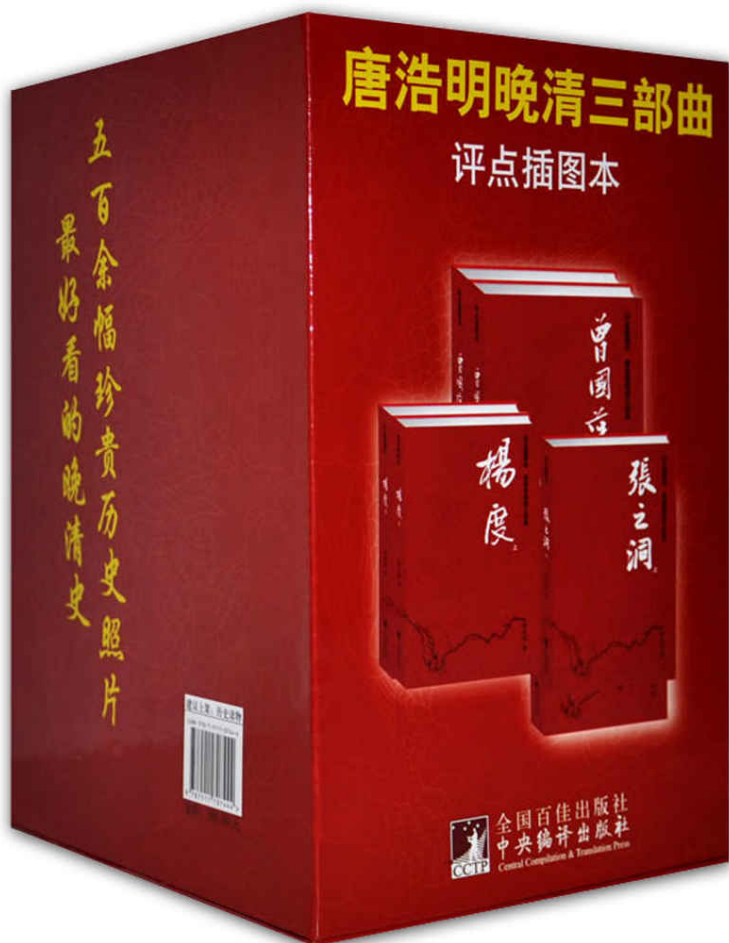


唐浩明晚清三部曲

中央机关，中纪委推荐
大政治家强国之路，高超的官场生存智慧
中央与地方动态平衡的技巧

评点插图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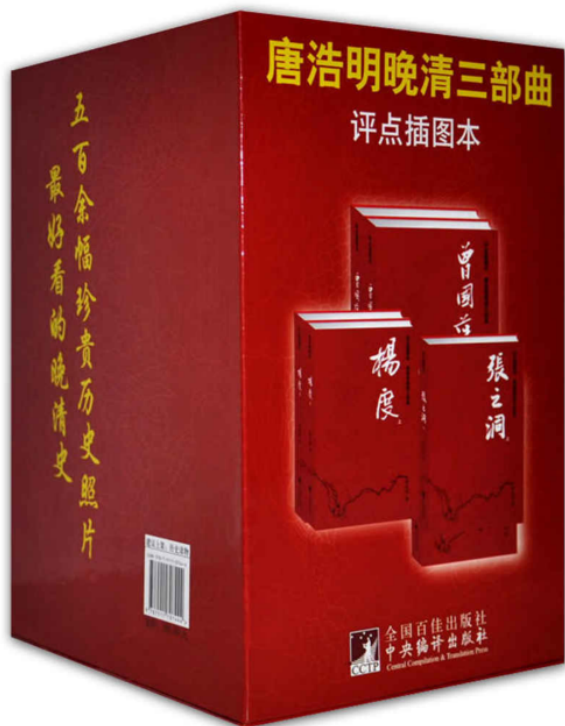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唐浩明晚清三部曲

中央机关，中纪委推荐
大政治家强国之路，高超的官场生存智慧
中央与地方动态平衡的技巧

评点插图本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目录

曾国藩

卷首辞

第一章 奔丧遇险

- 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 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杨载福只身救排
- 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
- 四 康家围棋子的大不凡来历
- 五 喜得一人才
- 六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
- 七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
- 八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 九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

第二章 长沙激战

- 一 城隍菩萨守南门
- 二 康禄最先登上城墙
- 三 今日周亚夫
- 四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
- 五 计赚左宗棠
- 六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
- 七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
- 八 左宗棠荐贤

第三章 墨经出山

- 一 谢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 二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
- 三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张亮基晕死在签押房里
- 四 陈敷游说荷叶塘，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融喜气
- 五 郭嵩焘剖析利害，密谋对策，促使曾国藩墨经出山

第四章 天王定都

- 一 洪秀全江宁称王
- 二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定都、朝拜、开科取士
- 三 东王揽权，翼王献策

第五章 初办团练

- 一 乱世须用重典
- 二 曾剃头
- 三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 四 鲍超卖妻
-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 六 大闹火宫殿
- 七 停尸审案局
- 八 逼走衡州城

第六章 衡州练勇

- 一 王鑫挂出“湘军总营务局”招牌，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 二 忍痛杀了金松龄
- 三 从钓钩子主想到办水师
- 四 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
- 五 一个钟情的奇男子
- 六 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杨载福
- 七 湘江水盗申名标

第七章 靖港惨败

- 一 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
- 二 出兵前夕，曾国藩亲拟檄文
- 三 青年学子王闿运的一番轻言细语，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 四 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一道上谕，使他从头寒到脚
- 五 定下引蛇出洞之计
- 六 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
- 七 曾国藩紧闭双眼，跳进湘江漩涡中
- 八 左宗棠痛斥曾国藩
- 九 白云苍狗
- 十 兄才胜我十倍

第八章 攻取武昌

- 一 青麟哭诉武昌失守
- 二 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
- 三 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
- 四 康福挥刀砍杀之际，一眼看见弟弟康禄
- 五 一律剝目凌迟
- 六 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
- 七 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说：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
- 八 康福的绝密任务
- 九 一颗奇异的玛瑙
- 十 一箭双雕
- 十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 十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第九章 田镇大捷

- 一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 二 三国周郎赤壁畔，美人名士结良缘
- 三 从蕲州到富池镇，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 四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 五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 六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第十章 江西受困

- 一 浔阳楼上，翼王挥毫题诗
- 二 水陆受挫，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 三 水师被肢解，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 四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
- 五 参掉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 六 塔死罗走，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 七 樟树镇受辱，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 八 在最困难的时候，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 九 邹半孔出卖奇计
- 十 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
- 十一 重踏奔丧之路

第十一章 进军皖中

- 一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 二 曾国藩细细地品味《道德经》《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 三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 四 巴河舟中，曾国藩向湘军将领密授进军皖中之计
- 五 东王显灵
- 六 七千湘勇葬身三河镇
- 七 曾国华死而复生，不得已投奔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
- 八 李鸿章给恩师献上皖省八府五州详图

第十二章 总督两江

- 一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 二 江南大营溃败后，左宗棠乘时而起
- 三 想起历史上的权臣手腕，曾国藩不给肃顺写信感恩
- 四 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 五 纹枰对弈，康福赢了韦俊
- 六 施七爹坏了总督大人的兴头
- 七 李元度丢失徽州府
- 八 曾国藩卜卦问吉凶
- 九 李鸿章一个小点子，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第十三章 强围安庆

- 一 围魏救赵
- 二 调和多鲍
- 三 夜袭黄州府

四 上了洋人的大当

五 左宗棠宴客退敌

六 荒郊古寺遇逸才

七 血浸集贤关

第十四章 大变之中

一 曾老九要把英王府的财宝运回荷叶塘

二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三 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

四 王闿运纵谈谋国大计，曾国藩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狂妄”

五 离国制期满还差两天，彭玉麟领来一个年轻女子

第十五章 幕府才盛

一 《挺经》。“如夫人”与“同进士”。五百两银子洗冤案

二 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下手

三 你还记得初次见我的情景吗

四 安庆操兵场的开花炮弹

五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第十六章 天京大火

一 庄严的忠王府礼堂，集体婚礼在隆重举行

二 孤军独进，瘟疫大作，曾国荃陷入困境

三 彭玉麟私访水下道，杨岳斌强攻九洑洲

四 一别竟伤春去了

五 献出苏州城后，纳王郅云官也献出了自己的脑袋

六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七 半路上杀出个沈葆楨

八 洪秀全托孤

九 康祿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慷慨自焚

第十七章 审讯忠王

一 威震天下的忠王被一个猎户出卖了

二 洪仁达供出了御林苑的秘密

三 攻下金陵的捷报，给曾国藩带来两三分喜悦、七八分伤感

四 陈德凤在李秀成面前长跪请安，使曾国藩打消了招降的念头

五 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时，金陵城突起狂风暴雨

六 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

七 争夺幼天王

第十八章 殊荣奇忧

一 李臣典不光彩地死去

二 皇恩浩荡，天威凛冽

三 荣封伯爵的次日，曾国荃病了

- 四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 五 匕首和珊瑚树打发了富明阿
- 六 御史参劾，霆军哗变，曾国藩的忧郁又加深了一层
- 七 恭王被罢，曾国藩跌入恐惧的深渊
- 八 秦淮月夜，曾国藩强作欢颜，为开缺回籍的弟弟饯行

第十九章 裁撤湘军

- 一 养心殿后阁里的叔嫂密谋
- 二 官文亲到江宁追查哥老会
- 三 男爵的座船在九江被查封
- 四 江湖窃贼泄露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
- 五 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 六 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 七 恭亲王东山再起

第二十章 整饬两江

- 一 甲子科江南乡试终于正常举行
- 二 落选士子薛福成上了一道治理两江万言书
- 三 上治理两江条陈的美少年原来是故人之子
- 四 践诺开办金陵书局
- 五 两张告示，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
- 六 侯门娇姑爷被裕家派人绑了票
- 七 看到另一本账簿，曾国藩不得不让步
- 八 彭玉麟焦山还愿
- 九 慧明法师的启示
- 十 联合七省总督支持长江水师改制

第二十一章 三辞江督

- 一 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
- 二 炮声为北征大壮行色，却惊死统帅唯一的小外孙
- 三 国宝被陈国瑞抢去
- 四 软硬兼施制服骄兵悍将
- 五 把捻战胜负押在河防之策上
- 六 叩谒嘉祥宗圣祖庙
- 七 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 八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第二十二章 名毁津门

- 一 灵谷寺内，曾国藩传授古文秘诀
- 二 堂堂大清王朝，竟好比一座百年贾府
- 三 初次陛见太后皇上，曾国藩大失所望
- 四 终生荣耀到达极点的一天
- 五 火烧望海楼教堂
- 六 给儿子留下遗嘱

- 七 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 八 老朽眩晕病发作，恕不能奉陪
- 九 关帝庙忽然闹起鬼来
- 十 委曲求全
- 十一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 十二 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第二十三章 马案疑云

- 一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 二 张文祥校场刺马
- 三 江宁市民嘴里的马案离奇古怪
- 四 曾国藩审张文祥，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 五 张文祥招供
- 六 马案又起迷雾

第二十四章 东下巡视

- 一 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
- 二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送来一件时髦礼物
- 三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 四 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第二十五章 黑雨滂沱

- 一 欧阳夫人择婿的标准与丈夫不同
- 二 一个苦甜参半的怪梦
- 三 看看我们湖南的湘妃竹吧
- 四 艺篁馆里，曾国藩纵论天下人物
- 五 曾国荃他乡遇旧部
- 六 前湘军哨长与前太平军师帅成了异姓兄弟
- 七 康福隐居东梁山
- 八 左季高是真君子
- 九 最后一局围棋
- 十 不信书，信运气
- 十一 陈广敷三见曾国藩
- 十二 遗嘱念完后，黑雨倾盆而下

张之洞

题记

目录

第一章 清流砥柱

-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
- 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 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 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 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 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 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 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 十一 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第二章 燕山聘贤

- 一 赴任前夕，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 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 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 四 出山前夕，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 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 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第三章 投石问路

-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张之洞顿生反感
-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 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 六 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第四章 晋祠知音

-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 三 夜阑更深，远处飘来了琴声

第五章 清查库款

- 一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
- 二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震撼张之洞的心
-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 五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 六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 七 秋夜，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第六章 观摩洋技

- 一 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 二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 三 唐风宋骨话诗歌
- 四 人生难得最是情
- 五 离开山西的前夕，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罌粟

第七章 和耶战耶

- 一 恭王府里的密谋

- 二 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
- 三 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

第八章 谅山大捷

- 一 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 二 马尾一仗，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 三 海隅荒村，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
- 四 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
- 五 冯子材威震镇南关

第九章 试办洋务

- 一 为筹银钱，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
- 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
- 三 以三十万两银子上缴海军衙门为条件，换取闹赌的合法进行
- 四 难道是她？是那个多少年来魂魄所系的肃府丫环
- 五 陈念初原来是桑治平的儿子
- 六 海军衙门和颐和园工程搅到一起了
- 七 醇王检阅海军，身旁跟着握长烟管的李莲英
- 八 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大英雄不必遵循
- 九 半百再得子，张之洞欢喜无尽
- 十 以中国百姓第一次看见电灯的喜乐来庆贺儿子的满月

第十章 筹议干线

- 一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 二 为了一个麻脸船妓，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 三 经阁敬铭点拨，慈禧重操制衡术

第十一章 督建铁厂

- 一 盛宣怀“官督商办”之策，遭到张之洞的否定
- 二 游方郎中给张制台泼下一瓢冷水：橘过淮南便成枳
- 三 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 四 以包揽把持在湖北建国中之国

第十二章 参风波劾

- 一 为获取信赖，侯补道用高阶丛书呆着手里买来一部《解读东坡》
- 二 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 三 为早诞皇子，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
- 四 看到袁昶的密信后，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
- 五 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立刻软了下来

第十三章 外宾访鄂

- 一 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 二 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 三 古老的苏格兰情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
- 四 偷情的辜鸿铭被英国商人扭送到领事馆
- 五 俄国皇太子将要参观汉阳铁厂，这可是一桩扬国威振民气的大事
- 六 在爱国之情的鼓动下，铁厂枪炮厂以高昂的热情造假
- 七 江湖郎中从武当山带来九截罕见的焦桐琴材

第十四章 署理两江

- 一 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礼，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举行
- 二 赵茂昌给张之洞送上一个经过专业调教的年轻女人
- 三 正当朝廷内外忙于为慈禧祝寿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 四 复出的恭王感叹：即便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权力
- 五 恭王府里，败军之将一吐苦水
- 六 东山再起的恭王，欲以战和两手应付危局

第十五章 与时维新

- 一 桑治平寄重望于张家二公子
- 二 桑治平决定跳出名利场，与初恋情人一道融入天地造化之中
- 三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的这两句诗给张之洞以启示
- 四 若康有为能为我张之洞所用，岂不更妙
- 五 张之洞资助的《强学报》，竟然以“孔子卒后”纪年
- 六 焦山定慧寺留下张之洞“与时维新”的楹联
- 七 采石矶上，师生宾主射覆续联打诗钟

第十六章 中体西用

- 一 受谭继洵之托，张之洞着力开导谭嗣同，劝他以捐班入仕
- 二 汉阳铁厂弊端重重难以为继，不得已由官办改商办
- 三 张之洞以钦差之礼接待梁启超
- 四 总署衙门东花厅，康有为舌战众大臣
- 五 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 六 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第十七章 血溅变法

- 一 六十九岁寿诞这天，“明定国是”诏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
- 二 奉旨进京的张之洞突然半途折回
- 三 老太婆提醒慈禧：是不能让皇帝再胡闹下去了
- 四 小军机谭嗣同无情奚落大军机刚毅
- 五 光绪帝两颁衣带诏，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 六 百日维新全军覆没后，张之洞忧惧难安

第十八章 互保东南

- 一 面对废立大事，三个总督三种态度
- 二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 三 两湖书院毕业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劝张之洞宣布湖广独立
- 四 为对付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半夜审讯唐才常
- 五 请密奏太后，废掉大阿哥

第十九章 爆炸惨案

- 一 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 二 徐建寅罹难，暴露出火药厂种种弊端
- 三 连皇帝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
- 四 为着一个婢女，盛宣怀丢掉轮电二局
- 五 秦淮河畔，两江总督与卖菜翁畅谈六朝烟水气

第二十章 后院起火

- 一 一心要破译蝌蚪文的张之洞，给京师学界留下一个千年笑柄
- 二 端梁联手欲借织布局的贪污案将张之洞轰下台
- 三 处理织布局的贪污案，是个棘手的难题

第二十一章 翊赞中枢

- 一 袁世凯用三牛车龟板甲骨，换来了张之洞的以礼相待
- 二 力禁鸦片的张之洞没想到十多年来居然自己天天在吃鸦片
- 三 瀛台涵元殿，袁世凯在光绪遗体旁痛哭流涕
- 四 陈衍献计：用海军大臣作钓饵，诱出“保袁”的枕头风
- 五 桑治平道出四十八年前的秘密
- 六 他说，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

杨度

开卷语

第一章 名师访徒

- 一 杨度推开《唐宋八大家文钞》，喟然叹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 二 碧云寺的泥塑罗汉预卜落第举子的命运
- 三 青年王闿运的风流韵事
- 四 王闿运不合时宜的举动：拒绝见陆抚台，倒屣迎张铁匠
- 五 听说杨度非韩薄柳，王闿运欣喜地说：孺子可教也
- 六 大学者家嫁女与众不同
- 七 为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王闿运亲赴石塘铺指点迷津

第二章 帝王之学

- 一 王闿运的三门功课：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
- 二 胡三爹将保存二百年的家传《大周秘史》稿本送给王闿运
- 三 新政给古城长沙带来了生机
- 四 一方菊花砚，凝结了维新志士的友谊
- 五 谭嗣同举杯：我们对着苍天神明起誓

- 六 王闿运妙解《枫桥夜泊》
- 七 叔姬将初恋珍藏在心灵最深处
- 八 一阕《玉漏迟》，闺阁压倒须眉

第三章 浅涉政坛

- 一 谭嗣同千里迢迢为徐致靖送来紧急家书
- 二 自古以来在中国要办成大事，光凭嘴巴子没有刀把子是不行的
- 三 袁世凯牢记嗣父的教导：官场犹如戏场，最大的本事在于做假的功夫技巧
- 四 新建陆军统帅是当今官场上的凤毛麟角
- 五 江亭初题《百字令》：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
- 六 潭柘寺定情
- 七 接到夏寿田送的宫花后，叔姬在病榻上整整躺了半个月
- 八 湘绮老人传授帝王之学的真谛

第四章 佛门俗客

- 一 怪木匠齐白石
- 二 老衲无聊题红叶
- 三 佛学原来竟是如此深奥而有趣
- 四 觉幻长老传衣钵
- 五 无意中遇到了哥老会头目
- 六 倭国古刀与松花念珠

第五章 八日榜眼

- 一 借讨好周妈的小手腕，消除了王闿运的恼怒
- 二 张之洞眼中的高才
- 三 癸卯科会试在冷冷清清中收了场
- 四 八大胡同寻静竹
- 五 亦竹告诉静竹：你就要做榜眼公夫人了
- 六 “梁头康足”毁了榜眼公的锦绣前程

第六章 亡命扶桑

- 一 五年前出逃的惊险情景，梁启超终生不会忘记
- 二 王照的一句话，道出了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
- 三 杨度为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题名
- 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朵朵莲花托观音
- 五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 六 从看到千惠子的第一眼起，杨度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日本女郎
- 七 樱花丛中，杨度与田中探讨中国的富强之路
- 八 遗失在中国的千年古刀又回到了滕原家族
- 九 滕原对今天的留日生讲述古代遣唐使的故事

第七章 借尸还魂

- 一 各路英豪聚会普迹市共图大业
- 二 杨度独自来到牛石岭祭奠谭嗣同
- 三 在圣公会牧师的帮助下，黄兴机智地逃出险境
- 四 王闾运为初出茅庐的弟子出谋划策
- 五 首战告捷，令张之洞刮目相看
- 六 博爱丸上，杨度静下心对回国三个月来的经历作了一番清理
- 七 千惠子向故园归来的英雄献上一束蜡梅花
- 八 初次会晤，杨度就认定孙中山是个磊落大丈夫
- 九 杨度握着孙中山的手说：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将助先生
- 十 袁世凯为宪政出了一个极好的点子
- 十一 熊希龄东渡日本找枪手
- 十二 杨度道出借尸还魂的奥妙，终于说服了梁启超

第八章 丁未政潮

- 一 孙毓筠造反被捕，却意外地受到礼遇
- 二 千惠子的眼泪，滕原勾画的蓝图，准备回国的杨度的心迷乱了
- 三 梁夫人轻柔地对哲子说：兄弟，一腔热血不洒在自己的国土上，算什么中华好男儿
- 四 千惠子轻轻一曲《上邪》，直唱得杨度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
- 五 丁未年北京城，政界风潮迭起，动荡不安
- 六 张之洞与袁世凯商议奏调杨度进京

第九章 投身袁府

- 一 为接儿媳妇回家，老名士煞费心机
- 二 王闾运为进京做官的弟子准备了两份特殊礼品
- 三 儿子的情人转眼间做了老子的姨太太
- 四 袁世凯要杨度转告梁启超，他不是戊戌政变的告密者
- 五 杨度踏遍西山，下定决心要寻到静竹的墓穴
- 六 静竹作出异乎寻常的抉择
- 七 看到《大周秘史》的扉页题辞，袁世凯有意成全杨度
- 八 即使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驱驰

第十章 山雨欲来

- 一 大喜之夜，杨度和亦竹双双来到静竹的房里
- 二 临终前夕，慈禧为中国选择了最后一位皇帝
- 三 徐世昌来到袁府，为把兄弟画策渡难关
- 四 醇王府里，母子夫妻兄弟为争权夺利吵得不可开交
- 五 锡拉胡同与肃王府的密谋在同时进行

- 六 张之洞巧叙前朝旧事，救了袁世凯一命
- 七 冷冷清清的前门火车站，前来给袁世凯送行的只有严修和杨度
- 八 江亭再题《百字令》：昨宵一梦兼春远，梦里江山更好
- 九 悟宇长老指明朝廷亡在旦夕的三个征兆

第十一章 沅上私谋

- 一 奉内阁总理之命，杨度连夜奔赴彰德府
- 二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 三 张謇私下对袁世凯许愿：倒掉皇族内阁后由你来做总理
- 四 杨度没有料到，袁世凯居然想当大总统
- 五 茶叶蛋里的四字情书：忍死须臾
- 六 袁世凯隆重宴请刚出牢门的汪精卫
- 七 杨度和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
- 八 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袁世凯不是曾国藩
- 九 静竹的鼓励，自我的检讨，使杨度相信自己的转变没有错
- 十 南下就职前夜，北京城闹起了兵变

第十二章 一拍即合

- 一 八指头陀笑道：和尚如此厌倦红尘，何不出家
- 二 八指头陀向杨度讲授佛家哲理：人世好比一个圆圈
- 三 袁世凯巧妙地逼迫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副署
- 四 袁克定决心效法太原公子
- 五 今日的太原公子与未来的房玄龄一拍即合
- 六 夏寿田对亡妾的深情眷恋，使叔姬心里很不是味道
- 七 杨度和梁启超都把宝押在蔡锷身上
- 八 湘绮楼庭院，王氏祖孙三代赏月联诗
- 九 进京途中，王闿运为旧时名妓书写《洛神赋》
- 十 老于应对的袁世凯，面对周妈，不知如何称呼为好

第十三章 筹安会首

- 一 日本公使夜进居仁堂
- 二 从秦汉到前清，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
- 三 发生在云吉班里的风流壮举
- 四 袁世凯题赠的金匾高高悬挂在杨度的厅堂上
- 五 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
- 六 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 七 梁启超公开宣布：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全国都赞成，我也断不能赞成
- 八 国史馆的饷银居然被周大拿去赌博
- 九 静竹为哲子褻渎了他们圣洁的爱情伤心
- 十 正阳门城楼上，郭垣对袁克定谈北京王气
- 十一 八大胡同的妓女为中华帝国取了一个动听的年号：洪宪

十二 袁克定破釜沉舟，要把帝制推行到底

十三 哲子，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第十四章 小红低唱

一 千年前的《推背图》上便已载明袁克定要做皇帝

二 看到蔡锷拍来的独立通电后，袁世凯大骂杨度是蒋干

三 究竟是人生不宜久处顺境呢，还是顺境本身就是诱人堕落的陷阱

四 落难的杨度依旧羡慕宋代宰相赠妾与人的雅事

第十五章 由庄入佛

一 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

二 临终前，静竹劝杨度读读佛经

三 八指头陀的诗集将杨度引进佛学王国

四 一个万籁俱寂的庐山月夜，杨度终于领悟了佛门的最高境界

五 叔姬把五彩鸳鸯荷包送给了心中永远的情人

六 虎陀禅师为信徒们开传法会

曾国藩

卷首辞

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这个曾文正究竟是何方神圣，他有哪些特别过人之处，值得这三位如此重视？

但是，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伪君子、汉之不肖子孙的，到后来，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又似乎成了对此人的铁定判辞。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其反差如此之大，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那么，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

第一章 奔丧遇险

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正在大办丧事。

这人家姓曾，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 [1]。荷叶塘位于湘乡、衡阳、衡山三县交界之地，崇山环抱，交通闭塞，是个偏僻冷落、荒凉贫穷的地方，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却异常宏伟壮观：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进士第”竖匾，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往日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现在，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到处是一片素白，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

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曾府”的大红灯笼，一律换成白绢制的素灯，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挂着长长的招魂幡，被晚风吹着，一会儿慢慢飘起，一会儿轻轻落下。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上书“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碑亭四周，燃起四座金银山，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然后再飘落在禾坪各处。

天色慢慢黑下来，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此时，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只露出一个头面。幔帐上部一行正楷：“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中间一个巨大的“奠”字，“奠”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慈眉善目，面带微笑。幔帐两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上首是：“断杼教儿四十年，是乡邦秀才，金殿卿贰。”下首是：“扁舟哭母二千里，正鄱阳浪恶，衡岳云愁。”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领头的是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上面贴着四个大字：“懿德永在”。落款：从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上面也有四个大字：“风范长存”。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千古母仪”，左下方书写一行小

字：“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貽跪挽”。紧接县令挽幛后面，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色绸缎绒呢。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上面摆着香炉、供果。灵堂里，只见香烟袅袅，不闻一丝声响。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奉钦命任江西乡试正考官。次日递折谢恩，附片奏请考试完后赏假两月回籍省亲，朱批同意。曾氏自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开湖南湘乡老家，至今已历四十四个年头，由翰林七迁而至礼部右侍郎。这段时期曾氏的祖母、祖父先后去世，他未得回家探视，其思亲之情与日俱增。他的诗文和家书中常有这种心情的流露。如他在诗中写道：“红尘日夜深，游子思无已……我有山中庐，槿篱夹绿水。”“为报南来新雁到，故乡消息在云间。”“忽梦归去钓湘烟，洞庭八月水如天。”又如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给诸弟的信中说：“兄自去年接祖母讣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

咸丰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曾氏离京赴江西主考任。七月二十五日在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接到讣告，其母江太夫人已于六月十二日病逝，享年六十八岁。

曾氏祖籍衡阳，清初迁湘乡荷塘都之大界里，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又从大界里迁至白杨坪。

曾氏祖父曾玉屏，字星冈，少年时不务正业，性格开张豪爽，使气任性。三十岁后一改旧习，专心务农，勤劳耕作，治家有方，使曾家成为湘乡荷塘都一带的殷实之家。曾玉屏为人有担当有见识，曾氏甚为敬重他。他死于道光二十九年，寿七十六。其时曾氏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

曾玉屏生有三子。长子麟书号竹亭，应童子试十七次，直到四十三岁才考取秀才，一辈子以教蒙童为业。次子早逝。三子骥云，一生于耕于读均无成绩。麟书生有五子四女。长子国藩。次子国潢，字澄侯，比国藩小十岁，终生在家守家业做乡绅。三子国华，字温甫，比大哥小十二岁，过继给叔父骥云为子。咸丰六年起领兵打仗，咸丰八年三河之役后杳无音讯。四子国荃，字沅甫，比国藩小十四岁，咸丰六年组建吉字营开赴江西作战，因战功而迁升迅速，受封伯爵，官至总督。光绪十六年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五弟国葆，字贞干，比国藩小十八岁，咸丰二年底随国藩出山充任湘勇营官，不久被裁撤回家，咸丰九年复出，同治元年病逝于军中。在诸弟均未出山做事之前，曾氏对他们有过这样的评价：“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是白眉。”辰君即国潢，“平正”实乃“平庸”的客气说法。午君即国华，“奇”指的不走正路，不脚踏实地，喜奇思怪行。“白眉”取“马氏五常，白眉最良”之典，意为兄弟中最杰出者。验之后来的事实，可知曾氏知弟甚深。曾麟书的四个女儿分别为：长女国兰，嫁王鹏运。次女国蕙，嫁王待聘。三女国芝，嫁朱咏春，四女十岁时夭折。

过一会儿，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他们先站成两排，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然后各自分开，缓步进入幔帐，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二十四个声音——清脆的、浑浊的、低

沉的、激越的、苍老的、细嫩的混合在一起，时高时低，时长时短，保持着大体一致。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既像在背诵经文，又像在唱歌。这时，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又被挤出屋外，扩散到坪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换香火、剪烛头、焚钱纸、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一概浑身缟素，蹑手蹑脚。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

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满头白发的老者，面无人表情地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他便是曾府的老太爷，名麟书，号竹亭。曾家祖籍衡州，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承认为湘乡人。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不喜读书，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遂发愤让儿辈读书。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中了个秀才。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便死了功名心，以教蒙童糊口，并悉心教育儿子们。麟书秉性懦弱，但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江氏比丈夫大五岁，夫妻俩共有五子四女。家中事无巨细，皆由江氏一手秉断。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对丈夫照顾周到，体贴备至。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管，逍遥自在。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长年挂在书房里：“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将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现在夫人撒手去了，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偌大一个家业，今后由谁来掌管呢？这些天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曾府有今日，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丧事还要靠他来主持，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

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身着重孝，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这是麟书的次子，名国潢，字澄侯，在族中排行第四，府里通常称他四爷。

“爹，夜深了，您老去歇着吧！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

“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眼中布满血丝，“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江贵在路上只走了十六天，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

“爹，江贵怎好跟哥比！”说话的是次女国蕙。她双眼红肿，面孔清瘦，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江贵沿途用不着停。哥这样大的官，沿途一千多里，哪个不巴结？这个请吃饭，那个请题字，依我看，再过半个月，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

麟书摇摇头说：“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这种时候，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麟书无意间说出“意外”二字，不免心头一惊，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

“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虽说长毛正在打长沙，但沅江、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反而把“意外”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

“你们不知道，江贵对我说过，他这一路上，胆都差点吓破了。”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他是麟书的第四子，名国荃，字沅甫，在族中排行第九，人称九爷。他也是一身纯白，但却不见有多少戚容。国荃放下手中账本，说：“江贵说，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布，拿着明晃晃大刀之长毛，吓得他两腿发抖，急忙躲到草堆里，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

“团勇呢？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国潢是荷叶塘都的团总，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

“四哥，益阳还没有办团练哩！”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族中排第六。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他虽然也披麻戴孝，但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与其说是个孝子，不如说是个茶客。他略带鄙夷地说，“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真正来了长毛，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省城里提督、总兵带的那些吃皇粮的正经绿营都打不赢，长毛是好对付的？我看长沙早晚会落到长毛的手里。”

曾府少爷们的这几段对话，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爷吓坏了。他离开太师椅，在房子里踱着方步，默默地祷告：“求老天保佑，保佑我的老大早日平安归来。”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才在长女国兰的搀扶下，心事重重地走进卧室。

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杨载福只身救排

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陵矶划过来的客船，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客官，船到了岳州城。今天就停在这里，明天一早开船。现在天色还早，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

舱中那位主人打扮的点点头，随即走出舱外，踏过跳板上岸，仆人在后面紧跟着。走在前面的主人约摸四十一二岁年纪，中等身材，宽肩厚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前额很宽，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脸瘦长，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阴冷的光芒，鼻直略扁，两翼法令又长又深，口阔唇薄，一口长长的胡须，浓密而稍呈黄色，被湖风吹着，在胸前飘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腰系一根麻绳，脚穿粗布白袜，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以缓慢稳重的步履，沿着石磴拾级而上。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一个多月前，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小池驿，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便立即改道回家，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近三十岁，人生得机灵精神。



身着朝服的曾国藩

“大人。”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

“又忘记了！”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我现在已不是侍郎，而是回籍守制的平民，懂吗？”

“是！”荆七一阵惶恐，连忙改口，“大爷，前面就是岳阳楼，您老上去吃点东西吧！这些天来，您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

曾国藩没有作声，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自从见到江贵后，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昨天船进洞庭湖后，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天下楼”的岳阳楼时，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前次游历，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那时的岳阳楼，是何等的雄伟壮观，气概不凡！登楼游览，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楼下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反复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豪情满怀，壮志凌云：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干一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业！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檐角生草，黯淡无光，人客稀少，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曾国藩感到奇怪。他心里想，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

曾国藩上了二楼，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荆七坐在对面。刚落座，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一边擦着桌面，一边客气地问：“客官，要点什么？”不等回答，又接着说，“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才出湖的活鲤鱼，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螺山的王八，还有极烈极香的‘吕仙醉’。李太白当年喝了此酒，在小楼题诗称赞：‘巴陵无限好，醉杀洞庭秋’……”酒保正滔滔不绝地说得高兴，荆七不耐烦地摆摆手：“你在嚼些什么舌头！看看这个。”说罢，扬起系在腰上的麻绳。

酒保一看，立即收起笑容：“小的不知，得罪，得罪！”随即又说，“客官不吃荤的，小楼也有好素菜：衡山的豆干，常德的捆鸡，湘西的玉兰片，宝庆的金针，古丈的银耳，衡州的湘莲，九嶷山的蘑菇。”

这些菜名，曾国藩听了很觉舒畅。寓居北京十多年，常常想起家乡的土产。他对酒保说：“拣鲜嫩的炒四盘来，再打一斤水酒。”

“好嘞！”酒保高声答应，兴冲冲地走下楼去。很快便端上四大盘：一盘油焖香葱白豆腐，一盘红椒炒玉兰片，一盘茭瓜丝加捆鸡条，一盘新上市的娃娃菜，外加金针木耳蘑菇汤。红白青翠、飘香喷辣地摆在桌上。曾国藩喝着水酒，就着素菜，吃得很是香甜。喝完酒，酒保又端来两碗晶莹的大米饭，曾国藩吃得味道十足。不仅是这些日子，他仿佛觉得自从离开湖南以来，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还是家乡好哇！”曾国藩放下筷子，感慨地说。刚放下碗，酒保又殷勤地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茶，说：“客官看来是远道而来，不瞒二位，这茶是用地道的君山毛尖泡的。”见曾国藩微笑地望着自己，酒保心中得意，“客官有所不知，君山上有五棵三百年的老茶树。当中一棵，是给皇上的贡茶，左右两边两棵是抚台大人和知府老爷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左边第二棵是茶场老板的私用，右边第二棵则是小楼世代包下的。不是小的吹牛，这碗茶在京城，怕是出一百文也买不到。小楼规矩，每位客官用完饭后，奉送一碗地道的君山茶。”酒保边说边利索地收拾碗筷，擦干净桌面，下楼去了。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率太平军于广西桂平全州进入湖南境内，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七月底，萧朝贵率先头部队来到省垣长沙城南门外，开始攻打城池，遇到守城军队的有力反击。萧朝贵中炮子阵亡。八月下旬，洪秀全、杨秀清率主力部队抵达城外。全力攻城。十月十九日，太平军弃城北去。太平军屯兵长沙城外达八十余天，始终未能进入城内。从广西到南京，太平军一路上军威凌厉，势如破竹，长沙城是其唯一未能攻克的城市。



图为中国茶馆的阳台。人们来到这里，或站或坐，这也是当时中国人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

曾国藩呷了一口茶，虽比不上京师买的上等毛尖，但也确实使人心脾清爽。他没有想到，破败的岳阳楼上却有这样好的饭菜和能说会道的酒保，心情舒畅多了。他端起茶碗，向窗外的湖面眺望。阳光照在湖水上，泛起点点金光。远处，一片片白帆在游弋。极目处，有一团淡淡的黑影。曾国藩知道，那就是君山。近处，沿湖岸停泊着一个接一个木排。这些木材大半出自湘南山区，扎成排后顺着湘江漂流，越过洞庭湖，进入长江，再远漂武昌、江宁、上海等地。放排的人叫

做排客。排客们终年在水面漂浮，把家也安在排上。排上用杉树皮盖成小棚子，家眷就住在里面。曾国藩正颇有兴趣地看着楼下几个排上人家的生活，不料湖面陡然起风了，满天乌云翻滚，像要下雨的样子。刚才还是明镜般平静的湖面，顿时波浪翻卷。风越刮越大，波浪也越卷越高，湖面上的木排随着波浪在上下起伏，几个离岸边不远的木排在迅速向湖边靠拢。大雨哗哗而下，雨急风猛，温顺的洞庭湖霎时变成了一条狂暴的恶龙。曾国藩坐在楼上，浑身感到凉飕飕的。他有点担心，这座千年古楼，会不会被这场暴风雨击垮？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他看到离岸边约百来丈远的湖面上，一个小排被风浪打得左右摇晃，却一步也不能前进。一个汉子死死地扶着排后舵把，另一个汉子急得这边跑到那边。猛地一个大浪打来，木排上低矮的杉树皮屋垮了，一个木箱被水冲到湖里。两边跑的汉子纵身跳到水中去抓木箱。木排上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吓得蹲在排上，紧紧地抓着一根缆绳。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急得从在排上前后乱窜。又一个大浪打过来，小女孩被卷进了湖中。“不得了！”曾国藩喊了一声，放下茶碗，猛地站起。荆七也赶紧站起，紧张地倚着窗口观望。正在这危急时刻，湖边木排上跳下一个年轻人，冒雨迎浪向湖中游去。只见那青年一个猛子扎入水底，刚好到排边又露出头来。他轻捷地游到手脚乱抓的小女孩身边，把她高高托出水面，游到排边。曾国藩到这时才舒了一口气。那青年上了木排，用手指指点点，排上的汉子拿来一大捆粗绳。青年接过绳子，走到排头，将绳子一头系在排上，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复跳入湖中，用自己一人之力在前面水中拉排。那木排居然跟着年轻人前进起来，湖边观看的人一齐喝彩。曾国藩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木排缓缓地向岸边移动，平安地来到岳阳楼脚下。排上那两个汉子上得岸来，扶住年轻人，纳头便拜。

《曾国藩年谱》：曾氏咸丰二年八月“十四日由武昌启行，十八日抵岳州”。

曾国藩对那个年轻人见义勇为的品德和罕见的神力感慨不已，对荆七说：“你去请那位壮士来，我要见见他。”

一会儿，荆七带上一个人来。曾国藩见来人身穿一套粗布衣裤，

头上包着一块黑布，四方脸，粗黑的眉毛，大而有神的眼睛，鼻梁端正，两颊丰满，心中甚是高兴。他站起来，伸手指着对面一方座位说：“壮士请坐！”

“在下与老爷素不相识，岂敢冒昧。”

“壮士刚才救人救排的举动，乃英雄豪杰的作为，令鄙人钦佩不已。壮士不必客气，坐下好叙话。”

曾国藩待年轻人坐下后，又吩咐荆七：“叫酒保速来几盘荤菜，外加一斤‘吕仙醉’。再上一盘素菜，半斤水酒。”

须臾间酒保端上酒菜来。曾国藩叫荆七满满地给客人倒一杯酒，然后自己举起酒杯来，说：“鄙人因重孝在身，不能用烈酒荤腥，借这水酒素菜，聊陪壮士喝两杯。”

年轻人并不多谦让，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好！壮士真豪侠之士。”曾国藩又叫荆七筛酒，问：“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何处人氏？青春几何？”

“在下姓杨名载福，字厚庵，长沙县人，今年三十岁。”

曾国藩频频颌首，不待杨载福发问，便说：“鄙人在武昌一官员家教公子读书，上月老母不幸去世，现回湘乡为母亲办理后事。”

“原来是位饱学先生，载福失敬了。”杨载福说着站起来重施一礼。

曾国藩连忙叫他坐下，又劝他喝了一杯酒。

“杨壮士舍己救人，品德高尚，且气力之大，鄙人从未见过第二人，壮士能赏光应邀，鄙人很是感激。请问壮士，你这般神力是如何练出来的？”

“承老先生夸奖，实不敢当。”杨载福放下杯筷，恭敬地答道，“载

福生在放排人家。父亲经营一辈子排业，只因生性仗义疏财，家中并未落下积蓄。载福小时，父亲曾请了一位先生教我读书识字。怎奈载福不上进，所爱的是跑马射箭、使枪弄棒。父亲想到排上常年要请武师保镖，不如干脆让我弃文就武，于是请来南北武林高手，教我武功。我在师傅们的指教下，略有长进，十八岁便开始随父闯荡江湖，见过一些世面，也会过不少强盗英雄。前年父亲弃世，便自己单独放起排来。”



岳阳楼

曾国藩一边听杨载福讲话，一边细细地端详他。见他双眼乌黑发亮，正应相书上所言“黑如点漆、灼然有光者，富贵之相”。左眉上方一颗大黑痣，又应着相书上所言“主中年后富贵”。对于相书，曾国藩既相信又不全信。他喜欢相人，好将别人的长相去套相书上的话，同时，他又看重此人的精神、气色、谈吐举止，尤其看重其为人行事。将两方面结合起来，去判断人之吉凶祸福。眼前这位杨载福，凭着他

多年的阅历和相人的经验，两方面都预示着前程远大，只可惜埋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应当指点他。曾国藩待杨载福说完后，问：“目今兵戈已起，国家正要的是壮士这等人才。不知壮士肯舍得排业，去投军么？”

杨载福答：“父亲从小就跟载福说过：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也常想，倘若这点能耐能被在位者赏识，为国家效力，今后求得一官半职，也能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了。”

“好！有志气！”曾国藩高兴地说，“鄙人与湖南巡抚有一面之交，我为你写封荐书，你可愿去长沙投奔骆大人？”

“愿意！”杨载福站起来，爽快地回答，“尽管长毛正在围攻长沙，别人都说长毛厉害，但载福不相信，我偏要在炮火之中进长沙。”

荆七从酒保处借来纸笔，曾国藩写了几句话，用信封封好，交给杨载福。杨载福郑重地接过信，藏在贴身衣袋里，然后对曾国藩倒身一拜：“老先生在上，受载福一拜。今生若有个出头之日，定然不忘老先生的大恩大德。载福这就到排上去料理一番，三五天之内即赴长沙投奔骆大人。”

说罢昂首下楼而去。曾国藩即命荆七与酒保会账，然后也离开了岳阳楼。

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

曾国藩从岳阳楼上下来，想起无意间结识了一位本事出众的江湖好汉，又给他指引了出路，心中甚是快乐，一个多月来丧母的悲戚暂时淡忘了一些。看看离天黑尚有个把时辰，便信步来到岳州城的闹市区。只见三街六市，人来人往，百行百业倒也齐全。十字路口一家当铺门前围着一堆人，地上摊开一张纸，纸上画着横竖交叉的格子，上面布着几颗黑白棋子。原来是街头对弈！曾国藩年轻时有两个嗜好：一个是吸水烟，一个是下围棋。后来，水烟戒了，对围棋的兴趣却始终不减。只是在公事忙时，尽量克制着少下。自从六月份离京以来，

两个多月没有下围棋了，今日一见，如同故友重逢，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

棋局上首坐的那人，在二十三四岁左右，脸色苍白，满脸胡须犹如一丛茅草，衣裤皱皱巴巴的，像有半年未换过了。他的脚边用石块压着一张纸，上书：“康福残局。胜一局收钱十文，败一局送钱二十文。”原来是个摆棋摊子的。曾国藩正想走开，却想起看了这样久，却一直不见二人动过一子，感到奇怪。再细看一眼，只见康福执黑，执白的人一枚子举在半空多时，不知将它定在何处。曾国藩替那人着想。他越想越惊异，这黑子居然无从攻破！他开始对这位摆棋摊子的康福另眼相看了：棋艺不错，看来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正思忖间，人圈外有人在大喊大叫：“谁敢在我的地盘上逞威风，赶紧识相点滚开！”说着便分开众人，冲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恶狠狠的打手。康福抬起头来，望了来人一眼，说：“大哥，你不认识了？前天在桥边你还跟我对弈了一局。”说罢站起来。围观的人见势头不对，都纷纷散开。

曾国藩这时才看见康福的布鞋头上缝了两块白布，这是沅江、益阳一带的风俗：为死去的父母服丧。

“谁跟你下过棋？不要胡扯！”闯进来的人一脸凶恶，“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在我的地盘上做了半天买卖，居然不经过我的允许，好大的胆子！”

“好，好！既然大哥不允许，我这就走，这就走。”康福弯下腰，收拾棋子，准备走。

“好轻松！说走就走？”凶汉子卷起袖子，拦住康福。

“不走怎的？你说！”康福并不示弱。

“拿出一百两银子来，我放你走！”

“岂有此理！我今天一天在这里还没有赚到半两银子。你不是存心讹人吗？”康福小心地将棋子装进布袋，从容地说。

“没有银子，就拿棋子作抵押。”凶汉一挥手，“弟兄们，给我抢棋子！”

打手们一哄而上。康福左手护着布袋，只用右手对付他们。就这一只手，四条汉子也拢不了边。曾国藩暗暗称奇，心想：“又是一条好汉！”一个打手火了，顺手抄起旁边一条板凳，就向康福头上砸来。正在这时，人圈外猛地响起一声雷鸣：“住手，你们这一群混蛋！”

喊声刚落，人便来到圈内，一手夺过板凳。那人圆睁豹眼，指着凶脸汉子骂道：“好个不知廉耻的家伙，欺侮外乡人，你还算得个男子汉吗？”

那凶脸汉子立时软下来，陪着笑脸说：“师傅，这小子在我的铺子前面摆摊子，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是他先欺侮我呀！”

“人家一个人，你三四个，你先动手，到底是他欺侮你，还是你欺侮他？”来人完全是一副长辈训斥晚辈的口气。

“今天看在师傅的份上，饶了你。你滚吧！”那汉子对他的师傅拱手，带着其他三人，悻悻地钻出人圈。康福向来人行了一礼，说声“多谢”，也便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后又回头望了一眼。

曾国藩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默不作声，这时才喊了声：“小岑兄，久违了！”那人掉过脸来，兴奋异常地答道：“哎呀！原来是涤生兄！你怎么会在这里？真是巧遇。”说着，连忙走过来，紧紧拉住曾国藩的手，一眼看见他腰间的麻绳，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家母六月十二日去世了。”曾国藩轻轻地回答。

“伯母仙逝两个多月了，我却一点都不知道，真对不起！”小岑叹息着。

“这里不是说话处，我们找个酒楼去喝两杯吧！”

“好！就到前面酒店去吧！”

《曾国藩年谱》：曾氏道光二十年“六月，移寓果子巷万顺客店。病热危剧，几不救。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熊，经理护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

小岑是欧阳兆熊的表字。欧阳兆熊，湘潭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家资饶富，为人最是仗义疏财。道光二十年，是曾国藩散馆进京的第一年，家眷尚未到，他寓居果子巷万顺客店。一日，他突然大口大口咯血，两颊烧得通红，不久便昏迷不省人事。恰好欧阳兆熊那年进京会试，与他同住一店。兆熊精于医道，为之尽心医治。有十天之久，曾国藩水米不沾牙，兆熊整整在他身边坐了十天十夜。曾国藩那时手头拮据，病中所有费用，全由兆熊承担。病好后，曾国藩问他花了多少钱，他始终不说。从那以后，曾国藩视之如同亲兄长。怎奈兆熊官运不济，四次会试均不售，于是打消了做官的念头。兆熊从小拜武林高手为师，有一手好功夫，家中又有钱，便常年云游四海，广结天下朋友。两人一直书信密切。后来曾国藩官位日隆，兆熊觉得彼此地位相差悬殊，回信渐疏；曾国藩也听说兆熊所交太滥，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怕受牵连，信也写得少了。慢慢地，两人便失去了联系。今日在岳州城邂逅，二人都感到意外地高兴。

“小岑兄，你这次来岳州，是路过，还是长住？”喝了一口酒后，曾国藩问。

“三个月前，我应一个朋友之约，到大梁去游览。前些日子听说长毛打到湖南，我便急着离开大梁回家。在汉阳盘桓了三天，大前天到的岳州，准备住几天，看看吴南屏，再回湘潭。”

“南屏还在岳州？不是说到浏阳去做教谕去了？”南屏是吴敏树的字，是个颇有名望的古文家，曾国藩的老朋友。他每次上京应试，都住在曾家。

“上个月回来的。他那性格，受不得半点约束，教谕还能当得久？”欧阳兆熊说着，猛地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完。荆七连忙拿起酒壶给他斟满。

“还是那样放任不羁么？我以为岁月总要打磨些他的棱角哩！”

“打磨？这一世怕改不了啦！酒照旧无限制地喝，牢骚照旧无穷尽地发。”

“南屏本是栋梁之材，可惜时运不济，这一生怕只能做个郑板桥了。”曾国藩不无惋惜地说。

“正是这话，南屏现在已是岳州四怪之一了。”

“哪四怪？说出来也让我长长见闻。”十多年未回乡了，一踏入湖南，曾国藩便想一下子什么都知道。

湖南士林传说，古文家吴敏树（字南屏）举人出身，恃才傲物，有岳州四怪之称。

“这岳州人也会联扯，竟把南屏跟那些个下作人扯起来了。道是：怪妓何东姑，怪丐李癞子，怪僧空矮子，怪才吴举人。更怪的是，南屏居然不恼。”欧阳兆熊说完苦笑一声，曾国藩也跟着摇头苦笑。他想起前年吴南屏进京，带来一本诗集，很使自己倾倒。这样的奇才，竟然被人目为妓丐僧一流的人，怎不令人浩叹！若不是重孝在身，明天真应该去看看他。二人相对无语。沉默片刻后，曾国藩换了一个话题：“河南情形如何？那里也还安宁吗？”自从道光二十三年出任过四川主考官外，将近十年未出京城一步了。这次经直隶到山东到安徽，见到的都是一片乱世景象，比在京城里听到的要严重得多。京中都说柏贵治理河南政绩显著，曾国藩想从兆熊这里打听些实情。

“河南的事提不得。”兆熊说，“官场中的腐败并不亚于湖南。现在正是秋收季节，但从开封到临颖一带饥民络绎不绝，道旁时见饿殍，令人目不忍睹。”

“河南也是这样？京中还盛传柏贵治豫有方哩！竟跟山东、安徽差不多。”深深的忧虑从曾国藩瘦长的脸上现出，他无心喝酒了。

“怪不得长毛造反。官逼民反，自古皆然。”兆熊的话中分明带着满腔激愤。

“各省吏治，弊病均甚多，皇上早已虑及，实为用人不当所致，朝廷自会严加整饬。长毛造反，罪大恶极，那是天地所不容的。”曾国藩对兆熊的偏激不能赞同。兆熊也意识到刚才失言，便不争辩，喝了几口酒后，说：“长毛围长沙城好些天了，想必湘潭已受蹂躏。我有意结交些江湖朋友，请他们到我家乡去训练团练，保境安民。”

“小岑兄识见高远。”曾国藩知他已预见乱世将到，早作防范，的确比一般人高出一筹。

“我和朋友们都以为，保卫乡里要靠自己，依靠官府是不中用的。危急时候，靠得住的只有荆轲、聂政那样慷慨捐躯的热血壮士。不过，识人不易呀！昨日一个朋友给我引荐一个人，我见他还像个样子，便收他做了个徒弟，这人便是刚才那小子。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欺人霸物的混账东西！”

二人边谈边喝酒，看看太阳快要落山了，曾国藩想到明天一早船就开，晚上要在船上过夜，便对兆熊说：“小岑兄，今日就此告别。我这次回湘乡，至少有三年住，今后见面的机会还多，过两个月我到湘潭来会你。南屏那里，这次也不去了，下次再专程拜访。”兆熊为人最是爽快，也不挽留，说：“不劳你来湘潭，待我回家料理几天后，便到荷叶塘来祭奠伯母大人。”

二人出了酒店，拱拱手分别了。

返回湖边的路上，曾国藩心想：自己过去结交的多属文人，现在干戈已起，大乱将至，要像小岑那样，多交一些武功高的朋友才是。想到这里，他庆幸在岳阳楼上认识了杨载福。又想起摆围棋摊子的康福，棋下得好，武功也不错，他一只手，居然使四个大汉不能近身，看来是个沦落风尘的英雄。只可惜不知他下榻何处，不然真要去见见他。边走边想，很快到了湖边。船老大客气地把曾国藩主仆二人接进舱里，又端上两碗香茶。刚才喝了不少酒，正口渴得很，曾国藩端起碗，大口喝了起来。一边望着早已风平浪静的湖水，想到今夜可以看到范仲淹笔下“静影沉璧，渔歌互答”的洞庭夜景，心中甚觉舒畅。他告诉船老大，长沙被长毛围住了，明天改道到沅江。正说着闲话，只

听见舱外有人问：“船老大，请问你的船明早开哪里？”

船老大赶紧出舱，说：“明早开往沅江。”

“太好了！我搭你的船到沅江去，船费照付。”

“客官，船费付不付倒不碍事，只是我的船是另一位大爷包的。”

“那就请你代我求求那位大爷。”

荆七走出舱，说：“不搭不搭，你找别的船吧！”

“大哥，帮帮忙吧，我问了许多船，他们都不去沅江。”

曾国藩在舱里听到说话声，似觉耳熟，便走出来。这一见，真把他乐了。原来问话的人，正是摆棋摊子的康福。康福一见也惊了：想不到这位大爷竟是帮他解围那人的朋友！曾国藩的三角眼里射出喜悦的光芒，连忙招呼：“这位兄弟，快进舱来，我们一道到沅江去！”

待康福进了舱，坐下，曾国藩说：“我正想找你，你却来了，真是巧事！下午我见你棋摊上写着‘康福残局’，想必足下就是康福了。”

“大爷说得对，在下正是康福。今天在街上，多蒙大爷的朋友出面解围，不然就麻烦了。”

船老大见他们很熟，又端来一碗香茶。曾国藩问：“兄弟，听你的口音，像是沅江、益阳一带的人，你这是回家去吗？”

“在下是沅江县下河桥人。本想在岳州再待些时候，今天下午遇到那几个无赖搅了我的场子，我又不愿意和他们再纠缠，便临时决定立刻回沅江，真是天幸，正好遇见大爷。请问大爷尊姓大名，何处人氏？”

“鄙人名叫曾国藩，字涤生，湘乡人。”

康福一听，惊疑片刻，连忙跪下拜道：“您老就是湘乡曾大

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

曾国藩没料到一提起名字，康福便什么都知道，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告诉他真名。忙叫荆七将他扶起，和气地问：“兄弟，请问台甫？”

“回大人的话，小人贱字价人。”康福恭恭敬敬地回答。

曾国藩见他这样，赶忙说：“我现在回籍奔母丧，已向朝廷奏明开缺一切职务，不再是侍郎，而是普通百姓，你不要再叫我大人，也不要过分讲究礼节，你就叫我涤生吧！或感不便，就叫我一声大爷也行。”

听到这几句话，康福心里很是感动，眼下这位被乡民神化了的侍郎大人，竟然是如此的平易、谦和。喝了几口茶后，曾国藩说：“我素日也喜欢下围棋，今日见足下棋艺，自愧不如。”

“大爷快不要提这事了。”康福显出一副惭愧的神情，“小人这几天万般无奈，才在街头摆摊卖艺，实在有辱棋道，也有辱康氏家风。”

“也不能这样说。足下这是摆下一个擂台，以会天下棋友，怎能说‘有辱’二字。”自从看出康福的棋艺武功以后，曾国藩对他摆摊卖艺之事也改变了看法。康福苦笑一下说：“围棋乃尧帝亲手所制，当初制棋目的，是为了陶冶太子丹朱性情，使之去嚣讼嫚泛而走入正道，故史书上有‘尧造围棋，丹朱善弈’的话。几千年来，围棋为熏陶我炎黄子孙雅洁舒闲之性情，发挥了益智、养性、娱乐之功用，历朝历代，凡是善弈之人，莫不是情趣高洁、才智超俗之君子，几曾见围棋与金钱混在一起的。”

曾国藩听了康福这番议论，频频点头称是。康福继续说下去：“但康福不幸，穷困蹇滞，逼得无路可走，只得靠卖残局糊口，说来真羞愧。”

“足下有何难处，能否对我叙说一二。”曾国藩觉察到康福胸中似有难言之隐。

“只要大爷想听，康福愿向大爷倾吐。”初见面时的惶恐已经消除，能与曾大人同坐一船，真是三生有幸，且眼前这位红得发紫的大人物又是这等平和，康福恨不得将心中事全部向他倾吐，“小人命苦，十五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二人守着父亲留下的几亩薄田艰难度日。前年，母亲因积劳落下重病，我跟弟弟商量，就是卖田卖屋，也要给母亲治病。背着母亲，我们卖尽了祖遗田产。钱用完了，母亲也闭眼了。无法，兄弟俩又借钱为母亲办了丧事。为还债，我留下弟弟在家，独自一人出门做生意。好容易赚了五十两银子，谁知在岳州被贼人全部盗走，当时我简直气昏了。不要说店钱、回家旅费没有，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身上一无所有，唯一的就是一盒围棋。”

说着，康福从包袱里将围棋取出，双手递给曾国藩。曾国藩喜下围棋，对棋子也很有兴趣，家中收藏着十余副名贵棋子。他打开包布，露出一个紫红色檀香木盒，一股淡淡的清香从木盒里透出。盒面上用银钉钉出一朵朵随风飘游的白云，云中奔腾着一条金光四射、张牙舞爪的蛟龙。曾国藩微微一惊，暗想：这不大像民间用物。他小心打开盒盖，里面分成两格，一边放着黑子，一边放着白子。黑子乌黑发亮，犹如婴儿的眸子；白子洁白晶莹，就像夜空中的明星。曾国藩又是一惊。自思所见围棋子不下千副，宫中的御棋也见过不少，还从没有见到过这样质地精美纯净的棋子。他随手拿出一枚黑子，觉得它比一般棋子都压手。时正初秋，天气还热，但这棋子却凉飕飕的，拿在手里很舒适。他将棋子轻轻叩在桌子上，立时发出铿锵的声响，十分悦耳动听。他又拿出一枚白子，感觉一样，又一连拿出十数枚，枚枚如此，心中甚是惊奇，嘴里连声赞道：“好子！好子！”抬起头来望着康福说：“足下方才说到康氏家风，此棋莫非是祖上所传？”

“正是。”康福眼望着棋子说，“这副棋子，是在下先人传下的，到我们兄弟手里，已经是第八代了。正因为是祖上所传，康福今天才同那几个无赖搏斗。”

曾国藩点点头，说：“我看那几个人，说你占了他的地盘是假，借此勒索你这副棋子是真。”

“大爷说得一点不错。”康福随手拿出一枚黑子在手中摩挲，“他们要的就是我的棋子。两天前，那个为首的家伙在桥头与我对弈了两盘。当时，我就看出那人生的是两只贪婪的眼睛。他识货，知道这棋子非比一般，正经得不到，便纠合人来抢。不是我夸口，我是让他几分，真的要打，那几个人不是我的对手。”康福平淡而缓慢地说着，并无半点惊人之态。

凭着曾国藩多年的阅历，他知道眼前的这位青年非但不是夸夸其谈之辈，或许还有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隐秘没有说出来。他请康福收起棋子，诚恳地说：“鄙人尽管在朝廷做了十多年官，平生又酷爱下围棋，却从来没有见过足下这等棋子。我想它定然出身不凡。若足下不嫌我冒昧，这船上没有外人，舟子早已安睡，足下可否对我讲一讲这副棋子的来历？”

“当然可以。”康福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于是，在渔火点点、星月满天的洞庭湖面上，在安谧狭窄、微微晃动的船舱里，康福将从来不对外人言的祖传之宝的来历告诉了曾国藩。

四 康家围棋子的不凡来历

那还是康熙初年的时候，康福的先祖康慎赴京会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他来到了直隶安肃县地面一座古庙边，准备进庙稍避风雪。康慎正要推开庙门，却突然发现门边雪堆里躺着一个人，这人差不多已被雪掩埋了。康慎大吃一惊，急忙弯下腰来，手放在此人的鼻孔边，感觉尚有一丝气息。他把这人身上的雪扫开，双手将人抱进庙里。这是一座破旧的小庙，除一间安放泥菩萨的厅堂外，旁边尚有一间小房。房子里有一张床和一些简陋的用具，像是有人在住，但又不见人。康慎想，或许此人就住在这里，他进门或是出门时病倒在门口。康慎将那人放在床上，拿被盖好，又往灶里塞一把干草，点着火，烧了一碗开水，给那人灌下两口，然后坐在床边，仔细端详。这是个年约五十岁的男子，但嘴巴四周一根胡须都没有，瘦骨嶙峋的，

衣衫既单薄又陈旧，是个穷苦人。过一会儿，那人醒过来，康慎将自己随身带的“风寒丸”给他服了两粒。那人用手撑着床板坐起来，发出一种女人般的尖细声音：“相公，是您把我从雪地里背进屋里来的吧！谢谢您的救命大恩。”说着又要挣扎着起来给康慎磕头。康慎制止他，说：“大爷，您是不是就住在这里？”

那人点点头，用手指指灶边的瓦罐子。康慎看那瓦罐里放的是半罐苞谷粉。那人说：“相公，麻烦您将它煮了，您今晚就在我这儿吃两碗苞谷糊糊吧！”

这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外面风雪更紧，附近又没有一户人家，康慎想今晚只得在此过夜了。当康慎将苞谷粉煮出一锅粥来时，那人精神好多了，下床来找着几块咸萝卜，又煎了四只鸡蛋。正要吃饭时，他又猛然想起什么，忙跑出门外，从雪地里摸出一只葫芦来。他将葫芦泡在热水中，然后从里面倒出白酒，便和康慎一口一口地对饮起来。那人知道康慎是湖南进京会试的举人后，格外高兴，说：“我叫纽序轩，在前明宫中作了十多年的公公。”哦！原来是位太监，怪不得声调像女人。康慎心里想。纽公公继续说下去：“明朝亡后，我便回到原籍安肃。因不男不女的，也不愿意住在亲戚家，于是一人住进这座旧庙，靠原来的一点积蓄和给人帮工度日。今日午后到镇上去买酒，回家途中便觉不舒服，又遇上大风雪，勉强走到家门口，便晕倒了。倘若不是遇到相公，这条命就到今天为止了。”说着，纽公公起身高举酒杯，“康相公，权借这杯酒，感谢您的救命大恩。”

康慎慌忙站起说：“纽公公太客气了。今天遇见您，也是我的缘分。您在前明宫中十多年，见多识广，今夜就给我讲点前明皇宫轶事吧！”

纽公公很兴奋，一边喝酒喝糊糊，一边和康慎从洪武帝扯到崇祯帝，又细说了崇祯帝的周后、田妃、袁妃之间争宠吃醋的故事，并极有兴趣地谈起宫女和太监如何结菜户的事。这些宫中秘闻，使康慎大饱耳福。直到深夜，康慎才在纽公公的炕上睡下。

次日上午，康慎醒来时，只见纽公正坐在灶边生火，手里拿着

一本书，房内已作清扫，比昨天整洁多了。窗外，红日高照，风也住了，雪也停了，阳光照耀着人间的玉树琼枝、银山蜡原，显示出一派娇艳壮美的气象。

纽公公今天精神大好了，见康慎醒来，笑容满面地说：“康相公，昨夜歇得好？”

“歇得好。自离家来就没有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您起得早！”

“我是起早惯了的，没有睡早觉的福分。”

康慎穿好衣服，对纽公公说：“您读书的劲头真大，大冷的天，读的什么书？”

“这种书，你们正经读书人怕是不会看的。”说着将书递给康慎。康慎接过一看，是一本题为《古棋谱》的旧书。书皮用黄绫裱就，虽显得陈旧，并有污损，但仍可看出，黄绫的质量和当初裱糊的工艺都是相当高的。康慎笑着说：“纽公公，不瞒您说，我虽是个读孔孟之书的举人，但平生最喜欢的，倒并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琴棋书画一类的闲事。”

“这么说来，康相公于围棋一艺必有深研。今日虽放晴，但大雪封门，行路不易，不如干脆就在我家住几天，我们围几局如何？我已经十多年找不到下棋的对手了。”纽公公说到这里，眼中流露出一种悲凉的神色来。一瞬间，又笑着说，“平时没有人和我下，我便自己和自己下，一手执黑，一手执白，自得其乐，来个当年东坡居士的‘胜也不喜，败亦无忧’。”

康慎觉得很有趣，他本不急着想进京，离春闱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有的是，遂欣然同意。又从包袱里拿出五两银子来，说：“纽公公，我看您的日子过得艰难，我也不是个富裕的人，这点钱，权当我这几天的食宿费吧！”

“康相公说哪里的话。我因为家贫，不能用丰盛的酒席款待你，已觉惭愧难堪，哪能收你的钱！”

“纽公公，不要客气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你不收下，我也不能在这里安生住。”

纽公公想想也是，家徒四壁，饭菜全无，留下康相公，拿什么来招待呢？于是收下康慎的银子。吃过早饭，纽公公说：“康相公，你就在这里温习温习功课，我这就拿相公的钱去买点酒肉菜蔬来，回头我们好好围几局。”

纽公公走后，康慎拿起《古棋谱》来翻看。书中所载棋谱并不多，打头一篇是尧帝教丹朱弈棋局图，接下是文王拘羑里自弈棋局图、管仲与桓公对弈棋局图、庄周与惠施对弈棋局图、范蠡与西施对弈棋局图、李斯与韩非对弈棋局图、张良与陈平对弈棋局图、孔明与周瑜对弈棋局图等。这些棋局名称，康慎大部分没有听说过，见过的几个棋局图，又与平日的围法大相径庭。这真是本奇书！康慎如获至宝，聚精会神地看起来。看了半天，慢慢地终于看出些门路来了。

午后，纽公公回来。吃完饭后，二人对弈。康慎一向以善弈在朋辈中出名，谁知连下三局，局局败北。纽公公下子出神入化，常常一子落盘，使康慎目瞪口呆，很久想不出一个对子。三局下来，康慎自知棋艺与纽公公相比，有天壤之别。于是他整整衣冠，离开座席，双膝跪在纽公公面前，说：“公公，您的棋艺非人世间所有。如果您认为康慎尚可教化的话，就请受此一拜，收下我这个徒弟。康慎宁愿不要功名，今生就住在此庙内，侍奉公公，钻研棋艺。”

纽公公哈哈大笑，一把扶起康慎，快乐地说：“相公何须如此郑重。想我纽序轩乃天地间一废人，空有围棋绝艺，却不能养活一身。相公若真要弃功名而钻研棋艺，那我倒不敢与你谈棋了。”纽序轩收敛笑容，变得庄重起来，“然相公此语，却使纽某大为感动。几局棋后，我已知相公根底不浅，思路灵活，只要稍加指点，有三五个月，便可胜过纽某。况且相公乃我之救命恩人，我昨晚自思一夜，惭愧无法报答，故今早拿出棋书来，以察相公是否有兴趣。既然如此，那我就将平生所知，全部告诉相公。此去京师不过三百里，只有五天的路程，离试期尚有两个多月，相公在我这儿住一个月，估计尚不会误

事。”

从那天起，康慎便虚心拜纽公公为师，以《古棋谱》为课本，苦学各种棋局，果然棋艺日进，半个月后便脱离流俗，进入一种全新境界。康慎心中好不欢喜。

转眼一个月已到。次日早晨，康慎就要告别纽公公，启程进京了。这天夜晚，纽公公捧出一盒围棋放在桌上，对康慎说：“这是一盒我珍藏二十多年的围棋子，现在送给相公，作为我们之间这段难忘日子的纪念。”

康慎激动地接过紫檀木盒，先看盒面上那银云金龙，便已觉来头不凡，再看里面那两堆黑白棋子，真可谓棋中神品，喜不自胜，赶忙深施一礼：“谢公公厚赐！”

“坐下，坐下。”待康慎坐下后，纽公公缓缓地说，“这盒围棋，乃崇祯帝东宫田娘娘房中的宝贝。”康慎听后，心中猛地一震。“田娘娘是崇祯爷最宠爱的妃子，不仅国色天香，更兼冰雪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绝，后宫佳丽无一人可及。崇祯爷待她，远胜过正宫周后。偏偏崇祯爷坐江山十七年，无一日安宁。皇爷宵衣旰食，勤于政事，没有多少娱乐的时间。田娘娘深知皇爷肩上担子的沉重，遇到皇爷驾幸东宫时，总是百般殷勤，想尽法子让他宽心一会儿。崇祯爷爱下围棋，田娘娘陪他下。论棋艺，皇爷自然不及田娘娘，但田娘娘每次都不露痕迹地有意让皇爷取胜。宫中苦无好棋子，田娘娘就叫她的父亲田弘遇去设法谋一副好棋子来。田弘遇派他的儿子到了云南永昌府。”说到这里，纽公公停住，向火坑里添了几块干柴，屋子里暖和多了。他继续说，“相公知道，云南永昌府出的棋子，世称云子，工精艺绝，历来誉满海内。也是田娘娘这番心意感动了天地，这一年，永昌府东北三十里外的金鸡山里，挖出两块千年难遇的好石头：一块纯白，无半点瑕疵；一块乌黑，无丝毫杂质。知府为讨好田国丈，亲自选派最好的窑工，不惜工本，烧制一盒围棋子。棋子烧好后，谁见谁叫绝。这盒棋子比其他所有的云子都显得更古朴浑厚，色泽分外的纯净柔和，白的胜过和阗玉，黑的极似徽州墨，更兼质地坚实，落盘

声铿锵悦耳，拿在手里，冬温夏凉，有一股说不出的舒服之感。田弘遇重重地赏了永昌知府，又叫专为宫中做器具的工匠做了一个精巧的盒子，遂献给崇祯帝。皇爷很是喜欢，就把这副棋子放在田娘娘宫中。从那以后，皇爷到田娘娘宫中的次数更多了。皇爷对田娘娘的宠爱，令周后、西宫袁娘娘和后宫所有妃子们嫉妒；田弘遇也仗着女儿而显赫京师。我因为一直服侍田娘娘，便也受娘娘的影响，酷爱围棋。田娘娘也常为我们讲棋艺，为讨娘娘喜欢，我也就拼命地学，并偷偷地拜当时京中名弈癸子郎三为师，因而棋艺也慢慢提高了。有一天，皇爷高兴，和田娘娘下完棋后，还在盒子底板上亲自写了几句话。”纽公公把盒子倒转过来，康慎见上面写着：“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右录梁武帝《围棋赋》。崇祯十二年冬。”

“后来，”纽公公接着说，“李闯王带兵打进北京，崇祯帝命周后等人自尽后，自己也吊死煤山。宫中一片混乱，大家各自逃命，我也收拾衣服出宫，路过田娘娘旧宫，见这盒围棋和那本《古棋谱》放在窗台边。那时，大家眼里只有金银财宝，谁都不要这些东西。我便顺手将这盒围棋和《古棋谱》塞进包袱，回到了老家。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很高兴这次结交了您这位心肠好又爱下棋的朋友。我身子日渐不济，将不久人世，这盒棋子连同这本《古棋谱》就送给相公，也算没有辱没它们。”说罢，双手将棋及书送到康慎手边。康慎重新跪下，恭敬地接过。纽公公望着康慎，庄重地说：“昔唐明皇与宰相张说对弈，时邺侯李泌年方七岁，在旁戏玩。张说对着围棋随口念了四句诗：‘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邺侯应声对了四句：‘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邺侯不愧古今无双之神童，小小年纪便能从下棋联想到治世为人。这棋道和世道、人道本是相通的。梁朝名臣沈约说得妙：‘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愿相公日后慢慢体味这些弈中精微，做一个有德有才之君子。”

《明史·后妃传》：“恭淑贵妃田氏……生而纤妍，性寡言，多才艺。”

纽公公说到这里，心情显得异常激动，而康慎，则早已是两眼饱

含泪水了。

五 喜得一人才

“原来这副棋子竟是前明崇祯帝的爱物。”当康福讲到崇祯帝题字时，曾国藩果然从盒子的底板上看到那两行字。崇祯的字迹，他见过不少，一眼就看出确是真迹。

“是的。这副棋子传到我们兄弟手上，已经在康家度过将近二百年，只可惜那本《古棋谱》在我爷爷手上遗失了。我们兄弟没有继承康氏家风，无德无才，棋艺也平平。今日在下流落岳州城，说来真愧煞先人。”康福羞愧地低下头。

“足下何必如此自责。自古以来，因时势不到，英雄受困的事多得很。秦叔宝也有卖马的时候，那时谁能料到他日后会辅佐唐太宗打天下。且足下不仅棋艺出色，武功也出众，望好自为之，出人头地的一天总会有的。”

通过半天来的观察与交谈，曾国藩知道康福孝母爱弟，正直诚实，颠沛流离却并不走入邪途。现在听了他讲述这副棋子的来历以后，更知他家风纯良，祖德深厚，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心想：若得此人长随身边，真可谓得一人才！康福受到曾国藩的鼓励后，心里也在想：倘若今生能跟着这位侍郎大人，必能大有长进，康氏家族可望复兴。他对曾国藩说：“大爷，今日听到您老的这番话，康福以后不再自暴自弃，定要奋发努力，为康氏先祖争光。”

曾国藩亲昵地拍拍康福的肩膀，说：“足下只要有这份志气和抱负，何愁没有前途！夜深了，你先睡吧，明天我们一起对弈几局，借以消除舟中枯乏。”

翌日，曾国藩与康福在舟中一连下了五局棋，都输了；又下了三盘残局，也输了。每局完毕，康福都详尽地给曾国藩分析失误的原因。曾国藩自觉这一天来棋艺进展很大，与康福真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三天下午，船到沅江县。康福请曾国藩主仆二人到他家作客，曾国

藩欣然同意，安排好船老大在码头边等着，便和荆七一道上岸。

下河桥离沅江码头只有十里路，半个时辰便到了。来到家门，康福惊呆了。原来自家的三间土墙茅屋已全部倒塌，隔壁邻居家的屋也都圯倒，一家家在废墟边支起一个个棚子。康福问他们，才知十天前湖水暴涨，将这一带的房屋冲垮不少，弟弟康禄和另外两个年轻人寻求生路去了。康禄走之前，请邻居转告哥哥，说不必为他担心，两三年后混出个人样来再回家。曾国藩见此情景，对康福说：“看来足下一时难以在家安身，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到我家住段时间，我也好朝夕向足下请教棋艺。”

曾国藩此话，正中康福下怀，便也不推辞，爽快地答应了。当即三人又返回船上。次日凌晨，船进入资江，当晚到了益阳。荆七付过船费，打发了船老大。

为便于沿途与康福谈话，也因为连续十多天的船坐得手脚发麻，曾国藩不坐轿，三人从益阳开始步行回湘乡。这天中午，来到宁乡境内嵇茄山脚下。

走了两三天路，曾国藩感到劳累。荆七看到前面一棵老松树下，有一块平坦的石板，便对曾国藩说：“大爷，我们在这里歇息下吧！”曾国藩点点头。康福说：“大爷，我有个表姐住在这里不远，我们到她家去坐坐，就在她那里吃午饭！”

曾国藩说：“我已经累了，再说这样凭空去打扰别人也不好，前面有家小饭铺，我们到那里去吃饭。你一人到表姐家去如何？”

“这样也好，我到表姐家坐会儿就来。”

康福抄小路走了。曾国藩主仆二人顺着大路向小饭铺走去。

这是家乡村马路边常见的饭铺，两张小桌子，一个店主，一个小伙计。见有人来，店主连忙招呼，小伙计立刻端上两碗茶来。荆七知道曾国藩向来节俭，也不大多喝酒，便随便点了三四个素菜，要了半斤水酒。

刚吃完饭，店主就笑嘻嘻地走上来，对曾国藩说：“老先生，我看您老这个模样，便知是个知书断文的秀才塾师。小店开张半个多月了，店门口连个对联也没有，今日就请老先生给小店写一副，酒饭钱就不要付了，算是对您老的一点酬谢。”

曾国藩最爱写对联，也自认长于此道，友朋亲戚之间，几乎是求必应，并以此为乐事。今日店主人这样诚恳，他当然不会敷衍推辞，便笑着说：“好哇！你想要副什么样的对联呢？是想发财，还是想求平安？”

店主人见曾国藩满口答应，很是快活，说：“老先生，小店别的都不想，只想叫别人见了，不好意思向我赊账就行了。”

曾国藩大笑起来，说：“就是有副不准赊账的对联贴在这里，他要赊也会赊。”

店主人憨厚地说：“总要好点。老先生，您老不知，小店开张半个多月来，天天都有人赊账，都是些熟人，还有三亲六戚的。他来赊账，又不白吃，怎好不给他赊呢？但小店本小利微，天天如此，怎垫得起？不瞒您老说，半个多月来，小店不但分文未赚，还倒欠了肉铺几千钱。”

望着这个可怜巴巴的店主人，曾国藩很同情他的难处，说：

“好！我给你写副口气硬点的对联贴起。”

小伙计赶紧拿出笔和纸，又磨起墨来。店主人和荆七都站在旁边看。曾国藩略微思考一下，援笔写道：“富似石崇，不带银钱休请客；辩如季子，说通王侯不容赊。”写好后，又看了一遍。正在自我欣赏时，忽然耳边响起一个外乡人的口音：“韦卒长，你找了几天找不到读书人，这不就在眼前吗？”

立时就有好几个人围上前来，七嘴八舌地说：

“这个先生的字不丑！”

“是的，不难看！”

“就找他吧！”

曾国藩扭过脸去，看是些什么人在说话。这一看不打紧，直把他吓得三魂飞掉两魂，七魄只留一魄！

六 把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

原来，围在曾国藩身旁的是一群年轻汉子，一个个头上缠着红包巾，拦腰系一条大红带子，带子上斜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大砍刀，衣裤杂乱无章，一律赤脚草鞋，脸上满是烟土灰尘。虽然脸上都带着笑容，但在曾国藩看来，那笑容里却充满了杀气。他心里暗暗叫苦不迭：这不就是一路来常听人说起的长毛吗？真正冤家路窄，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他们！

一个头上包着黄布头巾的人过来，在曾国藩的肩上重重一拍，操着一口广西官话说：“伙计，帮我们抄几份告示吧！”

曾国藩愣住了，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心想：这怕就是他们的头目韦卒长了。包黄布的人继续说：“不要怕！你是读书人，我们最喜欢。你若是肯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如何？”那人边说边瞪着两只大眼望着曾国藩。果然是一群长毛！曾国藩迅速安定下来，脑子里在盘算对策。包黄布的人见他不作声，又说：“如果你不愿意，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你回去。”

曾国藩料想一时不得脱身，便对荆七说：“你在这里等康福，天晚还没回来，你就去找我。”

荆七一听为难了：如果真的没回来，我到哪里去找呢？还不如现在就跟着去：“大爷，我和你一道去吧！缓急之间也有个照应，康福来后，就烦老板告诉他一声。”

包黄布的大声说：“好，一起走，一起走！”

说着，便指挥手下的士兵连拥带押地将曾国藩主仆二人带走了。

曾国藩心里这时正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不得安宁。到何处去？抄什么样的告示？倘若被别人知道，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此中原委，谁能替你分辩？脑子里一边想，脚不由自主地向前走。看看方向，却又是在向长沙那边走去，离湘乡是越来越远了。快到天黑时，这队士兵将他们带到一个村庄。

村庄里的人早走光了。士兵们将他们安置在一间较好点的瓦屋里。过会儿，一个十五六岁的童子兵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狗肉进来，摆在桌子上，又放上两双筷子。小家伙脸上油汗混在一起，兴高采烈地说：“你们真有口福，刚才打了几只肥狗。韦卒长说，优待教书先生，要我送来两碗，趁热吃吧！只可惜没有酒。”曾国藩闻着狗肉那股骚味就作呕，何况炎暑天吃狗肉，是湖南人的大忌。他紧皱双眉，直摇头。荆七对童子兵说：“小兄弟，我们不吃狗肉，你拿去吃吧！请给我们盛两碗饭，随便夹点菜就行。”

童子兵一听这话，高兴得跳起来：“这么好的东西都不吃，那我不讲客气了。”

小家伙出去后不久，便端来两碗饭，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几只青辣椒，说：“老先生，饭我弄来两碗，菜却实在找不到。听说湖南人爱吃辣椒，我特地从菜园子里摘了这些，给你们下饭。”

曾国藩看着这些连把都未去掉的青辣椒，哭笑不得。既无盐，又无酱油，如何吃法！湖南人爱吃辣椒，也没有这样生吃的本领呀！无奈，只得扒了几口白饭，便把碗扔到一边。包黄头布的人进来，手里抓着一张写满字的纸，大大咧咧地坐到曾国藩的对面，说：“老先生，吃饱了吧！今天夜里就请你照样抄三份。”说罢，将手中的纸展开。曾国藩就着灯火看时，大吃一惊，心扑通扑通地急跳。抄这种告示，今后万一被人告发，岂不要杀头灭族吗！他直瞪瞪地看，头上冷汗不停地冒出。黄包布并不理会这些，高喊：“细脚仔，拿纸和笔墨

来！再加两根大蜡烛。”

刚才送狗肉的童子兵进来，一只手拿着几张大白纸、两支洋蜡烛，另一只手拿着一支毛笔、一个砚台，砚台上还有一块圆墨。黄包布说：“老先生，今夜辛苦你了。抄好后，明早让你走路。”

待兵士们走后，曾国藩将告示又看了一遍，只见那上面写着：

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东王杨、太平天国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西王萧奉天讨胡檄。

嗟尔有众，明听预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满洲肆虐，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中国之无人也！

曾国藩读到这里，气愤已极，拍桌骂道：“胡说八道！”再看下面，檄文还长得很，足有千余字之多，他不想看下去，只用眼扫了一下结尾部分，见是这样几句：

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瞋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些天诛地灭的贼长毛！”曾国藩愤怒地将告示推向一边，又骂了一句。

“大爷，若是我能写字就好了，我就给他们抄几份去交差。您老是决不能抄的。”荆七跟着曾国藩久了，也略能识得些字，但却不能写。

“你也不能抄！你抄就不杀头了么？”曾国藩眼中的两道凶光使荆七害怕。

“大爷，若是不抄，明天如何脱身呢？”荆七战战兢兢地说，“长毛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听说他们发起怒来，会剥皮抽筋的。”

曾国藩全身颤抖了一下。他微闭双眼，颓丧地坐在凳上。“看来

只有装病一条路。”盘算许久，他才在心里拿定了主意。

这时，屋外突然一片明亮。曾国藩看到几十个长毛打着灯笼火把朝这边走来，叽叽喳喳的，不知说些什么。快到屋门口，火把灯笼里走出一个人来。他一脚迈进大门，便高声问：“谁是韦永富带来的教书先生？”



太平天国服饰

韦永富——缠黄包布的人忙向前走一步，指着曾国藩说：“这个人就是。”又转过脸对曾国藩说：“老先生，我们罗大纲将军来看你了。”

曾国藩坐着不动，以鄙夷的眼光看着罗大纲，见他年约四十岁，粗黑面皮，身躯健壮，头缠一块黄绸包布，身穿一件满绣大红牡丹湖绸绿长袍，腰系一条鲜红宽绸带，脚上和士兵一样地穿一双夹麻草鞋。罗大纲并不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他侧面坐下来，以洪亮的嗓门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吧！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

曾国藩心想，这个长毛长得还算英武，说话也还文雅。他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不作声。罗大纲定睛望了曾国藩一眼，说：

“老先生，我看你的样子，是个饱学秀才，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荐举，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

孝吧！”

曾国藩心里冷笑不止，这个长毛“罗将军”，怕是从戏台上捡来这两个人名吧。他想试探一下罗大纲肚子里究竟有几多货色，便开口道：“刘基辅助朱洪武打江山，道衍却是朱棣篡侄儿位的帮凶，这两人怎能并称？”

罗大纲哈哈笑起来，说：“老先生，你也太认真了。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方孝孺不值得效法。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老先生若是对此有兴趣，以后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商榷，只是今夜没有时间了。”

曾国藩心想，看来长毛中也有人才，并非个个都是草寇。见曾国藩不再说话，罗大网站起来，准备走了。临走时，又对曾国藩说：“委屈老先生今夜抄几份告示，明天我们要用。”

王荆七赶快说：“我们大爷病了，今夜不能抄。”

罗大纲伸出手来，摸了下曾国藩的额头，果然热得烫手，便吩咐韦永富：“老先生既然病了，就让他歇着，叫个医生来看看，明天我带他去见天王。老先生有学问，天王一定会重用。”

说着便带着兵士们出了门。曾国藩心里叫苦不已。

过一会儿，韦永富急匆匆地走进来，板着面孔对王荆七说：“把你背的那个包袱给我！”

曾国藩和王荆七立时一惊。那包袱里放的银子倒不多，重要的是有一份朝廷文书，那上面载明曾国藩的身份官职，以便沿途州县按仪礼接待。通常曾国藩都不拿出来，他不愿意过多惊动地方长官。这下糟了，让长毛知道自己的身份，就再也莫想脱身了。王荆七不肯交，但事情来得仓促，现在连藏都无法藏了。韦永富不等王荆七自己交，一把从他身上扯下来，风风火火地走了。主仆二人傻了眼：难道有人

认得么？

原来，跟着罗大纲进来的一群太平军中，有一个湘乡籍士兵栗庆保。十多年前，栗庆保在湘乡城里见过曾国藩一面。曾国藩当时是新科翰林，从北京回到湘乡，县令和城里一批有头面的绅士天天轮流宴请。小小的湘乡县城，谁不知出了个曾国藩！栗庆保那时正在一个绅士家做短工，那一天，他亲眼看见曾国藩坐在主人家的筵席上。尽管十多年过去了，曾国藩脸上有了皱纹，嘴上留着长长的胡须，身体发福了，但栗庆保仍然能认出。栗庆保将这个发现告诉罗大纲。为了核实清楚，避免误会，罗大纲叫韦永富将王荆七随身带的包袱拿来。

“清妖头曾国藩站起来！”一声炸雷震得曾国藩发蒙，他看见韦永富带着四个手执大刀的士兵已站在他的身边。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一个士兵过来，将他的双手紧紧捆绑着。曾国藩出生四十多年来，从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这十多年来的宦宦生涯，更习惯了人们的恭敬尊重。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在一瞬间里，他想到不如触柱而死，但又太不甘心了。他脸色铁青，三角眼里的目光凶狠狠、阴森森。旁边的荆七也同样被捆了。

韦永富将曾国藩押到另一间屋里。这里灯火通明，罗大纲杀气腾腾地坐在上面，见曾国藩进屋，便忽地站起来，双眼死死地盯着他，突然吼道：“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在押解的路上，曾国藩想：千万不能向反贼乞求饶命，大不了一死罢了。这样一下决心，反倒平静下来，他缓缓地回答：“本部堂奉旨典试江西，为国选才，只因途中闻老母去世之讯，改道回籍奔丧。”

《曾国藩年谱》载：曾氏道光十八年会试中式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同年八月请假离开京师，十二月回到湘乡老家。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离家赴京供职。次年十二月，夫人欧阳氏携子纪泽入京。

罗大纲拍着桌子喝道：“你的老娘死了，你晓得悲痛。你知不知道，天下多少人的父母妻儿，死在你们这班贪官污吏之手？！”

“本部堂为官十余年，未曾害死过别人的父母妻儿。”曾国藩分辩。

“住嘴！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岂容你在这里放肆，口口声声自称‘本部堂’。再称一声‘本部堂’，本将军先割下你的舌头。”第一声“本部堂”已使罗大纲气愤，这一声“本部堂”，更使罗大纲怒不可遏了。

曾国藩向四周扫了一眼，只见满屋子人个个横眉怒对，紧握刀把，那架势，恨不得立即一刀宰了他。他一阵心跳，迅速将目光收到自己的双脚上。

“曾妖头，”罗大纲继续他的审问，“不管你本人害未害人，我来问你，全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病饿灾荒，不由你们这班人负责，老百姓找谁去！”

曾国藩不敢再称“本部堂”，也便不再分辩了。他心里在自我安慰：不回答是对的，一个堂堂二品大员，岂能跟造反逆贼对答！

罗大纲见曾国藩不开口，心想，再审下去亦无用，无非是骂骂他出口气而已。便对韦永富说：“先带下去关起来，明天将这个清妖头押到长沙去砍了，也好借此激励前线将士。”

重新回到原来屋子里，曾国藩想起明天将要不明不白地被砍头，心里懊恼不已：万不该到饭铺去吃饭，万不该写对联，倘若不是碰到这伙该千刀万剐的长毛，再过三四天就要到家了。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荆七忽然发现从窗口上跳下一个黑影。他紧张地推了一把曾国藩。那黑影直朝他们走来，轻轻地说：

“大爷，我是康福。”

“康福！”荆七又惊又喜。康福连忙制止他，抽出刀来，割断绑在曾国藩和荆七手上的绳子。曾国藩紧紧拉着康福的手，生怕他又要走似的，激动地说：

“贤弟，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是饭铺老板告诉我的。”康福小声说，“我一路追踪而来，访得他们今夜在此宿营，就一间屋一间屋地找寻。大爷，虎穴不可久留，我们赶快走！”

说完，康福纵身跳上窗台。荆七蹲下，曾国藩踩着他的双肩，康福将曾国藩拉上窗台，自己先跳出屋外，然后双手将曾国藩接住，荆七也跟在后面，从窗口跳下来。在前屋一片喧闹声中，康福领着曾国藩、荆七悄悄地离开了村庄。

三人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西奔去，约走了十来里路，荆七忽然惊叫一声：“不好，包袱还在长毛手里！”

“包袱里有什么贵重东西没有？”康福问。

“别的都不要紧，只是有一份朝廷文书，不能落在长毛手里。”曾国藩说。

“我去拿来！”康福说着就要回头，曾国藩一把拉住他，说：“去不得，你看后面！”

康福和荆七扭过头去，只见后面点点火把，正跳跃着向他们奔来。荆七急了：“长毛追来了，怎么办？”

“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躲。”

康福指着前面一个黑堆说：“那边有一堆茅草，委屈大爷到那里暂避避，我去打发他们。”

曾国藩二人慌忙钻到茅草堆里躲下，康福大摇大摆地回头走去。

“伙计们，这么黑的天，找什么呀？”

“看到两个慌慌张张赶路的人吗？”

“是不是一个满脸大胡子，一个瘦瘦精精的？”

“正是。他们往哪里去了？”

“往北去了。”

“看清楚了吗？北边追不到，我们回头来要你的脑袋！”

“看清了，快点去吧！去迟了，追不到，就怪不得我了。”

火把人群都向北边吵闹着去了。康福走到茅草边，问荆七：“包袱放在哪间屋里？”

“就在长毛议事的前屋。”

“大爷，你们在这里再等等，我去把包袱取来。”

曾国藩拉住康福：“贤弟，不必去了吧！包袱不要了。”

“朝廷文书落在长毛手里总不好，我马上就回来。”

曾国藩的手松了，康福很快消失在黑夜中。将近一个时辰后，康福背着包袱回来了。他递给荆七：“看看是不是这个？”

“是的，是的。”荆七连声说。

曾国藩打开包袱，见朝廷文书还在，一块石头落地了，心里对康福无比感激。康福说：“大爷，我们走吧！”

七 哭倒在母亲的灵柩旁

经过这次虎口逃生之后，曾国藩再也不敢徒步行走了。他雇了一顶小轿抬着，康福、荆七一前一后地紧挨着轿。路过湘乡县城，已是黄昏，为避免应酬再耽搁时间，曾国藩特地选择南门外一家小小的伙铺落脚。次日凌晨悄悄离开，当天傍晚到了歇马镇，正碰上前来迎接的江贵。

“哎呀，我的大爷！您老终于回来了，老太爷和爷们姑们个个望穿了眼。”歇马镇离荷叶塘只有七十里，江贵没有走多远就接到了，心里很快活。

“老太爷还好吗？”江贵是曾国藩母亲江氏娘家的远房侄儿。见到江贵，几天来暂时忘记的母丧之悲立刻涌上心头，曾国藩胸中一阵发闷，语音也变得凄苦。

“老太爷身体倒还好，就是天天盼望着您老，巴望您老快到家，生怕有什么意外。”江贵服侍着曾国藩歇下后，说，“大爷，您老今夜在这里安生歇着，这就算到家了，我现在就赶回去告诉老太爷。”

“天这么黑了，你明天一早走吧！”

“家里得早做准备。夜路走惯了，这几十里算得什么。”

曾国藩拿出一两银子给江贵，说：“这些日子辛苦了您，前向跑到安徽送信，今天又到歇马镇来接我，难为了。”

乡下人平时用的是吊钱，难得见到银子，江贵接过一两白花花的银子，欢天喜地，扒两口饭，便连夜赶回荷叶塘去了。

第二天傍晚，曾国藩到了贺家坳。九弟国荃、满弟国葆早已在这里迎候，见到腰系麻绳的大哥从轿中走出，两个弟弟一齐痛哭起来，曾国藩也落下眼泪。国荃自道光二十二年离京后，兄弟再未见面，国葆则是分别整整十二年了。曾国藩见两个弟弟都已长成大人，又喜又悲。寒暄一番后，便携手步行回白杨坪。

远远地看到家门口素灯高挂，魂幡飘摇，曾国藩悲痛万分，他三步并作两步朝大门口奔去。三道大门早已全部打开，曾府老少数十人一律站在中门两旁。曾国藩一眼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正中，便不顾一切地跑上前去，双膝跪在父亲面前，语声哽咽地说：“不孝儿来迟了……”

话未说完，眼泪早已一串串流下来。姐姐国兰、妹妹国蕙、国芝、

弟弟国潢国华一齐走过来，将他扶起。曾国藩重新向父亲及叔父叔母请安，吩咐国葆好好照顾康福后，便在弟妹们簇拥下，进了大门。穿过第一进房屋，曾国藩看见黄金堂里烛光辉映下的白色幔帐，顿时眼前天旋地转，一反平时稳重克制的常态，跌跌撞撞地向灵堂奔去，慌得国潢等紧紧追随着。在母亲遗像前，曾国藩双膝跪下，一声“娘呀”喊后，只觉得眼睛发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阖府上下慌成一团。堂叔东阳懂得点医道，对麟书说：“不碍事。这是连日劳累，加上方才悲痛过度引起的，慢慢就会醒过来的。”

他指挥众人把曾国藩抬到床上，掐着人中，用冷毛巾敷着他的额头，然后撬开牙，灌下一匙姜汤。曾国藩慢慢醒过来了。他满脸是泪，又挣扎着走到灵柩边，要见母亲最后一面。

江氏虽然早已大殓入棺，因为要等曾国藩回来，棺盖一直未钉死。众人移开棺盖，曾国藩就着烛光，最后看了一眼母亲。只见母亲十分清瘦，双目紧闭，神态安详，曾国藩如万箭穿心。众人把他架开，棺盖很快又盖上，并立即钉死。曾国藩抚着棺盖，想到母亲一生为家庭的操劳，对自己的疼爱；想到母亲重病中，自己居然没有侍奉过一天汤药，也没有聆听到母亲的临终嘱咐；又想起早两天的惊吓，差一点就没命回家了。一时间，他肝肠寸断，心胆俱裂，积压在胸中一个多月来的悲伤和这几天的恐惧，一齐奔涌出来。他再也不能控制了，便索性在灵柩边放声痛哭。曾国藩这么一哭，惹得曾府上下一齐大哭起来，尤其是国兰姊妹，更是一声娘一声妈地叫喊着。过了好一阵，麟书拉起扶在棺木上的儿子，说：“宽一，”尽管儿子已官居侍郎，麟书仍习惯用乳名叫他，“你连日劳累，不要太悲伤了。”麟书劝着儿子，自己已是老泪纵横。

自从道光二十一年春天，曾国藩送别护送眷属来京的父亲后，十二个年头过去了，父子再未见面。今夜，曾国藩看着满头白发、一向懦弱的父亲，心中充满着怜惜。

“父亲大人，母亲她老人家这次得的是什么病？”

“心气痛，又加发黑脑晕。”

“她老人家的病情，以往的家信里，您老和弟弟们为何总不见说呢？”曾国藩疑惑地问。

“我是想告诉你的，你娘总不肯，怕影响你为皇上办事……”麟书似乎有满肚子苦水要向儿子倾吐，但他生性言语迟钝，且心中又甚是凄怆，一时气闷语塞，话接不上来了。国兰忙给父亲拿来水烟壶，麟书吸了两口，用手擦着壶嘴，把它递给儿子。曾国藩摆摆手：“我已经戒了八年了。”听了父亲这句话，知道母亲在重病之中还这样体贴他，心中愈加难受。他望着从幔帐里伸出头面的黑漆棺材，泪水又流了出来。家里老人的几副寿器，是他专门从京里寄回银子，托叔父置办的，当时一共办了四具，还招呼每年为四具寿器加漆一次，并按时寄回漆银。他还特地告诉弟弟，湘潭漆好，但要向内行多打听，因为国漆真假难辨，不要和别人一起去买，以防奸弊；加漆时，不要多用瓷灰、夏布，恐与漆不相胶粘，历久而脱壳。又关照弟弟不要叫黄二漆匠来漆，此人奸诈，办事不可靠。他知道家里几位老人迟早要用，因而格外用心。但现在看着躺在里面永别的母亲，不禁又悲从中来。

一向能言快语的国蕙见爹一个劲地抽烟，知道爹的老毛病又犯了：越是有满肚子话要说，越是不知怎样说才好，最后便是默默地吸烟。她于是接过爹的话头，对哥说：

“三个月前，接到哥的信，得知哥放了江西主考，又蒙皇上恩赏一个月的假期省亲，全家都高兴，娘更欢喜，病都好了几分，也间或可以下床走动了，吩咐家里做准备，迎接哥回来。又是粉刷房子，又是做新衣——全家人每人做一套。孙儿们读书不长进，就骂他们：‘过几天大伯回来，看你们有脸见？’儿子们哪件事没做好，就教训：‘等你大哥回来后，我要告诉他！’好了半个月，又因兴奋过头，躺倒在床上。口里整天念道：‘不要让我就走了，我宽一就要回来了，让我再看看宽一吧！’”曾国藩忍不住又小声抽泣起来，国蕙也伤心得说不下去。家人送来两杯热茶，兄妹接过。喝一口茶后，国蕙继续说：“到了六月初十上午，娘的病突然恶化，痰涌上喉，不能开口，满弟赶紧到镇上请来金太爷。金太爷也没办法，只让灌参汤。灌下一碗参汤后，又拖了两天。十二日点灯时分，看看不济，爹把全家人叫到娘跟

前。娘这个望望，那个瞧瞧，一双眼瞪得大大的，死劲用手指柜子。大家都不明白她老人家的意思。我想，娘是不是要看看她平素爱穿的衣服，连忙从柜子里把娘的几件好衣拿出来，送到娘的面前。她用手轻轻推开。四弟妹以为娘要把家里的钥匙亲手交给哪位媳妇，急忙从柜子里捧出一大串钥匙来，娘死命摇头。还是爹懂得娘的心思，他知道全家人都在，唯独缺了哥，娘见不到哥，想再摸摸哥寄回来的家信。爹亲手从柜子里取出哥这些年寄回来的一大捆家信，放到娘的枕边，娘双手摸着摸着，慢慢地咽了气……”

曾氏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给祖父母的信上说：“承叔父代办寿具，兄弟感恩，何以图报！湘潭带漆，必须多带。此物难辨真假，不可邀人去同买，反有奸弊……今年漆新寿具之时，祖父母寿具必须加漆，以后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约计每年漆钱多少，写信来京，孙付至省城甚易。此事万不可从俭。子孙所为报恩之处，惟此最为切实，其余皆虚文也。孙意总以厚漆为主，由一层加至数十层，愈厚愈坚，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与漆不相胶粘，历久而脱壳也。”

又，同年八月十二日给父母的信上说：“正月十二所办寿具，不知已漆否，万不可用黄二漆匠。此人男深恶之，他亦不肯尽心也。”

曾国藩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双手捂着脸，又失声痛哭起来。他想起与母亲最后诀别的那一天——

那是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曾国藩散馆进京。天尚未明，在“哇哇”的啼哭声中，次子纪泽降临人世，国藩心里高兴极了。长子禔第二月因痘夭折，夫人欧阳氏一直心里难受，现在她有了安慰。尤其是母亲，抱孙心切，见添的又是一个孙子，笑得合不上嘴。吃罢早饭，全家人送国藩上路。母亲不顾劝阻，一定要送他。老人家牵着他的手，沿着山路，顶着北风，一直送出十里之外。他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做父亲了，而母亲却仍把他当做小孩子，像以往每年送他到衡州城里读书一样，一路叮咛不止。母亲噙着眼泪，嘱咐他要爱惜身体，好好在京城做官，今后遇到机会，要回家来看看老父老母。国藩走出两三里外，回过头来一看，母亲仍站在路边小山头上，北风吹动着她的花白头发，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

多少年来，这情景总在曾国藩脑中萦绕，牵动着他无穷无尽的乡愁。今天，儿子特意回来看母亲了，母亲却已不能睁开双眼，看一看

做了大官的儿子。老天爷呀！你怎么这样狠心，竟不能让老母再延长三四个月的寿命，由远归的游子陪伴她老人家在人世间度过最后一段日子呢？一刹那间，曾国藩似乎觉得位列卿贰的尊贵、京城九市的繁华，都如尘土烟灰一般，一文不值，人生天地间，唯有这骨肉之间的至亲至爱，才永远值得珍惜。他泪如泉涌，痛不欲生，不顾一切地扑向棺材，喊道：“娘呀！儿子回来晚了！儿子对不起您老人家呀！”

整个灵堂又是一片哭声，曾国藩的弟妹们哭倒在棺材旁边。大家思念老太太生前的盛德，更为国藩的纯孝所感动。极度的悲恸，乌云般地罩住曾府灵堂，一大颗一大颗泪珠雨水似的洒在棺木旁，洒在遗像前……

叔父骥云过来，把国藩扶起，大家也跟着站起来，止住眼泪。厨子进来禀告，夜饭已准备好。大家簇拥着国藩来到一间被称作“白玉堂”的大厅里。待他坐定后，一家人重新施礼。

麟书招呼大家坐好，吃个团圆饭。曾国藩刚落座，突然想起康福来，连忙打发荆七去请。康福进来，见是国藩家人团聚，高低不肯坐。曾国藩拉着他，说：“贤弟，今天这餐饭一定请你和我全家一起吃。”

待康福坐下后，曾国藩将如何在岳州城结识他，后来又如何被长毛抓去，多亏他搭救之事简单说了一遍，家人无不感慨歔歔。九弟国荃斟满一杯酒，走到康福面前说：“好汉，你是我们曾府的救命恩人，我以曾氏全家人的名义，敬你这杯薄酒。”

康福慌忙站起，连声说：“不敢当！这要折了小人寿的！”说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吃罢饭，大家劝国藩去休息。国藩说：“十多年来，我未在母亲跟前尽一天孝，病中，我也没有侍奉过一天汤药。这两个月来，都是你们在操劳。我今夜回来，怎么能不守灵就去睡觉呢！你们置我于何地？岂不怕乡亲们耻笑吗？”

大家见他说得有道理，又已到三更天了，于是留下满弟和其他几个仆人在灵堂，其余的便各自去睡觉了。

重新出现在灵堂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换了孝服，裹着白包布，通体素白。他恭恭敬敬地在母亲遗像前磕了三个头，然后洗净双手，给每个香炉插上香，给每根蜡烛剪去烛芯。然后在灵堂四壁前走了一圈，看看这些挽联祭幛是哪些人送的，又细细地看了看各种挽幛的料子如何，用手摸摸搓搓。看过后，把国葆喊过来，要他指挥仆人们，把自己沿途带回的署江西巡抚陆元烺、江西学政沈兆霖、湖北巡抚常大淳的挽联高高挂在显眼的地方。

曾国藩手捻胡须，认真地欣赏这三副位高权重的人送的挽联。无论文字书法，都可名列前茅。尤其是常大淳的那副，用苍劲的魏碑体写就，墨色光润，笔力饱满。他禁不住念出声来：“星使从柴桑归来，闻慈母一笑登天，想岳轴千寻，魂依苍昊；皇诰自阙前颁下，忆家门屡蒙异数，怅烟云万里，望断青山。”

“真不愧衡阳才子，意好，字好，堪称双绝。”曾国藩在心里称赞不已。

他在灵桌边坐下来，望着眼前母亲的遗像，呆呆地想着，仿佛母亲就坐在对面，自己还是三十年前的小书生，在书房里用功累了，跑到厨房，一边帮母亲剥豆子，一边听母亲讲故事。母亲最爱讲的故事，就是生自己那夜的情景。

八 蟒蛇精投胎的传说

那是嘉庆十六年的时候，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还健在。这年十月十一日深夜，竟希公忽然看见一条巨蟒在空中盘旋，慢慢地靠近家门，然后降下来，绕屋宅爬行一周，进入大门。竟希公清楚地看到这条蟒蛇身子有吊桶般大，头进到院子里很久了，才见尾巴渐渐收入，浑身黝黑有光，斑纹耀眼，长长的信子从嘴里伸出来，上下颤动，嘶嘶作响，蹲在院子里，两只晶亮透红的眼睛直瞪瞪地望着他。竟希公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猛地醒过来，却原来是南柯一梦！竟希公感到蹊跷，睡意全无，遂披衣走出屋。但见明月在天，秋风飒飒，四周阒静。他信步走着，突见空坪上分明爬着一条大蛇，居然左右蠕动，似要前行，竟希公又吓了一跳。再定睛看时，并不是蛇，而是白果树边那株老藤的影子。竟希公从藤影又联想到刚才的梦，越发觉得稀奇。正在凝思时，老伴喜滋滋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竟希公这一喜非比寻常，赶快走进长孙的堂屋。儿媳妇正抱着长曾孙。红烛光下，婴儿白里透红，头脸周正，眼睛微微闭着，似笑非笑的，煞是逗人喜爱。他猛然醒悟了：这孩子莫不就是刚才那条蟒蛇投的胎！他立即把这个不寻常的梦告诉全家，又领着他们去看院子里的藤影。大家都说蟒蛇精进了家门。竟希公喜极了，对身旁儿子玉屏、孙子麟书说：“当年郭子仪降生那天，他的祖父也是梦见一条大蟒蛇进门，日后郭子仪果然成了大富大贵的将帅。今夜蟒蛇精进了我们曾家的门，崽伢子又恰好此时生下。我们曾氏门第或许从此儿身上要发达了。你们一定要好生抚养他。”

从那时起，院子里那株老藤也受到了格外的保护……

就在黄金堂门外的大坪中，借着烛光，曾国藩看见那棵分别十二年之久的古藤，依然青翠如故，心中甚是欣慰。他记得母亲还给他讲过一个故事——

七岁那年的正月，母亲带着他到外婆家去拜年。小小的渔划子里坐着母亲、他和妹妹国蕙，远道来接的江贵打着双桨，在清澈见底的涓水上，慢悠悠地划着。天气很好，两岸山坡上树叶枯落、茅草发黄，草木丛中时见一闪而过的羚羊、麋子和野兔，水中一群群游鱼历历可数。他第一次出远门，心里特别高兴，一会儿目不转睛地看着岸边的山坡，追寻着野物；一会儿又把手伸到水中，试图捉起一两条小鱼。每当他的小手接触水面时，母亲就显得很紧张，唯恐他掉到河里去。行到一段急流处，船头扬起的水花，在阳光照耀下，如同珍珠般发光。他很欢喜，伸手去抓水珠。正在这时，母亲看到一条大蛇向船

边游来。“蛇！”母亲惊叫一声，脚一滑，倒在船边。船猛然一歪，他掉进水中。母亲惊呆了，立刻就要往水里跳，江贵赶忙拦住。江贵正要下河，却见国藩两手死命地抓住一根树干，急得哇哇大叫。船划过去，毫不费力地就将他拉了上来。江贵说：“表弟福大命大，将来必定大有出息。”

母亲疑惑地说：“明明看见一条大水蛇游来，怎么会是一段树干呢？一定是那条水蛇变成树干来救宽一的命，宽一本就是蟒蛇精投的胎。”

到了外婆家，母亲将这段险情一说，大家都说母亲讲得有道理，并恭贺她今后一定会得到皇上的诰封。

九 刺客原来是康福的胞弟

远处几声鸡叫唤起曾府雄鸡的共鸣，天快要亮了，曾国藩披衣走出黄金堂。黎明前的夜空，显得更加黑暗。土坪古藤下，一个黑影在跳跃。那是康福在练拳。康福步伐灵活，拳脚有力，曾国藩看着，心中很是羡慕：能像康福这样有些武功在身就好了，平日可以用来强身，缓急之间还可以自卫。正在遐想时，康福猛然喊道：“大爷低头！”

曾国藩赶快把头低下，只听见头顶上“嗖”的一声，一样东西飞过，接着便是“嚓”的一声，身后木柱上牢牢钉住一把明晃晃的飞镖。康福说声“有刺客”，便一个箭步奔来，从柱子上拔出飞镖。借着黄金堂里射出的烛光，他看到雪白的飞镖上刻着一个“禄”字，心里猛地一惊：“糟糕，难道是弟弟来了！”荆七和灵堂里另外几个家人闻讯赶出，忙将曾国藩扶进屋。康福纵身跃上墙头，只见远处一个黑影在奔跑。他跳下墙，向黑影追去。约摸跑出四五里路远，康福追上那人。这时天已渐渐发亮。康福看清了，刺客果然是自己的胞弟康禄！康福非常惊奇，便在后面喊道：“兄弟，你停下来，我是你哥康福！”

康禄在前面边跑边答：“哥，我早就看出是你了。这里不能说

话，曾家的人会追上来。前面拐弯处有一大片树林，我们到里面去。”

又跑出四五里路远，康禄、康福一先一后进进了树林。兄弟二人停下，在林中对坐。康福问：“兄弟，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何要谋刺曾大人？”

“我慢慢跟哥细说吧！”康禄借着熹微的晨光，凝视着分别多时的兄长说，“哥离家一个多月后，洞庭湖涨大水，屋也垮了。我不知哥在哪里，便和另外两个邻居结伴离家外出谋生。在外打短工，卖苦力，也难得一饱。有时想起自己空有一身本事，真冤枉了。莫说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是求得温饱都做不到，这样活着真受罪。半个月前，我在浏阳城外遇到一支人马，个个背刀拿枪的，威风凛凛，头上包着红黄包布。我想：这几天风传长毛打过来了，这不就是长毛吗？看他们挺胸昂首多神气！我有武功，只要参加进去，定然会比别人立的功劳多，日子过得会比现在舒心。不过我转念一想，爹一向教导我们，为人要堂堂正正，不义之财不能取，损人之事不能为，假若长毛真如官府所说的杀人放火，强抢掳掠，即使日子过得再好，我也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为了试一下他们，我装病躺在路旁。这时又一支队伍过来，立时有几个长毛走出队伍，来到我身边说长道短。有的说这人病了，有的说这人或许是饿的。一会儿，从队伍中走出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看装束，像是他们的头领。那人从腰间取出一个小小的扁瓷瓶子，从瓶子里倒出几粒黑丸子，放到我的口里。又从身旁一个小长毛手上拿过葫芦，将葫芦中的水倒进我口中。说也奇怪，我本没病，但吞下这几粒黑丸子，觉得心里蛮舒服。那人和气地问我：‘小兄弟，好些吗？’我点点头。他又说：‘小兄弟，如果你能走路，最好和我们一起走段路，我们今晚就宿在前面不远的屋场里，在那里埋锅做饭，你吃点热汤热饭，病就会好的。’我心里想：都说长毛凶恶，这个长毛为何这样和善可亲？我跟他们一起向前走。旁边一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小长毛对我说：‘这是我们的金一正将军罗大纲。’我说：‘罗将军真好！’他说：‘我们太平军中的好人多得很。’我同那个小长毛聊天，得知他是全家投奔太平军的，太平军要杀掉贪官污吏，推翻朝廷，让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太平军中凡男子都是兄弟，凡女子都是

姊妹，大家都信上帝，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人平等。这些话说得我心疼痒的，心想：倘若天下今后是这样的，那岂不是真正的太平了吗？这样的军队好，我决定投靠他们。我从他那里懂得许多新道理。到了宿营地，我见他们不抢不烧，也不威吓当地百姓。吃完饭，我找到罗将军，要跟他们一起干。罗将军爽快地答应了，问我有什么本事。我说棍棒刀枪，样样都会，并当场表演几手，罗将军见了哈哈笑，立即说：‘好小子，你的本事很高，你这几天暂时跟着我，等立了功，我升你做旅帅、师帅。’我们到达长沙，先头部队已经包围好些天了。罗将军要我送封信给浏阳征义堂。五天后我回来了。罗将军说他这几天到益阳、宁乡去了一趟，在路上捉了清妖一个大头头，名叫曾国藩。我忙说：‘曾国藩我知道，是个大官。’罗将军问：‘你认识他？’我说：‘没见过面，只听说过他。他现在哪儿？’罗将军说：‘可惜，他已逃走。他死了娘老子，一定回湘乡老家去了。我现在忙着打仗，没有空；若有空，我要追到湘乡去杀了他，也算是一个大功劳。’我自思这是立功的好机会，便向罗将军讨了这桩差使。昨晚我来到白杨坪，打听到曾国藩也是昨天到的，正在灵堂上守灵。灵堂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不便动手。我一直匍匐在高墙上，等待时机。好不容易等到曾国藩出了灵堂，我赶忙放出一镖。谁知镖一出手，便发现了哥哥你！我心里很纳闷，哥怎么在这里？既然是哥哥在此，我便不发第二支镖。倘若不是因为哥哥在，曾国藩今天就没命了。哥，你怎么来到曾府的？”

康福便把这一路来的经过大致说给弟弟听，并劝告弟弟：“兄弟，我看曾国藩不是那种残民害国的贪官污吏，他是一个有学问、识人的好官，你和我一起投靠曾国藩如何？”

康禄正色道：“哥，你这话差了。曾国藩是贪官是清官，你也不清楚，姑且不谈。这满人所建的清王朝，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坏朝廷。这点，哥以前也对我说过。曾国藩替满人效力，压迫我们汉人，你说该杀不该杀？我看哥还是就此和我一道投奔太平军，到罗将军麾下去杀贼立功。以哥的本领，要不了几年，就可以在太平军中当将军、总制。”

兄弟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康福担心时间一久，会引起

曾府的怀疑，便说：“自古以来，兄弟不同道的多得很，既然为兄的不能劝说你，那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吧！只是有一点，不论在哪边，我们都要谨遵父命，不做伤天害理、辱没康氏清白家风的事。”

“哥说的是。我走了，哥多珍重，后会有期。”

说罢，兄弟分手。康福直到看不见弟弟的背影后，才转身跑回曾府。

旅途劳累悸栗，加之熬了一夜，又添上这一番惊吓，曾国藩病倒了。就在曾国藩病卧床上的时候，省垣长沙已陷于猛烈的炮火之中。

第二章 长沙激战

一 城隍菩萨守南门

咸丰二年二月，从永昌突围出来的太平军将士，在天王洪秀全“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亲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的诏命鼓舞下，北上荔浦、阳朔、桂林、兴安，从全州出广西境，一路惊天动地杀进湖南。两个多月时间里，相继攻克永州、道州、江华、永明、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郴州等府州县，驻守在永州堵防的湖南提督余万清、游击瞿我谦，在太平军未到之前便弃城逃命。道州知州王揆一、永明知县常连亦仓皇出逃。江华知县刘兴桓、训导欧阳高，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被活捉杀头。巨大变动，震动湖南全省，也震动了朝廷。咸丰帝急命钦差大臣大学士赛尚阿、钦差大臣原广西提督向荣火速追击。待到太平军攻下郴州后，赛尚阿才赶到永州，而向荣又与赛尚阿意见不合，称病居桂林按兵不动。湖广总督程矞采则奉命进驻衡州。朝廷又调广东高州镇总兵福兴带兵三千协助程矞采。为了要福兴卖命，又赶紧提拔他为广西提督。清廷料定太平军会从衡州北上，准备在衡州与郴州一带采取南北夹攻的战术，将太平军消灭在湖南。

洪秀全、杨秀清洞察清廷阴谋，改道走永兴、安仁、茶陵、攸县一路，七月底的一个夜晚，在攻克醴陵后，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率领五千先锋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举全歼驻长沙城外二十里的石马铺一千官军。次日清晨，军威凌厉的太平军将士来到长沙城下。仅在太平军来到城墙边一顿饭工夫前，城里才得到消息。因丢失数州县被革职尚未卸任的前巡抚骆秉章，火速下令紧闭七门。长沙城在明代曾有九门，由北向东向南向西依次为：湘春门、新开门、小吴门、浏阳门、黄道门、德润门、驿步门、潮宗门、通货门。清初新开门、通货门堵死，便只剩下七门了。其中湘春门俗称北门，黄道门俗称南门，德润门俗称小西门，驿步门俗称大西门，潮宗门俗称草场门。这时，萧朝贵、石达开来到了南门外。一年多以前尚是紫荆山烧炭佬，今天已坐太平军领袖群第三把交椅的三十二岁汉子萧朝贵，伫马察看南门外地势。见妙高峰拔地而起，林木繁茂，如同一座巨大的营垒扎在南门外，但山上却无一兵一卒。朝贵心里冷笑：“清妖用兵如此，岂有不败之理！”他要亲兵传令，将大营设在妙高峰上，立即构筑炮台，加紧攻城部署。

就在这个时候，位于长沙城北又一村附近的巡抚衙门里，紧急军事会议正在召开。骆秉章虽被革职，但新巡抚张亮基刚卸下署云贵总督的职位，尚奔走在昆明至长沙的路上，他只得照旧管事。骆秉章在官场中浮沉二十来年，知道倘若长沙城保不住，那就不只是革职的事，而是要杀头的。他深恨太平军来得太快，若晚来十天半月，张亮基进了长沙，他就可以避开这个是非之地了，现在只得硬着头皮来应付。参加会议的有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长沙知府梅不疑、长沙县令陈必业、善化县令王葆生。还有一位罗绕典，安化人，本是湖北巡抚，现丁忧在籍。因这几个月多事，罗绕典又是有名的干员，骆秉章便请他到长沙来帮忙。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替余万清任提督的鲍起豹。派人去请，却不知到哪里去了。骆秉章不能等他。先分析长沙城里的兵力：老弱病残全加在一起尚有八千，另有江忠源的五百楚勇，号称劲旅，但可惜人太少。

“虽说有八千多人，怕也不是长毛的对手。”骆秉章忧虑地说。这段时间，骆秉章被长毛吓虚了胆，当了二十来年的官，还是第一次遇

到大仗。从清晨到现在，惊魂未定。

“中丞不必忧虑。”说话的是善化知县王葆生，向来以知兵自命，他以为施展才能的机会到了，“现在就打开府库，一面发放刀枪，一面发放银钱。凡男子五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一律编排起来，分成几班，轮流守城。以长沙城居民之多，募三万五万不成问题。卑职愿承办此事。”

骆秉章对王葆生危急时刻能慷慨任事，甚是感激：“王明府主意很好。不过，民众平日未加训练，临危集中，毕竟只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也好，可以壮兵丁之胆。”潘铎很赞赏王葆生的建议。

“王明府的办法立即照办，但还有更重要的一手，”这是罗绕典在发言，大家都转而听他的，“火速派人出城到湘潭去，调邓绍良带兵来救援。邓绍良的三千镇篆兵才是真正的精兵。”大家都说好，骆秉章立即叫巡捕派人出城。

“成天说堵长毛，堵它个鸡巴！”一个粗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咣啷”一声，门被推开，一阵风似的闯进一个五大三粗的黑汉子，“长毛到了眼皮底下还不晓得，都是些混蛋！”

这就是刚接任的新提督鲍起豹，是个凶蛮粗俗、不通文墨的武夫。大家都知他的为人，也不计较。骆秉章请他坐下，他一屁股坐在骆秉章的身边，一边“呼哧呼哧”地出大气。

“还有，”翰林出身的罗绕典很瞧不起毫无教养的鲍起豹，按理这时应请这个水陆提督先说，但他还是继续未完的话题，“再派人到衡州禀告程制台，叫福兴将军火速带兵北上护省垣。”

“福兴的兵不能动。”鲍起豹见罗绕典无视他这个提督，心中很是恼怒，他急不可耐地打断罗绕典的话，“福兴的兵应驻在衡州防长毛。长毛兵多，还有不少在衡郴一带。衡州兵一撤，就为长毛开了一道门。”

“鲍提督的话有道理。”骆秉章说。受到骆秉章的称赞，鲍起豹说得更起劲：“各位不要惊慌，长沙不是永州，我鲍某人也不是余万清！长毛想在我这里讨便宜，真他妈的瞎了眼！各位不要怕，现在长沙城里的驻兵都已上了城墙。长沙城墙又高又厚，长毛是绝对攻不破的。我今天一早到了城隍庙求签，求得一个上上吉签。各位就放心好了，长沙由我鲍某人担保。”鲍起豹说得唾沫四溅，众人却不敢相信。

“鲍某人尚有一奇策，早就想好了，现当危急，正可大用。”众人不知他肚里有什么好主意，全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下去。“不知各位知道不，长毛信的是上帝邪教。每临阵作战，总有天父天兄暗中庇护，故一路攻城略地，连连得手。鲍某人想，长毛的上帝邪教，岂能敌我中华圣教！我早就听说过，长沙城隍菩萨向来灵验，有求必应，法力无边。长毛若攻破长沙，菩萨也要蒙难，他如何会连自身都不顾？我早想好了，长毛若来长沙，我就搬请菩萨大驾。所以我今天一早就到城隍庙去，恳请菩萨保佑。菩萨已赐上上吉签，就是明明白白地答应了。菩萨驾临南门，必可以正驱邪，使上帝失灵，长毛败阵。”

王闿运《湘军志》中《湖南防守篇第一》：“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

鲍起豹说得神乎其神，罗绕典等听了冷笑不止，但都不反驳他。一则他们知道这个莽提督一贯骄悍跋扈，不能得罪，更何况战火已烧到眉毛，正要靠他出力。再则神道设教，自古以来便是愚民的好办法，既然长沙士民都信城隍菩萨，说不定真的把泥菩萨抬上城门，能给守城军民增强信心，岂不大好！于是大家都点头称是。

鲍起豹回到提督衙门，煞有介事地作了布置，又命厨房不送荤菜，当天夜晚也不跟姨太太睡在一起，另铺一张床放在平时供打牌用的房子里。第二天早起，洗了澡，换上一身干净布衣，带着一百名兵士，燃着香火来到贾太傅祠旁的城隍庙，吩咐摆上蜡烛供果，鲍起豹跪在菩萨泥像面前，口中念道：“弟子鲍起豹为使长沙全城百姓免于兵火之灾，特恭请菩萨大驾光临城南，施展法力，消灭长毛。功成

后，弟子将重建庙宇，再塑金身，令长沙军民常年供奉，香火不绝。”

祝毕，鞭炮轰鸣，百名兵士一声吆喝，将菩萨抬出庙门，浩浩荡荡地向南门走去。惹得沿途百姓都走出屋来，站在街两旁观看，有的赶紧从家里抬出桌子，点上香烛，跪拜叩头。到了南门口，又小心翼翼地抬上城楼，菩萨面南而坐，两眼睁睁地望着妙高峰。鲍起豹恭恭敬敬地带着将士们又跪下磕头后，便下了城楼，单等太平军攻城时，菩萨施无边法力，救阖城生灵。

二 康祿最先登上城墙

南门外的妙高峰，其实并不高，准确地说，它只是一个土堆罢了，就和城东郊的马王堆一样。但它比马王堆的命好，它紧靠南门，处于长沙城热闹的地方。在闹市区有这么一座地势稍高，又林木葱郁的山丘，更显得难能可贵。历代文人雅士，都喜欢在这里登高赋诗。当年吴三桂占据长沙时，陈圆圆已经老了，八面观音、四面观音成为他的爱妾。吴三桂常常携带两个观音在妙高峰上游憩。峰顶药王庙前的坪中，至今还留下为吴三桂造的石桌石凳。传说吴三桂与八面观音、四面观音，时常在此对弈，石桌上刻的棋盘还清晰地保留着。这几天，药王庙已成为太平军攻城指挥部。现在，萧朝贵、石达开、罗大纲、林凤祥和李开芳等人，就坐在石桌四周，商讨攻城的策略。

朝贵说：“长沙是我们起义来攻打的最大一座城池，地位远在桂林之上，打下长沙，意义非同小可。不过，长沙城墙高大而坚固，现在城门紧闭，防守森严，强攻不易。各位有何意见，尽管讲。”

达开说：“长沙自古为军事要地，今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打下长沙，将会震动清妖朝廷，鼓舞全军士气，影响很大。但现在长沙已处于戒备之中，当以正面强攻和侧面挖墙相结合。此次在郴州，幸得刘代伟以千名矿工兄弟前来聚义，这是天授我们攻破长沙以妙法。明日我们率兄弟攻城，主要任务不在攻破，而是吸引城上官兵的注意力，并以此试探城内兵力虚实。代伟兄率领土营兄弟在城墙脚下挖

洞，待洞挖好后，再放置地雷火药，炸开城墙，猛冲进去。”

刘代伟站起来大声说：“翼王殿下此计最好，开洞打眼，是我们本行，原以为当兵用不上，这次可起大作用了。我今日就从土营中挑选一百五十名强壮的年轻人，分五个地方，轮班开洞，天亮之前埋好炸药，明天保证让大军进城。”

众人都拍手称好。金官正将军李开芳说：“听说清妖提督鲍起豹只一味贪婪凶狠，其实并不会治军，众人也不甚服从指挥。城里官多兵少，调度不灵。目前正是攻城的良好时机。”

达开说：“鲍起豹不足畏，但楚勇头目江忠源乃湘人中极狡猾者，全州蓑衣渡之战，证明其实战能力不在你我之下。且骆秉章老成稳重，亦不可轻视。”

朝贵说：“就按翼王的安排，今日先分兵佯攻，天黑下来后，代伟兄便去挖洞，明早全力以赴。”

正商量间，远处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亲兵指着南门方向说：“各位王爷、将军请看，清妖在城楼上耍花招了。”

萧朝贵等人站起来，手搭凉棚朝北边望去。此时正是鲍起豹跪在菩萨面前磕头的时候。大家都莫名其妙，忽听得石达开一阵哈哈大笑，说：“清妖已黔驴技穷，请来泥菩萨守城。”一句话提醒，众人都一齐笑起来。

下午，土官正将军林凤祥、金官正将军李开芳等人率领三千人分别从南门、浏阳门、小吴门、金鸡桥等处攻打，不断向城中投射火箭、火弹，长沙城内凡能打仗的士兵全部上了城墙，老百姓也有许多被驱赶上战场，全城惶恐不安。仗打得很激烈。到天黑时，太平军停止攻城。这时，刘代伟已从南门到小吴门一带布下五个开挖点，正在紧张地挖洞。城墙上的官兵对此一无所察。

卯正，军营中吹起嘹亮的军号，接着鼓声四起，火炮齐发，太平军五千名将士，威风凛凛地对长沙城再次发起进攻。南门到小吴门一

带城墙边架起无数云梯，留着长头发，扎着红丝线的勇士们一手拿刀，一手扶梯，像猿猴般敏捷地爬上去。但可惜，所有爬到城墙上的太平军士兵都被守兵砍倒，从墙头摔下来；后面的人接着上去，又很快从云梯顶端处掉下来。石达开坐在马上，看到这个情景，一阵阵心痛。突然，他看到一个瘦小的兄弟爬到云梯顶端，一个清兵挺起丈八长矛向那人戳去。那人手一扬，清兵“哇”地一声扑倒。那人异常灵敏地跳上城墙，抡起手中大刀，边砍边前进，慢慢靠近了城隍菩萨。他从背上取下两个特大的竹筒，将竹筒里的油向菩萨身上泼去，然后又抢过一个飞上城楼的火弹，掷向菩萨。霎时间一片火起，烈焰腾空，城隍菩萨已坐在烈火之中了。旁边的清兵吓得目瞪口呆，正在攻城的太平军高声欢呼，军威猛振，趁此机会，数百名兵士冲上城墙。石达开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暗暗叫了声“英雄”。此时，城墙脚跟响起一阵闷雷似的爆炸声，石达开立即策马奔向那里。

五个城墙洞都炸响了，但有三个并没有炸开大的缺口，很快便被清兵堵上，只有靠近小吴门的两个炸开了三四丈宽的口子。太平军在林凤祥指挥下，呐喊着涌向这两个缺口，双方在这里展开白刃格斗。有几百名士兵已冲过缺口进到城里，后边的士兵也喊着向里冲。尸首堆积在缺口边，挡住通道，鲜血把墙砖和泥土染成暗红色。太平军眼看就要大批冲进城里，忽然，后面杀过来一股强大的人马，战斗的重心很快就由阵头转向阵尾。

原来，这是骆秉章从湘潭搬回的救兵。由云南楚雄协副将邓绍良率领的三千镇篆兵，日夜兼程，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赶到了长沙。萧朝贵和石达开没有料到南边的救兵会来得这样快。双方激战一场，邓绍良带兵冲进城。萧朝贵传令收兵。

吃过晚饭后，石达开命人查找到了今天冲上南门城楼，火烧城隍菩萨的勇士。亲兵把他带进药王庙时，石达开仔细地看了看他：这人约摸十八九岁，五官端正，面皮白净，中等个子，单薄的身材。看着石达开盯着自己，那人有点不好意思。石达开亲热地问：“小兄弟，今天是你放火烧了那个烂菩萨吗？”

“回禀翼王殿下，是小的烧的。”那人虽面容腼腆，但回话清晰。看得出，他心中并不惧怕这位指挥三军的王爷。

“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地方人？”

“小的叫康禄，湖南沅江人。”

“今年多大年纪了？担任什么职务？”

“小的今年十九岁，在金一正将军罗大纲手下当一名圣兵。”

这样智勇双全的英雄，居然只是普通士兵，太可惜了。达开把康禄着实夸奖一番，说他今天为攻城立下了大功，鼓励他好好干，日后前程远大。最后对他说：“康禄，从现在起，你就是卒长了。”

康禄没有想到，一瞬间便连升三级，由普通圣兵成为一个统领上百人的军官。他跪下磕头，异常激动地说：“谢翼王殿下恩赏。康禄为天国事业，虽肝脑涂地，矢志不渝！”

三 今日周亚夫

邓绍良进城不久，绥宁镇总兵和春也从广西抽调来长沙。接着，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河南河北镇总兵王家琳、副都统衔头等侍卫开隆阿等都相继调进长沙。张亮基也赶到了长沙，接替骆秉章当起湖南巡抚来。长沙城里又增加四五千兵，阖城官绅稍微舒了一口气。但这些兵都是仓促间从各地调来的，纪律松弛，调度不灵。更令张亮基担忧的是，一时间进来这么多的军队，军饷从哪里开支？这些奉调进城的绿营兵，一来就公开扬言：“老子是拿性命来守城的，你当官的不拿银子出来，老子就不给你守。长沙城丢了关我屁事！”

为了稳定军心，张亮基与潘铎等商量，决定守城兵士每人由原来的每日三钱银子增加到每日五钱，军官则加倍发放。细算一下，新增的饷银和军火、马匹、甲杖供应等费用，每天要增加五千两银子。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呢？张亮基一上任便遇到难题。他终日愁眉苦脸，却

无良策，只好将藩库里凡能动用的银子都拿出来，先兑现十天半月再说。

银子发下去后，各地救援长沙的绿营兵劲头有点提高：上城墙的兵多了，巡逻值勤的脚步也加快了。围城的太平军这几天也停止了攻击。萧朝贵派人把城内救兵增加的消息，告诉正率领大队人马前往长沙的天王和东王，要求速派一万兄弟兼程前来增援。在援兵未到达之前，太平军战士们抓紧时间构筑工事，搬运粮草。长沙城的战事出现暂时的平静。

战事一旦停下来，城里那些从各地征调来的兵士们便要无事生非了。接连几天，城内抢劫案、强奸案、凶杀案不断发生，大部分都是那批拿了银子不打仗的外省兵干的。张亮基除一再请求将官们严厉约束部下外，拿不出任何有实效的办法来。他不是不能严惩肇事者，但在这种时候，他能那样办吗？一旦激起兵变，后果岂堪设想！张亮基、罗绕典、潘铎只得天天分头亲自巡逻，希冀以此稍减城里的骚动。

这天，张亮基从巡抚衙门出来，穿过又一村，来到贡院街。贡院街本是长沙城里最热闹的一条大街，往日店铺栉比鳞次，各方商贾云集，但眼下大部分店门紧闭，街上人行走匆匆，生怕走慢了，会冷不防被人刺上一刀似的。常常扑入眼帘的，是那些醉眼蒙胧、斜挎佩刀，操着贵州、河南、陕西、湖北口音的援兵。人们见到这些老总们，犹如见到瘟神，老远就避开了。张亮基看在眼里，禁不住两眉紧锁。

贡院街的尽头是东正街，东正街的尽头是小吴门。张亮基来到小吴门，忽然眼前一亮，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但见这里市井秩序井然，城头上旗帜鲜明。小吴门守兵对进进出出的人盘查仔细。张亮基想起，小吴门一带原来是陕西候补知府江忠源率领的楚勇在守卫。他如同在这里看到史书上所写的细柳营，心中感叹道：江忠源真是个将才！

还是在署理云贵总督任上，张亮基就多次听说过在广西打仗的江

忠源的名字，于是留心打听。知道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字岷樵，早年是个喜爱狭邪行的风流浪子，后来改邪归正，为人极讲信义。在京城参加会试时，曾两次护送友人灵柩回原籍，不畏千里长途，雨露风霜，善始善终。那时，曾国藩在京城也爱周济贫困，尤好为人撰写挽联。故京师士人中流传两句打油诗：“代送灵柩江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因为这，曾国藩与江忠源结为好友，并预言他日后会以功名立天下，最后将以节烈死。曾国藩在咸丰帝登位时，向朝廷推荐五个人才，江忠源便是其中之一。正因为江忠源有这个名气，当金田事起，赛尚阿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广西军务时，便请他出来赞襄军务。这时，江忠源正由浙江秀水知县任上丁父忧住在新宁。于是江忠源在新宁募勇五百，号为“楚勇”，隶属于副都统乌兰泰。咸丰元年十一月，赛尚阿指挥十营清兵围永安。广西提督向荣统北路，乌兰泰统南路。向荣的幕僚建议：“自古围城，当缺一隅，否则困兽之斗不可当。”向荣听从幕僚的话，在北面的包围圈中空出一门。江忠源听说，急忙派人送信给向荣，力谏围师缺隅之非，请向荣合围。向荣不听，结果太平军从永安北门突围而去。待向荣明白过来时，已悔之晚矣。二月，洪秀全攻下全州，乘湘水上涨之机，从水路进入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此地湘水狭窄，两岸多林木，江忠源伐木做堰，横江拦断，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损失惨重，船只几乎全部被焚，南王冯云山炮殉难。这一仗，是清廷与太平军作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使得江忠源之名传遍全国，也使曾国藩得知人之美名。

《清史稿·江忠源传》：“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究心经世之学。伉爽尚义。公车入京，初谒曾国藩。国藩曰：吾生平未见如此人，当立名天下，然终以节烈死。大挑教职，回籍。剿教匪拳乱作，阴以兵法部勒乡里子弟。既而黄背尚盗雷再浩果勾结广西莠民为乱，一战破其巢，擒再浩，戮之。以功擢知县，拣发浙江……文宗即位，曾国藩应诏荐其才，送部引见，寻以父忧去官。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剿粤匪，调赴军前，副都统乌兰泰深倚重，事必咨而行。忠源招旧所练乡兵五百人，使弟忠澹率以往，号楚勇。”二年春，“贼益张，径犯长沙，忠源偕总兵和春驰援……语众曰：官军四面集，惟河西一路空虚，贼夺民舟渡江掠食，食尽将他窜，宜重兵扼回龙镇。巡抚张亮基赴之，而诸将遂巡莫前”。

《曾国藩年谱》：道光三十年五月，“时奉旨令部院九卿各举贤才，公推荐五人。奏称……江忠源忠义耿耿，爱民如子”。

“我来到长沙已半个月，居然没有早点来拜见江忠源，真是昏愤。”张亮基在心中说。

在张亮基将到小吴门时，江忠源便已得到亲兵的报告，他亲到东正街尾迎接。

“中丞大人驾到，卑职有失远迎！”江忠源恭恭敬敬地问候。

“江将军客气了。亮基久闻将军威名远播，今日一睹风采，平生之愿足矣。”张亮基微笑着打量江忠源，见他约四十来岁年纪，堂堂一表，从心底里喜欢。

“卑职不过湘中一寒微，谬承大人奖励，不胜赧愧！”

“亮基一早从又一村到东正街，所到之处，混乱不堪。独到将军治下，气象一新，仿佛来到细柳营，会晤了周亚夫。”张亮基说罢，拉着江忠源的手，哈哈大笑。

“大人过奖！请进屋喝茶。”

江忠源把张亮基请进一家南杂店改建的营房。江忠源早就听说过，张亮基是个当今官场中罕见的清官。当年林则徐因烧鸦片事谪襄河务，那时张亮基正以中书从王鼎治河工。某河弁悄悄地送三千两银子给张亮基。张亮基拒绝接受，不过也并未声张出去。但此事林则徐却知道，暗中记在手册上。后来张亮基升为永昌知府，林则徐恰由新疆召回，授云贵总督。路过永昌，张亮基拜谒林则徐。林则徐见到张亮基非常高兴，特地把手册拿出来，告诉张，某年某月某日，拒绝河弁私送之银三千两。张大惊，对林尤为敬佩。后来林向道光帝竭力推荐张。从此张亮基步步高升，不数年而位至督抚。江忠源很敬重这位上司。他请张亮基上坐，并亲手献上一杯茶：“大人不辞劳累，亲到各处巡查，楚勇官兵极受鼓舞。”

张亮基想，正好趁此机会跟江忠源商讨下一步的战事。于是他极为诚恳的态度说：“亮基初来贵乡，情况不熟，且承平日久，未历兵事。今日局势万分危殆，将军不独湘人之翹楚，亦吾国稀见之将

才。亮基欲与将军长谈，务望将军以破贼之方，不吝赐教。”

江忠源欠身答道：“保卫桑梓，乃卑职义不容辞之责任。大人于此危难之际来到长沙，三湘士民，莫不感激忭跃。今日垂询，卑职岂有不竭尽所知而献刍蕘之理。”

张亮基说：“目今伪西王萧朝贵伪翼王石达开以五千余人马扎于城南，几次攻城，虽赖城高墙厚、将士用命，暂未得手。然长毛增援部队即将来到，扬言定要攻下长沙，城内人心汹汹，兵士们亦内心恐惧，若不思良策，长沙城破，恐为期不远。”

江忠源对道：“长毛造反，已近两年，朝廷为此糜饷至二千万之多，然从广西到湖南，人无固志，地罕坚城，朝野莫不失望。卑职这一年来厕身戎间，深为绿营将不良、兵不精、法不严、令不一、心不齐、战术低劣，遂使长毛坐大氣勢猖獗而痛心疾首。卑职以为，长毛并不足灭，但酿成今日之局面，除诸多原因之外，带兵将帅举止失措，实为其中重要原因。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师。’地利者，非仅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地也，视贼出入之踪而先为之防，察贼分合之势而遥为之别，虽渐车之沓、数仞之冈，形势在所必争，机会不可偶失。但两年来，我军要地之疏防，机宜之坐失，实已指不胜屈。全州蓑衣渡之战，贼锋已挫，本应连营河东，断贼右臂。道州之役，贼势本孤，宜分屯七里桥，扼贼东窜。苟此两役地利不失，长毛一入湖南，便可将其置于死地。此次长沙被围，亦因失地利之故。若在长沙东面榔梨市至回龙塘一带设重兵堵防，长毛就不会出现在长沙城下。若在妙高峰上驻有一支人马，南门外的制高点便不会被长毛夺去。此两地利一失，局面则由主动而变被动。”

江忠源这番话，使得张亮基既觉很有道理，又更添忧愁。江忠源见张亮基满脸阴云，于是掉转头说：“不过，大人亦不必忧虑。长毛气焰虽嚣张，但卑职料他们一时难破长沙。”

张亮基精神一振，忙说：“请将军明析。”

江忠源说：“自接仗以来，我军处于不利，非实力不足，乃指挥

失误。卑职以为，只要改变目前敌攻我守之被动局面，战事即有转机。卑职建议，只留少数兵力守城，大部分精锐人马拉出城外，在城外乃至城郊与长毛决战。如此，则城内压力可大大减轻。长沙现有兵力一万三四千，当率一万人出城。和总兵兵力最强，以他的三千精兵扎营东门外，秦总兵率二千人扎营西门外，开隆阿将军率二千人扎营北门外，卑职愿自率五百楚勇和二千五百名绿营兄弟一起正面挡贼锋。”说罢，江忠源走到悬挂在墙上的长沙地形图边，指着地图说，“大人请看，这是城南天心阁，乃长沙城的另一制高点，此处当布置强大火力，控制南门外。长沙城内那座五千斤重的炮王须在近日内移来。天心阁对面为蔡公坟，与天心阁对峙，可以屏蔽东南两面。此处即孙子所谓的‘争地’。妙高峰亦为争地，惜已被长毛占去，此处再不能丢了。卑职将扎营蔡公坟，挖壕筑垒，与长毛决一死战。区区芹献，仅供大人参考。”

《清史稿·张亮基传》：“张亮基，字石卿，江苏铜山人。道光十四年举人，入贤为内阁中书。从大学士王鼎赴河南治河，督筑西坝。工竣，赐花翎，擢侍读。二十六年，出为云南临安知府。总督林则徐曾与共事河工，知其才，密荐可大用，调署永昌……三十年擢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粤匪渐炽，尝密疏论军事，文宗韪之。咸丰二年调湖南巡抚。”

张亮基听江忠源说出这番话来，心中十分敬佩，说：“将军用兵，远胜吾侪。适才听将军高筹硕画，亮基茅塞顿开，连日忧虑为之一扫。来日就召开军事会议，按将军的设想部署，局面必定会有改观。亮基还想到，从出城的这四支人马中尚需抽出数千兵力，截住长毛增援部队，不使他们靠近长沙。”

“大人想得很周到，截击援师，此着最好。”

“将军调遣兵力，善从全局着眼，实在高明。亮基想古之诸葛亮，处于今日地步，其筹谋部署亦不过如此。”

“大人言重了。卑职何等样人，岂敢与诸葛亮比。不过，经大人一提，卑职倒想起有人跟我说过，湖南有三亮，得一亮，三湘可治。不知大人可曾听说？”

“实不曾听说，请将军详言。亮基虽比不得当年刘玄德，亦愿效

法前贤，重金相聘。”

江忠源缓缓地说：“这三亮之说，虽在湖南士人中流传，然多不相信，卑职亦不尽信。三亮即老亮、小亮和今亮。老亮者，罗泽南也，他目前正在湘乡练勇。小亮者，刘蓉也。刘蓉是湘乡一处士，淡泊名利，然对经济之学钻研甚深。今亮者，湘阴左宗棠也。”

江忠源一提起左宗棠，张亮基就想起一到长沙时，便收到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的来信，信中竭力推荐左宗棠。张亮基记得信中有这样的话：“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如真像胡林翼所说的，那左宗棠也算是当今奇士。但胡林翼和左宗棠是姻亲，怕有点言过其实。访不访左宗棠，尚未拿定主意，现在正好听听江忠源的意见。他说：“湘阴左季高，此人我早就听说过，请将军继续说下去。”

葛虚存著《清代名人轶事》卷六《林文忠契张亮基》：“铜山张督部亮基，初以中书从王文恪公治河工。适林文忠谪襄河务，独契公。时公尝却河弁馈金三千，文忠密识诸简，未以告人也。逮公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赐还，授滇督，公道谒焉。文忠欢甚，出手籍证却金日月。公懵然异之，盖不复省记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贤若渴，殆未易于今人中求之。”



林则徐

“卑职对老亮、小亮虽然佩服，但窃以为，此乃人们饰美之词，究不可与古亮相比。独有这今亮左宗棠，卑职敬佩至极。左宗棠真可谓人中之龙，其功名虽只一举人，然经纶满腹，才华横绝，当世少有。尤可奇者，此人长期潜心舆地，埋首兵书，天下山川，了如指掌，古今战事，如数家珍。为人倜傥耿介，意气豪迈。当今天下纷扰，正是此人建功立业之时。”江忠源想到自己正在向当政者推荐一个可以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时，很觉自豪，禁不住声气高昂，精神振

奋，“道光二十九年，林文忠公自云南引疾还闽，路过长沙，特地遣人至柳庄，招来左宗棠。那夜湘江舟次，文忠公与左宗棠抗谈今昔，通宵不眠，直到鸡鸣天晓，才依依惜别。文忠公为之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张亮基平生最为佩服感激林则徐，听说林则徐如此器重左宗棠，不禁对左宗棠肃然起敬。他说：“这样看来，左宗棠确有真才实学，但不知比起将军来差了几多？”

《胡林翼年谱》：咸丰二年七月，“先是，公数以书荐左公宗棠、江公忠源于张公”。并附录胡林翼给张亮基信中的一段话：“前举衡湘之士七人，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二次荐呈。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地图兵法，本朝宪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

徐珂《清稗类钞》卷三十《林文忠知左文襄》：“左文襄微时为林文忠所知。道光戊戌，林起自原籍，督师广西，胡文忠腾书荐左。林过湘，使县令觅左。时岁晚，将归家，拏舟江岸，县吏从小舟中大索得之。与共登林舟，忽失足落水，衣履尽湿。登舟叙礼毕，即谓林曰：闻古者待士以三薰三沐之礼，今三沐已拜领之矣，若三薰则犹未也。林笑曰：子犹作文语耶，速易衣，防中寒也。是日即宿舟中，为竟夕谈。谈次及新疆边事，忽举手拍左肩曰：他日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左亦殊自负，后卒如林言。左晚年尝引以语幕僚，谓一生荣幸，此为第一。”

江忠源答道：“左宗棠平生所学，乃真正经邦济世的学问，绝不是那些寻章摘句、惟务雕虫之辈所可比拟。至于卑职与宗棠比，这可以套用徐庶的一句现成话，真是以驽马比骐驎、寒鸦配鸾凤，百不及一也。”

“将军竟然如此推崇，日前胡林翼来信也全力荐举，既然文忠公都诧为绝世奇才，亮基岂能不为国家百姓着想，礼聘左宗棠！”

江忠源说：“左宗棠为人狷介高傲，怕的是非金帛所能动。”

“然则奈何？”

“动此人者，乃大人之诚心也。卑职有个小计策，大人不妨试试。”说罢，江忠源移过身，附着张亮基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

四 欧阳兆熊东山评左诗

傍晚，长沙城内戛子桥陶公馆门前，来了一队士兵，为首的戈什哈对门房说：

“相烦转告陶公子，抚台大人有一封急信给他。”

门房不敢怠慢，把来人迎进客厅，献茶后，立即把信送进内室，交给陶桃。

陶桃是前两江总督陶澍的独生儿子，左宗棠的女婿，原籍安化小淹，这时正寓居长沙。说起陶、左两人结儿女姻亲这桩事来，真是一段佳话。陶澍少年得志，功名顺遂，二十五岁便中进士，以后历任地方要职，晚年做到两江总督。在任期间，救荒治淮，疏浚河湖，首开海运，改革盐政，是道光年间一代名宦。他多次微服私访民间，秉公处理命案。在湖南老家，士人对陶澍极为崇拜。与陶澍比起来，左宗棠的地位就差得太远了。左宗棠二十一岁中举后，会试蹭蹬。第一次报罢。第二次已被取为第十五名，但因湖南多中了一名，便把他的名字刷了下来，补上湖北一名，仅把他取为誊录。左宗棠不屑于当个区区抄写员，拂袖南归，在家努力钻研史地、荒政、盐政等经世之学。道光十七年，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这一年，陶澍总督两江，到江西阅兵，顺路回家省墓，经过醴陵。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之处撰写楹联。左宗棠笔走龙蛇，瞬时挥就：“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副对联，既表达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又道出陶澍一生中最引为得意的一段经历：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在乾清宫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匾。这件事，陶澍认为是旷代之荣。当时陶澍见了这副对联，激赏不已，立即把左宗棠请来，满口称赞。左宗棠本仰慕陶澍，他一肚子经世济民的想法，平日恨无处倾吐。这下见了陶澍，巴不得全部倒出。于是半是请教，半是显示，从学问谈到国事，从盐政谈到海运，足足与陶澍畅谈一夜。陶澍为家乡有这样的不凡之才而十分高兴。那年陶澍五十九岁，左宗棠才二十六岁。陶澍认定左宗棠日后的前程会超过自己，竟不顾相差三十几岁而与之订

忘年交。

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报罢。陶澍时已重病在身，一再邀请他到江宁去，要以大事相托。南归时，左宗棠绕道到了江宁。陶澍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以尚在髫龄的独子陶杕托付左宗棠，并主动提出与之联儿女姻。左宗棠认为自己无论从地位，还是从辈分来说，都不能与陶家联姻，坚决不肯。陶澍握住左宗棠的手，说：“三十年后，你的地位必在我之上。我宦游大半生，还没见过超越你的人，请再莫推脱。我死之后，杕儿便如同你的亲生儿子，若能教之成才，不辱陶氏家风，则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不独杕儿托付给你，内子不敏，我的家事也全托付给你。”

左宗棠异常感激陶澍的知己之恩，说：“制台放心。既然如此，左宗棠今生当为教公子成才而竭尽心力。我已经会试三次，看透了考场弊病，从此以后，再不赴京会试，读书课儿，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

不久，陶澍去世。左宗棠把陶公子接到安化老家，在小淹一住八年，将全部所学悉心教与他。以后，又亲自主办了陶杕的婚事。陶杕也一直把左宗棠视同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时，陶杕拆开信来，粗粗一看，惊得半晌回不过气来。原来信中说，近来长沙危急，全体官绅士民为保卫长沙，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陶家为湖南有名富户，世受国恩，当此危难之际，应为官民之榜样。特请陶公子在五日内筹办十万银子，以供军需云云。

门房见公子呆坐不作声，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他站在一旁轻声提醒说：“公子，外面等着回信哩！”

陶杕仿佛惊醒过来，慢慢地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不在家，请他们先回去。”

待来人走后，陶杕立即打发家人陶恭，带着张亮基的这封信，骑一匹快马，火速出了湘春门，向北奔去。

湘阴城东六十里外，有一大片逶迤相连的山岭，群峰错互，山谷深幽。湘阴人泛指这一带为东山。自从太平军围攻长沙，离长沙只有百来里的湘阴，早已人心惶惶。城里有些财产的人，纷纷把金银细软、眷属迁避到东山。

左宗棠这时也带着全家老少隐居这里，住在白水洞。左宗棠二十一岁成亲，因家贫，入赘于湘潭岳家。夫人周诒端，字筠心，自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颇有才气，诗词歌赋，不亚宗棠。夫妇俩暇时以诗词唱和，有时相与谈史。左宗棠遇有记不起的地方，周夫人随即取出藏书，翻到某函某卷，十之八九不错。左宗棠曾花一年时间，亲手画了一张全国分省地图，周夫人为之影绘。琴瑟之趣，颇近古时易安居士夫妇。周夫人体弱，虑子息不繁，于是左宗棠在二十五岁那年，又纳副室张氏。道光二十三年，左宗棠用积年修脯，在柳庄买下七十亩水田。第二年，举家从湘潭迁到柳庄。柳庄离东山三十里。左宗棠虽多住东山，但也常到柳庄去看看。

这天，他刚从柳庄回来，乡人告诉他，湘潭欧阳兆熊先生来访了。左宗棠一听大喜，三步并两步赶回白水洞。

“小岑兄！”还未进门，左宗棠便高声喊道。

欧阳兆熊与左宗棠是多年的老朋友，过去又同住在湘潭，过从甚密，周夫人、张氏也不回避他。这时，他正坐在书房翻看左宗棠写的诗文，猛听得外面喊叫，连忙站起来，已见左宗棠大步流星地跨进了屋。

“稀客！稀客！有一年多没有见到你了。”左宗棠拍着欧阳的肩膀，像小孩子似的高兴。

“你躲到这大山里来住，也不给我一封信，叫我往哪里找你。”欧阳紧紧地握住宗棠的手，好像分别了几十年。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左文襄之初举秋试也，礼部报罢，回籍，侘傺甚，馆醴陵书院山长，脩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时安化陶文毅公方督两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时，船舶未通，吴楚往来，皆遵陆取道江西。文毅圣眷方隆，奉优诏驰驿回籍，地方官吏供张悉有

加。醴陵为赣湘两省孔道，县令特假书院为行馆，嘱文襄撰书楹帖。其上房之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斋名即以‘印心石屋’名之。召见时，慕陵尝从容询及也。文毅睹楹帖，激赏不已，问县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对。即遣舆马迎之至，谈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礼以上宾。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尚在髫龄，而文襄有一女，年与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为述求婚意。文襄逊谢不敢当。文毅曰：君母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睹其成立，欲以教诲累君，且将以家事相付托也。文襄知不可辞，即慨然允诺。未几，文毅骑箕。文襄经纪丧事，挈公子归里，亲为课读，且部署其家事，内外井井，如文毅在时。陶氏族人欺公子年幼，群谋染指。赖文襄为之御侮，得无事。文毅藏书甚富，文襄暇日皆遍读之，学力由是日进。一生勋业，盖植基于是时也。”

“你莫误会，我到白水洞才一个多月。上半年我到长沙，往十里香找你三次，连个影子也没见到。问问你的侄儿，他也说不准。你真是浪迹江湖，行踪不定。”

“上半年到匡庐转了一转，特地在浮梁给你买了一篓茶叶。真是好茶。怪不得香山老人作诗，道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你品尝品尝。”欧阳指了指放在书桌上那个用细青箴织成的小篓子。

“送茶叶给我，多多益善。泡一杯浮梁茶，读几首渊明诗，我就是真正的隐者了。”左宗棠打开箴篓，用鼻子嗅了嗅，“哦！不错。”

“你这就说错了，读陶公诗，要斟一杯白鹤液才是。”兆熊笑着说。

“小岑兄，看来你于诗道还不甚通。你只知道陶公诗中多酒，那是陶公常于酒后作诗之故。这写诗要酒。元好问说得好：‘明月高楼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诗。’有酒才有诗。至于读诗嘛，就不能要酒，而要茶。你难道不记得陆放翁的名句：‘候火亲烹顾渚茶，焚香细读《斜川集》’吗？我们现在就来烹茶谈诗吧！”左宗棠立即要张氏烹两杯好茶来。

对于左宗棠的辩才，欧阳兆熊一向自愧不如，于是顺着左宗棠的话头说：“季高，刚才你不在家，我看了你的《四十自定稿》。你何不将它付梓呢？”

“小岑兄，你也太把诗文看重了。付梓如何？付梓就可以流传下去了？自古以来，诗文写得好的，何止千千万万，但唐宋以后的文人，传名的有几个呢？传名者中，又有几个真正是因诗文作得好的缘故呢？所谓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实际上，只是文以人传。就如我的祖父、父亲，还有令尊大人，诗文都是一时之俊杰，也刻了几个集子，但后世有几个人知道呢？刻与不刻又有多大的差别呢？”左宗棠说到这里，显得很激动，欧阳频频点头。略停片刻，左宗棠以极其认真的口气说：“日后待我封侯拜相再付梓吧！”

这句话要是从别人口中吐出来，说者和听者都会当做一句笑话，现在他们都没有笑，似乎封侯拜相相对左宗棠来说，只是早迟而已。

“好吧！就暂不付梓吧！就诗谈诗，我尤其喜欢《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和《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其忧国忧民之意态，苍凉悲壮之风格，足可以和老杜《秋兴八首》媲美，而其间那股郁闷不解之气，更能使诸多怀才不遇的士人引起共鸣。”

“曹霑写《石头记》，自题‘字字看来都是血’。其实，他那些东西算得什么！我的这些文字，才真正是血和泪的凝结。这本自定稿，还是这两天才编成的。筠心是第一个读者，你是第二个。我很想听你谈谈，看你和筠心，谁真正是我的诗中知己。”

“诗中知己，自然要推嫂夫人。”欧阳边说边翻开《四十自定稿》，“我刚才讲过，两个八首我最喜欢，另外还有感春四首也很好。从全篇立意、用字来看，又以这两首最佳。”欧阳指着《癸巳燕台杂感八首》中的第一首和第五首念了一遍：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囊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赞道：“这才是真正的廊庙之音，可惜不达天听！就个别句子来说，‘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气魄雄豪；‘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识见超迈……”

“你呀！尽说好听的，什么气魄雄豪，识见超迈。”左宗棠打断欧阳的话，“‘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肉食者自能谋之，我辈有何用？”左宗棠开始愤愤不平了。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们若真有安攘之策，我今天怎么会到东山来找你。”

“东山可是个好地方呀！‘安得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湘阴东山也有谢安石，恨无桓温相邀。”左宗棠气愤得站起来。

“天生我材必有用。季高，你不要太气恼了。听说新来的张抚台是个干才，我看他迟早会用你的。”

“这些老爷们，无事时威风十足，有事时束手无策，都不是共事的人。胡润芝来信说，已向张亮基作了推荐，劝我莫老死柳庄。我已经死心了，今生今世，长作湘上老农。我今年春上给贺仲肃回了一封信，我念两句给你听听。”左宗棠反背着手，在书房里边念边说，“‘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安得同心数辈来吾柳庄一晤谈乎！’只要你们常来我这里走走，一起饮酒赋诗，煮茗论文，长此一生，岂不甚好。”

“好是好，但这些好处只能让与别人。你难道忘记令兄的期望吗？‘青毡长物付诸儿，燕颌封侯望予季。’听说，这还是伯母大人的意愿。”

“大丈夫不封万户侯，枉此一生。但宗棠生在今世，时运不佳

呀！”

欧阳最清楚左宗棠的志向，知道刚才无意间触动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弄得本来谈笑风生的气氛骤然冷落下来，不免有点失悔。恰好，周夫人过来添茶，欧阳立即笑着对周夫人说：“嫂夫人，我给你说段故事吧！”

“好啊！难得你兴致高，我成年缩在闺房里，耳目闭塞，正要听你讲点新闻故事开拓心胸。”周夫人很高兴，挨着宗棠的身边坐下来。

“那一年，我和一个朋友乘舟北上，进京应会试。舟过洞庭湖，在一个小渡口边停下，天色已晚。那个朋友在伏几作书，我问他写给谁，他说给内子写封家信。正在这时，舟子呼他上岸去玩玩。信放在几上，匆忙间未封缄。我那时年轻，好奇心强，想看看人家的情书是怎么写的。开头几句写些别后情事，与常人无异。唯中间一段使我感到惊奇。”欧阳停了一下，看到宗棠和周夫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信中这样说：有一夜，舟停在僻静处。到半夜时，忽然水盗十余人，皆明火执仗入舱，以刀尖启开我的帐子，我奋起大呼，仗剑与这些水盗搏斗。众盗不支，相继败走，退至舱外。我又大呼追赶，盗贼吓得纷纷坠于水中，恨不能游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了。”

“季高，小岑讲的那个朋友是你吧？我记得道光十三年，你从洞庭湖托人带回的信上，写的正是这桩事，你那次也是与小岑同舟的。”

左宗棠看了看周夫人，没有回答。

“嫂夫人，此人正是季高。我今天要当面戳穿他。他杜撰这个英勇的故事，其实完全是捏造。季高，你今天要向筠心赔罪，你骗了她整整二十年。”欧阳笑起来。

“我当时真的完全相信。一方面为他担心，一方面又为他骄傲。我那时想，季高真是英雄。今天才知道，原来是假的。”周夫人嗔

了左宗棠一眼。

左宗棠闲闲地说：“你这个人真怪，你当时又未跟我同梦，安知我所为耶？”

“做梦？”兆熊惊奇地问，“你说你信上所写的都是梦境吗？”

“是的，一点不假。”左宗棠诡谲地笑着。

“你把梦境写得历历如真事，闺阁之中，也能这样大言欺人吗？”兆熊很不能理解左宗棠的这种做法。

“哎！小岑，你真是个痴得可爱的人。”左宗棠叹了一口气，正正经经地说，“那夜睡觉前，我偶读《后汉书·光武纪》，见范曄所叙昆阳之战，王寻、王邑陈兵昆阳城下，包围数十重，列营百余座，旌旗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而光武以三千敢死队终破寻、邑百万之众。适逢大雷电，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河水暴涨，溺死者数以万计，水为之不流。细思古来数不清的战役，哪一仗能与昆阳之役相比？光武真英雄也。如此神飞意动，不觉睡去，当夜即梦水盗来犯。自思光武亦人也，面对百万虎狼尚且不惧，我左宗棠还怕几个跳梁小丑不成！瞬时胆气倍增，便挥刀与之搏斗，一如当年光武败莽军样，杀得水盗鬼哭狼嚎，片甲不留，心中有一股从未有过的畅意。醒来后，我看着无边无涯的湖水，头脑开始清醒，心想：昆阳之役真此事吗？三千兵卒真可以打败百万之众吗？光武帝怕是和我一样，也在做梦吧！又想到前史所载淝水之战、赤壁之战、长勺之战、城濮之战、牧野之战，怕也都是梦境吧！前人说梦，后人当真。一部二十四史，或许有一半是左宗棠舟中斗水盗的故事。小岑兄，”宗棠拍拍兆熊的肩膀，笑道，“范曄可以杜撰昆阳之役，前人可以杜撰二十四史，左宗棠就不可以杜撰一个小小的英雄故事吗？你这样大惊小怪，诚如古人所说的：痴人不可说梦。”

兆熊本想揶揄下宗棠，现在反而被他揶揄一顿，觉得有点扫兴，继而一想，宗棠的话寓意极深，看来那信中所言不是一时的率尔操觚，而是心中情绪的借机发泄。想到这里，兆熊也会心地笑了。

喝一口茶，兆熊又说：“好了，往事过矣，不再谈它，我的评诗还没完哩，还有几句我也喜欢：‘蚕已过眠应作茧，鹊来绕树未依枝’，耐人寻味；‘赌史敲棋多乐事，昭山何日共茅庵’，情趣高洁……”

“哈哈，”左宗棠听到这里，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小岑兄，你与筠心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恕我说一句直话，你们都还算不得我的诗中知己，最好的诗你们都没看出。”

“你自己说说，哪一首？”

“你读读这首。”左宗棠翻了几页，指着《催杨紫卿画梅》说。

欧阳兆熊《水窗春吃》卷上《左相少年事》：“左恪靖小予五岁，其中乡榜却先予四科。戊戌，计偕北上，遇于汉口，即结伴同行，自诵其题洞庭君祠联云：迢迢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意态雄杰，即此可见。是日各寄家书，见其与筠心夫人书云：舟中遇盗，谈笑却之。因问其仆何处遇盗。日非盗也，梦吃耳。前夜有误牵其被者，即大呼捉贼。邻舟皆为惊起，故至今犹声嘶也。予嗤之曰：尔闺阁中亦欲大言欺人耶？恪靖正色曰：尔何知，巨鹿、昆阳之战，亦只班马叙次得栩栩欲活耳，天下事何不作如是观。相与大笑而罢。”

兆熊看时，也是一首七律：

柳庄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

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

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

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

“你看看，我像不像林逋？”

望着左宗棠那副得意的样子，欧阳兆熊觉得十分有趣。他想，自己与左宗棠交往二十余年，竟没有完全了解他。原先总以为他是管仲、乐毅一流人物，却不知他也有陶渊明、林和靖的胸襟。真是一位可人！兆熊说：“像是像，不过，有最重要的一点不像。人家和靖居士是梅妻鹤子，你却是妻儿成群。”说罢，二人都开心地笑起来。

隔一会，兆熊猛然想起一件事，说：“季高，我这次由大梁回湘

潭，在岳州城里意外遇见一位老朋友。你猜猜是谁？”

“谁？莫不是吴南屏？”

“不是。吴南屏是岳州人，遇到他不算意外。”

“郭筠仙？他前向去了趟岳州。”

“也不是。”

左宗棠想了想，实在想不出，笑道：“你的朋友，三教九流、天上地下的都有，我哪里想得到！”

“曾涤生。”兆熊轻轻地说。

“涤生！你怎么会在岳州城里见到他？”左宗棠很惊奇。

“他是奔丧回来的。伯母去世了。”

“老太太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们一点音讯都不知。他自己还好吗？”

“他自己还好，就是老了点。这次去江西主考乡试，在途中得到讣告。本已蒙皇上恩准，乡试完毕，就回湘乡省母。谁知竟不能如愿。”

“是呀！再大红大紫的人也不能事事如愿。”左宗棠又来感慨了，“涤生这些年也算是青云直上，比我只大得一岁，侍郎都已当了四五年。论人品学问是没得说的，但论才具来说，不是我瞧不起他，怕排不得上等。”

关于曾左之间这副嵌名互戏联，清末野史多有记载，如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上说：“左季高未出山时，自撰门联云：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卧卧龙。张贴门首，（曾）公见而异之，爰草拟一联云左。其文曰：季子才高志广，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于我意见相左。此联实包含左氏之姓氏于内。左随笔对曰：藩臣为国尽忠，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他经济何曾。亦将（曾）公之姓名包含在内。（曾）公见而大奇，由是请左帮办军务云。”

欧阳兆熊知道，左宗棠和曾国藩之间曾有过一段有趣的互相讥讽。那是道光十九年冬，曾国藩散馆离湘乡赴京，途中路过长沙住了几天。一日，左宗棠与郭嵩焘及弟郭崑焘、江忠源等人一起去拜访曾国藩。大家议论国事，兴致很高。左宗棠爱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又最会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曾国藩总是说不过他，心中略有点不快。临到客人们告辞时，曾国藩笑着对左宗棠说：“我送你一句话：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话中嵌着“左季高”三字。左宗棠听后微微一笑，说：“我也送你一句话：‘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也恰好嵌着“曾国藩”三字。曾国藩惊叹左宗棠的才思敏捷。二人一笑作别。虽是一段笑话，但左宗棠对曾国藩不服气的心情，便为朋友们所周知了。在这点上，欧阳兆熊与左宗棠看法一致。他听了左宗棠的感慨后，点头说：“涤生官运是好，要说才能，别省不说，就拿我们湖南一批出头露面的读书人来讲，像涤生那样的人，少说也有十个八个。”

二人正闲扯着，张氏进来，说长沙陶公馆来人。

五 计赚左宗棠

门外站的正是陶府的家人陶恭，左宗棠出门亲迎。陶恭随着左宗棠来到客厅，只见客厅两边楹柱上一副联语甚是引人注目：“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陶恭出入过不少诗书官宦之家，还没有见过气魄这样大的联语，心中暗暗称奇。坐定后，陶恭将陶枕的信交给左宗棠。陶恭虽然早闻公子丈人的大名，但见面还是第一次。他趁着左宗棠拿着信边走边看的机会，悄悄地仔细打量了一眼。见左宗棠四十来岁年纪，五短身材，背厚腰粗，面白略胖，眼圆鼻直，下巴饱满。陶恭想起别人议论左宗棠时，常说他燕颌虎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再转眼看客厅，尽管是避难寓居，陈设简陋，但四壁整整齐齐地堆着书箱。正面墙壁上挂一幅题为《隆中对》的水墨画，画上诸葛亮正指着地图侃侃高谈，刘备在一旁洗耳恭听。画的两边是左宗棠

自撰的对联：“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联左边，悬挂着一把斑斓古剑。剑柄的丝绦上系着一块晶莹的玉佩，仔细看时，是一只龇牙踢腿的麒麟。陶恭正在左顾右盼之时，猛听得一声怒吼：“这张亮基真是岂有此理！”



左宗棠

左宗棠平时本声音洪亮，这一声吼，声震屋瓦，吓得周夫人和张氏急忙从内室走出，欧阳兆熊也忙由书房走进客厅。

“季高，什么事这样大怒？”周夫人身体素来虚弱，这时更面色惨白，气喘吁吁。

“你们看，你们看，这张亮基真是欺人太甚！”

周夫人接过信看着，张氏扶着宗棠坐下，又把茶杯端来。陶枕的妻子孝瑜是周夫人所生，她看完信后泪如雨下，喃喃地说：“这如何是好呢？”顺手把信递给欧阳兆熊。

“陶公子虽然年幼，还有我哩！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能容许有人欺负他。不怕他张亮基是抚台，我到长沙跟他评理去！陶文毅公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朝野上下谁人不知？他张亮基要陶家捐十万银子，分明是勒索！”任何时候，左宗棠提到陶澍，都是一口一声地“陶文毅公”，今天盛怒之下，亦不改常态。

左宗棠越说越气，把手一掬，高声喊道：“备马！我即刻就到长沙去。”并对欧阳说：“小岑兄，实在对不起，我左某人咽不下这口气。你在这里宽住两天，待我回来后再接着谈诗。”

“你放心去，不要着急，先把事情弄清楚。”欧阳说，“我正要到筠仙家里去一趟。我在筠仙家里等你。”

“也好，我打发人送你到梓木洞去。”

左宗棠和欧阳拱手一别，随即和陶家仆人骑两匹快马，星夜直奔长沙。第二天上午，左宗棠进了长沙城，来到陶公馆。门房见是公子的丈人来到，立即打开大门。左宗棠还未进屋，就问：“公子呢？”

门房流着眼泪说：“昨日下午，一群兵士把公子绑架走了。”

左宗棠一听，立即策马来到又一村旁边的巡抚衙门，怒气冲冲地向里面闯。守门的卫兵也不阻拦他。左宗棠径直上了大厅，里面走出

一位师爷，笑着说：“来的是左老先生吗？张大人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说毕，从签押房里走出巡抚张亮基，他对左宗棠一拱手：“左先生，鄙人在此恭候已久。”

左宗棠怒气并未消除，一脸的不高兴，问：“陶公子呢？请抚台大人立即释放陶公子！公子年幼，家事是我替他料理。天大的事找我左宗棠，不要为难公子。”

张亮基哈哈大笑，说：“左先生息怒，‘释放’二字从何谈起！岂有陶文毅公之子、左季高之婿被绑架的道理，我昨天是请公子来舍下叙谈叙谈的。亮基一向慕陶老先生的高风亮节，也喜左先生的豪放倜傥，昨夜听公子谈陶公和先生往事，不觉心驰神往。公子正在后花园赏花。”他转身对师爷说：“请陶公子。”

左宗棠听说并不是绑架陶桃，气消了些。

“左先生，请到签押房坐。”

左宗棠并不谦让，和张亮基一起走进签押房，仆人献茶。左宗棠说：“张大人，您知道陶文毅公生前为官廉洁，家里何曾拿得出十万银子，这不是有意叫陶公子为难吗？”

张亮基又是哈哈一笑：“左先生，亮基久闻陶公廉正，今日所谓捐银之事——”正说着，签押房里进来一人。左宗棠一见，忙站起身来，说：“岷樵兄，久违了。”

“季高兄，什么风吹来的？幸会，幸会！”

“我为陶公子的事而来。岷樵兄，你说说，陶家眼下能拿得出十万银子吗？张大人此举太欠思量。”

江忠源大笑，说：“莫怪张大人，此事是我向大人建议的。”

“你？”左宗棠没有想到多年老友会出这样的馊主意。

江忠源拍着左宗棠的肩膀，说：“季高兄，你让我慢慢说给你听。”

于是江忠源把张亮基如何敬慕，自己如何推荐，如何献计，说了一遍。最后，江忠源颇带情感地说：“季高兄，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大人之举，近世罕闻，望我兄玉成其美。”

此时，左宗棠心情已平复。他对江忠源说：“你不应该献这样的计，我几天劳累奔波不说，陶公子受了一场恐吓，内人在家，至今尚以泪洗面。你不觉得害得我们苦了吗？”

江忠源笑道：“仁兄素来身强体壮，骑几天快马不算什么。陶公子那边，昨日张大人亲自与他说明了。小小年纪，经受点风险，亦是一番磨炼。至于嫂夫人么，忠源知罪，改日一定去赔罪问安。然不如此，仁兄怎能来长沙？又怎能进衙门？我和张大人又怎能见到你？”

正说着，陶桃进来。左宗棠确知陶桃在此备受礼遇后，完全平静下来。他问张亮基和江忠源：“不知二位要宗棠到此何干？”

“特请先生协佐鄙人，保全长沙。”

左宗棠微微一笑，说：“宗棠乃一平民，长沙城内，文武官员如云，岂容左某插手其间。”

“先生高才，前有胡润芝极力称赞，昨又蒙江将军竭力推荐，鄙人对先生十分钦慕。长沙文武虽多，岂可与先生相比！”

左宗棠爱以诸葛亮自比，书信末尾常自署“今亮”，又对人说“今亮或胜古亮”。他早就盼望能像诸葛亮一样干一番大事业。今见张亮基如此诚意，又是江忠源一手推荐，哪有不答应之理。但左宗棠并不急于表态，他对张亮基说：“承蒙大人错爱，宗棠荣幸已甚。但宗棠脾气不好，遇事又好专断，恐日后不好与群僚相处，亦难与大人做到有始有终。”

张亮基答道：“先生放心，鄙人今后大事一任先生处理，决不掣

肘。既以先生为主，群僚亦不会为难，请先生释怀。我明日就打发人去接宝眷来长沙。”

左宗棠连忙摆手，说：“大人既然如此信任，不容宗棠不来。但目前长沙乃兵凶战危之地，内人还是住湘阴为好。只是有一点需要事先说明：宗棠乃湘上一农人，不惯官场生涯，若与大人及诸公同僚相处得好，则在长沙多住几天；若相处不好，宗棠会随时拂袖而去。请大人到时莫见怪。”

张亮基已从别人那里得知左宗棠的怪脾气，对他的这番话一点也不介意，满口答应，并吩咐摆宴，为他接风。

易宗夔《新世说》卷一：“左季高论事，如烛照数计，辩口若悬河。与人书牍，尝自署老亮，以武乡侯自比。”

六 巡抚衙门里的鸿门宴

左宗棠为人最是忠直，不避嫌疑，不答应则已，既已答应，便把保卫长沙视为当然责任，好像半个巡抚似的，有关守城的一切事务，都往自己肩上压。他事事过问，桩桩关心，凡他经办的事，无论巨细，没有一件不是有条不紊、妥妥帖帖的，且主意甚多。在他面前，几乎没有难事。有这样一个好帮手，张亮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张亮基对江忠源、左宗棠依畀甚重，计划谋略，无一不跟他们商量；守城的军务，明以鲍起豹为首，实际上，已全部委托给江、左了。从此，长沙城里的混乱阶段便成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派调度有方、忙而不乱的新气象。

这天夜晚，张亮基忧郁地对左宗棠说：“藩库的银子已用得差不多了，朝廷的饷银又一时不能来。倘若银子接不上手，军心便会涣散。这如何是好？”

左宗棠沉吟半晌，说：“中丞所忧虑的，也正是宗棠这几天所考虑的大事，我思来想去，别无法子，只有向长沙的几家巨富名绅借钱，以救燃眉之急。”

“鄙人来贵乡不久，民情不熟，不知哪几户有钱，能拿出多少来？”

左宗棠说：“长沙首富，当推黄冕。黄冕字服周，号南坡，其父黄博曾任过岷州知州。南坡当年以两淮盐运使委办淮阳赈务，受知于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文毅公。陶文毅公提拔他当江都知县，又调上元知县，后又升为常州府、镇江府知府。那年夷人打到东南沿海，镇海陷落，裕谦殉国，南坡以随员谪戍西域。后朝廷赐他回籍，并赏六品顶戴。南坡回籍后，不过问官场事，一心经商，在八角亭开办永泰金号。据说南坡为官不太廉洁，家中积蓄有好几十万。凭着这份财力，永泰金号成了长沙城首家富户，每年获利都在五六万之多。”

“哦！”张亮基轻轻地喊了一声，他没想到，长沙城里居然有这等财力雄厚的商人。

“第二个要数普济药店贺瑗。他是贺长龄的侄儿、山东道监察御史贺熙龄的二公子。”

关于黄冕的为官不廉洁，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十月十三日给九弟国荃的信上说：“南翁声名之坏，在浙江夷务、吉安军务之时，其在江苏州县则并无所谓狼藉，而近日亦无所谓贪横。人言可畏，动彻天听。”黄冕号南坡，“南翁”系尊称。从曾氏的信中可知黄冕早年在江浙为官时便官声不好。

“贺长龄家还开药店？”贺长龄历任封疆，勋名赫赫，是道光年间的名宦，张亮基知道。不过，他不知道贺家也经商。

“贺公子从小锦衣玉食，本不懂经商营业，只是读书不成器，家里怕他学坏，也为着要磨炼他，有意开了这爿药店，让他当个少老板。药店出息不大，但贺家的财产，少说也有三四十万。第三户是利生绸缎铺的老板孙观臣，号灵房。”

“是侍读学士孙鼎臣的弟弟吗？”

“正是。孙鼎臣是其大哥，二哥孙颐臣现在兵部职方司任员外郎。孙观臣仗着两个哥哥的势力，在城中心红牌楼开一家利生绸缎铺，一年也有三四万的收入。这三个富户，每户借出三四万，就可以

得十来万，可以对付半个月二十天。待长毛一退，再申报朝廷，还给他们。”

“这个主意好是好。”张亮基摸着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须，迟疑地说，“不过，这些个老板商贾，向他们借银子，就好比要他们身上的肉一样，他们肯借吗？”

“中丞说得不错，是难得很。”左宗棠边走边思考。突然，他停住脚步，“再请一个人来，事情就好办了。”

“谁？”

“十里香酱园的老板欧阳兆熊。”

“一个酱园能有多大的收入，他即使愿借也借不了多少。”

“中丞，这欧阳兆熊不比别的经商牟利者，此人最是古道热肠、仗义疏财，颇有当年鲁肃指仓借谷之气概。他是湘潭人，十里香酱园只是他在长沙的落脚点。此人来了，不容他们不借。中丞，你且放心，明天看我的安排。”

次日下午，又一村巡抚衙门花厅里，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出席的客人为黄冕、孙观臣、贺瑗和欧阳兆熊。主人为巡抚张亮基，作陪的有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和幕僚左宗棠。客人们为新巡抚的礼遇而感动，兴致勃勃地喝酒谈天。酒过三巡，张亮基起身说：“诸公乃三湘贤达，亮基承乏贵乡，今日能借此相识，实生平之幸。”

黄冕起身答礼：“张中丞危难之际来到长沙，率我全城军民共抗发逆，令我等敬重感佩。”

张亮基微笑说：“多谢诸公厚爱。老先生请坐。”

待黄冕坐下，张亮基接着说：“亮基奉皇上圣旨巡抚湖南，自应誓死守城。只是战事尚无转机，诸公和阖城百姓受惊不少，亮基心中

有愧。”

孙观臣说：“中丞说哪里话来，守土抗贼，乃是我们分内之事。中丞已尽力了，战事无转机，岂能怪中丞一人。”

黄、贺、欧阳均随声附和。

张亮基激动地说：“诸公如此明达，亮基为长沙数十万生灵免遭涂炭，就是粉身碎骨，亦心甘情愿。然亮基才疏学浅，深恐有负重托，今日邀请各位光临，敢请诸公遗我以度危济困之良策。”

黄、孙、贺等人平日于守城之事想得不多，一时也无良策出来，只好默默喝酒。左宗棠拿眼瞟了下欧阳兆熊。兆熊会意，大声说：“中丞，你有何为难之处，尽管说吧！兆熊不才，但南坡兄、灵房兄和贺公子都是胸藏奇策、腹有良谋的能人，他们可以为中丞排难分忧。”

兆熊这两句话说得黄、孙、贺心里高兴，齐声说：“中丞有何困难，只管说吧！”

张亮基顺势说：“有诸公这等慷慨仗义，亮基有何困难不可克服？今有大事一桩，恳请在座诸公帮忙。大家知道，自从发逆围城以来，朝廷急调了七八千人马到长沙，饷银却一时供应不上。这些人马和其他费用，每天约增加五千两银子的开支。潘大人竭尽全力，勉强支撑了二十余天。眼下藩库枯竭，再过几天，就要断银了。一旦断银，军心就会涣散，其后果不堪设想。亮基为此事，连日来忧心如焚，千思百虑，无计可施，只有请诸公前来共商。诸公均三湘大富，又素抱忠义之心，亮基以湖南巡抚名义向诸公借十万银子，待长毛撤退，难关渡过，亮基即申报朝廷，表彰诸公爱国之心，并连本带息偿还。”

张亮基话一出口，客人们立时傻了眼。常言道：“说到钱，便无缘。”酒席桌上刚才那股热乎气氛即刻冷下来。各人低头望着筷子，默不作声，心里怀着鬼胎：悔不该来吃这顿酒席。倘若长沙守不住，

张亮基革职杀头，谁来还债！冷了好长一段时间，孙观臣掏出手绢揩揩油晃晃的嘴脸，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借银助军饷，在下本不应推辞。只是敝号手头拮据，拿不出银子来。往年这个时候，湖南四方都到敝号来定买绸缎，准备秋后的婚嫁和年节的贺礼。眼下给长毛一闹，连个登门问价的人都没有。敝号十多个伙计要过日子，每日里没有进钱，只有出钱。唉，再这样下去，利生号要关铺门了。”

孙观臣说到这里，现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似有倾吐不尽的苦楚。话音刚落，黄冕就接着说：“永泰金号和利生绸缎铺一样。这个时节，谁还有心打金银器皿。一个月来，敝号没有做一笔生意。我头发都急得全白了。”

“敝号也差不多。”接话的是贺瑗，一副纨绔子弟的打扮，“长毛一包围，连买药的人都少了。你们说怪不怪！”

张亮基见他们一个个叫苦连天，心里很是着急，担心酒席就会这样散了，半两银子也借不到。他一双眼睛老瞅着左宗棠。只见左宗棠悠闲自在地边喝酒吃菜，边听老板们的诉苦。待贺瑗一说完，他端起酒壶，走到客人们身边，边给他们筛酒边说：“这个把月来，各位老板生意的确是萧条些，可是各位的家底都很厚啊。俗话说，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再苦，拿出几万银子也不成问题。”敬到欧阳兆熊身边，轻轻地用脚踢了他一下。兆熊大声说：“张中丞为保长沙，苦心孤诣，令湘人感动。刚才各位老板说的也是实情。十里香酱菜园是个小买卖，不能和各位的宝号相比，这些日子生意也清淡。不过，古人说得好，为人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处今日之际，除守住长沙，打退长毛外，别无选择。鄙人家底本薄，又不善经营，也拿不出许多银子来，我就先借一万吧！杯水车薪，不足为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各位财主。”

“欧阳先生真是个爽快人。”处在尴尬局面中的张亮基见欧阳兆熊有如此豪侠之举，无限感慨地说，“事平之后，亮基一定为先生向朝廷请封，并在八角亭铸一铜钟，上镌先生大名，名扬三湘，永垂不朽。”

但欧阳兆熊的举动并没有引起连锁反应，巡抚的话一完，酒席上又是一片沉寂。张亮基、罗绕典、潘铎坐立不安。左宗棠看看情形不对头，端起酒杯，霍地站起来，走到欧阳兆熊身边，说：“欧阳先生，你不是长沙人，田产家业都不在长沙，能有如此侠义举动，宗棠敬佩不已。宗棠从不敬人酒，今日却要为了长沙数十万生灵，敬你这一杯。先生不愧为三湘父老之肖子，孔孟程朱之贤徒，朝廷官府之良民，士林商界之楷模。”

欧阳兆熊站起来说：“不敢当，不敢当。”

左宗棠把酒杯举到欧阳兆熊的嘴边，说：“你一定要把这杯酒喝了，我还有话说。”

欧阳兆熊只得把酒喝了，依然坐下。黄、孙、贺等人早就听说湘阴左宗棠厉害过人，现在见他这副模样，听他这几句掺了骨头的话，已知来者果然不善，都一齐规规矩矩坐在凳子上，恭听他的下文。

“左某论家世，累代耕读；论功名，不过一举人。今日是中丞大人请各位来共商守城大事，按理，无左某置喙之地。且长沙守与不守，与左某亦无干，万一长沙攻破，左某一走了事。湘阴东山白水洞，有我的妻室老小，我可以仍在那里过隐居生活，僻山野岭，谅长毛不至来犯。左某今日多嘴，实是一为长沙数十万生灵着想，也为各位老先生着想。在座各位，不是曾做过朝廷之官员，便是显宦名吏之子弟，世受国恩，身被荣泽。试想想，没有朝廷，各位能有今日这份家业吗？当前国家有难，各位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对得起父祖兄长吗？且长沙城一旦被长毛攻破，玉石俱焚，金银财宝，悉被长毛所掳；富户财主，一个个被长毛肢解杀头。与其眼睁睁地看到那一天的到来，为何不设法保住长沙呢？各位可以比较一下，是让长毛攻破长沙，人死财亡好呢，还是借银发饷，打退长毛，渡过难关好呢？”

说到这里，左宗棠瞟了一眼黄、孙、贺等人，见他们头上流汗、面带忧愁，知他们内心斗争激烈。左宗棠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把身旁的亲兵唤过来，悄悄地吩咐几句，然

后提高嗓门说：“欧阳先生，你可以回去了，门外已备好轿子。南坡兄、灵房兄和贺公子，暂时委屈一下，在这里还坐一坐。”

黄、孙、贺三人大吃一惊，不由地向门口一望。只见门口站立一排手拿大刀、满脸杀气的兵士。三人心怦怦乱跳，没想到刚才还是觥筹交错的欢聚，忽然化作刀枪相见的鸿门宴。大家面面相觑，唬得说不出话来。左宗棠继续说：“今日事不关张中丞和罗、潘两位大人，全是左某一人为。左某斗胆代表长沙数十万生灵挽留一下各位。各位心中若有委屈之处，尽可以上告朝廷。不过，”左宗棠目光威严，露出一副凛不可犯的神态，“左某也会将各位的态度宣告长沙全城，让父老乡亲们来评说评说。”

黄冕老练，知道今日局面，不拿出银子来，无论在朝廷，还是在百姓面前都会过不去，且自己的银子来路也不是那么干净的，于是硬硬心说：“张中丞的苦心，鄙人深知。鄙人两代受朝廷恩泽，岂有不思报效之理，且又何忍眼看长沙城破，乡亲蒙难。只是敝号近来生意不景气，拿不出太多罢了。鄙人竭尽全力，借出四万两来，如何？”



清朝的丝绸商人

张亮基高兴地说：“多谢老先生资助。亮基担保，一定偿还。”

阔少爷贺瑗从小便不知爱惜银子，拿出几万来，他看得并不重。现在见门口站着荷枪持刀的兵士，知道要留他作人质。他想起今夜已约好要和三姨太打牌听曲，心里正急得不得了。这时只要拿得出，随便拿多少他都愿意。贺瑗赶忙说：“敝号也借四万！”

“好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贺公子！”罗绕典、潘铎一齐称赞。

孙观臣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敝号店小财薄，不能跟南坡兄和贺公子相比，就借三万吧！”

“好！”十二万两银子已到手，张亮基喜出望外，他站起身说：“多谢诸公慷慨解囊，亮基代表长沙阖城老少，给诸公作揖。”

说罢，张亮基整整衣冠，抱拳，并弯下腰去，慌得全体来客都站起答礼。张亮基高举酒杯，说：“各位贤达，亮基誓与长沙共存亡。耿耿此心，皇天后土共鉴！”

七 药王庙里出了前明的传国玉玺

就在长沙城里张、江、左等人为守城精心筹划的时候，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奉天王洪秀全之令，率领一万人马，倍道兼程，赶到长沙南门外。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商量，决定再发动一次全面进攻。

这天清晨，东起小吴门，西到小西门，太平军一万五千人马向长沙南城发动了猛烈进攻。长沙城内城外，经过江忠源、左宗棠等人的重新部署，防守也更加严密。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一部分士子也参与防守，有的居然持刀上了城墙。每天五千两银子按时发下去，对稳定军心也起了些作用。这次双方争斗，比上次更显得激烈。天心阁附近的拼搏尤其残酷。江忠源的楚勇在对面蔡公坟占住制高点，天心阁上又安放那座五千斤的炮王，火力强大。太平军一时没有占到上风。但在其他地方，他们都取得了胜利。战士们靠近墙根架设云梯，正在一

个接一个地登墙。他们接受上次的教训，离墙头还有丈把远时，就抛出带有铁钩的软绳，钩子挂住墙头清兵的衣裤，用力一拖，就连人一起拖了下来，然后收起绳子，抽出腰刀杀上去。这些清兵，大部分因朝廷常常欠饷，官长又克扣，积了一肚子怨气，虽说这几天多领了几两银子，但到底不愿意拿命去换，见势不对，便纷纷逃窜。太平军这方面正是出山之虎，一以当十，士气高昂，一段又一段城墙被他们所占领。

在地面上两军肉搏之际，有一条地道正在紧张地堆放炸药和地雷。这条地道，不仅穿过城墙，而且已到达城内天妃宫边。

天妃宫里，邓绍良和一批大小头目们正在开怀畅饮。他们以功臣自居，根本不理睬外面的战斗。宫里的人大都喝得七八分醉了，嘴里却仍在喊着：“哥俩好呀！三星照呀！……五魁首呀！”邓绍良搂着一个唱曲的姑娘，要把一杯酒硬灌给她喝。一个亲兵轻轻走上前，说：“大人，外面炮声响得厉害，弟兄们醉成这样，怕会误事吧！”

“不要紧，我们是在城内，不攻破城，他们能进来吗？弟兄们援救有功，不要坏了他们的兴头。”说罢，重重地掐一下唱曲姑娘的粉脸，痛得那姑娘尖叫，邓绍良乐得大笑。

突然，一声巨响，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康禄率领一批兵士穿过缺口，直奔天妃宫来。邓绍良还未弄清发生什么事，康禄一刀捅进他身边那个亲兵的胸膛，邓绍良急忙抽出佩剑抵挡，边战边退，在门口跨上一匹马，顺着南正街往城中逃去。那些烂醉的大小头目，大部分被太平军战士像割韭菜似的割去了脑袋。

天妃宫被占领后，南城魁星楼侧又一声巨响，天崩地裂，砖石横飞，城墙被炸开五丈多宽。清兵慌了神，纷纷往城里奔去。左宗棠骑马过来，喝令清兵返回堵住。但这些逃兵都不认识他，继续向前跑。左宗棠气愤已极，命令亲兵就地斩首为头的几个逃兵，这才把他们震慑住。左宗棠叫清兵把火药桶、油桶往缺口抛掷，然后点燃火。霎时，在缺口周围烧起一道火墙，阻挡城外太平军兵士的进攻。左宗棠又令赶紧用石块填缺口，不管是谁，向缺口抛一块石，赏钱一千文。

一时间，石块从各处飞来，不但太平军兵士被砸伤砸死很多，正在搏斗的清兵也有不少被砸。一个亲兵对左宗棠说：“左师爷，石头打死我们许多人，传令不抛了吧！”

左宗棠双眼怒睁，喝道：“胡说！是几条命要紧，还是长沙城要紧？先投石，打死的以后再抚恤。”

天心阁下，萧朝贵冒着火石，跨马挥刀冲向前，他真想飞到墙头，亲手砍翻城墙上的妖头。忽然，一颗炮子射过来，萧朝贵感到眼前一黑，从马背上栽下。亲兵们急忙围过来，但见朝贵满头是血，已经不能说话了。城墙上的清兵们狂呼乱叫：“打死萧朝贵了！打死萧朝贵了！”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萧朝贵传》记载萧的死：“八月初九日，朝贵指挥将士分向长沙各城门进攻。清军在城上开大炮轰击，打中朝贵胸膛，洞穿乳部，不治身亡。”

正在进攻的各队将士，一听萧朝贵阵亡，顿时乱了阵脚，清兵乘机猛攻。康禄等冲进城里的兵士们，也不得不又从缺口冲出来。石达开见状，急令鸣金收兵。

这天夜晚，太平军将士人人义愤填膺。为防备清军劫营，只得草草安葬朝贵，并立下一块暗石，好日后寻找，再隆重礼葬。

第二天凌晨，东王杨秀清带着三千人马来妙高峰下，并告诉大家，天王率领大队人马已驻扎在石马铺。东王的到来，使军心为之一振。

妙高峰药王庙里，东王杨秀清主持的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即将结束。经过一个下午的热烈讨论，杨秀清开始作总结，全体将领的眼睛都望着他。这位广西紫荆山的烧炭工，今年三十二岁，粗眉大眼，身材不高，强壮精干，浑身似乎有永远使不尽的力气，眼睛闪出两道光芒，既威严又狡黠，既深峻又热情。他用洪亮的广西官话说道：

“西王殿下死在长沙城下，我们与湖南清妖不共戴天，此仇一定要报。但我们的进军目标是金陵。长沙只是路过站，易取即取，若以

牺牲数千将士的代价来换长沙城，则大可不必。刚才翼王殿下的意见很对，我们一面佯装全力攻城，另一方面派出得力人员到河西打粮。待全军粮食足够后，便直下岳州，取道洞庭湖，进入长江。明天便由翼王带三千人马渡湘江而西，这边由北王和天官正丞相负责攻城。天王陛下过两天就到。待天王陛下到后，我们再定北进日期。”众将齐声拥护。

第二天，翼王石达开率领三千人马渡过湘江。过江的时候，石达开要康禄带五百人埋伏在水陆洲上，并面授机宜。渡江后，石达开顺利占领龙回潭、阳湖，控制通往宁乡、湘阴的大路，并从岳麓山下的地主们手中轻易地得到了七八万斤新粮。

消息传到城内，巡抚衙门又是一阵惊慌。张亮基连夜与左宗棠商量对策。左宗棠说：“石达开带人在河西掠粮，可见贼对短期破城没有把握。以宗棠看来，洪秀全、杨秀清下步的打算不出两条：一为长期屯兵城外，与我抗衡；一为掠足粮草，准备远扬。这一年多来，他们一路陷城略地，并不久留，桂林围而未破，则绕道陷全州。从贼之一贯行事来看，放弃长沙远扬他处的可能性较大。”

张亮基说：“但愿如先生所分析，长毛早日离开湖南境内。然则洪杨未走之前，如何对付呢？”

“目前不管他们走还是不走，先要歼灭石达开一股。石达开只有三千人马，且离开贼之老巢。我们选调五千人，分成三部分，以一千人驻扎水陆洲，堵其归路；另外四千分两队南北包抄。将这股人马歼灭后，贼军心必乱。但这三路人马分别由谁来带领呢？”左宗棠捻着胡须，像问张亮基，又像是自问。

张亮基说：“我看驻水陆洲一军，由广西提督向荣带领，他一路尾追长毛，经验最丰富。包抄两路则由绥宁总兵和春、河南河北总兵王家琳分别带领。你以为如何？”

左宗棠沉默一会，缓缓地说：“宗棠刚来，对诸将才能性情尚不甚了解。大人既然定了，就这样办吧！”

次日，向荣、和春、王家琳分别带领各自人马，离城过江。

向荣从朱张渡口过浮桥，杀气腾腾地带着一千人马来到水陆洲，却被太平军的一把火烧了个呜呼哀哉，一千人马，被烧死杀死八九百。

南北包抄的两支人马听说水陆洲向荣全军覆没，都吓虚了胆；交战不到一个时辰，便大败而逃，为争夺浮桥，又在湘江中淹死几百人。

左宗棠站在天心阁上，看到水陆洲火起，三路人马全部败逃，不觉长叹，心里说道：“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便在博望坡以火攻取胜而使关、张心服，想不到我左宗棠初出，却中了别人的火攻之计。今亮就这样不如古亮吗？”继而又想：“这班绿营官兵真是一群饭桶，即令水陆洲全军失败，南北两路尚有四千人马，何以如此不中用！”左宗棠从心里鄙夷这班酒囊饭袋。他暗暗决定，今后必须亲自选择一批将官，重新招募一支新兵，严格训练，一扫绿营积习。否则，纵有诸葛之谋，也不能在战场上取胜。

石达开在河西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围城的将士，不少将领向杨秀清提出：趁此机会，再次攻城。杨秀清没有立即答应，他要和洪秀全商量。

将近黄昏，洪秀全带着一班侍卫，悄悄来到妙高峰上。他屏退左右，与杨秀清闭门密谈了半夜。

第二天中午，一桩天大的喜事在太平军将士中传开。原来，杨秀清的几个亲兵在药王庙的神座下发现一颗前明的传国玉玺。这玉玺四寸见方，上镌五龙交纽，刻着“天地齐寿，日月同辉”八个篆字，装在一个檀香木匣内，用金锁锁着。经随军的博学文人鉴定，的确是真正的国宝。他们纷纷猜测，不能理解明朝的传国玉玺何以藏在药王庙的神座下。后来，还是杨秀清解释得最好，众皆钦服。杨秀清说：“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是想借满人的力量自己做皇帝，故在明朝宫中搜得这颗传国玉玺，秘密保存。后满人称了帝，封他为平西王，他

心中不服，但兵力单薄，无可奈何。吴三桂到云南后招兵买马，扩大实力。康熙十二年，与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发动叛乱。吴三桂从云南打到湖南，占领了长沙。他原想在长沙称帝，后来时局不利，便撤退到衡州，匆忙之中，将这颗玉玺藏在药王庙神座下。吴三桂虽然兵败，但是想过皇帝的瘾，于是在衡州称起帝来。当时清兵已围住了衡州，他一时无从到药王庙取玉玺。不久，吴三桂一命归天，藏玺的人也都战死了，谁也不知道这颗玉玺的下落。今天，天父天兄将这颗传国玉玺赐给了我们。我们的天王陛下是真正的真龙天子。”

杨秀清的解释与历史事实很相符合，这颗传国玉玺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全体将士兴奋至极，尤其是那些广西过来的老兄弟们，自觉地焚香祷告，眼中流出无限激动的泪水，感激天父天兄将清妖的江山赐予天国，决心一举攻克长沙。

当天夜晚，洪秀全召开全体高级将官会议。在庄严隆重的气氛中，洪秀全出来和大家见了面。因为玉玺的发现，天王在众人眼中俨然已是登基的天子，全体将官自觉地跪在洪秀全的脚下，山呼万岁。在大家的无限虔诚之中，杨秀清给洪秀全递来一个诡谲的微笑。这个微笑，只有洪秀全心中明白。



洪秀全

洪秀全今年三十九岁，身材高大魁梧，面孔英俊，留着淡茶色胡须。他与人突出的不同是耳小而圆。现在，他端坐在临时铺就的龙椅上，威严地说道：“天父天兄将明朝的传国玉玺赐予我们，是清妖朝廷的结束，汉人重坐江山的象征。我已命令工匠将前明的玺文磨去，刻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十个大字。”脚下欢声雷动。待大家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洪秀全继续说：“诸位兄弟在长沙城下围攻两个多月，给湖南清妖以沉重打击。清妖目前是坐困危城，一筹莫展。我们在攻克道州时，便制定了‘直前冲击，循江而下，略城堡，舍要害，克复武昌，号令天下’的大计。目前我军士气正盛，粮草充足，连日江水暴涨，正是我军浮江北下的大好时机。各军今夜作好准备，搜集船只，明早登船，撤离长沙。另林凤祥带五千人从陆路出发，扫除障

碍，到王家坪上船，出临资口，到湘阴与大队人马会合。李开芳带一千人连夜南行，布下疑阵，引诱清妖南下，务使大军安然北进。”

洪秀全说完后，杨秀清又站起来强调了两句。他说：“北进的水陆两军都要连夜悄悄作好准备，不让清妖得到一点风声。南下的一支人马，则要大造舆论，大张旗鼓，把清妖引诱得越远越好。待把清妖引出百把里之后，再从小路间行往北，与大队会合。”

翌日上午，当数千清兵尾随李开芳南下时，五万太平军将士，已分别从水陆两路浩浩荡荡向岳州进发。

八 左宗棠荐贤

太平军撤离长沙，阖城官绅大大地舒了一口气，穷苦百姓却深感惋惜。他们巴不得大军进城来，多杀掉几个贪官劣绅，为穷人出气伸冤。听说药王庙里出了明朝的传国玉玺，长沙城内和四乡的百姓，都认为今后的江山是太平军的，对将来的日子有了指望。许多家中无牵挂的年轻人随着太平军走了。他们要跟着洪杨去打天下，建新朝。

张亮基以巡抚名义大摆宴席，犒劳这两个多月来为守长沙城出力的全体官绅，并特地请黄冕、孙观臣、贺瑗和欧阳兆熊坐在第一席上，并保证立即申报朝廷，偿还他们借的十二万两银子。又封那座立了功的炮王为“红袍大将军”。又循鲍起豹之请，为城隍菩萨重新塑像，封它为“定湘王”。又要左宗棠赶紧起草奏章，题目就叫做“长沙大捷贼匪败窜北逃折”，向朝廷邀功请赏。

左宗棠却不像张亮基那样喜形于色，他在深思。这些年来，左宗棠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朝廷的腐朽、官场的龌龊、绿营的腐败，看得非常清楚。他知道洪杨起事，是由于走投无路而被逼上梁山，其战斗力非同小可，况且又得到百姓的拥护。长沙城的守住，并非是由于官军的力量，而是因为洪杨志不在此。天下从此将要大乱，不可乐观过早。河西之役失败后，他就想到今后与洪杨作战，不能指望绿营。看来只能仿照过去与白莲教打仗的样子，组织团练，从团练中练

出一支劲旅来。现在，长毛已退，必须赶紧筹办这事。各县都要像湘乡、新宁、湘潭等地那样建团练，省里由一人统领。谁来筹办此事呢？他首先想到罗泽南。

《清史稿·罗泽南传》：“罗泽南，字仲岳，湖南湘乡人。诸生，讲学乡里，从游甚众。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二年，粤匪犯长沙，泽南在籍倡办团练。”

又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关于罗泽南有这样的叙述：家酷贫，夜里读书无油注灯，则就着月光读。十九岁丧母，次年祖父及兄嫂相继死去。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接连夭折，妻以哭儿丧明，而“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咸丰二年，洪秀全围长沙，县令诏泽南练乡勇，巡抚张亮基檄赴长沙，而同乡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奉诏督治团练，亦在长沙，因与泽南讲求束伍技击之法，晨夕训练。湘勇自此始”。

罗泽南是个出名的理学家，但他并不空谈性理，而注重经世致用，他的弟子中能人不少。从去年以来，他在湘乡主办团练，集合了一千多人。由于练勇有功，已被保举候补训导。不过，罗泽南虽然办团练有经验，但毕竟位卑人微，长沙不是湘乡，他难以在此站住脚。自己出面吗？也觉资望尚浅，恐别人不服。这个大任，由谁来担负呢？他想起江忠源，但长沙城防御不开他。郭嵩焘呢？他是个典型的书生，不堪烦剧。欧阳兆熊呢？此人太不讲法规，不能充当领袖人物。想来想去，无一人合适。左宗棠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突然把脑门一拍，大喜道：“我怎么一时忘了此人！”

他急忙走到签押房，以少有的兴奋情绪对张亮基说：“中丞，这主办省团练的人有了。”

“谁？”张亮基高兴地问。

“中丞看，正在湘乡原籍守制的曾涤生侍郎如何？”

“涤生侍郎的什么人亡故了？”

“他的母亲在六月间就已去世。他由江西主考任上折转回籍奔丧，回家已有两个来月了。”

“这段日子给长毛冲得六神无主，也不知道涤生兄回籍来了，真

正对不住。要是由他来主办，那当然是太好不过的事。”略停一下，张亮基说，“不过，听说曾涤生为人素来拘谨，最讲名教，他正在服丧期间，能出山办事吗？”

“这点我也虑及了。墨经从戎，古有明训。涤生重名教，但更重功名事业。只要大人作书恳请，一面上报朝廷，请皇上下诏，我看他会出山的。”

“好，我这就修书，请你拟个折子。”

第三章 墨经出山

一 谢绝了张亮基的邀请

湖南乡下有躲生的习俗。

十月十二日，是曾国藩进四十三岁的生日。自从道光十九年冬散馆进京，他已是十二个生日没有在家过了。父亲和弟妹们暗暗在准备为他热热闹闹办一场生日酒。远近的亲朋好友早就在打听消息。他们中间有真心来祝贺的，但更多的是借此巴结讨好。

曾国藩童稚时期，正是家境最好的时候，后来弟妹渐多，父亲馆运常不佳；叔父成家后亦未分爨，叔母多病，药费耗去不少。到他十多岁后，家境大大不如前，因而从小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作风。回家来，他看到家里的房屋起得这样好，宅院这样大，排场这样阔绰，又惊异又生气。母亲的发丧酒办了五百多桌，惊动四乡八邻，也是曾国藩不曾想到的。他把几个弟弟重重地责备了一顿，为着表示对他们这种讲排场、摆阔气的不满，他决定不办生日酒，并到离家十五里路远的桐木冲南五舅家去躲生。

南五舅对此很感动。外甥回家两个月来，不知有多少阔亲朋来接他去住，他都谢绝了，唯独看得起自己这个穷舅父，一住便是几天，给老娘舅很增了光彩。

曾国藩也的确敬重这个既无钱又无才的南五舅。南五舅是国藩母亲的堂兄弟。他也读过几年私塾。后来父亲死了，家道中落，他辍学在家种田，过早地肩负起家庭重担。南五舅为人忠厚朴讷，从小就对国藩好，人前人后，总说国藩今后有出息。国藩两次会试落第，心里不好受，南五舅都接他到桐木冲，一住就是半个月，常鼓励他：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要怕挫折，多几番磨炼，日后好干大事业。

丁酉年冬，曾国藩第三次进京会试。家中七凑八拼，总共只有二十千钱，向人借贷，一个铜子也没借到，曾国藩心里难受极了。忽然，南五舅喜冲冲地跑来：“宽一，我这里有十二千钱，凑起那二十千，就有三十二千了，节省点用，也可以到达京师。”

曾国藩高兴得直流泪，一把收下，当时也没问：南五舅怎么一下子会有这么多钱。到了京师才想起，写信问家里，才知道南五舅把仅有的一头小黄牛卖了！

曾国藩始终记得南五舅的大恩。那年从四川主考回来，得了三千两银子的程仪。他寄回家一千两，特别指明从中分出一百两给南五舅。以后升了侍郎，俸金多了，他每年都送二十两银子年礼。

这几天，他和南五舅谈年景，知道荷叶塘种田人这些年来日子过得很艰难，田里出产不多，捐派却年年增加。遇到天灾人祸，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几年来减少十多户。自从四月来，又增加办团练的捐派，每户见人捐五百，百姓怨声载道。南五舅还悄悄告诉国藩，荷叶塘还有人希望长毛成事，好改朝换代，新天子大赦天下，过几天好日子。这些都使国藩大为吃惊。

南五舅家人客少，清静。一早起来，曾国藩按惯例临了半个时辰的帖后，开始给京师的朋友写信。随后，又给儿子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信。长子纪泽今年虚岁十四，该让他慢慢学习办事了。曾国藩将家眷离京回籍前应在京师办的事，一一写给纪泽，写好了，又细细地从头至尾看一遍，数一数，一共有十七条。正准备封缄时，又拿出一张纸来，补充三件事：一是告诉儿子如何处理家里的三车三骡，大骡子小

骡子当初买时用了多少银子。二是家具都送给毛寄云一人，不要分散了，因为家具少，送一人则成人情。三是要儿子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在祖父面前叩头承欢。

他将这张纸连同刚才写好的六大张纸一起折起来，放进信套里，小心地封好。正要提笔写封面，江贵进门来：“大爷，巡抚张大人来了一封信，老太爷请您老回家去。”

曾国藩忙与南五舅告辞，和江贵回家。刚进家门，四弟便喜滋滋地说：“哥，听说是张大人的亲笔信！”

说着，把一个尺余长的大信套递给国藩。由于曾国藩的身份和地位，使得他在诸弟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对大哥、弟弟们敬若神明。尽管信使说信中讲的是张大人请国藩晋省办团练事，荷叶塘都团总曾国潢急于知道内中的详细，却不敢私拆哥哥的信。

曾国藩拆开信封，果然是张亮基的亲笔。巡抚的信写得很亲热，先是对国藩丧母表示沉痛哀悼，说自己当时远在昆明，不能前来吊唁，后在战火中来到长沙，又抽不出身，心里很觉得对不住，只好明年清明再到荷叶塘来扫墓；继而又把自己如何敬慕的心情说了一番。最后讲到此次长沙被围，好不容易才打退长毛，请国藩为桑梓父老着想，出山来长沙办团练。信的末尾这样写道：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将信细细地看了两遍，又重新放进信套里，锁进柜子中。这几天和南五舅扯家常，越扯越对湖南吏治的印象坏。早就听说湖南官场腐败，两个多月来的所见所闻，果然如此。这种环境怎能办事！何况张亮基、潘铎等人都不熟。练勇在几十年前平白莲教造反时，为朝廷立了大功。白莲教事毕，练勇也就全部撤了。近十几年来，云贵一带地方不靖，又相继在各州县办了一些团练，但鲜有成效。听南五舅的口气，百姓似乎并不拥护。为验证南五舅的话，国藩将四弟唤进内室。

一听哥哥召唤，曾国潢便进来了。在曾氏五兄弟中，国潢天分最低，但偏又最爱出风头。罗泽南要他当个都团总，他便如同做了一品大员，得意洋洋，在乡民面前拿大装腔，趾高气扬的。曾国藩有点看不惯，回来这么久了，有意不问他办团练的事。国潢想在哥哥的面前卖弄，见哥对此毫无兴趣，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现在哥主动来问他湘乡办团练的事，这下正搔到他的痒处。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哥：“今年四月，长毛攻破广西永安，窜至全州，逼近楚境，朱明府即在我县举办保甲，并令练族练团，互相保护。一族议定族长、房长，或四族，或五族合为一团。团议定团长、练长。各家各户男子年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的一律入团练。每人自制号褂一件、器械一件。早晚在家操演，一遇贼警，由团长、练长、族长、房长带赴有事之处。平日无事，各安本业。团长、练长等每月会议两次。”

“经费怎么来？”曾国藩问。

“团练一切由各家自己开销，不要多少经费。”

“总要点钱吧！团长、练长每月聚会两次，在谁家吃饭？”

“当然是要点经费。各团各族自己规定，有的按人口出，一人一百文、两百文的，有的则由几户殷实人家出。”

“你说一人出一百两百，南五舅说他们一人出五百，怎么相差这样远？”

“有的族长黑心，想趁这机会捞一把。”

“澄侯，看来这团练中有弊端。刚建不久，就有人想从中谋私利。再办些时候，会干更多坏事。”

“是的，有的团丁还借机做坏事。如借禁赌行敲诈，借查夜行奸淫。听说添梓坪就发生了几起。”

“你说早晚操演，我回来两个来月了，怎么没见过你们操演？”

“刚成立时，操演过几回，后来渐渐懒散了，再加上长毛又没来，有两三个月没练了。说早晚操演，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定。”

“也有操演得好的吗？”

“有。县城附近几个都，由罗山带着璞山、希庵兄弟等亲自指挥，据说蛮像个样子。”

“澄侯，你说团练办好，还是不办好？”

“我看还是办好，至少可以对付小股土匪、抢王 [2]。不过，按现在这样办下去，可能怕只是神气了几个长字号，百姓得不到多少实惠，大家也不齐心。弄不好，过几个月就会散伙。”

“要怎样才能真正起作用？”

“依我看要起作用，就得专练一支队伍，也要吃粮吃饷，那样才练得好，免得心挂两头。”

“粮饷从哪里来呢？”

“就是因为粮饷无出路，才办不起来呀！”

兄弟俩就团练一事扯了大半夜。待国潢走后，国藩摇摇头，心里想：看来这个团练没有办头。再说，自己乃朝中堂堂正二品侍郎，又热孝在身，若仅因一巡抚之相邀，便出山办事，既有失自己的身份，又招致士林的讥嘲。这事如何办得！

曾国藩给张亮基写了封回信。诸多原因不能写，唯一可以拿得出的理由，是要在家守制。在一大通客气话之后，他写道：

国藩自别家乡，已历一纪，思亲之情，与日俱增，几欲长辞帝京，侍亲左右，做一孝子贤孙而终此生。岂料今日游子归来，王父王母，墓有宿草；慈母弃养，远驭仙鹤。百日来，忧思不绝，方寸已乱，自思负罪之深，虽百死亦不能赎也。

明公雅意，国藩再拜叩谢。然岂有母死未葬，即办公事之理耶？若应命，不独遭士林之讥，亦己身所深以为耻也。国藩此时别无他求，惟愿结庐墓旁，陪母三年，以尽人子之

责，以减不孝之罪。乌鸟之私，尚望明公见谅。

晚生曾国藩顿首

二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

过几天，湘乡县团练副总罗泽南召集全县四十三都团长、练长会议，特地请曾国藩光临指导。国藩、国潢兄弟俩一起到了县城。拜会县令朱孙贻后，国藩出席了县城团练的比武大会，亲眼看到罗泽南和他的弟子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所训练的三营一千余名团丁，已初成规模，心里很有感慨。夜晚，又与罗泽南通宵长谈，听他讲按戚继光练兵法挑选将官、招募勇丁以及平时操练的体会。罗泽南竭力怂恿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并表示愿将这一千团勇交给曾国藩，他和他的学生都情愿在其帐下听令。曾国藩听后，更是激动不已。他深感自己无论在识见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都不如罗泽南，自己只看到吏治腐败、绿营腐朽的现象，弄得心灰意冷，却不曾想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按自己的想法去重新开创一个局面。如果下定决心来办好团练，也有可能像当年戚继光创建戚家军那样，练就一支今日的曾家军。古人能做到的事，今人为什么做不到呢？



道光皇帝

从县城一回到家，曾国藩就看到由湖南巡抚衙门转递来的四封信。其中三封是儿女亲家的。一是安徽池州府知府陈源究的，国藩的二女纪耀许给他的儿子远济。一是詹事府右赞善郭霈霖的，他的女儿许给国藩的次子纪鸿。一是翰林院侍讲学士袁芳瑛的，国藩的大女纪静许给他的儿子秉桢。这三封都是亲戚之间的慰问信，全是客套话。国藩看后，也就扔到一边了。另外一封，则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喜讯，使得他的心情激动起来，并且久久不能平静。这封信是唐鉴从北

京寄来的。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道光二十一年，由江宁藩司任上进京任太常寺卿，道光帝在乾清门接见他。这一天，曾国藩恰好随侍在旁。道光帝奖谕唐鉴治程朱之学有成就，并躬自实践，是个笃实诚敬的君子。道光帝对唐鉴的称赞，引起曾国藩的深思：自己在皇上身旁，要得到皇上的重视，必须要投皇上所好；看来皇上看重的是德行的修养，是对义理之学的研究。

几天后，曾国藩到了碾儿胡同，以弟子之礼拜谒唐鉴。年过花甲的唐鉴，已知这位同乡后辈勤奋实在，见他如此谦卑，自投门下，乐意地收下了这个新门生。

“先生，请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究在何处？”曾国藩十分恭敬地向唐鉴请教。

“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唐鉴抚摸着垂在胸前一尺有余的银须，腰板挺得笔直，不假思索地回答，“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切不可视为浏览之书。检身之要，我送你八字。即检摄在外，在‘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在‘主一无适’四字。至于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专精，则万不能通一经。比如老夫，生平所精者，亦不过《易》一种耳。”曾国藩听了镜海先生这番话，有昭然若发蒙之感。

“古今学问，汪洋若大海，弟子在它面前，有如迷路之孩童，不知从何处起步。”关于检身、读书，曾国藩思索多年而不得要领，唐先生居然八个字就为其提纲挈领了。在唐鉴面前，曾国藩深觉自己学问浅陋，他继续请教，“先生，请问这为学之道？”

“为学只有三门。”国藩的提问刚落，唐鉴便以明快简捷的语言作了回答，“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

“经济之学呢？”一心想要经邦济世的曾国藩急着问。

“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中。”唐鉴的答复明确而肯定。

“请问先生，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

“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经唐鉴逐一指点，曾国藩于学问之道和修身之法似乎一下子全明白了。唐鉴又告诉他，督促自己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并说倭仁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行，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说自己记日记一一如实，决不欺瞒，夜晚与老妻亲热，亦记于日记中。曾国藩听后心中暗自发笑，也佩服老头子诚实不欺的品德。

自从跟着唐鉴学义理之学后，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饬，并立下日课，分为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写日记、记茶余偶谈、日作诗文数首、谨言、保身、早起临摹字帖、夜不出门十二条。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各一首，高悬于书房内。朋友们见了，无不钦服。

这一天，曾国藩带着日记，又去碾儿胡同谒见唐鉴。唐鉴审读他的日记，见满纸都是痛骂自己不成器的话，很是满意。翻到二十二日的日记，看上面写道：“自今日起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唐鉴称赞：“有志气！涤生，望你今后涤旧而生新。”

唐鉴翻到二十八日那一页，见上面写着：“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羨。醒后痛自惩戒。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唐鉴面露欣色说：“好！就要这样不讲情面地痛骂，方才改得掉恶习。”说罢，转过脸来审视曾国藩，问：“足下昨夜所梦何事？”

“昨夜梦见何绍基放广东正考官，考完回来，得程仪五千两，皇上又赏他一千两，私心甚是羡慕。”曾国藩红着脸嗫嚅。

“这是好利之心未全然湔除之故。”唐鉴一本正经地说，“《中庸》上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可贵，就在于慎独。‘独’尚能审察，世人能见之不善岂敢为乎？涤生，你今日回去，就作一篇《君子慎独论》，下次带给我看。”

曾国藩满口答应着。临走，唐鉴又送他一本自着《畿辅水利》，一张亲笔楷书条幅：“不为圣贤，则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善化唐鉴。”

跟了唐鉴一段时期，尤其在通读了他的《畿辅水利》一书后，曾国藩看出这位理学名臣并不是埋首故纸、空谈心性的书呆子，而是关心民瘼、留意经济、学问渊懿，亦不乏谋略的能吏。同样，唐鉴也知道曾国藩是老成持重、极有心计的干才。以后，唐鉴、国藩师生之间往往探讨程朱之学少，推究兴衰治乱的历史多。唐鉴从江宁来，又多年历任地方官，深知民生疾苦。他觉察到大乱将至，常在密室中鼓励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多读史书，浏览舆地图册，钻研兵法，以备来日大用。曾国藩将唐鉴视为黄石老人，而唐鉴也以张良期待曾国藩。

唐鉴是对任京官时期的曾氏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曾氏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唐鉴由江宁藩司任上入京任太常寺卿，曾氏即在此时向唐求为学之方。唐授曾氏以义理之学。从那时开始，曾氏究心朱子全书，肆力于宋学。从曾氏保存下来的日记中，可知从道光二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六年这几年来。曾氏与唐鉴过从甚密，并对唐服膺甚深。曾氏的诗集中有《题唐镜海先生二图》，诗中说：“岱宗夫子唐太常，今日儒林有正軌，宗传久已追廉伊，余事犹堪作腴起。”曾氏的文集中有《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唐镜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怀诗序》、《唐确慎公墓志铭》等多篇专为唐写的文章。墓志铭中提到咸丰帝多次召见唐鉴：“文宗践阼，有诏召公赴阙，凡进对十有五次，中外利弊，无所不罄。”又说咸丰十一年唐鉴病逝后，“其家函封遗疏，邮寄东流军中”，请曾氏代为上奏。所有这些，都说明曾唐之交非比一般。

道光二十五年，唐鉴致仕。回善化老家住了一年之后，应友人之邀，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很快名震江南，甚受士子们的敬重。咸丰二年七月，唐鉴奉召入京。两个月内，咸丰帝召见十五次，极耄儒晚遇之荣。在第十五次召见时，咸丰帝向唐鉴垂询对付太平军的事。鉴于江忠源的楚勇，在全州蓑衣渡获胜及保卫长沙的战功，唐鉴向咸丰帝提出各省仿嘉庆朝办团练的成法组建团练，并提出先在湖南举办。同时向咸丰帝力荐曾国藩可大用，请皇上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

臣，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出于对曾国藩的深刻了解，唐鉴对咸丰帝说，曾国藩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对地方事不熟悉，刚开始时会有不顺利，请皇上自始至终信任他。唐鉴以自己一生名望向皇上担保，曾国藩必可成大事。

老夫子认认真真地用蝇头小楷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语气极为亲热，极为诚恳。他把这次由江宁入京，皇上所给予的破格隆遇详细介绍一番，特别把最后一次陛见，皇上的垂询及自己的密荐写得更为生动。最后，老先生用动情的语言，回忆当初四合院内，师生切磋学问、砥砺品性的情景。结尾尤使曾国藩感动：

涤生吾弟，当年在京都时，老夫即知贤弟乃当今不可多得之伟器。这次进京，凡所见之昔日朋友，谈起贤弟道德学问、文章政绩，莫不交口称誉，老夫行将就木，亲见贤弟已成参天大树，私心之喜慰，非常人所能理解。老夫满腹话欲与贤弟倾吐，诟料伯母仙逝，贤弟已回湘上，奈何！

眼下洪杨作乱，三湘正遭涂炭。南望家山，不胜悲念。常言说“时势造英雄”，正因为祸乱并发，乃英雄崛起之时，故老夫才向皇上竭力推荐，并以一生薄名为贤弟担保。所幸皇上已简记在心矣。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贤弟数十年来，已备尝人世艰苦，现正当年富力强，担当大任之时，况贤弟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壮志，此为老夫所深知。老夫往日与贤弟，一起读圣贤之书，讲经世之学，所为何事？岂不正是为今日拯黎民于水火之中，挽狂澜于既倒之时！虽然，老夫亦知，今日办事，千难万难。但古人说得好：世无艰难，何来人杰？此中道理，吾弟自明。老夫已矣，一生庸碌无能，今为衰朽残阳，虽有报效之心，实乏济世之力。老夫常以晚年得遇贤弟而自慰。酬皇上厚恩，展生平怀抱，正当时也，望吾弟好自为之。切切。

曾国藩拿着唐鉴的这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心潮澎湃，起伏不安。当年在先生安静的四合院内，师生之间不知多少次探讨过历代的治乱兴衰，对张良、陈平、诸葛亮、王猛、谢安、魏征、房玄龄、范仲淹、司马光、张居正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暗下了决心，今生一定要入阁拜相，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史官将自己的业绩记在青史上，激励后世读书人。他想起谢绝张亮基相邀之事。正是要自己办大事的时候，为何如此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呢？“世无艰难，何来人杰？”唐鉴的话像闷雷一样，在耳边沉重地响起。涤生啊涤生，平素漫自矜许，当时机来到之时，你却畏葸不前，害怕困难，

这不是懦弱无能吗？曾国藩捧着唐鉴的来信，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对自己提出了严厉的责问。

三 接到严惩岳州失守的圣旨，张亮基晕死在签押房里

正当曾国藩在罗泽南的感染和唐鉴的激励下，对办团练跃跃欲试的时候，太平军的一次大捷，震撼了湖南全省九府四州，也狠狠地给曾国藩当头一瓢冷水。

太平军撤出长沙后，由宁乡进入益阳，从临时搭成的浮桥上渡过资江，在桃花仑迎击向荣所统率的尾追清军，大获全胜，阵斩清总兵纪冠军，杀死兵勇七八百人。向荣败退宁家铺。

这时，资江水大涨。洪秀全下令全军集中一切船只，将所有粮草辎重装在船上，浮江而下。另由翼王石达开率七千人马，由陆路护船前进，取道三里桥、兰溪市、西林港至王家坪上船，最后，全体人员由临资口进入湘江。

在益阳动身之前，洪秀全派遣两名拜上帝会的老兄弟，悄悄潜入岳州城，与巴陵人晏仲武接上头。晏仲武是当地渔民中的头领，为人有心计，有胆量。一年前，广西拜上帝会的重要成员杜子婴，在巴陵购地建房，暗中从事反清活动。晏仲武与之联系密切，后一同随往广西，加入拜上帝会。永安建制时，晏仲武被封为岳州军帅。他在岳州积极发展会员，许多渔民参加了拜上帝会，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

在临资口江面上，洪秀全命令绕过湘阴县城，直接挺进岳州府。当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候，湖北巡抚常大淳害怕太平军北下武汉，派提督博勒恭武驻防岳州。临湘知县张开霖急忙驻防羊楼司，吴南屏之弟、巴陵绅士吴士迈强募渔民二千人组建水营驻防土星港。这二千渔民中有晏仲武手下三百多个兄弟，在太平军的战船驶进土星港时，这三百兄弟一齐哗变，土星港水营顷刻土崩瓦解。博勒恭武和岳州知府廉昌、巴陵知县胡方毅、参将阿克东阿闻讯仓皇逃走。晏仲武乘机在城里起事，击败清军副将巴图，夺得仓库中三万两银子军饷，并一举

拿下梁夫岷、隆奉庵、黄福滩等要地。太平军顺利进驻岳州城。

太平军在岳州缴获大批饷糈、火药、枪械，并意外地发现三十门吴三桂留下的铜炮。这批铜炮封存在武库中，从来没有人过问，擦去锈迹灰尘后，依然锃亮耀眼，十分令人喜爱。装上火药一试，效果极佳。这三十门大炮的发现，和药王庙明朝传国玉玺的发现一样，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大家都认为，这是上帝为太平军打天下所保存的武器。几天之间，岳州城内城外投靠太平军的人络绎不绝，队伍迅速由五万扩大到十万。洪秀全又任命近日投靠的、原停泊在岳阳楼下的祁阳商船主唐正财为典水匠，职同将军，正式建立水营。水师也由五军扩为九军，共一万五千人。这时，太平军从诸王到普通士兵，人人喜气洋洋，军威大振。全军在岳州城休整十天，然后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顺流向武昌进发。

岳州失守的奏折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报告朝廷，咸丰帝大为震怒，立即命军机起草，颁布上谕：一、巴陵知县胡方毅、参将阿克东阿即行处斩；二、岳州知府廉昌监候秋后处决，博勒恭武革职拿问；三、任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署理湖广总督，即赴武昌防守，原湖广总督程裔采革职。

张亮基拜读上谕后，两眼滞呆，双手冰凉，仿佛眼前摆着的不是煌煌圣旨，而是胡方毅、阿克东阿、廉昌血淋淋的头颅。一整天，他茶饭不思，六神无主，像木偶似的坐在签押房里。岳州失守的凶讯沉重地压在巡抚衙门的上空，衙门内外死一般的沉寂，庆贺长沙解围的欢乐气氛，已被彻底扫荡干净。张亮基眼前浮现出几天前长沙城激战的惨相，幸亏长毛主动撤走，否则，长沙城的命运会和岳州城一样。但长毛用兵狡诈，说不定哪天又会突然挥师南进，攻下长沙。那时自己的这颗头颅不是被长毛砍下，便是被朝廷砍下。张亮基想到这里，眼前一黑，从太师椅上摔了下来……

牟安世《太平天国》：“太平军在益阳利用民船装运军队出临资口，越洞庭湖，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克岳州。守岳州的清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早在十二月十日弃城而逃。‘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遇诸商贾民船万数’。太平军既至，不仅城门大开，无人把守，并且又获得了五千多条民船和旧藏吴三桂的大批军械炮位。”又说：“很多船户也参

加了太平军，东王杨秀清从中挑选湖南祁阳人唐正财，任命他作典水匠，职同将军，船舶始有统辖，成立了水营。”

“好了，终于醒过来了！”当张亮基睁开双眼时，看见夫人正垂泪守候在他的身旁。他这才发现自己已躺在卧房里。天已黑了，烛光下，依稀看见潘铎、江忠源、左宗棠等人站在卧榻四周。张亮基招呼他们坐下。

“岳州失守，皇上震怒，诸位都已看到上谕，真令人痛心啊！”喝下一口参汤后，张亮基的精神好多了。

“胡方穀等弃城逃命，上负朝廷之寄托，下违大人之军令，杀头不足恤；请大人不必忧伤，务望保重。”江忠源很鄙夷胡方穀等人的行为。他心里想，这样的人，如在我的手下，不待朝廷下令，早就先把他杀了。

张亮基点点头，说：“我并不是怜恤他们。身为一城之主，临阵脱逃，理应斩首，以肃国法军纪。我是在想，将士们如何这般不中用，任长毛横冲直撞。现在长毛并未撤离湖南，说不定他们哪天又回过头来打长沙。湖南境内的兵祸何日是了啊！”

“长沙的戒备不能松。”潘铎和张亮基有同感。

左宗棠没有作声。对岳州失守、守城文武出逃一事，他认为不屑一提。在他的心目中，那些人不过是一班酒囊饭袋而已，本来就不够资格担此重任。是谁把这批废物提拔上来，安置在这个重要的位子上呢？还不是朝廷的决定！现在出事了，杀他们来出气，有什么用呢？第一个该谴责的，是中枢那些决策者们。无用之辈占据要津，自己满腹经纶，连个进士都没取中。他越想越气，干脆紧闭双唇，不发表意见。

又喝下两口参汤，张亮基的精神全恢复了。他想，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里，谈谈省里办团练和请曾国藩出山的事，便把一份禀报递给潘铎，说：“今天浏阳县来了一份禀报。最近，县里又闹出一桩大案。征义堂堂长周国虞杀了狮山书院廪生王应莘，封存粮仓，强迫有

钱人打造武器，准备造反。长毛已闹得天翻地覆了，再加上这些土寇又吵得各地不得安宁，我们纵有三头六臂，也不能应付。前向，我跟诸位商量过团练的事，大家也认为全省都可以仿照湘乡、新宁等县的样子，把团练办起来。一则可以抵御发逆的入侵，二则可以镇压当地土寇，三则还可以清除奸细，整肃民风。这次岳州失守，关键原因是奸细在内部作乱，地方失察。倘若没有晏仲武作内应，岳州城绝不可能陷落。”

“晏仲武的事，早一个月前就有人告发过，我也札饬廉昌严加查访。谁知廉昌禀报说，晏仲武办理水营卖力，一贯襄助官府，忠诚可靠，请求平息诽谤，奖励晏某，勿寒忠良之心。真真糊涂昏庸，忠奸不辨！”潘铎气愤地说。

张亮基说：“各县办团练，全省要有一个人来总管。前向我们议定请曾涤生侍郎来主持。早几天，他回信说要在家终制，不能出山。不知那是客气，还是真的不愿出？”

潘铎说：“曾涤生要在家终制，也是实情。人同此心，不可强求，那就再请别人吧！”

“你看请谁呢？”左宗棠望着潘铎问。

“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还是请罗泽南到长沙来吧！”

“罗泽南威望浅了，不合适。”张亮基不同意。

江忠源说：“此事非涤生不可，别人谁都办不好。”

“也不是说除涤生外就没有第二人了。不过，目前从资历、地位和才具几个方面来看，还只有曾涤生比较合适。”左宗棠一边浏览浏阳县的禀报，一边说，“关键是要弄清涤生不愿出山的原因。依我看，潘大人刚才说的，尚不是主要原因，那只是推辞的理由。”

“你看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张亮基问。

“我看真正的原因，是涤生对自己办好团练一事没有信心。这也难怪，他虽然兼过兵部左堂之职，其实并没有亲历过兵事。涤生为人，素来胆小谨慎，现在要他办团练，和兵勇刀枪打交道，他不免有些胆怯，要找个人给他打打气才行。”

“季高说得对！要能找到一个涤生平素最相信的，又会说话的人去说动他，他是会出山的。我了解他。他虽胆小谨慎，但也不是那种只图平平安安，怕冒风险的人。”江忠源说。

“能够把涤生说动当然好，谁去当说客呢？”潘铎问。

“我倒想起一个人。”左宗棠故意放慢语调。

“谁？”张亮基迫不及待地问。

“他是我的同乡，目前正丁忧在家，隐居东山梓木洞……”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我的同年郭筠仙。”江忠源打断左宗棠的话。

“对！就是郭嵩焘。涤生与他的交往，又胜过与我和岷樵的交往。他去劝说，比我们几个都合适。”

江忠源点头说：“涤生朋友遍天下，最知己者莫过于二仙——筠仙和霞仙，筠仙去一定可以说动。”

左宗棠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郭筠仙这人事业心极重，他想匡时济世，但又无领袖群伦之才，只能因人成事。他正要依靠曾国藩做一番事业，所以他会全力相劝。”

江忠源笑道：“还是季高知人论世，高出一筹，涤生和筠仙的心坎，都让你摸到了。”

“上次请朝廷诏命曾涤生办团练的奏折，朱批大概也快发下来了。先让郭筠仙去劝说，再加皇上的命令，不容他曾涤生不出山。”张亮基凄然一笑。

潘铎请张亮基好好休息一晚，便和江忠源、左宗棠一起退出卧室。当夜，左宗棠修书一封，又顺便也给周夫人写了封家信。第二天一早，便派一匹快骑送往东山去。

四 陈敷游说荷叶塘，给大丧中的曾府带来融融喜气



郭嵩焘

郭嵩焘五年前中进士点翰林，还未散馆，母亲便病逝，几个月后，父亲又跟着母亲去了，于是他母忧、父忧一起丁。太平军围长沙

时，他估计马上就会到湘阴来，遂举家迁移东山梓木洞。在幽深的山谷里，郭嵩焘诗酒逍遥，宛如世外神仙。这几天好友陈敷来访，他天天陪着陈敷谈天说地，访僧问道。陈敷字广敷，江西新城人，比郭嵩焘大十余岁，长得颀长清癯。陈敷为学颇杂，三教九流、天文地理，他都曾用功钻研过；更兼精通相面拆字、卜卦扶乩、奇门遁甲、阴阳风水，颇有点江湖术士的味道。

这天，郭嵩焘正与陈敷畅谈江湖趣事，家人送来左宗棠的信。

“这真是一句老话所说的：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郭嵩焘看完信，十分感慨地说，并随手将信递给陈敷，“我来梓木洞才多久，就好像与世隔绝了似的。不知季高已当上巡抚的师爷，更不知涤生已奔丧回到荷叶塘。真正是神仙好做，世人难为。”

郭嵩焘说话间，陈敷已把信浏览了一遍，笑着说：

“左师爷请你当说客哩！”

“我和涤生相交十多年，他的为人，我最清楚。这个使命我大概完成不了。”

“也未见得。”陈敷头靠墙壁，悠悠和和地说，“曾涤生侍郎，我虽未见过面，但听不少人说过，此人志大才高，识见阔通，是当今廷臣中的凤毛麟角。他素抱澄清寰宇之志，现遇绝好机会，岂会放过？我看他的推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筠仙此去，我包你马到成功。”

“兄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郭嵩焘摇摇头说，“曾涤生虽胸有大志，但处事却极为谨慎。一事当前，顾虑甚多。这样大的事情，要说动他，颇不容易。况且他在籍守制，亦是实情。别人墨经在身，可以戴孝办事，官场中甚至还有隐丧不发的丑闻。但曾涤生素来拘于名节，他不会做那种惹人取笑的事。再说他一介书生，练勇带兵，非其所长，能否有大的成效，他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陈敷笑笑：“你还记得他的那首古风么？”

“不知你说的是哪一首？”

“曾侍郎的诗文，海内看重，每一篇出，士人争相传诵，我亦甚为喜爱。你是他的好友，于他的诗作自然篇篇都熟。我背几句，你就知道了。”陈敷摇头晃脑地吟唱，“生世不能学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三年海国困长鲸，百万民膏喂封豕。诸公密勿既不藏，吾徒迂疏尤可耻。高崑山下有弱士，早岁儒林慕正轨。读史万卷发浩叹，余事尚须效臙起。”

欧阳兆熊《水窗春吃》卷上《陈广敷踪迹》：“道光戊申，江右陈广敷偕其兄懿叔来潭，客余家者数月。”“广敷工匠，兼工相人之术。其推八字，不用财官印绶，合《说文》及诸子精义，融液成文，推测皆验。时霞仙犹布衣，即言其颧骨足以断制大事。谓筠仙为今之房、杜。曾文正时至京师，推其造为杜祁公、文潞国一流人物，不能跂韩、范也。广敷自言无匡时之位而有匡时之略，常欲佐一巨公，展其抱负。乃自兵事起，浪游黔蜀，不一至兵间，殊不可解。吾独怪其言天下将大乱，戡乱之人皆在三湘，时粤贼尚未起事，而能前知如此。”

《清史稿·曾国藩传》：“咸丰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河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为团练于长沙。初，国藩欲疏请终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经从戎，古训也。遂不复辞。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腾书遐迩，虽卑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

关于相人，曾国藩说过这样一些话：斜正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主意看脚腿，若要看来理，全在言语中。另有“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之说。

“知道知道，这就是那首《戒行图》了。”

“读其诗，观其人，我以为，谨慎拘名节是其外表，其实，他是一个渴望建非常之业，立非常之功，享非常之名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而不是那种规规然恂恂然的腐儒庸吏。”

郭嵩焘不禁颌首：“仁兄看人，烛幽显微，真不愧为相人高手。”

说罢，二人一齐笑起来。过一会，陈敷问：“你刚才提起相人一事，我问你一句，曾侍郎是否也信此事？”

“涤生最喜相人，常以善相人自居。”

“这就好！”陈敷得意地说，“在梓木洞白吃了半个月的饭，无可为报，我陪你到湘乡走一遭，助你一臂之力如何？”

郭嵩焘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连忙说：“好极了！有仁兄相助，一定会成功。”

过几天，郭嵩焘、陈敷二人上路了。他们先到长沙见过左宗棠。左宗棠拿出一封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寿昌的信。郭嵩焘看完信后很高兴，说：“符农这封信来得及时，正好为我此行增加几分力量。”便向左宗棠要了这封信，继续向湘乡走去。

这一天，二人来到湘乡县城，拣一家不起眼的小旅店住下。夜里，郭嵩焘将曾国藩的模样细细地向陈敷描绘一番，然后将曾氏一家的情况大致说了说，并仔细画了一张路线图。

第二天一早，陈敷告别暂留县城的郭嵩焘，独自一人向荷叶塘走去。当天晚上宿在歇马镇。次日午后，陈敷远远地望见一道粉白色围墙，便知曾府已经到了。他缓步向曾府走去，见禾坪左边一口五亩大塘的塘埂上站满了人。十多条粗壮汉子正在脱衣脱裤，个个打着赤膊，只穿条短裤。湖南的初冬，天气本不太冷，且今天又是一个少见的和暖日子。那些汉子们喝足了烧酒，半醒半醉的，吆喝一声，毫不畏缩地牵着一张大网走向水中，然后一字摆开，向对岸游去。一会儿，塘里的鱼便吓得四处蹦跳。头大身肥的鳊鱼在水面惊慌地拱进拱出，机灵强健的鲤鱼则飞出水面，翻腾跳跃。站在塘埂上的观众，也飞跃着跑向对岸。塘里打鱼的汉子们开始收网了。两边的人把网向中央靠拢，数百条肥大的草、鲤、鲢、青、鳊鱼东蹦西跳。阳光下，银鳞闪耀，生机勃勃，煞是逗人喜爱。

陈敷这时看见塘埂上站着一位长脸美髯、宽肩厚背、身着青布长袍的中年人，正在对人指指点点说着话，不时发出哈哈大笑声，随着渔网的挪动而移步，像个孩子似的喜笑颜开。陈敷心想：这人大概就是曾国藩了。常听人说曾国藩严肃拘谨，一天到晚正襟危坐，但眼前这人却天真烂漫。难道是他的弟弟？筠仙说曾国藩有个弟弟极像他，陈敷想。他走上前问：“请问大爷，曾侍郎的府第在这里吗？”

“正是，先生要找何人？”

“山人闻曾侍郎已回家奔母丧，特来会他一会。”陈敷见那人收起笑容后，两只三角眼里便射出电似的光芒，心中暗暗叫绝。

“先生会他有何事？”

“山人云游湘乡，见离此不远的两屏山，有一处吉壤，这块地，全湘乡县没有任何一人有此福分，唯独曾府的老太太福寿双全，可配葬在那里。故山人特来告知曾侍郎。”

那人面露微笑说：“鄙人正是曾国藩。”

陈敷忙说：“山人不知，适才多多冒犯大人。”

说罢，连忙稽首。曾国藩爽朗一笑：“先生免礼。国藩今日在籍守丧，乃一平民百姓，先生万勿再以大人相称。贱字涤生，你就叫我国藩或涤生吧！”

陈敷原以为曾国藩必定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见他如此爽快平易，不觉大喜，不待曾国藩问，便自我介绍：“山人乃江右陈敷，字广敷，欲往宝庆寻一友人，路过贵乡，闻大人，”陈敷话一出口，又含笑改口，“闻大爷已丁忧回籍。欲来拜谒，恨无见面之礼，也不知老太太已下葬否，遂在附近私下寻找四五天，昨日觅到一块绝好吉壤。故今日专来拜访。”

“难得先生如此看得起，令国藩惭愧。请先生到寒舍叙话。”

曾国藩带着陈敷进了书房，荆七献茶毕，曾国藩说：“刚才先生说在两屏山觅到一吉壤，国藩全家感激不尽。实不相瞒，家母灵柩一直未下土，为的是在等地仙的消息。”

“寻常地仙，不过混口饭吃而已，哪里识得真正的佳城吉壤。”

“诚如先生所言。鄙人早先本不信地仙，家大父生前亦不信三姑六婆、巫师地仙。”

关于风水，曾国藩在与家人的书信中多次谈过。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在给诸弟信中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癖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又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思好地必峰回气聚，其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树木，盖气之所积，自然丰润。若饶田童山，气本不聚，鲜有佳城，如庙山宗祠各山之童涸，断无吉穴矣。大抵凡至一处，觉得气势团聚山水环抱者，乃可以寻地，否则不免误认也。”

“混饭吃的油嘴地仙，固不值得相信，但风水地学却不能不信。”陈敷正色道，“当年赤松子将地学正经《青囊经》三卷授黄石公，黄石公又将它传给张良，张良广收门徒，传之四方，造福人类。其中卷《化机篇》说得好：‘天有五星，地有五形，天分星宿，地列山川，气行于地，地丽于天，因行察气，以立人纪。’地气天文本为一体。人秉天地阴阳二气所生，岂能不信地学？地学传到东晋郭景纯先生，他著《葬书》，将地学大为发展，并使阴宅之学更臻完善。《葬书》上说：‘占山之法，以势为难，而形次之。势如万马，从天而下，其葬王者。势如巨浪，重岭叠嶂，千乘之葬。势如降龙，水绕云从，爵禄三公。势如重屋，茂草乔木，开府建国。势如惊蛇，曲屈徐斜，灭国亡家。势如戈矛，兵死形囚。势如流水，生人皆鬼。’可见，这阴宅之学，功夫深得很，不是轻易能探求得到的。”

曾国藩听陈敷说出这番话来，知他学问渊懿，遂点头说：“先生之言很有道理。自从家祖母下葬七斗冲，鄙家发达之后，国藩也就相信阴宅地学了。”

“令祖母下葬七斗冲后，家里有哪些发达？”

“自从家祖母葬后，第二年，国藩便由从四品骤升从二品，后来六弟入国子监，九弟亦进了学。”

陈敷哈哈笑道：“令祖母下葬的七斗冲，山人特地去看过的。那里前滨涓水，后傍紫石山，出路仄逼，草木不丰，只能算块好地，够不上吉壤佳城。所以它只保佑得大爷官升二品，令弟亦只能入监进学。七斗冲何能跟两屏山相比！这两屏山葬地，”陈敷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一下，两目注视曾国藩，见他凛然恭听，便轻轻地说，“不是山人讨好大爷，这两屏山葬地，将保佑尊府家业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日后将成为当今天子之下第一家。”

曾国藩两只三角眼里射出惊诧而灼热的光辉，激动地说：“倘若真如先生所言，国藩将以千两银子相报！”

陈敷摇头，淡淡一笑，说：“山人生计自有来路，这些小技，乃兴之所至，偶一为之。漫说千两银子，便是万两黄金，山人亦分文不受。”

曾国藩见陈敷并非为金钱而来，对他更加敬重，也更相信了，便客气地说：“待先生用完饭后，我陪先生一起到两屏山去看看。”

两屏山离白杨坪只有十里路。吃完饭后，国藩带着满弟国葆，陪陈敷一起徒步来到两屏山。三个人在山前山后看了一遍，然后登上山顶。陈敷指着山势，对曾国藩说：“大爷，这两屏山乃是一只大鹏金翅鸟。你看，”陈敷遥指对面山峰说，“对面是大鹏的左翼，我们脚下是其右翼。”陈敷又指着山下的一条路说，“这是大鹏的长颈。大爷看，远处那座小山是大鹏的头，后面那个山包是大鹏的尾。”

这一带，曾国藩从小便熟悉，只是从来没有站在山顶，作如此俯瞰。经陈敷一指点，他越看越像，仿佛真是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那只“展垂天乌云之翼，击三千里之水，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神鸟。陈敷又指着尾部说：“我昨天看到那里有一座修缮得很好的坟墓，也不知是哪位地仙看的，算是有眼力。”

曾国藩顺着陈敷的手指方向看去，说：“那座坟我知道，不是哪个特意看的，而是无心碰上的。”

“无心碰上的？”陈敷惊奇地问，“怎么碰得这样好？”

“我们荷叶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曾国藩缓缓地说，“前明嘉靖年间，贺家坳有个贺三婆婆，带着一个十二岁的儿子，儿子名唤狗伢子。母子二人终年在荷叶塘一带以乞食为生。那年大年三十，风雪交加，母子俩乞讨回家途中，路过两屏山时，贺三婆婆一脚未走稳，从山上滚到山脚，摔死在一块石头边。狗伢子抱着母亲痛哭，想自己家

无尺寸之地，如何埋葬呢？只好就地挖了一个坑，把母亲掩埋了。狗伢子埋葬母亲后，便离开荷叶塘，远走他乡。四十年后，狗伢子在外乡发财致富，三个儿子也都得了功名。他带着大把钱衣锦还乡，乡亲们都说这是贺三婆婆的坟地好。于是狗伢子将母坟修缮一新，并请人年代他祭奠。”

“哦！原来这样。”陈敷笑着说，“这贺婆婆葬在大鹏鸟的尾巴上，保佑了后人发财致富得功名，这便是这块宝地的明证。我现在看中的是大鹏鸟的嘴口，那才是胜过尾部千百倍的好地。大爷请下山，我陪你亲自去看看。”

三人一起来到被陈敷称之为大鹏嘴口的小山边，只见此地山峰三面壁立，中间一块凹地。山不高，却林木葱茏，尤其是那块凹地，芳草丰盛，虽是冬天，亦青青翠翠。环绕四周的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溪中时见游鱼出没。曾国藩心中赞道：“果然一块好地。”

“大爷看此地山环水抱，气势团聚，草木葱郁，活力旺盛。这种山、水、势、气四样俱全的宝地，世上难得。”

曾国葆这里瞧瞧，那里看看，连连点头：“陈先生说得不错，这方圆百来里地面，确实再也找不出一块这样好的地来。”

陈敷说：“自古以来，风水之事不能不讲。当年朱洪武贫不能葬父母，祷告上天，代为看管，用芦席将父母尸体包好，浅浅下葬。后来，扫平群雄，据有天下，打发刘伯温到凤阳老家营造皇陵。刘伯温看了看朱洪武父母的葬地，对人说：‘原来皇上的双亲葬在龙口里，怪不得今日坐江山。’”

说到这里，曾国藩、曾国葆都笑起来。陈敷继续说：“葬在龙口出天子，葬在凤口出皇后，葬在大鹏口里出将相。大爷，请再也不要迟疑，就将老太太的灵柩下葬此地吧！”

曾国藩高兴地说：“先生说得好，过些日子，就把灵柩移来，葬在这里。”

陈敷又打开罗盘，细细地测了一番，削一根树枝插在凹地上，说：“这里便是金眼的正中处，让老太太头枕山峰，脚踏流水。”

说罢，三人一起离开大鹏金翅鸟的嘴口回白杨坪。

听说来了位奇人，给老太太寻了一个绝好佳城，可以保佑曾府大吉大利，阖府上下，无不欢喜。曾麟书也过来见了陈敷，说了几句感谢话。晚饭时，曾氏五兄弟都陪着陈敷吃饭，以示谢意。晚饭后，曾国藩把陈敷请进书房，秉烛夜谈。陈敷浪迹江湖几十年，一肚子奇闻逸事，今日又因有所为而来，更是滔滔不绝。曾国藩也将朝中一些有味的故事，拣了一些说说。二人谈得甚是投机。

“三个月前，我住在长沙，那正是长毛围攻长沙最紧张的日子。”陈敷有意将话题扯到战事，并刺激他，“亏得张中丞居中调度，更兼左师爷出谋划策，亲临指挥，江将军率楚勇拼死抵抗，终于保住长沙几十万生灵免遭蹂躏。山人想，左师爷、江将军都只是文弱书生，何来如此胆识魄力。从左、江身上，我看到湖南士子的气概，真佩服不已。”

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酸溜溜的，他强作笑容说：“湖南士人为学，向来重经世致用，大都懂些军事、舆地、医农之学，不比那些光会寻章摘句的腐儒。”

“大爷是湖南士人的榜样，想大爷在这些方面更为出类拔萃。”

曾国藩颇难为情地一笑，说：“鄙人虽亦涉猎过兵医之类，但究竟不甚深透。左、江乃人中之杰，鄙人不能与之相比。”

陈敷道：“大爷过谦了。想大爷署兵部左堂时，慨然上书皇上，谈天下兵饷之道，是何等鞭辟入里、激昂慷慨；举江忠源等五人为当今将才，又是何等慧眼独具，识人于微。依山人之见，左、江虽是人杰，但只供人驱使而已，大爷才真是领袖群伦的英雄。”

“先生言重了。不过，国藩倒也不愿碌碌此生，倘若长毛继续作恶下去，只要朝廷一声令下，国藩亦可带兵遣将，乘时自效。”

说到这里，陈敷见其三角眼中两颗榛色眸子分外光亮，暗想：曾国藩动心了。陈敷有意将曾国藩谛视良久。曾国藩感到奇怪，问：“先生为何如此久看？”

陈敷说：“今日初见大爷时，见大爷眉目平和，有一股雍容大方、文人雅士的风度。适才与大爷偶谈兵事，便见大爷眉目之间，出现一股威严峻厉、肃杀凛冽之气。当听到大爷讲带兵遣将、乘时自效时，此气骤然凝聚，有直冲斗牛之状。”

曾国藩见陈敷说得如此玄奥，大为惊讶，暗想：这陈敷莫不就是古时吕公、管辂一类人物。曾国藩往日读书，就十分留意那些隐于占卜星相中的奇人。他细看眼前这位学问博洽、谈吐不俗，不畏旅途艰难，无偿地送来一处绝好吉壤的江右山人，心中顿起敬意。他自己喜欢看相，便趁机问道：“史书上载有星相家吕公、管辂的事，断人未来吉凶，毫发不差，真是神奇。请问先生，这人之贫富寿夭，真能够从骨相上判断出来吗？”

“当然可以。”陈敷断然答道，“《孔子三朝记》上说：‘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古代圣贤选择辅佐，总先从骨相着眼，而所选不差，足可资证。玉蕴而璞，山童而金，犬马鸛蛩，相之且有不爽，何况于人。只是人心深微，机奥甚多，相准不易。”

“先生高论。”曾国藩心中欢喜，又说，“照这样说来，这相人之事可以相信了。”

“相人之事，有可信，亦有不可信。”陈敷侃侃而谈，“若是那种挂牌设摊，以此谋生之辈，其相人，或迎合世人趋吉好利之俗念，或为自己某种意愿目的，往往信口雌黄，抑或阿红踩黑，此不过是攫人银钱的骗局而已。若夫博览历代典籍，推究古今成败，参透天地玄黄，洞悉人情世态者，其平日不轻易相人，要么为命世之主指引方向，要么为辅世之才指明前途，要么为孝子节妇摆脱困境，胸中并无一丝私欲。其所图者，为国家万民造福，为天地间存一点忠孝仁义之气。这种人不相则已，相则惊天动地。如此星相家，岂可不信？”

曾国藩频频颌首，说：“先生所论，洞察世情，不容鄙人不佩服。不过，鄙人心中有一段往事，其中缘故，一直不解。先生可否为我一释？”

“大爷有何不解之事，不妨说与山人听听。”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曾国藩缓慢地说，“那年国藩尚未进学，一次偶到永丰镇赶集。见集上一先生，身旁竖起一块布幡，上书‘司马铁嘴相命’六个大字。我那时正为自己年过二十，尚无半个功名而苦恼，便走到司马铁嘴面前，求他相一相，看此生到底有没有出息。司马铁嘴将我左瞧右看，好半天后，沉下脸说：‘先生是喜欢听实话，还是喜欢听奉承话？’我心头一惊，自思不妙。但既然已坐到他的对面，便不能中途走掉，于是硬着头皮说：‘当然要听实话。’司马铁嘴把我又细细端详一番，说：‘不是我有心吓唬你，你这副相长得很不好，满脸凶气死气，将来不死于囚房，便死于刀兵。我说了实话，你心中不舒服。你这就走吧！我也不收你的钱，自己今后多多注意。’我听了好不晦气，一连几个月心神不定。谁知我第二年就进了学，第三年便中了举，再过几年，中进士点翰林，一路顺利。点翰林回家的那年，我特地到永丰镇去找司马铁嘴，谁知再也找不到了。别人说，司马铁嘴知我回来修谱，吓得半个月前便逃走了。陈先生，你说那个司马铁嘴的话可信不可信？”

“哈哈！”陈敷一阵大笑，心想：怪不得他不愿出山办团练，是怕死于刀兵之中，必须彻底打消他这个顾虑。“有趣！有趣！司马铁嘴可惜走了，不然，山人倒要去见识见识这个至愚至陋的算命先生。山人想那司马铁嘴一定是多时没有生意，穷极无聊，拿大爷开心取笑罢了。大爷的长相，倘若在不得志之时，双眉紧蹙，目光无神，两颊下垂，嘴角微闭，的确给人一副苦难中人的感觉。但那个铁嘴忘记了相书上所说的‘相随心转’的道理。大爷这副相，若长在心肠歹毒、邪恶多端人的脸上，或有所碍。但他不知，大爷乃堂堂正正伟男子，是忠贞不贰、疾恶如仇的志士，一颗心千金不换，万金难买。可惜他一个庸人，哪能看得透彻？何况大爷十多年来为学勤勉，为官清正，纾君主之忧，解万民之难，在刑部为百余人洗冤伸屈，在工部为数十州

县修路架桥，功德广被人世，贤名远播四域。大爷面相，已早非昔日了。”

陈敷这盆米汤，灌得曾国藩喜滋滋乐融融，连声说：“先生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山人从今日午后来，便留心大爷面相骨相。见大爷山根之上，光明如镜，额如川字，驿马骨起，三庭平分，五岳朝拱，三光兴旺，六府高强。此数者，若备一种，都大有出息。大爷全兼备足，前程不可限量。且骨与肉相称，气与血相应。无论从面相骨相而言，均常人所有。看来大爷位至将相，爵封公侯，是指日可待之事。”

曾国藩连连摆手，说：“先生这番话，鄙人担当不起。想鄙人出身微末，秉性愚钝，有今日之名位，亦大出意外，何敢望公侯将相之荣贵。”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敷说，“历来农家出俊秀，大爷不必自限。我细思过，相书上所言，类似大爷骨相者，古来只有三人。即唐之郭汾阳、裴相国，明王文成公，然则三人皆以平乱之功而名垂史册。如此看来，大爷也将要从此发迹。”

曾国藩想到对张亮基邀请的推辞，一时陷于沉思。陈敷见曾国藩不语，便继续说下去：“大爷，贵府昆仲，山人今日有幸得以谒见，不是山人面谀，大爷兄弟五人，个个玉树芝兰，人人官秩隆盛，尤以大爷和九爷面相最好，将来都可列五等之爵。”

“如先生之言，国藩亦可置身戎间，上马杀贼了？”

陈敷点头，说：“山人这些年来夜观天象，见轸翼之间将星特别明亮，在轸星十六度处有一将星尤其耀眼。轸星十六度下应长沙府。故山人这几年一直在荆楚一带游历，广结英雄豪杰。今日一见大爷，心中暗自诧异。自思相人三十余年，足迹遍天下，从未见过大爷这等骨相的人。昨日又偶遇大鹏金翅鸟之嘴。如此看来，天意已在大爷昆仲身上，请万勿错过好时机。古人云，天赐不取，反受其咎。请大爷

好自为之。山人所言实乃天机，幸勿与外人道。”

曾国藩神色庄严地点了点头。这时，曾府的报晓鸡已发出第一声啼叫，曾国藩吹熄灯，与陈敷对床而卧。

日上三竿，陈敷起床，曾国藩早已不见。曾国藩将昨夜与陈敷的一番话，择要告诉了诸弟。四个弟弟，个个欢喜。想当今满目刀兵，遍地狼烟，正是男儿争功名、猎富贵的好时候，莫不是天遣异人来指引方向？曾府上下将陈敷看得如同神仙似的。兄弟五人齐齐陪伴陈敷吃早饭。饭毕，陈敷告辞。曾国藩命荆七取出百两白银来，酬谢陈敷看地之劳。陈敷笑了笑，轻轻用手推开，说：“待大爷功成名就之后，再赏山人不迟。”

曾国藩将陈敷送出大门外二里路远，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兄弟又将陈敷送到贺家坳后，才彼此拱手作别。



曾国华



曾国潢



曾国荃



曾国葆

五 郭嵩焘剖析利害，密谋对策，促使曾国藩墨经出山

陈敷返回湘乡县城旅店，将此行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郭嵩焘。嵩焘大喜道：“广敷兄，你不仅会看相看风水，巧舌如簧，还会察访民情，连荷叶塘死了几百年的贺三婆婆的坟都给你派上用场了。”

陈敷得意地笑道：“贺三婆婆的坟给那块风水宝地作了最好的证明。不然，我与曾侍郎素不相识，他们何以会相信我呢？”

郭嵩焘也笑道：“不是贺三婆婆给你的宝地以证明，怕是你的宝地是受贺三婆婆的启发吧！”

陈敷大笑起来。笑完后，正色道：“筠仙，你不要说风凉话。这风水地学的确不可不信。你想想看，若不是父母葬得好地，朱元璋一个要饭的和尚，怎么会做起九五之尊来呢？”

郭嵩焘点点头说：“对风水之说，我取圣人的态度，也学个子不语：既不信，亦不贬。”

“幸好曾侍郎一家不取你的态度。不然，我这一套就吃不开
了。”陈敷一边说，一边收拾行李，“筠仙，对曾侍郎，我讲的是虚，
你这次去要讲实，实实在在地剖析局势，打消他的顾虑。他不是二十
几岁的热血青年，不会因为我那几句空头话，就会不顾一切地出山办
事。曾侍郎常对人说要实事求是。我那一番话，会对他起些作用，但
关键还在于你的实话。我们就此分道扬镳。我去宝庆府寻一个方外友
人。你此番去，必定会和曾侍郎一道出来。好自为之吧，前程大得
很。”

“兄台不要走，我们一起办吧！”

“我是闲云野鹤，疏懒惯了，哪里耐得那种繁剧。”陈敷笑道，“贤
弟珍重，后会有期！”

说罢，飘然向宝庆方向走去。郭嵩焘也急忙收拾行装，离开旅
店，向荷叶塘出发。

陈敷走后的当天下午，湖南巡抚衙门遣人送来一封咨文。咨文转
录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
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钦此。

曾国藩想，这是不是镜海先生密荐的结果呢？陈敷前脚走，上谕
后脚便跟来了，难道真的就如这个江右山人所预言的：后半生将要由
此而入阁拜相、封侯赐爵？他紧闭房门，燃起一炷清香，盘坐在床
上。在袅袅香烟中，他微闭双眼，如同老僧入定般，尘世的一切都已
远去，灵府深处一片澄静，思路格外清晰。这是他十年前跟随唐鉴读
书，从唐先生那儿学来的诀窍。曾国藩治学不主门户，善于贯通各家
学派。唐鉴有一次告诉他：“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
圣人，亦是‘静’字功夫；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
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唐鉴的话指点了他。他想到老庄也主张静，管子也主张静，佛家
也主张静，看来这“静”字是贯通各家学派的一根主线，正是天地间最

精微的底蕴，所以各家学派都在这一点上建立自己的养性处世理论。管理国家也要这样，人们常称赞治国贤臣都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人物。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从那时起，他每天都要静坐一会，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更是不轻易作出决定，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温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

无论是为皇上分忧，还是为实现个人抱负，曾国藩认为都不应该推辞这个使命。十多年来，皇恩深重，皇上的江山和他自身及整个曾氏家族都早已连成一体。现在皇上要臣下临危受命，他怎能辞而不要？何况早在家乡读书时，他便立志，此生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进了翰林院以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文要有韩愈的成就，武要有李泌的功绩，从而彪炳史册，留名后世。自从升授礼部侍郎以后，他便更加踌躇满志。几年来，除户部外，他遍兼五部侍郎。国家大事，他件件都能应付裕如。在兼管兵部时，他遍读历代兵书，尤爱读《孙子兵法》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眼看时局动乱，心中隐然以救世拯民者自居。他赋诗明志：“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立志做孔孟诸葛亮一流的人物。现在长毛作乱，危及两湖，看来还有蔓延北去东下的危险，朝廷视之为心腹之患。拯国难，纾君忧，不正当其时吗？何况自己已与长毛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他恨死了这帮犯上作乱的叛逆。受命出山吧！蓦然间，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他想起去年的一次朝会——

“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诸葛”这两句诗出自曾氏《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原诗较长，姑录其中一段：“我道夫子贤，世人或嘲谤。世人病我顽，夫子怜其诳。袍笏虽支离，貌卑心则亢。平生企高遐，力微不自量。树德追孔孟，拯时俪葛亮。又兼韩欧技，大言足妖妄。夫子不予讥，和高越初唱。”



咸丰皇帝

乾清宫正殿。当年的太子奕訢、现在的年轻皇上，端坐在宝座上。他登基已一年多了，改号咸丰。

在曾国藩看来，皇上好像有一股励精图治的劲头。一年多来，皇上广开言路，重用贤臣，颇思有一番作为。比起道光帝晚年来，朝中充满了生气。曾国藩因为遍兼五部，深知国事已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连年干旱、虫灾，有的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而各级官吏的征缴敲诈则有增无减，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饥民，是赤地千里的荒土。而更可怕的是，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科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弊，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上个月，曾国藩上了一折，指出当前国家有两大病患，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他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奏折送上去，倒是很快就批下来了，但只有“知道了”三个字，弄不清楚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曾国藩只有轻轻叹息而已。

今天的朝会上，有几个大臣谈到广西的战事。洪秀全扯旗造反已近一年，每当谈起这件事，满朝文武，无不变色。大家心里都清楚，八旗驻防兵和绿营加在一起，虽然将近百万，但根本不能打仗；派遣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去督军，那其实也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站在朝班中，想到国家经纬万端，最终归于天子一人。对年轻的咸丰帝，他充满希望。皇上若能这样继续下去，端正圣躬，发愤图强，则国事尚可为。想到这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几点意见重新清理一下，从队伍中走出来，跪下奏道：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混淆，若对此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端之近似，亦各有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两班文武听到这里，吓得一声不敢吭。这曾国藩今天变成了虎胆豹心，竟然敢说皇上的不是！有人偷眼看了下皇帝。但见“正大光明”匾下那位年方二十、瘦瘦精精的天子正在听着。或许是曾国藩的湘乡官话不大容易听得懂的缘故，皇帝的脸上并无任何表情。在曾国

藩略为停顿的当儿，咸丰帝嘴角微微一动，说：“卿只管说下去。”

曾国藩慢慢地一字一句地说：“臣每观皇上祭祀肃雍，跼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自去岁以来，广林、福济、麟魁、惠丰等都以小节获咎。此风一长，则群臣皆务小而失大。即为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者在审度地利，又其次者在慎重军需。而此三者，筹措中都有失误。”

咸丰帝脸色已见不悦，为顾全体面，也怕堵塞言路，他没有发作，只是不大耐烦地打断曾国藩的话：“第二端呢？”

“臣闻皇上万几之暇，熙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去岁广开言路，然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咸丰帝见曾国藩先是指责他处理广西军务失措，现又说他纳谏是虚，不觉大为恼火，本想不让他说完，但又想知道下文，于是带着怒气指示：“曾国藩奏语宜短，快说下去！”

曾国藩听到这句话，顿时感到脚腿发颤，虚汗直流。“是！”他镇静一下，决心一吐为快：“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此广大之美德。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不防……”

“狂悖！放肆！”咸丰帝再也不能忍受了。一年来，臣工们也曾上过不少指责时弊，规劝皇上的奏疏，但语气都极为委婉温和。对这样的奏疏，咸丰帝看得下。尽管文字用得婉转，但用意他还是明白的，他喜欢臣下都用这样的语言奏对。他没有想到，今天曾国藩在众多文武面前，居然用“失误”“虚文”“骄矜”这样尖刻的字眼儿来指责自己，他感到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受到挫伤，因而怒火中烧。曾国藩分明是瞧自己只是刚过弱冠的年轻人，才敢于如此肆无忌惮。今日如不给他

点颜色看看，怎能建立起自己的威望？他厉声喝道：“曾国藩所奏纯属想象之词，并无实在内容。如此以激辞上奏而沽忠直之名，岂不虚伪？岂不骄矜？该当何罪？！”

两班文武见咸丰帝盛怒，莫不战栗异常。慌得大学士祁隽藻忙出班叩首奏道：“曾国藩所奏狂悖，罪该万死。但姑念他敢于冒死直谏者，原视皇上为尧舜之君。自古君圣臣直，恳求皇上宽恕他这一次。”

左都御史季芝昌也出班担保：“曾国藩系臣门生，生性愚戆，然心则最直最忠。倘蒙皇上不治其罪，今后自当谨慎。”

咸丰帝看到祁隽藻、季芝昌都来说情，又思曾国藩之言本出于忠愍，今日治罪于他，势必招来朝野议论，反为不美。于是趁他们说情的当儿，把手一挥：“下去！”

曾国藩不敢再说什么，忙磕头谢恩，退了下来。他不知那天是怎样回到家里的。他在床上躺了一整天，想到即将大祸临头，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原以为今上会有所作为，谁知却这样的器量狭小！他设想马上会来的处分：重则削职为民，轻则降级外调。他吩咐欧阳夫人收拾金银细软；又把纪泽叫到跟前，告诫他好生念书，日后只做一个明理晓事的君子，千万不要做大官。纪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曾国藩着实紧张了几天。后来听说咸丰帝气消了，只批评他“迂腐欠通”，同时也肯定他“意尚可取”，没有处分。一场惊恐虽已过去，但新天子的圣德，曾国藩也算体会到了。

曾氏批评咸丰皇帝一事，见之于其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所上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该奏疏批评咸丰皇帝办事务于琐碎而疏于远大、徒尚文饰而不讲实效，厌薄恒俗而滋生骄矜等三大缺点。咸丰皇帝于此疏大为不快，几乎全盘予以拒绝。咸丰帝的态度，见之于他亲笔所写的朱批：“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批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

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曾氏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上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使曾国藩深深懂得，当今为官，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要办大事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办团练，性质更加不同。团练若不能打仗，则不成事；不成事，则皇上看不起。若能打仗，必然会成为一支实际上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猜忌甚深。这支军队将会招致多少嫌猜！弄不好，非徒无功，还有不测之祸。再说，湖南的吏治也太腐败了，在十八省中可谓首屈一指。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皇上多次痛责湖南的吏治。原巡抚陆费泉、布政使万贡珍、辰永沅靖道吕恩湛，都因贪污营私舞弊、办事颞颥等原因交部严议，或撤职查办。现在巡抚、两司虽说都换了新人，但多年来的腐败习气，岂是换掉几个人就会改变的？还有一个原因隐埋在他的心底最深处，不能有丝毫流露——

过去在京中做官，从奏章、塘报，以及亲友的信函中，曾国藩知道国势已衰败。这次出京南下，从直隶到山东，从苏北到淮南，所到之处皆哀鸿遍野，饿殍盈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各种事态都使他感到国家正处在人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时刻。曾国藩多次在心里叹息：没有想到国势竟坏到这般地步！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半天，他亲眼看到长毛军容整齐，战斗力强，军中亦不乏人才。尤其是那晚要他誊抄的告示，以民族大义鼓动汉人起来光复国土一节，更是甚合汉人之心。看来洪杨非等闲之辈。莫非天意真的已厌倦爱新觉罗氏，要改朝换代了么？自己受皇恩深重，理应匡扶皇室。但天意既厌，人力岂能改变得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皇上的江山，能保得住吗？

想到这些，曾国藩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料欲效武乡、邲侯竟不能！”他决定不受命，至少暂不受命。曾国藩不再想了。他从床上起来，摊开纸，要给皇上写一份“恳请在籍终制折”。

经过三四天的反复修改、润色、誊抄，奏折已出来了。正拟派人

送往长沙，呈请张亮基代奏，荆七进来禀报：“湘阴郭翰林来访。”

又是几年没见面了，曾国藩与郭嵩焘两位至交老友相见后分外亲热。郭嵩焘以晚辈身份，向停厝在腰里新屋的江氏老太太灵柩跪拜行礼，又拜谒老太爷曾麟书，并与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一一见面。

郭嵩焘对曾国藩说：“我来荷叶塘，一来向伯母大人致哀，二来向仁兄恭贺。”

曾国藩惊道：“我有何事可恭贺？”

嵩焘笑道：“听说仁兄即将赴省垣高就，总办全省团练事务。三湘土人，识与不识，莫不欣欣然，咸谓湖南之事可为，期望仁兄慨然展郭、李之大才，一施素日澄清天下之抱负，抚境安民，拨乱反正。此等大好事，嵩焘能不恭贺？”

曾国藩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兴奋，脸上却毫无表情，说：“筠仙谬听传闻。张中丞虽来信相邀，皇上近日也有谕旨，但国藩身已不祥，何能担此重任？张中丞那里早有信婉谢，皇上谕旨，我亦不能接受。”

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两封信函来递给郭嵩焘。郭嵩焘看时，一封是转录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一封是曾国藩刚誊正的奏折。折子的第一句写着：“臣恳请在籍终制，不能受命，仰祈圣鉴事。”郭嵩焘不再看下去，扔在一边，叹息道：“哎！可惜张中丞、左季高、江岷樵都看错了人。我郭嵩焘这二十年来自认与你最相知，看来也靠不住。‘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原来只是文人的诗句，并不是志士的心愿。”

曾国藩是个最要强的人，郭嵩焘这几句挖苦话，说得他脸一阵阵发热，极不好意思。

“筠仙，你也不理解我？我是热孝在身啦！哪有母死未葬，就出山办事的道理？”

郭嵩焘并不理睬他的表白，继续以自言自语的口气说：“只有一人没有说错。”

“谁？”曾国藩脱口而出。

“湖南水陆提督鲍起豹。他说，曾国藩乃一介文弱书生，他有何本事办团练，别看他平日气壮如牛，到头来一定胆小如鼠。”

曾国藩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他知道郭嵩焘在有意激将，反而脸不热了，平静地笑道：“好个乖巧的郭老大，我又不是周公瑾，几句话就可以激得了的。”

郭嵩焘正色道：“谁要激你？我只是为你可惜，你辜负了桑梓的厚望，更可惜的是，你使恭王、肃学士、镜海先生得了个不知人的恶名。”

曾国藩心里一惊，镜海先生向皇上密荐事，已从他的来信中得知，至于恭王、肃顺的保荐，却一点也不知。

“筠仙，此话怎讲？”

“你看看这封信吧！”

郭嵩焘从袖口里掏出周寿昌给左宗棠的那封信来。曾国藩忙一手接过，细细地看着。

周寿昌的信中讲，自唐鉴密荐后，皇上一直在考虑起用曾国藩，但未最后拿定主意。为此事，皇上分别召见恭王奕訢和内阁学士肃顺。二人都竭力主张起用汉人来平洪杨。恭王说曾国藩是先帝破格超擢的年轻有为的人才，是林则徐、陶澍一类的人物，要皇上实心依畀，予以重用。肃顺更明确提出，当前两湖动乱，请飭曾国藩在原籍主办团练，效嘉庆爷平川楚白莲教的成法，给曾国藩方便行事的权力。如此，则洪杨可早日剪灭，国家可早得平安。皇上欣然接受，并夸恭王、肃顺见识卓越，老成谋国。

曾国藩看完信，心情异常激动。自从陈敷来过以后，曾府表面上虽仍处大丧之中，内里则充满着融融喜气。国荃请了附近十多个风水先生去看那块凹地，无人不称赞这是块绝好的地，因而更加相信陈敷的话。加之又来了上谕，兄弟们都鼓励大哥晋省办团练。国华说：“李贺说得好：‘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五等之爵从来靠沙场猎取，几曾见过以文章封侯的？”

国荃说：“嘉庆年间，杨遇春不过是额勒登保手下一员武将，后竟拜陕甘总督，封一等侯。道光年间，马济胜一勇之夫而封二等男爵。靠的是什么，还不靠平叛的军功？”

弟弟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曾国藩考虑得更深。陈敷的预言给他带来激动，增加了出山的信心。不过，预言终归是预言，并不就是现实，现实却有重重困难。现在，从周寿昌的信上，曾国藩却看到了希望。他与恭王、肃顺都有过多次接触。恭王才思敏捷，器识闳达，是皇族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肃顺是郑亲王乌兰泰尔的第六子，明练刚决，敢作敢为，不但是满族中数一数二的拔尖角色，也是闾朝文武中少有人比得上的干才。上半年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知道皇上将会重用肃顺，依靠他来整饬朝纲，力矫弊端。肃顺的入阁拜相，只是明后两年的事了。有恭王、肃顺的信任，有皇上爽快地接受，还怕朝中无奥援吗？这个最大的顾虑一消除，曾国藩真的动心了。但他并不明白地表示出来，只是以一种遗憾的神情对郭嵩焘说：“这么大的事情，苻农居然不直接给我来信，他是还在记我的仇啊！”

周寿昌字符农，又字应甫，长沙人，道光二十四年中顺天乡试南元，二十五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周寿昌结交甚广，官位虽不过一翰林院侍讲学士，然交游遍及王公大臣，是湖南京官中的百事通。出自他的消息，十之八九是可靠的。但周寿昌又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有次在妓院，与妓女饮酒赋诗弹唱，差点被人告发。曾国藩以前辈身份声色俱厉地将他责骂一通。周寿昌嫌曾国藩太拘谨，曾国藩也怕以后受周寿昌的牵累。从那以后，二人往来就不多了。周寿昌通报出这个绝密消息，使曾国藩大为感激。

“我那次说他，重是重了点，但完全是为他好。”

“苻农还是领了你的情的，从那以后收敛多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季高，其实也就是告诉你。他不直接给你来信，是怕你还在记恨他哩！”

“我要写封信去感谢他。我这人，有时对人脸色不好看，是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曾氏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在给诸弟的信上提到周寿昌烟妓饮花酒的事：“同乡周苻农家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家饮酒，提督府捉去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苻农、获舟尚游荡不畏法，真可怪也！”

“涤生，你看看，如果你坚不受命，恭王和肃学士会怎么想呢？”

曾国藩低头不语，良久，轻轻地说：“筠仙，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从未跟张中丞、潘藩台他们打过交道，不知道彼此好不好相处。你也知道，湖南的情形是积重难返。我这人性子急，今后与湖南官场亦难相得。”

“要说张中丞，此人最为爱才，为人又极坦诚。他不受苞苴之事，你应该知道。”

“张中丞之清廉，的确古今少有。”

“‘当文官的不爱财，再平庸亦是良吏；当武官的不怕死，再粗鲁亦是好将。’这话是你说的。凭此一端，即知张中丞的品性。涤生，你大概不知季高是怎么到的长沙吧？”

曾国藩摇摇头。

“这是个令人捧腹的故事。”

郭嵩焘将这次在长沙听到的计赚左宗棠的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果然令曾国藩大笑不已，说：“季高此事，今后真要给他刻上墓志铭，让后世子孙都知道他左三爹爹是如何受骗当师爷的。”

“用的手法虽是骗，但心却至诚可感。”

曾国藩点头赞同。

“潘藩台为人也忠厚本分，季高、岷樵都是多年老朋友了，这个顾虑不必要。至于湖南的吏治，说来的确腐败。但是，涤生兄，眼下中国十八省，哪个省的吏治又不腐败？天下乌鸦一般黑。除非不做事则已，既要做事，就无可选择之地。东坡问贾太傅：‘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邪？’嵩焘借这句话问仁兄：‘然则是天下无乐土，终不可有所为邪？’”

曾国藩不觉笑起来，指着郭嵩焘说：“唐宋八大家，就只有你读得活！”

“涤生，你莫跟我兜圈子了，什么热孝在身，什么湖南吏治腐败，都不是你不出山的主要原因，我知道你的顾虑在哪里。”

“在哪里？”

“今世知你者莫过于我。”郭嵩焘狡黠地望了曾国藩一眼，“你是担心长毛不好对付，怕万一不能成功，半世英名毁于一旦。”

“哈哈！”曾国藩大笑起来，既不首肯，也不否定。

“涤生，我跟你打个赌：莫看眼前长毛势大，嵩焘料定他们不能成事。”郭嵩焘伸出一只手来，放到曾国藩面前，做出一个击掌的样子。国藩仍坐着不动，不露声色地问：“何以见得？”

郭嵩焘将他这些天来，苦苦思索而得出的认识搬了出来：“长毛起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其所依靠者拜上帝会，所崇拜者天父天兄；信耶稣异教，迷《新约》邪书；所过之处，毁孔圣牌位，焚士子学宫，与我中华数千年文明为敌，已激起天怒人怨。凡我孔孟之徒、斯文之辈，莫不切齿痛恨。就连乡村愚民、贩夫走卒，亦不能容其砸菩萨神灵、关帝岳王像之暴行。涤生，你出山之后，打起捍卫名教的旗帜，必定得天下民心。天下人都归顺你的勤王之师，长毛还能长久

吗？”

郭嵩焘这番痛快陈辞，使曾国藩心智大开：洪杨以民族大义争人心，我则以卫道争人心！郭嵩焘见曾国藩眼中已射出兴奋的光芒，知这几句话已打动了，于是益发高谈阔论：“涤生兄，你说吏治腐败，国事日非，不是办事之时。仁兄熟知本朝掌故，难道忘记了当年圣祖爷平三藩之乱的壮举吗？三藩作乱时，圣祖爷亲政不久。朝臣有的说，国家根基尚未大固，吴三桂等人势力很大，不如用抚保险。圣祖爷不为所动，坚决削藩。结果不但平息了三藩之乱，且借平乱之威刷新社稷，开创康乾盛世，使我大清江山固若金汤。沧海横流，更能显现出英雄的本色。仁兄一向仰慕武乡侯、邲侯。武乡受聘，正奸臣窃命；邲侯出山，当天下乱极。今日国势，如同汉末唐衰之时，焉知不再出武乡、邲侯？”

曾国藩三角眼中的光芒越来越亮，连声叫道：“好！贤弟说得好极了！”

“涤生兄，你素抱澄清天下之志，今日正可一展鸿图。古人云：‘虽有智能，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又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而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以发。’今时机已到，气运已来，上自皇上亲王，下至士民友朋，莫不瞩目于你。你若践运不抚，临机不发，不但辜负了自己的平生志向，也使皇上心冷、友朋失望。涤生兄，你还犹豫什么呢？”

“前人著书，说苏秦、张仪口似悬河，陆贾、酈生舌如利剑，适才听贤弟一番话，使国藩如拨云雾而睹青天，任铁石心肠亦不能不动心，今日方知苏张陆酈之不假！”曾国藩叹道。

嵩焘高兴地说：“仁兄出山办团练，军饷是第一大事。前向长毛围城，藩库已空，料张中丞一时不易筹措，嵩焘即刻回湘阴，劝募二十万饷银，助兄一臂之力。”

曾国藩拊嵩焘背，满怀深情地说：“难得贤弟一腔热血。若朝野文武都像贤弟这样忠于皇上，忧国忧民，哪来今日的洪杨作乱！就看

在贤弟伤上，也不由国藩不出。只是，”曾国藩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想到自己一贯打着终制不出的旗号，现在收起这个旗号，也得有个转圜，“国藩今日乃戴孝之身，老母并未安葬妥帖，怎忍离家出山，且亦将招致士林指责！”

郭嵩焘心里冷笑不止，说：“大丈夫办事，岂可过于拘泥！况且墨经从戎，古有明训。为保桑梓而出，为保孔孟之道而出，正大光明，何况又有皇上煌煌明谕，仁兄不必多虑，若你尚有不便之处，可由伯父出面，催促出山，家事付与诸弟。这样，上奉君命，下秉父训，名正言顺，谁敢再有烦言？且我听老九说，前几天有一江右山人，为伯母寻了一个极绝极妙之佳城，将保佑贵府大富大贵，又断定仁兄此番出山，乃步郭汾阳、裴相国之足迹，日后必定封侯拜相。看来事非偶然，天时、地利、人和一应俱全。仁兄万勿再固小节而失大义，徒留千古遗恨！”

翌日，郭嵩焘将昨夜的谈话禀告曾麟书。麟书是湘乡的挂名团总，这几天又听说了陈敷的预言，俟郭嵩焘说完，立即满口答应。遂面谕国藩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恰好这时，张亮基又来一信，报告武昌失守的消息，再一次恳切敦请国藩出山晋省。于是，曾国藩将家事妥为安排，与四个弟弟分别作一次长谈。六弟、九弟、满弟都要求大哥这次就带他们出去，曾国藩考虑再三，决定暂带国葆一人先去长沙，叮嘱国华、国荃且安心在家，不要轻举妄动，视局势的发展再定进止。然后，他来到腰里新屋，在母亲灵柩前焚烧已经誊抄尚未发出的“恳请在籍终制折”，并轻轻地对着母亲遗像说：“儿子不能尽人子之孝，庐墓三年了，为酬君恩，为兴家族，已决定墨经出山！”

第四章 天王定都

一 洪秀全江宁称王

正当曾国藩带着满弟国葆、康福、王荆七与郭嵩焘一起离开群山环抱的荷叶塘，向长沙走去的时候，百万太平军将士正在天王洪秀

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下，借攻克武昌的巨大军威，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浮江东下，相继拿下九江、湖口、安庆、芜湖等沿江重镇，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夺得江宁。两江总督陆建瀛被杀，江宁将军祥厚战死。小天堂敞开大门，准备迎接两年来浴血奋战、劳苦功高的天国将士。

江宁，古称金陵，清代置两江总督衙门于此，乾隆二十五年，又增设江宁布政使司，是仅次于北京的重要城市。北王韦昌辉率部最先进城，第二天，东王、翼王也进来了。在三王指挥下，江宁城内的善后事宜进展得迅速而有条不紊。积尸清除了，大火扑灭了，街道清洗了。为着防止向荣和琦善南北夹攻的队伍攻城报复，江宁十三道城门和破损的城墙也奇迹般地恢复了。只是城里人口大大减少，老百姓纷纷迁徙城外躲避战火，百万多人出走十之八九，只剩下十多万了。

两江总督衙门被定为天王宫，这两天也略加修饰。清妖的一切仪仗、匾额、字画全部焚烧，从大门口一直到天王殿，所有门墙都用黄纸裱糊。将士们清扫庭院，张灯结彩，以便恭迎天王驾到。

咸丰三年正月二十日，虽然天气清冷，却阳光灿烂。对于江宁百姓来说，这是个冬天里的好日子。随着战火的熄灭，这个六朝古都又显现出它气概非凡的本色来。紫金山雄踞城外，犹如一个儒雅的将军，仗剑守卫着东大门。山脚下的玄武湖波光粼粼，晶莹透亮，好比一块明丽的妆镜，映衬着紫金山的英姿。小小的圆菱湖羞涩地躲在西南角，那正是持镜美人的笑靥。长江是一匹浅黄色的练带，弯弯曲曲地铺在城北，停泊在江面上的大小战船，如同练带上镶嵌的一颗颗珍珠，熠熠闪光。练带上有一根乳白色的丝绦，蜿蜒穿过城南。这丝绦便是胭脂金粉秦淮河。从古到今，它载过多少梦幻般的画舫，水中混杂过多少公子王孙的绿酒、商女村姑的清泪！那清凉山、幕府山、雨花台、燕子矶，那莫愁湖、胜棋楼、鸡鸣寺、夫子庙，每一处风景、每一座建筑，都有着一段神奇的传说、一个动人的故事，引起人们对这个古都的无限缅怀和神往。金陵，你真是人人向往的小天堂。今天，你千年史册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从清晨开始，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到仪凤门这段街道，便全部由两广过来的老兄弟刀枪森严地警卫着。天王就要率领天朝的文武百官进小天堂了！

留在城中的十万百姓，出于好奇、仰慕、看热闹等各色心情，吃过早饭后，都来到这条街道，一睹天王威仪，把两旁的小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

忽然，一道严厉冷酷的命令传过来：“全体原地跪下，不得走动，低头看地，不准仰视，违者斩首！”十万百姓颤颤抖抖地跪下来，两眼直勾勾地看着膝前，年长体弱的后悔不该来。但已迟了，来了就不能走，“违者斩首”。跪在人群中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抵抗不了那强大的诱惑，趁着警卫兵士不注意，常常偷眼向街中心望去。

来了！眼前是一片数不清的红、黄、白、黑、蓝军旗，从仪凤门那边走过来，尘土飞扬，旌旗蔽空。不见天王，但见一副威严不可抗拒的气派向跪在地上的百姓头上压来。长长的军旗队伍过后，是一批佩剑武官，一色的高头大马，五人一排，足足有一百排，红色褂子前均绣着“两司马”“卒长”等黑字。跟着马队而来的是一座六十四人抬的大黄轿，轿身四面绣着四条或腾云驾雾、或翻江倒海的巨龙，轿顶上有五只用丝线、竹骨扎成的仰头朝天的丹顶仙鹤。卫兵和轿夫头戴一色的黄风帽。轿后十六对吹鼓手，十六对铜鼓手，有节奏地吹吹打打。偷看的老百姓心中揣测：这轿里坐的怕就是天王了。

是的，轿里坐的正是洪秀全。这几日，是他出生四十年来最愉快的日子。从岳州以来，千里长驱，势如破竹，自己几乎没有亲临过战场，没有指挥过一场战斗，小天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到手了。他起先还有点意外，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应该的事。自己是天父的次子，天兄的亲弟，有万能的天父天兄的帮助，世上哪里还有敌手呢？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在他挥手之间，北京就可以拿下，咸丰妖头就得让位，中国的一统江山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昨天，他登高眺望六朝胜地，心里涌现出一股志得意满的情绪。这个广东花县的落选童生，长期看到的只是田园阡陌、寒山僻水，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江山。钟山龙

盘，石城虎踞，的确名不虚传！他想起幼时读过的李后主词，看过的孔尚任的《桃花扇》。这个金粉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再也不是想象中的虚无缥缈的仙境，而是实实在在已属于自己了。黄龙轿里的天王，决定从此卸甲下鞍，好好地享受、加倍地享受这人世间的幸福，方不辜负天父之子的身份，不委屈十多年来提着头颅传教造反的艰难岁月，补足过去整整四十年的亏欠。

黄龙轿后，一匹装扮得华丽考究的白马上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怀里抱着一个三岁孩子。这孩子身着滚龙绣袍。并排的是另一匹同样装扮的枣红马。那上面也坐着一个女人，怀里同样抱着一个孩子。这孩子大概尚不满周岁，用一条黄色绣龙围巾包着。

这两匹马后，是一队花花绿绿的女人，一共三十六位，全部骑马。这些女人大部分都在二十岁上下，身穿短衣长裤，不着裙，一双大脚格外显眼。每个女人后面紧跟着一个女仆。女仆手撑一把色彩艳丽的日照伞。日照伞上分别写着“赖王娘”、“谢王娘”、“韦王娘”等。跪在地上的百姓心中明白，这是天王的后妃们。对于天王有三十六个娘娘的事，他们不感到惊讶，都认为这并不算多。住在北京紫禁城里的皇爷，据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比天王的老婆多多了。尤其令他们钦佩的是，天王的妃子个个能骑马打仗，就凭这一点，即可称巾帼英雄。天王的老婆们尚且如此，天王的本领就可想而知了。这三十六个女人过后，又是数百名步行的士兵。从天王的开路旗手算起，一直到最后一个士兵走过，足足过了半个时辰。这位开创新国的天王是多么的气派！老百姓个个钦佩万分，以前看到总督出巡，以为是大开眼界，现在跟天王的仪仗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跟在天王后面的是幼西王、幼南王，接下去是天、地、冬、夏、春、秋正（又正）副（又副）二十四丞相，再接下去是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等，最后是一支英姿飒爽的女兵。女兵们身着戎装，腰佩刀剑，背后背着一张花弓。举止之英武，是江宁城百姓所未见过的。一直到日落西山，队伍才过完。老百姓们也在地上整整跪了三个时辰。但他们都不觉得累，反而得到极大的满足。原先后悔想走的也庆幸没有走，因为到后来，大家都抬起头来观望，也没有哪个

警卫认真地执行命令，有的警卫还和百姓笑嘻嘻地说几句话，露出得意的神色。

二 天王开国的三件事：定都、朝拜、开科取士

一进天王府，洪秀全想到有几件大事，必须在近期内由他出面定下来：一是定都，二是朝拜，三是开科取士。至于稳定局面、巩固政权、管理百姓、建设小天堂乃至北征西征等军国要事，他全部委托东王去办理。他自己要静下心来，把生平所作的诗文，尤其是关于拜上帝会的宣传文字好好整理一下，选最好的刻手，用最精美的纸刻印出来，每个拜上帝会成员人手一册。洪秀全认为这才是教化万民、惠泽子孙的千秋伟业，今后自己将会和文、武、周公、孔、孟、天父、天兄一样，世世代代被人们捧为圣人，至于攻城略地、建设国家，毕竟是形而下之器，它是永远不能跟形而上之道相比的。“器”的事，就的清胞、昌胞、达胞 [3] 他们去干吧！

定都，毫无疑问就定在金陵。这在天王看来，是天经地义之事，东王、北王也拥护。天王没有料到，临在武昌出兵时，翼王却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翼王认为应改变永安既定方针，北进河南，再渡黄河直捣幽燕。尤其是部将罗大纲，反对定都金陵最为激烈。天王记得，罗大纲当面对他说过：

“翼王北进中州之策为上策。上策若不行，可用中策，即先定南方九省，然后分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一出淮扬，三路会合，共猎燕都。定都金陵，诚为下策。天下未定，欲安居金陵，岂能长久！”

罗大纲的主张，无疑最具眼光。可惜，天王早已渴望进小天堂享福，他听不进纲胞这番还要他亲冒矢石的话。为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在向金陵进军的船上，天王出了一道题目，叫做“建天京于金陵论”，吩咐何震川让随军文人每人写一篇论文。昨夜何震川呈上一叠论文，同时并建议贬斥直隶和北京。洪秀全将论文数了数，共四十一篇。就像当年教私塾时批阅学生作业一样，他把每篇论文都细细审读

一遍。文章都写得短而有力，道理也说得扼要透彻，甚得天王之意。或许因为喜欢何震川的缘故，天王把四十一篇论文比来比去，总觉得何震川那篇写得最好，很有韩愈碑铭文的派头。他拿起何震川的论文，饶有兴致地轻声念道：

欲创非常之业，必得非常之人；欲立永久之基，必得至当之地。斯能立久而不易，亘古而常尊者也。溯自天父上帝自造天地以来，其间窃号流传，未尝不代有其人。究之人非天命之人，国非天命之国，所以弑夺频仍，纷更不一，以至今。

惟我天王承帝命，永掌山河。金田起义，用肇方刚之旅；金陵定鼎，平成永固之基。京曰天京，一一悉准乎天命；国为天国，在悉简乎帝心。迄今建都既成，天下大定，天王降诏，咨于群臣。诏于是，爰为之论曰：穆穆皇皇，赫赫我王，奄有四海，抚绥万方。恩覃普宇，德遍要荒，遐迩壹体，率宾归王。宜乎永奠千百代无疆之福，肇基亿万年有道之长。

“这样的满腹经纶，绝大手笔的人，居然连个举人都得不到。若不是天国承运而起，岂不埋没了这个人才！”洪秀全为何震川先前的怀才不遇，大大感到不平。何震川是广西象州人，秀才出身。金田起义时，全家投军，战争中他一家死了二十二人，现仅剩一弟一侄和他自己三人，是一个为天国事业满门尽忠的功臣。天王立即封何震川为恩赏丞相，调来天王府掌文书承宣事宜。何震川的建议很好。金陵既定为天京，北京和直隶就应该贬斥。天王略为思考一下，亲手写了一道诏书：

诏曰：有功当封，有罪当贬。今朕既贬北燕为妖穴，是因妖现秽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贬直隶省为罪隶省。天下万廓，帝无二，京亦无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称京。故特诏清，速行告谕守城出军所有兵将，共知朕现贬北燕为妖穴，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并知朕现贬直隶省为罪隶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后更罪隶之名为迁善省，庶俾天下万国同知妖胡为天父上帝所深谴所必诛之罪人。钦此。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并改名为天京。1864年，清军收复并洗劫了南京。很多被毁坏的街道空无一人。这张照片表现的就是一群苦力正在一所寺庙旁劳作

建天京于金陵，看来是众望所归。天王想，幸亏当初采纳东王等人的意见，没有用罗大纲的上策、中策。不然，小天堂一下子还进不来，建都登基之事就得推迟。都城已定，下一步是群臣如何朝拜天子了。天王爱读史书，知道汉高祖得天下后，第一次在长安宫殿里大宴群臣，那些臣子是和高祖一起，身经百战艰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自恃有功，酒席之间，还和战争年代一样，一点不讲礼节，有时甚至直呼高祖之名，提起高祖过去一些脸红的事，弄得高祖很不愉快。后来，叔孙通制定礼仪，群臣朝见高祖时，依职位高低排列，跪拜行礼，山呼万岁，再也不敢大声喧闹越次行动。高祖大喜，算是真正过了皇帝的瘾。还是在由安庆往金陵的船上，天王又把这段史事温习了

一遍，心里非常佩服叔孙通的学问。是的，只有礼仪立，才能名位正；名位正了，权威也就建立起来了，今后谁也不能再起歹心，觊觎天王宝座，自己的子子孙孙就能无穷尽地传下去，坐稳铁打的江山。

天王设计了一幅朝拜图。

金龙殿里，自己坐在大殿台上正中。台左边空一个位子，是天父耶和华的宝座。台右边空一个位子，是天兄耶稣的宝座。台下左边摆一个矮几，是幼西王之几。台下右边同样地摆一个矮几，是幼南王之几。幼西王、幼南王年纪都小，不要他们朝拜，但为他们留两个位子，表示对为天国捐躯的西王和南王的尊崇。每当想起在最艰难的年代，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与自己同甘共苦的情景，天王便黯然神伤，心里很是感激这两个既忠诚又有才干的兄弟。因此决定把这两个幼王的座位摆在最前面。靠着幼西王后面的，依次为东王、翼王，天、地、春、夏、秋、冬各位正丞相；靠着幼南王后面的依次是北王，天、地、春、夏、秋、冬各位副丞相。这之后，按官职大小，两边依次排着检点、指挥、将军等。设计好后，天王亲自绘出一幅天国朝主图。他对这幅图很满意。

再就是开科取士。一提起考试，天王就有一股冲天怒气，有时这种怒气发作起来，他恨不得杀尽天下考官。偶尔夜深人静，他想起自己为何扯旗造反，走上与大清王朝作对这条路，说到底，就是因为考场上屡屡受挫的缘故吧！倘若那时府试、乡试、会试节节顺利，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天王了。即使做了万民之主的天王，洪秀全一想起那些伤心失意的往事，心里仍然会浮起一种因为被人瞧不起而产生的悲哀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布一个农民家里，父兄都以耕田为业，全家省吃俭用，供洪秀全读书。秀全从小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因家贫，十六岁辍学，助父兄耕田。十八岁受聘为本村塾师，第二年，他到广州参加府试，但没有考取。二十五岁那年，又去广州参加秀才考试。在广州，他认识一个名叫梁发的传教士。梁发给他一本《劝世良言》。他回到寓所细细读了一遍，觉得很有趣味。但那时他

并不想接受洗礼做教徒，他要做孔孟的信徒，通过科举爬上去，最后当尚书，当大学士。谁知榜发，再次落选。这个打击非同小可，他当时昏厥在地。被同乡送回家后，在床上足足躺了四十天，成天发高烧讲胡话。家里为他准备好了棺材，只是还有一口气，不忍心装进去。第四十一天早上，他醒过来了。二十八岁那年和三十二岁那年，他又两次到广州应试，两次皆报罢。待到第四次名落孙山时，心高气傲的洪秀全气得脸发白，唇发紫。他当天就烧掉家藏的全部“四书”“五经”和诸如《闾墨观止》之类的书，愤然地对族弟洪仁玕说：“满洲人主持的考试我再也不参加了，日后我要自己开科取士，气死那些混账东西！”后来，他索性连孔子的牌位也砸掉，出走到广西贵平一带，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六人结为异姓兄弟，将梁发送的《劝世良言》加以发挥，在广西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发展会众，积极筹备起义。那时，六兄弟对着天父天兄起誓，日后成功了，六人坐江山，都称王。洪秀全还特别提出，每年于各人生日那天开科取士，在天下读书人面前出这口怨气……

“今日成功了，六人共坐江山的誓言可以不必兑现，但开科取士，则非实行不可！”天王在心里狠狠地说。

连日来，金陵城里摆开成千上万桌庆功酒。拜上帝会的人们在尽情享受小天堂的幸福，虔诚感激天父天兄的恩赐。天王宫金龙殿里，天王也摆了二十桌酒，把他当年广西传道最亲密的袍泽和这两年劳苦功高的高级将领们请来，他要亲自犒劳这批兄弟，并向他们宣布几项重大国策。

这批兄弟暂时还不需要山珍海味，他们最喜欢吃什么，天王清楚。每个桌上，天王特赐三大碗菜：一大碗油焖狗肉，一大碗爆炒狗内脏，一大碗狗肉炖萝卜汤。果然，入席者人人称赞天王知心贴己。山呼万岁后，便大嚼大喝起来。酒过三巡，一个个都微有醉意了。天王站起，几句祝酒辞说过后，庄严宣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将都城天京定在金陵。”全体起立，高声拥护，纷纷举杯庆祝，齐声称赞天王的英明。接着天王命人将天国朝主图悬挂起来，定于二月初一日按此朝拜。金龙殿里醉醺醺的功臣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去看它一

眼，又一齐起立，高呼万岁，狂欢通过。最后，天王以洪亮的声音郑重宣告：

“从今年起，天国将在天京和各省开科取士。科试分天试、东试、北试和翼试。每年开四科，每科分别取状元、榜眼、探花一名和进士若干名，为国选贤，让天下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又是一阵欢呼声。在醉眼蒙眬的酒席桌上，天王的三大国策，像春风吹过秧田一样，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天王醉了，功臣们醉了，整个金龙殿都醉了。没醉的人只有两个：一是东王，一是翼王。

三 东王揽权，翼王献策

由江宁将军衙门改建的东王府，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天国大大小小的政令均由这里发出。各处禀报、奏本也都递往这里。东王杨秀清事事躬亲，日理万机。

杨秀清五岁丧母，九岁丧父，由伯父杨庆善收留，十二岁便在平隘山上烧炭糊口，是太平军诸王中最贫苦的人。他从小聪明过人，精力充沛。十年的传道、建会及战争生涯，磨炼出他极为强悍的性格，培养出他非凡的组织才能，锻炼出他指挥打仗、处理政事的杰出本领，也赋予他机巧权变的出众聪明。他虽不识字，但身边有十多个承宣为他服务：阅读报告、汇报情况、传达命令、起草文件。所有该办的事，他都以极高的效率处理得有条不紊。

这些日子来，杨秀清主要办了这样几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定下天王宫及东、北、翼和幼南、幼西各王府的建制。第二件事，安置随军进入天京的眷属和留在城内未走的十余万百姓。东王在原来男营、女营的基础上设置男馆、女馆。每馆二十五人，设馆长一人。十馆为一卒，设卒长一人。十卒为一旅，设旅长一人。十旅为一师，设师帅一人。另设童子馆、残废馆、敬老馆，安置小孩及老弱病残。按馆分配劳作，发放口粮。天王在武昌许下的进了小天堂就夫妻团聚的诺

言，暂时不能兑现。许多人虽有不满，但一时只得遵守。因为东王的禁令很严，自从杀了几对偷偷聚会的夫妻后，大家都害怕，只得忍受着。第三件，建立各种为王宫王府、军队和百姓服务的工商衙门，如圣库、圣粮仓、铅码衙、弓箭衙、红粉衙、豆腐衙、茶心衙、竖斩衙、提报衙、人医衙、兽医衙、织染衙等。这些衙门全由东王府直接掌管，归天国所有，任何人不得开办。

这几件大事办好后，天京城便纳入了正轨，刚进城时的混乱局面已不复存在。人人无失业，个个有衣食，各级官员的意图，都能在所辖区内得到有效的贯彻。阖城都听东王的号令，万众齐心，犹如一人。不久，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人又攻克镇江、扬州。喜讯传来，人心振奋。天国的事业在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杨秀清心里很明白，天国不能只局限于一隅之地，它要发展到全国去。当天京城内部署已定的时候，对外的征战，便应该在议事的日程中占第一位了，北征和西征的决策必须立即定下来。

杨秀清和洪秀全不同。他的心灵深处，从来就没有天父天兄的位置。他不相信真的有什么天父天兄，也不相信洪秀全是天父的次子，自己是天父的四子这一类无稽之谈。他参加拜上帝会，信仰天父上帝，只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要办大事，就得有很多人，人多了，就要有组织；维系这个组织，就要有信仰。至于这个信仰是真理还是谬误，暂时可不管，只要大家相信就可以了。杨秀清拜上帝，其实不过如此而已。他也知道，诸王中，除冯云山以外，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也和自己差不多，都明白神道设教的作用。不过，他也从不点破。杨秀清表面上显得比天王的信仰还要虔诚，以至于天父对他的宠爱，似乎超过了天王。他几次装扮成天父下凡的附身，居然使天王完全相信。想到这里，他不禁冷笑起来。

北征和西征是天国成立后最大的军事决策。东王清楚，北征是对清妖的犁庭扫穴之举，按道理应该是天王御驾亲征。但是，天王已在王宫里安富尊荣，再也不想亲冒矢石了。东王不去劝天王，他心里正是希望天王不出征。他知道，天王之所以能进小天堂，完全是自己的

功劳。论功行赏，自己才最有资格坐在金龙殿里，接受群臣的山呼万岁。不过，他也知道，天王毕竟是拜上帝会的创始人，两广老兄弟对他的崇拜超过了自己。眼下若抢着坐金龙殿，老兄弟们是绝不会答应的。如果天王这次御驾亲自北征，成功后，威望就会更高，今生今世自己就将永远坐不了金龙殿。天王提出让林凤祥、李开芳带人马从扬州出发，北上幽燕，东王完全赞同。林、李一直是萧朝贵的部下，不是自己的嫡系，正好让他们出去。杨秀清料定北征不会顺利，一万人也太少了。过段时期，待天京城内各方经营妥帖，将天王完全架空后，自己再指挥大军渡江北上，拿下北京。到那时，不怕洪秀全不让位。

连日来，翼王石达开很忧虑。北征西征，这个保卫胜利成果、发展天国事业的头号决策，天王似乎并没有把它摆在重要的地位上。据说北征的是林凤祥、李开芳，西征的事还没有消息。他两次到天王宫去晋谒天王，但都被挡了回来。天王因身体不适，所有人都不见。今天，翼王第三次来到天王宫。天王宫门口已新竖起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刻四行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4]。”他感到惊诧，但不得不停步。自己并非奉诏，如何能见到天王呢？正在思忖中，一个女承宣过来。见是翼王，忙下跪拜见。翼王要她回宫代请诏命，说有要事禀告。女承宣去后不久，王宫传命，天王诏命翼王进宫。

自进入天王宫后，东王、北王又相继送来十二名美女，全是江南娇娃。天王大喜，都封为王娘。自此天天锦衣玉食，夜夜洞房新婚，耳中笙歌如天上仙乐，眼前曼舞似杨柳曳枝。

天王对这种生活已十分满足了，他的脚步再也不迈出天王宫一步，怕刺客暗杀；昔日铁马金戈的岁月，已成为十分遥远的记忆了。洪秀全知道达胞这是第三次来天王宫，不知他有何事，若再阻挡，又恐伤了兄弟间的和气，他无可奈何地传旨召见。

“达胞，你有什么事，这般急着要进宫？”

“二兄，北征的阵营要加强，最好二兄亲征。”石达开开门见山，

直陈来意。

洪秀全心里不大高兴，慢慢地说：“北征已决定由林凤祥、李开芳带一万人马，阵营已不弱了。当年我们在金田起义时，才不过几千人。有天父天兄的庇佑，不用我亲自出马也会胜利的。”

“二兄，北伐幽燕，比不得浮江而下，清妖重心向来在北方，长江以北，必定防守森严，且兄弟们都是两广、两湖一带人，不服水土，林、李此行困难会不小。倘若北征有个三长两短，定会长清妖之志气，而灭我天国之威风。”石达开忧心忡忡地说。

“哈哈！”天王一阵大笑，“达胞，你过虑了。从岳州到天京，时间不过三个月，大军发展到两百万之众，所过城池，望风归附，旌旗指处，江山易主，所仗者何？难道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吗？这是天父天兄的旨意！凤祥、开芳必然旗开得胜，一路凯歌。达胞，你就等着看捷报吧！”

翼王见天王如此迷信天父的力量，深感不安，但他又不能直率指出，沉吟片刻，说：“二兄，既然你不亲征，就让我代二兄往北边走一趟吧！”

天王关切地对翼王说：“达胞，这几年来你也太辛苦了，休息几个月吧！王府里侍候的人不够，朕再给你挑几个送过去。”

达开摆摆手，说：“二兄，西征之事也要早议了。芜湖、安庆、九江都是长江重镇，担负着屏蔽天京的大任。我们走后清妖又把这些城池占去了，得马上再收回来。”

秀全说：“西征一事，我早就考虑了，叫胡以晃、赖汉英和令兄祥祜率领水师五千、陆师一万前去。以晃智勇双全，汉英老成持重，祥祜勇猛善战，他们三人会合作得很好，你就放心吧！”

对于西征的安排，达开略为满意，就是兵力还欠弱了点，至少应增加一倍。这段路曾经是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再收回来，把握也较大。达开点点头，对秀全说：“二兄，据情报说，咸丰妖头已任命前

礼部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正在长沙大办团练。我们起义以来，长沙是一颗顽固的钉子，围攻八十多天不能拿下。现在曾国藩又在训练新的军队，我们要多多留心才是。”

秀全笑道：“我们在长沙打了几场猛仗，贵胞也牺牲在那里，没有攻下，那不是因为他们强，而是我们主动放弃。这也是天父天兄的旨意。倘若当初不接受天父天兄的旨意主动放弃，我们就不能赢得战机，顺利进入小天堂。曾国藩不过一书生罢了，不足为虑。他长期在朝廷做官，既不谙民情，又不懂军事，成得了什么气候？团练乃乌合之众，哪能称之为军队？这一点更不必挂心。天色已晚，六弟，你今晚就不要回府了。清胞昨日送来一对熊掌，今天炖了大半天，已经炖烂了。朕今夜和你再来个一醉方休！”说罢，亲热地拉着石达开的手，向花厅走去。

第五章 初办团练

一 乱世须用重典

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布袍素巾、腰缠麻丝一身守制装束的曾国藩在这个衙门里办事，当起以安境保民为主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自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迎接。来到又一村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高级官员早已等候在那里。当夜，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席，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隆重而诚恳地迎接，使曾国藩深为感动。一连几天，张亮基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松弛、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认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官场要严加整饬，尤其对匪盗要严加镇压。张亮基完全赞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的方略，

张亮基也甚为欣赏。曾国藩又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训练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训练，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城安全，镇压各地匪乱的建议。张亮基个人也表示同意。只是兹事体大，要曾国藩亲给皇上上一奏章。最后，张亮基紧握曾国藩的双手，说：“今后有关湖南保境安民的一切，都拜托给仁兄了，全仗大才经纬。湖南是仁兄桑梓，仁兄对湖南的挚爱之心，定不在亮基之下，千万莫存避嫌之念，尽管放开手脚，施补天之术，使三湘父老早得安宁。”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热血沸腾，恨与张亮基相见太晚，对先前的谢绝颇感愧赧。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他的主要意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特别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鑫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鑫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

员和士绅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瓚负责。

《曾国藩年谱》：咸丰三年，“正月，公在长沙督办街团，委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瓚、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编查保甲”。“时公于长沙城中鱼塘口为行辕，设审案局，委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峻承审，拿获匪徒，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毙之杖下。分别会匪、教匪、盗匪及寻常痞匪名目，按情罪以处办。公意纯用重法以锄强暴，而残忍严酷之名在所不辞也”。

春节刚过，道州天地会头领何贱苟，以道州岩头村、常宁五洞、桂阳白水洞、宁远赖子山为据点，发牌吊码，扩大组织，会众发展到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宣布起义，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曾国藩速派刘长佑、李朝辅带楚勇四百、王鑫带湘勇四百前去镇压。刚出发不久，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曾国藩急忙派人通知王鑫，叫他先去草市，然后再去道州。过几天，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起义，江西上犹刘洪义的义军进入桂东，杀死清兵把总吕志漳、绅士黄达三，进据沙田。还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积极发展会众，酝酿起事。更使曾国藩头痛的是，这几个月里，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主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劫；一种是太平军与清兵交战过程中，被烧了房屋而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生事；一种是清兵行军打仗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之后，没有盘缠回家，于是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市井，破坏性很大。

曾国藩指示审案局，对这些危害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刑。为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匪徒，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踊跃，有的一天甚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土匪、抢王、盗贼及其他闹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镇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段办案，不要怕今后得车裂的下场。为收到杀一儆百的

效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天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处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天天都装着犯人，天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憷，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忍酷毒。士民乡绅要求废除站笼施行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理，反而称赞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成效，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一切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得意。

但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太平军在江宁建都立国，与朝廷作对，一百八十年前的三藩之乱重演以来，朝廷在任命曾国藩为第一个帮办团练大臣后，又火速在安徽、江苏、江西、直隶、河南、山东、浙江、贵州、福建九省任命四十二个帮办团练大臣，用以协助地方文武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骚乱。太平军声威大震，东南河山烈焰腾空，千里长江，战舰如云。向荣、张国梁奉命带领从广西跟踪出来的绿营沿江追击，在江宁南部建江南大营，把江宁城团团围住。琦善带着一支军队匆匆南下，在长江北岸扬州建起江北大营，虎视江宁。本已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中国百姓，从此以后，又陷于血与火的战乱之中，命运更加悲惨。

史载，咸丰三年二月底，广西提督向荣在江宁城外孝陵卫、紫金山一带建江南大营，结营十八座，拥兵一万七千余人。同年初，钦差大臣琦善率兵一万八千人在扬州建江北大营。咸丰四年琦善卒于军，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之。



清末街头赌博

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震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接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左右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这时，郭嵩焘也离开长沙回湘阴募捐。接着罗绕典奉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推荐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间，湖南高级官员更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平凡、陶恩培无能，他从心里瞧不起。曾国藩知道今后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近来，长沙城里常有小股骚乱，抢劫、斗殴、聚众闹事等时有发生。团丁一去，肇事者先闻讯走了，往往抓不到。曾国藩很是恼火。为警告闹事的匪徒，也为在新巡抚面前表示团练坚决镇压的强硬态度，曾国藩亲自草拟“格杀勿论”的告示，印刷数百份，每份都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大印，大街小巷，城门码头，广为张贴。又加派团丁，四处巡逻监视，市中心和各主要街道上，更是严加防范。百姓人人低眉敛容，生怕与闹事匪徒沾上边。长沙城俨然处于恐怖之中，几天来，一片肃杀死寂。眼看坚决镇压的措施取得成效，曾国藩想：看来严刑峻法，确为治国治民的不易之道。

谁知没有安静几天，长沙城又爆发一场更大的骚乱。

二 曾剃头

这天上午，曾国藩正在审阅道州报来的告急文书，一个团丁急匆匆闯进审案局报告：

“曾大人，出大事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曾国藩两眼离开告急文书，盯着那团丁问。

“大人，有人抢米行。”团丁急忙回答，紧张的神态还没恢复过来。

“有这样的事？”曾国藩颇感意外。这几个月来，长沙城闹事虽多，抢米行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他意识到事态严重，不禁有些急迫，“抢的哪家米行？有多少人？”

曾国藩的凶恶神态，使团丁吓了一跳，一时语塞，竟答不出话来。

“快说！”曾国藩又盯了团丁一眼，心里骂道，“一个不中用的脓包！”

团丁定定神，结结巴巴地回答：“小西门，不，说错了，是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人很多，很多，怕有一两百，也可能有两三百。”

“曾国葆！”国葆急忙来到大哥身边，曾国藩果断地命令，“将你的亲兵队所有团丁集合起来，带着他们立即赶到大西门内五谷丰米行，把打劫米行的歹徒一个不漏地抓住。有抵抗者，就地处决！”

“是！”国葆答应一声，转身出门。

“停一下！”曾国藩喊住满弟，“叫彭毓橘骑一匹快马，到罗山营里调一百团丁支持你！”

待国葆出去以后，曾国藩换上一件短衣，戴上墨镜，由康福、蒋益澧保护，悄悄出了审案局，抄小道奔向大西门。审案局离大西门不远，两刻钟后便到了。曾国藩见五谷丰米行前人山人海，除看热闹的外，有上百人或提着米袋，或拿着木桶、脸盆等围在米行门前，大部分是老人小孩，有人在给他们发米。人群中不断发出一阵阵哄笑声。米行四周一片乱糟糟。曾国藩小声骂道：“这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开仓放粮，岂不是要造反么？”

这时，曾国葆带领的亲兵队六十多号团丁由北面赶来，彭毓橘带领的罗山营一百号团丁从南面赶来，已将米行团团包围了。人们见此情景，吓得鸡飞鸭走，不少人丢下手中的米袋、木桶，仓皇逃窜。团丁们抓住了几十个背米的老人、小孩，粗暴地喝骂、拳击，被抓的人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着叫着，呼爹喊娘，情景甚是凄惨。曾国藩命蒋益澧传令：“围观的、背米的，一律不抓，为首的、抢米的，全部抓到审案局来。”

说罢，带着康福悄悄离开现场回衙门。

一个时辰后，国葆前来报告：抓到歹徒十三名。曾国藩指示黄廷瓚立即审讯。过会儿，他又想起一桩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来，写着：

“叔康兄：审讯时请留意，歹徒中是否有会堂分子，或是与会堂

有联系者。”



由于灾荒不断，食米奇缺，米商为抬高物价纷纷闭门不售，终于爆发了数千民众抢砸米店的抢米风潮

写完封好，叫荆七送给黄廷瓚，接着拿出上午未看完的告急文书，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深夜，黄廷瓚前来汇报审讯情况——

五谷丰米行老板吴新刚，是个贪婪刻薄、心肠阴毒的商人。多年

来，他使用许多不法手腕，挤垮附近几家同行，垄断了从南门到大西门一带的米业，常常抬高市价，以次充好，短斤少两，坑害市民，聚敛了万贯不义之财。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无心肝”。这“无心肝”偏又最会巴结官府，寻找靠山，尽管市民对他恨之入骨，却又奈何不得。这一向，正是长沙城内缺米的时候，“无心肝”以低价从外地购得一批霉米朽米，掺在好米内，高价卖给市民。市民们受此坑害，莫不破口大骂。这时恼了一个汉子。此人名叫廖仁和，住在大西门外，是个码头上的脚夫，人生得牛高马大，好打抱不平。他一声吆喝，带着十多条汉子冲进五谷丰米行，把“无心肝”痛打一顿。围观的人拍手称快。有人喊：“廖大哥，干脆把仓库里的米分给百姓，出口怨气！”

人群中一片附和声。廖仁和平时吃了“无心肝”不少苦头，想想这不义之财，百姓取之何妨，遂应了大家的请求。附近百姓纷纷前来分米，闹成了一场大事！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黄廷瓚的审讯报告，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心中在思考着如何处理这桩案子。这明摆着是百姓对奸商的惩罚。像五谷丰老板这样的奸商，比比皆是，用不着再取什么旁证，曾国藩相信审讯报告是真实的。但这桩案子闹得很大，弄得长沙城人心浮动，如果不严加惩处，不法之徒便会蜂起效尤，抢米行，抢商店，抢钱庄，那不翻了天？要彻底断绝效尤者的念头，非严惩不可！打定了主意，曾国藩问黄廷瓚：“叔康兄，你看此事如何处理？”

黄廷瓚想了想，说：“吴新刚为商奸诈，百姓自发起来惩处，于情理来说，百姓无罪；从律令上讲，有碍社会安定。无论如何，此风不可长。依卑职之见，这十三名闹事者，为头的廖仁和，杖责一百棍，游街三日，其余的人各杖责五十棍，释放回家。”

黄廷瓚的处理，按通常民众起哄闹事而言，完全符合朝廷律令。不过，现在是乱世，乱世办案，不能循常规。这个书呆子办事，就是迂了点。曾国藩在心里说。

黄廷瓚为人的确迂直。这一点，曾国藩与他在岳麓书院同窗时就已深知。正因为迂直，他在官场上混得不顺利。在江苏候补知州，一

候就是三年，后来的早已赴任，他却一直得不到实缺，弄得衣食无着，寒酸不堪，老娘死了，连回籍奔丧的路费都没有。也正因为迂直，却被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喜欢这种不会使乖弄巧，心地踏实的人。他认为当今官场腐败，就由于巧佞之徒太多、迂直之人太少的缘故。曾国藩将审案局的日常事务，委托黄廷瓚负责，其他委员办的事，也要黄廷瓚审查。黄廷瓚对曾国藩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地办事。一般案件，曾国藩都依黄廷瓚的处理意见，但这件事，却不能按他的意见办。

曾国藩把此事处置不重，将会引起不良后果的利害关系，向黄廷瓚剖析了一番，终于使黄廷瓚信服了。

“重判可以。为首的囚禁三年，协从的分别囚禁三到六个月。”黄廷瓚提出了从重的方案。

“这些人与会堂有联系吗？”曾国藩对黄廷瓚的方案不置可否，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接到大人的手谕，卑职着重审讯了这件事。有人供称为头的廖仁和与串子会有些联系，但没有证据。”

“除廖仁和外，那十二名都是些什么人？”

“十二人都长住大西门一带。有四人曾被长毛掳去当过长夫，有三人原为驻守武昌的绿营，武昌被长毛攻破后，逃回来的。另外五名也都无固定职业，其中有三人因打过人，被按察使司传讯过。”

“这就对了。”曾国藩点点头，“我说这些人为何这样无法无天，原来不是游匪，便是流氓，竟无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对付这种人，杀头也不过分。”

“杀头？”黄廷瓚大吃一惊，再重也重不到杀头呀！

“谁？”正说话间，曾国藩见窗外似有一人影闪过，“荆七，你到外面去看看。”

一会儿，荆七捧着一个纸套进来，说：“人没见到，只见门口摆着这个东西。像是信套，却又很重。”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曾国藩看时，是个信套。他用力扯开，只见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从里面笔直掉下来，刀尖插进地板中，刀把在微微摆动。黄廷瓚吓得脸色变白，曾国藩也吓了一跳，但很快镇静下来，强笑道：“谁给我送来这样锋利的短刀！”

说着从信套里抽出一张纸来，黄廷瓚凑过脸去看，只见纸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放人，万事俱休；不放，刀不认人。”旁边用红、蓝、黑三色笔画了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黄廷瓚惊叫道：“这是串子会的人干的！”

“你怎么知道？”曾国藩问。

“这三色圈圈便是串子会的标记。”黄廷瓚这几个月亲自审讯过不少案件，懂得一些会堂黑幕。

“想以死来威吓我？哼！”曾国藩鄙夷地冷笑，“本部堂兼过兵部堂官，还怕这几个草寇！”

“听说串子会有两三百号人。”黄廷瓚的心还在跳。

“两三百号人怎么样？我们有一千多号团丁，还怕他们翻天不成？”曾国藩突然略带兴奋地说，“叔康兄，你刚才还说廖仁和与会堂的联系没有证据，现在证据送上门来了。倘若廖仁和这批家伙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怎会送这封恐吓信？”

黄廷瓚说：“大人分析得有道理，看来廖仁和是串子会里的人。”

“是串子会里的人，就更应该重判了。事不宜迟，我看明天一早就把这批人押到红牌楼去杀头示众。”

“全部杀头？”黄廷瓚惊疑地问。

“全部杀头。”曾国藩沉下脸。

“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头，是不是从宽处理？”

“不分老少！这种人，留下一个，就留下一个隐患。与其日后危害国家，不如现在杀掉了事。”

曾国藩的态度如此坚定，黄廷瓚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期期艾艾地嘀咕：“一次杀十多个人，审案局成立以来，在长沙城里还没有过，最好先跟骆中丞打个招呼，请来王旗再杀人，省得以后招致口舌。”

“你说得有道理，倘若没有这封恐吓信，是应该先告诉骆中丞，请来王旗。但现在却不能按常规办事了，早杀早安宁。万一明天夜里串子会冲进审案局抢人，怎么办？杀这种会堂匪徒，骆中丞不会不同意的。”

“我看，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也要抓起来，不抓不能平民愤。”黄廷瓚又提出一个问题。

曾国藩沉吟良久，默不作声。黄廷瓚似乎得到了鼓舞，颇为激动地说：“大人，骚乱要镇压，但贪官污吏、奸商恶棍也要惩办。”

曾国藩点点头，说：“叔康兄，你的话说中了要害，但眼下我无权办这种事啊！我不过一在籍侍郎，暂时奉命帮办团练，只能镇压匪乱，无权惩办腐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呀！”

曾国藩抚着黄廷瓚的背，凝视着窗外漆黑的夜景，略停片刻，轻轻地说：“叔康兄，有朝一日国藩能任一方督抚，一定请你前去襄助，我们齐心协力，清除贪官污吏，打击奸商恶棍，先从自己做起，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为皇上办事，做全省官吏的榜样，整顿纲纪秩序，扭转不良风气，做一番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伟大事业，方不负我们当初在岳麓书院的寒窗苦读。”

黄廷瓚浑身热血沸腾，他紧紧握着曾国藩的手，激动地说：“好！到那时，廷瓚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黄廷瓚走后，曾国藩从地上抽出那把短刀，细细地看看摸摸，然后放进信套，一起锁进柜子。这一夜，曾国藩不住原来的卧室，拣了一间衙门中最不起眼的小房间睡下，叫康福、蒋益澧等人睡在他的旁边。

第二天，当天色尚未全亮的时候，曾国藩命国葆带领一百五十号团丁，押解廖仁和等十三名抢米行的犯人前往红牌楼。国葆不解：“大哥，天尚未亮，不可以晚一点吗？”

曾国藩严肃地对满弟说：“你还年轻，不懂得世界的复杂。这些人既然与串子会有联系，难保串子会不中途拦抢，还要提防他们劫法场，所以要愈早愈好。你一到红牌楼，就命团丁将四方路口堵好，不能放一人进来，一交卯正，便发令行刑。”

国葆押解犯人走后不久，荆七便慌慌张张进来禀报：“大人，衙门外黑压压地跪着一大片人，口口声声要见大人。”

“是些什么人？”曾国藩警觉起来，心想，“难道是串子会的人来了不成？”

“大半是老头老太婆，看来不像是歹人。”荆七回答，“要么，大人下令，叫康福带团丁轰走算了。”见曾国藩在犹豫，荆七自作主张地说：“我这就去叫康福。”说完扭头便走。

“回来！”曾国藩吼道。他对荆七这个行动甚为恼火，荆七惶恐地站在原地，等候训斥，但曾国藩并未训斥他，只是吩咐，“叫康福带着蒋益澧、萧启江等人跟着我，我要亲自见他们。”

曾国藩整了整衣冠，迈着稳健的步伐，不慌不忙地走出衙门外，果然见外面跪着几十个头发斑白的老翁老妪。那些人见曾国藩一出来，便乱哄哄地喊着：“曾大人，曾大人。”头不停地叩着。曾国藩和颜悦色地说：“诸位父老乡亲，不知唤鄙人出来有何赐教？”

一个须发皆白，身穿旧布长袍的老者，拄着拐杖站起，说：“曾大人，各位公推老朽说几句话。”

老者刚一开口，便咳嗽起来。曾国藩高喊：“荆七，拿条凳子来，让老伯坐下说话。”

老者连称不敢，见荆七真的搬了凳子来，也便坐下。康福也为曾国藩搬了把太师椅，但他并不坐。

“各位乡亲都说，曾大人这几个月来，严厉镇压匪乱，长沙风气大为好转，这是曾大人的功劳。不过，”老者又咳起来，吐了一口痰说，“昨天，大西门内抢米之事，实乃奸商吴新刚逼出来的。廖仁和等为受害四邻打抱不平，开仓放粮，也是应百姓所求。且吴新刚仓中堆积的谷米，完全是这几年盘剥市民所得，现将它还给市民，亦不能称之为犯法。老汉今年八十了，年轻时也读过几年书，《礼》曰：‘贼贤害民则伐之。’吴新刚一贯害民，廖仁和等施以惩罚，亦合古训。望大人怜抢米者事出有因，宽恕其举措不当，释放廖仁和等十三人，以孚众望。另外，昨日数百名得米者亦惶惶不可终日，一并求大人开恩。”

老者说完，跪着的人一齐喊：“求大人开恩！”

曾国藩冷冷地扫视着人群，心里狠狠地骂道：一群糊涂人！他强压恼怒，仍旧用平缓的口气说，“各位乡亲父老们，鄙人奉圣旨办团练，目的在镇压骚乱，保境安民。刚才这位老伯说的，几个月来长沙风气有所好转。鄙人深谢各位的支持。五谷丰老板吴新刚贪婪害民，鄙人亦有所闻。倘若昨日抢米者果真出自义愤，尽管举措不当，造成骚乱，鄙人亦可考虑从宽处理。但是，乡亲们，”说到这里，曾国藩提高嗓门，语气变得冷峻起来，“你们都受欺骗了，廖仁和等十三名罪犯，根本不是见义勇为的豪杰，而是会堂匪徒！他们都是一批狼心狗肺的土匪！”

阶下人群莫不惊愕万分，纷纷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本部堂有铁证在此。”曾国藩转脸对荆七说，“将昨夜串子会送来的恐吓信和短刀拿出来，让这些好心的父老们见识见识。”

荆七将刀和信拿了出来。曾国藩将刀一扬：“这就是串子会昨夜送来，扬言要刺杀本部堂的短刀。”又拿起信说，“这就是他们的恐吓信，大家不妨看看。”

信在人群中传阅，有的叹息，有的点头，有的摇首。大家都被这封信给镇住了。

“各位父老乡亲，这些人从来就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他们都是串子会的骨干，借百姓对五谷丰米行的怨恨，乘机行此不法之事，妄图扰乱人心，破坏秩序，以便乱中起事，附逆长毛。这等会匪，不杀何以平民愤，何以护纲纪？至于昨日不明真相，贪图小利的百姓，”曾国藩停下来，换成较为和缓的语气说，“烦各位父老转告，请他们放宽心，本部堂一概不追究。大家回去吧！”

见阶下人并无起身的样子，曾国藩突然大声说：“诸位到红牌楼看热闹去吧，十三名会匪的头颅已挂在那里半天了！”

众人惊惶不已，这才纷纷起身，向红牌楼奔去。刚才说话的老者边走边摇头，自言自语：“事情真蹊跷，怎么都成串子会了，先前从没听说过呀！”

旁边一个老妇人说：“阿弥陀佛，造孽呀，造孽，一下子砍掉三个脑壳，这杀人就跟剃头一样。”

另一个老婆婆气愤地说：“么子曾大人，曾剃头！”

老姬无意间给曾国藩起了一个形象的绰号。从那天起，“曾剃头”一词，便在长沙城里四处传开。

过了几天，五谷丰老板吴新刚买了几丈黄绫，做了一把硕大的万民伞，带着米行十几个伙计来到审案局，要面谒曾大人，谢谢他救了米行，并请他下令收缴那天被分出去的米。当王荆七将吴新刚的来意禀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扫帚眉倒竖，三角眼冒火，恶狠狠地说：“这个奸商，本部堂暂不动他，他倒翘起了狗尾巴！本部堂要他什么万民伞！你去正告他，今后若不改恶从善，老实经商，再有不法情事出

现，本部堂将查封米行，严惩不贷！”

吴新刚听完王荆七疾言厉色的正告，吓得万民伞也顾不得拿，带着伙计们抱头鼠窜。曾国藩吩咐，就在门外将万民伞烧掉。

又是杀头，又是烧万民伞，长沙市民都摸不透这位团练大臣——曾剃头的心思。

三 宁愿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放过一个衣冠败类

审案局的委员们过了半个月的安静日子后，忽然又报抓了一个勾结串子会谋反的人，此人还是个秀才。黄廷瓚知曾国藩最恨串子会，又见犯人是个人有功名的人，怕做不得主，请曾国藩亲自审理。曾国藩说：“一个秀才有多大的功名，何况他身为黉门中人，竟串通会匪，更是罪加一等。”他略微翻了翻黄廷瓚送来的案卷，吩咐升堂。待犯人押上来，曾国藩将特制的茶木条往案桌上重重一拍，厉声喝道：“林明光，你这个衣冠败类，快将如何与串子会匪首魏逵勾结的事，在本部堂面前如实招来！”

两旁团丁扶着水火棍，凶神恶煞般地吆喝一声：“招！”

案桌下那个长得白白净净，年约二十四五岁的秀才吓得叩头不止，连忙说：“大人明鉴，这完全是一桩诬陷案。学生是圣人门徒，岂肯与会匪往来，玷污清白。”

“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一脸杀气地问站在旁边的善化县平塘都团总郭家虎，林明光就是被郭家虎押到审案局来的。郭家虎忙上前一步，低头说：“现有林明光的同里熊秉国为证。”



清朝的法庭

“带熊秉国！”

熊秉国被带上堂来，也是个二十多岁、穿着大袖宽袍的读书人。熊秉国靠着林明光的身边跪下。曾国藩又将茶木条重重一拍，声色俱厉地问：“熊秉国，林明光如何勾结会匪，你须如实讲来，不可在本部堂面前有半句假话！”

“是。”熊秉国磕了一个头，神气十足地说，“这有串子会大龙头魏遼的令牌为证。”说着，从怀中抽出一支上红下黑约一寸宽、六寸长的竹牌，站起来，双手递给曾国藩，自己又跪在原地。曾国藩看那令牌正面写着“串子会大龙头魏遼”一行字，背面画着红、蓝、黑三个互相套着的圆圈圈，与半个月前收到的恐吓信上的标记一模一样。他心头火起，暗骂道：“这串子会果然猖狂！”于是绷着脸问：“这块牌子从哪里得来的？”

熊秉国答：“今早从林明光的书房里搜得。”

曾国藩以怀疑的眼光审视熊秉国良久，猛然大声问：“熊秉国，你如何知道林家有串子会的令牌？”

熊秉国被曾国藩如电目光、如雷吼声吓得两腿发抖，全身冒出虚汗，好半天才战战兢兢地回答：“是本都颜癩子告诉我的。”

“颜癩子又是如何知道的？”曾国藩追问。

“大人，”熊秉国终于镇静下来，“颜癩子也一起来了，他可以当堂作证。”

团丁带上颜癩子。曾国藩见此三十余岁年纪，一头癩子，鼻勾腮尖，贼眉贼眼的，心中已生厌恶。那颜癩子跪在熊秉国后面，不待审讯，就主动地说：“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是亲眼看到林明光与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勾勾搭搭的。前天夜里，小人因赌输急了，想到林家捞几个钱。刚爬上林家屋梁，就看见书房里灯火明亮，林明光与一个头扎黑布、身穿夜行服的人在悄悄说话。只听见那人说：‘这一百两银子是魏龙头的心意。魏龙头说，当初若不是老太太的恩德，他也没有今天。滴水之恩，尚且要涌泉相报，何况老太太的大恩大德。请您老千万收下。’我心想，好哇！你林秀才表面装得一本正经，看不起我颜癩子，原来背地里却与串子会偷偷来往，看我不告发你！曾大人，听说您老的告示上写明，捉一个匪徒，赏银五两，有这事吗？”

颜癩子抬起头来，挤弄鼠眼望着曾国藩。见曾国藩铁青着面孔，眼光凶恶，颜癩子魂都吓掉了，赶紧低下头。

曾国藩用力拍了一下茶木条，凛然喝道：“你还看见了什么？”

“是，是。小人在梁上还看见他们推来推去。最后，那人又从怀里掏出一块牌子说：‘这块牌子是魏龙头的令牌，他要我送给您老。魏龙头讲，只要这块令牌在身，方圆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您老一根毫毛。’林明光接过令牌。我心里想，这不就是他勾结串子会的铁证吗？趁着林明光送那人出门的时候，我从梁上溜了下来。昨天一早，我到

镇上酒店里喝酒，心里高兴，对老板说：‘给我打二两老白酒，一碟牛肉，记到账上，过两天就还钱！’我见老板还在犹豫，就高声说：‘你放心，你大爷要发财了，还能欠你这几个钱！’不想熊二爷这时也在店里喝酒。”

熊秉国点点头说：“治下当时正在那里……”

“不许多嘴！”茶木条重重地响了一下，熊秉国吓得赶紧缩口。曾国藩冷冷地望了颜癩子一眼：“你继续说下去！”

“是！”颜癩子继续说，“我心里想，熊二爷是个有脸面的人，凭我这副模样，又没有抓到林明光，这五两银子怕领不到，不如把它卖给熊二爷。打定了主意，我便附着熊二爷的耳边说：‘二爷，有个串子会的头目，被我发现了，您老要抓吗？’熊二爷一听，忙说：‘到我家里详说。’到了熊二爷的家，我把昨夜看到的都对他说了。熊二爷说：‘你也不必到曾大人那里去讨赏，我给你五两银子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说出去。’今日早上，熊二爷带着郭团总把林明光抓了起来。大人在上，小人说的句句是实。”

颜癩子说完，又在公堂上磕了几个响头。

这是个痞子！曾国藩心里骂道，对颜癩子说：“你下去吧！”

待到颜癩子下堂去后，曾国藩问林明光：“刚才此人说的是实话吗？”

林明光答：“大人，颜癩子所说的，有的是事实，有的不对。前夜的确有个人来我家，说是奉魏逵之令送银子来，也的确拿出了一百两纹银，但我分文未收。”

“你跟魏逵是什么关系？他为何要送你这么多银子？”

“大人，”林明光答，“这魏逵与我家非亲非故。五年前的一天，有一汉子突然晕倒在我家屋门边。家母信佛，一向乐善好施。见此情景，叫人将他抬进屋，又喊太爷给他诊治。原来此人得了乌痧症。太

爷给他放痧，醒来后，家母又留他住了一天。见他贫寒，临走时，又打发一点旧衣和钱。那人自称名叫魏逵，说今生今世不忘家母救命之恩，日后富贵了，要重重报答。从那以后，我们一家再也没有见过魏逵，也不记得此事了。前几个月，风言说串子会的大龙头名叫魏逵，我们也没有将两个魏逵联系起来。前夜，来人自称是串子会大龙头魏逵派来的，又拿出一百两银子，说是谢家母恩德。我这才知道，原来串子会的大龙头，就是当年倒在我家门口的那个人。大人，我是个清清白白的读书人，家里世代代以耕读为业，从来是安分守法的，我怎么愿意跟造反谋乱的串子会拉扯上？我坚决不收银子，那人见我一定不要，又从怀里拿出魏逵的一块令牌，说是可以护身，百里之内无人敢动我丝毫。我想目前世道这样乱，危急之间，有这道护身符在身也好，便收下了。大人明鉴，学生一时糊涂，不该收下魏逵的令牌，但学生绝不想与魏逵有往来，更不愿参与他们谋乱的事。大人，学生再蠢，也是个秀才，懂得国法，岂敢做这杀头灭门的事！”说罢，磕头不止。

熊秉国说：“大人，林明光在当面扯谎，欺蒙大人。若不是想投匪，要什么魏逵的令牌？世道虽乱，还有朝廷的绿营和大人统率的团练在，岂容得匪徒们无法无天！我们这些人都有魏逵的令牌，难道就不能保家护身？林明光说他未收银子，谁人可以作证？银子又无记号，谁分得出姓魏姓林？只有这令牌，他无可抵赖，才不得不承认。大人，林明光私通串子会铁证如山，岂容狡辩！”

熊秉国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心里舒服，案子审到此时，才见他脸色略为放松。曾国藩问林明光：“你还有什么话说？”

林明光大叫道：“大人，熊秉国是个无赖，学生就是平日得罪了他父子的缘故，今日才蒙受这等耻辱。”

曾国藩颇感意外，怒目喝问：“你与熊家有何隙，仔细说来！”

“怪只怪学生平日不懂世故，恃才傲物。”林明光懊丧地说，“熊秉国是我的同里，其父熊固基是平塘镇的大富翁，仗着家里有钱，又有远房亲戚在外做官，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大人，您老别看熊秉国穿

戴得斯斯文文，他实际上是个吃喝嫖赌的浪荡公子。诗文不通，却又偏爱附庸风雅。学生心里十分讨厌，常常在乡间奚落熊氏父子，于是与他家结下怨仇。今日，熊秉国便以公报私。至于颜癡子，他不过是平塘镇上一只癡皮狗而已，学生从来不把他当人看，故他也恨学生。”

“大人，”熊秉国在下面抢着说，“林明光刚才的话全是诬蔑。”

审到这里，当过多年刑部侍郎的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他吩咐一声“退堂”，便回到书房。

曾国藩细细地思索案件审讯的全部过程，以及原告、被告的身份、说话、表情、神态，从当堂审讯来看，林明光所说的多为实话，而熊秉国很可能是挟嫌报复。但林明光收下了串子会的令牌，他自己也供认不讳，难保他没有二心。为慎重起见，曾国藩叫审案局委员、安徽候补知县曹克勤到平塘镇去走一遭，实地了解一下。

过两天，曹克勤回来说，林明光的确与串子会有往来，又递给曾国藩一个小册子，说是从林明光书房里抄出来的。曾国藩看那册子封面上题作《太平天国天王御制原道醒世训》，随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把书往地下一摔，骂道：“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可笑得很！难道父与子也是兄弟之辈？母与女也是姊妹之群？看来这林明光真是个不安分的家伙。”

因为林明光是个秀才，曾国藩这天夜里独自在签押房里为此案思考了很久。说林明光勾通串子会，唯一的依据是魏遼的令牌。这本册子，也可能是从其书房里搜出来的，也可能是熊家有意栽赃。即使真的是从其书房里抄出，也不能作为勾通长毛的铁证。林明光说的魏遼报恩之事，于情理上可以说得通。此案，若从轻，可将林明光杖责数十板，教训一顿后放回家。若从重，就凭他收下串子会令牌，心怀二志，也可判个死刑。从轻呢？从重呢？他记得过去读《明史》，读《明季北略》，都讲到自从牛金星、李岩两个举人投归李自成后，李自成便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与从前迥然不同，结果居然推倒明

王朝，祭天登位，做起了大顺朝的皇帝。“读书人附匪逆，则匪逆有可能成大事。”曾国藩深信前人的这个看法是对的。倘若轻易放了林明光，则给别的读书人存一线侥幸之机。要从重！即使林明光不是真的投靠串子会，也要借他的头来教训教训其他不安本分的读书人。为了皇上江山的巩固，为了湖南全境的安宁，宁肯错杀一百个秀才，也不能放走一个会匪中的衣冠败类！况且串子会活动如此猖獗，看来他们是存心要跟团练过不去，何不以林明光为钓饵，将魏逵等人引出来，也好一网打尽，为湖南除一大害。

他想到学政刘昆必然会不同意他的做法，老头子为人倔强，倘若顶起牛来，会千方百计使事情办不成，到时自己的全盘计划就会落空。一旦决定了的事情，曾国藩便非办不可，他最讨厌有人出来干扰。干脆不告诉刘昆！他拿起朱笔，在林明光的名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勾。

第二天，林明光被关进站笼，在长沙城内四处游街。站笼上插着一块长木条，上面大书“勾通串子会造反之衣冠败类林明光”一行字。旁边跟着四个团丁，不停地敲打铜锣，引得市民纷纷过来观看。在站笼通过的主要街道上，罗山营、璞山营七百多号团丁一律便衣混在人群中，每三四十人后面跟着一辆板车，里面藏着刀枪。林明光本是个受人敬重的秀才，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他愤极羞极，只游了半天，便死在站笼里，而魏逵的串子会并没有出来，曾国藩颇为扫兴。

林明光之死，在长沙城及东南西北四乡引起极大震动。一个秀才，以勾通会堂之罪，被处以站笼游街，这是长沙城里亘古未见的事。人们议论纷纷，有骂林明光是士林渣滓的，也有骂曾剃头手段残酷的，更多人则不相信林明光会勾通串子会。那些家中保存有太平军、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会堂告白文书的人，都连夜焚毁一尽。林明光的弟弟林明亮联合善化县的十个秀才，为哥哥鸣冤叫屈。他们写了两份状子，一份上递巡抚衙门，一份上递学政衙门。

五十多岁、须发斑白的学台大人刘昆接到林明亮的状子后，气得

胡须都抖起来。他在衙门里破口大骂：“这还得了！曾国藩眼里还有我这个学政衙门吗？漫说林明光不是勾通会堂，即使真有其事，一个堂堂秀才，不通过我学政衙门，就这样处以极刑。曾国藩置斯文何在？真真岂有此理！”

刘昆拿着状子，坐轿来到巡抚衙门。骆秉章正为林秀才一案犯愁。见刘学台来，便拉着他的手，说：“老先生，我们一道到审案局去吧！”

刘昆将手一甩，说：“我不愿见他！这案子就委托给你了。”

说罢，气冲冲地走出抚台衙门。

骆秉章无奈，只得亲自来到审案局。接任一个多月来，曾国藩多次请动王旗杀人，有时甚至连这个形式都不要，随便将犯人当场击毙。上次杀打劫五谷丰米行的十三名犯人，连王旗都未请。后来，曾国藩亲去说明情况，又见有串子会的恐吓信，虽然也默认了，但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心里究竟不是滋味。这回杀一个秀才，居然连学政也不打个招呼，亏他还是翰林出身，任礼部侍郎多年。他眼里是没有湖南官员的位置啊！

“涤生兄，林明光的案子，许多人都有议论。”骆秉章决心借此案压一压曾国藩的威风，“林明光乃秀才，怎能囚以站笼，游街示众？且杀人过多，仁政何在！”

曾国藩将状子略微浏览下，便扔到一边。心想：这段时期来，官场市井物议甚多，要堵住这些非难，首先要说服这位全省的最高长官，而且态度必须强硬，只能进，不能退，倘若退一步，则前功尽弃。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对骆秉章说：“吁门兄，杀人多，非国藩生性嗜杀，这是迫不得已的事。追究起来，正是湖南吏治不严，养痍遗患，才造成今日的局面。”

骆秉章听了这话，心中大为不快。这个曾剃头，非但不检点自己的过错，反而倒打一耙，要算我的账了！他打断曾国藩的话：“你可

要讲清楚，湖南吏治不严，究竟是谁的责任。”

曾国藩知骆秉章见怪了，为了使谈话气氛和缓，他要稳住这个老头：“骆中丞，我还没说完，湖南吏治不严，责任当然不在你；你前后在湖南加起来不过两年多。我是湖南人，岂不知三湘之乱，由来已久。道光二十三年，武冈抢米杀知州。二十四年，耒阳抗粮。二十六年，宁远会党打县城。二十七年，新宁又起棒棒会。二十九年，李源发造反。这些，都不是发生在呼门兄你的任上。”

这段解释，使骆秉章的火气消了：曾国藩的矛头原来并不是对准他的。

“涤生兄，不怕你怪罪，贵乡竟是个烂摊子。当初调我来此，我三次推辞，无奈圣上温旨勉励，才不得不上任。”

“中丞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恳切地说，“湖南为何连年不得安宁，主要在地方文武胆怯手软，但求保得自己任内无事，便相与掩饰弥缝，苟且偷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任其横行。如此，乡间不法之徒气焰甚嚣尘上，以为官府软弱可欺，相率造谣生事，蛊惑人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倘若陆费泉、冯德馨等人忠于职守，早行镇压，湖南何来今日这等局面。”

骆秉章点头称是：“就因为他们渎职，而造成今日祸害，难得仁兄看得清楚。朝野有些人不明事理，还以为我骆秉章无能。”

“正因为湖南已烂到如此地步，故国藩愚见，不用重典以锄强暴，则民无安宁之日，省无安宁之境。眼下四方骚乱，奸宄蜂起，还讲什么仁政不仁政呢？古人说：‘惟有德者能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有德者如诸葛孔明，尚以威猛治蜀，何况我辈？国藩唯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全境早得安宁，则我个人身得残忍之名亦在所不惜。处今日之势，办今日之事。依国藩愚见，宁愿错杀，不可轻放。错杀只结一人之仇，轻放则贻国家之患。”

“你说的这些诚然有理，”骆秉章说，“不过，就凭串子会一块令

牌，处以站笼游街，无论如何太重了。”

“林明光一案嘛，”曾国藩敛容说，“国藩认为，匪患最可怕的不是游匪，游匪只一人或三五人，纵作恶，为害有限。可怕的是会堂，他们结伙成帮，组建死党，对抗官府，为害甚烈。大的如长毛，小的如串子会，就是明证。对会堂的处理，尤其要严厉。读书人一旦参与其事，为之出谋划策，收揽人心，会使会堂如虎添翼，如火加油，其对江山社稷之危害，将不可估量。想吁门兄不会忘记牛金星、李岩附逆闯贼的教训。我岂不知林明光之罪，不杀亦可。然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历来为治国者不易之方。杀一林明光，则绝千百个读书人投贼之路。即使过重，甚或冤屈，借他一人头以安天下，亦可谓值得，不必为林明光喊冤叫屈，以乱人心而坏剿匪大计。吁门兄，你说对吗？”

见骆秉章不作声，曾国藩换了一种诚恳的语气说：“吁门兄为皇上守这块疆土，做千万人之父母官，自然会知道，当以湖南山川和芸芸黔首为第一位，而不会把几个人的性命放在这之上。国藩乃在籍之士，奉朝命协助巡抚办团练，以靖地方，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桑梓父老，为了你这位巡抚大人。吁门兄，国藩之杀人，别人指责尚可谅解，你怎么也跟在别人后面指责我呢？”

这番话冠冕堂皇，义正词严，说得骆秉章哑口无言。停了好一会，他才说：“涤生兄，你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别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过府试录取的秀才，刘学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吗？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状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应该先通知刘学台，由刘学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后再用刑。但老夫子办事，吁门兄不是不知道，这个案子到了他手里，起码要拖半年，最终还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国藩深为钦佩。但恕我直言，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谋略。况且这案子是一桩会匪大案，与通常秀才犯法不同。当此非常时期，可从权处理。应该说，我杀的不是秀才，而是一个会匪，

一个士林败类。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状，就让他告去吧，我也无法阻拦。朝廷若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与中丞无关。”

骆秉章本是兴师问罪而来，结果竟被曾国藩充足的理由和强硬的态度弄得无言以对，只得讪讪告辞。

曾国藩想到湖南官场、民间对自己这几个月来严办匪乱指责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杀的人在内，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后有可能成为被人弹劾的口实。他思索几天，给皇上上了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递回来：“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钦此。”曾国藩将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门。从此，官场上的公开指责便销声匿迹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康福从平塘镇办公事回来，悄悄告诉曾国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应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贿赂，长毛小册子是熊家栽的赃。熊家借此事将林明光置于死地，是为了报积怨私仇。曾国藩听后，对林明光的冤情并不太感意外，但对曹克勤受贿却很愤慨，他生平最恨受贿的官吏。曾国藩交给康福一件任务，要他和彭毓橘、蒋益澧三人秘密查访委员中的受贿情况和冒功领赏的团丁。

关于湖南当时的治安情况，曾氏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所上的《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是这样描述的：“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惧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憚。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

不久，曾国藩借“严办土匪”的圣旨，将审案局中的委员作了大幅度的裁汰，从自己旧日友朋和岳麓、城南两书院中，挑选一批廉洁有操守的乡绅和士子来递补；又将凡有冒功领赏行为的团丁一律开缺回

籍，从荷叶塘募来一批老实的农夫代替。从那以后，他自己对判决之事，态度也审慎些了。

一日，浏阳县团练所专程派人来到审案局，说周国虞的征义堂又死灰复燃了，在城外山林里活动猖獗，县团对付不了，请省团派人前去镇压。巡抚衙门也接到浏阳县令的告急文书，骆秉章请曾国藩办理。

曾国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训，对下边报来的匪情不敢轻易相信。他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彭敏橘，乔装成普通老百姓，亲自到浏阳去，对周国虞和征义堂作一番秘密查访。

四 鲍超卖妻

原来，这周国虞乃浏阳宝塔山下一方大户，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的贴身侍卫周天赐。明亡后，周天赐隐居湖南浏阳，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由于清朝统治严密，周天赐的宏愿不得实现，但后代子孙恪守祖训，代代不忘反清复明大业。周国虞及其弟国材、国贤从小读书习武，广交四方友朋，图谋大事。一次偶然机会，周国虞结识了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罗大纲带着周氏兄弟拜见了天地会大头领洪大全。于是周氏兄弟参加了天地会，并在浏阳县办起了征义堂，明里布仁施义，广结良缘，背地里发展会众，鼓吹反清复明，会众很快发展到数千人，声势浩大。后来江忠源带领楚勇前去镇压，周国虞和征义堂的兄弟们退到城外野人山。罗大纲投奔太平军后，几次派人相邀，周国虞因为与太平军的目标不一致，不愿参加。前几天，他们下山想杀掉横行霸道、强娶人妻的浏阳县团练副总张义山，结果没抓到张，便一把火烧了县团练所，县令饶丰平吓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报省城。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巧取野人山的计谋。通过旅店老板买通征义堂一个小头目，小头目带着李续宾、曾国葆、康福进入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李续宾等人化装成湘乡县三合会的头目，以携带十万两银子前来合伙的谎言，骗取了周国虞的信任。这时，王鑫

奉命带着八百团勇从长沙赶到浏阳。王鑫、李续宾率领勇丁并挟持张义山打进野人山。在征义堂兄弟们的面前，王鑫宣示张义山鱼肉百姓的罪恶，并当场将这个团练副总一刀杀了，鼓动征义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国藩这套软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义堂被打垮了，周国虞兄弟不得不带着一批骨干撤离野人山。

这是省城大团成立以来干得最得意的一桩大事，王鑫、李续宾等人满心想得到省里各衙门的表扬，却不料长沙的反应甚为冷淡。曾国藩心里虽不高兴，但并不跟骆秉章谈起这事，就连左宗棠面前也不提及，仍旧每日办理匪盗案件，并将精力转到操练勇丁上。

曾国藩痛感教官缺乏。王鑫、康福、李续宾、彭毓橘等人虽武艺超群，但都任务繁重，不能以全副精力教练团丁。曾国藩随时注意从团丁中识拔人才，发现有武艺较好、人又实在的团丁，便加奖掖，并提拔起来充当什长、哨长。每天夜晚，则重温历代兵书，尤其对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细细加以揣摩，许多地方，都照戚继光所说的办。大团训练日有起色。

一天下午略有点空闲，曾国藩正和康福饶有兴致地对弈，荆七进来说：“大人，去年在岳阳楼上见面的那个杨载福来了。”

“快请他进来！”曾国藩喜出望外，一边叫康福收棋，一边已迈步向门外走去。

杨载福一进门来，便跪下磕头行大礼：

“曾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上次岳阳楼上多多冒犯，请大人海涵。”

曾国藩亲手扶起杨载福，乐呵呵地说：“什么冒犯，说哪里话来！我能在洞庭湖畔结识足下，实为有幸。这一年来，足下可好？”

曾国藩上下打量着杨载福，见他身穿一套绿营军官衣服，便又问：“足下在哪个营做事，我怎么一直没见过你？”

杨载福恭恭敬敬地回答：“去年蒙大人给我指明出路，第二天，我便将排上事安排好，带着大人写的荐书，到长沙投奔骆抚台。骆抚台问我：‘曾大人是你什么人？’我说：‘曾大人与我非亲非故，得荐书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他。’骆抚台问我荐书怎么来的，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下。骆抚台说：‘你这个毛头小子，你知道曾大人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骆抚台说：‘曾大人是当今礼部侍郎，因回家奔丧，让你给有幸碰上了。’我当时大吃一惊，想起大人的确说过回家奔母丧的话。骆抚台把我留在抚标右营。见我武艺尚可，今年初，提拔我当了个外委把总，派我到辰州协训练新兵。前几天才回长沙来交差。昨日在街上见到大人出的告示，方知大人在省里办团练。今天特地请了假，来拜谒大人。”

曾国藩见杨载福不负推荐，很是高兴，说：“足下这一年来长进很大，又有了训练新兵的经验，我想请足下到大团来训练勇丁，足下肯吗？”

杨载福说：“大人是我的恩人，莫说叫我来大团当教官，就是叫我立即入狼窝虎穴，敢不从命！”

曾国藩甚喜，当即给骆秉章写封亲笔信，请他放杨载福来大团听命。骆秉章自然准许。次日，杨载福即到曾国藩衙门报到。吃过早饭，曾国藩带杨载福到南门外操场，分到罗泽南一营当个哨官，并兼管全营教习。下午，曾国藩徒步从南门口操场回鱼塘口，途经盐道街口时，见提刑按察使司的几个差役锁拿一个汉子往前走。忽然，从后面跌跌撞撞地跑来一个妇人。那妇人抱住汉子的大腿，哭喊着：“春霖，我跟你一起去吧！”妇人哭声极为悲哀，引得路人全都停下来观看。又见后面跑来两三个汉子，扯着妇人的手往回拖，妇人死命不肯。那汉子满脸是泪，说道：“菊英，你多保重，过几年我再来接你。”差役们吆喝着，赶着汉子走。

曾国藩定睛看那汉子，年约二十六七岁，身材长大，足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膀阔腰圆，面孔虽黧黑消瘦，但两眼大而有神，满脸络腮胡子又黑又密。曾国藩心想：好一条汉子，不知犯了何事？提刑按察

使司的差役见是曾国藩，忙点头哈腰问好：“曾大人，您老回府去？”

那汉子听差役叫“曾大人”，连忙喊：“您老就是曾大人？我鲍超今日落难受辱，请您老救我。”

曾国藩感觉意外，问：“要我救你？”

“曾大人，您老不是在奉旨操练团练吗？鲍超愿投效您老帐下。我现在好比当年落难的薛仁贵，日后，我会辅助您老征东扫北。”

曾国藩想：此人口气倒不小，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不妨将此人带到审案局详细问问。他对差役说：“把他押到审案局去，我要审问审问。”

差役面有难色，说：“陶大人要小的们这就押去，若送到审案局，陶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吃不了兜着走。”

“不要紧，我这就打发人告诉陶大人，审问后即给他送去。”

鲍超又说：“曾大人，这妇人是小人的女人，请您老发点慈悲心，让她再在旅店住几天，待小人与她见一面后，再由马家带去。”

曾国藩叫王荆七把那女人送到旅店后，再到臬台衙门去告诉陶恩培，并要那几个汉子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差役无奈，只好跟着到了审案局。

曾国藩坐在大堂太师椅上，鲍超跪在堂下。他屏退差役后，对鲍超说：“你因何事被锁拿，要从实告诉我。”

鲍超磕了一个头，答道：“是。”然后慢慢地将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鲍超字春霆，是四川奉节人，自小父母双亡，帮人拾粪放牛糊口。十五岁时，曾经人介绍到峨眉山清虚观，为观里道人打柴担水，混一口斋饭吃。鲍超有力气，做事又勤快，虽性情暴烈，但为人爽直，很得观主清安道长的喜爱。清安道长空闲时教他一些武艺。鲍超不识字，却悟性好。各种武艺，一经点拨，便熟记在心，又肯下功

夫苦练，三四年过后，鲍超便成为清虚观里第一号高手。清安道长有心想把他留在观里，但鲍超却过不惯峨眉山上的冷清生活，他要凭借这身武艺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挣个荣华富贵、光宗耀祖的前程。清安道长得知他的志向后，深为惋惜，悔不该当初看错了人。二十岁那年，鲍超为一件小事与观里另一道人口角起来，他挥起铁拳把那道人打得口吐鲜血，晕死过去。清安道长大怒，把他捆绑起来，打了五十水火棍。鲍超岂咽得下这口气！第二天一早，便卷起包袱下山了。走到半山腰，想起师傅五年来的教诲之恩，自思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对师傅不起，便又转身上山，向清安道长告辞。道长并不挽留他，只叮嘱：“日后不管立下多大功劳，不管有多高官爵，都不要再对人提起清虚观这几年的事，更不要提为师的姓名。”

鲍超下山，来到成都投了军。几年过去，东打西跑，辛苦不已，却没有捞到个一官半职。鲍超灰心了。

恰好，那年广西洪杨事发，朝廷要调兵到广西前线。鲍超看定是立功的机会来了，主动请缨，来到广西。一来便被向荣看中，选为亲兵。眼看鲍超要发迹了。谁知时运不佳，永安一战，鲍超身负重伤。向荣给他几两银子，留他在广西一个老百姓家养伤。不久，向荣带兵尾追太平军离开广西到湖南去了。

鲍超住的这家姓韦。韦家的姑娘菊英，尽心尽意地照顾鲍超。菊英爱鲍超一表堂堂，鲍超爱菊英秀气水灵，心眼又好。两人便你欢我爱，偷偷地搅在一起了。菊英父母也觉得鲍超有股男子汉气概，便同意女儿的选择，为小两口举办了婚礼。几个月后，鲍超伤好了，他和菊英商量，要到湖南去找向提督。菊英舍不得跟他分开，便和他一同来到湖南。到长沙后，方知向提督早已到江宁去了，鲍超夫妇好不气馁。眼看盘缠就要用光，伙铺老板又天天催房租，鲍超气得在一家酒店里喝了两斤白干，醉得昏昏的，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来。他在酒店里大嚷：“谁要老婆，二百两银子，我把老婆卖给他。”大家都觉得好笑，便怂恿酒店马老板去买。马老板四十多岁，去年刚死了老婆，正要续弦，看鲍超不过二十几岁，料想老婆一定年轻，便问：“汉子，真的卖老婆？”

“真的。”鲍超布满血丝的双眼也斜着酒店老板。

“不反悔？”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

“嗯。”马老板心想，连老婆都要卖的人，还有脸说男子汉大丈夫。他用鄙夷的眼神对鲍超说，“汉子，去看看你的老婆长得如何，麻脸瞎眼的我可不要。”

当场便有几个好事之徒，兴高采烈地跟着去看热闹。马老板见菊英年轻漂亮，大喜过望，当下拉出鲍超，说：“汉子，就这样定了。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婆娘，诸位帮忙作个证，可不许反悔呀！”

立即便有人写来一张字据，鲍超印了手模。

这天晚上，鲍超酒醒了，对白天卖老婆的荒唐之事后悔不迭。但木已成舟，他只得告诉菊英。菊英一听，顿时昏厥过去，老半天才醒过来，对鲍超的绝情灭义恨得要死。鲍超安慰妻子说：“实在是万不得已，与其两人都死在此地，不如换得银子到江宁去，找到向提督，一两年后立了军功当了官，一定回长沙再来赎回。”夫妻俩抱头痛哭一夜。第二天，马老板拿着二百两银子来，要把菊英带走。老婆是自己卖的，一时反悔不成，但他毕竟是个血性男儿，见真来抬老婆了，又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起，将马老板痛打了一顿。马老板无辜挨打，如何气得过，便到臬台衙门告了鲍超一状。又有手模契约，又有十多个人证，臬台陶恩培下令提拿鲍超，并将韦菊英判给马老板。

曾国藩细细听了鲍超这段叙述，心想：这个莽夫人品的确不太好，日后保不定忘恩负义，卖友求荣。转过来又想：鲍超也可怜，空有一身本事，却命运不济，英雄短路，也难怪他做出这等没良心的事来，吴起不也有过杀妻求将的事吗？现在正要几个有真本领的人来教习团丁，且不去管他的人品，先看看他的本事究竟如何。

曾国藩唤来差役，打开鲍超手上的锁链，又赏他一顿酒饭，要他当面表演几套拳术刀枪。

鲍超甚喜，他恨不得在曾大人面前把全身解数都使出来。当时来到射圃，脱了衣服，先表演了一套长拳。这套拳打得真好！将少林拳和峨眉拳融为一路，几声轻啸之后，但听得风声霍霍人影流窜。猛然间一声怒吼，只见他一拳冲出，“哗喇”一声，三层牛皮绷成的箭靶被打出一个窟窿。曾国藩脱口称赞：“好神力！”

一路拳打下来，鲍超心不跳，脸不红。曾国藩自己并不会武功，但见多识广，一看就知道他身手不凡，心想大团一千多号勇丁，只怕少有能超过他的，一边想着，一边站起来拍着他的肩膀，说：

“你有这等本事，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大丈夫要的是封妻荫子，怎能做出卖老婆的蠢事来。你也不必到江宁去找向提督了，本部堂派你当个哨官，也管百十来号人，你愿意吗？”

鲍超受宠若惊，赶快跪下磕头，激动地说：“谢大人！大人好比鲍超的再生父母。今生今世，鲍超跟定大人，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曾国藩扶起鲍超，说：“今后要将本事全部教给勇丁，莫要保留。从我这里拿五十两银子回去，给二十两与酒店老板，当养伤之费，给人赔个不是，把字据取回；另三十两给你的老婆，把家安顿好。后天就到我这里来上任。陶大人那里，我叫人去了结。”

鲍超喜从天降，千恩万谢，回旅店去了。这里曾国藩修书一封，说明鲍超是个人才，要留下他教习团丁，不必再追究云云，交给差役回去复命。

五 拿长沙协副将清德开刀

“骆中丞，这曾国藩做事，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不久前才从衡永郴桂道任上提拔起来的陶恩培，拿着曾国藩写给他的信，来到骆秉章的签押房。

“什么事？”骆秉章问。

“一个兵痞子，自愿卖老婆，与人讲好了，还盖了手模。第二天翻脸不认账，还打得人家半死。状子告到我这里，情况属实，我把兵痞锁拿到衙门来审问。半路之中，曾国藩把他截走了，说是一个人才，他要留用。骆中丞，你看这办事还有个规矩吗？杀了那么多人，还弄些个什么站笼，惨无人道。杀人抢人，自行其是，全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下去，湖南一省，只要他曾国藩就行了。”陶恩培越说越有气。

“这曾国藩也是跋扈了些。”骆秉章同情陶恩培，“那十个站笼，倒是经我劝说，又拿出几份状子给他看，总算拆了。可是专断自决，则一点未改。上月到浏阳剿征义堂，又擅自杀了县团练副总张义山。张义山的副总是我批的，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杀了。对不起，回来后我虽不讲他，也给他碰了个冷钉子，平征义堂的事，一句不提。”

“那还提得，再提，尾巴都会翘到天上去了。”陶恩培把身子往骆秉章跟前凑了凑，说，“中丞，听说鲍提督也讨厌这个姓曾的。”

正说着，左宗棠进来，把刚起草的《湖南境内匪患次第肃清》的奏稿送给骆秉章过目。

“中丞，肃清湖南境内土匪，主要靠的是曾涤生的团练，尤其是这次剿平征义堂，厥功甚伟。征义堂闹了好几年，浏阳县对之束手无策，上次江岷樵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山中，全赖曾涤生彻底扑灭。但奏稿对此只一笔带过，曾国藩的名字都未提及。我虽然按中丞的意思写了，但终究有点为涤生抱屈。”

“怎么是彻底扑灭？周国虞三兄弟一个都没逮住，难保不死灰复燃。”陶恩培不买曾国藩的账，更看不起连个进士都没中的左宗棠。

左宗棠瞟了陶恩培一眼，权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对骆秉章说：“添不添，由中丞决定，但有功不赏已不当，现在连在皇上面前一句好话都舍不得说，只怕将来难以服人心。”

说完，抬脚就走。骆秉章连忙叫住：“季高，你看着添几句

吧！”把奏稿又塞给了左宗棠。待左宗棠走后，骆秉章对陶恩培说：“曾国藩虽然专断了些，但他勇于任事，也难能可贵。皇上信任他，你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陶恩培说：“我倒无所谓，只是中丞你处于这种地位难以应付。论年龄，论资历，论现在的官位，哪样不在他曾国藩之上？团练就只做团练的事，不能事事都插手。安徽的吕贤基、江苏的季芝昌，哪个不是在巡抚的管辖下办事？团练大臣几十个，没有哪个像他曾国藩这样！”

骆秉章没有作声。从他心里说，对曾国藩快刀斩乱麻、敢于任事、不避嫌疑的作风，并不反感。他是个老官僚，对官场那种推诿、敷衍、不负责任、办事拖拉的习气看得多了，深知国事就坏在这种风气上。难得曾国藩这几个月来雷厉风行，湖南境内的动乱已渐次肃清，功劳是大的。但曾国藩也太不顾各衙门的面子了，开口闭口总说湖南官员暮气深重，要启用一班书生来代替他们，气势咄咄逼人。办事从不与他们商量，许多超过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擅自处理。长此以往，弄得各衙门都不痛快，叫他这个巡抚如何当！停了一会，骆秉章问：“你刚才说鲍提督讨厌他，是什么事？”

王闿运《湘军志》中《曾军篇第二》：“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宄，移牒提督，各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扣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

陶恩培说：“听说曾国藩要撤换清德副将，提拔塔齐布。清德到鲍提督那里诉苦。鲍提督大为恼火，这不是清除异己，培植亲信吗？

塔齐布还只是早几个月前才授予都司衔，现在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署理抚标中营守备，比起清德来，还差得远呀！”

“呵，呵。”骆秉章漫应着，一连打了两个哈欠。他今年六十岁了，常常感到精力不支，陶恩培见状，便起身告辞了。

两个月前，当曾国藩把大团三营勇丁整顿好后，便与提督鲍起豹商量，这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已全部回防，本省一部分士兵随张亮基去了湖北，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份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在操练过程中，曾国藩发现绿营中几个尖子。一个是署抚标中营守备塔齐布。他带的营每次会操都按时到齐，自己短衣紧裤，脚穿草鞋，为兵士作示范。曾国藩见塔齐布是上三旗中的人，对他格外亲切。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要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因此特别把他去年守城时的功劳提出，向朝廷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另一个是提标二营的千总诸殿元。他是武举出身，技艺精熟，训练士兵有方。还有一个把总周凤山，是镇篆兵中的小头目。此人不仅武艺好，且熟悉兵法，在镇篆兵中很有威信。大团中的三营，带队的几乎都是书生，虽然热情很高，有的武艺也很不错，但毕竟缺乏行伍经验。近来虽有杨载福、鲍超做教师，两个人终究不够，于是曾国藩将塔齐布、诸殿元、周凤山请来当大团勇丁的教师，给他们双份饷。大团勇丁的武艺在一天天进步，绿营的训练也有起色。但不久，麻烦事来了。

原来，那些绿营兵，平素懒散惯了，一个月难得有一两次操练。就这一两次，去的人也不多，用几个钱雇个人代替，本人则睡觉、下馆子、上妓院。操练也有名无实，集个合，点个名，走走步伐，各自拿刀枪挥舞几下，就算完了。三伏天、三九天照例是不操练的。但曾

国藩练兵，作风却大不一般。

大团一天的操练总在四个时辰以上，事事讲认真过硬，一丝也不许马虎。他自己一天到操场去几次，严格督促。这样一来，绿营兵也只能陪在那里。到了逢三、逢八会操这一天，天还没亮，就得集合上操场。那些绿营兵油子擦着惺忪的眼睛，胡乱穿上号褂，昏昏沉沉地跟着走，个个嘀嘀咕咕。曾国藩整天一刻也不离开练兵场。将士们无奈，只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天下来，浑身骨架都散了。不仅如此，他还要训话，喋喋不休地聒噪个把时辰，讲军纪，讲作风，讲吃苦耐劳，讲尽忠报国，等等，讲得那些绿营兵腻烦极了，个个昏昏欲睡，一回到营里，便骂开了：

“这个曾剃头，早点死了好！”

“曾国藩不过是个团练大臣罢了，他有什么资格管我们！”

“跟那些作田佬一起操练，脸都丢尽了。”

一个湘乡籍的兵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你们知道吗？曾国藩是个蛇皮癩，他每天都痒不可当，死命地抓，抓下的癣皮有一饭碗，血流不止。”

“活该！这是天报应。”

“让他一天痒到晚，上不了操场就好。”

士兵们在一阵笑骂中放出满肚怨气。

个把月后，除塔齐布的抚标中营外，其他营的士兵常常缺席。最近一段时期，上操场的绿营兵越来越少了，抚标中营也受到影响。曾国藩对此很恼火。尤使他难堪的是，长沙协副将清德，几个月来，凡会操一概不参加，派人请也请不动。这两次会操，长沙协缺席的又特别多，经打听，原来是清德对曾国藩重用塔齐布很嫉妒。塔齐布还是火器营的护军时，清德便已是副将了。曾国藩一来，便保奏塔齐布为游击，最近又保奏为参将，眼看就要与他平起平坐了。清德如何能服

气！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明显地在讨好满人，想用满人来取代他。因此，清德不但自己不会操，而且对不会操的长沙协士兵也暗中支持。对于清德明目张胆的对抗，曾国藩十分恼怒。他听说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有一次清德竟摘去顶戴，躲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查实以后，便决定拿清德开刀。

机会来了。六月初八日，是清德最宠爱的四姨太二十五岁寿辰。早在五天前，清德就大发请柬，准备为四姨太热闹一天。而这天，又恰恰是逢八的会操期。

初七日上午，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了一个告示，晓谕全体绿营和团丁，明早在南门外大操场会操，要对半年来的操练作一番全面大检查，不管是谁，不管任何原因，一律不得请假。

当晚，长沙协中被清德安排为酒席服务的兵士，公推几个代表到副将衙门，把曾国藩的告示给清德看。清德看完，把告示揉成一团丢到脚下，冷冷一笑：“不要理他，他神气得几天？长毛一平，他就得滚蛋。”

“大人，是不是让他点了名以后再来？”一个外委把总试探地问。

清德眼睛一瞪：“你们的饷是谁关的？长沙协归谁管？曾国藩的一张告示，你们就这样怕得要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副将！明天，操办喜事的人一个不能少。另外，有事有病的兄弟都可以不去。你们就说是我清德讲的，看他曾国藩能奈何我个屁！”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穿戴利索，骑马上南门外练兵场。

这是一个酷热的日子。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一丝风都没有，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口烧红了的大锅。而南门外练兵场，无一株树，无一堵墙，灰尘扑面，沙石烫脚，如同这口大锅的锅底，无情地折磨穿着号褂舞刀弄棒的兵丁们。

点名时，曾国藩知道长沙协缺了不少人，但他没有发作。到了巳正时分，曾国藩特意来到长沙协操练地。本来应到五百人的长沙协左

营，现在不到三百人了。曾国藩顿时火起，下令全场停止操练，声色俱厉地问长沙协带队的都司人都到哪里去了？都司吓得结结巴巴地禀告：有五十多号人在清德将军家办喜事，有七十多号人因病请假，有八十多号人半途溜走了。

曾国藩听后，对全场兵丁大声说：“各位弟兄们，你们看看，究竟是国事重要，还是私事重要。自己不来会操，还要弟兄们为他办私事。国家出钱招兵，是为他个人招的吗？大家都还只二三十来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沙协就有那么多人吃不了苦，不来的不来，溜走的溜走，这还像个军队吗？眼前这点苦都不能吃，日后两军搏斗，生死存亡之际，岂不当逃兵吗？本部堂四十多岁了，还和大家一起操练，所为何来？为的是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为的是保湖南全境不被长毛占领。今天天气是热了点，这样的天练兵确是一桩苦事，但比起流血杀头，这个苦就小多了。各位兄弟要体谅本部堂的苦心。常言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再冷再热，都不能不练兵。今天缺席的，每人记大过一次。”

曾国藩讲完后，要李续宾带一营湘勇到城里各处去寻找长沙协的兵，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天晚上，李续宾汇报：长沙协昨天有五十八人为清德办酒席服务，有四十六人在营房里乘凉、赌牌、聊天，有三十三人在酒店里喝酒，有十二人在妓院里胡闹，还有五十一人在城里逛街，真正生病卧床的只有六人。

曾国藩把这些情况写了一封长信，连夜打发人送到武昌张亮基处。按制度，各省绿营受总督节制，巡抚除兼有提督衔外，不得干预兵事。湖南绿营由署湖广总督张亮基管辖。张亮基对湖南绿营的腐败本极为不满，曾国藩又是他一再请出来的，看了曾国藩的信后，也很气愤，立即复信，交来人带回，请曾国藩按军纪国法处置。

于是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本，亲笔写道：

奏为特参庸劣武员，请旨革职，以肃军纪而儆疲玩事。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

延，望风而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其缘故，在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臣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谆飭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亲往校阅。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飭。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养习花木。六月初八日为其小妾过生日，竟令五十余士兵为其办酒服役，并公开支持怕苦不愿上操之兵。该副将对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现当军务吃紧之际，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相应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

写毕，尚不解恨，又附一片：

再，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见贼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请旨将清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庶几惩一儆百，稍肃军威而作士气。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酿成今日之大变，是以为此激切之情。若臣稍怀私见，求皇上严密查出，治臣欺罔之罪。

撤掉清德，换谁来当长沙协副将呢？论才能，杨载福最合适。但他仅只一外委把总，小小的九品顶戴，与从二品的副将相差太远了。诸殿元也可胜任，但也只是个从六品的千总，骤升副将，也嫌太快。从官阶来看，塔齐布是参将，从三品，最高，从才具方面来说，固然不及杨、诸，但塔齐布老实恭顺，此外尚有杨、诸天生不及之处，那便是塔齐布为镶黄旗人。曾国藩深知皇上对汉人猜忌甚多，今后要建曾家军，从皇上到朝野满人都会不放心。倘若有人参一本，随便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立刻就可满门抄斩。必须推个满人出来！名义上还要把这个满人摆在自己之上，才可能消除皇上及朝野满人的顾虑。若是推个才大心大的出来，今后驾驭不了，那就更麻烦。塔齐布虽无大才，但听话，又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想必日后不会有意为难。主意定了，曾国藩又补一片：

查署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臣今在省操练，常倚该参将整顿营务。现将塔齐布履历开单进呈，伏乞皇上天恩，破格超擢。

为使皇上采纳他的建议，并表示自己对满人的绝对信赖，他在片后着重补了一句：“如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曾国藩参劾清德和保奏塔齐布的事很快传到清德的耳中，他又急又恨，跑到鲍起豹那里，先不提参劾自己的事，而把营兵对曾国藩酷

暑操练的怨气，添油加醋地渲染了一遍。他有意挑拨说：“鲍提督，兄弟们都在说，我们到底是受提督指挥，还是受团练大臣指挥？兄弟们跟曾国藩讲，鲍提督爱兵如子，三伏、三九天都不在营外操练，只在营内讲兵法。曾国藩不但不听，反而说您老治军不严，姑息放纵，养了一批老爷兵。”

鲍起豹本是一个骄悍昏庸的武夫，一向看不起文官，听了清德的话，勃然大怒：“曾国藩是个舞弄笔墨的文吏，他懂什么带兵练兵！朝廷尽用一批文官当团练大臣，真是笑话！曾国藩竟敢讥笑我治军不严，他懂不懂，哪有酷暑练兵的道理？六月天牛尚不用，何况人？这哪里是练兵，这分明是虐待士卒。”

清德见鲍起豹支持他，暗自得意，于是提起参劾的事：“六月初八日是贱妾的生日，又正是会操的日子，卑职想天这般热，有心让士兵们休息一天，在家躲躲热。曾国藩居然叫他的团丁到我这里清点人数，几个人上街，几个人在营，几个人帮我办酒席。上了一本给朝廷，要撤我的职，让塔齐布来当长沙协的副将。”

“岂有此理！参劾军中大员，事先不经过我，就上奏朝廷。他曾国藩没读过大清军律？张制军不在这里，就是骆中丞也不干预营中之事，何况这撤换二品大员的大事。真是欺人太甚！”鲍起豹愤怒起来。

“都是塔齐布谄媚曾国藩，坏了咱们绿营的规矩。”

“传我的命令，从明天起，营兵一律不再与团丁会操，塔齐布也不准再到大团那里去教练。谁敢违背我的命令，先打他五十军棍！”

“鲍大人，卑职这个委屈实在受不了。”清德担心朝廷一旦接受曾国藩的参劾，他的二品顶戴就会被摘除。

“你放心，我这就向朝廷申述，不能让曾国藩为所欲为。”

从那以后，绿营士兵再也不来会操，塔齐布也不敢再来教练团丁了。大团勇丁无故遭长沙协士兵的袭击、唾骂之事屡屡发生，甚至曾

国葆在街上都无缘无故地挨了他们一顿拳脚。曾国藩心里窝着一团火，但他强忍着，也劝告曾国葆和其他受辱的团丁，天天照旧训练。他在等待着朝廷的批复，心里想：若朝廷支持，则不怕他鲍起豹嚣张；若朝廷不支持，马上辞职回荷叶塘守墓！

六 大闹火宫殿



夏去秋来，转眼到了七月半中元节。十四日这天，绿营兵士每人得了五百钱节礼，又通知十五日放假一天。外委把总以上的军官，每人都接到一份请帖：十五日下午在天心阁祭吊去年守城阵亡的将士，祭吊仪式结束后，鲍提督宴请。但藩库没有给大团三营团丁发一文节礼，包括曾国藩在内，也没有一个当官的收到请帖。这是对团练的公然歧视！王鑫、李续宾、曾国葆等人对这种露骨的不公平待遇气愤万分。曾国藩强压着满腔怒火，将王鑫等人劝阻住，又想方设法，凑了点钱，十四日晚上匆匆发给团丁，总算把大家的怨气暂时平息了。

团丁们每人分得五百文钱。各营各哨平日的伙食费，也都多少节余点，多的有五六百文，少的也有三四百文，这些伙食尾子也发给了各人。团丁们绝大部分都是乡下老实巴交的种田佬，分得的这千把文钱，自己都舍不得用，托熟人带回去补贴家用；也有的一时找不到熟人，便稳稳当当地藏好，今后自己再带回去。辰州、宝庆、新宁来的团丁中，也有家中较为殷实的。这些人不在乎这点钱，难得到省城来住，便三五成群吆喝着逛大街、下馆子，图个快活。辰州团丁中有个叫滕绕树的伢子，平日极羡慕鲍超的武功，想方设法跟鲍超接近，想求鲍超多教给他点武艺。今天得了几个钱，他约了素日合得来的五个乡亲，商量好请鲍超到火宫殿去玩一玩，大家都说好。

这几个月来，为报曾国藩的知遇之恩，鲍超尽心尽意地教练团丁，哪里都没去过。听说火宫殿是个好玩之处，滕绕树一邀，鲍超就满口答应了。半路上又遇到塔齐布，鲍超说好久不见了，硬拉着塔齐布一起到火宫殿去。塔齐布拗不过，只得从命。一行八人有说有笑，来到了位于坡子街的火宫殿。

火宫殿果然热闹。正中是一座盖着黄色琉璃瓦、斗拱飞檐、上面雕刻不少飞禽走兽的古老庙宇。庙宇里供奉着一尊火神爷塑像。那火神爷金盔金甲，红脸红须，眼如铜铃，舌如赤炭，真是一团正在燃烧的烈火，望之令人生畏。庙宇里长年住着七八个庙祝。这几个庙祝主要不是服侍火神爷和接待前来请求保佑的香客，而是管理着庙门前那

个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市场。

火宫殿四周红色围墙包围了一大片空坪，因为位于长沙闹市区，久而久之，这空坪便成为走江湖跑码头的郎中、卖艺人、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算命看相的、卖杂七杂八小玩意的集中地，也引起长沙城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的兴趣，卖各色小吃的小贩们也到这里来做生意，庙祝便来管理这块发财之地。每天夜深，人散走后，他们清扫场地；天亮则开门迎接各种来人。有的生意较好，要跟庙祝长来往的小贩，常送些钱给他们，庙祝也就慢慢富裕起来。后来庙祝在空坪上搭起四个大敞棚，棚上盖着树皮，分别取名为东成、西就、南通、北达。敞棚遮雨防晒，给卖主和买主都带来方便。到了过年过节时，还有唱大戏的到这里来卖艺。这火宫殿也就益发繁华热闹，几乎可以和开封的大相国寺、江宁的夫子庙媲美了。

塔齐布、鲍超、滕绕树等人先进庙宇瞻仰火神爷的尊颜，又跟庙祝闲聊了一番。滕绕树和那几个辰州籍团丁做东，请塔、鲍吃火宫殿的名产。这火宫殿虽是集散无定之地，但也有好些卖吃食的小贩，一代一代、长年累月在这里做生意，有几样吃食便成了火宫殿传统的名产。这几样名产是：王家的姊妹团子、萧家的臭豆腐干子、谢家的红烧猪脚、何家的神仙钵饭。逛火宫殿的人，不吃吃这几样东西，就不算逛了火宫殿。

塔、鲍一行先来到南通棚。只见这里有一个说书人在说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正说到西门庆贪欲丧身一节，听众挤得水泄不通，漫说找个座位，就连个站的地方都没有。无奈，只得走到对面的北达棚。棚里一个耍猴的操着河北口音叫道：“徒儿们，把连升三级这出戏，由赛悟空给各位叔叔伯伯兄弟爷们表演一番，请各位指教指教，给俺们捧个场。”

一阵细锣敲响，一个徒儿捧着三顶不知哪个朝代的官帽走上场。只见那三顶帽子一顶全黑，一顶半红半黑，一顶全红，那帽子两边是两个放大的纸糊的黄灿灿的铜钱，用两根竹棍子与帽子连起来。全红官帽铜钱最大，全黑官帽铜钱最小。又一个徒儿牵着一只瘦骨嶙峋的

猴子出来。那猴子两只眼睛忽闪忽闪，贼溜溜地这边转转那边转转。随着锣声，徒儿用绳子牵着一瘸一拐地走圆场。滕绕树心想：这猴儿的名字倒怪美的，赛悟空，但却是簸箕比天——太不自量了，莫说不能赛过孙悟空，只怕是孙大圣拔根毫毛吹出的猴子也比它强百倍。

塔齐布、鲍超等人站着看了一会，见找不到座位，便又出来，转到东成棚。

东成棚里，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关中大汉，光着上身，打了一路拳，又耍一顿三节棍，弄得浑身大汗淋漓。那大汉弯腰抱拳，用带有浓重鼻音的关中腔叫道：“祖传秘方，名药配制，驰名江湖，誉满海内。在下姓沈，陕西米脂人，祖传十代专配狗皮膏药。嘿！”那汉子拍了一下光溜溜的胸膛，声音放高起来，“头晕目眩，四肢酸胀，腰痛腿痛，头痛脚痛，男子遗精早泄，勃起不坚，妇女月经不调，长年不育，贴了我沈家祖传膏药一帖，立见效果，两帖过后，病痛消除，三帖四帖，永远断根。一百文一帖，一百五十文，买一帖送一帖，要者从速，过时不候。”塔齐布最瞧不起以打拳舞棍来招徕顾客贩卖膏药的人。他认为这些江湖骗子亵渎了中华武功，略停了一下，便离开东成棚，鲍超、滕绕树等也跟着出来了。

刚走出来，塔齐布便看到东成棚的东角偏僻处，有一个三十余岁的汉子正在舒气运神。他停下脚步，不露声色地仔细看着。只见那汉子用脚尖点触地面，双手空握，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打出去，脚尖不停地在地上绕圈子，双腿微屈，整个身子看上去轻飘飘的。看那汉子脸上，却神色凝重，嘴唇紧闭，两腮泛红。塔齐布注目看了半晌，大步走上前去，双手一拱：“大哥请了！”

那汉子停住，看塔齐布一身戎装，便客气地回答：“将军请了！”

塔齐布说：“在下适才间看大哥行步运拳的架势，想冒昧请问一句：大哥打的是不是巫家拳？”

那汉子面露喜色，说：“将军好眼力，鄙人刚才打的正是巫家拳。”

“大哥拳法，严谨紧凑，外柔内刚，深得巫家拳法之精蕴。大哥拳术造诣，当今少有。”

“将军过奖了。”

“大哥，恕在下唐突。大哥这等本事，埋没在这勾栏瓦肆之间，岂不可惜？何不以此报效国家，且可光大巫家拳术。”

“鄙人并非长住此地。”汉子说，“因前几日过忙，未遑练功，今日偶尔路过此地，得点空闲，故略为舒展一下筋骨。将军劝我报效国家，莫非鄙人要投军么？”

“正是。”塔齐布说。

汉子哈哈一笑，说：“时下之绿营，也可以谈得上是报效国家的军队吗？”

塔齐布脸一红，立即说：“我并非劝大哥投奔绿营。目前长沙另有一支人马，急需你这样的人才，你可愿去？”

“哪支人马？”

“曾大人曾国藩办的团练，现有三营一千多号人马。”

那汉子又是一笑，说：“将军，你我初次相交，我看得出，你是个有本事有血性的男子汉，故愿和你多说几句话。依我看，不独我不应去投绿营投团练，我还劝将军也及早解甲归田为好。二千年前南华真人便已经看透这一切，什么江山社稷，实际上只是蜗角罢了。你说办团练的是‘争’大人？哎！世道坏就坏在一个‘争’字上。古往今来，一个‘争’字，害得人间互相仇恨残杀，永无休止。还是南华真人说得好：‘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看轻荣辱，不慕货财，无病无争，世界才能安宁呀！时候不早，将军自爱，后会有期。”说罢扬长而去。塔齐布摇摇头，走进了西就棚。

这是最后一个棚子了。棚子里较为安静。一张桌子边，有个游方

郎中在给一个老婆子诊脉。一个瞎子坐在几个桌子之间的空隙处。那瞎子呆头呆脑的，面前摊开一张大纸，纸正中画了个太极图，图右边写着“点破迷途君子”，左边写着“指引久困英雄”。绕树看了好笑，说：“自己这副要饭的相，黑白不分，昼夜不明，还要指引别人，真正可笑！”

塔齐布说：“自然也有人甘愿听他的瞎扯，不然，他也不会天天摆摊子了。”

那瞎子听到说话声了，忙喊：“算命抽花水啦！专讲实话，不打诳语。”

众人都笑了。恰好有一桌人会了账，滕绕树赶紧占了这张桌子。招呼塔、鲍等人坐好后，他和另外两个辰州勇忙着张罗。一会儿，捧来一坛白鹤液老酒，端着一大盘臭豆腐干、四笼姊妹团子，每人面前再摆一大碗红烧猪脚，又叫来几个炒菜。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滕绕树问塔齐布：“塔爷，刚才您老对那个打拳人为何如此客气？我看那人的拳术也平平，比鲍哨官差远了。”

塔齐布未及回答，鲍超抢着说：“这人的拳术不错，你不懂，不要看轻人家了，只不过我一时没有看出他的路数来。塔大哥，你细说给我们听听。”

塔齐布说：“诸位有所不知，那人的功夫深得很，他打的是南拳中极有名的一家——巫家拳。”

“巫家拳来历如何？”一个辰州勇问。

“乾隆末，福建汀州有个拳师名叫巫必达，幼年闯荡江湖，广拜武林高手为师，经过几十年的苦钻苦练，将福建少林外家拳术的阳刚、劲健、强身、壮骨的特征与湖北武当内家拳术的藏精、蓄气、培神、固本的秘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外有行云流水之柔、内有五岳三江之刚的巫家拳。巫必达后来在湘潭教习李大魁，以后又传与冯南山、冯连山兄弟，死后葬在湘潭，由李、冯两家立碑。巫家拳广为流

传在南方，但真正得其奥妙的是李、冯二家，可惜刚才忘记问那汉子的姓名了。”

“这巫家拳我也听说过，只是没有亲眼见到。那人刚才打的是巫家拳中的哪一路？”鲍超问。

“他刚才打的是梅花拳，为巫家拳中第一绝招。你看他双脚尖在地上绕圈子，莫以为是随便绕绕，那划出的圈子是一朵朵梅花。”

滕绕树惊讶地说：“我们是外行，竟一点都看不出来。”

“巫家拳还有太子金拳、麒麟、四字、正平、摆门、单吊、招吊、三桩等六肘拳，都是很厉害的。”

众人听了，对塔齐布的巫家拳术知识的丰富，都很佩服。滕绕树又就福建少林外家拳和湖北武当内家拳两家拳术的异同，向鲍超和塔齐布请教。大家正边吃边谈得高兴，忽听得旁边一桌人大吵大闹起来。

这是四个镇箠兵在喝酒赌博。输者不服气，先是骂着粗话脏话，然后和赢家扭打起来。另外两个并不劝架，反而在一旁添火加油。塔齐布看看不像话，过去喝道：“不要在这里打架！丢人现眼的，要打回营房去打！”

镇箠兵自明代起便以凶悍闻名于世。咸丰时期的镇箠兵，虽不能跟过去相比，但在全国绿营六十六镇中，仍然算是第一等强悍。个个是私斗、打群架、管闲事的能手，平时相处，内部常起械斗。一声呼哨，立即形成两军对垒之势。打得眼红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也不在乎。一般总兵都怕调到镇箠镇来。若是遇到镇箠镇的兵与别镇的兵争吵起来，镇箠兵便会自动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拿刀使棒，不把对方打败，决不罢休。当下这几个镇箠兵听到塔齐布的吆喝，扭打的松了手，都斜歪着头看着塔齐布，其中一个说：“老子们在这儿玩玩，干你屁事？你叫个屁！”

鲍超走过来大声说：“一个参将的话，你们都不听，还有军纪王

法吗？”

一个镇箠兵也斜着眼，喷着满口酒气，冷笑说：“你算什么东西？吃饱了胀着肚子，到茅房里屙屎去！人还没变全，竟敢教训起你的大伯来了！”

滕绕树看着这几个镇箠兵如此骄横粗野，用这种难听的话骂鲍超，他一则听着不舒服，二来也要讨好鲍超，便冲过去大声说：“这是鲍哨官，你们休得无礼！”

那人哈哈笑起来：“么子鸡巴鲍哨官，老子只知道山海关、函谷关，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鲍哨‘关’。屁毛灰团丁头，也算个官吗？”

另一个镇箠兵冷言冷语地说：“这鲍哨官不就是那个穷得无聊要卖老婆的痞子吗？什么时候当起官来了？”

四个镇箠兵放声狂笑。鲍超又气又羞，满脸通红，脖子上的筋一根根鼓起，恨不得将这几个兵油子捏个粉碎。滕绕树跨上前去，要和他们讲理。一个镇箠兵大叫：“你要打人吗！？”说时手一抬，滕绕树脸上挨了一巴掌。滕绕树火了，一拳打过去，那人牙齿碰着舌头，顿时鲜血直流，气得哇哇大叫，用头撞过来，另外几个兵也跟着冲来。辰州团丁们仗着有鲍超在旁，勇气大增，一齐迎上去，大打起来。棚里棚外的人，见兵勇打斗，吓得纷纷逃离，那瞎子也卷起太极图慌忙走开。鲍超几次想打过去，被塔齐布抱住了。镇箠兵人少，吃了亏后，狼狈逃出火宫殿。塔齐布、鲍超、滕绕树等继续喝酒吃饭，待到日头偏西时才回营。

还没等他们在营房里坐定，一百多名镇箠兵人人执刀拿枪，气势汹汹地跑到三营营房门外，大声嚷道：“把在火宫殿打人的凶手交出来！”营房里其他辰州、新宁、宝庆等地团丁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营官邹寿璋急忙走出营房：“弟兄们，有话好好说，邹某人一定负责处理好。”

火宫殿里几个挨打的兵吵吵嚷嚷地说了个大概。邹寿璋怕闹出大

事，陪着笑脸说：“弟兄们先回去，待我禀告曾大人后，一定从严处治。”

待镇箠兵走后，邹寿璋把滕绕树等人叫来，详细讯问。滕绕树把情况如实说了一遍。邹寿璋和鲍超一起来到巡抚衙门射圃旁的曾国藩住所里。邹寿璋把情况说了一遍。曾国藩气得脸色铁青，扫帚眉倒吊，三角眼里充满杀气。鲍超吓得两腿打战，跪下说：“鲍超该死！今日在火宫殿，实是因为镇箠兵骂鲍超。他们骂鲍超，看不起团练，其实就是骂大人，看不起大人，若不是塔将军扯住，鲍超今日会打死那几个畜生。曾大人，鲍超辜负了您老的情意，您老打鲍超一百军棍，把鲍超赶出团练吧！鲍超是个堂堂男子汉，也不想再在团练里受这种鸟气。我还是到江宁找向提督去。”

曾国藩在房里快步走来走去，牙齿咬得咯咯响，腮帮一起一伏，一句话也不说。罗泽南说：“鲍哨官无过，还多亏鲍哨官气量大，没有酿成更大的事故。今日之事，错在镇箠兵，但滕绕树也有些责任。绿营、团丁之间本不和，为了顾全大局，不如忍下这口气，将滕绕树等人责打几十军棍，平息这场风波算了。”

曾国藩看着罗泽南说：“绿营欺负曾某人，得寸进尺，连兄弟们也跟着我受委屈。从大局着想，自然应如你所说，忍着，以免事态扩大。但绿营怯于战阵，勇于私斗，此种积习，为害甚烈。我今日正要借此事整一下这股歪风。”

罗泽南有些担心：“如何整法？说不定会闹出更大的事来。”

曾国藩说：“想必鲍起豹也不会有意把事态扩大吧！”

曾国藩叫鲍超起来，亲笔修书一封给鲍起豹，说火宫殿兵丁私斗，影响极坏，为严肃军纪、惩前毖后，这边将滕绕树等打五十军棍，并以箭贯耳游营三日，也请鲍提督将镇箠镇闹事的士兵作同样处治。

鲍起豹看完信，冷笑一声，心里说：“要老子处治，老子才不做

这种蠢事。我要你曾国藩下不了台。”他也叫人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火宫殿闹事士兵已捆绑送来，请曾大人按军律处置。鲍超豹派了几个亲兵到镇筴兵驻地，声言曾国藩要捆今天下午在火宫殿和团丁打架的四个士兵。亲兵将这四个兵捆好，连信一起送给曾国藩。

镇筴兵原以为团丁会来向他们赔礼道歉，现在想不到竟然将他们的兄弟捆了去，军法从事。镇筴兵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带兵的头领、云南楚雄协副将邓绍良亲自指挥，吹号集合。他煽动说：“曾国藩的团丁捆绑我们四个兄弟，要将他们杀头示众。这是我们镇筴兵数百年来没有过的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怎么办？”

队伍中有人喊叫：“冲到审案局去，把弟兄们抢出来！”又有人叫：“曾国藩敢杀我们的人，我们就杀掉曾国藩！”也有人喊：“塔齐布身为绿营将官，反而为团丁讲话，他是绿营的奸细。今天的事是他引起的。”有人举起刀喊：“捣毁塔齐布的窝！”镇筴兵一致拥护。

邓绍良率领三百多个镇筴兵，气势汹汹地冲进塔齐布的住房，把塔齐布房间里的全部东西打得稀巴烂。塔齐布幸而事先躲到室后草丛中，才免于死。捣毁了塔齐布的家后，镇筴兵又呼啸着向审案局冲去，将审案局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高声喧闹：“曾国藩放出我们的兄弟！”“不放人我们就冲了！”

亲兵进屋告诉曾国藩。

曾国藩正在与罗泽南对弈。他将鲍超唤到跟前来，对着他的耳朵吩咐一番。鲍超立即出了门。曾国藩神色自若地对罗泽南说：“罗山，该你走了。”

“还是出去跟他们说几句吧！”罗泽南放下手中的棋子，从近视眼镜片后投来不安的目光。

“不理睬他们，看他们怎么闹。”曾国藩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棋枰。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刀枪相撞声从外边传了进来，曾国藩转

过脸看时，邓绍良带着几十个士兵旋风似的冲进门，已到了他的身边。罗泽南见势不妙，急忙打发亲兵告诉王鑫，叫他翻墙到巡抚衙门去请骆秉章过来。一个镇篆兵已拔出刀来，刀尖直指曾国藩的额头。邓绍良用手拨开刀，不客气地对曾国藩说：“曾大人，请你放人！”

曾国藩坐在棋枰边，纹丝不动，一手把玩着棋子，慢慢地说：“鲍提督派人将闹事的士兵送到我这里，并有亲笔信，要我军法从事。处置完毕，人自然放回，何劳邓副将你兴师动众、气势汹汹地前来索取呢？”

邓绍良瞪起双眼，怒目而视：“我要你现在就放人！”

曾国藩太阳穴上的青筋在一根根地暴起，棋子已经停止转动，被两只手指紧紧地掐住，虽仍坐在棋枰边未动，语气却生硬得多了：“本部堂尚来不及处置，现在岂能放！”

邓绍良左手紧握刀鞘，右手捏着刀把，走上一步，气焰咄咄地吼着：“你到底放不放？！”

“砰”的一声，曾国藩将棋枰一脚踢倒，忽地站了起来，吊起扫帚眉，鼓起三角眼，满脸青里透白，一股杀气冲出，厉声喝道：“邓绍良，你欺人太甚！”

邓绍良冷不防曾国藩这么一着，不自觉地退了一步，右手松开了刀把。曾国藩指着他骂道：“邓绍良，谅你不过只是一个操刀杀人的鲁莽武夫而已，竟狗胆包天，在我钦命帮办团练大臣面前如此放肆。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有没有国法！”

经这一骂，邓绍良的嚣张气焰矮了半截，嘴巴上仍硬着：“曾大人，不是我放肆，审案局不放人，弟兄们不答应！”

曾国藩目光如喷火般地瞪着邓绍良：“弟兄们不答应，你答不答应？手下的士兵都不能弹压，朝廷要你这个副将何用？况且你要明白，今天是你带兵闯进了我的衙门，你是犯上闹事的带头人！”

邓绍良觉得事情不妙，不免有些气馁。身旁的士兵在乱嚷：“放人，放人！不放我们就要搜了！”

“不得无礼！”正在不可开交之时，骆秉章进来了。他对曾国藩一笑，“曾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骆中丞，曾大人捆了我们四个兄弟。”邓绍良抢着说。其实骆秉章早已知事情的原委。镇箠兵如此吵吵闹闹地围攻审案局，巡抚衙门仅在一墙之隔，他如何不知？但这个老官僚滑头得很，若不是王鑫翻墙去请，他是不会过来的。让曾国藩受点委屈也好，谁叫他的手伸得太长了！王鑫过来请，他不能不放驾了。

“邓副将，这样对待曾大人，太不应该了，还不快出去！”打了邓绍良一下后，骆秉章又转过脸对曾国藩说，“曾大人，火宫殿闹事的兵非得要狠狠处置不可，此事由我来办。眼下群情汹汹，难免不出意外之事。今后朝廷追问下来，你我都不好交代。我看暂时放了这几个人，平息了众怒，再从容处置。你看如何呢？”

曾国藩心想：好个滑头偏心的骆秉章！什么“平息众怒”，难道是我做错了事，激起了他们的“众怒”？你骆秉章怕犯镇箠兵的众怒，就不怕犯团练的众怒？好！事情既已如此，我要你看看我曾国藩的手段！

“骆中丞，你请坐。我循鲍提督之请，处置火宫殿闹事人。曾某人一碗水端平，绝不偏袒哪方。团丁滕绕树等六人，昨日已每人打了五十军棍，贯耳游营三日。镇箠兵也同样处置。”不等骆秉章开口，曾国藩大喊一声：“来人！把鲍提督捆来的四个闹事者押上来！”

康福答应一声，走出门外高喊：“带人上来！”

只见鲍超、刘松山、彭毓橘、李臣典、王魁山、易良干等人全身披挂，带着一百名手执刀枪的团丁，押着四个闹事的镇箠兵上来。这一百个团丁进得门来，便一齐站在屋内镇箠兵的周围。鲍超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凶神恶煞般地走到邓绍良的身边。刘松山、彭毓橘等

人分站在曾国藩的两旁。骆秉章见此情景，早吓得脸色惨白，如坐针毡。邓绍良和他的士兵们也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那四个双手被捆的镇篆兵吓得两腿发软，“扑通”跪在曾国藩面前。曾国藩喝道：“你们身为保境安民的兵士，却带头在公众场合闹事行凶，恶劣至极！本部堂按大清军律第一百二十三条第八款，并循鲍提督所请，杖责五十军棍，贯耳游营三日。”

说完将茶木条往案桌上重重一击，高喊：“来人呀！”

“在！”两旁一声雷鸣般地吼叫，早有八条大汉手持八根水火棍，如狼似虎般地走上前来，将四个镇篆兵按倒在地，扯掉裤子，抡起水火棍便打。

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这几个月来所受鲍起豹、清德的窝囊气，想起弟弟及团丁们所受绿营兵士的欺侮，满肚子的仇恨，随着一下下的棍击声发泄出来。他多次想命令行刑的团丁：“给我往死里打！”但瞥见坐在一旁汗如雨下的骆秉章，又将这句话咽了下去。八个行刑团丁又何尝不和曾国藩一样的心情，无须他的命令，个个用死力打。二十……四十……一棍棍下去，越打越重，越打越凶。可怜那四个倒霉的镇篆兵先是喊爹唤娘、鬼哭狼嚎，到后来，连喊都喊不出声来了。打满五十军棍后，又将他们抓起来，在每人左耳上插了一支箭。只见鲜血流出来，却听不到叫痛声——人早已麻木了。

曾国藩冷冷地对四个镇篆兵说：“看在镇篆镇兄弟们来接的份上，游营三日，罚在本营进行。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几个镇篆兵上来，背起他们出了门。邓绍良内衣早已湿透，正要出门，曾国藩喝住：“邓绍良，你身为副将，平日治军不严，咎责已重，今日又带兵闯进审案局衙门，持刀威胁本部堂，形同谋反，罪当诛戮。本部堂因不直接管你，且暂时放你回去。来日本部堂将与骆中丞、鲍提督妥商，申报朝廷，你回营待审吧！”



清朝时出发罪犯的情景

邓绍良蔫头耷脑地出了门，见衙门外镇箠兵的四周围，已被全副戎装、满脸凶恶的团丁死死看定了。邓绍良作不得声，只得摆摆手，带着镇箠兵讪讪走了。屋里，曾国藩对坐在一旁发呆的骆秉章说：“骆中丞，你受惊了。国藩此举，实出不得已，尚望中丞体谅。”

骆秉章见全部兵勇都已退出，慢慢地恢复了元气。他对曾国藩不听劝告，在他面前如此强硬十分生气，责怪说：“涤生，你太强梁了。绿营与团丁的冤仇，这一世都不能解了。”

曾国藩心中不快地说：“我刚才的处置错在哪里？”

骆秉章恼火了：“涤生兄，不是我说你。我身为湖南巡抚，要对湖南负责。说不定哪天长毛卷土重来，你的那几个团丁能抵抗吗？他们只配抓抓抢王、土匪，是上不了大台盘的。打长毛，还得靠绿营，靠镇箠兵。你这下好了，当着我的面，打了他们的人，还扬言要诛戮

邓绍良。三千镇箠兵还要不要？你叫我这巡抚如何当？”

曾国藩见骆秉章如此瞧不起团练，偏袒镇箠兵，大为光火。他强压着怒火，冷笑道：“中丞不要着急，长毛来了，我自有办法。”

骆秉章反唇相讥：“你有何法？真的有办法，也不会有火宫殿的闹事！”

说罢，拂袖而去。

七 停尸审案局

正当审案局这边为出了口气而快慰的时候，更大的麻烦事却来了。

原来，那四个挨打的镇箠兵中有一个名叫王连升的，年纪本有四十五六岁了，前几天又害着病。那天略好点，便被同伴拉去火宫殿喝酒，回来时便感了风寒，被捆绑到审案局已是受惊。这下又挨了五十军棍，穿了耳朵，一背到营房便昏厥过去，抢救无效，当夜便气绝了。镇箠兵闻之，人人怒火冲天，声言要曾国藩偿命。

第二天一早，邓绍良便来谒见鲍起豹，将昨日的情形和王连升的死，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鲍起豹这一气非同小可，他挥舞着手中的长烟杆，嚷道：“好哇！曾国藩这个婊子养的，竟敢在老子的权限内胡作非为，我岂能容他！邓绍良，你将王连升的尸体抬到审案局去，叫审案局为他披麻戴孝，以命抵命，就说是我鲍起豹说的，看他曾国藩这个狗娘养的有什么能耐！”

邓绍良见鲍起豹这样为他撑腰，登时神气起来。他集合三百镇箠兵，抬起王连升的尸体，气势汹汹地来到审案局。

当曾国藩得知王连升被打死的消息，心头一惊，随即很快镇静下来，吩咐紧闭大门，对于镇箠兵的任何叫骂，都不予理睬。邓绍良不敢冲大门，他知道万一引起绿营和团丁火并起来，他的脑袋也保不

住。

镇箠兵在审案局外叫闹了半天，无一人搭理。邓绍良叫人将鲍起豹的话和自己出的一条主意共三条，用白纸写了，糊在墙壁上，把尸体摆在门口，然后带着镇箠兵扬长而去。

康福到门外转了一圈，进屋来告诉曾国藩：“门外贴着一张白纸，那些龟孙子给大人提了三点要求。”

“怎么说？”

“第一条，审案局为王连升披麻戴孝办丧事。”

“哼！”曾国藩发出一声冷笑。

“第二条，打死王连升的团丁要以命偿命。”

“妄想！”

“第三条，发王连升遗属抚恤银一千两。”

“邓绍良在白日做梦！”曾国藩叫起来，“康福，你带几个人把王连升的尸体搬开，我审案局的衙门天天要办事，岂能让这具臭尸挡路。”

“慢点。”康福正要走，罗泽南连忙叫住，“涤生，我看是这样：先买副棺材来，将王连升的尸体装殓，抬到一间空屋里去。这么热的天，尸体放在审案局外不好。你看如何呢？”

曾国藩未作声。罗泽南叫康福带人去办。待康福走后，罗泽南又说：“涤生，我看此事还得跟骆中丞商量一下才是。”

曾国藩想起骆秉章昨天的态度，知道跟他商量不出个好主意来，但事情重大，又不能撇开他，便说：“还是请璞山过去先跟他说一声吧，晚上我再过去拜访。”

过一会，王鑫回来，面色不悦地说：“骆中丞家人说他昨日受惊，今日病倒在床上，这两天不见客。”

曾国藩的长脸登时拉了下来，心中骂道：“好个骆秉章，你是存心让我下不了台！”对王鑫说：“不来算了！”

说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出大气，两只拳头捏得紧紧的。

罗泽南轻轻地说：“光气愤不行，此事要慎重处理。人命关天，让朝廷知道了，也不是件好事。”

曾国藩说：“罗山，这明摆着是鲍起豹、邓绍良在寻衅闹事，哪有五十军棍就打死人的道理。”

“是的。莫非王连升早有病在身？”

罗泽南这句话提醒曾国藩，他说：“罗山，你这话说得好，王连升一定是先有病。”

“不过，王连升总是死在审案局的军棍之下。你说他有病在身，证据呢？”

“叫个人去访查一下。”曾国藩想了想，说：“叫谁去呢？镇箴兵向来一致对外，王连升即使有病此时他们也不会说了。”

曾贺两家联姻事，始议于咸丰元年八月，由罗泽南做媒人。这年十月，曾氏有意悔婚，原因是欧阳夫人嫌贺女是庶出，京师风气看不起庶出，怕招人说闲话。湘乡家中接到此信后，坚决反对。老父亲自给曾氏去信，对“看不起庶出”的观念予以严厉批评，又指责儿子出尔反尔。曾氏接受批评，不再改变。咸丰六年，曾纪泽与贺长龄之女结婚。次年，贺氏因难产死于湘乡。咸丰九年，纪泽续娶刘蓉之女为妻。

“叫杨载福去，他在辰州练了半年新兵，与镇箴兵有些联系，要他用重金收买，套出些话来。”

三天后，杨载福果然通过一些老关系，探知王连升在打军棍之前已患病，并从王连升抓药的利生药铺里查出了账单。利生药铺老板贺瑗的堂妹已许配给曾国藩的长子纪泽为妻，两家结了亲。贺瑗愿为此

事出来作证。曾国藩听了杨载福的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把王连升的尸体给他抬回去，对他的死，审案局不负责任。”

“涤生，话不能这样说。”罗泽南说，“军律上讲，处置犯事官兵，倘遇有病在身，可缓施行。鲍起豹、邓绍良还可据此上告。我看此事双方都让些步，快点平息算了。”

曾国藩心中老大不高兴。转念一想，鲍起豹真的据此上告，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便对罗泽南说：“这样吧，你就代表审案局和邓绍良去商谈，总不能让他们多占便宜才是。”

当罗泽南亮出王连升在利生药铺抓药的账单，以及贺瑗当面证明王连升受刑前已风寒严重时，邓绍良气焰收敛了许多，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定下三条：一、审案局派人护送王连升灵柩回原籍；二、审案局赔抚恤费五百两银子；三、打死王连升的两个团丁开除回籍。

曾国藩见到这三条，甚为不快，但知目前这种情况下，也只有这样处理才能使镇篆兵勉强答应。为表示对打死王连升的那两个团丁的安慰，曾国藩叫罗泽南各送他们十两银子，并特许他们两年后再来。

八 逼走衡州城

一连几天，曾国藩郁郁寡欢。这一夜，他想到长沙办团练的这七八个月来，事事不顺心，处处不如意，心里烦躁已极，身上的牛皮癣又发了，奇痒难耐。他气得死劲地抓，弄得浑身血迹斑斑，床上一层癣皮。

十年前，曾国藩在京中得了这个皮肤病，不知请过多少个郎中，吃过多少服药，总不得痊愈，特别是遇到事烦心乱时，更是痒得厉害，有时辗转床上，通宵不能入睡，简直无生人之乐。有一年，荆七带来一个江湖郎中，自称是治癣病的高手，一连上门看了三个月，一天一服药，最后无一丝效果。郎中知此病无法医好，寻思着退步。他悄悄地请荆七到前门大街一家酒店，求荆七帮他出主意，又拿出五两

银子作谢金。荆七贪恋这五两银子，将曾国藩是蟒蛇精投胎的传说说了一遍，并告诉江湖郎中一个脱身的法子。

一天，江湖郎中叫曾国藩把衣裤全部脱掉，煞有介事地上上下下、前后左右细细地看了一遍，抚摸良久，见曾国藩背部和两条大腿上全是一圈接一圈的白癣，想着荆七讲的传说，心中暗自诧异。他帮曾国藩把衣裤穿好，满脸谄笑地对曾国藩说：“大人，我今日才算是真正看明白了，大人原来并不是患的癣病，乃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大人，你前生不是凡人，而是昆仑山上修炼了千年之久的蟒蛇，这满身圆圈，便是明证。大人，此病不必治了，倘若真的没有这一身圆圈，大人今后何能穿仙鹤蟒袍，登宰相之位？”

曾国藩听了江湖郎中这番话，想起母亲常说的蟒蛇精投胎的故事，心情舒畅。不但不责备郎中医治无术，反而赏了他一锭大元宝，果然从此以后再不医治。

待痒略止，曾国藩起床，自己磨墨摊纸。他要向皇上奏参骆秉章、鲍起豹。刚写了句“为奏参庸劣官员骆秉章、鲍起豹”的话，便又颓然停住笔。他想起参劾清德的奏折，皇上至今没有批复下来。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对湖南官场，皇上究竟如何看待？直接参劾湖南文武最高官员，会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再说，为兵丁斗殴一事去参劾对方，皇上对此又会如何看待自己？“天意从来高难问。”他觉得满腹苦水无处倒，气得将笔杆折断，把纸揉烂，扔到篓子中。过一会儿，他又从篓子里把那张纸寻出来，细细地抹平，看了看，放在烛火上，失神地看着它迅速变为灰烬。王荆七跟着曾国藩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见他这样愤怒过。荆七不敢劝，更不敢自己去睡，只得坐在门外陪着。

“骆秉章、鲍起豹看不起我，我就偏要争这口气不可！偏要练就一支强兵劲旅来，给他们瞧瞧！”曾国藩下定了决心。壁上，唐鉴所赠“不做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跳入眼帘，当年与镜海先生切磋学问的情景，又浮现在脑中。是的，古往今来，哪一个办大事、成大功的英雄，没有过一番困厄颠沛的经历？他轻轻地念起太史公的名

句：“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念着念着，他心里慢慢好受多了。

心中的怒涛平息下来后，他开始冷静地思考出路。他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仅只限于平乱安境而已，离建曾家军、与长毛决一雌雄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如果这个目标不达到，官场和绿营便会始终看不起自己，而自己一生的理想也只是空想罢了。几个月来，他已逐渐清醒地看出，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别人要干事，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最后弄得你一事无成方肯罢休。这里好比一群乌鸦麇集之地，只有当你浑身变得和它们一样黑的时候，才不会听到前后左右的聒噪声。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最终也必定会和他们一起烂掉。必须离开长沙！这一点，曾国藩是愈来愈看清了。二月份，在给皇上的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拟到衡州去驻扎一段时期。那时他已觉察到长沙官场的难处，暗中为自己埋下一条出路。皇上对此没有异议。至今一直没有走，是因为他有顾虑。担心到衡州去扩充团练，会招致离开监督、独树一帜的非议。现在顾不得这些议论，非去不可了。团练和绿营结下如此深的怨仇，今后的冲突摩擦会无穷无尽。掂掂实力，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尚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走吧！到衡州去，离开这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碌之辈，到衡州去大展宏图！

主意打定后，东方已泛白。他盥洗完毕，拿起书籍里的一本《诗经》，信手翻到一页，高声吟诵：“伐木叮叮，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他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吉兆，预卜从此可以走出幽谷，步入阳光普照的大道。

曾氏的癖疾，最早见于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给父母的信：“男于五月中旬出痘疹。服药即效，已痊愈矣，然余热未尽。近日头上生癣，身上生热毒，每日服银花、甘草等药。医云内热未散，宜发出，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即可全好，头上之癣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洁处。虽不宜挑动，亦不可不打扫。男以皮肤之患，不甚经意，仍读书应酬

如故，饮食起居一切如故。”曾氏的癣疾，直到第二年九月，才十成好了九成。到了道光二十七年正月，癣疾又发，只是略为轻点。到了六七月，才“日见日好”。以后屡有复发，战争年代更是愈演愈烈。曾氏所患，可能是一种顽固性的牛皮癣。

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曾氏给朝廷上《移驻衡州折》：“窃臣奉命查办土匪、惟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藪，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臣拟即日移驻衡州，以便就近调遣。”

第六章 衡州练勇

一 王鑫挂出“湘军总营务局”招牌，遭到曾国藩的指责



罗泽南

位于南岳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名城。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何谓三湘，其说不一。有一种说法是：潇湘、蒸湘、沅湘合为三湘。衡州城正是蒸水与湘水的汇合处，为两广之门户，扼水陆之要冲，物产富庶，民风强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对衡州特别亲切，这是因为一来他祖籍衡州，二来欧阳夫人是衡州人，

三来他少年时代曾在衡州求学多年。来到衡州，曾国藩如同回到湘乡，有一种鱼游大海、虎归深山之感。

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比长沙南门外练兵场要大得多。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团丁，便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指挥所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为便于日常商讨，他要罗泽南、王鑫、李续宾、李续宜、康福、江忠济及满弟国葆等都住在祠堂里。

这天上午，曾国藩吩咐王鑫布置指挥所后，便带着罗泽南等人去拜访衡州知府陆传应。在知府衙门里吃完午饭回来，曾国藩老远就听见赵家祠堂前鞭炮轰响。罗泽南笑着对曾国藩说：“璞山办事能干，就是有点好大喜功的毛病。其实也不必搞这么大的排场，像金号开张一样。”

罗泽南出身酷贫，又笃信理学，持身处事一向节俭，在这点上与曾国藩甚是相投。曾国藩点点头说：“关键是要把勇练好，这种虚排场不要摆。”

王鑫见曾国藩回来，满面春风地迎上前去，说：“曾大人，木牌子一时做不出来，我们这样大的一个衙门，岂能没有招牌？我一边叫木匠赶快做，一边先用纸写了糊起来。为图个吉利热闹，买了几万响鞭炮庆贺庆贺。”

曾国藩看祠堂正门右边，已从头到脚糊上一条红纸，上面用颜体端端正正地写了一行大字，字字饱满稳当，出自王鑫的手笔：“钦命团练大臣曾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为招牌一事，王鑫思考了一上午，最后定下这十七个字。他认为堂堂皇皇，很有气派，心中甚是得意，正期待着曾国藩的夸奖，只见曾国藩两道扫帚眉慢慢锁紧，说了句“璞山跟我进来”，便径直向祠堂里面走去。王鑫心头一凉，跟着进了屋。待王鑫进门后，曾国藩板着面孔说：“璞山，这么大的一件事，你如何不问我便自作主张，你知道犯了大错吗？”

王鑫不到三十岁，心高才大，常谓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虽连个秀才都未捞到，却俨然以主宰浮沉的人物自居。他这种气魄很得罗泽南的赏识。在罗泽南看来，王鑫是他众多才气横溢的弟子中的第一人，好比孔门七十二贤中的颜回。王鑫不认为自己写的招牌有什么错，不服气地说：“卑职不知有何过错。”

对王鑫的文武之才，曾国藩也很欣赏。他意识到刚才过于严厉了，便放松面皮，略为和缓地说：“你先坐下吧！”

曾氏的祖籍，其年谱上是这样写的：“曾氏祖籍衡阳，国初有孟学公者始迁湘乡荷塘都之大界里，再传至元吉公，族姓渐多，资产渐殖，遂为湘乡人。”

曾氏的夫人欧阳氏的家世，可见之于曾氏所著《欧阳府君墓志铭》。欧阳氏的父亲名凝祉，字福田，“先世自江西徙居衡阳”。凝祉三岁而孤，依母长成，出身秀才，以教师为业。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名柄铨，次子名柄钧。长女即欧阳夫人，次女嫁彭治官。

又，年谱载曾氏曾就读于衡阳唐氏家塾，师从汪觉庵先生。

王鑫在曾国藩对面坐下来。曾国藩耐着性子细细地说：“璞山，你这个招牌气派是够气派了，但有两个大的差错。钦命说的是帮办团练，‘帮办’二字，定下了主从关系。巡抚骆大人是主，我是协助。你如何能偷梁换柱，擅自去掉‘帮办’二字呢？此其一。第二，我们办的是团练，不是军队，怎能自称湘军？这不是在公告大众，要在绿营之外另建军队吗？罗山和你们在湘乡练的勇，人家也只称湘勇。今后，我们这批团丁可自称湘勇，一来湖南简称湘，二来也可纪念湘乡练勇的开创之功，但绝不能自称湘军。璞山，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去‘帮办’，改‘勇’为‘军’，将会授人以柄啊！”

王鑫是个聪明人，经曾国藩一提醒，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说：“卑职一时考虑不周，我这就叫人撕下。”

王鑫刚要出门，曾国藩又叫住他：“璞山，你的颜字越写越好了，木牌要好几天才能制成，还得借你的大笔再写一幅先贴着。”

“写几个什么字？”

“还写原来的老招牌：湖南审案局。”

离开长沙前夕，骆秉章在曲园酒家大摆筵席，为曾国藩及团练全体哨长以上的头目饯行。徐有壬、陶恩培、左宗棠和粮道、盐道等官员都出席作陪，鲍起豹和清德却拒绝参加。久游宦海的曾国藩十分清楚骆秉章等人的世故，但他不想与骆秉章撕破脸，于是带着众头目欣然出席。骆秉章心里果然高兴，二人并肩坐在一起畅谈，如同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曾国藩深知借助骆秉章的重要，把招牌一事处理好后，便立即给骆秉章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团丁安置的情况，欢迎他随时来衡州视察。接着，曾国藩又给郭嵩焘、刘蓉各写一信，邀请他们来衡州共举大事。又写了一封信给黔阳教谕、平江举人李元度。李元度字次青，曾和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同窗。曾国藩欣赏李元度的才思敏捷，也请他来衡州帮办文书。还写了一封给正在桂阳州原籍守制的陈士杰。道光二十八年，陈士杰以拔贡上京考小京官，朝考时，阅卷大臣正是曾国藩。曾国藩见他的策论议论风发，言之有物，欣喜地录取了他。从那以后，陈士杰视曾国藩为恩师。

写完这几封信后，曾国藩感觉疲劳。他在床上躺了一下，却不能合眼。一个更大的计划，需要他尽快拿定主意。这就是今后如何训练这批湘勇。他在心里盘算着：自己之所以出山，目的是做李泌、郭子仪的事业，要如此，必须有一支强兵劲旅，这支人马虽不能叫军队，而只能称练勇，但实际上要比八旗、绿营强得多。一千号人，无论如何少了。若一旦扩勇，便会立即招致非议。目前有十个省办起了团练，其他九省都没有湖南这样的大团，帮办团练大臣所直接掌握的团丁，都不过两三百人。湖南已有一千余人了，还要扩大，朝廷会不会同意？这是一。第二，饷银从何而来？自从洪杨事起，朝廷的经费便日感不支。这是曾国藩所深知的。要朝廷拨钱，希望渺茫；要骆秉章、徐有壬拨款吗？也不能指望。曾国藩躺在床上，被这两大难题困扰着，思前想后，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荆七推门进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刚才陆知府派人送来一封

急信。”

曾国藩坐起，从荆七手中接过信。原来，这信是新擢升为湖北按察使、正带兵在江西前线与太平军西征军作战的江忠源寄来的。江忠源信上说：长毛势力强大，能征惯战，打仗不怕死，又会收买人心，很难对付。请曾国藩在长沙多募几千人马，练成精兵，早日开赴江西，补充他的楚勇。看完这封信后，曾国藩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曾国藩兴冲冲地给江忠源回信，告诉他已来到衡州练勇，请他向皇上奏明，委托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在衡州招募五千勇丁，训练成军，交他指挥。“只要朝廷明文同意扩勇，饷银的着落再想办法。”曾国藩心想，“至于交不交江忠源去指挥，那还不是凭我一句话。我不给他，谅他也不好意思来硬要。”

不久，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都先后来到了衡州，曾国藩很是高兴，他认为自己给这几个地位不高却才能罕见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平生抱负的舞台。郭嵩焘告诉曾国藩，他在湘阴募集了一批军饷，过几个月便可凑齐二十万。李元度也应邀来了。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个头瘦小的文人还带来五百平江勇，一来便对曾国藩说，要弃文就武，当营官带兵打仗。曾国藩很欣赏他的这份勇气。趁着大批勇丁尚未到齐的空隙，曾国藩和罗泽南、王鑫、郭嵩焘、刘蓉、陈士杰、李元度等人天天商讨练勇之事。大家参照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军事条例。曾国藩又写信给骆秉章，向抚标中军借调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三人。骆秉章同意了。不久，三人也一同来到了衡州。曾国藩见文武人才济济，气象兴旺，心中甚为兴奋。这时，朝廷同意扩勇的批文也已下达。一个月后，李续宾、曾国葆、金松龄从湘乡募来二千五百勇丁，邹寿璋、储枚躬、江忠济从靖州、辰州、新宁、宝庆等地募来一千勇丁，连同过去的一千人和李元度的五百平江勇，合共五千余人。曾国藩将这五千余人分为十营，委任塔齐布、罗泽南、王鑫等人为营官。为使官勇们能一心一意地操练，曾国藩决定发厚饷。

在朝廷未拨下饷银之前，曾国藩与衡州知府陆传应商议，先把修

城墙的十万银子挪过来用。银子兑了现，官勇们操练都有劲。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营规：每天五更三点放炮，闻炮即起，夜晚每营派十人巡逻；黎明演早操，营官、哨官必须亲自到场；午刻点名一次；日斜时演晚操，二更前点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国藩本人亲到演武坪监督操练，并训话。从早到晚，每天演武坪尘土飞扬，喊杀声不绝，衡州城里的百姓都奇怪，这是哪来的一支人马，操练如此认真、勤勉？年长的记得，这块荒芜的演武坪，已经几十年没有吃皇粮的人在上面操演了。

二 忍痛杀了金松龄

经过严格的训练，两个月后，这支大部分都是新募勇丁的部队，阵法整齐、技艺也较熟稔，曾国藩颇为满意。

这天，一封紧急文书由长沙巡抚衙门递到衡州桑园街赵家祠堂。文书中说，长毛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右八指挥林启容、殿右十二指挥白挥怀统率十二万人马，从金陵出发，溯江攻陷湖口入江西，包围了江西省垣南昌。九江镇总兵马济美被杀，丰城、瑞州、饶州、乐平、景德镇、浮梁、泰和相继失陷，局势十分危急。已被任命为安徽巡抚，但还在江西与长毛作战的江忠源和江西巡抚张芾向湖南求援。骆秉章因此请曾国藩拨两营勇丁前往江西应援。

“岷樵是向骆中丞求援的，为什么不叫鲍提督派兵去呢？发节礼，摆酒宴，没有想到我们，到江西送死倒想起我们了。”王鑫不是不愿意打仗，他心里早就想把部队拉出去，和长毛较量较量了。这样说，只是为出一口怨气。

“曾大人，虽说这几个月的训练，勇丁们的阵法和技艺都大有长进，但毕竟放下锄头拿起刀矛的时间还不长。听说长毛赖汉英是洪秀全的妻弟，最为凶狠善战，勇丁们不是他的对手。此番还是以不去为好。”塔齐布久于行伍，经验丰富，勇丁的弱点看得清楚。

王鑫闹的是意气，塔齐布才是持重之言，但曾国藩考虑再三，还

是决定派两个营去试试。以前打过几次仗，对手都是小股土匪、会党，从来没有跟真正的长毛交过手，书生究竟可否杀敌立功，还没有把握。于是，罗泽南的泽字营和金松龄的龄字营奉命开赴江西。

几天后，江西前线传来捷报：泽字龄字二营，不足千人，杀败长毛数千，收复安福，解吉安之围。初试告捷，使曾国藩大为高兴。书生可用！他对这支人马充满了信心。

但不久，前线传来凶讯：泽字营在南昌附近中部长毛埋伏，大败。哨官哨长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阵亡。一连几夜，曾国藩都被这凶讯搅得不能安睡。牛皮癣又发了。

因收复安福之功，被张芾保举为直隶州知州的罗泽南，在班师回衡州途中，心头十分沉重。这个理学信徒，一生以王阳明为榜样，要求自己立圣贤之德、建不世之功。但第一次与长毛较量，便丢掉二十多个兄弟的性命，这中间包括他的四个优秀的弟子。最为伤心的是，罗镇南是自己未出五服的族弟，回湘乡后，如何向八叔交代呢？为减少自己的罪过，他尽量把阵亡勇丁的尸首都找回来，用棺木装好，准备派人送回湘乡安葬。他恨自己毕竟实战经验少，轻易地便中了埋伏，也恨金松龄在最危急的时候，见死不救。不然，损失也不至于这样惨重——

那天黄昏，泽字营和龄字营满怀着收复安福后的胜利心情，应江忠源之请，来到南昌城西南郊。只见永和门外帐篷林立，旌旗蔽空，太平军约有一万人马驻扎在这里，把个永和门围得水泄不通。当中一座大营，营门前一根巨大的旗杆上，绣着斗大一个“林”字的杏黄镶黑边蜈蚣旗在迎风招展。在离永和门十里外，罗泽南和金松龄扎下营盘。

罗泽南求胜心切，帐篷一扎好，便邀来金松龄商议。他记得各种兵书上都讲偷营劫寨，是速战速决的好办法，便向金松龄提出当夜劫营的计策。金松龄跟随江忠源打过两年多的仗，知道太平军的厉害。他对罗泽南说：“劫营固然好，但我军来到此地，估计长毛已经知道，鸟飞尚有影子，何况一千多号人马？倘若他们已做好准备，反而

弄巧成拙。”

罗泽南说：“今夜二更，我率泽字营去偷袭大营，即使不胜，也可挫伤他们的锐气。龄字营跟在我后面，胜则乘势追击，败则抵死相救。”

金松龄自知无论声望、地位以及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能与罗泽南相比，只得勉强答应。

这夜，两营勇丁都没睡觉。二更时分，罗泽南派出的探子回来，说长毛都已睡着，站岗巡逻的也没几个。罗泽南大喜，亲自带领泽字营走在前面，金松龄带着龄字营随后跟着。一直到太平军营盘前，四周漆黑，没有一丝动静。罗泽南下令直冲大营。令刚下，前哨一片骚乱。原来踩着陷阱了，十几个勇丁掉了下去。正在这时，只听得一声炮响，四周灯火通明，一个年约二十八九的太平军将领横刀立马出现在眼前，对着惊蒙了的勇丁们哈哈大笑：“林爷爷已在此等候多时！”这青年将领便是威震江西的太平军殿右八指挥林启容。林启容年纪虽轻，却已是太平军中一位百战功高的大将。太平军的营盘四周都挖了陷阱，不是自己人不能识别。这是太平军安营扎寨的规矩，罗泽南并不知道。罗泽南从驻地启行的时候，早有探子告诉林启容。当下一场混战，泽字营丢下了二十多具尸体。龄字营见势不妙，后哨变前哨，撤离了战场。正当林启容指挥人马将要全歼泽字营时，永和门内江忠源的部队闻讯冲出城外，罗泽南才带着败兵狼狈冲出包围圈。

《罗泽南年谱》载，罗泽南于咸丰三年八月奉曾氏命往江西救援，援军获胜，“江西巡抚张芾以先生平安福功，保升直隶州知州”。

当罗泽南将这场战斗的经过报告曾国藩后，引起曾国藩的深深忧虑。罗泽南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龄的败不相救。绿营在广西战场上与长毛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此。倘若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罗泽南劫营失之轻率，然其勇气可嘉。书生带兵，最怕的就是缺乏勇气，罗泽南的这种勇气不可挫伤；尽管金松龄不赞同罗泽南的轻率冒进，但他终究答应了共同行事，即使不答应，也不能见死不救。金松龄罪不可赦。

曾国藩决定将此次泽字营、龄字营江西之行的奖罚大肆渲染一番。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从北边飞来的大雁，在演武坪的上空结队飞过，有时还传下一两声清脆的鸣叫，使人想起“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名句。千百年来，人们都相信北雁南飞，绕衡州回雁峰飞行三周后，便折转返回的传说，其实大雁北来，越过回雁峰，还会继续南行，直到找到它们认为满意的地方，才会成群落下过冬。

演武坪上，五千湘勇按营、哨、队，面对着指挥台整齐地排列着。曾国藩骑马来到演武坪，后面跟着的是塔齐布、罗泽南等十营营官。下马后，曾国藩径直走上指挥台，几个亲兵执刀跟随，各营营官则走到本营队列前。今天指挥台上作了一些简单布置。台上正中的旗杆上飘拂着一面明黄长条旗，上面用黑丝线绣着一个硕大的“曾”字。两边各插着五面不同颜色的长条旗，比中间那面旗略小一点，旗上方分别绣着“塔”“罗”“王”“李”等各营官的姓。台前方摆一张长桌，用一块白布罩着。台左右两边摆了几条长凳。曾国藩站在长桌后面，长凳全部空着。按照三、六、九曾国藩训话的规矩，训话开始前，各营官跑步到曾国藩面前禀报实到人数、缺席人数及原因。当十个营官都禀报完毕后，曾国藩清了清喉咙，大声说：“弟兄们！”演武坪上五千湘勇一律腰板挺直，脚跟靠拢，发出一阵沉重的响声。“弟兄们，这次泽字营和龄字营出省与长毛作战，是湘勇创建以来第一次与真长毛交手。这次旗开得胜，一举收复安福，值得大大庆贺。这证明我们这支由书生和农夫组建起来的队伍是能够打仗的。弟兄们，我今天要在这里重重奖赏泽字、龄字二营。营官罗泽南、金松龄各赏银五十两，各营哨官赏银二十两，哨长赏银十五两，什长赏银十两，每个弟兄赏银五两。”

底下开始出现骚动，队伍中有叽叽喳喳的声响，隐隐听得出轻声的议论：“真走运，到江西走一趟，就得了这么多赏银。”“眼红了吧！莫着急，有你发洋财的时候。”

曾国藩接着说：“今后，我们要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去和

长毛打仗，只要大家不怕死，把仗打赢，本部堂每仗要大发赏银。打了几仗后，大家都会闹起来。”

曾国藩放眼指挥台下的勇丁们，一个个脸上泛出兴奋的光彩。他停了一下，换成另一番声调：“但不幸的是，我们在南昌城外误入长毛的埋伏圈，哨官哨长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和另外二十二名弟兄以身殉国。我们为英烈的忠魂三鞠躬。”

曾国藩带头脱下帽子，台下所有官丁一齐把帽子脱下。曾国藩在台上每鞠一躬，台下的人也跟着一鞠躬。三次鞠躬后，曾国藩接着说：“对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将在他们的家乡湘乡县建祠纪念，使他们的英名流芳百世，永为后代子孙所怀念。”

这时，一个亲兵走上指挥台，悄悄地告诉曾国藩：“金松龄已被看出来了。”曾国藩点点头，他的湘乡口音突然变得十分严厉起来，“弟兄们，我请各位都再想想，大家背井离乡到衡州来投军，究竟为什么？”

说到这里，曾国藩用威峻的目光扫了全场勇丁一眼，没有人作声。曾国藩今天的训话，如同早春天气，一时晴，一时阴，众人都摸不着头脑，只有默默地听着他的下文。

“弟兄们，我看不外两点：一为保卫乡里，二为在战场上建立军功，升官发财，上替父母祖宗争光，下为妻子儿女谋福，也不枉变个男子汉，在世上走一遭。”

曾国藩对勇丁们讲话，一贯是一副乡下腔。他不用文绉绉的语言，也不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刚才这几句自问自答，又使气氛略为缓和，台下勇丁们大部分在点头，有些人在小声议论：“曾大人讲的是实话。”“是呀！不为升官发财，我投么子军？说不定哪天脑袋就搬了家。”

“弟兄们！”曾国藩继续说下去，“既然大家都为这些个目标而来，那么我们就要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十营弟兄是一家人。过些日

子，我们要全部到前线去和长毛打仗。鼓点一响，就要冲上前去，那就是你死我活的事。弟兄们，你们在家，看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别人打架，打输了，会不会只在旁边看，而不冲上前去帮忙呢？我看不会的。或许也有，那是不孝不悌的孽子，死后不能入祖塋的人。我们和长毛打仗，大家都是叔伯兄弟，长毛就是敌人。我们要团结一致去打长毛。绿营官兵为什么失败？就在于他们胜则争功，败则不救。眼看着自家兄弟被长毛吃掉，为保全实力，就不肯上前支援。弟兄们，这不但没有军纪，也没有良心呀！”

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了一下，他看到所有勇丁都在专心听着，从眼神里看得出是赞同的。他知道自己的话起了作用。在衡州这几个月，曾国藩的训话比在长沙还要勤快，还要恳切。他给勇丁订军纪军规，严戒嫖赌、游冶、懒散、骄傲。曾国藩懂得恩威并重的道理。他认为带兵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对待营中官兵，他常以父兄的身份向他们不厌其烦地谈为人处世的道理，言辞诚恳。他常说十营勇丁是一个家庭，自己是一家之长，从来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人人学好，个个成才的。有时讲到动情处，曾国藩能声泪俱下，使官兵深受感动。

平时，曾国藩带兵常用鼓励、劝勉、宏奖等以仁体现恩的一套，今天，他决定要用以礼——军纪，来体现威的一面。这时，曾国藩两道扫帚眉一皱，三角眼中射出肃杀的冷光。台下的勇丁，看到曾国藩这副神态，如同骤然刮起一股西北风，浑身泛起鸡皮疙瘩，胆小的两腿已发抖了。只听见他威严的声音响起：“这次在江西作战，就出现这样无军纪、没良心的人。泽字营陷入长毛的埋伏，即将全军覆没，而约好了的龄字营，却不去救援，反而撤离战场。大家说，我们这个家里能容忍这样不孝不悌、狼心狗肺的孽子吗？我不责备龄字营的弟兄们，他们听的是营官的命令。罪不可容的是他们的营官金松龄。”

曾国藩猛然提高嗓门，大喝一声：“把金松龄押上来！”方才还做作发财梦的金松龄，被两个亲兵推到前台。金松龄面朝曾国藩跪下，说：“卑职没有及时救援，卑职罪该万死！”

曾国藩望着跪在脚下的金松龄，虽叩头认罪，而神色并不紧张。曾国藩好一会儿没作声。只见他左手逐渐握拢，捏紧，忽然，猛地一下放开，喝道：“给我推下去斩了！”

这是湘勇建立以来，第一次斩自家兄弟，而且这首次开刀的竟是一个营官！台下五千勇丁和各级将官们一时全都吓蒙了。金松龄顿时脸色灰白，瘫倒下去，好一阵才醒悟过来。他泪流满面，连连磕头：“曾大人饶命，念卑职是初犯，宽恕一次，卑职宁愿挨一百军棍。”

曾国藩漠然看着金松龄，一言不发，蜡黄的长面孔阴沉沉、冷冰冰的，如同一张将死老马的脸。罗泽南慌忙出队跑到台上，跪下，磕了一个头：“曾大人，金松龄罪虽该死，但卑职当初跟他商议时，他并不赞同卑职的主意，情尚可原，且又是初犯，目前正是用人之际，恳求大人饶他一死。”

罗泽南第一次在曾国藩面前叫他“大人”，自称“卑职”，使他心中一震。就凭着与罗泽南多年的深交而今日这样匍匐求情的面子，应该可以饶恕金松龄的死罪。曾国藩稍一犹豫，立即定了定神。不行！今天可以饶恕金松龄，明天就可以饶恕别人。犯了罪的人，一经讲情便饶恕，今后军中还能杀人吗？军法还有威严吗？倘若军纪松弛，今后不能成事，自己辜负朝廷之罪，谁来饶恕？他又一次握紧左手，严厉地对罗泽南说：“军中无戏言，既不同意，可以不答应；一经答应，岂可不践诺？”

罗泽南讪讪地退到一边。金松龄又叩头道：“曾大人，卑职一死不足惜，但上有八十风烛残年之老母，下有嗷嗷待哺之幼儿，望大人看在母老子幼的份上，网开一面，饶卑职一死，金氏先人定会衔环结草以报。”

曾国藩脸上的肌肉一阵阵抽搐，左手捏得更紧，汗在手心里流出，他咬了咬牙关说：“母老子幼，本可饶你一死，但五千湘勇之军纪军风，不能因你一命而废弛，皇上之圣命，三湘父老之期望，不能容许我法外施恩。今日杀你，实出无奈。你从小读圣贤书，带勇以

来，我又多次开导，应当明白一身与天下相比，孰重孰轻的道理。眼下长毛肆虐，生灵涂炭，我是要一支荡平巨寇的劲旅，还是要一盘松松垮垮的散沙？母老子幼，你不必担忧。”

曾国藩叫身边的亲兵拿来纸笔，写了几行字交给金松龄，说：“你看后交给一位信得过的人保存，放心上路吧！”

金松龄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原湘勇营官金松龄因犯军法处死，家中老母幼子无靠，每月由营务处寄银十两，直到老母去世，儿子成人时止。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于衡州演武坪。

金松龄知己无望，把这张纸条双手递给罗泽南，求他保管并督促营务处。罗泽南接过纸条，抱着金松龄的双肩，低头不语，心里万分内疚。金松龄不待曾国藩再说话，便自己走下台去。五千湘勇看着这个场面，莫不又惊又惧。龄字营的勇丁们，更是个个脸变色，心发跳。站在台下大队伍中的曾国葆，早就想出来为金松龄说情，但一直不敢出面。国葆深知大哥的脾气，最厌恶在公开场合以私情干扰公务，也最怕别人说自己徇私。前几个月，国葆回家招募了一千团丁，按理可当个营官。国葆自己也以为这个营官是当稳了，但曾国藩偏不给他当，他心里气不过。曾国藩把弟弟唤进内房，先是把正己才能正人、持身严才能军令严的道理说了一通，再又将这十个营官，一个个拿来跟国葆比，国葆也自认为不如他们，最后又给国葆讲了触警说赵太后的故事，告诉弟弟无功而处高位并非好事的道理，这才把国葆说得消了气。曾国葆一直期待着金松龄自己的辩护和罗泽南的说情，能使大哥回心转意。看来一切都已无效，此时再不出面，金松龄就没命了。曾国葆硬着头皮，不顾一切地冲出队列奔上台来，“扑通”一声跪在大哥面前，喊道：“大哥！请你看在母亲大人的面上饶金松龄一死。”

曾国藩吃了一惊，他不明白该杀的金松龄与自己死去的母亲之间有什么关系。

“大哥，八年前，母亲大人一天突发心绞痛，抬到镇上，已经晕

死过去。亏得金大哥的父亲金老太爷，以祖传秘方竭力抢救，才回转过气来。金老太爷又将母亲留在家里，亲自煎药服侍，三日三夜不曾合眼，最后母亲终于转危为安。母亲很是感谢金老太爷的救命之恩，每年三节都叫我们兄弟亲自送礼，以表酬谢。大哥，倘若没有金老太爷的抢救，母亲那年便已故去了。恳请大哥看在金老太爷救母亲命的份上，宽恕金大哥这一次，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大哥，小弟求你了！”

说罢，头一个劲地在地上磕，满脸都是泪水。台上台下官勇见此情景，无不恻然。

曾国藩听了弟弟的哭诉，半晌作不得声。一提起母亲，他心里就悲痛。早知金松龄的父亲救过母亲的命，他今天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对待金松龄。这件事，国葆以前没说过，金松龄自己也没说过，他不觉对金松龄生出敬意来。但现在当着全体官勇的面，只因金松龄对自己有私恩便出尔反尔，饶他死罪，官勇将会怎样议论自己呢？威信怎能树立呢？军纪又何能整肃呢？不能收回成命！母亲已经死去，她老人家也不可能因此而责备自己了。为了湘勇今后的战斗力，为荡平洪杨的大业，松龄老弟，委屈你了，我是不得已才借你的头颅号令三军的。几十年后，到九泉之下，我再向你负荆请罪吧！经过一阵痛苦的思索，曾国藩释然了。他阴冷地望着满弟，严厉训斥：“曾国葆，此地乃湘勇练兵场，非白杨坪黄金堂，只有上下尊卑之分，没有兄弟骨肉之谊；只有军纪军法之严酷，没有私恩旧德之温情。你口口声声叫我大哥，哭哭啼啼诉说旧事，你是想要我以私恩坏朝廷法典吗？还不给我下去！”

曾国葆被骂得不敢回言，只得低着头走下台。金松龄彻底绝望了，闭着眼，任行刑团丁推着往前走。

最后，曾国藩又宣布：“罗泽南身为营官，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轻率冒进，致使兵败，本应严办。姑念其敢以五百初次出征勇丁进捣一万长毛之老营，其勇气可贵可嘉。现革去营官职务，戴罪留营，以观后效。”

演武坪一片死寂。全体湘勇官丁，今天才真正领略到帮办团练大臣的威严和军法的凛然不可侵犯。

当晚，曾国藩在赵家祠堂召见金松龄的堂弟金龟龄。要他挑选二十名团丁，护送其兄灵柩回湘乡。又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四百两银子来，要金龟龄代他送给金松龄的母亲，略表自己对金老太爷当年救母的酬谢。

三 从钓钩子主想到办水师

衡州因为地处湘南，即使是冬天，只要太阳出来，就显得温暖如春。那条秀美的湘江，在冬日的阳光照耀下，益发显得纤尘不染，清可见底，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不怕冷的后生在江中游泳！江面上除开来往的货船、客船外，还有一种当地叫作钓钩子的小船，小船上只能坐一个人。一年四季，哪怕是烟雨霏霏的时候，湘江上都布满了这种钓钩子。渔翁们或站或坐在船上，把钓竿垂向水面，平心静气，等着鱼儿上钩。冬日和暖的江面上，没有风，水不急，钓钩子稳稳当当，如同用钉子钉死在水中。头上鹰击长空，脚下鱼游浅底，简直令人心旷神怡。这种南国冬钓的情景，与柳宗元笔下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北方风味大异其趣。到了日落西山的时候，渔翁们上得岸来，一手提着满满一桶鱼，另一只手扶着反扣在肩膀上的钓钩子，笑微微地回家去。那情景，正是“高歌一曲斜阳晚”的典型写照。

曾国藩十多岁时，在石鼓书院从汪觉庵先生读过两年书，早晚在湘江边散步，看着江上星星点点的钓钩子和站在其上的渔翁，觉得他们真是世上无忧无虑最快活的人，常常不觉地吟起《三国演义》开卷那首无名氏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个时候，攻读“四书”“五经”的烦躁厌倦之情，便会一时淡化，功名莫测的忧虑苦恼，也会得到片刻安慰：当么子大官，建么子功业，“是非成败转头空”，还是当个渔翁幸福！

自到衡州治军以来，曾国藩的脑中常常浮现出少年时代所艳羡的那种情景。多次想过，哪一天要抽空去当一天钓钩子主。怎奈湘勇草创，百事丛杂，没有一天空闲，且办事不易，心情郁闷，也缺少那份闲情。近一个月来，通过对泽字营、龄字营江西作战的奖赏以及对金松龄的处置，湘勇的训练效果大为提高，军纪也更加整肃，塔齐布、周凤山、杨载福等人常说湘勇可用。曾国藩近来心情略为舒畅些了。今天是一个艳阳普照的好天气，吃早饭时，他突然萌发了驾舟浮钓的念头。想起兵勇们到衡州四个月了，还从来没有放过假，索性今天放假一天。命令下达后，大家都很高兴。

曾国藩带了满弟国葆，两个亲兵扛着两只钓钩子跟着，沿着蒸水走到石鼓嘴下，亲兵把钓钩子放到水中。曾国藩打算钓完鱼后，再上石鼓嘴去看看石鼓书院，尽管老师汪觉庵已离开书院回到乡下去了，但石鼓嘴上的一草一木仍然牵动他的情丝。

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将钓钩子划到江中，国葆也划着一只跟着他，两个亲兵在岸上等候。钓钩子上的渔翁看着逍遥自在，真正当起来却不那么容易。船并不听曾国藩的使唤，左右摇摆，弄得他常常站不稳，有几次晃动得大，连装鱼的桶都打翻了。国葆的处境，也不比哥哥强多少。曾国藩坐在船上，心猿意马，不能安宁。一时想起过去在江畔的吟游，一时又想起在刑部时审理案件，一时又想起好久没有去看岳父了。还有汪师，已二十五六年未见面，怕是早已白发皤然了吧！一时又想起，对金松龄太残酷了，其实不杀也可以。一个时辰过去了，他的心思很少平静过，钓钩子也一直在晃动，鱼儿也很少有上钩的。他看看船头上那只小木桶，除几条瘦瘪的浮油子在窜来窜去外，仍是一桶清水。他叹了一口气：今生今世大概当不成一个像样的渔翁了。

正在这时，一艘大货船鼓帆顺流北去，船主并不知道这条小小的钓钩子上，居然坐着一位团练大臣，船过之时，激起的水波差点将曾国藩掀到水中。就在这剧烈的颠簸当儿，他猛然想起，长毛凭着强大的战船，在千里长江上称王称霸，今后要与长毛作战，水师一定不能少，当不了渔翁，却可以当水师统领。是的，要趁着衡州有湘江、蒸

水两条河流的有利条件，将湘勇的水师建立起来。水陆二军，齐头并进，那才是真正威风凛凛的曾家军。想到这里，曾国藩十分兴奋。

“曾大人！”呼声从岸上传来，打断了他的遐想。他回头一望，岸上的亲兵正对他打手势，示意他把船划到岸边来。

原来是欧阳凝祉先生前来桑园街看他，罗泽南打发人来喊。曾国藩当渔翁的兴趣已过，就是没有人来喊，他也准备上岸了，许多事急于要处理，渔翁不可久当。

曾国藩和国葆匆匆回到赵家祠堂，欧阳老人笑吟吟地迎上前：“涤生，你看谁来了？”

话音刚落，从里屋走出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子，笑容满面地说：“伯涵，还认得我吗？”

“呵哟哟，恩师驾到，国藩有失远迎。”原来这胖老头正是刚才在钓钩子上想起的汪觉庵，他仍用过去的表字称呼自己的得意门生。

“一别二十多年了，您老身体还这样硬朗，可喜！可喜！”

“不行啦，这几年常闹毛病。”汪觉庵拉着曾国藩的双手，异常亲热地上下打量，“胖多了，也威武多了，到底当了大官，与过去的穷书生完全不同了。”

曾国藩把觉庵师和岳父让进书房，亲手恭恭敬敬地给两位老人献上茶，望着觉庵师说：“岳父讲，您老离开石鼓书院，回乡下老家已有七八年了。国藩一直想抽空到长乐去看望您老，总找不到空。到衡州四个多月了，没有一天清闲，今天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丢开一切事，去过一过几十年来想当个钓钩子主的瘾。”

觉庵哈哈一笑：“偷得浮生半日闲。不容易，不容易呀！”

“不瞒您老说，刚才在石鼓嘴边垂钓，我又想起您老当年执鞭教诲的情景，恨不得明天就到长乐去看望您老。”对眼前这位青少年时

代的恩师，曾国藩有着真挚的情感。

“老朽蛰居山乡，路途遥远，岂敢劳贤契枉驾。你今日的担子很重，有贤契刚才这句话，老朽心中已备感欣慰。”

“恩师说哪里话来。当年您老朝夕相教的重恩，国藩至今未报，思想起来，常觉惭愧。没有恩师，哪有国藩今日。”

欧阳老人也说：“到长乐去看看老师，是应该的。我原拟明年春暖花开时候，和涤生一起到长乐来看你呢！”

“那就益发不敢当了。”汪觉庵高兴得开怀大笑。

“恩师一向不大到城里来，这次进城，有何贵干？”曾国藩问。

“我原不知在城里练兵的统帅就是你。”

“这是自然的。当年那个文弱单薄的书生，怎么也不可能与刀枪兵马连在一起。莫说您老，就是我在一年前也没有想到过。”欧阳老人插话。

“话要说回来，”觉庵望了一眼欧阳凝祉后，又转向曾国藩，说，“自古以来，当统帅的也有不少书生出身的。远的如孔明，近的如郑成功，都是羽扇纶巾之辈。我以前的确不知是你，若是知道，我早就会来看望了。我教了一辈子书，出息了你这个人才，心里有多高兴呀！这次是亲家六十大寿，三番五次邀请，才在初五进了城。昨天去看望老朋友——你的泰山，才知道贤契是今日的李邕侯、王文成了。”

“学生岂能与李泌、王阳明相比。请问恩师，您老的亲家是谁？”曾国藩笑道。

觉庵未开口，凝祉忙说：“汪师的亲家，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船山先生的六世孙王世全先生。”

“就是与新化邓湘皋一起合刻船山遗稿的王世全？”

“正是的。”

曾国藩笑道：“恩师与大儒结上亲戚，应当祝贺。”

“前年满女嫁给了世全的老四。这孩子酷爱诗书，有乃祖遗风。”

“听说王家世代建有船山先生的纪念室，过去在石鼓书院读书时，竟未一至，实在遗憾。”

“既然想去，我看今天最巧，下午我们一道到王衙坪去拜访汪师的亲家如何？”

“正好，”曾国藩说，“下午我就陪二位老人一起去瞻仰船山先生的故居，以偿夙愿。”

觉庵满心高兴：“伯涵肯去，这可给世全家增色添辉了。”

国葆听说下午要去王家，立即叫一名亲兵先去通知王世全。

吃过午饭后，曾国藩陪着汪师和岳丈前往城南王衙坪。听说去拜访船山公的后裔，湘勇中书生出身的营官哨官个个兴致浓厚，大家都想随着去。曾国藩怕去的人多，王家招待不起，制止了他们，只带罗泽南和国葆同行。

四 接受船山后裔赠送的宝剑

出南门外不远便是王衙坪。它坐落在回雁峰脚下。这一带丘陵起伏，林木繁茂，风景很好。在并排摆着的四口大鱼塘旁边，有一栋年代久远的青砖瓦房，汪师告诉曾国藩：“船山故居到了。”

门口，王世全带着四个儿子早已恭候着。王世全说：“曾部堂光临寒舍，世全父子蒙幸匪浅。”

曾国藩答道：“大儒贤裔，国藩景仰已久，今日陪同恩师前来一偿夙愿。”

世全陪着曾国藩一行进了大门。曾国藩见大门楹柱上刻着一副笔势老迈苍劲的对联：“武功开一朝国运，文教启百代群蒙。”在客厅坐下后，王家很客气地敬献香茶，又端来满桌各式茶点。世全殷勤相劝：“寒舍无佳物招待，请大人和各位贵客赏光。”

曾国藩说：“听恩师说，先生正逢六十花甲大庆，国藩略备薄礼，愿先生康健长寿。”

国葆递上临出门时准备的，上面绕着一条红纸的一百两封银。慌得世全忙说：“大人请快收回。世全一介寒士，今日与大人初次见面，如何担当得起！”又转过脸对觉庵请求，“亲家，你帮我说说。”

觉庵说：“伯涵，你如何这样客气，弄得老朽都不好意思。”

曾国藩说：“今日送这点薄礼，有三层用意：一为庆贺世全先生六十大寿，二来为祝贺王汪两家联姻。二十多年来，我未曾给恩师寄过分文，妹子出嫁，岂可不送点嫁妆？三则略表我对船山公的一点敬意。”

世全、觉庵见他说得如此恳切，只得收下。

吃了一会茶后，曾国藩对世全说：“令先祖学问，近世罕有。国藩当年从汪师求学，便向往船山公的特立卓行。先生克绍箕裘，远承祖业，近年又刊刻令先祖不少遗著，嘉惠士林，功德不浅。”

世全欠身答道：“把家先祖所遗旧作刊刻出来，是王氏世代心愿，也是世全的本分。只是世全学力和财力都不副，多年来心愿未遂。道光十九年，仰仗新化邓湘皋先生硕学大才，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又慷慨资助五千余金，家先祖经学方面的十多种著作才得以梓行。”

“据传令先祖晚年生活贫困，仍读书写作不辍，实为读书人万代楷模。”

“家先祖一生清贫，晚年隐居曲兰湘西草堂读书著述，甚为困苦。说来寒碜，家先祖当时竟无钱买纸，把别人不要的陈年账本翻过

来装订成册，时有领悟，便记在这些册子上。临终时，写满字的册子，满满堆了一屋。但生前一卷都无力付梓。”

曾国藩问：“道光十九年前，船山公的书刻印过哪些？”

世全说：“家先祖去世不久，其四子王敌以湘西草堂藏本为据，在衡州刊刻十余种，总题为《王船山先生书集》，当时印得不多。后来惠江书局又刻了几种，印得更少。”

“道光十九年的版片印了多少？”曾国藩问。

世全答：“当时一种也只刷印了两三百部，版片存欧阳小岑家，拟日后再印一点。前些日子，小岑先生来信，说此版已毁于兵火之中。”

“可惜！”客厅里所有人都同时发出一声叹息。

曾国藩说：“我于船山公之书所读不多。在京时，蒙小岑赠送《礼记章句》四十九卷，诸经稗疏考证十四卷，对先生的学问文章钦佩不已。昔孔子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义并称。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先生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无形，功德大矣。”

欧阳老人说：“涤生所论甚是。前明之末，我朝开基之初，将黄南雷、顾亭林、王船山并称为三大儒。其实，南雷党同伐异，器宇太狭窄；亭林为学支零破碎，未成体系；唯船山公学问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人品更是高洁，非黄、顾所及。”

觉庵说：“船山公书中处处珍宝，只要留意，开卷可拾。且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其精到细微，非世人可及。就拿对岳武穆的评价来说，后人都说武穆愚忠，为他可惜。船山公慧眼独具，说武穆正是不忠君，与高宗针锋相对才遭杀害的。”

世全说：“家先祖认为，武穆是要将抗金进行到底，而高宗赵构

却要向金求和称臣，因此高宗不能容武穆。”

觉庵说：“更骇人的是，船山先生公然认为武穆灭掉金后，再来攻宋也是无可非议的。”

国葆说：“船山公言之有理，赵构昏庸，武穆取代有何不可！”

罗泽南也说：“此议痛快！”

曾国藩觉得这样的议论不便多发，万一传到朝廷，说不定会碍事。他换了一个话题：“船山公现存有多少后人？”



王船山，名王夫之，湖南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世称“船山先生”。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四大学者

“大约一百五十余人。我是家先祖次子攸公之后。”世全答。

曾国藩点头说：“先生典守船山公旧居，保存了祖宗珍贵遗物。近來世道乖乱，先生守之不易。”

“先祖旧业，世全不敢抛弃，守之虽不易，但也是后人应尽之责任。”

觉庵说：“亲家，何不陪伯涵参观一下船山公遗迹。”

曾国藩说：“正要瞻仰，烦世全先生带路。”

世全把曾国藩一行领进左边一间厢房。这里陈列的多为船山旧物。一进屋，迎面而来的是一幅船山公画像。画的是一个容貌清癯的老头儿，脸特别长，细眉长眼，头上包着黑布，黑布两端拖下一尺余长的尾巴，顺着两耳下来，搁在两肩上。画像上题着船山公写的《鹧鸪天》一首：“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画像两边贴着船山自撰的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世全介绍，这是船山公七十岁寿辰时，请人画的一张像。曾国藩指着像上方“孝思恬品、霞灿松坚”八个篆字问：“这八个字是谁题的？”

世全答：“这是永历帝赐赠家先祖的话，为家先祖友人陈天台所书。家先祖的画像，这里还有一幅。”世全用手指着对面的墙壁。曾国藩等人转过脸，看到对面墙上也悬挂着一幅船山公的画像。像上的老人是一样的，只是头上不包布，而戴着一顶处士巾，也有船山自题的《念奴娇》一首：“孤灯无奈，向颓墙破壁，为余出丑。秋水蜻蜓无着处，全现败荷衰柳，画里圈叉，图中黑白，欲说原无口。只应笑我，杜鹃啼到春后。当日落魄苍梧，云暗天低，准拟藏衰朽。断岭斜阳枯树底，更与行监坐守。勾撮指天，霜丝拂顶，皂帽仍粘首。问君去日，有人还似君否！”

曾国藩问世全：“令先祖诗词集中好像没有收这首词？”

世全回答：“的确没收。什么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想必是家先祖兴之所至，率尔操觚，书以自嘲。过后又不以为然，便不放进集中。”

曾国藩点点头。

曾国藩与罗泽南、曾国葆都是首次来此，一一细看，室中收藏了三次所刻的部分书和大部分尚未刊刻的手稿。曾国藩将这些手稿也翻了翻。有个柜子里放着船山生前穿戴过的衣帽。最令曾国藩感兴趣的是一把古纹斑斓的宝剑。剑鞘为紫铜皮所制，周围钉着密密的银钉，五寸长的青铜剑柄，被手磨得锃亮闪光。曾国藩没有想到王船山的遗物中还有这样一把古剑，好奇地把它抽出一截，立刻见毫光四射。他脱口而出：“好剑！”便把抽出的部分重新插进剑鞘，又继续观看。过一会，他对身旁的罗泽南说：“待日后战事平息下来，我辈集资刊刻船山公的全集，这是一件有大功于世的事业。”

罗泽南笑道：“那时涤生牵头，泽南将全力协助。”

曾国藩说：“一言为定。那时我牵头可以，校勘就要靠你了。”

泽南说：“我愿用十年时间来办此事。”

国葆笑着说：“罗山师太聪明了，那其实是出钱请你读十年书。”

三人都笑起来。王世全听到他们三人的谈话，又想到曾国藩称赞柜子里的古剑，便悄悄把汪觉庵叫到一边，说：“曾大人看来喜爱家先祖那把剑。常言道，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曾大人正领兵杀敌，需要这种东西，我们留着无用，不如送给他。”

觉庵说：“那太好了，等会儿你就送给他吧！”

“只怕曾大人不收。”

“你是说他讲客气，不好意思？”

“不是。”

“那是什么原因？”

“亲家，你知道，家先祖是前明的臣子，生前一直不与国朝通往来。曾大人不会有忌讳吗？”

觉庵沉思一下说：“过会儿我来说几句话，他自然会收下。”

曾国藩的视线转到西边墙上，这里是近世几位名人题字。最前面高悬的是四个楷书字：“衡岳仰止”。字后有段跋语：“衡山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宜介特，足立顽懦。新化邓学博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后，克绍家声，固体额以寄。道光十八年四月望总督两江使者前翰林院编修安化后学陶澍敬题。”接下来还有陶澍联一副：“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曾国藩心里暗暗叫好。再看下去是祁雋藻和许乃普所书的两副联语：“气凌衡岳九千丈，心抚离骚廿五篇。”“痛哭西台，当年航海君臣，知己犹余瞿相国；羁栖南岳，此后名山述作，同声惟许顾亭林。”许乃普后是常大淳壬午游湘西草堂而作的一首七律：“老屋三间丹垩新，先贤前此久栖身。叹嗟今日风光换，想见当年著述频。甲子自书陶靖节，庚寅谁吊楚灵均。我来无限榛苓慕，欲向船山荐藻萍。”看着常大淳的墨迹，想到他已作古了，曾国藩心里不免有些伤感。常大淳之后，尚有一些诗词联语，也有写得好的，也有平平的。忽然，一种熟悉的字迹跳进眼帘。原来又是一副联语：“自抱孤忠悲越石，群推正学接横渠。”联语后端端正正写着一行字：“而农先生几筵，不能窥之万一。谨节录先生自铭语以为献。道光壬寅六月既望长沙后学唐鉴敬题并书。”镜海先生都有字挂在这儿，自己却今日才第一次来，相比前辈敬贤之心，曾国藩感到惭愧。

王世全走过来说：“承蒙前辈贤良关注，惠赐翰墨，使陋室生辉。今日大人光临，幸会难再，世全已备下笔墨纸砚，请大人及各位贵宾赏赐诗联，王氏族人感激不尽。”

“国藩才疏学浅，前贤墨宝之后，岂容我辈插足？日后世人将以狗尾视之，则自貶羞辱矣。”

曾国藩谦让不肯，王世全执意恳求。曾国藩本喜题诗作对，平日等闲之处，都愿题联留念，今日来到一代儒宗故居，怎会不愿留下墨迹呢？刚才推让，一是出自礼仪上的谦逊，二是正因为此地非比寻常，而自己还没考虑成熟，为慎重起见，不题也好。现在见世全态度诚挚，便思考一番，在书案上写下一联：“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遗，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后，元明两代一先生。”写完后连声说：“见笑，见笑。”众人见曾国藩对船山学问评价甚高，又见其字刚劲挺拔，严谨流畅，齐声称赞。曾国藩又在左下方以小字落款：“咸丰三年十一月钦命帮办团练大臣前礼部右堂曾国藩敬题。”

世全又请罗泽南题。泽南一再逊谢：“我素来才思迟钝，仓促之间无好句，免了吧！”

曾国藩说：“罗山莫推辞了，你再推辞，就显得我不自量了。”

世全知罗泽南是湘中一带极有影响的学者，如何肯错过这个机会，一再请求。泽南拗不过，只得也写了一联：“忠希越石，学绍横渠，在当年立说著书，早定千秋事业；身隐山林，名传史乘，到今日征文献，久推百世儒宗。”也落款：“咸丰三年十一月保升直隶州知州湘乡县训导罗泽南谨识。”大家一致称赞。世全又要国葆题。国葆感到为难，他望着大哥，不知该题不该题。曾国藩懂得他的意思，说：“你素日崇敬船山公，今日瞻仰先生故居，也题一联，表表心意吧！”

得到大哥的鼓励，国葆认真思索之后，也题下一联：“湘水衡云留正气，楚辞孤竹证同心。”家人进来，说晚餐已备好，世全请曾国藩一行、觉庵师和欧阳老人一道入席。

酒席宴上，世全频频敬酒，觉庵也以主人身份不断劝菜，宾主甚是欢悦。觉庵想起世全要以宝剑相赠的事，为消除曾国藩的顾虑，他把话题引到王船山对朝廷的态度上。觉庵有意隐去了船山对清朝敌视的一面，却大谈他对朝廷的依顺：“人们说船山公是明之遗臣，不与国朝合作，其实此说不全面。先生的确忠于明朝，但对我大清也是拥

戴的。”

“真的吗？”国葆插话。

“这有事实为证。”汪觉庵接着说，“康熙十六年，吴三桂慕船山大名，重金请先生为他撰《劝进表》，先生严辞拒绝，说我怎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之语耶？在大是大非面前，可见先生的志向。”

曾国藩点头，表示同意汪师的观点。世全深知觉庵用意，立即接过头：“正因为家先祖不与吴三桂同流合污，所以康熙帝景仰家先祖品藻气节。康熙十八年，湖南巡抚郑端遵循朝廷旨意，命衡州知府崔鸣鹭馈赠米银。康熙四十二年，受湖广学政潘宗洛之请，才有虎止公刊刻遗书的事。康熙四十六年，朝廷批准将船山公入祀乡贤祠。乾隆三十九年将《周易》《书经》《诗经》《春秋》四种《稗疏》列入四库全书，并命国史馆为家先祖立传。”

曾国藩说：“我朝历代圣主，对船山先生之恩都有加无已。”

世全又说：“幸而长毛未进衡州，以其对待孔孟之态度，家先祖亦将蒙辱。王衡坪之所以尚有今日之平静，实赖大人及各位先生捍卫乡邑、力战长毛之功。家先祖九泉有知，定会感激莫名。”

曾国藩逊谢一番，说：“适才进门之际，见府上楹联书‘武功开一朝国运’，看来先生祖上是以武功起家的。”

世全说：“大人明鉴。王氏祖上确是凭武功为家族争得了一席之地。”

泽南说：“我辈孤陋，对令祖上所立军功一事，一向不曾听说。”

“我王氏一脉，出自太原，后迁至江苏邗江。船山公这一支始祖仲一公，当年跟随洪武帝起兵，后渡江攻克金陵有功，封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洪武二十二年，进阶武德将军、骁骑尉。二世祖成公从明成祖南下有功，升衡州卫指挥僉事，晋同知，授阶怀远将军、轻车都尉，遂定居衡州。相传六世，绍紫垂荣，到七叶而武业中衰。此后则

儒者辈出。”

“到船山公是第几代了？”

“已是第十一代。适才所看到的那把旧剑，正是洪武帝赐给仲一公的，仲一公仗此剑随洪武帝攻克金陵。曾大人，您老如今统率兵马，正是用剑的时候。王家自武夷公以来，一直以文章名世。此剑再留在王家，只是一件古董，而不能发挥它的作用。自古宝剑赠壮士，若大人不嫌弃，世全愿代表王氏家族将此剑送与大人。”

“这可使不得！此剑乃王家祖传之宝，国藩怎能夺人之爱！”曾国藩急忙辞谢。

“伯涵，既然世全一片真心，你就收下吧！此剑曾立赫赫武功，又是当年攻克金陵的吉物。今日长毛占据金陵，世全送与你，此乃天意。将来光复金陵，一定非伯涵莫属。”汪觉庵协助亲家来劝。

曾国藩原先认为王船山是个不同清朝合作的前明遗臣，今天听王世全和汪觉庵说来，方知他也是本朝的贞士。更使他激动的是，这把剑有过攻克金陵的光荣经历。难道收复金陵的盖世功勋真的要由自己来建立吗？如真的是天意，则不可违背。曾国藩想到这里，站起来说：“既蒙世全先生错爱，又是汪师之命，国藩只好受了。”

世全命人拿出宝剑来，双手恭送给国藩，说：“此剑有两点异处。一是剑刃看来甚钝，然削铁砍玉，如同泥土。二是每到午夜之间，它要长鸣一声。多少年来，都是如此。”

满桌人都感到惊奇，曾国藩更是高兴。汪觉庵说：“伯涵，老朽代王家求你一事。日后金陵攻克之际，天下安定之时，请你出面邀请海内名儒，校勘刻印船山公全集，既使船山公一生宏愿得以实现，又光扬我朝学术。依老朽愚见，此功或不在荡平长毛之下。”

曾国藩侧身答道：“弟子谨记吾师教导。日后攻克金陵首功不在弟子则已，若天意授予弟子，弟子一定在金陵刻印船山公全部遗书。”

世全起身，深表感谢。大家继续喝酒。欧阳老人说：“涤生今日喜得宝剑，老夫也高兴。老夫十分喜爱旧日读过的一首古剑铭，现把这首古剑铭送给你如何？”

“谢谢岳父大人。”曾国藩恭敬地回答。

“这首古剑铭是这样写的。”凝祉一字一顿地念道，“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

曾国藩听完这首古剑铭后，明白岳父的深远用意，十分感激地站起来说：“国藩牢记在心。”

凝祉又对曾国藩说：“你来衡四个月了，听人说无论巨细，事事躬亲，昼夜操劳，毫无暇日。长此以往，将有损身体。秉钰娘要我转告你，还须随时注意保重才是。今日上午你能忙里偷闲，垂钓江上，我很高兴。自古以来，干大事有成就的人，都会忙里偷闲。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嘛！”

听岳父提起上午的垂钓，他忽然想到创办水师之事，汪师、岳父和世全先生都是博学鸿儒，何不与他们商量一下？

“岳母大人的关怀，国藩很是感激。国藩今日上午在江上学钓，想起长毛这次顺利攻破武汉三镇、安庆、九江，长趋江宁，近来又在江西肆虐，靠的全是水师。日后，我们与长毛交战，不能没有炮船，我想就在衡州建立水师。今日特地请教各位前辈，不知可行否？”

欧阳凝祉、汪觉庵、王世全一致认为曾国藩此虑深远，衡州地处蒸湘汇合处，熟悉水性的人极多，不愁练不出一支水师劲旅。末了，王世全说：“曾大人要办水师，我倒想起一个人来，此人从小跟父亲在安徽长大，家藏一部《公瑾水战法》，多年来，对水师钻研有素，乃是一个极有用的人才。”

“此人是谁？”曾国藩对王世全的推荐极感兴趣。

“此人名叫彭玉麟，字雪琴，就是本县渣江人。”

汪觉庵说：“正是。若不是亲家提起，我竟忘记了。此人真可称得上衡州府一只玉麒麟。”

“彭玉麟现在何处？”

“他目前正陪老母在渣江闲居。”世全答。

“我日内当去渣江拜访他。”

“不烦曾大人亲到渣江，”王世全说，“来日我修书一封，请他到寒舍来，我再陪他去桑园街谒见大人。”

五 一个钟情的奇男子

发源于邵阳、祁阳两县交界山脉的蒸水，上游水浅河窄，不能行船，到了渣江地带，河面开始宽阔起来，货船可以在江上畅行无阻。这里位于衡州城北偏西，水路到衡州有一百一十里。附近几十里山区的土特产在此处聚集，通过蒸水，运到衡州城，再南由陆路运到两广，北经湘江运到长沙，过洞庭到长江，远销全国各地。南北物产也由衡州经蒸水用船运到渣江，然后流散到各户农家去。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小小码头，逐渐变成了衡阳、清泉两县的最大口岸。渣江镇上三街六巷，百货俱全，店铺栉比，商旅辐辏，不亚于一个中等县城。由于渣江地面重要，设在衡州城里的衡阳县衙门将县丞官署设置在渣江，以便管理。咸丰二年，县丞衙门被饥民放火焚毁，现在又修复起来，照旧行使它的职权。

彭玉麟就住在县丞衙门旁边一栋简陋的木板房里。一早起来，稍事梳洗后，他对母亲王氏说：“母亲，我到外婆坟上去看看。”

王氏知道儿子笃于情义，从小在外婆家里长大，对外婆感情很深。自从外婆去世以来，只要玉麟住在渣江，隔不了三五天，便要到外婆坟上看看坐坐，有时呆痴痴的，一坐个把时辰，硬是用双脚把家门到外婆下葬处之间走出了一条五里长的小路。她对儿子说：“麟儿，你去去就回来，不要停得太久了。”

彭玉麟离开屋门，在一家纸马铺里买了些钱纸、线香，沿着草河（蒸水的俗称）走了两里多路，然后折入一条小道，迤迤进了一座名叫斗笠岭的山冈。这是一座湘南常见的不大不小的丘陵，山不高，全是紫色页岩堆成。这种紫色页岩，当地老百姓叫它“见风消”——刚挖出来，坚硬如岩石，过十天半月，便散碎如泥沙了，山丘表层尽是暗红色沙砾。这些沙砾既不装水，又没有一点肥性，它成了湘南贫困的象征。走到衡清一带，眼里若见着铺满暗红色沙砾的山冈，不用说，这里的农民一定苦不堪言。

斗笠岭上几乎没有像样的树木，只有几株枞树，矮矮小小的，稀疏的枝干在寒风中抖动，如同站着几个缺衣少食的孩子，令人见了既扫兴又怜悯。玉麟外婆的坟就葬在斗笠岭上一块向阳之地。在外婆坟边还有一座稍小的坟，立着一块矮一点的石碑，上面写着：梅小姑之墓。两座坟头各有一株枞树，这是玉麟十多年前亲手栽的，至今仍不到四尺高。

对于玉麟的上坟，王氏总以为儿子是眷念外婆生前的鞠养之恩。其实，玉麟想念外婆，更想念永远偎依在外婆身边的梅小姑。玉麟每次上坟，实际上都是来看望小姑的。今天，他照例在外婆坟头点燃线香，焚化纸钱后，再在小姑的碑下也插了几支线香，燃起一堆纸钱。他站在坟边，心里默默念道：

“小姑，我又来看望你了。明天我就要离开渣江，到曾大人军中去了，将会随大军转战南北，还不知有没有再来看你的一天。”

望着坟头被风扬起的片片纸灰，玉麟眼睛变得模糊了，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彭玉麟，湘军水师第一人

玉麟父亲彭鸣九因家贫，二十岁时离开渣江投军，在绿营多年，积功升至安徽怀宁县三桥巡检，后又迁合肥县梁园巡检。鸣九娶妻王氏。王氏浙江山阴人，父亲是个老塾师。王氏十二岁时，父亲弃养，母亲周氏带着一子二女守节。王氏择婿甚严，三十岁时才嫁给鸣九。以后王氏的哥哥在安徽芜湖县衙门做了个文案小吏，周氏便带着满女跟着儿子住在芜湖。

嘉庆二十一年，玉麟出生于梁园巡检司署。十岁那年，舅父为玉麟在芜湖找到了一个品学俱优的先生，于是就在那年告别父母来到芜湖。玉麟的姨妈五年前正要出嫁时，却不幸得天花身亡，舅父虽成亲多年，却至今未生得一男半女，外婆王老太太常感膝下冷寂。对于玉麟的到来，真如天上落下一颗星星，欢喜不尽。玉麟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且秉性笃厚，对长辈恭顺，深得外婆和舅父母的疼爱。

一个冬天的午后，玉麟放学回家，绕道到附近一座小山上去看腊梅。刚到山脚，见山沟边躺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脸色青白，两眼微闭，玉麟吓了一跳。心想：这女孩一定是病倒在这里，天气这样冷，若不叫醒她，病会加重。他蹲下来，推了推她，喊道：“小大姐，你醒醒。”喊了几声，那女孩醒了过来，睁开双眼望着他，却不作声。玉麟问：“你是不是病了？”女孩摇摇头。玉麟好生奇怪，没有病，为什么躺在沟边？他想了想，又问道：“你是饿得很厉害？”女孩点点头。“我扶你起来，你到我家去吧，我请你吃饭。”女孩望着玉麟，仍然没有作声，眼睛里流出两行泪水。玉麟明白她心里在感谢。于是扶起女孩，一路搀着她回到自己的家。玉麟把情况跟外婆说了，王老太太也很怜悯，怕饿过头的人一时受不了硬饭，赶紧熬稀饭给她吃。那女孩狼吞虎咽吃了两碗稀饭后，气色好多了。王老太太又收拾好自己的床铺，要女孩睡到被子里去暖和暖和。那女孩激动地叫了声大娘，双膝跪下去，给王老太太和玉麟磕头，慌得玉麟赶快扶起她。王老太太要女孩休息。把玉麟拉出门外。王老太太把这事告诉儿子和媳妇，舅父母都称赞玉麟这事做得好，说心肠好的人今后会有好报。玉麟很高兴。

到了掌灯时，那女孩还未醒过来。王老太太进屋，坐在她的旁边。眼前这个孩子，王老太太越看越像自己的满女，看看想想，竟然流出了几滴泪水。过一会儿，女孩醒过来。她一眼看着王老太太慈祥地坐在自己身边，心里暖洋洋的，如同看到妈妈一样，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大妈”。她向王老太太恳求：“大妈，我不走了，我就留在这这儿吧！我什么活都会做。”

王老太太吃了一惊：“孩子，你怎么能不回家，父母怕都要想死

你了。”

女孩流着眼泪说：“大妈，我没有父母，也没有家。”

王老太太扶着女孩坐起，说：“孩子，你为什么昏倒在路边，你把详情给大妈说说吧！”

女孩点点头，穿上衣，坐在床边，就像对自己亲生的母亲一样，倾吐满腔苦水。

原来，这孩子姓梅，名叫梅小姑，今年十四岁了，是浙江嵊县人。两年前，父亲得痼病去世，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谁料半年后，小姑十岁的弟弟又得天花死去。儿子的死，给小姑母亲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母亲便病倒了。家贫无钱医治，拖了一年多，也下世了。剩下小姑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小姑虽然没有读过书，心眼却灵秀，裁剪针黹，煮饭烧菜，样样都做得好，模样也长得出众。街坊邻里有心肠好的，常常送点东西给她吃。也有人叫她做点女红，送她些手工钱。这样过了半年。

有一天，小姑的一个远房婶子从合肥回来，晓得了小姑的情况，便笑吟吟地来到小姑的家，对她说：“婶子领你到合肥去，那里有个小歌班，班主任是我们嵊县人。你长得漂亮聪明，今后跟班主任学戏，一定可以赚大钱出大名。”嵊县是越剧的故乡，会唱越剧的人很多，小姑也会哼几句。她不想赚大钱、出大名，但她喜欢越剧，何况家里没有挂牵，去就去吧！小姑跟着远房婶子上了路。一路上，她把婶子当恩人，尽心尽意照顾她。昨天夜里，小姑和婶子落脚在一家伙铺里。半夜醒来，发觉隔壁有两人在说话。听声音，一人是婶子，另一个也是个中年妇女，但不是浙江人的口音。小姑好奇，把耳朵贴着板壁上偷听。这一听，吓得她脸色煞白，手脚发抖，浑身如同掉进了冰窟。原来，她错把恶鬼当菩萨。这个远房婶子，过两天就要把她卖到一家窑子里去做婊子，卖笑接客。小姑想到自己命运的悲惨，一夜里，泪水把整个枕头全部湿透了。小姑想：宁愿死，也不进窑子。她趁天未亮，便偷偷离开伙铺，不分东西南北，信天跑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婶子越远越好。她又急又怕又冷又饿，走到山沟边想掬口水

喝，刚弯下腰，头一晕，眼一黑，便倒在水沟边……

小姑娘边说边哭，王老太太边听边流泪。老太太自满女去世以后，常常痴心地想带一个女孩。她怜悯小姑娘的苦命八字，也喜欢小姑娘的清秀灵泛，又一口绍兴府的乡音，和儿子媳妇商量后，收下了这个养女。

没有多久，小姑娘身体复原了，面孔光洁，白里透红，益发显得标致。她勤快温柔，样样活都干得好，对王老太太像对亲生母亲样的贴心，对老太太的儿子媳妇，也和对亲哥嫂样的亲热，对待玉麟，则更是关心体贴，无微不至。她感激玉麟，是玉麟救了她的命，是玉麟把她带到这样好的家庭。今生今世，要把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爱都奉献给玉麟。她打算自己一辈子不嫁人，今后养母归天了，玉麟成家了，她就到玉麟家去，为他操持家务，把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都用来报答玉麟的再生之恩。

每天一早，小姑娘都把玉麟上学所用的书和笔墨纸砚整整齐齐地放到竹篮子里。吃完饭后，她提着竹篮送玉麟到先生家。到了放学的时候，她早早地跑去接他。放学回家后，玉麟喜欢画画，小姑娘就常在一旁帮他铺纸、研墨。傍晚，玉麟休息时，她坐在玉麟身边，听玉麟讲些古今故事。那些故事多有味啊！慢慢地，她也懂得了不少知识，也跟玉麟学得了几百个字。

“玉麟，我问你一件事。”有一天夜晚，玉麟在灯下合起书本准备休息时，小姑娘轻轻地问他。

“什么事？梅姨。”

“我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你不要叫我梅姨，我只比你大两岁，听起来多难为情。”

“你是外婆的养女，我不叫你姨叫什么呢？总不能叫你小姑娘吧！”

“你就叫我小姑娘吧。”

“小姑？太不礼貌了。”

“你就叫我小姑吧，我喜欢听。”小姑说着，脸上泛起一阵红晕，犹如三春季节，桃花开了。玉麟真想用手去摸摸。

“好！以后就叫你小姑吧。你刚才要问件什么事？”

“玉麟，你以前讲，古时有个叫兰芝的女子，曾割臂蒸汤给丈夫吃，终于治好丈夫的病。人肉真的可以治病吗？”小姑瞪着两只秋水般的眼睛望着玉麟，一转不转的。

“这怎么说呢。”玉麟感到很为难，“可能有用吧！不然古书上为何常有割臂疗母、割臂疗夫的记载呢！”

几个月后，玉麟感风寒病倒在床，一连七八天，吃了十来服药都不见效。这天，小姑端来一小碗汤：“玉麟，你把它喝了吧，喝了就会好。”

“这是什么药？”玉麟问。

“你不要管，喝了再说。”

玉麟端起碗，汤上浮着几个油圈圈，碗中有一块一寸长三分宽的肉条。他望望小姑惨白的脸，有点怀疑。他放下碗，抓起小姑的手，大声说：“你把手臂伸给我看！”

小姑两眼含着泪水，死死地把手缩紧。玉麟明白了，他抓紧小姑的手，带着哭腔地说：

“傻姑，割臂疗病，那是古人心诚的表示，哪里真的就可以治病呢！你怎么下得了手，割自己的肉。”

小姑眼里的泪水流了下来，喃喃地说：“你不是说有用吗？即使无用，表示我的心诚也好嘛！”

玉麟哪里能喝下。从这碗汤里，玉麟看到小姑那颗水晶般的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玉麟和小姑也一天天长大。玉麟觉得自己不知从哪天起，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小姑，常常夜阑更深想起小姑，想得心里火辣辣的，恨不得立刻就把小姑娶来作妻子。他恨外婆那时为什么不认小姑为干孙女，却偏要认作养女。外婆的女儿，就是自己的姨，有外甥娶姨妈的吗？但小姑毕竟不是外婆的亲女，只要外婆说一声，改养女为干孙女，不就行了吗？玉麟不敢向外婆开这个口，羞呀！小姑想得更多，更热切，她更羞于言辞。到了后来，两人在一起，又快乐又痛苦。纯真的爱情，便被这人为的大石板压着，只能弯弯曲曲、扭扭捏捏地萌生。

玉麟十七岁那年秋天，祖母在渣江病逝。父亲辞官，全家回原籍奔丧。行前写信给玉麟，要他在芜湖等候。玉麟从出生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祖母一面，但老人家去世，他也感到悲痛。更使他伤心的是，他就要离开小姑了。小姑听到这个消息，哭得两眼红肿。她请玉麟给她画一幅画，画面是她自己想好的：一株盛开的红梅，旁边站着一只威武的麒麟。玉麟懂得她的意思，按着她的构思画了。那一夜，小姑房里一盏油灯一直亮着，她在用彩色丝线绣这幅画。那一夜，玉麟躺在床上，直到天明未合眼。就要离开小姑了，他有种失魂落魄之感。第二天，小姑又绣了一天。到了夜晚，小姑推门进来了。她什么话都没有说，拿出两双鞋子、四双袜子、一个精致的绣荷包，默默地递给玉麟。看着小姑面色憔悴，两眼无神，玉麟伤心，小姑又从怀里拿出那幅绣好的麒麟梅花图来，双手抖抖地送给玉麟。玉麟接过，只见那只麒麟用脸摩挲着身旁盛开的红梅花，互相依依不舍。玉麟忽然把小姑紧紧地抱着，一股热血在胸中奔涌，他似乎觉得今夜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了的真正的男子汉。他失去了理智，狂吻着小姑那张洁白细嫩的脸。小姑闭着眼睛，柔软地躺在他的怀里，温顺地接受着他的抚爱。当玉麟把她抱到床上的时候，她一点也没有加以制止，只是用手指了指那盏忽明忽暗的豆油灯。玉麟吹灭了灯……

重新点燃油灯的时候，小姑已穿好了衣服，两颊红灿灿的，偎依在玉麟的肩上，喃喃地说：“玉麟，我的弟弟，我的郎君，我永远是你的人，三四年后你一定回来。”

玉麟用手梳理小姑散乱的头发，说：“小姑，我的姐姐，我的亲人，三四年后我一定回芜湖来，那时我和你拜天地，洞房花烛。”

“莫这样急，玉麟，再晚点，妈妈今年七十多岁了，待她老人家百年后，我们再成亲。我不忍心在老人家生前不做她的女儿，而做她的孙媳妇。再说，你也还要抓紧时间用功，我盼望你早日进学中举点翰林，为彭氏光宗耀祖。三四年后你回芜湖来，我陪你读书。”

“好，小姑，我听你的，等外祖母百年后再说。我要用功，我要早点取得功名，让你当夫人。小姑，你等着我，三四年后我一定回来。”

“玉麟，我等着你。此去衡州，登山涉水，你要保重，你要常常给我来信。”

玉麟跟着父母，带着十二岁的弟弟玉麒回到了渣江。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故乡，渣江在他的眼里是陌生而新鲜的。办完祖母的丧事，他就急忙给小姑写了一封信，趁父亲发信给上司的机会，顺路将此信寄到芜湖。信中还夹了一首五律：“昔闻蒸湘水，今日到衡阳。树绕湘流绿，云开岳色苍。弟兄惭二陆，父母喜双康。风土初经历，家乡等异乡。”他尽量写得浅显，为的是让小姑看得懂。怕小姑不明白“二陆”的典故，又在旁边用小字注着：“系陆机陆云，兄弟二人以文才名世。”但小姑没有信来。玉麟知道，小姑寄信不容易。她只能趁舅父寄信机会才能捎来一页纸几句话。有没有信来不要紧，玉麟相信小姑是时时刻刻在想着自己的。

谁知灾祸接踵而来，回渣江两年后，正在壮年的父亲却染病身亡。父亲临死时没有留给他别的话，只把一本旧书郑重交给玉麟，告诉他：这是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的。近几年来，夷人从水路侵犯我海疆，看来水师在今后会有大用处。原本想起复后，自己训练水师用。现在不行了，要玉麟好好研读。玉麟接过一看，这是一本从来没有见过的书，封面上写着：公瑾水战法。玉麟埋葬父亲后，杜门不出，在家细读《公瑾水战法》。这是三国时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师时所写的，内有水师的编制、阵法、训练等内容，是周瑜训练水师的经验总

结。玉麟认真揣摩周瑜的水师作战方法，平时常用纸船在池塘里仿真演习。他相信今后会有一天用得上。

转眼回渣江已五年，玉麟二十二岁了。丧服刚一除，提亲的人便络绎不绝地来到彭家。王氏也想早点抱孙，极力要儿子早成亲。玉麟心中想着小姑，根本不理睬这事。每次提起，均以年岁尚小、功名未成相推辞。五年间，玉麟只收到小姑一封信。信纸拿在手里皱巴巴的，凸凹不平。玉麟知道，这是小姑写信时眼泪滴在纸上造成的，真是“一行书信千行泪”呀！小姑告诉他，外婆身体好，舅父母身体好，她的身体也好，媒人辞掉了几十个，天天巴望着玉麟回芜湖。父亲已去世，还回安徽做什么？安徽并没有彭家的根，彭家的根在渣江！玉麟看完信后苦笑着。他按捺着火一般的思念之情，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天。

又过了两年，从芜湖来了封急信。信中说舅父去世，要玉麟前去吊唁。舅父无子，他爱玉麟，把玉麟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得知舅父去世，想起在舅父身边生活了七年之久，舅父的疼爱终生难忘。玉麟又想起风烛残年的外婆晚年丧子，不知有几多悲痛。玉麟心里很难受。他跟母亲商议，要把外婆和姨妈接到渣江来奉养。王氏为儿子的孝顺所感动。她不知，儿子固然是要奉养外婆，更重要的是天天和“姨妈”在一起。玉麟一路急如星火地赶到芜湖，祖孙见面，抱头痛哭，和小姑见面，悲喜交集。一别七年，小姑已二十六岁，是个老姑娘了，她不能再不出嫁。看着悲痛欲绝的外婆，玉麟打消了立即成亲的念头。

玉麟护送外婆和小姑回湖南。一路上，玉麟和小姑耳鬓厮磨，形影不离。七年的离别太久太苦了，从今以后永远不能再分开，过去的亏欠要加倍地补回来。船将到彭泽的时候，玉麟指着长江中高高耸立的小孤山，给她讲小姑和彭郎相望的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恩爱的夫妻，男的叫彭郎，女的叫小姑，在长江边靠打鱼为生，夫妻俩相亲相爱，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有一年，彭郎病了，一连半个月，不能出船打鱼。小姑偷偷地驾了一只船下水，她要打些鱼来为彭郎换药治病。但那天江面忽起巨浪，小姑的船被吞没，她再不能回来

了。彭郎倚门望江，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小姑，小姑”。忽然，奇迹出现了。彭郎发现江心冒出了一座小岛，看那形状，正是他的小姑所化。彭郎激动地扑向江中，向小姑奔去。一个巨浪过来，彭郎与巨浪合成一体。它日日夜夜拍着小姑，千百年过去了，永远如此。

“这是你瞎编的。”小姑听着听着，脸上泛出红晕，笑着说。

“不是的，书上有记载。”

“那为什么也叫彭郎，也叫小姑呢？”

“那我就知道了。”

江水在船底急速地流着，小姑躺在船舱里，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忽然，她想起彭郎和小姑的爱情，最后竟以悲剧结束，眼前似乎浮现一层阴影，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老天真是无眼。正当这对有情人又开始朝朝夕夕相处的时候，一个可怕的疾病已偷偷地缠住了小姑。一天清晨，小姑起来到井边挑水。回来的途中，她觉得喉咙黏糊糊的，吐出来一看，她惊呆了：竟是一口血痰！小姑立时软瘫。她想起十多年前，父亲正是死于吐血。这可不治之症啊！她明白，得这个病是因为多年来苦苦思念玉麟的缘故。她常常整夜整夜不眠，睡不着，就起来为玉麟纳鞋底。写信无法寄，她干脆把鞋底当信纸。这一针一线，便是对玉麟说的千言万语。就这样活生生地把人给弄病了。

“小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你的病治好。”玉麟脸挨着小姑的脸说。

“玉麟，你不要着急，我相信我的病会好。我现在有多幸福啊！我再也不要苦思苦想了。”小姑把脸挨得更紧，两行泪水流在玉麟的脸上。

人力终于无法回天。小姑一天天瘦了，干了。她再也不水灵灵、嫩生生了。挨到第二年春天，正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小姑却长眠在寸

草不生的斗笠岭。玉麟悔恨不已。那时如果鼓起勇气跟外婆讲清一切就好了。外婆那样的慈祥，对自己，对小姑那样的疼爱，她会宽恕我们的孟浪的。假若那时就携带小姑一道回渣江，怎么会有今天她的早逝呢！玉麟捶胸打背，呼天抢地，但已经晚了。在小姑的坟前，玉麟栽下一棵枞树，又拿出那幅麒麟梅花图来，失神地看着，喃喃低语：“小姑，我这一生要画一万幅梅花来纪念你，纪念我们生死不渝的爱情。”

那夜，玉麟用泪水作墨，写了两首七律。

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

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

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繇。

斗笠岭上冬青树，一道土墙万古愁。

皖水分襟整七年，潇湘重聚晚春天。

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

惜别惺惺情缱绻，关怀事事意缠绵。

抚今思昔增悲哽，无限心肠听杜鹃。

彭玉麟从坟上回来，已是将近吃中饭的时候了。王氏对儿子事事满意，就是有一点不理解：今年都三十七岁了，却始终不愿成家。任你怎样漂亮的女子，都不能打动他的心。问他，总说：“待金榜题名时，再议洞房花烛事。”王氏想，天下哪有这样犟的人，倘若这一辈子不能题名金榜，就一辈子不成亲了么？几多人在妻子儿女一大群之后才中举中进士的。这孩子，如何这样认死了目标，就九条牛都拉不回头呢？幸而次子玉麒早已成家，并生下两个女儿，王氏尚不苦膝下冷寞。玉麟实在不愿成亲，她后来也懒得说了。

彭玉麟一生对梅花情有独钟。岳麓书社出版的《彭玉麟集》中收有其咏梅诗一百多首，其中有不少是他为自己画的梅花图的题诗。他的梅画也很有名。王闿运为他写的挽联：“诗酒自名家，更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横海，叹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此联可作为彭的梅画成就的印证。关于彭的咏梅画梅有不少传说。这些传说大多认为彭

是借此怀念他青年时期的一段爱情，所爱者为其外祖母的养女。此说可从彭的诗里寻到一些痕迹。如《挽竹宾姨氏》：“月冷璇闺惨素帷，无端生死理难窥。伤心怕读桃花句，讷语空留梧叶诗。恩意旧时承密勿，音容此日恸长辞。酒浆和泪营斋奠，滴下泉台知未知。”又《峒嵝峰》二首：“‘当时错过’是禽言，无限伤心竟夜喧。沧海难填精卫恨，清宵易断杜鹃魂。悲啼只为追前失，若忆难教续旧恩。事后悔迟行不得，哥哥空唤月黄昏。”“我为禽言仔细思，不知何事错当时。前机多以因循误，后悔皆由决断迟。鸟语漫遗终古恨，客怀难释此心悲。空山静夜僧窗寂，独听声凄甚子规。”又《感怀》二首：“少小相亲意气投，芳踪喜共渭阳留。剧怜窗下厮磨惯，难忘灯前笑语柔。生许相依原有愿，死期入梦竟无繇。黄家山里冬青树，一道花墙万古愁。”“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惜别惺惺情缱绻，关怀事事意缠绵。抚今追昔增悲哽，无限心伤听杜鹃。”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明晰地感受到彭玉麟心中，的确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

玉麟将随身衣服书籍收拾好，把《公瑾水战法》又大致翻了一遍，然后用布包好。他找出珍藏的麒麟梅花图来，贴心口放着。又把几年来已画好的一千多张梅花包扎好，锁进大柜子。已是深夜了，窗外，一只鸟儿飞过，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玉麟听了，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拿出一张纸来，提笔写道：

峒嵝峰有鸟，夜呼“当时错过”，声清越凄婉，不知何名，其亦精卫、杜鹃之流欤？

写完这几句话后，他站起来，在屋里背手来回踱步，轻轻低吟，然后又重新坐下，在纸上写了两首七律。

“当时错过”是禽言，无限伤心竟夜喧。

沧海难填精卫恨，清宵易断杜鹃魂。

悲啼只为追前怨，苦忆难教续旧恩。

事后悔迟行不得，小哥空唤月黄昏。

我为禽言仔细思，不知何事错当时。

前机多为因循误，后悔皆以决断迟。

鸟语漫遗终古恨，人怀难释此心悲。

空山静夜花窗寂，独听声凄甚子规。

写完诗，玉麟久久地伫立在窗边。白天热闹的渣江已被夜色所吞没。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小姑，待日后大功告就，

我决不贪恋富贵，一定回渣江守着你的孤坟。”玉麟在心里自言自语。

六 把筹建水师的重任交给彭玉麟杨载福

从那次王衙坪回来，曾国藩又派人把王世全接到桑园街住了一天。王世全把彭玉麟的情况详细地告诉曾国藩。当然，王世全不知道彭玉麟至今单身的真正原因，而曾国藩却更佩服玉麟“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志气，认为是当今少有的奇男子。他对世全说：“一旦彭玉麟到了你家，你就派人告诉我，我要亲到贵府去拜访他。”

恰巧这时上月派往江西了解军情的郭嵩焘，从江西带着江忠源的信，来到了衡州桑园街。江忠源鉴于太平军水师的强大，力劝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水师，并答应向朝廷上奏。郭嵩焘也把在前线所看到的太平军炮船，在江上往来如飞的威风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愈想早一点见到彭玉麟。

彭玉麟来到王衙坪的第二天下午，曾国藩就来了。玉麟见曾国藩亲自来看他，十分感动。有点局促不安地说：“曾大人，玉麟渣江街上一落魄书生而已，岂敢劳大人屈尊降贵前来，这实在是万万担当不起的。”

曾国藩双手拉着玉麟的手，仔细端详着这位早几年才进学的秀才，果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在清秀的眉目之间透露出一股卓尔不群的勇武气概来。他突然在脑子里浮现出由秀才而封王的郑成功的形象，心中喜不自己，笑道：“听世全先生介绍，雪琴兄是时下罕见的奇男子，国藩心仪已久，今日有幸结识，实为三生缘分。”

一股相见恨晚的诚意深深感动了彭玉麟。他激动地说：“大人言重了。大人以朝中卿贰之贵，在衡州训练虎旅雄师，为衡州大壮声威。大人文武兼资，一身担天下重任，大人您才是真正的奇男子。”

曾国藩哈哈一笑：“衡州是国藩的老家，况且今日还谈不上壮声威，即使壮了声威，也是应该的。”

“雪琴知道大人要办水师，极愿为大人效力。”王世全说。

曾国藩对彭玉麟说：“早就知足下深通周瑜水师战法，是国家栋梁之材。国藩欲请足下先筹建水师第一营，待足下将此营建好后，拟以此营为榜样，再多建几营水师。”

“玉麟其实只是一个书生，虽读过周公瑾的水师法，但毕竟是纸上谈兵。大人将这副重担交给我，玉麟如临深履薄，深恐日后折足覆餗。”

“足下不必谦逊。国藩深知兄台机警勇敢。道光末年，亲擒反贼李沅发，实儒林中少见之英雄。”

“后来衡州协为雪琴请功，总督裕泰公以为擒李沅发者必为武人，于是拔雪琴为临武营外委，赏蓝翎。雪琴一笑置之，竟不受赏，辞归渣江。”世全笑道。

“此事真可载儒林趣谈。去年足下在耒阳当机立断，发主人质库数百万钱募勇制旗守城。这种魄力，国藩深佩不已。”

玉麟淡然一笑：“这也是仓促之间，无可奈何。那时县令请饷，竟无一应，只得以此应急，也顾不得主人肯不肯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凭这一件事，足可以看出雪琴兄的将才。”

大家都笑起来。曾国藩说：“军事殷急，不容闲暇。请雪琴兄明日就搬到桑园街去，立即着手筹建水营。不过，有一事我想劝足下一句。”

“请大人赐教。”

“听说足下至今尚单身一人，要等功成名就后再成家，志气虽可嘉，但窃以为不必如此固执。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娶妻生子，怎能慰老母之心？且今后从军打仗，兵凶战危，生死难以逆

料，更不能没有子嗣。望足下听某一言，在大军离开衡州之前，一定成家。”曾国藩叫亲兵抬来一盒银子，指着盒子说，“军中饷银匮乏，又乏珍稀，这八百两银子不是聘足下之礼，只是作为足下的安家之费。待得足下成家之后，水师训练好了，再浮江北上，为朝廷分忧。”

彭玉麟既不能拂逆曾国藩的这番好心，也不能不接受这份厚赠，只得恭敬从命。

彭玉麟第二天就搬进桑园街赵家祠堂。曾国藩想起杨载福在洞庭湖上的精彩表演，觉得杨载福实在是个难得的水师军官，便向彭玉麟介绍了杨载福。二人相见，甚是欢洽。前些日子，曾国藩从长沙请来永泰金号老板黄冕到衡州。黄冕曾在江苏一带任过多年知府，见过许多炮船，视察过江苏水营，对办水师有经验。又调来在广西管带过水营的候补同知褚汝航。杨、黄、褚三人和彭玉麟一起商讨水师的筹建。先定在石鼓嘴下的青草桥边建一大造船厂，广招各方木匠，努力造船。为互相辨认和壮声势，彭玉麟还为新筹建的水师第一营设计了各色旗帜。

常言道，插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衡州、衡山、祁阳一带历来多船民。这些船民，并不打鱼，而是靠长途运货为生。自从太平军这一两年在湘江、洞庭湖一带点燃战火以来，长途贩运的船民的生计受到很大影响，许多人只得改行另谋生路，但大部分既无田，又没有别的手艺，生活很困难。得知曾国藩在衡州招水勇，连个橹工的饷银都可以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于是这一带失业的船民接踵而来。短短十天，前来投军的便有两三千，大大超过一个营的编制。曾国藩决定从中挑出一千五百人，同时建三个营。任命彭玉麟为第一营哨官，杨载福为第二营哨官，褚汝航为第三营哨官。

七 湘江水盗申名标

自从彭玉麟的到来和水师的顺利建成，湘勇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每逢单日，曾国藩去演武坪，逢双日则去石鼓嘴，见塔、罗训练的陆勇和彭、杨训练的水勇都在认真操练。坪里，刀枪闪光，杀声震天；

江面，旌旗耀眼，战船如梭。水陆两支人马威武雄壮，曾国藩心情十分欢悦。这些日子来，每天夜晚曾国藩都和康福对弈。康福将祖传秘局一一传授给曾国藩，曾国藩的棋艺大有进展。这天夜里，曾国藩与康福又在以康氏祖传的云子切磋棋艺，彭玉麟、罗泽南等在一旁观看。正下得起劲，一个水勇风风火火地闯进门来禀报：“曾大人，彭总爷，江上有贼偷袭我们，杨总爷正率领人和他们搏斗。”

曾国藩忙把棋子一扔，对彭玉麟说：“到江边去看看。”

说完，二人带了几个随从，骑着快马，一溜烟向石鼓嘴江边跑去。

黑夜里，只见江面上灯火通明，七八条水师长龙围住一条极大的民船，民船上装着垒得高高的麻袋，那些麻袋里装的都是湘勇的口粮。快蟹上的水勇们，一手提着刀，一手擎着火把，七嘴八舌地吆喝。一些人则纵身跳到民船上，与船上的人扭打。江面，有两个人头在水面上下出没。曾国藩来到岸边，立即又叫开出四五条长龙，命令他们务必将民船上的人全部抓起来。约摸过了半个钟点，杨载福钻出水面，一只手抓住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拖到岸边。时已隆冬，杨载福出水后已冷得发抖。曾国藩看那人时，只见他脸色青灰，就像死去一般。曾国藩要杨载福进舱换衣，并吩咐多喝几口白酒，又叫人拿出一套干衣服来给那人换了。接着走进船舱，亲自审讯被抓的一批窃贼。这批窃贼共有十六人，他们招供，因生活所逼，前来盗窃军粮，为头的就是被杨载福从水中拖出的那人，名叫申名标。

申名标被押了上来。此人年近四十，长得五大三粗，慍悍狰狞。见到曾国藩，便双膝跪下，说：“我申名标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我甘受大人处罚。在水中擒拿我的那位壮士一手好功夫，我佩服。如果大人不嫌我是窃贼，我愿投靠大人麾下，为大人效力。”

曾国藩问：“你除开会偷盗外，还做些什么本事？”

申名标苦笑了一下，说：“大人，偷盗不是我申名标的本事，只是这些天来，弟兄们揽不到事干，家里老少都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

我们眼红大人军中的粮食。大人，我们是被逼干的。我申名标十几年前，也曾是关天培将军手下的把总，于水战稍知一二。大江之上，一刀在握，二三十条汉子并不在我的眼中，这上下百余里水面上，提起我申名标的名字，船民中无人不知。”

杨载福在一旁说：“这小子是有些能耐，十几个兄弟都被他打下了水。水下功夫也来得。”

曾国藩捋着长须，微闭着三角眼在思索：这申名标分明是个湘江上的水盗，梁山泊里阮氏三雄那样的人物。这种人最无品行操守，给他当个头目，他会坏了军风军纪，把一群人都带坏；若只给他当个普通勇丁，谁又能管得了他？如不要，此人勇敢，有些功夫，目前正是用人之际，埋没了他的长技，又太可惜。尤其是当过关天培手下的把总，这点更使曾国藩动心。对关天培，曾国藩一向钦佩，在关提督手下当过把总的人，总不是十分不济的人。收，还是不收？曾国藩在犹豫着。彭玉麟说：“大人，这等鼠盗之辈，纵有某些长处，也还是以不用为好，将来败坏军营风气，为害更大。”

杨载福见曾国藩沉吟不语，便说：“大人，雪琴兄的话固然有道理，但依载福看来，此人尚能用。我与他交手半个时辰之久，无论水上水下的功夫，湘勇水师中还少有人及得他的。况且用人如用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主要看驾驭得不得法。”

曾国藩频频点头，杨载福的这种观点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暗思，莫看杨载福年纪轻轻，真有大将气度。曾国藩睁开眼，微笑地看了杨载福一眼，然后转过脸去，威严地审视申名标良久，厉声训道：“申名标，你带头偷盗我湘勇军粮，犯了死罪，你知不知道？！”

申名标磕头如捣蒜：“小人知罪，小人罪该万死。求大人饶命。”

曾国藩喝道：“你这等偷鸡摸狗之辈，本不应该收留，以免坏了我的营规。本部堂怜你有一技之长，目前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为国家着想，又看在杨总爷的面上，收下你。就派你在杨总爷营中听命。今后要遵杨总爷将令，老老实实改邪归正，为国家出力。立了功，一

样少不了你的升官发财；若旧病重犯，两罪并罚，本部堂军法不容！去吧！”

申名标见曾国藩收下了他，喜不自禁，忙又磕头。起来后，又在杨载福面前磕了两个头。曾国藩命令将抓到的窃贼，每人杖责十板后放了。申名标本无妻小，跟那帮兄弟说了几句分别话，也不回去了，当夜便宿在船上。

从那以后，申名标便在杨载福的水师二营中充当一名水勇。申名标十分感激杨载福的恩德，对他毕恭毕敬，训练时百倍卖力，又加之对水战很有一套，不久，杨载福便提拔他当了一名什长。申名标又暗地召唤来两三十个船民头领投靠杨载福。杨载福放排出身，自然十分熟悉水上船民的性格，知道他们大都骁勇粗豪，不受约束。他不仅能容下申名标，又见他招来的兄弟个个都有一身硬功夫，且其中几个，杨载福在放排时就已闻其名，故而对他们一概欢迎。这批人也死心塌地跟着杨载福。一个月后，杨载福提拔申名标当了一名哨长。申名标给杨载福当参谋，将在关天培水师中所学得布阵操练的功夫全部献了出来，协助杨载福训练。杨载福的水师二营果然进步甚快，在三个水师营中一枝独秀。其他两营也不甘落后，水师中出现一股你追我赶的气氛。湘江本一向平静温柔，像个待字闺中的淑女，这下弄得一天到晚剑拔弩张、杀气腾腾，变得如同一个准备出征的武夫似的。曾国藩见三营水师蒸蒸日上，又恰好这时收到郭嵩焘在湘阴募集的二十万两饷银，于是索性比照陆勇的建制，也建十个营。告示一贴出去，应募者纷至沓来。那个年代，老百姓贫穷困苦，走投无路。苦难的岁月，使得人对生的留恋大大减弱，对死也不甚畏惧，反正生和死都差不了多少。他们想：投军吃粮，固然容易死在战场，但吃了几天饱饭，喝了几顿好酒，就是死了也值得，兴许还能在战场上发横财也不可。若祖上的坟堆葬得好，说不定还可杀出个军官来，光宗耀祖，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不上半月，水师又建起七个营，连同原来三个，共十营。战船不够，曾国藩便委托黄冕在湘潭又建一座船厂，昼夜不停地改造民船，制造新船。又派人到广东购买洋炮。曾国藩对这十营水师分外喜爱，彭玉麟、杨载福又是他一手赏识提拔上来的营官，可谓真正的心腹嫡系。曾国藩将大部分心思转而用在水师上，他

甚至认为，这十营水师，才是真正的曾家军。

正当彭玉麟、杨载福等人指挥十营水师在湘江上，按照周瑜当年所创造的长蛇阵、方城阵、八卦阵等阵式，并参照关天培训练水师的经验逐日操练时，太平军西征军在千里长江两岸取得了辉煌战果。安徽战场上，翼王石达开坐镇安庆主持全局。先是攻克集贤关、桐城、舒城，帮办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杀；接着是庐州克复，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尽。江西战场上，国舅赖汉英在占领湖口后，战船进入鄱阳湖，一举攻克南康府。接着湖口、九江易帜，又连克丰城、瑞州、饶州、乐平、浮梁，击毙守城官吏。国宗石祥祜指挥大军从江西西上进入湖北，克复武穴、田家镇、蕲州。张亮基奉旨降调，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在黄州府城外二十里的堵城。节节胜利的西征军将士，从水陆两路再次包围湖北省垣武昌。

第七章 靖港惨败

一 为筹军饷，不得不为贪官奏请入乡贤祠

江忠源、吴文镕先后兵败而亡，给曾国藩刺激极大。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十余年，曾国藩赏识、推荐他。江忠源也不负期望，军兴以来，建楚勇，守城池，屡立军功，两三年间，便由署理知县而升至巡抚，为湖南读书人走立军功而显达之路，树立了一个榜样。江忠源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多次向朝廷禀报曾国藩在衡州练勇的业绩，并为他争取了扩勇的合法地位。在今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官场上，江忠源都是曾国藩可以靠得住的朋友。不想正在功名日隆之际，却突然应了他当年“以节烈死”的预言。如同心中一根支柱被摧折，曾国藩心里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吴文镕是曾国藩戊戌年会试座师，是一个于曾国藩有大恩的人。吴文镕从贵州巡抚任上奉调为湖广总督，途经长沙时，书报曾国藩来长会见。曾国藩因军务方殷，不遑离开。吴文镕到武昌后，多次请曾国藩派勇援助，并奏请朝廷下令调派。曾国藩因对湘勇出省作战无把握，宁愿冒着有负恩师与朝命之大不韪，都不肯派一兵一卒北上。他写信给恩师，要他坚守武昌，等几

个月湘勇训练好了后再出兵。但朝廷的严责、湖北文武的讥讽，使得吴文镕不得不亲到前线督兵。战死前两天，他还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是被逼来到前线，必死无疑，环顾皖赣鄂湘四省，唯一能与洪杨作战的，只有衡州一支人马，要曾国藩好自为之。吴文镕的阵亡，使曾国藩负着一层深深的疚意。

忽然又报围攻武昌的太平军分兵为二，一支由北王之弟韦俊统率，继续攻打武昌城，一支由翼王胞兄石祥祯与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金一正将军罗大纲等统率，名号征湘军，挺进湖南，要打通天京至两广的道路。消息传到长沙，骆秉章火速上奏朝廷。咸丰帝降旨，令曾国藩尽快从衡州发兵，堵住征湘军南下，并进而北上救援武汉。

接到皇上的谕旨，曾国藩仍按兵不动。这有几个原因。一是向广东定购的洋炮还只到八十座，大部分未到。二是大军启程，要几千夫役，这笔银子尚无着落。这几个月招募水师，开办船厂，靠的是郭嵩焘募来的二十万两银子。国库空虚，朝廷所拨的银子远不够用。湖南藩库只原来那一千号人的饷银，一两银子也未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银子，哪来的先行粮草？甚至连勇丁们近来训练的劲头也大大降低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曾国藩不能对任何人讲的：有意缓点出兵，隔岸观火，看看骆秉章和鲍起豹在长毛面前丢城失地的狼狈相，到那时自己再来收拾残局，扬眉吐气，岂不更好？

洋炮等一等就会来的，曾国藩并不着急。但银子缺乏，却最使他头痛。向衡州城里几家大绅士、大商号发出的捐饷书，已经五六天了，好比泥牛入海，无半点消息。曾国藩为此事十分心焦。

“大人，捐饷一事有了点进展。”彭玉麟走进赵家祠堂，面有喜色地对曾国藩说。

“呵？快坐下来谈谈。”就像久旱时听到一声雷响，曾国藩眼里射出兴奋的光芒。

“昨天下午，杨健的孙子杨江派人邀我到他家去。”杨江为户部候

补员外郎，两个月前丧母回衡州，其祖父杨健以湖北巡抚致仕。杨家是衡州城里绅士中的首富。曾国藩对杨江相邀甚感兴趣，忙问：“足下跟杨江熟？”

“十多年前，卑职和他在东洲书院同窗，彼此相处得还好。当即我便过河到了江东岸杨府。杨江说，他收到了大人的信，对大人在衡州训练勤王之师十分钦佩，愿意尽力襄助。这几天，衡州城里也有几户绅商与他计议捐饷事。”

“杨员外郎急公好义，真是国家忠臣。”刚才还只是听到远处的雷声，现在真的要下雨了，曾国藩很高兴。

“杨家是衡州城里最有影响的士绅。只要杨家带头，几万饷银就不难得到。不过，杨江说他捐银可以，但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他有什么要求？”曾国藩的目光变得犀利起来，彭玉麟微微一怔。

“杨江说，请大人代他上奏皇上，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建乡贤祠。”

曾国藩摸着胸前的浓须，沉吟起来。他对杨健的情况是清楚的。杨健是衡阳人，嘉庆年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官郎中，外任府、道、运司、藩司，道光初，升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衡州籍京官欧阳光奏请入祀乡贤祠。道光帝因杨健在湖北巡抚任上贪污受贿，官声恶劣而严斥不允。曾国藩时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也讥嘲欧阳光的孟浪。现在却要自己出面，为贪官杨健申请。欧阳光覆辙在前，岂不要重蹈吗？不过，时过境迁，道光帝已换成了咸丰帝，且眼下军情紧急，饷银难得，皇上或许可以体谅。

“杨健入祀乡贤祠一事，有奏驳在案。足下知道吗？”曾国藩问彭玉麟。

“这件事，我从前也听说过。杨中丞为官的确欠清廉，但他已过世八九年了。作古的人，也不忍心多指责。也搭帮他在生前聚敛一批

银子，倘若是个担月袖风的人，他的孙子再有心，也是空的。”

曾国藩淡淡一笑，没有作声。彭玉麟继续说：“我们目前急需银子，只要他肯拿出来就好。大人不妨为他写份奏折，准不准是皇上的事。实在皇上不允，杨江也怪不得了。”

“他答应捐多少？”

“他说捐二万两。”

“杨家储藏的银子，少说也有二十万。捐二万，也太小气了。”

“杨江说，待大人奏报朝廷，皇上允许后，他再捐五万。”

狡狴！曾国藩在心里骂了一句。

“杨江捐二万是少了点，不过，他一带头，其他绅商都会捐一些，凑起来，大概也不会少于七八万。只是他们都希望朝廷能给他们以奖叙。”

“那是自然的。我会向朝廷奏明，为他们邀赏。”

“看来大人同意替杨江上奏了。”

曾国藩点点头说：“一张纸换来七八万两银子，尽管要担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曾氏为杨健入祀乡贤祠一事上折：“臣因剿办土匪，驻扎衡州，示劝捐助军饷，据该故抚之孙候选员外郎杨江，首先捐银二万两，为诸绅倡率。”“窃思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当以舆论为断。该故抚德望素优，身没已十余年，而乡人景慕不置。臣在衡接见各士绅，遂加采访，众口一词，实属乡评允洽。伊孙杨江复能义捐军饷，申念前徽，亦堪嘉尚。合无仰恳天恩，特旨准其从祀乡贤，毋庸再交部臣核议，一以治士民懿好之公，一以为仗义急公者劝，俾臣以后办理捐输更为得手。”据《曾国藩年谱》上记载：曾氏此折，“奉旨交部议处。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

“我看不会有多大风险，大不了就是当年欧阳光那样，斥责一通罢了。况且大人今天之举，纯为国家而作的权变，中间苦心，皇上一定会体谅的。”

曾国藩同意彭玉麟的分析，默默地摸着胡须，不再作声，他在思考这份奏折应该如何措词方为妥当。

二 出兵前夕，曾国藩亲拟檄文

杨江一带头，其他绅商都跟着捐了些，几天之内，居然募到了九万两银子。各种规格的大炮近日内陆续运来一百座，曾国藩将银子拨到各营，命令作好启程准备。

看着水陆各营人马这些日子来忙着擦磨刀枪，发放军备，搬运粮草，修缮战船，一派热火朝天的战前繁忙景象，曾国藩心里又兴奋又激动。已是午夜时分，蒸水和湘水交汇之处的石鼓嘴下，临时搭起的修造厂里，仍然灯光明亮，炉火熊熊。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一声声传进赵家祠堂。曾国藩站在顶楼上，深情地向石鼓嘴方向望去，似乎看见了从铁砧上飞溅的火星，看见了围观湘勇红通通的笑脸，一时心潮起伏难平。

曾国藩生性稳重，不是那种情感易起易落的轻薄人。自从跟着唐鉴研习程朱理学后，更是自觉要求为人处世、办事治学，多用理智，少用感情，他崇拜，也模仿学习那种从容镇静、藏大智大勇于胸中而不露声色的古代名相风度。然而今夜，一颗心却像走火入魔样地不能安定。他点燃一支香，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床上，努力想象着当年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围棋赌墅，得捷报后围棋如故的那种超人理智，强制自己安定下来……

是的，曾国藩有千百条理由兴奋激动。从“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到“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到“树德追孔孟，拯时俾诸葛”，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一种渴望建大功大业，做非常之人的理想，一直贯穿着他的一生。但过去，这种理想只流露在诗文中，间或也流露在与至亲好友的书信谈话中。这些年来，官运虽亨通，究竟没有大功勋。今天，经过一年来忍辱负重、千辛万苦地组建、训练，他的手中已有水陆二十营一万湘勇，加上长夫在内，将近二万。他是这支人马名副其实的统帅，只等他一声令下，水陆两路并进，旌旗蔽

空，战舰如云，真可谓浩浩荡荡、威风凛凛。今后，他将亲自指挥这支人马，歼灭长毛，收复失地，做郭、李、诸葛的事业。三十年来的理想，今朝一旦成为现实，这个从荷叶塘走出，没有祖业和靠山，全凭自我奋斗的农家子弟，心情是何等的感慨万千！

此刻，他想起蟒蛇精投胎的传说，想起陈敷的预言。公侯将相，真的已是指日之间的事了！当年的文弱书生，真的已是扭转乾坤的巨人了！

此刻，他也想起长沙市民“曾剃头”的咒骂，想起鲍起豹、邓绍良的骄横，想起忍气吞声、移师衡州的痛苦。现在，这支湘勇已经建起来了，马上就可以打胜仗，扬眉吐气了！天下人即将看到，他曾国藩不是一个平庸的人！

此刻，他还想起皇上的殷殷廑注，想起恭王、肃学士的热忱推荐，想起镜海师以一生名望为之担保的极端信赖，浑身热流滚滚。“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厚望，我曾国藩将是拯世济民的郭子仪、李泌！从此以后，将以频频捷报报答你们的知遇之恩！”曾国藩几乎要从心底里呼喊出来。

南国暮冬之夜，天气仍然寒冷，今夜曾国藩却浑身燥热，他解开旧棉袍上的布扣子，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慰。远处传来一阵马嘶，是值夜的马夫在添加草料。“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几百年前辛弃疾的长短句，仿佛就写的此时他的心情。而曾国藩比辛弃疾幸运，他不必发出“可怜白发生”的悲叹，他正当年富力强，就可建轰轰烈烈的功业！

这样一场堂堂正正的讨逆之战，出兵前夕，应当有一篇檄文！由辛弃疾的词，曾国藩忽然想到了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当年那场顷刻溃败，不起任何作用的徐敬业的讨伐，本该早被历史淘汰，就因为骆宾王的那篇檄文，才使得一千多年来，人们谈论不息。自己这次奉旨讨伐，必将取得胜利，绝不是徐敬业起兵所可比拟的，应当有一篇比《讨武曌檄》更好的文章！它要以斑斓的文采，宏大的气魄，传神的文字，铿锵的声调，伴随着这场震古烁今的战争流芳百世，让后

人在读这篇檄文时，缅怀前人的丰功伟绩。

曾国藩觉得前代檄文虽多，但除骆宾王那篇外，都非好文章，那是因为都是捉刀者所为。一个以咬文嚼字为职事的文人，怎能有三军统帅那种吞吐天地的气概和旋转宇宙的雄心。这篇文章当由自己亲手执笔！

是的，曾国藩本来就是个作文的高手。

进翰苑之初，他便跟着梅伯言，入了桐城派的藩篱，对姚鼐的古文很喜爱，并赞同姚鼐的古文理论。曾国藩刻苦钻研古文的写作。几年之间，他便名重京师，求其作文者络绎不绝，连房师季芝昌的诗集付梓，都请他代为作序；士人以求得他的一篇文章为光荣。曾国藩深受姚鼐的影响，喜气势浩瀚、瑰伟飞腾、雄奇壮大的阳刚之美，作起文来，气势充沛，声光迥然。但他才思并不敏捷，每作一文，都要搜肠刮肚地冥思苦想，有时弄得精疲力竭，写好后，改而又改，直到他满意的时候，才拿出来给朋友们看。这最后改定的文章，往往得到文坛的很高评价。但过去所作的数百篇文章，跟将要写出的这篇檄文相比，算得了什么！曾国藩想，那些诗序、文序、寿序，那些墓表、墓铭，要么是借题发挥，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是碍不过情面而言不由衷，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只是一篇好文章而已，它绝不能跟这篇檄文相比。这篇檄文可以振作士气，赢得人心，威慑敌人，瓦解胁从。它的作用，甚至能超过一支雄师劲旅，不然自古以来，何以有“传檄定天下”之说呢？在这样的檄文面前，一切文人之作都将显得软弱无力、黯淡失色。而这篇檄文，今天却要出自于一个三军统帅的笔下！这尤其使曾国藩激动不已。古往今来，檄文何止千百，有哪篇是统帅自己写的？没有！三军统帅亲拟讨贼檄文，就凭这一点，也将以史无前例的荣耀载于史册！

曾国藩越想越兴奋，他熄灭香头，走下床来，挑亮油灯，拿出汤鹏所送的荷叶古砚，用道光帝御赐徽墨磨出一砚浓汁，选一张细密绵软的上等宣纸，握一管兼毫湖笔，迅速地写出檄文的题目：《讨粤匪檄》，然后离开书案，在房间里背手踱步打腹稿。

油灯一闪一闪地跳跃，照着他疲倦而亢奋的长脸，照着他宽肩厚背的身躯，一会儿把影子拉得长长的，映在墙壁上，如同一根竹竿；一会儿又是一大片阴影，把半边屋都遮了，如同起了半天乌云。这篇檄文一定要超过《讨武曌檄》。曾国藩想。他试图不落骆宾王的窠臼，设计了几种不同的布局，但比来比去，都不如骆宾王的好。无奈，只得步骆氏后尘，先来骂一通讨伐的对象。刚提起笔，他又感到困难。骆宾王对武则天熟，武氏许多把柄都在骆的手里。但曾国藩对洪秀全、杨秀清一无所知，对长毛也不甚清楚。在被长毛俘虏的半天中，他也只感觉到长毛的凶恶，恨朝廷命官，但并没有亲眼看见他们做过什么坏事。不过，长毛毕竟是可恨的，那天倘若没有康福来救，头早就被砍了。不管怎样，长毛都是强盗之列，必须痛骂一顿，以激起国人的仇恨。他提笔写起来。写好一段后，又反复斟酌字句，涂来改去，最后自己觉得满意了，才轻声念出来，看看抑扬顿挫、高低缓急的声调如何：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们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则剥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船户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户。

读完这段后，他觉得声调还可以。近来，曾国藩在军务之暇，悟出了许多人世诀窍，他把这些诀窍归之为“八本”：“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有时想，待长毛平定之后，在老家再盖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里典藏皇上的诰封和赐物，以及自己这些年所写的奏折底本、诗文日记和家中的图书，就将这栋房子命名为“八本堂”，把这“八本”之说刻在堂上，让它与皇恩和文册一起，传给子孙后代，永保曾氏家道兴旺。内容和声调都使他满意，曾国藩继续写下去。他想起去年出山前与郭嵩焘的对话。对！必须打起卫道的旗帜，以卫道保教来争取人心，特别是要激起普天下读书人的公愤。曾国藩写道：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

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

他觉得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是自己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下去，曾国藩再将洪杨烧学宫、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话写了一段，他要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最后，曾国藩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两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再读一遍，读着读着竟大感失望了。这篇写成的文字，与他盘腿坐在床上所想的那篇檄文，相差太远了。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行文上，都比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大为逊色。“超过”云云，从何谈起！既缺乏“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气势，又没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悲愤，更没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震烁千古的结尾警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几遍，一直到鸡叫，仍不能满意。他无可奈何地叹道：“看来这檄文，已让骆宾王登峰造极了，后人竟无可超过。”说罢又摇摇头，不服气地想：世上哪有不能超过的事！昌黎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莫非我的气势不如骆宾王？骆宾王不过一文人，自己堂堂三军统帅，反不如他！曾国藩百思不解，直到远远近近的鸡一齐叫起来，天已蒙蒙发亮，他才疲倦地放下笔，动手前的那股激奋情绪已消失大半了。

欽差前任禮部右堂會。爲傳檄討賊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櫓掠奪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六物。搜括銀錢。銀滿五兩以上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勺。驅之陣前。驅之築城挖壕。婦人日給米一勺。驅之登陣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險議逃歸。則倒吊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之民。被擄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如。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恨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危名教。豈欲人爲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然如寇賊之不可制。置粵匪爲外夷之指。崇天主之教。自其僑君僑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孟之經。而謂有所謂耶穌之說。繼繼之書。舉我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除蕩盡。此豈獨我

曾国藩《讨粤匪檄》实物传单

檄文写好后，曾国藩命大量誊抄，四处张贴，务使闹市僻壤，人人皆知。办好这件事后，他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

水陆两支人马，加上夫役在内近两万人，一旦开出衡州，全力以赴的事，必将是行军打仗。曾国藩想，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将要摆在克敌制胜方面，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朝中内阁那样的机构，处理诸如发放文书、调配粮草银钱、采买军需给养等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以供应粮草为主，曾国藩给他取名为粮台。粮台下设八个所。文案所负责处理上下左右往来文书；内银钱所负责调配安排湘勇内部水陆各营的银钱；外银钱所负责收发朝廷及各省各地拨、援、捐等银钱；军械所负责采买随军所用的各种器械，如军服、帐篷、马匹等；火器所专门负责采买以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侦探所负责情报侦探、军报传递；发审所负责处理勇丁内部及勇丁与百姓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案件；采编所专门采集编辑湘勇官兵忠义孝悌的材料上奏朝廷，以便奖掖忠良，激励士气；粮台委托黄冕、郭崑焘为总管；同时，还在衡州设一捐局，接纳各地绅商的捐助，此事便委托给内兄欧阳秉铨。

不久，衡州、湘潭两处船厂禀报，已建成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一百五十号，又建造一艘特大的船，名为拖罟，以五六只船拖着前进，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同时还改造民船数十号，雇民船二百余号，以载辎重。到了咸丰四年正月底，各个方面的准备工作，在周密的安排下，都大体就绪，曾国藩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时，朝廷又下达一道紧急命令，令曾国藩沿湘江北下，兼程赴援武汉。曾国藩决定正月二十八日由衡州启程。

二十七日下午，曾国藩想起明天一早就要誓师北进了，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他焚香盘坐在床上，闭目凝神，半个钟点后，心绪渐渐安静。于是他请罗泽南过来品茗对弈。罗泽南前些日子又恢复了一营营官之职。经过那次挫折后，罗泽南变得更加老练深重了。金松龄的营官一缺，则由曾国葆代理。在平时的相处中，曾国藩对罗泽南，与任何人都不同，总以一种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空闲时间，二人常在一起谈些学问上的事。在对程朱理学的研究方面，曾国藩常自愧不如罗泽南。

曾国藩与罗泽南一局未终，亲兵进来禀报：门外有个年轻的读书人来访。曾国藩一向谦卑抑己接待来访者，尤其是读书人。他吩咐收

起棋盘，传令立即接见。

三 青年学子王闼运的一番轻言细语，使曾国藩心跳血涌

那人进得门来，在曾国藩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礼，不卑不亢地自我介绍：“晚生王闼运拜见部堂大人。”

“足下便是王闼运？”曾国藩将王闼运细细地打量一番。见他很是年轻，约在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宽长脸，两只眼睛乌亮照人，身穿灰色粗布棉袍，头戴黑布单帽，脚着宽头厚底单梁布鞋。虽穿着朴素，却神采奕奕。曾国藩心中喜欢，亲热地对王闼运说：“久仰，久仰，不必拘礼，请坐。”



王闿运

曾国藩“久仰”二字，并非寻常文人见面的客套话，他的确早就听说过王闿运其人了。那是王世全对他讲的：一日，一个要饭的老花子，持着“欠食饮泉，白水焉能度日”的上联，来到东洲书院求对，一时难倒了书院那些饱学之士。后来，一年轻士子以“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的下联对上了，才免去东洲书院之羞。此人便是王闿运。曾国藩欣赏王闿运的聪明。现在，这个聪明的士子自己来了，他自然高兴。王闿运大大方方地坐下后，曾国藩问：“听足下口音，好像是

湘潭一带的人。”

王闳运说：“晚生是湘潭云湖桥人。去年来东洲书院求学。昨日在渡口拜读《讨粤匪檄》，知明公即日将挥师北上，荡平巨寇，解民倒悬，故不憚人微位卑，特来明公处祝贺。”

曾国藩见王闳运口齿清爽，谈吐不俗，心想此人果然有些才学，微笑着说：“半年来，湘勇在衡州，多蒙各界父老乡亲支助，现已初具规模。洪杨又转而进犯湖北，践踏湖南。鄙人奉朝廷之命，近日即要出师，灭凶逆而卫家乡，还烦足下代为转达鄙人对衡州父老的感激之情。”

王闳运忙站起，作了一揖，说：“明公在衡州训练士卒，将帅三军，一扫衡州官场疲顽之积习，振作蒸湘士农工商之精神，功在衡清，有口皆碑，尤为我东洲三百学子所倾心景仰。”

“足下过奖了。”

王闳运重新坐下，说：“晚生昨日通读《讨粤匪檄》，此文笔力雄肆，鼓舞人心，其作用当不亚于一支万人劲旅。但愿东南半壁，凭此一纸檄文而定。”

“倘能真如足下所言，则实为国家之福，万民之幸。”

“《讨粤匪檄》好则好矣，然此中有一大失误。不知此文出自明公幕中何人之手，明公可曾注意否？”

曾国藩心里吃了一惊，坐在一旁的罗泽南等人也感到意外。曾国藩素知“十步之泽，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何况眼前这位年轻人是个聪明过人的才子，绝不能以世俗观念看待他，他既然敢于进赵家祠堂来当面指出檄文的失误，必然有一番深研。曾国藩不露声色，摸着胡须，和颜悦色地对王闳运说：“《讨粤匪檄》仓促写成，必定多有不妥之处，望足下坦率指出。”

王闳运侃侃而谈：“大军出师，颁发讨伐檄文，以振人心而作士

气，向来为统帅所重。故当年汤王伐桀，有《汤誓》传世；武王伐纣，在孟津作《泰誓》，在牧野作《牧誓》。征讨有罪，恭行天罚。徐敬业起兵伐武曌，骆宾王为其作《讨武曌檄》，千古传诵，遂为一代名文。明公出师衡州，此事将永载史册，为当今天下第一等大事。

《讨粤匪檄》一文配合此次出师，自张贴之日起，便已传遍衡州城内外千家万户，日后也定当如《讨武曌檄》一样流传下去。但可惜的是，此文回避了洪杨叛逆的主要意图。明公一定读过长毛的《奉天讨胡檄》。”

曾国藩想起被太平军俘虏的那天夜里，罗大纲要他抄的那份告示，于是点了点头。

“不怕明公怪罪，恕晚生直言，洪杨的《奉天讨胡檄》虽然胆大妄为，罪不可赦，但就文论文，在蛊惑人心、欺蒙世人这点上，却有它的独到之处。文章开头几句就极富煽动性，其中如‘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是以不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侑，无不瞻云就日，望风影从。诚深明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绩也’等也能打动那些急功近利之辈。洪杨叛逆用来煽动人心的正是所谓‘用夏变夷’‘誓扫胡尘’，此中祸心，恶毒至极，厉害至极。窃以为《讨粤匪檄》正要从此等地方驳斥起。然则遗憾的是，檄文绕过了它，使人读后，觉得明公的军队不是勤王之师，倒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曾国藩的扫帚眉微微皱了起来，王闿运似乎没有觉察到，继续高谈阔论：“其实，洪杨檄文不值一驳，说什么满人是夷狄，是胡人，纯是一派胡言。若说夷狄，洪杨自己就是夷狄，我们都是夷狄。荆楚一带，在春秋时为蛮夷之地，我们不都是夷狄的后人吗？满洲早在唐代，便已列入华夏版图，明代还受过朝廷封爵，怎么能说满人不是中国人呢？”

王闿运这几句话，如同石破天惊般震动了曾国藩和罗泽南等人。曾国藩坐在椅子上，斜眯着眼睛，将眼前这位刚过弱冠的后生刮目相看。自己在执笔为文时，不是没有想到要批驳洪杨的夷夏之论，只是

不好措辞，故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着重在维护君臣人伦、孔孟礼义上作文章。难怪檄文力量不足，看来不是气势不够，而是识见不高的缘故。“有志不在年高”，诚哉斯言！曾国藩微笑着说：“足下高见。足下年纪轻轻，便有如此见识，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王闳运起身答谢：“明公夸奖，晚生荣幸至极。请屏退左右，晚生尚有几句心腹话要禀告明公。”

“请足下随我到书房来。”

进书房后，王闳运自己关好门窗，压低声音对曾国藩说：“晚生愚见，《讨粤匪檄》不宜再张贴，以免有人从中挑刺，议论长短。满人入关两百年来，历代都对汉人防范甚严。明公今有水陆万众，且皆为明公一人所招，兵强马壮，训练有素，此为我朝从未有过的事。朝廷对此，将会一喜一惧。望明公师出以后，于此等处时时加以检点注意，免遭不测。”

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王闳运把声音再压低：“明公治军严明，礼贤下士，衡州有识之士咸以为，明公乃当今扭转乾坤之人物。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

王闳运这两句轻细得只有曾国藩一人听得到的话，却如千钧炸雷，使曾国藩为之心跳血涌。他本想大声斥责一句“狂妄荒谬”，但他看出王闳运纯是一片好心，且又喜爱他的才识过人。对这种初次相见的有为青年，他优加宽容。曾国藩采取回避的态度，不予回答，说：“今日天色已晚，足下不必回东洲了，就在我这里留宿一夜如何？”

王闳运学的是帝王之学，本想以这番主意作为投靠曾国藩的晋身之阶，见他对此毫无兴趣，亦不便再谈下去。他极想在曾国藩身边呆一段时间，伺机再进言，于是高兴地说：“谢明公美意。晚生拟近日到省城走一趟，不知大军几日启程？”

“明日一早出发。”

王闳运大喜：“倘蒙明公允许晚生随军同行，则感激不尽！”

曾国藩满口答应：“明日就请足下和粮台众委员同船吧！”

王闳运拜谢。

四 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一道上谕，使他从头寒到脚

第二天一早，石鼓嘴到演武坪一带沸腾了。五千陆勇全部穿上一色的新装，什长以上的官员都配上了马，刀枪晃动，战马嘶鸣。全体陆勇聚集在演武坪上，等待出征的炮响。五千水勇全部登上新船。这些新船整齐地停泊在石鼓嘴下湘江水面上。近三百座西洋大炮已安装在快蟹、长龙上。一个多月前还只是些不起眼的船民农夫们，现在神气十足地站在洋炮边，仿佛已变成了勇士似的。从桑园街渡口到石鼓嘴渡口一段的蒸水上，则停泊着临时雇来的两百多号民船，六七千夫役忙着装上最后一批粮草煤盐。

三声炮响后，塔齐布、罗泽南等人率领陆营官兵从演武坪出发，走过青草桥，向北前进。曾国藩带着郭嵩焘、刘蓉、陈士杰、黄冕等一批人来到石鼓嘴江边，他们将在乘船随同水师顺流北下。

江边早已竖起一根两丈多高的旗杆，旗杆用白漆刷得发亮，杆顶端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用黑丝线绣着斗大一个“曾”字。江风吹动着旗帜哗哗作响，吸引石鼓嘴上上下下成千上万看热闹的百姓。旗杆旁边摆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满是点燃了蜡烛、线香。桌边有一只空木盘。离方桌十余丈处，临时搭起了一个帐篷，衡州知府陆传应带领衡阳、清泉两县县令和各衙门官员，在这里为曾国藩等置酒饯行。

曾国藩在众人簇拥下，来到石鼓嘴边。因为尚在丧期中，他仍着往日常穿的黑布旧棉袍，只是由于过度兴奋，脸上泛着红光，显得神采焕发。他双手抱拳，向四方围观人群不停地拱手，算是对他们表示

问候、答谢。山上山下发出一阵阵轰动，许多人在高喊：“曾大人！曾大人！”曾国藩径直向旗杆边的方桌走去。方桌前早已铺好一块蒲垫。曾国藩跪在蒲垫上，望天拜了三拜。

这时，一个团丁牵了一头水牛过来。这水牛虽然骨架庞大，但皮褐肉瘦，步履蹒跚，显然是一头已精疲力竭的老牛了。昨天，曾国藩临时决定，要在湘江边举行隆重的血祭仪式，吩咐国葆买一头牛来。国葆懂得血祭仪式的重要，在附近农家用高价买来一头油光水亮、高大精壮的水牛。当国葆将牛牵到大哥面前时，曾国藩抚摸着牛背，很是满意，随后叹了一口气，对国葆说：“换一头不能耕田的老牛吧！它还在出力之时，杀了可惜。”

于是换成了现在的这头羸牛。昨夜，这头牛被清水洗了三遍，又喂了些精饲料。清早起来，脖子上又套上一条彩绸。这头老牛并不明白此行是在奔赴杀场，因受过昨夜的精心款待，今晨一反平日奄奄待毙的神态，居然扬起四蹄，欢快地走到石鼓嘴下。队伍中走出十个穿戴鲜艳、年轻力壮的团丁，他们来到老牛身边。八个人蹲下去，二人一组，分成四组，都用手捉住牛的四只脚，前面两人，一人捏住一只角。只听见牵牛的团丁发出一声口哨，十个人同时一声吆喝，将老牛掀翻在地。牵牛的团丁迅速从腰中拔出一把短刀来，朝老牛的喉管猛地一刺，鲜血从喉管喷出。一个小团丁赶快跑过来，用木盆将血接住。老牛在地上四蹄乱踢，全身痛苦地抽搐着，两只榛色大眼珠鼓鼓地望着苍天，嘴里发出一声声悲惨凄厉的吼叫。它挣扎一番，慢慢地气竭力尽，终于平静地躺在沙砾上，再也不动弹了。

国葆过来，双手捧着牛血，走向跪在方桌边的大哥身边。曾国藩站起来，神色异常庄重地接过血盆，将它举过头顶，缓缓地走到旗杆边，跪下，默默地祷告，然后站起，将牛血淋在旗杆上，看着暗红色的鲜血顺着洁白的旗杆流向土中。最后，他将木盆猛地一摔。随着木盆落地声，锣鼓声、军号声、鞭炮声一齐响起，直震得地动山摇，水波晃动。

陆传应率领文武官员们走过来，向曾国藩敬献美酒一杯。曾国藩

接过酒杯，用手指弹出几滴落在地上，然后一饮而尽。随之一阵欢快的唢呐声响起，陆传应后面，两个大汉抬着一面黑底金字横匾走过来，那匾上漆着八个大字：国之干城，民之瞩望。曾国藩喜出望外，双手捧过，立即有亲兵过来接了去。曾国藩拱手向陆传应道谢：“陆太守，衡州父老所送的金匾，国藩担当不起，请太守转达一万湘勇的谢意。国藩亦将勉力为之，不负众望。”

陆传应说：“祝大人此去旗开得胜，早净逆氛，造福社稷。”

陆传应说完后，王世全也捧着一杯酒走过来说：“大人，世全受东洲书院、石鼓书院四百学子的委托，向大人敬一杯酒，祝大人一路捷报频传，凯歌高奏。”

曾国藩笑着说：“国藩与全体湘勇深谢东洲、石鼓两书院学子的美意。”

从世全后面也走出两个青年学子，抬着一块蓝底白字横匾恭恭敬敬地送给国藩。国藩看时，那匾上也是八个字：剪灭邪教，卫我孔孟。曾国藩也高兴地收了。

锣鼓军号鞭炮声又响起，曾国藩与衡州官员、东洲石鼓两书院学子，以及衡州城里昔日的亲朋好友和半年来新交的各界人物，一一告别，满怀着壮志将酬的豪情，迈着稳重的步伐，向停泊在江边的拖罟走去。

正在这时，一骑飞马从北边奔来，踏过青草桥，直向石鼓嘴冲去。快到欢送的人堆边时，马上的人高喊：“曾大人接旨！”

曾国藩此时正走在跳板上，猛听得“接旨”声，赶紧停下脚步。飞马已来到江边，马上坐的是巡抚衙门的聂巡捕。聂巡捕跳下马来，对曾国藩说：“请大人接旨。”

曾国藩回到岸上，望北跪下。聂巡捕摊开圣旨，高声念道：“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轻信一面之词，为革职降级业已亡故之前湖北巡抚杨健请入乡贤祠，实属大干律令，部议革职严办。朕思曾国藩将统

率湘勇北上剿贼，改为降二级留用。钦此。”

聂巡捕念完后，江岸所有为曾国藩送行的人莫不惊愕万分，一齐望着跪在地上的曾国藩。只见曾国藩脸色铁青，两眼冷漠。他机械地说了声“谢旨”，磕了一个头，然后站起来，整整衣袍，昂首向跳板走去。

拖罟缓缓启锚，水师按预定时间启程了。望着渐渐远去的衡州府城，曾国藩对此时忽然接到这样一道圣旨百思不解。即使那份奏请完全不当，也不至于受这般重的处分，何况那份奏请用词极为稳当：“名宦以吏治为衡，乡贤当以舆论为断。”既然原籍舆论尚可，以一故巡抚而入乡贤祠，又干了哪条律令呢？更何况其孙今日有功于国！昨日王闿运书房密言浮现在曾国藩脑海里，莫非是出于王闿运所指出的那个缘故？想到这里，曾国藩从头寒到了脚。在一万湘勇喜气洋洋，充满着升官发财的热望时，他们的统帅心头却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

五 定下引蛇出洞之计

征湘军首领石祥祯是翼王石达开的胞兄，今年二十八岁，长相酷肖翼王，英俊雄壮，是太平军中一位杰出的青年将领。他手下三个副手，个个勇敢忠诚，三万将士能征惯战。这是一支真正的雄兵。这次过洞庭南下，除服从于整个西征战略部署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战死在长沙城下的西王萧朝贵报仇雪恨。

曾国藩从衡州出师的当天，石祥祯带领三万将士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下岳州府，知府贾亨春弃城逃亡，巴陵知县朱燮元投井自尽。接着华容、湘阴等县相继攻克。整个湘北，大半都在征湘军的控制下。

大半年来隐藏在连云山的周国虞三兄弟和幸存的六七十号征义堂骨干，在失败中总结教训，明白了溪涧之水只有汇入江河才能掀起波澜的道理，当他们听到太平军重回湖南，在湘北一带闹得热火朝天的

消息后，遂一致决定投奔太平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加入拜上帝会。石祥祜、罗大纲等热情接纳了这批迷途知返的兄弟，并请周国虞参加征湘军的领导。周国虞对湘北地形很熟悉，指出湘鄂交界之地的羊楼司地势险峻，宜在此处打埋伏。石祥祜欣然接受这个建议，并由此而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

离开长沙半年之后，统率连同夫役在内，水陆约两万人马的曾国藩，在朱张渡码头登岸，从小西门再次进入长沙城的时候，正是征湘军控制湘北，对长沙和全省形成巨大压力之际。湖南巡抚骆秉章必须依靠这支力量，他亲率文武官员数十名到小西门外迎接，只有鲍起豹借口军事紧急未来。朝廷终于准许了曾国藩的所请，以塔齐布为长沙协副将，取代清德的地位，鲍起豹认为这是对他的一次重大打击。当前天在湘潭舟次接到这个上谕抄件时，曾国藩也的确认为这是他与鲍起豹较量的一次大胜利。这个胜利，将降二级处分的那层阴影大为冲淡。皇上对我毕竟还是相信的。曾国藩心里想。

只在长沙停歇两天，曾国藩便率领湘勇分别由水陆两路向岳州进发。离城只有三十里了，探马报，岳州城三万长毛已卷旗退出城去。曾国藩一行兵不血刃地进了岳州城。真个是旗开得胜！全体湘勇莫不高兴万分。

第二天清早，先锋王鑫、李续宾带着一千号勇丁，兴冲冲地沿着岳州到武昌的大道进发，两天行军途中未见半个征湘军影子，必定是望风而逃！从王鑫、李续宾到每个勇丁无不都是这样看的。这夜，他们宿营羊楼司，连夜间巡逻的人都没派一个。半夜时分，罗大纲、周国虞率领五千征湘军从四周山里冲出，他们举着灯笼火把，持着刀枪，呐喊着向羊楼司镇上奔来。湘勇毫无准备，睡梦中被惊醒，许多人连衣裤都找不到，王鑫、李续宾不敢恋战，慌忙率部南逃，在羊楼司丢下了一两百具尸体。

就在这个时候，埋伏在岳州城附近的石祥祜、曾天养、林绍璋率领二万五千征湘军，趁夜重新杀进岳州城，藏在城里的周国材、周国贤等三百人与之配合，点火烧屋，杀死守城门的官勇，打开城门。驻

扎在城里的湘勇也没有提防这一着，仓促应战，打不了几下，便纷纷败逃。曾国藩在康福的保护下仓皇逃出城外，幸而宿在洞庭湖上的彭玉麟、杨载福闻城内有变，匆匆率水师前来接应。曾国藩慌乱地上了船，朝长沙方向奔去。在鹿角附近，与从羊楼司败下的王鑫、李续宾相会，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夺路逃命，直到过了湘阴后才喘过气来。

将到长沙了，曾国藩不好意思进城，把船停泊在水陆洲附近，陆勇在城外扎营住下来。清点人数，共死散五百多人，哨官、哨长也丢了十余名。曾国藩虽气恼，但并不灰心。他总结教训：失利在于虚骄轻敌。曾国藩不理睬城内官场中的闲言碎语，在城外整顿队伍，下次再跟征湘军决个雌雄。

岳州城原知府衙门里，征湘军首领们在大吃大喝，庆贺与湘勇开战的首次大捷。周国虞说：“可惜让王鑫、李续宾这两个妖头跑了。若捉住，非取出他们的心肝来祭死去的弟兄们不可。”

石祥祯说：“曾国藩这个老贼奸诈。他若和王鑫等人一同出城，这次要让他来个出师授首。”

林绍璋说：“听说曾国藩手下尽是一批书生在带兵，难怪老子刀一举，便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来日再打几仗，叫他们全军死在湖南境内，确保武昌包围战不受干扰。”

罗大纲一直未开口。他在湖南多年，对湖南地形民情都较为熟悉。进入湖南之初，石祥祯就委托他在军事决策方面多出主意。待大家兴奋情绪稍微平息下来后，他把几天来所设想的一个计划讲了出来：“这次初与湘勇交锋的胜利，对全军是个很大的鼓舞。不过，我想曾国藩等人并非蠢材，这次失败，也会给他们以教训。与这个老贼打交道，还须谨慎为是。”

石祥祯对罗大纲的话深表赞同：“骄兵必败。大纲说得对，要切诫兄弟们不要因这次胜利而骄傲。”

“现在，曾国藩又退到长沙。”罗大纲接着说，“我们要对长沙形成

一个包围之势。紧靠长沙南面的第一个城市是湘潭。湘潭物产丰饶，城内粮食堆积如山，只有长沙协右营五百人驻扎在那里，兵力很弱。且湘潭居水陆要冲，占领湘潭，不但可以得粮饷，压长沙，还可以阻止曾妖头南逃衡州。”

“大纲这个主意好，占领湘潭好比关住了南门。”周国虞很赞成这个计划。

石祥祯也点头说：“很好，你再说下去。”

罗大纲说：“以偏师攻取湘潭后，大军再继续南下，逼近长沙，在长沙附近，再与曾妖头决一死战。”

石祥祯说：“曾妖头战败后，无颜进长沙城，但如果大军进逼，他也会顾不得脸面而进城了。长沙城易守难攻。前年攻了八十余天攻不下，旷日持久，不是办法。”

曾天养说：“要吸取西王攻长沙的教训，这次要想办法将曾国藩这条毒蛇引出洞。”

“引蛇出洞。好主意！”石祥祯很赞赏这个点子。

林绍璋说：“军事瞬息万变，难以在事先都料定好。我看偏师取湘潭之策，可以立即执行。国宗爷，就让我带一万人马把湘潭拿下来吧！”

“行！限你七天拿下湘潭。”石祥祯果断答应。他想，如果曾国藩带兵去救湘潭，毒蛇不就出洞了吗？

次日，林绍璋带着一万人出发了。一路晓行夜宿，衔枚疾进。过汨罗镇时，驻扎镇上的绿营都司早已逃跑。林绍璋没有在汨罗停留，继续南下。第四天夜晚，部队宿在桥头镇。为不惊动长沙，决定翌日转而西行，过湘江，沿小路继续南下。在离宁乡县城三十里的地方，林绍璋叫一名军帅带三千人奇袭宁乡，并吩咐拿下县城后，即驻扎在城里，不再赶到湘潭。林绍璋带着余下七千人，翻过嵇茄山，从小道

前进，过靳江，进驻姜畲市。第六天下午，仿佛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湘潭城下。长沙协右营守备崔宗光，做梦都没想到西征军会越过长沙来打湘潭。五百营兵平素骄懒惯了，这下都慌慌张张地爬上城头。这五百少爷兵如何是七千征湘军的对手，到掌灯时分，湘潭城便告易主。

在湘潭攻下的同时，石祥祯带领大队人马从岳州南下，迅速收回湘阴。

湘潭失守的消息传到长沙，骆秉章急忙来到水陆洲拖罟上，请曾国藩派勇夺回。曾国藩对此则另有想法。他想征湘军既然分兵占领了湘潭，北边一定兵力空虚，不如趁此机会冲过去，越过洞庭湖，赶到武昌城下。救武昌，是皇上屡次上谕中都强调的大事，湖南的长毛实力雄厚，让骆、鲍去与之周旋。如果救援武昌成功，这个功劳就将震动天下。他将北进的想法，提出跟身旁的谋士们商量，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反对最有力的，则是在衡州城里搭船来到长沙的东洲书院学子王闳运。王闳运到长沙后，即去岳麓书院会友，前几天才又来到曾国藩船上。他对曾国藩说：“冲出洞庭，救援武昌，自然是明公的出师宗旨，但目前此策不宜采用。湘勇初败，军威尚未复振，此次北进，倘若能冲出去诚然好。只恐冲不出去，前被麇集岳州的长毛拦截，后被占领湘潭的逆贼堵住，形势则危矣。南下先救湘潭，胜则明公为朝廷复一城池，战功立见。万一有失，则可退至衡州府，尚可徐图再进。向南向北，还望明公三思。”

陈士杰也进言：“王壬秋此言极是。我听人说，占据湘潭的贼首林绍璋有勇无谋，轻率大意。我军拼命进攻，湘潭必可克复。”

塔、罗、彭等人都赞同王闳运的分析。于是曾国藩派塔、罗率五营陆勇，彭、杨率五营水勇前去收复湘潭。

早有细作报告给驻扎在汨罗镇的征湘军老营，石祥祯召集众人计议。祥祯说：“曾妖头老奸巨猾，并不离开水陆洲，如何是好？”

曾天养说：“一定要把他引出来，择一有利之地，一鼓聚歼。”

国虞说：“此去向南百余里，离长沙城六十里左右，有一处名叫靖港的地方，为沅水入湘江口，水流湍急，船易北下而难南进；且对岸铜官山，山深林密，便于伏兵，设法把曾妖头引到此处，定叫他有来无回。”

“如何引他来呢？”石祥祯问。

是的，如何引蛇出洞呢？

六 利生绸缎铺来了位阔主顾

这天上午，长沙城内利生绸缎铺里，走进一位客人。此人年在二十岁左右，身穿一件簇新天青底酱色团花贡缎袍，头戴一顶黑亮呢帽，帽额上嵌着一块晶莹透亮的红宝石。他面色微傲，器宇昂扬，身后跟着两个中年仆人。绸缎铺里的账房先生见来人这身打扮和气概，知道不是贵公子，便是阔少爷，赶紧起身上前去迎接：“少爷来了，请坐，请坐！”

账房将来人带进旁边一间客厅，一边张罗着倒茶递烟，讨好地笑着，试探问：“少爷尊姓，是来看货的？”

一个仆人答：“这位是隆之清隆老爷的侄公子。”

“哦，原来是隆少爷，失敬失敬！”账房满脸尽是谄笑。

隆之清的父亲曾在朝中当过户部员外郎，后外放江西臬台，当了十几年的地方官，为家里积蓄了万贯家财。隆之清也做过几任小官，四十岁便致仕，在家乡铜官山下建起一座大宅院，管理着几百亩水田和分布在长沙、湘潭、湘阴等地的十余家店铺。长沙各大商号都知道铜官隆家是个财大气粗的阔主顾。

隆少爷跷起二郎腿，端着茶杯问：“孙老板呢？”

“孙老板有点小事出去了。”账房向门外望了一眼，见铺里几个伙计都在忙着应付顾客，便起身拱手，“隆少爷宽坐片刻，敝人亲自去

叫孙老板来。”

趁着等老板孙观臣的空闲，隆少爷将客厅浏览了一遍。房间不大，布置得倒也整洁雅致，没有一般店铺客厅的粗俗气味，显示出老板书香门第的出身。正面墙上的装饰，尤其引起隆少爷的注意。这里悬挂着三幅字画：正中是一幅水墨画，画的是满山大大小小的竹子，竹竿挺挺，枝叶森森，竹林上飘浮着两三朵闲云，旁边蜿蜒一溪山水，林间飞跃着三四只杜鹃鸟，整个画面情趣清幽，生机盎然；右上角题了四个字：苍筤谷图。隆少爷脱口说了声：“好一幅墨竹！不亚于板桥手笔。”

画的左右两边是两幅字。隆少爷本无心细看，却瞥见上首那幅字的落款是“涤生曾国藩”五字，下首那幅的落款是“湘上农人左宗棠”七字，顿时生了兴趣。

他先看曾国藩的字，是一篇七言古风，题作《题苍筤谷图》：

我家湘上高嵎山，茅房修竹一万竿。

春风晨锄  玉版，秋风夜馆鸣琅玕。

自来京华昵车马，满腔俗恶不可删。

苦忆故乡好林壑，梦想此君无由攀。

钱塘画师天所纵，手割湘云落此间。

风枝雨叶战寒碧，明窗大几生虚澜。

簿书尘埃不称意，得此亦足镌疏顽。

还君此画与君约，一月更借十回看。

再看左宗棠的字，也是一篇七言古风，也是十六句，也题作《题苍筤谷图》：

湘山宜竹天下知，小者苍筤尤繁滋。

冻雷破地锥倒卓，千山万山啼子规。

子规声里霸愁逼，有客长安归不得。

画师相从询乡里，为割湘云入湘纸。

眼中突兀见家山，数间老屋参差是。

频年兵气缠湖湘，杳杳郊垌驱豺狼。

会缚湘筠作大帚，一扫区宇净氛垢。

归来共枕沧江眠，卧看寒云归谷口。

隆少爷看罢，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

“隆少爷光临，敝人未及迎迓，实在对不起！”孙观臣刚进客厅，便高声打着招呼。隆少爷起身作答：“孙老板，打扰了。舍弟拟今年端阳节完娶……”

“恭喜恭喜！”孙老板一听，便知财神爷进了门，忙关心地问，“令弟娶的是哪家千金？”

“湘阴李文恭公的孙女。”

李文恭公就是做过两江总督的李星沅。又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富家，孙观臣心里好不欢喜，对隆少爷说：“想必尚未用饭？”转过脸吩咐账房，“赶快到菜根香去叫一桌菜来！”

“家叔叫我到长沙、汉口一带采买些绸缎首饰。”隆少爷慢条斯理地说，“久闻得利生铺绸货齐全，孙老板为人厚道，故特来宝号拜访，并看看货。”

“隆少爷光临，是小铺的福气。小铺虽谈不上齐全，但在长沙城里，不是敝人自夸，却也算得上第一家。敝人经商多年，向来把信誉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八方来客，敝人不但将他们当做主顾，也视如朋友。少顷吃完饭后，敝人陪同少爷看看货，倘若还缺些什么，只需少爷开个单子，要不了十天半月，必将货物备齐。”

“孙老板果然商界豪杰，怪不得在长沙久享盛誉。听说前年长毛

围攻长沙，孙老板仗义捐助巨款，使长沙城得以保住。家叔每提起此事，总是称赞不已。”

前年孙观臣迫不得已借出三万两银子，回得家来，太太哭了几日几夜，账房也说是出借荆州，有去无回，他心痛了好久。后来太平军走了，张亮基践诺如数归还，还给了三百两银子的利息。又说，待湖南全境安宁后，一定在红牌楼铸铜钟刻名纪念。孙观臣与黄冕、贺瑗、欧阳兆熊一起，顿时成了长沙城里备受尊崇的英雄。太太和账房也夸他有远见。孙观臣甚为得意，对张亮基、左宗棠也很敬重。

“隆老爷客气了，这是敝人分内事。”孙观臣不无自得地谦让。

“往日只听说孙老板的豪放仗义，今日见客厅里悬挂的字画，更见孙老板雅量高致，且与湖南时下两大名人交谊极深。”

“孙家与曾、左两家原是世交，敝人与他们二位亦相识多年，不过，这幅画与曾、左题诗，都与敝人并无直接关系。”

“那又为何悬挂在宝号客厅中？”隆少爷奇怪地问。

孙观臣正要说明，忽见菜根香的菜已到，忙说：“少爷与两位贵价请入席，容在席间慢慢叙说。”

席上，孙老板殷勤相劝，隆少爷也竭力奉迎，二人十分亲密。

“刚才少爷问起这字画的事。”孙观臣一边擦嘴，一边说，“这幅画，原是家兄鼎臣在京师请人画的，画的是我们老家的山景。”

“怪不得孙老板一家芝兰玉树，昆仲联袂高中，原来贵府风光这样好，真可谓地灵人杰。”隆少爷有意恭维。

“少爷夸奖了。”孙观臣心中高兴，继续说，“尽管京中有兄弟二人，但为官日长，离家日久，这思乡怀土之念是无法消除的，反而与日俱增。想得急了，大哥便请一位钱塘丹青名手，按自己的叙说画了这幅苍筤谷图，将它挂在家中，公事完毕后便伫目凝视，仿佛回到了

竹山冲，摸到了那根根挺拔直上的翠竹。”

“令兄风雅高情，在京师显宦中怕是凤毛麟角吧！”

“少虽少，但亦不乏知己。曾涤生侍郎便是一个。”孙观臣又劝隆少爷喝酒吃菜，接着说，“那日，涤生侍郎到家兄处，见了这幅苍筤谷图，赞不绝口，在画前站了一两刻钟，对家兄说他天天想着高嵎山，念记着山上的幽篁翠竹，只可惜回不去。家兄见他如此喜爱，便说送给你吧！涤生侍郎连说不敢，只提出借看半个月。半个月后送还画，同时还送了一篇七言古风。”

“看来就是上首这幅了。”隆少爷指了指对面墙壁。

“正是。涤生侍郎诗、文、字俱佳，这篇古风发自真情，尤其作得好，字也写得出色，家兄甚是看重，叫人装裱起来。去年冬，家兄回家省亲，随身把字画带了回来。一日，左师爷来访。家兄拿出字画来，夸奖画、诗双绝。左师爷只微微发笑，不作声。过几天，他也送来一篇七言古风，题目一样，句数也一样。”

“左师爷是存心要与曾侍郎比一比高低。”隆少爷笑着说。

“少爷真是猜到左师爷的心里去了！”孙观臣笑得满脸肉堆起，两眼眯成一条缝，整个头脸，活像一个油光水滑的大肉丸。“家兄读过左师爷的诗后，也是这样说的。家兄也叫人装裱起来，临回京前，招呼我好好藏于家中，并说：‘曾、左二人都是当世不可多得之人才，日后功名都不可限量，几十年后，这两幅字便是宝贝了。’我说：‘涤生侍郎十年二十年之后，或许有入阁之望，但左季高已年过四十，仍为布衣，这一生的出息怕不会很大。’家兄正色道：‘你不会看人，左宗棠的发迹，只在这几年之中。’果然给家兄言中了。骆中丞对左师爷现在是言听计从，皇上也多次表彰，左师爷这不真的要发迹了么！”说完，又笑起来。

“原来如此，怪不得孙老板将这字画挂在客厅中！”

孙观臣没有听出隆少爷话中有话，仍然得意地说：“自这几幅字

画张挂之后，小铺生意真的兴隆起来。长沙官绅名流都喜欢来坐坐看看，欣赏一番。不少人说，曾侍郎的诗虽比左师爷写得好，但这篇古风却不及左师爷，左师爷的气魄雄健、音韵流转。看来左师爷是比赢了！”

孙观臣说得快活起来，起身走到墙壁边，指着左宗棠题诗中的“会缚湘筠作大帚，一扫区宇净氛垢”两句说：“你看看，多有气概，真有力敌千军、横扫一切的魄力。曾侍郎的确比不上。”

孙观臣只顾自己说，没有看到隆少爷脸上已渐露不快。他走到隆少爷身边，问：“少爷以为如何？”

隆少爷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失态，忙换上笑脸说：“孙老板说得对，看来这压倒元白的事，也是常有的。”

吃完饭后，隆少爷转入了正题。

“舍弟的喜期定在端午节。”

孙观臣一直在等待着隆少爷谈起买货事，这时忙接言：“今天是四月初一，这不很快就到了吗？”

“是不远了，但可恼的是地方不靖。早几天，靖港来了几百号长毛，沔水、湘江上泊着几十号战船，弄得人心惶惶。家叔有心想在长沙采办些衣料，又怕沿途遭抢劫；且长毛在靖港，喜事又如何好办呢？老人家意欲将喜期推到中秋，一发等武昌安定后，再到汉口去采办。”

孙观臣一听急了：“隆老爷也太过虑了，长毛能呆得多久，况且到汉口去买，盘缠要贵几倍，划不来。”

“我也是这样和家叔说的。再说孙老板是君子经商，靠得住。故一再劝说家叔打消出省采办的意图。”

“小铺日后还得靠少爷扶持，请少爷一定劝说老爷惠成这笔生

意。”

“我是一心要与孙老板做个长久往来的主顾。你看，”隆少爷从靴子夹层里取出一张纸来，“这是一千两银子的银票，且放在孙老板这里作为定金。你看如何？”

孙观臣两眼发亮，连声说：“少爷真是个诚信的人。少爷要什么货，小铺一定如期采办，务必使少爷在老爷面前挣个全面面。”

说话间双手接过银票，见它是汇丰钱庄的，忙慎重放进袖口里。

“孙老板，这笔生意要做成，还得靠你合作。”

“是的，是的。”孙观臣赶急答话，“不知少爷对货物还有何吩咐？”

“孙老板没理解我的意思。”隆少爷说，“我不是对货物而言。我是怕靖港、铜官一带不清静，日后家叔又改变主意，或到汉口，或到上海去买，那时我虽有心成全，也是爱莫能助了。”

“少爷说得对。”孙观臣又急了，“这倒是件难事。”

“呃，孙老板不是同曾侍郎很熟吗？”隆少爷跷起二郎腿，摩挲着手中的青花瓷杯，似突然想起，不经意地说，“你可以请曾侍郎出兵呀！叫曾侍郎派兵剿灭长毛，靖港、铜官不就安静了吗？”隆少爷双目炯炯地望着孙观臣。孙观臣为难了：

“我叫曾侍郎出兵，能说得动吗？”

“叫我看，能！”隆少爷凑过脸去，严肃地说，“曾侍郎不久前败在长毛手中，在朝廷和湖南官场面前丢了脸，他急于要杀贼立功，挽回面子，一定会出兵的。何况，”隆少爷指着对面墙壁上的字画说，“就凭这字和画，他也不会拂你的请求呀！”

孙观臣想，倘若说不敢去请曾国藩发兵，那是很失身份的事，况且生意也做不成了。无论如何要办好这事。

“靖港到底有多少长毛？”孙观臣问。

“家叔为保乡邑，曾派庄上团丁探过长毛虚实，长毛水陆合在一起不会超过五百。”

孙观臣想了想说：“过两天我去拜访曾侍郎。”

“其实，明天倒是有个好机会，不知曾大人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此话怎讲？”

“孙老板，”隆少爷压低声音说，“明天是个长毛大头领的生日，全体长毛都要大吃大喝一天。对于兵家来说，这不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么！”

“真的？”

“这还有假！从昨天开始，长毛就四处买肉买酒，操办酒席了。”

“好！”孙观臣拿定主意，“我今下午就去见曾侍郎。”

“孙老板，”隆少爷起身，“若是这笔生意做成了，腊月舍妹出嫁的衣料，也全部定在宝号。”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隆少爷随便看了看货，便告辞了。出了湘春门，三人相视哈哈大笑。一人说：“国贤兄弟，幸亏你是大家出身，真正把个隆少爷扮得惟妙惟肖，那神态，那派头，我们这些穷苦人是一辈子都学不出的。”

周国贤心里很是痛快，说：“我是真正当了二十年阔少爷的人，怎会不像？”

七 曾国藩紧闭双眼，跳进湘江漩涡中

下午，孙观臣赶到江边，上了曾国藩的拖罟，将这一重要军情告诉曾国藩。

“曾侍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失之可惜呀！”

曾国藩摸着大胡子，良久没有作声。向北出兵，这是他既定用兵计划，消灭靖港这股长毛，符合这个计划。曾国藩与孙观臣的大哥关系非比一般，对孙观臣，他也有好感。他觉得在前年那个危难关头，孙观臣能慨然借款，的确是个血性志士，今天前来要求出兵，固然是为了做生意，但也有保境安民的好心在内，何况明天又确是个好机会。不过，他心里还有点不踏实。

“隆少爷这人，你以前见过吗？”曾国藩问孙观臣。

“见过，见过。隆家是我的老主顾，每年都要和他家做几笔大生意。”孙观臣其实并没有见过隆家的少爷，他知道曾国藩多疑，若说没见过，曾国藩必定怀疑；何况他与那人谈了多个时辰的话，可以断定其人是千真万确的隆家少爷。倘若不是，怎会一段料子未买，先付下千两银子的定金？

曾国藩点点头，自言自语：“长毛安排五百号人在靖港做什么呢？”有了上次岳州的失败，曾国藩慎重多了，发不发兵，他仍然没拿定主意。

“涤师，管他做什么！先把这五百号长毛收拾了再说。”王鑫急着要报羊楼司之仇，在一旁竭力怂恿。

“涤师，靖港离此不远，我看先派几个人去打听打听，若确如隆少爷所说的，再发兵不迟。”李续宾也很想借这一胜仗来洗羊楼司之羞，但他比王鑫稳重些。

王、李二人的态度促使曾国藩下了决心。“倘若真的只有五百人，”他在心里盘算着，“水陆洲现有五千人，以十倍兵力前去剿洗，

必胜无疑。这一仗打胜了，大可振作湘勇士气。”

是的，曾国藩此时太需要打胜仗了！他终于采纳了李续宾的建议。晚上，派出侦探的人回来禀报，隆少爷说的一切属实。曾国藩终于决定出兵。

第二天，湘勇四更起床吃饭。王鑫、李续宾带领全部陆勇，曾国藩坐着拖罟，亲自指挥全体水勇，浩浩荡荡向靖港开出。一路顺水，战船很快驶到离靖港二十里水路的白沙洲。水师在白沙洲停下。不久，陆勇也赶到了。骑兵回头报告：靖港镇上正在杀猪宰牛，八仙桌摆满了一条街。曾国藩大喜，下令水陆并进，水师在靖港登岸，陆勇过浮桥在靖港会师。

中午时分，湘勇水陆两支人马聚集在靖港。靖港镇上，八仙桌虽摆满街，却不见半个太平军。正在疑惑之际，忽听得一声冲天炮响，埋伏在铜官山上的两万太平军将士一齐钻了出来，一个个举着大砍刀，呐喊着奔下山，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急流冲过浮桥，压向靖港。曾国藩看着漫山遍野的红、黄包巾，方知上了隆少爷的当，心中叫苦不迭。湘勇只知道靖港仅有五百长毛，满怀轻易取胜的把握，眼前忽然出现的这种惊天动地的场面，完全没有料到，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尚未交手，先已气馁腿软。王鑫、李续宾只得强压住阵脚，指挥湘勇迎敌。刚一接仗，湘勇便纷纷败下阵来。靖港镇上，四面八方响起“活捉清妖曾国藩”的吼叫。炮声、鼓声、脚步声，仿佛雷鸣电闪。湘勇如同跌进八卦阵，不知向何处奔逃，只得退回江边。曾国藩又气又急，无计可施。看到一群湘勇抱头鼠窜，直向江边奔来，他怒火中烧，慌忙抽出王世全所赠的宝剑，离船上岸，叫康福将一面军旗插在江边，自己仗剑立在旗下，鼓起三角眼高喊：

“有过此旗者，立斩不赦！”

溃勇被镇住了，呆立在江边，不敢前进，有几个想将功补过的，又硬着头皮转回去。这时，又一股溃勇犹如被狂风卷起的败叶，没头没脑地来到江边。其中一个湘乡籍小个子勇丁慌慌张张，只顾逃命，没有看到曾国藩站在那里，晕头转向地从旗杆边跑过去。曾国藩恨得

牙齿直咬，一剑刺去。小个子勇丁惨叫一声，痛得在地上打滚，鲜血染红了河滩。趁着曾国藩抽剑的时刻，一群胆子较大的逃勇慌忙绕过军旗，手忙脚乱地向停在江边的战船涌去，并不等将令，便扯帆开船，一面盲目地向两岸开炮。许多湘勇则趁混乱之机脱下号褂，丢掉刀枪，躲进草丛树后。周国虞和新近前来投奔的串子会大龙头魏逵，带着兄弟们从靖港街上冲过来，一路高喊：“抓住曾国藩！”“杀死王鑫、李续宾！”“为弟兄们报仇的日子到了！”

曾国藩虽仍仗剑立在军旗下，但已丝毫不起作用，一队队溃勇绕过军旗，跳上战船，仓皇逃命。浮桥头边，王鑫率领的一批敢死队经过一番搏斗，略占上风，浮桥被湘勇夺过来了，但一批批溃勇却乘机从浮桥上逃跑，奔走在回长沙的路上。曾国藩气得把剑扔到地上，命令康福带人去拆桥。李续宾跑到曾国藩面前请求：“涤师，千万莫拆桥，让兄弟们寻一条活路吧！否则就要全军覆没了。您老也赶快上船，此仇来日再报。”

曾国藩看着如海浪般压来的太平军，以及全部乱了套、争先恐后上船逃命的湘勇，无可奈何地直摇头，但仍不愿意上船。李续宾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人高喊：“韦永富，射军旗下那个大胡子！”

话音未落，一支箭擦着曾国藩的左耳飞过去，他吓得魂都掉了。李续宾、康福过来，将他硬拉上拖罟，立即开船。

这时，江面上刮起了西南风，战船逆风逆流而上，甚是艰难。李续宾逼着勇丁下船，到岸上去拉纤；褚汝航督促水勇放炮掩护。各船火炮一齐发射，终于勉强把后面追赶的太平军压住。没有上得了船的勇丁，则四处寻路，翻山越岭，丢盔卸甲地向长沙方向逃去。从开仗到全线崩溃，前后不过一顿饭工夫。

曾国藩坐在拖罟上，听着后面追兵一声声“活捉曾妖头”的喊叫，看着两岸飞蝗般射来的箭，以及自己这副仓皇奔命的狼狈相，又恼又羞。自衡州出师以来，与长毛打的两仗，都以惨败告终，还不知湘潭那边战局如何，长毛如此诡计多端，怕多半也会失败。辛辛苦苦训练了一年、期望建不世之功的湘勇，竟是如此不堪一击。曾国藩灰心至

极。皇上的重托，恭王、肃学士、镜海师的信任，自己的抱负，眼看都将化为泡影。《讨粤匪檄》中的那些大话，将会永远成为子孙后世的笑柄。想到这里，曾国藩羞得无地自容。他闭住眼睛，眼前忽然出现了鲍起豹狰狞愤怒的面孔，徐有壬、陶恩培嫉恨阴冷的面孔，骆秉章幸灾乐祸的面孔，以及长沙官场形形色色不怀好意的面孔，心里又烦又乱，慢慢地，这些面孔合为一张脸。这张脸蜡黄狭长，两只尖细的眼睛，从镜片后面射出寒冷的光来，死死地盯着他，干瘦的喉管里挤出哑涩的声音：“先生，你今后不死于囚房，便死于刀兵。”曾国藩唬得睁开眼睛，这不是二十年前的司马铁嘴吗！“活捉曾妖头”的喊叫声从后面铺天盖地压来，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了。他断定司马铁嘴预言的这一天已经来到，今日必死无疑。他深知自己已与太平军结下大仇，一旦被抓，结局只有这样几种：抽筋、剥皮、点天灯、五马分尸、剜目凌迟、枭首示众。哪一种都令他心惊肉跳。他设想受刑时的痛苦，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不行！我堂堂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受长毛的侮辱，还不如自己一死干净。”曾国藩下定自尽的决心。他两眼下垂，面色煞白，无神地望着舱外湍急北去的江水。怎么也不能想象，这条从小深受自己喜爱的美丽多情的江水，今天居然会无情地吞噬自己的躯体。“命运呀，这是命运！”曾国藩在心里绝望地长叹了一口气。

王定安《湘军记》卷二《湖南防御篇》：“当击贼湘潭也，长沙乡团诣国藩乞师攻靖港。国藩亲率战艇四十、陆勇八百，水急风驶，须臾追贼垒。战不利，水师骤返，为贼乘。陆军与团丁亦溃，夺浮桥走。国藩不能止，发愤投水，左右负之出，乃回省城整兵。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会揭国藩败状，请巡抚劾罢其军，骆秉章持不可。而湘潭捷书送至，贼退走岳州。国藩既列胜状，复自请罪。文宗宽其罚，姑褫职自效，而严旨责提督鲍起豹株守不战，夺其官，超用塔齐部署提督。”

康福进舱来，见曾国藩死人般地呆坐在凳子上，两只眼睛已经木了，他猛然意识到情形不妙。康福悄悄退出，坐在舱外，一步不再离开。

船过白沙洲，曾国藩望准了舱边有一个漩涡。他推开舱门，紧闭双眼，纵身向漩涡跳去。康福听见水响，见舱门大开，知是曾国藩投水，一边大喊“救曾大人”，一边跳进漩涡中。满船人大惊，纷纷奔向

船舷边。康福水性好，很快就把曾国藩推出水面，船上人接住，把他抬进舱内。众人见曾国藩一脸灰白，担心已死。康福把手放到曾国藩鼻孔边，觉察到一丝气在进出，才放心。大家七手八脚给他换衣服。好半天，曾国藩才睁开眼睛，看见康福湿漉漉地站在旁边，知是他下水救自己上来的。他怒视康福一眼：“你是想让长毛侮辱我吗？”

康福急中生智，忙笑着说：“大人，刚才长沙飞马来报，塔副将在湘潭大获全胜！”

曾国藩冷冷地说：“船在水上走，飞马报信，你是如何知道的？”

康福不慌不忙地答：“璞山在陆路遇到报捷的骑兵，为着使大人放心，特遣人坐小划子前来相告。”

“人呢？”

“在后舱，待我去叫他。”

“不用了。”曾国藩又闭上了眼睛。

康福对着曾国藩轻轻地说：“大人，您老安心养神吧！一切到长沙后再说。”

曾国藩已无力再说话，平躺在床上，让拖累拖着他向长沙逃去。一路上风吹浪打之声，他总疑心是长毛在追赶，直到靠近水陆洲，惊魂甫定。

八 左宗棠痛斥曾国藩

就在曾国藩靖港惨败投水被救仓皇逃回水陆洲的这天傍晚，巡抚衙门西花厅里，为陶恩培饯行的盛大宴会正在进行。前几天，陶恩培接到上谕，擢升山西布政使，限期进京陛见，赴山西接任。陶恩培心里好不得意。一来升官，二来离开了长沙这个兵凶战危之地。出席宴会的官场要员，城里各界头面人物，都殷勤向陶恩培致意。酒杯频频举起，奉承话洋洋盈耳。这里是荣耀、富贵、享受、升平的世界。正

当骆秉章又要带头敬酒的时候，一个戈什哈匆匆进来，向各位报告靖港之役的消息。骆秉章为之一惊。陶恩培却分外快活起来。一边是蒙恩荣升，一边是兵败受辱。孰优孰劣，孰是孰非，不是清清楚楚了吗？骆秉章的酒杯僵在半空，陶恩培主动把杯子碰过去，微带醉意地说：

“中丞，你感到意外吗？说实话，这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曾国藩这种目空一切的人，不彻底失败才怪哩！”

骆秉章苦笑着喝了杯中的酒，心想，你陶恩培今夜就离开长沙了，你可以说风凉话，我怎么办呢？看来长沙又要被围了。想起去年担惊受怕的那些日日夜夜，骆秉章心里害怕。鲍起豹喝得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他放下手中的鸡腿，嚷着：“怎么样？诸位，我早就把曾国藩这个人看透了。一个书生，没有一点鸡巴本事，眼睛却长到头顶上去了。上百万两银子抛到水里不说，现在引狼入室，完全打乱了我的用兵计划。”

说罢突然站起，对身边的亲兵大声吼道：“传我的命令，关闭城门，加强警戒，准备香烛花果，老子明天一早上城隍庙里请菩萨。”

听着鲍起豹下达的军令，西花厅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才过了几个月的平安日子，又要打仗了，大家都无心喝酒吃菜，叽叽喳喳地讨论开来。干瘦的老官僚徐有壬气愤愤地说：“练勇团丁，剿点零星土匪尚可，哪能跟长毛交战呢！我去年有意将他们与绿营作点区别，免得刺伤绿营兄弟的自尊心。若不加区别，一体对待，大家说说，还有没有朝廷的体面？他曾国藩还不满，还要负气出走，还要在衡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取代绿营，真是不自量力！也是朝廷一时受了他的骗，结果弄得这样，把我们湖南文武的脸都丢光了。”

唯独左宗棠坐在那里不语。他既为鲍、陶、徐等人的中伤而愤懑，也为曾国藩不争气而懊恼。忽然，鲍起豹又嚷起来：“骆中丞，我们联名弹劾曾国藩吧！此人在湖南一年多来，好事没办一桩，坏事数不清。这种劣吏不弹劾，今后谁还肯实心为朝廷卖力？”

陶恩培、徐有壬立即附和。骆秉章稳重，他制止了鲍起豹的鲁莽：“曾国藩兵败之事，朝廷自会处置。至于弹劾一事，现在不忙，待朝命下来后再说吧！”

左宗棠坐在一旁气得腮帮鼓鼓的，心里骂道：这班落井下石的小人！

看看时候不早了，陶恩培想今夜如走不成，万一长毛围住了长沙，就脱不了身；若不幸城破身亡，那就冤枉透顶了。他站起身，对骆秉章和满座宾客拱了拱手，说：“恩培在湖南数年，多蒙各位顾看，今日离湘，实不忍之至，且大战在即，真恨不得朝廷收回成命，好让恩培在长沙和全城父老一起与长毛决一生死。只是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今夜就得启航。恩培感谢各位厚意，就在此与骆中丞、徐方伯、鲍军门和各位告别了。”

说罢，挤出几滴眼泪来。不知是为陶恩培的深情和忠心所感动，还是想起马上就要打仗而胆怯，很有几个高级官员掩面哭泣。骆秉章说：“哪能就在这里分手，我们都一起送陶方伯到江边上船。”

当灯笼火把、各色执事前簇拥着几十顶绿呢蓝呢大轿出现在江边的时候，曾国藩正兀然坐在船舱里，望着汨汨北流的江水出神，心想：湘潭并没有胜仗的消息传来，看来多半也败了。长毛确实会打仗，怪不得两三个月间，便从长沙一路顺利地打到江宁。突然，他看到一列庞大的轿队向他走来，心里觉得奇怪：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深夜来到江边，一定是湘潭获胜了，骆秉章带着文武官员们前来祝贺。自从岳州败北逃到水陆洲两个月了，除开左宗棠来过几次外，从没有一位现任官员登船看望过他。徐有壬、陶恩培等人好几次送客到江边，都不肯多走几步上他的船，想不到今夜大出动。但他又不大相信，对康福说：“你上岸去看看，可能是骆中丞他们来了。打听好了，就上船来告诉我。”

康福走后，曾国藩赶紧收拾一下，戴上帽子，穿好靴子。一会儿，康福进舱了，满脸怒气地说：“骆中丞倒是来了，但不是看我们的。”

“他们到江边来做什么？”曾国藩不理解，不是来贺喜的，深夜全副人马到江边，为的何事呢？

“说是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今夜刚在巡抚衙门里结束了宴会，骆中丞、徐方伯等人亲自送他上船。”

像重病之人盼来的不是救星而是死神，曾国藩颓然倒在船舱里，吓得康福忙把他背到床上。曾国藩想到自己如此辛苦劳累，亲冒矢石，尽忠国事，得到的却是失败、冷落，陶恩培嫉贤妒能，安富尊荣，尸位素餐，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愤怨、不平、痛苦、失望，一时全部涌上胸膛。他睁开失神的三角眼，对康福说：“把贞干叫来！”

曾国葆的贞字营（即原来的龄字营）死伤最重，听到大哥叫他，垂头丧气地进了舱，走到床边问：“大哥，这会子好点了吗？”

“你带几个人到城里去买一副棺材来。”

国葆大吃一惊，带着哭腔说：“大哥，你不能再寻短见了，你要想开点！”

曾国藩鼓起眼睛吼道：“不要多说了，叫你去你就去！”

大哥与满弟之间相隔十七岁，国葆从来是敬兄胜过敬父。他尽管心里十分不情愿，也不敢与大哥顶嘴，只得说声“好，我就去”，就退出了船舱。出舱后，他赶紧把这事告诉康福、彭毓橘，叫他们务必不能离开半步。

透过船上的窗户，曾国藩看见离他三百步远的江边灯火明亮，陶恩培满面春风地与各位送行的文武官员、名流乡绅一一拱手道别，各衙门和私人送的礼物，一担接一担地抬进陶恩培的座舱。陶恩培的大小老婆们，一个个披红着绿、花枝招展地被扶上跳板，一扭一摆地走进船舱。半个时辰后，陶恩培才登上甲板，在众人一片“珍重”声中，官船缓缓启动。然后，一顶接一顶的绿呢蓝呢大轿气派十足地向城里抬去。似乎谁都没有想到，有一个从靖港败回的前礼部侍郎、现任钦

命帮办团练大臣就在离此不远处。

曾国藩此时已万念俱灰，决心一死了之。但既奉命办事，就不能不给皇上最后一个交代。他提笔写了一封遗折：

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事。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谨具折，伏乞圣慈垂鉴。谨奏。

写完后，又仔细看了一遍，改动两个字；想了一下，又附一片于后，片中称赞塔齐布忠勇绝伦，深得士卒之心，请皇上委以重任，并保荐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

遗折遗片写好后，曾国藩反觉得心静了些。他想起应该向弟弟交代几句办理后事的话，于是又拿出一张纸来，写道：

季弟：吾死后，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所受赠银，除棺殓途费外，到家后不留一钱，概交粮台。国藩绝笔。

现在，曾国藩轻松多了。他要好好思考一下，究以何种方式自裁：投水，还是上吊？

左宗棠的蓝呢大轿紧随着藩司徐有壬的绿呢大轿之后。对这种官场的虚文应酬，他深感厌倦，本不想到江边来送陶恩培，只是因为想看看靖港败退下来的湘勇阵营最近是否有所变化，才随着骆秉章出了城。他看到水陆洲一带船破桅断，灯火稀疏，心中甚是不忍，决定明早再一人前来看望曾国藩。猛然间，他见前面有几个人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向江边走去，在旁边指指点点的竟是曾国葆！他心里一惊，难道是曾国藩死了？不然，为什么由曾国葆亲自监抬棺材呢？他吩咐停轿，待后面的轿队过去之后，轿夫抬着他，飞速向曾国藩的大船奔去。

曾国藩见左宗棠进来，跟他打了声招呼。左宗棠见曾国藩没死，舒了一口气，开门见山地质问：“听说你在白沙洲投水自杀，有这事

吗？”

曾国藩点点头。

左宗棠又问：“我方才见贞干指挥人抬了一副棺材往江边走，这副棺材是给谁的？”

曾国藩斜着眼睛回答：“鄙人自用。”

左宗棠突然心头火起，大叫：“好哇！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大丈夫不做，却要效法愚夫村妇。你若真的死了，我要鞭尸扬灰，劝说伯父大人不准你入曾氏祖塋。”

曾国藩没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劝慰他，反而来这样一顿痛骂，又气愤又尴尬，冷冷地问：“你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理由何在？”

“好吧，让我慢慢地说给你听，使你心服口服。”左宗棠一屁股坐到曾国藩床边，声色俱厉地说，“你二十八岁入翰苑，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皇上对你的恩情，天高地厚，河长海深。洪杨作乱，朝廷有难，皇上委派你帮办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你却刚刚出师，便以受挫而自杀，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忠在哪里？”

曾国藩身冒冷汗，惨无血色的面孔开始出现绯红，两眼依旧微闭，躺在床上默不作声。左宗棠继续说：“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懦弱无刚乃男儿奇耻大辱。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并以此告诫诸弟。京中桑梓，谁不知道你曾涤生这些年来自强不息，是曾氏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现在一受挫折，便想一死了之。这不是懦弱无刚是什么？上让老父为之伤心，下使子弟为之失望。你死之后，何能在九泉下见令祖星冈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训移孝作忠，实望你为国家作出一番烈烈轰轰的事业，流芳千古，使曾氏门第世代有光。你今日自杀，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请问孝在何处？”

左宗棠的一番貌为谴责，实为信任的话，使得浑身僵冷的曾国藩渐有活气。这个自诩为今亮的怪杰，是充分相信自己能够建功立业、

流芳千古的啊！他从心里感激左宗棠的好心，但嘴上却有气无力地说：“国藩自尽，实因兵败，不得已而为之呀！”

左宗棠横眉望了曾国藩一眼，根本不理睬他的辩白，依然侃侃而谈：“一万水陆湘勇，从四处赶来投在你的麾下，他们都是你的子弟，犹如儿子投靠父母，幼弟依赖兄长一样，眼巴巴地盼着你带他们攻城略地、克敌制胜，日后也好图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现在，你全然不顾他们嗷嗷待哺之处境，撒手不管，使湘勇成为无头之众，最后的结局只能落魄回乡，过无穷尽的苦日子。这一年多来的辛苦都白费了，功名富贵也成了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作为湘勇的统帅、子弟的父兄，你的仁在哪里？众多朋友，应你之邀，放弃自己的事情来做你的助手，郭筠仙募二十万巨款资助你。他们图什么？图的是你平天下巨寇，建盖世勋名，大家也好攀龙附凤，青史上留个名字，也不枉变个男儿在世上活过一场。你如今只图自己省去烦恼，却不想因此会给多少朋友带来烦恼。你的义又在哪里呢？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只因你今日一死，便如同铜打铁铸，永远伴随着你曾涤生的大名……”

不待左宗棠说完，曾国藩霍地从床上爬起，握着他的手说：“古人云‘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怛然汗出，霍然病已’，这不是指今日的我吗？国藩一时糊涂，若不是吾兄这番责骂，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眼下兵败，士气不振，尚望吾兄点拨茅塞。”

左宗棠想，曾国藩毕竟不是俗子，此番能够复起，前途大有指望。他微露笑容说：“宗棠深怕仁兄一时气极而懵懂，故不惜危言耸听。涤生兄，我想你一定是见到今夜江边送陶恩培荣升而更抑郁。其实，这算得什么！像陶恩培那样的行尸走肉，宗棠从来就没正眼瞧过。漫说他今日只升个布政使，就是日后入阁拜相，也不过是一个会做官的庸吏罢了。太史公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不能在史册上留下惊天动地、烈烈轰轰的丰功伟绩，再高的官位也不值得羡慕。至于世俗的趋炎附势，只可冷眼观之，更不必放在心上。孙子云：‘善胜不败，善败不亡。’经得起失败，才会有胜利。失败不可怕，怕的是败后一蹶不振，缺乏不屈不挠

的气概。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屡战屡败，最后垓下一战，项羽自刎。诸葛亮初辅刘先主，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几无容身之地，最后才鼎足三分。这些都是仁兄熟知的史事，以宗棠之见，今日靖港之败，安得不是日后大胜的前奏？此刻溃不成军的湘勇，异日或许就是灭洪杨、克江宁的雄师！”

慷慨激昂的议论，意气风发的神态，给曾国藩平添百倍勇气。他握着左宗棠刚劲有力的双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左宗棠摸摸口袋，猛然想起一件事，说：“昨日朱县令来长沙，谈起日前见到伯父大人情形。伯父大人临时提笔写了两行字，托朱县令带给你。今日幸好放在我身上，你拿去看吧！”

左宗棠从衣袋中拿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曾国藩看时，果然是父亲的亲笔：“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父亲的教诲，使曾国藩心酸：今日若真的死了，何以见列祖列宗！他抖抖地重新折好父亲的手谕，放进贴身衣袋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正在这时，康福兴奋异常地奔进船舱，问候过左宗棠后，对曾国藩说：“大人，湘潭水陆大胜。十战十捷，逆贼全军覆没，贼首林绍璋只身仓皇逃走。”

“真的？”曾国藩简直不敢相信。

“真的！这是塔副将的亲笔信。”

曾国藩接过塔齐布的来信，两行热泪再也不能控制，簌簌流了下来。

九 白云苍狗

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中收有曾氏这道未发出的遗折。遗折后半部为：“臣于初二日自带舟师五营千余人，陆勇八百人，前往靖港攻剿贼巢。不料陆路之勇与贼战半时之久，即行崩溃，而水师之勇见陆路既溃，亦纷纷上岸奔窜。大小战船有自行焚烧者，有被贼

掳去者，有尚扎省河者。水勇竟至溃散一半，船炮亦失去三分之一。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此向北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某日殉难。臣读书有年，窃慕古人忠愤激烈之流，惟才智浅薄，过不自量，知小谋大，力小任重。前年奉命帮办团防，不能在籍守制恭疏辞谢，臣以墨经出外莅事，是臣之不孝也。去年奉命援鄂援皖，不自度其才之不堪，不能恭疏辞谢，辄以讨贼自任，以至一出债事，是臣之不明也。臣受先皇帝知遇之恩，通籍十年，沅跻卿贰。圣主即位，臣因事陈言，常蒙褒纳，间有慰藉之语，亦荷优容，寸心感激，思竭涓埃以报万一。何图志有余而力不足，忠愤填胸，而丝毫不能展布，上负圣主重任之意，下负两湖士民水火倒悬之望。臣之父，今年六十有五，自臣奉命剿贼，日日以家书勉臣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凡贮备干粮，制造军械，臣父亦亲自经理。今臣曾未出境，自取覆败，尤大负臣父荃忠之责。此数者，皆臣愧恨之端。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所有微臣力竭殉难，谨具遗折哀稟于圣主之前，伏乞圣慈垂鉴。”

另附遗片一道，推荐带兵之将：“臣死之后，皇上必于两广湖南择一讨贼之人。陆路之将，则臣去年所保之塔齐布，实为忠勇绝伦，深得士卒心，愿我皇上畀以重任。水路之将，难得统领大员，现在湘潭获胜之褚汝航、夏銮、杨裁福等，均可自领一军。”

曾氏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给九弟沅甫的信：“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湘潭水陆全胜，把曾国藩和整个湘勇从死亡中挽救过来。不久，报捷的奏折加上咸丰帝的朱批转了回来。朱批大大嘉奖湘潭之捷，对岳州和靖港的失败仅轻轻带过，未加指责。尤使曾国藩感到意外的是，皇上严词训斥鲍起豹失城丧土之咎，并革了他的职，交部查办；塔齐布被任命为湖南水陆提督，管带湖南境内全体绿营，又撤销了对曾国藩降二级的处分，准其单衔奏事。还有一点，是曾国藩做梦都不曾想到的：除巡抚外，包括藩、臬两司在内的湖南所有文武官员，都可以由曾国藩视军务调遣。这一道上谕，是咸丰帝对曾国藩最有力的支持，使湖南官场对曾国藩的态度彻底改变了。骆秉章带着徐有壬、左宗棠等一班官员来到水陆洲畔，并抬来一顶八抬绿呢空轿，亲来拜访一直住在船上，被长沙官场冷落了两个月的曾国藩。骆秉章异常亲热地对曾国藩问长问短，说鲍起豹等人要上参折，自己如何反对；对湘勇的能征惯战，自己如何赏识，等等。这种官场的极端虚伪，曾国藩见得多了，心里不住地冷笑。经过左宗棠那一顿痛骂后，曾国藩对功名与事业、人情与世态，认识又大大加深一步。他知道自己今后仍需要骆秉章，需要湖南官场，故当骆秉章执意恭请他上岸，依旧回到原来审案局衙门去住时，他在几经推辞后，还是上了骆秉章送来的大

轿，带着水陆营官和郭、刘、陈等一批参谋进了城。王闳运则在前次随彭玉麟的船回湘潭云湖桥老家去了。曾国藩坐在轿中，想起这一年来的酸甜苦辣，心里很不是个滋味，特别是这几天的变化，更令人感慨良多。“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变幻难测的人世，真比白云化作苍狗还来得快！

当天夜里，藩司徐有壬便客客气气地单独来审案局拜访。寒暄毕，徐有壬说：“去年中元节的节礼，鄙人原拟绿营、练勇一体散发，不分彼此，怎奈鲍起豹坚持说不能发给练勇，不然，他的提督面上无光，并以辞职相要挟。也是鄙人生性软弱，一时间少了主张，还望仁兄千万勿挂在心上。”

曾国藩淡淡一笑，说：“徐方伯客气了，区区小事，国藩早已淡忘，何烦再提。”

徐有壬放下心来，又说：“去年湘勇向衡州陆知府腾借的十万两银子，我已通知陆知府，这批银子就从藩库里增拨下去，不必再向湘勇讨还了。”

曾国藩心想，这是拿朝廷的钱来结私人的感情。这种事，曾国藩也见得多了。湘勇现在缺的就是银子，你既然送银子上门，我就照收不误。曾国藩客气地微笑着说：“徐方伯厚意，国藩很是感激。”

王闳运《湘军志》中《曾军篇第二》：“及克湘潭，国藩犹待罪。俄而得温诏，且超用塔齐布，文武官大惭沮，徐有壬诣国藩顿首谢。城中防兵闻代大将，皆惊服，以为天子明见万里。塔齐布受提督印，则遍赏提标兵，得军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无修怨之心。标兵大欢，平寇功由此起。”

徐有壬摆出一副诚恳的神态，说：“都是皇上的银子，仁兄在为皇上办事，何谢之有！湘勇不久就要出省与长毛作战，随营征战，非鄙人所长，这后方筹款筹粮之事，鄙人则尽力而为。”

曾国藩心想，原来他是怕征调入营去担惊受苦，便笑着说：“随营征战之事，哪里敢劳动大人，若能为湘勇筹款筹粮，方伯之功，将莫大焉！”

徐有壬彻底放心了，满意出门。王鑫看不过去，对曾国藩说：“何不委他个苦差事，让他尝尝味道。”

曾国藩说：“这种人骨头软架子大，派在军中，反而误了我的事。莫说他还拿了十万两银子来，就是朝廷下令调他到军中，我都不要。”

说罢，二人都笑起来。因徐有壬的到来，曾国藩想起一件大事，赶紧叫荆七到提督衙门去请塔齐布来。曾国藩对当初推出塔齐布的决策深为满意。倘若塔齐布不是满人，何能如此快地得到朝廷的绝对信任！绿营在塔齐布的手里，也就在自己的手里。

塔齐布招之即来。曾国藩问：“塔提督，湖南绿营，你将如何统率？”

“绿营腐败已甚，当今之务，首在严加整顿。”塔齐布不假思索地回答。曾国藩微微摇头，说：“严加整顿，固是必行之事，但今日首务，却不在此。”

“为什么？”塔齐布感到奇怪，曾国藩不是常常说绿营已烂，必须下狠心割去烂肉吗？

“塔提督，论资历，你比得上鲍起豹吗？”

塔齐布摇摇头说：“远不及。”

“去年镇筴兵哗变，冲进你的宅院要杀你，还记得吗？”

“这仇恨永世不忘。”

“智亭兄，你资历不及鲍起豹，军中不服者必多；你记下镇筴兵的仇恨，又必然引起镇筴兵的害怕。这一个不服，一个害怕，绿营军心能稳吗？”

塔齐布感到事情严重了，他望着曾国藩，以祈求的口吻说：“大人，我是您老一手提拔上来的。我只有一句话，从今以后，死心塌地

跟着大人。听大人分析，我才知我这个提督位子尚在动摇之中。请大人明示，塔齐布一定照办。”

“智亭兄，今日治绿营，当首在收抚人心，其手段只有一个字。”曾国藩伸出一只手，清脆地吐出一个字来：“赏！”

塔齐布按曾国藩的指示，遍赏绿营将士，得六品军功者，多达三千人。火宫殿闹事的那几个镇篆兵，也都在赏赐之列，于是绿营皆大欢喜。塔齐布又特地请来邓绍良一道喝酒，邓绍良很受感动。绿营将士知曾国藩和新提督宽宏大量，不记旧怨，军心立即稳定下来。

与遍赏绿营相反，对湘勇，曾国藩却实行塔齐布所提出的“严加整顿”的方针。

第一个拿来开刀的便是曾国葆的贞字营。这个营在靖港战役中首先溃逃，除开五十余名跟着曾国藩败退的勇丁外，包括曾国葆在内，一律开缺回籍。曾国葆不服气，听了大哥“正人先正己”的一番大道理后，勉强服从了。曾国藩把满弟叫到书房，密谈了大半夜，最后叮嘱国葆，要国华、国荃各招募五百壮丁，用心操练，五百勇丁都当什长训练，到时便可由五百立即变成五千。

由于贞字营先被撤掉，曾国葆带头回原籍，其他各营的整顿都很顺利，共裁掉团丁三千余人。岳州、靖港战场上逃走的人，有的又想回来，曾国藩命令一个不收。他又乘着这个大好时机，将湘勇扩大一倍，建陆师二十营；水师二十营；又水陆二师分别设统领二人。陆师由塔齐布、罗泽南充当，一人管十营；水师由彭玉麟、杨载福充当，也是一人管十营。塔、罗、彭、杨均听调于曾国藩。湘勇建制更显得健全了。鲍超、申名标在湘潭战场上打得勇敢，都被提拔当了营官。

每天，南门外操场由塔、罗负责训练陆师，江面上由彭、杨负责训练水师。曾国藩再忙，每天也要到操场、江边去看看，训训话。曾国藩又吸取戚继光用军歌教育士卒的经验，用心编了几支通俗易懂的歌，又由精通乐理的郭嵩焘谱成曲，早晚教习。这些歌词七字一句，将行军打仗安营扎寨等要点都包括了进去。陆勇唱《陆军得胜歌》，

水勇唱《水师得胜歌》。几天唱下来，从官到勇，个个都唱得流畅、记得烂熟了。每天上操下操路上，湘勇们高声唱着军歌，虽不动听，但合着步伐，也还显得整齐、威武，长沙城里的百姓觉得十分新鲜。

湘勇的再次兴旺给曾国藩带来喜悦，他想到，幸而没有死成，否则哪能看到今天的气象！他很感激救他性命的康福和左宗棠，思量报答他们。左宗棠是大才，今后可以大事相委托，眼下不着急。康福有统领之才，但曾国藩不想让他离开自己身边，他极需要康福这样的保镖。若让他领统领的薪水，别人会说是因救自己而得到额外好处，也或许会有人说，当初自己投水是做样子的假死，不然，何以对救者这样重报呢？曾国藩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如何报答康福的好办法。一次，他偶尔翻阅野史，上载鳌拜厚报塾师的故事。他觉得这个方法好。于是暗地叫荆七到沅江去，以康福的名义买下一座大宅院和三百亩水田，迁一户老实人住进宅院，每年代康福收这三百亩水田的租。不久，康福知道了这事，十分感激曾国藩的厚赐，对曾国藩更加忠心耿耿。康福有救主帅之恩，又并没有加薪晋官，湘勇上下也都称赞曾国藩不以官禄报私恩的品德。

这时，天天都有西征军围攻武昌的消息传到长沙，曾国藩与大家日夜商议，准备救援鄂省。

一日下午，曾国藩正在书房读书。曾国藩的书房原自名为“求阙斋”。有一次，他深夜之中高声朗诵古文，在前人的妙辞巧构和自己的抑扬顿挫声中进入一种艺术境界，领略到极大的乐趣。他想起孟子说过“君子有三乐”的话，总结出自己的三大乐趣：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一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二乐；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一时高兴，他把“求阙斋”易名为“三乐书屋”。这天读的是《史记·高祖本纪》。曾国藩深为汉高祖称赞萧何、韩信、张良的一段话所吸引。他想，刘邦起事前，不过泗水一亭长，文武两方面都平平，后之所以有天下，实仗三杰之功；而使三杰各尽其才，这便是刘邦的才能。自己在带兵打仗这方面，既无才能又无经验，靖港之败便是明证。今后务必要让塔、罗、彭、杨等人充分施展其才，还要多多发现、物色人才。正思忖间，亲兵来报：“门外有一人求见，自称大人故人胡林

翼。”曾国藩心里喜道：“吾之萧韩来了。”立即放下《史记》，奔出门外。

水师得胜歌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第三军器要整齐，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桩，打湿水絮封药箱。群子包包要缠紧，大子个个要合膛。

抬枪磨得干干净净，大炮洗得溜溜光。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须严禁。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切莫乱打锣和鼓，亦莫乱放枪和炮。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新手放炮总不准，看来也是打得蠢。

远远放炮不进当，看来本事也平常。若是好汉打得进，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斜斜排个一字阵，不慌不忙听号令。出队走得一线穿，收队排得一络连。

慢的切莫丢在后，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第八水师莫上岸，止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时上岸打百板，临阵上岸就要斩。

八条句句值千金，你们牢牢记在心。我待将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侄。

你们随我也久长，人人晓得我心肠。愿尔将官莫懈怠。愿尔兵勇莫学坏。

未曾算去光算回。未曾算胜先算败。各人努力各谨慎，自然万事都平顺。

仔细听我《得胜歌》，升官发财笑呵呵。

十 兄才胜我十倍

曾国藩和胡林翼在翰林院共事一年，彼此年龄相仿，又同为湖南人，故相交亲密。道光二十一年，胡林翼之父詹事府右詹事胡达源病逝，胡林翼奉父柩回益阳原籍。曾胡二人便在那年分手了。三年丧期满，胡林翼捐贵州安顺府知府，后又改镇远府知府、黎平府知府。在知府任上，因组织乡勇镇压苗民动乱有功，升为贵东道。吴文镕在贵州巡抚任上，极看重胡林翼的军事才干，到武昌署理湖广总督后，急向朝廷求调胡林翼来湖北支持。胡带六百乡勇来到金口时，吴文镕已阵亡。胡不愿投靠接任的荆州将军旗人台涌，于是将六百乡勇留在金口，只身来到长沙，与曾国藩、左宗棠商量进止。

“润芝兄！”曾国藩望着一身戎装的胡林翼，亲热地说，“多年不见，兄台与昔日相比，更显得雄姿英发了。”

胡林翼也异常高兴地说：“自道光二十一年先父弃养，林翼离京回籍，与仁兄分别已经整整十四年。云树之思，无日不萌。知仁兄这些年春风得意，今又统率雄兵两万，战将百员，拯国难，纾君忧，林翼不胜仰慕之至。”

二人携手来到书房，亲兵献茶毕。曾国藩深情地对胡林翼说：“前年八月，国藩不幸闻母丧，遂从江西主考任上急回湘乡。后奉朝廷帮办团练之命，思欲负山驰河，挽吾乡枯瘠于万一，遂来省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等招募乡勇，组建军营。谁知国藩非带兵之才，初与长毛交手，便两次败北，幸赖塔、罗、彭、杨诸君之

力，免使全军覆没，蒙皇上高恩宽恕，今再次组建。兄台练兵，成效卓著，弟与季高、罗山等常以兄台大才振刷相勸，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

“涤生兄太客气了。贵州乃荒僻之地，林翼所做之事，实不值一提。长毛巨寇，其强悍善战，古今少有，且胜败兵家之常，林翼今见湘勇军营整肃，甲冑鲜明，来日大胜，定可预卜。”

正说话间，左宗棠闻讯赶来。胡林翼正妻乃陶澍第七女静娟。按辈分，左宗棠比胡林翼高一辈。但实际上，左胡同年，胡比左还大四个月，故二人之间，始终以兄弟相称。寒暄之后，左宗棠说：“听说仁兄应吴文节公生前之邀，率领六百乡勇来到湖北。现在吴公殉国，仁兄何进何止？”

“林翼正为此事来与二位仁兄相商。”

“湘勇即将北上援鄂，正缺乏大将。兄才胜我十倍，若不嫌弃，这支人马就由我兄统率，国藩和季高为仁兄筹饷补员，做个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的萧何吧！”曾国藩说罢大笑。

胡林翼连连摆手，说：“涤生兄真会开玩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你是众望所归的湘勇统帅，林翼何能望兄之项背。”

左宗棠觉得曾国藩此话有些矫情虚伪，便断然说：“涤生不必让出寨主之位，润芝也不要再回贵州。六百黔勇由湖南藩库发饷，润芝就协助涤生，一道北进吧！”

由于左宗棠去年建议到南门外操场犒劳湘勇，靖港败后，又到舟中斥劝曾国藩，使得骆秉章对左宗棠的卓越识见十分敬佩；平时相处之中，骆秉章常为左宗棠办事的魄力、干练所折服，因而对左宗棠很是看重，甚至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故左宗棠可以俨然用巡抚的口气，对此事作了安排。

胡林翼正愁这六百乡勇的粮饷无着落，便慨然相允：“林翼遵季高之命，从今以后就在涤生兄帐下作一偏裨。”

曾国藩也谦让一番，就定下了此事。胡林翼说：“林翼蒙涤生兄收容，无以为报，今特献曹操乌巢断粮败袁术之计，作为见面礼。”

曾国藩高兴地说：“请言其详。”

胡林翼说：“我在金口十余天，探知长毛粮草多聚于通城、崇阳两城。此次北进，宜分头行动，派一军先攻通城、崇阳，夺其粮草。”

曾国藩和左宗棠几乎同时说：“这是一条好计。”

数日后，曾国藩湘勇水陆三路大军在长沙誓师出发，救援武昌。这三路是：第一路，由塔齐布、罗泽南等人率领七千人马，沿汨罗、岳州、临湘、蒲圻、咸宁、纸坊一路进武昌；第二路，由胡林翼、李元度等人率领三千人马在夺取通城、崇阳的太平军粮草后，再投咸宁大道进攻武昌；第三路是水师，由彭、杨统领，出洞庭湖，从临湘、嘉鱼、金口东进武昌。三路人马正要启程，亲兵报，湖北巡抚青麟带一千饥疲之兵已到湘春门外。曾国藩闻之大惊，跌足叹息：

“看来武昌已经丢了！”

第八章 攻取武昌

一 青麟哭诉武昌失守

青麟一进巡抚衙门，就要向骆秉章、曾国藩等人行旗人大礼，慌得骆秉章连声说：“墨卿兄，这使不得，快坐下来，谈谈武昌战事。”

“青麟有罪，武昌失落了。”青麟一开口，就流下了眼泪。他是正白旗人，翰林出身，去年由户部左侍郎差委湖北学政，今年已调任礼部右侍郎，人却仍在湖北。二月，湖北巡抚崇纶丁母忧解职，在德安守城有功的青麟，被咸丰帝任命为巡抚。因战事紧急，崇纶亦未离城，以协助军务的身份留在武昌。荆州将军台涌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代替战死堵城的吴文镠。青麟的到来，已经说明了武昌被太平军攻下

的事实，所以他的这句话并没有引起骆秉章、曾国藩等人的震惊。青麟语声哽咽地继续说：

“青麟辜负皇上圣恩，罪不可赦，但武昌之失，湖北战局惨败，完全是崇纶、台涌等人造成。小人秉政，贻误国事，再没有比这更可恨的了。”

青麟痛苦得说不下去了。曾国藩叫亲兵端来一盆水，又叫送来一碗香茶，让他先擦擦脸喝点茶，并安慰他说：“墨卿兄，湘勇三路人马已动身前往湖北，湖北战事的转机已到，你先宽下心来。吴文节公殉国前，曾有信给我。信中饱含冤屈，然又未明言。国藩正为恩师之死而痛心，你慢慢讲清楚，我要向皇上禀告。”

青麟得到了鼓舞。他正愁满腹苦衷无法上达朝廷，于是将一肚子委屈都倒了出来：“吴文节公本不会死的，完全是崇纶排挤的结果。崇纶不学无术，心胸狭窄，凭着祖上的军功和钻营投机的伎俩，才爬上巡抚的高位。但他还不满足。自从程裔采制军革职后，他便在朝中四处活动，谋取湖广总督一职。所图不成，故嫉恨中伤张石卿制军。田家镇一役，有意拖延两天，贻误战机，张制军兵败。他又添油加醋告恶状，遂使张制军降调山东。”

左宗棠气愤地说：“据说张制军离鄂之时，三千得军功的兵士摘去顶戴夹道跪送，为张制军鸣不平。”

“是的。”青麟接着说，“崇纶原以为把张石卿挤走后，会稳坐湖广总督宝座，谁知接任的不是他，而是吴甄甫制军。吴制军一来，他就视之为眼中钉，一日三次催吴制军出兵。吴制军拟稳守武昌，伺机出击。崇纶就上奏朝廷，讥讽吴制军怯阵。朝廷不明真相，严令吴制军离武昌赴前线。”

曾国藩说：“甄甫师来信说受小人所害，原来如此。”

青麟说：“吴制军出兵后，崇纶借道路阻塞为由，一不发粮草，二不发援兵，活活地把吴制军推到绝路。”

“崇纶这般缺德，天理国法不容！”想起吴文镕当年的厚恩及死前信中所流露的悲哀，曾国藩对崇纶恨之入骨。

“天公有眼，崇纶因母丧而离职，但他并不离开武昌，仍然暗中控制文武员属。我因吴文节公死事之惨，说了他几句，他便迁怒于我，指使下属不听号令。长毛围城三个多月，城内文武却各怀异志。诸君替我想想，这武昌如何能守？”

众人叹息。

“署总督台涌也畏敌如虎，不发一兵来武昌增援。粮尽援绝，军中怨声载道。十五日夜里，当长毛猛攻武胜门时，崇纶却领着亲兵，化装成百姓出城逃命去了。十六日清早，总兵李文广冲进我的房子，喊道：‘中丞，眼下城里只剩下一千饥疲之兵，再不出城，便要全军覆没了。’我说：‘我身为巡抚，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岂可舍城出逃！’李总兵哭着说：‘中丞，崇纶世受国恩，却临危仓皇逃命，台涌握有重兵，却一兵不发。中丞你死守武昌三个月，与士卒一起喝菜汤、上城楼，却落得如此下场。朝廷忠奸不分，贤愚不辨，令人气沮。中丞纵然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百战幸存的一千弟兄们着想。他们都是忠于朝廷的硬汉。’说着说着，他便跪下，拉着我的衣袖叩头说，‘中丞，我请求你为国保存这一千忠良吧！’我被李总兵说得六神无主。突然一阵炮响，文昌门被攻破，长毛涌进武昌。李总兵拉着我上马，从望山门出了城，一路向南奔来。”

关于青麟，《清史稿》本传中有如下相关介绍：青麟字墨卿，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入翰林院。咸丰三年出任湖北学政，四年授湖北巡抚。在鄂抚任上丢失省城武昌。城破后逃往湖南长沙，后又折转荆州。荆州将军官文奉旨将其正法。数日后，曾氏收复武昌，奉命调查历任督抚守城情事。曾氏为此上折：“武汉之所以再陷之由，实因崇纶、台涌办理不善，多方贻误，百姓恨之入骨，而极称前督臣吴文镕忠勤忧国，殉难甚烈，官民至今思之，即于前抚臣青麟亦尚多哀怜之语，无怨恨之辞。”“吴文镕既没，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端龃龉，求弁兵以护卫而不与，请银两以制械而不与，或军务不使闻知，或累旬不相往还。青麟在长沙时，与臣言及崇纶之多方掣肘，台涌之坐视不救，辄为之椎胸痛恨，怒眦欲裂，未知曾否入奏。”

青麟说到这里，低下头来，显出一副又羞又愧的神情。这时，刘蓉在旁向曾国藩使了个眼色，随即离席。曾国藩对青麟拱拱手

说：“墨卿兄稳坐，我出去更衣即来。”

二 湖北巡抚做了彭玉麟的俘虏

曾国藩出门后，悄声问刘蓉：“孟容有何见教？”

刘蓉说：“克复武昌，就在青麟身上。”

“此话怎讲？”

刘蓉附在曾国藩耳边，说出一条计策来。曾国藩笑着说：“人称你为小亮，果真名不虚传。”

说着，二人一先一后回到厅里。曾国藩皱着眉头对青麟说：“墨卿兄的处境，实在令人同情。不过，”他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省城丢失，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巡抚罪当斩首。”

青麟脸色惨白，冷汗直流，抖抖地说：“我亦知皇上不会饶过，还望诸君为我将实情奏报，即使皇上不能网开一面留下青麟残躯，但能为国家保存这一千忠良之士，我死亦值得了。”

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两眼无神地看着眼前的茶碗。

曾国藩说：“有一个办法，或许可使墨卿兄将功补过，换取皇上的宽恕。”

“涤生兄有何高见？”就像一个即将毙命的落水者看到上游漂来了木头，青麟眼中闪出希望的光芒。

“目前湘勇已分三路北进，即日将达武昌，倘若墨卿兄为湘勇光复武昌出力，则前过可补。只是颇有一点危险，不知老兄愿为否？”

曾国藩摸着胸前的胡须，两只三角眼盯着青麟那张典型的尖细泛白的旗人脸，似乎在审视着他的胆量。曾国藩出自对吴文镕的怜悯，固然同情青麟的处境，但实际上是瞧不起这个怕死鬼的。

“青麟已犯死罪，何险可惧？涤生兄，你只管说。”青麟说的是实话。

“我有一个主意，也不知可用不可用，说出来，尚请骆中丞和季高兄润芝兄指点。我想以三百精干湘勇，作老百姓打扮，装成半路上捉住墨卿兄的样子，然后把墨卿兄送到武昌长毛头领那里，以此博得长毛的信任，埋伏在武昌城里作内应。到时里应外合，收复武昌就容易多了。”

“此计甚好。”左宗棠说，“只是要有几个胆大心细会办事的人去干，要打入贼窝子里去。据说打武昌的长毛头，就是不久前进犯我湖南的那个人，湘潭收复后，他匆忙带兵返回湖北，攻陷了武昌。”

陆军得胜歌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陆战真秘诀。第一扎营要端详，营盘选个好山冈。

不要低洼潮湿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后有退步前有进，一半见面一半藏。

看定地方插标记，插起竹竿牵绳墙。绳子围出三道圈，内圈略窄外圈宽。

六尺墙脚八尺壕，壕要筑紧墙要牢。正墙高要七尺满，子墙只有一半高。

烂泥碎石不坚固，雨后倒塌一缸糟。一营只开两道门，门外驱逐闲杂人。

周围挖些好茅厕，免得热天臭气熏。三里以外把个卡，日日守卡夜夜巡。

第二打仗要细思，出队要分三大支。中间一支且扎住，左右两支先出去。

另把一支打接应，再要一支埋伏定。队伍排在山坡上，营官四处好瞭望。

看他那边是来路，看他那边是去向。看他那路有伏兵，看他那路有强将。

壮。	那处来的真贼头，	那边做的假模样。	件件看清件件说，	说得人人都胆
仗。	他呐喊来我不喊，	他放枪来我不放。	他若扑来我不动，	待他疲了再接
虎。	起手要阴后要阳，	出队要弱收队强。	初交手时如老鼠，	越打越强如老
毫。	打散贼匪四山逃，	追贼专从两边抄。	逢屋逢山搜埋伏，	队伍切莫乱分
间。	第三行路要分班，	各营队伍莫乱参。	四六队伍走前后。	锅帐担子走中
汉。	不许争先太拥挤，	不许落后太孤单。	选个探马向前探，	要选明白真好
梁。	每日先走二十里，	一步一步仔细看。	遇着树林探村庄，	遇着河水探桥
忙。	遇着岔路探埋伏，	左边右边都要防。	遇着贼匪来迎敌，	飞马回报不要
帮。	看定地势并虚实，	迟报一刻也不妨。	前有探马走前站，	后有将官押尾
令。	过了尾帮落后边，	插他耳箭打一千。	第四规矩要肃静，	有礼有法有号
安。	哨官管兵莫太宽，	营官也要严哨官。	出营归营要告假，	朔日望日要请
拿。	若有公事穿衣服，	大家出来站个班。	营门摆设杖和枷，	闲人进来便锁
查。	不许吸烟并赌博，	不许高声大喧哗。	奸淫掳掠定要斩，	巡更传令都要
回。	起更各哨就安排，	传齐夫勇点名来。	营官三夜点一次，	哨官每夜点一
笑。	任凭客到文书到，	营门一闭总不开。	衣服装扮要料峭，	莫穿红绿惹人

哨官不许穿长衣， 兵勇不许穿软料。 脚上草鞋紧紧穿， 身上腰带紧紧缠。

头上包巾紧紧扎， 英雄样子都齐全。 第五军器要整齐， 各人制件好东西。

杂木杆子溜溜圆， 又光又硬又发绵。 常常在手摸得久， 越摸越熟越值钱。

锚头只要六寸长， 耍出杨家梨花枪。 大刀要轻腰刀重， 快如闪电白如霜。

枪炮钻洗要干净， 铅子个个要合膛。 生漆皮桶盛火药， 勤翻勤晒见太阳。

锄锹镢子要粗大， 斧头要嵌三分钢。 火球都要亲手制， 六分净硝四分磺。

旗帜三月换一次， 红的印心白的镶。 统领八面营官四， 队长一面哨官双。

树树摇出如龙虎， 对对走出似鸳鸯。 第六兵更要演操， 清清净净莫号嘈。

早习大刀并锚子， 晚习扒墙并跳壕。 壕沟要跳八尺宽， 墙子要爬七尺高。

树个把子十丈远， 火球石子手中抛。 闲时寻个宽地方， 又演跑队又演枪。

鸟枪手劲习个稳， 抬枪眼力习个准。 灌起铅子习打靶， 翻山过水习跑马。

事事操习事事精， 百战百胜有名声。 者个六条句句好， 人人唱熟是秘宝。

兵勇甘苦我尽知， 生怕你们吃了亏。 仔细唱我《得胜歌》， 保你福多又寿多。

胡林翼说：“此人是长毛伪翼王石达开的胞兄石祥祯。派去的人，要善于临机应变，弄些乖巧法子出来，把此人拉下水。”

骆秉章也说：“这个主意可行。季高说得对，要选几个靠得住的

人。”

青麟想：把我送回武昌交给长毛，万一长毛先把我处死，怎么办呢？但这层意思他不敢说出，只得硬着头皮说：“一切凭涤生兄安排！”

一队穿着各色衣服的百姓，在通往武昌的大道上疾行，他们正是曾国藩派出的化了装的三百湘勇，为首的是水师统领彭玉麟，副手是康福和鲍超。鲍超是个粗鲁汉子，曾国藩挑选他，是因为看重他高超的武艺，危难之际，他一人可顶十人用。

这天正午，在纸坊客店里吃罢中饭后，彭玉麟对青麟说：“中丞，请您老委屈一下，戏要开场了。”

青麟懂得他的意思，说：“你动手吧！”

几个湘勇上前，用一根粗麻绳将青麟的上身捆得严严实实，押着他，向武昌城走去。

酉初时分，彭玉麟一行来到武昌望山门。为防奸细混入，武昌各门把守严密。巡视望山门城防的是周国贤，他和康禄一样，也已升为师帅了。康福眼尖，一眼看到站在城楼上的，竟是野人山上的仇人，忙把帽檐拉下，并钻进人堆里。周国贤威严地发问：“城下是何人在喧闹？”

彭玉麟走上前，靠着城墙根，以一口纯正的安徽话答应：“将军，我等本是武昌城里的良民。前几天被青麟裹胁出城，半途间我们杀了青麟的亲兵，把青麟抓了起来，现送给将军发落。”

周国贤问：“你既然是武昌人，为何口音不对？”

彭玉麟对此早有准备。在路上时，彭玉麟就想到，长毛最担心的是湖南派湘勇救援武昌，这一队人从南边来，如果讲衡州话，就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既然不会讲武昌话，不如讲安徽话，消除他们对湘勇的戒备。彭玉麟不慌不忙地说：“在下本是安徽人，十年前来到武昌

城里开茶庄，口舌拙，学不来湖北话，只会讲家乡土话。”

周国贤听彭玉麟讲得有理，不再查问了，高声说：“你们把青麟推出来！”

彭玉麟把五花大绑的青麟推到前面，城楼上有认得青麟的，告诉国贤，捆绑的正是前湖北巡抚。国贤不再怀疑，打开城门，放彭玉麟一行进了城，并要彭玉麟押着青麟去见石祥祯。彭玉麟对三百化了装的湘勇说：“各位都回自己家去吧！”

湘勇便按路上所商量好的，三三两两地散开去。康福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走到彭玉麟身边。彭玉麟指着康福、鲍超对国贤介绍说：“这二位都是敝庄的伙计，康大、鲍四，擒拿青麟，主要靠鲍四的功夫。在下名叫彭忠。”

国贤将他们带到设在原巡抚衙门的西征军湖北总部。石祥祯十分高兴地接待他们，亲热地说：“难得三位壮士对天国一片忠心，擒拿妖头。”

彭玉麟说：“青麟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人人痛恨。敝茶庄的一点积蓄亦被清兵抢去。在下与两位伙计被裹胁的那天，就打算在路上擒拿他们，只是一路无下手机会。走到蒲圻时，青麟的护兵大部分逃散，只剩下百把人了。我见机会已到，便暗中串通难民在半夜起事。难得鲍四好武艺，康大亦一旁协助，杀死几十名卫兵，把青麟活捉了。”

石祥祯端详着鲍超、康福，连声说“好汉，好汉”，并吩咐亲兵拿出五百两银子来。彭玉麟忙站起推辞：“将军，我等捉拿青麟，并不是为了赏银，实是为民除害，为敝庄雪恨，若是赏银子，倒是看轻了我们。”

石祥祯是个豪爽的人，见彭玉麟这样说，愈加喜欢：“好汉不要银子，就算了吧！既然茶庄破产，若是愿意的话，和我们一起灭清妖，打江山吧！我看三位均非等闲人，天国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好

汉。”

彭玉麟一听，正中下怀，忙又离座答道：“蒙将军错爱，彭忠等愿随将军马后！”

石祥祯大喜，命令亲兵将青麟带上来。

青麟被押了上来。他瞧见彭玉麟等均是座上之客，心里放心。他不慌不忙地走着，站在石祥祯面前，并不下跪。石祥祯愤怒地喝道：

“狗官跪下！”

青麟仍不动。亲兵上来，一脚扫过去，青麟立刻扑倒在地，想起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俗话，只得勉强跪着。

“狗官，报上名来！”石祥祯虎目怒睁，吼声如雷。青麟吓了一跳，好一阵才平息下来，低声回答：“丙申科进士前翰林院侍讲学士，现任礼部右侍郎，差委湖北学政，湖北巡抚青麟。”

“妈的，死到临头了还要神气，什么侍郎、巡抚，统统都是妖孽，都要斩尽杀绝！”青麟跪在地上，不敢回嘴。石祥祯又问，“狗官，你知罪吗？”

青麟抬起头，望一眼彭玉麟。彭玉麟向他丢了一个眼色。青麟像喝了一口参汤似的，精神振作起来，说：“本抚院无罪。”

“妖头，你还嘴硬！这些日子，武昌百姓诉苦伸冤的接连不断，待我数几桩给你听听，看你有罪无罪。妖头，你仔细听着：自从去年正月，我天国将士撤离武汉三镇，向小天堂进军时，你们蜂拥进城，疯狂倒算，杀害与我天国有往来的无辜百姓三万余人。这是不是罪？这一年半来，你们在这里对百姓肆意掠夺，横征暴敛，数万百姓家破人亡，四处逃荒。这是不是罪？你手下的官吏敲诈勒索，贪污中饱，你的几千兵卒明火执仗，抢劫财物，杀人越货，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这是不是罪？说！”

石祥祯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一个茶碗被震得跳下来，摔得粉碎，尽管有彭玉麟等人坐在上面，青麟还是吓得心惊肉跳。略为平静后，他为了不在彭玉麟面前失去面子，强作镇静地回答：“刚才所说的，有的不是罪，有的言过其实，即使所说皆实，也是本抚院前任的事，非本抚院所为。”

石祥祯大怒：“我不管是你干的，还是你的前任干的，总之都是你们这些妖头狗官的所作所为。吴文镕已被我天国处死，崇纶逃走了，一旦抓获，绝不会让他活着。天理昭彰，三位好汉把你抓来了，我今天岂能容你！”

石祥祯猛地站起来，大声命令：“把狗官推出，给我砍了！”

青麟一听，吓得瘫倒在地，晕死过去。彭玉麟也没料到这一着，他慌忙起身，对石祥祯一拱手：“将军暂息雷霆之怒。青麟之罪，十恶不赦，不过，依在下看来不如暂且关他几天。听说曾国藩就要率湘勇前来攻武昌，待活捉曾国藩、塔齐布等人后，再召集武汉三镇父老公审他们，岂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石祥祯说：“彭兄说得有理，就让他再苟活几天吧！押下去！”

亲兵过来，像拖一条死狗似的，把青麟拖了下去。

三 薛涛巷的妓女蚕儿真心爱上造反的长毛头领

五天后，从中路进军的塔、罗七千人马一路顺利地来到武昌城下。从水路进军的杨载福、李孟群一万水师，在城陵矶遭到曾天养的阻击，陈辉龙、褚汝航被打死。杨载福收拾部队，乘曾天养得胜放松警惕的空隙，夜袭太平军，杀了曾天养。水师突破洞庭湖，此后，便顺流东下，没有遇到大的阻力。东路胡林翼、李元度率领的三千人马，军行迅速，驻扎崇阳、通城一带的太平军没有料到这一着，几仗下来吃了亏，便丢下城池粮草，向武昌靠拢。胡林翼一路战果最大：收复通城、崇阳两城，得粮食二十万石，马草无数，先行向朝廷报捷。十天后，这三支队伍便会师武昌城下。水师在北，中路在南，东

路在东，对武昌城形成一个三路包围的局面。湘勇和太平军展开激烈的争斗，双方互有胜负。由于从崇、通两城缴获了大批粮草，湘勇军心稳定，而太平军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内部出现恐慌。

几天后，曾国藩派彭毓橘潜入武昌城。经过几番周折，这天深夜，彭毓橘突然出现在彭玉麟等人的住房——巡抚衙门旁边建筑考究的刘家宅院里。彭玉麟见到彭毓橘，又惊又喜，二人互通了情况。彭毓橘说：“湘勇老营就设在洪山脚下，曾大人急切想了解城里的情况。”

彭玉麟说：“石逆等人虽然对我们很热情，但我们无法打入他的内层，机密尚并不知。”

彭毓橘说：“曾大人希望你们像孙猴子那样，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等待时机，先捣毁他们的巢穴，然后夺取两道城门，里应外合，拿下武昌。”

彭玉麟等人和彭毓橘商量大半夜，约定每隔三天彭毓橘来一次，交换城里城外的情况，遇有特殊事情，则随时通报。

过两天，康福对彭玉麟说，“我这几天到城里各处逛了逛，见司门口贴了一张取缔妓女的告示。正看着，人群中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唾了一口痰在告示上，边走边骂：‘该死的长毛，断了老娘的生意。’”

“那一定是个开妓院的鸨母。”鲍超插话。他对这些事最有兴趣。

“被你说对了，确是个鸨母。”康福看了鲍超一眼，继续对彭玉麟说：“我跟在她的后面，看她进了一条巷子。巷子口钉着一块木牌，上写‘薛涛巷’三字。”

“这就是鸨母的住处了。”彭玉麟说。

“为什么薛涛巷就是妓院呢？”鲍超奇怪地问。

“这你就不懂了，打完仗后跟我读几年书吧！”康福笑着说。

鲍超不服气地说：“这要读啥子书。我想你们以前一定都在武昌城里嫖过妓女，所以记得这条巷子名，这会子倒又来耍弄我。”

“放屁！”康福不再理睬鲍超，对彭玉麟说，“我想找个妓女送一个人。”

“送给谁？”彭玉麟好奇地问。

“长毛头领石祥祯不过二十多岁，这样一条猛虎般强壮的汉子，身边没有一个女子，他如何打熬得过。”

鲍超又笑着插话了：“康福巴结石逆可算到家了，我也是条猛虎般的汉子，怎么没想到送个妓女给我呢？”

“送给你有什么用？我这是范蠡送西施之计。”

彭玉麟说：“这种美人计历代都有，但我向来鄙视，实非正人君子之所为。”

鲍超对此大不以为然，说：“雪琴大哥，像你这样迂腐，还办什么大事！管他卑鄙不卑鄙，只要对我们有好处就干。我看此计要得，但要那野鸡死心塌地为我们做事才好，若是他们一日夫妻百日恩，把我们卖了，到头来是偷鸡不着蚀把米，逗人笑话。”

康福说：“鲍大哥说了半天话，只有这两句才是正经的。不过你放心，鸨母和妓女爱的是钱，送她们千把两银子，再告诉大兵压境的厉害，谅她不会卖我们。”

彭玉麟说：“为了打武昌，就违心行一次美人计吧！听说长毛纪律很严，男女不能混杂，除开伪天王和东、北、翼诸伪王可以妻妾成群外，就是夫妻都不能同房，违者杀头。石逆怎么可以公开娶一个女子呢？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康福低头沉思片刻，想出一个主意来。

第二天傍晚，彭玉麟来到西征军总部，对石祥祯说：“石将军，彭某今日备薄酒一杯，请将军赏光。”

石祥祯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请我的客？”“今日是在下贱诞，借将军虎威增色。”

“好，我向足下恭贺。”石祥祯爽朗地笑着说。

说着便和彭玉麟出了大门，来到刘家宅院。

这里已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康福、鲍超穿戴一新。康福见只有石祥祯一人来，便不戴眼镜。四人叙礼毕，坐下饮酒。大家谈天笑笑，十分欢悦。过一会儿，彭玉麟喊道：“蚕儿，出来给石将军斟酒。”

话音刚落，从里屋走出一个人来。石祥祯见来人虽是男子打扮，但极为纤小，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腰肢摆弄，就像一个女人。再看那人脸上，细眉秀目，嘴如樱桃，愈看愈不对劲。蚕儿见石祥祯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便径直朝他走来，嫣然一笑，两只眼睛水波粼粼地望着石祥祯，似乎含着千种柔情、万般蜜意，把个石祥祯弄得心猿意马。斟完酒后，彭玉麟说：“蚕儿，给石将军唱个曲子吧！”

蚕儿回到里屋，抱出一个琵琶来，大大方方地坐在酒席边，将弦轻拢慢拨，清清喉咙，唱出一曲小晏的《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歌声清亮婉转，绕梁不绝。石祥祯出生二十八年来，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而雅的歌曲，他完全被蚕儿的人和歌声所陶醉。鲍超嚷道：“蚕儿，方才那个曲子好听是好听，就是不大好懂。石将军是刀枪堆里的英雄，谅他也不爱听这种文绉绉的曲子，你就来一首俗一点的吧！石将军，你说呢？”

“好，好！”石祥祯一双眼睛一直盯在蚕儿的脸上，随便地答应

着。只听见蚕儿又唱开了：

傻酸角，我的哥，合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歇卧。将泥儿摔碎，着水儿重合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唱得好，真过瘾！”鲍超乐得手舞足蹈。蚕儿唱完这曲“哥哥妹妹”后，石祥祯终于恍然大悟了，他笑着对彭玉麟说：“彭兄，蚕儿是个姑娘吧！”

彭玉麟颌首微笑：“将军慧眼，到底看出来了。蚕儿是贱内的满妹，今年十八岁，外舅因无男孩，蚕儿生下后，便一直作男儿打扮。长大后，蚕儿倒习惯着男装，不爱女儿粉黛了。”

石祥祯哈哈大笑：“有趣，有趣！我看还是女儿装为好，蚕儿擦粉抹脂后会更漂亮的。”

彭玉麟对蚕儿说：“既然石将军喜欢，你就回房去换衣服吧！”

待到蚕儿换了衣服出来，石祥祯觉得眼前蓦地一亮，但见她描画着两条细长新月眉，精心敷着浅浅的眼影，洁白的两颊抹上薄薄的胭脂，小小的嘴唇上涂着红艳如火的口红；头上插着一支镶嵌八宝珠花，耳上挂着珍珠吊环；身着大红绣花紧身袄，下配翡翠撒花绉裙，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光彩照人。石祥祯这个血气方刚的汉子，第一次见到如此佳丽，不觉呆呆地凝望，如醉如痴。

康福对着彭玉麟微笑，好像说：“怎么样？鱼儿上钩了吧！”

“石将军，”玉麟一声轻呼，把醉迷的石祥祯唤醒，“请喝酒。”石祥祯意识到自己失态，很不好意思地赔笑：“好，彭壮士请！”

“石将军，”彭玉麟又亲热地叫了一声，“蚕儿是外舅外姑掌上明珠，今年虽已到了十八岁，却并未字人。蚕儿自小心性甚高，非英雄不嫁。今天我看她如此顺从将军之意，脱下男子装，换上女儿服，一定是看上了将军。蚕儿与将军，倒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彭某斗胆问一问，将军可否愿与彭某结下这桩姻缘？”

蚕儿听了这话，羞得满脸通红，转身进了里屋。灯光下，石祥祯见蚕儿这么一红脸，真如一朵娇滴滴的盛开芍药，那一缕魂魄早已随着她去了。听到彭玉麟这句话，他大喜过望：“我今年二十八岁，并未婚娶，令姨国色天香，宛如仙女。哎，”说到这里，石祥祯突然叹了一口气，“只是我石祥祯没有这个艳福呀！”

彭玉麟故作惊讶地问：“将军何故出此言？”

石祥祯泄气地说：“彭兄，你或许不知道，我天国严别男女，男归男营，女归女营，男女不得结合。我身为一军统帅，岂能带头违反禁令。”

彭玉麟一本正经地说：“将军，请恕彭某妄言，天国事事都好，就是这条纪律，大大地不合人情。古人说，夫妻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若男女不结合，岂有我人群生衍繁育？且天国在这件事上亦不公平，天王、东王、北王及令弟翼王可以王娘成群，而兄弟们却连个妻子都不能娶，这能服人心、慰众望吗？石将军，你一个七尺男儿，勇冠三军，难道还不能堂堂正正地娶一个女人吗？我看此事大可不必顾虑。”

“国法不容情呀！”石祥祯苦笑，说完紧闭双眼，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康福对彭玉麟说：“彭兄，蚕儿不是爱着男装吗，就让她穿着男子的衣服侍候石将军，岂不两全其美！”

彭玉麟笑道：“还是我这个伙计有办法，就这样吧。我今夜就送给将军一个随从小厮。”

石祥祯开心地大笑，当夜便带着这个身着男装的蚕儿回府了。

石祥祯每天忙着指挥打仗，白天几乎没有工夫跟蚕儿说一句话。身着男装的蚕儿，也没有引起西征军总部其他人的注意。但相处七八天后，薛涛巷的妓女却处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中了。那天，蚕儿从康福手里接过三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康福要她与石祥祯虚与委蛇十天半月，偷取他的军事机密，随时禀报。湘勇攻下武昌后，一定赎她离

开薛涛巷，回到天门老家去。蚕儿是个苦命的孩子，七岁时就死去了父亲，母亲带着她和九岁的哥哥艰难度日，十三岁那年，哥哥身染重病，奄奄待毙。为了救儿子，也为了给女儿寻一条出路，母亲狠了狠心，把蚕儿卖给一个来找丫环的中年妇人。谁知中年妇人并不是正经人，而是武昌城里的鸨母。十六岁那年，鸨母便逼着蚕儿接客。蚕儿在泪水中过了一年多，直到近半年来，才慢慢安了心。她自认命苦，再哭也是空的，只望积蓄点钱，今后自己赎身再嫁人从良。太平军取缔妓院，打破了她的梦，她对太平军没有好感。康福送给她三百两银子，并许诺帮她逃出火坑回老家，她感激不尽，愿为他效力。这几天来，蚕儿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身边这个造反的长毛头领，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蚕儿两年来接的客不下百个。那些名为男人的人，要么是花花公子、膏粱子弟，要么是糟老头子、混账流氓，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男人。但这个石祥祯不同，他英俊威武，堂堂一表，身体中有一股旺烈的阳刚劲气；他豪放豁达，气魄恢宏，城外数万大军包围，他视之如无物。他对自己体贴爱护，把自己作为心上人，不是玩物。“这是天地间一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蚕儿常常这样自言自语。蚕儿的少女情愫第一次萌发，她从心里爱上了这个造反谋乱的头目。特别是每天深夜睡觉前，蚕儿倚窗看石祥祯在草坪上舞剑。星月下，寒光闪闪，身影矫健。那一副英豪潇洒的模样，直把蚕儿看得呆呆的。英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蚕儿觉得自己在石祥祯面前既渺小又卑下，她真的愿意这一辈子跟着他，真心实意地侍奉他。但他又是一个遭极刑、灭九族的反叛头啊！蚕儿想到这里，便害怕得要命。康福说，外面有几万官兵包围了，随时都会打进来，长毛一个都走不脱。哎，算了吧！石祥祯再好，也不能真正嫁给他，只要今后出了火坑，凭着自己的长相，一定可以找个老实敦厚的汉子，平平安安过日子，虽苦也强过担惊受怕。想到这里，蚕儿换上一件太平军两司马的衣帽，迈着男人的步伐，出了总部大门，来到旁边的刘家宅院。

“彭大人，有一件顶重要的机密。”蚕儿第一次干这样的大事，心跳得很厉害，脸涨得通红，神情紧张。

彭玉麟倒了一杯茶过来：“不要急，慢慢说。”

“今天一大早，我正在给石祥祯打扫房间，听他在隔壁跟另一个长毛头领谈打仗的事。我只听见他们说翼王的援兵已从江西出发，四天后便会来到武昌城下。他们很高兴地说，翼王的兵一到，城里城外夹攻，一举歼灭湖南来的人马。”

彭玉麟暗自一惊，问：“你听他们说援兵有多少？”

“有四五万。”

“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后来他们便一起到外面吃饭去了，我也不好跟着，也不知他们再说些什么。”蚕儿急着说，“我要走了，待得久了，怕他找不到我生疑心。”

“你回去吧！”彭玉麟拿出十两银子来给蚕儿，“你方才的话很重要。这几天你只要听到打仗的事，便要来告诉我们。”

待蚕儿出门，彭玉麟对康、鲍说：“蚕儿讲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估计曾大人尚不知道。武昌城一定要在石达开的援兵来到之前攻破。否则，我们便处于腹背受敌的逆境，就很危险了。”

康福说：“我这就出城，向曾大人禀报，今天闭城门前一定赶回来。”

听完康福的禀报后，曾国藩感到事态很严重。三路人马围武昌，已经有二十来天了。武昌城大，两万人马根本就不能把城围死，城内的太平军依旧可以从外面获取粮草。湘勇攻了几次城，都被太平军打退。旷日持久，已使曾国藩苦恼，如今他们的援兵将到，湘勇全都集中在这里，这一仗若再打败，那就彻底完了。为筹谋攻下武昌之策，曾国藩一夜不寐，时而躺在床上，时而披衣徘徊，拿不出一个好主意来。

第二天上午，曾国藩仍在思考攻城之策，彭毓橘进来报告：“大人，门外有个读书人求见。”

尽管此时曾国藩很讨厌有人打断他的思路，但听说求见的是读书人，还是传令接见。

来人约摸五十余岁，一副老塾师打扮。曾国藩想早点结束这次不太合时宜的会见，便以温和的态度开门见山地问：“老先生见鄙人有何事？”

那人回答也直截了当：“特向大人献攻武昌之计。”

曾国藩喜出望外，忙问：“老先生有何妙计？”

“大人屯兵武昌城外已二十余天，在下一一直很注意大人与长毛之间的胜负。以这二十来天的情形看，若不采取奇策，武昌可能难以攻下。大人兵少，又从湖南远道而来，粮饷供应不易，宜速战而不能拖延。且长毛在长江下游尚有几十万人马，倘若发兵来救，则大人处境危矣。”

曾国藩微微点头说：“老先生言之有理。”

“大人，前年年底，长毛来攻武昌，那还是常中丞、双提督在守城，长毛开头几天攻不下，后来挖了几个地道，每个地道里塞了几百斤炸药，这才把城墙轰倒的。以后地道又被填平，人们也就慢慢忘记了。在下却记得，长毛挖了十多处地道，还有一半多没有炸开，若把这些地道口找出来，把以前的炸药清出，再堆放加倍的好炸药，不愁武昌城墙不倒。”

曾国藩问：“时隔一年多了，那些地道口还找得到吗？”

“找得到。在下当初一一记下它们的位置，莫说只有一年多，就是十年后都找得到。”

世上居然也有这样的有心人。曾国藩正感欣慰，又突然想起靖港上当的教训，他不敢轻易相信这个陌生人，甚至怀疑这个塾师可能是太平军派出的奸细。曾国藩换了一种使人心寒的犀利目光，把眼前的老塾师注视良久，然后慢慢地说：“老先生，我军驻扎洪山二十来

天，并没有一个人对我谈起地道之事。你为何前年就记得那样仔细，供今天攻城之用。老先生难道有未卜先知之本事？”

塾师见曾国藩不信任他，心中甚不自在，说：“大人，在下并无未卜先知的本事，当初记下的目的，只是为了记下长毛的罪行。长毛到处烧毁学宫，辱骂先圣，妄图以上帝耶稣来代替孔孟程朱，在下对这批乱世之贼恨之入骨，自思不能操刀杀贼，却可以秉笔直书，将他们的罪恶昭示天下，告诉后代子孙。长毛挖地道之事，也就被在下记了下来。大人若不相信我，我现在就走。”

曾国藩见他说得有道理，立刻笑道：“老先生不必生气，两军对垒之际，鄙人不得不小心。今夜就烦老先生带领我们去找地道口。”

当夜，塾师带着曾国藩找到五六处未炸开的地道，证明所说不误。曾国藩拿出五十两银子酬谢，塾师推辞几次，也便收下了。

天亮前，彭毓橘再次潜入刘家宅院，约定二十二日半夜，内外夹攻，希望彭玉麟等人从太平军总部杀出，如能杀掉石祥祯，则立下大功。

四 康福挥刀砍杀之际，一眼看见弟弟康禄

二十二日傍晚，当蚕儿从康福手里接过毒药时，她的手抖抖的，浑身发软，一回到屋里，便瘫倒在椅子上，半天起不来。康福吩咐的话一直在脑中盘旋：“今天夜里，在石祥祯就寝前，将毒药放在茶碗里，无论如何要劝他喝下这碗茶。毒药要半个钟点后才发作，趁这个机会逃出总部，躲进刘家宅院。”石祥祯马上就要回来了，蚕儿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既是一个造反的长毛头领，又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对他，她又怕又爱。到武昌城破时悄悄离开他，这点，蚕儿咬咬牙可以做到，但要亲手放毒药去毒死他，她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听到石祥祯进屋的脚步声，蚕儿一跺脚，狠下心将毒药放进茶壶里。正在这时，石祥祯推门进来了。

石祥祯今夜很高兴。他看到因过度紧张而满脸泛红的蚕儿，觉得

她比往日更美。他摸了摸蚕儿的脸，热得烫手，再摸摸额头，更烫。石祥祯惊奇地问：“你病了？”

蚕儿下意识地摇摇头。

“你脸上和额头都烫得厉害。”

蚕儿情急生智：“我刚才喝了一口酒。”

石祥祯深情地望着她：“蚕儿，你真美。这几天委屈你了，也没有好好地跟你说几句话。你是个讨人喜爱的女子。”

蚕儿奇怪，今夜怎么这多话？她怯怯地说：“将军，你今天很高兴。”

石祥祯笑道：“你说对了，蚕儿。我的弟弟翼王率领五万援军后天就要来到武昌，我们内外夹击，马上就会将曾国藩活捉。到那时，我们在阅马厂开公审大会，将青麟、曾国藩押上台，让老百姓诉苦伸冤，扬眉吐气，你姐夫的茶庄也可复业了。”

“真的？！”蚕儿现出惊喜的样子。

“真的。蚕儿，把湖南来的人马打败，杀了曾国藩后，我要亲自到天王那儿去禀报，请天王实践他自己上次撤离武昌时，对全体兄弟姐妹们所许下的诺言。”

“天王当时许下了什么诺言？”蚕儿问。

“天王当时说，进了小天堂，成了家的夫妻团聚，没有成家的，男婚女嫁。”

“那后来又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也不知天王是怎么想的，怪不得兄弟们都有怨言。我要为你，为我，也为天国所有的兄弟姐妹面奏天王。蚕儿，”祥祯摸着蚕儿的手说，“到那时我要你脱下男人的衣服，换上最美丽的凤冠霞帔，我

和你拜天地天父天兄，做一世恩爱夫妻，白头到老。”

石祥祯的这几句话，像一罐蜜似的灌进蚕儿的心里，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幸福，如果真的能跟眼前这位英雄白头到老，也不枉此一生。但他是造反的逆贼，他们的造反能成功吗？

“将军，别人说你们成不了大事，今后要满门抄斩的。”

石祥祯哈哈一笑：“你听谁说的？我们的天王已在天京登基，我们水陆大军有百万之多，半个中国已是我天国的了。北征军马上就要打到北京，活捉咸丰妖头，清妖就要彻底灭亡了。蚕儿，你就等着做一品夫人吧！”

蚕儿被石祥祯说得满心高兴，她也觉得，在这样的英雄面前，应该没有敌手。石祥祯又说：“蚕儿，去年我在天门收下了一批兄弟。”

“将军到过天门？”一听到说起自己日夜思念的家乡，蚕儿立刻想起了母亲和哥哥。

“我去年在天门驻兵一个月，杀了天门的狗官，开仓放粮。那一天，一位中年妇女牵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来到我的身边，对我说：‘老总，你们真是好人啊。没有你们，我们娘儿俩早就饿死了。我儿子要投军，老总，你收下他吧！跟着你们我放心。’妇人又转过脸对儿子说：‘小三子，你今后若有机会到武昌，千万要打听到妹妹的下落，见不到你妹妹，我死不瞑目呀！’”

蚕儿蓦地一惊，哥哥的小名不正是叫小三子吗？她急忙问：“将军，小三子的大名叫什么？”

“叫王金来。我今天正碰到他，问他妹子寻到没有，他摇了摇头。”

蚕儿完全明白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都还健在，她感谢太平军的大恩大德。而今，哥哥已参加了太平军，自己却要官府来谋害恩人和亲人。蚕儿仿佛大梦初醒，她暗自庆幸，还没有铸下大错，一切都

还来得及补救。石祥祯走到茶壶边，倒出一碗茶，蚕儿惊叫一声：“将军！”正在这时，门被打开，彭玉麟、康福、鲍超进来了。石祥祯笑问：“三位壮士，为何深夜来访？”

说罢又举起茶碗要喝，蚕儿扑过去，大叫：“碗里有毒！”

同时抽出一只手将茶碗打落在地。石祥祯被眼前的情景弄糊涂了。蚕儿指着彭玉麟等人对石祥祯说：“他们是官府的人。”

石祥祯一听，猛地抽出刀。鲍超气得大骂蚕儿：“你这个贱人！老子宰了你。”

边说，一把刀已向蚕儿头上砍来，石祥祯用刀拦住。这时国贤兄弟闻讯冲进来，一眼认出了康福，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响，破口大骂：“你这个千刀万剐的贱奴才，老子今天要将你碎尸万段！”

西征军总部立时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太平军层层逼过来，将彭玉麟、鲍超、康福三人围在当中，三人也不示弱，挥刀迎战，太平军虽多，一时却也近不了身。鲍超抡起大刀，抖擞着精神，一人对付二三十人，毫无惧色。杀得兴起，他猛然吼叫起来，顺手操起身边的案桌，朝人堆里打去，几个太平军兵士被砸得头破血流，鲍超趁机手起刀落，砍倒了几个。彭玉麟见屋里门外人越来越多，知久战下去必然吃亏，边战边对康福、鲍超说：“不要硬拼，准备从窗口冲出去！”

正在这时，惊天动地的炮声接连响起，石祥祯、周国贤等人一愣，彭玉麟等人趁这一瞬间跳上窗头，冲出屋外。三人脚刚落地，康禄带着十来名兵士从旁边绕了出来。康福对彭玉麟说：“你们快走，我在这里断后！”

彭玉麟想到还有带领三百湘勇攻破城门的大任务，便对康福说：“我和鲍超先走了，你略抵挡一阵就走，赶到文昌门。”

康福点点头，束紧腰带，大吼一声，挥刀冲过去，正要砍杀，一眼看见康禄，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康禄也发现眼前这位官府中的人就是自己的胞兄，也大出意外。康福不忍心弟弟死在湘勇手下，更不

愿兄弟刀枪相见，相互残杀，高声对弟弟说：“兄弟，武昌城就要破了，你赶快逃出去，逃出去！”说罢，刀虚晃一下，腾空跳上屋顶，踩着瓦片一溜烟跑了。

五 一律剜目凌迟

彭玉麟、鲍超指挥三百湘勇从城内杀出，打开了文昌门，湘勇潮水般从文昌门冲进城来。这些最先冲进城的湘勇，一个个像发了疯似的乱砍乱杀，城内秩序大乱。城外其他湘勇，则从炸开的缺口处蜂拥而入。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金银就抢。火光冲天，哭声动地。武昌城被湘勇攻下了。

天还没亮，当城内烽火弥漫，各处巷战还在进行的时候，曾国藩便带着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一班幕僚，在王鑫老湘营一百勇丁的保护下，乘马由望山门进了城。看到湖广第一大城市已由自己收复，曾国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激动。他转过脸，笑着对刘蓉说：“孟容，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你早年的佳句。”

刘蓉也笑道：“此情此景，也使我想起你早年的佳句。”

曾国藩念道：“明月半勾森画戟，秋风万里入悲笳。何当一鼓幽燕气，缚取天骄祀莫邪。这诗简直就为今夜而作。”

刘蓉也念道：“国家声灵薄万里，岂有大谿阻孱螳。立收乌合成齑粉，早晚红旗报未央。这不就是为此刻所吟的吗？”

二人在黑夜中相视大笑。郭嵩焘在一旁不服气地说：“你们都有旧作应了今日的情景，唯独我没有。”

“别人都说郭大有七步之才。你没有旧作，吟一首新诗也好嘛！”曾国藩笑着怂恿。

“好哇，我就作一首给你们看看。”一阵轻哼细吟之后，郭嵩焘高声念道：“江畔狼烟起中宵，频年民气半枯凋。文人也有雄豪梦，梦

驾长鲸控海潮。各位说如何？”

“好诗，真是好诗！”曾国藩用鞭子轻轻敲着马背，由衷地赞叹。

走在后边的王鑫，见他们几个吟诗，心里早就痒痒的了，听曾国藩称赞郭嵩焘，终于忍不住叫起来：“你们称赞郭翰林的七步之才，就看不起我这个未中举的王鑫。”

刘蓉说：“你未中举，我也未中举，谁看不起你了。你不作声，哪个知道你有无此雅兴。”

王鑫为人最好强，他见郭嵩焘七步成诗，也说：“看我也来个七步成诗。”

只听见马蹄踏踏响中，王鑫也念道：“浩劫名城将息兵，书生今夜建功名。十年寒窗堪回味……”

念到这里忽然卡壳了。郭嵩焘喊：“已经十多步了！”

陈士杰也催道：“快结尾呀！”

王鑫沉思一下，不慌不忙地提高声调：“不负深宵对短檠。”

众人一齐说：“结得好！”

曾国藩喜道：“还是璞山这首后来居上，今天诗社的鳌头让他占了。”

大家正在得意时，彭毓橘在一旁突然大叫：“当心冷箭！”

曾国藩赶紧把头低下，只听见脑顶一阵风过去，帽子已掉到马屁股后，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愤怒地命令：“彭毓橘，带人把这栋房子围起来！”

彭毓橘和王鑫将一百湘勇分成两组，从左右两边包抄射出冷箭的那栋房子。经过一场激烈搏斗，除战死者外，守在这栋房子里的十多

名太平军兵士全部被湘勇捉住了。曾国藩等人进了附近一家茶馆。茶馆主人早已吓跑，留下空荡荡几间房子。彭毓橘和王鑫将这十多名太平军押了进来，曾国藩余怒未消，凶恶地问：“刚才是哪个射的冷箭，有胆量的，在本部堂面前站出来！”

队伍里一人应声答道：“是你爷爷射的，怎么样？只可惜射高了点，再矮一寸，你早就魂归西天了。”

曾国藩盯着这人。他很惊讶这个矮矮小小的单薄汉子，竟然有这样大的胆量，一点都没有将他这个攻克名城的湘勇统帅放在眼里。曾国藩心里沮丧，突然吼道：“你这个倒行逆施的贼匪，死到临头，还如此放肆！你可知只要我一句话，你脑袋就要搬家吗？”

那汉子大笑道：“你爷爷魏逵如果怕死，早就躲起来逃走了。你不必啰嗦，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曾国藩一听“魏逵”二字，心里想：“这人就是串子会的大龙头，那个被人说成是青面獠牙的土匪吗？”

他走近魏逵身边，仔细再看一看，除满脸倔强外，清清秀秀的五官中没有一丝匪气。他奇怪地问：“你就是串子会的魏逵？”

魏逵圆睁双眼，对着曾国藩脸吐了一口唾沫，骂道：“曾剃头，你这个没人性的畜生，好端端的林秀才被你害死。老子今日若有刀在手，恨不得剥了你的皮！”

曾国藩勃然大怒，叫道：“统统拉出去，挖眼剖腹，凌迟处死！”

曾国藩想起那次受罗大纲训斥的耻辱，想起岳州出逃的狼狈，尤其是误中奸计，靖港惨败、投水自杀的丑态，心里顿时烧起万丈怒火，他以不可遏制的愤怒对彭毓橘下令：

“立即向全城传达我的命令，凡胆敢抵抗的长毛，抓到后，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剜目凌迟！”

六 来了个满人兵部郎中

攻下武昌的当天下午，杨载福指挥水师又一举克复汉阳城。曾国藩的报捷奏折，以日行六百里的速度向京师飞送。不久，上谕下达，嘉奖同日攻克武昌、汉阳之功，委任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没有想到，早在武昌将克未克之时，荆州将军官文已派人和署湖广总督杨需取得联系，先行向咸丰帝报捷。杨需因此由署理改为实授。曾国藩事后知道，心里很不好受。但毕竟有个一省最高长官的职务了，今后筹饷调粮调人，都可以由自己专断，不需仰人鼻息，这是值得宽慰的事。又想到尚在守制期中，如果不作点推让，难免招致物议。他给皇上上了一道谢恩折：

武汉克复，有提臣塔齐布之忠奋，有罗泽南、胡林翼、杨载福之勇鸷，有彭玉麟、康福之谋略，故能将士用命，迅克坚城，微臣实无劳绩。至奉命署理湖北巡抚，则于公事毫无所益，而于私心万难自安。臣母丧未除，葬事未妥，若远就官职，则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微臣两年练勇、造船之举，似专为一己希荣微功之地，亦将何以自立乎！

后面再奏，洪杨虽已受挫，然长江下游兵力强盛，未可轻视，拟将湖北肃清，后方巩固后，再水陆并进，直捣金陵。

刚拜折毕，亲兵报，衙门外有官员来拜见。曾国藩正与亲兵说话间，来人已昂首进了衙门，说：“曾大人，下官奉朝命来大人衙门报到。”

说着递上一个手本。曾国藩看那上面写着：德音杭布，镶黄旗人，由盛京兵部郎中任上调往曾国藩大营效力，等等。曾国藩看了这道手本，心里大吃一惊，暗思这样一个人物，朝廷何以差他到我这儿来，我又如何位置他呢？他在看手本的同时，以两眼余光将来人打量了一下。只见那人三十五六岁年纪，丰腴白净，是个极会保养的人。曾国藩满脸堆笑地招呼：“请坐，请坐。贵部郎光临，不胜荣幸。此处池小塘浅，难容黄河龙鲤。请问贵部郎台甫大号。”

“下官贱字振邦，小号泉石。”

“部郎怀振兴邦国之抱负，又有优游林泉之胸襟，实为难得。”

“大人过于推许了。”德音杭布得意地笑起来，说“大人一举收复武昌、汉阳两大名城，为国家建此不世功勋，下官十分钦敬。朝廷派下官来，虽说是襄助军务，但下官认为，这不啻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故欣然前来，望得到大人朝夕教诲。”

“部郎为朝廷镇守留都，功莫大焉。湘勇得部郎指教，军事技艺将会与日俱进。学生今后亦有良师，匡误纠谬，少出差错，无论于国于己，部郎此来，赐福多矣。”

“大人客气。请问武昌城内局面如何？”

“近日已渐趋安静，各项善后事宜正在顺利进行。只是常有小股长毛隐藏在街头巷尾，不时向我军偷袭。部郎若不在意，过两天，我陪部郎到城内各处走走。”

德音杭布听说城内尚不安定，心中有几分害怕，便说：“好，过几天再去吧！这两天我想与各位同寅随便晤谈，借此熟悉情况。”

曾国藩心想：看来这角色不安好心，得多提防才是。略停片刻，曾国藩换了一个话题：“部郎过去到过武昌吗？”

“下官过去一直在京中供职，前几年调到盛京，除开京城到留都这段路外，其他各处都没去过。久闻武昌名胜甚多，只是无缘一览。”

“这下好了，待战事平息后，学生亲陪部郎去登龟蛇二山，凭吊陈友谅墓、孔明灯，看看古琴台、归元寺。”

德音杭布大喜：“是啊，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武昌自古便是九省通衢之地，好看的地方多啦。只是不敢劳动大人陪同，待下官一人慢慢寻访。”

“部郎高雅，学问优长，实为难得。”

“惭愧，要说读书作诗文，下官只可谓平平而已。只是平生有一

大爱好，便是收藏字画碑版，可惜战火纷乱，旅途不靖，不曾带来，异日到了京师，再请大人观赏。”

曾国藩想起自己竹箱里正藏着一幅字，便笑着说：“学生亦好此类东西，只是没有力量广为收集。现身旁只有一幅山谷真迹，不知部郎有兴趣一看否？”

德音杭布立即兴奋起来，说：“下官能在此地看到山谷真迹，真是幸事。”

曾国藩本想要王荆七去卧室取来，突然想起郭子仪当年洞开居室，让朝廷使者自由进出的故事，便说：“部郎若不嫌国藩卧室齷齪，便一同进去如何？”

“大人起居间，下官怎好随便进去。”

“部郎乃天潢贵胄，若肯光临，真使陋室生辉。”

德音杭布虽是满人，但与爱新觉罗氏并无血缘关系，听此出格之颂，他乐得心花怒放，连忙说：“难得大人如此破格款待，下官真受宠若惊了。”



满族清兵

曾国藩领着德音杭布进了卧室。门一打开，简直令德音杭布不敢相信，这便是前礼部侍郎、现二万湘勇统帅的居室！只见屋内除一张床、一张书案、两条木凳、三只大竹箱外，再无别物。床上蚊帐陈旧黑黄，低矮窄小，仅可容身。床上只铺着一张半旧草席，草席上垒着

一床蓝底印花棉被，被上放着一件打了三四个补丁的天青哈拉呢马甲。屋里唯一饰物，便是墙上挂的当年唐鉴所赠“不作圣贤，便为禽兽”的条幅。德音杭布自幼出入官绅王侯之门，所见的哪一家不是纸醉金迷，满堂光辉！虽是战争之中，但原巡抚衙门里一应器具都在，尽可搬来，也不须如此寒碜。早在京城，就听说过曾国藩生性节俭的话，果然名不虚传。德音杭布感慨地说：“大人自奉也太俭朴了。”

曾国藩不以为然地说：“学生出身寒素，多年节俭成习，况军旅之中，更不能铺张。”说着自己打开竹箱。德音杭布见竹箱里黑黄黑黄的，又笑着说：“大人这几只竹箱真是地道的湖南物品，在北方可是见不到。”

“在我们湖南，家家都用这种竹箱盛东西，既便宜又耐用。不怕部郎见笑，这几只竹箱，还是先祖星冈公手上制的，距今有四十余年了。”

德音杭布心中又是一叹。竹箱里半边摆着一叠旧衣服，半边放着些书纸杂物，并无一件珍奇可玩的东西。曾国藩慢慢搬开书，从箱底拿出一个油纸包好的卷筒来。打开油纸，是一幅装裱好的字画。德音杭布看上面写的是一首七绝：“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诗后面有一行小字：“崇宁元年春山谷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德音杭布眼睛一亮，说：“这的确是山谷老人的真迹，这两个‘山’字写得有多传神，正是山谷晚年妙笔。实在是难得的珍品。这幅字，大人从何处得来？”

“那年我偶游琉璃厂，从一个流落京师的外省人手里购得。那人自称是山谷后裔，因贫病不得已出卖祖上遗物。”

“花了多少银子？”

“他开口一百两。我哪里拿得出这多，但我那时正迷恋山谷书法，便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忍痛以六十两买来了。”

“便宜，便宜！要是现在，二百两也买不到。”

德音杭布拿起字画，对着窗棂细看，心中捉摸着如何要过来才好。过了一会，德音杭布说：“大人，我在京师听朋友们说，大人写得一手好柳体字。”

曾国藩微笑着说：“哪里算得好，不过我早年的确有心摹过柳诚悬的字，后来转向黄山谷，近来又颇喜李北海了。结果是一种字也没写好。学生生性浮躁，成不了事。”

德音杭布恭维说：“这正是大人的高明处。老杜说转益多师是汝师，集各家之长，乃能自成一派。改日有暇，下官还想请大人赐字一幅，好使蓬荜增辉。”

“部郎过奖，部郎看得起，学生自当向部郎请教。”

“下官最好赵文敏的书法。听人说，赵字集古今南北之大成。下官愚陋，不识两派之分究竟在何处，敢请大人指拨。”

曾国藩弄不清德音杭布究竟是真的不懂，还是有意考问自己，稍微思索一下，说：“所谓南派北派者，大抵指其神而言。赵文敏的确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以此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此即世所谓南派。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以余之愚见，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孟頫欲合二派为一。部郎喜赵文敏，看来部郎书法，既有南派之神韵，又有北派之魄力了。”

德音杭布心里甚是高兴，说：“大人过奖了。下官不过初学字，哪里就谈得上兼南北派之长。不过，今日听大人之言，以神韵和魄力来为南北书派作分野，真是大启茅塞。大人学问，下官万不及一也。常听人说，张得天、何义门、刘石庵为国朝书法大家，不知大人如何看待？”

曾国藩说：“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如羲、献、欧、虞、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号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至于刘石庵，则貌异神亦异，窃以为本朝书法之大家，只刘石庵配得上。”

德音杭布见曾国藩说得兴致很浓，知火候已到，遂又拿起桌上的山谷字迹，看来看去，以一种爱不释手的神态说：“下官家中藏着几幅苏轼、米芾、蔡京的真迹，只有山谷的字，一幅也没觅到。”

曾国藩明白他的用意，立即接话：“这幅字就送给部郎吧！”

“大人珍藏多年的东西，下官怎能夺爱。”

曾国藩心里冷笑，嘴里却很诚恳地说：“苏、黄、米、蔡，在部郎处是三缺一，在学生处是一缺三，自来少的归多的，这有什么话说！何况古玩字画，究竟比不得金银珠宝。在识者眼中有连城之价，在不识者眼中无异废物。部郎热心收藏字画，真乃高雅之士。山谷这幅字存于部郎家，也甚相宜。再说兵火无情，万一我这竹箱被烧被丢，连累了这幅字，岂不可惜。”

说罢，亲手将这幅字卷好送给德音杭布。德音杭布颇为感动地说：“大人厚赐，下官却之不恭，来日方便，下官便托人送到京师，定为山谷老人妥藏这一珍品。”

曾氏关于书法的南派北派之论，见之于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给儿子纪泽的信：“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谓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

关于书坛上的大家名家之说，见之于曾氏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给纪泽的信：“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

这天深夜，三乐书屋里，曾国藩和刘蓉在悄悄说话。曾国藩说：“一个堂堂满郎中，不在盛京享福，却要跑到我这儿受苦，岂不怪哉。”

刘蓉沉默良久，说：“此人怕不是来赞襄军务的，我看是来监视湘勇的。”

曾国藩点点头，说：“我也有这种怀疑，所以今天给他灌了不少米汤。”

“此人德性如何？”

“是个标准的八旗子弟：心眼多，摆阔，贪财，好享受，无真才实学。”

曾国藩又把送黄庭坚字的事说了一遍。刘蓉说：“可惜。一件稀世之物落入俗人手里，山谷有知，九泉当为之下泪。”

曾国藩笑道：“那是一件赝品。”

“此话怎讲？”刘蓉惊问。

曾国藩说：“这幅字是我的一个学生送我的，他说是他的朋友临摹的，其人有乱真之技。这幅山谷字临摹之妙，令我叹为观止，便一直带在身边，想不到今日做了一份厚礼。”

刘蓉乐道：“你的学生有这样的朋友，以后也给我临摹一幅。”

曾国藩笑了笑，未作答复。过一会，又说：“我原本想过几天自己陪他到各处去看看，后来又觉得不妥。这种人，自以为出身高贵，长期厕身于显赫之中，本来就目空一切，倘若真的奉有密令，更加不可一世。我如陪他，他会以为我巴结他，尾巴更会翘到天上去。我有意压压他的气焰，暂晾几天。你去陪陪他，也借此观察一下，套套他的话，以便心中有数。”

刘蓉说：“这话不错，但这种人也得罪不得。他不是鲍起豹、清

德那样的人。我看，过几天还得给他派个仆人，好好服侍他。”

说完，向曾国藩诡谲地一笑。曾国藩明白刘蓉的意思，拍拍他的肩膀，说：“还是小亮想得周到，明天就给他派一个可靠的仆人。”

七 明知青麟将要走向刑场，曾国藩却满面笑容地说：我将为兄台置酒饯行

曾国藩一面委派塔齐布、李元度在城内搜捕残留的太平军，整顿三镇秩序；一面派胡林翼、罗泽南带勇到孝感、天门、沔阳一带围剿驻扎在那里的西征军，以便安定湖北，并起拱卫武汉的作用。他计划把湖北稳定之后，再出师江宁。

谢恩折拜发后的第十天中午，亲兵报“折差到”。曾国藩好生奇怪：这会子又有什么谕旨呢？对谢恩折的批复，再快也得过三四天才到武昌。曾国藩跪在香案前，聆听上谕：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之前，湖北巡抚着杨霭兼署。曾国藩、塔齐布立即整师东下，不得延误。

曾国藩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任命署理湖北巡抚后十天的第二道上谕！他谢恩后，快快回到卧室，百思不解。倘若是皇上在接到辞谢奏折后再下这道上谕，也还可以说得过去。上次辞署抚折是九月十三日拜发的，兵部火票上清楚说明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这分明不是圣衷对辞谢的接受，而是对前命的否定。更使曾国藩不舒服的是，湖北巡抚一职，居然由毫不相干的陶恩培来补授。这个对头平白无故地，半年之间两获迁升，湘勇流血奋战夺得的城池，竟然由他来主宰，真正应了湘乡的一句老话：牛犁田，马吃谷，别人生儿他享福。什么人来湖北当巡抚都可以，唯独这个陶恩培，曾国藩怎么也不能接受。他心里气愤不过，加之几天来接连熬夜，竟然病倒了。

曾国藩刚和衣躺下，德音杭布便走进屋来。

“涤生兄，哪里不舒服呀？”早两天，为着表示亲昵，曾国藩称德

音杭布为“泉石兄”，也要他叫自己“涤生”。他从哪里嗅到了气味？曾国藩厌恶地想，随即从床上坐起来，笑道：“泉石兄，请坐。弟偶得采薪之忧，何劳仁兄过访。”

“听说刚才来了谕旨，仁兄官复原职，弟特来恭贺。”

刚送走折差，他就什么都知道了。谁先告诉了他，待会儿要严查。曾国藩心里想，嘴上却说：“皇上厚恩，国藩无以报答。”顺手把上谕递给德音杭布。德音杭布浏览一下，随口问：“仁兄拟何时整师东进？”

“十天后出兵。”曾国藩答得干脆。

“罗泽南、胡林翼远在天门、沔阳，能赶得到吗？”

“速发急令召回，可以赶得到。”

停了一会，德音杭布说：“我看仁兄上个折子给皇上，一请不要撤署理巡抚之职，没有地方实权，粮饷筹措有困难。二请稍缓出兵，待湖北经理有头绪后再出不迟。仁兄，这可是弟之贴心话，完全为仁兄日后大业着想。”

这番话若从湘勇其他人口中说出，曾国藩一定会欣赏，这的确是真心为湘勇和他本人着想的建议，但对眼前这个朝廷派来的满郎中，曾国藩有着十二分的戒备。他淡淡笑道：“皇上圣命，便是弟之大业，弟向来不敢有个人事业。署湖北巡抚一职，我早有辞谢折上奏皇上，请皇上收回成命。现改赏兵部侍郎衔，已是皇上破格之优待。弟母丧未除，本不应接受，只是为此再渎皇上圣意，于心不安，故勉强拜受。我身在军中，不宜兼地方之职，有朝廷调遣，饷粮亦不必忧。泉石兄，你在兵部任职多年，于军事卓有建树，来日商议东进事，还请仁兄多出良策，弟仰之久矣。”

德音杭布刚出门，派给他当仆人的蒋益澧便进来悄悄报告：“折差将兵部一封密信送给了德音杭布，他看后立即就烧了，不知里面说些什么。”

曾国藩说：“这两天他必定有些活动，你注意盯着，随时报我。”

被德音杭布一冲击，曾国藩的精神倒恢复了。圣命不可违抗，出师在即，一件思之已久的事，要在离开武昌时办好。他将康福唤进来，要他立即调集武汉三镇的好铁匠，五天之内用上等好铁打造一百把小腰刀。又亲自在一张白纸上画了腰刀的式样：长九寸，阔一寸，不求花俏，但求锋利，每把刀上刻“殄灭丑类，尽忠王事。涤生曾国藩赠”十四个字，并依次编号。康福问：“打造这多腰刀送给谁？”

曾国藩对他挥挥手：“快去办吧，过几天就知道了。”

这时亲兵进来，呈送一份湖广总督杨需的咨文。曾国藩看咨文内转抄一道谕旨，皇上命杨需立即捉拿失地出逃的前鄂抚青麟就地正法。曾国藩心中一阵急跳，一种负疚的心情不期而然地冒了出来。他决定马上去见见青麟。他要借此稍释自己的歉疚心理，更重要的是，他要堵住青麟的嘴。万一青麟觉察到已被出卖，临死时不顾一切地说出献俘真相，若再捏造事实，反咬一口，那岂不坏了大事！

武昌、汉阳的同日克复，给青麟带来希望。他钦佩曾国藩的军事谋略，更感谢他为自己将功补过所出的好主意。青麟哪里知道，曾国藩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压根儿就没提青麟一个字。谨慎老练的曾国藩非常清楚，为舍城逃命的巡抚说情，无异于捋虎须，必然引起皇上的震怒，而以献巡抚为名获取长毛的信任，又置大清王朝的尊严何在？曾国藩绝不会因一个贪生怕死的青麟，而有损自己和湘勇的前程。武昌、汉阳同日克复，这是湘勇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自太平军起事以来，朝廷方面所获得的最大军事成就，它应当是一幅辉煌灿烂、完美无缺的大捷图，不应当，也不允许有一丝败笔。

正当青麟一个人在学政衙门里，思量今后如何报答曾国藩时，仆人报“曾大人来访”，青麟慌忙走出门来。曾国藩满脸堆笑走下轿，拉着青麟的手说：“墨卿兄，国藩这几日军务倥偬，未遑探望，想我兄能体谅。”

青麟感动地说：“武昌、汉阳光复，万事丛杂，全赖涤翁你一人

支撑，此时正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时候，且青麟乃待罪之身，能活到今日，已蒙涤翁恩德不浅，还有什么谅解不谅解的呢？”

进屋坐下后，青麟心绪不宁地说：“涤翁，皇上对我的处置尚未下来，心中一直惶惶不安，如坐针毡，索性早点下达，革职为民，我倒乐得无官一身轻。”

看着蒙在鼓里的青麟那副可怜相，曾国藩心上飘过一丝同情，遂安慰他：“墨卿兄不必过于忧虑，我想皇上一定会念兄守德安之功，以及此次收复武昌的忍辱负重，大不了降级调用而已。”

青麟感叹地说：“涤翁，不瞒你说，当初我俩同在翰苑时，我可没想到你还有用兵之才。”

曾国藩谦逊地说：“哪里有什么用兵之才，这也是没有办法逼出来的。墨卿兄，我昨日草拟了一份奏稿，你看看有无出入。”

说罢，曾国藩从袖口里取出几张纸来，青麟见上面写着：

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窃臣自入鄂城以来，抚恤遗黎，采访舆论。据官吏将弁乡绅合谓武汉所以再陷之由，实因崇纶、台涌办理不善，多方贻误，百姓恨之入骨，而极称前督臣吴文镠忠勤忧国，殉难甚烈，官民至今念之，即于前抚臣青麟亦多同情之语。

青麟眼含泪水，十分感动地说：“难得涤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如此，不但青麟之冤可伸，鄂省吏治亦将有指望。”

“我前折已详述兄台收复武昌之功，这一折再言崇纶、台涌劣迹，想兄台定获皇上宽宥，且安心等待佳音吧！”

青麟感慨地说：“涤翁于我，真有再造之恩。此番回到原籍，青麟将以耕读课子为业，以清风明月为伴，再不过问世事了。”

曾国藩恳切地说：“兄台说哪里话来，我辈深受国恩，岂能一受挫折，便消沉至此。兄台此次失事，原因不在你，而在小人当道，环境险恶，想天下之大，绝不至于处处如此。纵然这次调动他处，只要我兄勤于王事，皇上一定会念记前功，很快就会起复重用的。”

“涤翁指教的是。青麟这些日子也是消沉了些，总感罪责太大，无法向世人交代。现经涤翁指教，心情开朗多了。今生若再有起复之时，定当重报大恩大德。”

二人正说得融洽，仆人慌慌张张进来说：“大人，不好了，总督衙门来了兵士，执刀仗剑的，说要大人到制府接旨。”

青麟笑道：“有什么好慌张的，我这就去。”转脸对曾国藩说，“涤翁请回，我晚上再来拜谒。”

曾国藩也笑道：“兄台且放心前去，皇上圣谕已到，离开武昌时，国藩再为兄台置酒饯行。”

青麟拱拱手，走进轿子，心舒神坦地吩咐起轿。曾国藩心情复杂地目送轿子出了巷口后，才离开学政衙门回府。

下午，青麟正法的事，在武汉三镇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有称赞皇上圣明，执法如山的；也有怜悯青麟，摇头叹气的；更多的人觉得天威莫测，心中又添了几分恐惧。

八 康福的绝密任务

青麟正法的这天夜里，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何缘故，一夜心绪不宁，无端地生出许多恐惧来。刚一合眼，便出现一群索命的鬼魂：无头的廖仁和、死在站笼里的林明光，还有剜目凌迟的魏逵、提着血淋淋头颅的青麟，全都向他走来，张牙舞爪，哇哇乱叫。他吓得急忙睁开眼睛，昏暗的油灯上，火苗一闪一闪的，屋里的什物时有时无。他索性披衣起床，拨亮灯芯，坐在案桌前沉思。满郎中的到来、署理巡抚的取消、陶恩培的一再迁升，这三桩事都颇为蹊跷，还有前次的降二级处分，难道真的是皇上对自己有怀疑？如果是这样，那今后的结局就不会是封侯拜相，很可能是身首异处了。历史上立大功、拥重兵的人遭忌被杀的事太多了，远的不讲，本朝的鳌拜、年羹尧就是例子。他们都是旗人，或为辅政大臣，或为国舅，在朝廷中盘根错节，党羽甚多，都逃不脱这个厄运，何况自己孤身一个汉族书生……

曾国藩思前想后，心惊胆战地在油灯前坐了一夜，临近天亮时才蒙眬睡去。

一觉醒来，红日高挂，曾国藩推开窗门，见屋前屋后满是身着戎装的湘勇，顿时精神旺盛，勇气平添，昨夜的恐惧感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荆七进来，送给曾国藩一封家信。一年多前，欧阳夫人挈子女出都还湘，这信是长子纪泽从湘乡老家寄来的。除禀安外，还夹了几首近日作的诗，请父亲为他修改指正。曾国藩记得，前次给儿子的信，除谈做人的道理外，也谈到了作诗的事。他认为儿子秉性气清，心胸淡泊，宜学陶、孟之诗。想起昨夜的无端恐惧，曾国藩发觉自己的心灵深处，竟然仍埋藏着怯懦的一面，而儿子的清、淡，是否就是秉承自己的这个方面呢？假若真的这样，那就可怕了。他决定今早就给儿子回封信。

在京师时，不管如何忙，曾国藩对家信从不苟且，每个月都有一两封寄到家里，信写得琐碎详尽。尤其是给诸弟的信，谈读书，谈作诗文，谈为人处世交朋友，谈身心道德修养，谈时事新闻，言辞恳切，情意深长。他巴不得把一切都传授给弟弟，希望他们个个成才成器，做曾氏家族的克家之子。纪泽一天天长大了，他又将过去对诸弟的那份心意转给儿子。带兵两年来，他已给纪泽单独写了七八封信，多是谈些读书作诗文的事。他希望纪泽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并不指望他当大官。他教给儿子读书的方法是：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要读《史》《汉》《庄》《韩》《文选》《说文》《孙武子》《古文辞类纂》。他勉励儿子，读书记忆差点不要紧，主要在有恒。他给儿子命题，要他按题作文寄到军中。每次寄来的文章，他都仔细批阅后再寄回去。纪泽喜写字，他便告诉儿子，学字要学欧、虞、颜、柳四大家的字。这四家好比诗家中的李、杜、韩、苏，天地之日月江河，并具体告诉儿子，写字要注意换笔，这是写好字的关键。曾国藩给儿子的家信，倾注了一个做父亲的望子成龙的拳拳情意。

曾国藩细读儿子作的《怀人三首》，觉得第二首写得有点气势，便拿起笔来批了一句：“二首风格似黄山谷，有飘摇飞动之气。”是的，就从诗文的阳刚之美谈起，扭转纪泽性格中的清弱一面。他摊开纸来，先写了自己对《怀人三首》的整体看法，然后接着写：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诗文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姚先生喜阳刚之美，吾生平亦最喜雄奇瑰伟之作。儿之天资不低，此时作文，当求议论风发，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才是上乘之作。作诗作文所凭者，胸中之气也，奇辞大句，须得瑰伟飞腾之气驱之以行。故诗文之雄奇，实作诗文者之雄奇也。尔太公曾言“男儿当以懦弱无刚为耻”，此为吾曾氏传家之训，儿谨记之。

为检验这封信的效果，曾国藩命儿子下月作一篇《赤壁破曹军赋》寄来。信写完后，他感到一阵轻松，觉得这既是对儿子的教育，又是对自己昨夜怯弱的鞭挞！他在封信的时候，又想起这段日子来所发生的种种，蓦地一个主意浮上心头。

吃过早饭后，他把康福叫进三乐书屋，关起门窗，放下帘子，轻轻地对他说：“价人，你今夜动身，到京城去一趟。”

“到京城去？”康福惊奇地问。

“是的，你到京城去走一趟，做一桩极为重要的事情。”曾国藩神色严峻地说，“有几件事我很奇怪：前次衡州出师时，突遭降二级处分，难道真的是为杨健请入乡贤祠吗？这次先有署鄂抚之命，没有几天又改赏兵部侍郎衔，陶恩培来湖北，还有那个德音杭布的光临，桩桩件件，都令人深思。这不仅关系我个人的荣枯，我对此并不在乎，主要是对我们湘勇的前途关系甚大。你懂吗？”

“大人放心，这中间的干系我懂。”康福已意识到此行的非凡意义，他十分庄重地说，“不瞒大人，这些事我也想过，只是不敢跟大人提罢了。不过，我这是初次进京，对京中人事一无所知，这等朝廷机密，我如何能打听得到呢？”

“你空手去当然不行。”曾国藩指着案桌上一叠信说，“我这里有三

封信，你带上。一封是给翰林院侍讲学士袁芳瑛的，他是我的儿女亲家。一封是给内阁学士周寿昌的，他是个京师通。还有一封给穆彰阿大人。他是我的座师，虽已致仕在家不管事，但关于朝政，他一向是消息灵通的。他们有什么事会跟你讲真的。”

说完又给康福一张三千两银子的户部官票，以便他在京师相机行事。康福郑重其事地接过三封信和银票，将它藏在内衣里，心中充满着一种受到特殊信任时所感发出来的激动，对曾国藩一鞠躬，转身向门外走去。刚要出门，曾国藩又轻轻叫了一声：“价人。”

康福连忙回头：“大人还有何吩咐？”

曾国藩凝神望着他，慢慢地说：“你此番进京，一切须要绝对保密，到三位府上拜访时，要断黑才去，平时不要上街逛店。你就住在城南报国寺外贤至旅店，那里清静。选一匹好马，今夜就走，对人说是回沅江老家办点急事。事毕即归。”

康福一一记住，告辞出门。

九 一颗奇异的玛瑙

吃完中饭后，曾国藩午睡片刻，一起床就不断地有人来找，弄得他无法披阅文书。晚饭后，他要荆七挡住一切来客，今夜务必要将各营报来的军饷开支单审定。

水陆四十名营官，都是曾国藩亲自任命的，对他们的品德、才能、长处、短处，他都了解得很清楚。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彭玉麟等人上报的开支单，一般与实际出入不大，曾国藩比较放心。对于他们所报的细项，不再一一查核。有的营官，特别是从绿营中调来的营官，在看他们的开支单时，则格外用心，逐条查对，逐项核实，他不允许湘勇将官中有贪污中饱的现象，常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话教育部属。曾国藩尤其不能容忍有人欺蒙他。审过二十多份开支单后，已是深夜了，王荆七又换来两根大蜡烛。一个亲兵进来禀报：“水师标字营营官申名标求见。”

“今夜一律不见人，有事明天来。”曾国藩头都没抬，仍在看那些写满密密麻麻数字的开支单。过会儿亲兵又进来：“申名标说有要紧事，非晚上来不可，恳请大人接见。”

“什么事非得夜间来呢？”曾国藩想。他放下笔，伸了一个懒腰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待申名标坐下后，曾国藩微笑说：“标字营这次在长江水面上纵火焚烧贼船近百艘，为攻破武昌立了大功。申营官指挥有方。”

申名标忙欠身说：“收复武昌、汉阳，全靠大人妙计，职下出力甚微。”

曾国藩不想跟他多扯，问：“申营官夤夜至此，有何贵干？”

申名标把凳子移向曾国藩，小声说：“标字营进城后攻打总督衙门时，一什长在贼首韦俊的卧室中发现一紫檀木盒。盒内装着一颗一寸见方的淡黄色玛瑙，玛瑙中有一朵红牡丹。勇丁们正在好奇地观看，恰逢我进去。什长把玛瑙给了我。日光下，我见那朵牡丹开着血红色的花瓣，真是好看，便收下了。今夜我睡在床上，想我是个带兵的粗人，要这玛瑙做什么！大人平素喜爱古董文物，何不将此玛瑙送给大人。我连夜起身，从木盒中取出玛瑙。突然发现一桩怪事。”

申名标有意停了一下，看曾国藩正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很是得意。他以为曾国藩会问他“什么怪事”，见曾国藩并未开口，只得继续说下去：“大人，您老说怪不怪，白天看到的那朵红牡丹，花瓣竟然全部收缩了，就像已经凋谢一样。我很奇怪，便赶紧点燃两根大蜡烛，再仔细看时，花瓣重又开起来，只是比不得白天的鲜亮。我想，这可真是宝贝，便连夜把它带来送给大人。”

说罢从身上取出那个紫檀木盒来，双手递给曾国藩。曾国藩说：“玛瑙里有牡丹花不是怪事，像你刚才说的，花瓣能开能收，倒是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待我看看。”

曾国藩看那玛瑙，内中确有一朵开着的红牡丹。他吹熄蜡烛，再

看玛瑙时，果然那牡丹神鬼不知地萎缩了。他叫荆七再把蜡烛点燃，那牡丹真的又开起来。曾国藩高兴地说：“真是一件怪物！”

“大人喜欢，这颗玛瑙就孝敬给大人吧！”申名标笑嘻嘻地说，说完起身就走。

申名标走后，曾国藩又试了一次，跟刚才一样。他猜不透其中的奥妙，心里说：“这天下果真有些匪夷所思的东西。”随手把玛瑙置于案桌上，继续审阅未了的开支单。看过几份后，便是标字营的军饷开支细账了。打武昌前夕，曾国藩风闻申名标在湘潭船厂监工时，冒领工钱三千两银子，当时因急于出征，不能细查。曾国藩认真地看了申名标报上来的单子，项目与彭玉麟、杨载福的差不多，银子却多开了五千余两。曾国藩很觉怀疑。他离开案桌背手踱步，一眼看见烛光下那颗淡黄色的玛瑙在闪光，心里明白了，狠狠地骂道：“这小子想用玛瑙来贿赂我，真正是个瞎了眼的家伙！”

前两天，刘蓉告诉曾国藩，这段时期，每夜都有不少湘勇卷带在武汉三镇抢掠来的财物，离营逃走。曾国藩已吩咐彭毓橘带人守在通往湖南的各条路口擒拿。据彭毓橘说，被捉的人中也数标字营的多。

“这个江湖窃贼，本性不改！”曾国藩想到这里又骂了一句。他在申名标的单子上重重地画上一个叉，然后把它气愤地推到一边。

烛光下，那颗奇异的玛瑙仍在闪烁着淡黄色的幽光。曾国藩走过去，将它轻轻地捧起，细细地端详着。他想起明天要设宴为多隆阿接风，脸上泛起了一丝冷笑：

“明晚我就用这个宝贝，来它个一箭双雕！”

十一箭双雕

曾国藩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整师东下的时候，却突然又从半路中杀出个多隆阿，令他心里颇不是滋味。多隆阿，字礼堂，呼尔拉特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元年，多隆阿任盛京工部笔帖式，在京察未

过堂之先，深夜至工部侍郎培成家，恳求优评。培成为人较正派，当面训斥他这种行为，并将他前次京察时所得之“卓异一等”考评亦予销除。多隆阿不死心，又在工部堂上当众哀求，培成大怒，上奏朝廷。多隆阿遭革职处分。多隆阿十分狼狈，到处托人找路子，结果投靠科尔沁札萨克多郡王僧格林沁行营，在与林凤祥、李开芳统率的太平天国北征军的战斗中，多隆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得到僧格林沁的赏识重用。僧格林沁打败太平天国北征军后，自以为天下无敌，眼角里非但没有太平天国数十万大军的地位，也没有朝廷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地位，江宁将军都兴阿原先也是僧格林沁的部下，僧格林沁便把多隆阿派到都兴阿那里，以加强都兴阿的力量，日后争得攻克江宁的首功。湘勇攻下武昌、汉阳，这是僧格林沁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他对曾国藩十分妒忌，密奏咸丰帝，要谨防这支掌握在汉人手中的人马，并建议速派多隆阿带一支部队赴武昌，名为加强东进兵力，实际上充当朝廷的监视人。僧格林沁的密奏深合咸丰帝的心意。一道密谕下来，多隆阿立即以副都统的身份统带三千精兵，星夜出发，从六合进入安徽，再由英山进湖北境，然后从黄州溯江赶到武昌。

尽管曾国藩对多隆阿从江宁赶来的意图很清楚，但他却不能得罪这位当今天子表兄手下的红人。湖北巡抚衙门花厅里，曾国藩摆了十二桌丰盛的酒席。鄂省绿营都司以上的将官，以及湘勇所有营官都前来赴宴。主宾席上，除多隆阿外，还坐着荆州将军官文、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杨霨、固原提督桂明和盛京兵部郎中德音杭布。曾国藩举杯向多隆阿敬酒，说：“多将军谋勇双全，这两年来在山东、河北一带屡败长毛，拱卫京师，功勋赫赫，现长毛林凤祥、李开芳已粮尽弹绝，毙命在即，多将军盖世之功，将永垂史册。”

一贯以英雄自居的多隆阿骄矜地笑道：“这全是托皇上洪福、僧王伟谟，多某何功之有！”说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官文也起身向多隆阿敬酒：“这次我军东下，还须仰仗将军旋乾转坤之力，我敬将军这杯酒，但愿借得将军虎威，一鼓聚歼窃据江宁群丑。”

“多谢，多谢。”多隆阿又昂然站起说，“多某和三千江宁绿营将士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长毛末日已到。多某为激励士气，已许下明年上元节，将江宁全城歌女载到秦淮河上，为立功将士唱曲侑酒。”

多隆阿话音未落，花厅里的绿营将官们早已欢呼雀跃，杯盏相碰。桂明接着说：“鄂省兵力单薄，经验不足，一切都要靠多将军指教。”

多隆阿带着几分醉意，大大咧咧地挥挥手：“彼此一家，何必客气。”

说罢，又端起酒杯喝了个底朝天。随着官文等人的频频举杯，出席宴会的绿营将官纷纷站起，呼喊着重向多隆阿敬酒。多隆阿的倨傲，以及官文等人无视湘勇的神态，使得湘勇营官们大为恼怒。这些营官全坐在凳上不动，无一人站起。曾国藩见此情景，忙起身端酒杯，望着一动不动的湘勇营官们说：“诸位，我全体将士即将誓师东进，多礼堂将军亲率精兵前来，大增我军声威。今日此酒，一来为多将军等接风洗尘，二来也为诸位壮行色。各位请起，让我们为东进胜利满饮此杯！”

湘勇营官们见曾国藩如此说，只得站起来，互相敬酒。酒席上重新响起一片吆五喝六的喊叫声，气氛渐趋热火。曾国藩见时机已到，满脸高兴地对大家说：“为助多将军和各位的酒兴，我请大家看一件稀世珍宝。”

多隆阿最是贪财爱宝，一听这话，大添兴头。他放下酒杯，急切地问：“侍郎公有何珍宝，快拿出来，让大家一饱眼福。”

这边王荆七已将申名标所送的紫檀木匣捧进花厅。曾国藩从中把玛瑙取出。

“好一颗光美的玛瑙！”多隆阿情不自禁地赞叹。

曾国藩笑着对大家说：“诸位看看，这玛瑙里面有什么？”

多隆阿从曾国藩手里将玛瑙一把夺去，仔细看了一眼，大声说：“这里面有一朵好看的红牡丹。”

官文、杨霈都凑过来，一齐称赞：“这朵红牡丹就像生成的真花一样。”

玛瑙在酒席桌上传递，大家纷纷夸奖它的光泽之亮和颜色之纯，尤其对里面那朵鲜嫩欲滴的红牡丹赞不绝口。申名标坐在桌边，装出一副第一次看到的样子，心里却暗自得意。玛瑙最后又传到曾国藩手里，他诡秘地对大家说：“请各位将桌上的蜡烛吹熄。”

众人都不知何故，遵令把烛火吹灭。曾国藩说：“请大家再看看这颗玛瑙。”

借着月色，多隆阿好奇地再看时，那朵红牡丹早已蔫落，就像遭了霜打冰冻似的枯萎下来。多隆阿好生奇怪，揉了揉眼睛，拿着玛瑙走到窗边再看，红牡丹的确已凋谢！多隆阿这一惊非同小可。官文、杨霈、桂明、德音杭布及各位将官传看着这颗玛瑙，都对红牡丹的凋谢摇头不解。这时，曾国藩又吩咐再点燃蜡烛，灯火通明的酒席宴上，众人再看玛瑙时，都惊呆了：红牡丹又娇艳地盛开了。

“稀奇！侍郎公，这可真是一件盖世奇物。”多隆阿不胜感叹。他家中收藏了不少珍宝，现在与这个玛瑙比起来，那些珍宝都成了废物。全花厅的人大大地开了眼界，申名标很快活。罗泽南纳闷：涤生一向不喜珍稀，今夜如何将一颗玛瑙当着多隆阿和各位将官的面如此炫耀，难道是武昌的胜利使他昏了头？

“侍郎公，你这个宝贝是从哪里得来的？”多隆阿的眼神是毫无顾忌的艳羡，仿佛只要说出宝贝的出处，他就立即会到那里去寻找！

“我手下一个营官送的。”曾国藩笑着回答，“他从长毛那里获得，又转送给了我。”

“难得这样有孝心的部下。”多隆阿感慨起来，望了一眼坐在另外几桌的他的部属。

“多将军，这正说明你的廉洁无私，你一身正气，部下不敢冒犯。”曾国藩一本正经地夸奖，使多隆阿心中一丝由嫉妒而生的怨怼化除了，高兴地笑道：“侍郎公过奖了。”

“多将军，在你的面前我感到惭愧。我想请教，这颗玛瑙，我应怎样处置？”曾国藩的态度是认真的，多隆阿不得不放下酒杯。官文、杨霈、桂明等人也一齐放下酒杯。

“我看你还是收下，别冷了部属们的心。”多隆阿竭力做出一副为他人着想的神态。官文、杨霈、桂明也都说：“收下吧，这是理所当然的。”

申名标听了，喜得把杯中的酒一口喝光，又忙着给自己倒一杯。

“各位不知，他这颗玛瑙要换我八千两银子哩！”

“不是说送给你吗？”多隆阿先是一怔，立即又说，“那也值得，值得！”

“八千两银子易得，稀世珍奇难遇。”官文是这方面的行家，他以略带夸耀的神色说，“去年暹罗一个珠宝商人向我兜售一个径长一寸的夜明珠，他开价就是三万。”

“官将军家还有这样的奇宝，我一定要去看看。”多隆阿嚷道，眼色很贪婪。

官文见状，自悔失言，忙陪着笑脸说：“不知多将军会来，我在上月让家人带回京师家中去了。下次再请你鉴赏吧！”

“可惜上月没来得！”多隆阿很遗憾，转过脸又对曾国藩说，“官将军一颗夜明珠花三万，我看这颗玛瑙也不亚于他的珠子，八千两银子算是太便宜了。”

“多将军你不知内情呀！”曾国藩收起笑容，正色道，“倘若此人像官将军刚才说的暹罗商人那样，明码实价，莫说八千两，就是八万两

也由他漫天要价，买不起我不买就是了；倘若是真心真意敬重上司的僚属，为感激知遇之恩送来，也可说在情理之中。但此人不然。他去年利用监造战船之机，谎报工价物价，多领三千两银子，这次报开支单，又多报五千两。他想用这颗玛瑙来堵住我的嘴，不说出这八千两银子的冒滥，又想以这颗玛瑙为钓饵，以后好不断地从我这里把银子钓走。骗我私人的银子可恕，骗皇上的银子，国法难容！”

酒桌上的军官们都不去管主宾席上的对话，依旧是一片乱糟糟劝酒劝菜的吆喝叫嚷。申名标却时刻在留心倾听，听到这几句话时，一颗心像被曾国藩抓住似的，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坐在那里，如同受审一般。多隆阿、官文等人心里想：他不想得好处，白送给你？拿皇上的银子换来自家的财富，只有傻瓜才不干！但嘴巴上都说：“此人手段卑鄙！”

曾国藩说：“所以我正要与多将军你们商量下，我有个主意，看行得通不？”

“什么主意？”众人都凑过脸来问。

“我想这种行贿受贿的风气，一定要在我湘勇中根绝，我今天正要借多将军虎威为我壮胆。”

“侍郎公，你只管放心干，本都统为你撑腰！”多隆阿气壮如牛，俨然一个扶正压邪的英雄。

“我要就多将军坐镇的好机会，当众将这颗玛瑙砸碎，以示国法军纪不可亵渎。”

众人一听都大吃一惊，申名标觉得一把铁锤正击在他的头顶上，嗡的一声，眼前全变黑了。多隆阿忙说：“侍郎公，不能这样干，不能这样干！”

官文等人也说：“矫枉过正了，矫枉过正了！”

曾国藩说：“多将军，不如此不可根绝呀！”

“侍郎公，这样的稀世珍宝不可多得，砸了可惜。将送玛瑙的人撤职查办就得了，玛瑙无罪，千万别迁怒于它。”

官文等人忙附和：“砸了可惜，砸了可惜！”

“好一个为国惜宝，多将军说得是。”曾国藩转怒为喜，对着满厅人说，“我湘勇全体将官听着，刚才多礼堂将军说了，今后若再有人学这个送玛瑙的人的样子，一概撤职查办；在座各位若有索贿受贿之事，一经查出，也严惩不贷。这次我听多将军的，为国惜宝，不砸了，请多将军代我将这颗玛瑙转给大内珍藏。”

说完，曾国藩双手捧起紫檀木匣送给多隆阿：“多将军，拜托了。”

多隆阿大出意外，真有喜从天降之感，忙站起双手接过，连声说：“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旁边官文、杨霈、桂明、德音杭布一个个眼红得不得了。那边申名标恨不得一头钻进地下去躲起来。酒席散后，他赶紧跪在曾国藩面前，坦白认罪，请求宽大处理。曾国藩撤了他的营官之职，留在亲兵营以观后效。

这天半夜，德音杭布的卧室还亮着灯光。原来，德音杭布和多隆阿在盛京共事过一段时期，深知他的底细，鄙视他的为人。德音杭布并不知多隆阿奉密谕而来，在今天这场酒席上，他既看到曾国藩的不受苞苴，又看到多隆阿的贪财好货。他想了很久，决定向皇上上一道密折，把到湘勇大营这几天来所了解的情况作个禀报，既称赞曾国藩廉洁奉公，治军严明，又将多隆阿收下红牡丹玛瑙的事也写了进去。德音杭布睡着之后，蒋益澧把密折偷出来，送给曾国藩。曾国藩看完密折，露出快意的微笑，对蒋益澧说：“把它放回原处，让皇上早日看到它。”

十一 曾国藩身着朝服，隆重地向湘勇军官授腰刀

由于岳州和武昌、汉阳的攻克，湘勇的大小头目都升了官。胡林翼升为湖北按察使，罗泽南升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升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擢常德协副将，鲍超擢参将，李元度、李续宾、王鑫等营官及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幕僚都有迁升。唯独救了曾国藩命的康福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大家都从心里佩服曾国藩不以公职报私恩的品德。绝大部分勇丁都在进入这几个城镇的头几天里，抢足了金银财宝。除上缴部分给什长、哨长和营官外，其余的便自己留下，托人辗转送回家去。又是升官，又是发财，算是真正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湘勇士气高涨，渴望着早日离武昌去打江宁。都说长毛把江宁建成了小天堂，那里金银如海，财货如山，弄得湘勇个个垂涎欲滴，夜夜做着买田起屋、娶亲讨小、衣锦还乡的美梦。太平天国西征军在蕪州至田家镇一带重兵防守，欲与湘勇决一死战的消息，很快传到湘勇大营。曾国藩与胡林翼、罗泽南、塔齐布、彭玉麟、杨载福等反复计议三路进军的决策和具体细节。

这天中午，彭毓橘带领亲兵抬了一个大木箱进来报告：“一百把腰刀已打好，请大人过目。”亲兵撬开木箱，从中取出一把来。曾国藩见腰刀果然打造得精美，熟铁皮制就的刀鞘上，用铜钉钉出一朵朵云形花纹，铜钉锃亮，如同黄金般闪光；刀把上镶嵌着墨绿色南阳玉。曾国藩将刀抽出，立时便有一道寒光扑面而来，刀刃锋利，手不敢试。刀面正中端端正正刻着“殄灭丑类，尽忠王事”八个大字，旁边是一行小楷“涤生曾国藩赠”，边上另有几个小字，那是编号。曾国藩一连看了几把，把把如此。他很满意，吩咐将木箱抬进里屋。

湘勇官兵打仗立了功，可以按朝廷规定升官晋级，这是出自天恩。曾国藩想，还必须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个人对部属的奖励和赏识。用什么方式呢？过多地发赏银，他觉得有违于自己“不怕死，不要钱”的宣言；拜把结兄弟，这是山大王的行为，他又鄙夷不屑。曾国藩想了很久，终于想出赠送腰刀这个好主意。武职不用讲了，即使是文职，既然在军营效力，就要有尚武精神。以个人名义赠送一把腰刀，既表达了自己与对方的特殊感情，又是鼓励湘勇的尚武精神。第一批受刀者，人数要少，仪式要安排得异常隆重，使他们感到无上的光荣。这把亲赠的腰刀，今后要成为湘勇官兵人人企望的最高奖

赏。

次日下午，秋阳灿烂，湖北巡抚衙门头进二进两栋房屋之间宽阔土坪上，聚集着近四百名湘勇哨长以上的军官。他们一律按朝廷所授的官衔品级穿着蟒服，前后缀着补子。这些哨长以上的军官，无论授文职还是授武职，品级都不高，大部分在七品以下，黑底补子上五彩金线绣的多为**鸂鶒**、鹤鹑、练雀、犀牛、海马等，伞形红缨帽上戴的是起花或镂花金顶，插的是用鸂尾制的蓝翎。一色簇新的衣帽，加上耀眼的刺绣和闪光的翎顶，真个是花团锦簇，美不胜收。湘勇这批军官，大半出身书生，少部分来自无业游民和乡下作田人。不久前还是毫无功名的寒士细民，今日一旦穿着日思夜想的官服，个个脸上流光溢彩，无异步入洞房时的新郎。不过，他们不明白，今天并非喜庆节日，为何要如此隆重对待？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亲兵高喊：“曾大人到！”

土坪上叽叽喳喳的声音顿时停息，全体军官一律挺直腰板，翘首肃立。只见曾国藩从二进厅堂里迈着稳重的步履，威严地走出来。这批跟随曾国藩近两年之久的湘勇军官们，此刻第一次看到他身着朝服出现。昨天，曾国藩拜发了给皇上的《陈明服阙日期折》，报告三年（实际上只有二十七个月）守制期满，从明天起释服。今天，曾国藩头戴装有起花珊瑚红顶帽，身穿石青四爪九蟒袍服，缀着绀色丝绣锦鸡补子，束一根金方玉版中嵌红宝石腰带，脚登粉底黑缎朝靴，显得格外高贵庄重。身后跟着穿三品文官服的胡林翼、一品武官服的塔齐布、四品文官服的罗泽南、彭玉麟和二品武官服的杨载福。土坪上的军官们心里猜测，今天一定有非常喜事。

曾国藩站在屋檐下高出地面三四尺的台阶上，用他特有的尖利目光，打量台阶下这批新着官服的军官们。荆七搬出一把虎皮交椅放在他的身后。曾国藩皱了下眉头，挥手叫他搬走。他轻轻地咳了一声，然后提高嗓门，用洪亮的湘乡官话说：“诸位，本部堂奉皇上之命，受父老之托，训练乡勇，讨伐叛逆，已近两载。上赖皇上如天之福，下靠将士忠愤之心，虽经百端挫折，又遭岳州、靖港之败，然我湘勇

非但没有压垮，反而愈战愈强。湘潭胜仗、岳州胜仗，使我们在家乡赢得英名。现在我们又攻克武昌、汉阳，更是威震寰宇。这是我们全体湘勇将士的光荣。”

说到这里，曾国藩灼灼逼人的目光将所有军官又横扫了一眼，见他们个个神采焕发，又兴奋地说下去：“今天，各位都已荷蒙酬庸，升官晋级，有的已成为朝廷命官，有的正候补待缺，不久就可以授予实职。总之，都已解褐释布。不仅为自己，也为列祖列宗，为妻子儿女争得了风光荣耀。这些靠何而来？除靠皇上的格外施恩外，靠的是全体将士服从命令、精诚团结、勇猛刚强、百折不屈的精神。本部堂以为，这十六个字，便是我们湘勇的精神。本部堂最看重的就是这种精神，战果尚在其次。要彻底剪灭长毛，光复江宁，就要靠发扬光大这种精神。为此，特举办今天的授奖大会。”

湘勇军官们这才知道今天这个不同寻常的集会的目的。统帅要授什么奖呢？授给哪些人呢？就像盯着变戏法的魔术师一样，全体军官怀着极大的兴致注视曾国藩。这时，彭毓橘指挥两个勇丁抬着一个木箱出来。勇丁解开绳索，揭开盖板，顿时，台阶上一片光亮。站在前面的军官们禁不住诱惑，纷纷伸头探脑，有的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什么，不时发出啧啧声。彭毓橘从木箱里拿出一把腰刀来，近四百双眼睛一齐集中到这把腰刀上。曾国藩神情凛冽地说：“本部堂新近在武昌打造了五十把上等腰刀。每把腰刀上都刻有‘殄灭丑类，尽忠王事’八个字，这是本部堂对各位的期望，也是三湘父老对各位的期望，愿它成为我全体湘勇的志向。”

曾国藩原拟发一百把腰刀，昨天夜晚临时又改变了主意，改发五十把，以此来提高身价。第一号腰刀发给谁呢？他苦苦地思索良久。论湘勇的首创之功，第一号应属罗泽南。论攻打城池的贡献，第一号应属彭玉麟。论官阶品级，第一号应属塔齐布。论劝他出山办团练之力，第一号应属郭嵩焘。论对他个人的恩情，第一号应属康福。想到德音杭布和多隆阿一先一后地到来，想到他们两人的背景，直到今天凌晨，他才把第一号腰刀的属主定下来。曾国藩在台阶上高喊：“湖南水陆提督塔齐布！”

“到！”塔布齐气宇轩昂地走上台阶，对着曾国藩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训练湘勇，劳绩卓异，攻城略地，连战连捷，塔齐布乃湘勇中第一功臣。本部堂赠你第一号腰刀。”

塔齐布双手接过，雄赳赳地走下去。正在大家无限羡慕之际，彭毓橘又从木箱里拿出一把腰刀，递到曾国藩手中。

“浙江宁绍台道道员罗泽南！”

“到！”罗泽南跨上台阶，也行了一礼。

“创办乡勇，厥功甚伟，指挥作战，谋勇出众。罗泽南为湘勇德高望重之功臣。本部堂赠你第二号腰刀。”

罗泽南庄重地接过腰刀下去。

曾国藩又高声喊道：

“广东惠潮嘉道道员彭玉麟！”

“到！”

“创建水师，从无到有，纵横大江，扬我湘威。彭玉麟乃我湘勇水师众望所归之大将，本部堂赠你第三号腰刀。”

“湖北按察使胡林翼！”

“到！”

“书生从戎，鸿韬伟略，立功鄂省，英名远播。胡林翼为我湘勇陆师杰出之大将，本部堂赠你第四号腰刀。”

接着，曾国藩将腰刀依次赠给郭嵩焘、杨载福、王鑫、李续宾、李元度、李孟群、刘蓉、陈士杰、鲍超、康福、周凤山、刘松山、彭毓橘等共四十七人。阳光照在刀鞘刀把上，五光十色，绚丽夺目。有

的喜不自禁地将腰刀抽出，立刻就有一股强烈的光束，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旁边的人称赞着。欣赏、赞叹、艳羡、嫉妒，各种复杂的心情，在受刀者和旁观者的心中翻腾。这四十七把腰刀发下来，犹如一批火药弹投在干草堆里，顷刻劈劈啪啪，烧出腾空烈焰；又如一阵狂飙袭击海面，顿时澎澎湃湃，卷起滔天巨浪。湘勇军官们的议论嘈嘈切切，眼光热辣辣的。“多好的腰刀！”“多令人爱重的奖赏！”军官们心里想着，口里念着，仿佛皇上所赐的翎顶蟒袍，都在这把腰刀面前失去了迷人的光彩。

“各位弟兄，”曾国藩宏厚的湘乡官话又响起来了，把沉浸在喜庆气氛中的湘勇军官们唤起，“本部堂打造的五十把腰刀，已发下四十七把，还剩下三把。没有得到腰刀的弟兄们，可以上台阶来自报战功。本部堂将视功业劳绩，择优奖赠。”

就像在烧得滚烫的油锅里骤然泼上一瓢水，湘勇军官队伍里开了大炸。有的在咧嘴大笑，有的在挠耳抓颈，有的在怂恿别人，有的在独自思考，有的头上汗珠直沁，有的脸色铁青，个个心里发痒，人人跃跃欲试，但却没有人敢跳上台阶。

“曾大人，你不奖我一把腰刀，我心里不服！”突然，一个愣头小伙冲出队伍，纵身一跳上了台阶。众人看时，原来是宾字营左哨哨长刘连捷。

刘连捷跳上台阶后，两腮涨得通红，一时反而说不出话来。曾国藩十分欣赏刘连捷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分外和气地对他说：

“你当众说说，你有哪些战功？”

刘连捷望着曾国藩赞许期待的眼光，心神安定下来，大声说：“湘潭之战，我杀了十几个长毛。岳州之仗，我缴获长毛一门大炮。武昌城破，我第三个冲进城内，杀老长毛五人、两司马一人，夺长毛黄旗十面。曾大人，凭这些战功，我可以得腰刀吗？”

曾国藩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高喊：“刘连捷，你是本部堂没有

发现的少年英雄。有这样大的战功，如何不能得腰刀！彭毓橘拿刀来！”

刘连捷喜从天降，两眼潮润。他双膝跪下，然后两手过头，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第四十八号腰刀，再站起来，将刀抽出，对着众人在空中一扬，高叫：“殄灭丑类，尽忠王事！”最后轻轻一跃，跳进了队伍。刘连捷意外地获得一把腰刀，给那些未得到者增加了无穷勇气。随着刘连捷的双脚刚从空中落地，一双飞毛腿早已踩在台阶上。众人看时，原来是水师第一营左哨哨官宋国永。

“曾大人，这腰刀我也要一把！”

“你凭什么要？”

“打湘潭时，我一人从长毛手里夺得三只战船。打岳州时，我纵火烧掉长毛两船粮食。打武昌时，我杀死八个广西老长毛。”

宋国永正叙说着，底下一人大叫：“曾大人的腰刀当送与我！”

说话间，也纵身跳上台阶。大家看时，此人是老湘营后哨哨长张运兰。他不待曾国藩问，便自报功绩：“曾大人，我随璞山征伐野人山，杀征义堂贼匪三人。岳州城里，我率先冲进被长毛占据的知府衙门，活捉衙门里老少长毛十三口。武昌城里，又夺取长毛火药库，缴获各种武器数百件。”

突然又有人在底下大喊大叫：“若他们都可得腰刀，我王可升得不到，我要跳长江自杀！”

众人被吓了一跳，只见王可升脸色惨白地奔上台阶，气急败坏地推开宋国永和张运兰，吼道：“这腰刀是我的！”

宋国永捋起袖子，挥出拳头，恶狠狠地说：“你小子逞什么狠？老子拳头可不认人！”

王可升也摆开架势，凶煞煞地说：“老子用不着摆功，今日把你

打下台阶，就是老子的功劳！”

二人正要打之时，蓦地一人如同从天降下一般，跳入二人之间，大声笑道：“二位老弟都给我下去，曾大人的腰刀我都没拿到，岂轮得到你们？”

众人看时，这人原来是水师二营前哨官邓翼升。他转而对台阶下的人说：“老子一人得长毛大炮五门，杀军帅、旅帅各一名，老子都得不到腰刀，谁敢得？”

四人都在台阶上摩拳擦掌，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曾国藩喝道：“都给我住手！”

四人都僵着。曾国藩抬头见天上远处一行大雁正由北向南飞来，立时有了主意。他对台阶下的军官们喊：“还有谁要腰刀？都上来！”

话音刚落，又有三名哨长跳上台阶。等了片刻，见无人再上，曾国藩对台阶上的七个人说：“诸位都是勇敢杀贼的壮士，都可得到一把腰刀，可惜本部堂只有两把了，过去的战功都不再提，今日当着诸位兄弟的面来一试硬功夫。”

七人一听，以为是要斗打，都暗暗运气。

“彭毓橘！”曾国藩喊，“你给我拿一张好弓和七支好箭来。”

彭毓橘从后屋背出一张雕花强弓，手里拿着七支长箭。曾国藩说：“大家看天上一行大雁正结伴南行，每人一支箭，不论何人，射中者，本部堂一律赠腰刀一把。”

台阶下一片欢呼。最先上来的宋国永屏息静气，心中默默祷告完毕，“嗖”的一箭射出，却是一支空箭！“可惜！”在众人惋惜声中，宋国永知趣地走下台阶。第二箭是张运兰射的，随着箭离弦的响声，几声凄厉的雁叫传来，一只灰色大雁沉重地摔在土坪上，在众人的鼓掌声中，曾国藩将第四十九号腰刀郑重赠与张运兰。张运兰神气十足地跳下台阶。第三箭、第四箭、第五箭都是空箭，三人垂头丧气地下去

了。第六箭轮到王可升。他运足气，两眼鼓起，一箭射出，又一只褐色大雁摔了下来。众人高呼。曾国藩将第五十号腰刀送给王可升。底下有人在喊：“邓翼升，不要射了，腰刀没有了！”

这邓翼升素称湘勇中的射雕手，他有意最后出手，来个后来居上，却不想张运兰、王可升的箭法也高超，将两把腰刀夺去了。他天生要强，心想：就是得不到腰刀，也难得有这样好的机会在曾大人和众人面前露一手。他不慌不忙，心平神定，放开虎腿，伸长猿臂，瞄准天上的雁群，口中喊了一声“着”，一支箭飞也似的直指蓝天而去，眨眼间又折了回来，土坪上传出沉重的“扑扑”声。大家看时，都惊呆了，原来一支箭贯穿两只大雁。近四百名军官一齐欢呼，掌声雷动。曾国藩紧紧抓住邓翼升的肩膀，激动地说：“不想今日在湘勇中复出养由基、纪昌。”

曾氏以腰刀作为赏赐，见之于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给九弟沅甫的信：“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



然后转过脸对全体军官说：“本部堂赠送腰刀的目的，是鼓励湘勇将士多立战功，多出英雄。今有一箭贯双雁的神射手，本部堂岂能吝一腰刀而不奖赏？彭毓橘，你明日再去打造一把好腰刀，本部堂要亲自给今日养由基赠刀！”

十二 曾国华率勇来武昌，王璞山请调回湖南

第二天午后，曾国华带领在湘乡招募的五百勇丁来到武昌。曾国藩见到这个出抚给叔父的六弟，心中很是高兴。四个弟弟，他认为最有出息的便是这个为人倜傥雄奇的六弟。国华告诉大哥：九弟因妻子临产，过两个月再来，要大哥在攻打江宁时，给他留个立功的机会；又说满弟被裁回家心情抑郁，得知武昌大捷后，更为自己羞愧。国藩听后哈哈大笑。他一一问了家中情况，知老父康健，儿子读书用功，甚是放心。国华捎来两封信，一封是左宗棠的，一封是骆秉章的。攻下武昌，曾国藩向朝廷保奏出力官员，没有忘记在长沙的左宗棠的功劳，特地给他保了一个知府衔，赏戴花翎。他想左宗棠此信必定对老朋友的厚意会有所表示，谁知抖开信一看，却大出意外。左宗棠在几句寒暄后，写道：

吾非山人，亦非经纶之手，自前年至今，两次窃预保奏，过其所期。来示谓以蓝顶花翎尊武侯，大非相处之道。此次克复武昌，吾相距七百余里，未尝有一日汗马功劳，又未尝偶参帷幄计议，何以处己？何以服人？方望溪与友论出处，‘天不欲废吾道，自有堂堂正正登进之阶，何必假史局以起？’此言即是。吾欲做官，则同州直隶州亦官矣，必知府而后为官耶？且鄙人二十年来，所尝留心自信可称职者，惟督抚而已。以蓝顶尊武侯而夺其纶巾，以花翎尊武侯而褫其羽扇，既不当武侯之意，而令此武侯为讪笑。特将蓝顶花翎原璧奉还。

曾国藩览毕微笑说：“人说季高可大授而不可小知，可用人而不可为人所用，果然不错。”又问弟弟，“季高近来得意吗？”

“我在长沙听官场上说，湖南只知左师爷，不知骆中丞。”

“有这等事？”

国华笑笑说：“有人讲了个故事：有天骆中丞在签押房办事，听衙门外三声炮响，惊问何故。仆人答：‘左师爷正拜折。’骆中丞先是吃一惊，随即平静地说：‘到左师爷那里拿底稿来给我看看。’骆中丞不过右副都御史的衔，季高现在被人称为左都御史了。”

曾国藩大笑：“这样的师爷，历史上怕找不出第二个，难怪他不受知府顶翎。”

国华说：“骆中丞这个巡抚也做得太可怜了。若是我，哪怕他左宗棠真有诸葛亮之才，我也不能让他爬到我的头上。”

“骆吁门也是没有办法，又无做巡抚的才干，又要恋栈，就只得听季高的了。”曾国藩说着再拿起骆秉章的信来看。信中说湖南匪乱又起，四境不得安宁，若有可能，请借一营劲旅回湘剿匪安民。曾国藩问：“省里会匪又起了？”

“天地会、征义堂、串子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都在闹，骆中丞一天到晚如坐水火之中。”国华答道，“据说串子会拟攻长沙，声称要为林明光报仇。”

“看来林明光真是串子会的人，关站笼不冤枉。”

“林明光其实不是串子会的人，串子会是借机与官府作对。”

停了一会，曾国藩问六弟：“县里还安静吗？最近有何新闻？”

“哦，真的，大哥不问起，我倒忘记告诉你一桩事。”国华将凳子移动一步，靠近大哥身边小声说，“我来的前两天，听说璞山在家的两个弟弟开琳、开化也在乡里招募勇丁，说是奉令组建两营人马来大营效力。”

曾国藩一惊，说：“奉谁的令？我怎么不知道？”

国华压低声音说：“我看璞山这人有野心，他是想壮大自己的力量。大哥，你可不能做骆吁门，让璞山做起左老三来了。”

曾国藩蹙紧眉头，沉默不语。国华见大哥心中不快，后悔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他有意转换话题：“大哥，我一向只知读书作文，从未带过勇，以后还请大哥多多指教。”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骆文忠公遗爱》：“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领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带勇之法，”曾国藩想了想说，“为兄这两年来的体会是，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尚在次之。制胜之道，有的人归结在使用坚船利炮，其实，在人而不在器。故你最要紧的，不是在多添刀炮马匹，而在于慎选哨官哨长。”

曾国华为人眼界甚高，平日里只服自己的这个大哥，别人都不放在眼里。此刻他知道大哥是在给他传授真正的学问，便恭恭敬敬地端坐聆听。

“选择哨官哨长，主要在实心办事，有忠义血性；其次在能吃苦，号令严明，有智谋。此中尤以实心办事最为重要。实心，就是真心实肠，朴实稳当，这是第一义。至于算路程之远近，算粮草之余缺，算彼己之强弱，都是第二义了。这也就是德和才之间的关系。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可兼得，宁可用才低点而德好的人，绝不可用才高德薄之人。”

国华点头称是。曾国藩知道弟弟的脾性，又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对待部属，大哥有两句话，望弟切记。”

国华望着大哥，诚恳地说：“请大哥赐教。”

“这两句话是：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国华点点头，轻轻地重复一遍。

曾国藩又说：“我明天给你派几个好哨官，日后要靠你自己慎选帮手。”

兄弟二人正说话间，王鑫进来了。国华与王鑫相见，甚是亲密，互道思念之情。王鑫对曾国藩说：“昨天涤师亲授腰刀，在二万湘勇中影响甚为剧烈。得腰刀者，莫不感激涤师知遇之恩，发誓要跟着涤师，万死不辞。没有得到的，不少人找到我，要我稟请涤师再打造五十把，他们要凭战功来获取。”

曾国藩捋着长须，开怀大笑：“好！看在璞山的面上，再打造五十把。”

王鑫很得意，说：“听说日内即将整师东下，自古战胜攻取，靠的是奇谋妙策。学生现有一奇策，不知可用否？”

曾国藩说：“璞山有何妙计，尽管说。”

“据情报，长毛伪燕王秦日纲收集武昌溃卒，在蕪州至田家镇一带设下防线，其企图在阻我长江水师。蕪州至田家镇地形险峻，敌人已重兵把守，胜负难卜。长毛伪翼王现据九江。九江兵力已溯江而上，城内必然空虚。我军不如暂不惊动田家镇之贼，而出奇兵突袭九江。九江危急，则贼之人马必回援。那时，我水陆大军将顺利冲破蕪州、田家镇，会师于九江城下。若此策可行，学生愿率五千人马星夜奔驰江西，擒石达开于九江。”王鑫一番话说得气概昂扬。

曾国藩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微闭着双眼在认真地听。他不以王鑫此策为然。待到王鑫说完，他缓缓地说：“用兵打仗，虽常有奇策，但只可偶尔用之，不可倚为根本。稳当平实者，常操胜券。璞山刚才所说的，名为围魏救赵，实乃越寨进攻。依我看，把握不大。”

王鑫满腔热情，遇到的却是一盆冷水，心中颇为不快，但他不甘心放弃，想用前代成功的战例来说服曾国藩：“涤师，越寨进攻，古来多有成例。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勋作乱。官军与乱军相持于浓湖，久未决。时官军在下游赭圻，乱军袁凯在上游浓湖，另一将刘

胡又在上游鹊尾。官军龙骧将军张兴世越浓湖而攻鹊尾，最后鹊尾、浓湖二处相继而溃。当时情形，与今日颇相似。”

王鑫不愧罗泽南的头号高足，书读得很好，此时引用这个战例也十分恰当。对这一点，曾国藩暗中赞赏，但这种赞赏，他只藏在心里，不愿表露出来。他不正面回答王鑫的挑战，而讲出一个相反的战例：“陈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长江西岸之栅口，侯瑱屯长江东岸之芜湖。王琳越侯瑱直趋建康，侯瑱出芜湖尾随其后。时西南风急，王琳掷火烧侯瑱船，结果皆反烧己船。侯瑱发艨艟小船击之，琳军大败。此越寨进攻失败之例。”

王鑫辩解：“此乃王琳无才，西南风起，岂能再用火烧尾后之船！”

曾国藩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我问你，九江空虚，你有无确报？石达开乃贼中梟雄，你五千兵何能使九江惊慌？倘若田镇之兵并不回援，非但不能调虎离山，反而分散我军兵力。且三路进兵已成定局，不便再行更改。”

王鑫听了很不是滋味，他知道再说也是空的，便问：“请问三路人马如何布置？”

曾国藩说：“北路由多隆阿、桂明统率，沿河口、杨逻、巴河、兰溪、茅山镇东下，驻扎蕲州；南路塔智亭任统领，罗山、迪庵、春霆为分统领，由纸坊南下至山坡，再转向东，由金牛堡、大冶方向向江边靠拢；中路水师雪琴为统领，厚庵、鹤人（李孟群字）为分统，沿江东下。三路大军在蕲州会合。润芝新授湖北臬司，守土为其责任，则镇守武昌，不随军出发。”

同治五年八月十五日，曾氏给吴坤修的信上说：“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块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补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

王鑫听说鲍超都当了分统，却没有自己的份，老大不快。其实，鲍超这个分统，本是王鑫的，只是刚才听了国华的话后，才临时改变

主意。曾国藩绝不能容忍有人背着他，在湘勇中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他原本极喜王鑫的才能，野人山一仗后，更器重王鑫了。但后来，曾国藩发现王鑫越来越心高气傲起来，常常自作主张，隐然以湘勇首脑自居。特别是初到衡州时写招牌一事，使曾国藩很长时间心中不安。今天听到六弟说的情况后，便断然决定，撤掉他的分统一职，派他回长沙去。曾国藩见王鑫闷坐不语，便换上笑脸，显出一副极信任的姿态，对他说：“璞山，这是温甫刚带来的骆中丞的信，你先看看。”

王鑫接过信，边看边想：既然涤师不信任我，我何不借此机会回湖南去。天下纷乱，哪里不可冒头，何必一定要在某人手下受气？

“涤师，你让我带老湘营回长沙去吧！”

王鑫这一主动请求，倒出乎曾国藩意外。他自思：王鑫志大才高，敢于任事，此人年纪尚轻，经过一番磨炼之后，或许有可能成为一代名将。想到这里，他认为不能对王鑫太刻薄，要留个去后之思。曾国藩充满感情地说：“璞山，罗山曾对我说过，贤弟是他弟子中的第一人。这两年来，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贤弟是湘勇营官中最有才华者之一。我一向寄予厚望。骆中丞来信请派劲旅，我也寻思着，此事非贤弟不可。湖南是湘勇的家乡，家乡不宁，湘勇将士何来斗志？且今后粮饷、兵员，还得靠家乡源源不断地供给。家乡对湘勇之重要，想必贤弟十分清楚。贤弟此番回家，要独当一面，自然会备尝艰难。然自古以来，成十分之名者，乃做十分艰难之事者，望贤弟好自为之。老湘营还缺哪些器械，贤弟自可提出，大营将尽力补齐。”

王鑫说：“老湘营的装备比其他营雄厚，不缺什么。”

曾氏与王鑫在治军上的意见不合，由来已久，最早可见之于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曾氏给父亲的信：“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杀贼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故八月三十日寄书与岷樵，言陆续训练，交渠统带。此男练勇往江南之说也。王璞山因闻七月二十四日江西之役谢、易四人殉难，乡勇八十人阵亡，因大发义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两江杀贼，为易、谢诸人报仇。此璞山之意也。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男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璞山则专招湘乡一县之勇；男亦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宝勇湘勇足成万人，概归岷樵统带；璞山则招二千人由渠统带。男与璞山大指虽同，中间亦有参差不合之处。”

又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中》中《王鑫轶事》上说：“鑫与曾国藩始合终乖，而歿后，国藩每称道之。”

《曾国藩年谱》：“道光十六年，公二十六岁，会试再报罢，出都为江南之游。同邑易公作梅官睢宁知县，因过访之。由清江、扬州、金陵溯江而归。公久寓京师，窘甚，从易公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比归里，陈所购《二十三史》。”

曾国藩指着身后的书柜，对王鑫说：

“器械不缺，我就不送了。这一柜子明刻二十三史送给贤弟，权当钱行。”

“涤师于学生恩德太厚了。”

曾国藩深情地说：“道光十六年，会试再报罢，我出都为江南之游。同邑易作梅官睢宁知县，因过访之，从易公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这部二十三史，即当时所买。近二十年来一直伴随着我，未曾一时离开。今以这部书送给贤弟，愿弟暇时浏览，磨炼砥砺，成就一代名将，一代贤臣，今后好青史留名。”

曾国藩这番话使王鑫大为感动，一旁的曾国华也为之动容。王鑫为自己错怪曾国藩而内疚，站起来说：“涤师厚情，王鑫领受了。王鑫绝不辜负涤师期望，待湖南匪乱平定后，我即率营回归，永远追随在您老的左右。”

第九章 田镇大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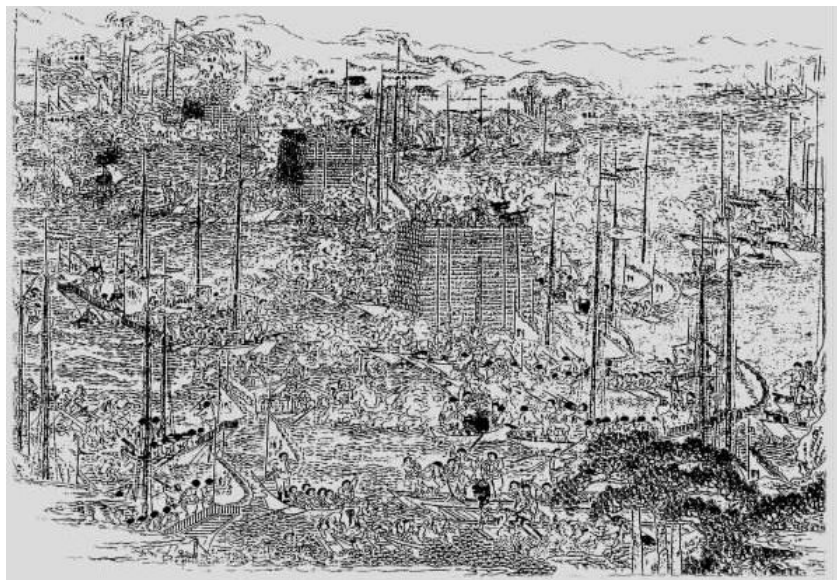
一 周国虞横架六根铁锁，将田家镇江面牢牢锁住

当武昌城被湘军攻破时，太平天国国宗石祥祯、韦俊和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殿左七指挥周国虞等率领所部连夜向长江下游方向奔去。第二天下午，在樊口一带遇到检点陈玉成率领的救援先头部队。陈玉成告诉石祥祯等人，翼王在九江，燕王秦日纲率领援军目前正在蕲州。大家商议了一下，都认为此时不宜反攻武昌，不如全部撤退到蕲州和援军会合，再定对策。经过两天行军，武

昌撤退的二万人马，和秦日纲统率的三万人马在蕲州会师。当天夜晚，便在秦日纲主持下，计议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石祥祯在会上沉痛地检讨自己的失误，请求燕王转呈天王给予处分。秦日纲宽慰了一番。接着韦俊、林绍璋、罗大纲等人都对武昌失守，各自承担了责任。陈玉成说：“各位都不必再检讨了，从来就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武昌此时丢掉，不久后还可再夺回来。曾妖头必然会乘攻陷武昌之机，率妖东下，犯我天京。我军目前有五万之众，足可以在长江两岸占据关隘，阻其东犯。”

陈玉成今年才二十岁。他十四岁投军，英勇机智，屡立战功，天王亲自提拔他为检点，是太平军中最年轻的高级将领。他身材不高，却声如洪钟。小时患眼疾，家贫无钱医治，烂了好几年，至今两眼眼皮上各留一条深深的疤痕，军中戏称他为四眼将军。周国虞很赞同陈玉成的意见，说：“陈将军分析得对。曾妖头必定很快会浮江东下，他的全部人马加起来不会超过三万，我们只要重振军威，足可制服。从蕲州到武穴一带，关隘颇多，此乃天助我军以地利，我军应充分利用。”

他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边，指着地图说：“诸位将军请看，蕲州城五十里以下，有一处地方，名唤田家镇。田家镇在江北，隔江相对的是半壁山。此地向来扼控由湖北到江西、安徽的水陆两路，江流湍急，地势险要，只要在此地驻扎一支人马，曾妖头就是飞也飞不过去。”



湘军攻克田家镇图

罗大纲说：“周将军所说极是，去年清妖悍将江忠源便在此地被我军击败，这田家镇最是个险要之地。”

大家都认为将大军驻扎在田家镇两岸，阻止曾国藩东下是最好之策。最后，秦日纲决定，由陈玉成统领一万人马驻扎蕲州，作为第一道防线，其余四万人全部进驻田家镇，在那里将湘勇一鼓聚歼。

田家镇是一个有五千人口的大集镇，由于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长江北岸上的一个繁华市井。与之隔江相对的半壁山，孤峰挺拔，雄峙在大江南岸。山底下是一条通往江西瑞昌的大道。发源于幕阜山，流经通山、兴国州的富水从半壁山南麓注入长江。入口处也有一个市镇，名叫富池镇，人口虽不多，却也热闹。往下走三十里，便是武穴。去年正月，东王杨秀清在这里大败陆建瀛的防军，威震千里长江。秦日纲和石祥祜来到这里，查看了两岸地势，甚为满意。秦日纲、石祥祜率二万人马驻田家镇，韦俊、罗大纲、周国虞等带二万人守半壁山。

北王韦昌辉之弟韦俊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但因家境富裕，小时饱读诗书，因而处事显得老练稳重，识见也比别的年轻将领高明。这一年来在湖南、湖北与湘勇打过几次交道，他已经知道曾国藩不同于清朝的其他官吏，由湖南农民所组建的湘勇，也绝不是清朝的绿营可比。对付曾国藩和湘勇，绝不能掉以轻心。韦俊对南岸驻防作了精心安排。他吩咐罗大纲带八千人，在半壁山脚安营下寨，林绍璋带五千人驻富池镇，周国虞带六千人搜集船只，扼守江面，自己带一千亲兵将营设在半壁山半腰上，以便各方兼顾。韦俊命令营寨要扎得严实，江面要掐死。

太平军在与官军的作战中，积累了一套建营寨的成功经验。半壁山下，共扎六座营盘：大营一座，小营五座。营盘四周挖一条深一丈多、宽三四丈的沟，将离半壁山五里远的网湖水引来灌满。沟内竖立炮台十座，再用木栅围住。沟外密钉五丈宽的一排排竹签、木桩。林绍璋在富池镇扎了四座营盘，其布置大致和半壁山营寨相仿。半壁山顶，架起一座望台，一天到晚有兵士在上面瞭望，对岸田家镇和下游富池镇，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上打出的信号旗。江面上，周国虞指挥的战船聚集了三百多号，天天在南北两岸穿梭巡逻，严阵以待。北岸也是营寨相连，炮台相接。田家镇摆开了一个大战场，杀气腾腾地准备一场恶战。

这天，周国虞从江边检查战船回来，对弟弟国材、国贤说：“我看这江面上的防守还很薄弱，曾国藩水师力量强大，还得想法子控制住江面。”

国材说：“我这两天也常想这事，要是能把江面封锁起来就好了。”

国贤说：“有办法。当年东吴阻挡晋军，后晋阻挡后汉，都曾用过铁锁拦江的办法。我们何不学前人的样，也打根铁锁将长江锁住。”

国材说：“这个办法也并不有效，岂不闻‘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诗吗？”

国材的几句诗一背，国贤垂头丧气了。国虞想了想，说：“国贤的主意也可以考虑，当年东吴和后晋的铁锁，中间没有船承受，又只一根。我们改进一下。你们看，可以这样来拦江。”

国虞拿出两根木棍，又拿出五六只碗来，将木棍并排摆在碗口上，说：“我们用两根铁锁，每隔十丈安置一条船，将铁锁架在船上，这样就牢固了。为防止船被水冲走，船的头尾都用大锚固定。铁锁用铁码钤在船上。”

国贤高兴地说：“此法最好，为保险起见，每隔三只船再加一个大木排，那就更稳当了。”

国材也同意了，说：“还加两根吧，一共四根。”

“再加两根！”国贤叫道。

“对！用六根，牢牢将长江锁住，叫曾国藩的水师全部葬在这里。”国虞重重地拍了下木板，五六只碗一齐跳了起来。

周氏三兄弟的想法，秦日纲等人都赞成。随军的铁匠们不分昼夜打造。十天后，六根铁锁南系半壁山，北拴田家镇，横截长江。铁锁下共摆二十多只战船，八个木排，滔滔长江，犹如系上六根腰带，单等曾国藩水师到来，好将他们葬身江底。

二 三国周郎赤壁畔，美人名士结良缘

杨载福指挥五营水师作先锋先天已出发，李孟群指挥五营水师作后卫暂时未动，曾国藩带着一班幕僚亲兵，坐着特制的拖罟，夹在居中的十营水师中，这天起航了。为了议事的方便，彭玉麟也坐在曾国藩的座船上。时已深秋，长江水显得比春夏两季清亮。天空万里无云，灿烂的秋阳，照射着勇丁们划起的水波，发出白花花的耀眼的亮光。因为是乘胜东下，全军斗志旺盛，又在流水的帮助下，船行得很快。曾国藩时而在舱内，时而在甲板上，与彭玉麟、郭嵩焘、刘蓉等人谈古论今，意气风发。目送着两岸青山向后退去，大家甚是欢快。

黄昏时，近三百艘战船停泊在葛店。劳累一天，吃过夜饭后勇丁们都早早安歇。彭玉麟看着舱外被夜色笼罩的江水，心里很不平静。白天站在船头，指挥战船航行之暇，他想起，十四年前，也是在这段江面上，他陪着小姑，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日子。白天不允许他多想，现在，万籁俱寂，尘嚣已息，儿时与小姑青梅竹马的情景，一幕一幕地浮现脑海。小姑画眉般动听的越语，一句一句在耳畔响起。他拿出麒麟梅花图，轻轻地抚摸，仿佛已坠入爱河，沐浴在小姑的万种柔情之中。

自乔装进武昌城后，就一直没有再画梅花了，彭玉麟觉得很对不起小姑的在天之灵，于是增添蜡烛，铺开宣纸，一边磨墨一边凝思，脑子里出现林逋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的，今夜我在船上为小姑画梅，就画她站在岸上，伸开双臂迎接我。不一会，宣纸上出现一幅极美的画面：水边，一株枝干秀逸的梅树斜倚在草坪上，两根长长的枝条向水面伸去，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小小的乌篷船。为庆贺武昌的克复，也为祝愿田家镇的胜利，彭玉麟破例调了一点丹砂，给那几朵绽开的梅花点了红。彭玉麟拿起画自我欣赏，对画的构思颇为满意。

“雪琴，你又在画梅花了。”彭玉麟回头一看，曾国藩笑容可掬地站在身后。

“哦，是涤丈，快请坐。”

曾国藩在彭玉麟的对面坐下，说：“我和你一起欣赏了很久，你竟然一点不知，真有祖不闻雷响的功夫。”

彭玉麟给曾国藩泡了一杯龙井茶，双手递过来，说：“玉麟画技粗疏，不堪入涤丈法眼。”

“雪琴，我常听人说你最喜画梅，素日无暇求睹，今日见这幅水畔梅花图，真使我耳目一新。”

“涤丈夸奖了。玉麟从未拜过师，无事画画，以娱自己眼目而

已，实在登不了大雅之堂。”

曾国藩说：“丹青之艺，原是慧心灵性的表露，不在乎从师不从师。唐人张璪说得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造化所生的千姿百态的梅花，便是最好的老师。”

彭玉麟平日只知曾国藩经史诗文最好，听了这两句话后，方知他对绘画亦有研究，心中甚为折服，忙说：“涤丈所论，最为精辟。玉麟这些年也着实观赏过成千上万朵梅花，只是心性不灵，到底所画的都只是俗品，今后还求涤丈多加指点。”

曾国藩摇摇头说：“我平生最是拙于画，简直不能开笔。那年在翰苑，曾有幸一睹大内所藏王冕画的墨梅图，真是大饱眼福。”

“王冕的墨梅图果然还存在世上，日后若有机会看一眼，死都瞑目了。”

“那墨梅图上还题着王冕自书的一首绝句，道是：‘我家洗砚池边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从来说画品出自人品，王冕蔑视轩冕、高蹈远俗的雅洁品格，使得所画梅花进入神品，这固然不错。但世人都没有注意到，王冕的那种雅洁品格，也是长年受梅花熏陶的结果。”

彭玉麟说：“涤丈所言甚是。人爱梅花，梅花也熏染人，人和花就渐渐地合一了。”

“雪琴常画梅，定然胸襟高洁，非我辈所能比。”

“非是胸襟高洁，画梅乃另有所托。”彭玉麟话一出口，便有点后悔。



王冕《墨梅图》

曾国藩一进船舱，便看见摆在木箱上的麒麟梅花图，听了彭玉麟的这句话后，心里明白了几分。他指着麒麟梅花图说：“雪琴，不想你还藏着一件精致的绣品。麒麟梅花，真有意思。你刚才说画梅另有所托，是不是玉麒麟在想红梅花呢？”

彭玉麟不好意思地脸红了。曾国藩以一个兄长的口吻对彭玉麟说：“雪琴，你不要怪我唐突，你今年已过三十八岁了，尚不成家，莫非心中一直在恋着一个不可得到的人，画梅就如同当年李义山写无题诗？”

彭玉麟很佩服曾国藩对世事人情观察得这样细微精到，真可谓一眼看穿。与曾国藩相处近一年了，无论是人品，还是才学，彭玉麟对曾国藩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既然已被看出，彭玉麟也不想再隐瞒，便把压在胸中一二十年来的那桩既有欢悦，但更多哀怨的往事，第一次一五一十地告诉眼前这位一向视为师长、引为知己的湘勇统帅。

曾国藩听完彭玉麟这段肺腑之语，心中十分激动。他本是一个于情感上极为丰富细腻的人，在这个江水拍打战船的秋夜，彭玉麟的往事重重撩拨了他的心。去年在衡州一见玉麟，便如同见到故交。几个月来，他对彭玉麟治理水师的才能、勇敢果决的性格和不居功不自夸的品德十分欣赏，多次在心里称赞玉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夜，听玉麟深情的叙述，他对玉麟更加爱慕。如此深情的男子，今世能有几人！这样心性专一的人，一定是忠心耿耿的贤臣良友。曾国藩

说：“梅小姑在天之灵，会永远感激你的。但小姑既已仙逝，你也不必再痴情为她一世鳏居。还是我去年跟你说的那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一个女子而使自己绝后，也毕竟不是大丈夫之所为。夜已深了，你这就安歇吧。明天早点开船，午后可以到黄州，我和你去悄悄地游一番东坡赤壁如何？”

第二天天未亮，十营水师便启碇开船，申正时分到了黄州。一个月前，黄州还是陈玉成驻扎的地方，武昌失守后，陈玉成退到蕲州。黄州知府许赓藻今天一上午就率领一班文武，在江边恭候。曾国藩站在船头，向江岸拱拱手，算是领情了。船一刻未停，直向下游驶去。船过黄州十里外，彭玉麟就下令停船。郭嵩焘、刘蓉等人都游过黄州赤壁，懒得再上岸。曾国藩吩咐郭、刘不要告诉任何人，说罢和彭玉麟换上便服，带着王荆七一道离船登岸。

这黄州赤壁，本不是当年周瑜火烧曹操之处，只因苏东坡那年谪居黄州任团练副使，夜泛赤壁，写下前后《赤壁赋》和那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词后，遂使得这个黄州赤壁，比嘉鱼那个真正的“三国周郎赤壁”还要出名得多。历代文人迁客路过黄州时，莫不到这里盘桓流连。前年曾国藩奔丧时路过此地，当然无心游赤壁。这次即使是大战在即，也不能不去游一下。三人登岸，沿江边走了两里多路，便看到前面一座石山矗立。靠江的那边，如同被一把大斧劈过一样，现出一块高十余丈，宽七八丈的大石壁。曾国藩和彭玉麟估计这就是黄州赤壁了，兴冲冲地向前走去。快到石壁边，果然见岩石赭红，竟是名副其实的赤壁。赤壁边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石磴。三人拾级而上，来到赤壁顶上。曾国藩站在山顶，看眼底下正是“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壮观，江风吹来，颇有点飘飘欲仙的味道。山上有一座苏仙观，观里有一尊东坡泥塑像。那像塑得呆板臃肿，全无一点苏仙的风骨，倒是四壁青石上刻的《前赤壁赋》，笔迹飘逸潇洒，值得一看。观里的道士极言这是按苏东坡的手迹刻的，曾国藩和彭玉麟看后微微一笑。

曾国藩对玉麟说：“今日游赤壁，我倒想起东坡谪居黄州时所写的一首猪肉诗，道是：‘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

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玉麟笑着说：“看来烧东坡肉的诀窍在火候了。素日吃别人家做的东坡肉，名虽美，味都不佳，原来是没有读过这首诗，不懂得‘慢着火，少着水’的奥妙。”

曾国藩也笑着说：“除火候掌握不好外，还有肉不好。东坡肉硬要用黄州的猪肉才烧得好，如同杏花村的酒，只有用当地的水才行。可惜我们这次没有口福了。”

玉麟说：“东坡是天才，诗文字画，自是当时之冠。不过天才也有小失，他的那篇《石钟山记》，说石钟山是因水击石窍，涵澹澎湃，类似钟声，其实不然。”

“足下何以知其不然？”

“我幼读东坡此文，便觉可疑。水击石窍，岂独彭蠡之石钟山？吾家乡多见之。那年我路过湖口，特地去看了一下，才解开这个疑点。原来此山之名，并非拟声而得，实乃以形而得。那座山，远远地看去，恰如一座石刻的大钟。”

“雪琴，你可以写一篇辩石钟山的文章，跟东坡唱一唱对台戏。”曾国藩笑道。

“平定发逆后，我是要把这件事记下来，那时再求涤丈给我修改。”二人都一齐笑起来。正说得高兴，前面走来一人，对着曾国藩深深一鞠躬，说：“侍郎大人别来无恙。”

曾国藩被弄得莫名其妙，那人抬起头来，荆七惊奇地叫道：“你不就是杨相公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曾国藩也感到奇怪，说：“真的是杨国栋！你这几年可好？”

杨国栋答：“说来话长，寒舍离此不远。今日天赐能与侍郎大人

在此幸会，真令国栋做梦都没有想到。就请侍郎大人和这位大人——”

“这位是彭统领彭玉麟。”曾国藩介绍。

“啊，久仰久仰！就请侍郎大人和彭统领及七哥一起到舍下一叙。”

荆七说：“杨相公，你那年不辞而别，后来又伪造大人家的古玩去卖，害得大人白白丢了八百两银子。”

杨国栋大惊：“有这样的事？如此，则罪孽深重，容国栋今夜慢慢向大人说清。”

杨国栋是什么人，王荆七为何说他害得曾国藩白白丢了八百两银子？事情发生在五年前。

一天上午，曾国藩正在求阙斋用功，王荆七领来一个衣着寒碜的穷书生，说：“大人，这位杨国栋先生一定要拜见您，我说了好多话都不能拦住。”

曾国藩放下手中的《韩文公集》，用他目光深邃的三角眼将来人打量一下。只见此人三十余岁，长条脸，两眼乌亮有神。从脸色和衣衫来看，是个处于困厄中的潦倒者。曾国藩对来访的读书人，一律予以谦恭热情的接待，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贫寒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还怕没有出头之日？今日鱼虾，明日蛟龙，是常见的事。何况眼前这位杨国栋那双黑亮的眼睛，分明表示他是个聪明灵秀的人。曾国藩一点不摆侍郎的架子，站起身来，客气地招呼杨国栋坐下，并要荆七泡一碗好茶来。曾国藩微笑问：“足下是哪里人？找鄙人有何事？”

杨国栋说：“晚生乃湖南桃源人。”

“足下是桃源人，为何无一点桃源口音？”曾国藩感到奇怪。

“大人，晚生生在桃源，七岁时跟随父母到了浙江金华，一直到二十岁上下才出来游学求师，故现在没有一点桃源口音了。”杨国栋在曾国藩的面前，神态自若，全无一点寻常士子忸怩胆怯的模样，使曾国藩对他颇有好感。

“足下是到京师来游学的吗？”

“晚生此番到京师，是特来谒见大人的。闻得大人乃当今理学名臣，天下士人都愿一识荆州。国栋此来，不求富贵，只求大人收留我做学生，早晚得听大人咳唾。”

曾国藩摸着胡须，微微一笑：“足下读先贤之书，想来一定有高见。”

“晚生读圣贤书，谈不上高见，却也有点心得。”杨国栋并不谦让，放胆而谈，“某以为程朱之学，以‘不欺’二字可以尽之。不欺人，尤贵不欺己。今人不欺人者，千不得一，不欺己者，万不得一。某知之二十年，试行二十年，而终不能做到，故千里来京，求教于大人。”

曾国藩听了很高兴，说：“足下功夫犹未到家，知而不行，非真知也；若一旦真知，自然能行。朱子讲先知后行，阳明讲知行合一，二位先贤讲的都有道理。朱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又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先贤这些至理名言都说得深刻，足下好好领会，身体力行，必然大有长进。”

杨国栋闻之大为折服，伏拜于地，说：“大人指教之言，真药石也。”

曾国藩扶起杨国栋，二人纵谈朱陆异同及阳明学派之利与害，大为畅快。曾国藩破例收下杨国栋，并在朋友之间称赞杨国栋学问根基深厚，悟性甚好。遇到曾国藩称赞时，杨国栋也并不怎么感谢。别人

问他，他说自己是来求学的，并不是来求名的。有人前来拜访，杨国栋总拒而不见，曾国藩渐渐地对杨国栋敬重起来。

杨国栋在曾府住了三个月。一日，忽然不辞而别。四处找寻，都不见他的踪迹。曾国藩很觉奇怪。一连几天寻不到，也就算了。后来，杨国栋这个人也被曾府逐渐淡忘。

这一天，曾国藩与朋友游琉璃厂，在一个古玩摊上见到几轴字画。曾国藩拿起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都是自己平日收藏的旧物。正在疑惑不解时，又瞥见一个荷叶砚台。曾国藩拿起荷叶砚台，心中暗暗叫苦。这个砚台，不琢不雕，其形天然作一片荷叶状，砚面青翠发亮。更稀奇的是，砚面能随四时天气变化而变化，晴则燥，雨则润，夏则荣，冬则枯，就像一片真荷叶。天雨时，砚上自有水滴如泪珠，用来磨墨，无须另外加水，写出来的字，格外光亮。此砚本是汤鹏家的祖传之宝。汤鹏与曾国藩原是很要好的朋友。汤鹏自负才高，目中无人。一次与曾国藩为一小事争论起来，竟勃然大怒，骂曾国藩不学无术。曾国藩恼火，与他绝了往来。后来，倭仁知道此事，指责曾国藩不对，说一个研习程朱之学的人，不能有这样大的火气。曾国藩心悦诚服地接受。第二天便主动登门向汤鹏道歉，又设宴邀请汤鹏来家叙谈。汤鹏大为感动，二人和好如初。汤鹏病危时，向曾国藩托付后事，并将这个祖传古砚送给他。曾国藩十分喜爱这个砚台，通常不用，珍藏于箱底。“这砚台和字画怎么会到这里来呢？”曾国藩心中甚是诧异。问摊主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摊主说是从一个名叫杨国栋的那儿买来的。曾国藩骇然，忙问杨现住何处，答住在西河沿连升店。曾国藩立即命家人到连升店找杨国栋。店主说杨早已离开，不知去向。曾国藩无奈，只得将家中所有现银拿出，凑足八百两，将砚台和字画赎回来。为此事，曾国藩足足有半个月心里不快，自己埋怨道：真是瞎了眼，将一个窃贼留在家里，不但看不出，还视之为奇才而加以敬重。为顾全面子，他命令家中人谁都不要向外人谈起此事。

偶尔一天下雨了，曾国藩命荆七取出古砚来，磨墨写字。又怪了，古砚并不像过去那样，遇雨溢水。曾国藩叹息着，把砚台拿在手中细细把玩，却发现似乎没有过去那种沉甸甸之感。他起了疑心。遂

命家人全部出动，翻箱倒柜寻找。结果汤家祖传古砚找出来了，字画也找出来了。原来，赎回的竟全是赝品，真的并没有丢！他惊呆了。马上要荆七到琉璃厂去找那个古玩摊主，但早已不见了。曾国藩大惑不解：究竟谁是骗子呢？说古玩摊主是骗子，他怎么会知道我家珍藏的东西？说杨国栋是骗子，他为什么不将真物窃走？

此时曾国藩在这里邂逅杨国栋，真个是他乡遇故知，又能解开多年的疑团，岂有不去之理？曾国藩叫荆七先回去告诉郭嵩焘、刘蓉，说今夜不回船了，明日一早再来接。

杨国栋带着二人走了一里多路，来到一个山坳口，指着前面一片竹篱茅舍说：“这就是寒舍。”

曾国藩见茅屋前一湾溪水，几株垂柳，环境清幽安静，说：“足下居此福地，强过京师百倍。”

说着进了屋。谁知这茅舍外面看似简陋，里面却不大一般。厅堂四壁刷着石灰，显得明亮雅洁。墙上悬挂着名人字画，屋里摆的尽是精致的上等家具。坐在这里，并未感到是荒山野岭，仿佛来到繁华市井中的官绅家。

刚坐下，杨国栋对里屋喊：“阿秀，端茶来敬献二位大人。”

话音刚落，从里屋出来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子。托着一个黑漆螺钿茶盘，步履轻盈地走进客厅。那女子大大方方地把两碗茶放在几上说：“请二位大人用茶。”

说罢莞尔一笑，转身进屋了。彭玉麟看着这女子极像梅小姑，尤其是那莞尔一笑的神态和清脆的越音，简直如同小姑复生。他不由地多看了阿秀两眼。彭玉麟的瞬间表情，杨国栋没发觉，曾国藩却注意了。杨国栋说：“这是小妹国秀，老母瘫痪在床上已经几年了，恕不能起身招待。”

曾国藩说：“足下那年突然离去，使我挂牵不已。”

杨国栋说：“学生那年贸然拜访大人，蒙大人错爱，留在府中。三个月来，跟随大人，所学竟比我寒窗十年还多。大人恩德，学生没齿不忘。那年突然离去，原是出于一桩意外的事情。”

阿秀又出来，摆出各种时鲜果品。曾国藩发现彭玉麟又看了阿秀两眼，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杨国栋继续说：“那天我正在前门大街上办点事，正巧遇到从老家来的仆人。他一把抓住我，说：‘相公，我在京城里找你半个月了，今天终于碰到，快跟我回家。’我忙问：‘家里出事了？’仆人说：‘相公有所不知，老爷在家，为祖上的坟地和谢家打起官司来，被官府锁在牢中，急等你回家。’我一听慌了神，说：‘我现在礼部侍郎曾大人家，曾大人这两天在园子里当值，过两天曾大人回来后，我跟他说明，再离京回家。’仆人说：‘老爷现在狱中，天天盼你回家，再等得几天，不知回去后还能不能见到老爷。’老仆说着掉下眼泪。我心想：他是我家的仆人，都如此着急，我还能再等吗？不如先回去，两三个月后再回京跟大人道歉。我连忙回府收拾行李。我原本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几样假货。那是在大人家住的时候，闲来无事，有一天，我照大人家藏的字画临摹了一张。自己看着，觉得也还像。顿时兴起，要跟世人开个小玩笑。一连几天，我早出晚归，逛琉璃厂，与那些古董商人闲扯，从他们那里套得了不少造假古董的技艺。我用重价买了几张明代年间出的纸，又买了一支古墨，关起门来，用心临摹、炮制，将大人家藏字画，每幅都精心临摹了一份。又特别喜爱大人家的古砚，也照样仿制了一个。我于是把这几样东西带上，留下一张‘急事暂别’的纸条，来到仆人所住的西河沿连升店。”

曾国藩听得极有兴趣，微笑着插话：“现在我明白了，那张黄山谷的字是你自己临摹的。”又说，“这张纸条不曾听府里人谈起。”

“当时放在书案上，也可能后来被风吹走了。我来到连升店，仆人说：‘相公身上也带了钱没有？’我身上一文不名。仆人也只剩下十几两银子，这点钱，主仆二人无论如何到不了家。仆人看到包袱里的字画，说：‘相公，目前是救老爷要紧，你这几张字画就变卖了吧！我知道你舍不得，到如今也没有法子，救得了老爷，日后还可以再

买。’我心里好笑。不过，他这一说倒提醒我。看来这几幅字画临摹得还可以，至少眼前的仆人是骗过了。如果能被哪个好古董而又不识货的人买去，虽然有点缺德，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我问：‘紧急之间，卖给谁呢？’有人买，隔壁就住着一个卖字画的摊主。’仆人当即叫来一个中年汉子。我心想：正好检验一下我仿古的本领如何。便煞有介事地向那个汉子吹嘘，说是祖传下来的真迹，目前要救老爷，只得忍痛卖掉。那汉子早几天便与仆人混熟了，因而对我所讲的毫不怀疑。他眯起眼睛将那几幅字画和古砚细细鉴赏一番，问我：‘你开个价吧！’我说：‘这几幅字画和古砚，论价不会低于一千五百两银子，现在急要钱用，我没工夫再找别人，你给七百五十两吧！’那汉子和我讨价还价，最后开出五百两。我心里想：好笑，这几样东西十两银子都不值，经过这样的瞎吹胡闹，居然就值几百两银子了。便一手从汉子手中接过五百两银子，一手将那几样冒牌货给了他。”

曾国藩说：这个杨国栋真是摹仿古物的奇才，贩卖古物的人被他骗了不说，连我这个古物的主人都让他给骗了。这种以假乱真的本事，天下怕难找到第二个。原先的那股疑惑，早已被冲得干干净净。彭玉麟也暗自诧异惊叹，笑着说：“杨兄，凭你这个本事，走遍天涯海角都不愁没钱花。”

“彭统领取笑了。这种小技只可偶一为之，哪可做立身之本。我带上银子，急急忙忙和仆人赶路。谁知到家后，老父已瘐死狱中。谢家因有人做大官，结果我家花了几千两银子也没打赢官司。谢家人平素口口声声讲孔孟程朱，却原来是这样的狼心狗肺。”说到这里，杨国栋望着曾国藩苦笑一下，“不怕大人见怪，我一气，从那时起，就不再读孔孟程朱的书了。程朱之书说的都是诚，不诚无物。其实，这世上哪来的诚！谢家讲诚，就不会有我老父瘐死狱中；我若讲诚，便没有主仆二人回家的盘缠。我过去二十多年，都被它误了。原来悟出的‘不欺’二字，竟是完完全全地欺骗了自己！”

曾国藩正色道：“程朱讲的都是对的，只是世人没有照着做罢了。足下不过因偶尔受挫，便愤世嫉俗以至如此，大可不必。”

“大人说得有理。”杨国栋说，“不过这几年，学生倒学了不少真本事。老父死后，我也不愿意再在老家待下去，便带着老母幼妹来到黄州府投靠母舅。母舅原是黄州知府衙门的书吏，早几个月，被长毛杀了。我们在苏仙观旁起几间草房，母亲和妹妹长年住在这里，我到处云游，见什么学什么。不瞒大人说，我早两天刚从广东回来，在广东还跟着洋人学会做火药子弹哩！”

曾国藩眼睛一亮，说：“以足下的灵慧，自然是学什么精什么，想必足下现在一定精于军火制造。”

“精于谈不上，不过造出来的火药子弹，也不比洋人的差。”

曾国藩大喜：“足下大才，目前正可施展良机。不知足下还愿像五年前那样，和我相处在一起吗？”

“大人乃当今最为有才有德之人，在广东时，我便知道大人正统率湘勇，以灭长毛为己任。国栋多时便想前去投奔，怎奈老母罹病，不忍赴兵凶战危之地。今日天使我重遇大人，国栋愿像五年前那样，为大人执鞭随镫。”

“伯母卧病在床，确不便远离，你过两年再来找我也行。”

“今日若不遇见大人，我这几年确不准备远离老母。但我听七哥所言，学生犯了不赦之罪尚不自知。我万万没想到，那些贗品居然蒙过了大人之眼，骗去了大人的八百两银子。学生负罪深矣。因此，为报大人之恩，为赎学生之罪，我决定跟大人去江宁，我可以为大人造火药子弹。”

曾国藩大喜道：“军中正缺足下这种能人，明日我们就一道登船吧！”

彭玉麟也笑道：“有杨兄参战，湘勇如虎添翼。”

杨国栋说：“大人，我前月从一农夫手中买了一匹好马，为抵学生之罪，我将此马送给大人。请大人随我到后院观看。”

自从王世全把王氏祖上宝剑送给曾国藩后，曾国藩便渴望有一匹与剑相匹配的马，自己虽不能骑着它冲锋陷阵，但作为水陆两支人马的统帅，没有一匹像样的马，总是一件憾事。曾国藩和彭玉麟来到后院，只见马厩里果然拴着一匹高头大马。杨国栋把它牵了出来。那马浑身火炭，无一根杂毛，来到坪中，昂首长鸣，甩颈尥蹄，吓得树上的鸟雀乱飞。曾国藩赞叹：“好一匹龙马！那农夫怎来的如此好马？”

杨国栋说：“我当初也感到奇怪，便问那农夫。农夫说此马原为一个长毛丞相所有。长毛占领黄州时，亲兵牵出去溜达。农夫杀了亲兵，盗了这匹马，藏在家中，等长毛走后才拿出来卖。见到的人都说它是关云长的赤兔马，我也就叫它赤兔了。”

曾国藩说：“谁见过关云长的赤兔马了？那都是罗贯中胡凑瞎编的。我看它浑身就像熟透了的枣子样，就叫它枣子马吧！”

彭玉麟说：“好个枣子马！既入俗又脱俗。”

杨国栋也笑着说：“就叫枣子马！”

曾国藩快乐地说：“好！我收下，就算抵了你假冒古董的罪。”

说得大家都笑起来。看看天色已晚，阿秀已摆上满满一桌菜，杨国栋请曾、彭入席。杨国栋指着当中一个大碗说：“这是用黄州猪肉烧的东坡肉。”

曾国藩笑着对彭玉麟说：“刚才还说没有口福，口福就来了。这真叫做‘人有旦夕祸福而不自知’。”

酒席上，大家开怀畅谈，十分欢悦。杨国栋说：“小妹喜欢自制酒令，前一向编了一个酒令故事，可惜才力有限，竟没编完。”

“想不到令妹还有这种才能，真令我们钦佩。杨兄不妨说完，也好助酒兴。”彭玉麟兴冲冲地说。

“我于诗词曲令素来生疏，两位大人都是才学渊博的前辈，我正

要求助，使这个酒令故事成为全璧。小妹用身旁现有的古迹编了一个这样的故事：那年东坡谪居黄州，闲来无事，常与秦少游、佛印禅师和黄州太守喝酒谈天。一日，东坡兴起，提出自制新酒令取乐，要求是先举一件落地无声之物，接着说出两个古人，一问一答，讲出一件事，答句必须是现成的两句作归结的诗句。东坡自己先说一令：‘笔毫落地无声，抬头见管仲。管仲问鲍叔，因何不种竹？鲍叔曰：只需两三竿，清风自然足。’秦少游想了一下，接着说：‘蛀屑落地无声，抬头见孔子。孔子问颜回，因何不种梅？颜回曰：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佛印禅师不假思考，也来一令：‘天花落地无声，抬头见宝光。宝光问维摩，僧行近云何？维摩曰：遇客头如鳖，逢斋项如鹅。’轮下去应该是黄州太守作，但黄州太守作不出，其实是小妹自己想不出了。”

曾国藩说：“令妹咏絮之才，古今少有。这几个酒令作得太好了，故事也编得高雅，我看不是她不能为黄州太守作一首，而是想考考你这个做兄长的才华如何吧！”

说完大笑。杨国栋也笑道：“大人说得也对。她问我，也自然就是考我，我作不出，但小妹自己至今也还没作出第四首，并说有人能代黄州太守作出，她就服了他。”

曾国藩对此本亦感兴趣，有时间多想想，他也能够为黄州太守作一首，但他另有想法。他转过脸对彭玉麟说：“我素来不懂酒令，雪琴你于此道有研究，今日我们就请道台屈尊，权当一下黄州太守。”

彭玉麟对阿秀很有好感，情愿为她续完这个故事，便不推辞。彭玉麟从佛印禅师的结句“鹅”字上得到启发，想起骆宾王童时作的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顿时有了。他对杨、曾说：“我想起一个，不知像不像黄州太守的口气。”

曾国藩笑道：“你只管念去，像不像由我来评判。”

彭玉麟念道：“雪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白起。白起问廉颇，为何不养鹅。廉颇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好个‘雪花’‘白起’！”刚一念完，杨国栋就高兴地说，“天衣无缝，我看当年那个黄州太守绝对作不出这么好的酒令，真要胜过东坡、佛印的才气了。”

玉麟不好意思地说：“什么东坡才、佛印才，都是令妹的才。”

阿秀在里屋听见彭玉麟的酒令后，很高兴遇到了知音，出来大大方方地给彭玉麟满斟一杯酒，慌得他忙起身道谢。阿秀笑吟吟地说：“彭统领帮了小女子的大忙。”曾国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吃完饭后，杨国栋送曾、彭到客房休息。等杨国栋走后，曾国藩悄悄地问玉麟：“雪琴，你对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喜欢杨国栋的妹妹阿秀？”

玉麟脸红了，说：“涤丈，你是知道的，我多年来都不愿成亲，怎么会一见阿秀就喜欢呢？”

曾国藩说：“你的举止瞒不过我的眼睛，我知道你是一个钟情重义的真正男子，但你今天看阿秀的眼神非比寻常。我猜想，这女子或许像你逝去的梅小姑，你是因为喜欢梅小姑而喜欢她，是吗？”

曾国藩对世态人情的洞悉，一向为彭玉麟所钦服。这个猜测，竟如同看穿了他的肺腑，彭玉麟只得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曾国藩说：“雪琴，你的品性为人和我十分接近，我和你虽名为堂属之分，实同兄弟之谊。如果你听我一句劝告，不固执独居的话，阿秀便是你合适的人选。这女子，我虽然没有和她交谈过，看她今天走路说话，是一个端庄的淑女，且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必然灵慧而懂诗书礼义。我去跟杨相公提，如阿秀尚未许字的话，我为你作伐，结秦晋之好如何？”

彭玉麟低头不语，曾国藩知己默许，随即走进杨国栋的卧室。杨国栋正在灯下收拾行李，见曾国藩来，忙起身让座，说：“大人尚未安歇？”

“我想冒昧问你一句话，请别见怪。”

“大人只管说，学生哪有见怪之理。”

“请问令妹字否？”

“大人问阿秀的事，真令我做兄长的心焦。小妹自幼聪颖，老父爱她如掌上明珠，从小教她诗书画。谁知小妹读了几句书后，心气高傲得很，不管谁为她提亲，都一概不允，说要得天下—真正名士英雄才嫁。老父去世后，从金华流落至此，人地生疏，再加上我常年不在家，小妹的婚事便耽搁了。”

“令妹贵庚几何？”

“不瞒大人，小妹今年足足二十三岁了。”

“我身边现正有一个名士英雄，不知令妹看得上否？”

“请大人明说。”

“足下看彭雪琴如何？”

“彭统领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莫不是夫人弃世，意欲续弦？”

曾国藩摇摇头：“怎是续弦，雪琴根本就未娶过。”

“那是为何？学生见彭统领堂堂一表，儒雅英迈，才学满腹，又是大人麾下名将，为何未成家呢？”

“这正是雪琴英雄过人之处。以雪琴之人才，何愁没有倩女。只是他自小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后再谈家室，以致拖延至今尚未成亲。”

国栋不禁面露喜色：“这样说来，小妹真正有福了。彭统领适才的酒令，小妹甚为喜爱。待我禀告老母、告诉小妹后，立即回话。”

这边，曾国藩也把杨国栋的话告诉了彭玉麟。一会儿，杨国栋来到曾、彭所住的房里，对他们说：“老母说：‘既是曾大人为媒，这件

事可办。’小妹没有作声，只是拿出一张纸来，写了几句话在上面，说还要向彭统领请教请教。我拿过纸看时，竟不明白她写的什么。”说罢，将纸递给彭玉麟。曾国藩好奇地凑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

纱窗碧透横斜影月光寒处空帏冷香柱细烧檀沉沉正夜阑更深方困睡倦极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处别魂销

曾国藩在心里默读了两遍，已经明白了，偷眼看彭玉麟，见他眉头紧蹙，一副为难的样子。杨国栋心里在骂妹子：“成天躲在屋子里没事，尽编些稀奇古怪的文字来难人。”彭玉麟十分赞赏阿秀的才情，无论如何要破这个谜。他反复默读，突然心头一亮，高兴地说：“原来是一首《菩萨蛮》！涤丈和杨兄请听：纱窗碧透横斜影，月光寒处空帏冷。香柱细烧檀，沉沉正夜阑。更深方困睡，倦极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处别魂销。”

“正是正是，雪琴断得好！”曾国藩兴奋地称赞。

杨国栋也笑着说：“彭统领大才，小妹不自量，班门弄斧了。我这就去告诉她。”

杨国栋拿起纸就要走，彭玉麟一把拖住：“慢点。令妹才华锦绣，世间少见，这四十四个字不知费了她多少闺情。历代才女喜欢写回文诗词，说不定这也是一首回文词。”

曾国藩笑着说：“我刚才听你念时，也这样想过，但究竟比不上你对杨小姐的知心。”

彭玉麟脸红起来，说：“涤丈取笑了，还不知我说得对不对哩！姑且念念看。”

彭玉麟拖长音调，从最后一字读起，竟然真的又读出一首《菩萨蛮》来：“销魂别处何寥寂，感情含思愁生极。倦睡困方深，更阑夜正沉。沉檀烧细柱，香冷帏空处。寒光月影斜，横透碧窗纱。”

曾国藩叹道：“昔曹大家、苏若兰之才，亦不过如此。”

杨国栋兴冲冲地进了妹子的房。一会儿，又红光满面地出来说：“小妹对彭统领的聪明才学十分佩服，她还想请彭统领就眼前之景和心中之念作一首七律。”

彭玉麟七岁时便会作诗，写一首七律，对他来说是太容易了。但这首诗却非比寻常。眼下自己正分统水师东下，这是将载之于史册的不朽事业，何不把这件事写出来。他认真想想，然后一气挥就：

长江不许大王雄，王濬楼船要建功。

十万天兵驱虎豹，三千犀甲奋貔貅。

旌旗常带潇湘雨，鼓角先清淮海风。

戎马书生少智略，全凭忠愤格苍穹。



清朝的婚礼

杨国栋将这首诗带进内室不久，便喜融融地托出一个锦绣香匣，

对彭玉麟说：“这是小妹的生庚八字，今夜就交给彭统领了。”

彭玉麟脸上流光溢彩，恭恭敬敬地接过这份重礼，随手从身上取出一只碧玉兔交给国栋，说：“玉麟属兔，三朝时，家母亲手把这只玉兔挂在玉麟颈上，至今有三十八年了，今日请小姐收下。”

曾国藩异常高兴地说：“今夜成就了雪琴与阿秀的百年好事，我这个红娘不可无表示。”曾国藩饱蘸浓墨，凝神片刻，写了一首《贺新郎》：

艳福如斯也。看江中，雄师东进，君其健者。一从风浪平静后，喜结鸳鸯香社。料不久笙乐细奏，袍是烂银裘是锦，算美人名士真同嫁。好花样，互相借。

淋漓史笔珊瑚架。说催妆，新诗绮语，几人传写？才子风流涂抹惯，莫把眉痕轻画，当记取今宵月夜。明年携得神眷归，令老母幼弟同惊讶。悄悄话，声须下。

曾国藩写完，又细看了一遍，不无得意地交给杨国栋说：“杨相公，你把这阕词也交给阿秀，待这仗打完，我便打发雪琴前来迎亲，我为他们主婚。”

三 从蕲州到富池镇，太平军和湘勇在激战着

第二天一早，王荆七带了几个亲兵来接曾国藩、彭玉麟。杨国栋拜别老母，吩咐阿秀悉心照顾母亲，管理家务，然后牵出枣子马。阿秀昨夜刚与彭玉麟订亲，很觉害羞，也没敢和彭玉麟说一句话，只是深情地目送他们下山去。走出几十丈远后，彭玉麟禁不住回过头看了一眼，只见阿秀仍倚门眺望，他心头一热，赶紧转过脸去，快步追上。

上船后，曾国藩将杨国栋介绍给大家，并公布了彭玉麟喜结良缘的事，大家都向玉麟表示祝贺。曾国藩悄悄地对刘蓉说：“你不是要假古董吗，今后就找这位杨相公。”

“他就是那位临摹山谷诗的人？”刘蓉惊奇地问。

“正是，没有想到在赤壁边遇到他。”

“奇才，真是奇才！”刘蓉赞叹。

船一路顺水直下，傍晚时来到道士袱。杨载福的先头部队早一天已到达。当夜，杨载福向曾国藩作了报告：陈玉成的一万人马——水师三千、陆军七千，在蕲州严阵以待。如何开战，请曾国藩定夺。曾国藩连夜派出三支斥候。一支沿江而下，窥探蕲州敌情。一支到江北打听多隆阿的进程。一支到江南打听塔齐布的进程。

次日午饭后，三路斥候陆续回来。探敌情的一支禀报：蕲州江面战船不多，陆军大部分兵力驻在江南，似乎随时准备援助大冶、兴国州两城。这个情报很重要，曾国藩赏了斥候。北路的一支报告：巴河、兰溪一带未见多军影子，估计人马尚未到黄州。对多隆阿、桂明的北路绿营，曾国藩根本不抱希望。军行迟缓，他不感到意外。南路的一支汇报：塔军现驻金牛镇以东五十里的铁岭口等候命令。

曾国藩在拖沓上与彭玉麟、杨载福、郭嵩焘、刘蓉、杨国栋等人商议。刘蓉说：“据情报来看，长毛据蕲州兵力不算太强，号称一万人，实际能打仗的顶多一半。四眼狗虽贼中干将，估计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且四眼狗只善陆战，水战并非所长。可以立即通知塔智亭和罗罗山，命他们分头进攻大冶和兴国州，引诱陈玉成派兵援救，然后我水军乘此机会，猛冲过蕲州。”

杨国栋说：“孟容兄言之有理。我在黄州时就听说，据守大冶和兴国州的将领，原是陈玉成的部下，且兵力都不过一两千。拿下大冶和兴国州，对塔统领的南路军来说是顺手摘桃，即使陈玉成的兵员不动，达不到调虎离山之计，收回两个城池，亦是功劳。”

彭玉麟、杨载福、郭嵩焘等人都赞成刘蓉的建议，曾国藩也认为可行，于是水师暂时驻扎道士袱，不惊动下游。

塔齐布和罗泽南接到命令后，一万二千人分为两支，塔齐布带六千人南下经花油堡向兴国州进兵，罗泽南带六千人沿金河向大冶进攻。

太平天国兴国州知州胡万智，金陵人氏，乃太平天国首科进士。天国癸好三年八月初十日，是东王的寿诞，天京城里举行第一次会试——东试。东试论题是“真道岂与世道相同”，文题是“皇上帝是万郭大父母，人人是其所生，人人是其所养”，诗题是“四海之内有东王”。胡万智是个穷苦的秀才，考了几次乡试都未中，对朝廷的科举考试很是不满。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带来勃勃生气，胡万智拥护天国，欣然前往应试。文章做得花团锦簇，诗也作得珠圆玉润，遂一举高中。胡万智好不高兴，愈加对天国充满感情。

中进士后，东王封他为典朝仪。西征军攻下兴国，胡万智被派往兴国任知州。胡万智到了兴国，全部启用一批新人，其中大部分是穷困潦倒的读书人。半年来，他把全副心思用来整顿兴国州的吏治。正当他准备在兴国州大展宏图，建一番新政时，塔齐布率领的六千人马攻到兴国城下。兴国城里只有一千五百人，情形危急。胡万智一方面布置守城，一方面急忙派人到陈玉成那里讨救兵。陈玉成已探得湘勇水师集结在道士袱按兵未动，料想一时不会有行动，便亲带四千兵赶来救兴国。他刚走到黄州蕲口镇时，又遇到驻大冶城的总制汪茂先派出的信使，说湘勇已围住大冶。无奈，陈玉成又分出二千人马到大冶。当陈玉成赶到兴国州时，塔齐布已攻下兴国。陈玉成十分懊恼，率兵再奔大冶。半途中遇到溃兵，报告大冶已丢，汪茂先阵亡。陈玉成气得两眼冒火，率部快快回蕲州。

就在陈玉成离开蕲州的这一天，曾国藩会合先天夜晚赶来的李孟群部，水师二十营约一万人，在呼啸呐喊声中冲过蕲州防线，于马口镇对岸停泊下来。罗泽南提着汪茂先的头和太平军大小黄旗上百面、骡马数十匹前来请功。塔齐布也押来胡万智等一千兴国州各衙门官员来会师。曾国藩亲自提审胡万智。只见胡万智昂首挺胸毫无畏色走上大堂。曾国藩喝令跪下，胡万智拒不从命。几个亲兵上前，把他的双腿强压下去，曾国藩骂道：“大胆逆贼胡万智，你身为圣人门徒，却屈身降贼，玷污清白，真是孔门败类，衣冠禽兽。”

胡万智双目圆睁，大声喊道：“无耻汉奸曾国藩，你身为炎黄后裔，却背叛祖训，投靠清妖，认贼作父，你才是真正的乱臣贼子，民

族败类！”

曾国藩气得脸色铁青，大呼：“左右，把胡万智这批禽兽一律剜目凌迟，陈尸示众。”

胡万智并不害怕，仍然痛骂不止，亲兵将他强行拖了出去。

处决胡万智后，曾国藩骑上枣子马，带着一批营官和幕僚登上江岸。此地离半壁山不到十里，孤峰挺立的半壁山如同站在眼前。山脚下营垒森严，旗帜林立，鼓角时鸣。江北田家镇上也连营接寨，江中战船逡巡。从半壁山到田家镇，太平军水陆两路人马筑成一道铜墙铁壁。曾国藩看后，心中忧郁，默默地回到拖罟上，对众人说：“驻守此地的长毛，一部分是武昌败将，一部分是秦日纲的救兵。败将复仇心切，救兵气焰嚣张，防守得如此严密，看来有几场恶仗打。”

鲍超说：“长毛是虚张声势，大人不必过虑，明日我率部攻打半壁山，保证马到成功。”

杨载福说：“明早我率先锋营顺流下去闯一闯，探探虚实。”

曾国藩说，先试探一下也好，便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鲍超率霆字营来到半壁山脚下擂鼓搦战。只听见一声炮响，当中大营里冲出一位中年将军。此人正是罗大纲，身后跟着数百名头扎红、黄两色头巾的太平军将士。罗大纲骑马伫立栅栏边，高声喊道：“大胆清妖，有本事的过来！”

鲍超气得在马上大叫：“操你祖宗八代，老子把你砍成两截！”

他一时忘记了太平军扎营的规矩，一边骂，一边指挥人马向前冲。还未走到百把步，叫声“不好”，已陷于布满竹桩的沟阱中，回头一看，大部分湘勇也陷了进去。对岸太平军士兵拍手欢呼：“陷了，陷了！”同时，万箭飞来，湘勇纷纷中箭倒下。鲍超抡起大刀，前后左右挥舞，总算没有被射中。他气得双腿紧卡马腹，那马挣扎着想跳出来，却被竹桩刺得鲜血直流，哀啸不已。罗大纲驱马出了栅栏，吊

桥放下。正在这万分紧急时，周凤山带两营湘勇前来救援，鲍超被拉了出来。他不敢再战，和周凤山一起撤退下来。清点人数，少了五十多个。

江面上，杨载福的先锋营也陷于困境。当他们的船来到半壁山脚江面时，看到的是一排钉死在江中的战船，上面竟然横着六根粗大的铁锁！漫说是木船，就是铁舰也休想冲过。杨载福是个水上老手，见此情景，知道不妙，迅速拨转船头。后面火炮轰来，走慢的几艘长龙着火被烧沉。杨载福满面羞愧而回。

水陆两军初战失利，使曾国藩的忧愁又添几分。从靖港败后再起这半年来，湘勇军势大振，尤其是武昌、汉阳的收复，更是名满天下，朝野为之震动，一洗往昔备受讥嘲的侮辱。曾国藩想：眼前这伙长毛尚不是主力，倘若这道防线冲不过去，岂不前功尽弃？无论如何不能被拦阻在这里，不将这股长毛击败，至少要迅速冲过去。他决定先由陆路发起强攻，派塔齐布打富池镇，罗泽南打半壁山。第二天一早，两支人马遵令出兵。

罗泽南的人马来到马岭坳，此地离半壁山太平军营寨只有二里路。罗泽南吸取鲍超的教训，不敢再贸然前进，号令部队停下来，就地扎营。罗泽南带领李续宾、游击彭三元、都司普承尧等人查看地势。马岭坳与半壁山之间隔着网湖的尾部，湖汊纷错，唯左右两堤与山脚相连。正在指指点点查看时，猛然听得山脚一声炮响，从大小营寨里冲出数千名精壮太平军将士。他们越过沟上的吊桥，向湘勇冲来。罗泽南慌忙指挥勇丁列阵应战。彭三元率部从左堤迎敌，普承尧率部从右堤迎敌。正厮杀间，从民房里又钻出一千多名手持利刃的士兵，李续宾急忙率迪字营迎击。太平军四路人马合起来一万多，在此已等候半个月，正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罗大纲一马冲在前，从左堤直朝罗泽南杀来。罗泽南哪里是罗大纲的对手，急忙闪开，幸得六品军功彭和祥过来接住。交战不到十个回合，彭和祥被罗大纲一枪刺中咽喉。那边恼了都司普承尧，拍马舞刀过来与罗大纲拼搏。半壁山腰，韦俊指挥军士擂鼓为战友助威。右堤那边，彭三元带着一百多名敢死队已冲到吊桥边，正要进入营寨时，从山腰上雨点般飞来碎石，

候选知县李杏春、蓝翎千总何如海登时被石块击毙。彭三元吓得勒马后退。这时，从各处民房门窗里纷纷射来炮子、火箭、喷筒，湘勇匆忙后退。罗泽南只得下令鸣金收兵。

下午，李续宾带领二千人又前去搦战。交战不到半个时辰，李续宾便败退而归。罗泽南焦急愈甚。李续宾说：“罗师不必忧虑，今天下午学生再次出战时，已看清半壁山下的军事部署，下次交战，学生有取胜把握。”

罗泽南惊喜，问：“迪庵有何法取胜？”

“长毛三次获胜，所靠的主要在地利。其地利天然所占有二，人为有一。天然者，前为湖堤，后为高山。湖堤限制我军进攻的场所，半壁山居高临下，我军一切活动都在其俯视之中。人为者，长毛在营寨边挖沟埋签，此着厉害。”

“有利地势既已为其所占，我们无法与之争雄。”

“我们不能与之争雄，但可以使长毛的地利减少它的作用。”

李续宾的话启发了罗泽南：“你是说可以乘夜偷袭？”

李续宾高兴地说：“罗师，我们想到一起了。今日天阴，夜里没有月光，是夜袭的好时候。”

“夜袭可以使半壁山居高临下的优势失去，也可以偷偷越过湖堤，但长毛营前的水沟和陷阱仍在那里。”

李续宾想了想说：“这有办法。马上赶制几千个布袋，袋里装满土，一人肩扛一个，把土袋丢到沟里，竹签连同沟都给它埋掉。”

罗泽南很欣赏这个主意，立即传下命令，赶制布袋。军中无布，罗泽南命令拆被子做。二更时分，李续宾带领三千勇丁，每人肩扛一个装满土的布袋，另一只手拿着武器，腰里插着短刀，悄悄地穿过左右二堤，衔枚疾走，来到太平军营寨边。

因为营寨四周插了竹签，又深开了水沟，且白天激战一天，湘勇大败，罗大纲不曾提防敌人会半夜劫营。按常规巡值的士兵，被李续宾劫营的先锋队砍死，三千湘勇急急忙忙将土袋填沟铺路。已填铺大半，营内尚未发觉。一个叫韦大春的两司马一觉醒来，到营外撒尿。夜色迷茫中，韦大春听到栅栏外有一声声沉重的响动。他警觉起来，揉揉眼睛，轻轻地向栅栏边走去，终于看清楚了。韦大春差点惊叫起来，他跑进大营，把罗大纲喊醒：“罗指挥，清妖劫营了！”

罗大纲呼地一下从床上坐起，一边穿衣，一边下令：“赶紧传令，立即出营房打仗！”

罗大纲起义以来，跟清军大大小小打过几十仗，从没有遇到过半夜劫营的先例。他对湘勇的凶悍能战暗自佩服。半壁山上的韦俊也很快得到情报。立时，从山腰到山脚，到处灯火通明，李续宾叫苦不迭。水沟边顿时聚集一千多名太平军将士。罗大纲下令发箭。水沟那边如飞蝗般的利箭射来，水沟这边，湘勇一片片倒下，胆小的吓得掉头就跑。李续宾气得两眼冒火，怒不可遏地挥起一刀，杀了一个逃在最前面的湘勇，后面几个吓蒙了，站着不动。李续宾又手起刀落，一刀一个，连杀四五个勇丁，这才把纷纷后逃的勇丁镇住，硬着头皮再去厮杀。李续宾举起刀吼道：“弟兄们，今夜里我们拼出去了。谁要是向后逃命，格杀勿论！大家齐心打赢这仗，我为兄弟们请功邀赏！”

李续宾命令普承尧、彭三元守住两头，自己居中调度，又派急足回大营搬援兵。湘勇大半人向对方射击，其余人拼命填土。双方都倒下许多人，但土袋也在一尺尺增高，一步步推进。很快，罗泽南带领守营的二千多湘勇也赶来援助。双方在水沟边、竹签带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水沟被填平了一长段，附近的竹签也给土袋埋了，李续宾亲自擂起冲锋的战鼓。湘勇们见已占上风，个个发疯似的向前狂奔。在急剧的鼓点声中，湘勇和太平军展开肉搏。湘勇杀红了眼睛，一见戴红、黄头巾的便砍。太平军第一次遇到这样凶蛮不怕死的对手，先自胆怯三分。肉搏一阵，太平军渐渐不支。栅栏边早已安置好的火炮，因为怕伤了自己的人，也不敢发射，气得罗大纲直跺脚。韦俊见势不

好，亲率山上一千兵下山救援。双方又激战了半个时辰。太平军致命的弱点是临时参加的人多，训练不严，两广老兄弟都不习惯短兵接战。看看不能取胜，韦俊和罗大纲一商量，决定全体撤退上山。湘勇穷追不舍，都被山上樗石击退，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上了半壁山。罗泽南下令放火烧营寨，又叫人砍断拴在山脚下的铁锁桩。到了辰正时分，罗泽南、李续宾率领湘勇，满载各种战利品，得意洋洋地回营。

就在半壁山下激战的时候，塔齐布率领六千湘勇，在富池镇与林绍璋部队的战斗也异常激烈。林绍璋与塔齐布面对面的交锋，这已是第二次了。今年三月底的湘潭战役，林绍璋十战十败于塔齐布，最后全军覆没，林绍璋只身脱逃。这不只是林绍璋个人一生中的极大耻辱，也给太平天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从那以后，太平军便不能再图湖南，而湘勇的气焰也从此开始炽烈。倘若那次湘潭之战也像靖港战役那样，说不定中国近代史上，就根本没有湘勇的名字出现。

林绍璋报仇心切，还未等塔齐布扎稳营寨，便带兵前来攻打，塔齐布慌乱之中败退而逃。林绍璋大喜收兵。塔齐布与李元度、周凤山等人商议，李元度献计：“林绍璋有勇无谋，性情急躁，趁着他目前求胜心切，明天设法将他引出镇外，在桐木岭一带埋两路伏兵截杀。”

塔齐布同意。

第二天一早，塔齐布带一千人前来搦战。一听湘勇喊叫，林绍璋便披挂上阵。康禄劝道：“让他们在外面叫骂，不理睬。”

林绍璋见塔齐布人少，恨不得一口吞掉，不听康禄的劝阻，带着三千兵冲出水沟外，康禄只得跟着。塔齐布笑道：“林将军，还记得三月的湘潭盛会吗？”

林绍璋虎目圆睁，怒骂：“塔妖头，还记得昨日的败逃吗？今日你休想再走脱！”

说罢，便策马冲来，塔齐布接住。双方交战不久，湘勇便溃散四逃。塔齐布瞅着林绍璋一个破绽，拨转马头向桐木岭方向奔去，林绍璋拍马紧追。跑去三里多路外，康禄提醒说：“前面树木丛集，恐有伏兵。”

林绍璋顿时醒悟，急忙勒住马。忽然，数十面湘勇军旗从草丛中四处竖起，李元度、周凤山各带二千人从两边杀出，将林绍璋、康禄团团围在中间。一阵混战，太平军人马死伤过半。康禄保护林绍璋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圈。周凤山在后面紧紧追赶，高呼：“不要放走了林绍璋！”转进一个小树林后，康禄对林绍璋说：“林丞相，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我把清妖引走。”

林绍璋说：“那怎么行！赶紧往半壁山走，到了山边，就不怕妖兵了。”

康禄说：“丞相大人，清妖的眼睛一直盯着你，不会轻易放过。我代你把他们引开。”

康禄不由分说地伸手扯下林绍璋的明黄绣龙风衣，又高喊：“将帽子扔给我！”

林绍璋脱下帽子，感动地说：“兄弟，引他们走出两三里后，你就折转跑向半壁山！”

康禄答应一声，便将马头一扭，回头向周凤山的追兵冲去，嘴里高喊：“清妖，林爷爷跟你拼了！”

周凤山伫马劝道：“林绍璋，下马投降吧！朝廷可以封你一个副将。”

康禄骂道：“你们这些败类，你以为一个副将，就可以使你爷爷出卖祖宗吗？”

说着举刀向周凤山砍来。周凤山并不认识林绍璋，见康禄头上的单龙单凤帽，身上的明黄绣龙袍，认定是林绍璋无疑，决心活捉，立

个十分漂亮的大功。周凤山抖擞精神，使出平生本事，与康禄交战。十余个回合后，康禄料定林绍璋已走远，便偷偷地从靴子里摸出一把飞镖来，顺手一挥，那镖直朝周凤山心脏处飞去。周凤山机灵，见镖飞来，赶紧将身一躲，镖从右臂边穿过。周凤山大叫一声，栽下马来。康禄趁机拍马走了。众湘勇扶起周凤山，知“林绍璋”身藏暗器，都不敢追，便吹起得胜号，返回富池镇。

四 彭玉麟洪炉板斧断铁锁

半壁山和富池镇两路陆师的胜利，使曾国藩的忧愁大减。北岸，桂明、多隆阿的绿营兵也赶到田家镇，将秦日纲、石祥祜的兵力牵制住，愈使曾国藩宽慰。现在，他要和彭玉麟、杨载福、李孟群一起，全力以赴夺取江面上的胜利。深夜了，彭玉麟见曾国藩的舱里还亮着灯光，便轻轻推门进来。只见书桌上，整齐地并排摆着六根竹筷，曾国藩坐在一旁，凝神呆望着。

“涤丈，这么晚还没休息？”

“哦，是雪琴来了。”曾国藩从沉思中醒过来，指着床边的木凳说，“坐下，我正要和你商议商议。”

“涤丈，你是在考虑江面那几根铁链子？”彭玉麟指着竹筷问。

“这几根铁链子可不好对付啊！”曾国藩沉重地说，“我为它考虑半个夜晚了。拴在半壁山这头的铁桩虽被罗山砍断，但江中的部分依然牢牢地钉死着，战船如何过得去。”

“为这铁链子，我想了两天，长毛这一招真够狠毒。历史上虽有横江布铁索的，但也只有一两条，何曾见过六条之多。我想来想去，无法可施。金克木，火克金，看来只有火烧一法可用。”

曾国藩说：“东吴、后晋的铁锁，也是用火烧断的。但正如你讲的，那只有一两根，现在有六根，却难以烧断。”

彭玉麟说：“我已想好了。王濬当年用火炬，王彦章当年用火炉，我们用油锅，不怕它六根铁链子，就是铁罗汉，我也要将它融化。”

曾国藩想来想去，也只有此一法了，便同意彭玉麟的办法。从曾国藩船舱里出来，彭玉麟又招来杨载福、李孟群及澄海营营官白人虎、定湘营营官段莹器、中营营官秦国禄、清江营营官俞晟、向导营营官孙昌国等，再具体商定明日火攻细节。

第二天，湘勇水师分四队，与周国虞兄弟指挥的太平军水师摆开了阵势。第一队由白人虎率领二十条快蟹，每条快蟹上架设一个炉灶，炉灶上安一口直径五尺的龙头大锅，锅里装满茶油，油中放着棉纱，船尾堆满劈柴。锅旁有七八个勇丁，人人手里拿着劈山斧、铁钳，锅边立着三个大铁墩。船头船尾另站三十名弓箭手。第一队的任务是烧砍铁锁。第二队由彭玉麟亲自带领，集中一百条战船。船上装着浸满油的火把和几十个不封口的布袋，每个布袋里装半袋黄豆。湘勇们都不知黄豆做什么用，只是遵命执行。一百条战船上载着二千名精壮水勇。第二队的任务是保护烧砍铁锁的那二十条快蟹。第三队由杨载福带领，也是一百条战船，二千号水勇，船上也装满火把、黄豆。这队的任务是在铁锁断后，猛冲过去。第四队由李孟群率领，保护老营和辎重船只。

由于半壁山和富池镇陆营的失利，太平军水师的情绪受到波动。少数人鉴于武汉战役的失败，对湘勇有一种畏惧感。这两天，水营逃跑上百人。国虞、国材、国贤兄弟逡巡在江面上，鼓励士气。多数人相信这六根铁锁的威力，必定可以将湘勇的船只拦住。论人数，太平军水师虽有六千，但武昌新败，战船被焚毁一半，船上的火炮、弹药也丢失。仓促之间，在蕲州至田镇一带搜集二百多只渔船，强拉来作为补充，毕竟作不了大用场。人员也有一半是从陆营中临时调来的，几乎没有受过训练。在装备条件和人员素质上，太平军明显不如湘勇，唯一可仗的是横在江面上的六根铁锁。周国虞清楚这一切，心里也颇为担忧。他自己守卫中间一段，国材守北段，国贤守南段。吃过早饭后，远远地看到上游黑压压一片，像乌云似的压过来。周国虞吩

吩咐打出准备迎战的令旗，下令不待湘勇船立稳，便先下手。

白人虎指挥的第一队顺流飞一般下来了。白人虎是华容人，家中饶富，从小强悍不羁，不喜念书，专好棍棒拳击。战火在湖南烧起后，他认为立功当官、显亲扬名的时候到了，便捐资募勇。湘勇水师过洞庭湖时，白人虎率部投军，曾国藩命他组建澄海营。这次他受命做先锋，一心要拿个头功。他戴着铁盔，身穿布满铜钉的战袍，手执一杆长枪，昂然立在第一条船上。

白人虎的船离铁锁只有二十丈了，周国虞手一挥，守卫在铁锁边的水手们便纷纷射出箭来，快蟹上的湘勇不少人中箭落水。白人虎抡起长枪，一边挡箭，一边高喊：“不要怕，向前冲！”

船头船侧的藤牌一齐高举，围成一道墙，桨手死命划着，船在艰难中向前进。彭玉麟的第二队也赶到了，急忙向太平军的船和排上扔火把，太平军的火把也向这边丢，许多火把在空中相遇，一起掉进江中。彭玉麟命令，将未封口的布袋用手绞紧缺口，向太平军的船头扔去。这些布袋一落到对方的船上，黄豆便从袋里滚出。太平军水手们先还不知袋子里装的何物，待一看到是黄豆时，便一个个叫苦不迭。原来，这些黄豆很快撒满船头、甲板和舱里，人踩在上面，犹如脚踏滚轮一般，立即摔倒，再爬起，又摔下去。太平军船上，水手们一个接一个倒下，湘勇拍掌狂笑：“倒了，倒了！”

周国虞气得咬牙切齿。就在太平军水手们成批跌倒的时候，燃烧着的火把一齐从湘勇船上飞过来。船被烧着，熊熊火起，如几团火球在江面滚动。杨载福的第三队也趁势赶到。箭在飞，火在烧，刀枪相碰，鼓角雷鸣。湘勇为升官发财，个个不顾生死，凶狠狰狞；太平军为活命谋生，人人奋勇硬斗，强蛮顽梗。铁锁上游爆发一场亘古未见的恶仗，只见双方死伤的人一个个掉进水中，未死的在江浪里挣扎，已死的随波逐流，江水已被鲜血染红。半壁山似在低首垂泪，长江水也在呜咽悲号。

这时，白人虎乘机将船划到铁锁边，龙头大锅里的茶油早已烧得沸腾，点上火，“砰”的一声，仿佛酷日跌进锅里，火光冲天，烈焰腾

空而起，湘勇们忍受着炙人的高温，将铁锁拉进火焰里煅烧。另外十九条快蟹也划到铁锁边，船上的大锅一齐点着火。锅旁的勇丁，个个被烟火熏得火辣辣、晕乎乎地，汗水如大雨般将全身浸湿。他们干脆把上衣全部脱光，露出油光黑亮的胸脯，魔鬼似的在锅旁火中晃动。一个年轻的湘勇被热气熏得头晕目眩，忽地一阵发黑，一头栽进锅里，立即被滚油烈火烧得血肉模糊，发出一股恶臭。锅旁的湘勇同时惊叫着，本能地向后退。白人虎一个箭步冲到锅边，双手抓起死者僵硬的双足，猛地一拖，拖出一个无头无肩的半截人来，顺势往江中一丢，用长枪指着后退的湘勇吼道：“继续烧，谁敢逃，就戳死在这里！”

那几个勇丁只得重围在锅旁，用铁钳夹着铁锁在锅上烧。看看铁锁烧得差不多了，白人虎命令将铁锁夹到铁墩上，几个手拿大斧的人奋力劈砍。砍了几斧，居然断了！满船一齐喝彩。白人虎立在船头，高喊：“铁锁烧断了，弟兄们加油啊！”

周国材正带着北岸的船队过来支持，见白人虎耀武扬威地乱叫，气得肺都炸了，他弯弓搭箭，“嗖”地一声射过来，正中白人虎的左目。白人虎惨叫一声，从船头栽进水中。湘勇们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江浪卷走，谁也不想救，也不能去救。定湘营营官段莹器与白人虎是至交好友，见白人虎被射死，便指挥战船向周国材驶来。快要靠近的时候，段莹器恶狠狠地叫了一声，飞身跳到国材的船上，抡起手中大刀，向国材扑来，随后又有几个不怕死的湘勇也跳过船。周国材没料到湘勇这般凶悍，几个胆小的兵士吓得直往舱里躲。周国材挥刀迎战。段莹器出身船夫，自投湘勇以来，就是凭借着敢打敢斗爬上营官的位置，现在一要为好友报仇，二又仗着湘勇已占上风的势头，愈战愈勇。周国材船上功夫本来欠佳，船一晃动，一身本事使不出来。斗了十多个回合，可怜一个忠良之后，竟成了段莹器的刀下之鬼。段莹器杀得性起，又砍倒几个，再拿起火把，从船头到船尾放起火来，最后又纵身跳回自己的船。就在这个时候，铁锁又有好几处被烧化砍断，杨载福指挥第三队按预定计划猛冲过去。杨载福杀得眼红，将衣帽全部脱去，仅穿一条短裤在船头指挥。第三队二千湘勇水师见杨载福如此，一齐脱去衣帽，乱呼乱叫，为自己助威壮胆。他们顺流东

下，遇船便烧，见人就杀，转瞬间船到武穴，天忽然转起东风来。杨载福斗志甚旺，命令所有战船掉头回驶，借着东风再杀回田家镇。彭玉麟指挥第二队向下冲。彭杨两队将太平军水师夹在中间。

北岸桂明、多隆阿见江上火起，知中路水师已发起进攻，也乘机向驻扎在田家镇上的秦日纲大营猛攻。田镇上的防兵，两天前已抽调二千人过江支持半壁山，北岸力量减弱了。桂明、多隆阿的绿营，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这时因南岸陆师及江面水师的得势，也增添了勇气，双方激战，势均力敌。

塔齐布、罗泽南乘势占住半壁山和富池镇。安设在半壁山上的炮台，全部被湘勇占领，反过来将火炮一发发向太平军战船轰去。从田家镇到武穴三十里江面上，太平军水师渐渐处于劣势。

周国虞气得暴跳如雷，他对身旁将士狠狠地叫道：“今日横竖是死在这里了，先杀他一百个垫底。”

国贤见二哥战死，心中非常悲愤，他担心大哥若再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今后便会孤掌难鸣。他将船移过来，纵身跳到大哥船上，恳切地说：“大哥，南岸已被清妖占领，北岸也正在鏖战，无法援助，形势对我们极不利。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先突围出去吧，留下这血海深仇，日后再报。”

不待大哥分说，国贤将战船集合起来，带头向下游猛冲。

段莹器的船正回头向上游杀来，恰碰上国贤。国贤见了杀死自己二哥的仇人，怒火中烧。两船刚要相撞时，国贤冷不防跳了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戳进段莹器的胸膛，再一挑，把他拨下江去。湘勇船上的几个勇丁正要向国贤扑过来时，国贤又纵身跳了回去。就在这个时候，国虞带领的战船被江流冲出十几丈，水手们一齐放出利箭，压住后面的追兵，顺流向九江方向驶去。

北岸秦日纲、石祥祯见大势已去，也率部沿通往黄梅方向的大路撤退。至于南岸败阵的将士，则早已由林绍璋、罗大纲收集，向江西

瑞昌方向走了。

经过三个时辰的激战，湘勇突破田家镇、半壁山之间横江铁锁，占领了这两个重要集镇。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太平军死了一千二百余人，除周国虞一队二十多条战船冲出外，全部船只化为灰烬；湘勇也扔下八百余具尸体，被毁战船一百多号。

五 委托东征局办厘局



大战结束后，曾国藩将部队集合在田家镇休整。第一件事便是向朝廷报捷，为出力最多的几个将官讨封赏，为阵亡的将官请恤。对于一般的湘勇，曾国藩对其后事的安排也颇为重视。他懂得优恤死者，可以激励生者，并在田家镇上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祠堂，取名为田镇昭忠祠。凡哨长以上的将领，都在昭忠祠里供有神主。哨长以下的勇丁，也将每人的名字、籍贯、生卒年月刻在石碑上。这样的石碑共有八个。曾国藩还亲自为昭忠祠题写一联：“巨石咽江声，长鸣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祠堂落成那天，曾国藩带领全体营官和幕僚恭恭敬敬地向死在田镇的亡灵祭奠。在香烟缭绕中，曾国藩充满感情地诵读祭文。读着读着，他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使得所有参加者大受感动。

第二件大事，便是安排杨国栋陪彭玉麟到黄州迎娶杨小姐。在这场火烧铁锁的战役中，彭玉麟功劳最大。曾国藩对他，更增几分倚重，今后将水师交给此人统带，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数日后，亲兵报湖南巡抚骆秉章遣东征局郭崑焘、李瀚章等人前来犒军。东征局是骆秉章应曾国藩所请，在长沙成立的专为湘勇服务的后勤部门，由郭崑焘、李瀚章为头经办。李瀚章是刑部郎中、安徽庐州人李文安的长子。李文安是曾国藩的会试同年，对曾国藩的学问很是钦佩。道光二十四年，李文安命次子李鸿章来北京，拜曾国藩为师。李鸿章字少荃，为人最是聪明伶俐，更兼敢作敢为，深得曾国藩的喜欢。第二年，李鸿章中进士入翰林院。咸丰三年，工部侍郎吕贤基在安徽原籍办团练，知李鸿章能干，奏请来安徽和他一起办。前年，李瀚章以拔贡分发湖南。曾国藩相信这个年家子会实心实意为他出力，便将他调来东征局。

曾国藩听说郭、李二人来到，喜出望外，亲自率众迎接。郭崑焘以平辈之礼见曾国藩。李瀚章正要以晚辈身份行大礼时，曾国藩忙把他一手扶起，口中说“不须如此”。李瀚章忸怩一番，最后以下属之礼参拜。曾国藩问：“少荃近来可好？”

“老二上月来信说很不得意，他想到湖北来投奔老师。”

曾国藩听后哈哈一笑。寒暄毕，郭崑焘说：“往日长沙官场和士绅都说湘勇是相勇——木偶勇士，现在，他们都不得不承认是真正的湖湘勇士了。”

众皆大笑。曾国藩凄然地说：“为争得这三点水，湘勇付出了一千多人的代价。”一句话，说得大家心里都不好受。过了一会，他又自解道：“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道理，我们毕竟争了这口气，把三点水夺了回来，也对得起死去的兄弟。”

郭崑焘紧接着说：“正是这话。三湘父老凑集十万两银子，再加上四川解来的六万、广东解来的四万，合起来共二十万两，给弟兄们庆庆功。”

听说带来这么多银子，曾国藩大为高兴。这两个月来，他为军饷之事颇伤脑筋。先以为武汉攻下后会得到一笔钱，谁知湘勇从营官到勇丁，几乎个个饱了私囊，大营却没有得到几两银子。他奏请朝廷饬陕西巡抚王庆云解银十四万，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八万，至今不见分文。尤其是陈启迈，更令曾国藩气愤。率师东下，不正是为了江西吗？他居然可以无视这支人马的存在！

“陈启迈也太过分了。”郭崑焘说，“不过，筹饷也真是难事。百姓一贫如洗，有钱人家的银子，宁肯被土匪抢去，也不肯捐献。这十万两银子，还多亏季高兄的苦心经营。”

“百姓也的确是穷到家了。”郭崑焘叹息。过一会，他突然问大家：“诸位听说过雷总宪在扬州抽商贾之税充军饷的事吗？”

众人有的说听过，有的说没听过。郭崑焘说：“去年年底，左都御史雷以^減到扬州佐江北大营，眼见营中饷银奇绌，乃仿汉代算缗之法，对商贾实行十文抽一之税，听说每个月可得银七八万，江北大营从那以后，再不虞饷银匮乏。”

“雷总宪实行厘金事，我亦有所风闻。”一直坐在旁边未开腔的刘

蓉说，“听说现在苏北关卡林立，百姓怨声载道，厘金局混进不少贪劣之辈，乘机敲诈勒索，实际上不是十文抽一，而是抽三抽四。这样的抽法，商贾何能承受得了！我们湖南地方贫瘠，非官商大贾辐辏之区，财富不过敌江苏一大县而已。倘若湖南也仿照苏北设关立卡，怕的是商贾裹步，民不聊生。”

“孟容说的诚然有道理。”郭崑焘接过刘蓉的话头，“苏北厘金对商贾百姓有害，且经营不得人，我们可以前车之覆为鉴，把事情办好些。”

“筱荃，你看湖南可以办厘局吗？”曾国藩问李瀚章。

“回涤师的话，雷总宪在扬州办厘金事，晚生亦有所闻。”李瀚章虽未直接拜曾国藩为师，但他也和二弟一样，口口声声称曾国藩为师，他对办厘金垂涎已久，因为资望年龄都还不够，故不敢唐突提出。他以稳重的口吻说，“厘金之事，我久思在湖南推行，只因人微言轻，不敢率尔建言。晚生想，既然军饷如此缺乏，为了剪灭长毛的大业，暂时行此权宜之计，亦未尝不可，关键在用人要当，规矩要严。”

这话正投曾国藩下怀，他点头说：“筱荃的话有道理。事出不得已，我看也只有用此下策了。意诚（郭崑焘字）回去跟骆中丞说说，由东征局出面，就先在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岳州、衡州六个地方办着试试看，切切注意的是，要用真心实肠的人，绝不能让私人侵吞这批银子。否则，我们就无法向三湘父老交代，也愧对天下后世。”

郭崑焘、李瀚章大喜过望，立即满口答应。大家正说着，荆七过来，对着曾国藩的耳朵悄悄地说：“康福回来了。”

曾国藩站起来，拱拱手说：“诸位继续谈谈，我有点要事，失陪了。”

雷以



办厘局事，《清史稿》本传中有如下记载：“以



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

创收厘捐。”钱江系浙江长兴秀才，“谒以于邵伯，留佐幕。饷绌，江献策，遣官吏分驻水陆要冲，设局卡，行商经过，视货值高下定税率，千取其一，名曰厘捐，亦并征坐贾，岁得钱数千万缗”。

六 康福带来朝廷绝密

康福的北京之行，除他们二人外，整个湘勇中再无人知道，故曾国藩将会见康福的地点定在卧室，并吩咐荆七：“今晚任何人都不见。”

对于如何向曾国藩报告在京所得的情报，回来的一路上，康福作了深思熟虑。这趟京师之行太重要了，许多机密，在两湖是永远无法知道的。如果不了解朝廷的真实意图，再好的作为行事，都有可能成为瞎碰乱撞。为此，康福十分佩服曾国藩派他进京的这个决策。康福没有做过官，不懂官场奥妙。他以为曾国藩这两年来拼死拼活组建湘勇，攻克武昌、汉阳，朝廷上下一定会是一片赞扬之声。谁知大谬不然。那些不利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他呢？康福苦恼地想了许多天。最后，他决定和盘托出。康福认为这才是对曾国藩的真正忠诚，如果报喜不报忧，反而会误大事。

“大人，我这次在北京盘桓十天，遵令拜谒了周学士、袁学士。穆中堂患病，我第一次没见着，第二次再去仍没见到。穆中堂打发家人送给大人两个玉球。”康福从包袱中将球拿出。曾国藩看到这两个熟悉的深绿色和阗玉球，如同见到羸弱憔悴的穆彰阿，一股宦海沉浮难测的悲怆之情涌上心头，他在心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玉球在曾国藩的手中轻轻滚动两下后，被搁置在书案上。康福又从包袱里拿出一幅字来，递给曾国藩说：“穆中堂还送给大人一张条幅。”

曾国藩忙接过，打开看时，心里倒抽一口冷气。原来那条幅赫然写的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八个字，旁边一行小字，“与涤生贤契共勉”。字迹歪歪斜斜，可以想见书写者作字的艰难。曾国藩心里一阵酸楚。他绝没想到，当年八面威风的恩师，居然会给他送来这样一行字！是自己失意愤懑心情的发泄，还是对弟子的教诲？

穆彰阿是曾国藩道光十八年会试大总裁。这年，第三次赴京会试的曾国藩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同行的郭嵩焘落榜。殿试下来，国藩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那时，曾国藩用的名字为曾子城，字伯涵。看完黄榜后，曾国藩心情郁郁。按惯例，三甲一般不能进翰林院，分发到各部任主事，或到各省去当县令，而曾国藩梦寐以求的则是进翰苑。

“筠仙，我们明天就启程回湖南吧！”曾国藩将书一本本收拾好，心情沉重地说。

“明天就走？”嵩焘大惊。

郭嵩焘尚只二十一岁，又是第一次参加会试，没有连捷，他并不以为意。这些天来，他一直为曾国藩高中而兴奋。令曾国藩感动的是，报捷那天，嵩焘特地买了酒菜，祝贺国藩；自己落榜，无半点苦恼。

“伯涵兄，还有朝考哩！”

“不考了。”国藩将最后一本书重重地往竹箱子里一扔，“历来三甲有几个进翰苑的？我干脆回家去，等着赴哪个偏远小县吧！”

“伯涵兄，那次我们拜访劳御史时，他很赞赏你的才华，说若需他帮忙处，他将尽力而为。你何不去找找他，他或许有办法。”

是的，善化劳崇光是个爱才又结交很广的人，去求求他！曾国藩抱着一丝希望，来到煤渣胡同劳府。

“三甲进翰苑的，每科都有几个。”劳崇光在听完曾国藩的话后，沉思一会说，“不过，那几个破例的人，或是有很硬的后台，或是有万贯家财。你一个湘乡县的农家子弟，一无靠山，二无钱财，要以三甲进翰苑，怕难啊！”

曾国藩一听，如同掉进冰窟，浑身发冷。既然如此，过两天我就回湖南算了。他后悔不该到劳府来。

“慢着。”对曾国藩的才干，劳崇光一向清楚，虽然前两次会试未中，但湘籍京官无人不称许他。就是这次殿试列三甲，其房师季芝昌也为之抱屈。劳崇光久宦京师，阅人甚多，他料定这个农家之子总有一天会大发，不如现在趁其困顿之际助一把。主意一定，劳崇光拍着曾国藩的肩膀，笑道：“他们凭靠山，凭钱财，你可以凭诗文嘛！”

听到这句话，曾国藩又如同从冰窟来到温室，浑身充满融融暖意。

“老前辈，我的诗文，如果考官不赏识怎么办呢？”凭诗文进翰苑，当然是正路，但殿试不也是考的诗文吗？你写得再好，主考不喜欢，有什么办法！曾国藩紧张地瞪着眼，望着悠然自得的劳崇光，聆听他的下文。

“伯涵，你知道唐代举子的行卷吗？”

行卷，是唐代科场中的一种习尚。应举者在考试前把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这就叫“行卷”。国藩当然知道，但他没有干过。一来国藩与朝中任何显贵无一面之识，二来他相信自己的场中诗文定然会十分出色，无须行卷。经劳崇光这一提，曾国藩倒有点悔了，若通过朋友辗转投送，平日所作诗文，也有可能到达朝中一二显贵之手。不过，现在已晚了。

“老前辈，殿试都完了，行卷还有什么用呢？”

“常规行卷固然已晚，但如果你朝考中的诗文，能在阅卷官评定之前，到达一些显贵名流手中，通过他们来揄扬，事情就好办了。但时间甚为仓促，只在一两天之内就要办好，此事亦颇棘手。”

曾国藩顿时茅塞大开，兴奋地说：“晚生有个办法，可以让多人很快就见到我的场中诗文，只是要仰仗老前辈鼎力相助。”

“有什么好主意？你说吧！”

“晚生从试场出来后，就径来老前辈府上。请老前辈帮我叫十个

抄手，备十匹快马，把我的场中诗文立时誊抄十份，火速分送十位前辈大人，请他们帮忙。”

“好主意，就这样办！”

朝考一结束，曾国藩顾不得休息吃饭，立即赶到煤渣胡同，劳崇光早已安排好一切。次日傍晚，主持朝考的大学士穆彰阿和各位考官，都从四处听到三甲同进士湖南曾子城的诗文甚是出色。穆彰阿特地调来试卷，先看他的策论。策论命题为《烹阿封即墨论》。文章的开头，便引起穆彰阿的兴趣：“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荃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立论稳妥，是廊庙之言。”穆彰阿边看边想，一直读下去。当读到“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时，更是心许。穆彰阿才地平平，朝野中外诋毁者不少。道光帝有次婉转责问他：“卿在位多年，何以无大功大名？”穆彰阿答：“自古贤臣顺时而动，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王省心，百姓安宁。”曾国藩的这番议论，说到穆彰阿的心坎上，真可谓不相识的知己。穆彰阿主持过多次会试，阅过数千份试卷，大凡年轻新中进士，几乎个个心高气傲，口出大言，唯独此人不这样，难得！他当即圈定曾国藩为翰林院庶吉士。排名次时，列为一等第三名。名单呈进道光帝时，穆彰阿又特地在皇上面前，将曾国藩诗文大为称赞一番。道光帝拿过《烹阿封即墨论》，粗粗读了几句，颇觉清通明达，于是用朱笔将名字由第三名划在第二名。

曾国藩感激劳崇光，更感激穆彰阿。当晚，曾国藩便去拜谒穆彰阿。

朱克敬撰《雨窗消息录》甲部卷二：“曾文正公国藩成进士时，殿试列三甲。故事：三甲多不入翰林。国藩大恚，即日买本欲归。时劳文毅公崇光已官编修，有名公卿间，因往慰国藩，固留之，且许为尽力。归即约善书者数人，馆之家，又假亲友仆马各十，鞍辔以待国藩。已试出，急写其诗公送贵要。既而国藩果列高等，入翰林。”

穆彰阿在书房里客气地接见这位新门生。曾国藩步履稳重，举止端庄，甚合穆彰阿之意。寒暄毕，穆彰阿说：“足下以三甲进翰林，

实不容易。老夫读足下诗文，以为足下勤实有过人之处，然天赋却只有中人之资。但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并不靠天赋，靠的是勤实。翰苑为国家人才集中之地。雍正爷说过：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纯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人才，储公辅之器。足下一生事业都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穆彰阿这几句话，对曾国藩来说，好比醍醐灌顶，既实在，又寄予厚望。遇到这样一位恩师，真是最大的福气。大恩大德，将何以报答？国藩含着热泪，用着近于颤抖的声音说：“中堂大人，门生永远铭记您山高海深般的恩情，铭记您今晚的谆谆教诲，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报答您对门生的知遇之恩。”

穆彰阿对曾国藩的感激很是满意。他是一个阅世甚深的老官僚，凭他的观察，知道这个湖南乡下人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出自边鄙的人，一旦确定一种信念，产生一种情感，便会终生不渝；而那些出自官宦之家，生于通都大邑的阔少爷，尽管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发起誓来指天画地，但他们的感情，大多来得快，去得也快，表演的成分多，实在的东西少。穆彰阿微笑地望着曾国藩，说：“我想问足下一件国事，你尽管按自己的想法谈。”

曾国藩对穆彰阿如此信任自己，感到诚惶诚恐。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知中堂大人要垂询何事？门生长年处于偏远之地，见闻一向浅陋，只恐有辱下问。”

穆彰阿随手从茶几上拿起两个深绿色和阗玉球，站起身，平稳地走了十几步，又坐下来，谦和地望着曾国藩微笑，玉球始终在手上圆熟地滚动。穆彰阿的这种宰辅风度，令曾国藩倾倒。

“不要紧，随便谈谈。这几年，英夷在我东南海疆一带寻事生非。去年，其东印度司令马他仑率领兵船在广州海口扬威耀武，老夫荷蒙皇上信任，权中枢之职，内事好办，唯有对英夷之侵犯，深感难于处置。今夜无他人，老夫想听听足下的意见。”

穆彰阿此时并非已知曾国藩有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只是早闻朝

野对自己办理夷务啧有烦言，各省进京举子中有些是清流派的中坚力量，他想通过与曾国藩的谈话，来试探一下应试举子们，尤其是考的进士们对他举措的评价。曾国藩知道穆彰阿对外的态度一贯柔软，这种态度遭到不少血气方刚的举子的痛责。在这些人面前，曾国藩有时也附和一两句。不过他的对外态度，基本上和穆彰阿是一致的。今天正好当面对这位恩师倾吐自己的意见：“中堂大人在上，这样大的国事，您能下问门生后进小子，使门生受宠若惊。中堂大人既然如此信任门生，门生就将心里话直说吧！”

穆彰阿暗思：听这口气，此人莫非亦是那批激进少年？难道看错人了？

“中堂大人，这几年英夷向我天朝大肆倾销鸦片，害我人民，吞我白银，对我中国犯下大罪，且陈兵海疆，意欲威胁，更无耻之尤。”话一说出口，曾国藩就不再拘谨了，他侃侃而谈，“中堂大人受朝廷重托，以怀柔之策处理之。对于此种举措，门生在湖南时，也曾听到有人非难；这次来到京师，又听到外省举子中有讲闲话的。但门生却以为这班人貌为爱国，其实对国事不负责任，不明事理，最终将堕为清谈误国之辈，对于中堂大人老成谋国之苦心全然不知。”

穆彰阿听到这里，已明白曾国藩的意思，心中很感欣慰：这个人是看准了。

“请说下去。”

受到鼓励，曾国藩索性来个慷慨激昂：“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今之英夷，船坚炮利，国力强盛，更非历来入侵夷狄可比。我朝宜开放码头，与之交易，以行和抚之策为上。若凭一时意气，妄开边衅，以今日中国之船炮，门生以为，不可能全胜英夷；既不可全胜，又劳民伤财，国家不宁，故居枢垣者，当以国家千秋大局为重，绝不可凭一时意气办事。门生深为钦佩大人虑远谋深，以国事为重的宰相气度。我朝与英夷交往，应持一种忠信态度。圣人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门生以为，与夷狄相往来，忠信笃敬是基

础。至于鸦片一事，宜与英夷讲妥，此种东西不能作为正常贸易品。对内，则给予勾结英夷，私贩鸦片，从中牟取暴利的官民，以严刑峻法，那些吸食者，亦要加以从重处罚。只要我们自己内部严行禁绝，门生想，英夷之鸦片在中国市场上就会自然消除，此为釜底抽薪之策。而与英夷作刀兵交锋，不过是扬汤止沸罢了。”

穆彰阿十分欣赏曾国藩的这番议论。他目视这位厚貌深容的新翰林，觉得他是自己门生中最有才干最有识见的人，前途不可限量。穆彰阿停下手中的玉球，说：“足下对国事思之甚深，足见足下器识非比一般。请问，足下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门生曾祖父起的。”

穆彰阿摇摇头说：“‘子城’，这个名字小气了点。若足下不在意的话，老夫替你改个名如何？”

听说大学士要给自己改名，曾国藩欣喜过望，赶紧说：“请恩师赐予。”

穆彰阿注视曾国藩良久，郑重其事地说：“足下今为翰林，我朝宰辅之臣大半出于此地，足下切莫以一名士才子自限，而要立志做国家的栋梁之材。老夫想足下当改名为国藩，取做国家藩篱之意。足下以为如何？”

“谢恩师赏赐。门生从今日起改名曾国藩！”曾国藩离开座位，在穆彰阿面前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穆彰阿任军机大臣已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天下，曾国藩万分庆幸能得到他的如此垂青。“朝中有人好做官”，曾国藩一直最犯愁的便是朝中无人。现在终于找到了靠山，而且是最可靠的靠山。春日明媚，春风骀荡，春闹顺遂的荷叶塘世代农家子弟，决心既要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外在条件，又要扎扎实实地积蓄学问、锻炼才干，在这个最高的权力角逐场中，经过二十年三十年的奋斗，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登上人臣的权位顶峰——大学士的宝座。



翰林院的编修们宴请英国商人

皇天不负苦心人。有穆彰阿的存心笼络，再加上后来唐鉴的实心揄扬，曾国藩仕途一帆风顺，几年工夫，便已迁升为从四品衔翰林院侍讲学士。曾国藩名位渐显，为人却更加谦虚谨慎，门祚鼎盛，每以盈满为戒，遂将书房命名为“求阙斋”，时时提醒自己。

“曾国藩，朕闻你的书房名为‘求阙斋’，是何意？”一次侍讲完毕，道光帝问曾国藩。

曾国藩答：“臣今年三十七岁，上有祖父母、父母椿萱重庆，下有弟妹、妻儿俱全，臣又荷蒙皇恩，供职翰苑。臣思自身是何等愚贱之辈，居然能享此罕见天伦之乐。此生足矣，夫复何求！遂自命书房曰‘求阙斋’，取求全于堂上，而求阙于己身之意也。”

道光帝听毕，频频颌首。道光帝是个极重天伦的人。他没有想到在自己身边的四品衔臣僚中，尚有祖父母、父母、弟妹妻子一应俱全的福人。他为此深感欣慰，以为是自己的仁德感召天地，降此福人。

道光帝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近来考虑得最多的是自己百年以后的事。道光帝有九个阿哥。大阿哥早年夭亡，七、八、九阿哥均年幼，二、三、四、五、六阿哥中唯有四阿哥奕訢、六阿哥奕訢最得他的欢喜。奕訢平实，奕訢聪敏，谁来继承大统呢？他想了一个点子。正是春暖花开时，道光帝先天下诏：明日到南苑射猎，能去的阿哥都随侍。奕訢连夜为此事请教师傅杜受田。杜受田仔细考虑后，教给奕訢一个计策。第二天傍晚收猎时，道光帝叫各位阿哥自报猎获数目。奕訢所获最多，奕訢一矢未发。道光帝奇怪，奕訢奏道：“时方仲春，鸟兽孳育，儿臣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后大喜：“吾儿此语，真帝者之言。”当即思立奕訢为太子。不过，道光帝也清楚，奕訢到底才具平平，且过于仁柔，必定要破格简拔几个品行端方、诚实可靠又有才学的人来辅佐他。道光帝想：曾国藩尚只有三十七岁，与其说是天赐予我以福臣，不如说是天赐奕訢以福臣！望着跪在脚下的曾国藩，道光帝轻轻地说：“曾国藩，你明日一早到养性殿来，朕有话要跟你说。”

第二天一早，曾国藩来到养性殿。养性殿是皇宫收藏前代名人字画的宫殿，皇帝接见臣下，一般不在这里。守殿的大太监名叫过业大，人称大公公。国藩与大公公打声招呼后，便端坐在养性殿候驾。一坐整整两个时辰，时至正午，尚不见召，国藩心中犯疑，请大公公打听。一会，大公公告诉他：皇上今天不来了，明天在养心殿召见。

曾氏图《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德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搢挽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

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惊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曾国藩是个心细的人，他回到家里，越想此事越蹊跷。在翰林院当差七年了，受皇上召见也有好几次，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他赶紧套上马车，去见恩师穆彰阿，请教此中原委。穆彰阿也觉得奇怪。详细询问事情的前前后后，和闾玉球在手中滚过百把圈后，他明白了。穆彰阿立即叫仆人带上三百两银子去找大公公，要大公公将养性殿内的陈设，尤其是四壁悬挂的字画，一幅不漏、一字不漏地抄出。夜间，大公公送来抄单。穆彰阿要曾国藩读熟记住。

翌日，道光帝在养心殿东阁召见曾国藩。

“朕昨日有事耽擱了，卿在养性殿坐了很长时间，殿里的字画都看到了吗？”

穆彰阿真是神机妙算！倘若不是背熟了大公公的抄单，曾国藩如何能讲清殿内四壁所悬挂的众多字画。

“臣昨日在养性殿候驾时，略为浏览了一下。”

“都有哪些？”

“臣记得殿东壁挂的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阎立本的

《步辇图》，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西壁上挂的是唐韩滉的《五牛图》，宋郭熙的《窠石平远图》，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南壁上挂的是颜、柳、欧、苏、黄、米、蔡及赵孟頫、董其昌、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徐渭、朱耷、华岳等名家的法书。北壁上供奉的乾隆爷大阅图，是臣最仰慕的。皇爷骑在赤白两色马上，身着戎装，右手握弓，左手挈缰，雄姿英发，真天神下凡，前代帝王无一人可及！尤其是乾隆爷御笔亲题的那首五律更是气魄豪迈，绝不是唐宋间那些文人骚客的笔墨所可比拟的。”

“卿可曾背诵得出？”道光帝对曾国藩的对答如流很满意。

“能。”曾国藩流利地背诵，“八旗子弟兵，健锐此居营。聚处无他诱，勤操自致精。一时看斫阵，异日待干城。亦已收明效，西师颇著名。”

道光帝暗自诧异：此人对事物观察之细和记忆力之强，非常人可及，好一个不可多得的福人能臣！

不久，道光帝亲自主持大考，将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曾国藩惊喜非常，由从四品骤升从二品，一连升四级，尽管天天巴望着升官，也没有想到会升迁得这么快。曾国藩想：十年之间，由进士而得阁学者，唯有房师季芝昌和张小浦及自己三人，湘籍官员中，三十七岁位至二品者，本朝立国二百年来，仅只自己一人。他感激恩师穆彰阿的深厚关怀，感激皇恩浩荡。是的，没有穆相，没有皇上，他这个卑微的荷叶塘农家子，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十年间，便成了朝廷的卿贰之贵！

正当曾国藩紧跟穆彰阿，效忠道光帝的时候，道光帝却龙驭上宾了。皇太子奕訢登位，即咸丰帝。咸丰帝做太子时便厌恶穆彰阿在朝中拉派结党，即位不久，就撤了穆彰阿的一切职务，强令致仕。曾国藩因为谨慎，并没有被咸丰帝目为穆党，仍给予信任，但曾国藩却自此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在京中时，曾国藩也悄悄到穆府去过几次。他永远感激穆彰阿的恩德。这次派康福去穆府，固然是去询问

消息，也是要康福代他去看望看望。没有想到，两年多不见，恩师已衰弱至此！曾国藩心里觉得冷冰冰的。

康福见两个玉球、一幅字，便使曾国藩沉思这样久，很有点纳闷，他不敢贸然动问，只得在一旁呆立着。

“价人，你慢慢细细地讲，不要怕啰嗦，越详细越好。”好半天，曾国藩才回过神来，亲自将条幅卷好，放进竹箱，然后对康福说。

这两句话打消了康福的顾虑，他缓缓地说：

“除开周、袁二位大人外，我还见了我的两位远房亲戚，也听到一些议论。”

“他们在哪个衙门？”从没听说过康福有亲戚在北京，曾国藩有点奇怪。

“我哪有在衙门里做事的阔亲戚。”康福苦笑一下说，“一个在崇文门外开南货店，是我共太公的堂兄的内弟。一个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一家小药店，是我母亲娘家的族弟。”

曾国藩禁不住在心里笑起来：原来是这样远的瓜蔓亲，难怪康福不曾提过。

“这种亲戚，从我个人来说，实在没有走动的必要，但我想了解一下京师下层百姓对湘勇的看法，问问他们还是合适的。”

曾国藩轻轻地点头赞许。康福继续说下去：

“当我到了京城的时候，武昌、汉阳同日克复的捷报先已到了。我的表兄表舅对大人和湘勇的战绩赞不绝口。表兄说‘到底还是我们湖南人厉害’。表舅还得意地说他见过大人，那年大公子生病，他亲自送药到府上，说大人是当今的郭子仪。”

“说得过头了。”曾国藩嘴上谦虚，心里却乐滋滋的：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是京师的舆论啊！

康福喝了一口茶，又说下去：“我那晚去拜访周学士，恰逢他家中做客，周学士留下大人给他的信，要我明晚再去。第二夜我又到周府。学士甚是客气，看得出，那是一位豪爽旷达、极好相处的人。”

康福对周寿昌的评价，使曾国藩略感意外。自从周寿昌那次在妓院喝花酒后，曾国藩就不喜欢他了，认定他是一个风流放荡的才子，像杜牧、唐寅那样，不是一个成大器的人物。只是上次周寿昌给郭嵩焘来信，谈到奕訢、肃顺荐举的事，才使得曾国藩觉得他也还重友情，讲义气，于是主动给他去了信，周寿昌也回了信，二人重归和好。至于周寿昌的豪爽旷达、极好相处这些特点，曾国藩先前注意不够，经康福一提，想一想，也的确如此。他想：平素总自诩会识人用人，白跟周寿昌相处这多年了，竟不如康福一面之交看得准确！

“周学士说，他对大人一向尊敬。过去只着重大人的道德文章，没有发现大人的军事才干。周学士说，大人真正有经天纬地、安邦定国之才，大人既然想打听朝中之事，他把与大人有关的情况，就所知的，全部说出来，要我回来告诉大人，好使心中有数。”

“苻农知道许多内情。”曾国藩预感到有些不祥，两只眼睛专注地望着康福，听他的下文。

康福说：“周学士从一位王爷那里听到一件极机密的事。”

曾国藩心里紧缩起来。

“那天，皇上正在养心殿东阁批阅奏章，内奏事处送来武昌、汉阳克复的捷报。皇上看后，高兴地离开座位站起，大声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建此殊勋，朕要重重地赏他。’立刻吩咐内阁拟旨。内阁拟好后呈上，皇上亲自添了一句：‘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内阁将圣旨由兵部用火票递出。第二天，大学士祁隽藻见皇上。皇上又在祁隽藻面前竭力夸奖大人，并说那年幸亏他出班说情，不然真会冤枉了忠臣。谁知祁隽藻那昏老头，不仅不为大人说话，反而，”康福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

“反而什么，说下去。”

“祁隽藻反而说：‘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百应，恐非朝廷之福。’”

“这个老夫子，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岂不是越活越糊涂！”曾国藩在心里狠狠地骂道。

康福见曾国藩脸色不悦，便借喝茶的机会停了下来。

“皇上听了这话如何呢？”曾国藩追问。

“周学士讲，祁隽藻这么一说，皇上像是被提醒了似的，说：‘老先生老成谋国，忠心可嘉。朕一时高兴，没有想到这一层。看来曾国藩不宜署理湖北巡抚。’祁隽藻说：‘老臣今日正为此事而来。我朝制度，兵皆世业，将皆调补，士兵本身登于国家名册，家口载于兵籍，尺籍伍符，兵部按户可稽，国家对于将弁，铨选调补，操于兵部，故军队归于中央。虽然白莲教造反时，各省都组织乡勇，但只是捍卫乡里，剿匪安境而已，人员也不过数十上百。现在曾国藩的勇丁已达二万，勇由将募，将听曾国藩之令。这二万人马，已变成听命于曾国藩一人之令的军队。皇上想过没有，现在再授予曾国藩巡抚之职，握有地方实权，后果将会如何？皇上，古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皇上明白祁隽藻的意思，说：‘那就收回成命，赏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吧！’”

原来如此！过了好一阵，他才问康福：“苻农这个消息可靠吗？”

“周学士说，这是王爷亲口对他说的，绝对可靠。”

“苻农还说了些什么？”曾国藩强压住满腔愤懑，停了片刻后又问。

“周学士说，也是武昌攻克之后不久，皇上有次在南书房，当着潘祖荫等一批值班翰林说，现在江北大营围江宁之北，江南大营围江宁之南，桂明、多隆阿的军队从长江北岸向江宁进攻，曾国藩的湘勇

从长江南岸和江面上向江宁开进。朕已布置四路大军将江宁包围住了，谁先攻下江宁，活捉贼首，朕便封他为王。”

“皇上真的这样说过？”曾国藩对此表示怀疑。自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历代再也不封汉人为王。难道是皇上忘记了祖制？还是皇上鉴于长毛气势猖獗，难以平定，特为破格悬此重赏？抑或是皇上断定自己这个四路大军统帅中的唯一汉人，不能最先攻下江宁？

“周学士说，皇上的确这样说过，当时听到这话的有好几个翰林学士。而且，袁大人也知道有这事。”

如同一个古董爱好者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商周彝鼎，曾国藩周身滚过一阵热浪，两只三角眼炯炯发光。大丈夫生当封万户侯。现在岂只是侯，只要努力，竟然可以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的尊贵了。这个荷叶塘的世代农家之子，哪怕是最狂热的时候，也都没敢企望到达这一步。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只要能先克江宁，受封王爵，眼前和今后的所有艰苦委屈，甚至是侮辱，都要忍受下来。这样一想，刚才的愤懑差不多立即化光。他换了一种轻松的口吻问：“漱六身体怎样？还是肥肥胖胖的？”漱六是他对亲家湘潭袁芳瑛的昵称。

“袁学士的确很胖。他要我告诉大人，他已外放苏州知府，不久就要离京赴任了。”

“漱六真正好福气。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放我去当几天苏州知府，这一生也不枉过了。”曾国藩心情一开朗，说话也有风趣了。

“袁学士的太太还送给夫人一段衣料，送给大小姐一对金手镯，都放在包里，等下一并拿出来。”

“你刚才说，漱六也知道皇上讲的那句话，他还给你讲了些什么？”曾国藩对夫人的衣料、女儿的首饰毫无兴趣，他关心的是朝廷对他和湘勇的看法。

“袁学士对此事比周学士还了解得多些。袁学士说，皇上在南书

房里说的话，立刻被传了出来，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据说几天后，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皇上说，皇上将最高爵位赏给攻下江宁的人，必定对前线是个极大的鼓舞。但他提醒皇上，江北大营是琦善为首，江南大营是和春为首，北路大军是桂明、多隆阿为统帅，他们都是满人，若立此盖世功勋，当然可以封王。但水路和南路是曾部堂在指挥，倘若曾部堂先攻下江宁，若封王又坏了祖制，不封王又失信于天下。皇上说，琦善、和春就在江宁旁边，当然是他们先攻下江宁。僧王说那不一定，琦善、和春均非成此大功之人，除非皇上对南北两大营再增兵加饷。袁学士说，从那以后，朝廷事事优待南北两大营。袁学士对此颇为气愤，说：皇上是想汉人出力，满人封王。”

袁芳瑛的话使曾国藩大为震动，难怪陕西、江西的协饷至今未到，难道是朝廷把它调给了江南、江北两大营？一股委屈的情绪袭上心头。

“袁胖子这个人就喜欢信口开河，将来会在这点上吃亏的。”说的当然是真话，但这样的真话岂是随便可说的！曾国藩很为自己这位言行不甚检点的亲家担心。

“袁学士还跟我说了一件绝密的事。”

“什么事？”尽管曾国藩听到这些话后时忧时喜，但这些消息的确是太重要了。听说又有一桩绝密事，曾国藩禁不住神情肃然起来。

薛福成《庸庵文续编·书宰相有学无识》中说，曾氏收复武汉的捷报递到朝廷，咸丰帝览折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立即决定任命曾氏为署理湖北巡抚。某军机大臣进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罢，“默然变色者久之”。

又《庸庵笔记·曾左二相封侯》：“曩闻粤寇之据金陵也，文宗显皇帝顾命，颇引为憾事，谓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廷臣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因析而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

“袁学士讲，那是湘勇尚未出湖南境内时，一日，皇上忽然召见他，袁学士颇为紧张地来到懋勤殿。皇上问：‘你和曾国藩是亲家？’袁学士答了声‘是的’，心里想，皇上怎么会知道？皇上又问：‘有

人说，曾国藩在衡州练勇，接受王夫之后人送的宝剑，而这把剑是前明永历所赐，王夫之曾持此剑与我南下大军为敌。你知道这事吗？’袁学士对我说，他当时听到皇上的发问，浑身流汗，内衣都湿透了，心里又惊又怕。这是哪个龟孙子告的密？若皇上存心追究，加上一个谋反的罪名都有可能。王夫之后人赠剑的事，他一无所知。袁学士说，幸而他曾经访问过王夫之故居，知道王氏家藏的这把宝剑的来历，于是他对皇上说：‘曾国藩受没有受王夫之后人所送的剑，这事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清楚，藏在王夫之故居的那把剑，并不是永历赠给王夫之的，而是洪武赐给王夫之祖上的。’皇上问：‘你怎么知道？’袁学士答：‘臣是湖南湘潭人，湘潭离衡州只有两百余里。臣少时在衡州读书多年，到过王夫之的故居，见过这把剑，并且从王夫之后人那里打听听过这把剑的来历。’皇上说：‘既不是永历赐给王夫之的，那这事就不消过问了。’袁学士说：‘皇上圣明。据臣所知，王夫之虽然做过前明的臣子，他后来还是拥护我大清的，故康熙爷赠米给他，死后还被宣付国史馆立传，乾隆爷修《四库全书》时，还收了她的四部著作。曾国藩乃一荆楚下士，蒙两朝圣恩，才有今日的地位。其耿耿忠心，皇上是知道的。何况此剑并非王夫之的，即便是王夫之的，也不能据此而对他的忠心有所怀疑。臣听说曾国藩在湖南练勇，艰苦备尝，其为人刚正廉明，疾恶如仇，在湖南得罪不少人，或许有人挟嫌亦未可知。祈皇上明察。’皇上称赞袁学士奏对得体，没有再问下去了。袁学士对我说，挟嫌之人很可能就是陶恩培。此人惯行的手段是用重金收买京官，又最喜欢向朝廷上密折。衡州知府陆传应是他的心腹，船山后人赠剑事，多半是陆传应得知后，再告诉陶恩培，陶恩培再密告皇上的。袁学士又说，德音杭布极有可能是僧格林沁等满蒙亲贵安置在湘勇中的密探，要大人加倍提防。”

康福一直谈到半夜才离开。下半夜，曾国藩一直未眠。两件大惑不解的事总算有了解答。衡州出师之日所受到的降二级处分，改署抚为兵部侍郎衔，原来都事出有因。这些事，年轻的王闿运看得透彻，自己有时反而不清醒。他深悔不该接受王世全所赠之剑，那时只想到这是攻克江宁的吉兆，却没有料到会授仇人冤家以把柄。好危险啊，若不是袁漱六能言善辩，岂不招致巨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曾

曾国藩反复默念先哲的格言，仿佛觉得今夜长进了很多。他从心里佩服皇上的圣明，感激皇上的信任，对皇上优待江北江南大营，也宽怀释然了。曾国藩发誓，今生今世要竭忠尽力为国效劳，以报答两朝圣主的知遇之恩。转念，他又想：皇上还年轻，识人和治国的经验都不够，难保今后没有人在他面前再进谗言。尤其是那批满蒙显贵，对汉人从来就抱有深刻的偏见，对手握重兵的汉人更不放心，皇上也最听得进他们的话。历史上带兵在外的将帅，为取信君王，有刘秀遣子侄于朝、王翦索赏田园以示无大志的先例。曾国藩想，到一定时候，这些都可以仿效。而眼下先要在皇上面前建立一个谦虚谨慎、不居功不自恃的形象。他走到书案前，抽出一张纸来，给皇上拟了一道奏折：

臣奉命援鄂皖，肃清江面，岂不知艰大之责，非臣愚所能胜任，只以东南数省大局糜烂，凡为臣子，至此无论有职无职，有才无才，皆当毕力竭诚，以图补救于万一，遂自忘其愚陋，日夜愁思，冀收天下之效。然守制未终，臣之方寸，常负疚于神明。虽治军近两年，平日墨经素冠，常如礼庐之日，而夺情视事，此心终难自安。日前田镇大捷，皆臣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桂明、多隆阿等人之功，微臣毫无劳绩。刻下臣拟会同水陆两路，向九江进发。嗣后湖南之勇，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伏求圣上俯鉴愚忱。倘借皇上训诲，办理日有起色，江面渐次廓清，即当据实奏明回籍，补行心衷，以达人子之至情，而明微臣之初志。

写好后，天已放明，曾国藩正准备出门散散步，塔齐布急忙来报：“长毛伪翼王石达开已到江西，在九江、湖口一带修筑堡垒。请大人下令，急速东下。”

第十章 江西受困

一 浔阳楼上，翼王挥毫题诗

早在湘勇围攻武昌的时候，翼王石达开受天王、东王之命，来到安庆主持西征军务，当田镇失守、湘勇即将出湖北下江西的严峻时刻，石达开率五千劲旅，从安庆渡江来到九江。翼王虽年纪轻轻，却是个文武全才，且为人豪爽倜傥重情义，在太平军中一向有很高威望。翼王进九江后几天，韦俊、石祥祜、罗大纲、林绍璋等陆路逃散的人马也陆续从各地来到九江，聚会在翼王旗帜下。



石达开

湘勇离开田镇的消息传到九江的这天上午，石达开决定亲自巡视九江城的防守。

林启容说：“殿下，我陪你去。”

“不用。”石达开说，“我和韦国宗、绍璋、大纲等人去看看，都穿老百姓的衣服，不易被人发觉。九江城哪个不认识你？你去反而碍事。”

石达开带着韦俊、石祥祯、林绍璋、罗大纲、周国虞等人，脱掉龙凤绣袍，穿上青衣布履，走出府门。林启容安排几个卫士远远跟着。

展现在石达开等人眼中的九江城，已充满着大仗前夕的严重气

氛。街头巷尾到处响着清脆而迅急的马蹄声，一队队留着长发、包着红、黄两色头巾的太平军士兵，正抬着各种军需，匆匆地向东南西北城门走去，队列整齐，表情肃穆，不时可以看见百姓走上来帮士兵的忙。城墙上飘拂着成千上万面三角蜈蚣旗，全身披挂的将士在上面往来奔走，除开器械碰地时发出的声响和将官们简短的命令外，听不到多少嘈杂的声音。石达开对九江城忙而不乱的军事调配感到满意。这时，他忽然看到城墙上有一个瘦小矫健的人在走动，身影很熟。石达开想起来了：那不是两年前打长沙时火烧城隍菩萨的勇士吗！石达开要上城墙去看看此人。

康禄正在指挥十几个士兵安置一座千斤重炮，回过头来一眼看见身着平民打扮的罗大纲，忙说：“罗指挥，这里已基本安排就绪，请你检查。”

罗大纲笑呵呵地说：“不忙，不忙，你看看谁来了。”

康禄定睛看时，仿佛眼前突然明亮，站在罗指挥身后微笑的不正是翼王吗？他赶紧跪下叩头：“卑职拜见翼王殿下，愿殿下千岁千千岁！”

石达开叫罗大纲扶起康禄，笑着说：“两年没有见到你了，还好吗？”

康禄正要回答，罗大纲已抢在先了：“翼王，康禄打仗勇敢，现在已是师帅了。”

“好哇！”石达开很是高兴，“你现在已指挥两千多号人了。你要把弟兄们都带成你一样的勇敢，那力量就大了。”

康禄忙说：“谢翼王殿下夸奖，兄弟们打仗都还不错。”

石达开拍拍康禄的肩膀，说：“看看你这段的城防。”

康禄陪着石达开等人，仔细地查看这段长达一里的防线。石达开见上面安置了三座八百斤、两座一千斤的大炮，炮筒擦得油黑发亮，

炮后堆满着火药。兵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有的在修补砖石，有的在擦刀，更多的在搬运刀枪食品。石达开在心中称赞。

“康禄，”石达开问紧跟在他身后的年轻师帅，“武昌失守，田镇兵败，你以为原因在哪里？”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康禄这些天来也想过，但没来得及理清。他稍稍思索一下，说：“回禀翼王殿下，卑职以为主要原因在于轻敌，其次在纪律不严明，平素缺乏训练。”

石达开点头说：“你说得对。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轻敌，实际上就是不知敌。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曾妖湘勇，不同于绿营、八旗，以对待绿营、八旗的方式来对待曾妖湘勇，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石达开转过脸来，问韦俊、石祥祯等人：“你们认为呢？”

祥祯、韦俊等都赞同翼王的分析。石达开补充道：“曾妖湘勇的最大特点是能打硬仗，我们必须以硬对硬。”

众人一齐称是。石达开问康禄：“你这一师兄弟们的士气如何？”

康禄答：“武昌、田镇两次失败，我师死伤兄弟二百多。前几天，不少兄弟还在颓丧之中，有的甚至提起湘勇就有点怕。”

“孬种，曾妖的湘勇有什么可怕的？”林绍璋忍不住在一旁插话。

康禄说：“卑职也训过他们：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胆怯害怕的不是男子汉。他曾妖头也是人，我们为何要怕他？湘勇更不必说，先前和我们一样作田做工，岳州、靖港之役照样打得他们抱头鼠窜。吃一堑，长一智，我们会更聪明，还有天父天兄的保佑，曾妖的湘勇哪里打得过我们！”

“说得好！”石达开鼓励道，“我看你是个好带兵人。现在兄弟们的精神好些了吗？”

“现在好多了。兄弟们都说，翼王亲自到九江来指挥打仗，报仇雪恨的日子到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继续观看城墙上的防卫，也随时提出些改进意见，康禄一一记下。

石达开问康禄：“你家里还有哪些人？”

“父母都已过世，唯有一兄。”

罗大纲说：“康禄的胞兄武功文才都极好，只可惜在替曾妖卖力。”

石达开严肃地问：“你胞兄叫什么名字？”

康禄恭敬地回答：“家兄叫康福。”

“禄胞。”康禄以为翼王会大骂他的哥哥，谁知翼王却以亲热豪放的口吻说，“你想法把福胞叫到我们这里来，自家兄弟，迷路走错了道，一概不计较。你就讲是我说的，只要投奔天国，过去的事既往不咎，本王将封他为军帅，给他带兵大权；日后立功了，本王向天王保奏他当丞相、检点。”

康禄赶紧说：“卑职遵命！”

一个月前，与康禄一道投军的邻居从沅江下河桥探亲后回来告诉康禄，曾国藩为康福买了三百亩水田，并请乡邻王矮爹代为管理收账，康福将田产分为二份，一份记在康禄的名下。康禄加入太平军后，懂得了很多道理，他深以哥哥接受曾国藩所赐为耻，认为这是不义之财。写信给王矮爹，说他分文不要。当把这一情况向翼王禀告时，石达开哈哈大笑：“康禄，你也太拘谨了。天下财产都是天父天兄的，人人都有份。曾妖给你哥哥，你哥哥分一半给你，你受之无愧。你想想，你不要，三百亩田的收入就全部归你哥哥了。你为何不将你的那份收入接过来，周济四邻乡亲呢？”

经翼王点拨，康禄明白过来，他很是钦佩翼王博大的胸怀和高超的见识，立即说：“翼王殿下教导的是，康禄将那一百五十亩水田的收入再要过来，分给下河桥的苦难乡亲。”

“这就对了。康禄，曾妖水陆两军已向九江压来，过两天就有大仗打，你要督促兄弟们严阵以待，再不可轻敌。”石达开又转脸对韦俊等人说：“我们到市上去看看吧！”

石达开一行下了城墙，信步来到十字街口。尽管气氛较为紧张，但市面上的店铺仍在营业，百姓们在采购着日常生活用品。士兵们也在买东西。他们照价给钱，公平交易，没有见到强抢掳掠的现象。酒楼茶肆依然人来人往，人们的神情并不惊慌。石达开对林启容治理九江的成绩不禁佩服起来。他想起近日内传出天王将要授予自己的长兄次兄以大权的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王长兄次兄只能坐享荣华富贵，他们哪有管理军国大事的才能呀！而眼下这个林启容，才真正是上马带兵、下马治民的人才。是的，待推翻咸丰妖头、光复全国以后，一定要向天王力荐几个像林启容这样的大才，还要越级提拔像康禄那样有头脑有能力的将帅，绝不能让王长兄次兄等庸才占据要津，否则，天国的江山难以永固。

石达开正在思考之间，突然传来一阵“散开，散开”的威严喝令声，抬头看时，五匹飞骑已来到十字街口。骑兵跳下马来，背着大砍刀，满脸杀气，百姓自然地散开了。旁边有人轻轻地说：“太平军又要杀犯事的弟兄了。”

这时，一队十余人的队伍押着两个犯人，正向十字街口走来。犯人是一男一女，都只二十多岁年纪。队伍来到街心，两个犯人自觉跪下，头低着，男的阴沉着脸，女的嘤嘤哭泣。石达开听到旁边的人在议论：“这一男一女准是一对夫妻，昨夜相会时被抓的。”

“你怎么知道？或许是通奸吧！”

“我已在这里看到两次了，都是规规矩矩的夫妻，真可怜啦！”

“太平军的纪律其他都好，就是这条太无人道。”

“是呀！当个太平军，连老百姓都不如。”

“我原打算去投军，后知道有这条纪律，我就不敢去了。”



太平天国囚犯

“听说他们当官的可以睡老婆。”

“当官的也不行，除非当王，像天王、东王、翼王就可以讨很多个老婆。”

石达开听到这里，心里很难过。他始终不明白，天王、东王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条律令。在自己管辖的部属中，他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只是严禁通奸、偷情和新的男婚女嫁罢了。

队伍的最后是一位骑马的军帅。他凛然地来到街中心，一个两司马上前禀报：“大人，犯人已验明正身，请你下令吧！”

那女人一听到这话，突然发疯似的站起，跑到男的身边，抱着男的大哭。男的也紧紧抱住她，大喊：“幺妹，是我害了你！”

两人哭成一团。士兵们并不过来拉开，军帅也只是呆呆地看着，不下令，有意让他们去哭。四周围观的百姓纷纷摇头叹息。哭了一阵，男的站起来，随即把女的也扶起来，说：“幺妹，我俩二十年后再成夫妻！”

然后朝石达开站的地方走前几步。罗大纲大吃一惊，轻轻地说：“这不是韦永富吗？他怎么这样糊涂！”

罗大纲异常痛苦，但束手无策，他干脆闭上双眼，生怕与韦永富的目光接触。石祥祯想起跟蚕儿的事，也为韦永富抱屈。韦俊、周国虞、林绍璋也都看不过意。街中心传来军帅的声音：“韦永富、白幺妹，你二人也不要怪我心狠，我也是身不由己，奉命执法罢了。你们死后，我会将你们合葬在一起，好让你们世代代为恩爱夫妻。”

一番话，说得韦永富、白幺妹又放声大哭起来。石达开再也看不下去了，对罗大纲说：“你把那个军帅叫到对面绸缎铺来，我叫他放掉这两个人。”

罗大纲巴不得翼王这句话，立刻纵身跳进十字街心，大喊：“刀下留人！”

军帅先是一怔，见是一个粗黑的百姓，顿时恼怒起来：“你是什么人？胆敢来犯天王的诏旨、东王的诰谕！”

罗大纲走到军帅身边，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军帅立刻神情肃然，跳下马来，随罗大纲走出人圈，进了绸缎铺。过一会儿，军帅重新出现在十字街中心，喜气洋洋地对韦、白二人说：

“永富、幺妹，你们真是三生有幸。翼王训谕：念你们是初犯，宽恕一次，即刻拿刀上城墙，抗妖保城，立功赎罪。”

韦永富、白幺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是在做梦，仍如石

头般地站在原地不动。军帅下令松绑，两个士兵上前用刀割断绳索，他们这才知道是真的，二人跪下，泪流满面，口里念道：“翼王殿下，翼王殿下……”

围观的百姓也终于弄清了事情突变的原因，莫不在心里赞叹：“还是翼王英明！”人群中有人喊了句：“翼王在绸缎铺，我们看他去！”人们立时蜂拥向绸缎铺，但翼王一行早已走了。

因为救了韦永富夫妻，石达开心里高兴，当他看到耸立江边的浔阳楼时，兴致勃发，对众人说：“我们上去喝两杯吧！”

大家一口气登上浔阳楼的最高一层，酒保热情地送上酒菜来。几杯酒下肚，石祥祯想起三个月内连失武昌、汉阳、蕲州、田家镇，忽然间闷闷不乐起来，林绍璋、罗大纲、周国虞也跟着情绪低落。尤其是韦俊，他更是心事重重，倒不是因为武昌、田镇的失败，而是因为前不久接到其兄韦昌辉的密信的缘故。

韦昌辉信里说：自进小天堂以后，天王沉湎女色，隐居深宫，不问军政大事，杨秀清则专横跋扈，唯我独尊，重用亲信，排斥异己。自己虽名为北王，实际上不过是杨秀清一个奴仆而已。前几天，韦的大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为争房屋吵了起来，杨秀清大怒，将韦的大哥痛打一顿，并交给韦发落。慑于杨秀清的淫威，也为了韦氏家族的长远利益，韦不得不狠心将其大哥处以五马分尸极刑。韦决心把仇恨埋在心底，等待时机到来，一定要杀掉杨秀清，报仇雪恨。

韦俊当时看完信后，为大哥的惨死悲痛欲绝，但也不敢有丝毫表露，深夜将信悄悄销毁。韦俊是个精细明白人，一年多来，天王和东王的行径他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东王会演一出逼宫之戏，只是时间早迟而已，那时免不了有一场大规模的互相残杀，谁胜谁负很难预料。他深知哥哥韦昌辉的为人。昌辉虽富有谋略，却器局狭窄，城府太深，杨秀清加给他的耻辱，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到那时，自己的哥哥卷入了这场内讧，只会促使内讧更激烈，死人更多，即使哥哥站在天王一边，取得胜利，天国元气也会大伤；倘若败在杨秀清手里，韦氏全族都要被诛夷，自己虽手握重兵，也难逃桩沙、剥皮、点

天灯的厄运。韦俊想到这里，对韦氏家族的命运，对天国的前途深为担忧，两眼呆呆地望着酒杯，已无心思再喝了。

酒桌上的气氛低沉，使石达开心中不快。他不知韦俊的心思，以为也和祥祯、绍璋等人一样，是为前向的失败而痛苦。翼王一向乐观豁达，不以战事胜败为怀，且大战在即，也不容许这些重要将领们有丝毫悲观泄气的心绪。他离席走到窗边，一股江风吹来，很觉舒心。但见头上蓝天白云，闪亮耀眼，脚下大江滔滔，一泻千里；远望依稀可见匡庐顶峰上的烟云，近看九江城繁华富庶，人烟稠密。好一派壮丽非凡的山河！翼王从心里升起一股豪情。他举杯对众人说：

“兄弟们，自古打江山的英雄，谁没有千百次磨难？武昌、田镇眼下虽落入曾妖之手，但只要我们在九江城下打败曾妖，收回失地就易如反掌，何须忧愁烦恼！诸位看，这浔阳楼外的江山是何等的壮美。古人诗云：庐山南坠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兄弟们，举起杯子来，为我们光复河山的大业干杯！”

被翼王的豪情所感动，石、罗、林、周一齐站起，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韦俊也勉强起身喝了一口。石达开扫了一眼酒楼四壁，冷笑道：“浔阳楼乃江南名楼，各位看它壁上所题的那些歪诗，非粗俗鄙陋，即柔靡颓废，岂不有污它的名声？”

众人知翼王能诗善文，都说：“你题一首吧，将那些庸作压下去！”

翼王爽快地答应。罗大纲高叫一声：“酒保！”酒保慌慌张张跑过来：“客官有何吩咐？”

“拿纸笔来，我们要题诗。”

浔阳楼历来有题诗的风气，酒保不以为怪，立即拿来笔墨。翼王凝神片刻，然后饱蘸浓墨，大步走到一块空白墙壁旁，挥毫疾书：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愆愆，要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妖氛除时寰宇靖，人间从此无蹄痕！

写完最后一字时，石达开放下笔，铜像般地叉腰伫立在粉壁前。他的身旁已聚集一堆人，大家念着赞叹着，不时对诗人投来敬意。浔阳楼掌柜本是个不第秀才，这时从人堆中挤出，恭恭敬敬走到石达开身旁，说：“鄙人乃此楼掌柜。客官此诗，气吞山河，声盖宇宙，使四壁诗尽皆失色。客官，请留下大名吧！鄙人将派高匠把这首诗拓下制匾，永久挂在这里。”

石达开见浔阳楼掌柜说得恳切，便从酒保手里接过笔，在诗左边写下“太平天国左军主将翼王石达开题”十四个字，掌柜两眼瞪得大大的，四周人群也都惊讶不已。掌柜蓦地两腿跪下，战战兢兢地喊着：“翼王殿下千岁，千千岁！”

所有人都跪下，跟着掌柜喊：“翼王殿下千岁，千千岁！”

石达开也跪下，石祥祯等人不明白翼王此举的目的，也跟着跪在他后面。石达开眼含泪水，以至诚至敬的神态高声唱道：“我们赞美上帝。”



九江街头一瞥

九江城里的百姓在太平军治理下生活了两年之久，对太平军拜上帝的礼节很熟悉，一齐跟着石达开一句一句地唱道：“我们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石达开站起，大家也跟着站起。他激奋昂扬地说：“各位兄弟，九江归于天国已达两年，大家在天父天兄的爱抚下，过着幸福的日子。在生快快乐乐，死后灵魂升天堂。现在咸丰妖头指派曾妖率兵侵犯我们，清妖的战船即将来到九江。各位兄弟不要害怕，天父天兄随时都在眷顾我们。天国将士和各位父老一起，誓死保卫九江城，我们不但要把曾妖歼毙在这里，还要打到北京去，活捉咸丰妖头，埋葬满虏丑夷，光复我神州十八省。”

石祥祯等人胸中早已燃起了复仇的怒火，罗大纲领着大家高喊：“听从翼王殿下指挥，誓死保卫九江！”

二 水陆受挫，石达开一败曾国藩

在由原九江知府衙门改建的太平军翼王府里，石达开召集韦俊、石祥祜、林启容、白晖怀、罗大纲、周国虞等人，商讨聚歼曾国藩湘勇的办法。

韦俊、罗大纲将武昌、田镇失守的情况向翼王作了汇报，着重强调湘勇水师的凶悍能战。林启容说：“我看两位将军把曾妖头抬得太高了。胜败兵家之常，不必因武昌、田镇之挫而长敌人威风。湘勇的底细我清楚，说来说去，无非是书生加农夫而已。前年在南昌，我已杀得他们丢盔卸甲，若不是江忠源出城救援，罗泽南早已成了我的刀下之鬼。诸位放心，九江、湖口一带我们已作了牢固防守，现在翼王殿下又亲来指挥，我们有五万人马在此，曾妖头插翅也飞不过江西。”

林启容三十来岁，广西人，是金田起义的老兄弟，以骁勇善战闻名全军。从金田打到天京，林启容每仗必冲锋陷阵，每仗结束后都得迁升。杨秀清对他格外器重，有意加以笼络，结为亲信。这次西征，天王点了赖汉英、胡以晃、石祥祜三人。杨秀清认为赖汉英是天王的人，胡以晃是北王的人，石祥祜是翼王的人，活着的四王，唯独自己无人在内，便在后来添派林启容、白晖怀进了西征军。待到九江、湖口等江西十余州县为西征军所控制时，杨秀清便借口赖汉英久攻南昌不下，将他调走。于是，江西就成了杨秀清的领地。林启容是条直汉子，虽然对东王的屡屡提拔和重用很感激，但对赖汉英也很尊敬，而他尤为佩服的却是翼王。对于翼王主持西征军务，这次又亲来九江城，林启容是完全拥护的。

“你与湘勇是重逢了，我可才是第一次看见他们。”石达开也很喜爱林启容的忠勇，他见林启容完全不把湘勇放在眼里，遂提醒道，“不过，今非昔比，一年半之前的湘勇，还只是处在衡州组建时期，今日湘勇，大小打过几十仗，新近又攻下武昌、汉阳、黄州、蕲州、田镇，气焰嚣张，实战能力也大大加强。现在的罗泽南，也大概不会轻易中你的埋伏了。”

“眼下无须埋伏，明日谁敢来攻城，我就叫他眼睁睁地死于我的枪炮之下。”林启容攻占九江已近两年。在他的治理下，这座长江岸边的千年名城百业复苏，市井安宁，万余守城官兵亦训练有素。张芾在巡抚任上，曾几次派兵想把九江夺回来，但每次都碰得头破血流。现在又平添几万人马，还有翼王亲来指挥，九江、湖口真可谓固若金汤，莫说是曾国藩、罗泽南这批书生，就是咸丰妖头御驾亲征，也休想从他手里夺过去。

周国虞说：“九江、湖口已经经营一年多，武昌、田镇自然不可比拟。不过，老贼曾国藩水师仗着洋炮，陆师也大增刀枪马匹，且全军新胜，也不可小视。以我跟老贼打的几次交道来看，若不施奇策，恐一时难以取胜。”

石达开说：“周将军说得有道理。我尚未跟曾妖头直接交锋过，情况不熟，目前一切军务，仍听林将军安排。曾妖急于进犯天京，估计一两天之内就会来搦战。林将军，这第一仗由你来指挥，我在城头上为你擂鼓助威。”

九江上游十余里处，有一个市镇名叫竹林店，传说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故居，攻打九江的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已驻扎在这里几天了。昨天，胡林翼奉杨霈之命，率领二千绿营前来支援，并带来皇上奖励攻克田镇的圣旨和诸如狐腿黄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把小刀、火镰等赏物，曾国藩及湘勇水陆将领再次沐浴着浩荡皇恩。几乎与太平军会议的同时，在曾国藩宽大的拖沓上，湘勇的军事会议也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曾国藩指着挂在船舱板壁上的地图，对身旁的塔、罗、胡、彭、杨、李等人说：“九江北枕大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东南多山，林启容在九江盘踞多时。据查，老鹳塘、白水港、甘棠湖、龙开河等地，外有长毛水师把守，内建堡垒，东南山上筑有炮台，看来九江城防很严。现在又来了贼中悍将石达开。据说此人能文能武，又会笼络人心，非寻常草寇可比。明日攻城，诸公有何高见？”

罗泽南一来要报昔日之仇，二来也为感激皇上的恩赏，曾国藩话

音刚落，便站起来说：“泽南与贼酋林启容除国仇外，今生还有永不可解之私怨。明日攻九江，正是报仇的时候，泽南定当一马当先。石达开号称贼中枭雄，依泽南看来，那石达开不过二十几岁的人，生在愚氓之中，长在边鄙之地，有何见识？有何本事？只不过是一时被风卷起的水底沉渣罢了。我湘勇水陆二万，乃堂堂正正奉天讨逆之王师，目前正充盈连战连捷之军威，又乘着皇恩浩荡之春风，定可一鼓攻下九江，活捉石逆林逆。我军人马众多，明日可定四面合围之策，绝不能让长毛逃走一人。”

这一番话说得曾国藩肃然起敬，众人都纷纷赞同。于是曾国藩命塔齐布、鲍超攻西门，罗泽南、李续宾攻东门，彭玉麟、邓翼升率水师由桃花渡登岸，攻打九华门，杨载福、李孟群封锁江面，挡住从下游湖口增援的敌军，并堵住北门。四路人马合力并举，务必要大获全胜，一举拿下九江城。

平常惯例，湘勇每天吃完早饭后天才亮。今天提早半个时辰，吃过早饭，罗泽南将部队率领到九江城东门脚下时，天才渐渐放亮，犹如那年南昌永和门外一个样，城门紧闭，城墙上亦不见一兵一旗。罗泽南正在四处张望之时，猛听得城内一声炮响，刹那间，东门城墙上竖起无数面犬牙三角旗，城门洞开，林启容亲率一彪人马杀了出来。城楼上，石达开身穿九龙黄绸袍，头戴单龙双凤战盔，亲自监督鼓手擂鼓。

林启容跨马奔出吊桥，直向罗泽南冲来，一眼看见这个当年的手下败将，不觉哈哈笑起来，大声取笑道：“腐儒，那年让你跑了，留下一条老命，你也该醒悟了，不在家安安稳稳教蒙童糊口，却又跑到这里来送死，何苦来？”

罗泽南气得咬牙切齿，骂道：“我把你这无父无君、造反作乱、灭九族的逆贼碎尸万段。谁给我上！”

话未落音，李续宜拍马舞刀迎去，林启容举枪接过，二人大战开来。战了几个回合，李续宜已觉两手发软，而林启容却在城楼鼓点的振奋下越战越勇。他大吼一声，挺起丈二点钢枪直向李续宜咽喉刺

来。眼看李续宜就要丧命，身后参将营官童添云举起狼牙棒挡住，另一参将林源恩也拍马前来助战。三匹马将林启容围在中间，犹如当年三英战吕布。大战几十个回合，林启容卖了一个关子，瞅空冲出包围圈，直向吊桥奔去。石达开在城楼上急令放炮。童添云以为林启容战败了，驱马紧追，冷不防一炮打来，正中前额。童添云惨叫一声，从马上坠下，当即身亡。这时，城上数十门大炮一齐发射，两边山上，炮子如雨点飞来，湘勇队伍中一片一片地倒下。罗泽南只得下令退兵。

正当东门大败之际，西门塔齐布、鲍超也遭到强烈的抵挡。周国虞指挥的数千名从田镇过来的太平军将士，憋足满腔怒火，依仗着九江西门的异常坚固和林启容所布置的强大火力，人人勇气倍增，斗志旺盛，血管里奔涌着报仇雪恨的急流，两眼迸发出焚烧耻辱的烈焰，直杀得湘勇丢盔卸甲，卷旗逃命，塔齐布、鲍超无法制止。

正午，罗泽南、塔齐布带着东西两门溃败的人马回到竹林店。不久，彭玉麟、杨载福两路水师也无功而回。曾国藩心中焦急。

彭玉麟建议绕过九江城，攻取湖口和湖口对面江中的梅家洲，同时，仍遣小部分兵攻打九江，以牵制九江兵力。曾国藩采纳了这个建议。水陆两路在竹林店略事休整，便分兵攻湖口和梅家洲。

石达开亲眼看见林启容大败湘勇，对九江城防很是满意，下游五十里远的湖口防卫如何，他尚不放心。半夜，石达开乘船离九江，天亮时进了湖口县城。湖口也是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码头。它外连长江，内接鄱阳湖，是五百里鄱阳湖的进出口。对面江心梅家洲，是一个长约四十里、宽约四五里的大沙洲。梅家洲北面江面狭窄，大船不能通过，主航道在南面。石达开看中湖口与梅家洲之间，正是聚歼湘勇水师的绝好战场。他一到湖口，便立刻命令罗大纲带一万人马过江驻梅家洲，在洲上筑垒架炮，封锁江面。石达开又巡视湖口的军事部署，将城内兵力抽调三千，交由白晖怀率领，扎在城西五里处的盪山。刚安排妥当，探马报，湘勇水路由彭玉麟、杨载福率领，陆路由胡林翼、罗泽南率领，正向湖口杀来。

胡林翼、罗泽南求胜心切，带着六千湘勇和二千湖北绿营一口气奔到湖口县城下，督促兵勇架炮攻城，恨不得将湖口一口吞下。这时，石达开率三千人马从西门冲出，部将石凤昆从南门冲出，将胡林翼、罗泽南围在中间。湘勇分成两队应战。攻城火炮完全不能发挥作用。湘勇远途来攻，太平军以逸待劳，更兼石达开勇猛过人，交战不到半个时辰，湘勇便开始败退。这时，白晖怀率部从盩山上冲下来，切断湘勇西归的退路，湘勇顿时一片混乱。胡、罗只得指挥兵勇死死挺住。

江面上，彭玉麟的水师也冲进罗大纲精心布置的火力网中。洲头是数百条战船拦截，洲尾是上百门大炮封锁，彭玉麟的水师前后受敌。自从衡州受命，组建水师以来，彭玉麟几乎没有败过，湘潭、岳州、武昌、黄州、田镇，一路势如破竹，为湘勇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没有想到，现在却在梅家洲遭到围困。他传令将战船集中在一起，避开两个火力点，全力攻其中段，强行登陆，企图在洲上与太平军短兵接战。这时，胡林翼、罗泽南也败退来到江边，招呼彭玉麟接他们上船。彭玉麟将胡、罗溃勇接上船后，改变攻梅家洲中段的计划，集中全力向上游突围。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冲出包围圈。

两次水陆失败，使曾国藩很恼火。他绝不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长毛匪首，能够阻挡乘胜前进的王师。

三 水师被肢解，石达开二败曾国藩

曾国藩做梦都没想到，几仗打下来，石达开这个太平天国的年轻王爷，已看穿了水师的致命弱点，要置他的性命所在——湘勇水师于死地。

石达开兴奋而冷静地对众位将领说：“连日来，我用心观看了曾妖的水师，见其装备精良，指挥得法，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我军水师目前比不上他们，怪不得在长江上连连得手，耀武扬威。但是，曾妖水师有一个致命的薄弱之处，不知诸位看出没有？”

众位将领面面相觑，一齐摇头。石达开继续说：“曾妖水师中，长龙、快蟹大而笨，只可用于指挥载重，却不宜迅速移动，必须依靠舢板的灵巧机动，才能发挥战斗作用。反之，舢板离开长龙、快蟹也不能作战。曾妖将大小战船配合使用，相得益彰。这正是曾妖水师的最大长处。但天下事有一利则有一弊，倘若将其大小船分开，则都失去了作用。这叫做合则双美，分则俱败。”

众将十分佩服石达开的卓见，但如何拆开呢？大家都望着翼王，知道他一定成竹在胸。

“曾妖水师自出长沙以来，转战千里，连陷重镇，侥幸获胜，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整。屡胜则骄，骄则轻敌；久战则疲，疲则松弛。故用兵，骄、疲为失败之因。我这里有个小小的计策，各位将军看可用不可用？”

石达开将自己的主意说出，众将都说好。

从第二天开始，九江、湖口、小池口、梅家洲各处太平军一律遵循翼王将令，任水陆湘勇如何挑战，一概置之不理。入夜，太平军则派兵沿长江两岸鸣锣敲鼓，放出船到江中，将火箭、火球射入湘勇的战船中，弄得湘勇夜夜惊恐，不得安宁。如此相持半个月，石达开估计曾国藩粮草将尽，军心浮躁，便命罗大纲依计而行。

这天半夜，九江码头灯火昏暗，隐约可见江面上一溜儿摆开了数十条货船，一队队太平军士兵一声不响地扛着沉甸甸的麻袋，从城里来到码头边，踏过跳板，来到船舱。有些麻袋扎得不牢，雪白的大米漏出来，撒得满地都是。将到凌晨，货船上都压着垒得高高的麻袋。

九江码头上的这个不寻常举动，早已被湘勇斥候看在眼里，报告了水师协统李孟群。

“涤帅，九江装了满满四十条船的粮食，即将开船运往湖口。”李孟群忙将这个重要情报报告曾国藩。

“装的都是粮食吗？”曾国藩心中一动。

“都是顶好的大米，估计有七八十万斤。”

湘勇在竹林店驻扎已近一个月，二万名水陆将士，一天要消耗四万余斤粮食。陈启迈没有提供军粮，全靠他们自己在瑞昌、黄梅、广济一带筹集。筹粮是件很难办的事，军中存粮只够三四天了。早听得九江城里粮草堆积如山，但城攻不下，一粒也得不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如何能让它错过！见曾国藩沉默不语，李孟群着急了：

“涤帅，这事交给我去办吧，四十条粮船，我叫它全部掉头向竹林店开来。”

郭嵩焘、陈士杰也认为机会不可错过，只有彭玉麟提出不同的看法：“长毛是不是在钓鱼？”

“我看不是。万一情形不对，我再把人带回来。”夺回这批粮食是个很大的功劳，李孟群要争这个功。

军中粮食匮乏，曾国藩何尝不着急。此中是否有诈，他一时犹疑不定。但不管它诈在哪里，抢回这批粮食，就是大胜利。

“鹤人，你带三千水师，将这几十船粮食全部抢回来。记住！务必速战速决，快去快回。”

李孟群调出二百五十条舢板，兴冲冲地离了竹林店。水勇们奋力划船，顺着水势，舢板箭也似的飞向下游。果然，李孟群看见前面缓缓地走着一队粮船，船上码着整齐的麻袋，正向湖口方向驶去。李孟群挥动着表示加速的令旗，二百五十条舢板像端阳竞渡，你追我赶，向粮船冲去。

罗大纲看着后面来了一大片舢板，暗自钦佩翼王的谋算。他站在船头，对着号筒大喊：“清妖来抢粮了，弟兄们快点划！”

这是有意让李孟群听到。罗大纲号令一下，四十条粮船明显地加快速度。江面上，太平军的粮船在前拨浪前进，湘勇的舢板在后穷追不舍，不知不觉来到湖口城边。眼看就要追上了，只见粮船向右一

转，一齐向鄱阳湖驶去。就要到手的粮食，岂能让它眼睁睁地跑掉！李孟群仗着人多船多，也跟着进了鄱阳湖。谁知湘勇水师一进湖口，便突然从入口处驶出数百条战船，将口子全部封锁起来，康禄指挥火炮猛烈向舢板射击。二百五十条舢板如同掉进锁了口的袋子里，再也无法出去了。这时，李孟群方知中计，便索性指挥舢板向湖心划去。

一直到吃中饭时，尚不见李孟群回来，曾国藩急了，忙派飞骑前去打听。很快回报，二百五十条舢板全部陷入鄱阳湖中。

正在这时，彭玉麟急匆匆地进来禀报：“涤丈，长毛的战船向我们开来了！”

曾国藩出舱看时，只见下游黑压压一片，数千条战船向竹林店压来。曾国藩、彭玉麟等急得直跳。全部舢板都已离开，就像猛虎失去四肢，鹰隼砍断双翅，这些快蟹、长龙只能蹒跚笨拙地移动，艰难应敌，昔日那种灵活快速、主动出击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全仗船上装的重型火炮，才使得太平军的船只不敢过于靠拢。

周国虞认得中间偏后的那艘特大座船是曾国藩的拖罟，便率领十条快船从四面八方围攻。这十条快船如同十条矫健灵敏的猎狗，曾国藩拖罟就像一只愚笨的狗熊，被这群猎狗弄得目眩头晕，终于惊慌失措。先是拖罟上的十二门大炮拼命发射，不多久，炮弹发完，便没有一点还手的能力了。周国虞高喊：“清妖的炮弹没有了，大家冲啊！”

十条快船一齐冲过来。周国虞率先跳上拖罟，接着快船上的一百名水手纷纷上了船。拖罟上的湘勇仓猝应战，一个个倒在甲板上。周国虞握刀寻找曾国藩，要亲手宰掉他，以报从野人山以来所结下的不共戴天之仇。

曾国藩虽为二万湘勇的最高统帅，却手无缚鸡之力。他躲在内舱里，身边只有王荆七和几个亲兵，康福、彭毓橘等人都不在拖罟上。曾国藩两眼死死地盯着船上的厮杀，既不能指挥兵勇们去肉搏，更不能自己持刀上前去抵抗，猛然听得一声喊：“周将军，曾妖头躲在这里！”

立时舱门口出现一个长身壮健的汉子，手拿一把明晃晃的砍刀，杀气腾腾地就要进舱，亲兵们立即一窝蜂上去阻挡。曾国藩看到数步之外刀枪拼击，不觉心胆俱裂，四肢痉挛，知道此次必死无疑。他不愿落到长毛手中遭抽筋剥皮的痛苦，便推开舱门，滚进江中。王荆七也跟着跳下水去。曾国藩自小牢记“道而不径，舟而不游”的孝子之道，从来不敢下水学游泳，这时正如一个秤砣，挣扎两下，便往江底沉去。幸而王荆七跟在后面，立即将他托起。恰好彭玉麟驾着水师中仅存的一条舢板赶来，七手八脚地将曾国藩拖上船，急忙送上岸去。

换了一身干衣服后，曾国藩醒过来了。他想起拖罟上有不久前皇上亲赐的黄马褂、玉扳指、玉刀等，还有许多文卷书函，此刻一定都葬于江底了。连自己的座舱、皇上的赏赐都保不住，还当什么水陆两军的统帅！他立即想起靖港败后，湖南官场对自己的冷酷，好比又沉到冰冷的江里，浑身发抖，上下牙齿打起仗来。一阵剧烈的悲痛很快就过去了。靖港败后虽受辱，但接下来的便是武昌大捷、田镇大捷，假若那时真的死了，哪有后来的殊荣！他庆幸刚才的死里逃生，对王荆七、彭玉麟分外感激。不能死，“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恩师穆彰阿的赠言浮现脑中，日后要用更大的胜利来洗刷今日的耻辱。不过，刚才从水中被救起的形象一定十分狼狈，将士们将会怎样看待自己这个不能舞刀上阵的统帅呢？

“杨国栋，把枣子马牵来！”曾国藩突然高声喊叫。

杨国栋奇怪，这匹马到湘勇军营中两三个月了，曾国藩从来没有骑过，今日遭受这样大的打击，还要骑马做什么？杨国栋牵来枣子马，曾国藩颤悠悠地站起来，叫人搀扶到马身边，又叫人把他扶上马，然后挺起腰板，双手一拱：“各位，我曾某人上有负皇恩，下愧对诸公，今日只有效先轡之榜样，死在长毛刀枪之下，才能稍赎罪过。”

《曾国藩年谱》：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贼复以小艇夜袭水军，放火焚战船十余号，公座船陷于贼。文卷册牒俱失。公棹小舟驰入陆军以免。调舟师悉泊南岸。与罗公泽南湘勇陆营紧相依护。粮台辎重各船皆退驶至陂穴以上，战舰亦多溃而上溯者。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公泽南、刘公蓉及幕友等力止之”。

曾氏在咸丰五年正月初二日给诸弟的信中，详细叙述了座船上所丢失的物品：“兄于二十五日蒙恩赏穿黄马褂，并颁赐狐皮黄马褂一件、四喜扳指一个、白玉巴图鲁翎管一个、小刀一把、火镰一个，二十六夜蒙恩赏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对，又有奶饼果食等件颁到军营。二十五夜之变，将扳指、翎管、小刀、火镰失去。兹遣人送回黄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对。兄船上所失书籍、地图、上谕、奏章及家书等件，甚为可惜，而二年以来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实收、功牌、账目一并失去，尤为可惜。”

说罢就要举鞭。只见彭玉麟平地跳起，抢过马鞭，说：“曾大人，先轸不足法。”

杨国栋一手抓紧马缰绳，忽然兴奋地喊：“长毛败了！”

曾国藩从马上看去，原来鲍超领着二千外出打粮的人马恰在这时赶回，从太平军的背后杀出。塔齐布、罗泽南等见太平军队伍已乱，于是又重整人马，回头杀去。石达开见水师已大胜，怕陆军有失，便鸣金收兵。曾国藩见太平军撤退，又喜又愧。忽然，一股恶腥涌上心头，喷出一口鲜血来，随即眼睛一黑，从枣子马上栽下来，竟然死过去了。

四 湘勇厘卡抓了一个鸦片走私犯，他是万载县令的小舅子

曾国藩三十岁时咯过血，后来虽然痊愈，但身体一直不健壮。这次遭受石达开的沉重打击，又加之落水受了惊吓，旧病复发了。众人慌忙将他抬进大营，好半天才慢慢回转气来，但却一病不起，连续几天几夜发高烧，讲胡话，不吃不喝，文武部属都急得不知所措。眼看就要不济了，亏得杨国栋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村落里，寻得一位年近九十的老郎中。老郎中给曾国藩诊了脉，开过处方，几剂药吃下去，居然起死回生了。曾国藩感激不尽，封了五十两银子，叫亲兵送给老人。谁知那个老郎中不但分文不受，反倒送给曾国藩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着：“干戈四起，人命如纸，老朽一生行医，以救死扶伤为职志，睹此惨景，心何悲怆！然老朽亦知天心如此，人力难以阻挡，但愿大帅慎积阴功，勿滥杀无辜，是为至盼。”曾国藩览毕，淡淡一笑，顺手将纸条夹在案桌上的《庄子》中。调养几天后，曾国藩实在不能忍耐了，叫荆七将堆积如山的军情文报送到床边。他看着看着，不禁心惊肉跳起来。

原来，就在曾国藩卧病在床的这些天里，石达开又指挥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石达开在两败曾国藩后，立即命令驻在安徽的燕王秦日纲、护天豫胡以晃、检点陈玉成率师溯江西上，收复长江两岸失地。几天后，又派韦俊带一万人马增援。这两支人马浩浩荡荡沿江西进，很快收回被清军占领的武穴、田镇、蕲州、黄州，军锋锐不可当。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韦俊率军第三次攻克武昌。巡抚陶恩培被击毙城中，总督杨霨仓皇出逃，朝野震动。咸丰帝撤了杨霨的职，任命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擢按察使胡林翼为湖北巡抚。胡林翼匆匆带了二千绿营赶回湖北战场。从武昌到江宁，长江两岸的重要集镇，全部又由太平军控制。江面上，挂着绣龙杏黄绸缎蜈蚣旗的太平军战船往来航行，畅通无阻。太平天国又一段兴旺的时期来到了。

曾国藩登上小山丘，眺望江中上下如飞的太平军战舰，再低头看蜷缩在岸边的东倒西歪的快蟹长龙，想起被锁在鄱阳湖里的舢板，心中很是痛苦。水师是曾国藩的命根，他不能让它就此一蹶不振。为重振水师，他派杨载福带一批将官回到岳州，不分昼夜，不惜工本，立即造出两百条新的快蟹长龙和四百条舢板；派陈士杰募工匠就地维修，凡能修缮的船只尽量修复；又遣彭玉麟问道赶到鄱阳湖，与李孟群联系上，尽一切力量攻下鄱阳湖边的重镇南康府。

十天过后，彭玉麟送来捷报：内湖水师攻克南康府。进入江西三四个月，终于拿下了一个府城，曾国藩心里略感安定。他命塔齐布带五千陆师继续驻扎竹林店，其余全部人马跟着他迁到南康。曾国藩决定以南康为据点，在江西住下来，不收复九江、湖口，绝不离开。

南康城内只有几万居民，到处屋颓墙倒，茅草丛生，一派荒芜冷清的景象。曾国藩将大营设在原知府衙门内，略事安定后，便着手筹办两个工厂。一是火药厂，委托杨国栋负责，制造火药、军械，并设法再向广东购买洋炮。一是修船厂，委托邓翼升负责，修复舢板，制造长龙快蟹，重新装备内湖水师。一切都好安排，唯一缺乏的就是银子。曾国藩冥思苦想，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求助于巡抚陈启迈，请他设法速拨二十万饷银到南康来。尽管前次在湖北时碰了壁，

曾国藩想，现在是在江西，完全是为了收复江西的失地而与长毛作战，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曾国藩根本没有想到，事情大大出乎他的意料。陈启迈不但不拿出分文，反而奚落了他一番。充当特使的德音杭布也受到了冷遇。德音杭布气不过，告诉曾国藩：陈启迈以及藩司陆元烺、臬司恽光宸都说，现在湖南湘乡、平江、新宁一带起屋成风，家里只要有一人当湘勇，全家人都不要做事了，银子用不完。李续宾的父亲买了一千亩水田，湘乡没有买的，买到衡州去了。曾国藩家买的田更多，把皇上的银子都运到自家去了。莫说我们拿不出，就是拿得出也不能给他。这番话，把曾国藩气得暴跳如雷。

这时，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对曾国藩说：“恩师不必动怒，学生有办法可以得到银子。”

曾国藩转脸看说话的人，原来是前几天来投奔的万载县举人彭寿颐。

彭寿颐本是万载县团练副总，在剿匪事上与县令李浩不和。李浩是陈启迈夫人娘家的侄儿，仗着陈启迈的势力，诬蔑彭寿颐私通长毛。彭寿颐斗不过李浩，便逃到九江，打听到湘勇统帅正是他前年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便来投靠，希冀得到这把大红伞的保护。曾国藩那年主考江西，原是一桩企盼多年的美差：既可以收一批门生，得一大笔程仪，又可以就近回家省亲。谁知行至安徽太湖，忽接母死噩耗。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主考当不成了，他改服奔丧，取道黄梅县，觅舟未得，乃渡江来到九江城，准备雇舟溯江西上。恰在此时，江西学政沈兆霖动员全体应试举子捐银一千两，星夜送到九江城。这一千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无异雪中送炭，他十分感激江西举子的深情厚谊。因为这层关系，曾国藩对彭寿熙很有好感，加之他又是已中的举人，且说起办团练来头头是道，便欣然认他为门生，留在身边。

当下曾国藩望着彭寿颐，将信将疑地问：“你有什么法子？”

彭寿颐说：“恩师，饷银一事，学生思之已久，有三条途径可以试着走。”

“三条？”曾国藩想，自己一个办法也没有，他倒可以一口气说出三条，且听听他的主意，“长庚，你慢慢讲。”

曾国藩的火气降下来了，他习惯地半眯着眼睛，靠在太师椅上，认真地听这位江西门生的意见。

“第一个办法，请在籍前刑部侍郎黄赞汤黄大人出面。黄大人为人极是正派，虽在籍守制，但忧国忧民之心未减，听说黄大人亦看不惯陈启迈的行事。若恩师去饶州拜访一下黄大人，请他出面，劝说乡绅捐助，我想一定可以得到几万银子。”

“黄大人什么时候回籍的？”曾国藩暗责自己消息闭塞。咸丰元年，曾国藩署理刑部左侍郎，那时黄赞汤任刑部郎中。咸丰三年，黄赞汤擢升刑部左侍郎。在那个时代，官场上是极讲究关系的，有这层关系在，自然比别人要亲密三分。

“去年秋上，黄老夫人吃完米寿酒后，当天夜里无疾而终，黄大人立即辞官回来守丧。”

“老太太也真是福寿双全。”德音杭布插话。

“第二个办法，我向恩师告个假，到南康、九江、饶州一带联络几个壬子同年，他们都是殷实之家，又一向慕恩师的道德文章，我估计他们也可以拿出几万银子来。”

曾国藩很赞赏彭寿颐的忠诚灵泛，但嘴上却并不说一句话，只是含笑点点头。

“第三个办法最可靠，也最有效。”

彭寿颐见曾国藩睁开眼睛，榛色双眸晶光闪亮，两道眼光逼得他不可正视。他立即转过眼，继续说下去：“我们自己在赣北设厘卡抽税。”

曾国藩微微一怔，双眼立时又半眯起来。设卡抽税之事，他不是

没有想过，只因怕招致江西官场的物议，投鼠忌器，不敢贸然下手。现在，陈启迈既然不仁在先，也不能怪我不义了。江北大营可以在扬州设卡，湘勇为何不可在赣北设卡呢？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德音杭布，先听听他的口气再说：“泉石兄，你看设卡之事可为吗？”

德音杭布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可为，陈启迈不给军饷，朝廷一时又无饷可发，湘勇眼看要喝西北风了。事出无奈，可以权变。陈启迈要是有意见，我愿为大人向朝廷作证。”

德音杭布似乎找到向陈启迈发泄的好机会，说起话来显得颇为激动。

“泉石兄也支持，那事情就好办了。我明天到饶州去拜访黄大人，若捐输顺利，则不设厘卡，实在不行，再设不迟。”

第二天，曾国藩带着康福、彭寿颐等人，在内湖水师保护下，渡过鄱阳湖，当天傍晚在乐亭镇进入鄱江口，也不惊动饶州知府，就在城里一家小小客栈住下来。次日一早，便打轿拜访黄赞汤，并送了五百两银子的贽仪，又以晚辈身份在黄老太太的遗像前磕头。黄赞汤十分惊喜，听完曾国藩陈述到江西几个月的困境后，果然一口答应，并建议曾国藩向朝廷申请一千张空白部照，按银两多少，发给捐输者相应品衔的部照，鼓励他们踊跃捐助。曾国藩很欣赏黄赞汤的建议。翌日回南康，立即向朝廷申请两千张空白部照。半个月后，黄赞汤送来捐银十万两，彭寿颐也募来三万。曾国藩大喜。恰好部照亦到，便给黄赞汤一千张，彭寿颐二百张。一时间，饶州、九江、南康一带，便平添许多八品、九品、从九品的顶戴。这些乡下士绅戴着装有镂花金顶的伞形帽，真个是脸上出油，衣角生风，神气已极。亲朋见了，人人艳羨，没有几天，捐银便又增加好几万。曾国藩见江西的银子并不难得，便采纳彭寿颐的第三个建议。又见彭寿颐能干，一发将办厘卡的事也交给他。

彭寿颐领下办厘局的美差，心中踌躇满志，决心要好好地办出一番事业来。这厘局是真正的肥缺，委派一下来，便有许多人来找彭寿颐，想在厘局谋个差事。彭寿颐的家远在万载，自家的亲戚一时无法

来，便依靠在南康府的两个朋友，一个叫夏镇，一个叫吕伦，两个都是壬子乡试同年。夏、吕二人见彭寿颐受曾国藩器重，便格外起劲地巴结他，偷偷地给彭寿颐送一万两银子。彭寿颐自己留下五千两，将另外五千两交给曾国藩。曾国藩委夏、吕二人为厘局委员。彭寿颐在南康设总局，又在星子、瑞昌、德安、建昌、武宁、靖安、奉新、安义、丰城等县设分局，每个县的重要关隘、集市都设上厘卡。后来曾国华在瑞州打开局面，彭寿颐又在高安、上高、新昌设分局。厘局开办一个月，便收厘金六千两。彭寿颐自己留下一千，将一千分给委员们，给曾国藩上缴四千。曾国藩着实将彭寿颐夸奖了一番。但设卡之处，无不民怨沸腾，弱者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强者则与厘卡人员争吵、斗殴，毁卡杀人的事件时有发生。消息传到南昌，陈启迈大为恼火：

“江西是我当巡抚还是曾国藩当巡抚！居然不与我商量，便在我的治下办起厘局来，欺人太甚！”

“姓曾的也太目中无人了。中丞，我们要向朝廷告他。”恽光宸也很愤怒。

陆元烺的火气虽然没有陈启迈、恽光宸大，但也觉得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了。这样大的事，越过地方衙门，自行做主，无论怎么说都讲不通。他也同意陈、恽的意见，暂不惊动曾国藩，先向朝廷告发，待圣旨下来后再来收拾。陈启迈的告状折发出不久，瑞州厘局就出了一桩大事。

瑞州厘局的总管便是夏镇，夏镇的父亲是瑞州的大财主。夏镇平时都住瑞州，上个月来南康走亲戚，与彭寿颐往来密切。夏镇先在总局当委员，后来彭寿颐任命他为瑞州分局总管。他领了这个任命，兴冲冲地回到家乡，在瑞州府辖地到处设厘卡，委用自己的三亲六戚、朋友相好为卡丁。这些人乘机大肆勒索，高抬厘率，贪污中饱。夏镇平均每天可得一百两厘金。他算了一算，一个月可得三千余两，上交二千两，净赚一千余两，半年下来，五千两的本钱就捞回来还有余，只要当上三年的总管，便可捞上三万余两雪花银，实在不亚于一个知

县！他心里美滋滋的。瑞州的百姓则恨死了这些到处林立的鬼门关。地方官员也厌恶，但他们一则不敢得罪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另一方面，夏镇和各分局的头头们也时常分些钱给他们。既然巡抚都没有出面干涉，他们也便不作声了。

这一天，瑞州城外锦江码头厘卡拦住一只大货船，货主大名叫高山虎。其人左脸上有一块极不体面的长疤，绰号叫高疤脸。高疤脸声称船上装的是浏阳夏布，运到南昌去卖。厘卡头领赵有声，是夏镇的表弟，排行老三，身材矮小，尖嘴猴腮，卡丁们当面叫他三爷，背地里叫他山猴子。

山猴子上船，用一根约三尺长的细铁棍，敲打着用粗棉纱布包的包包。

“这里装的都是浏阳夏布？”山猴子用怀疑的眼光盯着高疤脸。

“是的，是的。老总，船上装的都是浏阳夏布。”高疤脸哈着腰，满脸恭敬地回答。

山猴子用铁棍这个包敲敲，那个包戳戳，然后阴沉地命令：“抽十两厘金！”

“老总，哪能抽这多！这些夏布值几个钱！”高疤脸急了，原以为顶多二两。

“值几个钱？”山猴子冷笑道，“你这船夏布往少说也卖得五百两银子，值百抽二，抽十两还算多？”

“老总，你莫取笑了，这船布最多也只值一百两银子，况且我们在界埠已被抽去二两，在灰埠又被抽去二两。你看，”高疤脸指着包上的灰印说，“这都是界埠、灰埠两处盖的。”



吸食鸦片的中国人

“我不管这些！”山猴子对灰印不屑一顾，又用细铁棍死劲戳着顶上一个布包。戳进去后，又用力将铁棍从包里抽出。因用力过猛，布包顺势滚下，在山猴子脚边散开了，露出雪白的夏布来。山猴子家里正要夏布做蚊帐，极想将这包夏布弄到手。他把散包的夏布一拖，突然，从夏布里滚出一个纸包。这时，高疤脸的两片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山猴子是个久混江湖的人，晓得包里有名堂。他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把纸包撕开。一块块棕黑色的膏片露出来，船上立时充斥着一股恶臭。山猴子高声嚷道：

“好啊！你违抗朝廷禁令，私贩鸦片，该当何罪？”

山猴子走到高疤脸面前，舞起铁棍，声色俱厉地威胁。他以为高疤脸会马上跪在他的面前，告饶求情。谁知高疤脸这时脸反而不白了，异常冷静地微笑着。原来，这高疤脸并不是一个普通货主，他乃

是万载县知县李浩姨太太的弟弟，堂堂七品县太爷的小舅子。这船货本是从万载县开出的，为保密才诡称从上高来。高疤脸仗着姐夫的关系，偷偷地从广东经湖南偷运鸦片，然后再把这些鸦片运到南昌，卖给南昌的官场、商场，从中牟取暴利。高疤脸把利润分一半给姐夫李浩，李浩又从中分出一部分给陈启迈。这个生意，高疤脸已做了大半年，虽有人探得点风声，但谁敢惹怒他！高疤脸先想以一个老实胆小的小商贩的面目混过厘卡，现在见原形败露，知道哀求无用，只有狠心出一笔大钱来买通。高疤脸的沉着，反而使山猴子感到奇怪。山猴子是个有经验的人。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这小子敢于走私鸦片，必定非良善之辈。山猴子想到这里，反而收起了刚才的凶相。

“老总，请舱里坐。”高疤脸客气地邀请。山猴子叫卡丁们上岸去，他一人跟着高疤脸进了舱。坐下后，高疤脸开门见山地说：

“老总，要多少银子过关，你开个价吧！”

山猴子眯着眼，歪着头，在心里掂了掂，说：“倒三七吧！”

高疤脸听了，嘿嘿笑道：“老兄，你也太心贪了，顺三七吧！”

“你说我心贪，好，老板，我明告诉你，管厘局的可不是陈中丞，而是曾大人。曾大人在湖南是有名的曾剃头。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我把这些禀报曾大人，但到那时，恐怕是你一个子也拿不到，还得坐几年班房。”

这一招确实厉害，高疤脸好一阵开不了口。

“老兄，倒三七，总没有这种开法的吧。如果你硬要这样，我宁肯去坐班房。你想想，那样做，你又捞得了一个子？”

两人讨价还价，结果达成对半分的协议。这一夜，山猴子在船上将所有的布包都搜查了一遍，一共搜出二百斤鸦片，按当时价，可卖一千五百两银子，获利八百两，对半分，山猴子可得四百。这四百两银子，山猴子想独吞，他要一手交银，一手放船。高疤脸说：“船上现在没有这么多银子，你稍等两天，我打发伙计回去拿。”

山猴子于是在船上住下来。第二天刚断黑，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到船上：“三爷，太太和姨太太又打起来了！”

“这两个贱人！”山猴子骂了一句，把家人拉到一边吩咐，“你给我好好地看着，不准任何人上下船，我去去就来。”

山猴子走后，高疤脸见机会来了，笑嘻嘻地对赵家的家人说：“老兄，辛苦了，来，喝两杯。”

这家人并不知船上所发生的事，见高疤脸客客气气地，又有好酒好菜，便和他对酌起来。舱外，高疤脸的伙计正按照他的布置，将二百斤鸦片用油纸包得严实，再绑两块石头在上面，直溜溜地把它沉到江底。趁着家人微醉的时候，又悄悄叫船老大将船向下游方向移动二十多丈。一个时辰后，山猴子急急赶回船。鸦片沉了，高疤脸不怕山猴子了。第二天一早，他便皮笑肉不笑地对山猴子说：“老兄，我们要开船了，请回府吧！”

“回去？四百两银子呢？”山猴子边擦眼睛边问。

“谁欠了你的银子？你怕是梦还没做醒吧！”高疤脸轻松地跷起二郎腿。

“好哇，你想赖账，我也不要银子了，你和我到衙门里去走一趟。私贩鸦片，看你如何赖得掉！”山猴子凶恶地盯着高疤脸，两只袖子捋了起来，做出一番打斗的架势。

“哈哈！”一声狂笑，把山猴子弄得莫名其妙，“你血口喷人！谁私贩鸦片，鸦片在哪里？！”

说罢，一步步紧逼过来，露出县太爷舅子和江湖无赖的本色。山猴子有点慌了，无头神似的在船头船尾到处乱找，哪里还有鸦片的影子！“糟了！莫不是他把鸦片运走了？”他把家人喊过来，问：“我走后有人上船吗？”

“没有。”家人很惶恐。

“船上有人背东西离开吗？”

“也没有。”家人见主人急得那副模样，心里愈加害怕。山猴子一把抓住高疤脸的衣领，两眼圆睁，发怒道：“你这个蠹贼，你一定把鸦片沉到江里去了！”

高疤脸一听，又急又恼，伸出右手来，朝山猴子的腰上就是一拳，山猴子痛得哇哇叫，他一手捂着腰子，一只手向高疤脸的头上击来。高疤脸的脑袋向旁边一躲，一边向后退。就在这时，高疤脸被拴铁锚的绳子绊住脚，身子朝后一仰，后脑勺碰在铁柱上，当即死去。这下，山猴子害怕了。高疤脸在船上的几个伙计一声喊起，立时拿绳子把山猴子捆绑起来，上岸到瑞州府衙门，击鼓告状。瑞州知府阙玉宽平素也恨厘局作威作福，当即准状。阙知府坐轿来到江边，上船验了尸，把山猴子打入死牢，一面飞报抚台衙门。这边家人回去告诉李浩，李浩姨太太哭哭啼啼，李浩气得胸口堵塞，一边写信请阙知府秉公办理，又连夜打发人晋省告诉陈启迈。

陈启迈接到阙玉宽和李浩的信，心里暗暗高兴。他和陆元烺、恽光宸一商议，要借这个案子好好地將厘局和曾国藩整一整。他当即将阙玉宽的信以咨文形式过录一通，送到南康府，要曾国藩按律惩办凶手。曾国藩看完陈启迈的咨文后，把彭寿颐叫了来，对他说：“这个案子非比一般。江西官场原本与我们有隙，这次会借机闹一场。”

彭寿颐深愧自己用人不当，惹出了乱子，给曾国藩增添了麻烦：“恩师，学生有负信任。学生亲到瑞州去一趟，一定要把这事处理妥当。”

彭寿颐带着两个局员来到瑞州，他一进瑞州知府衙门，便被高疤脸的伙计认出：这不是潜逃在外的彭举人吗？急忙将这一发现告诉李浩。李浩得知彭寿颐当上了曾国藩手下的厘局总管，这一气非同小可，当即飞马报知陈启迈，同时派出四名捕快，叫他们不露声色地将彭寿颐捉拿归案。

四名捕快来到瑞州衙门，乘彭寿颐不备，将他拿下。彭寿颐大

怒：“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捆起我来？”

捕快头贺麻子冷笑道：“彭举人，不要大喊大叫了，我们奉了李老爷李浩的命令，特来捉拿你到万载归案。”

彭寿颐没料到这几个人竟然是万载县衙门的人，只得自认晦气，但他凭借曾国藩的力量，并不害怕：“既然如此，那就请把我送到南昌去吧！”

李浩已知彭寿颐非过去可比，事先就已告诉贺麻子，要他将彭直接送给陈启迈。送来了潜逃在外的彭寿颐，这是陈启迈的意外收获。他要恽光宸亲自处理，非要彭寿颐招供滥杀无辜、侵吞长毛赃银的罪行不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桩事情搅得曾国藩很不安宁。他决定带着刘蓉等人，亲自到瑞州去走一趟。

五 参掉同乡同年陈启迈的乌纱帽

曾国藩的亲自到来，使瑞州知府阙玉宽感到意外，他率领文武出城门迎接。曾国藩吩咐阙玉宽将山猴子和当时在场的卡丁、两家的伙计家人和船老大一齐叫来，他和刘蓉一一亲加审讯。首先带上堂的是山猴子。刘蓉喝道：

“赵有声，今天曾大人亲自提审你，你要如何将打死高山虎的事从头老实招来，休得有半句假话！”

山猴子一听堂上坐的是曾大人，忙连连将头对着砖地磕，喊道：“曾大人，您老可要为小人伸冤啊！”

山猴子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只是不提自己想得四百两银子。末了，他重复说：“曾大人，这件案子冤枉。第一，高山虎的确私贩鸦片，足足有两百斤，小人亲自验过，还有卡丁可以作证。第二，高山虎的确是自己碰死在铁墩上的，并不是小人打

死的。曾大人，求您老给小人做主。”

曾国藩把夏镇唤到公堂。夏镇跪着说：“学生有负恩师信任，不该叫赵有声办厘务。不过学生也听说过，高山虎的船上确实装有鸦片。他私贩鸦片有半年之久了，请恩师明察。”

接着又审讯卡丁。卡丁们证明，船上确有鸦片，只是数量多少不知。又审讯高山虎的伙计。伙计先是否认，禁不住曾国藩的严词追问，最后只得说出私贩鸦片的事实，并供出高山虎是李浩的内弟。

退堂后，刘蓉说：“看来高山虎私贩鸦片是实，只要坐实这件事，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关键是把那两百斤鸦片找出来。”

曾国藩说：“就当时情况来看，鸦片十之八九是沉到江底去了。明天派人去打捞。”

第二天，派了两个当地的船民下水打捞，在停船的地方打捞了一天，并未发现鸦片的踪影。瑞州知府暗自得意。曾国藩和刘蓉感到奇怪：鸦片到哪里去了呢？灯下，二人苦思不得结果。好一会，刘蓉突然失声笑道：“我们重蹈刻舟求剑的覆辙了！”

曾国藩恍然大悟。船老大被带上来了。曾国藩分开扫帚眉，吊起三角眼，船老大见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早吓得浑身像筛谷般地颤抖。曾国藩盯着船老大的脸，半天不语，船老大魂已吓跑，只知一个劲地磕头不止。突然，传来一声炸雷：“你从实招来，那夜赵有声上岸后，你的船开动了多远？”

船老大抖抖索索地回答：“回大人的话，那夜赵有声上岸后，高山虎陪赵家家人喝酒，后来又叫我把船向下游移动了二十多丈远。”

“你说的是实话？”

“小人有几个脑袋，敢在大人面前说谎。”

曾国藩把船老大锁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让他出去。天亮后，曾国

藩带着船老大来到江边。船老大指着一个地方说：“船原来就停在这里。”

两个船民下了水，很快便抬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正是鸦片！搜出了鸦片，曾国藩踏实了。他告别阙玉宽，径直回南康府。他指使夏镇、吕伦等分头搜集陈启迈来江西的所作所为。这一夜，他将所得材料整理了一下，亲自给咸丰帝上了一份“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的奏折，给陈启迈列了几条罪状：一为已革总兵赵如春冒功邀赏，二为奉旨正法守备吴锡光虚报战功，三多方掣肘饷银，四对有功团练副总彭寿颐无端捆绑，拟以重罪，五指使万载县令李浩伙同其内弟私贩鸦片，牟取暴利，六丢失江西五府二十余县。这六条罪状写好后，曾国藩料想陈启迈的乌纱帽保不住了，为向皇上表示一片公心，他又提笔写了几句：

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院，向无嫌隙。在京时见其供职勤谨，来赣数月，观其颠颠倒倒改平日之常度，以至军务纷乱，物论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

想起恽光宸一味跟着陈启迈走，严刑拷打彭寿颐的可恶，曾国藩又在折末添了一笔：

臬司恽光宸不问事之曲直，严刑拷打办团之缙绅，以伺奉上司之喜怒，亦属谄媚无耻，不堪居此要职。

全折写好后，曾国藩又逐字逐句细读一遍，自认无一字瑕疵后，方才叫司书连夜誊抄。这时，刘蓉进来了。刘蓉看了奏折后，说：“痛快！对这种庸吏就要这样严参。”过一会，又对曾国藩说：“陈启迈就厘局之事已上告朝廷，你不妨再附一片，陈述不得不办厘局的苦衷，并说明目前赣南尚无厘局，请飭江西省迅速在赣南建局，以助军饷；同时表明，一俟湘勇离开江西，赣北所建之局全部归还江西。这样既可使朝廷放心，又利于与新巡抚相处。”

“你想得真周到！”曾国藩对这个主意甚为赞赏。

曾国藩知道德音杭布也恼火陈启迈，便将奏折送给他看，请他履行向朝廷作证的诺言。德音杭布也拟了一折，把陈启迈和江西吏治大

骂一通，寄给兵部尚书阿灵阿，托他代奏。正当曾国藩为出了一口怨气而舒心的时候，康福进来报告：“塔提督在九江没了！”

真如晴天一声霹雳，曾国藩被这突来的噩耗震得双目失神，六神无主。

曾氏与江西巡抚陈启迈不合，《曾国藩年谱》中有记载：“江西巡抚陈公启迈与公谋调遣兵勇，意见多不合，饒尤掣肘。万载知县李崧与某乡团举人彭寿颐，以团事互相控诉。公见彭寿颐，赏其才气可用，札调来营差遣。陈公乃收系彭寿颐，令臬司恽光宸严刑讯治之。以是尤多龃龉。”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曾氏上《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很快便奉到上谕：“陈启迈着即革职，听候新任巡抚文俊查办。该抚到任后，着即将曾国藩所参各情，逐款严查具奏。”

六 塔死罗走，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

塔齐布盛年溘然去世，是曾国藩根本不能想象的事。正是曾国藩将塔齐布由一名都司衔署理抚标中营守备，一年多时间，便迅速提拔为湖南水陆提督。也正是这个塔齐布，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为湘勇大壮声威。曾国藩需要塔齐布带兵打仗，更需要塔齐布为他制造一个满汉亲密无间的形象，以消除朝野内外的各种猜忌、嫉妒以及形形色色的流言飞语。如今在战时进退维谷、局面晦暗不明的时候，塔齐布却因九江久攻不下呕血归天，曾国藩整整一夜为此而黯然神伤。

第二天一清早，曾国藩便带着一批高级将官和幕僚，骑马离南康赴竹林店。曾国藩在塔齐布的灵柩边饮泣不已，亲自指挥，在灵堂两侧挂上昨夜写就的一副挽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章曾荐郭汾阳。”又吩咐从湘勇内银钱所拿出二千两银子，先行派专人送给塔齐布的老母，又派副将玉山带三百弁兵护送塔齐布的灵柩至南昌，在南昌公祭之后，再由守备长春护送回原籍；又亲自给朝廷拟折，奏明塔齐布创建湘勇、屡获战功的勋绩，并请在长沙为其建专祠。塔齐布遗言，荐周凤山统带驻扎竹林店的五千人马。曾国藩认为绿营出身的周凤山担不起这个重任，出于对塔齐布的感情，也按他的遗言办了。曾国藩对塔齐布的丧事料理得如此周到细致，对其身后倍加尊崇褒奖，使湘勇将官勇丁都十分感动。

曾国藩回南康不久，江西官场发生大的变化。咸丰帝接受曾国藩的参劾，罢免巡抚陈启迈和臬司恽光宸的官职，将原湖北藩司文俊升为江西巡抚，原吉南赣道周玉衡升为臬司，陆元烺依旧当他的藩司不变。文俊是个旗人，老于官场，深通世故。他一上任，便亲到南康拜访曾国藩，邀他搬到南昌去住。曾国藩谢绝了，文俊心中不悦。不久，他便看出曾国藩身边的幕僚，唯德音杭布与众不同。凭着他的官场经验和旗人特有的嗅觉，知道此人来头非比一般，便倾力结交，和德音杭布认了世谊，往来密切。周玉衡本是陈启迈的亲信，他对陈、恽的被罢感到委屈。不过一则慑于朝廷对曾国藩的倚重，二则自己也是靠了这次变故才获得迁升的机会，便也不言语。文俊不敢像陈启迈那样，与曾国藩明目张胆地对立，但也不甘心江西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到湘勇的手中，他在湘勇还没来得及设卡的地方，全都设上厘卡，在湘勇设卡的地方也加卡，把湘勇的厘税夺走了一半以上。百姓则更苦不堪言。江西官场从司道到府县，都对曾国藩打长毛无功，收厘金起劲的做法不满，不少府县暗中怂恿人殴打湘勇卡丁，以便挤走他们，让自己的厘卡独霸地盘。湘勇厘卡的诉苦书一封封报到南康，曾国藩对此毫无办法。

塔齐布于咸丰五年七月十八日，病逝于九江军营，年三十九岁。曾氏所送的挽联为：“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章曾荐郭汾阳。”

太平军方面，石达开率主力进入湖北战场，在鄂东、鄂南一带接连收复好几座城池。林启容、白晖怀依然分别驻扎九江、湖口，周国虞驻梅家洲，罗大纲驻小池口，均按翼王的部署，暂按兵不动。江西战事出现相对平静。

这一天，罗泽南单骑匹马，从义宁赶到南康。曾国藩很觉奇怪，问：“罗山来南康何事？”

“有大事相商。”坐定后，罗泽南对曾国藩说，“江西军事宁静，早晚必有大战爆发。”

“你看出什么啦？”

“石逆统兵进湖北，意在巩固武昌，巩固武昌的目的，又在于保证长江水道的通畅，一旦武昌巩固，就会卷土重来江西。那时，其挟湖北取胜之余威，与屯兵休养之九江、湖口逆贼联合，必与我军有一番恶斗。”

曾国藩眼睛顿时明亮起来，说：“罗山顾虑的是。”

“若贼不能固武昌，则无暇来江西，故依泽南看来，一定要与石逆拼力争武昌。”

罗泽南见曾国藩点头，便侃侃而谈：“长江要害凡四处。一曰荆州，西连巴、蜀，南并常、澧，自古以为重镇；一曰岳州，湖南之门户也；一曰武昌，江汉之水所由合，四冲争战之地，东南数省之关键所在；一曰九江，江西之门户。此四处，皆贼与我死力相争之地。今九江与贼相持，而贼又上据武昌，长江四处要害已失两处。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昌而下，欲破武昌，必由崇、通而入。今润芝军驻麻城、黄安一带，鹤人兵在黄陂、孝感，均未制贼之要害。依我之见，须由江西增援劲旅，从崇阳、通城进入湖北，配合润芝、鹤人三路夹击，则武昌可复。而江西境内亦同时攻九江、湖口，大局庶有转机。若不主动出击，待石逆从湖北回师，则江西势更危迫。”

说罢，两只戴着墨镜的眼睛紧紧盯着曾国藩。曾国藩暗思，罗泽南的这番话不错，但眼下江西能调得出人马吗？

“仁兄说得有理，但哪有人进湖北呢？”

罗泽南立刻接话：“这就是我到南康来与你相商的大事。我思来想去，当前唯有我率领在义宁的三千人马去才行。”

“你去？”曾国藩惊讶地说，“塔智亭刚去世，周凤山实际上统不了九江军。次青平江勇只两千人，温甫的那几营才募集不久，不能挑大梁，江西靠的正是仁兄的这支人马。仁兄若率之入鄂，江西的力量不要说再打九江、湖口，就是应付长毛，亦感费力了。你不能去，实在要去，次青带平江勇去吧！”

“涤生，若真的要早日收复武昌，就不能让次青去。倘若次青败在石逆之手，反而增加逆贼的气焰。我还有一个顾虑，不知你想到没有？”

“你是怕润芝、鹤人不是石逆的对手？”

“不是。润芝富有谋略，鹤人亦勇猛善战，估计石逆亦难轻易取胜。我是想，石逆兵力已到咸宁、蒲圻，他们很可能会再犯湖南。”

罗泽南看到曾国藩手中的茶杯微微动了一下。

“涤生，若石逆再犯湖南，季高、璞山匆忙之间，势必难以堵住。这批无父无君的匪盗，什么事干不出？湘勇这两年和他们结下了血海深仇，他们会饶得过将士们家中的亲人吗？”

曾国藩心里打了一个冷颤。石达开进湖南，第一个要攻打的必是荷叶塘，第一批要杀的必是自己的老父稚子，第一批要创的必是自己的祖坟！

“倘若湖南有个风吹草动，”罗泽南说，“湘勇必定军心动摇。所以泽南此番入鄂，当分军两路，一攻武昌，一扼通城、蒲圻，绝不让长毛一兵一卒再犯湖南。”

曾国藩想了一下，说：“三千人马不可再分，要么集中攻武昌，要么集中扼鄂南。不过，兵机瞬息万变，进湖北后再相机行事吧。”

罗泽南连夜赶回义宁。塔齐布死了，罗泽南又要走，曾国藩心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一连几天，心绪不宁。这天午后，人报刘蓉病重，卧床不起，曾国藩闻讯急忙赶到刘蓉的身边。只见刘蓉闭目躺在床上，面有戚容。曾国藩摸摸刘蓉的额头，体温正常，看看室内，陈设整齐。想起前两天，刘蓉说要告个假，回湘乡省母的事，曾国藩心里明白了。塔死罗走，军机不顺，曾国藩几乎天天要跟刘蓉商量大事，怎么能走呢？他对老朋友此刻的这种想法很不高兴。曾国藩深知刘蓉的为人，遂坐在他的床头，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刘蓉的脸，一边以真挚悲怆的声调说：“梅九，梅九，你可千万不能走哇，你能甘

心让我当欧阳子吗？”

一连说了几遍，刘蓉终于忍不住笑起来，掀被坐起，责备道：“涤生，人家心乱如麻，你还有心开玩笑。”

原来，这里有个典故，除曾、刘二人外，别人都不知道。那还是他们相识不久的时候，二人都自负文章好。曾国藩有次戏言：我俩好比欧阳修与梅尧臣。刘蓉说：那谁是永叔，谁是圣俞？二人都要当欧阳修，不愿屈为梅尧臣。最后曾国藩说：欧阳修后死，梅尧臣先亡。以后我们二人，谁后死谁是欧阳修，刘蓉同意。想不到二十年后，曾国藩还记得这个故事，在目前军机不顺的时候，还有这份闲情。

“孟容，你心思乱，你知不知道，我的心思比你乱？这个时候，你能忍心抛下我回湘乡过逍遥日子吗？”

刘蓉心软了，但并不松口，说：“你是朝廷重臣，你有责任，我是你的私人朋友，我没有责任，我想走就走，没有我，自然继续有人为你办事。”

曾国藩心里想，莫不是刘蓉对至今还是一个候补知府衔有意见，或是对前途失去信心？他说：“你回家省母是大事，我怎能不同意，况且又不是一去不回。只是我不能须臾无你在身旁，今日有难同当，来日有福同享。一听你要走，我的方寸已乱，想写首诗送给你，都感到难以成句了。”

“那好吧，你就写首诗给我吧，若写得好，我就不走了。”

“你定要回家，我的诗即使写得好，你也不会说好，如何评判呢？”

刘蓉想了想说：“这好办，我看后笑了就算好，不笑不算好。”

“说话算数？”

“我什么时候说过空话？”

曾国藩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一刻钟后，他走到书案前，挥笔写了一首诗，递给刘蓉：“你看吧！”

刘蓉看时，却是一首宝塔诗，轻声念道：

“虾。荳芽。芝麻粑。饭菜不差。爹妈笑哈哈。新媳妇回娘家。亲朋围桌齐坐下。姑爷一见肺都气炸。众人不解转眼齐望他。原来驼背细颈满脸坑洼。”

正当江西军事处于不顺的时候，一直跟着曾国藩在江西作战的主力军罗泽南部，却离赣开赴湖北。这是罗主动要求的，曾氏不得不答应，但私下对罗有怨气。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沅甫的信上说到了当时的情形：“咸丰五年，余率水陆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丁忧回籍，寸心以为大憾事。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刘蓉不动声色，曾国藩在一旁有点着急，屏住气，不敢作声。隔一会儿，只见刘蓉的头点了两下，终于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好，笑了，笑了！”曾国藩孩子似的乐了起来。

“涤生，你把你们荷叶塘骂新姑爷的俚语拿来逗我！”

“管他俚语也罢，村言也罢，你笑了就好！”

“我再给你续两句吧！”刘蓉提笔在后面再补下两句：“涤生诗才大有长进真堪夸。刘蓉认输留在军营莳竹栽花。”

“妙，妙！孟容，你真是诚信君子。”

离开刘蓉回到书房，曾国藩沉思起来。从刘蓉告假一事上，他终于明白了罗泽南离赣赴鄂的真正用心。原来他们都对江西战局失去了信心，功名心重的罗泽南要到湖北去建功立业，功名心不太重的刘蓉则想及早抽身回籍。曾国藩情绪低沉，不断地问自己：我在江西真的就陷入了困境吗？

七 樟树镇受辱，石达开三败曾国藩

不久，咸丰帝实授曾国藩为兵部右侍郎，仍在江西督办军务，其职由沈兆霖兼署。这道任命并没有改变曾国藩在江西孤悬客位的局面，各府县听的是巡抚、两司的命令，并不买兵部堂官的账。前几天，曾国华派人来诉苦，说手下一哨长因公夜行，被新昌县当长毛拿获。曾国华拿着盖有“钦差兵部右侍郎关防”的公文去交涉，竟被新昌县令置之不理，还说以前的公文盖的都是“钦差兵部侍郎銜前礼部侍郎关防”，为何又变了，曾大人到底是个什么官？弄得曾国华啼笑皆非。曾国藩窝着一肚子气，又无法发作。到头来，还得动用文俊的巡抚大印才放了那个哨长。彭寿颐也来诉苦，说厘金日渐减少，卡丁一天到晚尽受气，被打死活埋的事屡有发生。曾国藩苦恼极了，没有银子，这支庞大的军队如何生存打仗？

“银子的事，还有办法可想。”郭嵩焘的父、叔都经过商，到底于此见得多些。他见曾国藩一天到晚为饷银事愁眉苦脸，出主意说，“我为你跑一趟杭州，游说浙抚何桂清，要他支援三万引浙盐。这三万引浙盐在江西推销，估计可获利十万两银子。另外，还可向朝廷陈说困难，请朝廷从上海关税中拨一批饷银来。上海商贾云集，货物山积，银子多得像水一样，分出十万八万应无问题。”

曾国藩认为这两个主意都很好，立即委派郭嵩焘去杭州，又奏请朝廷速拨十万上海关税银子，以济湘勇燃眉之急，并提名由苏州知府袁芳瑛专办。又派人送家信至湘乡，要九弟国荃在原募勇丁基础上扩大一倍，从醴陵一路入赣，以填补罗泽南去后的空缺。正当曾国藩为摆脱经济、军事困境而多方措力的时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他的战友们又在谋划一场大的行动了。

石达开兵进湖北后，一路势如破竹，鄂东南的州县几乎全被太平军克复。罗泽南入鄂后，自己带一支人马直向武昌奔去，他想以奇兵冲进武昌，夺下收复武昌的首功；另分偏师由李续宾统带，扼住蒲圻一带，防太平军南下。石达开放大路，让罗泽南长驱直入。他的策略是关门打狗，放罗泽南进来，然后再和韦俊、胡以晃联合起来，南

北夹攻，全歼罗泽南军。

“殿下，卑职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因埋伏湖口截击李孟群舢板有功，被越级提拔为中军总制的康禄对石达开说。

“小兄弟有何想法？”石达开很喜欢艺高心灵的康禄，虽然他比康禄只大得两岁，但在石达开的高级僚属中，康禄和陈玉成一样，毕竟是属于年纪最小的一批，故石达开常称他和陈玉成为小兄弟。

“殿下，南北合击罗泽南的主意很好，但卑职以为，韦国宗等在武昌防守坚固，罗泽南好比鸡蛋碰石头，不足为虑。现在倒是曾妖头在江西的老巢，却因塔齐布死、罗泽南走而空虚。卑职听说，曾国华骄而无能，周凤山勇而无谋，李元度优柔寡断，彭玉麟内湖水师陷在鄱阳湖。曾妖在江西，已是势孤力弱。此时我军不如返旆回赣，乘机一鼓捣毁湘妖老巢，活捉妖头曾国藩。”

曾氏在江西办事困难，可见之于咸丰七年六月初六日给朝廷所上的《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歧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人？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为逼勒。”“臣帮办团练之始，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五年正月换刻：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间补缺，又换刻：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炮、肃清江面诸谕，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外间时有议论。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

石达开极为赞赏康禄这个主意，神不知鬼不觉地率师翻越幕阜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克义宁州。三四天之内，便接连拿下新昌、万载、上高等县，曾国华被迫东逃。消息传到南昌，文俊大惊，飞马请曾国藩派勇抵挡。曾国藩调周凤山率驻竹林店的五千人马，先往瑞州遏制，自己协助曾国华整顿溃勇，随后跟上。就在赶赴瑞州的路上，又听到一连串的不利消息：石达开在江西天地会大龙头周培春的配合下，相继攻下临江府、袁州府十余州县，才上任的按察使周玉衡及吉安知府陈宗元被击毙于吉安，翼王旗已插上了赣南名城

吉安城楼。

曾国藩带领周部、华部两支人马七千余人，来到离临江府五十里远的樟树镇，吩咐就地驻营。周凤山、曾国华不解。曾国藩说：“樟树镇西近瑞、临，东接抚、建，为赣江沿岸重镇，省城咽喉。石逆兵力今集中在吉安府一带，料近日内必率师北上进犯南昌，水陆两军都必经樟树镇。我军在此安营扎寨，以逸待劳，必可取胜。”

周凤山、曾国华都赞同这个分析。曾国藩又火速派人通知彭玉麟率内湖水师出青岚湖，由武阳水过三江口镇，驶进赣江，南下到樟树镇集结，与长毛在樟树决一死战。

几天后，康禄带中军来到永泰市。探马报，曾妖头亲率七千陆师驻扎在樟树镇、横梁、芡溪一带。康禄命令扎营，等候翼王到来。次日，石达开带领殿右一指挥赖浴新赶到了。赖浴新打仗最是勇猛，湘勇恨他怕他，称他为赖剥皮。

石达开策马查看樟树镇的地势。只见这一带除一道赣江外，尽是起伏不定的黄土丘陵，南面接着百丈峰的尾部。此地两旁是山，中间一条大路。时为早春，雨水未至，山上的树木枯干，似乎堆放了满山遇火即着的干柴。石达开看在眼里，心里有了主意，对赖浴新、康禄说：“曾妖头打仗，从来不亲上战场，只躲在后边营寨里。上场交战的是周凤山、曾国华，这两个草包求胜心切，当可利用。”

康禄说：“适才随翼王查看地势，我想百丈峰麓那片干树林，是天赐我们的有利条件。”

“好放火！”赖浴新一语点破。

石达开和康禄都笑起来。达开说：“我们都想到一块了。就在此地火烧湘妖。不过，周凤山、曾国华再是草包，也会防这一着，得想一个办法诱他们上钩。”

翼王、总制、指挥三人细细考虑着。

第二天黎明，康禄带二千人来到樟树镇搦战。康福在曾国藩身边，看着弟弟身着龙袍凤盔，神采飞扬地骑在高头大马上，心里很为弟弟高兴，想到骨肉相残，又顿觉悲凉起来。曾国藩命周凤山、曾国华带三千人前去应战。曾国华对周凤山说：“你在正面应付他们，我从侧面冲他们的后队。”

说罢，带着一千五百人与周凤山分道而行。

康禄拍马上前，与周凤山交战，战了十余回合，便渐渐不支，周凤山暗暗高兴，越战越有劲。正在这时，曾国华从后面杀出，两支军队前后夹攻。康禄抵抗不住，打马向东冲去，二千人马溃不成军，纷纷将身上背的东西丢下，夺路而逃。湘勇多时没有打过胜仗了，见丢在路旁的包袱、什物，个个眼红，慌忙来抢。打开一看，尽是金银珠宝，喜得咧嘴大笑。曾国华提醒周凤山：“为何长毛丢下这多值钱的东西，此中有诈。”

周凤山说：“六爷过虑了。长毛劫来的财宝，不随身带，放到哪里？打败了，只得忍痛丢下逃命。”

曾国华见康禄带兵远远逃去，不像是设下的圈套，便不再制止，让手下的勇丁去你争我夺抢个饱。晚上，周凤山对曾国藩说：“看来石逆还在吉安没来，领头的小贼是个无用的家伙。”

曾国藩也一直未见有翼王字样的旗号，心想：正好趁石逆未来之前歼灭这股敌人，鼓舞久已衰竭的士气。当晚将周凤山和六弟着实称赞一番。

隔天，康禄又来挑战。尝足甜头的湘勇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康禄边战边退，慢慢地将周凤山、曾国华引到百丈峰脚，太平军纷纷丢下身上的东西，朝树林中逃去。湘勇见又有东西可捡，无不高兴，先头部队不知不觉地进了树林。周凤山和曾国华刚进林子，便有亲兵来报，说前面路边竖起了十来幅大画，全画的是曾大人。周凤山、曾国华好奇，驱马进了树林。行不到几丈远，果然见前面竖起好些牌。这些牌约有五尺见方，钉在木桩上。牌上糊着白纸，纸上画着

图画。周、曾二人看时，第一幅画的是一把大刀，拦腰砍断一条大蟒蛇。旁边一行大字：刀砍癞皮蛇——曾妖头！曾国华气得七窍冒烟，在马上大叫：“给我把这个牌子剁碎！”

勇丁们一窝蜂上来，捣毁了这个牌；再向前走几步，又是一块牌，画的是靖港投水：曾国藩披头散发，正从船舱狼狈跳向湘江。勇丁们不待吩咐，又一齐上前毁掉。原来，太平军最喜画画，军中有不少绘画的人才。每到一处，周围都贴满了漫画，一来作为娱乐，二来借此鼓舞士气。所以翼王定下这条计策，很快就有高手画出了十来幅大画来。全画的曾国藩靖港、岳州、九江、湖口打败仗的情景。数千湘勇都怀着好奇心，争先恐后挤进树林，一边看，一边捣毁，一边议论，几乎忘记是在打仗了。大家正在得意忘形之时，一骑飞进树林，向周凤山、曾国华传令：

“曾大人有令，前面树木密集，须防火攻，速速撤退！”

周凤山、曾国华如梦方醒，急令撤退，但已来不及了。猛听得一声炮响，树林中飞出无数条火蛇来。这些火蛇斜着向树梢飞去，擦着树枝便燃烧起来，落下后，又燃烧地上的枯枝败叶。一刹那间，树林中烧起无数堆烈火，劈劈啪啪，越烧越旺，浓烟升腾，火星四溅，把挤进林中的数千湘勇吓得惊慌失措，四处乱窜，被踩死的不计其数。这时，林中到处插上了绣着斗大“石”字的翼王旗，周凤山、曾国华才知石达开早已到了，勇丁们丧魂落魄，勇气全失。周、曾指挥湘勇从来路上冲出去，劈头看见虎目圆睁的赖浴新，心里叫苦不已，不敢恋战，仓皇夺路逃命。一万太平军将士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杀得湘勇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大片大片地跪下磕头求饶。

在另一条路上，康禄率领五百轻骑直袭樟树镇湘勇老营。曾国藩知道前部惨败，勇丁已无斗志，便下令撤退，自己由康福、彭毓橘保护，向南昌方向逃去。康禄因在白杨坪见过曾国藩一面，便跟着骑在枣子马背上的曾国藩死追不放，一边高喊：“弟兄们，活捉骑红马的曾妖头！”

康福听见喊声，知道是自己的弟弟在追，便紧随曾国藩的左右，

一步不离。康福深知弟弟飞镖的厉害，从腰间抽出刀来，留心谛听马后的声音。这时，康禄已甩掉后面的将士，独自一人在前追赶曾国藩。曾国藩枣子马的速度，是其他骏马追不上的，身旁除康福外，也再无别人了。康禄在后面又喊起来：“曾妖头，下马投降，可以饶你一死！”

曾国藩将手中的马鞭用力一抽，枣子马发疯似的向江边小路奔去，康福紧紧跟在后面。江中水面上，远远地已见一队船驶来。康禄怕曾国藩从江上逃走，便从镖袋里取出一支镖来，运足气力，向曾国藩的后背打去。康福听到飞镖的声响，将腰刀向后一挥，只听得“哐当”一声，飞镖碰在腰刀上，迸出一星火花，一齐落在马屁股下。康福知道一镖不中，还有第二镖飞来，急中生智，从自己的马上一跃而起，跳到枣子马上，坐在曾国藩的后面，回头高喊：“兄弟，你哥哥康福在此！”

康禄正要打出第二镖，听得这声喊，愣住了：果然是自己的亲哥哥！这镖怎能放？康禄手一软，镖掉到草丛中。枣子马乘隙飞奔。船队靠近了岸，曾国藩看到前头大船甲板上站的正是水师统领彭玉麟，高喊：“雪琴救我！”

彭玉麟忙将船划过来，把曾国藩和康福接上船。船上水勇一齐朝岸上太平军放炮，逼得康禄勒马回头。彭玉麟将溃勇收上船，张开风帆，顺流向鄱阳湖开去。

船开出多时，曾国藩惊魂始定。他抚摸着康福的肩膀说：“今日多亏贤弟，否则，此时早已不在人世了。”

康福忙跪下说：“大人何出此言，这是大人的福气。只是大人赐我的腰刀，不慎被飞镖击落，遗憾不已。”

“一把腰刀值什么！”

“大人亲手所赐，康福视它如同性命。”

曾国藩听了，感动地说：“请起来，回南康后我再亲手赠你一

把。”

康福说声“谢大人”后，站了起来。

“价人。”曾国藩看着慢慢后退的房屋田陌，缓缓地说，“我在马上听你对后面的追贼高喊兄弟，那个追贼是你什么人？”

康福见曾国藩的眼中闪过一丝阴冷的光，知道已不可隐瞒，便将弟弟的事告诉曾国藩，但有意隐去了白杨坪行刺一节。他想起在武昌亲眼见到的剃目凌迟惨相，忽然毛骨悚然，再次跪下说：“大人，亲兄弟沦为造反逆贼，做兄长的却不能使他改邪归正，心中万分痛苦。康禄不忠不孝，罪不容诛。望大人看康福薄面，有朝一日将康禄擒拿后，千万容康福见一面，劝说他弃暗投明，为朝廷效力；若康禄不听教诲，再杀不迟。”

曾国藩抚须眯眼，半晌不语，良久，才慢慢地说：“良家子弟失身为贼，已是家中的败类贼子，何况死心塌地为逆首卖命，即使剃目凌迟，亦不为过。不过，既然是你的胞弟，自当别论，且我亦爱他武艺高超，倘若肯弃暗投明，为国效力，本部堂不但不杀他，而且要重用他。你放心吧，日后遇到机会，一定要把兄弟劝说过来才是。”

康福忙说：“小人一定谨遵大人钧命，劝说兄弟脱离贼窝，归顺朝廷。”

稍停一会，曾国藩自言自语地说：“那年在家，也遇到一个善用飞镖的刺客，今番又是一个会使镖的，我难道前世与镖手结了仇？”

康福只当没听见，走进了船舱。船已到三江口，只见前锋掉过船头来报：“湖口逆贼白晖怀拦住了下游。”

彭玉麟怒气冲冲地命令：“准备厮杀！”

“且慢！”曾国藩制止彭玉麟，“雪琴，陆师大败，士气低落，此刻不是打仗的时候，不如改道由赣江西下，暂住南昌，休整几天再说。”

彭玉麟遵令指挥战船改道复入赣江，直向南昌奔去。

曾国藩一行刚进南昌的第二天，石达开便率部将南昌团团包围起来。南昌城里，曾国藩和文俊、陆元烺慌了手脚。曾国藩一面指挥城内军队死守，一面飞马传调鲍超、李元度火速来南昌救援。连日来，太平军不断向城内发射火箭、炮子，又四处挖地洞，绑云梯，攻势十分凌厉。李元度、鲍超的陆勇和李孟群的水师被堵在包围圈外，不能入内。曾国藩每天登上城楼，看城外太平军旌旗飘扬，人山人海，心胆俱碎。他决定立即把在湖北战场上的罗泽南、李续宾部调回。刚把传令的亲兵打发出去，随罗泽南出师湖北的参将刘腾鸿单骑冲进南昌城内，将一个意想不到的凶讯告诉曾国藩：初一日，罗泽南在武昌城下右额中弹，初八日死在军营。曾国藩惊得目瞪口呆。刘腾鸿将罗泽南临终前写的信递给曾国藩。上面写着：

涤生仁兄大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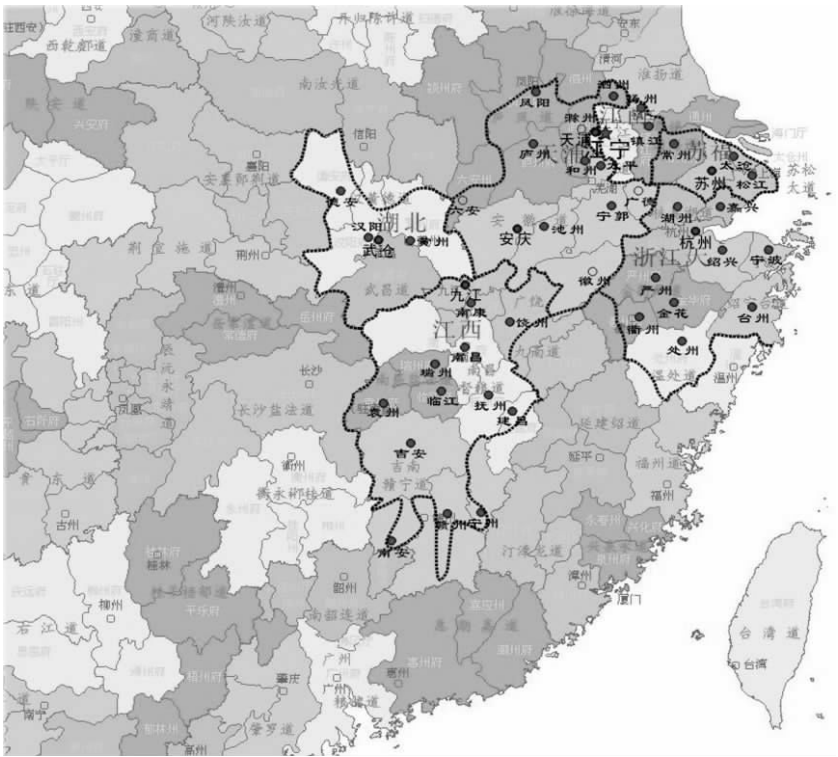
二十余年前，与兄相识于高帽山下，即结骨肉之情。四年来，追随兄创办湘勇，赖兄之德识才力，湘勇复岳州，出洞庭，下武昌，夺田镇，威播大江，名震寰宇。实指望与兄饮马下关，全歼巨寇，使我大清中兴；岂料中道分手，宏愿未竟，悠悠苍天，此恨曷极！犹记离赣时，兄再三叮嘱：“君所部仅五千，贼众常数万，是可合不可分，分则不足以支大敌。”泽南此次败，恰败在分军上。兄言在耳，追悔莫及。方今武昌未复，江西又危，正不知兵火何时能熄。泽南年已半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迪庵忠贞之士，余部可命其统率，润芝宽厚得众，足可为湖北之主。雪琴、厚庵、璞山，均世之英才，堪寄以大任。左季高，人中蛟龙，可为百万大军统帅，不宜让其久困湖南。泽南一生，自谓求学尚能刻苦，然学业未成，事业未就，愧见先祖于九泉。近年来与长毛作战，亦有一点心得。今将远别，愿送与我兄：“乱极时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学。”万语千言，难以倾诉，愿仁兄为国珍重。

曾国藩阅毕，泪如泉涌，哭道：“罗山大才，世所罕见，中道分手，乃我湘勇之大不幸，所遗诸言，自当谨记！”

传令在南昌城为罗泽南设灵堂，亲自率众吊唁。城外，石达开指挥太平军攻城更急。城内到处是火堆，三街六市一片混乱。曾国藩强令五十岁以下、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全部上城抵抗，自己骑着枣子马昼夜巡逻。他暗自下定决心，一旦城破，立即自刎，追随塔齐布、罗泽南于地下。曾国藩把荆七叫到身边：“倘若城破，你要设法逃出去。”又指着一个包袱说：“这里包的是几年来皇上的朱批、朝廷的命

令及历次奏稿与信函的副本，你要把它送到我的老家去，留给后世子孙观看。”王荆七点头答应。略停一会，又说：“南康衙门里，有我平时积蓄的八百两银子，你把它带回荷叶塘。事已危急，不能详细作书，当为你写一字条。”

《罗泽南年谱》：有小子中先生右额，伤甚。血湿衣裾，犹力战，逾时而归，剧甚，日夜危坐不眠，与在营诸将议攻城方略。初五日，口占忠义祠楹联，援左右书之。初六日，病益甚，不能起，口喃喃念战事，无一语及其私。忽睜目指几席间，意欲作书。左右濡笔伸纸以进，先生仰卧书曰：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何必苦限此蚩氓！又书曰：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初七日，神散气喘，自知不可为。适胡公来视，先生张目言曰：武汉，自古用武地，贼必死守，不力战，恐荆、襄、岳、鼎，均无干净土矣！初八日早，汗出如沈，握胡公手言：武汉未克，江西复危，不能两顾。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与李续宾好为撑持。言未毕而目瞑。



太平天国区域图

随手拿来一张黄竹纸，匆匆写了几行字：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儿已为国尽忠。这八百两银子不是军饷，乃儿之俸银，今由荆七带回，其中四百两为父亲大人养老之用，四百两为纪泽娶亲之资。请父亲大人多多珍重。

男国藩跪禀

这夜，曾国藩将王世全所赠宝剑放在枕边，以便随时自裁。待到天黑时，城外炮声渐渐稀落，劳累几天几夜，曾国藩一倒在床上，便呼呼入睡了。一觉醒来，文俊进来兴奋地说：“长毛全撤了！”

曾国藩擦擦眼睛，见窗外红日高挂，知不是梦。他忙登上城楼，只见五万太平军一个不留地走得无影无踪。他暗自诧异，却不知何故。各路援军都已进得城来，曾国藩看着他们，恍如死而复生，感慨万千地说：“前几天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真不料还有今日相逢之一天。”

曾国藩还没有高兴几天，从东边北边又连连传来丰城、进贤、安仁、万年失守的消息。原来，向荣江南大营围攻天京，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之命，率部出江西，取道皖南返回天京解围，故一夜之间全部撤离南昌。石达开走后，江西军务先由翼贵丈黄玉昆、后由北王韦昌辉主持，相继攻克抚州府和饶州府。到咸丰六年六月，江西十三府有九府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形成了一片比较巩固的天国统治区。这九府是：九江、临江、袁州、吉安、抚州、建昌、瑞州、南康和饶州。曾国藩在江西处于危困的顶点。

八 在最困难的时候，曾氏三兄弟密谋筹建曾家军

曾国藩瞅着太平军一个空子，又把南康夺回来了。他吸取过去在长沙与湖南官场不合的教训，湘勇老营仍设在南康，尽量离官场中心远一点。就在曾国藩接连吃败仗的时候，九弟国荃却乘着石达开大军撤离江西的机会，一进江西，便攻占了安福县。首次带勇出省便攻下城池，这给一向心高志大、办事果决的曾国荃以极大的信心，也给屡

败中的曾国藩带来希望。他有许多事要跟九弟商量，派人来到安福，叫国荃立即到南康去。

曾国荃今年三十二岁，除开眼睛细长和肩膀单瘦外，其他无一处不酷肖大哥。他十七岁时跟着父亲进京，在大哥家一住三年，终因不能接受大哥严谨规范的家教而回到荷叶塘。他渴望像大哥那样年轻高中，步步高升，却又不能像大哥那样刻苦攻读，看着别人一个个进学中举，升官发财，自己却一次又一次地落榜，急得两眼发红。二十七岁那年，好不容易才中了个秀才。去年，湖南学使特意赏他一个优贡，曾麟书为此在荷叶塘摆了三天酒庆贺。这个外表单薄文弱的书生，为人办事却异乎寻常地倔犟凶狠。八岁那年，大哥曾国藩还未中秀才，曾家在荷叶塘并无权势。国荃喂养的一只心爱的小狗，被邻家的牯牛踩死了，他失声痛哭，从厨房里拿了一把柴刀，背着人磨得锋快。他持刀跑到邻人家门口，声言若不赔他的狗，就要杀死邻人家的牛。邻人不理睬他。他便坐在那人的门口，一坐就是一整天，任何人也拖不回。直到半夜，邻人真怕这个犟伢子杀了他的牛，只好赔了一只小狗罢休。这两年，曾国荃眼睁睁地看到湘勇在外打胜仗，发洋财，心里早就羡慕死了，一再写信给大哥，要到军营来杀贼立功。自从大哥要他在家募勇后，便和国华一人招募一千勇丁，日夜勤练，决心抛掉“四书”“五经”，走上战场立军功之路。几个月前，一则因为妻子难产，二则见勇丁尚未练好，他有意暂不出山。这次进江西，曾国藩指示他改道援吉安。他以下吉安为由，将原一千勇丁和临时扩招的一千勇丁改编为四营，分别命名为前、后、左、右营，都以吉字为头，他觉得兆头很好。果然给他碰上了好机会。太平军安福守将韦有房是个粗鲁贪杯的汉子，平时待兵士苛严。攻下安福后，他为了表示对兄弟们的奖赏，让他们开怀痛饮三天，自己更是天天烂醉如泥。他只知道曾国藩的军队在北面，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荃的吉字营从西边攻来。吉字营的勇丁急着要发财，都猛冲猛打不怕死，城里的守军是人人两腿软绵绵，两眼红通通，交战不到半个时辰，安福城便易了主。曾国荃将安福城里一切可以动用的财产，全部赏给吉字营的兄弟们，自己一匹快马，带了几个侍从，匆匆赶到南康。又有两年未见面了，今日见到首战告捷的九弟，曾国藩喜不自胜，国华也闻讯赶来。吃过晚饭

后，兄弟三人秉烛夜谈，分外亲切。

国荃将这次攻占安福的战事，绘声绘色地对两个哥哥演说了一通。曾国藩边听边惊讶不已，想不到九弟还是个将才！打虎还靠亲兄弟。真正靠得住的，还是自己的亲弟弟。日后再把国葆叫出来，自己运筹帷幄，三个弟弟各领一支军队，这不就是曾家军了吗？曾国藩将九弟着实称赞了一番后说：“沅甫有识见，有一次信里明白跟我说，现在湘勇主力是罗山的人，要尽早建立自己的嫡系。过去我总想，大家以诚相待，目的在剪灭长毛，管他谁的人都一样，若在湘勇中建嫡系，便是自己先不诚了。这两年，先是璞山瞒着我，叫两个弟弟在湘乡募勇，后又是次青公开提出扩大平江勇，连罗山那样的志诚君子，也要率部离赣去鄂。虽说援鄂可以阻挡长毛进犯湖南，但我知罗山心里是怕跟着我困在江西，立不了功。我遍视湘勇诸将官，除雪琴外，人人心里都有自己一把小算盘。眼下湘勇势力还不大，日后胜仗打多了，诸将功劳大了，人马扩充了，一定有尾大不掉的一天到来。”说罢，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沅甫说：“大哥顾虑的是。天下事，先下手为强。现在罗山已死，璞山在湖南，罗山原来的一支人马，就只有迪庵在湖北的那几千人。鲍超粗直，是大哥一手提拔的，谅必他日后不敢与大哥作对。周凤山是绿营的人，不会跟我们始终一条心。依我看，塔提督留下的人，就干脆让春霆统带算了。”

“鲍超虽无野心，但军纪太差。”温甫打断沅甫的话，“春霆手下的人，大部分人强抢掳掠，为非作歹，人马交给他不行。”

“温甫说得对，春霆只能为将，不能为帅。”曾国藩对此早已深思熟虑，现在见九弟出手不凡，遂下定最后决心，“周凤山不能再当统领了，塔智亭的人分为三支，分出二千人由鲍超统带。春霆打仗勇敢，也能督促部下不怕死，病在军纪差，纵容部属抢劫，这大概也是春霆有意以此为刺激。另一支划给温甫。加上这一支二千人，温甫你有多少人了？”

“有三千五百多人。”

“好。日后再招募一些，有五千人就可以打大仗了。”

“另外还有一千五百余人就给沅甫。沅甫加上这支人马，也有三千五百人了，也慢慢发展到五千人。”

“不，大哥，攻下吉安后，我立即就回湘乡募勇，吉字营明年就要达一万人。”

沅甫的勃勃雄心，使曾国藩甚喜，说：“打下吉安后，你招一万人可以，不过军饷你要自己筹集，我手里没有那样多银子。”

“我自己有办法，一切不要大哥操心。”曾国荃斩钉截铁地答应。

“沅甫，你的长处是敢于任大事，不畏艰难，这自然是好的。但带勇之事，千难万难，日后困难还多得很，要慢慢磨炼。你手下目前最缺的是营官，我送几个好营官给你。”

沅甫很高兴，问：“哪些人？最好要湘乡人。”

曾国藩笑道：“岂止是湘乡人，还是我们的亲戚世谊哩！这几年，我身边有六个贴身亲兵，我有意按营官的要求培养他们，他们也还争气，现在可以派他们作大用场了。彭毓橘、萧庆衍、萧启江、江继祖，过两天都由沅甫带去，前后左右，恰好四个营官。”

“谢谢大哥厚赐。”沅甫立即起身致谢。

温甫说：“大哥也太偏心了，一下送四个，上次只送两个给我。”

曾国藩笑道：“都是亲弟弟，哪有偏心的道理。我身旁的人，除康福外，只要满意的，再挑两个去。两双对四个，一碗水端平。”

《曾国荃年谱》：咸丰六年，“八月，特诏起黄冕为吉安知府。公时在长沙，冕就商防剿策，延公为军主。公素负奇略，念兄国藩急，慨然曰：方吾兄战利，吾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义当往赴。君但能治饷，吾当自立一军，赴国家急。冕请于巡抚骆秉章，檄公募二千人，会已革副将周凤山领军攻吉安，号吉字营。九月，公在湘募勇，多罗泽南、李续宜旧部。十月二十五日，公率所部自萍乡入，周凤山自万载入，期会攻安福，趋吉安”。十一月十三日“蹶至安福，克其城”。十一月“二十四日，遂抵吉安”。

说着，兄弟三人都大笑起来。沅甫说：“六哥明年人马也要扩大，至少也得一万人。这些年来，日日夜夜巴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如果不能放开手脚，烈烈轰轰做一番事业，那就成了好龙的叶公。”

温甫点头说：“九弟好气派，我何尝不这样想，只是大哥先前总不大赞成。”

曾国藩不语。沅甫继续说：“现在大哥看清楚了，真的要完成剿灭长毛的大业，还得靠我们自家亲兄弟。四哥在家照顾家乡田产，贞干也让他出来。我和六哥一人带三万，贞干带二万，有八万军队在我们兄弟手里，其他什么人都可不必指望。我担保，凭着这八万曾家军，一定能辅佐大哥平定逆贼，建千古不灭之功勋。”

曾国藩望着慷慨激昂的九弟，眼中射出兴奋的光芒。他多么希望，当初从长沙杀出的湘勇将官，人人都这样痛痛快快地向他宣誓效忠啊！但可惜没有一人！就是最可信赖的彭玉麟，也没有这样坦率地表白过，亲兄弟到底是亲兄弟，与外人就是不同。他庆幸二十余年来，自己对诸弟的教育没有白费。若把那些年代的教诲比作耕耘，那么，现在就是收获的时候了。为着使两个弟弟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定信心，曾国藩将近日收到的郭嵩焘的密信拿了出来。郭嵩焘从杭州寄来的信上说：江宁城内，长毛内部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大有内讧之势头。沅甫看完信，兴奋得用手猛地一拍桌子，高声喊道：“若真如筠仙信上所说，那将是天助我也！”

曾国藩急用手捂住他的口，轻声说：“莫大喊大叫，军中现在除我们兄弟三人外，无一人知道此事，你们务必不能泄露半个字。若露出风声，军营就会丧失斗志，坐等大功告成。如这样，反而自己害了自己，懂吗？”

沅甫明白过来，很是敬佩大哥的谨慎有远见。

“大哥，”隔一会，沅甫问，“有一事要请教你。俘虏的长毛如何处置，是不是都杀掉？”

“对长毛喊口号、贴布告，自然要讲明投降不杀、胁从者释放回籍的话，不过，”曾国藩轻松地说，“其实这两年来，凡捉到的长毛，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剜目凌迟，无一例外。”

“剜目凌迟？”沅甫心微微一跳，“大哥，那也太残酷了点，难道不可以少杀些吗？”

曾国藩站起来，轻轻地一拍沅甫的肩膀，亲切地说：“九弟，你还初离书房，没有打过几天仗，怪不得有此仁慈之念。我当初也和你一个样。孟子说君子远庖厨，读书人连杀羊杀牛都不忍看，岂能亲手持刀杀人？但现在我们已不是书斋里的文人，而是带勇的将官。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忌？又何必以杀人方式为忌？长毛之多掳多杀，流毒南极，天父天兄之教，天王翼王之官，虽使周孔生于今日，亦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不多杀狠杀之理。望弟收起往日书生的仁慈惻隐之心，多杀长毛，早建大功，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真男子。”沅甫点头，牢牢记住了大哥这番教导。

谈了大半夜国事，兄弟三人又扯到家事。曾国藩问：“沅甫，你刚从家里来，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看到大哥一脸正色，沅甫猜想一定问的是大事。

“去年年底，我写信要各位老弟代我将衡州五马冲的一百亩水田退掉，不知现在退了没有？”

“早退了。”沅甫听问的是这么一件小事，心想，这也值得如此认真！遂不经意地说，“大哥还挂着那件事！接到大哥的信后不久就退了。四哥也是一番好心，说大哥在外带兵，顾不得家事，我们把大哥寄回的钱买点田放在这里，今后也好为侄儿们谋点家业。五马冲的田，还是请欧阳老先生去看的，田蛮好。”

“退了就好。澄侯及各位老弟的心意我领受了。纪泽母子在家，承大家照顾，大哥心里已很感激，还要买什么田呢？父亲与叔父至今未分家，老班兄弟尚且怡怡一堂，哪有大哥自置私田之理！此风一

开，将来澄侯必置产于暮下，温甫必置产于大步桥，沅甫、季洪必各置产于中沙、紫甸数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

说到这里，曾国藩脸色严峻，温、沅也敛容恭听。

“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产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你们嫂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以挽回。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十倍百倍，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大哥我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温甫、沅甫见大哥说得道理凛然，深为钦佩，说：“大哥教导的是。”

“家业之兴与败，全在勤、敬二字上。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祖父在生时留给我们八字家训，这几年，你们都照办了吗？”

“祖父留下的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虽不能说样样都办得好，但在父亲督促下，人人都不敢忘。”沅甫答道。

曾国藩感叹地说：“祖父有过人之智能，只是生不逢时罢了。即就这八字而言，一家奉之，一家兴旺，家家奉之，国泰民安。”

说到这里，沅甫想起纪泽、纪鸿各有一封给父亲的信，连忙拿了出来。曾国藩见八岁的纪鸿也能写几句通顺的话来，心里甚是欢喜，看了纪泽的信后说：“这孩子新近完婚，还望祖父和各位叔父严加督教。父亲当年完婚亦系十八岁，满月即就外傅



晚清妇女的坐相，双脚必须并拢，双手合放在膝上。可以看出这是当时汉族富家女子的服饰和装扮

曾氏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给沅弟季弟信：“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极；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

关于私田事，见之于曾氏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给诸弟的信：“闻屡次长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田一所，系国藩私分等语，并云系澄侯弟玉成其事。国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与叔父尚未分析，两世兄弟怡怡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况田与蒋家垅相近，尤为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各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矣。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富有，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倍蓰什佰，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兹特备陈大略，求澄侯弟将五马冲田产为我设法出脱，或捐作元吉公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祭田，或转售他人，以钱备家中日用之需。但使不为我私分之田，并不为父亲私分之田，则我之神魂为之少安，心志为之少畅。温、植、季三弟亦必力赞成吾意，至幸至慰。诸弟禀明父亲、叔父后如何定计，望详明告我。”

又八字家训，见之于曾氏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给澄弟的信：“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个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

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

读书，纪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不能虚度光阴。新妇是贵家小姐出身，未习劳苦，过门后要遵我家风，教以勤俭恭谨，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这些都是妇道之要。我要写信给纪泽，以后新妇和女儿们，每人每年要亲手给我做一双鞋，做几样腌菜送来，看看谁做得好。”

沅甫笑道：“老辈妯娌正是这样做的。”

说着从包里将欧阳夫人及四个弟妇所做的六双鞋、六双袜子，欧阳夫人单独做的两套衣服取出，国藩一一收下。

第二天，温甫带着本部人马奔瑞州，沅甫则带着彭毓橘等人回安福，准备进攻吉安。曾国藩把其他营的饷银压下来，给两个弟弟一人十万两银子。

郭嵩焘所听到的传闻，终于变成千真万确的事实。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杨秀清在天京金龙殿公开威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刚烈自负的洪秀全岂能受此挑衅，密令正在江西战场上的北王韦昌辉、苏南战场上的燕王秦日纲和湖北战场上的翼王石达开，回京制杨护驾。清历八月初四日，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带兵冲进东王府，把杨秀清和他的家人及王府侍从全部杀尽。为剪除杨的党羽，韦、秦又行苦肉计，诡称天王降旨，严责杀戮过多，愿自受杖刑四百。杨秀清部下五千多人，放下军械前来观看，待杨部全部进入两座预先准备好的空屋后，韦、秦士卒将两座屋包围，五千赤手空拳的将士，一个不剩地被杀掉。待到这五千武装人员被戮以后，杨部其他人便束手就擒。三个月里，天京城里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杨秀清部两万余人同归浩劫，连婴儿都不能幸免，演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幕内讧惨剧！天朝人心惶惶，几于崩溃。石达开急速从武昌赶回，严斥韦昌辉灭绝人性的凶暴行为。韦昌辉大怒，布置兵丁欲杀石达开。达开连夜缒城出走。韦遂杀石全家。

石达开在安庆起兵靖难，请天王杀韦以正国法、平民愤。洪秀全联络朝中各官，将韦昌辉诛杀。这场亘古未有的农民起义军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发生后，清廷朝野上下，莫不深感意外，他们相信这是天助圣清，长毛必灭。咸丰帝立即任命江南提督和春为钦差大臣，接办七月间在丹阳自杀的向荣的军务，和帮办江南军务的张国梁一起，重建江南大营。尤其是处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前线的清将官兵勇，如同看到步步进逼的敌营忽然瘟疫疾行，顿失战斗力，纷纷庆贺自己死里逃生。乘机机会，胡林翼率部再克武昌，李续宾、杨载福率水陆二军沿江东下，连克兴国、大冶、蕲州、蕲水、广济、黄梅，陈师九江城下。这期间，李元度攻克宜黄、崇仁，鲍超攻下靖安、安义，周凤山率新从湖南募来的勇丁攻下分宜、袁州，曾国华攻下武宁、瑞州，曾国荃攻下安福，李续宜攻下瑞昌、德安。江西局面对湘勇来说略有好转，但太平军的力量仍很强大。十三个府城还有七个控制在太平军手中，林启容雄踞九江，屡挫围师。这个江西战场上众望所归的将领，将各路人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忍受着天京内讧的巨大悲痛，依然顽强地对付着湘勇的进攻。曾国藩并没有从危困中解脱出来。

曾氏咸丰六年二月初八日给诸弟的信上说：“纪泽儿授室太早，经书尚未读毕。上溯江太夫人来嫔之年，吾父亦系十八岁，然常就外傅读书，未久耽擱。经泽上绳祖武，亦宜速就外傅，慎无虚度光阴。”“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

又同年十月给纪泽的信上说：“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

一日，刘蓉对曾国藩说：“林启容初为杨秀清部下，由杨一手提拔。今杨逆被杀，林逆心中一定怀怨，攻城不破，可以转而攻心。涤生作书一封陈说利害规劝，事或可为。”

曾国藩说：“《襄阳记》上说得好，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是你提醒，差点忘了这个不易之道。只是这下书人，找谁为好呢？”

曾国藩话音刚落，一人朗声应道：“若恩师信得过，学生愿当下书人。”

曾国藩转脸望见说话之人，心中甚为满意。

九 邹半孔出卖奇计

原来说话的人，正是彭寿颐。他走前一步，说：“寿颐蒙恩师重用，并无尺寸之功。前错用赵有声，几给恩师带来大麻烦，学生前去九江下书，以赎前愆。”

曾国藩说：“林启容是贼中死党，不一定能被言辞所动，你此去或有不测风险。”

彭寿颐说：“大不了一死耳！学生幼读诗书，粗知大义，杀身成仁，正志士之归宿。”

曾国藩抚着寿颐的肩膀亲切地说：“江西读书人都如足下，长毛不足平。”曾国藩当即修书一封。彭寿颐带着信，飞马出了南康城。在九江城外见过李续宾后，只身来到永和门外。守城卫兵拦住，喝道：“哪里来的清妖！”

彭寿颐答：“我受曾部堂之命，从南康来到此地，要面见林将军，将曾部堂的信交给他。”

卫兵搜遍彭寿颐全身，除一封信外，并不见任何东西，便用黑布蒙住他的双眼，将他带到贞天侯衙门。卫兵禀过以后，林启容传令带见。卫兵去掉黑布，彭寿颐走进大堂，只见堂上正中端坐着一位面孔黧黑、五官端正的年轻将领，他料想此人必是林启容无疑，便上前一步，双手作揖：“万载举人彭寿颐叩见林将军。”

林启容把彭寿颐看了半晌，然后问：“你是清妖举人，我是天国上将，我们之间水火不容，你来见我作甚？”

“我奉曾部堂将令，特来九江送亲笔信一封给林将军。”

彭寿颐说罢，从身上取出信来，早有一个小兵下来接过信，交给林启容。林启容见信上写着：

林启容将军麾下勋鉴：

盖闻知几为哲人，识时为俊杰，时危势去而不觉悟，则为下愚，徒为智者之所鄙笑也。自洪秀全、杨秀清倡乱以来，蔓延十省，掳船数万，自以为横行无敌。乃渡黄河者数十万人，屠戮殆尽，片甲不返，匹马不归，而军势顿衰。本部堂办理水师，分布湖北、江西，烧毁逆舟，截其粮源，而军势更衰。洎今年七月，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凡东嗣君及杨氏家族官属，斩刈无遗。石达开自武昌归去，几不免于杀害，而后洪秀全又杀韦昌辉。金陵内变，而军势于是乎大衰。想林将军亦深知之而深恨之，痛哭而无可如何也。

本部堂前在九江时，统率水陆环攻浔城，林将军兵单粮少，坚守不屈。本部堂嘉尔有坚固之志。守军拔营之后，尔未尝毒杀百姓，本部堂嘉尔无殃民之罪。尔林将军亦可谓一杰出者矣。昔者统领尔党、慑服众心者，杨秀清也；能知将军用将军者，杨秀清也。今杨氏既诛，谁能统领而服众乎？谁能知尔用尔乎？尔与石达开皆杨氏之党，韦党必思所以除，此尔目前之患也。本部堂嘉尔有一节之可取，特谕招降。尔能剃发投诚，立功赎罪，奏明皇上，当以张国梁之例待之。可以保身首，可以获官爵，并可诛戮韦党，以快私仇。为祸为福，在尔一心决之。熟思吾言，无遗后悔，或愿或否，速行稟复。

林启容看完，冷笑着。他有心揶揄几句，便问彭寿颐：“听说你家大帅浑身生着蛇皮癣，每天晚上要四个女人轮流给他搔痒，才能入睡，是真的吗？”

堂上一阵哄笑。彭寿颐虽恼怒，却不敢发作，说：“将军不要听信谣传，曾部堂身边并无一个女人，所患牛皮癣，近亦痊愈。”

“你不要为你家大帅遮丑了，他是个有名的伪君子。他想凭这一张纸就要我交出九江城，像张国梁那样认贼作父，真是白日做梦！”

堂上一片肃杀，刚才嬉笑的场面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根本不曾出现过似的。

“曾国藩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回去告诉他，要他好好回忆一下，从那年罗泽南在南昌城外打败仗算起，一直到今天，他和他的喽啰们在我手下奔逃过几次了？”

林启容威严的声音使彭寿颐的心怦怦乱跳。他自思到九江来，只

是送封书信而已，信送到了，任务也就完成了，千万不要再多说一句话，万一哪句话说歪，惹怒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脑袋立即就会搬家。想到这里，他觉得就是刚才为曾国藩辩护的话也不应该说。他下决心再不开口。

“你回去告诉曾国藩，不要为天京城里的事高兴得太早了，江西大部分城池还在我们手里，圣兵还有十万之众，只要我一声令下，什么时候都可以取曾国藩的头。”

林启容将曾国藩的信撕得粉碎，从堂上掷下，喝道：“滚吧！”

彭寿颐抱头鼠窜，恨不得一步跨出九江城。

“慢着！”林启容拖长声音叫道。彭寿颐惊恐地站住，忐忑不安。“你回去怎么向你家的大帅交差呢？曾国藩会相信你到过九江城吗？来呀，弟兄们。”

只听见两个亲兵高声答应一声，走上前来，彭寿颐吓得面如死灰。

“为让曾国藩相信这个彭举人送到了书信，割下他一只耳朵为证！”

彭寿颐浑身乱抖，一个亲兵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过来，另一亲兵拿出一个瓷盘，彭寿颐早已瘫在地上，任凭他们摆布。那亲兵提起彭寿颐的右耳，只轻轻一划，一只耳朵掉进瓷盘。彭寿颐惨叫一声，捂着右边脸踉跄走出大堂。

当曾国藩看到失去了一只耳朵的彭寿颐，听完他沮丧的禀告后，勃然大怒。刘蓉也为自己的失策而惭愧。这时，康福进来禀告：“大人，大门外有人贴了一张红纸条，上写‘奇计出卖，价格面议’八个大字，旁边尚有一行小字，‘问计者请到状元街灰土巷找邹半孔’。门人觉得好笑，特揭下送了进来。”

说着将红纸条递上去。曾国藩看了一眼，扔在桌子上。彭寿颐

说：“这邹半孔莫不是个疯子！”

曾国藩又拿起红纸条，细细地欣赏一番，然后缓缓地说：“康福，你带一顶轿到状元街去一趟，把邹半孔接来，我要当面向他问计。”

康福领命，骑着马，带着两个轿夫，一顶空轿，一路寻问，来到状元街灰土巷。在一间破败低矮的旧屋里，找到了邹半孔。此人五十岁左右，留着稀稀疏疏的山羊须，高高瘦瘦的，面孔蜡黄，衣衫不整，一看便知是个落魄的文人。康福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说：“曾大人派我来接先生前去面商奇计。”

邹半孔并不谦让，摇着一把纸扇上了轿。轿子抬进衙门二门，曾国藩已在花厅等候了。邹半孔抢着上前一步，跪下说：“学生邹半孔叩见。”

曾国藩忙扶起，说：“先生免礼。”

邹半孔坐下，王荆七端过茶来。曾国藩将邹半孔仔细端详一番后，问：“先生贵庚几何？”

邹半孔答：“学生今年四十有九。”

说完，又伸出几个指头比划着，露出很不自然的笑容来，坐在凳子上，手脚不知如何放。曾国藩见此人举止神态有点猥猥琐琐，心中不甚欢喜。

“平日在家治何经典？”

“学生不治经典，平生喜爱的是稗官野史。”

此人不是正经读书人。曾国藩心想，接着又问：“也读兵书吗？”

“最爱读兵书。”邹半孔得意地回答。

“先生常读哪些兵书？”

“学生第一爱读的兵书是《三国演义》。”

曾国藩一听，双眉紧皱。曾国藩最不喜欢的书便是《三国演义》，认为它纯粹胡编瞎扯，何况《三国演义》也不是兵书。邹半孔没有注意曾国藩脸上的变化，劲头十足地说：“《三国演义》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兵书，书中的计策学不完、用不尽。孔明是最好的军师，学生最佩服他，故改名为半孔，希望做半个孔明。”

曾国藩心里冷笑：真是一个不自量的人！

“先生说有奇计出卖，请问卖的是何奇计？”

邹半孔洋洋自得地说：“听说大人几次攻打九江不利，学生在家一直为大人思索良策。那日重读空城计，突然大悟，思得一妙计，因见不到大人，故贴红条相告。”

曾国藩认真地听着，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邹半孔眉飞色舞地说下去：“我想，大人也可以学孔明来个空城计，将南康城内人马全部撤出，埋伏在四面八方，派一小股人去九江，将林启容引进南康，然后伏兵四处出动。这样，林启容也捉了，九江也破了。”

康福在一旁忍俊不禁，曾国藩这时才真正明白，来者乃是一个心里不明白的人，便有意逗弄他：“邹先生，倘若林启容不出九江，此计不成呢？”

邹半孔瞪大眼睛，扪着脑门想了半天，忽然大声说：“有了。大人，你可以在军中找一个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的人，化装成关云长，要他领着兵马去打九江。长毛最怕关帝爷，关爷一去，九江必下。”

“哈哈！”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邹半孔不明白曾国藩笑什么，挺认真地说：“大人手下上万名将

士，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和关爷长相差不多的人。若大人信得过，邹某愿代大人到军中一个个查看。”

曾国藩站起来，笑着说：“好！先生献的果是好计。荆七，拿十两银子来酬谢邹先生。”

说罢，拱手与邹半孔道别，进了内屋。康福跟着进来说：“大人，这个姓邹的不是呆子便是骗子，你何必白白送他十两银子，还要遭人讥笑。”

“价人，你知道古人千金买马骨，筑台自隗始的故事吗？我今日对邹半孔这样的人尚待之以礼，真有才能的人必会挟长来就了。”康福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第三天，曾国藩衙门便来了十余起人。有献八面围城计的，有献里应外合计的，有献掘濠引江计的，也有献反间计的。曾国藩反复权衡，觉得掘濠引长江水断绝城内城外联系，将林启容困死在城内的计策最为稳当可行，便指令李续宾遵行。但行之半月，并无成效。掘濠的兵勇一个个被太平军杀死在濠边，濠沟未成，兵勇倒死了不少。曾国藩一筹莫展。恰在这时，折差送来一份兵部火票，又把曾国藩抛进忧愁之中。

欧阳昱《见闻琐录·奇计出卖》：“曾文正九江败后重招募。练成一军，折节下士，有献一技一能者，莫不录用。移节驻抚州。予邑有邹姓童生，文理不甚通，好谰语，哓哓不休，人呼之为半番鸭。盖予邑俗语，以善言者比鸭，以所言不当，仅能及鸭之半者，曰半番鸭。一日，在文正公馆门首，粘一红条，大书‘奇计出卖’四字，旁注姓名旅寓。文正见之，即命肩舆迎至，让居上座。初问读何经史，不知；继问天下情形，不知；终问兵书韬略，不知。而所答非所问，多支离谬妄。文正曰：子言不适用，可姑归，他日有有用子处，再请子至。仍以礼送之出。左右惊怪曰：比妄人也，何复如此待之？文正笑曰：彼诚妄人，然使人不知其妄，或疑予骄傲，不能客才。若使人知其妄，必谓妄人尚如是礼待，非妄人不至拒绝可知，则真才真能者，有不各挟所长以献乎？是所以来天下士也。昔人千金买骏骨，筑台自隗始，即此意耳。左右莫不叹服。”

十 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

兵部火票递的是军机大臣的字迹，抄录关于上海厘金的上谕：

前因曾国藩奏请在上海抽取厘金，接济江西军饷等情，当谕令怡良等体察情形具奏。兹据奏称，江苏军需局用款浩繁，专赖抽厘济饷，未能分拨江西。且上海地杂华夷，该地方

官绅年余以来，办理尚能相安。若再行派员办理，实多窒碍。所奏自系实情。所有上海厘金只可留作苏省经费，曾国藩所请饬调袁芳瑛专办抽厘以济江西军饷之处，着毋庸议。

曾国藩读完这道上谕，心里凉了半截。调拨上海厘金，并由袁芳瑛专办的如意计划，竟遭到两江总督怡良的断然拒绝。

“怡良可恶！”曾国藩在心里狠狠地骂道。如今朝廷，居然这般软弱，怡良说不给就不给。曾国藩想，这种事在宣宗时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哎！今日之情势，真要办事，非得要有督抚实权不可！随便在哪个省当个巡抚，供应二万勇丁都不成问题，何来向人乞食这副狼狽相。曾国藩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中充满委屈。这时，门被轻轻推开。

“哎呀！筠仙，你几时回来的！”正在为军饷担忧的曾国藩，一眼瞥见从杭州运盐回来的郭嵩焘，仿佛见到赵公元帅一样高兴。

“刚到南康，就来向你交差了。”

几个月的劳累奔波，郭嵩焘显然黑瘦多了。曾国藩亲切地说：“这趟差使辛苦你了，看瘦成这个样子。”

按照待老友的习惯，曾国藩亲手为郭嵩焘泡了一杯浮梁茶。

“瘦一点不打紧，事情没办好。”郭嵩焘满脸倦容。

“三万引盐如数运到广信，你为军营立了大功，怎说没办好呢？”曾国藩知道郭嵩焘一向不讲客气话，这中间必有难处。

“涤生，现在世道人心都坏了。国家遭大难，本应和衷共济，共拯危难，其实大谬不然。”郭嵩焘很气愤，“一到浙江，先是巡抚何桂清高低不肯拨，说是浙江也是受长毛蹂躏区，不能承担八万军饷的义务。幸而不久户部下来公文，他只好勉强接受。派去办理的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弄得百姓怨声载道，知道是要运到江西充军饷，都骂你没良心。”

“愚民无知，就让他骂去吧！”曾国藩苦笑道，“自出山办团练以

来，我也不知挨过多少无端的咒骂了。”

“好容易运进江西，在玉山解开几包准备食用时，发现上当了。”

“怎么啦？”曾国藩惊讶地问。

“盐里掺了观音土。一包盐一百斤，至少有十斤观音土。”

“这批混蛋！”曾国藩脱口骂道。

“这倒也罢了。”郭嵩焘继续说，“原拟每引盐可售价二十五两，除去成本和各项开支外，在广信一带出售，每引可赚四两多。谁知每引只能卖到二十两左右，几乎赚不到钱。”

“这是什么原因？”曾国藩感到事情严重了，净赚十万两的计划岂不要落空！

“后来一打听，近来大批走私准盐正在出售，价格也在每引十九、二十两之间，有的还便宜些。”

“三令五申严禁私盐，为何没有堵住？”曾国藩气得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江西的州县，不是你这个兵部侍郎所能管得了的。你可能还不知道，那些从安徽贼区买准盐的私贩子，几乎个个都有官府作靠山。走私盐是州县官吏的一大财路，他们会真正地禁止吗？据说，”郭嵩焘走到曾国藩身边，小声说，“藩司陆元烺、署理盐法道南昌知府史致谔就是最大的走私犯。”

“筠仙，你有确凿根据吗？”曾国藩转过脸，咄咄逼人地问，“如果有，我即刻上奏弹劾。这班人，简直是国之巨蠹！”

“确证当然有。不过你可以弹劾一个陆元烺，弹劾一个史致谔，你能弹劾掉全江西的官吏吗？世道人心已坏，整个风气已坏，是根本无法扭转的。”

曾国藩长长地叹了口气，不再作声。他觉得自己已走在荆天棘地之中，前面是张开血盆大口的虎豹豺狼，这似乎还好对付些，而身后及左右的蚊虫蛇蝎、刺丛陷阱，却无力制裁防范。他咬紧牙关，狠狠地吐出一句话：“如果有朝一日我当了两江总督，我要把这些腐败家伙全部清除！”

“涤生，我这次来一则向你交差，二则向你辞行。”

“怎么！你也要离开军营？”曾国藩深感突兀。

“我已服阙，理应回京供职，明日我即离开南康，先回湘阴安置一下，然后再北上。”

“江西局面仍在危困之中，你再帮我一把吧！”曾国藩实在不愿意郭嵩焘离开。

“涤生，按我们的交情，我是应该留在这里帮帮你的，但这次办理盐务，办得我心灰意冷了。我想，我们大清帝国怕真的要亡了。不是亡在长毛手里，而是亡在自己人手里。我这次在杭州，看到一本介绍英国国情的书，夷人有许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我真想到英国去亲眼看看。”

“夷人的确有许多东西比我们好，就拿他们造的船和炮来说，就强过我们百倍不止。你帮我平定长毛，大功告成后，我向皇上奏明，保你出洋考察何如？”

郭嵩焘苦笑说：“我不过说说而已，你就抓住这点和我做起交易来了。这几年的辛苦奔波，也使我烦腻了。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最耐不得烦剧，你还是让我到翰林院去过几天清闲日子吧！”

曾国藩知不可挽留，说：“明天我和孟容为你置酒饯行。”

郭嵩焘见曾国藩答应了，反觉过意不去，他深情地望着曾国藩，说：“涤生，你顽强坚毅，定会做出大事业来。我禀性柔弱，在这方面不能望你项背。刚才所说的，我自思也过于灰心了。有志者事竟

成，国事也并非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明天我要走了，今天我要送你几句肺腑之言。”

曾国藩也颇动感情地说：“贤弟请讲。”

“你若像我这样，不在地方办事，又不带勇剿贼则罢，倘若指望办成大事，剿灭逆贼，你有些做法要改。”

“旁观者清。我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你就直言不讳吧！”曾国藩已感受到郭嵩焘的一片真心。

“第一，要联络好地方文武，不要总是站在与他们为敌的地位，当妥协处则妥协。常言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第二，越俎代庖之事不能再做，费力不讨好，反招怨敌。第三，要利用绿营的力量，不要再单枪匹马地干。若做到这三点，许多事情会办得好些。”

“筠仙，你这三点的确是金玉良言。今后是要按你的意见办，否则弄得焦头烂额，最后还是一事无成。”曾国藩说到这里，想起江西局面的困危，眼眶潮润了。

第二天，曾国藩请来刘蓉，一同为郭嵩焘送行。曾国藩拿出一幅字来，对郭嵩焘说：“贤弟要走了，我无物可赠，心绪烦乱，亦无佳作，现录十六年前旧作，权当为贤弟送别。”

郭嵩焘接过来看时，写的是四首七律，题作《寄郭筠仙之浙江四首》：

其一

一病多劳勤护持，嗟君此别太匆匆。

二三知己天涯隔，强半光阴道路中。

兔走会须营窟穴，鸿飞原不计西东。

读书识字为何益？赢得行踪似转蓬。

其二

碣石逶迤起阵云，楼船羽檄日纷纷。
螳螂竟欲当车辙，髀髀安能抗斧斤？
但解终童陈策略，已闻王歆立功勋。
如今旅梦应安稳，早绝天骄荡海氛。

其三

无穷志愿付因循，弹指人间三十春。
一局楸枰虞变幻，百围梁栋藉轮囷。
苍茫独立时怀古，艰苦新尝识保身。
自愧太仓糜好爵，故交数辈向清贫。

其四

向晚严霜破屋寒，娟娟纤月倚檐端。
自翻行篋殷勤觅，苦索家书展转看。
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团。
更怜吴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

录道光二十年旧作为郭筠仙送行，咸丰六年冬于南康军营

郭嵩焘接过这幅字，看着上面刚劲挺拔的字迹，往事浮上心头。那是曾国藩大病初愈时，郭嵩焘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离京入浙，也似今日，曾国藩在寓所为他置酒饯行，后来又将这四首诗写在信里寄给他。郭嵩焘想：涤生今日把这四首诗重新抄给我，是不是暗责我在困难时离他而去呢？他心里怀着一丝歉意。

“涤生，我到京城住两年就回来。”似乎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惭愧，郭嵩焘说出这句言不由衷的话。

“筠仙，你的性格才情，宜在翰苑，而不宜在军旅。你回京是件

好事，今后若不是别有缘故，也不必再到军中来。你为我在京联络京官感情，了解朝中大事，勤写信来，就是帮我大忙了，或许比在军中起的作用还大。”

刘蓉说：“刚才涤生提起联络京官感情，了解朝中大事，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不知二位知道不？”

“什么事？”曾国藩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

“前几天，文中丞府里的袁巡捕到南康来清点湘勇在营人数。”

“文俊又不按人头发饷银，他凭什么来管我的人多人少？”曾国藩打断刘蓉的话。

“袁巡捕说，大军在江西，地方招待不好，文中丞准备给兄弟们发点礼，故来点一下人数。”

“这里头有蹊跷。”郭嵩焘说。

“我也觉得不大对头。袁巡捕又说何必跟曾侍郎说了，我便更加怀疑。于是留下他，客客气气地请他吃饭，乘他酒酣耳热之时，我拿出一副象牙骨牌送给他。”

“你哪来的这种东西。”刘蓉一向规矩严谨，从不涉牌赌，曾国藩对他有骨牌感到奇怪。

“我哪里有这种东西。”刘蓉笑着说，“这是春霆的战利品，他要我给他保管，说金银丢了不要紧，这东西不能丢，放在我这里保险。”

“春霆就是爱赌爱喝酒，终究不是将帅之才。”郭嵩焘一向不喜欢粗野的鲍超。

“我把这副象牙骨牌送给袁巡捕，他高兴极了。”刘蓉不想议论鲍超，接着说，“我乘势问他，省城近日对曾侍郎和湘勇有什么看法。姓袁的附在我耳边悄悄说：‘我前天听文中丞和德音杭布在议论曾侍郎。’”

曾国藩两眼盯着刘蓉那张已变粗黑的脸，心中有点七上八下。

“姓袁的讲，德音杭布说，寿阳相国跟皇上提过，曾某人在江西一无成就，但勇丁却不断增加，现在又叫一个弟弟招募几千兵到江西来了。一家三人都带兵，而且都集中在江西，这不是一件好事呀！”

曾国藩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恐慌，手心渗出冷汗。

“又是那个祁老头子在使坏，早就该致仕了，却总这样恋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郭嵩焘很愤怒。曾国藩两条扫帚眉锁成一条线，三角眼黯淡无光，嘴唇紧闭。

“姓袁的讲，文中丞听后说：‘寿阳相国老成谋国，所虑的是。’文中丞还说，姓曾的刚愎冷酷，不能相处，陈子皋是他的同乡同年，军饷拨慢点，就下此毒手。跟此人共事，得处处提防，并要德音杭布注意点。德音杭布说姓曾的城府深，心思摸不到。我当时听到这些胡说八道，直气得发抖。心想，这分明是文俊、德音杭布和祁隽藻上下串通一气，在算计我们。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们就会第一个弹劾。”

“这一伙魑魅！”郭嵩焘骂道。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良久，曾国藩长叹一口气，无力地说：“夕阳亭事，不久就会重演了。”

刘蓉心里一紧。他后悔刚才不该一股脑把话都倒出来，引起曾国藩这样大的伤感，便安慰道：“杨伯起生当乱世，又遭权贵所害，才弄得被迫自杀。今日天子圣明，祁寿阳虽然糊涂，究竟不是权奸，他与你个人无私怨，那年对你冒死直谏也很称赞。我想他只是对你这几年所做之事尚不甚了解，想到历史上常有拥兵作乱的事，提醒皇上注意罢了。即使不是你，换成另外一个汉人，他也会有这种疑心的。”

曾国藩说：“孟容这话倒也不错，虽然祁寿阳上次也在皇上面前说过我的坏话，不过，此人到底还不是耿宝一流人。”

“再说，皇上比汉安帝也英明百倍。”郭嵩焘插话。

“是的。”刘蓉继续说，“今后你事事注意点，一切小心谨慎，必可避祸趋吉，平安无事。”

“小心谨慎自是应该，不过，”曾国藩的紧张心绪已消除，代之而起的是极为委屈的痛苦，“当世如祁相国这样的人，学识才具，二位都很清楚，顶多当个‘平庸’二字，却天子信赖，群僚拥戴，位高秩隆，身名俱泰，且这种人尚不只祁隽藻一人。咸丰二年，国藩乃一在籍侍郎，本可不与闻国事，只是想到两朝恩重，斯文无辜，不忍心看鼎移贼手、孔孟受辱，才不自量力，以一书生募勇练团。实指望上下齐心，扫除凶丑。谁知在长沙时，鲍起豹不容，靖港败后，一片诟骂，湘勇进城者竟遭毒打。这两年在江西，步步艰难，处处掣肘。在地方上受如此苦不说，还要在朝中遭无端猜忌。唉！虹贯荆卿之心，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苌弘之血，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看来我死之日将不久矣。二位他日为我写墓志铭，如不能为我一鸣此屈，九泉之下，永不瞑目。”

说罢，神情黯然，怆叹良久。忽然，他离开酒席，走到书案边，奋笔疾书。然后，对郭嵩焘说：“刚才那幅字不要带了，我另送你一首诗。”

郭嵩焘和刘蓉接过看时，上面写着：

送郭筠仙离营晋京

域中哀怨广场开，屈子孤魂千百回。

幻想更无天可问，牢愁宁有地能埋。

夕阳亭畔有人泣，烈士壮心何日培？

大冶最憎金踊跃，那容世界有奇材！

郭嵩焘嗟叹，刘蓉饱噙泪水，三人望着冰冷的杯盘，再也无心吃下去了。突然，门外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曾国藩的心立即紧缩起来。

十一 重踏奔丧之路

“大人，瑞州紧急军报！”康福一阵风似的进门来，将一封十万火急请援书送到曾国藩手里。这是曾国华从瑞州军营里派人送来的。原来，在湖北战场上失利的罗大纲、周国虞率所部人马，从湖北来到江西，将瑞州城团团包围，扬言要攻下瑞州，千刀万剐曾老六，以报昔日之仇。曾国华见城外太平军人山人海，一时慌了手脚，火速派人请大哥救援。曾国藩对六弟遇事惊慌很不满意，但又不能置之不管，若真的瑞州城丢失了，六弟在湘勇中就站不起来。但眼下四处吃紧，哪方兵力都不能动。他想来想去，唯有李元度一军可暂时移动下。当曾国藩带着李元度的两千人马急急赶到瑞州城下时，罗大纲、周国虞已在先天下撤走了。他们原本路过瑞州，只不过借此吓吓曾国华而已，并没有真打瑞州的意思。这场虚惊过后，曾国藩心里更忧郁了，江西长毛气焰仍旧嚣张，军事毫无进展，银钱陷于困境，一向被视为奇才的六弟竟然如此平庸，自己与江西官场方枘圆凿，今后如何办？他遣李元度仍回南康，自己留在瑞州帮六弟一把。再不济，也是自家兄弟，今后还得依靠他来当曾家军的主将哩！

这天深夜，曾国藩跟六弟在书房谈了大半夜带勇制敌之道，正要就寝，康福来报：“蒋益澧在门外求见。”



晚清民俗：出殡旗手，叫做打执手的，他们多是被临时雇用的乞丐

“他怎么来了？”曾国藩深为奇怪，“快叫他进来。”

蒋益澧风尘仆仆地进得门来，向国藩、国华行了礼。曾国藩问：“芑泉，你不在南康侍候德音杭布，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回禀大人，”蒋益澧恭恭敬敬地回答，“我不是从南康来，而是从南昌来。”

“德音杭布又到南昌去了？”

“是的。大人先天走，他第二天就要我收拾行李，陪他到了南昌。”

“他这样迫不及待地到南昌去干什么？”曾国藩皱着眉头，像是问

蒋益澧，又像是自言自语。

“大人不知，”康福在一旁插嘴，“前几天，文中丞给他在胭脂巷买了一套房子，又用一千两银子在梨蕊院里赎了一个妓女，那烟花女据说是豫章一枝花。他早就想到南昌去，只是碍着大人在那里。”

“怪不得大哥一走，他就急急忙忙往南昌溜。”曾国华是曾氏五兄弟中对女色最有兴趣的一个，家有一妻一妾，还时常在外面寻花问柳。对德音杭布的艳福，他甚是羡慕。

“康福，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曾国藩笑着问。

“我是从彭寿颐那里听说的，他早两天到南昌去过一趟。”康福嘴边露出诡秘的一笑。

曾国藩望着蒋益澧，打趣地说：“芑泉现在跟着这位满大人，正好在花花世界里享受一下，为何深夜跑到这儿来？”

益澧红着脸说：“我岂敢忘了大人的嘱托，夤夜至此，有重要事情相告。”

众人都收起笑容。荆七给益澧送来饭菜。跑了两个时辰的快马，又累又饿，蒋益澧不讲客气，狼吞虎咽地连吃了几大碗饭。他抹抹嘴，对曾国藩说：“昨天夜晚，文中丞、陆藩台、耆臬台、史太守四人请德音杭布到南昌知府衙门喝酒。他有意不要我跟着，愈发引起我的怀疑。中途，我借送衣的机会进了衙门，偷偷地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没想到这些堂堂大员，酒席桌上谈的全是美食和女人，我听了大倒胃口。正想退出，忽听得史致谔问德音杭布：‘听说曾侍郎准备给朝廷上折，严令禁止淮盐进入江西，德大人知道有这事吗？’德音杭布说：‘有这事。这次郭嵩焘从杭州贩浙盐亏了本，据说是因为淮盐入赣的缘故。’德音杭布说完后，酒席间沉默片刻，然后是陆元烺的声音：‘看来曾侍郎打算在江西长期待下去。’只听见德音杭布叹了一口气，说：‘也是我的命苦，好好地在北京，却被皇上派到军营来受罪，也不知哪辈子作的孽。’耆龄说：‘是的哩！有一个娇滴滴的解语花，’

又不能天天陪着，还要趁人家离开南康的机会，急匆匆地来偷情，也真可怜。’满座哄堂大笑。”

“这些人，一说起女人来，就兴致高得很。”康福鄙夷地说。

“笑过之后，陆元烺说：‘德大人要想带如夫人回盛京享福亦不难。’德音杭布忙问：‘陆大人有何法教我？定当重谢。’陆元烺压低声音说：‘皇上要你来看曾侍郎，曾侍郎不再辛苦了，你的差使不就完了吗？’正是的。但那个姓曾的倔强得很，任是怎么打败仗，怎么碰壁，也是死不回头。他如何肯离军营？’曾侍郎自己当然不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军队，他肯拱手让给别人？若皇上不要他在军营了，他还待得住吗？’这话像是提醒了德音杭布。略停一会，他说：‘各位大人提供点材料，我给皇上上个折子，话说得重点，让皇上撤了他的督办军务的职，我便感激各位不尽。’”

曾国藩听到这里，脸皮绷得紧紧的，心里骂道：这个祸国殃民的德音杭布，不惜拿皇上的江山来换他个人的享乐，真正可耻可恶至极！口里却不动声色地问：“他们都编派些什么？”

蒋益澧说：“我竖起耳朵听，听见他们在杯筷之中凑了这样几条：一是纵容部属奸虐掳抢，举了鲍超一军攻下靖安为例。一是网罗一批痞子流氓无赖办厘局，公开卖官鬻爵，举了夏镇、吕伦为例。”

曾国藩心扑通扑通地跳：这两个例子都挨得上边，真的让皇上知道，撤职查办是完全可能的。

“这些鬼蜮！”曾国华气得一拳打在桌上，油灯也给掀翻了。荆七忙过来点灯。蒋益澧说：“更毒辣的还在后面。是陆元烺说的。这个老混蛋说：‘我听几个湘籍勇丁说，他们的曾大人诞生那天，老太公梦见一条龙从天上飞进曾府。曾大人是真龙下凡，日后有天子福分。德大人，把这条也写上去。或许今后真正篡皇位的，不是长毛，而是曾国藩。’”

“砰”的一声，曾国藩手中的茶杯掉在地上，打得粉碎，把大家都

吓了一跳。只见他脸色煞白，几乎昏厥过去。曾国华忙过来扶起大哥，蒋益澧赶紧停住嘴。过一会儿，曾国藩恢复过来，又问：“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蒋益澧说：“德音杭布听后，高兴地说：‘行了，仅这一条，就可以置姓曾的于死地。’接着又是一片劝酒劝菜声。我估计后面不会有再重要的东西了，也怕呆久了被人发觉，就悄悄地溜出来。今天下午，我便打马来瑞州。”

“你离开南昌，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我说回南康取东西。”

“好！你今天太辛苦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吃过中饭就回南昌。”

“大人，”蒋益澧着急了，“这批恶棍真是狼心狗肺，你就让他们这样上告皇上吗？”

曾国藩淡淡一笑：“他要告，我有什么办法呢？你放心去睡觉，容我慢慢对付他。”

蒋益澧走后，曾国华气愤地说：“大哥，不能由他们这样诬陷你，要给他一点厉害瞧瞧。”

康福也说：“德音杭布是满人，他果真上这样的折子，对大人是极为不利的。”

“岂止不利，杀头灭门都不为过。”曾国藩又是淡淡一笑，“前些年在湖南，鲍起豹、徐有壬、陶恩培他们虽不能容我，但尚不至于这般卑鄙阴毒。他们是明火执仗，表里一致。这些恶魔，则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倘若不是芑泉听到，岂不是死在他们手中，尚不知冤在哪里！正是康福说的，他们五人中有三个满人，且德音杭布又是皇上亲自派来的，皇上自然会相信他们的话。”

康福说：“陆元烺从前比陈启迈、恽光宸还客气一点，现在何以

变得这样黑心？”

曾国藩说：“查淮盐走私，查到他的致命处了。还有史致谔，原本也还马马虎虎过得去，我一查淮盐，他就又怕又恨了。关键还是在德音杭布身上。此人既贪又蠢，为了不在军营吃苦，真是不择手段，这人终究会吃大亏的。文、陆正是利用他的愚蠢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却一点都看不出，日后朝廷查出是诬告，惩办的又是他，文、陆都会赖得干干净净。”

“大哥，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看我们得先下手！”曾国华杀气腾腾地走到大哥身边。

“你说怎样下手法？”曾国藩两只三角眼里，射出冷气逼人的凶光。

“杀掉德！”曾国华低低地但却是沉重地抛出三个字。

曾国藩望着六弟，两把扫帚眉连成一条横线，阴沉沉的脸上没有一点表示。他抬起左手，慢慢地抚摸着垂在胸前的胡须。康福神色庄重地说：“六爷说得对。德音杭布一死，那个折子也就吹了，还为我们湘勇拔去一个眼中钉。大人，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我会像捏死一只蚊子一样干得干净利落。”

曾国藩仍旧在抚摸着胡须，仿佛那是一个智囊，可以给他以启迪和智慧，又仿佛那是千军万马，可以给他以勇气和胆量。终于，他将胡须向右边一甩，霍地站起来，两道阴森森的目光朝康福、曾国华扫了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走进卧室。这是一个经过反复考虑后而决定的杀人的信号，曾国藩身边的人都清楚。

“六爷，我明早和芑泉一起去南昌，你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康福摸了摸腰间的新腰刀问。曾国华沉思一会儿说：“你要耐着性子，寻一个好机会，最好让他死在文俊、陆元烺的衙门里。到时，我再要大哥给朝廷上个折子，告他一个谋杀之罪，让他们一世脱不了干系！”

康福、蒋益澧走后的第四天傍晚，文俊衙门的袁巡捕急匆匆地来到瑞州，哭丧着脸对曾国藩说：“曾大人，德大人德音杭布昨夜被人暗杀了！”

曾国藩心中甚喜，脸上故作惊讶地问：“德大人在南康好好的，怎么会被人暗杀呢？”

“德大人他，他不是死在南、南康，而是死在南、南昌。”袁巡捕一着急，说话就有点结巴。他有意慢点说，“德大人早在十多天前就到南昌来了。昨夜，文中丞请他来巡抚衙门议事。两人在书房密谈。一会儿，文中丞外出方便，回来一看，吓了一大跳，德大人已倒在血泊中断了气。文中丞立时命人封锁衙门，却找不到刺客的踪影，文中丞已下令四处严查。”

袁巡捕说到这里，凑近曾国藩耳边把声音放低：“文中丞因德大人死在他的衙门里，当时又无第三人在场，心里有点怕，怕说不清楚。”

干得好，康福有心计。曾国藩心里想，口里却严峻地对袁巡捕说：“德大人是朝廷派来的留都郎中，圣祖爷的后裔，当今皇上的叔辈，就是本部堂亦敬重他，兵凶战危之地，从不让他去。他住在南康，有一队亲兵专门保护，现在却无缘无故地死在文中丞的衙门里，又没抓到刺客，叫我如何向朝廷交代！”

说罢，拿出手绢来擦眼睛。袁巡捕见状，也只得陪着流泪，又结结巴巴地说：“文、文中丞自知保护不力，有负朝廷，故遣卑、卑职恭请大人到南昌商、商量，一起捉拿凶手归、归案。”

曾国藩冷冰冰地说：“瑞州军务繁忙，我如何离得开！”

袁巡捕哀求道：“文中丞一再叮、叮嘱卑职，务必请大、大人放驾。”

曾国藩心想，不去看来不行，今后朝廷追问起来，也不好回话。去呢，又有点心虚。他坐在椅子上，做出一副又哀又怒的样子，让心

情慢慢平静下来。他深恨自己胆气薄弱，缺乏董卓、曹操那种乱世英雄的禀赋。这事做得神鬼不知，天衣无缝，你怕什么来？曾国藩经过这样一番心理上的自责自慰后，胆子壮起来：“好！我明天和你同去南昌，一定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袁巡捕慌忙鞠躬：“多谢曾大人！”

“大哥！”曾国藩正要叫人收拾行装，准备明日启程，忽见曾国华哭着进了门。

“什么事？”堂堂五尺大汉，居然泪流满面，岂不是脓包一个！曾国藩真的有点看不起这个六弟了。

“大哥。”曾国华经此一问，哭得更厉害，“父亲大人去世了！”

“你说什么？听谁说的？”曾国藩猛地站起来，双手死劲抓着六弟的肩膀问。

“四哥打发盛三送讣告来了。”

曾国藩手一松，瘫倒在太师椅上，泪水从微闭的双眼中无声地流出来。好一阵子，他才睁开眼睛，轻轻地吩咐左右：“拿丧服来！”然后转过脸，对袁巡捕说：“国藩遭大不幸，不能应命前往南昌，请代我多多向文中丞致意，务必请他早日缉拿凶手归案，以慰德大人在天之灵。”

深夜，曾国藩从悲痛中苏醒过来。他前前后后冷冷静静地想了又想，如果说当年母亲去世最不是时候的话，那么父亲不早不迟死在这个时刻，真可谓恰到好处。目前局面，处处掣肘，硬着头皮顶下去，日后会更困难，无故撒手不管，上下又都会不许，不如趁此机会摆脱这个困境，把这副烂摊子扔给江西，给朝廷一个难堪。这水陆二万湘勇，除了他曾国藩，还有谁能指挥得下？到时，再与皇上讨价还价不迟。曾国藩的心绪宁静下来，他坐在书案边，给皇上拟了一个《回籍奔父丧折》：“微臣服官以来，二十余年未得一日侍养亲闱。前此母丧未周，墨经襄事；今兹父丧，未视含殓。而军营数载，又功寡过

多，在国为一毫无补之人，在家有百身莫赎之罪。瑞州去臣家不过十日程途，即日奔丧回籍。”他想起德音杭布之案，今日之境遇，是越早离开越好，决定不待皇上批复，即封印回家。

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个愁云惨淡、天地晦暗的日子。早几天气温和暖些，水边的杨柳枝已吐出星星点点的嫩牙尖，这几天又被呼啸的北风将生命力凝固了，偶尔可看到的几朵迎春花，也全部萎落在枯枝下。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鸟儿不敢出来觅食，全部蜷缩在避风的窝里，企望着艳阳天的到来。吃过中饭后，曾国藩告别前来瑞州送行的彭玉麟、杨载福和康福等文武官员僚属，以及文俊专程派来吊唁的粮道李桓和瑞州城的知府、首县等人，带着六弟国华、九弟国荃、仆人荆七踏上回家奔丧的路途。

兄弟三人都不说一句话，默默地骑在马上赶路。曾国藩的心更像满天无边无际的阴云一样，沉甸甸、紧巴巴的。他望着水瘦山寒、寂寥冷落的田野和马蹄下狭窄干裂、凹凸不平的千年古道，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这悲哀不是为了父亲的死。父亲寿过六十八岁，己身功名虽仅只一秀才，但儿子为他请得一品诰封和皇上的三次赏赐，整个湘乡县，没有第二人有如此殊荣。做父亲的可以瞑目，做儿子的也对得起了。曾国藩悲哀的是他自己出山以来的处境。

从咸丰二年十二月出山以来，五年过去了，其中的艰难辛苦，屈辱创伤之多，正如眼前的锦江水一样，倾不完，吐不尽。锦江水尚可以向人世间倾吐，自己肚子里这一腔苦水，向谁去倾吐呢？——“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也不愿向别人倾吐。望着不见一只航船的枯浅的锦江，他眼中出现了水面平静的湘江和波涛起伏的长江。这两条曾被她深情吟咏过的江河，差点儿吞没了他的躯体。两次投江，羞辱难洗，多少年后都将成为子孙后世的笑柄。满腔热血、一颗忠心为了收复皇上的江山，捍卫孔孟名教的尊严，却落得个皇上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陷于通国不容的境地。这几年除了痛苦，得到了什么呢？论官职，依旧只是个侍郎。江忠源带勇，从署理知县升到了巡抚。胡林翼带勇，也从道员升到了巡抚。这倒也罢了。还有许多像陶恩培、文俊、耆龄一类人，心地又坏，才智又庸劣，也

一个个加官晋爵，手握重权。天下事真是太不公平了。但是，想想自己，他又不禁摇头叹气。论功劳，武昌、汉阳、蕲州、田镇，收复了又丢失，最后还是别人再夺回的。来江西两年多，九江、湖口至今未下，长毛仍控制七府四十余州县，有何功劳可言！难道说长毛不能灭，大清不能兴吗？难道说今生就只配做一个书生，不能做李泌、裴度吗？

不远处的田塍上，一个农民牵了一头羸弱的水牛在走着。看着这头疲惫不堪的牛，曾国藩突然想起了衡州出兵那天，用来血祭的那头牛。水牛渐渐地消失在薄暮中，看不见了。曾国藩低头看着自己，猛然发现，这几年来，自己明显地瘦弱了。还不到五十岁，何以衰老得如此之快！脑子里又浮现了石鼓嘴下的那头牛，它即将断气，痛苦地抽搐着，两只榛色的眼球鼓鼓地望着苍天。曾国藩奇怪地觉得，那头牛仿佛就是他！

天色更暗，北风更紧，黄昏来临了。四周的山河、田地、房屋、道路慢慢模糊起来。出路在哪里？前途在哪里？曾国藩无法预卜，只觉得眼前天昏地暗，心情万般苍凉。他现在什么都不想了，也不要了，仅仅巴望着早点回到荷叶塘。他太疲倦了。他要在父亲的墓旁静静地休息一段时期，然后，再将这几年所经历的一切，作一番细细的回顾。

据曾氏年谱记载，其父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在家乡去世，十一日讣告传至江西瑞州军营。十六日，曾氏上《报丁父忧折》。二十一日，与弟国华自瑞州军营启行。二十九日，抵里门。

第十一章 进军皖中

一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入夏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近半个月，湘中一带又刮起了火南风。这风像是从一座巨大的火炉中喷出似的，吹在人的身上，直如火燎炭烤般地难受。山溪沟渠中的水，全被它卷走了，连常年行船

的涓水河，也因水浅而断了航。禾田开了坼。几寸宽的坼缝里，四脚蛇在爬进爬出。已扬花的禾苗，因缺水而显得格外的枯黄干瘪。什么都是蔫蔫搭搭、半死不活的，连狗都懒得多叫一声，成天将肚皮贴在地上，吐出血红的舌头喘粗气。人们在摇头叹息。上了年纪的人都说，三十年没有见过这样恶毒的火南风了，这是连年战乱不休，互相残杀，引起了天心震怒。火南风是上天对世人的惩罚啊！

午后，天气更加燥热，一向最能吃苦的荷叶塘农夫，这时也忍受不了烈日的无情炙烤，都躲在茅屋里不敢出来。四野静悄悄的，只有一声递一声尖厉单调的蝉鸣，从粉墙外的柳树叶上，传进黄金堂两边厢房里，和着屋子里混浊不清的老年男子的哼哼声，使这一带的空气益发显得滞闷难耐。

黄金堂东西两边共有十多间厢房，它是曾府中最好的住屋，东边住着曾国藩一家人，西边住着曾国荃一家人。去年秋天，曾国华应李续宾之邀去了湖北，紧接着曾国荃也重返吉安战场。这几天里，曾国荃的妻子熊氏就要临产了。两个月前，纪泽的妻子贺氏在黄金堂难产死去。贺家坳的张师公说黄金堂有鬼，贺氏是被那鬼捉去当了替身，贺氏也要在此找替身。熊氏很害怕，一心想请张师公进来捉鬼，但又怕大伯骂。因为曾国藩素来恪守祖父星冈公家教，不准巫师进门。妯娌们商量后，决定请张师公在曾国藩午睡时进府来做道场。

吃过午饭后，看着曾国藩睡下了，张师公带了一个小徒弟，偷偷地进了黄金堂，将熊氏卧房关好，在里面点起蜡烛线香，穿上法衣，仗着一把桃木剑，作起法来。一切都是轻轻地：轻轻地跳跃，轻轻地念咒，轻轻地敲锣。看看道场快要完了，谁知小徒弟一不慎，将搁放在柜顶上的一面锣碰了下来。在这安静的午后，这一面锣掉在铺着青砖的地上，犹如放炮打雷，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

“什么鬼名堂！”正在东边厢房里睡觉的曾国藩被惊醒了，他愤怒地坐起来，大声喊叫。西边厢房里，欧阳夫人、熊氏、伍氏几妯娌吓得不敢作声。欧阳夫人忙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没什么，一面破锣摔下来了。”

“锣为何摔下来？”曾国藩望着夫人脸色发白，神色惊慌，觉得奇怪。

“是老黄猫弄下来的。”欧阳夫人急中生智。

曾国藩走出东厢房，来到正厅。只见西边房门紧闭，门缝里隐隐约约透出一丝烟气来。曾国藩怒气冲冲地走过去，一脚将门踢开，身穿法衣的张师公和他精心布置的道场，立刻毫无遮拦地展现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这一气非同小可。他冲上前去，一把抓住张师公，破口大骂：“你是哪个？狗胆包天，敢在我家胡作非为！”

干瘦的张师公早吓得魂不附体，双膝跪在曾国藩面前，哀求道：“曾大人，小人不是私自闯进来的，是九太太要我来的呀！曾大人，您老饶命，饶命！”

张师公连连磕头，小徒弟看着这个凶神恶煞般的曾大人，早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熊氏也嚤嚤哭着，挺着大肚子，走到曾国藩身边：“大伯，都是我的不好，是我叫他来的。大伯，你就骂我打我吧！”

“你们这批蠢猪！”曾国藩瞟了一眼熊氏，又环视着站在一旁的欧阳夫人、伍氏，“祖父在生时，是怎么教训的？这两年，我们兄弟在江西不顺利，都是让你们这批贱人把师公巫婆引进黄金堂来弄坏的。厚二！”曾国藩高叫满弟曾国葆的乳名，曾国葆慌慌张张地跑来。

“把这个鸟师公给我赶出去！什么乌七八糟的道场！”说罢，铁青着脸回到了东厢房。

坐在竹床上，出了半天粗气后，曾国藩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回家守父丧以来，他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每一次回忆，都给他增加了一份痛苦。一年多里，他便一直在痛苦中度过。比起六年前初回荷叶塘时，曾国藩已判若两人。头发、胡须都开始花白了，精力锐减，气势不足，使他成天忧心忡忡。尤其令他不可理解的是，两眼昏花到看方寸大小的字都要戴老花眼镜的地步。他哀叹，尚不满

五十岁，怎么会如此衰老颓废！他甚至恐惧地想到了死。但他绝对不甘心。假若这时真的死去，他曾国藩千年万载都不会瞑目，他那缕屈抑不伸的怨魂，日日夜夜都会绕着高嵎山岫，飘在涓水河上，永远不会化开。是的，曾国藩怎么想得通呢？这些年来，为了皇上的江山，他真可谓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到头来，江西的局面一筹莫展，不仅粮饷难筹，连他本人和整个湘勇都受到猜忌。天下不公不平的事，还有过于此吗？

去年回家不久，他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赏假三个月，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他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遂援大学士贾桢的先例，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皇上不允。曾国藩心中暗自高兴，对付长毛，皇上到底还是知道缺他不可，于是趁机向皇上要督抚实权。说非如此，则勇不能带，仗不能打。谁知此时，何桂清正任两江总督，他利用两江的富庶，倾尽全力支持江南大营，雄心勃勃地要夺得攻下江宁的首功。江南大营在源源不断的银子的鼓励下，打了几场胜仗，形势对清廷有利。咸丰帝便顺水推舟，开了他的兵部侍郎缺，命他在籍守制。曾国藩见到这道上谕后，冷得心里直打战，隐隐觉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似的，孤零零，冷冰冰。

《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咸丰七年”下记载：“是年二月初四日，竹亭公薨。文正公在瑞州闻讣奔丧，忠襄公亦自吉安归。惠敏公原室贺夫人亦是年因难产逝世。冬间。忠襄公迁居黄全堂对面曾家坳头之庄屋。初，黄金堂之宅相传不吉，贺夫人即卒于是，其母亦卒于是。忠襄夫人方有身，恶之，延巫师禳祓。时文正丁艰家居，心殊忧郁。偶昼寝，闻其扰，怒斥之。未几，忠襄遂迁居焉。”“忠襄”为曾国荃的谥号，“惠敏”为曾纪泽的谥号。

咸丰七年三月十一日。曾氏收到由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曾国藩着赏假三个月，回籍治丧，并赏银四百两，由湖南藩库给发，俾经理丧事。俟假满后，再赴江西督办军务，以示体恤。”

当年五月二十二日，曾氏上折：“臣恭阅邸钞。上年大学士贾桢丁忧，皇上赏假六个月，令其回籍治丧。旋因贾桢奏请终制，又蒙谕旨允其所请，并指明御史邹俊杰传闻之误。臣假期将满，葬事未毕，合无吁恳天恩。援照贾桢之例，准臣在籍终制。”

后来，湘勇捷报频传。先是收复蕲水、广济、黄梅、小池口，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夺取了湖口，打下了梅家洲。四月，又一举攻

克九江城，林启容的一万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为此，官文、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赏加巡抚衔，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彭玉麟授按察使衔，均赏穿黄马褂。消息传来，曾国藩又喜又愧。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功；惭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的指挥下，反而打得更好。看来，对付长毛的能人多得很。

于是，曾国藩又添三分痛苦：照这样下去，湘勇很有可能在一年半载中便打下江宁；自己建的军队，却让别人驱使着，摘下那颗盖世硕果。这个滋味，曾国藩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品尝。他几次想向皇上请缨，但终究不敢下笔。这样出尔反尔，岂不贻笑天下？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曾国藩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心情愈来愈烦躁。这一向，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常常无端发脾气，弄得曾府上下，人人提心吊胆。但他毕竟还是有节制的，像刚才这样粗暴的行动、粗鄙的话，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今天发作，事出有因。

铜锣掉在地上之前，他正在做一个噩梦：江宁攻下了，最先冲进城里的，竟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接下来的是耀武扬威的旗兵、绿营，多隆阿、官文、桂明等人骑在高头大马上，神气十足地走在前列；江面上，何桂清指挥着胡林翼、李续宾、彭玉麟、杨载福等人在摇旗呐喊，城门外、大江里，四处是湘勇血肉模糊的尸首。一会儿，咸丰帝来到了江宁，接受了僧格林沁的献俘。皇上给每位立功者都赏了一件黄马褂。江宁城里，一片金灿灿的。忽然，曾国藩惊讶地发现，德音杭布也披着一件黄马褂，在向皇上哭诉着什么。皇上听着听着，大喝一声：“带曾国藩！”曾国藩心惊肉跳。正在这时，哐啷一声，他惊醒过来了……

欧阳夫人端来一碗冰糖莲羹。他吃了两口，心里略觉舒坦一点：“九弟妹还在哭吗？”

“还在哭，劝都劝不住，她说她一个人在这里害怕。”欧阳夫人拿起竹床上一把大蒲扇，轻轻地给丈夫扇着，“你们男人哪里晓得，女

人生孩子，和男人上战场一个样，肚子一旦发作，是生是死，难以预料，况且贺妹子死去不久，你叫弟妹怎么不怕？她说大伯不让捉鬼，她就打发人去叫老九回来壮胆。”

“真是妇道人家！老九为女人生孩子回来，他的脸往哪里放？”想起兄弟在前线打仗卖命，自己为这点事对弟妹大发脾气，太对兄弟不住了。曾国藩怀着歉意对夫人说，“你再过去对她说，刚才才是大伯不对。大伯这一向心烦，容易发脾气。再说，她违背祖训，偷偷请师公到家里来作道场也不对。若是真害怕，明天派一顶轿，送她回娘家去生孩子，满月后再回来，大伯为她母子接风。”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欧阳夫人感激地望了丈夫一眼，顺手接过空碗，说，“我这就去告诉九弟妹。”

“哥，那个骗人的张师公走了。”过了一会，国潢进来禀告，“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警告他，今后若再进曾府大门，我就打断他的狗腿。张师公说他再不敢来了。”

这些年，曾府四爷经营家政，比以往更神气、派头更大了。这不仅因为老六、老九每攻下一座城池后，便大量往家里搬运金银财宝，还因为曾家手握重兵，乱世年头，谁个不畏惧，不巴结？湘勇在外面打仗，湘乡县四十三都的反应，比上报给皇上的奏章还要来得快而准确。只要看到永丰河、涓水河上行驶着装满货物的船队，便可知湘勇最近打了胜仗。祖祖辈辈穷怕了的作田人，看着这些财物，眼热得不得了，都要把儿子、丈夫往湘勇里送。自己找上门的，辗转托人说情的，天天不断，把个曾四爷捧得晕晕乎乎。这一年多来，国潢见哥哥心情不好，时常生病，心里很着急，四处延医求药，打听偏方，一心巴望哥哥早日恢复健康，好重上战场，为曾家攫取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昨天，他又有了新发现。

“哥，蒋市街碧云观里来了个游方道士，有起死回生的绝技，什么疑难怪病，他都可以治得好。明天我陪哥去见见他如何？”

“一个游方道士能有这样高的医术？”曾国藩怀疑地问，“你听谁说

的？”

“雁门师亲口对我说的。”国潢坐到竹床另一头，神秘地说，“雁门师前几天到碧云观去寻访老友九还道长，见观里有一位面孔丑得出奇的新道长。九还道长介绍说，这是他的道友，新近从广西游历到此。雁门师见他脸虽难看，却仙风道骨，因而喜欢。丑道长也钦佩雁门师的学问。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雁门师留宿碧云观，又谈到深夜。谁知兴奋过头，雁门师的老气痛病发作了，急得九还道长手足无措。丑道长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根银针来，在雁门师的耳根上扎了一针。真是怪事！雁门师马上就不痛了。他于是知丑道人医术精湛，向道长求断根之方。丑道长开了一个药方。雁门师服了两三剂后，觉得精神大振，手脚轻便，仿佛年轻了十岁。雁门师昨天到碧云观去道谢，丑道人要他切莫外传，说从不替凡夫俗子看病。我昨天到蒋市街，恰遇雁门师出观。他悄悄地告诉我这件事，要哥亲到碧云观去拜访这位道人。”

曾国藩素来尊敬这位给他启蒙的忠厚塾师，既然是雁门师的亲身经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蒋市街离荷叶塘有十七里路。第二天，兄弟俩起个大早，乘两顶竹凉轿，趁着上午凉快的时候，赶到了碧云观前。

建在蒋市街的碧云观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观不大，几间草房，一圈竹篱，向来不大引人注目。三十年前，曾国藩还未考取秀才。一次，他挑了几十个自家编织的菜篮子赶蒋市街的集，想换几个纸笔钱。毕竟是读书人，总觉得做买卖是丢脸的事，曾国藩急着要脱手，把价钱压低，买主都围在他的摊子前面。这下惹怒了另外两个卖菜篮子的汉子。曾国藩和他们争辩。那两个汉子讲不过他，便来蛮的。正在这时，从碧云观里走出一位道长，喝退了那两个大汉，把曾国藩带进观里，请他喝茶，并劝他不要出来卖东西，这不是读书人做的事。曾国藩十分感激。后来，曾国藩进了翰林院，想寄点银子给道长修观，一打听，道长早已仙逝，便也作罢了。今日来到这里，见碧云观与三十年前并无多大差别，而自己却由昔日的英俊少年变得衰老不堪

了。曾国藩心里感叹不已。

兄弟二人推开虚掩的竹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沿篱笆种了一溜葫芦藤，青藤翠叶间，时而垂几个油绿发亮的小葫芦。这些小葫芦，两个圆球配合，上小下大，造型天然成趣，给碧云观增添盎盎生气。一个身材颀长的道人正在给葫芦藤浇水。道人背对着竹门，前面是高耸壁立的黛色山崖。好一幅令人羡慕的仙居图！曾国藩在心里赞叹。

闰五月初五日。内阁奉到咸丰皇帝对曾氏这道奏折的答复：“今该侍郎以假期将满，陈请终制，并援上年贾桢奏请终制蒙允之例。览其情词恳切。原属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现在江西军务未竣，该侍郎所带楚军，素听指挥。当兹剿贼吃紧，亟应假满回营，力图报效。曾国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贾桢可比。着仍遵前旨，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俟九江克复，江面肃清，朕必赏假，令其回籍营葬，俾得忠孝两全，毫无余憾。”

六月六日，曾氏上《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陈述自己办事的三大难处：一为事权不如提镇，二为非地方大吏，州县不听命令，三为印信常变不能取信于军营，并明确地向皇上提出：“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绝不能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

七月初一，曾氏收到咸丰帝对此折的批复：“前因曾国藩以假期将满，吁恳终制，当经谕令假满后即赴江西督办军务，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原因该侍郎督剿有年，楚军正资调度，墨经从戎，忠孝两全。兹据奏称江西各营安谧如常，毋庸亲往抚驭，并沥陈才难宏济，心抱不安，仍请开缺守制各等语。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遽请息肩。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先开兵部侍郎之缺，暂行在籍守制。”

《曾国藩年谱》：“嘉庆二十一年，公六岁。公在家塾，以陈雁门先生为公问字师。”

“道长，打扰了！”曾国潢走前一步，客气地叫了一声。

那道人转过身来，和蔼地说：“是找九还道长吗？他昨天出观访友去了。”

曾国藩看那道人，果然丑得出奇：脸上满是发亮的疤痕，一边眉毛稀稀拉拉，另一边则干脆脱落尽净，代之以粗糙的皱皮，嘴唇略向右边歪斜，下巴上横着一道裂痕，将胡须明显地划成两半。面孔虽丑，两只眼睛却分外明亮宁静，充满着睿智的光芒。遂忙拱手施礼，笑道：“我们兄弟不会九还道长，特来拜谒您。”

“找我何事？”丑道人放下手中的水壶，微笑着问。那笑容里满是和善、亲切。就凭这一脸纯真的笑容，曾国藩断定这是一个内涵深厚、宅心光明的人。

“昨闻雁门先生盛赞道长医道精深，有妙手回春绝技，家兄久患重病，特来拜谒，求道长法眼看一看。”曾国藩努力做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几句简简单单的话，害得他字斟句酌地说了很久。

“哈哈！”丑道人爽朗地笑起来，“雁门先生谬奖了，那天不过偶尔碰中而已，哪有什么医道精深、妙手回春。”

“仙师请了。”曾国藩略微弯了弯腰，说，“雁门师忠厚长者，从不谬许人，是他特为叫弟子前来恳请仙师，以悲天悯人之心，布春满杏林之德，好叫弟子早脱病患苦海，略舒平生鄙怀。”

丑道人收起笑容，正色看了曾国藩良久，轻轻地摇摇头，说：“我今日能与二位在此相会，也算是缘分吧，请随贫道进屋。”

说罢，自己先迈步进门，曾国藩兄弟跟着他进了草房。道房里无甚摆设，几件简朴陈旧的日用家具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正面粉壁上悬挂一幅古色古香的老君炼丹图。曾国藩心里叹道：“真个是仙家风味，清静无为！纸醉金迷、钩心斗角的世俗生活，在这里简直就是污秽不堪的痛疽。”

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曾氏给其弟国潢的信上说：“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丑道人让座斟茶完毕，拿出一方薄薄的棉垫来，平放在茶几上，让曾国藩伸出一只手搁在其上，自己在对面坐下来，微闭双眼，默默切脉，不再说话。许久，道人示意换一只手，又切起来，仍不说话。曾国藩见道人切脉的手上也布满疤痕。他心中好生奇怪：望闻问切，乃医家治病必不可少的程序，为何这个道人不望不闻不问，只顾切脉，而又切得如此之久呢？他注意观察道人的表情：从容安详，凝神端坐，似已忘却人世，遨游仙乡。曾国藩越看越觉得道人的脸型神态，尤其是那双眼睛，仿佛在哪里见过。他想了很久想不出。的确，

在他的所有故旧友人中，没有这样一张丑陋难看的脸。

时光已近正午，往日此刻，正是热得难受的时候，但今日坐在道房里的曾国藩，却感到身边总有一股习习凉风在吹，遍体清爽。四周异常的安静、温馨。窗外，可隐隐约约听见花丛中蜜蜂振翅飞翔的嗡嗡声；房里，小火炉上的百年瓦罐冒出吱吱的声响，传出沁人心脾的茶香。历尽战火硝烟的前湘勇统帅，此刻如同置身于太虚仙境、蓬莱瀛洲，心里偷偷地说：“早知碧云观这样好，真该来此养病才是！”

道人足足切了半个时辰的脉，这才睁开眼睛，望着曾国藩说：“贫道偶过此地，于珂乡人地两生，亦不知大爷的身份。不过，从大爷双目来看，定非等闲之辈，但可惜两眼失神，脉亦缓弱无力。实不相瞒，大爷的病其来已久，其状不轻呀！”

曾国藩心里一怔，国潢正要抢着说话，他用眼色制止了，说：“弟子眼光虽有点凶，但实在只是荷叶塘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徒。请问仙师，弟子患的是什么病？”

丑道人微微一笑，收起棉垫，慢慢地说：“大爷得的是怔忡之症，乃长期心中有大郁结不解，积压日久而成。”

曾国藩点头称是，甚为佩服道人的一针见血。

“大爷。”丑道人轻轻地叫了一声，使得曾国藩不自觉地挺起腰板，端坐聆听，“《灵枢经》说，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可见神乃人之君。《素问经》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贫道看大爷堂堂一表，肩可担万民之重任，腹能藏安邦之良策，只可惜精神不振，目光黯淡，蒙眬恍惚，语气低微，此乃失神之状也。贫道为大爷惋惜。”

曾国藩见丑道人谈吐高深，眼力非凡，想此人真非比一般，与之交谈，必定有所收益，遂问：“请问仙师，适才言在下之病，乃郁结不解所致，人为何会有郁结？”

“大爷问得好。”道人莞尔一笑，“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滞

而不通之意也。人禀七情，皆足以致郁，喜则气缓，怒则气上，忧则气凝，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行气紊乱，皆致壅滞，足以郁结。”

曾国藩又问：“在下近来常患不寐症，一旦睡着，又怪梦联翩，请问这是何故？”

“此亦七情所伤之故。”丑道人缓缓答道，“情志伤于心则血气暗耗，神不守舍；伤于脾则食纳减少，化源不足，营血亏虚，不能上奉滋养于心，心失所养，以致心神不安而成不寐。各种情志又多耗精血，血不养心，亦多致不寐之症。故《景岳全书》上说：‘凡思虑劳倦，惊恐忧疑，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总属真阳精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大爷睡中梦多，总因思虑过多之故；思虑过多则心血亏耗，而神游于外，是以多梦。”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连连点头，说：“仙师说得甚是深刻。在下之病，的确乃忧思而致气不活，血不足，心神摇动，精力亏欠。不过，在下年不到五十，尚思做点事情，盼望早日根治此病，略展胸中一点薄愿。请问仙师，有何药物可治疗？”

丑道人听后，开口笑了起来：“大爷胸襟，贫道亦知。然大爷之病，乃情志不正常而引起，无情之草木，岂能治有情之疾病？”

“难道就不能治吗？”曾国藩忧郁地问。

“可治，可治。”道人严肃地说，“大爷之病，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岐黄医世人之身病，黄老医世人之心病，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改行黄老之术，则心可清，气可静，神可守舍，精自内敛，百病消除，万愁尽释。”

丑道人这几句话，真使曾国藩有振聋发聩之感，不觉肃然端坐，病已去了三分。他恭敬道：“愿听仙师言其详。”

“《素问经》上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这既是立身之本，亦是处世之方。”丑道人两目灼灼有神地

说，“天文地理，自有专著论及，贫道不能详说。这人事之学说，依贫道看来，仅只黄老一家道中要害。故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旨，历数其他五家之长短，独对道家褒而不贬。此非太史公一人之私好，实为天下之公论也。《道德经》虽只五千言，却揭出人事中极奥极秘之要点，一句‘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便揭橥世上竞争者取胜的诀窍。可惜世人读《道德经》者多，懂《道德经》者少，以《道德经》处世立身者更少。大爷想必从小便读过此书，谅那时年轻不更世事，不甚了了。请大爷回去后，结合这些年来的人事纠纷，再认真细读十遍，自然世事豁达，病亦随之消除。”

道人不疾不徐、从容平淡的一番话，对于满腹委屈、百思不解的曾国藩来说，犹如一滴清油流进了锈坏多年的锁孔，顿时灵泛起来。他起身打躬道：“谢仙师指点。”

“大爷请坐，如此客气，贫道怎受得了。”道人和蔼地招呼曾国藩坐下，解开床头上的小布包，取出一部蓝布封面的书来，双手递过，“大爷，贫道平生一无所有，只有这本宋刻《道德经》乃先师所珍传。当年先师曾有言，日后遇到有根底之人，可以将此书赠送。今日得遇大爷，亦是贫道三生有幸，愿大爷精读善用，一生成就荣耀、平安泰裕，都在此书之中。”

曾国藩起身接住，丑道人的眼角边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谄笑。

“道长，你还给家兄开个单方吧！”曾国潢见道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送的是一本《道德经》，而不是医书，心中着急：若这样回去，岂不白来了一趟！

“二爷不必着急。”道人瞟了一眼曾国潢，“我想令兄心中已明白，这部《道德经》便是最好的单方了。虽然如此，贫道还得为大爷开一处方。”

道人磨墨运笔，很快写出一张处方来，交与曾国藩。曾国藩接过处方，问：“弟子还想冒昧请教仙师，眼下天气炎热，万物焦燥，弟子更是五内沸腾，如坐蒸笼，为何今日在仙师处，总觉有凉风吹拂而

不热呢？”

“大爷所问，一字可回答。”道人套上笔筒，说，“乃静耳。老子说：‘清静天下正。’南华真人发挥得更详尽：‘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世间凡夫俗子，为名，为利，为妻室，为子孙，心如何静得下来？外感热浪，内遭心烦，故燥热难耐。大爷或许忧国忧民，畏谗惧讥，或许心有不解之结，肩有未卸之任，也不能静下来，故有如坐蒸笼之感。切脉时，贫道以己心之静感染了大爷，故大爷觉得有凉风吹拂而不热。”

“多谢仙师指点，弟子受益匪浅。”曾国藩说。心里叹道：真是惭愧！过去跟镜海师研习静字之妙，自认已得阃奥，其实连门槛都没入。到底方外人，排除了俗念，功夫才能到家。

欧阳兆熊在其所著《水窗春吃》卷上《一生三变》中说：“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辞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痛。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骆文忠”即骆秉章，“文忠”为其谥号。“左恪靖”即左宗棠。同治三年十月。左宗棠受封一等伯爵，名曰“恪靖”。光绪四年三月，因收复新疆，立功晋升为二等恪靖侯。

道人微笑着说：“还是我方才说的两句话：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有的身病起源于心病，故还得治本才能奏效。大爷回去后，多读几遍《道德经》和《南华经》，深思反省，再益以所开的处方，自然身病心病都可去掉。”

曾国藩又鞠一躬，发自内心地说：“多谢了！”

丑道人说：“时候不早了，大爷兄弟也请回家，贫道今日和大爷兄弟一起离开碧云观，回庐山黄叶观去，从此采药炼丹，不复与世人交往矣。”

说罢，和曾国藩兄弟走出碧云观，稽首告别，飘然北去。曾国藩望着远去的道人，又一次觉得那洒脱的步伐也似曾见过。

二 曾国藩细细地品味《道德经》《南华经》，终于大彻大悟

曾国藩回到荷叶塘，关起门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地读着丑道人所送的《道德经》。果然如道人所言，此时重读它，似觉字字在心，句句入理，与过去所读时竟大不相同。



庄子

曾国藩早在雁门师手里就读过《道德经》。这部仅只五千言的道家经典，他从小便能够倒背如流。进翰林院后，在镜海师的指点下，

他再次下工夫钻研过它。这是一部处处充满着哲理智慧的著作，它曾给予曾国藩以极大的教益。类似于“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格言，他笃信之，谨奉之，而对于该书退让、柔弱、不敢为天下先的主旨，仕途顺遂的红翰林则不能接受。那时的曾国藩一心一意信仰孔孟学说，要以儒家思想来入世拯世。对自身的修养，他遵奉的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对社会，他遵奉的是“以天下为己任”。也正是靠的这种持身谨严，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意民情，使得他赢得了君王和同僚的信赖，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扶摇直上。咸丰二年间，正处于顺利向上攀援的礼部侍郎，坚决地相信“治乱世须用重典”的古训以及从严治军的必要性，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这一年里，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我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他也想到了老庄，甚至还想到了禅学空门。但是他，一个以捍卫孔孟名教为职志的朝廷重臣，一个以平叛中兴为目标的三军统帅，能从老庄消极遁世的学说中求得解脱吗？不，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些日子，在实实在在的民事军旅中亲身体验了许多次成功与失

败的帮办团练大臣，通过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咀嚼，终于探得了这部道家经典的奥秘。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的道理。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老子真是把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者。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龃龉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觉得胸中的郁结解开了许多。

读罢《道德经》，他又拿起《庄子》来温习。这部又称为《南华经》的《庄子》，是他最爱读的书，从小到大，也不记得读过多少遍了。那汪洋恣肆的文笔，奇谲瑰丽的意境，曾无数次地令他折服，令

他神往。过去，他是把它作为文章的范本来读，从中学习作文的技巧，思想上，他不赞同庄子出世的观点，一心一意地遵循孔孟之道，要入世拯世，建功立业，泽惠斯民，彪炳后昆。说也奇怪，经历过暴风骤雨冲刷的现在，曾国藩再来读《庄子》，对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著，有了很多共鸣之处。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此，才能既做出壮烈奋进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曾国藩为自己的这个收获而高兴，并提起笔，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老庄深邃的哲理，如一道梯子，使曾国藩从百思不解的委屈苦恼深渊中，踏着它走了出来，身心日渐好转了。

这天夜里，曾国藩收到了胡林翼由武昌寄来的信。信上说浙江危急，朝廷有调湘勇入浙的动议。他已向皇上奏明，请命曾国藩再度夺情出山，统率湘勇援浙。为加强此奏的分量，他说服了官文会衔拜发。

曾氏的这段话，见于他的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记。

曾国藩从心里感激胡林翼对自己的关心和照顾，在这样的时候能仗义上疏，请诏复出，简直有再生之德。尤为难得的是，他能说动名为支持湘勇、实则嫉妒汉人的满洲权贵官文一起会衔，真个是用心良苦，谋划周到。湖北能有今天的局面，湘勇能在江西走出低谷，全凭着武昌城内官胡水乳交融的合作。此刻，曾国藩的脑子里，浮起了胡林翼屈身事官文的往事。

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出身军人世家，年纪轻轻便作了殿前蓝翎侍卫，累迁至头等侍卫，出为广州汉军副都统，走的是满洲贵族子弟的特权道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杨需被撤职后，他由荆州将军任

上调湖广总督。此人于游冶享受样样精通，就是于打仗治民不通，占着湖广总督的高位，什么事都不做，却又出于满洲权贵防范汉人的本性，对胡林翼事事横加干涉，弄得胡处处为难。一气之下，胡要幕僚起草奏折，向皇上告状。幕僚劝告：江南汉人手握重兵，朝廷如何放心得下？官文名为总督，实是朝廷派到湖广监视汉人的耳目，告官文的状，只会徒增皇上的反感。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官文的支持，督抚同心，共成大业。胡林翼经此指点，立刻醒悟。不久，官文三十岁的六姨太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热闹一番。谁知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无好感，耻于为一个年轻的姨太太祝寿。生日这天，日上三竿了，总督衙门还冷冷清清。官文心里着急，六姨太气得嘤嘤哭泣。将近正午了，武昌城里的重要官员，仍无一人登门。官文无法，只得降尊纡贵，派人四处再请。正在这时，一顶绿呢大轿抬来，前面仪仗森严，后面跟着几顶花呢绣轿。一个家丁飞奔过来，递上一个名刺。管家接过一看，上面赫然写着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大名。管家喜出望外，连忙进府报告官文。官文欢喜异常，亲到大门外迎接。胡林翼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六姨太破涕为笑，在二门外恭迎胡家太夫人、夫人。听说巡抚以如此隆重的礼仪庆贺官文六姨太的生日，不到一个时辰，湖北藩司、臬司、粮道、盐道、汉阳知府、武昌知府全部来齐了。六姨太得了个全脸面。宴席上，胡太夫人、静娟夫人尽选些好听的话恭维六姨太，把个六姨太喜得合不上嘴。临别时，胡太夫人又郑重邀请六姨太到巡抚衙门去做客，六姨太乐滋滋地接受了。

第二天一早，一顶花呢大轿将六姨太抬进巡抚衙门，胡太夫人、静娟夫人设盛宴款待，陪着玩牌听曲，扯家常。六姨太自幼丧母，见胡太夫人这样喜欢她，便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又叫她拜见了兄长胡林翼。胡太夫人送给六姨太一副金镯金耳环金戒指，算是给义女的见面礼。六姨太回府后，在枕边对着官文说起胡家母子的千好万好。并说，从今以后两家认了亲，就是一家了，就不要再为难胡林翼了。官文对这个娇媚聪敏的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果然从此再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军事民事，全付与胡林翼一

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画诺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武昌城里督抚关系之亲密，为全国之首。

先前，曾国藩听到官胡这段故事后置之一笑。他笑胡林翼太软弱了，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岂不太失堂堂大丈夫的气节！现在，他明白了，这正是胡林翼的高明之处，也是胡林翼胜过他的地方。“柔弱胜刚强”，胡林翼早已深懂此中之昧，并运用得相当熟练了。

“润芝啊，你竟比我早得道！”曾国藩高兴得拍着几案，不自觉地喊出声来。这一拍不打紧，把一支正燃着的蜡烛给震倒了，恰跌在摊开的《道德经》上。曾国藩心疼地抚摸着，却意外地在一个烧残的夹层之中发现一块薄薄的白绢。他小心地将白绢抽出，见上面写着几行字：

涤生侍郎大人麾下：

山人有幸，又与大人相晤，只是面容为山火所毁，不知惊吓故人否？尝思以陌路相接谈，或更少成见梗阻，故未能相认，尚乞谅解是幸。山人为此次晤谈，计谋日久，思虑至深，所谈者，句句为医病，亦句句为立身。满人主中原两百年之久，何尝轻授兵权于汉人？大人虽雄才大略，连克名城，然亦气运转移，得乘时之利也。湘勇系大人所手创，听大人所调遣，替大人立功，亦为大人招妒也，此故岷樵、润芝位列封疆，而大人仍客悬虚位也。当此之时，战战兢兢犹恐不及，岂能四处开罪人耶？《道德经》一部，可以五字概括：柔弱胜刚强。前此不十分顺心，盖全用申韩之故也。山人试问大人：古往今来，纯用申韩，有几人功成身全？大人不久将再次奉命出山。山人夜观天象，见荆楚将星倍添光彩，知大人时运已至。望从此明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如此，则六年前山人为大人许下之愿，将不日实现。盼好自为之。

江右陈敷顿首谨拜

“怪不得我觉得似曾相识，原来是广敷先生，他竟然如此用心良苦地来启迪我，真难为了他！”曾国藩喃喃说着，笑出声来。这段日子里，他仿佛真如陶渊明所说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过去的一切，已大悔大悟，大彻大明了，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地。

不出陈敷所料，几天后，援浙诏命由湖南巡抚衙门递到荷叶塘。

经过这番痛苦锻炼的曾国藩相信，他必能以更为圆熟的技巧、老到的功夫，在东南这块充满血与火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迥异往昔的精彩之剧来。

三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李秀成

当九江被攻下的时候，太平军在江西已处于不利局面，罗大纲、周国虞奉天王之命，率领在赣的三万余名太平军官兵，从饶州、广信一带，与李秀成在浙江的部队会合，北卫天京，南辟福建。

李秀成，广西滕县人，是内讧以后崛起的重要军事将领。此人智勇双全，对天国忠心耿耿，受到天王的器重。天京内讧后，在广大将士的衷心拥戴下，石达开进京主持朝政。但这时的洪秀全被内讧吓怕了，再也不敢完全相信异姓人，他名义上尊石达开为义王，实际上却

把权力交给了两位昏庸贪劣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封他们为安王（后改封为信王）、福王（后改封为勇王），监视石达开。石达开气愤至极，率领十多万精兵离京出走。天国又一次面临危局。洪秀全当机立断，重新组建最高军事领导集团，任命赞王蒙得恩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前军主将，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后军主将，李秀成堂弟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昌辉的弟弟韦俊为右军主将。

罗大纲、周国虞与李秀成会合后，声势浩大，浙江告急。朝廷欲急调湘勇赴浙江，但浙江提督周天受资望浅，不堪统率，只得任命钦差大臣、江南大营提督和春指挥。恰逢和春患病，不能受命。胡林翼趁此机会，联合官文火急上奏，请起复曾国藩，又鼓动骆秉章支持。湘勇出湖南后，骆秉章于钱粮支持甚厚，曾骆关系大为改善。骆亦不愿湘勇落于满人手里，便欣然上奏，并答应湖南继续全力支持饷糈。朝廷环顾四方，的确再无合适的人可以代替曾国藩，于是再次赏他一顶兵部侍郎空衔，命火速奔赴前线；同时又谕令官、胡、骆，既作保人，则必须确保湘勇的粮饷。

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接到上谕，初七日便整装离开了荷叶塘。他不再向朝廷讨价还价，要督抚实职了，反而生怕收回成命，离家前便打发荆七赍着“奉命援浙，即日择将出兵”的奏疏，先行赶到长沙，借湖南巡抚衙门的官封拜发。曾国藩之所以立即受命上路，除急于重统湘勇以酬夙志外，还有一件事，使他确信此次援浙，是走向立功坦途的一个吉兆。

六年前，还是在为江氏守丧的时候，曾麟书对曾国藩兄弟说，四十年前，他去南岳烧香拜菩萨，在上封寺求得一签。签云：双珠齐入手，光彩耀杭州。曾麟书欣喜异常，回来对江氏说：“我今后必有两个儿子在浙江做官。”

“真是灵验！”曾国藩心想，“可惜父亲死了，不然，看着儿子带勇入浙，该有几多高兴！”

去年春天，曾国藩不待皇上批准，匆匆回籍奔丧的事，引起左宗

棠大为不满。他肆口谩骂曾国藩自私无能，临阵脱逃。左宗棠是个从不掩饰情感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顾一切，骂曾国藩骂得起劲的时候，他甚至把这个曾令他佩服的老友说得一无是处，连曾国藩多年自我标榜的忠敬诚信，也被他一概斥之为虚伪。左宗棠如此带头攻击，一时间长沙官场哗然和之，给蛰居荷叶塘守丧的曾国藩极大的刺激。他本已身心憔悴，经此打击，更添一重痛苦。曾国藩恨死了不念旧情的左宗棠，也恨死了不明事理的长沙官场，发誓永不与左宗棠说话，也永不与长沙官场往来。

在前往长沙的途中，就如何会见左宗棠一事，曾国藩思考了很久。先前的发誓自然已经过去，既然复出带兵，怎能不与左宗棠说话？已经大彻大悟的曾国藩，对左宗棠一年前骂他的所有的话都可以不再计较，唯独对“虚伪”二字难以释怀。他一生最恨别人虚伪，想不到这个最招他厌恨的字眼，竟然由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加于自己的头上，如何不令他气愤伤心！想到这里，曾国藩决定把与左宗棠的会见降到最低的规格，学孔子见阳货的办法，俟其外出时，到他的家里走一趟，然后留一张名刺，匆匆离开。这是一个最妙的办法，说见了又未见，说未见又见了。转念一想，这个办法不好。心高气傲、明察秋毫的左宗棠一眼就会识破这个陈旧的小花招，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无论对湘勇，还是对他个人，左宗棠都是有大恩在前的；何况人才难得，对江西战事的几次建议，当时不在意，现在想起来，吃亏就吃在没有听这个今亮的话。左宗棠信中反复谈用兵之道贵在审势，而自己恰恰就在审势这一点上欠缺功夫。这是一个古今少见的将才！今后还得要重用他，让他带一支人马独当一面，万不可冷淡！

瞻前顾后地想了很久，曾国藩决定把这次与左宗棠的会见，当做自己转向黄老之术的第一步，实地检验一下究竟效果如何。

昨天夜晚，骆秉章打发人告诉左宗棠，说是曾国藩在拜会他的时候说过，今上午亲来左府看望老友。骆秉章深知左宗棠的倔脾气，特为关照，希望他不再计较去年的事，把这次曾的主动来访，当做捐弃

前嫌、和好如初的好机会。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恨意仍未消，他不大情愿见曾国藩。今年三月，他把妻儿从东山接出，和陶桃夫妇一起，住在戡子桥外的陶公馆里。一大早，左宗棠打发陶恭在门外十字路口探听曾国藩来访的情况，随时向他报告。他自己则带着前几天从湘阴来的老表吴伟才，一同巡查后花园的施工。

陶公馆后面有一大片荒芜的土地，过去陶桃没有理会它，左宗棠看着荒在那里可惜，便自己设计了一个花园，命人按图施工。现在，这个花园就要全面竣工了。

花园的正中是一个大水池。盈盈清水中养着几百尾鱼，青翠的荷叶罩在水面上，益发增加几分幽静。正当盛夏，粉红色的荷花满池绽开，如同西子湖从杭州移到了长沙。左宗棠看着欢喜，给它取个名字，叫“武侯池”。凿池开挖出来的泥土就堆在旁边，形成一座小小的山岗，上面栽些青篁幼松。再热的夏日南风，经过松竹的过滤，也增添三分清凉。左宗棠称它为“卧龙岗”。卧龙岗下有一栋竹篱编就、茅草为顶的房子。房子里正中矮几上摆一张古琴，壁上挂着主人最喜爱的“隆中对”古画。这个茅屋被命名为“隐贤庐”。

咸丰八年六月十七日，曾氏上《恭报起程日期折》。折中抄录了一段诏命：“前因江西贼匪窜入浙江之常山、开化。围逼衢州府城，迭由江南徽州等处调拨援师驰往救援，恐官军无所统属，特加漳州镇总兵周天受提督衔，督办浙江防剿事宜。嗣因处州失守，并攻陷金华所属之永康、武义二县，恐周天受资望较浅，未能统率众军，复谕和春前往督办。兹据和春奏，现在患病未痊，刻难就道。东南大局攸关，必须声威素著之大员督率各军，方能措置裕如……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在这道奏折中，曾氏还写道：“伏念浙江完富之区，关系东南大局，贼势方张，亟应迅筹援剿，遵即于初七日自家启程，十二日抵长沙，与抚臣骆秉章会商。”并向朝廷表态：“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

咸丰八年六月初四日，曾氏给九弟国荃的信上说：“圣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余之丧，又令起复，以免避事之责。感激之忱。匪言可喻。”又说：“先大夫少时在南岳烧香，抽得一签云：‘双珠齐入手，光采耀杭州。’先大夫尝语余云：‘吾诸子当有二人官浙。’今吾与弟赴浙剿贼，或已兆于五十年以前乎？”

左宗棠的官职虽只是一个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实则此时已名动九重。早在咸丰五年，御史宗稷辰向朝廷推荐人才，他的名字便赫然列在首位。自那以后，每逢两湖有人进京，咸丰帝则询问左宗棠。前不久又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郭嵩焘，详细问明左宗棠的情况，鼓励他努力办事。当得知左常以举人功名自憾，极欲会试时，咸丰帝竟然宽慰道：“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这等才能，务必充分发挥才是。”这些话传到左宗棠耳中，自然更激发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雄心壮志，也促使他更加自命不凡。他今年虽已四十七岁，精力却仍旺盛过人。几个月前，张氏妾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近半百的人再添男丁，他欢喜无尽。

两老表并肩来到武侯池边的一座石牛雕像旁。这是一头壮实的大水牛，头、腹、尾、四蹄都雕得极好，尤其那对弯曲的角，在头的两侧画出两个圆圈，既逼真又很具美感。整个石牛的尺寸，与一头真牛的大小完全一样，再加上用黑色岩石雕出，远远地看起来，还真是一头刚从池中沐浴上岸的耕田牯牛哩！

“表哥，你的后花园有武侯池、卧龙岗、隐贤庐，这我晓得，你是当今的诸葛亮，缺不了这些名目。但为何要雕一个石头牯牛放这里？从小起，牛还见得少吗？一个石头牛有么子好看的！”老表吴伟才指着石牛问。

左宗棠的这个表亲是他的三姑母的次子。说来也真是凑巧，两个人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所生。吴伟才家住湘江东边，左宗棠家住湘江西边，生日那天，两家报喜的人居然在江边相遇。过几年长大了，都争当表哥，谁也不愿做表弟。左宗棠对吴伟才说：“我们也不要争了，谁的书读得好，谁就当哥哥。”结果每次考试，左宗棠总是第一，吴伟才终于服了输，称左为兄。吴伟才读书不成，加之后来家道中落，于是改行做了屠户。

表兄弟俩有一次一同请人算八字。左宗棠报了壬申年辛亥月丙午日庚寅时之后，瞎子用手掐了半天，突然大声说：“恭喜恭喜，这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八字。”左宗棠大喜。

吴伟才也高兴，忙对瞎子说：“我的八字也是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你也给我算算。”

瞎子也掐了半天，再摸摸他的头，又摸摸手，叹口气说：“八字虽好，可惜生的地方没选好。请问你是生在河东，还是河西？”

“河东。”吴伟才答。

“这就对了。”瞎子翻了翻两只白眼珠，说：“生在河西者，杀人万万，出将入相；生于河东者，杀牲万万，屠猪宰羊。”

三十年后，果然左宗棠拜相封侯，吴伟才也当了一世的屠户。左宗棠特为赏那瞎子五百两银子。不料瞎子命不好，生病无钱治，早死了，也没有妻儿。左宗棠便给他砌了一座好坟墓，墓前立了一块高高的石碑。吴伟才气不过，夜里偷偷把碑给砸了。

这是个传闻故事，想必不是真的。世上真有这等料事如神的瞎子，他早就为自己寻找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了，何至于贫病交加，无家无室！

当时左宗棠听了表弟的提问后，正色道：“这你就不懂了，我原本是牵牛星下凡。”

“牵牛星下凡？你是如何晓得的？”屠户很惊讶。

“我三十岁生日那年，太白金星亲自托梦给我，说我前生乃是牵牛星，今生注定要为世人吃苦负重。”

吴伟才看他神色庄重，并无半点说笑话的味道，感叹起来：“怪不得我和你八字相同，命却相差这样远，原来你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我哪能跟你比！”

左宗棠抚摸着石牛的弯角，没有说话，那样子显然是赞同老表的这番感慨。

“老爷，曾侍郎已到了营盘街。”陶恭急急忙忙地跑进后花园禀

告。

“是坐轿，还是骑马？”左宗棠停止抚摸石牛，双目闪亮地望着陶府家人。

“曾侍郎是坐轿来的，坐的绿呢大轿。”

“你去传我的话，关闭大门小门，今日任何客都不见，叫他曾侍郎打轿回府！”左宗棠斩钉截铁地下命令。

“是！”陶恭虽然遵令，两脚却并未移动。他深为不解：曾侍郎专程来访，为何要关门不见？

“站着干什么？快去！”左宗棠挥手，“关门是门房的事，你依旧到外面去观察，有什么动静，再来禀报。”

王家璧《狄云行馆偶刊》一书《同禄命小记》：“湘阴吴伟才，左恪靖伯三姑母次子也。与恪靖伯同以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时生。所居相距八里许。两家报喜者，相遇于途中玉石桥。其八字则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与恪靖同。至道光壬辰，恪靖伯与兄景乔（宗植）中书君同举于乡，而伟才改业屠。恪靖伯督浙闽时，伟才尝一至闽。恪靖伯勋业烂然，所杀贼以千万计，而伟才禄命中之杀刃，仅用之于屠豕，何也？昔与文潞公同命者，仅得与同席而食者数十日。与此事皆可解而不可解。大小戊子，雌雄甲辰，又何足云也。伟才好大言，尝曰太公隐于屠沽，何独余也。今尚健在，虽不在屠肆，而亲旧岁时用牲，或召之，辄欣然鼓刃而往。同治八年十月十四日，恪靖伯言于甘肃涇州瓦云驿营次，时南北路官军皆连获大捷，甘境行肃清矣。”

陶恭出去了。吴伟才说：“表哥你这样做，曾侍郎会要见怪的。”

“让他见怪去好了。”左宗棠又细细地审看起石牛来，对老表说，“你看它的下巴是不是还要肥一点才好？”左宗棠边说边摸着自己胖胖的下巴，仿佛那头牛就是以他为原型雕的一样。

“老爷，曾侍郎在司马里口子上下了轿，徒步向这里走来。”一会儿，陶恭又进来禀报。

“什么！他下了轿？”左宗棠大出意外。略停片刻，又问，“他穿的什么衣？官服，还是便衣？随从有多少人？”

“他没有穿官服，穿的是一件灰灰的长褂子，也没有随从，一个人。”陶恭在陶府当了二十年的差，办事能干，观察事物也仔细。

“没有看错？”左宗棠拉长声调问。

“没有看错。”陶恭回答得干脆。

左宗棠沉吟一会，断然说：“打开右边的侧门迎接！”

“季高，四年多不见，你比先前还显得年轻了！”曾国藩刚从右侧门槛进来，一眼看见左宗棠，便抢先打招呼。那笑容的真切，声调的亲热，仿佛在他们的友谊中从来就没有过裂痕似的，一如以往的亲密无间。

“涤生，是你来了！”对于曾国藩的如此态度，左宗棠颇感意外，连声说，“书房坐，书房坐。”一边高喊献茶，一边忙将自己手中的旧蒲扇递过去。

“这么热的天气，你还放驾，难为了！”左宗棠望着曾国藩说。心里想：四年多不见，他的确是衰老多了。这样想过后，觉得自己去年对他的肆意攻讦有点过分了。

“昨天下午见过骆中丞后，我就要来看你。骆中丞说你这两天偶有不适，劝我晚上莫打扰了。”曾国藩轻轻摇着大蒲扇，关切地问，“今天好些了吗？”

“好多了，明天就去衙门办事。”

这时，陶恭端来一大盆切好的西瓜。左宗棠招呼曾国藩吃西瓜。曾国藩没有客套，拿起一块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看着曾国藩全无芥蒂的神态，左宗棠心里隐隐升起一股歉疚，说：“伯父安葬妥帖了吗？这一年多来，琐琐碎碎的事情很多，也没有给他老人家去磕个头，真是很对不住。”

“哪里，哪里！”曾国藩拿起毛巾擦擦嘴巴，说，“我这次能够得以

为父亲办理身后之事，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顺，全是靠的你赐予呀！”

“这话从何说起？”左宗棠一时不解。

“季高，那一年在水陆洲，不是你一番开导，我早就作一个不忠不孝的罪人死了，哪还有为父亲送葬的时候！”

曾国藩的态度极为诚恳真挚。左宗棠见他此时此地，绝口不提自己去年对他的攻讦，反而以感激的心情回忆那夜船舱里的责骂，不禁大为感动起来。他是个直性情的人，觉得应该表示一点自己的歉意。“涤生，你去年从江西回来，我当时认为有些不妥，说了几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不会介意吧！”

“季高，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们二十多年的交往，情同骨肉，那几句话还能记在心里？况且，你说的都有道理。”曾国藩真诚地说，“就如当年一样，你话虽说得重了点，但纯是一片好心。这几年，你在很艰难的条件下，为湘勇筹拨了二百九十万两饷银。你为江西战场作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你的几点军事建议，我后悔没有早采纳，不然九江、湖口早就拿下了。”

“正是这话！”左宗棠素来不会谦虚客套，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的，嘴里便怎么说，“实话对你讲，润芝、雪琴他们之所以连克长江沿线城镇，就是用我的主动出击的主意。涤生，稳扎稳打，是你的长处，不能出奇制胜则是你的短处。要想百战百胜，必须两者相结合。这次复出带兵，我希望能更多地注意审时度势，出奇制胜。”

“你说得很对，我的失败，就在于太平实，缺乏奇策。在这方面，你今后还要多给我指点指点。”这句话，一半是为了讨得左宗棠的欢心，一半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这段时期来，他检讨自己的过失，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

《左宗棠年谱》中附录郭嵩焘咸丰八年致左宗棠信函，内中说：“初三日，再召见养心殿西暖阁，温谕移时。问曰：‘汝可识左宗棠？’曰：‘自小相识。’上曰：‘自然有书信来往。’曰：‘有信来往。’曰：‘汝寄左宗棠书可以吾意喻知，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系功名心淡。’曰：‘左宗棠亦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在湖南办事，

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上曰：‘左宗棠才干是怎样？’曰：‘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曰：‘左宗棠多少岁？’曰：‘四十七岁。’上曰：‘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年力尚强，可以一出任事也。莫自己糟踏，须得一劝劝他。’曰：‘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刚不能随同，故不敢出。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上曰：‘闻渠意想会试？’曰：‘有此语。’曰：‘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有如许才，也须一出办事方好。’曰：‘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上乃言及他事。”

《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四月十一日：“左军志。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此左生之功也。左生于江西殊胜曾公。”

“的确，你的打仗和你的为人一样。”左宗棠笑着说，“为人要稳重实在，不过兵者阴事，越诡计多端越好。”

“不错，不错”曾国藩也爽朗地笑起来。

过一会儿，他以极其恳切的语调说：“说句实在话，我并不够格统领湘勇，你才具备着真正的统帅之才。”

这句话，说到左宗棠的心坎里去了。不过，再直爽的他，也不能说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话，遂微微一笑道：“湘勇的统帅是你，这是皇上钦命的，谁还能不承认？看今后战事的发展如何，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可以自领一军，作你的辅翼。”

“若这样，那就太好了！”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走到左宗棠身边，郑重地说，“季高，我想求你一事。”

“何事？”左宗棠见他一副严肃的模样，心里想：八成是求我给他筹一笔大饷。

“我在荷叶塘守制时，取《道德经》之义，凑了一副联语，想用篆体写出来，挂在居室中，可惜我的篆字太差。你是三湘篆字高手，求你给我书写如何？”

说左宗棠是篆字高手，这分明是出格的恭维。湖南的书法家多得很，篆字写得好的也大有人在，左宗棠自知他的字，包括篆体在内，

充其量在长沙城里也只算得上二流。不过，左宗棠一向喜出格恭颂。他心里高兴，忙说：“你想的是哪几句话，讲吧！”说着便起身到大柜边去拿纸。

“这副联语的上联是：敬胜怠，义胜欲。”

“行！”没等曾国藩说完，左宗棠便插话，手里拿着一叠宣纸。

“下联是：知其雄，守其雌。”

左宗棠把纸摊开在桌面上，正要取笔，听到下联，心里一怔：这是什么意思？很快，他明白了：曾涤生这个滑头，原来是借这副联语，在我的面前进一步表明他的心迹。他将我比作雄，自己甘愿为雌。唉，也真难为了他！左宗棠想到此，停住了笔，笑着说：“涤生兄，听人说，你这一年多守丧期间，天天不离《道德经》《南华经》，俨然成了老庄的入室弟子。别人听了为你高兴，我听后为你惋惜。”

曾国藩不露声色地坐到椅子上，等待着这位怪杰发出与众不同的议论来。

欧阳兆熊《水窗春吃》卷上《一生三变》：“先是，文正与胡文忠书，言及恪靖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活’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篆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老庄之说，养心则可，办事却不行。尤其是身处今世，我辈人更不可为其所迷。”左宗棠放下笔，严肃地说，“当今天下纷乱，强寇蜂起，君父处寝食不安之际，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正靠的英雄豪杰以刚强果敢之手段，杀尽匪贼，速平祸乱。这里要的是拯难救苦的良知，倡导的是敢为天下先的血性，窃以为柔退只能是授人以首的自灭之计，逍遥则更是极不负责任的逃避态度。老庄之道，今日诚不可取！”

出自于左宗棠口中的这一番激昂的陈辞，曾国藩一点儿也不觉意外，这正是他自己多年来所怀抱的态度。他只能赞许，不能有任何非

议。不过，今天的曾国藩，其心中的境界已升华到新的境地，不是左宗棠所能领略到的。他不想与左宗棠争辩。他知道辩亦无益。眼前这位气冲斗牛的左师爷，世上有几人辩得过？更何况他挟的是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凛然正气，正可谓横扫千军如卷席一般，谁敌得了？曾国藩微微笑着，轻轻地点头，嘴里说：“有道理，有道理！”

“涤生，你的心意我已明白，这副联语不写了罢，我另送你一副，集的是武乡侯的话，可能对你的用兵打仗更有实益。”

说罢，也不管曾国藩同意不同意，立时挥笔写就。上联写的是：“集众思，广忠益。”下联是：“宽小过，总大纲。”曾国藩看了拍手称快，高兴地说：“很好，很好，我收下了。你落个款吧！”

左宗棠于是又提起笔，在后面补了几行小字：“涤生兄奉命复出，嘱余书老子‘守雌’之言以自束。余以为不可，改书古亮之言以贻之。今亮咸丰八年六月于只进不退斋。”

曾国藩双手接过这份重礼。

“这几天你下榻哪里？”左宗棠问。

“暂住在城南书院。”

“明天一早我来拜会你，与你谈谈这次浙江用兵的一些想法。”

“好！”曾国藩感激地说，“我在书院恭候大驾！”

当左宗棠亲送曾国藩出门时，只见陶公馆中门大开，十多名衣冠整齐的仆从肃立两旁。曾国藩心里暗暗得意：此行的目的已圆满达到了！

四 巴河舟中，曾国藩向湘军将领密授进军皖中之计

一连几天，曾国藩坐着绿呢大轿，遍拜长沙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两县知县，他也亲去造访。手握重兵的湘勇统帅，如此不计

前嫌、谦恭有礼的行动，使长沙官场人人自惭，纷纷表示要全力支持子弟兵在外打胜仗，立军功。

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后，曾国藩决定带张运兰的老湘营五千人、萧启江的果字营四千人赴浙江。去年八月，王鑫率老湘营在江西乐平一带打仗，病逝于军营中，老湘营便由张运兰统领。不久，老湘营奉调回湖南。当年射雁得腰刀的张运兰，在曾国藩的脑子里有深刻的记忆。张运兰告诉曾国藩，王鑫临死前，将曾所赠的《二十三史》留给了他，叮嘱他以前代名将作为榜样，把老湘营带成一支百战不败的军队。曾国藩听后感叹不已。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正在自己的激励下逐步走向成熟，可惜三十三岁便遽尔身亡。张运兰不具备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但他有心向学，敢于任事，曾国藩认为这便可取；能如此，即便是中才，也可以做出大事来。他勉励张运兰继承璞山遗志，莫负厚望，并命他加紧准备，十天后便率部由醴陵进入江西，在广信府河口镇集结待命。萧启江字浚川，和张运兰一样，也是湘乡人，监生出身。咸丰二年来长沙投营，曾国藩见他厚实可靠，便把他留在亲兵营着意培植，后又荐他到吉字营当营官，不久便因母丧回籍。他患耳病重听，大家都喊他萧聋子。这次，曾国藩少不了也勉励他一番，要他率果字营和张运兰一起入赣。

刘蓉这时正在家守母丧，不想随曾国藩入浙。曾国藩也以刘蓉跟着他几年，未保一官半职而觉得亏待。不仅刘蓉，还有康福、李元度、彭寿颐、杨国栋等人，都未曾保荐。前几个月，李元度的母亲来信质问他这事，曾国藩无可回答，只能说些充满感情的“三不忘”之类的话来搪塞，并约结儿女亲作慰藉。过去认为这是为朝廷矜惜名器，通过这次自省，他也认识到了，这也是先前战事不顺畅的原因。没有重赏重保，怪不得部下不出死力。在这点上，胡林翼也做得好。自从接管江西的湘勇后，他将李续宾的父亲接到武昌抚署，以父礼待之，又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罗泽南的儿子，使得李续宾兄弟和罗泽南旧部感激奋发。曾国藩决心在这方面今后也要改弦易辙。陈士杰这两年在湘办团练，自建一营，号称“广武军”，正干得起劲，也不想出来。曾国藩于是请王鑫族叔王人瑞管理营务处，李瀚章总理转运局，彭王姑的儿子彭山岷护理粮台，老营官邹寿璋管理银钱所，郭嵩焘的二弟郭

崑焘管理公牒，江西举人许振祎管理书启，军械所和文案将由仍在江西军营的杨国栋、彭寿颐管理。

曾国藩一一接见王人瑞、李瀚章、郭崑焘等人，以大义割切晓谕，以优保暗作许诺，听者心中明白，个个踊跃。同时，又分批召见老湘营、果字营哨官以上的将官和参与军事的随行人员，和他们个别交谈。对于其中有特点的人，则简短地记在当天的日记中，以备今后量才使用。曾国藩在道光十九年开始逐日日记，后来停止了。为日日督促自己，并记下当天的主要事情，这次复出后，他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日记。曾国藩又向驻扎在江西的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鲍超、李元度等人发出函札，令他们接信后迅速赶到巴河见面，有要事商量。

尽管天气酷热得流金铄石，曾国藩却一扫一年多来的颓靡心绪，每天从清晨忙到半夜，将各项应办大事小事，考虑得周密细致，处理得井井有条。

在长沙忙了半个月后，曾国藩带着一班随员解缆北进。骆秉章、左宗棠等大小官绅，一齐到小西门码头送行。曾国藩站在甲板上，满脸堆笑，谦容可掬，一再弯腰举手，向送行者频频致意，与当年蔑视湖南官场的在籍礼部侍郎相比，判若两人。

长沙城渐离渐远。江风吹拂战旗，波浪拍打船头，曾国藩看在眼里，觉得通体舒适。他走进舱内，正想靠着窗口打个盹，却忽然想起一件应办的事还没办。



曾纪泽

欧阳夫人提过多少次了，纪泽原配贺氏死去多时，冢妇不可久缺，宜早为他定继室；四女纪纯十三岁了，尚未定亲，此事也不能再拖。前向心情不好，无心操办。启程那天，夫人再三叮嘱，离长沙前一定要把儿女婚事定好，写好庚帖付回。谁知一到长沙，便忙得不可开交，曾国藩为未尽到父亲之责而感到歉疚。其实，他心里早有考虑，只是尚未最后拿定主意。二十年来，与他关系最为亲密，前几年又为他出力最多的人，一是郭嵩焘，一是刘蓉，而这两人都没得过他的丝毫好处。现在，他们一在京师，一在湘乡，今后想保举也不可能了，唯一补救的法子便是结儿女亲家。曾国藩不再犹豫了，立即拿出

三张红纸来，分别写上：“曾纪泽生于己亥十一月初二日寅时 父曾国藩”，“曾纪纯生于丙午九月十八日未时 生父曾国藩”，“曾纪纯生于丙午九月十八日未时

继父曾国葆”。原来，满弟国葆结婚多年未有生育，咸丰四年由曾麟书做主，将国潢之子纪渠和国藩之四女纪纯、满女纪芬出继给曾国葆为子女，故他为四女写了两张庚帖。又拿出两个信封来，一个写上：“曾国藩谨拜孟容刘蓉几下，戊午六月二十七日长沙舟次”，将纪泽的庚帖装进这个信封里。一个写上：“曾国藩谨拜筠仙郭嵩焘几下 戊午六月二十七日长沙舟次”，将纪纯的两份庚帖装进这个信封里。又给欧阳夫人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她，郭家也必须来两份庚帖，一份给生父，一份给继父；并将请彭玉麟、杨国栋为儿子的媒人，请李续宾、杨载福为女儿的媒人。完成这桩事后，曾国藩感到一阵轻松。二子五女，只剩满女未定亲了，家事也只这一桩了。兵凶战危之地，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必须尽快为满女寻一个好婆家，那时即便死去，作为一个父亲，也算大致尽到职责了。

一路顺风，船航行七日后到了武昌。作过一番官场应酬后，曾国藩一头扎进了巡抚衙门。从私交到国事，从朝廷到地方，从湘勇到太平军，从过去的失误到今后的设想，曾国藩和胡林翼足足谈了三日三夜。在离开武昌前往巴河的途中，对今后的用兵方略，他已成竹在胸了。

巴河是长江边一个小镇，在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彭玉麟的内湖水师有五个营驻扎在这里。船开出黄州府不远，彭玉麟就亲驾小舟前来迎接了。

“涤丈，江西湘勇盼望您老复出，真如大旱之望云霓，婴儿之望慈母呀！”彭玉麟上了大船，以充满感情的声调说。听得出，当年渣江街上的奇男子，今日威名赫赫的水师统领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曾国藩紧握彭玉麟的手，注视良久，动情地说：“雪琴，这一年来，你瘦多了！”停一会，他忽然笑问：“听说你去年打下小姑山后，在石壁上题了一首绝妙好诗？”

“它居然传到荷叶塘去了？”彭玉麟快乐地说。

“这叫做不胫而走。”曾国藩抑扬顿挫地念着，“书生笑率战船来，江面旌旗一色开。十万雄师齐奏凯，彭郎夺得小姑回。雪琴，这最后一句，真正是妙语天成！”

曾国藩这几句笑话，又勾起彭玉麟感情最深处的那缕情丝。后人只能读懂这句诗的文字，至于深处的情意，他们将永远不可能理解。彭玉麟心想。曾国藩正要问国秀母子的情况，李续宾和曾国华的座船到了。曾国藩和李续宾及六弟亲亲热热地道着别情，大家合坐一条船一起下行。将到巴河时，远远地看见杨载福、李元度、鲍超、杨国栋、彭寿颐等人在船头眺望。只有曾国荃因吉安城外的战事正处在白热化阶段，暂且不能脱身外，所有该到的将领都来了。分别一年多了，今天重见这些和他一起从硝烟中走过来的旧部，曾国藩心里百感交集。在荷叶塘时，他就听别人讲过：湘勇官兵，朝廷命令难以调遣，绿营将帅不能统领，但得曾国藩一纸书函便千里赴命，不辞水火。这些话，当时令他忧多于喜。现在见他们一个个由衷地热情接待，曾国藩欣慰万分。他于此看出了当年的功夫没有白费，也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

当天夜晚，曾国藩召见李、杨、彭、曾、鲍等人。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重要军事会议，会址选在彭玉麟宽大的座船上。为做到绝对保密，船划到了江心。船头船尾又安排了几名亲兵巡视。

见面以来，李续宾、彭玉麟等人便向曾国藩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目前在江西的人马是否全部赴浙江？各路人马进军路线如何？水师怎么走？等等。这些问题，从接到上谕那天起，曾国藩就开始考虑了。不过，他考虑得更多的是整个东南战局的设想，是如何稳扎稳打，步步进逼江宁。从荷叶塘到长沙，从长沙到武昌，从武昌到巴河，他沿途都在想，计划慢慢地由模糊到清晰，由零碎到完整。今夜，他要对这批心腹将领全部倒出来，再听听他们的意见。

“诸位的人马都暂且不到浙江去。”曾国藩开头的一句话，便把大家弄糊涂了：朝廷明文命令湘勇援浙，为何都不去呢？“张凯章和萧

浚川的九千人目前已到分宜，援浙一事由他们担负。我和润芝都认为，长毛在浙江不会待得太久，很可能是个诱兵之计，想引诱我们到福建去，利用福建的崇山峻岭和我们兜圈子，企图把湘勇的斗志消磨在雾岚瘴气之中。”

李续宾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层，鲍超伸了伸舌头说：“长毛都是从山里杀出来的，最会兜圈子，咱老鲍可吃不了这一套，一进山，便辨不出东西南北了。”

众人都笑了。

“所以不派你鲍春霆去。”曾国藩也淡淡笑了一下，便接着说，“不过，也得作两手打算，还得调一支人马到浙江附近。次青，平江勇实有多少人？”

“号称五千，实有四千一百人。”李元度答。

“平江勇在饶州府，离浙江最近，你回去后率之南下，驻扎玉山、广丰一带。凯章、浚川二十天后将到河口，那时你再和他们联系。”

“是！什么时候赶到？”

“从明天算起，十二天内到玉山，做得到吗？”

“到防不成问题，只是官勇们缺饷三个月了。”李元度答。

最大的问题就是饷银！过去这事最叫曾国藩头痛。没有督抚实权，客悬虚位，调不出半点钱粮，一年到头，像个叫花子一样向四方乞讨。现在仍只是一个侍郎空衔，处境并没有改变。一路上，曾国藩愁的就是它。这个李元度，话不及三句，便索起饷来了。幸而骆、胡慷慨资助，这几个月还勉强对付得过去。

“朝廷未拨款下来，经费十分枯竭，各位都要勒紧裤带，先开拔再说。”他转过眼望着李元度，“待胡中丞解来银子后，再拨四万一千

两给你。”

听前面的话，李元度失望了，后面这句话，他又转忧为喜，心想：好厉害的曾涤生，算好了一人十两。先知如此，我五千人一个不减！

“我们怎么办呢？仍在原地不动？”一向心高气躁的曾国华忍不住了，急着问。

“这就是我们今夜要商量的大事。”曾国藩严肃地向四周望了一眼，“诸位，六年前，我们在长沙初建湘勇时，大家便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今后要打到江宁去，彻底荡平这股巨寇。我想，这个初衷，诸位都没有忘记吧！”

“哪里忘得了！”杨载福说。

“日日思之，念念不忘。”彭玉麟插话。

“应该这样。不但诸位要这样想，还要告诫部下都不要忘记。我湘勇数万将士都要以此作为最高目标，不达此目的，誓不罢休！”说完这几句话后，曾国藩换了一种平缓的口气，“诸位都知道，洪逆是从长江上游东下而占据江宁的，故江宁上游乃洪逆气运之所在，现湖北、江西均为我收复，江宁之上，仅存皖省，若皖省克复，江宁则早晚必成孤城。”

“涤师的意思，是要我们进兵安徽？”一贯深沉寡言的李续宾，已从曾国藩的话中窥测到下步的用兵重点，他试探着问。

“对！”曾国藩以赞赏的目光看了李续宾一眼，“迪庵说得很好，看来你平日对此已有思考。为将者，踏营攻寨算路程等等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胸有全局，规划宏远，这才是大将之才。迪庵在这点上，比诸位要略胜一筹。”

曾国藩顺势揄扬李续宾几句后，从竹箱里拿出一幅鄂皖赣苏浙地图悬挂起来，开始切入正题。大家肃然端坐，用心细听。

“我全体湘勇，除沅甫吉字营继续攻打吉安外，其余的将新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奉旨援浙，由我统领，凯章老湘营、浚川果字营为陆师先锋，次青平江勇为后援，厚庵水师为接应。一是进兵皖中，由迪庵统率陆师，温甫为副，春霆霆字营充援军，雪琴水师控制江面，封锁安庆以上的水路，严格控制过往船只，尤其是洋船。皖中用兵的最后落脚点在安庆。”

咸丰七年八月初四日，王鑫病逝于江西乐安军营。曾氏有联挽之：“陡惊失万里长城，那堪死后得书，尚题七月初七夜；已拔作一朝名将，未解生前何意，仅容三十有三。”

咸丰七年曾氏守制家居时，曾有两封给李元度母亲的信，说他对李的情谊“镂骨铭心”，并言愿与李家结婚亲，又送袍褂单衣给李的儿女。同年闰五月初三日，在给李元度的信上说：“常念足下与雪芹，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

曾氏咸丰八年七月初六日日记：“未刻办订庚事，以第四女许郭云仙之子。男庚：己酉正月初四申时。女庚：丙午九月十八日未时。此女曾奉先大夫命出继与季洪弟为女，故拜帖用两份：一用本生父母名，一用继父名。郭家亦以两帖来也。又为长子纪泽聘刘霞仙之女为室。男庚：己亥十一月初二日寅时。女庚：辛丑正月初九戌时。郭家姻事请李希庵、孙筱石为媒。刘家姻事请彭雪琴、唐义渠为媒。”

薛福成著《庸庵文集》中《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咸丰五六年间，粤贼陷踞武昌汉阳，蔓及旁郡，蹂躏数千里。是时，文恭由荆州将军改总督，凡上游荆宜襄郧诸郡兵事饬事悉主之。文忠驻军金口。凡下游武汉黄德诸郡兵事饬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烂之余，皆竭蹶经营，各顾分地，文忠尤崎岖险阻，与劲寇相持，独为其难。督抚相隔远，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僚吏意向，显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于巨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诸所指注，文忠尤不谓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为重。比由荆州移驻武昌，三拜往而文忠谢不见也。或为文恭说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易良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啻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以办贼，谁能御我？’文忠亟往见文恭。推诚相结纳，谢不敏焉。文恭有宠妾。拜胡太夫人为义母，两家往来益密，馈问无虚日，二公之交益固。文忠于是察吏筹饷，选将练兵，孜孜不少倦，文恭画诺仰成而已，未尝有异议。每遇收城克敌及保荐贤才，文忠则阴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广多年，内靖寇氛，外援邻省，厥功甚伟，累晋大学士。授为钦差大臣，宠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发舒，凡东南各省疆吏将帅之贤否进退，与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见，必进密疏，或与文恭会衔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独言之。讦谏所定，志行计从。人谓文忠有旋转乾坤之功，不仅泽在湖北也。”

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 2卷第4 5期上撰文云：“官文恭有爱妾，常欲宠异之。

到任甫一月，值妾生日，伪以夫人寿辰告百僚，拟待贺者至门，然后告以实为如夫人也。届期客群集。藩司某已递手本矣。阍者以实告，藩司则大怒，索回手本去。胡文忠亦至，询其故，藩司曰：‘夫人寿辰，吾侪庆祝，礼也。今乃若此，某朝廷大僚，岂能屈膝于贱妾！’卒索手本去。胡文忠从旁赞叹曰：‘好藩台，好藩台！’乃语甫毕，竟自昂昂然传‘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顿首拜’之帖入视矣。当藩司索回手本也，道府以下亦纷纷随索者不少，乃胡文忠以巡抚先入视。则又相随而入。官氏妾几欲求荣反辱，得文忠乃完成体面。妾大德之。文忠洞知文恭之爱而畏其妾也，归署乃以夫人之意请官妾游宴，而先告太夫人善待之。官妾至，胡太夫人认为义女，自是官妾见文忠矣。文忠欲有所施設，虑官为难者，则先通殷勤于其妾。妾乃日夜聒于文恭之前曰：‘你懂得什么！你的才具识见安能比我胡大哥，不如依着胡大哥怎么做便怎么做罢。’官辄唯唯，奉命惟谨。自此官胡交欢，而大弑之成，实基于是。”

众人一齐点头。李续宾问：“我们的进军路线呢？”

“你们从大同镇进入安徽。”曾国藩拿起朱笔，在鄂皖交界的大同镇三字上画了一圈，“然后再翻越独山，打下太湖，继而拿下潜山，进兵桐城、庐江，从东北两面包围安庆。春霆暂在浮梁不动，拖住徽、池一带的长毛，待迪庵、温甫兵围安庆之后，再从南面渡江支持。”

“大人，我们霆字营已断饷多时了。”鲍超也叫起苦来。

“待胡中丞的饷银解来后，也会给你们发点。不过，我听说霆字营这几个月越来越不像话了，有的人甚至白日抢劫，有没有这事？”曾国藩严厉地问鲍超。

“断饷日子久了，弟兄们做出些越轨的事可能有。”鲍超支支吾吾地。

“实在无钱了，你们去把婺源县城打下来，把长毛聚敛的财产拿出分一点都可以。抢劫百姓的东西，这是自掘坟墓，懂吗？”曾国藩瞪了鲍超一眼。

“懂！”鲍超爽快地回答。有这句话，他今后可以名正言顺将婺源县城抢劫一空了。不过，他心里也在想：从前曾大人可从来没有这样开过恩呀！

“长毛在皖中的驻兵虽不多，但陈玉成的兵集结在六合一带，数

日间便可进入皖省，我和温甫的人马合起来不过七千人，兵力单薄了些。”李续宾颇有顾虑地说。

“自古兵在精而不在多，七千人也不算少了；且鲍超尚有四千精兵，加起来已过一万。实在嫌少，到时还可以联络本地团练。不过，安徽的团练十分复杂，你们要慎重行事。”

“我们不要团练，实在不够，我再回湘乡募勇。”曾国华大大咧咧地说，“一个月内，一定要拿下太湖、潜山，兵临安庆城下。”

“温甫气概可嘉，但亦不可轻敌。”曾国藩说，“皖省多年来陷于石逆之手，石逆在皖省以减租抗租手段笼络人心，收买愚民；且皖中为江宁屏障，洪逆必然拼死抵抗，你们要作好打恶仗的准备。”

李续宾神态坚毅，曾国华不以为然，但都不再说话了。

“对于整个用兵方略，诸位还有什么高见？”曾国藩环视四周，众人或凝望着地图，或托腮思考，一时都说不出更好的意见来。李续宾站起来坚定地说：“涤师放心，我和温甫一定通力合作，力争三个月内收复皖中全境，以慰罗山、璞山在天之灵。”

“好！”曾国藩神情庄重地对大家说，“我在此向各位交个底。援浙一事，是奉命而行，长毛的动向一旦有所变动，我们也要随之变化，故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战场。而进兵皖中，乃是目前我们的根本方略，它关系到夺取江宁首功的大局，无论局势发生什么变化，这个战场绝不能改变。今夜会议到此为止，明早各人上岸去，按此部署进行。”

曾国藩的话音刚落，几个厨子便鱼贯进舱，端来香气四溢的鸡鸭鱼肉。这是彭玉麟为大家准备的夜餐。见夜空月色皎洁，曾国藩心中欢喜，遂步出舱门。

长江月夜，江面如同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显得莽莽苍苍、恢廓大度，有一种迥异白日的朦胧壮观之美。曾国藩望着江景，随口吟起了苏东坡的《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

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

突然，他停止吟咏，意外地发现约在二十多丈远的江面上似有一个人头在出没。他揉揉眼睛，再仔细盯着：的确是一个人，正在向下游游去！这是什么人呢？是守夜的渔翁？还是有急事过江的弄潮儿？不，应该说都不可能是！曾国藩在心里想着，难道是偷听军情的奸细？他想到这里，不觉心里一惊，悄悄地把彭玉麟喊到身边，指着江中起伏不定的黑影问：“雪琴，你看江面上那个黑圆坨坨是什么？”

彭玉麟顺着曾国藩手指的方向看去。

“哦！那是一头江猪。”他笑着说。

“江猪？”曾国藩疑惑地说，“你再看看，好像一个人头。”

“不是的。”彭玉麟又看了一眼，肯定地说，“那是江猪，我在长江上看得多了。它的书名叫江豚，老百姓都叫它江猪，样子就像一头小猪，背部黝黑黝黑的，在江浪之上一起一伏的，就像一个人在游水。唐才子许浑有一首金陵怀古诗还提到了它。”彭玉麟想了一下，念道，“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这江猪最喜夜游。”

“听你这样说来，那真的是江猪了。”

彭玉麟有根有据的回答打消了曾国藩的疑惑。他再看远处，那个黑影已消失不见了。

“涤丈，进舱用夜餐吧！我特为您老安排了最好吃的长江红烧鲫鱼。”

“好哇，去尝尝巴河厨师的手艺！”曾国藩兴冲冲地回到了船舱。

五 东王显灵

事实上，彭玉麟错了，江面上的确是一个人在游水。此人专程前来刺探湘勇绝密军情；他不是别人，正是官封太平军总制的康禄。曾国藩复出的消息传到浙江后，他奉李秀成之命，化装来到巴河打探军情。这几天，巴河镇纷纷传说曾国藩将在这里召见各路将领，康禄暗暗高兴。午后，康禄在河边亲眼看到了曾国藩在李续宾、彭玉麟等人簇拥下，边走边谈，沿着石阶上了岸。这个两次险些死于他手下的湘勇统帅尽管精神尚好，但已明显地衰老了。康禄与曾国藩打了多年交道，知道曾国藩办事一向不分昼夜，既然各路将领都已到齐，今夜必有重要活动。

康禄密切注视着巴河镇的动向。傍晚，他见曾国藩一行走进停泊在江边的大船，接着船又开到江心。他明白了。趁着云彩遮住月光的时候，康禄潜游到了船边。轻手轻脚地上了船，又将守在舱外的那个亲兵不露声响地掐死了。康禄换上那个亲兵的衣服，紧靠着舱边站定。月色朦胧的夜晚，谁也没有发觉这个亲兵是太平军假冒的。舱中的议论，清楚地传入康禄的耳中。一切都已听到后，他才悄悄离船下水。

康禄水性很好，他轻而易举地游出两三里，然后大摇大摆地上岸走了。第二天早上，他觅得一匹快马，日夜兼程，赶到湖州，将曾国藩分兵两路，重在向皖中进军的机密报告了李秀成。

这个面白身小、状如秀女的后军主将，正在全力应付曾国藩的入浙，听完康禄的报告，心里一怔：这个老奸巨猾的妖头！

李秀成本人并没有和曾国藩交过手。这些年来，他的对手是江北、江南大营和江浙两省的绿营。不过，对曾国藩，他已久闻其名了。李秀成对曾国藩以进兵皖中为重点的用兵方略不敢等闲视之。他当即作出两条决定：一是派人火速进京，将此情报上奏天王，请天王令陈玉成、李世贤、韦俊和他自己在安徽枞阳集会，商讨应付办法；二是命林绍璋按原定计划，打着他的旗号，由浙江下到福建，把曾国藩引到赣闽交界的丛山之中，使其水师不起作用，然后再团团包围，一鼓聚歼。他料定曾国藩明知是圈套，在朝廷的敦促下，也不得不

入。接到天王同意的诏书后，李秀成带着罗大纲、周国虞、康禄等人星夜奔赴枞阳。

枞阳分上下两镇，两镇相距八里地，扼控破岗湖、菜子湖、禧子湖三湖入长江之口，下距安庆水路八十里，是个军事要镇，李秀成的亲信吴定规带领一万精兵驻扎在这里。

这两年来，李秀成内心深处很痛苦。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惨景，在他脑子里的印象太深刻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会无端地听到女人的悲号、婴儿的啼哭。这个出身赤贫，举家投奔天国的太平军老兄弟，这时心里便会一阵阵剧痛。天王毕竟是战火中打出来的领袖，在翼王出走后的关键时刻，将几十万大军重新组织了起来。尤其令李秀成庆幸的是，天王没有把韦俊排斥在外。是的，韦俊手下有一支强大的人马，绝不能把他推到清妖那边去！对建立五军主帅这个决策，从整体上说，李秀成是很支持他的，但他也有不满。论年纪，李秀成长陈玉成十岁；论才能，论战功，李秀成也不在陈玉成之下，为什么陈玉成的爵位和权力都要在他之上呢？李秀成是顾全大局的。他清楚，目前天国的万斤重担已压在他们几个人的肩上，再不能因个人的利益吵闹了，否则，天国这只风雨飘摇的船，就真要倾覆了。自天京事变以来，天国再也没有召开过这样大规模的高级军事会议，李秀成很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将大家再次凝聚起来，重振当年百战百胜的威风，彻底挫败曾妖头的阴谋。

几天后，陈玉成、李世贤、韦俊以及皖省战场上的六十余名高级将领都陆续来到了枞阳。连日来，秀成、玉成、世贤、韦俊四个主将和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深入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曾国藩刚刚复出，还未来得及从容调度各方兵力，江北、江南大营将骄兵惰，暮气沉重，宜趁此机会来一场大仗。一个想法骤然闪电似的出现在李秀成的脑中，他与玉成一商量，一拍即合。

三天后，即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是杨秀清被杀两周年忌日。内讧平息后不久，洪秀全念及杨秀清是开国巨勋，又愤怒韦昌辉的滥杀无辜，为安定军心，维系国运，他恢复了杨秀清的东王爵

号，让其第五子袭封为幼东王，并定东王被害这天为东升节。

二十七日子夜，枞阳镇上，无论兵营民房，门口都点灯两盏，供茶三杯、白饭三碗、菜三盘。兵营由最高长官、民房由户主带头率领全体人员，手捧三炷香，跪拜在地，对天祷告：愿东王在天堂永享尊荣，并庇佑下界生灵早得幸福。

在原枞阳上镇的首富马家大院里，所有参加会议的将领们已恭立在花厅中，这里的仪式比镇上兵营、民房的仪式要隆重得多。

花厅正面，临时扯起一道青布帷幕，帷幕上悬挂着一幅东王升天图。图上的东王，并不是事实上的血肉模糊、横尸卧室，而是身穿龙袍，飘发仗剑，由和风瑞云徐徐送到半空。东王像前摆着一张条形长几，上面燃着十多支龙凤大蜡烛。也只三杯茶，不过那茶杯是景德镇制的御用青龙雪底镂花细瓷杯。也只三样菜：一盘辣子爆炒狗肉，一盘武昌团头鲂鱼，一盘炖熊掌——都是东王生前最喜欢的，不过那盛菜的盘子，却是专程从江宁宫中运来的全金御用盘。也只三碗饭，不过那饭是用天王宫中珍藏的江永黄土坳香米煮成，虽只小小的三碗，却香溢整个花厅。四周燃着数百根蜡烛，每个将领手中也都捧着三炷香。香烟缭绕，烛光闪烁，众人面对着栩栩如生的东王像，心中升涌着神圣崇高的情感。

悼念仪式由又正掌率、前军主将成天豫陈玉成主持。玉成双手捧着一张黄裱纸，纸上有朱笔写的几行字，神色庄重地走到东王像前三鞠躬，秀成、世贤、韦俊、大纲、国虞等人站在玉成后面，也跟着三鞠躬。鞠躬完毕，玉成跪下，众人也跟着跪下。玉成拿起黄裱纸，高声朗诵：“我们赞美——”

花厅里顿时响起一片和声：“我们赞美——”

接着，他们跟着玉成一句一句地诵道：“我们赞美上帝为天父，是魂爷为独一真神；赞美天兄为救世主，是圣主舍命代人；赞美天王是圣贤，是拯救万物圣人；赞美东王是神圣风，是圣灵赎病救人；赞美西王为雨师，是高天贵人；赞美南王是云师，是高天正人；赞美翼

王是电师，是高天义人。”

这本是甲寅四年燕王秦日纲撰写的“赞美诗”，其中还有三句：“赞美北王是雷师，是高天仁人；赞美燕王是霜师，是高天忠人；赞美豫王是露师，是高天真入。”后来，豫王被削去王爵，赞美诗的最后一句跟着删去了。内讧之后，赞美北王、燕王的两句也删去了。

朗诵完毕，陈玉成转过身，将黄裱纸焚烧，众人起身，一齐大呼：“愿我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东王在天堂永享富贵！”

李秀成走出队列，来到几案前，对众位将领讲话。李秀成本是杨秀清一手提拔的人，对杨秀清有着深厚的知遇之恩，又对他卓越的才干很崇拜。李秀成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东王从金田起义以来的赫赫战功以及治理天京的超群才能，赞美他料事如神，爱才如命，爱兵如子。说到动情处，这个坚强的广西汉子泪如雨下，声音哽咽。

花厅中的将领，包括陈玉成、李世贤在内，绝大部分也都是杨秀清所提拔的，无不对杨秀清有极深的感情。秀成的演讲，把他们带到了昔日跟随天王、东王所向无敌、节节胜利的年月。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日子啊！武昌攻下了，九江攻下了，安庆攻下了，百万大军一瞬间便进了小天堂。东王在天王宫里，代表天王向各位有功将领颁赐爵位，封授官职。永安许下的诺言，没有失信！那时的天国将士，意气风发，英雄豪迈，北征、西征，凯歌阵阵，捷报频传。这是一个多么壮丽辉煌、蒸蒸日上的事业啊！眼看北京就要攻下，全国就要光复，孰料风云陡变，祸起萧墙，东王倒在血泊中，三万将士喋血天京。天国的军事实力大受挫伤，然而，挫伤更重的还是心灵。一时间，在不少将士的心目中，美好的信仰毁灭了，坚定的信念动摇了。为什么高喊人人平等的领袖们，却要制定等级森严的礼仪制度？为什么同是天父的儿子，却要兵刃相见，残忍毒杀？大部分从金田和两湖过来的老兄弟们，对天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们对这两年来的局面痛心疾首，他们对翼王由倾心仰慕、寄予厚望到日渐不满，由对翼王的不满又转而怀念东王，怀念东王罕见的军事组织才干，更怀念东王领导他们打胜仗、灭清妖的峥嵘岁月……

“弟兄们！”秀成洪亮的广西官话声震屋瓦，“东王没有死，他正在天堂陪着天父天兄，保佑我天国国土及数十万将士。他近来常托梦给我，要我们忠心服从天王，吸取教训，重新团结起来，彻底消灭清妖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天国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国运正在好转，大家舍命奋斗两三年，就可以永享大富大贵了！”

这时，一阵风起，花厅中的蜡烛大部分被吹熄，只见似有似无的烛光中，东王升天图飘落下来。突然，一个令人惊骇万分的怪事出现了：原来挂图的地方，现在笔挺挺地站着一个人。这人头戴单龙双凤冠，身穿九龙团绣袍，双目炯炯，面孔黑红。这不是东王吗？众人先以为是眼花看错了，揉揉眼睛，定定神再细看，不错，果然千真万确是东王！众人在心里呼喊：“东王显灵了！”大家既兴奋异常，又恐惧不安，战战兢兢地重又跪下。

“玉胞、秀胞。”东王威严的声音响起，只是比在生时缓慢嘶哑，“清妖江北大营气数已尽，你们速去歼灭。清妖进犯皖中，自取灭亡，你们可在三河一带消灭它。我走了。”

说完，东王起身，向花厅外走去，唬得众人磕头不止，不敢仰望。过了好长时间，众人才把头抬起，东王早已回天堂去了。玉成激动地对大家说：“今夜大家亲眼看到东王显灵了。东王命我们歼灭清妖江北大营，在三河消灭曾妖头，弟兄们，我们怎么办？”

“听从东王诰谕！”众人毫不犹豫地高声呼喊。

六 七千湘勇葬身三河镇

部署用兵方略的次日下午，曾国藩的座船起锚下行。在武穴，他会见了多隆阿。这一年多来，多隆阿的绿营仗着湘勇的声威，也打了几次胜仗，他自己因此升了官，赏了黄马褂，士兵也跟着发了财。尽管对湘勇仍有很深的偏见，比起其他满蒙文武来，他的态度算是友好的了。曾国藩把他着实恭维了一番，图谋皖中的事暂不告诉，只建议他的部队移防到滁州、和州一带，明说是作下一步攻江宁的准备，

实是安排他的人马堵从江宁过来的援兵，保证李续宾、曾国华的成功。多隆阿不明白此中奥妙，欣然接受了。

船过九江府，曾国藩来到塔齐布祠，燃香焚纸，凭吊了一番。第二天到了湖口。这是内湖外江水师的大本营。所有哨官以上的将官，一齐整队在此恭候。曾国藩见到自己亲手创建的水师如此兴旺，且一如既往地对自己忠心耿耿，欣喜异常。他破例给每个水勇赏钱二千元，又亲到湖口水师昭忠祠祭奠。然后来到长江边，摆上供饭供果，焚香烧钱纸。曾国藩在供品前跪下，望空三拜，放声大哭，将供饭供果一齐抛进江中，又把亲撰的“巨石咽江声，长鸣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挽联点火焚化。仪式隆重，感情亲切，陪祭的水师将官无不为之动容。

到了南昌，曾国藩如同在长沙一样，主动遍拜南昌官场，并每人送上一篓上等君山毛尖。南昌官场这一年多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俊因德音杭布事，被撤去了巡抚职，召回北京，原布政使耆龄升任巡抚。曾国藩对耆龄等人检查了自己过去在江西的差错，承担了未与地方商量擅建厘卡的责任，缓和了以往与南昌官场格格不入的气氛。

咸丰九年，曾氏作《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文中说：“咸丰八年七月，国藩将有事于浙江。道出湖口，广东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鸠工，建昭忠寺于石钟山，祀楚军水师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闻。八月疏入，报可。明年七月，国藩将有事于四川，再过湖口，则祠工已毕。”又说：“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后，裸荐鼓钟，士女瞻拜，名花异卉，旖旎啾啾，江色湖光，呼吸万里，旷然若不复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乐也。时乎安乐，虽贤者不能作无事之馨馨；时乎困苦，虽达者不能作违众之欢欣。人心之喜戚，夫岂不以境哉！”

曾国藩正拟按原计划赴广信府，与张运兰、萧启江会合东进浙江时，接到五百里紧急上谕。上谕说浙江局势稍苏，闽省吃紧，命曾国藩率部改道入福建。曾国藩接到上谕后，便从抚州府，经水路去建昌府。就在曾国藩赴闽途中，陈玉成、李秀成有意调走皖中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回扑江北，在乌衣至江浦一带大败德兴阿的江北大营。正在向皖中进兵的李续宾、曾国华趁着这个空隙连战连胜，接连攻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掠足了金银财宝的湘勇，沉浸在一片狂喜之

中。下步兵锋指向何处？南下打安庆，还是北上攻庐州？李续宾欲暂时驻兵舒城，略事休整，待鲍超霆字营过江后，再合围安庆。曾国华不同意。

“迪庵兄，用兵之道，在于乘势，今我军连克四城，兵势正盛，亟宜乘势北进，攻克庐州，岂可屯兵休整？”

曾国华生性骄躁，好大喜功，前些年初带兵时常受挫，尚能做到谨慎收敛，近来轻取四城，遂以为用兵打仗亦不过如此，功可立成，名可立就，对李续宾的稳慎颇为不满。见李续宾尚在沉吟，他继续慷慨陈词：“庐州地处皖中，城池大而富庶，皖省运往江宁的粮饷，陆路大半经庐州运输，实为发逆老巢之西面屏障；且今日庐州已为皖省临时省垣，其地位更非往日可比。庐州收复，则皖省全局皆在掌握之中，北出凤阳、颍州，南下安庆、池州，都可居中从容调度。”

“涤师在巴河舟中已指示我们先围安庆，且春霆不久即可过江，我看还是以南下为宜。”李续宾不善言辞，说起话来，远不如曾国华的酣畅淋漓。他觉得曾国华的话虽有道理，但不甚稳妥。

“迪庵兄，”曾国华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兵机瞬息万变，难以预料，且我大哥亦未指示不能打庐州，我军目前距庐州仅一百五十里，距安庆有二百五十里。安庆城高池深，一时难以攻破，当做长期打算，而庐州到底不如安庆之难下。以今日形势言，下一庐州，其功胜过下皖省十县。”

曾国华这话有道理。六月份，署理巡抚李孟群阵亡，庐州失守，朝廷震惊。新巡抚翁同书只得将抚署暂设在寿州。朝廷责翁同书速下庐州，翁同书无力为之，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湘勇身上。收复庐州，功劳自然不小。但李续宾还有一层顾虑。

“据探报，陈玉成、李秀成正集结在浦口、六合一带，与江北大营鏖战。若是庐州危急，增援部队三五天便可赶到。打庐州，不一定会胜利。”

“迪庵兄，你过虑了。”曾国华拍着李续宾的肩膀说，“陈、李二逆围江北大营，志在解江宁之围。正因为德兴阿扯住了陈、李，我们可以放心打庐州。你不必再犹豫了，就让他德兴阿去卖命，我们摘现成的果子吧！满人处处占我们的便宜，这次也轮到他们占占我们的便宜了。”

说罢，得意地大笑起来。曾国华身为曾国藩的嫡亲兄弟，一向被大哥视为奇才，李续宾不便再坚持下去，心想：待攻下庐州后再回兵安庆也行，克复临时省垣，毕竟是一桩大功。

李、曾统率的这七千人，其基础是长沙建大团时的罗泽南一营，系湘勇中的精锐之师，当即全部开出舒城，兼程向庐州进发。沿途太平军不战自退，李、曾心中高兴。傍晚，湘勇驻扎在金牛镇。探马报：前方四十里处的三河镇外，长毛新筑石垒九座，镇上粮草堆积如山，兵器甲仗无数，从舒城、桐城一带溃逃的太平军亦聚在这里，看阵势，欲在此与湘勇决一死战。

曾国华大喜说：“皖中粮食奇缺，据说人肉卖到一百二十文一斤。长毛大批粮食聚积此地，真乃天赐我军。”

李续宾也高兴地说：“今夜安稳睡一觉，明早一鼓作气拿下三河。”

二人正商议间，忽一人闯入帐内，高喊：“大帅，前进不得，请速退兵！”

曾国华看时，原来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不经通报，径自闯了进来，大怒道：“你是谁？知此处是什么地方吗？”

“大帅，”那人并不害怕，神色自若地说：“小生特地冒死前来相告，据确凿消息，陈玉成、李秀成已在乌衣镇大败德兴阿，江北大营全军溃败，目前正反戈进皖，三河乃陈、李设下的陷阱。”

“江北大营溃败？”李续宾大惊。这个消息使李续宾对来人改容相待，忙请他坐下，亲兵献茶。李续宾问，“足下尊姓大名，何以知德

兴阿已败于陈、李之手？”

“小生姓赵名烈文，字惠甫，江苏阳湖人。今天上午从全椒来到此处访友。昨天在县城见到长毛先头部队，并听他们说大军随后就会到。”

“不要紧，三河离庐州只有六十里，待我们明日拿下三河后，即全速北进，等陈、李二贼赶到庐州时，我们早已进城了。”曾国华并不把此事看得很重。

“大帅，这三河镇不比别处。它前傍界河、马栅河，后为巢湖，右侧为白石山，左侧为金牛岭。从南面入三河镇，只有金牛镇上一条大道。当地人称三河镇一带为一天然水葫芦，葫芦口即为金牛镇，里面装着半葫芦水。此地易守难攻，故长毛将粮草器械存于此处，以便随时接济庐州、江宁。今长毛在镇外添筑九垒，金牛镇大道撤除防兵，是有意让大帅军队进葫芦口，请千万莫上当。”

曾氏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记：“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依你之见如何？”赵烈文将三河镇一带的地势说得如此详细，引起带兵多年的李续宾的重视。

“依小生之见，立即从此地南下，趁庐江守贼不备，奇袭庐江城，定可一战成功。”

“赵先生，谢谢你的好意。用兵打仗，岂同儿戏，北进庐州已定，不能改变，赵先生请回吧！”李续宾正在思索时，曾国华已不耐烦地下逐客令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后生的几句话，就可以改变如此重大的进军目标吗？他生怕李续宾和赵烈文再谈下去，被赵的话打动。赵烈文只得讪讪告退。

“兵机岂书生所知。”曾国华断然对李续宾说，“管他水葫芦、酒葫芦，我们都要把它捅破。迪庵兄，明日起个早，我们分头攻打。”

李续宾不想扫这个曾府六爷的兴头，同意了他的计划。

吴定规半个月前来到三河，按照陈玉成、李秀成的布置，环镇构筑九个石垒。这些天来，奉命让城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城守将相继来到三河，当他们得知李续宾、曾国华已驻兵金牛镇的时候，无不佩服陈、李二主将的神机妙算。当天深夜，吴定规便派飞骑将这一重要军情报告了已到全椒的陈玉成、李秀成。

第二天清早，李续宾、曾国华率领七千湘勇，气势汹汹地开到三河。一天激战下来，九座石垒全部被攻破。石垒中尽是金银美酒，湘勇个个喜笑颜开。

曾国华得意地说：“长毛只能吓唬胆小无能的人。那个姓赵的既有心知兵事，又胆小无识见，可怜！打下庐州城，我请你到包孝肃祠堂痛饮三杯如何？”

“一定奉陪！”李续宾也快乐地笑起来。

此后，接连三天，湘勇对三河镇发起强攻，均无功而回。原来，太平军在镇前挖了一道八丈宽、二丈深的护城河，西接马栅河，东连巢湖，护城河被水灌得满满的。湘勇的进攻，都被河对面的火炮、强弩所压住。连战连胜的湘勇并不气馁。一道护城河，能挡得几天？白天无功而回，晚上回营照旧大吃大喝，不少人怀揣着掠来的银子，半夜偷偷溜出营房，到附近农家去，找个女人睡上一两个更次，再趁着夜色朦胧时回营来。大家都觉得这样很痛快，巴不得不战不和地在三河镇多待些日子。曾国华也偷偷干起这个事来。他勾引了镇郊一个小饭铺的年轻寡妇。那妇人美貌风骚，远胜他荷叶塘的妻妾。曾国华天天晚上瞒着李续宾在饭铺过夜，并思量着如何把她藏在军营中带走。

就在这个时候，陈玉成、李秀成带领十二万人马昼夜兼程，步步进逼三河。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首领张乐行南下，阻遏可能从皖西来的增援部队。当探马将这一严峻形势报告李续宾和曾国华时，他们才如梦方醒，但为期已晚。李续宾一面火速派人向湖广总督官文求援，请调驻扎在罗田、黄梅一带的绿营前来帮忙，一面修筑工事，准

备迎战。而此时恰巧胡林翼因母丧回籍，官文拿着李续宾的求援书遍示僚属，取笑道：“湘勇名将九江都打下了，小小的三河算得了什么？”遂不派一兵一卒。李续宾大为失望，又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再请求。

太平军在白石山、罗家埠、北夹关一带布下天罗地网，却并不立即向湘勇进攻。这一夜，曾国华按捺不住对饭铺寡妇的思念，二更后，见毫无动静，又悄悄溜出营房，钻进了饭铺的后门。

三更刚过，金牛岭、白石山上陡起秋雾。雾越来越大，越来越浓，霎时间，从金牛镇到三河镇，方圆三四十里地面上的山水房屋，全部消失在一片夜雾之中。此时，陈玉成、李秀成将布置多日的大网开始收拢了。

陈玉成率本部七万人从金牛镇大道向三河推进，李秀成指挥五万人从白石山翻过来，吴定规统领三河镇上一万人马踏过护城河，吴如孝、张乐行带一万人由西向东。四路人马十四万人，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将七千湘勇团团包围在三河镇郊。当震耳欲聋的鼓角声，把李续宾和湘勇们从睡梦中惊醒时，他们面临着的，已是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了。湘勇们惊慌失措，心胆俱裂，成百上千的人，稀里糊涂地顷刻间便做了无头鬼。浓雾中，即便打起灯笼，十几步外的人和物也看不见，李续宾又急又恨。周国虞命令手下人齐声高喊：

“活捉李续宾！”

“抓住李妖头，抽筋剥皮，报仇雪恨！”

李续宾慌乱之中顾不得找曾国华，提着一把剑仓皇而逃。

曾国华睡在寡妇温暖的被窝里，忽然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快开门，快开门！老子们要砸了！”

傅耀琳撰《李续宾年谱》卷三：“初，公在桐城以军士战疲，又虑贼绕窜潜、太，发书湖北调防军。官文持公书遍示司道曰：‘李公用兵如神，令军威大振。何攻不克？岂少我哉！’其下无敢异者。公檄召成大吉军，勇毅公与官文书请自率之进。胡公居丧，得公潜山手书，急走书官文，言公力战太苦，兵太单，后路太薄，曾公国藩亦自建昌以书论之。官文坚

持初意。”

原来，这是几个太平军。前几天，还是德兴阿手下的绿营士兵，乌衣镇兵败后投降了太平天国，他们想趁混乱之机打家劫舍，发点财。曾国华猛地从被窝里爬出，赶紧穿衣，寡妇吓得脸色惨白，紧紧抱住他。曾国华推开寡妇，抽出佩剑。门被冲开了。火把之中，士兵们一眼看见放在床头的曾国华的官服，惊叫道：“这是一个清妖！”

“还是一个官儿哩！”

“抓活的！”

说话间，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曾国华毕竟是一介书生，如何是他们的对手。交手不过两下，剑便被击落，立即被活捉了。士兵们狂呼乱叫起来，拿麻绳将曾国华绑得死死的，吆喝着推出门外。一个士兵盯着寡妇，舍不得走，有人在门外吼：“色鬼！想打水炮了？你若不去，赏银没你的份。”

那人走到寡妇身边，在她的脸上重重地掐了一下：“小娘们，待会儿再跟你痛快玩一阵。”

曾国华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听见四面八方的喊杀声，方知太平军已展开了全面进攻，后悔不迭，心中寻思着如何逃走。

太阳出来后，雾消散了。李续宾带着百余名亲兵，慌乱之中逃到一个小山包上。只见山包周围，太平军人山人海，无数面红、黄、蓝、白、黑旗帜迎风招展，李续宾知今日已难逃厄运，懊丧地靠在一棵树边低头长叹。他后悔不该听信曾国华的无知妄见，后悔没有采纳赵烈文的建议，恨官文不出兵救援，更恨自己麻痹轻敌，没有料到敌人在雾夜中偷营，面临着的毫无疑问是全军覆没。从咸丰三年来，大大小小百十个战役所赢得的三湘名将的声誉将扫地以尽，涤师的进军皖中的用兵计划也全盘打破了。这时，周国虞带着一支人马冲上山来，大喊：“树下的那个清妖便是李续宾！活捉的，赏银一千两！”

话音未落，几百名士兵呐喊着冲上山来。内中有几个野人山的

人，更是痛恨已极，高叫：“抓住李续宾这个狗娘养的！”“把这条恶狗碎尸万段！”

李续宾身边的亲兵慌忙迎敌。李续宾双脚都已受伤，他刚一迈步，便痛得锥心般难受。眼看太平军就要冲上山顶，李续宾咬咬牙，解下腰带，向北跪下三叩头，然后将腰带挂在树杈上，踩着一块石板，将头伸进带圈中，追随他的老师罗泽南去了。

正午时分，陈玉成、李秀成胜利地结束了对太平天国后期起着重大作用的三河战役，七千湘勇除两三百名侥幸逃走者外，全部葬身三河镇。

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清咸丰八年）“十月初七日，大军赶到三河镇，大败清浙江布政使湘军大将李续宾，歼其全军，李续宾自缢死”。

七 曾国华死而复生，不得已投奔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

当李续宾、曾国华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江西建昌府时，曾国藩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吓得几乎晕死过去。他对李续宾寄托极大的期望，也相信李能不负重托。谁知恰恰就是这个老成可靠的李续宾坏了大事，不仅经营皖中、谋夺攻克江宁首功的如意算盘被打得粉碎，就连让六弟依附李续宾成名的想法也破灭了。他知道李续宾、曾国华在这种情况下定然难以生还，良将顿失，骨肉永别，心中伤悼不已。

这是湘勇出师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建昌军营上自将官，下至勇丁，几乎人人都与三河阵亡的人员有联系：或为亲戚，或为朋友，或为乡邻，或为熟人。消息传来，不待吩咐，各营各哨便自动地焚纸燃香，挂起招魂幡，军营上下，蒙着一片阴霾。一连几天，曾国藩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难受至极。他想到此刻的湘乡县，不知有多少人家正在举办丧仪，有多少寡妇孤儿在哀哀欲绝。湘乡县的悲痛，将十倍百倍地超过建昌军营。湘勇的元气如何恢复？进军皖中的用兵方略改不改变？曾国藩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几天后，他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好汉打掉牙和血吞”，重振军威，报仇雪恨，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他甚至还怀着一线希望，李续宾、曾国华也可能死里逃生了，说

不定哪天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时再把皖中的事交给他们。他相信，受此大挫后，李续宾和曾国华会更加成熟。曾国藩想通后，下令军营中所有招魂幡一律烧掉，不准再谈三河失败的事，一切都按原计划去做。

十天过后，派到三河阵地上查访尸体的勇丁回来报告，李续宾的遗体已找到，将由安徽巡抚翁同书出面隆重礼葬，曾国华的遗体一直未见。阵地上的无头尸身成百上千，估计曾国华是被砍头致死。又过了十多天，武昌、湘乡、长沙、寿州，各处信件先后来，均未见曾国华的踪迹，曾国藩认定六弟已死无疑。

这一天，他郑重其事地给朝廷上折，详奏曾国华自咸丰四年带勇以来所立下的桩桩功劳，以及这次殉国的悲壮。拜折之后，又给在家的四弟、满弟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安慰叔父及温甫妻妾；并再三指出，这种时候，全家务必要比往日更和睦亲热，又检讨自己在家时脾气不好，兄弟不和，今后要引以为戒。又叫他们去查看父母坟茔，是不是被人挖动了，泄漏了气运。半个月后，朝廷发来上谕，追赠候选同知曾国华为道员，从优议恤，加恩赏给其父曾骥云从二品封典，咸丰帝还亲书“一门忠义”四字，以示格外褒奖。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甚感宽慰，立即派专人将皇上御笔送回荷叶塘，要家中把“一门忠义”四字制成金匾，高悬在黄金堂上，以此旷代之荣上慰父母在天之灵，下励儿孙忠君之心。至于赏给叔父从二品封典一事，却把曾国藩弄得哭笑不得。早在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在侍郎任内曾邀

勋

封叔父从一品封典，不想八年后反倒来个从二品封典。曾国藩心中暗暗埋怨礼部官员糊涂马虎，连随手查的事都懒得一为，现在弄得他左右为难，受亦不是，不受亦不是。曾国藩为此很费了一番思考。他在仔细斟酌之后，给皇上上了一道谢恩折，先将历次封典之事的过程叙说一通，然后写上：“诰轴则祇领新纶，谨拜此日九重之命；顶戴则仍从旧秩，不忘昔年两次之恩。惟是降挹稠迭，报称尤难。臣惟有竭尽愚忠，代臣弟弥未竟之憾，代臣叔抒向日之忱，以期仰答高厚于万一。”

不久，满弟国葆受叔父之命来到建昌，代兄带勇。曾国藩着实勉励一番，拨五百勇丁让他统领，又给他改名贞干，字子恒，意为吸取靖港之败的教训，为人办事，忠贞有恒。

这天半夜，曾国藩在灯下再次修改近日写成的《母弟温甫哀词》。他哀悯六弟满腹才华，却功名不遂，正要凭借军功出人头地之时，却又兵败身死，真可谓命运多舛，又怜悯风烛残年的叔父。叔父因无子才过继六弟，谁料继子又不得永年，老而丧子，是人生的大不幸；继而又怜悯已成孤儿的侄子。小小年纪，便从此永远失去了父亲，心灵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作为大伯，曾国藩决定，今后将由自己承担起对这个侄子的抚养教育之责，让他如同纪泽、纪鸿一样地得到慈爱温暖，长大成人，继承叔父一房的香火。曾国藩就这样边想边改，时常停笔凝思，望着跳跃着的烛火出神。

“大哥，快开门！”急促的声音，惊得曾国藩回过神来。这是贞干在外面喊。

曾国藩打开门，贞干急忙闪进屋，身后还跟了一个人。

“大哥，你看谁来了？”曾国葆有意轻声地说，但语气中的兴奋之情显然压抑不住。

昏暗的烛光中，曾国藩见来人衣衫破损、面容憔悴。看着看着，他不觉惊呆了：这不是自己刻骨思念的六弟温甫吗？他不敢相信，温甫失踪一个多月了，宾字营、华字营全军覆没，统领李续宾已死，高级将领无人生还，全军副统领、华字营营官今夜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曾国藩拿起蜡烛，走到那人身边。他把烛火举高，照着那人的面孔，仔仔细细地审看着。不错，这人的确是他的胞弟曾国华！

“你是温甫？”尽管这样，他仍带着怀疑的口气问。

“大哥，是我呀！”曾国华见大哥终于认出了他，不禁悲喜交集，双手抱着大哥的肩膀，眼泪大把大把地流了下来。

千真万确是自己的亲兄弟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一刹那间，曾国藩

心里充满着巨大的喜悦：六弟没有死！叔父抹去了丧子之痛，侄儿免去了孤儿之悲，这真是曾氏一门中的大喜大庆！

“快坐，快坐下，温甫，你受苦了。”

曾国藩双手扶着弟弟坐下，两眼湿润润的。死里逃生的曾国华见大哥这种手足真情，心里感动极了：“大哥，这一个多月来，我想死了你和老满！”

“我们也很想念你！”曾国藩真诚地说，并亲手给弟弟端来一杯热茶，又转脸问满弟，“贞干，你是在哪里找到温甫的？”

曾国葆高兴地回答：“今日黄昏时，我从镇上回营，路过一座作废的砖窑，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地叫我的名字。进去一看，原来是六哥在那里。我又惊又喜。六哥当即要我带他来见大哥，我说现在不能去，半夜时我再带你去。”

“做得对。”对满弟的老成，曾国藩甚是满意，他转问六弟，“温甫，三河之战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为何这时才露面，害得全家着急，都以为你死了。你这一个多月来在哪些地方？”

“那天半夜，大雾弥漫，长毛前来劫营，我寡不敌众，正拟自裁殉国，突然被一长毛从背后打掉手中的刀，给他们捉住了。”曾国华不敢讲出在寡妇家被抓的真相，编造了这套谎言。“长毛不知我的身份，把我关进一家农户的厨房里，又去忙着抓别的人，不再管我了。我靠着磨盘上下用力擦，将绳子擦断，偷偷地逃了出来。沿途打听到大哥在江西建昌府，就径直向这里奔来，途中又不幸病倒。就这样边走边停，挨过了一个多月。”这几句倒是实情。他说罢，将一杯茶一饮而尽，那样子，的确是病羸饥渴。曾国藩听完六弟的叙说，心中凄然。

“温甫，你们为什么要去打庐州？我是要你们与春霆一起去围安庆。”给六弟添了一杯茶后，曾国藩问。

“大哥，这是我的失策，迪庵也是主张南下围安庆的，我想打下

庐州后再南下。”温甫并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使曾国藩感到六弟的坦诚。

“打三河一事，军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吗？”一向留心人才的曾国藩，想以此来发现有真知灼见的人才。

“军中没有谁提过，倒是有一个来三河作客的读书人闯营进谏，说不能打三河，要转而打庐江。”

“这人叫什么名字？”曾国藩带有几分惊喜地问。

“此人自称赵烈文，字惠甫，江苏阳湖人，寓居全椒，年纪不大，二三十岁。”

“难得，难得。”曾国藩轻轻地拍打着桌面，感慨地说，说得曾国华脸红起来，大声叫道：“大哥，你让我回湘乡去招募五千勇丁吧，我曾国华若不报此仇，枉为世间一男子！”

“小声点！”曾国藩如同被吓了一跳似的，忙挥手制止。六弟这一句气概雄壮的话，不仅没有引来大哥的赞赏，反而使得见面时的浓烈亲情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满腔的恼怒：正是因为违背了原定的作战方案，才招致这一场空前的惨败。精锐被消灭，进军皖中的大计彻底破产，前途困难重重，作为全军的统帅，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巨大呀！他真想把六弟大骂一顿，甚至抽他两耳光，以发泄心头的这股郁闷之气。但他没有这样，只是呆滞地望着温甫，也不作声。曾国华见大哥对他的话没有反应，又再说了一遍：“大哥，过几天我就回湘乡招勇如何？”

“温甫，你太不争气了！”望了很久之后，曾国藩终于忍不住慢慢地吐出一句话。

“大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迪庵和死去的兄弟们，我有罪，罪孽深重。我要重上战场，杀贼赎罪呀！”曾国华从心底里发出自己的呼喊。他深知自己的过失太大了，大哥的这句轻轻的责备，不足以惩罚，他倒是希望被狠狠地杖责一百棍。

“唉！”曾国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六弟的痛悔冲淡了他心中的怨怒，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眼下的处境，温甫自己是一点不明白呀！他能出现在大家面前吗？全军覆没，唯独自己的弟弟、负有直接责任的副统领生还，曾国藩怎么向世人交代？怎么向皇上交代？没有温甫的阵亡，哪来的“一门忠义”褒奖！温甫虽破坏了进军皖中的大计，却又为曾氏家族挣来了天家的旷代隆恩。带兵打仗的曾国藩，是多么需要这种抵御来自各方猜忌的荣耀身份啊！它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温甫再募的五千湘勇！如何处置这个意外生还的弟弟呢？既要不负圣恩，又要让他继续活在世界上，曾国藩的脑子在苦苦地盘算着。

见大哥久久不语，曾国葆劝六哥：“莫这样急，你现在身体很差，无法带兵，回家休息两三个月后再说。”

“不！”曾国华蓦地站起来，坚决地再次请缨，“大哥，你就答应我吧！”

曾国藩苦笑了一下，将桌上那页《母弟温甫哀词》文稿拿起，递给曾国华说：“温甫，可惜你早在一个多月前便死在三河了。”

曾国华接过哀词，看了一眼，一把扯碎，笑着说：“那是讹传，我不是好好地在这里吗？”

“不，你早死了。”曾国藩重复了一句。看着大哥那张变得严峻冷酷的脸孔，分明不是在说笑话，曾国华顿时心凉起来，冒出一股莫名的恐惧。

“大哥，你为何要说这话呢？我没有死，没有死呀！”曾国华凄惨地喊起来。

“不要喊！”曾国藩威严地止住，口气中明显地含着鄙夷，曾国华立时闭了嘴。

“哀词你可以撕掉，皇上的谕旨你能撕掉吗？”曾国藩从柜子里将内阁转抄的上谕找出来。曾国华一看，脸刷地白了。

“三河战败之后，迪庵的遗体很快找到，我等你等了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消息，派人查访也未找到，只能断定你已死。全军覆没，你身为迪庵的副手，也只有战死沙场，才能说得过去。我因此上奏皇上，说你已壮烈殉国。”曾国藩缓慢而沉重地说着。曾国华看得出，大哥在压抑着心中的巨大痛苦，听到最后一句话，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大哥继续说：“天恩格外褒奖，从优议恤，不仅追赠你为道员，还赏叔父从二品封典。我日前已申明，叔父大人早蒙赏从一品，请求加恩纪寿及岁引见，想必会蒙俯允。尤其是因你之殉国，皇上御笔亲书‘一门忠义’四字，我已命家里制匾悬挂黄金堂上。这是旷代殊荣，足使我曾氏门第大放光辉。你现在要生还回家，我将如何向皇上交代，我们曾氏一家如何向皇上交代？”

“请大哥再向皇上拜折，叙说我生还缘由，请收回一切赏赐，行吗？”曾国华试探着问。

“你说得好轻巧！”曾国藩瞟了六弟一眼，不悦地说：“欺君之罪，谁受得了？”

“这不是有意的。”曾国华分辩。

“纵然不是有意的，但天下人都知道你曾国华是杀身成仁的伟男子，皇上是优待功臣的仁义之君。现在又上折说你未死，岂不貽笑天下！此举将置皇上于何地？”稍停一下，曾国藩沉痛地说，“温甫，当‘一门忠义’的金匾从黄金堂取下时，你想想看，那会使我曾氏家族蒙受多大的耻辱！”

曾国华又起一阵冷颤，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有这般严重。沉吟良久，他问大哥：“如此说来，我今生已不能再带勇杀贼，报仇雪恨，显亲扬名了？”

“不能了。”曾国藩轻轻地答。

“好吧！”曾国华下了最大的决心，“我明日就布衣回荷叶塘，躬耕田亩，课子读书，了此一生。”

“荷叶塘你也不能回。”

“这是为何？”曾国华害怕起来，难道当一个厮守妻妾儿女的普通老百姓也不成？他简直不能理解。

“哎，温甫，你今年三十六岁了，怎么还这样不晓事？”曾国藩皱着眉头说，“三河战败，湘乡县几乎是家家丧亲，户户招魂，他们明里不说，心底里谁不把迪庵和你恨得要死。总是你们无能，才招致他们失去亲人。你若跟着他们一起战死，我曾氏全家尚能略感心安。你现在又未死回家，你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且我湘勇历来最恨从敌营中逃回来的人，你说是自己逃回来的，谁为你作证？乡亲们会说你害得兄弟们死去，自己又投敌乞命。到那时，千夫所指，只怕你曾温甫会无病而亡吧！”

贞干本想替六哥说几句，听了大哥这番话，吓得不敢再开口。

“带勇不行，回家不行，难道我真的要去死吗？”兄弟三人相对无言默坐良久，曾国华绝望地吐出一句话。

“温甫，你想到哪里去了。”曾国藩起身，走到六弟身旁，温存地拍着六弟的肩膀，细声说，“你是我的亲兄弟，大哥怎么会叫你去死。大哥为你想了一条生路，不知你情愿否？”

“请大哥明示。”曾国华已完全无主见了，唯有仰仗大哥。

“陈广敷先生，你还记得吗？”

曾国华点点头。

“前几个月，他来到蒋市街与我会晤，告诉我离开湘乡后，就回庐山黄叶观隐居。你去投奔他，拜他为师，后半生你就在黄叶观作一道人。陈先生是一个超脱尘世的人，你可以把事情的原委都说给他听，他不会怪你的，也不会张扬出去。你看如何？”

曾国华禁不住一阵战栗，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这个功名心极

重、人世欲望极浓的曾六爷，听说后半生将要与黄卷青灯为伴，与古木山猿为友，心如刀绞，但反复想想，觉得现在已无路可走，只得勉强答应：“大哥，你让我悄悄回一趟荷叶塘，见见叔父大人和寿儿再去吧！”

“温甫，休怪大哥不通情理，你委实回不得家，趁着天黑赶快离开此地，不要让人看见了。过段时间，我要贞干回家一趟，将实情告诉叔父大人，再安排他们去黄叶观与你相会。平定长毛以后，大哥再到黄叶观去看你。”曾国藩说着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国华抱着大哥泪如雨下，贞干也在一旁抽泣。

曾国藩吩咐贞干不要惊醒厨子，悄悄地盛些冷饭给国华吃了，又收拾几件衣服，拿出一百两银子来给他。然后，双手抱着六弟的肩膀，嗓音哽咽，好一阵才说出四个字：“兄弟珍重！”

国华说不出话来，只能点点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军营。

待六弟走后，曾国藩又关起门来，与满弟密谈了很久。第二天，贞干亲自去三河战场寻找六哥遗骸。二十多天后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具棺木。一到军营门口，贞干便放声大哭起来，引得勇丁们纷纷出来观看。贞干走进屋，哭倒在大哥面前，高叫：“大哥，六哥的忠骸找回来了，可惜没有了头！”

“你是怎么找到的？不会认错吧！”曾国藩惊讶地问。

“哪里会错！莫说四肢还在，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出。”

曾国藩抚棺痛哭，一边叫人打开盖板。曾国藩见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除无头外，四肢都尚完好。他拉开死者的左裤脚，看到一道三寸长的疤痕后，立即喊起来：“温甫，你到底回来了，大哥找你找得好苦呀！”

关于曾国华，通常的史料上都记载着死于三河之役，但曾氏的日记里露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蛛丝马迹。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曾氏在日记中写道：“接胡润之中丞告温甫弟忠骨已寻得，内附灵山王大令自  复余信一件，杨名声、杨镇南等三人禀一件，刘步瀛寄王令信

一件。刘步瀛者，督标马兵，前迪庵、小石之忠骸，是其所寻得。此次又寻得温弟忠骸及吴浣溪立誓尸也。闻温弟遗蜕得还，为不幸中之一幸；而先軫丧元，又为幸中之一大不幸。”同年二月初八日，曾氏在日记中又写道：“接杨名声专人来信。言温甫弟丧元，扬镇南、张吟再去寻觅，渠一人先送灵柩回湖南。读之悲不自胜，因批令一人先归。”

从这两段日记中可知，一个名叫刘步瀛的马兵找到了曾国华的尸体，但无头。曾氏本人派出的三个专寻者，即日记中所说的扬名声、杨镇南、张吟并未寻到。于是杨名声写信报告曾氏，拟由自己护送这具无头尸回湖南。叫另外两人继续寻找。曾氏同意杨名声的这个意见。

在这几天中间，曾氏于正月二十八日有一封家信，也提到温甫尸体已找到，但无头，即刻由人护送回籍安葬一事。

尸体无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难断定就一定是曾国华本人。这一点，派出寻找者怀疑，曾氏自己也怀疑，不然，就不会有一人护柩回湘，另外两人继续寻觅的请示，也就不会有曾氏的批准。从那以后，曾氏无论在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都未有后来寻觅的消息，也未见曾国华的妻妾辨认遗体的任何记载。

曾国华是不是死在三河之役中，是大可存疑的。

说罢，又大哭起来。哭了一阵后，他对四周围观的人说：“温甫八岁那年，爬上塘边一棵桃树摘桃子吃，我怕他摔到塘里去，便高声喝骂他。他吓得赶紧从树上跳下来，腿不慎被树枝划破了，一直烂了两个才好，从此便落下了这个疤。近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事抱疚。”说着说着，又对死者高喊：“温甫，我的好兄弟，你为国捐躯，死得英勇。大哥为你伤心，大哥也为你荣耀呀！”

曾国藩越哭越厉害，引得围观者嗟叹不已，在杨国栋、彭寿颐等人竭力劝说下，好不容易才止住。

夜里，曾国藩为温甫设了一个简朴的灵堂。湘勇将领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吊唁，曾国藩对着温甫的神主诵读哀词。并从第二天起，为六弟吃七天斋。到了第八天清晨，贞干带着二十多个勇丁，护送温甫灵柩回湘乡，曾国藩亲自送到盱江码头。

八 李鸿章给恩师献上皖省八府五州详图

正当建昌军营因三河之变而士气沮丧的时候，围攻两年多的吉安

城，终于被曾国荃的吉字营攻克。接着，鲍超趁陈玉成部返回天京附近、李秀成部再度经营苏南的时机，在皖南连打几次胜仗，站稳了脚跟。紧接着，李元度部又挫败从福建过来的太平军。这些胜利，使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曾国藩从吉安之胜中，看出了九弟倔强不屈的性格和带勇打仗的才能，认定他是个可当大任的人物。恰好康福这时又从老家跋山涉水来到了建昌。去年，曾国藩回籍不久，康福也请假回沅江去了。曾国藩赏给他的三百亩水田，王矮爹替他经营得兴旺。一到家，王矮爹又为他张罗着娶了一房妻子。康福将田产分为两半。一半归于弟弟康禄的名下。康福不愿意作个财主终老，他要建功立业，光耀康氏先祖，接到曾国藩的信后，便匆匆赶来了。曾国藩派他前往吉安，代他奖赏吉字营。国荃将吉字营安置后，便和康福一同来到建昌。

曾国荃送给大哥的战利品是一部《欧阳文忠公文集》。曾国藩轻轻地翻着这部已发黄发黑的文集，惊喜地问：“这是南宋庆元年间刻的，是欧阳子文集的最早刻本，你是怎么得来的？”

“吉安是欧阳修的故乡，大哥不是要我留意他的遗墨吗？”曾国荃得意地说，“打下吉安后，我也不管是不是欧阳修的后人，凡姓欧阳的，我统统把他抓了起来，要他们交出遗墨来，否则杀头。”

“你怎么能这样做？”曾国藩没有想到九弟用这种手段来搜集遗墨，倘若欧阳修九泉有知，岂不愤怒至极！

“不这样做，怎么可能得到它？”曾国荃指了指大哥手中的文集，“就这样，几百个姓欧阳的互相商议，逼得那些欧阳修的后人无法，实在找不出遗墨，便以这部供在祠堂里的宋本来充数。”

“沅甫，你给我送回吉安去！”曾国藩生气了，板着面孔命令弟弟。

“大哥，这样的珍本到哪里去找？你若过意不去，我给他们三百两银子算了。”曾国荃不服气。

“九弟！”曾国藩严肃地说，“咸丰三年练勇之初，我便对你们说过，长毛毁孔孟、焚书籍，得罪了天下读书人。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一点，把读书人争取过来。在《讨粤匪檄》中，我将维护中国数千年的礼义人伦、诗书典籍昭告天下，也是为了得读书人的心。这些年来朝廷失政，老百姓易被长毛笼络，只有读书人才是我们依靠的力量。你以杀头的手法，逼一代文宗的后人交出他们的传族之宝，此事传扬出去，岂不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九弟，你要明白此中的利害！”

大哥的话有理，曾国荃不作声了。曾国藩把文集仔仔细细翻了一遍，递了回去，曾国荃默默地收下。

“沅甫，乘这次攻破吉安的好机会，你回家去一次，招募几千人，将吉字营扩大到一万人。看来，温甫收复皖中的未竟事业，要由你来担负了。”

大哥的话太合曾国荃的心意了。这次在吉安得的大量金银，正要运回家去买田起屋，为今后自立门户做准备，至于募勇扩营，更是他多年的心愿。

“大哥，无论为国为家，我都要和长毛血战到底！”曾国荃慷慨激昂地表示。在建昌小住几天后，便匆匆回荷叶塘去了

不久，石达开率部离开福建，经江西、湖南向西开拔。朝廷分析石达开有可能入四川，急调曾国藩入川剿堵。一旦入川，则远离江宁，今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拿下它。这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事。他上奏皇上，请求让他进兵皖中，为三河之役报仇。奏折刚拜发，荆七送来一封信。原来，这信是李鸿章从五里外的县城里，托人捎来的。信上说，咸丰二年六月与恩师在京分别后，第二年正月，便随同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与长毛、捻子作战。这些年来，巡抚福济不明事理，钦差大臣胜保多方猜忌排挤，在安徽很不得意，欲投奔恩师，不知肯收留否？

咸丰七年十月初十日，曾氏给九弟国荃的信上说：“吉安在宋明两朝名贤接踵。如欧阳永叔、文信国、罗一峰、整庵诸公。若有乡绅以遗集见赠者，或近处可以购觅。望付数种寄家。”

曾国藩览毕微微一笑，对于这个年家子，他是再了解不过了。

道光二十五年，李鸿章遵父命晋京，投奔曾国藩门下，拜他为师。曾国藩见李鸿章长得身材修长，五官俊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心中甚是高兴，更兼李鸿章有人所不及的乖觉，过目不忘的记性，深为曾国藩所赏识。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与郭嵩焘一起中进士，入词馆，时年二十五岁。真个是少年高第，春风得意。曾国藩将他、郭嵩焘及同年入翰苑的陈鼐、帅远~~烽~~视为丁未年四君子。但李鸿章心气高傲，性格疏懒，为人不够实在，细节上不大检点，这些方面，与曾国藩脾性不合。李文安曾给曾国藩讲过他儿子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李家以前养过一缸好金鱼。李文安一日偶与家人戏言，如今年金鱼产子多，则门徒中进学的多。后果然这一年产子很多，李文安扳着指头，数着这个可进学，那个可进学，又说长子瀚章今年也可进学。第二天，一缸金鱼全部死尽。文安奇怪，问家人，鸿章坦然承认。文安问何以害鱼。鸿章说：这么多人进学，唯独我不进，此鱼不可留。文安笑道：你今年只有十一岁，怎能进学？鸿章不语。李文安从这件事上，知儿子虽心高志大，但胸襟未免太狭窄，手段也太刻毒了。

这几年李鸿章在安徽打胜仗少，打败仗多，曾国藩也知道些。他甚至还听到过有人以“翰林变绿林”的刻薄话来挖苦李鸿章。曾国藩将来信锁进柜子，既不复函，也不派人传话，他有意要挫挫这个高足的锋芒。



李鸿章

十天过去了，没有动静，曾国藩派人悄悄地到建昌旅馆查看。回报说，李鸿章在旅馆读书写字。又过十天，曾国藩再派人去窥视李鸿章。回报说，李鸿章仍在读书写字，并无回安徽的表示。当天，曾国藩传令叫李鸿章来军营相见。

李鸿章一进军营，便急趋向前，走到曾国藩身边，行门生叩拜大礼。曾国藩凝然端坐，并不起身。待李鸿章行完礼，才招呼他坐下。六年多不见了，李鸿章已步入中年，战火奔波，使他面色黧黑，而腰板却显得比过去在书斋时硬朗多了。近来常感右目痒痛、精力不支的曾国藩，看到眼前这个踔厉风发的门生，又是喜欢，又是羡慕。

“少荃，这些年来你干了不少大事，人也发福了，官也做大了，现在是道员衔，还是按察使衔？”曾国藩充当过多次乡试主考和会试阅卷大臣，且诗文为一时之冠，故而门生甚多，但真正经他指教过的受业生，仅李鸿章一人。对李鸿章，他有一种父兄对子弟的情感。早就盼望李鸿章来了，但直到在安徽混不下去了才来投靠，曾国藩心里不太满意，二十天不理不问，也含有这层原因。

“恩师取笑了！门生早就想投奔恩师帐下，并托家兄转达过此意，怎奈福中丞执意挽留。福中丞是门生的座师，门生亦不好强违。这次我不管他肯不肯，下决心离开了他，追随恩师左右。门生虽蒙圣恩赏加按察使衔，但在恩师面前，门生永远只是个小学生。”

李鸿章的话提醒了曾国藩。的确，李瀚章曾跟他说起过老二要投奔的事，且二十天未见，李鸿章不以冷落为意，仍这样谦恭有礼，恍如十多年前碾儿胡同里的恂恂学子。曾国藩心中的一丝不快消失了。

“少荃，此间局面狭窄，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你既与胜保不和，何不回翰林院供职去？”曾国藩望着李鸿章笑着，三角眼里射出的是慈爱的光芒。

“恩师，”李鸿章认真地说，“您老从来教导门生，男儿立身，不在高官厚禄，更不应贪图个人享受，当为君分忧，为国出力。目前逆贼肆虐，四海鼎沸，门生岂能违背恩师教导，视国难民危不顾，而回翰苑享清福呢？”

真是本性难移。多年的挫折，并没有打磨掉他的棱角，说起话来，仍是这般大言炎炎，但曾国藩喜欢听。他心里暗暗赞许，脸上却无特别的表示。

“这几年，门生在家乡东撞西突，前后追随过吕侍郎、福中丞，均茫然无指归；现在又遇了个胜保，心中无点滴才学，偏又目空一切，视汉员如同仇人一般。门生冷眼观察过许久，无论福中丞，还是何制台，以及和春、张国梁，都不是戡乱之才，更不要说胜保之流了。东南半壁浊浪滔天，真正的中流砥柱，实只恩师一人，万望恩师

收留门生，日后也好附恩师驥尾光宗耀祖，这也是家父临终时的遗言。”李鸿章说到这里颇为动情。

“少荃，你来我这里，是想自己带勇，还是作参赞？”曾国藩不再盘马弯弓了，直接问。

“门生虽出身词臣，但这几年也曾几十次亲历沙场，略懂一点打仗的道理，门生想在恩师帐下作一名偏裨将佐。”李鸿章答得也直截了当。

“哦，你想带勇，那好哇！”曾国藩边说边思考，略停一会说，“不过，我身边暂缺一个办文书的人，先委屈你帮帮忙，掌几天书记文案如何？”

在曾国藩看来，安徽的团练办得一团糟，李鸿章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带到湘勇中来，必须先在他的身边跟着学习一段时期再说。

“好！门生正要跟着恩师学习起草奏折哩！”绝顶聪明的李鸿章将失望藏起，装出一副满心喜悦的样子，“家兄曾跟我说过，筠仙有次起草奏折，中有‘屡战屡败’四字。恩师看后，将‘战’‘败’二字互换位置，变为‘屡败屡战’。家兄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位置一换，满篇精神大变。门生在安徽时，听福中丞说，恩师奏折，当今无双。门生过去跟恩师学古文时不用心，现在要补上这一课。”

李鸿章此时提起这件往事，真是恰到好处。曾国藩开心地笑笑说：“好吧，你今天回旅馆去结账，明日一早到军营来。”

《清史稿》李鸿章本传中说：“鸿章，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巨，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藩于江西，授福建延津邵道。仍留军。”

薛福成在其所著《庸庵笔记·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一节中说：“傅相与诸兄弟奉母避之镇江，而自出谒诸帅，图再举。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祯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

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饕餮巨觥，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禀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络绎而来；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僚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食无言。食毕，舍簪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盖文正素谄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谓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几天下来，李鸿章在建昌军营办事顺利。他留心观察幕府一切事务，觉得也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从书启到赞画都可胜任，唯一难以适应的，便是天未明就吃早饭这件事。湘勇规矩，天未明就得吃罢早饭，有仗打仗，无仗操练，不容许睡懒觉。幕府跟军营一样。曾国藩自己以身作则，每天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吃饭时，他说古论今，谈笑风生。饭桌上，他不再是一个严厉的统帅，而是幕僚们极随和的朋友。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习惯。平素在家乡，他要团勇们清早起床操练，自己则总是日上三竿才大梦方觉。

这几天凌晨，天还是漆黑漆黑的，军营便放炮吃饭了。一会儿，亲兵便来敲门叫起床，李鸿章正睡得香甜，哪里愿意出被窝！他借故不起。一连三天，曾国藩看在眼里不作声。第四天天未亮，亲兵又来敲门了。李鸿章烦躁地喊：“我病了，不吃饭！”

过一会，一幕僚来敲，李鸿章仍不起。又过一会，康福来了：“李翰林，请起床吃早饭！”

“告诉你们我病了，为什么三番两次总来喊？”

“曾大人说，有病也得起来，大家等你去后再用餐。”

李鸿章一听，心里发毛了，赶紧披衣，踉踉跄跄地奔进餐厅。曾国藩瞥了李鸿章一眼，端起碗吃饭，幕僚们跟着端起碗来。曾国藩面色峻厉，一言不发。吃完饭后，他放下碗筷，一字一句地说：“少荃，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此间所尚的，唯一诚字而

已！”

说罢，起身走出餐厅，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李鸿章惊呆在板凳上，半天作不得声。

从那天起，李鸿章一改过去骄懒的文人习气，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这才发觉恩师所带的湘勇，与自己过去所带的团练确有许多不同之处，愈加从心里佩服。这天晚上，他对曾国藩说：“门生这次给恩师带来了一件小小的东西。”

说罢从布包里拿出一卷纸来，曾国藩认得这是大内珍藏的特制棉纸。

“恩师请看。”李鸿章微笑着展开，竟是一幅皖省全图。曾国藩拨亮灯，仔细查看。图上画着安徽全省大的山川和府县界线，都标有名字。图下边还注明图与实地的比例关系。图虽画得精工，但并无特别之处。这样的地图，曾国藩手头有，他微笑着没有作声。

“恩师，这是几幅安徽分府地图，请您老过目。”李鸿章又从布包里拿出一卷纸，打开第一张，图上方标明“凤阳府”三字。只见这张地图大异刚才那一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着山名、水名、县名、镇名，甚至较大的村庄名、神庙名都写上了。曾国藩心里吃了一惊：“少荃，庐州府的详图有吗？”

“有。八府五州都有。”李鸿章不慌不忙地找出了庐州府地图。

曾国藩接过地图，急忙打开，右手食指在图上快速地移动，嘴里不停地说：“三河，三河在哪里？”

“在这里。”李鸿章一下子就点出了三河镇。

曾国藩两眼死死地盯住三河。图上明明白白地标出了三河镇四周的形势地名：镇建在马栅河与界河的交汇处，巢湖在东边，只有四十五里远，西边是金牛岭，东边是白石山，一条大道贯穿金牛镇直达三河镇。这样详尽的分府地图，曾国藩还是第一次见到。看着看着，他

慢慢地两眼潮润，嗓门嘶哑：“少荃，早几个月看到你这张图，迪庵、温甫和七千湘勇也不至于遭厄难。”

曾国藩将其他府州的地图略微翻了翻，都像凤阳、庐州一样，山川城镇，一一标列得清清楚楚。这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图啊，想不到今天居然由李鸿章送上门来了。看着这几张地图，曾国藩仿佛看到了湘勇的战旗正插在一个个城池上，规复皖省、攻克安庆已有了可靠的保证。他真想站起来，紧紧地拉着李鸿章的手，大声地说：“少荃，你这个礼物太好了，我收下！”但他很快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李鸿章毕竟是他的晚辈门生，在晚辈门生面前怎能失态！他以惯常的神情说：“少荃，你来我这里好些天了，怎么今天才把皖省地图拿出来，你对我还留一手吗？”

“哪里，哪里！”李鸿章已知这几张地图在曾国藩眼中的分量，兴奋地说，“门生巴不得把一切都贡献给恩师，哪有留一手之理，前几天之所以没有拿出来，是怕露丑。这两天我见恩师这里用的仍是乾隆内府图，故才敢奉献。”

曾国藩心想：毕竟长了几岁年纪，比以往稳重多了。他慢慢地梳理着已见花白的长须，说：“地图莫精于康熙内府图，其准望勾弦，皆命星官亲至各处，按诸天度测量里差。乾隆内府图又拓而大之，亦甚精当，盖出齐次凤宗伯之手。近时阳湖董方正孝廉依此二图订正差误，合为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诸剞劂，据说是现在最精确的地图。我已托人去重金购买，至今未得到。这批皖省分府地图确比乾隆内府图精细多了，你是怎样得来的？”

“恩师。”李鸿章欠身答道，“咸丰三年初，我随吕侍郎在家乡办团练，几仗打下来，吃了不少苦头。这些苦头，大部分来自对地形不熟悉。有一次，我与长毛打仗，打败了，想找条路逃都找不到，结果几十个弟兄送了命，我幸而躲在草丛中才免于死。长毛走后，我问当地百姓。他们告诉我，穿过松树林后就是一条大路，路口左右是两座小石山，是天然的堡垒，只要百把个弓箭手埋伏在石山上，就是一千人也都会死在那里。我听后半晌作不得声，倘若早点知道此处地形，不

仅那几十个弟兄不会死，说不定还可反败为胜。我于是下定决心要绘制一套详细地图，远胜朝廷颁发的乾隆内府图。我从团练中抽出几十个知识字、头脑灵活、办事可靠的人，派他们到各府去实地调查，足足用了十个月时间，终于绘制了这十四幅地图。”

“少荃，你做了一件顶好的事，假若东南八省都有这样的分府图，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恩师过奖了。这地图虽较细，但打起仗来，还是嫌简略了，如果再详细到每个小山包、每条小溪港、每个小村庄都有的话，那就好了。”

“好哇，待平定长毛后，你就去做这件事吧！全国十八省，省省都绘制，那真是一桩惠泽子孙的大好事。”

“太好了，那时在恩师指导下，我一定会干得比现在的好得多。”李鸿章高兴地说。

“少荃，你把地图送给我，你自己不就没有了吗？”

“有，我还有一份，照这份原样影绘的。我那时想，万一一份丢了或损坏了，还可以有一个底子再补绘。”

是比先前长进多了。曾国藩心想。过会儿，他对李鸿章说：“少荃，我即将率师入川，远离你的家乡，你要不要先回家去安顿一下，我们再到芜湖码头相会。”

“不用了，门生来建昌之前，家事已作了安排。”李鸿章说，“不过，门生斗胆向恩师进一言，四川不可去，也不必去。”

“这话如何讲？”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习惯性地抬起右手，慢慢地梳理着胡须。这神情，显然是要李鸿章说下去。

“今夜只恩师与门生两人，门生就直言吧！”李鸿章略为停顿了一下，说出他在建昌旅馆里的一番深远思虑来，“咸丰三年正月，江宁

陷落，东南半壁冒出了一个与朝廷敌对的叛逆国号，其势力尤强在苏南、皖中、江西三个地方。自咸丰六年逆贼内讧后，江西已渐为恩师统率的湘勇光复，逆贼势力只有苏南、皖中两处。依门生愚见，与长毛决战的主要战场也只有这两处。长毛气焰，乃顺江由西而东，江宁之西，为长毛后方所在，江宁之东，不过长毛之门面而已。数年间，恩师已洞悉此中机要，由武昌而黄州，由黄州而武穴，由武穴而九江，由九江而湖口，步步进逼，节节获胜。门生在安徽细细观看思考，见长江两岸，恩师每复一城池，长毛气焰辄消一分，门生从心底里佩服恩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其取势百倍胜过江北江南大营。门生心里早已明白，平巨憨，复江宁，非恩师莫属。”

李鸿章越说越有劲，双目晶亮，神采奕奕，令曾国藩暗为惊诧：今日之李少荃，已非吴下旧阿蒙。他随手拿起穆彰阿赠送的玉球，在手里慢慢旋转。此情此景，使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与穆彰阿的一夕谈话。薪尽火传，这个才大心细、见识不凡的门生，不正是自己的传人吗？

“朝廷已对江宁逆贼撒下了天罗地网，你何以知下江宁者非我莫属。少荃啦，这等大事，可不许你信口开河。”曾国藩打断李鸿章的话，“你说四川不可去，不能去，道理在哪里呀？”

“是，门生说漏了嘴。”李鸿章素知老师行事谨慎，这层意思，点到即可，他马上转入正题，“门生说四川不可去，其原因也正是刚才所说的，恩师多年浴血奋战，已将长毛逼在皖中、苏南一隅之地，现在反而忽然掉头入蜀，到千里之遥去堵流寇，将这伸手可摘之熟桃让给别人，就是恩师不在乎，湘勇将官弟兄也不情愿呀！就是门生在一旁，也为恩师抱不平。”

曾国藩微微一笑，在心里说：这个机灵的李老二，说话的本事是越来越高了，他的老子哥哥远不及。

“况且川督王庆云为人器局狭小，很久以来就想当蜀王，他绝不会愿意恩师入川的。门生说四川不必去，是指石逆目前已成流寇，军心不稳，士气不旺，此去四川，将很可能走向末路，四川兵力足可制

服他，不必动用湘勇这把牛刀。门生以为，恩师须立即向皇上陈明入川之非和入皖之要，同时亦请官帅、胡帅代为说明不能离开东南的原因；官帅、胡帅要成功，也是离不开恩师的。为使朝廷明白此中道理，恩师可命令目前在徽州、宁国的鲍超之部暂且撤离皖南。这样，长毛一定会乘虚而入，翁中丞必定急奏朝廷，那时各方交章挽留，恩师将免去入川之劳。”



李鸿章在德国皇宫

曾国藩不得不佩服这个比他小十二岁的门生的见事之明。在湘勇主要将领中，有彭玉麟的忠贞，有杨载福的朴直，有鲍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划，有曾国荃的顽强，但无一人有李鸿章这样洞察全局的清醒、机巧应变的手腕！人才难得呀！两江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要留心访寻延揽。想到这里，曾国藩忽然记起温甫讲的赵烈文进谏的事。

“少荃，你是庐州人，全椒就在庐州旁边，你有没有听说一个寓居全椒的阳湖秀才赵烈文？”

“恩师何以知道赵烈文？他是门生的好朋友。”

“那太巧了！前次迪庵和温甫误攻三河，此人到军营进谏，可惜他们未听，不然也不至于有三河之变。我看这是个有识见的人才。”

“赵烈文确是个非比一般的读书人，他不乐举业，留心国事，潜研兵法，熟知輿地，尤工于谋划，的确是个好的军事参谋。”

“是呀，草莱之中，常有异才，日后到了你的家乡，我一定亲去拜访他。”曾国藩边说边抽出日记簿来，记上：“赵烈文，字惠甫，阳湖人，寓居全椒，知輿地，工谋划。少荃竭力推荐。”

“何劳恩师亲去，我写封信叫他来就行了。”

“不！还是我去见他为好。”

师生二人在军营一直谈到次日鸡鸣方止。第二天，曾国藩修书给官文、胡林翼，请他们代为向皇上说情。为不使皇上不悦，曾国藩尽起在建昌的水陆两支人马，踏上赴川的道路。当曾国藩将到武昌时，接到了上谕。上谕命曾国藩暂驻湖北，与官、胡熟商进剿皖省之计，援川部队从湖南选调。官文、胡林翼在武昌治酒为曾国藩道喜。席上，官文提出派永州镇总兵樊燮带二千人入川，曾、胡一致同意。于是官文以制军身份下令，调樊燮立即入川。谁知这一纸命令，倒惹出一桩轰动全国的大事来。

咸丰九年二月，石达开率部从浙江入江西再打进湖南，进而包围宝庆府。估计石部将进入四川，朝廷命令曾国藩率湘军赴夔州一带扼守。曾氏不愿入川，六月十八日上折，陈述湘军“难遽拔队西行”的原因。在没有得到朝廷答复之前，还是率部离开抚州，向西开拔。一个多月后抵达湖北黄州，在此与胡林翼相会。这期间，曾氏一连接到四道上谕。每道上谕都命令他必须尽快入川。曾氏则采取拖延的策略对待朝廷。到了七月份，石达开久攻宝庆不下后转而改道打回广西。石达开既没有入四川，曾氏自然也不必入川了。“入川”一事因此免去。

第十二章 总督两江

一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永州镇总兵樊燮接到命令后，兴冲冲地带着二千绿营启程入川。樊燮为官不清廉，仗着是官文五姨太娘家亲戚有恃无恐。湖南巡抚衙门接到不少参劾信函，骆秉章不愿得罪官文，压着这些信不理睬，左宗棠碍着骆秉章的面子，也不便处理。

这一日，樊燮路过长沙，将兵士们安置在城外，自己带着几个亲兵入城，径直来到又一村巡抚衙门里。巡捕见是樊镇台，不敢怠慢，忙进内通报。骆秉章正与左宗棠在谈论曾国藩驻兵湖北的事，听到通报，连声说：“有请，有请。”樊燮大步踏进签押房，向骆秉章鞠躬请安：“卑职参见中丞大人。”

骆秉章忙站起，笑道：“樊镇台免礼。”

樊燮正欲靠着骆秉章坐下，忽然见左宗棠板着面孔坐在对面，便走前一步说：“左师爷一向好。”

左宗棠看了樊燮一眼，冷冷地说：“樊将军客气了。”

樊燮心中不快，叉开两腿坐在骆秉章身边。骆秉章打着哈哈说：“樊镇台，这次官中堂亲向朝廷保举你去四川剿贼，想镇台一定会以频频捷报答谢皇上圣恩和官中堂的器重。”

“石逆孤军远窜，成不了气候，樊某不敢夸口说一举获胜，但终究要剿灭那些乱臣贼子的。”樊燮不无得意地说，似乎有意让左宗棠知道他的厉害。

“大将威风，果然令人敬畏，令人敬畏！”骆秉章仍然打着哈哈说。

“长毛不过跳梁小丑而已，算得了什么？”

樊燮任永州镇总兵不过一两年，根本没有跟太平军交过手。前两个月，石达开围宝庆府，弄得长沙官场紧张得不得了。左宗棠亲自指挥人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对付过去。听了樊燮这种欺世大言，左宗棠如何能不动怒：“此话过头了吧！朝廷调兵几十万，糜饷

几万万，至今尚未把长毛平定下去；且石达开乃贼中梟雄，曾涤生侍郎都数败于其手，你说这话，不脸红吗？”

樊燮吹牛时不脸红，听了这句话，倒真的脸红了，他强压怒火说：“左师爷，我也不和你打嘴皮仗，以后看吧！”

樊燮来巡抚衙门，本是一种官场应酬，见气氛不好，起身朝骆秉章拱手道：“卑职告辞。”

说罢转脸便走，并不理睬左宗棠。左宗棠勃然大怒，喝道：“回来！”

“何事？”樊燮站住，气愤地反问。

“樊燮，你进衙门不向我请安，出衙门不向我告辞，你太猖狂了。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不请安，是何缘故？”

樊燮也怒了，高声说：“朝廷体制并未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武官虽轻，也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

左宗棠一时语塞，气得环眼暴凸，燕颌僵硬，忽地站起来，冲过去，抬起脚就要踢樊燮，骆秉章慌忙拦住：“季高，你这是干什么？”

左宗棠气得呼呼大喘，好半天，才冒出一声雷鸣：“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火冒三丈，青筋鼓起，欲再与左宗棠争辩，骆秉章忙说：“樊镇台，你请回吧！本抚就不送你了，祝你马到成功。”

樊燮只得含恨退出，当天下午便离长北去。

樊燮窝着一肚子气到了武昌，谒见官文，添枝加叶地把左宗棠如何无视朝廷命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情形，向官文哭诉了半天。官文听后老大不快。左宗棠居然敢对他的姻亲、朝廷指派的援川将领如此无礼，他岂能容忍！当天夜晚，官文便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将

樊燮所说的摘要写了几条，又给左宗棠戴了一顶“劣幕”的帽子，说他把持湖南，为非作歹。

咸丰帝接到官文这道奏章，方知左宗棠居然是这样的幕僚，他大为吃惊，随即在奏章上批道：“湖南为劣幕把持，可恼可恨，着细加查明，若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奏折递回武昌，六姨太知左宗棠与胡家的关系，便悄悄地把此事告诉静娟夫人。静娟夫人怎能眼见自己兄弟的丈人吃官司不救，便求胡林翼设法搭救。胡林翼一面火速打发人送信到长沙，将事情原委告诉左宗棠，一面发信给郭嵩焘和王闾运。郭嵩焘此时供职南书房，王闾运则在已升为协办大学士的肃顺家做西席。咸丰四年八月，曾国藩率湘勇出省入鄂，王闾运没有随行。咸丰五年，王闾运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会试告罢后留京温习，被肃顺看中，延入府中。胡林翼请郭、王密切注视朝廷动向。

左宗棠接到胡林翼的信后，借口赴京会试，向骆秉章辞职。骆再三挽留不住，只得放行。左宗棠含恨离开长沙，回湘阴小住几天后，便带着一个仆人，冒着严寒乘船北去。这时，郭嵩焘给胡林翼来了一封急信，说皇上怕官文所奏不实，特地派都察院湖广道监察御史富阿吉来湘查访，将于近日由运河南下。胡林翼将家人胡汉唤进书房，密授机宜。胡汉受命，星夜乘快马赴河北，在山东德州遇上了富阿吉。

胡汉在德州出高价雇了一只大船，船上陈设华丽，肴饌精美。趁富阿吉的船泊在德州码头的时候，胡汉先请富阿吉的仆人上船玩，并以好酒好菜招待。仆人于是劝富阿吉改乘胡汉的大船。富阿吉到船上看了看，满口应允。待富阿吉上船后，胡汉又从德州妓院雇来四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妓女陪伴他。富阿吉是个世家子弟，胸无点墨，靠祖上的军功，年纪轻轻地便做上了五品御史，平日最好的就是声色犬马、醇酒美妇。这一下，如同进了天堂，他不愿早日入湘，只想在船上多盘桓些日子。舟子似乎懂得富阿吉的心思，那船走得极缓极慢，又时走时停。就这样，富阿吉从北京到武昌，足足用了三个月。这期间，胡林翼将左宗棠留在襄阳听消息，暂勿进京。

富阿吉一到武昌，就被接进巡抚衙门，胡林翼亲自设宴为之洗尘。酒吃到兴起时，胡林翼对富阿吉说：“星使为查办左宗棠，不畏辛苦，跋山涉水，令人敬佩。”

富阿吉谦虚地说：“仆受皇上差遣，查朝廷要案，无辛苦可言。”

胡林翼连声说：“可敬，可敬”，又殷勤劝了一杯酒，问：“星使从前知左宗棠其人否？”

富阿吉答：“不曾听说。”

“林翼与左宗棠同乡，对其人略知一二。”

“请中丞说说。”富阿吉放下筷子，显出一副专注的神态，似乎查办左案就从这里开始了。

“湖广一带人士，凡稍涉国事者，莫不知左宗棠乃当今一人才。值此宇内纷扰，三湘略能安枕者，固仗骆中丞镇抚之功，亦靠左宗棠赞襄之力。远的不说，这次长毛伪翼王窜扰宝庆府，全省震惊。正是因为左宗棠指挥省内绿营、团练同心协力作战，宝庆府城才得以保存，湘省人民才免遭涂炭。”

“哦，如此说来，左宗棠这人也还有些本事。”富阿吉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战火兵灾从未见过，心想：倘若叫我去杀贼卫土，还不知如何应付哩！

“岂止是有些本事！”胡林翼认真地说，“实为当今戡乱大才。只因左宗棠耿介成性，疾恶如仇，又缺乏涵养，故开罪小人。据说告状的永市镇总兵樊燮贪婪庸劣，士兵百姓都有怨言。左宗棠对他的呵责，并非蔑视朝廷命官，而是发泄心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希望星使为保全人才计，替左宗棠说几句话。”

富阿吉不在意地说：“仆奉命查办，总期水落石出，案情大白。中丞放心，一定会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诚为至论，但目前谣诼纷纭，星使又不明内情，恐怕欲秉公办理而不能。”

富阿吉问：“如中丞所说，该如何办才是？”

胡林翼说：“依鄙人之见，星使当先存爱才之心，后方能做到秉公办理。”

“中丞是要我袒护左宗棠？”富阿吉警觉起来。

“不能说袒护，乃为惜才耳。左宗棠之才出类拔萃，天下纷乱，养成一人才不易，宁忍加以摧残？鄙人之意，实为国家社稷着想，非为私情。星使若理解，就请在武昌停驻，中止湘行，鄙人已代星使写好奏稿，为左宗棠辩诬，星使可在武昌拜发后返旆回京。”

富阿吉一听，顿时变色，拿出钦差大臣的架势来，一本正经地说：“中丞此言差矣。仆奉使命而不赴湘查办，住在武昌，岂不欺罔朝廷，蒙骗皇上？左宗棠之案已立于都察院，仆岂能凭中丞一面之词而定讞？中丞刚才这番话，既有谗左宗棠之嫌，又陷仆于不忠，还望中丞三思才是。”

说完就要起身，仿佛这桌酒席是害他不忠的陷阱。

“慢点！”胡林翼冷冷地说，一面从柜子里拿出一份奏折来甩到富阿吉的面前，“星使不发代拟之折，鄙人将拜发此折了。”

富阿吉莫名其妙地拿起奏折，看着看着，冷汗淋漓，面如死灰。原来，胡林翼的奏折是一份措辞强硬的弹劾。内中列出富阿吉自出京以来，如何骚扰民间，奸淫民女，耽于享乐，有意延误行程等罪状，人证物证俱在，不容辩驳。富阿吉是个未谙世事的纨绔青年，看着这个奏折，早已吓得魂飞魄散，手抖抖地不能自己，忙陪着笑脸说：“中丞，开玩笑何以至如此。常言说得好，官官相护，共保无事，请中丞万勿拜发此等奏折，仆感激不尽！”

胡林翼也换成笑脸说：“星使也不必过于害怕。舟中之事，鄙人

不告发，谅旁人也不知。鄙人不求星使感激，请星使就此拜发代拟折吧！”

富阿吉无奈，只得遵命拜发。

在此同时，官文也打发几个人装模作样地到长沙住了几天。回到武昌，按早已定好的调子也拜发了一份奏折，证明樊燮所说属实，请杀左宗棠以儆效尤者。

咸丰帝接到两份截然不同的奏折，有些为难，便与肃顺商量。肃顺回府后，与王闿运谈起这事。王闿运乘机在肃顺面前极言左宗棠之才，请他保全。肃顺久闻左宗棠能干，也有心保护，便对王闿运说：“听说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相交甚深，我劝皇上特旨垂询曾、胡，你再去跟郭嵩焘说说，联络几个名翰林上书皇上。到那时，我就好说话了。”

当时最有名的翰林，是壬子年探花，时为内阁学士的吴县人潘祖荫，其祖父乃鼎鼎有名的状元大学士潘世恩，郭嵩焘与他同值南书房。潘祖荫喜爱古玩，尤爱收集鼻烟壶。传说他主考乡试时，遇到两个不相上下的考生，而又只能二者取一时，他便拿出红绿两个鼻烟壶来放在口袋里，先定好红为甲，绿为乙，然后信手摸，摸出红来取中甲，摸出绿来便取中乙，绝不改变。郭嵩焘在王府井古董店里，重价买下一只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从意大利带来进贡的镶银玛瑙鼻烟壶，邀请潘祖荫来家喝酒。酒酣耳热之际，郭嵩焘卖弄似的拿出鼻烟壶，果然引得潘祖荫胃口大开，欣赏把玩，爱不释手。

“伯寅兄，你是个收藏鼻烟壶的专家，要是看得上，就送给你凑个数吧！”

“真的？”潘祖荫喜出望外，“筠仙，你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叫我如何感谢你！”



北京鼻烟店

“感谢嘛，不敢当。”郭嵩焘摸摸已经发福的圆胖脸，笑道，“只求你的大手笔做一篇有益于国家的文章。”

“这个容易，你只管说。”

要探花潘祖荫写篇文章，就好比要小孩子搓个泥蛋一样，既乐意办，又容易办。

“左宗棠的事，你听说过吗？”

“你是说官文告状的事吗？”潘祖荫一边用玉签剔牙，一边摆弄着杭州檀香扇，扇上的诗画都出自他的手笔，一副十足的名士派头。

“官文是诬告。”

“真的吗？”潘祖荫觉得奇怪，左宗棠这几年为湖广局面的稳定出过不少力，京师都有传闻。官文作为湖广总督，为何要诬告一个师

爷？待郭嵩焘将事情的经过和这中间复杂的关系，原原本本地告诉潘祖荫后，潘恍然大悟。潘祖荫才华横溢，少年气盛，十分恼火满蒙亲贵的尸位素餐、嫉贤妒能，况且他的家乡四周已落入太平军手中好多年了，迫切盼望早日光复，而光复的希望又只能寄托在曾、胡、左等人的身上。潘祖荫边听边打腹稿，待郭嵩焘说完后，他的腹稿也已打好。瞬息之间，便草就一篇折子。

“筠仙，你看看要得不？”

郭嵩焘接过，轻轻念道：“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此天下所共见，久在我圣明洞察之中也。前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

读到这里，郭嵩焘神采飞扬，拍案叫绝：“伯寅兄，你真不愧为探花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真是千古佳句！万千称赞左宗棠的话，在这两句面前都显得软弱无力。我今天真是服了你。”

“你读完吧，读完后我们再来一句句斟酌。”潘祖荫微笑着，心中十分得意，檀香扇在手中轻轻地摇动。天气其实还很冷，扇子在他手里，不过是一种习惯、派头的表现而已。

“宗棠为人，秉性刚直，疾恶如仇。”郭嵩焘继续念下去，“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好，就这样送上去，一个字都不用动了！”郭嵩焘发自内心地赞叹。

“筠仙，你莫客气，该改该删的地方，都由你做主。”

“真的妙极了。这样的奏疏，日后必然传下去，尤其是两个‘不可一日无’，一定会传诵千古。”

“传诵千古不敢当。不过，这两句也确是神助之笔。一篇好文章，靠的就是一两句警句支撑。比如《滕王阁序》，靠的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岳阳楼记》靠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潘祖荫摇头晃脑地说着，看来，他也被自己创造的警句陶醉了。

过几天，曾、胡的回奏先后到达咸丰帝的手里。曾国藩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飭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胡林翼说得更恳切：“臣查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精熟方輿，晓畅兵略，在湖南赞助军事，遂以克复江西、贵州、广西各府州县之地，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刚直激烈，诚不免汲黯大戇、宽饶少和之讥。要其筹兵筹饷，专精殚思，过或可宥，心固无他。恳请天恩酌量器使，飭下湖南抚臣，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施城吴老人，年九十矣。幼时曾见夔公。其言曰：夔公谒骆帅，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夔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夔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夔公携二子增洵、增祥归，治梓潼街宅居之。楼成，置酒宴父老曰：‘左宗棠一举人耳，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宅已定。敬延名师，教予二子，雪我耻辱，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于是以重金礼聘教读，以楼为书房，除师生三人外不准上楼。每日治饌，必亲自检点，具衣冠，延先生下楼坐食。先生未下箸者，即易他品。增洵、增祥在家不准着男装，咸服女衣袴。曰：‘考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当夔归施，即写‘王八蛋滚出去’六字于板上，制如长生禄位牌。置于祖宗神龛下侧，朔望率二子礼之，曰：‘不中举人以上功名不去此牌，汝等总要高过左宗棠。’樊山中进士后，樊家始无此牌。”“樊山做陕西藩司时，左宗棠赐建专祠于西安。巡抚委樊山致祭。樊山辞焉，曰：宁愿违命不愿获罪先人。此又寻常尽知之事。邻近又一老人言：从前樊家楼壁上，尚存墨笔‘左宗棠可杀’五字，想系樊山兄弟儿时发愿文也。”

肃顺借着潘、曾、胡的奏疏，请皇上免查左宗棠之过失，予以重用。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下诏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后来，左宗棠又请骆秉章代他上一道奏折，详细奏明樊燮贪劣无能之种种情事，樊燮终被革职。

樊燮带二子回到原籍湖北恩施，建一栋楼房。楼房建成之日，樊燮宴请恩施父老，说：“左宗棠不过一举人，既辱我身，又夺我官，且波及我先人，视武人为犬马。我把二子安置楼上，延名师教育，不中举人进士点翰林，雪我耻辱，死后不得入祖茔。”

樊燮重金聘请名师，以楼房为书房，除先生与二子外，别人一律不准上楼。每日酒饭，必亲自过目，具衣冠延先生下楼坐食，席上有先生未动箸者，即撤去另换。二子不准着男装，都穿女子衣裤；又将左宗棠骂他的“王八蛋，滚出去”六字写在木牌上，置于祖宗神龛下侧，告诫二子说：“考上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木牌，并告诉先人，已胜过左宗棠了。”

二子谨受父命，在书案上刻“左宗棠可杀”五字。后来，樊燮的第二子樊樊山果中进士。报捷那天，他恭恭敬敬地在父亲坟头报喜，当场焚烧“王八蛋，滚出去”木牌。这些都是后话了。

二 江南大营溃败后，左宗棠乘时而起

就在朝廷处理樊燮、左宗棠一案的这段时期里，曾国藩将大营移到安徽宿松，作重新规复皖省的准备。左宗棠应曾国藩之邀，由襄阳来到宿松，一住就是二十天。二人在宿松大营里朝夕纵谈东南大局，商量补救方略。曾国藩又将近年来辑录的《经史百家杂钞》底稿给左宗棠看，请他提意见。军务这样繁忙，曾国藩居然能忙中偷闲，不忘文人本职，编辑了百万字的大部头古文选本，使左宗棠自叹不如。他接过底稿，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这一天，彭玉麟差人来报，属外江水师的澄海营与属内湖水师的

定湘营，同在长江上截获一条运粮往安庆的洋船，因分货不均而发生械斗，请派人前去调停。事态严重，曾国藩决定亲到彭泽走一趟。他与左宗棠约定，回来后听左谈对《经史百家杂钞》的意见。曾国藩刚走，左宗棠便收到了胡林翼的信。信上说皇上将命他回湘募勇，可早做准备。左宗棠欣喜异常，只等曾国藩回到宿松后，即告辞回湘。正在这时，一场意外的变故发生了。

取得三河大捷的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被洪秀全封为英王、忠王，以后李世贤也被封为侍王。咸丰十年正月间，三王为解天京之围，策划了一次大的军事行动。李秀成、李世贤由苏南率军进入浙江，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救。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两万，由江宁赶救杭州。张玉良刚走到半路，李秀成、李世贤带兵离杭北上，猛扑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率皖北之兵强行渡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江南大营被包围了。和春、张国梁分头拼死抵抗。太平军与清军连战九昼夜，江南大营彻底崩溃，天京之围顿解，李秀成、陈玉成围魏救赵之计获得全胜。太平军趁势南下，和春、张国梁节节败退。张国梁死于丹阳，和春毙命于浒墅关。七万江南绿营，除张玉良部二万人外，至此全部瓦解。

消息传出时，曾国藩正在彭泽。他既感意外，又在意中。杨载福对败兵沿途的骚扰非常愤慨，彭玉麟则担心太平军的气焰会更加炽烈。曾国藩心中却隐隐生出一丝快意：江南大营的瓦解，或许将预示着湘军的转机！他匆匆离彭泽返宿松。船过泊劳湖时，接到正驻军宁国的李元度的信。李向他报告江南大营的情况，并捎上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和春死，桂清逃，东南大局，天意将属于谁？

“这个平江才子，想得也太多了。”曾国藩心里说，随手点起火，将信烧了。宿松老营的反应如何呢？曾国藩心中交织着忧虑、沉重、庆幸、热望等各种复杂情绪，究竟哪种为主，连他自己也说不准。夜里，他躺在船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后半夜，痲疾又发作了，奇痒难耐，害得他整夜不能合眼，抓得皮屑满床，血迹斑斑。

天亮时，船靠了羊角塘码头，他换了轿子，匆匆向宿松老营奔去。老营扎在县城外，气氛仍如几天前的平静。曾国藩一进屋，便看到案桌上堆了一尺多高的文报。他拿起最上面的一份，随便浏览。

“涤生，你到底回来了，我天天都在盼望。”人未进门，声音就雷鸣般地灌了进来，除开左宗棠，再没有第二人这样。“出大事了，你知道吗？”

“你是说江南大营的事？”曾国藩放下文报。

“江南大营已不复存在了。”左宗棠边说边在对面木凳上坐下。

“四五万人马，十多天的日子便毁了，真不堪设想，可惜呀！”曾国藩面带戚容，比起左宗棠洪亮的嗓音来，他的音色干涩多了。

“有什么可惜的，这个脓包早点破了的好！”左宗棠的爽直，使曾国藩吃惊。

“你说得太刻薄了，江南大营毕竟经营了七八年，担负着抵抗长毛的大任呀！现在和帅、张军门惨死，数万弟兄身亡异乡，朝廷辛辛苦苦部署的计划全部打乱，今后只会使长毛的气焰更嚣张，我们的道路更艰难。”

“和春、张国梁死不足惜，数万弟兄虽可怜，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不过，对消灭长毛的大局来说，”左宗棠两眼逼视着曾国藩，略微压低了声音，“涤生，莫怪我说得直，它倒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你说什么！”曾国藩故作惊讶地问，“这是我之不幸，敌之万幸，何来天大的好事可言？”

“涤生，我不信你真的没看出来。”左宗棠一笑。他这人要说的话藏不住，痛痛快快地倒出来后，心里就舒服了。“江南大营早已千疮百孔，腐臭冲天。当将官的莫不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士兵则多抽鸦片，嫖赌成风，士气溺惰，军营糜烂。这两年来，何桂清每月给他十多万两银子的接济，想利用他来做中兴名臣；朝廷则受何的欺骗，

以为江南大营是抵抗长毛的干城，反倒将我们湘勇视为可有可无。不要说你和在前线打仗的弟兄们不服，就是我这个留守大臣都怏了一肚子气。真正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呀！现在江南大营彻底覆没，将使朝廷从此清醒过来，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你知道何桂清逃命的情形吗？”左宗棠说的是实话，曾国藩怎么会不知道！对朝廷的决策，他历来采取谨慎的态度，从不妄加议论，何况当着这位心直口快的左季高的面！对何桂清则不同。曾国藩恨何桂清，最先起于郭嵩焘购浙盐的事；后来，何桂清常向他的靠山——军机大臣彭蕴章写密信，说曾国藩胆小，不会打仗，彭蕴章把这股阴风吹到了皇上的耳边。这些，都是郭嵩焘在南书房当值时听到的。现在，何桂清终于惨败了，曾国藩如何不快意！

“不知道！”左宗棠摇头。他对于这些身居高位的官僚有种本能的敌意，极乐于听他们的倒霉事，“你说吧。”

“败兵逃到常州，何桂清才知江南大营破了。他不思抵抗，立即带着僚属跟在和春的后面南逃。常州士绅知道了，半路拦下他的轿子，哭着跪着请他留下。何桂清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居然命令亲兵开枪，打死了几个乡绅，然后冲出人群，逃到苏州。徐有壬闭门不纳，只得连夜绕城墙往上海方向逃去。向攀轿挽留的乡绅开枪，大清两百年来，还没有这样的总督！”义愤私怨混合在一起，使曾国藩出现了少有的激动。

“偏偏都是这些混蛋得到重用，倘若不是这次长毛打到常州，过不了几年，这个油滑小生又要入阁了。”天下这些不平事，左宗棠恨之入骨，提起便有气。这次樊案给他很大的教训，他告诫自己要克制肝火。他有意端起茶杯，大口大口地喝起茶来。火气略为平息后，他告诉老朋友，皇上已命他回湘募勇，明天就要离开宿松。

“明天就走？”曾国藩希望左宗棠多住几天，关于局势变化后湘勇的用兵计划，他很想与这个今亮商讨商讨，“《经史百家杂钞》编纂如何，你还没有提意见呢！”

“我猜你是想超过姚鼐？”左宗棠诡谲地笑笑。

“姚姬传先生博大精深，我粗解文章，乃姚先生启之，哪里敢有超过他的野心。”曾国藩诚恳地说。

“当然，要想超过姚鼐，也的确不易。”左宗棠收起笑容，认真地说，“不过，你将姚先生义理、辞章、考据的治学路径有意拓宽一条，把经济加了进去。从这点上说，你有所超过。但大醇小疵，里面也有些篇章还可再斟酌斟酌，眼下我无心和你多说，待平定长毛后，再来详论如何？”

“好！平定长毛后再谈。先说说，你准备招多少人？”

“多则一万，少则七八千，名字我已想好了，就叫他楚军。”

“楚军？”曾国藩想起当年王鑫在赵家祠堂张贴“湘军营务处”招牌的事，“季高，叫楚军不宜，你既然要别树一帜，还是叫楚勇为好，日后免得遭人讪难。”

“虽然是勇，但既出省作战，还是叫楚军为好，究竟名正言顺些。”左宗棠不是王鑫，他不愿受曾国藩的制约，做事也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顾虑，有声有色，烈烈轰轰地干一番事业，是他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愿望。前几个月，因樊燮告状，他在长沙处境不利，有人甚至偷偷写一些辱骂的小条子，半夜贴在他的门上以泄积怨，常常惹得他怒火中烧。有一张帖子上甚至写着“钦命劣幕衔帮办湖南巡抚大公馆”，极尽挖苦之能事。现在此案已平，因祸得福，且又正遇江南大营溃败的非常时机，年已四十九岁、中举达二十八年之久的左宗棠怎能失掉这个大好机会！他恨不得招集十万八万雄师，尽展胸中奇才，一年半载便荡平巨寇，克复江宁。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本事。

左宗棠刚告辞出门，亲兵送来一个讣帖：罗遵殿家明日举行家祭，请曾国藩参加。

“淡村死得可怜！”曾国藩自言自语，满脸阴云，转而对亲兵说，“你告诉罗家，明早我亲来府上吊唁。”

三 想起历史上的权臣手腕，曾国藩不给肃顺写信感恩

罗遵殿是安徽宿松人，一年前由湖北藩司任上调任浙江巡抚。他与胡林翼关系极深。何桂清出于对湘系人员的嫉妒，讨厌罗遵殿。张玉良奉和春命带兵援浙时，何桂清指示亲信江苏藩司王有龄，以视察苏州城垣为名，将张玉良留在苏州两天，结果贻误军情，致使罗遵殿城破自杀。曾国藩很为罗遵殿抱不平，他凝神良久，为罗写了一副挽联：“孤军断外援，差同许远城中事；万马迎忠骨，新自岳王坟畔来。”第二天，曾国藩亲到罗府，在罗遵殿的灵柩前鞠躬致哀。当他所撰的挽联被高高悬挂起来的时候，所有前来吊唁者莫不感慨歔歔。

凭吊完毕，曾国藩特地叫罗遵殿的儿子罗忠祐到后院叙谈，以示关怀。他要罗忠祐将父亲冤死之事上奏皇上，严惩贪生怕死、祸国殃民的何桂清。又勉励罗忠祐好好读书，锻炼才干，方今四方多虞，有才者必不会久处囊中。

“曾大人，晚生年幼，虽极愿读书，但不知生在今世，以读哪种书为急务。”罗忠祐一向敬佩曾国藩的学问，趁机向他请教。

曾国藩想了想，说：“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外不刊之典。足下若能熟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将来出来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失坠。”

罗忠祐很受启发，说：“大人这一番教导，使晚生从迷津中走了出来。晚生今后就遵照大人的教诲，好好研习《资治通鉴》。”

正说话间，忽见一人踉跄闯进灵堂，高呼：“淡翁，你死得惨呀！”

曾国藩抬头看时，原来是湖北粮台总理阎敬铭。他走过去，拉着

阎敬铭的手问：“你是从武昌专程来的？”

阎敬铭说：“润芝要我代他来宿松吊唁，他还有封信要给你。”

曾国藩点点头，不再问了。

罗府家祭完毕，曾国藩请阎敬铭同到军营。

“吊浚村是名，送它才是实。”进了内室后，阎敬铭从靴页中间抽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曾国藩。

曾国藩心想：这是一封什么信，如此神秘！他一看信封，更感奇怪了：信封上并不是写的他的名字，而是胡林翼的大名。拆开看时，才知这是肃顺近日写给胡林翼的一封密信。信上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江南大营溃败，皇上近来寝食不安；何桂清临阵脱逃，皇上更为愤恨。皇上打算在东南几省内选一个可靠的人代替何桂清，为此事垂询过几位亲贵大臣。昨夜，皇上对肃顺说，拟授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听后沉吟片刻，说：“胡林翼才学优长，足堪江督之任，但若调离，鄂抚一职则无人可代。”皇上问：“叫曾国藩任鄂抚如何？”肃顺说：“六年前，皇上命曾国藩署鄂抚，几天后又撤销前命，曾国藩想必心中不快。事隔六年，又叫他任鄂抚，显得皇上恩德不重，不如干脆叫曾国藩作江督。胡与曾是好友，必定会协调合作。那时上下一气，东南局面将有转机。”皇上点头说：“你考虑的是，就这样办吧！”

曾国藩看到这里，激动得手微微发颤，心里充满着对肃顺的无限感激。肃顺信最后写道：

润芝向来深明大义，顾全大局，想不会因此事而有芥蒂。望与曾涤生和衷共济，力挽狂澜，建攻克江宁大功。异日筑凌烟阁，同绘润芝与涤生像于其首。

信的边角还有一行小字：“请送与涤生一阅。”

曾国藩将信重新折好，郑重装进信套，双手退回给阎敬铭，说：“烦你转告润芝，就说我已经拜读了。”待阎敬铭将信又塞进靴页中间后，曾国藩问：“润芝还说了些什么？”

阎敬铭答：“润芝要我告诉你，说难得皇上身边有肃相这样的贤臣，以天潢贵胄之尊，对我汉族士人如此垂青，实我朝仅见。看来大事有济，国家中兴有望，可以放手大胆去干一场了。”

“是呀！君圣相贤，国事有可为。”曾国藩从心底深处涌出这句话。

“润芝还说，欲复江宁，还得从皖省下手，建议沅甫带吉字营速围安庆。沅甫才大器大，足可独当一面。”

“才根于器，良为知言。”曾国藩笑道，“看来，我这个做哥哥的，还不如润芝对沅甫了解得深透。你回去告诉润芝，就说我按他的部署，立即调沅甫去安庆。”

“好，我不在宿松久留了，明天就回武昌。”

阎敬铭刚走，又响起敲门声。“这么晚了，还有谁来？”曾国藩心想。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李鸿章。

“恩师，睡不着觉，想跟您老聊聊。”

李鸿章知道曾国藩有个好夜里聊天的习惯。

“什么事害得你睡不好觉，这可是少有。”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则瞌睡极重。这点，曾国藩也知道。

曾氏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致沅甫信：“顷胡润芝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恩师。”李鸿章坐下后，一本正经地说，“我想来想去，这江南大营的溃败，不是坏事，是好事。”

“你也是这样看的？”曾国藩暗自高兴，李元度、左宗棠、胡林翼都能从江南大营的失败中看到湘勇的转机，现在李鸿章也持这种看法，他感到自己身边的确有一批识见不凡的人才。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江南大营前些日子表面上热火朝天，其实已种下了溃败的祸根。现在全军覆灭的大祸里，又潜伏着战事的转机。”李鸿章两只好看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出一种异常机灵的模样。

“将会有什么样的转机呢？”曾国藩问。他既想进一步测量李鸿章对事情的分析能力，又要凭他的分析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恩师，我以为皇上从此将会对绿营失去信心，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湘勇身上。这就是战事的转机。”

好个乖觉的李老二！曾国藩心里称赞着。他羡慕李文安好福气，生下了一个这么聪颖的儿子，倘若纪泽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恩师，门生还有一种预感。”李鸿章把头伸过去，靠拢曾国藩，神秘地说，“何桂清肯定会被撤职，恩师极有可能总督两江。”

“不要瞎说！”曾国藩小声制止。

“是。门生不会对别人讲，只是自己这样想想罢了。”过一会，李鸿章又说，“恩师，门生想，湘勇虽水陆俱全，但还有欠缺。”

“缺什么？”

“缺一支马队。”

“哦！”曾国藩点点头，习惯地半眯起眼，靠在椅背上沉思着。很快，半眯的眼睛睁开了。他想起六弟曾说过，半眯着眼睛看人，使人觉得倨傲，不易接近。要改！今后做了总督，位高权重，更要注意仪表上的谦恭。李鸿章倒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继续说：“长毛马队力量不强，但皖北的捻子却擅长骑射，今后平息捻子，非有一支强悍的马队不可。”

“少荃，你考虑得长远。”李鸿章的提醒很重要。皖省属两江的辖境，不能仅仅只想到目前，还要虑及它今后的长治久安。“你准备一

下，过几天到皖北去招募五百剽悍的大汉，我再派人到口外去买五百匹好马，由你来训练一支马队如何？”

“恩师如此器重，门生一定要把这支马队训练好。”李鸿章大喜过望，再随便扯了几句闲话，便起身回去了。

睡意被曾、李的谈话全部冲走了，曾国藩干脆不上床睡觉，他觉得有许多事要赶快办理。环视东南数省，只有自己最有资格任江督一职，看来肃顺说的是实话。从咸丰三年带勇以来，就巴望着能有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已屈指可数了。这个时候的两江总督，其实就是与长毛作战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要站在这个高度上作一番统筹全局的安排。然而，过去历任两江总督的怡良、何桂清等人，都没有看清自己的位置，或者看到了，但手中无足够的可直接调配的军队，也当不成真正的统帅。曾国藩是可以充当这个统帅的。他有自己的嫡系力量——湘勇，他要制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切实可行的用兵计划，大大扩充湘勇，指挥两江的绿营，做一个号令威严、三军敬畏的统帅。想到这里，曾国藩再一次涌起对肃顺的感激之情。

他要给肃顺写一封极机密的信，派人专程送到北京去。曾国藩抽出一张纸来，又慢慢地磨着墨。猛然，他记起了肃顺要胡林翼将信给他看的话，心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林翼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露出来。“肃顺要讨好！”曾国藩心里说，他开始冷静了。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是清楚的。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愆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宠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就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在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孤力单。皇上虽说年轻，但据说有痼病，万一不幸，肃顺岂是恭王的对手！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拉拢自己，安抚胡林翼，是不是心怀叵测？想到这里，曾国藩心中冒出一丝恐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样的大事，还是以谨慎为好。曾国藩停止磨墨，将纸收到抽屉里。他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今后即使真的上谕来了，也只能

按规矩办事，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的联系。

四 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上谕真的到了宿松：“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驻扎在宿松的湘勇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宿松、太湖、望江等县的县令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连远驻徽州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也打发人飞骑奔来道喜。凡前来恭贺的人，曾国藩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了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祇受矣。”

因为事先早已知道，曾国藩对这道上谕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石达开的二十万人马虽已进入川贵，但随时都可返旆东来，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合起来至少还有五六十万。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这些天来时常有一种苍凉之感。朝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四顾无人的时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时候，仍不愿干脆把江督授予他这个湘勇的元勋，而要授给胡林翼。难道说，皇上对他的成见，一直耿耿于怀吗？每当想起这些，曾国藩便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视灯火，居然信笔写出了一首这样的五言诗：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写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会心灰若此！他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这种思想都要不得。他烧了这首诗，打起精神，考虑今后的用兵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早在江南大营失败前，便和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那时只局限于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绿营的调配。现在不同了，两江地方的绿营都可以由自己

来节制。当然，绿营还包括多年来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

曾国藩将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作出了几点决定：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改由西面进攻的策略，也就是两年前复出时所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即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长江在安徽境内有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们，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拿下安庆，这是曾国藩复出后的第一个战略任务，可惜李续宾、曾国华辜负重任。十天前，经胡林翼提醒，曾国藩已拟定调九弟国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围安庆当做围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曾国荃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后，立即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有了攻吉安的经验，他对下安庆充满了信心。曾国藩又把满弟贞干的贞字营扩大到两千人，也调往安庆。吉字营、贞字营，才是真正的曾家军。安庆方面可以放心了。池州如何对付呢？

守池州府的是太平军左军主将定天义韦俊。太平军三下武昌，其中两次的总指挥便是他。咸丰六年，他在武昌城头亲自指挥打死了罗泽南。曾国藩既对韦俊恨之入骨，又佩服他是个难得的将才。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是不是不用武力，而用离间计，使韦俊挟池州投降呢？对此，曾国藩没有信心。太平军深受拜上帝教的影响，团结心强，要他们叛教投敌，怕是难办。

另一件大事，是两江总督目前驻节何处？朝廷严命赴江苏，江苏一时固然不能进，但也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朝命不理。曾国藩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指划着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的路线。他在祁门县境停住了手指。祁门处于丛山包围之中，一条大道贯穿县城，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以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是个驻节的好地方。



沈葆楨，林则徐的女婿

还有，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以及浙江四省的巡抚，是至关重要的大员，必须逐步地不露声色地替换，他们一定要是可靠的心腹，否则难收指臂之效。可任巡抚的人选，他心中已有两个：一个是彭玉麟，一个是赣南兵备道沈葆楨。沈葆楨字幼丹，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女婿，品行才干，都有岳丈之风。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咸丰五六年间，曾在湘勇营务处供职一年多。以福建人、名臣之戚而与湘勇有如此渊源，实为难得，既可引为心腹，又可免尽用湘人之嫌。还得再物色两个人，一年半载之内将现在的江西巡抚耆龄、安徽巡抚翁同书、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统统换掉。

另外，曾国藩还想到，江苏号为泽国，水师力量必须加强，除外江、内湖水师外，还须建立淮扬水师，攻取里下河粮米之仓，建太湖水师收复苏州，建宁国水师规复芜湖。

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肃顺推服楚贤》一节里说，咸丰帝本欲授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调曾氏接替胡任湖北巡抚，肃顺进言：“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

又，赵烈文在同治三年四月初八日的日记中，也提到了此事：“自咸丰二年奉命团练，以及用兵江右，七八年间坎坷备尝，疑谤丛集。迨文宗未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非负宸真能简畀，当轴真能推举也。”

真是百事丛杂，千头万绪，曾国藩靠着思虑周密和多年来的用兵经验，对已临的和将临的一系列大事小事，逐一作了细细的思考。待基本就绪后，他亲自草拟了一份谢恩折，并将收复两江、攻取江宁的用兵计划向皇上作了报告。为了使皇上采纳他的不从东面，而从西面进攻的策略，他很用心地构思了这样一段文字：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军皆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单薄，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须先克安庆，南岸则须先攻池州，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曾国藩相信，皇上是会批准他这个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的，万一不同意，他也要据理力争。在这个重大的决策上，他不能作丝毫的妥协，直至辞去两江总督之职。

谢恩折拟好后，天将放亮，他吩咐王荆七将奏稿送到文书房誊写，便吹熄蜡烛，倒头睡下了。这一觉直睡到黄昏才醒来。在曾国藩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如此安稳的睡眠。心里高兴，吃过晚饭后，曾国藩便打发荆七请康福来，今晚要和他围几局。

半年前，曾国藩从吉字营中选拔两百名朴实强壮的勇丁，由朱品隆带着来到他的身边，充当亲兵营。曾国藩任命康福为亲兵营统领，朱品隆为副。在康福、朱品隆的训练下，亲兵营人人武艺高强，一以当十，对曾国藩忠心耿耿。

康福带着祖传云子，应召而至，二人兴致勃勃地下起来。

“大人，您老的技艺大大提高了。”当曾国藩将被包围的两枚黑子拾起时，康福笑着说。

“比起那年在洞庭湖来是有些提高，这多亏了你的指点。”曾国藩今夜特别高兴，刚才又吃了两子，益发兴致高。

“大人夸奖。”康福边说边注视着棋子，现在对付曾国藩，他必须聚精会神，稍有不慎，便有失子的可能。

“价人，这几年来，你与不少将领们下过棋，你认为谁的棋下得最好？”

“下得最好的嘛，”康福略作思考，说，“以前是罗山先生棋艺最精，现在要数次青统领下得最好了，雪琴统领也下得不错。”

“我湘勇将官除打仗外，人人都会琴棋书画，这是古来少有的。”曾国藩得意地说。这也是实话。湘勇将官绝大多数出身书生，琴棋书画自是他们的本行。

“大人说的对。但我也听说，长毛中也有人围棋下得好。”

“真的吗？”曾国藩饶有兴致地问。

“听人说，长毛头领中精于围棋的，第一要数石达开。”

“这有可能。”曾国藩点点头，“据说石逆大不同其他人，不但会打仗，也会写诗。听人说石逆那年在九江浔阳楼上，即兴题了一首诗。就诗而论，写得不坏。”

“石逆的诗是如何写的？”康福好奇地问。

曾国藩想了想，把石达开的题诗背了出来：“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愆愆，要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妖氛扫时寰宇靖，人间从此无啼痕！”

“口气倒不小！”康福微笑着，一瞬间，脑子里出现了弟弟康禄：他现在哪里？会不会跟石达开进了四川？

“说实在话，此人也是个人才，可惜作了贼首。”曾国藩从心底里为石达开惋惜。“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便要数韦俊了。”

“韦俊也会下围棋？”曾国藩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大为惊喜。

“是的，仅次于石逆，在长毛中坐第二把交椅。”

“好，好！”曾国藩习惯地用手梳理着胸前的长须，两眼凝视着前方，弄得康福莫名其妙。“价人，你和韦俊去下两盘如何？”

“和韦俊去下？”康福愈发摸不着头脑了。

“是的，你去下赢他！把杨国栋找来，你们一起去。”

康福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五 纹枰对弈，康福赢了韦俊

五更未到，韦俊就醒了。近一个多月来，他常常都这样，每到这时，他心里就生发出隐隐痛楚。四年前，天京内讧，韦俊的二哥北王韦昌辉惨遭杀戮，韦俊在武昌城里吓得心惊肉跳，常觉不测之祸就要降临头上。幸亏他与翼王石达开很要好，翼王后来入京主持朝政，在天王面前竭力称赞韦俊能征惯战，功劳赫赫，又暗地叫韦俊上一道奏章给天王，表示坚决拥护天王诛杀韦昌辉，誓死效忠天王，又将三岁的儿子送到天京作人质。这样才取得天王的信任，不再株连到他的头上。韦俊终于安下心来。去年天王重新调整军事领导集团，任命他为左军主将。韦俊感激天王对他的信任，要从心底深处抹掉韦氏家族不幸的往事，全力去争取自己今后的前程。但今年来，许多事情使韦俊又陷于忧虑之中。先是五军主将中的其他四人，一个接一个地封王。中军主将蒙得恩是天王最宠信的人，在朝廷中扶持朝纲，封赞王，他

不能说什么。陈玉成、李秀成战功卓著，全军敬佩，封英王、忠王，韦俊也没有意见。但李世贤参加起义时，不过才十来岁的娃娃，这些年战功平平，封右军主将还不够格，现在居然也封侍王了。而他，始终只是一个“义”。论功劳，别的不说，单是两次下武昌的功勋，就让李世贤远远不及；论资历，癸好三年，韦俊就受封国宗爷，赏穿黄袍，而李世贤只是一个普通圣兵。李世贤凭什么封王？难道因为他是李秀成的堂弟；而自己不能封王，是否也因为他是韦昌辉的胞弟？想到这里，韦俊浑身发冷，感到前途一片阴暗。最近，从天京传来消息，说天王族弟干王洪仁玕要追究他丙辰六年丢失武昌的责任，拟撤销他左军主将之职，召回天京。韦俊心里想，自己在天王心目中尚有点地位，凭借的就是手下八千子弟兵，倘若召回天京，离开了弟兄们，则如同鱼儿离开了水，成为别人砧板上的菜了。江南大营的溃败不仅没有给韦俊带来欢喜，反而使他又增一分恐惧。战事不利，天王要用他，一时还不会下手；打了胜仗，力量雄厚，就会想到要剪除异己了。丙辰六年的内讧，不正是发生在踏破江南大营之后吗？他天天忐忑不安，也曾暗暗想过，大丈夫岂能眼看着人为刀俎，己为鱼肉，而不思动作？但如何动作？学当今的翼王出走边徼，还是学前明的闯王遁入空门？他觉得都不好。天已放亮了，韦俊仍然心烦意乱。他起床，推开窗门。正是暮春季节，长江南岸的池州府草长莺飞，春意盎然。他想城外的春意必然会更浓，于是叫起侄儿韦以德，带着几个亲兵，背上弓箭，跨上战马，悄悄地出了城门。

果然是一派江南好春光：清溪河碧波荡漾，两岸杨柳叶暗，桃李花明，黄鹂欢啼，紫燕轻飞，江风阵阵，吹面不寒，细雨飘飘，沾衣欲湿。韦俊一时兴起，扬起马鞭子，那马飞也似的奔跑起来，穿过清溪镇，跨过五溪桥，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九华山地面。近看浓绿扑面，遥望山峰郁郁苍苍，韦俊连日来的积郁顿时散去，兴致极高地与侄儿打起猎来。韦俊箭法好，坐下又是千里挑一的神驹，凡在他的射程内的飞禽走兽，几乎没有侥幸逃脱的。午后，亲兵的马背上载满了羚羊獐兔，喜气洋洋地往回转。

韦俊，又名志俊，广西桂平人，韦昌辉弟，金田起义参与者，初封国宗。咸丰三年，与石祥祯等率军西征。咸丰五年至六年期间镇守武昌，罗泽南即死于其手，后转战江西吉安

等处。咸丰八年，授右军主将。咸丰九年守池州府时投降清廷，后被清廷授以副将加总兵衔。

一阵急驰过后，韦俊回首看九华山已在朦胧之中，忽然想起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作，遂在马背上高声吟诵起来：“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到细柳营。回头看雕处，千里暮云平。”韦俊觉得，此刻的自己，正是王维笔下的那个将军，不禁感叹起来：人生有此一日之乐，即不枉活在上世了。

正在得意之际，前面林子里忽然闪出一头梅花鹿来。那鹿毛色光滑，斑纹耀眼，头上长着高耸的角，甚是逗人喜爱。韦俊常常打猎，从来没见过鹿，更不用说这样好看的梅花雄鹿了。韦俊吆喝一声，拍马冲上去，张弓便射。可惜，没射中！那鹿受此一惊，没命地奔跑。韦俊不气馁，夹紧马肚，风也似的追上来。鹿前马后，相距总在两三百步远。韦俊连射几箭都不着，他生怕梅花鹿逃进树林中，死命追赶，那马却偏偏不能超过鹿的速度。眼看前面真的现出一座丛林，韦俊急起来，又射一箭，仍不着。正在失望之际，草丛中突然飞出一镖，正中梅花鹿的后颈。那鹿四蹄挣扎几下，倒在一棵树下不动了。韦俊看在眼里，高喊：“好镖！好镖！”

这时，只见草丛中走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背上背着一个蓝布包，面带微笑地朝韦俊走来。韦俊下马，对着汉子大声说：“兄弟，了不起，你真是一个神镖手！”

那汉子客气地说：“将军夸奖了，这只是偶尔碰中而已。将军身后猎物这么多，才真正是神箭手哩！”

韦俊见汉子身怀绝技而如此谦逊，甚为敬重，双手提起死鹿，说：“兄弟拿回家去吧，光这对鹿角就可以卖得百把两银子了。”

汉子忙推开死鹿：“将军说哪里话！这头鹿明明是将军的猎物，小人岂敢妄取。”

韦俊心里愈加敬佩，恳切地说：“兄弟，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有钱人，这头鹿拿回家去，可以保一家人几个月的吃饭，但对我来

说，可有可无，你就不必推辞了。”

汉子说：“小人孤身只影，无家无室，用不着拿死鹿去换银子。若是将军硬不肯受，我和将军将此鹿驮回城里，一起献给韦将军如何！”

韦俊一惊，问：“你认得韦将军？”

“不认得。”

“那你为何要送给他呢？”

汉子笑道：“小人久闻韦将军是天国的名棋手，小人一生只好下棋，特到池州府来找韦将军对局，这头鹿正是一个见面礼。烦将军带路，引我去拜见韦将军。”

韦俊高兴起来，问：“兄弟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

汉子答：“小人叫米福，湖广人，多年来浪迹江湖，以棋会友。”

韦俊满脸堆笑地拉起米福的手说：“兄弟，我就是韦俊。今日真是天父安排我们在此见面。”

“您就是韦将军，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米福刚要下跪，韦俊一把拉住。二人说说笑笑，一起进了池州府。

韦俊吩咐宰鹿款待米福。杯盏之间，韦俊知道米福不仅精于镖法，且于拳剑刀棍样样精熟，十分喜爱。吃完饭后，又特意留住米福下围棋。米福从蓝布包里取出一盒围棋来，韦俊立时被棋盒上那条穿云破雾的银龙所吸引。米福打开棋盒，取出几粒子来。韦俊接过棋子，摸摸掂掂，眼中射出惊奇的光彩。

“米福，你这棋子非比一般，不是寻常之物啊！”韦俊出身豪富，见多识广，虽说不出此棋的许多佳处，但见其色泽质地，已知它的价值。米福凑过脸去，小声说：“不瞒将军，这盒棋是前明宫中的御用之物。”

“噢！”韦俊又拿起几枚棋子，细细摩挲，瞪大双眼看着，“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

“将军，容米福日后慢慢禀告。久闻将军乃义军中围棋高手，今夜陪将军围几局如何？”

韦俊心想，他不告诉我，兴许是不服我的棋艺，今夜就请看看我的手段吧！

二人不再说话。纹枰对弈，静观默思，四周一片阒寂，唯一的响声，是棋子叩在木盘上所发出的铿锵声音。韦俊的棋艺，使米福心里称赞不已；而米福，则更使韦俊暗自佩服嗟叹。三局下来，韦俊一胜二负。他爽快地承认输了。

“哪里，哪里！将军运子，出神入化，今日偶失一局，岂能轻言‘输’字。若将军有兴趣，明晚再下如何？”

“最好，最好。”韦俊高兴地说，“你若不嫌弃，就住在我这里。你这身武艺，池州府里少有人可及。过几天立了军功，我提拔你做师帅、军帅。”

原来这米福就是康福。他与杨国栋二人带着几个亲兵，奉曾国藩之命，悄悄来到池州城外，已有些日子了。那天窥视韦俊外出打猎，便尾随其后，伺机行动，恰巧梅花鹿帮了忙。康福跟随韦俊进了城，杨国栋带着亲兵仍住城外。亲兵早晚进出，与二人互通声息。

康福在韦俊主将衙门一住半月。白天与韦俊一起讲兵法，谈武艺，巡视防守，夜晚二人闭门对弈。韦俊十分器重康福，康福亦百般曲奉韦俊，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康福有心，常趁韦俊不在的时候，细细浏览太平军的往来文书。当时太平军的文书档案管理不严密，在外带兵的将领就更散漫。康福恰恰钻了这个空子。不久，康福把这些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了。池州城外，杨国栋密切配合着，再次施展他的乱真绝技。

这天深夜，一个前胸绣有“两司马”字样的精干信使，叩开了池州

府东门，一溜烟直奔主将衙门，看上去一副千里奔驰、风尘仆仆的模样。此人将一封印有云朵飞马的信函，交给主将衙门的亲兵。这种印有云朵飞马的信函，在太平军中唤作云马文书，是一种特急的重要文书。各驿站接到这种文书后，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都要加盖印章，立即投到下一站。亲兵见信函上盖着沿途二十几个驿站的印章，一一验证无误，便开了一个回条。那两司马接过回条，拨马便走，并没有留下一句话。

亲兵将云马文书送到韦俊卧房。卧房里灯火明亮，韦俊正在与康福聚精会神地对弈。他离开棋枰，将文书放在烛火边，慢慢地化开胶封，从中取出一张纸来。一会儿工夫，韦俊的脸便变了色，呆站着，好久回不过神来。康福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轻轻地走过来，关切地问：“这么夜深了，哪里来的信件？”

“天京来的。”韦俊回过头来，神色忧郁。

“有紧急军情？”康福试探着问。

“要我火速回京。”韦俊的声音不太自在。

“将军在外日久，回京住几天也好。”

“兄弟，你哪里知道，此番回京，就会被人囚禁，再也出不来了。”韦俊的面容更沮丧了。

“这是怎么回事？”康福大惊。

“兄弟，你也不是外人，你看看，可千万不要传出去。”康福接过云马文书来，看上面写着：“遵天王圣谕，着左军主将韦俊，立即回京述职，不得延误。”下钤一长方形云龙边纹印：钦命文衡正总裁开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下面盖着一颗三寸见方的大印：旨准。

康福看毕，把云马文书放到桌上。二人都无心再下棋。康福问：“韦将军，文书上并没有囚禁的意思，你何必如此焦急。”

“兄弟，你不知道这中间的底细。”韦俊叹息道，“丙辰六年十一月，我困守武昌孤城四个多月后，终因粮尽援绝，不得已退出。事隔三年多了，前一向风闻干王要追查责任，怀疑我是因兄长被诛而有意放弃武昌，要我回京向天王陈述战事的经过。”

“有这等事！”康福惊道，“小人在江湖上，到处听说将军功高盖世。天国三克武昌，有两次指挥者便是将军。论功劳，天国将官中难找得到几个；况且事过三年，还提它作甚！这干王何以非要与将军过意不去。”

“究其实，也不是干王的主意，完全是天王长兄信王、次兄勇王有意陷害。韦氏家族只剩我和以德二人，以德年幼不更事，信王勇王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韦俊木然坐在棋枰对面，忧心忡忡。

“将军，不是小人多言，陷害将军的，名为信王勇王，其实就是天王。天王对将军一家太不公道了。”康福满腔义愤地站了起来，“小人听人说，北王当年与天王结为异姓兄弟，毁家起义，全家老小一百余口都加入了义军，从金田打到天京，战胜攻取，出生入死，其功不在东王之下。东王逼天王封万岁，当时北王正在江西督师，天王手诏北王、翼王、燕王回京勤王。北王杀东王，乃奉诏行事，名正言顺。谁知事情闹大了，天王却诿过于北王、燕王，杀二王来平息内乱，这已是大大的缺德。尔后，又定东升节，封幼东王，而将北王亡灵打入地狱，使天国数十万两广老弟兄心寒齿冷。如此天王，岂不太自私残忍？”

康福这几句话，说到韦俊的心坎里去了。他热泪盈眶，甚为感动，以手示意康福坐下来，小声点。康福坐下，压低声音继续说：“现在，他以为清妖江南大营溃败，天下坐稳了，又要来算计将军了。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将军，依小人看，这天王早已不是金田起义时期的传道先生了，他煞费苦心为洪氏一家一族谋私利，而不顾当年冒死从他起义的数十万兄弟姐妹的利益。将军，你心里难道还不明白吗？”

韦俊望着康福不作声，多年来心里想的，今日由康福嘴里痛快淋

漓地说出，他感到非常的舒心。

“天国谁人不知天王长兄次兄庸劣贪鄙，翼王就是被这两个小人排斥出京的。但天王偏偏要封他们为王。最近又封恤王、对王，都是洪姓子弟。洪仁玕来京不过一月，天王不顾阖朝文武反对，便封他为军师、干王，总理朝政。一个未立寸功的白面书生，凭什么瞬息之间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还不是凭一个洪字。我前向在天京，听人说，天王进小天堂八年之间，只到过东王府一次，足不出王宫一步，终日在后宫淫乐，不管朝政。如此昏愤的君王，将军值得为他效忠吗？”

“兄弟，你不知道，当初起义时，我们韦氏全族人都起过誓的，绝不背叛教义，绝不背叛天王，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呀！”韦俊面色痛苦，看得出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哈哈！”康福放肆地笑了起来，韦俊忙用手捂住他的口。

“将军也太忠厚了。你们韦氏家族宣誓不背叛天王，天王却背叛了韦氏家族。这几年来，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将军。前年任命将军为左军主将，乃是迫不得已。现在稍一稳定，便露出真面目了。将军想过没有，五军主将，其他四人都已封王，唯独将军例外。将军受此奚落，有何威望去统帅士卒？有何颜面对待韦氏父老兄弟？”

这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韦俊的伤心处。他的心在汨汨流血，他的四肢在阵阵抽搐，好半天，他才从极度悲痛中苏醒过来。“兄弟，你真是一个有血性、有见识的好汉，干王的这道命令，你说我该如何处理？”

“不理睬！”康福不假思索地回答。

“天国军律：违令者斩。”韦俊摇摇头。

“学翼王，别树一帜！”康福很快指明第二条出路。

“人数太少，难成气候。”韦俊又摇头。

“再不然，改换门庭，投靠朝廷。”康福想了想，说。

“兄弟，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韦俊惊恐地瞪起眼睛，死盯着康福。

康福轻轻地一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束手待毙，做一个千古不瞑目的冤死鬼不成？我看只有这一条路了：弃暗投明！”

“你！”康福“弃暗投明”的话引起了韦俊的怀疑，他忽地站起，陌生人似的将康福上下仔细打量一番，厉声问，“你是不是曾国藩派来的奸细？”

“将军，你说对了。”康福坦然地说，“我不叫米福，我是曾国藩曾大人麾下亲兵营营官康福，特来为将军指出光明大道。”

韦俊大惊失色，猛地从墙上抽出佩剑来，指着康福怒喝：“大胆清妖，你竟然钻到我的衙门里来了，老子砍了你！”

康福神色自若地说：“韦将军，你砍了我，就能救你的命吗？依我看，它不但不能挽救你，反倒加重了你的罪责。”

韦俊的手软下来，颓然倒在椅子上。

“韦将军。”康福换上了平和的语调，恳切地说，“请你息怒，暂且不要理会我的身份，你冷静想一想，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对不对？”

韦俊不作声。康福继续说下去：“韦将军，你那天不是问我，围棋是怎样到了我的手吗？我今天告诉你吧！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有可能得到前明御用之物。这副围棋是曾大人的，当今皇上亲手赏赐予他。他久慕将军棋艺，特地要我将这副棋子送给你，和你交个棋友。”

“有这事？”韦俊十分惊讶。

“曾大人思贤若渴，惜才如命，将军不只是棋艺受曾大人器重，曾大人更钦佩的是将军带兵打仗之大才。”

“我打死他手下第一号大将，他不恨我？”

“哪里的话！曾大人正是从此看出将军超群的才能，他特地要我向将军致意，若将军献池州府投奔朝廷，曾大人将奏请皇上，授将军总兵衔。”

“这怕是不可能吧，我的军队杀死湘勇何止千百，他曾国藩能不记仇？”

“曾大人想的是国家大局，从不计个人恩怨，不信，请将军看这个。”康福说着，从蓝布包里取出一副字来，“这是曾大人送给将军的。”

韦俊展开。这是一张条幅，上首写“韦俊将军钧正”，下首题“涤生曾国藩”。旁边一枚鲜红的印章，衬出两个清晰的白文：涤生。中间题着一首七律：

圣主中兴迈盛周，联翩方召并公侯。

神威欲挟雷霆下，大业常同江汉流。

汉祖曾闻韩信勇，唐宗亦赐尉迟裘。

凌烟台阁方新构，杞梓榱桷一例收。

字迹刚劲谨严，韦俊以前见过曾国藩的字，知不是伪造。他卷起条幅，许久不说一句话。康福在一旁耐心等着，慢慢地将棋子收好，装进紫檀木盒里，双手递给韦俊说：“将军不必急，再从长计议，这盒棋和字请收好。曾大人要我多多致意，他愿意和将军交个棋友、诗友。我走了。”

康福说罢，迈步向门口走去。

“等等！”韦俊叫住，“康营官，这是件性命攸关的大事，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一直听的只是你一面之词，并没有见过曾大人的面，叫我如何拿得定主意！”

“将军要见曾大人？”康福兴奋地说，“那容易，我陪将军去！”

“不！”韦俊摆手，“让以德跟你去吧！”

“也好！不过，”康福说，“以德是将军的侄子，将军对他的生命安全，可能会不放心。这样吧，我留在将军身边作人质，另外再安排人陪小将军去如何？”

“那太委屈你了！”韦俊显然被康福的诚意所打动。

第二天，杨国栋陪着韦以德离开了池州府。池州府距祁门不到三百里，骑马一天的路程。第三天，杨国栋又陪着韦以德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池州。以德向叔父叙述了曾国藩如何地倾心仰慕，如何地推诚相待，并答应韦俊手下的八千子弟兵，仍全部归他统带，不撤不换，这点最让韦俊放心。以德又带来了曾国藩赠送的两件礼品：六两长白山人参送给韦俊，一斤洞庭藕粉送给以德，均为御赏。韦俊大为感动。

过几天，韦俊带着侄儿和几个亲信部将，由康福、杨国栋陪同，来到祁门拜见曾国藩，将那头梅花鹿的角制成的一架鹿茸作为晋见礼。曾国藩乐呵呵地收下了。与太平军交战八年了，他们的许多底细都弄不清楚，韦俊是第一个投降的高级将领，且打仗很有一套，在询问了一些有关当年内讧和现在天京政权的事后，曾国藩着重打听太平军的战术。

“韦将军，听说你们守城很有一套。”曾国藩和气地笑着说，俨然一个宽厚慈祥的长者。

“回禀大人，”韦俊欠身答，“我们守城有句话，叫做守险不守陴。即精锐人员不聚在城内，而在城外要塞守御。比如守武昌时，就在花园、虾蟆矶筑垒；守安庆，则在集贤关筑垒。”

曾国藩一怔，看来安庆的要害在集贤关。这真是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你们惯用的阵法是什么？”曾国藩又问。

“常用阵法有四种。”为讨曾国藩的欢心，韦俊滔滔不绝地详细谈开来，“一是牵线阵。行军时队伍按一条线行进，有敌情时，首尾蟠屈勾连，顷刻会集，互相救援。二是螃蟹阵。三队平列，中队人少，两翼人多，形似螃蟹，可以随时变阵迎战。三是百鸟阵。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全军分成数百个小队，散布如散星，使敌惊疑，然后突然进攻，常可取胜。四是伏地阵。在遇敌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忽一旗偃，千旗齐偃，转瞬间全军都贴伏地上，寂不闻声；然后一旗举，千旗齐立，全军从地上爬起，按旗号指点，如风涌潮奔，向敌军反扑，转败为胜。”

曾国藩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长毛并不简单，从前总以乌合之众视之，难怪常常吃败仗。百鸟阵、伏地阵，不见于前人兵书中，真是了不起的创造。曾国藩表面上没有任何变化，继续问：“还有什么方法？”

韦俊竭力思索，想了一会，说：“以前我们常用的，还有以进为退的战术。每当要撤离一地时，必连日出队，打仗不息，前进几十里，逼近敌营下寨，使敌不疑。到了布置完备，忽然一夜之间安全撤退。当撤退时，必在城墙上或立草人，或立木桩，上顶竹帽；白天遍插旌旗，晚上虚张灯火。”

曾国藩想起那年石达开一夜之间撤离南昌时，正是用的这个战术，心里说：“这些个长毛，绝不可等闲视之。”

谈了这些大事后，韦俊又对曾国藩谈了些太平天国内部的繁琐称谓，如天王的话称圣谕，东王的话称诰谕，翼王的称训谕，英王的称金谕，干王的称宝谕，勇王的称瑞谕等；又如王长女称天长金，二女称天二金，丞相子称丞公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皆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皆称雪，等等。曾国藩和众人听了哂笑不已。

此时，陈玉成正率兵五万来救安庆，曾国荃向祁门告急。曾国藩命韦俊率所部渡江援安庆，另派湘勇进驻池州。

待韦俊离开祁门后，曾国藩叫彭寿颐将韦俊所谈的加以整理，题

名叫“长毛战术”，誊抄十多份，分发给湘勇主要将领。又派人将李鸿章献的安徽分府地图给曾国荃送去，另附一封密信：

兹派降人韦俊带所部前来援助。此等贼匪，逼迫无奈才降我，其性反复无常，终不可重用。然分化瓦解，自古以来为制胜良策，望弟善于运用；且此辈久在贼中，深知贼情，用之制贼，可谓以毒攻毒，要害在严加驾驭也。韦俊之部，宜放在前沿打四眼狗之援军，令其火并。另据韦俊供，安庆之贼，精锐在集贤关，切切注意。

六 施七爹坏了总督大人的兴头

曾国藩一到祁门，见四周山势陡峭，与外界相连的仅一条东通休宁、徽州，西连景德镇的官马大道。除此之外，有一条小路，勾通北面的两个小镇：大赤岭、大洪岭；另有一条小河，名叫大共水。大共水发源于祁门，南下经浮梁、景德镇流入鄱阳湖。河面狭窄，只能浮起坐两三个人的小船，货船不能进来。这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倘若东西方向的官马大道被堵，与外面的联系一断，县城则陷于绝境。曾国藩后悔不该匆匆将驻扎祁门的决定上报朝廷，但事已至此，只得暂时住下。不久，实授江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的上逾到达，曾国藩更觉要老成持重，决策不能随意更改。但幕僚们不以为然，纷纷劝他离开祁门，另觅合适之处，曾国藩不听。因为马匹买不齐，马队暂不能建，李鸿章也跟着到了祁门。他用了两天时间，将祁门四周实地勘察一遍，对曾国藩说：“恩师，祁门地势形同釜底，此兵家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另择他处，以免将来受困。”见曾国藩沉吟不语，李鸿章又乘势再进言，“依门生之见，可移师东流。此地傍江依山，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老营驻扎东流，万无一失。”

曾国藩仍抚须不语。李鸿章忖度曾国藩心思已活动，话说得更直了：“恩师，倘若长毛闻讯围攻祁门，只需数千人就可将出路堵死，我们将成瓮中之鳖，束手受擒。”

曾国藩抚须之手突然停住，两目光芒毕露，厉声责问：“少荃，你如此厌恶祁门，是不是胆小怕死？若如此，你可收拾行李离开这里。烦你转告其他人，凡怕死在此地的人，都及早离开。”说罢拂袖而起。李鸿章只得讪讪退出。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敢提撤离祁门的

话了。

曾国藩将祁门柴氏宗祠改作总督衙门，开始办理两江政务。他日夜审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方报送的文书，并分派幕僚，秘密考察三省府道以上官员的政绩，亲撰楹联一副：“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说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要各府州县将此联书写在官厅楹柱上，时时以此自戒。又刊发《居官要语》一篇给各级官吏，要求他们严格遵照执行。又亲拟一份告示，标题为《晓谕江南士民》，雕刻成版，广为刷印，张贴在集市、街衢、码头上。这个告示共有六条：一禁官民奢侈之习；二令绅民保举人才，以两江之才，平两江之乱；三是安顿流徙，恤难周贫；四是求闻己过，凡军政过失，许据实直告；五为旌表节义；六为禁止办团。三省官吏，见这位威名久播的新总督果然厉害，无不畏惮，官场腐败之风略有收敛。

曾国藩又仿效武则天当年的办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匣，名为举劾箱，命两个勇丁终日守护。号召所有军民人等，均可将各级官吏奸弊情事写成举劾函投入箱内，总督衙门对举劾人严加保护。曾国藩这一举动，使祁门附近几个县的官吏们整天提心吊胆。他们平日奸弊情事太多了，一旦落入这个素有“曾剃头”之称的总督大人手里，后果岂敢设想！祁门县令包人杰，捐纳出身，自称是包拯的三十五代孙，其居官却与先祖大相径庭，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祁门阖境怨声载道。这些天，他见曾国藩派员在三街六巷察访民情，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欧阳兆熊《水窗春吃》卷上《设柜求言》：“文正在徽。置一柜。凡言地方利弊，悉投其中，不必列名。于是告讦之风大起，人患之，求于老讼师。老讼师曰，不出三日，必令停止。众疑之，及第二日，果撤回。盖讼师日写数十无名之禀，皆痛骂文正者，文正不能不阅。又无可查究，此令遂停。讼师之心，可谓巧矣。”

这天夜里，包县令换上青衣小帽，准备去北门外找一个人求教。此人年过七十，人唤施七爹。施七爹二十岁起在县衙门做事，一生给十多个县令当过幕僚，在衙门里整整混了四十八年，是一个更事极多、经验极丰富的刀笔吏。这两年养老住在县城，包县令每有难事，

便带着一份礼物去请教。礼物厚薄，视事之难易而定。施七爹接过礼物，往往沉思一会，然后说出主意来，包县令照此去办，几乎件件顺遂。

包县令从钱柜里取出一个二十两元宝，小心翼翼地放进袖口里，谨慎地锁好钱柜。刚落锁，他想到今日此事关系太重了，一个元宝可能会嫌少，又把锁打开，再取出一个同样重的元宝，仔细看好，放进袖口，这才出了门。施七爹见包县令恭恭敬敬地送上两个元宝，乐得透体欢喜。凝神听完陈述后，他抱着一杆长烟筒，石雕泥塑似的靠在椅背上，长时间沉默不语。包县令耐心地等着，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施七爹想出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晚上，守护举劾箱的湘勇将一大叠信函送到曾国藩书案上。像往日一样，他依次将最上面的一封信拆开，准备每一封信都亲自看一遍。谁知这一封信刚读了几行，便大为惊骇。这封信举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信上说，曾国荃打下吉安时，偷运了二万多两银子回荷叶塘买田起屋，据说此事是曾国藩授意的。曾国藩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心中知道，沅甫的确运了不少银子回家，但并非是他授意的。不过，作为大哥，作为主帅，沅甫做的这种事，他能逃脱责任吗？曾国藩将这封信锁进竹箱里，继续看下去。

第二封举劾的是邹九嫂乘丈夫外出之时，偷了一个野汉子在家，请官府速派人前去捉奸，以正风俗。曾国藩看后冷笑一声，顺手丢在一边。

打开第三封，他又惊呆了。这封信又告到他的头上来了。说他自办团练以来，打仗无功，争权有术，所办的事情，大多违背国法，不通情理，举了在赣北设厘卡一事为例。曾国藩皱起扫帚眉，把这封信也锁进了竹箱。

他已无心一封封细看了，略微浏览了一下：十几封举劾函，有一半是告的乡间小偷小摸、打架通奸等琐碎细事，另一半告的是驻扎祁门的湘勇官丁的不法情事，涉及地方官吏的，一封都没有。这一夜，曾国藩兴味索然。

第二天送来的十几封，也差不多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第三天也有七八封。打头一封，便让曾国藩心惊肉跳。这封函告曾国藩私通长毛，与长毛左军主将韦俊私订密约，伺机造反；并有根有据地指出他的不臣之心多年前便已萌发，举了几句诗为证。说他曾写过“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划不平”的诗句，这里的“君山”就是暗示朝廷。又有“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予能访，千山捉卧龙”的五言诗，刘蓉既然是诸葛亮，他曾国藩无疑是当今的刘先主了。

初八日
早寅城至九市營中早飯之後至米店而營中營務處官署之
獲衛軍送行 午正復見客二次中飯後見客二次而營務處
準久後作碑 服史晉官碑 服禮儀儀沈弟未明早共談
怒行輝領禮也夜與沈弟論為之道有知天道有三惡
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強天道惡貳者精思也不
忠誠也其恒心也知目即稱謂未事之知命知神知言而事更
加知知仁者恕也已欲主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懌哉主者以
自主也達者四通不悖遠近信人心歸之謂之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皆不願神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是以自
主則不可使人甘以自主我欲四通不悖則不可使人一而不行此主人
達人之意也孔孟所至已而不欲勿格諸人孟子而三取人為善者人為
善皆恕也仁也紅姓別懷大量大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要於三知

曾国藩日记手稿

曾国藩气得火冒三丈，恨恨地想：这一定是有人在与我作对，借机诬陷，非得把这些人查出来不可。转而又想：如何查呢？不是自己

号召别人举劾的吗？举劾别人可以，举劾你自己就不行吗？倘若此事闹大了，传到朝廷上去，皇上派人来调查，这些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的举劾函一旦公之于世，岂不反而坏了大事！曾国藩赶紧从竹箱里取出前两天那些告他和九弟、满弟的举劾函来，点起火一把烧了。思量此事只能不露声色地悄悄平息，方是上策。过几天，恰好宁国府告急，曾国藩便以军情紧急，无暇阅览为借口，吩咐勇丁将举劾匿撤了。

这里，包县令见大难躲过，心里好不畅快，又暗地送给施七爹一匹缎子，嘱咐他千万千万不能泄漏出去。

宁国府的告急书是鲍超派人送来的。就在陈玉成出兵援安庆的时候，罗大纲、周国虞怀着对叛徒韦俊的不共戴天之仇，带领一万精兵奇袭池州府，一举收复，打乱了曾国藩的军事部署。李秀成率领十万人挺进赣北，与正在浮梁、景德镇一带的左宗棠楚军激战。李世贤则带领七万人马将宁国府城团团包围。鲍超霆字营有一万人，但驻在城里的只有三千，其他七千分扎在城外百十里地方。鲍超一面飞调城外兵马来救援，又要随身书吏给曾国藩写一封求援书。

“竟将”两句诗出自曾氏《岁暮杂感十首》之四。原诗为：“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里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划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我思”四句诗是《怀刘蓉》中的句子。全诗为：“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书吏受命，关起门来拟稿。鲍超忙布置城内兵勇加强防守。过一会儿，鲍超匆匆赶回衙门，高喊：“求援书发了吗？”

书吏毕恭毕敬地回答：“回禀鲍提督，求援书尚未写好。”

鲍超一听火了，骂道：“十万长毛围在城外，大火已烧到眉毛屁股上，你做啥子去了？这么久还没写好！”

书吏忙说：“鲍提督息怒，这就写好，就写好！”

说完，坐在文案边托腮构思。鲍超看得不耐烦，走上前去怒斥：“你这个书呆子，什么时候了，还调文墨？老子写给你看。”

鲍超夺过书吏手中的笔，在纸上画了一个方框框，然后心急火燎地在方框外画了几十个小圆圈，看看还不甚满意，便又在方框里写了个东倒西歪的“鲍”字，这才放下笔，高喊：“来人啦，把求援书给曾大人送去！”

那书吏在一旁直觉得好笑，却又不敢笑出声来。

鲍超的求援书送到祁门，引起督府幕僚的哄堂大笑。曾国藩也笑了起来，笑后称赞说：“鲍春霆人聪明，这幅画生动简明，胜过文字多了！”

急命朱品隆带三千人前去宁国救援。朱品隆刚走，徽州知府又来告急。曾国藩一时不知调何人去为好。正在为难之时，一人走了进来，说：“徽州是我的属地，你怎么不派我去救援呢？”

曾国藩一见乐了，心里说：“惭愧，我怎么竟忘了他！”

七 李元度丢失徽州府

原来，自请援救徽州府的是平江勇统领李元度。李元度咸丰四年起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功劳不小。尤其是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在江西处于困境时，李元度平江勇简直成了他的擎天之柱。但曾国藩竟然不保李元度一职，李元度心中不满。曾国藩回籍守丧后，杭州知府王有龄利用李元度的不满，和他拉上了关系。罗遵殿死后，王有龄升任浙抚，保李元度为温处道道员。直到看见朝廷发来的咨文，曾国藩才知道这事，对李元度很不以为然。他把李元度召到祁门，明确告诉他，王有龄此举，目的在分化湘勇；而李元度投靠王的门下，也有背叛湘勇之嫌。李元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见曾国藩已实授江督，也没有必要改换门庭，遂答应不去浙江。于是曾国藩奏请改授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上谕批下来后，李元度便把平江勇带到祁门，作为祁门老营的拱卫之师。

这时，曾国藩对李元度说：“你去最是名正言顺。徽州乃皖南大城，又是祁门的屏障，长毛打徽州，是想冲破这道门，窜进祁门来，守住徽州意义重大。张副宪防守徽州几年，虽说没有打什么胜仗，但也没有丢失，你千万不要把它丢了。”

“你放心，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绝不会缺一个角。”

曾国藩见他说得如此轻巧，反倒不放心他去了，但眼下实在再调不出其他人，只得正色对他说：“此次围徽州的是长毛的精锐部队，你不可小觑。按理你带勇多年，我不用多叮嘱，但徽州府关系太大了，我不得不和你约法五章。你做不到就去，做不到可不去，我再另外择人。”

李元度心里大不悦，说：“哪五章？你说吧！”

“第一戒浮。你身边有不少书读得好，但并无打仗经验的文人，对其中那些好说大话者，绝不可重用。第二戒自负。到徽州后，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银钱的使用，立功人员的保举，都要有所节制。第四戒反复。为统领者切忌朝令夕改。第五戒私。用人当为官择人，不可为人择官。”

曾国藩的这五章，章章都是针对李元度的弱点而言的，李元度却一句也听不进。曾国藩刚说完，他便拍着胸膛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立个军令状吧，徽州府倘若丢失，你唯我是问！”

“好，一言为定！”曾国藩伸出手，对着李元度的手碰了一下。

“涤生兄，前几天我送给你的《国朝名臣言行录》，你看过没有？”刚走出门，李元度又回过来问。

“哦，看过了。正要璧还，一下子又忘记了。”曾国藩从一个较小的竹箱里取出一大叠稿纸来，把它递给了李元度。“你的这部稿，广采博集我朝名臣嘉言懿行，厚世俗，正人心，异日刊印出来，必是一部极好教材。我先向你预订两百部，发给两江州县以上官员人手一

册，如何？”

得到曾国藩如此青睐，李元度刚才的不快消散了许多。他高兴地说：“涤生兄，你是文章老手，指点指点，让我修改得更好些。”

“要说指点，有一条倒不知肯听么？”曾国藩笑道。

“请说！”

“你的书，局面太窄了。那些山林隐逸，前代遗民，以及姓名不登乎仕版，而节义可愧彼王侯者，被你‘名臣’一词排斥在外了。我想你不如改个名，叫做《国朝先正事略》。如此，刚才所提的那些人，便都可以进来了。你看如何？”

“最好，最好！”李元度拊掌大笑，“就按你的办。”

“好！那我再多订一百部。”曾国藩大笑起来。

徽州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又是皖南五府州的经济中心，历来以牌坊众多、石雕精美闻名于世，城内匠人制的纸、笔、墨、砚，最受读书人看重，尤其是徽墨，与湖笔、端砚、宣纸并称，号为文房四宝中的佳品。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芾在徽州驻防六年，上个月奉召回京，后回陕西泾阳原籍补持服，留下一万四千兵在徽州。按理说人员不少了，但这些兵已有五个月未领到饷银，军心浮动，不但不能打仗，反而成了徽州城的祸根。知府谭慕白不能统御，闻李世贤的兵已到宁国，慌忙向曾国藩告急。李元度的平江勇开进徽州城的第二天，罗大纲、周国虞率领四万人马就到了城门外。谋士们提醒李元度，缺饷五个月的绿营不可信任，城门不能让他们守。李元度认为很对，立即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的绿营守兵全部调走，换上他的平江勇。被换下的绿营士兵，都作为苦力去扛弹药、担砖石、运粮草。本已怀着满腔怨怒的绿营官兵，这下如同火上加油，纷纷骂开了：

“平江勇凭什么赶走我们？我操他祖宗！”

“都是为朝廷卖命打长毛，他妈的湘勇个个发横财，我们五个月

没领到一文钱，这个世道还有公理吗？”

“反了吧，老子不为朝廷卖命了！”

有一个愣头小子带头，居然跟着一百来号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银库，谭知府吓得躲在卧室里瑟瑟发抖。李元度大怒，调集八百平江勇将闹事的绿营士兵抓起，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杀头，暂时将变乱弹压了下去。徽州城里的这场骚乱，早已被太平军的细作报告给城外的罗大纲和周国虞。

“湘勇绿营结仇，正是我们破城的好机会。”罗大纲面有喜色。

“绿营有怨气，湘勇有傲气，有怨气则无斗志，有傲气则必松懈，我们可采取收买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周国虞已成竹在胸。

罗大纲点头。周国虞继续说：“据说绿营副将徐忠是一个贪财好货的人，叫老三进去，送给他三百两黄金，叫他在城内发难，只要打开一个城门就够了。”

罗大纲赞同这个主意。

夜晚，在徐忠的面前，周国贤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和三百两光灿灿的黄金。徐忠又喜又怕。他知道，徽州绿营憋着一股对朝廷的怨气，现在又加上对李元度的愤怒，军心早已涣散，只要长毛重兵一压，城内就有可能哗变。这些兵痞子，危急之间，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徽州城早晚保不住，不如得了这笔金子，城破之后远走高飞，埋名隐姓，做个下半世快活无比的富翁。但做这种事，他心里总还有些胆怯，犹豫了好半天，才咬咬牙答应了。他召集亲兵营的都司和几个千总、把总商议，每人发了十两黄金。这些都司、千总、把总二话没说，都同意干。约好以放炮为号，亲兵营的人左臂上都系一根带子，太平军见此记号不能杀。

徐忠与周国贤的密谋策划，李元度全然不知。他见绿营兵这些天未再闹事，以为严刑镇压起了作用，又见城头上兵勇都在忙忙碌碌地奋战，他放心了。嗜好名山事业的李元度关起门来修改他的《国朝先

正事略》，并打算还写一部《历代先正事略》，洋洋洒洒，写它一百万字，好比太史公作《史记》一样，从盘古开天地写起，一直写到明末，将所有卓异人物的事迹，凡可考查的，都查出来。这两本书今后一并刊印，播于海内，垂之后世，李元度之名，也将永垂不朽了。他越想越兴奋。

这一天，忽然传来消息：宁国府破了。李元度大吃一惊，忙将书稿收起，四处巡逻城防。原来，朱品隆带的三千人以及霆字营分散在城外的各路人马，根本无法进入宁国城里，统统被李世贤的部队堵在城外。李世贤几次猛攻之后，宁国城里的湘勇动摇了，鲍超亦无主张。身边人劝他：与其城破被戮，不如杀出城去，保全力量，再纠合部队将城夺回来，大丈夫能伸能屈，不必过于拘执。鲍超认为有道理。城里三千湘勇饱餐一顿，半夜时分，乘太平军酣睡之际，冲出城门，在城外与朱品隆的援兵合为一处，向祁门奔去。第二天一早，李世贤进了宁国府。他留下二万人守宁国，亲率其余五万人帮助罗大纲、周国虞攻徽州。

九万太平军将徽州城团团围住。一颗炮弹冲天而起，徐忠带着亲兵营冲到东门口，守门的湘勇吓呆了。绿营士兵抡起刀，像报仇似的砍杀湘勇，很快将东门打开，周国虞率领太平军弟兄们一拥而进。城内的绿营兵不杀太平军，反而把刀尖转向湘勇。平江勇惊慌失措，人人抱头鼠窜，仓皇逃命。李元度见此情景，慌忙带着一批亲信从西门逃出城外。徐忠早有准备，在一片混乱之中挟着二百两黄金溜出城，远远地跑了。

八 曾国藩卜卦问吉凶

徽州失守，祁门变成了前线。此时祁门的兵力，仅张运兰的老湘营一部分及康福的亲兵营，合起来不足三千，情形十分危急。湘勇老营弥漫着惊恐慌乱的气氛，曾国藩虽恨李元度不争气，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了。他一面布置张运兰、康福率兵扼守距老营十里外的榉根岭、羊栈岭，这是由东北方向进入祁门的两道关口。一面派出两队人。一队向南通报驻扎在浮梁、景德镇一带的左宗棠，务必保护好祁

门通往江西的大道，徽州失后，这便是祁门粮饷、文书的唯一信道了；一队向宁国方向奔去，沿途寻找鲍超，要他火速来祁门救援。

此时，太平军正分兵三路向祁门包围过来。李世贤带着四万人进入江西，拟从南面打祁门，谁知遇到了劲敌左宗棠。左宗棠在乐平城东南一连三次大败李世贤。南路太平军受阻，不能按预定计划进入祁门。东面，罗大纲率二万人穿过渔亭镇，在榉根岭遇到了张运兰的阻击。西面，周国虞率二万人翻过大洪岭，在羊栈岭遭到了康福的抵抗。太平军的兵力在湘勇十倍以上，湘勇则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一时还没有分出个胜负来。但是，湘勇的人数一天天减少，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破岭而入。看来，祁门老营的覆没是在所难免了。

白天，从榉根岭、羊栈岭不断传来凶惨的喊杀声；入夜，岭上岭下，到处是时明时灭的松明火把。两江总督衙门里那些纸上谈兵的军机参赞们，舞文弄墨的书记文案们，以及记账算数的小吏们，虽然生活在军营中，却从没有亲眼见过两军厮杀的场面，更没有过身历前敌的处境。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们，一天到晚处在极度的恐惧之中，眼见得东、北两面血肉横飞，南面略为安静些，便瞒着曾国藩，互相串通，偷偷地买通了二十号小划子。每天夜晚，将一包包行李往划子上运，单等败兵逃回，便起篙向江西方向划去。当李鸿章把这个情况报告曾国藩时，他气得怒发冲冠，恨不得把这些扰乱军心的胆小鬼，一个个抓起来杀掉。但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亲拟一个告示，叫文书誊抄后贴在营房外：

当此危急之秋，有非朝廷命官而欲离祁门者，本督秉来去自愿之原则，发放本月全薪和途费，拨船相送；事平后愿来者，本督一律欢迎，竭诚相待，不计前嫌。

这份告示一贴出，那些准备走的幕僚反而不好意思走了，又偷偷地把行李从划子上搬回。对这一切，曾国藩装作没看见一样，白天他照旧批文、发函、见客、下棋、读书，安之若素，稳如泰山；夜晚，他开始清理文书，把一些重要文件包扎起来，叫荆七藏在附近山林里，对荆七说：“倘若老营倾覆，我为国尽忠了，这些材料，你今后都要设法运回荷叶塘去，听明白了吗？”

荆七点头答应，心里早已乱成一团麻。这天深夜，曾国藩见东、北两座山岭烽火又起，鲍超至今无消息，心想，此番必死无疑，将老营设在祁门实在是个大错误，悔不该没听李鸿章劝说，移驻东流，但现在后悔已晚。自己年过五十，官居一品，今生除学问无成就外，也没什么大遗憾的了。这样一想，又平静多了。

他先给皇上写一封遗折，将自己所经手的几件大事，逐一作了安排。又给儿子纪泽纪鸿写了一封家信，叮嘱他们长大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亦不必作官，唯专心读书，又重申八本三致祥的家教。怕他们忘记，将八本三致祥又写了一遍：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欧阳兆熊《水窗春吃》卷上《曾文正公事》：“辛酉，祁门军中，贼氛日逼，势危甚。时李肃毅已回江西寓所，幕府仅一程尚斋，奄奄无气。时对予曰：‘死在一堆如何？’众委员亦将行李置舟中，为逃避计。文正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闻之感且愧，人心遂固。”

写好这封当遗嘱的家书后，天已蒙蒙发亮，看着外面萧瑟秋景以及匆忙奔走的亲兵，曾国藩的心又绷紧了。他惶惶然呆望着，不知所措。过了许久，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叫荆七端一盆清水来。曾国藩仔细地洗净脸和手，整理好衣冠后，端坐在案桌旁，从一个小笔筒里拿出五十根蓍草来。他从中随意拣了一根放在一旁，又将一根夹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之间，将剩下的四十八根任意分成两堆，然后每四根一次地拿开，直到不能再拿时，则将两堆合并。如此这般分分合合地摆弄了十八次，占出了一个《坎》卦来，其中九二为老阳，上六为老阴。曾国藩记得九二爻辞为：“坎有险，求小得。”上六爻辞为：“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九二爻辞无疑是句好话，上六爻辞中的徽纆，是用来捆自己，还是捆长毛呢？真是天意渺茫，难以猜测。正在疑虑之时，康福气息喘喘地推门闯了进来：“大人，长毛已冲破羊栈岭防线，我保护你离开祁门。”

说话间，王荆七已将枣子马牵过来。枣子马大声嘶鸣，幕僚们纷

纷围拢，大部分人的肩上都背着包袱，有的连鞋袜都未穿上。看到这一片混乱场面，卜卦给曾国藩带来的一丝希望早已化为乌有。他冲着荆七吼道：“谁叫你牵马来的？你们都走吧，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

“大人。”康福走前一步，“情况已万分危急了，不走不行，请大人上马。”

曾国藩仍坐着不动，心里如同有千百个鼓槌在敲打，碎零零，乱糟糟。杨国栋、彭寿颐都来劝：“大人，再不走就出不去了。”

曾国藩环顾四周，见幕僚们都用哀求的眼光望着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国栋，你带众人走吧，我最后离开。”

一句话刚出口，幕僚们立即如鸟兽散去，七手八脚地忙着搬运行李。曾国藩将王世全送的剑从墙上取下，放在书案上，然后穿好朝服，微闭双眼，任外面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他木头似的坐着，已作了最后的决定：一旦长毛冲进屋，就立即以剑自裁。康福、王荆七在一旁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李鸿章兴奋异常地跑了进来，大喊：“恩师大喜，鲍提督来了！”

曾国藩睁开眼睛，刚要起身，又立即坐定，仍以缓慢的口气问：“你没看错？”

李鸿章正要说话，杨国栋激动万分地冲进来：“鲍提督已杀败长毛，来到老营了！”

曾国藩刷地站起，说：“我们去接春霆！”

老营外，一片欢呼雀跃，鲍超被众人簇拥着，正向营房走来。见曾国藩出现在门口，立即从马上跳下来，跑到曾国藩面前，正要行跪拜礼，曾国藩赶快走前一步，一把抱住。望着鲍超胡须杂乱的黧黑面孔，他两眼滚动着泪水，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不想还有与贤弟见面的时候！”说完头一晕，便失去了知觉。

九 李鸿章一个小点子，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半个月来，曾国藩处于极度焦虑紧张之中，靠着顽强的意志勉力支撑住，现在骤然得知危险已过，大喜过望，犹如一根拉紧的弦猛地松弛，一时不能控制，倒了下来。过了一会，他恢复了常态。鲍超眉飞色舞地演说战斗的经过，说生平没有打过这样顺利的仗，不到一个时辰便大获全胜，打死了长毛头领罗大纲，只可惜让野人山的匪首逃

跑了。曾国藩记起“徽纆”的爻辞，心里想：这怕是天数。众人正在说说笑笑，互相庆贺死里逃生的胜利时，南面官马大道上远远地奔来一匹快马。一眨眼工夫，那马已跑到众人面前，两只炸开的鼻孔里喷出灼人的热气，江西巡抚衙门的袁巡捕从马背上滚下来，将一封十万火急上谕递给了曾国藩。上谕命曾国藩速派鲍超带五千人马，交胜保统带，前来北京救驾。曾国藩看后大吃一惊：京师竟然发生了这等意外变故！

早在咸丰四年，英国就提出，要对道光二十二年订立的条约进行修改，企图扩大在中国的特权，遭到了清廷的拒绝。尔后，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在沿海一带屡屡挑起战争。两个月前，他们从北塘登陆，打败了僧格林沁的骑兵，攻占天津，后来又击败胜保的部队，逼近北京城下。咸丰帝匆匆带着一班大臣妃嫔逃到热河，留下恭亲王奕

訢在京师与英法谈判。咸丰帝接受胜保的奏请，在逃往热河的途中，接连发布上谕，令各地督抚将军迅速带兵来京勤王。第一道上谕，便发给湘勇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一方面为皇上蒙尘而担忧，一方面又对派鲍超救驾而犯难。



曾国藩不愿鲍超远离。这些年来，鲍超的霆字营是湘勇中最能打仗的部队。尽管上月有宁国之失，但鲍超之勇，仍令太平军畏惧。在湘勇内部，甚至有打着鲍超的旗号，冒充霆字营吓退太平军的事。这次若不是鲍超及时赶到，祁门老营就彻底完蛋了。曾国藩器重鲍超，感激鲍超。皖南局面尚未分明，通往江宁的道路，尚需要鲍超和霆字营去扫清。这个时候，怎么能让鲍超远赴京师！而且，曾国藩还看出此中埋藏着胜保的险恶用心。胜保的底细，曾国藩清楚。

这个出身于满洲镶白旗的公子哥儿，借着皇上对满人的特殊照顾，道光二十年中举，考授顺天府教授，很快就升为祭酒。胜保屡屡上书言事，皇上欣赏他的文采，夸他是满人中的才子，擢升为内阁学士。那时曾国藩供职翰林院，见过胜保几面，读过他的奏疏。曾国藩对胜保的看法，与皇上完全相反。他认为胜保无真才实学，奏疏只有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辞句，并无实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且为人骄横之气太足，眉宇之间有一股阴暗的煞气。按照曾国藩的相人之术，他断定胜保不会有好结局。谁知太平天国事起，胜保倒走起鸿运来了。

咸丰四年，胜保在直隶打败了林凤祥的北伐军，皇上因此授他钦差大臣，特赐神雀刀，副将之下，有权斩杀，一时有南江（忠源）北胜之称。不久，胜保围李开芳于高唐，数月不克，惹怒咸丰帝，削了他的职，遣戍新疆。咸丰六年召还，发往安徽军营差遣。七年，予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胜保自己无军队，以重饵招降捻军一个名叫李兆受的头领，将他改名李世忠，又结纳皖北凤台团练首领苗沛霖，保他为记名道员。胜保企图以李世忠和苗沛霖的人马作为自己的军队。李世忠出身强盗，一贯打家劫舍，作恶多端，苗沛霖野心勃勃，欲作皖北王。曾国藩一到安徽，便从各方面的情报中，把这两人看死了，因而对胜保极具戒心。

现在，胜保居然要统带鲍超的五千霆字营，他的野心越来越大，竟敢打起湘勇的主意来了。曾国藩岂能让他的算盘滴溜溜地如意转

动！不派吗？这是皇皇圣旨。抗旨罪名已不轻，何况当此非常变故之际、皇上蒙难之时，抗旨不发兵，你曾国藩平时口口声声标榜忠君爱国，岂不都是假话？皇上都不保，你的几万湘勇意欲何为？倘若胜保这样质问，定然激起皇上震怒，天下共责，不待杀头灭族，便早已身败名裂，死有余辜了。曾国藩真的进退不是，左右为难！

可鲍超这个莽夫，偏偏不知内中奥妙，以为率师北上勤王，正是取悦皇上、立功受赏的大好时机，几次三番地催促：“曾大人，霆字营全体将士听说洋鬼子欺侮我皇上，气得哇哇叫，骂他娘的洋龟儿子瞎了狗眼，恨不得插翅飞到京师去保皇上。曾大人，救兵如救火，还有啥子要想的？快下令吧！”

面对着这个头脑简单的鲍提督，曾国藩哭笑不得。想说皖省战局不能离开他，又怕他因此昏头昏脑，居功自傲。霆字营本就依仗常打胜仗的资本跋扈嚣张，不把其他营看在眼里，若再翘尾巴，可能会连他这个统帅的话都不听了。想告诉他胜保欲借此挖空湘勇的实力，壮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又怕这个心里不能藏话的直汉子，将此话捅出去，日后更与胜保结下不可解的怨仇。无奈，他只得用几句话敷衍着鲍超，心里却急得如同火烧油煎，终日绕室彷徨，拿不定主意。

这天康福提醒道：“胡中丞近来驻军黄梅，离祁门不远，何不派人送信与他商量一下；左宗棠素有今亮之称，也可以问问他。”

曾国藩觉得有道理，立即派人分别到黄梅、浮梁，征求胡、左二人的意见。几天后，回信来了。胡林翼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左宗棠说：“江南贼势浩大，正赖湘军中流砥柱，霆字营不可北上。”胡、左态度明朗，湘勇当全力对付太平军，不能北上勤王。但不去，以什么作为合法的借口呢？这一点，二人都没有好的主意。

曾国藩决定广泛征求幕僚的意见，命他们每人就此事写一个条陈。条陈送来了，大部分人的意见主张救君父之急，立即遵旨出兵；也有几个条陈说按理当勤王，取势当剿贼，按理还是取势，由制军独裁。几十张条陈阅罢，曾国藩深感失望。

“恩师，我没有写条陈。”李鸿章进来了，一眼望见桌上散开的一大叠纸，知曾国藩仍在为此事发愁。曾国藩这才想起，人人都上了条陈，唯独李鸿章一人没上。

“你为什么没有写？”

“有些话不便写在纸上，我想和恩师面谈。”李鸿章回答。

“好吧，坐下慢慢谈。”曾国藩素来喜欢和人谈话。对于初次见面的人，在察言观色的过程中，他对其人便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而这个认识，以后实践证明大半是对的。他因而有“知人”的美名。在与朋友、幕僚的谈话中，他能从对方的言谈中得到多方面的启发，获得多种知识。虽然闲谈耽搁了时间，但总的来说，所得大于所失。

“恩师，门生为此事想了很久。”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对面坐了下来，两只手掌合着，夹在两腿之间。这情景，使曾国藩想起过去在京师碾儿胡同里，师生之间常常这样对坐论学。那时，老师的年龄恰好是今天学生的年龄。“岁月过得真快呀！”曾国藩心里轻轻地感叹一句。

“门生以为，进京勤王一事，实属空言，于皇上无半点益处。”李鸿章少年得志，锋芒毕露，说话办事，向来不知忌讳。这一点，与曾国藩大不相同。

“少荃，你这话从何说起！”曾国藩的口气似乎有点不悦。

“恩师，洋人已抵京城，如果他有意加害皇上的话，完全可以凭着洋枪洋炮的威力，向热河追去。挡得住也罢，挡不住也罢，都只是三五天之内便见分晓的事，哪有从数千里之外调兵入卫的道理？这不是皇上被突然变故吓昏了头，便是有人要借此夺走湘勇的五千精锐。”李鸿章的话干脆尖锐，一针见血，曾国藩听后心里很痛快。

“你认为洋人有加害皇上的意图吗？”学生已不是当年幼稚的书生了，老师也不自觉地放下了架子。

“门生以为，洋人之举，绝没有加害皇上的意思，只不过是逼皇上答应他们修约，欲占我大清更多的便宜罢了。历来外族入侵，要社稷者难免刀兵相斗，要金帛子女者都好办。恭亲王年纪不大，却极有办事才能，一向对洋人礼之甚恭。依门生之见，洋人在恭王那里可以得到所要的一切，京师再不会出现大的变乱了。”

“少荃，你说的固然有道理，但北援事关君臣大义、将帅职责。君父有难，臣子岂能袖手旁观？洋人即使不再北进一步，我湘勇将士也应该受命入京呀！”毕竟老师的尊严要保持，曾国藩不能再以刚才的口气问李鸿章。明明是希望学生提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老师却以教训的口吻说话。李鸿章对老师的性格是熟悉的，忙答道：“恩师教导的是，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恩师与胡中丞，位居督抚，理应亲带湘勇前往，鲍超乃一战将，非一面之才，且受胜保指挥，亦恐二人难以协调。依门生之见，恩师可据此再作一奏折，请皇上于曾、胡二人中指定一人，统兵北上，护卫京畿。圣旨下达之时，立即发兵。”说到这里，李鸿章压低了声音，“从祁门到京师，奏折最快要走半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恭亲王早已和洋人达成了协议。到那时，北援勤王一事，已是过丘之水了。”

机灵鬼！曾国藩情不自禁地在心里说着，他对李鸿章这个“按兵请旨”计策的妙处已完全明白了，一个困惑他七八天的难题终于解开。曾国藩一阵轻松，笑着说：“少荃，那就麻烦你拟个折子吧！”

奏折拜发后的第二天，丢失徽州府的皖南道员李元度，蔫头耷脑地来到祁门。当他得知祁门刚刚度过危难之后，心中万分内疚。他想要向曾国藩负荆请罪，又怕昔日同窗不容他，便托李鸿章去试探下。果然不出所料，曾国藩一听便火冒三丈，大声地对李鸿章说：“他还有脸见我，我都没有脸见他！你问问他，还记不记得自己亲手立下的军令状？”

李鸿章见老师正在盛怒之时，不便多说，只得轻轻退出。刚走到门槛边，曾国藩又叫住了：“少荃，你赶快替我拟一个折子，参劾李元度。”

李鸿章吃了一惊，唯唯诺诺地答应两句，赶紧退了出来。

身材瘦小、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号称“神对李”的皖南道台，是个人缘极好的人，众幕僚纷纷为他鸣不平。李鸿章因为有昨天的大功劳，自觉在众人眼中的地位大为提高，便俨然以首领的口气说：“我们一起到曾大人那里去，替李观察说说情吧！”

大家都赞同。

当一群幕僚出现在房门口时，曾国藩不知出了何事。李鸿章从队伍中走出，向曾国藩打了一躬，说：“大家都说李次青丢失徽州府情有可原，这次就宽恕了他，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原来是他煽动幕僚们来动摇自己的决策，曾国藩火了，气得吊起三角眼，厉声问：“李元度丢城失地，辜负了本督对他的期望，有什么情有可原，你说？”

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凶恶地斥问，李鸿章很觉丢面子。他心想：我虽然是你的学生，也有三十七八岁了，也是朝廷任命的四品大员，昨天才帮你渡过了难关，怎么今天就不记得了？再说李元度是你要好的朋友，参劾他，于你脸上也不光彩。

想到这里，李鸿章心里有一股委屈感，壮起胆子分辩道：“李元度诚然犯有大错，但门生听说，绿营副将徐忠勾结长毛，是这次失守的主要原因。徐忠勾结长毛，能得到绿营官兵的支持，又因为五个月未发饷银。李次青到徽州仅只九天，要说追查责任，主要责任在张副宪。”

“张副宪守了六年徽州不曾丢失，你去找他吧！”曾国藩冷笑。

“要说失城就参劾，鲍提督先失了宁国府，正因为宁国府丢了，才祸及徽州府，要参劾，得先参鲍超。”

“鲍超有丢宁国之罪，也有救祁门之功。李元度丢失徽州二十多天了，一面不露，他到哪里去了。你们没有听到有人编‘士不可丧其

元，君何以忘其度’的对联骂他吗？”曾国藩凶狠地望着李鸿章，众幕僚见状不妙，都不敢作声。

“恩师。”李鸿章见曾国藩仍不让步，只得祭起最后一个法宝了，“李元度从咸丰四年跟随您，六七年来战功累累，恩师曾多次对人说过，于李次青有‘三不忘’。今天何以这般计较他的一次过失，岂不会寒了湘勇将领们的心！”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曾氏在安徽南端祁门县接到由军机处寄来的上谕：“本日胜保奏夷氛逼近关下，请飞召外援以资挟击一折。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共挑选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起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并着庆廉于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者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

据陶宗亮《归庐谈往录》中说，曾氏将这道上谕交幕僚们讨论，绝大多数幕僚主张奉旨派兵北上勤王。只有少部分人认为当前军情严峻，不能抽出兵力，但又找不出恰当的理由来拒绝，惟李鸿章分析透彻。他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因此他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曾氏深以为然。九月初六日，曾氏上《奏请带兵北上以靖夷氛折》，在谈了一番“君父遭变，涕零如雨”的话后，转到正题：“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趲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氛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

这道奏折尚未到达北京，恭王奕訢便在九月初与英法两国“金帛议和”了。十月初四日，曾氏接到由军机处寄来的九月二十日上谕：“八月间，胜保因夷氛逼近京师，请调外援，当经谕令曾国藩挑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令鲍超管带，克日赴京，归胜保调遣，至今未据该大臣复奏。现在京师兵勇云集。抚议渐可就绪。皖南正当吃紧，鲍超一军，着毋庸前来，即饬令该镇与张运兰迅克宁郡，力扫贼氛，是为至要。”

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既而文正进驻祁门。傅相谓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文正不从，傅相复力争之。文正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会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师守徽州，违文正节度，出

城与贼战而败，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诣大营，又不留营听勘，径自归去。文正将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尝与文正同患难，乃率一幕人往争，且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文正曰：‘我自属稿。’傅相曰：‘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文正曰：‘听君之便。’傅相乃辞，往江西，闲居一年。”

曾氏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沅弟于十九早专二人送信，劝我速移东流、建德，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余复信云：读《出师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孝，读弟此信而不动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于二十四日移营东流，以慰两弟之心。”

李鸿章没想到，恰恰是这几句话把他的恩师逼到了悬崖边。曾国藩又羞又怒，气呼呼地从椅子上站起，吼道：“李少荃，你是要我徇私枉法吗？李元度不参，天理何在？国法何在？”

“恩师一定要参李次青，门生不敢拟稿。”

李鸿章也生起气来，倔强地顶了一句。门生的这句话，大出曾国藩的意料，他本想冲上前狠狠地训斥一顿，猛地想起丑道人陈敷说的“杂用黄老之术”，拼命地将火气压了下去：

“好吧！不要你拟，我自己写。”

李鸿章是个异常机敏的人，他早知将老营扎在祁门，在军事上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太平军也绝不会甘心这次失败，倘若再来一次南北包围，祁门将会连锅端。李鸿章有自己一番远大抱负，他只能依仗老师上青云，不愿与老师共灭亡，现在正可趁此机会离开祁门了：“恩师既不需要门生，门生就告辞了。”

曾国藩先是一怔，随后冷冷地说：“请自便！”

众幕僚见局面闹得这样僵，早已三三两两地先溜了。李鸿章刚要挪步走，又觉心中不忍：“恩师，祁门不可久驻。门生走后，请恩师速将老营移到东流。”

曾国藩侧过脸去，看都不看一下，挥了挥手：“你走吧，不要乱了我的军心。”

李鸿章心中一阵凄楚，恭恭敬敬地向恩师鞠了一躬，然后慢慢退出，悄悄地收拾行李，连夜和李元度一起，坐着小划子离开了祁门。

不久，曾国荃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速移营东流。曾国藩读毕大受感动，并由此想到李鸿章是真心为他着想，也由此减轻了对李元度的谴责。这年冬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搬到了长江边的东流。

现在，他要全力支持九弟攻打安庆了。

第十三章 强围安庆

一 围魏救赵

曾国荃带着弟弟贞干，统帅吉字营、贞字营一万四千人屯于安庆城下，已有七八个月了。他采取的仍是过去围吉安的老办法，稳扎稳打，长围久困。曾国荃是个以蛮出名的人，他遇事不干则已，干则非达目的不可，拼上血本，甚至贴上老命也不在乎。那时安徽连年战争不息，皖中、皖南，太平军和湘勇打得你死我活，皖北捻军、苗沛霖团练、胜保袁甲三的绿营之间也斗得难分难解。从咸丰三年开始，七八年间无一日无战火，无一地无硝烟，再加上干旱、蝗虫，真个是天灾人祸，集于一时，东南八省，以安徽百姓受苦最为深重。史书上记载的易子而食、析骨而炊的事，在这里常可见到。人肉公开出卖，一斤标价从八十文到一百二十文不等。曾国荃将军中一千石积压发霉的陈米拿出来，招募民夫，替他挖濠沟。告示一贴出去，安庆府六县饥民便蜂拥而至。他用这批廉价的劳力，绕安庆城外挖了两道宽五丈、深二丈的大濠沟，只在南门外靠长江一带与东门外靠菱湖一段留下两个缺口。这两道濠沟相距两里多路。前濠又称外濠，用于阻挡援军；后濠又叫内濠，用于围住城内的太平军。吉字营就扎在两条濠沟之间。曾国荃在湖南新招五千勇，连同原来的五千，共一万人，习惯上仍叫吉字营，实际上已有二十个营了。他按建营初期前、后、左、右的称呼，将二十个营分成四个部分。四年前，曾国藩曾荐萧启江、江

继祖、萧庆衍、彭毓橘为吉字营营官。不久，萧启江回籍守丧，江继祖阵亡，萧庆衍被李续宜拉去。于是曾国藩又荐萧孚泗、李臣典、刘连捷代替。曾国荃以彭、萧、李、刘为分统。每个分统下隶五个营。曾贞干贞字营四千人，分为八个营。这支人马，曾国荃私下称之为曾家军。曾国藩将他看成真正的嫡系，他的粮饷装备都要优于李续宜、李元度、鲍超、张运兰、萧启江等陆路各部，甚至比他所喜爱的水师要好。

曾国荃驭勇自有一套与大哥大不相同的办法。他不作什么忠于皇上之类的训话，也没有繁琐的规章制度，他的办法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是打仗时，所有官勇都要给他死命地打；不肯出力的，贪生怕死的，他授权分统、营官、哨官，有权就地处决。二是打完胜仗后恣意享乐。通常是，野战打赢了，听任勇丁抢敌尸身上的金银财宝，直至剥衣服；攻下城池后，让勇丁快活三日，这三日内不论奸抢掳掠，杀人越货，一概不问，三日过后再禁止。曾国荃的吉字营保举比别的营都多都滥，有的营官、哨官把自己在家种田做事的兄弟叔伯的名字也写进保举单，曾国荃明明知道，照保不误。这两条办法对农家出身的湘勇来说，最为实在，因此他手下的官勇人人打仗不怕死，成为湘勇中极有战斗力的一队人马。曾国藩对九弟“快活三日”的犒勇之法很不满意，多次劝说，曾国荃当面答应，实际上却一点不改。他有他的想法：没有甜头，谁会为你卖命？忠君保朝廷，只能跟读书人说说，种田人出身的勇丁，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吉字营驻安庆城外久了，前濠外新增了不少店铺，其中尤以茶楼、烟馆、妓院为多；有的营官哨官干脆用几十两银子买个逃荒女子，给她盖个茅棚住下，天天相会，好像要在这里成家立业，生活一辈子似的。所有这一切，曾国荃一概不管。

安庆城里却又是另一番景况。守将叶芸来，官居受天福，是从广西杀出来的老兄弟，英勇善战，忠直耿介，手下有二万五千精兵，隶属英王陈玉成部。玉成打江南大营时，把留守安庆的重任交给了叶芸来。叶芸来深知安庆战略地位的重要，这个酷爱饮酒的广西佬，从受命之日起，便戒了酒，并下令所有官兵，非特令不得饮酒。对曾国荃的围攻，叶芸来作针锋相对的部署。安庆城墙高大坚厚，不易攻破，

只要与外界的联系不断，湘勇围它三年五载都不在乎。

安庆与外界的联系，主要靠的三条路。

南面的长江是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但这条水道却被堵死了。彭玉麟的内湖水师和杨载福的外江水师，像两座水坝似的将长江拦腰截断，太平军的粮船一只也到不了安庆。叶芸来无水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条通道丢失。间或有少数洋船夹带着粮食闯过“水坝”，来到安庆码头，叶芸来则以高价收买，使洋人获利甚多。

城东面有一个大湖泊，名叫菱湖，以盛产菱角出名。此湖虽不大，但它南通长江，东连破岗湖，与纵湖相接。这一带号称鱼米之乡，是安徽最富饶的地方。安庆被围之后，城内的柴米菜蔬主要由菱湖运来。叶芸来为保全这一条信道，派副手巩天侯张潮爵带八千人，沿湖筑了十八座石垒，将菱湖牢牢看管。

北门外一条大道连庐江、庐州，历来是安庆与北面联系的主要陆路。离北门十五里处有一险要地段，名唤集贤关。关外山岗起伏，尽是红色花岗岩，当地人叫它赤岗岭。集贤关犹如一道天门，扼控着安庆通向皖北的这条官马大道。叶芸来派他手下第一员猛将刘琰林防守此地。刘琰林带领五千精锐之师，沿赤岗岭建起四座大石垒，如同四大金刚似的将集贤关死死地把守。叶芸来守安庆，运用的正是太平军行之有效的传统战术——守险不守陴。

湘勇和太平军就这样对峙着，时打时停，城也攻不下，围师也不撤。陈玉成几次亲自带兵救援，都未能突破曾国荃的两道濠沟。每次打了几仗后，又因别处战事紧急，陈玉成又不得不掉兵他往。

安庆战场引起了天王洪秀全的关注，他命令干王洪仁玕设法解安庆之围。洪仁玕是天王的族弟，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想走科举功名的道路。洪秀全起义前，曾与他密谈过，但他不参加。起义后，洪秀全派人回花县老家接眷属，再次邀请他，他又拒绝了。后来，清朝廷通缉洪氏族人，他便离开花县，寻洪秀全不到，半途折回。咸丰三年去香港，在西洋牧师处教书。第二年离香港到上海，想到天京去，受清

军所阻，只得滞留上海，在洋人办的学校里学习天文历法。这年冬天又返回香港。咸丰九年四月，洪仁玕抱着“聊托恩荫，以终天年”的思想再次寻找洪秀全。在洋人帮助下，这次终于顺利到了天京。

此时正当杨韦内讧之后，石达开又带兵出走，洪秀全对异姓猜忌甚深，而自己的两个异母兄又不中用，见到这位学贯中西的族弟，十分欢喜。见面之后，便授予福爵；几天后又晋封义爵，加主将；不久，又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晋封洪仁玕为开国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全国军政，相当于当年杨秀清的地位。

洪仁玕来到天京未满一个月，并无尺寸之功，便位居宰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洪仁玕毕竟是个眼界开阔、学养深厚的有为之士，他决心不负天王重托，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担起领导天国军政这副沉重的担子。

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较长时间，对外面世界了解甚多，看到西方国家制度优越，生产发达，很受启发，有心想把天国治理得如同西方国家一样的繁荣富强。他参考外国的成功经验，向天王提出了一套崭新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试图从风、法、刑三个方面着手，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个《资政新篇》受到天王的激赏，只是因为天国版图内，几乎无一块安宁之地，其中所提出的许多美好的设想，现在都不能实现。他只能暂时搁下，集中精力考虑战事。

干王虽然没有亲临战场打过一天仗，但他聪明好学，读过不少前代兵书，平时也常跟天王闲聊打仗的事，慢慢地也悟到一些用兵打仗的知识。在对天国各大主要战场作了全面分析之后，干王提出围魏救赵之计，即以打武昌来解安庆之围。干王向天王谈了这个设想，得到天王支持，并要他和陈玉成、李秀成再细细商量。

陈玉成从皖北战场星夜赶回天京，李秀成也匆匆离开苏州忠王府工地。洪仁玕向二王谈了大江南北两岸同时出兵奇袭武昌，以此引诱湘勇兵力西去，从而解安庆之围的用兵计划。陈玉成听毕，立即表示赞同：“干王此计甚好。武昌为湖广中心，湘妖粮草辎重，全靠从武昌船运至下游，倘若将武昌夺回，则断了湘妖的后路；且目前胡妖头

正率湖北绿营的主力驻扎在英山一带，守武昌城的是满虏官文，此人是个无才情的圆滑官僚，城里的兵力亦单薄。武昌告急，胡妖曾妖必然会全力抢救。”

李秀成却不同意，无论从哪方面看，洪仁玕的这个想法都不成熟。

“围魏救赵之策，写出了我天国军事史上光辉一页的，是今年初夏大破江南大营的战绩。”外表看来文弱白净如同妇人的李秀成，说起话来却声如洪钟。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一坐下来，左右两条腿便交换着不停地上下颤动，说话时亦如此。干王在李秀成的心目中并无地位，只是由于等级的限制，也因为看在天王的面子上，他才表面上服从。李秀成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天国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他，一个身经百战的统帅，一个对天国有深厚感情的老兄弟，有责任帮助从未打过仗的干王和比自己小十来岁的英王纠正失误。“它固然是一个好计策，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行之有效的，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目前正当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非大规模军事移动之时，武昌离安庆近千里，围千里之外的武昌来救安庆，这种围魏救赵，历史上少见，且上次的手和春、张国梁，都是有勇无谋之辈，现在我们面临的曾国藩、胡林翼，最是老奸巨猾，怕是难以瞒过他们的眼睛。”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中《陈玉成传》：“安庆是保卫天京最后一道屏蔽，所以当时力争上游保卫安庆成为太平天国军事上根本的决策，这年冬，太平天国分军两路进攻武汉：玉成统北路军从长江北岸经安徽入湖北，李秀成统南路军从长江南岸进入江西入湖北，两路会师，合取武汉。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玉成率军从安徽桐城向西北面的霍山前进，避开在宿松、潜山、太湖境内的清军。三十日，顺利地取得霍山。二月初三日，转向西南的英山。英山也轻易地取得了。玉成迅速地把在霍山和英山所得的军用品收集起来，继续向湖北黄州推进。初六日，顺利地克复黄州。这样，在短短的十一天里面，就接连取得三座城池，完成六百里的胜利进军。玉成下一步军事行动，正准备向武昌、汉阳进攻。当时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军队都在太湖一带，与曾国荃军队会攻安庆，武昌没有军队防守。得到黄州被占领的消息，城中立刻发生混乱，各粮台军火总局闻警散尽，主管粮台军火的阎敬铭吓得自杀寻死。全城都走光，只剩总督官文和布政使等几个大官僚留在城内等死。正在这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参赞巴夏礼带舰队到武汉。英国侵略者要拯救清朝统治者。十一日，巴夏礼到黄州去见玉成。他劝玉成不要进汉口，说无论太平军占领哪一个设立租界的大商埠，没有不严重损坏他们的商业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必须不与他们的商业活动相冲突。这年初，英国侵略者已在天京提出要求，玉成对其干涉不得不踌躇瞻顾。他命令正在向武汉推进的两个部队改向西北麻城、德安一带进军。”

李秀成的这番话，说得洪仁玕和陈玉成一时语塞。沉默一会，陈玉成说：“忠王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以为，此策仍可使用。千里围武昌，固然远了一点，但长途行军是我军的传统，轻装疾进，有十天半月也便到了。天气虽冷，难不倒弟兄们，只要能打胜仗，吃这个苦值得！曾胡老妖虽然奸猾，但他们也不能眼看武昌丢掉不救；武昌一丢，清妖军心必然不稳，安庆亦不可久围。我看还是按干王布置的，我带皖北十万人从江北进军，忠王带苏南八万人从江南进军，可望正月间在武昌相会。”

洪仁玕也说：“眼下解安庆之围，只有这个办法，舍此别无良策。退一步说，即使曾妖不去援救，我们乘隙来个四下武昌，也是一个振奋军心的大胜利。”

李秀成仍不能接受这个方略，除掉刚才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合外，他还有自己个人的小算盘。天京以南广袤的土地，几乎都是他率部打下的，这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他已奏请天王同意，将苏州一带改为苏福省，将来作为天国的陪都。李秀成有心把苏福省按照自己的理想建设成为真正的小天堂，正在兴建中的忠王府，就是他宏伟建设蓝图中的一个重要工程。所以，李秀成此时不想离开苏州，但这个理由他不便拿出来。

“苏南的人马不能动。躲在上海的清妖头目何桂清、薛焕正与洋人勾结，试图反扑，湘妖萧启江部即将逼近溧阳。此时从苏南调兵西去，无疑方便清妖乘虚而入。”李秀成又找到了一条重要理由。

“留下一万人在苏州，由谭绍光率领抵御清妖。”洪仁玕爽快地回答。

“谭绍光难以独当一面。”李秀成还是不同意出兵。

陈玉成是个直爽人，见李秀成再三反对，心里已不痛快。他开始觉察到李秀成是不愿意离开他经营半年之久的苏福省。这位出生入死奋斗十年，对天国忠诚不二的王爷，对李秀成在这样危急时刻，不把天国大局摆在第一位，脑子里盘旋的总是自己统辖的苏福省，大不满

意；但想到此刻天国军事重担已压在自己和李秀成两人的肩上，况且李秀成大十多岁，资格也老得多，不便直接指责他，便沉默不语。洪仁玕心里也有数，他站起来说：“好了，这事明天再说吧！天王说难得与两位王爷见面，今晚在金龙殿宴请二位，我们这就进宫去吧。”

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宫后，很少接见文武臣僚，当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日渐疏远。陈玉成、李秀成也有大半年未见天王了，听说天王设宴，便都高兴起身。

三人出了干王府，走进黄龙大轿。干王的轿走在前面，由三十六个身穿黄马褂的轿夫抬着；英王的轿排第二，忠王的轿排第三，都由二十四个人抬，也一律穿黄马褂。黄龙大轿的前面摆着三位王爷的全副执事，后面跟着百多个佩剑持戈的卫士。这列轿队逶迤迤迤，绵延里把路长。洪仁玕把贴身侍卫叫到轿边，小声吩咐几句，侍卫先骑马去了。干王府设在城南三坊巷原江宁县署。这一列气势非凡的轿队出了顾楼，穿过司门口，走过府东大街，从堂子巷转到太平街，然后进入花牌楼，一到卫巷，雄伟壮丽的天王宫便出现在眼前了。

经过几年的大兴土木，天王宫已全部建好了。一道周长七八里，高达三丈的黄色琉璃墙围的是外城，名曰太阳城。太阳城里有一座内城，名曰金龙城。金龙城中有一座大宫殿，名曰金龙殿，这就是天王会见大臣的地方。殿后有一个大花园，名曰御林苑。围绕着御林苑的是一排排宅院，这便是天王和他的八十八名后妃娘娘的寝宫。天王宫里的一切建筑，均以黄金涂饰，门窗用黄绸裱糊，阳光下金光灿灿，远远地望去，高高的城墙里好像围了一座金山。

三王的轿队在御沟外停了下来。御沟上建有五座桥，名曰五龙桥。过了桥，迎面而立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望楼，名曰天台，这是天王每年十二月初十日生日时谢天之所。两旁各有一座牌楼。左边牌楼上写着“天子万年”四字，右边牌楼上写着“太平一统”四字，都出自天王手笔，字字洒脱，龙飞凤舞。天台后边是一道大照壁。照壁与围墙齐高，宽十五丈，彩绘九条巨龙，这是天王张贴黄榜之处。黄榜系黄绫制就，印龙凤云纹，它通常用来写天王封爵授官的告示。照壁之

后，便是朝天门了。

朝天门左、中、右三扇巨门全用黄缎包就，绘上双龙双凤，门上金沕兽环，五色缤纷。门两旁摆着大锣四十对，朝天炮二十座。每天早晚天王在内吃饭，门前即齐击大锣，又放炮二十响，声震数里之外，故太阳城附近不见一雀一鸟。进了门，两旁各有一溜朝房，内外三进，宽敞明亮，这是宫中官员的办事之处。所有房屋门前一律悬挂着大红绸灯笼，里面摆设玉瓶、玉盆、玉碗，其中尤以安放在金龙殿里的二十四个三尺高的大玉瓶最为珍贵，这是赞王蒙得恩亲自为天王监制的。天王洪秀全今晚就在二十四个大玉瓶旁边的大理石条桌上，摆下了一席丰盛的酒菜，招待从前线回京的英王和忠王。

九年深宫生涯，已完全改变了天王当年英俊挺拔的容貌。他浑身显得肥胖而松弛，行动很不方便，站起坐下都要宫女在一旁搀扶，头发稀疏，精神不旺，从外表上看，全不像一个四十九岁的中年人，倒有六十开外的年纪了。只是头脑依然灵敏，语言快捷。天王今夜特别高兴，频频与两位宠将干杯，不停地劝菜，席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在陈玉成、李秀成的眼里，此刻的天王，脱掉了神圣尊贵的外衣，露出了传道和战争岁月中亲热豪爽的本性。一下子，他们与天王的的关系亲密多了。秀成乘机对天王说：“陛下，打武昌的江南一支，你另派人去吧，苏福省我一时离不开。”

洪秀全一听，哈哈笑了起来，拉着李秀成的手，亲热地说：“围魏救赵，秀胞尔是老手了。春夏之间的那一仗，打得几多漂亮！清妖建了七八年的江南大营，让尔给砸得稀巴烂，和妖呕血而死，张妖投河，何妖吓得屁滚尿流。我天国战将，从升天的东王算起，有几个人打过这样痛快的大胜仗？莫客气了，这南路一支，非尔亲自指挥不可。有尔去，朕就放心了。”

天王这几句贴心话，说得李秀成心里异常温暖，在如此褒奖和信任之下，李秀成还能再说什么呢？洪仁玕心想：到底天王威望隆重，几句笑话就解决问题了。他举起玉杯，兴高采烈地敬了天王一杯，又和英王、忠王干杯，碰得玉杯叮当作响。

玉成问：“陛下近来忙些什么事？”

“近来忙得很！”外面北风呼啸，但金龙殿里炭火熊熊，温暖如春，几杯酒喝下去，洪秀全感觉身上发烫，他敞开明黄绣龙袍，严肃地说：“这两个月来，我在逐条批阅《圣经》。《圣经》看似浅显，实则深奥无比，尤其是《圣经》上说的事与我们天国之间的联系，朕如果不讲清楚，兄弟姐妹们如何知道！朕于是给予详细指示，今日已全部批完。”

“陛下功德无量！”玉成、秀成齐声说。

仁玕在香港时，便对《圣经》很有研究，他想看看天王是如何批的。天王满口答应，命女承宣官把书案上的那本《圣经》拿过来。

一会儿，女承宣官捧来一本装帧考究的《圣经》。众人翻开看时，只见每页天头地角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蝇头朱批，字体恭正。看得出，天王对此事十分郑重，态度非常虔诚。仁玕不由得心头一热，自愧不如。他随手翻开一页，玉成、秀成都凑过来，三人细看。在《创世记》第十四章末段边，“又有撒冷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句旁，天王批道：“此麦基洗德就是朕。朕前在天上下凡，显此实绩，即今日下凡做主之凭据也。盖天作事必有引。爷前下凡救以色列出麦西郭，作今日爷下凡做主开天国引子。朕前下凡犒劳亚伯拉罕，作今日朕下凡做主救人善引子。故爷圣旨云：‘有凭有据正为多。’钦此。”

读完这段话后，玉成更崇拜天王，秀成纳闷不解，仁玕心里冒出两个字：荒唐！

仁玕又翻开一页，见在《约翰》第三章旁，天王批道：“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天父

这一段批文，三王都不甚解其意。于是仁玕合上书，双手恭还给天王，说：“《圣经》经陛下御批，果然意义都出来了。明日臣即下令刻书衙，命他们从速刻印，天国师帅以上的文武官员人手一部。”

天王高兴地命女承宣官收起《圣经》，说：“为庆贺朕今日御批《圣经》完毕，特请诸位看一件稀罕物。”

天王刚说完，另一女官提了一只灯笼进来。玉成、秀成一看，都吃了一惊，原来这只灯笼的罩子并不是通常的绸子，而是无色透明的玻璃，又天衣无缝地做成大南瓜似的形状。这种玻璃灯笼，玉成、秀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也难怪，那时的中国，这种玻璃灯笼的确极为罕见，天王乐呵呵地对着李秀成说：“秀胞，尔不知道，这其实是尔的战利品。”

李秀成惊得双目睁起，不懂天王话中的意思。

“四月份打下苏州后，尔率军南下，谭绍光在江苏巡抚衙门发现八个木箱，撬开一看，竟是八只崭新的圆形玻璃灯笼。问衙门旧书吏，才知是何桂清托洋人从英吉利刚买来的，还来不及用，便做了俘虏了。”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天王接着问秀成：“王府盖得如何了？”

“快盖好了，还差个把月就完工了。”秀成答。

“好！不要急着完工，把它盖好点。”天王接过女官递过来的热毛巾，擦了擦手和脸，兴致高涨，“当年萧何为高祖营造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又建前殿、武库、太仓。高祖打仗回来，见未央宫建得甚是壮丽，大怒，对萧何说：天下不安，连年苦战，成败尚不可知，宫殿为何建得如此豪华过度？萧何说：正因为天下未平定，所以要造这样的宫殿，不豪华壮丽，不足以威重天下。高祖于是转怒为喜。天王宫的规模是大了些，也有人指责，他们其实不懂得朕的用心良苦，朕要借此威重天下呀！”

刚进宫时，玉成、秀成对天王宫的侈丽奢华，心中都颇不以为然，现在听天王如此解释，方才明白。

“当然，诸王的宅院，绝不可模仿天王宫，但既贵为王府，也就不可草率，都要建造得像个样子。尤其是苏州的忠王府，今后是陪都的第一大王府，更要威重。非如此，不可震慑四属。秀胞，苏州来的这八个玻璃宫灯，仍叫它回苏州去。朕特为赏给你，待忠王府落成之

时，悬挂大门上，以壮威仪。明日叫伶俐回他的英国老家去一趟，买它几百个来，每个王府都要挂它几个。尔回苏州后，立即调兵遣将，准备西行。王府营建之事，我命蒙得恩代尔主持。天王宫就是他负责建造的，我叫他将忠王府再扩大一倍，造得气派十足。秀胞，尔就放心去吧！”

多英明的天王，他似乎早已洞察李秀成不愿出兵的真正原因；多宽厚的天王，他给了李秀成意想不到的浩荡皇恩。李秀成还能说什么呢？他站起来激动地对天王表示：“谢陛下厚恩！小官服从圣命，速急发兵武昌，以解安庆之围。”

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录有洪秀全对《圣经》的部分批语。其中对《创世纪》十四章末段批云：“此麦基洗德就是朕。朕前在天上下凡，显此实绩，以作今日下凡做主之凭据也。盖天作事必有引。爷（上帝）前下凡救以色列出麦西郭，作今日爷下凡做主开天国引子。哥（耶稣）前降生犹太郭世代赎罪，作今日哥下凡做主大胆当引子。朕前下凡犒劳亚伯拉罕（即此节经文之事），作今日朕下凡做主救人善引子。故爷圣旨云：有凭有据正为多。钦此。”

又，对《约翰》第三章批云：“上帝独一至尊，基督是上帝太子。子由父生，原本一体合一，但父自父，子自子，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知凡人误认基督即上帝，故上帝降东王。以明神父在是。基督降西王，以明太子在是。父自父，子自子，兄自兄，弟自弟，一而二，二而一，一下凡间，而各分定矣。若泥解基督即上帝，则是有别帝矣。使太兄心何安？令太兄下凡降圣旨，教导朕曰：秀全胞弟，尔后来不号称帝，爷方是帝也。”

二 调和多鲍

离开天京后，陈玉成和李秀成便调兵遣将，从长江北、南两面分别向西挺进，约好一个半月后在武昌相会。北面陈玉成带着林绍璋、周国虞、康禄，点起二万人马，号称七万，由和州过庐州，欲擦过桐城，再走太湖进湖北。为壮声势，陈玉成又约定龚德树率三万捻军南下。在曾国荃看来，陈玉成此举显然是冲着安庆而来的。他将这一分析向大哥作了报告。曾国藩决定调多隆阿、鲍超率部在桐城县挂车河、孙城一带截击陈玉成的部队。

当年那颗奇异的玛瑙，多隆阿自然没有上交朝廷，曾国藩也从不问起，彼此心照不宣。这几年多隆阿一直转战在鄂皖交界之地，时有

胜仗，曾国藩素来对他优容相待，复出之后，更有意笼络他。多隆阿凡有战绩，曾国藩便抢先奏报朝廷。去年，多隆阿已授福州副都统，他感激曾国藩；二人相处，遂日渐融洽。为使多隆阿更卖力，这次多、鲍协同打援，曾国藩又命多为主，鲍为副。但鲍超不理解曾国藩的用心，他不愿居于多之下。

“大人，多隆阿的能耐，您老比我更清楚。他哪里是打仗的材料？我在他之下，日后我的功劳都变成他的了，我不干！”

“世称多、鲍，其实多哪里可以比鲍。”曾国藩笑道，“这点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去。鲍提督的战功，多副都统是夺不去的。”

高帽子一戴，鲍超高兴了：“好吧，我听大人的。”

鲍超带着八千人渡江而北，按期驻扎在孔城至罗昌市一线上。按湘勇打仗的一贯作风，扎起二十座营房。营房外挖深沟一道，沟里插满竹签、荆棘。沟外放哨，沟内架炮。营房内外，防守得严严实密。十天过去了，多隆阿的绿营未到防，陈玉成的增援也未到，鲍超松了一口气。

鲍超统领的霆字营，打仗不含糊，军纪比吉字营还差。十来天无仗打，勇丁们便不安分了，营中喝酒赌博，营外宿娼嫖妓，把个军营搞得乌烟瘴气。鲍超不甚贪女色，偶尔部下送上个漂亮女人，他也不拒绝，但天一亮，便摸出几个钱打发走，绝不留女人在身边。鲍超最爱的是喝酒，喝酒时又要嫩鸡作下酒菜。一日三餐，十斤酒、三只鸡吃下去，不醉不胀。在他的影响下，霆字营的营官哨官都有吃鸡的癖好。十多天住下来，弄得周围几十里地面，鸡都遭了劫，军营外四处是鸡毛。当地一个老塾师气不过，给鲍超编了四首歌谣：“风卷尘沙战气高，穷民香火拜弓刀。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鲍超听了也不在乎。

过几天，多隆阿带着一万绿营来到挂车河扎下。陈玉成联合龚得树的捻军，号称十五万，也跟着由北而来，在湘勇驻地十余里外扎下营来。鲍超疾驰多隆阿营，对多说：“贼兵新来，脚跟不稳，我军今

夜劫营，可挫贼的气焰。”

多隆阿一贯打老爷仗，不想太劳累：“贼势浩大，暂勿轻动，过几天再说吧！”

鲍超心想：“你不去，老子今夜劫营给你看看。”

鲍超回到孔城，传令秣马厉兵，半夜待命。后半夜，鲍超带着两千精壮勇丁，驮了十余门火炮出发。副将宋国永问：“鲍军门，部队向哪里开拔？”

鲍超喝道：“不要作声，跟我的马走就是了！”

宋国永不敢再问，指挥部队紧跟鲍超马后。

时正深冬，夜色很浓，两千勇丁衔枚疾走。大约走了十四五里，忽闻四周刁斗声传来；再向前走，声音愈多愈急。官勇们疑惑不解，鲍超下令停止前进。过一会儿，天色渐晓，四周之物依稀可辨，大家定睛细看，一个个大惊失色。原来，鲍超将他们带到了敌军营垒之内。鲍超传令：“不许惊慌，贼正酣睡，没有防备，正是劫营的好时候。”

说罢，亲自点燃一门火炮，对着前面大营放出。轰隆一声巨响，惊得睡梦中的人懵懵懂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十多门火炮一齐开炮，营垒中的官兵晕头转向，乱作一团。鲍超骑在马上，抡起大砍刀，带头冲过去，两千勇丁人人舍命向前，喊杀声震天动地。原来，鲍超闯进的这片宿营地，正驻扎着捻军龚得树的人马。当龚得树一眼看见到处飘扬着绣有“霆”字的军旗，知已碰上了湘勇中最强的部队，心里叫苦不迭。龚得树不知鲍超有多少人马，这次南下本不是他的用兵计划，捻军打仗，素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吃此大亏，便干脆带着全部人马北撤回老家去了。鲍超掳掠了不少马匹甲仗，吹起得胜号，收兵回营。

鲍超的胜利，不但没有得到主将多隆阿的奖励，反而使他由羞愧而变得恼怒起来。恰好陈玉成趁霆字营得胜虚骄的空隙，发起一场反

攻，鲍超没提防这一着，打了败仗，死了两百来人，后退二十多里。多隆阿抓住这个机会，扬言要向朝廷上一折，严劾鲍超军纪败坏，不听号令，请朝廷将鲍革职严办。鲍超得知，气愤已极，吩咐宋国永看管霆字营，一匹快马跑到东流，向曾国藩诉说委屈。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讥讽类》：“捻匪之乱，某镇军防守淮西，大搜民间鸡鸭，以供饷

情。或戏作诗云：风卷尘沙战气高，穷民香火拜弓刀。将军别有如山令，不杀长毛杀扁毛。”

多、鲍不和，使曾国藩颇伤脑筋。打援，主要靠鲍超的霆字营，不能撤鲍超；多隆阿在安庆附近打仗多年，地形熟悉，也不能换多隆阿。鲍超勇猛，但头脑简单；多隆阿硬打不行，但算计尚可。二人要携起手来，才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早几年，曾国藩处理这样的事，必定采取强硬的措施，要么强迫鲍超听多隆阿的命令，要么断然调离多隆阿。但现在的曾国藩，不想用这样生硬的办法了。他温语安慰鲍超，留他住下，一面派人去挂车河，将多隆阿请来。

多隆阿来了，身后跟了一个随从额尔真。多隆阿虽然能讲汉话，却不识汉文，平日公牒书函，凡汉文均由额尔真诵读，回信亦由额尔真代办，额尔真也总是跟着他参加各种会晤。

曾国藩客气地接待多隆阿。寒暄毕，多隆阿问：“不知大人将多某从挂车河唤来有何要事？”

曾国藩神色严肃地说：“倘若没有大事，将军军务繁忙，鄙人怎能打扰。”说罢，吩咐荆七：“把那封匿名信件取来给多将军看。”

荆七进到内室，捧出一封信函来。曾国藩接过，双手递给多隆阿，多隆阿随手给了额尔真。额尔真看着看着，脸色很不自在，看完后也不作声。多隆阿奇怪，问：“信上写的什么？说与本都统听听。”

额尔真略为踌躇后，说：“大人，这封信说驻守在桐城县南的军队军纪差，骚扰百姓，将百姓家的鸡子搜括一空。”

“放屁！”多隆阿骂道，“这都是鲍超干的，怎么算到老子头上来

了！”

“多将军莫发怒，这里还有一封说好的。”说话之间，荆七又从里屋拿出一封信。

额尔真看后面露喜色，对多隆阿说：“这封信夸将军智勇非凡，半夜劫营，几声炮响，便轰走五万捻军，实不亚当年张翼德在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江水为之倒流的气概。”

多隆阿平时常叫额尔真诵读《三国演义》以为乐，并以张飞自比，今见别人真的把他比作张飞，喜不自禁。只是这劫营之事乃鲍超干的，与自己无关，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脸上红红的，颇不自然。曾国藩将这些都看在眼里，慢慢地说：“我这里关于多将军在挂车河一带打长毛援兵的信还有几封，就不一一给将军看了，大致也差不多，有夸将军战绩辉煌的，也有说将军不甚检点的。这些信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没有提鲍超一个字。”

“鲍超搜括鸡子的事，也算到我的头上，真正可恼。”多隆阿一点也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的用心，自个儿唠唠叨叨。六年前，当多隆阿从江宁奉僧格林沁密令来到武昌时，曾国藩不过一在籍侍郎，湘勇也只是初次获胜的练勇，他把自己摆在监视者和指挥者的地位。六年后的今天，曾国藩已是实权在握的两江总督，奉命统率两江境内所有军事力量，湘勇战果累累，威名震天下，根本不是朝廷旗兵、绿营所可比拟的。多隆阿再狂妄，再有僧格林沁这个强后台，他也不敢像过去那样目空一切了，何况曾国藩对他优礼有加呢？故当曾国藩神色庄重地对他说时，多隆阿也规规矩矩地以属下的身份恭听。

“多将军，从挂车河到罗昌市近两万名兵勇所做的一切，都要算到你的头上。为什么世人会这样呢？因为你是那里朝廷兵勇的主帅，那里兵勇的是非功过都与你分不开。我岂不知半夜劫营乃鲍超所为，岂不知好吃鸡乃鲍超的嗜好，抢鸡必定是他的勾当，但我向朝廷禀报，也会如同世人给我写的信一样，功也罢，过也罢，都要算到你多礼堂将军的头上。眼下，长毛倾数万人马前来援救安庆，挂车河一带的战场，乃天下第一大战场，皇上廑注，四海瞩目，东南半壁的安

危，系于将军一人。多将军只能与部属精诚团结，万众一心打败长毛，方才不负皇上所托，世人所望；倘若此时与部下不和，贻误战机，让长毛占了便宜，多将军，你想过没有，那时你如何向皇上交代？”

曾国藩这几句话说得多隆阿神色悚然，他心悦诚服地说：“大人指教的是。”

曾国藩见他能够听得进，心里喜欢，继续说下去：“世以多、鲍并称，其实我心中有数，鲍如何可与多比？这几年鲍超能得名，实靠将军荫庇。鲍超乃一蠢悍武夫，只知硬打瞎冲，又不懂算计，又不讲军纪，岂可以与将军比得？将军出身世家，深通韬略，善觐军机，驭下有方，爱民如子，古之司马穰苴用兵，也未必能超过将军。鄙人之所以将鲍超从皖南调来，正是让他有机会跟着将军学习带兵之法。日前我已将此种用心与鲍超挑明，鲍超愿听将军调配，并无二心。况且鲍超勇猛，亦世间少有，只要将军调配得宜，是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将军为打援主帅，鲍超之功，即将军之功。相反鲍超之失，亦是将军之失。愿将军慎思。”

多隆阿听了这番话后，心里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说：“前向多某器局狭窄了，造成误会，回去后就向鲍春霆认错。”

曾国藩笑道：“鲍超早被招来训话了。今天就在我这里来个杯酒释前嫌吧！荆七，去把鲍提督请来。”

一会儿鲍超上来，见多隆阿在座，高叫起来：“多礼堂，你为何要上奏皇上弹劾我？”

曾国藩喝住：“鲍提督，快不要误会，多副都统专来接你回去的。”

多隆阿忙站起来，顺着曾国藩的话头说：“春霆兄，切莫听信谣传，我如何会弹劾你呢！昨天寻你商讨军事，得知你已到东流，我便赶到东流来接你了。春霆兄，我们一起回挂车河吧！”

曾国藩说：“莫忙，莫忙，在我这里吃了饭再走，你送给鲍提督那坛古井贡酒，也让我尝尝味。”

多隆阿先是一愣，见曾国藩大笑，也便跟着笑起来。见多隆阿当着曾国藩的面辟了谣，又特地赶来接他，还送了一坛好酒，直肠子鲍超怒气已消，也咧开嘴笑了起来。

三 夜袭黄州府

陈玉成本只是路过桐城，见捻军已退回皖北，便趁着打胜仗的机会，在一个月黑星隐的夜晚，率部悄没声息地离开了桐城战场，继续西进。临走前，他们将成千上万面各色旗帜插在山坡上，绑在树梢上。这一招果然起了作用。直到五天过后，多隆阿、鲍超才知道他们确已离开，但去向不明。

陈玉成的部队经黄家铺、官庄山过岳西县，打听到湖北巡抚胡林翼扎营太湖，便改道穿越司空山，绕过英山县，队伍进入了大灵山。周国虞对陈玉成说：“殿下，南边忠王殿下的人马还没有出江西省，我们必须在黄州府渡口过江，才能由南岸强攻武昌。”

陈玉成说：“现在只有走这条路了，不知黄州府的情况如何。”

康禄说：“殿下，我明天带几个人去刺探一下。”

“行。挑几个精干的弟兄，化装成客商，进城去仔细看看。明天一早出发，早点回来。”

三天后康禄回来，沮丧地告诉陈玉成：黄州府似乎已得知敌情，城墙上刀枪林立，四道城门把守严密；知府许赓藻精明能干，守城的军队是号称天下第一的镇竿兵，领兵的正是能征惯战的邓绍良。前几年，邓绍良已由云南楚雄协副将升为提督衔安徽寿春镇总兵。他口出大言：黄州府是一座铜打铁铸的关口，长毛一兵一卒休想从这里经过。

陈玉成、周国虞听了，心中作难。康禄说：“我再到黄州府里转几天，看可不可以寻到空子。”

康禄单人匹马再次来到黄州府，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表面上悠闲自在地四处逛荡，内中却忧心如焚。傍晚时分，从知府衙门里走出一列轿队。康禄悄悄打听，得知蓝呢轿里坐的正是黄州知府许赓藻，便偷偷地跟在后面。轿队穿街过巷，来到西门内文庙前停下。康禄又一打听，得知文庙现已改作邓绍良的行辕。康禄想：许赓藻专来拜见邓绍良，必定有要事，这是个好机会。

康禄回到旅馆，换了一身夜行服，乘着月色来到文庙。看看没有人，纵身上了院墙，再一跳，轻轻地落了地。康禄见明伦堂里灯火通明，时见端着碗的仆人进进出出，心知许赓藻和邓绍良一定在这里喝酒。康禄又一跳，上了明伦堂屋顶，从一个小窗口里钻进，学鼓上蚤时迁的样，将身子紧贴靠近酒桌的梁上，竖起两耳听着。

席上果然坐的是邓绍良和许赓藻两人。四十多岁的邓绍良高大肥胖，他脱去外衣，穿着一件紧身黑绸小袄，帽子也没戴，露出一颗秃顶大头，正吃得酒酣耳热，油光满面。对面的许赓藻五十余岁年纪，灰灰白白的瘦长脸，五品文官袍服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犹如罩在一棵干枯的老树上，两只筷子整齐地摆在面前，似乎从没动过。许知府正襟危坐，神色忧郁地望着邓绍良说：“军门大人，听说大灵山藏着好几万长毛，他们一定是来打黄州府的，城里三千守兵怕是少了点。”

“太守不必担忧。”邓绍良用手抹抹嘴巴，带着酒意，大言不惭地说：“我手下这些镇篆兵，都是一个当十个的好汉子，三千人足可与三万人相比。当年长毛伪西王、翼王是何等厉害的角色，攻打长沙，眼看就要破了，我带着三千镇篆兵从湘潭一杀来，长毛闻风丧胆，丢盔卸甲，长沙城因此丝毫未损。这事许太守应知道，总不是我吹牛吧！”

吹牛不吹牛，许赓藻不能详辨，因为他没亲眼见过，亲眼看见的是驻守黄州府两个月来的表现，而这，却令谨慎的许知府不能放心。

他婉转地说：“将军神威，天下共仰，镇箠兵的能战，也有两三百年的传统了，下官岂能不知？只是听说大灵山中的长毛，领头的是伪英王陈玉成，这小子难得对付。”

“哈哈！”邓绍良狂笑起来，“许太守，你也太过虑了。陈玉成不过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能担几多斤两？老子戎马生涯三十年，当守备时，怕那个伪英王还未出娘胎哩！他只能在和春、张国梁的面前讨便宜，在我面前，只怕是孙猴子遇到如来佛——打不过手板心！”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举起酒杯，说：“许太守，来，放宽心喝一杯，这是我们乾州厅顶顶有名的雪山老窖。”

许赓藻拗不过，端起酒杯，浅浅地抿了一口，细细地嚼了两根青菜，又提起战事来：“军门大人，胡中丞曾跟我说过，黄州、蕪州一起护卫长江天堑，两州相隔不远，遇到危难时互相救援。参将刘喜元现带一千五百弟兄驻扎在蕪州，与下官一向关系融洽。为确保黄州万无一失，下官拟请刘参将率部来黄州暂时协助军门大人几天，待风声平静后再回去，想必军门大人会同意。”

许赓藻的聒噪不休，已使邓绍良不快。心想：请蕪州兵来，一切开支反正都是你出，我也乐得有人来分些责任，你他娘的要请你就去请吧！邓绍良拿起放在桌边的红顶伞形帽盖在头上，站起身来说：“既然胡中丞有话在先，刘参将那里，你就去请吧！老兄在这里宽坐一会，我去上了茅房就回。”

说完，腆着肚子离开座位。对于这种没有教养的武夫的失礼行为，许赓藻虽气愤，但不能作声，也只好悻悻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我也就此告辞，明早我派人去蕪州。”

次日凌晨，太阳还没出来，黄州府到蕪州的官马大道上，一骑快马在奔驰。马上坐着一个中年汉子，背上背一个黄包袱，正握紧缰绳，聚精会神地赶路，冷不防一颗石子打在马屁股上。那马突然受惊，前蹄腾空，将毫无准备的汉子掀下马背。正在这时，草丛中飞出一个青年英雄，一只手铁钳似的掐住他的脖子，另一只手亮出明晃晃的钢刀。汉子吓得脸都变黄了，冷汗淋漓，带着哭腔说：“好汉松

手，我是个下书的，身上只有五两银子，都给了你吧！”

青年英雄瞪了他一眼，骂道：“谁要你的臭银子，把马牵着，跟我走！”

那人乖乖地牵着马，跟着青年离开大道，来到一片树林中。原来，这青年英雄正是太平军殿右十八检点康禄，他选在这段人烟稀少之处，已埋伏半个时辰了。康禄厉声问：“你说你是下书的人，你下的什么书？”

汉子低着头，犹豫着不敢讲。

“快说！不说，一刀戳了你！”

那人吓得连连磕头，说：“好汉饶命！我说，我下的是求援书。”

“向哪里求援？”

“向蕲州府刘参将求援。”

“你是什么人？”

“我是黄州府知府衙门的师爷许清。”

康禄心中高兴，果然没有认错人。

“起来，跟我走！”

“好汉要我到哪里去？”许清愈加害怕了。

“休要问，跟我走就是！”

“好汉！”许清重又磕头，“好汉放了我吧，我有公文在身，误了事要杀头的呀！”

康禄拉下脸来，吊起双眉骂道：“你怕知府杀你的头，就不怕我杀你的头？你再啰嗦，我这就宰了你！”

许清不敢再求饶，顺从地站起来。康禄剥下许清的外衣，撕下一条做带子，蒙住他的双眼，将他抓上马背。两人骑着一匹马，飞也似的朝大灵山奔去。

第二天断黑时，一支千多人的清军来到黄州城下，领头的却是官居太平天国地官又正丞相周国虞。昨天，陈玉成、周国虞、康禄一商量，决定利用这个好机会，冒充清军混进黄州城。太平军因布匹紧张，又因常游动打仗，无暇制作军服，常常从战死的清军官兵身上剥衣服穿，故军中敌军衣帽极多。许清在威逼下，也被迫就范，答应和他们一起进黄州。

黄州城门早已紧闭，城墙上，几个镇守兵提着灯笼，拿着铜锣，边走边喊：“加强戒备啦！”

“严防长毛啰！”

怪腔怪调的湘西土语在夜空中传播着，使人听了毛骨悚然。城门顶上，昏暗的纸糊灯笼边，站着几个懒洋洋的士兵，正在用不堪入耳的痞话互相逗乐，似乎并没有发觉，城墙下已来了一支千多人的队伍。

周国虞命令许清对着城楼喊话。许清拍马上前，高喊：“城上是哪位军爷在值夜？”

连喊了两三声，才见一个人提着灯笼走过来。那人向下一看，不禁大吃一惊，瓮声瓮气地叫道：“你们是什么人？”

许清在底下喊：“军爷，不要怕，我是知府衙门师爷许清，他们是抚标中营的弟兄们，是许老爷叫我去蕲州请来的。”

“是许师爷啊，辛苦了！”城楼上那人放了心，语气变得亲热起来。

许清又喊：“开门吧，弟兄们走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开门让他们进去吧！”

城楼上的人说：“许师爷，你稍微等一等，邓军门交代过，长毛就在我们旁边，不许随便开门，我禀告邓军门再说。”

那人下了城楼，牵过一匹马，飞速跑到文庙，门卫说邓绍良在知府衙门，那人又一口气跑到知府衙门。邓绍良听了禀报，说：“既是许师爷亲自带来的部队，当然是来自蕲州的弟兄们，开门让他们进来吧！”

“慢点。”许赓藻起身说，“让我问问是不是刘参将来了，若是他来了，我得亲自出城门外迎接。”

许赓藻出了衙门，坐上大轿，很快赶到东门。他爬上城楼，在几个兵士的保护下，对着下面喊：“许清，是哪位将军带的队伍？”

许清不知如何回答，望着周国虞。国虞说：“你说刘参将有事离不开，带队的是守备张永升。”

许清壮着胆子把国虞的话重复了一遍。许赓藻见许清说话不干脆，又见刘喜元本人没来，张永升以前没见过，心里犯了疑。他叫兵士们多打起几个灯笼，张大眼睛朝下看，却什么也看不清。不能大意！长毛冒充官军的事时有发生，难保许清不受长毛的挟制。许赓藻想到这里，大声说：“许清，你带张守备进来，其他弟兄都在外面稍等一会儿。”

周国虞对康禄说：“你带着弟兄们守候在这里，我和国贤一起进去，我会设法打开城门的，到时你要密切配合。”

黄州城东门有三个城门，左边城门侧面开了一道小门，专供夜晚单人进出。小侧门开了，许清带着国虞、国贤进了门。守门的卫兵以为国贤是张守备的随从，没有盘问就让他进来了。许赓藻下了城楼，在城门边的小屋里等候。周国虞走在最前面，许清居中，国贤走在最后。许清知道自己的性命掌握在国贤手中，只得乖乖地跟着，不敢乱说乱动。进了屋，周国虞见一个穿着五品文官服的干瘦老头坐在那里，知是许赓藻，便上前施礼道：“抚标中营守备张永升参见知府老

爷。”

许赓藻略为欠欠身子答礼，盯着周国虞问：“是刘参将派你来的？”

“是。”周国虞从容回答。

“刘参将自己为何不来？”

“长毛大股已入鄂东，蕲州军务繁忙，刘参将走不开。”

“张守备面生得很，下官以前从未见过。”许赓藻以怀疑的眼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周国虞。

“卑职新从武穴调来蕲州，怪不得老爷不认识。”周国虞早已作了准备。

许赓藻见许清站在旁边一直不开腔，脸白一阵红一阵，心里更是怀疑，他想了一下问：“张守备，刘参将新近生了个公子，请问是哪位如夫人生的？”

这下把周国虞问住了，鬼知道刘喜元有几个老婆。周国虞停了一会，说：“禀告老爷，我来蕲州不久，不知刘参将的公子出自哪房。”

“胡说！”许赓藻把手往椅把上一拍，站起来大声说，“刘参将前天为儿子办三朝酒，摆了两百多桌，蕲州满城百姓都知道是第三房姨太太所生，你既身为他的守备，如何能不知道？看来你不是刘参将派来的！”

国虞暗暗地使了个眼色给弟弟，国贤紧握刀把，作好了应急准备。国虞神色自若地反问：“许老爷说我不是刘参将派来的，那么请问你，我是谁派来的？”

许赓藻一时给问住了。他将国虞又仔细看一遍，只见眼前这个军官气概堂堂正正，举止言谈也显得很有教养，完全不是他平素脑中长毛的形象。他极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说：“张守备，你暂且休息一

会，待我问问许清。”转脸对许清说，“你跟我到里屋来。”

周国虞心想这一问，岂不露了馅！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犹豫了。他猛地拔出刀来，对国贤喊道：“三弟，你快去开城门！”

这一声喊，自然真相大白。许赉藻大叫：“抓住这两个贼人！”

国贤一转身，早已冲出门外。国虞舞起钢刀，一人对付二十几个镇篆兵。镇篆兵素来强悍，又欺侮国虞只有一个人，便将他团团围住。周国虞虽武艺高强，毕竟寡不敌众，渐渐地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一个凶恶的麻子趁空从背后捅进一刀，国虞惨叫一声，扑倒在地，血流如注，含恨死去。城门边，国贤砍倒两个守兵后，用刀将门门剁断，打开了右边的侧门。康禄指挥门外的一千多弟兄冲进城门。这一千多太平军恰如蛟龙入海，把个黄州府东门搅得波涛翻卷，许赉藻、许清以及城楼上下数百名镇篆兵尽死于乱刀之下。国贤跑到城楼上，烧起一把冲天大火，埋伏在不远处的陈玉成望见火光，知城门已打开，率领大队人马一阵狂风似的卷进黄州城。黑夜里，邓绍良见太平军如巨浪般滚来，弄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他吓得心惊胆战，慌忙集合部队，胡乱杀了一气，便从西门逃出城，丧魂落魄地向武昌奔去。

四 上了洋人的大当

陈玉成夜袭黄州府的消息，像一声惊雷震撼鄂皖战场。湖北巡抚胡林翼气得连吐三天血。他清楚，陈玉成下一步便是进攻武昌。武昌城里老弱残兵加起来不足四千，且无一得力之将，身为巡抚，丢失了省城，将意味着什么？胡林翼决定立即回援武昌。但太湖的兵不多，安徽战场上，他可以调动的兵力只有两处：一是多隆阿的绿营，一是曾国荃的吉字营。当年多隆阿从江宁调到湖北，名义上隶属湖北巡抚掌管，尽管多隆阿本人已升为福州副都统，但湖北巡抚仍可视军事情况调派。曾国荃在咸丰七年九月复出时，听命于胡林翼，后来归于曾国藩的统一指挥，但与胡仍有上下之间的旧关系。但现在多隆阿、曾国荃既已接受曾国藩的统率，要调他们回援武昌，就必须经过曾国藩

的同意，且一调动，就直接影响了围攻安庆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恰好欧阳兆熊来太湖军营做客，胡林翼便托欧阳代他到东流走一趟。

欧阳泛舟东流，受到了曾国藩的热情款待。他陈明来意，并递上了胡林翼的亲笔信。曾国藩已知黄州府失落的消息，昨天又收到左宗棠从浮梁的来信。左宗棠向曾国藩报告了李秀成统帅大军斩关夺隘，一路西进的情况，并提醒老朋友注意，李秀成骚扰赣北，其意很可能在安庆。这一点，与曾国藩的分析完全一致。

“小岑兄，依我之见，四眼狗进攻武昌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在解安庆之围。”

“你是说长毛使的是围魏救赵之计？”欧阳兆熊没有想到这点。

“正是这话，长毛惯使这个伎俩。今年三四月间，就是用的这个诡计将张玉良的精兵调往杭州，然后乘机反扑江南大营。这是长毛引为自豪的得意之笔。润芝这般聪明的人，怎么看不出四眼狗的花招！”

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曾国藩如此冷淡看待，使欧阳颇感意外。

“我想润芝也会看出长毛的用心，只是他身为湖北巡抚，眼看省垣危急，怎能置之不救？要救省垣，只有请沅甫和多礼堂了。”

“润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沅甫、多礼堂一走，四眼狗立即就会反扑安庆，经营了将近一年的城围，顷刻便会化为泡影。安庆是江宁的屏障。安庆不下，江宁上游之势仍旺盛，安庆一破，江宁上游之势则斩杀；上游无势，贼之气焰则大衰。那时，东南再派出一支劲旅收复苏、常，孤城江宁，指日可下。这是我前年和润芝一起商议后定下的制胜之策，他何以临事又乱了方寸？”

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曾国藩对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前途能有如此明晰的认识，一直置身于战事之外的欧阳兆熊，对这位文字之交的老友很是佩服。他想，这大概便是曾国藩比胡林翼和其他所有肩负重

任者高明之处。

“润芝日来呕血严重，倘若武昌陷于贼手，润芝怕也活不多久了，你总得想个办法吧！于公于私，武昌都不能丢哇！”

欧阳兆熊是个很重情义的人。正因为过于重情义，所以他坚持不入官场，尽管曾、胡、左这些年屡次相邀，他都婉谢。他执拗地认为，一入官场，则身不由己，将会迫不得已地做出许多绝情绝义、得罪朋友的事来。这几年，他常出没于曾、胡、左之处，却始终以一个布衣朋友的身份，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做点事，既不要薪俸，也不受保荐。为此，曾、胡、左都格外敬重他。曾国藩郑重地思考着欧阳兆熊的话，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前些日子，军机处递来一份上谕，提到俄国愿意出兵帮助朝廷打长毛，并愿代办南漕海运之事，为此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复奏，委婉指出，自古外夷帮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为防日后要挟，借外兵之事宜缓，以后视其诚意如何再定；至于俄国人愿意代运南漕，似可允许。在奏折末尾，曾国藩郑重向朝廷建议：目前暂资夷力以助剿漕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道上谕给他一个重要启示，是否可以借洋人之力来保卫呢？武昌、汉口都有英、法等国的租界，据彭玉麟日前报告，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现正在汉口，多次表示愿助湘勇水师之力。这次就请他们出面帮忙吧。

曾国藩这个想法，欧阳兆熊也同意。

“小岑兄，你明天就回太湖去，要润芝请官秀峰去会见何伯、巴夏礼。洋人重利，官秀峰有的是古玩珍稀，送几样给他们，我想武昌可保无虞。”

就在东流商量如何保武昌时，武昌官场已是一片乱糟糟的了。从邓绍良带着残兵败将进入汉口的那天起，武昌省垣各衙门的官员们就急得如同窝巢着了火的一群胡蜂，惶惶不可终日。官文一面匆匆向胡林翼告急，一面草草部署守城兵力。他对守城毫无信心，私下收拾细

软，随时准备逃走。各粮台军火总局委员闻警散尽，阎敬铭呼唤不灵，气得连上吊的绳子都已备好。欧阳兆熊作为胡林翼的特使，这时急急忙忙来到湖广总督衙门，将曾国藩的主意告诉他们。犹如一场噩梦初醒，官文等人定下神来。第二天，官文、阎敬铭穿戴整齐，携着重礼，过江来到江汉关，拜会何伯、巴夏礼。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曾氏收到由军机处寄来的上谕。上谕就俄国使臣伊格那耶业幅向恭王奕訢提出的派兵助剿及代运漕粮两事，征求曾国藩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的意见。对于派兵助剿一事，曾氏予以拒绝。其理由为：一不缺兵力，二洋人不可靠，“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对于代运漕粮一事，曾氏以为“似即可因而许之”，并进一步指出，“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建议朝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朝廷接受了曾氏的建议。一个月后，咸丰帝连发两道上谕。一道命令奕訢在京师建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另一道命令曾氏与薛焕购买洋枪洋炮。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曾氏在安庆创办中国第一所带有现代色彩的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

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五十出头，肥头大耳，腆肚挺胸，坐着不动的时候，倒有一副海军将领的威风；但一走动，则一瘸一拐地，模样难看极了。左边的那只瘸腿，是前年指挥英法联军侵袭大沽炮台时的纪念。作为一个军人，他感到这是极大的耻辱。对于中国朝廷和人民，他有一种本能的傲视和仇恨。他的助手，英国驻华外交参赞巴夏礼，则又是另外一番神态。巴夏礼只有三十三四岁，二十年前便来到中国。这个中国通身材颀长、风度翩翩，既有英国绅士的派头，又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显得温文尔雅。咸丰六年，巴夏礼任广州代理领事时，蓄意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去年又参加签订《北京条约》。巴夏礼年纪不大，却对太平军和清廷两方面都有很深的了解，使得地位和年龄都在其上的何伯，对他也言听计从。自从《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便改变他过去的中立立场，转而全力支持清廷。帮助官文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昌、汉口，是一件对清廷，也对英国有益的好事，本可以立即答应，但这个狡诈的职业外交官要借机捞一把。趁着何伯还在拮据考虑的时候，巴夏礼开口了：“官中堂，我们愿为贵国效力，但利益均等，是我们英国人奉行的原则，你看呢？”

外交参赞轻轻地摇动二郎腿，栗色皮鞋亮晃晃的，使官文、阎敬

铭的褐色官靴黯然失色。



仆从捧出一个三尺多长的木匣，官文亲自打开，一把古色古香的宝剑躺在猩红金丝绒垫上，绿色刀柄上，几颗珍珠在熠熠闪光。官文得意地介绍：“这是三年前在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宝剑。”

巴夏礼欣喜地凑过脸来，说：“江陵，我知道，这是贵国二千多年前楚国的都城。”又对坐在一旁的何伯用英语称赞，“司令，这是件稀世之宝。”

何伯连忙接过去，贪婪地看着。

“这把剑送给何大人，还有一样东西送给巴大人。”官文从另一仆从的手中接过一个三寸见方的木盒。打开木盒，映入眼帘的是一颗径长一寸的罕见珍珠。这就是那年官文向曾国藩、多隆阿炫耀的三万两银子买来的珠子。官文献媚地挨着巴夏礼的肩膀，指着珍珠说，“巴大人不要轻看了它，这是一颗夜明珠。今夜你可以试试，黑夜之中，百步内可见它的光毫，三步内可借光读书。”

“真有其事？”巴夏礼惊得合不上嘴。

“一点不假，鄙人亲自试验过。”官文合上木盒，“这是送给巴大人的一点薄礼。”

巴夏礼接过木盒，把它放在茶几上，重新坐好，仍旧有节奏地摇动着二郎腿，对官文说：“官中堂，这两件东西是给我和司令个人的，我们大英帝国并没有得到实惠呀！”

官文早有准备，不假思索地说：“只要保得武汉三镇不落贼手，今后什么话都好说。前向巴大人说租界狭窄了，我现在正式告诉何司令和巴大人，我们可以把租界地面再扩大一倍，从硃口到江汉关一带，任凭贵国圈地建房。”

“好，一言为定！”巴夏礼霍地站起来，兴奋地说。

“一言为定！”官文也姗姗起立，面有隐忧。

次日中午，陈玉成、康禄、周国贤等人正在原知府衙门商议渡江的事，亲兵进来禀报：“江面上停泊一只洋轮，打着英国国旗，想拜会英王殿下。”

周国贤说：“这会子忙得不可开交，哪有工夫见洋鬼子，要他以后到武昌见面吧！”

“慢点。”陈玉成说，“天王讲洋人信上帝，是我们的洋兄弟，见见何妨。”

巴夏礼穿着笔挺的西服，迈着规矩的步子走进知府大堂，见大堂上坐着三位年轻的将领。他知道居中的必是陈玉成，便恭恭敬敬地对着陈玉成鞠了一躬，一字一顿地说：“女王陛下政府驻中国外交参赞巴夏礼参见太平天国英王殿下。”

巴夏礼纯正的中国话，使得在座的太平天国将领们大为惊讶，也暗自钦佩。陈玉成以手示康禄身边的雕花木椅说：“请坐。”

“谢谢。”巴夏礼有礼貌地坐下。

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洋人一贯趾高气扬，巴夏礼如此谦恭有礼，陈玉成心中欢喜，随口称赞：“参赞大人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我十四岁就到中国来了，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在英国还久。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令我景仰不已。”巴夏礼真诚的态度，使陈玉成等人感动。

“你真可以算半个中国人了！”陈玉成脱口而出。

“英王殿下封我为半个中国人，使我荣幸之至。”巴夏礼赶忙答话。

“参赞大人来此有何贵干？”陈玉成和颜悦色地问。

“我从汉口来，路过黄州府，知贵军已攻克此城，一来表示祝贺，二来听说有个朋友在贵军服务，也想顺道看看他。”

长期身处高位，养成了陈玉成尊贵矜持的气度，今天在外国使者面前，尤为注意自己的仪表和谈吐，他悄悄地将左手卷起的袖子放下，端正自己的坐姿，望着巴夏礼问：“贵参赞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他叫呤喇。我来中国之前，曾和他在一个学校读过书。前年夏天，他由香港到了中国，据说在贵军服役。”

太平军中有几个洋人，不过陈玉成的部队没有，他不认识呤喇。康禄见过一面。他接话：“呤喇是你的朋友？”

“你见过他？”巴夏礼露出惊喜的神色。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和伶俐同过学，只知道有一个青年英国海军军官叫伶俐的在太平军中，在汉口至黄州的船上，巴夏礼想起了他，觉得这是一座与太平军联络感情的桥梁。

“见过一次，是个很可爱的洋兄弟。他不在这里，他在忠王手下教兵士们的炮术。”

听说伶俐不在这里，巴夏礼开始放心大胆地编造谎言了：“可惜，可惜！伶俐去年要我代他为贵国买一艘兵舰和三十门大炮，我已于上月买来，现停在上海码头，只等伶俐来取了。”

“有这事？”陈玉成顿时情绪大涨，感激地说，“参赞大人，你可帮了我们的忙。”

“哪里，哪里。贵国有两句古诗，道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况我们同是上帝的子民，更是真正的亲兄弟了。”

巴夏礼的回答是这样典雅而得体，使陈玉成、周国贤、康禄与他的距离大为缩短。陈玉成吩咐摆酒款待。一会儿，知府大堂成了宴会厅，陈玉成向客人殷勤劝酒。巴夏礼乘着酒兴大大咧咧地说：“贵军陆战技术非朝廷之兵可敌，然贵军水师却不是湘勇水师的对手。”

在田家镇败给彭玉麟的周国贤对此感受最深，忙接话：“参赞先生说得正是。曾妖头水师船上的火炮全是洋炮，船也坚固。”

“贵军的火炮太原始了，全是铁铸的，又重又笨。贵军重炮炮身比敝国六十八磅的炮身还大，炮口却比六磅炮的炮口还小，这怎么能打仗呢！”巴夏礼俨然以一副火炮专家的身份说话，对火炮不甚精通的陈玉成等人连连点头。

“再说，贵军的兵船，更是比民船还不如，只配在小港小河中装泥运粪，岂能在大江大河中打斗！”太平军历来忽视水师而看重陆军，巴夏礼的话说得并不过分。巴夏礼见太平军的将领都洗耳恭听，益发来了神，“英王殿下，我给伶俐买的这艘兵舰女王号，是敝国的

最新产品，比我们停泊在汉口的爵士号还要好，三十门大炮中有十门六十八磅重炮，十门三十二磅中炮，十门十八磅小炮，全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火炮。这三十门火炮安放在女王号上，今后可以雄霸长江，将湘勇水师打得落花流水。”

陈玉成想起因水路断绝，围困在安庆城内的万余名将士，周国贤想起惨死在白人虎刀下的二哥，心里都在盘算：倘若将这艘女王号买过来，安庆之围可解，仇可报，岂不太好了！陈玉成心里还有一个想法，他的前军和李秀成的后军，陆战实力不相上下，若女王号落于李秀成的手中，那后军的水师就绝对强过前军；相反，若在他的手里，前军的力量也就远远超过后军了。得想办法从巴夏礼手中要来女王号！

“请问参赞大人，买女王号花了多少钱？”陈玉成问。

“连运费在内，共用去七十万两白银。”

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陈玉成目前无力支付。

“伶俐付钱给你了吗？”周国贤问。

“伶俐哪有这么多钱！”巴夏礼微笑道，“再说，女王号尚在我的手里，要等伶俐收到后，由忠王殿下支付。”

中国最富庶的苏、常一带，这几个月来已成为李秀成的地盘，这一点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不满，陈玉成对此亦有意见。正因为有苏福省，李秀成才一次拿出七十万两银子来，而陈玉成却不可能，他心里更不痛快。武汉三镇的银子也不少！想到这里，陈玉成热情地对巴夏礼说：“参赞大人，认识你很荣幸。既然伶俐还没付钱，这女王号就卖给我们吧！七十万两白银，我一两也不少，如何？”

巴夏礼见陈玉成已上钩，心中暗喜，嘴上却说：“我们英国人最讲信用，女王号是为忠王买的，现在又转给英王殿下，怕不合适吧！”

“忠王、英王同是天国的王爷，给忠王、给英王都是一个样。”周国贤说。

“是倒是一样。”巴夏礼略作思考后说，“好吧，我现在也急需银子办事，如果英王殿下下一次能拿出七十万两银子，就把女王号从上海开过来吧！”

陈玉成见巴夏礼松了口，心里高兴，说：“七十万两银子，我一时拿不出，但不出半月我就可以给你。”

“请问，为何半个月后又拿得出了？”

“我军即将攻打武昌、汉口，待武汉三镇克复后，七十万两银子应不成问题。”陈玉成以充满着必胜的口气说。

“什么？”巴夏礼故作惊讶，“贵国要打汉口、武昌？”

“是的，敝军明天即将溯江西上，武昌、汉口指日可下。”

“那我的女王号不能让给殿下。”巴夏礼断然地否定了刚才的承诺。

“为何？”陈玉成对巴夏礼瞬间的改变不可理解。

“殿下有所不知，汉口有大英帝国的租界，有数百名女王的子民，我作为女王陛下政府派出的外交参赞，有义务保护大英帝国在华的一切利益。”巴夏礼的口气，俨然是外交桌上的谈判。

“请参赞放心，我们不会伤害贵国的租界和人民。”陈玉成也以天国的全权代表的身份，郑重其事地宣布。

“那是不可能的。”巴夏礼的态度强硬起来，“敝国在汉口的租界已与整个武汉三镇紧密相连。武汉三镇一旦受损，敝国租界的利益就不能不受到损害。因此，女王号不能转让给殿下。”

陈玉成颇为恼火，想不到在自己国家内的军事行动，居然会受到

洋人的掣肘。见陈玉成在犹豫，巴夏礼得寸进尺：“殿下，女王指示我们，不干涉贵国内政，但要保护我国在华的利益。爵士号现正停在鹦鹉洲畔，倘若大英帝国的租界和子民受到损害，爵士号会坚决地履行它的神圣职责！”

一副强盗的嘴脸！陈玉成在心里喊道。依照他的倔强个性，非要怒斥巴夏礼一顿不可，但他冷静地想着：进攻武昌，女王号得不到，还要遭到爵士号的炮击，最好能通过外交途径，使英国不干涉这场军事活动。他见康禄满脸愤怒，正要发言，忙用眼色制止了，严正地对巴夏礼说：“参赞大人，我们同拜上帝，都是上帝的子女，是亲兄弟。我军打武昌、汉口，是为了消灭清妖，为上帝光复中国。你们阻挡我们的行动，无异在拯救清妖！”

巴夏礼见陈玉成态度坚决，便换成和缓的口气说：“殿下，对你们的事业，虽然女王指示我们保持中立，但我个人是完全支持你们的。为了我们的友谊，也为了大英帝国，我现在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你们看怎样？”

“参赞大人请讲。”陈玉成忙抓住时机。

“贵军暂时不要打武汉，待我回到汉口，与敝国领事相商，将租界和子民作出妥善安排后再说。为答谢贵军的情意，我愿将女王号以半价转让给殿下。殿下以为如何？”巴夏礼侧过脸望着陈玉成，殷切地等待着他的答复。

打武昌，是在天王面前制定的重大决策，能因英国的态度而改变吗？但打武昌是为了解安庆之围，倘若此时以三十五万两银子得一女王号，凭借女王号的威力冲垮湘妖水师对安庆水路的围困，不同样也可以解安庆之围吗？只要能解安庆之围，手法可以灵活多样。这点，想必天王、干王都可以理解。英王拿定了主意。

“参赞大人，我军可以暂不攻打武昌，但女王号一定要在下个月送达我军，船价三十五万两银子。”

“爽快！”巴夏礼以弥天大谎圆满地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兴奋异常地起身告辞，临行又送给陈玉成一个虚伪称颂和空头许诺：“清廷的官吏们个个滑溜溜、圆滚滚的，与他们打交道，令人头痛。英王殿下如此痛快干脆，果然是真正打江山的英雄。就这样说定了，三十五万两银子，下月十五日天京下关码头交货！”

五 左宗棠宴客退敌

陈玉成夜袭黄州府的时候，李秀成正在江西与左宗棠鏖战。

李秀成率领一万五千人马从天京出发，沿着长江南岸，经过当涂、芜湖、繁昌、青阳一路顺利地到达江西境内。左宗棠此时正统率楚军驻守在景德镇。他并不知道李秀成此行的目的在攻取武昌，进军江西只是借道。他推测李秀成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在以扰乱江西来解安庆之围。左宗棠筹建楚军所依畀的大将，正是王鑫的两个弟弟王开琳、王开化。王氏兄弟对大哥在曾国藩那里所受到的冷遇深为不满，早就倾慕与大哥性格相近的左宗棠，遂全心全意为左宗棠尽忠竭力。筹建不久的楚军这几个月在江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左宗棠对这支军队能建大功充满了信心，决心将李秀成这支人马全歼于赣北，让普天之下都知道楚军的厉害。

这时正是寒冬季节，雨雪霏霏，长途跋涉的太平军将士又冷又疲，亟待略事休整，并补足粮草。当部队来到离石门镇只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李秀成的养子、二十岁的先锋李容发说：“父王，弟兄们的衣服都淋湿了，得病的不少，军中粮食也不多了，石门是赣皖交界的大镇，我们何不鼓励大家拿下石门，进城休息几天，备足粮草，再向武昌进军。”

四周的官兵一听李容发这话，无不欣然赞同，慕天侯谭绍光也说：“容发说得有道理，王爷下令吧，打下了石门，不仅对弟兄们大有好处，传到天京，对天王陛下也是一个鼓舞。”

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围武昌解安庆之围，所以一路来李

秀成很少攻城略地，以免耽搁时间，损失实力。部队进入江西境内后，他知道左宗棠的楚军也在江西，更不想与楚军正面交锋。不过，粮草不多了，生病的却多起来的事实，作为全军的统帅，李秀成看在眼里，也不能置之不顾。他思考良久，对李容发、谭绍光说：“暂时不走了，这两天就在这里住下，休整休整，派几个侦探出去探明情况。一是探听石门镇内的兵力，弄清楚守城的是左宗棠的楚军，还是江西的绿营，再到景德镇去摸清左宗棠的实力。”

当晚，去石门的侦探回报，驻守在石门的不是楚军，而是巡抚兼提督管辖的绿营，为首的是参将全克刚，手下有二千兵，城内粮草丰富，知大兵压境，正在全力防守。第二天，去景德镇的五个侦探，回来二人报告：左宗棠的楚军五千人，目前全部在景德镇城内，没有出城的动向。李秀成得知后，定下攻城的决心，并要求速战速决。

次日，雨雪停止了，太平军饱餐一顿后，由李秀成亲自率领，向石门发动猛攻。李秀成采用的是太平军的惯常战术，数千面战旗遍地挥舞，几百面锣鼓同时敲响，伴随着枪炮声、呐喊声，气势十分雄伟，场面甚为壮观。

全克刚登上城头，眼见太平军如此浩大凌厉的攻势，吓得心惊肉跳，一面布置死守，一面飞马向景德镇告急，请左宗棠派兵救援。

左宗棠正要寻找机会与李秀成决战，一展楚军威风，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立即派王开琳、王开化率领驻在景德镇的全部五千楚军，兼程向石门奔去。幕僚杨昌浚提醒道：“季帅，楚军倾城而出，倘若李逆乘虚转攻景德镇，将如何是好？”

“不要紧。”左宗棠胸有成竹地说，“李秀成目前正全力攻打石门，不可能分兵；再说，他如何知道景德镇的兵力全部出动了！”

“尽管如此，还是要作些布置，迷惑长毛为好。”杨昌浚对守空城总有点不放心。

“好吧，你就去传达我的命令：城墙上遍插旌旗刀矛，留城的三

百老弱病残，只要能走得动的，都上城头，披挂整齐，日夜巡逻。”

王开琳兄弟率领五千楚军出城的第二天，留在景德镇城内的三个太平军侦探，便把城里的一切都探听得清楚了。他们暗自高兴，立即派出一个人，将这一重要军情告诉李秀成，并建议分兵攻打景德镇。李秀成接到谍报后喜出望外，命李容发带三千人间道奔赴景德镇。

江西的景德镇与河南的朱仙镇、湖北的汉口镇、广东的佛山镇，并称为全国四大镇，乃有名的繁华富庶之城，这里所烧制的各种精美瓷器，从明代起便享誉海内外。李容发受命后欢喜雀跃，当即点起本部三千人马，就要开拔。看着养子稚嫩的面孔，李秀成忽然有点不放心。他郑重叮嘱道：“左宗棠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你到景德镇城下后，要实地仔细观察，千万不可莽撞行事。”

李容发点头记住了。

当李容发率部来到离景德镇五十里外的两路口时，城内已得知这一意外的军情，杨昌浚急得团团转，口里不停地念道：“这如何是好！调兵都来不及了。”

左宗棠心里也很着急，表面上却仍镇定如常。他端坐在椅子上，一边摸着胖胖的下巴，一边紧张地思考对策：敌军距城只有五十里了，一个半时辰就可以来到城下，城内的三百病残绝对不能守卫，调兵来救已不可能，弃城逃跑则更是不可为的事。怎么办呢？一旁的杨昌浚又开腔了：“看来城里一定藏有李逆的细作，不然，何以王开琳他们一走，李逆便派人来打景德镇呢？何况派的是他年纪轻轻的养子，带的只有三千人，这不明明欺负我们是一座空城吗？”

空城！今亮立刻想起古亮唱的那一曲千古传颂的空城计。不过，人们都说，空城计是绝唱，只能唱一次，不能唱第二次。左宗棠想到这里，不免沮丧起来。但是，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擒吗？再是绝唱，事到這等地步，也只得重唱一次了。只要不照搬古人的故事，出点新意，眼前这个二十岁的娃娃将领是有可能被蒙骗过去的。既然他的细作可以传出城内的军事力量，那么也一定会将我的戏文传出去。左宗

棠打定了主意。他一面火速派人传令王开琳，立即带领三千人星夜回景德镇救援，一面在城内唱起他的空城计来。

一时间，景德镇城内沸沸扬扬，都说王开琳率部在石门城外马到成功，大败长毛，活捉了李秀成。楚军总部衙门张灯结彩，放起鞭炮，厨房里传出阵阵浓烈的酒肉香味。一会儿，城内文武官员、各大商号老板以及社会名流，纷纷骑马坐轿，穿戴一新，来到总部衙门。左宗棠穿起四品朝服，在大门外笑容满面地迎接各方宾客。客人们热情地祝贺楚军在石门城外的大捷，有的阔老板还赶制了题着颂辞的横匾。左宗棠喜气洋洋地接受大家的颂扬。衙门花厅里，二十桌酒席同时摆开。主人向来宾报告了战况，再次证实已将长毛忠王李秀成活捉，现正由楚军分统王开琳押送，行走在返回景德镇的大道上。一到城里，便将在十字街口示众三日，然后押到京师，向皇上献俘。

住在景德镇里的浮梁县丞虎中良代表地方各界向左宗棠致谢致敬，并当场将一柄特大黄绫万民伞，由一个大汉举着，送给楚军统帅。左宗棠毫不谦让地接过。

与衙门酒席相照应的是全城四门洞开，守门的兵勇也杯盘相碰，开怀畅饮，全然不知道李容发的三千大军正在向这里压过来。

这些情况，都被留在城里的两个太平军侦探——看在眼里。他们先是惊讶，继而略表怀疑，最后，当亲眼看到左宗棠和各方来宾酣然醉倒在花厅时，他们不得不完全相信了。城内不可久待，估计攻打景德镇的人马正在半路中，两个侦探遂急忙溜出城门，向西北方向奔去。

刚出城外二十里，就碰到了李容发。侦探把在景德镇城内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

“真有这么事？”李容发听后大吃一惊。他瞪起虎眼望着两个侦探，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少将军，一点不假。左宗棠摆了二十桌酒席庆贺，我们混进了

宴会厅，亲耳听到左妖头对着客人宣布，说忠王已被他们捉住了，正在向景德镇押来。”两个侦探毫不含糊地肯定。

摆酒庆贺？看来父王真的被清妖捉了。年轻的先锋不觉怒火冲天。李容发本是一个广西永安城外道旁行乞的孤儿。那年他才十岁，父母双双病饿死去。小容发无兄无弟。一天，偶尔见从永安城里冲出的太平军中，有许多和他年龄相差不多的小孩，便恳求投靠太平军。他恰好找到了李秀成。李秀成见他生得端正伶俐，便收留他在童子军里。容发聪明勇敢，三年后就成为童子军的头领。李秀成在太平军中的地位也逐渐升高。他生有三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一次，李秀成来到童子军视察，见小容发英姿挺拔，在众多的童子军中出类拔萃，心里高兴，摸着他的头，感慨地说：“我能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就好了。”

机灵的容发一听，马上双膝跪在李秀成的面前，恳切地说：“若将军不嫌，我愿做将军的儿子。”

李秀成大喜，况且容发也姓李，姓都不要改，于是笑着对他说：“你真是天父赐给我的好儿子。”

从此，李容发便来到李秀成的身边。在李秀成的亲自指点下，他进步更快，不久便成为太平军中一名出色的年轻将领。去年又升为总制，已能独当一面，与清军打仗了。李容发与养父感情深厚，对养父极为敬重爱戴。他毕竟年轻，阅历不多，当时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义愤填膺，也没来得及多想，立即下令，全军掉头往回走。他心急火燎，拍马奔跑在最前头，恨不得立即碰上王开琳，杀他个片甲不留，从清妖手中救出父王。

当李容发率部折回石门的消息传到楚军总部时，左宗棠立即下令关闭城门。他心中毕竟不踏实，再次派出快骑通知王开琳，不管战事进展如何，都要尽快赶回。又下令城内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都拿起棍棒上城楼。到了傍晚，城外的斥候慌慌张张地进城禀报：长毛李容发又杀回来了！

左宗棠一听不觉跌足叫苦：“看来这空城计的确只能唱一次！”

原来，李容发走到半路，突然记起父王的教导：“左宗棠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也听人说起过诸葛亮用空城计退兵的故事。心里想：莫非上了这个老妖头的当！

李容发叫过身边的一个两司马，悄悄地吩咐他几句。那个两司马立即拨转马头，向景德镇飞奔。将近一个时辰后，两司马追上了队伍，向李容发报告：“景德镇四门紧闭，城头走动着手拿棍棒、面色恐慌的百姓。”李容发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个千刀万剐的老妖头，果然中了他的奸计。弟兄们，再杀回去！”

楚军总部衙门里再度出现惊恐。左宗棠看着天色渐渐黑起来，心中有了底。他按剑厉声喝道：“大家都不要慌乱！现在的形势是我为主，长毛为客，天色已经黑了。黑夜作战，为主一方占八成优势；更何况景德镇城墙高厚，城楼上有的是火药炮子。凭借着有利的天时地利，我一人可敌长毛十人。即刻传我的命令：三百名伤病楚军中选出一百名来，一律充当炮手；上城楼的百姓，独子的回家，父子兄弟同在的留一人，听候调派，搬运大炮火药。长毛放炮放枪，一律不予理睬；若架梯攻城，则以炮子抵挡。只要坚持两三个时辰，王分统就会率军赶回。勇敢杀贼的，本帅有重赏；若有临阵脱逃、动摇军心者，立斩不赦！”

下达命令后，左宗棠亲自披挂上城墙指挥。主帅的气概，给城内的人心起了很大的安定作用，城墙上的防守队伍很快地组织起来。城外的李容发见黑夜之中城楼上号令严肃，整齐不乱，又见城墙厚实，不敢贸然进攻，只是命令不断地向城楼射箭放炮，吩咐各旅各师绑扎云梯，作好攻城准备，只等天一亮，便发动猛攻，务必拿下景德镇，活捉左宗棠，以洗误中诡计之羞！

城内城外就这样对峙着。时正隆冬，天亮得晚。待到辰初时分，天色才渐渐放明。正当李容发准备吹号攻城的时候，却不料王开琳率部急匆匆地赶来了。城楼上，左宗棠见救兵已到，心上的一块千斤重石骤然落地，忙下令向城下发射炮子，又亲自擂起战鼓。一时金鼓齐

鸣，炮火喧天，楚军前后夹攻，李容发的阵脚大乱起来。激战半个时辰，眼看不能取胜，遂率部冲出王开琳的包围，向石门镇奔去。王开琳也不追赶，收兵进城。

当李容发来到石门时，李秀成早趁着王开琳撤军的大好时机，一举攻下了石门镇，全克刚仓皇逃命。虽未抓住左宗棠，但这次军事行动已圆满达到目的，李秀成没有谴责养子。太平军把石门镇内的粮食全部带上，次日傍晚便全军撤出，按着既定的目标，沿长江继续向西挺进。

六 荒郊古寺遇逸才

李秀成的部队来到武宁时，得知陈玉成从黄州府撤兵的消息。千里围武昌的用兵计划，他本来就是勉强接受的，现在北岸已撤兵，他正好借口不执行了，遂立即停止前进。他在武宁、通山、崇阳一带招募三十万流亡饥民，率部东归。围魏救赵的用兵计划，就这样流产了。一个月后，陈玉成才知道了上大了当，但后悔已晚。

转眼到了七月，秋风又起，曾国荃围安庆，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曾国藩不放心，带着康福等人亲到安庆城外视察。从东流到安庆，只有一百多里水路，午后便到了南门码头。国荃、贞干事先都不知大哥的行动，未到江边迎接，曾国藩一行作普通人打扮，悄悄地上岸，沿着外壕查看。

城内城外都很安静。但见壕沟宽深，满插竹签，两道壕沟之间，营房相连，炮台林立，时见搬运弹药、拭刀擦枪的湘勇，间或也可见集合操练的哨队。曾国藩心里默默称赞。快到西门地段，酒店饭铺开始多起来，进进出出的大多数是醉得歪歪斜斜的湘勇官兵。饭店旁边是一家烟馆。曾国藩从小窗口向里面望：昏黑的屋子里，四处闪着暗淡的火光，土砖垒起的炕上，摊尸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烟客，旁边堆着解下的上衣佩刀。无疑是军营里的人！曾国藩一阵恶心。刚转过脸，又见对面一座破烂的茅房前，站着三个抹粉擦脂的年轻女子，正笑着向他招手。曾国藩气得转身便走，不小心与前面过来的人撞了

个满怀。

“瞎了眼的糟老头，你是去赶杀场呀！”

曾国藩抬头一看，前面站着一个酒气熏天的汉子，正对着他口出恶言。那人右手挽着一个年轻女子，左手提着一个酒葫芦，曾国藩分不清他是湘勇还是百姓。康福抢上前，指着那人训道：“无法无天的混蛋，你骂谁来！”

“老子宰了你！”那人甩开身边的女子，从腰里刷地抽出一把刀来。曾国藩看见这正是一把刻着“殄灭丑类，尽忠王事。涤生曾国藩赠”的腰刀。他不禁叫了一声“惭愧”，慌忙把康福拉开了。

咸丰四年曾国藩首次颁赠的刻字腰刀，深受湘勇将官的爱重，后来他又亲手颁赠了两次。凡得到腰刀者，一律被湘勇视为英雄。以后，湘勇人员大大扩展，曾国藩无法一个个颁赠，便统一打造，由各军统领代为赠送，初时控制很严，日久慢慢地松了。这腰刀尤以吉字营领得多，发得滥。

曾氏在所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兵》一则里写道：“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驰骋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曾国藩无心再巡视了，叫康福进壕通报。曾国荃一听，忙带着弟弟和一批营官亲来迎接。曾国藩见两个弟弟风尘仆仆，营官们也都满面风霜，遂不忍心指责，在接风宴上，对吉字营贞字营大大地作了一番夸奖慰勉。晚上，在卧室里，他严肃地对两个弟弟说：“过去，我教你们作文写字，都强调一个‘气’字。文求气昌，字求气贯。文气不昌，虽道理充分，其文不足称；字气不贯，虽笔笔有法，其字不足观。带兵亦然。军营中最重一个‘气’字。作统领者，应时时在军中培植新气、勇气，涤除暮气、惰气。打仗为极苦极烈之事，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方为军中气象。故军中不能有欢欣之象，更不能有桑中之喜，骄浮淫乐，必招大败。昔田单之在即墨，将

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复齐。及攻打狄时，黄金横带，前呼后拥，士卒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围安庆一年多进展不大，其原因即在军中气不正。明日即严令前壕外一切酒楼烟馆妓院统统撤除，官勇一律在壕沟内训练，有未经允许私出外壕者，斩不赦！”

国荃、贞干谨遵大哥之命。几天后，军营气象果然大大改观。

这天，曾国藩仍着便服，带上康福，到前壕外再去亲自查看一番。一路上，原先的烟馆酒楼妓院都已关了门，过去人烟稠密之处，现在明显地萧条了，所见到的湘勇，都是带着伙夫采买油盐菜蔬的什长哨官，不再是嫖客醉鬼了。曾国藩颇为满意。既然知错能改，且雷厉风行，看来两弟值得造就。一时喜欢，见前面山林荫翳，小溪长流，不觉生出一股游兴来。他对康福说：“久闻安庆山水好，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康福陪着曾国藩向山林走去。果然林木青翠，溪水晶亮，真可去污涤浊、陶情冶性。山水虽好，人事却令人气沮。本是水稻收割的季节，眼前却是稻稀草密，田野荒芜，走了两三里路，除见到几个老头瘦妇在有气无力地捋谷外，田里不见一个壮年人。“打仗真是件作孽的事！”曾国藩轻轻地自言自语。

山嘴背后是一个山坳，康福眼尖，指着远处说：“曾大人，前面大柏树下有个小屋子，我们到那里去坐坐，讨碗水喝吧！”

二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小小的寺庙，庙门上方横写着三个字：弘毅寺。

曾国藩笑着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寺名。”

“这怕是用的曾子的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康福猜测。

“和尚不识字，请读书人取寺名。读书人不懂佛经，只懂孔孟，就从《论语》中选了这两个字，造成了这个儒释结合的庙名。你说是

这样吗？”曾国藩问。

“我想也可能是一个受了挫折的有志之士，曾在这里隐居过，为激励自己，干脆将原庙名改为这个名字。反正这里偏僻，没有几个人来，也不怕遭别人的谴责。”康福提出他的见解。

“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桩解不开的公案。”曾国藩边说边进了庙门。

这个寺庙真的小，小到就一间一丈见方的屋子。正面供着一尊尺把高的小菩萨，菩萨面前有个石香炉，里面插着几支残香。左边一张床，床上整整齐齐叠着几排书，壁上挂一把剑鞘，真个是三尺宝剑半床书。右边一张书案，一条凳子，书桌上摆着笔墨纸砚，正中有一页写满字的宣纸，一个朱红玛瑙雄狮镇纸压在上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书案前方墙壁上挂一副对联：“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

“好，写得好！”曾国藩称赞，笑着对康福说，“还是你说得对，现在这里就住着一位隐士。”

“这个隐士到哪里去了呢？”康福四处张望，指着小菩萨旁边说，“大人，这里还有一道门。”

门虚掩着，一推便开。门外是一块四方土坪，一个人正背对着他们，在土坪上舞剑。那剑舞得真好！进如闪电，退若飙风，上下左右飞动起来，划出一个耀眼的银盘，如同中秋明月落到人间。

“好剑！”惺惺惜惺惺，康福看得呆了，脱口称赞。

“谁？”那人急忙收起剑，回过头问。

曾国藩这下看清了，舞剑的人三十余岁年纪，面白无须，身材适中，正如联语中所写的，是一个喜欢舞剑的读书人，不是江湖上的拳师侠客。曾国藩最不喜欢那些走江湖的剑侠。在祁门时，有一人前来投奔，自称皖省名侠许荫秋。武艺的确很好，但曾国藩不收留。幕僚问他何故。他说这种剑侠大多无赖流氓，邪多正少，不遵法度，留之

则坏军纪。名侠尚且不留，此后再无侠客一类的人来投奔了。

“我们是两个过路的客人，想到这里讨碗水喝。刚才多多冒犯，请足下海涵。”康福答话。

“啊，是两位客官，请屋里坐！”那人豪爽大度地将曾国藩、康福让进屋里坐，一边倒茶，一边问，“听口音，客官不像是本地人？”

“我们是湖南人，听说安庆正在打大仗，特地来看看。”曾国藩暗思此人必非等闲之辈，有意向他透露点身份。

“客官胆子也太大了，打仗杀人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那人笑着说。

“足下一人在战场边的荒郊古寺里读书用功，胆子岂不比我们更大。”康福插话，眼里流露出敬佩的神采。

“实不相瞒，我在这里等着见一个人，三个月了，一直无机缘。”那人说话坦率。

“足下想见谁？”曾国藩好奇地问。

“湘勇吉字营统帅曾九爷曾国荃。”

曾国藩和康福心里同时一怔，互相对望了一眼，康福正要答话，曾国藩先开口了：

“足下为何要见曾九爷？”

“想告诉他破安庆之法。”那人毫不隐瞒。

“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呢？”康福奇怪地问。

“咸丰八年，我曾经亲自闯进曾九爷的哥哥六爷曾国华的帐中，告诉他不要打三河，转攻庐江。曾六爷不听我的话，结果弄得全军覆没。后来我总结出了教训，这些带兵的主帅大概看不起毛遂自荐的

人。我这次改变做法，长期住在这里，我想总有一个得见的机会。”

这人的话勾起了曾国藩的记忆，那夜温甫不是说过这事吗？

“足下是江苏阳湖人？”曾国藩两目灼灼发光，注视着对方。

“是的。在下正是阳湖人。”那人惊奇起来。

“足下大名叫作赵烈文？”曾国藩进一步追问。

“正是！客官何以知道？”那人越发惊奇起来，也盯着曾国藩。

“赵先生，我与你神交已久了，不想今日在此相遇，真是天幸！”曾国藩激动地站起来，走到赵烈文的身边。

“客官你是？”赵烈文也站起来，拉着曾国藩的手。

“赵先生，他就是六爷九爷的大哥曾大人。”康福介绍。

“曾大人！”赵烈文纳头便拜，“大人万安，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快起来，快起来！”曾国藩扶起赵烈文，“请赵先生收拾书剑，我们一起到九爷军营里叙话。”



赵烈文信札

听说来者正是那年阻止攻三河的赵烈文，国荃、贞干都另眼相看。吃完饭后，曾氏三兄弟向赵烈文请教破安庆之策。赵烈文从从容容地说：“长毛守城，有句老话，叫做守险不守陴。就是说，精兵良将都放在城外的险要之处，城内的反而是老弱病残。破安庆，就要从这里下手。安庆的险要首在北门外的集贤关。破了集贤关，安庆城一半到了手。次在菱湖石垒，菱湖石垒一下，安庆就是一座孤城。不出十天半月，即使外面不攻，内乱亦必自起。”

曾国荃插话：“集贤关我们打过几次，石垒坚固，更兼刘玲林凶猛异常，这块硬骨头不好啃。”

赵烈文微笑着说：“集贤关硬攻不能奏效，要采取另一种办法。”

“惠甫先生，你若帮我们破了集贤关，家兄一定重重保荐你。”曾贞干说。那夜，他亲耳听见六哥说过赵烈文。在他的心目中，此人是个奇人。

“保荐不敢。”赵烈文谦虚了一句，继续说下去，“集贤关的五千人，的确是安庆守兵的精锐，刘琰林也可谓长毛中的名将，但刘琰林的副手程学启和他的一班子兄弟，却有空子可钻。”

“程学启是个什么人？”曾国藩问。

“破集贤关就在此人身上。”赵烈文这句话，将曾氏兄弟的情绪大为提高了。“在下这几年在安徽，对此人颇有所了解。他是桐城人，咸丰五年在本省投的长毛。”

“程学启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曾国荃问。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主意：将程学启的家人抓起来，以此来要挟。

“程家启家里没有人了，他从小父母双亡。”

“呵！”曾国荃很失望。

“父母死后，程学启靠乞讨糊口，在下九流中长大，混得了一身好武艺，在桐城县里称王称霸，为非作歹，从县衙门到老百姓，个个都怕他。县太爷明里奈何他不了，便使了一个暗法子，用钱买通了庐江城几个无赖。咸丰五年三月的一天，程学启过二十六岁生日，那几个无赖接他到庐江喝酒。喝到半夜，程学启酩酊大醉，无赖们将他的手脚死死捆紧，扛到江边，对着他的胸口刺了几刀，登时血流满地。无赖们见他已死，便一走了之。第二天凌晨，庐江城郊一个姓穆的老太婆到江边洗衣服，见一个全身是血的大汉在呻吟。穆老太婆吓了一跳，立即回家叫来儿子穆老三。穆老三把程学启背到家中，一进屋，他又昏死过去了。穆老太婆给他抹去血，洗净伤口，穆老三又拣了草药替他敷上。程学启醒过来，想起昨夜的事，万分感激穆家母子的救命之恩，当即认穆老太婆为干娘，与穆老三拜了把子。一个月

后，程学启复了原，他知道自己仇人太多，混不下去，于是干脆投了长毛。程学启有本事，打仗不怕死，很受陈玉成赏识，年年升官，现在已是监军了。程学启在贼中得了势，当年一班痞子弟兄都来投奔他，这些人大部分也当了官。程学启对任何人都不讲情义，唯独对穆家母子的恩德不忘。这些年给了穆家不少银子，但穆家不承认，可能是怕惹祸。”

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少年时为一不事生产的无赖之徒，后参加太平军，助叶芸来守安庆。咸丰十一年，被曾国荃招降，参与攻打安庆、铜陵、无为等城。同治元年，奉曾国藩之命率开字营随李鸿章援沪，配合洋枪队攻打青浦、太仓、苏州等地，招抚太平军纳王郅永宽等，擢升总兵。同治三年，战死于浙江嘉兴战场上。清廷予谥忠烈，建专祠，赏三等男爵。程为太平军降将中所获地位最高者。

曾国藩说：“程学启能知报答穆家的恩，可见良心尚未完全泯灭。”

赵烈文说：“正是大人这话。我想如果能够买通程学启，要他在内部发难，外面再配合，集贤关就可以破了。”

曾氏兄弟都认为这条路子值得一试，于是请赵烈文先去庐江找到穆老三，打听程学启最近的情况。

几天后，赵烈文从庐江返回，禀报曾国藩、曾国荃：据穆老三讲，程学启近来心思颇不安定，叶芸来、张朝爵、刘琨林等人都是两广老兄弟，对他始终不能以心相待，监军当了一年多未得提拔，心中不满，又对安庆能否守住有怀疑。曾国藩听后大喜道：“此人可用。”

三人一起细细商讨了半夜。

次日晚上，曾国荃带着彭毓橘、李臣典和赵烈文一起到了庐江城。经过一番威胁利诱，穆家母子终于就范。穆老三利用程学启给他的令箭，畅通无阻地进了集贤关外的第四个石垒，拜见义兄。

“程哥。”穆老三哭丧着脸说，“娘病势沉重，怕只有一两天日子了，老人家一天到晚念叨着你，想临终前见你一面。”

程学启说：“干娘恩德深重，论情理我应该去送终，但战事紧急，我离不开。这样吧，你拿两百两银子去，把干娘的丧事办得风光点。”

说罢，立即要亲兵去取银子。穆老三急了，说：“程哥，银子倒不在乎，你平日送的，我们都存在那里，娘是想见你一面。你无论如何都要去一下，骑马去，后天就可以赶回来了。”

程学启想了一下，说：“好吧，我这就去一趟。”

清早，两人骑两匹快马出发，安庆离庐江只有二百五十里，黄昏时便到了。穆老三将程学启带到老母的卧室。程学启推门一看，不见干娘，心中生了疑。正要发问，彭毓橘、李臣典手执大刀冲了进来。程学启情知不妙，忙向腰间拔剑，彭毓橘早已把剑抽走了。程学启愤怒地问：“你们是什么人？”又转过脸去责问穆老三，“老三，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曾国荃身着正四品道员朝服从门外迈进。程学启惊问：“你何人？”

曾国荃哈哈笑道：“程将军，久仰了！”

穆老三忙说：“程哥，这位便是湘勇吉字营统帅曾九爷。”

程学启又惊又惧，转身就要出门，穆老三一把抓住：“程哥，曾九爷特来见你，有要事相商。”

程学启见门已关，料想走不脱，只得站着不动。

“坐下，坐下好说话。”曾国荃脸型五官全像大哥，唯独两只眼睛细长，一笑起来，就成了两根线。程学启极不情愿地坐下，心像鼓槌样跳个不停，见曾国荃并无恶意，才慢慢平静下来。

“久闻程将军艺高胆大，恩怨分明，是个真正的大丈夫，只是出于不得已才屈身事贼，家兄和我深为程将军惋惜。”

程学启仍在莫名其妙中，不知这个死对头要干什么。

“程将军，你堂堂一条汉子，何必要顶个贼名呢？”见程学启不开口，曾国荃继续说，“家兄久慕程将军大名，特要用此法将将军请来，想你不会怪罪。王师围安庆一年多了，各路援兵正源源而来，陈玉成的人马被陷在挂车河以北，不得南下一步，李秀成的南路已退回苏南，安庆不日即将攻克。闻程将军在长毛中备受两广老贼的欺侮，甚不得志，何不反戈一击，弃暗投明呢？”

曾国荃盯着程学启，眼中那股凶杀之气与大哥一模一样。程学启心中又紧张起来，暗思：原来是要我投归朝廷，看来今日不答应是出不了门，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假意应承下来。

“曾九爷，今日能在干娘家里见识你，真是幸会。我也早闻曾九爷是个英雄，果然名不虚传。我投长毛，的确也是万不得已。我的祖父，也是桐城县里有点名气的秀才。我常想：今后死了，还不知在阴间如何见我的祖宗。我早有投奔朝廷之心，只是没有机会。不知曾九爷是要我现在就跟你去呢，还是回去后率人来归？”

曾国荃说：“如果程将军真心归顺朝廷的话，朝廷仍会真心相信你，你这次先回去，遇有机会作内应。我们内外进攻，打下集贤关。我今天带来了一套副将官服。”

曾国荃转脸对彭毓橘说：“你把它拿出来，给程将军过目。”

当彭毓橘捧出一套簇新的从二品副将官服时，程学启眼睛一亮，尤其是帽子上那颗起花珊瑚顶，令他久看不止。尽管监军的官位也不低，但它究竟比不上朝廷副将的尊贵，程学启的心动了。

“程将军，这套副将官服暂存你干娘这里，待破安庆后，我为将军亲自穿上。”

“愿为九帅效劳！”程学启站起来，向曾国荃鞠了一躬，然后打马直奔安庆。

七 血浸集贤关

当曾国荃将与程学启会见的情形告诉大哥后，曾国藩沉吟片刻，说：“程学启的归顺尚不可靠。那家伙是个无赖出身，无信义可言，说不定回去后又会变卦。”

赵烈文说：“大人虑及的是，在下还有一计。九帅只管放心猛攻集贤关，我保证程学启会在垒中作乱。”

说罢，轻轻地说出了他的计谋，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一丝阴冷的微笑。

为再次猛攻集贤关，曾国荃作了充分的准备。他调集了大小火炮百余座，抬枪、鸟枪上千杆，火药五万斤，炮子一千箱，集中吉字营精锐八千人，针对着集贤关外、赤岗岭下四座石垒，布置了一个三面合围的火力网。炮火猛轰了三天。尽管长期的饥饿和疲劳，使石垒中的太平军将士体力不支，但大多数人并无二心。他们清楚，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即为保卫安庆血战到底，此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尤其是官拜擎天侯的刘纶林，这个从金田村里打出来的硬汉子，从没有在清妖面前有过难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胸中仍充满着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一到夜间，两军炮火暂息之时，他便走出一号石垒，到二号、三号、四号石垒中去吊死问伤，鼓舞士气，指授方略，调配弹药。这天他来到第四垒，见程学启正与几个师帅旅帅在喝酒，便走过去，拍着程学启的肩膀说：“好兄弟，哪里弄来的酒？这么香，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程学启忙斟上一大碗递上，笑道：“侯爷，你也来一碗，这是邹矮子在酒坊里偷来的。只是没有好菜，你用这个将就点下酒吧！”

说着从瓦盆里抓出一个泡得发黑发臭的腌萝卜。刘纶林一口将酒喝完，咬了一口萝卜，说：“弟兄们好好打，把眼前这班清妖打退后，我请大家喝古井贡酒，吃狗肉炖萝卜！”刘纶林顺手将剩下的半截腌萝卜丢到瓦盆里，对程学启说，“把受伤的弟兄们趁黑夜送回城里，再运几千斤火药炮子来。”说完，走出了石垒。

程学启从庐江回到石埭后，一连几夜没睡好觉，既恐惧又兴奋。他对太平军与朝廷两者之间，今后究竟谁胜谁负拿不准。以前他也不多想这些。他觉得这几年过得很快活，吃得好，玩得好，有权有势，风光体面。他想得很简单：拼命打仗，爬上更高的官位。太平军成功了，他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打败了，他就寻一个机会逃走，凭着已有的金银财宝，下半辈子也会痛痛快快。万一哪天打死了，死就死，过了这多年的好日子，死了也划得来。现在居然有这样的运气，朝廷送官上门，今后脚踏两条船，谁胜都有自己的好日子过。程学启暗自庆幸那天还计算机灵，没有拒绝曾国荃。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最为相得的拜把兄弟，把兄弟们都很高兴，他们也想脚踏两条船，图个一辈子舒心。

眼看双方激战了几天，势均力敌，集贤关难以打破，曾国藩对赵烈文说：“看你的第二步棋了。”

这天下午，穆老三正在家里闲坐，两个一胖一瘦的黑汉子走进他的家门。穆老三见两人来得蹊跷，忙站起来陪着笑脸说：“二位有何贵干？”两个汉子紧绷着脸问：“你是穆老三吗？”穆老三点了点头。“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安庆城里的太平军。”穆老三心想，一定是程哥派来的人，于是放下心来，招呼他们坐，一面又去倒茶。

瘦子摆摆手，厉声说：“不要张罗了，我们不是程监军派来的，我们是擎天侯刘琰林的人。”

穆老三刚放下的心又提起来了。“有人告发，说前几天程监军在你家里和清妖曾老九见了面，曾老九还送了一套副将官服，有这事吗？”

穆老三是个未见过世面的人，听了这几句话，脸都吓黑了，心想：这怎么得了，一旦坐实，脑袋不丢了吗？好在副将官服已藏在地下，他们搜不出，心里略安定些，便说：“总爷，没有这事，这是别人诬告的。”

胖子说：“是不是真的，我们搜后再说。”说着便把穆老三的家翻

个底朝天，并不见副将官服。穆老三愈加镇定了：“两位总爷，我说没这事吧！”瘦子说：“有这事也好，无这事也好，不关我们的事，你陪我们去见擎天侯，当面对他讲清楚。”穆老三害怕了：“我家有生病的老母，走不开，你们行行好吧！”胖子恶狠狠地说：“什么行好不好，别啰嗦，到擎天侯面前去说话！”两人不由分说地把穆老三推出家门。门外拴着两匹马，瘦子把穆老三拎上马背，自己坐在他的后面，和胖子一起，扬起马鞭，两匹马飞快地向南边跑去。

断黑时，三人来到姜镇。这里距集贤关只有二十里了。瘦子对胖子说：“老哥，今夜就在这里舒舒服服睡一觉，明日再进垒吧！”胖子说：“行，今夜咱哥俩畅畅快快喝两盅。”

进了伙铺，拴好马后，两个汉子大吃大喝起来，足足闹了一个时辰，都喝得酩酊大醉，烂泥似的倒在床上，死一般地睡着了。穆老三心里念着：“阿弥陀佛！天赐良机，再不逃走就是傻瓜。”他急忙把桌上的残汤剩水吃了两碗，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旅店，又不敢去牵马，怕马叫起来坏事。往哪里去呢？回庐江，身上无分文，几天的路程如何对付？不如干脆去找程哥，也要告诉他事发了，早做准备。穆老三打定主意，摸黑跑向集贤关。

快要天亮时，穆老三钻进了四号石垒，将突然变故告诉了程学启。程学启一听，心里发了毛，想：此事刘垚林既已知道，这里就混不下去了，不如先下手为强。程学启打发穆老三通知曾国荃：明天上午炮响后，四号石垒作内应。

当天夜里，刘垚林像往常一样查看二、三、四号石垒。踏进四号石垒时，正遇见程学启召集他的几十号同伙密商明日内应事。程学启心怀鬼胎地站起来，不自然地倒了一碗酒递上。刘垚林接过酒一饮而尽，拍拍程学启的肩膀说：“老弟，我弄来了几瓶好酒，明天打完仗后，到一号垒去，我们喝个痛快。”

程学启心里一惊：莫不是要抓我了？他讪讪地笑了几下，敷衍两句，把刘垚林打发走了。回头对伙计们说：“大家都听到了吗？明天再不下手，我们就完了。大家都不要手软，明天狠狠地打，程哥不会

亏待你们。”

穆老三的到来，证实赵烈文计策的成功。第二天一清早，曾国荃下令：今天一定要破集贤关，全军将士都得奋勇向前，不许后退；打下集贤关，论功行赏。

吃过早饭，吉字营一万湘勇，抬着火炮、抬枪、鸟枪，跨过外壕，向赤岗岭进逼。曾国荃提着一把大砍刀，杀气腾腾地在后面督战。刘纶林远远地看见湘勇涨潮似的向石垒涌过来，气焰比往日更为嚣张。他对程学启说：“你带三垒四垒在后面防两翼，我带一垒二垒在前排挡正面，今日清妖来势凶猛，要多提防。”程学启暗自高兴，满口答应。

刘纶林挥舞红旗，站在一个山坡上亲自指挥。一垒二垒筑在赤岗岭下官马大道两旁，三垒四垒筑在山坡边，防东西方向。刘纶林将一垒二垒三千五百人全部调出垒外，组成强大的火力网，凭借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给疯狂进攻的湘勇造成了强大的威胁。湘勇在离石垒半里远的地方停下来，列队架炮。只听得一声号响，湘勇火炮、抬枪齐鸣，雨点般的弹子打在赤岗岭的岩石上，溅出星星点点火花，有些较松散的岩石则被打得碎片纷飞。吉字营是湘勇中装备最好的部队，这些火炮全部是从广东运来的洋炮，射程远，威力大，太平军的土炮远不是对手。

刘纶林手中蓝旗一挥，全军卧倒，任湘勇火炮狂轰滥炸不还击。打过一阵后，曾国荃命令击鼓冲锋。万名湘勇吆喝着向前冲去，约摸冲出四五十丈远的时候，刘纶林拿起黑旗一挥，太平军火炮大作，弓箭乱飞，湘勇饮弹中箭，一片接一片倒下。曾国荃气得直跺脚，无可奈何，只得传令收兵。彭毓橘跑过来说：“九帅，长毛土炮射程不远，我们可以再推进二十丈。”曾国荃满脸灰尘，气呼呼地说：“就依你的！传令所有火炮一律推进二十丈，各营各哨后面紧跟。”

在湘勇向前推进的时候，刘纶林也将部队作了新的部署，命令程学启将第三垒调到正面递补。待第三垒下到山坡时，程学启将第四垒的八百余名太平军唤进石垒。兵士们正感奇怪，只见程学启猛地跳到

石垒中间的土台上，高喊：“弟兄们，安庆城里粮食已尽，赤岗岭的炮子也快完了，今天官军就要打破集贤关了，要活命的跟着我归顺朝廷。”

程学启的这一举动，把石垒中的兵士们弄蒙了。“妈的，你这反草的妖魔！”话声刚落，一梭铁子飞来，程学启的半边耳朵打得粉碎。“哪个臭婊子养的！”程学启一边捂着耳朵，一边骂。那打枪的兵士正要起身冲出石垒，一道白光闪过，半个肩膀已被削掉了。这时，兵士们才看清，数十个当官的都一齐抽出了刀，恶狠狠地高叫：“听程监军的！”“有不听话的，刚才这人便是下场！”

原来，这些抽刀的全是程学启的把兄弟。这一垒都是安徽人，流氓地痞占了多数，平日就跟着程学启一鼻孔出气，今日处于这种情形，哪还有人敢再说个不字，便一齐喊道：“听从程监军指挥！”

程学启说：“大家把头巾摘下来，绑在左手上，等下官军再进攻时，听我的命令，火炮朝一、二、三垒的人打。打死的人越多，功劳就越大，现在把火炮抬到垒外。”

程学启指挥四垒的人冲出石垒，这时曾国荃指挥湘勇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一阵炮弹枪子后，湘勇又向石垒奔来。刘玲林挥起黑旗，强大的炮子压住了湘勇的推进。曾国荃气得大骂：“程学启这个王八羔子，还不动手，看老子以后不剮了他！”回过头来大叫，“把穆老三押过来！”一个亲兵把穆老三推到曾国荃面前。曾国荃的大砍刀架在穆老三的脖子上。穆老三吓得面如死灰，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九爷饶命，饶命！”

“你这混蛋王八蛋，程学启为何还不动手？你想要弄老子？！”

穆老三结结巴巴地说：“九爷息怒，程学启他，他亲口说，说的，他在垒中内，内应，请九爷稍，稍等一会。”

就在这时，从前面山坡传来一阵炮响，彭毓橘兴奋地说：“九帅你听，这是程学启的炮！”

这的确是程学启从刘琰林背后打出的冷炮。这一阵炮声响过后，太平军躺倒了一大片，大家都惊恐万分，不知出了什么事。刘琰林怒问：“是哪里打的炮？”身边亲兵答：“侯爷，像是从四垒那边打来的。”刘琰林怒吼：“程学启他发疯了，火炮朝自家人打！”话音刚落，又一阵炮子打来，火星在刘琰林脚底溅起。曾国荃狂笑道：“弟兄们，长毛内部打起来了，我们冲啊！”

湘勇个个勇气倍增，狂呼乱叫地向石垒冲去。当刘琰林确知程学启已临阵叛变时，气得五脏六腑都要烧出火来，不得已分出一半人来对付背后。

前面湘勇有恃无恐地冲来，后面炮子残酷地射出，可怜四千余名太平军，一个个含恨倒在血泊中。刘琰林坚持着，眼看人都死光了，只得带着身边的一百多名亲兵转过脸来，向关内冲去。谁知程学启指挥着一阵炮子打来，刘琰林晃动了几下，终于倒下了魁梧的躯体。

集贤关四千精锐的覆没和程学启部的叛变，使安庆守军的斗志顿时减去了一大半。就在士气萎靡的时候，彭玉麟奉曾国藩之令，率领所部内湖水师由南门码头上岸，抬着数百条战船奔向菱湖，将船放入湖中，向菱湖十八垒发起猛攻。这一天，天老爷有意给太平军作难，大雨如注，足足下了一个时辰，湖水暴涨，沿湖石垒浸水达两尺多深，火药全被泡在水中，火炮、抬枪都哑了。彭玉麟借着天时，乘集贤关大捷的锐气，血战一日一夜，将菱湖十八垒全部摧毁，巩天侯张潮爵趁乱逃跑了。第二天凌晨，菱湖上漂浮的太平军、湘勇的尸体，几乎遮盖了半个湖面。

随着集贤关、菱湖的丢失，安庆城彻底孤立了。城内人心浮动，天天都有成批人出来向湘勇投降。曾国荃决定七月十五日向安庆发起总攻，曾国藩制止了。他以神秘的口吻对九弟说：“王闿运上月来信告诉我，钦天监奏，今年八月初一，日月及水火土木四星俱在张宿五、六、八、九度之内，金星在轸，亦尚在三十度之内，这是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非常祥瑞，极为罕见，预示着国家有大喜事出现。国家的第一大喜事，莫过于战胜长毛。眼下与长毛激战的有四大战场：

一为德兴阿、冯子材的江宁战场，一为左宗棠的赣北战场，一为袁甲三、胜保的皖北战场，一为安庆战场。除江宁战场外，其他三个战场在最近都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谁能恰恰在八月初一这个日子获得大胜，谁就成了上应天心、下服朝野的福将。沅甫，你看如何呢？”

听了大哥这几句话，曾国荃又想起陈广敷那年在荷叶塘的预言，不禁周身血液沸腾，激动地说：“大哥，我明白了，我要全军休整几天，七月二十八日沿城墙开挖一百个地洞，三十夜里点火，八月初一准时拿下安庆！”

“好！大哥希望于你的，正是这个安排。国家的气运，曾家的气运，都在此一举。”曾国藩久久地握住九弟的手。半晌，又说，“明天早上我要回东流去了。”

“大哥，安庆已是瓮中之鳖，你不亲眼看我和厚二把这只鳖捉到手吗？”曾国荃不解地问。

“沅甫，大哥离开安庆，正是为了让你顺顺畅畅地在八月初一日那天拿下它。”曾国藩笑着说。

“这是为何？”曾国荃益发不解了。

“以后再告诉你吧！”

望着九弟迷惑的眼神，曾国藩心中不无怅惘。这些年来的战事，只要他身处前线，这场仗最后必定以失败告终。这几乎是屡试不爽。咸丰四年二月，他带兵打岳州，结果被太平军打得逃回长沙。四月打靖港，差点全军覆没，而同时塔齐布等人打湘潭，偏偏十战十胜。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凡他参加之仗无不败，凡他不在场的又一定胜利。上次李元度丢了徽州城，他想再试一次，亲带一支人马去收回，三仗三败，结果还是鲍超去办成了。从那一次后，他彻底相信了，要想打胜仗，就不能有他在前线。他之所以急着要离开安庆，正是为助两弟的成功。可惜，这些都不能明说。他只好淡淡一笑，说：“八月

初一日，我在东流为吉字营、贞字营祈祷，等着你和厚二的捷报！”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曾氏致信九弟：“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以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大界之事，王二王三之话均算得矣。”

第十四章 大变之中

一 曾老九要把英王府的财宝运回荷叶塘

八月初一日掌灯时分，曾国藩收到了安庆攻克的捷报。看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非常祥瑞，的确确实是应在安庆战场上，应在他曾氏家族身上，这不仅预示着长毛的覆灭，更预示着曾家将成为当今天下最为幸运的家族。这一点，马上就会通过皇上的褒奖而昭示天下。想到这里，曾国藩兴奋不已。他立即在灯下给沅甫、贞干写了一封信，向两位老弟恭贺大喜，并告诉他们明天亲来安庆祝贺，两江总督衙门也随即迁到安庆。

第二天早起，东风大作，江面上波涛汹涌，船不能行，曾国藩只得留在东流，草拟报喜折。以往，曾国藩的报捷奏疏，免不了自矜自夸的言辞。复出以后，他牢记陈广敷的指点，按黄老学说处世，尽去矜夸，一味柔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可惜先前理解不深！曾国藩想。尽管他内心深处为安庆的攻克，为曾氏家族的勃兴而矜喜万分，他的报喜折却极平极淡，绝口不提“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一事，也绝口不提曾家三兄弟的谋划战功，而把一切成绩都堆在胡林翼的头上：“前后布置规模，谋剿援贼，皆胡林翼所定。”一来谦让，二来也借此报答胡林翼这几年对他的好处。写好后，他还觉得把这事提高了。想起鲍超前几天打了一个大胜仗，于是干脆改作为鲍超报捷，把攻克安庆之事的文字尽量压缩，降为附片。

大风刮了三日三夜，到了第五天早上，长江风平浪静，曾国藩带

着一班文武幕僚乘船东下。下水船行得快，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安庆南门码头。曾国荃、曾贞干、鲍超、多隆阿，还有韦俊等，早已在码头上等候了。大捷之后重逢，大家都格外高兴。

“雪琴呢？”曾国藩发现欢迎的人群中缺了立了大功的彭玉麟。

“他到池州府去了，过几天就来。”国荃答。

寒暄之后，曾国藩准备从南门进城。国荃说：“不着急，大哥，今天下午先在城外安歇，我和厚二陪大哥看看城外的战场，明天上午再进城。”

曾国藩说：“也好，我是要细细看一看，好晓得将士们这半个月来攻城的艰辛。赴汤饼会，不能怀抱婴儿而忘了产妇的苦楚。”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随行幕僚都说：“产难之后，好比再生，真正不容易。”

当天下午，众人陪曾国藩沿着城墙走了一段路。见缺口毗连，血痕满目，曾国藩不停地叹息，感叹胜利来之不易。

次日吃过早饭后，营房外摆着一长溜轿，除一顶绿呢外，其余都是蓝呢轿。沅甫请大哥进绿呢轿。曾国藩说：“战事刚结束，到处乱糟糟的，一切都要从简为好，牵匹马来代步就行了，何须费力去找来这么多的轿！”

沅甫笑道：“长毛当官的最喜坐轿，安庆城里少说也有百来顶官轿，只是他们喜欢用黄绸黄缎遮盖，找轿不难，换绿呢蓝呢却费了几工夫。”说着，大家都依次进了轿。

安庆城九门，数南门最为高大、宽阔，这一年多来南门一带仗打得少，破坏不大。曾国荃选定从南门进城。今天，南门外扎起了一座高大的牌坊。牌坊上装饰着松枝、绸花，并悬挂着四个大红灯笼。担任南门外指挥的是吉字前营分统李臣典。

李臣典字祥云，今年才二十四岁。邵阳人，从小在湘乡荷叶塘外婆家长大。人生得孔武有力，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很是勇敢，从曾国藩的身边来到吉字营后，极受曾国荃的器重。为把这次入城仪式办好，李臣典早早地便作了安排。他站在城楼上，远远地看见前面一列约有三四十顶轿组成的队伍，逶迤向南门这边走来，立即下令做好准备。曾国藩的绿呢大轿离城门还有百把丈远的时候，南门外排列的十座火炮，相继对天发射。一声声闷雷般巨炮，惊得鸟飞兽走，附近的人纷纷躲进屋里。入城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威严肃杀。火炮声停下来时，轿队已来到城门口。李臣典率领百余名吉字前营的营官哨官，穿着整齐的武官服，笔挺肃立在城门的两边。曾国藩忙吩咐停轿。他从轿中走出，双手抚着李臣典的肩膀，感动地说：“李分统，你们为国家收复名城，厥功甚伟，请受本督一礼。”

说完就要作揖。慌得李臣典忙扶着曾国藩的手说：“大人请上轿。过两天，吉字前营全体官勇设宴为大人洗尘。到时，我们还要向大人讨赏哩！”

曾国藩快乐地说：“诸位大功，我已向皇上申报了，想不久御赏即可到来。本督恭喜诸位。”说完重新上轿。

曾国荃将两江总督衙门安排在荣升街的英王府。自咸丰三年安庆被太平军占领后，八年来，历任安徽巡抚都无力将安庆收回。咸丰六年，检点陈玉成奉命为安庆主将，将原巡抚衙门改建为检点衙门。以后，陈玉成的官位不断升迁，检点衙门也就跟着改为成天豫衙门、英王府。太平天国讲究修缮官衙，英王府于是成了安庆城内第一富丽堂皇的建筑。安庆将破时，曾国荃忖度英王府里一定藏有不少奇珍异宝，遂下了一道命令，任何官衙都可打劫，唯独不准进英王府。城破的当天下午，曾国荃便带着贞干匆匆来到英王府。果然里面有不少珍宝。他指挥勇丁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进一间屋子，然后贴上封条，派几个勇丁日夜把守。

从南门到英王府沿途大街小巷都已清扫干净，每隔十步八步便站着一个执刀持枪的湘勇，气氛森严而威风。曾国藩坐在轿里不觉感叹

起来：过去看不出九弟有过人之处，这两年真是大有长进，且不说攻打安庆的军事才能，光就从南门进城来一路的安排，就已显示出大将之才了。想起当年天未亮进武昌，半路遇冷箭，险些丧命的情景，愈发见出九弟不同凡响的气概和老练。

轿队在英王府前停下。“英王府”三字横匾早已砸烂，换了两江总督衙门黑底金字竖牌。太平天国喜欢绘画。英王府里到处涂画着有关天父天兄的宗教画和赞美天王、英王及歌颂太平军军事胜利的各种图画。现在，它们全部被白石灰遮盖了，唯独大门前照壁上的那幅画还保留着。那是一株盛开红花的桃树，树干上爬着一只猴子，猴子手里拿一根木棍，戳着桃树杈上的一个蜂窝，四周是惊得乱飞的小蜜蜂。曾国藩伫立在照壁前，问：“这幅画为何没刷掉？”

“大哥！”曾贞干走上前说，“这是封侯图。取蜜蜂和猴子的谐音。九哥说这幅图还要得，这是大哥日后封侯的喜兆。”

“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曾国藩满脸不悦，“长毛不学无术，拿猴子来比侯爷，岂不荒唐绝顶！堂堂总督衙门哪能容此不伦不类的涂鸦。赶快把它刷掉，另写‘清正廉明’四字。”

“是！我马上叫人办。”

国荃带着大哥进了卧室，指着屋里摆的东西说：“这是过去四眼狗住的地方，大哥看哪些要得的就留下，哪些不行的，我叫人搬走。”

曾国藩环视卧室内四周，见卧房布置得颇为豪华奢侈，不禁皱紧眉头说：“屋子里的东西一件不留，统统给我搬走。把我的那几口竹箱抬过来，再寻一张旧床，几条旧桌椅板凳就行了。”

曾贞干说：“九哥，大哥既不要，就抬到我的房子里去吧，让我乐得享受几天。”

“行，满崽后来福，都送给你了。”曾国荃笑着一挥手，立时过来十几个亲兵，一窝蜂似的把屋子里的用具抬了个精光。

曾国荃在英王府里摆下丰盛的酒席。这顿饭一直吃到夜里，曾国藩正要解衣睡觉，国荃推门进来了：“大哥，有件要紧事跟你商量。”

“什么要紧事？”曾国藩奇怪地问。

“大哥，过几天，待城内略微安定后，吉字营托厚二照管一下，我回荷叶塘去休养两个月。”

“论你前段的劳累，是应当回去休息一下。”曾国藩望着九弟黑瘦的脸，颇为心疼地说，“不过，依大哥之见，暂时还不要回去，你要乘攻克安庆的军威，东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作进军江宁的准备。”

“大哥说得不错，”沅甫压低声音说，“我此番回荷叶塘，名为休养，其实是要把英王府的财物运回去。”

“四眼狗聚敛了多少财宝？”曾国藩吃惊地问。

“全部封存在后院一间屋子里，少说也值十几万两银子。”曾国荃说着，面露喜色。

“你打算全部运回荷叶塘？”曾国藩面有愠色。

“全部运去。”曾国荃毫不含糊地回答，“用船运，我已想好了。用旧木板钉五十口大箱子，估计可以装完，外面再放些旧书。别人问起，就说运书回家。回来时再沿途买几箱人参，赏赐这次有功将官。”

“沅甫，你不能这样做。”曾国藩满脸正色地说，“军中饷银很紧，除吉字营、贞字营外，其他各部都已欠饷多月，你如何能将这笔巨款私自运回家去？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就不怕别人指责你私吞贼赃？此事万万不可为！”

“大哥，你也太认真了。”国荃微微一笑，不当一回事，“私吞贼赃？军兴以来，不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哪个带兵的将帅不私吞贼

赃？就拿我们湘勇内部来说，又有几个将领不将金银运回湖南老家的？迪庵在世时，运回家的银子何止十万二十万！现在希庵在皖北，又是一船一船地将贼货运回湘乡。他家的田少说也有五千亩，记在别人名下的，就更不知有多少了。只有我们曾家，大哥管得严，我们几兄弟都不敢多带一两银子回去。可别人是怎样看的，大哥想过没有？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不私吞贼赃，都说黄金堂现在名副其实地堆满了黄金。”

“谁讲这些没根据的话？”曾国藩气愤地说。

“讲的人多的是，不只是湘乡县，全湖南都这样说。前几天又有人对我讲，说湘乡县、长沙城没有人参买，就有人说，都让曾家的人买光了！这次我真的要对不住各位，不但湘乡、长沙，连衡州、湘潭的人参我都要买光。”曾国荃越说越起劲，嗓门很大。

“小声点，老九。”曾国藩说，“你这次立了这样大的功劳，我想皇上必定会有厚赏，估计会放个臬司，也可能是藩司，何必要授反对者以口实呢？”

“我不这样看。”当过几年统帅的老九，已不像过去那样惟大哥之命是从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只不过跟大哥说话，口气和神态仍还是恭敬的。“皇上升不升我的官，我看既不在乎我运不运银子回家，也不在乎别人攻讦不攻讦。在当今这样的乱世，皇上要的是早日光复他的江山，只要我的吉字营能打仗，他就不能不升我的官！”

曾国荃的话虽欠含蓄，但说的是实情。

“大哥，道光二十三年，你初次放了四川主考，得了二千两程仪，忙着寄回一千两，并附一张长长的清单，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写到了，我和四哥、六哥当时不理解，自己家里很紧，得了点钱，何苦要这样散开。大哥开导我们，说亲朋过去支持甚多，有的已年老了，若不早点给他们点钱，以后怕无法报答了；还深情地回忆起南五舅说要给你当伙夫的话。我们看后很受感动，最后完全按大哥说的办了。大哥，你可能不大清楚，这些年来，因为你要做清官，家里没有

多的银子，致使许多亲戚对我们生了怨气，说是担了个虚名，一点实惠也得不到。”

曾国藩笑了起来，说：“当我曾家的亲戚真是委屈了他们。”

“大哥，我知道你是要做一个无半点瑕疵给人指责的圣贤，但家产不能不置，子孙的饭碗不能不考虑，至亲好友的要求不能不满足。这种事大哥你就莫管，让我来做。我不怕别人讲，我也不想做圣贤，我讲的是实在。再说，安庆城里的财产都让弟兄们分光了，伪英王府的东西归我和贞干亦不过分。”

“沅甫，我平时是怎样教你的？才打下一个省城，你就这样急急忙忙置家产，摆阔气，倘若以后真的由你打下江宁，你岂不要把伪天王宫里金银都运回荷叶塘？”

见大哥动了气，老九不再开腔了。这时贞干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纸：“大哥，这是保举单，各营将士都在催发，你就赶快过过目吧！”

曾国藩接过来，一张张地翻看。保举单上的名字，曾国藩大部分不认识，也弄不清各人的功劳如何，明知其中必有许多不实之处，他也无可奈何，正要提笔签字，却突然看见了一个名字：“厚二，这个金益民是不是金松龄的儿子？”

贞干点了点头。曾国藩发怒了：“他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就请以把总尽先拔补，赏戴蓝翎，给人知道岂不笑掉大牙！”

曾贞干不慌不忙地解释：“大哥，自从金松龄被处死后，他的老母妻儿活得太可怜了。我知道大哥后来对此事也有些后悔，但人已死，无可挽回，便只有对他的儿子尽点心意了。大哥不要忘记了，金益民的爷爷曾经救过母亲大人的性命。”

“到底是个小孩子，又远在湘乡，离谱太远了。”曾国藩说，口气明显地缓和了。

“待到长大成人，只怕仗早就打完了！”曾国荃凑过脸来，插了一

句。曾国藩沉吟片刻，再次提起笔来，写了两个字：照缮。兄弟三人正准备就寝，外面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大家都深感突兀，不约而同披衣向门外走去。刚出房门，康福捧着一个木匣正从大门口进来：“大人，朝廷来了紧急公文。”

曾国藩急忙接过木匣进了屋。木匣打开了，露出一份兵部信套，上面赫然写着：六百里日夜传递，送东流两江总督曾大营。为何这般火急？他匆匆拆开信套，一行字跳进眼中，只觉两眼一黑，手一软，人瘫倒在椅子上，兵部咨文从手中飘落下来……

二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原来，兵部咨文报告了一桩天崩地裂的事：咸丰皇帝已于七月十六日晏驾热河行宫，皇长子载淳即位为新主。大行皇帝临终前托孤于八位顾命大臣，他们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六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奉上谕，各省将军、督、抚、都统概遵成例，不要来热河叩谒梓宫。

过一会儿，曾国藩回过神来，吩咐九弟满弟连夜布置灵堂，传令阖城官吏，明天一早成服，会集于总督衙门，给大行皇帝行哭拜礼。两弟走后，曾国藩把房门紧闭，静静地思索着这突发的重大变故。

皇上只有三十岁，正当盛年，虽有体弱多病、常常咯血的传闻，但曾国藩从没有想到皇上会这么快地驾崩。尽管这些年来，皇上对自己有过猜忌，但总的来说还是信赖、依畀的，尤其是去年实授两江总督，这表明猜忌已大为消除。有此际遇，本人生大幸，正要乘风远扬，岂料……曾国藩心里很痛苦，叹息自己命运多蹇。他拿起兵部咨文，将八个顾命大臣的名字再细细地看一遍。新主只有六岁，国家的大计今后都在这八个顾命大臣的手中，自己的命运，湘勇的命运，乃至东南大局的命运，都将听命于这八人的安排。八大臣中载垣、端华都是袭爵的王爷，名位极高，人却平庸，景寿是个驸马，为人木讷谨慎，无所作为，名列第四的肃顺，是曾国藩熟悉而钦佩的人。他干练刚明，早为朝野所知，尤其是力主起用汉人平乱，足可证明他是满蒙亲贵中有识之士。曾国藩永远记得，当年的出山，正是基于肃顺向大行皇帝的荐举，而去年的实授江督，更是因为得力于肃顺对大行皇帝的劝说。没有肃顺，说不定会没有今日的三军统帅；没有肃顺，说不定现在仍处在孤悬客位的尴尬局面。曾国藩是感激肃顺的。但肃顺太专权，太跋扈了，积怨甚多，仇人甚多，曾国藩一直审慎地与他保持着不远不近、不亲不疏的关系。另外四人都惟肃顺马首是瞻。端华是肃顺的异母兄，载垣与端华亲如兄弟。这样看来，除开一个景寿外，其余七人都是一党，这一党的首领便是肃顺。顾命大臣，远者如南北朝的傅亮、徐羨之，近者如本朝的鳌拜，都没有好下场。顾命大臣地位太高，权力太大，既为别人所嫉恨，又难尽如新主之意。一旦新主

羽翼丰满，根基巩固，便会嫌顾命大臣的束缚。而顾命大臣又往往自恃功高，不甚敬重新主，也就容易为新主制造加害的口实。对于这些复杂的君臣关系，曾国藩是揣摩得很透彻的。何况现在这个顾命大臣的首领是如此地刚愎自用，不得人心，又是如此明显地结党拉派，自我孤立，他能“顾”得久吗？曾国藩为肃顺的前程捏着一把汗。

第二天一早，安庆城里的文武官吏们一齐前来督署，身着素服的曾国藩带着他们，在大行皇帝的牌位面前三叩九拜，然后放声大哭。曾国藩想起咸丰帝对他的恩德，动了真情，眼角边不断流出泪水。曾国荃和大部分官吏们只是阴沉着脸，干号了几声。

正哭拜之际，胡林翼赶来了。他是特为来安庆祝贺的，进城后见到素灯白花，惊问其故，才得知这一消息。胡林翼赶忙驱马来至总督衙门，来不及与曾国藩等人打招呼，先对着咸丰帝牌位大哭了一通。哭临结束，曾国藩置办素酒，为胡林翼洗尘。吃过饭，二人携手来到签押房。曾国藩吩咐荆七，今日一律不见客，他要与这位心心相印、足智多谋的老友畅谈当今的局势。

“大行皇帝驾崩，既感意外，又不感意外。”胡林翼平静地说。他没有曾国藩那么多的忧心，且自己正患咯血，极需保养，他哭祭纯粹是演戏。“应甫、壬秋这一年来，信里都提到圣体不康，京师知内情的人都说，皇上的病难以痊愈。不过，毕竟只有三十岁，也太早了，我又感到意外。”

“大行皇帝即位十二年，长毛就造反十二年，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去年洋人兵临京畿，被迫秋猕木兰，身体原就弱，又受此奇辱，更是雪上加霜呀！”曾国藩的情绪仍在悲痛之中。

“本来，京师有恭王在那里应付，洋人的事也平息了，大行皇帝在热河好好休养休养，身体也就会日渐好转。偏偏大行皇帝年轻，放任自己，不知爱惜，终于越来越不济。”胡林翼不悲痛，反倒不讲情面的揭穿了咸丰帝毙命的老底。他出身官宦之家，年少时也是个浪荡子弟。二十岁那年，时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胡达源，下狠心把儿子死死地打了一顿，这一顿打把胡林翼打转了，二十四岁乡试高中，

第二年连捷中进士点翰林。胡林翼虽然以后克己修身，但可惜，少年放荡时得下的痼疾却害了他一生，不仅身体孱弱，更使他后悔莫及的是，三妻四妾没有给他生下半个子女。因为这层缘故，胡林翼对咸丰帝的死因看得清楚。

素来谨慎的曾国藩从不在人前谈论皇上的事，更何况是皇上不光彩的私生活。他有意转了话题：“新年号定作祺祥。”

胡林翼思考了一下说：“这两个字像是出自《宋史·乐志》：‘不凋不童，诞降祺祥。’”

“正是，正是！”曾国藩十分佩服胡林翼的博学强志。刚接到兵部咨文，看到“祺祥”这个年号时，曾国藩想了很久，想不起出自何典，最后还是身边的幕僚们翻了半夜的书才查出，不料胡林翼随口就答了出来！

“这个年号取得好，无疑出自八大顾命大臣之手。国家虽遭大变，有这批老成谋国的大臣掌舵，看来不会出乱子。”曾国藩有意这样说，他要借此试探一下胡林翼此时的态度。

“涤生，今天就我们两人，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对于国事，我没有你这样乐观。”胡林翼的城府没有曾国藩的深，在多年交情深厚的老友面前，他是愿意敞开心扉的。

“上面的事，你素来比我灵通。”曾国藩亲手给胡林翼斟上茶。

“顾命八大臣牵头的名为载垣，其实不是他。”

“是哪个？”曾国藩明知故问。

“肃顺。”胡林翼说。他近来身体很差，时常咯血，本来就略长的脸，这下因干瘦松弛，越发显得狭长了。“肃顺这人聪明能干，敢作敢为，自是朝廷中数一数二的人，但办事手段太狠了一点。咸丰八年为科场案杀柏葰，至今使人心冷，近来又为户部宝钞处案严办了一批大员，京师物议沸腾。肃顺的仇怨太多了。”

“是的，峣峣者易折，太刚直的易招怨恨。”曾国藩想起咸丰三年至六年这段时间，在湖南、江西屡遭挫折的事。他现在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当初若不那样执意强行，略作些宽容，事情可能会顺利得多。还是老子说得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关键是要最终达到目的，走的路不妨迂回点。欲速不达，示弱反强，天下事就是这样的！可惜肃顺不明白这个道理。

“涤生，还有一个人，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底细。”

曾国藩离京近十年，京中人物也生疏了，他不懂胡林翼说的谁。



慈禧太后扮观音菩萨像

“官秀峰有次多喝了点酒，一时兴起，跟我说起了一个人。此人为今上的生母。”

“你是说懿贵妃？”曾国藩离京时，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尚只是一个名位不高的贵人，莫说外臣，就是宫中也不把她作个人物看待。但后来居然就是这个小名叫兰儿的贵人，大受咸丰帝宠爱，给皇上生了个独生子。母以子贵，不久便晋封为懿妃，后又升为懿贵妃。现在她的儿子继了大统，无疑她就是太后了。对于这个昔日唯一皇子、今日真龙天子的生母，曾国藩所知也仅仅只有这些。

“宫中的事，我们这些作外官的哪里知道，但官秀峰却清楚得很。”胡林翼说。

“他当然知道，他是满人，宫中耳目甚多。”曾国藩极有兴致地问，“官中堂说了些什么？”

“他说这个女人非比等闲，不要说大清朝没有这样的后妃，前朝前代也少有人可与她相比。”

“啊——”曾国藩吃了一惊。

“官秀峰说，此人国色天香，自不必说，更兼绝顶机警，这都罢了，此人还有一个嗜好，便是贪权！”

贪权？一个女人也贪权，曾国藩颇感意外。

“涤生，这一年来由热河发回的奏折上的朱批，你说是谁批的？”

胡林翼的问话使曾国藩好生奇怪：“朱批还有谁假冒？”

“也不是假冒，是大行皇帝委托懿贵妃批的。”

“有这事？这种事可不能信口胡说。”

“我当时也这样责问官秀峰。你猜他怎样？他放下筷子，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人，大惊小怪的，这在京师已不算秘密了。’”

曾国藩想：朝中出了这样的太后不是好事，嘴上却说：“有这样了不起的太后，新主虽在冲龄，也大可放心了。”

“就因这样，不能放心。”胡林翼冒出一句怪话。

“为何？”

“倘若太后与肃顺一条心，那就可以放心，但现在恰恰是太后与肃顺面和心不和，两个都要揽权，都要自作主张，而皇上嫡母又是个懦弱无能的人，今后有戏看了。”

“哦，是这样！”曾国藩站起来，甩了两下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外患内乱，主少国疑，庙堂不和，时局维艰，他已预感到，或在热河，或在京师，很可能不久将有大事发生！

“涤生。”过了一会儿，胡林翼又神色凝重地说，“还有一桩事，也令我忧虑不安。”

“润芝，你都敞开说吧。你刚才说的这些，使我大有收益。”曾国藩重新坐到胡林翼的对面，说，“我这几年在外带兵，与京官接触甚少，筠仙、荇农、壬秋他们也不常来信，对朝廷中的事懵懵得很。”

“大行皇帝临终前指派了八个顾命大臣赞襄政务，却只字不提在京师办理夷务的恭亲王。大行皇帝这样冷淡才德兼备、广孚众望的兄弟，只怕会因此种下麻烦。”

“是啊，恭王，怎么能忽视恭王呢？”曾国藩十分钦佩胡林翼的精明，“哎，看来大行皇帝与恭王的疙瘩是至死未解呀！”

咸丰帝奕訢与其弟恭亲王奕訢有何前嫌呢？

原来，奕訢十岁时，生母孝全太后便去世了，从此便由奕訢生母孝静太后抚养。孝静对奕訢疼爱关怀，视同己出，又加之奕訢只比奕訢小一岁，两兄弟天天在一起读书玩耍，亲如同胞。奕訢即位后，对奕訢也另眼相看，关系远比五弟、七弟、八弟、九弟密切。

咸丰五年，孝静太后病重，奕訢天天看望，亲伺汤药。有一

天，奕訢又去看望，太后正脸对着墙躺在床上，知有人来到床边，以为是奕訢，说：“你又来做什么，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他性情不易知，不要引起他的怀疑。”说着转过脸来，见不是奕訢而是奕劻，面露难堪。奕劻口里唯唯，心里却不是滋味。孝静死后，奕劻谥她为“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祔庙，有意减杀丧仪。安葬孝静太后的第二天，便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为名，罢去奕劻军机领班之职，命回上书房读书。兄弟不睦开始公开。

后来，奕劻在热河行宫期间，又多次听人说奕訢和夷有方，外人多信服，京中有拥奕訢为帝的说法，故而对奕劻更加提防，连奕劻欲来行宫奏禀和议情况都予制止。然而奕劻器局宏阔，识见开明，久为朝野所景仰，曾国藩更是特受他的赏识器重。

“今后说不定朝廷会出现太后、辅政大臣、恭王三足鼎立的局面，国家的事将更难办了！”胡林翼说完端起茶杯。他今夜话说得太多，胸部已隐隐作痛，两颊潮红，轻轻地咳起来。他小口小口地吮茶，一只手慢慢地在前胸抚摸。两人都不作声了。沉默一阵后，胡林翼说：“来安庆前一天，我接到左宗棠的信。信上说，他日前游浮梁神鼎山，偶得一联，特为寄来，要我看后交你一看，请你替他改一改。”说着从袖口里抽出一个信套来。

曾国藩从信套里取出一张叠得整齐的宣纸，宣纸上的联语字迹锋芒毕露，正是左宗棠的亲笔。曾国藩轻声念着：“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联语字头，恰好嵌着“神鼎”二字。曾国藩脱口称赞：“好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

胡林翼微笑着不作声。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十四章《中兴时代之人物》：“左宗棠于樊榭事解后，题神鼎山联语曰：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专差封此稿致胡转曾，请同为删改。胡启视，当然已知来意，因一字不易，加封转曾。曾仅将‘似’字改为‘未’字，又原递还胡。林翼在笺尾批：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又抑扬顿

挫地念了一遍。忽然，两只三角眼里射出异样的光彩，凝神望着胡林翼，觉得胡林翼平和而带有病态的微笑里，似乎蕴藏着无限的机巧诡谲，联系到刚才他所说的那些话，曾国藩对这副联语的弦外之音已有所悟。但，这是可能的事吗？左宗棠能有那种非分之想吗？关于左宗棠的胆量，三湘士林中有一个传说。

那一年，陶澍回湖南，在醴陵渌江书院见到左宗棠书写的“春殿语从容”的楹联后，特邀左来相见。左大大咧咧地来到陶澍身旁，作揖时，恰巧碰断了陶澍胸前挂的朝珠线。一粒粒珠子立时掉下，撒满一地。倘若是一般二十几岁的平头百姓闯下这等祸事，早已吓得举止失措，左宗棠却无事般地弯下腰去，一边拾珠子，一边和陶澍说话，全不在意。陶澍亦为他的胆量所吃惊。

就是这样一个胆识超群的人，被压抑了二十多年，近几年才略舒志量，现虽自带楚军，不过曾国藩知道，左之志向绝不在一个方面的将军。难道他想问鼎？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手中只有万把人，就存这种想法，未免太狂妄不自量了。曾国藩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他想试探我？曾国藩立刻想起衡州出兵前夕，王闳运那番“鹿死谁手，尚未可料，明公岂有意乎”的话。实在地说，国乱民危，已有人揭竿在先，况且帝位为满人所据，怎能禁止人们的逐鹿之想？湘勇创建之初，王闳运便有那番话，现在湘勇将士近十万，威震天下，别人对自己有某些猜测也不奇怪。左宗棠虽说睥睨一切，可也不是莽撞粗疏之人，他怎么也会这样来试探我？

“润芝，季高这副题神鼎山的联语好是好，不过也有不当之处，暂且放在我这儿，容我考虑一下，我帮他改一改。”

“行！”胡林翼又从袖口里掏出一个信封来，“这里还有一副联语，是我送给老九的礼品。”

曾国藩正要打开，胡林翼用手按住：“暂勿拆，我先向你核实一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

“我在来安庆的路上，听人说老九使了个计策，将投降的长毛一百人一批，分成一百批，轮流叫他们进屋领路费。进屋后，便由刀斧手捆绑，从后门押出砍了头，整整砍了一日一夜，杀了一万人。有这事吗？”

“是有这事。这是李臣典出的主意，事后老九有点悔，至今心里还有些不畅快。”

“好了，你可以拆了。”胡林翼笑着说，“我这副对联就是医他这块心病的药方。”

楚狂著《投笔漫谈》：“昨胡公来谒公。亲送一联曰：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公极为激赏。”

曾国藩扯开信封，对联只有十个字：“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他立时笑从中来，大声说：“润芝，妙极了，有你这服药方，老九的心病即刻就会好。”

第二天，鲍超派人来请示，军营如何为大行皇帝举办祭奠仪式。曾国藩由此想起，湘军中的将领绝大部分都是这几年骤升的大官，不懂得国家定制，于是吩咐幕僚立即以他的名义代拟一个通令，发给大江南北各处带兵的将领，告诉他们：军营规矩和地方不同，大丧期间，军营弁勇不缟素，不蓄发，各守本职，照旧办事，往来文书亦不用蓝印，仅统兵大员在营外摘缨素服三日而已。各营各哨必须切切遵行，不可因大丧而误战事。

军事政事太多了，且加之又遇大变，胡林翼不能在安庆久住。两天后，曾国藩亲自送他到南门外码头。时间还早，二人并肩来到江边望夫岩上，眺望长江风光。曾国藩轻轻地说：“润芝，左季高的题神鼎山，我给他改了一个字，他可以放心大胆写出去，不至于招来闲言碎语了。”说罢，将前天那个信套送还给胡林翼。胡林翼抽出来看时，曾国藩在“似”字旁边点了一点，再添了一个“不”字，变成了“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不可问焉。”

胡林翼看毕，放声大笑起来：“涤生，你真不愧为镜海先生的贤

弟子，这一字之改，将左季高从九天云霄上推倒下来，掉到东海洪波里去了！”

“正要他在大海里洗洗澡，清醒清醒才好！”曾国藩也轻松地笑起来。

一阵江风吹过，胡林翼很觉舒畅。他纵目向东望去，只见江面上一只大木船正鼓满风帆，缓慢地向上游行来，船头船尾有七八个大汉在合力摇桨，不时传出有节奏的号子声，一群江鸥追逐着船边起伏的浪花，时而俯身紧贴水面，时而惊起高飞，欢快矫健，意趣盎然。这幅风景镶嵌在蓝天白云之下、浩浩长江之上，极富诗情画意。

胡林翼感叹地说：“难怪东坡说‘江山如画’，平时没有闲情，还真领会不出这句词的妙处哩！涤生，我作鄂抚，你作江督，我居江之腰，君居江之尾，我们齐心合力，扫净贼氛，使万里长江永远静谧如画！”

“润芝，你说得好，但愿早日海晏河清，国泰民安！”

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荅臣忧国》：“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眺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

二人正说得投合，忽然，一声响亮的汽笛传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轮船追风破浪，箭一般地从下游驶来，转眼之间，便将那条木船远远地抛在身后。胡林翼瞪大双眼，不觉看得呆了。猛然，他哇地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出，眼前一黑，从望夫岩上栽倒下来……

三 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

这下把曾国藩吓慌了，连叫几声“润芝”，胡林翼没有睁开眼。亲兵赶忙把他抬到船上，曾国藩打发王荆七飞马去接医生。

正忙乱之中，从下游驶来一只大船，水师内湖统领彭玉麟由池州府赶来安庆。见此情景，忙来到胡林翼船上，与曾国藩见过面后，便守在胡林翼的身边。过一会，医生来了，忙了半个时辰之久，胡林翼醒过来了。他睁开失神的眼睛，望着站在眼前的曾国藩、彭玉麟，略微动了动嘴唇。彭玉麟想起梅小姑临终前的样子，也是这般憔悴干瘦，心里一阵难受。

“润芝，刚才还说得好好的，为何突然变得这样？”

“哎！”胡林翼服下两粒救急药，气色好了一点，“涤生、雪琴，我自知不久人世了，有一言要留给二位。”

曾国藩握着胡林翼冰凉的手，说：“润芝，这是什么话，你不过五十岁，报国的日子还长着哩！”

彭玉麟也说：“你素来身体强壮，这点小病，不要挂怀。”

胡林翼摇摇头说：“我自己清楚，我就要跟着大行皇帝去了。”说着，不禁凄然一笑。“长毛之乱，总在这两年可以平定，我不挂牵；我所担心的是，坏我大清江山的不是内贼而是洋人。涤生兄，你看刚才江上那艘铁舰，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我十条百条木船都不是他的对手呀！”

胡林翼说到这里，一口痰涌上来，两眼紧闭，气接不上了。好一阵才又苏醒，拉着彭玉麟的手，气息低沉地说：“魏默深说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真正的爱国志士的话，可惜这些年来没有谁去认真办。雪琴，我湘勇水师今后若要对付洋人，必须要有洋人那样的坚船利炮啊！”

彭玉麟双手握着胡林翼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曾国藩终于明白了胡林翼刚才昏厥的原因，十分感动。心想，十八省督抚都能有润芝这样的爱国之心和远见，中国何至于有长毛之乱，何至于有大行皇帝蒙尘热河，何至于有六岁孩童为天子的局面出现！偏偏这样的忠贞卓越之士，又不得永年！

待胡林翼稍微平息下来，曾国藩要亲兵抬胡林翼下船进城将息。胡林翼摇手说：“我身为鄂抚，当此国丧期间，哪有心思在安庆养病！船上平稳，不会出事，让我早点回武昌去吧！”

曾国藩情知留不住，便命令医生跟船到武昌，一路好好照料，又要船尽量划得慢些稳些，这才依依不舍地和胡林翼告别。

曾国藩默默地站在码头上，直到船消失在烟波中，才转过脸来与彭玉麟寒暄。这时，他才发现彭玉麟浑身素服。

“刚才见胡帅这般样子，只怕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不久人世了。倘若胡帅跟随大行皇帝而去，事情就更难办了。”

曾国藩默默点头，没有接腔。彭玉麟立时觉悟此地不是说话之处，便不再开口。

彭玉麟进了刚才胡林翼坐的轿子，随曾国藩进了城。来到督抚衙门，曾国藩带着彭玉麟进灵堂，行过了哭祭仪式后，再与曾国荃、曾贞干等人一一相见。饭后，彭玉麟一人进了曾国藩的卧室。在池州府听到咸丰帝去世的消息后，几天来彭玉麟想了很多很多，他准备慢慢地跟曾国藩谈谈，而曾国藩也有一件大事要征求彭玉麟的意见。

彭玉麟情感专注、持身谨严的品格，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比一般。

“涤丈，夜里浑身痒得睡不着觉，如何过得？难道就没有药可治吗？”当曾国藩说起近来癖疾又发作了，常常痒得通宵不眠时，彭玉麟关切地问。

“此病已害了我三十多年，药渣都可堆满一屋了，总是好一阵丑一阵，不能断根，我也失去信心，再不吃药了。”曾国藩苦笑着说。

“涤丈，假使夜间有一个人替你搔痒，你会睡得安稳点吗？”彭玉麟忽然想起什么。

“从前在京师，纪泽娘就常常替我搔痒。有人搔，当然会睡得好些。”

“涤丈！”彭玉麟欲说又止，停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给您老买一个妾来，专替您老搔痒、洗衣、做饭。”

“买妾也难啊！”曾国藩摇摇头。但彭玉麟已觉意外：只是说难，并没有一口拒绝呀！

近年来，欧阳夫人几次在信中提到此事，说自己不能在身边服侍，不如买一个妾来，女人家究竟比粗手大脚的荆七要好得多。曾国藩婉谢了夫人的好意。

他并不是一个六根清净得完全不思女人的苦行僧。年轻时，他也曾对歌楼舞女有过浓厚的兴趣。湘乡县城挂头块牌的粉头大姑死的时候，曾国藩还为她送了一副风流挽联：“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进京后，他想到自己贵为天子门生，言行要多加检点，后拜唐鉴为师，做了理学先生的门徒，更加规规矩矩，谨言慎行，自觉地将歌舞声色摒弃于千里之外了。带勇之后，他立志要事事身先士卒。兵勇久离妻室，又手握刀枪，故历朝历代，军纪再严的部队都不可能杜绝奸淫。曾国藩决心把湘勇练成一支军容整肃的曾家军，先从自己做起，不近女色。欧阳夫人劝他，不少分统、营官自己都想带女人，也怂恿他买妾蓄婢，曾国藩一概予以拒绝。

这半年来，他觉得自己更为衰老了，衰老最明显的标志是目力更加减弱，读书写字不戴眼镜就不行，右目时常发痛，他真担心这只眼睛不久会痛瞎掉。精力不济，中午非得小睡片刻不可；到了傍晚，又得闭目在床上躺半个时辰，夜晚才能治事。尤其在癖疾发作时，整夜整夜睡不好，白天提不起精神来，倒不如真的去买一个妾来！但买一个好妾也不容易。

“不难！”彭玉麟见曾国藩松了口，很是高兴，“涤丈，你要个什么样的妾，我去给你买来。”

“我这样一个满身癣疾的衰老头，哪个年轻女子愿意和我在一起。”曾国藩笑着说。

“什么衰老头，涤丈是当今第一号伟丈夫。哪个女子能被涤丈看中，真是她的福气。您老说说条件看。”

“条件嘛！”曾国藩兴奋起来，血涌涌的，颇有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味道，“模样儿只要周正就行了，千万不要太漂亮的，性情则一定要温顺平和，最好还得识几个字，能帮我清点清点文牍。”

“好，我去细细访求。您老说有要事跟我谈，何事？”

“雪琴。”曾国藩望着彭玉麟，深情地说，“自咸丰三年你辞别老母，屈从我创办水师以来，和厚庵一起，把水师办得有声有色，功勋卓著，不是我当面夸奖你，我朝两百年来，还没有这样的水师，也没有你和厚庵这样的水师统领。”

“涤丈言重了，水师即算是有成绩，也是您老之功，玉麟不过是您老帐下一名供驱使的校尉罢了。”

咸丰十一年四月，曾氏所患的牛皮癣又一次大发作。四月二十一日，他在给九弟的信上说：“日内遍身生疮，王浓灌、捞疮子、坐板疮三者俱备。”五月二十日给四弟的信上说：“余遍身生疮，奇痒异常，与道光二十六七年生癣景况相似，极以为苦。公事多废搁不办，即应奏之事亦多稽延。”这以后一直到十月份，曾氏在家信和日记中都不断地诉说癣疾所带给他的痛苦。十月十四日，在给四弟的信中提到买妾搔痒的事：“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置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

信中提到的季弟（即国葆）代买一婢的事，曾氏在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前季弟代余买一婢，在座船之旁，因往一看视。体貌颇厚重，特近痴肥。”

“你是大才，不能老为鄙人所屈。自翁同书革职以来，皖省巡抚之位空缺已久，现省城已下，宜早定主人，我拟向朝廷推荐你为皖抚，想你不会推辞。”

“玉麟深谢涤丈的器重，但皖抚一职，则万万不能接受。”彭玉麟的态度似无可商量的余地，使曾国藩深为奇怪。

“雪琴，这又为什么？厚庵和你一起办水师，早已当了提督，连邓翼升都已升了副将，你至今只是个三品臬司，我心里为你过意不去。”

“涤丈，玉麟不是热衷禄利之徒，这点想必涤丈也知。”

“正因为你 not 慕禄利，我才荐你；倘若是热衷钻营之徒，我就不得荐你了。”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涤丈。涤丈知遇之恩，今生今世粉身碎骨难以报答。”彭玉麟激动而恳切地说，“我虽诸生出身，其实并无经纬之才，近十年来在江湖波涛中出没，更把学业荒疏，把脾气弄坏，把性情弄慵懒了。我只能短衣芒鞋在船上奔波，耐不了大堂高座、簿书应酬的生涯。先前接受广东按察使，是看在只挂个名，现在要为皖抚，则不能挂名了。还有，”说到这里，彭玉麟稍稍犹豫了一下，“这个世道太令我失望了，您老有依靠一二人做榜样，移风易俗、陶铸世人的宏愿，我没有这个想法。”

“你近来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曾国藩听出彭玉麟话中有话。

“涤丈，您老听说了吗？何桂清就要无罪释放了。”

“有这事？”曾国藩惊愕起来。

“大学士祁雋藻、彭蕴章联络十七名一二品京官向皇上上书，说人才难得，请求宽免其罪，让他戴罪立功。”

“岂有此理！”曾国藩愤怒地站起来。

“祁、彭两个老头子还向皇上密奏，说让何桂清带二万绿营去围江宁，不能让湘勇得了攻下贼巢的首功，否则，湘勇将不可驾驭。”

“祁雋藻为何总是这样仇视我们湘勇呢？我跟他实在没有个人恩怨呀！”曾国藩想起祁雋藻数次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的往事，心中又恨又怕。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十四章《中兴时代之人物》：“《清人遗事》云：安庆克复后，彭玉麟遣人迎曾文正东下。舟未抵岸，遣亲弁以密函呈云：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文正面色立变，急言曰：不成话，不成话，雪芹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撕而团之。纳于口而咽焉。”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七日。朝廷授彭玉麟为安徽巡抚。十月二十四日，彭玉麟上《辞安徽巡抚请仍督水师剿贼折》。朝廷接受了彭的辞折。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改授彭为兵部侍郎。

“我们湘勇如此忠心耿耿地为皇上而与长毛血战，却要受到别人的猜疑；何桂清丢城失地，临阵逃命，反而被称为人才难得，且这些话出于所谓天下大老的两个大学士之口，尽管大行皇帝可能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但已足使志士灰心了。”彭玉麟两只手来回搓着，似乎要借此发泄胸中的积郁，“涤丈，这样贤愚不分、忠奸不辨的人把持朝政，我还去当什么巡抚？我感大人的知遇之恩，尽忠竭力统率水师，协助大人攻下江宁。一旦江宁打下后，我就回我的渣江去，不管什么官职我都不接受。”

“雪琴，祁中堂、彭中堂虽然糊涂，但朝政并不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且眼下大行皇帝远行，新主施政，自有一番除旧布新。”

“新主只有六岁，他晓得什么！”彭玉麟冷笑一声，压低声音说，“涤丈，湘勇水陆军威大振，今又攻克安庆，全国军民莫不仰服。大丈夫当意气纵横，不可仰他人鼻息。今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不待曾国藩回答，彭玉麟又说，“倘若涤丈有此心意，玉麟和全体水师愿效犬马之劳，虽赴汤蹈火，亦心甘情愿！”

如果说胡林翼、左宗棠尚只是试探的话，彭玉麟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这种赤裸裸地犯上作乱的话，若不是骨肉之亲、生死之交，谁敢说出口？彭玉麟是把自己的一颗心剖了出来，捧给你啊！曾国藩本想亲切热烈地拥抱彭玉麟，但理智使他清醒。他只是用深沉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位肝胆之友，面无表情、平平淡淡地说：“雪琴，你不要拿这种话来试探我！安徽巡抚一职，我明日就拜折推荐，请你不要再推辞！”

四 王闳运纵谈谋国大计，曾国藩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狂妄”

胡林翼回到武昌后几天便去世了。噩耗传来，曾国藩哀伤不已，哭道：“润芝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再难找这样的好人了。”又亲撰一挽联：“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荅臣临终恨事；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竟勋名。”派贞干代表他带着挽联和奠金到武昌祭吊。

这时，骆秉章奉调督办四川军务。曾国藩去信，向他推荐刘蓉佐幕，并详告刘蓉之才可胜封疆大任。又与官文合议，荐李续宜为鄂抚、毛鸿宾为湘抚。

这时杨载福由湖口来安庆哭祭，并与曾国藩道及“载福”二字犯了今上“载淳”的讳，拟改名岳斌。又说邓翼升本姓黄，幼年丧父，随母改适邓氏，遂从邓姓，现已升至副将，例应复姓归宗，请代向朝廷奏明。

曾国藩满口答应：“改名岳斌，是对皇上的尊崇；复姓归宗，是对祖宗的孝敬。这都是大好事。尤其是邓翼升的情况，湘勇中可能不少，要借此广为宣传，鼓励大家都来积功受赏，像他那样，由皇上亲颁复姓归宗，这样的孝子贤孙几多荣耀，几多风光！”

不久，从热河行宫陆续寄来上谕，嘉奖攻克安庆有功人员：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加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曾贞干免试本班，以同知直隶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又谥曾国华为愍烈，以彰其为国捐躯的忠烈。国藩接旨又喜又惧，急速发密信至庐山，嘱六弟千万千万不能下山。曾国藩注意到上谕一改过去成例，直呼湘勇为湘军，这点尤使他欣喜。他想起过去在这件事上对王鑫的指责，对左宗棠的规劝，觉得自己的谨慎稳重还是对的。今后可以堂而皇之地叫湘军，而不担心遭人讥责了！

三省巡抚的实授也下来了：皖抚彭玉麟、鄂抚李续宜、湘抚毛鸿

宾，一概照曾国藩所荐允准。李、毛欢欢喜喜地上任了，唯独彭玉麟坚辞不受。朝廷拿他没办法，只得改授兵部右侍郎，调李续宜为皖抚，严树森为鄂抚。

接着又运来一箱新主颁发的大行皇帝的遗念衣物。曾国藩焚香顶礼，对着北边跪拜后，命人将箱子打开。赏物包得很严实。外面一层牛皮，牛皮拆开后，又是一层毛毡，毛毡拆开后，遗念衣物出来了：冠一顶，以上红丝结顶；青狐腋袍一件；西洋精表一只，玉扳指一件，上刻“嘉庆御用”四字；淡黄东珠念珠一串；大小橘黄寿山印章石十枚。均注明系大行皇帝生前喜爱之物。曾国藩捧着这些遗念衣物，又大哭了一场。这是第二次得遗念物了。十二年前道光帝去世时，曾国藩以正二品侍郎身份领得一件春绸大衫。后来才知是件假的，真的早让太监拿走，高价出卖了。这次远在安庆，却得到如此多如此贵重的真品，怎不令他感激涕零呢？对他家兄弟四人的嘉奖，三省巡抚完全照他的推荐任命以及这箱遗念衣物的颁发，这三件事使曾国藩深深感到，咸丰帝虽已大行，新主对自己依然眷顾甚隆，坚决地、毫不犹豫地拒绝胡、左、彭的试探，是非常正确的。皇家的天高地厚之恩，永远不应该忘记！

“大人，王壬秋先生前来拜见。”荆七进来禀报。

“他怎么到这里来了？”曾国藩正想着时，王闿运已经进来了。

“幸会，幸会！”一别七年，王闿运显得比过去成熟老练多了，倜傥不羁的性格中更增添几分轩昂的气概。这几年，王闿运以“衣貂举人”名扬京师。这里有个故事。有次肃顺上奏章，咸丰帝看后问“这篇奏章是谁写的？”肃顺答：“家中西席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帝又问：“此人为何不出仕？”肃顺答：“此人非貂不仕。”咸丰帝说：“可以衣貂。”当时规矩，二品以上的大员和翰林才可以穿貂皮衣。翰林品级虽不高，因为是天子门生，故也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从那以后，别人就称王闿运为“衣貂举人”。

“湘军攻克安庆，闿运特来向宫保和九帅贺喜。”王闿运仍像当年那样，恭敬而又大方地笑着说。

“安庆虽光复，皇上却龙驭上宾，这种时候，说什么贺喜一类的话。”曾国藩和王闾运对面而坐，将他仔细地看了一阵。“听说你一直在肃中堂家当西席，为何有空到安庆来？”

“我离开肃中堂家有半年了，这一向一直在山东作客。”王闾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忽然正色道，“大人，国家大乱在旦夕，闾运想求大人赐一良策以避风险。”

“壬秋此话从何说来？”曾国藩惊问。

“大人，不是晚生危言耸听，朝廷早晚必有大动乱。”王闾运平和和地说，“大人，有人上折，叫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你知道吗？”

曾国藩摇了摇头。

“龙臯臣现尚在肃中堂家，离济宁前，我收到他的信，信上说起此事。”王闾运拿出一封信来，双手递给曾国藩。龙臯臣信里提到御史董元醇上疏，建议皇太后垂帘听政；还提到恭王赴热河行宫吊丧，并说九月底大行皇帝梓宫回京等事。看来，局势的确越来越复杂。曾国藩沉默了好长一阵子，才慢慢吞吞吐吐吐出一句话：“我朝无太后临朝的先例。”

曾氏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兵部火票递到恭理丧仪五大臣咨文，大行皇帝颁赏遗念衣物。木箱一个，内冠一顶，系红丝结顶，青狐腋袍一件，表一件，玉扳指一件，中镂空，上刻‘嘉庆御用’四字。木箱外用牛皮包一层，毡包一层，内用毡一层。犹记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十日，在贤良门外颁赏宣宗成皇帝遗念衣物，诸王大臣皆得赏件，余得春绸大衫一件，玉佩一件。当时群臣在桥南叩头谢恩，或言遗念衣物，大内赐出者，太监多以物易之，真御用之物不可多得。此次所赐衣冠殆真为文宗显皇帝御用之件，不似太监所易物。鼎湖龙去，遗剑依然，曷胜感怆！”

台湾天一出版社《王湘绮传记资料》中《记近代大儒与奇士的王壬秋》里说：“当年王壬秋常常以应试或其他事由邀游京都，下榻法源寺，肃顺素钦其才，乃延揽入其幕中，待以上宾之礼，甚至深夜造访，商量机密。王草拟的奏折，极得咸丰帝的叹赏。问何以不令出仕，肃顺乃以‘此人非衣貂不肯出’。帝乃特例为之赏貂。”“曾氏当时举足轻重，清廷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曾的手中。因传王壬秋、胡林翼、彭玉麟都劝其自为。壬秋屡次暗地进言，‘与其出死力替别人争天下，何不自己来创业垂统’？吓得国藩不敢答话，而以指蘸杯中茶汁，连写着不少的‘妄’字。壬秋只好知难而去。”

“正是大人所说的，不能行垂帘听政。”王闳运一副正气凛然的姿态，“纵观史册，凡女主临朝，国必大乱，晚生所忧正在此。”

在这点上，曾国藩与王闳运所见相同，但他不能像王闳运一样，如此毫无顾忌地直言。须知议论的不是前朝往事，而是当今太后，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奇祸。他思索良久才说：“肃中堂才干，世上少有，有他和其他七位王公大臣辅佐，哪里还要太后操心。”

“大行皇帝临终前授了两颗印信给两位太后，一颗印曰御赏，送给慈安太后，一颗印曰同道堂，送给慈禧太后。大行皇帝说，今后上谕必须经两位太后审阅，前盖御赏，后盖同道堂，方可发出。”

王闳运这几句话，解开了曾国藩心中的大疙瘩。这些日子发来的上谕，上面都盖有这两个印章，他一直不解这是何故。他暗暗地想：大行皇帝此事办得欠思量，倘若顾命大臣拟的旨与太后意见相左如何办呢？不料，王闳运把他心中的顾虑挑明了：“大人，假使肃中堂办的事与太后完全一致，那就好办，或者太后不管事，只履行钤印手续也好办，但偏偏那慈禧太后也有才干，好师心自用，今后有戏看了。”

曾国藩的心开始紧张起来，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大事必得圣心独裁才是。太后、顾命大臣共同处理政事，的确会增加许多麻烦。皇上一贯英明，为何这事又不英明呢？

“大人，我想总有一天，太后会借她六岁儿子之口，对肃中堂他们下毒手的。”王闳运漫不经心地说。曾国藩的手却突然像被马蜂刺了一下似的抖起来。

“没有这样的事，不要乱说。”话虽严厉，但语气缓和，脸上亦无愠色。

“大人，肃中堂力矫弊政，重用汉人，尤其重用大人和湘军，是我大清兴盛的栋梁。但肃中堂也有致命的弱点，他权欲太重，心胸狭窄，我看他早晚要出事。”

曾国藩不愿意看到肃顺垮台，这对他、对湘军都是不利的。他微笑着对王闿运说：“肃中堂于你有知遇之恩，你应该指点他一下，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帮他的忙。”

“肃中堂这个弱点我说过多次，但没有引起他的重视。这次我特地从济宁日夜兼程赶到安庆，就是想请大人为国家，为肃中堂，也为湘军办一件事。”王闿运恳切地说。

“我为他办什么事？”曾国藩意识到此事非比一般。

“大人。”王闿运正了正身子，以素日少见的严肃态度端坐在椅子上，托出他一番深思熟虑的计划来，“当今天下形势，处在一触即发之时。肃中堂等辅政八大臣，如同卧危楼，游浪尖，随时都有灭顶之灾。以晚生看来，肃中堂一旦下台，则中国局面将无人可收拾。那时，发捻乱于内，夷人侵于外，我大清两百年江山岌岌可危。大行皇帝辞世以来，朝廷嘉奖之隆，赏赐之厚，宫保为第一人。可见无论是两宫皇太后，还是辅政八大臣，在对宫保的依界上是一致的。故晚生环顾朝野，今日能救我大清者，唯有宫保一人而已。现在皇太后不甘于览奏铃印之虚位，要垂帘干预国是。御史明奏，太后机心，依晚生之见，均不足以制服肃中堂等。一则祖制重于泰山，二则肃中堂乃大行皇帝托孤大臣，上谕煌煌，阖朝共知。但皇太后会走出一步棋来，这步棋为大行皇帝之失误，而肃中堂又失察，那便是与京师恭王联络，叔嫂合谋，政变于宫闱。”

曾国藩神情肃然起来，他暗自佩服王闿运对局势看得深透，分析得精辟。

“本来，”王闿运换成了平缓的口气，条理井然地说下去，“大行皇帝应该牢记周公辅成王的古训，效法本朝多尔袞辅顺治爷的先例，任命恭王为摄政王，将幼子托付与他，再嘱咐肃中堂尽心协助恭王。这样尽管新主冲龄，政局会确保稳定。大行皇帝已去，自然不能再苛论，当今之计，只有宫保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说明不能行两宫垂帘听政的道理，再与肃中堂一起谒见恭王，务请恭王以社稷为重，泯灭前嫌，辅佐新主。这样，上有贤明至亲之摄政王，下有干练威断之肃

中堂，外有手握重兵之曾官保，大清朝廷即使遭遇暴风骤雨之袭击、天崩地裂之灾祸，也可上下同心，朝野协力，共度危难，稳如磐石。如此，大人对国家的贡献，将远胜攻取一城一地，千年青史，将永标大人忠贞为国之赤心！”

王闳运越说越意气昂扬，曾国藩则越听越冷静。眼前这个聪明异常的书生，为肃顺计，可谓远谋深算，处心积虑，但他毕竟是个年轻的书生，阅世尚浅。以肃顺之性情，他要执掌国政大权，岂会自请恭王当摄政王？说不定大行皇帝没有要恭王摄政，正是出自肃顺的主意！与肃顺谋此事，无异与虎谋皮，自讨苦吃。再说，肃顺跋扈，积怨甚多，恭王愿不愿意与他共事，也很难讲。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肃顺、恭王两边讨不讨得好尚不可预卜，先得罪了两个皇太后，却是肯定的事。以慈禧太后之为人，得罪她岂有好处！现在是太后、顾命大臣、恭王三方在明争暗斗，三个方面不管谁胜，都必定要依靠自己，何必要介入这中间呢！在安庆静观时局变化，以不变应万变，乃是目前的最佳态度。主意打定，曾国藩笑着说：“壬秋，你的想法很好，但我一个外臣，岂能干预朝政？再说前线军事瞬息万变，也不允许我离开。”

曾国藩的断然拒绝，如同寒冬中一盆冷水劈头浇到王闳运身上，立时蔫蔫搭搭的，半天说不出话来。但王闳运并不死心，定定神后，他又托出第二个计策：“大人，你还记得咸丰四年正月，在衡州出兵前夕，晚生对大人讲的那番话吗？”

怎么可能不记得呢？当年王闳运那番说辞，使初带兵的曾国藩为之心跳血涌。现在，他已久历沙场，连克名城，对胡、左、彭的暗示规劝，他处之泰然，王闳运那番话，至今想起来，也不过如此。曾国藩似有似无地点点头。

“若大人觉得晚生刚才所说的不妥当的话，大人可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做主。以大人今日之德望之实力，晚生可以担保，不仅天下响应，四方影从，就连肃中堂也会心悦诚服地拥戴。”说到这里，王闳运偷偷地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他安然坐在案桌边，低着头，若

无其事地以手蘸茶水在桌面上划着。王闳运暗思：这回可能动心了。他兴致高涨：“肃中堂常说，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唯知要钱，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尤其敬仰大人……”

“大人，折差送来重要信件。”荆七进来，打断了王闳运的话。

“好，我就来。”曾国藩起身，对王闳运说，“你来得正好。早几天，安庆城里一个姓曹的秀才，自称是曹子建的后人，送了一页子建的手书给我。你是行家，帮我鉴定一下，看是不是真迹。”

待曾国藩出了门，王闳运走到案桌边，只见曾国藩刚才以茶代墨写的字尚未干，仔细看时，竟是一长串“狂妄，狂妄，狂妄”！王闳运摇摇头，嘴角边泛出一丝苦笑，心头涌起一股悲凉。

五 离国制期满还差两天，彭玉麟领来一个年轻女子

原来，折差送来的是军机处抄的廷寄，对苗沛霖攻占寿州一事咨询曾国藩，剿，还是抚？

都是胜保坏了大事！看完廷寄后，曾国藩在心里狠狠骂道。这几年，苗沛霖在皖北招兵买马，广建圩寨，不臣之心充分暴露，但胜保欲挟以自重，一直庇护着他。上月，寿州邑绅孙家泰、徐立壮奏苗跋扈。苗大怒，发兵攻下寿州，挟制正在寿州城内的前皖抚翁同书。胜保向朝廷告急，他惧怕事情闹大，不可收拾，请求安抚苗。

“对苗沛霖决不能安抚，必须趁此机会宣布他背叛朝廷的大逆之罪，彻底消灭，以除隐患。”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惠甫，你就按这个意思拟一份奏稿。”

“假若朝廷接受大人的意见，派湘军剿苗沛霖呢？”赵烈文一贯遇事想得深远。

“湘军不能分兵，要集中力量打金陵。苗沛霖今日之所以敢于与朝廷分庭抗礼，实是袁甲三、翁同书等人养痍遗患，理应由他们收拾

乱局。你写明：请皇上责成胜保、翁同书讨伐苗沛霖，收复寿州。”让他们去混战吧！曾国藩心里得意地笑着。

王闳运在安庆住了几天，见曾国藩再不跟他提起国事，自觉没趣，留下“我渐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的诗句，带着曾国藩送给他的程仪，回湘潭云湖桥看他的老母妻儿去了。他刚离安庆，京师便传来惊天动地的消息：两宫皇太后联合恭王，废去了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弃市，恭亲王任议政王，两宫垂帘听政，从明年起改国号为同治。

曾国藩为自己的谨慎稳重而暗自庆幸。王闳运则从此与官场告别，专心致志去做他的名山事业，刻意寻访奇才，决心将自己满腹帝王之学传与弟子，留待后人。

紧接着，从京师频频寄来上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节制四省，昨又简授协办大学士，其敷乃腹心，弼予郅治，朕实有厚望焉。”接到这一封封上谕，曾国藩受宠若惊。他自己尚不知道，之所以有这一系列隆重圣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肃顺垮台后家被抄，从家里抄出几大捆书信。由于肃顺炙手可热的权势和有意笼络，各省督抚、带兵的将军都统，个个都与他书信往来密切，且信中极尽谄媚言辞，而唯一没有在肃府留下字迹的只有曾国藩。这件事使两宫皇太后和恭王大为感叹，故而引为腹心。曾国藩有感于依畀太重，一再恳请辞去节制四省之职，朝廷则一再不允。他只得挑起这副重担，日夜与文武僚属商议归复金陵大计。偏偏癖疾又一次大发，弄得他苦恼不堪。

这天午后，曾国藩强打精神批阅文书，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彭玉麟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进来。

“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出自王闳运《发祁门杂诗二十二首，寄曾总督国藩，兼呈同行诸君子》中的第一首：“已作三年客，秋登万里台。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雾失旌旗敛，烟昏鼓吹开。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涤丈，您老看看这个妹子如何？”彭玉麟笑吟吟地指着低头站在一旁的妻子问。这以前，彭玉麟已带来过三个女人，曾国藩都不满意，或嫌其粗俗，或嫌其丑陋。这个妻子一进来，便给他一种好感：身材匀称，步履端庄，那副羞答答的样子，既显得安详，又有几分迷人。

“把头抬起来。”曾国藩轻轻地命令。那妻子把头抬了一下，觉得对面的老头眼光很阴冷，又赶紧低垂。曾国藩见她虽算不上美丽，却也五官端正，尤其是眉眼之间那股平和之气很令他满意。“叫什么名字？”

“小妻子名叫陈春燕。”

嗓音清亮，曾国藩听了很舒服，又问：“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听你的口音，像是湖北人？”

“小妻子家住湖北咸宁。”陈春燕大大方方，口齿清楚，完全不像以前那几个，要么是吓得手足失措，要么是忸忸怩怩，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曾国藩心中欢喜。

“家中还有哪些人？”

“有母亲、哥嫂和一个小妹妹。”

“父亲呢？”曾国藩问。

“父亲前几年病死了。”陈春燕的语调中明显地带着悲伤。

是个有孝心的妻子。曾国藩心里想，又问：“你父亲生前做什么事？”

“是个穷困的读书人，一生教蒙童糊口。”

听说是读书人的女儿，曾国藩更高兴：“那你也认得字吗？”

“小女子也略为识得几个字。”

“雪琴，谢谢你了！”

“涤丈收下了！”彭玉麟如释重负，欢喜地说：“明天我带大家来向涤丈讨喜酒喝。”

欧阳昱《见闻琐录》：“咸丰末，肃顺当国，内外官争相趋炎附势，倚为泰山，甚或进重金营善地，几不可以数计；即无此诸弊，而书信往来，无人无之。及得罪，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太息，褒为第一正人。于是天下督抚皆命其考察，凭一言以为黜陟。”

曾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前季弟买一詹姓女子，初十日在船一见，未有成议。旋韩正国在外访一陈姓女子，湖北人，订纳为余妾，约本日接入公馆。申刻接入，貌尚庄重。习字一纸。中饭后，陈妾入室行礼。”

咸丰帝在本年七月十六日去世，距陈氏妾入室行礼这一天为九十八天，离百日国制满尚差两天。

“慢点，慢点！”曾国藩叫住彭玉麟，问：“百日国制未满吧？”

“今天刚好百日，您老就放心让陈春燕侍候吧！”彭玉麟笑着边说边出了门。曾国藩伸出指头点点掐掐，便将春燕留下来了。

夜晚，疲劳一天的曾国藩回到卧室，发觉房间大变了样：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桌上文书整理得整整齐齐，床上铺垫摆得清清白白。

春燕提着一大桶热水上来，轻柔地说：“请大人洗脚。”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习惯？”曾国藩吃惊地问。

“小女子问过彭大人，他说大人有睡觉前烫脚的习惯。彭大人还说，大人临睡前要吃点甜软的东西，如稀饭、鸡蛋汤，平日喜欢吃鱼，吃新鲜蔬菜，吃湘乡土制的盐姜、干菜，饭后还喜欢散步。”

“你真细心。”曾国藩拉着春燕的手，亲热地望着她。春燕感到，

曾国藩眼中射出的是柔和温馨的眼神，完全不像白天的冷峻阴森，人也显得年轻些。

“春燕，我是个衰弱的老头子，全身都长满了蛇皮癣，你跟我睡觉怕吗？”

“大人是人人敬慕的英雄，小女子能服侍大人，这是小女子的福气。”

春燕的答话使曾国藩大为高兴，他觉得已消失多年的脉脉温情又悄悄地生发了，一边抚摸着春燕细腻的手心，一边和蔼地说：“春燕，你今日作了我的妾，便是我曾家的人了。我要把家里的事情跟你说说。”

曾国藩将脚浸泡在热水中，慢慢地对春燕说起了他的家庭，从高祖讲到妻子：“欧阳氏是我的结发妻子。在娘家时，父亲凝祉先生给她取的名字叫秉钰。十八岁时，从衡阳嫁到我家，那时我二十三岁。她是个命好福大的人。过门第二年，我便中了举人。也就在这一年，她给我生了大儿子禔第。过了几年，我又中进士点翰林。道光二十年，她带着儿子来到京师。湖南到北京三千多里，儿子又小，一路辛苦颠簸，也多亏了她。”

曾国藩说到这里，想起此时正在荷叶塘老家的欧阳夫人，突然对她产生一种又是感激又是负疚的心情。春燕也在思考着：想不到这个带兵打仗的大人物，对妻子竟是这样一往情深哩！

“夫人多次来信，要我在外面讨个妾，说粗手粗脚的荆七，如何能代替得了心思细致的女人！每次我都拒绝了她的善意。我明天要写信告诉她，说我接受了她的劝告，纳了一个端庄温和的小妾，请她放心。”

春燕感觉到，自己丰软的手被曾国藩干瘦的手抓得紧紧的。她的心在怦怦跳动。“端庄温和”四个字，使她略有一丝幸福的感觉。

“你放心，夫人不会欺负你的。”曾国藩的声调变得轻轻细细的、

温湿润润的，眼睛专注地望着春燕的脸，又抬起手来，抚摸她油黑发亮的头发。春燕脸红了，心跳得更厉害。

过了好一会儿，曾国藩的手离开春燕的头发，重新以平静的语调说：“祯第三岁上死了，得的是痘症，和他一起去的，还有我九岁的满妹。现在的大老纪泽，其实是老二。纪泽今年二十三岁，比你大一岁。这孩子像他妈，温情有余，刚强不足，不过也还诚实聪明，肯发愤读书，今后虽然说不上有大出息，但也不会给曾家丢脸。这点我很放心。他先前娶了贺耦耕先生的满女。耦耕先生，你知道是哪个吗？”

春燕摇摇头。

“是的，你是不会知道的。”曾国藩淡淡一笑，“耦耕先生病逝的时候，你才只几岁人。他是我们湖南一个顶有名的大官，做过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学问也极好。他的兄弟蔗农先生也是进士出身，做过御史、知府，晚年在城南书院当山长，用心培育人才，左季高就很得过他的教益。贺家虽不如二十年前的鼎盛，但仍旧是长沙第一大家族。”

曾国藩不厌其烦地介绍贺家的情况，陈春燕不觉得他是在夸耀亲家的显贵，而是在她跨进曾家大门的第一天，就把作为一个曾家人所应具备的知识告诉她。春燕对此很是感激。她的心不再急跳了。她半低着头，眼睛望着水桶，聚精会神地听着。

“贺妹子命苦，过门第二年就难产死了。接生婆说，肚子里怀着的是个男伢，可惜呀！纪泽念着她，一直不肯再娶。他娘不知劝过他多少遍，直到前年，才娶了刘孟蓉的二姑娘。孟蓉是我多年来相交最深的朋友，他是个顶好的人。”

春燕用手探探泡脚的水。水有点凉了。她起身说：“大人，水不热了，我再去烧点来。”

“好吧，不要烧多了。”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氏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情折》：“吁恳天恩收回成命，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朝廷接到这道奏折，在嘉奖他“谦卑逊顺，具见惓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后，仍申前命，令“其毋再固辞”。但曾氏还是呈递了一份《再辞节制四省军务折》，对朝廷说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至于节制四省之名。仍恳圣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决裂预存谗过之意，倘左宗棠办理毫无成效，臣当分任其咎。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这段话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曾氏也因此获得朝廷的更大信任，自然，也就更不会答应他的请辞了。

一会儿，春燕提了半壶滚水过来，加在木桶里，水温升高了，曾国藩觉得很舒服。



曾纪芬，曾国藩的第六个女儿

“刘妹子过门三个年头，生了两胎。头胎是伢子，只活到半岁就夭折了。二胎是个妹子，刚生出来就憋气憋死了。纪泽夫妇很伤心，我写信安慰他们：死生有命，不要太悲痛，年纪轻轻的，还怕今后没有崽女？”

曾国藩微微地笑了，陈春燕也悄悄地笑了一下。猛然间，她想到

了自己，她希望今后能多生几个儿子；那样，她才能在曾家有地位。

“纪泽下来，夫人一连生了五个女儿。大姑娘叫纪静，嫁的是我翰林院的好友湘潭袁芳瑛的大儿子秉桢。秉桢人聪明，但好玩乐，看来今后难得成器。二姑娘纪耀嫁的是我的同年茶陵陈岱云的儿子远济。远济这孩子可怜。生下只有几天，娘就死了，寄养在我家，一岁多才接回去。他自小失去亲娘，没有人娇惯，所以还能吃苦，也懂得自爱。咸丰三年岱云在池州府殉国，远济还只九岁多。夫人见他无父无母，很是怜爱，便常常接他到荷叶塘去住。今年上半年，远济虚岁刚交十八，夫人就急忙让他与纪耀完了婚。三姑娘纪琛，许的是罗山的二儿子兆升，四姑娘纪纯许的是郭筠仙的大儿子刚基，都还未过门。五姑娘不满一岁就死了，得的是痢疾。接下来是二儿子纪鸿。这孩子长得肥头大耳，虎虎有生气，大家见了都喜爱。翰林院学士郭雨三硬要把他的三女许给纪鸿。他的女儿比纪鸿大三岁。夫人说，纪鸿学曾祖父、祖父的样，娶个大一点的老婆，以后好照顾。我想也有道理，就订了这门亲事。所以，纪鸿一时就有了老婆。”

曾国藩开心地笑起来。春燕也觉得有趣，抿着嘴陪他笑。

“夫人最后一胎是个女孩，取名叫纪芬，今年虚岁十岁，还没有许人。满妹子长得厚厚墩墩的，是个有福有寿的相，今后要为她寻一个好丈夫。”

曾国藩絮絮叨叨地讲着。夜已很深了，他毫无倦意。春燕静静地听着，一点一滴都默默地记在心中。她觉得眼前的这个半老头子，并不是世间传说的那样威严可怕，他其实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他对自己的家，对自己的老婆儿女有着深深的爱。作为女人，春燕喜欢这样的男人。

洗完了脚，曾国藩坐到桌子边，开始写日记。他将春燕今日入室行礼作为一件大事，郑重地写上了日记簿。为了确证今日正是百日国制期满，他对着日记一天天地倒指头。从七月十六日数起，数到今天——十月二十四日，不觉大吃一惊！无论怎样满打满算，今天也只是第九十八天，离期满还差两天！

“怎么这样糊涂！”曾国藩暗暗地骂了一句。他想起这些日子来朝廷对自己的破格隆遇，心中有一股浓重的负罪感，“这如何对得起天地君父！”

“荆七！”他大声呼喊。王荆七不知出了什么事，从隔壁房子仓皇而至。“你把春燕带到客房去睡！”

春燕一听，吓得浑身发抖，忙跪下哭道：“大人，小女子犯了罪，任大人打骂，只求大人不要将我赶出去。”

“我没有赶你出去。”曾国藩苦笑道，“只因离百日国制期满还差两天，我不能留你在我的卧室中，待过了这两天，我再让你进来。”

“大人，何必这样认真呢？”荆七终于明白了原委，心里真觉得好笑。他嬉皮笑脸地劝道：“姨太太已经进了屋，你就让她在这房里陪你睡觉，瞒两天不公开就是了，何苦要她去睡客房，一个人冷冷清清的。”

“胡说！”曾国藩瞪了荆七一眼，吓得他忙说：“是，是。小人这就带姨太太去。”荆七刚走两步，曾国藩又叫住了他：“你安排好姨太太后，火速赶到江边彭大人船上，就说是他把日期弄错了，我已将陈春燕送至客房，二十七日下午，我在衙门招待各位便饭，正式宣布纳春燕为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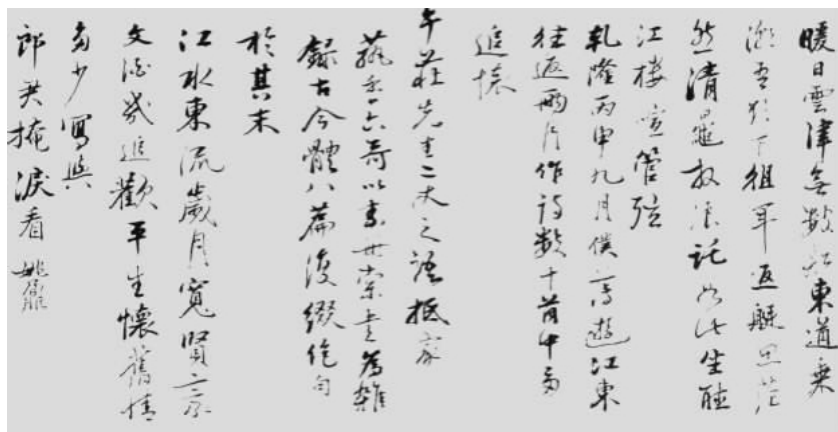
第十五章 幕府才盛

一 《挺经》。“如夫人”与“同进士”。五百两银子洗冤案

有陈春燕的精心照料，曾国藩的饮食起居大有改观，精神状态好多了，癖疾也日渐好转，每天夜里也能安稳睡上两个时辰了，中午再小睡片刻，一天到晚显得神采焕发。曾国藩没有料到，春燕对他有如此大的帮助，心里充满了对她的感激。时常给她点钱，要她寄回咸宁老家去，补贴老母和哥嫂。闲时也跟她说点前朝故事和身边发生的琐

碎事，春燕很爱听。过去只知道他是威风凛凛的湘军统帅，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与他相处久了，春燕逐渐看出曾国藩也有细腻体贴的一面，尤其是对小事细节的思虑周到，春燕自认她这个女人亦不及。她对曾国藩由敬生出不少爱来，她希望早点生个一男半女，既讨得曾国藩的欢心，又可以使自己在这个显赫家族中站住脚。

安庆城自古以来便是皖省第一大镇，这里水陆交通便利，物产富饶，人文发达。曾国藩最崇敬的文人姚鼐，就出生在离安庆不远的桐城县。桐城文派曾影响过全国，也对曾国藩影响甚深。近一二十年来，桐城文派日趋衰微，曾国藩为此痛心。好了，现在有一个较安定的省城和一大片归于自己治理的土地，两江总督是有义务，也有力量对桐城文派起衰救疲的。为了向文人学士们表达这个心愿，他特地下令，为因战乱，死而未葬的桐城名士方东树、戴钧衡、苏厚子等人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下葬那天，他亲率全体幕僚参加，并为他们撰写墓志铭，盛赞他们的道德文章。这一举动，使所有文人们感激涕零。不仅要挽救桐城文派，曾国藩还要挽救整个两江的世风吏治，并以两江作为基地，造成一个好风气，推广到全国去，从而实现自己的最高理想，做一个像周公、孔子那样的人，将整个国家治理为一个风俗淳厚、人心端正、四海升平、文明昌盛的社会。曾国藩知道这一理想的实现，光靠自己一人不行，要有成百上千个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去做，那样才可以使举世为之和，天地为之应，酿成一种气氛，造成一种形势。



姚墨迹

为此，他一方面向朝廷上奏，请选择一批品学兼优的六部官吏和新科进士来安庆，他将视其才情，因量器使；另一方面广贴告示，多发书信，向全国招延人才。听说功高震世的两江总督思贤若渴，爱才如命，短短的几个月里，从京师，从地方，甚至从偏僻的边徼之地，怀着各种目的的文人武夫纷纷来到安庆。武夫来了，曾国藩或当面考核，或叫将官测试后，立即派往军营，能干的马上就可作什长哨长，一般的则充当勇丁。文人来投的，曾国藩不管多忙，一律亲自接见，与之交谈。在察言观色中掂量着来人的斤两。这些人，大部分派往三省各州县，对其中较为杰出的人，则留在自己的身边，经过一段时期的熏陶、栽培，再予以重用。即使是那些毫无一技之长，或不中意的人，曾国藩也好言勉励，打发盘缠让他们回去。

关于曾氏的幕府，容闳在其所著《西学东渐记》中有过介绍：“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

曾国藩又亲自作劝诫浅语十六条。其中劝诫州县四条，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治署内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俭朴以养德。劝诫营官四条，上而将领，下而哨弁以此类

推：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勤俭以服众。劝诫委员四条，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习勤劳以尽职，崇俭约以养廉，勤学问以广才，戒骄惰以正俗。劝诫绅士四条，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保愚懦以庇乡，崇俭让以奉公，禁大言以务实，扩才识以待用。每条下又详作一百余字的具体说明。曾国藩命人分别写在四块一丈高四尺宽的大木板上，插在总督衙门大门两旁。一时引得安庆府里的人都来观看，齐声称道湖南来的总督为官正派，办事有方。派到各地的官吏委员，初时还有所畏惮，不敢放肆，时间一久，便近墨者黑，同流合污了。只有留在身边的幕僚，一来本有不少操守较好的人，二来处在曾国藩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能乱来。两江总督幕府，一时人物茂盛，才俊众多。

每天早晚两次正餐，曾国藩常和幕僚们在一起吃饭。席上，国事、兵事谈得少，大多谈学问文章、野史轶事，甚至街谈巷议。这一天早上，两江总督衙门餐厅里，曾国藩又和幕僚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吃早饭。

“十年前，恩师只是一个以文名满天下的侍郎，这十年间，恩师创建湘军，迭复名城，门生不知，天下士人亦不知，恩师何以能建如此赫赫武功？”问话的是浙江德清才子俞樾。道光二十七年，俞樾参加会试复试，曾国藩是阅卷大臣。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命樾的试帖，首句为“花落春仍在”。曾国藩读后激赏之，称赞道：“咏落花而无衰飒意，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相似，他日所至，未可限量。”遂将俞樾拔置第一。俞樾为报答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将自己所作的诗文集命名为《春在堂集》。曾国藩一到安庆，他便弃官前来投奔。

“是荫甫在问吧！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秘诀，今天传授给你，你千万莫轻授别人。”曾国藩微笑着，放下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俞樾说：“请恩师传授，门生决不外泄。”

“外人都不知，我有一部兵书，是一位道行精深的仙师传给我的。凭着它，我才能带兵打仗，由文人行统帅事。”

幕僚们第一次听曾国藩讲仙师授兵书的事，都很惊讶，不少人脑子里立即浮起鬼谷子传书给苏秦、圯上老人赠书给张良的传说，还有人想起《水浒》里九天玄女送书给宋江的故事，大家将信将疑，都聚精会神地听下文。

“这部兵书名叫《挺经》。”曾国藩端起小汤碗，慢慢地喝。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录了李鸿章亲口对他说的一段话：“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叫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曾氏所说的《挺经》故事，见《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吴永所记的李鸿章转述。

“《挺经》？”幕僚中有人小声地念着。有的在交头接耳，悄悄地议论：

“好奇怪的书名。”

“从没听人说过。”

“《挺经》有二十四条经文，我先给你们讲第一条。”曾国藩放下小汤碗，右手作五指梳，缓缓地梳理着胸前的长须，慢悠悠地说，“荷叶塘有个老头，一天，家里来了贵客。老头叫儿子到蒋市街买酒菜款待客人。儿子挑一担空箩筐出去了，一直到太阳偏西还不见回来。老头子急了，自己出门去找。在半路一丘水田田埂上遇到了儿子。”

曾国藩说到这里停下来，又端小碗喝汤。大家尖起耳朵听着，不知老头的儿子买东西和“挺”有什么关系。“谁知儿子担着一担东西站在那里，在他对面也站着一个挑担子的人。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不动。老头一见急坏了，板起面孔骂儿子：‘你这不成器的东西，家里等你的酒菜，等得人都跳起来了。你却死了一样地站在这里不动，你到底要做什么？’儿子委屈地说：‘他不让我过去。’老头对那人说：‘兄弟，你下田放他过来吧！’那人怒道：‘你好偏心！你为什么不

叫他下田，放我先过去呢？”老头说：“兄弟，你人高，他人矮，你以下田，他不能下田；再说你是杂货，他是吃的东西，你的货可以浸水，他的货不能浸水。”那人越发气了：“你看不起我的货！他小我大，他越要让我，我不能让他。”老头也气了：“罢，罢！只有我下田了。”老头脱去鞋袜，站到水田里，用手托过那人的担子。这才把那人打发了，和儿子挑着担子回来。这就是《挺经》中的第一条。”

曾国藩微笑着闭住嘴，大家听后似懂非懂。俞樾说：“恩师，您老刚才讲的只是《挺经》中的一条，还有二十三条呢？”

“今天只讲这一条，以后再慢慢地讲给你们听。”曾国藩端坐着，不再说话了。大家继续低头吃饭，一边嚼着饭菜，一边也在咀嚼着这条经文的含义。二十二岁的桐城才子吴汝纶，先是抱着听传奇故事的心情来听《挺经》的，现在觉得乏味，他一贯耐不得沉默，左右张望了一眼，指着旁边的武昌古文家张裕钊对大家说：

“诸位发觉没有，廉卿兄的头发都变青了。”

张裕钊虽只三十九岁，却头发花白，他不满意自己未老先衰，昨天特地染了。于是众人的眼睛都转向正在吃饭的张裕钊，弄得张裕钊很不好意思。

“陆展染须发，欲以媚侧室。”吴汝纶调皮地背了两句南朝何长瑜的诗来讥笑他。

“我哪有什么侧室啊！”张裕钊大笑起来，望了一眼对面的李善兰说，“我看壬叔兄比我大十多岁还满头乌发，不染，对不起他呀！”

大家都笑了起来。笑过后，曾国藩说：“摯甫提到侧室，我倒想起一件事。前几天有人跟我说，‘如夫人’失对。我想了几天想不起，你们想想有什么好的下句。”

“有！”曾国藩话音刚落，吴汝纶便急着嚷起来。

“快说呀！”大家催促。

“同进士！”吴汝纶冲口而出。

“对得妙！”有人喊。

曾国藩听了，脸色一变。俞樾看在眼里，暗暗骂道：“这个鲁莽的吴挚甫，卖弄小聪明，这下闯大祸了。”他沉下脸，举起筷子指着吴汝纶说：“你混说些什么！”

这时，吴汝纶才意识到失言了，满脸通红，局促不安。

“挚甫，你帮我解了一个大难题。”曾国藩很快恢复了常态，脸上露出真诚的笑容，“今后好好努力，桐城出了你这样才思敏捷的后起之秀，桐城文派的振兴大有希望。”

听了这句话，吴汝纶和在座的全体幕僚无不感动不已。吴汝纶心想：今天假若是遇到黄祖那样的人，说不定无意之间便把脑袋丢了！

“中堂大人，您老说起桐城文派，我记起前天接到吴南屏的信。”说话的是二十六岁的年轻人黎庶昌，贵州贡生，以上书论时事受朝廷重视，派来安庆军营。曾国藩见黎庶昌气宇不凡，古文尤其作得好，甚是喜爱，便留在幕府中，黎庶昌与吴南屏是文字之交的好友。

“南屏信里说了些什么？”曾国藩一向看重吴南屏的文才。吴南屏为人疏懒，极少写信，这次来信，必有要事。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九卷：“曾国藩好诙谐，‘如夫人’同进士之巧时，相传为其以诮召侮之事，谈往者每及之。如梁启超于《新民丛报》所记云：曾文正以三甲检讨出身，生平以为第一恨事，有言及者，辄目怫郁。一日与幕中诸乡人宴饮，座客某以惧妄癖闻，文正戏之曰：‘我有一联，请君属对：代如夫人洗脚。’其客应声曰：‘赐同进士出身。’文正大惭恚。”

又，朱克敬撰《雨窗消息录》甲部卷二：“然国藩终以不登二甲为恨。至督师两江时，偶与宾客语及‘如夫人’三字无对，李元度应声曰‘同进士’。曾色变，李亦惭悔，久之乃解。”

《欧阳生文集序》：“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文学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

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居，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他说要与中堂打官司，先叫我露个信给您老。”黎庶昌的话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一齐停下筷子注意听。

“他有什么事要跟我打官司？”曾国藩不解。

“为《欧阳生文集序》一文。”黎庶昌答。

前两年，欧阳兆熊将其早逝的儿子欧阳勋的文章汇编起来，刻了个集子留作纪念。欧阳勋曾向曾国藩请教过学问，于是欧阳兆熊便请老友作篇序言。那时曾国藩还在建昌，一口答应。

“这篇文章犯着他什么了？”曾国藩觉得有趣，笑着问。

“吴南屏说，他对中堂未经他允许，就将他列入桐城文派在湖南的传人大为不满。他说一则根本就不存在桐城文派，二则他素不喜欢姚鼐，中堂硬要把他划为姚鼐派，他很愤慨。还说什么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中堂之心，殊未必然。”

“哈哈！”曾国藩大笑起来，他想起咸丰二年回湖南，在岳州城里听欧阳兆熊讲“岳州四怪”的往事，真是个“怪才吴举人”！

“我说什么事，就为这个。莼斋，你给他回一封信，就讲曾某人说的，他吴举人的大名列入桐城文派传人一案已定讞了，他要跟我打官司，会无人受理。最好还是照我们荷叶塘有钱人的样子，拿出五百两银子来贿赂我，我再写篇文章，为他洗刷这个冤案，私了算了！”

当黎庶昌还在作古正经地说“南屏是个穷书生”的时候，满厅幕僚早已捧腹笑开了。

“大人，有两个士子要拜见。”荆七进来说。

“好！叫他们稍等一下，我换了衣服就来。”曾国藩起身，四面扫了一眼，客气地说，“大家慢慢吃，我失陪了。”

二 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下手

过一会，曾国藩穿戴整齐，坐在小客厅藤椅上，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等人分坐两侧。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两张名刺，见一张上写着：长洲王韬紫诠。“这是个名士呀！”曾国藩笑着说。

“此人在上海墨海书馆替洋人做了十多年的事。”赵烈文说。

“墨海书馆？”杨国栋问，“那不是跟王叔在一起共过事吗？”

“是的。”彭寿颐回答，“李王叔说起过他。”

“此人怎样？”曾国藩问彭寿颐。

“据李王叔说，此人聪明异常，中文洋文都很好，但生性放荡，喜寻花问柳，是个唐伯虎、祝枝山式的人。”

曾国藩一听这话，心中便有三分不喜。正说着，王韬走了进来。曾国藩见他长得矮胖臃肿，眉毛粗黑，两只鱼泡眼松松垮垮的，没有神采。“酒色之徒。”曾国藩心里说。

“拜见中堂大人！”王韬在曾国藩面前叩头。

“请起请起！”曾国藩起身回礼，指着旁边一个座位说，“紫诠先生，请这里坐。”

“听说紫诠先生在墨海书馆多年，翻译了不少洋文书，这是桩好事呀！”待王韬坐定后，曾国藩先开腔。

“也是混口饭吃而已。”墨海书馆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一家印书铺，当时读书人都不屑于与洋人打交道，王韬说的是实话。但听曾国藩一称赞，又高兴得很，便将墨海书馆的情况，向曾国藩简略地禀报了一番。

“他们用机器印书，一天印多少张？”曾国藩问王韬。

“一天可印七八千张。”

“啊！这么多！”赵烈文轻轻地叫了一声。

“一架机器抵我们五六十个人了。”曾国藩笑着说。

说了一阵墨海书馆后，曾国藩问：“先生到鄙人这里来，有何事见教？”

王韬望了赵、杨等人一眼，说：“在下有一要事跟中堂大人说，请屏退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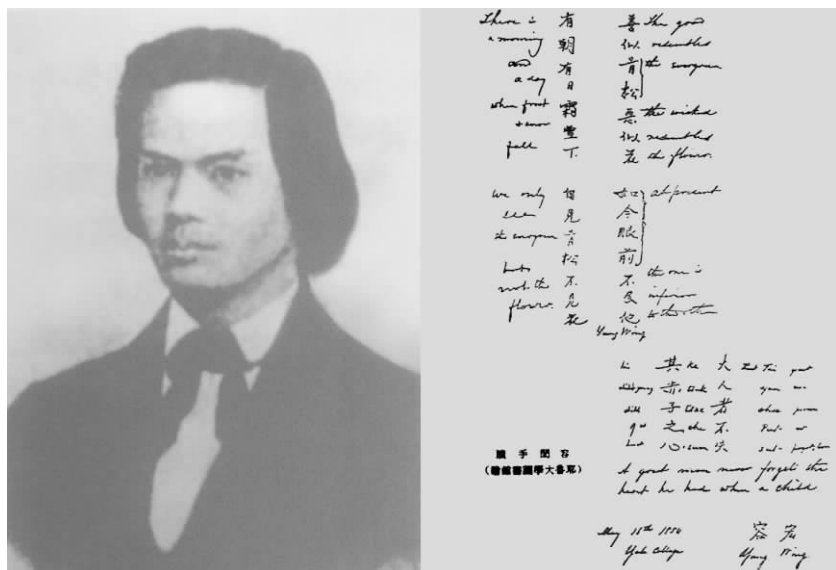
“不必了，你讲吧！”曾国藩淡淡地答复。

“好吧，请恕在下直言。”王韬碰了一个软钉子，心上飘过一丝不快，他将身子略向前倾，对曾国藩说，“大人今日拥重兵，居高位，其身虽荣耀，而其势却危殆。”

“你这是什么意思？”曾国藩拉长着脸，两眼冷气逼人。

“中堂大人，”王韬似乎没有看见曾国藩面孔的变化，继续说下去，“大人精通典籍，熟读史册，当知蒯通劝韩信事，而今日事正与当年同。清廷、太平天国、湘军好比当年的刘、项、韩。湘军助清廷，则清廷强；助太平天国，则太平天国兴。大人何苦要为别人出力？不如既不为清廷，亦不为太平天国，让他们两虎相争，最后由大人来收拾残局。这是大人你的最好选择。”

王韬字紫诠，江苏吴县人，秀才出身。二十岁时随父到上海，后进入英国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在馆中前后达十三年之久。王韬中西学问俱精，思想通达，也颇放荡不羁，曾上书太平军，劝其缓攻上海而强夺安庆。有野史记载，王韬曾劝曾氏吸取韩信的教训，将湘军置于清朝廷与太平军之外，成为鼎足而立的第三种军事力量。



青年时候的容闳和他的手笔

从王韬刚进门的那一刻起，曾国藩便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心想：他居然敢以素昧平生之身份，赤裸裸地劝我行非分之举，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曾国藩压住心中的厌恶，铁青着脸说：“紫诠先生，你我素不相识，你不了解鄙人。鄙人是宁愿遭到韩信那样的下场，也不会背叛朝廷的！”

说着端起了茶杯，荆七见状，高喊：“送客！”

王韬怀着一肚子希望而来，没想遇到这样的冷遇，只得沮丧着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对天长叹一声：“不料两千年前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大人，此人有一技之长，留下能起作用。比如我们今后要请洋匠传授军火技艺，他可以当翻译。”杨国栋并不认为王韬有什么过错，倒是觉得曾国藩的态度太冷淡了。

“此人虽不护细行，但究竟有点薄名，又懂洋文，本可留下他做

点事。但他偏偏不安分，野心不小，思维怪诞，这种人留在我身边，是一个大隐患。两江总督幕府不能有这样的僚属。”曾国藩将端起的茶杯放下，他其实并没有喝。

“大人，我看王韬非等闲之辈，大人既不用他，不如杀掉，免得他投靠长毛，为虎作伥。”赵烈文谏道。

“惠甫，你把他看得太高了。”曾国藩冷笑道：“此人不过一无知妄人而已。我料他此生成不了什么事，你们放心好了。”

他顺手拿起茶几上的另一张名刺，对荆七说：“叫容闳进来。”

当容闳跨进门槛的时候，曾国藩便盯着他仔细打量起来：这是个三十三四岁的中年人，中等偏低的身材，眉粗眼大，颧骨很高，嘴唇的棱角极为分明，皮肤呈淡棕色。他与常人的最大区别，是脑后没有辫子，一头黑发齐耳剪得短短的。“是一个武将的料子。”曾国藩心想。待那人走到身边，曾国藩又以犀利的眼光将他认真地看了一遍。

“你就是容纯甫先生吗？我这是第三次邀请，你才肯赏光来呀！”曾国藩不待容闳通报，便先说话了，脸上无一丝笑容。

“总督大人息怒，我是个商人，与长毛做过生意，怕大人加罪于我。”容闳一口广东官话说得不熟练，他有意放慢点，好让人听懂。

“我三番两次叫人，而且叫你的朋友写信请你来，我难道会加罪于你吗？我知道你曾向长毛上过书，你的那份上书我已看过，我不认为你是勾结长毛，倒觉得有爱国之心。我明白告诉你，你给长毛建议的七条，除以《圣经》为主课这一条外，其他六条我都能接受。”

容闳大为惊讶。两年前，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一起到太平天国考察，在苏州、常州等地，他亲眼见太平军军纪好，人民安居乐业，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好的。一进天京，与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接触交谈后，他失望了。他发觉那些天国要员们一个个观念陈腐，见识鄙陋，且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容闳断定这批人成不了事。其中稍有点头脑的是干王洪仁玕。容闳在香港时就认识他，算是天国最高领导层中最

有新思想的人了。容闳向他提出七点建议：一、组建良好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七点建议，干王未给他任何明确答复，却送给他一个黄缎小包袱。容闳打开一看，是一颗四寸长、一寸宽的印，上刻“太平天国卫天义容闳”九个字。容闳对此哭笑不得，便把印依旧包好，放在客房里，悄悄离开了天京。以后，他在江西、安徽一带做茶叶生意，不管是官方还是太平天国，只要有生意他就做。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早闻其名，多次向曾国藩推荐。一直到第三封信上，容闳感其诚，遂来拜访。他不曾料到，这个号称理学名臣的两江总督，对自己这套从西方搬来的设想竟然赞同！

“洋人的轮船枪炮的确比我们厉害，这是事实，我们要向洋人学习。你提出办学校，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后还要派出更多的人到外国去学习，学成后归国，把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慢慢建设得富强起来。容先生，听说你就是从小出的洋？你在外国住了多少年？”

“我七岁时便在澳门跟随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读书，十九岁时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学习，在美国住了八年。”容闳答。

“你是个人才。”曾国藩的脸上开始露出笑容，“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愿意在我手下当一名将官吗？”

“在大人麾下当个军官，当然是很荣耀的。”容闳起身，笔挺笔挺地站着。“不过，我从未经过军旅之事，也没学过军事学，不能胜任。”

曾国藩对容闳刚才这个举动甚为满意，湘军中沒有这样素质的将领。“我看你的长相必定是个良好将才，因为你的目光威凌，一望便知是个有胆有识之人，一定能发号施令，驾驭士卒。不过，既然你不乐意，我也不勉强。你今年多大了，授室了吗？”

“我今年三十四岁，已娶妻生子。”容闳答。

“你愿意在我的幕府里做点别的事吗？”曾国藩的语气不知不觉地

和藹多了。

“这要看总督大人安排我什么样的差事。”

凡到总督衙门里来的人，无论才高才低，莫不卑词谦容，像容闳这样讨价还价的还没有过。曾国藩反倒喜欢他这种不曲意逢迎的性格，心想这大概是洋人教育的结果。一时想不出适当的差事，于是转而问：“容先生，依你之见，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着手？”

“总督大人，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尚未很好考虑。”容闳重新坐下，思考片刻，说，“当今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我想莫过于仿照洋人的办法建一个机器厂。”

“我看最好建一个机器母厂。”杨国栋插话，“由这个母厂再制造各种各样的机器，然后用这些机器去造枪炮弹、战船战车。”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他同治二年在江西九江一带做茶叶生意时，接到曾氏幕中一张姓人的书信，称曾氏想见他。两个月后，张姓人又来信催促，内中并附数学家李善兰的一封信。不久，张李二人又有信致容闳。容闳接到三次邀请后，决定去安庆见曾氏。书中这样描写曾氏初见他的情形：“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时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

几天后，曾氏再次召见容闳。书中写道：“此次谈话中，总督询予曰：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答“以机器厂为前提”，“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一个星期后，曾氏即委任容闳购买机器，“又有公文二通，命予以领款。款银共六万八千两，半领于上海道，半领于广东藩司。”

“对，这位老爷说得对！”容闳高兴地说，“我的想法正是这样，犹如母鸡生蛋似的，有了这样一个母机厂，过了十年八年，中国就可在全国各地建造许许多多的工厂。如此，中国就会跟外国一样地强大了。”

“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你就住我这儿，不要再做茶叶生意了，和壬叔、雪村、若汀等人细细地筹办此事。大致规划一下，建造

一个这样的机器厂，要买些什么样的机器，需要多少银子。商量好了，我请你再到美国、英国去辛苦一趟，带着银票去，把母机买回来。”曾国藩替容闳想到了一个差事。

曾国藩的这番话简直使容闳震惊！今天是他归国七年来最兴奋的一天。他似乎觉得，多少年来在异国他乡所设想的富国强兵的计划，正在迈开最关键的第一步。

三 你还记得初次见我的情景吗

几天后，兵部火票递来一份明发上谕：“浙江按察使着李元度补授。”曾国藩接到这份上谕后甚是恼火。

原来，李元度祁门请罪不赦之后，一气之下，从粮台索回欠饷，将平江勇解散，径直回湖南去了。不久，圣旨下达，李元度被革去徽宁池太广道员职。曾国藩期望李闭门思过一段时期后再来找他。谁知李元度却又跟王有龄联系上了，募集八千人，号称“安越军”，浩浩荡荡地由湖南开拔，经江西进浙江，沿途又在义宁、奉新、瑞州一带打了几场胜仗。江西巡抚毓科向皇上请功，皇上赏他布政使衔。进入浙江后，王有龄为长期留住这支军队，又竭力向皇上保荐，于是有了这道上谕。李元度不服管束，不讲交情，三番两次明目张胆地背叛湘军，投入一贯对湘军怀着敌意的何桂清集团，这种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为，使曾国藩由恼而怒，由怒而恨，过去患难与共多年的友谊已不复存在了，结儿女亲家的答谢诺言也不必兑现了，这两三年逐渐压抑下去的偏激性情又乘隙而生。他不要幕僚代笔，亲拟一份奏章，给李元度列举三条罪状：一为革职后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二为义宁、奉新、瑞州无贼情，亦无接仗，系冒稟邀功；三为赴浙途中节节逗留，贻误战机。并承认自己用人不明，保举有误，请皇上将李元度交部严处，永不录用。

曾国藩由此想起李鸿章为李元度说情之事。为失地将领说情固然不对，但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

闲，宛如那年在建昌旅馆候见时一样。与李元度的见异思迁比起来，李鸿章的一片忠心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何况其才其谊又都在李元度之上！曾国藩想到这里，立即派彭寿颐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去饶州府接李鸿章来安庆。

李鸿章来了。他对恩师的认识，比恩师对他的认识还要深一层。他知道，恩师虽以理学名臣誉满朝野，但绝不是一个迂腐的理学先生，既深谙历代权臣的用人之术，又有自己一套识别、考察、培育、驾驭、笼络人才的办法，被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会令其恨之入骨，相反，疏远之后仍忠心不改的人，则会获其加倍的重用。曾国藩的这一手，果然被李鸿章看准了。年家子、受业生，再加上精明、才情和忠心，使李鸿章重入曾国藩幕后，受到了这位权倾四省的恩师的格外垂青。

这时，陈玉成受苗沛霖之骗，死于胜保之手，而李秀成以苏福省为基地建设第二个小天堂的事业，则达到鼎盛时期。整个苏南，除冯子材驻扎的镇江城及上海一隅之地外，全部土地都在李秀成手里。李秀成注意发展经济，实行轻税制度，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作歌称赞：“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他像阎王，农民见他赛过亲娘。”苏州、常州市民纷纷建牌坊，表达他们对忠王的崇敬。李秀成又在江西铅山收容了从西征路上撤退回来的石达开部将童容海、朱衣点等二十万人，军势益发壮大，随即一举攻克杭州，王有龄被迫自杀。太平军在苏南、浙江一带如火如荼的声势，使上海日夜处在惊惶之中。



华尔，常胜军首任长官

上海是中国第一富庶之城，每月仅厘金、捐输的收入就达六十万两银子，外国人麇集此地，以何桂清、薛焕为首的江浙逃亡官吏和以钱鼎铭为首的江浙逃亡士绅也都聚集在这里。洋人和官府都组织了武装力量，试图阻挡太平军向上海进攻，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人华尔指挥、全用洋枪洋炮武装的中外混合军——常胜军。但毕竟力量不足，于是公推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速派湘军来上海。

饷银极缺的曾国藩，绝对不能眼看上海落入太平军之手，他派人

火速赶到荷叶塘，要正在家休养的九弟担负这个任务。曾国荃不答应。他的眼睛盯着江宁城。攻下安庆后，曾国荃认为自己既有攻城的本事，又是天下第一福将，打江宁非他莫属。这一点，曾国藩也有同感，见他不去，也就不勉强了。九弟不去，再派谁去呢？曾国藩将手下带兵的将领一一掂了掂：李续宜是个病夫，鲍超是个莽夫，都不能担此重任；张运兰、萧启江均非大将之才；贞干不能独当一面；至于多隆阿、韦俊，从来就不能算是心腹，这样的大事，岂能放心让他们去干；彭玉麟、杨岳斌固然适宜，但既然要成全老九的天下第一功，岂能又折他的水师辅翼！

一连几天，曾国藩为之寝食不安。这天吃完晚饭，他有意走出城外，远一点去散步。时已深秋，草木凋零，安庆城外一片萧条。曾国藩触景生情，脑子里浮起了宋玉悲秋的名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蓦地，他想起自己投笔从戎，已历八九年了。这些年来，朝廷耗资数万两银子，调集近百万军队，从广西打到江苏，而长毛却总不能扑灭，反而闹得更红火起来。天心何时才能厌乱，百姓何时才得安宁呢？而自己未老先衰，湘军暮气已生，有生之年还能重睹太平吗？一时间，曾国藩心乱如麻，忧沮悲伤不能自己。他干脆拣了一块干净的石头，坐下歇息，荆七在一旁站着侍候。

曾国藩眯起老花眼睛，向四周无目的地张望。远远地看见两匹快马扬着灰尘，从西边山坡边奔来，一溜烟进了城门，后面有三条狂跑乱叫的黑狗在追赶。曾国藩对马上骑手的剽悍艳羡不已。

“荆七，骑马的人是谁，你看清楚了吗？”

“好像是李观察和他的弟弟昭庆，可能是从西山打猎回来。”刚才那两人的骑术，也引起了王荆七的注意，他一直目送着他们进城。

“噢！”曾国藩轻轻地应着。是的，前天李昭庆来安庆，李鸿章还带着他来请安哩！李鸿章六兄弟：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个个既秉书香门第的文雅秀美，又兼淮北民众的强悍劲气。昭庆说他和三哥鹤章，在庐州招募了一千多乡勇，护卫桑梓，大大小小

也打过三四十次仗，手下也有一批能干人。说话间，少年峥嵘之色时露，曾国藩很是欣赏。一个念头在心里悄悄泛起：派李鸿章去上海如何？但眼下他无一兵一卒，能在短期内组建起一支军队吗？

曾国藩回到衙门，将这个想法与赵烈文商量。赵烈文完全同意。并说出两个更为重要的理由来：一是曾家门第太盛，军权太大，要谨防**蒞**，预留后路。趁着现在兴旺时期，让李鸿章出来建一支淮军，名为另立门户，实为一家。万一今后曾家有不测，湘军有不测，只要李鸿章在，淮军在，大局则不会破裂。二是河南、皖北捻军势力很大，江宁克复后，主要的敌人便是他了。仗打得久，军营习气必然滋生，且湘军不服北方水土，今后平捻，还得靠由皖北招募的淮军。赵烈文这两个理由一说出，曾国藩不由得心悦诚服，为自己身边有如此远见卓识的人才而高兴。尽管作为自己的传人，李鸿章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权衡利弊，只有他最为合适了。曾国藩不再犹豫，他要为目前的救上海之危，更要为以后的百年大计，把李鸿章全力扶植起来。

听说要由自己去招募淮军，援救上海，李鸿章比当年中进士点翰林还要兴奋。他十分懂得乱世年头，有枪便是草头王的道理。上海一个月光厘捐就是六十万，拿出一半来，就可以养五万精兵了；手中有五万精兵，谁还奈何得了！

李鸿章兴冲冲地将招五万淮军的计划向曾国藩禀报时，却遭到当头一盆冷水：“少荃，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这条古训你都忘记了？”曾国藩严肃地说，“一次招募五万，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必然正经人少，无赖之徒多。你看长毛，动辄十万二十万，有时甚至号称百万，其实都是乌合之众，稍一遇挫，便四散逃走了。这样的兵，再多有什么用！徒靡费粮饷罢了。你这次回庐州募勇，一定要以我和罗山先生过去招募湘勇的办法，募那些有根有底、朴实勤苦的种田人，油滑的市井游民，纵然聪明伶俐也不可要。”

“恩师指教的是。”李鸿章忙点头不迭，“那我先招两万。”

“两万也多了。”曾国藩摇摇头。

“一万何如？”

“先招五千。”曾国藩伸出一只巴掌。

“好，我就先招五千！”乖觉的李鸿章忙点头应允。心里想：到了上海，有了银子，打开了局面后，招多少还不由我！

“恩师，大家都说您会相人识人，门生想请您传授一点识别兵勇的办法。这次回去，好多挑选些有出息的官兵来。”

“相人识人，奥妙甚多，复杂得很，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有些还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关键在相者识者的阅历。我曾经编过几句口诀，念给你听听。”曾国藩微笑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李鸿章轻轻地背诵了一遍，说：“这几句口诀简明扼要，只是门生愚陋，觉得空泛了些，好比说真假看嘴唇，究竟什么样的嘴唇是真，什么样的嘴唇是假呢？”

曾国藩大笑起来：“这就难说了。方才我讲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是指的这些，要靠自己揣摩。东坡说世上有许多事，只可了于心，不可达于笔，这相人识人一事最是如此。不过，你问的是识别兵勇，这是相人术中最简单的，我就跟你细说几句吧！”曾国藩捋着已变花白的长胡须，正色道，“第一看五官。以双目神不外散，鼻梁直，嘴唇厚为最好。第二看皮肤。以肤色粗黑，双手茧多为最好。第三看说话。以木讷寡言为最好。主要是这三条，其他都是次要的。”

曾国藩的三条相勇标准，给李鸿章很大的启发。他恭恭敬敬地说：“门生一定按恩师所教的，挑选五千精壮淮军前来。”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他和哥哥瀚章又在外做官，故李家在庐州颇著威望，加以鹤章、昭庆这几年在家办团练，与其他团练首领交往很多，当李鸿章振臂一呼时，便应者云集，没有几天，应招的乡勇就达到五六万。李鸿章不敢违背老师

的意志，按照那三条相勇标准，从中精选了五千人，组建成十营，由李家多年的好友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三兄弟和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及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鹤章、昭庆十人为营官，依次命名为树字一营二营三营、盛字一营二营、铭字营、鼎字营、庆字营、鹤字营、昭字营。二十天后，李鸿章便带着五千淮军齐齐整整地开进了安庆，在金保门外操兵场上，接受了两江总督的检阅。

曾国藩见五千勇丁绝大部分粗壮结实，颇为满意；但十个营官，仅潘鼎新为举人出身、鹤章昭庆出自读书人世家，其他七人或为盐梟，或为马贩子，或为无业游民，或为乡间土霸王，中有两三人竟然一字不识，曾国藩对此很是忧虑。好在这些营官均武艺超群有统驭士卒的威严，既已组建成军，并开到安庆，曾国藩也就不再说什么了。钱鼎铭心急如火，见军队已建好，巴不得他们立刻飞到上海，便以十八万两银子的高额代价雇了七艘洋船，要将五千淮军一次运走。

如此气魄宏大的调兵遣将，令四方震动，淮军将士人人自觉很阔气风光，湘军将士个个眼红，巴不得哪天也开开这个洋荤，安庆百姓更是从未见过这个世面。一大早，江边码头上，便老幼扶携，人山人海了。

南门外上下三层的怀宁酒楼，是安庆城最大的酒家，三天前便开始谢绝一切客人，忙忙碌碌地做准备，这里将要为开赴上海的淮军举行盛大的饯行宴会。

辰时起，怀宁酒楼前的草坪上便陆续停下一顶顶呢轿、一匹匹骏马。到了午正，宽阔的草坪便被轿、马挤得水泄不通。这时，一队卫兵过来，清出一条两丈宽的过道。接着，一队长轿缓缓抬来，在草坪边停下。从打头的绿呢轿里走出今天宴会的主人——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衔节制四省军务两江总督曾国藩。他头戴正一品红珊瑚顶戴伞形红缨帽，身穿绣有仙鹤补子的绀色九蟒五爪袍，脚套粉底皂缎靴，下轿后，在过道口站定，并没有开步。紧接着，从第二顶蓝呢轿里走下今天饯行的主要对象——按察使衔、福建延津邵道员、淮军统领李鸿章。他今天头戴正三品蓝宝石顶戴红缨

帽，身穿绣有孔雀补子暗红九蟒五爪袍。跟着，从各色轿里相继走出李续宜、杨岳斌、彭玉麟、鲍超、多隆阿、康福等一班文武僚属来，都一色的朝服，没有品级的也换上簇新的衣帽。湘军中的老营官哨官们记得，如此隆重的盛会，只有武昌城颁赠腰刀那一次。待大家都下了轿，曾国藩伸出右手，对李鸿章说：“少荃请！”



晚清重臣李鸿章

李鸿章一听，慌得满脸通红，忙说：“恩师请，门生随后侍候。”

曾国藩笑着说：“今天为你饯行，理应你走在前。”

李鸿章急了，连声说：“恩师请，恩师请！”

见曾国藩仍笑着站立不动，李鸿章深深地一弯腰，说：“恩师今天给门生这样大的脸面，门生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说到这里，李鸿章激动得泪水盈眶。

曾国藩点点头，似对这句话很满意，便不再谦让，迈着惯常稳重的步伐，走进了怀宁酒楼，李鸿章和彭玉麟等人随后跟着。

怀宁酒楼的一、二两层楼里摆下三十桌酒席，那里早已坐齐了湘淮两军营官以上的将领，以及安庆官场上的要员、乡绅名流，还有钱鼎铭及七艘洋船的船长等。曾国藩、李鸿章一行刚进门，等候在一楼的人便纷纷起立肃迎。曾国藩微笑着伸出手来，对着大家挥动几下，然后登上楼梯向二楼走去。二楼只摆了五桌，这里的人物身份更高一些，上首一桌特为给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留着。曾国藩刚一落座，热气腾腾的各色菜肴便不断上来了。

徽菜与粤菜、川菜、湘菜、杭菜、闽菜、淮扬菜、鲁菜齐名，号称为中国八大菜系。安庆城酒店里的菜肴，更是徽菜的代表。尽管这座城市脱离战火还不过半年光景，因为总督衙门和湘军统帅部设在这里，旧官新贵云集，尤其是那些在战场上发了横财的湘军将官们，抱着“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心态，一有机会来到安庆，便把它当做烟花温柔之乡，毫不吝啬地将大把大把的银钱抛向酒楼妓寮，故而刺激了安庆城在废墟上很快地形成畸形的繁华。苦难中的安徽百姓，从皖南皖北蜂拥向这座长江边的古城，其中尤以厨师和少女为多。徽菜这朵肴苑奇葩便在这片土地上重新开放。

徽菜向以烧炖为主，讲究真本实料，火功到家，菜肴明油味浓，色泽红润，滋味醇厚，汤汁清纯。怀宁酒楼的徽菜，公认为安庆府里第一号。今天，老板和厨师们有意趁着这个百年难遇的机会，好好地表演一番，把怀宁酒楼的名气传到全国去，甚至想借洋船长之口远播海外。厨师们使出浑身解数，精心烹调，老板站在厨房门口，每出一

道菜，都要亲口尝一尝，点头了，才端出去。酒席上无论是冷盘热菜、烧炖汤汁，道道菜还都体现了徽菜风味。席上一片赞赏之声，连那几个不惯中国饮食的洋船长也伸出了大拇指，喜得十几个跑堂脸上流油，脚底生风。徽菜中拿手压轴戏是水族菜。打听得酒席的主人最爱吃水物，今天传统的荷包鲫鱼、清蒸鲥鱼、蟹烧狮子头、咸水虾更是做得令人叫绝。厨师们别出心裁地在这四盆水族菜上，用胡萝卜丝摆出“福”“禄”“寿”“禧”四个字，招得酒楼上下满堂喝彩！

为助酒兴，老板还从戏班子里请来了戏子。只见一旦一生正在对唱黄梅小调《夫妻观灯》：“胖子来观灯，挤得汗淋淋，瘦子来观灯，挤成一把筋；长子来观灯，挤得头一伸；矮子来观灯，他在人缝里钻。我夫妻二人向前走哎，观灯观人好开心！”风趣的唱词，滑稽的动作，再配上动听的黄梅调，把醉醺醺的客人们乐得捧腹大笑。此时此刻，他们哪里还想得起就在安庆城外，贫瘠动乱的安徽大地上，数百万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到处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的惨相！宴会进行到火热的时候，曾国藩举杯对大家说：“诸位在这里宽怀畅饮，我和少荃到三楼茶室里叙叙师生之情。”

说着，携起李鸿章的手走上三楼。

三楼早已布置好了一个精致的茶座。一把古色古香的宜兴茶壶里泡着碧青的婺源绿茶，几上摆着八色时鲜果品，曾李二人相对而坐。

李鸿章激动地说：“恩师为门生举办这样隆重的送别仪式，令门生没齿不忘。不管今后发生什么变化，有一点决不会改变，那就是，鸿章今生今世永远是恩师的门生，是年伯的犹子。”

曾国藩微笑着点点头，没有作声。过一会儿，他望着窗外寥廓江天，深情地问：“少荃，你还记得初次与我见面的情景吗？”

“记得，记得。”聪明过人的李鸿章完全没料到，老师会突然间提出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来，他诚惶诚恐地回忆道，“那是道光二十五年秋天，正是京师最好的季节，门生那年二十二岁，第一次随父亲进京。进京的当天晚上，父亲便对门生说：‘我有个湖南同年，道德

文章胜我十倍，明天带你去拜他为师。’第二天一早，父亲便带我到碾儿胡同来拜见恩师。”

“你那天穿一件不合身的夹绸长袍，怯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红着脸喊了声年伯后就不作声了，像个大姑娘似的。”曾国藩开心地笑着，笑得李鸿章不好意思起来。

“门生从未见过世面，那时恩师在我的心目中，犹如半天云端中的神一样，高不可攀。”李鸿章说着，自己也禁不住笑了。

“少荃，你还记得我当时正在读什么书吗？”对那天的情景，曾国藩记忆犹新，他有意考考眼前的门生。

“记得，记得。”李鸿章立即答道，“恩师那天读的是《史记·高祖本纪》。”

“你为何记得这样清楚？”曾国藩兴趣浓烈。

“恩师那天对门生说，平生最喜《庄》《韩》《史》《汉》四书，四书中又最爱《史记》，《史记》中尤爱读《高祖本纪》，故门生记得。”

曾国藩微笑着点点头：“少荃，我再告诉你，《高祖本纪》中我最爱这几句话：‘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

李鸿章终于明白了曾国藩的用心，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虔诚地说：“门生永世不忘恩师的栽培，不负恩师的厚望。”

“这就好。”曾国藩指着空位子说，“你坐下，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讲。”

“门生聆听恩师教诲。”李鸿章坐下，两手合着夹进两腿缝隙之中，犹如当年在碾儿胡同受教时一样。

“少荃，我问你，上海的情况你清楚吗？”

“关于上海，门生略知一二，不知恩师要问哪方面的情况？”自从得知要组建淮军救援上海后，李鸿章便以他一贯的精细作风，立即通过各条途径对上海作了深入的研究。

“你先说说上海目前的防守。”

“上海目前的军事力量，大致有五个方面。”李鸿章条理清楚地说，“一为朝廷在上海的防兵，原为苏抚薛焕的第三标，经过扩大后有近四千人。后来，从扬州、镇江、杭州陆续去了一些人，再加之薛焕就地招募的乡勇，朝廷的防兵总共在三万左右。”

“薛焕那人很可恶，他派滕嗣林到湖南募勇，幸而寄云来信告诉我。对他不起，我将滕嗣林所募的四千人全部留下了。”寄云是湘抚毛鸿宾的字，他是曾国藩的同年。

“薛焕眼红湖南人能打仗，也想自己建一支湘军。”李鸿章继续说，“二为团练，因系按亩出丁，人多，估计总在十万左右。三为英法洋兵，他们专为保护本国在上海的租界，有三千人左右。四为华尔为头领的华洋混合的洋枪队，有五千人。五为中外防务局，由英国参赞巴夏礼发起，主持者为上海官绅中的头面人物，有钱有物，但无军队。”

李鸿章对上海的军事力量了如指掌，令曾国藩很满意。暗思：这种精细程度，不仅老九远不及，就是自己也不一定比得上，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五个方面的军事力量，你打算主要依靠哪一方面？”

“门生将主要依靠华尔的洋枪队。”李鸿章略为思考后回答。

“对了，你的想法很好。”曾国藩含笑赞许，“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件事。到上海后，必须跟洋人处好关系。守住上海，不让它落到长毛手里。在这点上，洋人与我们的利益一致。华尔的洋枪队能打仗，远胜薛焕手下的绿营，今后要和华尔协调作战。洋人到中国来，不是要江山。咸丰十年八月洋人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

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逆。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但对洋人，我也一贯存有戒心。我向来不主张借洋人之力去收复城池。自古以来借外人之力办事者，事成后遗患甚多，不可不引起注意。所以你到上海后，用洋人的军事力量有个原则，即用之守上海则可，用之帮助收复其他城池则不可。洋人本性贪劣，诛求无度，这点你心里要清楚。总而言之，与洋人打交道，离不开四句话：言忠信，行笃敬，会防不会剿，先疏后亲。你懂得这个意思吗？”

“恩师是说用诚信之心与之相处，只用其力保上海，刚开始时不宜跟他们亲密，以防他们鄙视，待我军打出威风后，洋人自然会靠拢我们的。”李鸿章像注释六经经义似的，对老师的话加以阐述发挥。

“是这样。”曾国藩满意地轻轻点头，“看来今后跟洋人打交道，你会比我圆熟，这点我放心了。第二点，上海是个通商码头，财货多，但三面临水，易攻难守，军事上远不如镇江重要，且镇江距江宁近，对攻打江宁有关键作用。冯子材人虽忠勇，才略不够，你在上海一旦立稳脚跟后，便要设法移驻镇江，我也会向朝廷奏请调走冯子材的。”

这一点，李鸿章没想到。他重重地点了两下头，表示牢记了这个重要指示。

“再一个是人事问题。上海有三个人，看你将怎样与他们相处。”

“恩师指的哪三个人？”

“一个何桂清，一个薛焕，一个吴煦。”曾国藩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地点名。

这件事，李鸿章更没想过。他茫然地望着老师，思索了一会，说：“何桂清丢城失地，开枪杀士绅，朝野愤恨，我估计他早晚会被朝廷逮走。至于薛焕、吴煦，既然他们的巡抚、藩司的职务都已撤去，又一贯紧跟何桂清，门生到上海后决不跟他们往来。只是苏抚一职，不知朝廷将放何人？”

曾国藩望着李鸿章冷笑道：“你以为苏抚将放何人？”

李鸿章认真地说：“门生以为，第一合适的应是左季高。”

“左季高将放浙抚，上谕就要到了。”曾国藩平淡地说。

李鸿章一惊，暗想：左任浙抚，看来一定是老师的推荐；除左外，彭玉麟最合适，但他既然不受皖抚，自然也不会受苏抚。停了一会，李鸿章神秘地说：“恩师，有一个人倒挺合适，不知恩师想到过没有？”

“你是讲哪一个？”

“林文忠公之婿、前赣南兵备道、门生的同年沈幼丹。此人有文忠公之风，耿介忠直，又在恩师幕中办过军务，受过恩师的感化，派他出任苏抚也很适宜。”

“幼丹是不错。”曾国藩望着楼下江面上缓慢行驶的一队帆船，似不经意地点了点头。沈葆楨早已在他的巡抚人选中，只是沈更适宜取代毓科在江西，但这尚在拟议中，不能说。“还有人吗？”

李鸿章沉吟片刻，说：“门生平日对人才留心不够，一时想不出了。”

冯子材咸丰元年投身向荣、张国梁部，后随同向、张来到江南。时以总兵身份统率一支绿营人马驻扎镇江。

曾国藩笑着说：“此人远在千里，近在眼前。”

“恩师指的是门生？”李鸿章大吃一惊，浑身血液立即沸腾起来，脸和脖子都涨红了。

“少荃，我早已想好了，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现又统率淮军入上海，你才是最合适的苏抚人选。今日送你走，我明天就拜折保举你。”

这是李鸿章几分钟之前根本不敢想象的事，他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用两只充满着光彩和泪花的眼睛，无限感激地望着胜过父亲的恩师。

“何桂清的事，你说对了。有人劾他，也有人保他。前几天皇上询问我的看法，我奏了这样两句话：‘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功罪，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看来何桂清在世之日不久了。”曾国藩仍以平淡语气说，“薛焕固然与何桂清为同党，但此人与恭王关系极其亲密。撤了他的苏抚，却依然叫他以钦差大臣经办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通商交涉事务，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你想想，若无恭王在后作靠山，薛焕能得到这个肥缺吗？少荃啦，我告诉你，说不定薛焕正是恭王安在上海的耳目。”

“恩师，门生明白了，既然薛焕已卸去抚篆，专办商事，门生也无必要开罪他，将他供起来，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李鸿章的脑子一点就通。

曾国藩轻轻颌首，继续说：“吴煦长期控制江海关，执掌上海财权，此人在经营上很有一套。听说这次他竭力主张请湘军进上海，又是他拿钱出来租洋船。这表明吴煦与何桂清有别。这个财神爷你要用。你一任苏抚后，便奏请恢复吴煦藩司兼关道之职，将他紧紧拴住。”

“恩师，我明白了，不仅对薛焕、吴煦是这样，对上海、江苏官场原则上也是这样，只要不是死心塌地跟着何桂清与我们作对的，门生一律都让他保持原官不动，以便稳定人心，一齐对付长毛。”李鸿章真不愧为他恩师的高足，他能很快地举一隅而反三隅。

“正是这个意思。”曾国藩高兴地说，“看来你今后可以做个称职的巡抚。”

“恩师，门生尽管授道员一职多年，但其实没有做过一天地方官，蒙恩师提拔，不久就要做巡抚了，门生心中究竟没有底，不知要怎样才能不负恩师的期望。”

“少荃，你问得好。我今天择其要端说几条，你要好好记住。”曾国藩以手梳理胡须，沉思片刻，不紧不慢地说，“督抚之职，一在求人，一在治事。求人有四类，求之之道有三端。治事也有四类，治之之道也有三端。求人之四类，曰官，曰绅，曰绿营之兵，曰招募之勇。其求之之道三端，曰访查，曰教化，曰督责。采访如鸷鸟猛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化者，率之以亲身。督责，如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治事之四类，曰兵事，曰饷事，曰吏事，曰交际之事。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顛顶，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要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不信不从。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忘，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日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之，以后胜前者为进境。这两个四类三端，时时究之于心，则督抚之道思过半矣。近日来，我纵观前史，总结出这样两句话：盛世创业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少荃，我辈当此危难乱世，要做英雄，舍劳苦之外没有快捷方式，切不可以巡抚位高权重而稍有松懈。”

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朝廷令李元度补授浙江按察使。同年二月二十二日，曾氏上《参李元度片》。同年三月初六日，朝廷接受曾氏的参劾，李元度被革去按察使之职。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曾氏致信李鸿章：“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接到这封信后即重返曾氏幕府。

又，薛福成《庸庵笔记》中《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适官军克复安庆，文正移建军府焉，傅相驰书往贺。文正复书云，若在江西无事即可前来。傅相乃束装赴安庆，文正复

延入幕，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明年，吴中绅士雇轮船来迎援师，文正奏遣傅相募淮军赴沪，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抵沪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苏巡抚。练兵选将，克复苏、常、嘉兴等郡，遂实授巡抚，加太子少保，赏黄马褂、双眼花翎，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文正相并，距出幕府时仅逾两年耳。”

钱鼎铭来安庆请教援沪一事，曾氏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中旬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如十六日的日记中说：“午刻，江苏上海庞宝生派户部主事钱鼎铭来请兵，携有书函，系庞宝生钟璐、殷谱经兆镛、潘季玉曾玮、顾子山文彬暨杨庆麟、潘馥公函。书辞深婉切至，大略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问之，系冯桂芬敬亭手笔。钱君在座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十九日的日记中说：“与少荃商救江苏之法，因钱若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

这一番教导，使李鸿章对眼前这个恩师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有“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感。他深知这正是恩师一生的真才实学所在，可供自己一生学之不尽，用之不竭，遂如吸墨纸似的，将每字每句都一一印在心上。

这时，江面上汽笛长鸣，七艘洋船就要一齐起锚了。钱鼎铭走上三楼，对曾国藩说：“大人，洋船在催李观察了。”

“好，我们下去。”曾国藩和李鸿章并肩走下酒楼。五千淮军已全部上了船，送行人员列队站在码头上，不断地挥手致意，单等李鸿章一到便开船。曾国藩把李鸿章送到跳板边，李鸿章一再打躬，请恩师止步。

“少荃，上船吧，祝你一路顺风！”

“恩师山之恩德，海之情谊，门生没齿不忘！”李鸿章又一弯腰，发自肺腑地感谢。他正要转身上跳板，突然被曾国藩叫住了：

“少荃，忘记告诉你一件大事了。我今日送你去上海，好比嫁女一般，岂能无一点嫁妆？我再送你三个营：杨鼎勋的勋字营，郭松林的松字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共一千五百人，随后就到。”

李鸿章先是欣喜，接着便是不安。他很快地调整了感情的变化，露出满脸笑容来：“门生深谢恩师的厚待！”说完，转身踏着跳板向洋

船走去。

四 安庆操兵场的开花炮弹

自那次会面以后，容闳和曾国藩又长谈了两次。曾国藩认定容闳是个诚实可靠的人，给了他六万五千两银子，要他到欧美去采购机器。容闳感谢曾国藩对他的信任，回到广东香山老家，将老母安顿好之后，便扬帆远航了。曾国藩又接受容闳的建议，在安庆城外建了一个军火工厂，取名为安庆内军械所，委派杨国栋负责，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参与，仿照洋人的办法制造枪炮弹。杨国栋也带了三万两银子，南下广东聘请技师工匠，采买工具原料。杨国栋回来后，带来十几个匠师，安庆内军械所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曾国藩每隔两三天都要到军械所去转一转，看一看，心里想得很美妙：先把安庆这个厂办好，培养一大批熟练的工匠出来，然

后再在上海、武昌、长沙、南昌等地也开办起来，慢慢地再扩大到全国去，这就可以制造出大量和洋人一样的枪炮弹来，以后还要造轮船，造钟表，造各式各样的精巧器具，现在先用它对付长毛，往后再跟洋人争高低，决胜负，不信中国就不可以徐图自强。

这时，左宗棠授浙抚、李鸿章授苏抚、沈葆楨授赣抚的上谕也相继下达。又批准新建淮扬、宁国、太湖三个水师。淮扬水师统领为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为李朝斌、太湖水师统领由彭玉麟兼任。不久，曾国荃由荷叶塘来到安庆，并带来了新募的六千湘勇，加上吉字营和贞字营的原有人数，已达两万。现在，苏皖赣浙四省的巡抚，或为朋友僚属，或为门生部下，调度分派，犹如指臂，更兼陆军壮大，水师齐备，文武同心，上下协力，应是谋取江宁首功的时候了。曾国藩召集湘军高级将领和全体参与军机赞划的幕僚们，在安庆督署内日夜商讨进兵江宁的大计，最后在汪士铎提出的分布攻守之策的基础上，综合其他人的有益建议，制定了三面并举、五路进军的用兵总计划。

三面并举，即由以吉字大营为主体的湘军从西面，以湘军分支楚军为主体从南面，以及以淮军为主体从东面同时并举，合围金陵。这

三方面的统帅分别为曾国荃、左宗棠和李鸿章。五路进军，是指西面的四支陆军和长江水师五路军队齐头并进。陆路四支人马：曾国荃由芜湖、太平取秣陵为南路，鲍超由宁国、广德进取句容、淳化为东路，多隆阿由庐州、全椒进取浦口、九洑洲为西路，李续宜由镇江取燕子矶为北路。这四路以曾国荃的南路为主攻，其他三路为游击之师打援。鲍超、多隆阿、李续宜都想得攻克金陵首功，但掂一掂声势、实力，都不能跟曾国荃相比，也便罢了。

会议完毕，各路将领都来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笑咪咪地对大家说：“明天一早都到阅兵场去，我请你们看个把戏，权且为各位将军壮行色。”



清政府购买的洋炮

《曾国藩年谱》“咸丰十一年”中记载：“又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事。”

大家不知总督大人要玩个什么把戏，都抱着好奇之心，第二天一大早便会齐在阅兵场。金保门外阅兵场，正中摆着一门擦得锃亮发光

的短炸炮。这种炮，将士们都称之为田鸡炮。因为它的炮身很短，成四十五度角朝天，极像一只前肢撑起的田鸡（青蛙）。旁边一只大竹筐里堆满一筐新铸的炮弹，每个炮弹上都围着一条红绸，十分引人注目。田鸡炮的另一面放着垒起的一包包火药。田鸡炮的周围放着几排靠背椅，一百多名湘军、绿营的高级将领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一齐望着这门田鸡炮和它旁边的杨国栋、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人。当曾国藩走进圈子中时，全体将官一齐站起。曾国藩以少见的喜悦招呼大家坐下，大声说：“今天请各位来看看我们内军械所最近铸造的开花炮，这是若汀、雪村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殚精竭虑造出来的，前天已试验过一次，放了三个，个个开花，今天大家也来开开眼界。开花炮是洋人造出来的，正式用在战场上还不久，我国战场上至今还没有用过。前次杨国栋到广东买了十几个，又向洋人专家请教了制造技术，若汀、雪村将这十几个洋开花弹一个个地拆开，仔细研究，终于造出来了。这在我们中国还是第一次，以后我们就可以成批生产了。现在请若汀先给大家讲讲。”

高高瘦瘦的华蘅芳走到大家跟前，他的身旁跟着一个高大雄壮的兵士，兵士双手捧着一个炮弹。华蘅芳指着兵士，操一口无锡官话说：“各位将军，大家看这颗炮弹与诸位平时用过的有哪些不同。”

将领们的目光都转向兵士手里的炮弹。有的喊：“这颗炮弹大些！”有的嚷：“这颗炮弹是长的尖的。”

华蘅芳笑着说：“大家说的都对，这颗炮弹是比往常的炮弹都大，都长，头子是尖尖的。这只是从外表看，最主要的是内里的不同，它不是实的，是空的。”

“空的？”“空的能杀伤人吗？”将领们感到奇怪，纷纷议论起来。

“它里面装了引信和炸药，射出后，引信点燃里面的炸药，引起爆炸，整个炮弹都炸开了，就像开花一样，所以叫做开花炮。”华蘅芳详细地讲解给大家听。

“铁片炸开，十几丈远的人都会被打死！”“可不，真是个厉害的东

西！”“有了这种东西，再也不怕长毛人多了。”

像煮开一锅水一样，将领们又情不自禁地议论起来，个个脸上笑逐颜开。

“现在就由炮手放几个给大家看看。”华蘅芳说完，三个炮手走到田鸡炮的旁边。一个炮手拿起一袋炸药，一个炮手拿起一个炮弹，都从炮口里向下塞，先塞炸药，再放炮弹；放进后，又用一根粗长木柱从炮口里伸进去，用力捣紧。抽出木柱后，这两个炮手都退到一边。这时，第三个炮手来到炮身引火口。将要引火时，华蘅芳摆摆手，对大家说：“各位看清了，前方三百丈远处有一座砖石垒起的屋子。开炮后，再来看看效果。”

说完发令点火。只见火光一闪，一阵剧烈的响声从炮身里发出，眨眼工夫，远处传来一声雷鸣。大家看时，目标处砖石横飞，浓烟滚滚。一百多名将领全都兴奋得从椅子上跳起来，欢呼声、喝彩声、鼓掌声惊天动地。待硝烟稍稍变淡后，大家便飞奔着向前方跑去，果然见一座砖石木房被轰去了一角。刘连捷、彭毓橘等人在屋边寻到好几片铁块，那正是炸开后的弹片。一连又放了三个，都像第一个一样，传来三声炸雷，燃起三堆浓烟，最后将那座房子夷为平地！

各路将领都拥向杨国栋、华蘅芳等人，问造了多少个。李臣典霸道，不容分说地将竹筐里剩下的五个炮弹双手捧起，飞也似的跑了。曾国藩招呼大家重新坐好，笑容满面地说：“各位都看到了吧！开花炮比实心炮强十倍还不止。内军械所已经试验成功了，就不愁大批生产。以后每天造出十几个来，一个月就可以造出三四百个，都会发给各位的。我已叫李少荃在上海向洋人购买三百尊田鸡炮，买来后也会分给各位，今后对付长毛就更容易了。”将领们又一阵欢呼。曾国藩继续说：“前几年去世的魏默深先生，是我们湖南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早在二十年前就说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可惜这句话未被世人重视。洋人在制造枪炮轮船方面比我们能干，这是事实。其实，火炮本是我们中国人最先造出来的。大家知不知道，南宋时有个叫陈规的人，将火药填塞在竹子里，然后点燃火药，竹筒里喷出火来。一百

年后，就离我们安庆不到五百里远的寿州，又出现了突火枪，内装火药弹丸，这就是今天洋人枪炮的鼻祖。那个时候，洋人还不知道火药是什么东西。”这时，将领们都笑起来，佩服总督大人知识的渊博。

“后来，洋人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不能制止洋人的前进，但我们可以学习洋人的技术。洋人并不比我们多长一个心眼，他们能做到的事，我们也可以做到。现在制成了开花炮弹，下一步就要制造炮身，再下一步就要造轮船，先用它来对付长毛，再用它来对付洋人，这就是魏老先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将领们热烈地鼓起掌来，经久不息。待掌声平定后，曾国藩又笑着说：“内军械所的几位先生制造了开花炮弹，功劳极大，除每人奖给一百两银子外，我还要送给他们一件礼物。”

这时王荆七走过来，递给曾国藩一根两尺来长的铁筒。曾国藩举着它问：“诸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众人齐摇头。“这是千里镜，用它看东西，五六里路外走过来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人堆里一片称赞声。

“少荃到上海后，英国海军司令何伯送他两个千里镜，他又转送一个给我。今天我把它转送给内军械所，以后检验开花炮效用，就不必跑路了，站在炮旁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东西很好。我已告诉少荃，叫他不惜重金向何伯买几十个来，诸位打仗正急需它。现在大家可以轮流来看看。”说完，曾国藩将千里镜递给将领们，每人都看了一眼，无不惊叹。

千里镜再次传到曾国藩的手中，他兴犹未尽，又发出一通出人意料的议论来：“不知各位看后有什么感觉？我看后心里想，不论钢铁、玻璃等物，一经洋人琢磨成器，便精耀夺目，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天下之物，凡加倍磨练，皆可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必忧虑不能变化气质，超凡入圣？我从青年时代便有志于学，但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故，学业一无可取。看到这具千里镜，我觉得惭愧。”

田鸡炮周围的湘军、绿营高级将领们听了两江总督这番由千里镜

联想到求学进德的话，无不感叹万分。李善兰见曾国藩今日兴致这样高，在回衙署的路上，悄悄地对他说：“中堂大人，四年前我和伟烈亚力将《几何原本》剩下的九章译完，当时承松江韩禄卿资助，刻印了一百本。前向禄卿来信，说版毁于战火。我一贫如洗，无力再刻，中堂大人能否拨点银子……”

“行！你看要拨多少？”不待李善兰说完，曾国藩欣然答应。

李善兰很是感激，忙说：“前次刻用了二百两银子，印用了五十两，这次我想多印一百部，刻印合起来要三百两银子。”

“好，我给你四百两银子，另一百两算是给你的润笔。”

“谢谢中堂大人。”李善兰感激不尽地说，“我不要润笔，加那一百两银子就可以印四百部了，广赠有志学子，使洋人的绝技让更多人掌握。不过，我有个请求，请中堂大人赐一篇序言。”

曾国藩为李善兰的学者情操所感动，恳切地说：“你们继续利玛窦和徐光启的未竟事业，将造福于我中国子孙后代，我理应为你们作一篇序言，可惜我平生对天文历数一窍不通，写些什么呢？”走了几步，又站住，望着李善兰说，“壬叔，假使你不在意的话，纪泽过两天就会来安庆，他对这些东西懂一些，就让他先拟个稿，我再润润色，用我的名义刻出去，好吗？”

《曾纪泽遗集》中收有《〈几何原本〉序》一文，并注明系“代家大人作”。曾氏认可这篇序言，且于文后批云：“文气清劲，笔亦足达难显之情。”

“能借得长公子的大笔，当然是很好的，何况中堂大人还要亲自润色，太谢谢大人了！”李善兰情绪激动地说。

五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安庆幕府聚集着众多全国一时俊杰，使一向爱才惜才的曾国藩颇为以此自豪。他素来重视对子弟的教育。长子纪泽今年二十四岁了，前次乡试未中，做父亲的不以为然，儿子的情绪却受到影响，来信中

有些抑郁之词，父亲觉得对儿子有亏欠。咸丰二年，纪泽十四岁，正是求学的黄金年代，不幸离开了京师。这些年，他带兵打仗，已置身家于不顾，更谈不上对儿子的教育了。儿子天资聪颖，也知上进，只是家乡无良师。倘若因此而不能成才，不仅害了儿子，做父亲的也会后悔不已。现在这里名师如林、嘉朋如云，更兼父子可以朝夕相对，时常加以点拨，真正是课子的好环境。为此，他要儿子割舍燕尔新婚的情丝，速来安庆求学。

半月前，纪泽到了安庆，随行的还有南五舅的独子江庆才。江庆才小时候因家境不好辍学务农，后来靠着曾国藩的接济，又断断续续念了几年书，但终因基础太差，长进不大。江庆才一见做了大官的表哥，便痛哭不已，说父亲临终时一再要他来找表哥，谋一份差使，免得再在乡里受苦。表弟的能力，曾国藩大致知道些，看在南五舅的份上，没有一口回绝，心中也有三分成全的意思。总督幕府重金聘请、多方罗致四海才俊，对于前来投奔的，只要有一技之长，也量才使用，不加拒绝，但对无能之辈、庸碌之徒决不收留。曾国藩的观点是：牛骥同槽，庸杰不分，必然使英雄气短、才士齿寒。

半个月来，曾国藩有意识地考察了江庆才，交给他几件事，都不能办好；性格又疏懒、褊急，爱以总督表弟自居。尤其是昨天一起吃饭时，亲眼看见他将饭碗里的谷一粒粒挑出来，丢到脚底下。曾国藩心里很不舒服。他自己吃饭时遇到谷，总是去掉谷壳，把里面的米嚼碎咽下，从未连米扔掉过。一个贫苦出身的人，才过了几年好日子便忘了本，曾国藩于这件小事上看出江庆才不堪造就。昨夜为此事思考很久，终于下决心了：尽管南五舅有恩于前，尽管江庆才是至亲，也决计打发他回家，安庆幕府不能留下这个闾冗。今天一大早，曾国藩跟表弟好说歹说谈了半个时辰，又从积蓄中拿出一百两银子，又亲自写了“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从苦中来”的对联勉励他，总算把表弟说通了。

处理好这件事后，曾国藩开始做他每晨必做的功课——临帖。这些日子临的是刘墉的《清爱堂帖》，这是纪泽带来的。

去年，卜居宁乡善岭山的唐鉴，以八十四岁高龄谢世。曾国藩接到讣告后十分伤心，命纪泽代他到宁乡吊唁。唐鉴的侄儿将一本字帖交给纪泽，说是伯父生前叮嘱的，此帖留给曾制台。这本字帖就是《清爱堂帖》。

曾国藩接过这本字帖，欷歔良久，二十年前从镜海师研习程朱理学、探讨前代兴亡的往事，一一浮上心头，宛如昨天。这本字帖，他曾在唐鉴的书斋里多次见过。后来唐鉴致仕，字帖被送回善化老家。曾国藩那年回家守母丧时，还特为到善化把它借来，细心临摹过一段时期。刘墉号石庵，谥文清，乾隆朝大学士，书法冠绝一时。《清爱堂帖》集中地体现了他的书法艺术成就，是字帖中的珍品。对唐鉴了解甚深的曾国藩，知道老师如此郑重地将这本字帖作为遗物留给自己，绝不仅仅只在临摹观赏，一定另有深意。但镜海师死前两年已不能作字，又没有遗言留下来，这中间的深意究竟是什么？半个月来，曾国藩天天临《清爱堂帖》，天天对帖思考，却始终没有琢磨透。

今天，他凝神静气地临摹了两刻钟后，又对着字帖深思起来。刘石庵的字，粗看起来天趣自然，有小桥流水、远山淡墨之意境，细究则笔笔刚健，字字雄放，包含着黄河长江般豪壮气概。他将帖子又从头至尾一字一字地鉴赏一遍，看完后，又对整页整页作一番鸟瞰。忽然，如同一道阳光射了进来似的，他的心扉亮堂了。他赶紧拿出日记本来，记下今天这个不寻常的顿悟：

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这段话见于曾氏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的日记。）

写完，又轻轻读了一遍，在“含雄奇于淡远之中”一句下画了几个圈。他十分欣赏这句话，自认这是个很大的发现。一时思绪泉涌，不可遏止。他奋笔续写：

昔姚先生论古文之道，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划然不谋。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这段话见于曾氏咸丰九年三月十一日给张裕钊的信。）

想了想，又写下去：

作字之道须阳刚阴柔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渊明之诗，二者阙一不可，亦犹文字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这段话见于曾氏同治三年五月初三日的日记。）

他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添了一段：

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于笔墨者，却须遏抑掩蔽，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这段话见于曾氏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记。）

曾国藩把这几段联起来读了一遍，深感自己今天对字、对诗、对文的研究突然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难道这就是镜海师的深意吗？镜海师一生以国计民生为重，以培养学生的人格为重，素来视诗文字画为末技；而自己这几年来位居总督，带兵十万，早已不再是翰苑舞文弄墨的书生了。显然，镜海师的用意还不在于此。曾国藩离开书案，在房子里慢慢踱步。走了几步，他蓦然明白了。常言道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作字作文与做人是相通的，既然字可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文可含阳刚于阴柔之中，那么为人为什么不可以如此呢？曾国藩明白过来，也喜悦起来，在日记的结尾处，迅速添上两句话：“含刚强于柔弱之中，寓申韩于黄老之内。斯为人为官之佳境。”像一个高明的画师终于完成了最后最得意的一笔，整个画面瞬时光彩夺目，曾国藩觉得今天这篇日记也因这两句话而满篇生辉。他心里想，镜海师送帖的深远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今天的这个早晨过得太有意义了，曾国藩的心情很舒畅，想起儿子来安庆这么久了，也没有好好地跟他谈过话。吃过晚饭，他特地叫儿子到书房里来。

曾纪泽身子单薄，不及父亲青年时代的厚实，五官与父亲一个样子，只是线条没有父亲的硬朗，显得柔和一些。待儿子坐下后，曾国藩说：“我这一向很忙，也没和你多说几句话。那天到时，我忘记问你了，你在武昌以后坐的船是我原来的座船，船上有一面帅字旗，沿途这面旗帜张挂没有？”

“没有。”纪泽恭恭敬敬地回答，“表叔看到后说要挂起来，我没同意。”

“哦，要得。我还问你一句，我写信要你不要再惊动地方文武，你做到了吗？”

“儿谨遵父命，沿途所有地方文武的宴请一概谢绝，只在湖口彭侍郎的衙门里歇了一晚。”

“要得，要得。”曾国藩点点头，“甲三，我一再跟你说过，我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明理晓事的君子。乡试中不中，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把书中的道理参透，这一阵子心情舒坦些了吗？”

“儿子在家时，接读父亲手谕，已开朗不少。这次千里乘船来安庆，沿途见山川形胜，风光绮丽，心胸大大开阔了。”曾纪泽高兴地笑着，脸上露出孩童般纯真的光辉，使曾国藩十分欣慰。

“这便是古人说的，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苏子由说得好：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心胸一开阔，人的见识也就自然高了。从来功名乃天数，非强求可得，惟圣贤可学而至。我要你摹画三十二位圣贤像，用心便在此。这三十二位圣贤，你都记在心中吗？数出来给我听听。”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

纪泽每数一个，曾国藩就扳下一个指头，数到“王念孙”时，恰好三十二个。曾国藩感到满意，说：“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你拿去好好诵读，以这三十二个圣哲为榜样，时时鞭策自己。”

“是。”纪泽答，那恭敬严肃颇像曾国藩祇领圣旨时的样子。

曾国藩又问了儿子关于叔祖父当时出殡安葬的情况，以及母亲、四叔父和各位婶母的饮食起居。

“纪耀今春出嫁，我也跟纪静一样，只付二百两银子回家，陈家没讲闲话吧？”

“陈家倒是没说什么，旁人都不相信，说是大学士嫁女，只有二百两银子嫁妆，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纪泽笑笑说，“二妹出嫁的前一天，她的一把金耳挖被贼偷了。”

“纪耀哪有这种东西？”曾国藩皱着眉头问。

“是母亲偷偷替她打的，只有七钱重，用去二十两银子。为了这个金耳挖被偷，母亲一连三个夜晚未睡好觉，泪流不干。这事传出去，大家都说大学士夫人竟为一个金耳挖这样伤心，可见家中金银不多。于是，二百两银子嫁女也就相信了。”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曾氏给次子纪鸿的信上说：“尔于十九日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长沙挂帆东行矣。船上有大帅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经过府县各城，可避者略为避开，不可惊动官长，烦人应酬也。”

“今后纪琛、纪纯、纪芬出嫁都以此为定例，一律二百两。”过一会，曾国藩又问，“你们兄弟最近读些什么书？”

“纪鸿跟邓先生读《诗经》《尔雅》，我在读《汉书》。”

“我生平最爱读《史》、《汉》、《庄》、《韩》四书，你能读《汉书》，我很欣慰。”曾国藩顺手从案桌边拿起一本《汉书》翻了翻，“我每天不管事情多忙，都坚持读史书十页。你现在无事，至少要读七八十页。读《汉书》有两种难处，一是假借奇字多，一是难解的句子多。你必须先通小学、训诂之学，先习古文辞章之学，才能把《汉书》读通。”

“父亲指教的是。儿子于小学、古文辞章之学基础都不深厚。”

“钱警石老先生、俞荫甫、莫子偲等人都精于小学、训诂之学，

你遇有疑难，可多向他们请教。黎莼斋、吴挚甫他们，年龄和你差不多，古文根基却比你深厚得多，你要放下大公子的架子，平素多与他们相处。”

“儿子读书十多年了，总像还未得到读书的奥妙似的，父亲，这读书到底有没有诀窍？”这几年来，曾纪泽一直在想这个事，今天可以当面向父亲请教了。

“读书没有诀窍，就在于熟读深思，但要说一点没有也不是。”曾国藩思索了一下，说，“依我之见，读书的诀窍在看、读、写、作四字紧密配合，每日不可缺一。这话我以前好像对你说过。”

“我还想请父亲详加指点。”纪泽瞪着两眼聚精会神地望着父亲。这双眼睛的外形与父亲极像，但明显缺乏父亲那种威凛逼人的神采，而显得柔软温和，它来自母亲欧阳夫人的遗传。

“看，指的默观，如你去年看《史记》《韩文》《近思录》《周易折中》，今年看《汉书》。读，指的高声朗诵，如《四书》《诗》《书》《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如富家居积：看书则好比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读书则好比在家慎守，不轻花费。又譬如兵家战争：看书好比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读书则好比深沟坚垒，得地能守。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和作——”

“写和作不是一回事吗？”纪泽插话。

“不是一回事。”曾国藩温和地对儿子说，“写，是指抄写。对于好的文、句和章节，不但看、读，还要写，将它抄一遍，记得就更牢了。真行篆隶，你都爱好，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我生平因写字迟钝，吃亏不少，你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那就差不多了。”

“我一天到黑坐着不动，还只能写八千。”

“努力练，可以做得到的。罗伯宜抄奏折，一天能抄一万二，晚上还可以陪我下围棋。”曾国藩拿出一份罗伯宜刚抄好的普通奏折给儿子看，“罗伯宜不但抄得快，而且没有差错，一篇奏折抄下来，一个字不改，我每个月给他三十两银子薪水，跟其他幕僚差不多。有人不服气，说罗伯宜年轻，没有别的长处，就这点能耐也拿这么多银子。我说，他这点长处就值得拿三十两银子，用人如用器，这个长处对我很有用，我就重用他。”

曾纪泽细看奏折，字果然写得好，一个个蝇头小楷，又端庄又秀美，令人叹为观止。他心里想，这里人才的确不少。

“至于作，是指的作诗文，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这些都要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作诗文宜在二三十岁前立定规模，过三十则难长进。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这时不试为之，则此后年纪大了，愈发不肯为了。”

“父亲教导的是。”纪泽说，心里想：难怪四叔父从不作诗文，遇有应酬，总是推给我，大概是年轻时没有立定规模，现在年岁大了，怕丑的缘故。

“父亲，刚才你所教导的看、读、写、作四字诀窍，为儿子迷途指津。儿子素日读书，对于书上讲的，常常觉得似乎是明白了，但仔细思想起来，又无甚心得，这不知是什么原因？”

“你的这个困惑，我在年轻时常常遇到。”曾国藩又摆出他惯常的姿态，伸出右手慢条斯理地梳理胡须，“朱子教人读书，曾讲过八个字：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虚心，好理解，即不存成见，虚怀若谷。涵泳二字最不易识，我直到四十上下才慢慢体验出。所谓涵者，好比春雨润花，清渠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则好比鱼之游水，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乐。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游’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也是说人性乐于水。善读书，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稻如花如鱼如濯足，则大致能理解了。

切己体察，就是说将自身置进去来体验观察。好比《孟子·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年轻时读这两句话无甚心得。近年来在地方办事，乃知在上之人必遵循于道，在下之人必遵守于法。若每个人都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将凌上了。我想你读书无甚心得，可能在涵泳、体察二语上注意不够。”

曾国藩对儿子的这番详尽的指示，完全是他自己读书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对儿子极有启发作用。曾纪泽认为这是他今天与父亲长谈中获益最大的部分，他决心按照父亲所教的，将过去所读的书再好好温习一遍。

“早两天，李壬叔要我为他翻译的《几何原本》作一篇序言，把我难住了。”隔了一会，曾国藩又对儿子说，“我生平有三耻：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这是一耻；做事有始无终，这是二耻；练字不能成自己的一体，又慢而废事，这是三耻。现已过五十，要洗去这三耻，已不可能了，希望寄托在你们兄弟身上。壬叔的这篇序，就由你去写。你通过写序，好好向壬叔、雪村、若汀等人学习天文历算。他们都是海内最负盛名的专家，学好了，也就为父亲洗去了这个耻辱。你做得到的吗？”

“儿子一定努力做到。”望着父亲慈爱期望的目光，曾纪泽硬着头皮答应了。

“好吧，夜很深了，你去睡吧，明天还得早起。”曾国藩说着站起来，曾纪泽随后站起，向父亲行了礼，转身出门。

“甲三！”曾国藩叫住儿子，“我在信中一再跟你讲，你的毛病在举止太轻，语言太快，要你举止稳重，发言切讷。今夜你的发言倒还可以，但走路仍是轻飘飘的，一点都没有改。”

纪泽垂手低头，接受父亲的教训。曾国藩盯了一眼儿子身上穿的衣服，又说，“你这身打扮也太鲜丽了，明日要换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方可望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我现在忝为将相，所有衣服加起来值不得三百两银子，你们

兄弟要谨守我家世代俭朴之风，这也是惜福之道。懂吗？”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同治三年”中写道：“忆仲姊出阁时，有金耳挖一枚，重七钱，直二十余缗，一旦为人所窃，欧阳太夫人忧惜之至，数夕未眠，盖虑其至夫家无耀首之饰也。”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曾氏给长子纪泽的信上说：“又，寄银百五十两，合前寄之百金，均为大女儿于归之用。以二百金办奁具，以五十金为程仪，家中切不可另筹银钱，过于奢侈。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曾氏致纪泽信：“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淳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水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懂！”纪泽恭恭敬敬地答。

“去睡吧！”曾国藩轻轻地对儿子一挥手。

待纪泽的背影完全消失在黑夜中，他才关好门窗，走进卧室。陈春燕提来一桶热水，帮他脱去鞋袜。他把双脚伸进热度适中的水里，慢慢地搓擦着，脑子里又想起东进金陵的九弟来：半个月没有信来了，他今夜驻营何地？

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氏给纪泽的信上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

曾氏在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泽儿看书天分高，而文笔不甚劲挺，又说话太易，举止太轻。此次在祁门为日过浅，未将一‘轻’字之弊除尽，以后须于说话走路时时刻留心。”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曾氏给次子纪鸿的信上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

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第十六章 天京大火

一 庄严的忠王府礼堂，集体婚礼在隆重举行

建在天京城内明瓦廊的忠王府一片喜气洋洋，从大门外到王府里，处处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往日绘着旭日东升、海波荡漾的巨大照壁已被黄缎裱糊，正中那个大红“囍”字，犹如火球般辐射着光芒，把出出进进的男女老少的脸蛋映得红通通的。

今天是忠王府的大喜日子。忠王次女忠二金金好下嫁英国军官毕尔斯、忠王三女忠三金金妙下嫁慕天安谭绍光，两姐妹的婚礼同时在王府礼堂举行。还有两对新人也在这个时刻向世人宣布自己的婚姻，他们是英国籍军官伶俐和葡萄牙姑娘玛丽、希腊籍军官包西和安庆姑娘姚弱琴。四对新人同时举行集体婚礼，这在金陵城里是旷古未有的奇闻，何况还是王女下嫁，中外联姻！直把小天堂里的几万太平军将士、几十万居民们的心撩拨得痒痒地、融融地，谁都想去亲眼一睹盛况。怎奈王府警戒森严，大家都只能在远处张望，在街巷议论，礼堂里正在举行的婚礼，岂是一般人所能看得到的！

宽敞的王府礼堂，平素是礼拜上帝的庄严场所，今天作了婚礼的会堂，平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从屋顶悬下四十盏挂有彩色流苏的八角玻璃灯里红烛高烧，一条条布满各色小三角旗的绳索，把这些角灯与四壁牵连起来，正面是一张特大条形茶几，上面燃着八根硕大的红色龙凤蜡烛。茶几前，一字摆开十一张大桌，桌面一律铺着红绸，上面摆的是天京城内各王所赠的礼品。他们是干王洪仁玕、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章王林绍璋、沃王张洛行、顾王吴如孝、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及幼东王、幼南王、幼西王。这些礼品大多是被面、枕头、衣料、首饰等。正中一张桌上，天王洪秀全的礼品与众不同，那是四本装裱精美的《天王御制诗》。环绕着这一排礼品桌的，是一盆盆盛开的鲜花。两旁悬挂一副贺联：中外结同心，万里长城护天

国；华洋联佳偶，百年美眷享太平。这是已升为楚天安爵号的康禄送的礼物。整个礼堂一派花团锦簇、珠光宝气，只有正中那幅耶稣蒙难图，给热烈欢腾的气氛增加了几分庄严肃穆之感。

关于李秀成的女儿与英国军官的婚事，可以参看英国人呤喇所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第十七章与第十九章。

太平军幼赞王蒙时雍属意玛丽一事，此书其他章节中亦有言及。

左右两边已坐好了穿戴一新的男女贵宾。左边坐的是男人，全部朝服朝冠。第一位坐的是王府主人李秀成。他作为主人，本不应该坐第一位，但因为他还不仅是两位公主的父亲，又是四个新郎官的上司，且其他新人家都没有长辈参加，忠王便作了这四对新人家长的代表，被众人推上了第一把交椅。第二位坐的是洪仁玕，下面各自依爵位高低坐下去。右边的女宾一律插花戴朵，绣袍彩裤。坐在第一位的是两位公主的生母宋王娘，接下去是干王的正妃罗王娘，再下去是各位王娘和夫人，还有些女官。主持婚礼仪式的是干王的朋友、英国伦敦传教会牧师亨卜洛。

只见亨卜洛牧师手捧《圣经》，满脸含笑地走到茶几中央，操着流利的中国话宣布：“忠二金金好与毕尔斯、忠三金金妙与谭绍光、呤喇与玛丽、包西与姚弱琴结婚仪式现在开始。”

大厅里奏起雄壮的《东王得胜歌》，众人簇拥着四对新人，如同众星捧月似的合着乐曲的节拍，仪态万方地走进礼堂。这时掌声、欢呼声响起，人们纷纷向他们抛出红绿彩纸碎片。四位新娘都穿着洁白的拖地长绸裙，每人身后跟着身穿大红短褂发插金花的女傧相。四个新郎都穿着太平军高级将领服，每人身后一个身着戎装的男傧相。四对新人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幸福的微笑。是的，这四对新人的婚姻都是崭新的令人羡慕的，他们每一对都有一段永生不会忘记的幸福的回忆。

走在最前面的忠二金金好，既有母亲一样的婀娜美丽的长相，又有父亲那种勇敢追求的气质。她的夫婿毕尔斯，与呤喇一同从英国经香港来到天京投奔太平军，因作战英勇、性格坦诚，很快受到忠王的

器重。后来包西也来了，三个洋兄弟结成莫逆之交，一起作为忠王的爱将，时常出入忠王府，俨如家人。毕尔斯英俊的风度、优雅的谈吐，得到了二公主金好的爱慕。金好放下王女的尊贵，冲破礼教的藩篱，主动向毕尔斯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使毕尔斯受宠若惊。当金好向母亲说出自己心中的秘密时，却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原来母亲早已为女儿觅好了东床快婿，那便是留守苏州的谭绍光。

谭绍光跟着父亲加入太平军时，还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不久父亲战死，李秀成的夫人宋氏见谭绍光孤苦可怜，遂收留在身边。谭绍光聪明懂事，对李秀成和宋氏很是尊敬，深得他们的喜爱。宋氏因为无子，更将绍光视同己出。绍光在战火中长大，锻炼成一条钢铁汉子，逐渐担负起太平军的领导重任。从那时起，宋氏便暗中起了一个心意，要将绍光招为女婿。宋氏三个女儿，大女早夭，她便把红线的另一头系在金好的脚上。谁知女儿竟瞒着父母自己找了男人，还居然是个洋人！宋氏好说歹说，怎奈金好对毕尔斯的爱情忠贞不渝，母女俩僵持着。毕尔斯将此事告诉呤喇及其未婚妻玛丽。

玛丽是个刚强的葡萄牙姑娘，很小时便跟着父母来到香港。父亲是个富商，在香港办了一个修船厂。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强迫她嫁一个有钱的智利人。玛丽不愿意，一个人躲在一条小汽船上不出来，恰遇呤喇也到了这条船上。姑娘的不幸引起呤喇的深切同情，呤喇协助她逃出香港，一同来到中国内地。在颠簸的旅途中，两人相爱了。

玛丽给他们出了个主意：私奔去杭州，争取正在围攻杭州的忠王的支持，相信胸怀宽广，既爱女儿又爱部将的忠王会成全这桩好事。金好、毕尔斯欣然采纳。玛丽这个主意不仅对金好有利，也对自己有利。

原来，玛丽一到天京，便因她出众的美丽引起了幼赞王蒙时雍的爱慕，曾两次想在半途将玛丽掳去，幸而她机灵地躲开了。呤喇和玛丽不愿意因此事使天王降罪蒙时雍，也欲借此离开天京一段时期。和他们一起去杭州的，另外还有一男一女。男的便是包西，女的便是姚

弱琴。说起这对恋人的结合，更富有戏剧性。

去年，英王陈玉成在安庆失利，天京派出大军赴援，包西率马队从征。在安庆城外姚家村，包西的先头马队遭到了鲍超霆字营的袭击。包西手臂受伤，又累又饿，来到姚家村一个大宅院里。

这家宅院只有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和一个女儿、一个婢女。包西说明来意，老头命婢女立即烧茶做饭，又给包西包扎伤口。包西很感激这个老人，拿出钱来给他。老人不收钱，反而求包西保护他的家庭和宅院。包西一口答应，写了一张字条贴在老人家的大门上，不准别人闯进来。

包西告辞老人走到半路，想起后队里有不少清军投降过来的人，那些人过去作恶惯了，本性难改，决不会因他的字条而放过两个年轻的女子。包西急忙转身赶回。一到村口，果然见后队的人在大肆抢掠烧杀，老人宅院门口也有几个士兵围着一个女子在调笑。包西气愤已极，喝令住手，一看正是给他包扎伤口的婢女。他冲进大门，迎面碰上两个兵士拖着老人的女儿出来。包西飞起一脚，将一个兵士踢倒在地，另一个吓得跑了，他扶起小姐。小姐哭哭啼啼地告诉包西，父亲已被杀。包西急忙进入内室，见老头倒在地下，身旁一摊血。包西将老人抱到床上。

老人慢慢回过气来，指指身旁的女儿，又指指窗外的枣树，以极弱极细的声音对包西说：“枣树下有我埋下的六十根金条，都送给你，你要好好照顾我的女儿弱琴。”说罢断了气。包西埋葬了老人，从枣树下挖出了金条，将姚弱琴安置好，打完仗后便将她带到了天京。

当金好和毕尔斯一行来到杭州时，正碰上太平军克复杭州，李秀成十分高兴地在原浙江巡抚衙门里见到自己的女儿和这几个英姿勃勃的洋兄弟。金好向父亲陈述了自己的心愿，果然得到父亲的理解。不久，李秀成带着他们一起回到天京，说服了宋王娘，并决定将三女金妙许给谭绍光。

“现在，由新郎新娘向天父上帝祈祷。”亨卜洛宣布了婚礼的第一项程序。

毕尔斯挽着金好，向着耶稣蒙难图跪下，念道：“小女金好、小子毕尔斯跪在地上，祷告天父皇上帝：今有小女小子迎亲嫁娶事，虔具牲饌茶饭，敬奉天父皇上帝，恳求天父皇上帝祝福小女金好、小子毕尔斯夫妻和睦，家道吉庆，万事如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

接着金妙与谭绍光、呤喇与玛丽、包西与姚弱琴都照以上格式，对着天兄耶稣祈祷了一番。

“现在，由忠王向新郎新娘赐结婚戒指。”

在各位男宾的朝服朝冠面前，忠王华丽舒适的王便服显得分外引人注目：长袍由黄缎制成，下半部绣一只棕色雄狮，上罩一件大红短袄；头巾由枣红绸子制成，上面是忠王自行设计的独特装饰——中间一块异常明亮的祖母绿大宝石，宝石左右各排着四块椭圆形金牌，金牌上刻着刀、枪、剑、戟、爪、锤、弓、斧八件兵器的图案。忠王今年刚四十岁，就已居王位，且成为中外两员虎将的岳丈，事业的胜利，家庭的美满，给他的双颊布满了喜悦的笑容。他向八位新人每人送了一个镶宝石纯金大戒指，笑咪咪地看着他们互为对方将戒指戴上。

按照太平天国通常的婚礼仪式，到此主要内容已完成，牧师开始给他们发龙凤合挥——当时的结婚证书。但遵循忠王的命令，还要按照起义前滕县，也是全国的老规矩行三拜大礼。

亨卜洛高喊：“一拜天地。”四对新人对着礼堂顶拜了一拜。

“二拜父母。”李秀成和宋王娘代表新人的家长，接受了他们的跪拜。

“夫妻对拜。”四对新人互相作了一揖。

礼堂里年长的宾朋们，很久没有见到这种仪式了，今日在忠王府里再见，都感到很亲切。拜完后，亨卜洛庄重地将四张龙凤合挥发给他们，并慈爱地祝福他们互敬互爱，比翼齐飞。

“幼赞王到！”礼堂里突然响起门卫的大声报告，除李秀成、洪仁玕外，全体人员都起立迎接。这四对新人，尤其是伶俐与玛丽的心一下子急跳起来，他们不知如何来应付这突发的后果难以预料的冲突。十九岁的幼赞王蒙时雍身着王服，神情沮丧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大群随员。李秀成站起，笑着对蒙时雍说：“请幼赞王入座！”

蒙时雍点了点头，径直向玛丽走去。伶俐紧握拳头，玛丽脸色惨白，礼堂里其他人不知底细，都兴高采烈地望着。蒙时雍在玛丽的面前停下来，紧紧地盯着她。玛丽先是紧张已极，后来看到幼赞王的眼神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模糊，终于滚下两颗晶莹的泪珠来，这才放心了。伶俐等人也放心了。

“玛丽小姐。”蒙时雍带着哭腔说，“你是我所遇到的最美丽的女子，你曾经把我的魂魄都勾去了。你没有成为我的王妃，我心肝已碎，本不想来此亲眼看到这个使我痛苦的场面，但我还是忍不住来了。”

在深宫妇人中长大的幼赞王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泪如雨下。他转过脸去，擦了一把泪水，喊道：“把礼物送来！”两个随员走上来。前面的捧着一个大木盘，盘上罩着一大块绿绸。幼赞王揭开绿绸，露出盘上放着的两件东西：一顶满是珠花的凤冠，一件绣着牡丹的霞帔。烛光下，凤冠霞帔熠熠发光，美艳耀眼。

“玛丽小姐，这两件礼品，原是暗中为你制的，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你在赞王府里穿戴。今天当着伶俐的面送给你，我祝你们幸福！”幼赞王说到这里，眼泪又哗哗地流了下来。

“谢谢幼赞王。”玛丽声音颤颤地。

隔了一会，蒙时雍又揭开第二个木盘上的绿绸子，露出三只玉

镯、四把短剑。他将三只玉镯分别送给金好、金妙、姚弱琴，又将三把短剑分别送给毕尔斯、谭绍光、包西。最后，他拿起剩下的那把短剑，走到伶俐面前，将短剑递过去。伶俐接过剑，正要发声“谢谢”，却看见蒙时雍在狠狠地盯着他，压低声音骂道：“我恨不得杀了你！”说完，扭头匆匆离开了礼堂！

“现在，请忠王代表新人们的父母，向各位来宾讲话。”亨卜洛充满喜庆色彩的声调又响起。

忠王再次离开座位走到茶几前，红光满面地对大家说：“毕尔斯、伶俐等人的父母或远在异国他乡，或已去世，我今天代表他们向各位兄弟姐妹们说几句话。第一谢谢各位光临，使他们的婚礼能有如此隆重热烈的场面。第二祝福他们琴瑟和谐，白头到老。第三，我要借此机会讲讲如何建设天国，保卫天国的事。尽管安庆已陷于清妖之手，天京失去一个重要屏障，但我天国仍有广阔的幅员和众多的子民，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两年来，苏福省的人民安居乐业，百废俱兴。许多人问我苏福省是如何繁荣起来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苏福省的治理采取的正是今天婚礼的形式。”

礼堂里的全体来宾都被这句话所吸引，为什么治理苏福省和婚礼是一样的形式呢？大家兴趣盎然地听下去。

“今天的婚礼，我们采取了天国制度和古制相结合的形式。治理苏福省，也是用天国制和古制相结合的办法。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有田种，有饭吃，这是天国制；施仁爱、宽刑罚、讲礼仪，这是古制。天国制和古制相结合，苏福省就治理好了。”

干王洪仁玕坐在那里，听了李秀成的这番议论，心里大为不安。忠王这种天国制和古制相结合的办法，既违背了天王的方针，也与他在《资政新篇》里提出的建国大纲相去甚远。他为天国最高层的严重分歧而担忧。

“要建设好天国，首先要保卫好天国，现在曾妖头在安庆派出好几路人马向我天京进犯，李妖头依靠洋人的力量在上海蠢蠢欲动，左

妖头也在浙江窜扰，我天国的形势仍是严峻的。”

一个卫兵进来对忠王耳语几句，忠王的面孔立刻沉下来。

“各位兄弟姐妹们，刚才得到情报，清妖曾国荃的前锋已到聚宝门外雨花台。”

礼堂里开始哗然，人们议论纷纷，无不感到大出意外。自从江南大营彻底打垮到现在整整两年了，天京城外再也看不到一个清妖。尽管前线天天炮火不息，天京城里却是一片升平安定的景象。现在又要打大仗了，怎不令人紧张！尤其是右边女宾席上，更是嘈嘈切切乱成一团，婚礼显然不能继续下去了。忠王环顾四周，镇定地宣布：“婚礼结束，全体将领随我到花厅议事！”

二 孤军独进，瘟疫大作，曾国荃陷入困境

曾国荃领了主攻金陵的任务后，便和曾贞干一起率领吉字营、贞字营雄心勃勃地向东开拔，一路斩将夺关，从芜湖、太平府打过秣陵关、方山，来到金陵城南门外雨花台，将老营设在报恩寺塔废墟边。这座建于南宋的宝塔高达十三层，颇为壮观。咸丰六年天京事变时，北王韦昌辉害怕翼王石达开回师攻天京时凭借此塔攻城，于是这座历时七百余年的宝塔便被韦昌辉拆毁了。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彭毓橘、朱洪章等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座江南名城。他要韦俊带着他和部将们远远地从南门附近走到太平门边，一路细看漫议，费去了整整一天。韦俊告诉他，金陵围墙三成只走了一成。曾国荃等人大吃一惊，心里想：吉字营、贞字营合起来只有两万多人，要想像过去围吉安围安庆一样包围天京，岂非梦呓！一向倔强自负、蛮横不计后果的曾国荃，虽有点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但事已至此，也只有硬着头皮挺下去了。曾国荃命令全体将士在雨花台一带深沟高垒，建筑坚固的工事，作长期围下去的准备，一面盼望其他各路人马早点来到金陵城下。哪知进军金陵的其他几路各有各的难处。

北路主帅、安徽巡抚李续宜刚准备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部将唐训方率部受阻于寿州，不能南下。鲍超则被阻于宁国，也欲进不能。多隆阿刚启程几天，朝廷便命他为钦差大臣开赴陕西，西路也因此没有了。水师因要修补战船，等待从广东运来的洋炮，也暂在池州至铜陵一段江面上逡巡不前。五路人马，其余四路都不能按期抵达，曾国荃在雨花台气得暴戾失常，曾国藩在安庆也急得日夜不安。每天晚上临睡前，曾国藩都要到三楼的小房间里去一趟。那间房子里放着一个旧蒲垫，曾国藩跪在蒲垫上默默地对天祷告，求老天保佑各路军事顺利，早点拿下金陵。

曾国藩的祷告不但没有为湘军求来福祉，一场瘟疫反而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给雨花台畔的湘军带来巨大的灾难。仅仅只有几天时间，湘军就死去三百多人。一个营房里，只要有一人得了病，便会立即扩散开去，早上看着还是好好地，晚上便僵卧不起了。连夜派出十人抬尸出去掩埋，回来清点人数，就只剩下五人；打着灯笼火把去找时，沿途看到的则是五具倒在路边的僵尸。曾国荃惶恐不安，四处延医寻药，附近的药买光了，又派人远到安徽、湖北等地去买，药未买来，人又死了一千多。李秀成趁此机会大举向雨花台进攻，曾国荃不得不率领病羸士卒抵抗，弄得焦头烂额，痛苦万状。李秀成进攻了几次，部卒也染上瘟疫，吓得他不敢再与湘军接触，才使得吉字营从濒于全军覆没的边境上得以解救。

正当曾国荃稍稍喘口气的时候，贞字营统帅曾贞干忽染瘟疫死去了。贞字营被合并到吉字营中。噩耗传到安庆，曾国藩闻之伤悼不已。曾国荃孤处雨花台，连遭不幸，使曾国藩日夜为之心神不安。他希望老九暂时撤离雨花台，与鲍超的霆字营合兵一处，但老九不同意。于是曾国藩写信给在家守制的李续宜，请他墨经视师，速带北路军南下，却不料李续宜自己已病入膏肓，不能应命。曾国藩又命李鸿章将程学启的开字营二千将士开赴雨花台，但程学启打仗勇猛，李鸿章正依靠着他，不愿放出，只同意调吴长庆前去。曾国藩知吴长庆的庆字营多为未经训练的新勇，干脆不要了。他在安庆为满弟举行完吊唁仪式，亲将灵柩送上西行的大船后，便立即乘船东下，他要去查看吉字大营在雨花台畔的驻扎情况。临行时，曾国藩又把当年王世全送

的那把王氏祖传宝剑带上，心里作了决定：先尽力说服老九暂时撤兵，如果他坚决不撤，则以此剑相赠，鼓励他早日达到目的。

太平军水师自田家镇之役大败后，便一蹶不振，以后周国虞兄弟相继战死，水师也便基本瓦解了。千里长江江面上，全是湘军水师的战船，只是紧靠天京一段江面上，太平军陆军在几个重要关口上建筑了堡垒，加强防守，使得湘军水师不敢闯进来。这几个重要关口，由西向东依次为：大胜上关、凤林洲、永定洲、三汊河、九洑洲、老江口、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曾国藩的座船在离大胜上关二十里路远的落星寺停了下来，坐进了早已在此等候的绿呢大轿，在彭毓橘指挥的三百名湘勇的保护下来到雨花台。

一连几天，曾国荃陪着大哥查看金陵城外的地形以及吉字大营二万多人马的分布情况。这时瘟疫已经过去，军营刚刚恢复元气。曾国藩见九弟的营盘扎得牢实，堡垒坚固，壕沟挖得又深又宽，很是满意，边看边称赞，使沮丧了大半年的曾国荃心情舒坦起来。

“沅甫，尽管如此，吉字营还是要暂时先撤下，等北路到达江北，霆字营进入溧阳后，再三路并进包围金陵。”在曾国藩的老营，当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兄弟的时候，曾国藩又一次劝说九弟。

“大哥，屯兵金陵城下，饮马秦淮河边，从出山到长沙办湘勇的那一天起，你就立定了这个志向，盼望十年之久的这一天终于到了。现在瘟疫已经过去，军营恢复了生气，正宜一心一意在这里作攻城城的准备，岂能言退兵？”曾国荃虽没染上时疫，人却比在安庆时要黑瘦多了，不过说起话来，仍和过去一样的虎虎有生气。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曾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报告了当时江南各军营瘟疫盛行的情形：“鲍超营中疫疾大作，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人而病其六七……左宗棠军中痛者亦复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

在《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一文中，曾氏更对这次瘟疫作了形象的描述：“我军藩雨花台，未几，疾疫大作，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返而殁于途。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墙，征药于皖鄂诸省。”

劝诫浅语十六条

劝诫州县四条（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牒，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营官四条（上而统领，下而哨弁，以此类推）

一曰禁骚扰以安民

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儆惰

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败。

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洟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服众

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不全部撤也可以，还有一个方案你考虑一下。”曾国藩深知九弟的脾气，他不愿意干的事，任何人也难说动他。“金陵城里有长毛七八万，苏州、常州一带有长毛十余万，吉字营二万多人全部屯在这里，万一哪天长毛调集十万人马将你们团团包围，要突围出去亦是难事。军事上最忌呆兵，二万人长期聚在一起便成了呆兵，不如腾出彭毓橘、刘连捷两支人马出来游弋在外，作活兵。”

“有两支活兵在外固然好，但分兵势必单，长毛来围便更为难。”曾国荃仍坚持他的意见。

“我不能眼看吉字营处于困境而不顾，沅甫，功要立，名要争，但自古以来成大事者，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你尽管好强有能力，但目前天命不顺呀！”曾国藩见九弟高低不听，不免焦虑起来，“瘟疫大作，全军死了二千多人，军心大受挫折，这是天命不顺的第一点。五

路大军开赴金陵，其他四路都不能顺利进军，这是天命不顺的第二点。贞干骤然去世，这是天命不顺的第三点。有此三点，吉字营暂时必须撤。”

“大哥此话固然有理，但大哥平时也常对我们说，功可强成，名可强立，在人之努力耳。又说天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眼下尽管时机不太利，这正是困知勉行的时候，要在逼和激中去做成事。我准备过几天要杏南回湘乡去再招三万精壮勇丁来金陵，湘乡没有这么多，就到宝庆府去招。有五万人，我保证拿下金陵！”

曾国荃这番话，正是曾国藩过去所奉行的信条：越是艰难越要奋斗。难道说，是自己年过半百、官居一品而滋生了官场暮气吗？或者是让一时的困难吓倒了吗？曾国藩心里很是赞赏九弟这种迎难而进的斗志，一时语塞，竟然不知用什么话来回答才好。

“大哥，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对你说，你先听我讲讲好吗？”曾国荃给大哥泡了一碗清亮的碧螺春，双手递上来。

“我到金陵来，一是看看你的布置，二是来听听你的意见。你有什么话，全部给大哥倒出来吧！”曾国藩喝了一口茶，催九弟说下去。

“大哥，依弟之见，我吉字大营只要在雨花台稳扎下来，今后进入金陵的第一人，就必定是我而不是别人。”曾国荃如此自信的态度，如此肯定的语言，使得曾国藩对他的话格外重视起来。

“好哇！大哥巴不得如此。你且说说必定是你而不是别人的理由。”

“大哥，我是这样看的。”曾国荃不慌不忙地将胸中的想法亮了出来，“长毛的实力不在金陵而在江苏南部，即长毛所谓的苏福省，以及浙江省。在这两个地方和长毛周旋的李少荃和左季高，都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人才，且二人都极为好强，又有洋人的支持，相信他们就在这一年半载之间，便会将苏南和浙江的局面控制下来。如此，则金陵

后院起火，粮饷不能接济，援兵不能前来，城内必然混乱，金陵作为一座孤城，攻下只在早晚了。我长期屯兵在此，谁敢再擅自兵临城下，抢我的功劳？倘若我这时一撤兵，难保少荃或季高不乘虚派兵进来。对他们两个人，大哥你都得存一点戒心。”

曾国荃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笑着说：“看来仗把你打得越来越精了。”

得到大哥的表扬，曾国荃的兴头更足了：“大哥，我还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曾国荃的眼中流露出诡谲的神色，“这两个月来，我派了一百多个聪明能干的弟兄打进了金陵城内，要他们刺探情报，联络乡绅，拉拢收买长毛中那些不很坚定的人，这方面收获不少。”

“沅甫，你这个点子想得好！”曾国藩十分赞赏，眼前的弟弟，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脾气犟硬、脑子不开窍的浑小子，而是一名真正的大军统帅了。往城里派奸细，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有哪些收获？”金陵城里的消息，不仅对于曾国荃是重要的，对整个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来说更为重要。

“他们每天向我报告情况。据他们所提供的情报看来，长毛的败局是必然的。他们的天王洪秀全自进金陵后，便一直在天王宫里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军政大事一概不管，先是全部交付与杨秀清，后来又听信于两个异母兄长，现在又完全委托给他的族弟洪仁玕。”

“据说此人资历很浅，不过学问还不错。”曾国藩插话。

“是的。长毛将领们都不服他。他只能纸上谈兵，实际打仗则不行；搞了个什么《资政新篇》，完全是一纸空文。长毛自内讧之后元气大伤，洪酋作乱之初所宣扬的那一套人人平等，原来都是假的，长毛内部很多高级将领都看透了。长毛打仗，原先靠的是杨秀清、石达开，后来靠陈玉成、李秀成。”

“杨秀清、陈玉成已死了。前向孟蓉来信，说石达开已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成为瓮中之鳖，现在只剩下一个李秀成。这个人有头

脑，那年以偷袭杭州的花招破了江南大营，其用兵之乖巧令人佩服。”曾国荃谈的这些情报并非什么绝密消息，曾国藩早已掌握。

“李秀成是个人才，但洪酋不信任他。”

“是吗？”这点使曾国藩感到意外，他一直以为李秀成是受着洪秀全绝对信赖的人物。

“自从那年内讧之后，洪酋便不再实心相信异姓人，后来韦俊投诚，更引起他对拥有重兵的异姓将领的不放心；且据城内来的消息说，在用兵打仗、用人行政等方面，李秀成和洪酋有不少重大分歧。他在苏州行使的一套，与洪酋的方针大有不同。只是因为李秀成性格软，常常对洪酋作些让步，才保得分歧没有表面化。大哥，如果不派人打进城里，我们如何会得到如此机密内情。”

“的确如此。”曾国藩点头，“沅甫，今后有关长毛上层的一些重要消息，你要常常告诉我。”

“好是好，但大哥你要拿东西来交换。”

“交换？”曾国藩不禁大笑起来，“好厉害的老九，要什么条件，你尽管说。”

“大哥，你要给我买一百尊重型开花炮，每隔半个月给我送一千颗开花炮弹。”

“一百尊重型炮我给你买。至于每半个月一千颗炮弹嘛，”曾国藩停了一会，“安庆内军械所目前一个月还造不出二千颗炮弹，全部给你都不够呀！”

“大哥，安庆造的开花炮弹，你不全部给我，还给谁呀！我不管多少，造出几多给几多，我派两个人坐镇安庆。我不打下安庆，哪里来的安庆内军械所！”

曾国藩听了这话先是一怔，随后勉强笑道：“老九，你可是越来

越强梁了！”

“不强梁还能带兵打仗吗？大哥以前老是对我们说，要牢记祖父的教导，懦弱无刚是男子的奇耻大辱。打下金陵，不是我老九一个人的光彩，也是我们曾氏家族的荣耀呀！”

老九说得也是实话。“好，好，全部都给你，还有什么条件吗？”

“还有一个。”曾国荃指着挂在墙壁上的金陵地形图对大哥说，“刚才我说过，金陵城内的粮饷接济主要靠南面，但北面也源源不断地向城内供应，长毛从北面来的粮饷都存放在九洑洲。”曾国荃拿起桌上的毛笔，将九洑洲重重地圈一圈，“再上船运进城。故长毛自大胜关至七里洲一带修建了十几个坚固的堡垒，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卫这一条通道，我想请大哥命令厚庵和雪琴，立即发水师把这一带肃清。这样就将金陵的北门给关死了。然后，由我来关南门。”

“好，这一个条件也答应。”九弟强梁虽强梁，气概却也可嘉，曾国藩从内心里来说是喜欢的。

“如此，我便每天派人送一次情报到安庆。”曾国荃得意地说，又故意问，“大哥，吉字营还撤吗？”

“你这个精明鬼！”曾国藩快乐地笑起来，“大哥奖励你的气概，也送你一样东西。”

“什么好东西？”曾国荃的兴致大增。

“一把剑。”曾国藩从随身布袋里抽出王氏祖传宝剑来。

“我看看。”作为一个带兵的统领，曾国荃对兵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从大哥手里接过剑，“刷”的一声，便把剑从剑鞘里全部抽了出来。只见一道白光闪过，冷气迎面扑来。

“好剑！”见过成百上千种刀剑的吉字营统帅不觉脱口赞叹。“大哥，这是从哪里来的？”

“那年在衡州初办团练时，船山公的后裔送给我的。他说当年他的先祖就是仗着此剑冲进金陵城的，这是一件攻克金陵的吉物。为了鼓励湘勇，他将这把祖传宝剑送给了我。”

曾国荃睁开眼睛听着，心情激动起来。他已完全明白了大哥转送给他的用意。

“大哥，这么好的东西，你为什么没有早送给我？”

“大哥没早送，是因为时候未到。”

“你是说早些时候吉字营还没有围金陵？”

“不，不是这个原因。”曾国藩有意将声音压低，“沅甫，世全先生告诉我，这把剑有一个奇异之处，每到它立功的前夕，都要长鸣一次。”

“有这事？”曾国荃很惊讶。

“世全先生说，当年他的先祖仲一公进金陵前夜，此剑长鸣了一次。传到船山公手里，他去广西找永历帝时，又在夜里长鸣了一次。那年我去王衙坪瞻仰船山遗迹时，世全先生说，先天夜里，此剑又鸣了一次。于是，他慨然把剑送给了我。离安庆前夜，此剑突然长鸣不已。我想它是不安心在我这里闲居，它要到英雄身边去建功立业了。因此，我把它带到金陵来。”这一番话，纯是曾国藩的即席编造。那年王世全说这把剑每到半夜都要长鸣一次，其实一次也没鸣过。他知道那是王家故意抬高剑的身价所耍的花招。他觉得他这样说既无破绽，又能给老九坚定必胜的信心。

果然，在“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那天打下安庆，从此便自诩为有天保佑的曾国荃，此时毫不怀疑自己就是应剑鸣的立功之人。他把剑往剑鞘里重重一插，说：“大哥放心吧，此剑必将以胜利者的身份，第二次进入金陵城！”

“好！”曾国藩站起身，拍了拍九弟的肩膀，庄重地说：“这正是大

哥所希望于你的！”

三 彭玉麟私访水下道，杨岳斌强攻九洑洲

彭玉麟、杨岳斌统率湘军长江水师很快来到了落星寺。曾国荃亲到船上与他们见了面。第三天，三人乘坐一条小民船从大胜关一直划到燕子矶，借助千里镜查看太平军在这一带的设防。长江控制着金陵的西北两面，从杨秀清开始，便十分注意对进入金陵地段的长江水路的防守，经过十多年来的修筑，这一带堡垒林立，且高厚坚固，尤其以大胜关、九洑洲、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等处更是重点设防。其中九洑洲驻扎了一万人马，以康禄为主帅，呤喇为副帅，更是铁壁金汤，控扼着江浦至金陵的水上信道。彭、杨等人查看一番后，都觉得这场仗不容易打。

“再难打也得打，千里长江就这一小段在长毛的手中了，我们难道就甘心受阻于大胜关吗？”对自己的水师战斗力充满信心的杨岳斌，不管困难多大，也要以强攻拿下。

“水路不肃清，就不能关住金陵的北门，二位非拿下不可！我更要刘连捷带五千陆师来支持你们。”曾国荃在一旁竭力怂恿。

“长毛已到穷途末路，当然不可能阻挡我水上雄师。不过，困兽犹斗，何况他们目前尚未大败，实力仍很强。我想先以九洑洲为突破重点，明天派小股战船去试探试探。”彭玉麟经过一番熟虑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杨岳斌、曾国荃都急于成功，不以彭玉麟的谨慎为然。



身着蓑衣、头戴斗笠的船夫

第二天，杨岳斌亲率三千水师强攻九洑洲。激战一整天，死了百多人，毁坏战船几十艘，九洑洲岿然不动。杨岳斌沮丧收兵，但不服气。第三天又整队前行打了大半天，仍然无功而回。彭玉麟说：“九洑洲防守严密，一味强攻不是法子，我们要学宋江三打祝家庄的经验，想法子刺探清楚后再去打。”杨岳斌说：“好是好，只是难以进去。”彭玉麟说：“试试看吧！”

彭玉麟和刘连捷两人，一人装猎手，一人扮樵夫，悄悄坐一只小

划子，划到江北上了岸。刘连捷今年三十四岁，是贞干在湘乡读私塾时的同窗，为人甚是机警，且武艺极好。二人来到九洑洲旁。这九洑洲长约有十五六里，宽在一二里至六七里之间，位于长江主航道以北，与北岸相隔一条十余丈宽的水带。江边尽是芦苇和茅草。二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边走边留心观察，时时听见洲上传来喧哗声，但江边却异常寂静冷落，走了个把时辰，尚不见一个人。刘连捷有收获，打了两只野兔，一只五彩斑斓的锦鸡。彭玉麟只是随便拾了几根枯柴应付应付。正在失望之际，忽见水边茅草丛中露出一只旧斗笠来。

“有人在那儿。”彭玉麟提醒刘连捷。二人走近看时，果然见一个年在六十岁以上的老渔翁，安详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垂着一根长长的钓竿。

“老伯伯钓了多少鱼啦？”彭玉麟操着少年时代在舅妈家里学会的芜湖话问。芜湖与金陵相隔不远，口音接近，老渔翁没有怀疑他们是异乡人。

劝诫委员四条（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夫，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忧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责矣。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

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债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营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憚。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逊也。今特申诫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

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以上十六条，分之，则每一等人，各守四条；合之，则凡诸色人，皆可参观。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只此浅近之语，科条在此，黜陟亦在此，愿我同人共勉焉。咸丰十一年九月曾国藩识。

“今天刮什么好风，把两位老弟吹过来了！这块坐坐。”老渔翁指着斜对面一块大青石，对彭玉麟、刘连捷说。他在这儿钓鱼，三五天不见一个人是常事，更莫说有人主动向他打招呼了，真所谓空谷足音，他很快活，因此对彭、刘很热情。

“听说这里有好野物，走了几十里路赶来，老半天见不到一个人，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姜太公。”彭玉麟更快活，紧挨着老渔翁坐下，一边拿起鱼篓看，见里面盛着大半篓鱼。“老人家的钓术很高哟！”

受到称赞，老渔翁越加高兴：“不瞒二位说，这里野物并不多，但鱼多。尤其是我坐的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漩涡，四面八方的鱼都赶到这块来了，每天都可以钓到二三十斤。”

“这么多！”刘连捷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句湘乡话，彭玉麟瞟了他一眼，他意识到失言，于是闭住嘴不再说了。这句话只有三个字，老渔翁根本没有听出口音来，接着说：“吃是吃不完，兵荒马乱的，卖也卖不起价，送些给别人，剩下的就晒干，日后慢慢吃。”

彭玉麟心想：江边只有这个老渔翁，再也遇不到第二人，且他天天在此垂钓，一定晓得些内情，必须抓住不放，从他口里挖出些东西来。彭玉麟有意奉承：“老伯心肠好，这么活鲜鲜的鱼白送给人，真少有！老伯，听说钓鱼中的学问大得很，您老给我们传授点吧！”

“钓鱼又不是读书做官，有什么学问不学问，天天钓就是了。天长日久就钓出来了，哪里是讲得出来的！”老渔翁憨厚地笑着，彭玉麟想他说的是实话，想了片刻，说：“老伯，我听人念过一首钓鱼歌诀，您老听听看有没有道理？”

“钓鱼还有歌诀？你念出来给我听听。”老渔翁显然很有兴趣。

“好，老伯请听。”彭玉麟一字一板地念道，“钓鱼钓鱼，心神专一。春钓浅滩，夏钓树荫，秋钓坑潭，冬钓朝阳。春钓深，冬钓清，夏池秋水黑阴阴。春钓雨雾夏钓早，秋钓黄昏冬钓草。深水钓边，浅水钓渊，雨季鱼靠边。鱼儿顶浪游，钓鱼迎浪口。钓翁钓翁，莫钓南风。西风要到西，钓鱼切勿守。轻提慢慢动，鱼儿上钩勤。水下小鱼多，大鱼不在窝。”

“有道理，有道理。老弟，你懂得很多哇！”老渔翁大笑，满脸皱纹又多又深，像一块石磨似的。“我钓了几十年的鱼，人蠢，编不出这样好听的歌诀，只知道鱼跟人一样，冬天怕冷喜太阳，夏天怕热躲阴凉。眼下天气热了，我就在这块钓，这里树木多，阴凉，鱼就赶到这块来。一到冬天，我就到那块钓。”老渔翁指了指右前方，“那块树少，阳光多，鱼都往那块赶。”

“这就是老伯的诀窍。”彭玉麟忙恭维。老渔翁很开心，说：“眼下正是鲥鱼入江产卵的时候，我还常常钓到鲥鱼。这种鱼别处钓不到，就这个小漩涡有，告诉了两位老弟，你们可别说出去噢！”

老渔翁的胸怀坦荡使彭玉麟感叹起来，到底是与明月清风作伴的人，无机心，无忧愁，这才是真正的人生！老渔翁从水中捞出一只大竹篓来，笑嘻嘻地打开篓盖，里面有五六条近两尺长的大鲥鱼在跳动，阳光照着银白色的鱼鳞，甚是逗人喜爱。

“老伯伯，这几条鲥鱼大概要卖得两把银子吧！”彭玉麟在芜湖生活过，知道长江中的鲥鱼是一种名贵鱼，尤其以扬子江这一段的鲥鱼味道更鲜美，更值钱。

“不瞒两位老弟，”老渔翁得意地笑着，指了指对面的九洲说，“明天我给洲上的洋大人送去，他要给我二两银子。”

“你是说这个洲上的洋大人？”如同进山探宝的人蓦地发现寻找了多久的宝物，彭玉麟心里欢喜极了。

“洲上的洋大人叫伶俐，据说是英国佬。还有一个洋婆子，是他的老婆。他们两个人都要吃我钓的活鲟鱼。洋大人说他到过很多国家，吃过很多山珍海味，再没有比我钓的鲟鱼更好吃的了。这次积了半个月，明天一早给他送去。卖了鱼后，我去买酒割肉，两位老弟就在我这里住两天如何？”

“多谢老伯。我们也是两个酒鬼，葫芦里正装着一壶好酒，宰了这只野兔，烧了它下酒吧！”老渔翁的话提醒了彭玉麟，忙拉着他来到一块沙砾地。刘连捷拔出腰刀，三刀两下地剥了野兔的皮，将彭玉麟拾来的干柴架起来，烧火烤肉。不一会，河滩上飘出一股兔肉香，三个人用手撕扯着兔肉，一口接一口地喝起酒来。几口酒喝下去，彭玉麟与老渔翁仿佛成了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老伯，你怎么会与洲上的洋大人相识的？”彭玉麟存心抓住九洑洲不放。

“老弟，你不知道，我本是住在这洲上的人。”老渔翁的脸开始泛红，看来酒量并不大。

“九洑洲上还住着人家？”彭玉麟惊问。

“怎么没有人家？原先也有十几户的。咸丰三年，城里的太平军上了洲，在洲上修堡垒，我们都扛过石头。太平军很和气，帮他们做事都给钱。那时洲上的军队不多，我们也都照样住着，在洲上种菜喂猪，卖给太平军，日子过得比先前好。去年，说是朝廷派曾九帅带兵来到城下，要收回天京，九洑洲上的军队就一下子增多了。”

“现在洲上有多少人？”彭玉麟赶紧抓住这个话题提问。

“很多，我也不知道确数，总有一万多吧！”老渔翁顺手拿起一根枯柴扔到火堆里，快熄的火又重新燃起来。“洲上也来了新头领，大头领称楚天义，二头领便是刚才说的洋大人。洋大人要我们统统都搬走，说是要打大仗了，免得在洲上白白送死，我们十多户人家都搬了。我家搬得不远，离这里只有四五里路，心想暂时住住，打完仗后

还得上洲种庄稼。我还没有别的事做，就天天到这块钓鱼。有一天，洋大人见到了我钓的鲂鱼，问我这是什么鱼。”

“老伯，你还懂洋话？”彭玉麟故意打趣。

“老弟说得有味，我这个糟老头还能听得懂洋话么！是这个洋大人会讲中国话。你们大概没听过洋人讲中国话吧！那真讲得好，比我们中国人还讲得好听。”老渔翁今天特别快乐，“我说这鱼叫鲂鱼。洋大人摇摇头说从没见过，好吃吗？我说最好吃，你拿一条去吃吧！我从鱼篓里抓起一条尺多长的鲂鱼递过去。洋大人笑着说我收下了，给你钱。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给我。你们猜猜有多少？”

彭玉麟摇摇头。

“五百文！”老渔翁自己回答了，“若是拿到江浦去卖，一百文还卖不到。第二天，洋大人派人找我，说鱼味道好得很，要我每个月送两次鱼给他，鱼要大的，就按昨天给的价，每条五百文。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生意！我满口答应。”

“噢，是这样的。”彭玉麟若有所思地望着对面的九洑洲，慢悠悠地说。过一阵子他又问，“老伯，你们过去住在洲上，是怎么到岸上来的，划船过来吗？”

“不，我们不坐船！”

“不坐船？”刘连捷是个急性子人，忘记了刚才的失言，又脱口而出一句湘乡话。彭玉麟忙接过去：“老伯，你方才说不坐船，那又怎样上得岸呢？”

“我们靠两只脚走。”老渔翁笑嘻嘻地，好像在卖弄关子。彭玉麟、刘连捷不解地望着他。“老弟，你们不住这里，当然不知道，九洑洲原本有一条路与岸上相连的。”

有一条路？探宝的湘军将领们又挖得了一件宝物。

“九洑洲与江岸相隔的这一段，水浅，底下都是烂泥，不能走船，洲上的人合力修了一条路，有四五尺宽，车马都可以走。”

“为何现在没有了呢？”彭玉麟追问。

“楚天义和洋大人来后，将路削去了三尺多，原来是高于水面一尺多，现在是低于水面一尺多，眼下水丰，路看不见，待到冬天枯水季节，路上还可以走人。”老渔翁动了感情说，“楚天义是个好人。他说现在因为打仗，不得不挖路，但不能全部挖掉，打完仗后还要再填起来，老百姓好用。”

彭玉麟和刘连捷都暗自得意，多亏了这个“好人”，有路就好办了。

“老伯，你今天就把鱼送去吧，我们和你一起到洲上去看看。”

“今天送鱼倒是可以。不过，”老渔翁犹豫着，“不过两位老弟去怕不行。”

“为什么？”

“楚天义和洋大人一再招呼，只能让我一个人上洲，不能再带别人。”

“老伯。”彭玉麟将酒葫芦递过去，殷勤地劝老渔翁再喝一口，“我们今天能在一起喝酒吃肉也是缘分，难得，你就带我们到洲上去看看吧！”

“只怕是守关口的将爷不放。”老渔翁慢慢说，突然灵机一动，“好吧，两位老弟硬是要去，就带上那只死野兔和锦鸡，过关时送给他们。你们只说也是住在这个洲上的人，一年多没回来了，想看看，求他们放行。”

“那太好啦！”彭玉麟站起来说，“过几天我们再打几只野兔送给老伯下酒。这就请老伯带路吧！”

趁着老伯收拾渔篓的时候，彭玉麟用衡阳话悄悄地对刘连捷说了几句。老渔翁带路，在一个堆满鹅卵石的地方停下来，脱掉草鞋，卷起裤脚，彭、刘也脱鞋卷裤，跟着老渔翁下了水。果然只有膝盖深的水，下面便是坚硬的泥路。彭玉麟在心里默默地感激老天保佑，搀扶着老渔翁边走边说，刘连捷背着鱼篓猎物有意落在后面，每隔丈把远便在两旁插上芦苇秆。秆顶只露出水面两寸长，并不引人注意。

“刘二爹，你又给伶俐将军送鱼来了。”刚一上洲，便见从石垒里走出三四个太平军来，每人头上包一块大红布。

“是啊，是啊。”老渔翁笑呵呵地迎上去，“好几日没见了，将爷们都好哇！”

“刘二爹，这两个人是谁？”内中一个高个子太平军指着彭玉麟、刘连捷问，并以警惕的目光将他们上下打量了一番。

“将爷，我们原先也是住在这个洲上的，想看看过去住的屋子。”彭玉麟走前一步，仍以纯熟的芜湖话回答。

“过去住在洲上的？怎么从没见过！”高个子怀疑地问。

“是这样的。”老渔翁情急智生，“将爷们来到洲上时，他二人正外出做生意去了，回来时家已搬出洲，将爷们没见着。他们今日死活缠着我，要来看看，将爷们行行好，放他们进去吧！”

“那不行！楚天义和伶俐将军有令，这个洲上只许刘二爹一人每月来两次，其余任何人都不能进来，何况这几日清妖水师和我们打仗，谁能保证他们不是清妖的奸细？”高个子说完又狠狠地盯了彭玉麟一眼。

“将爷，清妖都是两湖人，哪有我这个讲天京话的奸细。”彭玉麟再走前一步，悄悄地对高个子说，“将爷，我有一瓦罐子碎银埋在屋后菜土里，家里谁人都不知，我要把这罐银子挖出来。将爷，你放我进去吧，我分给你一些。”

高个子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彭玉麟从刘连捷身上取下野兔锦鸡往高个子怀里一塞：“这点野物送给将爷们下酒吧！”那几个太平军一听，忙过来将野兔锦鸡抢了去。高个子刚要放彭玉麟进去，忽然神色紧张起来，压低了声音：“楚天义来了，你们不要讲话，我来应付。”

康禄走过来。上九洲之前，他从楚天安晋升为楚天义，这是六等爵位中的最高一级。比起前几年来，康禄显得身躯宽大了些，也更觉成熟老练了。高个子带着兵士们垂手肃立。楚天义微笑着向老渔翁打招呼：“刘二爹，又钓得好鲋鱼了？”

“义爷，我正要给您送去。”老渔翁提着鱼篓子向前走了两步。

“这两人是什么人？”康禄指着彭、刘问。

“他们两人原先也是这洲上的居民，想来看一看。”老渔翁忙抢着回答。

“这几天正在打大仗，以后再来吧。刘二爹，你也别到伶俐将军那里去了，把鱼留下，我这里有四两多银子，你都拿去算了。”康禄掏出银子给刘二爹。

“谢谢义爷。”刘二爹接过银子，转脸对彭玉麟说，“老弟，义爷说了，现在正打大仗，以后再来，我们回岸上去吧！”

彭玉麟望了高个子一眼。高个子会意，忙上前对康禄说：“义爷，八号垒又加厚了一层，叫七牛子陪你去看看吧！”

“要得，去看看。”康禄向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刘二爹说，“你带着这两个人赶快走，炮子不长眼睛，打死了划不来。”

“好，就走，就走！”刘二爹弯了弯腰，提起空篓子就要往回走。

“慢点。”高个子一心惦记着彭玉麟挖银罐子的事，“义爷已走了，你们去看看就来。”

彭玉麟对刘二爹说：“老伯你先回去吧，免得义爷回头看见了又说你，我们去看看就走。”

刘二爹答应一声，又下水去了。彭玉麟向高个子借了两块红布，和刘连捷一道包了头，赶紧向洲心走去。

两人从洲头走到洲尾，细心地查看洲上太平军的火力布置，发觉沿江北一带防守较弱，主要力量都集中在沿江南一面。同时还发现一座武器库，里面堆满了火药、炮子和开花炮弹。彭、刘兴奋不已。

傍晚时分，两人将九洲上的情况已基本摸清了。出卡时，彭玉麟从怀里摸出一把碎银子来，对高个子说：“兄弟，谢谢你了，这点银子拿去买酒喝。”

高个子满脸堆笑地接过，悄悄地问：“没有给楚天义和呤唎将军撞见吧？”

“没有。”彭玉麟答。

“那就好，你们快走吧！”

刚出卡，刘连捷猛地倒在地上，手脚抽搐，口吐白沫。彭玉麟神色慌乱地对高个子说：“我这个伙伴素有羊癫疯病，不想在这里发作了，看来一时走不成了。好兄弟，求求你让他在这里躺一夜，明天就自然好了。”

高个子犹豫半天，说：“那好吧，他一个人留在这里，你赶紧走。”

“我这就走。”彭玉麟将刘连捷抱进哨卡后，便急急忙忙地赶回落星寺。

第二天早晨，康禄刚起床不久，便有军士来报，发现上游清妖的战船密密麻麻地正向洲头开来，他忙叫醒呤唎。呤唎与他的妻子玛丽赶紧穿衣出堡。玛丽是个勇敢的女子，她多次婉谢康禄的好意，执意

留在洲上，参加打击清妖的战斗。很快，各个石垒中的将士都已到位，摩拳擦掌地要给清妖水师再来一次歼灭性的打击。

杨岳斌指挥的五千水师死劲地向下游划去，与前两次不同，他们不从九洑洲的头部和南面进攻，而是绕过去，将战船集中在洲尾。昨天半夜，杨岳斌从五千人中抽调出三百人为先锋队，乘坐十只战船。出发前，他亲自为这三百人一人敬一杯酒，鼓励他们说：“这次有人作内应，大家放心打，一定会成功。洲上爆炸声起，便奋勇冲上岸去。成功后，每人赏百两银子，有官衔者升两级，白丁拔六品实职。”众皆踊跃。

康禄和伶俐见清妖的船改变了进攻方向，便重新部署力量，火速调派二千人移往洲尾。人虽然立即赶到了，但火炮却一时搬不过来。伶俐焦急。康禄说：“不要紧，多运点火药、炮子去就行了，清妖并不知洲尾防守较弱，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

仗打起来了。洲头、洲尾、洲南三面同时飞来湘军的炮子和开花炮弹，尤其是洲尾的火力更是密集。获得两次胜仗的太平军抱着必胜的信心，沉着对敌，尽管有不怕死的先锋队在前面卖命，杨岳斌的水师仍未占到便宜。



湘军九洑洲战图

这时，彭玉麟指挥的二千刘连捷部属，早已埋伏在北岸芦苇丛中了。昨天烧野兔肉的地方又架起一堆干柴，上面淋了一桶茶油。见江上已接仗，便命令点火，浸了油的干柴立时熊熊燃烧起来。躲在火药库房废料堆边的刘连捷见北岸火起，便打起火石，点起一个草包，从窗口里丢进去，自己就势一滚。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火药库上冒起了乌黑的浓烟。康禄和伶俐见此情景，急得直跺脚，守在北边的一千多老弱太平军不约而同地向火药库奔去，试图抢救些炮弹出来。岸上，彭玉麟带着湘军陆师，从原来插好的标记——芦苇秆尖中趟水而过，很快地冲上了九洑洲。洲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

就在火药库爆炸，洲尾守兵惊呆的瞬间，三百先锋队在杨岳斌的统领下，冒死靠近了九洑洲，强行登了岸。康禄和伶俐分头指挥，命令将士们一定要守住九洑洲。无奈，九洑洲上的坚固防守，已被敌人从内部攻破了。军心动摇，弹药也供应不上，太平军防守乏力，湘军水师战船一艘艘地靠岸，勇丁们如蚂蚁般源源不断地爬上来。湘军已完全占了上风。

“楚天义，九洑洲守不住了，我们撤退吧！”伶俐向康禄建议。

“不行。死也要死在洲上！”康禄虎着脸孔，亲手点燃一根引信，一发开花炮弹射出，几个湘军倒地。

又苦战了半个时辰，太平军成片成片地倒在石垒边。江边停泊的木船已有几只在升帆起锚了。

“不能再打了！”伶俐叫起来，“楚天义，你们中国人血战到底的战术不是最佳的方法，保存实力，争取最后胜利才是英雄。赶快坐火轮进城吧！”

伶俐不容分说地拖着康禄向江边跑去，一面高喊：“玛丽，快跟我来！”

康禄见江边的战船已全部开动，洲上的炮火已全部熄灭，心里如刀绞锥刺般痛苦，无法，只得听伶俐的，暂时撤退。刚走出几步，猛

然想起一件事：“糟了，金陵城防图尚在石垒里，不能落到清妖手里。”伶俐见玛丽刚出门，高喊：“玛丽，你把垒壁上挂的那张城防图取下来！”玛丽又转回去。一会儿，她从石垒里出来，高一脚低一脚地向江边跑去。眼看就要追上伶俐了，忽然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伶俐回头高叫“玛丽，玛丽”，发疯似的向玛丽奔去。只见玛丽头上身上中了十几颗铁子，满脸是血，已不能开口了。伶俐抱起玛丽向火轮跑去。

火轮开动了。伶俐将玛丽平放在甲板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张金陵城防图来，把它递给康禄。康禄攥紧这张浸着玛丽鲜血的地图，望着九洲洲上湘军狂呼乱叫的惨景，心中的怒火在炽烈地燃烧着，他愤怒地大骂：“你们这班畜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伶俐协助太平军防守九洲洲的事，可参见伶俐所著《太平天国亲历记》第二十一章。

四 一别竟伤春去了

攻克九洲洲之后，彭玉麟、杨岳斌统率湘军水师又一鼓作气，将大胜关至七里洲这一段江面两岸的所有石垒都攻破了。至此，整个长江全部由湘军水师所控制。天京北门被封锁了。捷报传到安庆，使几个月来一直郁郁寡欢的曾国藩略觉宽慰。曾国藩这段日子来，不但为金陵城下的吉字大营提心吊胆，也为如夫人陈春燕的病而忧心忡忡。

曾国藩并不贪恋女色，陈春燕也不是国色天香的女人，但这一年多来，他却是从心里喜欢上了春燕。曾国藩没有多少时间和春燕厮守在一起，也没有以像与儿子谈话那样的热情，来向春燕交代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一切都靠她通过细细地观察体味来决定自己的言行。没有多久，春燕便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完全掌握了曾国藩的脾性，服侍得周到细致，使得精细的曾国藩找不出一岔子。尤其令曾国藩满意的是，春燕谨守妇人规矩，一天到晚不多说一句话，不随便走动。安庆总督衙门有前院后院，后院她只走过几次，前院是从来不去的，平时走动，走到厅堂的帘幕前便止步。还有一点是不贪。春燕的母亲和兄嫂有时来看她，走时总是两手空空的，从不私塞他们一

点东西。有这两条，曾国藩渐渐地对春燕生出一丝爱慕来。谁知春燕年纪轻轻地却染上了吐血的恶疾。曾国藩四处延医，终无效果。四十多天来粒米未沾，只靠吃药吊着一口气。曾国藩派人将其母亲、兄嫂接来照料。

昨夜，春燕自知死期已至，请曾国藩进内室，支开母亲、兄嫂后，哭泣着说：“大人，我能够服侍大人一年多，这是我的福气，无奈我福薄命短，不能终生侍候，眼看就要与大人永别了。我一个卑贱的小女子，不值得可惜，但有三件事未了，死不瞑目。”

春燕说到这里，咳嗽起来。曾国藩端来茶杯，春燕喝了一口，略为安定，无比感激地说：“谢谢大人！”又喝了一口，将茶杯放在桌上，继续说，“第一件不瞑目的是，我肚里已怀着大人的骨血三个月了。”

曾国藩一听，心里一阵慌乱。刚娶春燕不久，曾国藩也曾想过晚年得子的事，后来见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春燕也多时没怀上，便打消了这个想法。想不到她居然有了，他心里暗暗责备春燕不该瞒着。听说老夫少妻生出的儿子聪明异常，唉，这个儿子无指望了！

“我没有支撑到把他生下来这一天，深负大人恩情，就是到了阴间我也不甘心。第二件，大人的癖疾患了三十年，给大人带来了无穷的烦恼，我托我哥哥在乡间打听偏方。现在得了一个方子，原想亲手调理，可惜也不能了。”

“什么方子？”曾国藩问，心里很是感动：这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事情没办成之前不露半点风声，与自己的性格颇为相近。

“这个方子很简单，就是用菖蒲艾叶煎水天天洗澡，洗上一年半载就可以了。也不知有用没用，我死之后，请大人再买一个妾来，要她天天煎水给大人洗澡。”

曾国藩点点头，但他已不想再买妾了。

“还有一件，我做了大人一年多的妾，却没有见到太太，没有亲

自服侍她，我心中不安。虽有幸见到了大少爷，但二少爷和家中五位小姐也都没见过面。春燕我前生作了孽，今生命薄如纸。哎！”春燕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泪水一串串地流出来，好半天，又说出几句话：“我死之后，请大人看在服侍一年多的情分上，将我的棺木送回荷叶塘，莫让我作孤魂野鬼。大人你自己要多多保重。”说完便晕过去了。

曾国藩知道春燕难过今日，且不论这一年多来的服侍，就凭昨夜那番“三不瞑目”的话，曾国藩觉得自己今天也应停办一切公事，守在春燕的病榻边，给她最后一丝温情和安慰。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为了一个女人的死，便废搁公事，岂不因小失大！一个堂堂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在小妾面前情意绵绵、悲哀失性，传扬出去，岂不成了人们谈笑的话柄！何况昨天收到的两份上谕，事非寻常，不能耽误。

下午，曾国藩把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几个最为贴心的幕僚召进签押房。昨天来了两份上谕。一是授曾国荃浙江巡抚实缺，不赴任，仍在军中。一是授左宗棠闽浙总督实缺，兼署浙江巡抚。弟弟荣膺封疆，自然欣慰。兄为总督，弟为巡抚，圣眷之隆，世所罕见，足使曾氏家族荣耀天下。但朝廷为何如此急忙将左宗棠擢升闽浙总督呢？这事却使曾国藩隐隐约约感到背后有文章。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曾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三更四点稍寐。四更五点闻号哭之声，则陈氏妾病革，其母痛哭。余起入内室省视，遂已沦逝，时五月初一日寅初刻也。妾自辛酉十月入门，至是十九阅月矣。谨守规矩，不苟言笑。内室有前院后院，后院曾到过数次，前院则终未一至。足迹至厅堂帘前为止。自壬戌正月初三吐血后，常咳嗽不止，余早知其不久于世矣。料理各事，遂不复就寝。妾生以庚子十二月初四日辰刻，至是年二十四。”

以后的日记中，未再见曾氏提起陈氏妾的文字，日记中的内容一如既往：办事、见人、读书、下棋等，亦未见有心情悲伤之类的痕迹流露，直到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最后两行中才出现陈氏的名字：“是日将陈氏妾葬于茅岭冲山中，系怀宁西北乡，在安庆城西十五里，命巡捕成天麒经纪其事。”数月后，其日记中有一句“为陈氏妾写碑”的话。从那以后，“陈氏妾”便彻底消失在曾氏的日记中。

本来，左宗棠德才兼备，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曾左相识三十年了，尽管曾对左睥睨一切目中无人的个性不喜欢，但对他廉洁自律、

精明干练则一直是钦佩的。咸丰九年樊燮案中，曾极力保左，次年又奏请左自建一军援浙，在左打了几场胜仗后，又密荐左为浙抚。平心而论，左以不足两万人的楚军，三年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陆续收复衢州、严州、金华、绍兴等府城，最近又攻克富阳，兵围杭州，战果的确辉煌。曾常钦服不已，自叹不如。但仅仅只有三四年间，便由一个四品京堂升为二品实授巡抚，朝廷对左的酬庸也够面子了。曾想起自己以一个侍郎身份，带勇八年才得到一个总督实缺，相比起来，左未免太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曾不可理解，朝廷为何要在这时急急授左以总督之职，今后不是要与自己平起平坐了吗？

“中堂，恕卑职直言，左季高得授闽督，朝廷有深意存焉。”已授七品知县、仍留幕中的赵烈文经过一番深思后，终于忍不住开腔了。“我想这是冲着大人来的。”见曾国藩脸上不悦，赵烈文赶紧缩了口。

“惠甫，你说下去，为什么是对着我来的呢？”赵烈文话虽不中听，却说到点子上了，曾国藩鼓励他说下去。

“中堂，依卑职之见，朝廷是要借此来树立一支与中堂抗衡的力量。”话已说到这种地步，赵烈文不得不竹筒倒豆子了，“左季高有才能，也有功劳，但给他一个巡抚也足够了。当年润帅才还不大，功还不高吗？也只是一个巡抚；再说远一点，岷帅的才和功又怎样呢？也只是一个巡抚。论才论功，朝廷没有必要叫他当总督。左季高为人，只能居人上，不能居人下，当巡抚时便常常自作主张，只是朝廷有命，浙抚受大人节制，才不敢公然对抗。现在做了总督，楚军两万人，大人休想再调派了。朝廷此举，便是从湘军中把楚军彻底分离出去，大大削弱了湘军的力量。这其实就是前代推恩之计的翻版。”

曾国藩静静地听着，脸上无丝毫表情，心里在称赞赵烈文的见事之明。

杨国栋也点头表示赞同：“惠甫之言很有道理。左宗棠这人虽然才高八斗，器量却不开阔。据卑职所知，他先前便不大服中堂，今后会更仗着朝廷破格礼遇而有恃无恐。说不定，朝廷欲以左宗棠来牵制

大人。”

曾国藩仍听着，不作声。彭寿颐也同意赵、杨的分析。他说：“说不定还有几个总督封。比如李少荃这一年来在江苏军事进展顺利，朝廷亦很可能封他一个总督，将他和淮军由从属于大人的地位，提到与大人一样高，那时湘军、楚军、淮军三足鼎立，互不能制约，朝廷就可以此制彼，分而治之。”

曾国藩听到这里，出了一身冷汗。幕僚们的分析是极有道理的，帮助他更加清楚地看出了朝廷擢升左宗棠为闽督一事的用心，他由此而更加惦念金陵城下的弟弟：倘若李鸿章、左宗棠很快将苏南、浙江收复了，老九的局面就难堪了。忽然，后院传来一阵悲怆欲绝的号哭声。

“大人，春燕她，她过了。”春燕的哥哥肿着两只烂桃子似的眼睛进来，对曾国藩说。

曾国藩怔怔地听着，一股郁气冲塞胸口，他真想大喊一声“春燕”，哭着奔向内室，但他理智地控制了。“知道了，你去吧！”他缓慢地边说边站起，正要转身走出签押房，又坐下来，对赵烈文说：“过几天康福会从赣北返回安庆，你准备一下，待康福一到，就和他一起到金陵去协助老九。老九身边缺人，尤其缺出主意的人。”

“是。”赵烈文站起，杨国栋、彭寿颐也站起来。他们知道曾国藩要进内室与春燕遗体告别，便告辞出门。

“惠甫陪我下两盘围棋。你们两个回去吧！”曾国藩挥挥手。

“还下棋？”赵烈文惊愕得睁圆了眼睛，他对曾国藩此时的心态捉摸不透，只得重新坐下。几个子摆下后，赵烈文看出曾国藩的棋法紊乱，悄悄地说：“中堂，今天不下了吧！”曾国藩不作声，很快按下一子，赵烈文只得硬起头皮陪着，心里百思不解。一局未终，曾纪泽带着几个衙役进来，衙役们的手上都捧着东西。

“父亲，幕府里先生们凑了一千两赙银，还有挽联祭幛。儿子请

问，要不要刻讣告散发？”曾纪泽说完，站在父亲身边等候示下。这时后院又传来春燕母亲撕心裂肺的痛哭。曾国藩迟疑良久，对儿子说：“赙银、祭幛全部璧还，挽联留下，不发讣告。”

曾纪泽站在原地不动，好半天才嗫嚅着说：“既然如此，我这就去退还银物。”

“慢点。”曾国藩叫住儿子，“银物叫荆七去退，丧事你不要插手，只管去做你的事。《几何原本》的序言写好了吗？”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朝廷授曾国荃为浙江巡抚。在此之前，同治元年正月授浙江按察使，同治元年二月授江苏布政使，均不赴任，仍在军营。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朝廷授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在此之前，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授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赴任，在军营带兵。

“初稿拟好了。”纪泽站住回答。

“明天上午送给我看。”

“是。”曾纪泽低头带着衙役们退出。

“惠甫，这两天你帮我料理一下丧事。”曾国藩停止下棋，小声地对赵烈文说。

“中堂放心，我会把一切料理得熨熨帖帖的。用什么规格，请大人定一下。”聪明的赵烈文终于看出了曾国藩内心的复杂情绪。

“今天夜里就悄悄抬出衙门，一切祭吊仪式都在静虚庵举行，我不参加，纪泽也不去，就由你出面代表曾家应酬，仪式由她的兄长主持。通知安庆府县，一律不要派人送钱送物去。此事不能张扬，静悄悄地办。请静虚庵的尼姑念三天经。三天过后，就暂在庵内租一间空屋住着，是埋在安庆，还是运回湘乡，以后再说。”

静虚庵里，尼姑们为春燕念了三天超度经文。总督衙门里一切如故，没有一点办丧事的迹象。曾国藩照常每天治事、见客、读书、下棋，看不出一丝丧妾的悲哀。第四天夜里，王荆七带着供果、钱纸、

线香、蜡烛等物，偷偷地陪着曾国藩来到城外静虚庵。荆七将供果摆在春燕灵柩旁，燃起香烛，焚化钱纸。曾国藩坐在一旁的草垫上，看着黑漆发亮的棺材，既不哭，也不作声，只是默默地呆坐。过了很久，他从袖口里摸出一把雕花红木梳来，轻柔地抚摸着。这是曾国藩给春燕买的唯一一件礼物，只值十文钱。春燕很喜爱，每天用它梳头。那乌黑的长长的头发，那白里透红的面孔，随着这把梳子来到了曾国藩的眼前。又过了很久很久，他叫荆七向尼姑讨来几张白纸和笔砚。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为春燕写了一副挽联，吩咐荆七悬挂起来。挽联挂好后，他又端坐在草垫上，两眼呆呆地望着它，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念着：“未免有情，对帐冷灯昏，一别竟伤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何时重见燕归来。”

直到窗纸渐渐变白，天快要亮了，曾国藩才叫荆七将挽联取下来，在春燕灵柩前焚烧。他最后仔细看了一眼那把雕花红木梳，然后也将它扔进火中。望着梳子和挽联一齐烧成灰后，才和荆七一道，无声无息地回到两江总督衙门。

五 献出苏州城后，纳王郅云官也献出了自己的脑袋

进入上海的李鸿章如鱼得水，他的军事和交际的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老师临行送的锦囊妙计，他有取有舍。“移师镇江”这一条他不愿采纳，“用洋人之力”，则谨记于心，运用极妙。他与英国海军司令何伯和洋枪队的首领、美国逃犯华尔关系密切。他将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以厚饷重赏引诱他们攻克了嘉定、青浦，很快便赢得了朝廷的嘉奖。在此同时，他又指挥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李鹤章、潘鼎新、周盛波等在苏南连获大胜，相继拿下常熟、太仓、昆山。后来，黄翼升率淮扬水师来援，淮军力量更强了。不久，华尔在打慈溪时中弹身亡，原副首领美国人白齐文当了常胜军的首领。后白齐文索饷不得，痛殴上海道员杨坊，攫取白银四万两。李鸿章一怒之下解了他的兵权，白齐文便带着银子投奔太平军去了。常胜军的首领则由英国人戈登来充当。这时，李鸿章命程学启率所部开字营、戈登率常胜军、黄翼升率淮扬水师三路并进，向苏州强攻。

苏州守将正是忠王的三女婿，已晋升为慕王的谭绍光。他的副手是纳王郅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嘉以及庆天福包西。苏州历来是江苏省的省城，现在又是苏福省的中心，而苏福省是李秀成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谭绍光深知守城的责任重大，飞骑向李秀成求援。李秀成此时正在安徽六安，原拟再来一次袭击长江上游，吸引湘军主力，图解天京之危。闻太仓、昆山连接丢失，苏州危急，便从六安星夜赶到苏州。李秀成刚进城，通往无锡的北路立即被李朝斌统率的太湖水师截断，苏州成了四面受围的孤城。程学启、戈登、黄翼升日夜强攻，娄门、葑门、盘门外的石垒均遭洋炮所毁，外围破坏，粮道断绝，城内军心浮动，形势十分危急。

这天深夜，李秀成在谭绍光陪同下巡视了胥门、阊门、娄门、齐门的守城工事后回到了忠王府。听着城外不断传来的枪炮声，眼见城头时明时灭的火光，李秀成心情抑郁，无法安睡。一年前，苏福省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苏州，作为苏福省的政治中心，在太平天国军民的眼中，有着仅次于天京的崇高地位。在天京城内上层领导争权夺利愈演愈烈的时候，不少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失望之余，把天国的希望和前途寄托于苏州，他们相信忠王领导下的苏州，最终能够担负起挽救国运的重任。那时，忠王自己也有这个雄心壮志，一向不大吟诗作文的李秀成在一个泛舟虎丘的月夜，居然望着剑池吟了一首七律：

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

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尘扰攘秋。

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

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

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里，天国形势急转直下。先是以九洑洲为主体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天京防守遭到致命的打击。接着翼王石达开被骆秉章擒获处死，西行的太平军全军覆没。凶信传来，举国悲痛。尽管西行大军对保卫江南河山不起作用，但只要他们在，天国的一堆火焰就在燃烧，说不定有朝一日，他们在西南义旗高举，开创出一个

蓬蓬勃勃的局面来。可是现在，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再接着，浙江大部分府县丢失，楚军和以法国人为头领的常捷军已将杭州包围起来，杭城随时有可能再陷。而今苏福省的地盘一天天缩小，苏州危在旦夕。数千万人为之憧憬追求的理想，难道就这样破灭了？数百万人为之流血牺牲的天国，难道就这样亡了国？李秀成在心里痛苦地呼喊号叫。一阵揪心的难过之后，他颓然倒在安乐椅上，无可奈何地喃喃念着：“天意，这是不是天意呢？”

“忠王！”一声急促而生硬的口音传来，秀成抬起头，见娄门主将包西神色严峻地匆匆进来，“忠王，纳王和汪天将刚才悄悄地出了娄门。”

“他们深更半夜为何出城？”秀成警觉起来，“你问过他们了吗？”

“问过。”包西答，“纳王说有急事。”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城！”秀成发怒了。

“我怎么能拦呢？纳王是王，我只是一个福。”包西伸开两只多毛的手，耸耸双肩，做出一个委屈、无可奈何的动作。

秀成的脸色松弛下来。包西不仅仅只是一个福，而且他还是一个洋人，他没有自己的人马，怎么能拦得住拥有五万部属、阴鸷凶恶的纳王郅云官呢？“你派没派人盯住他们？”秀成又问。

“派了两个人。”

“做得对！”秀成拍着包西的肩膀称赞。他以这个亲昵的动作表示对刚才发怒的歉意。昨天下午，李秀成和谭绍光巡视大半个苏州城，却不见郅云官、伍贵文、汪安均、周文嘉的影子，心里纳闷。他和绍光径直来到纳王府，推开门，见这四王和天将范起发、张大洲、汪环武、汪有为正在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见他们突然闯进来，八人脸色尴尬。忠王略说了几句话便出来了。“郅云官等人的行动值得怀疑。当此兵临城下的危亡时刻，要防止有人卖城投敌。”路上，秀成郑重

告诫女婿。当天夜里，苏州各门都加派了慕王的亲信，并将这一重要情况通告了守娄门的包西。

“父王。”谭绍光大步流星地进来报告，“郜云官、汪有为划着一条小船进了阳澄湖。”

“你怎么知道的？”秀成问。

“我刚从娄门来，包西派去的人回来报告的。”

他们到阳澄湖干什么呢？李秀成沉思起来。

李秀成没有想到，此时，郜云官、汪有为正在淮扬水师提督黄翼升豪华的座船上，与李鸿章、程学启、戈登、黄翼升对面而坐，商量绝密大事。

“当然啦，苏州指日可下，不过，即使这样，郜将军能弃暗投明，改恶从善，朝廷还是欢迎的。”李鸿章的脸上露出明显的鄙薄，他学着曾国藩的样子，右手不停地梳理着嘴巴下的胡须，但他的胡须短而稀疏，远不及老师的气派。他盯着郜云官的脸，以审讯的姿态问，“郜将军，你控制了多少人？”

“苏州城里八万人，我们控制了五万多，谭绍光只有二万多人。现在城里的粮食已基本上光了，他的二万多人中，死心塌地跟着走的只有两三千，其他的人只要粮一断，就都会过来的。”郜云官并不是胆小无能之辈，相反，他一贯有过人的胆量和勇力，正因为此，他不甘于长期居人之下，甩掉锄头，拿起刀枪，投了太平军，要靠战功来出人头地，求得个荣华富贵。但现在，眼看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死守苏州，其结果必然是死在这里；献城投降，还有可能做朝廷的大官。张国梁、韦俊、程学启就是例子。前不久献常熟的骆国忠、献太仓的钱寿仁都封了副将，换个主子，换身衣服，照旧是高官厚禄。郜云官没有什么奋斗终生的信仰，也没有什么节操之类的道德观念，他的人生目的是要有权有势有钱，活得快活舒心。苏州城高级将官中持他这种人生观的很多，他很快便联络了比王伍贵

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嘉及天将范起发、张大洲、汪环武、汪有为。密谋了几次，一致的看法是：苏州守不住，投降是唯一的出路。汪有为化装出城，向围城的淮军表达了这个意思。李鸿章约了今夜在阳澄湖上见面，他要亲自见见郜云官，看是真降还是诈降。

“伍贵文他们都靠得住吗？”李鸿章歪着头，斜起两只长眼睛问。

“靠得住，完全靠得住！”郜云官从怀里掏出几张纸来，双手递给李鸿章，“这是伍贵文、汪安均、周文嘉等人写给大人的信。”

李鸿章接过纸，略微翻了一下，放在一旁。

“这几张薄纸有屁用！”程学启轻蔑地瞟了一眼伍贵文等人的信，忽然站起来尖厉地叫道，“若是真心投降，你下次将李秀成的头提来见李中丞。”说完坐下，讨好地望着李鸿章。

李鸿章笑着问郜云官：“程总兵的话，你们办得到吗？”

“这个嘛，这件事嘛……”郜云官迟疑起来。为获取李鸿章的信任，眼下叫郜云官办什么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去办，唯独杀李秀成，他很为难。要说现在突然率兵包围忠王府，将李秀成抓起来杀掉，也可能不太难，但郜云官不忍心这样做，而且伍贵文、汪安均、周文嘉等人也可能下不了这个手。他们四人多年来一直是李秀成的亲信，是李秀成把他们从普普通通的低级军官一步步提拔上来，后又奏准天王，将他们四人都封了王；且李秀成在苏州八万将士中威望极高，反对杀李秀成的大有人在，难保不出乱子。

“连李秀成都不敢杀，还说什么投降，算了吧，我早知你们这些龟孙子不是真心。”见郜云官犹豫不决，程学启又气焰嚣张地逼了一通。李鸿章不作声，只是不停地梳理着胡须，嘴角边挂着嘲讽的微笑。戈登挺直着胸膛，一副很有教养的职业军人的派头，他的中国话说得不太好，但可以听得懂。黄翼升向来不善言辞，他们两个都闭口坐着听。

“我们的确是真心的，可以对天发誓！”郜云官急了。汪有为也忙

说，“程总兵不要误会，我们是诚心诚意向朝廷投降。”

“是这样的。”郜云官不得不说实话了，“我们这些人都是李秀成一手提拔上来的，将士们受他恩惠的人也很多，怕万一去杀李秀成，反倒引出乱子来。”

李鸿章轻轻点了点头。郜云官想了想，又说：“如果中丞和程总兵不相信的话，总在这两天内，我们先杀了谭绍光，将他的首级悬挂在齐门外，你们验看清楚了，我们再打开齐门，让大军进来。那时，李秀成自然逃不出苏州，大人们看如何呢？”

“可以。”戈登说了一句极简单的中国话。

“我看这样也好，只要杀了谭绍光，苏州就会大乱。我军只要进了城，李秀成就是瓮中之鳖了。”黄翼升也表示同意。

“那不行，非先杀了李秀成不可！”程学启不让步。

“若非要按程总兵说的去做，那我一人作不了主，还得回去和伍贵文他们再商量。”郜云官望了程学启一眼，轻轻地说，“程总兵也是后来归顺的人，何必如此为难别人？”

“你！你他妈的说什么？”程学启气得又站起，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归顺”二字是程学启头上的疮疤，他最忌恨别人揭破，今天若不是有李鸿章、戈登等人在座，他一定要大打出手。

“他没说错。”戈登平静地对程学启说，他对毫无军人气质的程学启十分瞧不起。

程学启瞪眼看着戈登，脸涨得紫红，握着两只拳头，几次欲站起，又压制着坐定。戈登只当没看见一样，依旧挺直腰杆，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李鸿章担心谈判破裂，他现在要的是尽快得到苏州城，困兽犹斗，何况城里还有八万兵，又有威望素著的李秀成在，万一将郜云官逼得和李秀成抱成一团，苏州城能不能拿下就难说了。

“好吧！”李鸿章放下摸胡子的手，严肃地对郜云官说，“就这样定了。三天之内，你将谭绍光的头挂在齐门城楼上。这就是你们的诚意。三天之后没有动静，我们就要强攻了，那时再投降就晚了。”

戈登、黄翼升点头赞同，程学启讪讪地不置可否。

“三天之内我们一定杀谭绍光，开齐门。”这件事郜云官放心了，但另一件事他还不太放心，“中丞大人，弟兄们投诚过来后，朝廷不会杀我们吧？”

“哈哈！”李鸿章大笑起来，“你一百个放心，你们是朝廷的有功之人，哪里会杀头呢！都会有重赏。”

“大概会是个多大的官呢？”汪有为怯怯地试探。

“起码副将。”李鸿章爽快地回答。

“我们的部属呢？”郜云官迟疑片刻问。

“原封不动归你们指挥！”

李鸿章的痛快，反倒使郜云官觉得这些好处来得太容易而不敢轻信，他又加了一句：“中丞大人，你说的这些，到时都不会变吧！”

“我堂堂一个江苏巡抚，岂能出尔反尔。”李鸿章斩钉截铁地回答。

“口说无凭，你可以立个字约吗？”郜云官大着胆子问，他生怕遭到李鸿章的训斥。

“行。”李鸿章异常干脆的答复，使郜云官、汪有为大出意外。李鸿章援笔写道：“郜云官等八人杀谭绍光献苏州，事成之后，向朝廷保奏封为副将，原部属照旧不动。立此字据，决不食言。”李鸿章在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将笔递给程学启说：“你和戈将军、昌歧都签个名，好让他们放心。”

郜云官、汪有为藏好了这份字据，放心落意地回到了苏州。

第二天一清早，一骑快马穿过清军的包围圈，从齐门冲进苏州城，将一封天王亲笔诏书递给李秀成。诏书封李秀成为太平天国真忠军师，执掌全国军政大权，速回天京解围。真忠军师一职，实际上是仅次于天王的第二把交椅。此时天王将此职授予他，无疑表示对他的完全信任。对此，李秀成心里感激。但苏州危在旦夕，尤其是郜云官、汪有为昨夜的诡秘外出，更使李秀成觉得事态严重。谭绍光年纪轻轻，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吗？

“父王，毕竟天京比苏州更为重要，你还是回天京去吧！”李秀成离开苏州将意味着什么，谭绍光当然很清楚，但他素来顾大局，识大体，这也是李秀成招他为婿的重要原因。

“忠王，你回到天京后，一方面解天京之围，同时再派一支人马救援苏州。”包西在一旁建议。

“好，你这个提醒很好！”包西一句话将李秀成的矛盾解开了。是的，苏州的解围还得仰仗外援。“绍光、包西，你们只要再坚持一个礼拜，我一定组织五万大军前来救援。”

当天半夜，李秀成带了几个亲兵从齐门缒城而出。临走时，他紧握绍光的手，说：“苏州这副担子就担在你的肩上了，要千方百计坚持住。郜云官、汪有为等人形迹可疑，你要留神提防。”

绍光坚定地说：“父王放心前去，有我就有苏州。”

李秀成的突然离去，给郜云官等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这一夜，四王四天将在纳王府密谋筹划了一整夜。

为了应付意外，谭绍光召集了全体守城高级将官会议，对城防重新作了部署，宣布郜云官、伍贵文、汪安均、周文嘉分别从阊门、齐门、胥门、盘门换下来。

“啪！”谭绍光的话还没说完，郜云官拍案而起，怒目圆睁，吼

道：“姓谭的，你放明白点，苏州不是你的天下了，你凭什么撤换我们！”

谭绍光看时，伍贵文、汪安均、周文嘉、范起发、汪有为等人的手都握紧了剑柄；门外，数百名手执刀枪的大汉已将会议厅包围了起来。“不好，让他们先下手了！”谭绍光暗自叫苦，嘴里喝道：“郜云官，你要造反吗？”

“老子正要造反！”郜云官刷地一声抽出腰刀，命令汪有为：“给我上！”汪有为抽出剑来，发疯似的向谭绍光冲去。“快躲开！”包西喊着，随即拔出腰间的洋枪，“叭叭”两声，子弹向汪有为飞去。汪有为头一偏，随着两声惨叫，后面的两个将领倒在血泊中。郜云官挥刀大嚷：“都给我上！”其他六人一齐冲上，谭绍光、包西寡不敌众，终于倒下去了。议事厅里一片混乱，将领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吓晕了头。

“弟兄们！”郜云官跳上桌子，嘶哑着嗓门高叫，“苏州城的粮食早就光了，再守下去，大家都会饿死。我们已和李中丞联系上了，只要献城投降，弟兄们都可以保住现在的官职。大家看怎样？”

“好！”“同意！”“我们听纳王的！”

议事厅里绝大部分将领都表示赞同，只有几个人冷眼看着，没有作声。

谭绍光的头颅挂在齐门城楼的当天，李鸿章带着程学启的开字营、戈登的常胜军便进了城。忠王府改作了江苏抚台衙门。三天后，李鸿章在宽阔的后花园里摆下二百五十桌酒席，郜、伍、汪、周四王所属旅帅以上的军官二千人应邀赴宴。郜云官等八人喜气洋洋地坐在主宾席上。

酒过三巡，李鸿章站起来，笑容可掬地说：“弟兄们，苏州城的光复，你们都立了大功，尤其是郜将军、伍将军等人功劳更大，李某已奏准皇上，加封郜将军等八人为副将之职。”李鸿章说到这里，转过脸去喊道，“来人呀，将郜将军等人的官服送来！”

话音刚落，从后面走出八个穿戴体面的衙役，每人捧着一个木盘出来，盘上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崭新的二品武官袍服，袍服上放着八顶红缨伞形帽，特别是帽顶上那八颗起花珊瑚珠，在阳光下闪着光彩，令宴席桌上的人眼红不已。“弟兄们，为郅将军等人的受封满干三杯！”李鸿章说着，带头举起酒杯，与郅云官等人笑吟吟地干杯。所有喝酒的人一齐骚动起来。他们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全然不明白自己已坐在断头台上。

看看大部分人都已醉得差不多了，李鸿章向程学启丢了一个眼色。只听得一声冲天炮起，后花园里忽然从天而降数不清的淮军士兵。他们一个个全身披挂，手执利刃，并没有费很大的劲，二千颗人头就落了地；与此同时，主宾席上那四王四天将，早已一齐到阎王殿里报到去了。李鸿章端坐在凳子上，面露微笑，如同看戏似的观看着眼前这一幕人间惨剧。程学启大声狞笑，他很得意，也很开心。黄翼升心中不忍。他难以明白李鸿章的心思，杀降不仁，连这点都不懂吗？戈登横眉怒对，他对李鸿章如此公然背信弃义十分愤慨。他终于不能忍受，霍地站起来，指着李鸿章的鼻子大骂：“流氓，我要向全世界控告！”说罢，气冲冲地走了。

“中丞，戈登说得做得出，他真的会控告的。”望着戈登的背影，黄翼升有点心怯地对李鸿章说。

“让他控告去吧！这是中国，不是他的大英帝国！”李鸿章开怀大笑起来。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四册《叛徒传》：“因有战功，郅永宽封纳王，汪安钧封康王，周永嘉封宁王，伍贵文封比王，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起发都封天将。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夏，江苏、浙江各要地接连失陷，郅永宽等聚守苏州。时守苏州主将是幕王谭绍光。坚决抗战，但郅永宽八人却早存降敌的心。”“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郅永宽等八叛徒就在慕王殿会议席上刺杀幕王，夜开齐门向清军迫降。”“十月二十四日正午，郅永宽等八叛徒骑马出城去清军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叫左右拿八顶红顶花翎进来给他们，说现在做我大清官了。好共立功。八叛徒洋洋得意把红顶花翎戴上。李鸿章又叫摆酒，宴八叛徒在帐内。坐定，李鸿章假托出巡军，令闭营门，一声炮响。伏兵涌出，立斩八叛徒。”

六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李鸿章的话说对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戈登以杀降之罪来控告李鸿章，真个是告状无门。他四处闹了一阵，各方反应都很冷淡，自己也觉得无趣，最后便以名誉受到损伤为由，扬言要辞去常胜军的首领之职。李鸿章还要靠戈登的洋枪队收复无锡、常州，不能太得罪他了，于是一方面向美、英、法等国驻上海使团发一个文告，说明戈登本意是要宽赦降将，杀降时未在场，系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与戈登无关；一方面又给常胜军发了六万赏银，其中一万给戈登本人。戈登既保护了名誉，又得到厚赏，便再也不告状、不辞职了。

李鸿章软硬兼施驾驭戈登的手腕，得到了官场的一致称赞，曾国藩对此深为满意。在一次早餐席上，他欣喜地对幕僚们说：“少荃算是历练出来了。驭洋人没别的诀窍，就在于软硬两手交替使用，运用得法。去年总理衙门来文，说赫德建议从英国买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询问我可不可以采纳。我回信说很好。赫德和英国政府不外乎想借此赚一笔钱。这钱给他赚嘛，舰队买来后对我们的好处更大。后来，赫德便委托李泰国去买。李泰国用二百万两银子买了七只轮船，一只趸船。不想李泰国暗藏野心，想控制这支舰队，竟私自和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了为期四年的合同，说明阿思本只服从他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上的命令，他人不得干预。阿思本就擅自在英国招了六百个水手。总理衙门先是不答应，声明只能服从中国官员的节制。阿思本于是扬言，如果不让他指挥，就把舰队带回英国解散。诸位，这个阿思本横蛮到了何等地步！我们花的银子买来的舰队，他有什么资格解散？可是总理衙门竟然向阿思本妥协，承认他的指挥权，真正糊涂到家了。我得知此事后，立即上书恭王，宁愿将二百万两银子白白丢进海里，也不能接受阿思本的无理要求。后来恭王接受了我的意见，退了船，虽只收回五十万两本价，到底气还是争回来了。这件事有两个阶段。前阶段，明知洋人要从渔利，我睁只眼闭只眼，让他去赚钱，这就是软。后一阶段，洋人想骑到我的头上来，那就绝对不能答应，这就是硬。少荃算是学到手了，看来他今后可以和洋人打交道而不会吃大亏。”

幕僚们遂一齐称赞：“这全是中堂大人栽培得好！”

曾国藩既为门生得其真谛而高兴，又因这个后起之秀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为自己的弟弟担忧。应该说，李鸿章收复了苏州，已给围攻金陵创造了极好的形势，老九为何不能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一鼓作气将金陵拿下呢？倘若李鸿章收复了整个苏南，到那时，老九即使想得攻下金陵的首功，朝廷怕也不会答应了。一定要尽力促使他早日成功！恰好康福近日从赣北回来，曾国藩便命他和赵烈文带着二十万两饷银前去金陵，竭力协助老九。

对康福和赵烈文，曾国荃一向是尊重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攻城的部署作了调整。正在这时，李臣典、萧孚泗带着从湖南招募的三万新勇前来，吉字大营扩大到了五万，再加上长江水师二万，水陆人马共七万，虽不能将金陵城铁桶般包围，但主要信道已完全控制住了。

打入城内的细作不断传递出重要情报：李秀成虽然被封为真忠军师，留守城内调遣各王，但同时洪秀全又封了大大小小的王二千七百多个。封王之多，史无前例！洪氏家族，连伙夫、门房都封王，善于钻营的小人，用几十两、百把两银子贿赂洪仁发、洪仁达等人，也可以得到王的爵号，而许多劳苦功高的人反而封不到王，人心大不服。后来洪秀全也知封王太多太滥，就将没有战功的人改封作小王，两字相连写作“**王**”。那些被封作**王**的人也不乐意。整个天京城内，政治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李秀成面对这个桀乱如麻的局面一筹莫展。隔几天，又传出洪秀全封楚天义康祿为楚王，负责十三门防守总调派的消息。康福听了暗思：这个楚王康祿很可能就是自己的弟弟。太平天国的失败已成定局，金陵城的攻破只是早晚的事，作为兄长，岂能眼看胞弟面临灭亡而坐视不救？应该到城里去走一趟，劝说弟弟悬崖勒马。不过，康福也深知弟弟的脾性，不对此行抱过高的希望。于是，他瞒着曾国荃和赵烈文，化装成一个普通百姓，从通济门混入了城内。

天京城已变成一座军营，到处所见的，都是因粮食不足，饿得面呈菜色、疲惫不堪的士兵们。百姓大都外出觅食，所剩不多了。店肆关闭，战马奔忙，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气味。这个美丽的六朝古都，再次沦为血腥战场。

新封的楚王康禄尽人皆知，康福很容易就打听到了。在他的王府——一间极平凡的民房外等到半夜，康福才见到两只灯笼前导，一个身着战袍的青年骑马过来。三人一起进了屋，只听见黑暗中传来几句简短的对话：

“王爷还有何吩咐？”

“你们去歇息吧，五更时再叫醒我。”

“那我们就走了。”

“你们走吧！”

两个打灯笼的人从屋里出来，关了门，走进旁边一间更矮小的屋子。康福知道骑马的青年即楚王。他轻轻地把门推开，见那人正坐在桌子边，背朝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发呆。“谁？”那人听见脚步声，猛一回头，发觉屋里站着一个陌生人。果真是弟弟！趁着那人回头的一瞬间，康福看清楚了。自从武汉城破前夕，兄弟俩匆匆打过一个照面，到现在一晃十年过去了。

“兄弟，我是你的哥哥！”康福异常激动地走过去，伸出双手想拥抱弟弟。

“哥哥？”那人本能地后退一步，右手已握紧了腰间的剑柄。

“兄弟，我是你的哥哥康福，你不认得了？”

“哥哥！”康禄终于认出来了，向哥哥猛扑过去。兄弟俩久久拥抱着在一起，说不出话来。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九章《清代的中兴》：“戈登不止一次要求其中国同僚程学启不要处决投降的太平军首领（他认为这是违反文明战争常规的行动），虽然这个要求屡次遭到拒绝。他仍继续援助淮军。有八名守卫苏州但决定投降的太平军首领被李鸿章处决，戈登认为这有损他的荣誉，因为他曾在一次私人会见中似已保证过他们的安全。他一怒之下几乎要率兵去攻打李鸿章。但被赫德等人劝阻，他们说李鸿章没有事先策划此事，于是戈登又为李鸿章上阵作战。”

关于“李泰国事件”，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是这样叙述的——

咸丰十一年五月，清政府接受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及另一名供职广州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的建议，从英国购买一支舰队。同治二年五月，李泰国向清政府出示一份他私自与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阿思本为这支舰队的总指挥，指挥中国所购的八艘炮舰和随舰来的六百名英国官兵。清朝皇帝的命令只有在直接下达给李泰国时，阿思本才服从；另外，李泰国如对任何合理的命令不满时，可以拒绝下达。此事遭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反对。清政府最终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废除原定的协议，将“船只退回英国，在那里出售。总理衙门给李泰国和阿思本以丰厚的补偿，但解除了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而让赫德接替。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被推迟，但也避免了外国人在中国军事和财政方面施加更大的影响”。

太平天国后期封王二千七百多人一事，见昭王黄文英的供辞。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三卷《字之封》：“秀成供状有云：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言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后以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由来也。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字之卦，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图。”“”字不知读何音，其时封此爵者，亦不知皆为谁何也。

“兄弟，你这些年还好吗？”好久，康福才松开手，兄弟二人在油灯下对面而坐，互叙十年来的情况。康福告诉弟弟，他前次回老家住了两年，娶妻并生了个儿子，又将父母的墓地修葺一新，时时刻刻想着弟弟，盼望兄弟能早日团聚。康禄似乎没有多少话题好跟哥哥说。十年来转战东西，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娶妻成家这件事，他总是一天往后挪。“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很小时父亲说过的这句话，在康禄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消灭清妖后再成家，他一直这样对自己说。可是，清妖没有消灭掉，自己满腔热血报效的天国却岌岌可危了。

“哥，你还在曾国藩手下做事吗？”康禄问。康福点点头。

“官居何职？”

康福笑着摇摇头。

“没有做官？”康禄有点吃惊。

“据说弟弟已被封为楚王，只可惜哥哥我不能祝贺你。”

“不要祝贺。”康禄平淡地说，“我刚才问话的意思，不是炫耀我当了什么王。天京城内到处都是王，王也变得一钱不值了。我的意思是说，哥哥为曾国藩出生入死地卖命，曾国藩也没有赏哥哥一个官职，他待哥哥不太刻薄了吗？”

“不能这样讲。”康福坦然地说，“在曾大人幕中有不少无官职的人，曾大人对这些人反倒比对有官职的人客气得多。他常对人说，有官职的人，我以上下之礼相待；无官职的人，我以朋友之礼相待。所以在曾大人幕中，无官职的人比有官职的人地位还要高。”

哥哥的这几句话，使弟弟听了很新鲜，这样的总督衙门倒是从来没听说过。

“曾国藩本人到天京来了？”康禄警觉起来。

“没有。他仍在安庆，大概金陵不攻下，他是不会来的。”

“哦！”康禄松了一口气，“哥，我们是亲手足，你对我讲实话，你这次潜入天京，究竟是为了什么？”

“实话跟你说吧。兄弟，我是特为来救你出苦海的。”康福将身子移向弟弟，灯光中，他见弟弟面无表情。

“苦海？”沉默片刻，康禄冷冷地问，“怎么个救法？”

“兄弟，你可能还不明白眼下的处境。”望着弟弟这副神态，康福心里万分焦急，“前两天，杭州已被楚军收复，无锡、常州也被淮军夺取了，浙江、苏南已全境光复，你们的所谓太平天国，只剩下金陵一座孤城了。金陵虽大，毕竟只是一座城，能守得几天？兄弟你尽管权大位尊，才干过人，但大势已去，一人如何能挽回得了？天命如此，人力又怎能抗拒？”

康福说得很可怕，但康禄依然面容冷漠，并不为之所动。康福严肃地说下去：“兄弟，作为你的哥哥，我怎能眼看死亡来到你的头上而不相救？哥哥为你谋划了两条出路。”

“哪两条？”问话仍旧是淡淡的。

“兄弟，你可以利用目前的地位联络同志，杀掉洪逆，献城投诚。以兄弟这样大的功劳，一定会蒙朝廷格外宽大，恩赏副将总兵，如同韦俊、程学启那样。这是第一条出路。”

“哥哥是要我做郅云官？”康禄甩出的话中分明带有强烈的愤怒。

“不，不！”康福急忙分辩，“郅云官的事很少见，内里是否还有些什么别的原因我不知。但有一点我可以向兄弟说清楚，兄弟是向曾大人投诚。曾大人曾经亲口对我说过，只要兄弟弃暗投明，一定重用。”

“还有一条出路呢？”康禄对这条路似乎并无兴趣。

“若是兄弟觉得前条出路不好的话，还有一个办法。兄弟今夜就出城，哥哥带着你出去，剃发换衣，休息几天后，再护送你回沅江老家。待金陵攻下后，哥哥我也回到下河桥去。我们兄弟守着父母的墓地，从此不过问世事，长守我康氏耕读家风。”

康禄没有作声。康福看得出，这条出路已使他动心了。为了让弟弟能冷静地思考，康福也不再讲话，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细细地打量着房间的布置：房间里没有一件光鲜的东西，简陋得如同一家下等客栈。谁能相信，这就是眼下金陵城里最有权势之一的楚王府。康福不由得生出一种敬意来。都说长毛的高级官员有聚敛的恶习，从弟弟这间屋子里的摆设来看，长毛中必有不少廉洁自律的清官。

“哥哥，兄弟谢谢你的好意，但今生今世要我重做一个守父母墓庐的普通百姓，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康禄终于给哥哥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是为什么？”康福惊问。

“哥哥，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兄弟我经过这番风浪，已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天下不平之事这样多，要我还像过去那样逆来

顺受，我是宁愿死也不能做了。再说，我与朝廷结仇十多年，亲手杀朝廷命官不下百人，朝廷和仇家对我恨之入骨。我怎能将自己以后的命运，寄托在一向不讲信义的朝廷之上？何况数不清的仇家，我对他们也防不胜防。”康禄平静地说，“当初我抱着追求人人平等的目标投了太平军，尽管我没有在太平军中看到理想的平等，这使我很失望，但我不后悔。天京即将沦陷，天国就要覆灭，对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几个月前，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离开天京，隐居在一个人迹罕至的深山古刹中，冷静地思考总结天国失败的原因。后来，忠王信任我，天王封我为王，我感激天王、忠王对我的倚重，遂决定不出城，誓与天京共存亡。”

“兄弟，近来你也想过没有，你走的这条路是错的。”康福对弟弟忠于天国的心情可以理解。“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他们兄弟共同的为人准则。不过，这与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是两码事。

“哥哥，你以为天国失败了，就证明我的路走错了吗？没有！我自己所选择的路没有错。是的，天国的国运很可能就这十几年，但是，哥哥你当然理解不了，这是多么轰轰烈烈、峥嵘灿烂的十几年啊！”康禄黑瘦的脸庞上绽出了真心的笑容，他陷入了一往情深的回忆，“我曾代表了贫苦百姓的愿望，公审了十多个作恶多端的县太爷，杀了几十个地方上民愤极大的恶霸劣绅。我也曾经亲手发放了几百万斤粮食。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白发苍苍的老人和瘦骨伶仃、濒于饿死的小孩，从我的手上接过救命的粮食时，哥哥，你知道我那时心里有多痛快吗？我也曾亲手将成千上万亩田地分配给无田无土的农民，与他们分享过种田人的最大幸福。我千百次驰骋沙场，杀得官军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弟兄们个个竖起大拇指，称赞我是英雄。我当过多年的统兵大将，现又身居王位，指挥着千军万马，跺一脚山摇地动，喝一声风云变色。哥哥，你想想看，在家种田有这么痛快过吗？像哥哥一样投靠曾国藩，我会有这种痛快吗？人活在世上，不在寿命的长短。有的人平平庸庸地活了一百岁，有的人活得不长，但他轰轰烈烈。依我看，轰轰烈烈的十年，就远远超过了平平庸庸的百岁。今生今世，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人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而这些，都是因为投奔了太平军。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有声有色地活着，威威

武武地死去，这就是大丈夫生命的意义。这十多年来，我活得有声有色，真正像个人了，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说不定天京明日就会沦陷，那么我明日就威威武武地死去，决不给我的生命带来污点。”

康禄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站起身，推开窗户，对着夜空瞭望。康福却像被钉子钉死在凳子上，全身失去了动弹的力气。听了弟弟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他仿佛觉得兄弟之间无形易了位，弟弟做了生活中的兄长，哥哥做了聆听教诲的小弟。是啊，就算金陵城马上克复，太平天国顷刻完蛋，上自洪秀全，下到每一个小长毛都被斩尽杀绝，谁能否定得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他们曾经掀起过惊天动地的巨浪！谁能否定得了，在中国文明史册上，他们曾经建立起一个迥异常制的崭新王朝！又有谁能否定得了，他们都是掌握自己命运、敢于跟强大势力作对的英雄豪杰！相比之下，康福发觉自己有些委琐、有些卑微。

自己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年来，严格地说起来，只是做了一个忠心耿耿为曾国藩效力的家奴罢了。聊以自慰的是，这个家奴颇受主子的器重，而主子也非等闲之辈。但是，再受到有本事的主子所器重的家奴也只是奴才，离英雄还差得远啦！

凭着康福的良知，尽管不同意弟弟所走的这条路，却佩服弟弟义无反顾的气概，做人应当如此！他想起数年前成功地策划韦俊反水，那时他认为韦俊是识时务者。今夜听了弟弟的这番议论，意识到弟弟的灵魂似乎比韦俊要光明透亮一些。康福并不因这次劝说无效而沮丧，相反，他为有这样的弟弟而隐隐约约有一种自豪感。如此复杂的感情，康福一时也理不清，说不明。

康禄望了一阵夜空后，转过脸来对哥哥说：“已到五更了，我要巡视城门去了。事到如今，我也不会像上次在荷叶塘那样，劝哥哥投靠太平军了。不过，哥哥也休想说动我离开天京城。我们还是各自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走到底吧！”

康福望着弟弟傲岸挺拔的身姿，敬重、怜惜、悲伤、感叹，各种心情混在一起，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兄弟俩一齐走出门，二人再次紧紧拥抱了一下，彼此都明白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寥落的

晨星照在康家兄弟端正的脸庞上，两双明亮的眼睛里都充满着晶莹的泪水。相对凝望许久后，康福说出了一句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话：“兄弟，你是个真正的英雄，哥哥我钦佩你！”

康禄也深情地说：“哥哥，战争结束以后，你最好是解甲归田。每年清明节你给父母坟头上香的时候，记得也代我点一支。”

泪水在两双眼睛里同时落下，两双手也终于同时松开了。他们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七 半路上杀出个沈葆桢

不久，鲍超率霆字营来到金陵城下，驻扎在神策门至钟阜门一带。至此，原定东西南北水五路大军，除西路多隆阿奉调开赴陕西，北路因统帅李续宜去世仍留安徽外，其余三路都已到了金陵。在曾国荃的统一指挥下，湘军水陆合作，拿下东南八隘：中和桥、双桥门、七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交桥门、秣陵关，接着又攻占淳化、解溪、龙都、湖熟、三岔五镇。这样，金陵东南也全被湘军封锁。金陵城真正变成一座孤城了。

金陵城墙素称天下第一。它长达九十里，高如三层楼房，墙顶部可以并排通过两部马车。城墙根与江河湖泊相连，只有通济门至太平门一带是陆地。曾国荃带着赵烈文、康福等人沿着聚宝门至太平门的城墙察看地形。只见城高墙厚，防守严密，在城外攻打，兵员和火力都不易部署。“难怪它作过几百年都城！”曾国荃心想。唯有一处是最佳的地方，那便是太平门外富贵山至龙脖子一带。此处为钟山南麓，左路地势甚高，便于架设炮位，炮子可以平射进城，足以控制城墙上的防守火力，右路地势极低，又利于开挖地洞。

“这真是天赐予我！”曾国荃得意地笑起来。恰在此时一发炮子打过来，马被惊得前蹄腾空，身边扬起一阵灰尘。

“不好，山上有堡垒！”康福指着山顶上一座石垒说。果然钟山第三峰峰顶上有座高大坚固的石砌堡垒，刚才的炮子正是从那里打出来

的。曾国荃等人赶紧向后退。

“九帅，那边还有一座！”彭毓橘指着龙脖子一座黑灰色石垒惊叫。的确又是一座，而且这座正筑在攻城的最佳位置上。正因为这是攻城的有利地势，故历朝金陵城防都极为注重此处。太平军在前人基础上更将这两座石垒加高加厚，把最精良的西洋大炮架在这里。给山上的石垒取名天堡城，山下的石垒取名地堡城。

“我操他娘的！”曾国荃粗野地骂起来，“把老营移到孝陵卫来！老子非轰掉它不可，看看是它厉害，还是老子厉害！”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萧孚泗、朱洪章率领节字营、焕字营，以重大代价拿下了天堡城，但城外最后一个堡垒——地堡城却始终固若金汤，任凭湘军洋炮土炮一齐狂轰滥炸，依旧岿然不动地屹立在龙脖子上，令曾国荃十分头痛。由于地堡城攻不下，城外的地道也总是挖不成。半个月间，湘军在地道口丢下数百具尸体，却无法挖通一条通向城墙脚的地道。这块骨头竟是这样坚硬难啃，已够使曾国荃愤怒、曾国藩担忧，不料又突然发生沈葆楨拒绝拨饷的事，更使曾国荃恼火、曾国藩气愤了。

曾国藩任江督后，规定江西厘金全部充作军饷，漕折以及九江关洋税也经常截留运往军营。沈葆楨做赣抚，一反前任无所作为的旧习，自己募勇建团，经费开支大为增加。太平军在浙江战场失败之后，大量人员退到江西，江西局面危急，朝廷调原隶湘抚的席宝田、江忠义率勇入赣。沈葆楨又趁机将本省团练扩大。这样一来，江西的勇丁激增到三万多人，粮饷支出浩大。沈葆楨于是常常将供应金陵围师的款项截留下来，充作江西军饷。曾国荃因此大为不满，屡屡向大哥索求。曾国藩虽极不满意沈葆楨的作为，但江西军情确实严重，他只得忍下来，好言劝慰弟弟，有时则从别处腾挪一些给吉字大营。

去年，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叫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金陵围师。蔡锦青解了一半时被沈葆楨知道，沈将蔡怒斥一顿，扬言若不收回，则撤去蔡的道员之职。曾国藩对沈葆楨如此不讲情面而恼怒至极。且不说沈葆楨是他一手保荐上来的，即使无这层关

系，也要执行朝廷命令接受总督节制。沈葆楨此举既无情又无理，按照曾国藩过去的性格，早奏参了，但现在他忍下这口气，将收到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如数归还。金陵城下的曾国荃破口大骂沈葆楨，甚至责备大哥太窝囊。曾国藩听了，只是苦笑而已，并不分辩。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天堡城已下，金陵城眼看就要攻破，正要拿银子去鼓励吉字大营卖命的时候，沈葆楨却将应解金陵的五万厘金全部截留，分文不给，还上疏朝廷告曾国藩眼睛里只有金陵，全不顾江西的危难，并声明若将厘金强行解走，他只有辞职不干。更使曾国藩不能容忍的是，沈葆楨还与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相勾结，通过倭仁上奏，说两湖、川、赣、粤每月协解曾国藩军饷十五万五千两，即使不能全解，每月亦有十万两的进项，且江浙大半肃清，上海更是富甲天下，曾国藩强解赣厘，不是广揽利权、贪得无厌吗？

曾国藩看了这份转发下来的倭仁奏折，简直要气昏了。饷银不继，金陵围师很可能功亏一篑；索求厘金，又激起上下忌恨。曾国藩左右为难，忧虑重重，本已好多了的癖疾又突然发作，弄得他痛苦不堪。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对着几个心腹幕僚咒骂起沈葆楨来，“我要建议朝廷于博学鸿词科外，再增设一个绝无良心科，取沈葆楨为第一名。”

“大人，沈葆楨太可恶了。此时断饷，简直是给金陵围师釜底抽薪，要卡九帅的脖子。我和杨国栋等人揣摩大人的意图，狠狠地参了沈葆楨一折。这是草稿，请大人过目。”彭寿颐从袖口里抽出两张纸来递给曾国藩。

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曾氏致九弟信：“顷闻幼丹中丞奏请江西厘金全归本省，或江皖各半。从此饷源大绌。”

这几天幕僚们都在议论江西拒饷的事，人人都很气愤。彭寿颐想，当年江西巡抚陈启迈就因饷银之事被曾国藩一纸参劾。那时他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客居江西，而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同年，尚且不能兼

容，罗织罪名，抗词上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他位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奉皇太后、皇上之命节制四省军务；权力之大，威望之高，三藩以来没有第二个汉人可以相比。且沈葆楨是他的晚辈下属，又是他所提拔的人，他能容得了吗？彭寿颐这样揣摩着曾国藩的心思，和杨国栋、李鸿裔、汪士铎等人商量一下，便先起草了一份言辞严厉的参折。

曾国藩把奏稿浏览了一遍，见上面罗列了沈葆楨几条罪状：防守不力，丢州失县，吏治无方，奸宄当道，大权旁落，劣幕操纵等，特别将这次拒绝拨饷，造成金陵不能速克的危害大大渲染了一番。照这份折子来看，沈葆楨的确不够封疆大吏之任，应予立即革职查办。奏稿在曾国藩的手中捏了很久。

“大人，沈葆楨太可恨了，我们都为大人抱不平。”彭寿颐在一旁怂恿，“若是大人没有别的改动，我这就叫罗伯宜去誊抄。”

“慢点。”曾国藩凝神望着彭寿颐那张失去右耳的脸，若有所思地说，“我再想想。”

当年奏参陈启迈是何等的干脆利落，敢作敢为，现在对沈葆楨为何这样迟疑犹豫，拿不定主意呢？彭寿颐不可理解。

“长庚，你是江西人，我来问问你，为何江西的巡抚老是跟我过意不去呢？沈幼丹在我幕中时也毕恭毕敬，一旦坐上赣抚之位，便也跟着他的前任陈启迈、文俊一样与我作对了。你知道这里的原因吗？”曾国藩两眼失神，一脸忧郁。

关于这中间的原因，江西人彭寿颐自然知道一些。原来，江西官场从上到下对曾国藩都没好感。先是当年湘军在赣北擅自建厘卡收钱，截了地方的财路，后来又查禁私盐，空了不少官吏的私囊，最后借父丧之机，不待朝廷批准，便扔下在江西的烂摊子不管，匆匆忙忙回籍奔丧，官场一时哗然。加之曾国藩在江西几年屡败于石达开之手，一个九江城打了三年都打不下，离开后不久九江、湖口相继收复。所以江西官场都认为曾国藩既乏军事才能，又好利争权。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四册《绝无良心科》：“曾文正性严正而好谐谑，尝于退食之暇与幕僚闲话。谈及才难，因太息久之。乃曰：‘遗大投艰，固非常人所能，然亦未可概期之贤者也，当于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别设一科。曰绝无良心科。’善化何应祺时亦侍坐，遂起而言曰：‘明公果设此科，其以晚生为弁冕否耶？’文正大笑。”

沈葆楨在江西当过多年地方官，对过去的事情很清楚，做了赣抚后又听到上上下下的议论，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尤其是江西并不富裕，他为筹集本省军饷已弄得焦头烂额，曾国藩却像催命鬼似的催促江西解饷，为了弟弟的首功就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激怒了沈葆楨和江西全省官吏，遂一致决定和曾国藩斗一场。沈葆楨自认一身清白，无把柄给曾国藩抓，宁愿丢掉乌纱帽也不屈服。

这些情况，彭寿颐能对曾国藩讲吗？何况彭寿颐虽是江西人，却素来恨江西官场，他并不认为江西官场对曾国藩的意见有道理。

“大人，江西官场历来风气不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谁到江西当巡抚，都要变坏。”

彭寿颐愤愤地作了回答。曾国藩听了后不置可否，又看起奏稿来。稿子拟得不错，行文措辞，严密周到，无懈可击。这些年来，在曾国藩的指点下，幕僚们拟稿的水平大为提高。当时两江总督衙门上报的奏章，被誉为海内第一，成为各省督抚学习的模板。曾国藩几次下狠心，欲签上“照缮”二字，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发。

首先，参沈葆楨这事本身便是不妥。沈是自己一手保荐的，说沈该革职查办，岂不等于说自己荐人失察？因李元度事，已向朝廷承认荐人有误的曾国藩，不愿再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再说，催饷解金陵，虽是为了打长毛老巢，但一半也是为了自己的弟弟，这一点，朝野上下也洞若观火。位高权重，本已到招人嫉妒的地步了，再来个为军饷而参劾自己节制内的巡抚，更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越是对方锋芒毕露，越是要柔弱退让，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决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曾国藩松了一口气，将奏稿平放在案上，伸直了腰板。彭寿颐以为要批发了，遂赶紧把笔蘸上墨递过去。曾国藩摇了摇头。

“大人。”彭寿颐仍不甘心，“从来下属都要服从上峰，方可收指臂之效，沈葆楨以巡抚当此军情紧急之际抗命总督，参之于理不碍。”

“长庚呀，你不懂我的苦心。”曾国藩神情黯然地说，“沈幼丹有意掣肘，我哪能不忿恚，但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百计设法以锄异己，这是权臣的行径；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为忧虑，这是圣贤的用心。我正要借沈幼丹之拂逆以磨砺自己的德性。”

曾在曾氏做两江总督期间任过江西藩司的张集馨，在其自订年谱中说：“当时曾帅具奏，言厘金由大营济饷，丁、漕归江西支用。未几，又奏提漕折每月五万两，济皖南军饷内提一万两制造军火账房，以四万两解营。未几，又札提每月于地丁项内拨银三万两……殊不知本省只剩地丁及杂税十余万……曾涤生不顾全局，决裂无疑。”“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培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大人，你太仁慈了。”彭寿颐动情地说，“要不我为大人写封私信给他，明白告诉他红顶子是大人给的，要他知趣点。”

“长庚，你别乱来，你熟读史书，当知娄师德不市恩的故事。前朝出了一个娄师德辉耀史册，本朝就不可以再出一个吗？”过了一会，曾国藩长叹一口气说，“即使你说明也没有用，我知道沈幼丹不是狄仁杰。”

彭寿颐不能再说什么了，拿起奏稿悻悻退出。曾国藩提起笔，想了想，自己动手拟了一个词气委婉的“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广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先叙述户部所言两湖、川、赣每月协济银十五万多两之事全系捕风捉影，四川五年来无丝毫之款，湖南今年也未解过，江西解来的九江关洋税已退还，只有广东今年解了九万两。写到这里，曾国藩不禁暗自感激老友郭嵩焘。自从去年郭嵩焘署粤抚以来，粤厘几乎没有断过。湖北的协济，也只是供应原归湖北发饷的几支部队，并不是支持围攻金陵的湘军。接下来，曾国藩思考良久，写下了几句沉痛的话：“臣才识愚庸，谬当重任，局势过大，头绪太多，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遭奇祸。外畏清议，内顾身家，终夜悚皇，且忧且惧。”

写到此处，他不免有些心绪烦乱，停下笔来，久久地望着窗棂出神，沉思良久，才又接着写下去。又说，他现在所居之职，以前是六人分任，多次奏请皇上简派德高望重的大臣会办，均未蒙俞允，特再次恳请皇上派员南来，非敢预为诤过之地，实以绵力而兼病躯，自度不足捍御贼氛，不得不沥陈于圣主之前。

写完后他从头至尾再仔仔细细斟酌一番，作了几处小小的改动，颇为满意了。正要传令罗伯宜誊写，杨国栋进来了。

“大人，现在正有一笔大款，名正言顺是我们的，大人何不向朝廷要来？”

“哪里有一笔我们的大款？”杨国栋的话，曾国藩一时摸不着头脑。

“大人忘记了？前年退李泰国代购的舰队，李泰国答应赔朝廷五十万两银子。买舰队本是为了打金陵，这笔钱是给我们的。现在舰队没有了，退回来的五十万银子，岂不该归还给我们？”

曾氏与沈葆楨这场争厘金的官司震动了朝廷，恭王奕訢、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及总理衙门都为此专折奏陈，最后由户部出面裁定：江西厘金由江西省与曾氏各分一半。另将存于上海的由李泰国所赔的剩余二十一万两银子交由曾氏使用。曾氏在同治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之不明也。”

“对，对！”曾国藩顿时高兴起来，“国栋，你这个提醒太重要了，这段时期被沈葆楨搅得昏头昏脑，居然忘记了这件事。那五十万两银子当然应该归我们！”

“银子是分两批交还的。第一批二十九万已上户部的账，再要出来怕难了，第二批二十一万尚在上海。大人一面向总理衙门去一份咨文说明这个情况，要他们向户部讨还那二十九万，另一方面赶紧给少荃去信，命他将在上海的二十一万速解金陵。”

“行，就这样办。麻烦你代拟个给恭王的咨文，少荃的信由我来写。”好比一条在干涸的沟渠里奄奄待毙的鱼，突然得到一股清泉立

时活跃起来一样，曾国藩忘记了与沈葆楨斗气的懊恼，兴冲冲地握笔作书。

朝廷很快作了裁决，江西厘金一半留本省，一半解由江督支配，李泰国退还的五十万两银子全部作为军饷，留在上海的二十一万立即调往金陵，以救燃眉之急。一场危机终于渡过去了。

八 洪秀全托孤

二十一万军饷很快解到金陵城下，使吉字大营的军心稳定下来。金陵城重新处于严密如铁桶般的包围之中，曾国荃也便因此得了个“曾铁桶”的雅号。



天王洪秀全与随同

城内人心开始浮动。每到傍晚，便有一家一家的人扶老携幼，从各个城门洞里走出去，再不进来了。湘军在城内的奸细四处活动，威

胁、利诱、造谣、哄骗，使尽了各种手段。不少不愿与天京共存亡的太平军兵士，也悄悄地削了头发，三五成群趁黑混出城。城内人员锐减，军民合起来不足四万。就是这对天国最为忠诚的近四万人，也渐渐地难以维系了。最主要的困难是缺粮。康禄向天王建议，在城内播麦种，种蔬菜。天京城内面积辽阔，有田有山，有河有湖，是可以种植的，但毕竟所种有限，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凡是能吃的都吃了，连原先猖獗得令人生厌的老鼠也被人吃光。饥饿严重地威胁着天京城。

“陛下，再这样下去，只有坐以待毙。”这些日子来，许多将士来到忠王府，一致请求忠王速拿主意，挽救天国和阖城军民。李秀成和洪仁玕、康禄、林绍璋等人熟商后，决定向天王直陈他最不能接受的方案，“陛下，现在清妖在外围困甚严，壕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援不来，京城不能保住。眼下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请陛下让城别走。”

“什么？让城别走，走到哪里去？”洪秀全惊愕地问。与三年前相比，天王显得更衰老了。头顶已成光秃，胡须变得花白，目光晦滞，行动迟缓，全身都是病痛，一天到晚萎靡不振，这半年来形势的危急，更使他焦虑忧愁。正当中年的天王已经步入龙钟老态了。

“陛下，我们将三万将士拧成一股绳，趁着黑夜冲出神策门，然后设法过江到皖北去找捻子会合。”李秀成把酝酿已久的想法说了出来。

“尔不要胡说了，扔下京城给清妖，岂不等于朕的天国已灭亡。”洪秀全愤怒地吼道。

“陛下，大丈夫能伸能缩。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今天虽暂时丢掉京城，日后还可以再夺回来的，岂能让清妖久占？”李秀成知天王不忍弃城，耐心地劝慰。

“李秀成，朕封尔为忠王，要尔当真忠军师，把全国兵马大权都交给尔，尔就拿不出别的好办法，只有这个馊主意吗？”洪秀全完全不能理解李秀成的以屈求存、以退求进的策略，反而视为一种软弱无

能的表现。

“现在城围粮尽，众心解体，倘若不走，将会被清妖一网打尽。陛下，天京固然重要，但天国的命运应在天京之上呀！”

李秀成自觉此话过重，便一边流泪一边叩头，希望能以此打动洪秀全的心。谁知洪秀全一听这话，变得怒不可遏了：“朕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作九州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尔畏死，去留任尔。朕铁打江山，尔不扶助，自有人扶助。”

“陛下！”李秀成急得喊起来，“秀成一身，虽万死不惧，只是陛下和全城军民不能眼睁睁地困死在天京。陛下说自有人扶助，现在天京城外百里内无我天国一兵一卒，谁来扶助呢？”

“李秀成，尔敢蔑视朕？”洪秀全冷笑一声，仰起头说，“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于水，何惧清妖乎？尔怕死，便会死，尔走吧，政事不与尔相干。”

洪秀全离开龙椅站起来，在李秀成面前傲慢地踱了几步，忽然高喊：“承宣官！”

一个身着官服的年轻漂亮女子走过来。

“传朕的命令，从明天起朝政由勇王执掌，朝命由幼西王发出，有不遵幼西王令者，阖朝诛之！”

“陛下！”李秀成抬起头来，痛苦地望着洪秀全说，“你把我一刀杀了吧，我宁愿死在陛下面前，也不愿受日后之辱。”

“尔去吧！”洪秀全看也不看李秀成一眼，便拂袖向内宫走去。

李秀成含泪出了天王宫，洪仁玕、康禄、林绍璋等早已在宫门外等候，得知情况后无不又气又急。大家陪着秀成回到忠王府，府门外已聚集了上千名军民。一位五十余岁的老兵饱噙热泪对李秀成说：“忠王，天京不能没有你的指挥呀！”李秀成抱着老兵的肩膀说不

出话来。老兵转过脸去，对周围的兵士们喊道：“弟兄们，我们都到天王宫去，请天王召见，一定要他收回成命！”

“对，到天王宫去！”上千名士兵一齐发出嘶哑的喊声，举着刀枪向天王宫走去。

“干王，你必须赶快进宫去，不然会出大事的。”康禄拉着洪仁环的手催道。

“是的，我们都去！”林绍璋跺了跺脚，对洪仁环和康禄说。李秀成看着情形不对，也急了：“都去，天京城里不能再出乱子了！”

等洪仁环、康禄、林绍璋等人赶到天王宫时，王宫门前已经群情激昂、人声鼎沸了，人群中一再响起“请天王出来！请天王出来”的呼喊声。洪秀全急得在宫里团团转，洪仁环等人的闯入，使他如同见了救星。他扯住洪仁环的衣袖，连声说：“环胞，尔要设法快点平息这场风波！”

“陛下，秀成让城别走之策即便不可取，但保卫京师的重任仍得指望他，勇王和幼西王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洪仁环以责备的口气对洪秀全说。洪秀全也意识到刚才的处置太不妥当。“环胞，尔要朕现在怎么办呢？”洪秀全已急得手足无措了。

“陛下，现在只有你亲自去见弟兄们，亲口向他们宣布撤销刚才的命令。”

“朕出去见他们？”情形如此危急，洪秀全仍放不下天王的架子。进天京城十年来，他仅仅只出过一次宫门，就是到东王府去亲封杨秀清万岁的那一次，事后还后悔不已。

“哎呀！三哥。”洪仁环急不择言，竟以在家时的称呼叫起洪秀全来，“这是什么时候了，还顾得那么多，当年打江山时，三哥不是天天和弟兄们在一起吗？”

洪秀全毕竟是战火中厮杀出来的英雄，一句话提醒了他，他定定

神，整整衣冠，坚定地说：“我这就出去！”

“天王出来了！”有人眼尖，率先喊起来。

“万岁，万岁！”兵士们高呼起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从金田村跟随洪秀全杀出来的老广西。未出广西前，时常可以见到洪秀全，自从进了小天堂，就再也看不到天王了。天王是他们心中的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就在即将油尽灯干之时，这些对天国忠诚不二的战士们，见到自觉尊贵无比极不情愿出来的天王，仍然感到无限幸福无比荣光，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天王尽量做到保持昔日的威仪，以缓慢的声调对大家说：“京师虽遭到围困，但稳如泰山，它不会被清妖攻破的。昨夜朕上了天，见到了天父天兄。天兄将派十万天兵下凡辅助天国，尔等不必惊慌，各守本职，天兵天将就要下来了。”天王记得，十年前，每当他对兄弟姐妹们讲这样的话时，底下便是一片如醉如痴的狂呼。可是今天，大部分听众反应冷淡。聪明的天王马上宣布：“尔等不要听信谣传，忠王仍是真忠军师，大家都要听他的号令，保卫天京。”

《李秀成自述》：“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有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长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后，主将之事交与我为。”“我本不欲来京过北，启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大怒，严责难当，不得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依从，阖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帅得雨花台，绝南城之道，门口不能行走；得江东桥，绝西门不能出入；得七瓮桥，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妇女者甚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奏完，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阖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将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穷家男妇，俱向我求，我亦无法，主又不问此事。奏主云：‘阖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何能养世间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甜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宫中阔地，自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阖京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家备食。”

“天王英明！”底下有人喊起来，接着是一阵此起彼伏的高呼：“天

王英明！天王英明！”洪秀全见此情景，心里颇不是滋味，但事情已到这般地步，也只得完全依靠他了。洪秀全大声问：“楚王康禄何在？”

“小官在这里。”康禄走到天王身边。

洪秀全当众脱下龙袍，对康禄说：“这件龙袍朕已穿了多年，现交给尔，尔替朕将它送到忠王府去赐给忠王。”

“是。”康禄跪下去接过龙袍。

群情感奋，不少老兄弟流下了热泪。有人在喊：“天王，我们的粮食没有了，吃什么呢？”

“吃甜露。”洪秀全沉思片刻后回答。

“甜露是什么？”“甜露在哪里？”人群中议论纷纷，大家都不知道天王说的什么东西。

“尔等都忘记了？”洪秀全不悦地说，“《三字经》上说：‘皇上帝，大权能，以色列，尽保全。行至野，食无粮，皇上帝，谕莫慌。降甜露，人一升，甜如蜜，饱其民。’”

洪秀全侃侃背诵，人群中开始有人点头了。细细地回忆，前两年天王颁行的新《三字经》中是有这几句话。洪秀全耐心给大家解释：“甜露就是野外之草，这是上帝赐给百姓的粮食，当年以色列人即靠此度过了饥荒。天京城里野草甚多，从明天起，阖城男女老少均以此充饥，其味甘甜如蜜。”大家听了，都茫然苦笑。

洪秀全自己以身作则，第二天即开始吃由野草合成的团子，不想三四天后便病倒了，一直不愈。他自知不可救药，将太子洪天贵福叫到面前：“朕死之后，由玕王辅助尔，行吗？”

十六岁的太子泪流满面，摇头不语。

“那么由信王、勇王辅助尔，行吗？”

又是一阵摇头。

“那么璋王呢？”

还是不语。

“尔要谁辅助？”洪秀全不耐烦了。

“忠王。”太子轻轻地回答。

“哎！”洪秀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传命忠王进宫。

太平门内，忠王李秀成正在指挥将士们挖井。原来，城外的湘军正在挖地道，一旦把地道挖进城内后，便在地道内大量堆放炸药，再点火爆炸，把上面一段城墙炸掉。这个时候，双方便在缺口处大搏杀，往往在倒下几百具尸体后，冲进来的湘军又被赶出去了，城墙很快又被堵住。后来，太平军创造了一个破地道的好办法。他们沿城墙每隔两三丈埋下一个空水缸。城外的湘军只要在水缸附近挖地道，城内人将耳朵贴在水缸壁上，便可听到嗡嗡响声。从这个水缸边垂直挖下去，十之八九就会挖到城外进来的地道。就凭这个办法，湘军在城外挖了上百条地道，却无一处成功。天王的紧急诏命，使李秀成忐忑不安：天王已病倒二十天了，莫不是……

李秀成急忙赶到天王宫，只见太子洪天贵福跪在龙床边，洪仁发、洪仁达、洪仁玕、康禄、林绍璋等人垂手肃立一旁。李秀成知天王已病危，蹑手蹑脚走到床边，天王微闭着眼睛直挺挺地躺在豪华精美的龙床上，身上盖着明亮的绣龙黄缎被。“陛下，小官奉命来到。”李秀成在洪秀全的耳边轻声说。

洪秀全缓慢地睁开眼睛，失神地望着李秀成，好久才张开口：“秀胞，尔来了，就在这里坐吧！”洪秀全的眼睛看了看床沿，李秀成侧着身子坐下。洪秀全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枯干的手来，无力地放在李秀成的手心里，久久地不作声。李秀成也不知说什么好。二人相对无言约有一刻钟，洪秀全终于又说话了：“秀胞，天父天兄就要召朕上天了，朕要将大事托付给尔。”秀成忙要跪下，洪秀全的头摇了

两下：“不要，不要。”秀成只得又坐下。“朕归天之后，太子即位，他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朕不能放心。”

“陛下放心吧，小官和干王、楚王、章王等一定会尽力辅佐太子。”刚一说完，李秀成便觉得回话不得体，应该安慰天王才是。

“秀胞，朕对尔不起。”洪秀全深陷的眼睛里滚出两颗泪珠。见此情景，太子号啕大哭起来，屋里所有的人也一齐流泪。好半天哭声止住，洪秀全继续对李秀成说：“自杨韦相残，达胞出走，朕心实对异姓存了戒心，明知尔为万古忠义，却任尔而不信尔。让城别走，本是良策，悔不该当初未纳忠言，铸下今日大错。”

“陛下保重！”忠王滚烫的双手紧紧握着天王冰冷的手，安慰道，“世贤十万人马已到江西。待陛下龙体康复后，还是可以突围出去的。那时我们转到江西，再图复国。”

“秀胞，朕要跟尔谈的正是此事。”宫女端进最后一碗人参汤，李秀成给洪秀全喂了两口。闭目养一会儿神，天王觉得精神好多了，挣扎着坐起来，斜靠在床头上，叫太子起来，并招呼自己的兄弟和康、林等都坐下。

“我的病不会好了，我不能和你们一起突围。”

“陛下，过几天待你略微好点便突围。”康禄说。

“那不行，病躯出城，早晚要被清妖逮住，自古有帝王而为俘囚的吗？”洪秀全嘴角边刚露出一丝苦笑，便很快消失了，“朕的事，朕自己已作了安排。现在，朕将天贵福托付给你们。福儿。”

洪天贵福站起。

“忠王、干王、楚王、章王，忠义智勇，是朕为尔选拔的辅佐大臣。尔年幼无知，军政大事，今后一定要听四王的安排，尔不得乱出主意。四王都是尔的父辈，尔视四王，当如视朕。”

“儿遵命！”洪天贵福恭恭敬敬地说。

“尔当着朕的面，向四位王叔鞠一躬。”

忠王正要拦住太子，他却已爽快地向大家行了一个礼。于是四人慌忙跪下，向洪天贵福磕了三个头。

“朕这就算是将福儿托付给你们了。”洪秀全憔悴苍白的脸上现出一点轻松的笑意。

洪仁玕走前一步，满脸垂泪地说：“陛下安心将息龙体，天京城外还有二十余万兵马，天国一定会复兴。”

“玕胞说得好！”洪秀全满意地望了洪仁玕一眼，又环视其他各人，忽觉精神大振，他以昔日指挥打仗时的刚决口吻说：“朕希望秀胞、禄胞和璋胞都如玕胞这样想，也希望天国全体将士都这样想，即使朕归天了，天京沦陷了，但天国并没有亡，我们还有二十多万人马。当年金田起义时只不过数千人，只要弟兄们万众一心，天国一定会复兴。天父天兄跟朕说了，朕的子子孙孙都将稳坐江山。尔等要一心一意拥戴太子。朕死后，太子立即登基，以稳定军心人心。”

洪秀全说到这里，歇息片刻，继续说：“尔等要随时寻找机会，保护太子冲出京城，到江西去寻找贤胞。一时找不到机会，即使城破之时也还有可能。那时必然四处混乱，清妖的心思都在打劫财宝上，尔等正好趁此时混出城外。后宫袍褂房里放着一千多件清妖衣帽，这是朕当年有意保存下来的，尔等到时……”

洪秀全正要往下说，忽然一阵晕眩，头歪过去了，吓得洪天贵福又大声哭起来，众人也慌了，干王吩咐速传御医。一会儿御医进宫，探探脉后说：“不碍事，话说多了，累的，让陛下安心休息一会便会好。”

忠王等人悄悄退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王宫传出噩耗：天王驾崩了。李秀成、洪仁玕、康

禄、林绍璋等人慌慌张张进宫，只见天王仰卧在床上，鼻孔里流着血，全身已僵硬了。床边茶几上压着一张纸条，歪歪斜斜的字迹是天王的亲笔：“朕托付已毕，归天去了，望尔等共扶幼主，重振天国。”

“陛下！陛下！”天王宫里，响起一片悲恸的哭声。

九 康禄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慷慨自焚

要攻城非要先拿下地堡城不可，但地堡城偏偏就拿不下。太平军全力以赴保卫它，每天从太平门里将炮子火药源源不断地运进堡内，选最强干的年轻战士替补伤亡。城里勒紧裤带，把最宝贵的能吃的东西送给守堡的人。就这样，虽然天堡城丢掉四个多月了，地堡城却依然还在太平军手里。曾国荃成天暴跳如雷，常常无缘无故地诛杀统兵将领，弄得吉字大营人人提心吊胆。正在这时，朝廷又下达命令，派李鸿章率军会攻金陵。上谕到达安庆，曾国藩为之苦恼。叫李鸿章去嘛，利用戈登的洋枪队，金陵或许可速克，但吉字大营辛苦得来的战果，让别人来摘取，不要说心高气傲、争强好胜的弟弟不甘心，就是他自己也不甘心。不叫李鸿章去嘛，金陵拖到哪一天才破呢？火药粮饷都不可久支，万一再出点什么意外事故，功亏一篑，岂不惹天下耻笑？考虑来考虑去，他决定从大局出发，还是要李鸿章速带洋枪队援助为好。并同时决定，一旦李鸿章出兵，他也从安庆启程，坐镇金陵城外。这样，攻城之功，他作为战场总指挥，自然列第一；若李鸿章不去，他也就待在安庆，他不能去抢弟弟的功。

苏州城里，李鸿章接到谕旨后也犯难。对于那个曾老九，他是深知的：本事不大，却眼空无物，自以为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英雄。他知道自己一去必然马到成功，但从此也就与曾老九结下了深仇，还会令恩师心中不快。不去，又违背圣命。李鸿章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极好的借口：盛暑天不宜多用火炮。他便以此复奏，并分别致函安庆、金陵。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朝廷给曾氏下达上谕：“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功。”“曾国藩身为统

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见。”但曾国荃却不愿意李鸿章前来分功。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日记：“见李少荃宫保来咨，已派到刘士奇、潘鼎勋、刘铭传、周盛波等二十余营来助攻，十六拔营，中丞在龙脖子行营，接此咨传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从这段日记中可见曾国荃及吉字营将领的态度。曾氏一向向朝廷表示同意李鸿章来援，一面劝说老九也同意，并做好了亲自去金陵前线督师的准备。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曾氏给老九的信上说：“余于六月间亦必往，兄弟畅叙。届时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轮船速归。”

鉴于老九和吉字营将领的态度，李鸿章最终未赴金陵会战。

“别人要来抢功了，你们答应吗？”在吉字大营高级将领会议上，曾国荃出示上谕后厉声问大家。

“世上有这样便宜的事吗？老子们在这里打了三年，脑壳吊在裤带上，他们倒来得现成的。李老二他敢来，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李臣典跳起来大叫大嚷。

“金陵是吉字大营包的，早破迟破，都是我们自己的事，谁也别想过问。”彭毓橘在喊。

“什么鸡巴洋枪队，休想在爷爷面前耀武扬威！”刘连捷在骂。

看到手下将领们如此齐心，曾国荃大为欢喜，他宣布：“明天各营推荐三十人，我要从中挑选一千人出来组成敢死队，三日之内务必拿下地堡城。各位回去告诉他们，待金陵打下后，敢死队每人赏银五百两，战死者抚恤银一千两。”

曾国荃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训。他最佩服胡林翼的三如：爱才如命、杀人如麻、挥金如土。但第一条他做不到，后两条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果然这一着有效，各营营官争着报名。坐在一旁的赵烈文冷静地开了腔：“弟兄们浴血奋战的成果不能让别人便宜得去，自然是对的，九帅重赏敢死队，更是豪杰之举。但我以为，使气用事，蛮攻蛮打，三日之内必不能拿下地堡城，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改蛮打为巧取。”

“惠甫，你有什么巧法子？快说出来。”曾国荃催道。

“龙脖子堡垒仗着它居高临下的地势，使我军损失惨重，的确可恶至极，然又不可仿照四面包围打山上石垒的办法，因为它与城内紧紧相连，围不住。”赵烈文皱着眉头，慢慢地说出他的办法，“因此我们还得正面进攻。古时打仗，两军对垒，一手持矛，一手持盾，矛攻盾挡，各自有它的用处。贼在石垒中，炮为矛，垒为盾，可攻可守，我军只有炮而无垒，也就是说只有矛没有盾，我们要造盾。”

“造盾？”李臣典丈八金刚摸不着头，“炮子打来，你什么盾挡得住？”

“祥和兄，你听惠甫说下去，我想他的盾一定不是用牛皮做的。”康福说。

“当然不是牛皮。”赵烈文笑道，“我们也筑一道墙。”

“只怕是墙未砌好，人都被炮子打得死尽了。”朱洪章插话。

“大家莫着急，听我说完，看我的主意行不行。”赵烈文仍旧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学乡下人编竹篱笆的办法，用芦苇、竹枝和木条编织几十个丈把长、八尺高、两尺厚的篱笆，然后再将稀泥调好涂在上面。这样就成了一堵厚实的墙。再在下面装几个轮子，人在后面推着它向前走，大炮跟在后面。这竹篱笆不就是盾吗？”

“惠甫这个办法好是好，但它能挡得住炮子吗？丈把长八尺高二尺厚的篱笆，即使装轮子能推得动吗？”康福提问。

“二尺厚的篱笆，炮子可以挡得住，开花炮挡不住。”曾国荃说，“八尺高不必要，做五尺高就行了，长子稍微弯弯腰也能挡住。为了减轻重量，还可把一丈长改为七八尺长。”

“九帅说的对。”见曾国荃支持，赵烈文高兴，“篱笆墙能挡炮子，不能挡开花炮。这半个月来长毛没有打一发开花炮，我估计是开花炮不多了，故可用篱笆墙。其他尺寸，都按九帅说的减下来。”

许多将领都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曾国荃便命赵烈文赶紧监制。

次日，十五个高大结实的滚动篱笆墙制成了，由彭毓橘等人率领的敢死队也已组成。第一批敢死队三百人推着五道活墙向地堡城前进，在离堡三百丈远的地方停下来。堡里的太平军不知湘军推的是何物，密集的炮子射过来。只见炮子打在篱笆上，发出“扑扑”的响声，全让篱笆给吞掉了。湘军得意了，忙装设炮弹。一发发开花炮弹开始在地堡城旁边轰炸，有的篱笆又大胆地推进五六十丈，炮弹打碎了部分石块。地堡城指挥官沐王何震川命令打开花炮。正如赵烈文所猜测的，堡内的开花炮弹已不多了，不到危急时不用。开花炮弹果然厉害，一发炮弹打过去，篱笆立即被炸开一个大窟窿，后面的湘军跟着死了一大片。敢死队员们吓怕了，走在前面的篱笆又退了回来。几十个开花炮弹打过来，五个篱笆墙炸得稀巴烂，三百名敢死队员也死去多半，彭毓橘的半边耳朵被削去，血流满面。赵烈文脸色灰白，担心曾国荃会狠狠地训他。谁知曾国荃凶恶地下令：“第二批上！”第二批三百敢死队员个个心怯，面面相觑不敢贸然向前。刘连捷提着大刀跳出，手起刀落，旁边一根木桩劈成两截，打雷似的吼道：“都给我向前冲，有后退不前的，就是这根木桩！”敢死队被镇住了，只得提心吊胆地推起篱笆向前走。老远地，炮就打起来。地堡城里又射出几发开花炮弹，有两个篱笆墙被炸烂，刘连捷督促后面三个继续上。三个篱笆墙慢慢向前推着。奇怪！篱笆上只传来“扑扑”的响声，再也听不到开花炮弹的炸裂声了。

“九帅，长毛的开花炮弹打完了！”赵烈文对着曾国荃大叫。曾国荃拿起挂在脖子上的千里镜，一声不响地望着前方。三个篱笆墙明显地加快了速度。离堡垒只有二百丈了，炮眼里仍然不见开花炮弹打出，连炮子也稀少了。“第三批上！”曾国荃挥舞着指挥刀命令。朱洪章应声冲出，一边喊“上”，一边脱掉早已汗湿透了的上衣和长裤，光着赤膊，穿着短裤衩，敢死队纷纷仿效，人人光身上前，八个篱笆墙一齐前进。他们在重赏驱使下，欺侮太平军没有开花炮弹了，仗着西洋大炮的威力，毫无忌惮地向地堡城推进。另外一些湘军则对着太平门城楼发炮，将城墙上的火力压住。

“沐王，还有五个开花炮，放了吧！”堡里的士兵请示何震川。

“让他们再上前些吧！”何震川望着山下步步逼近的活墙，冷静地指示。这时，没有篱笆作盾牌的成千上万湘军勇丁，在营官的驱赶下，蜂拥蚁附般地向山麓奔来。

“放！”何震川下令。一个开花炮打出去，眼看它钻进了篱笆墙，却没有一点声响。“糟了，是个哑炮！”原来，这剩下的五个炮弹是最底层的一排，直接与地面接触。这时正是六月初，六月的金陵本是一个大火炉，这地堡城里填满了三百多个兵士，更是挤得密不透风，酷热难熬，汗水犹如雨水般地流下，地堡城里的泥地变成了泥浆。这五发炮弹压在泥浆深处，给汗水浸泡着，引信已完全失效。另一发炮打出去，又不响。太平军恐慌起来。“打炮子！”何震川冷冷地下令。再强烈密集的炮子也挡不住湘军前进了。一发开花炮弹打在地堡城上，炸开了一个天窗，又一发打进来，十几个战士倒在血泊中。何震川亲自点火，吼道：“弟兄们，今天我们一起上天堂去见天王吧！”一发又一发的安庆造、西洋造开花炮弹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何震川倒下了，三百多名太平军将士倒下了，地堡城从龙脖子上消失了。

地堡城丢掉后，天京城外再没有堡垒了。天天骄阳似火，晴空万里，在城内三万军民看来，却是阴霾满天，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天京的陷落就在这几天了。城内这些人都是天国最忠诚的子民，没有人想到要外出逃生。一切都豁出去了，天地万物，包括日月星辰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自身和城外的清妖。他们也没有保卫天京的概念了，活着的目的就是多杀几个清妖，死了就拉倒。早些天，还有些母亲把幼小的孩子送去城外，她们不忍心看着孩子和自己同归于尽。后来，女人们看到城外墙脚下横排着一具具小孩的尸体，便连这点想法也打消了。全体军民都投入了挖井。一旦井与地道相遇，就引燃火药包往下丢，地道立即被轰掉。没有火药了，则倒污水、粪便。就这样，硬是把一个个地道堵住了，天京城奇迹般地又屹立了半个月。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曾氏致信国荃：“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仍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



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流民图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晨，曾国荃带着全体将官们来到太平门外，对大家说：“李军门的信字营昨夜干了一通宵，挖穿了三个地洞，幸而没有被长毛发现，即将点火爆炸，三个地道，至少有一处炸开城墙。谁愿当先锋，最先从缺口处冲进去？”

众将官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作声。大家心里都明白，城里的太平军已是孤注一掷了，城墙缺口一开，必然会拼死堵住。何况

早就听说他们沿城墙内侧挖了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里面插满了竹签、荆棘，最先冲进去的人，无异于作了填沟的砖石。曾国荃又问了一声，还是没有人回答。朱洪章忍不住了：“平日大家都说深受皇恩，今日正是报效的日子，为何都畏葸不前。依我看，干脆按职务高低排先后名次。”

当时众将官中，鲍超、萧孚泗分别为实授浙江、福建提督，职务最高。鲍超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自然不合适，且他不是吉字大营的，大家也没有想要他当先锋，他因而不作声。萧孚泗也不作声。其次为记名提督、河南归德镇总兵李臣典。李臣典对朱洪章说：“你的建议很好，我的职务比你高，但信字营前日挖地道未成，四百精壮全部死在洞中，昨夜一千人通宵未睡。你的焕字营借给我，我当先锋。”

朱洪章冷笑道：“我的焕字营借给你？你欺负我不会指挥吗？”他瞟了一眼萧孚泗，“娘的，平日喊得比谁都响，过硬时哑了喉。九帅，朱某人愿带焕字营作先锋！”

“好，英雄！”曾国荃按剑环视四周，“朱总兵当了先锋，下面便不自报了，都听我安排！”

各将肃然听命。

曾国荃宣布：“朱洪章率部从缺口冲入后，急速进攻伪天王宫北门。康福率部继朱洪章之后进缺口，包围伪天王宫西门。李臣典率部继康福后进城，一同打伪天王宫西门。萧孚泗、熊登武率部从朝阳门、洪武门打进，然后围伪天王宫东门。刘连捷、张诗日率部从神策门进攻，肃清天京城北。彭毓橘从通济门进城，直奔伪天王宫南门。各路只许向前，不能后退；前进者赏，后退者诛！”

“九帅，霆字营呢？”鲍超见各路人马都已分派，唯独没有提到他的部队，以为把他疏忽了，因为霆字营一向都在城外独立打仗。其实，曾国荃并没疏忽，他有意不派霆字营攻城。攻克金陵的首功，只能归他和他的吉字大营独占，别人不能染指，彭玉麟、杨岳斌的水师

尚且没有进城的任务，何况因常打胜仗使曾国荃嫉妒不已的鲍超？

“鲍军门，霆字营有更重要的任务。”曾国荃指着城墙说，“金陵十三门，我已安排彭侍郎、杨军门把守水路各门。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聚宝门与陆路相连，这六个门都由霆字营把守，若有一个长毛从这六个门里逃出去，我唯你是问！”

鲍超再憨，也知曾国荃的用心，无奈他军权在握，只得忍气听他的。

曾国荃吩咐完毕，各将正要分头行事，忽然一个身穿破烂长衫、留着杂乱白胡须的老者分开众人，径直来到曾国荃面前，跪下叩头，大声说：“九帅，老朽有几句话要敬献。”

众将惊讶，曾国荃也觉得稀奇，莫非此老头有攻城的绝妙之策？他将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弯了弯腰，尽量装出一副和蔼的态度对老者说：“你有什么话，请说吧！”

老者又叩了一个头后才说：“九帅，你的大军就要进入金陵城了，这是天意，老朽特来恭贺。”

曾国荃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奉天意进金陵，士人献贺辞，今后载在史册上，一定是生动的一页！

“自古得胜进城之将，有嗜戮者，有仁厚者。”老者继续说，“嗜戮者如楚霸王，入咸阳时火烧阿房宫三月不熄，千古留下骂名；仁厚者如曹武惠，进金陵时不妄杀一人，礼遇南唐后主，百世赞不绝口。老朽愿九帅做仁慈宽厚之曹武惠，城破之时，兵不血刃，优待天国君臣，封存官府钱库，保护文物图册，留一个美名传给后世子孙。”

曾国荃尚未开口，一旁急于发大财的吉字营将领早已厌烦。李臣典冲上前去，一把抓起老头，嚷道：“哪里来的长毛说客，花言巧语乱我军心，老子宰了你！”说完掏出新得到的英国造新式短枪，老头吓得直哆嗦。朱洪章过来，顺手一个巴掌打得老头口流鲜血。萧孚泗骂道：“老不死的！什么优待长毛，封存钱库，一派胡言乱语！”在这

批虎狼面前，老头早已吓得半死。还是曾国荃记起刚才设想的那生动的一页，笑着对李臣典等人说：“放了他吧，他也是一番好心。”老头一听，慌忙抱头钻出人群，撒腿跑了。众将官大笑不止。

曾国荃挥舞那把王氏祖传宝剑，大声下令：“不要理会这个老头的酸腐之言。兵不血刃，还打什么仗？本帅不想做曹彬，大家放心大胆去烧杀吧！”

午刻，曾国荃下令点火，只听见三声惊天动地的轰鸣响过后，靠近太平门一带的城墙出现一个二十多丈宽的缺口，朱洪章率焕字营冲到缺口中。缺口两边聚集着数千太平军将士，一时间炮子、枪子、石块、刀矛都向缺口飞来。焕字营的将士也杀红了眼。双方在缺口内外激战半个时辰后，除朱洪章等少数几个人外，焕字营先锋队四百多人全部丧命。康福、李臣典趁势率部从后面冲入，他们踏着湘军和太平军的尸体，居然一声呼啸，最先进了城。接着，后面的人马成千上万地跟上来，城内的太平军纷纷向城中心撤退。康禄骑在一匹羸弱的战马上高呼：“弟兄们，都跟我进天王宫！”

此时仪凤门、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洪武门、通济门、聚宝门、小西门、旱西门、清凉门都相继失守，忠王、干王、章王先后率残部进了天王宫。幼天王洪天贵福已吓得惊慌失措，后面跟着两个小王娘，从宫中的望楼上跑下来，拉着忠王的衣襟哭道：“四周都是清妖，我们怎么办呢？”两个小王娘更是披头散发，涕泪交加。幼天王的两个弟弟，十三岁的光王、十二岁的明王也哭哭啼啼地过来，站在李秀成身旁。看着眼前的惨景，李秀成心里万分难受。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安慰幼天王说：“陛下莫怕，到天黑时，我保护陛下冲出去。”

“库房里有清妖的衣帽！”危急中，林绍璋突然记起了洪秀全的遗嘱。衣帽很快找出来了。李秀成挑选出一千多名年轻的战士，换上了清军的衣帽。李秀成对洪仁玕、康禄、林绍璋说：“这一千多号人由我统率，无论如何要保护幼天王冲出去，你们各人也都率一支军队，保护两位王娘和光王、明王逃出去。三更后我们都从天王宫出发，大

家都到江西去找世贤，一个月后，我们在世贤那里再相会。”

“忠王，你到王府去看看，王太后、王娘和殿下都还没作安排哩！”康禄第三次提醒李秀成。

“好吧，我去去就来。”李秀成说完，骑马向忠王府奔去。半个时辰后又回到天王宫。

“家里如何安排的？”洪仁玕问。

“我都托付给李容发了，生死存亡，听之于天，我已顾不得太多了，眼下是保住幼天王要紧。”洪仁玕看到，李秀成的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

天色黑下来了。天京城里到处展开了肉搏战。湘军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流漂杵。信王府被攻破了，信王洪仁发被杀。勇王府也被攻破了，勇王洪仁达不知去向。除天王宫外，这两府是天京城内最富有的王府。洪仁发、洪仁达两兄弟没有别的本事，只知聚敛。十年间，两王府搜罗珍宝无数、金银满屋。顷刻之间，它们都变成了湘军的财产。

已是深夜了，赵烈文见各路人马都在城内四处抢掠，一担一担的绫罗绸缎、珠宝金银从城门挑出，这些将领们只顾抢眼前的财物，似乎忘记了还有个内城天王宫。赵烈文看在眼里，很焦急，他飞马跑到缺口边的一个小棚子前，向正在这里的曾国荃报告。一进屋来，只见曾国荃歪躺在一堆柴草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望着满脸汗污黑瘦如猴的曾国荃，赵烈文真不忍心叫醒他。曾国荃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

当炸药轰响，城墙炸开，朱洪章、康福带着大队人马冲进城的那一刻，曾国荃心中悬着的千斤重石砰然落地，他一下子倒在柴草上，立时昏然睡去，任外面火光熊熊，炮弹震耳，人喊马叫，撕天裂地，曾国荃什么也不知道了。但现在不行，外城虽破，内城未克，伪幼天王、忠王、干王、楚王等要犯一个也没擒拿到，若将士们只管抢夺钱

财，放走了这些要犯，必是这场胜仗中的极大损失。一定要叫醒他！赵烈文打定主意，大声喊：“九帅，九帅！”一边用手推，好不容易曾国荃才睁开惺忪的眼睛。“九帅，将士们只顾抢东西，没有进伪天王宫，伪幼天王、忠逆都没拿住，这样下去不行。你要赶紧进城督师，进攻伪天王宫！”

赵烈文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通，曾国荃浑身无力，站不起来，心里想，今夜不攻天王宫也好，打下后他们必定会趁黑洗劫一空，自己不就一点都得不到了？曾国荃半眯着眼睛对赵烈文说：“惠甫，将士们辛苦了几十年，拿点东西，不要大惊小怪。你代我下令，不要放走了伪幼天王等人，我要回孝陵卫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打天王宫吧！”

一个亲兵上来，背起曾国荃出了小棚子。赵烈文摇摇头，扫兴地跟着出来。只见城内火光更大了，直将天空映成一片橘红，喧闹之声震耳欲聋。此时正交三更。

天王宫里，李秀成将洪天贵福扶上马，带着一千多装扮成清军的兵士们趁乱走出，后面跟着洪仁玕、林绍璋等人率领的两支人马，共二千余人。楚王康祿不愿冲出去，他看到王宫里有几千断手残脚的将士，他们已不能行动，遂决定留下来，和这些将士们一起尽最后一份力量保卫天王宫。

刚出王宫不远，幼天王的马便跛了脚，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漫天雪”让给幼天王，顺手把旁边一匹驮行李的马牵过来，扔掉行李充坐骑。沿途遇见的尽是忙于抢东西的湘军，谁也没有想到这支队伍中竟藏着幼天王和忠王。他们穿街串巷来到太平门边，只见缺口处无一人，大家暗自高兴，感谢老天王在天之灵的保佑，急急忙忙穿过缺口逃出城外，三支人马合在一起，向南而去。

就在二千多人快要全部出完时，赵烈文进城来了。他看看不对头，为何这些人不像湘军那样大担小包的？他们每人手中只有一件武器，出城时行色匆匆。赵烈文驱马走近一看，糟了！他们全是满头长发！“长毛跑了！”赵烈文大声喊叫，无人理睬。一刻钟后，刘连捷带着几个人提着灯笼过来。

“南云，刚才一队长毛跑了，说不定伪幼天王混在中间。”赵烈文急着告诉刘连捷。

“真的？你看清楚了，有多少人？”

“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怕总有千把人。”

“朝哪个方向跑了？”

“南边，快去追吧！抓到伪幼天王，那可是第一功呀！”赵烈文催着。刘连捷打一声口哨，唤来几百人，从缺口中走出，沿着城外马路，向南边追去。

第二天凌晨，康福带着一支人马最先来到天王宫的外城——太阳城。出乎意外，他们在这里并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湘军顺利地冲进了太阳城。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便是天王宫的内城——金龙殿。传说小天堂的财宝大半聚集在这里：金龙殿里的楹柱上涂的是真金粉末，殿里陈列的每一件物品都是稀世珍宝，谁要是有幸得到其中一件，都够他一辈子尽情挥霍享乐。湘军官兵人人眼里射出贪婪的欲火，舍生忘死地搏斗这些年，不就是为着这一刻的到来吗？他们正要疯狂地冲过去，却突然看见了一幅奇异的场面，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

金龙殿四周密密麻麻地站着几排太平军将士，足足有五千人以上。他们一个个衣衫破碎，血迹满身，长期的饥饿和恶战，已使他们脱了人形，两只深深凹下去的大眼睛，像两个漆黑无底的深洞，直呆呆地望着前方，望着渐渐增多、渐渐靠拢的仇敌，脸上无丝毫表情。他们之中有的手残缺了，只剩下一个空洞洞的衣袖；有的脚断了，则用一根棍矛支撑着。大家身子紧挨着身子，胳膊紧挽着胳膊，静静地，默默地，像石垒的堤坝，像铁打的围墙，保卫着他们心中最崇高最圣洁最景仰的天国的象征——金龙殿。

关于湘军打进金陵掠夺财物、纵火焚城的情形，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中有第一时间内的记录。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日记：“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观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廨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去镇压。中丞时

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至戌末时，余见龙脖子至孝陵卫一带放炮，知有窜贼。”

六月十七日日记：“官军进攻，亦四面放火。贼所焚十之三。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亭午，二伪府皆烧。”

六月二十三日日记：“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康福被眼前的场面感动了。那天夜晚潜入楚王府，与弟弟一席深谈后，回到军营，他好几夜没有安稳地睡过觉，既为弟弟革故鼎新的豪迈气概所震慑，更敬慕他忠于信仰、义无反顾的高风亮节。内心深处，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英雄盖世的弟弟而自豪。还是在少年时期，父亲给他们兄弟讲史的时候，就意味深长地指出：莫以成败论英雄。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的人物，无论就其事业而言，还是就其个人品德而言，都是高尚的，相对于他们的对立面——胜利者来说，他们都更加令人尊敬，他们之中有些人的失败，恰恰就在于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康福记得，父亲每讲到这种观点时，心情都显得有些激动。从楚王府回来后他想：弟弟就是属于这种失败的英雄之列。不过，那时，他只在千千万万的太平军将士中看到自己的弟弟一人，而今天，他看到五千多个和他弟弟一样的英雄，他们一个个都如此高大，如此威武，虽是敌人，却不得不令他敬佩。

康福胸中波涛翻滚，不能平息。再定睛细看，他更被震惊了：人墙的前面分明已架好了一道两尺来高的干柴，将后面的太平军紧紧包围住。有几个人在给干柴浇油。他们神态安详，气宇宁静，如同农夫在灌园，如同园丁在浇花，站在对面二三十丈远、手持刀枪、凶神恶煞般的湘军，在他们的眼中似乎并不存在。

康福愣住了。他身后的湘军将士们也愣住了。大家都看出了这群太平军的意图：他们要点火焚烧，要将自己和这座金龙殿一齐化为灰烬！一时间，谁也不知怎么办，都站在原地不动，像看戏一样地等待着即将出现的场面。只有李臣典偷偷地掏出那支英国新式短枪，对着站在前面的康福瞄准。

李臣典一直在寻找康福，要悄悄地干掉他。李臣典和康福并无前嫌，他要杀康福，仅仅因为康福是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带兵将官，他因此而屈居了第二。做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将官，这是他垂涎已久的目标，但他又不愿意充当先锋。他知道这个先锋十之八九是替死鬼，他要跟在先锋的后面踏进缺口，要踩着先锋的尸体进城，谁知康福抢先了一步。所以，他要杀康福。没有了康福，他就成了带兵冲城金陵城的第一人。

康福看着看着，突然，心中涌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巨大悲哀。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胜利者，而是一个扼杀善良弱小生命的刽子手，是一个毁灭高尚纯洁灵魂的恶魔，是一个该受诅咒惩罚的历史罪人。想到这里，他那只握刀的手轻轻地颤抖起来。正在这时，他看到金龙殿前的人墙中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那青年虽形容枯瘦，却仍然腰杆挺直，有一副威武不屈的气概。他一只手高擎着火炬，迈着稳重的步伐，向浇了油的干柴堆走去。天啦！康福在心里惊叫起来，这不是自己的胞弟康禄吗？

自从那次策反不成后，康福日日向苍天祷告，希望弟弟早点离开金陵。昨夜听说有支千人队伍从缺口中冲出，他那时正在旁边，有意将部队调开。他想弟弟一定在这中间，让他好好地逃走吧。谁知弟弟竟没有走，他要和他的弟兄们一道，自焚报效他们的天国！康禄一步一步走近了柴堆，康福越来越害怕，双眼慢慢变得模糊了。终于，眼前升腾起一串熊熊的烈火，给巍峨高耸的金龙殿添上数万道耀眼的光辉，将五千太平军将士映照得如同金铸铜打的罗汉……

这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烈，像一条火龙，将伟大天国的象征和它的忠诚卫士紧紧地缠绕着。不论是在中国史册上，还是在世界史册上，这无疑都是一幅绝无仅有、震撼天地的画卷！

它是雄伟的。这把火将人类执著的追求、崇高的理想送上了真正的天上圣殿，它必将令万众敬仰，子孙膜拜。

它是悲壮的。这把火将人类的精英、宇宙的脊梁无情地吞噬了，它必将激起更强烈的反抗，更勇敢的斗争。

它是深沉的。这把火本应焚毁腐朽与黑暗，却为何转了向？美好与光明如何才能获得？它必将留下深刻的教训、深沉的思索。

它是永恒的。这把火将五千忠骨化为最纯洁的灰烬，让它们洒向蓝天，飘落在山川湖泊之上，安卧在苍茫厚实的大地之中。它必将与山河同在，与日月永存！

康福看着这幅雄伟、悲壮、深沉、永恒的画卷时，只觉得心如刀绞，想喊喊不出，想冲冲不动。人生能有这样的悲哀吗？深爱弟弟的哥哥，却亲手将英雄的弟弟逼上了绝路，而且还要亲眼看着他死得如此从容，如此慷慨，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如此前无古人后乏来者！

康福那颗对弟弟有着深厚挚爱的心被割成了一条条，一块块；他的头脑似乎受了重重的敲击而开始清醒。他的破碎的心在绝望地狂呼：“天啦，你何不让我死去！”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他的背后射来。康福摇了两下，又站定。他艰难地扭过头去，看见了李臣典那张凶恶狰狞的脸。“兄弟，哥哥跟着你来了！”康福无力地念着，慢慢地倒下了。

“弟兄们，我们冲过去，大殿里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不能叫长毛烧掉呀！”李臣典举起手枪，在后面狂呼乱喊，数千围观的湘军仿佛如梦初醒，争先恐后地向金龙殿猛扑过去。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曾氏上《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第十七章 审讯忠王

一 威震天下的忠王被一个猎户出卖了

临近拂晓，李秀成醒过来了，全身已被露水打湿，一阵晨风吹过，他感到一丝凉意。幼天王和干王、章王早已不知去向，四周一个人也不见，先前的呐喊声、追杀声已经平息，远处树丛中传来几声鸟雀的啁啾，它们在迎接又一个平凡而宁静的早晨。只有眼前七零八落

的断戟残戈、烂盔破甲，东一片西一片倒伏的茅草，和几处犹自冒烟的树桩，显示出不久前这里是一块激烈鏖战的沙场。李秀成记起昨夜是被马颠下来的，沿着路坡滚下去后便失去了知觉。他试着动了动手脚，幸而没有受伤。天色慢慢亮了，李秀成四处张望，连那匹弩马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认出这里是方山，离天京城只有五十多里。此地正当大路，不能久停，李秀成顺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山里走去。

走了三四里路，前面出现一座破败的土地庙，李秀成想去庙里躲避下。刚到庙门边，一股恶臭传来，里面窜出几只六七寸长的灰黑大老鼠，他感到一阵眩晕，打消了进庙的念头，在庙旁一块青石板上坐下。太阳出来了，身上燥热不安。李秀成这时才注意，自己浑身上下都是灰尘、血渍和草屑。环顾四周无人，他将紧箍在两只手臂上的十只金镯子、戴在手指上的二十只金戒指全部褪下来，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多个金元宝，摘下头巾，把它们包好，挂在石板边一棵小树杈上。然后离开土地庙，去找一个有水的地方洗洗脸和手脚。

走出一里之外，李秀成见到一泓清澈的溪水。他来到水边，脱去上衣，慢慢地洗手洗脸，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如何走。正在这时，一阵嘈嘈杂杂的人声传来，李秀成警觉地站起，迅速把上衣穿好，猛地听到一声喊：“这里有个太平军！”原来，李秀成未戴头巾，一头浓密黑发散在肩上，甚是引人注目。李秀成拔腿就向草丛跑去。慌乱之间，上衣袋里的散碎银子掉了出来，那群人在后面紧追，高声叫喊：“你把身上的银子都交给我们，我们不要你的命！”李秀成哪敢停留，继续奔走。无奈又累又饿，两脚无力，一不小心，绊在一根青藤上，摔了一跤。后面追的人赶上来，将他抓起，两个年轻汉子就要搜身。

“且慢！”一个中年男子把两个年轻人拦住，仔细将李秀成上下端详。他越看越惊奇，终于确认了：“这不是忠王爷爷吗？”李秀成正要否认，只见这几个人一齐跪下，口里喊道：“忠王爷爷，您老人家受苦了！”说罢，都哭了起来。李秀成见此情景，也就不再隐瞒了：“弟兄们请起，我就是李秀成，你们都是什么人？”

那中年男子边哭边说：“我叫邢金桥，这几个人是我的兄弟子

侄。我们邢家世代开药店行医。上个月，我带子弟出城谋食，信王的卫兵把守城门，要我们每人交四两银子才放行。我一文钱都没有，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银子！我磕头哀求宽免，毫无作用。幸好您老人家路过那里，送给我们银子，我们一家才得以出城活到今天。您老人家如何在这里？”

邢金桥说的事，李秀成已记不起了，送银子给出城的老百姓，倒是常有的，他相信说的是事实，于是将昨夜的事情简略地说了一下。邢金桥说：“忠王爷爷，方山周围都是湘军，你一时出不去，先到我家去躲避几天吧！”

“好吧！”李秀成刚迈步，忽然记起挂在树杈上的包包，“等一等，我有一包金子挂在土地庙前的树上，待我去取了来，送点金子给你们。”

邢金桥说：“我们和你一起去。”

李秀成带着众人急匆匆赶到土地庙，走到小树边看时，那布包已不翼而飞了。“怪事！是哪个拿去了呢？”李秀成四处张望，不见一个人影。

“可能是陶大兰拿去了。”邢金桥的弟弟玉桥说。

“你怎么知道？”金桥问。

“刚才你跟忠王爷爷说话的时候，我看见陶大兰急急忙忙从对面小路下山去了，正是从土地庙那边过来的。”

“陶大兰是什么人？”李秀成问。

“他是邻村一个猎户。”邢金桥说，“等会儿我们去问他要来。忠王爷爷，您老现在跟我们一起下山吧！”

天京都丢了，还在乎这包金子！李秀成对邢金桥说：“算了吧，不要找姓陶的了，免得张扬出去。”

“不能让那小子发了横财，一定得要回来！”邢玉桥气愤地说，他心里也想得这笔横财。

邢家兄弟把李秀成领进家门，将门紧闭，吩咐婆娘烧水做饭，又找了几件破旧衣服来替他换了。吃了饭后，邢金桥拿出一把剃刀，对李秀成说：“忠王爷爷，小人给您老人家剃头了。”

“什么？剃头！”李秀成愤怒地瞪起了眼睛。

“忠王爷。”邢金桥低声下气地说，“小人也知道您老人家不愿意剃头，小人刚出城时也不情愿剃，但不剃太显眼，随时都会被官府捉去。眼下天京陷落，湘军四处抓太平军，方山离天京只有五十里，四面八方都是朝廷的人，您老不剃头，如何保得了性命？”

“哎！”李秀成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邢金桥说的是实话，总不能因头发而送了命吧。“你剃吧！”李秀成闭起眼睛，剃刀在头顶上刷刷作响，犹如刀切他的肉一般痛苦。剃完了头，邢金桥说：“忠王爷，您就在我家好好睡一觉，我到外面去打听打听。”

李秀成刚入睡，邢玉桥便进来了。

“哥，忠王爷呢？”

“睡着了。”金桥指了指里屋。

“正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去陶家把金子要过来。”邢玉桥很急。

“那小子刁浑得很，他哪里会肯。”

“能容他不肯吗？无论如何都要拿过来。”邢玉桥也不是个好惹的人。

陶家村的猎户陶大兰，昨夜在方山守了一夜的陷阱，一无所获，天亮下山路过土地庙，意外得到李秀成那包金子，笑得口都歪了。他对着土地庙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溜烟跑回家，找了个坛子，将这包金子装在坛子里，深深地埋在自家后园菜地中，再移来几株白菜在

上面。陶大兰刚把这一切忙好，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邢家兄弟进了家门。

“早呀！两位老弟。”陶大兰心里高兴，招呼客人比往常热情得多。转念又想，这邢家兄弟平素从不登门，今天一大早来，莫不是走漏了风声。陶大兰心虚，脸上的笑容就更多了。

“陶大哥，你今早发了大财！”邢玉桥是个急性子，不晓得打弯弯，开门见山地挑明了来意。

陶大兰先是一惊，随即马上镇定下来，依旧笑着说：“莫说笑话了，我陶老大一个穷赶山的，哪里发得了财！昨夜在山上空守了一夜，连个兔子都没逮到。”

“陶大哥，不要装糊涂了。”邢金桥拍着他的肩膀，“今早土地庙前树杈上挂的那个包包，是你拿走的吧！”

“没有，没有！”陶大兰脸色开始发白，嘴上却很硬，“我今早下山，根本没经过土地庙，我是从前山大路上回家的。”

“好哇，姓陶的，你还要赖账，这是什么！”邢玉桥冲到床边，将凉席上一块明黄头巾抖起。

原来这正是李秀成包金子的头巾，陶大兰将金子放进坛子里时，一时大意，这块头巾没有藏好。

“这是我老婆的头巾。”陶大兰急中生智。

“您老婆的头巾？您老婆好大胆，敢用这样的头巾！”邢玉桥尖声冷笑着，将头巾抖开，那头巾四个角，每个角上都用赤线绣了一条龙。陶大兰当时被金子照花了眼睛，没有细看头巾，这时一见，全身瘫软了。

“陶大兰，你知道那是谁的金子吗？”邢玉桥站在陶猎户的面前，昂首挺胸，俨然一副审判官的姿态。陶猎户气馁了，心里咚咚乱

跳。“实话告诉你吧。这包金子不是别人的，乃是太平天国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的，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拿他的金子！你今天把它交出来万事皆休，若不交出来，你的命难保。”

陶大兰一听，惊得半天做不得声。他不是傻子，今早得到这包金子时他就在想，谁有这么金多金子呢？又为何不放在家里，要挂在树上呢？他先想可能是强盗的。一个强盗打劫了这包金子，挂在这里，约好等另一个人来取。后又想天京城这几天炮火连天，也许是城内大官的，也可能是湘军抢的。但为何要挂在树上呢？他左想右想，想不出个名堂来，也就算了。陶大兰回过神来，问：“你们怎么知道是太平天国忠王的呢？”

“忠王亲口对我们说的。”邢金桥颇为自豪地说。

“忠王现在哪里？”

“在我家，怎么样？要不要我带你去见他！”邢玉桥得意地说。

忠王出了城，天京莫不是被朝廷攻破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在陶猎户的脑中浮起。他脸上又泛起了笑容：“兄弟，实不相瞒，挂在土地庙树上的那包金子是我拿了，我不知道是忠王爷的。他老人家爱民如子，我怎能昧着良心拿他的，只是这包金子现不在我这里，我已转到妻弟家去了。你们先回去，今天夜里我把金子送到你家，并当面向忠王爷请罪。”

邢家兄弟见陶大兰说得恳切，相信了：“你今夜务必送来！”

“今夜不送来，我陶大兰遭雷打火烧，过不了今年！”陶大兰赌咒发誓。

待邢家兄弟出了门，陶大兰立即从后门溜出，向天京方向奔跑。他有个堂弟名叫陶大芷，在湘军一个兵营里当马夫，这个兵营扎在离陶大兰家十五里处的东山。平日无事时，陶猎户常去堂弟那里坐坐，混两餐饭吃。陶猎户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堂弟，让他禀报上司，派人来抓李秀成和邢家兄弟。他想李秀成和邢家兄弟抓走了，他就可以稳稳

当当地占有那包金子了。陶猎户一口气奔到东山兵营，正碰着堂弟牵马出来。

“大芷。”陶猎户气喘咻咻地对着堂弟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话。

陶大兰告密事，见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引者注：指萧孚泗）营内。伊既掠美，稟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

“当真？”陶大芷惊喜万分，抓住忠王，可是一件特大功劳啊！陶大芷立即把这个惊人的消息报告营官，这个营隶属于萧孚泗部。萧孚泗命令营官亲自带一百人，悄悄隐蔽在方山中。

这天半夜，陶猎户带着湘军将邢金桥的家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把熟睡中的李秀成抓了，邢金桥也被抓走。陶猎户又带着人到村尾去抓邢玉桥。哪知玉桥听到狗叫声情知不妙，早溜出屋外，躲到山里去了。

几天后，陶家村的人在村口池塘里发现了陶猎户的尸体。

二 洪仁达供出了御林苑的秘密

萧孚泗仔细查看，又叫几个投降过来的太平军官员当面核实，确证绑送前来的人就是李秀成。他知道，老天王洪秀全已死，幼天王洪天贵福是个稚童，干王洪仁玕名义上总理全国政事，但资望浅，功劳小，不足以号令全国，目前太平天国真正的第一号人物，就是眼前这个李秀成。真个是福星高照、鸿运齐天，萧孚泗飞马进城，向曾国荃报告了这个特大消息。

“真的是伪忠酋？”曾国荃这几天正为没有抓到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袖而气沮，这个消息太使他兴奋了。

“卑职已叫投降过来的长毛伪官员当面验证，确为伪忠王李秀成无疑。”萧孚泗响亮地回答。

“那伪幼天王、伪干酋、伪章酋呢？”曾国荃迫不及待地追问，恨不得一网打尽。

“暂时都还没有抓到，不过不要紧。”萧孚泗信心十足地说，“这两天内一定有喜讯传来，九帅你就放心等着吧！”

“萧军门，你赶快把伪忠酋带上来，本帅要亲自审讯他！”曾国荃大声命令。

“是！”萧孚泗转身出门。

“慢点。”曾国荃摸着光秃秃的尖下巴，想了片刻说，“本帅是堂堂王师的三军统帅，伪忠酋不过是山野草寇，今日做了本帅的阶下囚，就这样叫了来，本帅不是与他平等相见了吗？萧军门，你下去赶紧造一个长三尺、宽三尺、高六尺的木笼子，将那伪忠酋五花大绑扔进木笼之中，再命四个兵士肩抬着他来大堂见我。”

当兵士们抬着装李秀成在内的大木笼进来时，曾国荃已穿上二品文官朝服，板紧长脸，挺直腰板，端坐在大堂正中。木笼被轻轻放下，曾国荃放在案桌上那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已抖动起来，发出鸡啄米般的“笃笃”响声，两只细长的眉毛紧紧连成一线，两边太阳穴上的青筋暴凸，嘴唇在抽搐着，见木笼中的李秀成坦然坐在里面，犹如一个正在纳凉的闲人，不由得更加气愤。

“啪！”曾国荃猛地拍打案桌。用力太猛，自己都感到手心发麻，两旁兵勇吓得一齐把头低下，木笼中的李秀成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依然端坐着，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你就是伪忠酋李秀成？”堂上曾国荃嘶哑的吼声近于战栗。

“本王正是。”木笼里李秀成的回答十分安详。

曾国荃被李秀成的气概所震慑，好一阵子问不出第二句话来。“伪幼天王到哪里去了？”很久，曾国荃才又迸出一句话。

“不知道。”李秀成心里高兴，这说明幼天王没有被抓住。

“洪仁玕、林绍璋呢？”

李秀成又是一喜，干王、章王都没有被抓！他仍然从容回答：“他们会始终在幼天王身边的。”

“哈哈！”曾国荃盯着木笼许久，突然发出一阵大笑，“李秀成，你也有今天！”曾国荃放肆地笑着，声音由得意到癫狂，由癫狂到黯淡，由黯淡到凄然，终于掺和着嚤嚤哭腔，使得满堂官兵毛骨悚然，大热天气，如同站在寒风之中，全身瑟瑟抖动。

“李秀成，你害得我好苦哇！”曾国荃大叫一声，收起怪笑，两眼射出凶光，猛地站了起来，两手支在案桌上，喝道，“你逃出城时带了多少人马？”

传闻本事了不得的曾老九竟是这样一个人色厉内荏之辈，李秀成着实鄙视，他闭上双眼，不再搭理。

“你想逃到哪里去？”

李秀成不答。

“你的弟弟李世贤现在哪里？”

李秀成仍不回答。

“陈炳文、汪海洋、赖文光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以木笼囚李秀成事，亦见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记：“是日作大木笼，纳忠酋于内。另一笼差小，纳伪王兄。”

李秀成面无表情闭目端坐，对曾国荃的提问一概采取蔑视的态度，不予理睬。一个阶下囚竟然如此傲慢无礼，使得曾国荃威风扫地。他恼羞成怒，终于完全抛开了二品大员的身份，顺手从案桌上拿起一个平时装钉文簿的铁锥，快步走下堂来，直冲到木笼边，对着李

秀成的大腿死劲一戳。李秀成紧闭双眼，全身靠在木柱上，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着，他强忍巨大的疼痛，一声不吭。曾国荃将铁锥用力拔出，一股鲜血泉水般喷出，从木笼里流出来。李秀成斜起眼睛看着，嘴角微微歛动。曾国荃气得又是一锥。这一锥没有刺着，反倒因用力过猛，自己的额头撞在柱子上，痛得他哇哇直叫：“来人呀，拿刀子割他的肉！”

两个亲兵过来，搀扶着曾国荃坐到椅子上，一个亲兵拿了一把匕首上来。“割，给我一块块地割！”曾国荃坐下后，一手压着额头，一边大嚷。

亲兵拿起匕首，走到木笼边，将刀伸进木笼，对着李秀成左臂一划，一块肉掉了下来，鲜血涌出。胆小的幕僚掩面不敢看，胆大的侧眼看时，只见李秀成依然坐着，岿然不动，心里暗暗钦佩。

“再割！”曾国荃完全疯了。亲兵只得又将匕首举起，在李秀成的左臂上又切下一块肉来。这时李秀成左边衣裤已完全被血浸湿，他不动也不作声，如石雕铁铸般端坐着。坐在一旁的赵烈文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走到曾国荃身边。轻声说：“九帅，不要再割了，李秀成神志已麻木，再割几块也是枉然，万一血流过多死了，今后不好交代。”

“死了就死了，有什么不好交代的。”曾国荃冷冷地回答。

“九帅，假如朝廷要献俘呢？”

“李秀成不过草寇一个，朝廷犯不着为他举办献俘大典。”曾国荃阴冷地望着桌面，突然神经质地抬起头来，大声发令：“给我割，一块块地割下去，割死拉倒！”

赵烈文知曾国荃已丧失理智了。他当然能理解曾国荃此时的心情。为破金陵，老九差不多把命都贴上了，但作为受曾国藩之命前来辅佐的幕僚，他认为有责任制止曾国荃的失态行为。“九帅，就是朝廷不让献俘，李秀成毕竟是长毛中的要犯，抓住他，是九帅一桩很大

的功劳。现在天气炎热，李秀成又衰弱不堪，若再割几刀，李秀成立即就会死在堂上。今后万一有个小人上书给朝廷，说九帅抓的是个假的，冒功请赏，九帅那时拿什么来作证？”

赵烈文这几句话显然打动了曾国荃，他抬起黑瘦的右手，有气无力地挥动一下，示意亲兵下去。

“九帅。”赵烈文继续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能让李秀成现在就死去，故还要请九帅立即命人给他搽药治伤，免生意外。”

“你说什么？”曾国荃鼓起眼睛望着赵烈文。赵烈文转过脸去，躲开他的令人生畏的眼光。“九帅，中堂大人还未来哩，他要亲自审讯李秀成。”一句话，仿佛一服清凉剂，使曾国荃蓦地清醒了。是的，大哥还在安庆，说是这两天就要到金陵来。假若李秀成今天死了，怎么向大哥交代？糊涂！曾国荃暗自痛责。他站起来，对着公堂下的木笼子说：“李秀成，你犯下了弥天大罪，死有余辜。本帅今日暂不凌迟你，再让你苟活几天！”

四个亲兵走到木笼边，一声吆喝，将笼子抬到肩上，正要启动时，李秀成望着曾国荃破口大骂：“曾老九，你这个比蛇蝎还毒比猪还蠢的家伙，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败军之将，可杀而不可辱，这点小道理你都不懂，岂有资格审讯我！且胜败兵家之常事，大江之南，我天国将士还有数十万人，你不过偶尔获胜而已，怎能在本王面前装腔作势！”

刚刚冷静下来的曾国荃又被李秀成的这几句话激恼了。他怒不可遏地从亲兵手中抢过匕首：“老子今天非要宰了你不可！”说着就要冲过去，赵烈文一把抓住：“九帅，不要跟这等小丑计较！”转脸吩咐，“还不快抬下去！”

曾国荃重新坐到椅子上，气得脸色煞白。正在这时，刘连捷进来大声禀报：“九帅大喜，洪酋的二哥洪仁达捉到了！”

“押上来！”曾国荃命令。与李秀成第一次面对面地较量，他自己

心里清楚是输了，现在要通过审讯洪仁达把面子挽回来。

洪仁达被押上来了。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身材肥胖，面皮黧黑，头发稀疏，眼小唇厚，一副猥琐的样子。洪仁达进得门来，不待曾国荃问话，便双膝跪在大堂当中，口中喊道：“曾九爷饶命！”

曾国荃鄙夷地瞟了一眼，喝道：“报上名来！”

谁知洪仁达虽在金陵住了十多年，竟然听不懂曾国荃的湘乡官话，茫然呆望着曾国荃，不知他说些什么。“报上名来！”曾国荃不耐烦地又吼了一句。洪仁达仍然傻子似的望着。他莫不是个聋子？曾国荃心想。

“九帅。”赵烈文心中已明白，凑过去说：“想必他听不懂你的话。”曾国荃点点头。赵烈文对亲兵说：“把陈德风押来。”

松王陈德风昨天在城里巷战被俘，当即就向湘军缴械投降了。陈德风被带上来了，两只手被绳子绑着。

“陈德风，你禀告本帅，洪仁达是聋子，还是听不懂本帅的话。”曾国荃问。

“禀告九帅，洪仁达不是聋子。他自幼在家种田，没有出过官禄布一步，平素只听得懂花县土话，其他什么话都听不懂。”陈德风弯腰回答。

“那你就把本帅的话用花县土话再说一遍给他听，要他务必从实招供。”

“是！”陈德风又一鞠躬。

经陈德风翻译，洪仁达终于听懂了，“小人名叫洪仁达。”

“你是洪秀全的什么人？”

“小人是洪秀全的二哥。小人兄弟三人，大哥和我是一个娘所

生，老三是另一个娘生的。”

“洪秀全封了你什么官？”

“老三先封大哥为安王，后改为信王，封我为福王，后改为勇王。九爷，其实我和大哥一世种田，大字认不得一石，我们不晓得做王，只知吃好的穿好的，多讨几个老婆。”洪仁达在被抓的那一刻，就在盘算着如何保住这条命。他把责任全部推到洪秀全身上，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愚昧无知的乡巴佬。大堂里的人都觉得好笑，只是不敢笑出声来。曾国荃想：这样的人居然也当了十多年的王，真他娘的混账！

“洪仁达，本帅问你，洪秀全是哪天死的？”

“老三是四月十九日归的天，自三月底以来，天京被九爷围得紧，老三知道仗打不赢，便急病了。我劝他吃药，他不吃，他说他的命是天父掌管的，吃药没有用。四月十九日那夜里，城里四处火光冲天，老三以为城攻破了，便服毒自杀了。”

“洪秀全的尸体埋在哪里？”

“埋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边山上那棵最大的桂花树下。”

“你可要老实招供，不准胡扯！”

“是，是，小人不敢胡扯。老三归天后，是我抹的尸换的衣，埋的地方也是小人和小人的大哥一起选定的。”

洪秀全虽未生擒，却可确认已死无疑，这是曾国荃今天审讯洪仁达的收获。这样一个愚不可及的人，大概所知不多，曾国荃没有心思再审下去，吩咐押走。洪仁达心里急了，他想就此押下，说不定哪天就会被砍头，还有一个救命方子未拿出来，再不说就迟了。

“九爷，小人还有一件事要禀告九爷！”洪仁达在堂下高喊。

“你还有什么事？”曾国荃没好气地问。

“九爷，这是一桩绝密的事，你答应我不杀头，我就告诉你。”

曾国荃心想，这家伙是洪秀全的二哥，说不定真知道些别人不知的事，便哄道：“你说吧，我不杀你。”

洪仁达很高兴，说：“这事只能对九爷一人说，不能给别人知道。”

“你们都下去吧！”公堂里除留下陈德凤外，包括赵烈文在内，所有的人都走了。洪仁达凑到曾国荃身边，悄悄地说：“御林苑左侧有一个牡丹园，牡丹园正中有一块簸箕大的空地，从这块空地挖下去，有三个大酒坛子。这是我上个月见天京危急时，偷偷埋进去的，里面装了这十多年来老三赏赐给我的珍宝。这批珍宝究竟值多少钱我也不知，只记得老三有次对我说，他赏给我的东西比别人都多，他说我的财产可以胜过前代一个叫石崇的人，又说我是天下最有钱的人。九爷，我现在愿用这三坛珍宝来赎我的命。那三坛珍宝都给你，你放了我吧！”

曾国荃绝没想到，审这个愚蠢的伪勇王倒审出一桩这样的美事来，刚才审李秀成的烦恼早已飞到九天云外，喜得心花怒放。

“好，本帅不杀你，但你绝对不能再对别人说起这事。倘若本帅挖不到那三坛珍宝，看不把你碎尸万段！”

三 攻下金陵的捷报，给曾国藩带来两三分喜悦、七八分伤感

六月十八日半夜三更三点，曾国藩终于将堆积如山的文件批阅完毕。他走出房门，来到后院。但见星月满天，万籁俱寂，心里顿时有一点宁静之感。大前天接到九弟信，告金陵城外四处开挖地道，城破就在这几天。他望着夜空，心里说：“九弟，大哥不能和你一起攻城杀贼，为你读一篇名文助战吧！”他重新走进签押房，拿出《资治通鉴》，翻出写赤壁之战的那一篇来。他希望九弟如同当年的周瑜火烧赤壁那样，取得攻克金陵的胜利，日后也能焜耀史册。曾国藩先是轻

轻地念着，慢慢地兴致高涨，竟高声吟唱起来。

“大人，刚才信使送来九爷的急信。”荆七捧着一封信走过来。

“快给我！”曾国藩心里一跳，深夜送信来，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事。兵机瞬息万变，不可预料，难道金陵出了意外？曾国藩的一颗心几乎悬到喉咙口。他一反平日剪信口的习惯，一把从荆七手里抢过信套，用力撕着，手在微微抖动。信套纸很结实，一次没撕开，他又撕一次。信笺出来了，是沅甫的亲笔：“十六日正午，我吉字大营轰开城墙，攻占金陵外城……”

“金陵城破了！金陵城破了！”曾国藩喃喃念了两遍，便觉一口痰涌上胸口，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荆七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得赶紧上前，双手将曾国藩扶起，平放在竹床上，用冷水打湿毛巾，擦拭脸和手。荆七弄得大汗淋漓，摸摸曾国藩的手，却冷冰冰、凉飕飕的。荆七害怕了。

“你到哪里去？”荆七刚要出门，曾国藩醒过来了。

“大人，您老醒了。”荆七十分欣喜，忙走到竹床边，“大人，刚才把我吓死了，见您老总不醒，我正要去叫大公子。”

“好啦，不要叫他了，我没事。你也去睡觉吧，明天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刚才昏倒的事，听到了吧？”

荆七答应一声，关好房门，到旁边耳房里睡觉去了。曾国藩躺在竹床上，深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羞耻。平日读《晋书》，曾为谢安一句“小儿辈已破贼矣”，数度拍案叫绝。那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存亡、谢氏家族兴衰的重大战争，且事前并无把握，谢安居然在接到侄儿的捷报时，照样下完棋，只徐徐说出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来。这是何等样的胸襟，何等样的气度啊！曾国藩也曾多次设想过，有一天接到九弟从金陵前线来的捷报时，也要像谢安一样，毫不在意地告诉身边的僚属，可是刚才呢……幸好只有荆七一人在旁，连儿子也未看到，不然，必将作为笑柄广为传播，一直传到子孙后代。

略微舒服点后，曾国藩再也不愿躺在竹床上了，他起来披件衣服，坐在椅子上，望着跳跃的灯火，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他想起在湘乡县城与罗泽南畅谈办练勇的那个夜晚，想起郭嵩焘、陈敷的预言，想起在母亲灵柩旁焚折辞父、墨经出山时的誓词，想起在长沙城受到鲍起豹、陶恩培等人的欺侮，想起船山公后裔赠送宝剑时的祝愿，想起江西几年的困苦，想起投水自杀的耻辱，想起重回荷叶塘守墓的沮丧，想起复出后的三河之败，想起满弟的病逝，想起自九弟围金陵以来为之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一时百感交集。曾国藩愈想愈不好受，最后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感到奇怪，这样一桩千盼万盼的大喜事，真的来到了，为什么给自己带来的喜悦只有两三分，伤感却占了七八分呢？

第二天一大早，纪泽来到父亲房里请安。见父亲如同往日一样，端坐在书案前，临摹刘石庵的《清爱堂帖》。在纪泽看来，父亲写的字足可以自成一家，不必再学别人的字了。看着父亲头上渗出一层细细汗珠，一向对父亲崇拜至极的曾纪泽，此时更增添一番敬意。

“父亲大人安好！”纪泽重复着每天早上的现话。

“起来多久了？”曾国藩问，头没抬，手仍在写。

“有半个时辰了。”纪泽恭敬地回答。

“今天散步到了哪些地方？”曾国藩规定儿子早晨起床后要到户外去散步，晚饭后也要走一千步。

曾氏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日记：“三更三点接沅弟咨文，知金陵于十六日午刻克复。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

“今天没有走多远，就在西门外小池塘边转了转。”

“昨夜你九叔来了一封信。”曾国藩笔仍未停。

“九叔信上说了些什么？仗打得顺利吗？”纪泽急切地问。

“金陵已被你九叔攻下了。”曾国藩边说边用力写了一横，脸色平

静得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九叔打下了金陵？”纪泽简直不敢相信，随即他就觉得这个语气不对头，对父亲的话还能怀疑吗？父亲常常教导自己，为人要诚敬，要勤奋，诚敬从不打诳语做起，勤奋从不晏起床做起。父亲难道还会打诳语吗？何况这样大的事情！纪泽兴奋万分，高声喊起来：“金陵打下了！”

“甲三！”曾国藩威严地斥责，“大喊大闹，成何体统！”

“是！”纪泽意识到自己的不应该。父亲常说举止要厚重，怎么又忘记了！

“你去告诉杨国栋、彭寿颐等人，我在这里等他们。”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安庆全城都知道金陵已攻下了。两江总督衙门张灯结彩，鞭炮连天，幕僚们弹冠相庆，喜气融融。曾国藩的签押房贺客络绎不绝，道喜声、颂扬声洋洋盈耳。曾国藩始终以素日一贯的凝重、从容的态度接待，只是脸上增添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过几天，曾国荃又送来一封详细的信，报告内城也已拿下，并附来一叠厚厚的保举单。彭寿颐等人按照这封信的内容拟好了报捷折。对奏稿的审阅，曾国藩历来十分慎重，今天这份折子非比寻常，他关起房门，谢绝一切客人，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

奏稿自然拟得很好。条理清晰，文句流畅，对自六月份以来各种攻城的准备，尤其是十六日那天各路人马勇猛攻城以及进城后的激烈搏斗，都写得具体扎实，且主次详略都很得当，虽然比往日的奏折要长些，但这样一件大喜事，长些也是应该的。要说欠缺，那就是奏稿中回避了一件大事，即伪幼主的下落如何。曾国荃信上说，伪幼主据传已逃出城外，也有的说已自焚于宫中，但至今都未得到证实。彭寿颐等人对此如何措词拿不定主意。这是一件大事。既已写伪天王服毒而死，怎能不言及伪幼主呢？曾国藩想，伪幼主是个未满十六岁的孩子，在如此兵火慌乱中，能有什么作为，死的可能性极大，即使逃出

城也免不了一死。为了使胜利显得更圆满，曾国藩在中间添上一句：“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想想觉得不妥，因为毕竟没有确证。他又在前面加上“据城内各贼供称”七个字，今后实在不是这回事，也好有一个转圜。曾国藩将修改后的奏稿再从头至尾读一遍，觉得事情是叙述清楚了，但意犹未尽。古往今来，这样的奏折能有几篇！当年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决心亲自写一段动人的文字接在后面，让它与攻克金陵的巨大功勋相匹配，成为一篇传播海内、流芳百世的名奏疏。

曾国藩背手在室内踱步，时时抚摸近来大为稀疏的长须，口里喃喃念着，然后坐在桌前，凝神片刻，提起笔来，在奏稿后面补了一段：“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篇。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第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将川楚之役、三藩之役拿来作比较，更突出了平定长毛的功劳之伟，曾国藩觉得这段话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恐有自夸之嫌，招来物议，于是干脆再加一段：“然卒能次第荡平，铲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宫禁虽极俭嗇，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从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臣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慙我文宗不及目睹献馘告成之日，又念生灵涂炭为时过久，惟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忧。”

写好后，曾国藩念了一遍，觉得这篇奏疏真个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了，尤其对“宫禁虽极俭嗇”以下三个排比句甚为满意，心想，当今疆吏能写出这几句话来的怕不多。

曾氏同治元年七月十一日记：“公馆内有一高亭，将倾圯矣，本日拆去，万雀失所依栖，覆巢毁卵纷纷，可怜。”

奏稿改好了，还有一个会衔的问题，幕僚们不能做主。按道理说，由曾国藩领衔，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会衔最好。曾国荃功劳最大，应置会衔者的前列；彭玉麟、杨岳斌攻下九洑洲，肃清江面，直接保证了陆路的进攻，厥功甚伟，也理应会衔。但曾国藩想得更深。自从咸丰二年出山以来，凡有大胜仗，报捷折中他从未单独领衔。塔齐布在时，他和塔一起领衔，并将塔排在前；塔死后，攻下安庆时，他和胡林翼一起领衔，又将胡推到前面。曾国藩这样做，既向朝廷表示了功不独占的器量，赢得朝野一致称赞，又得到了塔、胡的肝胆相助。这次攻下金陵的大捷，他也援例不单独领衔，顺手牵来了湖广总督官文，把官文置于第一，自己屈居第二。

报捷折处理好后，又开始审阅保举单。曾国荃开来的保举单多达三十二页，近二千人。曾国藩明知其中有许多金益民一类的人，并预料到保举如此之滥，日后必然招致口实，但现在也只得照此上报。由保举单他想到九弟如今不知怎样地欢喜若狂。越大功告成，越要谦虚谨慎，而这点，自小不受约束的九弟恰恰不会想到。应该立即到金陵去一趟，曾国藩想。突然，窗外传来一阵刺耳的鸟叫声。他推门一看，原来是一群喜鹊绕着院中凉亭在惊慌失措地乱飞乱叫。凉亭年久失修，将要倒塌，府里管事吩咐拆掉重建。现在几个人正在搬拆，用竹竿捣毁筑在亭顶上的喜鹊窝。眼看着窝中的枯枝茅草纷纷落地，一个个鸟蛋摔得稀巴烂，喜鹊们围着凉亭发出悲哀惊恐的号叫。大喜日子里，总督衙门出现一幅这样的惨景不是好事，曾国藩心中忤然。他把荆七叫过来说：“去告诉他们，凉亭不要拆了，鸟窝也不要捣毁，打碎的蛋扫干净，莫让这些喜鹊看了伤心。”

四 陈德风在李秀成面前长跪请安，使曾国藩打消了招降的念头

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黄鹄”号小火轮，顺水在长江上飞快地行驶，一眨眼工夫就到了张枫岭。曾国藩坐在舱里，对徐寿说：“到底

火轮走得快，若是坐木船，这会子鲫鱼湾都到不了。”

徐寿兴奋地说：“若一路顺利的话，掌灯时分就可以到下关。”

“黄鹄号比洋人的轮船慢多少？”曾国藩问。

“大概只有洋人船速度的一半。”徐寿回答，“制船造炮方面，洋人的确比我们行。”

曾国藩默默地看着涌流的江水，没有作声，徐寿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船过芜湖，正是正午时分，船舱里热得像蒸笼，二人衣裤都湿透了，不得已换了衣裤后改乘民船。曾国藩说：“黄鹄号好是好，就是太热不透气，不可久坐，还要改一改。”

徐寿说：“中堂说的是。我们正在造一只大轮船。图纸画好后再请中堂审视。”

“好。”曾国藩说，“到时我先看通风不通风。若不通风，我就再也不坐你的船了。”

说完，二人都笑了起来。民船坐起来虽然惬意，但太慢了，当晚停宿采石矶。第二天天未亮便开船，赶在中午前到了金陵。早有人报知曾国荃。曾国藩一出船舱，便在下关码头上看到吉字大营几十名高级将领已伫立在烈日之下。曾国藩快步登上码头，见站在最前面的九弟黑得好比终年劳作的老农，瘦得犹如卧床多年的病人，不禁心头一酸，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九弟面前：“你受苦了！”他紧紧抱住弟弟，只这四个字，便再也说不出下文了。兄弟久久拥抱着在一起。见弟弟眼眶渐渐红了，曾国藩怕他失态，忙松开手，走到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等人面前，逐个道喜祝贺。

到了临时由原侍王府改作的行辕，进入内室，曾国藩才细细地向九弟询问一切。又叫弟弟脱掉上衣，一一查看背上和胸前的伤疤，轻轻地抚摸着。每摸一处伤疤，他都不厌其烦地问弟弟，是什么时候受的伤，在哪个地方伤的，又是什么时候好的，好了以后有没有影响，再发过没有。一句句，一声声，直问得曾国荃泪水汨汨地，先是悄悄

地流，最后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哭吧，哭吧！这里没有外人，大哥知道你吃尽了苦，你对着大哥把这两三年来所受的委屈、痛苦、劳累，统统都哭出来。”曾国藩边说边拍打着弟弟的肩膀。时间仿佛倒退了三十年，荷叶塘老家，大哥在安慰受了委屈的小弟弟。

过了好一阵，曾国藩才笑着说：“好了，哭够了吧！如此盖世功勋落在别人的头上，嘴都笑歪了，身子都飘起来了，哪有我们这样兄弟相对而哭的。”

一句话，说得曾国荃止住了眼泪。外面已摆好了丰盛的接风酒，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彭毓橘等人都来作陪。席上杯盏相碰，笑语喧天。曾国藩对李臣典等人说：“想想当初给我当亲兵是如何的寒酸，哪有这样神气的时候，还是跟着九帅好哇！”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曾国荃说：“这次破金陵，他们都立了大功，这都是大哥当年辛勤栽培的结果。”

“这也是天数。”曾国藩换上素日的凝重神色，“当年他们在我身边，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大的功劳。自古以来，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诸位都要从这方面去想，日后才好和上下左右相处。”大家都胡乱点头，并没有体会到这句话的深远用心。

攻克金陵后，曾氏兄弟见面时喜极而泣的事，有曾氏家书可作参证。同治三年六月初九日，曾氏给老九的信上有这样的话：“弟以倔强之性，值久劳久郁之后，一见亲人，涕泣一场，大闹一场，皆意中所有之事。然为涕为闹，皆可以发舒积郁，皆可以暗调肝疾。”

吃过饭后，曾国藩又在九弟等人陪同下，出城查看地道哨垒，又到信字营、振字营、备字营、刚字营、节字营驻扎之地拜访该营营哨官，向他们祝贺道乏，营哨官们都很感激。回到原侍王府，天已经黑了，吃罢晚饭，曾国荃说：“大哥，今日太累了，早点洗了澡休息吧！”

“你们辛苦了两三年，我这算什么！今夜还有件大事要办。”

“什么大事，非要今夜办不可？”

“审讯李秀成！”

“大哥，明天到大堂上去审吧，我陪大哥审。”

“不坐公堂，就在这个小房子里审讯。”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曾国藩觉得奇怪。

“笼子太大，进不来。”

“什么笼子？”曾国藩惊问。

“李秀成装在大笼子里。”

“哈哈！”曾国藩大笑起来，“李秀成又不是老虎，你用笼子装他干什么？”说得曾国荃颇有点不好意思。“你是想用我当年在长沙办匪盗的法子吗？真是有其兄必有其弟！”曾国藩快活起来，“放他出笼子吧，叫个人押来就行了。”

一会儿，李秀成被五花大绑地押了进来。自从咸丰八年复出以来，与此人整整周旋了六年之久，几乎天天在文件中看到他的名字，听部属们谈论他。此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曾国藩今夜要仔细地看看。站在面前的这个长毛大头领属于中等偏矮的个子，单单瘦瘦的，面孔显得憔悴发白，额头宽广，眉眼细长，好似两道平行的黑线布在脸上，鼻直嘴正，轮廓分明，尽管手脚都已绑得紧紧的，但隐约可见上身轻微地抖动，看那神色，又不是害怕得发抖的样子。一向喜欢以相度人的曾国藩很难理解，一个长得这样单薄柔弱，尤其是那张嘴唇，竟纤巧得像女人一般的长毛，何以有如此坚忍卓绝的毅力、拔山吞海的气魄？

不管怎样，他毕竟是个个人杰！一股爱才惜才之情悄悄地涌上心头。“给他松绑！”曾国藩吩咐。李秀成颇感意外，绳子解掉后，他将

手脚随意动了几下，似有一种重新获得自由似的舒服。就在这一瞬间，他抬头把这个不知杀了多少太平军弟兄的曾剃头好好地看了一眼。

“李秀成，本督问你几件事，你都要从实招供，不得胡说。”曾国藩话虽说得严厉，但语气和缓，李秀成不感到有压力。心想，他既然以礼待我，我也以礼待他，于是答道：“可以。”

“我问你，咸丰四年守田家镇的燕王秦日纲，后来在船上搜到你们的许多文件，称燕王孙日昌，秦日纲和孙日昌是一人还是两人？”

李秀成注意到曾国藩在称燕王时，没有像曾国荃那样有意改作“燕酋”，也没有在前面加上一个“伪”字，气氛不像是在审讯，倒像是在打听旧事。他爽快地回答：“孙日昌即秦日纲，是一人，当时封燕王。”

“林绍璋在湘潭被我军十战十败，此人并无本领，为何封王？”曾国藩仍是询问的口气。

“林绍璋打仗虽无大本领，但他十分能吃苦，有忠心，故天王封他为章王。”李秀成的回答不卑不亢。

“曾天养与林绍璋同到湖南，死于岳州，那人是一把好手，资格又深，何以反比林绍璋权小？”最初与湘军打交道的几个人，曾国藩对他们的印象格外深刻。

“曾天养与林绍璋职位相当，曾天养不识字，年岁大，为人老实，林绍璋聪明，样样晓得，又勤劳，故其权较重。”尽管曾天养战死时李秀成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但起义之初那些火红的岁月，是他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军中高级将领是大家崇拜的偶像，常常谈论，故李秀成很了解。

“石祥祯以后为何不见提起，此人还在吗？”略停一会，曾国藩又问，颇有点聊家常的味道。李秀成觉得与几天前的那次审讯，简直有天壤之别。

“石祥祜后来随翼王西征去了，据说去年与翼王一道被害。”李秀成又松动一下手脚，曾国藩看到他的两条腿在不断地交换抖动。

“我再问你，林凤祥、李开芳、林启容死后都封为王，罗大纲、周国虞、叶芸来也为你们出了大力，为何又没有封王呢？”

这些话问到李秀成的心坎上去了。在这点上，他与洪秀全有重大分歧，也是他最不满意洪秀全之处，尤其是天京沦陷前的滥封瞎封，简直令他愤怒。但在敌人面前，不能指责天王。他想了一下说：“这些事很乱，无可说处。”

问过这些多年来在脑子里记忆甚深的人之后，曾国藩不再问往事了。“李秀成，本督问你，金陵克复之前，城里有多少人，多少长毛？”

“阖城军民不过三万来人，我太平军兄弟只有一万余人，而大部分已病饿倒下，能守城者，只有三四千而已。”作为天京城破前夕的最高统帅，李秀成对当时的兵力了如指掌。

曾国藩听了却很不自在，他用眼角瞄了一下坐在身旁的九弟，只见曾国荃神色更难看，他的报喜信上说，城破前太平军有十多万人，全部杀毙，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曾国藩又将这几句话上报朝廷。如此说来，九弟欺骗了自己，自己又欺骗了朝廷！

“李秀成，你胡说八道！满城都是长毛，为何只有一万余人？”曾国荃愤怒地对着李秀成吼道。

“这些军队都由本王指挥，究竟有多少人，本王岂有不知之理！”对于横蛮不讲理的曾国荃，李秀成毫不相让，俨然以王爷之尊在教训部属。曾国荃讨了个没趣。

曾国藩问的这些事，李秀成基本上都作了令他满意的回答，这使曾国藩想到李秀成是可以争取的。沅甫说李秀成顽梗不化，显然是因为他的凶暴态度所致。像李秀成这种人，严刑拷打，甚至以死威胁都不可能使之屈服，关键在于设法打动他的心。目前金陵虽已攻下，但

长毛在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还有一二十万人马，伪幼主并未捉住，很可能没有自焚而是逃出去了，倘若这些人联合起来辅佐幼主，继续与朝廷对抗，那仍是很可怕的事。不如利用李秀成的地位和影响，使金陵城外的长毛放下武器，投降朝廷。对！从攻心入手。

“李秀成，本督听说洪秀全虽封你为忠王，但骨子里并不认为你忠于他，时刻提防你，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拼死为他卖命呢？”

曾国藩的这个提问使李秀成惊奇：曾妖头为何了解得这样清楚？久闻此人远胜清妖其他文武官员，果然名不虚传。李秀成想了想说：“我主有大过于人之处，非我辈所能及。他封我为王，有大恩大德于我，虽对我有所怀疑，但我还是应该忠于他。我这是愚忠。”

曾国藩听了满意。暗思此人竟然懂得愚忠二字，还算得上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忠于洪秀全，洪秀全死后，他又忠于其子，假若洪的儿子也死了，他岂不没有忠于的对象了。

“李秀成，你陷于贼中十多年，身为贼首，罪恶极大，但刚才如你所说，你是出于对洪秀全的一片愚忠，本督可以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本督要郑重告诉你，洪秀全的儿子洪福瑱……”

“幼天王不叫洪福瑱。”李秀成打断曾国藩的话。

“不叫洪福瑱，叫什么？”曾国藩吃了一惊，暗思：以往向朝廷上报的所有奏折都称伪幼王为洪福瑱，难道把他的名字都弄错了吗？

“幼天王小名叫洪天贵，前两年老天王给他加个福字，从那以后，幼天王的名字就叫洪天贵福。老天王升天后，幼天王登极，玉玺上的名字下横刻真王二字，致使外间误传为洪福瑱。”

看来真的错了。曾国藩想，继续说下去：“本督郑重告诉你，你的幼主已死于乱军之中，现已传首京师。”

“幼主已死了？！”李秀成惊奇了一下，很快也就平静了。这几天他一直惦记的便是幼天王，对曾国藩说的这个消息，他想想也不应该

感到意外。幼天王才十六岁，自幼长在深宫之中，被几十个王娘当做太阳月亮似的捧着，不会骑马，更不会舞刀射箭，在凶恶的追兵威逼下，被杀、自杀都是有可能的。不过，他心里仍然悲伤，深责自己辜负了天王的托孤重谊。

“李秀成，你的幼主以及他的几个弟弟都已死，洪秀全一家已绝了，你还忠于谁呢？你打算愚忠洪仁玕吗？”曾国藩的态度显得更加温和，李秀成低头没有回答。是的，老天王死了，幼天王也死了，忠于哪个呢？今后若是拥立新主，很有可能是洪仁玕，但李秀成却不愿意忠于他。见李秀成沉默不语，曾国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更和蔼地说：“李秀成，本督既恨你作恶多端，又爱你是个人才，本督一向爱才重才，倘若本督向朝廷申报，饶你不死，你肯归顺朝廷吗？”

李秀成一听这话大出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坐在一旁久不开口的曾国荃也没有想到大哥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他对曾国藩说：“大哥，李秀成杀了我湘军成千上万弟兄，饶不了他！不必再跟他啰嗦了，杀了干脆！”

“九弟。”曾国藩微笑着对弟弟说，“人才难得呀！洪秀全前前后后封了二千多个王，我看真正能打仗的，前期只有一个石达开，后期只有他李秀成了。”

李秀成听后，无端地冒出一种欣慰之感。李秀成正是这样看待太平天国的众多将领的，他服的只有一个石达开。但天国朝野却普遍认为最会打仗的，第一要数东王杨秀清，第二才数翼王石达开，第三数英王陈玉成，李秀成只能坐第四把交椅。今天李秀成终于发觉，这个与自己死战多年的曾妖头竟是知音！既然幼天王已死，自己对老天王的忠诚也就到此结束了。天京的陷落，将天国的元气已打散，幼天王这一死，意味着群龙无首，洪仁玕不足以号令全军，其他在外的将领如侍王李世贤、昭王黄文英、来王陆顺德、戴王黄呈忠、沛王谭星、听王陈炳文、康王汪海洋、宁王张学明、奖王陶金会、凛王刘肇钧、利王朱兴隆这些人，在目前这样军事险恶、人心已散的局面下，没有一人可以领袖群伦。从金田村烧起的这把火，烧到今天，已成余烬。

了。既然曾国藩如此看得起，且将这身本领再酬知己如何？刚刚这样一想，李秀成又觉得这念头太可耻了。难道今后率领清妖去打与自己一起浴血奋斗、患难与共的弟兄？难道去做一个被子孙后代骂作猪狗不如的叛徒？不！死也不能做这种人！

凭着几十年的阅人经验，尤其是审讯所抓获的太平军将领的经验，曾国藩对眼前一言不发的李秀成的心理活动，已猜着了七八分。

“李秀成。”曾国藩完全换成一种平等相待的口吻，“本督知你不愿为朝廷出力，怕遭过去伙伴的唾骂，本督不为难你，倘若你能为本督劝告金陵以外的大小长毛放下刀枪，不再抗拒，本督将可以送你回广西老家，并传谕将士不杀你的老母妻儿，让你一家团聚，长作朝廷良民。”

李秀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眼下太平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官兵杀红了眼睛，继续打下去，散落在外的二十余万弟兄必然会被官兵斩尽杀绝。若是曾国藩真的做到不杀放下刀枪的弟兄，岂不可以挽救他们的性命？自己纵然被弟兄们误解，被后世错责，也是值得的。何况这颗仁爱之心总会有人理解！而且还可以换来老母幼子的性命。

李秀成对母亲有深厚的感情。他出生在广西滕县五十七都大黎里一个贫寒的农家，兄弟二人，父亲体弱多病，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支撑。为了让李秀成有点出息，母亲跪在娘家堂兄面前，为儿子求情，请堂兄教儿子识几个字。李秀成断断续续在堂舅那里读了三年书，母亲也就为他家做了三年女佣。李秀成永生不能忘记母亲的这个恩德。以后他参加太平军，升了官，将母亲从滕县接出，总是把老人安置在最保险的地方，住最好的房子，吃最好的东西，对母亲毕恭毕敬，百依百顺。李秀成直到近四十岁尚无亲生儿子，大前年，何王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他把这个亲儿子当做心肝宝贝。这些天来，他除开想念幼天王外，就是牵挂着老母幼子。如果曾国藩真的讲信用，今后带着老母幼子，回到滕县老家，做一个自耕自食的普通百姓，今生今世再不过问一家之外的事。既挽救了二十余万弟兄的性命，又不为清妖朝廷做一点事，这不能算作叛徒吧！李秀成觉得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对

的，是无愧于天王，无愧于太平军弟兄的。李秀成心里坦然了，踏实了，精神充足了。他恢复了往日的神态，抬起头来，平静地说：“老中堂，放下刀枪的弟兄，你保证不杀他们吗？”

“老中堂”三个字，使曾国藩暗自惊喜：这不分明表示他已愿意投降了吗？

“只要放下刀枪，本督保证不杀！”曾国藩赶忙回答。

“两广过来的老兄弟也不杀吗？”李秀成追问。在往日的战争中，湘军也曾宣传过不杀降人，但对两广人例外，这使两广老兄弟更加铁了心，与湘军打到底。

“两广老长毛也不杀。”曾国藩立刻答复。

“你能保证找到我的老母幼子吗？”李秀成又问。

“本督下令所有追杀的官军，务必保护好你的母亲和儿子，你可放心。”

曾国藩的答复使李秀成很满意：“如此，李秀成愿意归顺朝廷。”

“好！”曾国藩十分满意，站起来走到李秀成身边，看到了被曾国荃割去了两块肉的左臂在化脓腐烂，便对曾国荃说：“叫一个医生来，给他的伤口上药包扎，每天茶饭要按时供应。”

曾国荃点点头，对大哥今夜的审讯很是佩服。

“谢老中堂厚恩。”李秀成完全换成了一个降人的口气。他刚要转身离开，门外忽然走过两只大白灯笼，灯笼后面是一个双手被捆的汉子，汉子后面是两个执刀的士兵，再后面是一个穿着浅白湖绸长袍的师爷。

“惠甫，你上哪里去？”曾国藩叫住了长袍师爷。

“中堂大人、九帅。”赵烈文迈进门槛，行了一礼，“刚才和庞师爷

一起提审了长毛头子伪松王陈德风。”

“就是那个早想投诚的陈德风？”曾国藩问。

“正是。”

“叫他进来！”

陈德风被押了进来，一眼看见了李秀成站在那里，赶紧走前两步，在李秀成面前长跪请安，口中叫道：“忠王殿下……”说着泪如雨下，磕头不止。李秀成抱着陈德风的双肩，神情黯然。两双眼睛对视着，似有万千之言而无从说起。曾国藩在一旁看了，心头一跳，暗想：李秀成已是我的阶下之囚，陈德风居然敢于当着我的面，在刀斧监视之下向李秀成行大礼，这李秀成在长毛中的威望可想而知。不能怪沅甫把他装在笼子里，他可真是一只猛虎哇！假若再将此人释放回广西，岂不是真的放虎归山？到时只要他振臂一呼，那些暂时放下刀枪的旧部，就会再聚集在他的旗帜下！不能放他，此人非杀不可！他那双榛色眸子里又闪出了凶狠凌厉的光芒。

“李秀成、陈德风，此是何等地方，岂容得你们放肆！”曾国藩喝道。他本想审问陈德风几句，现在亦无心思了，遂命令押走。陈德风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带着哭腔对李秀成说：“殿下多多保重，恕小官不能侍候了。”

“你走吧，自己多保重。”李秀成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据曾氏日记记载，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午，曾氏由安庆抵达金陵，当天晚上即审讯李秀成。

“李秀成！”曾国藩的口气分明严厉多了，“从明天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一份悔过书，本督将视你的悔改态度申报朝廷，你要明白此中的干系！”

五 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时，金陵城突起狂风暴雨

第二天，囚禁在木笼里的李秀成的待遇得到改善。手脚不再捆了，左臂也上了药，饭可以吃饱了，由于天气炎热，还特为给他摆了一个盛满凉水的瓦罐和一只泥碗。另外，木笼里还添了几样东西：一条小凳，一张小几，几上摆着笔墨纸砚。李秀成坐在凳子上，一边慢慢磨墨，一边对着砚台凝思。

昨夜回到木笼里，李秀成又深深地思考了大半夜。鉴于几条基本认识，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态度是对的：一是幼天王凶多吉少，很可能真的死了；一是太平天国元气已丧尽，包括自己在内，没有一人能重振当年雄风；一是劝弟兄们放下武器，以免无谓的牺牲，不是叛变。识时务者为俊杰，自己能看清眼前的时务，仍不失为俊杰。不过，李秀成也不轻易相信曾国藩。这个诡计多端、心毒手辣的老妖头是什么背信弃义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的。昨夜，当陈德风抱着他流泪的时候，李秀成偷眼看了一下曾国藩。只见他面孔阴冷，眼中流露出一股杀气。这更使得李秀成不敢相信曾国藩了，看来自己的性命不一定能保得住。

对于死，李秀成不害怕。从参加太平军那天起，他就抱定了随时为天国献身的决心，何况天国已成就了这样一番建都立国的伟业，自己身居如此崇隆的地位。此生已足，死有何惜！太平军中读书识字的人犹如凤毛麟角，就是在朝中掌大权的人，能将自己的思想用文字准确表达出来的也不多。过去忙于打仗，李秀成没有想起要写回忆录的事，天王也不重视这事。现在天王已死，与天王一同起义的人大半凋零，天国也行将彻底覆没，这样一场波澜壮阔，震古烁今，历时十四年，波及十六省的伟大革命运动，难道就让它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吗？作为一个最早参加金田起义的老弟兄，作为天国后期的主要领袖，时至今日，李秀成认为将这十几年来亲历亲见亲闻的大事记下来，传给子孙后代，已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了。很可能这就是生命的尽头了，他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写成一份详细的自述，以对天王负责，对天国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将往事真实地、不带任何成见地记录下来。他以一贯的过人毅力，强忍笼中的酷热，强忍左臂化脓腐烂的剧痛，强忍身为囚犯的耻辱，强忍自身一切苦痛，迫使脑子冷静下来。眼前仿佛又燃起连天烽火，耳畔又响起动地鼙鼓，千万匹战

马在奔驰，无数面旗帜在飘舞，那些铭心刻骨、永生不忘的往事，一件件、一桩桩又浮上了心头。他文思泉涌，笔走龙蛇……

几天来，曾国藩被弄得晕头涨脑。每天一早，曾国荃就把大哥拉出去，到城内城外遍访各营。所到之处，都令曾国藩忧虑重重。但见这些胜利者们一个个都像疯子一样，酒气冲天，秽语满口，打着赤膊，有的甚至连裤衩都不穿，三个五个在一起赌钱打牌，每人屁股上都吊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有一个营为一个女人，几十个湘勇竟然火拼起来。沿江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百号小民船，别人告诉曾国藩，这些小民船每只上都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一到傍晚，湘军官勇就像苍蝇逐臭一样地往船里钻。曾国藩听了胸堵气闷。今天在回来的路上经过李臣典的营房，曾国藩顺便去看看。门一推开，只见李臣典赤身裸体睡在床上，房子里有七八个女人，都光着上身，床上还睡着一个，通体上下，一丝不挂。曾国藩本想大骂李臣典一顿，想起康福已死，他是第一个冲进金陵的大功臣，便悄悄退出门去。

康福死于金龙殿前，这事是李臣典告诉曾国藩的。但奇怪的是，打扫战场时，却不见康福的尸体，而从那以后，大家再也见不到康福了。曾国藩相信康福已死。他想起康福跟随自己十三年来，忠心耿耿，屡立奇功，又多次舍命相救，却没有得到朝廷的一官半职，心里很觉得惭愧。他和九弟商量，康福虽死，但作为第一个冲进城的人，还是应该为他请第一功。曾国荃不同意，说人都死了，不如赏活人作用更大。他看出弟弟的心思，也就不再争了。心里决定：今后要在沅江为康福建个祠堂，亲去凭吊，再做块“义士康福”的匾挂在祠堂上；过几年待他儿子大了，要为之寻一个好师傅，悉心教育成才。以此来告慰康福的在天之灵。

金陵城内，到处是残砖碎瓦、余火未尽。天王宫的大火仍未熄灭，今下午西北角好像又烧得旺盛起来了，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湘军在天王宫废墟上翻来刨去，也有人的确从中挖出了金银珠宝，但大部分人都没有寻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十五六岁以上、五十多岁以下的女人已被抢尽。城里没有了，这几天都跑到方山、青龙山等地去搜捕，弄得人心惶惶，避湘军胜过避匪盗。所有这一切，令曾国藩焦虑万

分。他担心金陵城里再这样胡闹下去，一定会祸起萧墙。但打金陵的第一号功臣曾国荃却满不在乎，他成天泡在恭维声和杯盏声中。

“九弟，还有一件大事没办。”

“什么事？”曾国荃望着大哥，两眼通红。

“洪仁达招供洪秀全尸首埋在御林苑里，还没有验看哩！”

“这还要验看吗？”曾国荃对此很疑惑，“我审讯了不少长毛头领，都说伪天王在两个多月前就死了。假若没死，哪会有幼天王？”

“我也相信洪酋一定是死了，但人死要验尸，这是常识。日后有一天朝廷问起，说验尸了吗？将作何回答？还有，”曾国藩严肃地对弟弟说，“长毛是否会耍金蝉脱壳计呢？假装死了，实际偷偷地出了城。这种可能性虽不大，但没验尸，万一今后有人硬要这样说，怎么办？”说到这里，曾国藩有意停了一下，轻轻地拍着弟弟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老九，打下金陵，功劳盖世，称赞的不少，眼红的也不少啊！”

曾国荃似有所悟：“过些日子有空，我去验一下。”

“还能过些日子吗？”曾国藩说，“现在天王宫废墟上那么多人在捡宝贝，你想过没有，他们很有可能是想挖洪酋的坟墓，企望从他身上获取奇珍异宝。真的让他们挖到时，你还验什么尸呢？”

“那现在就去！”曾国荃说走就要走。

“慢点。”曾国藩扯住弟弟，“明天去。今天你先叫彭毓橘带一千人将天王宫外面包围起来，把废墟上的人统统赶出去，然后再派人分头去请雪琴、厚庵等人前来，大家一道去验看。戈登早两天到了秣陵关，也把他请来。他是洋人，说话别人相信。另外，再贴一道告示出去，各营必须整肃军纪，不准再酗酒、赌博、斗殴、抢女人！”

第二天午后，洪仁达被押到了天王宫。先前雄伟壮丽的天王宫，

而今已变成一片瓦砾场，洪仁达左找右找，好不容易才找到御林苑。它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桂花树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洪仁达沮丧地站着，不能指出洪秀全的葬地，口里喃喃地念道：“找到黄三妹就好了，她找得到。”

“黄三妹是谁？”曾国藩问洪仁达。

“黄三妹是老三的女官，聪明能干记性好，那天夜里她也在场。”洪仁达依然木头似的站着，眼睛茫然地四处张望。

“沅甫，你知道伪天王宫里的宫女都到哪里去了吗？”曾国藩问弟弟。

“伪天王宫的宫女投井、上吊的有好几百，据说是有个叫黄三妹的，正要上吊，被士兵们抓住了，后被李祥云要了去。”

曾氏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日记：“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胡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股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缎绣龙包裹。验毕，大风雨约半时许。旋有一伪宫女，呼之质讯。据称道州人，十七岁掳入贼中，今三十矣，充当伪女侍之婢，黄姓。洪秀全于四月二十日死，实时宪书之二十七日也。黄氏女亲埋洪秀全于殿内，故知之最详。”

“快去叫李臣典把黄三妹送来。”曾国藩皱着眉头说。

一会儿工夫，黄三妹用快马驮来了。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姿色极普通，她一句话也没说，很快就找到了桂花树原址。曾国荃命令士兵们往下挖。这时，天王宫上空突然布满乌云，天色开始晦暗起来。

挖了五六尺后，出现了一个雕花深黑色长大木柜，士兵们用绳子把这个大木柜吊了上来。木柜钉得很严实，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木柜撬开，果然见柜子里躺着一具尸体，从头到脚都用明黄缎子包裹着。兵士们把它从柜子里扯出来，打开外面的黄缎子，又见一层红缎子，再打开红缎子，露出一身白缎子，将白缎子打开，里面终于露出一个人来。黄三妹突然疯了似的冲到尸首面前，跪下喊道：“天王陛下，你带我一起升天吧！”喊完，大声哭起来。

洪仁达站在一旁哭丧着脸说：“老三啊，我们真苦呀！”

曾国藩走近一步仔细查看，只见洪秀全身上穿了一件绣着红日海水飞龙黄缎袍，脚穿白底乌缎长靴，头上包的纱巾已散了，露出一个秃顶，双目微闭，面皮干瘦，下巴上留着稀疏的胡须，全是白的，看那样子总在六十岁以上。曾国藩高声对大家说：“诸位都看清楚了，这就是扰乱我大清江山、神人共愤的长毛伪天王洪秀全。”彭玉麟、杨岳斌和其他营官都走近看了一眼。曾国藩又特地对戈登说：“看清楚了吧，这就是贼首洪秀全。”

“他是个老头子。”戈登微笑着说。

“彭毓橘！”曾国荃高喊，“你带几个兵士把洪酋尸体扛到江边，浇上油烧掉！”

曾国荃话音刚落，随着一道闪电划过，头顶上忽然响起一声炸雷，仿佛落下一颗重型开花炮弹。紧接着又是一声，一连响了五声炸雷。围在洪秀全尸体边的湘军将领们莫不惊恐万状。曾国藩脸色惨白，他觉得这几个炸雷是冲着他打的。

黄三妹对天大叫：“苍天呀，你有眼睛啊，你有眼睛啊，多打几个炸雷，炸死这些畜生吧！”

“你这个贼婆娘！”曾国荃气得脸色发乌，刷地抽出刀来，猛地向黄三妹刺去。黄三妹倒在洪秀全的尸体上，热血喷泉般涌出，将白缎袍染得鲜红。洪仁达目睹这一惨相，吓得全身抖个不停。

乌云越积越密，天完全黑下来了。“大哥，马上有大雨下，我们赶快走！”曾国荃拉着曾国藩刚走出天王宫，豆大的雨点便直向脸上打来，转眼间金陵城大风骤起，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刚才还是暑气蒸人，一下子阴冷了。被雨淋湿的湘军将领们，个个身上起了鸡皮疙瘩。躲在小屋檐下的曾国藩，面对着天气的突变，心中惊惧不已。他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个造反贼首的掘墓焚尸，会招致天心如此震怒！

六 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

这些天来，李秀成以每天约七千字的速度在木笼里书写自述。每到傍晚，便有个兵士将他当天写好的纸全部拿去。第二天一早，便又拿几张同样的纸来。这些纸都是一色的黄竹纸，约五寸宽、八寸长，分成三十二行，对中折为两页，中缝处印有“吉字中营”四个字。李秀成写好的自述全部送到了曾国藩那里。这些天他忙得无片刻安息，桌上已积压七八十页了。今天他摒弃一切琐事，要专心致志地审阅一番。李秀成的字写得很潦草，错别字很多，曾国藩看起来很吃力。这两年他的视力是越来越不济了，右眼时常疼痛，视力极差，左眼也大不如从前。他找来一只西洋进口的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有些字，还得费神去猜测，结果弄得速度很慢。直到深夜，三万多字的供词还有四五千字没看完，已是头昏眼花，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走出签押房到后院散散步。院子里凉爽，人也觉得舒服些。

李秀成的自述，从天王出生写起，其中包括创办拜上帝会，与杨、冯、萧、韦、石在金田村起义，一路打永安、打长沙、打武昌，最后打下金陵，建都立国；而后写自己的身世，如何参加起义军以及这些年来来的战功；再写六次解天京之围的经过和经营苏州、常州的政绩，接着写天国最后几年国势颓败及其原因，最后写自己如何为天王尽愚忠等。一个仅读过三年私塾的人能把太平天国这十几年的军国大事，以这样简短的篇幅井井有条地写出来，曾国藩读着读着，常常发出感叹。记忆超人、才华出众、处事精明、用兵神妙、忠于主子，这些方面，都是世所罕见的。这样的全才将领，不要说八旗、绿营找不出，就是在湘军里也找不出一个，曾国藩甚至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总和上，也不如李秀成。可惜呀，可惜一个旷代之才误投黑暗！尤其在读到“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一句时，曾国藩禁不住放下纸来，为之沉思良久。

曾氏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日记：“阅李秀成所写供词。灯后，亲讯李秀成之供。”初六日日记：“阅李秀成之供，约四万余字，一一校对。”“酉刻将李秀成正法。”初七日日记：“校对李秀成供词约八九千字。”“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页，每页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

在后院转了几圈后回到房里，曾国藩仍无睡意，又将李秀成的自述继续读下去。忽然，几行字跳进他的眼帘，引起了他的注意：“天京城里有圣库一座，系天王的私藏，另王长兄次兄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有稀世珍宝，但我未见过。”曾国藩被这几行字弄得大为不安起来。早在几年前人们就在传播这样一句话：金陵被长毛建成了一个小天堂，里面金银如海，财货如山。因此引起了许多人垂涎，当年和春、张国梁等人之所以拼命围城，据说就是想得到这笔财产。昨天，在曾国荃的陪同下，曾国藩到了朱洪章的营房。进得门来，里面闹哄哄的一片，三四个大箱子敞开着，珍珠银钱、绫罗绸缎撒满一地。见了曾国藩兄弟进来，大家吓得不知所措。朱洪章忙将一个朱红大箱的盖子盖好，一屁股坐在上面，望着曾国藩傻笑。

“朱镇台，你们在干什么？”曾国藩已知七八分，正要教训几句，曾国荃忙岔开说：“朱镇台，你们玩得好起劲哟，连箱子都拿来当赌注了。”朱洪章“嗯嗯”两声后反应过来了，离开箱子站起，仍旧是傻笑着说：“中堂大人，不知您老驾到。过两天卑职专备一桌薄酒，请您老赏脸。”

“好，好！你说话算数，过两天我和中堂再来赴宴。”曾国荃打着哈哈，边笑边把曾国藩拉出了大门……

是的，金银财宝，长毛的金银财宝，沅甫对它是如何处置的呢？到金陵这些天来，一直没有工夫和他细谈这事。“荆七！”曾国藩喊。王荆七过来了。“你去请九爷过来。”

“老九，李秀成的供词，我看完了大部分，你抽空也看看。”待曾国荃坐下后，曾国藩将李秀成的自述扬了扬说。

“这会子哪有这个闲工夫。”曾国荃以一种鄙夷的态度说，“一个不通文墨的绿林草寇，能写个什么东西出来。”

“老九，李秀成虽读书不多，但条理清楚，见识有大过人之处，就是你我兄弟，论个人的才情，也未必能超过他。”

“大哥你把他抬得过高了。”曾国荃冷笑道。

对于这个亲弟弟，做大哥的是再清楚不过了。漫说一个被他打败的长毛头领，就是当今公认的高才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等人，他也不放在眼里。现在立此大功，更是洋洋自得目空一切了。这一点令曾国藩深为忧虑。他知道不可说服，便指着刚才那段话说：“你看李秀成说的什么。”

曾国荃将这页纸拿过来看了看，脸色有点不自在：“什么圣库、宝库，我们都没有见到。”说着将纸往桌上一甩。

“老九，这几天忙得昏头涨脑，我忘记问你了，城破前，你有没有对将士们说过，不准将金银财宝据为私有？城破后，有没有采取些必要措施来保护？”

“没有。”曾国荃答得干脆。

曾国藩心里很不是味道。要在先前，他马上会黑下脸来重重地说几句，现在，他从心里感谢弟弟为他挣了这样大的脸面，也怜悯弟弟攻城辛苦。略停一下，他仍以和悦的态度问：“老九，外间早已哄传金陵城里金银财宝是如何如何地多，城破后那几天虽没来得及保护，现在还可以下令封存。”

“大哥，你来金陵前我就下过令了。”曾国荃懒洋洋地说，一副不大乐意的样子。

“那就好，那就好！”曾国藩忙赞扬。

“但各营都来报告，说并没有看见长毛的什么财产，小天堂啦，金银如海啦，都是假的。”

“假的？”曾国藩大吃一惊，“如山如海，当然过头了，完全没有是不可能的，我担心的是刚进城的那几天一片混乱，金银都入了各自的腰包。”

“大哥说得有道理。”曾国荃的态度开始认真起来，“长毛经营了十几年的伪都，要说它全没有金银财宝，鬼都不相信，这些营官的话还能瞒得过我吗？我心里明白，一定是他们入了私房。不过我没有讲他们，说声‘没有就算了’！”

“不追查不行，你要知道，朝野内外多少人在盯着这笔财产，户部早就传下话来，要靠这笔钱来发欠饷。就是我，也等这笔钱来给鲍超、张运兰、萧启江他们发欠饷，都欠了好几个月了。鲍超霆字营有五个月没发饷了，那天我要他沿伪幼主南逃路线跟踪追击，他还不情愿，想守着金陵这座金库分钱，我答应他就这个月补齐，他才走。”曾国藩说的都是实情。

“户部等金陵的钱来发欠饷！”曾国荃冷笑一声，“他们那些大人老爷们自己为何不来打？”

“老九，你这话过头了！”曾国荃盛气凌人的态度，使得曾国藩忍不住有点生气了。

“怎么是过分呢？大哥。”曾国荃不以为然地说，“户部大人老爷们坐在京师安享清福，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苦啊！”曾国荃说着激动起来，“弟兄们舍生忘死打金陵，到底图的什么？说是为光复皇上的疆土，皇上也应该领情，论功行赏才是！大哥，这些年皇上是怎样赏我们的呢？我吉字营五万将士，积功而保记名提督的有三百多人，记名总兵的八百多人，记名副将的一千多人，其余准保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把的加在一起总有万多，实缺有几个呢？全部加起来总共只有五人。大哥，只有五人呀！”曾国荃两只眼睛像不甘瞑目的死人一样，直瞪瞪地望着大哥。曾国藩觉得这两道目光如此阴冷，如此凄厉，使他身处三伏之中，直觉通体冰凉。“没有实缺，空衔顶屁用！一万多人排队轮着等缺，只怕是排到虱孙灰孙都排不到，至于没有得到保举的弟兄们，连这个想头都没有。大哥，吉字营并不比霆字营好多少，弟兄们也有两三个月没有发饷了，大家眼瞪瞪地就望着这个小天堂，才那样拼着老命去打呀！朝廷对我们这般薄情，现在弟兄们自己打下金陵，从战利品中取点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呢？我这个统

帅还忍心去追查吗？那天朱洪章营房箱子里全是金银珠宝，我明明知道，也只能装作不知，让他们去分了。”

这番话，说得曾国藩竟无言以对，停了好长一会，曾国荃才缓过气来，以平和的口气说，“户部要钱我不理睬，心安理得，大哥要钱不能给，我心里不安。不过，大哥你也别太心软了，鲍超、张运兰、萧启江他们各有各的路子，哪一个不是打下一城就大抢大掠的，把个城池弄得像篦子篦过一样？大哥不要听他们叫苦，鲍超那家伙我知道，霆字营再有五个月不发饷也饿不死人。以后朝廷来问也好，别人来问也好，大哥只管说金陵城空荡如洗，吉字营一两银子也没得到。”

“要我说金陵城无金银可以。”曾国藩虽不赞同弟弟这番话，但他觉得没有更多的理由可以说服他，那些廉洁、报国等大道理，眼下对这个吉字营统帅来说，都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空话废话，而对于五万吉字营将士来说，更简直如同放屁一般，不但不会激发他们的忠心，反而促使他们对朝廷的更加愤慨。“但李秀成已说了，金陵城有圣库、宝库。”

“他说他的，他说有什么用！”曾国荃似乎从来没有把李秀成当个什么角色。

“怎么没有用？他若当面对朝廷说起这话，不就坏了大事！”

“怎能让他去瞎说呢，给他一刀，不就完事了。”

“没有这么简单，沅甫。”曾国藩望着弟弟，微微摇了摇头，“朝廷已知抓了李秀成、洪仁达，我想十之八九会要将他们押到北京去，由刑部鞫讯。”

曾国荃感到事情严重了，尤其是洪仁达，他不但会讲出圣库、宝库的事，还一定会讲出御林苑的珍宝事。那一夜，曾国荃带了几个心腹，偷偷地在御林苑牡丹园挖出三坛子奇珍异宝，这些珍宝若换成银子，曾氏家族十辈八辈子都用不完。

“明天就将李秀成、洪仁达凌迟处死！”曾国荃坚决地说。

“怕不行吧！”曾国藩轻轻地说，“上次奏折上说，是献俘还是就地处决，等圣旨决定。”

“大哥！”曾国荃刷地站了起来，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口气说，“决不能因这两个跳梁小丑坏了我吉字营五万将士的大事，我曾国荃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不能授人以口实。李秀成、洪仁达是我捉的，明天由我下令处决。今后有天大的干系，大哥你只管往我身上推就是了！”说罢，也不跟大哥打招呼便出了门。曾国藩在心里叹了一口气，以无声表示同意了他的处置。

不献俘，今后可以用李秀成并非元凶，援陈玉成、石达开的成例，还可用怕途中绝食或被抢夺等话来搪塞。但李秀成的供词是一定要上报的，类似这样的文字，怎能让朝廷看见呢？曾国藩拿起笔来，把“圣库”那段话涂掉了。

经这番折腾，曾国藩的审阅更仔细了，才看了几页，不对头的话又出来了：“心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而藏不住，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这怎么行呢？曾国藩记得在给朝廷的报捷折里写的是：“伪忠王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萧孚泗亲自搜出。”倘若李秀成这几句供词让朝廷知道了，不仅萧孚泗的功劳没有了，自己也犯了欺骗朝廷、贪功为己有的大罪，他提笔将“是以被两个奸民获拿”九个字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再读下去，曾国藩不由得惊呆了，只见李秀成赫然写道：“罪将谢中堂大人不杀厚恩，愿招集大江南北数十万旧部归中堂统率，为光复我汉家河山效力。”这个该死的囚徒，这不是教唆我去造反吗？哪里是感激我的厚恩，分明是送我上断头台！他将这一句话狠狠地涂掉了。过一会儿又觉不妥，干脆用剪刀剪下来，放在灯火上烧了。随着字条化为飞灰，曾国藩全身都酸软起来，两眼昏花发痛。这才意识到天已快明了，遂将几十页供词叠好，郑重锁在竹箱里，决定明天再仔细地一字一句地从头看一遍，凡不合适之处都要涂掉，有的干脆整页烧掉算了！

曾国藩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却又不能入睡，一时忽然想起逃走

在外的洪天贵福，心中很觉不安。没有抓住这个长毛幼天王，毕竟是老九的最大疏漏，他一定是南逃了，会去江西找李世贤，沿途必将经过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的地盘，若是半途死亡，倒也罢了，倘若被李、左、沈等人抓住，岂不白白让他们捡了一个大功！老九呀，老九，你是被打下金陵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还是被小天堂的财宝迷花了心性，当时为何不将缺口守住？得知主犯逃走后，为何不派得力人马去追赶？而现在，这一切都晚了！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三卷《曾国藩删却李秀成供状》：“秀成供状，曾国藩批跋云：‘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其别字改之，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气货一命、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者有十误者，亦均删之。其余虽文理不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扪虱谈虎客于《近世中国秘史》中谓：‘秀成原供当有七八万言，此所存者不过三之一耳……以原文之恻朴若彼，度其经点窜涂改者尚少。’除‘十要’‘十误’外。究被国藩删却几许，惜不知‘十误’‘十要’其若干字，不易考证。谢君研究秀成供状，据云曾见‘十误’‘十要’印本，文字颇肖供状，而细按之亦是赝鼎，惟作伪之技巧远胜指严耳。至‘关系重要之语已芟薙尽矣’、‘非其真面’云云，为岳瑞辈率尔之谈，言之过甚。《太平天国野史》谓供状‘文气浩瀚字体雄伟，国藩以其诋触清朝，匿其稿，命幕客别拟上之’，尤无足论。”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弩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久。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阅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筭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七 争夺幼天王

事情果如曾国藩所料，就在金陵城内审讯李秀成的同时，从苏南到赣北，一场争夺幼天王的激烈战斗正在进行。

李秀成被捕几天后，萧孚泗部下一个什长，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驻扎在湖熟镇的一个淮军酒肉朋友，又根据自己的揣摩对这个朋友说，随同李秀成出城的人中，必定有许多长毛大官，还有大批金银财宝。这个淮军是个有心计的人，他连夜将这一重要情况禀报统领李昭庆。正对吉字营眼红得要命的李昭庆一听，喜得心花怒放，随手赏给他一锭七两多重的银子，叮嘱他千万不能再出去。第二天，李昭庆快马加鞭到了常州。李鸿章住在城内原太平军护王陈坤书的府里。

“二哥，这可是一批漏网的大鱼呀！你说怎么办？”报告情况后，李昭庆兴奋地问。

“是的，说不定中间还混有鱼王哩！”李鸿章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站起来，在屋里快步来回走着。

“二哥，你是说，长毛的小天王有可能夹在这批人里？”

“很有可能！”李鸿章摸着下巴答道，两眼射出光彩。

“你怎么知道？”李昭庆颇为奇怪。

“老三派在金陵城里的细作传出信来，说曾老九没有抓到小天王，连洪仁玕都没抓到。看来，他们是混在这批人中间逃出了城。”李鸿章边说边走到大挂图边，凝神端望。

“哦！”李昭庆点点头，心想：原来金陵城里还有淮军的细作，这事怎么从不见二哥三哥说起？

“老四，你过来一下。”

待李昭庆走到挂图边，李鸿章以手指划着图纸说：“现在的情况

是，苏南已被我淮军肃清，浙江大部分地方也由左季高的楚军收复，苏浙一带虽有长毛的零星部队，但不可能成气候，能构成影响的是麇集在赣东北的伪侍王李世贤和伪来王陆顺德，据说他们拥有十多万人马。”

“这样说来，逃出金陵的这批长毛，很可能会去江西与他们会合。”李昭庆不待他的二哥说完，就急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是的。”李鸿章的语气极为肯定。

“我带弟兄们去拦截！”李昭庆迫不及待。他心里想，若是有幸抓到小天王，那自己顷刻之间便名扬天下了。

“应立即去拦截，去晚了，这批大鱼就会落到左季高、沈幼丹他们的手里。”李鸿章眯起眼睛盯着挂图，“不过，由方山南逃去江西，有两条大道，一是往西走秣陵镇，一是往东走隆都。你带八百弟兄，轻装疾行，迅速赶到安徽太平府，从那里将长毛截住，东边一路，叫老三去堵。”

“好，我即刻回湖熟调人。”李昭庆说完就要转身。

“慢点。”李鸿章拍着四弟的肩膀，郑重地说，“若是发现了小天王，要千方百计抓活的。抓到后，就押送到常州来，我再为你上一道奏章，请求在京师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

“但愿这个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李昭庆说完出了门，跨马扬鞭，向北飞奔。

从太平门缺口侥幸逃出的这支太平军，自从失去了李秀成后，便由干王洪仁玕负起了指挥全军的担子。危境中的洪仁玕头脑异常冷静，他深知这支军队决不能打仗，它的任务是尽快护送幼天王到江西，与李世贤会合。这样，分散在赣、浙、闽一带的太平军，就有了名正言顺的领袖，就会再团结起来，天国的旗帜也就不会倒下。眼下人员虽有二千出头，但受伤生病的过半，严重地拖住了全军的速度，若不迅速赶到江西，则随时都有可能被追兵或沿途官军抓获，且二千

人的队伍，寻找食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将伤病员留下。洪仁玕与林绍璋等人商议，大家都有同样的看法。经过一番苦劝之后，伤病员被说服了，又留下一些无伤病的人，以便照顾。这样，部队只剩下五百人了。

干王将这五百人重新作了一番整顿组织，安排二十个本事高强的年轻人专门保护幼天王，又安排十个人看护两个小王娘，再安排五十人负责寻找食物。又叫大家统统脱掉官军衣帽，换上百姓衣服，只是头上的长发一时无法剃，便都用各色布裹着。为确保安全，都改作夜行晓宿。如此，居然平平安安走了几百里，李昭庆也并没有追上。

李昭庆不死心，带着人马继续翻山越岭追赶。他每走一天，便留下二三十个人，为的是怕走快了，超过了太平军，让留下的人回过头再慢慢搜索。一旦发现情况，就立即飞马报告。李昭庆相信自己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从曾老九手中逃出的小天王，决不会再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

这一天，李昭庆的追兵来到皖浙赣交界之地婺源县屠家寨，当夜宿在乡绅屠光之家中。屠光之是这一带的土皇帝，手下有一百多个团丁，方圆三四十里地方，稍有风吹草动，都在他的掌握中。吃早饭的时候，团练头领向他报告，凌晨有一队四五百号人来到松木岭山脚，不知是干什么的。屠光之警惕起来，他怕强人来打劫山寨，于是一面叫团练严加监视，一面吩咐山寨坚壁清野。一天下来，不见任何动静，屠光之怀疑这批人会长期住下来，心中甚是不安宁。恰好傍晚时分，李昭庆带着五六百号人来。屠光之要借官军的力量保卫山寨，遂将这一情况告诉李昭庆。李昭庆心想：冲出金陵城的长毛有二千多人，这批人只有四五百号，是不是太平军，还不能肯定。他又累又饿，不愿亲自去，命令手下一个哨长带三十多个弟兄，打着灯笼火把去松木岭看情况。

半个时辰后，哨长回来报告，松木岭山脚下的人无影无踪了，只捡来几张废纸。李昭庆把废纸抹平，一一细看，发现有一张是一道布告的残片，那上面有“天父天兄”“清妖”等字。

“这正是我们追的那伙长毛！”追赶了半个月之久，终于发现了踪迹，李昭庆惊喜万分，立即下令，“马上出发，四处追寻！”

李昭庆招来几个屠家寨的团练带队，在树林草丛中转了一夜，直到天明，都没有看到这队人的影子。正在沮丧之时，一个勇丁远远地看到对面山里的小道上，有十几个人在奔跑。

“四帅，那边有人！”他慌忙报告李昭庆。

李昭庆举起挂在胸前的千里镜，向对面山上看去，只见树林中隐隐约有上百号人正在往深山中钻去。

“快追！”李昭庆大声下令。

淮军官勇们顾不得疲劳，鼓起劲头向前奔跑。约跑了三里多路，忽然从另一道山坡上杀出一支甲冑鲜明、荷枪实弹的人马来，将李昭庆的淮军半路拦住。

“你们是什么人？”李昭庆喝道。

“我们是楚军！”一个慍悍的汉子答话，并指着身边的一个中年汉子说，“这是我们的总兵王开琳大人。”

“原来是王军门。”王开琳是左宗棠手下的大将，李昭庆早闻其名，只是从未见过面。

“你叫什么名字？”王开琳威严地立着，冷冷地问。

“卑职乃淮军分统李昭庆。”

“哦，原来是李四爷！”王开琳立刻换上满脸笑容，客气地抱拳，“久仰，久仰！请问为何事到这里来？”

“我奉二哥之命，前来追捕从金陵城里逃出的长毛。”

“从金陵城里逃出的长毛？”王开琳惊道，“这些人在哪里？”

“就在前面那座山林里。”李昭庆用马鞭指了指前方说。林子里早已不见人影了，他心里焦急不已。

“噢，你说的是刚才那一伙人？”王开琳轻松地笑道，“那不是从金陵城里逃出的，那是长毛汪海洋手下的一批人，被我们追赶几天几夜了。这不正是要去抓他们！”王开琳转过脸，望了望他身后的人马，右手将腰间的佩刀抽出两寸。

“不是金陵城逃出的？”李昭庆将信将疑，略停一会说，“王军门，不管他们是哪里的，反正是一伙真长毛，我们一起去抓吧！”

“不烦李四爷了，这班家伙早已成了我们的猎物。”王开琳说着，伸开双手，做了一个阻拦的姿势。

李昭庆起了疑心。有人来帮忙，是大好事，为什么要阻拦呢？“王军门，长毛是困兽犹斗，凶狠得很，你的人手少，我帮你一网打尽！”

“不用了。”王开琳收起笑容，认真地说，“你刚才说追赶从金陵逃出的长毛，倒使我想起来，昨天有一个老头告诉我，有一大队留满脑长头发的长毛从黄沙镇方向去了。”

“真的！有多少人？”李昭庆问。他心里想：莫非那伙人才是真的从金陵逃出来的。

“老头说不清，总有好几百吧！”王开琳指着前面说，“李四爷，你回头走，穿过屠家寨，往南投大道，再过鬼面岩，就到了黄沙镇。快去吧，不要误了大事。”

“好！王军门，我们回头见。”李昭庆抱了抱拳。

“回头见，李四爷，祝你交好运。”王开琳也抱了抱拳。

待李昭庆走远后，王开琳哈哈大笑一声，对部属们一挥手，说：“弟兄们，我们进山抓小天王去！谁亲手活捉了小天王，左制军

赏他三百两银子！”

楚军欢呼雀跃，一齐向山岭没命地奔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王开琳如何知道洪天贵福在这里？原来，早两天王开琳的部下抓到两个满脑头发的汉子送来。王开琳一看便知道是太平军，遂亲自审问。那两个人恰恰是幼天王身边的卫兵，因脚受了伤，跟不上队伍被抓了。开始他们死不承认，当后来从一个人的身上搜出了一顶绣龙黄软缎帽时，才不得不招供了自己的身份。王开琳这一惊非同小可，于是花言巧语哄着这两个卫兵，又给他们吃饭、敷药。就这样，把一切都套了出来。真是从天上突然掉下一份富贵！王开琳暗暗感激老天爷的保佑，立即点起一千多人沿途追来。到手的鸿运岂能让给别人？王开琳随随便便扯了一个谎，便把李昭庆支走了。

当王开琳进山来时，却不见了幼天王人马的踪迹，气得跺脚大骂李昭庆误了他的事。王开琳哪里肯罢休，命令兵士们漫山遍野地放铙敲锣，高声呼喊。他认定这伙长毛已成惊弓之鸟，只要把气势造得足足的，内中总有胆小沉不住气的会蹦出来。

王开琳这一着也真是有效。就在几里之外，被林木遮掩的太平军将士们清清楚楚地听到四处的响声、喊闹声，十六岁的小天王早吓得全无主张，连连对洪仁玕说：“干王叔，怎么办呢？看来今天是死在这里了。”

洪仁玕把幼天王搂在怀里，安慰说：“陛下不要急，天父天兄会保佑我们的。”

林绍璋等人也急了，都围在干王周围，请他拿主意。这种时候，干王能拿得出什么主意呢？他只有下令：朝没有响声的地方走！又走了三四里，谁知来到悬崖边，没路了！这下大家都傻了眼。这是一批天国最忠诚的将士，几乎无人想到投降，许多人都在无声地作最后安排。洪仁玕紧紧地拉着幼天王的手，心里头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万一被清妖包围了，则效法陆秀夫，抱着幼天王从悬崖上跳下去，一道以身殉国。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侧面密林深处走出一个白发老叟。老叟手拿一把小锄头，背后背一个长竹篓，篓子里装满了草药。洪仁玕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赶忙迎着老叟走去。

“请问老伯，此处前面可有路否？”洪仁玕向老叟深深鞠了一躬，十分谦恭地问。

“客官难道没看见吗？前面是悬崖陡壁，哪来的路！要寻路，只得回头去。”老叟从从容容地答道。

这时，从后面又传来一阵阵喊杀声，眼看追兵就要发现他们了。

洪仁玕无法，只得再次对老叟说：“老伯是本地人，一定熟悉这里的地形，恳请老伯指示道路。我们都是好人，被强盗追逼到此。倘若蒙老伯指引，能绝处逢生，日后老伯不论有任何要求，我们都能满足。”

老叟将洪仁玕细细看了一眼，又向四周的人环视一通，然后严肃地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准备到哪里去，实话告诉我！”

事到如今，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了。洪仁玕痛快地说：“老伯，我们都是太平天国的将士，从天京城里逃出来的，准备去江西与大队人马会合，再树天国大旗，与清妖决战到底！”

老叟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轻声问：“照你说来，天京已被湘军破了？”

“正是。老伯，我们已实话对你说了，你能帮我们的忙吗？”

“既然是逃难的天国将士，老夫给你们指一条路。”

幼天王和两个王娘一听，忙说：“请老爷爷指路！”

老叟带着洪仁玕来到悬崖边，指着下面离顶部七八丈远的一颗老松树说：“好汉们请看，这棵百年松树之下，有一个千年古洞，穿过这个古洞，就到了德兴县，那已是江西省的地面了。”

“洞的出口，离此地有多远？”洪仁玕问。

“如果从此地沿着山路走，两天到不了。”老叟不经意地回答。

洪仁玕默默地感谢天父天兄及老天王在天之灵的保佑。

林绍璋问：“怎么下去呢？”

“搓青藤滑下去。”老叟说，“三十年前我下过一次，洞口处像一个大厅，可容纳上百人。”

洪仁玕立即命令将士们砍青藤编绳子，很快编成了一根十丈长的藤绳。老叟将它的一头系在山顶一棵大樟树上，另一头则顺着悬崖甩下去，恰好到松树边。林绍璋说：“我第一个下！成功后，我站在洞口向上射一支箭。”

说完，林绍璋像一只敏捷的猿猴，顺着藤绳滑了下去。一会儿，从松树下射出一支箭来。

成功了！干王双手抱着老叟的双肩，感激不已。于是又编了两根藤绳，照刚才的样，一头系在山顶树上，一头甩下去。大家都学林绍璋的样，一个接一个地从山顶进了古洞，连幼天王和王娘也都壮起胆子下去了。山顶上，只剩下干王和老叟两个人。

“好汉，你也快下去，我在上面替你吧藤绳扔掉。”

洪仁玕满眼含泪，激动地对老叟说：“老伯伯，你的救命大恩，我们无以为报，请受我一拜。”

说罢双膝跪下，对着老叟磕了一个头。老叟忙扶起，说：“快下去吧！”

洪仁玕握紧青藤，正要下滑，老叟突然说：“好汉，你能给我点东西留作纪念吗？”

洪仁玕如同大梦初醒似的，说：“哎呀，是我的不是，老伯伯这

大的恩德，我居然没有想到要送您老人家一点金银。现在他们都下去了，我身上却没有银两，如何办呢？”

“老夫是山野中人，要银两干什么？你能不能在你随身带的东西里，挑一件给老夫，以便作个永久纪念。”

洪仁玕摸摸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腰间绣袋里藏着的一颗长方形玉印。这是他随身携带须臾不离的宝物，这时也顾不得了，忙取下，双手捧起，递给老叟，庄重地说：“老伯伯，你好生保存它，说不定三年五载，我天国将士就会重新杀回来的，那时你带着这颗印来找我。”

老叟将玉印接过，看着，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刻着两行仿宋字：钦定文衡正总裁精忠军师干王洪仁玕。

“你就是干王殿下！”老叟大惊。

“是的。”洪仁玕平静地说，“实不相瞒，刚才下去的那个少年，就是我们的幼天王。”

老叟颇为激动地望着洪仁玕，说：“干王，有你在，我相信太平天国一定会复兴。你们千万要记住，再不可闹内讧了。天国前段的失败，根子就在丙辰六年的内讧上！”

“老伯，我们一定会记住！”洪仁玕边说边顺着青藤溜了下去。

老叟不慌不忙地砍断青藤，将它们扔在百丈悬崖下，然后背起竹篓，很快隐没在林木中。

半个钟头后，王开琳带看追兵来到悬崖边，低头望下去，但见谷底深不可测，一股冷风从脚下吹来，浑身不自在。他摇了摇头，对部属们说：“前面无路了，分散到左右两边去搜查吧！”

王开琳在这一带搜寻了三天三夜，再也见不到幼天王的踪迹了，这才扫兴地来到杭州，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闽浙总督、楚军统帅左宗

棠。

“长毛的小天王真的逃到浙江来了？”左宗棠问。他放下公文，两手兴奋地搓着。

“一点不假。”王开琳从袖口里掏出洪天贵福的绣龙帽递了过去，“左帅，你看看这个。”

左宗棠接过，略微看了一下，便甩在案桌上，右手用力拍了一下桌面，大声嚷道：“这个曾涤生，他居然敢欺蒙太后、皇上！”

“他对太后、皇上说什么啦？”王开琳问。

“他的报捷折里说：‘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亏他说得出口。”左宗棠顺手抓起一叠纸扔了过来，说，“这是昨天收到的从安庆发来的咨文，你看看吧？”

当时，长江南北与太平军作战的清廷军队，无论是湘军内部，还是淮军、楚军，以及绿营各部，每有重大战役的奏报，拜折之后，都以咨文形式互相通报，以利彼此了解情况。左宗棠收到这份江宁攻克的咨文时，心中的感情甚为复杂。江宁破了，无疑是太平天国彻底覆灭的象征，作为一个与太平军周旋十多年的朝廷官员，左宗棠当然很高兴，因为这胜利中有他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渴望建天下第一奇功的“今亮”来说，左宗棠心里也颇觉泛酸。他一向认为自己的才能举世无双，攻下江宁的喜讯，应当出自以他的名义上报的奏章，而不是别人。他从心里瞧不起不学无术的曾国荃及其军纪腐败的吉字营。他觉得曾国藩将围攻江宁的大事不交给他，而交给曾国荃，是曾国藩最大的谋私利。这个一向标榜以诚待人的曾老大，在这件事上充分表现了他的虚伪，他的自私，他的乖巧。而这份奏折，貌似谦虚，骨子里却大肆夸耀他曾家的成绩。尤其令左宗棠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份报告整个太平天国灭亡的大奏章，居然不提楚军这些年转战江西、浙江的劳苦战绩。若没有楚军收复浙江、拖住大批太平军的先决条件，曾老九那个浑小子能有今天的成功吗？反过来，却又把毫不相干的官文拉来领衔，且不说官文是左宗棠的死对头，就

从公这一方面来说，官文够得上受此崇誉吗？

“左帅，这份奏章有欺君之罪！”王开琳愤愤地说。他对曾国藩一直有着隐隐的怨恨。他的二哥王鑫是公认的第一流将才，曾国藩就是不重用。咸丰四年，他和四弟开化在湘乡募勇，人马即将募齐了，却不料王鑫被遣还湖南，原定计划破产了。如果曾国藩对待王鑫，也和对曾国华、曾国荃一样的话，他王氏家族也必定会有今天曾氏家族、李氏家族的荣耀。

“左帅，你给太后、皇上上个折子，参他们一本！”王开琳怂恿道。

“对，应当上个折子。”左宗棠心里想。首先，洪天贵福并没有死在金陵城，而是出逃在外，至今尚未抓住。这件大事必须告诉太后、皇上。由太后、皇上下旨，命各省各地严密搜索捉拿。擒贼须擒王，斩草须除根，现在王未抓获，根未斩除，难保不再萌生祸乱。作为一个肩负重任的总督，一贯办事认真的左宗棠，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要向朝廷报告。

另外，他也对曾氏兄弟在这样一件大事上公然欺骗太后、皇上感到气愤。曾氏兄弟蒙受朝廷大恩，理应在各方面为全国将帅的榜样，现在打下一座金陵城，就如斯欺上瞒下、目无天下，发展下去，岂不会谋反篡位？这一点，对曾国藩来说，通过修改神鼎山联语一事，左宗棠相信他或许不至于，但对于曾老九及其手下那批虎狼将士，左宗棠敢断死，若不示以天威，十之八九会被胜利冲得昏头昏脑，飘飘然不知自己为何许人！是的，要上一道措辞强硬的奏折，敲敲他们发热的脑子，让他们知道这天底下有的是人，并不是他曾家兄弟一手所能遮盖得了的！

“王开琳！”左宗棠一声高喊，把身边的王开琳吓了一跳。

“未将在！”

“伪幼天王很可能是逃往江西与侍逆会合去了，你再点二千人

马，将西去的各条道路严密堵住，务必将伪幼天王擒来见我！”

“是！”王开琳答道。

当王开琳离开杭州时，洪仁玕已将这批人马安全带到江西，正要与李世贤接头时，却不料又走漏了风声，江西巡抚沈葆楨派出候补知府席保田率兵追堵。后终因寡不敌众，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被席的部下抓住。消息传出，王开琳垂头丧气，左宗棠也大为失望。

诸葛公当抗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弩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闾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

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摒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斯斯**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摒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道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

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贻**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啖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

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阔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复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辞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辞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呻吟，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微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阗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益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作，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排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轭，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第十八章 殊荣奇忧

一 李臣典不光彩地死去

奉命监斩李秀成、洪仁达的是记名提督归德镇总兵信字营营官李臣典。围观的老百姓有好几百人。邢金桥、邢玉桥兄弟也夹杂在中间。那天夜里，邢金桥趁着湘军只管李秀成不管他的空子，半路上逃走了。前两天兄弟俩带着些中草药和狗皮膏药，在金陵城里摆个地摊糊口，看到城门上的告示后，他们特地赶到清凉山来为忠王送行。当他们看到素日敬仰的忠王口吟绝命词从容就义的时候，心里难受极了。得知李臣典肆无忌惮恣行淫乐的事后，兄弟俩对这个监斩的刽子手更为痛恨，决定弄死他为忠王报仇。

第二天，邢氏兄弟将不久前在方山捉到的一只十年雄蜈蚣焙干磨成灰，用祖传下来的秘方，配制了十多粒药丸，又取出一个百年老葫芦来盛着，走到神策门外信字营的驻地，有意将地摊摆在营房旁边。邢金桥拿出一块布来，铺在地上，把各色中草药一小堆一小堆地放好，又拿出一块浅黄色绸帘来，悬挂在一株老槐树杈上，绸帘上有四个黑字：悲天悯人。就将那只百年老葫芦挂在绸帘旁边，取的是古人悬壶济世的典故。就在这个时候，邢玉桥已敲响了手中的小铜锣，一面高声嚷道：“为祝贺金陵光复，邢家老药店散药行医，消灾弭难，救死扶伤，市民求药，收取半价，若是攻克金陵城的英雄们要药，本药号仗义奉送，分文不取。”

一时间，小小药摊边便围满了人，大部分是信字营的官勇。这些官勇几乎人人都有外伤，又加之天气炎热，酒肉吃得过多，腹泻腹胀的也不少，于是趁着好机会，这个要膏药，那个要草药，乱糟糟地挤作一团。人越围越多，喊闹声越来越大，正在屋里和女人们调笑的李臣典也被吸引出来了。敲锣的邢玉桥一见李臣典，铜锣敲得更响了。他站在一条借来的长凳上，猛力敲了几声锣后，对着站在圈外的李臣典高喊：“本药号还有用祖传秘方配制的特效强身药，因用料稀罕，采集艰难，不得已收点本钱。”

“好多钱一服？”围观中有人高声发问。

“实不相瞒，十两银子一粒。”玉桥笑着答。

“什么珍贵的药，卖这么贵！”

“卖药的，这强身药有哪些好处，要价这高？”

“这强身药么，”玉桥笑容可掬地说，“它的好处真是妙不可言，只是有一条，不见真佛不烧香，不是买主，小的也不随便说出。”

“讲不出便是假的！”“骗子！”“拿出来看看吧！”人群中七嘴八舌地嚷嚷，都对这十两银子一粒的强身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撩拨得李臣典心里痒痒的。他终于忍不住了，分开众人走了进来。大家见是李臣典，便纷纷让开，有人讨好地说：“李镇台，您老也看热闹来了。”

“卖药的，十两银子买一粒丸子，你太欺负人了吧！”李臣典两手叉在腰间，一副十足的蛮横之态，玉桥恨不得一口把他吞掉。哥哥金桥忙笑着哈腰过来：“听弟兄们说起，方知大人是赫赫有名的李镇台，小人失礼了。”李臣典鼻孔里哼了一声，并不回答他的话，仍旧叉腰挺腹。“大人是攻打金陵的头号英雄，我们景仰不已，故而特来大人营房边，为弟兄们义务散药行医，并不收取分文。只是这强身丸，因为用料昂贵，不得已而如此。”

“你的强身丸有哪些奇特地方，你要当着弟兄们的面说明白，否则老子对你不客气！”李臣典脸上的横肉鼓胀着，满嘴喷着酒气，凶神恶煞似的指着邢金桥的鼻子吼。

“李镇台说得好！”“当着我们的面说明白！”“说呀，不说是狗娘养的！”信字营的兵勇一齐起哄。

“李镇台！”金桥对着李臣典的耳朵小声说，“这强身丸的好处妙不可言，不能对众人说，我只能对大人你一人说。”

李臣典瞪了他一眼：“好吧，带着药跟我来！”

邢金桥取下绸帘边的百年葫芦，跟着李臣典出了人圈。有几个勇丁跟在后面想听个究竟，李臣典回头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吓得他们赶忙站住。圈子里，玉桥仍在高声叫卖散药。

“快说吧！”一进屋，李臣典便不耐烦地催促。金桥把门关好，又

去关窗户。“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鬼鬼祟祟地做什么？”李臣典鄙夷地呵斥。

“镇台大人，实不相瞒，这不是别的药，乃是春药。”金桥悄悄地说，样子很神秘。

“春药？”李臣典眼中射出惊喜的光彩，仿佛看到了一个绝色女子。“拿出来看看！”

金桥从葫芦里倒出两粒丸子放在手心，李臣典一把抓过来，仔细看了看，又放到鼻子边嗅了两嗅。丸子很普通，黑褐色的，无特别气味。“你这春药有什么效用？”李臣典今年二十七岁，十五岁投奔湘勇，充当曾国藩的亲兵，后来又跟着曾国荃，打起仗来勇猛不怕死，十余年来立了不少战功。此人最大的特点是贪女色。长期带兵在外，也没有在家乡讨老婆，他到处瞎来，每打胜一仗，占一城池，第一件事便是叫亲兵为他抓女人。营官如此，信字营的官勇个个效尤。信字营成为吉字大营中风气最坏的一个营，但打仗也厉害。曾国荃从不因此责备李臣典，李臣典也便有恃无恐。他早就听说江南女子娇美，打金陵城时便以此为诱饵，鼓励士气。打下城后，他身先士卒抢女人，连洪秀全身边的宫女也不放过。尽管李臣典年轻力壮，但毕竟经不住过分的戕伐，这些天来常觉精力不支，昏昏欲睡。他只听说过有春药，却从来没见过，更未吃过，这时候有人送来，真可谓饥中食、雪中炭，喜得李臣典抓耳搔首，心花怒放，恨不得就去试试。

“我这春药么，”邢金桥仍旧笑嘻嘻地悄悄地说，“吃了它，一夜睡三五个女人不要紧。”

“真有这事？”李臣典把手里两粒丸子攥得紧紧的，淫邪的目光毫不掩饰地射向邢金桥，射向他背的那只百年老葫芦。

“一点不假，镇台大人不妨试一试。”邢金桥见李臣典这副色中饿鬼相，心中暗暗高兴。李臣典把手中的两粒丸子送到嘴边，刚要吞进去，却又忽地停下来，盯了邢金桥一眼，大声嚷：“你是个漏网的长毛，想用这两粒丸子来毒死老子！”

邢金桥吓了一跳，没有想到这个莽武夫粗中有细。他很快镇静下来，哈哈笑了几声，说：“李镇台，你真不愧是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既有胆量，又有心计，小人钦佩不已，钦佩不已。眼下长毛虽已打败，但不识时务要报仇复国的人定然不少，大人存这分戒心完全必要，完全必要。不过，对于小人，大人或许不知道，小人家世代在朱雀桥边开药号，传至小人兄弟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虽不能说医药世家，也可以说是一个本分的家族。提起朱雀桥邢家药店，金陵城里无人不知。大人不信，可以在城里随便找个人问问。小人不但不是长毛，小人家族男女二十余口，没有一人与长毛沾过边。小人因出自仰慕之心，才特地按祖辈传下来的秘方配制了十几粒丸药敬献给大人，感谢大人光复金陵，挽救了阖城百姓。大人既然有此疑心，我现在把葫芦里十几粒丸子全部倒出来，任大人挑一个，小人当着大人的面把它吞下去。”说罢，将葫芦里的丸子全部倒出。

李臣典见他如此说，怀疑之心大大消除，为防万一，仍从中挑了一粒递给邢金桥。邢金桥看都不看一下便吞了下去。

“好，义士！”李臣典竖起拇指称赞，“你这药如何吃法？”

“大人在睡觉前半半个时辰，将此药化在白酒中，三粒丸子，一两白酒，一口服下。小人保大人夜里龙马精神，百战不衰。”

“好，义士！”李臣典又称赞一句，“今夜我试试，明天一早你到这儿来领银子，一粒十两，一钱不少。现在先给你五十两，奖赏你这份孝心。”进城后，李臣典掳来的金银财宝，少说也值十万两银子，办这种事，出手自然大方得很。

“不，不！”邢金桥直摇手，“小人刚才说了，这药是敬献给大人的，不收钱。”

“啰嗦什么，拿去吧！”李臣典把一锭五十两的元宝往他面前一丢，邢金桥只得接过，说声“谢谢”出了门。

邢金桥前脚出门，李臣典后脚就把门关死了。他忙取出三颗丸子

来，用上好的白酒化开，一口吞下，在营房外转了几圈，心里像有一把火在烧，浑身顿添千斤之力，看看还不到两刻钟，他实在按捺不住了，唤几个女人进来。李臣典如疯似狂地跟这几个女人鬼混了一通，果然觉得效果极佳。到了夜晚，他又取出三粒，用白酒化开喝了，心里盘算：明早邢金桥来，一定要他说出配方。若好说话，便用两三千两银子买来亦值得，若不好说话，便用刀架脖子来威胁。上半夜，李臣典仍精神抖擞，斗志旺盛，谁知到了下半夜，四肢便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底下却流泻不止。第二天茶饭不思，病势越来越沉重，第三天全身形销骨立，已不成人样了。

原来，邢金桥送的药的确是春药，但正确的用法，是一次只能吃一粒，用白开水吞下。那金桥有意害他，用酒调和吞下三粒，已使李臣典精气大损，谁知李臣典不到三个时辰连吃六粒，均用白酒咽下。这等于在肚子里烧了一把火，五脏六腑都烧烂了。李臣典知道上了大当，派人到朱雀桥去找邢家药号。药号早不存在，邢氏兄弟已逃之夭夭了。天下之大，到哪里去抓他们！

第三天下午，曾国荃闻讯赶来，李臣典已气息微薄了。曾国荃逼着他讲出实情。李臣典断断续续地说个大概，把个曾老九气得七窍生烟，看看是个要死的人了，又不忍指责他，心里恨恨地骂道：“真是 个不争气的下流坯子！”临时叫来两个随军医生看视，医生得知这个情况，随随便便摸了摸脉便摇头退出，吩咐赶紧备棺木办后事。李臣典亦自知死在旦夕，请求见曾国藩一面。

曾国藩听说李臣典病危，大出意外，匆匆赶到神策门外。曾国荃将李臣典的病因告诉大哥，曾国藩恨得半天做不得声。来到李臣典的床头，见几天前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战将，如今却病得如同骷髅一般，刚才的满脸怒气，一时化作无限悲哀。

“祥云，祥云！”曾国藩轻轻地呼唤，一边用手摸着李臣典的额头。一连呼叫几声，李臣典才缓缓睁开眼皮，两只眼睛已完全失神了。李臣典看了半天，终于认出曾国藩来：“中堂大人，我不行了。”声音细得像一根游丝，曾国藩只得俯下身去倾听。李臣典说

着，又艰难地抬了抬手，却举不起来。曾国藩帮他抬起手，只见他指了指站在一旁的胞弟李臣章。李臣章赶紧俯下身来：“哥，你有什么事要吩咐？”

李臣典望着曾国藩，断断续续地说：“臣章的猴伢子过继给我……日后朝廷……有奖下来……便由我的儿子……领取……”说着说着，头一歪便闭了眼。李臣章伏在哥哥的胸脯上放声痛哭。

曾国藩将弟弟拉向一边，严肃地说：“祥云吃春药的事要严加封锁，绝对不准外传出去。倘若走漏风声，不仅大损祥云的英名，整个吉字营的脸上都被抹了黑。给朝廷上奏，只能说是因伤转病，医治无效而死。此次李臣典必有重赏，过几天圣旨下来以后，再按新的官衔给他办一个丧事，丧事要办得非常隆重，借此追悼所有为攻破金陵城而献身的有功将士。”

“大哥，按理说圣旨前天就应该到了，怎么今天还没来？”

“谁知道什么地方耽搁了。”曾国藩的脸阴沉沉的。攻克金陵，功勋盖世，但皇上酬赏的圣旨却至今未到，已够令人心焦了，而偏偏第一个进城的大功臣却又如此不光彩地死去。望着直挺挺的僵尸，听着满屋的痛哭声，曾国藩心里忽然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忧郁和恐惧来。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曾氏上《李臣典病故请恤折》。折中说：李“六月二十五日在地洞口受伤，十六日克复金陵城池，十七日因伤增病，医治无效。二十日昇回雨花台营次，医者谓伤及腰穴，气脉阻滞，不久恐变喘症，加以冒暑过劳，难期痊愈。二十三日，国荃亲往省视，李臣典不肯服药，自云此次万无生理，徒以圣恩未报，言之泪下，并无一语及其家私。即于七月初二日已刻出缺。”李臣典死时年二十七。据湖南父老传说，李其实是死于不检点。曾氏此折说李“因伤增病”，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干脆说李系“病卒”，可见李臣典不是死于伤，而传说中的死因似可相信。

二 皇恩浩荡，天威凛冽

不是因为李臣典的饰终，而使曾国荃忽然想起圣旨已过了三天未到。事实上，从六百里加紧红旗报捷折发出的那天起，上自曾国荃，下至普通兵勇，所有参与攻克金陵的人，无不在翘首盼望皇上的赏

赐。大家都在计算上谕到达的日期：六月二十三日拜发奏折，一天行六百里，五天可以到达北京，皇太后、皇上接到这份捷报必定龙颜大喜，会立即下达上谕，再传回来，又是一天行六百里，到达金陵，也只有五天，朝廷的商量以及路上不可预计的耽搁，就把它费去三天时间，七月初六日也应该到了。今天已是初十了，上谕还没来，什么原因呢？七月初的金陵城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火炉，热得使人甚至到了活亦无趣、死亦无惧的地步，而上谕迟迟未来，又给他们烦躁的心情增加几分焦虑。

原侍王府后花园有一大片竹林，枝叶婆娑，青翠欲滴，曾国藩很是喜欢。午后，他将竹凉床移至竹林里，旁边再放一个茶几，他便在这里写字看书，累了，就躺在竹床上略为休息。现在，他正躺在竹床上，心里也在想着这份上谕。皇太后、皇上会怎样酬赏呢？他凝视着头顶上墨绿色竹叶，默默自问。想起在田家镇和康福密谈的那个夜晚，由周寿昌传出的“攻克金陵的首功之人封王”的金口纶音。那时候这句话曾令他着迷了好长一段时期，联想到王世全赠剑时所说的那番话，以及武昌、田镇的顺利拿下，他觉得自己是最有希望成为攻克金陵的首功之人，也就是说，自己将有可能封王。不过，曾国藩也清楚，自从三藩之乱平定后，汉人不封王，已作为祖制传下来。文宗说那句话时，很可能只是一时的高兴，也可能想到的只是琦善、和春、都兴阿等满人，并没有把汉人算在内。真的是汉人最先攻克金陵，满蒙亲贵也会将祖制抬出来，到时文宗再有心也不能践约。后来，江西受困三年，百事不遂，他也就再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事了。再后来，文宗驾崩，太后秉政，曾国藩对封王之事便不抱希望。即使最先攻克金陵，太后难道还会重提这个违背祖制的许诺吗？刚开始曾国藩觉得有点遗憾，尤其在攻下安庆，克金陵已成定局的时候，他也曾幻想过，假若文宗仍健在，说不定封王也还有一线可能。但后来他也释然了，老子说得好：“不敢为天下先。”天公对名器甚为吝啬，这样一个人人艳羡个个眼红、近两百年来再没有汉人占有过的巍巍高爵，受之将如处炉火之上，又有何益！封王没有福分，那么封侯呢？曾国藩记得，自三藩之乱后，文职也没有人封过侯，自己是文职，并未直接带兵亲临城下，皇太后、皇上会不会破格赏赐？这些日子来，曾国藩一直为

此担心。虽说他一再叮嘱自己要以老庄之道养心，把名利看得淡些，但到底不能做到淡忘的地步。

沅甫呢？沅甫又会是个什么样的赏赐呢？想过自己，曾国藩又为他的弟弟着想了。他从心里对这个弟弟感激不尽。因此甚至对二十多年前，沅甫在京师不欢而别的往事也感到内疚。他责备自己对当时年仅十八九岁的弟弟要求太苛严了，态度太冷淡了，临别赠诗，说“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对沅甫的希望，也仅仅是做个太平时代的本分读书人而已，真正把这个弟弟看轻了！沅甫历来功名之心甚重，自我企望也很高，倘若这次赏赐比大哥差得太远，他心里又会怎样想呢？以后兄弟情分会不会反而生疏呢？还有沅甫手下这一批骄悍的营官，论功劳都相差无几，若是恩赏差别过大，彼此不服气，难保不生意外。还有彭玉麟、杨岳斌，封锁江面，占据九洑洲要害，为攻克金陵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城，他们的赏赐又是如何呢？还有在江苏打仗的李鸿章，在浙江打仗的左宗棠，在江西打仗的沈葆楨，目前正在南下追杀逃兵的鲍超等，他们或拖住了长毛各路兵力，或一道参与攻城，都为攻克金陵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皇太后、皇上又如何奖赏他们呢？这一系列问题，把曾国藩搅得心烦起来，他索性不去想它了，坐在竹床上继续批阅公文。

“大哥，上谕到了！”曾国藩被一声高喊惊得抬起头来，只见曾国荃大步流星走上来，脸上露出异样的喜悦。后面彭玉麟、杨岳斌、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彭毓橘等人簇拥着折差欢天喜地走过来。

“好，好！”曾国藩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停了好久才起身说，“大家都到大厅里去，待我换好衣后一起接旨。”

一会儿工夫，曾国藩便换好了朝服，端端正正地面北跪在大厅中间，身后是一大群文武官员。前面大案桌上香烟缭绕，正中供奉着由兵部六百里加紧递来的内阁所奉的上谕。曾国藩率领众人面对上谕行了三叩九拜大礼，然后展开诵读，大厅里响起他洪亮的湘乡官话：

“本日官文、曾国藩由六百里加紧红旗奏捷，克复金陵省城，逆首自焚，贼党悉数歼灭，并生擒李秀成、洪仁达等逆一折，览奏之

余，实与天下臣民同深嘉悦。”

接下来曾国藩虽仍旧起劲地读着，但听者都不在意，因为它照例是复述原折的主要内容，大家注意的焦点是下文。

“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这一句话提起了众人的心，上谕的核心到了，“自咸丰三年在湖南首倡团练，创立舟师，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屡建殊功，保全湖南郡县，克复武汉等城，肃清江西全境。东征以来，由宿松克潜山、太湖，进驻祁门，迭复徽州郡县，遂拔安庆省城以为根本，分檄水陆将士，规复下游州郡。兹幸大功告成，逆首诛锄，实由该大臣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得宜。曾国藩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众人一齐看着曾国藩，只见他脸色平静，无任何表情，仿佛上谕嘉奖的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人，大家不由地佩服他的超人涵养。

“浙江巡抚曾国荃。”大家立即转向曾国荃。只见他神情肃然，竖耳恭听。“以诸生从戎，随同曾国藩剿贼数省，功绩颇著。咸丰十年由湘募勇，克复安庆省城，同治元、二年连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处，率水陆各营进逼金陵，驻扎雨花台，攻拔伪城，贼众围营，苦守数月，奋力击退。本年正月克复钟山石垒，遂合江宁之围。督率将士鏖战，开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经撤队，克复全城，歼除首恶，实属坚忍耐劳，公忠体国。曾国荃着赏加太子少保衔，锡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众人艳羡不已，看曾国荃时，他不但面无喜色，反倒露出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大家都觉诧异不解。

又接下去，曾国藩念道：“记名提督李臣典，着加恩锡封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名列五等爵位，却无福享受，众人为李臣典叹惜不止。曾国藩又念：萧孚泗封一等男爵，并赏戴双眼花翎；朱洪章交军机处记名，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刘连捷、彭毓橘等赏加头品顶戴，并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接着又念了一长串受赏名单。

跪在大厅中的人都有重赏，唯独没有彭玉麟、杨岳斌的，二人心中正疑惑时，曾国藩又展开一道上谕念道：

“钦差大臣科尔沁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已迭次加恩晋封亲王，世袭罔替，着加赏一贝勒，令其子布彦讷谟祜受封。钦差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加恩锡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并加恩将其本支毋庸仍隶内务府旗籍，着抬入正白旗满州，赏戴双眼花翎。江苏巡抚李鸿章，着加恩锡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长江水师提督杨岳斌，加恩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兵部右侍郎彭玉麟，着赏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着加恩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署浙江提督鲍超，着加恩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均着加恩赏给骑都尉世职。闽浙总督署浙江巡抚左宗棠、江西巡抚沈葆楨均候浙、赣等省军务平定后再行加恩。”

人人有赏，个个不缺，真是皇恩浩荡，普天同庆。当曾国藩把这两道上谕诵读完毕后，文武大员共同山呼万岁，纷纷向曾国藩、曾国荃祝贺，都说兄弟同日封侯伯，不仅本朝绝无，也是旷古奇事！曾国藩也笑容可掬地向各位道贺。正当大厅里洋溢着弹冠相庆的喜悦时，亲兵在门外高喊：“折差到！”大家正在纳闷，折差已大步踏进来。彭毓橘上前接过，双手将它安放在案桌上。行过礼后，曾国藩打开黄绫包封，从中取出一份上谕来，众人一齐低头听着：



清末年画

“浙江巡抚曾国荃六月十六日攻破外城时，不乘胜攻克内城，率部返回孝陵卫大营，指挥失宜，遂使伪忠酋夹带伪幼主一千余人，从太平门缺口突出。据浙江方面奏，伪幼主洪福瑱即混杂这股逸贼之中，内中尚有伪干酋、章酋等巨寇。浙闽赣等处尚有长毛数十万众，倘若拥立伪幼主与朝廷对抗，则东南大局，何时可得底定？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自是听信谣言。现责令该督追查太平门缺口防守不力人员，严加惩处。金陵陷于贼中十余年，外间传闻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着曾国藩将金陵城内金银下落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李秀成、洪仁达二犯，着即槛送京师，讯明处决。”

大厅里一片死寂，鸦雀无声。曾国荃全身早已湿透，脑袋嗡嗡作响，两只手臂僵直撑在花砖上，曾国藩的声音也明显地低下来，中间还杂着颤音：“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上谕宣读完毕，众人依旧呆呆地跪在那里，仿佛两宫太后的训话虽完，但仍板着冷峻的面孔，森严地审视这班战功赫赫的大臣，并没

有下达起身的命令。

“诸位请起。”曾国藩收好上谕，强打着笑容对大家说，“今天是大喜日子，应当高高兴兴，明天本督略备薄宴，祝贺诸位荣升。圣旨英明洞达，望各位切实记住，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过了好一阵子，曾国荃才带头站起，阴森森地走进内室，众人也兴趣顿失，一言不发地各自回营去了。

三 荣封伯爵的次日，曾国荃病了

第二天一早，便传出曾国荃生病拒绝会客的话，曾国藩闻之大惊，急忙走进弟弟的卧房，果然见他睡在床上。原来，曾国荃听到上谕指名道姓地斥责他，心中窝了一肚子怨气，一夜未睡。到了后半夜，竟然浑身起了红色小斑点，左肩下还长了一个肉包，居然有铜钱大。



“老九，你这是湿毒，不要紧的，”曾国藩安慰道，“前几个月辛劳过度，日夜守在战场，毒气攻心，现在发出来最好。”

“大哥。”曾国荃抓住哥哥的手，手烫得厉害，“带兵杀贼，攻城略地，死尚且不怕，还怕癣疥之病吗？我是心里难受呀！”

“老九，你心里哪些事感到难受？”曾国藩慈爱地凝视着弟弟，其实他已知七八分。昨夜，曾国藩也一夜没睡好，对日里同时接到的两道上谕想得很多很深。这些年来，他服膺丑道人的高论，在孔孟程朱之学的基础上杂用老庄之道，以不求名利来保养恬淡之心，以柔退谦让来调和上下左右的关系，对于自己封侯、弟弟封伯，他已很为满足，不敢奢望更高的赏赐，倒是诸如“功高震主”“大功不赏”“兔死狗烹”等历史教训时常萦绕脑际。近来，他又把《史记·淮阴侯列传》《唐书·李德裕传》《明史·蓝玉传》等翻阅了一遍。历史上那些惨痛的故事使他心惊肉跳，他告诫自己此时更应百倍谨慎小心，不能授人以柄，可惜九弟和他的部属们没有把自己往日的规劝记在心中。金陵之捷并非十全十美，尤其是纵火烧天王宫，将金银财宝尽数掳掠，日后免不了要遭世间讥劾，难以向朝廷交代。但曾国藩没有料到，朝廷的指责竟会来得这样快，措辞竟会这样严厉，这道上谕的背后埋伏着什么，已经是非常明白的了。

前几天，欧阳兆熊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何如？于民何如？于家何如？于身何如？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阁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这几句话曾国藩诵读再三，对老友的关心感激不尽，也决定采纳他的建议，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心高气傲、阅世不深的九弟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今天必须向他郑重指出。

“大哥，我曾听你说过的，文宗亲口许诺，最先攻下金陵城的封

王，皇太后、皇上应当遵循。”

曾国藩心中一惊，这个不识时务的老九，居然还有如此非分的想法！曾国荃见大哥愣住了，知话说得过急，忙补充道：“大哥创建湘军，运筹帷幄，虽未带兵亲临金陵，论功劳还是大哥居第一。说封王，是说我和大哥都封王。”

曾国荃这一补充，反而使曾国藩心里凉了半截，为弟弟的狂妄无知而难受。他压住心头的的不悦，仍以慈爱的口吻说：“老九，你这个想法不应该。文宗那句话，是康福在北京听周荇农说的，是不是真的还很难说，即使是真的，那也是文宗的一时兴起，当不得真的，你为此难受太不应该了。”

“就如大哥所说，不封王，难道不可以封公爵吗？就是不封公，我也应当封侯呀！大哥封侯理所当然，我不是要和大哥抢这个侯爵。皇太后为何这等小气，舍不得封两个侯呢？”

“小声点，说话要有分寸。”曾国藩见弟弟居然指责起皇太后来，未免太放肆了，便正色道，“须知隔墙有耳。”

“攻打金陵是何等的艰苦，我敢说，随便换另外哪个人都不可能拿下！”曾国荃既感委屈又很自负。

“老九，”曾国藩严肃地说，“那天的席上我跟你们说过，古往今来，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攻克金陵这样一桩震烁古今的大事业，岂能全由人力？你纵然本事大，也要让一半与天才是。”

“官文坐在武昌安富尊荣，封伯爵，李鸿章只收复苏、常，也封伯爵，这个伯爵太不值钱了嘛！”曾国荃不理睬大哥的苦心，依旧高喉大噪地发泄愤恨。

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日记：“师云：‘……如沅甫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

“官中堂统辖两湖，为湘军筹饷补员，功劳甚伟。李少荃在苏南

迭克名城，保全上海，使金陵贼匪进无援兵，退无窜路。两人封伯爵，亦无可厚非。”对弟弟的牢骚，曾国藩也有同感，但此时不能附和他，否则将火上加油。

“这些都不去谈它罢！”曾国荃霍地从床上坐起来，眼中射出咄咄逼人的光芒，“金陵只逃出一千多号长毛，就要严加惩办。杭州城破时，伪听王陈炳文带着十多万长毛全数冲出，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上谕说据浙江方面奏，显然是左宗棠在进谗言。这左三矮子不是个好东西！”曾国荃气得骂起来。

说洪福瑱积薪自焚，是曾国藩据曾国荃信上的话上奏朝廷的，左宗棠借幼主出逃大做文章，明里攻击曾国荃，暗地里攻讦曾国藩。这件事使曾国藩对左宗棠最为恼火。他对这个相交三十年的老朋友，在这样的大事上不留情面甚是不解。是因为自己亦位居总督，眼里没有他曾国藩呢？还是对他兄弟成了攻克金陵首功人员嫉妒呢？还是朝中有人授意左上这样的折子呢？不管怎样，在这种时候左宗棠上此绝情绝义的折子，两人三十年的友谊到此也就止步了。曾国藩微微点点头说：“老九，你也不必为此事难受了，左宗棠那人你也知道。过几天大哥再给皇上上个折子，为你说话。”

“还有。”曾国荃说出心中的积愤后觉得舒服了点，“皇上要槛送李秀成、洪仁达进京，两犯早已成鬼了，这事如何办？”

“这个也由我去向皇上说清楚。”曾国藩安慰弟弟，心里却想：那天拍胸脯的气概到哪里去了！

“李秀成的事还好说，问题是银子，皇上要追查金陵城里的银子呀！”曾国荃压低了声音，“大哥，实话对你说吧，金陵城里的金银珠宝，再加上年轻的女人，都变成了湘军将官的财产，现在正一船一船地往湖南运哩！连我也有几十万。倘若按皇上的谕旨，再将金银从他们的腰包里掏出来，那金陵城就会闹翻天，我也弹压不了。”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听着，这些事他早已看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这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这些首功将官们自恃功大，要价

很高，朝廷的封赏既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欲望，又只是空衔而无实惠，现在要把他们围攻两三年，自以为靠性命换来的财产再掏出来，这无异于挖他们的心肝。真的闹起事来，后果不堪设想。“老九，你要说服他们顾全大局，不管多少都要拿出一些，一则好向朝廷交代，二则也要堵塞天下悠悠之口。”

“杀人放火，我可以指挥他们干，要他们拿出自己的性命钱，我做不到。况且我也不干，我的银子就已经运走了。”

“九帅，你一碗水没有端平！”

曾国荃正要下去，门口突然传进一声雷似的吼叫，只见焕字营营官朱洪章喝得醉醺醺地满口吐着白沫，两眼红通通地睁得如铜铃般大，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后面跟着几个亲兵。

“焕文！”曾国藩拉长着脸，十分不快地对朱洪章说，“你看你醉成什么样子！”

“中堂大人。”朱洪章这时才发觉曾国藩也在，顿时清醒了点，“第一个冲进城的，不是李臣典，而是我朱某人！”

“这话怎讲？”曾国藩感到奇怪，都说康福死后，李臣典是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为何又变成了朱洪章？

“中堂大人。”朱洪章用手抹去嘴边的白沫，两脚也站直了些，以略为恭顺的态度说，“六月十六日上午，龙脖子地道第二次挖成，点火前，九帅集合各营营官，议决谁为攻城先锋，大家都畏葸不敢领命，是我出队领下了先锋之命，并立了军令状，这事九帅应该还记得。后来我率焕字营一千五百兄弟从城墙缺口冲入，第一个进了金陵，九帅还称赞我有能耐。”

“照这样说，应当是焕文第一个进城了。”曾国藩问弟弟。

“是的。”曾国荃点头。

“那又为何是李臣典呢？”曾国藩大惑不解。

“中堂大人，事情是这样的。”朱洪章抢着说，“龙脖子地道是信字营挖的，李臣典虽未第一个进城，但却是最先打到天王宫，说李臣典是第一号功臣，我并没有意见，但现在萧孚泗倒排在我的前面，抢得了男爵，这能使我服气吗？娘的，攻城时他向后退，领赏时他往前冲，他聪明，老子是蠢崽。”朱洪章又喷出白沫来，他死命地吐了一口痰，愤愤不平地嚷道，“九帅，你这样压我，难道因为我朱洪章是贵州人，不是湘乡人吗？”

“朱洪章，你在放狗屁！”曾国荃猛地从床上跳起，“哪个因你不是湘乡人压了你，我是把你列在萧孚泗前面的。”

“那又是谁把我的名字排到后头去了呢？这个狗日的，害得我得不到爵位。”朱洪章大叫起来，气焰更足了。

“明告诉你吧！那是中堂大人手下起草折子的彭寿颐改动的。”曾国荃说着，顺手将桌上一把腰刀甩到朱洪章的脚边。腰刀与砖相碰，发出刺耳的撞击声，“你用这把腰刀把他杀了吧！”

朱洪章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一时呆住了。

“你去杀呀！”曾国荃冲到朱洪章面前，像一头狂怒的饿虎，要把朱洪章一口吞下，“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不敢杀，你就给老子滚出去，狗杂种！”曾国荃的暴怒把朱洪章的气焰压了下去。他耷拉着脑袋，嘴里嘟嘟囔囔地出了门。

“大哥，你看看，就是这班人进了城！”望着朱洪章的背影，曾国荃气仍未消，“若不是刚才这一手，他几乎要坐到我和大哥的头上拉屎撒尿了。只有一个朱洪章还好对付，若是朝廷真的要追查金银，那就会有成千上万个朱洪章跳出来，你看怎么办？”

这个意外的插曲使得曾国藩又惊又恼。湘军已经腐败了。他在心里得出了结论。

“大哥。”曾国荃小声而神秘地呼唤，曾国藩觉得有点异样，“依我看，新的大乱就要到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

“你说什么？”新侯爵已觉察到新伯爵的反常。

“我们学他。”曾国荃伸出左手掌，右手在掌心上划出一个字来。曾国藩顺着他的手势看着看着，不觉屏息静气，最后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四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原来，曾国荃在掌心上划出的是一个“赵”字。毫无疑问，这指的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沅甫，你疯了！”曾国藩冷冷地看着因情绪激昂而红了脸的弟弟，生气地说。

“大哥。”曾国荃压低声音，焦急地说，“这桩事，打下安庆后我就想过了。我也晓得润芝、雪琴以及左宗棠都旁敲侧击试探过你，大哥那时不同意是对的，因为时机不到，而现在时机到了。吉字大营攻下长毛盘踞十多年的老巢，军威无敌于天下，所有八旗、绿营都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朝廷要追查金银下落，吉字营上下怨声载道，正是我们利用的好时候。吉字大营五万，雪琴、厚庵水师两万，还有鲍春霆的两万，张运兰、萧启江的三万，这十二万人是大哥的心腹力量，再加上李少荃的淮军，只要大哥登台一呼，大家都会死心塌地跟着干。左宗棠要是不从，就干掉他！大哥，你把这支人马交给我，不出两年，我保证叫天下所有的人都向大哥拱手称臣。”曾国荃越说越得意忘形，曾国藩越听脸色越阴沉。曾国荃心想，大哥素来谨慎，这样的大事，他怎么会轻易作出决定，不作声，便是在心中盘算。他进一步撩拨，“大哥，大清立国以来，只有吴三桂、耿精忠几个汉人手里有过军队，这些军队一直是朝廷的眼中钉。后人都说吴三桂不安分造反，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那是朝廷逼出来的。”

曾国藩心里猛一惊，觉得弟弟的话有道理，过去自己也是指责吴

三桂的。也可能事实真的如沉甫所言，吴三桂造反是逼出来的。

“朝廷也在逼我们了。”曾国荃气得咬牙切齿，“走了一千多号人，与打下金陵相比算得了什么？如此声色俱厉地训斥，居心何在？口口声声追查长毛金银的下落，无非是说我们私吞了，好为将来抄家张本。大哥，这十二万湘军在你的手里，朝廷是食不甘味、寝不安神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想不到今日轮到我们兄弟了。”曾国荃长叹一声粗气后，恶狠狠地对着曾国藩说，“大哥，我们这是何苦来！百战沙场，九死一生，难道就是要做别人砧板上的鱼肉吗？盛四昨日对我讲，家里起新屋上大梁时，木匠们都唱：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北京做皇帝。又说当年太公梦的不是蟒蛇，而是一条龙，因怕官府追查，才谎说是蟒蛇。大哥。”曾国荃扯着曾国藩的衣袖口，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慢慢地吐出，“满人气数已尽，你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呀！”

曾国藩坐在对面，听着弟弟这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心里话，仿佛觉得阴风阵阵，浑身发冷。他突然意识到不能让他无休止地说下去，这里面只要有一句话被人告发，就可能立即招来灭族惨祸。此时自己已被搅得心烦意乱，难以说服他。办法只有一个，便是马上离开。

“老九，你今天情绪有点失常，可能是湿毒引起心里烦躁的缘故。你静下心来，好好躺着，我叫人来给你看看病。”说罢，不等曾国荃回答，便匆匆地走了。

回到房里，第一件事就是要荆七把盛四叫来。“盛四。”问明属实后，曾国藩气极了，“你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怎么这样蠢；这种话也是随便能说的？假若你不是我的亲外甥，我今天就一刀杀了你！”盛四一听，吓得忙跪在大舅的脚下叩头不止。“你明天一早就回荷叶塘去，警告那些胡说八道的人，若哪个敢再说半句做皇帝、真龙天子的话，就要四爷割他的舌头，听明白了吗？”

曾纪芬著《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在“同治三年”中记道：“文正在军未尝自营居室。惟咸丰中于家起书屋，号曰思云馆。湘俗构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无知，乃以湘乡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湘谚谓小为细也。其时乡愚无知，可见一斑。”

打发盛四后，曾国藩才略为定了定神。他燃起一支安魂香，盘腿坐在床上，将这两天来发生的一切细细地深深地思考着。老九的分析，很大部分都是对的，但要自己做赵匡胤，却万万不能接受。这种话，曾国藩已经是第五次听到了。第一次出自王闿运之口，他为之心跳血涌。第二次是彭胡左等人的劝说试探，他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王闿运为肃顺当说客，他视之为狂妄。第四次是王韬的无知妄言，他不客气地加以训斥。难道这一次就如沅甫所说的时机成熟了吗？曾国藩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时机，对于他来说，这一辈子都没有成熟的可能性。这一点，他比所有劝他问鼎的人都清醒得多。如果说，朝廷对于长毛的起事，对于吏治的腐败，对于民生的凋敝，对于洋人的欺凌，都是软弱无能、束手无策的话，对汉人的防范，尤其是对握有重兵的汉人的防范，却是老谋深算、戒备森严的。咸丰帝询问王世全赠剑事，衡州出兵前夕降二级处分，刚任命署鄂抚又急忙撤销，德音杭布由盛京派到军营，多隆阿从金陵来到武昌，这一件件一桩桩往事，刻在曾国藩的脑海深处，并时常冒出来，刺痛他的心。眼下虽然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处占着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等环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所有这一切，似乎早就为着防备湘军而部署的，只等湘军一有反叛端倪，便会四面包围。还有左宗棠、沈葆楨，位列督抚，战功赫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竭力笼络，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的目的。可以说，从曾国藩手中掌握几千团勇的那天起，朝廷便对他存有相当大的戒备之心，到现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随着他的名声和功劳的隆盛而加强。

倘若与朝廷分庭抗礼，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便是湘军内部的人，而这人一定便是目空一切、睥睨天下的左宗棠。曾国藩心想，老九太简单了，论打仗，不但老九比不上他，眼下海内将才，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到那时，左宗棠处极有利之形势，集全国之粮饷兵力，消灭曾氏家族的湘军，要比打败长毛容易得多。

一支香燃完了，曾国藩下床来活动一下酸胀的双腿，又点燃一支，重又盘腿坐到床上，继续着刚才的思索。

即使侥幸黄袍在身上穿稳了，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老九，既然可以把黄袍披在自己的肩上，就可以随时把黄袍取走。斧声烛影，千古之谜，老九不就是赵光义吗？一向对兄弟知之甚深的曾家老大，有一百个把握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曾国藩上下两排牙齿在嘴里左右错动，发出一阵阵轻微的摩擦声，两腮时紧时松，双目木然冷漠。让我背上个乱臣贼子的千古骂名，他却轻轻松松地子孙相传，稳坐江山，老九的算盘拨得太精了。如同安魂香的轻烟袅袅直上，越来越淡，直到淡得没有了，曾国藩对弟弟也越来越看清楚了，直到看穿他的五脏六腑、灵府深处。

是的，曾国藩不能做董卓、曹操、王莽、赵匡胤那样无父无君、犯上作乱的叛臣逆子。三十年前，他还只是荷叶塘乡下一个农家子弟，卑微得像路边一根草，低贱得像桌下一条狗，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节制四省，名重五岳，还不都是出自天恩，源于皇家吗？借助它给自己的一切，又来背叛它，反对它，良心何在？失败了，固然理所当然地要遗臭万年，猪狗不如；就算成功了，过去自己所说的那些忠诚敬上之类的话，不都是欺天瞒地的谎言假话？那些告诫子弟的谆谆家教，不都会成为后世训子的反面教材吗？一生抱负，千秋名节，都绝对不容许他曾国藩有丝毫不臣之念！

还有，金陵已攻下，举国都盼望早息战火，铸剑为锄，若自己再树起反旗，岂不又把千千万万的人重新拖入血火之中？出于一个儒家信徒的良知，曾国藩也不愿意这样做。

笔直上升的烟柱忽地断掉，第二支香也已燃完，要细心思考的问题太多了，曾国藩下得床来，又点上一支。既然不按沅甫说的办，就必须更加事事小心谨慎，务必取得朝廷的充分信赖。曾国藩想，最使朝廷放心不下的，便是手下这十多万水陆湘军。数百个军营皆系将官私募，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在本朝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怎不令太后、皇上心神不安？卧榻之侧，岂容旁人安睡？哪朝哪代的君王不是如此！况且进城后湘军的表现，也足使曾国藩失望了。这样的军队，即使不撤，也不能打仗了。不如裁去五万八万，既令朝廷放心，也甩掉一个沉重的包袱。



火车站进京赶考的举人

再一个就是停解厘金。厘金一事最失人心，苦了亿万百姓，肥了数千局吏。现在金陵已经攻下，若再照解厘金，必然招致民怨沸腾，得罪地方。第一个先撤的是湖南东征局！作出这两个决定后，曾国藩的心头略觉宽松。他刚走下床，又想起一件大事：今年是乡试正科，要立即把贡院修复，务必赶上今科乡试。

清初时设江南省，包括安徽、江苏两地，康熙六年这两地分为两省，但乡试没有分闱，一直在一起，故录取名额较他省都多，又因人文荟萃，英杰辈出，一甲三鼎中数江南举子最多，故江南乡试，历来为天下注目。自从金陵落入太平军之手后，江南乡试已中断十多年了，这中间仅咸丰九年在杭州借闱开科一次，又因录取名额不足，失去了会试的机会。收复安庆后，曾国藩曾准备在安庆设一考棚，将安徽与江苏分开，先在安庆单行乡试，但后因皖北不靖、士子不齐而未果。那些急于仕进的江南读书子弟，眼巴巴地看着别省开科取士，新举人们肥马轻裘，自己满腹经纶而无法展示，心中躁急得不得了，早

就盼望恢复江南乡试了。此事一公开，不知有多少人欢喜雀跃，破涕开颜！

如果说第一件事足以消除朝廷的戒备，第二件可堵天下百姓的舌头，那么这件事更是深得全国士子之心！曾国藩想到这里，终于摆脱了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负担，心情松快多了。

“大人，萧军门带着三十多位将领前来叩见，说有要事禀告。”荆七推门进来，说完后垂手站在一旁。

他们来干什么？曾国藩坐在椅子上，心里思考着，一只手慢慢地梳理胡须。上上下下地梳理几遍后，脸上露出一丝淡笑。

“更衣！”曾国藩起身，荆七随即捧来了朝服。除开跪接圣旨、重要会议及朔望朝贺外，曾国藩接见部属时通常只着便服：冬天是一件黑布棉袍，外罩一件酱色马褂，从不用皮货，更没有貂、狐、猞猁等珍贵皮袍。那年打下田家镇，咸丰帝赏赐了一件狐腿马褂，他只试穿了一下，表示对圣恩的祇受，第二天便派人送回荷叶塘珍藏起来。夏天永远是玄色或灰白色布长衫，也不穿丝绸衣裤。今天曾国藩一反常态，大热天气穿上严严实实的朝服，威严庄重地端坐在虎皮大帅椅上，两眼如电光般地平视前方。萧孚泗等人见此情景，心里先就有三分怯了。

“诸位找我有何贵干？”浓重的湘乡官话宽厚洪亮，在大厅里回响。

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彭毓橘、朱品隆等人坐在那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敢先开口。萧孚泗轻轻地推了一下彭毓橘，小声说：“你是中堂的老表，你说吧！”彭毓橘见众人都拿眼睛望着他，分明也是推他出头的样子。他想，看来义不容辞了，便正了正衣冠，站起来说：“中堂大人，众位将军在营房里议论，说朝廷硬逼我们交银子，其实又没有，都不知如何办才是，特来请示大人。”说完，偷偷地望了曾国藩一眼。只见曾国藩两只榛色眸子正凝视着自己，就像两把尖刀向心脏刺来。彭毓橘一阵恐惧，忙坐下来，心不停

地跳。

“彭毓橘！”

彭毓橘见曾国藩叫他，下意识地站起来。

“你是怎么想的呢？”彭毓橘一时答不上来，四下望着众人，刘连捷对他努努嘴，示意他大胆说。

“大人，金陵城里的确没有金银，众位将军从哪里找得来？都想请大人给皇太后、皇上上个折子，免了这桩事算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彭毓橘鼓起勇气说完这番话后，觉得两腿发软，迫不及待地坐下来。

“都说金陵是长毛的小天堂，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皇太后、皇上会相信吗？”曾国藩仍旧梳理他的胡须，语气平缓。

“没有就没有，又变不出的！”刘连捷嘟嘟囔囔地说。

“莫把我们逼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哩！”朱洪章见曾国藩不作声，话说得放肆了些。

“中堂大人！”萧孚泗站起来大声说。他已经偷运两船财货回湘乡老家去了，倘若朝廷认真追查，不但这两船财货得不到，恐怕爵位也会注销，他因此很着急，“据说富明阿奉僧王之命，过些日子就要到金陵来了，我们不能等着他胡来。”

“你说怎么办？”江宁将军富明阿将来金陵视察满城，此事曾国藩已有所风闻，也在担心。他问萧孚泗。

“封锁十三门，不让他进来！”萧孚泗嚷起来。

“富明阿来金陵视察满城，你不让他进来，抗拒朝廷，岂不形同叛逆吗？”曾国藩依旧平和地问。

“叛逆就叛逆！”彭毓橘见曾国藩一直没有斥责他们，以为他心里支持，胆子大了，“大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自古如此。无赖赌徒赵匡胤都能黄袍登基，大人功德巍巍，天下归心，何不趁此机会，光复汉家河山！”

“放肆！”曾国藩气得猛力拍打桌面，大喊，“来人啦，给我把这个胆大包天的乱臣贼子抓起来！”

立时出来两个亲兵，彭毓橘昂首站起，让亲兵捆绑，不争论也不反抗。萧孚泗用眼睛瞟了一下众人，然后站起来，走到曾国藩座前，双膝跪下，同来的其他将官也学样跪下，一齐高喊：“请大人宽恕！”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下第二篇《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一夕，将夜分，亲审李秀成毕，刚入室拟小休，诸将僚佐约三十许人，忽来集前厅，请白事。左右觉有异，即禀闻。国藩问：‘九帅偕来否？’答未。国藩徐起凝立，凜如天人，指巡弁曰：‘请九帅！’俄而国荃扶病应命。国藩始出，指众坐。众见国藩严肃至极，迥异平时，仰视之不敢，遑论坐？良久，国藩忽呼左右取纸笔，左右进以簿书纸，令易大红硃笺，即就案挥一联曰：‘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掷笔起去，一语不发，众屏息皇悚。有顷，国荃就案前审所书，众始敢趋视，则见有咋舌者，有舒臆者，有细味而点首者，亦有叹息者。有热泪承眶者，有木立无所表白者。独国荃始似忿然，继亦凜然，终乃皇然曰：‘谁敢有复言者？此事我曾某一入担当。’于是众始惘惘然散。”

“请九帅！”曾国藩大声发令。一会儿，曾国荃匆匆赶来，见此情景大吃一惊，忙垂手站在大哥身旁问：“杏南犯了何罪？”

“沅甫，彭毓橘口出狂言，无父无君，你说该如何处置？”

“大哥！”曾国荃抬头望了一眼彭毓橘，气势雄壮地说，“不要怪杏南，也不要怪诸位兄弟，都是我叫他们干的。大哥……”

“不要说了！”曾国藩愤怒地挥手制止，“荆七，纸笔伺候！”

王荆七一手拿着笔砚，一手拿着一叠白纸出来。

“不对，换大笔，大红硃笺！”

荆七进屋后再次出来了。曾国藩望着展开在桌面上的红底洒金云

纹硃笺，凝神良久，然后挥笔写下一副联语。写完后把笔往砚台上一扔，目光威力地向众人环视一周，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

曾国荃等人呆呆地或站或跪，直到听不见脚步声，才纷纷走到案桌边，只见硃笺上写的是：“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众人有的叹息，有的咋舌，有的感动，有的木然，有的细细品味而频频颌首，有的发出冷笑而摇头不止。曾国荃先是愤然，继则凛然，终于颓然地吩咐亲兵：“放掉彭藩台。”然后冷冷地对众人说：“今天的事谁也不准说出去，倘若哪个走漏了半点风声，九爷的刀要借他的血来磨洗！”

五 匕首和珊瑚树打发了富明阿

富明阿说到就到了。原来，僧格林沁对曾国藩奏报已就地处决李秀成、洪仁达和金陵城里无金银两件事甚为怀疑。他认为这是曾国藩在欺蒙朝廷，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抓到李秀成，而金陵城里的财产是绝对被他们兄弟及湘军官勇们私吞了。他要富明阿借查看江宁满城破毁情形为由，将这两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狠狠地压一下曾氏兄弟和湘军的气焰，为满蒙旗兵出一口无名怨气。

关于李秀成之事，曾国藩不在意。李秀成在押达二十天之久，见者甚多，还有洋人戈登可以作证。临刑那天，沿途观者亦在万人以上，况且还有他写的亲笔供词。不怕富明阿再刁，这个事实他否定不了，而金陵城里的财产一事，十之八九会出纰漏。

“不怕他，一个小小的富明阿算得什么！还不是狗仗人势，靠僧格林沁的势力。”曾国荃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金陵城是吉字营的天下，岂容得他在这里兴风作浪。明天大哥到下关码头去接他，就说我卧病在床，不能亲迎，后天在伪侍王府里设宴为他洗尘。那时我给他点颜色看看。”

“老九，富明阿虽只一个江宁将军，但他可以通天，对他万万不可小觑。”曾国藩担心弟弟鲁莽坏事。

“大哥请放心，我要叫他高高兴兴离开金陵，安安稳稳平息这场风波。”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

第二天，曾国藩带着李秀成的亲笔供词，登上富明阿泊在下关江面的大船。富明阿将李秀成的供词翻了翻，曾国藩又把处决李秀成、洪仁达时的场面说了说，特地把戈登抬了出来，果然富明阿对抓获李秀成一事不再有怀疑。曾国藩和富明阿一起上岸，亲自陪着他查看了位于城东的满城。这里原本是前明故宫，后作为江宁旗兵的驻防地，经过这次血战，满城已荡然无存。曾国藩爽快地许诺富明阿，立刻拨巨款，先修复江宁满城，次修缮京口旗营，待房屋盖好后，再奏请朝廷从京师旗兵中调拨人员来，务必要恢复昔日旧制。富明阿对此甚为满意。次日晚上，曾国荃在原侍王府里设宴款待，富明阿欣然出席。

傍晚，富明阿穿上耀眼的麒麟补子袍褂，骑一匹高大的蒙古马，带着几个戈什哈，神气十足地来到原侍王府。但见门外冷冷清清，三扇大门关得紧紧的，没有一丝接待贵客的迹象。富明阿心中奇怪。戈什哈不客气地用拳头捶打大门，半天后才见一个老眼昏花的门房出来，穿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粗布衣，又脏又黑，仿佛几十年没洗过一样。

“富将军来了，你们为何这般怠慢？”戈什哈不满地训斥着。老门房脸上笑嘻嘻地，并不生气。戈什哈知他没听清，又说了一遍。“总爷，请你再大声说一遍。”戈什哈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

“啊呀，是富大人来了，我全不记得九爷今晚请客这事了，真该死。”老门房恍然大悟。一口浓重的湘乡土话，自小在北京长大的富明阿几乎没有听懂一个字。接着忙跑进去通报，一会儿中门大开，曾国荃带着几个人在门后出现：“富将军，得罪，得罪！门房误事，我已骂了他一顿。”

“九帅客气。”富明阿双手抱拳，面色不甚欢悦。

二人并肩进了大厅，分宾主坐下。曾国荃又道歉：“门房糊涂，多多失礼。”

“九帅，我看你这门房也是该换一个了。”富明阿郑重建议。

“是呀，不过别的事他又干不了。”曾国荃表示出一种很大的遗憾。

“贵府何必要这种人呢？打发他两个钱，开销了事。”富明阿奇怪，一座金陵城都打下了，一个老门房却处置不了。

“富将军说得好轻巧！”曾国荃靠在椅背上，脸色黑而憔悴。“他从荷叶塘乡下带着两个儿子跑来投奔吉字营，跟着我先后打了几百仗，大大小小的战功可以堆满一屋子，积功保至副将衔。打安庆时炮火震聋了耳朵，打金陵时，石头砸断了三根肋骨。两个儿子，一个死在吉安，一个死在巢县。这样的有功之人，我能随便开销他？再说，他从把总保起，一直保到副将，没有多拿一个铜板，他的俸禄要全部算给他，总在四五千两银子上，我哪里拿得出？故而明知他干不了事，也只能养着他。”

富明阿听了这番话，心里不是滋味，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付：“是这样的话，倒也不能随便开销。”

一个亲兵上前，附着曾国荃耳边说了两句话。曾国荃站起来，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对富明阿说：“富将军请，西花厅的宴席已摆好了。”

富明阿在曾国荃的引导下来到西花厅。只见厅里已摆好了十桌酒席，主席上空了两个座位，另外九席都已坐满了人，见他们来，便一齐起立。曾国荃笑容满面地向富明阿介绍：“这些都是攻打金陵城的有功将官，有幸陪同将军，是他们的光荣。”

富明阿笑着向站起的人打招呼，请他们坐下。见这些人个个脸上傻笑着，身上穿着陈旧不堪的衣服，大部分人的脚上套着草鞋，就像长途行军途中临时将他们招来开军事会一样，富明阿心想：这样一群土头土脑的乡巴佬，也是打金陵的首功将领？曾国荃请富明阿在主宾席上就座。富明阿见桌上摆的全是粗瓷泥碗，里面盛的也只是普通家

常菜，并无半点山珍海味，不觉食欲大减。曾国荃刚举起酒杯，说声“请”，那九桌上的陪客便迫不及待地大吃大喝起来，仿佛饿了几天一样。富明阿勉强举起酒杯吮了一口，意外地发觉这杯中的酒倒是非常的清冽醇香，喝下去满腹舒畅，不禁脱口称赞：“好酒！九帅，你这酒是哪里来的？”

“这酒可不比寻常。”曾国荃微笑着，眼里藏着诡谲神秘的色彩。“外间都说长毛天王宫里堆着无数金银财宝，其实什么都没有。但要说一点财富没得，倒也不是事实，我们也得到了两件宝贝。”富明阿的眼睛睁大了，露出极有兴趣的光彩。“头件宝贝便是一大坛子酒。”

“看来我喝的酒便是这个坛子里面的了。”富明阿笑着说。

“正是。将军可知这酒的来历？”

富明阿摇摇头。

“刚得到这坛酒时，大家都不知道它的贵重，打开坛子后，屋子里立刻充满了异香。李臣典命令赶紧把盖子盖好，谁也不准动。后来问了在洪酋身边十多年的黄三妹，才知酒的来历。”曾国荃神采飞扬地说到这里，忽地停住了，端起酒杯来，浅浅地喝了一口，细细地品味。富明阿也照样品了一口，眼睛望着曾国荃，示意他快点说。“原来，长毛初进金陵，在营造伪天王宫时，挖出了十坛酒，每坛酒上都加了一道封条，上书‘弘光元年’四字。”

“这坛酒在土里埋了两百多年！”富明阿惊讶起来。

“洪酋最爱美酒，便把这十坛酒全部据为己有，十坛喝去了九坛，这是最后一坛了。”

“啊，怪不得酒味如此醇厚！”富明阿感叹。

“原本想封存献给皇上，今日见富将军来，干脆打开喝完算了。”曾国荃爽朗一笑。其他九席上的人高喊：“我们都托富将军的

福！”

富明阿十分高兴，刚进府门时的不快和粗瓷泥碗引起的不悦，给这坛美酒全冲走了。他喜滋滋地举起酒杯，高声说：“本将军沾了各位攻克金陵的光，能饮此美酒，真是生平大快事！”

十桌酒席上的人一齐开怀大笑，豪饮猛嚼起来。富明阿笑着问曾国荃：“两件宝贝，九帅只说了一件，还有一件呢？”

“还有一件么，”曾国荃卖着关子，“吃完饭再说吧。来，先干了这一杯！”

两人举起酒杯碰得“哐啷”作响，一口喝了个底朝天。酒至半酣，彭毓橘离席来到富明阿跟前，鞠了一躬，说：“军中无乐伎，不能为将军助兴，在座的多为武夫，也不会行酒令，末将且为将军打一通拳，供将军一笑吧！”

富明阿快乐地说：“好！打拳舞剑是军人的本色。彭将军，鄙人要看看你的真本领！”

“末将献丑了！”彭毓橘在大厅中间摆开一个架势，手脚活动了几下，便在众人面前翻滚跳跃起来，时而金鸡独立，时而灵猿攀树，时而大海探珠，时而深山擒虎。打得兴起，他干脆脱掉上衣，露出一身墨牡丹文身来。

“好！”“好！”大厅一片喝彩。富明阿端起一杯酒，离席走到彭毓橘身边，笑吟吟地说：“将军拳术高超，鄙人大饱眼福，我敬将军这杯酒。”彭毓橘接过酒杯，二话不说，一饮而尽。

“杏南兄，一人打拳太孤单了，我跟你来个对打吧！”

“好！”满厅又是一片喝彩。刘连捷也脱去衣服，露出雪白一身肉来，与彭毓橘面对面地打了起来。刘连捷习的是巫家拳，柔中藏刚，绵里裹金，与彭毓橘的北拳恰成对比。二人在厅中一刚一柔，一攻一守，都拿出全身本事，互不相让。突然，彭毓橘脚跟一晃，朝天倒在

地上，只见脸色惨白，口吐白沫，众人都感到意外。刘连捷正要弯腰去扶起他，猛然间彭毓橘飞起一脚，正踢在刘连捷的胸口上。刘连捷双手捧住胸口倒在地上，半晌不省人事。众人见二人打得认起真来，纷纷站起，有的说：“算了，莫打了，原是打着玩的，怎么能出毒手呢？”一会儿，刘连捷从地上爬起，发疯似的冲向彭毓橘，双手紧抱他的腰，两排铁锯似的牙齿在他肩上狠命咬起来，痛得彭毓橘哇哇直叫。

“啪！”曾国荃一手打在桌子上，杯盘震得跳了起来：“混账，你们要在富将军面前丢脸吗？都给我住手！”

彭、刘二人立时松了手。

“九帅，刘连捷不是人，他踢我的下身。”彭毓橘说着，用手捂住下身，厅里一片哄堂大笑，富明阿笑得酒都喷了出来。曾国荃止住笑，问刘连捷：“你为何下此毒手？”

“我要教训教训他！”刘连捷傲气地说，“他四处造谣，恶毒攻击我，说我在天王宫捡了一颗珍珠没有上缴。其实，自从进城到今天，我连珍珠的影子都没见到。”

“杏南，你为何要诬蔑南云？”曾国荃厉声问彭毓橘。

“九帅！”彭毓橘叫道，“是他先诬蔑我，说我在天王宫里拾到一个二两重的金元宝。真他妈的血口喷人，老子至今没有见到过一钱金子。”

“啪！”曾国荃又是一掌打在桌子上，把身旁的富明阿吓了一跳，“都是你们这班下作东西，在互相造谣攻击，怪不得外间传说纷纷，都说金陵城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我吉字营吞了。诸位，现在富明阿将军在这里，你们都当着富将军的面，坦白你们各人到底得了多少金银！”

“我一两银子都没捡到！”

“哪个私藏金子不是人是畜生！”

“哪个看到珠宝眼烂瞎！”

“哪个摸过珍宝手烂断！”

吉字营的近百名营官们，带着八分醉意，东倒西歪地大声吵嚷，厅里乱成一片。

“各位都不要吵啦！富将军也知道你们攻城辛苦，并没有得到一丝分外之财，这都是彭毓橘、刘连捷两个王八蛋自己在骂自己，害得大家都担了恶名，来人呀！”曾国荃扯起嗓门大叫，“给我把这两个狗杂种推出去斩了！”

众人都惊呆了。富明阿忙说：“九帅，不必如此，不必如此！”萧孚泗等人也一齐喊：“九帅息怒！”

“好吧，看在富将军的面子上暂时饶了你们的小命。”曾国荃回头对身旁的亲兵命令，“拿两把匕首，牵两条狗出来！”

众人都不解，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九帅要玩出什么新花招来。匕首和狗都到了。曾国荃站起来大声宣布：“彭毓橘、刘连捷，你二人破坏吉字营的名声，本该处死，看在富将军分上饶你们死罪。现给你们一人一把匕首，一人一条狗，跟我到后门草坪上去，待狗跑过柳树后，你们各人将手中的匕首发出去。刺死狗者，本帅赏一杯酒；没有刺中者，本帅罚打二十军棍！”

这真是少见的赏罚！众人欢呼起来，富明阿也在心里称赞曾国荃的点子出得古怪有趣，不过他不大相信，这两个土将军能有如此本领。

大家都来到后草坪。彭、刘二人各持一把匕首，牵一条狗，站在离柳树五十步远的地方，每只狗后面跟着一个手拿鞭子的士兵。曾国荃一声令下，两个士兵举起鞭子朝狗身上用力一抽，两只狗狂叫着箭也似的向前飞奔。刚过柳树，彭毓橘眼明手快，匕首早已从手里飞

出，不偏不斜，不前不后，正中狗头，那只狗在地上抽搐两下，不动了。正在这时，另一只却连脚都未蹬一下，便躺在血泊中，一把匕首牢牢地插在它的脑顶。众人鼓掌狂笑。

“狗日的，你再诬骂老子拿了珍珠，这只狗就是你的下场！”刘连捷侧过脸去，狠狠地骂道。

“婊子养的，你再讲老子拿了元宝，这只狗也是你的下场！”彭毓橘也侧过脸去，狠狠地回了一句。

站在一旁的富明阿猛然一惊，如同这两把匕首插在他的心上似的恐怖不已。

再次回到厅里，吉字营的将官们酒兴更浓，富明阿却心事重重，望着眼前的酒菜，再也吃喝不下去了。曾国荃看在眼里，心中暗喜。“富将军，另一件宝贝，你不想见识一下吗？”

“哦！哦！”富明阿仿佛醒过来了，“好哇，只要九帅肯拿出来，我当然乐意一开眼界。”

“来人，把宝贝抬出来！”

曾国荃的话音刚落，八个年轻的兵士抬出一座黄龙大轿来。

“这是长毛坐的轿吧？”富明阿问。

“是的。”曾国荃答，吩咐士兵：“把轿罩揭开！”

四个兵士走上前，一人站一角，一声吆喝，把轿罩掀过头顶。富明阿的眼前忽现一片大红，定神看时，原来是一株特大罕见的珊瑚树。只见树高四五尺，枝柯交错，其大盈围，其红如血。睹此异物，富明阿好比置身龙宫，惊诧不已！

“富将军，这是在洪逆西花园里得到的，我本想自己留着，但家兄生性俭朴，不喜珍奇，定然不能容此物，故不敢留。富将军是城破后第一个进城慰劳的朝廷要员，这株珊瑚树，就算着我吉字营全体将

士对将军的答谢吧！”

“如此珍宝，鄙人不敢受，不敢受！”富明阿吓得忙起身推辞。

“朱洪章！”曾国荃高喊。

“到！”朱洪章离席来到厅中。

“你带着焕字营一百个兄弟，将这株珊瑚树护送到富将军船上，不得有误！”

“是！”朱洪章转过脸下令，“弟兄们，抬到下关去！”

富明阿见此情景，也不作声了。

第二天一早，富明阿便带着这株红珊瑚树，悄悄地离开金陵城，兼程赶到山东济宁府，面见僧格林沁，十分诚恳地对他说：“金陵城内金银如山、财货如海的话，纯系子虚乌有，卑职细心查访，询问故旧父老，咸谓并无此事。请王爷转告皇太后、皇上，不必再追查，以免激怒湘军，引起事端。”

六 御史参劾，霆军哗变，曾国藩的忧郁又加深了一层

富明阿好打发，但天下悠悠之口却难堵住，当曾国藩离开金陵，回安庆料理一个多月，将两江总督衙门正式迁入原太平天国英王府时，朝野上下已物议沸腾，纷纷指责湘军将金陵城洗劫一空，还送曾国荃一个极难听的绰号：“老饕”。曾国荃闻之湿毒加重，肝病复发，曾国藩也忧心忡忡，时刻担心不测之祸临头。

这一天，曾国藩于兢兢之中又拿起《宋书·范泰传》。当读到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这句话时，就觉得这正是在对他和沅甫敲的警钟。他提起笔来，在这句话的旁边加了一长串小圆圈，然后又在天头上批下一句：“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放下笔，他又想到沅甫向来心境

狭窄，正宜用这些前人的故事去开导他。于是叫来王荆七，命他将此书送给九帅，为郑重起见，又作了一封短函：

沅弟左右：弟肝气不能平复，又怀抑郁，深为可虑。弟不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是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家族知之。而今以后，当与弟谋长保家族不衰之方。现遣荆七送来《范泰传》一篇，愿弟熟读深思之。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干大戾。

荆七刚走，折差便送来一叠咨文，这是军机处照例抄送给各地督抚、将军、都统的朝廷重要奏折。曾国藩小心打开，一共三份，他看着看着，心慌意乱，两眼模糊起来，最后竟冷汗透湿，面色发白，靠在椅背上，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原来，这是三个御史的参折，全是对着他曾氏兄弟和湘军而来的。

一是御史朱镇奏陈金陵善后事，谓兵勇宜遣散，田宅宜清还，难民宜抚恤，商贾宜招徕，而曾国荃办善后，却先事扰民，毫无纲纪，遂使金陵城的善后越办越乱。奏请罢掉曾国荃的巡抚职务，另在朝中拣择干员前去办理。一份是御史廖世民奏曾国潢在湘乡仗其兄弟之势，要挟县令，干预公事，私设公堂，挟嫌报复，甚至以人头祭祖宗，致使县令每隔三五天便躲在屋里痛哭流泪，谓曾四爷又要借其手杀人了。奏请朝廷命湖南巡抚严惩劣绅曾国潢，以肃乡纪。一是御史蔡寿祺奏湘军种种不法情事，罗列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李元度、刘蓉、鲍超等人纵容部属胡作非为，谓这些年来湘军攻城略地，朝廷所得者少，所损者大。此次攻克金陵，纯因长毛气数已尽，非战之功。湘军本流氓之众，乘时而起，不少人已占军政高位，实非国家之福，诚为不测之患。此辈只宜授以卑职，不能寄以重任。

赵烈文撰《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日记：“至后园登台而望，少选，师亦至，遽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各员弁自文案以至外差诸人，则人置一麓。有得辄开麓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师狂笑，继又曰：‘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曾氏此信，前半部分见于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给沅弟信：“弟肝气不能平伏。深为可虑。究之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又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

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后半部分见于同治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给沅、季弟信：“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深履薄之机，以冀免于大戾。”

“如此说来，湘军和我曾家兄弟，简直不是功臣而是罪魁了！”曾国藩在心里凄凉地叹息。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清醒过来。御史本是可以风闻言事，不必承担责任的，皇上对他们所言也并不都认真追究。三份奏折都仅以咨文形式抄阅，朝廷未有任何态度，所递送的对象也仅限于两江总督一人。这就意味着只是敲敲而已，并不想把它扩散开。想到这一层后，曾国藩心里略为开朗了一些。他把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等人叫来，将咨文给他们传阅了一遍，大家的看法与他一致。

“中堂，这些咨文要不要给九帅看看。”赵烈文将咨文折好，准备存入柜中时问。

“沅甫近来心情不好，暂不给他看吧！”曾国藩想了想说。

“中堂，我们拟一个折子，把这些无事生非的乌鸦们痛驳一顿，不要让皇太后被他们的谎言欺骗了。”彭寿颐气愤地说。

“是要上个折子，跟皇太后讲清楚。”杨国栋附和。

“折子暂时不上。”曾国藩捋着长须，安静地坐着，他的心境已基本平息了，“只将蔡寿祺的那份折子再抄两份，以我的名义转给李少荃、刘孟容，由他们去向皇太后辩诬为好。”

“还是中堂想得周到。”赵烈文说，他从心里佩服曾国藩处事的老练。幕僚们刚走，一亲兵进来禀告：“霆军营官滕绕树在衙门外求见。”

鲍超回四川省亲去了，霆军由记名提督宣化镇总兵宋国永统带，目前正在全力对付太平军康王汪海洋的人马。是战事危急，需调人救援，还是捉到了汪海洋，前来报捷？“叫他进来。”自从咸丰四年衡州出兵后，整整十年没有再见过滕绕树了。见当年这个瘦小得像一根小

藤样的湘西勇丁，如今已是威风凛凛的将官，曾国藩心中一喜，含笑问：“你现在官居何职？”

“回禀中堂大人，卑职现居记名副将霆军树字营营官。”滕绕树一板一眼地回答。

“有出息，居然是二品大员了！”曾国藩称赞。

“这个二品有什么用！”滕绕树不屑地回了一句。

“怎么没有用？”曾国藩觉得奇怪。

“听说要裁军了，像我们这种记名官一旦离开军营，便是老百姓了。莫说二品，就是一品也是空的。”

裁军的事，曾国藩还没有考虑成熟，他深知这中间的问题一定会很多。在给皇太后、皇上的奏折中，他提到了这件事，表示了坚决裁撤湘军的决心，为的是让朝廷放心，至于具体部署，还有待周密思考。在一次湘军高级将领会上，曾国藩把裁军的决定透露给他们，以便听听他们对此事的反应。看来，鲍超已将此事在霆军中传开了。滕绕树来，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听听军营将士们的意见，也可以对他们作些解释。

“绕树呀！”曾国藩放下总督的架子，以长辈的身份和蔼地说，“你百战辛苦，为国家立了功劳，乡里族人谁不敬重？现在再拿些遣散费回去，买几十亩好水田，起几间大瓦屋，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地过下半辈子，岂不最好？何必当官争权呢？何况你们武官终年在军营，免不了要打仗流血，有性命之忧！”

“中堂大人的话固然很对。”滕绕树正正经经地说，“不过，买田起屋在家里过日子，再好也只是个土财主，哪里抵得上大将军操生杀大权，八面威风呢？”

“这样说来，你们都不愿意遣散回籍了？”

“也有人愿意，但当官的大部分不愿意。”

“不愿意又怎样呢？”曾国藩想起前段时期吉字营的骚乱，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中堂大人，我这次正为此而来。”滕绕树神色严重地说，“霆军将近一半人哗变了。”

“有这样的事？”湘军中有逃兵，有骚乱，但尚无大批人哗变的先例。霆军一向纪律甚差，只有鲍超可以弹压得住。曾国藩也曾担心霆军内部会出乱子，但没有料到哗变。他气愤至极，“因何事哗变，谁领的头？”

“宋军门有一封信给您老。”滕绕树从背包里取出信来，双手递给曾国藩。

宋国永的信上说，哗变的部队达八千人之多，是在追赶汪海洋的途中，听到裁减湘军的消息后发生的。他们突然赖在金溪不走，向宋国永索取欠饷，为头的是庆字营营官申名标。这两年来申名标在霆军内暗中发展哥老会，这次哗变，就是哥老会在串联的。

这个可恶的申名标，悔不该当初没有杀掉他！曾国藩在心里骂道。那年撤了申名标的营官职务后，他在亲兵营待了半年，后被杨岳斌保释到外江水师，以后鲍超看他能打仗，便许他一个营官职务，将他从水师调到霆军。滕绕树退出后，曾国藩把霆军哗变事告诉了赵烈文，并带着他坐轿来到吉字营统帅部。

曾国荃在读了大哥的信和《范泰传》后，心情略为开朗了些，但神情仍然抑郁。见大哥一进门，便忙拉着他的手说：“大哥，我想好了，我只有走一条路才可以使天下谤言中止。”

“老九，你又瞎想些什么啦？”曾国藩为弟弟的话害怕，怕他有意外之举。

“我要学王弘、王昙首兄弟，称疾引退。”

原来要走的是这条路，曾国藩松了一口气。这实际上是曾国藩自己心里的想法，处眼下情势，老九还是暂时回籍避一下为好，叫荆七送《范泰传》的背后，或许也含有这层意思。但现在由老九口里说出，他又觉意外，尤其是在看了《范泰传》后提出，他又担心老九会以为是阿兄逼他回籍，忙说：“金陵诸务都离不开你，要称疾引退，也是大哥的事，待金陵善后诸事粗有头绪后，大哥我便向皇太后、皇上提出开缺回籍。”

“大哥怎么能走这条路！”曾国荃苦笑道，“况且我现在心身都有病，这金陵城嘈嘈杂杂的，也住不下去。吉字营的裁撤困难很多，我在这里，眼看他们泪淋淋地离别，心里难受。再说，我的大夫第，贞干的有恒堂，也要由我回去亲自督建。”

曾国藩见弟弟讲得恳切，便说：“好吧，这事我们兄弟之间好商量，现在有件急事要听你的意见。”曾国藩拿出宋国永的信来。

“这批王八蛋，统统都要杀头！”曾国荃匆匆看完信，恨得牙齿上下咬得格格作响。

“老九，这可是给我们胸口上插了一刀子，比外间的议论要厉害得多啊！”曾国藩以求援的眼神望着弟弟，“你看此事如何平息？”又对赵烈文说，“惠甫，你也说说，我们三人来商量一个两全之策。”

“卑职一定为中堂和九帅分忧。”赵烈文怀着被信任的感激之情说。

“这好办，叫彭毓橘、刘连捷带五千人马去，缴他们的械，把申名标押来。”曾国荃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

“这不成了湘军内部的火并，更给别人提供攻击的口实？”曾国藩不同意这个简单的处理办法。

“这不是火并，是平叛！对这等叛逆之贼，只有彻底消灭，才能根绝效尤。”曾国荃强硬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是倒是这样，不过八千哗变官兵，消灭亦不容易呀！”曾国藩背着手踱步，没有想出一个好主意，但他总觉得沅甫这个办法不妥。

“中堂，九帅。”赵烈文沉默半晌后终于开口了，“我揣摩中堂的意思，是想用较为稳妥的办法，不很露声色地来处理霆军的哗变。”

“是的。”曾国藩点点头。

“卑职也觉得中堂的想法更好些。九帅欲以武力消灭，虽干净彻底，但不易做到。卑职以为不露声色的处理办法，最好莫过于抚。”

“怎么个抚法？”曾国荃问。赵烈文这两年来为曾国荃攻金陵出过不少好主意，对他的才能谋算，曾国荃是佩服的。

“卑职想，申名标再蠢，这种时候，他率部哗变，也决不会去投靠长毛李世贤、汪海洋，其目的，大概是要在散伙之前多抢些金银财物，听说霆军欠饷很严重，有的营半年没开过饷了。中堂和九帅如果认为可以的话，派我到金溪去走一趟，暂且稳住这八千人的心，使他们不至于把场合闹得更大。”

“你用什么法子去稳定呢？”曾国藩欣赏赵烈文的主意。

“卑职有什么能耐，还不是要借中堂和九帅的威望。”赵烈文笑着说，“我去金溪，第一告诉他们裁军的事，目前还没有进行，大家不要听信谣传，乱了自己的军心。”

“噢。”曾国藩点点头说，“惠甫，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关于裁军的事，曾某人正在等皇太后、皇上的御旨。湘军如何裁撤，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方案，有关这方面的一切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

“是的哩，吉字营裁不裁，如何个裁法，我都还没有底。只有鲍超这个木脑壳，一听到风就是雨。”曾国荃气愤地说，曾国藩听了却不是味道。

“中堂这样明白地告诉我，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到金溪后就把中

堂刚才这几句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

“惠甫呀！”曾国荃又开了腔，“我看，你干脆跟他们讲，就说裁军一事暂时不会动，过段时期再说。”

赵烈文望着曾国藩，等候指示。曾国藩不能同意老九的话，但想起他刚才说的学古人引退的那番话，觉得他已为自己作出了太大的牺牲，这件事再不能让他不高兴了，遂说：“你就照沅甫所说的，先哄他们一下也行。”

“再一条，”赵烈文继续说，“向中堂讨三十万银子，将霆军的欠饷一律还清。如此，大部分参加哗变的士兵都会回头的。”

曾国荃忙摇头：“使不得，使不得！你用三十万银子还清霆字营的欠饷，那其他营怎么办？哪有这么多银子还债？”

“沅甫的话有道理。”曾国藩思索良久后说，“不过，霆军已经哗变，事非寻常，不撒点银子出去，看来难以平息。这样吧，先从上海关洋税中提出十五万银子，发放半饷。”

“发半饷也行。”赵烈文说，“第三，请中堂授权给我宣布：凡参加这次哗变的官兵一律不追究。”

“不能这样便宜他们。”曾国荃又反对，“大哥作一书急招春霆回来，将此事交给他，让他慢慢地一个个地算账。”

“沅甫说得对，必须赶快将春霆招回来，但不必个个清算，要清算的是申名标等头子和哥老会的人。将这些人处置后，严谕各军各营，今后再发现有哥老会，不论闹事没闹事，一概严惩，凡参加哗变者格杀不论！惠甫这次去，我授特权给你，暂不追查，先平息下来再说，免得将他们逼上绝路。”

“谢中堂、九帅信任，卑职一定尽快将这次哗变悄无声息地处理好！”赵烈文站起来坚定地说。

七 恭王被罢，曾国藩跌入恐惧的深渊

赵烈文一哄二骗三收买的办法起了作用，哗变的八千人除一百多人跟着申名标逃走外，其余的都由赵烈文、滕绕树带回了抚州老营。不久，鲍超由四川奉节日夜兼程赶回，将这些哗变的人狠狠地训骂了一顿，并以严刑拷打迫使他们供出了一百多个哥老会人。鲍超将他们一齐斩首示众。这场哗变终以惨败告终。曾国藩重赏了赵烈文和鲍超，并将霆军哗变之事晓谕湘军水陆各营，严禁哥老会，一旦发现，格杀勿论；所有参与哗变的人，不论过去功劳高低，一概严惩不贷。从那以后，哗变不再出现，但索饷、闹事却时有发生。一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曾国藩不得不实行老九的办法，向湘军将官们宣布：裁军之事暂时不提了，以后再说。这样，才逐渐平息了湘军的怒潮。

諭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西宮
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朕奉
親王辦事衙門會同吏部知道
等辭詞此中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
實據是出有因究係辦事難以此
恭親王從議政以來每月與大諸多
以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有朕沖齡諸多
挾致往來諂媚離間不可細問每目
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此情
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即早宣示朕
政之時何以能用人正嗣此德重
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
着毋庸在軍機處議改革去一切差使不
准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这时，曾国藩忙于部署修缮城垣，重建满城，并亲自监督江南贡院的修复。贡院开工的那天，曾国藩邀请金陵城内城外百多位德高望重的读书人，来到位于秦淮河畔贡院街上的贡院旧址边。这些读书人中，有汪曾甫、钱密之等十人为宋学宿儒，在江南素有三圣七贤之称，曾国藩对他们很是礼遇。大家见偌大的江南贡院，除至公堂、衡鉴堂、明远楼未受大的损坏外，其他如监临、主考、房官、提调、监试各屋，誊录、对读、弥封、供给各所片瓦不见，一万六千间号房板荡然无存，这些耆儒们对此惨景莫不哀叹不已。曾国藩对他们说，不管工程量多大，都要抢在十一月前把贡院修好，不但举行本届乡试，还要补行戊午、辛酉、壬戌三科，都在今年一并录取，并增建号舍四千间，达两万整数。又考虑皖北尚在捻军控制之下，其应试秀才不能前来江宁，特为安徽省留下四成名额。

曾国藩的这些话引得老儒们万千感激，纷纷称赞此举是为江南读书人所做的第一大善事，功德无量。一个老头子颤巍巍地当众跪下，给曾国藩磕头，涕泪满面地说：“中堂大人，你是活佛活菩萨，我为我祖孙三代人向你磕头祝福。我从咸丰三年起，整整盼了十三年，终于盼到了今天。十一月我要带着儿子、孙子、祖孙三代前来应试。中堂大人，从明天起，我每天三炷香，对着你的长生牌位磕头行礼，托您老人家的福，我李老头子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老头子趴在地上，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说得曾国藩又欢喜又酸楚。

这百余个老儒们回去后四处传扬，把江南两省的举子们喜得心花怒放，感激的信件成百上千地飞向总督衙门，使久处忧郁之中的曾国藩略感一丝欣慰。这天上午，曾国藩照例来到签押房，审批案头上堆得高高的文书。首先打开昨夜送来的几份廷寄，刚读到第一句话，曾国藩就惊呆了，照例的“准兵部火票递到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套话中赫然缺了“议政王”三字。他顿时诧异万分，连下文都无心看下去，便打开第二件，也没有“议政王”三字，再打开一份仍没有。昨夜收到的三份廷寄，均无“议政王”三字，他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招来赵烈文、杨国栋、彭寿颐，三个心腹幕僚看后也深为不解。

曾国藩忧虑地说：“自同治元年来，军机处发出的文件，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即使恭王生病期间，‘议政王’三字亦冠在前，这次若不是有生死大变，则一定有非常大事。”

“事情来得突然。”赵烈文沉思着说，“不过卑职早就听人说，蔡寿祺的那份劾折，原不是冲着中堂、九帅和其他湘军统帅来的，矛头指的是恭王，说恭王是湘军的靠背山、保护伞。”

“这话我也听说过。”杨国栋说。

“蔡寿祺一个小小的御史，哪会有这样大的胆子，必定有人在后面指使他。”彭寿颐托着腮帮子，深思熟虑地说出这句话来。

“长庚说得极有道理。”赵烈文说，“这个人八成是西边的太后。”

在曾国藩的密室里没有禁忌，上至皇太后、皇上，下至督抚两司都可以直言明说，但出门则不能妄说一句，而进得这个密室的也只有少数几个心腹幕僚。听着他们的分析，曾国藩觉得事情比自己所想的还要严重得多。假若恭王不是猝然去世，而是被罢黜的话，那最主要的一定是因为他和湘军的缘故。想到这一层，曾国藩心里恐惧起来。他端坐在太师椅上，右手不断地捋着长须，面色凝重，一言不发。

“中堂。”赵烈文轻轻叫了一声，“我们在这里议论，好比瞎子摸象。这样一件大事，震动中外，这两天必有京报来，我们看到京报后再说。”

正说话间，荆七捧来一大堆从京师来的函件，彭寿颐急忙从中挑选京报。找到了！京报在首要位置上登载明谕：“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循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政。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事，不准干预公事。特谕！”

曾国藩看完这道特谕，半晌做不得声，他轻轻挥手，示意赵烈文

等人退出。自己独自坐着，忪忪然仿佛呆了似的。不知过了多久，荆七在他的耳边说：“大人，天已黑了，要掌灯吗？”

“什么？天黑了，我坐了多久了？”曾国藩如同睡梦中醒过来一般。

“有一个时辰了。”荆七轻轻地说。

“好吧，掌了灯后，你告诉厨房，今晚不要送饭，叫他们煮一碗新鲜青菜汤，再打两个鸡蛋就行了。”待荆七出门后，曾国藩的脑子才开始转动过来。

宫闱事秘，详情莫知，但有一点已很清楚了，恭王的确是因蔡寿祺的弹劾而被罢黜的，且上谕写得明白，是奉两宫太后懿旨。所谓两宫太后，实际上是西太后的代名词，这点曾国藩早已知道。事情完全如赵烈文等人所分析的，西太后指使蔡寿祺上奏，又亲自下令革去恭王的一切差事，措词如此严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竟类似三年前指责肃顺的口气。

天气尚只是初秋，曾国藩已觉冷得发抖。他叫荆七找出一件棉褂来，穿在身上，还冷不过，于是又要荆七干脆生一盆炭火。曾国藩深知，在他离开京师，创办湘军到现在十余年间，恭王一直是他在朝廷中最强大的支柱。文宗在日，恭王以皇弟之亲贵，力劝文宗信任他，重用他，尽管遇到多方掣肘，满蒙猜忌，甚至文宗本人亦不甚放心，只因有恭王这座大靠山在，曾国藩始终还是受到器重的，当然，那时还有肃顺的大力支撑。文宗归天后，肃顺被处决，但恭王被拥戴功勋巨大，位居议政王，朝廷一切大事，皆出于恭王一手。恭王将曾国藩引为腹心，给予完全信任，直至节制四省兵力，成为三藩之乱后军权最大的第一个汉人。后来，曾国藩渐渐看出西太后叶赫那拉氏是一个权欲极强，心机极多，手段极狠的女人，她不甘于大权旁落，与恭王常有龃龉，太后与恭王之间的不合，使朝中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处于军事最前线的曾国藩则更是忐忑不安。

现在，曾国藩终于明白了，攻克金陵后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之

事，如富明阿的暗访，三御史的参劾以及沸腾人口的物议，很可能都是西太后这条线上生的事。是不是西太后害怕恭王利用湘军这支军队，作为日后重演辛酉政变的工具？抑或是西太后讨厌恭王过于重用汉人，使湘军坐大，成为满人江山的最大隐患？不管怎样，恭王的被罢黜，在曾国藩看来，是这十余年间所受到的打击中最为致命的一次。

皇上的亲叔，在辛酉年起了旋转乾坤的作用，近年来外抚诸夷，内平战乱的议政王，无论从亲，从贵，从功，从哪方面来讲，都是当今天下第一臣。就是他，都被这个西太后弄了下去，此人之手腕心肠可想而知！曾国藩想起前朝的吕雉、武则天，莫非大清王朝也要女主临朝了？牝鸡司晨，国之不祥，恭王已被先行开刀，接下来大概是自己和自己的兄弟了。曾国藩由恐惧慢慢转到绝望，木然坐在椅子上，仿佛身子正在被人推向黑暗的深渊。

第二天一早，他把曾国荃、曾纪泽叫进内室，关起门窗，向他们谈了自己对时局的分析。叫儿子立即离开江宁回荷叶塘，取消原定全家迁居江宁的打算，并转告四叔要事事谨慎，勿再招惹是非。也要弟弟对奏请开缺一事做好心理准备。倘若太后温词慰留，当此时势，勿再固请，以保存实力；倘若太后同意开缺，要坦然接受，接旨后立即启程，在家养病读书，不涉及湖南官场丝毫。一向我行我素、不畏人言天命的曾国荃，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也大为震惊，不免冒出一股灰溜溜的心绪来。

八 秦淮月夜，曾国藩强作欢颜，为开缺回籍的弟弟饯行

一连几天，曾国藩无心治事、读书，早早晚晚和赵烈文等人围棋。下棋的时候，有时会偶尔想起康福来，心里无端冒出一种亏欠的疚意。京师再无重要消息传来，案桌堆积的事情又一桩桩压头，曾国藩自我嘲弄地作了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无可奈何地打起精神来办事。

上午，汪增甫、钱密之等三圣七贤结伴来到总督衙门，对今年江

南乡试事又提了许多建议：一是为隆重起见，今年甲子科乡试请总督大人亲自入闱监临；二是内帘十八房，请于科第出身实缺州县中考充，如实缺人数不敷，即于安徽江苏两省候补之即用大挑拣发各班中挑选；三是咸丰九年借杭州乡试时，因实到考生少，曾留下四成三十六名，请奏准列入今年中试名额；四是重建被长毛破坏后又遭兵火焚毁的夫子庙。这些建议，除第一点曾国藩表示要按旧章办事，两省巡抚轮流监临，今年由江苏巡抚李鸿章充任外，其他的都欣然采纳。三圣七贤满意告辞。临出门时，汪增甫将近日所作《不动心赋》交给曾国藩，说“请中堂赐教”，曾国藩连说两声“拜读拜读”，将它放在桌上。

下午，他又带着一班幕僚查看市面恢复情形，见四处都在兴建修缮房屋，街道已清理好，商贾也开始营业，城外的人都纷纷进城做生意，心中略感安慰。傍晚时回到书房，想起汪增甫日间所送的《不动心赋》还没看，便信手拿着读起来：“使置吾于妙曼蛾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曾国藩嘴角边泛起一丝微笑，正要继续读下去，猛然见旁边有人批了几行字：“妙曼蛾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这分明是赵烈文的笔迹。曾国藩生气了，吩咐亲兵火速将赵烈文叫来。四处找不到人，一直到深夜，赵烈文进来了。

“惠甫，这是你批的？”曾国藩扬起《不动心赋》，沉下脸问。

“是卑职一时兴起，胡乱写的。”赵烈文爽快地承认了。

“汪增甫是江南头号名士，你怎能在他的手迹边批上这样不客气的话？”曾国藩显然不高兴。

“中堂，我看这个头号名士是个口是心非的假道学，有意刺他一下。”赵烈文似乎不在乎。

“惠甫呀！”曾国藩的脸色稍霁，但神情依然是严肃的，“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不能坦白，我亦知之，还要你来提醒吗？汪先生几十年来周旋于官绅之间，靠的就是这种虚名假学。你如此不礼貌地揭

穿他，坏了他的名声，损了他的形象，他不恨死了你？他有不少朋友、弟子，这些人都会成为你的对头。说不定日后的杀身之祸，就埋在今日这几句打油诗里。”

赵烈文听了悚然变色，知曾国藩这番教导用心深长，便恳切地说：“是卑职不对，卑职阅世太浅，险些惹了祸，今后再不敢了。”

“明天他一定会做出一副讨教的样子，来接受我对他的称赞，然后再把我的话拿出去四处吹嘘。我早知他的用意，心中虽极不情愿，但又不能得罪他，我要靠这班人来争取江南士子呀！可惜，我明天不能在这页纸上批字了，只得另写。”

“都怪卑职见识浅陋。”赵烈文心中惭愧。

“惠甫。”过一会，曾国藩又问，“今天下午四处寻你不见，你到哪里去了？”

“卑职访一个朋友去了。”赵烈文答，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一阵轻红。曾国藩盯着他的脸，看出了这一丝小小的变化，微笑道：“我看你不是去访友，而是寻欢去了吧！”

“中堂明察。”赵烈文忖度曾国藩已经知道，便红着脸承认，“卑职今天下午跟一个朋友到秦淮河上听曲子去了。卑职今后再不去了。”说完低下头等着训斥，他知道曾国藩素来恨听曲狎妓的文人。

“秦淮河上又有人在唱曲子了？”

谁知曾国藩非但没有训斥，反而面有喜色。赵烈文很奇怪，答话的兴致提高了：“早就有了，近半个月来更热闹，老金陵人都说，只要再有半年安宁日子，秦淮歌舞就可以与咸丰二年之前相比了。”

“金陵人对此看法如何？”

“那还用问。”赵烈文高兴起来，“金陵人都说，这秦淮歌舞是金陵城的象征，没有秦淮歌舞，金陵就不算金陵了。我的朋友也这样对我

说。就冲他这句话，我犯了大人的禁忌，在秦淮河上听了半天曲子。”

“上秦淮河听曲子不算犯忌。”曾国藩捋着长须，若有所思，声音轻轻地，仿佛自言自语。

“什么？大人说不犯忌！”赵烈文简直怀疑耳朵听错了。

“惠甫，你大致说说，秦淮河两岸现在情形如何。”

“是。”赵烈文乐得手舞足蹈，兴致勃勃地说了起来，“秦淮歌舞这十多年来，因长毛的禁止而绝迹了。又因这次攻城，战火猛烈，秦淮河两岸楼房也焚毁多半。刚进金陵的那半个月，秦淮河依旧是条死河，两岸黑灯瞎火，没有一点生气。慢慢地，过去操此业的人又回来了，在两岸修楼建房，造船漆桨，据说做的多是吉字营弟兄的生意。”赵烈文偷眼看了看曾国藩，只见他脸上并无反感之色，便又乘着兴致继续说下去，“这一个多月来，秦淮河两岸与河面上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了。从聚宝门到通济门一带，游客天天增多，房屋也三成恢复两成，尤其是桃叶渡更是热闹，酒楼妓馆一座接一座，卖小吃小玩意儿的叫声喧天。入夜则各色花灯、琉璃灯、纸灯、绢灯又都挑出门外，这一带的画舫，少说也有百把只，都雇了绝色女子、上等琴师，只只船上都坐满了听曲子的游客，一个个都听得如醉如痴，不知今夕何夕。”

秦淮河自通济门进城，西行五六里后，折转而南向聚宝门方向流去，转弯处有一个渡口。相传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常在这里接爱妾桃叶，以后这个渡口便叫桃叶渡。如果说秦淮河是温柔富贵之乡、诗酒繁华之窟的金陵城的代表，那么桃叶渡便是胭脂花粉秦淮河的代表，怪不得赵烈文说到桃叶渡时，更是眉飞色舞，不觉得自己也迷迷糊糊了。

“你今天下午就在桃叶渡？”曾国藩脸上微笑着，心想：看不出来，这赵惠甫还是一个风月场中的人物哩！

“卑职正是在桃叶渡听了两个时辰的曲子。卑职十多年没有听过这么美的吴曲了，真个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赵烈文还没有从桃叶渡画舫上解脱出来。

“惠甫，我请你办一件事。”曾国藩停住了捋须的右手，一本正经地对赵烈文说。

赵烈文一听有事，脑子立刻冷静了：“请问大人要叫卑职办件什么事？”

“你就负责秦淮河的修复事，抢在十一月乡试前，把聚宝门至通济门一带的秦淮河，恢复成咸丰二年前的模样。”

赵烈文又惊又喜，他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美差落到自己的头上，乐不可支地说：“谢中堂大人青睐，我明天就走马上任！”略停片刻又说，“离十一月乡试只有一个多月了，要把秦淮河完全恢复过来，时间太短了。”

“全部恢复过来，怕也是不行。”曾国藩换了左手捋胡须，思考一下说，“这样好了，你只把桃叶渡上下一带恢复过来就行了。古人说六朝金粉，十里秦淮，秦淮河最热闹之处也不过十里，我现在只要你建五里就行了。”

“卑职遵命，卑职一定把桃叶渡修建得比十多年前还要好。”赵烈文雄心勃勃，隔一会，他又说，“不过，卑职还要向大人借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借大人一纸告示。”赵烈文说，“请大人出一张修复秦淮河的告示，鼓励酒肆茶馆、勾栏瓦舍，各行各业在秦淮河两岸兴建，三年不纳税，与历代鼓励开生荒的措施同。”

“亏你想得出，把修复秦淮河与开生荒相提并论。”曾国藩不无赞赏地说，“好吧，就依了你。”

曾国藩对恢复秦淮旧迹如此感兴趣，使赵烈文大为惊讶，他终于忍不住发问：“大人，这秦淮河素来被人贬为轻薄子弟的游玩之所，卑职不明白，大人为何对此事这般重视？”

“你要问这个么！”曾国藩微微一笑，“三十年前，我是心向往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三十年前血气方刚，声色犬马，常令我心驰神往，但我求功名，求事业，不能沉湎其间。我痛自苛责，常不惜骂自己为禽兽，为粪土，而使自己警惕。经过十多年的静、敬、谨、恒的立志与修养，终于做到了心如古井，不为所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我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要为皇上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芸芸众生，碌碌黔首，有几个能立廊庙，能干大事业？他们辛苦赚钱，也要图个快活享受。酒楼妓馆，画舫笙歌，能为他们消忧愁，添愉悦，也就有兴办的价值。我身为金陵之主，能不为此千千万万的凡夫俗子着想吗？且游览秦淮河，如同读一部六朝至前明的旧史，几度兴废，几多悲喜，亦足令读书君子观古鉴今，励志奋发，居安思危，为国分忧。夫子庙楹柱上曾有一副联语，道是：‘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我看这副楹联就不错，君子小人都可以一游秦淮。夫子庙重新修好后，还得把这副楹联刻上去才是。范文正公称赞滕子京治岳州时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话说得好！有政通人和，才有百废俱兴，而百废俱兴了，又体现出政通人和。秦淮河初具规模后，还要修复鸡鸣寺、莫愁湖、台城、胜棋楼、扫叶楼，乃至城外雨花台、孝陵卫、燕子矶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惠甫，你说对吗？”

这番话，说得赵烈文从心坎里折服，并于此对曾国藩的认识更深层一层。他发自内心地叹道：“大人器宇之广，见识之高，真常人万不及一。”

修城墙，造房屋，复满城，兴贡院，再加上重建夫子庙，恢复秦淮河，曾国藩一天到晚忙在善后处理与百废俱兴之中，暂时忘却了锥心的忧愁和恐惧。这天上午，一道圣旨又将他的忧愁和恐惧唤回，这

便是皇太后、皇上批准曾国荃开缺回籍养病。当然，上谕还是客气的。先肯定他“迭克名城，勋德卓著，攻拔江宁，厥功尤伟”，又说他因办理军务心力交瘁，若不准其开缺养病，非体恤功臣之道，最后赏他人参六两，说朝廷正资倚畀，望加意调治，一俟病体痊愈，即行来京陛见。这些客气的表面话背后所包含的心思，曾国藩已洞若观火。“要隐忍挺住！”他不断地自我告诫。

就在曾国藩收到上谕的同时，浙江巡抚曾国荃也收到了这份开缺圣旨。他虽早有准备，但仍显得委屈痛苦，匆匆看了一遍后，便急急坐轿来到督署。

“大哥，我明天就离开金陵。”曾国荃说话之间，声音在微微颤抖。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吗？”曾国藩温存地看着百战功高的弟弟，心里很难受，脸上却带着微笑，做出一副怡然的神态。

“请求开缺的折子拜发以后，我就开始做准备了。自恭王被罢以后，我知开缺只是早晚的事，该做的事都加紧做好了。”恭王被罢去议政王一事，给曾国荃震动极大，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君威凛冽，往日的骄狂性情有所收敛。

“我明天就走。”停了片刻，曾国荃又重复一句。

“也不要这样着急。”尽管“接旨启行”是他对弟弟说过的话，但真的这样，他又觉得太凄凉了。作为执行皇命的两江总督，他无疑要鼓励吉字营的统帅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但作为曾氏家族的兄长，他有义务要为给曾家立下光宗耀祖的巨大功劳的九弟隆重饯行。

“你这两天跟吉字营的弟兄们话话别，大后天是十五，晚上，我为你在秦淮河上置酒送行。”

赵烈文接到命令后不惜工本，日夜准备。两天过后，桃叶渡一带果真装点一新。

十五日下午，金陵城内吉字营全体湘勇如同过年似的，营营挂旗，排队摆酒，为他们的统帅太子少保一等伯爵原浙江巡抚曾国荃开缺回籍隆重饯行。吃过饭后，全体官兵换上新衣，一齐来到秦淮河畔。河里已停泊上百条画舫，所有什长以上的将官都被邀请上船，船上摆满了酒肉瓜果。普通勇丁则分散在桃叶渡数十家茶楼酒肆里。远远近近的百姓闻知湘军有此盛举，全都携幼扶老，纷至沓来，把桃叶渡一带的秦淮河两岸弄得万头攒动，热闹非凡。

河中一条特大号涂饰鲜艳的画舫上，盛会的主角曾国荃坐在这里，曾国藩带着吉字营和长江水师的高级将军们罗列四周，一个个与曾国荃殷勤叙谈。夸耀他的战功，赞扬他的军事才能，歌颂他对部下的仁爱，叙述他们之间鲜血凝成的情谊。总之，尽量把好听的话都搬出来，让凄然开缺的曾国荃开心。曾国荃也竭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同与他浴血奋战过来的袍泽们谈笑风生。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曾氏上《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理折》：“伏查臣弟曾国荃，春夏之交，饮食日减，睡不成寐，臣曾陈奏一次。然以一人而统九十里之围师，与群酋悍贼相持，自无安枕熟睡之理，亦系将帅应尝之苦，臣尚不甚介意。迨克城之后臣至金陵，见其遍体湿疮，仍复彻夜不眠，心窃虑之。近数十日不得家书，询之来皖差弁。知其肝火上升，病势日增，竟不能握管作字。幸值撤勇就绪，军务业经大定，地方又无专责。合无仰恳圣恩，俯如所请，准曾国荃开缺，回籍调理。”

同年九月初四日，曾国荃接奉开缺回籍的上谕：“浙江巡抚曾国荃自随同曾国藩剿贼以来，连克名城，勋绩卓著。本年亲督将士，苦战数月，攻拔江宁省城，歼除巨逆，厥功尤伟。乃以连年办理军务，心力交瘁，遂成忧劳成病，请假开缺回籍调理。情辞极为恳挚。若不俯如所请，唯恐为职守所羁，不能从容静摄，转非体恤功臣之道。曾国荃着准其开缺，回籍调理，并赏给人参六两，该抚祇领，用资保卫。该抚系有功国家之臣，朝廷正资倚畀，尚其加意调治，一俟病体痊愈，即行来京陛见。”

天色渐渐黑下来，河中画舫点起一色的大红蜡烛，船头船尾高悬各种形状的彩灯，有兔形灯、鱼形灯、鹿形灯、龟形灯等，把一段绵延三五里长的秦淮河映得通亮。桃叶渡上的楼房更是争妍斗艳般点起千奇百怪的花灯来。秦淮花灯本是最有名的传统，这次是中断十多年后的第一次复兴，使人们欣喜万分。桃叶渡以及附近的店铺老板们，都要借此时机一展才能，招徕顾客，再加上赵烈文有心要在曾国藩面前显露办事的能力，这两天大肆鼓动宣传，竟使得桃叶渡今夜的花灯

远胜咸丰二年元宵节的灯会，其花色之繁、品种之多、烛光之亮、出意之巧，真可以与史载六朝繁华时期媲美。河中岸上的灯火与天空中的一轮明月互相辉映，加上各处楼馆传出的袅袅丝弦声，竟然造出一个诗意盎然、韵味无穷的太平盛世的月夜来，仿佛时光已倒退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年代。

彭寿颐、杨国栋、汪增甫、钱密之等人坐在船尾，边喝酒边欣赏边畅谈。

“又到升平乐世了！”钱密之感叹。

“这都是托中堂大人、九帅和各位师爷将士们的福哇！”汪增甫望着彭寿颐、杨国栋讨好地说，并起身往彭寿颐杯里斟酒。彭寿颐忙起身说：“不敢不敢！”坐下后，向四周环视一眼，无限陶醉地说：“这秦淮夜月真妙不可言。”

“是呀，不然何以说秦淮夜月是金陵第一景哩！”钱密之以一个老金陵的身份加以肯定，又指着渡口矗立的一块约有丈把高的木牌说，“那上面‘桃叶渡’三字是中堂亲笔题写的，既刚劲谨严，又婀娜多姿，这三个字真要和这个渡口一起流传千古了！”

“正是，正是。”汪增甫接言，“字如其人。中堂大人本来既是号令三军、威猛森严的制军，又是文采蕴藉、风流多情的翰林嘛！”

不愧是江南头号名士，这话说得好，满座都报以叹服的笑声。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在众人的笑声中，杨国栋轻轻地哼着。

“杨老爷好记性。”钱密之称赞道，“前明陈芹有首诗写桃叶渡，历来被人誉为咏桃叶渡诗之首，不知杨老爷记得不？”

“我于秦淮河的知识就只有刚才那几句，其余一概不知，请老先生念念，也好长我见识。”

“历朝历代的才子们咏桃叶渡的诗何止千百，老朽独喜陈芹的这首。”钱密之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献之当年宠桃叶，桃叶渡江自迎接。云容难比美人衣，花艳争如美人颊。王令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渡头春水年年绿，桃叶桃花伤客情。”

“果然做得好！”杨国栋称赞，“流韵圆转，婉丽动听，深得南朝宫体诗之美。”

“这次秦淮旧貌的修复，是惠甫兄的佳构，平素看不出，他还有这份才情。”彭寿颐笑着说，“我明日要向他建议，两岸还要栽一万株杨柳。”

“对！秦淮杨柳，是当年金陵又一绝。”汪增甫插话。

“前明旧院也要修复起来。”彭寿颐醉眼迷迷地继续说，“还要把媚香楼和金陵另七艳的楼院也按当时的样子修好。”

“好让今日的侯方域与李香君相会！”钱密之猛地插一句，引得大家一阵好笑。老头子自己更是笑得白胡子乱抖，缺了三颗门牙的嘴巴大开。

“你们看，金陵八艳真的来了！”汪增甫指着远处惊喜地叫了起来。

这时，赵烈文也正在得意地对曾国藩和曾国荃介绍：“中堂、九帅，卑职将前朝金陵八艳请来了。”

曾国藩等人顺着他的手势看去，果见一队红烛燃烧、彩灯高悬的画舫缓缓地向这边划过来，并传来一阵阵柔曼的江南丝竹。顿时，船上的湘军将领们如上天台，如登瑶池，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直欲饱餐吴越娇娃的秀色，咽下绕梁不绝的仙曲。第一只船头高挑一盏番瓜形红灯，上书“李香君”三字。第二只船头挂一盏方糕形黄灯，上书“顾横波”三字。第三只是一盏玉兔形白灯，上书“马婉容”三字。依次是柳如是、董小宛、郑妥娘、卞玉京、寇白门，果然八艳都到齐了。

“惠甫，你这个点子想绝了！”彭毓橘对着赵烈文竖起拇指称赞。

“好迷人的婊子们！”不知哪个粗野地迸出一句话，逗得满船大笑。

“先莫喊叫，且听听她们唱的什么曲子！”有人在提醒大家注意。笑声静下来，夜风送来一阵歌声：

秦淮夜月无新旧，脂香粉腻满东流，

夜夜春情散不收。江南花发水悠悠，

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

五更怀里转歌喉。

歌声宛转温丽，在柔软的水面上飘曳。歌声中，李香君、顾横波、董小宛等人翩翩起舞，河上画舫、两岸酒楼以及站在岸边观望的人们一齐喝起彩来。过一会儿，喝彩声停，歌声又起：

下楼台，游人尽，小舟停留一家春。

只怕花底难敲深夜门，月落烟浓路不真，

小楼红处是东邻。秦淮一里盈盈水，

夜半春风吹美人。

这时其他七艳都歇下来，只有李香君对月独舞。舞了一阵，又从舱中走出一位俊俏后生来，抱着李香君，做出种种依依情深的样子。千万双眼睛都转向这只画舫上来，仿佛在观看月里嫦娥与吴刚的相恋。

“惠甫，你今夜排的是孔聘之的《桃花扇》。”曾国藩对赵烈文说。

“不是全剧，选了几段。”赵烈文不无自得地回答，“秦淮月夜，桃叶渡头，画舫之上，演奏一曲《桃花扇》，不是最相宜了吗？”

“好是好。”曾国藩强打精神说，“只是哀怨了些。”

其实，赵烈文不知道，曾国藩此时并没有兴趣欣赏月夜歌舞，眼前这借男女情爱来怀念南明政权的《桃花扇》，反而使他心中更加伤感。的确，丝竹声变调了，一个老汉在哀哀唱道：

烽烟满郡州，南北从军走，叹朝秦暮楚，三载依刘。

归来谁念王孙瘦，重访秦淮帘下钩。

徘徊久，问桃李昔游，这江山，今年不似旧温柔。

“各位，惠甫给大家排的《桃花扇》折子确精彩。不过，我们今夜是送沅甫回乡。还是要归到正题上来。”曾国藩越听越伤感。他不希望《桃花扇》再演下去，转脸问赵烈文，“我要的歌女来了吗？”

“来了，在小船上等候。”赵烈文略觉扫兴。

“叫她上来。”

赵烈文走到画舫舷边，对着停泊在旁边的一条小乌篷船招招手。乌篷船开过来了，一个十七八岁面容姣好的姑娘上来，后面还跟了两个男琴师。赵烈文传命那队金陵八艳划到下游去，让其他人去欣赏。

“九弟。”曾国藩亲切深情地对曾国荃说：“你自从咸丰六年募勇组建吉字营，九年来攻克安福、吉安、景德镇、安庆、繁昌、南陵、巢县、含山、和州、芜湖，最后攻下长毛老巢金陵，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劳，九弟勋业将永勒金石，垂之万世，千秋万代都是我三湘子弟效法的榜样。今因积劳成疾，皇太后、皇上恩赏人参，赐回籍养病，愿吾弟安心息养，为国珍重，早日康复，不负圣望，再担重任。”说到这里，曾国藩的喉嗓有点哽咽，满船为之一静。

杨岳斌见状，忙举杯道：“祝九帅早日康复！”

大家都站起来，一齐举杯喊：“祝九帅早日康复！”

曾国荃两眼湿润地起身举杯：“谢谢各位！”

“九弟，过几天是你的四十一岁生日，大哥我无金银可送，无田宅可赠，只写了几首小歌子，现叫歌女唱来，算作送给你的寿礼！”

歌女清清喉嗓，琴师拨弄丝弦，委委婉婉地弹唱起来：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歌女嗓音清亮动听，酒席上的送行者和被送行者频频颌首。

陆云入洛正华年，访道寻师志颇坚。

惭愧庭阶春意薄，无风送汝上青天。

歌声把曾国藩和曾国荃带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岁月，那时兄弟同寓京城，如陆机陆云一样，无奈为兄的力量有限，使得做弟弟的不能如意入仕。

几年囊笔逐辛酸，科第尼人寸寸难。

一刻须臾龙变化，谁能终古老泥蟠。

歌声变得激越高亢，唱出曾国荃组建吉字营的抱负。

庐陵城下总雄师，主将赤心万马知。

佳节中秋平剧寇，书生初试大功时。

楚尾吴头暗战尘，江干无土著生民。

多君龔定同安郡，上感三光下百神。

前首赞克吉安，后首颂扬下安庆。曾国荃倍感安慰，萧孚泗、彭毓橘、刘连捷、朱洪章等人心中也高兴。

濡须已过历阳来，无数金汤一剪开。

提挈湖湘良子弟，随风直薄雨花台。

平吴捷奏入甘泉，正赋周宣六月篇。

生得名王归夜半，秦淮月畔有非烟。

曾国荃的眼前又浮现出攻打金陵的日日夜夜，千辛万苦打下金陵，却不料未及一百天，便被开缺回籍，蓦然间心中涌出一股苦水。

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

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曾国荃想起大哥一到金陵的当天夜晚，便叫他撩起衣服，轻轻摩挲他的背臂，含着眼泪，不厌其烦地询问每一处伤口。此情此景，随着歌声的腾起又上心头。个中甘苦，大哥知，太后、皇上却并不一定知，而那些无事生非的乌鸦们不但不知，还要诋毁咒骂，最后连太后、皇上也生了疑心，真正是“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曾国荃想着想着，满腹充满了委屈、痛苦。忽然，他放声大哭起来，越哭越凶，越哭越惨，弄得曾国藩和满船人手足失措，歌女和琴师吓得赶快停住。

“沅甫，你的辛劳，皇太后、皇上都知道，天地神灵也都知道，不要哭，不要哭了。”曾国藩说着说着，自己的眼睛也变得模糊起来。

四周画舫上的人全部停止作乐，无声地望着他们的统帅，各人心中都卷起复杂的思潮，由曾国荃的开缺想到了自己，由湘军的今日处境想到以后的艰难，人人心头上都罩上如同今夜月色似的轻纱，预感到前途的渺茫、迷惘、变化莫测、捉摸不定……

过了很久，曾国荃停止了哭泣，曾国藩和画舫上所有人才放下心来。这时明月早已西坠，东方隐隐现出鱼肚白来，两岸观赏者们都已回家睡觉去了，一条装满货物的大船驶过来。曾国荃起身向众人拱手说：“国荃就要回老家去了，望各位善自珍重，异日再得相见。”说完后，又拉着曾国藩的手说，“眼下阴晴未测，大哥你要多加注意。”

众皆恍然。曾国藩紧紧地抱着弟弟的肩，良久，才凄怆地说：“大哥我早已置祸福毁誉于度外，坦然做去，见可而留，知难而退，但不得罪东家，好来好去就行了。”

兄弟二人互相紧紧地抱着，好半天，国荃先松手：“大哥，我走了！”

“等等。”曾国藩转身喊道，“荆七，把送给九爷的东西拿来。”

荆七捧着一卷红纸走来。

“九弟，你的大夫第建好后，将大哥替你写的这副楹联贴上去。”

曾国荃将红纸展开，上面写着：“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他明白大哥的用意，重重地点点头，转身向货船走去……

船开出很远了，曾国藩仍凭窗远眺，他似乎忘记了满画舫上的湘军将领们，也忘记了自己身在秦淮河上。

“涤丈！”彭玉麟走到曾国藩身边，轻轻地叫了一声，“过几天，我也要请假回衡阳了。”

“为何事？”曾国藩转过脸来，看见彭玉麟脸色阴沉，不像是为了衣锦还乡，而是另有别故。

“国秀已病入膏肓了。”彭玉麟难过地说。

“什么病？”曾国藩这时才想起，近几天来彭玉麟一直心事重重，今天的饯行宴会上，他也一言未发，总以为是因沅甫开缺的缘故，却原来如此！

“医师至今未诊断出病因，有半年了，整日茶饭不思，日渐消瘦。”彭玉麟说着说着，眼圈都要红了。

“雪琴，这都怪我平素关心不够，依仗你为左右手，不让你回家休假，国秀这病是长期思念你的缘故。现在金陵已复，大功告成，你将军务安排一下，回去住三个月吧！要不要国栋和你一起去？”

“国栋跟我一道去衡阳看望妹子那更好。”曾国藩的真诚关怀使彭玉麟感动，犹豫片刻，他说，“不过，玉麟此番回去，就不再离开渣

江了。”

“为什么？”曾国藩大为吃惊，九弟回籍，已使他不胜悲凉，彭玉麟又说出这样的话，更增一分怜悯。

“涤丈，玉麟出身贫寒，兼秉性耿介，当此乱世，本不宜出外做事。咸丰三年，一则激于义愤，二来感涤丈知遇，遂离家别母，随马后驱驰，幸托皇上洪福、涤丈大才，成此功劳。玉麟离开渣江时，曾对着小姑的坟头起过誓：功成之后，布衣回乡，长伴孤魂，永不分离。”彭玉麟说到此，已语声嘶哑，曾国藩也被这个奇男子的至情深义所感动。

曾氏为其九弟的四十一岁生日共做诗十三首，除所录的八首外，另外五首为：

“邂逅三才发杀机，王寻百万合重围。昆阳一捷天人悦，谁识中军血染衣。”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黄河余润沾三族，白下饥民活万家。千里亲疏齐颂祷，使君眉寿总无涯。”

“童稚温温无险^城，酒人浩浩少猜疑。与君同讲长生诀，且学婴儿中酒时。”

“何况今日国秀又如此！看来她在世之日也不多了，我也不忍心再让她一人带着弱子在家受罪。涤丈，您老说得好：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十余年战事，湘军从将领到勇丁，死去的人总在三五万，留下我们这批人能亲眼看到攻下金陵，已是大幸了。玉麟天资鲁钝，于世事所知甚少，这些年来跟着涤丈转战东西，广结各色

人等，眼界大开，此时再来追忆前哲遗训，似乎领悟更深。玉麟此生别无奢求，只愿回到渣江，粗茶淡饭，读书课子，对照先哲所言，细嚼十余年旧事，倘能于人生有一番深悟顿彻，则胜过蟒袍玉带多矣！”

彭玉麟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话像一道流泉、一阵雨丝无声地注入、细细地滋润着曾国藩的心田。他很觉惭愧。自己天天讲黄老之术，却比从不谈黄老二字的彭玉麟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望着静静流淌的秦淮河水，由衷地说：“雪琴，你的这番志向，正是先贤遗风。我也时时想学着做，但可能做不到。金陵虽下，长毛还有二十余万，皖北河南一带捻军声势浩大，他们很有可能合为一股，战事即将由江南转向江北。君父尚在忧危之中，臣子岂能解甲归田，消受清福？雪琴，回去好好休养一段时期，照顾国秀。一旦国秀病情好转，还请大驾早返金陵。”

彭玉麟笑了笑说：“数年来玉麟虽迭授要职，然在军中，不敢以实缺人员自居，历任应领养廉俸银从未具领丝毫，诚以恩虽实授，官犹虚寄。目前军中需银孔亟，玉麟所存粮台二万两养廉银，请涤丈充作公用。”

曾国藩紧紧握住彭玉麟的手，激动地说：“贤弟这番心意，诚可钦服鬼神，但军中岂缺这二万两银子！你不领，我也会给你保存的。我只希望贤弟早点回来。”

彭玉麟不再作声了。天色已明，画舫正要返棹，却不料岸上一骑飞来。顷刻之间，新封一等男爵萧孚泗已哭倒在地。原来，湘乡送来讣告，他的老父二十天前去世了。萧孚泗的悲痛哭声，使画舫上的湘军将领们想起远在家乡的老父老母，不免心中凄然，曾国藩的心头也如同压上一团沉重的阴霾。祥云暴卒，霆军哗变，恭王被黜，九弟开缺，雪琴辞归，孚泗丧父，上谕严责，谤言四起，他万万没有料到，盼望了十多年，历尽千辛万苦所得来的大胜之后，竟是如此的凄凉冷落，使人伤心失意……

画舫无声地向桃叶渡划去，秦淮河水逐渐由黑变青，由青变蓝，

终于泛起千万叠闪闪发亮的光波。它从昨夜神秘的睡梦中苏醒过来了，宛如由仙境重返人世，脱掉迷乱心性的五彩轻纱，恢复其温和可亲的本来面目。头顶上，旭日高高地悬挂在金陵城的上空，将它的无穷光芒、无限生机送给宇宙。曾国藩走出舱房来到船头，立时被正在兴建中的江南贡院的宏大气魄所吸引：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忙忙碌碌，壮阔非凡的贡院已初具规模了。望着朝阳下的复兴场面，曾国藩的心情陡然开朗起来。他不禁自我责备道：为什么总要从险恶方面去想呢？眼下自己明摆着是大清朝的第一号功臣，谤言再多，能抹掉攻克金陵的铁的事实吗？太后再有疑心，不是已上奏湘军要大规模裁撤吗？历史上这样断然自剪羽翼的功臣有几个？长毛扑灭了，两江乃至整个东南半壁河山亟待重建，江南贡院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得到恢复，金陵城、两江三省也同样可以在自己的手中得到恢复。如果说战场厮杀、夺隘攻城要靠九弟、雪琴等人的话，那么安邦定国、经世济民则是自己的长处，无须假手他人。而这，又正是大乱平定后的第一要务！广阔富庶的两江大地，为自己才具的充分施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大厦正欲梁栋柱，灰心何事赋归田”？手无寸权的翰林院学士时代都能有如此胸襟，大功初建、权绾三省的协揆总督反而退缩了吗？

想到这里，曾国藩豪情顿生。当画舫轻轻靠近桃叶渡岸边时，他安慰萧孚泗几句后，又对着满船湘军将领高声笑道：“诸位辛苦了，上岸好好休息吧。明年灯节，我再请各位来一次秦淮夜游！”

王闳运撰《湘军志》中《曾军后篇第五》：“江宁既复，群寇出掠者皆瓦解。国藩奏上诸将功，以所俘寇将李秀成言洪福已死。于是浙江、江西诸军方欲张寇势，洪福又实不死。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群言益讠，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辍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会病疥，因请疾归乡里，散遣所部军二万五千人。而克城功最受封爵者，李臣典病卒，萧孚泗以丧归，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曾氏上《兵部右侍郎彭玉麟恳辞叙叙片》：“再，兵部右侍郎

彭玉麟报捐养廉银两，由臣具奏。钦奉谕旨：彭玉麟所捐养廉银两，着加恩查明该侍郎子弟，给予奖叙。”折片中还引用彭玉麟对“奖叙”谢绝的原话：“玉麟起家寒素，屡沐高厚之恩，未效涓埃之报。借此廉项以尽微忱，断不敢再邀议叙，有违初心。”

“大厦”两句诗衍自曾氏《失题四首》之三。原诗为：“金堤旧渍高家堰，复道今年盛昔年。自古尘沙同浩劫，斯民涂炭岂前缘。沉江欲祷王尊璧，击楫谁挥祖逖鞭。大厦正须梁栋柱，先生何事赋归田？”

第十九章 裁撤湘军

一 养心殿后阁里的叔嫂密谋

跟往常一样，三十岁的慈禧太后寅初时分就醒过来了。离天亮还有一个多时辰，这是她一天中最难度过的时刻。她通常是闭着眼睛，安卧在重帏叠幃遮掩的龙床上，在细软柔和的绣龙描凤的垫被和盖被之中，无边无际、无拘无束地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是她与咸丰帝恩恩爱爱的甜蜜岁月。

凭着绝代的美艳和绝顶的机敏，在小皇帝诞生前后的几年里，年轻的风流天子将对后宫的三千宠爱集于她一身。那个时候，她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女人。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咸丰帝把爱转了向，被四个有名的汉人美女：杏花春、武林春、牡丹春、海棠春缠得紧紧的。她遭到了冷落。但是，她有一个包括皇后在内，所有受到皇帝宠爱的女人所没有具备的优势，那就是，皇上唯一的儿子乃她所生。在咸丰帝身患重病，又不再专宠她一人的时候，她甚至暗暗地希望皇帝早日死去。不然的话，不知哪一天，哪个妃子的肚子里又拱出一个皇子来，皇上一时被她迷惑，把江山从自己儿子的手中轻易地拿走，送给了他人。因而，当三年前，咸丰帝驾崩的时候，她表面上也悲痛欲绝，心里却暗暗得意：从此以后，这江山便是属于自己儿子的了，再不要担心别人来争夺。

《清朝野史三编》中《圆明园总管世家》一章里说：“文宗因东南太平军起，中心忧焦，颇怀怀陵君醇酒美妇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栋。文宗有心腹奴二，一走维扬，一去金阊，购得民女四人，皆绝艳，或云取自妓家。文宗为特设四院以处之。亭馆崇宏，隔垣相望，复道属焉，即世所传杏花春、武林春、牡丹春、海棠春是也。”

但是，儿子继承的却是一片动荡的破碎的江山。皇宫内虽无人来争夺，但江南的长毛造反已达十年之久。在江宁，分明有一个太平天国，要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有一个天王，要与自己的儿子平起平坐。她决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的存在。尽管她从小便从父亲那儿接受了汉人不可相信的家教，但时至今日，她不得不听从恭王奕訢^①的劝告，重用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她要利用汉人来打汉人，要利用汉人来收复、巩固儿子的江山。提心吊胆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三个多月前，当六百里红旗捷报从江宁送到紫禁城的时候，她兴奋得热泪直流，声音哽咽，紧紧抱着九岁的小皇帝，连连呼唤着爱子的乳名……

儿子的江山保住了，她的圣母皇太后的地位也保住了。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没有丈夫的岁月毕竟是孤苦的，尤其是在这个一日将至的清晨，人间所有的夫妻都在鸳鸯被中拥抱的时候，她却一人孤零零地躺着。她最怕这时醒过来，但偏偏每天这时她又都要醒过来。回忆以往的甜蜜日子，能够暂时给她以温馨，但很快，寡妇的烦恼郁闷便会占着上风。她想起这一辈子就要永远这样孤孤单单地生活下去的时候，龙凤绣被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便再也不能填补她内心深处的寂寞空虚。每当这时，她甚至后悔当初不该费尽心思去招惹皇上的注意，去讨得他的欢心。

咸丰元年冬天，初登皇位的咸丰帝向全国下达选秀女的诏命：凡四品以上满蒙文武官员家中十五岁至十八岁之间的女孩子，全部入京候选。慈禧太后那拉氏那年十七岁，父亲惠征官居安徽皖南道员，正四品衔，各方面都在条件之内，家里只得打点行装，准备送她进京。正当这时，惠征得急病死了。那拉氏上无兄长，下无弟弟，仅仅有一个十三岁的妹妹，寡妇孤女哭得死去活来。当时官场的风气是，太太死了，吊丧的压断街；老爷死了，无人理睬。惠征居官还算清廉，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徽州城又无亲戚好友，一切都要靠太太出面，四处花钱张罗。待到把灵柩搬到回京的船上时，身上的银子已所剩无几了。

这天傍晚，灵舟停在江苏清江浦。正当暮冬，寒风怒号，江面冷清至极。舟中那拉氏母女三人眼看家道如此不幸，瞻视前途，更加艰

难，遂一齐抚棺痛哭。凄惨的哭声在寒夜江面上传播开去，远远近近的人听了无不怜悯。突然，一个穿着整齐的男子站在岸上，对着灵舟高喊：“这是运灵柩去京师的船吗？”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清宫遗闻·西太后之与吴棠》：“孝钦父在任湖南副将，卒于官，姊妹归丧，贫甚，几不能办装。舟过清江浦时，吴勤惠公棠宰清江，适有故人官副将者，丧舟亦舫河畔，勤惠致赙三百两，将命者误送孝钦舟。复命，勤惠怒，欲返璧。一幕客曰：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姑结好焉，于公或有利。勤惠从之，且登舟行吊。孝钦感之甚，以名刺置奁具中，语妹曰：吾姊妹他日尚得志，无忘此令也。”

“是的。”船老大忙答话。

那人踏过跳板，对着身穿重孝的惠征太太鞠了一躬，说：“我家老爷是你家过世老爷的故人，今夜因有要客在府上，不能亲来吊唁，特为打发我送赙银三百两，以表故人之情，并请太太节哀。”

从徽州到清江浦，沿途数百里无任何人过问，不料在此遇到这样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惠征太太感激得不知如何答谢才是，忙拖过两个女儿，说：“跪下，给这位大爷磕头！”

那拉氏姊妹正要下跪，那人赶紧先弯腰，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这就回去复命，请太太给我一张收据。”

惠征太太这时才想起，还不知丈夫生前的这个仗义之友是个什么人哩，遂问：“请问贵府老爷尊姓大名，官居何职？”

那人答：“我家老爷姓吴名棠字仲宣，现官居两淮盐运使司山阳分司运判。”

惠征太太心里纳闷：从没有听见丈夫说起过这个人。她一边道谢，一边提笔写字：“谨收吴老爷赙银三百两。大恩大德，容日后报答。惠征遗孀叩谢。”

那人收下字据回府复命。吴棠一见字据，大怒道：“混账东西，这赙银是送到殷老爷家里的，怎么冒出一个惠征来了！这惠征是谁？”

听差慌了：“老爷不是说送到运灵柩去京师的那只船吗？我听到哭声，又问是不是到京师去，说是的，我就送去了，她们也收了。”

吴棠冷笑道：“好个糊涂的东西，天下哪有不爱银子的人！你送她三百两白花花的银子，她还会不收吗？你问过她的姓没有？”

听差辩道：“小人想，世上哪有这等凑巧的事，都死了人，都运到京师，又都在这时停在清江浦。所以小人想，这不要问的，必定是殷家无疑。”

吴棠发火了，拍着桌子嚷道：“你这个没用的家伙，还敢这样狡辩？你赶快到江边去，把三百两银子追回来，再送到殷家的船上去！”

“去就是了！”听差答应着，心里仍不大服气。

“慢点！”侧门边走出一个师爷来，向听差招了招手，然后对吴棠说，“老爷，我刚从江边来，知道些情况。”

“你说吧。”

“收到银子的这一家是满人，主人原是安徽的一个道员。这次进京，一是运灵柩回籍安葬，一是送女儿进宫选秀女。老爷，”师爷凑到吴棠的耳边，小声说，“这进宫的秀女，日后的前途谁能料定得了？倘若被皇上看中，那就是贵妃娘娘了。到那时，只怕老爷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哩！三百两银子，对老爷来说算不上一回事，但对这时的寡妇孤女来说，则是一个天大的人情。既然银子已经送了，老爷不如干脆做个全人情，以惠征故人的身份亲到船上去看望一下，为今后预留一个地步。”

吴棠想想也有道理。三百两银子，对一个盐运判来说，本也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带着师爷连夜来到江边，登上灵舟，好言劝慰惠征太太，又鼓励那拉氏姐妹好自为之，今后前途无量。临走时，留下一个名刺。惠征太太一家千恩万谢。

那拉氏把这张名刺珍藏在妆奁里。父亲死后的凄冷，给她以强烈的刺激，使她深刻地意识到权势的重要。对着冷冰冰的运河水，她咬紧牙关，心里暗暗发誓：此次进京候选，一定要争取选上；进宫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引起皇上的注意；倘若今后发迹了，也一定要好好报答这位吴老爷。



清后宫佳丽照

她终于被选上了，安排在圆明园。后宫佳丽如云，淹没了她的美貌和才华。一年过去了，她依旧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秀女。但是，极有心计的她，也就在这一年时间里，把皇上的脾性爱好都打听到了。她知道，二十岁的皇帝，好热闹喜游玩，尤其爱看戏听曲子，还能够自度新曲，是一个有文采有情致的天子。她从小跟着父亲在江南长大，学到了不少优美的江南曲调，这时便常常一个人偷偷地温习着。天生的好嗓子，又加上勤奋练习，一年过后，她的江南小曲已唱得非常好了。

这一天，咸丰帝来到圆明园游玩。将至桐荫深处时，忽然传来歌

声，太监欲前去斥责，咸丰帝制止了。原来，咸丰帝生长在北京的深宫之中，平日里听的只是京剧、昆曲和北方的粗豪歌曲，从来没有听到过江南的小调。这江南小调，最是婉转曲折，绵软多情，又从一个十八岁的少女口中唱出，更加动听。文采风流的青年天子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他站在湖边，怔怔地听了好长一会儿。

“把唱歌的人带到烟波致爽殿来！”咸丰帝下令。

唱歌的人被带上来了，正是惠征的长女。咸丰帝盘坐在烟波致爽殿内西偏殿的炕上，望着圆明园里这个地位低下的宫女，惊讶得半天做不得声，心里想：宫中有这样美丽的女人，我竟然不知，真是辜负了自己，也委屈了她。

“刚才的歌是你唱的？”看了很久之后，咸丰帝好不容易才吐出一句话来。“回万岁爷的话，是奴婢唱的。”回答的声音清清脆脆，如同银铃一般。“你再唱一曲给朕听听。”

优美的子夜吴歌在空旷的烟波致爽殿内响起：

春气满林香，春游不可忘。落花吹欲尽，垂柳折还长。

桑女淮南曲，金鞍塞北装。行行小垂手，日暮渭川阳。

“好，唱得好！”咸丰帝以手轻轻地击着炕上的小几，凝视着容光焕发的宫女，他发现宫女手里拿着一支兰花。

“你喜欢它？”咸丰帝指着兰花问。

“回万岁爷的话，奴婢最喜欢兰草兰花。”

咸丰帝笑道：“我也不知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叫你兰儿吧！”“谢万岁爷赐名！”

“你过来，让我看看你的手。”

兰儿走过去，伸出一双十指纤纤、润如凝脂般的手来。咸丰帝摸

着这双玉手，不觉春心荡漾起来，对一旁侍候的太监说：“你们都出去！”

兰儿一听，羞得满脸通红，待太监刚出门，她已躺倒在皇帝的怀里了……

慈禧不忘旧恩。垂帘听政之始，便将吴棠擢升为两淮盐运使，一年后又升为漕运总督，最近两广总督出缺，她又寻思着把吴棠调升这个职位。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那拉氏得幸之始》：“那拉氏者，惠征之女也。惠征尝为徽宁池太道，其女生长南中，少而慧黠，嫋艳无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凡江浙盛行诸调，皆琅琅上口，曲尽其妙。于咸丰初年被选入圆明园，充宫女。是时英法同盟军未至，园尚全盛，各处皆以宫女内监司之，那拉氏乃编入桐阴深处。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文宗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则携嫔妃游行园中，闻有歌南调者，心异之。越日复往。近桐阴深处，歌声又作，因问随行内监以歌者何人。内监以兰儿对。兰儿者，那拉氏之小字也，宫中尝以此名呼之。文宗乃步入桐阴深处，盘踞炕上，曰召那拉入。略诘数语，即命就廊栏坐，令仍奏前歌。良久，文宗唤茶，时侍从均散避他舍，那拉氏乃以茶进。此即得幸之始也。”

有仇能报，有恩能酬，这毕竟是人生的幸事。想到这里，她略觉一丝宽慰。

窗纸已发白，天亮了。慈禧是一个会保养的人。她每天坚持早晚两次散步，名曰遛圈子。早晨一次在起床之后，略为梳洗一下就出门；傍晚一次在太阳落山之前。

“小安子，咱们出去遛遛！”待心爱的太监安得海给她洗了脸，漱了口，拢了拢头发后，她起身，招呼安得海陪她出门在养心殿内散步。



正在梳妆的满族女子

养心殿位于紫禁城后半部分，在西一长街的西侧，它的前面是军机处，后面是西六宫。这座宫殿建于明朝，清雍正年间又重新修缮过一次。明朝各代帝王以及清朝顺治、康熙两代皇帝的寝宫是乾清宫，到雍正皇帝时，因其父康熙帝新死，他不愿再住到父亲住了六十多年的乾清宫去，遂住在养心殿守父丧。孝期满后，没有再搬动，养心殿就成为他的寝宫和处理政务的地方了。从那以后，各代皇帝都沿袭未改。慈禧原住在西六宫里的储秀宫，皇后慈安原住在东六宫里的钟粹宫。同治皇帝搬进养心殿后，为便于随时照料，与他共同治理国家的两宫太后也搬到养心殿来居住。

养心殿为工字形建筑，前殿后殿相连，四周廊庑环抱，结构紧凑。前殿为处理政事之所，后殿为寝居之地。当时，小皇帝住在后殿正间，慈安住后殿东阁，慈禧住后殿西阁。因为此，妃子们以及太监、宫女都称慈安为东边的太后，简称东太后，称慈禧为西边的太后，简称西太后。慈禧在安得海的陪同下，绕着碧瓦红墙、苍松古柏遛了两个圈子，凌晨醒过来后的那段苦闷心情已排遣得差不多了。吃过早饭后，她重新坐到梳妆台前，开始了一天的正式装扮。

和世间所有的女人一样，梳妆打扮，是慈禧最感兴趣的事。她有出众的美丽，也有出众的装扮技巧。她的美容材料中用得最多的是花。她的枕头里是空的，一年四季装满晒干的花朵。她认为这些晒干的花朵中的花蕊之气，可以使她永葆花容月貌。她要太监以新鲜红玫瑰做胭脂，以娇嫩的白牡丹做扑粉。她常常派梳头太监到北京城街头巷尾去仔细观察妇女们的发型，选好的梳给她看。她中意的，就作为一种发型定下来。每隔三天五天，她就换一种发型。每天早上，她让梳头太监梳好头后，再叫一个手脚极轻细的小太监，拿着一根两寸来长的玉棒，像擀面杖擀面一样，在她的脸上来来回回地滚动五十下。然后再敷上扑粉，擦上胭脂，戴上镶着三百零二颗珍珠的金凤朝冠，穿上明黄色的云水龙袍，罩上用三千五百粒珍珠编缀而成的披肩，踏着四寸多高的花盆底绣鞋。每当她这样装扮停当，一摇一摆，袅袅婷婷地走出后殿西阁门槛时，养心殿里所有的宫女、太监，都会向她投来发自内心的赞叹的目光。就在这一片目光中，她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寡妇的怨尤被驱散得一干二净，她以满腔的热情开始了一天的军国大事的处理。

今天的梳妆，她比往日用的心思更多，花的时间更长，对待候的太监要求更严，因为今上午她要和慈安太后一起，与两位皇亲商量一件极为秘密的大事。这两个人，一个是咸丰帝的亲弟七爷醇郡王奕
環，一个是咸丰帝的表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昨天两宫太后计议这件事时，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慈禧忽然建议：七爷、僧王都是自家亲人，明日召见时干脆去掉黄幔帐，这样更显得是家人聚会，气氛亲切些，谈得也会深入些。

原来，自从挫败了以肃顺为首的辅政八大臣之后，两宫太后每天便和小皇帝一起召见臣下，处理国事。召见时，小皇帝坐在正中，两宫太后坐两侧。为严男女之防，前面挂一块薄薄的黄幔帐。这样，太后可以看得清奏事的臣工，而臣工却看不见太后。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垂帘听政。慈安太后钮祜禄氏比慈禧还要小两岁，是个性格平和，对国事不感兴趣也缺乏这方面才干的女人。她思量着僧格林沁名义上是大行皇帝的表兄，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且长年带兵在外，彼此并不亲密，到底比不上六爷、七爷这些亲骨肉，转念一想，示僧格林沁以亲切也有道理，犹豫一下，又同意了。因为有这个缘故，慈禧今天的梳妆更显得不同一般。



醇亲王奕訢、李鸿章、善庆

待四五个太监忙忙碌碌地侍候了个把时辰后，慈禧起身来，自己对着西洋进口的大玻璃镜，前后左右地转了几圈，觉得满意了，这才对安得海说：“小安子，你去东阁那边去看看，进行得怎么样了，再去前殿看他们都来了没有。”

“喳！”安得海转身出门。一会儿工夫，回来禀报：“母后皇太后早

已穿戴完毕，正在等这边的消息。七爷和僧王也在军机处朝房等候叫起。”

“行，咱们走吧！”慈禧边说边出了门。

平素垂帘听政之处都在前殿的东暖阁，今天特为安排在西暖阁。这里是前代皇帝批阅奏章的地方，从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便成为皇帝与军机大臣密谈的房子。乾隆皇帝在西头隔出一个极小的房间，将宫中珍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稀世墨宝悬挂在这间小房子里，并命名为三希堂。批阅奏章劳累的时候，他便走进三希堂，以欣赏三王的墨迹作为休息。他的子孙嘉庆、道光、咸丰都没有这个雅兴，很少光临。不过，三希堂仍一直完好地保存着。

慈禧踏进西暖阁时，慈安已端坐在那里了。慈禧向慈安行过礼后，就挨在她的身边坐下。因为今天属于非正式的会见，故未叫值班大臣传令，而是叫安得海到军机处朝房去传奕 譔 和僧格林沁。

奕 譔 的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当年，慈禧依靠奕 訢 的力量击败了肃顺一班辅政大臣，后来发现奕 訢 本事大，不易控制，就寻机削掉了奕 訢 “议政王”的封号，转而信任这个身兼小叔子、妹夫双重身份的奕 譔。奕 譔 的为人行事与奕 訢 大不相同。他谨守祖宗家法，心胸封闭狭窄，对内只信任满人蒙人，对汉人一贯不亲近；对外则夜郎自大，盲目轻视排斥洋人。

《清史稿》僧格林沁本传：“僧格林沁，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旗人。本生父毕启，四等台吉，追封贝勒。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尚仁宗女。公主无出，宣宗为选于族众，见僧格林沁仪表非常，立为嗣。道光五年，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十四年，授御前大臣，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总理行营。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出入禁闱，最被恩眷。”咸丰三年，授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咸丰四年受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咸丰十年，与英法联军战，败于通州，被革去王爵。同治帝即位后复亲王爵位。同治四年，在与捻军作战中，阵亡于山东曹州。

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强悍勇猛，他率领的军队向来号称能征惯战，八旗兵、绿营他都看不上眼，更何况那些临时招募的练勇。可偏偏就

是这些他眼中的乌合之众，这些年来在江南战果累累，最终攻下了江宁，夺得了对太平军作战的全胜。相反地，他的蒙古铁骑在与捻军的角逐中常常打败仗，相形之下，昔日的声威锐减。这个一代天骄的后裔，对曾氏兄弟和湘军窝着一肚皮无名怒火。

湘军进江宁后，打劫财富，屠城纵火，又放走幼天王，朝野谤议四起，物议沸腾，僧格林沁听了十分得意，赶紧打发富明阿以视察满城为由，去江宁实地了解。谁料曾国荃一吓一贿征服了富明阿，江宁将军回去后向僧格林沁作了假汇报。僧格林沁不相信，又派了几个有心眼的幕僚偷偷到了江宁城。他们秘密地查访了十天，掌握了湘军高级将领窃取金银财宝的铁证。僧格林沁据此向太后、皇上密奏一本，要求宣示湘军洗劫江宁的罪行，注销曾国藩的爵位，将曾国荃、萧孚泗、朱洪章等人押至刑部严讯，并立即全部解散湘军。这个为泄私愤而企图将湘军一网打尽的密奏，就连慈禧也觉得太过分了。

就在江宁打下后的几天里，慈禧收到了十来封奏折。这些奏折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莫忘载舟之水亦能覆舟的古训，湘军凶恶贪婪，曾国荃桀骜不驯，谨防意外。令慈禧惊讶的是，这些折子竟然大部分出自汉大臣之手。不久，曾国荃自请开缺回籍养病，曾国藩禀报即将大规模裁撤湘军。慈禧的心总算轻松了一些，她顺水推舟地批准了曾国荃开缺回籍的请求，耐着性子等待曾国藩裁军的具体行动。她希望湘军这个隐患能消失在曾氏兄弟的自抑过程中，那样一则不会因朝廷的制裁而激发事情的恶化，二则也不会给后世留下容不得功臣的诟病。不料，关于裁军一事，曾国藩就那份奏报外再没有下文了。驻守镇江城的督办镇江军务广西提督冯子材，密奏江宁城内根本没有裁军的举动，索饷闹事的现象到处皆是，前不久鲍超的霆军公开哗变，而曾国藩并没有给哗变的官勇以处罚，甚至想遮掩过去。

接到冯子材的密奏之后，慈禧意识到对湘军再也不能掉以轻心，趁着僧格林沁回京休假的时候，她把这位大清朝的干城召来，并与七爷一起进宫密商。

僧格林沁和奕訢一前一后地进了西暖阁。僧格林沁见两位皇太

后端坐在炕上，前面并没有黄幔帐，不觉大吃一惊，忙跪下磕头，不敢仰视。奕**環**也跟着跪下。

“都请起来，今天是咱们自己家人聚会，不要这多礼节。”慈禧对着两个跪倒在她脚下的须眉男子嫣然一笑，说：“你们看，咱们姊妹也没有设帘子，都是自家手足，要这个帘子做什么！”

僧格林沁、奕**環**周身滚过一阵暖流，坐到两宫皇太后的对面。慈安蔼然吩咐：“给僧王和七爷敬茶。”

两个宫女用鎏金铜盘端上两杯茶来。摆在僧格林沁面前的是一个血红玛瑙杯，摆在奕**環**面前的是一个松花翡翠杯，泡的都是福建巡抚徐宗干进贡的闽南乌龙茶。只见慈禧一挥手，所有太监、宫女都悄然无声地退出西暖阁。

“姊姊，你先说吧。”尽管慈安的年纪小于慈禧，但名分却在慈禧之上，慈禧不得不叫她姊姊，自称妹妹。和每次召见臣工一样，慈禧在说话之先，都要说上这样一句话。也和每次一样，慈安照例回答这样一句话：“我们姊妹之间还讲什么客气，你就先说吧。”

“姊姊既然要我先说，我就先说几句。”慈禧说过这句套话后，以轻柔动听的女人声调开始了她的正题，“弘德殿的师傅要皇帝背《书经》，皇帝就不来了。今儿个我们姊妹请僧王和七爷来，是要听听你们对南面湘军的看法。曾国藩的湘军立了大功，克复了江宁，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不过，湘军进了江宁后，放火烧尽长毛的伪宫殿，长毛多年聚敛的财富都变成了湘军将领的私产，朝野对此都很愤慨。我们姊妹也觉得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有负朝廷的厚望。前些日子，曾国藩说裁湘勇，但至今并无行动。两位王爷说说，朝廷对湘军应如何处置。”

慈禧的话刚一说完，僧格林沁便迫不及待地奏道：“太后，奴才早就看出湘军不是好东西。三年前打下安庆的时候，就有人向我禀报，说湘军把安庆城洗劫一空。这次打江宁更是疯狂，金银财宝掠夺光不说，连江南女子都给他们抢尽了。老百姓说，湘军都是强盗、畜

生，比长毛坏多了。太后，奴才还是先前的那句话，削掉曾家兄弟的爵位，把曾国荃等人押到刑部审讯，强行解散湘军，派我八旗子弟兵进驻江宁城。”

慈安笑道：“僧王说的有道理，但曾国荃没有造反的迹象，若是把他押到刑部，别人会说朝廷亏待功臣。”

“怎么没有造反的迹象？湘军本是团练，仗打完了，就得解散。不想造反，为何迟迟不解散？”僧格林沁是满蒙亲贵中最能打仗的人，又是咸丰帝姑母的养子，咸丰帝生前对他都很客气，更助长了他的骄横跋扈，即使在皇太后面前，他也显得放肆。两宫太后都知道他的脾气，相互对视了一眼，微微一笑，都没有作声。

奕訢说：“太后，依奴才看，曾国藩是个最虚伪的人。打下安庆时，曾国荃把伪英王府的全部财产都运回他的湖南老家，用这笔钱给他的每个兄弟都买了田起了屋。正因为这样，曾国藩明明知道，却不作声。他又得了财产，又得了廉洁的名声。这次打下江宁，他上奏说，所传金银如海、财货如山的话都是假的。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哄不过的。既然没有金银财货，为什么要放火把长毛的伪王宫王府都烧掉？为什么不学当年曹彬的样，封存府库，等待朝廷派人来验收呢？怪不得别人都说曾国藩是伪君子。上次说的裁撤湘军的话，太后决不要相信他。奴才看他是不主动去解散湘军的。”

奕訢的话说完后，西暖阁里沉默了好一阵子。慈禧问：“依七爷的意思，也是要朝廷下令强行解散湘军了？”

奕訢想了一下，说：“奴才也不是说要朝廷下令强行解散，看是不是有别的法子，逼着曾国藩去履行他的诺言。”

“有一个法子可以逼他。”僧格林沁信心十足地说。

“僧王有什么好主意？”慈安转过脸问。

“将奴才的蒙古铁骑从山东开到江南去，驻扎在江宁城四周，用

武力逼他解散湘军。”僧格林沁气势雄壮，仿佛他的骑兵就是一支能降百魔的天兵天将。



慈安太后画像

慈安轻轻地点头，像是赞许。慈禧在心里冷笑：你的铁骑能敌得过曾国荃的吉字营吗？嘴里说：“僧王的主意好是好，只是太露形迹

了。”

奕譞说：“太后说的是。蒙古铁骑开过长江，驻扎在江宁城外，的确是太露形迹了，不撤湘军和造反毕竟有所不同。但僧王的主意仍然可用。打着剿安徽境内捻贼的旗号，将人马开到苏皖一带。这样，既对江宁城内的湘军是一个压力，又可以防备今后的风吹草动。”

“七爷的这个办法最稳妥。”慈安立即表态。

慈禧望着这个二十七岁的妹夫，不觉暗暗赞赏：这几年有长进，再磨炼磨炼，以后会是一个好帮手。遂微笑着说：“七爷这个主意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压力又变得不直接。还是如七爷所说的，要尽快逼得曾国藩履行裁军的诺言才好。不然，湘军总是朝廷的一块心病。”



牢牢把持清末朝廷大权的慈禧太后

西暖阁里又是一阵沉寂。四周摆设的几具西洋座钟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愈发衬托出阁内阁外的宁静。人间第一家的叔嫂四人都在绞尽脑汁思考着，如何才能尽快尽好地去掉大清王朝的这块心腹之病。突然，僧格林沁猛地拍了一下大腿，两宫太后都吓了一跳。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忙说：“奴才失礼，请太后饶恕。”

慈禧笑着说：“僧王心中一定有了好主意。”

慈安也笑着说：“不要紧的，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僧王不必介意。”

僧格林沁说：“奴才打仗，常常采用诱敌进圈套的办法，远远地将敌人引过来，进了圈套后，他就不得不听奴才的摆布了。”

奕**譔**兴奋起来：“奴才明白了僧王的意思，是要把湘军引进朝廷布置好的圈套，然后再来名正言顺地收拾它。好，真是好主意！不过，设一个什么好圈套呢？”

“是的呀，设个什么好圈套呢？曾国藩可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呀！”慈安面有难色，她于这方面是一点主意都没有的。

“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僧格林沁说，“皇上下道谕旨，说要曾国藩进京陛见，太后当面嘉奖。奴才再派几个人在半途杀掉他，事后杀两个替死鬼了结。曾国荃已开缺了，曾国藩这一死，湘军群龙无首，自然就瓦解了。”

僧格林沁说完后看了两个太后一眼，自以为这是最好的主意。曾国藩本是他嫉恨已久的对头，现在却通过太后的手来除掉他，岂不令人惬意了！他没有想到，慈禧自有她的想法。她还不想杀掉曾国藩，因为皖豫一带的捻军、陕甘一带的回民都闹得很厉害，她儿子的这座江山还未完全巩固，很可能还要依靠曾国藩去平捻平回。但是，眼下他手里的这十几万湘军又必须大规模裁撤，方可保证江南不再出事。到时需要曾国藩重上前线，再让他去湖南招募新军好了。这就叫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朝廷必须要建立这样的权威，才可以驾驭遍

布全国的几十万团练。如果让建第一号功勋的曾国藩带头这样做，那么今后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就翘不起尾巴，只得乖乖地跟着学样。反之，若曾国藩不裁撤湘军，以后左、李也会跟着学。天下有了这几十万打过多多年硬仗、立过大功的湘、楚、淮军存在，真好比在紫禁城里容下几个佩剑拿刀的强盗，随时都可能有不测之祸发生，养心殿里的宝座还能坐得安稳吗？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露声色地逼曾国藩自动裁军。

冥思苦想了半天，两位军国大臣都无计可施，倒是慈禧心里冒出一个主意来。她问僧格林沁：“据说湘军里混有哥老会，僧王在山东听说过吗？”

“是的，湘军中有大批哥老会。前次鲍超的霆军哗变，有人说就是哥老会从中煽动的。”僧格林沁回答。他手下有一支汉人队伍，带兵的头领是前些年从太平军投降过来的陈国瑞。陈国瑞跟湘军不少将领有往来，湘军中有哥老会，就是他告诉僧格林沁的。

“说是哥老会反对朝廷，真有这事吗？”慈禧又问。

“据奴才所知，哥老会是湘军中一班流氓痞子结成的团伙，打着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旗号笼络人心，在湘军中拉帮结派。不过，还没有听说过哥老会反对朝廷的话，但也不能打包票。”僧格林沁说。

奕**譚**说：“奴才听说绿营中也有哥老会的人，这很可怕。”

慈禧皱了一下柳叶眉，一个设想在她的心里陡然成熟了。她转眼对慈安说：“姊姊，时候不早了，僧王和七爷也累了，今天就议到这里吧。您看呢？”

慈安说：“是说了很久的话了，不过，逼曾国藩早点裁军的主意还没商量出来呀，是不是明几个还请僧王和七爷进宫来呢？”

“过几天再说吧。”慈禧边说边起身，慈安也跟着起身。僧格林沁、奕**譚**忙离开椅子，就要跪安。

“不用了。”慈禧轻柔的声调里显然带着几分刚气，秀美的丹凤眼专注地盯着两个堂堂男子汉，说：“今儿个是咱们自家人在这里随便聊聊天，出去后，谁也不能再说起哦！”

“奴才明白。”僧格林沁说完后抬头又看了慈禧一眼。这是他第一次清楚地看见圣母皇太后。“太美了！”粗野的蒙古亲王在心里赞叹不已。就在这时，他发现慈禧也正盯着他，那眼神有点异样，他赶紧把头低下。

“在这里吃过饭再回去吧！”慈禧对着门外一招手，安得海立即又轻又快地走了过来。“你去前面御膳房招呼一下，给僧王和七爷备一桌好酒饭。”

回到后殿西阁，吃过点心，慈禧安安稳稳地睡了一个午觉，醒来后又想起上午的密谈。她有点失望，谈了半天，两位皇亲并没有给她出一个好主意，最后还是自己一时灵感上来，冒出了一个想法。她记起丈夫生前曾很有感慨地对她说过的话：真正能办事的还是汉人。她很想把几个老成持重的汉大臣，如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人找来，问问他们。但这样一个处置曾国藩和湘军的重大决策，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她对自己的设想不十分满意，觉得还有欠缺，遂坐在梳妆台前，一边欣赏自己美丽的面容，一边继续思考着，力图构造得更完备些。

僧格林沁雄壮的身躯时常干扰年轻太后对国事的思索，好半天了，她的计划也没有多少进展。这时，安得海送来一大叠内奏事处呈递的奏折。她随手翻了几份，看到了新封男爵福建陆路提督萧孚泗奏请回籍奔父丧的折子。她突然脑子一转，又有了一个新主意。

第二天一早，兵部两个年轻力壮的折差，背着两份绝密上谕，以每日五百里的速度，分别向武昌和南昌飞奔而去。

二 官文亲到江宁追查哥老会

五天后，湖广总督官文接到了慈禧的密谕，新近荣封伯爵的满洲

大学士心里得意。他出身于世代特权阶层，有着浓厚的门第偏见。这些年来，他眼睁睁地看着先前卑微低贱的汉族穷书生、种田佬，一个个爬了上来，占据高位，心里很不是味道。出于这种心理，胡林翼任鄂抚初期，他常常掣肘。后来，精明的胡林翼为了大局，不得不卑容谦辞，处处让他，又玩起夫人外交的手腕，才维持住武昌城内督抚相安的和局。也同样出于这种心理，当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被围的时候，他不但不发兵救援，反而加以奚落，结果害得湘军精锐大损。江宁攻克后，虽然晋封伯爵，但看到曾国藩封侯爵，曾国荃、李鸿章都封伯爵，他心里不舒服。尤其是不久前左宗棠也封了伯爵，他更气恼。他与左宗棠由樊燮一案结下的宿怨，并没有因左后来的战功突出而淡化，反而妒火中烧，愈煽愈烈。现在，皇太后密谕他去办一件打击汉人的大事，他如何不喜从中来，踊跃前往！

官文和府里的幕僚们议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于是，几个足智多谋的幕僚和有鸡鸣狗盗之技的侠士，乘坐一条火轮向下游驶去。火轮在离下关码头二十里远的绶带洲停下来。这里有一座庙宇，名叫先觉寺，是南朝刘宋时期建造的，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太平天国不信佛教，故这些年寺院冷清。寺里有十多间空房，住持见有远客来临，忙收拾五间干净的房子，让这一班人住下。

寺里的和尚们不知道这班人是什么身份，只见他们气概不俗，吃得好，又舍得多给房钱，料定是有钱的富商，招待得十分殷勤。夜里，侠士们换上青衣黑帽夜行服，潜入吉字大营的各个军营中，偷偷地从营官房里将该营花名册盗出，然后趁着天未亮回到先觉寺。白天，幕僚们关上房门，从每本花名册中抄出二三十、四五十不等的人名来，连同他们的籍贯、年龄、任职等情况都抄下。抄好后，这本花名册又在当天夜晚被送回原处。这样，在先觉寺住了三天三夜的督署幕僚们，已经从吉字大营中的节字营、信字营、焕字营等十多个军营的花名册上，抄下四百多名湘军官勇的名单及简历。第四天中午，官文亲自坐上豪华的英国造小火轮，风驰电掣般地来到绶带洲，将这一班人带上船，急速开到下关码头，上岸后坐进临时雇的轿子，来到由原侍王府改建的两江总督衙门。

当衙役将写着“文华殿大学士湖广总督一等伯官文”的名刺递上的时候，正在签押房批阅文件的曾国藩大吃一惊：这个一向十分讲究排场体面的满洲大员，怎么没有事先打个招呼，便直接投衙门而来？再说，官文此时来到江宁，又意欲何为呢？曾国藩来不及细想，便吩咐大开中门，迎接贵宾。

“官中堂光临江宁，怎么不通知下官？你是存心让我背一个失礼的罪名呀！”当曾国藩穿戴整齐走出二门时，白白胖胖的官文已进了大门。曾国藩老远便打着招呼，态度亲热，好像来的是一位知交挚友。

“哎呀呀，曾中堂，你看你说的，你是侯爷，我哪里敢屈你的驾来迎接。”官文的态度更亲热，满面春风地迎上前来，仿佛前面站的是他情同手足的旧雨。

坐定后，官文说：“上岸后，从下关码头到总督衙门这一段，鄙人从轿窗口看到江宁城已趋平静，百业也正在复兴，曾中堂真正有经纬大才，不容易呀！”

曾国藩说：“官中堂夸奖了，江宁城被围了三年，湘军进城时，长毛拼死抵抗，所有伪王宫王府，都纵火焚毁，一代繁华古都，几乎化为废墟，要恢复起来，至少要十年光阴。”

官文听后心想：好个狡猾的曾涤生，明明是湘军放火烧城，却偏要说是长毛干的，为他的兄弟和部下洗刷罪名。他笑着说：“全部恢复当然不容易，眼下只有几个月，便能有这个样子，真了不起。听人说，秦淮河已修缮好了，规模和气魄都超过了咸丰初年。看来，曾中堂雅兴很高。过几天，也让鄙人去坐坐画舫，听听曲子，在胭脂花粉水面上享享人间艳福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曾国藩也笑着说：“官中堂有这个兴致，下官一定奉陪，只是秦淮河并未全部复原，仅在桃叶渡建了几间房子，怕不能使官中堂满意。”

“九帅说是要回籍养病，离开江宁了吗？”笑了一阵后，官文转了一个话题。

“半个多月前就坐船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可惜，不知在哪段江面上失之交臂。”官文显得十分遗憾，“九帅现在可是普天之下人人羡慕的英雄啊！”

“官中堂太客气了。”曾国藩诚恳地说，“沅甫能有今天的成功，全仗官中堂的提携奖掖。当年沅甫初出山时隶属湖北，官中堂对他照顾甚优。这些年官中堂雄踞武昌上游，斩断长毛的气脉，沅甫才能侥幸克复江宁。若无官中堂，哪来今日的‘九帅’呀！”

官文点点头，以一副上司长辈的口气说：“事实虽如此，也要他自己争气。不过，也不要这么快就急着回家嘛。他一走，吉字营五万弟兄谁来统驭？”

“沅甫有病，还是早点回家休息为好。”曾国藩平静地说，“至于吉字营，不久就要全部解散，统统都叫他们回老家。”

“全部解散？”官文做出惊讶的神态，“长毛还未彻底消灭，北边还有捻军作乱，还得要依赖湘军保卫朝廷。”

“湘军已滋生暮气，难以担当重任，应以全部解散为好。只是目前还有些难处，故暂时未动。”曾国藩对官文的不速而至抱有极大的戒心，他从刚才的话里，已猜到官文是为朝廷来探询湘军的裁撤情况的，所以一提到湘军，他的态度相当鲜明，怕任何一丝的含糊而招致朝廷的疑心。

孰料官文听了这话，反倒加重了对曾国藩的反感：什么“滋生暮气”，说得好听，其实都是假的；“暂时未动”才是实情，看你“暂时”到什么时候！

客厅里的闲聊，表面上轻轻松松，互相吹捧，骨子里你猜我忌，各怀鬼胎；厨房里的准备却是忙忙碌碌、扎扎实实的。花厅里的接风

酒吃得欢畅。饭后，赵烈文奉命把官文一行送到莫愁湖畔的胜棋楼驿馆安歇。莫愁湖水面七百余亩，湖内荷叶满布，湖岸亭楼相接，号称金陵第一名湖。明洪武年间，朱元璋与中山王徐达在此下棋。朱元璋输了，顺手将莫愁湖送给徐达。徐达便在湖边建了一座楼房，取名“胜棋楼”。在这样名胜之地安歇，官文等人都很满意。赵烈文又打发人从桃叶渡招来几个绝色歌女侍候。当莫愁湖畔官文一行陶醉在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中的时候，两江督署书房里，曾国藩对着一盏油灯，独自枯坐了大半夜。

第二天上午，曾国藩坐轿来到莫愁湖回拜，官文不提正事，曾国藩也不问。夜晚，曾国藩提出陪官文去秦淮河。官文说：“你忙，别去了，另外叫个人陪陪就行了。”他本无此兴趣，遂叫赵烈文陪着他们在秦淮河面舫上听了一夜的曲子，观赏了一夜两岸风光。官文眼界大开，兴致盎然。第三天下午，待官文睡足后，曾国藩亲自陪着他视察即将完工的江南贡院，兴致勃勃地谈起今科乡试的重大意义及各界对此事的热烈反响，然后又一同来到正在兴建中的满城。在查看的过程中，曾国藩郑重其事地请官文向朝廷建议：江宁乃江南重镇，且长毛盘踞多年，满城建好后，务必请从八旗子弟兵中挑选精锐者来此。从前驻在满城的旗兵为二千人，为重镇压，请朝廷加派三千，兴建中的满城就是按五千编制的规模设计的。又指着一处地方说，这里将建一座规模最高的祠堂，祭祀当年为国殉职的江宁将军祥厚，以及死于国难中的所有旗兵。官文听了这番话后，心中默然。视察完后，官文以诚恳的态度对曾国藩说：“今夜按理鄙人应亲来督府拜会侯爷，只是府内人多耳朵，多有不便，委屈侯爷来莫愁湖一趟，鄙人有要事相告。”

曾国藩知道官文要谈正事了，遂神情肃然地说：“戌正时分，下官准时来莫愁湖趋谒。”

当薄暮降临古都的时候，一顶小轿载着身穿便服的两江总督，悄悄地进了莫愁湖，上了胜棋楼。

略事寒暄后，官文挥退幕僚和仆从，神色严峻地说：“鄙人这次

从武昌来江宁，特为核实一桩案子。”

曾国藩一怔，说：“什么大案子，竟然劳动官中堂亲自来江宁？”

“这桩案子的确非比一般。”官文的脸色凝重，与画舫中的满洲权贵判若两人。“一个多月前，有人向湖督衙门告发，说驻扎在蕪州的军营里出了哥老会。侯爷十年前在长沙剿扑匪盗，一定知道哥老会是个什么团伙。”

其实，十年前曾国藩在长沙初办团练的时候，湖南境内的会党中并没有哥老会这个名目。那时在湖南闹得厉害的是天地会、串子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等，发源于四川的哥老会还没有传到湖南来，曾国藩知道有哥老会这个名字，还是在鲍超的霆军哗变之后。他不想把这些情况告诉官文，只得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

“那真是一班遭五雷轰顶，该千刀万剐的家伙！”文华殿大学士给哥老会冠上一连串的帽子，借以发泄他对这个会党的切齿痛恨。“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在军营里吃皇粮，领皇饷，却干着反叛朝廷的勾当，他们企图学长毛的样，造反叛乱，自立王朝。”

“哦！”曾国藩知道哥老会是个拜把子的团伙，并不像官文说得这般严重。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吐出这样一个字来。

“鄙人得知军营里竟然出现这等危害国家的事，于是亲到蕪州，命令副将管威务必严办此事，顺藤摸瓜，一个不漏地把所有哥老会匪徒全部挖出来，严加审讯，把来龙去脉都弄清楚。结果在蕪州搜出了三十二个哥老会匪徒，为首的屈正良居然还是个把总。鄙人亲自审讯屈正良，要他从实招供，倘若认罪态度好，可以免除他的死刑。”

官文停了下来，端起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望着抚须端坐的曾国藩，继续说下去：“审来审去，谁知审到侯爷的湘军头上来了。”

官文又正视了一眼曾国藩，只见他仍然抚须端坐，并未因这一句话而有一丝变化。其实，自从踏进胜棋楼门槛的那一刻，曾国藩的心就没有安宁过。当官文提到哥老会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底了：一定是

湖北的哥老会与霆军里的哥老会有什么瓜葛牵连。心里早有准备，故官文这句话没有收到他期待的效果。官文略觉失望，停了片刻，又说：“屈正良说，哥老会在蕲州还只开始，大本营在湘军。为立功赎罪，他交出了一份湘军哥老会的名册。鄙人吓了一跳，竟有四百多号，又都是九帅吉字营的人！”

曾国藩抚须的手蓦地停了下来。湘军中竟有四百多号哥老会，且又不是鲍超的霆军，而是老九的吉字营，这两点出乎他的意料。

在曾国藩沉思的时候，官文取出早几天在先觉寺里抄的花名册，把它递过来。他接过花名册，一页一页翻开看着。花名册开得很详细：姓名、年龄、籍贯、属于何营、编于哥老会第几堂第几方，全写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个别人，曾国藩还认得。翻过一遍后，他合上花名册，放到茶几上，语调沉静地说：“谢谢官中堂送来这个花名册。这些家伙是国家的祸害，也是湘军的败类，下官必将一一清查出来，严惩不贷。不过，”曾国藩拉下脸来，盯着官文看了一眼，“此事牵涉面广，关系重大，下官不能轻率动作，必须与各营官查实后再说。”

在曾国藩盯他的瞬间，官文觉得那眼光如同两道阴冷的电光，要把几天前他的鬼崇行动公之于世似的。他一阵心虚，脸上泛起不自然的笑容，忙说：“侯爷说得有道理，当然要查实。鄙人之所以亲自将这本花名册带到江宁来，也就是为了让侯爷查实。屈正良既是哥老会头目，就绝不是良善之辈，难保他不狗急跳墙，诬陷好人。何况九帅的吉字营，是一支人人景仰的英雄之师，鄙人更不会轻易相信。鄙人建议侯爷不露声色地将各营花名册调齐，然后委派几个最信得过的心腹一一核对。倘若屈正良所供与事实有出入的话，鄙人断不会饶过那小子。当然也请侯爷放心，此事决不会张扬出去的，三天后我等侯爷的消息。”

关于湘军中的哥老会，曾氏家书中多次提及，如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给四弟的信上说：“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实缺提镇之最可信为心腹者，如萧孚泗、朱南桂、唐义训、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无军装，亦难保别人不诬之为哥老会首。余意保至一、二、三品武职，总须以礼貌待之，以诚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同年七月初三日给九弟的信上说：“吾湘哥老会公然有谋反之意，可恶可畏，若一连惩创几次，当可戢

其凶志，目下犹耽耽思逞也。”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给四弟的信：“哥老会匪，吾意总以解散为是。顷已刊刻告示，于沿江到处张贴，并专人至湖南发帖。”

官文的态度是如此真诚，话说得如此恳切，曾国藩不能再讲什么了，说了一句“谢谢官中堂的好意”。便怀揣着花名册，离开莫愁湖，悄然回到督署。

进卧室后，曾国藩点燃两根大蜡烛，将花名册又一次翻开，一个个名字仔细审阅。他的心一阵阵紧缩，不由得暗暗地责备起九弟来：“沅甫呀沅甫，你的吉字营混有这么多哥老会，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糊涂，真正是糊涂！”

深夜，他把赵烈文、彭寿颐召来商量。他们也大为惊讶，都说从来没有听到一点风声，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多哥老会，不可轻信，先查核再说。

第二天，曾国藩以清查人数为名，将吉字大营各营的花名册收上来。又把那本花名册拆开，安排五个幕僚仔细核对。两天过后，五个幕僚都来禀报，说发下来的名单与营里的花名册所载的履历完全一致。

这一下，曾国藩被镇住了。他颓然靠在躺椅上，又是恼火，又是恐惧：湘军打下江宁，招致八旗、绿营带兵将领的嫉恨和朝廷的戒备；又因为隐瞒财货、放火烧城授四海之内以口实。现在再让这个面善心不善的满人大学士抓到如此重大的把柄，湘军今后的处境将是艰难的！“尽快裁撤！”曾国藩从躺椅上站起，本已打定的主意，此时更加坚定了。

三天过去了，官文按时来到两江总督衙门。不待官文发问，曾国藩先讲了实话：“屈正良招供的名单，我已经全部查核，与花名册上的登记无异。我会叫各营官对这些不法之徒严加审讯，依法惩办的。”

“侯爷的命令下达了吗？”官文紧张地问。

“明早就发出。”

“那就好。”官文松了一口气，以关切的口吻说，“侯爷，依鄙人之见，这个命令可不必下达，审讯之事也可以免去。”

“为何？”曾国藩略觉奇怪。

“侯爷，你听鄙人慢慢地说。”官文整整膝上的发亮缎袍，将椅子稍稍向曾国藩的身边移动几寸，然后做出一副十分真诚的态度来，说：“湘军打了十多年的仗，劳苦功高，天下共仰，里面混进几百号哥老会，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倘若要在各个军营里公开清查审讯，那事情就闹大了，势必传出去。一旦传出去，于侯爷，于湘军都很不利。何况这些哥老会都出自吉字营，九帅不在这里，也难免会引起他心中不快。”

官文这末了一句话，像一记重锤打在曾国藩的心坎上。是的，沅甫离江宁时，本已心情抑郁，若此时再在吉字营清查哥老会，不是在存心拆他的台吗？那样做，要么是害得他心情更痛苦，病更加重；要么是将他逼到悬崖边，不得已而使兄弟反目为仇。这两种结果，都是曾国藩所不愿看到的。

“难道就让他们逍遥法外，不受惩罚？”曾国藩的调子分明低下来。

“不是这样说，侯爷。”官文的态度益发恳切，“侯爷对太后、皇上的忠心，朝野某些人或许不太知，鄙人却深知。其他的不说，就说这几天我看到的侯爷对满城的修复，对祥厚将军和殉难旗兵的崇祀，就足以证明侯爷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前一向，侯爷主动奏请太后、皇上裁撤湘军，大功之后，不居功要挟，反而自剪羽翼，古往今来，能有几人？太后、皇上甚是称赞，鄙人也钦佩不已。”

曾国藩侧耳倾听官文滔滔不绝的演讲，不时以微笑表示赞同。对这位与皇家关系极为密切的满大员的每一句话，他都要仔细地听进去，认真地去琢磨。此人来得不寻常，办的这桩事也不寻常，如今又

说出这样一番不寻常的话来，他究竟要干什么呢？

“侯爷，依鄙人之见，此事宜不露声色地处理。侯爷不是要裁撤湘军吗，湘军既然都要裁撤，这些哥老会匪徒，不也就跟着解散了吗？一旦解散，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好在他们目前尚未有大动作，这样消灭于无形之中，既为国家除去了隐患，又为湘军、为九帅顾及了脸面，两全其美，侯爷以为如何？”

原来，他是来劝我趁此机会赶快裁军！曾国藩终于明白了官文江宁之行的意图。裁撤湘军，本就是曾国藩自己的决定，只是因遭到反对以及欠饷的实际问题不能解决，才推迟下来。现在，官文为核实哥老会一事亲来江宁，并提出这样一个纯粹出于爱护之心的最好处理方法，一向对官文表面推崇心里深存隔阂的曾国藩，不觉为自己心胸的狭隘而惭愧起来。他出自内心地说：“官中堂一片苦心为湘军和下官兄弟好，令我们感激不尽。撤湘军，早已是既定方针，现在又能起到消除哥老会于无形的作用，更促使下官早日办理此事。不过，下官纵然不在江宁城审讯他们，今后也要告诉地方官员暗中监视，以免他们再结伙纠团，为害国家。”

“侯爷老成谋国，考虑深远，是应该这样做。”官文说。心里想：只要现在不审讯，把戏就不会揭穿，以后分别监视也好，抓起坐牢也好，都怪那些倒霉鬼自己的命不好，与他无关。他知道曾国藩是个深具城府、工于心计的对手，为进一步消除怀疑，取得欢心，他说：“侯爷，那天给你的那本名单呢？”

“在这里。”曾国藩将屈正良招供的名单递过去。

“侯爷，今夜我当着你的面，将这份名单烧掉。从今以后，就当没有这回事。蕲州的哥老会我也不再去审讯了，都将他们流放到伊犁去，叫他们今生永远与中原隔绝。”

说罢，将名单就着蜡烛点燃。很快，一叠令人心惊胆战的黄竹纸全部化作黑蝴蝶。

曾国藩不无激动地说：“谢谢官中堂的成全。”

“哪里，哪里。古话说得好，官官相护，我这个‘官’，今后还要靠侯爷你的庇护呀！”官文得意地笑着说。

“官中堂取笑了。今后只是下官依赖你的时候多，若是真要下官效力时，下官敢不从命吗？”曾国藩也笑起来。

“侯爷，鄙人明天就离江宁回武昌。”

“明天就走？”曾国藩显出舍不得离开的样子，“下官还准备陪中堂到汤山温泉去沐浴哩！”

“江宁刚收复，事情多得很，鄙人在这里多有吵烦，明年冬天再来，那时和侯爷到汤山安心去洗个温泉浴！”

“好！”曾国藩高兴地说，“就这样说定了。明年腊月派人到武昌来接，夫人、公子都一起来。”

“好，一起来！”官文快活地答应。

次日上午送走官文一行后，曾国藩回到督署，又陷入了沉思。他始终对此事不踏实：过去一点风声都没听到，何以吉字营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哥老会？再说，屈正良又不是哥老会的总头目，他怎么会有湘军哥老会的全部名单？转念又想：如果说这个名单是捏造的话，为何又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何况霆军中哥老会猖獗，也难保吉字营中没有哥老会。曾国藩不相信官文烧掉名单就意味着此事了结，他完全可以留下一个副本向朝廷密报，邀功请赏。与其让他去告密，不如干脆自己上个折子，把事情挑明白，说明湘军中已混有不法之徒，现即刻裁撤。

主意打定，他叫来彭寿颐，吩咐彭先拟个稿子。奏稿正在草拟的时候，赵烈文进来了，对曾国藩说：“老中堂，今上午朱洪章悄悄对我说起一件事。”

“什么事？”曾国藩放下手中的公文，彭寿颐也停下笔。

“他说有今天上午他要核对一个哨长的履历，却突然发现花名册不见了，到处找，找不到。他心里想：若说是出了贼，夜里被偷去，盗花名册做什么呢？别的东西都没丢，连放花名册的抽屉里摆的几锭银子一个也不少。焕文很奇怪。第二天早上，他无意间打开匣子，花名册赫然出现在眼前。焕文以为闹鬼了，把这当做件趣事告诉我。”

“真是出鬼了。”彭寿颐听得津津有味。

“哦！”曾国藩轻轻点头，脑子里一时冒出许多想法。

“老中堂，我当时听了焕文的话后，立即就联想到了官中堂带来的花名册。恰好这时焕字营的花名册丢了一天，这中间怕有些联系。”

“是有联系。”彭寿颐立即接过话头，“不瞒老中堂，门生对官中堂那个名单也始终有怀疑。”

“莫打岔，且听惠甫说完。”曾国藩心里已有数了。

“为了证实这个想法，我走访了好几个营，都说没有发现有花名册失而复得的事。最后我到了捷字营。南云告诉我，他营里的花名册也丢失过一整天，第二天又完好无损地摆在原地。其他营没发觉，并不奇怪，因为花名册不到作用的时候，通常都不去管它。焕字营、捷字营两个营的情况就足以说明事情的真相：有人曾经在我湘军军营中有意盗窃花名册，先天夜里盗去，办完事后，又在第二天夜里归还。”

“惠甫分析得很有道理。”彭寿颐又忍不住插话了，“而这事又恰好发生在武昌来人的时候。老中堂，那个堂堂大学士带来的竟是一批鼓上蚤式的小人！”

“伪君子！”赵烈文骂道。

曾国藩没有作声。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屈正良招供的名单，其实都是从盗来的花名册上抄的，怪不得一丝不差。“这个卑鄙狠毒的鬼魅！”曾国藩在心里叫骂。

“老中堂，这个折子不拟了吧，门生再拟一个状子，向太后、皇上告官文用卑劣手段诬陷湘军。”彭寿颐气得推开已写了一半的奏稿，重新再拿出一张纸来。

“长庚说得好，不能容忍他们这样坑害九帅和吉字营。”赵烈文义愤填膺地嚷道，“打仗他们缩在后面，胜利了他们反而无端来陷害。他们这样做，天理不容！”

曾国藩心情异常痛苦，他呆坐在椅子上，脑子里反反复复地翻腾着一个巨大的疑问：“官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突然，门外传来一声高叫：“老中堂，我叔父在九江出事了！”

大家都一惊，只见门外喊的人是萧孚泗的侄儿都司衔哨长萧本道。

“怎么回事？”曾国藩喝道。

“老中堂！”萧本道一脚跨进门槛，冲着曾国藩说，“沈葆楨扣住了我叔父的座船。”

“沈幼丹为什么扣船，你坐下，详详细细地说清楚！”曾国藩满脸不高兴地说。

“老中堂，事情是这样的。”萧本道坐在曾国藩的身边，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三 男爵的座船在九江被查封

十多天前，获得男爵殊荣的萧孚泗接到上谕，同意他回湘乡原籍奔父丧。早在围金陵的日子里，他就打听清楚了：城里金银财宝，第

一数天王宫的多，其次便是天王的两个哥哥信王勇王了。那天，他带兵冲进金陵城内，首先便瞄准天王宫。但宫外激战厉害，一时进不去，他便转而打勇王府。七找八找，找到勇王府时，朱洪章的焕字营已经抢了先，他赶紧奔到信王府。捷字营的一部分人正在围攻，他的部属仗着人多势众，把捷字营赶走，将信王府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再不许别人染指。信王府被打下了，果然金银如山，财货如海。萧孚泗将财富分成三份。他自己独占一份，剩下的两份，由手下的将官去分。将官们按官位高低，都得到不少财产。普通的勇丁，强悍的得到一些，弱的则捞不到，于是他们各自再四处打劫，凡能变换银钱的东西，都入了他们的腰包。

萧孚泗的那一份，少说也值四五十万两银子，跟随他身边的侄儿萧本道监督木匠做了一百个箱子，把这些财宝全部装了箱。前向已先行运走了两船。这次又在长江上雇了一只坚固的大船，把剩下的五十个装着金银珠宝的木箱悄悄地运到船上。萧本道又以重金在方山一带买了三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自己留一个，送两个给叔父。接到上谕后，表面哀戚、内心快乐的萧孚泗登上装着五十箱金银的大船，带着侄儿和三个美貌的江南娇娃以及几个随身亲兵，告别众人，起锚扬帆，溯江西上。

长江两岸素来盗匪极多，萧孚泗不敢大意，他把五十个木箱垒在后舱，上面用旧油布盖好，轻易发现不了。他和侄儿及亲兵一律作一般客商打扮。为使船走得快些，他给船老板双倍船钱，刺激船老板起早贪黑赶路，有时亲兵也帮忙摇橹。沿途停靠的都是大码头，船多人多，安全些。若实在没有遇到大码头，船一停下，萧本道就带着亲兵，衣藏利刃，在岸上通宵巡逻不睡。他们都是久经战场本事超群的汉子，一个能顶十个用。所以，从江宁开船以来一路顺利，虽是上水，一天也能走百二三十里，并不慢。这天上午，远远地看到九江城了。萧孚泗心中欢喜，长江水路，三成走了将近两成，再有七八天时间就到岳州府了；只要进入湖南，就可以放心了。

傍晚，船在九江码头停泊。萧本道带着两个亲兵上岸，买回了卤好的鸡鸭牛肉，扛一筐时鲜水果，捧一坛浔阳秋烈酒。船上的伙夫烧

了两条长江大青鱼。满船十多条汉子围在一起，快快活活地喝酒吃肉，猜拳行令；三个江南女子也在一旁吃饭，看着他们取乐。

船上正吃得酒酣耳热，岸上不知何时聚集了一支三四百人的队伍，个个穿着整齐的绿营军服，人人手里执枪拿刀，当中一个游击穿戴的骑一匹高头大马，横眉冷眼地望着停泊在岸边的上百条大小船只。一个兵士高喊：“奉巡抚沈大人之命，所有停靠本码头的船舶，不论官船、民船、商船、货船，统统检查。若有抗拒者，一律拘捕法办，不得宽容。”

船上的人无不感到意外。萧本道紧张地望着叔叔，只见萧孚泗神色自若，并无半点恐慌，大声对众人说：“来来来，我们喝我们的酒，他爱检查就让他检查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也管不着。”

萧本道见叔父这个神态，心里略微安定点，但仍忐忑不安。盗匪打劫他不怕，怕的就是这种冠冕堂皇的奉命检查，何况早就听说江西巡抚沈葆楨天地不怕，铁面无私，虽是曾国藩保荐上来的人，却不买曾国藩的账，上半年打金陵的关键时刻，他不但不扶一手，反而当面踢一脚，险些坏了大局。万一他们动真的，木箱里的东西露了馅，怎么办呢？他无心喝酒，把叔父拉到后舱，叔侄俩嘀嘀咕咕地商量了好一阵子。

“这条船是开到哪里去的？”一个千总模样的小官在岸上吆喝着，随即便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气势汹汹地踏过跳板上船了。

“老总，这船是开到岳州去的。”船老板慌忙出舱答话。说话间，千总也上了船。

“货主在船上吗？”千总问。

“在。”萧本道忙走过去，一副谦卑的态度。

“装的什么货？”千总绷紧着脸。

“没有什么，几十箱瓷泥。”萧本道爽快地回答。

“瓷泥？”千总奇怪地问，“是景德镇的瓷泥？”

“老总，是这样的。”萧本道弯下腰说，“我们是长沙铜官瓷器工场的。上个月，一个先前在朝廷当大官的老爷，要为老母庆九十大寿，向敝工场定做一百桌酒席的杯盘碗盏，每个器皿上都要烧上‘恭贺慈母九秩大寿’八个字，只要做得好，价钱可以从优。敝工场老板为这个老爷的一片孝心所感动，下决心要烧制一百套最好的餐具来。铜官有手艺好的窑师，但泥不好。老板特为叫伙计们到贵省景德镇，买了五十箱上等瓷泥运回铜官。老总，箱子里装的都是泥巴。”

千总走进舱，抽出腰刀来，挑开旧油布，露出码得整整齐齐的五十只新木箱。他用腰刀在箱板上敲打着：“都是泥巴？”

“不错，都是泥巴。”萧本道面色怡然。

“撬开来看看！”千总盯着萧本道，喝道。

“不懂事的小畜生，老总来了也不好好招待！”萧孚泗突然闯进舱房，对着侄儿骂道。

“这是家叔。”萧本道对千总介绍。

“老总，这边说两句话。”萧孚泗拉着千总的手，走到船舱后头。他从怀里掏出两条三寸长的蒜条金来，塞进千总的腰包里。“这点小意思，分给弟兄们买两杯酒喝，请高抬贵手，包涵包涵。”

千总摸了摸腰包里两根硬挺挺的金条，心里寻思着：这两根家伙怕有半斤重，若不分出去，自己下半世就足够了，就是分些出去，得到的也是一笔可观的财产。到手的横财不要，那才是真正的傻瓜，他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关我屁事！

“老板，这箱子里装的真是瓷泥？”千总缓下脸来，对着萧孚泗又问了一句。

“老总，我们都是讲义气的汉子，还会害你吗？放心交差去吧，箱子里装的全是上等景德镇瓷泥！”

萧孚泗敞开上衣，露出文了一头穿山豹的胸脯，哈哈大笑起来。千总一见，吓了一跳：这莫不是一个江洋大盗！木箱里装的是鸦片，还是洋枪？他正想吆喝一声，手指又碰上硬邦邦的金条，嗓门立刻哑了。他走出船舱，对着十几个士兵，手一挥：“弟兄们，下船吧！木箱里装的是景德镇瓷泥，我都看过了！”

待千总把士兵们都带下船后，萧孚泗又和众人碰起杯来，高声吆五喝六，全然不把森严戒备的这支人马放在眼里。奉命搜查的人都回去交差去了，岸上安静下来，萧孚泗座船上的猜拳行令之声更加热火。半个时辰后，岸上又亮起一队灯笼火把，吵吵嚷嚷地沿着石磴而下，向江边走来。船舱里的人莫不感到奇怪：刚才检查过的，为何又来了？萧本道放下筷子，说：“三叔，我上岸去看看。”萧孚泗点点头，心里也有点纳闷。

萧本道上得岸来，只见来的人不如刚才的多，但从他们身上鲜明的甲冑来看，身份似乎要高些，马也多了四五匹，为首的是一位参将。萧本道想：来头不小呀，一次又一次的，究竟要干什么？只见一个骑在马上都司说话了：“大家都不要惊慌，实话告诉你们，前向京师的王爷遭强盗打劫，丢失了大批金银珠宝。据侦察，这几天要路过九江。为不让强盗蒙混过关，苟将军带领弟兄们奉巡抚沈大人之命，再行搜查。这次只查大船，不查小船。”

说完，跳下马来，其他几个骑马的武官也随着跳下马，各自带着十几二十个人，分头向江边几条大船奔去，只有那个参将苟将军仍端坐在马背上，满脸杀气地监视着这场十分罕见的搜查。

萧本道赶快向船上跑去。还没有等他把所听到的话对叔父讲完，都司已带领二十多个兵士凶恶地踏过跳板，来到甲板上。

“管船的是哪个，还不给老子滚出来！”都司见满舱的人没有一个出来接他，勃然大怒。

船老大正要起身，萧孚泗一把按住。他站起来，整整衣服，大摇大摆走出舱。

“你是不是聋子？老子带了二十多个弟兄来到船上，你们没有听到声音？”都司喝道。

“老总息怒，我的确有点耳背。”萧孚泗满脸笑容回答。

“这是我们都司向老爷，你要放明白点！”一个士兵瞪了萧孚泗一眼。

前福建陆路提督心里禁不住好笑，口里说：“哟，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是向都司，怠慢了。”

“我没有工夫和你啰嗦！你船上装的是什么东西，老实讲清楚！”都司依然是恶狠狠的。

“船上装的是瓷泥，刚才那位老总已经一一验看了。”

“瓷泥？”都司大为疑惑，“瓷泥是什么东西？”

连瓷泥都不知道，萧孚泗差点笑出声来。他强忍着笑，说：“瓷泥，就是做瓷器的泥巴。”

“你把泥巴运到哪里去？”

“运回湖南。”

“混蛋，你们湖南连做碗盆的泥巴都没有，分明是在扯谎！”都司大声斥责。

萧孚泗吃了一惊，萧本道和满船男女也都吃了一惊。

“向都司。”萧孚泗边说边走前一步，“我们湖南虽有做瓷器的泥巴，但不如景德镇的好，所以到这里来装。”

“就是泥巴，老子也要看一看！”向都司转过脸去，对士兵们下

令，“都进舱去，把箱子统统打开！”

萧本道一听，脸都白了，急着要上前去制止，但三叔在与他们打交道，又不便自作主张。

“慢点，向都司，进舱去说两句话吧。”萧孚泗伸出两只手臂来，做了个阻挡的姿势。他寻思着故伎重演，考虑到这个都司不好对付，蒜条金至少要加一根。

“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

都司不吃这一套，倒是萧孚泗没有想到的。他愣了一下，又说：“我有一坛百年老酒，昨夜刚启的封，向都司赏脸进舱喝一口吧！”

“百年老酒？”都司又惊又喜，“行，尝尝它的味道究竟如何！”

原来这向都司是个酒鬼，一听说好酒，便口水流出，身不由己。萧孚泗暗自高兴，叫侄儿打开一坛从天京王府里抢来的好酒，满满地斟了一大碗。都司接过碗，还未喝，先已被浓烈的酒香刺激得嗓子哑哑的。灌下一口后，连声称赞：“好酒，好酒！”说着说着，一碗酒已全部进了他的大肚子。

“向都司，实不相瞒，这坛酒是我的高祖在乾隆二十年埋在土里的，至今有一百一十年了。今天是他老人家一百五十岁冥寿，我们多喝两碗。”

萧孚泗说话的时候，萧本道又倒了一碗，都司二话没说，咕噜咕噜地喝光了。萧本道要再倒，都司摆了摆手：“不喝了，老子要办公事。这样吧，不要弟兄们动手了，你们自己打开吧！”

都司说着，便觉得有点头晕，刚要坐下，被萧孚泗拦腰扶住，一只手从里衣口袋里摸出三根黄灿灿的金条来：“小意思，拿着吧！”

谁知那都司用手一推，说：“老子不要这个，你把那坛老酒给我

吧！”

“行，酒也给，这点东西你也收下。”说着，便将金条朝都司身上硬塞。

“向开山，你这个龟孙子，钻到哪里去了！”一声喝问传来，随即走进一个高大的汉子。

向开山睁开醉眼一看，吓了一跳：“苟、苟大人，卑职在这、这里搜、搜查哩！”

苟参将皱了皱眉头，一眼看见那只打开了盖子的酒坛子，恼火起来：“向开山，你居然在这里喝起酒来，老子砍了你！”

苟参将冲上前，一把揪住都司的上衣。突然，手被那几根硬金条碰着了。他松开手，从向开山的衣袋里搜出三根金条来。“这是什么？王八蛋，叫你带人搜查，你倒受起贿赂来了。来人啦！”立时从舱外进来三四个人，“给我把向开山绑起来！”

两个士兵拉着向开山出了舱。

“搜！给我翻箱倒柜地搜！”士兵们如狼似虎地乱搜起来。面对着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萧孚泗一点准备都没有，略为慌了一下，便很快镇定下来。

“苟大人，这只木箱里装的都是金子！”一个士兵惊呼起来。

“苟大人，这只箱子里装的都是珠宝！”又一个士兵高叫。

“这只也是一样，全是金器银器！”第三个也嚷起来。

苟参将过去，见打开的三只箱子里装的全是光彩夺目的金银财宝。他眯起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走到萧孚泗的面前，盯了好一阵子后，猛地大喝道：“你们这伙无法无天的强盗，终于没逃脱我苟某的手心！”说罢狂笑起来。

萧本道冲过去高喊：“我们不是强盗！”

“不是强盗？”参将狞笑道，“赃物都在这里，你还要赖吗？”

“这不是赃物！”萧本道继续辩解。

“不要多说了！”萧孚泗制止侄儿，对参将说，“你带我去见沈葆楨吧，我有话当面对他说。”

“哼！好大的口气，沈大人的名字是你叫的？”苟参将两手叉腰，审视着萧孚泗，“好哇，沈大人现在就坐镇九江，你跟我上岸去见他吧！”

上岸后，萧孚泗被送进九江兵备道衙门的一间小屋里，苟参将去禀报沈葆楨。一会儿工夫，便带回了沈葆楨的指示：“这是一桩打劫王府的要案，必须回南昌去亲自审理。所有赃物一律封好，连同船上男女，全部押到南昌去。”

萧孚泗大怒，对苟参将吼道：“你去告诉沈葆楨那小儿，我不是什么打劫王府的强盗，我是打金陵的首功大员！”

苟参将笑道：“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到南昌去从实招供，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冒充什么攻打金陵的首功大员了。退一万步说，你即使真的是打金陵的湘军，那班家伙我们也知道，放火烧城，打家劫舍，比强盗也好不了多少！”

这几句话，说得萧孚泗火冒三丈，真想割掉他的烂舌头，心里狠狠地说：“到了南昌，见过沈葆楨后再与你算账！”

到了南昌的第二天，萧孚泗被押上了江西巡抚大堂。只见宽大的厅堂里气象森严，两旁肃立着十几个手执水火棍的衙役，正中大几后面，端坐着身穿从二品朝服的沈葆楨。这位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素以不讲情面著称。此刻，他铁青着脸，对着下面喊道：“所押何人，报上来！”

萧孚泗抬起头来，盯着沈葆楨看了一眼，大声回答：“沈大人，我是萧孚泗！”

“萧孚泗？”沈葆楨惊问：“你就是曾九帅手下那个封了男爵的萧孚泗？”

“是的，我正是九帅手下节字营营官、前福建陆路提督萧孚泗。”

“那你为何不在江宁城里管带士兵，却跑到九江码头碰上了他们？”沈葆楨追问。

“老父上个月去世，我是回家奔丧的。”

“奔丧？那为什么船上还有女人？那五十箱金银又是怎么回事？”沈葆楨穷追不舍，并非因萧孚泗自报了姓名而改变态度。

萧孚泗急了，说：“沈大人，请到内室，我把一切都对你明说了。”

沈葆楨犹豫一下，说：“好吧，你随我到签押房来。”

沈、萧二人，从前并没有见过面。沈葆楨一待萧孚泗坐定，便问：“你说你是萧孚泗，有证据吗？”

萧孚泗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来，递过去说：“这是我离开江宁前，曾中堂给我的一封亲笔信。曾中堂的字迹，想必沈大人认得。”

“他的字我当然认得。”沈葆楨边说边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纸来。纸上写着：孚泗贤弟痛失严亲，谨备贽仪一百两，祭幛一段，挽联一副，以致哀痛。曾国藩泣拜。

沈葆楨忙把这封信重新插进信封，双手递给萧孚泗，起身，整整衣帽，对着萧孚泗作了一个揖，说：“果然是萧军门，下官失礼了！”对着门口高喊，“给萧军门敬茶！”

立刻便有一个小童进来，在萧孚泗面前摆上一杯香气四溢的茶。

萧孚泗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沈大人，卑职回家守丧要紧，请放我走吧！”

“萧军门，休怪下官唐突，委实是事先不知。”沈葆楨摸了摸下巴，慢慢地说，“九江码头的搜查，原是为了捉拿钦命要犯。实不相瞒，苟参将把你带到九江衙门时，下官以为捉到了打劫王府的强盗，已把情况急奏太后、皇上了。”

“什么？你问都不问一下，就上奏太后、皇上，岂有此理！”萧孚泗愤怒起来。

“萧军门。”沈葆楨沉下脸来，“下官虽未审理，但五十箱货物都一一验看了，与朝廷下达的海捕文书相差无几，故对此事已有八成把握。”

“你这样做太荒唐了！”萧孚泗气愤已极，不是碍于国家律令，他真想把这个可恶的沈葆楨狠狠地打一顿。

“荒唐？”沈葆楨拉长着脸说，“真正荒唐的是你萧军门，而不是下官。下官问你，这五十箱金银财宝是哪里来的？”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节字营全体弟兄们的财产，由我带回湖南老家。”萧孚泗早已想好了答案。

“萧军门，你这样回答，自以为聪明，却骗不过世人。普天之下，都知道你们湘军打江宁，把长毛的财产洗劫一空，每个将领都发了大财，你这五十箱财宝，就是一个明证。”

“沈大人，请你不要误信传闻，这五十箱东西的确不是我萧某一个人的。”萧孚泗的语气已经降下来了。

“这件事，我也不和你争辩。我再问你，你既然是回家奔丧，为什么带着女人同船？”沈葆楨板起面孔问，签押房里的气氛，并不比公堂来得和缓。萧孚泗自知理亏，只好低下头不作声。

“老弟呀！”沈葆楨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步，做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不要怪我责备，你委实做事太欠思量了。”

“好吧，就算我欠思量，你放我走吧！”萧孚泗说，语气中已带有几分求情的味道了。

“我怎么能放你呢？你要在南昌城里等候圣旨下来。”

“圣旨抓的是强盗，又不是我呀！”萧孚泗胆怯了。他担心事情再闹大，收不了场。

萧孚泗的父亲于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在湖南湘乡县病故，六月二十二日讣告到达军营。七月二十日，曾氏为此上《萧孚泗丁忧开缺折》。八月初三日，接到批准萧回籍奔丧的上谕。

张舜徽著《爱晚庐随笔》卷十三《湘军将领之掠夺》：“咸同用兵之时。每克名城，皆有掠夺。王氏《湘军志》中所言江南资货尽入曾军，盖纪实也。余早岁居湘，闻老辈言金陵破后，诸将帅争赴天国诸王府攫取金银，贯纳于巨竹中，编排浮江而下以达于湘。亦有不贯金银之空竹杂陈其间，欲盗取者，必敲竹以知虚实。故今语犹有所求索，谓之敲竹竿，实沿于此也。”

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的日记中说，湘军在攻进金陵城后，大肆掠夺城内财物：“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其中特别指责萧孚泗：“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在陶大兰缚送李秀成来营后，“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可知萧孚泗当属湘军将领中打劫财货最多者。

“我不能放你！”沈葆楨坚决地说，“你一个堂堂二品大员，赴丧途中，挟带女人和大批金银，大悖国家律令。不让我知道则罢，我既然知道了，就不得不上奏太后、皇上，听候太后、皇上的处置。萧军门，委屈你了，你就在南昌城里宽住半个月吧！我会好好款待你的。”

萧孚泗已听出了沈葆楨的话中之话，看来是有意冲他而来的，他有点失望了：“你真的不放我了？”

“真的不放！”沈葆楨立即答道，“萧军门，你或许还不知我沈某的

为人。我是一贯以舅父文忠公为榜样，办公事六亲不认。实话对你说，若不是你萧军门，而是江西地方文武的话，对不起，我早已将他撤职查办，关进大牢了。”

萧孚泗泄气了，好半天才说：“既然如此，我就在南昌城里候圣旨吧。你放我的侄儿先回老家去报个信如何？”

“那可以。”沈葆楨爽快地答应。“有什么事，就交给你侄儿去办吧！”

于是萧孚泗把侄儿叫到身边，吩咐他火速赶到江宁城，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曾国藩，请他设法搭救。

第二天，萧本道背着一个小包袱离开南昌，兼程赶到九江，坐上东下的快船，恨不得船如飞箭，立即就飞到江宁。不料越急越出事，中途又遇到了麻烦。

四 江湖窃贼泄露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

下水船快，萧本道在船上心急火燎地过了五天五夜后，这天下午，船来到安徽和州境内的浮桥镇。浮桥镇是长江上一个不大不小的码头，有几个客人要下船，船老大把船泊在码头边。萧本道想到此去江宁只有两百多里的水路了，明天午后就可以赶到，紧张了几天的心绪略微放松。他打开船舱的木板窗门，把头伸出窗外，眺望浮桥镇的市井。

正看得起劲的时候，放在膝盖上用左手压着的包袱突然掉到船板上，发出沉重的响声。他赶紧扭过脸来，把包袱拾起，恰与一中年汉子打了个照面。那汉子是个离船上岸的客人，长得深目隆准，瘦高精干，脸上露出一种莫测的笑容，对他说了句“对不起”，便继续向前走，很快就踏过跳板，上岸去了。“看来是他不小心碰掉了我的包袱。”萧本道心里猜测。他没有多想，继续看窗外的风景。

过一会，船开动了。又走了五十多里，天黑下来，船在离和州城

只有十里路的横江码头停泊。不少有钱的客人雇了车子，连夜赶到城里去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也有人邀萧本道。要是在往日，他必定会高高兴兴地去凑热闹，但眼下他没有这个闲情。喝了几杯寡酒，草草吃了夜饭后，便倒在铺位上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萧本道觉得自己身上似乎被触动了一下。他睁开眼，船舱里一片漆黑。他摸摸腰间，不好，包袱被人盗走了！他的这个包袱很贵重。原来，就在九江码头船上，士兵们已发现木箱里的秘密时，萧本道本能地意识到这些木箱要换主人了。他趁人不备，在一个放金元宝的箱子里悄悄地取出八个金元宝。这八个元宝大小不等，大的重半斤，小的也有二两。他把这八个金元宝放在包袱里，随身带着。这次去江宁，他也带上了。他懊恼了片刻，猛然想起贼一定走得不远，于是赶紧走出舱外。

空中挂着半个月亮，江面夜色迷蒙，什么也没有。他转过脸朝横江镇上看去，远远地好像有个黑影在移动。他擦擦眼角，睁大眼睛，仔细再看。那里的确是一个人，正在沿着石磴向镇上奔跑。“贼娘养的，竟敢偷到老子头上来了，真正是太岁头上动土！”萧本道狠狠地骂了起来，纵身一跳，从甲板跳到岸上，抬起两条飞毛腿追去。

萧本道十七岁投奔湘军，在军营里混了六年，练就了一身武功，也练就了一副胆量。追了一程，来到石磴脚下，那黑影已跑到石磴中部。萧本道的脚步声惊动了黑影，黑影回头一看，知包袱的主人来了，便加快了速度。待萧本道赶到石磴中部时，黑影已到顶部；萧本道赶到顶部，黑影已沿着江边的小路跑出一里之外了。

萧本道决不甘心这八个金元宝就这样眼睁睁地被人偷走。他运足气，咬紧牙，加快步伐。渐渐地，快要与黑影靠近了。这时，远处响起一声鸡鸣，天快要亮了。萧本道想，若还不追上，天一大亮，就更难办了。他又死劲跑一阵，看看只有十多丈远了，便弯腰从路边拾起一个鸭蛋大的卵石，向前面的黑影用力一掷。只听得“哎哟”一声，黑影扑倒在地。萧本道快步跑过去，口里骂道：“狗日的，把包袱还给我！”他正要上前夺包袱。只见那黑影突然飞起一脚，直向他的头踢

来。他没有料到这一着，幸而久历沙场，反应快，头一偏躲了过去。就在这一瞬间，那人一个鹞子翻身，倏地从地上跃起，站立在他的对面，两手握拳，摆出了个架势。

晨光熹微中，萧本道看出那人背后斜背着一个包袱，那包袱正是他的！他气得咬牙切齿，伸出拳头来朝那人心窝里打去。那人早有准备，身子一闪，机灵地出现在萧本道的左侧，对着他的左肩猛击一拳。萧本道没有防备，痛得钻心。他暗暗称赞此人拳术好，忍痛还击。两人你来我往，打了几十个回合。萧本道趁着对方一个空子，扬起右腿，向对方的胸脯猛踢过去。可惜萧本道近来耽于女色，腿脚无力，对方飞起一掌，向他的脚趾砍来。萧本道一阵疼痛，几乎站不住了。

连吃了两次亏，萧本道知对方武功很好，硬打硬拼敌不过，便使出他萧家的祖传绝招——点穴术来。他看看天色，尚未过寅时，遂盯着对方左胸上部的中府穴。那人见萧本道打不过他，两只拳越打越凶。萧本道佯作招架不住，步步后退。那人开始大意了，拳出手也变得慢了。萧本道瞄准他疏慢的瞬间，猛地竖起右手食指，直朝那人左肩下刺去。只听见那人哇地叫了一声，便仰天倒地昏迷过去。这时，东方已现出灰白色，天蒙蒙亮了。

萧本道骂了一句“贼娘养的”，便弯腰去解那人肩上背的包袱。借着晨光，他终于看清楚了，此人正是昨天下午在浮桥镇下船时碰掉他包袱的那个汉子。他突然明白，这是一个极有经验的江湖窃贼，凭着包袱掉在船板上发出的响声，就已经弄清包袱里的东西，再来半夜行窃。想到这里，他搬起一块石头，向此人的脑袋砸去，一看那人深目隆准，相貌不俗，且武功极好，他又不忍心了。

萧本道虽为湘军军官，其实本性与绿林好汉、江湖窃贼相差无几。在他的观念里，盗窃别人的财物并非可耻的行为。假若他身边无钱，又急需钱用的时候，他也可能做出拦路打劫、偷鸡摸狗的事来。现在，当这个窃贼倒在自己的面前，包袱已到手的时候，他又起怜悯之心。他丢掉石头，一眼瞥见那人上衣袋里有一块鼓鼓的东西。他将

那东西掏出，原来是一块木牌。牌上用火烫出一行字：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帐下都司銜守备云格。萧本道一惊：此人竟是僧王手下的一名军官！转而又想，僧王驻军山东，此人为何到江南来了，不如把他救醒，问个详细。他把木牌收起，在那人脐下关元穴上以手掌用力一推。一会儿，那人苏醒过来，想爬起，却浑身无力。萧本道把他扶到一棵树边，让他靠着树干坐定。那人说：“好汉本事高强，我瞎了眼，一时见财起意，不该偷好汉的包袱。”

萧本道说：“你的功夫也不错，我看你是个人才，不计较你，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云。”

“一向做些什么事？”

“也没有个定准，跑跑买卖，帮人做做杂事，只要有钱赚，什么事都干。”

“哈哈！”萧本道大笑起来，“你莫在我面前装傻了，你看看这个。”

说着，亮出了木牌。那人大惊，下意识地摸摸衣袋，衣袋空空的。

“好汉既然已知我的身份，木牌还是还给我吧。”

“还给你不难，不过，你得将一切从实告诉我。”

“好汉要我说什么？”云格为难地问。

“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如今要到哪里去？”

“我是从江西南昌来的，如今要到安徽滁州、泗州一带去会僧王。”

“我听说僧王驻在山东济宁，你怎么去滁州、泗州一带去找

他？”萧本道觉得奇怪。

“好汉不知，僧王奉太后、皇上之命，已从山东南下了。”

萧本道心想：他南下做什么？近期并未闻安徽北部有大的军事行动。又问：“你这次到南昌做什么？”

“为僧王递一份紧急公文给江西巡抚沈葆楨。”

一提起沈葆楨，萧本道就恨意顿起。这几天在船上，萧本道天天思忖着在九江被查封的事。若真的是搜查打劫王爷府库的强盗，为什么沿途未听到一点风声，更未见哪个来码头查询？第一批人打发走后，又来第二批，停泊在码头上的上百条船，只有他家的这条船出了事。这不明明是冲着他家而来的吗？沈葆楨为什么要这样和他家过不去呢？背后是不是有人在支持、指使呢？当萧本道一听说僧格林沁有信给沈葆楨时，他马上把僧格林沁与此事联系起来了。作为湘军的一名军官，他知道僧格林沁一贯仇视湘军。如此看来，是那个蒙古亲王在指使沈葆楨查封他家的船了。萧本道决心趁此时机，把这桩事弄出个究竟来。

“大哥，你身为僧王帐下的守备，却来偷我的包袱，看来你是手头短缺。”萧本道解开包袱，从中取出一个二两重的金元宝递过去，“拿去用吧！”

“这是你辛苦积攒的财产，我不能要。”在萧本道豪爽的气度面前，云格为自己的偷窃行为而羞愧。

“大哥，你这就小家子气了。”萧本道把金元宝硬塞进云格的衣袋，“天下金银财宝，本没有固定的主人，说什么你的我的，这个元宝，先前不也是别人的吗？”

这两句痛快话，说到云格的心窝里去了。他感动地说：“我真是有眼无珠，不知兄弟你是这样一条轻财重义的好汉。我要如何赎回我的罪过呢？”

“不必言赎罪，你告诉我，僧王要你送的是件什么公文，他为何又要南下。”

云格望着萧本道的眼睛，没有回答。过一会儿，他反问道：“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我嘛，实话对你讲吧！”萧本道咧开嘴巴，爽朗一笑：“我比不上你，是堂堂朝廷武官，我是长江上的私盐贩子。不过，干的事虽不光明，为人却是磊落的，生性爱英雄事业，喜闻军国大事。”

“豪杰！”云格伸出大拇指称赞。他转了一下眼睛说，“僧王送给沈中丞的公文，我不知道，也不能问，更不敢拆开看。只是沈中丞接信的第二天，便亲自赶到九江，后来就听街头巷尾纷纷传说：沈中丞查封了湘军大将萧孚泗回籍奔丧的座船，在船上搜出几十箱金银财宝，还把萧孚泗一伙押到南昌。也不知僧王的公文与此事有没有联系。”

萧本道暗暗吃惊，忙问：“你见过萧孚泗和他船上的那些人吗？”

“没有见过。我倒是想见见萧孚泗，听说他打金陵立了大功，又捉住长毛头子李秀成，封了男爵，可惜见不到。”

萧本道放心了，又问：“僧王从山东南下，是不是捻子在淮北闹凶了？”

“不是。这点我倒是可以明白地告诉兄弟，僧王有次对江宁将军富明阿说过，湘军可能会造反，叫富明阿带三千人先南下，驻守扬州，他自己随后就带大兵去安徽滁州、泗州一带，湘军胆敢轻举妄动，他就充当统领，指挥驻镇江的冯子材，驻和州的德兴阿，驻扬州的富明阿，驻武昌的官文，东南西北团团包围，一鼓聚歼。”

萧本道的嘴角重重地抽搐了一下。这个自诩功臣的湘军年轻军官，做梦都没有想到湘军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危险境地。必须把这一重要军情尽快告诉湘军的统帅！看看日头已出现在东方天边，他坐的船就要起锚了，遂起身道：“大哥，时候不早了，船要开了，我与你就此告别，日后再相见。”

“兄弟，你留个名字吧，也让我以后好打听。”云格说。

萧本道略为思考一下，说：“你要找我很容易。长江上下，只要遇到装盐的船，问声萧拐子，无人不知。大哥以后要是缺银子，尽管来长江码头找盐船。”说完，将木牌子还给云格。

结识了这位富有而慷慨的私盐贩子，云格很高兴，接过木牌牌后，又补充一句：“兄弟日后若有用得着云格的时候，只管到僧王老营来找我。”

“行，后会有期！”萧本道说完，背起包袱，撒开两条长腿，朝横江码头飞奔而去。

五 借韦俊之头强行撤军

曾国藩、赵烈文、彭寿颐听完萧本道这番叙述后，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过了好一阵子，彭寿颐才愤愤地吐出一句话：“僧格林沁、沈葆楨欺人太甚！”

赵烈文托着腮帮子说：“看来，官文来江宁城追查所谓的哥老会，与萧军门的座船无故被查封，以及僧格林沁的南下，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矛头都是对准湘军，尤其是对准吉字营的。”

“惠甫想得深。”彭寿颐说，“不过，官文、沈葆楨都是封疆大吏，僧格林沁虽是亲王，也无权指挥他们呀！”

“是的。”赵烈文点点头说，“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指挥他们。”

萧本道睁大眼睛望着赵、彭，欲言又止。“惠甫不要瞎猜测。”曾国藩已明白赵烈文所指，但夹着萧本道在这里，不便再深谈下去，挥手道，“你们都出去，让我安静一下。”

“老中堂。”萧本道急着说，“我三叔还在南昌哩，沈葆楨那里，还求您老给他打个招呼。”

萧孚泗惹出的麻烦，不仅使他自身陷于困境，也给湘军招来祸端。全国都在说吉字营将金陵洗劫一空，放火焚烧是为了毁灭罪证，自己给太后、皇上上奏，为他们力辩其诬。可现在呢？五十箱金银，在新封男爵的座船里被当场拿获，尽管你说一百遍、一千遍这是节字营众人的财产，又有谁会相信呢？即便是众人的财产，先前不是说过金陵城里全无金银吗？这如何自圆其说呢？何况，重孝期间，携带江南女子同船，这中间的事情，能解释清楚吗？萧孚泗呀萧孚泗，你也真是糊涂到家了！幸而萧本道此来提供了僧格林沁的军事部署，若不看在这个份上，曾国藩真要狠狠地训斥一顿。他冷冷地对萧本道说：“你们这是自作自受，我有什么办法！”

萧本道哭丧着脸说：“老中堂，您老若不管，那满船的东西都会叫沈葆楨夺去了！”

赵烈文安慰道：“谅沈葆楨也不敢。你不要着急，老中堂会有办法的。”

“奏稿还拟下去吗？”彭寿颐问。

曾国藩思索片刻后，说：“暂不要拟了。”

待赵、彭、萧退出后，曾国藩拿起笔来，蘸着朱砂，走到墙壁上的挂图边，在镇江、扬州、和州、滁州四个地方各自画了一个红圈，然后凝神呆望着。望着望着，他的眼睛渐渐模糊起来，眼前出现四张血盆大口，露出狰狞的獠牙，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向江宁猛扑过来；远处，武昌、南昌、杭州也亮起了阴绿的幽光，仿佛还听见了磨牙砺齿的声音。他觉得头在发晕，勉强移步来到案桌边，靠在椅背上，朱砂笔掉到地上，他也无力去拾起。笔尖周围浸出一圈红红的痕迹，他看着，像是自己呕出的一摊血。很长一阵子，他才清醒过来。

这些日子接二连三发生的一连串事，显然不是孤立的，赵烈文都看出来了，曾国藩能看不出来？他宁愿相信不是这么回事，但现实又充分证明了赵烈文的推断是正确的。是的，僧格林沁不能指挥官文、沈葆楨，他自己的南下，也不是全由他个人做主的。那么，能指挥官

文、沈葆楨和僧格林沁的是谁呢？答案没有必要挑明了。此时的曾国藩，不再像几个月前那样的恐惧。他细细地思考着：他们用的手段各有不同，官文是诬陷，沈葆楨是揭短，僧格林沁是威慑，三管齐下，意欲何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借此将他兄弟和整个湘军打下去，历史上司空见惯的大功告成、功臣诛杀的悲剧再演一次；一是以此敲敲他的脑袋，让他意识到所处环境对他并非有利，识相点，尽快撤掉湘军。两种可能性都有，孰大孰小？曾国藩陷入了沉思。

眼下江宁虽克，太平军余部尚有二十来万，安徽、河南的捻子势力很大，西北回民的骚乱多年不止，国家尚未太平。在这种情况下，将立有大功而并无造反事实的湘军全部打下去，岂不会令各地其他带兵将领有兔死狐悲之感？朝廷目前大概还不至于做出这般蠢事来。这是其一。其二，自从富明阿走后，朝廷再未派人到江宁来认真调查太平军所遗留下来的金银财宝的下落，似乎有不予追究、网开一面之意。其三，就在萧孚泗走的前些日子，曾国荃的座船也从九江驶过，他的船比萧的大，装的东西也比萧的多，沈葆楨没有借口查他的船，是否朝廷有意给曾家留点面子呢？分析了这三条后，曾国藩认为，打杀的可能性不大，借此逼迫他裁军则是主要的。想到这里，他心里升起一股极大的委屈感。

曾国藩早就明白地奏报要裁军，只不过暂时推迟一下而已，朝廷何以便如此急不可待，视湘军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欲拔之而后快呢？即便要这样做，堂堂皇皇地下道御旨不很好吗，为何要行此卑劣阴险的伎俩呢？他为朝中最高决策者这种有失君子风度的做法感到气闷。转而又想，历史上所有号称有作为的君王，哪一个又没有阴一套、阳一套、君子一面、小人一面呢？对照自己，自从离开翰林院，进入六部衙门以来，尤其是这些年带兵打仗，在与各省督抚、各处统兵将领间的周旋之中，阴的一面、小人的一面干得还少吗？更何况，大清自立国以来，军队一直掌握在朝廷手中，现在一下子有十几万军队由私人招募组建，他们能征惯战、骄横跋扈，如山如海的财富可以隐瞒不报而据为己有，如锦如绣的六朝古都可以一炬焚之而弃之不惜，这样一支军队偏偏又掌握在汉人手中，朝廷能不担心吗？不撤掉它，太后、皇上能甘食安寝吗？这样一想，曾国藩释然了，心中的委

屈感大大减弱。他决定以异常镇定的姿态，对官文、沈葆楨不采取任何行动，安安静静地在江宁城里等候着太后、皇上对萧孚泗一案的处理。他推测不至于给萧太大的难堪。万一事出意外，为了曾国荃和吉字营的声誉，也为了他自己的声誉，他将要为萧孚泗一辩！

曾国藩的态度，萧本道一无所知。想起拘押在南昌的三叔和那一船财产，他便惶惶然不可终日，隔一两天便到督署来一次，请曾国藩接见他。每次照例都被门房阻挡，怏怏而回。如此过了十来天。这一天，萧本道又来到督署大门口，正徘徊不敢向前时，门房看见了他：“萧都司，总督大人昨天关照过，说你今天可以进去。”

萧本道大喜，直奔签押房。曾国藩面露微笑地说：“昨天来了上谕，你三叔没事了，你看看吧！”

说着递过来一个大信套。萧本道将上谕抽出，急忙展开，一目数行地拜读，他越看越高兴。原来，上谕写着：

前福建陆路提督男爵萧孚泗，系攻克江宁首功大员，此次因父逝回籍奔丧，顺带节字营官勇历次所获战利品，系出自袍泽之谊；既在江宁娶妾，自应带回原籍奔丧，亦在情理之中。着毋庸追究，俾该前提督一行回籍成礼。江西巡抚沈葆楨办事秉公，执法严谨，其节可风，着交部优叙。并将此由五百里谕知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曾国藩。钦此。

萧本道想：这一定是曾大人为三叔上的求情折所起的作用，遂起身恭恭敬敬地向曾国藩磕了个头：“谢老中堂的大恩大德！”

“不必谢。”曾国藩平淡地说，“回去后，告诉你三叔，就说是我讲的，规规矩矩在家守制，地方上一切事情都不要过问，若再招惹是非出来，我可再不管了。”

“是！”萧本道笔挺地站着，“卑职一定将老中堂的教导转告三叔。”

朝廷对萧孚泗一案如此宽容的态度，使曾国藩颇为惊奇。原先没想到不至于太大的难堪，但多少会有点处罚，然而什么都没有，连哥老会的事也只字未提，前向的委屈顿时化作感激。

官文所谓追查哥老会一事，自然是闹剧一场，但霆军里既然有哥老会，且力量足以煽动闹事，难保吉字营和其他军营就没有。一旦他们成了气候，那湘军便真的成了叛军。萧孚泗虽未加处置，但吉字营掠夺了大批江宁城财宝的丑行，无疑已公告天下了。事态已把曾国藩逼到悬崖边，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裁撤湘军，而且必须尽快！只有这样，才能安太后、皇上之心，塞天下悠悠之口；也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哥老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杜绝意外变故发生，保全湘军的大节；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本人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和所有“功狗”们的富贵平安。

曾国藩命令彭寿颐赶紧重新拟奏稿，以明确的态度、坚决的口吻向太后、皇上表示：湘军水陆两支人马在三个月内十成撤去九成，驻守在江宁城内城外的吉字营一个不留，全部遣回原籍。

“老中堂，吉字营五万将士全部都撤掉吗？”彭寿颐发问。

“全部都撤。”

“老中堂，据说刘松山、张诗日治军严厉，松字营、诗字营的军纪要比其他营好些。战乱还没有完全平息，九帅的部属还得留一些才是。”

曾国藩以赞许的目光望了彭寿颐一眼，慢慢地说：“折子还是按我刚才说的拟，至于吉字营以后如何撤留，我另有安排。”

话一出口，他立即想到，这不又是一桩心口不一的事情吗？不过，这仅仅只是一刹那间的念头，转瞬间他便忘记了。

拜折后的第二天，曾国藩将督署内参与军机赞画的幕僚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立即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决定。幕僚们齐声赞同，都说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明智之举。有的说，江宁城军营里的官勇越闹越不像话了，不遣散，迟早会要出大乱子的。有的还拿当年川楚白莲教平息之后，团练相继解散的前事作例子，说明大乱平定后非经制之师只有自动消除，才能使朝野静谧、相安无事的道理。还有的说，当年

平川楚白莲教的团练，是分散掌握在各省督抚手中，没有一支多达万人的大部队，而现在湘军主力有十多万，均听曾中堂一人调派，因而裁撤一事更显得急迫，而由此也更证明曾中堂示大公于天下的赤诚之心，将永远受到后世的景仰，为乱臣贼子所惧。幕僚们的称颂，使曾国藩欣慰，也使他的信心更加坚定了。不过，幕僚们也都谈到无银子付清欠饷，将是裁军所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湘军自咸丰三年组建以来，十余年间，户部几乎没有直接拨过饷银，除个别省份协济小部分外，其余都由湖南一省承担。湖南素来商贾不发达，充全省岁入不及苏松间一大县，如何能负担十多万庞大的军队，应付十多年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湘军的军饷便常常不能及时如数发放，拖欠三五个月，支发三五成是常事。为了安定军心，鼓舞士气，恶劣的统领则公开煽动部下去掠夺百姓的钱物，去洗劫打下来的仓廩库房。稍有头脑的统领虽不煽动，但对部下的这些暴行也不加制止。这也是湘军日趋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吉字营，虽说从上到下，都得到了多少不等的不义之财，但名义上他们的欠饷也达四个月之久，总数近一百万两。至于其他军营，也有四五个月的，也有六七个月的，都比吉字营严重。幕僚们都问：这个难题如何解决？曾国藩请他们献计献策，帮助解决这个难题。同时又表示，不管这个难题能否解决，裁军都要坚定不移地进行。

他分别给吉字大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军、正字营以及长江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淮扬水师统领们下达裁军的命令，限他们在十五天内到江宁城禀报本营裁撤步骤。又给李鸿章、左宗棠发出咨文，通报这个重要情况。

几天后，城内城外的吉字营五万陆军和从大胜关到草鞋峡的长江水面上的二万水师，无论将官和勇丁，几乎人人都在谈论裁军的事。从心情上来说，有不少人愿意早日脱下戎装，回籍与家人团聚。这些人中，有的是年岁大了，厌倦军旅生涯；有的是打金陵时发了大财，急于回家去做财东地主；也有的从军十多年，经事多了，阅历广了，对连年无休无止的战争的思考也逐渐深化起来，尤其是金龙殿前那场亘古未闻的自焚悲剧，更强烈地刺激了他们：都是骨肉同胞，为何要

这样你死我活地互相残杀？他们不可能得出什么明确的答案、合理的解释，只有离开了事，如此，心灵方可平衡一些。

裁撤湘军遇到的最大难题，是长期欠饷不能妥为解决。在裁军前后的曾氏家书中，他与家人时常谈到此事。同治四年闰五月十四日，他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又闻刘松山一军在龙潭闹饷，不肯渡江，不知近状何如，深为系念。”同年闰五月十九日，在给长子的信中说：“身体平安，惟廛念湘勇闹饷，有弗戢自焚之惧，竟日忧灼。蒋之纯一军在湖北业已叛变，恐各处相煽，即湘乡亦难安居。思所以痛惩之法，尚无善策。”同年闰五月二十四日给澄、沅二弟的信中说：“徽、休、青阳三军闹饷，情同叛逆，不知近日安戢否，实深忧系。”

但也有相当多的人不想离开湘军回原籍。多年的军营生活养成了他们漂泊、冒险、嫖赌、斗殴、吃现成饭、用大把钱的习气，他们不屑于再做单调、贫寒、勤俭、规矩的乡下佬。这批人多为没有抢到大量钱财的普通勇丁。至于将官，则几乎无人赞同撤军。将官的威风，来源于他手下成百上千的勇丁。一旦撤离了军营，回到老家，昔日的威风便大半丢掉了，就连一个小小的什长，在军营里也管十个俯首帖耳的弟兄，回家后，哪来的这些人听他的支派？因为这些原因，撤军的命令下达十来天了，江宁城内外数百个营哨，没有一点执行命令的迹象。社会秩序反而更坏了。抢劫、群斗、杀人、放火、强奸、滥赌等恶性事件到处发生，全都是吉字营勇丁作的案。各级军官不但不管束，反而参与其事。

吉字营统帅曾国荃原本就不赞成大哥这种自剪羽翼的做法。这个从小就在荷叶塘出了名的犟九爷，一贯认为天地间是强者的世界，而乱世中的强者，就是握刀把子的人，有了刀把子就有了一切。当年，他就是凭着这个信念积极募勇建营，奔赴与太平军作战的前线，而且也用这个信念去教育他手下那批营官哨官。这些年来他已尝到了手握刀把子的甜头，岂愿轻易丢弃？况且大哥的自剪羽翼，第一刀便是要剪掉吉字营。眼下长毛未净，捻乱方炽，正可利用这个作为借口，加强湘军力量，拥兵自重，即使不想造反，也不能让别人欺侮自己呀！

曾国荃这个观点在吉字营中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正是代表了各营新贵们的想法。现在，尽管统帅已离开军营回籍，部属们仍奉行这种观念。死的死，走的走，吉字大营留在江宁城里受封职位最高的要算骑都尉朱洪章了。于是彭毓橘、刘连捷等人推举朱洪章到督署，抬

出欠饷一项来与曾国藩摊牌：撤军可以，但先得拿出一百万银子出来，把欠饷发下，否则，对不住提着脑袋血战多年的弟兄们。曾国藩明知吉字营官勇有的是钱，根本不在乎这点欠饷，但又不能点破。在朱洪章貌似充足的道理面前，曾国藩竟然一时语塞，因为他根本就筹集不出这笔巨款来。

朱洪章占了上风，回去一鼓动，吉字大营官勇们抗拒撤军的劲头更足了。他们借酒撒野，有的破口大骂朝廷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有的甚至公开扬言要扯旗造反。曾国藩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又恨又怕，心中烦躁不安。几天后，他收到了李鸿章的信和闽浙督署的公函。

李鸿章的信竭力恭维恩师此举为旷代奇闻，上合天心，下孚众望，务必排除万难坚决进行下去，以达到预期目的。又说淮军理应效法湘军大量裁撤，只是目前各营都在追杀长毛余部，还不到撤的时候，且恩师当年说过，要以淮民平淮捻，淮军作为淮民的团勇，不能须臾忘记自己的职志，待到天下义安，干戈化为玉帛之时，他一定要把全部淮军一个不留地撤掉。

湘军统帅的高足，与他的恩师既有相像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他不畏人言，办事也没有太多的顾虑。他亲手创建的淮军，决不能在自己的手里撤除，也不容许别人插足。在他的眼里，淮军正好比丽日中天，兴旺已极，且今后还有大显身手的时候，如何能撤？至于以后全部撤掉云云，那不过是附和恩师心思的几句漂亮话而已，原不是他的本意。恭维撤军的背后，深藏着他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湘军撤除了，今后淮军便独步天下，再无抗衡的力量了；况且还可以趁着这个时机，把湘军中那些会打仗的将官吸引到淮军中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真是淮军壮大的良机！

闽浙总督衙门的公函说的全是左宗棠的话：楚军别是一军，受朝廷节制，与湘军无关，撤军是湘军的事，楚军不过问，亦不会仿效；撤与不撤，当以朝廷下达的圣旨为断。

曾国藩撤湘军，原本就不指望淮军和楚军效尤，这两封函札，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倒是吉字营将官的反对和城里勇丁的胡作非为，

引起他的严重不安。张运兰、萧启江来到江宁，诉说撤军的千难万难。老湘营、果字营的欠饷更为严重，官勇们扬言，朝廷若不补足饷银，他们就不离开军营。

鲍超从闽赣边界之地飞马来江宁。他对曾国藩说，前不久赵烈文奉命表示霆军暂不撤，现在忽然又要撤了，大家都没准备，而且还有一半的欠饷未发，如何向弟兄们交代？

淮扬水师统领黄翼升、宁国水师统领李朝斌也乘快艇前来禀报：水师官勇一贯清苦。长期在水上栖息，大部分都染上了风湿病，如今要裁撤回籍了，弟兄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补足历年欠饷，二是发放一点伤病费，以便老了不能种田了，能有一口饭吃。曾国藩听了心里冷笑：欠饷都不能补齐，何谈伤病费！水师有伤病，陆军就没有伤病？

湘军的裁撤是如此艰难，使两江总督一等侯又一次陷于困境。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裁撤一事都是势在必行，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也再不能像前段时期那样暂缓了。曾国藩将各种阻挡裁军的因素一一作了分析，认为无银子补足欠饷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湘军各个军营都有欠饷，这是事实。不过，他心里有数：这些年来，有几个勇丁不发财的！将官就更不用说了。财路来自于抢掠和打胜仗时的战利品，几两银子一个月的薪水，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很次要的。决定的因素在于各级将官情绪上的抵触，是他们本身不愿意撤。撤了，他们既失去了权柄，也失去了继续发财的机会。对于这批头脑简单的武夫，道理讲得再多都是空的，起作用的只能是严刑峻法。

严峻到哪层地步呢？曾国藩紧锁三角眉，在书房里踱步思索。突然，他想起了十年前在王衙坪接受船山后裔赠剑的席上，老岳父送给他的那首古剑铭：“轻用其芒，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湘军建军之初，为培植严肃的军纪，曾国藩忍痛杀了金松龄，在自己人的头上，毅然动了第一刀。此事在湘军中引起极其强烈的震

动，曾为早期湘军军纪的维护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曾国藩本人的心灵也很长时期深为不安，后悔自责过多次，并暗地作出决定，这种杀戮不可多用。从那以后，在自己人的面前，他将这把统帅权力之剑便深藏若拙了。现在看来，不杀个把高级将领，裁军便会推行不下去，他要临机取决，动用第二次了。

拿谁的头颅来作号令呢？他在心里一个个排了队。反对最烈、闹得最凶的是吉字营的朱洪章、彭毓橘、刘连捷这些人，他们都是第一批冲进金陵城的大功之人，蒙受皇上天恩重赏的英雄，岂有杀他们的道理！霆军功震天下，刀也不能架在鲍超的脖子上。张运兰、萧启江都是复出初期的擎天之柱，且一向忠心耿耿，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杀他们，等于砍自己的手脚。就这样排来排去之后，排出了一个人来，此人就是驻扎在庐州府、至今尚未来禀报的正字营统领韦俊。他觉得韦俊的头颅，是最适宜借来一用了。曾国藩并非完全是为了眼前的急需，实在地说，这些年来，他对韦俊的怀疑、戒备从来没有消除过。

韦俊献池州府投降湘军后，曾国藩把他派到安庆前线，暗地嘱咐曾国荃把他置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前沿。曾国荃对韦俊是又疑又惧，便把他安排在安庆战场的北部，专用来打太平军援救安庆的部队。一个月前还是天国的左军主将，而现在却对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举起了屠刀，韦俊的良心受到了沉重的谴责。那一声声“叛徒”“反革恶鬼”的咒骂声，不断从对方的营垒传来，扰得韦俊和他的一班子心腹们神魂不宁、羞愧难忍。终于，血气方刚的韦以德忍不住了，他背着韦俊，联络几个弟兄，愤恨地脱下湘军的衣帽，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骑着快马，扬鞭离开军营，企图西去湖北，再转道回广西老家，却不料被吉字营的哨兵发现了。曾国荃派出一支百人轻骑，将韦以德等人抓了回来。韦以德和他的弟兄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行径，曾国荃气得到要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示众。慌得韦俊急忙派人去东流向曾国藩求情。见到大哥的亲笔信后，曾国荃才勉强放了人。

曾国藩洞悉个中缘故。恰好那时寿州练总苗沛霖与在籍办团之员外郎孙家泰构仇，围攻寿州城，他便把正字营调到寿州征讨苗沛霖。四年来，韦俊先是打苗，后来又打捻，虽未大败过，却也只是战功平

平，全没有昔日两下武昌、雄踞池州府的气概了。韦以德的出逃，以及整个正字营这几年打仗的劲头，使曾国藩对韦俊更为怀疑。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韦俊，一直心情郁郁；正字营也便成了湘军中装备最差、欠饷最多的后娘崽。韦俊因此对曾国藩不满。接到裁军命令十天了，他仍按兵不动，也没有去江宁禀报。

这天，一封从江宁来的急件递到庐州府军营。韦俊拆开看时，正是曾国藩催他前去禀报，并关照他带上康福送的那副云子，晚上要和他围几局；又说江宁虽有上好的棋子，总不及那副的亲切，见它如见康福。曾国藩眷念故人之情使韦俊想起了当年劝他投降的康福。

这些年来，韦俊在湘军中过得并不顺心，他看出曾国藩始终没有真心待过他，表面上还算客气，骨子里却很冷淡。至于湘军其他将官，则连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在军事会议上相遇时，他们都以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他，常常令他尴尬。只有康福例外。康福对他和以德总是很热情，这种热情出自真心，不是做作。康福甚至还专程去寿州看过他。韦俊对康福谈起自己的苦恼，并说程学启在李鸿章那里混得很好。康福说：“如果实在不想在湘军待下去，我可以跟李鸿章说说，正字营干脆到淮军那里去算了。”韦俊感激康福够朋友。后来，听说康福战死在金龙殿前，他心里很伤感。裁撤湘军的命令下达后，他也不乐意裁军。他的心情与湘军其他营官的心情不同。除霆军外，湘军其他军营都由湖南人组成，回籍则回湖南。湖南是湘军的故乡，他们回籍将会受到英雄凯旋的待遇。他的原籍在广西。广西是太平军的故乡，那里的父老乡亲热爱的是太平军，对湘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一个太平军的叛徒、湘军的走狗，有何颜面回广西去？广西的城镇乡野，又哪里有他的一席安生之地？韦俊想到这里，心情很悒郁，暗中作了决定：一旦正字营解散，他就带着妻儿子女和侄儿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了结一生。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韦俊带上康家祖传云子，匆匆赶到江宁城。

“韦将军，裁军一事办得如何了？”几句寒暄后，曾国藩便进入了正题。

“回禀大人，此事尚未办。”韦俊回答。

“为什么？”曾国藩的语调显得严厉起来。

韦俊已觉气氛不善，说：“弟兄们有些事想不通，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军营回籍。”

“韦将军，你可能不明白，湘军是团练，非朝廷经制之师，没有长期存在的道理。仗打完了，就应当解散回籍，哪有什么想得通想不通的！”曾国藩的面孔明显地冷下来，“你应该执行我的命令，立即做好全营撤除的安排。”

韦俊沉默着，没有作声。

“你说有些事想不通，是哪些事？”曾国藩似乎有点不耐烦地催问。

“大人。”韦俊鼓了鼓劲，说，“弟兄们都说，四五年来，正字营收复寿州，打败捻寇，立下的战功不少，但得到保举的则不多。大家请大人向朝廷上个折子，为那些积年苦战的老弟兄们求个职衔，今后回家去，脸上也风光些。”

韦俊这话说的是事实。正字营五千人中有一半是跟着韦俊投降过来的，每次打完仗后，韦俊都上报一个保举单，列上长长的一串名字，保的都是他那批从广西过来的老弟兄，韦俊想以此来笼络他们。但每次单子一到曾国藩的手里，便被卡住了。其他军营报来的保举单，曾国藩都原封不动地报到朝廷，唯独对正字营不同。曾国藩极不情愿让这些老长毛升官受赏，他只从中挑选二三成上报，而且还要把韦俊原拟的职衔都降一二等。正字营的将官们跟别的营一比，心里不服气，口里大出怨言。久而久之，韦俊终于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一种屈辱感沉重地压着他。他不死心，企图最后一次为部属们争取。

“笑话！”曾国藩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正字营最近未立军功，如何能上报保举单？朝廷视名器极珍，岂能像你从前那个伪天王一样，滥封滥赏，毫无一点章程！”

韦俊听了这话，脑顶上如同击了一棒似的，嗡嗡作响，好久才清醒过来，说：“不上保举单可以，弟兄们说，正字营前前后后死了三百多人，伤了一千多，抚恤银三成未拿满一成，从今年春天开始就没有发饷银，至今整整欠了七个月。两项加起来，少说也欠了二十万两银子。弟兄们说，补足了银子就撤军，否则的话——”

“否则怎样？”曾国藩脖子上的青筋已一根根鼓起来了。

“否则他们不缴军装器械。”

“混账！”曾国藩一巴掌打在案桌上，把韦俊惊了一下。“不缴军装器械，岂不是蓄谋造反！韦俊，对这些混账东西，你是如何处置的？”

韦俊到底不是懦弱之辈，曾国藩凶横的态度，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加之又长期心怀不满，他重重地顶了一句：“卑职没有处置他们，卑职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

“你说什么？”曾国藩怒火中烧，瞪起两只发红的三角眼，吼道，“蓄谋造反还有道理？”

这是公然的歪曲！韦俊一时没有觉察出曾国藩说这话是有意引他上钩，果然怒不可遏，刷地站起来，嗓门也变了：“他们没有造反，这是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正字营备受歧视，弟兄们早已忍耐不住了！”

这一句话，把曾国藩蓄意杀韦俊的时刻推前了一大步。他心里想：“早已忍耐不住了”，这话明明是要出大乱子的信号，他们的确是贼心不死。事不宜迟，今天就要下手！”

曾国藩双手叉在腰间，把韦俊死死地盯着。韦俊并不害怕，平静地站在原地，头也不低下。曾国藩越看越觉得眼前这个谋勇兼资的原天国主将，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反骨。是的，这个人不能留下，不只是裁撤湘军要借他的头颅来慑众，尤其重要的是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也需要他身首异处。

“来人啦！”随着曾国藩一声高喊，立刻上来四个着戎装挂腰刀的武弁。“给我把这个破坏裁军、蓄意谋反的乱臣贼子拿下！”

韦俊直到此刻，才终于完全看清了曾国藩的真面目。他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事已至此，后悔已晚了，他只希望侄儿以德能逃脱曾剃头的魔掌。

韦俊的希望落空了。第二天，赵烈文带着百名全副武装的骑兵，从江宁出发赶到庐州，将韦以德骗到驿馆，立即拿下，并晓谕正字营全体官勇，此事与他们任何人都无关系，不要人人自危。

韦以德押到江宁城的第二天，全城便到处贴满了盖有“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紫色长条关防的布告，上面赫然写着：“原正字营统领韦俊、分统韦以德抗拒裁军，图谋造反，已奏明朝廷，予以正法。”在两江总督衙门的告示壁上，不仅贴了一张特大号告示，而且旁边还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面悬挂着韦氏叔侄的两颗怒目圆睁的头颅。至于那盒被韦俊带来的康氏祖传云子，曾国藩却将它珍藏起来。

曾国藩的这一绝招果然有用。从那天开始，吉字营、老湘营、果字营、霆字营以及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的将官们，都不敢公开反对裁军了，勇丁们的撒野胡来也有所收敛，各军营开始制定分批裁撤的具体部署。幕僚们也对欠饷的难题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曾国藩采用了其中的两条。一条是以票抵饷。奏请户部同意，发放分期兑现的银票，持此银票者二十年内可在本州县取回全部欠饷，并依年生息。这样，既安了勇丁们的心，也解决了国家一时拿不出大批银子的困难。二是以盐抵饷。那时湖南不产盐，百姓食用盐，正宗来路是淮盐，走私的是粤盐。无论是淮盐还是粤盐，在湖南出卖的价钱都很贵，普遍在产盐区的十倍之上，偏远山沟里甚至高达二十倍。以一两银子的盐抵七八两银子的欠饷，勇丁们把盐运回去，还可以有点赚头，他们也乐意。这样也缓解了银两不足的困难。

杀鸡给猴子看的血腥手段，再辅之以解决欠饷的具体可行办法，终于使得湘军的裁撤付之于行动了。江宁城内城外的吉字大营各个军

营开始动作。下关码头江面上，舟船大量增加，那些本来就急于回家当财东、过安乐日子的官勇们，已有不少在起锚扬帆了。

六 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与此同时，曾国藩以传递攻克金陵捷报同样的速度，将裁撤湘军的情况奏报太后、皇上，并特意强调杀了抵制撤军、意欲不轨的正字营统领、投诚过来的前长毛将领韦俊，目前裁撤湘军一事正顺利进行，十二月底将全部完成，十五万湘军水陆两支人马，届时只剩下一万人，若朝廷还嫌多的话，连这一万人也可不留。

不久，鉴于西北回民的乱子越闹越凶，朝廷任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克日赴任。离江宁前夕，他特来向曾国藩辞行。

“厚庵，你这次由武职改授文职，真是异数。”这个由他一手提拔，十多年来统领长江水师，为湘军最后攻克江宁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部下，今天居然能在刚过不惑之年便位为一方总督，曾国藩为杨岳斌的仕途顺遂而高兴，也为自己当年识英雄于风尘之中的眼力而欣慰。他注目看了看杨岳斌眉宇间那颗黑痣。黑痣圆润饱满，凭着曾国藩的相人理论，他相信这个年轻的总督正在好运之中。

“老中堂，当年若不是您老的指点，我哪有今天，我的一切都是您老栽培的结果。”杨岳斌书读得不多，是个性情厚实的人。曾国藩这些年来对自己的信赖、器重，他一直深深地感激。他统领外江水师，与太平军殊死拼搏，与其说是尽忠王事，不如说是对曾国藩个人的感恩。而这一点，曾国藩早在水师创建之初便已看出端倪，所以历次战役中对杨岳斌保举都从优，也因此而有他的今天。

“太祖以武功开创天下，八旗子弟向以刀马功夫定优劣。入关之后，采纳范文程的建议，推崇孔孟，开科取士，以文艺教化士民。自那时起，文职便高于武职。以武职改授文职的事极为罕见，在你之先，只有三例。”曾国藩右手缓慢地梳理垂在胸前的长须，以慈爱的眼光望着杨岳斌，“一例是顺治朝徐湛恩以侍卫改郎中，一例是乾隆

朝黄廷桂以提督改总督，一例是嘉庆朝杨遇春以提督改总督。两百多年来，你是第四例由武职改任文职的人。厚庵呀，你可要好自为之。”

曾国藩父亲般的关怀使杨岳斌激动万分：“卑职一定牢记老中堂的教诲，不负圣恩。”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包袱，从中取出一个布包来，充满感情地说，“卑职此去陕甘，路途万里，不知何时再得相见。这里有一件护身坎肩，送给老中堂，就算是卑职离别时的一点小礼物。”

“厚庵，你这是做什么？”曾国藩停止抚须，但并没有伸手去接杨岳斌递过来的布包。

“老中堂，卑职知道您老平生不受礼，也不喜欢送礼的人，故卑职十多年来身受大恩，却一文礼物未送，但这次不同，请您老务必赏脸收下。”

据《清史稿》杨岳斌本传载，杨于同治三年初被授予陕甘总督一职。同治四年初，离开江南战场赴甘肃履任。

见杨岳斌说得恳切，曾国藩这才接过包袱。打开布包看时，只见鹿皮坎肩上，鱼鳞般地布满了薄精钢片，银白色的光芒照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厚庵，你虽改文职，毕竟是武将出身，此去陕甘，仍要带兵打仗。这样好的护身坎肩，穿在你的身上作用大，送给我有什么用！你还是自己留着。”曾国藩把坎肩包好，递了回来。

“老中堂请听卑职说明。”杨岳斌忙以手拦住说，“卑职还有两件护身坎肩，足可在战场作防身之用。这件之所以送给大人，一来是它轻软，大人体弱，笨重的坎肩不宜；二来这件坎肩乃家父留下来的，意义不一般。大人，您老虽不上战场，但也要提防刺客。”

曾国藩想起几次遇刺的往事，深觉杨岳斌的话有道理，遂不再推辞：“这是令尊的遗物，我收下心中有愧。”

“其实，这也不是家父的东西，家父给我这件坎肩时，说起了它

的来历。”

“它的来历如何？”曾国藩很有兴趣地问。

“这件坎肩本是一个护排镖师的。”杨岳斌慢慢地说，“三四十年前，湘江上有一个很有名气的护排镖师。他武艺高强，为人耿介，手下有十个本领好的徒弟。镖师被湘江上第一富有的排主所雇请，多年来往返于衡州、长沙、汉口之间，从来没有出过事，沿途强盗都怕他。后来，老排主死了，少排主掌舵，不喜欢镖师的直爽脾气，加之镖师也老了，几次想辞掉他，只是见他手下徒弟都是好汉，防盗护排少不了他们，只得依旧高价雇用。镖师本人却没有看出这一点。他觉得徒弟们长期跟着他，不能自立门户，出息不大，于是把一个个都推荐出去。几年后，身旁的徒弟都走光了，少排主也便将他解雇了。镖师回家后不到一个月，便被仇人害了。临死前，家父去看他。他送给家父这件护身坎肩，沉痛地说：‘英雄不可自剪羽翼！’”

曾国藩心里猛地一怔，两眼直直地望着杨岳斌。他一向将杨岳斌视为朴讷无文的周勃式的人物。杨岳斌不善言辞，也不喜言辞，偶有所论，必然是思之至深，非说不可的话。曾国藩喜欢这种性格，他讨厌夸夸其谈而又没有真知灼见的人，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杨岳斌可谓这方面的典型。因此，杨岳斌每有所言，曾国藩都极为重视。刚才这句“英雄不可自剪羽翼”的话，引起了他的强烈震动。尽管这句话在决定裁军之后，他不时听到人们说过，但都远远不及从杨岳斌口中说出的分量。

“厚庵，看来你送我这件坎肩的背后还另藏着别的内容。”曾国藩回过神来，又不自觉地抚摸胡须了。

“老中堂。”杨岳斌将上身倾斜过去，郑重地说，“目前陕甘回民骚乱，朝廷派卑职去的目的在于平乱。陕甘绿营不能当此大任，卑职还将请求随带一支湘军去；若朝廷允许，将从水师中抽调。水师官勇能打仗的多，且是卑职的老部属，刀光血火中过来的弟兄们，到底信得过些，所以请大人暂不要解散长江水师。大人要撤湘军，这当然是很英明的决定。江南的大仗已经结束，再养一支十多万的人马，既耗费

粮饷，加重百姓负担，又让朝廷不放心，不是好事。何况仗打久了，军营暮气很重，腐败成风，若不裁撤，也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故卑职对裁军完全拥护。不过，卑职说句实话，据说大人要把湘军全部裁掉，卑职以为无论为朝廷着想，还是为大人着想，都不太妥当。这件事，卑职想了很久，请大人宽恕卑职的鲁莽，听卑职说几句心里话。”

“你说吧，厚庵。”曾国藩动情地说，“多年来，我一直想多听你说话，可是你总说得很少，以后更难听到你说话了。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也算是我给你饯行，你也就在我这里久坐些时候。”

“谢谢老中堂，我也就不客气了。”杨岳斌说，“从保卫朝廷来说，长毛虽垮，但余部仍不少，江南还未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淮河以北，捻军也日益坐大，虽有淮军，到底不如湘军的经验丰富。若把湘军全部撤了，缓急之间，如何应付？大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一支控制三千里长江的水师；有之，乃大人亲手创建的长江水师。我大清正因为水师薄弱，所以二十多年来，沿海一带备受洋人的欺凌，朝廷应吸取这个惨痛教训，大力发展海军，保卫我千里海疆。长江水师只要稍加整顿，再多配备些船炮，就可以成为我大清朝的第一支海军。”

“厚庵，你说得对！”曾国藩对杨岳斌将长江水师发展成为第一支海军的想法极为赞同。

“老中堂，这是为朝廷着想。至于为老中堂你个人着想嘛，”杨岳斌略停片刻后，坚定地说，“老镖师的临终遗言说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不做英雄则罢，既做英雄，就不能自剪羽翼。老中堂自创建湘军以来，扫除了凶逆，也得罪了不少权贵。请恕卑职说句直话，老中堂今日的处境，正是二十多年前您老送给汤鹏那副挽联中所说的：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嫉妒者，仇恨者，不满者，遍布朝野。老中堂已做了十多年的英雄，事到如今，就一定要把英雄做到底。倘若此时不顾一切地把全部湘军都裁撤，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你说说会有什么后果出现。”杨岳斌的话显然打动了曾国藩的

心。

“依卑职看来，打仗还有可能会打。假如过两年太后、皇上叫老中堂重新带兵上战场，老中堂手下却无精兵强将，打不好仗，太后、皇上会如何看待老中堂呢？朝野官绅又会如何看待老中堂呢？”

曾国藩点点头。

“还有一点，卑职总有点担心，怕日后老中堂手下无一兵一卒了，有人会挟嫌诬陷老中堂，不提湘军的功劳，尽揭湘军的疮疤。那时皇上已长大，太后归政于他，他不知昔日的艰难，只看到眼前的太平，听信谗言，疏远了老中堂。”

曾国藩心里又是一怔。他很惊异这个文采不多的水师统领，竟然想得比自己还要深长。是的，这两三年来，曾国藩几乎还没有腾出时间来考虑皇上长大亲政的事，他总认为那还很遥远。经杨岳斌这一提醒，他猛然意识到，皇上今年已经九岁了，离亲政也只有几年了。真的，假若到那时自己已无实力，未曾亲历艰苦的少年天子，岂不将如同那个少排主一样，轻易地辞掉自己这个年老无用又结怨甚多的“镖师”吗？

“厚庵，你说说，湘军应当保留多少人为好？”实在地说，曾国藩也并不想把湘军一个不留地全部裁掉，他设想留下一万精锐。现在看来，这个数目少了。

“依卑职看，要留三到四万人，至少要三万人，不能再少了。”杨岳斌不假思索地回答，“正字营全部遣散，霆军也全部遣散，只留下鲍超和宋国永等一批战将，老湘营、果字营各留三千人，吉字营留四千，合起来一万人。太湖、淮扬、宁国三个水师全部撤掉，长江水师二万人都留下来。老中堂，”杨岳斌说到这里，显得很激动，他站起来大声说，“长江水师这几年尽管也沾染了军营习气，吸食鸦片、嫖赌懒散等现象在所难免，作为统带这支军队达十年之久的将领，有一点可以保证，那就是老中堂亲手创建的长江水师，对老中堂的忠诚是不用怀疑的，它永远是保护老中堂的一件牢不可破的坎肩。”

杨岳斌的激昂之言使曾国藩深受感动，他轻轻地挥手招呼：“厚庵，我从来就把你和雪琴带领的长江水师视为我的命根子，我对它的宠爱要胜过沅甫的吉字营。”

杨岳斌坐下来继续说：“我本来想借此裁撤的机会，好好整顿一下长江水师，可惜现在不行了。请老中堂务必尽快招回雪琴，让他做这件事。雪琴性格刚强，疾恶如仇，用他来整顿长江水师，比我要好。”

“是的，是要早点请雪琴回来。”在曾国藩的心里，已完全接受了杨岳斌的建议：至少留下三万人。

厨子端上了晚餐。餐桌上，杨岳斌向曾国藩请教去陕甘后如何应对复杂的民事和军事。曾国藩尽平生阅识，一一作了详尽的回答。

杨岳斌告辞后，曾国藩的卧室里灯火亮了大半夜。擅长心计的两江总督在苦苦地思索着，如何将裁撤湘军一事办得既光彩照人，又于己无损；如何做一个既是至公无私的功臣，又是暗存精锐的枭雄。

七 恭亲王东山再起

“拜见圣母皇太后。”待太监打起黄缎棉胎门帘后，醇郡王福晋轻移莲步，跨进养心殿西暖阁，跪在棉垫上，向斜靠在躺椅上的慈禧太后请安。

“快起来，柳儿。”慈禧坐起来，脸上泛起亲热的笑容，指了指身旁铺着大红牡丹刺绣缎垫的瓷墩说，“坐到这边来。”

醇郡王福晋柳儿站起来，坐到慈禧身边的瓷墩上，笑吟吟地说：“姐姐这几天益发漂亮了。”



恭亲王奕



“死丫头，姐还有什么漂亮不漂亮的，该漂亮的是你。”慈禧笑着说，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微露两排雪白细密的牙齿。这两个迷人之处，正是她同样生得花容月貌的妹妹所欠缺的。慈禧娘家只有这个比她小四岁的胞妹，她因为自己喜爱兰草兰花而被咸丰帝取名兰儿，便依此将喜爱柳枝柳叶的妹妹取个小名叫柳儿。柳儿十七岁那年，慈禧刚生下了后来的同治皇帝。本来就受到宠爱，这下更加专宠了。一天，咸丰帝跟她谈起七弟奕_譔的婚事，她就趁势提出了自己的妹妹。出于对她的爱，咸丰帝连柳儿的面都没见，就定下了这门亲事。这样，柳儿进了醇王府，成了醇王的正室夫人，满语称为福晋。慈禧姐妹的际遇，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人们谈起历史上杨贵妃姐妹的故事，再次生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感叹！

柳儿虽不及姐姐机敏干练，却也比一般女人有主见，能办事。三年前，在热河行宫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里，肃顺为独揽大权，曾严密地监视两宫太后的行迹，柳儿以特殊的身份出入宫中，为两宫太后传递信息。终于通过醇王奕_譔，联络了在京中主持外交的恭王奕_訢，叔嫂合谋，废除了辅政八大臣，实行两宫垂帘听政。柳儿实为这段历史中一个神秘而重要的人物。也因为有这个功劳，慈禧对自己的胞妹更加刮目相看。丈夫死了，儿子还小，不谙世事，在这个世界上，慈禧最能推心置腹说话的人，便是妹妹柳儿了。这几年，她常常召柳儿进宫。谈话多为家事，也谈些与普通女人无异的养儿育女、穿着打扮等琐碎话题，间或也谈及奕_譔。

慈禧对奕_譔的感情，自然超过对咸丰帝其他几个兄弟，她很希望妹夫能成为她处理军国大事的得力帮手。三年来，她委任他很多职务，一为加重他的权力，二为多给他以磨炼的机会，尤其在罢黜了恭王的职务后，慈禧对奕_譔更寄予重任。孰料这个二十七岁的郡王与他的同父异母兄比起来，资质差得太远了。他既没有奕_訢过人的才识，更缺乏奕_訢阔阔的器局，颇使慈禧失望。上次召他与僧格林沁一起密谋如何对付湘军，奕_譔虽出了一些主意，但终不能令慈禧满意，整个计划还是她自己拿出来的。这时，她就想起赋闲在家的奕_訢来。在处理军国大事上，奕_訢远比奕_譔主意多而且稳重。前几

天，她要奕還到恭王府去一次。今天召妹妹进宫，主要是想问问妹夫所掌握的关于奕沂的近况。

“六爷罢职以后，七爷一直想去看他，但又不敢去。后来姐姐说要他去瞧瞧，他很高兴，第二天便去了。”柳儿细声细语地说。

“对罢职一事，六爷说了些什么？”慈禧轻轻松松地问，顺手挑了一个精巧的西洋糖果给妹妹递过去。

“一提起这事，六爷就很痛悔，说自己年轻不懂事，辜负了太后的信赖，对不起先帝。说着说着，还掩面哭了起来，七爷安慰了好一阵子。”柳儿慢慢剥开花花绿绿的玻璃纸，露出一枚鱼形粉红色透明糖果来，她仔仔细细地把糖果端详一眼后，才轻轻塞进嘴里。

“这些日子，有些什么人去过恭王府？”对奕沂的态度，慈禧较为满意，她还要更多地了解小叔子家居反省的情况。

“六爷说，除几个自家兄弟外，旁人来恭王府，他一概不见，也不让他们进王府。据九爷讲，他也没有见过多少人来恭王府拜访他。”

孚郡王奕德的王府离恭王府很近，他提供的情报应该是准确的。

“那么，六爷这段时期在家里做些什么呢？”慈禧偏着脸问。窗外温暖的阳光照在她两把头发式上，状如乌云般的秀发光亮可鉴。

“七爷问过他，六爷说唯闭门读书而已。七爷看到六爷案桌上摆的是圣祖爷的御批、乾隆爷的御制诗和先帝的诗文。”

柳儿的这些回答，都与她从别的途径上所了解的情况大致相合，慈禧很满意。她站起来，满面春风地对妹妹说：“跟我来，我带你看看前些日子他们送给我的贺礼。”

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她是一个很讲脸面的人，又有贪财爱

货的癖好。咸丰帝在世时，每到这一天都要亲自为她贺生，还要送她一点小东西，皇后也送她一两件礼品，妃子们就更不消说了，人人都送她礼物。她把这些礼物珍藏好，一有空闲，便一件一件拿出来欣赏。每到这时，她便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之中。这两年当了太后，地位高多了，生日期间，收到的礼物更多，但终因江南战事未结束，不敢太铺张奢侈。

今年可不同，江宁收复了，心腹大患摘除了，满蒙亲贵、文武百官，莫不异口同声称赞这是托了太后的如天洪福和英明调度的结果，且又逢三十大寿，应该热热闹闹庆贺一番。于是宫上上自慈安太后，下至有头面的宫女、太监、外官二品以上的大员及各省督抚、将军、提督，人人都备了一份厚厚的礼物。从初六开始，礼物便一担担、一盒盒地抬进养心殿后阁。慈禧先看一下礼单，她觉得稀奇的，便看一看实物，一般的便挥手让太监、宫女直接收起来。初八日起，宫中又唱起大戏，一连唱五天，初十为高潮。前前后后、宫内宫外紧张忙碌了十天，寿星自己也辛苦了十天。她的辛苦，是忙着看礼物，看戏，接受大家的祝贺。虽辛苦，但她异常兴奋。她想妹妹虽贵为郡王福晋，很多东西也未必能看得到，便兴致浓厚地带着妹妹到她的珍宝室去。

姐妹俩走出寝宫，进入一条狭长的巷子，走到巷子的尽头，又进了一座宫殿。宫殿不大，殿里摆着一个接一个的书柜。在一面绘着彩色山水图案的墙壁前，姐妹俩停了下来。慈禧叫随后跟着的太监对着壁端用力一推，居然推出一扇门来。柳儿吃了一惊，想不到神圣的紫禁城内竟然有这等诡秘的暗室。慈禧带着柳儿进了门。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四周再没有门窗，光线和空气都借助屋顶的通气孔而来。房子里摆满了一人多高的木架子。

“这是什么殿？”柳儿问，她终于忍不住了。

“这是前明留下来的密室。朝廷有什么机密大事，则在此殿内计谋。世祖爷、圣祖爷当年都用过，到乾隆爷时就再没有用过了。那年先帝一时高兴，领我到这间屋子里来玩，又把开启的暗号告诉了我。

我现在就用它来珍藏珠宝。”

“姐姐，这太可怕了！”柳儿心惴惴地。

“知道了就不可怕。怕就怕皇宫里还有这样的密室，我们不知道，外人反而知道，那就可怕了。”走了几步，慈禧又说，“柳儿，我真不愿意长年待在这里，当年先帝每去圆明园，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圆明园给洋鬼子烧掉了。”

“花点银子把它恢复起来吧！”柳儿建议。

“是要修复的，只是前些年要对付长毛，国库紧。现在长毛灭了，是到修园子的时候了。”

说着说着，姐妹俩走到屋中间。慈禧指着四壁木架说：“这里面收藏着三千多盒珠宝首饰，全是他们这次送的，你今天也看不了这么多。这样吧，你信手到架子上拿下五盒来，这五盒就送给你。好不好，就看你的运气了。”

“姐姐的东西哪有不好的，任哪一盒都是稀世之宝。”

柳儿兴高采烈地看了好一阵子。只见每个盒子都是黄灿灿的，仅有大小之别，无精粗之分。柳儿随手拿了五盒中等大小的盒子，慈禧叫太监捧着，然后一道出了这间神秘的房子，重新来到寝宫。

太监把五个盒子放到案桌上。慈禧笑着说：“看你的运气如何？”说罢，自己动手打开一个。

这个盒子里装的是一朵美丽的牡丹花。醇郡王福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首饰，比她后花园的真牡丹还要好看。她从姐姐手里接过，细细地欣赏。这朵牡丹的花瓣全用血红色的珊瑚薄片制成，四片绿叶子配的是碧绿的翡翠。那叶子雕得真好，对着窗户一照，里面细细的黯黑纹路都可以看得清楚。花瓣、叶片之间以头发丝般的细铜线连缀而成。柳儿越看越爱。

“把它别到发髻上看看。”慈禧含笑说。

柳儿把牡丹花插在左边发髻上，问姐姐：“好看吗？”

“好看。”慈禧很高兴，仿佛仍是一个十六七岁在娘家做女的大姑娘。“你自己对着镜子照照。”

柳儿走到玻璃镜边。镜子里那位脸庞端正、身材窈窕的少妇，在牡丹花的衬托下更显得俏丽。

“插到右边去，可能会更好看些。”慈禧走到妹妹身边，把花插到她的右边鬓发上。柳儿看到玻璃镜里的形象更美了。

“姐姐，你真会打扮！”柳儿欢喜地问，“为什么插到右边要好看些呢？”

“傻丫头，你没看到你右边的头发梳得太紧了吗？”

真的，柳儿自己不觉得，经姐姐一提醒，果然发现右边是梳紧了一点，插上这朵牡丹花，就与左边显得很协调了。她不由得深深佩服姐姐目光的锐利。

柳儿打开第二盒。盒子里装了两只金钏，每个金钏上镶着八颗珍珠。金钏闪黄光，珍珠闪白光，交相辉映，甚是耀眼。柳儿很喜欢。打开第三盒，是一只纯金打成的凤簪。凤头镶以红珊瑚，凤眼里嵌两颗黑珍珠，凤嘴里叼一串光溜溜、紫莹莹的玉葡萄。柳儿爱极了。第四盒是一块花玉雕的蝴蝶佩饰。第五盒装的是一根珠缨。柳儿把珠缨提起来，立刻光彩四射。原来这是一根梅花珠缨，淡黄色的缨带上精细地结了五朵梅花，梅花的每个花瓣上镶一颗浅黄珍珠，正中是一颗直径半寸的白色明珠，两朵梅花之间以一个金环连结，环上镶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颗玛瑙，整个珠缨近半人长。柳儿心想，这根珠缨的价值决不会低于二万两银子。柳儿拿在手里，不忍放进盒子里去。慈禧看出她的心思，拿过珠缨，亲手把它挂在外衣纽扣上：“好啦，就这样挂着，不要取下来了。”

柳儿欢喜无尽，说：“谢谢姐姐了！”

慈禧将眼前亭亭玉立的妹妹看了又看，说：“这件外褂的花色不对，我再送你一件合适的。”转脸对一旁的宫女说，“去把僧王福晋送的那件褂子拿来。”

过一会儿，宫女捧出一件衣服来。柳儿接过，打开来。这是一件深紫色薄呢大褂，前胸后背各绣一朵很大的红牡丹，牡丹边飞着几只活泼的小蝴蝶。柳儿把自己的外褂脱下，换上这件。身上的牡丹花与头上的牡丹花恰好配合成一体，显得又娇艳又庄重。慈禧对妹妹说：“我于穿着打扮上，就是细微处也不厌精详。戴牡丹花头饰，就要穿绣牡丹花的衣服。你不管国事，比我有时间，更要注意打扮。要知道，女人打扮，不仅是给男人看的，也给自己看。打扮得漂漂亮亮，自己看着也舒服。比如说我吧，我爱打扮，每天要花一个多时辰在打扮上，先帝大行了，我给谁看呢？还不是求得自己舒心。”

姐妹二人正说得兴起，安得海进来，低头禀报：“六爷正在外面等候召见。”

“母后皇太后呢？”慈禧问。

安得海禀道：“母后皇太后说，她今天有点不大舒服，六爷的事情，就由圣母皇太后一人做主。”

“你去请皇帝出来，我一会儿就去。”

“喳！”

待安得海出了门，柳儿吃惊地问：“六爷进宫来了？”

“是的，我要重新起用他。你这就回府去吧，过几天，我们姐妹再好好聊聊。”

当恭亲王奕訢跪在养心殿东暖阁正中软垫上时，东暖阁东面墙壁边的龙椅上，已坐着九岁的同治小皇帝。南北两边墙壁前悬挂着两

幅薄薄的黄幔帐，黄幔帐后面也各有一张龙椅。往日，南边坐的是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也就是慈安太后。北边坐的是圣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今天，南边黄幔帐后的龙椅空着，慈安太后未到。她对政事兴趣不大，身体稍有不妥，她便不参加，慈禧太后则从不缺席。小皇帝登基已三年了。三年来，无论召见任何人，他都一言不发，如同一座木雕似的坐在那里。慈安不来，今天就只有慈禧唱独角戏了。

“六爷。”黄幔帐后面传来慈禧清脆的声音。

“臣在。”奕訢赶紧磕头答应。

黄幔帐后面的太后注目看着跪在垫子上的小叔子。有两个多月不见了，他显得消瘦了一点，然而正因为此，更加突出了他棱角分明的五官和儒雅开阔的气质。他极像先帝，却比先帝更添三分男子汉的气概。顿时，年轻太后又忘情地想起她早逝的丈夫来。略停片刻，她的声音变了，变得格外的柔和温馨，仿佛是当年与先帝对话的兰儿，而不是两个多月前那位用严厉措词指责军机处领班大臣的威不可犯的皇太后。

“近来过得还好吗？”

“这段日子里，臣闭门谢客，反省思过，所获良多。”奕訢回答，声调里带着忏悔的味道。

“六爷，先帝龙驭上宾，将祖宗基业扔给我们孤儿寡母，外头洋人欺侮，内里贼匪又四处作乱，我们姊妹好难啦！要保住祖宗的江山，我们姊妹俩没别的能耐，只有内靠五爷、六爷、七爷你们这班亲叔子，外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批文臣武将，才勉强把这几年支撑过来。现在虽说江宁收复了，但捻子、回民的气焰仍很凶，祖宗江山还在危难中。六爷，你要和我们母子一条心呀！”

奕訢听出了慈禧的话中之话，遂再次磕头奏道：“臣年幼不懂事，前向对两位太后多有冒犯之处，心里十分惭愧。近日重温列祖列

宗的教诲，深感祖宗创业之艰难，两百多年来，江山维系不易。当此内忧外患之时，臣办事不力，有负太后重托，理应谴责。臣处周公之位而不能行周公之志，不仅将来愧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亦对不起臣僚百姓。臣心痛苦万分。”说到这里，奕訢不觉失声痛哭起来。

奕訢的表现使慈禧十分满意。究其实，她与奕訢并没有多大的冲突，根本不是江宁城里的曾国藩想象得那样严重。

两宫垂帘听政后，奕訢以皇室中的有功人员被封为议政王，食亲王禄双份，总领军机处，成为事实上的摄政王，权倾当朝。恭王府成了京城里除皇宫外的第一府第。一天到晚大门外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王府支出浩繁。这时，任过总督的岳丈桂良给女婿出了个主意：收门包。并说地方上的督抚衙门、两司衙门乃至府道衙门莫不都如此，否则，应酬的开支从哪里来？奕訢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样一来，王府增加了一笔很大的收入。但时间一久，弊端也越来越大。大家都出门包，门包就有了数量大小之别。数量大的先得接见，数量小的往后挪。有的外官为了早得接见，不仅出门包，且贿赂门房，门房又乘机敲诈。到了后来，见一次奕訢，甚至要交一千两银子的门包。这样一来，京师物议甚多。有次，安得海有要事要见奕訢，门房不认识，开口便要他拿三百两银子出来。安得海说他是宫里的，门房说宫里的也要出。安得海不便说出慈禧的名字，只得打出三百两银票。过一会儿，门房出来说：“恭王事多，安排在五天后接见。”

安得海急了：“烦你再去通报一声，就说有要紧事，请恭王务必在百忙中见一下。”

门房笑嘻嘻地说：“那好，既有要事，再拿两百两出来吧，作特急安排。”



恭王府花园

没法子，安得海咬紧牙，又拿出二百两来。

就这样，安得海见一次奕訢，用去了五百两银子。他气不过，将此事告诉了慈禧太后。慈禧心里颇为不悦。

御史蔡寿琪得知官员们对恭王府收门包一事普遍不满后，向太后、皇上告了一状。慈禧将折子给恭王看。恭王看后，追问是谁上的。慈禧告诉他是蔡寿琪。奕訢脱口而出：“蔡寿琪不是好人！”慈禧听后皱了皱眉头。

奕訢既以摄政王自居，每议及军国大事时，便常常发表与慈禧

观点不同的言论，而且侃侃高谈，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慈禧辩不过他。她心里嫉妒，深怕自己被架空。平时在后殿议事，时间一久，太监除给两宫太后上茶外，也给奕訢上一碗茶。有次太监忘记上茶了，奕訢讲得口干，顺手端起慈禧的茶碗一饮而尽。喝完后，奕訢才知拿错了，忙赔罪。慈禧一笑置之，然过后想起，心里不是味道。

后来，奕訢鉴于军费支出大，提出裁抑宫中开支的建议，慈禧同意了。她想到裁抑的是别人，不会到自己的头上来。一次，安得海到内务府去领餐具。管事的太监说，奉恭王命，太后的餐具一个月发一次，早几天才领过，这次不能发。安得海不作声。第二天御膳房给慈禧开餐，端上来的盘盘碗碗全是缺边裂口的。慈禧惊问是何缘故。安得海为泄私愤，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大堆恭王如何克扣等坏话。慈禧听了很生气。

就这样几件事情，慈禧把它联系起来，暗自思考了很久。她认为奕訢为皇帝的亲叔叔，又在辛酉年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见识很高，才干超群，受到内外上下的普遍尊敬，且又这样胆大骄傲，不把她放在眼里，要不了多久，他会把她们母子当做傀儡，玩弄于股掌之中，到时候，甚至会把孤儿寡母赶下去，自己做起大清王朝的皇帝来。他是道光帝的亲儿子，当皇帝名正言顺，而自己弄的这一套垂帘听政，本是祖制所不容的。慈禧越想越觉得可怕，必须先下手为强！

这个处事果决、心狠手辣的女人于是先动了手。她加给奕訢的罪名是贪墨受贿、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一纸诏命，将奕訢所有的职务全部剥夺干净。

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懦弱型性格的奕訢，骤然遭此重大打击，措手不及。他想起三年前的那场大变动，想起肃顺、载垣、端华的被杀，想起执政三年来这位太后的手腕，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她的对手，要保全权力地位，唯一的出路是真正彻底地跪倒在她的脚下，顺从她的旨意。趁着慈禧三十大寿的机会，他投其所好，送了一份重礼：一整套法国进口的妆具和一双绣花鞋。那双鞋子上每只都缀着一颗径长一寸的东珠。管事太监告诉慈禧，光这两颗珠子就不下于五十万两银

子。慈禧对这份重礼满意。她今天就穿着这双举世无匹的绣花鞋，眼睛望着鞋尖上的珠子，一边欣赏，一边思索。

罢了奕訢职务后不到几天，以惇亲王奕訢为首的满蒙亲贵，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文武大臣便不断上折为奕訢说情，认为他功大过小，不应受此严惩，且国步维艰，正赖他砥柱中流，罢掉他，于国家大不利。甚至慈安太后也来讲情了，说我们姊妹终究是女流，天下还得要靠爷们支撑着。慈禧对王公大臣的说情置之不顾，尤其对慈安的话气恼。她嘴里不说，心里鄙夷慈安没出息：“女流又怎么样？女流就不能做事业吗？武则天不是女流吗，有几个爷们赶得上她？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圣母皇太后的本事！”

心里虽有这个雄心壮志，但两个多月下来，御政不久的慈禧太后深觉自己的能力不济。首先是她的书读得太少了。她亲手拟的那篇罢恭王的诏命，短短的两百来字，错字白字就有十多处，她自己不知。半个月后，妹夫悄悄告诉她，她羞得满脸通红。臣子们上的奏折，只要一涉及冷僻一点的历史典故，她便不懂，又不好意思下问军机处，许多奏折她常常似懂非懂。再就是对六部官员，对地方上的督、抚、两司、将军、都统等重要官吏的出身资历、才学品性，她都缺乏了解，对于他们的迁升处置，她常常拿不定主意。尤其令她难堪的是，凡有关军事方面的奏报，她几乎不能置一字可否。她深深感觉到，作为一国之主，她欠缺的太多了，她的细嫩的肩膀远不能挑起这副破烂而沉重的担子。这么多人对恭王罢职不满，也使自己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威望，还不到使臣僚们诚惶诚恐、畏之懍之的地步。三十岁的慈禧比后来的老佛爷幼稚得多，但也明智得多。她清楚地看到：自己还需要学习，还需要培植党羽，树立权威，而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有人替她把这副担子挑起来的。环视皇室四周，先帝的兄弟们，惇王奕訢、愚愍、醇王奕譞、浅薄、钟王奕詝、放荡、孚王奕譞、年纪还小。再看近支王族中，也无一才干突出之人。比来比去，再无人超过奕訢了。

慈禧太后近来的心绪很好。这是因为，一来她对曾国藩所施加的一诿二揭三逼，旨在促使其加速裁撤湘军的手腕，完全收到了预期的

效果。曾国藩自己的奏折报告湘军正在一批批地遣散，富明阿、德兴阿的奏报也予以证实。她放心了。二是沈葆楨报告，他的部下席宝田活捉了小天王洪天贵福，请求押来北京献俘。这两桩喜事都为她的三十大寿大壮颜色。再加上奕訢自己的表现，诸多因素的综合，使得慈禧决定宽免奕訢的过失，重新起用。

“六爷，先帝在日，常常在我面前称赞你的忠心和才干，我们姊妹对你完全相信的。先前的过失，既然已经认识了，今后不再犯就行了。皇帝年幼，我们姊妹阅历也不够，往后还要靠六爷多多辅佐。”

这分明是要再起用的话，奕訢又惊又喜，连连磕头，说：“太后宽宏大量，臣肝脑涂地，不足以报。”

“自家手足，不必说这样的话。”慈禧的话很恳切，声调也恢复了过去的亲热，“有几件事，六爷帮我们姊妹拿个主意。”

“请太后示下。”

“江南方面，最近有两件大事。一是曾国藩裁湘军。他折子上说要裁去九成，甚至可以一个不留。二是沈葆楨抓了伪幼天王，他说要押来献俘。这两件事，六爷谈谈你的看法。”

“太后，”奕訢思索片刻后禀道，“江宁攻下不久，曾国藩便立即着手裁军，足见曾国藩对太后、皇上忠心耿耿。此人乃宣宗爷特意为先帝破格简拔的重臣。宣宗爷和先帝都看重他既有才干又有血性，故而畀以重任。他果然不负所望，创建湘军，历尽十余年艰难，平江南巨寇。现在他又不居功自傲、拥兵自重，主动裁军，正是千古少见的忠贞之士，人臣之楷模。太后、皇上宜大力表彰，以培风气。倘若所有带兵的将帅都效法曾国藩，则祖宗江山将固若金汤。”

“喔！”慈禧点头赞同。奕訢真不愧是曾国藩的知己，短短几句话，句句说到点子上。慈禧想起与奕訢、僧格林沁的合谋，心中不免有点惭愧。是的，奕訢说得对，假若带兵的将领都像曾国藩这

样，那真可高枕无忧了，应该大力表彰他！

奕訢接着说：“为了表示太后对曾国藩忠心的酬劳，应当降旨让湘军保留一部分。这一方面表示朝廷对曾国藩的充分相信，同时也是形势所必需。因为长毛尚有余部，淮河两岸还有捻寇，湘军不能全撤。”

“你看要保留多少人呢？”慈禧问，她觉得奕訢的话有道理。

“我看至少要保留三万人左右，太少了不起作用。”

“好吧，就让曾国藩保留三万。”

“基于这一点，臣建议伪幼天王不必押来京师献俘。”

“为什么？”慈禧一时不明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伪幼天王是从江宁城里逃出来的。前些日子，左宗棠、沈葆楨等人为此弹劾曾国荃。现在若把伪幼天王押来京师，弄得沸沸扬扬，这不是让沈葆楨大添光彩，而令曾国荃大失脸面吗？太后既然要表彰曾国藩的忠心，同时也就要宽谅他的弟弟的疏失。伪幼天王毕竟只是个小顽童，不能和伪天王相比，可以援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均未献俘的先例，命沈葆楨在南昌就地处决算了。”

“就依你的意见办。”慈禧明白了个中关系，爽快地答应了。

“还有一件事，户部奏请按旗兵、绿营例，命湘军将十余年的军费开支情况逐项禀报，以凭审核。六爷看如何处理为好？”

“太后，户部这是无事生事。”奕訢断然答道，“湘军既不是朝廷经制之师，就不能按旗兵、绿营成例。十多年来，湘军军费大部分都是自筹，朝廷所拨有限。自筹的经费，何必去管它的开支！且这些湘军将领，起自闾里，从未受过朝廷的正规训练，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保留过往来明细账目。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一时叫他们逐年逐项申报，这不是给他们出难题吗？再说，湘军正在裁撤之时，裁则一了百

了，还提这些事做什么！朝廷只希望他们早点裁掉为好。倘若他们借此拖延时日，或干脆不裁，岂不因小失大！”

“六爷说得对！”慈禧由衷赞同奕訢的见解，为了追回几个钱而误了裁军大事，真是得不偿失！她由此更感到奕訢人才难得，遂郑重宣布：“六爷，从即日起，你仍回军机大臣本任，总理军机处。”

奕訢先是一喜，忙磕头：“臣奕訢谢太后圣恩。”继而又想：“议政王”头衔为什么不还给我呢？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扣留？正在乱想时，慈禧已下令了：“你跪安吧！”

奕訢颇为失望地磕头，托起三眼花翎大帽，面对着黄幔帐后退。刚走到门帘边，正要转身出门时，又传来慈禧的声音：“六爷。”奕訢连忙站住，心想：一定是太后记起了我的“议政王”，要还给我了。忙跪下，答道：“臣在。”

“曾国藩奏江南贡院即将建好，定于十一月初举行甲子科乡试。江南乡试中断了十多年，今年恢复，是一桩大事，主考、副主考放何人，你与贾桢、倭仁等人商量一下，看着办吧。”

“是！”奕訢怅然答道。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卷九《录祺祥故事》：“恭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然宫禁焚索，亲王密迕，时有交接，辄加犒赆，则不足于用。而国制：王、贝勒不亲出纳，奉给庄产，皆有典主者，率盗侵以自给。及入枢廷，需索尤繁，王恒忧之。福晋父，故总督也，颇习外事，则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珍货猥积，流言颇闻。福晋亦患之。而不能止矣。

“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故处。两宫晒焉，盖是日偶忘命茶。而孝钦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瓶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瓷，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讶问，以六爷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它日，诏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谢，固问何人。孝钦言蔡寿祺。王失声曰，蔡寿祺非好人。于是后积前事，遂发怒，罪状恭亲王。”

慈禧这篇错别字连篇的上谕如下（括号内的文字为正字）：“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

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放（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谄（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洪天贵福本传：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洪天贵福一行逃到江西广昌县境内被清军追上，又一路紧跟到石城县。这天夜里，“在太平军离开白水岭后，敌军主将席宝田带后队赶到。传餐毕，他命令部将说不擒幼逆不得收队，立刻跟追，入夜追到杨家牌。他把军队四面部署完竣，到三更时候，鼓角一声，立刻向太平军的宿营杀进来。太平军惊醒，措手不及，洪仁玕、黄文英都被俘。这一支从湖州保卫幼天王洪天贵福出来的军队，由于领导者当敌军日夜急追已发生战斗的紧急关头。犯了轻忽疏虞的大错误，就在杨家牌全军覆灭了。当敌人杀入宿营时。十几个忠勇的卫队保护洪天贵福冲出。敌人追得紧，过桥时，他跌下马来，卫队把他扶过岭。敌人追到，他和卫队都挤下坑去。敌人下坑来，把卫队都拿去，但瞧不见他。他等敌人向前追去，躲入山里。后来下山，辗转走过广昌、瑞金等地方，都找寻不到自己的军队，最后回头走到石城县荒谷中。敌人正在四山搜捕，听闻一个被俘的牧马小儿对他的同伴说幼天王走过这里了，就跟踪去追，把他俘获。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南昌殉国。”

关于不追究幼天王下落及湘军免办报销册一事，可参见曾氏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长子纪泽的信：“余于甲子年免办报销册，不追索金陵城内伪王库银之旨，不深究幼主下落之旨，及此次不复部议之旨，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高官，其感百倍过之。”

第二十章 整饬两江

一 甲子科江南乡试终于正常举行

在江宁城百废待兴的时候，曾国藩压下了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使衙门、江宁知府衙门等官衙的兴建，将经费用在两项建设上：一是满城，一是江南贡院。修复满城是为了讨得朝廷的欢喜，恢复江南贡院，则为的是笼络两江士子的心。满城建得慢点不要紧，贡院的兴建则一刻也不能缓。今年是甲子年，为例行的大比之年，其他各省都按规定期限，于八月中旬结束了秋闱，唯独安徽、江苏例外。安徽、江苏两省在康熙六年以前还是一个省，名曰江南省（它与江西省同属一个总督的管辖，所谓两江，即江南与江西的简称），省垣江宁。后

来虽分成两省，但乡试并未分开。安徽省的士子，每到大比之年仍到江宁来参加乡试。自从咸丰二年底，太平天国将都城定在此以后，苏、皖两省的乡试便中断了。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想在安庆设立一个上江考棚，专考安徽士子，但因为皖北仍在太平军之手，遂未果。这样，十二年多时间里，安徽、江苏两省士子便眼睁睁地失去三次飞黄腾达的机会。一到江宁重回朝廷之手，要求立即开科取土的呼声，便雷鸣般地灌进曾国藩的耳中。

曾国藩本人的急迫心情并不亚于这些士子。在当年出师前夕昭告天下的檄文里，他竭力谴责的就是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的行为，号召所有读书识字者起来捍卫孔孟名教。这些年来，他的确也以“卫道”的口号争取了大部分读书人的拥护、支持，这正是他成为胜利者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到了他为这些读书人酬谢的时候了。更何况作为恢复中断十二年之久的乡试最高主持人，历史将会以怎样令人炫目的语言予以记载啊！曾国藩每想到这些便激动万分。这个凭借着府试、乡试、会试才有今天地位的荷叶塘农家子弟，深深地理解贫寒士子盼望出头的苦心，也深深地以执掌文衡而感到无比的荣耀。他每隔几天便要亲临江南贡院工地，督促他们务必在十月底全部竣工，决不能耽误定于十一月初八日的甲子科乡试。前几天，江南贡院终于如期完工，曾国藩和所有苏皖官员们都觉得肩头上轻松了许多。

近日常里，来自江淮大地、苏南苏北的二万士子，络绎不绝地涌进江宁城，给正处在由废墟重建的千年古都带来一股新鲜的机趣。这些士子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不及弱冠的青年，有肥马轻裘、呼奴喝仆的富家子弟，也有独自一人挑着书箱、布衣旧衫的清贫寒士。他们走在街上，出入逆旅酒肆，一个个头上扎着长长的发辫，满嘴里子曰诗云，令金陵遗老们真有重睹汉官威仪之感！



图为清朝官员。清朝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一个主要途径

江南乡试，向为全国瞩目，不仅录取人数仅次于直隶而居第二，更因为殿试一甲人员之多，令各省羡慕。清代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取士，到咸丰二年壬子科后金陵落入太平天国为止，共九十一科，江南出状元五十名，榜眼三十二名，探花四十二名，居全国第一，远在其他各省之上。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又是金陵克复后的首科，主考官放的何人，士子们都在互相打听。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只有极个别

有亲戚在北京做大官的人心里有数，但他们都不讲。被猜到的正副主考官有好几十个，众人都拿不准，唯一拿得准的是：今科江南乡试的正主考官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才学优长的翰苑老前辈。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曾氏上《江南贡院修复工竣拟即举行乡试请简放考官折》，折中谈到乡试拟定于十一月举行，请朝廷委派正副主考官主持本届江南乡试。接到此折后，朝廷即任命太仆寺少卿刘昆、翰林院编修平步青为正副主考官。

这一点果真被猜中了，临到考试的前十天，两江总督曾国藩才接到部文，得知正主考官放的是刘昆，副主考官放的是平步青。刘昆字玉昆，号韞斋，道光二十一年翰林。咸丰元年由翰林院编修调任湖南学政，咸丰四年迁内阁学士，不久迁工部右侍郎。咸丰十一年因过革职，两年后复职任鸿胪寺少卿，今年初升为太仆寺少卿。如今即以堂堂九卿的身份主持江南乡试，为参加是科乡试的士子们增色不少。平步青字景孙，今年三十二岁，时为翰苑编修，是个官运正好的俊逸才子。说是今天申正可抵金陵，申初，曾国藩便带着江苏巡抚李鸿章、学政直振甫和安徽巡抚乔松年、学政朱兰以及江宁藩司万启琛等高级官员亲到下关接官厅迎候。

湘军在裁撤过程中接到上谕：为着长远考虑，不必全部裁尽，可以保留三万左右的兵力。曾国藩正为此事而忧虑，这道上谕出乎意料，令他欣喜异常，立即决定长江水师暂不动，吉字大营保留十六个营八千人，霆军留下八个营四千人，其余张运兰的老湘营、萧启江的果字营、正字营，还有李续宜旧部全部裁撤，淮扬、宁国、太湖三个水师各留一千人，其余也统统回原籍。这段时期，下关码头日日夜夜人如潮，货如山，吉字营被裁撤的官勇们正携带从金陵城里抢劫的金银财宝、美女少奴，坐上西行船舶，怀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做着形形色色的美梦，由长江换船进洞庭湖，由洞庭湖进湘资沅澧，而后再换船进小河小港，或换骡马车担踏上大道小路，进入原本闭塞贫穷的山谷边壤。他们，以及后来从各个军营撤回的十几万湘勇，拿了这笔钱起屋买田，送子读书，经商跑大码头，出门会阔朋友，开湖南一代新风，遂使历来号称天荒之地的三湘四水，从此眼界大开，风气大变，人才辈出，灿若群星，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气、最有影响的一个省份。

该走的已走得差不多了，留下来的遵照曾国藩的命令，陆军全部撤到城外，长江水师的船只也一律停泊在大胜关以上等候处理。这样，江宁城里的战争气氛大大消除，老百姓心理上的压力也减轻了许多，眼前的下关码头显得平静，恰如曾国藩近来的心绪。

这是他多年来少有的平静。湘军大规模地裁撤，使他获得了太后、皇上的嘉奖。恭亲王又复职了，他的靠山没有倒。洪天贵福并没有押去京师献俘，这无疑给沈葆楨以冷淡，而给他们兄弟以脸面。曾国藩很感激，然而他更感激的还是朝廷对军费报销一事的宽容。

当金陵刚刚收复，全体官勇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署过兵部侍郎的曾国藩，便已想到今后如何向兵部报销军费开支一事了。这是一件十分重大又十分棘手的事，尤其是在关于金陵财货下落的谤议四起之时，他更为此事忧心忡忡。

从咸丰三年募勇开始，曾国藩便对往来银钱一丝不苟，各项开支都记载得清清楚楚。衡州出师时，他专门建立了内外两个银钱所，所有收支银钱皆有明细账目。他提出“不怕死，不爱钱”的口号来教育湘军官勇，自己又以身作则，从不私用一文军款。湘军建立之初的那几年，账目清爽，军费开支的报销不难。到了后来，湘军人员大大扩充，先是胡林翼一支人马独立了，后来罗泽南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也独树一帜，再接着老湘营、吉字营、贞字营、平江勇、水师内湖外江，又加上一个左宗棠的楚军，他们都各自独立，打仗还可以服从统一调配，至于银钱开支，曾国藩则无力控制，也不想控制了。这些独立出去的湘军，绝大部分的开支是一本糊涂账。朝廷给的饷银极少，都靠他们自己募集，甚或掳掠。这些统帅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打完仗后，还有个向兵部汇报开支一事。待到部文下达后，曾国藩向他们传达命令时，他们仍不以为然，曾国藩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报吧无法向朝廷交代，报吧又会激起将领们的反感，弄得不好还怕发生意外。正在他急得焦头烂额时，一道上谕救了他：“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真个是圣量宽宏！

曾国藩想，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皇太后对裁撤湘军的回报。他为自己以稳重、抑让的态度顺利渡过难关而庆幸。

“少荃，今科江南乡试，你是主人，韞斋、景孙远道而来，你打算如何招待？”曾国藩微笑着对坐在身旁的李鸿章说。江南乡试照例由江苏、安徽两省巡抚轮流充当监临，甲子科的监临轮到了苏抚。

“两主考的公馆，门生安排在旱西门外妙香庵。半个月前，已将庵内庵外粉刷一新，卧房、书房、客厅都换了全套洋式摆设，看过的人都说很好，想必两主考会满意。”李鸿章答道。

这几年李鸿章一洗过去在家乡的晦气，处境顺利得很。淮军接连攻下苏州、常州、镇江几大城市，声名鹊起，几与湘军相埒。淮军统帅李鸿章知道，这中间的诀窍，全在于洋人的枪炮子弹。李鸿章充分利用上海富甲天下的有利条件，用大把大把的黄金白银换来洋人的军火装备。当时令湘军、绿营将官们眼红的连发短枪，在淮军中甚为普遍，连哨长、哨官都有。他们将尺把长的乌黑发亮的英国造新式短枪，用宽宽的牛皮带吊在屁股上，神气活现地出没于市井酒楼之中，令百姓畏若天神。淮军军官们吃过酒饭，把嘴一抹，拔腿就走；看到好的货物，口一张，对卫兵说声“带上”，主人不但不敢问他们要钱，还得亲自送出门外，点头哈腰，谢谢赏光。待背影都看不见后，才吐一口痰，狠狠地骂一声：“强盗！土匪！”新近荣封伯爵的李鸿章十分懂得淮军对他的重要，在恩师起劲裁撤湘军的时候，他的淮军，除遣散老弱病残者外一概未动，并暗暗地吩咐各营营官，将湘军中那些已被裁撤而又凶悍能战的官勇搜罗过来。淮军的力量愈发强大了。志大才高的李鸿章仗着权位功勋，已不把当时的人物放在眼里，唯一对恩师曾国藩，仍存有三分恭敬、七分畏惧。

“少荃啦，我看你近来要洋化了。妙香庵里的洋式摆设，景孙年少，或许追求时髦，韞斋是个老头子，不一定喜欢。”曾国藩依旧是笑笑的，习惯地用手缓缓地梳理着花白的长胡须，虽不太赞成李鸿章的这种安排，但口气并不是指责的意思。对这个亲手栽培的门生，他基本上是满意的。尤其是他已看清了湘军衰落、淮军当旺的形势，一

方面对自己当年的决策深感欣慰，一方面又对这个气概不凡的门生寄托着七成厚望、三成倚重。

“洋人最善巧思，造出的东西莫不尽惬人意，我想昆老一定会喜欢的。”李鸿章自信地说。

“准备了什么好的特产款待吗？”曾国藩不想就这件事争论下去，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

“吴下好吃的东西多得很，门生特地从苏州带了几个名厨来，要他们变换花样，把吴下好菜让两位主考都尝尝，尤其要他们将吴下三道最负盛名的菜烧好。”李鸿章颇为自得地说。

“最负盛名！是哪三道菜？”彭寿颐对吃最有兴趣。自从咸丰四年追随曾国藩以来，他从未在幕府吃过什么稀奇的菜。曾国藩生活俭朴，幕僚饮食与寻常百姓没有多大差别，他自己天天都和大家一起吃饭，幕僚们虽有意见，也不好意思提了。记得那年王闿运远道到祁门来，厨房晚餐于照例的冷菜外加了一个肉末豆腐汤，曾国藩见了，摇头说：“何须如此奢侈！”从那以后，幕僚们连客人的光也沾不到了。这次能沾主考的光，吃上苏州名厨烹调的吴下名菜，真令他太兴奋了。

“惠甫是阳湖人，他清楚，你问问他吧！”李鸿章有意卖关子。

“李中丞，你这不是有意难我吗！我哪里知道你肚子里的名堂呀！”赵烈文搔了搔头，想了一会，说，“是不是菰菜、莼羹、鲈鱼脍呢？”

“正是，正是！惠甫不愧是吴下才子。”李鸿章快活地笑起来了。

“少荃，眼下正是西风肃杀之际，你端出这几道菜来，是想把我们这些人都赶回老家去吗？”

曾国藩的话刚一出口，接官厅里便响起一片笑声，他自己却不笑，依旧缓缓梳理他的胡须。在座的都是饱学之士，知道他说的典

故。晋代吴郡张翰被齐王司马冏招为大司马东曹掾。张翰见政局混乱，为避祸，托辞秋风起，思故乡菰菜、莼羹、鲈鱼脍，遂辞官归吴。从此，这三种食品便成为吴人引以自豪的名菜。

“真是太美了！古人说松江鲈鱼金齏玉脍，看来以后可以沾主考大人的光，遍尝东南美味了。”彭寿颐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种难耐的欲望。

“少荃，听说松江鲈鱼以四鳃著名，真有这事吗？”曾国藩虽然一向喜欢吃鱼，但这几个月在金陵既忙又忧，还没有想起要品尝一下名扬海内的四鳃松江鲈鱼。

“的确是四鳃。”李鸿章以行家的口气答道。他比老师会生活，既要事业，也要享受。“只是有两个鳃大点，有两个鳃小点。明日门生叫人送几尾到衙门去，恩师可亲眼验看。”

“要得，明日多送几尾，叫衙门里的师爷都尝尝。”向来不受馈赠的曾国藩，难得有这样爽快的时候。

“不过，李中丞，我倒是听说，松江鲈鱼要出美味，还得靠蜀中姜不可。你备了蜀姜吗？”赵烈文向李鸿章发难。

“这个我就不懂了，不知厨子备了没有。倘若没有蜀姜，还请惠甫多多包涵，勿在两位主考面前点破哟！”李鸿章的话又引起一片笑声。

“少荃，今科乡试士子年纪最大的是多少岁？”笑过之后，曾国藩问。

“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名士子中，年纪最大的是江苏如皋籍的鲁光羲，今年七十八岁了。”李鸿章答。

众人一片赞叹声。

“难得！如此高龄，尚能临场应试。”曾国藩想起自己才五十四

岁，便眼花齿落，已近老态，不禁对这个老士子发出由衷的赞叹。“三场完毕之后，我们都去看看他，以示鼓励。倘若真的中了，让他戴着大红花，在闹市中接受大家对他的恭贺，耀一耀几十年来寒窗苦读、老来遂志的光荣。”

众人都点头称是。

万启琛说：“七十八岁应乡试，诚难能可贵，但也还不是最老的。乾隆丙辰科，刘起振七十九中乡举，八十入翰苑。嘉庆丙辰科，王严八十六中乡举，未及次年会试便死了。这都是士林美谈。”

赵烈文说：“你说的还不算老。乾隆己未科，广东番禺王健寒十九岁尚应乡试，握笔为文，挥洒自如。翁方纲曾以诗记之。”

大家都惊诧不已。

“那么，最小的多大年纪呢？”曾国藩又问。

“最小的十七岁。”李鸿章答。

“哦。”曾国藩点点头，说，“据说朱文正公也是十七岁中的乡举，座师阿文勤公夸他年虽少，魄力大。”

万启琛说：“诸位听清了吗？爵相方才用的是‘也是’两个字，这可是个吉兆，小家伙今科定然会中举。李中丞，你记得他的名字吗？”

“他叫陆宇安。”李鸿章说，“因为是敝同邑，所以记得。”

众人都说：“好，我们都记住了，放榜时注意看，想必这陆宇安今科必中无疑。”

曾国藩高兴地说：“随便说说的，哪里就算得数！”

曾国藩记起前几个月决定兴建贡院时，有个李老头子说要带着儿子、孙子，祖孙三代一起应试的事，遂问李鸿章：“有父子、祖孙一起来的吗？”

“有。”李鸿章回答，“父子结伴而来的，有两百多家，祖孙三代来的，也有八家。刚才说的鲁光羲，就是祖孙三代一起来的，孙子也有二十多岁了。”

“好！”曾国藩高兴地说：“这真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场面。少荃，你这个监临荣耀得很啦！”

“这还不都是沾了恩师您的光！”李鸿章开怀大笑，大家也都跟着笑起来。

正在大家兴致浓厚地闲谈时，一艘华丽的大官船从下游慢慢驶来，船上坐的正是甲子科江南乡试正考官刘昆、副主考官平步青。

“一路辛苦啦，昆老！”当刘昆刚走出舱门时，曾国藩便带着李鸿章一班人踏过跳板上船，向他问候致意，站在刘昆背后的平步青也笑着接受众人对他的热烈欢迎。

“中堂以爵相之尊亲来迎接，令老朽何以心安！”

刘昆功名比曾国藩晚一届，年龄却比曾国藩大几岁，须发雪白透亮，精神很好。那年在湖南学政任上，为杀林明光一事，很与曾国藩闹了一阵子。现在曾国藩勋名盖天下，远在刘昆之上，且乡试监临是李鸿章，曾国藩完全可以不来迎接。他不计前嫌，降尊纡贵，这的确使在官场混了半辈子的刘昆感动。在过跳板的时候，刘昆一定要让曾国藩走在最前面。曾国藩高低不肯，说是皇上钦派的主考大人，理应走在前。推推让让一阵子后，刘昆终于拗不过，第一个上了跳板。曾国藩又要推平步青走第二。平步青虽少年气盛，毕竟不敢僭越，死命不肯。

刘昆说：“爵相不要再难为他了。虽是皇上钦命，到底是晚辈，我就擅自做个主，让他走第三罢！”

于是，刘昆第一，曾国藩第二，平步青第三，李鸿章第四，乔松年第五，余下的人便依次跟在乔松年的后面，走过跳板上岸，进了张灯挂彩的接官厅。

接官厅正中临时搭起了一座龙亭。曾国藩率领众人，对着龙亭中的牌位跪请圣安：“敬祝皇太后、皇上圣体安康，万岁万万岁！”

刘昆在一旁恭敬回答：“皇太后、皇上圣体安康，诸位请起。”

然后大家都依次上了早已备好的大轿。一行二十多乘绿蓝呢轿，气势磅礴地将两位主考大人护送到旱西门外妙香庵。

李鸿章的才能再次得到验证。全套洋式陈设，不仅使平步青喜得抓耳挠腮，就连老头子刘昆也很满意。下午，丰盛的接风筵席上，吴下名菜使得客人赞不绝口，尤其是菰菜、莼羹、四鳃松江鲈鱼脍，更是令满堂叫绝，连曾国藩也觉得味道不错。

妙香庵大门外插起两块大木牌，每个牌上写着方方正正两个大字：“回避”。除东厢一扇耳门外，所有的门上都贴上两条左右交叉的封条，上面赫然盖着“钦命江南乡试正主考”紫花大印。刘昆、平步青在妙香庵里安静地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妙香庵各门上的封条扯了，正主考官刘昆穿朝服乘亮轿、副主考官平步青乘普通蓝呢轿出庵，由旱西门进城来。

亮轿亦名显舆，四周无围幃，里面安放大宝座，蒙上虎皮，左右踏足置木狮，轿杠裹彩绸，由八人抬着，前后吹吹打打，坐在轿中的人可以毫无遮拦地俯视围观的百姓，最是威风得很。这种亮轿平素不用，遇到大比之年，也只是正主考官一人乘坐，为的是突出其威仪。

亮轿一直抬进位于城南府东大街的江宁府衙门。这里已由江宁知府出面，摆下了十五桌入帘上马宴。待刘昆、平步青望北跪叩谢过皇恩入席端坐后，同考官、监临、提调、监试等各执事官才一一入席。这种入帘上马宴虽是宴席，其实主要是一种仪式。酒菜并不丰盛，大家也只略为尝尝而止。席间每隔半个钟头献一道茶，唱一段折子戏。一连三道茶，三段折子戏，全演的科举功名的内容，诸如商辂三元及第、梁灏八十二岁点状元之类。

第三段戏演毕，刘昆起身，众人跟着起身，走到门外上轿，径直

前往贡院入闱。赴宴者刚出大门，久在门外围观的百姓便破门蜂拥而入，将宴席上的杯盘果蔬一抢而空，然后将桌子凳子一齐掀翻，再乐呵呵地扬长出门。衙门的差役并不干涉，都在一旁站着观看。前来抢食的人大半不是因为饥饿，这有个名目，叫做抢宴，为自己，或为亲朋在科举考试中抢个吉利。

当刘昆带着百余名闱中官员进了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后，立即便有三千余名淮军开了进来。进入闱中的有两千人，叫做号军，负责近两万名应试士子的试卷发放、送饭送水、号房的开关打扫以及一切服务性事项。外面有一千余人，担负着警戒、巡逻等任务。从这一刻起，往日可以随意参观的贡院，立即变得戒备森严了。金陵全城无论士农工商，都在谈论着这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终于恢复了！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一清早便彤云密布，寒气逼人。昨夜刮了一个通宵的西北风，气温骤然下降，金陵城提前进入隆冬季节了，近两万名士子要在今天全部点名入闱。

乡试定例在八月举行，以八月初九为第一场正场，十二日为第二场正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正场。先一日（初八、十一、十四）点名入场，后一日（初十、十三、十六）交卷出场。一二两场非到时不开，唯第三场提前于十五日下午放牌，有才思敏捷，或对功名不甚经意的人，这时便交卷出场，好在中秋佳节之夜赏月。每场真正点名，日落终止。甲子科江南乡试因为推迟了整整三个月，已是冬季，天亮得晚，点名时刻也因此推迟一个时辰。卯正时刻，贡院外大坪里人山人海，士子们背着被包，提着考篮，照着先天发下的《贡院坐号便览》，按省府县分站在各道门口等候入场。



江南贡院的考棚

江南贡院有东西两道辕门。东辕门牌坊上写着“明经取士”四个大字，西辕门牌坊上写着“为国求贤”四个大字。安徽籍士子分在东辕门，江苏籍士子分在西辕门。每个辕门左右又各有两道较小点的门。这样，一共有十道入闱的门。门虽多，但士子近两万，每道门口仍有近两千号人围在旁边。每点齐五十名以后，由差役执高脚牌在前引导，士子们跟着牌子鱼贯入闱。因为要一一点名验看，颇费时间，入闱速度很慢。

开始还算安静。天气虽冷，士子们因早有准备，都还耐着性子等待。到了巳初时分，突然下起雨来，雨中还夹杂着雪粒。这下可把站在露天坪里的士子们弄苦了。虽有雨伞斗笠，到底挡不住长时间的雨雪。没有多久，便一个个身上铺满了雪粒子，肩头、袖口、裤管都渐渐地湿了。尤其可怜的是那些年老体弱和衣衫单薄的人，他们更是冷得瑟瑟发抖，缩头缩脑地站在辕门外，在寒风欺凌、雨雪敲打之下，再不是一过龙门便身价百倍的士子，仿佛是一群正在遭受惩罚的罪犯。

人群混乱了。咒骂天老爷的，吆喝着快点名的，互相拍打雪粒的，各种声音嘈嘈杂杂，吵得连点名声都听不见了，入闱速度越来越慢。忽然，从西辕门外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爹爹，您老醒醒，您老醒醒呀！”“爷爷，爷爷！”人们都围了过去。只见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士子直挺挺地躺在泥地上，紧闭双眼，脸色灰白，已被活活地冻死了。旁边两个士子跪在一旁失声痛哭。有心肠好的士子便过来关照劝慰，有急公仗义的士子便忙着去叫巡逻兵。四周都在悄悄议论：

“这老头子是谁，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来赴试？”

“据说是如皋来的，快八十了，一旁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儿子都有五十多岁了，孙子也二十多了。”

“老头子发病几天了，儿孙劝他莫入闱，他非要进不可，说等了十多年才等到，死都要死在号房里，这不就应了这句话！”

“哪里应了？还没进号房哩！”

“这是冻死的。这个鬼天老爷！主考官行行好，莫点名就好了。”

“哪有这样的好事！”

说话间过来两个兵士，将老头子的尸体抬走了，儿孙们哭着跟在后面。士子们望着这个惨景，摇头叹息道：“可怜呀可怜！客死异乡，儿孙们也进不了考场，一家三代都白等了十多年。”

昨夜西北风刚起，曾国藩便醒过来了，为天气的骤冷担忧。他是经历过一科乡试、三科会试，在号房里度过四九三十六天的人，深知闱中之苦。今科乡试，大不同于一般，天公如此不作美，太使人气闷了。谁知后来竟下起雨夹雪来，他为应点士子叫苦不迭。大半天来无心治事看书，不断打发人到贡院门外去探听情况。

“大人，如皋籍士子鲁光羲冻死在西辕门外。”奉命了解情况的赵烈文进来报告。

“啊！”正凝眸呆望窗外雨雪的曾国藩大吃一惊。他回过头来问，“是不是那个七十八岁的老头子？”

关于甲子科乡试时的天气状况，曾氏日记中有记载。同治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日记：“早间，雨雪纷纷，念文闹点名之苦，十分焦灼。”“中饭后雨雪不止，屡派人至贡院探问。人众拥挤，东路点名尤乱，实深忧闷！”“申正，雨雪渐歇，心为稍纾。”“五点睡，竟夕未闻雨雪之声，俾应试归号者少得舒展，为之一慰。”初十日日记：“本日天气阴雨，至申刻后雨转大，念应试者之苦，忧灼无已！”十一日日记：“天气奇冷，密云交加，士子方进二场，可怜也。”到十二日傍晚，天气开始转好，十三日大晴天。

“正是。现在遗体已被送往清凉寺。他的儿子、孙子和他同来应试，有两个淮军士兵帮他们一起料理后事。”

“可惜！”很久后，曾国藩才吐出两个字来。这个消息使他甚为不快。七十八岁带着儿孙赴乡试，大清立国以来凤毛麟角。那天听了李鸿章的禀报后，他便思考着要围绕这个题目做一系列好文章。首先该向皇太后、皇上奏报：耄耋老人携子孙应试，这是皇太后、皇上圣德感化的体现，是孔孟儒学深入人心的生动说明，是长毛灭后国家中兴的祥瑞之象。他要借此为两江三省读书人树个榜样，鼓励年轻人奋发努力，慰勉老年人好学不怠。他还想到朝野都会广泛谈论这件罕见的奇事，正史野史都会感兴趣地记载下来，为本就天下瞩目的甲子科江南乡试增添异彩，自己作为这科乡试的总策划人，将会更显得不同凡响。可是，现在一切都倒过来了：光彩将变为阴影，美谈将变作笑柄！

“惠甫，你代我到清凉寺去看看鲁光羲的儿子和孙子，并从库房里取出四十两银子送给他们，叫他们买副棺木，早点将老人入棺，护送回籍，不要在城里待久了。”

“好，我就去。”赵烈文答应着，犹豫了一下，又说，“大人，现在雨雪交加，气候严寒，士子们都站在露天坪里，许多人都受不了，希望不点名，先放他们进去，在号房里毕竟可以躲避风雨。”

不点名就径直入闱，这可是乡试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倘若因此乱了考场，将来谁负这个责任？

“大人，士子们都在雨雪中冷得发抖，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一两百，若是再出几个鲁光羲这样的人，那就不好收场了。”见曾国藩沉着脸不作声，赵烈文又补了一句。这话果然起了作用。

“惠甫，你先不到清凉寺去了，立即持我的名刺入闱见刘大人，请他下令停止点名，先让他们都进号，然后再叫点名官挨号一一查验，发现有混进场者，杖责一百棍，赶出贡院。今后倘若朝廷追究下来，一切责任由我负！”

正在为因雨雪严寒而点名进展太慢发愁的刘昆，听了赵烈文的转告后，和平步青一商量，立即下令，大开闱门，不必点名，一律凭《贡院坐号便览》纸牌赶快入闱进号。这个命令一传达，尚在辕门外候点的一万多名士子莫不感激涕零，纷纷高喊：“谢主考大人恩典！”他们自动整队，举起纸牌，不到一个时辰，便全部进场完毕。

士子入场后，曾国藩仍放心不下。他自己出身寒素，知道士子中有不少穷苦力学之辈，家境贫寒，衣衫必不厚实，经此雨雪一淋，定然湿了。号房中冷如冰窟，又要冥思苦想作文章，如何耐得了；倘再冻死几个，如何向皇上交代！他将彭毓橘、刘连捷叫来，要他们立即从湘军粮台处借调五千件衣服，棉的夹的单的都行，赶快送到贡院，好叫衣衫单薄的士子将湿衣换下。又吩咐闱中厨房速熬姜汤，每个士子发一大碗，以便消寒去湿。到了傍晚，曾国藩又亲自乘轿来到贡院，在刘昆陪同下，顺着狭窄的小巷，查看了部分号房。见所有的士子都已开始安心应考，生病的也有号军单独照顾，一切安谧，这才放下心来。

二 落选士子薛福成上了一道治理两江万言书

经过三场九天的苦战，又经过主考官、同考官以及弥封、誊录等闱中执事人员一个月的紧张封抄、审阅、评定，甲子科江南乡试就要揭晓了。刘昆、平步青、李鸿章、乔松年一致恭请曾国藩写榜。为乡试写榜，历来是一种崇高的礼遇，须年高德劭又是翰林出身才行。今科乡试写榜人，自然非曾国藩莫属。所有中式的举人，也以自己的名

字，被这位由文人而建非常武功的三藩之乱后第一汉人书写，而感到莫大的光荣。尽管这是一桩辛苦的差事，但曾国藩乐意干。

写榜这一天，是大比之年最热闹的喜庆日子。一大早，贡院外便挤满了打听消息和看热闹的人。应试的士子本人一般都不去，派仆人去听，没有仆人的，就送几个钱给下榻旅店的伙计，叫他们去听。仆人和伙计得信后再来报告。这一方面固然是想摆摆士子的架子，更重要的是怕经受不了骤喜或骤悲的巨大刺激，在大庭广众中出乖现丑。贡院内大门有一队乐工，备齐锣鼓唢呐。至公堂大厅里，写榜人每写出一个名字，立即便有人一声接一声地递了出来，乐工便马上敲响锣鼓，吹起唢呐，以示祝贺。名字传到外面，人群中即刻响起一阵鼓掌欢呼，仆人或伙计便飞马奔向旅店报信领赏，用不着第二天张榜，新举人的名字便已传开了。

今天，至公堂大厅布置一新，正中一张宽大发亮的条案，案桌边是一把铺着虎皮的大太师椅。五张洒金大红纸上，早有执事人员将今科正榜二百七十三名举人、副榜四十七名副贡每人所占的位置，用细墨画好了，单等曾国藩一一填上。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曾氏日记：“黎明即入贡院写榜。共正榜二百七十三人，副榜四十八人，余代监临照料一切。闹墨极佳，有书卷，无作意，无一卷为庸手所能者。自辰正填写起，至傍晚将正榜写毕。解元江璧，江都人。戌初写副榜，至亥初三刻写毕，余随榜出闹。”

曾国藩青壮年时能写出很端秀的楷书，只因多年不写了，且目力昏花，精神不支，今天作起正楷来颇觉吃力。榜上的名字是错不得涂不得的，他每写十个名字，便停下笔，揉揉眼睛，甩甩手，休息一下。便这样写写停停，到了午刻尚未写到一半。吃了午饭，睡了半个时辰的觉，他又拿起笔来。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厅里红烛高烧，笑语喧哗，四周围观的人却越来越兴奋起来。

原来，乡试和会试一样，榜上的名字都是从最后一名写起的。越写到后来，中式的名次就越在前面，故写榜的和围观的兴致也越大。贡院外也是这样。虽然天已黑，又冷，看热闹的不但不减少，反倒越来越多了。辕门外挂起了十条由十五盏灯笼连结而成的灯链，把贡院

外大坪照得如同白昼。卖各种吃食的小贩也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来，一边看热闹，一边也赚几个钱。

当锣鼓唢呐响过二百二十一次后，曾国藩为一个名字惊喜不已了。这人便是今科最年少的士子陆宇安！万启琛叫了起来：“爵相大人真是天上的星宿，说话百灵百验。各位还记得吗？那天在接官厅里谈论的陆宇安，这不真的中了！”

李鸿章等人都拍手大笑起来，说：“果然不错，这陆宇安今后定有大出息！”

曾国藩心里分外得意，疲劳完全消失了，一连写下去，再也不揉眼甩手休息了。时间已到半夜，正榜已写到二百六十八名，刘昆过来悄悄提醒，曾国藩忙停住笔。

大厅里又忙碌起来，差役搬出十几对大红蜡烛，都把它点燃了；又捧出几十挂万字号鞭炮。乐工们从贡院大门边撤回大厅外坪里，至公堂厢房里走出五名形貌丑陋的人来。他们被化装成大头凸额、眼深颌长的怪样子，脸上一律涂满朱砂，挂上满口红胡须，头上戴着乌纱帽，身穿紫红袍。这是舞台上的魁星装扮。最热闹最好看的闹五魁就要开始了。

这是一个相沿了几百年的旧习。明代科举分五经取士，每经以第一名为经魁，每科第一名至第五名必须是一经的经魁。后来五经取士的制度废除了，但乡试中仍习惯把前五名称为五魁。从第五名写起，最后一名则为今科乡试的榜头，即为解元。解元名字现出后，鞭炮齐鸣，鼓乐喧天，五魁在大厅里翻滚跳跃。这就是闹五魁。就在五魁欢闹之中，金榜被郑重张贴于贡院大门外。本科乡试到此，便以最热闹的形式结束了。

一切准备就绪，曾国藩重振精神，饱蘸浓墨，写出五魁的姓名来。清代会试鼎甲中，十之六七必有江南乡试五魁中的人，所以分外引人注目。

“刘文虎！”人们扯起喉咙嚷着第五名的名字。这声音立即传出辕门外，看热闹的人群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周祖盛”、“王铎”、“许殿鸣”，接下来三个名字的报出，又激起阵阵轰鸣。今科解元是谁？大厅里上百双眼睛一齐盯着曾国藩手中的兼毫玉管笔，辕门外几千双耳朵一齐竖起聆听传出的大名。

“江璧！”所有的人都以万分激动的情绪，呼喊着力子科解元的名，尽管这个名字与他们绝无任何关系。这正是人类一种可贵的情感：对杰出人物发自内心的敬重与崇拜！

鞭炮响起来了，鼓乐奏起来了，五魁舞起来了，金榜张贴出去了，虽然有点名那天小小的不快，甲子科江南乡试，毕竟圆满结束了。大厅里的人们在互相道贺，庆祝金陵光复后首科乡试的成功。曾国藩满斟两杯酒，笑吟吟地走到刘昆、平步青的面前，代表两江父老、两万应试士子，特别是中式的新举人们，向两位主考官表示深深的谢意。刘昆、平步青坦然接过酒杯，说了几句客套话后一饮而尽。

“爵相，这是号军们打扫号房时，从设字号房里拾来的一封给您的稟帖。”饮完酒后，刘昆从袖口里摸出一封封闭严实的信来。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呈两江总督曾大人亲启。”

“好，我带回署去看看。”曾国藩接过信，又笑容满面地往同考官面前走去。

好久没有睡过这样香甜安稳的觉了。临近丑时回署后，曾国藩倒床便睡着了，一直睡到巳初才醒过来，闹五魁的热闹场面仍在眼前不时浮现。他想起十一年前打起卫道的旗号在衡州出兵，现在，由自己奏请在金陵恢复了江南乡试，以孔孟诗书取士选贤，又亲自为这科举人写榜题名。想到这里，他心中升腾起一股壮志已酬的自豪感，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比收复金陵城的意义更大。他由此而意识到应该以主要的精力履行总督的职责了，过去一再幻想做夔、皋、周公的事业，现在虽不能大行于全国，总可以在两江施展吧！

两江素来在全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把两江治理好了，便为全国树立了一个样板，也培育了一批好官种子，待捻乱平息、长毛残余清除后，全国便都可以仿照两江的样子整饬。如此，国家岂不中兴了？自己岂不就是当今的夔、皋、周公？曾国藩觉得仿佛年轻了十岁，全身重新奔流着建功立业的热血。他猛地记起昨夜刘昆递给他的那封信，连忙找来，拆开读着。

打头一行低几格写着：“江苏无锡籍士子薛福成”。曾国藩回忆昨夜写的榜上举人的名字，无论正榜副榜都没有“薛福成”三个字。“是个落选的士子。”他心里想。第二行写着：“恭呈太老夫子元侯中堂节下两江治理八条”。正思考着治理一个新两江出来，便有人自献方略，曾国藩心中欢喜，仔细地看了下去。

薛福成在简单的几句歌颂曾国藩平定长毛收复两江的话之后，随即提出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清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项建议。每项建议中又都有具体实行措施，并非书生泛泛空谈，而其中兴屯政、筹海防二策，曾国藩整饬两江的计划中还没考虑过。全篇呈词，条理精密，文词清通，洋洋洒洒达万余言，结尾几句尤使曾国藩击掌叫好：

窃惟天下之将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十余年来，节下廓清东南、安静寰宇之勋，磊磊轩天地，海内抵掌高谈之士，岂能诵说万一？晚生以为，节下戡乱之业，实已过唐之汾阳王、明之新建伯，而今日治理两江之初，更已见三代贤臣之伟略。节下所处之势，天子依之，海内信之，建一议，行一政，举世将视为转移，不独两江父老，普天之下，莫不以伊、傅、周、召以期节下，而节下亦必孚天下之望。大清中兴，其翘首可待之事也。

“这样的人才，居然没有中式，可惜！”他决定见见这个薛福成。

三 上治理两江条陈的美少年原来是故人之子



薛福成

下午，薛福成来了。曾国藩初以为必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宿儒，谁知竟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他叫薛福成不必拘礼，随便坐下，然后用惯于相人的目光将这个后生仔细打量了一番。但见此人额高而宽，眉宇疏朗，两个黑白分明的眼睛里射出英气逼人的光芒。“令器美才！”曾国藩在心里称赞。

“足下在号房里写的条陈，老夫已看过了。今科乡试，士子如云，大家都抓紧这几天难得的机会，按题做好时艺策论，力求精益求精，锦上添花，以便得个功名富贵。足下放开正事不去用心，费如许心思写此条陈，不觉得得不偿失吗？”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以手梳理花白长须，面带微笑地问薛福成。

“回大人话，晚生一向不乐举业，此番应考，亦不过慰老母之心

罢了。晚生想这读书识字，其目的在于求取治国治民的大学问，故所乐于思考的在民生国计。这篇条陈，晚生思之甚久，意欲备大人洗刷两江时作参考，故宁可放弃正题策论不做，也要写好这篇两江父老为晚生所出的论题。”

曾国藩虽是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官僚，却早在三十岁时，便对科举考试有些看法，一进北京入翰苑，从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朋友身上，很快发现了自己学问上的浅陋。他毅然从八股文中走出来，壹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留心时务经济。并把自己的这个体会详告在家诸弟，希望诸弟不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并沉痛地指出：科举误人终身多矣。他一贯认为，考试能够选拔出人才，但中式的不一定都是人才，落选的也不都是庸才，这中间或有天命在起作用，即所谓功名富贵乃天数。

“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阔通的见识，确实难得。”曾国藩心里夸奖，嘴上却说，“民生国计要考虑，八股文也要做好，莫负圣上明经取士为国求贤的苦心。”

“晚生听从大人的教导，这次回去后刻苦攻读，争取下科中式。”薛福成态度诚恳地回答。

“这就对了。”曾国藩又凝视一眼薛福成，问，“足下所献治理江南八条，有的放矢，切中时弊，足见足下平素留心民瘼，长于思考。读圣贤书的目的，内则修身于一己，外则造福于天下。足下以一生员身份，能将两江整治纳于自己的功课之中，看来圣贤书已初步读懂。今两江初平，疮痍满目，老夫正思整饬，亟欲听取各方意见。邀请足下来，还想当面听听足下对屯政、海防两策的详论，足下不妨把胸中所想的都说出来。”

一个功德震世的长者，对晚辈的建议这等奖掖，已使初出茅庐的薛福成十分感动，何况态度如此谦和，语气如此恳切，更使薛福成大出意外。他略为思考一下，说：“晚生年轻学浅，在老大人面前一如蒙童牧夫，故也不怕出丑。差错之处，请老大人多加指教。”

“你说吧！”曾国藩的眼睛里流出和蔼温暖的光芒，停了片刻的手又开始在胡须上缓缓地梳理起来。

姜穆编《曾国藩的幕僚群》中关于薛福成的介绍为：“薛福成之入曾国藩幕，在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讨捻时。福成于宝应舟次，上‘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策。国藩一见，大加奖誉，遂邀入幕。军谋机要，多所参赞，由是声誉隆起，以一书生负天下重望。”

又，曾氏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六日记：“阅薛晓帆之子薛福辰（成）所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

“屯政始于汉代，有军屯、民屯。汉武帝在西域屯田，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此为军屯。建安元年，曹操在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各州郡，由典农官募民耕种，此为民屯。曹操的民屯不仅使曹魏强盛，也为日后晋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是因为实行民屯，一则使大批荒田得以开垦，二则又便于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获得高产。一直到唐宋，民屯仍存在。明末屯政废弛。我朝除有漕运地方的屯田仍隶卫所外，其余卫所的屯田改隶州县，名为民屯，其实屯田已变民田。长毛扰乱江南达十余年之久，其苏皖赣一带所受蹂躏最多，人口大批逃散死亡，目前这几省荒田极多，无人耕种，有的甚至几十里内外不见人烟，这就为今日实行屯政准备了条件。如果老大人采用当年邓艾在淮上屯田的成法，由官府出面组织百姓耕种，发牛发种，推广区田法，晚生以为，苏皖赣的荒田，不出几年，就能五谷丰登，为两江储备吃不完的粮食。眼下有一批散员亟须早为之安定，他们就是一部分裁撤的湘军。”

薛福成说到这里停下来，看了一眼曾国藩。曾国藩灼热的目光也正盯着他。他赶紧说下去：“老大人，晚生听说，被裁撤的湘军中，有些人至今仍留在长江两岸，并未回湖南。原因是这些人湖南原籍本无根基，且久在军中，不惯家居。有识之士认为，倘若不将滞留大江两岸的撤勇妥善处置，这些人贪财嗜杀，必生祸患。有人说哥老会正在联络他们，实在可怕得很。”

曾国藩梳理胡须的手轻轻抖了一下。约有两三万湘军裁撤人员滞留沿途各省，没有回到湖南原籍，此事曾国藩知道，这的确是个隐

患。一旦出乱子，不但危害国家，自己作为湘军统帅，也难逃咎责，且听薛福成的处置意见吧。

“晚生建议老大人速派湘军中有威望的将官，到皖赣等省招集滞留官勇，依过去的哨队重新组织起来，带到荒田较多之地实行屯政，并给他们以最优惠的待遇。往日的袍泽依旧在一起，使他们有不散伙之感，有田可耕，有事可做，又使他们不生邪恶之念，而大人得军饷之利，两江有富庶之望。”

“这是个好办法！”曾国藩点点头，轻轻地说，“既消患于无形，又获利于实在。关于海防，足下有什么好设想吗？”

受到鼓励的薛福成情绪高涨起来：“晚生以为，我大清日后真正的敌手乃海外夷人。夷人凭着坚船利炮藐视天朝，倘若我们不加强海备，挫败夷人凶焰，不是晚生危言耸听，我大清总有一天会亡国灭种！”

曾国藩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记起了胡林翼在安庆江边留下的遗言。心想，中国的官员和士人都有胡林翼、薛福成这样的明识，这样的忧患感的话，大清就决不会亡国灭种。

“老大人，我们也要造铁船，制利炮，非如此，则不能守御海疆，则不能保国保种！”薛福成几乎用呼喊的口气说出这几句话，这一腔赤子热血使曾国藩颇受感染。“晚生以为，老大人前几年在安庆创办的内军械所，可以将它迁移到上海去，并且把它十倍百倍扩大。上海地处海隅，便于铁船试航；民智开发，人才亦易求。这件事办好了，影响至为巨大，说不定我大清自强将肇基于此。”

薛福成这个建议正合曾国藩的心意。半个月前，他收到容闳从美国来的信，说机器已全部买好，即将雇船运回。容闳也建议就在上海建厂，各方面都方便些。曾国藩筹建安庆内军械所时就想到要在上海建厂，现在条件已具备，当然同意。薛福成也提出这个建议，可见此子有眼力。

“足下这个建议与老夫所想正合。”曾国藩慈祥地望着薛福成，问，“关于整顿江南，足下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

薛福成想了一下说：“晚生认为，江南政务的整顿，首在盐政的整顿，盐政乃江南第一政务，且弊病最多，朝野都亟盼整治。晚生有志探求，但目前情况还不甚明了，亦拿不出什么好的主意，故不敢妄陈。”

“哦！”曾国藩的两只眼睛低垂下来，梳理胡须的左手也不自觉地停止了。他陷入了回忆之中，耳边响起了一个江南老举人舒缓的吴音来。

“两江有三大难治之事，一漕运，二河工，三盐政，尤其是盐政，简直如一团乱麻，但盐政又是两江第一大政务。三十年前，陶文毅公总督两江，花大力气改革盐政，一时收效显著，可惜陶文毅公一死，后继者无力，新政不能畅行。待到长毛乱起，一切又复旧了。今大人亦为湖南人，两江一直不忘湖南人的恩泽，大人一定能超过陶文毅公，把两江治理得更好。”

那是五年前，还在祁门的时候，曾国藩刚实授江督。一个五十多岁的举人会试罢归，翰林院掌院学士窦垵托他带一封信给昔日老友，于是此人绕道来祁门。在祁门山中昏暗的油灯下，那人与曾国藩纵谈通宵，特别对江南的政事、吏事、民事谈得透彻。曾国藩从他的谈话中对两江风尚了解甚多，执意请他留下，但那人思家心切，不愿留在幕府。曾国藩很是遗憾。当时战事紧迫，无暇整饬江南政务，遂与之相约，待金陵攻下后再请相助。那人欣然答应，在祁门住了五天后告辞回家。临走前，曾国藩赠他两首诗。曾国藩记得，那人姓薛名湘，字晓帆，无锡人。想到这里，他又看了看眼前的美少年，觉得眉宇之间与薛湘很有点相像。他也姓薛，也是无锡人，难道是薛湘的儿子？

“有一个人，不知足下认识不认识？”曾国藩和气地问薛福成。

“不知大人问的谁？”薛福成似有所意识，眼中流出喜悦的光彩。

“薛湘薛晓帆先生，足下可曾听说过？”曾国藩盯着薛福成的眼睛。

“他是晚生的父亲。”薛福成浅浅地笑了一下。

“你真的是晓帆先生的公子？我就猜着了！”曾国藩高兴起来，“令尊大人还好吗？”

“家父已在去年病故。”薛福成轻声回答。

“哦！”曾国藩长叹一声，露出无限惋惜的神情来。薛福成见了，心里很感动。

“足下是否知道，令尊大人是老夫的朋友？老夫和他有约在先。”问罢，又自言自语地叹息，“唉，晓帆兄，你怎能失约先行呢？”

这句话，说得薛福成心里既冷凄凄地，又热乎乎地，不觉泪水盈眶，仿佛对面坐的不再是八面威风的爵相，而是自己的亲叔叔。薛福成深情地说：“家父那年从祁门回家后，时常谈起大人对他的厚待，说朝廷又为两江放了一位好总督，并将老大人赠给他的诗拿给我们兄弟看。”

“这诗你能记得吗？”曾国藩问。是借此温习一下自己的旧作，还是测一测薛福成对它的重视程度，以及他的记诵能力？曾国藩一时自己也弄不清是哪种想法占主要成分。

“记得，记得。老大人当时赠家父两首五言古风，家父裱挂在中堂，时常诵读，称赞大人五言诗深得汉魏精髓，气逼班氏，情追苏李，并世无第二人。这第一首是，”薛福成不假思索地背道，“风骚难可熄，推激惟建安。参军信能事，声裂才亦殫。寂寞杜陵老，苦为忧患干。上承柔谗思，下启碧海澜。茫茫望前哲，自立良独难。君今抱古调，倾情为我弹。虚名播九野，内美常不完。相期蓄令德，各护凌风翰。第二首是……”

“好了，不要背下去了。”曾国藩含笑打断薛福成，语气换成了对

子侄辈的亲切随便，“我问你，你既然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朋友，为什么不直接来见我，要在号房里写这样的条陈呢？”

“老大人，我这次是应试而来，无论试前试后拜谒，都有打通关节之嫌。晚生不想利用那层关系引起老大人的重视，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来获得信任。”

“有志气！”曾国藩脱口称赞，“你母亲身体还好吗？你有几兄弟？”

“家母身体还硬朗。兄弟六人，大哥福辰近年在京行医，其余都在无锡家中，最小的六弟也有十二岁了。”

“好！”曾国藩轻轻点头，“我想留你在幕府做点事，你愿意吗？”

能参与号称人才渊薮的两江总督幕府，在当时有胜过中进士入翰苑的荣耀，薛福成还有不乐意的吗？他立即答道：“谢大人栽培！”

曾国藩正要对薛福成勉励一番，忽然门外响起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王荆七笑逐颜开地推门进来。

曾氏送薛晓帆的另一首诗为：“大谷幽兰，由来习霜雪。摧挫弥岁年，葳蕤减昔悦。本性诚未移，芬芳讵可灭！时物一为遭，适为吴人掘。会合亦有宜，废兴固难说。旁有荷樵子，殷勤事攀援。出山嗅怀袖，余馨亦未辍。臭味良有然，非渠独明哲。”

四 践诺开办金陵书局

“大人，恭喜了，三姑娘生了位公子，大人您老做外公了！”王荆七笑着对曾国藩打拱。

曾国藩忙站起，满脸喜气地问：“母子都还平安吗？”

“平安，平安！”荆七说，“太太说论月份还差两个月，怕是旅途辛苦早产了，幸而大小平安，太太喜得直念：‘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曾国藩开心地笑起来。

半个月前，曾纪泽遵父命，护理全家来到江宁。曾国藩二子五女，除大女随丈夫住湘潭、二女随丈夫住长沙外，夫人欧阳氏、长子纪泽夫妇、次子纪鸿、三女纪琛与丈夫罗允吉、四女纪纯、五女纪芬，还有王荆七的妻子和十岁的儿子，再加上一起前来做客的内兄欧阳秉铨、友人欧阳兆熊一行十二人，兴高采烈地抵达江宁督署，空旷冷清的总督衙门顿时热闹起来了。

欧阳秉铨从衡阳来，带来了老父沧溟先生的亲笔信。老人今年八十整，与夫人同庚，两老在一起生活整整六十年了。沧溟先生一生读书授徒，课子教孙，家境清贫，人品端方。夫人贤惠能干，相夫教子。欧阳家夫唱妇随，儿孙满堂，早为远远近近的乡邻友朋羡慕叹美。更兼女婿拜相封侯，二老同蒙圣恩，诰封奉直大夫、宜夫人，又老来喜庆结缡六十春秋，花烛重圆，这两桩事更是世之难得。故为老人夫妇庆贺的那些日子，不仅欧阳一家，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沉浸在喜庆之中。大家自带酒菜前来祝福，喜酒一连三天摆了五百桌。老人以异常欣喜的心情，向女婿女儿畅叙这件一生中最为快慰的事，并叹道：“此中之乐，乃世间之真乐也，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功名事业已到极顶的曾国藩，不但对老岳父的话从心底深处赞同，且对老人的一生倾慕不已，感慨地说：“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人生！”

曾氏在所撰《欧阳府君墓志铭》中写道：欧阳沧溟先生“自七十以后不复授徒远方，家居课孙，细字抄书，讲论不倦。同治六年，岁在丁卯，孙定枚入学为附生。先生以嘉庆丁卯入学授室，至是六十年矣，而先生之伯兄八十有五，暇辄过从，相与道幼时琐语以为欢，自诩为家门之祥，人亦祥之。夫其孝友雍雍，敦善不怠，殆所谓无忤于天人者，复奚憾于其死耶！”

老人信中还对女婿提起另一件事：

十二年前，贤婿在船山公故居许下的诺言，可否记得？罗山壮烈殉国，贞干马革裹尸，觉庵、世全亦相继谢世，所健在者，惟贤婿与老朽也。老朽深恐贤婿军政繁忙而忘记，故特为旧事重提。

这样一件大事，怎么会忘记呢！尽管王世全赠的那把古剑曾引起咸丰帝的怀疑，几乎招致不测之祸，尽管它也并没有如王世全所说的每到子夜便长鸣一声，但这把古剑的确曾对曾国藩起了鼓舞的作用，增加了他克敌制胜的信心。后来，这把剑又激励曾国荃攻克金陵的勇

气，果然仗剑进城，成了名垂后世的首功之人。这把古剑真的是吉祥之物。

且不说船山公的学问文章为曾国藩倾心悦服，就凭这把剑，他也要践诺答谢世全先生的厚谊。将两江总督衙门迁到江宁的那一天，曾国藩便想到在此设立一个印书局，先把船山遗集全部刻印出来，然后再将安庆内军械所华蘅芳、李善兰等人这些年来翻译洋人的书陆续印出，这是一桩嘉惠世人、贻泽后代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迫切需要兴办的事太多，再加上经费支绌，暂且往后推一下。

欧阳秉铨笑着说：“涤生，这次在大夫第，我跟沅甫谈起赠剑刻书的往事。沅甫大惊说：‘这里面还有这样的故事！大哥送剑给我的时候，并没有说起王家的交换条件。如此说来，这事该由我来办，但我现在有病在身，不能如愿。这样吧，我捐银两万，请欧阳小岑先生具体经办，在南京设局，由大哥出面召集海内名儒编辑校讎，如何？’因此，小岑先生也一道来了。”

欧阳兆熊也笑着说：“九帅仗义行此不朽盛事，使我欲辞不能！”

“哎呀呀，沅甫真是豪杰之士！”曾国藩高兴地大声称赞。他心里清楚，老九本意，是想用两万银子买来一个重儒尚文的清名，用以替代老饕的恶谑。虽然不一定能完全如愿，但这的确是个聪明的举动。“小岑兄能慨然应请，也是豪杰之士。道光十九年，小岑兄独力出资刻印船山公十余种书，士林交口称誉，至今不忘。现在可是今非昔比了，有沅甫的两万银子，想必费用已无虞，我再发函邀请些耆望宿儒，他们大概也会给我面子，就在城内正式筹建一个书局，名字就叫——”曾国藩停了片刻，接着说，“就叫金陵书局吧！由小岑兄董理其事，世全先生的儿子中也请一个到江宁来。”

“就叫觉庵师的女婿来吧，他在兄弟中最有乃祖之风。”秉铨插话。

“最好，就叫他来，家眷也带来，住在书局里。小岑兄，你就花上三年五载，把船山公存世的所有著作，包括道光十九年已刻而后毁

于兵火的那十余种，全都刻出来，每种印四五百部，广赠天下，让船山公的学问文章传遍海内，播我三湘俊士才学超众之令名，育我百代子孙知书识礼之人格。”曾国藩越说越激动起来，情绪亢奋，神采飞扬，瞬间，协揆、制军的官僚气习不见了，坐在亲友面前的，仿佛仍是当年那个赤诚无邪的书生！

“涤生，我行年六十，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奢望了，今生能仗你的声望和九帅的厚资，将道光十九年未竟的事业完成，此生之愿足矣。令我高兴的是，你尽管官居一品，戎马十年，仍不失书生本色，就凭着老朋友这点，我也要尽心尽力把这件事办好。”

“小岑兄，过几天就开始动手，你先去城内各处踏勘地址，选一个好地方，先把金陵书局的牌子挂起来。”

作为一个酷爱书籍有志于名山事业的读书人，能以自己的力量，将一个自小就受其熏陶、仰其学问的前辈大儒的著作全部刊印行世，实现其后裔盼望多少年而无力完成的夙愿，曾国藩觉得这是人生一大快事；作为以移风易俗、陶铸世人为己任的宰相疆吏，能凭借自己的权势将一个终生研究孔孟礼制、力求平物我之情息天下之争，而本身又冰清玉洁节操可风的学者的著述大力推广，深入人心，曾国藩觉得这又是一番治国要举。他为此而兴奋而激动，甚至觉得年轻了许多，当年在长沙与绿营一争高低的盛气又回来了。加上身旁增加了夫人的体贴照顾，儿女的晨昏定省，长期孤寂的心灵得到慰藉。尤其是十四岁的满女纪芬，长相憨厚，心灵剔透，每天爹爹前爹爹后地喊着，问字请安，端茶递水，在父亲面前既稚嫩可爱，又略知几分关心，更深得曾国藩的欢心。

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曾国藩也偶尔会想起陈春燕。尽管她与她生活不到两年，且未留下一男半女，在曾氏家族中，她不过一缕轻烟，一阵微风，很快便飘逝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曾国藩还是想念她。他也曾动过心将春燕的灵柩迁回荷叶塘，以满足她临终前的最大愿望。但曾家从竟希公起，就无人置妾。曾国华那年讨小老婆，作大哥的还从京城写信规劝，结果自己也违背了家教。曾国藩想来想

去，还是觉得不迁为好，多多少少可以在乡亲后辈面前有所遮掩。

夫人贤德，儿子上进，女儿孝顺。对于这个家庭，曾国藩应该是很满意了，但近两年来，他却有两点感到不足。一是岁月流逝，老境渐浸，与天下所有老人一样，曾被骂作“曾剃头”的湘军统帅，也羡慕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纪泽结婚多年，原配贺氏死于难产，第一个孙子还未出世便与母亲一道走了。续配刘氏，结婚五年，生过一子一女，均未及半岁便夭折。大女二女都未生育，所以他至今还没有看到第三代，有时想起父亲四十一岁做外公，四十九岁做爷爷，比他小十一岁的四弟也做了爷爷时，心里不免有点惆怅。二是三个女婿都不甚理想。大女婿袁秉桢才不及父，风流则过之，又性情暴戾，女儿在夫家受欺负。欧阳夫人一说起就流泪。二女婿陈远济人不蠢，也肯用功，但功名不遂，连个举人都未中。三女婿罗兆升是罗泽南的次子。罗泽南死时他才十岁，朝廷给罗泽南的饰终很隆重，按巡抚阵亡例赐恤，又赏给罗兆升及其兄罗兆作举人，一体会试。罗兆升为庶出，其母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恩赏举人的身上，自小宠爱无比，把罗兆升惯养成一个纨绔子弟。曾国藩不喜欢这个女婿，但早已定好，不能反悔；又看在罗泽南的份上，见他年轻，可以教化，遂在前年为他们办了婚事。这次要他们夫妇同来，也想借此教诲教诲。

听说三女儿生了个儿子，曾国藩喜不自胜，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后院。

后院内眷们忙忙碌碌地，一个个喜气洋洋。过一会儿，欧阳夫人笑容满面地抱了外孙子出来，请外公看。曾国藩见包在小棉被里的婴儿乌青的头发，红粉粉的脸，心中高兴，伸出手来，轻轻地摸了一下小脸蛋。

“岳父大人，您老为孩子取个名字吧！”站在岳母身后的罗兆升，刚满十八岁，自己还是个孩子，在岳父面前，他显得腼腆。

曾国藩望着襁褓中的婴儿，认真地想了想，说：“他的祖父罗山先生学养深厚，谋略优长，一生为国为民，功勋卓著，要让他踵武其后，继承祖业才是。我看就以绍祖为名，以继业为字吧！”

“罗绍祖，罗继业，我的乖乖崽！”罗兆升冲着岳母怀中的儿子大声喊叫，蹦蹦跳跳地，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曾国藩的扫帚眉渐渐皱拢。“允吉。”他轻声叫着女婿的表字。

罗兆升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笑嘻嘻地继续逗弄着儿子。

“允吉！”调门加高，显然是不耐烦了。罗兆升见岳父面色严肃，这才停止嬉笑，垂手恭立。“你父亲临死时，把你兄弟两个托付给我。我因战事繁忙，疏于照看，常觉有负所托。你今日身为人父，应当时时想到肩上责任的重大，要自身有所成立，日后才好教子。今冬好好在督署用功，明春进京参加会试。”

明春会试一事，罗兆升想都没想过，在他的日程安排中，这应该是十年以后的事。但他不敢违背岳父大人的意志，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五 两张告示，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

这两个月来，曾国藩集中精力钻研盐政，把陶澍当年在江南实行盐政改革的文书档案都查看了一遍。还为此事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左宗棠，请他谈谈文毅公本人对盐务新政的评价，也请左宗棠自己发表意见。左宗棠没有回信。

当时朝廷最大的税收便是盐课。食盐按其产地分为淮盐、长芦盐、山东盐、河东盐、浙盐、闽盐、粤盐、川盐、滇盐。其中以淮盐销路最大，包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六省。故盐课的大宗是淮课，朝廷对淮盐的收入极为重视。嘉道年间，江南疲惫，亏空严重。淮盐每年应行纲盐一百六十余万引，上缴税银五百万两，实则行销不足一百万引，上缴盐课二百万两。道光十年，陶澍任两江总督，在整顿河工、漕务、吏治的同时，又得旷代逸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襄助，以横扫一切的魄力，扭转盐务的弊端。陶澍首先请准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然后从成本、手续、运输、销售、人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又在淮北改行票法。即

在淮北交通不便、大盐引商不肯前往贩运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赴分司纳课，出给官票，凭票买盐贩卖。陶澍盐政改革很快收到实效，方便了民众，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但它打击了盐官和盐商，引起他们的怨恨。当时，扬州的牌叶因而新增两张。一张画一株桃树，喻陶澍。得到这张牌的，虽全胜亦全负。故人凡拈此牌，无不痛诟。另一张画一美女，喻陶澍之女。谁得到这张牌，虽全负亦全胜。故人拈此牌辄喜，并加以戏谑。待到陶澍一死，盐务新政便衰落下来。太平军占领两江之后，陶澍的改革便荡然无存了。

陶澍死的那年，曾国藩正散馆进京，刚入仕途的年轻翰林从那时起，就对这个同乡前辈钦佩不已，引为榜样。“第一步，先把陶澍当年的盐政旧制恢复过来！”曾国藩作出了这个决定。就在同时，曾国藩抽出一批得力的幕僚，包括彭寿颐、黎庶昌、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在内，分派到苏北、淮北、江西、湖广一带去调查淮盐行销的现状。他没有忘记那年对黄廷瓚的承诺，特邀黄廷瓚来江宁佐幕，并由黄负责这次整顿盐政的具体事务。

这些天，黄廷瓚召集从各处调查回来的幕僚们开会，汇报情况，商量治理措施，并将详情向曾国藩作了禀报。

两江盐务弊病极多，甚至可以说是一片黑暗。归纳起来，主要在五个方面：

一为欠课严重。十年来，淮课每年三成只收到一成，朝廷损失大批收入，两江总督衙门也损失一项大的收入。

二是走私猖獗。走私的手段有夹带、跑风、整轮、淹补、放生、过笼蒸糕等，五花八门，挖空心思。

三为盐吏腐败。上自扬州的盐运使，中到泰州、海州、通州的运判，下至各检查关卡的吏员们，无不贪污中饱，敲诈勒索，聚敛的财富多达两三百万两银子，少的也有数万两。两淮盐运使司所在地扬州的楼阁园林，大半为发了财的盐商所建。其中康山草堂最为豪华，为一个外号叫张大麻子的人建造。此人原为一寒士，五十岁后始补通州

运判，十年间便拥资百余万，在瘦西湖旁买下五十亩地建了这个草堂。草堂主楼高三层，可俯瞰长江，有专门花园赏梅、赏荷、赏桂、赏菊，仿照大内气派演剧宴客。更为淫靡的是，堂内建有套房三十间，回环曲折，外人不辨其路，房内金玉锦绣堆满其间。每套房间里住一个美姬，卧床下有通道相连，张大麻子常常夜间宿一房，早起又在另一个房间里。扬州有个学子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篇《陋吏铭》，辛辣地讽刺这些盐官：“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当黄廷瓚念出这篇《陋吏铭》时，满座幕僚都笑了，唯独曾国藩不笑，他的心在为两江吏治的腐败而震栗，榛色眸子里迅速聚起两道凶光。

四为盐价高昂。盐商在沿海盐场买盐，每斤不过十余文，在汉口镇上岸时，每斤就要卖百来文，在淮北、鄂西、湘西等偏僻地带，淮盐售价竟高达每斤一百五十文。许多穷苦百姓买不起盐，不得不吃淡食，十天半月不沾盐味是常事。百姓怨声载道。

五为邻私侵夺。正因为偏僻之地淮盐售价高，邻盐便以路近价廉乘虚而入，侵占了淮盐的销地，影响了淮盐的销售。如长芦盐侵夺淮北，川盐侵夺鄂西、湘西，粤盐侵夺湘南。

面临着两江盐务如此严峻的状况，曾国藩苦苦地思索着治理的办法。白天与幕僚们反复商讨，夜晚又一个人在书房里独自考虑。曾国藩认为，造成盐务这样混乱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出在吏治不严上。不管是恢复陶澍的改革，还是进一步的整顿盐务，首先都要整饬吏治。而整饬吏治既必须打击那些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又要制定新的盐务章程。现在官场中清正有为的人太少，贪劣昏庸者到处皆是。曾国藩想起了上个月处理的一桩小事。

一天，江宁藩司送来一份禀报。报告说二月十四日上元县粮船三艘在距江宁江面三十里处遇大风倾翻，九万斤粮食全部沉入江底，请免予追究押运人某某的责任。上元县令说禀报属实，江宁藩司也照此

批复：“此事属实，同意免予追究。”曾国藩想，风掀翻粮船，这场风就一定很大，在他的记忆中，二月中旬没有刮过这样的风。查当日日记，果然无风雨记载。曾国藩断定此中有诈，把上元县和江宁藩司找来训斥一顿，令他们仔细查访。后来查实，九万斤粮食根本没有沉江，全部私分了，县丞分得一万斤。县令糊涂，听信了县丞的话，藩司也不调查，就径直批了。曾国藩记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场的现状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想不到时隔十五年，吏治更坏了，外官除敷衍、颟顸外，还要加四个字：贪劣、卑污。

曾国藩将章程的制定委托给黄廷瓚去办，叮嘱他多多吸取陶澍当年行之有效的经验。至于惩治贪官一事，他要亲自主持。将幕僚们禀报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后，他决定先把海州运判裕祺抓起来。

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做了八年的运判。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裕祺有一绝招，为其他盐官所不及。每年开春时，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伎重演。池商们早已做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裕祺的仆人将这个信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来作威胁。曾国藩早就与僧格林沁结下了无名积怨，还正好可借此敲一敲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亲王哩！

曾国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将情况查实，要他联络几个池商，以他们的名义写一份状子告上来。海州池商们听说曾大人要整裕祺，个个踊跃，将裕祺的罪行统统揭了出来。年少气盛的薛福成对这个贪官恨不得食肉寝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来，花了三天三夜，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份状子。曾国藩看了这份状子后，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将裕祺拘捕归案。又派彭寿颐暂署海州运判，清查海州分司历年账目，把裕祺贪污数目查清后再抄家。

当彭寿颐和督署巡捕来到海州，宣布两江总督的命令，锁拿裕祺，查封裕公馆时，海州盐场无论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件事很快传遍两江三省，官场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无准备，临上路时，把弟弟裕祥叫到一边，暗中吩咐：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设法打赢这场官司，万不得已的时候，将他平日所记的另一本账拿出来，进京找僧王府，请僧王出面，与曾国藩见个高低。

裕祺押到江宁后，曾国藩亲自审讯了一次。裕祺不承认他有受贿贪污的事，至于压价复价，原是为了打击池商的嚣张气焰，逼他们出血，而这笔款子全部用在浚通运河、修缮盐场上去了，他并没有贪污。曾国藩不与他争辩，将他暂且拘押起来，等彭寿颐清查后的结果再说。

与此同时，裕祺的弟弟裕祥也在紧张地活动。裕祥首先打点了一包珍宝，来到扬州找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忠廉，求他在曾国藩面前说情。

忠廉是裕祺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比一般。忠廉是满人，平生最好的是吃。来扬州后，看中了春末夏初扬子江的鲜鲥鱼，常以市场

上买的不够鲜美为憾。裕祺于是在江上雇了几个打鱼的老手，专门划着小船在焦山附近急流中张网，船上架一座小火炉，炉上置一口银锅。网上鲥鱼后，就在船上剖杀，然后置于银锅内用温火炖，同时猛划双桨，直奔扬州城。银锅到达都转衙门时，鱼也恰好熟了，香气四溢。裕祺这个马屁正好拍到点子上，忠廉十分欣赏，虽知裕祺为官贪墨，民怨甚大，也不理不睬，任其所为。

当时，忠廉接到裕祥送的礼物，打量着如何为他说情。忠廉心里清楚，裕祺虽贪婪聚敛，但还不是第一号的。两淮盐场共有二十三场，属于淮南者，通州分司辖有九场，泰州分司辖有十一场，海州分司所辖的只有淮北三场。与通州、泰州相比，海州分司辖地最小，能够勒索的对象自然也最少。裕祺曾亲口对他说过这样一桩委屈事——

那年裕祺到通州运判阿克桂处作客。阿克桂摆阔，从裕祺停舟处起到公馆这段路全铺上猩红唛呢，长达五里，夹道架设灯棚，夜行不秉烛。公馆雕梁画栋，丽如仙阙。一连三天，天天以山珍海味、歌舞大戏招待。席上，阿克桂问裕祺：“你看我这里还有哪些不如你的意？”裕祺想了很久，找不出瑕疵来，最后鸡蛋里挑刺似的说了两句：“都好，就是花厅地砖纵横数尺，类行宫之物，恐招致非议；另书房外池塘鱼游水清，若再添满塘荷菱则更美。”阿克桂不作声。两个时辰后，再邀裕祺在他公馆内外走一圈。但见花厅全部换成一尺见方的水磨青砖，池塘里满目荷花盛开。裕祺既惊讶不已，又觉得阿克桂太在他面前逞强了。他有一种被奚落感。

现在曾国藩整顿盐务，先不整阿克桂，却拿裕祺来祭旗，他为裕祺抱不平；同时，他压根儿就反对整理盐务，因为整来整去，势必要整到他的头上。不过他也知道，这个前湘军统帅是一个典型的湖南蛮子，要他放弃自己的想法屈从别人，确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忠廉在扬州衙门里想了几天后，还是乘船来到了江宁城，他素知曾国藩不受苞苴，故一文钱的礼物也没敢带。

“大人，裕祺以压价复价的手段，从池商手里敲银子，当然做法不妥当，但这不是他的发明，历任海州运判都是这样干的呀！”

忠廉年纪与曾国藩不相上下，高高瘦瘦的，背微微有点弯曲。曾国藩通过幕僚们的调查，知道忠廉并不廉，不过比起前任来还算有点节制。两淮盐运使，论品级虽只是从三品，论职守却是天底下头号肥缺，不是一般人所能捞得到的，凡当过几年运使的，没有不发大财的。忠廉当了三年两淮盐运使，聚敛的财富还不算太多，手段也不太刻毒，官声尚可，曾国藩对他也还客气。

“忠盐司，鄙人也知历任海州运判都有些劣迹，但咸丰十年之前，鄙人不任江督，管不着，进江宁城之前，忙于削平长毛，无暇管，现在我有工夫来办这事了，难道我能眼看他如此胡作非为而不过问吗？”曾国藩靠在太师椅上，两只手松松地握着扶手，神态安详地说。对忠廉的说情，他是早有准备的。

“鉴于这个背景，我想请大人对裕祺的处罚予以从宽；且他把这笔银子用于维修运河，有利盐船航行也是实情。我作为他的上峰，这个情况我清楚。”

“他拿出多少银子修运河？”曾国藩问，两眼逼视忠廉。

忠廉事先没有与裕祥商量好，一时答不出来，眼珠转了两下，说：“总在二十五万左右吧！”

“他自己说有五十万，你这个上峰隐瞒了他的功劳啊！”曾国藩嘿冷笑两声，忠廉的背脊骨被他笑得发麻。“裕祺口里总是喊着修运河，也的确修过两次，但这些钱都是引商们出的。他的任上前前后后引商们出了五十万两银子修河，其实用于河工的不足三十万，其他的都进了他的腰包，而海州段运河至今没有修好。忠盐司，你看看这个吧！”

曾国藩从抽屉里抽出一大叠信函来递给忠廉，冷冷地说：“这些都是引商们告的状子，你带到驿馆里去细细看吧！”

这一大叠信函，犹如一排开花炮弹，把忠廉打得败下阵来。他喘了一口气，说：“看在裕祺这些年辛苦操劳，每年为国家收了近百万

两盐课的分上，酌情让他赔几万银子，给个革职处分算了，再莫交部严议抄家了。”

“忠盐司，像裕祺这样的人，仅仅革职，赔几万银子，处罚太轻了。法不重，则奸猾者必怀侥幸之心。忠盐司为官多年，这个道理想必明白，鄙人也无需多说。他究竟贪污了多少，我正在派人查核，不会冤枉他。忠盐司盐务繁忙，也不必在江宁待得过久，明天就请回扬州去吧！”

这道冷冰冰的逐客令，逼得忠廉再不能多说话，只得讪讪退出。当他将此事告诉专在扬州候信的裕祥时，前海州运判的弟弟对求情一着失望了。

六 侯门娇姑爷被裕家派人绑了票

这是忠廉回扬州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同往常一样，夫子庙迎来了它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秦淮歌舞，素以夜晚为盛。灯火璀璨，月色朦胧，在灯月之中，这条注满酒和脂粉的河被一袭五色轻纱所笼罩，歌女画舫比白日更显得艳丽媚人，河水变得愈加温柔，就连那袅袅丝弦声也格外动听。一到黄昏，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位于河边的夫子庙更是游人驻足观赏的好地方。

夫子庙还正在修复之中，赵烈文有一个压倒前人的宏伟计划，完全实现这个计划要一段时间。旧址上到处搭起了临时营业的简易棚子，以卖茶、卖酒、卖小吃食的居多。空坪上常常有一圈圈的人围着，那多半是走江湖跑码头的人在卖艺卖药，骗几个钱糊口。更多的像狗窝似的棚子里，住着的是从苏北、皖北逃荒来的流浪者。此处人多店多，比起别处来，混口饭吃容易些。这里正是所谓重新回到朝廷手中的江宁城的缩影：表面上看起来热热闹闹、百业复兴，其实是污泥浊水混乱驳杂，绝大部分人饥饿贫困，如处水火，极少数人纸醉金迷，荒淫享乐。歌舞场中隐血泪，繁华窟里藏污垢，当时各大都市皆如此，从剧变中刚趋稳定的江宁城，这个特点更为显著。

夫子庙西侧丝瓜巷里有一处小小的鸟市，几个半老头盘腿坐在地上，每人面前摆几个竹编笼子，笼子里关着四五只鸟儿。这些鸟有的羽毛鲜美，啼声嘹亮，上上下下地跳个不停；也有的毛色暗淡，呆头呆脑的，并不起眼。一个柳条编的笼子里，一只浑身乌黑发亮、无一根杂毛的凤头八哥，对着眼前一位佩玉戴金的富家公子，用生硬的人声呼叫：“少爷，少爷！”

少爷伸出一个手指插进笼中，逗着八哥，笑着说：“叫罗二爷，罗二爷！”

那凤头八哥转了转黑黄色的小眼珠，张开口试了几下，忽然叫道：“罗二爷！”

罗二爷高兴得就像关在笼中的雀儿一样，连蹦带跳地问：“老头儿，这只八哥卖多少钱？”

老头子知道这是一个难得遇到的买主，一时还想不出合适的价来，于是随便伸出两根手指，试探着说：“少爷，这个价。”

“两百文？”罗二爷不知这只八哥究竟值多少钱，随口问。

“两百文？少爷，你也太贱看了我老头子，这样的会说人话的凤头八哥，到哪里去找！”老头子的大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二两？”罗二爷自觉失言，忙改口。

老头子又摇摇头，样子颇神秘。

罗二爷摸了摸发光的瓜皮帽，睁大着眼睛，自言自语：“总不是二十两吧！”

“正是二十两，少爷！”老头子不急不躁地说，一边笨手笨脚地往烟锅里填着枯烟叶。

“这么贵！”罗二爷一只手已伸进了口袋，摸着袋子里的银子。

“少爷，你不知这只八哥的妙处。”老头子掏出两片麻石，用力敲打。火星溅到夹在左手指缝中的纸捻上，敲打五六下后，纸捻燃着了。他将纸捻放在烟锅上，口里冒出一股浓烟来。他抽了两口后，拿开烟杆，咧开粗糙的大嘴巴笑道，“这只八哥产自琉球岛，去年我用了十二两银子从一个洋商那里买来。每天用切细的精肉喂养，用胭脂井的水给它喝，用紫金山的泉水给它洗澡，上午带它到鼓楼听大戏，下午我亲自教它说话。经过大半年调教，它现在可以见人打招呼，什么话一听就学得出，还会背唐诗哩！”

“真的，背一首给二爷听听！”罗二爷兴致越发高了。

“好，少爷您听着！”老头儿丢掉黑不溜秋的烟杆，蹲到柳条笼面前，对着八哥亲亲热热地说：“好乖乖，背一首‘春眠不觉晓’给少爷听！”

说着，递进一条细长的小蚯蚓。那八哥一口夺去蚯蚓，颈脖子噎了两噎，死劲地把它吞了下去。好一会儿，才转转小眼珠，口张了几下，哑哑地叫了起来。

“春眠不觉晓。”经老头子在一旁念着，罗二爷觉得刚才的哑哑声，也好像是叫的这五个字。

“再背！”老头子命令八哥。那鸟儿又哑哑了几声。“处处闻啼鸟。”老头子又在一旁念着。罗二爷细细品味，不错！是这样的。那鸟儿又连续叫了几声，老头子给它配了音：“‘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怎么样，背得不错吧！不是我吹牛，少爷，你就是走遍金陵全城，再也找不出第二只来。”老头子笑着说，又拿起了那根老烟杆。

“不错，不错，我买了。”罗二爷边说边向口袋里掏钱。一会儿，他涨红着脸说：“老头子，我今天带的钱不够，你明天这个时候在这里等我。”

“你说话算数？”

“你说什么？”罗二爷像受了侮辱似的嚷起来，“我罗二爷有的是银

子，二十两算得了什么！明天不来的，就是乌龟王八蛋！”

“少爷身上带了多少银子？”老头子站起来，凑过脸轻声问。

罗二爷正要答话，不料耳朵给旁边两人的对话吸过去了。

“八叔，今天花中蝶号画舫里来了一个仙女，我敢担保，全金陵城里的美人没有一个比得上她，就连古代的西施、昭君也不一定超得过。”

“有这样绝色的女子吗？那八叔我今晚非得去会会不可，多少银子一个座位？”

“价就不低，足足五两！”

“真的有西施、昭君那样美，花五两银子值得，只怕你小子诳我。”

“八叔，侄儿什么时候诳过你？若你不满意，那五两银子归我出，明天我在艳春馆请花酒，向你赔罪！”

“这样说来，八叔我非去不可了。”

这正是罗二爷最感兴趣的事！他也顾不得答老头子的话，手一挥：“莫啰嗦了，明天见！”说罢，便跟在那一叔一侄的后面，向秦淮河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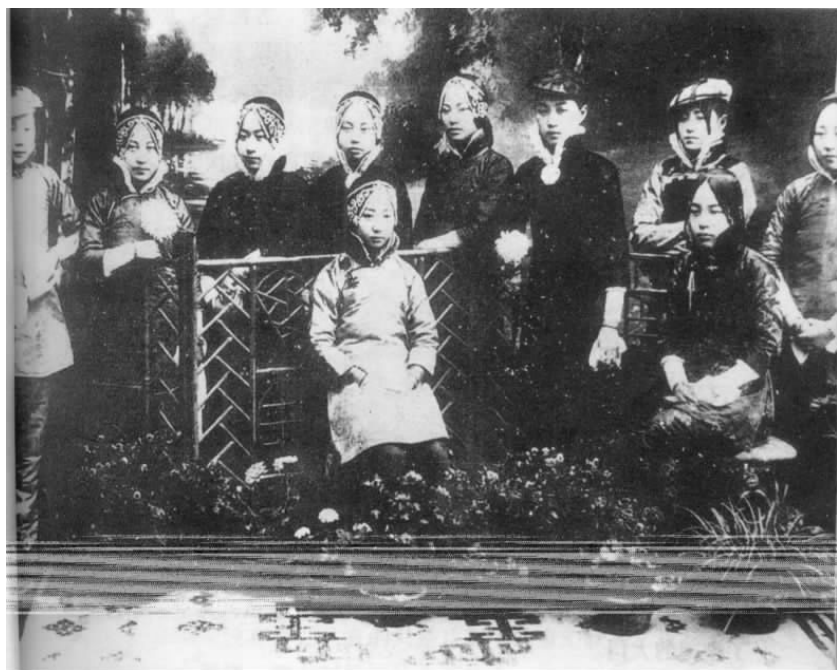
后面，鸟市上的老头儿们在笑哈哈地谈论：

“牛老头，你也太贪心了，你那只赖头鸟五百钱都不值，还要卖二十两哩！”

“老弟，你莫眼红，这就是我的运气。我看这个花花公子定然家财万贯，二十两银子在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牛老头，我哪里眼红，我是为你好！你不应该让他走，他口袋

里有几两，你就收他几两，何必一定要二十两？”



晚清名妓合影，即《十美图》

“我哪里非要卖二十两不可。其实他只要拿出二两来，我就卖了。那两个该死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他掏银子时来了。东不说西不说，偏偏要说婊子，硬把这个罗二爷给迷走了，但愿他明天能够来。若真的卖了二十两，我请老弟上水天楼醉一场。”

这罗二爷不是别人，正是两江总督衙门、一等侯府里的娇姑爷恩赏举人罗兆升。罗兆升跟着那两人走到桃叶渡口，只见一条画舫装饰得分外明艳，舱里传出悦耳的琵琶声和动听的女人歌喉。罗兆升想：绝代美人一定在这条船上。那叔侄俩踏着跳板，径向船舱走去，罗兆升紧紧跟上。当罗兆升的脚刚一踏上跳板，走在前面的八叔便高声喊道：“来啦！”

舱里立即走出两条大汉，应声道：“来啦！”

罗兆升一进舱，画舫便飞也似的向下游划去。他正在惊疑时，舱口边那两条大汉走过来，一个人向他嘴里猛塞一条汗巾，另一个拿一块黑布，将他的双眼蒙上。罗兆升眼一黑，还没有明白过来，双手双脚便被牢牢地捆住了。

自鸣钟已指到子正，丈夫还不见回来，三姑娘纪琛坐立不安了。招呼她的老妈子安慰道：“不要紧的，姑爷说不定今夜酒醉了，在朋友家歇息，明天一早就会回来的。”

纪琛坐在床上，一直等到天明，又等了一上午，还是不见丈夫的面，止不住眼泪双流，告诉了母亲。欧阳夫人劝道：“你在坐月子，千万哭不得，我打发人到 he 平日常去的朋友家问问。”

罗兆升来江宁不久，朋友少，平素也只有几家湖南同乡可走走。到了吃晚饭时，各处都打听遍了，全不见姑爷的影子。这下欧阳夫人也着急了，晚上将此事告诉丈夫。曾国藩听了很生气，说：“都是魏姨太娇惯坏的，十八九岁作父亲的人了，还这样不懂事，外出冶游两天两夜不归家。纪泽、纪鸿幸而不像他这样，若是这个样子，我早打断他们的腿了。明上午再多派几个人到城外几个朋友家去问问，待回来后，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又找了整整一天，罗兆升仍杳无音讯。不但纪琛哭得泪人儿似的，欧阳夫人也哭肿了眼睛，纪纯、纪芬都垂泪。总督衙门后院人心不安，都在悄悄议论姑爷。有的说，怕是迷上了哪个青楼女子，不想回家了；有的说，怕是掉到河里塘里淹死了。

“夫子，你叫人写几百张寻人帖子，四处张贴，兴许有作用。”万般无奈后，欧阳夫人终于向丈夫提出了这个建议。

曾国藩瞪起眼睛呵斥：“真是妇人之见，哪里有总督贴告示寻姑爷的，你是怕百姓没有谈笑的话柄啊！”

“那怎么办呢？你看三妹子哭得那个样。她是个坐月子的人，身

子虚弱，得了病，害她一世！这两天，伢儿都没有奶了。”欧阳夫人心疼女儿外孙，说着说着，竟放声大哭起来。

“莫哭了，莫哭了！”曾国藩烦躁起来，“你去劝劝纪琛，快不要哭了，哭有什么用！我再多派些人四处去找就行了。”

第二天，曾国藩加派了几个戈什哈，到城内城外到处打探消息；同时悄悄地通知江宁县和上元县，凡遇到有被人谋害、跌死、淹死之类的无名尸身时，即速报告总督衙门。

就这样哭哭啼啼、折腾不安地度过了四天。第五天一清早，打扫院子的仆人在石磴上拾到一张无头帖子。仆人不识字，把它交给了巡捕。巡捕一看，吓得脸都白了，忙呈递给总督。曾国藩接过看时，那帖子上写着这样几句话：“裕老爷为官清廉，无辜被锁，神人共愤。罗兆升现已抓获。放裕老爷回海州，官复原职，则放罗兆升。三日不答复，撕票！有话传递，写在纸上，放到水西门外黑松林口歪脖子松树杈上。”

曾国藩气得脸色铁青，狠狠地骂道：“无耻！”对巡捕说，“这个无头帖子不准对任何人说起，谁捡到的？”

“扫院子的吴结巴。”

“你去告诉他，若把此事告诉第二人，我割了他的舌头！”

巡捕走后，曾国藩独自坐在签押房里，陷入紧张的思索中。原来，罗兆升是被裕祺家买通的人绑票绑走了，这使得曾国藩十分恼火。他先是痛恨裕家的卑污可耻，竟然到了如此恶劣的地步。这哪里是朝廷的命官家所能干出的事，分明是绿林响马的勾当！曾国藩性格中刚烈倔强的一面被激怒了：你裕祺这样做，我偏要跟你干一场。不怕你有僧格林沁作后台，你总是我手下的属员。当初鲍起豹、陈启迈那样不可一世，都参下去了，你一个小小的盐运判算得了什么！接着他又恨罗兆升不争气，假若规规矩矩在督署读书，与士人们谈诗论文，何来被绑架之事？继则后悔不该叫他们夫妇来江宁，真正是成事

不足，败事有余！

曾国藩平生最恨江湖习气。他想来想去，决定对这些人不能手软，只有以硬对硬，才能镇服他们。他拿出纸来，愤怒地写着：

放了罗兆升，本督对你们考虑宽大处理，若胆敢撕票，你们将被斩尽杀绝，裕祺也逃不掉法网制裁！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亲笔。

写完后，把刘松山叫进来，悄悄地吩咐了一番。

当天下午，刘松山带着三个武功高强的哨官，都作仆人打扮，一起来到水西门外黑松林，果然见林子口有一株显眼的歪脖子老松树。刘松山将曾国藩的亲笔字条插在树杈中，转身回去，走了几十步，招呼那三个哨官一起猫着腰，从小道上又来到歪脖子树边，埋伏在草丛中，眼睛死死地盯着。只等有人出现，便猛扑过去，将来人抓获，就此顺藤摸瓜，逮住这伙歹徒。

刘松山等人在草丛中趴了半个时辰之久，不见一个人走近歪脖子树，正在失望之际，黑松林里飞出一只凶恶的苍鹰。那苍鹰在歪脖子树上空盘旋了几圈，忽然，箭一般地冲下来，一个爪子抓起那张字条，哇哇叫了两声，又飞上天去。刘松山等人看着，连呼“糟糕”，却毫无办法，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它向林子里飞去。

第二天早上，吴结巴又拾着一张无头帖子，上面写着：“票未撕，裕老爷须从宽处理，否则不客气！”曾国藩看后冷笑一声，甩在一边。他进后院告诉夫人和女儿，罗兆升被强人绑架了，正在设法营救，不要着急，一定可以救得回来的。

曾国藩一面派人盯住黑松林不放，要他们务必寻出个蛛丝马迹来，同时心里也开始犯难了。对于裕祺这种败坏吏治、蠹害盐务的贪官污吏，不严惩，何以肃国纪平民愤？且这是整饬两江吏治盐务的第一炮。第一炮若打不响，威信何在？今后的事情如何办？倘若认认真真地从严惩处，罗兆升的性命就有可能保不了。像罗兆升这样的轻佻公子，若是换成别人，就是死一百个一千个，曾国藩也不怜惜。可这个罗兆升，是罗泽南的儿子，自己的女婿，小外孙的父亲！他若有个

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为国捐躯的老友？又怎能忍心让二十一岁的女儿变成寡妇，刚出世的外孙成为孤儿？

曾国藩的心在苦苦地承受着煎熬。真个是左也为难，右也不是！赵烈文天天来禀报，说裕祺打死只认贪污了三万五千两银子。纪琛天天来哭诉，求爹爹救救自己的丈夫。整饬盐务的第一步便进行得如此窝囊，使一心想作伊尹、周公事业的曾国藩倍感气沮。

就在这个时候，裕祥的第三场戏又密锣紧鼓地开演了。

七 看到另一本账簿，曾国藩不得不让步

裕祥按哥哥临上路时交代的，将另一本账目搬了出来。这是一本专记湘军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利用炮船夹带私盐的记录。裕祺用心深远，早就准备了这一手，以防不测，现在果然派上大用场了。

从同治二年九江被攻破后，长江便全部被湘军水师所控制。水师将领们借口军饷无着，明目张胆地从盐场低价购盐，池商不敢阻挡，海州分司运判裕祺也奈何不了，只得另具一账本，将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购盐若干盐价几何一一登记造册，并要押船的将领签字。还有一些水师头头为了个人发财，也利用运军粮的机会夹带私盐，有的被查获了，分司不敢没收，便也作了登记。裕祺这样做，一方面为防备日后朝廷查询，另一方面也偷偷记下湘军水师一笔劣迹，好交给僧格林沁备作他用。这时，裕祥叫人按原样誊抄一份，把底本转移公馆外，妥善保存起来。裕祥多方打听，得知彭寿颐在赣北办厘局时人言啧啧，断定他是一个在金钱上过不了关的人。

这天深夜，裕祥怀揣了几张银票，影子般地闪进彭寿颐下榻的淮海客栈。

“谁？”已睡下尚未睡着的彭寿颐警觉地跃起。

“我。”裕祥低声答道。

“你是谁？”

“裕祺的弟弟裕祥。”

“你来干什么？”彭寿颐预感来者不善，冷冷地责问，欲先来个下马威。

“彭师爷。”裕祥大大咧咧地走过去，不用招呼，自己在一条凳子上坐了下来，彭寿颐也坐在床沿上，两人恰好面对面。彭寿颐那年被林启容割去了右耳，为了遮丑，他的帽子后沿做得特别长，把耳朵全部盖住了，让人看不出。现在刚从被窝里爬出，头上光光的，失去了右耳的头脸格外丑。裕祥强压住心中的厌恶，满脸笑容地说，“家兄之事，实是小人陷害，请彭师爷明裁。”

彭寿颐冷笑道：“陷害不陷害，我自会查清，用不着你来讲。再说，我看你也像个读书知礼之辈，裕祺是你的胞兄，你这样夤夜来访，就不怕犯打通关节之嫌吗？”

裕祥并不介意，仍旧笑嘻嘻地说：“兄长被害，我这个做弟弟的不为他申诉，谁来替他讲话呢？彭师爷，常言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得放手时且放手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彭寿颐怒视裕祥，“你是想要我为你哥哥隐瞒罪情吗？”

“彭师爷，您莫生气，我只想求您在曾大人面前说句公道话。”裕祥点头哈腰地，一副谦卑之态。

“说什么话？”

“求您对曾大人说，裕祺的账都已查清，没有发现贪污情事。”

“嘿嘿！”彭寿颐又冷笑两声，“你说得好轻巧，世上有这样便宜的事？”

“不会很便宜。”裕祥从靴页里掏出一张银票来，“这是五千两银

子，只买您这一句话。”

彭寿颐吃了一惊，心想：“这裕家出手倒不小气，但这五千两银子，不就买去了自己的操守了吗？不能要！”彭寿颐手一推，银票从桌面上飘下。裕祥忙弯腰拾起，想了想，又掏出一张来。

“这是一张一万的，连那一张一共一万五，如何？”

彭寿颐心一动。一万五，这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师爷当一辈子也积不了这个数目。自己留一万，将五千分给其他人，封住他们的口，再在账面上做点手脚，曾大人即使不相信，派人复查，也不一定查得出。刚一这样盘算，他又立即意识到不对。这裕祺是曾大人要惩办的要犯，状子告得扎实，民愤也很大，怎么能掩盖得过呢？一旦暴露，这一万五千两银子，不就把自己的命给卖了！

彭寿颐心里的活动，全让裕祥看在眼里。他慢慢地从衣袖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账簿来，递给彭寿颐：“彭师爷，我不会为难您的，请您把这本账簿转呈给曾大人过目。若他不认账，我们也对不起，进京送给僧王府，烦僧王送给皇上看。”

彭寿颐感到奇怪。他接过账簿，翻开一页，只见上面赫然记载着一笔笔湘军水师夹带私盐的账。再翻几页，页页如此。彭寿颐全部明白，心里也踏实了。他故意把账簿推开：“就一万五银子，我给你送？老实告诉你，账已查清，你哥哥贪污的银子近百万，你就等着抄家验尸吧！”

裕祥咬了咬牙，终于将靴页子里最后一张银票拿出来：“这里还有一万五，一共三万，我们裕家的全部家当都来了。”

“实话跟你说吧，你要我跟曾大人说，你哥哥完全没有贪污之事，你就是拿三十万银子来，我也不会说，我要不要脑袋吃饭？”老辣的彭寿颐知道这案子要全部翻过来是不行的，他不敢拿性命开玩笑。

哥哥究竟贪污了多少，裕祥并没有底，见彭寿颐这样强硬，他反

而气馁了：“彭师爷，您看我哥这案子要如何了结？”

“看在你的这番心意上，我去跟曾大人说情，不抄家不充军，看做不到不。还想依旧当他的海州运判，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你掂量着办吧！同意就这样，不同意，银子和账簿你都拿走。”彭寿颐将银票和账簿往裕祥那边推过去。

裕祥呆了半天，最后说：“彭师爷，就这样吧，最好不革职，若实在不能保，则千万请保个不抄家充军。”

“那好！”彭寿颐皮笑肉不笑地说，“裕二爷，你要想把事情办成功，今夜这里发生的一切，你不能透出半个字，懂吗？”

把裕祥提供的账簿仔细看了一遍后，深知曾国藩弱点的彭寿颐心中暗暗得意，连那五千两银子他都不愿分出去了。倒不全是出于心疼，多一人知道便多一分麻烦，况且现在用不着在账目上做过多手脚，他已有打动曾国藩的足够力量了。

彭寿颐匆匆从海州赶回江宁，在书房里单独面见曾国藩。

“海州分司的账清得怎样了？”曾国藩期望获得重大进展，在铁的事实面前逼得裕祺不得不认罪，然后再将给他的惩罚减轻一等，以此为条件求得放票，留下罗兆升一条小命。这些天来，女儿不断地哀求，夫人不停地劝说，曾国藩看在眼里，也实在不忍，他在心里作出了这样一个折中的处理设想。

“裕祺的确为官不廉，这几年用压价复价的花招，共敲诈池商银子二十七万多两。不过，他也就拿出了二十万用来修浚运河，自己得了七万多。又从引商那里索取贿赂八九万。这两项加起来，大约有十五六万两银子。比起前任几届来，裕祺不算最贪的。海州的百姓讲，哪个运判不是混个三四年，弄二三十万银子后再走的！”

“十几万两？”曾国藩有点怀疑，他望着彭寿颐的眼睛问，“状子上告的他至少聚敛了八十万两，怎么相差这样远？”

“大人，盐商们都恨盐官，夸大其词是可以理解的。”彭寿颐坦然地接受曾国藩的审视。他知道，这时如果自己的目光稍有回避，就会引起曾国藩更大的怀疑。在曾国藩身旁十年的江西举人，对老师洞悉一切的眼力既佩服又畏惧。回江宁的途中，他自我训练了很多遍，今天临场表演时幸而没有慌乱。

“噢！”曾国藩有点失望，略停一下说，“只当了八年的运判，便贪污十五六万银子，也可恨得很。两江的官吏都像他这样，百姓还有日子过吗？”

“大人！”彭寿颐把凳子挪近曾国藩，压低声音说：“裕祺虽然可恨，但也有可爱之处。”

“可爱之处？”曾国藩颇觉意外。

“大人有所不知。这三年来，我湘军长江水师、淮扬水师、宁国水师、太湖水师，因军饷不足，都在海州盐场以低价买盐，再以高价出卖，另外还有不少将官也利用装粮之便夹带私盐。所有这些，裕祺都没有为难。他的弟弟裕祥说，湘军打长毛功劳大，以此换军饷，或是换点零花钱，我们都支持。卑职将裕祺所记的账粗算了一下，这几年湘军水师公私共在海州盐场买盐四万引，没有纳一文盐课。也就是说，裕祺利用这批盐，支持了湘军水师约一百万两银子。”说着，把裕祥提供的账簿恭恭敬敬地递上去。

“没有这样的事！长庚，这账簿是裕祺捏造的，你不要上他的当。”曾国藩随便翻了几页，便将它扔到桌子上。

“大人，卑职已过不惑之年，且在大人幕中这多年，岂不知世上多有伪造账簿欺蒙上峰的事。”彭寿颐不慌不忙地说，“不过，这本账不是假的。现在大人看的是誊钞本，我看过裕祥保存的原本，有当时运盐的将领们的亲笔签名，黄翼升、李朝斌的名字都出现过几次，我认得他们的字，那不是假的。卑职也曾经暗访过海州盐场的其他盐吏，他们都说有这个事。”

“你当时为何不把那个原本要过来？”曾国藩逼视着彭寿颐。

彭寿颐被问得冷汗直流，心里叫道：好厉害的曾中堂！他很快镇定下来，答道：“裕祥那天将原本给我看过后，我就要他把账簿留下。他说他要誊抄一份，我同意了。谁知以后送来的不是原本，而是这个抄本。我要他交出原本。他说原本已送到京师去了，倘若曾中堂不能体谅的话，他将请僧王出来说几句话。”

曾国藩一听，气势低下来了。湘军水师的这些行径，他过去虽听说过，但屡次关于军饷的奏报，只字未涉及到这个方面，尤其是大批水师将领夹带走私，其性质更为严重。想不到这些事，居然有人一笔一笔全部记下来了。这些丑闻若经过僧格林沁之口上达天听，岂不招致皇太后、皇上的震怒！事关他个人和整个湘军的名声，不能等闲视之。况且对于长江水师，曾国藩近来有一个异常重要的计划，这个计划决不能因这本账簿而遭到破坏。他已经发信给在渣江休养的彭玉麟，估计彭玉麟就在这几天内会抵达江宁。

“长庚，你说裕祺这个案子该如何处置更为妥当。”曾国藩想，看来裕祺的处罚还得减一等，他先套套经办人的口气。

“大人，裕祺身为朝廷命官，掌管海州分司要缺，利用职权，贪污勒索十多万两银子，罪恶很大。论国法，当革职永不叙用，查抄家产，本人流放军台。以此为贪墨者戒。”彭寿颐神态凛然，执法甚严，与曾国藩的初衷完全吻合。“但是，裕祺有功于我湘军水师，也即有功于国家，其功可抵去一部分罪。卑职的意思是，革职赔款，遣回原籍，其他可不予追究。”

“这样处置可以是可以，但得有一个条件。”曾国藩慢慢梳理着胡须，说，“你得要他家交出那个原本来，回海州后，你立即派人送给我。”

彭寿颐心想：裕家的财产少说也有五六十万，裕祥只花了三万银子，我就给他保住了这笔财产，他还有什么话说的！他若硬要保存这个账本再苛求，我也不怕他，就对他说：“曾大人不怕僧王，你到京

师去找僧王吧！”谅他也不会再闹下去。这样一想，便壮着胆子说：“卑职一定要他交出原本。”

“还有一个条件。”曾国藩想起姑爷还在裕家人的手中，不能不提出，但又不能明提，想了想说：“你去告诉裕祥，他的哥哥贪赃枉法，民愤极大，本督只给了最轻的处分，要他明白本督有心保护之意，凡是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一切非法活动都要停止。否则，本督决不宽容！”

彭寿颐不明白话中的具体所指，但这个条件无疑在理，便说：“卑职一定正告裕祥，谅他们兄弟一定会对大人感恩戴德，不敢再有别的妄想。”

曾国藩指示赵烈文，不必再逼裕祺，就以他所承认的三万五千两银子定讞，给他一个革职赔款遣回原籍的处分，并按此奏报朝廷。裕祺放出的第二天，罗兆升也被刘松山从黑松林口接了回来。这个养尊处优的罗二爷，受此折磨，早已瘦得不成人样了。

裕祺虽未被抄家充军，但革职赔款的处分也并不轻。这个号称僧王老表的蒙古盐官的被惩罚，震动了两淮盐场，也震动了两江三省，各级官吏见风色不对，都开始收敛了。黄廷瓚带着一班子人制定了几十个关于盐务管理的章程，也一一通过颁发，淮北重新推广票盐制。两江各引地盐价也作了明文限制。曾国藩裁汰了一批不法盐吏，从甲子科新举人中选了几十个操守较好、年岁较大的人去管理各处盐卡，盐务有了起色。同时，又奏请蠲免安徽州县钱粮杂税及江苏金坛等五县的两年钱漕，百姓算是得了一些实惠。

这时，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从渣江老家布衣威容地来到了江宁。

八 彭玉麟焦山还愿

彭玉麟回渣江后，国秀的病短期内有所好转，但不久又加重了。他百般温存，延请名医，不惜重金购买名贵药材，却始终不能治愈。

国秀终于跟小姑一样，年纪轻轻的便抛开玉麟，一个人先走了，不同的是，她给玉麟留下了一个儿子。彭玉麟叹息自己的命苦，对世事看得更淡了。他将国秀安葬在小姑墓旁，每隔三四天便去看望她们一次。他要履行当年离家前夕对小姑亡灵所说的话，在大功告成之后，不恋富贵，重过旧日的清贫生活。于是在斗笠岭下筑一个茅棚，取名退省庵。他住在退省庵里读书课子画梅花，天天依伴着小姑和国秀的怨魂。彭玉麟奏请皇上开缺，让他在籍养病。皇上不允，改授他漕运总督，他坚辞不受。皇上只得作罢，依旧将兵部侍郎职还给他，温旨慰勉安心养病，再膺重任。如果不是曾国藩一连两封情致深厚的信打动了他的怀旧之心，如果不是信中一再说有关于水师的重大事情相商，彭玉麟就将带着儿子永钊，再也不离开小姑和国秀的坟墓，再也不离开渣江了。他要在退省庵里退世反省，打发余生。

曾国藩见彭玉麟心情忧郁，暂且不跟他谈长江水师的事。每天公余，则邀他品茗下棋，并从江宁城名门望族中借来不少前代丹青名手的真迹，与他共同欣赏，借以为他排忧解难。正好这时戴熙致仕回原籍钱塘，路过江宁，曾国藩盛情款留。

戴熙以翰林三值南书房，官至兵部侍郎，以长于绘事闻名京师。那年就是他为孙鼎臣画了一幅《苍筤谷图》，后来引得曾国藩和左宗棠都爱不释手，各人都题了一篇七言古风于其上，成了文坛一段佳话。戴熙久慕彭玉麟大名，且又同为兵部堂官，同为画坛高手，二人一见如故。谈诗文，谈绘画，谈兵事，谈得甚为投机。临别时，戴熙送给彭玉麟一幅《钱塘潮涌图》，彭玉麟回赠一幅《南岳迎客松》。彭玉麟与戴熙相见恨晚，自觉长期拘守渣江，也未免过于孤陋，遂与戴熙约：十年后在杭州西子湖畔也筑一个退省庵，一年以一半时间住渣江退省庵，陪小姑、国秀之坟，以一半时间住杭州退省庵，与戴熙等两浙名士品画说诗。

彭玉麟心情开朗了，曾国藩欢喜无尽，便将长江水师走私食盐以及杨岳斌临去陕甘前夕说的那番话告诉了彭玉麟。彭玉麟疾恶如仇，听说水师走私，极为愤慨，非要一一查明严办不可。对杨岳斌的一席话，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对朝廷和官场的看法，比杨岳斌更深一

层，对曾国藩和自己的处境也洞若观火。他是属于那种大智大勇、大彻大悟一类的人，当年劝曾国藩蓄势自立，以及后来自己的功成身退，都不是常人所能想得到做得出的。几天后，彭玉麟对曾国藩说：

“涤丈，我们明天到镇江焦山寺去一趟吧！”

“好哇，你有游山玩水的兴致，我奉陪。”曾国藩想，彭玉麟一定是要借游焦山的机会谈谈关于水师的事。

“国秀临终前对我说，那年她和母亲、兄长由浙江投奔在黄州谋食的舅舅，船过镇江时，长江陡起风浪。风急浪高，船在江上左右颠簸，眼看就要倾覆，母亲吓得哭起来，兄长亦无主意。国秀则面对高耸江面的焦山寺跪下祈祷：求菩萨保佑，若能使风浪平息，将来为菩萨再塑金身。国秀念过三遍后，果然风平浪静了，母亲喜得直叫：菩萨有灵，菩萨有灵！国秀说，她生前未能还此愿，心中不安，要我代她还了这个愿，并请菩萨保佑永钊无灾无病，长大成人。”

“我明天陪你去还愿。”曾国藩望着彭玉麟凝重中略带凄凉的面色，心头飘过一丝悲天悯人的意念。他自我感觉到，这种意念从前似乎没有过。

《曾国藩年谱》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公登舟出江，泊瓜洲。二十八日，登焦山，彭公玉麟从。二十九日，渡江登北固山，览京口形势。旋登金山，回瓜洲，查阅盐河工程”。

镇江城真是一个气势磅礴、山水形胜之地。长江从城北穿过，江面宽阔，奔流激湍，江中矗立着金山、北固山、焦山，山势不高但陡峭，林木不深而清幽。一年四季，江浪拍打山崖，溅起冲天水花，它们犹如三座铁打的金刚，岿然不动。年年月月，江风抚摸着山腰山顶，芳草青翠，百鸟丛集，它们又好比三个浣纱的少女，娇美婀娜。尤其是那些与它们有关的美丽动人的神怪传说、历史故事，诸如水漫金山寺、甘露寺招亲、孙刘赤壁卜天下、康熙乾隆南巡题诗等，更使它们显得神秘莫测，如同三位年高德劭俯视沧桑的历史老人，帮助后辈缅怀过往，启迪未来。

曾国藩、彭玉麟，加上另外两名随身戈什哈，都作普通百姓装束，乘坐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那艘小火轮，清早从江宁出发，一路劈波斩浪，顺水而下，已正到了镇江城。先登上金山、北固山观赏一番，在甘露寺吃了斋饭后，便来到了焦山。

一上山，曾国藩立即被眼前的景致所迷住，笑着对彭玉麟说：“雪琴，先莫忙着还愿，一还愿就脱不了身，我们先四处看看再说，好吗？”

“涤丈能陪着我来还愿，已是天大的面子了，这点小要求，我能不答应吗？”说完，也舒心地一笑。

焦山因东汉焦光隐居于此而得名，又因山上松竹苍翠，宛如碧玉浮江，故又名浮玉山。山之东北有两座巨石雄峙，名为大小松寥山，古人称之为海门。它最高处离海面只有四十多丈，绕山走一周，也只有六百来丈。但这座小岛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且不说登山眺望长江的白浪滔天、雄伟开阔的壮观之景，也不说满山起伏的桑林，犹如一条宽广迷人的生命之被覆盖在它的四周，单是焦山上俯首可触的前贤遗迹，便足使人沉浸陶醉、流连忘返。

曾国藩和彭玉麟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主干半枯、枝干遒劲的六朝古柏，树身粗壮、绿叶满枝的南宋老槐，以及高耸入云、挺拔傲岸的明代永乐银杏。接着，二人又携手游览了吸江楼、华严阁、壮观亭、观澜阁，这里分别为观日出、赏月色、送夕照、听涛声的最佳处。楼阁建筑得别出心裁，地址选择得又富诗情画意，前向忙于盐务整顿的两江总督和留恋于亡妻故土的水师统领，身心一时都暂获宽松。

看罢三诏古洞后，他们又在别峰庵郑板桥读书处徜徉一阵，只见板桥为别峰庵题的名联至今仍在，道是：山光扑面经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晴。彭玉麟赞道：“不愧出自板桥之笔，真是别具一格！”

二人又来到宝墨轩，这是焦山文物的精粹所在。宝墨轩四壁镶嵌了自六朝至本朝道光年间的著名碑刻两百多处，珍品极多。这里有魏法师碑，澄鉴堂法帖，畜狸说碑，苏东坡游招隐寺唱和诗碑，还有陶

澍所立印心石屋碑，尤为珍贵的是刻于南朝的上皇山樵所书《瘞鹤铭》。此碑笔力浑穆、结构谨严，乃大字之祖，向为书界推重。曾国藩一生写字经历过三次大改变，从柳诚悬到黄山谷到李北海。早年学柳体字时，也曾将《瘞鹤铭》认真地临摹过数百遍，今日在此见到原碑，如何不欢喜！曾国藩将此碑格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见旁边一块小碑上刻了几百字，介绍它失而复得的过程。

原来，《瘞鹤铭》刻好后，一直竖立在焦山上。唐代宗大历年间，它失落长江中，在水底躺了三百年，直到北宋熙宁年间，才从江中捞出一块断石。一百年后，南宋淳熙年间又打捞出三块。不料到了明洪武年间，这四块断石复又坠江。康熙时，镇江知府陈鹏年是个金石专家，他不惜巨资募船民打捞，终于在距焦山下游三里处，将这四块残石捞了出来。《瘞鹤铭》的坎坷遭遇，令两位湘中名人嗟叹不已。

看看天上的红日将要贴近江面，彭玉麟说：“涤丈，该是我还愿的时候了。”

曾国藩笑着说：“看我们玩的，差点误了你的正事。”

二人并肩来到焦山上的主要建筑群定慧寺。定慧寺原名普济庵，始建于东汉兴平年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一批寺庙中的一个。宋时改名为普济禅寺，元代又改名为焦山寺。康熙南巡驻跸于此，赐名定慧寺。寺内建筑宏伟，殿堂众多，一向为江南佛教圣地之一。

二人穿过前殿后，来到了大雄宝殿，迎面而来的两行大字楹联甚是发人深思：四大皆空明佛性，六根清净证菩提。宝殿里塑着佛祖金像，右边是有求必应坚毅严肃身骑白象的普贤菩萨，左边是聪明睿智笑容可掬跨着雄狮的文殊菩萨。大殿两侧是瞠目龇牙、舞拳踢腿的四大天王。正中供桌上青灯长明，鲜花不谢，香烟缭绕，烛光摇曳。空旷的殿堂庄严肃穆、气象森凛，无一闲杂人员往来，无一轻妄语声响起。只有大殿一角坐着一个垂老僧人，双眼微闭，左手伸掌，右手时不时地敲打着木鱼。清脆的木鱼声在高旷的大殿空间回荡，越发给它

增添了一种神圣不可亵渎的威严感。

曾国藩置身其间，顿时感到自己渺小极了。在高不可攀的如来佛面前，一等侯、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等令世人目眩的官爵，通通失去了它的光彩。佛法广大，宇宙无垠，他一个苦海中的俗人，好比大千世界里的一粒灰尘，漠漠天河中的一颗水珠，微不足道，卑不足称。与佛祖相比，人的生命太短促了。佛是永恒的。他审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他已不知存在了多少年，他还将如天地山川一样永远地存在下去，而人生不过是夜空中的闪电，稍纵即逝，如白驹之过隙，转瞬则非。一时间，曾国藩心中顿起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

遵循祖训，曾国藩一向不崇佛，但也不排佛，佛教中的重要经典他也涉猎过，尤其是《心经》，他读过多遍，对其中的一些议论也颇为心许。今天，在浩浩长江中这个岛山的寺庙里，在经历过大功殊荣、剧痛奇忧之后，色空幻灭之感，竟隐隐地向他袭来。看着彭玉麟虔诚地跪在蒲垫上，他也身不由己地跟着跪下，拜倒在至高无上普渡众生的佛祖脚下，耳边是彭玉麟喃喃地祷告声：“弟子衡阳信士彭玉麟跪拜在我佛脚下。十五年前，弟子亡妻杨国秀在江上偶遇飓风，船几倾覆，幸赖我佛无边法力，使风息浪平，一家安然无恙。亡妻当时曾许下誓愿，为谢我佛恩德，将重塑金身，后因戎马战乱未果。今亡妻长辞人世，玉麟代其前来还愿。弟子涉千里远途，具一瓣诚心，谨奉白银五百两于桌前。”

说罢站起，从袖口里抽出一张银票，恭恭敬敬地放在案桌上，又退下来，重新跪在蒲垫上，对着佛祖顶礼膜拜。曾国藩一直半低着头，眯着眼睛不说话，他被彭玉麟的虔诚所感染，对佛生发出一种敬意。

“二位居士请起，小寺住持芥航法师在方丈室里恭候。”不知什么时候，曾国藩、彭玉麟的身后来了一位五十余岁气宇不俗的和尚。那和尚合十微笑说：“贫僧乃小寺知客，请二位居士随贫僧到后院去。”

二位宫保大人顺从地起身，尾随着定慧寺的知客僧，从后门走出

了大雄宝殿。



寺院里的主持与僧侣

九 慧明法师的启示

定慧寺的后院屋宇众多，有藏经楼、念佛堂、高堂、大寮、方丈室等。二人随着知客僧来到方丈室，一眼看见禅床上盘腿坐着一个极老的和尚，面孔像风干的柚子皮，三绺长须如漂白的苕麻，身躯瘦小得就像一个十四五岁的孩童。曾国藩忽然想起钱起的诗：“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又想起传说中识破白蛇精的法海。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芥航法师睁开了眼睛，面无表情地指着对面的两张椅子，口齿清楚地说：“二位居士请坐。”

刚落座，一个小沙弥就过来献茶，随即又端来几碟鲜果。焦山上的游客不多，尤其是坐小火轮来的中国游客还从来没有过。当曾、彭

上山不久，知客僧便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芥航法师。芥航法师多年不离禅床了，这次他叫几个年轻和尚抬着到了藏经楼三楼。这是焦山上的最高点，山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间房子的监视中。芥航看了半天，后来又看到他们来到大雄宝殿，这下看清楚了。他吩咐知客，待他们拜佛完毕，即请来方丈室叙话。

“两位居士远道而来，光临此地，为荒岛寒寺增辉不少，又广结善缘，捐银五百两，老衲代表阖寺僧众，谢二位居士厚意。不知二位居士为何赠此巨款？”

彭玉麟将来此还愿的事说了一遍。

“善哉，善哉！”芥航左手伸掌，右手捏着胸前的念珠。那念珠棕黑色，光亮鉴人，比一般和尚的念珠要小。“敢问二位居士尊姓，从何处来？”

“鄙人姓江，他是我的表弟，姓王，从江宁城里来。”曾国藩抢着回答，他不想说出真实身份，免得多添麻烦。

“听江居士的口音，像是湖南人？”芥航法师柚子皮似的脸上微露一丝笑意。

“法师明鉴，鄙人正是湖南人。法师缘何对湖南口音如此熟悉？”曾国藩在北京生活过十四年，学得些北京话，平素在湘军官勇中，他讲湘乡土话，对外则带一点北方口音，为的是让别人听得懂。

“居士有所不知，老衲俗籍也是湖南。”

“没有想到，我们与法师竟是乡亲！”彭玉麟高兴地用衡阳话说，“请问法师是湖南哪县人，为何又到了此地？”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芥航的左手垂下来，右手仍在数念珠，“老衲出生在九疑山下，降世不久，父亲即出外谋食。十一岁那年，父亲回家，接老衲的母亲到扬州去，原来父亲在扬州盐运使司做了一个小吏。船到镇江时，天色已晚。父亲说天明后再过江上岸进扬

州。谁知就在那天半夜，一群强盗上得船来，砍杀了老衲的父母，抢走了船上的银钱。老衲幸而抱着一块木板跳下长江，才免于死。江水把老衲漂送到焦山边，定慧寺方丈智重长老见老衲可怜，便收留下来。岁月流逝，八十年过去了。”

曾国藩心里一惊，如此说来，这位法师已高龄九十一岁了。他生在乾隆爷年代，正好与六朝柏、南宋松、永乐银杏般配，合称焦山四老。曾国藩再细细地看了老法师一眼。他已看出眼前的这个古董，不仅仅是一个脱离尘世八十年，静观涛生云灭的老和尚，更是一个佛学精深、世事通达的智者。

“法师来此八十年了，仍对乡音分辨得如此清楚，真不容易。”曾国藩感叹着。

“老衲对世俗一切都已淡薄，唯独对生我育我之家乡怀念不已，近年来此心尤切，这或许就是世俗所说的叶落归根吧。老衲修身养性八十年，看来仍未脱凡俗。”芥航又露出一丝浅浅的笑容。

这时天色已暗，法师吩咐在方丈室里摆桌开席，又对曾、彭说：“老衲已经二十多年不与人吃饭了，今日在此遇乡亲，老衲破例陪二位居士吃一顿夜饭。”

曾、彭连声称谢。一会儿摆出一桌斋席，虽无鱼肉鸡鸭，但用豆制品以及各种蔬菜烧烹的斋菜，却更清香可口，还有那用山上泉水酿的素酒，也很爽洁甜美。芥航法师略微吃了几片青菜，便不动筷了。

方丈室里的油灯时明时灭，窗外江水拍打着礁石，发出澎湃澎湃的声响。风吹着满山松竹，与江涛合鸣。一切都是天籁，无半点尘世的喧嚣。面对着这位银须高僧，彭玉麟恍若置身蓬莱仙岛。他忍不住对芥航说：“弟子有一事不明，请法师赐示。”

“居士有何不解之事？”芥航慈祥地问。

“弟子早有皈依我佛之心，但又抛不开尘务。请问法师，弟子是了却尘务，再皈依我佛，还是抛却尘务，即皈依我佛呢？”

“尘务未了，凡心不净，即便皈依，亦难成正果。以老衲之见，居士不如了却尘务之后，再皈佛门，日后一定可成正果。”芥航平静地回答。

彭玉麟点点头，似有所悟。曾国藩想：老法师之言合情合理，也正合自己之心；倘若劝他即刻皈依佛门的话，我靠谁来整顿水师？他对这位同乡高僧忽生感激之情了，便也问道：“弟子生性偏激，容不得半点邪恶，生平好为掀天揭地之想，虽亦有些小成，但不顺心事居多。请问法师，弟子应奉何法持身？”

“阿弥陀佛！”芥航正色道，“居士疾恶如仇，正是佛性的表现。去恶即是为善，除暴方能安良。佛法讲大慈大悲，并不宽容残杀众生之妖魔。不过，老衲看居士一生鼎盛之期已过，眉宇间阳刚劲气已趋衰退，有生之年难再有大作了。故老衲奉劝居士一句直言：今后总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为好。”

曾国藩听了，默不作声。

芥航又说：“老衲观居士气概，有我佛普渡众生之志，但我佛如此宏愿，亦非一蹴而就，要靠世世代代众比丘、比丘尼弘扬佛法，晓谕众生，方可使世界脱离苦海，同登乐土。方今尘世妖孽猖獗，正气不张，在此污泥浊水之中，居士能有成功，亦属大不易。天下事，岂能由我一人做完？愿居士能理解老衲之心，方不致被适才直言所烦恼。”

曾国藩听这几句话大有道理，遂转忧为喜，合十谢道：“法师之言，大开弟子胸襟，弟子当谨记不忘。”

彭玉麟见法师果然智慧圆通，道行高深，又请教道：“请问法师，这世界近些年内可有承平之日复来？”

芥航摇了摇头，说：“道光末造，蚩尤作乱，天遣应龙，降妖伏魔。今蚩尤虽灭，然纲纪大乱，世道大坏，人心大变，此决非一应龙所能了耳。天下承平，短期内不可复见，至少老衲看不到了。”

曾国藩虽觉悲哀，但不能不佩服法师非凡的眼力。他想，这样一个年近百岁，身历五朝，又深明佛理，冷静睿智的老和尚，大概人间的一切疑难，他都可以有办法解决。他目前正为水师的事作难，虽蒙圣旨宽容，长江水师暂时保留下来了，但今后战事稍一减少，就有可能再下令撤销。能有一个什么妥善的办法，将它长久地保留下来就好了。那样，既可以成为自己终生的“护身坎肩”，又可以作为湘军的代表长存于世。在这一点上，他颇为类似历史上那些开基创业的帝王，想把自己亲手创造的业绩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如何发问呢？明说不宜，转弯子说又怕讲不清。想了好久，想不出好办法，不如干脆打土语算了：“弟子有一为难之事，恳请法师莫嫌俗陋，帮弟子解开难题。”

“居士有何难事，不妨说与老衲听听。”芥航停止数念珠，聚精会神地听曾国藩发问。

“弟子老家所在地，前向风气极坏，白日抢劫、半夜行盗之事甚多。弟子遂在家中喂养了三十条狗，用来防守家门。现在安静多了，守门狗无事可做，便欺负邻里鸡鸭，弄得四邻不安。请问法师，弟子应如何处置这些狗？”

芥航听罢，嘴角边浮起一缕极淡的冷笑，说：“居士可三宰其二。”

曾国藩点点头，又问：“弟子本意想全部宰掉，可否？”

“不可！”芥航断然回答，眼睛里射出两道与龙钟老态极不相称的光芒来，“狗多坏事，无狗亦坏事。居士此举当慎重。”

曾国藩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十分赞同法师的高论。他叹了一口气，说：“然则弟子亦感为难，一家豢养十条看门狗，岂不多哉？”

芥航笑而不答，吩咐小沙弥添烛加灯，并对知客说：“取镇寺之宝来，请二位居士欣赏。”

曾、彭一听定慧寺还有镇寺之宝，甚觉意外，心想：这或许是前

代帝王所赐的金玉菩萨，或许是从天竺国取来的贝叶真经之类的东西。

稍顷，知客僧捧着一个用青布包的条形物件进来。芥航亲手打开青布，露出黑漆木匣。他从身上掏出一把小小的铜钥匙来，将木匣上的铜锁打开，里面平放着两卷发黄了的纸。芥航拿出一幅递给曾国藩，又拿出一幅递给彭玉麟，说：“二位居士请展开看一看。”

曾、彭怀着庄严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将纸展开，不觉惊了。这纸上既不是写的佛经，亦不是绘的佛像，一卷是明代杨继盛上的反对与俺答开放马市之疏，另一卷也是杨继盛的奏疏——参劾严嵩。清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崇敬杨继盛，也无人没有读过他的这两篇正气凛然的奏疏。但所有人都是从史书上读到的第二手材料，谁都无幸一睹这两篇名奏的原件。曾国藩那年在翰林院奉旨清查明代旧档案，曾很留心这两件奏疏，可惜没见到。今夜在这个荒凉的岛山寺庙里见到它，正应得上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感到很奇怪，问芥航：“敢问法师，杨忠愍公的这两篇奏疏，是真迹吗？”

“不是真迹，何能称之为镇寺之宝？”芥航微笑道。

彭玉麟也惊讶不已，说：“弟子少时最好读忠愍公参权奸严嵩疏。‘盖嵩好利，天下皆尚贪；嵩好谄，天下皆尚谄。源之弗洁，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风俗，大罪十也。’每读至此，常击节抚叹。然世人皆说，忠愍公此两疏早已不存于世，何以能存于宝刹呢？”

“二位居士且莫惊诧，容老衲慢慢说来。”芥航法师两只布满鱼尾纹的眼睛里再次射出光芒来，曾国藩突然觉悟到，这高僧原来并非超凡脱俗，他的胸中充溢着与世人一样的善善恶恶的情感，只不过这种情感因他八十年的修行而深深地埋了下去。

芥航法师深情地回忆：“杨忠愍上参劾严嵩疏后，蒙冤下诏狱，自知此番没有出狱的可能了，便暗中打发人叫他的独生子伯远赶快离家出逃。伯远公逃至扬州时，闻父亲被严嵩杀害在菜市口，悲愤填膺，立志报仇。他素知严嵩心肠歹毒，决不会放过他，海捕文书立即

就会下到全国各地，自己将插翅难逃。这天夜里，伯远公雇了一只小船从江北划过来，一直划到焦山边，悄悄地上岸了。他径直来到定慧寺——当时叫作焦山寺，找到了住持宏济法师，表示愿意皈依佛门。宏济法师见伯远公一表堂堂，知非常人，便收留了他，给他取个法名叫心一。就这样，伯远公逃脱了天罗地网般的搜索。十年后，嘉靖皇帝惩办奸相严嵩父子，天下额手称庆，伯远公这才向宏济法师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宏济法师劝他脱去袈裟，还俗进京，继承父业，为天下苍生做点有益的事。伯远公先是不肯。宏济长老正色道：‘佛家最高宗旨，在使众生脱离苦海，不重在一身修行。所谓众生超脱我超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普通百姓，无力为众生办事，故投我佛门。我佛慈悲，收一人即渡一人。你乃大忠臣之后，万民景仰，遇此君主贤明之际，何不承父志济天下苍生，而在此作一身之修行，岂不愧对乃父忠魂？亦不合我佛之本意。’伯远公被说服了，含泪离开焦山寺。回京后，嘉靖皇帝将忠愍公生前所任的兵部员外郎一职赏给了他，并赐还互市、劾严两篇名疏。伯远公一则报焦山寺救命之恩，二则也怕父亲的这两篇奏疏日后湮灭，遂将它用木匣装起来，送给宏济长老，请焦山寺代为保管。宏济法师将它定为镇寺之宝。从此便一代代传了下来，一直传到老衲手中。”

芥航说到这里停住了。曾国藩边听边想：刚才说芥航法师未脱俗，实际上，定慧寺这座江南名刹、佛家圣地也未脱俗。它把杨继盛的奏疏作为护寺之宝，这里面包含着对忠臣义士多大的尊崇！对世人的正义与邪恶有着多么强烈的是非褒贬！可敬的芥航法师，可敬的定慧寺。曾国藩心里默默念道。

彭玉麟问：“法师，杨忠愍公的真迹保存于宝刹三百年，这中间也曾给外人观赏过吗？”

芥航答：“三百年来，这件镇寺之宝只对三个人开启过。一是前明史阁部史可法守扬州时，有次来焦山巡视，住持圆鉴法师请他看过。二是康熙帝南巡至焦山，为寒寺御笔亲赐定慧寺三字，为报圣恩，住持慧明法师请皇上观赏过。三是乾隆爷南巡，御赐一万两银子重修寺院，那年我已在定慧寺出家，亲眼见智重长老打开木匣，请乾

隆爷过目。今夜为二位居士，第四次打开了木匣。”

芥航法师给他们以史可法、康熙帝和乾隆帝一样的礼遇，使彭玉麟、曾国藩很感动。感动之余，曾国藩又觉奇怪，这礼遇，绝不是彭玉麟的五百两银子所能换来的。难道说，自己的身份被这个菩萨似的老法师窥视出来了么？他问：“请问法师，杨忠愍公的奏疏既然让人看过，就必然会传出去，宝刹不怕它被人盗走吗？”

“居士问得甚好。”芥航又数起念珠来，一边说，“康熙爷南巡那次，人多眼杂，慧明法师担心被歹人得知，于是聘请了十名武林高手作护寺卫士，以防不测。过了些日子，慧明法师又犯起难来，寺庙清静无为之地，怎能容得武师？且这样明目张胆地聘武师，岂不告诉别人，寺里有宝吗？慧明法师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芥航法师停下来，用眼扫了一下曾国藩，然后又继续数着念珠说：“慧明法师将这十名武师一律削发为僧，填了度牒，成为定慧寺的正式比丘。从那时起，定慧寺便仿照少林寺，在寺内练拳习武。有武艺出众的，便让他充当寺院的保镖；没有，则从外面雇请，雇请的人都一律作僧人打扮。以后方法灵活些了，不再填度牒，想留则留下，不想留了，随时可以离寺还俗。就这样保存了护寺力量，镇寺之宝也就没有丢了。”

说罢，芥航又拿眼扫了他们一下。曾国藩觉察到老法师的话是专门对他而说的。他略觉有一种启发，但一时又联系不上来。于是又拿起杨继盛的奏疏欣赏着，脑子里慢慢浮现出那位明朝忠臣从容就义时的悲壮情景：拖着脚镣，披着长发，慷慨走向菜市口，口里吟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居士！”芥航法师把曾国藩的思绪从历史烟云中唤回。“杨忠愍公的奏疏真迹存于寒寺三百年，今日才只是第四次开启，居士能不题个字，为寒寺留作纪念吗？”

曾国藩笑着说：“老法师给弟子这样高的礼遇，使我们既感激又惭愧。只是仓促之间，题什么是好呢？”

芥航说：“居士不必过于谨慎，随便写几个字吧！”

曾国藩对彭玉麟说：“要么你先写。”

彭玉麟忙摆手推让。曾国藩想了想，说：“二十年前，弟子读《明史》，深为忠愍公两疏所感动，认为乃天地间至情之文，一时心血来潮，写了几句四言古风。若法师不嫌鄙陋，弟子就把这篇旧作抄一遍吧！”

芥航说：“最好！”

小沙弥送来纸笔，拨亮灯芯，曾国藩挥笔写道：“古孰无死，曾不可班。轻者鸿毛，重者泰山。杨公正气，充塞两间。遗文妙墨，深播人寰。马市一疏，声振薄海；更击贼臣，五奸十罪。心追逢比，身甘菹醢。取义须臾，归仁千载。翩翩谏草，犹存手稿。古柏擎空，似枯弥好。郁此英风，辅以文藻。长有白虹，烛兹瑰宝。”

他仅仅只将原作的“欲睹手稿”改为“犹存手稿”，其余一概照旧。写罢笑道：“年轻时的涂鸦之作，实不堪入法眼！”

芥航说：“居士之诗可与杨公之疏并为不朽，请居士落款吧！”

这下把曾国藩难住了。干脆一瞒到底吧！他心里想，于是提笔写道：“同治四年仲夏，洞庭湖俗子江子城敬题于杨忠愍公二疏手迹之后。”

“哈哈！”芥航忽然大笑起来，声音之爽朗，气概之豪放，竟像一个五六十岁的壮健将军，曾国藩、彭玉麟相顾失色。“曾大人，不必再在老衲面前自抑了，还是实实在在落下你的大名吧！老衲刚才说过，诗与疏并为不朽，但它要借曾大人的声威，可不能凭‘江子城’三字呀！”

曾国藩惊问：“老法师何以知我不是江子城而是曾国藩？”

芥航笑道：“二位居士来方丈室之前，老衲已观察多时了。虽是

布衣小帽，举止之间却充满豪气，老衲心中已知二位非等闲之辈。老衲虽平生未睹大人尊容，但耳畔也曾听过香客们谈论大人的仪表。刚一晤面，便与素日脑中的形象对上了。言谈之中，又知从江宁来，湖南人，问的事也不一般，老衲心里已明白。只不过这位居士，老衲一时还猜不着。”

曾国藩见法师道破真情，便不再瞒了，指着彭玉麟说：“这位是衡阳彭雪琴先生！”

“啊，你就是善画梅花的水师统领！老衲久仰了。”



彭玉麟《梅花图》

彭玉麟忙起身致意。

“刚才大人所问之事，老衲已猜着三分，现在干脆明说了吧！”芥航不再数念珠，端坐在禅床上，对曾、彭说，“老衲虽枯坐定慧寺，

不出焦山已三十年了，但发生在江南一带的事，老衲毕竟有所风闻。老衲吃的农夫所种的稻米，穿的村妇所织的袈裟，要说完全脱离红尘，岂非自欺欺人！故老衲教诫寺中僧众，既一心礼佛，又关心世事，只不干预耳。自江宁克复后，大人所做的几桩大事，均合世人之意，老衲从香客的谈论中早有所闻。至于裁军，正所谓看门犬三成已去其二，余下一成的保存，何不效慧明法师的成法呢？”

曾国藩明白了，芥航是在指点他，要他仿效慧明法师的做法。这样说来，长江水师也可以换装，脱下团练服，穿上绿营衣？也就是说，将长江水师由临时招募的团练改为国家的经制之师。这一层，曾国藩不是没有想过，但是他觉得可能性太小了。且听听这位活菩萨的意见。

“老法师，您看这学慧明长老的办法，让湘军换装行得通吗？”

“行得通！”芥航坚定地说，“以老衲冷眼观看，当今人主尚有依靠大人之处，且湘军水师改装自有它的合法理由。这些理由，大人随便都可以说出几条。大人不妨去掉顾虑，试一试看。”

“谢谢法师点拨！”曾国藩突然增加了信心。

“不必言谢。”芥航法师又数起念珠来，恢复先前平静祥和的神态，“老衲细看两位大人骨相，知彭大人阳刚劲气充旺，非阴邪之气所能侵袭，且享高寿，古稀之年再建非常之功。曾大人积劳积忧过重，气血亏损，日后望少从奇险处着想，多向平易处用力。然治家有方，余庆不绝，子子孙孙，代有美才，足令世人羡慕称颂。”

曾、彭再次合十鞠躬。

夜更深沉了，窗外一片漆黑，宇宙间仿佛只有江浪松涛的响声以及定慧寺方丈室里的灯光。曾国藩和彭玉麟似乎觉得这是一盏智慧的明灯，它能烛照人间的疑惑，洞悉世俗的虞诈。今夜，他们这两个不幸卷入蜗角之争的俗客心灵，也不自觉地感受到了它的光芒的照耀！

十 联合七省总督支持长江水师改制

回到江宁后，曾国藩和彭玉麟、黄翼升、李朝斌等人进一步商量长江水师的永久保留问题。曾国藩的最大顾虑是：将团练改为经制之师，这是没有先例的事，不知朝廷能否同意。芥航法师的所谓“以老衲冷眼观之”的话，毕竟只是他的看法，是不是朝廷的意思，实在显得很玄虚。黄翼升、李朝斌说，不管怎样，先上个折子再说。彭玉麟思考良久，说出一套完整的设想来：“团练改为经制之师，没有前例可援，若是陆军，此事万万不可提，但现在是水师，却可望获得准许。一则朝廷鉴于从宣宗爷开始，海疆屡受夷人侵袭，需要建一支海防水师。二则长江水师组建十余年，有一个现成的规模，有良好的西洋装备，最有改为海防水师的条件。三则这些年长江水师的名声毕竟比陆军要好些，朝廷对它的猜忌少。”

由长江水师分统出身后任淮扬水师、太湖水师统领的黄翼升、李朝斌完全赞同彭玉麟的分析。黄翼升说：“这么好的一支水师队伍，想必朝廷也舍不得把它长期当团练看待。”

李朝斌说：“把长江水师改为海防水师，真的让朝廷捡了大便宜。”

曾国藩想：雪琴前两条有道理，至于第三条，那是出于他的偏爱，长江水师的名声比吉字营、霆字营也好不了多少。便笑着说：“依雪琴看来，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是有十成把握咯！”

彭玉麟说：“十成把握说不上，五成可以打包票。”

黄翼升说：“不只五成，少说也有八成。”

曾国藩摇摇头说：“八成？我看未必有，还是雪琴估计得稳当，大概五成左右。”

彭玉麟说：“不再走别的途径，便只有五成把握；若再走一条路，就有可能达到八成。”

“再走哪条路？”李朝斌急着问。

“有一个人，向来支持涤丈和湘军，找他，一定行。”彭玉麟慢悠悠地说。

“哪一个？”李朝斌脱口问道。

黄翼升说：“你是说找武英殿大学士贾桢？”

曾国藩心里明白，但不作声。

“找恭王。”彭玉麟自己回答了。“恭王东山再起，虽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但仍是军机处领班大臣。这说明太后对他既有隔阂，但又不能缺少。湘军能建大功，一向仰仗恭王的鼎力支持；且恭王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倍感国势柔弱的耻辱，多次提出要建海军，办工厂，徐图自强。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将长江水师改为国家的海防之师。”

“雪琴，你刚才说恭王和太后仍有隔阂，何况又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这样一件大事，太后会让他一人做主吗？”曾国藩问。

“是的，我为此想了很久。”彭玉麟说，“恭王经前次挫折，处事顾虑会多一些，很可能不会一人独自决定。我有一个替恭王着想的主意：请恭王对太后说，长江水师改经制之师，是一件很大的事，可援朝廷处理大事的旧章，由军机处发文征求各省总督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假若各省总督意见不一怎么办，岂不反而误了大事？”黄翼升说。

彭玉麟笑着说：“昌歧顾虑得有道理，但没有具体分析。两江之外的其他七省总督，我都一一作了揣测。直隶总督刘长佑出于我们湘军，有利于湘军的事，他决不会反对。陕甘的杨岳斌就更不用说了，两广的毛鸿宾是涤丈的同年，云贵的劳崇光，我们湖南的乡贤、涤丈的老友，四川的骆秉章，多年来为长江水师筹过上百万两饷银，他们三个都不会反对，稍有点麻烦的是湖广的官文和闽浙的左宗棠。”

这的确是两个关键人物。大家都注意听彭玉麟的分析：“官文这个人很复杂。他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他是个聪明人。据涤丈说，他上次来江宁，背地里行陷害，表面上对涤丈恭敬，还要说湘军的好话。此人的特点是贪名贪利，无定识，无风骨，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我想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干脆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他官文做，我们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

曾国藩想起他创办湘勇以来，便一贯采取推出一个满人来领头的做法，对彭玉麟此计甚为赞许：“雪琴，你的这个办法很高明。”

彭玉麟快活地笑道：“这是向您老学来的。”

李朝斌说：“官文那家伙对水师狗屁不通，弟兄们哪里会服他！”

黄翼升说：“你不要急，他只是挂个空衔的。”

李朝斌说：“万一他要乱干涉呢？”

彭玉麟说：“他这个人聪明就聪明在这里。知道自己不懂水师，只要有这个空名他就高兴了，不会具体插手的。他岂止不懂水师，陆军他也不懂，钱粮刑谷他样样不懂，但他偏偏就当了几十年的湖广总督，还升了大学士。你说他是草包？他的聪明之处，恰恰表现在他什么都不管，只管吃喝玩乐、图享受、讨姨太太。凡他挂名的职分内，有了功劳，他是头一份；出了差错，都是具体办事人的。这正是官文做官的诀窍。”

一番话说得这样的一针见血，大家都开心地笑起来。

“至于左季高，以他的脾性，很可能会反对此举。不过，左季高毕竟不是官文之流。他识大局，有远见，懂得建海防水师的重要性。我想，只要跟他说清楚，他也不会盲目反对的。万一他硬要说我们是私心，也不怕，大家都同意，他一人的力量究竟有限。”

“雪琴的想法很好，不过，这个折子我不能上。我提出裁撤湘

军，还说一个人都可不留，现在又说要把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难以自圆其说，还是请雪琴给太后、皇上上个折子。”曾国藩望着彭玉麟说，“你看如何？”

“好，我直接向太后奏请。”彭玉麟答得很痛快。

“恭王府那里最好派一个人去为好，有些话不便明写。”隔一会，曾国藩又想起一件事。他脑子里浮现当年派康福进京的往事，叹息康福已死，身边缺少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

“大人，可以派薛福成去。”黄翼升说，“这个人聪明灵活，兄长又是专给王公大臣看病的名医，派他去最合适。”

是的，薛福成是个合适的人选，他虽然缺少康福的武功，但在京师，靠着兄长的特殊身份，他又比当年康福有利得多。

“左季高那里是写信，还是派人去？”曾国藩自言自语道，那神态看似颇有点为难。

“左季高目前正在杭州，我自己去走一趟。”彭玉麟自告奋勇，“好几年没见面了，我还蛮想他哩！”

“太好了！其他几位总督那里，就由我写信。长江水师的事有雪琴料理，真比我强多了。”曾国藩放下心来，他佩服彭玉麟的经纬之才，又感激他的仗义之情。

彭玉麟亲自为长江水师的改制写了一份折子。先简述长江水师自组建到壮大的过程，历数它十多年来的重大战功；然后转笔写自道光中叶以来海疆不宁，屡遭侵袭的惨痛历史，从中得出建立强大海防之师的重要性；继则写长江水师组织严密，将才众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已初具海军规模；最后讲自己本拟终老退省庵，现在决心为建设大清王朝自己的海军不辞辛苦，再度出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通篇奏折立论光明磊落，无懈可击，洋溢着为国远虑、为君分忧的耿耿志士忠心，全无半点要保存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的私心杂念。曾国藩看后击节赞叹。他觉得这篇奏折是如此的卓尔不群，简直为自己所

有的奏章所不可及。有这样一份折子奏上去，谁还能有理由阻止长江水师的改制呢？他对着奏章沉吟良久，始终不能从两种推测中把握一种：究竟是彭玉麟聪明绝顶，善于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自己的私人目的呢，还是他的确胸中充塞着忧国忧民的浩然正气，至情所激而发为至文呢？不过，有一点是曾国藩最后所确认的，那就是无论是出于前者还是出于后者，他都自叹不如！

曾国藩由彭玉麟这篇奏疏得到启发：如果将道光中叶以来，洋人与我们海上接仗的历史如实地排列出来，把它作为这个奏疏的附件的话，它将会以惨重的教训使阅读此奏者，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建立海军的必要性，而不得不从心里赞同长江水师的改制。

两江总督幕府有的是这方面的人才，以汪士铎为首的编纂处立即组成。他们苦干了七日七夜，终于编成一篇四万字的《华夷海战三十年大事记》，并誊抄两份。一份存底，一份连同彭玉麟的奏疏，由薛福成亲自送到北京恭王府。

果然如曾、彭所料，这篇奏疏连同附件引起了恭王奕訢^①、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高度重视，连两宫太后也为之动容。恭王建议，为慎重起见，命军机处将彭奏和《大事记》一并发给直隶、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各省总督，要他们就此事各抒己见。这时，彭玉麟也亲赴杭州游说左宗棠。出乎彭玉麟的意料，左宗棠听完他的陈述后立即表态：完全赞成长江水师改编为朝廷的经制之师。至于建海军一事，左宗棠劝彭玉麟不必着急。第一步要借此良机将长江水师整顿好，把不称职者尽行汰去，宁缺毋滥。第二步再做好长江两岸的巡守，保卫内河商船、民船的航行，并认真训练人才。第三步则以狼山镇为基地，筹备外海水师，保卫海疆，抵御外寇。现在先行第一步。并说他将以此次复奏军机处。彭玉麟为左宗棠光风霁月般的胸襟所感动，临别时紧握老朋友的手说：“今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建制等方面，还请你多多指导。”左宗棠当仁不让地点头应允。

官文也给曾国藩、彭玉麟来了信，说我大清王朝早就应该建海军了，长江水师已是海军雏形，理应改为经制之师，永远存在下去。又

说自己于水师不懂，假若今后真的兼了海军统领，那是无比荣幸的事，还请曾、彭多多辅佐，共创伟业。曾国藩、彭玉麟阅后，会心一笑。

杨岳斌接到军机处的咨文后十分激动，连夜命幕僚起草，以最坚定的态度支持此事。并说它将是我中国千古未有之大事，必会使宣宗爷、先帝含笑于九泉。又说自己宁可不当陕甘总督，愿去改制后的水师充当一个偏裨将校。

刘长佑、骆秉章、毛鸿宾都明确表示赞成此事。只有年迈的劳崇光态度比较含糊，既表示同意，又说要慎重，读完全篇，也不知他究竟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不过，劳崇光在七位总督中的地位，只与毛鸿宾相上下，都是属于没有战功一类的，远不如左、杨、官、刘、骆，何况他也没有明白反对。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就这样顺顺当当地通过了。皇太后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筹建海军一事暂缓，先把水师整顿好，以巡守长江为主要职务。更令他们兴奋的是，朝廷任命彭玉麟为统领，并没有官文的名字，那个好名的大学士空喜了一场。

彭玉麟日夜与黄翼升、李朝斌等人计议，拟出了一个章程：统领之下设提督两员，由黄、李分任；建岳州、汉阳、湖口、瓜洲、狼山五镇，设总兵五人；立营二十四个，战船七百七十四号，营官二十四员，哨官七百七十四员，兵士一万二千人。鉴于水师中受赏大衔的很多，而实际营哨官只有八百来名，僧多粥少，不够分配，彭玉麟又想出一个点子：以大衔借补小缺。按衔高低排，同衔的按资历排。这样排下去，许多衔位高达参将、游击的，也只能当千总、把总。虽略觉委屈，他们也乐意。衔是空的，职务才是实的，千总、把总虽低，总比那些有衔无职的要强多了。长江水师原有二万人，彭玉麟对这支人马作了整顿。没有战功的，疲沓的，走私的，吸食鸦片的，有结党嫌疑的，统统予以裁撤。长江水师开始有了新气象。曾国藩对彭玉麟的整顿完全放心，他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吏治上。

他素来服膺王阳明的“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认为正人心、厚风俗、扭转世风要比破长毛下金陵更难，而世风的好坏主要

系于当政者。最高当政者以自己的人格和才能为表率，默运于渊深微漠之中，慢慢地引起身边人效法，再向全国各级官吏推广，这样就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凭着这股势力，人心可正派，风俗可醇厚。因而，他自己尽量做到以身作则，试图以此来感染身边的幕僚们，把他们培养成好的种子，撒到两江三省去，影响各府州县的官吏，从而逐渐把两江的风气扭转过来。为达此目的，他自己办事比先前更加勤勉。州县凡命案都要由他最后裁决，又经常派幕僚们下去查访吏治民情。继裕祺之后，又革掉了几个民愤很大的贪官，代之以幕僚中德才兼备者。

这时容闳从海外回来，大批从英美购来的机器母机也运到吴淞口。曾国藩大力表彰了容闳的忠心和才干，并安排他和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上海筹办机器制造总局，把安庆内军械所的大部分机器迁过去，小部分留下，作为上海总局的分局。

皇上念及功臣，特为降旨，为曾国藩的一等侯之上褒加“毅勇”二字，曾国荃的一等伯之上褒加“威毅”二字，李鸿章的一等伯之上褒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心中欢喜。

正当曾国藩为两江的振兴而努力的时候，清军与捻军交战的前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这个消息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逼迫他不得不重上战场，最终使他由一个胜利者变为失败者。

大衙借补小缺之事可参见王之春著《椒生随笔》：“江督曾公国藩奏武职各员大衙借补小缺，前经奏准，嗣经部驳。此次奏补长江水师各缺，甚至以提镇之衔而借补千把之缺，以入营之资格极久，列保之次数较多。而家中贫寒如故，情愿一小缺为终生衣食之资。统计各省军营保至武职三品以上者，不下数万人。将来军事大定，各路撤兵，此项有阶无缺之员，难保不滋生事端。同治三年，沈葆楨请安置此项人员，自提镇至都守，照实缺例给予俸银米石。飭下臣议，臣以糜费太巨，未经议准。或每年将借补者酌补六七成，序补者酌补三四成，截至同治二十七年止。此后仍按班序补。请旨将绿营将备借补小缺一案，一并飭部核议。见同治三月京抄。”

曾氏在《原才》一文中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入者之心向义，则众人随之赴义；一二入者之心向利，则众人随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于不可御者也。”

曾氏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记：“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少泉伯之上加‘肃毅’二字。”

又《曾国荃年谱》“同治五年”中有如下记载：“准湖广总督咨，内阁抄出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具奏，赏曾国藩等侯伯美名，奉御印印出曾国荃加‘威毅’名号。”

第二十一章 三辞江督

一 北上征捻前夕，为家中妇女订下功课表

原来，僧格林沁的部队在山东曹州中了捻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他本人也被捻军砍下了头颅。噩耗震动朝野，两宫太后下令辍朝三日，为满蒙亲贵眼中巨星的殒落致哀。

僧格林沁与曾国藩同为带兵与太平军作战的大员，本应和衷共济，联合对敌，但实际上他们则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僧格林沁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湘军。湘军打下金陵，他又眼红，又不服输：堂堂大清国戚、蒙古亲王怎能不如汉族书生？他发誓要在两年内剿平活跃在皖、豫、鲁一带的捻军，企望以此来压倒江南汉人的功勋声望。僧格林沁求胜心切，驱使着马队昼夜不息地跟在捻军后面追赶。

捻，是北方人对社团组织的称谓。捻即捏，将分散的力量捏合起来，形成一股势力。入捻有一定的手续与仪式，其成员都是社会底层的人，诸如贫苦农民、船夫、渔夫、饥民、无业游民、小手工业者以及破产失业的人等。捻众的斗争，表现在以联合的力量抗粮抗差，吃大户，护送走私盐贩，有时大股外出打劫财物，侧重在经济方面。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逐渐吸引捻众的斗争转向政治方面，并与太平军取得了联系。

咸丰五年，各路捻军首领百余人聚会安徽蒙城县雒河集。会议决定成立联盟，推张乐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永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祭告天地，宣布以推翻清朝廷为目的，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风风火火地闹开了，给太平军以有力的支持。后来，天京被湘军攻下，太平军大势已去，捻军也受到极大的挫折。遵王赖文光、扶王

陈得才、首王范汝增等太平军将领率领一部分人和捻军结成一股，并对捻军进行整顿改编，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以复兴太平天国为自己的战斗目标。这支新捻军的主要领袖有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和荆王牛宏。四王共同商议，定下一条引鱼上钩的计策，将僧格林沁的队伍诱到山东曹州高楼寨包围圈里，在这里全歼僧部，写下了捻军史的辉煌一页。

对于僧格林沁覆没的下场，曾国藩早有所料。他一向厌恶这个骄横暴虐的亲王。金陵攻下不久，僧格林沁的部下在湖北被围，朝廷急调曾国藩赴鄂皖交界处救援，曾国藩不去。后朝廷又命湘军派部赴河南接受僧格林沁的调遣，他也借故不派。他要坐看这个虚骄的亲王的失败。现在，僧格林沁真的失败了，而且败得如此之惨，曾国藩得讯之初，着实有点天理昭彰、报应不爽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其实对他是很不利的，因为僧格林沁一死，与捻作战的主帅很可能就会是他。

果然，僧格林沁死后不到十天，曾国藩便接到命其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的上谕。上谕并命李鸿章暂行署理两江总督，刘郇膏暂行护理江苏巡抚。

曾国藩极不情愿再上战场。湘军陆师裁撤得差不多了，名将星散，人员锐减。金陵只有五千人，此外就是驻宁国的刘松山部、驻太平的张诗日部，加起来不过八千。捻军马队强大，湘军无骑兵。长江水师不能北上守黄河。这三个基本情况，决定了湘军不能与捻军作战，至少不能星夜出省。他对朝廷明知这些情况而严旨催促感到不满。此外，捻军活动的范围达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五省，要与五省督抚协同作战，在如此广阔的地方与捻军周旋，都不是易事。更何况芥航法师“一生鼎盛时期已过”、“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要在风平浪静处安身”的话，对曾国藩也影响至深。于是他上奏皇太后、皇上：“臣精力日衰，不任艰巨，更事愈久，心胆愈小，恳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仍当以闲散人员效力行间。”

曾国藩知朝廷最虑京畿之安全，以及僧格林沁残部的安顿，他与李鸿章商量后，决定调潘鼎新率淮军五千人赴天津以卫畿辅，调刘铭传率部赴济宁，借以安定济宁僧部老营的军心。李鸿章最喜任事，他看准了湘军元气已竭，剿捻非得淮军不可，他要在捻战中把淮军的声威大大提高，最后将湘军比下去，他自己也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李鸿章重施当年淮军下上海的气概，用轮船将潘鼎新部五千人由海运赴天津，又命刘铭传带领所部速赴济宁。

曾国藩的奏请不但未得到朝廷的批准，反而给他一个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的大权。曾国藩一面上疏推辞节制三省之命，一面知君命不能违抗，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

留在金陵的湘军，有不愿北去的，曾国藩准予他们回籍，命张诗日回湖南再招募。鲍超新近得一等子爵的荣誉，劲头很足，主动请缨，曾国藩叫他再招募四千，将霆军扩大到八千人。又调淮军张树声、周盛波部。考虑到淮军是李鸿章兄弟的部队，于是又请旨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又要李鸿章派满弟李昭庆赴营。这一次过江与捻军作战，曾国藩总觉凶多吉少，想起年已五十五岁，身体日渐衰弱，说不定会死在这次战役中，将公事料理得差不多后，曾国藩又将家事作了布置。

谈起家事，欧阳夫人第一关心的是剩下的一子二女的婚事。次子纪鸿今年满十八岁了，还没完婚，她要丈夫离江宁前办了这场喜事。曾国藩不主张早婚，他自己二十三岁才结婚。当年纪泽完婚时，他原本不同意，嫌早了，但拗不过父命，只得照办。现在夫人援引先例，他自己也变成了纯老人心态，巴望子女早日完婚，自己能多添几个孙儿孙女，也便欣然同意了。纪鸿刚满一时，曾国藩就与翰苑同僚郭霈霖结下了儿女亲家。郭家女儿长纪鸿三岁，据说而今已长成一个娴雅幽静、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郭霈霖在咸丰九年死去，女儿跟着母亲住在湖北黄州府老家。一个月前，郭家还来信说，女儿已经二十一岁了，希望曾家能早点定下婚期。曾国藩择了一个吉日，由纪泽出面，代表男家乘船前往郭府迎亲。

四女纪纯，早定了郭嵩焘的次子郭刚基。眼下郭嵩焘在广东做巡抚，几次来信催送媳妇过门，他将派火轮船来接，取道海上赴广州。对这个方案，曾国藩不同意。他认为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不如选择郭氏老家湘阴为宜。既然去年郭嵩焘嫁女可以在湘阴，由郭崑焘主持，为什么今年娶妇不可以这样办呢？郭嵩焘的意思还是在广州好，到时可以由他作父亲的亲自主持，婚事办得更隆重些。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曾氏上《遵旨赴山东剿贼并陈万难迅速缘由折》。折中说：“窃臣钦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江苏巡抚着刘郇膏暂行护理。”

曾氏在折中表示领旨北上，同时又陈述兵力集合及军需筹备方面的种种困难，故而难以迅速投入战事。曾氏说：“方今贤帅新隕，剧寇方张，山东之望援急于星火，而臣策战事乃在半年之后；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辅，而臣策直隶乃须另筹防兵。此皆骇人听闻之言，殆不免于物议纷腾，交章责备。然臣筹思累日，非专力于擒匪最熟之十二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祸。理合直陈白茅，备圣主之采择。”

此折后曾氏又附片。请朝廷另派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他本人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

郭嵩焘这几年在广州得罪了乡绅，又与总督毛鸿宾不太融洽，心情不甚舒畅，有辞官回籍之念，想趁在任时，热热闹闹为儿子办了婚事。去年，郭嵩焘以老朋友的身份向左宗棠指出，不应该借洪天贵福的事大肆指责曾国荃，并说曾国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有大恩于他，希望他主动与曾国藩和好如初。谁知反倒惹得左宗棠勃然大怒。他决不同意郭嵩焘把公私混为一谈的说法，不能因曾国藩有恩于己就不指责其弟放走洪天贵福的大错。要说恩德，左宗棠说，他对曾国藩的恩德更大，于是列举了好几条：一、曾国藩的出山是因本督的推荐；二、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受鲍起豹、陶恩培等人的欺侮，是本督予以保护；三、靖港之败，是本督力劝曾国藩不要自杀；四、咸丰六年到八年，曾国藩在江西期间，本督为湘军提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左宗棠气愤地说，这些大恩大德，曾国藩成功后只字不提，反而说本督不应该指责老九，是曾国藩先不对，除非曾氏兄弟先向本督道歉，否则，“本督将终生不理睬”。

接到这封信后，郭嵩焘哭笑不得。心里想：当年若不是我在京师找潘祖荫等人为你左宗棠上疏求情，你的头早就没有了，哪还有今天“本督”“本督”的神气？我以老朋友、救命恩人的身份规劝几句，你都这样摆架子，何况别人！你左宗棠哪怕真的就是当今的诸葛亮，我也不和你交往了。郭嵩焘一气，从那时起便和左宗棠断了交，逢人便说左宗棠忘恩负义，居功自傲，不是君子。由此，他更相信自己的挚友、亲家受了伤害，心中大为不平。他理解曾国藩不愿将女儿送到广州的苦衷，同意女家送三千里，男家迎二千里的方案，定今年冬天在湘阴老家举行仪式。四女的婚事算是妥了。

至于满女的婚事，他决定再缓一下。已结婚的三个女婿，曾国藩都不太满意，尤其是罗兆升的事发生后，他心里更是恼火：倘若不是夹杂着这个花花公子在内，怎么可能会受裕祺的挟制？这个事情早晚都会传出去的，必将是一生中的盛德之累。他把女儿、女婿叫到跟前，告诉他们做好准备回湘乡。纪琛不愿意离开娘，婆母刁悍，她有点畏惧。罗兆升则巴不得离开江宁，那次把他吓怕了，他怕哪天会不明不白地被人抛尸荒郊。

也许出于爹娘疼满崽的心理，曾国藩特别喜欢这个满女。他看满女长得一脸宽厚平和的福相，愈加感到要慎重地为她选一个有出息、靠得住的夫婿，以弥补她几乎自生下来就缺乏父爱的不足。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曾氏上《谨陈筹办情形并请收回成命折》：“惟节制直、东、河南三省，则微臣不敢拜此宠命。臣以菲材，参司兵柄。江南粗立寸功，皆诸将艰难百战而成，臣并未躬冒矢石。频叨懋赏，抱惭已久。今则精力衰颓，公事废弛，心神则无故惊怖，多言则舌端蹇涩。自问蒲柳之姿，万难再膺艰巨。”

曾国藩又亲手为媳妇和女儿们订了一个功课表，分为四事。一食事：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二衣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三细工：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四粗工：酉刻后做鞋或缝衣，一直到二更收工。他怕自己离家后，女儿媳妇们不能切实执行，于是又在功课后写上一段话：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吾即将北上剿捻，特定此日课，请夫人督促，亲自验功。食则每日验一

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一只。吾回江宁后，当做一总验。家勤则兴，人勤则健。既勤且健，永不贫贱。

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完成。

老九回籍后，曾国藩勉励他百战归来再读书，而他从小就对读书缺乏兴趣，这点，做大哥的自然清楚。眼下老九虽处境不利，但他毕竟立了大功，又以巡抚之高位开缺，且年富力强，今后必有再起之时。翰林出身的大哥有责任帮助兄弟在学识文章方面提高一步。这半年来，曾国藩从前代著名奏疏中选了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苏轼、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十七篇，模仿经筵官给皇上讲经的形式，对每篇疏从内容到行文分段予以详细批解，最后又给一个总评，并针对此篇再阐述一段为文之道。曾国藩自信，当今天下，上自帝师，下至乡塾，能对历代名奏疏分析得如此深刻精细的人不多。他从心里乐于做这件事。他要以此作为酬谢九弟的礼物。

关于四女纪纯婚礼举办事，曾氏在北上途中给二子的信上说：“郭宅姻事，吾意决不肯由轮船海道行走。嘉礼尽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风涛之险？至成礼或在广东或在湘阴，须先将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泽儿夫妇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后，而后婚期之或迟或早可定。而后成礼之或湘或粤亦可定。”“至成礼之地，余意总欲在湘阴为正办。云仙姻丈去岁嫁女，既可在湘阴由意城主持，则今年娶妇，亦可在湘阴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阴近三千里，粤东至湘阴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二千，而成礼于累世桑梓之地，岂不尽美尽善？”

从咸丰三年在长沙办团练算起，到现在整整十四年过去了。十四年的战火生涯使他深深地懂得，在战事上自己实际上是不行的，不要说沙场上的挥戈驰马、身先士卒，他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望尘莫及。这一点，当然不能苛求于带兵的统帅，但如果具备了，如像岳飞、戚继光那样，就能在士卒中更有威信，这且不说了。统帅最应具备的熟读兵书、洞悉全局、知己知彼、多谋善断、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等才能，历次的失败已反复证明自己或不具备，或尚欠缺。过去在翰林院，常觉得自己可以做诸葛亮、李泌一类的人物，现在看来，那真是文人的孟浪。正好比李太白一样，诗文中的豪言壮语横扫一切，古今英杰都不在他的眼里，其实并没有处理世事的能力，以至于卷入永王造反的漩涡，险些丢了性命。曾国藩常常想，倘若自己有诸葛亮、李泌、裴度、王守仁那样的统帅之才，金陵早就攻

下了，长毛也早就平定了，用不着等到同治三年。要说自己在这方面还有点长处的话，那就是尚有自知之明，注意网罗将才，并放手让他们去干。前期靠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后期靠的是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尤其功劳巨大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胞弟老九！他真感谢父母送给他这样一个争气的好兄弟！正因为老九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得他这个统帅在世人面前维持住了应有的体面。出于感激，在汪海洋等残部消灭后，朝廷要曾国藩再报一个儿子的履历给予荫封时，他没有报纪鸿，却报了曾国荃的长子纪瑞。也是出于感激，他要辅导弟弟读书作文。这半年来，不管事情如何多，精力如何不济，曾国藩对此丝毫不怠。



曾氏为九弟所选匡衡、贾谊等人的文章，以《鸣原堂论文》冠名，收在其全集《诗文》卷中。曾国荃的序文说：“国荃少侍公京邸，从而问学，壮岁辗转兵间，随公驰逐江西江南诸行省，赖圣天子威德，大功告蒇，兄弟荷蒙殊宠，惴惴焉，惧以不才致罪戾，乞身归里。公虑其昧所择也，选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细批详评，命之曰《鸣原堂论文》，国荃受而读之。盖人臣立言之体，与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备于此。”

他原想先批奏疏，再批古文，再批诗词，他甚至还想为九弟批几部小说。当时带兵的将领大多喜欢读《三国演义》。曾国藩讨厌这部书，他认为书中讲的打仗的事纯粹是胡扯。他看重的是《红楼梦》《水浒传》和《阅微草堂笔记》。尤其是《红楼梦》，把人情世态写得那样入木三分，常令他拍案叫绝。他知道曹霁是前江南织造曹颀的儿子，还特地到江宁织造局去仔细地查看过署中的花园，寻觅大观园的旧迹，并兴致勃勃地向织造春年询问曹家旧事和五次接驾的盛况。关于这三部书，曾国藩有不少感想，他也想与弟弟笔谈。现在又要出征了，只得搁下。为表示对这件事的重视，他要纪泽将已完成的奏疏批解部分，工工整整地用小楷誊抄好，命人送回荷叶塘。

曾国藩对儿子的学问文章都不太满意，令他满意的是儿子的书法。纪泽从小好写字，他也便有意在这方面加以引导。十四岁离京时，纪泽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后几年虽不能当面一一指点，曾国藩也常在家信中耐心地向儿子传授写字的要诀，并时常要儿子寄字来由他批。儿子的字深得二王阃奥，端秀飘逸，时下大官员家里的子弟，很少有几个写得出这样好的字来。只是笔力不足，秀逸中缺乏刚劲之气，正如他的为人一样，这大概秉于母亲的天性。这点曾国藩知道无法改变。因此，他不希望儿子今后当大官，尤其不能插手兵事，倘若能中进士点翰林，谋一个校书衡文的清闲之职，做父亲的就感到满足了。经过十天的日夜苦抄，纪泽把父亲半年来的成果抄好了，又细心地装订成一册。

“父亲大人，儿子边抄边学，受益极大。儿子心想，这本稿子，不但对九叔极有用，而且对后世学者都很有启迪，可以单独成一本书。您老干脆给它取个名字吧！”纪泽送上抄本时，郑重向父亲建

议。

“好哇！”曾国藩翻阅着儿子的抄本，见字字俊秀，页页清爽，很是高兴。他望着儿子问，“取个什么名字呢？”

“这要由父亲定了，儿子岂敢妄议。”纪泽兄弟一向对父亲敬之如神，畏之如虎，刚才的建议能被父亲欣然采纳，已使他大喜过望了，哪里还敢得陇望蜀。

“好，你回书房去，我想想看。”

曾国藩背手在屋子里踱了几个来回，然后坐在案桌边磨墨援笔，在抄本的扉页上题下了几行字：

《棠棣》为燕兄弟之作，《小宛》为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而皆以脊令起兴。盖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棠棣》以喻急难之谊，而《小宛》以喻征迈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间，温甫沅甫两弟之从军，其初皆因急难而来。沅甫坚忍果挚，遂成大功，余用是获免于戾。因与沅弟常以暇逸相诫，期于夙兴夜寐，无忝所生。爰取两诗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鸣原堂，名斯稿为《鸣原堂论文》。曾国藩记。

“大人，李中丞已来江宁，现住在妙香庵里，他等候大人的接见。”孔巡捕推门进来报告。

“他这么着急，就来接篆了？”曾国藩心里顿时不舒服起来，他挥手对孔巡捕说，“知道了，你出去吧！”

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的得意门生、江苏巡抚、一等肃毅伯李鸿章，使孔巡捕大出意外。他不敢再问，悄悄退了下来。刚出门，又被曾国藩喊回：“你到妙香庵去禀告李中丞，就说我今下午去拜访他。”

转瞬之间的突然变化，更使孔巡捕摸不着头脑。他答应一声，便飞马奔出总督衙门。孔巡捕哪里知道，就在这转瞬之间，曾国藩的脑子里想了很多很多。

二 炮声为北征大壮行色，却惊死统帅唯一的小外孙

曾国藩不情愿再上战场，当然也就不情愿交出两江总督的关防。去年十月，朝廷命他带兵赴皖鄂一带协助僧格林沁平捻，当时也叫李鸿章署理江督。李鸿章兴冲冲地从苏州赶到江宁，恩师却满脸阴云，绝口不提交印之事。李鸿章何等乖觉！见此情景，便也只字不提此事，只是说来看看恩师，问问何时启程。过几天又一道上谕下来，安徽战事有起色，曾国藩不必离江宁。李鸿章空喜一场，扫兴回到苏州。曾国藩从中看出李鸿章官瘾太重，权欲太重，又联系到他杀降的往事和贪财好货的传闻，对这几年来把他作为自己的传人有意栽培，觉得有些不妥。

曾国藩观人用人，一向主张德才兼备，而更偏重于德。认为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德若木之根，才若木之枝。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不可兼时，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李鸿章不患无才，曾国藩甚至认为他的临机应变以及和洋人交往等方面的才干要强过自己，李鸿章所患正在德上。自己一贯的这个用人准则，恰恰在选定传人替手这个最重要的关头失失误了，曾国藩为此隐隐心痛。而这次，他居然又迫不及待地赶来接印，曾国藩真想不见他，让他在城外冷落几天后再说。然而这个想法刚一露头，又立即改变了。

李鸿章已被扶植起来了，现在爵高位显，手里有五万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强悍淮军，正所谓“羽翮已就，横绝四海”，今后继承自己名位事业的，已非李鸿章莫属了。德再差，只要不走到起兵谋反的地步，就不可能动摇现有的地位。曾国藩已不能开罪于自己的门生了，更何况这次是必定要离江宁交督篆的，而剿捻的主力还得要靠淮军，怎么能凭意气办事呢？不但不能冷落他，还要示之以破格之礼！

下午，曾国藩正准备更衣出署，孔巡捕来报：“李中丞来了！”

“请！”

一会儿，李鸿章大步走进了签押房。几个月不见，四十三岁的淮军统领似乎更显得神采焕发了，对照自己日益衰瘦的身体，曾国藩更觉得昔日的门生，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他压来。他笑着打招

呼：“少荃近来可好？”

“托恩师洪福，门生贱躯尚可。”李鸿章仍然是已往一样的谦恭，他暗喜老师这次的态度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但他仍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正来意。“这两天在镇江查看城防，想起多日不见恩师，放心不下，特来看望。”

“少荃，你来得正好。”李鸿章这几句假话当然瞒不过曾国藩，但现在他不计较这些了。“明天就在这里举行交接督篆的仪式吧！”

“明天？恩师一切都准备好了？”李鸿章按捺不住心中的惊喜。

“准不准备好，都容不得我再待在江宁了，催行的上谕昨天又来了一道。”曾国藩苦笑着，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

“僧王新殒，捻战无主帅，圣虑焦灼，中外倚恩师为砥柱。恩师受命誓师，天下人心方可安定。”李鸿章说，态度是诚恳的。

“少荃，我这根砥柱是建在你和你的淮军之上，有你和淮军作为基础，砥柱方可立于中流。”曾国藩目视李鸿章，右手已习惯地抬起来，在胡须上来回梳理着。

“恩师言重了。”李鸿章诚惶诚恐地说，“当初恩师让门生招募淮军，就已预见了这一步。如今淮军能够供恩师驱驰，这不只是门生个人的荣幸，更是整个淮军的荣幸。”李鸿章说到这里，似乎动了真情，眼角有点红了。

这几句话使曾国藩感到欣慰。是的，自己当年的选择是不错的，李鸿章毕竟争了气，把淮军训练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大过人之处，眼下这个世界，要的正是这样的人才。

“少荃，我跟你说句真心话，你千万不要误会。”曾国藩安详地望着英俊豪迈的门生，平静地说。

“不知恩师有何赐教？”李鸿章却不安起来。心想：一定是有什么

把柄落到了老头子的手里，少不了有一顿严厉的训斥。他作好准备，现在这个时候，不管老头子说什么，哪怕完全不是事实，也要全部接受过来，决不还嘴，决不分辩。

“少荃，我要趁这个机会向太后、皇上辞去两江总督的职务，由你来正式担任。”

曾国藩的眼光分明昏花多了，但在李鸿章的眼里，这昏花的眼光背后依然埋藏着昔日的犀利、阴冷！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不明白老师的弦外之音，赶紧说：“恩师，门生奉圣命暂且护理督篆，两江一切举措，悉遵恩师旧章。待恩师凯旋，门生跪迎郊外，恭还督篆。若有自作主张之处，那时当听任恩师杖责。”

李鸿章毕竟是聪明人，这番对话，虽没道中窠要，却也的确消除了曾国藩心中的某些顾虑。他微笑着说：“少荃，你领会错了，我不是怕你在署理期间改变我的章程。我有哪些不妥当的地方，你尽可修改。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忝为令尊同年，又曾和你一起探讨过为文之道，你能超过我，我岂不高兴！”曾国藩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郑重地说，“此事我已考虑很久了。我近来精力越来越不济，舌端蹇涩，见客不能久谈，公事常有废搁。右目一到夜晚，如同瞎了一般。左目视物，亦如雾里看花。两江重地，朝廷期望甚大，不能由我这样的老朽尸位，江督一职迟早要让贤。我带兵前敌，粮草军饷都出自两江，且两江乃淮军的家乡，让别人来接这个位子，你说我如何能放得心？我环视天下督抚，只有你才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李鸿章终于明白老师的意思了，他以坚决的口气说：“恩师只管放心前去，切勿存后顾之忧。粮精银钱，门生自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决不会使恩师再有当年客寄虚悬的局面出现。至于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门生已严厉训诫过他们，要他们恭恭敬敬地服从恩师的调遣。若有不服之处，请恩师以军纪国法处置，门生决不会有丝毫异议。老三、老四一向敬恩师如同父亲一般，将代我监视淮军。军中情况，他们都会随时向我禀报。淮军就是湘军，就是恩师的子弟，恩师尽可驱使。两江重地，非恩师不可镇压。漫说恩师精力过人，就

是真的累了病了，凭恩师的威望，两江亦可以坐而治之。前代有汲黯卧榻而治。汲黯算得什么，他都可以做到这种地步，何况恩师！”

李鸿章真会说话，说得曾国藩舒心起来，顾虑也去掉了，上午的不快，早已烟消云散。

“少荃，明天上午交印仪式如期举行，后天一早我登舟北上！”

第二天，隆重的交接督篆的仪式过后，曾国藩又与江宁藩司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将公事作了最后交代。下午，又与幕府人员作了长谈。一直忙到深夜，才昏昏沉沉地倒在床上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发觉自己划着一只木船在登山，弄得浑身大汗淋漓，船却一步未动，急得双腿乱蹬。

“夫子，你怎么啦！”欧阳夫人吓得忙挑灯照看，曾国藩这才醒过来，全身衣裤已湿透了。看看钟，还只是寅初。换过衣服后，曾国藩再也不能入睡了。再过两个时辰就要坐船出征了，乘舟登山之梦，岂不是预示着此次北上征捻将会极为不顺？曾国藩想到这里，心情又沉重起来。

刘松山、易开俊、张诗日等人统率的八千湘军陆师，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统率的三万淮军都已先后开赴前线，约定六月上旬在徐州会合，等待曾国藩来后再作军事部署。鲍超新建的霆军，则还要过几个月才能上战场。曾国藩的老营由黄翼升亲自统率三千长江水师护送，这三千水师今后就作为亲兵留在曾国藩身边。对于湘军，曾国藩最信得过的便是他亲手创建的水师，而保留下来的水师现在又起大作用了。

一清早，李鸿章在督署举行盛大的饯行宴会。李鸿章的性格与乃师大为不同。他爱讲排场，出手阔绰，喜欢热热闹闹、如火如荼。他永远记得在安庆怀宁酒楼，恩师为他东下上海所举行的酒会，以及在那次酒会上所作的非同寻常的谈话。今天，由他来做主人为恩师北上饯行，李鸿章踌躇满志，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他要以加倍的隆重来报答恩师的大恩大德，也要以豪迈的姿态向众人表示：从他今天正式坐

定这把交椅后，这里的一切都会更有声有色。生性俭朴的曾国藩不习惯这种豪华的场面，何况他心底深处抑郁不乐，他只动了几筷子，喝了两口酒后便离席了。

此时，下关码头已按李鸿章的布置，摆开了异乎寻常的送行仪仗队。这里彩旗飘舞，鼓乐齐备，临时扎起的牌坊一座接一座，手执刀枪、盔甲鲜明的卫队一排挨一排。最为起眼的是一字安放在江边的百门西洋大炮，一律炮口指着江面。西起九袱洲，东至草鞋峡的江面上已不见一只民船。装饰一新的水师战舰雄赳赳地等待出发，那只特大号的“长江王船”的桅杆上，高高飘扬着硕大无朋的帅字旗，猩红哈拉呢上那个黑绣“曾”字，两里外都可以看得清楚。

曾国藩带着黄翼升、赵烈文、薛福成等文武僚属，在李鸿章、彭玉麟等人陪同下来到码头边。纪泽、纪鸿兄弟也来为父亲送行，罗兆升、纪琛夫妇带着不到半岁的幼子也来了。他们遵父命回湖南原籍。今天是大大吉日，又有许多人送行，罗兆升觉得这时和岳父一道离江宁最是风光。他们夫妇受全家人所托，代表家人送父亲大人到扬州，然后再转船西上。

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同治四年”一节里写道：“是年捻匪猖獗，僧忠亲王督师遇伏，殉难于曹州。朝命文正公带兵北上，以五月二十五日启行。先是，适罗氏姊于三月十八日在署中生子，及是亦乘吉日携幼回湘。姊之姑为罗忠节之妾，性颇悍厉，姊惮于行，临别悲恋不已。又，文正公出署登舟之际，全城水陆诸军举炮送行，其声震耳，久而不绝。其子因惊致疾，已登舟，疾甚，遂折回署中，医治无效，竟殇。”

在一片热闹的鼓乐声中，曾国藩向送行者频频挥手致意，然后踏过跳板，上了王船。就在水手缓缓起锚的时候，只见江边指挥楼一面红旗对空挥舞了一下，顷刻间，百门西洋大炮齐鸣，江面上腾起无数朵冲天浪花。那响声，直欲震破碧空；那波浪，如同要翻卷长江。北上的官兵们为此壮观场面激动地鼓起掌来，曾国藩也为门生的精心杰作而感动，却不料王船舱中那个幼小的生命，被这震天撼地的响声吓得大哭大闹起来。三姑娘纪琛急得从奶妈手里接过来，自己拍打着儿子，口里喃喃地念道：“好崽，不要怕，娘在这里！”

炮声接连不断，越来越响，婴儿越哭越厉害。罗兆升气得直跺

脚，心里骂道：“该死的大炮，还不早点停下来！”

曾国藩在一旁也急了。他很喜欢这个小外孙。每天回到后院，他都要逗逗亲亲，而过去，他的众多的儿女，一个也没有得到父亲这样的慈爱。直到最近半年来他才体会到：含饴弄孙，自有人生真乐趣！眼看着小外孙哭得气绝而止，又转而手脚抽搐，他心里害怕了：“纪琛，你赶快抱孩子上岸去！”立时便有两个亲兵过来招扶。纪琛一家连同奶奶匆匆出舱，上了跳板。曾国藩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着跳板大喊：“让孩子全好后再回湖南，听见了吗？”

炮声终于停住了，王船缓缓地向下游驶去。曾国藩坐在船舱里，脑子里乱哄哄的。“小儿惊风，九死一生”，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可爱的小外孙，难道就这样被礼炮声送回去了吗？北上督师的两江总督，一如荷叶塘的普通田舍翁，为小外孙的不幸焦虑万分。他哪里知道，此刻，他所钟爱的，并对之寄予莫大期望的外孙子，已在母亲的怀抱里慢慢僵硬了。

三 国宝被陈国瑞抢去

曾国藩到达徐州后，各路将官早已在此恭候。他将出发前与彭玉麟、李鸿章等人仔细磋商，出发后在舟中又与黄翼升、赵烈文等人反复斟酌后所制定的剿捻计划作了布置。这个计划，曾国藩称之为“文武结合”。

武的方面，他改变了僧格林沁以动制动、节节尾追的被动局面，建立以静为主、动静配合的战术。他重点防守五镇：江苏徐州，由他本人亲自坐镇；山东济宁，由刘铭传驻防；安徽临淮，由刘松山驻防；河南周家口、归德两镇，分别由张树声、周盛波驻防。另有四支游军：潘鼎新、易开俊、张诗日统率的三支陆师，再加上李昭庆率领的一支马队，负责短距离追剿，救援急难之处。曾国藩又令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巡抚吴昌寿、安徽巡抚乔松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各以本省绿营防守兖州、沂州、曹州、陈州、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淮安、海州等地。这些地区素来是捻军活动频繁的区域，在军事上有很

重要的地位。这个战术，曾国藩以一句话概括，即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文的方面，主要在查修圩寨。曾国藩责令各省巡抚在捻军经常出没之地修筑圩寨，设立圩长。遇捻军来时，须将所有人丁、牲畜、粮草都集中到圩寨中，由民团把守，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一点给养。又制定查圩法，对圩寨进行彻底清查。把与捻军关系深的人列入莠民册，按册稽捕捉拿正法。其他的列入良民册。五家具保结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以此来切断捻军与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派薛福成代他巡视各处，监督州县执行。薛福成临走之时，曾国藩向他交底：“你生在书香之家，长期受诗礼熏陶，我怕的是你姑息纵容，执法不严，不怕你专擅自主。当年胡文忠公送给九帅一副对联：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把严慈之间的关系说得最是恰当。乱世当用重典，除暴才能安良，此治国不易之法。我授予你生杀予夺之大权，你尽管放心去用。”

薛福成受此器重，气血大涨。他带着一批像他一样的年轻书生，在捻军的家乡蒙县、亳县一带，雷厉风行地清查圩寨，大开杀戒，有的一个寨一次就杀十多人。薛福成这一手的确厉害。蒙、亳一带百姓人人自危，再也不敢与捻军有联系了。从此，捻军不能回家乡，变成东奔西闯的流亡大军。

文的方面收获甚大，武的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几个月来，湘淮军与捻军交战四五十次，基本上无胜仗可言，而济宁城外刘铭传与陈国瑞的械斗，又更使曾国藩气愤不已。

陈国瑞是僧格林沁手下第一员大将，十五岁在家乡湖北应城投太平军，后又投降清军，被总兵黄开榜看中，收为义子，先后隶属于袁甲三、吴棠部，后归僧格林沁。陈国瑞身长不及中人，然勇悍冠绿营旗兵，打仗时常着红盔红甲，被人称之为红孩儿。苗沛霖叛乱时，他率部围剿，连战连胜。苗沛霖退寨固守，陈国瑞扎营于外。营外炮子如雨，营中陈国瑞饮酒如常。忽然，一发炮子将他手中酒杯击碎，士卒劝他避一避。他抓起一把椅子，端坐营房外，高声大叫：“我是陈

国瑞，有种的向我开炮吧！”寨里连放数十炮都不中，吓得不敢再打。从此，陈国瑞的名声更大了。

僧格林沁死后，他以处州镇总兵身份护理钦差大臣关防，驻扎济宁。僧格林沁虽败，但他并不认为自己不行，对于刘铭传的进驻济宁，怀着不满情绪。而这个淮军将领刘铭传，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便养成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那年，附近一个土豪到他家里敲诈勒索，他父亲一时拿不出钱来，跪在土豪面前求情。土豪踢了他父亲一脚，又臭骂了一顿，限他三天交齐。临出门时，又狠狠地抽了几鞭子。他父亲和两个兄长倚门哭泣。刘铭传回家得知情况后，气得大声训斥两个哥哥是孬种：“岂有父受辱而子不报仇之理！”说罢跨马外出寻找那个土豪。

在一条大街上，刘铭传遇到了仇人。他指着骑在马上的人痛骂。刘铭传个头不高，那人欺负他是一个未成年的大孩子，对他的责骂毫不在意，从腰间抽出一把刀来，对他说：“你也不要骂了，敢用这把刀来杀我，就算有种。”说完，对着身后十多个爪牙哈哈大笑。刘铭传听了，二话不说，拍马向前，冷不防从那土豪手里抢过刀，顺势一刀，将他砍下马来，然后从容下马割了首级，再上马，扬起仇人的头颅，高喊：“我已为父亲报了大仇，也不要这条命了，有本事的，上来跟我比试比试！”

刘铭传的气概把土豪的爪牙们全都镇住了，谁也不敢上前，吓得四处奔逃。那时淮北已大乱，强者聚众纠徒，据寨为王，大家见刘铭传年纪轻轻，便有这样的胆量和本领，便都来投奔他。就这样，他很快拉起了一支人马。李鹤章、李昭庆在家乡办团练，与刘铭传往来密切。李鸿章回籍招募淮军，第一个便看中了他。

刘铭传一贯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根本不把败军之将陈国瑞放在眼里，完全以一派接管大员的身份，神气十足地将五千铭军驻扎在城外长沟集，传话叫陈国瑞来见他。骄暴成性的陈国瑞怎会吃他这一套，不仅拒不相见，且存心要给刘铭传来个下马威。

陈国瑞早已垂涎于铭军的洋枪。这天半夜，他趁着刘铭传不在营房的机会，亲自指挥五百个弟兄突入长沟集，杀死二十多个淮勇，抢走了三百多条新式洋枪。陈国瑞还溜进刘铭传的卧房，取走了挂在墙上那支价值二百五十两银子的法国造特制长枪。又见案桌上摆着一个特大的古色古香的铜盘，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很稀奇，也把它扛在肩上，兴冲冲地带走了。

陈澹然撰刘铭传墓碑文：“年十八，土豪假团练虐其父。豪去，公自书塾归，怒谓诸兄曰：‘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徒手蹶豪马，请决战。豪顾狂笑曰：‘孺子，敢当我哉？吾授若刀，能杀我，则壮士也！’公喜，手豪刀猝斩之。乘其马，手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吾里。’壮士大喜，归者数百人，遂筑堡寨为其长。”

第二天一早，长沟集的铭军怒火冲天，刘铭传不仅为死人丢枪而愤恨，更为丢失古盘而痛心。这个古盘不是寻常之物，它是一件真正的国宝，刘铭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般地得到它。

那是同治三年四月，刘铭传攻下苏南重镇常州，住进原太平军护王府。这天后半夜，刘铭传从西大街妓院远香楼回来。嫖妓晚归，毕竟不太体面，他不叫醒门房，绕着围墙，选了个冷僻之处翻墙而进。跳下墙后，发现这里是马厩。几匹高大骏马正在吃夜草，一盏昏黄的马灯悬挂在柱子上，马夫不知到哪里睡觉去了。他走过马厩边，突然听见一个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传过来。他好奇地停住脚步，仔细一听，又是一声。这下他听清楚了，是从马厩里传出的。他径直向马厩走去。他惯常骑的黑旋风见主人进来，吃得更欢快了，头一摇，又发出一个悦耳的声音。刘铭传看清楚了，这声音正是黑旋风嘴上的铁笼头，撞击槽子里的金属物品而发出的。槽子里会有什么东西呢？他伸手摸去，在草料中摸出一块黑黑的铁盘来。这铁盘相当大：长约四尺，宽二尺多，高一尺多，成长方形。用手摸摸，盘底部还铸着几行字。他觉得有趣，便把它扛回房间。

次日，刘铭传把铁盘洗干净，盘底部露出几行字。文字古奥，他认不出来。恰好潘鼎新来，刘铭传请举人出身的潘鼎新鉴别。潘鼎新将铁盘左看看，右瞧瞧，又把盘底上的字细细琢磨了半天，突然拍着刘铭传的肩膀叫道：“省三，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宝贝！”

刘铭传吓了一跳，笑着说：“琴轩大哥，你不是逗我吧！”

“谁逗你？”潘鼎新正色道，“你这个愣头青，你是捧着个金菩萨，还把它当做黄泥巴人哩！”

“真的？”刘铭传大乐起来，“琴轩大哥，这家伙宝在哪里？”

“这个盘子，你若是问别人，哪怕他是博学通人，也不一定知道。今天算是你走运，碰上我了。”潘鼎新得意地说，“道光三十年，我在国史馆承修大臣传，偶尔看到道光十七年的大事记上载有这样一件事：三月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一件青铜古盘，盘底有铭文一百一十一字，记叙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玁狁，大胜，在周庙受赏等事。此盘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的西周青铜器皿，正拟送入大内珍藏，却突然被人所盗，下落不明。”

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青铜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盘为长方形，长15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盘底有铭文一百一十一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强族玁狁。大量掳获其财物，受周王赏赐等情形。此盘为迄今为止最大的出土西周青铜器，曾为太平军护王陈坤书所拥有，后落入淮军统领刘铭传的手里。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丢了？”刘铭传听得发呆，不觉惋惜地叫了一声。

“你这个傻瓜！”潘鼎新笑道，“不丢，哪有你小子的运气！”

“嘿嘿！”刘铭传又傻笑起来。

“自那以后，这个虢盘便杳无音讯了，不想被你得到，你好大的福气呀！是长毛陈坤书收藏的？”

刘铭传胡乱点点头，再补充一句：“琴轩大哥，你凭什么断定它就是那个古盘呢？”

“你这个不开窍的家伙！”潘鼎新将盘底翻过来，以手指敲打着那几行刘铭传不认识的钟鼎文，说，“这上面不是说得一清二楚了吗？”

刘铭传算是全服了，暗暗地感谢苍天赐宝。他当即捧出二百两银

子来，笑嘻嘻地对潘鼎新说：“琴轩大哥，这点银子权且作为小弟的谢礼，你可千万别将此事说出去了。”

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随身携带。淮军将官多不读书，谁也不知道它的价值。刘铭传当然不会说出，心里盘算着：打完捻军后，把它运回庐州老家珍藏起来，作为传家之宝留给子孙。谁知昨天半夜竟被该死的陈国瑞窃走了，他如何不愤怒！真恨不得将陈国瑞抓来抽筋剥皮。

刘铭传点起二千淮军，以复仇的疯狂向济宁城冲去。陈国瑞遭前次惨败，元气尚未恢复，抢来的三百多杆洋枪又不会用，如何能敌得过淮军如雨点般的枪子？不到一个时辰，济宁城里四五十名绿营兵倒在血泊中，淮军的三百多杆洋枪失而复得，陈国瑞也被生擒，但毓季子白盘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刘铭传气得狠狠地抽了陈国瑞两个耳光，逼他交出盘子来。陈国瑞并不识这个宝，拿回去看看后，就叫人丢到杂屋里去了。一向骄横不法的陈国瑞被这两个耳光打得七窍生烟，知道刘铭传看得重，他就偏不说。刘铭传骂道：“你这贼性不改的老长毛，不交出盘子，老子活活饿死你！”

陈国瑞被锁在屋子里，整整一天过去了，粒米滴水未进。这家伙素来食量甚大，照例一餐一壶烧酒，两斤猪肉，一升白米饭。一天下来，饿得他头昏眼花。第二天又是如此，他已饿得恨不得把木板啃碎吞下去了。到了第三天，陈国瑞实在不能忍受，便对看守的卫兵说，他愿意交出那个盘子。刘铭传听后想：洋枪夺回了，被害的弟兄，绿营以加倍的人数赔偿了，又打了陈国瑞两耳光，饿了他两天，仇已报了，淮军没有吃亏。当陈国瑞的亲兵扛来毓盘时，刘铭传便放了这个曾被僧格林沁倚为左右手的处州镇总兵。

陈国瑞从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回城后，心里愈发不好过。可惜僧王已死，无人替他做主，据说督师的统帅曾国藩处事公正，陈国瑞带了两个亲信，三匹快骑从济宁赶到徐州，当面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

四 软硬兼施制服骄兵悍将

曾国藩身着玄色夹布长袍，头戴无任何镶嵌的黑色瓜皮软布帽，端坐在太师椅上，冷静威严地听着陈国瑞的控诉，两只眼皮已经松弛的三角眼，一刻也未离开过陈国瑞那张凶恶而丑陋的四方脸。

陈国瑞唾沫四溅地谈着事件的经过，把起因归咎于刘铭传的傲慢无礼和淮军的耀武扬威，而他的部属只是忍无可忍之下的自卫。陈国瑞从未读过书，平日开口便是粗言脏语，今日在这位满腹诗书的总督面前，竭力装得斯文点，但依然时不时地蹦出两句难听的粗鄙话来。曾国藩一直不作声，只是在这种时候，才将两道扫帚眉拧成一根粗绳，而陈国瑞立时便觉得头上被狠狠地敲了一棍，忙缩住嘴，稍停片刻，方能继续说下去。

陈国瑞在僧格林沁帐下多年，那个蒙古亲王是个异常可怕的奴隶主。他暴虐、狂躁，喜怒无常，嗜杀成性。他从没有安静地听部属汇报的时候，听了三五句话后，便离开座椅，四处走动。赞赏的时候，他大笑，用粗鲁的话夸奖，用腰刀戳一大块肉递过来，用大碗盛酒逼着汇报的人一口喝下去。恼怒的时候，他大骂，拍案甩碗，凶神恶煞地冲到对方面前，拧脸上的肉，扯头上的辫子，狂怒时甚至用马鞭抽打。部属们与他谈话，常常心惊胆战，无论说得好坏，他的反应都使人难以接受。陈国瑞却不怕他，哪怕他用马鞭死劲地抽打时也不怕。陈国瑞掌握了僧格林沁的特点，有办法使他很快转怒为喜。可是今天，陈国瑞第一次坐在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总督面前，心里却有点发毛了。这种冷峻的阴森的气氛，把他的心压得沉沉地，他不知道这个始终纹丝不动、一言不发的曾大人，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发生在长沟集和济宁城内刘、陈两军的两次大械斗，在陈国瑞来徐州之前，刘铭传便已经抢先派人禀告曾国藩了。对这场内部械斗的处置，曾国藩已有初步考虑。他在听陈国瑞诉说的同时，便在将双方的状词予以比较、对照、核实、鉴别，心里已基本明朗了。

刘铭传为人倨傲，自恃淮军有洋枪洋炮装备，目中无人。这些事

实，曾国藩是清楚的。但淮军与他关系亲密，又是这次剿捻的主力，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在淮军将领中堪称第一，何况又是陈国瑞先带兵杀人抢枪，曾国藩不能过多指责刘铭传。作为由太平军投诚过来的僧格林沁的部下，曾国藩对陈国瑞早抱有成见，又亲眼见他人物鄙陋，举止粗野，遂从心里厌恶，接见时的阴冷表情，便是有意给他以压力。曾国藩极想痛斥陈国瑞一顿，甚至将陈杖责一百棍，赶出徐州，但他没有这样做。陈国瑞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战将，他手下的人马亦能征惯战。现在正是要他出死力的时候，岂能让他太下不了台！何况自己奉命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兵力，这三省的兵力不是绿营，就是旗兵，相对于湘军淮军来说，都不是自己的嫡系，心中已存戒备，倘若过分偏袒刘铭传而指责陈国瑞，会让他们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利于剿捻大局，若再由哪个心怀敌意的御史借此大作文章，那就更糟了。想来想去，曾国藩决定先对陈国瑞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策略，不过他知道，对这种人的安抚，必定要在敲打之后才能起作用。

“陈将军！”待到陈国瑞说完后，曾国藩不冷不热地叫了一声，“贵军跟铭军械斗之事，本部堂早已知道。刘铭传那里，我已严厉训斥了，并命他立即撤出长沟集，到皖北去剿捻。”

陈国瑞正在暗自得意的时候，却不料曾国藩的语气变了：“不过，本部堂要对陈将军说句直话，这次械斗是你挑起的，你要负主要责任。”陈国瑞张口欲辩，曾国藩伸出右手来，威严地制止了。“本部堂早在驻节安庆时，就已听到不少人说你劣迹甚多。这次督师北上，沿途处处留心查访，大约毁你者十之七，誉你者十之三。”

“那些龟孙子都烂嘴烂舌地胡说些什么？”陈国瑞气了，一时忘了分寸，露出往日对待部下的态度来。

“陈将军，与本部堂说话，你要放尊重些！”曾国藩轻蔑地盯了陈国瑞一眼，处州镇总兵的气焰立即矮了下去。

“你耐着性子听我说完。”曾国藩左手梳理着长须，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轻轻地敲了两下桌面。“毁你者，则说你忘恩负义。当初黄开榜将军于你有收养之恩。袁帅欲拿你正法时，黄将军夫妇极力营救，才

保下你一命。但你不以为德，反以为仇。”

陈国瑞背叛太平军投靠清军之初，被黄开榜所收养，改名黄国瑞。后来他脱离黄开榜，改换门庭，便恢复原姓，并根本否认曾做过义子一事。曾国藩一开口便抓住他这段旧事，弦外之音在指出他是个降人。这是陈国瑞发迹后竭力掩饰的疮疤。他心里很不好受，但又不能分辩，只得涨红着脸听着。

“毁你的人，还说你性好私斗。”

“这是诬蔑！”陈国瑞终于找到了发作的突破口。

“诬蔑不诬蔑，你先不要大喊大叫，本部堂重的是事实。在寿州时，你与李世忠部下大打一场，杀死人家两个记名提督，有这事吗？”

陈国瑞不作声。

“在正阳关，你捆绑李显安，抢盐五万包。在汜水时，你与运米船队口角争吵，便调两千人来，大打出手。若不是知县叩头苦求，那一天不知要死多少船商。这些事都有吗？”

陈国瑞暗暗吃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怎么都给他捡到了？陈国瑞不敢否认，只能无力地自我辩解：“抢盐是为了发饷，调军队原就是为着吓吓那些不法船商的。”

“苏北州县向我诉苦者甚多，告你骚扰百姓，凌虐州县，苛派钱物，蛮不讲理。在泗州时，你当众殴辱知州、藩司，同知张光第吓得躲到床底，第二天告病回籍。在高邮，你又勒索水脚，率部闹至内署抢掠，合署眷属，跳墙逃避，知州叩头请罪方才罢休。”

“老子，”话刚一出口，陈国瑞见曾国藩三角眼中凶光毕露，立即改口，“卑职在前线打仗，弟兄们流血卖命，州县出些军装号衣还不应该吗？那些老滑头，你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他就装聋卖傻不出！大人，你不要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陈国瑞见曾国藩放开正题不谈，

专揭他的短处，早已恼羞成怒，便顾不得礼仪叫嚷起来。

“陈将军不得放肆！”曾国藩右手中指食指重重地敲了两下桌面，威严地呵斥，“你打过几天仗？有几多战功？敢在本部堂面前表功逞能？你不仅凌虐州县，还藐视各路将帅，信口讥评，每每梗令，不听调遣，稍不如意，则高呼‘老子要造反’。看来，你虽投诚多年，当年的劣性还未根除。”

陈国瑞头上的疮疤又被重重地揭了一下，心中自认晦气，原想到徐州来告状咬一口，却不料招来如此之辱，还不如打马回济宁去算了。他正欲寻一个空当起身告辞，曾国藩又换了一个口气：“陈将军，毁你者不少，誉你者也有。你骁勇绝伦。清江、白莲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战，多中机宜。又说你至情过人，闻人说古来忠臣孝子，倾听不倦。还说你不好色，也不甚贪财。陈将军，本部堂听到这些称誉之辞后，为你高兴。你的这些长处，正是名将之才。”

陈国瑞听了这几句话后，心中略觉舒服了一点：是非到底有公论。

“称誉你的人，有漕督吴帅，有河南苏藩司、宝应王编修、山阳丁封君。这些人都是不妄言的君子，你要记住他们对你的好处。诋毁你的人，也都是不妄言的君子，我就不说出他们的名字了，免得你记恨。陈将军啦，”曾国藩起身离开太师椅，顺手拖来一张方凳，靠着陈国瑞的身边坐下，陈国瑞顿时觉得心头一热。

“陈将军，本部堂知你有良将之质，十分爱你惜你。你今年只有三十多岁，论年龄，你是本部堂的子侄辈，论职位，你是本部堂的下属。本部堂今日以父辈之身份、上宪之地位，跟你说几句贴心话，望陈将军能体会本部堂之良苦用心，不为习俗所坏，猛省过来，日后成为一名人人爱重的良将。”

陈国瑞不知说什么好，一时紧张，头上沁出汗珠来。

“来人！”曾国藩对着内室喊。喊声刚落，便出现一个身着戎装的戈什哈。“给陈将军拿一条热毛巾来。”

“本部堂只告诫将军三件事。”待陈国瑞擦好汗后，曾国藩轻言细语地娓娓而谈，“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梗令。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既欲爱民，则不得不兼爱州县，若苛派州县，则州县只得转嫁于百姓。本部堂统兵多年，深知爱民之道，必先顾惜州县。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乳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士，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不多，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愿陈将军学关帝、岳王，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此不扰民之说也。”

陈国瑞平日最崇敬关羽、岳飞，见曾国藩以此二人勉励他，颇为感动，说：“卑职并不想扰民害民，只是恨州县滑头。经大人如此指明，卑职懂得了。”

“懂得就好。陈将军你请喝茶。”曾国藩指着陈国瑞面前的茶杯说。因为当时官场有主人端起茶杯，便意味着驱赶客人的陋习，曾国藩不得不说明两句，“本部堂近年来患口干舌涩之病，不能久谈，多说两句话就得喝水，请莫见怪。”说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陈国瑞也喝了一口茶，说：“请大人教导。”

“至于私相争斗，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为之者？本部堂久闻陈将军有好私斗之名。前次之事，刘铭传固然有错，亦由将军平日好斗之名召之。其初，实由贵部理曲，其后铭军又太甚。若陈将军再图私斗以泄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陈将军以立大功成大名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以后功成身贵，不但不报当初辱己者之仇，反召而授之以官。此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不但不追究挖坟者，反而引咎自责。此名臣之度量。陈将军受捆饿之辱，比起下胯掘坟来差远了，望能坦然置

之，今后以大功大勋来使铭军自愧。”

同治四年六月初六日，曾氏在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的禀帖上作了如下长篇批文：

再，前于闰五月初间连接该镇二禀：一件言自嘉祥解围，回至济宁，勇丁与刘军门部下械斗；一件言陈振邦招勇未到，不能迅速拔营。本部堂所以未遽批答者，因心中有千言万语欲与该镇说明，又恐该镇不好听逆耳之言，是以迟迟未发。兹该镇禀商饷银军械等事，急欲立功报国，而恐诸事掣肘，其志亦可悯可敬，特将本部堂平日所闻之言与玉成该镇之意，层层熟筹而敬告之。

本部堂在安庆、金陵时，但闻人言该镇劣迹甚多，此次经过淮扬、清江、凤阳，处处留心察访，大约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其毁者则谓该镇忘恩负义，黄镇开榜于该镇有收养之恩，袁帅欲拿该镇正法，黄镇夫妇极力营救。得保一命。该镇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又谓该镇性好私斗，在临淮与袁帅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部下开明仗，杀死朱、杜二提督。旋在正阳关捆缚李显安，抢盐数万包。在汜水时，因与米船口角小争，特至湖西调队二千。与米商开明仗，知县叩头苦求，始肯罢兵。又谓该镇骚扰百姓，凌虐州县，往往苛派州县代办军装号衣等件。在泗州殴辱知州，藩司张光第同在一处，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勒索水脚，所部闹至内署抢掠。合署眷属，跳墙逃避，知州叩头请罪乃息。又谓该镇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左右拂意，动辄处死，并有因一麻油饼杀厨子之事。藐视各路将帅，信口讥评，每每梗令，不听调度，动称“我将造反”。郭宝昌之告变，事非无因。本年四月曹南之败，与郭宝昌同一不救主帅，同罪异罚，众论不平。凡此皆言该镇之劣迹者也。其誉者则谓该镇骁勇绝伦，清江、白莲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胜众，临阵决谋，多中机宜。又谓该镇至性过人，闻人谈古来忠臣孝子，倾听不倦，常喜亲近名儒，讲诵《孟子》。又谓该镇素不好色，亦不甚贪财，常有出世修行、弃官为僧之志。凡此皆言该镇之长处者也。誉该镇者，如漕督吴帅，河南苏藩司，宝应王编修凯泰，山阳丁封君晏，灵璧张编修锡嵘，皆不妄言之君子。毁该镇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妄言之君子，令不复悉举其名。誉该镇者，愿该镇知其名，不忘也。毁该镇者，愿该镇不知其名而忘之也。

本部堂细察群言，怜该镇本有将为名将之质，而为习俗所坏。若不再加猛省，将来身败名裂而不自觉。今为该镇痛下针砭，告诫三事：一曰不扰民，二曰不私斗，三曰不梗令。

凡设官所以养民，用兵所以卫民。官吏不爱民，是民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近日州县多与带兵者不睦，州县虽未必皆贤，然带兵者既欲爱民，不得不兼爱州县。若苛派州县供应柴草夫马，则州县摊派各乡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压，诉于州县，州县转诉于军营。若带兵者轻视州县，而不为民申冤，则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带兵十年，深知爱民之道，必先顾惜州县。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儿，州县譬如乳抱幼儿之仆媼。若日日鞭撻仆媼，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闻该镇亦无仇视斯民之心，但素好奇派州县，州县转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转而虐民，焉得不怨声载道？自今以后，当痛戒之。昔杨素百战百胜，官至宰相；朱温百战百胜，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惨杀军民，残害百姓，千古骂之如猪如犬。关帝、岳王，争城夺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爱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该镇以此为法，以彼为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佑助。此不扰民之说也。

至于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本部堂二年以前，即闻该镇有性好私斗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怀疑而预防之。闰五月十九之事，铭字营先破长沟，已居这圩内，该镇之队后入圩内，因抢夺洋枪，口角争闹，铭营杀伤该队卒甚多，刘军门喝之而不能止。固由仓猝气忿所致。亦由该镇平日好斗之名有以召之耳。闻该镇好读《孟子》“养气”之章，须知孟子之养气，行有不慊则馁。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缩则愠。缩者直也，慊者足也。愠则不壮，馁则不强。盖必理直而后气壮，必理足而后自强。长沟起衅之时，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胯下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郭汾阳之祖坟被人发掘，引咎自责，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胯下及掘坟之甚。宜效韩公、郭公之所为，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能忍小忿，乃成大勋。此戒私斗之说也。

这些话，陈国瑞虽不能接受，但亦不好抗争，何况韩信、郭子仪也是他顶佩服的人，便只有不作声。曾国藩今天说话太多，已感到很吃力了。他连饮两口茶，略停一会，打起精神继续说下去：“国家定制，以兵权付之封疆将帅，而提督概受其节制，相沿二百余年了。封疆将帅虽未必皆贤，然文武皆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陈将军好讥评各路将帅，亦有伤大体。当此寇乱未平，全仗统兵大员心存敬畏。上则畏君，下则畏民，中则畏尊长，畏清议，如此则世乱而纪纲不乱。陈将军今后务须恪恭听命。凡添募勇丁，支应粮饷，均须禀命而行，不可擅自专主，渐渐养成名将之气度，挽回昔日之恶名。”

说着说着，曾国藩已觉胸中气提不上来了，背上满是虚汗。他只得又停下来，喝一口水，尽快结束这次长谈：“以上三条，望陈将军细心体会，牢记于心，必能有益于将军本人，亦有益于剿捻大局。大丈夫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护短，不饰非，改了就好。本部堂向以培育人才为己任，玉成将军为一名将，亦本部堂一大功劳。望保天生谋勇兼优之本质，改后来傲虐自是之恶习，本部堂对将军寄予厚望。回去之后，将所部撤离济宁，前往清江浦，再听本部堂将令。”

陈国瑞刚一出门，曾国藩便已疲乏得瘫倒在太师椅上，浑身衣裤全都湿透了。

几天后，刘铭传奉命撤离长沟集。开拔的那天早上，他以五百长枪队为前导，有意绕道穿城而过。路过陈国瑞军营时，边走边对天鸣

射，吓得城内鸡飞狗跑，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气得陈军官兵一个个破口大骂：“这些狗日的！”“神气个鸡巴！”

陈国瑞这些天来，想着曾国藩虽然态度严厉，但对自己还是有着爱护之心的。部属中有人鼓动对铭军回击报仇，陈国瑞制止了。现在经铭军这一撩拨，大家的怨气又都发作了，陈国瑞也觉得有道理。铭军出了气，自己损失惨重，曾国藩骨子里是偏袒淮军的。他有意不执行曾国藩的军令，赖在济宁城内不走。一连两道军令，陈国瑞都置之不理，曾国藩火了。他想：这样的败军之将都制服不了，其他绿营、旗兵还能指挥吗？但若以械斗之事从重处罚陈国瑞，别的绿旗将领会不服气；若以不遵调令处罚，清江浦并非战事紧迫，陈国瑞会找出借口赖账，且即使处罚，亦不会太重，达不到抑制的目的。曾国藩思来想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大人，高楼寨一仗，陈国瑞与郭宝昌分统左右两翼。僧王阵亡后，郭宝昌奉旨革职拿问，后翼翼长成宝等也降革有差，就连山东巡抚阎敬铭、藩司丁宝楨也都交部严议，唯独陈国瑞不但未受处罚，还护理钦差大臣关防。陈国瑞敢于梗大人之令不行，也就是仗着这点。不如釜底抽薪，就从这里参他一本，打下他的气焰。”赵烈文见曾国藩左右为难，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惠甫，你提醒得及时，就按刚才所说的，请你代拟一个密折。”

半个月后，赵烈文代表曾国藩到济宁城，对着陈国瑞宣读上谕：“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随同亲王僧格林沁带兵剿捻，与郭宝昌分统两翼。僧格林沁追贼阵亡，郭宝昌等救援不力，均经降旨分别惩处。朝廷因陈国瑞向来打仗尚属奋勇，且彼时身受重伤，从宽暂免置议。兹据曾国藩查明，陈国瑞与郭宝昌均充翼长，不应同罪异罚。惟念其接仗受伤，尚可稍从末减。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示薄惩而观后效。”

陈国瑞跪在地上，气得不能站起，他没想到曾国藩竟然使出这样一招来，弄得他有口难辩。他在心里骂道：“好一个心肠歹毒的曾剃头！”

“陈将军，曾大人爱惜你是一个将才，只建议给你薄惩。他要我转告你，立即率部前赴清江浦；倘若再梗令不行，新账老账一齐算，革去总兵之职，发配军台效力。”赵烈文声色俱厉地训道。

这一招立见效用。要是没有总兵职务，他陈国瑞还有什么可以神气的？发配军台，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鸡鸭酒肉？那两天被刘铭传锁在屋子里，真把他饿怕了。这便是陈国瑞：在弱者面前如狼似虎，在强者面前如兔似鼠；打仗时能够冲锋陷阵，谋事时却露出腹中茅草一堆。曾国藩这一套软硬兼施，把他彻底制服了。他连连给赵烈文叩头：“请赵师爷回去禀告曾大人，就说卑职立即遵命率部赶赴清江浦，今后切切实实按曾大人所提出的三条要求办，戴罪立功。”

国家定制，以兵权付之封疆将帅，而提督概归其节制，相沿两百余年矣。封疆将帅虽未必皆贤，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该镇好攻人短，讥评各路将帅，亦有伤于大体。当此寇乱未平，全仗统兵大员心存敬畏。上则畏君，下则畏民，中则畏尊长，畏清议，庶几世乱而纲纪不乱。今该镇虐使其下，气凌其上，一似此心毫无畏惮者，殆非载福之道。凡贫家之子，自恃其竭力养亲，而不知敬畏，则孔子比之犬马。乱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则陷于大戾而不知。嗣后，该镇奉檄征调，务须恪恭听命。凡添募勇丁、支应粮饷，均须禀命而行，不可擅自自主，渐渐养成名将之气量，挽回旧日之恶名。此不便令之说也。

以上三者，该镇如能细心领会，则俟军务稍松，前来禀见。本部堂于觐面时，更当谆切言之，务令有益于该镇，有益于时局。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一功也。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条，八千勇数，必须大为裁减，极多不许过三千人，免致杂收游勇，饥溃生变。第二条，该军与淮勇及英、康等军，一年之内不准同扎一处。第三条，该镇官衔，宜去“钦差”字样，各省协饷，均归河南粮台转发，不准别立门户，独树一帜。仰该镇逐条禀复，以凭详晰具奏。至于所述毁誉之言，孰真孰伪，亦仰该镇逐条禀复。其毁言之伪者，尽可剖辩，真者亦可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誉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伪者辞之而不居。保天生谋勇兼优之本质，改后来傲虐自是之恶习，于该镇有厚望焉。又批。

五 把捻战胜负押在河防之策上

曾国藩调陈国瑞驻防清江浦，其目的在于建立运河防线，阻击捻军渡河。但捻军这时并不急于过河向东，他们在豫鲁苏皖一带广阔的天地里，与湘淮军和这几个省的防兵周旋。捻军最擅长骑战和平原旷野之战，他们往来奔驰，飙狂如风，常常引得驻守在周家口、临淮、

归德等地的张树声、周盛波、刘松山等部与他们接战。交锋不久，只见锣号一响，战旗一指，瞬间便全军跑了。潘鼎新等游军跟在屁股后面穷追，追过一两天后，往往踪影全无，弄得垂头丧气。李昭庆的马队因买不到口外好马，始终建不起来。就这样，曾国藩受命北上整整一年了，除消耗大量粮饷外，无一战功可言。朝野开始有闲言了。先是金陵克复首次保举后的六个保举单均遭部驳斥，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事。继则豫鲁地方官吏、乡绅牢骚不满多起来，粮草供应敷衍马虎。再是廷寄责备、御史参劾。曾国藩既感委屈，亦无良方扭转局面，心中焦躁不已。

这时，朝廷任命正在荷叶塘养病的曾国荃为湖北巡抚。上谕到达曾国藩手里，给愤懑多时的他略添一分欣喜。半年前，曾国荃被授山西巡抚。那时捻战进展不顺利，曾国藩心情抑郁，已萌退志。他幻想兄弟优游林泉、畅忆往事的日子早点来到，遂阻止老九出山。曾国荃自己也不想到贫瘠苦寒的山西去，于是借口病体未愈推辞了。这次任鄂抚，正好从南面为捻战助力，曾国藩求之不得，去信给老九传达上谕，并要他立即募勇赴任。曾国荃也不再犹豫，召集旧部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郭松林等人新募湘勇六千人，浩浩荡荡开赴武昌。当年官文拒不派兵救援李续宾、曾国华的旧恨，曾国荃一直记在心。他循例冷冷淡淡地见了一次官文后，便不再理睬。他擅自做主，全部淘汰湖北绿营，日夜训练新湘军，并将鄂省总粮台改为军需总局，将盐厘各项归厘金局核收。官文心中不快，他知道这位九爷的脾气，暂且隐忍不发。

将湘淮军拖得精疲力竭的捻军，分别由张宗禹和赖文光统率，先后进入河南，聚于许州、禹州一带稍事休息。刘铭传见有机可乘，急驰徐州，面见曾国藩。

“中堂，眼下捻匪撤离鲁皖，麇集豫中，正是该匪自取灭亡之时。”刘铭传虽是无赖出身，却长得白净挺拔，颇有儒将风度。北上督军前夕，曾国藩在江宁召见他，仔仔细细地将他端详了一番，然后对他说：“省三，我看你五岳丰盈，三停匀称，威严近于自然，肃杀藏于宁静，今后事业，断非淮军其他将领可比。只是你文采尚不足。

望军务暇时，多浏览前朝典籍，以备日后之用。”刘铭传知曾国藩最长于相术，遂牢记这番话，有空则读诗书，钻研兵法，这一年来大有长进。见捻军西去，他有了一个新想法。

“省三，此话怎讲？”曾国藩以欣赏的口气鼓励他说下去。

“捻军长在骑马，鲁西豫东旷野平坦，正是施展其长之处，豫西山岭重叠，豫南、鄂北则水田相连，都不利骑兵。我军如果能将他们锁住在这一带，捻军失其所长，则将为我所擒了。”

“你这个想法很好！”曾国藩右手梳理着胡须，左手轻轻地拍打着桌面。

“至于如何锁住，中堂已开了头在先。”刘铭传以深思熟虑的神态继续说，“派陈国瑞守清江浦，即在运河边布下了一根铁链。现在，卑职想把这根铁链向南挪动。”

“省三，你随我到书房来。”曾国藩打断刘铭传的话，将他带到大书房。

一脚迈进门，就看到正面墙壁上挂了一幅罕见的大地图。当年在建昌军营，李鸿章以安徽八府五州地图作为拜谒恩师的见面礼，极受曾国藩重视。后来，那幅地图果然在曾国荃手里，为攻下安庆立了大功。进了江宁城后，曾国藩命江苏、江西两省各州府，仿照安徽地图的形式，详细测绘，对原图作了很大的补充纠误。驻节徐州后，他又叫豫、鲁、直隶三省也照样绘制，然后由擅长舆地的汪士铎将这三省与苏、皖两省的地图拼起来，画了一张特大的地图。刘铭传见到这张图惊羨不已，他迅速走到图边看起来。

“省三，你用它指着地图说。”曾国藩随手递给刘铭传一根三尺来长的细竹条。刘铭传立即兴致大增，挺直身子侧立在地图边，右手拿着细竹条，在图纸上面上下下移动，俨然奔驰着他的千军万马。

“卑职的意思是，以中堂锁运河的办法锁住捻匪。西面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北起河南中牟，南至安徽颍州府；南面以淮河为防

线；北面以朱仙镇至开封府和黄河南岸为防线。挖深河床，构筑长墙和堡垒，沿这三条防线派重兵驻扎。然后出游军追剿，将捻匪逼到豫西鄂北，在那里一鼓聚歼。”刘铭传手中的细竹条指到豫鄂交界处。

曾国藩听着听着，脸上的笑意渐渐消去了。

“不过，防线太长，兵力不足，实行这个方略也大大不易。”刘铭传已窥视到曾国藩脸上的变化，自己先点出其中的最大难处。

“省三，你暂且到驿馆去住两天，容我好好想想。”

刘铭传走后，曾国藩坐在椅子上，对着地图沉思起来。他将一年多来与捻军作战的大小方略认真地反省了一遍：僧格林沁尾追不舍，疲惫交加，最后兵败人死。自己北上以来，改为以静制动的办法，只是守住了一些重要城镇，保护了京畿安全，但捻军的有生力量并未遭到挫折。刘铭传建议以线取代点，采用长围之策来封锁，将捻军逼死在豫西鄂北一带。用心很好，但这样长的防线，哪来这么多的兵呢？曾国藩站起，走到地图边，用尺从中牟量到颍州府，又从亳州量到凤阳府，光西南两道防线就长达千余里，且不少地带河道淤塞，需要开挖。这个工程量又有多大！民工倒可招募，粮饷从哪里出？千里防线，绝不可能一律牢固，倘若有一处失守，便会全盘落空。成功了，有可能彻底平息捻乱；不成功，则会招致各方非议，有可能使英名毁于一旦。

日头西坠了，月亮升起了，油灯熬干了，天色放明了。从白天到傍晚，从深夜到黎明，曾国藩像一段枯木似的兀坐在大书房里，反反复复地思考着河防之策。

第二天下午，他又召集徐州老营的文武僚属磋商。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拿不定主意的，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吃晚饭时，赵烈文对曾国藩说：“听说陈国瑞现在新安镇巡查防守工事，离徐州只有百把里，我向大人告个假，连夜到那里去一下，明下午赶回来。”

“你如此急着见陈国瑞有什么事？”曾国藩放下手中的筷子问。

“明天我再告诉大人。”赵烈文诡笑着说。

“好哇，惠甫，你有什么事还瞒着我！”曾国藩说，脸上带着笑容。赵烈文知道这是同意了。

“我还能瞒得大人多久，明天下午回来一定详细禀报。”

翌日黄昏，赵烈文人和马汗水涔涔地赶回徐州军营。稍事休息后，他走进了曾国藩的书房。

“惠甫，你这一天到宿迁干了好大事？”曾国藩又正对着地图发呆，见赵烈文进来，心中一喜。他已预料到赵烈文匆匆去来，一定与河防大事有关，但为何要去见陈国瑞呢？难道这个鲁莽武夫的腹中还藏有妙计吗？

曾国藩亲自给赵烈文倒了一杯用夏枯草熬的凉茶。他用的是荷塘农民的土办法，连叶带根全草一起熬，虽苦，但清肝火、散郁结。年年夏天，曾国藩都喝这种茶，每天晚饭后，他在散步时自己采回来。厨房里特为他备好的冰糖莲子羹他不喝，他就喜欢这种从小喝惯的苦凉茶，说是又节省又有作用。有一次他还在晚餐桌上对着全体幕僚，大谈夏枯草凉茶的好处，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树立勤俭朴厚的风气，要靠为政者从自己做起，且要从小事做起，小事易为难坚持，坚持下去就能起到大作用。从此，两江总督衙门的厨房，夏天再不做冰糖莲子羹，人人都喝夏枯草凉茶，远方来客亦不例外。

“我到宿迁去见陈国瑞，是去跟他核实两桩事。”赵烈文喝了一大口苦涩的凉茶后，向曾国藩详细汇报，“我先前隐隐约约听说，僧王咸丰三年在天津附近破长毛北征军时，就是用长围法取得成功的。又听说僧王临死时对身边人说，悔不该，未将长围法坚持下去。我为这两桩事特为去询问陈国瑞。”

“哦，有这样的事？”曾国藩端着茶杯，出神地望着赵烈文。

两江总督幕府的众多幕僚，个个都不是流俗之辈。曾国藩以古人折节问教、礼贤下士的气度对他们优容相待。在长时期的相处中，曾

曾国藩看出赵烈文是这群幕僚中的翘楚，在德、才、学、识、度等方面都要胜人一筹，故而十分器重，一有机会就保举他，但又不让他去上任就职，始终留在身边，以备咨询。

“据陈国瑞说，这两桩事的确都有。咸丰三年冬天，天津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童生闯进僧王营房，自荐奇计。僧王打仗，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不听旁人的话，那天不知怎的，破例接待了老童生。老童生说：‘今之计，宜用远围长困法。王所持者马队，而长毛亦善走，击东则走西，击南则走北，难以获胜。不如改用远围，在百里地外坚筑土墙，四面包围。墙筑成功后，长毛则被围在其中。为什么要这么远呢？因为远则不易察觉，近则易为长毛所知。长毛有十多万人，每月需粮五六万石，没有多久，圈中的粮食就会吃尽。我军只需严兵分守，不必与之战，不出数月，粮尽援绝，内乱自起，再乘机一鼓聚歼。’当时僧王部下不少人讥笑这个老童生的主意迂拙，说一辈子连个秀才也考不中的人，还能有什么好主意！僧王却偏偏在那老童生的肩上猛拍一巴掌，说：‘就用你这个计策，先给你十两银子，成功后再到我这里领重赏！’后来果然成功了。僧王足足赏了老童生三百两银子。这件事，陈国瑞虽未亲眼见过，但僧王部属们都这样说，可能不是假的。至于僧王临死时说的那句话，则为陈国瑞亲耳所闻。”

“惠甫，证实了这两桩事后，你是不是就赞成省三提出的防沙河、贾鲁河的方略呢？”曾国藩审视着赵烈文。

“是的。”赵烈文坚定地说，“我原本就赞成刘军门这个主意，这次从宿迁回来后，我更坚定了这个看法。跟踪追击不成，重点防卫也不成，我们当思改弦更辙。当年孙传庭就是用围堵的办法对付流寇的，僧王又有成功的战例在先，大人不必再犹豫。九帅复出，新湘军已练成，形势更为有利。大人的湘淮军以及豫军皖军负责守沙河、贾鲁河、淮河、黄河防线，九帅的新湘军从鄂北出兵进剿，合围之势一成，就是捻军的灭亡之日。”

当赵烈文把最后一口夏枯草茶喝完时，曾国藩也最终打定了主意。兵力不足，启用河南、安徽两省的绿营，尽管他们不中用，也要

严厉责成他们守住。

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曾国藩经过反复周密的思考，又有前明将领孙传庭和当今僧格林沁的胜例在先，他坚信这个方案是正确的。但它毕竟牵涉面太大，动用的力量太多，且在短期内不易见效果。为昭郑重，他将河南、安徽两省巡抚及湘淮军的带兵大员召到徐州，面授机宜。

河南巡抚李鹤年、安徽巡抚乔松年和湘军大将刘松山、张诗日以及最近奉调驻扎济宁城的鲍超，还有淮军大将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周盛波，再加上陈国瑞，一齐端坐在剿捻钦差大臣的白虎节堂（一年前，它是徐州知府衙门大堂），恭听新的军事部署。曾国藩将一年来的剿捻之战作了回顾，归纳为“进展缓慢，战绩不佳”八个字。他没有把责任推给带兵的统领，坦率地承认自己指挥欠方，有负重任。在此基础上，将河防之策托出来，并将此计划的可行之处作了具体阐述。他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拿起细竹条，指着墙壁上悬挂的地图，以干脆利落的语言布置分段防守任务。

“刘军门！”

刘铭传应声站起。

“河防之策始创于贵军门，捻匪灭后，当记首功。现在本部堂命贵军门率所部前往河南，防守中牟至尉氏一段贾鲁河。只准成功，不许失败。”

“遵令！”刘铭传接受任务后坐下。

“潘军门！”

潘鼎新立即肃立。

“贵军门率鼎军接着刘军门之后，防守贾鲁河尉氏至扶沟一段。此段淤沙较多，开挖工程量大。贵军门务须督部疏浚淤塞，严加守卫，不得放走捻匪一骑一兵。”

潘鼎新痛快地接受军令。

接着，曾国藩命刘松山率部守扶沟至周家口一段的贾鲁河，张诗日部防守自周家口至槐店一段的沙河，槐店以下责成安徽皖军防守，朱仙镇至开封一段，则由河南豫军防守。淮河水面由黄翼升水师负责。开封至考城一段由张树声、周盛波防卫。陈国瑞仍驻守清江浦运河。鲍超霆军随曾国藩左右以护老营。各路人马调遣完毕，刘铭传发言：“今日中堂调兵遣将，防守沙河、贾鲁河，将捻匪困死在豫西一带，用心深远，但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奏效的，恐怕众人不一定都能理解。卑职就听说官中堂讲这是守株待兔，最迂最笨的办法。今后怕的是浮议四起，军心动摇，日久松懈。”

曾在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奏报近日剿捻军情及檄调各军防剿事宜折》中提出有关“河防”的具体部署：“臣查捻逆各股回窜豫皖两省，中原平旷之地，四通八达，若不择地设防，此剿彼窜，终不能大加惩创。上年刘铭传带兵入豫，察看地势，即创扼守沙河之议，驱贼于沙河以南，以蹙其势。臣以彼时兵力未齐，未遽久行。今张、牛等逆既渡沙河以南，任、赖等逆亦将渡沙渡淮，并趋南路，本年防守运河粗有成效，应即仿照于沙河设防，俾贼骑稍有遮拦，庶军事渐有归宿。惟查沙河上流直至邾县、汝州，地段太长，几无止境。臣博询众议，拟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镇止，扼守贾鲁河，由臣派兵设防。自朱仙镇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无河可扼，挖壕守之，由李鹤年派兵设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阳关，仍守沙河，由乔松年派兵设防。自正阳关以下即系淮河，由臣派水师与皖军会防。各分汛地，层层布置，或者渐逼渐紧，遂捻于西南山多水多之处，官军较易为力。”

刘铭传的意思分明是叫曾国藩再坚定大家的信心。曾国藩笑着说：“防守沙河、贾鲁河之策，从前无有以此议相告者，刘军门创建之，本部堂主持之。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事，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其后本部堂率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不愿留水师而要上岸，靠的是坚忍维持，才有日后之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湖北糜烂，群议皆谓撤安庆之围援救武昌，也是靠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于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覆辙，本部堂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办捻之法，既然尾追、守城都不得力，现在唯一可行的便是河防。诸位只要有本部堂刚才所说的坚忍之志，必可收得成效。”

安徽巡抚乔松年不赞成这个办法。他认为防守是被动的，乃下策，上策是追击歼灭，追击的关键在训练好马队。应严责李昭庆渎职之罪，用重金到口外购得好马，训练出好骑兵，有五千强劲的骑兵，再配备目前的陆师兵力，一定可制捻军于死地。他不明白曾国藩为何要出此劳而无功的下策，莫非年迈力衰，失去了往日强打硬拼的斗志？他本欲从根本上否定这个蠢主意，但终究没有开口。朝廷将剿捻之事责之于曾国藩，办不成自然由他负责，与己何干？再说皖军防守的这段，河宽水急，天堑一道，只要稍稍留心，捻军便插翅难逃，何苦去顶撞老头子？何况他带兵多年，老于谋算，此策说不定也有可能成功。乔松年以诚恳的态度说：“中堂所说的坚忍二字，确是我辈为官打仗的要诀，不独河防一事须如此。卑职当以此二字训诫皖军，定要将槐店到颍州府这段防线，把守得如同铁桶一般。”

曾国藩满意地点了点头。

“中堂，防河拒捻诚为良策，不过，豫军所防的这段并非河流，全是沙土。沙土挖壕，随挖随塌，不能成形。眼下天气热，又不能以冻土筑墙。从朱仙镇到开封虽只七十里，但卑职实无把握守住。”说话的是满头白发的衰老老者、河南巡抚李鹤年。他从湖北巡抚任上接替原巡抚吴昌寿还不到半年。李鹤年心力衰竭，不想多任事，深知由于吴昌寿的软弱无能，使得豫军跋扈不能控制，因此顾虑很多。这几天伤风，说不了几句话就咳嗽起来。咳了几声后，他抚住胸口说，“中堂先前有令，捻匪在哪省，哪省应负剿灭之主任。目前，捻匪麇集河南，豫军理应主动出击，现在以大量人马防守朱仙镇至开封府，任贼匪在境内嚣张，今后若言路责备卑职株守一隅，不顾全局，卑职亦难当此责。”

李鹤年奏请命曾氏夺情出山事，可参见曾氏在咸丰七年八月十四日所奉的上谕：“昨据给事中李鹤年奏，曾国藩自丁父忧，迭蒙赐金给假，褒奖慰留。此后墨经从戎，宜为天下所共谅。岂容以终制为守经，再三渎请。请飭仍赴江西及时图报等语。军务夺情，原属不得已之举，朕非必欲该侍郎即入仕途，然如该给事中所奏，亦可见移孝作忠，经权并用，公论自在人心。”

去年，御史刘毓楠参劾河南巡抚吴昌寿纵容豫军骚扰百姓，吏治

昏庸，朝廷命曾国藩查访。曾国藩派员暗查，证明情况属实，朝廷革了吴昌寿的职，将李鹤年从武昌调了过来。谁知李鹤年比吴昌寿好不了许多，且豫军欺侮他年老不知兵，更不听约束。曾国藩在心里叹息：偌大的中国，要找几个真正能胜任的督抚都不容易，人才缺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他本想用较为严厉的口气敦促李鹤年，但转念一想：这样气衰胆小的人，你再凶他，他不更虚怯了？再说，咸丰七年自己在荷叶塘守父丧，就出山之事与朝廷讨价还价时，时任都察院给事中的李鹤年上奏，请朝廷即命夺情出山，仍赴江西及时图报。在困难的时候，李鹤年给予了他重要的支持。

因为这层关系在内，曾国藩的话完全是另一种语气：“李中丞，开封府附近的地理，本部堂都细细查勘过，诚如贵部院所说的，沙土覆盖，挖壕筑墙都有困难，但也得委屈弟兄们了。至于其他，中丞可不必多虑。今后无论何等风波，何等浮议，本部堂当一力承担，不与建此议的刘军门相干。即使有人指责豫军应该出击，不应株守，本部堂也一力承担，不与贵部院相干。这是本部堂一贯的作风。”

见大家都不再作声，曾国藩以其惯常的沉毅坚定的语气，给全体执行河防重任的文武大员们鼓劲：“诸位不要以为河防汛地太长，且其中又有极难守之处，便先存畏难情绪。其实，河防之策正是去年本部堂所制定的，以静制动的剿捻根本大策的一种形式上的变化。以静制动，从本质来说，是累于贼而逸于我，是打仗中取巧的一途。”

湘淮军将领中有人在偷偷地笑了。

“诸位不要讪笑，本部堂最恶取巧，亦不是存心让各位取巧，此为据剿捻形势而制定的大计，只有走这条路才是制胜之途。本部堂可以告诉各位，曾国荃统率的新湘军，不久就会出鄂省进入河南，从西、南两面逼使捻匪东窜。那时，各位只需张网捕获就是了。张宗禹、赖文光、牛宏、任化邦四大匪首，随便捉到哪一个，都可以与当年捉陈玉成、石达开、李秀成、洪天贵福的功劳相等！”

这句话对在座的文武大员们鼓舞很大，除苗沛霖后来又叛变被诛外，其他几个抓住石、李、洪的人都封了五等爵位。席宝田原是湘军

中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就是因为抓到了洪天贵福而封男爵，令天下带兵的将领们垂涎。封爵的机遇再次普降，他们如何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六 叩谒嘉祥宗圣祖庙

河防战略部署后，曾国藩将钦差大臣行营由徐州迁到济宁。在赴济宁途中，他查看了利国驿煤矿、运河、微山湖。在邹县，拜谒亚圣孟子庙，接见孟氏宗子孟广钧。在曲阜，拜谒至圣先师庙，会见衍圣公孔祥珂。

孔祥珂陪同曾国藩参观了金丝堂所藏各种古乐器，又把他领进了金丝堂旁一座建筑坚固的房子里，这里珍藏着孔府的重宝。那是乾隆皇帝当年亲来曲阜祭孔时，赐给孔府的十件周朝青铜器：木鼎、亚尊、牺尊、伯彝、册卣、蟠夔敦、宝簋、夔凤豆、饗觥、四足鬲。这些东西，曾国藩过去当京官时，也只有在大祭仪式上才能远远地窥视，今天能在自己的手里抚摸，作为一个对古礼十分尊敬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心中甚为欢欣。他愉快地应衍圣公所请，提笔赠联：“学绍二南，群伦宗主；道传一贯，累世通家。”



曲阜孔子庙家庙

为报答钦差大臣的厚意，孔祥珂又将孔府宝藏的画圣吴道子所画的至圣像、赵子昂所画的至圣像，还有一册前明君臣画像集，集中绘有太祖、成祖、世宗、宪宗、徐达、常遇春、汤和、刘基、宋濂、方孝孺、杨士奇、于谦、王守仁、李东阳等人像，另有大轴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以及元、明两朝衍圣公及孔氏达官所遗留之冠带衣履，拿出来让曾国藩看。这些东西全都保存得色彩如新。曾国藩大开了眼界。他还在曲阜城拜谒了复圣颜子庙。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曲阜，住进了济宁城。

曾国藩准备在济宁州住两三个月后，再到河南归德府，估计那时河防工事也建得差不多了。以后再由归德府到周家口，在那里召开河防成功的祝捷大会，犒劳有功文武。

这天上午，曾国藩在行营里忙着批阅文件。这几天的文件很使他不快。朝廷寄来的明谕中有杨岳斌在陕甘平回无功，具疏自请治罪，另简贤能的话。他为杨岳斌的处境担忧。刘松山来信，禀告捻军近来在南阳大败新湘军郭松林部，豫军有两营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丢盔卸甲败逃许州。偏偏总兵宋庆又来函，说豫军近日在南阳获胜，已向皇上请赏。曾国藩对照这两封来函，心里很不安，既为九弟出师不利而焦虑，又为宋庆冒功请赏而激愤。他本想在宋庆信上狠狠地批几句退回去，又怕宋庆因此而生怨恨，误了河防大事，落笔时语气又变得和缓，批驳变成了询问。

正在这时，亲兵来报：“大人，门外有一贫苦读书人模样的，自称是大人的本家，请求接见。”

他觉得奇怪，此地哪来的本家？难道是湘乡有人长途跋涉来山东找？吩咐亲兵：“你叫他在门房里坐一坐，过会儿再来见我。”

亲兵答应一声出去了，曾国藩继续批阅文件。批到一半时，他猛然想起：“是不是嘉祥县里来的人呢？若真是的话，那就怠慢了。”他忙停住笔，起身向门房走去。

刚走出几步，只见一个人从门房里走出，急急忙忙迎面向他走

来。在离他还有十多步远的地方跪了下来，口里念道：“嘉祥县宗圣宗子五经博士曾广莆拜见中堂大人。”

果然是宗圣的后人，得罪，得罪！曾国藩心里想着，迅速走前几步，双手扶起那人，说：“国藩早就想到嘉祥县叩谒先祖宗圣庙，只因军务太忙，一时不能抽身。今先生不责我不敬祖之罪，亲来城里相见，令国藩惭愧，请到书房叙话。”

曾广莆抬起头，曾国藩细看了一眼，只见此人五十多岁年纪，面容黄瘦，精神萎靡，全不像宗圣之后的样子，颇令他失望。他拉起曾广莆的手，一道走进书房。亲兵献茶，曾广莆拘泥地接过，站着不动，不知坐在哪里是好。曾国藩笑容可掬地指着对面一张雕花枣木靠背椅说：“请这里坐。”待曾广莆告谢，小心翼翼地坐下后，他又说，“广莆先生，你到我这里来，就是在自己的家里，我们以家人相称，千万不要拘谨才是。”

一听这话，曾广莆的心里轻松了许多，恭敬地问：“大人尊讳不用派号，在下不知如何称呼才是。”

“国藩为传字辈，派名为传豫。”曾国藩微笑着说。

“叔祖在上，孙儿不知，罪该万死！”曾广莆说着，慌忙离开座席，端端正正地站在曾国藩面前，整肃衣帽，然后行一跪三叩礼。

曾国藩端坐不动，任他跪拜。待曾广莆拜毕，曾国藩依旧笑着说：“论辈分，我是你的祖父辈，你要讲究家法，行跪拜大礼，我也受了。论年纪，你我差不多，用不着太客气，请问你的表字？”

“叔祖虽然这般说，孙儿岂敢坏了家规。”曾广莆诚惶诚恐地说，“回叔祖的话，孙儿贱字伯仕。”

“伯仕，你是广字辈，从宗圣传到你这一代，应是七十二代了。”

“是的，是的。”曾广莆连连点头。

“在嘉祥，现在见到哪一代了？”

“孙子昨天从嘉祥启程，驼八爷纪霖说，他的孙媳妇生了个儿子，要我求大人给他取个名。纪、广、昭、宪，”曾广莆扳着指数，“现在到了宪字辈。驼八爷好福气，刚好碰上叔祖驻节济宁州，请叔祖开恩，赐个名字给他吧！”

“好哇！”曾国藩高兴地说，“我们奉命北上剿捻，图的是天下得安宁，这孩子的名字就叫宪宁吧！”

“孙子代驼八爷谢谢叔祖。过几年，孙子还要亲自训诫宪宁，告诉他，这名字是他的老祖宗宫保大人给他取的，要他好生念书，日后光宗耀祖，莫负宫保大人的期待。”

“你说得好。”曾国藩心里很高兴，“邹县孟氏宗子也是广字派，曲阜孔氏的衍圣公已到祥字派了，不知颜氏宗子到了哪个字派？”

“颜氏宗子是纪字派，宗子名叫颜纪清。”曾广莆答。

曾国藩笑着说：“还是孔老夫子的后人发达得快呀！”

“是的。”曾广莆说，“孙子有一事不明白，今天特为来济宁州面问大人，求大人赐教。”

“什么事，你说吧！”

“我曾氏族谱已有三代没有修了。大家都说，如今我们曾家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人，不仅是宗圣之后无第二人可比，就是由宗圣上溯到轩辕黄帝那六十六代中，也只有黄帝、颡顼、大禹等几位先祖可以比得。这样一位使我曾家列祖列宗大增光辉的功臣未上族谱，怎么行？嘉祥曾氏家族几个头面人物会议，要重修一次族谱。众人说，过去的族谱只载明宗圣之后第十五代曾据生于西汉末造，封关内侯，王莽篡位时因耻事新莽，于庚午年十一月十一日挈家迁庐陵之吉阳乡，曾氏一族自此南迁。叔祖这一支一定是这次南迁的，但南迁后的派系就不清楚了。孙子这次来，就想问问这个事。”

“哦，你问的这个事，我可以答复你。”曾广莆刚才的颂扬使曾国藩满腹兴奋，嘉祥的族人竟然把他与黄帝、颡顼、大禹、曾参来相比，作为曾氏后人，还能有什么比得上这种荣耀！“道光十九年，我从京师回家，湘乡曾氏正在重修家谱，族里公推我为主持人，因此我对湘乡曾氏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南迁的曾氏始祖为曾据。据公有二子，二房名阐。阐公传二十七世到孟鲁公。孟鲁公这一支在北宋庆历年间，由江西吉安始迁湖南茶陵。再传四代到南宋绍兴年间，由茶陵迁到衡阳唐福。再传十八代到了孟学公手里，先由衡阳迁衡山白果，继迁湘乡荷叶塘。孟学公之后第四代元吉公，定居于荷叶塘大界。荷叶塘曾氏奉元吉公为始祖，建有专祠。元吉公之后为辅臣公，辅臣公之后为竟希公，竟希公之后为星冈公，星冈公之后为竹亭公，竹亭公生我兄弟五人。”

“经叔祖这一细说，曾氏南迁以后这一千八百多年代代相传的历史，我们就大致清楚了。下半年，孙子派人到叔祖家乡荷叶塘去，把这份族谱抄下来。”

“伯仕，我也正要问问你嘉祥宗圣庙的情况。”曾国藩望着显得寒碛的宗圣宗子，和蔼地说，“我这次由徐州来济宁，沿途叩谒了至圣、亚圣和复圣三庙，了却了生平一大心愿。至圣庙气宇辉煌，令人直欲不敢仰视。亚圣庙虽不及至圣庙之气概，但庙宇整肃，古柏森森，亚圣及其父母之墓都保护完好，孟氏后人在墓旁筑室读书。书声琅琅，传诗礼家风，也令人敬仰。复圣庙规模比亚圣庙又略小一点，清静安谧。陋巷井旁唐人植的大桧，仍枝叶苍翠，两庑所配享的颜歆、颜子推、颜真卿兄弟的塑像也都完好。兵火年代，三圣庙都能保持到这个样子，已足令天下读书人欣慰了。昨天阎抚台、丁藩台来，我还着实赞扬了他们一番。我心里一直在牵挂着嘉祥的宗圣庙，不知它现在保存得怎样了，总想抽空叩谒，只是军务太忙，抽不出身来。伯仕，你先对我讲讲吧！”

曾广莆来济宁城拜见曾国藩，明里说是问曾氏一族南迁后的派系，其实质就是为着先祖宗圣庙而来的，但听了曾国藩刚才的话，他又有点紧张起来：宗圣庙那个样子，说出来会不会引起这位大人物的

恼怒呢？片刻之间，曾广莆脑中浮起了嘉祥曾氏族人的一再叮嘱：“你一定要把这个财神菩萨接到嘉祥县来住两天！”“若能求得他施舍几万两银子，把宗圣庙修理得堂堂皇皇，超过亚圣庙复圣庙，你就是我们曾氏家族的大功臣！”

曾广莆定定神，说：“回禀叔祖，嘉祥的宗圣庙也保护完好。孙子这次来，就是受嘉祥所有宗圣后人的委托，恭请叔祖大人回老家住两天，聊表曾氏族人对叔祖的敬意，同时也请叔祖看看宗圣庙。”

“嘉祥曾氏族人的厚意，国藩深为感谢。”曾国藩想了想说，“不过现在实在太忙，过一段时期军务稍闲时再去如何？”

曾广莆急了，忙说：“叔祖肩负剿捻重任，被皇上倚为长城。要说空闲，孙子想一年四季都可能没有，不如干脆把公务暂搁一下，到宗圣庙去烧烧香，求宗圣在天之灵保佑叔祖早平捻乱，国家早得安宁，孙子以为其作用会比办两天公务大得多。”

这番话说到曾国藩的心坎里去了。早在安庆时，曾国荃围攻金陵，曾国藩一颗心天天挂念着金陵战事。每天傍晚时，他便独自一人跪在衙门三楼的小房间里，默默地对天祈祷，呼喊着他最崇拜的英雄——祖父星冈公，向祖父的在天之灵诉说着心中的忧愁。说来也真有灵，每经过一番祈祷诉说之后，再走下楼来，曾国藩的心里舒坦得多了。他仿佛在冥冥之中得到了祖父的指示，信心增强了，主意增多了。曾国荃围金陵整整两年，在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曾国藩就靠这种办法维持了心灵上的平衡。曾国藩由此相信，只要心诚，就可以与祖先相沟通，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庇护。他想，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都要虔诚地祭奠祖宗，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

“好吧，你明天在济宁州玩一天，我把手上的事处理好，后天一早，你带我去叩谒宗圣庙。”

济宁州到嘉祥县只有四十八里。午正时分，曾广莆以及随行护卫队员簇拥着一顶简单布轿停在嘉祥书院。曾国藩青衣布履走出轿门，进了书院。嘉祥书院为着接待曾国藩，特为放了几天假，书院里冷冷

清清的，只有一个老者伫立在门口。曾广莆介绍：“这是在书院里教书的曾老先生，也是宗圣的后人。他是兴字辈的。”

“老先生是我的叔辈了。”曾国藩和气地说。

“岂敢，岂敢！”曾老先生慌得忙打躬作揖。

曾国藩看这老先生约有六七十岁年纪，头顶已基本秃光，几根细长的白头发松松垮垮地扭在一起，用一根旧黑布条扎住，身上一件蓝不蓝、白不白的长衫，大大小小的有七八个补丁，脚上的布鞋破旧，鞋梁用草绳代替，左脚还露出一只黑瘦的光脚趾。他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抬头打量着四周。这里号称嘉祥书院，是县城里唯一一个读书之处，其实只有一间正屋，供学生们上课用。另有一间低矮的偏房，是曾老先生的卧房兼厨房。墙脚边开出一块两丈长、一丈宽的菜土，种了些青菜瓜豆之类。

曾国藩刚刚坐定，嘉祥县令程绳武带着县衙门的官吏和曾氏家族有点头脸的人物都来了。程县令一再道歉未能远迎。曾国藩说他是回嘉祥谒祖庙，并非办公事，事先未通知，不怪他。少顷，从县衙门抬来了两桌酒菜。程县令和曾广莆一左一右地陪着，殷勤相劝。吃完饭，稍为休息片刻，众人簇拥着曾国藩前往宗圣庙。

一到嘉祥县，见到嘉祥书院和书院里的教书先生之后，曾国藩就开始对宗圣庙担心起来。走了一会，曾广莆指着前面一座小屋说：“这就是宗圣庙。”

曾国藩先是一怔，不敢相信，继而是一股凄凉悲哀的情绪涌出。这是一栋鲁西南常见的庄稼人的住宅。正面一扇矮檐木门，四周围着一道一人高的土墙，墙顶糊着用来挡雨水的高粱秆，墙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随处可见。推开大门，现出一间年久失修的旧瓦房。瓦隙里长着高高低低的茅草，鸟雀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左右两个窗户，窗棂残缺不全。大门两边的楹柱似乎漆过油漆，但已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黑黑的干裂的柱身。倘若不是门顶上挂着一块“宗圣庙”的竖匾，怎么也不可能令人想起这便是建于曾参老家的圣庙。不要说远远不如孔庙，

就是比起孟庙、颜庙来也相差得太远了。但这毕竟是祭祀先祖的庙宇，曾国藩仍整肃衣冠，对着正面那座色彩斑驳、通体不成比例的泥塑曾参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曾广莆带着族人跟在后面跪满一大片。

心绪苍凉的曾国藩本想对着宗圣说：“曾氏后裔式微，致使祖先蒙尘，与孔、孟、颜族相比，羞愧难容，拟捐银二万两，重建圣庙、书院，振兴曾氏家族。”转念一想，二万两银子从何处拿出？自己的养廉费大部分都分寄给了那些阵亡将领的遗孤，剩余部分也周济给各地书院，供那些穷民小户的士子膏火之资。大半生的积蓄也最多不过二万余两银子，还有许多必不可少的开销，不能都用在这里。军饷虽多，但那是绝对不能用来修曾氏一族祖先庙宇的。再说，宗圣诞生之地贫困到如此地步，宗圣后人衰敝到这等模样，也是天数，非人力所能遽振。曾国藩在曾参塑像前沉思多时，最后祝道：“宗圣在天之灵安妥，七十代不肖孙国藩虔诚祷告，愿我圣祖保佑剿捻军事顺利，捻乱早日平息，百姓早得安乐，国家早得升平，待海晏河清、国泰民安之时，不肖孙再来叩谒我圣祖，率合族人重修庙宇，扩建书院，让圣祖道德文章世代相传，永不中断。”

祷完起立，曾广莆打开后门。后面还有一间屋，名曰启圣庙。传说当年曾参在这里“吾日三省吾身”，并为之取名曰养志楼。曾国藩见启圣庙更不如宗圣庙，半边墙已倒塌，未倒的部分也朽敝不庇风雨。他在院中站了站便出来了。曾广莆说：“孙子家就在庙边不远，已备下凉茶，请叔祖赏脸，到孙子屋里坐坐。”

曾国藩也想见见宗子家的情况，便点头同意了。

出宗圣庙向左拐，走过百来步，便到了五经博士的家。住宅占地面积倒不小，但只有两间旧屋，从地面上保存的痕迹可以看出当年鼎盛时期的概貌：高大的头门、二门，宽广的堂屋、回廊，以及约有百把丈长的围墙。可是现在一概颓毁无存。曾广莆在空坪上摆了两张桌子，上面放了些茶水、果点。曾国藩略坐一坐，站在门口看了一眼宗子的内室。

内室窄小阴暗，摆设简陋不堪，就连雍正皇帝亲赐的“省身念祖”匾也无悬挂之处，只度置于一张旧桌上。曾国藩在心里叹息不已；宗子家尚且如此，宗圣后裔的状况可想而知了。他不想再在嘉祥县待下去，拟明早就回济宁州，经不住曾广莆和另外几个曾氏长者的苦劝，第二天只好又到了嘉祥城外四十里的南武山曾参的墓地。

此处也有一个宗圣庙，比起县城里那个庙来要强多了。庙在南武山下，周围一带全是顽石，不生草木，因而庙内外二百多株嘉庆年间所植的柏树，显得特别珍贵，衬托出一派森森古柏绕圣庙的肃穆气氛，令曾国藩稍觉欣慰。庙宇保管得还算是完好，曾参的塑像无损坏，两庑还有弟子阳肤、乐正、子春等人的塑像，中有宗圣门，前有石坊三座，还有两座碑亭。一座是明万历年间太仆少卿刘不息的《重修宗圣庙记》，一座是乾隆皇帝亲撰的《宗圣赞》。从庙里走出来，曾国藩又去看了看曾参的墓。

墓道两旁竖立着几个石马、翁仲，但享堂已片瓦无存，长着乱草的圆坟前有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邠国公宗圣曾子之墓”九个字。曾国藩对着墓碑又一次恭行三跪九叩大礼。曾广莆带着一批人在墓旁摆上供果，焚化钱纸。礼毕，曾国藩围着墓走了一圈。

曾广莆对他说：“因为年代久远，宗圣公墓早已佚亡，不知葬在何处。前明成化初，南武山有个打渔的老头子，一次走路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千年古洞，意外地在古洞中发现一具悬棺。悬棺边的石壁上刻着‘曾参之墓’四个字。渔翁爬出洞后，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曾氏后人，并由山东守臣上奏朝廷。曾氏后人把悬棺取出来，就在古洞边为宗圣公建了一座坟墓，同时把古洞填塞了。弘治十八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建享堂、石坊，一直到道光年间，都还保存得很好。这些年来逐渐败坏，也无人再修了。”

说罢，连连叹气。

曾国藩问：“南武山一带住着多少宗圣后人？”

“三百来户。”曾广莆答。

“都做些什么事？”

“过去都种庄稼，从道光末开始，不种庄稼，改种鸦片了。”

“种鸦片？”曾国藩摇了摇头，“获利大吗？”

“虽然有些收益，但县里官吏勒索太多，比种庄稼强不了多少。”曾广莆说，“不过要清闲点。”

曾国藩不再问话了。他登上一个小山坡，纵目望去，只见周围山石顽犷，地势散漫，全无一点山水环抱、气势团聚之象，对墓里葬的是不是真正的宗圣遗骸甚表怀疑，但他没有说出来。

回到嘉祥书院，曾国藩只是和县令程绳武谈嘉祥的经济民生以及前两年捻军在这里的活动情况，再不问及宗圣的事。曾广莆急了，他和族人们商议着。好不容易挨到县令告辞，曾广莆忙进来，对曾国藩说：“叔祖这两天回籍朝祖，曾氏阖族倍感荣幸，大家在一起计议，都说这次重修族谱，非请叔祖出面不可。”

曾国藩道：“我虽是宗圣后人，但我家这一支迁到南面已近二千年了，再由我出面修嘉祥境内曾氏族谱不太合适，且我军务在身，也无暇办这个事。”

一开头就碰了个钉子，曾广莆大为失望，他仍不甘心：“叔祖一族虽说早已南迁，但毕竟我们是宗圣一脉所传，骨肉之亲是改不了的。倘若叔祖过忙，何不叫两位叔父中的一位来担任呢！”

曾国藩笑道：“他们年纪轻轻，懂得什么！”

曾广莆本是个木讷而无主见的人，被曾国藩这两下一堵，就不知如何说下去了，嘴里嚅嚅半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曾国藩又是气恼，又是怜悯，说：“伯仕，嘉祥县曾氏重修族谱，我们湘乡曾氏就不参与了，还是由你为头，把族谱修好。日后国家承平，我也还没死的话，我倒有个心愿，弄清楚宗圣公的后裔，目前除嘉祥、吉安、湘乡外，还族居在哪些地方，再邀请他们一起来合修一个曾氏全族

谱。如果那时族人看得起我，推我出来主办此事，我也乐意。你看呢？”

曾广莆心里快快地，口里只得说：“那当然是我们曾家的大庆。”

曾国藩说：“这两天看了嘉祥和南武山两处宗圣庙和墓地，为宗圣后裔的衰微深感痛心。这固然是国家不安定、嘉祥贫瘠所致，更因曾氏族人淡忘了宗圣公的教诲，也忘了雍正爷‘省身念祖’的圣谕。宗庙不修，祖宗不祀，还有什么曾氏家族可言？更不必去指望它兴旺发达、人才辈出了。根本之事不办好，汲汲皇皇去修族谱，族谱修得再完备，又有什么用呢？”

曾广莆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这才是曾国藩不主持修族谱的原因，后悔不该请他来嘉祥。先以为他看到宗庙凋敝，会动心而捐巨资，谁知分文未给，还招来一顿教训。事已至此，曾广莆只得说：“叔祖教训的是，孙子作为宗子，未把全族人团结好，愧为宗圣后人。”

“当然，这不能怪你一人。”曾国藩叹了一口气，说，“嘉祥曾姓阖族人都有责任。曲阜的孔庙诚然不可去高攀，但邹县孟庙那样的规模，是可以做得到的。邹县并不比嘉祥富裕，但孟氏后人对先祖恭敬之心，远远超过了我们曾家。我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

曾广莆的脸通红通红的，低下头，无言可答。隔了很久，曾国藩才说：“我虽通籍二十多年了，官居一品，带兵这些年里，几百万两银子在手头过是常事。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所积的银子也不过就只二万来两，有心资助你们重建宗圣庙和书院，也无力做到。我只能捐祭产银千两，你们用它去买点田地，养活几个管理庙宇的人，一年四季给宗圣公上几道祭菜。再有点剩余，则资助给嘉祥书院，培养几个举人、进士出来，光大嘉祥曾氏门第。伯仕，你作为嘉祥曾氏宗子，所居也太简陋了，雍正爷的赐匾都不能悬挂，未免使人太酸楚。我再送你四十两银子，你把房子修缮一下，再添一套新衣服，平时也好体面地会见外来的客人。”

先以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又得到一千零四十两银子，五经博士在大失望之后得了一点小满足。

这一夜，曾国藩在嘉祥书院里想了很多很多：嘉祥县曾氏后裔如此衰微，宗圣公在天之灵何能心安！湘乡曾氏现在虽说有天下臣民第一家之称，但世人哪里知道，这“第一家”其实是空的。且不说个中的辛酸苦辣，就说目前的剿捻战局，前途未卜，倘若河防之策再不能取胜，这第一家便要立即中落了。杀人攻城得来的荣耀毕竟是短暂的，这中间有着许多偶然性，家族传之长久的兴旺，靠的是礼义诗书！

曾国藩这样想着想着，便更加挂念武昌城里的九弟。河防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新湘军在鄂北豫西对捻军的作战。然而，曾国藩此时做梦都未想到，正是这个曾经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九弟，眼下与湖广总督官文彻底闹翻了，终于导致河防之捷成为画饼一张。

关于在山东嘉祥祭宗圣祖庙的事，曾氏在同治五年六月初七日、初八日两天的日记中记录甚详，现全文抄录于下。

初七日

早饭后散步一千。清理文件，改信稿三百余字。辰正，由济宁起程至嘉祥县，将谒曾子林庙。大雨之后，积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开河茶尖。沿途见运河堤墙概行坍塌，忧虑之至，因思一律改为板筑，与程牧绳武商议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祥县，未正始到，住嘉祥书院。见客，坐见者三次，立见者二次，在舆中阅《杂记》、《丧大记》二十五叶。中饭后陆续散步三千，小睡半时许。记录朴目。酉初至宗圣庙叩谒，行三跪九叩礼。庙中规模扁小，朽败已甚。左，子思配享；右，曾子配享。后为启圣庙，名养志楼，尤朽败不能庇风雨。旋至宗子五经博士广莆家一坐。其头二门及大堂等一概颓毁无存，内室亦甚残陋，即雍正间所赐“省身念祖”扁亦无悬挂之处，仅度置于桌上。余前闻嘉祥圣裔式微，久思有以任恤之，本日捐祭产银千两，又赠广莆银四十两。及见此景况，则又愀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傍夕归。阅本日文件，改信稿一件，再阅王氏《礼记章句》，温近日所已看者。二更三点睡，尚能成寐。

初八日

早饭后散步二千。旋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过四十余里，因路上处处隔水，绕道行五十余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已正在纸坊集打尖，即住宗圣庙之东省身堂。庙在南武山下，山高约五十丈，一片顽石，不生草木，庙外内柏数百株，大约二尺围上下，殆嘉庆间所植。附近居民种五谷者少，皆种蓝及烟。曾氏阖族人丁不过三百，贫苦特甚。文生曾毓鉴等来，备述窘状。

未正谒庙。先拜莱芜侯庙，在正殿之西，后有寝。旋拜宗圣庙，庙修不知始于何时，初系宗圣在前殿，莱芜侯在后寝殿，明正统间重修，始改为宗圣在中，莱芜在西。至万历间重修，有太仆少卿刘不息碑记，载曾质粹之孙名承业者，承袭时兴讼事，碑立于万历七年，在庙庭之东南。至国朝雍正七年，请帑重修，规模始大。后有寝殿，前有御碑亭，刻纯皇帝《宗圣赞》。两庑祀弟子阳肤、乐正子春，东西各五人。中有宗圣门，前有石坊三座。西刻谒林墓，在庙西南里许。北、东、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后，墓道被淹，石马、翁仲皆在水中，仅坟未淹耳。享堂及门颓败异常，几于片瓦无存。有碑曰

郎 国公宗圣曾子之墓”，缘宗圣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东守臣奏：嘉祥县南武山有渔者陷入一穴中，得悬棺，有石镌“曾参之墓”。弘治十八年，山东巡抚金洪奏请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观山石顽犷，地势散漫，不似葬圣贤者，殊以为疑。薄暮归，补行四千步。是日在舆中阅《丧大记》《祭法》二十五叶。申刻写日记。夜在庭中纳凉。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

七 武昌城里，巡抚和总督大开内战

三个月前复出的湖北巡抚曾国荃，与他的大哥截然不同。皇家刻薄寡恩的本性，功臣鲜有善终的历史教训，以及四哥反复讲述的白云观丑道人的恳切规劝，都不能使他大彻大悟。他依然是目空一切，我行我素，不把称雄皖豫多年的捻军放在眼里，也没有把朝廷的宠臣官文放在眼里。新湘军的失败使他愤懑，不久又传出彭毓橘被肢解、悬首示众的消息，更使他暴戾失常了。

彭毓橘是他的表弟，年纪相仿佛，性格也相投，攻打金陵时出力最多。当萧孚泗、朱洪章、刘连捷等人都不愿再赴战场的时候，彭毓橘慨然应邀为他组建新湘军。现在遭此下场，曾国荃怎能不伤心，不暴怒？就连奉父母之命暂回湘乡料理家务，路过武昌住在抚署的曾纪泽，也为表叔的惨死而伤心。

这天深夜，粮道丁守存悄悄进了抚台衙门，秘密会见了曾国荃。

“九帅，杏南将军之死，是由于断粮的缘故。”丁守存向曾国荃透露了一个重要情报。

“粮台为什么不供应军粮？”曾国荃顿时怒火冲天，对着粮道吼道。

“九帅息怒。”长着一副黄瘦马脸的丁守存轻轻地说，“粮台本来贮存一百万斤粮食，只因官中堂原招募的五千鄂勇被九帅撤了，欠饷一时无银兑现，官中堂命卑职将粮台所有粮米调出来，按每勇二百斤发放了。杏南将军出兵前，粮台想方设法为他筹集四万斤粮，先想随后就再运去，谁知粮路给捻匪断了，假若彭将军再多带二万斤，都不至于军心涣散而招此败。”

“你说的这事有根据吗？”曾国荃两眼恶狠狠地盯着丁守存。

“卑职这里有官中堂的亲笔批示。”丁守存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纸来，双手递给曾国荃。丁守存并不是曾国荃提拔的人，他为何对曾国荃如此忠心呢？

原来，他不是为了讨好曾国荃，而是要报复官文。两年前，丁守存利用职权贪污了一万两银子，被人告发，官文将他臭骂了一顿，声言立即参劾。丁守存吓得磕了几百个头，求朋告友，凑集了一万两银子赎罪。官文仍不松口。无奈，丁守存变卖了部分家产，给官文送了一万两银子的礼，官文才许他一个暂不参劾、戴罪效力的机会。因此，丁守存恨死了官文。正因新湘军初战失利恼羞成怒，又找不到借口推诿责任的曾国荃，这下子抓到了一个大把柄。待丁守存走后，叔侄俩计议半天，决定先不作声，派人分头搜集官文这些年在湖广的劣迹，然后再重重地参他一本，以报今日之仇，以雪当年不救援三河之恨！

曾国荃的举动瞒不了官文的耳目。他不敢明目张胆得罪这位杀人如麻的曾九帅，便使了一个法子，给皇上上了一个折子，说鄂北捻情严重，请赏曾国荃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带兵离开武昌，驻扎襄阳。谕旨很快下来，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过去一直带兵在前线打仗，对官场了无所知，又不熟悉本朝掌故，不知帮办军务一衔究竟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于是写信给大哥。曾国藩来信告诉九弟，不必疏谢。又解释说，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亦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朝以来亦无此等名目，以后公牍上都不要署此衔。曾国荃接到大哥这封信，犹如一点火星掉进油锅，立即燃起了熊熊怒火。他恨官文不但要把他排挤出武昌，并且把他列为道员、降将一类人来奚落。他气得一剑砍掉了书案一角，高叫：“我堂堂炎黄子孙，岂能仰鼻息于傀儡臃肿之辈！”

吓得曾纪泽忙说：“九叔，隔墙有耳！”

“怕什么！”曾国荃怒斥侄儿，“老子早就想和他们干一场了。你给九叔我草拟一篇参折，也让他们知道曾九爷是不好欺侮的！”

曾纪泽的文章做得好，在父亲的指导下，也有意识地读过不少名奏章，但自己独立拟稿，这还是第一次。他关起门来咬了半天笔杆子，冥思苦想，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长奏，列举了官文几大罪状：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党遗孽。最后这一条虽证据不充分，但性质严重，便也加上去了。曾纪泽写好后，自己觉得有点惴惴不安，拿给九叔看。曾国荃却非常满意：“写得好！看来你这几年在父亲身边长进不小。就这样吧，叫文案房安排誊抄，明日拜发。”



曾继泽的铁砚、书法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二卷《曾国荃劾罢官文》：“曾国荃之为湖北巡抚，负剿捻之责，总督官文于兵事饷事颇掣其肘，既不快，复愤其庸鄙不职，而对己甚倨，

因上疏劾之，而助成此举者，盖为湖北监道丁守存。前此臬司出缺，巡抚欲以丁署理，官文持不可，竟改委他员。丁自负资望当得此，恚甚，且虑官文更谋不利于己也。及见曾、官相失，乃搜求官文贪劣诸状，悉以告曾，力劝先发制人。曾意始决，疏稿亦丁所草。刑部尚书谭廷襄以查办大臣莅鄂，官文既解任，受命暂署督篆，微闻其事，谓官相虽有过的，然监司构督抚不和，此风不可长，令人传语速自为计，丁遂先病开缺。”

同治五年八月十二日，曾氏致九弟国荃信：“本日又接初五之信，询及帮办应否疏谢。余意似可不必具疏。近年如李世忠、陈国瑞等降将皆得帮办，刘典以臬司、吴棠以道员得之，本属极不足珍之目，本来以来亦无此等名目。若具折，则不可辞，亦不可有微辞。疏忽则可，不平则不可也。余于弟之衔不署，弟于公牒似亦可不署。奏疏结衔，则不可不书帮办字样，酌之。”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曾国荃以五百里加急上《劾督臣疏》。现摘录几段如下——

“先是，湖北残破之际，原任抚臣胡林翼振刷精神，筹兵筹饷，恢复省城。其时督臣官文初任兼圻，一切听其区画，是以推贤任能之名播于世。迨后贿通肃顺，宠位日固。资望日深，巡抚屡经更易，政柄悉归督署，官文遂大露本色，徇私忘公，愈趋愈下，然尚未如近年恣肆之甚也。查官文本系汉军，由武职起家，致身将相，捐糜图报，分所应然。乃为将不能却敌，为相不能经邦。性类宽厚，而所厚者半皆阿附之流；度似优容，而所容者无非宵小之辈，但知媚嫉怀私妄自尊大，不以军务为重，惟以逸豫自安，晏起早眠，压搁公事。于是小人乘机排挤善类，贡媚献谀，顺其所好而投之，无不如意以相酬，致使军务吏治弊端丛出，黎庶迭被蹂躏而无所依，绿营日益废弛而不可振。”

“臣与官文素无嫌隙，官文待臣颇尚私谊，原可随众沉浮，免招厚怨，观时附会，足保荣华，第念人臣养交之利，非公家之科也。《传》曰苟利于国死生以之，臣受恩深重，何忍顾恤其他。查律载总督贪婪巡抚不行纠参，即属私罪。今官文之恶非止于贪而已，臣何敢以同僚之私废当官之义。察其十年之劣迹，实属日长而月滋，阴秘者虽未尽彰，败露者已难悉数。谨粗举数端，开列清折，恭呈御览。”

折后列举的数端为：滥支军饷，冒保私人，公行贿赂，添受陋规，弥缝要路，习尚骄矜，嫉忌说言。兹将其“弥缝要路”一节抄录：“凡过往大小京员及本省外省起复回京之员，视其位之尊卑权以轻重，莫不厚为馈送，多者千余金，少亦数百金。夫赠遗友朋，取之廉俸，原属高谊，官文乃以强半取之粮台，以少半解之己囊及派之司道各员。即如上年二三月，京官胡家玉、张晋祺从湖南查派厘金案件，案结回京，道过湖北。官文自知可议之处甚多，以胡家玉为贵近之臣，乃从粮台取银四千两，作为官文馈送之礼，冀其掩盖丑陋。殊不知众目昭彰，无不共闻。厥后霆营溃叛勇丁倡言于外，营官传出匿名揭帖，以总督有钱巴结星使，无钱发军饷为词，即谓此也。”

“九叔，官文是太后、皇上的亲信，且官居大学士，非一般人可比。为慎重起见，先抄一份送到济宁州，让父亲看看后再拜发如何？”

“你父亲自从咸丰八年复出后，胆子是越来越小，顾虑则越来越多，事事谨慎，处处小心。这篇奏疏如给他知道，那一定发不出去，不如不告诉他，今后即使有麻烦事，也省得牵连到他的头上，由我一人负责算了。”

奏疏拜发了。曾纪泽仍不放心，他自己誊抄一份，派人送往济宁州。

曾国荃这份弹劾大学士的奏章，立即在朝廷和各省督抚中引起轩然大波。官文做官的诀窍，除先前彭玉麟所指出的不管实事外，还有一个，那便是善于笼络京官。京官地位重要，但俸禄并不高，因无地方实权，额外收入很少，全靠地方大员接济。官文自咸丰五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就十分重视对京官的联络。每年入夏的冰敬，入冬的炭敬，比哪省督抚都要丰盛，而且送的面广，上上下下都满意，遇到端阳、中秋、重阳、年关这些佳节，他则有选择地分送各部要津。朝廷派下的大小钦差来到武昌，他的礼数最周，招待最好。官文哪来的这么多钱？还不是两湖的民脂民膏！所以尽管民怨沸腾，官文的位子却是铁打的，湖督一席，一坐便是十三年。曾国荃拼死拼活打下金陵，只争个伯爵，他在武昌悠闲自在，也得了个果威伯的美名。这便是官文的本事！

朝廷各部对曾国荃一到武昌，便参劾总督的行为普遍不满，尤以军机处为甚，因为奏折中有“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凡有寄谕，从不径寄，而由督署转递”的字样，触到了军机处的痛处。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太后，说曾国荃将军事失利的责任推给官文，居心不良，所奏情事多有不合，宜驳回。慈禧太后命兵部派员到武昌密查核实。

济宁州里，曾国藩接到曾纪泽的禀帖，将奏疏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老九的使气任性，办事孟浪，使他深为痛心。他顿足叹息，预感此事将招致严重的后果。必须给老九明确地指出：不能走得太远！他提笔作函：

官秀峰一事业已奏出，但望内召不甚着迹，替换者不甚掣肘，即为至幸。弟谓命运做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

强，必须多出贤子弟；一身之强，当效曾、孟修身之法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又给纪泽写了一封信，严责儿子不但不去劝止九叔，反而拟此言辞尖刻的奏疏，为之推波助澜，太不懂事了。

刚好这时李鸿章来徐州视察军务，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到徐州去跟李鸿章商量。李鸿章一听，也觉得老九莽撞了。他沉思良久，对赵烈文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由恩师出面打圆场，密保官秀峰，并以兄长的身份批评九帅做事草率，尽量把事情化小。不知恩师意下如何。”

赵烈文回济宁后，向曾国藩转述了李鸿章的主意，并认为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曾国藩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这样抑莖扬官，但考虑到老九非官文的对手，倘若官司打败，调离湖北，新湘军便不再存在，全盘计划将会打乱。为了河防之策的顺利执行，从剿捻大局出发，只得出此下策。几天后，一封密保官文的奏折由济宁州发出了。

接到大哥的信后，曾国荃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原拟的第二份参折暂时搁下未发。曾纪泽则遵父命离开武昌南下，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不久，来武昌调查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京师，将曾国荃所列官文各条一一驳回。都察院的御史上书，奏官文为肃党余孽事既不成立，曾国荃则为诬陷，例应反坐。其他各省督抚中也有人上奏，说曾国荃恃功傲物，打仗失败，应予惩治。慈禧太后对此事颇感为难。她既需要官文这样忠实的家奴，也需要曾国荃这样能斗的鹰犬。眼下捻军势力强大，国事未安，曾氏兄弟和湘淮军是她依赖的柱石。但官文无过受辱，朝野物议甚烈，不压一压曾国荃也难平众怒。她想给曾国荃一个“降二级处分”，犹如当年曾国藩为杨健请入乡贤祠所得的结果一样。

这时，接替杨岳斌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来了一份词气亢厉的奏疏，称赞曾国荃劾官文一疏，是当今天下第一篇好文章，第一

等好事，人心大快，正气大张，并以自己在湖南抚幕多年的身份为证，指责官文贪劣庸碌，不堪封疆重寄，请求太后、皇上撤官文之职，以昭朝廷公正之心。左宗棠正处在平回民之乱的前线，他这封奏折的分量，远胜他省督抚和都察院的御史。曾国藩密保官文的奏折此时也到了慈禧的手中。慈禧是个精明的人，她深知曾国藩不早不迟，恰好这时来封保官的折子，无疑是在为弟弟弥缝，希望这件事不要水火不容地闹下去。曾国藩的这个态度很使慈禧欣慰。她想：倘若曾国藩和弟弟站在一边，坚决与官文为敌，那就更麻烦了；曾国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慈禧决定按督抚不和的处置成例来个和稀泥。于是将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调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因苏抚一职暂不能离开，遂调湖南巡抚李瀚章暂署湖督，由刘昆接替李瀚章。对曾国藩则未加任何指责。一场大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正当曾国藩为九弟平安度过险境，湖督一职落入湘淮军手中而欣喜的时候，赖文光、张宗禹趁着清廷官场这场内耗的大好时机，在禹州大败郭松林部，然后挥师北上，率领五万铁骑，轻而易举地突破由豫军守卫的朱仙镇至开封府一带的防线，昼夜急驰，挺进鲁西。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河防大计，一夜之间便付之东流。消息传来，曾国藩在济宁州一病不起。

八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新湘军的再次大败和河防之策的彻底破产，给官文抓到了报复的把柄。官文现在处于极为有利的形势：京师本来就有一大批曾氏兄弟的反对派，他们之中一部分出于正统观念，认为一家兄弟两人手握重兵，位居督抚，且功盖天下，不是国家之福，尽管有裁军自抑之举，仍是隐患。这中间有满人、蒙人，也有不少汉人。一部分是嫉妒眼红。这中间多为满蒙亲贵，自己无能，却又不让别人发挥才干，便以汉人宜防的祖训，不断地提醒规劝太后、皇上。现在曾氏兄弟军事失败了，这两部分人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乘机制裁他们一下，以示天威而杜异心。官文本人人位高权重，钱多势大，他并不买曾国藩密

保的账，指使、收买一批言官上书弹劾，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里，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寄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词强硬的参劾抄件，面临着带兵十多年以来，直接针对他而来的最险恶的政治形势。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之后，头脑异乎寻常地冷静下来。

他反复对河防之策进行自我检讨，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黄巢之后，最有成就的流动作战的军队，明朝官军将领们，包括能干的杨嗣昌都无法对付，大明王朝最终就栽在李自成的手里。这中间只有一个人最有本事，那就是孙传庭，而孙传庭的制胜之策便是围堵。捻军也是流寇，而自己所采取的沙河、贾鲁河、淮河沿线包围的战略，与孙传庭的办法是一致的。曾国藩坚信河防之策是正确的，决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予以否定。但现在朝野一片聒噪，似不给他以总结教训再决胜负的机会。对于这个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他不再像咸丰初年初出茅庐时的一味蛮干，硬拼到底，也不再像打下金陵后成天如同履薄临深，为防功高震主而不顾一切地自我裁抑，他这次要跟朝廷软顶一场。

曾国藩用的依然是老子以退为进的办法。他借病重难速痊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又附片奏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之义。

奏疏拟好后，赵烈文、汪士铎、薛福成等人都劝他不必如此。担心朝廷会像咸丰八年那样顺水推舟，全部接受。曾国藩执意拜发。他并非意气办事，他有自己的深沉思考。

捻军势力仍很强大，一日不平息，太后、皇上就一日不会安宁。自从僧格林沁死后，绿营、旗兵再没有一支部队可以独任此事，平捻，非湘淮军莫属。淮军五万精兵，天下无出其右，湘军陆师力量虽弱些，而二万长江水师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所有这些军事力

量，其实就是他和李鸿章的私家武装。因此，朝廷目前要完全抛开他是不可能的。就是起用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湘军水陆两支人马也不会服服帖帖听李鸿章的话，还得他点头才是。这便是曾国藩对自己力量的信心所在。即使退一万步讲，朝廷绝情绝义，不顾后果将他开缺，他也不再留恋，立即挈眷回荷叶塘。他甚至后悔，早知有今日，不如当初打下金陵就与老九一起辞官回家为好。

对于曾国荃参劾湖广总督官文一事，曾氏一直持反对意见。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曾氏给国荃的信上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复者。吾阅世最久，见此甚明。寄云一疏而参抚，黄藩又一片而保抚，郭臬、李非不快意，当时即闻外议不平。其后小蘧果代黄报复，而云仙亦与毛水火，寄云近颇悔之。吾参竹伯时，小蘧亦代为不平，至今尚痛诋吾兄弟。去冬查办案内，密片参吴少村，河南司道颇为不平，后任亦极隔阂。陈、黄非无可参之罪，余与毛之位望积累，尚不足以参之，火候未到，所谓燕有可伐之罪，齐非伐燕之人也。以弟而陈顺斋排行，亦是火候未到，代渠思报复者必群起矣。苟公事不十分掣肘，何必下此棘手？沅之紫三本家于余处颇多掣肘，余顷以密片保全之，抄付弟览。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弟谋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女主，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她主持朝政已逾六年，比起“叔嫂合谋”的三年前来，显然要成熟多了。她曾经下过大力气对朝中的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军机大臣，以及各省的督抚一个个地作过深入的研究。其中，对曾国藩所下的工夫最多。自道光十八年点翰林以来，三十年间曾国藩每年做的事情及年终考评密语，宫中都完整地保存着。慈禧全部调来审阅。再加上这几年的直接交道，尽管从来没有见过面，关于这个为保卫她儿子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书生出身的汉大臣的一切长处短处，心性品行，她已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她知道，曾国藩要求开缺江督、注销侯爵云云，都不过是对朝廷的批评和御史的参劾表示不满而已。在慈禧的心目中，这个年老的湘军统帅和他所统辖的湘军一样，已经暮气深重，不能再留在前线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年富力强的李鸿章和方兴未艾的淮军身上。按慈禧的意思，军机处拟了一道上谕：

余年以来，曾国藩所派将领驰驱东、豫、楚、皖等省，不遗余力，歼贼亦颇不少，虽未能遽藏全功，亦非貽误军情者可比。御史穆辑香阿等人之疏着毋庸议。曾国藩着回两江总督本位。湖广总督、暂署两江总督李鸿章着授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朝廷赏功之典具

有权衡，该大臣援古人自贬之义，请暂注销侯爵，着毋庸议。

上谕到了曾国藩手里，他心中甚为不快。太后、皇上虽作安抚，实际上仍认为他剿捻无能，逼令他离开前线。他不服气，又上一折：

钦差大臣关防已贡送徐州交李鸿章祇领。钦奉谕旨，飭臣回本位。臣自度病体不能胜两江总督之任，若离营回署，又恐不免畏难取巧之讥。请仍在军营照料一切，维系湘淮军心，庶不乖古人尽瘁之义。

为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将朝廷颁发的两江总督和一等毅勇侯两颗铜印封起来，另刻木质关防一颗：“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侯行营关防”。并将此事附片上奏。

慈禧太后看完这道奏折后微微一笑，命军机处再拟旨：

曾国藩请以散员仍在军营自效之处，具征奋勉图功，不避艰险之意。惟两江总督责任繁重，湘淮军饷，尤须曾国藩筹办接济，与前敌督军同为朝廷倚赖。该督忠勤素著，且系朝廷特简，正不必以避劳就逸为嫌，致多顾虑。

这道上谕，肯定了他的功绩，表示了对他的倚重，曾国藩看后略觉心舒。但他意犹未尽，于是三上奏折，请开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之缺。十天后，上谕以日递五百里的速度送到济宁州曾国藩行营：

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懍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

《曾国藩年谱》“同治五年”一节中写道：“是岁言论劾公办理不善者有御史朱镇、卢士杰、朱学笃等疏，皆奉寄谕抄发。御史穆辑香阿奏督师日久无功请量加谴责一疏……是否，又有御史阿凌阿劾公骄妄各款，亦奉旨辨斥。公念权位所在，众责所归，惕然不敢安焉。”

显然，慈禧为曾国藩三请开缺的举动而愤怒了。双方都未在原定的基调上后退一步。赵烈文、汪士铎等人都来劝说，就此罢休算了。曾国藩也觉得骑虎难下。最后，他下了狠心，与其这样以失败之员重回江宁，赧颜见江东父老，不如干脆让她全部开缺，回荷叶塘做老农算了。辞职毕竟不是谋反，再有人从中调唆、搬弄，也不至于到达杀头灭门前功尽毁的地步；只要不到这一步，他就不怕。正拟第四次再辞江督时，内阁又递来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补授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之任。”

慈禧太后终于让步了，曾国藩也就不再固请了。他收拾行李，带着幕僚们打马重回江宁。一路上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在徐州城外，路过有名的折柳长亭时，曾国藩在轿中隐隐见长亭粉壁上题满了诗，打头的一行字大些，写的像是“中兴将帅咏”几个字，他吩咐停轿。

曾国藩走出轿步入亭中，抬头细看，粉壁上写的是十首七绝，总题叫“中兴将帅咏”，每首咏的是一个带兵将领。他一首首看着，前八首像是咏的赛尚阿、乌兰泰、吴文镕、江忠源、何桂清、胡林翼、胜保、僧格林沁，看到第九首时，他的心跳了起来，那诗写道：

古今无两庆封侯，北进惜乎无善谋。

若许当初亲骑射，河淮处处是高楼 [5]。

这不正是咏的他自己吗？曾国藩满面羞惭。薛福成吩咐亲兵：“村野俚语，无礼之甚，还不赶快涂掉它！”

“让它留着吧，也好作面镜子照照。”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蹒跚地走进绿呢大轿。

正在这时，前来徐州接钦差大臣关防的李鸿章带着一班文武大员亲到城外郊迎，将曾国藩一行前呼后拥地迎进知府衙门。李鸿章恭恭敬敬地向恩师请教治捻之策，曾国藩抚须沉思良久，什么话也没说。李鸿章再三恳求，他仍只字不言，只挥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李鸿章接过看时，纸上写的是：“捻乱止于河防。”

望着恩师坚毅的面孔，李鸿章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将这张纸细心折好，放进衣袖里。

第二十二章 名毁津门

一 灵谷寺内，曾国藩传授古文秘诀

曾国藩郁郁回到江宁，自觉精力更衰弱了，原先一番整饬两江的宏图大愿，被捻战失利减去了大半。幕僚们纷纷反映，李鸿章一手荐

拔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受贿严重，甚至公开索贿。去年苏松太道出缺，丁日昌通过仆人透出消息，谁送他端砚两方，即可补授。有个多年候补道专门托人从端州买得两块好砚送上门。丁日昌看了看，笑着说：“端砚以斧柯山出的为好，你这个还不行。”待那人真的从斧柯山再弄两方砚来时，苏松太道已放了他人。走运的这个人脑子灵活，他知道所谓“端砚两方”，其实就是“白银两万”。幕僚们很气愤：这样公开卖官鬻爵的人，还能当巡抚？

曾国藩知丁日昌最受李鸿章赏识，而李鸿章赏识的又正是他的生财有道这一点。参劾丁日昌，就等于打击李鸿章。此时正要李鸿章把河防之策坚持下去，取得捻战胜利，为自己洗去羞辱，还能去得罪他吗？

苏南豪门巨绅很多，经常抗租不交，历任江督、苏抚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前两年，曾国藩挟削平太平天国之威，对豪门巨绅作了些限制，抗租气焰有所收敛。这次回来后，又发现一切依旧。

刘蓉同治五年在陕西巡抚任上大败于捻军，遭革职回籍处分。郭嵩焘同治五年在署理广东巡抚任上，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被罢黜。曾国荃同治六年因剿捻无功开缺回籍。刘长佑同治六年亦因剿捻无功开革回籍。

卖官的巡抚不能参劾，还谈什么惩治贪污的州县？豪门不能压制，还谈什么减漕均赋？这些都不能办，还谈什么整饬两江？曾国藩真是心灰意懒了。接着，刘蓉、郭嵩焘、曾国荃次第去位，刘长佑的直隶总督又被官文取代，海内纷传湘系人物当权的鼎盛时期已过，曾国藩愈加失意了。两江之事本可责之于三省巡抚，于是，他除督促粮饷，支持捻战前线外，其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读书作文，不多过问政事。使他略感欣慰的是，在他的身边有一批勤学上进、古文做得好的才子，其中尤以张裕钊、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最为突出。除张裕钊稍大些外，其他三人都只二十多岁，是正堪造就的璞玉浑金。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曾国藩也曾把它与高声读书、劳作而后憩息三者合称为人生三乐。他想，把这几块璞玉浑金琢冶为令器美具，亦是一大成绩。

曾国藩悉心指导他们，将自己古文写作的心得传授给他们。他曾经感于桐城古文的衰落，有志于振兴，后来厕身戎间，无暇作为，现在又老境渐侵，身心交瘁，看来靠自己的一人之力，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正如捻战的胜利要靠门生李鸿章一样，桐城古文的复兴也要靠门生辈了。昨天，他欣然读到张裕钊送来的习作《北山独游记》，精神为之一振。

张裕钊不为山势险峻所动，独身登上北山，发出了“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克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的感叹。曾国藩读后联想到自己这大半年来不求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也觉有愧。“后生可畏！”他心里想。



明孝陵神道石人

正是初夏天气，江宁郊外风景宜人。孝陵初步修复后尚未视察过，曾国藩决定明天带着张裕钊、黎庶昌等人一同察看孝陵，同时借游山玩水的机会，给他们谈谈为文之道。

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陵墓，在朝阳门外钟山南麓。前几年围城时，这里是激烈的战场，陵寝周围的建筑毁损得很厉害。爱新觉罗氏从朱氏手里夺取了皇位，表面上又对朱氏以礼遇。入北京

后，顺治为崇祯举行国葬。康熙、乾隆南巡时，都亲往孝陵叩谒，还特设守陵监二员、四十陵户，拨给司香田百亩。康熙还手书“治隆唐宋”四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于贡殿上。江宁城刚一收复，朝廷便命曾国荃亲往孝陵致祭，并令尽快修复原貌。当时因经费支绌，孝陵修复工程只得往后挪。奉命北上前夕，曾国藩将此事交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真是能干。一年多的时间里，孝陵也算恢复得不错了。因为总督亲来视察，今天的游客都被远远地拦开。曾国藩带着张、黎、吴、薛等人来到孝陵进口处，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高大的石坊，上刻“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这就是俗称的下马坊。原已破碎成七八截，经过石工巧妙地修补，现在又竖起来了。粗粗看去，跟原貌差不多。曾国藩出了轿，张、黎、吴、薛等人也下了马，步行在通往陵墓的神道上。

神道两旁的石兽、翁仲已全找齐，并修复完好。这一路石狮、石獬豸、石橐驼、石麒麟、石马、石武将、石文臣绵延两三里，气势极为壮观，再加上松柏掩映，道路整洁，一种开国帝王雍容伟壮的气派充塞天地之间。曾国藩以及随行者们无形间也受到感染，生出一股崇敬畏惧的情绪来。

神道的尽头是享殿。这本是孝陵的主要建筑之一。重檐九楹，殿前两侧原有廊庑数十间。另有神宫监和具服殿、宰牧亭、燎炉、雀池、水井等，大殿内有四十五间房子，奉有朱元璋和马氏的神主。可惜这座堂皇的建筑全部毁于兵火，仅存五十六个石柱础。现在四周已堆积了许多木石沙灰。陪同一旁的负责修复陵墓的官员告诉曾国藩，这是为重建享殿准备的，拟仿照长陵的模样再建，现已派人去北京摹绘。最大的困难不在缺钱，而在于缺人才，没有人敢承担这个任务。曾国藩笑着说：“我的幕府中人才很多，就是没有鲁班。你们可以出个招贤榜，向普天下招贤，总会有今日鲁班出来的。”那官员点头称是。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第二卷《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古文造诣》：“曾门弟子，张、吴、黎、薛均以古文鸣，黎、薛兼师其经济，张、吴则最致力于文章。以功候论，张裕钊、吴汝纶固视黎庶昌、薛福成差胜。二人之中，吴尤服张。以为非己与黎、薛所及

也。曾氏尝致书告张以‘足下为古文，笔力稍患其弱’；又谓：‘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张遂由是求之，颇有所得。故曾又称以‘尊作古文，着句俱有筋骨，日进无疆，至为欣慰’。盖曾氏于古文传人，属望于张者最殷。其见于日记者，则有‘张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风，日进不已，可畏可爱’，及‘阅张廉卿近所为古文，喜其入古甚深’之语，推重可见。至张氏之所自负，如《答李佛笙太守书》云：‘近者撰得《书元后传后》一篇，乃忽妄得意，自以甚近似西汉人，是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较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其意态固以湘乡派传人自喜，而不肯低首于桐城派诸老矣。吴汝纶《与姚仲实书》谓：‘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不能复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故卓然为一代大家。近时张廉卿，又独得于《史记》之譎怪，盖文气之雄劲不及曾，而意思之诙诡、词句之廉劲，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广，以目为开宗之一祖，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也。’曾氏论文古，喜谈诙诡之趣，张氏亦于此致力，虽造诣非无可观，而何能与曾同称开宗之祖？吴氏此论，盖过情之誉也。吴于古文，所造实不亚于张。黎、薛二氏，虽功候稍浅，而亦各有所得，就大体言之，亦勉可颉颃张、吴，若夫追踪曾氏，则四人均苦未能耳。”

在享殿废墟上站了一会，曾国藩一行穿过方城隧道，来到钟山独龙阜。这里便是明太祖的地宫所在。尽管战火弥漫，周围的古树烧毁不少，但独龙阜上依旧树林茂盛，草木葳蕤。曾国藩伫立良久，叹道：“到底是圣天子葬地，自有神灵庇佑！”张、黎等人也深以为然。

曾国藩站在独龙阜上，极目远眺。但见钟山气势飞腾，紫雾蒸蔚，四周地形既开阔又壮美，田园葱绿，水光潋滟，一派胜景尽收眼底。心情抑郁了很久的两江总督，顿生一种俯视天下的气概，心里再一次发出感慨：“这么好的墓地，可谓天下无双，朱洪武好眼力呀！”

孝陵的修复，曾国藩基本上是满意的，他对监修的官员夸奖了两句。那官员很是高兴，讨好地对曾国藩说：“大人，灵谷寺也已基本修好，请大人到那里去视察一下，还可在寺内略为休息休息。卑职即刻通知灵谷寺住持，叫他安排茶水伺候。”

察看孝陵半日，曾国藩已觉累了，且要谈文，灵谷寺也的确是个好地方，便同意了。

当曾国藩一行坐轿乘马来到寺门时，灵谷寺住持远通法师已带领阖寺五十余僧众在山门外迎接了。稍稍歇息后，远通法师便陪着曾国藩查看修复后的寺院，并一路滔滔不绝地向总督大人介绍。

灵谷寺建于梁天监十三年，原名开善寺，唐代改称宝公院，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称太平兴国寺，明初改为蒋山寺，寺址在独龙阜。那时江宁的蒋山寺与杭州中天竺的永祚寺、湖州的万寿寺、苏州的报恩光孝寺、奉化雪窦资圣寺、温州的龙翔寺、福州雪峰崇圣寺、金华的宝林寺、苏州虎丘灵岩寺、天台的国清寺，并称为江南十大名刹。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亲来钟山选皇陵，看准了独龙阜这块风水宝地，遂命蒋山寺东迁。又将皇陵圈中的定林寺、宋熙寺、竹园寺、悟真庵统统迁于此，合并为灵谷寺。

远通像一个破落户夸耀富贵的先祖一样，津津有味地告诉曾国藩，合并后的灵谷寺规模之宏大，使得江南无一寺庙可以与之相比。寺内的殿庑規制仿照大内修造，自山门至梵宫长达五里路。当中的主道，行人走在上面，能发出一种类似琵琶弹奏的响声，鼓掌都可以使人隐约听到琵琶弦在震动，故僧众将它称之为琵琶街。

张裕钊听了很觉稀奇。吴汝纶则悄悄地对薛福成说：“这老家伙在吹牛皮。”

黎庶昌问远通：“法师，你说的是真的吗？”

远通立即双手合十，念道：“阿弥陀佛，老衲明年就六十岁了，还能像年轻时那样打诨语吗？”

吴汝纶听了，忍不住发笑，心想：这老和尚倒也直爽，一句话就露出了他年轻时好说假话的毛病，便问道：“老法师，这琵琶街现在还弹琵琶吗？”

“早已不弹了。”

“它为何又不弹了呢？”

“早在天启年间，有一个临产的妇人来到灵谷寺烧香，求菩萨保佑她生产顺利。祷告完毕，她沿着琵琶街走出寺院，谁知走到半路就发作了，痛得在琵琶街上打滚。打了三个滚后，那妇人就在街上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菩萨保佑她生产顺利，但把琵琶街污坏了。

从那以后，琵琶街就再听不到琵琶声了。”

众人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曾国藩也微笑着，心里说：“果然是个会打诨语的老和尚，不过倒也诨得可爱。”

见大家兴致高，远通越说越有劲。他又说，灵谷寺原有一个广阔无边的放生池，是明初一万个民工整整凿了一个月才凿成，故又叫万工池。还有无量殿、梅花坞、八功德水诸景。当时殿宇如云，浮屠矗立，最盛时有一千个僧人。寺内万松参天，一径幽深，故又有灵谷深松之美称，远通非常得意地说，当年康熙爷、乾隆爷谒完孝陵后，都驻蹕灵谷寺，并留下宸翰。

“老法师，你刚才说八功德水是一种什么水？”黎庶昌问。

“这八功德水有个来由。”远通神气活现地数着家珍，“梁天监十七年，有个西域胡僧来到钟山紫霞洞修行。紫霞洞缺水，胡僧只得靠接天雨止渴。有一天，洞边来了一个长须老叟，向胡僧讨水喝。胡僧将水罐子递给他。水罐子里那半罐水还是胡僧在春天时接的，要靠它过炎热三伏。老叟一口气把半罐水喝干了，问胡僧心疼不。胡僧说：‘接水有缘，喝水有缘。今日有缘，得遇山仙。’老叟惊问：‘你怎么知我是山仙？’胡僧说：‘紫霞洞口有恶虎一只，毒蛇一条，凡人岂可来到此地？’老叟笑道：‘既然让你识破，我当赔给你水。’老叟说罢，对着洞壁用手指猛力一钻，钻出一个小窟窿。霎时，小窟窿里流出一条细细的水丝来。胡僧问：‘山仙，你这水有什么好处？’老叟说：‘我这泉水有八德：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愆**，八**蠲**痾。’说罢化作一道轻烟去了。灵谷寺的僧人听说，便劈开楠竹，铺成竹管道，将水引到寺里来。”

“好哇，法师，你寺里有这么好的水，何不烧壶好茶招待我们！”吴汝纶高兴地嚷道。

“老衲早已准备好了。”远通笑咪咪地指着前方说，“就摆在无量殿里。”

《曾国荃年谱》载：同治三年九月二十日，“公奉旨诣明孝陵致祭。”

无量殿因供奉无量寿佛而得名，但一般人都叫它无梁殿。因为这座建于明洪武十四年的长十五丈、宽九丈的大殿无梁无柱，无尺寸木头，全是巨砖垒砌而成，实为我国佛寺中罕见的建筑。远通法师将曾国藩一行引到无量殿，殿中已摆好了一桌茶点。楠木桌面上是一套精致的茶具。远通介绍，这是前代景德镇官窑烧制的贡品，虽历四百余载，仍然胎白如雪，草青如生。大家拿在手里细细观摩。曾国藩想：这个号称现在已不打诳语的老和尚，半日来都在打诳语，只有这一句话是真的，这的确是一套不可多见的好茶具。

桌面当中摆了几碟时鲜果品。远通说，这些都是本寺的土产，尤其是青皮红心萝卜，更是难得吃到。远通边说边用小刀切开一个，果然萝卜心红得鲜艳。远通笑着说：“金陵红心萝卜在江南数第一，灵谷寺的红心萝卜在金陵数第一，这一碟又是灵谷寺里萝卜中最好的。”

“那真是天下第一咯！”吴汝纶笑着打趣。

“老衲想应当算得上天下第一。”远通乐呵呵地笑道，精光的头皮上泛起青亮的光彩。曾国藩突然发现，这法师其实长得一表人才，如果让他穿上一品官服，会比自己更像一个大学士！

桌子旁边立着一个小火炉，一把古色古香的宜兴紫砂壶里冒出缕缕水汽。远通亲自给每人斟了一杯茶。给吴汝纶斟茶时，特地郑重对他说：“小先生，这是真正的八功德水烧出来的。”又回过头来笑着对曾国藩说：“大人在这里宽坐，贫僧叫厨头准备一顿好斋席，请大人尝尝。”

众人品了一口茶，似乎觉得的确比城里的茶水好喝些。“真是个好会享清福的和尚！”望着走远了的灵谷寺住持，曾国藩从内心里发出羡慕。

“你们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带你们出来查看孝陵？”很久没有离开

督署了，今天到郊外走动走动，看了修缮一新的明孝陵，见了爱打诨语却讨人喜欢的和尚，又坐在如此清静的寺院里喝着闲茶，曾国藩心里涌出一股多年未有的舒畅感，他笑着问正在专心品茶的年轻幕僚们，私下里已经认张、黎、吴、薛为及门弟子了。

四子面面相觑一阵，不知如何回答。吴汝纶一向活跃，他忍不住答道：“大人是叫我们休息一天，到钟山来玩玩。”

曾国藩笑着摇摇头。黎庶昌想了想说：“我知道了，大人布置我们下旬的作文题目是明孝陵论。”

“不对，应该是以孝治天下论。”薛福成忙纠正。

曾国藩笑着说：“算了，你们都猜不中，我今天请诸位出来，原是想来个钟山谈文，现在做了远通和尚的客人，变成灵谷寺谈文了。”

吴汝纶拍手笑道：“大人此举太高雅了，今后一定是段文坛佳话。”

其他三子也都很兴奋。

“昨天，廉卿送来一篇《北山独游记》，老夫读了很觉有启发。不独文笔洗练，且用意高远，真正是一篇好文章。”

曾国藩从衣袖里掏出张裕钊的作文，递给黎庶昌。“你们每人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就从廉卿这篇文章谈起。”

在黎庶昌等人阅读的时候，曾国藩对张裕钊说：“我曾经说过，足下的文章近于柔，望多读扬、韩之文，参以两汉古赋而救其短。这篇游记已不见往昔之柔弱，足下近来大有长进。”

“这都是大人指教的结果。”张裕钊恭敬回答。他生就一副厚重谨悫的模样，加上花白的头发，四十三四岁的年纪，看起来像是过了五十的人一样。曾国藩最看重的就是他的谨厚，知道即使这样着意表扬

他，他也不会骄傲，若是对吴汝纶、薛福成，便不能这样称赞了。

张裕钊的文章不到三百字，片刻光景，三人都浏览了一遍。黎庶昌诚恳地赞扬他写得好，吴、薛也说好，但心里并不太服气。

“作文当以意为主，辞副其意，气举其辞。廉卿这篇游记，好就好在通过登山越岭的记叙，阐述了天下辽远之境的获得，只属于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这正是程朱所讲的格物致知。”曾国藩习惯地梳着长须，意味深长地说，“岂只是登山览胜，学问、文章、事业，哪样不是这样啊！”

望着总督大人由一篇小文章生发出如此庄重的人生感叹，不止是张裕钊、黎庶昌，就是心高气傲的吴汝纶、薛福成也被震慑了。佛殿里顿时安静下来。

“当年老夫初进京师，侥幸入金马门，然于学问文章，懵然不知。偶闻京师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郎中姚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遂展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诵读，其他六代之能诗文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开始为诗古文。尔来三十年了。”无梁殿里回荡着曾国藩的湘乡官话，其音色之洪亮，声调之悦耳，张裕钊等人似乎从没有听到过。“三十年来，只要军务政务稍有空暇，老夫便究心古文之道，直到过天命之年，才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近来常有将心得写出之意，然握管之时，不克殚精竭思，作成后总不称意。安得摒去万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适，然后作文一篇，以摅胸中奇趣。今日与诸位偷得一日之闲，聚会于清静无为之地，老夫欲学古之孔孟墨荀当年与门徒讲学的形式，无拘无束地与诸位纵谈为文之道如何？”

这真是太好了！张裕钊等人想：从曾大人学习古文多年了，胸中堆积着许多问题，总没有机会一问究竟，难得他今天有这样的雅兴。

“请问大人，文章以何为最先？”当大家都在紧张思考时，吴汝纶率先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文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国藩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老夫平生最爱文章有雄奇瑰伟之气，古人有此气者，以昌黎为第一，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后人难以企及，然可揣摩而学之。”

“请问大人，用字造句，以达到何种境地为最佳？”黎庶昌问。

“无论古今大家，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曾国藩应声而答，略为思考一下，他又作了补充，“世人论文字之说，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駰、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司马子长、司马相如、扬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韩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长卿、子云之上，戛戛独造，力避圆熟，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于古人之文，若能从鲍、江、徐、庾四人之圆步步上溯，直窥卿、云、马、韩，则无不可读之古文，也无不可通之经史。”

四子大受启发，一齐点头称是。

“刚才讲的是句子的圆润，还有遣字的准确传神。古人十分讲究炼字，有许多一字师的故事。比如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改‘数’为‘一’。张咏‘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楚才改‘恨’为‘幸’。程风衣‘满头白发来偏早，到手黄金去已多’，周白民改‘到’作‘信’。这些都是有名的一字师。另外如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记》‘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李泰伯改‘德’为‘风’。苏东坡《富韩公神道碑》‘公之勋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虚己听公，西戎北狄，视公进退以为轻重，然一赵济能摇之’，张文潜改‘能’为‘敢’。张虞山‘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陈香泉‘斜日一川汧水上，秋峰万点益门西’，王渔洋分别改‘增’为‘生’，改‘峰’为‘山’。改的都是大家名家的字，都改得好。可见即使是大手笔，也有个千锤百炼提高的过程，何况一般人呢？除一字师外，还有半字师的故事，你们听说过没有？”

“没有。”四子齐摇头。

“昔乾隆龚炜，为东海一闺秀改咏菊诗。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龚炜嫌‘别’字硬，改为‘另’。人称半字师。”

“大人，当年靖毅公病逝时，唐鹤九送的挽联，大人为他改了两处，大家都说改得极好。”张裕钊插话。

“我改的倒也寻常，其实是唐鹤九的联语写得好。”曾国藩平淡地说。

“廉卿兄，你把这段掌故说给我们听听吧！”薛福成入幕最晚，不知道这件事。

张裕钊望着曾国藩请示：“大人，卑职可以说吗？”

“你说吧！”曾国藩轻轻点了一下头。

“同治元年十一月，靖毅公染时疫，为国殉职于金陵城下，当时挽联极多，也不乏佳者。唐鹤九先生有一联是这样写的：‘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成功，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洒泪，又陨台星。’大人看后说，写得好是好，只是美中不足。大人提起笔来，将‘成功’二字乙转，又改‘洒泪’为‘痛定’。顿时，大家都轻轻地叫好。”

“秀才肩半壁东南，方期一战功成，挽回劫运；当世号满门忠义，岂料三河痛定，又陨台星。”薛福成慢慢重复一遍，说，“果真改得好极了！”

曾国藩平静地听着，无任何表示。

薛福成接着说：“请大人谈谈文章的布局。”

曾国藩喝了两口茶，上下梳过几次胡须后，慢慢地说：“谋篇布局是作文一段最大功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譬如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四处皆目。文中线索如同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

这是一种。古人文笔有云属波委、官止而神行之象，其布局则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此等文章以《庄子》为最，将《庄子》好好读上二三十遍，自然熟悉了。”

薛福成听了这话，有一种茅塞顿开而豁然爽朗、聪明大张之感，深深佩服总督大人学问汪洋浩大，自己在他的面前，直有潺潺细流与长江大河之别。

“请问大人。”张裕钊在认真思考之后，恭谨地问：“常见古人诗话中谈到诗的气象。卑职想，古文应该也有气象，而究以何种气象为好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说明廉卿这段时期来对古文的钻研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即从字、句、段的思考上升到对全篇的思考。”曾国藩日渐昏花的三角眼里射出赞赏的目光。

“古人以‘气象’二字来评诗，较早的可见于南宋初期周紫芝所着《竹坡诗话》。竹坡居士说郑谷的‘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之句，别人皆以为奇绝，他以为其气象浅俗。后来《沧浪诗话》里多次提到‘气象’，说唐人诗与宋人诗，先不谈工拙，直是气象不同；又说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其实不只是诗，文、书、画莫不如此。气象，就是指面貌、神志。老夫以为，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能可贵，如久雨而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登高楼俯视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远眺。又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齷齪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貌。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庄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但文辞不如孟、庄、韩三子之跌宕。老夫以为文章要达到这种地步，乃是最高的境界，很不容易做到，但应成为我辈力求达到的目标。”

这一大段宏论，说得四子皆低头不言，心中自觉惭愧。隔了好久，黎庶昌想起那年吴敏树要跟曾国藩打官司的事，不知曾国藩心里对这事究竟怎样看，有没有芥蒂，平时没有机会问，今天可是个好机会。他笑着问：“关于桐城文派的事，吴南屏后来捐钱请大人给他除

名了吗？”

“南屏那人你还不知道！”曾国藩爽快地笑起来，“他是打死都不认输的。后来的信中，他干脆将姚鼐比之于吕居仁。这是他的性格，我也不计较。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饭吃，也称得上我们湖南人中的豪杰。不过，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也贬之太甚了。老夫粗解文章，实由姚先生启之。姚先生为知言君子，只是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他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之文，稍涉私好，而大体上是站得住的。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为不刊之典。老夫鉴于姚先生所编，不选六经、诸子、史传之文，虽另编《经史百家杂钞》，但平心而论，姚先生之《类纂》要比老夫的《杂钞》流传得久远。”

黎庶昌深以此言为持平之论，并对曾国藩的心胸气度看得更清楚了。他正要请曾国藩再谈谈对桐城三祖的看法，吴汝纶又发问了：“大人，听说您要写一篇文章，提出古文的八字诀和四象说，能让我们先知一二吗？”

曾氏《鸣原堂论文》中《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一文的尾批：“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褐裘而来，绝无齷齪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及也。沅弟之文笔光明豁达，得之天授，若更加以学力，使篇幅不失之冗长，字句悉归于精当，则优入古人之域不自觉矣。”

曾氏《圣哲画像记》：“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你们四人，最数摯甫不安本分，不知又从哪里刺探了老夫的机密。”就像老父亲亲昵地指责聪明灵泛的小儿子一样，其实心里很高兴，他乐于向弟子们透露所探得的古文之骊珠。“老夫思考得尚不成熟，就大致说说吧。八字诀，即以雄、直、怪、丽为古文阳刚美之特征，以茹、远、洁、适为古文阴柔美之特征。我还要仿照司空表圣的办法，每个字下再给它以八个字的详述。四象，即太阳为气势，气势中又分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为趣味，趣味中又有诙谐之趣、闲

适之趣；太阴为识度，识度有闳阔之度、含蓄之度；少阴为情韵，情韵有沉雄之韵、凄恻之韵。若精力好，下个月老夫将这篇文章完工，那时再听听诸位的意见。”

张裕钊说：“大人对古文的这个发现，将可与沈休文的四声说相比！”

“你们看，对面有个家伙在偷听大人的天机！”吴汝纶神秘地指了指无梁殿外的小松树林。

“谁？好大的狗胆，我去看看。”薛福成立即起身，冲出殿外刚走几步，只见一只两尺多长的金毛松鼠，从松树枝上跳跃着逃走了。

“原来是它！”黎庶昌、张裕钊大笑起来。曾国藩一时兴起，笑道：“你们谁有本事逮住它，老夫放他一年假不写文章！”

张裕钊等人见曾国藩兴趣这样好，明知抓不到，都一齐向小松林冲去。

曾国藩背着双手，情趣极高地看着他们在松树林里奔跑，口里念道：“鸛鷀已翔乎九仞兮，罗者犹倚乎泽薺。”

“大人。”耳畔突然响起一个谦卑的声音。曾国藩回头看时，远通法师已站在一旁，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和尚。那小僧人两眼怯生生地望着江宁城里的头号人物，双手托着一个黑漆发亮的木盘，木盘上摆着一支大号羊毫，一方刷丝歙砚，两卷水印硃笺。

“大人学问淹博，尤其联语精妙，久为贫僧钦敬，早就想求大人为寒寺题一联语，只是无缘。今日万幸，贫僧恭请大人赐宝。”远通说罢，双手在胸口合十，深深一鞠躬。

曾国藩笑着说：“今日受法师款待，不容我不写了。不过鄙人对佛法素无所知，题什么好呢？”

曾国藩在无梁殿里慢慢踱步。殿堂里异常安静，水汽冲着紫砂壶

盖轻轻地上下跳动，他凝视着茶壶，瞬时间有了。遂提起笔，吩咐小和尚把碃笺展开。一会儿，水印纸上现出一个个劲崛的字来：

万里神通，度海遥分功德水，

六朝都会，环山长护吉祥云。

“见笑，见笑。”曾国藩把笔放回木盘，谦逊地说。

“贫僧深谢了！”远通再次合十鞠躬。

“曾大人，总督衙门来了一位老爷，说是有急事要面禀。”灵谷寺的知客僧急急忙忙走过来，边施礼边说。

“什么事？叫他进来。”

来的是督署武巡捕。他走到曾国藩身边，悄悄地说：“李制军遣弟昭庆来江宁，要向大人禀报……”

“备轿！”不待巡捕说完，曾国藩便下令。

“大人，斋饭已备好，吃了再走吧！”远通慌忙挽留。

“打扰了，下次再来吃吧！”曾国藩边说边疾步走出无梁殿。他知道，李鸿章一定是遇到了难以独自做主的大事难事。

原来，李鸿章督师以来，采取了诱敌于绝地然后合围的战略和离间之计，大大地挫伤了捻军的元气，把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引诱到山东烟台一带。李鸿章认为东捻已到山重水复的地步，准备以胶莱河为防线，将他们困死在登莱半岛。李昭庆奉命来到江宁，一来请教此法是否可行，二来求援二十万饷银。

从灵谷寺到城里的一路上，曾国藩心里就一直在揣度着李昭庆要谈的事。前方战事时有反复，令曾国藩提心吊胆，只有李鸿章用河防之策将捻军最终平息下去，方可洗去他打捻无功的耻辱。如果李鸿章也失败了，后果则不堪设想。他的这种心情，就和当年在安庆挂念老

九打金陵一样。听了李昭庆的禀报后，曾国藩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没有马上表示态度，而是离开座位走到挂图边，拧紧两道扫帚眉，眼睛死死地盯着山东省。

大约过两刻钟之后，曾国藩重新回到座位上，对李昭庆说：“幼泉，回去告诉你二哥，就说我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设想，只是要提醒他注意一点：丁宝桢是山东巡抚，他的职责只是守山东，灭不灭捻寇不是他的事，防守胶莱尽量用刘省三部，而不用鲁军，前年赖文光就是冲破豫军朱仙镇防线的，丁宝桢和李鹤年是一样的思想。因此，为防万一，还要在运河设第二道防线，以潘鼎新扼守，在江苏六塘河设第三道防线，就近调鲍超、陈国瑞部防守。你今天休息一下，明天一早就回去。告诉少荃，鳖虽进瓮中，但并未到手，还有可能逃出去，不可存丝毫虚骄。至于二十万饷银，我分文不少。”

事情正如曾国藩所估计。同治六年八月十九日，东捻军在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下，在海庙口以北十几里海滩地方突破鲁军防线，过潍河、潍县、昌乐，拟再渡运河，进入豫陕，与张宗禹的西捻会师。但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挡，又加上大雨连绵，河水盛涨，东捻军心大乱，叛徒潘贵升乘机杀害了鲁王任化邦。赖文光率残部重上山东，结果一败于潍县，再败于寿光，二万将士战死，首王范汝增英勇牺牲。赖文光率六千人苦战逃出，准备下江苏，在六塘河又遇到鲍超的阻挡，后来虽从陈国瑞部的缺口突破六塘河，但终于大势已去，人少力弱。赖文光被抓就义，东捻军全军覆没。

捷报传到江宁，一洗曾国藩两年多来的屈辱。朝廷论功行赏，李鸿章授以协办大学士，刘铭传首倡河防之策，封一等男爵，并念记曾国藩的决策之功及转战一年多的辛劳，加恩加赏一云骑尉世职，接着又从体仁阁大学士调任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成功，梁王张宗禹战死徒骇河边。闹了十多年的捻军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了。曾国藩精神重又振作起来，正准备把整饬两江的事继续办下去时，官文却因阻击西捻失败之罪，被撤除了直隶总督之职，慈禧太后调曾国藩接任，并着晋京陛见，两江总督一职，则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

曾国藩这次欣然受命。其原因，不仅因捻乱平息，朝廷没有忘记他的功劳，更因他多年的朋友暗敌官文彻底垮台了，他今后的仕途少了一块绊脚石，曾国荃、郭嵩焘、刘蓉、刘长佑等人东山复起也少了一重障碍。放眼今日之域中，又是湘淮军的天下！他能不兴奋吗？

二 堂堂大清王朝，竟好比一座百年贾府

两江治内的大小政事，曾国藩都可以移交给马新贻，唯有两件事他放心不下，要亲自交代一番。



金陵机器制造局

第一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事，他拟亲赴上海一行。容闳得到消息，自己驾驶新制的火轮船由沪赴宁来了。曾国藩十分高兴。他兴致勃勃地登船观赏，并命容闳向采石矶开去。容闳开足马力，船在江面飞也似的前进，近两百里水路，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曾国藩坐在船舱里，颇有点意气风发之感。到了采石矶后，容闳又掉过船头，开回

江宁。因为是下水，更快，一个半时辰便回到下关码头。曾国藩兴奋地说：“纯甫，这艘船比起安庆内军械所造的黄鹄号又要强多了，简直与洋人的船不相上下。”

容闳说：“与前些年洋人的船相比，速度是差不多了，但洋人这两年造的船又快多了。洋人的东西日新月异，学不胜学。”

“我们中国人并不蠢，只要有志气，今后总可以超过洋人的。”曾国藩坚定地说，又问，“这艘船取的什么名字？”

“还没有名字哩，正等着大人为它命名。”

曾国藩站在甲板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凝神良久，说：“就叫它恬吉号吧！取四海波恬、公务安吉之意。你看如何？”

“最好！”容闳欢喜地说。

“纯甫，我此去直隶，最令我挂系的就是上海机器制造总局，它还刚上轨道，并不成熟。在中国建机器制造局，是我曾某人办的一桩破天荒的事，它也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说不定今后还会招致众多非议。不过，依老夫之愚见，这个事业非要办成功不可。中国的徐图自强，只能肇基于此。纯甫，我看重你，主要还不是因为你留过洋，与洋人熟悉，而是看重你的能吃苦、性格坚毅。你千万不要辜负我的期望，今后不管有千难万难，你都要把这件事坚持办下去。你尚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是可以看到成功的一天的，老夫却不一定看得到了。”

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曾氏上《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折中说：“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本年闰四月间，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绪。七月初旬，第一号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轮船，意取四海波恬、公务安吉也。其气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身長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金陵。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余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

重洋。原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试办以来，臣深恐日久无成，未敢率尔具奏，仰赖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大人，卑职感大人知遇之恩，也深知此事重大，卑职一定尽力办好。”容闳办机器制造业已经五六年了，先前是满腔赤子之心，恨不得两年三年就把美国英国的全套机器搬到中国来，让国家立即强盛。这些年来，他在办事过程中，深感处处棘手，步步难行，多少次都想甩手不干，但最后还是挺下来了。他本想向曾国藩吐一肚子苦水，听曾国藩这一说，便不敢再讲了，硬着头皮把总督交给的担子担起来。

“纯甫，我知道你有难处。”曾国藩从“尽力办好”四字中，已知容闳的艰难。“老夫活了五十多岁，经事不少，知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困难之处，正可看作是激励和逼迫。你拿张纸来，我送你两个字，作为暂时分别的留念。”

容闳忙拿出一张随身携带的棉料呈文纸，曾国藩写下两个大字：“患难”。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余将赴直隶，书此二字送纯甫，以志相交于患难之时也。”写罢，亲手把纸递了过去。容闳激动万分，打开从美国带回的牛皮箱，将它珍藏于箱中。后来容闳定居美国，西方友人愿以十万美金买下这幅字，容闳毅然拒绝。这当然是后话了。

第二件是金陵书局的事。船山遗书的印装即将蒇事。道光十九年刻的《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因错讹较多，而稿本王家又已不慎被烧，曾国藩便托刘昆在京师文渊阁抄出，前几天也已送到江宁来。他又挤出时间，亲自为船山遗书的刷印作了一篇序，现在都一并交给书局赶紧雕版，不用他操心了。只是还有一大批洋人的译书和国内耆儒的书稿，还在等待着刊刻。曾国藩亲到书局去了一趟，见设备简陋的书局里堆放着一叠叠刻印俱佳的船山遗书，他欣喜地翻阅着，把书凑近鼻子边，贪婪地闻着，觉得油墨喷出的气味真香。陪同一旁的欧阳兆熊笑道：“前人说唐诗可以佐酒，你也真像要把这本书吞吃掉似

的！”

“小岑兄，不瞒你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便是摒去一切世事，学当年李邕侯那样，到深山老林里去筑一间茅屋，读尽天下书。”曾国藩说，那神情极为虔诚。

“那真是一种绝大享受，可惜你没有这个福分。”欧阳兆熊大笑，曾国藩也笑了。

离开书局时，曾国藩拉着老友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船山公的书印得差不多了，这是一大工程，你我都实现了夙愿。其他存局的译稿也都要刻印出来。洋人机巧之心，造炮制船的奥妙都在这些书里，要想使中国富强起来，就非要读这些书不可。至于那些耆儒们的著作，也是一生心血所在。他们大多清贫，无力付梓，我们不印，他们将抱恨终生，学术成果也就会湮灭，所以也得刻印出来。马穀山若是不支持，你就写信给我，我给你汇银子来。”

欧阳兆熊感动地说：“涤生，我和你的心是相通的。你才大，干大事，我力小，办小事，总之都要为世人做有益之事。你放心去直隶吧，我之余生便在此书局了。只要有我在，金陵书局就不会关门，马穀山不给钱，我卖田产店铺也要把存局的这批书稿刻印出来！”

两双已变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书局回到衙门不久，赵烈文便引着一个汉子进门来。那汉子挑着两只大木箱。

“大人，欧阳先生给你送了一担礼物。”赵烈文笑嘻嘻地说。

“哪个欧阳先生？”曾国藩皱起眉头说，“你叫他挑回去，什么礼我都不收！”

“还有哪个欧阳先生，就是书局的小岑老丈呀！”赵烈文边说，边擅自叫那汉子放下担子。

“他送我什么礼物？我刚从他那里来。”曾国藩疑惑不解。

那汉子拿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说：“大人刚走，欧阳先生便说，你们看我现在呆成什么样子了，曾大人奉调直隶，一走几千里，今后捎带东西十分不便，船山公的遗书就差两本没完工了，我们何不把先印好的送他一套呢！大家都说应该。于是就装满了两箱子，派我送来。”说着打开木箱，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函书来。曾国藩满面笑容地说：“好，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你辛苦了，到大厨房里吃过饭再走。”

那汉子出门后，赵烈文帮助曾国藩将书一函一函地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几乎把整个书案摆满了。

“船山先生处饥寒交迫之境地，孜孜不倦，写出这多好书来，真正不容易呀！”曾国藩望着眼前的书感叹起来。

赵烈文顺手翻着《读通鉴论》。这本书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而生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曾氏所撰《王船山遗书序》中说：“王船山先生遗书，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国藩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又说：“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孙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邓显鹤湘皋实主其事，湘潭欧阳兆熊晓晴赞成之。咸丰四年，寇犯湘潭，板毁于火。同治初元，吾弟国荃乃谋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欧阳君董其役。南汇张文虎啸山、仪征刘毓嵩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于安庆，藏事于金陵。先生之书，于是粗备。”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

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阔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阔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一会，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么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了。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的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一句，不走一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的意义。从春秋的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把“静”的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的日记也随之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了二十年了，其中有不少曾国藩的言论。

岳麓书社版《船山全书》的序例一文中说：“同治四年，曾国藩所设金陵书局刻船山经史子集四部著作，计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亦称船山遗书。”又说：“解放后中华书局等所出船山著作，多以金陵本为底本。”“本书于所收著作之分类编目，仍循金陵本、太平洋本之旧，依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可见金陵书局所刻的船山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惠甫，我本是一个读书做诗文的料子，谁知后来走错了路。”曾

曾国藩今天的谈兴很高，他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往事。“我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唯有多读书而已，心中则以为异日梅、何之辈不足以相伯仲。岂料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伍，置诗文于高阁。咸丰二年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发无暇为学。今日回过头来再读梅伯言之文，自觉其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实为少年偏激。不过，我至今心里仍不服输，若让我有时间读书，我一定要与梅伯言争个高低。”

说罢，一副愤愤不平的认真样子。赵烈文鼓掌大笑起来，说：“人之性度不可测识，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 [6] 也。大人事业凌铄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仍斤斤计较，要与寒儒一争高下，岂不与汉成帝、明武宗为一类的人！”

曾国藩笑着说：“我讲的是实话。”

赵烈文说：“我于此看出了大人年轻时的英发雄姿，定然不可一世，后来与洪杨争胜负，大概也出于此好胜之心。”

“真给你说对了，惠甫。”曾国藩说，“起兵之初，亦有激而成，不仅要与洪杨争高下，也要与湖南官场争高下。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为惩办几个斗殴的兵痞，长沙绿营竟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此发愤到衡州募勇万众。那时也不过为争口气而已，不意遂有今日。真可为一笑。”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住了，继而又喟然叹息道：“可惜捻战无功，国家亦未中兴，平长毛这点功劳，实不足道。”

“李中堂剿捻成功，用的就是大人的河防之策。他的胜利，就是大人的胜利。”赵烈文安慰道，“卑职想，大人募湘军，后来李中堂募淮军，与北宋韩世忠、岳飞等人募军有相似之处。当年韩、岳自成军自求饷，湘淮军的成功，实基于此。”

“是的。”曾国藩松开握须的手，支在扶手上，将身子挺直，“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故我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

粗能有成。”

赵烈文笑道：“大人成则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依卑职看来，大人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大人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是人事，亦是天意。”

曾国藩默然良久，徐徐叹道：“我始意岂及此！成败皆气运，今日之局面，亦同系气运所致。”

这时，一个仆人进来，递给曾国藩一张纸条。曾国藩看过后问赵烈文：“这是何物，你能猜得着吗？”

赵烈文摇摇头。

“这是老夫的晚餐菜单。”

多年来，曾国藩一直与幕僚一起就餐。欧阳夫人率儿女到江宁后，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多了，不过，他也还时常到大厨房和幕僚们边吃饭边聊天。近一年来，他常常喜欢一个人在书房里吃饭，偶尔欧阳夫人也到书房来陪他吃。

“菜单？”出于好奇，赵烈文将纸条拿过来看了看，只见上面写着：“鱼片煮白豆腐一小碗，香葱萝卜丝一小碗，菠菜汤一中碗，辣椒豆豉一小碟，米饭一小碗。”

赵烈文叹息：“大人还是吃得省俭！听说升州板鸭店常常给江宁各大衙门送板鸭，大人不妨切点吃。”

“我这里没有升州店的板鸭！”曾国藩断然说，“以前他们送过几次，每送一次，我便叫人退回一次，以后他们也就不再送了。我的厨房里没有多少鸡鸭鱼肉，连绍酒都是论斤零沽。”

“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赵烈文深有所悟地叹息。

曾国藩说：“那好，足下他日为老夫撰写墓志铭，这便是材料！”

说着，两人都大笑起来。

“江六，今晚有客人吃饭，你加一碗腊肉、一碗腊鱼、一碟火腿，再去打三斤绍酒来。”曾国藩吩咐仆人。江六应声出门，赵烈文起身告辞。“不要走，我已经留你吃饭了。”

“客人就是我！”赵烈文受宠若惊，与曾国藩单独在一起吃饭，这还是第一次，过去虽然也一起吃过饭，但那是和众人一道在大餐厅里就餐。

“过一会欧阳小岑也来。今晚我做东，请你们二位。”曾国藩很难得请客，今晚这餐饭既是与欧阳小岑话别，又是为了答谢他送了这套《船山遗书》。赵烈文则被拉来作陪。

赵烈文字惠甫，自号能静居士，所著《能静居日记》共五十四卷，起自咸丰八年五月初四日，终至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前后历时三十二年。此日记颇具史料价值。本节中赵烈文与曾国藩的对话，其大部分素材源于《能静居日记》。如关于曾氏日常饮食的一节便出自该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记载。原文为：“方鼓掌次，材官持一纸示师，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谢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簋，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余称佩俭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饌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师曰：‘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赵烈文重新坐下，一眼瞥见书架上摆着一叠《红楼梦》，遂笑道：“想不到两江总督衙门也有私盐，今天被我拿着了！”说罢，起身向书架边走去。

曾国藩先是一怔，后恍然大悟，说：“日前御史王大经奏禁淫书，《红楼梦》赫然列第一，真可笑得很。这是一部奇书，你读过吗？”

“五年前匆匆读过一遍，的确写得好，真想再读一遍。”

“《红楼梦》要多读几遍，才能摸到曹雪芹的真意。不瞒你说，我这是读第三遍了。”曾国藩也走到书架边，拿起堆在上面的第一本，顺手翻了几页。忽然，从书中飘下一帧照片，赵烈文忙弯腰拾

起。照片上是一幅精美的园林图：远处为小桥假山、楼阁回廊，近处是一座水榭，一个俊美的贵公子坐在瓷墩上，对水吹箫，神态优雅恬适。

赵烈文凝视许久，问：“大人，这吹箫的少年是谁？”

“你看看照片的背后。”曾国藩说，手中的书已合拢，重新放到书架上去了。

赵烈文把照片翻过身来，看到一行字“老中堂惠存。鉴园主人赠”。

“他是恭王？”赵烈文颇为怀疑地问。

“正是。”

曾国藩重新坐到太师椅上，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赵烈文又把照片翻过去，再细细谛视着，说：“真是个英俊美少年。”隔一会，又自言自语：“美则美矣，然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

曾国藩随口答道：“貌虽不厚重，聪明则过人。”

“聪明诚然聪明，不过小智慧耳。”赵烈文将照片置于茶几上，毫无顾忌地说，“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前向与倭相相争，无转身之地，忽而又解释。这都是恭王聪明之处。然此则为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至于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无理会。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做主，恭王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虑，怕不是浅智薄慧之技所能幸免。”

赵烈文这番议论，曾国藩在心里也有些同感，但他不忍心指责恭王，恭王毕竟有大恩于他，且其亦有自身的难处，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他避开对恭王的议论，转向另一个话题：“本朝君德甚厚。就拿勤政来说，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一端，便可以跨越前代。前明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前前后后加起来，临朝之日不会超过三年。

本朝历代皇帝，非重病不缺一天，真是前朝少有。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减征，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

“数者皆非亡国举动”一句话，使赵烈文颇觉意外，他于此窥视出曾国藩对国事蝸蟥的忧虑不满的心理，试探着说：“大人问卑职对本朝君德的看法，请恕卑职不知天高地厚的狂肆。”

“这里没有外人，你只管放心说。”曾国藩微微一笑。

得到鼓励，赵烈文的胆子更大了，遂痛快陈词：“天道穷远难知，不敢妄对。卑职以为，自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比如诸葛亮辅蜀，尽忠尽力，民心拥护，而卒不能复已绝之炎刘；金哀宗在汴，求治颇切，而终不能抗方张之强鞑。人之所见不能甚远，既未可以一言而决其必昌，亦不得以一事而许其不覆。议减征，说来是仁政，但创自外臣，本非朝廷旨意；免报销，当然显得宽容，但饷项原就是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这些都是取巧的手腕。至于勤政，的确为前世所罕见，但小事以速办而见长，大事则往往以草率而致误。以君德卜国之盛衰，固然不错，但中兴气象，第一贵得人。卑职看今日中枢之地，实未有房、杜、姚、宋之辈，若仅以勤政之形式而求中兴，恐未能如所愿。”

赵烈文这些论点，曾国藩深以为然。恭王聪明而不能镇百僚，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宝鋈灵活但不满人口，有节操的仅倭仁一人，却又才薄识浅。时局尽在军机，而军机这班要员就是这般，国事如何能指望？心里虽这样想，嘴上却不能赞同赵烈文的不恭之言。他要再听听这位见事深细的幕僚对朝政的看法，遂含笑道：“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即如沅甫参官秀峰折传到御座前，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与看，不令睹全文。稍后放谭廷襄、绵森二人去湖北查办，而军机处尚不知始末。一女主临御而威断如此，亦古来罕见。”

赵烈文冷笑道：“当今太后处事，确如大人所言，其诡秘之程度，连军机大臣都无法知晓，太后亦矜矜自喜此中手腕。然女流之辈毕竟不懂得，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当面都唯唯诺诺，谨遵照

办，一出外则恣肆欺蔽，毫无忌惮。一部《红楼梦》，把这种面目都写绝了。卑职有时想，堂堂大清王朝，竟如同一座百年贾府，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不久就会有呼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一天到来。”

赵烈文的话说得如此明白可怕，令曾国藩忧郁不安，正想为太后申辩两句，欧阳兆熊应邀来了。他赶紧中断这番谈话，吩咐摆菜吃饭。本来兴致很浓的一餐告别晚宴，却因此而吃得不甚畅快，待欧阳兆熊和赵烈文告辞回家后，曾国藩的心潮仍不能平静。

这时欧阳夫人正患咳喘，不能长途跋涉。曾国藩留下纪泽夫妇在江宁照料，带着纪鸿和众幕僚们，冒着严冬酷寒，顶着北风，匆匆离开两江，他要赶在同治八年元旦前进入京师。

三 初次陛见太后皇上，曾国藩大失所望



北京街景



北京街景

曾国藩离开京师已整整十七年了。当绿呢轿车进入彰义门洞时，他不觉心头一热，无声念道：北京啊，北京，今天总算又见到你了！轿车穿过广安门，在一条狭长的街道上缓缓行驶。这一带是原金朝的中都城，繁华的往昔早已随着历史烟云过去，剩下的只是一些破旧低矮的民房和窄陋的街巷胡同。出了宣曜门，很快便进入正阳门大街。远远地可以望见闪耀着明黄色彩的宫殿群了，辇毂重地雍容尊贵的非凡气派终于出现在眼帘。曾国藩看着看着，视线渐渐模糊，心底思潮翻卷。十七年了，多么不平凡的十七年啊！当年雄壮轩昂的礼部右侍郎，已被常人不可想象的艰难险阻、忧伤恐惧、委屈打击、苦心思虑，打磨得两鬓如霜，两颊如削，疲弱得似经受不起轿窗外扬起的风沙。这十七年间的腥风血雨，究竟靠什么挺过来了呢？是靠青年时代立下的雄心壮志？靠镜海师所传授的理学修养？还是靠对三朝皇恩的报答之心？这十七年来所做的一切，究竟又是图的什么呢？为名标青史、流芳百世？为维护名教、拯民水火？还是为了眼前这座京城，以及住在这里大大小小的官吏和他们的主子？

曾国藩的身旁坐着昨天特地出城迎接的周寿昌。往日的风流才子，而今也是五十四五岁的人了，现官居翰林院侍读学士。他身穿深紫色汉瓦团花库缎驼毛长袍，罩一件麂皮军机坎，因为清闲，加之又会保养，他的气色很好，与仅大三岁的同乡好友相比，宛若有两个辈分之差。昨夜在驿馆里两人谈了大半夜，周寿昌还有许多话要说，见曾国藩入城来气宇凝重，沉默不言，也不便开口。

轿车经过天桥，来到珠市大街口。这里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板章巷口有一个临时搭起的木棚子，棚子里的灶台上有一口龙头大锅在冒着热气，棚子四周聚集着上千个乞丐。时已三九隆冬，这群乞丐无一人有件完整的衣裤，好些人的上身挂着松柏树枝，企望靠它来抵御风沙。他们满身污垢，抖抖颤颤地。围在锅边的在吵吵闹闹，老远便把手中的破碗递过去。后边的乱七八糟地排着长队，破碗烂钵不是拿在手上，而是覆扣在头顶。曾国藩心中恻然，不忍看下去，将脸掉向左边轿窗。这时，一辆围着红障泥的大鞍车飞也似的从窗边闪过，一阵尘土飞扬，老远地，还听得见马脖子上的银铃响声。

“应甫，你看清了吗，刚才过去的是哪个衙门里的堂官？”曾国藩皱着眉头问。

“不是堂官，是近日一个跑红的优童。”周寿昌淡淡一笑。

“优童？”曾国藩惊讶不已，“一个优童敢坐红障泥大鞍车？”

“涤翁，你这是二十年前的老皇历了。”周寿昌笑起来，“现在京师最看重的就是优童，比我们这些翰林学士的身价都高。达官贵人、豪门公子挟带一个色艺俱佳的优童赴酒楼，一桌酒花两三百两银子，这种事在京师不算新闻。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族。其厅堂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见了都要吃惊。”

“京师风气，竟然败坏到了这等地步！”曾国藩很愤慨。

轿车进入拉冰胡同，一座大官府第门前车马堵塞，贺客络绎，鞭炮声不断。曾国藩依稀记得，这是前工部尚书寿元的家。

“寿元还健在吗？他家今天是祝寿还是娶媳妇？”曾国藩小声地问周寿昌。

“寿元活得很硬朗。他家今天的喜庆我知道，不是祝寿，也非娶亲。”周寿昌是个几十年的京师通，他什么都知道。

“那又是干什么？”

“这件喜事，你是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寿元已蒙喇嘛高僧开恩，答应在他死后，把他的额骨琢为念珠。”周寿昌神秘地笑了笑。

“什么？”曾国藩惊得几乎要从轿车里站起来。他好歹也在京师待过十三年，过去从未听过有这等怪事。

“涤翁，你刚进京，还不清楚，这些年京师的怪事多得出奇。好比这件事，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信喇嘛教的人都说，若死后额骨琢成念珠，为高僧佩戴，其魂便长依佛门。高僧从不答应世人的要求，一

旦答应，求者就好比乍膺九锡，人人祝贺。寿元因作过尚书，又加之对喇嘛礼之甚恭，才能得此殊荣。”

“京中的大官们怎么都这样糊涂了？”

“涤翁，我念几首《一剪梅》给你听听，据说是个江南才子写的，专为中外大官们画像。”

周寿昌摇头晃脑地吟了起来——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蒙胧，驳也毋庸，议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车轮在泥土路上碾过，留下两行浅浅深深的辙印，将绿呢轿车拉向前进，京师街市中惯常的臭气臊气一阵阵袭来。曾国藩只觉得胸中作呕，头脑发胀，进京途中重新振作的精神，被眼前的景象打得七零八落。他痛苦地自问：辛辛苦苦与长毛、捻军搏斗了十七年，难道保下来的竟是这样一座江河日下的京城？这样一批庸碌荒唐的官吏？

穿过繁华而杂乱的大街小巷，曾国藩一行寓居东安门外金鱼胡同贤良寺。早有吏部官员禀报两宫太后。傍晚，吏部侍郎胡肇智亲来贤良寺传旨：“赏曾国藩紫禁城骑马，明日养心殿召见。”

这一夜，曾国藩通宵不眠。赏紫禁城骑马，这是皇家给予年高德劭大臣的一种极高礼遇，且一进城便召见，也说明了两宫太后的渴念之情。皇家恩德深重啊！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武英殿大学士在心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进城时的不快心绪已经消失，十七年来的辛苦委屈，仿佛都让这道圣旨给酬谢了。

自从道光二十年散馆后得见天颜，这已是第三代圣主了。皇上尚不到十四岁，少年天子是个什么模样，他想清楚地看一眼。两宫太后都还年轻，西太后聪明过人，据说有当年则天女皇之风，对国事处理

的才能究竟如何，他也想亲自掂量一下。明天召见，皇上和两位太后会提出些什么问题呢？他设想许多可能问到的事，又一一在心里作了回答。就这样想来想去，自鸣钟当当响了四下，窗外仍然漆黑一团。曾国藩起床，盥洗完毕，盘腿在床上静坐片刻，然后吃饭。

卯初二刻，曾国藩乘轿来到景运门外，内廷官员在门边恭迎。他下轿进了门，这里已是一片辉煌灯火。景运门的右边是乾清门，这是内廷的正门。清朝从顺治到道光，这里是历代皇帝御门听政的地方，咸丰以后则多改在养心殿。乾清门的右边一直到隆宗门，有一排矮小的连房。连房西头是内务府大臣办事处，东头是侍卫值宿房，中间是军机处。此刻，这里已端坐几位当朝核心人物。他们在等候早朝，并预知曾国藩今日陛见，都想趁此机会先睹这位名震寰宇的一等侯爷，和他上说上几句话。

曾国藩尚未走到乾清门，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便闻声而出，一同把他迎进军机处。咸丰二年曾国藩离京时，文祥任工部主事，宝鋆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沈桂芬任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刚在这一年点翰林。论职务，都在曾国藩之下；论科名，除宝鋆与之同年外，其他也都是晚辈。四个军机大臣在曾国藩的面前甚是谦恭。

正说得投机，外面报恭王到。曾国藩等一齐走出门外。只见恭王正在几个贴身侍从的陪伴下，大步流星地向前走来。曾国藩想起这些年来恭王对自己的推荐、信赖、依畀，心中感激不尽。他赶紧趋前两步，口里念道：“草莽曾国藩叩见王爷。”说着便要下跪。

奕訢忙跨上一步，双手扶住，说：“老中堂免礼！”携起曾国藩的手，一起进了军机处。

坐下后，奕訢把曾国藩细细端详一番，轻声说：“中堂苍老多了！”

曾氏于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到调补直隶总督的上谕，十一月初四日，离金陵城乘船北上，十二月十三日抵达北京城，下榻东安门外贤良寺。十四日，即受慈禧召见。十五日再次召见，十六日第三次召见。关于这三次召见时的对话，曾氏在日记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兹将曾氏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的日记抄录如下。

十四日

五更起，寅正一刻也。饭后趋朝。卯初二刻入景运门，至内务府朝房一坐。军机大臣李兰生鸿藻、沈经笙桂芬来一谈。旋出迎候文博川祥、宝佩衡望，同入一谈。旋出迎候恭亲王。军机会毕，又至东边迎候御前大臣四人及惇王、孚王等。在九卿朝房久坐，会晤卿寺甚多。已正叫起，奕公山带领余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撤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你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十七年了。”问：“你带兵多少年？”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你从前在礼部？”对：“臣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问：“曾国荃是你胞弟？”对：“是臣胞弟。”问：“你兄弟几个？”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旋叩头退出。回寓，见客，坐见者六次。是日赏紫禁城骑马，赏克食。斟酌谢恩摺件。中饭后，申初出门拜客。至恭亲王、宝佩衡处久谈，归已更初矣。与仙屏等久谈。二更三点睡。

十五日

黎明起。早饭后写昨日日记。辰初三刻趋朝。在朝房晤旧友甚多。已正叫起。六额附带领入养心殿。余入东间门即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起行数步，跪于垫上。皇太后问：“你造了几个轮船？”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问：“有洋匠否？”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问：“洋匠是哪国的？”对：“法国的。英国也有。”问：“你的病好了？”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问：“你吃药不？”对：“也曾吃药。”退出。散朝归寓。见客，坐见者六次，中饭后又见二次。出门，至东城拜瑞芝生、沈经笙，不遇。至东城拜黄恕皆、马雨农，一谈。拜倭良峰相国，久谈。拜文博川。不遇。灯初归。夜与曹镜初、许仙屏等久谈。二更后略清理零事。疲乏殊甚，三点睡，不甚成寐。

十六日

黎明起。早饭后，写昨日日记。辰正趋朝。已正叫起，僧王之子伯王带领入见。进门即跪垫上。皇太后问：“你此次来，带将官否？”对：“带了一个。”问：“叫什么名字？”对：“叫王庆衍。”问：“他是什么官？”对：“记名提督，他是鲍超的部将。”问：“你这些年见得好将多否？”对：“好将倒也不少，多隆阿就是极好的，有勇有谋，此人可惜了。鲍超也很好，勇多谋少。塔齐布甚好，死得太早。罗泽南是好的，杨岳斌也好。目下的将才就要算刘铭传、刘松山。”每说一名。伯王在旁叠说一次。太后问水师的将。对：“水师现在无良将。长江提督黄翼升、江苏提督李朝斌俱尚可用，但是二等人才。”对：“杨岳斌他是水师的将，陆路何如？”时：“杨岳斌长于水师，陆路调度差些。”问：“鲍超的病好了不？他现在哪里？”对：“听说病好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问：“鲍超的旧部撤了否？”对：“全撤了。

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八九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此四千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问：“你几时到任？”对：“臣离京多年，拟在京过年，朝贺元旦，正月再行到任。”问：“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须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须认真整顿。”对：“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如今外国虽和好，也是要防备的。臣要去时总是先讲练兵，吏治也该整顿，但是臣的精力现在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能多见属员。这两年在江南见属员太少，臣心甚是抱愧。”属员二字，太后未听清，令伯王再问，余答：“见文武官员即是属员。”太后说：“你实心实意去办。”伯王又帮太后说：“直隶现无军务，去办必好。”太后又说：“有好将尽管往这里调。”余对：“遵旨，竭力去办，但恐怕办不好。”太后说：“尽心竭力，没有办不好的。”又问：“你此次走了多少日？”对：“十一月初四起行，走了四十日。”退出。散朝归寓。中饭前后共见客（漏字），坐见者七次，沈经笙坐最久。未正二刻，出城拜李兰生，归寓已灯初矣。饭后与仙屏诸君一谈。旋写日记。二更三点睡。

一句话，说得曾国藩热泪盈眶，哽着喉咙答：“十七年前草莽离京时，王爷尚是英迈少年，不想今日重见，王爷也已步入中年了。”

奕訢说：“这些年来，老中堂转战沙场，备尝艰险，祖宗江山，实赖保卫，阖朝文武，咸对老中堂崇敬感激！”

曾国藩听了这几句贴心话，一时血液沸腾，哽咽着说：“全仗皇太后、皇上齐天洪福，靠王爷庙谟硕画，草莽何功之有！但愿从今以后，四海安夷，国运隆盛。”

众军机一齐说：“这一切全赖老中堂的经纬大才！”

过一会儿，惇亲王奕訢、醇郡王奕譞、钟郡王奕詝、孚郡王奕劻以及六部九卿都陆续来到，大家犹如众星拱月般地簇拥着曾国藩，往日肃穆安静的军机处变得热闹起来。

看看已近巳正，还不见叫起，曾国藩有点急了。正在这时，年近八十的镇国将军奕山走进来传旨。鸦片战争期间，奕山在广州挂起白旗，向英国侵略者义律投降，辱国丧权，激起众怒，被锁拿京城，拟处以大辟。只因是道光帝的侄子，才免于一死。后来又放出，予以重用。为国家赢得声威的英雄林则徐死去已近二十年，给祖宗丢脸的懦夫却仍然硬硬朗朗地活着。天道不公！曾国藩的脑子里瞬间闪过这一念头。即将面圣的非常时刻不容他多想，他赶紧回过神来，跟在奕山的后面，左转进了西长街，然后跨进遵义门，养心殿便出现在眼前

了。

奕山把曾国藩领到东暖阁门边，自己先进去了。立刻，里面传出一句清亮动听的女人声音：“叫他进来吧！”

曾国藩知道这是皇太后开的金口，他下意识地正了正衣冠，挺直身躯。奕山走到门边，嘶哑着喉咙喊：“传曾国藩！”

两个太监打起明黄缎棉帘，曾国藩弯腰进门，走前两步，双腿跪下，叫道：“臣曾国藩恭请圣安！”

“曾国藩免礼。”又是一句好听的女人京腔，只是音色比先前一句柔和些。曾国藩心里在猜测：前一句或许是慈禧太后的决定，刚才这一句可能是慈安太后的客气。慈安太后待人宽厚，这一点他早有所闻。曾国藩摘下插着双眼花翎的珊瑚红顶帽，将它放在右手边，低下头去，高声说：“臣曾国藩叩谢天恩！”然后一连叩了三个头，青砖地发出三下沉厚的响声。叩完后，他站起来，右手托着大帽子，向前走数步，在正中一块软缎垫子上跪了下来，恭听天语。

片刻之间，养心殿东暖阁里阒寂无声。曾国藩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

“曾国藩，你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说第一句话的那个女人终于开腔了。

“是的。”曾国藩趁此机会抬起头来，向前面迅速扫了一眼，然后赶紧垂下，答，“臣在江南的事都办完了。”

就这一眼，他已将面前的布局看清楚了。皇上端坐在正面宝座上，身材似乎较瘦弱，面孔苍白，一脸稚气，眼睛望着远远的门帘子，并不看他。刚才说话的太后坐在北面，南面也坐着一位，两位太后的前面都放着一层薄薄的黄幔帐。曾国藩已从军机处得知，召见时慈安太后坐南，慈禧太后坐北。因此，刚才的问话出自慈禧太后之口。

“勇都撤完了吗？”慈禧太后又问。

“捻寇灭后不久都撤了。”曾国藩答。他神情紧张，背上已渐渐发热。

“撤的几多勇？”又是慈禧太后的声音。

“撤的二万人，留的三万人。”不是讲都撤了吗，怎么还留有三万，比撤的还多？曾国藩自己已发觉这中间的矛盾，心里一急，背上的热气立即变成汗水。

“何处人多？”

“撤的以安徽人最多，湖南也有一些。”见慈禧太后并没有就二万三万的数字查问下去，曾国藩略松了一口气。

“你一路上来也还安静吗？”这是慈安太后在发问了。

“路上很安静。”曾国藩答，“起先恐怕有游勇滋事，结果一路倒也平安。”

“你出京多少年了。”慈安太后再问。

“臣出京十七年了。”

“你带兵多少年？”还是慈安太后的声音。

“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答到这里，曾国藩的紧张心情开始松弛下来。

“你以前在礼部？”

慈安太后的问话虽多，但最好回答，曾国藩不要作任何思考。他答道：“臣前在礼部当差。”

“曾国荃是你的胞弟？”慈安太后又换了一个话题。



同治皇帝新娘的秀女所单独居住的公主府

“是臣胞弟。”

“你兄弟几个？”

“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皆蒙皇上非常天恩。”曾国藩说到这里，心里微微一颤，他想起了庐山黄叶观里的温甫。温甫走后的最初几年，曾国藩时时提心吊胆，以后见无声无息的，也就慢慢心安了。常常想到要去看看，又觉得不妥，一直也没有去成。去年到江西查访，他下了最大决心，要去看望孤身学道十年的六弟。他借口休息几天，住到庐山脚下一个小旅店，把陪同的江西官员打发走后，在一个漆黑的夜里，陈广敷带着温甫下山来到旅店，兄弟会面，谈了一个多时辰。所幸温甫在广敷的开导下，心境倒还安宁，给曾国藩很大的安慰。温甫希望见见妻妾和儿子，他也答应了，只是一再叮嘱不要泄露出去。还好，温甫家眷在庐山住了半年，外人也不晓得。尽管如此，当着太后的面再次扯谎，他仍觉心虚。

“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问话的换成了慈禧太后。

他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稍停一下，说：“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慈禧太后继续说。

曾国藩明白了，原来调任直隶总督的目的，是要他来练兵。直隶能练出什么好兵来呢？天下的好兵源只有湖南，湖南人却又耐不了北方的苦寒和面食。曾国藩不能接受这个任务，但又不能顶撞，只得委婉地说：“臣的才力弱，且精力日衰，恐怕办不好。”

一语奏上去，许久不见回音，曾国藩的背又开始湿了。

“你跪安吧，明天再递牌子。”慈禧太后终于说话了。

曾国藩赶紧叩头跪安，托着帽子起身，一步步后退，直退到门帘边，才慢慢转身出门。

曾国藩走出养心殿，来到乾清门时，只见丹墀上下和两旁回廊里，早已聚集着上百名大小官员、太监，他们全都以惊异的目光远远地望着他，悄悄地交头接耳，直到他走出景运门。

第二天又是巳正时，由当年辅政八大臣中唯一没受惩处的六额驸景寿带领，走进养心殿东暖阁。皇太后、皇上再次召见，问了问他的病情及造洋船的事。第三天，由僧格林沁之子袭亲王伯彦讷拉祜带领，在养心殿东暖阁第三次接受召见。慈禧太后询问这些年来有哪些好的带兵将领，又谈起直隶练兵的事，要他实心实意去办。

三次召见完毕，曾国藩感慨良多。皇上自始至终沉默不语，未出一字纶音。虽说年纪小，有母后做主，也可以不讲话，但到底当了八年的皇帝了，几句套话总可以说得上的。曾国藩想起先前在翰苑供职时，老辈翰林谈起圣祖康熙爷来，人人崇拜不已。九岁登基，十二岁就亲自裁决政事，十七岁除鳌拜集团，二十岁定削藩大计。正因为有如此雄才大略的皇上，才有超迈汉唐的丰功伟绩。而今国家多难，人心涣散，正需要一个能用强力扭转乾坤的帝王，看来，十四岁的孱弱天子不是那号人物。

慈安太后问的话，全是闺阁中妇人的闲聊家常，可有可无，不着痛痒。慈禧太后号称厉害，有关大事纯系她一人发问，曾国藩认真地把她三次召见所问的每句话都重新回忆了一遍，慈禧关心的是三件事：江南撤勇、湘军将领及直隶练兵。他细细地琢磨着这三件事，将它贯穿起来，看出了慈禧的心思：把江南的勇都撤光，能打仗的将领带到直隶，在直隶练出一支精兵来拱卫京师。至于召见之前，他所设想的主要事情，诸如江南的吏治盐政、百姓的生活、人才的保举以及捻乱平息后皖、豫、鲁省的恢复，还有机器局的建设、如何抵御洋人等长治久安之策，几乎无一涉及。是慈禧自私，心中只有她和她儿子的宝位？还是她的才具其实平常，不足以虑及到这些迫不及待的民生国计？曾国藩的脑子里突然浮起李商隐的诗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慈禧虽未问及鬼神，但也不问及苍生。国家就掌握在这样的太后、皇上手里，能指望它四海安夷、国运隆盛吗？他暗自摇了摇头。

作为大学士，既已到京师，表面上也得做出个到职视事的样子。召见结束后的次日，曾国藩便至内阁到大学士任。他先到诰敕房更衣，然后在武英殿大学士公案前坐下，又到满本房里看了一眼，再进大堂。大堂里横列六张大书案。东面三张为满大学士的座位，西面三张为汉大学士的座位。曾国藩在西面第一张书案边坐下。立时便有内阁学士、侍读学士、中书等数十人前来拜见。当值的侍读学士送来两个文件，曾国藩略为浏览一下便签了字。内阁名为正一品衙门，位在六部之上，表率百僚，其实没有大权，只在皇帝授意下处置一些日常政务。雍正时设立军机处，又分出内阁大部分要事，于是内阁之权更轻，只办理一些例行事务。正因为这样，内阁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便可以成为一种加衔，不必到任。

清承明制，大学士办事的地方设在翰林院，于是曾国藩又到翰苑去了一趟。先在典簿厅更衣，次至大堂一坐，到圣庙行礼。再到典簿厅更衣后，到昌黎庙行礼，又到清秘堂一坐。翰林院学士、编修等分批前来叩见。曾国藩一一含笑作答。想起初进翰苑时未到而立，而今已近花甲了。岁月悠悠，时不我待，去日已多，来日苦短。当他走出翰林院时，心中涌起的是一股莫名的怅惘。

他回到贤良寺，案桌上的请帖已经堆了一尺多高。要在往常，他会基本上不予理睬，但这次不同。一来此为京师重地，邀请者的地位大都显赫重要，且京师最讲应酬，又是势利之藪，不能轻易回绝别人的邀请。二来离京多年，他也想借此机会与故旧见面，叙叙云树之思。他将相邀的帖子一一摆开，大致排了个日程，并吩咐纪鸿注意到时提醒。

这以后，他便是按日程所排去赴宴。有各科门生公请，有甲午、戊戌两科同年公请，有直隶籍京官公请，有江苏通省公请，有湖南京官公请，有倭仁、朱凤标、瑞常三相同请，有文祥、宝鋆、李鸿藻、沈桂芬合请，有恭亲王专请，还有周寿昌、吴廷栋、潘祖荫、许仙屏等旧友的私请等。每宴后必有戏，每天回寓所时都要到二更三更，弄得他疲倦不堪。

这天深夜，身上癣疾又发作了，痒得醒过来。他猛然想起，天天在权贵红火中酬酢，冷落了一批已经衰败下去的昔日师友，于心说不过去。其中尤有两户人家，至今未去拜访，更是太不应该！

第二天，原定皖籍京官公请，曾国藩借病推脱。他换了布衣小帽，偷偷地来到当年的恩师权相穆彰阿旧宅。

穆彰阿自咸丰帝登基不久罢相后，便一直生病蜗居，直到咸丰六年去世。昔日相府煊赫一时的声势早已荡然无存。儿子虽多，却无一个成器，空荡荡的宅院里冷冷清清，杂草丛生。宅子里现住着第七子萨善、九子萨廉，一见到曾国藩，两兄弟百感交集、涕泪滂沱，将他紧紧抱住。曾国藩问他们生活有无困难。萨善说：“蒙先父留下的微薄遗产，度日尚不难，只是近日完稿的先父年谱，则无资付梓。”

说话间，萨廉拿出一叠墨稿递过来，说：“中堂大人如有空审阅修改，我们兄弟感激不尽。”

曾国藩接过墨稿翻了几页，心中愀然，恳切地说：“当年不是恩师提携，国藩哪有今日！稿子我带回去细细拜读。若有商榷之处，我自会提出来，尤其是关于罢林文忠公和咸丰爷降旨这两件事，文字上

都要仔细斟酌才是。”

萨善说：“我们兄弟学识浅薄，这些地方文字上若有不妥，请中堂大人干脆删去重写。”

曾国藩点点头，问：“你们商量一下，恩师年谱要刻多少部。”

萨廉说：“我们兄弟合计过，光自家人就有三百余口，先父生前门生甚多，至少要一千部才发得开。”

曾国藩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自家人保存不在话下，令尊生前的门生，至今尚有几人与尊府往来？”

萨善、萨廉哑了口。

“两位世兄真不懂世故，你好心送给他们，只怕他们还不想接哩！”曾国藩脸色凄然地说，“稿子我先带到保定去，看后再送来，二位就在家雇人刻印五百部，一切费用，都由我出。”

萨善、萨廉感谢不迭。两兄弟又陪着曾国藩到院子里各处走了走。这些熟悉的房屋草木，勾起曾国藩心中万缕怅意。繁华已矣，人去楼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终于受不了情感的沉重压力，匆匆与萨善兄弟告辞。

出了穆府，他又雇了一辆骡车，悄悄来到丝线胡同塔齐布家。塔齐布兄弟三人，三弟先他死于咸丰四年，次弟又不幸在今年八月病逝。三兄弟皆无子，只存四女。塔母已八十岁。听说曾中堂亲自登门拜访，老太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亲到大门迎接，身后跟着一群寡妇弱女。曾国藩一见，心里甚是凄怆。他亲自扶着塔母来到大堂，然后向老人家行子侄辈大礼，吓得老太婆忙站起还礼。曾国藩深情地谈起塔齐布和他一起创办湘军的艰难，称赞他是难得的将才，勾起塔母对亡儿绵绵不绝的思念和家道中落的伤心，老泪纵横，紧紧抓住曾国藩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曾国藩很难过，安慰道：“老人家，国藩就好比您的儿子，待我安顿好后，再派人接您老人家去保定住。”

塔母使劲摇摇头，终于开了口：“有你这句话，我死也心安了。只怪我儿子命薄福薄，不能长随你这样的好人。”

旗人妇女本来大方，塔齐布的夫人也不回避曾国藩，这时拉着女儿跪在他的面前，泣声说：“老大人，可怜塔齐布一生只有这点骨血，她一个女儿家自然做不了什么，小时她父亲为她订了一门亲事，明年就要过门，求老大人看在她父亲的份上，给小女婿谋一个差事。”说罢，想起丈夫来，不觉失声痛哭，语不成声地诉说着。

曾国藩实在不忍心听她说下去，想了一下说：“一个月后，叫令婿到保定来找我。”

塔齐布夫人和女儿叩头不止。见曾国藩如此慨然应诺，塔齐布次弟阿凌布夫人也忙过来，求道：“老大人开恩，苦命女人的大女儿后年也要过门，求老大人也给她的夫婿一碗饭吃吧！”

曾国藩颇觉为难。多少湘乡人，包括像南五舅儿子那样的至亲跑到安庆，跑到江宁，千求万求，求他收留，他都没有答应，为塔齐布女婿谋个差事已是大大破例，这下又来一个，往哪里安插呢？见曾国藩不开口，阿凌布的女人磕头如捣蒜。塔母说：“曾大人，老身给您下跪了。”

说着就要起身。慌得曾国藩忙扶住，连声说：“行，行，下个月一同来保定吧！”

塔母吩咐备饭招待，曾国藩说：“老伯母，国藩杂事多，不能久坐了。”说着从靴页里抽出一张硬纸来，双手递上去，“这是一千两银票，您老人家收下，就算是国藩的一点孝敬。”

塔母又流下泪来，推辞几下后收了。

从塔齐布家里出来，曾国藩心头沉重：曾任提督的满人塔齐布身后尚且如此萧条，那二万多名阵亡的中下级军官和普通湘勇的遗孤不是更可怜吗？

四 终生荣耀到达极点的一天

转眼年关到了。内廷太监送来慈禧太后亲自写的“福”字十张，又有各色绢笺四十张、湖笔三十支。这有个名目，叫做春帖子赏，只有内廷王大臣、军机大臣、弘德殿、上书房、南书房、大学士才有资格得到。受赏的大臣每人都有十张“福”字，名为两宫太后亲笔，实际上慈安太后从来不握笔写字，慈禧太后也没有这么多精力每张都写，绝大部分都是请翰林院或上书房的学士代笔。颁赏的大太监对曾国藩说：西太后讲，送给别人的可以请人代笔，送给曾国藩的必须亲写。曾国藩忙命纪鸿端出一百两银子酬谢大太监，并请他转达对西太后格外鸿恩的感激。

元旦这天，曾国藩早早地进了紫禁城，和百官一起，先随同皇上行庆贺皇太后礼。皇上在慈宁门行礼，曾国藩和其他一二品大臣在长信门外行礼。然后在太和殿朝贺皇上。到了灯节这天，曾国藩又随皇上宴请蒙古、高丽各藩王。正月十六日，才是皇上宴请廷臣的日子。这是曾国藩一生荣耀到达极点的一天。

布置一新的乾清宫比往日更加庄严堂皇。在清朝历史上，这里曾举行过两次名宴。第一次是康熙六十一年，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在位最长的康熙大帝办的千叟宴，宴请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千多位。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年，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爷已七十六岁。他雅兴特高，办的千叟宴，出席者竟达三千多人，除大臣、中小官员外，还有平头百姓，甚至还有匠役参加。宴会后，每人还被赐拐杖一根。虽耗资巨大，却也为两朝皇帝赢得了敬老尊贤、与民同乐的美誉，同时也使得乾清宫的宴席身份大大提高。每年的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乾清宫照例有大宴会，参加者都感到很荣幸。咸丰以来，国家多事，宫中的大宴大多取消，仅保留灯节和万寿节两次。因而正月十六日的大宴廷臣，便越发显得隆重。乾清宫的宴会，曾国藩过去出席过多次，但那时他只是侍郎，聊陪末座而已。今天，他作为汉大学士的领班出席盛宴，这是有清一代人臣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礼遇。尽管曾国藩早已告诫自己要将功名利禄看淡，但他仍抑制不住激动，因为这毕竟是千千万万人所羡慕不已的殊荣，也

是他自己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地位。

午正二刻，皇上出来了，韶乐高奏，百官一齐跪下，山呼万岁。待皇上在一大群宫女簇拥下从正门走进乾清宫，升上宝座后，执事太监出来导引百官。满员由倭仁带领，从左门进；汉员由曾国藩带领，从右门进。左门进的满员一律坐在东边，面向西。倭仁坐第一位，文祥第二位，宝鋆第三位，全庆第四位，载龄第五位，存诚第六位，崇伦第七位。倭仁之后的六人均均为六部满尚书，尚书之后坐的是各部满侍郎。从右门进的汉员一律坐在西边，面向东。曾国藩坐第一位，朱凤标第二位，单懋谦第三位，罗惇衍第四位，万青黎第五位，董恂第六位，谭廷襄第七位。曾国藩以下六人，皆为六部汉尚书，尚书以下为各部汉侍郎。桌为一长条形几案，高一尺二寸，入席者先按预先指定的次序升垫，然后转过身去对着皇上叩首，再转过身盘腿坐好。

曾氏在京期间，于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去过穆彰阿旧居。当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至穆帅相旧宅，见其七世兄萨善、九世兄萨廉，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前一天的日记有“在轿上阅读穆相国彰阿年谱”的话。

曾氏去塔家，在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当天的日记中记道：“又至塔军门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岁，相时涕泣。其弟咸丰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死，其两弟妇寡居，并出拜见。三兄弟皆无子，仅塔军门一女，次弟阿陵布四女。亲房无可承继之人，实为可惨。其妹其女并出拜见，泣求提拔其婿等。”



清廷皇宫中的大太监

太监开始上菜了。先是给皇上上。一长串太监一人捧着一碗菜，恭恭敬敬地走上来，轻轻地放到桌面上，然后再蹑手蹑脚地离开。一道道菜光彩夺目，弄得大家眼花缭乱，都不敢细看。直到硕大的桌面上摆得满满的才停止，一共一百零八碗。再给臣子上，这些菜大家都看得清楚，最先上的是四个高脚掐丝珐琅龙纹大碗，碗内装着四样珍稀：长白山熊掌、思茅厅孔雀肉、打箭炉牦牛肉、敦煌驼峰。接下来是八大碗，一色的黄釉双龙牡丹纹碗，分装鸡、鸭、鱼、肉、燕窝、海参、方饽、山楂糕。然后是每人一小碗白米饭，一碗杂烩。杂烩里有荷包蛋、猪内脏、粉条等。待到这些上齐之后，倭仁和曾国藩

各自在东西两边车转过身，面对着皇上。这时，乾清宫内所有领宴的官员也一律车转过身子，先叩一个头，再一齐高呼：“谢皇上圣恩，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小皇帝在宝座上略为点点头。大家的身子又转回来，开始吃着分发给每人的一小碗饭和杂烩，至于摆在眼前的那十二大碗菜，人人都知道是做样子的，谁都不去动它。这时，四喜班的戏子登堂演出了。在丝竹歌舞中，皇上毫无表情地端坐着，桌上的玉箸金碗未曾动一下；东西两边盘坐的满汉官员诚惶诚恐地低头嚼饭喝汤，尽量不发出一丝声响来。这便是天子与百官共度元宵佳节。虽然紧张乏味至极，远不如在自己家里与妻妾儿女共享天伦的快乐，但有幸与天子共餐，乾清宫里所有领宴者，莫不感到无上荣耀，无上光彩！

太监们开始进来换菜了。八个大太监走上台，来到皇上身边，把一百零八碗原封未动的菜轮流撤下，再换上一百零八个碟子，碟子上放着数不出名目的菜肴果品。在百官面前，则是每两个太监一组，把长几抬出，又换过一条同样的长几。几上放着果碟五个、菜碟十个。曾国藩定睛看了一下，碟子里的东西都很普通，无非是梨枣橘饼、熏烤焖炒之类。两旁廊庑里重又奏起庙堂音乐，戏子们下去，领班大学士要向皇上领酒了。

往常都是由首座满大学士祇领，今日破例，慈禧太后钦命曾国藩祇领。曾国藩起身脱去外褂，左手拿着一把银制小酒壶，右手端着一只碧玉酒爵，毕恭毕敬地走到皇上面前，把壶与爵放在桌上，然后退下去，走到殿中央，跪下来。皇上身边一个地位很高的大太监代替皇上向银壶倒酒，再端起银壶注酒于玉爵，随后提着银壶和玉爵走到曾国藩身边。曾国藩站起，双手从太监手里接过玉爵，小饮一口，再跪下，叩首，高声念道：“谢皇上赐酒！”于是起身，端起银壶玉爵回到座位。就在同时，东西两边长几上每个官员的面前都摆上了一个小酒壶和一个注满酒的小酒杯。

曾国藩来到座位上，转身面对皇上，率领百官又一次念着：“谢皇上赐酒！”各人把杯中的酒都喝了一口。四喜班的戏子又上来了。大家一边看戏，一边饮酒。太监们陆续给每人上奶茶一碗、汤圆一

碗、山茶饮一碗。



这是慈禧太后晚年的一张标准像，图中的慈禧按照满族的习俗，头戴精美的头饰，身穿华丽的锦袍，手上还带着银制的指甲套，尽显雍容、华贵的气派

宫门外，皇上的赏赐已分堆摆在桌上。每一堆上都有一张红纸条，写着受赏者的名字。这便意味着宴会将要结束。倭仁和曾国藩对望一眼，遂一齐起身，率领东西满汉官员鱼贯而出。太监将赏物送来，各人接过赏物后，又面对着皇上宝座跪下，叩三个响头。曾国藩领的赏物是：如意一柄、瓷瓶一个、蟒袍一件、鼻烟一瓶、江绸袍褂料二幅，与倭仁以及其他满汉尚书的赐物一个样。

回到贤良寺，他全身都散了，瘫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起身。作汉大学士领班出席乾清宫宴，诚然是至高的荣誉，不过这种荣誉所带来的激动，在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便消失殆尽，令他深深不安的是皇上的表情。皇上仍然是一语不发，冷漠呆板。在送酒爵到皇上身边时，他趁机仔细地看了一眼。这次他看得非常清楚：皇上不仅瘦弱，且两眼忧郁乏神。当时不能多想，现在回忆起来，他心里冒出一股冷意：这绝不是一个天纵睿智的圣贤之主，且很可能不得永年。他想起则天女皇卵翼下的几个天子均懦弱无能，国政一决于女主，最终弄得天下不安的历史教训，心中悲凉地叹息：大清王朝这条在风雨中侥幸免于倾覆的破船，今后将要被贪权而无才具的太后、孱弱而不谙世事的皇帝驶向何处呢？

元宵节后不久，曾国藩便来到了保定任所。

直隶最大的民事在永定河水患。二十多年前唐鉴送的《畿辅水利》起了作用，曾国藩按图索骥，对境内的主要山川作了一番实地勘测，严督河道清淤筑堤。又调长江水师总兵彭楚汉来直隶训练新兵。

夏初，曾纪泽奉母亲及全家来到保定。曾国藩见夫人两只眼睛变得昏蒙蒙的，大白天都几乎看不见东西，关切地问：“半年不见，你的眼睛如何坏得这样厉害？”

欧阳夫人流下泪来，抽抽泣泣地告诉丈夫：“纪静春间在湘潭病故了，这眼睛是哭她哭坏的。”

“大妹子她……”曾国藩惊得手中的书掉到地上。他怎能相信这事是真的，未满三十岁的女儿怎么能先于父母而走？他颓然坐着，心里

满是内疚。对于女儿的早逝，做父亲的有责任。

纪静不满三岁时，便由父亲做主，许给翰林院编修湘潭袁芳瑛的长子袁秉桢。袁秉桢那年五岁，长得活泼可爱。刚进京不久的欧阳夫人正苦于京师没有亲戚，便也欣然答应。纪静二十一岁上完的婚，嫁过去后才知道，袁秉桢早已在家娶了妾，纪静哭得死去活来。未婚而先娶妾，这意味着袁家没有把他这个两江总督的姻亲放在眼里，曾国藩虽然愤怒，但也无法挽回。回门时，纪静高低不肯再去袁家了，欧阳夫人怜恤女儿，也不催她走。曾国藩知道后，一连几封家信写回去，催女儿回婆家，说讨妾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今后只要妾能知礼就行了，应速回婆家侍姑尽孝；还说每见世上有贪恋娘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纪静无奈，只得回湘潭。袁秉桢恼羞成怒，索性成天和妾在一起，把纪静冷落在一边。

后来，欧阳夫人见他们夫妇不和，心里着急，趁曾国藩在外与捻军打仗的时候，将女儿和女婿接到江宁城。谁知袁秉桢恶劣成性，不思悔改，以总督女婿的名义在江宁到处借钱骗钱，又嫖娼聚赌。为不受监督，又在外租房，不住督署内，甚至过年时也不进署向岳母拜年。曾国藩得知后，一封家书写来，将袁秉桢狠狠地训斥一顿，令巡捕将他赶出江宁，不再承认这个女婿。欧阳夫人对丈夫的决定没有意见，只是希望女儿不再走了，和她一起住江宁。对于这个要求，曾国藩坚决不同意。他要女儿遵循三从四德的古训，嫁夫则随夫，夫不好则规劝，规劝不过来也只得认命苦，哪有长住娘家的道理！硬是逼着女儿哭着离开江宁到湘潭袁家去住。纪静生性软弱，又加之以袁秉桢有意虐待，可怜一个侯门之女，便这样活活地被袁家折磨死了，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无人爱抚！

曾国藩想到这里，伤心地流下泪来，后悔那年不该逼女儿走，是自己横蛮地把女儿推到了绝路。为表示对女儿的忏悔，曾国藩当即作书给袁芳瑛，要他派人将外孙女送到保定来。外祖父要以加倍的慈爱，抚养失去母亲的小外孙，以弥补往昔的亏欠。

从这以后，曾国藩右目完全失明了，左目也仅剩微光，精力更衰

弱，常常白日打瞌睡，脑子无缘无故地会突然出现一阵眩晕。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后托人送来一样东西，专为治眼病的，名曰空青。是一枚鸡蛋大小的黑色石头，摇摇可听见里面的水响，取出里面的水来点眼睛，只要眼未全封闭均可复明。曾国藩和夫人每日用此水点目，却并不见效果。无奈，他上奏请假一个月，以便安心吃药养病。朝廷同意。就在这个时候，天津城里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事。

五 火烧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废墟内景

同治九年，天津府遇到多年未有的大旱。过年之后，天老爷就再未下过一滴雨雪，地里的庄稼瓜菜都被干得蔫蔫答答的。农民们累死

累活，挑水抗旱，靠近河边的地方，还能够捞得四五成，缺水处只能捡得一二成，不少村庄几乎颗粒无收。本就贫困艰难的百姓，遭遇到这样的年景，日子过得更加悲惨。成千成万的人背井离乡，出外讨吃，许多人涌进了天津城。干旱使得物价腾涨，米珠薪桂，再加上饥民蜂拥，城内愈发人心嚣浮，到处都是骚乱不安，抢劫闹事斗殴死人每天都有发生。入夏以来，又奇热无比。一个古老的天津城，仿佛成了一座一触即爆的火药库。

海河北岸，从威远码头至柔遥码头，近几年来矗立了许多古怪的房子，它们都是洋人在这里兴建的，有俄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比利时的，其中尤以法国在狮子林桥旁边建造的天主教堂更为引人注目。这座教堂是去年建成的，法国人叫它圣母得胜堂，当地老百姓则叫它望海楼教堂。教堂有三层楼房，青砖木结构，前面配有三座塔楼，呈笔架形，内部并列庭柱两排，内窗券为尖顶拱形，嵌着组成几何图案的五彩玻璃，地面砌着瓷花砖。整个天津城，再也找不出第二栋这样华丽的建筑。旁边是教堂办的育婴堂，专门收养些无父无母的孤儿。离教堂不远处是法国领事馆。一年四季，法国教堂和育婴堂的大门都紧紧地关着，偶尔进出的几个人，则从小门通过，样子显得既神秘又鬼祟。除礼拜天可以听到从里面发出的唱诗声和祈祷声外，平素安静得出奇。天津百姓对这座阴森的教堂既恐惧又厌恶。往常，人们只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远远地观望，不敢靠近。入夏以来天津城里流民骤增，到处都是闲得无聊的人群。听说洋人有钱，又爱施舍，便有不少人涌向这处洋人居住地，企望得到些意外的好处。

这天半夜，睡在威远码头河堤的静海农民冯瘸子被蚊子咬醒，加之肚子又饿，再也睡不着了。他掏出别在腰带上的烟杆，往烟锅里塞了一点老烟叶，又摸出两片火石敲着，抽起闷烟来。他今年三十出头了，小时害病无钱医治，弄得瘸了一条腿。体力差，干不了农活，便学了一门箍桶修桶的手艺勉强糊口。家贫也娶不起媳妇，至今单身一人。家乡闹旱灾，无人请他做手艺，他就来到天津城。冯瘸子为人正直，他并不想从洋人那里得到什么恩赐，他对洋人有一种说不出名目的本能的仇恨。他来到这里，是被表弟田老二拉的。田老二也住海河北岸，虽是庄稼人，却不务正业，一年到头靠贩一点骗一点偷一点过

日子，今年二十五六岁了，也没有婆娘。田老二把表兄拉到教堂边，让表兄开开眼界，自己却有个小打算：兴许能碰巧了，从洋人那里弄点分外财。田老二有个朋友，姓王，没有名字，也没有父母，十八九岁了，却长得像小孩子样，成天跟着别人瞎混，大家叫他小混混。这一个多月来跟着田老二混，田老二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田老二得到点好处，也分他一点。这时他们俩睡在冯瘸子旁边，呼噜打得山响。

忽然，冯瘸子发现育婴堂的大门开了，里面点着上百支小白蜡烛。借着烛光，可以看见地上整整齐齐摆着三排用白布包裹着的物体。那物体长长短短不一，都在三至四尺之间，宽约一尺左右，每排约有十几件。一个洋牧师在这些白布包的物体面前走了一圈，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一会儿，走出三个人来，每人背一个白物体走出大门，把那白物体一件一件地往停在坪里的马车上扔。冯瘸子猛地一惊：育婴堂里住的是小孩子，这白布包的是不是小孩尸体呢？他忙推醒田老二和小混混，二人坐起，揉着惺忪的眼睛，呆呆地看了很久。

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曾氏在给二子的家信上说：“袁秉桢在徐州粮台扯空银六百两，行事日益荒唐。顷令巡捕传谕，以后不许渠见我之面，入我之公馆。渠未婚而先娶妾，在金陵不住内署，不入拜年，既不认妻子，不认岳家矣，吾亦永远绝之可也。大女送至湘潭袁宅，不可再带至富托。教之尽妇道。”

曾氏的大女儿纪静死于同治九年，年仅二十九岁。曾氏在这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接李少泉信，知长女适袁氏者。于九月下旬去世，为之伤戚。日内所深虑者，家乡哥老会滋事，恐扰及桑梓丘墓，又恐沅弟带兵未能得手，不料儿女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

“不错，白布里包的是小孩。”田老二肯定地说。

“洋人要把这些小孩尸体运到哪里去？”小混混问。

“还不是运到义冢去。”田老二懒洋洋地答了一句，又重新躺下。

冯瘸子抽着烟，愤慨地说：“我早就听人说过，洋人把我们中国小孩子骗进育婴堂，再活活地把他们弄死，挖下他们的眼睛，剖开他们的胸膛，取出五脏六腑出来做药引子，这些小孩子肯定是被这些狗

强盗弄死的。妈的，这些吃人肉的魔鬼！”

冯瘸子把烟锅狠狠地往石头上敲。小混混说：“冯大哥说的对，洋人半夜三更运尸，这中间一定有鬼！”

“算了吧，关你屁事，睡觉吧！”田老二打了一个呵欠，转过身去，又睡着了。

小混混又看了一会儿，也躺下睡着了。冯瘸子两眼死盯着前方。半个钟头后，全部白布包件都运到马车上，大门重新关闭，马车走了，一切又恢复原来的寂静。他心里默默记下了，那白布包一共有三十五件。

冯瘸子再也不能安睡了，他心里充满着对洋人火一般的仇恨。怎能容许他们如此宰割中国人？怎能容许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如此胡作非为？他想明早一定要去府县衙门告一状。转眼又想：当官的都怕洋人，也不把百姓的性命放在心上，告也无用。他想起早两天结识的朋友刘矮子，据说是水火会的。水火会有好几百人，专打抱不平，为民除害，明天何不去告诉刘矮子呢！

第二天，冯瘸子对刘矮子揭露了育婴堂的秘密。刘矮子气得哇哇大叫：“这些狗日的洋鬼子，老子要踏平教堂，把他们全部杀光宰绝！走，咱们先去见徐大哥。”

徐大哥就是水火会的首领徐汉龙。徐汉龙祖籍天津，三代都是海河边的铁匠，人长得膀大腰粗，又从小跟父亲学了一身好武艺。父亲死后，他接替父亲成了水火会的头领。水火会是以海河边的贫苦手艺人、脚夫为主要成员的民间帮会，以互帮互助、济危扶困为宗旨。穷人最需要的就是帮助，加之徐汉龙豪爽仗义，故水火会在天津深得人心，除脚夫、匠人外，不少人力车夫、小摊贩以及流落津门的年轻汉子也都加入水火会。今年来社会上哄传法国教堂拐骗小孩、挖眼剖心，徐汉龙和水火会的人听了大为愤怒，扬言官府若不管，水火会则要替百姓报仇了。

近几天，不断有妇女哭哭啼啼来找徐大哥，说她们的孩子丢了，八成是被教堂拐骗去了，向徐大哥磕头作揖，求他设法找找孩子。昨天几个百姓扭送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来水火会，徐汉龙刚要亲自审讯，刘矮子带着冯瘸子进来了。

听完冯瘸子的控诉，徐汉龙这个血性汉子再也按捺不住了，高声叫道：“平日苦于没有罪证，昨夜的事就是最好的罪证。待我审了武兰珍，一同去见张知府。”

武兰珍被押上来了。此人约摸四十上下，又高又瘦，极像一根豆角。

“武兰珍，老子问你，你要从实招供！”徐汉龙粗大的巴掌往桌上猛力一击，对着武兰珍大吼。武兰珍吓得直打哆嗦。“武兰珍，你是哪里人？”

“我是天津人，家住杨柳青。”武兰珍脸色煞白。

“你在城里住了多少年，一向做的什么事？”

“我是今年开春才进城的。遭旱，地里没有收的，只得到城里来混口饭吃。没有别的事可做，熬点红薯糖卖。”

“武兰珍！”徐汉龙又起高腔，“你为什么要在红薯糖里放迷魂药，坑害小孩？”

武兰珍两条腿打起颤来，脸色白里泛青，本来就长得难看的五官，愈加显得丑陋。他呆在那里，好一阵子没有开口。突然，双膝一跪，号啕大哭：“大龙头，我没有放迷魂药。我从实招供，我那制糖的红薯里有的发烂发霉了，小孩吃了，头晕拉肚子是有的，不过我没放迷魂药。我哪来的迷魂药呀！”

徐汉龙愤怒地望着他，骂道：“你这个该油炸火烧的汉奸鬼，都说你被洋人买通，放迷魂药在糖里，坑害小孩子。你还要为洋人掩盖罪行吗？老子警告你，你若老老实实交代，我免你一死；你若再这样

赖下去，老子立刻乱棒打死你去喂狗！”

门外，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乱七八糟地高喊：“打死这个狗东西！”“没人心的汉奸鬼！”“该千刀万剐！”

乌兰珍吓得瘫倒在地，胡乱地朝徐汉龙、又朝门外的人群磕头，叫道：“大龙头，三老四少，爷们哥们姑奶奶们，请饶命，饶命，我家里还有瞎了眼的八十岁老娘，有老婆孩子一大堆，饶了我这条小命吧！”磕了一阵子头后，又边哭边叫，“我招，我从实招供，是天主堂的人要我放迷药到糖里，小孩子吃了，就会自动投到育婴堂。”

门外的人一齐起哄，嚷道：“洋鬼子可恨，咱们宰了他！”

徐汉龙又问：“乌兰珍，天主堂哪个给你的药？”

乌兰珍摸着头，想了半天，说：“王三。”

“王三在哪里给你的？”

“在教堂左边铁门前给我的。”

门外又有人喊：“把王三那狗日的抓起来剥皮抽筋！”

“乌兰珍，你和我一起去见知府张老爷，对张老爷再讲一遍。”

“大龙头，我不去。”乌兰珍心虚起来。

“你为何不去？”徐汉龙鼓起眼睛望着他。

“我怕见官老爷。”

“你这个没用的癞皮狗！”徐汉龙踢了乌兰珍一脚，喝道：“起来，跟老子走。有老子在，你怕个屁！”

“徐大哥，不要去见姓张的，他跟洋鬼子穿一条裤子。”刘矮子过来，一把抓住徐汉龙，说：“知府衙门的门房就是教民。上次一教民与百姓争吵，门房对姓张的说百姓无礼，姓张的就马上将百姓枷号示

众，教民没一点事。这样的知府找他做甚！”

徐汉龙说：“不管怎样，他总是这里的父母官，先跟他说，他不理，咱们再行动也不迟，免得日后让他钻空子。”

“徐大哥，我跟你一起去见张知府。”门外看热闹的人中走出一个驼背青年人。他姓罗，大家叫他罗驼子。罗驼子走到徐汉龙面前，说：“我昨天下午路过义冢，见一群狗围在那里。我抄起一根棍子把狗赶开，看到那里躺着三个小孩尸身，胸膛全是开的，心肝肚肺都没有了。哪里去了，肯定是洋鬼子挖去了！我和你一起去见张知府作证。”

“好！你这是亲眼所见，铁证如山。”

在门外数百人的跟随下，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罗驼子，再加上武兰珍，一齐来到天津知府衙门。

近一段时期来，关于法国天主教堂迷拐小孩、挖眼剖心的传闻越来越厉害，越来越离奇。有的说教堂里有几大缸眼珠子，都是用来化银子的，有的说洋人用小儿心肝蒸鸡吃，为的是求长生不老等。知府张光藻早有所知，僚属们也劝他过问过问，他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张光藻有他的苦衷。十多年来，全国各地教案迭起，开始闹得轰轰烈烈，惩办了作恶多端的传教士和教民，有的还砸了教堂。结果呢，无一处不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洋人凭借武力恐吓中国，朝廷怕事情闹大，吃更大的亏，总是偏袒洋人，道歉赔钱，杀自己的同胞，处理自己的官员，才换得洋人的宽恕。前些年，贵州百姓与法国传教会发生冲突，巡抚、提督因参与其事，结果巡抚交部严议，提督革职发配新疆。这大的官，在法国人的要挟下，朝廷都保不住，何况一个区区五品知府？张光藻年近花甲，从衙吏做起，整整在官场混了三十八年，费了多少心机，赔了多少小心，才升到如今的职位。只要不出事，过两年就可以荣归故里，安度晚年，这一辈子也可以过得去了。倘若因得罪洋人而丢官，划得来吗？当然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态

度，那就是跟洋人一个鼻孔出气，狼狈为奸。张光藻也不愿如此。一来遭人唾骂，二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多多少少也对洋人的作为有所不满，太昧良心的事他不干。因此，他有意雇请一个教民做门房，借教民与洋人拉上关系，津民骂教会、仇洋人的事，一般他也不理睬。他脚踏两只船，只求不出乱子，平平安安到致仕。

衙役进来报告，说有人前来告教堂的状。张光藻忙挥手说不见，后听说是水火会的头领徐汉龙来了，他有点怕了。水火会势力大，徐汉龙更是一个豪杰，得罪了他们也不好办，只得勉强出来接见。听了冯瘸子、罗驼子的禀告和武兰珍的供词，张光藻心里想：冯瘸子是夜里远远看见白布包，即使是真的小孩尸体，他也未见那些尸体有无眼珠心肝。至于义冢堆里的小孩尸体无内脏，也有可能让狗吃掉了。倒是武兰珍说的教民王三亲给他药的事，可以对证一下。衙门外已围了上千人，若这次再不出面，会引起公愤，不如随他们到教堂去一下，也可以搪塞人口。刚要起身，又想，自己虽是知府，上面还有道员，若拉着周道台一起去，今后不管出了何事，自己的责任就小多了。

张知府主意已定，对徐汉龙等人说：“天津士民纷传法国教堂迷拐小孩，本府一直记挂在心，已派多人四处查访。现在武兰珍供出迷药系教民王三所给，抓住王三后，事情就可以弄得水落石出了。但事涉法国，非同小可，稍有不慎，便要出大乱子。四川酉阳百姓与法国传教士发生冲突，百姓已死一百四十多人，伤七百多人，至今尚未结案，可为前车之鉴。现在本府和你们一起去见道台周大人，也请他放驾和我们一起到教堂去对证。”

徐汉龙觉得张光藻的话也有道理，便和冯瘸子等人跟着知府蓝呢轿后一同到了天津道衙门。张光藻吩咐徐汉龙等人在门房等候，自己单独进去会见周道台。

天津道员周家勋听完张光藻的陈述后，摸着尖下巴沉吟半天，说：“张太守，此事太重大了，弄不好，你我都担当不起，现在有三口通商大臣崇侍郎在这里，他是满员，又与洋人打交道多年，我们何不请他出面？”

“大人高明！”张光藻从心里佩服周家勋的老成持重，“那我们现在就去请崇侍郎。”

“慢！”周家勋说，“眼下衙门外人情汹汹，最易出事，怎么能请崇侍郎到教堂去？你要徐汉龙等人回去，单留下武兰珍。今晚我们两人一起去见崇侍郎，明天再带武兰珍去教堂对证。另外，你告诉百姓，叫他们各安本分，官府正在调查，不要造谣信谣。”

到底是进士出身的道台，虑事处事又要周到稳妥几分，张光藻完全同意周家勋的安排。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是个官运亨通的人，三十五岁便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出任此职，在这个宝座上一坐十年。他与洋人关系极为深厚，在国人与洋人的纠纷冲突中，他一贯站在洋人的立场上。他决不相信法国教堂有挖眼剖心的事，他愿意亲眼观看武兰珍与王三的当面对质。

徐汉龙回去后，立即通知水火会的人，明天都到教堂去，若洋人不认罪，则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水火会的人早就憋了一肚子怒火，一听这话，人人欢喜雀跃。冯瘸子也把此事告诉了田老二。田老二暗自高兴：明天可以趁火打劫。他又连夜通知他的一班朋友小混混、项五、张国顺、段起发，要他们都做好准备。

第二天，三乘大轿抬到了天主教堂大坪，后面跟着几个兵弁，押着武兰珍。教堂牧师夏福音开大门迎接。夏福音笑容满面地说：“诸位大人老爷们来此有何贵干？”

张光藻说明了来意。

碧眼金发的夏福音大笑，操着流利的中国话说：“这位武兄弟想必是弄错了，我们教堂里没有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教堂里有四位法国传教士，十三位中国教民，另有三个中国工役，连我在内一共二十人。现在都可叫齐，这位武兄弟当面来认，看哪个是给你迷魂药的王三。”

夏福音泰然自若的神态，使张光藻暗暗吃惊。他瞟了一眼武兰珍，只见那家伙脸红一阵白一阵，紧张极了。一会儿，教堂里的二十个人都到齐了。夏福音依然笑容可掬地说：“武兄弟，你来认吧！”

武兰珍战战兢兢地走过去，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又从最后一个看到第一个。最后，颓丧地摇摇头。

夏福音又笑道：“诸位大人老爷，我们法兰西帝国的传教士到贵国来，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世人的灵魂，在贵国建育婴堂、医院、讲书堂，全都是为贵国人民做好事。主对我们说，全世界的人，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贵贱，不分男女，都是兄弟姊妹，应该相亲相爱。我们既是传播福音、为贵国造福的人，又怎么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贵国的圣人孔老夫子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自己的眼睛不愿被人挖，胸膛不愿被人剖，又怎么会去挖别人的眼、剖别人的胸呢？且武兄弟说的教堂左边的铁门这句话也不对。教堂左边根本没有门，右边的小门也是木的。教堂没有铁门。这位武兄弟可能中了妖魔的邪。”夏福音说着，走到惊恐万状的武兰珍面前，念念有词：“万能的主呀，你消除他心中的邪恶，救救他的灵魂吧！啊，主，阿门！”

夏福音这番话，弄得几位大人老爷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崇厚气得拂袖而起，以手指着武兰珍的额头，骂道：“王八羔子，回去再跟你算账！”转脸对夏福音拱拱手，“对不起，打扰了。”说罢，也不同周家勋、张光藻打声招呼，便气冲冲地从教堂里走出来，钻进轿中。周家勋、张光藻也只得讪讪告别。

这时，教堂外围观的百姓已成千上万，吆喝声、呼叫声、咒骂声汇成一片。徐汉龙从人群中冲出来，抓住张光藻的轿杠问：“张太守，洋人认罪了吗？”

张光藻苦笑着说：“大家都散开回去吧，武兰珍认错了人，教堂里没有王三。”

他边说边进轿，吩咐赶快回衙门。徐汉龙气得大骂：“这班无用

的软骨头，昏官！”

这时教堂里走出一个中国教民来，双手叉腰，对众人高喊：“武兰珍诬陷好人，败坏教堂名誉，不得好死，你们还围在这里干什么？”

徐汉龙冲过去，伸手打了他一巴掌，怒骂：“你这条洋人的哈巴狗，白披了一张中国人的皮！”

那人捂着脸，叫道：“你打人！”

“打你又怎么样？你这个炎黄子孙的败类，老子还要宰了你！”徐汉龙威严地站在那个教民的面前，犹如一个正义在握的审判官。

刘矮子带着水火会的人高喊：“恶狗！”“奴才！”“打死这个汉奸鬼！”

那教民吓得忙逃进教堂，把大门紧紧关上。围观的人们纷纷向教堂和育婴堂丢石头，丢垃圾。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兴趣也越来越大，人们都希望把事情闹大。大部分人是想借此煞一下洋鬼子的气焰，出一口多年积压在胸中的不平之气。也有不少人活得百无聊赖，欲借此寻点刺激，让生活增加些花色。还有些青皮无赖，最怕的是天下不乱，他们就得规规矩矩，最盼的就是社会混乱不堪，他们好来个乱中得利。

教堂外人群的喧闹早已惊动了离此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大厅里咆哮狂怒。这个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法国外交官，自以为是上帝的高等子民，仗着背后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恃无恐。在他的眼里，中国贫穷落后，中国人愚昧野蛮，他对各地反法国教会的民众斗争恨之入骨，一向主张血腥镇压，以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威严，保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畅通无阻。此刻，他见教堂外的人群越来越多，吵闹声愈来愈大，暴怒已极。

“天津的地方官呢？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他指着身边的秘书西

蒙喝问。那神情，仿佛他就是节制天津道府的直隶总督。

“刚才接到报告，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已派兵出来弹压了。”身穿笔挺西装的西蒙回答。

“派了多少兵？”

“一百多。”

“猪猡！”丰大业粗鲁地骂道，“天津府县都是一批猪猡。教堂外闹事的有几万人，百多兵起什么作用！何况中国的兵都是无能的胆小鬼。”

“是的。”西蒙应声，“不过，他们在自己的老百姓面前，胆子并不小。”

“崇厚这个滑头，为何不出面？他的洋枪队为何不派出来？”

“崇厚先到过教堂，现在回署去了。”

“备车！”丰大业命令，“你和我一起，立即到三口通商衙门去见崇厚！”

崇厚穿一件月白亮纱衣，拿着一把精美的湘妃扇，正在他的珍藏室里欣赏他的宠儿——西洋钟表。崇厚的珍藏室，几乎就是一个钟表店，各式各样的西洋钟表摆满了一屋子，精光耀眼，琳琅满目。崇厚一有空，就会来到这间屋子里，这个钟看看，那个表摸摸，心里喜洋洋的。看到得意处，他会对着钟表哼几句京剧。此时的崇厚，就完全沉浸在一片愉悦之中。上个月，一个比利时商人送给他一座特别的自鸣钟。这座钟有半人高，通身以珐琅装饰，且镶金嵌玉，显得十分的珠光宝气。这还在其次。最妙的是下半部分有四个全裸金发西洋女郎，那些女郎形体造得千娇百媚，就像几个缩小了的真人。每到整点时，钟里发出当当的响声，四个女郎便在原地翩翩起舞，把个崇厚乐得心痒痒地，恨不得把这些洋菩萨都搂在怀里。崇厚没有亏待那个商人，给他以最优惠的待遇：凡他的船进天津港时不予检查。崇厚将这

座钟放在珍藏室的正中。每到整点时，他便扔掉手中的公务，急匆匆地跑进珍藏室，兴致盎然地看洋女子跳舞。

崇厚正看得出神，一个服饰鲜美的家人走到他的身边：“大人，法国领事丰大业和秘书西蒙来访，已进了客厅。”

崇厚一惊，手中的纸扇掉到地上，暗暗叫苦：麻烦事来了！急匆匆换上长袍马褂迎了出去。

“领事先生，秘书先生，哪阵好风把你们吹来了？”崇厚一脸媚笑地向丰大业、西蒙打躬作揖。

丰大业打心里瞧不起这个贪图享乐、圆滑庸碌的清国大官僚，他没有吃崇厚这一套，板起脸孔，开门见山地问：“侍郎先生，天主教堂无故遭围，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崇厚亲自剥了一个南丰贡橘递给丰大业，笑着说：“张知府、刘县令都已派兵前去弹压了，领事先生放心，事情马上就会平息。”

“我不能放心，侍郎先生。”丰大业并不接崇厚递过来的贡橘，一脸冰霜，“几万百姓的骚乱，一百来个兵就平息了？你的洋枪队呢？调你的洋枪队去！”

丰大业这样直接地命令他，兵部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觉得有失脸面。他压下心中的不快，依然笑道：“领事先生，派洋枪队出来弹压百姓，恐不合适。”

“什么话！”丰大业霍地站起，“侍郎先生，你要明白，你的洋枪队是我们大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帮你建的，保护大法兰西的教堂，是它应尽的职责，你必须马上把它调派出来！”

丰大业如此横蛮不讲理，崇厚一时恼火起来，不过他不敢发作，只略为冷淡地回一句：“洋枪队不能调动。”

“你真的不调？”丰大业气得怒不可遏，从腰里拔出一支乌亮的手枪来，对着崇厚的胸脯就是两枪。“叭叭”，崇厚身后那只一人多高的明宣德宝石红大花瓶被打得粉碎。其实，丰大业只是吓吓崇厚而已，开枪的时候，他将手挪偏了两寸。这两声枪响，吓破了崇厚的胆，他赶紧逃出客厅，躲进内室。衙门里的官吏、兵役们不知出了何事，都围了过来，西蒙一把拖过丰大业，说：“我们走吧！”

丰大业对着内室高喊：“崇厚，我正告你，若不迅速平息骚乱，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要由你们负责！”

说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三口通商衙门，又气呼呼地奔回河东，在狮子林浮桥上不期与知县刘杰猝然相遇。刘杰带着几十号兵弁，在教堂周围已待了两个多时辰。他东窜西跑，南奔北突，喊得舌燥口哑，力劝百姓散开，但无一点效果，反招来一声声呵责痛骂。夫人怕他出事，打发家人刘七来叫他回去，扯谎说他的独根苗突然发病了。刘杰四十多岁了，仅这个五岁的独生子，平日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他对带队的把总招呼两句，便急急忙忙带着刘七回衙门。

“站住！”丰大业极不礼貌地下令，“刘县令，你到哪里去？”

“我回衙门去一下。”刘杰极不高兴地回了一句。

“刘县令，你身为天津的父母官，这个时候，你能离开教堂吗？”丰大业怒火又生，严厉训斥着天津知县。

刘杰不便说回衙门看儿子的病，一时又急得找不出其他借口，居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

“你这个猪猡！”丰大业破口大骂，“你们清国的官员都是猪猡！”

“你敢骂人？”刘杰毕竟比崇厚血性足一点，他不能接受一个外国人在百姓的面前对他这般侮辱，气得冲口而出，“你这个没有教养的洋鬼子！”

“你？”丰大业没有想到刘杰居然敢回骂他，他立时拔出手枪来。

刘杰的家人刘七是他的远房侄子，一向对堂叔忠心耿耿，见势头不对，忙跨前一步，以身挡住刘杰。就在这时，丰大业手中的枪响了，一颗子弹正中刘七的左胸，血流如注。浮桥头的百姓见状，顿时狂怒到了极点，刘矮子大叫：“洋鬼子开枪打死人啦！”

这一声喊叫，如同一团火把扔进堆放着千万斤火药的库房，愤怒的火焰冲天燃烧；又如一颗开花炮弹击破海河上的闸门，千百里而来积蓄在这里的怒涛汹涌奔腾了。天津卫在震怒！人心在震怒！刘矮子一句“宰了狗日的洋鬼子”的话还未喊完，几百个百姓便冲上浮桥。丰大业、西蒙见势不妙，忙折回向桥西跑。哪里走得脱！桥西也上来几十个大汉，把回路截断了。刘矮子飞跑过来，扬起一脚，丰大业扑倒在桥上，一阵铁拳如雨点，不过三五秒钟，丰大业和西蒙都已成肉酱了。

这时，从浮桥边一艘官船舱里走出一个高级武官来，那人对着桥上喊：“打得好！”刘矮子朝着喊声望过去。哎呀，这不是总兵陈国瑞吗？去年，也是在海河边口，刘矮子给陈部扛军粮上船，曾经见过这位人称“大帅”的陈国瑞。这时他见陈国瑞支持，情绪更高昂了，对着众人大喊：“乡亲们，陈大帅说我们打得好，咱们冲到教堂去，干脆，把那几个洋教士也宰掉！”

“对，咱们到教堂算总账去！”

浮桥上的百姓一齐呐喊着冲向人山人海的教堂。

教堂边，徐汉龙跳上一个土墩子，向周围的百姓们喊道：“父老乡亲们，洋鬼子和信教的欺侮俺们，残杀俺们的孩子，现在又开枪打死了刘县令的家人，俺们能甘心受他们的宰割吗？”

“不能！”水火会的几百个兄弟一齐高吼。

“俺们报仇吧！”徐汉龙说完，跳下土墩，带头向教堂冲去，上万百姓一齐行动起来，教堂的门被冲开了，夏福音被抓了出来。徐汉龙说：“把他押起来。”立即就有人猛烈反对。“打死他！”十多个人一声

喊，夏福音的小命瞬刻上了天堂。另外三个法国传教士一个都没跑脱，全部死在乱拳之中。中国教民也有五六个被抓住打死了，另外几个赶紧扯下胸前的十字架，脱下黑色教袍，换上平时家居衣服，居然混在人群中躲过了。有人从厨房里抱来一桶油，向耶稣像泼过去，马上就有人点火，蒙难耶稣像在火中很快化为灰烬。那火越烧越旺，从一楼到二楼，从二楼到三楼，又从三楼烧到塔楼。转眼之间，一座巍峨壮观的望海楼教堂，便被熊熊大火所吞没。这是一腔不平的怒火，一团复仇的烈火，也是一把自发的野火！

这火从教堂烧到了育婴堂，一百多个中国小孩子从里面惊恐万状地跑了出来，还有七八个重病在床的婴儿无人顾及，活活地被烟呛死，被火烧焦。三个法国修女被拖了出来。她们被这愤怒的场面吓蒙了，嘴里叽里哇啦地说着，没有人懂得她们说的什么。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走过来，对拉她们的人说：“这是修女，就像我们中国的尼姑，她们也是可怜人，放开她们吧！”

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冲着花白头发吼：“什么可怜人，都是妖婆，放了给你做老婆？”

老头子讨了个没趣，低着头挤出了人群。有人高喊：“挖眼剖心都是她们下的手，烧死这几个巫婆！”

一个腰围一片破布的小子，忽地抱拳，向四周一拱手，说：“各位叔伯兄弟们，我们哥儿几个都没有婆娘，求大家行行好，把这几个妖婆赏给我们哥儿们吧，由我们来折磨，替大伙儿出气！”

“呸，下流混子！滚开，别在这里给咱们中国人丢脸！”冯瘸子冲过去，一挥手，将围破布的小子打倒在地，对着人群喊：“谁家有被拐的孩子，都来报仇吧！”

立时有二三十个披头散发的妇女从人堆里挤出来。这些妇人一边痛哭，喊着自己儿女的名字，一边用牙齿撕咬着修女。片刻光景，三个修女都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了。

人群中又有人喊：“祸根在法国领事馆！”“捣毁它！”随即就有千百人呼应。于是人流一齐涌向领事馆。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统统被砸得一塌糊涂。人们还不解恨，仍情绪激昂地在那里谈论着，笑骂着，互相庆贺胜利。大家都觉得，这一辈子就数今天活得痛快！

离天主教堂三里路远的关帝庙里，田老二带着小混混等一班青皮兄弟在这里蹲着，他们另有打算。就在大家撕毁法国国旗的时候，远远地过来三乘轿子。田老二喜道：“到底来了！”说着冲出关帝庙，小混混等紧紧跟上。

“停住，停住！”田老二扬起手中切西瓜的刀，对着轿夫的脸晃了几晃，轿夫们吓得魂飞魄散，立即停下。田老二掀起轿帘，里面坐了一个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的洋婆子。田老二一眼看见了她脖子上戴着一串发光的金项链，两只手上各戴一只宝石戒指，心中暗喜。他一只手伸进轿里，将那洋婆子拖出轿外，口里骂道：“你这个妖婆，爷们报仇来了！”说罢，手中的西瓜刀便向那女人的头上砍去。女人尖叫一声，倒在地上。

这时，从第二顶轿里跑出一个男洋人，正赶上项五走过来，二话没说，挺起长枪，向他的腿上戳去。张国顺、段起发跑过来，各自用刀用棍将这个洋人打死。三人在洋人身上乱摸一气，一样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后面那个跑了！”小混混眼尖，见第三顶轿里跑出一个足有六尺高的洋大汉，小混混不及他的肩膀高。他也不知哪来的胆量，追上去，一拳打在那人的腰上，洋大汉扑倒在地，爬不起来，小混混骑在他的身上，抡起两个拳头一顿乱捶。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武松，在围观人群的面前出尽了风头，口里一个劲地骂：“打死你这个洋鬼子！谁叫你欺侮咱哥们。”

田老二迅速从女洋人的脖子上扯下金项链，又从她的左手指上褪下一只蓝宝石戒指，右手指的红宝石戒指却被项五捋下了。段起发什

么也没得到，不服气，在她身上胡摸起来，意外地在口袋里发现一块金表。众人见小混混正在打另一个洋人，便都赶来帮忙，几刀砍下，那洋人就不再动弹了。段起发吸取刚才的教训，先下手，洋人左手上的金戒指被他死劲取下。张国顺在他的上衣袋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票子。再摸，没有了。项五没捞到油水，气得憋紧腮帮，用力将死洋人翻了个身，伸手掏他屁股上的小口袋。口袋是空的。项五恨得吐了一口痰，骂道：“这个穷鬼！比咱哥们好不了多少！”

轿夫早已吓得不知去向，轿旁也围了上百人，田老二等正要走，围观有人说：“你们这几个小子，打死了洋人，抢走了东西，把尸体丢在这里不管，岂不苦了住在这里的百姓！”

小混混听了，对田老二说：“二哥，把这几个洋鬼子扔到河里去吧！”

田老二点头。于是五人一齐动手，将两男一女三具洋尸全扔进海河。末了，连西瓜刀、长枪也丢进河里。田老二等四人都得到了好处，唯独小混混一点东西也没得到。他不觉遗憾，他很快乐。田老二他们身上藏有金链金表，怕遭人打劫，赶紧回了家。小混混无所顾忌，听到领事馆那边吼声震天，又跑过去，挤到人堆里看热闹。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望海楼教堂的大火一直烧到深夜才渐渐熄灭，闹了、看了一整天的人群，尽管亢奋异常，欢快异常，到底太疲倦，凌晨之前也渐渐地散开了。

消息传到京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震惊万分，主管大臣、三十八岁的皇叔恭王奕訢心中恐惧不已。奕訢这些年办洋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比江湖上走绳索的卖艺人，步步都须格外的小心谨慎，即便如此，也常常出乱子，招致朝野不少人反对。

奕訢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深知洋人的目标不在中国的江山社稷，而在攫取中国的财富。作为皇室中最重要的成员，奕訢因此对洋人放下心来，至于银子，那毕竟好商量。基于此，奕訢办洋务的态度，说得好听点就是“抚”，说得直爽点就是“媚”。他与洋人保持亲密的关系，恪遵与洋人订立的各项条约，并常常作些让步，满足他们贪婪地索取，以求保得相安无事的局面。同时，奕訢也注意学习洋人的长处，试图把它用之于中国，使中国徐图自强。这方面的想

法，他与曾国藩的观点完全一致，在朝中，在各省也不乏支持者，比如文祥、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楨、丁日昌等人，就都是他的追随者。但奕訢的这番用心，并不能得到天下的谅解。

首先是大学士倭仁就看不惯。这个理学泰斗一心要维护中国传统礼教的纯洁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对奕訢与洋人的拉拉扯扯很觉不顺眼。同治五年，当奕訢提出选用科甲官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的主张时，倭仁就坚决反对。他抗词驳斥奕訢的观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这么一带头，就有一批所谓忠贞之士激昂慷慨地附和，声称如果这样下去，大清非亡国灭种不可。后虽经慈禧太后支持，事情总算进行下去了，但已闹得举国不

靖。这还罢了，最令奕訢头痛的是遍及全国的教案，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举止无措。而这些教案中，又以与法国天主教的冲突最大。奕

訢记得，咸丰十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的衡阳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年的酉阳教案等，都是与法国天主教发生的流血冲突。酉阳教案因打死一个法国传教士，激起教堂报复，居然死了一百四十五个中国百姓。这场惨案，至今尚未了结，眼下法国的损失比哪次都要大，他们怎会善罢甘休！这场乱子如何结局呢？奕訢不敢想象。他只得立即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下令，要他迅速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后果，并对受影响的外国领事馆致以歉意。

消息更使法国和其他几个在天津驻有本国人员的西方国家震惊，他们纷纷派员前往天津。

崇厚奉命查明，这次事件中，包括丰大业在内，共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名、英国美国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烧毁法国教堂一座，毁坏法国领事馆一处、育婴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法国驻京公使罗淑亚认为蒙受了空前未有的奇耻大辱，他联合英、美、俄、比利时等六国，向清廷提出严重抗议。法国政府停泊在远东的三艘军舰也集结于天津、烟台一带，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刚刚出了一口怨气的天津

士民，头顶上正压着一块沉重的战争乌云。

这块战争乌云，尤使慈禧、奕訢害怕。在崇厚的“愚民无知，莠民趁势为乱，地方官失职”的奏折上，慈禧批令严厉处治肇事匪徒，将天津地方官员先行交部分别议处，并将派崇厚出使法国赔礼道歉。总理衙门向各国驻京使馆发出照会，重申遵守各项条约，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严惩肇事凶手，公正处理天津事件。

但各国公使，尤其是法国公使对清廷态度的诚意表示怀疑，罗淑亚警告奕訢：法兰西帝国的舰队正在升火待发，随时都可以越过重洋，进入天津。当奕訢把外国人的态度禀报给慈禧时，年轻的西太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地说：“得派一个压得住台面又顾全大局的重臣前去天津迅速处理，以宽洋人之心。”

“太后的决定英明。”奕訢期望的正是这个决定，他心里已想好了人选，只是太后未问，他不便轻易先提出。自从罢去“议政王”头衔后，他处事谨慎多了。

“六爷。”慈禧客气地叫了一声奕訢，“你看派谁去为好呢？”

“臣看曾国藩去比较适宜。”奕訢装着思考一下后再回答，“不过，曾国藩现正在病假中。”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只得麻烦他了，别人谁去都不济。况且他是直督，也是他分内的责任。”慈禧说。奕訢的奏对与她的想法不谋而合。

“是的。臣也相信曾国藩一向不畏艰难，以国事为重，是不会推辞的。”奕訢心头压着的石头落了地，仿佛曾国藩一去，战争阴云就会立即被驱散。

“六爷，你去叫内阁拟旨来。”慈禧也心宽了，她把右手举起，极有兴致地欣赏无名指上的金指套。这指套昨天才打好，金光灿灿的，足有三寸半长，她很满意。

“是。”

奕訢正要跪安，西太后又以悦耳的声音补充：“要内阁把朝廷的旨意拟明白些，语气要坚决些，好让曾国藩到天津后，办起事来有所依凭，不致因百姓和地方官的情绪乱了方寸。”

六 给儿子留下遗嘱

保定城总督衙门口，今上午忽然变得热闹起来。大公子曾纪泽正在忙忙碌碌地张罗着，一根丈把高的竹竿上悬挂着一挂长长的鞭炮，鞭炮下面站着一排吹鼓手。过一会儿，二公子曾纪鸿也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队府里的听差。四周的百姓感到奇怪：看这架势，总督衙门今天像是有喜事，但又不见张灯结彩、披红挂绿；若是办丧事哩，又不见戴白系麻的，门前也没有招魂幡。只见老家人荆七从前面大路上小跑过来，对纪泽说：“大公子，马车就要到了！”说完后，又走到吹鼓手队跟前，吩咐作好准备。

正说话间，一辆三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停在门前大坪中，纪泽忙拉着纪鸿走过去，跪在马车前。车里走出李鸿章的幼弟李昭庆。他刚一下车，荆七便挥挥手，早已准备好的一群听差都走了过去，七手八脚地从马车上卸下二十四根长八尺、径长一尺二寸的大圆木来，每根圆木的腰间系一根红布条。这时鞭炮轰响，鼓乐齐鸣，纪泽兄弟对着圆木叩头不止。荆七一声吆喝，四十八个听差，抬起二十四根圆木，鱼贯登上台阶，走进衙门。纪泽、纪鸿低着头走在最后。

原来，这二十四根圆木，是两副棺材的用料。去年，曾国藩离开江宁前夕，李鸿章赶来送行，问恩师在江南尚有何未了私事。曾国藩悄悄对他说，已在江西建昌定下了两副棺木料，方便时，请他带到保定来。李鸿章谨记在心，赴西北前夕，他将此事交给昭庆，要弟弟亲到建昌去督办。他要把这两副棺木作为自己的礼物送给恩师，尽一点做门生的孝心。

曾国藩在书房里亲热地接见了李昭庆，并验看了千里运来的建昌

木。但见根根光亮笔直，纹理细密，仔细嗅一嗅，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建昌木身上常见白色波澜条纹，故又叫建昌花板。这建昌花板号称做棺材的上等佳料，又经李昭庆从上万根木料中亲自选出，岂有不好之理！正在谈论下一步如何制造的时候，巡捕报：“圣旨到！”

曾国藩慌忙换上朝服来到公堂，刚升为吏部侍郎的周寿昌亲自赓旨来到，朗声诵读：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曾国藩病尚未痊，近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育婴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钦此。

天津事起之后，作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早已作好了到天津查办的准备，他对这道圣旨不感到意外，对圣旨中所提到的惩办迷拐人口及为首滋事人员的决定，他也深表同意。但这件事办起来，必有千难万难，曾国藩心中也非常清楚。不过，他却不能推辞，只得答道：“臣曾国藩遵旨。”

周寿昌念过上谕之后，随即走过来，双手扶起病体衰弱的曾国藩，心里涌起一股怜悯之情。

“涤生兄，这是件极难措手的事，京中议论甚多。”周寿昌关心地说。

“我知道。”曾国藩的情绪十分低落，“但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闹事，我能不管吗？”

“要么这样，”周寿昌望着曾国藩满是皱纹又略带浮肿的长脸，以及两只上下眼皮几乎完全靠拢的眼睛，诚恳地说，“我去回复皇太后，说你重病在床，不能起身，请太后另简别人。”

对老朋友的这番情义，曾国藩深为感谢。一瞬间，他也觉得可以

接受，本来自己就已告假在先，并非临事推诿。但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此事关系太大了，处理得好不好，都直接牵连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自古忠臣遇到国家危难之事，即使重病在床也要力疾受命；当年林文忠公就是这样死在前赴广西的路上，赢得了千古忠贞的美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悲壮的诗句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他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

“应甫，你回去禀报皇太后、皇上，就说我过两天就出发，一定要把天津的事情处理好，请圣上放心。”

送走周寿昌后，曾国藩一直一个人怔怔地枯坐在书房里，不动不动，仿佛老僧入定一般。夜晚，欧阳夫人亲自送来一碗参汤，劝他喝下，又劝他为国为家保重身体，早点躺下休息。他谢了夫人的好意，答应立即就睡。待夫人走后，他关好门，拨亮灯，拿出纸笔来，思量着要写点东西。

建昌花板和赴津办教案的上谕同一天到达，明明白白地预示着他此次津门之行是有去无回了。对自己这衰病之身，他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已位极人臣，也无甚遗憾了。他最挂牵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担心曾氏家族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大家世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他希望曾家能够避免，至少能推迟几代出现。要写的话，多少年来烂熟于胸，用不着多想，他笔不停挥，文不加点，一直写到鸡叫头遍才住手。写完后他又从头至尾诵读一遍，一种惆怅落寞之情油然袭来，不能自己。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充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求不忤不求为重。忤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急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忤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忤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忤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七 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輿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

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祀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

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版，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做主。”

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

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

“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

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糊

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

“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

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说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作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要干什么的。”

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

“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决不散开。”

“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老中堂！”“青天大老爷！”

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

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

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藩正准备上轿，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个身着长衫的青年，大声说：“老中堂，津门各书院士子公推晚生来说几句话，请老中堂赏脸听一听。”

曾国藩见说话的士子长得眉目清秀、斯斯文文，脸上流出一丝浅笑。他平生从不怠慢读书人，尤其喜欢那些长得俊拔的年轻士子，他认为人才大都藏在这批人中。一个戈什哈从附近人家中搬来条木凳，他坐在凳子上，习惯地抬起右手梳理胡须，微微点点头。

青年士子会意，大着胆子说：“去年，老中堂由两江来到直隶，我津门全体士子人人欢喜雀跃，咸谓有老中堂这样清正廉明、治国有方的总督，直隶从此将可从疲沓中振兴起来。老中堂督直不久，便刊

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鼓励我直隶士子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又告诫以义理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诸君子为表率。老中堂的教导，我津门士子都铭记在心。”

说到这里，青年士子偷眼看了一下坐在板凳上的总督，见他注意在听，气更壮了：“这次听说太后、皇上派老中堂前来处理上月的事件，津门学子比去年欢迎的心情更为强烈。上月之事，明摆着是洋人所逼，欺人太甚。往日洋人欺侮老百姓，士子们已愤愤不平，现在他们竟然公开侮辱我津郡父母官，眼中已无我大清帝国，士子们无不义愤填膺。这等洋鬼子，杀之应该。老中堂，我们都记得十多年前，您的那篇震撼天下的《讨粤匪檄》。檄文说，长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以此来取代我孔孟之教。此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并号召所有血性男子共同征剿。洋人和长毛是一丘之貉，他们妄图以耶稣、《新约》来迷惑我炎黄子孙，乱我孔孟名教，津门父老奋起反抗，和当年湖湘子弟抗击长毛如出一辙。津门士子表示支持，也正是遵循老中堂之教诲，以旁侠之质入圣人之道的体现。故全体士子公推晚生出面，恳请老中堂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那士子说完又跪下去，他周围的人一齐喊：“请老中堂明察！”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对这番话是欣赏的。尤其使他快慰的是，十多年前的那篇檄文，在远离湖南数千里的天津至今尚深入读书人之心。他觉得刚才这位士子很会讲话。清晰的语言，说明他有清晰的头脑，既然被全体士子所推出，一定在他们之中享有威望。这是个人才，应该破格提拔！

“大人，我也说几句！”人群中刷地站起一个粗大的黑汉子，他是水火会的头领徐汉龙。

“你是什么人？”曾国藩见那人样子有点凶猛，遂打断他的话问。

“我是海河岸边的铁匠。”徐汉龙不理睬曾国藩眼中流露的鄙夷神色，豪放直率地说，“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捣毁育婴堂，完全是正义的行动。大人您或许不清楚这里的底细，听我拣几件事说说。”

“你说吧！”曾国藩一向倡导实事求是，捕风捉影的话他听得太多了，重要的在于具体的事实。所以他鼓励徐汉龙说下去。

“第一，”徐汉龙没有通常见曾国藩的人那样恭顺多礼，他开门见山地说，“天主教堂终年紧闭，行动诡秘，教堂和育婴堂底下都挖有地窖。这地窖都从外地请人修建，不让津民参与其中，百姓普遍怀疑这地窖中大有名堂。第二，中国有到育婴堂治病的人，往往只见其进，不见其出。前任江西进贤知县魏席珍的女儿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住不归，她父亲多次劝说也无效，家里人都说她吃了育婴堂的迷魂药。第三，将死的幼孩，育婴堂也收进去，以水浇头洗目，令人诧异。又常见从外地用车船送来数十上百幼童，也只见进的，不见出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育婴堂、教堂里这半年来死人很多，但都在夜晚埋葬，很令人可疑。上个月百姓们在义冢里挖出几具新尸验看，见这几具尸都是由外向里腐烂，尤其腹胸都全部烂坏，肠子肚子外流。大人您知道，死人都是由里烂出的，哪有从外面烂进的道理？这几件事，难道还不能证明天主教堂、育婴堂是披着教会慈善的外衣，干着挖眼剖心的恶鬼勾当吗？”

徐汉龙说完也跪下，他身边的人怒极高喊：“天主堂、育婴堂是恶鬼窝！”

曾国藩心想，这个铁匠也不简单，敢在朝廷大员的面前理直气壮地陈说，若这几桩事情都是真的，也怪不得百姓不疑不气了。

正思忖间，冯瘸子也站了起来，对着曾国藩嚷道：“总督大人，刚才徐大哥说的半夜埋人，就是我亲眼所见的。他们这些洋人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看，还不如他们喂养的狗。他们残杀我们成百上千个幼童，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实话告诉你吧，那天烧天主堂就是我放的火，洋人我也杀了一个。你要抓凶手，就抓我吧！”

冯瘸子话还没说完，刘矮子也跳起来叫道：“我也杀了洋人，抓我吧！”

立时就有六七个人一齐站起，大叫大嚷：“我们都是凶手，官府

要抓就抓吧！”“为杀洋人而砍头，值得！”“来世长大，还要杀洋人！”

曾国藩心里惊道：“看来这烧教堂、杀洋人的人，一定令百姓视为英雄，不然他们怎会这样争着承认？”他站起来，极力以威严的神态说：“都不要嚷叫了！刚才那位士子和铁匠的话，是不是都代表各位的意思？”

“是的。”跪在地上的士民们齐声答道。

曾国藩的两道扫帚眉紧紧地拧了起来，过了好长一阵时间才说：“现在请各位父老先让鄙人进城去，有事以后还可以再来找。”

众人都纷纷站起散开。轿子重新抬起时，曾国藩吩咐加快速度，赶紧进城。

进城后，他谢绝道、府、县的殷勤相邀，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住进了文庙。刚刚吃过晚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来拜访了。曾国藩顾不得劳累，忙以礼相见。在曾国藩的面前，崇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晚辈，而崇厚对这个文才武功，并世无出其右的武英殿大学士，也从心里崇拜。他本是个乖觉伶俐的人，此刻在曾国藩面前，益发显得殷勤恭敬。

“老中堂，晚辈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您来。天津这个烂摊子，眼下是乱哄哄、稀糟糟的，道、府、县都交部议处，他们都不管事，等候革职发配，全部担子都压在晚辈一人肩上，我崇厚哪有能力管得下？不是晚辈眼里无王公贵族，现在就是恭王爷亲来，也不一定弹压得住。阖朝文武，只有老中堂大人您一人可以镇得住这个局面。”

崇厚以十二分的诚恳说着，这的确也是他的心里话。他目前在天津的日子很难过。舆论都说他没有骨气，骂他是汉奸，法国人又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过几天，公使罗淑亚要亲到天津来找他当面算账。他好比钻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这下好了，以曾国藩的地位和声望，足以构成一堵坚实的挡风墙。

附录：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人才随士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志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土风，殆不诬与？

豪侠之质，可与入圣入贤之道者，约之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播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迹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气，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

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膺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暧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入贤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擅诸无

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渚，和者如支河沟洫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土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彬而四出，泉涌而云兴。

余忝官斯土，自愧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艰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勸群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

崇厚的诚恳态度，颇使曾国藩感动。他说：“老夫已是衰朽，实不能荷此重任，只是职分所在，不能推辞罢了。侍郎这些年来在天津为朝廷办三口通商，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件不容易的事。老夫这些年来与洋人直接接触不多，天津之事，与洋人构成大隙，如何处置妥帖，还要多仰仗侍郎的经验和才干。”



“哪里，哪里。老中堂这一来，一切事情都可迎刃而解。太后已命晚辈去法国说明津案的缘由，过几天晚辈便进京陛辞，启航远行了。”崇厚早就巴望着曾国藩来，他好脱身，跳出火坑。

“不，不，侍郎你不能走。”曾国藩忙制止。他既然决定力保和局，不开兵衅，崇厚与洋人相处密切的关系，便是一个最可利用的好条件。“你在天津再留几个月吧，老夫与你谤则同分，祸则同当。明天，老夫亲为你上一道奏请如何？”

曾国藩这样恳切地挽留，崇厚不能推辞。再说，协助曾国藩完满地处理好这起事件，今后无论在朝廷，还是在洋人面前，他都可以挣得脸面。崇厚同意了。“老中堂这样信任晚辈，晚辈一定尽力协助老中堂处理好这件事。晚辈今天特来向老中堂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关于天津教案，曾国藩在保定时就已知大概，周寿昌传旨后，又将京中的传闻告诉了他，今天从城外天津官员和士民的口中，他又听到不少有关事情的真相，但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崇厚的当面禀告。这不仅因为崇厚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还因为崇厚坐镇天津十年，他对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洋人的熟悉，是别人远远不可比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建立起对崇厚的信任。

崇厚能说会道，把上个月发生的这件事的全过程说得清楚细致、有条有理，使曾国藩听了一个多时辰，也不觉厌倦。他心里想：许多人说崇厚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看来不完全正确。八旗子弟，只要不是家道完全败落，哪个不是花花公子！能像崇厚这样就不错了。曾国藩含笑听着崇厚的叙述，不时插几句问话，气氛很融洽。事情的经过讲完后，崇厚说：“老中堂，晚辈对这件事有几点想法。”

“你说吧！”曾国藩欣赏下属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他讨厌那种人云亦云、糊涂颟顸的人。

“第一，事情的起因，完全肇于百姓的愚昧无知。所谓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纯粹是无稽之谈。天主教的教义最是仁慈，街上讨食的乞儿、流浪的孤儿，育婴堂都收留，让他们住在那里，有饭吃，有衣穿，还教他们识字唱歌。这种事，我们自己的衙门都做不到啊！”

曾国藩想到自己所到之处，眼见不少弃婴乞儿，心中虽是怜悯，也未曾想到过要收容。这么多，如何收容得了？别的官员们也未见有育婴堂这样的义举。他觉得惭愧。

“愚民但说洋人挖眼剖心，也不追问，这挖眼剖心到底是做什么用途呢？”崇厚继续说下去，“洋人医道最是发达，许多病我们束手无策，他们的医生一来，便可手到病除。我有一次问过夏福音，有人说吃人的眼睛目明，吃人的心肝长寿，是这样的吗？夏福音听后哈哈大笑，说这是天方夜谭，还说人若吃人肉，就要中毒，非但不能长寿，有可能即刻毙命。这次勘查被烧毁的圣母得胜堂、育婴堂时，我特意吩咐几十个亲兵注意搜寻，结果他们禀报，根本不见一只眼珠，一颗人心。老中堂，这吃人心肝的事，过去书上说的也只是极少数的绿林强盗的作为，现在虽野番都不这样，何况英、美、法这些西洋大邦呢？”

崇厚的话很有道理。曾国藩过去也听说各地闹教案，都讲洋人吃人心，挖眼珠，结果并无一处查实。他分析，这是因为教堂有仗势欺人的其他罪行，人们愤恨，有人便编排这些离奇的事来激起大家的义愤。有些老百姓愚昧，也便真的相信了。

崇厚又说：“老中堂，还有一个极重要的事，晚辈一直未对任何人说，连皇太后、皇上都没有说。”

“什么事？”崇厚的神态既严肃又神秘，引起曾国藩的极大兴趣。

“事件发生后，皇太后、皇上命晚辈查实洋人损失情况，晚辈派出亲信认真调查。第二天他们来报告，说靠近关帝庙的海河上浮出三具洋人尸体，二男一女。他们验尸后，发现这三个洋人均是刀砍死的，女尸脖子上、手指上都留有戴项链、戒指的痕迹，而项链、戒指

都不见了。”崇厚说到这里，把声音压低，“老中堂，晚辈估计这三具洋尸是死于歹人的趁火打劫，谋财害命。”

“他们是哪个国家的？”曾国藩问，他的扫帚眉抽动了一下。

“后俄国公使来天津认出了，说是他们俄国来中国的旅游者，其中两个是一对夫妻。”

曾国藩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晚辈现在各处布下暗哨，严密打探。眼下尽管许多人骂晚辈，暂且由他们骂去，是非总会分明的。”

崇厚的态度使曾国藩感动。他鼓励道：“崇侍郎，你刚才讲的事都很重要，对老夫也很有启发。朝廷既然派我们处理这件事，我们自然就坐到一条船上来了，自当同舟共济，不分彼此。你认为该做的事，就只管去做，老夫支持你。”

崇厚走后，曾国藩想了很多，许多事情在等待他去办：明天大清早，得趁着人少的时候去踏勘闹事的现场；被福土庵暂时收留的那一百多个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得派人一一询问，问他们是否亲眼见过挖眼剖心？木兰珍接受迷魂药一事甚为蹊跷，务必严饬木兰珍讲出实话，若真是王三送的，一定要木兰珍找出王三来，这种人，必须以死来威胁，方可起作用。海河洋尸事，是个重要的发现，要派十分精明能干的人去办，查出结果，抓到凶手，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正法，且可以此教育士民：这样大规模的骚乱是没有好处的，它只能使坏人乱中取利。津案应从这里打开缺口，事情方可望得到各方面都满意的较好解决。派谁去呢？他想起了赵烈文。是的，这事就交给惠甫！道、府、县都无人管事，干脆叫周家勋等人暂时停职，在近期内物色几个人接替。社会秩序的维持，日常事务的处理，都还得靠地方官。另外，还有一件顶要紧的事，那就是如何应付过几天就要到天津来的法国公使罗淑亚。据说此人很不好对付。事情太多太多了，曾国藩想着想着，忽然一阵头晕，眼前发黑。他赶紧摸到床边躺下，直到半个时辰后才慢慢恢复正常。刚一清醒过来，他又想起一件更重要的事。

这次骚乱，法国损失严重，自然与他们结下了怨仇，这不消说了。俄国、比利时、美国 and 英国这几个国家也是因城门失火而殃及的池鱼。法国已经利用这一点与他们结成同盟，共同施加压力，而实际上这次事件的起因和他们毫无关系。若是诚心诚意地与他们讲清楚，说明是误伤，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想必他们也可理解。这样便可拆散法国的同盟，削弱敌对力量，腾出精力来，集中对付法国。“对！”这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曾国藩后悔没有早一点想起。此事叫崇厚去办，天津城里只有他最适宜了。

心思用过度了，又是一阵眩晕，他赶紧闭上眼睛，不再想事，口里悲哀地喃喃自语：“我真的老朽不中用了！”

八 老朽眩晕病发作，恕不能奉陪

罗淑亚很快就到天津来了。这个法兰西帝国驻中国全权公使，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外交官。他和丰大业一样，自以为是贫穷落后的中国的主宰，眼角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的平等位置。但他的外表却显得比丰大业文雅，举止谈吐也不像丰大业那样的粗鲁。在法国时，他听说中国好比一只绵羊，对洋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又好比一团泥巴，任洋人随意捻捏。来到中国当公使的这几年，他才发现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就在官场中，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如绵羊泥团，而广大的中国百姓则更有雄狮猛虎般的气概，对天主教堂和传教士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迭起的教案，多是冲着法国而来。前几年爆发的酉阳教案，至今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他不得不亲自坐轮船去四川，沿途恐吓中国地方官。刚回到使馆不久，更大的天津教案令他又光火又心怯。先是崇厚在处理，他知只要他在北京几个照会过去，崇厚便会一一照办；后知清廷派曾国藩去了天津，这个老头子不比崇厚容易对付。他决定亲去天津一会。

“午安，曾中堂！”在崇厚陪同下的罗淑亚一进大门，便看到了身穿朝服的曾国藩，他主动地先打招呼。

“幸会，公使先生。”曾国藩想到自己乃正一品大学士，不能在洋

人面前过于谦卑，他有意不出大门，只在接见厅的门口等候。

分宾主坐下，献茶毕，寒暄几句后，曾国藩便不再说话。罗淑亚见他端坐在太师椅上，不停地以手抚须，面色安详，气宇凝重，隐然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惊雷响于后而不变色的气概，不禁暗自诧异。他见过清朝的官员成百上千，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州县官吏，未有第二个人可与之相比。本想等曾国藩发问，见此情景，罗淑亚心想，若自己不先开口，老头子便很可能这样稳坐抚须下去，直到端茶送客为止，叫你莫测高深，最后两手空空而去，哭笑不得。

“曾中堂，贵国暴民作乱，敝国领事被戕杀，国旗被焚毁，教堂被烧，使馆、育婴堂、讲书堂被捣，死难者达九人之多。这是敝国建国以来，在外国从未遭受过的变乱。敝国上下震怒万分，世界各国也同声指责，不知曾中堂如何看待这事？又打算如何处置？”罗淑亚操着熟练的华语说。

“公使先生。”曾国藩停下梳理胡须的右手，语气缓慢厚重地说，“对于在上个月的骚乱中，贵国所蒙受到的损失，尤其是领事先生及其他几位贵国国民的遇害，鄙人深感悲痛，并将遵照敝国皇太后、皇上的旨意，认真查办，严肃处理。不过，公使先生，事情的起因，来自于贵国教堂挖眼剖心的传闻，而领事先生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则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这两点，鄙人也想提醒公使先生注意。”

正是这两点，击中了天津教案的要害，罗淑亚心里暗惊：老家伙果然厉害。但罗淑亚有恃无恐，他要把这两个要害抹掉：“曾中堂，挖眼剖心之说，纯是对敝国的恶意中伤。贵国各地都如此哄传，但无一处实证。这能作为围攻教堂的理由吗？恕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恰恰说明贵国百姓的愚昧无知。丰大业鸣枪，乃是为了吓唬包围他的歹徒，刘县令家人致死，纯系误中。贵国百姓以此为借口，肆行当今文明世界中已绝迹的暴行，太令敝国君臣遗憾了。”

“公使先生。”曾国藩的脸色开始严峻起来，“在桥上放枪，说是驱赶围攻的人，或可勉强说得过去，在崇侍郎家放枪，又作何解释呢？

嗯？”

崇厚听出这一声“嗯”中的阴冷气味，他生怕罗淑亚恼羞成怒，忙笑着解围：“那天晚辈也是态度不好，跟丰领事大声争吵，兵役都围了过来，丰领事在那种情况下开枪也可谅解。”

崇厚自知这话会使曾国藩气恼，忙又对罗淑亚说：“曾中堂一向对贵国持友好态度，坚持守定和约，不愿引起兵端，目前正在严令缉拿凶手，以正国法。”

曾国藩先是对崇厚的媚态颇为不满，后转念一想，也不宜与罗淑亚闹翻，真的闹翻了，对国家大为不利，于是顺着崇厚的话说：“公使先生不是问鄙人的态度吗？我可以告诉先生，敝国朝廷的态度就是鄙人的态度。具体说来，一是捉拿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匪徒，二是严办杀人越货的凶手，三是训诫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四是对贵国的损失表示歉意，并酌量赔偿。”

罗淑亚见曾国藩谈话的态度正在改变，暗思就是这个号称中国中兴第一臣的曾国藩，也不敢与法兰西帝国对抗到底，他的胆气充足了：“我注意到刚才贵中堂说的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匪徒时，并没有涉及到敝国。对这个态度，本人表示欣赏。敝国教堂、育婴堂没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人，但不保证贵国也没有这样的人。对这种匪徒的惩办，本人和敝国政府是坚决支持的。对另外几条，本人也很欣赏。不过，这些话都太空洞了。敝国大皇帝陛下通知本人郑重向贵中堂及贵侍郎提出四条要求，请考虑。”

“哪四条，请公使先生提吧！”崇厚立即接话，曾国藩仍面色安宁、神态端庄，不断以手抚须。

“第一，将圣母得胜堂按原样修复。”罗淑亚的态度明显地一步一步强硬了，“第二，礼葬丰大业领事。第三，查办地方官。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明一下，地方官不仅指在背后煽风点火的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员，还包括那天在浮桥边指挥百姓闹事的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第四，所有参与残害敝国公民的凶手，要一一缉拿归案，杀头

示众。”

崇厚本欲表示一一照办，瞥眼见曾国藩脸色阴沉下来，遂不敢开口。曾国藩在心里盘算着：重建教堂，惩办凶手，已在考虑中；礼葬丰大业，虽然感情上有点别扭，但作为一个领事，下葬时礼仪稍隆重点，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唯有这查办地方官，尤其还包括陈国瑞在内，这却难以接受。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脸色略显平和地对罗淑亚说：“公使先生，这四条要求，鄙人尚无权给你以明确的答复，待请示皇太后、皇上以后再说。”一见罗淑亚还有话要说的样子，他又转过脸对崇厚说，“崇侍郎，你陪公使先生到驿馆去休息吧，老夫眩晕病又发作了，需要躺一躺。”说罢，以手扶着额头。

罗淑亚起身时脸色悻悻，但一时又找不到借口发作，曾国藩对罗淑亚做了一个抱拳的架势，现出无可奈何的模样：“请公使先生原谅，老朽近年已是日薄西山，实不堪此烦剧。公使先生正当盛年，老朽羡慕不止。”

罗淑亚心里狠狠地骂道：“这个老奸巨猾的政客！”嘴上只得说两句客套话告辞，和崇厚一起离开文庙。

两天后，吴汝纶、薛福成走进了文庙，曾国藩急切地问：“这两天查访的情况如何？”

吴汝纶说：“福士庵的一百几十个孩子，我一个个地问遍了，都是无父无母、流浪街头的孤儿，或在天津，或在静海、宝坻等地，被教堂、育婴堂收留的。问洋人待他们怎样，都说很好，有饭吃，有衣穿，比在街上流浪强十倍百倍，唯一不好的就是强迫他们念圣经、做礼拜，爱法国人，不爱中国人，若稍有反抗，就会挨打。”

“他们当中有人见到挖眼剖心的吗？”曾国藩问。

“没有，谁都没见过，只是见到人快要死的时候，传教士们以水洗其目，用手将其眼皮合上。这些，孩子们讲，传教士们说能使死者灵魂安宁地上天堂。”桐城才子吴汝纶本对教堂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经过这两天的亲自查访，他也对挖眼剖心之说表示怀疑。

“这样看来，那的确是无稽之谈。”曾国藩背着手在房里踱步，对这一看法，他已是坚定地确立不变了。

“叔耘，武兰珍将王三找到没有？”

“找到了。武兰珍先不肯找，我明白告诉他，事情闹得这样大，完全是他引起的，若不找到王三，讲清这中间的关系，就要杀他的头来平息众怒。这下武兰珍害怕了，第二天就把王三找来了。”

“王三是个怎样的人？”

“据卑职看，这王三纯是一个市井无赖。卑职审过他两次。第一次他招供是教堂夏福音给他的迷药。第二次又翻供，说迷药是他自己制的，迷拐小孩的目的，是为了把小孩卖给别人做儿子，赚几个钱用，与教堂无关。真正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把他押起来，过几天再审！”曾国藩命令，“还有武兰珍，也押起来，但要与王三分开。”

曾国藩心里很烦躁，背手踱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会儿，他戛然停止，转脸问吴、薛：“这两天，你们在街头巷尾听到什么议论没有？”

吴、薛对望了一眼，都不吭声。

“难道一点都没有听到？”曾国藩又一次追问。

“大人，不是没有，是多得很，天津满城都在议论。”吴汝纶向来藏不住话，见曾国藩再问，便打破了与薛福成的默契。

“我晓得一定是议论很多，你们拣几条主要的说说，尤其是关于我们来后的情况。”多走了几步，曾国藩便觉得累了，他坐下，眼皮也无力地垂下来。

“百姓谈得最多的是崇厚，说他是洋奴，是卖国贼。崇厚四处讲，大人在他面前亲口说的，谤则同分，祸则同当。他说大人完全支持他，故而无知愚民也迁怒于大人。说大人与崇厚穿一条裤子。”吴汝纶性格直爽，有什么说什么，他知道曾国藩清楚他的性格，说话也不遮挡。

曾国藩对崇厚不满起来。谤则同分，祸则同当，这话是说过，但不应当四处乱讲。他是要把我拉出来做他的挡箭牌？那天在罗淑亚面前的媚态，已使人看不顺眼，难道他与洋人在背后有什么交易吗？今后得警惕点！

“还议论些什么？”

“罗淑亚那天在大人面前提的四点要求也传出去了。”薛福成答，“天津士民们都说，这四条一条都不能接受。他们说还是醇王爱国。醇王说的，要趁这机会，杀尽在中国的洋人，烧尽他们的房屋，永远不许洋人踏进我大清国门，可惜曾中堂没有这样做。”

薛福成自己与醇郡王奕**譔**是一个观点，“可惜”下面那句话，是他本人的心里话。曾国藩张开眼皮看了薛福成一眼，他已从这几句话里窥视出薛福成的心思，而且他也知道，吴汝纶也跟薛福成一个观点。只有赵烈文稳重，目光远，在赴津路上，赵烈文用“委曲求全”四字来概括这次办案的方针，与他的想法完全一致。

昨天，曾国藩从塘报上看到了醇郡王、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讲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的奏折，他们都认为津案乃义举，洋人是犬羊，不能谕之以理，应采取强硬态度。言辞最激烈的是醇王，他说要杀尽洋人，雪庚申先皇之辱。曾国藩看完塘报后心中很不安。这些清议，只讲情理，全不顾国势，貌似最忠君爱国，实则将君国置于危险之中。他们不负实际责任，只凭着一张嘴巴，一旦惹出祸来，他们都会躲得远远的，还得要做事的文武们去收拾局面。对这些空谈，本可完全不理睬，但可恼的是他们能哗众取宠，博得舆论的支持，对局中人掣肘甚剧；尤其是那个于世事一窍不通的醇王，偏偏要以王叔之尊来妄发议论，博取美名，令人批驳都不好下

笔。清议误国！曾国藩想，这四个字真是千古不刊的真理。

“凶手缉拿得如何了？”曾国藩不想再听市井议论了，他决定不理睬这些浮议，按自己已定的方针办。

“凶手还没有抓到一个，士民们也不来揭发。”吴汝纶说，“水火会的人暗中传出话，谁告密，谁就是汉奸卖国贼，先杀掉他。”

“反了，这不是公开与朝廷唱对台戏吗？”曾国藩气得敲打扶手，“谁是水火会的头子？”

薛、吴对望了一眼，都不作声。

“你们知不知道？”曾国藩厉声问。

“禀告大人，我们都不知。”薛福成答。

“叫张光藻来！”

周家勋、张光藻、刘杰撤职的上谕已在早几天下达，奏请以布政使衔记名臬司丁启睿为署理天津道员、三品街道员用晋州知州马绳武署理天津知府、知州衔试用知县萧世本署理天津知县，太后也已同意。周、张、刘等人搬出衙门，另赁屋居留天津，等候处理。张光藻闻讯赶忙来到文庙。

“水火会是个什么团伙？”曾国藩一见张光藻进屋，便劈头质问。

“回大人的话，天津水火会由来已久，向以手艺人及海河脚夫为其主要成员。”

“为何不取缔？”曾国藩最恨民众结伙成团，他认为这都是些不安本分者所为，只要有团伙，社会就不会安宁。

“回大人的话，水火会的人向来安分守己，没有不轨情事，故未曾取缔。”张光藻弯腰低头回答，因恐惧，头上脸上尽是虚汗。

“安分守己？”曾国藩冷笑一声，“安分守己的人决不会结帮成派。这点都不明白，你如何能作百姓的父母官，怪不得天津闹出这样大的事来。”

“是，是！”张光藻更加害怕了，汗如雨下。“卑职失职，卑职失职。”

“我问你，谁是水火会的头目？”

“大人进城的那天，跪着迎接的人群中，第二个站起说话的人，便是水火会头目徐汉龙。”

曾国藩想起来了，那是个粗黑的中年汉子，讲了几点对教堂的怀疑，当时心里还称赞他说得有几分明理。“这是个很可怕的人！”曾国藩立时想起了湖南的串子会、半边钱会、红黑会、一股香会以及湘军中的哥老会，必须借这个机会取缔它！

“当时那人讲完后，身边站起几个人，自己承认杀了洋人，那几个也是水火会的人吗？”

张光藻想起刘矮子、冯瘸子和徐汉龙一起来知府衙门找过他，料定他们一定是一伙的，便说：“那几个人也是水火会的。”

“冀巡捕！”曾国藩对着后门喊，冀巡捕应声出来。“速到知府衙门传本督之命，立即将水火会头目徐汉龙及该会打死洋人的歹徒抓起来，取缔水火会！”

冀巡捕答应一声，转身便走。“慢！”曾国藩叫住。“再叫马绳武悬赏：有前来检举凶手的，不论是否属实，赏银五两；依检举后拿到正凶者，赏银五十两！”

曾国藩想：取缔了蛊惑人心的水火会，抓起了他们的头目，又悬重赏奖励，总会有贪利之徒出来告发，那时再顺藤摸瓜，一定可以拿到一批凶手。他为自己断然处理这事感到满意。现在，他期待的是海河三具洋尸的案子，能被赵烈文破获。

九 关帝庙忽然闹起鬼来

关帝庙一带住的都是贫穷的小百姓：有做零头生意的，有帮人佣工的，有捡破烂的，有捞鱼摸虾的，有沿门乞食的，有小偷小摸的，是天津城里贫民区的一个缩影。这两夜，好端端的关帝庙忽然闹起鬼来。一早起来，人们便三五成堆，惶恐不安地议论着。

“五姥姥，您昨夜听到了吗？有个女人在河边哭了大半夜哩！”

“听到了，听到了，我家姑爷胆子大，还偷偷地跑出门看了。那鬼牛高马大，一头黄发披在肩上，边哭边诉。姑爷回来说，那女鬼八成是被砍死的洋婆子，都诉的洋话，他一句也没听懂。”

“五姥姥，三婶子。”一个缺了条胳膊的男人开了腔，“不只是昨夜，前夜那个女鬼也在哭，哭的时间短些，我听得清清楚楚。”

“这可怎么得了！”五姥姥叹息说，“那洋女鬼冤魂不散，夜夜都会哭下去的。”

“光哭哭还好对付，就怕她找替身哩！”缺胳膊男人对着三婶说，“据说鬼找替身，都找和她差不多的人。那女鬼三十多岁，她兴许要找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你莫乱扯！”三婶子刚好三十多岁，她很害怕。“她是洋人，总不能找中国人做替身吧！”

“找不到洋人，就只得找中国人了。”缺胳膊男人一本正经地说。三婶子吓得更厉害了。

“我看那天砍死这几个洋人的不是好人，八成是瓦刀脸那号的恶棍。”五姥姥低声地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前面的那个小棚子。

“我看也不是好人，好人就不会抢洋人身上的金器。”三婶子附和。“喂，他四叔，听说衙门出了告示，告发一个赏五十两银子哩！那天有五个人，你何不去领了这二百五十两银子来，发笔大财呢！”

“我哪里不想啊！”缺胳膊男人说，“不敢呀，水火会的人知道了，我吃饭的家伙就搬家了。再说，那五个人我也不认得。”

“唉！”五姥姥长叹了一口气。“杀洋人，也要杀坏洋人，过路的洋人无缘无故地被杀，也是冤枉，难怪她要哭，也不知要哭到哪时去，以后没有安宁日子过啦。”

“老奶奶，抓住凶手，为她报了仇，她就不再哭了，地方也就会安宁了。”一个生人插了话。

五姥姥回头一看，身后站了一个白白净净的中年男子，腰间挂了一个大葫芦。五姥姥大喜：“您是郎中先生吧！我的外孙子肚子痛两天了，昨夜又哭了一夜，早一会子才合上眼，劳您驾瞧瞧。”

“行哇，您带路吧！”

郎中跟着五姥姥走了十几步路，来到一间用破板烂树皮拼凑的屋门前，五姥姥刚一推开门，床上的小外孙就张口大哭起来。五姥姥忙走到床边，揉着孩子的小肚皮，心疼地说：“好乖乖，别哭，姥姥给你请来了郎中，吃药就好了。”

郎中走到床前，摸了摸小孩的肚子，又摸摸额头，叫他伸出舌头看看，笑着说：“姥姥，不要紧的，孩子肚子里有蛔虫。我这里有现成的丸子，您倒碗水来，哄孩子吃两粒，就会好。”

说着从袖口里取出一个纸包来，从纸包里拿出两粒白色丸子递给五姥姥。五姥姥哄着孩子就水吞下。果然，孩子不喊肚子痛了。五姥姥轻轻揉着孩子的小肚皮，孩子在姥姥的怀里慢慢睡着了。

郎中说：“我再给您四粒，您中午、傍晚还给孩子吃两次，每次两粒，肚子里的虫就会都打下来，再也不会闹肚子痛了。”

五姥姥感激地说：“太谢谢您了，您要多少钱？”说着，从床上席子底下摸出一个黑布包来。

“老奶奶，这药值不了几个钱，送给您吧！”

“这怎么行呢，您真是好人呀！”五姥姥很感动。“我烧碗茶给您喝吧！”

“老奶奶，别忙，我坐坐就走。”

五姥姥拿起一只未完工的鞋底，陪着郎中坐在门边。

“请问老奶奶，你们刚才说的女鬼哭的事，真有多？怪吓人的。”郎中问。

“怎么没有呢？”五姥姥严肃地说，“教堂那边打死的洋人不冤，那些洋鬼子该死。这几个洋人，说良心话，是冤枉；人死了，身上的金链子、金戒指都被抢了。”

“老奶奶，打死洋人的那几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郎中问。

“都是些浑小子，十几二十岁的人，不是附近的，我们都没见过。”五姥姥一边纳鞋底，一边回忆着。

“老奶奶，这附近有人认得他们吗？”

“我估计那几个人不是好东西，正经人都不会认得他们，我们这里有几个青皮，看他们认识不。”

“这几个青皮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他们叫什么名字，一个外号叫瓦刀脸，就住前面那间屋。”五姥姥用鞋底指了指前方。“还有一个叫二杆子，就住在瓦刀脸的对面。还有一个叫小太岁，住二杆子家的后面。这三个青皮都不正经的人往来，兴许他们知道。”

郎中和五姥姥又扯了些闲话，嘱咐她不要误了给小外孙吃药，然后告辞了。

这郎中就是赵烈文，昨夜和前夜坐在河边啼哭的女鬼就是他装的。他今天一早已从三处议论的人堆里得知那天是五个年轻人用刀砍、用枪戳，把三个洋人弄死的，抢走了一块金表，一条金项链，三只戒指。关帝庙周围的人都说这几个人不是好人。他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了曾国藩。

“今夜出动三十个士兵，把瓦刀脸、二杆子、小太岁一齐抓来，我亲自审讯。”曾国藩指示。

半夜时，三个青皮都被带上了灯火通亮的明伦堂。坐在至圣先师画像下的曾国藩睁开左眼看去，一个脸又长又窄，一个又高又瘦，一个头又尖又小。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他心里想，猛地一拍惊堂木，喝道：“跪下！”

三个青皮一惊，双腿不由地软了，齐齐地跪下来。

“有人揭发，上个月在关帝庙杀洋人的五个歹徒与你们有关系，你们在本督面前从实招来！”

三个青皮都吓呆了。瓦刀脸将双膝向前挪动一步，哭丧着脸说：“大老爷，小的实在不认得那些人！”

小太岁也直磕头，说：“小的不认得。”

二杆子低着头不作声。曾国藩看在眼里，明白了几分，将惊堂木又一拍：“本督给你们讲清楚，水火会的头目徐汉龙已被抓起来了，水火会也已明文取缔，你们不要害怕水火会报复。若讲出来，抓到了凶手，本督有重赏。”

“大老爷，小的讲。”曾国藩的话刚说完，二杆子开腔了，“那五个人中，小的认得一个，他叫田老二。”

“住在哪里？”

“河东田家庄。”

“他是个什么人？”

“二十几岁年纪，家里务农，不过他从不种庄稼，只在外面混。”

“你没认错？”

“不会错。田老二烧成灰，小的都认得。”

“下去吧，先赏你五两银子，待抓到凶手后，你再来本督处领赏。”

田老二抓来了。惊堂木一拍，他便吓得全部招供了。小混混、项五、张国顺、段起发也全部缉拿归案。

在这同时，也有些为贪图五两银子来文庙举报的，于是又捉拿了三十余人。这些人一个也不承认杀了洋人，又无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旁证，曾国藩无法给他们定案。不过，他还是满意的，至少有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及田老二这批共八人，自己都供认不讳，可以作为凶手正法。他打算将案子作这样的处理：重建教堂，礼葬丰大业，斩首八名凶手。他将这个设想奏报朝廷。为防止意外，又密请朝廷调正在陕甘的李鸿章带兵来直隶，以及将驻扎在直隶的铭军九千人东移张秋。

奏折很快转回来。上谕同意直隶兵力的部署，但对他只杀八人很不满意，质问：洋人死了近二十人，中国只杀八人，如何向各国交代？严令他不得稍涉宽纵。曾国藩甚感为难：洋人虽说死了近二十人，但有的死于乱拳，有的死于火烧，被捉拿的这三十余人即使都动了手，又能指出谁打出了致死的那一拳呢？总不能把这三十多号人都拿去杀了吧！

上谕已使他够为难了，却不料更令他为难的事接踵而来。

十 委曲求全

“老中堂，法国公使罗淑亚、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来了一份照

会。”这天午后，崇厚持着一个硕大的信套，坐一辆装饰豪华的轻便马车来到文庙。这些天来，崇厚每日必来一次，每次都要大谈洋人如何在秘密调兵遣将、准备报复的事，使得曾国藩又厌恶又担心，整天如坐针毡。曾国藩打开大信套，一张厚实光亮的白道林纸飘了下来。拿起一看傻了眼：一行行洋文赫然出现在他微弱的目光前。他饱读中国诗书，却不识一个洋文字母。正是痛感于此，前几年他重金聘请一个懂中文的英国人教纪泽、纪鸿读英文法文，所幸两个儿子都学得不错，尤其是纪鸿天资更高，现在已能流利地与洋人谈话了。可惜，他们没来天津。

“老中堂，晚辈已叫人用汉文翻译了。”崇厚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曾国藩见那上面写着：

法兰西帝国公使罗淑亚、大英帝国公使威妥玛，致清国大学士、直隶总督曾：

为照会事。上月贵国天津莠民由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无稽传闻而酿成血腥暴乱，我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蒙受惨重损失，举国为之震怒，陆海两军向皇帝、女王陛下宣誓：不报此仇，誓不为军人。法兰西帝国海雄号、骑士号、霸王号炮舰，早已集结在大沽，之所以未挺进天津者，盖有所待也。时至今日，一个多月已过去，贵大学士来津亦达两旬，贵国所作所为，实令我等遗憾至极。罗淑亚公使代表法兰西帝国所提出的四项要求，未见一项作明确答复。为此，我等受皇帝、女王陛下之命，特向贵大学士严正提出：贵国必须赔偿损失费五十万两白银，所有凶手立即正法。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实系暴乱之主使者，乃罪魁祸首，不杀不足以平我法英两国之民愤，不足以慰无辜死难教士、贞女之灵魂。为此，特敦促贵大学士在十日内斩杀三员之头以表诚意。另，贵国总兵陈国瑞亦为指挥莠民作乱之头领，陈国瑞应以命相抵。

法兰西帝国第三舰队目前已航至红海，它配有当世最精良之炮火，大英帝国驻加尔各答的第五舰队亦已启航。两舰队十天后将相会于大沽。贵大学士若不照办，到时两帝国舰队将炸平天津，轰倒紫禁城。一切后果将由贵大学士承担，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此正告。

“岂有此理！”曾国藩愤然作色，将照会往地上一甩。这种毫无遮掩的无耻恫吓，这种主子指使奴才式的命令口气，这种出格的无理要求，深深地刺激了他的人格，无情地凌辱了他的尊严，勃然诱发了他的好胜心。同时，作为汉大学士的领班，奉命处理津案的中国代表，他也感到国家的尊严、太后皇上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崇侍郎，烦你先去转告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不能接受，

尤其是以天津地方官员及陈国瑞抵命一节，简直无理之极。我大清帝国的官员，纵然犯法，该由我太后、皇上处置，他们无权提出这种霸道要求，何况地方官只有失职之错，决无抵命之罪。你先去口头转达，这两天，本大学士会有正式函件回复。”

曾国藩突然而发的强硬态度，使崇厚大出意外。他不是早就说过，以委曲求全的宗旨来办津案吗？这老头子今天怎么啦，火气这样大？崇厚拾起被曾国藩掷落在地的法英照会，又匆匆浏览一遍。语气是生硬了些，但条件也并非不可接受。崇厚一心要将津案和平解决。他认为只要不开仗，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多赔点银子算什么，又不要自己出！多杀几个人算什么，中国百姓有的是！杀道府也无所谓，直隶等着候缺的官员一大串！若一旦打起仗来，他崇厚就脱不了干系。第一，三口通商大臣本负有天津地面洋务责任，这一起由洋务引起的战争，他要首当其罪。第二，丰大业最先放枪是在他的衙门，他是津案的主要当事人。第三，曾国藩未到天津之前，他是处理津案的最高官员。平平静静地度过这个风浪，他向法国道歉回来，依旧可以做他的通商大臣；若兵衅一启，中国失败，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说服这个僵硬的老头子。要说服曾国藩这样的人，崇厚自有一套办法。

“老中堂，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的确太过分了，就是晚辈看了也觉气愤。他们在老中堂面前算得什么？老中堂是泰山昆仑，是万里长城，他们有什么资格‘正告’，真是放狗屁！”

崇厚说到这里，完全是一副义愤填膺的神态，曾国藩的火气开始消了一点。他未能免俗，他和所有青壮年时立过大功的老人一样，这两年来，越来越爱听恭维话、奉承话，全然不记得十年前对左宗棠喜听出格颂扬毛病的批评了。

“不过，老中堂，他们是有所依仗呀！”崇厚换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依仗的是炮舰，是世界第一流的武器。我的衙门里有好几个法国英国佬，我暗地问过他们。法国佬说他们的第三舰队有十艘兵舰，全部装的是六十四磅重炮，并可一次装十个连发，任什么坚固

的石城都不可挡住。炮兵的盔甲全由精钢制造，一般铁子都不能穿过，更何况刀枪了。英国佬说，驻在加尔各答的舰队是英国远东王牌舰队，曾经征服过世界三十多个国家，舰队司令是英国第一号杀人眨眼的魔王。他们说，这两支舰队只要开进天津港一放炮，不到一个时辰，天津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五十万天津百姓将化为一堆枯骨，京师将再次沦为战场，太后、皇上又要仓皇北狩。”

崇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刚才怒气冲冲的毅勇侯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蜡黄的长脸上，犹如一个处于弥留状态中的病人！他已知这几句话，打中了老头的要害，于是移过身子，对着曾国藩的耳朵轻轻地说：“老中堂，晚辈还要禀告您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曾国藩的左目睁开了，背部离开了椅子。

“俄国、比利时、美国都已放出风声，他们将全力支持法国、英国的军事行动，要船出船，要炮出炮，要人出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口通商衙门对洋人的信息一向最为灵通，而曾国藩自己根本没有这一套班子，他不得不依赖，也不得不相信崇厚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对法国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心想。他的左目又闭上了，重新瘫倒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几下，似要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声来。

崇厚站起来，走到曾国藩的身后，完全以晚辈后生的谦卑态度，弯下腰，轻声说：“老中堂，晚辈知道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但老中堂今天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系中国数万万百姓之安危，系皇太后、皇上之安危。己身可折，江山社稷不可折；己身可死，中国数万万百姓不可死；己身可辱，太后、皇上不可辱。老中堂，您就来一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吧！”

崇厚这时已语声哽咽，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曾国藩的思绪乱极了，体力也衰弱极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晚

上你再来！”

崇厚走后，曾国藩走进卧室，他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关紧门窗，点上一炷香，开始冷静地前前后后地仔细思考。过去他盘腿坐在床上，现在他已无这分体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盖一件旧马褂，袅袅升起的轻烟，使他的思绪渐渐宁静。

来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发生在天津的这一桩教案，与发生在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个样，是中国百姓长期对洋人愤激而成的大变。自从允许洋教在内地传播以来，教堂到处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闹得这样大，洋人死得这样多，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的缘故。从这两方面来看，曲在洋人，理在国人。曾国藩从这个方面想了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想。

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于教民的无理，中国人占了理，天津这场教案的情况就复杂了。围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来查去都无确证。于情于理来说洋人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因听信无端谣传而来围攻教堂，理又在哪里呢？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顶多殴毙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烧国旗、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讲书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

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待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

来办自己的事。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怼。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像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己。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霉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兰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当然，现在也可以急速给太后、皇上上书，历数洋人之罪，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以自己的声望，说不定太后、皇上也会采纳，但后果会怎样呢？十年前，朝廷与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有时候看起来是胜利，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三十年前的那次烧鸦片烟的战争，给刚刚进入仕途的曾国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全部推到林则徐的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思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太后乃妇道人家，皇上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们承受开仗后的巨大风险。到头来，自己就会变成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必定也在人力、财力上蒙受着大百倍千倍的损失。

“大人，大沽口水师总兵送来急报，洋人又开来六艘炮舰，连前

次三艘在内共有九艘，全部荷枪实弹。”赵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门进来。

“哪个国家的？”

“法国的。”

曾国藩大吃一惊。照会上说，法国的炮舰还在红海，这六艘战舰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这些可鄙的洋人，又凶恶又狡诈！

“你代我写个便笺，告诉水师吕镇，叫他不要惊慌，作好战争准备，我正调集大军前往大沽口援助。”

“好，我就写。”

“你还代我给省三写封信，叫他立即从张秋出发，前来天津听命！”

“是。”

曾国藩长吁一口气，说：“省三这封信，本应我亲笔，但我今天太忙，不能分心。你信上说明一下，写好后，我签个名。”

赵烈文转身出去，然后再把门轻轻带上。

这个意外的军情，迫使曾国藩立即把思路转到对待罗淑亚、威妥玛的照会上来。“兵端决不能自我而开！”这个赴津前夕便已定下的决策，此时更加坚定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委曲求全一条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呀！”屈辱的选择，使曾国藩痛苦莫名！修复教堂和惩办凶手，都还好办，五十万银子虽然多了些，也忍痛拿出来算了，礼葬丰大业虽不情愿，也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只有官员抵命一事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这不仅大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仅这一条不同意，大概也不至于使得和局决裂。

傍晚，崇厚一进文庙，就将大沽口新增六艘法国兵舰事，作为一条大新闻告诉曾国藩，又一次劝他全部接受法英两国的照会。

“崇侍郎，你明天代表我去回复罗淑亚、威妥玛，就说除官员抵命一节不能接受外，其余几条都接受。”

“老中堂，何必为这几个人坏了和局大事呢？”崇厚面有难色地说。

“崇侍郎，你身为朝廷要员多年，当知维护我大清帝国的尊严。”曾国藩一脸正色地说，“这四个官员绝对不能抵命，宁可冒开仗之大不韪，老夫在这一条上也不会让步。如果洋人硬要坚持，你可告诉他，我九千铭军正在向天津靠拢，李中堂的平回淮军也已奉调来直隶，我即使落得个当年林文忠公充军伊犁的下场，也在所不惜。”

在曾国藩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面前，崇厚只得软下来。他立即又换成满脸媚笑，说：“老中堂的骨气，晚辈万分钦佩，只是我奉老中堂之命前去与洋人谈判，还请老中堂给我一个转圜的余地。”

“如何转圜？”曾国藩皱起两条扫帚眉。

“我想，对周道、陈镇等人，老中堂坚持只予撤职处分，洋人坚持要抵命，双方都各持一端，事情就僵住了。这时候需要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崇厚摆出一副老练外交家的姿态。“晚辈长期来与法、英两国关系都还可以，也适合充当一个调和居中的人。晚辈到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即以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周道等交刑部严议。老中堂看如何呢？”

“不合适，太重了。”曾国藩摇头。

“老中堂！”崇厚急了。“这看来是我们向洋人让了一步，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周道等人的处分再重，亦只发军台效力。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这话还不好讲吗？待事态平息，洋人出了口气后，老中堂再一纸保奏，他们不又回来了？照旧当他们的道员、总兵。晚辈还可以私下对他们讲，老中堂这样做，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老中堂为国家委曲求全，请他们也为国家暂时委屈一下。”

巧舌如簧的崇厚这番话，终于打动了曾国藩，他授权崇厚作这样

的折中。

过几天，新上任的署天津知府马绳武，为答谢曾国藩的重用之恩，送来一个绝妙的点子，帮曾国藩从另一困境中解脱出来。

前些日子，青县红柳庄吴姓和陆姓发生械斗。陆姓吃了亏，死了六个人，上告县令，县衙门出兵抓了吴姓七个凶手。案子报到知府衙门。一个老书吏悄悄对马知府说：“太后要曾中堂多杀几个凶手，曾中堂为证据不足而发愁，青县这七个凶手横竖是死，不如将他们算作杀洋人的凶手，这不帮了曾中堂的大忙？”

马绳武听了大喜，连声夸奖书吏脑子活。他正愁没有什么来报答曾国藩，这可真是大礼一件！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这些犯人，都要对他们宣布罪状，还要他们签字画押的，他们会肯吗？再说，陆姓要借此雪恨，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哎呀呀，我的好老爷，这事您就交给我办好了，您批一千两银子给我，我保证把事情办得熨熨帖帖！”

老书吏支出一千两银子，自己留下二百两，然后将八百两分作两半，陆姓四百两，吴姓四百两。吴姓七个凶手家里，每家分四十两，族长也分四十两，剩下八十两，阖族每户摊了二两多。陆姓也是这样，他们族户少，每户摊了三两多。这下皆大欢喜。吴姓的族长和家属就来劝凶手，叫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在烧教堂、杀洋人的案子上签字画押，保证死后给他们埋上等棺木，建上等坟墓，年年族里公祭。陆姓的族长就来劝死者的家属，叫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再上告了，仇人已经杀了，管他死于什么名目，何况每户都得到了抚恤金！

“马太守，你真聪明能干！”曾国藩从心里赞赏，从心里感激。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谴责。

“老中堂，若朝廷嫌少，还可以照这个办法多杀几个。”马绳武得

意地说，“牢房里囚禁着七八个死刑犯，反正都是一死，到时给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画个押就行了。”

世上也有如此会偷梁换柱的人！曾国藩真的觉得自己脑子太笨了。他当夜就给太后、皇上上折：正法的凶手又增加了七名，若嫌少，可由总理衙门去探询法国公使的态度，他们希望杀几个，报来数字，我们照办。

崇厚也兴冲冲地前来禀报，说罗淑亚、威妥玛答应了折中处理，并提出释放木兰珍、王三，为了和局的早日实现，他也代表曾国藩同意了。罗淑亚、威妥玛表示满意，连夜回北京去了。曾国藩和崇厚都不知道，法国公使罗淑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并匆匆赶回北京，是因为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酝酿着与他的邻邦普鲁士打仗，他要全副力量用在欧洲，远东的麻烦事需尽早结束。没有几天，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个多月后，法军败于普军，拿破仑三世宣布投降。当时，只要清廷和曾国藩与罗淑亚再僵持一段短时期，事情就会起大变化，然而他们太昧于世界大势了，竟然一点不知。曾国藩听了崇厚的禀报，虽嫌他擅自做主，但事到如今，也只得认可了。

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悔恨莫及，甚至也不能得到后人的谅解。

十一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曾国藩决定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以及与洋人订定抵命人数的奏折由塘报传出去后，京师及各通都大邑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四方腾起，国子监里一批热血青年，愤怒地奔到虎坊桥郡会馆，将会馆楹柱上曾国藩的亲笔联语：“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狠狠地用刀刮去。

这副联语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五年时题写的。先年顺天乡试，周

寿昌高中南元。次年会试，萧锦忠赫然中了状元，孙鼎臣朝考第一。这一科湖南八进士全是长沙府人，又贵州进士黄辅相、黄彭年叔侄，原籍亦属长沙府。这下子，在京的湖南人沸腾了。恭贺长沙府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尤其是萧锦忠的状元，更令万目艳羡。清代的状元大半出自两江，湖南在此之前，仅只有一个衡山人彭浚得此殊荣。萧锦忠独占鳌头，实为湖南省、为长沙府挣得莫大的脸面。于是在京长沙籍官员合资在长郡会馆摆酒演戏，隆重庆贺。刚迁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的曾国藩，是公认的长沙府后起俊秀，大家推他撰一副联语作纪念。那时的曾国藩正是才华锦绣、仕途得意的时候，他灵感顿起，大笔挥就：“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盛事佳联，一时在京中士大夫中传为美谈。曾国藩一生对此联也甚为满意。这副即兴而作的联语，后来便被工匠刻在长郡会馆的楹柱上，作为长沙府光荣历史的最好纪录而永久保留。这些年来，随着曾国藩名声的显赫，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

守会馆的老头子无法拦阻，只有跌足叹息。刮去了联语后，又有人喊：“湖南会馆的匾也是那个老卖国贼写的。”

“砸掉它！”众人立即作出决议，监生们又一窝蜂跑到教子胡同湖南会馆。一阵痛骂后，将高悬在大门口的蓝地金字大匾取下来，用脚跺，用石头砸，直把这块匾破坏得粉身碎骨，方扬长而去。

连远在兰州指挥楚军与回民作战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也愤愤不平。从同治三年来，左宗棠一直不与曾国藩通书信。那年曾国藩主动修书与之言和，因信中未有道歉认错之语，左宗棠便负气不复。曾国藩也没有再给他去信。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负气不对，但他一贯好强，即使错了也不认错，彼此之间便这样绝了私人书信。不过公务往来依然频繁，双方都不苟且，每有拜疏，即录稿咨送，完全是一派锄去陵谷、绝无城府的光明气象。曾国藩要将长江水师改为经制之师，左宗棠支持。左宗棠在陕甘打仗，分派给两江的粮饷，曾国藩总是按量按期地运去，又主动将后期湘军中德才兼备的名将刘松山推荐给左宗棠。刘松山及其统率的老湘营成为左宗棠的精锐。今年正月，刘松山战死，其侄刘锦堂接统其军，智勇不在乃叔之下。左宗棠为此甚感曾

国藩之德。一次两江总督衙门会议上，有人称赞左宗棠为西北第一人，曾国藩接话：“岂只是西北，实为当今天下第一人。”这话传到陕甘前线，左宗棠心里又喜又愧。喜的是他的劳绩为全国所瞩目，愧的是自己的胸襟远不如曾国藩的宽广。在这种心情下，左宗棠在奏报刘松山战死时，将曾国藩诚恳地赞扬了一番。不过，这次他又大为不满。心里虽然对老朋友已无芥蒂，面子上却拉不下，他不直接给曾国藩来信，要总理衙门转达他的态度：“津郡事变由迷拐激起，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索赔似可通融，索命则不能轻允，惩办地方官员亦非明智之举，正宜养民锋锐，修我戈矛，示以凜然不可侵犯之态，方可挫夷人凶焰而长我中华之志气！”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曾氏上《天津府县解京请敕部从轻定拟并请嗣后各教堂由地方官管辖片》。在这道奏片中曾氏表示出对天津地方官的体谅，并提出由地方官管理教堂的建议。

“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斤斤保全，尚不欲遽予参撤，岂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罗使照会，忽有三员拟抵之说，料敌不审，匆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又过听浮议，以为下狱以后轻重尚可自主，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恨。六月二十八日一奏，曾经略述歉衷，而神明之疚，至今未尝暂弭也。”

“臣愚以为，中国欲长全和局，外国欲久传此教，则条约不能不酌增，拟请议定此后天主、仁慈各堂，皆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应报明注册，仍由地方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备价赎取。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扛帮。请旨敕下总理衙门，可否就此议结之时，与各公使商订，预杜后来弊端。臣所谓有关大局者，此也。”

在湘潭设帐讲学，弟子众多，俨然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王闿运也通过湖南巡抚衙门，给曾国藩寄来了一封恳切的长信：

宫太保爵中堂乃当代山斗之望，九重所倚重，万姓所瞻依，兼之十余年之武功，十余年之德政，史册焕其勋业，而华夷惮其威望者也。且津民之性悍而鸷，倘因夷人而加辜于津之守令，必致触怒于闾阎，其患有不可胜言也。《书》不言“顾畏民岩”乎？《传》不云“众怒难犯”乎？愿熟思而详虑。国体不可亏，民心不可失，先皇帝之仇不可忘，而吾中堂之威望不可挫！宗社之奠安，皇图之巩固，华夷之畏服，臣民之欢感，在此一举矣。昔王禹偁曰：“一国之政，万民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倘中堂不能保昔日之威，立今日之谟，何以报大恩于先皇，何以辅翼皇上，何以表率乎臣工，何以惩乎天下后进之人！

类似于王闿运这样的信，一日数十封，从京师，从江宁，从武昌，从安庆，从长沙，从两广，从川贵源源不断地投寄天津，犹如一

支支利箭，一齐向他的心窝射来，直欲把那颗衰竭的心脏穿烂，化成肉酱。

天津城内，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的家门口。这些天来，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怜悯之泪，不绝于面。本来官声平平，却突然都成了勤政爱民的清官贤吏了。街头巷尾，不知谁编的童谣在四处传唱：“升平歌舞和局开，宰相登场亦快哉。知否西陲绝域路，满天风雪逐臣来。”

曾国藩这时方才明白轻听崇厚之言，将周家勋等人交刑部严议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他心里痛苦万分，悔恨不已。他恨自己不能坚持定见，更恨崇厚事事图悦洋人，将他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奏疏已经拜发，犹如泼水不可复收，他每天夜里默默地向神灵祷告，求太后、皇上能宽容这几个可怜的地方官，莫让自己的过错造成事实，使良心稍得安宁。

谁料几天后上谕下达，速将天津地方官押来刑部归案，重申杀十五人不足以平洋人之怨，务必严加审讯在押犯人，不可宽贷，但又对“订定人数，如数执行”的提法予以驳斥：“衡情定罪，惟当以供证为凭，期无枉纵，岂能预为悬拟，强行就案？”

曾国藩有苦说不出，真的到了上下指责、左右为难、千夫所指、百口莫辩的地步了。眩晕病又复发，左目愈加昏花，大白天眼前的人和物都如同在雾里。他自知不久人世，也愿速死，致书给儿子，叫他们将棺材早日做好，以免临时措手不及。

丁启睿、马绳武、萧世本、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人整日守在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身心已完全憔悴，不能多说话了，只是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时至今日，别的办法已没有了，唯一可行的，是用银子来弥补，但曾国藩又犯难了。他一贯于财产看得很淡，也不打算给儿女留一大笔钱。祖父星冈公有一句话，他信奉一辈子：“命里有饭吃，再无钱财也不得挨饿；命里挨饿的，先人留下的钱财再多也没有饭吃。”多

年来，他在养廉费里只存得二万两银子，以作养老用。可以从中拿一部分出来，但不能全拿，总得留一些。他将必须开支的部分作了仔细考虑后，决定拿出七千两。三人分，每人只得到二千多，少了。实在无法可想时，他把此意透露给赵烈文。赵烈文一听，立即慷慨表示：“大人此举，惊人世而泣鬼神，古今中外无先例。烈文受大人栽培多年，粗知大义，岂不受感动？督署幕僚，虽不能说人人都持烈文之想，但亦十占八九，我明日快马回保定，三日后来津复命。”

三天后赵烈文带回了一万三千两银票，全是直隶总督衙门幕僚们凑的，没有惊动一个地方官员。曾国藩很是感激。赵烈文劝曾国藩自己不必再拿钱了。他如何肯依！这样，连同他的七千，共有二万两银子。周道、张守、刘令每人各五千两，剩下的五千两，他反复思考后，决定给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每人五百两，红柳村的七个人每人一百两，田老二等五人每人也发六十两。

这种事，不要说以往，就是几天前曾国藩都不会做。伤人者赔钱，杀人者抵命，这是自古以来最基本的法律，何况杀了外国人，险些引起一场浩大的灾难。现在，全国各地的舆论终于使他清醒了：这毕竟是长期积怨引起的冲突，从根本上讲，理亏的是洋人而不是津民，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尤其是徐汉龙、刘矮子、冯瘸子，他们是出自爱国敬官长的义愤，杀他们的头的确有些冤屈；田老二等人固然是趁火打劫的歹徒，但在这样一场复杂的案件中，杀他们的头，也间接刺伤了百姓的爱国之心，权且以这点银子来作补偿吧！

听说红柳庄打死人命的凶手，只因承认是为杀洋人而死，就每人得一百两银子，监狱里几个家贫的杀人犯在亲属的劝说下，也表示愿意在杀洋人的认罪书上画押，临死前得一百两银子，作为对家庭的报答。于是，曾国藩勾出五个杀人犯来，每人也发他一百两银子。剩下的二千两银子，则用来周济育婴堂里逃出的孤儿以及那天误伤的中国人和附近受损的百姓民房。经过这样一番安排，曾国藩心灵深处似觉好过了些。

十二 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这天上午，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就要上路了。京津古道接官厅里，曾国藩带着丁启睿、马绳武、赵烈文等人摆了一桌简单的酒菜，他要亲自为代百姓受过的天津地方官员敬酒饯行。

与一般的犯官不同，周家勋等人并没有套上枷锁，只是摘掉了顶翎，褪去了官服，一个个满脸阴晦，萎靡不振，穿着便服的曾国藩亲出厅外，将三人迎进内室，然后恭请他们上座。周家勋忙说：“老中堂亲来送行，已使犯官感激不尽，岂敢再僭越上座。”

张光藻、刘杰也说：“犯官不敢！”

“今日事与一般不同，你们权且坐一回，老夫尚有几句话要说。”

看着骨瘦如柴的总督那副恳挚的模样，周家勋等人只得告罪坐下。戈什哈上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曾国藩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慌得座上的人全部起立。

“今天是三位进京受审的日子，大家的心里都不好过，也无心喝酒，老夫借这个形式，不过说几句话而已。我敬各位三杯酒，各位都不要推辞，且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先请大家都把手中的这杯酒喝了。”

众人都不敢推辞，只得喝下。丁启睿说：“老中堂，您坐下说吧！”

大家都说：“请老中堂坐下。”

“都坐下吧！”曾国藩坐下，也招呼大家坐下，然后沉重地说，“老夫奉太后、皇上之命，来天津处理民教之案，感慨良多，教训良多，悔恨良多。”

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下，拿起手绢揉了揉昏花的眼睛。昔日那两只给人印象极深的三角眼，因为眼皮的松弛、眼角的多皱，更因右目无光、左目视力微弱，而变得如同两只干死的小泥鳅。他现在手绢已不能须臾离手，过一会儿便得擦擦，否则眼角粘糊，人物莫辨了。不

要说离职的前任，就是在职的现任也都心事重重的，大家静静地听着曾国藩嘶哑苍老的心曲。

“民教冲突，各地都有，但后果无一处有津郡的严重，事情弄成这样，是太令人痛心了。”曾国藩的酒量向来不大，去年以来，因身体日坏，他几乎滴酒不沾，刚才那杯酒，也只是象征性地吮了一小口。现在，戈什哈给他上了一杯热茶，他喝了一口。“民教仇杀，从根本上说，是洋人理亏，这是没有话说的了，但挖眼剖心的传闻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使人费解；还有的说洋人拿眼珠子熬银，这不是愚蠢透顶吗？居然也有人相信。哎！愚民无知尚可说，周道、张守、刘令，你们都是读书明理的聪明人，不是老夫指责你们，你们早就应该和洋人联系，和他们一起出来澄清这些无稽谣传呀！”

“老中堂训斥的对，卑职等是疏于职守。不过，洋人也是蛮不讲理的，他们拒绝合作。”周家勋插话。

张光藻接过话头说：“五月初，育婴堂里的小孩子大量发病，死了不少。百姓得知后，要求育婴堂把这些孩子都放出来。那次围的人也很多，修女怕出事，提议公举五个代表进堂检查。人推选出来了，正要进堂，丰大业来了，不准中国百姓进，还破口大骂。这事也是百姓致疑的一点。”

曾国藩点点头，说：“丰大业是个横蛮已极的人，这点我知道。但关于挖眼剖心的事，跟教堂的夏福音等人讲清楚，我想他们应会合作的，他们也要辟谣呀！再一点，发现有百姓围教堂，不要等丰大业出来，各位就要设法早点疏散。常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么多的人里面，能保证没有莠民歹徒吗？他们就希望乱，乱则对他们有大利。我们为父母官的，第一大职责就在于维持地方安静，倘若那天早点驱散人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了。”

众人都点头，心里想：是的，早点驱散就没事了，现在后悔已晚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又举起酒杯：“这些都已过去，不说了，请诸

位喝下这第二杯酒。”

大家都遵命喝下。曾国藩望着周家勋等人，接着说：“雷霆雨露，皆是春风。诸位都是国家的美才良吏，这年把两年暂时受点委屈，不久必当起复，再肩重任。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我们都要于此事吸取教训。这教训是什么？就是我大清国必须自强。三十多年来，我们与洋人之间的冲突，都是我理直，彼理曲，但恒以我吃亏彼沾光而告终。这原因便是我弱彼强。洋人不讲道理，只论强弱，我们如果不自强，便永远会受洋人的欺侮。”

接官厅一片寂静，桌子上摆的几个菜早已凉了，大家都不想去动它，几颗苦涩的心在困惑：老中堂的话说出了与洋人相交的要害，但我们大清国这样一盘散沙，它何时才能够自立自强呢？

“各位再履任时，一定要在自己的辖地内注重洋务，办起一两个工厂，多造一些机器出来，如果各县各府都这样，慢慢地，我们也就和洋人一样地富强起来了，这是我们自强的根本。毁教堂，杀洋人，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曾氏处理天津教案事，六年后慈禧太后在与曾纪泽的谈话中还提到过。光绪四年八月，曾纪泽奉命出使欧洲，离国前，慈禧召见他。曾纪泽在八月二十八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君臣对话。其中“旨”即慈禧的发话，“对”即曾纪泽的回答。兹将这天的日记摘录如下——

旨：“闻威妥玛快来了，你听见说没有？”对：“夏间见新闻纸言。威妥玛秋后动身，其后未闻的确信。”

旨：“威妥玛人甚狡猾。”对：“威酋能通华文华言，人极狡猾，抑且性情暴躁，外国人也说他性情不好。”

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对：“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

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免冠叩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对：“李鸿章、沈葆楨、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旨：“我们都知道他，王公大臣等也知道他。”对：“是。”

“老中堂，办机器厂，一无人才，二无母机，如何办呢？”刘杰问。他今年只有四十几岁，还很有一番雄心，他相信曾国藩的话，暂委屈一两年后必会起复，今后的仕途还长得很哩！这次事件对他的刺激太深了。他好歹也是一个正七品县太爷，却连自己的侄儿都不能保护，到头来，还得抛妻别子，远戍军台。说来说去，还不是自己的国家太弱了吗？他暗地发了狠心，一旦起复，即谋自强！

“刘明府！”曾国藩这一声称呼，已撤职的刘杰听了十分感激。“只要你办机器厂，人员、母机，老夫全部负责提供。”

刘杰重重地点头，两眼充盈着泪水。

“另外，为杜绝今后民教再起纠纷，我已给太后、皇上上了一个折子。”曾国藩转脸对丁启睿等人说，“折子中对洋人的传教提出了几条限制。比如说，今后天主堂也好，育婴堂也好，都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一人或病故一人，一定要报名注册，由地方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按价赎取。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相帮。”

“这就好了。”丁启睿忙说，“早这样的话，哪里还有民教纠纷发生！”

“如果先有这样的章程出来，再有百姓闹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朝廷处罚，我也心甘情愿。”张光藻说。他是委屈极了，算计得好好的，平平安安过几年后就回籍享清福，安度晚年。偏偏就在船要靠岸时，却遇倾覆之祸。他没有刘杰的自信，他很悲观，他总觉得这条老命会死在谪戍的路上。

“老中堂想得周到，只怕洋人不会同意。”署知县萧世本说了一句泄气话。

“萧明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也只是尽我的职责罢了。”曾国藩并不对这句话生气。他又一次举起酒杯，对周家勋等人说，“这是第三杯酒，请诸位赏脸喝下，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说。”

大家都喝下，肃然聆听。

“这次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对不起。只是法国公使罗淑亚坚持要你们抵命，并出动大批兵舰，扬言将天津炸成焦土，还要轰倒紫禁城。也是老夫一时失了主见，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屈。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

曾国藩又掏出手绢来擦拭眼睛。手绢在眼皮上停留着，许久没有拿开。周家勋等人都流出了眼泪，丁启睿等人也很伤感。赵烈文劝道：“大人不必过于悲伤。大人的苦心，周观察他们都是能够体谅的。”

“这都是卑职等咎由自取，老中堂不必难过。”周家勋说。

“中堂也莫难受了，这都怪我们的命不好。”张光藻说。

“大人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也受尽了委屈。”刘杰说。

“三位能够如此体谅，对老夫是个很大的安慰。”曾国藩终于拿开

了蒙在眼皮上的手绢，嗓音愈加嘶哑苍老了，“你们先且宽心前去。按刑部法律，三位一定会受充军处分。我已写信给恭王，请他给刑部打个招呼，尽量不去伊犁，到东北去。白山黑水之间，是我大清发祥地，你们去看看体验一下也好。只要老夫不死，两年后，我一定为诸位上个保折，请太后、皇上将诸位官复原职。”

周家勋等人十分感动，一齐说：“多谢老中堂关照。”

“另外，督署衙门诸公一起凑了点银子，虽不多，却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将来到戍后收赎及路费均可敷用。惠甫，你拿给他们吧！”

赵烈文从靴页子里掏出三张银票来，每张五千两，分送给周、张、刘一人一张，说：“老中堂一人拿了七千两，幕府众人受老中堂感动，也凑了一点。”

周家勋等人再也忍不住，拿银票的手抖个不停，泪水夺眶而出，终于一齐跪在曾国藩面前：“谢老中堂天高地厚之恩！”

“起来，时候不早了，上路吧！一路上多多珍重，家里有放心不下的事，写封信来告诉老夫。”

三个革职的官员犹如远行的游子流泪告别父母似的，对着曾国藩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走出接官厅。出大门一看，众人都惊呆了。京津古道两旁，已跪下数百津郡百姓，有的面前摆着小几，上面插着红烛线香，有的前面摆着一只煮熟的母鸡，有的提着酒壶，端着酒杯，尤其是那三把杏黄软绸万民伞，格外令人瞩目。见周家勋等出来，人群中一声声高喊：“老公祖委屈了！”“老父台，你们是青天大老爷呀！”“老爷，你们不能走哇！”场面甚是酸楚。周家勋等刚抹去的泪水又滔滔不绝地滚了下来。持万民伞的三人走出队列，来到他们面前，双手将伞献上。周、张、刘一人接了一把，哽咽着说：“谢谢父老乡亲！”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出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东西：熟鸡、煮肉、鸡蛋、煎饼等，硬要他们收下。周家勋等人也只得接了一点。

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惭愧、羞赧、悔恨、悲哀一齐在心头奔涌，如同眼前浑浊急湍的海河水，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魂魄，啮咬着他的肢体，抽打着他的双颊。他不敢走出门外，只是倚着门框，呆呆地凝望眼前这一幅极为罕见的令人揪心的送别图。

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读书人装束的小青年冲出人群，手中捧着一张大白纸，直向接官厅奔来。赵烈文怕是刺客，忙上前拦住。那小青年高喊：“天津满城都贴满了讣告，我怕曾大人看不到，特为送他一张。”

“惠甫，放他过来。”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招了一下手。

小青年大步走过来，把纸塞给曾国藩，立即转身跑了。曾国藩看时，那上面写着：

不孝男曾国藩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徐汉龙、刘尊夏、冯护华，痛于同治九年八月穀旦舍身殉难而亡。凡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士，莫不哀此讣闻。孤哀子曾国藩泣血稽颡、期服侄崇厚痛心顿首、护丧功服弟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等拭泪拜。

曾国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早已瘫倒在门槛上。赵烈文、丁启睿等忙将他扶起。好半天，他才徐徐睁开左目，只见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还在与送行的百姓涕泪话别。他从心底里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无限哀伤地说：“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曾国藩在接官厅里对周家勋等人说的话及赠送一万五千两银票的事，很快便被崇厚知道了。他生怕曾国藩改变态度，已成定局的事又起变化，便借探病为由，试探地提出，请朝廷增派大员前来天津，以便曾国藩有空养病。曾国藩也正感自己负疚太深，希望有人来与他分担责任，便立即同意。于是崇厚上折，说曾国藩旧疾复发，病势沉重，请增派大员速来天津。西太后即谕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坐海轮由苏州北上，需要十日之后方可到达，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出使法国，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这时丁日昌也到了。

丁日昌在途中便给朝廷上折，奏报：“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

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他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在押人员，好言抚慰洋人，全然不顾清议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又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贪污受贿的不法情事。丁日昌全不在乎，一笑置之。他对身边的人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他又为曾国藩请来两个洋医生，给他治眩晕，治目疾，劝慰他安心养病，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事都由他顶着，杀头充军他不怕。

曾国藩本因丁日昌为官不廉而对他印象不佳，这一下子，反倒为他的力排众议敢作敢为的气概所慑服，自己也不自觉地胆气壮了起来。他不再自怨自艾，过分自我谴责了。书信言谈之间，也常说些“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一类的话。心胸一宽，身体也好多了。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赏识丁日昌，明知其操守不严也要重用的缘故。曾国藩觉得李鸿章、丁日昌的身上有着另外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正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

正当轰动海内外的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江宁城又爆出一桩离奇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速命曾国藩重任江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

第二十三章 马案疑云

一 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

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补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曾国藩年谱》：同治三年“十二月初三日，马公新贻过金陵见公，旋赴浙江任”。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驂，有守无偏，敬奉丹’

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

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巅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眊，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唯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讧，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

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

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

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第二天，正是他晋六十岁的生日，为表示公而忘私，这天一早，他便离京南下

了。

途中，曾国藩反复地咀嚼西太后的两句话，细细地揣摩朝廷对马案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些较明确的认识。西太后对此事并不太热心，印证了赵烈文的分析。朝廷对马新贻的看法尚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没有要将此案追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思。对于这样一桩大案奇案，朝廷的态度显得颇为难以理解。

《曾国藩年谱》载，同治九年九月，“公以本年寿六十，奉旨赐寿，由军机处咨交到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象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

一路上，他把这些想法与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商讨，他们也都觉得奇怪。这些离奇的迹象倒刺激了赵、薛、吴这班热血幕僚的好奇心。他们极力怂恿曾国藩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并猜测弄清之后必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曾国藩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不指望什么意外之获，但既然已受命重回江督任上，查明此事乃职分所在。他于是写了一封密信，派急足送给正在江宁附近整顿长江水师的兵部侍郎彭玉麟，要他先行秘密查访。

两江总督衙门正在重建之中，尚未完工，马新贻当总督时，衙门设在江宁府署。曾国藩不愿与马新贻冤魂做伴，而先前住的原太平军英王府已作他用，于是暂借盐道衙门办事。一连几天，江宁城里上自将军魁玉，下至过去的平民旧识，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除魁玉、藩司梅启照以及郑敦谨未到之前代为审案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外，曾国藩一律谢绝。忙过这些应酬后，他又亲到江宁府去吊唁马新贻，送上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而忧，曾无半时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这天傍晚，彭玉麟悄悄进城来访。

“涤丈，你见老多了！”仅仅两年不见，曾国藩便衰老得如同古稀老人，大出彭玉麟的意外。

“雪琴，你两鬓也增了些白发。”彭玉麟比曾国藩小五岁，这几年因国秀病故，世事多艰，心情不畅，身体也大不如昔了。

“都老了！上月厚庵来江宁，他还不到五十，便弯背了。还有春霆，早几个月大病一场，差点把命都丢了。”

“春霆害的什么病？”曾国藩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二十年前长沙城里，鲍超被锁拿，当街向他求救的情景，想不到那样一个雷打不倒的汉子也垮下来了。

“还不是过去的那些刀伤箭伤发作！”

曾国藩摇头叹息。

“还有次青，前几天一个平江勇哨官来水师看望过去的弟兄们，说次青在关门著书，绝口不谈过去的事，好像有满腹牢骚。”

“早年在长沙、衡州投靠我的朋友，我自信都没亏待他们，一个个也都还说得过去。授文职的，大都在道员以上，授武职的起码也是个游击、参将，不愿做官的回到家里，也都是富翁财主。唯独次青至今向隅，我于他有亏欠。过些日子，我要专门为他上个折子，请朝廷起复。”

曾国藩这种出自内心的沉重情绪，使彭玉麟深受感动，他觉得气氛太灰暗了点，遂将语调一转，说：“有一个人倒是越活越洒脱了。”

“哪一个？”曾国藩从对李元度的歉疚中走出来，生发了几分兴趣。

“郭筠仙。我听厚庵说，刚基去世，他悲伤过一段时期后便很快释怀了，这两年读了很多洋人的书报，常说洋人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不只是船炮器械，他们的法律国制都值得我们效法。世道变了，礼失而求诸野。他很想出洋去看看，总未遇到机会。”

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是曾国藩的四女婿，聪慧好学，只是天不假

年，二十岁便病逝，留下娇妻幼子，害得父亲、岳父伤心不已。

“筠仙的这个心思十年前便有了，我总觉得他今后会在这方面有一番事业出来。是该多有一些大臣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夜郎侯太多了，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曾国藩想起了几个月前，以醇王为首的清议派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掣肘，至今仍感委屈。“我曾经答应过筠仙，向皇上保奏他出洋考察，这两年内只要我没死，就一定践诺。”

自从办津案以来，曾国藩常常想到死，他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使他多次梦见死去的祖父和母亲，他于是更相信死期不远了，心中常默念着哪件事该了而未了，应如何了结。每当这时，他的一颗心，便会如同脱离躯体似的飞回了荷叶塘。不知为什么，荷叶塘那块贫瘠僻冷的土地，那条小小的浅浅的涓水河，那座荒芜的高嵎山，还有长年累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总是勾起他绵绵不绝的思念，当年那个寒素的耕读子，是怎样急切地盼望走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今天，这个勋高柱石的大学士，却又魂牵梦绕般地想回到它宁静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为此而迷惘，而困惑，而苦涩。此中答案的确难以寻求。

相见的气氛居然这般令人伤感，这是彭玉麟进城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渣江的退省庵早已建好，杭州的退省庵也正在筹建中，彭玉麟向来对名望事业看得淡薄，内心的痛苦也就不如曾国藩的深重，谈过几个老朋友的近况后，他转入了正题：“涤丈，马穀山这事，好使人惊诧！”

“是这样的。”曾国藩点点头，说，“雪琴，你把马穀山被刺那天的详情说说吧！”

“好。”彭玉麟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似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件怪事——”

二 张文祥校场刺马

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二千多人，棚长以上的大小头目有二百余

人。这些头目，每月由记名总兵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考核一次，称为月课。月课的内容主要为弓、刀、石、马四大项，成绩分优、甲、乙、丙四等，是武职迁升黜降的一个重要依据，向为军营所重视。七月初，喻吉三便下达命令，二十五日在校场大考，届时总督马新贻亲自检阅。应考者早早地做准备，人人都想在总督面前博得个好印象。不巧，二十五日那天下起雨来，大考便推迟到第二天。

二十六日清早，天还未大亮。江宁校场就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头目跨着骏马，穿好紧身战甲，一进校场，便各自活动起来。校场规矩很严，就连中上级武官所带的随身仆从，都不得进场，只能在栅栏外观看。

慈禧太后于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接连两次召见曾氏。曾氏在这两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召见时的谈话。现将这两天的日记全录如下——

二十六日

早，于寅初三刻即起。寅正二刻自寓起行，大轿至东华门，换坐小轿至景运门。卯初至内务府朝房，与军机沈经笙、李兰生、文博川先后一谈。旋与恭王一面，即退至东路九卿朝房，与黄恕皆等久谈。巳正叫起，因入乾清门内，养心殿之外军机坐处一坐。巳正三刻入养心殿之东间，叩谒皇太后、皇上圣安，旋即叩头恭谢天恩。西太后问曰：“尔何日自天津起程？”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遽杀。”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于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未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遭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云云。”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问：“别的病都好了么？”对：“别的病算好了些。”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对：“精神总未复原。”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对：“这事很奇。”问：“马新贻办事很好。”对：“他办事和平、精细。”旋即退出殿门以外。归寓，见客四次。中饭后又坐见之客三次。旋出门拜恭邸及宝尚书望家，灯后始归寓。见客二次。写本日日记簿。二更二点睡。

二十七日

早饭后，在寓稍一徘徊。辰初三刻出门入朝，在景运门内九卿朝房听候传宣。巳初三刻后，蒙召入内，在内朝房小坐。巳正三刻进见。西太后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对：“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不可虑，你们好好的办去。”对：“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设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

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问：“你几时出京？”对：“万寿在迩，臣随班行礼后，再行跪安请训。”太后旋与带见之六额附景寿说话，命余明日毋庸递牌。旋退出殿外。归途，拜单地山先生。到寓后，坐见之客四次。中饭后，坐见之客二次。出门拜客四家，仅黄恕皆得晤，久谈，日晡归。夜围棋二局。将上年别敬簿核对一过，应拜者记出。二更三点睡。

卯正，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喻吉三等人簇拥下来到校场。他身穿从一品锦鸡蟒袍，头戴起花红珊瑚顶帽，脚踏雪底乌缎朝靴，神色庄严地走上检阅台。一声号炮响后，考核开始。喻吉三宣布，马制台特为准备了十二朵大红绸花，每个项目的前三名，都可以得到制台大人亲授的红花。应考者无不踊跃。

先考弓术。弓以力为单位，一力十斤。从八力起开弓，连续开满三次者为合格。八力开后再加至十力，合格后再加至十二力。十二力合格者为甲等，超过十五力者为优秀。开弓完毕，再考平地射。每人发六支箭，在三十步远外对准靶子射，六箭皆中靶心者为优。接下来考刀术。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一百三十斤之分，能将一百三十斤重的大刀舞得娴熟者为优等。石分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三百斤四等，将石拔地一尺，再上膝，再上胸，将三百斤的石头举过胸脯者为优。

武职人员的考试远比文职人员咬笔杆做文章有趣。开考后，栅栏外便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而且越来越多。大家以高昂的兴致观看，并以喊声、掌声为应考者呐喊鼓劲助威。

最精彩的是马术。校场马术的考核为马上射靶。这时已到午初时分，校场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尽管卫兵一再阻挡，围观的百姓还是拼命地向栅栏靠近，栅栏旁边的几株大树上都爬满了人，好几株枝干被压断了，从树上掉下并跌断手脚的事时有发生。

校场的一头有三个离地四尺高的土墩，土墩上插一根六尺长的竹竿，竹竿上挂一块宽三尺、长四尺，用布做成的牌牌，叫做布侯。布侯上画着三个圆圈，离布侯三十丈远处有一道白石灰线。人骑在马上，打马在校场上飞跑三圈后，再对着布侯射箭。一共射四箭，四箭

全中布侯内圈者为优秀。栅栏外，成千上万名观众的眼睛跟着校场上的跑马转，随着一箭箭射出，报以喝彩和惋惜声。场内的应考者和素不相识的场外围观者，几乎达到了息息相通的地步。最后，一百多名武官全部跑马射箭完毕，居然无一人四箭全中布侯内圈的，在一片遗憾声中，也根据高下定出了前三名。

到了未正时刻，四大项目中十二名优胜者神气十足地走上检阅台，马新贻给他们一一戴上大红绸花，又说了几句勉励话。恰在这时，有一处栅栏被拥挤不堪的百姓冲垮了十多丈宽的缺口，两三百名胆大者从缺口中潮水般涌进了校场，卫兵们来不及拦阻，挤进来的人都朝箭道跑去。因为箭道的那一端是总督衙门的后门，马新贻将从这里回署。马新贻平时外出，总是坐在遮盖严密、前呼后拥的八抬大轿里，百姓哪能见到！今日能有这样的好机会，大家都想一睹制台大人的威仪。

“大人，箭道两边挤满了百姓，让卫兵驱散后您再下去吧。”见马新贻正要走下检阅台，喻吉三弯腰劝阻。

“不必了，百姓们想见见我，就让他们见见又有何妨！”志得意满的马新贻也想借此机会，给江宁百姓一个好形象。他边说边整整衣冠，扬起头走下检阅台。

栅栏外的百姓见卫兵并不驱赶阑入者，便纷纷从缺口处挤了进来。一时间，箭道两旁聚集着近千人。马新贻在巡捕及贴身卫士的保护下敛容正色，大摇大摆地穿过校场，走进箭道。头上的红顶，胸前的朝珠，身上的彩色绣线，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五色光毫，照得百姓们眼花迷乱，艳羡惊叹：

“好神气的马大人！”

“比以前的曾大人精神多了！”

“当然咯，还不到五十岁，又没有吃过曾大人那多苦，当然精神。”

“平常人哪有这福气，做督抚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马新貽边走边听到这些赞叹之辞，心中洋洋自得，脚步迈得更加威武。这时，一个年轻的武弁从箭道边人群中冲出来，高喊一声：“表舅！”然后跪下。

马新貽一听，脚步停下来。看时，原来是他堂姐的儿子王成镇。去年，马新貽将他从山东原籍召来，安排在督标中军当个外委把总。这王成镇不成器，最好赌博，有点钱便去赌场赌了，直到输尽为止。早向，王成镇输得身无分文，以母亲病重，回家探望无川资为由，向马新貽要了十两银子。他拿着这笔银子，没有半个月又输光了，到马新貽那里扯谎，说被人偷去了。马新貽见他哭哭啼啼的，便又给了他十两。谁知不久又输了，还倒欠赌房五两银子。马新貽得知后气得大骂，吩咐仆人，再不准他进督署。王成镇无法，便借这个机会向表舅面求。

马新貽见是他，喝道：“你这个混账东西，还有脸来见我！”说罢，扭转脸继续往前走。

王成镇跪着高喊：“表舅，表舅！”马新貽不理，只顾朝前走。王成镇见状，忙站起，跑到马新貽前面，又是一跪，哭道：“表舅，求你再宽容外甥一次。外甥委实欠了别人的银子，无法归还，只得如此！”

“你给我滚开！”马新貽抬起右脚，猛地向王成镇踢去。

“大人，冤枉啦，冤枉！”马新貽的脚尚未收回，忽地从人群中又冲出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来。他飞奔向前，走到马新貽的面前，弯腰打千。

“你是谁？”马新貽停步喝问。

“大人！”那汉子边说边向前走一步。猛然间，他从腰中抽出一把发亮的腰刀来，用尽全力，向马新貽身上扎去。马新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蒙了，正在慌乱之际，那腰刀已插进了他的右肋之下。马新

贻惨叫一声，随即倒在箭道上，血如泉水般地喷涌出来。箭道两旁的百姓高喊：“总督被杀了！”“抓刺客！”

走在离马新贻身后丈多远的喻吉三闻讯赶上前来，马新贻的贴身侍卫也都纷纷赶上，只见那刺客并不逃跑，站在那里，对着青天狂笑道：“你们来抓吧！老子大事已成，高兴得很，我跟你们走。”

卫兵拥上来，拿一根绳子将刺客绑住。喻吉三高喊：“先前跪的那人是他的同伙，不要放了他！”

卫兵们又把王成镇抓住。王成镇吓得脸色灰白，话都说不出一句来。刺客又笑了起来，说：“你们放了他，杀人的只有我一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并无同伙！”

喻吉三哪里听他的，吩咐将两人一起押进总督衙门。倒在血泊中的马新贻已人事不省，被众人抬进了卧室，一边飞马去请医生。

校场内外上万名围观的百姓，眼见得出了这样一件百年难遇的稀奇事，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惊讶之余，全都奔向总督衙门，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打听事情的究竟。

总督衙门一时大乱，也无人出来维持秩序，大堂外看热闹的人密密匝匝地围了不知多少圈。过一会，江宁藩司梅启照带着江宁知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县令等人升堂开审。刺客被五花大绑地押了上来。

梅启照敲打着惊堂木，喝问：“大胆狂徒，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干什么的？从实招来！”

那刺客面不改色，昂然站立在大堂之中，从容笑道：“我叫张文祥，河南汝阳县人，无业。”

“你为何要谋刺马制台？”梅启照又厉声发问。

“有人叫我干的。”

“此人是谁？”

郭刚基去世后，曾氏为这个女婿亲撰墓志铭，称赞他勤奋好学，尤长于诗：“年十四五，筠仙奉命巡抚广东，依永从亲于南海使院，逊志研求，学以大进。其后从亲还湘，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自场屋经义律赋试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绘画，皆窥其藩而究其趣，而于古近体诗为之尤勤。”“依永之诗，嵯峨萧瑟，如秋声夜起，万汇伤怀；又如阅尽陵谷千变，了知身世之无足控持者。”

“此人是将军。”

大堂上审讯的官员们面面相觑，无不惊愕失色，他们立即想到江宁将军魁玉。梅启照的心怦怦直跳，不知如何审下去，好一阵才问：

“将军在哪里，你认识他吗？”

张文祥坦然回答：“将军就在我家旁边，我并不认识他。”

官员们被弄得莫名其妙。

梅启照问：“你不认识将军，将军怎么叫你干？”

“我今天清早在将军面前抽了一签，上上大吉，故知将军同意我去干。”

陪审的官员们有的已大致猜到了，有的还不明白，梅启照已知将军决非魁玉，心中有了数，遂又猛拍一下惊堂木，大叫：“大胆狂徒，您老实招来，这将军到底是谁？”

“它是我家门旁边石将军庙里的将军。”

这下，所有会审的官员们一齐放下心来。

正在这个时候，魁玉急急忙忙赶来，对梅启照说：“此事非比一般，恐有意外，现在外面百姓众多，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楚，哄传出去，不利审查。”

梅启照依了魁玉的意见，将张文祥押下收审。直到天黑下来，总督衙门围观的百姓才渐渐散去。到了第二天上午，马新貽因流血过多死了。当天晚上，总督衙门里又传出新闻，马新貽的姨太太悬梁自

尽。过几天又报王成镇疯癫。事情愈加复杂了。

三 江宁市民嘴里的马案离奇古怪

“张文祥到石将军庙求签一事，魁玉、梅启照都没有说起。”曾国藩听完彭玉麟的叙述后，拧起眉头说。彭玉麟所叙的校场刺马的情节，与魁、梅等官员们讲的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没有说起求签一事。

“可能因‘将军’二字牵涉到魁玉的缘故。”彭玉麟淡淡一笑，“几天后，张之万从清江浦来到江宁，与魁玉合作办案，衙门里便传出张文祥是漏网擒贼前来报仇的话。不过，”彭玉麟压低了声音，“江宁城里关于这件案子却传说纷纭，与衙门里所说的大不相同。但水师因无人驻扎城里，所知不详，涤丈不如叫一些人扮作寻常百姓，下到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去听听，可以听到不少传闻。”

曾国藩轻轻地点点头，心想：江宁城里会有些什么传闻呢？夜深了，彭玉麟起身告辞。曾国藩亲送到门外，关心地问：“永钊多大了，在渣江，还是跟随在你的身边？”

“过年就十七岁了，跟着叔父婶母在渣江。”

“定亲了吗？”

“还没有。”

“雪琴，续个弦吧，身边得有人照顾呀！”曾国藩亲切地劝道。

“今生已没有这个念头了，一等长江水师规模整齐后，我便坚决请求开缺，先回渣江守三年母丧后，再到杭州退省庵住两年，以后便渣江、杭州两个退省庵一处住半年，以此了结残生。”彭玉麟苦笑着，曾国藩无言以对。

“去年我在九江偶遇广敷先生，他说我前生是南岳老僧。难怪我喜欢独居，喜欢庵寺。”彭玉麟伸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见到广敷了，他还好吗？”曾国藩立时想起了温甫，又有两三年不见了，不知他近况如何。

“广敷先生真是得道真人，跟十年前一个样。”

曾国藩真想把温甫的事告诉彭玉麟，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雪琴，永钊正处在一生学问的关键时刻，渣江虽有叔父照料，毕竟缺乏良师。你要他到江宁来，和纪鸿一起读书，我为他们请一个好先生。”

“好。”彭玉麟感激地点点头。

几天后，奉命在市井搜集关于马案传闻的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等人，向曾国藩禀报了这个案件的各种离奇之说。

赵烈文介绍了流传最广的一种——

咸丰五年，马新贻署理合肥知县，因县城失守而革职。时福济任安徽巡抚，委托马在庐州办团练。一日，马新贻的团练与捻军作战，大败，马新贻也被活捉。这支捻军的头目即张文祥。张文祥有两个结拜兄弟：二弟曹二虎，三弟石锦标。曹二虎精于相术。他看到马新贻后，悄悄对张文祥说：“大哥，这个姓马的面相骨相均极好，将来有一品大官的福分，捻子内部四分五裂，不是成气候的样子，我们何不借姓马的改换门庭。”

张文祥说：“姓马的被我们所捉，恨死了我们，如何可以借他的力？”

“大哥，先优礼相待，看他反应如何。”石锦标也赞同曹二虎的意见。

张文祥松了马新贻的绑，设酒席款待他。马为人聪明，看出了其中的变化，劝张文祥归顺朝廷。张文祥说：“我们兄弟早有归顺之意，只是无人引荐。”

“这事包在我身上！”马新貽大喜。“福中丞与我私交极好，你们又有武功，只要肯投诚，定会得到重用。今后升官发财，我们共享富贵。”

“我们跟着你投奔朝廷，你日后会看得起我们吗？”石锦标稳重，考虑得深远些。

“石三爷，看你说到哪里去了！”马新貽立即接话，“你们都是义士，我姓马的今后还要仰仗各位杀敌立功，只有敬重爱戴的道理，决不会看不起的！”

“那你要当着我们众位兄弟的面起个誓！”张文祥正色道。

“行！”马新貽爽快地答应。他这时一条命都攥在张文祥的手里，不杀已感恩不尽，何况还要带着一批投降的捻军回去，这时叫他做什么，他会不同意？恰好酒席桌下正有一条狗在啃骨头，马新貽从张文祥腰间猛地抽出一把短刀，朝着狗身上狠狠一刺，那狗惨叫一声，狂奔逃去。“我马新貽今后若亏待兄弟们，你们可以像刚才这样，把我当一条狗一样戳死！”

张文祥答应了。第二天，这支捻军随马新貽投降。马新貽在福济面前将自己如何劝降之事，大大地渲染了一番。福济称赞他能干，并将这支捻军改编成练勇。因马新貽字穀山，这个营便取名山字营，张文祥做了营官。曹、石二人做了哨官。马新貽仗着山字营，屡立战功，迁升频繁。到了同治四年，乔松年巡抚安徽，马新貽已升为布政使了。那时山字营裁撤，石锦标回家当财主，张文祥、曹二虎仍留在马新貽身边，马果然待他们亲如兄弟。

不久，曹二虎将妻子郑氏接来安庆，马新貽和他的太太在藩司衙门设宴招待。曹二虎带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妻子欣然领宴。谁知马一见郑氏生得美貌，顿起歹心。这马新貽原是个渔色之徒，家有一妻两妾仍不满足。从此，他便常常变些花样，将郑氏骗进藩署。郑氏见马新貽高官厚禄，又长得一表人才，于是也情愿。以后马便常常支使曹二虎到外地办事。曹一走，郑氏便住进藩署。马的妻妾都怕他，由他

胡来。张文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对马新贻奸占朋友之妻的丑行大为不满，便悄悄地告诉二虎。二虎一听，怒不可遏，恨不得一刀杀了郑氏。

张文祥劝道：“罪魁祸首是马新贻，你不杀他，反而先杀自己的妻子，于理不当。且捉奸不见双，杀妻无据，到头来你还得抵命。”

曹二虎低头想了半天，说：“若不捉双，杀马亦无理由；若捉奸，藩署警戒森严，我如何捉得到！”

张文祥说：“既然如此，不如干脆把郑氏送给马新贻，你再娶一个算了。”

夜里，曹二虎对郑氏说，现在市井有传闻，说你与马藩台有染。郑氏听了又哭又闹，矢口否认。二虎于是对张文祥的话起了怀疑。过几天，马新贻对曹二虎说：“二虎，我与你情同兄弟，你怎能听信外人的调唆？你外出时，郑氏冷清，间或进署与娘儿们叙叙话，有什么不可以的！快莫胡乱怀疑自己的妻子。”

曹二虎想想也有道理。张文祥得知后，心知二虎大祸不远了。

半个月后，马打发曹赴寿春镇总兵徐鹄处领军火，允诺事成后有重赏。曹欣然答应。张文祥对他说：“徐鹄驻兵寿州，离安庆六七百里，途中恐有意外，我陪你一道去吧！”

曹二虎不以为然，但感激张文祥的厚意，二人结伴同去寿州。一路无事，二人顺利到达。第二天，二虎前去总兵衙门办事。刚投文，寿春镇中军官手持令箭出来，喝道：“把曹二虎绑起来！”

曹二虎惊问何故。中军官说：“你贼性不改，暗通捻匪，领军火实为接济他们。有人在马藩台那里告发了你，我们奉马藩台之命，即以军法从事。”

说罢，也不容曹二虎分辩，便把他绑到市曹去杀了。张文祥得讯赶到市曹时，二虎已死。他埋葬了二虎，哭道：“二弟，是大哥害了

你，大哥为你报仇！”

从此，张文祥远离安徽隐居下来。他以精钢特制两把腰刀，用毒药淬之，只要用刀尖划破一点皮肉，人必死无救。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张文祥便发奋练习。他以牛皮蒙一个靶子，执刀刺靶。刚开始只能贯穿两张牛皮，两年后，一刀刺下去，五张牛皮立即洞穿。张文祥自觉功夫已到家了，便怀揣这两把腰刀跟踪马新贻。马新贻调浙抚，他也到浙江；调闽督，他又去福建；调江督，他又随之来到江宁：只是都苦于找不到好机会。这次马新贻考核武弁月课，喻吉三二十天前就下了通知，给了张文祥以充分的准备时间，终于实现夙愿，故他引颈就戮，毫无悔意。

赵烈文转述的这个传闻使大家听得入了迷，暗中赞叹刺客是个义气深重的好汉，对马新贻正人君子表面后的丑恶行径都很愤慨。曾国藩也暗思，此种事只可见于古代，今天几乎绝迹。接着，吴汝纶又讲述了一个传闻，更令人不可思议。

马新贻是回族人，从小信天方教。天方教即伊斯兰教。明代人称阿拉伯为天方，伊斯兰教创于阿拉伯，故称之为天方教。清代沿袭明代的旧称。马父为菏泽县回人的头领，与新疆回民素来关系密切。马在安徽为官期间，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时候，其军火饷银多得新疆回民之助，故而屡立战功，很快由一县令而升至布政使。后来马调任浙抚，在剿灭浙江沿海匪盗的过程中，又得到新疆回部的资助。故马对新疆回部一直感恩戴德。

马的身边有一个卫兵，名叫徐义，也是山东菏泽人，武艺很好，马很器重他。这徐义原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下，与一河南人张文祥为至交。徐义与张文祥在太平军中日久，洞悉其中之弊，久思投降朝廷。同治二年，徐义、张文祥跟着李世贤守宁波。宁波城破时，二人卷带一些钱财逃走，到杭州后分了手。徐义后来投靠马新贻，张文祥辗转多处后又回到宁波，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同治四年，张文祥打听到老友随马新贻来到浙江，便专程去杭州拜访。徐义热情款待张文祥，两人喝得醉醺醺的。当张又要举杯和徐干的时候，徐摇摇头，

喷着满嘴酒气问：“张哥，你说世上的人心可测不？”

张歪着头，脸上紫红紫红的，手中的杯子仍高高地举着，眯起眼睛答道：“如何不可测？好比你我兄弟之间，彼此的心思都明明白白的，你想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也告诉你。”

徐又摇摇头：“张哥，你我之间当然没得话说，当官的人心就难以猜测，尤其是大官，更是心眼儿比我们兄弟多几十个。好比马中丞吧，他的行事，就是我们兄弟不能想象的。”

见张文祥醉眼朦胧地望着他，徐义将嘴巴凑过去，对着张的脸说：“张哥，我告诉你一件绝密的怪事，你听后莫对别人说。”

张文祥胡乱点点头。

“前天，马中丞收到新疆回王的一封诏书。诏书上说，回部大兵已定新疆，不日东下，浙江一带征讨事宜，委卿就便料理。马中丞得书后回报，东南数省，全部交给我马某人。”

张文祥一听，把手中的酒杯往桌上狠狠一放，骂道：“这不是叛贼逆臣吗，我要杀掉他！”

“小声点！”徐忙用手捂住张的嘴。“你说，这人心可测吗？马中丞当了这样大的官，还要背叛朝廷，投降回部，真不可想象。”

说罢，二人又接着喝酒。张文祥在杭州住了几天后，回了宁波，在宁波城里开起了一家小押店来。

小押店是做什么的？其实就是小当铺。附近人家有一时银钱周转不过来的，拿样实物来抵押，换些钱去。到还钱时，一千文加一百二百利息，比大当铺高得多。但大当铺不押小物件，贫寒之家便只能求助于小押店。张文祥带着老婆孩子开个小押店，日子过得很艰难，心里已经很痛快了，岂料马新贻又宣布取缔小押店，简直不让他活下去了。张文祥这一气非同小可，记起徐义说的私通回部、蓄谋造反的话，便起心要杀掉马新贻，既为国家除害，又为自己泄愤。就这样，

一等数年，才遇到校场阅课的机会，一刀刺死了仇人。藩司梅启照审讯，他大模大样地坐在地上，叫他跪，他不肯，问堂上坐的是何官。衙役告他是藩台，他笑着说：“藩台，小官，不足以审我。我有绝密大事相告，非将军来不说。”

梅启照被弄得很尴尬，无法，只得请魁玉。魁玉来后，张文祥说：“请发兵将总督衙门围起来，命令家属统统出去，我再对你说。”

魁玉怒了，骂道：“这是个疯子，不要睬他！”

张文祥大笑：“我是个疯子，你们不必审了，快杀吧！”

梅启照把魁玉拉到一边说：“将军请勿发怒，即算是疯子，也听听他说些什么。”

于是，所有无关人员全部退出，仅留下魁玉、梅启照、张文祥三人。这时张文祥才将为国除一大回匪之事说出。魁、梅听后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魁玉才拍着桌子嚷道：“你这是诬蔑！”

“将军先不要骂我。”张文祥平静地说，“你亲自带人去搜查马新贻的卧室，若不得回王伪诏，将我五马分尸都行。”

魁玉、梅启照四目相对，唬得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到底不敢去搜查马新贻的卧室。

吴汝纶这段传闻说得绘声绘色，听的人惊异不已。曾国藩浅浅一笑：“这真是海外奇谈，马穀山死后还要背上一个通回谋反的黑锅，可怜可悯！”说罢问薛福成、黎庶昌，“你们还听到些别的没有？”

黎庶昌说：“我听到的又是一种说法。”他也不慌不忙地说出一段故事来。

刺客张文祥为河南汝阳人。道光二十九年，张文祥变卖家产买了一批毡帽，到浙江宁波去贩卖。在宁波结识了同乡罗法善，后又娶罗之女为妻，生有一子二女。子名长福，长女名宝珍，次女名秀珍。咸

丰年间，张文祥开起小押店来，并雇了一个帮工叫陈养和。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将来宁波，张文祥将家里的衣服、银两和几百洋钱装箱，交给妻子罗氏，要她带子女出城避难，张文祥则和陈养和在店看守。

恰好张文祥有一同乡陈世隆在太平军中充后营护军。太平军攻下宁波时，陈世隆便派几个兵士保护张文祥的小押店，又在门口插太平天国旗帜一面，贴告示一张，张文祥的店铺因而无事。不久，陈世隆撤离宁波，将张文祥、陈养和带在军中。在打诸暨县沙家村时，陈世隆战死，张文祥、陈养和仓皇逃出，投奔侍王李世贤部，后又随李世贤转战各地。同治三年九月，张文祥在漳州抓到一个清廷的把总，名叫时金彪。时金彪也是河南人，张文祥见太平军大势已去，便和时金彪一起逃走了。后来时金彪经人荐至马新贻署中当差，张文祥乘海轮回到宁波。这时其妻罗氏已跟一个名叫吴炳燮的男人同居了，那一箱银钱也归吴所有。张文祥报官，县官将罗氏断回给张，银钱则断给吴。

张文祥心怀不满，又无钱，转而求助于昔日的狐朋狗友王老四等人。王老四又介绍张认识龙启云。龙启云与海盗有联系，他给一笔钱与张文祥，张又重开小押店，并代龙销赃图利。

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巡视到了宁波。张文祥欲借巡抚威力压服吴炳燮，迫他交出银钱，遂拦舆喊控。马新贻见是这点芝麻小事，将状子向轿外一扔，吩咐起轿，任张在后面呼喊，不理不睬。吴炳燮得知后十分得意，四处讥笑张无能，乘机机会，又将罗氏勾引走了。张再向县衙门告状。告准后将罗氏追回，逼罗氏自尽。过几天，龙启云、王老四请张文祥喝酒。几杯酒下肚后，张文祥心中的怨怒发作了，将告状而巡抚不理睬，遭吴炳燮欺辱，弄得家破人亡的痛苦心情，对龙、王发泄了一番。

“张大哥！”龙启云拍着张文祥的肩膀，煽动性地说，“男子汉大丈夫再没有比妻子被人霸占更耻辱的事了，暗中支持吴炳燮的就是那个马新贻。他掷状不理，让你当场出丑，长了吴炳燮的气焰。”

“马新貽真不是个东西！”王老四也乘着酒兴骂起来。“前向捕捉龙三哥，虽说没抓到，但一笔三万两银子的买卖给吹了，还死了几个兄弟。”

“我真恨不得杀了那个杂种！”龙启云气愤极了。“只是我功夫差了些，久闻张大哥武功好，又是最讲义气的江湖好汉，你替我们报了仇如何？”

“行，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张文祥刷地撕开衣衫，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脯，右手掌在胸口上重重地拍了两下。“老子反正是山穷水尽的人了，拼上这条命不要，为我自己，也为兄弟们出这口怨气，宰掉姓马的！”

龙启云大喜：“张大哥果然是个义烈好汉，我们也不亏待你，明天我拿三千两银子来，你把家安顿好，无牵无挂地去办事。”

第二天，龙启云真的交来三千两银子。张文祥请来罗氏的寡嫂罗王氏代他照料未成年的一子二女，三千两银子他自己一两都不留，全部交给了罗王氏，又向罗王氏作了一个揖，然后离家而去，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张文祥为使行刺确有把握，便隐居一个山村里，每天半夜起来，燃香于数步之外，将匕首朝香火掷去，火灭为度。一年后，香火在十步内百发百中。两年后，香火在二十步内百发百中。三年后，香火在三十步内百发百中。张文祥自知功夫到家了，便出山找马新貽。这时马调任江督，又访得时金彪在马的身边做事，在与时金彪晤谈中，得知七月二十五日马新貽要在校场考试武课，于是便选定在校场下手。出事后第五天，时金彪因丧母告假回老家去了。

黎庶昌说完后，曾国藩轻轻颌首：“莼斋说的这个故事有几分可信。”又问薛福成：“你还听到什么好的故事，说出来大家听听吧！”

薛福成笑笑说：“现在江宁城里，百姓头号感兴趣的事便是刺马——张文祥刺杀马新貽，连来江宁参加乡试的秀才们都无心读书作文

了。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的有板有眼，有的荒诞不经。前面三位说的，我也断断续续听到过，也还有其他说法的。有的说马制军逼死了张文祥的妻子，张文祥蓄意报仇；也有的说马制军幼时与盗首四人相交，张文祥为其中之一，马制军发迹后，张文祥等人投营自效，马制军怕少时事暴露，密谋杀张文祥等四人。张侥幸逃出，另外三人被杀，张为朋友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说张文祥为捻贼头目，所部八百人皆能战，屡败马制军。马遣人说降，言辞恳切，张信以为真，与马歃血盟誓。谁知降后八百部下全被马所杀，张侥幸逃走，遂与马制军结下血海深仇。还有说张是漏网长毛，要为他已覆灭的天国报仇。”

“昨天，我去夫子庙闲逛。升州茶楼赫然挂出一块粉牌，上书：苏州第一金嗓岳美娥演唱长篇评弹《金陵杀马》。我一看奇了：案子还正在审，怎么评弹倒就出来了？我进茶楼一看，所有茶座全部坐得满满的，生意比以前兴隆十倍还不止。茶博士带着我转了多时，才找到一个位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边弹边唱，我足足听了一个时辰，都给她迷住了。弹词里说，张文祥的妻子被马制军奸污逼死，他立誓报仇雪恨，从杭州追到福州，又从福州追到江宁，前后六次都未成功，这次是第七次了，老天保佑，有志竟成。那写弹词的完全站在张文祥一边说话，把马制军说得一无是处，百姓也借机发泄对官府的怨愤，都说张文祥是条好汉。还有人当场出面为张文祥募捐，要为他修墓刻石碑，居然不少人捐了钱。真正是怪事！”

“大人，叔耘说得好，这是件怪事。”赵烈文经过一番深思后说，“依卑职看来，怪在两点：一是张刺马这件事的本身，二是为何传闻这样多，这样离奇。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赵烈文的提问引起众人的共鸣，曾国藩也在深思：不久前的津案和眼前的马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案子。一个卷入的人达数万名之多，凶手不易抓到，看似很复杂，但案件的起因、性质、是非，却是明朗清楚的，它的棘手，在于涉及到洋人。一个卷入的人只有两个，凶手当场捕获，表面很简单，但它背后的原委却深不可测，今后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步失足，便会跌落在万丈深渊中，不仅粉身碎骨，甚至也可能会像马新贻这样，背上许多洗不掉、辩不清的秽名恶声。正思

忖间，亲兵进来禀报：“张大人来访。”

“请！”曾国藩边说边起身向门外走去。

四 曾国藩审张文祥，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张之洞

前来拜访的张大人乃漕运总督张之万。他是马新贻的同年、道光丁未科的状元公，是个天下读书郎人人羡慕个个称道的人物。他的堂弟张之洞十六岁中解元、二十六岁殿试又得了个探花。这下可把朝野轰动了。一时间，南皮张氏兄弟成了新闻人物，官场士林莫不津津乐道。张之万本坐镇在清江浦督办漕运，马新贻被刺后才来到江宁。

张之万书读得好，学问优长，但胆子小，办事不够干练。其堂弟张之洞有其长而无其短，故后来所成就的事业也比乃兄大。接奉上谕后，张之万深知这不是件好差事，论他本人的意愿是决不想插手，但圣命难违，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在路上便作好了打算：暂时应付一下，等郑敦谨和曾国藩来后，由他们去处理。一应付，他就发觉这个案子果然难办。那一天，他和魁玉提审张文祥。问张基本情况时，他答得很爽快。当问到有没有人指使的时候，他笑了一下，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要杀要剐由你们的便，你们也不必再问了，我也不会回答。”再问，便紧闭嘴唇不作声，任动刑拷打亦不说。这明摆着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但打死不说，也拿他无法。张之万无计可施，魁玉也想不出好办法。后听说曾国藩要来接任江督，便都懒得再审了，且听大学士的主意。

“张大人，刺客的确说过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话？”曾国藩认为这是一句关键性的话。

“老中堂，张文祥的的确确这样说过。”张之万聪慧的眉眼中流露出疑虑的神色。

“外间传说，在审讯张犯时，他说过，马穀山与新疆回部有联系，你听说过吗？”曾国藩想起吴汝纶说的传闻。

“我没听说过。”张之万断然否定。“现在江宁城里谣诼纷纷，回民多姓马，有人就附会马穀山是回人，信天方教，进而说他通回部。这纯是瞎扯，是对马穀山的诬蔑。”

“到底是同年，在大是大非上对马新贻的维护毫不含糊。”曾国藩想。他以恳切的态度对张之万说，“张大人，这件案子你已审过多次

了，如何定案，你拿个主意吧！”

“不，不，主意要由老中堂拿！”张之万急了，他以为曾国藩是要将他推出来。“我和魁将军虽然审过张文祥，但他要害之处始终没有透露过一句，不能定案。”

“我看这张文祥多半是个无赖，马穀山要整顿社会秩序，无意间在哪里伤害了他，他便起了杀人之心。张大人，你说是不是？”曾国藩望着张之万。他没有和张之万共过事，对这个漕运总督充满了钦佩之情。年轻时曾国藩也曾日思夜想中个状元，一举轰动海内，谁知殿试列入三甲，虽说后来得力于劳崇光进了翰林院，但终生对同进士出身都感到遗憾，因而对于状元，他从心里尊敬。他的这种心理，与左宗棠截然相反。官场上广为流传一个故事。

左宗棠初为闽浙总督，巡视海疆，来到温州府。温州城内大小官员一个个具名刺等候接见。按通例，当由大到小。左宗棠先拿来温处台道道员名刺一看，见上面写着“道光乙巳科进士前翰林院侍读”字样，眉头一皱，将名刺掷于一边，再拿起温州府知府名刺，见上面写着“咸丰壬子科进士”字样，他不作声，又把名刺放到一边。第三次拿起的是永嘉县令的名刺，又是一个进士，他连名字都不看，又换了一张，这下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张名刺是永嘉县丞黄惟清的，他的履历上写着举人出身。左宗棠放着道员、知府、县令不见，却先召见县丞黄惟清。黄惟清进来时，一向傲慢的左宗棠显得很客气。问他官员中是进士出身的好，还是举人出身的好。黄惟清答，举人比进士好。左问何故。黄说：“大凡人在作秀才时，整个心思都在经营八股试帖上，此外无暇顾及。待到中进士，则即刻授官，成天忙于应酬簿书之中，亦无心钻研学问。最好是乡榜告捷，胸襟始展，志气甫宏，经世文章、政治沿革都有充分的时间潜心研究，到时出仕及膺任显要，可从容施展胸中抱负，极少尸位素餐之徒。”

左宗棠听后拍案叫绝，连声称赞：“好，这真是一篇好议论，我今天有幸听到，足下在晚近中真不愧为佼佼者。”送黄惟清出去后，又对左右说：“此间好官，仅一黄县丞。可惜，这样有见识人竟屈抑

下僚。”

这番话传出去后，令两浙官场哑然失笑。

这时张之万听曾国藩这么一说，正与他的思想相合。他为人较厚道，笃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教，这桩案子，他自己不想多插手，也就不怂恿别人深究。“老中堂分析得有道理。马穀山为官多年，岂无仇人？有时结怨于人，自己还不知道。世间群氓中心肠歹毒者大有人在，他拼却自己一死，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想老中堂审几次后若实在不能突破，以后就这样上报朝廷，也说得过去。”

“真是个胆小的笃诚君子。”当张之万起身告辞的时候，曾国藩目送他的背影，无声地说。

徐珂编《清稗类钞》卷五十七《王惟清谓举人尚》：“左文襄以孝廉从军，立跻通显，

居崇高自期许，以为秀才任天下，布衣可佐王业，雅不欲以甲科中人为评之定鉴。此盖有所激而然也。光绪甲申法越之役，率军由江苏至福建，道次九江，官吏呈刺谒见。左视九江道履乃进士出身，未延见，仅传见九江府。继而德化等县皆进士出身，不得已，皆见之。后有同知王惟清，以举人需次者，持刺来见。左视之若大宾，肃衣廷之入，即纳之上坐，于后谒者概令谢绝。候轎诸人疑之，密贿持帖者探左意。未几，柬房人云：左见惟清时，颇谦抑。进茶后，问惟清出身，惟清以举人对。左问举人与进士孰尚？惟清曰举人尚。文襄佯示疑讶，诘之。惟清正对曰：凡人作秀才时，仅经营于八股试帖，以外无暇他及。通籍后又有大考试差纷纭于内，不得不于小楷诗赋昕夜研攻，犹必出习世故，奔走于酬酢应答之间。惟至乡榜告捷，胸襟始展，志气甫宏，经世文章、政治沿革，乃稍稍有暇治焉，幸而出任及膺任显要，皆其平日所营治者，尚得有尸位销邪？故卑窃窃谓举人尚。文襄拍案叫绝，称是者久之，曰一篇好议论，今何幸闻之，足下在晚近中真不愧为佼佼矣。语毕，送惟清出。时道府方站班，文襄顾左右曰此间好官，仅一王丞。奈何使之屈抑如此。道府耸然受教。文襄行后，道府问惟清与文襄感洽之故。惟清详述之，与閤人所道同。”

曾国藩不是张之万，哪怕今后再以含混的语言上奏朝廷，而他自己对此事的了解，却要做到一清如水。估计郑敦谨就要抵达江宁了，他决定在郑到来之前单独提审张文祥，把事情弄清楚。对于一个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刺客，严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曾国藩暗自讥笑魁玉、张之万的缺乏见识，他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

第二天，张文祥由江宁府监狱转移到盐巡道衙门。盐巡道衙门无监狱，临时以一间小空房代替。下午，曾国藩叫身边的万巡捕带路，

他要亲自去见见张文祥。万巡捕说：“一个死囚，何劳大人亲去牢房见他，叫个人押来就是了。”

“你不懂，此人非比一般死囚。”

万巡捕在前面带路，穿过两栋正房后，现出一个豪华精致的后花园。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高大假山，山边筑有楼阁亭台，环绕着青苔流泉，四周是古柏苍松，花圃草坪。时已深秋，野外早已草木凋零，此处却姹紫嫣红，春色仍浓。那一条九曲蜿蜒的小河中，画舫轻浮，游鱼戏水。曾国藩路过此地，竟如同到了蓬莱仙境。他感到奇怪，走近花园细细一看，原来那红花绿草全是彩绢所扎。他不禁叹道：“人家都说盐官是小天子，此话果真不假。这不是一个小御花园吗？自己住进来半个月了，也没有发现，惭愧！”花园的左角有一排低矮的房子，张文祥就关在这里。

“张文祥，你转过身来！”万巡捕凶恶地对着面壁呆坐的刺客吼道。

张文祥转过身子，抬眼看了看曾国藩，眼中微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很快又低下了头。曾国藩看清楚了。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宽脸大眼，浓眉密须，两唇紧闭，面皮消瘦硬绷，有一股慍悍顽梗之气充溢于五官之间。手和脚都套上沉重的铁镣。似乎是身上痒，他抬起双手来，两肩紧缩了几下，立时发出一阵铁镣相碰的撞击声来。牢房阴暗潮湿，一角杂乱地铺了一层干稻草，上面蜷缩着一条薄薄的黑土布被。

“万巡捕！”曾国藩喊道。

“卑职在。大人有何吩咐？”万巡捕走过来，弯腰聆听。

“你给张文祥换一间好房子，摆一张床，铺上棉絮。叫一个剃头匠来，给他剃头刮须，让他洗个澡，拿两身干净衣服给他换，再招呼厨房，饭要给他吃饱。”

万巡捕惊奇地望着总督。

“还有一件事。”曾国藩不理睬万巡捕的神态。“从明天起，去掉他的镣铐。”

“大人？”万巡捕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此刻，张文祥也瞪起双眼看着曾国藩，满腹惊疑。

“你去办吧！”说罢走了。

三天后，万巡捕遵命将张文祥带到后花园。曾国藩端坐在虎皮太师椅上，两边站着两个腰插洋短枪的戈什哈。比起三天前来，刺客的容貌大为改观，精神旺盛，气概粗豪。他站在曾国藩面前，头微微下偏，不作声。

“张文祥。”曾国藩以惯常缓慢稳重的语调问，“本督听说你可以一刀戳穿五张牛皮，有这事吗？”

张文祥点点头。

“把牛皮靶抬过来。”

两个戈什哈从太湖石假山后抬出一个靶子来，那上面蒙着五张黑黄色的水牛皮。

“把刀给他。”曾国藩命令万巡捕。

万巡捕从靴子里抽出一把短刀来，递给张文祥。张文祥接过刀，冷笑道：“把刀给我，你不怕我刺死你？”

“冤有头，债有主，想必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刺杀我。当着我的面，你试一刀吧！”

张文祥轻轻地点下头，似对这句话满意。他右手握刀把，左手在刀尖上触摸几下，转过身去，面对着牛皮靶子。然后双手张开，与肩膀形成一直线，敛容吸气，再吐气，如此三次。突然，他猛地大叫一声，双手在眼前抡了几个圆圈，双眼紧闭，纵身一跳，落地后，一阵

飓风似的向前冲去。只见握刀的右手用力向靶子一戳，刀尖从背面露出两寸来，五张牛皮一齐破了！

“好！”两个戈什哈失声喊道。

张文祥松开手，让刀留在靶子上，然后走到曾国藩面前，若无其事地垂手站立。曾国藩以手抚须，面无表情地看着张文祥，心里暗暗称赞。

“万巡捕，你去通知厨房，从今天晚餐起，每餐给张文祥加一斤猪肉，半斤白酒！”

张文祥一听大喜，忙弯腰说：“多谢了！”

又过了三天，被带到曾国藩会客间的张文祥，已红光满面，器宇昂扬了。曾国藩着黑布便长袍，套上那件穿了二十多年的石青哈拉呢马褂，安详和蔼，面带微笑，那神情，完全不像审讯谋刺总督的钦命要犯，而是与一个多年老友相会。

“你坐下吧！”他指了指对面的一条长板凳，对张文祥说。又对万巡捕挥了挥手，“你出去，我不喊，你莫进来。”

待万巡捕出去并关上门后，曾国藩和气地说：“张文祥，你是一个犯了死罪的人，本该受尽折磨后再服大刑。本督看你行刺后并不逃走，亦不辩解，一人做事一人当，知你是个光明义烈汉子。你年富力强，又有本事，哪里不可以混碗饭吃，本督想你若无深仇大恨，必不会走此杀人毁己的绝路。以前魁将军、张漕台、梅藩台多次审讯你，你都闭口不谈，本督对你这种态度不能理解。大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光天化日之下谋刺总督，你是第一人，十年二十年，百年二百年，后人都会记得这桩案子。你此举或是为自己，或是为朋友，既然人都敢杀，还有什么话不敢说呢？何必留下一团疑云，让后人去胡猜乱想呢？其后果，很有可能让你永远背一个恶名。”

这番话，居然出自一个审讯他的人之口，令张文祥既意外又感动，他沉默良久。几次看曾国藩，见其眼光都是和善的，脸上都带着

笑容，像是在耐心等待，并不催他。说不说呢？张文祥的心里两种念头在激烈地争斗。最后，他咬了咬牙说：“你帮我办成一桩事，我就和盘托出，都告诉你。”

“什么事，你说吧！”曾国藩的语气仍然和缓。

“你帮我杀一个人。”

“杀谁？”曾国藩微觉吃惊。

“他叫申名标。”

“申名标！”曾国藩差点惊叫起来。这个他痛恨已极、追捕多年未得的人，怎么又会成为这个刺客的仇人？真是匪夷所思。

“申名标在哪里？”

“他现在浙江省临安县东天目山法华寺当住持，法名悟非。”

“行！”曾国藩立即答应。他早就想杀申名标了，只是一直不知他的去向，现在正好来个顺水推舟，一举两得。

“我要验看首级。”

“可以。”

十天后，当申名标血淋淋的头颅出现在张文祥面前时，他脸上露出畅意的表情，不待曾国藩催促，便把刺杀马新贻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招供出来了。

五 张文祥招供

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自小家境贫寒，十五岁上死了父亲，十七岁上死了母亲，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四处流浪，八方为家。苦难漂泊的生涯，养成了他倔强凶顽、不惧生死的亡命之徒的性格，也使他零零碎碎地剽学了一些拳脚功夫。他有钱则嫖赌鬼混，无钱也能忍受

饥饿寒冷。他残暴横蛮，却很讲江湖义气，为朋友敢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是一个标准的江湖浪人。二十岁时，他从河南流落到安徽，很快加入皖北淮盐走私集团。不久，又在龚得树部下做一名捻军小头目。咸丰十一年，龚得树率部南下救援安庆，被鲍超几发瞎炮轰跑。张文祥没有北撤，他率领一百余名兄弟归并到陈玉成部，颇受器重，升了个师帅。安庆攻破后，张文祥受了重伤，他躲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见太平军势衰，湘军气旺，便在伤好后剃了头发，投入了鲍超的霆军，在申名标的庆字营里当了一名勇丁。

申名标在庆字营里发展哥老会，张文祥是他的骨干。打青阳时，张文祥偶得一个紫金罗汉。申名标很喜爱，借口哥老会经费缺乏，把紫金罗汉骗了去。张文祥心眼直，不计较此事。后来，江宁打下了，吉字营把小天堂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最后连天王宫也一把火烧了。霆军却没有发到财，从将官到勇丁，个个既眼红又恼火。以后又叫他们去福建追杀汪海洋部，恰好鲍超回四川探亲，申名标鼓动兵丁索欠饷，霆军哗变了。赵烈文带着十五万饷银前来安抚，大部分人稳定下来，申名标、张文祥等人见机不妙，匆匆逃走。在途中，张文祥想起那个紫金罗汉，要申名标把它卖掉，大家分点银子谋生。申名标扯谎说罗汉被人偷走了，他气得和申名标分了手。张文祥又开始流落起来。

这一天，他又饥又渴地来到东天目山脚，忽听见山坳里传出阵阵钟声，钟声中还杂夹着含混不清的梵音。他心中一喜：前面不远处必定有座寺庙，不如权借此地住几天再说。他跟着声音盘山转岭，在一片参天古木中果然看见一处寺庙。这寺庙极为壮观，红墙中围着大大小小的数十间殿堂僧舍。它就是东天目山有名的法华寺，里面有僧众二百号人。

张文祥来到山门，请求在庙里住两天。也是他的机缘好，恰遇住持圆灯法师送一个贵客出门。圆灯法师对张文祥注目良久，慈祥地问：“施主从何处而来？因何事要在敝寺借宿？”

张文祥想了想说：“我叫张文祥，因经商破产，又让伙伴拐走了

剩余银钱，现在一文钱都没有了，想在这里赊两餐饭吃。”

“我佛慈悲，救苦救难，吃两餐饭不难。但施主折本破产，今后如何生活？家里可有父母妻儿？”

“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小，今后如何过活，我也没有多考虑，不知你这里要不要人做事，我有一身力气，砍柴担水都行。”

圆灯法师眯起双眼又细细地看了他一眼，问：“你可会使枪弄棒？”

“略懂一点。”

“好！”法师高兴起来，“你就在这里住下来，你愿否皈依佛门？”

“佛门好是好，”张文祥笑了笑，说，“只是我喝酒吃肉惯了，耐不得清淡。”

“那也好，你就不削发吧！”法师无半点反感，说，“我这寺院外三里处有一大片枣林，每年打下的枣子是寺里的一项大收入。到了枣熟时节，总有人来偷，守林的百了和尚孱弱，你帮他一起守如何？”

“太好了！”张文祥喜出望外，对法师鞠了一躬，“多谢法师收留！”

圆灯法师为何对张文祥这样好，这是有缘故的。原来这个法师并不是安分守己的吃斋念佛人，而是个欲借佛门成大事的有志者。他本是闽南天地会的首领之一，名叫郑南漳，是郑成功九世孙，智勇兼备，手下兄弟众多。他暗中打造兵器，绘制旗帜，并与洪秀全联络，准备在闽南起事，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事尚未成熟，却不料走漏风声，给福建巡抚吕佺孙破获了。仓促之间，郑南漳的部下大部分被抓被杀，他仅带着几十个弟兄连夜逃走，北上金陵会见天王。谁知走到天目山下，便听到天京内讧的噩耗：先是北王杀东王，后是天王杀北王，再后是翼王出走，天京城里杀气弥漫，尸积如山，一片锦绣前程上忽罩满天乌云，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前景暗淡。本已心情沉痛的郑

南漳，顿时对天国心灰意冷，一气之下，在法华寺里削发为僧，改名圆灯。随行的弟兄多半星散，也有几个跟他一起遁入空门。不想法华寺方丈慈静长老也是个隐身空门的热血志士，得知圆灯的情况，便竭力怂恿他借佛门办大事。圆灯精神重振，将法华寺办成了个少林寺，僧众都习拳练刀，又暗暗地通过弟弟与闽浙一带的天地会取得了联系。后来天京陷落，他们也未消沉，欲伺机再起。圆灯以他武功师的眼力，看出了张文祥非寻常百姓，法华寺亟需这样的人。

张文祥在枣林住下来。几天后，圆灯来看望他，又叫他当场演练了几套拳脚，果然不错。圆灯便请张文祥做个教师，教习寺内僧众武功。张文祥在法华寺安下心来，日子也还过得平静。三个月后，他突发伤寒，全身发烧，大便屙血，整天昏迷不醒，脉搏一天天弱下去，眼看人世渐远，黄泉路近，医师们皆束手无策。

这天，圆灯法师在大雄宝殿对着佛祖祈祷之后，吩咐医师尽一切力量保住三天不出事。然后脱去袈裟，换上短衣，带着一把钢刀，几斤干粮，背一个竹篓，只身进了天目山。第三天傍晚，圆灯回来了，竹篓里关一条极毒的七步小青蛇，篓盖上绑一簇各色草药。圆灯把草药剁碎，又榨出浆来，然后从竹篓里拖出那条七步蛇，一手掐腰，一手掐头，那蛇痛得张开口，毒液顺着舌头流进药浆。他亲手撬开张文祥紧闭的牙关，将药浆灌下去。到后半夜，烧渐退了。第二天上午又灌一剂，两个时辰后脉搏正常，临黑时张文祥已能自己开口吃药了。这一夜他呼呼酣睡，到了天亮时，便能起身吃饭了。当张文祥得知圆灯冒着生命危险闯进深山，为他捉七步蛇时，这个刚倔寡情的硬汉子第一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他跪在圆灯面前，请求收他为佛门弟子。圆灯双手扶起，说：“佛法广大，无所不在，其宗旨乃除恶为善，与世人造福。至于削发不削发，穿袈裟不穿袈裟，实无大区别。你若有心跟着我除恶为善的话，可否听得进我一番劝告。”

“我这条小命全是法师给的，今生今世，法师说什么，我都听从。”

于是圆灯把张文祥带进方丈室，将天地会反清复明及他自己所悟出的驱逐洋人、保卫中华的各种道理，给张文祥讲了一通。张文祥这时才将自己参加过捻子、太平军和湘军的复杂经历全部倒了出来，并说自己在湘军中是哥老会的二大爷。圆灯说：“湘军虽然可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哥老会与天地会是一家人，你我早就是兄弟了，我对你完全相信。你吃惯了酒肉，也飘荡成性，受不了佛门清规的禁约，你也不必受戒。我的胞弟组织了一些人在浙江沿海劫富济贫，并接济法华寺，你今后就为我办一件事：每月去一趟海边，与我的胞弟接头，带一些金银回来。”

张文祥久静思动，正想外出闯荡，听了这话，欢天喜地。从那以后，便为圆灯和其胞弟当起联络员来。张文祥讲义气，重然诺，胆识大武功好，几次往来后，受到了圆灯兄弟的格外器重。圆灯又为张文祥在附近觅了一房妻室。第二年，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漂泊半生的张文祥，而今有了延续香火的亲生骨肉，真个是对圆灯感恩不尽，发誓要以身相报。

几年后，张文祥在一次从海边回天目山的路上，偶尔遇见了开小押店的申名标。故人相见，分外亲切。谈起分别后的情景，申名标连连叹气，张文祥却喜满眉梢。申名标听说圆灯出家前也是天地会的头人，便决定关闭小押店，与张文祥一起去投奔圆灯法师，张文祥自然同意。在法师面前，张文祥将申名标的武艺大大称赞了一番。圆灯见申曾是关天培手下的把总，曾国藩手下的营官，毫不犹豫地接纳了。申名标表示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僧人，圆灯也立即同意，亲自给他剃发，取了个法名叫悟非。申名标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圆灯见他阅历丰富，本事高，不久又提拔他做监院，地位仅次于方丈，在法华寺里坐了第二把交椅。有一天，张文祥偶尔在申名标的禅房里发现了那尊紫金罗汉，心里很不痛快，想想自己不缺钱用，何必为此事再伤感情，遂不作声，心里却开始鄙薄申名标的为人。这一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在宁波、台州沿海大破走私海盗，圆灯的胞弟也被马新贻所获，处以极刑。消息传到法华寺，圆灯悲痛欲绝，张文祥也怒火万丈，法华寺为圆灯之弟的亡灵念了七天七夜的超度经。张文祥在佛祖面前立下海誓：今生不杀马新贻，为圆灯兄弟报仇，则不为世上一男子！

张文祥从此在法华寺里苦练功夫。白天他用短刀戳牛皮，夜晚他飞刀断香火，为的是今后无论远近无论冬夏，只要遇到马新贻，便叫他不能从刀下躲过。整整练了两年，他练就了一刀贯五张牛皮的力气和三十步内灭香头的绝技。他要下山办大事了。

临走前一夜，他搂着三岁的儿子亲了又亲，妻子觉得奇怪。他终于忍不住了，把下山的目的告诉妻子。听说要谋杀总督大人，妻子惊呆了，哭着求他看在儿子份上，不要这样。张文祥安慰说：“我受法师大恩，不容不报，刺杀之后，我会有办法脱身的，你不要替我担心。”

妻子仍痛哭不已：“总督身边有许多卫兵，你如何脱身得了？”

“我会远远地掷刀。”

张文祥说完，要妻子点燃一支香，插到三十步远的一棵树上。他把腰刀平放在右手掌上，对着它吹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然后运足气力，身子微微向前，右手在前胸打了一个圆圈，口里叫一声“去”，只见一道白光从手掌里飞出，一眨眼工夫，树上发出“喳”一声响，香头不见了，腰刀直挺挺地插在树干上。妻子只得含泪为他收拾行装。

次日清早，圆灯交给他两把用毒药淬过的精制钢腰刀，此刀见血封喉，立死无救。圆灯双手在胸前合十，庄严地说：“施主仗义勇为，侠胆豪肠，今之荆轲、聂政也。贫僧代表苦海苍生，且也为我自己，敬施主一杯酒，愿菩萨保佑你大功告就。”

说罢，从身旁小沙弥的手里端过一杯酒来。张文祥双手接过，激动地说：“法师放心，不达目的，我张文祥再不回天目山见老婆孩子！”

圆灯和申名标把张文祥送到半山腰。张文祥托付申名标照看妻儿。申名标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我是兵火中的兄弟，生死之交，不用托付，你家里的事我都包了！”

张文祥离开天目山，一口气奔到江宁，在两江总督衙门附近寻了一个小旅店安下身来，天天密切注视着衙门里的动静。马新贻通常不出衙门，偶尔一出，也坐在大轿里，前后左右有上百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保护。张文祥一住三个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一日马新贻出门了，照例是坐在绿呢大轿里，警卫森严，张文祥腰插短刀，远远地跟随着轿队。

因为原先的两江总督衙门还在修建之中，马新贻将督署暂设在江宁知府衙门内。轿队出了府东大街后，进了卢妃巷，再穿过堂子巷，就开始过一座座石板桥了：先是虹桥，再是莲花桥、莲花第五桥，接着是严家桥、红板桥，踏过石桥、两仓桥后，进了鼓楼大街。过了鼓楼，绿呢大轿在紫竹林中一座高耸着铁十字架的教堂门前停下来。轿门掀开，白白胖胖、仪表非俗的马新贻迈进了教堂大门。原来，这是对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的回拜。几天前，郎怀仁拜会了马新贻。那时天津教案已经爆发，江宁城里人心浮动，砸天主教堂的呼声不断。郎怀仁心里恐慌。拜会马新贻后的第二天，紫竹林便新增了三百名清兵。江宁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盖有“钦差大臣办理江南通商事务两江总督马”大印的告示，告示上赫然写着：“天主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凡传教之士，本督厚待保护，中国习教之人听其自便，本督亦不干涉。民教相处，务须和睦，彼此恭敬。若有不法之徒胆敢效法天津莠民，聚众滋事，焚堂毁教，则国法森然，断难曲贷。士民人等，共各凛遵。特示。”百姓们看了告示后，都骂马新贻偏袒洋人，没有良心。马新贻不在乎，为了讨好郎怀仁，他今天又来回拜。

张文祥跟着轿队也来到了紫竹林，混在围观的人群中。教堂大门口布满了卫兵，他无法靠近。张文祥把四周环境细细打量了一番，见离教堂大门口约一百步远的地方，另有一片小小的竹丛，那里长着十几根大楠竹，叶片繁密，竹干很粗，似可隐藏。遗憾的是距大门远了点，倘若在五六十步之内，腰刀飞去，插入胸脯不成问题，百步之外则无绝对把握。他犹豫了很久，还是走进了竹丛。看看比比，仍觉不理想，正要走出竹丛时，教堂大门开了。头戴黑帽，身穿黑长袍，颈脖子上挂一个白色十字架的江南主教郎怀仁，满脸笑容地陪着马新贻走了出来。不凑巧，郎怀仁所处的位置正好在竹丛这一边，这个高大

魁梧的洋人将马新贻给保护了。张文祥的右手一直摸着藏在内褂口袋里的腰刀，却不能把它抽出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眨也不眨地企图抓住瞬间良机。

机会到了！在临近轿门时，郎怀仁站着不动了。马新贻走前两步，在轿帘前站住，又转过脸向郎怀仁抱拳。张文祥猛地摸出腰刀，扬起右手，就要将刀投过去。忽然，他的手臂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张文祥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转过脸去，只见身后站着一个三十余岁的文弱书生。那人微笑着对他说：“大哥，你太莽撞了，相距这样远，你有把握吗？”

张文祥恼怒地说：“不要你管！”

说罢又要举刀，谁知这时马新贻已踏进轿门。“晚了！”张文祥脱口而出。

“大哥，我请你喝两杯如何？”那人越发笑得亲切了。

张文祥见他无恶意，便随他走出竹丛。二人进了一家偏僻的酒店里，选了一个单间坐下。那人吩咐酒保摆上几盘大鱼大肉，又要了一斤古泉大曲，对酒保说：“酒菜都够了，不叫你，不要进来打扰。”

酒保答应一声出去了。

“大哥，你为何要谋刺马制台？”那人压低声音问。

“你如何知我要杀马制台，我是要杀洋人。”张文祥面不改色地说。当时人们都恨洋人，尤其恨传教的洋人。敢杀洋人的人被视为英雄。

“真人面前不要说假话。”那人冷笑一声，“若杀洋人，洋人一直站在那里，为何说‘晚了’？”

张文祥想起自己是说了这两个字，不作声了。

“大哥，我和你一样的心思，要干掉他！”那人将酒杯往桌上一

磕。

“你叫什么名字？”张文祥十分惊疑。“干什么的，你为何要干掉他？”

那人提壶给张文祥斟上酒，也将自己的杯子倒满：“大哥，干了这杯，我告诉你。”

两个酒杯相碰，各人一饮而尽。

“我姓乔，排行老三，你就叫我乔三吧！”乔三靠在墙壁上，款款地说，“刚才送马新贻出来的那个法国主教郎怀仁，他跟马新贻的关系非同一般。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往事吗？”

张文祥摇摇头。

“咸丰四年，马新贻奉命带兵到上海打小刀会，战争中受了伤，被送到法国人办的董家渡医院，郎怀仁当时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马新贻伤好后，在郎怀仁的引诱下受洗礼入了天主教。从那以后，法国人就时常在咸丰爷面前，以后又在两宫太后面前竭力吹捧马新贻，说他精明能干，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人才。就这样，马新贻步步高升，以一庸才居然接替曾中堂坐镇两江，朝廷中以醇王为首的亲贵大臣甚为不满，怎奈马新贻深得太后和恭王的信任，奈何他不得。马新贻感激洋人的帮忙，遂一心投靠洋人。去年安庆发生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跑到江宁，提出赔偿损失、在城内划地为教会建堂、惩办激于义愤而砸教堂的百姓，马新贻一一照办，还出告示威胁百姓，魁将军、梅藩台都颇不以为然。前些日子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诛洋人，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马新贻这个卖国贼居然上书太后，要求严惩义民，向洋人赔礼道歉。他的这副奴才嘴脸，使醇王、魁将军、梅藩台等恨得咬牙，醇王给魁将军的信上说，必欲杀马而后快。”

“你到底是什么人？”张文祥听了半天，仍未见此入暴露身份，不耐烦了。“你是京师醇王派来的人？”

乔三摇摇头。

“你是魁将军派的人？”

乔三又摇摇头。

“那你是梅藩台的人？”

乔三摇摇头，笑着说：“大哥不必问我是什么人，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要杀马就行了。”

“你弄错了，我不杀马。”张文祥见他不露身份，心中甚是怀疑，冷冷地说。

“哈哈！”那人大笑起来，说，“大哥，你听说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

“你说什么？”张文祥大惊。

“大哥，两个月来，你天天在总督衙门四周转来转去，你瞒得过别人，还能瞒得过我吗？你如果真的要杀马，我会帮助你，而且我也会感谢你。”

“好吧，我对你实说吧，我是要杀马，为朋友报仇，并在佛祖面前许了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如何帮助，又如何感谢？”张文祥瞪起眼睛望着乔三，那眼神是冷漠而怀疑的。

“大哥，我告诉你，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马新贻会在校场检阅武职月课。”

“真的？”张文祥大喜。“这是个好机会。”

“校场上武弁数百，刀枪如林，且围观的百姓都只能在栅栏外，你如何下手？”

是的，校场重地，岂容刺客逞能？张文祥的心凉了。

“不过不要紧，大哥。”乔三见张文祥的脸阴下来，遂笑道，“校场

箭道通督署后门，马新贻通常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入署，你可以在箭道上行事。”

“我如何能靠近箭道呢？”张文祥为难起来，“且马新贻在路上走，也不一定能保证腰刀飞中要害。”

“大哥，这正是小弟能帮忙之处。”乔三得意地说，“到时我会叫你顺着人群进入校场，到时我也会法子叫马新贻停下来。”

“好，若这样，我可以面对面地扎死他！”张文祥狠狠地说。又问，“你拿什么来感谢我呢？”

“我送你三千两银子。”乔三扬起右手，伸手三个指头。

“一旦行刺，我即被抓，要三千两银子何用。”张文祥摇了摇头。

“大哥，你难道就没有父母妻儿？”

一句话说得张文祥猛醒：是的，自己若是死了，妻儿怎么办？离家时，并没有留下几两银子，她们母子今后如何安身立命！

“行啦，麻烦你先将银子送给我的妻子，并顺便将我常用的两根绑带捎来。”

“嫂子住在何处？”

“浙江东天目山法华寺。”

八天后，乔三回来了。他将两根黑丝带递给张文祥，并告诉他一件意外的事：申名标毒死了圆灯法师，当上了法华寺的住持，妻子要他回去杀申名标，为圆灯法师报仇。张文祥悲愤已极，恨不能立即宰掉狼心狗肺的申名标，但想到后天便是七月二十五日，这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错过；且已收下了乔三的银子，也不能失信，于是只好忍下。

“兄弟。”张文祥对乔三说，“圆灯法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害死他的人，我是不会容忍的。我这次杀掉马新贻，料定不能脱身，我死之

后，求你办一件事。”

“什么事？”

“代我杀掉申名标。”

乔三犹豫了一下，说：“你放心吧，我会去办。”

“你如不办，我的鬼魂不会放过你的！”张文祥死劲瞪了乔三一眼。

“你讲的这些都是实话？”待张文祥讲完后，曾国藩的两道眉毛已拧得紧紧的了。

“我张文祥是条硬汉子，生平从来不说假话，信不信由你。”张文祥并不分辩。

“你说你曾在鲍超部下当过哨长，你知道我是谁吗？”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习惯地捋起长须。

“认识。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认出来了。你是曾大人，不过从前精神多了，完全不是现在这副衰老的样子。”张文祥答。他已抱定必死之心，不想讨好曾国藩，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

“以前魁将军、张漕台问你时，你为何不说呢？”

“我不愿意言及圆灯法师，免得法华寺的僧众受牵累。”

“那你为何又对我说呢？”曾国藩将双眼眯成一条缝，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审问。

“因为我和你有约在先。”对曾国藩这种态度，张文祥甚是鄙夷。他轻蔑地说，“我谅你也不会说出去，更不敢上奏皇上。”

“为什么？”曾国藩充满恨意地问。

“因为我曾经是湘军的小头目，湘军小头目谋刺总督大人，你这

个湘军统帅脸上有光吗？”

曾国藩颓然了，他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张文祥离开这里。

张文祥的这个招供，曾国藩不听还罢了，听后弄得惶惑不安，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了。幕僚们汇报江宁城里的传闻时，他对一个现象很是怀疑：为什么关于这桩案子的说法如此多而离奇呢？街头巷尾议论之外，茶楼酒肆居然还编起了曲文演唱。张文祥的招供可以为解释此疑提供答案，即背后有强有力的人物与马有大仇，制造各种流言飞语损坏他的名声，而且还要借此去掩盖张文祥刺马的真正意图。

这人物是谁呢？抓起乔三当然可以审讯清楚，但乔三往哪里去抓？这是一个极精明老练的家伙，他与张文祥的交往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张文祥至今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乔者，假也。没有读过书的张文祥不懂，曾国藩一听便知道。张文祥被他骗了，但又未骗。教堂门口的制止是对的；提供情报是准确的；关键时刻栅栏挤倒，正好让张文祥混进校场，王成镇的乞贷，目的在于让马停步，这些也可能是他暗中安排的；三千两银子也的确送到了张妻的手里。乔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也是一个要杀马的人，这点无可怀疑。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呢？他在衙门外盯张文祥的梢，又在教堂门口观看马，又与张在小酒馆里喝酒，这一系列举动证明他身份不高。身份不高的人不可能在江宁掀起满城风雨。这样看来，乔三背后有人，他也是在为别人卖命。这个人出手很阔，势力很大，他是谁呢？是京师里的醇王？还是江宁城里的魁玉？他们恨他投靠洋人，欲杀之而泄愤？曾国藩知道醇郡王奕**譔**最恨洋人。这几年来，在民教冲突中，他是清议派的靠山，俨然成了百姓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他痛恨保护洋人洋教的马新贻，又无权罢黜，便不惜以重金通过魁玉派人刺杀马，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推测，并无依据，即使有依据，他曾国藩敢在奏章中触及皇上的亲叔、西太后的妹婿吗？当年曾国藩血气方刚、手握重兵，尚且不敢与皇家较量，何况今日！

曾国藩转念又想，也可能整个招供，都是张文祥为自己脸上贴金而胡编乱造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既在捻军、长毛里混过，又在

湘军里混过的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他为自己的私仇，或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受人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而马却是一个无辜的以身殉职的官员。曾国藩想起自己为官几十年，尤其是办湘军、为地方官以来，与他构成怨仇的人何止千百，其中也不乏拼却一死、与之同亡的大仇人。将心比心，能不可怜马新贻吗？更使曾国藩不安的是，这个可恨的张文祥，居然曾充当过湘军的哨长。这件事传扬出去，岂不给湘军脸上大大抹黑！湘军中有恶棍歹徒，有痞子盗寇，有杀人越货之辈，有奸淫掳掠之人，这都不要紧。这些人，当兵吃粮的军营里，何处没有？绿营里有的是，八旗兵里有的是。曾国藩不怕。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谋刺总督案，是一个曾在湘军中当过哨长的人所为。这事传进太后、皇上之耳，播在万人之口，今后写在史册上，留在案卷里，却是一件给前湘军统帅大大丢脸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他声名大减，再加上这么一下，他以后尚有多少功绩留给后人？这桩疑云四起、扑朔迷离的刺马大案，又一次将曾国藩推到身心俱瘁的苦难漩涡中。

一个半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姗姗来到江宁。这个奉旨查办马案的钦差大臣，从京师出发，居然走了四个月！从北京到江宁只有二千四百里驿程，也就是说，他每天只走二十里！下关码头接官厅里，郑敦谨一落座，便连连对曾国藩说：“卑职年老体弱，一路上水土不服，遭了三场大病，因而来迟了，尚望老中堂海谅。”

“大司寇辛苦了！现在身体复原了吗？”曾国藩见眼前这位高大健壮、气色好得很的同乡星使，公然在他面前扯着大谎，心里一阵好笑。其实，曾国藩不仅对他可以原谅，而且希望他不来更好。

“这两天略微好点了，但还是头昏眼花，浑身无力。”郑敦谨懒洋洋地说，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进城后好好休息两天，要不要再唤个好医生号号脉？”

“多谢老中堂！卑职于医道略懂一点，医生不必叫了，我休息几天就行了。老中堂和魁将军、张漕台这几个月辛苦了。在路上我看到京报上登的老中堂的奏章，说刺客拒不招供，估计是个报仇的漏网发

逆。老中堂分析得对极了。我看完全就是这回事。马穀山杀长毛何止千百，定然与他们结下了大仇。张文祥这个王八蛋舍掉自己的命，拖马穀山一道上黄泉。你们看呢？”郑敦谨转过脸，对前来迎接的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等人打了两下哈哈，“我看你们各位呀，今后都得小心点，当官的谁没有几个仇人呀！”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张之万说：“我于审案一事无经验，还要靠刑部大老爷您来定案。”

“哪里，哪里！”郑敦谨忙摆手。“老中堂二十多年前就当过刑部侍郎，这世上哪个人的花招，能瞒得过老中堂的法眼？这个案子要我定什么案，老中堂奏章中的分析就是定案。”

郑敦谨的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大为放心。这分明意味着，他不会再认真地审讯张文祥，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且一路走了四个月，既不是生病，也大概不是因游山玩水而疏懒渎职，说不定这个精明的刑部尚书早已窥视了某些内幕。曾国藩又想起陛见时太后对此事的冷淡，莫非杀掉马新贻正是出自醇王的意思而得到了太后的默许？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太后秉政十年了，治国的大本领寥寥，整人的手腕却异常的高明阴毒，她是完全可以做得出蜜糖里下砒霜的事来的。

第二天一早，张之万便来告辞，如同跳出火坑似的匆匆离江宁回清江浦。自此以后，魁玉、梅启照等人也都不再过问此事了。郑敦谨传见一次张文祥，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后，便到栖霞山去休养，一住半个月过去了，毫无返回江宁的意思。看来，他们都不想染指此事，最后如何结案，都指望着曾国藩一人拿出主意。曾国藩和赵烈文等人细细商量着，如何写一份能够使人相信的结案材料，既能够向太后、皇上作交代，又能顾及马新贻，也就是说顾及整个官场的体面，且不能丝毫牵涉到湘军，同时又可以自圆其说，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正在冥思苦想之际，却不料马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六 马案又起迷雾

这一天，总督衙门接到一封无头稟帖。稟帖上说，前两江总督马新贻，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候补道丁蕙蘅派人所杀。事情是这样的——

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花花公子，读书不长进，成天吃喝嫖赌，二十岁了，还没考中秀才。丁日昌急了，给他捐了个生员，指望他能考中举人。考了三次，文章做得狗屁不通，他自己也不想考了。丁日昌九十岁的老母亲疼爱孙子，便对儿子说：“你当了巡抚，荣华富贵，就不替儿子着想？我丁家做官就做到你这一代为止了？”

马新贻一案牵涉到丁日昌的儿子，此事可参见时任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的奏折。王在奏折中说：“窃臣在陕西所得之传闻者，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其子未知曾否到案。仍时往来该抚任所。臣所闻之言止此。闻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闻者亦非一人之言。其言时皆相顾叹息，及向根询，则皆畏累不敢尽言。”“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大小官员甚多，此事不疑他人，而独指该抚之子，难保尽出无因。”“臣愚拟请谕旨，将丁日昌之子原犯案件统交会审大臣，破除情面，秉公查办。”

丁日昌是个孝子，又是个慈父，也是个敛财有方的贪官，他有的是贪污来的大量银子，于是又给儿子捐了个监生。因为当时的规定，捐纳者必须具有监生的资格。接着，他又兑上二万两银子，给儿子买了一个候补道。一般人要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当了几年翰苑编修，遇到格外天恩，放出到地方任个知府，再要小心翼翼，加上不断向上司讨好献殷勤，才能指望升个道员。这丁蕙蘅诗书不通，世事不懂，凭着老子来路不清白的银子，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一个候补道的官职，只待哪处道员出缺，他便走马上任，戴起正四品青金石顶戴，穿起八蟒五爪雪雁补子袍服来，升堂理事，颐指气使了。



丁日昌

丁蕙蘅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当个正式中级官员，却仍不知修性养德，他嫌住苏州在父亲管束下不方便，便带着妻妾和几个家人在江宁城南秦淮河边金谷塘买了一栋宽敞的带花园的楼房住下来，每天除在家里与妻妾调笑、打牌赌博外，便在酒楼歌场听曲饮酒，在花街柳巷寻欢作乐。

这一天，他来到秦淮河边，踱进了重建不久的媚香楼。这媚香楼是晚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住所，清兵打金陵时毁于兵火，后又恢复。咸丰二年底，太平军进入小天堂，媚香楼再次被烧。同治三年，赵烈文奉曾国藩命整修秦淮河，媚香楼便又应运重建。眼下的媚香楼，比咸丰二年前的旧楼还要华丽数倍，几乎赶上了李香君时代的水平——

艳领群芳之首。

丁公子一登楼，鸨母便安排他平日最喜欢的姑娘香玉来陪伴。香玉弹着曲子，陪着丁蕙蘅吃着花酒。正在惬意之时，丁蕙蘅一眼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丽人依偎着一个翩翩少年，从他身边走过去，一股浓烈的香味直呛他的鼻子。丁蕙蘅魂销魄散，忙喊鸨母过来，指着背影问：“那姑娘是谁？”

“新来的香碧。”鸨母谄笑道，“丁公子喜欢她？”

“嗯。”丁蕙蘅还在贪婪地呼吸香碧留下的余香，痴痴地望着衣裙摆动的倩影。“你去叫她过来，陪陪我丁大爷吧！”

“丁公子。”鸨母亲自给丁蕙蘅斟了一杯酒，满脸堆笑地说，“你喜欢她，那还不好说吗！以后叫她来陪你，只是这几天不行。”

“为什么？”丁公子恼怒起来。

“丁公子。”鸨母紧挨着丁蕙蘅的身边坐下来，媚态十足地说，“你莫生气，这五天里香碧被一个扬州来的富商公子包了，五天后他一走，香碧就是你的人。”

“不行，你要大爷等五天，大爷会要等死的。”丁蕙蘅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就将香碧搂入怀中。“什么富商公子，叫他识相点，早点让出来，否则丁大爷不客气！”

鸨母奈何不了丁蕙蘅，只得跟那巨商之子商量。那年轻人也是财大气粗、血气方刚，正跟香碧热乎得一刻都不能离，准备以巨资赎身长期相聚，岂肯让出！便气呼呼地冲出房门，指着丁蕙蘅的脸骂他无理取闹。这下可惹怒了这个衙内。他一挥手，几个恶奴一拥而上，乱拳打了起来。那富商之子酒色过度淘虚了身体，受不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丁蕙蘅知道闯下祸了，塞给鸨母二百两银子，要她收殓送回扬州，自己拍拍屁股，偷偷地溜出了江宁。

那扬州富商也只这一个宝贝儿子，虽知死于巡抚公子之手，仗着

有钱，他也不肯罢休，一面状告两江总督衙门，一面又暗中送给马新贻五千两银子。马新贻拿着此事为难了：不理嘛，人命关天，富商交接又甚广，江宁不受，他可以上告都察院、大理寺，最后还得追查自己的责任，且五千两银子也得不到；受理嘛，事关丁日昌，这情面如何打得开呢？想来想去，还是受理了。

马新贻叫丁日昌到江宁来，与他商量此事如何办。丁日昌对儿子的作为十分恼恨，他到底要顾及巡抚的体面，不能不做些姿态。最后两人商定：那天打死人的几个家丁各打一百板，选一个充军，赔偿银子一万两，革去丁蕙衡的候补道之职。扬州富商勉强同意，一场人命案就这样了结了。事平之后，丁蕙衡回到苏州，丁日昌气得将他狠狠地打了一顿，锁在府里，不准外出。丁日昌奉旨到天津办案后，丁老太太见孙子可怜，便放他出来。丁蕙衡把一腔仇恨都集中到马新贻身上，于是用重金蓄死士杀马报仇，张文祥就是用三千两银子买下的刺客。

这是马案中又生发出的一团迷雾。曾国藩拿着这张无名稟帖，心头再添一层烦恼。说所告毫无根据吗？丁蕙衡的家丁在妓院闹事打死人，丁蕙衡也因此丢了候补道，这是事实。丁日昌也并不隐瞒此事，还专折上奏太后、皇上，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请求处分。说张文祥是丁蕙衡买通的刺客，证据何在？且张文祥的招供中无丝毫涉及此事。丁日昌深受太后器重，在天津办案时对自己支持甚力，这样一桩谋刺总督的大案，没有铁证，怎能轻易牵连到他的头上！

曾国藩不置可否，将无头稟帖依旧封好，派人送到栖霞山，请郑敦谨处理。第二天，稟帖又回到曾国藩手中，郑敦谨批道：“此事须慎而又慎，请老中堂定夺。”

“这个滑头！”曾国藩苦笑着在心里说。尽管郑敦谨将担子又推了回来，但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不希望此案涉及丁日昌头上。这点与曾国藩的想法一致。

如何结束？曾国藩为此苦苦地思索着。特地从山东赶来的马新贻的弟弟马四，天天来督署纠缠，哭着要曾国藩查出主谋。大概是马四

在背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这段时期来《京报》接连刊出几封御史的奏折，声言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山东籍京官联名上疏，振振有词地说，既然刺客说过“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显然背后有主使，不查出主谋，无以告慰亡督在天之灵。更令朝廷担忧的是，洋人也在议论此事了。恭王奕訢来了密函，说洋人嘲笑中国政府无能，案子发生五个多月了，凶手也当场抓获，却迟迟定不了案，令人遗憾。奕訢敦促曾国藩早日了结马案，免得中外议论纷纷。

曾国藩很为难。有时他想，既然太后放了郑敦谨专程来宁处理此事，不如把千斤担子都推到他身上去。回过头一想又不妥。倘若郑敦谨认真过问此案，他也可能诱出张文祥的招供来，张文祥仍会说自己是湘军的哨长、哥老会的二大爷。湘军中有哥老会，哥老会情形复杂，这些内幕外人并不十分清楚。如果张文祥把这些内幕都掀出来，甚或再添油加醋，捏造些莫须有情节来讨好钦差大臣，保得自身的性命，那就坏了大事。湘军过去攻城略地、消灭长毛的功绩将会蒙上一层浓黑的阴影不说，连湘军唯一留下的人马——长江水师也可能被解散，自己也可能遭到意料不到的祸灾。不能把此案的终审推给郑敦谨，要在自己手里尽快结案。

“大人，彭大人、黄军门来访。”傍晚，当曾国藩兀自对着蜡烛枯坐时，亲兵进来禀告。

“请。”话音刚落，彭玉麟、黄翼升一先一后地迈进了门槛。

“涤丈，还在办理公务？”彭玉麟笑着问。

“没有，这一年多来，我夜晚是一点都不能治事了，只能呆坐着，真的是尸位素餐，问心有愧。”曾国藩边说边招呼他们坐下，亲兵献茶毕，退出。

“听说丁中丞送给您老一个水晶墨石，用里面的水点眼睛可使瞎眼复明，真此事吗？”黄翼升问。

“若真此事，我的右目不早就复明了？”曾国藩淡淡地笑着，

说：“不过丁中丞倒是一片好心，那石头里的水虽不能使瞎眼复明，但一滴到眼中便觉清凉舒服。说不定还是靠了这种水，不然左目现在可能也失明了。”

“我去请两个洋医生来看看如何？”彭玉麟说。

“算了。我的眼睛就是华佗再世也治不好了，让它去。瞎了也好，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眼不见心不烦。”曾国藩苦笑着说。彭、黄二人也苦笑着摇摇头。过一会，他问：“水师近来操练如何？当兵的不打仗，麻烦事更多，只有每日把操练安排紧凑，才可勉强把他们的心拴住。”

彭玉麟说：“长江水师违纪犯法的事，近两年来屡禁不绝，吸食鸦片成风，打架斗殴还算是小事一桩，炮船挟带私盐、鸦片时有发生，有的营十天半月难得操练一次。”

“那个强抢民女，打死发妻的副将抓起来了么？”曾国藩插话。

“早已抓起来了。”彭玉麟答，“这种事，若不是百姓拦舆告状，他长年驻黄石矶，一手遮天，我们哪里知道！”

“对这种人决不能手软讲情。雪琴疾恶如仇，果断强硬，我很赞同。有人说你是彭打铁，其实带兵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打铁的性格。昌歧，你在这方面软了点。”曾国藩望着黄翼升说，“欧阳平抢民女，这不是第一次了，有人向你告发过，你没有认真过问。”

“老中堂指教的是。”黄翼升诚恳地说，“我看欧阳打仗也还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他也没当一回事。若是上次说重点，他或许也不至于下毒手打死多年共患难的妻子。”

“是的呀，先是宽容，结果反而害了他。我们带兵的将领，就好比管子弟的父兄，只宜严，不能宽，这就是爱之以其道。”曾国藩说，又问：“欧阳平如何处置？”

“看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彭玉麟坚决地说。

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曾氏在给儿子纪泽的信上说：“丁雨帅以空青为治目神药，用重价在苏州购得一具，专丁取来，特以见治，厚意可感。视之黑石，大如鸡卵，摇之作水响。据云一石可医七八盲人，只要瞳仁尚在眼未封闭者均可复明，但须有良医曾经阅历者乃能取出点注。应否另配他药，渠拟再到苏州请医来治。”

据医书所载，空青石中的水确有明目之药效。如明代滕弘著《神农本草经会通》对“空青”有这样的注释：“生于铜外，铜精熏，则有空青。其腹中空……破之有浆，绝难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豆子。”“《本经》云空青盲耳聋，明目，利七窍。”

“我也同意，但他是副将，非比寻常武职人员，各项证据都要充分，还要他自己签字画押。”曾国藩说。稍停一会，他以沉重的心情感叹，“历史上任何一种军队，不怕他组建之初是如何的纪律森严，以后又是如何的武功辉煌，时间一久，必定滋生暮气，直到腐烂败坏。前代不说，本朝的八旗兵、绿营，当初都是英勇善战的军队，入关统一全国以及平定三藩叛乱，都是靠的他们，后来不行了，但他们的威风至少还维持过几十年。我在衡州练勇之初，曾希望湘军不蹈八旗兵和绿营的覆辙，谁知打下江宁后就不能再用了，不得已十成裁去八成，留下水师这支军队，我寄予很大希望，愿他们成为抵御外侮的柱石长城，不想他也不争气。”

彭玉麟、黄翼升一齐说：“是我们辜负厚望，没有把水师整顿好。”

“这是气数使然，不能怪你们。”曾国藩轻轻地缓慢地说着，心中似有满腹苦恼要倒出来，但终于没有吐出。“二位今夜来有何事？”

“涤丈，长江水师发现了哥老会。”

“水师也有哥老会！”曾国藩惊讶地打断彭玉麟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此事，最怕的也是此事。申名标当年哗变，险成大祸，就是有哥老会在暗中串通唆使。审讯中还得知哥老会组织严密，更令他又怒又惧，所以霆军查出来的一百多个哥老会成员全被处以斩首。总以为如此严厉的镇压，能收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岂料它竟在水师中复出。

“黄军门，你把详细情况对涤丈谈谈。”

“前些日子瓜洲总兵孙昌国在仪征巡视。一天傍晚，他微服到附近村镇散步，见一家小酒店坐着三个水师官兵，边喝酒边交头接耳，行为鬼祟。他于是也要了一杯酒，坐在一旁装着喝酒的样子仔细听。说的什么大半没听清楚，只听到说申名标被杀，张文祥眼看要劓，我们袍哥又要倒霉了。还说我们袍哥杀不尽斩不绝，到时我们劫法场。孙昌国一听，肯定他们是哥老会的，大怒，当时就派人将这三人抓了起来。一问，都是军官，一个千总，一个把总，一个外委把总。”

“他们要劫法场？”曾国藩惊问，“是要劫杀张文祥的法场？”

“审讯他们时，他们先不承认，后熬不过棍棒承认了，是劫张文祥的法场。不过，他们又说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的。”黄翼升答。

彭玉麟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它比欧阳平杀妻要严重得多，故特来禀报，请示如何处理。”

“这三个人呢？现关在哪里？”

“关在瓜洲总兵衙门。”黄翼升答。

“明天全部押到我这里来，我要亲自审讯！”

真是山火未熄，宅火又起，而这把火烧的又是他一生心血经营的宅院。

这不是一般的案子，决不能张扬出去，曾国藩决定采取单个隔离的方式审讯。

先押进来的是一个把总，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进门后低头站着，面孔冷漠，一声不吭。

“跪下！”一旁的戈什哈喝道，说着便是一脚扫去，那把总面朝地倒了下去，额头磕在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戈什哈跨前一步，将他衣后领猛地一提，那人被抓了起来，木头似的立着，面孔依旧漠然。戈什哈又猛地将他肩膀一压，他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刚才戈什

哈这一扫一抓一压的三个连贯动作，便是清末衙门通行的给犯人的见面礼。

“你叫什么名字？”曾国藩板起脸，声音暗哑，跟昔日声震屋瓦的洪亮嗓音相比，已判若两人。

“文兼武。”文把总瓮声瓮气地回答，像是不服气。

“你是哥老会的？”曾国藩单刀直入。

“不是。”回答很干脆。

“既不是哥老会的，为何自称袍哥？”曾国藩抓住要害逼问。

文兼武愣了一下，说“弟兄们都是这么互相称呼的，大家都以为这样亲切。”

“你认识申名标？”

“不认识。”

“认识张文祥？”

“也不认识。”

“那你为何要劫法场？”曾国藩心想：莫非孙昌国真的抓错了人？

“卑职喝多了酒，说话失了分寸。弟兄们都对张文祥佩服，说他是条好汉。既然是好汉，就会有别的好汉劫法场。《水浒传》里讲蔡九知府冤杀宋公明，便有梁山好汉来劫法场。”

“胡说八道！”曾国藩拍了一下案桌，“这张文祥是个死有余辜的罪犯，你们为何佩服他？”

文兼武并没有被这一声拍吓倒，他稍停一会，居然回答说：“弟兄们一佩服他的胆量。想那马制军乃一品大员，八面威风，张文祥敢在校场之中，万目之下公然行刺，这要多大的胆量才行！二佩服他一

人做事一人当，既不逃命，又不牵连别人。这样的好汉，当兵的谁不佩服？”

曾国藩为官三十年，为湘勇统帅十余年，一个小小的犯罪把总，竟然敢在他的面前面不改色，从容辩解，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也不由得暗中佩服文兼武的胆量。“怪不得他口口声声称赞张文祥，这小子看来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他心里想。

“带下去！”曾国藩对着门口高喊。一个戈什哈进来，将文兼武押了下去。

第二个押上来的是千总任高升。他刚一迈进门槛，便双膝跪地，痛哭流涕地高喊：“老中堂，你饶了我吧！我什么都说出来，只求你不杀头。”

“我不杀你，你说吧！”曾国藩鄙夷地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老中堂说话算数？”任高升抹去眼泪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本督一生从不说假话。”曾国藩扬起头，摆起大学士、总督大人的架势来。

“老中堂能给我写个字据吗？”任高升仰起脸，试探着问。

“这是一个老练油滑的兵痞！”曾国藩心想。他突然作色道：“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要本督给你立字据。你不招供，本督不勉强，给我拉出去！”

立刻就有一个戈什哈横眉冷眼地过来，抓起跪在地上的任高升就要往外拖。

“老中堂大人，卑职该死，卑职狗胆包天，求老中堂大人饶恕，卑职全都招供。”任高升死劲将头向砖块上磕去，磕得鲜血直流，高低不肯起身。

“好吧，你从实招来。”曾国藩挥手。戈什哈出去了，门被重新关

上。

任高升用前袖抹去满脸的血泪，带着哭腔说：“我们三人都参加了哥老会，我们那天喝多了酒，说的话都是放狗屁。说什么劫法场之类，都是让两杯酒给灌晕了头，互相吹牛皮逞好汉，其实都是假的。老中堂杀刺客，我们哪里敢去劫法场。”

“你这个千总管多少人？”

“管二百五十人。”

“有多少人参加了哥老会，你知道吗？”

任高升想了想，说：“有五六十个人。”

曾国藩吃了一惊，二百五十人中就有五六十个，四成占一成，这还了得！如果每个营都这样，二万水师中不就有五千哥老会！

“你们与申名标有什么联系？”

“我和申名标从前都是鲍提督手下庆字营的人，申名标当营官，我当哨官。霆军中有一部分人是从四川来的，哥老会在四川很盛行。这些四川人有的早加入了哥老会，后来申名标也参加了。他有本事，大家推他为大哥，他把我也拉进去了。后来闹饷，很多弟兄被杀，我和申名标等十几个弟兄逃了出来。我无处谋生，就改了个名字投了水师。申名标后来上了天目山，在法华寺削了发，以和尚的身份继续哥老会的活动。一年之中，也要打发人与我们联系两三次，还要我们动员弟兄们参加。前不久有个小兄弟偷偷对我说，申名标被人杀了，怀疑法华寺的哥老会破获了，但为何又只杀他一人，其他人都未动，弟兄们都很奇怪。”

“你认识张文祥吗？”曾国藩问。

“不认识。”任高升摇摇头。曾国藩疑惑了：这张文祥到底是不是哥老会的？若是，为何任高升不认识他；若不是，他说的申名标在庆

字营发展哥老会众一事，又与任说相同。曾国藩摇摇头，这里面的事情真太难思议了。

第三个押上来的是外委把总焦开积。曾国藩见此人长得有几分清秀斯文，像是读过书的样子。焦开积进门后，在曾国藩的面前跪下来，头低着，只是不说话。

“来人！”曾国藩喊。戈什哈应声而进。

“给他松绑。”

焦开积惊奇地抬起头来。戈什哈拿刀将他手上的粗麻绳割断。

“起来。”曾国藩语气和缓地命令，指了指面前的条凳，“坐那里去。”

焦开积愈加惊奇，忙说：“卑职有罪，卑职不敢。”

“坐下！”曾国藩的语气生硬起来，“坐下好好招供。”

焦开积只得遵命坐下。

“焦开积！”曾国藩以左目一线余光，再一次将这个外委把总细细打量一番。焦开积挺拔瘦劲的身材使他满意：是一个武官的料子！

“卑职在！”焦开积又站起。

“坐下吧！今年多大年纪了？娶妻了吗？”曾国藩问，犹如一个和气的长者在关怀着晚辈。

“回老中堂的话，卑职今年二十八岁，未曾娶妻。”焦开积坐在条凳上，音色洪亮地回答，他十分感激总督大人对他破格的以礼相待。进门之前，他知今番必死无疑，横竖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英雄，决不牵连别人。现在，他见曾国藩的态度完全不是他所设想的，他又改变了主意，不如干脆把心中的话，趁此机会，向这位前湘军统帅一吐为快，倘若能得到他的谅解，也是为弟兄们造一大福。

“听你的口音，像是湖南人。”曾国藩问，脸上有一丝浅浅的笑容。

“卑职是道州人。”

“你读过书吗？”

“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

“你既读过私塾，当知你们道州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曾国藩说，犹如塾师在考问学生。

“大人说的是濂溪先生吗？”焦开积对自己的回答没有十分把握。

“正是。”曾国藩高兴地说，“他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爱莲说》，你读过吗？”

“读过。”焦开积轻松地回答。

“《爱莲说》称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理解这两句话吗？”曾国藩盯着这个年轻的外委把总，右手又习惯地梳理起白多黑少的长须。

“我记得小时听先生讲过，这是莲花的可贵品格，它生在淤泥之中而身骨清白，不受污染。濂溪先生要世人都向莲花这种品格学习，卑职自小起也知自爱。”

“好，知道就好。”曾国藩放下抚须的手，头微微向前倾斜，问：“莲花出淤泥而不受污染，你身为堂堂长江水师的军官，身处清白之地，为何不自爱而要参加哥老会？本督见你略知诗书，是个人才，不忍心看着你自己毁了自己。你现在不要把本督看成上司，看成是在审判你的两江总督，你把本督看作是你的叔伯，你的发蒙塾师，把你为何要加入哥老会的想法都说出来，说得好，本督不治你的罪，还可免去你那些加入哥老会的袍哥们的罪，如何？”

焦开积听了这番话，心中感到温暖，对于坐在对面的这个大人

物，焦开积只在同治元年刚投水师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船上远远地见过。那时曾国藩驻节安庆，水师奉命东下打江宁，他亲自到南门码头为彭玉麟、杨岳斌送行。十八岁的焦开积当时不仅把曾国藩当成神灵，也把湘军水师看成是了不得的英雄军队。焦开积认真操练，奋勇打仗，头脑灵活，又识得字，很快便由普通勇丁升为什长、哨长，到了打下江宁时，他已是参将衔花翎即补游击，奉旨以游击不论推题、缺出先行补授。不久，湘军大批裁减，陆师裁去十之八九，多少记名提督、记名总兵以及提督衔、总兵衔、副将衔的人都裁撤回家当老百姓，湘军一片混乱。水师还算好，只裁去十之二三，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后来又被朝廷列为经制之师。水师定制一万二千人，实际人数近二万。官员有限，彭玉麟大衙借补小缺的主意恩准后，焦开积便以参将衔即补游击，授了个外委把总，虽然降了五级，还算是个幸运者，许多人都眼红他。

在水师日久，焦开积逐渐看出，随着战功的扩大，水师内部日渐腐败起来，军营里一切坏的习气，水师不仅全兼足备，而且大有发展。当官的欺压当兵的，强者凌辱弱者，比比皆是。当兵的最怕打仗输了同伴不救援，绿营此风甚烈。曾国藩建湘军之初，鉴于绿营这种恶习，曾以斩金松龄之首来力矫弊病。湘军初建的那几年，的确败不相救的情形较少。尤其是水师，在彭、杨率领下，更注意互相帮助。到了咸丰末年，湘军中这种好风气已所存不多了，见死不救，临阵各顾各则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哥老会在湘军中应运发展。刚开始时都是一些处于低下地位的勇丁参加，他们在营哨中拜把结兄弟，提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严格的会规。这种团结起来的力量维护了弱者的利益。尤其是在打仗时，凡是哥老会的人都结成一伙，胜则挽手向前，败则抵死相救。

在一次战斗中，焦开积驾着一条小舢板冲进太平军船队，结果被团团包围，眼看就要面临灭顶之灾。正在这时，他的一个朋友赶紧驾了一条舢板冲了进来，紧接着有十几条舢板也冲了进来，拼死拼命地把焦开积抢出。死里逃生，焦开积分外感激那个朋友。朋友告诉他，是哥老会的袍哥们帮的忙。从那以后，焦开积参加了哥老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他靠着袍哥们的帮助，几次逢凶化吉。哥老会的力量逐渐

强大，当官的也必须依靠哥老会才能站得住脚，不少将领也入了会。后来湘军陆师裁撤，不少袍哥在外流浪惯了，不愿回原籍，便以哥老会为组织，成团成伙地流落各地。在这种形势下，水师里的哥老会很快发展起来。大家说：“在江湖上混，朝廷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捏合起来。”

曾国藩听了焦开积这段陈述，心中甚是不快。哥老会在他亲手创建的湘军中活动如此猖獗，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焦开积，你刚才说也有不少军官加入了哥老会，你听说过最大的官职是多大？”

“老中堂，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一定准确，说出来您老莫见怪。”

“你说吧，不管是谁都不要紧。”

“我听说哥老会后来在吉字营中人数最多，萧孚泗、李臣典、朱南桂、熊登武等人都入过，只是瞒着九帅一人。”

曾国藩大吃一惊。萧孚泗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这怎么可能呢？见曾国藩满脸惊愕怀疑，焦开积索性把这个秘密全部揭露：“老中堂，你可能还不知道，萧军门现在虽家居湘乡，他手里仍控制着几千哥老会。袍哥们都说：国家多事，洋人强梁，皇上又年幼，老中堂又体弱，说不定不久天下又要大乱，那时还要我们哥老会出来收拾危局。”

“一派胡言乱语！”曾国藩骂道，不过声音微弱，显得有气无力。

焦开积被戈什哈带走了。曾国藩心里有一种大不祥的预感：这些星散各地的湘军旧部，很有可能会在某一天重新聚集在一起，昔日保护朝廷渡过难关的功臣，将翻脸成为反抗朝廷的叛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然，曾国藩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只能在他的死后出现，但即使是死后，他也决不能容忍。真的发生那种事，他的子孙都会被斩尽杀绝，他和他的父、祖的坟墓都会被挖

掘，尸体将会被鞭挞焚毁，一切称颂他的文字都得改写，他将永远遭后世唾骂，遗臭万年。而现在其人已众多，其势已蔓延，既无法劝告他们改邪归正，更不能公开镇压。“哎，这或许是气数使然！”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重复这一句他近来常想起的话。

他草草结束这场对哥老会劫法场大案的审讯，并吩咐彭玉麟、黄翼升不要给他们任何处置，今后在水师中也不要再提起哥老会的事。

通过这次审讯，曾国藩愈加看出张文祥这个神秘人物的背景非比一般，必须从速判决，否则随时都有不测之变发生。

钦差大臣郑敦谨也从栖霞山回到江宁城内。这个以精于岐黄著称的刑部尚书，历官三十余年，对世事人情的洞明毫不逊于他的医术。他从慈禧太后并不急着催他出京，窥视出朝廷对此事的微妙态度，又从沿途以及到江宁后所听到的各种传闻中，隐约察觉到此案的复杂棘手。提审张文祥后，他一眼就看出刺客是个少见的顽梗之徒，此种人极不易对付。因此，他借口病未痊愈，每天只在江宁藩司衙门读书写字，修身养性。关于马案的一切，他都以曾国藩的意见为意见，用极为恳切谦虚的态度，将处理这桩奇案的担子完全压在曾国藩一人的肩上，为应付日后的麻烦，狡猾地留下一条退路。

曾国藩对郑敦谨的用心洞若观火，但这对他有利。他开始构思结案的奏报。张文祥的供词无疑不能上奏，涉及到马新贻的言辞也须小心，至于勾通回部的传闻，更是牵涉到朝廷大计，丁蕙蘅谋杀一说，又与丁日昌搅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不能触及一字，否则将遗患无穷。如何措词呢？他亲拟的奏章成百上千，唯独这篇难以下手。

“大人，我和叔耘商量，决定把马制军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吴汝纶推门进来，后面跟着薛福成。

“你们有新发现？”曾国藩问，并招呼他们坐下。

“没有。”吴汝纶答。

“你们有什么法子可以查个水落石出？”

“我们两人想好了，决定微服私访。”薛福成说。案子的重大，案情的迷蒙，牵涉面的深广，吸引着这两个涉世不深又正直有事业心的热血青年。他们极为敬佩铁面无私的包公，想学习他的品格，模仿他的方式来侦破马案，不管此案涉及何人的头上，哪怕真的是醇郡王主谋也不在乎！

“微服私访？”曾国藩的嘴角边露出微微一笑。“你们打算从哪里访起？”

“大人，这个案子目前暴露的疑点很多，只要认真查，自有下手之处。”心直口快的吴汝纶立即接话，“张文祥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已说得很明白，他是受人指使的，而且此话已由魁将军上奏太后、皇上，又公之于《京报》，普天下都知道。倘若这背后的指使者不查出，如何向世人作交代？”

曾国藩沉吟不语。这几句话的确打中了要害，没有查出幕后指派人，能叫结案吗？

“卑职想，从现在所得到的线索来看，幕后的人不外乎这几个。”吴汝纶扳起指头数着，“浙江海盗龙启云，法华寺的和尚圆灯，丁中丞的公子丁蕙蘅。”

“还有，”薛福成补充，“京师的醇郡王！”

曾国藩微微一怔，随即在心里作出决定：必须制止他们的荒唐之举！

“不必你们再去微服私访，马制军这个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曾国藩严肃地指出。

“查清楚了？”吴汝纶惊奇地睁大眼睛。

“幕后指使者是谁？”薛福成忙问。

“指派张文祥谋刺马穀山的人，就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龙启

云！”

“真的是他！证据呢？”吴汝纶觉得奇怪，他以为张文祥多半是丁蕙蘅重金买通的死士。

“还要什么别的证据呢？证据就是张文祥自己的招供。”曾国藩显然被这个问题问得不悦，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公布，“张文祥乃漏网长毛，与马穀山既有前仇，又有新怨，复受海盗龙启云收买，遂以死行刺。案情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你们不必再节外生枝了。”

吴、薛二人扫兴退出。屋子里，曾国藩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刚才还迟疑不能落笔的奏报，被他们这么一逼，不就逼出来了么？他很快草拟了一份奏稿，派人送给郑敦谨过目。郑敦谨看完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当夜便送回来。第二天，这份奏章便以刑部尚书和两江总督会衔的名义拜发。

半个月后上谕下达，张文祥凌迟处死。临刑前，马新贻的弟弟马四买通刽子手，要他们在张文祥的身上割三百六十刀，才让他断气。杀张文祥的那一天，围观的百姓达数万之多，两个刽子手像剔鱼鳞似的从张文祥的全身取下一块块血淋淋的肉来，张文祥至死没有哼过一声。这真是个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硬汉子！围观的百姓无一不在心里为之惋惜，发出赞叹。刽子手行刑后，马四又操起一把牛耳尖刀，划开张文祥的胸膛，取出心脏来，在马新贻的灵前祭奠。

马四的这个举动引起曾国藩的深思：马家对张文祥有着深仇大恨，这幕后操纵者实际上并没有查出来，倘若今后遇到什么机会，马家对此案提出疑问，那又多出一些麻烦。再说，马新贻的先世也很可能是回民，目前陕甘新疆回民正在闹事，如果让他们抓住马案做借口要挟朝廷，于国家安定亦大不利，必须给马新贻身后以破格之荣，方可堵住西北回民之口。曾国藩想到这里，又给朝廷拟一奏稿，请赠马新贻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并请原籍菏泽及江宁、安庆、杭州、海塘等立功之地建专祠。郑敦谨照例同意，于是又会衔上报，朝廷一概照准。

有清一代空前绝后的谋刺总督案，就这样宣告了结。

第二十四章 东下巡视

一 水师守备栽在扬州媒婆的手里

刺杀马新贻一案办得完美无缺，朝廷甚是满意，上谕嘉奖：曾国藩、魁玉、郑敦谨、张之万、梅启照等人都交部优叙。郑敦谨打马回朝，江宁藩库又拿出二千两银子来作为程仪奉送，马家也来道乏，众人都很高兴，唯独曾国藩心里总觉不踏实。

曾国藩不再多过问两江庶务，不仅是因为他身体实在太衰弱，力不从心，更主要的是教案给他的刺激太深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津案以赔款杀同胞为结局，名义上是他的委曲求全，是他的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是朝廷，是整个中国的委曲求全，是为了求得暂时的安宁而不惜丢掉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汉唐强国大邦的形象已在世界各国面前荡然无存了。之所以弄到这般地步，就是因为国势颓弱。中国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做到不受委屈，平等相处，不只是靠道理的充足，关键在于国力的强盛。要徐图自强！曾国藩立誓以自己的余生致力于早在十年前便已开创的“师夷智以制夷”的事业。这既是中国走上强盛的必经之路，同时，他也要以自己的实在有效的行动，在国人面前证明他不是卖国者，而是目光远大、脚踏实地为国为民的实干家，使那些自诩爱国，其实不负责任，未有任何实际作为的清议派羞愧！

这些年来，除曾国藩外，朝廷大臣如奕訢、文祥，地方上的督抚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等人，都对“师夷制夷”之事感兴趣，相继办起了上海炸弹三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兰州机器局等军用工厂，费饷浩大，成效均不甚显著，引起了以奕訢、倭仁为代表的亲贵和元老重臣的反对，双方论争时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西太后倾向于自办洋务，故奕訢、文祥这一派略占上风。

李鸿章是在封疆大吏中倡导洋务最力者。他精力充沛，办事精明，与洋人关系密切。他在办洋务中成绩最显著。金陵制造局是他一手办起的，天津制造局是在他的倡导下办的，福州船政局遇到阻力时，他竭力为之说话。由安庆迁到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李鸿章任江督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亲手批准将厂址由狭窄的虹口迁到开阔的城南高昌庙镇。现在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为全国最大的军火轮船生产之地，不愧它的总局称号，的确起了总领天津、江宁、福州、兰州各局的作用。这些，都使该局的督办人容闳、杨国栋分外感激。曾国藩决定先到上海去视察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给他们以鼓励推动，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曾国藩带着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和得意门生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兴致很好地踏上了停泊在下关码头江面上的威靖号轮船，杨国栋、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人在船上恭迎。五十多岁的杨国栋精神旺盛。这些年来，他是容闳的得力助手，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徐寿、华蘅芳更是找到了一个足以施展本事的大舞台。他们与容闳合作得很是融洽，彼此都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都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一个使中国走上徐图自强的前无古人的伟业。

蒸汽轮船码头

“雪村，我这是第三次坐你造的船了，真是一次比一次舒服。”威靖号劈波斩浪，在清亮的江面上飞速前进，曾国藩坐在临窗铺着雪白洋布的小桌边，笑着对徐寿说。第一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荃攻下江宁后几天，曾国藩由安庆坐黄鹄号前去江宁。“黄鹄”二字由曾国藩亲自命名，他把它比作一只健翮凌空的黄鹄，这是中国人造的第一艘由蒸汽机发动的轮船。第二次在同治七年赴直隶前夕，容闳驾驶江南制造局造的恬吉号来到江宁，曾国藩坐着它从江宁到采石矶，又从采石矶返回江宁。一年来，江南局又陆续新造四艘轮船，曾国藩分别给它们命名为威靖、惠吉、操江、测海。

“我记得老中堂第一次坐黄鹄号时，热得中途换民船，故造恬吉号时，特别考虑到通风设施。第二次，老中堂坐恬吉号时说，不热了，也快了，就是颠簸太厉害。这次造威靖号、惠吉号时，又特别注意行驶的平稳。”徐寿高兴地回忆曾国藩三次坐船的感受，作为这几艘船的主要设计者，他实际上是在欣赏自己造船技术的一步步提高。

黎庶昌有意打趣说：“雪村兄，你忘记了，第二次老中堂是冬天坐恬吉号的，当然不热了！”

“哪里话！”徐寿一本正经地说，“老中堂九月十六日登上恬吉号，那天天气反常地热，大家都只穿一件单长衫，二公子给老中堂带了一件坎肩，老中堂都没穿，怎么变成冬天了。”

看着徐寿这副认真的神态，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薛福成说：“雪村记得好清楚呀！”

“怎么能不记得呢！”徐寿将眼镜取下来，用绒布擦着镜片，满怀感情地说，“人的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好日子？不怕大家见笑，我三个儿子的生日我一个都记不得，但由安庆到上海所造的六艘船，哪一艘哪天下水试航，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想国栋、壬叔、若汀他们的心情也跟我差不多。”

“我比你强些。”华蘅芳豪放地说，“我儿子的生日我也记得。”

吴汝纶调皮地说：“还有你太太的生日你也记得。”

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当然记得。”华蘅芳爽快地承认，“不过，你们都不知道，我太太跟我同月同日生。”

“难怪！”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威靖号上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船工摆上了满桌中西两式点心，又给每人冲了一杯咖啡。曾国藩不喝咖啡，船工给他另泡了一碗茶。船

上的客厅宽敞明亮，船行快速平稳，碗里的茶水时时变换着直线或曲线波纹，却没有一滴溅出碗外。远处，田舍村庄转瞬即逝；近处，张挂着巨大风帆的木船被远远地挤在两旁，头上包着青布的船老大们，望着滚滚扬起的江浪，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曾国藩猛然想起那年九江南门码头上，胡林翼被洋船气得吐血的惨景，心里又酸楚又欣慰。“润芝，假若你能活到今天就好了！”他在心里轻轻地说。

“雪村。”曾国藩对徐寿说，“你带着我们从头到尾看看吧！”

“好哇！”徐寿高兴地说，“只是甲板上风大，怕中堂大人受不了。”

“风大不要紧，加件衣服就行了。”曾国藩边说边走出船舱，大家都跟在他后面。

威靖号全身刷着白漆，在阳光的照耀和江水的映照下熠熠发光，威风十足，犹如一个银袍白马将军在奔驰向前。曾国藩披上一件杨国栋带来的暗红色哈拉呢洋装大衣，靠着一尊黝黑大炮，问杨国栋：“船上一共安了多少座炮？”

“共配火炮二十六尊。”杨国栋答，“船头安放了十尊，船尾安放了六尊，两边各安放了五尊，都是六十四磅的重炮。”

“操江、测海、惠吉的炮力是如何配备的？”曾国藩又问。

“那三艘要比威靖号小些，炮也配得少些。”杨国栋摸着傲视蓝天的炮身，如数家珍地汇报，“操江配了二十四尊，船头十尊，船尾六尊，两边各四尊。测海配了二十尊，船头八尊，船尾六尊，两边各三尊。惠吉配了二十二尊，船头比测海多了两尊，其他一样。”

曾国藩听完后起身，扶着船舷边的铁链，迈着大步向船尾走去，一直不说话，大家都默默地跟着，到了船尾，他抬头问徐寿：“雪村，威靖号大概有二十丈长吧！”

“哎呀，老中堂，你真是神人，猜得很准，威靖号的精确长度是

二十丈五尺。”徐寿兴奋地说。

“哪里是猜！”曾国藩微笑着说，“我是用脚步量出来的，我走六步为九尺，走了一百三十二步，估计在二十丈左右。”

大家听了很觉惊奇。华蘅芳问：“老中堂，你平时走路都这样吗？”

“我从道光二十三年跟着镜海先生读《朱子全书》以来，便为自己的行坐起居制定了一套规矩，二十多年里，只要不生病，都基本遵守了。”

众人都佩服不已。曾国藩又问身边的李善兰：“这艘船有多大的马力？”

“六百零五匹。”李善兰答。

“能载得起多重的货物？”

“二百万斤。”

“抵得上四五十条民船了。”曾国藩轻轻地说。

江风越来越大，大家都劝曾国藩进舱休息。曾国藩笑着对徐寿说：“我坐了你三次船，一次比一次好。这点我要表扬你们。不过，你三条船有一点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又使我不满意。”

“老中堂是说哪一点没有长进？”徐寿挺认真地问。

“你看，”曾国藩用脚点了点舱板。“黄鹄号也好，恬吉号也好，这个威靖号也好，都是用木板制的。打起仗来，木板到底挡不住铁炮弹，而洋人的炮舰全用铁板制成。明年这时候，假若我还在世的话，我再坐一次你们造的船，但要是铁壳船。你们造得出吗？”

“我们一定努力造出，不辜负老中堂的期望。”徐寿思考一下后坚定地说。

申正时分威靖号来到镇江城外。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孙昌国带着一批武官，早在江边恭候，对岸镇江知府丁田耕也早早地带着一班僚属在江边等着，都要请曾国藩一行到自己的衙门休息。曾国藩打发赵烈文坐小划子告诉丁田耕：“这次巡访，一为查看机器制造，一为检阅沿途军事部署，暂不惊动府县，请丁太守多多原谅。”于是，孙昌国高高兴兴地将威靖号上所有人员都请进了总兵衙门。

孙昌国和弟弟孙昌凯原是衡州城里的铁匠，与彭玉麟颇为相得。后彭玉麟办水师，孙昌国兄弟挑起洪炉入了水师，一直在后营中打造兵器。田家镇一役火烧横江铁锁，这对铁匠兄弟立了大功，双双得到提拔，以后步步迁升。到了打下江宁后，兄弟二人分别被保至记名提督、记名总兵。整顿水师时，孙昌国被实授瓜洲镇总兵，孙昌凯在岳州镇也当上了副将。孙昌国十分感激曾国藩、彭玉麟，难得有如此献殷勤的机会，当天的接风酒席办得极为隆重丰盛；又连夜下令，所辖的镇标四营，明早集合在江面上，接受曾国藩的检阅。

吃完饭后，孙昌国又请曾国藩到他的小客厅里喝茶，两人叙谈起衡州练军、打武昌、打田家镇的往事，都感慨不已。正说得兴起，一个亲兵走到孙昌国身边说：“大人，前几天那个人又来了，哭哭啼啼地求大人为他做主，请卜守备放人，让他夫妻团圆，还带了一班子人为他说话。”

“出去！这事以后再说，没看见我在陪中堂大人说话吗？”孙昌国沉下脸挥斥亲兵。

“这是怎么回事？说出来给我听听。”曾国藩却不放松。他心里想，这一定又是一起强占民女的案子。军容要检阅，军纪尤其要过问。没有严肃的军纪，哪来的军队战斗力？而长江水师这些年来，恰恰就是纪律松弛，平时一再叮嘱彭玉麟、黄翼升严加整饬，今天这事碰到头上，怎能不管？

“老中堂，吃梨子。”孙昌国递来一只亲手削的水汪汪的砀山梨。“事情是这样的。十天前，三营守备卜福元从扬州买了一个小妾。卜福元这人打仗勇敢，功劳立过不少。下江宁那年，皇上赏他副

将衔，重建水师时补了个守备。这人事事都好，就是一点不好：喜贪女色。平时积的几千两银子，女人身上花去了多半。老家宁乡有个原配，他嫌人长得丑，年纪又大了，在这里讨了一个妾。这倒罢了。去年，他又看上一个比他小二十岁的女子，死缠活赖着那女子不放。那女子的父母贪财，硬是以五百两银子把女儿卖给他了。这女子原来是有主的，她过门后，总牵念未成亲的夫婿，吵吵闹闹折腾半年后跳河自杀了。卜福元人财两空。这次又买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妾，说是只用了三百两银子。卜福元占了便宜，心里得意。谁知还不满半个月，就有十来个人跑到三营驻地，向参将牛虎告状，说卜福元拐骗人妻，内中一个出来证明，那女子原是他的妻子。牛虎把卜福元带到我这里，我训了他一顿。卜福元一再申明他是花三百两银子买来的，一文钱都不短欠，绝不是拐骗的，还说可以到扬州去找到那个媒婆。我说，好吧，快去把媒婆找来。今天他来赴宴，我忘记问他了，不料这伙人又来吵了。这个卜福元真是多事。”

“你打发人去把卜福元叫来。”曾国藩说。

一会儿，四十余岁、矮矮胖胖的守备卜福元进来了。他对曾国藩、孙昌国鞠了一躬，问：“老中堂和孙军门叫卑职来有何吩咐？”

“卜胖子。”孙昌国一脸不高兴。“那一伙子人又来了，你晓得不？”

“又来了？”卜福元脸上流露出一丝惊慌，“卑职不知道。”

“我问你，你昨天去扬州找到那个媒婆没有？”孙昌国板着脸问。

“没有。”卜福元的回答很轻，满脸沮丧。

“我说卜胖子呀！”孙昌国站起来，走到卜福元身边，拍拍他的肩膀，两眼笑成一条缝。“你我都是多年的老兄弟了，曾中堂也不是外人，你说实话，那个小女人是如何拐骗来的？说清楚了，还给她丈夫，我也不责怪你，想必曾中堂也会原谅。”

曾国藩听了很不好受：这孙昌国就是这样带兵管部下的？难怪这

几年朝野上下对长江水师啧有烦言。他绷紧脸严肃地问：“卜福元，你要在本督面前讲清楚，倘若扯谎，军法不容！”

“曾中堂，孙军门，冤枉啦，冤枉！”卜福元双膝跪下，委屈地分辩：“卑职的确是用三百两银子买来的，在扬州张甲桥一个房子里，一手交钱，一手牵人。媒婆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妇人，我记得她脸上还有几点白麻子。”

“人没找到，那间房子应当可以找到。”曾国藩追问。

“说来也怪。”卜福元摸摸秃了一半的脑袋顶，惶惑地说，“我明明记得那间房子是空的，谁知昨天去的时候，却变成一个纸马店了。附近的人都说，这里从来没有一个长白麻子的老妇人，这间纸马店已开六十年了，父传子，子传孙，这是第三代。卑职奈何不得，但卑职可以在老中堂和孙军门面前赌个咒，倘若有半句假话，雷打火烧，活不到五十岁！”说罢居然流出几滴眼泪来。

“你看你，还像个堂堂男子汉不？”孙昌国走上前，一把将卜福元拉起，说，“孙哥我相信你，叫几个兄弟把那伙子人轰走算了。”

“慢点。”曾国藩制止道，“他说你拐了他的婆娘，你说你用三百两银子买的，他有许多人为他说话，你无人替你作证，单单凭刀枪轰走，他是不会甘心的。”

“老中堂，那你说怎么办？要么，卜胖子，你把那女人给他算了。”孙昌国没主意了。

正在这时，薛福成走了进来，说：“刚才听亲兵说起卜守备的事，我想，卜守备莫不是给放鹰的人骗了？”

“什么是放鹰？”卜福元和孙昌国惊得两眼发呆，曾国藩也从没听说过。

薛福成说：“我小时听父亲说过，扬州城里有专门放鹰的人，男女结合坑害人。他们从外地用低价买来贫苦人家的女子，调教一番，

然后高价卖给有钱人做妾。待买主交了钱，带走人后，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便有一男子带着一伙人寻上门来，声言此女子是他的婆娘，被拐骗了，那女子也就又哭又闹，说来的人是她的丈夫，要跟着走。买主说有字据有媒人，但媒人再也找不到了，字据也便成了废纸。跟着来的人都证明这女人是某某的妻子，并扬言扭之送官。买主无法，只得放人；有胆小的，还另送一笔钱，以求息事。这就叫作放鹰。前些年闹长毛，这事绝迹了，想不到又死灰复燃。”

曾国藩听后，心里很觉惭愧。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对江宁不到二百里地的这种怪事一无所闻，真正是尸位素餐。从这件事上，他又想到两江境内一定还有许多弊病陋习，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唉，说什么整顿两江，移风易俗，竟是空话一句！”他在心里对先前的雄心壮志自我嘲弄着。

“好哇，这批狗娘养的，放鹰竟敢放到老子水师的头上来了，来人！”孙昌国气得大发雷霆，“给老子把那几个龟孙子抓起来，交给扬州府发落，叫他们顺藤摸瓜，把扬州城里放鹰的狗男女全部杀掉！”

进来的亲兵答应一声，立即就要出去抓人。

“孙镇台！”曾国藩客气地叫了一声。他对孙昌国办事的果断干脆，以及顺藤摸瓜的主意很是赞赏，但他很快想到，放鹰者敲诈的对象只能是普通百姓，到长江水师的军营重地来撒野，能有这样大的胆量吗？他叫孙昌国坐下，说：“先莫忙着抓人，把事情弄清楚再说。”转过脸对亲兵说，“你去把那个找妻子的男人叫进来，态度要和气点，莫吓着他了。”又吩咐跪在地上的卜福元也出去。

那人被带进来了，他见上面坐的除总兵外，还有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头子，心知是一个比总兵还大的官，便双膝跪下，说：“求两位大人替小的做主，把小的女人还给小的带回去。”

“抬起头来！”曾国藩命令。

那人顺从地抬起头。曾国藩仔细地看了一眼，和蔼地说：“卜守

备买的妾，为何是你的女人，你细细地说出来，不可说假话，懂吗？”

“是。”那人不敢正眼看大官，又低下头来，眼睛望着地面说，“小的是江都人，在一个饭庄里当伙计，名叫蒯兴家。三个月前，我带着妻子杜氏到仙女庙进香。杜氏过门两年了还没生育，老母着急，催我们夫妻求仙女保佑。那天仙女庙的人很多，进完香后已是午时，我叫杜氏坐在一棵樟树下休息，我去买几个火烧来充饥。待我买来火烧时，樟树下却不见了我的妻子。我急得四处寻找喊叫，把整个仙女庙都找遍了，再也找不到她。我回家后向老板请了长假，背起包袱雨伞四方访寻，下定决心，今生不寻着杜氏，宁死也不回家。半个月前我来到瓜洲镇，落在一个小伙铺里，向伙铺老板打听，问见没见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外地女子在附近出没。店老板说，此地水师一个守备，前些日子在扬州买了一个小妾，那女子买来后成天哭哭啼啼的，不肯依从。小的一听，心想这一定是我的妻子，她被人拐卖了。我在守备家转了两天，偶尔一次在小窗口看到一个梳头的年轻女子。我又喜又悲：这正是我苦命的妻子。”

说到这里，蒯兴家禁不住哭了起来，停了片刻，又说：“我当时想马上就去找守备要人，转而一想，他是军官，又是花钱买的，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怎能拗得过他？于是回家和叔伯兄弟们一起商量。他们说，哪有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婆做人妾的道理，不管怎样也要弄回来。他们为了给我壮胆，都一起来了。先找到卜守备，卜守备说他是花了三百两银子从扬州媒婆那里买来的，高低不肯放人。无法，我们只得向孙大人告状。孙大人要卜守备到扬州城里把那媒婆找来，不知现在找到没有。请青天大老爷给小的做主，把小的老婆断回给小的。”

说完，蒯兴家用衣袖抹去眼泪，又连连磕头。曾国藩察言观色，见蒯兴家模样长得也还忠厚，说话合情理又恳切，心想：这大概不是放鹰的人。便说：“这好办，我问你一句，你答一句，是不是你的妻子，我自然从你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蒯兴家忙说：“求青天大老爷发问。”

“你妻子是哪地方人？何年何月何时生？在娘家唤个什么名字？谁做的媒？”

“我妻子也是江都人，小杜家村的，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生，在娘家小名叫翠叶。翠叶的娘舅是我的表叔，大媒便是他。”

“好吧，你下去！”曾国藩挥挥手，又对亲兵说，“叫卜守备进来。”

“卜福元，你买妾时，知道她的生庚八字吗？”曾国藩问进门来的卜守备。

“媒婆说是咸丰四年六月初一日卯时所生，今年十八岁。”卜福元答。

“妾买回来后，你再问过她吗？”

“我问过，她不肯讲。”

“孙镇台，你派辆马车去，赶快把卜守备的如夫人接来，我要亲自问她。”曾国藩对孙昌国说。

“好，我这就去派人。”看得出，孙昌国对审理此事兴趣很大。

半个时辰后，一个瘦弱憔悴的青年女子被带了进来，她羞涩地跪下低头，不作声。

“卜姨太，我问你几句话，你不要害怕，如实回答。”曾国藩以素日少见的温婉语气轻柔地说。他对这女子充满着同情心，不管是不是那饭庄伙计的妻子，她都是不幸的可怜的。

“卜守备将你从扬州城里买来，有这事吗？”

那女子点点头，依旧不作声。

“你要开口说话，慢慢讲，讲不好不要紧，我不怪你。”曾国藩给她鼓气。“我再问你，你是哪地方人，为何遭媒婆所卖？”

那女子未曾开口，先已双泪直流，过一会儿，索性嚤嚤哭了起来，似有满腹委屈，满腹辛酸。

“哭什么，有话好好说。”孙昌国烦起来，“妇道人家就是这样讨厌！”

曾国藩劝道：“不要哭，你按我所问的回答。”

那女子抽抽搭搭地哭了半天才止住泪，轻声细语地说：“小女子是江都县小杜家村人，两年前出嫁，丈夫叫蒯兴家。三个月前，我和丈夫在仙女庙进香。后来丈夫去买吃食，我在树下坐着等他。过会儿，一个男子匆匆忙忙走到我身边，说：‘你丈夫在路上被马车压断了脚，现在被抬在一个医师家里，他要我来叫你去。’我一听，急得晕了头，忙说：‘好心的大哥，烦你带我去看他。’那男子说：‘我带你去。’我当时来不及细想，糊里糊涂上了车，就这样被拉到扬州城，方知受骗了。我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在里屋关了几天后，一个长着白麻子的老妇人把我接出来。那麻妇人对我很关心，说是替我慢慢找丈夫。在她那里住了两个月后，谁料把我卖到这里来了。”

曾国藩听后心里有了八成，于是又问：“你今年多大了？什么时辰生的？在娘家唤个什么小名？”

那女子答：“小女子今年整整二十岁，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生，娘家姓杜，小名唤作翠叶。”

一切都真相大白！杜翠叶被放鹰的人拐骗卖出，但买主是水师的守备，他们不敢来寻事生非，寻上门来的是她的真正丈夫。

翠叶被带出去后，曾国藩把卜福元又叫了进来，对他说：“本督已审问清楚了，你买的姨太太的确是蒯兴家的妻子，你放了她回去，让他们夫妻团聚吧！”

卜福元鼓着腮帮，鼻孔一扇一扇地出粗气。

“老弟！”孙昌国拍了一下卜福元的光脑门。“她不肯从你，成天哭哭闹闹的，有何趣味！放了她，以后再买一个依从的，只是要注意，再莫上放鹰人的当。”

说完，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卜福元又鼓了两下腮帮，半天才说：“放了那个小婆娘我不心疼，只是我三百两银子丢到水里去了。”

“嗨！男子汉大丈夫，有脸说这个话！”孙昌国一拳打在卜福元的肩上。“三百两银子算什么，以后看上了哪个，孙哥我替你买！”

卜福元这才松开嘴巴，露出两颗大虎牙笑了。

蒯兴家带着妻子杜翠叶进来，对着曾国藩、孙昌国行大礼，千恩万谢，说来世变牛变马，报答今生大恩。曾国藩说：“蒯兴家，你也不用谢我，你给我办一件事，你办好了，就算感谢了。”

“什么事，大人只管吩咐，哪怕是取虎胆，我都会拼着命去干！”

“不要你取虎胆。”曾国藩微笑着说，“你去扬州城秘密调查，三个月内把那个卖你妻子的麻脸媒婆查出来，然后到江宁城里两江总督衙门来找我。本督要把她抓起来，替你们夫妻报仇。”

“啊，您就是两江总督曾大人！”蒯兴家忙又磕头。“小的真是三生有幸得遇大人，小的一定要把那个害人的妖精婆找出来，为小的夫妻，也为所有被害人报仇。”

一种多年未曾有过的喜悦之情涌上曾国藩的心头，他觉得唯有今天自己才像个两江总督的样子。他设想在抓到媒婆后，也要亲自审讯，就像当年在长沙审讯匪盗一样，从这个人身上打开缺口，再将扬州城里所有放鹰的贼男女全部捕获，为首的剜目凌迟，胁从的一律杖责三百大板，充军伊犁，并借此事来一场雷厉风行的大扫荡，将两江三省内的所有污浊荡除干净。这一夜，曾国藩睡得很甜很美。

第二天，在孙昌国的陪同下，曾国藩检阅了瓜洲镇标四营。只见战船摆列得整整齐齐，甲冑也还鲜明，在令旗导引下，水手们驾驶着战船列出各种阵式来。炮子打在水面上，激起冲天水花，喊杀之声，惊得江鸥远远逃走。看起来还蛮像个样子。曾国藩称赞了几句，孙昌国得意至极。威靖号鸣笛起航时，他叫人匆匆抬了十筐砀山梨送到船上，说是送给各位沿途解渴，曾国藩想制止也来不及了。

二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送来一件时髦礼物

威靖号一路顺风到了上海。下船后，曾国藩一行在杨国栋等人带领下，避开上海官场的应酬，径直来到高昌庙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会办容闳率领一班高级职员在大门口恭迎，当晚下榻在总局驿馆里。

第二天上午，当上海道台兼制造局总办秦世泰急急赶来的时候，曾国藩已在容闳、杨国栋、徐寿、华蘅芳等人陪同下，登上了停泊在轮船厂船坞的测海号。在测海号船上走走看看以后，又上了操江号，然后又登上惠吉号。曾国藩对这几艘战船的兴趣最大，再次勉励容闳尽快造出铁壳战船来，又说中国若有五十艘铁甲战船，就敢于在江海上与洋人一争高下，国力也就强盛了。几句话，说得众人心里暖呼呼的。曾国藩又问容闳：“造铁甲船有困难吗？经费够不够？”

容闳答：“铁甲船需要大量钢板，我们自己的炼钢厂还没有建起来，要从洋人手里买。技术上也会有相当大的困难。我们打算先从小的造起，有经验后再造大的。”

“好！”曾国藩打断他的话。“制造局今后自己建一个炼钢厂，目前先买些钢板来。”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容闳说，“至于经费，眼下尚可应付。前年老中堂奏请在拨留洋税二成中，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从那以后轮船厂有了一笔专款。蒸汽机由机器厂制造，锅炉由锅炉厂制造，我想明年造一个小铁甲船出来，虽有困难，咬紧牙关或许可以做到。”

“要有这个志气。”曾国藩赞许道，“从前九帅打江宁时，艰难困苦

比你们造铁甲船要大多了。我那时鼓励他，天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洋人欺侮我们，这就是在逼我们激我们，我们一定要赶快造出坚船利炮，自强自兴，把这口气争过来！”

看完轮船厂后，曾国藩来到机器厂。这里的大部分工作母机是容闳从美国买回来的。这两年依靠这些母机，又制造了许多专造枪炮的机器。容闳兴致勃勃地指着各种机器，向曾国藩一一介绍，又如数家珍地向他禀报：五年来，机器厂制造了车床三十八台，刨床七台，钻床五台，锯床一台，抽水机三台，滚炮弹机一台，绞螺丝机一台，汽炉五台，拌药机一台，碾药机一台……

“好啦，好啦。”曾国藩笑着截断容闳滔滔不绝的介绍。“这个机，那个机，说得我满脑子乱糟糟的，也记不得这么多，你干脆写个帖子，把这些年来江南机器制造局做了哪些事，一一写明，交给惠甫。”

从机器厂出来后，容闳把曾国藩一行带进了枪炮装配厂。从各个分厂里造出的枪炮零部件，在这里装配成形。看到这里堆积了数千支洋枪、数十座铁炮和上万颗炮弹时，曾国藩大为兴奋。他一会儿摸摸炮筒，一会儿又拿起一支洋枪。

“这几年造了多少枪炮？”曾国藩问身边的容闳。

“一共造了六千四百多支枪，七十八座炮，二十万颗炮弹。”

“成绩不小哇，纯甫。”曾国藩禁不住大声赞扬起来。“都供应了哪些军队？”

“枪支南运江督标亲兵营、苏抚标护军营、吴淞外海水师、长江水师、北运神机营、山海关行营等。炮供应各炮台所需，如江阴、象山、焦山、都天庙、吴淞、下关、威海卫等地。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处，老中堂猜猜。”容闳说得高兴起来，仿佛如小时候得了一次意外的好处，喜得要母亲和他共享愉快一样，居然叫曾国藩来猜谜了。

曾国藩也让他说得很兴奋，随口答道：“我猜不出。”

“老中堂，我告诉您！”容闳咧开大嘴笑道，“威靖、惠吉两艘船上四十八门大炮全是敝局所造！”

“不错，不错！”曾国藩连声赞道，“再造出几十门好炮来，把操江、测海两船上的炮也全部换成贵局的。到时我去请恭王、文大人他们南下上海来检阅，看看从船到炮都是我们中国造的战舰。”

“那太好了，明年就可以改装。”容闳激动地说。

“纯甫！”停了一会，曾国藩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座古长城，是用砖石建造的，历史上它起着抵御夷狄侵犯的重大作用。现在，砖石长城已不起作用了，需要建一座新的长城，它要靠枪炮战船来建造。江南机器局便是建造这座长城的总工厂。纯甫，你想想看，你身上的担子有多重！”

“是的，老中堂说得对，未来中国的长城，要靠枪炮战船来建造，卑职能为国家造船制炮，无比自豪，无比光荣。卑职一定尽职尽责，决不负太后、皇上和老中堂的重托！”

曾国藩满意地点点头，突然瞥见窗外匆匆走过一位碧眼金发的外国人，遂问容闳：“机器局里雇了几个洋匠？”

“目前负责技术指导的有八位洋匠，为头的是美国人科尔和史蒂文生。”

“科尔就是原来旗记铁厂的老板吗？”曾国藩问。

“正是。”容闳答，“当年买下科尔的铁厂，共用去六万两银子，其中四万两是海关通事唐国华出的，他借此报效赎罪，另二万两由海关道筹借。”

曾国藩感叹地说：“买下这个铁厂，并将局址由虹口移到高昌庙，这的确是机器局兴旺发达的一个转折点，这是少荃为今日中国所立的一大功劳。”

“除开高昌庙外，还买下了陈家巷、龙华两处地皮。李中堂说，今后还要建炼钢厂，建大仓库，要地方。”

“少荃是个当家办事的人，他想得远。”对于李鸿章任江督期间所给予江南机器局的强有力的支持，无论从个人私情，还是从国家利益上，曾国藩对他都是感激的，也由此看出了他远远高于一般疆吏的识见和才干。

“机器厂、造船厂、锅炉厂、翻译馆，都是在李中堂手里建成的，共花去六十万两银子，有一半是李中堂从军费里开支。故有人说，李中堂今后会把机器局变为淮军的军火厂，否则他不会下这大的本钱。”容闳对李鸿章的敢作敢为一向佩服，但对他聚敛财富、任用私人一套又很反感，而对眼前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中堂，他则是钦敬得五体投地。在容闳的眼里，曾国藩是一座巍巍昆仑，独立于这个时代，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和他比拟。

曾国藩淡淡一笑：“把淮军装备好也是好事，平息捻乱还不是靠的淮军做主力？”

容闳没有作声。这时杨国栋带着一批工匠过来，笑嘻嘻地对曾国藩说：“大人，这些人是我从广东请来的匠师，他们从未见过您，硬吵着要我带来见见。”

“拜见中堂大人！”杨国栋身边十几个匠师们一齐喊道。

“各位先生免礼。”曾国藩满脸笑容地对工匠们说，“我是一个糟老头子，没有什么看头。你们都是机器局的功臣，为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是特来看你们的。”

“曾中堂伟大！”一个在香港多年的中年匠师跷起大拇指，模仿洋人的口气称赞。更多的匠师在曾国藩的面前都显得又激动又局促，感到手足无处放。一个黑发蓝眼白皮肤的青年匠师大胆地冲出来，伸出双手握起曾国藩的手，唬得赵烈文、吴汝纶以及一旁的戈什哈忙围过来。曾国藩毫不介意地与青年匠师拉起手，和蔼地问：“你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青年匠师脸刷地红起来，不好意思地说：“我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英国人。”

“怪不得你的眼睛是蓝色的。”曾国藩快活地说。

杨国栋走过来说：“大人，他前年才回国，在英国生活十多年，养成了洋人的习气，见人就拉手，请大人原谅他不懂礼仪。”



“拉拉手也好，还显得亲切些。”曾国藩又转脸对青年匠师说，“你在英国生活十多年，英文一定很好，你要把英文教给他们！”说着，用手指了指四周的匠师们。

青年匠师高兴地点了点头。曾国藩环顾四周，大声说：“各位先生，明天中午由我做东，请大家来驿馆里共饮几杯，我们好好叙谈叙谈如何？”

“谢谢老中堂！”众人大出意外，纷纷向曾国藩鞠躬致谢。

待匠师们走后，曾国藩对容闳说：“明天中午宴请中国匠师，晚上，你代我把科尔、史蒂文生等洋匠，还有翻译馆里的傅兰雅先生都请来，叫驿馆准备两桌好苏菜，我借花献佛，也请他们一次。”

“太好了！”容闳欢喜雀跃。

傅兰雅，英国传教士。咸丰十一年，二十二岁的傅兰雅被英国圣公会派至香港任圣保罗书院院长，同治二年，被清政府聘为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治七年受聘为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处，在该处任职二十八年。傅兰雅先后翻译英文著作一百四十三种，系向中国介绍西文科技书籍最多的在华传教士。

晚上，容闳陪着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以及另外几名洋匠喜气洋洋地走进了机器局驿馆。曾国藩特地换了一件绀色寿字团花夹缎长袍，头戴一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内

顶黑呢嵌蓝宝石瓜皮帽，郑重其事地在客厅里接见他们。当容闳介绍到傅兰雅的时候，曾国藩特地将这位蓝眼栗发、高大魁梧的翻译家仔细地看了一眼，然后微笑着说：“久仰！先生所译的书对中国船炮制造起了很大的作用。原以为先生总在五十岁上下，想不到竟这样年轻。有三十岁吗？”

傅兰雅以流利的中国话说：“谢谢中堂的夸奖，我不年轻了，今年三十二足岁了。”

“年轻，年轻，还是旭日方升的年华。”曾国藩一边笑着与傅兰雅谈话，一边招呼客人们坐下。

侍役献茶毕，曾国藩端起茶碗对客人们说：“这是敝人家乡的洞庭君山毛尖，各位请尝尝。”

说罢自己先喝一口。众人都轻轻地端起茶托，学中国士大夫的样子，将碗盖略微移开一点点，右手捂着盖子，浅浅地抿了一口，然后将茶碗连托一起轻轻放回原处，异口同声赞扬：“好！”傅兰雅又补充一句：“中国的茶比咖啡、可可都要好喝！”

曾国藩一一询问客人们，什么时候来中国的，生活习惯不，薪水够不够花。这些洋人的中国话大半都说得不流畅，有的只简单答了几个字，有的用英语回答，再由容闳翻译，只有傅兰雅可以应答如流。他于是代表众人说：“老中堂能于万几之暇来江南机器局视察，并特为接见在局任职的外籍匠师，各人都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关怀。机器局对我们很照顾，建有专门公馆，薪水在中国匠师的十倍以上，生活也还习惯，这里有做西餐的厨师。不过，大家都说中国的饭菜更好吃。”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曾国藩起身，伸出右手说：“那好，今天就请各位尝尝苏州名厨的手艺！”

以讲究色泽艳丽、用料甜软出名的苏菜，早已令外国人垂涎，而今晚这两桌酒席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果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当时已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的话，那么积数千年聪明又会享受者的才智所创造出来的华夏饮食文化，却当之无愧地名列世界之首，令洋人们在满桌珍馐面前自愧不如，给一向以万邦来仪自诩的天朝士大夫们赢得了脸上的光彩，似乎可以抵消一部分来自战场和谈判桌上的耻辱。

桌上的每道菜都有一个极富中华文化色彩的名字，如八戒遇难——红烧猪肉、鲤跃龙门——清蒸鲤鱼、苏武牧羊——炖羊肉、众星捧月——肉丸蒸蛋、孙猴出世——油焖猴头、西施浣纱——菠菜粉条汤、哪吒闹海——炒鳝丝、丹凤朝阳——清蒸全鸡、雄狮酣睡——清蒸瘦肉团，等等。当容闳一一为洋朋友介绍菜谱时，这些远方的客人无不为中国烹调艺术惊叹不已，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五千年古老文化的大略。

“这道汤叫做仙姑逢旧友。”最后，容闳指着正中一个白胎青花鼓

形瓷碗说。

“仙姑逢旧友？”洋人们对这道菜的命名感到莫名其妙。

“请问容会办。”傅兰雅代表大家问，“这是什么意思，你能详细告诉我们吗？”

“好！”容闳微笑着说，“这是我国江浙一带一道有名的素汤，它的主要用料为蘑菇和香菇。两种菇子混合用，汤味便格外的清香爽口。蘑菇取新鲜的，又叫鲜菇。香菇用的是干货。因为它们属同纲同科，本是同类，于是鲜菇在这里遇到了去年的老朋友，这不是仙姑逢旧友了吗？”

众人似乎尚未明白过来，中国通傅兰雅已听懂了，他兴奋地说：“中国的语言真妙不可言。‘鲜’与‘仙’音相近，‘菇’与‘姑’音相同，而‘仙姑’却比‘鲜菇’更讨人喜欢。妙，妙极了！”

洋人们遂一齐笑起来。

曾国藩举杯笑道：“诸位先生为中国军火轮船的建造立下了汗马功劳，鄙人借这杯酒略表谢意，并恳切希望诸位先生把自己的智慧才能都发挥出来，造出更多更好的枪炮兵舰，大清国的历史丰碑将会铭刻各位的英名和功绩。”

客人们全都举杯，一饮而尽。

容闳频频向长期与他共事的洋匠们劝菜，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坐在曾国藩右手边的傅兰雅说：“曾中堂，您知道吗，我是一个英国传教士。”

“我知道。”曾国藩一直很少吃喝，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这时拿起手边的餐巾，慢慢地擦着嘴唇，他对这个传教士闻名已久，很想与他谈谈。

“曾中堂，去年在天津发生的事件，无论对贵国而言，还是对法

国、英国、俄国等欧洲各国来说，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您奉贵国政府之命，处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情，的确很不容易。今天有这样一个好机会，使我们能够面对面交谈，我很荣幸。恕我冒昧，能向中堂请教一些问题吗？”学贯中西、举止文雅的傅兰雅身上，典型地体现了英国绅士的翩翩风度。他今年虽只三十多岁，却翻译了好几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东西方学术界的推重。

曾国藩对这位有真才实学的洋人很是赏识。他点点头，诚恳地说：“傅兰雅先生，与您谈话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商量。”

“谢谢。”傅兰雅彬彬有礼地说，“请问曾中堂，您对教会是怎么看的？”

曾国藩说：“去年天津发生的事情，至今仍使我心头上如压重石，诚如傅兰雅先生所言，那的确是一件令中外都不愉快的事。”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满桌客人全都放下杯筷，倾耳聆听。“耶稣教、天主教信奉上帝，犹如释教普渡众生、道教羽化登仙一样，都以劝人为善作为宗旨，故可为世人所接受。敝国对待教会的态度，傅兰雅先生和诸位在座的一定都清楚，是采取包容态度的。早在世祖爷、圣祖爷时期，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便受到破格隆遇，到圣祖爷晚年时，全国已建教堂近三百座，受洗教徒近三十万人。传教士把先进的历法引进我国，还协助朝廷测绘了《皇舆全览图》，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也尊重中国人的礼仪习俗，敬天法祖，彼此相处还算融洽。但可惜，后来教廷粗暴地干涉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而传教士又极不应该插手皇嗣继统大事，遂使得朝廷下决心明文禁教。近几十年来，朝廷解除教禁，教会在中国内地大量传播，中国信教的人也与日俱增。遗憾的是，不少传教士仗着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境内惹是生非。他们不遵中国法度，强占土地，欺压中国百姓。这样，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感，不仅仅老百姓，连官吏士人也极不满。去年天津发生的事情，直接导火线在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传闻，当然，这是荒唐无稽的，但真正的原因，是长期蕴藏在中国百姓心中的不满

情绪。鄙人的态度，想必诸位都清楚，对天津一部分莠民那种杀人毁堂，以至捣毁法国领事馆、焚烧法国国旗的野蛮做法是坚决反对的，故而处决了十多个杀人凶手，赔偿了五十万两银子。于是鄙人便成了全国攻击的目标，被骂为汉奸卖国贼。鄙人现在已是声名狼藉的人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苦笑了一声，侍役递上茶来，他喝了一小口，继续说：“刚才傅兰雅先生问鄙人对教会的态度。鄙人可以明确地说，那些仗势欺人的传教士，不能代表耶稣教、天主教，因为耶稣教、天主教要人做善人，不做恶人。真正的传教士只会帮助中国人，而不会欺压中国人。”

傅兰雅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带头鼓起掌来，科尔、史蒂文生等人也鼓掌，表示赞同。曾国藩微笑点头致谢，又说下去：“好比傅兰雅先生是英国的传教士，他到我们中国来以后，帮助我们翻译许多关于造炮制船的技术书籍，又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中国人，我以为这才是真正信守教规、与人友善的传教士。因而当去年津案发生后，对于不少人主张关闭教会，驱赶外国人出境的偏激言论，我是决不同意的。外国人中也有我们的好朋友，像科尔先生、史蒂文生先生，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不辞辛苦，帮助机器局造了这么多的枪炮子弹，又为我们造的五艘战舰出了很大的力，你们就是中国人的好朋友！”

又是一阵掌声。科尔举杯起身，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让我们一起为曾中堂干杯！”

曾国藩站起，将杯子与大家的酒杯碰了一下。傅兰雅情绪激动地说：“曾大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您对教会和传教士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尤其是您能开明大度地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胸怀博大地容纳西方专家，脚踏实地地为贵国的自强兴办工厂，制造船炮，您比那些顽固死硬的守旧派和夸夸其谈的清议者高明百倍千倍。”

对于这个英国传教士、学者的友好讲话，曾国藩报之以真诚的笑容。眼前的傅兰雅以及科尔、史蒂文生，与丰大业、罗淑亚都是洋人，对待中国的态度，却有天壤之别。是的，人与人是不同的，中国

人中有尧舜禹汤，也有共工蚩尤，有周公孔孟，也有管蔡盗跖。洋人也是人。他们中间理所当然地有善恶之别，有良莠之分！

“诸位先生，我昨天对容会办下了死命令，要他在明年内造出一艘铁甲兵舰来，这有很大的困难，还要仰仗诸位献智献力，攻克难关。”曾国藩说着起身，举起酒杯说，“我在这里预先向各位先生敬一杯谢酒！”

史蒂文生说：“一定尽力。”

科尔说：“轮船厂可以造得出。”

“这我就放心了。”曾国藩再次把酒杯举了举，“大家一起喝了吧。祝各位与容会办他们精诚合作，让鄙人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人造的铁甲船航行在江海上！”

喝完杯中酒后，满脸通红的傅兰雅兴冲冲地说：“谢中堂款待美意，我们几个人也备了一件礼物，请中堂笑纳。”说完对着门外喊，“仲芳，叫他们把东西抬进来！”

喊声刚落，一个十八九岁的俊少年，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门外进来，对着曾国藩一鞠躬：“卑职叩见老中堂大人！”

然后伸手向门口一招，只见四个工役抬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圆球进来，圆球当中穿插一根铁棒，铁棒下端是一个大铁板。圆球用白布做成，上面画着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圈圈点点。曾国藩的眼力已不济事，他看了很久，没有看出个名堂来。傅兰雅说：“仲芳，你给曾中堂说说。”

仲芳走到圆球旁边，对曾国藩说：“老中堂大人，这是制造局全体洋人朋友送给您的一件礼品，它叫地球仪。”边说边用手轻轻一拨，那球绕着铁棒转了起来。

地球仪！这真是一件新鲜把戏，曾国藩过去没有听说过。

“洋人朋友听说老中堂要来视察制造局，忙了几天，由傅兰雅先生指导，做成这个地球仪，世界各国各地都在这个球上。”

曾国藩背手来到圆球旁，问：“中国在哪里？”

“在这里。老中堂请看。”仲芳把地球仪转了半圈，熟练地找到了中国。

“上海呢？”曾国藩又问。

“这儿。”仲芳用手指在一个小黑点上。“这边就是海了。”他边说边旋转圆球，手指画出了一条横线。“穿过大海，就到了科尔先生和史蒂文生先生的家乡——美国。”

曾国藩凑过脸去看了一眼。仲芳又用手指画了一条线，落在一个曲线圈圈内，说：“老中堂请看，这就是傅兰雅先生的家乡——英国。”

曾国藩边看心里边想：“好聪明的洋人，用一个球就把世界各国都包括进来了，要不了半天，各国的地理位置就会记得一清二楚。”本欲大大地称赞一番，想一想，又把话噎了下去，只是浅浅地一笑，说：“谢谢各位，我收下了。”

仲芳指挥工役抬下去。正要出门时，傅兰雅叫住了他。傅兰雅走过来，笑吟吟地对曾国藩说：“曾中堂，我要向您推荐一个人才，这位聂仲芳先生今后一定可以成为贵国一位大企业家，他很有经营管理的才干。”

聂仲芳进门的举止就已博得曾国藩的注意，这时又听傅兰雅如此称赞，便和气地问：“聂仲芳，你这样轻的年纪，就受到傅兰雅先生的赏识，不简单呀！”



聂仲芳，曾国藩女儿曾纪芬的丈夫

聂仲芳谦虚地回答：“这是傅兰雅先生对年轻人的偏爱，我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只是喜欢向傅兰雅先生和其他各位洋先生请教。”

“年轻人好学好问，就是最大的优点，凭这一点，今后就前途可观。”曾国藩望着这个年轻人，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父亲做什么事？”

“卑职名叫聂^榭，贱字仲芳，湖南衡山人，父亲聂亦峰，在广东高州做知府。”

“你是聂亦峰的公子？”曾国藩颇为惊喜。

“老中堂认识家父？”聂仲芳吃了一惊。

“岂止认得，”曾国藩开朗地笑道，“你的父亲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真的？”聂仲芳乖觉地双膝跪下，叩头，“老伯受侄儿一拜。”

“起来，起来。”曾国藩笑道，“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我这个做老伯的心里也高兴，明天上午你到我这里来聊聊，我要看看你跟着容会办和各位洋先生学得怎样？”

三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次日上午，聂缙槐来到驿馆拜谒曾国藩。他知道老伯是位严谨的理学名臣，便脱去素日常穿的西服，换上一套簇新的长袍马褂，将备用的数据单从西式皮公文包里取出，放进袖口夹层里。这一身打扮果然使曾国藩见了更觉顺眼。他自己则随随便便穿了一件旧布薄棉袍，斜斜地靠在松软的藤椅上，完全是一副长者见晚辈的随和姿态。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曾国藩端起茶碗，慢慢地吹了一口气。

“家父这两年也常生病，精神还不如老伯您健旺。”聂缙槐端坐在对面一张绒布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白底蓝花景德镇瓷杯，他没有想到要去动它。

“你父亲比我小几岁，功名不算太顺遂。”曾国藩像是沉湎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的诗做得比我好。人也长得清秀，有南岳才子之称，为人豪放洒脱，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谁知科场蹭蹬，道光乙巳、丁未、庚戌一连三科都告罢，朋友们都为他叫屈，他自己倒无事一样。咸丰二年壬子科，他高中二甲第八名，众人都以为他必入翰林院无疑。朝考下来，他喜气洋洋地把诗拿给我看。诗写得真好，既有太白之才气，又有馆阁之庄重，场中诗少有做得这样好的。谁料榜一公布，翰林竟没有他的名。我为他惋惜。他却笑着说，当县官也好，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百里诸侯，平生才学都可以由我展布。仍旧是笑

嘻嘻的，满不在乎。仲芳，这就是你父亲年轻时的性格。”

曾国藩近来喜欢回忆往事，也喜欢跟年轻人谈往事。今天坐在对面的年轻人是个俊秀人才，而所谈的又是他的父亲、自己的同乡老友，如此叙谈往事，不啻人生一种享受！

“家父可能正因为自恃才高，又对世事不在乎，才弄得做了二十年的官，至今仍只是一个从四品知府。”聂缉璵想到同是年龄相仿佛的老乡，曾国藩已贵为大学士，而自己的父亲却屈沉下僚，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本想奚落父亲两句，但那将有失人子之道，必会招致老伯的反感，便改为这样两句自认得体的话。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要害没有抓住。”曾国藩缓慢地抚摸胡须，心里想说，人生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夭，皆由命定，不由人力做主。转念一想，这些话不能对后生晚辈讲，那样将会使他们失去上进之心，安于现状，不思奋发。天命和人力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一个弱冠少年如何吃得深透！这必须在经历过数十年风风雨雨、遭受过多少次失败与成功之后，再回过头来作一番细细的咀嚼，才可能有切身的体会。父兄教子弟，上司饬部属，只能鼓励其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功可强成，名可强立，方可指望其有所造就。

“老伯，家父官运不济的要害在哪里？”聂缉璵是个要强的人，深为父亲的宦途多艰而惋惜，却不知其中缘故何在。曾国藩是个成功者的典范，又是父亲的老友，他的一两句指点，也可能是自己甚至包括父亲几年几十年冥思苦想都悟不到的。

“你还年轻，说出来你一时也理解不了，哪年我跟你父亲见面时，我们两个老家伙再去谈吧！”曾国藩又端起茶碗。略一说话便舌端蹇涩的毛病，不但未见好转，近来反而更甚了。

“仲芳，你为何一人来到此地，干起洋务来了？”这是曾国藩很感兴趣的问题，他对聂亦峰异于常人的教子之方感到奇怪。自己虽然请人教纪泽、纪鸿的英文，也对纪鸿钻研数学很支持，前几年右目未失明时，夏夜里常指着星空教儿女们识星座，但要把纪泽、纪鸿送到机

器局来专攻洋务，这个决心总下不了，到底还是走中举中进士点翰林的
正途光彩得多。

“我是跟着姐夫来的。”

“你姐夫叫什么名字？”

“他叫陈顺发，广东人，在造船厂当匠师，杨提调把他聘请来的，我于是也跟着姐夫到了机器局。”

“你父亲同意吗？”曾国藩的背离开藤椅，身子向前倾了几寸。

“家父开始也不同意，说我刚中的秀才，要在家操习制艺，好考
举人进士，继承家业。姐夫从小在香港长大，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
便来劝家父，说洋务是当今的新事业，最有前途，造炮制船是中国的
必需，既为国家作贡献，自己又学到真本领，一辈子不愁没饭吃。家
母思想最开通，她也劝家父不要把中进士点翰林看得高于一切。还对
家父说，你也是进士出身，至今不过一知府，若丢掉乌纱帽，什么事
都干不了。仲芳学造枪炮轮船，今后为国家立了大功，说不定皇上会
赏他一个大官。家父见姐夫在广东备受巡抚藩臬的器重，年薪比他高
得多，又见我对举业不感兴趣，一心想干洋务，于是也同意了。我家
兄弟多，继承父业的人有的是。今日中国不缺官，当官的人多得很，
我真不愿意去凑热闹。”聂缉璵说到这里笑了一下，露出两排雪白整
齐的牙齿来，满脸稚气可掬，心地单纯可爱。

曾国藩很喜欢，夸道：“你的选择是对的，中国不缺翰林，也不
缺官员，中国缺的是造炮制船的人才。好好干，前途光明得很！”

聂缉璵受宠若惊，喜得脸孔红通通的，灿若朝霞。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曾国藩心里默默地念着，
他已从心里喜欢眼前这个少年了。他一向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
以才为辅，先不论其才具如何，单就这份见识来说，此人将来便有办
大事的可能。

“仲芳，傅兰雅先生说你有经营管理之才，你对机器局的经营管理有什么看法，跟老伯我说说吧！”曾国藩慈爱地望着聂緝榷，似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老伯亲手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中国最大的船炮制造之地，它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是上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其他机器局所能比拟的。江南总局这些年来在老伯、李中堂以及容会办、杨提调等人的领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填补了中国船炮制造的空白。它的丰功伟绩，永远彪炳史册。”

聂緋榷滔滔不绝的恭维话，使曾国藩很满意。“擅长言辞，头脑敏捷。”他在心里这样估评着。

“江南总局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但诸多原因限制了它不能长足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在经营管理方面。老伯，不是侄儿危言耸听，这方面若无得力的改进措施，江南总局将不会越来越兴旺，不久的一天，就有可能挡不住朝野内外的风言风语而停办。”

曾国藩的眉头微微一皱。这一瞬间，他想起了到赵家祠堂指出檄文瑕漏的王闿运，想起了寄居弘毅寺献攻安庆之策的赵烈文，想起了上整饬江南八策的薛福成。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朝气锐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不幸的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富有天才的少年，他们卓越的见识，常常被居高位掌大权的老资格们，轻易地以“狂妄”“浅薄”而加以否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数不清的天才埋没、卓识冷落的人才悲剧。曾国藩经常以此自诫。他深知天下之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兴国家的道理，因而把发现人才、奖掖人才、培育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分内任务。曾国藩于是以更加和悦的颜色对聂緋榷说：“江南总局有不少弊端，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能有心观察到，又能坦率地指出，这便是对总局的一大贡献，我自会很重视。你不要有任何顾虑，什么话都可以敞开说出来。”

得到鼓励的聂緋榷勇气更足了：“江南总局完全靠朝廷拨款，不

能独立经营。这几年来，江海关拨出了洋税以及筹拨一百九十八万两银子，而各省送来总局轮船、枪炮修造费仅只二万一千两，总局生产出来的所有军火船只，都直接调军营炮台，没有收回一文钱。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在傅兰雅先生他们看来，这完全不是办厂的路子。”

曾国藩也觉新奇，朝廷出钱办工厂，造出的枪炮调往朝廷管的军营炮台，当然不能再收他们的钱，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为什么不是办厂的路子呢？他问聂缉璵：“你讲讲不对之处在哪里？”

“傅兰雅先生他们常说，西方人办工厂，要靠工厂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样，办工厂的人才兴致。也就是说，造出的枪炮子弹、轮船机器，都应该按价出售，工厂扣除成本后要有所盈利。江南总局是靠海关税提成，税收多，提成多，税收少，提成少，造出的东西，不管好坏优劣，亦不在乎多少，都可交代。如此，接踵而来的是另外两大弊病：一是质量差，数量少，式样陈旧，二是浪费严重。”

聂缉璵讲的办厂的路子，曾国藩认为不能改变，像洋人那样要各军营炮台用银子来买军火，目前在中国根本不可实行，但质量差数量少和浪费严重两大毛病，却是必须纠正的。不过，在此之先，曾国藩绝没有想到，这种现象竟然来源于所谓的办厂的路子不对。

“以枪支为例，科尔和傅兰雅说，江南总局拥有工役一千余人，造枪的人数有三成，设备也较齐全，经费不愁，西方这样的军火厂，每天可造二十支，而我们每天只能造三支。三支中必有一支调到军营后，只能吓吓老百姓，不能开火射击。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大造后膛枪，我们仍在造老式的前膛枪，上月开始试造林明敦式后膛枪，而这种枪英、美等国已废弃不用，他们在造毛瑟枪、必利枪和黎竞枪。至于说到江南总局的浪费，那更是惊人。容会办、杨提调很心疼，但无力扭转过来。我们造一支枪，需要工料成本十七两四钱银子，而从英、美军火厂直接定购一支同样的枪，只要十两银子就够了。威靖号用去十二万两银子，据傅兰雅先生翻译的外国报纸来看，造这样大小

的木板船，英国只需要十万两，美国只要九万两就行了。所以我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人提议，停办江南总局，干脆向洋人去买军火兵舰算了。”

这些天来，曾国藩的头脑被徐图自强的美妙远景弄得热烘烘的，经聂缉楫这股冷风一吹，清醒了不少。他郑重地说：“仲芳，你提出的这两大弊病确实是大问题，若不设法解决，真的会有停办的一天。不过，江南总局决不能停办，它是中国自强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靠买洋人的军火轮船过日子，一旦他们翻脸不卖怎么办？他们要挟勒索怎么办？何况，我们就只能永远不如别人，永远造不出比别人更好的枪炮兵船、炸药子弹吗？仲芳，你平时与傅兰雅先生他们谈过如何克服的办法吗？”

“他们说，若办厂的根本路子不改变，这两大弊病就不能指望克服。”聂缉楫低声说。

曾国藩的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办厂的根本路子，绝不是他曾国藩能够改变的，如此说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就只能坐待它的停办关闭吗？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就走不通吗？

“老伯不必忧郁，事情是人办的，解决的办法总可以想得出来。”聂缉楫心中并无任何主意，他只是凭着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进出这样两句话。

然而，就是这样两句普普通通的话，使曾国藩大为感叹起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自己老了，不行了，顾虑多，忧愁多，当年那种不顾一切拼命向前的勇气少了，胆量也小了，而办大事正是需要聂缉楫这样不畏艰难的后生辈，中兴、自强靠的是他们！想到这里，曾国藩将眼前这位年轻有为的故人之子，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猛然间，一个念头在心中泛起。他慈爱地问：“仲芳，你父母给你定了亲吗？”

“没有。”聂缉楫略带羞容地摇了摇头。

“哦！”曾国藩兴奋地站起来，快活地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欲言又止。

聂绀弩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以威严凝重著称的老伯，不明白自己没有定亲这件小事，何以给他带来如此喜悦！这时，容闳推门进来了。

四 一个划时代的建议

“纯甫，你来得正好。”曾国藩招呼容闳，“仲芳跟我谈了半天，关于机器局的管理方面，他有些很好的看法。我走之后，你们两人还可以再谈谈，然后和国栋、雪村、若汀他们一起商量商量，也听听科尔、史蒂文生、傅兰雅等人的意见。下个月，你到江宁来一趟，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

“机器局管理方面的问题，仲芳跟我谈过多次，有些问题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容闳摊开双手，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我今天一早到瑞生洋行去了。”

“瑞生洋行是哪个国家开的？”曾国藩问。

“德国商人办的。”容闳答，“我告诉他们，明年的煤炭、木材不要他们代买了。”

“你们煤炭、木材也由外国买来？”曾国藩不悦地说，“进口钢铁、铜、铅说得过去，中国的煤炭、木材还少吗？为何要买洋人的？”

“以前都用自己的，这是在马制台手里改的。他说，我们要求洋人卖机器卖钢铁，洋人要我们搭买煤炭、木材也不过分，做生意嘛，总要让别人有些赚头。秦道台满口答应，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几年因洋煤洋木这两宗，就多支付了二十五万两银子。拿这笔钱造船的话，可以造出两艘威靖号。我想从明年起不再买了，不料瑞生洋行说，秦道台早已签了合同，明年照旧，不能更改了。”

“秦道台当然帮德国商人说话。”聂缉榷插话，“据说洋人赚一万两银子，要分二千两给他。他这几年利用江南局总办的职权赚饱了。银子究竟得了多少，我们弄不清楚，光西洋自鸣钟，瑞生洋行就送给他七八座，客厅里摆满了洋货。”

“也有人说，以前马制台硬要我们买瑞生洋行的煤炭、木材，也是因为瑞生给了他的好处。”容闳说。

“纯甫，你去告诉瑞生洋行，就说我讲的，秦世泰签的合同不算数，我是江南局的督办，以后与洋人的大宗买卖要由我签字才行。”曾国藩气愤地说。

“大人，这不合适。”容闳说，“以往都是由秦道台出面签的，他签字就算定了。洋人最讲合同，我们现在提出废除，他会叫我们赔偿损失，那我们会更吃亏。”

曾国藩听了作不得声，心里骂道：“好个以权谋私的秦世泰，非要撤他的职不可！”

“容会办，瑞生洋行的事，话又得说回来。”聂缉榷说，“不买他的煤炭和木料，他就不会卖钢铁，转而只得向英、美洋行去买。英、美的钢铁贵，质量还不如德国的好，两相抵消也省不了多少钱，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开矿，要办炼钢厂，不过，这事怕也要在七八年之后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曾国藩心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太落后了，家底太薄了，眼下只有吃些亏，忍辱负重，十年二十年后就好办了。”

想到这一层，曾国藩略觉宽慰。他对容闳说：“瑞生洋行的买卖，我们再仔细权衡一下，我现在要跟你提另一件事。”

“什么事？请大人指教。”容闳说。

“你要利用机器局的有利条件办一个学校。”曾国藩严肃地说，“世

上一切事都是人做出来的，有人才，才会有事业。国家要中兴，要自强，就要开局办厂，造机器，造军火，造轮船，而这些都要人来做，要靠有血性有本事的人来做。人才不是天生的，靠的是教育培养。机器局有这么多好匠师，又有翻译馆，译了许多外国书报，具备了办学校的良好条件。你这个当会办的要把这事摆在第一位，选拔一些聪明好学的年轻人，聘请傅兰雅教洋文，科尔、史蒂文生以及仲芳的姐夫等中国匠师教技术，雪村、壬叔、若汀教数学、化学，再要惠甫、叔耘讲操守，讲礼义廉耻，经过十年八年的教育，机器局就会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家，机器局岂有不兴旺的道理！”

“老伯的指教太好了，学校开办起来，我第一个报名。”聂缉璵喜形于色。

“你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有些课也可以由你讲。”曾国藩笑着说。

“学校一定办。抓紧时间筹备，还要建几间房子作校舍，力争明年下半年办起来，到时第一堂课请老中堂讲。”容闳坚定地表态。

“行！”曾国藩兴奋地说，“我的第一堂课就讲卧薪尝胆，徐图自强。”

“大人，还有一件事，卑职心里想了很久，因为兹事体大，一直不敢轻易提出。”容闳神色庄重，看来是要谈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你说吧，我替你谋划谋划。”曾国藩鼓励他。

“刚才老中堂提的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确是大清王朝中兴自强的百年大计。这是一个方面，即在国内造就人才。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派人去国外，向洋人学习。”

“纯甫，你这个想法很好，很有价值。”曾国藩的左目射出多年来少见的灼灼神采，“很久前，我便有这个想法，只是这些年来先是忙于打长毛，打捻子，后来又是办教案，办马案，就没有再提这件事

了。”

“是的。卑职记得十年前在安庆初次谒见老中堂时，您就说过这个话，卑职一直记在心里。只是看到老中堂实在是忙得分不过身来，且又再未提起这事，恐怕老中堂又有别的想法，所以这些年不敢提。”

“你估计我会有一些什么别的想法呢？”曾国藩笑着问，他对容闳这句话很有兴趣。



京师同文馆大门

“因为我自己有顾虑，也就怕老中堂有顾虑。”容闳坦率地说，“历史上只有四夷遣使来华寻师请教，不见中国派人出去求学问道。如果提出派人出国拜洋人为师，很可能便会有人以华夷有别，尊华攘夷等大道理来斥责，结果事情没办成，反倒招来恶名。卑职想老中堂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提，是不是也出自于这个顾虑。”

“你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严肃地说，“同治六年，恭王奏请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洋人执教，倭良峰就坚决反对，责问恭王何必师事夷人。后来又有人因天旱上奏撤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请洋人当教师都不同意，何况派人出国留学！顾虑有人反对，自然是一个原因，但也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一些原因。”

曾国藩说着，端起茶碗轻轻地抿了一口，又说，“其实，我看那些人都都是枉读了圣人书。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入太庙每事问。圣人虚心求教，原不以对方的身份地位为转移。洋人也是人，他有长处，我们就要学习；学到手后再超过他，制服他。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说得很深刻，我在咸丰十年就对皇上说过要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既然老中堂没有这个顾虑，卑职想派人出国，现在是时候了。派人出去，最好是派幼童。”

“派幼童？”曾国藩放下手中的茶碗，前倾着身子问，“你讲讲，为什么要派幼童？”

“卑职这个想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体会出来的。”容闳说，黝黑的脸庞上光彩照人。“派幼童出国，卑职以为有这样几点好处。第一，人在小时最易学语言。我的英文流利，就得力于我七八岁时就跟着英国人学话，我到江宁也有六七年了，却一句本地话都未学会。第二，在外国学习，与在国内学习大不相同。国内学的总是第二手的知识，在国外则可以系统地接受他们一整套关于天文历算理化方面的教育，潜移默化，就能得其学问之精髓。第三，这批幼童在国外日久，眼界大开，并有可能接触到他们造炮制船的各种现场，能看到他们所造出的最先进的船炮。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迎头赶上，而不至于

年复一年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第四，我对科尔、史蒂文生，甚至对傅兰雅先生都始终抱有戒备心。我怀疑他们不会把最优秀的技术、最先进的器械介绍给我们。好比说，现在西方都在大量造黎竞新枪和必利新枪，而他们一直封锁，瑞生洋行也不帮我们买。这个消息还是过去的友人来函告诉我的。老中堂，古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洋人，尤其是对机器局的洋人固然要友好，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尽管他们个人也可能想实心实意帮助我们发展军火造船业，但他们的政府很可能在背地里限制他们，害怕我们强盛。我们强盛得和他们一样了，他们就赚不到我们的钱了。好比说，我们的矿产开发了，我们的钢厂炼钢了，瑞生洋行同机器局的大批生意就做不成了。我们的铁甲舰队建成了，我们的大炮威力比法国强了，罗淑亚就不可能威胁我们了，津案就完全可以听任老中堂办理了。”

容闳这段出自肺腑的话说到了曾国藩的心坎里，也刺中了他心灵深处的最大隐痛。他抚摸胡须的右手微微颤抖起来，嗓音也变得嘶哑：“纯甫，不要再说下去了，这些我比你更清楚。派幼童出国之事，我会奏请，不过具体办起来又有不少困难。第一个便是这人员如何选派。你要知道，现在真正的书香之家都巴望子弟走科举正途，有几个愿去异域跟洋人读书的？”

容闳沉思良久，说：“老中堂说得很对，目前风气未开，要在内地，尤其是在京师官宦人家中寻觅合适人选，还是一件难事。不过在广东，又特别是卑职的家乡一带则可以找得出。好比仲芳出身官宦之家，因为父亲长期在广东为官，他才能到机器局来。这就是风气的影响。待老中堂奏请朝廷同意后，卑职将回广东去亲自考试选拔。”

“纯甫，派幼童出洋留学，学成后回来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建议，我将会尽全力支持，使它付诸实现。你看挑选多大年岁的幼童为宜？”

“八九岁左右。”

“小了。”曾国藩说，“年纪太小，没有自制能力，成天想父母想家，管理人员很麻烦。这尚是其次。关键是年纪过小，在外国住上十

年八年后，就会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对君父的深厚感情，怎么谈得上今后的回国报效？”

“老伯顾虑的是。”聂缉榷插话。

“我看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的孩子最合适。”曾国藩拈须思考着，“到了这种年岁，既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又把华夏学问精华基本掌握了，是一个定了型的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异域待多久，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大清臣民……”



1872年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的30名幼童

正说得兴起，曾国藩忽觉一阵眩晕，接着便是张口结舌，不能完整地说到一句话来，再下去便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慌得容闳、聂缉榷忙将他抬到床上，又派急足去请德国医师。

德国医师给曾国藩打针吃药，一连忙了三天，才慢慢清醒过来。曾国藩记得，这种突然发作的眩晕病，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而这次又超过前次。他心里很忧郁。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死于此病。第

二次发病时倒在禾坪里，抬回家后昏迷一天便过世了，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一句话。

曾国藩不能这样。他深知自己肩负的担子沉重，以及一身对世人的影响，许多事情需要他在生时交代清楚。他心里有不少话，大至对国家兴亡的看法，小到对往年在某人面前一次失礼的追悔，他都想跟自己的心腹僚属、得意门生，以及三个弟弟两个儿子作一番细细的详谈。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三十年的宦海生涯，二十年的惊涛骇浪，将他锻炼得对人世的一切洞若观火，对天地沧桑了然在心，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进入了昔贤先哲所达到的超人境界。但可惜，在世之日却不久了！他有一种油尽灯枯的感觉，他为此很悲哀，于是匆匆结束对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视察，乘测海号回到江宁，搬进刚刚复建完毕的两江总督衙门。

第二十五章 黑雨滂沱

一 欧阳夫人择婿的标准与丈夫不同

重建的两江总督衙门，在李鸿章、马新贻的规划监督下，经过五年的经营，造得规模宏阔，气派壮大。受礼制所限，它当然不可能与先前的天王宫相比，但比起咸丰二年时的总督衙门来，扩大了三倍，豪华了十倍。尤其是西花园，基本上保持了洪秀全御花园的规格。为着投曾国藩所好，新近又从紫金山移来数百株大大小小的竹子。竹枝秀劲，竹叶青翠，给满是亭台楼阁、曲径假山的花园平添无限生机，无限雅趣。

王荊七悄悄对监造总管说：“老中堂爱竹，尤爱洞庭湖君山上的斑竹。那年游君山时，他抚摸着满是黑点的斑竹，出神了半天。”

总管听后，赶忙派人去湖南采购，并吩咐装一船君山泥土来，以便斑竹能更顺利地西花园里成活扎根。

碧波荡漾的人工湖面上，停泊着当年天王最喜爱的石舫。湖面大

为拓宽，石舫也就自然地移到湖中。于是从岸边到石舫之间，又架起一座九曲桥，桥的栏杆上饰满彩绘。桥上有顶，顶上盖着天蓝色琉璃瓦。阳光照在瓦片上，反射出清清亮亮的光彩来，与蓝天碧水融为一色，和谐壮美，显示出建筑师的匠心。

曾国藩不止一次地感叹：“太机巧了，太奢华了！天道忌巧，天道忌奢，还是朴实的好，世间惟有朴实最能长久。”他要总管在督署东面花圃边开出几块菜地来，明春再种上青菜、辣椒、茄子、豆角等农家菜蔬，借以抵消几分奢靡，又向僚属示以不忘稼穡之本。

曾氏满女纪芬在其所撰《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说：“文正每至一处，常喜种竹，故环室有竹。”又，曾氏在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给诸弟的家书中也提出家中应多种竹：“家中既已改妥，则不必依我之图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须改于檀山嘴下，而于三角丘密种竹木。”

夫人欧阳氏卧病已三个月了，她素来体气虚弱。从同治八年起与丈夫得了同样的病：右目失明，左目仅见微光。天气冷，搬进督署半个月了，她未走出门外一步。今天太阳出来了，天气和暖，在满女纪芬的陪同下，两个同病相怜的老人一起来到西花园，沿着九曲桥慢慢地向石舫走去。

“满姑，你今年二十岁了，我和你娘还未给你定下婆家，你心里有怨气吗？”一家三口在石舫里的木凳上坐下后，曾国藩望着长得厚厚墩墩，酷肖其母的满女，怜爱地问。

“父亲，看您老说的！我这一辈子不嫁人，在家伺候两位老人。”纪芬羞得满脸通红，扭过脸去，望着石舫外枯干的黑黄色的荷叶秆。其实，纪芬心里怎会不着急？但急有什么用，总不能自己去找婆家吧！她生性开朗，又会体贴人，说愿意在家伺候父母，也并非假话。她见父亲今天心里舒畅，主动谈起她的婚事，高兴极了。

从她懂事起，就从来没有看见父亲空闲过、舒畅过。几个姐姐的婚事，她从来没有听见父亲提起过，就那样一个一个地嫁出去了。别的大官家嫁女，吹吹打打热热闹闹，酒席摆几百桌，装嫁妆的抬盒连绵一两里路长。都说自己的父亲是湖南最大的官，在纪芬的眼里，几个姐姐的出嫁，不仅从没风光过，反而寒碜得很，送亲那天的娘家人

中，又照例没有父亲到场！父亲一生太忙太累了，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刻家人闲聊的光阴。女儿都有这样一番感慨，做妻子的感慨就更多了。

结缡三十六年来，欧阳夫人一直对丈夫敬重爱戴。过去在京师，丈夫忙是忙，但一家人没有分开。自生下纪芬后，这二十年来一家拆散，夫妻在一起的时间少，分别的日子多。欧阳夫人既为丈夫的功业自豪，又对夫妻长期不能团聚而深有觖望。今天丈夫能有这样的兴致，她又高兴又微觉诧异。

“傻丫头，哪有一辈子不出嫁的道理！我们两个老的归天了呢？”欧阳夫人笑着对女儿说，“满姑，你不知道，你父亲为你的婚事着急得很哩！他五年前就在留意了，一直想着要给你寻一个最好的郎君。”

纪芬羞得低下头。欧阳夫人摸着女儿柔软的黑发，满腹疼爱地说：“公婆爱头孙，爹娘疼满崽。你是父母的满娇娇，七个兄妹中，我看你父亲最疼的就是你，常说你长得一副阿弥陀佛相，将来福寿最好，所以要替你找一个人品好、学问好、家境好、公婆好、体质好的五好夫婿。”

“这样事事都好的人，到哪里去找呀！”纪芬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娇甜地望着母亲。

知夫莫如妻。欧阳夫人说的正是曾国藩的心思。这些年来，他为已嫁的四个女儿的婚事负疚深重。四个女婿都是他做主定的，四个女儿的家庭都不美满。大女婿袁秉桢放荡凶暴，致使大女儿三十岁便去世，活生生又添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例。二女婿陈远济幼时聪明，长大后却变得平庸，毫无上进心，二女儿纪耀终年郁郁寡欢。三女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其母又刁悍刻薄，三女纪琛一年到头总想住娘家。四女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却又体质羸弱，二十一岁便病死，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鉴于四个女儿的不幸，曾国藩总结出“五好”的择婿标准。正因为“五好”夫婿难找，故而让二十岁的满女尚待字闺中。这次视察江南机器制造局，却意外地看

到一只雏凤，一匹千里驹。自己是看准了，不过这一次他要好好征求夫人和女儿的意见，过去的教训实在把他吓怕了。他想：即使夫人同意，女儿自己不同意的话，这件事也决不勉强。

“人倒是发现了一个，就不知你两娘女的想法如何？”曾国藩边说边注意看夫人和女儿的反应：娘眉开眼笑，女儿的脸涨得通红。

“是个什么样的人？”欧阳夫人忙接言。

“聂亦峰这个人你还记得吗？”曾国藩问夫人。

“你是说衡山聂长子，几次会试都未中的那个？”欧阳夫人的记性十分好，尤其是寓居京师时，她作为一个贤惠的夫人，对来过她家的丈夫的朋友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个聂亦峰，又是湖南同乡，又在她家前前后后住过半年之久，印象就更深刻了。

“正是的。”

“那是个好人，学问好，人也好，就是考场运气不好，我记得他连考了三届都名落孙山。”欧阳夫人仰起头，慢悠悠地说，似乎在回忆往日京师甜蜜的生活。

“咸丰二年考中了，又因写错一个字未点得翰林，结果分到广东去当知县，现在是高州知府。”

“你说的人是亦峰的儿子？”夫人已猜到了。

“他的老五，现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当委员，今年十九岁。”接着又把聂缙槐来上海的过程说了一遍。

曾氏最小的女婿聂缙槐，字仲芳。湖南衡山人，其父聂亦峰翰林出身，历任知县、知府、补用道员。光绪元年，二十四岁的纪芬出嫁。一九三三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聂缙

槐宣统三年病逝。其一生历任上海制造局会办、苏松太道、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以及江皖浙三省巡抚。聂并经营实业，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其子聂云台曾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

“今后还可以考进士点翰林吗？”丈夫出身翰林，欧阳夫人巴望两

个儿子、四个女婿都点翰林，却偏偏就没有第二人了。她有时下了狠心，一定要给满女找个金马门中人。纪芬撇开父母，独自一人走到船头，静静地观看石舫边来来去去的游鱼，耳朵却没有放过舱里二老的每一句话。

“当然可以去考。”曾国藩肯定地答复了夫人的提问。“不过，也不一定非要中进士点翰林才有出息。年轻时我便告诉过澄侯、沅甫他们，不要沉湎于科举之中，那里面误人甚多，关键是要有真学问真本领。现在造炮制船便是国家顶重要的事，聂家老五有这方面的才能，你还愁他今后没有出息？他的娘说得好，今后说不定也可当藩臬抚台哩！我看那孩子气宇庄重，谈吐不俗，今后或许真有封疆的福气。”

“夫子你见多识广，我一向都听你的，可是从大姑到四姑，四个女婿你自己也都不满意，故我不得不多问两句。”女儿是娘身上的肉，欧阳夫人对五个女儿的疼爱，又比丈夫更深一层，背地里她不知为早逝的大女，守寡的四女、受气的三女流过多少眼泪，两只眼睛就是这样哭坏了。

“四个女婿都没选好，这是真的。别人都说我会看人，女婿都没选好，还谈得上什么会看人，我心里惭愧。”曾国藩沉重地低下头，好一阵又说，“我想清楚了，过去选女婿，其实不是选本人，而是选父亲。父亲好，并不能保证儿子就一定好。还有，过去选的是小孩子，没有长大成人。小时聪明可爱，长大后不一定成器。这次不同，聂家老五已定型了，今后只会越来越懂事，越变越好。我相信，满姑的命要比四个姐姐好得多。”

“我相信夫子看人是不错的，但还是要让我们娘女俩见一见他，我也要小小地考试一下。”

“你也要考试！怎么个考法？”曾国藩觉得有趣。

“我有法子。满姑！”欧阳夫人对着坐在船头的女儿喊，“你说要得吗？”

纪芬转过脸，对着母亲忸怩地笑笑。

欧阳夫人自有测试女婿的办法，与丈夫不同。当聂缙^榧奉命来到两江总督衙门时，曾家已作了精心的安排。客厅里，曾国藩与聂缙^榧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管理话题继续谈下去；屏风后面，欧阳夫人带着女儿尖起耳朵在偷听，并通过屏风的缝隙，将聂缙^榧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从外表到谈吐，欧阳夫人满意了，问问女儿，纪芬轻轻地地点了点头。

傍晚时，曾国藩留下聂缙^榧，请他共进晚餐。破格的礼遇，使聂缙^榧颇为意外。他想起老中堂曾问过他订亲没有。“是不是要为我作伐，真有这样的好命吗？”江南总局的年轻委员想到这里，情绪顿时高涨起来。他知道老中堂不大喜欢多喝酒的文人，遂滴酒不沾，放开胆子津津有味地吃了三大碗饭。屏风后的欧阳夫人看了正中下怀。贪杯坏事的袁秉桢、罗允吉伤透她的心，体质羸弱的郭刚基更令她痛苦不已。客厅里的这个青年不喝酒，能吃饭，正是欧阳夫人眼中正派、身体好的象征。吃完饭，喝过茶后，聂缙^榧起身告辞。家人捧出十段各种颜色花纹的洋布放到几上。曾国藩指着洋布说：“纪泽娘过去与你母亲熟，也见过你的两个姐姐，她要给她们三人各送一段衣料，不知她们喜欢什么花色，你给她们各挑一段吧！”

聂缙^榧听了，心里乐不可支，他将十段布料，一段一段细细地看着摸着，最先挑出一段黑呢，说：“我母亲素来不喜欢花花草草，平时家居爱作男子装。这段黑呢给她做衣服好。”又挑起一段米色起小花的格子绒洋布，说：“我大姐三十岁了，生了两个孩子，她爱美，又颇稳重，这段布给她最好。”最后挑了一段黄底绿叶粉红桃花亮闪闪的缎子，咧开嘴唇笑道：“二姐明年出嫁，她又爱俏，这匹缎子给她做嫁妆最合适。”

当曾国藩把聂缙^榧选布的情形告诉夫人时，欧阳氏彻底放心了：这孩子心眼细，对女人关心，今后一定会对妻子体贴照顾。这样的女婿打起灯笼也难找啊！她催丈夫即刻给聂亦峰发信，定下这门亲事，明年就嫁女。过了二十岁的姑娘，再不能留在娘家了。

“你这是一厢情愿。我们相中了他的儿子，万一他看不上我们的满姑呢？”曾国藩乐呵呵地笑道。

“哪有这个事！”欧阳夫人像受了委屈似的，“我的满姑又漂亮又能干，谁见了谁爱，还有看不上的？没有这个道理！”

正说着，纪芬进来对父亲说：“折差送来一个大包封，请父亲去大堂祗领。”

曾国藩穿上朝服，来到大堂，焚香望北跪拜后，接过包封。打开一看，原来是太后、皇上赏赐的年礼。自从同治年间来每年如此，不论他在前线指挥打仗，还是在安庆、江宁、保定等处衙门当太平总督，每到十二月初便有一大包礼物寄给他，而且每年都是同样的物品，今年亦不例外：藕粉三斤半，白莲子三斤半，百合粉一斤半，南枣三斤半，橘饼一斤半，奶饼五斤，挂面十把。每年接到这包礼物，也同时接到一分温暖，他从心里感激太后、皇上的隆注。今天，这份心情似乎没有过去的浓烈，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又要过年了！”

这是搬进新督署的第一个年节，阖署上下喜气洋洋，商议着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给新衙门锦上添花。欧阳夫人这些天精神也好多了。纪鸿夫妇带着三子一女由长沙来到江宁，同船的还有纪琛和她的两个儿子，纪耀和她的丈夫陈远济。纪鸿还告诉父亲，九叔也会来江宁过年。空旷的衙门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曾国藩夫妇见到一船晚辈，心中又喜又悲。喜的是儿孙满堂，悲的是早逝的大女和新寡的三女。曾国藩最感欣慰的是二房人丁兴旺。纪鸿成家尚只七年，便为他添了三个孙子，相比起来，长房就冷清多了。纪泽与刘蓉的女儿成亲十三年，先后生了两个儿子，均不满周岁便夭折，现在只有两个女儿。纪泽今年三十三岁了，心里很着急，曾国藩夫妇也很着急。

郭氏会做人，一进衙门，见嫂子脸色不悦，知她心里妒忌，便和丈夫商量，请兄嫂于他们的三子中任择一人暂为抚养，等日后生子再退还。因为曾国藩的一等侯是世袭罔替的，明摆着今后是纪泽的长子

承袭，纪鸿夫妇为怕兄嫂误会，以为是为了抢袭侯权，故先行讲明，不以小宗乱大宗。纪泽夫妇见弟弟、弟媳如此贤惠，甚是感激，便选中了将满周岁的广铨。曾国藩对此事大加赞赏，亲自为孙子的过房举办了隆重的仪式，并对儿子们说：“过房是好事，若作活动的，今后便容易生麻烦，当年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你们兄弟要学少荃抚幼荃之子的样子，不作活动作呆笔。今后纪泽不管再生几个儿子，广铨总在长房，不再回二房，这样方可杜绝日后的啰嗦事。你们兄弟同意不同意？”

“同意。”纪泽、纪鸿异口同声。

“那你们兄弟一起，在祖宗牌位面前订个约吧！”

纪泽、纪鸿在曾祖星冈、祖父竹亭牌位下跪定，共约谨遵父命，过房之事永不变更。

关于曾纪鸿之子过继的事，可参见同治十年十一月初八日，曾氏致诸弟信：“纪鸿拟以一子出嗣纪泽。余自十月半由苏、沪归来始闻其说，力赞成之。本月拟即写约告祖，不作活动之语。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不如李少荃抚幼泉之子作呆笔耳。”

又可参见曾纪芬的自订年谱：“是年（引者注：即同治十年）正月十八日伯兄嫂举一子，名广铭。二十六日仲兄嫂亦举第三子，名广铨。七月，广铭殇。仲兄嫂怜长兄嫂悲哀过度，愿听择一子代为抚养，俟异日得子再行退还。伯嫂闻之甚喜，即倩余上禀父母。文正公有时寝于上房，则由余侍奉宽衣等事，闻禀欣然云：‘即日过继，照李少荃家之办法，何必言日后退还语！’至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入新督署，广铨亦即抱归长房。”

后来，曾纪泽生子广奎。广铨虽未回二房，但纪泽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一等侯爵，在其死后却由其亲生子广奎承袭，广铨尽管年长也不能得到这份荣誉。

二 一个苦甜参半的怪梦

办完这件家中大事，曾国藩一阵轻松，回房稍作休憩。他一躺上床，便忽然见到了久别的祖父和父亲，心中十分惊讶。张眼四处一看，这不到了荷叶塘吗！那绕山蜿蜒的流水，恰是魂牵梦绕的涓水河；那苍苍翠翠的峰岭，正是日思夜想的高嵎山。“啊，生我育我的家乡，我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曾国藩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呼着喊着，孩子似的奔向涓水河，奔向高嵎山。

他沿着涓水河畔走，仿佛正是一个提着竹篮子，刚从祠堂告别雁门师回家的小学生，对草丛中惊飞的翠鸟、水边吓跑的游鱼充满着兴趣。驼背五爹还坐在那株古柳树下，悠悠闲闲地含着一杆三尺长的烟管。他起身拉绳，那把传了几代的百年老罾扳起来了，小鱼小虾在网中活蹦乱跳。看着放学的孩童贪婪地站在一旁，驼背五爹选了一条小小的红鲫鱼递过来。小学生如获至宝，双手捧着，撒开腿向家中跑去。背后五爹高喊：“伢子，你的竹篮子不要了？”

跑着跑着，红鲫鱼不见了，小学生上了高嵎山，一刹那间就变成了十六七岁的少年，手里握一把柴刀，沿着山间小路走进一片竹林。多好看的竹枝啊，清幽劲节，他真不忍心举刀。但无法，他要砍下竹子，用它来编织篮子，然后拿到蒋市街上去卖，换回几个买纸笔的零钱，读书郎的家境并不宽裕呀！他不以此为苦。林中小道送给他生趣盎然的情致，一只只从自己手里成形的青皮白心的竹篮子，又给他带来成功的喜悦……

忽然，山脚下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他快步跑下去。“哐哐啷啷”的锣声里，走出一个帽子左边插着红花的差役，在家门口高喊：“恭喜恭喜，贵府公子高中第三十六名举人！”祖父、父亲笑盈盈地走出来，接过喜报，屋门口围满了四乡八村前来看热闹的老老少少。一会儿，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让开了一条路，一乘大红花轿抬进门来，老岳父欧阳凝祉先生笑吟吟地骑马跟在轿后，夫人来了！曾国藩双喜临门，乐得眉开眼笑，情不自己。夜深了，闹洞房的亲友都走了，夫人头罩红绸，羞涩地坐在床沿上。新郎官举着龙凤红烛，心怦怦地走过来，他不知新娘子长得如何。迟疑了很久，终于轻轻地揭开红绸。新郎官惊呆了：烛光下，新娘子粉面桃腮，含情脉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涌上心头，他醉醺醺、眼迷迷地把新娘子抱了起来。慢慢地他睁开眼睛，抱在怀里的夫人已眇一目，额头上尽是皱纹，头发斑白，他扫兴地松开手，猛然间从镜子里看到一个衰老老头。那正是他自己！

他沮丧地走出屋门。外面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不到了长沙城吗？”当他看到熟悉的火宫殿时，心里说道。火宫殿里里外外乱糟

糟的，他正要转身走开，一个肩膀上搭着抹布的伙计满面堆笑地说：“要寻清静的地方吗？楼上雅座请。”曾国藩停步，见这伙计十分面熟，这不是岳阳楼上那个很会说话的店小二吗？他怎么到这里来了！再定睛一看又不是。啊！对了，他是稽茄山下小饭铺里那个忠厚的老板。老板撩起围裙，一边擦手一边说：“您老放心，再也不会看到长毛了，长毛已叫您老消灭了。雅座里没有外人，都是您老久别的朋友。”

曾国藩觉得奇怪，上得楼来，掀开帘子看时，唬得心跳不已。雅座里的八仙桌旁坐着三个人，正在开怀畅饮，高谈阔论。上首坐的江忠源，右边坐的胡林翼，左边坐的罗泽南。他忙进去，作揖打招呼：“多时不见了，原来你们都在这里！”怪哉，三人都没有发现他，继续谈着他们的话。他很丧气，便讪讪地靠着下手坐着，借此休息下。只听得江忠源爽朗地笑道：“现在好了，天下安静了，正是当年康节先生所说的：‘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我辈可以痛痛快快地饮酒赋诗了。”

“是呀。想当初我们创建湘勇，是何等的艰难困苦，那年就在这个火宫殿里闹出了人命案，逼得湘勇无法在长沙安身，不得不躲到衡州去。”罗泽南插话。

“难得涤生忍辱负重，终于在衡州练就了水陆大军，奠定了日后湘军胜利的根本。”胡林翼感叹道。

曾国藩在一旁听了略觉宽慰，心里想：“幸好他们没有看见我，且多坐一会，听他们是如何议论的。”

“要说涤生忍辱负重，真我辈不及，镇筴兵的欺侮、湖南官场的势力不消说了，后来在江西，新老巡抚都跟他过不去，不给粮饷都罢了，还要说他运了大批金银回荷叶塘，说他打仗无能，聚敛有方，你看气人不气人！”罗泽南取下眼镜，用手绢擦着眼睛，不知是眼睛昏花了，还是因过于激动而流了泪水。对亲家的这个举动，曾国藩很是感激。

曾氏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致澄弟信：“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这都可以理解，其原因一是愚蠢，二是妒忌，最让人心里过不去的是，打发德音杭布来军营窥探，调多隆阿跟随左右。涤生是满腔热血，一片忠心，朝廷却如此猜忌，岂不让人心寒！”胡林翼用手来回重重地抹着桌面，似乎在发泄胸中郁忿，一向蜡黄的两颊上泛起红潮。

曾国藩呆呆地望着他们，感慨万千。

“算了，都不去说它了，好在涤生兄壮志已成大业，如今功成名就，我大清朝自三藩以后，还没有哪个汉人有涤生兄的荣耀，我们都仰仗他的忍辱负重而名登凌烟阁。”这是江忠源的洪亮豪放的嗓音，说罢满饮了一口酒。

“长毛、捻子都好对付，难办的是洋人。我总担心涤生会栽在洋人手里，毁了半世英名。”胡林翼没有喝酒，情绪忽然低落下来。曾国藩偷眼看时，两颊上的红潮不见了，正是安庆南门码头上呕血昏迷时的样子：干瘦灰白，两眼微闭。

“洋人怕什么，又不是三头六臂，若撞在我手里，定叫他有来无回。”江忠源怒道，仍是当年战蓑衣渡、守长沙城的气概。

三人正说得起劲，忽然帘子又被掀开，昂首进来一长须老儒。此人衣衫破旧，精神矍铄。一进来，便用手杖指着八仙桌边的人说：“你们在这里喝得痛快，怎么不叫我？”三人忙起身，陪着笑脸说：“不知吴举人驾到，有失远迎。”

曾国藩定睛一看，方知来的是岳州怪才吴南屏，二十多年不见了，不料在此相遇。正要起身打招呼，又想，他们看不见我，我也不惊动他们了，且一旁坐听算了。

吴南屏一屁股坐下来，喝了几口酒后，便旧习不改，牢骚满腹，

怪话连篇：“我在外面听得多时了，你们都是湘军大头目，称赞湘军的功劳，说长毛是你们湘军灭的，大清是你们湘军保的，真正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其实，长毛是自生自灭。倘若没有内讧，这天下洪杨坐定多年了。”

真是一语惊四座，大家都洗耳恭听。曾国藩心想：“说他是怪才，恰如其分。”

“我还劝你们且慢表保大清的功劳。叫我看，湘军不但不是功臣，他正是挖大清江山基脚的罪魁！”

江、胡、罗都瞪大眼睛望着他，曾国藩更是惶惶不安。

“你们想想看，大清二百年来，兵都是朝廷掌握的，钱粮皆归之于户部，藩臬听命于中枢。这些年来，因军功而升至督抚的多达二十余人，至今还占据十八省的近半数。他们仗着功劳，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兵员成了家丁，钱粮变为私产，藩臬唯听命办事，不敢稍有异议。后起的淮军将领的骄横更为过之，简直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今日形势，外重而内轻，督抚之权大于朝廷，只怕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不久就会重演了。曾涤生说，二十年来与长毛、捻贼之战，其力费十之二三，与旧时文法之战，其力费十之七八。好吧，你们看看，这就是他与祖宗成法开战取胜后的功劳！大清亡在湘淮军之手，总在这几十年间便可证实。”

曾国藩听到这里，吓得浑身冷汗淋漓，心里狠狠地骂道：“这个吴南屏，我把你列作桐城文派在湖南的传人，没有事先征求你的意见固然不妥，但你也不能这样挟嫌报复我呀！”

“吴夫子，你说得好！”帘外传进一句异常洪亮的话，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帘子掀开，走进一个四十余岁的学者。但见他气宇爽阔，风度倜傥，众人看时，进来的原来是风流才子王闿运。他不待招呼，径坐在八仙桌上首江忠源的旁边。一落座，就旁若无人地夸夸其谈：“吴夫子的见解我完全赞同，世人非但为湘军惋惜，也为涤翁惋惜。涤翁之才，原在经学文章上，他若一心致力于此，可为今日

之郑康成、韩退之。但他功名心太重，清清闲闲的翰苑学士当不久，便去当礼部堂官，做学问的时间已是不够的，后又建湘军战长毛，更无暇著书立说。长处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短处却拼死力去硬干，结果徒给史册留一遗憾。”

“壬秋，你太刻薄了！”胡林翼大为不满地打断他的话。

“我这话看似刻薄，其实不刻薄。我当面都对涤翁说过。”王闾运仍然不知忌讳地大放厥词。“涤翁百年后，颂他夸他的人自然千千万万，我王闾运偏要唱唱反调。我也拟好了一副挽联，将来凭吊时要亲手交给纪泽。”

“念给我们听听！”吴南屏催道。两个怪才虽然平时互相瞧不起，在这点上却又声气相投。

王闾运饮了一口酒，抑扬顿挫地念道：“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雄深超卓，评价得当！”吴南屏拈须称赞，“壬秋，你可是冷眼旁观，所见深刻，不过，我料定曾纪泽不会收下。”

“他当然不会收。这副挽联只能记在我的《湘绮楼日记》中，传诸子孙后世。”

曾国藩心中不怪。奇怪的是，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都未表示异议。他愤然退出雅座，走出火宫殿，瞬时便回到荷叶塘。怪事！涓水河怎么干涸了？往昔清亮的河水都到哪里去了？他又去寻找高嵎山的竹林，不觉吓蒙了！犹如遭受一场大劫般，高嵎山黛青色的美景荡然无存，漫山遍野都是光秃秃的树干，枯黄的败叶在树干间飘摇，然后无声无息地撒在山坡上、沟涧里，乱糟糟地，昏惨惨地，令人悲哀而愁肠千结。“哎呀，荷叶塘，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曾国藩终于忍不住高喊起来，突然听见自鸣钟响了。原来竟是大梦一场！他侧身看了看钟，时针和分针恰好并在一起：刚交子正。

这是个好生稀奇的怪梦！曾国藩心想。他生平所做之梦极多，尤其是咸丰七八两年家居时，心境苍凉，百忧交集，几乎一合眼便是梦，而且又是一色的噩梦。但像今夜这样有头有尾、从小到大、先甜后苦、先美后丑的梦，却从来没有做过。他冷静地想想，也不奇怪。美好的荷叶塘，只是他散馆进京前脑中的印象，它与纯真的与世无争的年华紧密相连。后来就不行了。到了守父丧的年代，高嵎山、涓水河再也不能引起他如醉如痴的迷恋。对湘军，对他个人的微词，他已从京师和家乡那些宦海不得意，或隐居不仕的朋友书信、交谈里听到多次。前几天，欧阳兆熊将吴南屏的一封信给他看，梦中吴举人所言的正是信里的话。去年从天津南下，在清江浦偶遇王闿运。这个平生信奉帝王之术的俊才，对曾国藩总不重用他，不免有些怨恨，他现在已著作等身，以一学术大师而饮誉海内。他送给曾国藩近年所著的五本书：《周易燕说》《禹贡笺》《穀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就在送书的时候，王闿运不无自得地说，曾国藩本是著述之才，惜不得闲暇，又说他最近戏拟了一副联语，但不敢相送。曾国藩催他念，谁知竟变成了梦中的挽联……

今夜，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都翻出来了，胡乱地拼凑了这个苦甜参半的梦。至于高嵎山的落叶，曾国藩倒认为正是自身现在的真实写照：精疲神散，欲自振而不能，好比深秋季节，败叶满山，全无收拾。“哎！”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想起李鸿章已从直隶赶来江宁，上午就要来衙门拜谒，他强迫自己闭目息念，期望能再睡上个把时辰，养养精神。他有许多话要对这个阔门生说。

三 看看我们湖南的湘妃竹吧

接到恩师手谕后，直隶总督李鸿章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来到江宁。去年他从湖广总督任上调到直隶，接替恩师的职位，同时接手天津教案的扫尾。那些日子里，师生二人就津案、洋务以及国家形势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深谈。在这些方面，李鸿章完全赞同曾国藩的看法，尤其对兴办洋务，李鸿章表现出比恩师更大的热情，而且脚踏实地干实事。在苏抚任内，他筹建了上

海炸弹局、苏州机器局。在署江督任内，不仅大大扩展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又独立开办了金陵制造局。李鸿章利用这些军火工厂大批生产枪炮子弹，装备淮军，使淮军成为当时武器最为精良的军队。他不顾人言，在捻军被镇压后坚持不撤淮军，并把刘铭传、潘鼎新、张树声、吴长庆、周盛波、周盛传，以及弟弟李鹤章、李昭庆都一一安置在掌管兵权的高位上，形成了他的强大羽翼。其兄李瀚章又最会做官，弟弟一调走，湖督一职就落到他的手中。汉人同胞兄弟俩并世为总督，清朝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朝野内外，都说李家已取代曾家，成为天下臣民第一家了。曾国藩听了，心里有时也难免泛酸，但更多的是欣慰，甚至有些感激。

学生胜过老师，不正是体现了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吗？欧阳兆熊讲过这样一件事：那年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他去福州看望老朋友，左宗棠放言曾国藩不如自己。他对左宗棠说，带兵打仗，曾国藩或许不如你，但识人用人却强过你多倍。曾的门下人才济济，你的楚军除开你这个统帅外再无第二人。谁不如谁，后世自有公论。欧阳兆熊这番直爽的批评，说得左宗棠哑口无言，面有赧色。

就凭左宗棠的面有赧色，曾国藩也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何况李鸿章的事业对他来说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他清楚地知道，有李鸿章的兴盛和强大，就能确保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声名不会因人死而灭。纵观数千年历史，几多人在生时声势煊赫，炙手可热，人一死，尸骨未寒便遭唾骂鞭撻，一生名望扫地以尽。曾国藩知道自己在对待洋务和津案的处理上结怨甚多，倘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将自己的思想贯彻下去，并取得成就的话，一旦倒下，便也很可能逃不脱鞭尸扬灰的结局。现在有了李鸿章，有了他的不可动摇的权势和一班子占据要津的部属兄弟，估计二三十年内自己还不至于身败名裂。曾国藩对自己十年前选定李鸿章作为传人的决策很为庆幸，并感激这个争气的门生，且佩服他心理上的坚强胜过自己。由此，曾国藩也宽容了李鸿章荣宠利禄计较太深的毛病，师生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水乳交融的新阶段。

李鸿章在天津期间，亲眼看见恩师在清议的指责、津民的愤恨和

内心的疚愧交织下，如处水火，如坐针毡的艰难处境，望着恩师每况愈下的病躯，他已预感到恩师来日无多了。当读到这次手谕中“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的话时，李鸿章遂不顾一切南下江宁。

师生见面之后，曾国藩把容闳选拔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提了出来，李鸿章立即欣然赞同，并认为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措施。为保证此事达到预期的效果，李鸿章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使这个被后人誉之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业的大胆设想臻于成熟。曾国藩这几天很兴奋，反反复复和李鸿章讨论各项细节。最后决定由李鸿章拟稿，二人会衔上奏。

李鸿章的奏章本写得好。入幕之初，曾国藩叫他掌书记文案。几个月后便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现在经过十年督抚生涯的历练，他的奏章更显精当老辣。李奏的最大特点是条理缜密、文笔洗练，一件破天荒的大事，他用两千余字便将缘起、必要性、如何进行、预期达到的效果，以及十二条具体事项，叙述得要而不烦，面面俱到。主要之点为：选年在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之间的聪颖子弟到美国去学习十五年，每年选三十名，连续派四年，共一百二十名，朝廷派正副委员管理，估计一切费用总和在一百二十万两左右，首尾二十年，每年拨款六万。

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和李鸿章会衔上《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该折提出“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的建议。此建议被朝廷采纳。同治十一年七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由上海乘海轮赴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各派出一批。每批三十名幼童，总计一百二十名。

曾国藩看后很满意，只是在批驳“不必出国，可就在国内学习”的言论时，他添了一句话：“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可见亲历其境之重要。”在读到要立足现在，着眼长远的培育人才方针时，他添了两个比喻：“成山始于一簣，蓄艾期于三年。”古文家曾国藩认为，一篇上乘奏章，文字上除清晰简洁

外，还要适当地加点文采。这样读起来才不感到枯燥，并可传之久远，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他给沅甫选的奏章模板，就十分注意言文兼顾。全篇都妥帖无误后，他把草稿交给了文房缮写，好让李鸿章亲自带到京师去呈递。

李鸿章明天就要启程了。中午，曾国藩在督署内设宴为他饯行。官场要员和故旧好友聚于一堂，给这位年富力强、功大位显的协办大学士敬献一杯杯美酒，填塞满耳的奉承话。李鸿章甚是高兴，但也微感纳闷：恩师说有大事相托，这些天来除谈遣派幼童出洋留学外，并没有说上几句心腹话。大事，难道就是指的这件事吗？

午后，满天阴云裂开一道缝隙，一缕多日不见的冬阳射进两江督署，好比一副淡墨画就的大观园图，突然加上红绿五彩，眼前的一切顿时光华四耀、富丽堂皇起来。正在书斋里饮茶闲聊的曾国藩见此，情趣大增，笑着对一旁的门生说：“少荃，去看看我们湖南的湘妃竹吧！”

“上哪里去看？”李鸿章显然被恩师的话弄蒙了。

“你随我来。”

曾国藩起身，李鸿章随后跟着。在李鸿章的眼里，恩师是明显地老了：臃肿的皮袍里裹着干瘦的身躯，脖颈细长多皱，毫无光泽，就像一截脱水的老苦瓜；背弯着，两个肩膀一高一低，从皮帽里垂下来的花白辫子，稀疏尖细，犹如一只沾了白粉的老鼠尾巴。与二十七年前初次在京师见面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只有稳健沉重的步伐，仍保留着昔日的气概。

曾国藩将李鸿章带到了西花园。这西花园本是李鸿章设计的。当年一把大火把天王宫烧得变成瓦砾场，什么都毁坏了，唯独那艘石舫却不曾受到丝毫影响，依旧好好地停泊在原处。同治四年曾国藩赴捻战前线，李鸿章署理江督，开始筹划重新修建督署。有人建议将石舫炸掉，李鸿章制止了。今天，当他看到浮游在碧波中的石舫时，顿生亲切之感。他兴致勃勃地穿过九曲桥，在石舫上细细地端详了好一阵

子，才尾随恩师来到湖岸边的竹林旁。

好一片令人喜爱的竹林！时至隆冬，草木凋零，唯有这竹枝依然保留着满身青翠，真不愧岁寒三友之一。就在这一片大竹林左边，一条曲曲折折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把曾国藩和李鸿章导向了一片小竹林。小竹林前面有一座按荷叶塘农舍形式建造的小房间，专门为赏竹休憩之用，曾国藩给它取个名字叫艺篁馆。艺篁馆里陈设简朴。正中墙壁上悬挂一幅郑板桥的墨竹图，但那不是郑氏的真迹。曾国藩从郑板桥后人手中借来，请彭玉麟临摹一张。板桥的画上还有一首他自题的七言绝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曾国藩对这首诗赞赏不已。彭玉麟写不出板桥体来，曾国藩也写不出，无奈，只得以自己的行草体录下这首诗。裱好挂上后，曾国藩笑着对彭玉麟说：“我们俩人合伙打劫了板桥的珍宝，今后九泉之下如何见他！”

彭玉麟也笑着说：“剽窃者是我。涤丈虽录了他的诗，但没有用他的体。传播他的诗，他还会设宴款待您老哩！”

曾国藩开心地大笑了一阵，他觉得很久以来没有这样快活过了。

曾国藩将门生领进艺篁馆，在中间一张小方桌边坐下。桌面铺了一块白布，上面摆了几样糕点，房子里早生好了木炭火，暖融融的，仆人过来斟好两碗热茶。

“少荃，这就是从洞庭湖君山移来的湘妃竹。”曾国藩靠在棉垫椅背上，指着窗外的小竹林，对李鸿章说，“你以前见过这种竹子吗？”

“没有。”李鸿章答应一声，对着窗外看了一眼，然后走出艺篁馆，进到竹丛中，他要细细欣赏这一片有着神奇色彩的罕见竹林。

对湘妃竹，李鸿章闻名已久。用湘妃竹作骨做成的湘妃扇，是文人墨客普遍爱携带的雅物。他虽不是那种诗酒名士式的人，但也是翰林出身，夏天也爱摇一把湘妃扇。前两年做过一任湖广总督，不过大部分时间不在任上而在战场，故他未去湖南见过活生生的湘妃竹，想

不到今天能在江宁城里见到它！

“少荃，你要好好地看一看，这可是从君山上连土一起运来的真正的湘妃竹呀！”曾国藩对着窗外大声说，他似乎很得意，一个人在屋子里吟起刘禹锡的《秦娘曲》来，“山城人少江水碧，断雁哀猿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

是的，这的确是湘江边上的真正的斑竹！只见略带黄色的青皮竹竿上，布满着大大小小的黑色斑点，那黑点极像溅在宣纸上慢慢浸渍的墨痕。把它比作人的眼泪，女人的眼泪，尤其又是舜王的后妃——美丽忠贞的娥皇、女英的眼泪，真是妙极美极！李鸿章轻轻地抚摸着竹竿，感叹着苍筤中竟有如斯稀品，更感叹着人群中竟有如斯富于幻想的湘人，而湘人的代表，又正是屋子里那位已成衰弱的恩师。他一向崇敬老师宏阔的气魄、坚毅的意志，今天他看出了老师的心灵中还深藏着才子般的绵绵情致。

李鸿章一连看了几十根竹子，在竹林中眷恋了半个钟点之久，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艺篁馆，坐在老师的对面。他喝了一口热茶，兴趣浓烈地问：“恩师，这竹子移来多久了？”

“还不到一个月，眼下长得还可以，假若能在这里世代代扎下根，那就真是一件好事。”曾国藩笑意盈盈。

李鸿章突然觉得，老师对斑竹移到西花园的成功的喜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夺取江宁。

“恩师，您送几根给我吧，让老四把它种到庐州李家寨去！”李鸿章说，那庄重的神态也与当年请求筹建淮军相当。

“行！”曾国藩爽快地答应，“如果明年这批斑竹还能如此枝繁叶茂的话，我一定送六十根给你。你六兄弟一人十根，这里还留五十根，我五兄弟也一人十根。”

这句看似随随便便的话中，包含着怎样的情谊，李鸿章一听就掂

出来了。他十分激动地说：“谢恩师！”

“喝口热茶吧！”当仆人来到石桌边，将原先的冷茶泼去，换上热茶时，曾国藩对李鸿章说，“少荃，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喜爱湘妃竹吗？”

“因为此竹是恩师家乡的特产，恩师看着它，犹如回到了家乡。”李鸿章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说得对，但还不只这一层意思。”曾国藩抚须微笑着说。

“还因为此竹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使得它比别的竹子更逗人喜爱。”李鸿章立刻加以补充。

“说得好，但还不完全。”

“那……”李鸿章略停片刻，嬉笑着说，“门生愚陋，实在想不出了。”

以李鸿章的敏捷，莫说两层原因，他一口气说上十层八层都不要紧，但他有意不说了。一来他素知恩师城府极深，恩师心中的意念不是他能轻易道得出的；二来他要在恩师面前保持着虚心求教的晚辈形象，宁可不再猜下去，请恩师赐教，也不要逞强显能，使乖卖巧。这也是李鸿章磨炼出来了，恃才自负的淮军领袖，过去对这一点是想都不愿去想的。

“湘人爱斑竹，老朽尤重之，物以稀为贵，且又有舜王南巡，客死苍梧，娥皇、女英寻夫不见，泪洒竹林自投湘江的那一段传说，这的确是斑竹受人喜爱的原因。老朽看重斑竹，主要是从斑竹的身上联想到了—种血性。娥皇、女英明知舜王已死，不可再见，却偏要南下寻找，寻不着，则投水自尽，以身相殉。这是什么血性呢？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血性，是以死报答知遇之恩的血性，是对目标的追求至死不渝的血性！”

李鸿章听着听着，不禁肃然起敬。他的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二十七

年前的碾儿胡同书房，恩师在给他讲《诗经》中的借物喻志，讲先贤的品德节操……身为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的李鸿章，在恩师的面前，仍有一种当年作学生时的凛然崇敬之感。他在细细地咀嚼恩师今日说这番话的深远含义。

“少荃，这次我们师弟在江宁晤面，说不定是今生今世的最后一面了。”曾国藩的声调突然变了，风卷松涛、浪掀战舰的激昂慷慨被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所替代。

“恩师精力如昔，门生今后求教的日子还长哩！”李鸿章心中恍然，脸上仍泰然无事地微笑着，似不把这话当做一回事。

“你不知道，我的脚已肿了好几个月了。”曾国藩把脚伸前一步。“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脚发肿是一个极坏的预兆。”

“不要紧的。我回保定后，为恩师寻一个专治此病的良医来。”李鸿章注视着曾国藩伸过来的脚，安慰道。

“不必了。”曾国藩恢复了常态，“这二十年来，我已死过几次了。死，对我来说，不值得害怕。把你从保定请来，是想在死前跟你说几句重要的话。少荃，时势把我们师弟绑到了一起，塞进了一条航船中。”

天空上的裂云渐渐缝合，温暖灿烂的冬日又被阴霾所掩盖，富丽堂皇的两江总督衙门重新变为一幅灰蒙蒙的水墨画卷。李鸿章感觉到胸口有点堵塞，身上添了一分寒意。他肃然答道：“这些年来，门生追随恩师身后做了一点事，虽是时势所促成，但恩师奖掖提携之大恩，门生岂能须臾淡忘！”

“当年在京师初见贤弟之面，老夫便将贤弟许为伟器。丁未年贤弟打马进玉堂，我视你与郭筠仙、帅远烽、陈作梅为丁未四君子。安庆攻下后，我请贤弟招募淮勇，东下上海，后又以苏抚一职密荐。我一生庸碌，无所建树，唯一可安慰的就是看准了贤弟是个可寄重任的大才，要说报答皇恩，留声后世，也仅此一桩而已。”

曾国藩一往情深地追忆着往事，至高至重的由衷赞许，把李鸿章的心情推向激动莫名的峰巅。他以近于哽咽的声音说：“门生微薄之劳，与恩师巍巍功德相比，如燭火之比日月，沙丘之比泰岳，何况这点劳绩，也包括在恩师一生的勋业之中。”

“十年来，湘淮两军、曾李两家为世所瞩目。前人说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又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老朽近年来常有忧谗畏讥之患，时存履薄临深之感，这是老朽与生俱来的胆气薄弱、遇事瞻顾的本性，所喜贤弟豪迈坚强，敢作敢为，在心性上胜我多多矣，这是老朽最堪欣慰之处。”

“门生也经常有空虚怯弱的时候，尤当事机不顺、夜阑更深之时更是如此。”李鸿章向以铁腕强硬著称，这是他在人前第一次表示自己也有虚弱的一面。

“我想再硬再强的人，这点灵府深处的怯弱感总是难免的。苏长公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在天地沧海之间是何等短暂渺小，能不怯弱吗？”曾国藩淡淡一笑。仆人过来换上热茶，曾国藩喝了两大口，李鸿章也浅浅地呷了一口。

偏西的太阳被阴云压抑多时，终于又挣扎出来了。它的金黄色的光辉照在洪秀全留下的画舫上，也照在从君山移过来的湘妃竹上；它照在曾国藩灰黄多皱的长脸上，也照在李鸿章丰满厚实的双肩上。人有好恶，它无偏倚；人有寿夭，它将永恒。

“我自知来日苦短，死在旦夕，贤弟正如丽日中天，方兴未艾，前途极宜珍重，我有几句心腹话要对贤弟说。”曾国藩凝重地对凜然端坐的门生说，“湘淮军自创建以来，平长毛灭捻寇，杀人不计其数，仇敌遍于天下，这自然不消说了。还有一层，不知贤弟可曾注意到，湘淮军之所以取得胜利，乃因破除祖宗成法、世俗习见。”

“门生知道。”李鸿章点头说，“我朝兵权握在中枢，从不下移。过去川楚白莲教造反，各地建起团练，参与镇反，然事毕团练即全部解散。湘淮军一反成例，为平定长毛捻寇之主力。长毛平后，恩师遵成

法，湘勇陆师撤去十之八九，但水师仍基本保留，并转为经制之师。捻寇平后，淮军撤去不过十之二三罢了。这些都与世俗文法大不相合。”

“对！你见事明白。”对李鸿章的回答，曾国藩十分满意。“湘淮军不反世俗文法，则不可成事；湘淮军一反成法，则又贻下无穷后患。有人说，将启唐之藩镇、晋之八王之先声，非危言耸听，实见微知著也。我生性顾虑甚多，慑于各种压力，同治三年江宁收复后，强行大撤湘军，虽一时免去了不少口舌，但终究缺乏远见，后之捻乱幸赖贤弟淮军以成大功。贤弟气度恢廓，近年来不但不撤淮军，反而大量用洋枪洋炮装备，成为当今天下第一劲旅。对于此事，朝野议论颇多，甚至有人以董卓、曹操视之，疑有非常之举。”

说到这里，曾国藩又端起茶杯喝水，并注意看了下李鸿章的反应。只见他神态自若，并不因世有董、曹之讥而动容。曾国藩心里叹道：“这就是李少荃，他到底与我大不相同。”

“这当然是无识者浅见。”曾国藩接下去说，“当今内乱虽平，外患不已，大清江山时有被蹂躏之虞，八旗、绿营不能作依靠，前事已见，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日后全仗贤弟之淮军。另外，维护我湘淮军十多年来破世俗文法之成果，亦只有指望强大的淮军的存在。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点，今后不管有多大的风波兴起，淮军只可加强而不可削弱，这点决不能动摇。”

“请恩师放心，只要门生一息尚存，这一点一定谨守不渝！”李鸿章语气坚定地表示。他没有保君卫国的强烈神圣使命感，也并非有维护湘淮军破除世俗文法战果的深远认识，他只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乱世之中手里的刀把子不能松，这是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曾国藩的这些话也给他以启示，他今后可以保君卫国的响亮口号来从多方面提高淮军的战斗力，而一旦淮军真的成了天下独一无二的劲旅，便任是谁人也不敢说撤销一类的混账话了！

“长毛平后，我曾期望国家即刻中兴，谁知捻乱又起；捻乱平后，可以措手了，不料又发生津案。在处理津案时，我已力尽神散，

自知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而朝野又对津案的处置分歧甚大，一时尚难望弥缝。中兴何时到来，看目前形势，实难预卜。然天生我辈异于流俗者，就在于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数十年来，我知办事之难，在人心不正，风俗不厚，而正人心厚风俗，其始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而其后人亦为之和，天亦为之应。我与贤弟，正是属于这一二人之列。我力求先正己身，同时亦大力培养一批人才，造就一批好官，将他们当做种子，期待他们开花结果，实现天下应和的局面。可惜此事办得并不成功，尔后尚须贤弟时时自觉一身处天下表率地位，并且还要多多培植人才，援引好官，到了普天之下都来应和的时候，风俗自然改变，康乾盛世当可重睹。这是我要与贤弟谈的第二点。”

说到人才，李鸿章一向最服曾国藩的知人善任，于是趁机问：“恩师，门生阅历有限，又常带兵打仗，无暇深究，对当今一些重要人物都乏真知灼见。恩师向以识人精微著称，是否可将他们略加品评，以便门生心中有数？”

曾国藩听后沉默着，很久不作声。

四 艺篁馆里，曾国藩纵论天下人物

曾国藩上上下下地梳理着长须，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月旦人物，从来非易，身处高位之人，一言可定人终生，故对这类话尤须谨慎。我向来不轻易议论别人，即因为此。今日晤谈，非比寻常，有些话再不说，恐日后永无机会了。不过，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听后记在心里就行了，不必把它作为定评，更不要对旁人说起。当今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在西北的左季高。此人雄才大略，用兵打仗，自是第一好手；待人耿直，廉洁自律，亦不失为一良友贤吏。但喜出格恭维，自负偏激，这些毛病害得他往往吃亏，而他自己并不明白。金陵收复后，他不与我通往来，后人也许以为我们凶终隙末。其实我们所争的在兵略国事，不在私情。我一直认为他是大清开国以来少见之将才。我想，他若平心静气地谈起我，大概也不会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李鸿章说：“门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立即参掉你的巡抚！”

“这就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话只有他说得出。左宗棠之下当数彭玉麟。此人极富血性，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且淡泊名利，重情重义，我常说他是天下一奇男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起要回到他的退省庵去。”

“他曾对我讲过，陈广敷先生有次仔细看了他的骨相，说他前世是南岳一老僧。”李鸿章插话。

“这或许是真的。”曾国藩正色道，“广敷先生的相是看得很准的。他要回退省庵，我也不再强难他了。今后小事，你也不要再去惊动他。倘若洋人与我有战事，你用忠义二字一激，我料他哪怕七十八十岁，也会像老廉颇一样勇赴前线。”

李鸿章点头应允。

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丙辰。晴。午后，涤师来久谈，言芸仙在粤声名之劣……劝捐助饷……郭在粤东一概施之，往往诗书之家，横纳罟网，而又高自位置，不近人情，所作所为，无不任意。即如弃妇一事。妇始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为妇室下首，而妾居上首，此岂知礼者所为？比至粤官，与夫人、如夫人用绿轿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归，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为政如彼，民间安得不鼎沸？郭悍然不顾。”

“此外还有郭筠仙。前几年在粤与寄云闹得不可开交，衡情衡理，自是筠仙不对。早年在都中，寄云见筠仙之文采，便极欲纳交，央我从中介绍。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比任粤督，廷寄问黄辛农能否胜粤抚之任，寄云即疏劾黄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粤抚，令兄堪任藩司。寄云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毕竟有德于筠仙，而筠仙与寄云争权，弄得督抚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检点。先是弃钱氏夫人，后迎钱氏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进抚署则与夫人、如夫人三乘绿呢大轿一齐抬入大门。你看，舆论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顾。”

“怪不得粤抚做不下去了。”这些趣闻，李鸿章听得甚是有味。

“不过话要说回来，筠仙之才，海内罕有其匹，然其才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气重，不堪繁剧。他只能出主意，献计谋，运筹于帷幄之中。他对洋务极有见解，明年合适的时候，我拟保荐他出洋考查一次，他的所见必定会比志刚、斌春要深刻得多。我观他的气色，绝不是老于长沙城南书院的样子，说不定晚年还有一番惊人之举，从而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我对这个同年多少有点了解，他最适宜与洋人交往。去年津案发生，举国主张强硬，反对柔让，筠仙力排众议，痛斥不负责任的清议，真正难能可贵。”

“是呀，他在这方面的见识远胜流俗，也胜过孟容。”曾国藩说，“另外，刘印渠长厚谦下，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是有福之相。官秀峰城府甚深，与人相交不诚，然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沈幼丹胸次窄狭而本事不小。杨厚庵不料病重得卧床不起，他学问不足，事业怕就只做到这一步了。黄翼升人极老实廉洁，但本事不及，长江水师提督一职，今后遇到合适人再更换。丁日昌精明能干，办洋务是一把好手，但操守方面欠检点，物议颇多。”

“关于丁日昌的议论我也听说过，天津有人骂他丁鬼子。此人有点像门生，做事太不留后路。”李鸿章自嘲似的笑了笑。

“近日户部有一折，言减漕事，据说是王文韶所作。你认识此人吗？”

“没见过。”

“这道折子写得好，其人有宰相之才，今后要注意接纳。”

“噢。”李鸿章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

“至于令兄筱荃，血性不如你，但深稳又过之。”

“恩师，你看门生最大的不足在哪里？”

李鸿章突然心智大开，冷不防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凭他多年与老师相处的经验，知道用这种突然发问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师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国藩随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无他长处，就在这点上比你强。还是在京师时，邵位西便看出来了，他说我死后当谥文韧公，虽是一句笑话，却真说到了点子上。我那年给你讲的《挺经》的第一条，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李鸿章连声答。那年曾国藩说的两个乡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让的故事，给他极深的印象。他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也体味出了这个小故事中所包含着的许多内容，但他把握不准老师本人的意思。“恩师，门生和其他幕僚当时都猜不透那个故事中的含义，您启发我们一下吧！”

望着李鸿章这副虔诚的态度，曾国藩笑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含义，一桩乡下时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罢了。都是两个犟人，在那里挺着，看哪个挺得久，不能坚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输了。我这个人年轻时就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无任何业绩了，看来还要挺，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间事谁胜谁负，有时就看能挺不能挺。”

李鸿章似有所悟地点头。隔了一会儿，他说：“门生当时想，恩师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诫我们：天下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如同那个老头子样，乃有成事之望。好比后来发生的天津教案，主战者全是局外之人，他们不负责任，徒尚意气，倘若让他们入局负责，也不会喊得那么起劲了。门生这个理解，不知也有道理否？”

“有道理。”曾国藩会心一笑。心里想：这个聪明过人的年家子，真的能见人之所不能见，发人之所不能发，你看他把那个争过田塍的小故事，与津案舆论联系得真是天衣无缝！

“第三件大事，是希望贤弟把徐图自强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一两

年先要把选派幼童出洋一事办好。贤弟于此成绩斐然，我最为放心。”

邵位西（即邵懿辰，曾氏翰苑同事，著名学者）谥曾氏为文韧公的玩笑话，见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中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所上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同治十三年，他又在所上的《筹议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说起办洋务，李鸿章兴趣最大，也自认为研究最深，他不觉高谈阔论起来：“洋务非办不可！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我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以如天之度，一概与之立约通商，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皆聚于中国，这的确为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国之弓矛、抬枪、土炮，不能敌洋人之来复枪炮，中国之舟楫艇船，不能敌洋人之轮机兵船，故而受制于洋人。处今日之局势而侈言攘夷、驱逐出境等，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若无枪炮船舰，亦是空话。门生以为，自强之道在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故不能不办机器局，办造船厂。门生想，洋人之枪炮舰船，也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就能持之而欺凌我中国。若我们果能深通其法，也就能造出如洋人一样的船炮，说不定还可超过他们，那时就不愁攘夷自立了。所以门生极为赞成派幼童出国留学之事，并竭尽全力协助恩师办好。”

曾国藩握须凝神听完李鸿章这番宏论，对他所提出的“三千年一大变局”的论点激赏不已。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呼喊，但愿太后、皇上、中枢诸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将军、提督都能听到这声呼喊！

“少荃，你以‘三千年一大变局’这句话来概括今日形势，非常简明动听。你回保定后，就以这句话为宗旨，把刚才说的这些内容，给太

后、皇上上一个折子，让天下人都能受到震动。”

“好，我回去就写。”李鸿章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他要给醇王和前不久去世的倭仁一类的人敲敲警钟。

“少荃，有一点我要提醒你，无论办洋务也好，引用洋人的好办法好制度也好，还是派人留洋也好，有一个基本之点要时刻记住，那就是必须以我中华名教为本。这个意思，你的幕僚冯桂芬早在十年前使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句话，我很赞赏。”

“这也是门生的意思。景亭老先生《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许多观点，都与门生磋商过。刻印时，门生还资助他二百两银子。”李鸿章笑道。

“那就好。”曾国藩满意地颌首。“洋人的长处要学，老祖宗的衣钵更不能丢！”

稍停片刻，他又问：“少荃，直隶是外交第一要冲，这一年多来，你与洋人交涉，抱定一个何等样的态度？”

李鸿章思索一会，说：“门生与洋人交往，也无一个固定的态度。洋人狡诈，门生只同他们打痞子腔。”

说完，眼睛看着曾国藩。曾国藩以五指捋须，久久不语。李鸿章知此话说得不得体，便不再说下去了。

“啊，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你的痞子腔是何打法，你打两句给我听听。”曾国藩的手在花白的胡须上一上一下地移动了好几个来回，才慢慢地说出这两句话来。

李鸿章忙说：“门生这是信口胡说的，究竟应以何种态度与洋人打交道，还求恩师指点。”

曾国藩的手仍未离开胡须，将李鸿章谛视良久，说：“依我看，

还是一个诚字适当，诚能动人。洋人亦是人，中国人可以诚动之，洋人岂能例外？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是断不会错的。我们眼下既无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讲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诚信身份，总是靠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跎亦不至过重，想来比痞子腔靠得住些，你说的是吗？”

“是，是。”李鸿章点头不已，“门生今后一定遵循恩师的教诲办理，与洋人推诚相见。”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公（引者注：指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公，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尝告予……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貽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跎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这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奉老师训示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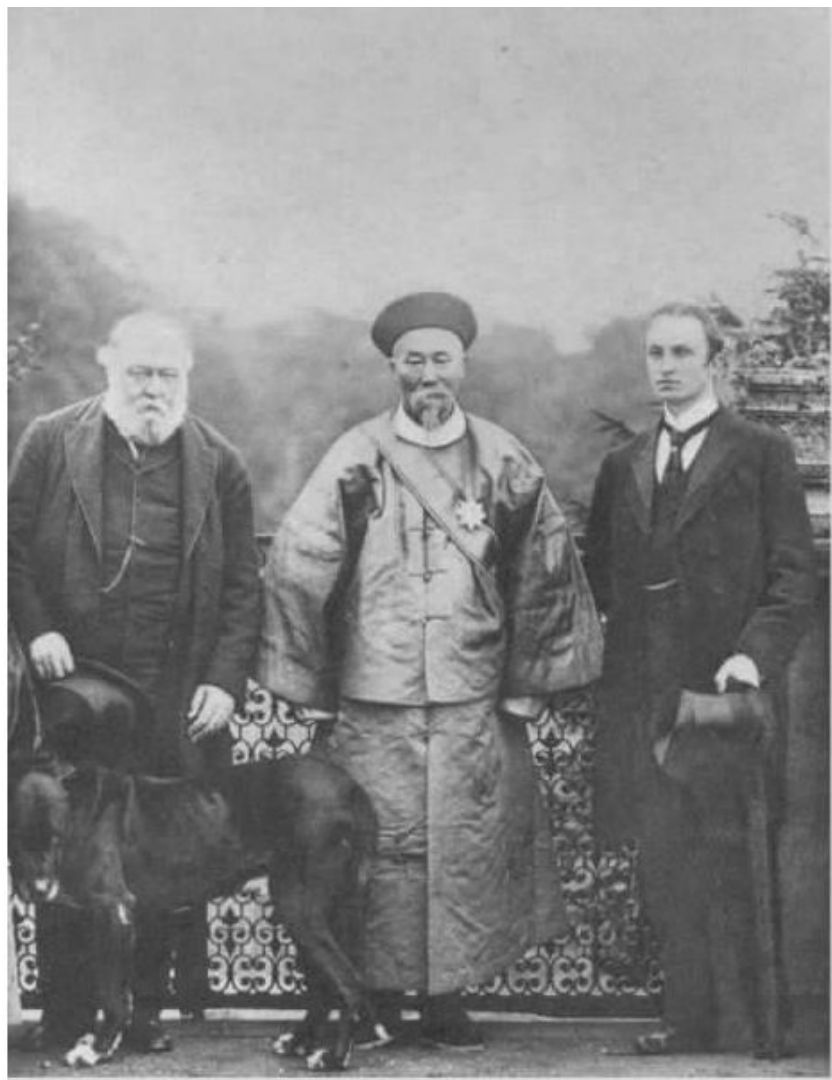
斑竹林边，艺篁馆里，师生俩推心置腹地畅谈着。西边天空渐由明朗而转成绯红，最后，夕阳终于顽强地冲出云层，在即将坠入西山的最一瞬间，露出了它火红的一角。余晖将两江总督衙门照得通明透亮，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曾国藩对着窗外的仆人招招手。那人进来，双手捧着一个约七寸长三寸宽，以暗红织锦饰面的小木盒。曾国藩接过小盒，打开盒盖，露出两个墨绿色的精美玉球来。他指着玉球对李鸿章说：“这两个和阗玉球，原是穆中堂的爱物，在他的手心里转过二十余年。咸丰四年穆相病重期间，托康福送给了我。从那时起，在我的手心里又转过十七八年了。现在，我也不需要用它了。贤弟目前虽精力充沛，然亦需早加保养。明天是个晴天，正好启程，我一生无奇珍异宝，穆中堂的这两个玉球，就转送给你，权

作我留给你的一点纪念吧，愿贤弟为国珍重！”

李鸿章举起双手，郑重地接过木盒，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曾纪泽拿了一件丝绵斗篷走了进来，对父亲说：“刚才收到九叔从武昌发来的信，已于初二日启锚来江宁，这两天内怕要到了。”

“哦，沅甫是该到了。少荃，我们回上房吃夜饭去吧！”

五 曾国荃他乡遇旧部



李鸿章在英国

曾国荃在弹劾官文之后，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前向与捻军打仗，新湘军败得溃不成军。官场对劾官一案一片嘲讽，都说他心胸狭窄，居功自傲，朝廷也觉得他做得过分了。曾国荃处在内外夹攻之中，遂借口伤疾复发，辞官回里了。回到荷叶塘之后，他用从安庆、江宁掠

来的金银广置庄田，大兴土木，大夫第建筑得庞大复杂，耗去近十万银子，令湘乡土绅闻之咋舌。平素家居挥金如土，一切都讲究豪华、气派。他嫌湖南的信笺不好，派人带八百两银子进京，将琉璃厂的名贵信笺一扫而空，惊得那些老板们瞠目结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太鹤立鸡群了，怕招致兄弟侄儿们的怨恨，于是瞒着大哥，在离黄金堂五里外的地方建起一群楼房，取名富厚堂，作为送给大哥的礼品。又建一座房子，取名有恒堂，送给国葆的嗣子。又将黄金堂予以改建，更名万年堂，安置国潢一家子。国华的妻妾住白玉堂，不想再动，于是他又送二万银子给纪寿。这样，兄弟侄儿们同声赞扬九爷的手足情深。但方圆数十里的百姓则怨声四起。因为曾府兴建如此多的高楼大厦，需要大量的合抱老树，而这些老树大都长在坟山上，主人家都不愿砍伐。曾国荃把四乡头面人物请来，要他们帮忙。这些人谁不想讨好？便硬逼着老百姓砍掉从祖父辈、曾祖父辈传下来的坟山大树孝敬曾府。百姓们敢怒不敢言，私下里无不恨得要命，都巴望新建的楼房遭雷打火烧。这尚在其次，最使曾国荃头痛的是两件事。

一是原吉字营阵亡将领们的子弟，三天两日来找他诉苦。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抚恤银有限，一两年就用光了。眼看着别人风风光光地回到家里，带来的财宝用船装，用车载，自家的亲人赔上一条命不算，一点分外财也没得到，他们何能不气恼，不眼红！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死去将领们原来的部下有混得不好的，也常常跑上门来大哭大闹，说是先前欠了他的饷未发，都私吞运回家，逼着要其子弟补欠饷。这些子弟们又烦恼又气愤，无处发泄，便都找上原吉字营的统帅。有些妇道人家还因此想起死去的丈夫、儿子，能在大夫第披头散发地哭上几天几夜不罢休，弄得曾国荃一家不得安宁。有些实在不能对付的旧亲旧谊，还只得拿出几十百把两银子来，才能勉强打发走。

第二件头痛的事，是原吉字营官勇在湖南、在湘乡境内的惹是生非，其中尤以哥老会闹得最凶。哥老会的成员大半部分是那些在前线掠财不多的下级军官和勇丁。仗打久了，农民的勤劳俭朴的本性丢尽了，又仗着有点本事，有几次战功，见过场面，胆子大得很，有的甚至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再加之结成会党，使得地方官都不敢正视，老实的百姓们更是远远躲开。这些为害乡里的湘军旧部，远胜过当年

的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令过去的抢王盗贼们望尘莫及。百姓们的怨骂，官绅们的指责，都辗转传到了原吉字营统帅的耳中，他无可奈何。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说罗泽南、李续宾家也有人卷入了哥老会，又说是萧孚泗当了哥老会的总头目。没有真凭实据，曾国荃不好处理他们，何况这个对朝廷满肚皮牢骚的一等威毅伯，压根儿就不想处理这些事。

一个月前，他接到大哥的信。信写得很凄凉，说旦夕之间都有可能到九泉与星冈公、竹亭公聚会，请他和澄侯到江宁来小住一段时期，兄弟们最后见见面。家里的摊子铺得太大了，简直不可须臾离当家人，澄侯无法远行，只得由沅甫做代表，前赴江宁看望大哥。

赵烈文著《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的日记载：“师自言……亲族贫窘者甚

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顾身膺  仕，心中不免缺陷。复得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皆意想所不到。”

“师曰：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舍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其从湘潭购杉木，逆流三百余里，又有旱道须牵拽，厥价亦不啻数倍。买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然亦致恨。”

这天午后，曾国荃豪华的座船停泊在长江南岸繁昌县境的荻港码头。曾国荃记得，十年前，他率勇乘攻克安庆之威，一举拿下了繁昌县城。旧地重游，兴趣顿生，遂带着长子纪瑞及仆人王勇、熊强，离船上了岸。

当年那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九帅，而今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虽身穿价值千金的火狐皮袍，头戴名贵的紫貂暖帽，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主仆四人在荻港镇上四处走走望望，只见田地荒芜，市井萧条，人们穿着单薄的旧衣烂袄，在寒风中抖抖缩缩地无所事事。看来“温饱”二字对荻港镇上大多数的百姓来说，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曾国荃的心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沉重，这就是他从长毛手里光复十年之久的城镇！比长毛占领时的情景只有差没有好。他信步走进一家小酒店，在那里喝了几杯酒。百姓手里都没有钱，农产品便宜得惊人。王勇、熊强两人手里满满地提着鱼肉鸡鸭，跟在主人背后回

到船上。

吃过晚饭后，江面上已是黑漆漆的一片。江风吹打着浪涛，发出一阵阵浑浊的巨响，座船在水面上下浮动。曾国荃在船舱里就着灯光，拥被读书。时已深夜，船上所有人都已进入梦乡，劳累一天的船工发出粗鲁的鼾声。看看灯油将尽，曾国荃伸了个懒腰，预备着脱衣睡觉。

突然，他从窗口看到岸上一列火把正向船边走来。多年的军旅生涯养成了他高度的警惕性。他立即掀被下床，穿好裤和鞋，注视着岸上。火把队越来越近了，约有四五十人，中间杂夹着几匹马，还有一顶两人抬的小轿。再走近十多丈的时候，曾国荃看清了：他们人人腰上都吊着一把长长的刀！“糟了，莫不是遇到了打劫的土匪！”他暗自叫苦，立即把船上的人叫醒，大家都吓得全无主张。年过二十三岁，已娶妻生子的大公子纪瑞，从小就生活在富贵安宁之中，何曾见过这等场面，早已唬得躲进深舱，脸色发白，两腿发抖。终于，举火把的人都在船边停下来，一个个头上包着黑布，腰里扎着黑布带，在那里七嘴八舌地乱喊乱叫。一个大汉从马上跳下来，向前跨了几步，四五个火把紧跟在他的身后。大汉对着船喊：“船老大，这是曾九帅的座船吗？”

一连喊了几声，船老大不敢搭腔，吩咐伙计们都准备好棍棒刀枪。曾国荃从窗口里将大汉看了又看，似觉眼熟，便对船老大轻轻地说了几句。

“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船老大走到甲板上，手握一根丈把长的楠竹篙，厉声喝问。

“老大，烦你告诉九帅，我是原信字营营官李臣典的胞弟李臣章，多年不见九帅了，知九帅今夜船停在这里，特为来拜访。”那汉子高门大嗓地回答。

他真的就是荣封子爵、还未来得及接奉圣旨便不光彩地死去的李臣典的弟弟吗？曾国荃把船老大叫进舱来，又对他指示一句。

“你说你是九帅的部下，有什么凭据吗？”船老大丢开楠竹篙，两手卷起了一个喇叭筒，嘴巴对着喇叭筒喊。

“有！”回答很痛快，“老大，你躲开点！”

话音刚落，一道尺把长的黑影像条飞天蜈蚣一样飞来，掉在甲板上，发出“嘣”的一声响。船老大走过去拾起，原来是一把插在刀鞘中的腰刀。他走进船舱，把腰刀递给曾国荃。一看刀鞘，曾国荃就知道，这是经过自己手发下去的腰刀。抽出刀来，雪亮的刀面上刻有两行字：“殄灭丑类，尽忠王事。涤生曾国藩赠。”旁边刻着编号：第壹万柒千贰佰陆拾肆号。的确是吉字营旧部无误！

原来，曾国荃打下安庆后，从大哥那里将从壹万号起的腰刀铸造、发放权要了过来，由他一手支配。他的腰刀发放极滥，到了金陵攻下时，五万吉字营官勇，几乎有一万人得了这种刻字腰刀，遂把一个极高的荣誉弄得很不值钱了，大大违背了曾国藩的初衷。

为防止意外，曾国荃只放李臣章一人上船来。灯笼、蜡烛一齐点燃了，船舱里灯火通明。李臣章上得船来，一眼见曾国荃威严地端坐在椅子上，忙趋前两步，纳头便拜：“前吉字后营左哨哨长李臣章叩见九帅大人！”

“抬起头来！”曾国荃命令。

李臣章把头抬起。曾国荃这下看清楚了，果然是吉字营撤散前夕已授参将衔的哨长李臣章！在这里见到旧部，也可谓他乡遇故知了。曾国荃心里高兴，丢掉了刚才摆出来的威严表情，恢复了不拘礼仪的本色：“起来，让九帅我好好看看你这个龟孙子！”

李臣章听到这熟悉的带着亲昵色彩的谩骂声，满心高兴，立即从船板上一跃而起，走到曾国荃面前，笑容满面地说：“九帅，七八年没有见到您老了，我们想死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午后有几个兄弟在荻港镇上见到您老。我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来了。”

“不错，你还没有多大变化，有三十了吧！”曾国荃抓着李臣章两只结实的肩膀，笑着问。

“已满三十二岁，现在吃三十三岁的饭了。”李臣章的嘴巴咧得大大的，两颗大虎牙很刺眼。

曾国荃又盯着他看了一眼，然后死劲地摇他的双肩，见摇不动，便抽回右手，握紧拳头，冷不防一拳打过去。李臣章微微晃动一下，立即又站得笔直。“好小子，还是当年吉字营的样子！”

“九帅，您老的拳头可没有当年的力量了。”李臣章乐起来，“第一次我哥带我见您老的时候，一拳就把我打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还记得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曾国荃哈哈大笑起来，“坐下，坐下好好聊聊，这几年混得还不错吧！”

李臣章挨着曾国荃身边坐下。王勇端来两杯茶。

“拿下去，不懂事的东西！”曾国荃大声呵斥，“吉字营的勇士没有喝茶的习惯，上酒！”

当王勇换上酒菜时，后面跟着惊魂刚定的纪瑞。

“科四，你来见见李哨长。”曾国荃抬起手来，指了指儿子。

李臣章见他穿着考究，试探着问：“是少爷，还是侄少爷？”

“这是老大纪瑞。”

“哦，大少爷。”李臣章忙站起行礼，曾纪瑞也弯了弯腰。

“李老二。”喝了几口酒后，曾国荃以过去军营中的称呼叫李臣章，“岸上是些什么人，要不要送点水给他们喝？”

“不要了。九帅，”李臣章凑过脸去，嬉笑着说，“卑职特为恭请您老到我家里去住两天，我有好多话要对您老说。”

“你家离这里有多远？”

“不远，只二十多里。卑职为九帅抬来了一顶空轿，先不知大少爷也来了，没有多预备一顶轿，好在有几匹马，腾出一匹来让大少爷坐。”

“好哇，到你家去看看。”这一路来船坐得太乏味了，换两天口味也好。“纪瑞不会骑马，就让他坐轿，我骑马吧！”

“那怎么行？”李臣章忙说，“我到镇上再叫一顶轿来。”

“算了，我有四五年没有骑马了，也想骑骑。”曾国荃挥了挥手，“走吧，你带路，今夜上李府作客！”

六 前湘军哨长与前太平军师帅成了异姓兄弟

火把队逶迤向南走去，李臣章和曾国荃并马前进。路上，他把这些年来的经历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老上司。

打下金陵没有几天，李臣典暴卒。他抢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分别由几个心腹保管着，也没有来得及当面把这几个人叫到跟前来，与弟弟作个交代。李臣章问他们要钱时，他们都矢口否认。这些钱财本不是李家的私产，几天前还是长毛的，谁抢到手就归谁，李臣章也不好大肆声张，更不能告状诉讼，只好忍气吞声算了。过几天圣旨下来，李臣典封一等子爵，李臣章满心欢喜找到曾国藩，说哥哥临死前把他的儿子猴伢子过继了，现在应由猴伢子承袭一等子爵。由继子领赏的事，李臣典死前当面求过曾国藩，曾国藩也很怜悯，答应奏请。谁知李臣典的爵位不是世袭罔替的，朝廷不允。李臣章又空喜一场。

没有多久吉字营裁撤，发了财的都急于回家当财主。李臣章的银子被别人夺去了，哥哥吃春药暴死的丑闻也渐渐传开，他不想回原籍

受约束，便拉了一帮子弟兄在江湖上闯荡。虽说太平天国亡了，但长江两岸这些年一直没有安宁过，李臣章这班子兄弟在乱世中混得甚是得意。

这一天，他们来到繁昌县境猛虎山。只见这里人烟稀少，峻岭连绵，林恶水冷，烟笼雾障。李臣章的弟兄们都怂恿他说：“不走了，就在这里长期住下来，把它当做梁山泊，李二哥做山寨之主，我们都做个山寨头领。”

正说着，山道上冲出一队强人来，约有五六十人。内中走出一个黑脸大汉，抡起一把金背大砍刀，凶神恶煞地高喊：“识相的，留下买路钱！”

李臣章对弟兄们笑道：“你们看看，这黑鬼倒问起我们的买路钱来了，岂不笑话！我们收拾他，占山为王吧！”

说罢，两支队伍便在猛虎山下打了起来。双方势均力敌，打了半个时辰不分胜负。李臣章住手，说：“黑汉子，我好像认识你，你原是四眼狗的部下吧！”

黑汉子也停下，说：“我好像也认识你，你是曾铁桶的部下吧！”

原来，在安庆攻守的一年多时间里，李臣章和黑汉子多次交过手，故而认识，只是互不知姓名。李臣章说：“你眼力不错，我正是曾九帅手下的哨长李臣章。”

那黑汉子也说：“我原是英王部下师帅瞿荣光。”

“我跟你打个商量吧。”李臣章突然换上笑脸说，“我现在不是湘军了，曾九帅也开缺回老家了；你现在也不是太平军了，你们的英王也早死了。我们作对头的日子已经过去，现在都是流落江湖的好汉。人生就只有这几十年，何苦结仇一世呢，我们干脆交个朋友如何？”

瞿荣光是安徽人，咸丰七年投的太平军，那时正是天京内讧之后，拜上帝会的信仰已在太平天国内普遍失去，打仗的目的已变为单

纯的升官发财求生存。瞿荣光虽在太平军中达四年之久，且当上了中级军官，却并没有多少革故鼎新的思想。安庆失守前夕，他卷带一批金银逃出城，后来纠集了几十个逃散弟兄，在猛虎山落了草。这时见李臣章武艺高强，一班子弟兄能打善斗，山寨正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和李臣章各自捐弃前嫌，对天盟誓，结成了异姓兄弟。又给山寨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双义堂，即两支人马双双结义的意思。瞿荣光先到，当了大哥，李臣章坐了第二把交椅。学梁山好汉的样子，也来个英雄排座次。只是实在英雄太少，勉强排了十八个。后来，人员渐渐增加。这些人中有遭灾逃荒的农民，破产的小商贩，失业的匠人，更多的是打斗成性的丘八。丘八中有被裁撤的湘军，有开缺的绿营，也有逃散的太平军、捻军。人员增加到两百多个，头领也排到了二十六名。

“糟糕！”听完李臣章的介绍，曾国荃心里叫起苦来：“这小子当了绿林响马，我怎能跟他进山？再说那个长毛出身的山大王，万一要加害怎么办呢？”但事已至此，半途返回，又失去了昔日吉字营统帅的威风。曾国荃颇觉为难。

“李老二，你这个龟孙子，早不说清楚，你要把我骗进强盗窝？”曾国荃沉下脸来训斥道。

“九帅，您老莫误会，我们不是强盗。”李臣章笑着解释，“我们这两百号人在猛虎山，依靠自己的本事是可以生活下去的。我们既不与官府为敌，也不与乡绅作对，只是遇到有走私的大盐商和其他不义之财，才偶尔下下手，且手脚干净，外人都不知底细。何况您老是半夜进山，下次再半夜出山，谁个知道！”

“你那个拜把子大哥，他靠得住吗？”曾国荃问。他不自觉地按了按藏在皮袍子里面那把德国造自动连发手枪。

“九帅，这个瞿大哥，您老就放一百个心。今天他听说我请您老，满口答应。他称赞您老是个英雄，又说我们要好好巴结您老，日后万一打起官司来也有个后台。下山时，他已吩咐杀牛宰猪，这会子怕早已准备好了。”

曾国荃心里冷笑着，不再作声。又走了几里路，李臣章指着半空中几堆篝火，对曾国荃说：“九帅，双义堂里燃起了欢迎的火堆，我们上山吧！”

山道上每隔几十步，就有一个小喽啰持着火把在那里照明。来到半山腰时，瞿荣光带着十来个老头领，正在那里列队恭候。李臣章老远就喊起来：“瞿大哥，曾九帅来了！”

瞿荣光对着前面的轿子便要行礼，李臣章乐得哈哈大笑：“错了，轿里坐的是大少爷，九帅在这里哩！”

边说边扶着曾国荃下马。瞿荣光走上前来，说：“叩见曾九帅大人！”

一边就要下跪。曾国荃忙扶起：“瞿大哥不必客气。”

曾纪瑞走出轿，见四周都是黑黝黝的高山，风吹着树木发出怪叫，火把下的汉子们个个面目狰狞，他又害怕起来，便瑟瑟地紧靠着父亲身边站着。众人簇拥着曾国荃父子进了聚义馆。大厅里的柱子上到处插着火把，火把底下有五六张八仙桌，桌上堆满用海碗装的鸡鸭鱼肉，喝酒的杯子有茶碗大，桌边的酒坛子有人的肩膀高。

瞿荣光请贵宾上坐。曾国荃骑了二十多里的马，肚子也饿了，眼前的情景又使他想起当年吉字营夜宴的壮观，不觉豪兴大发，竟然和这些当今的梁山好汉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吃得兴起，他干脆和瞿、李等人划拳赌输赢。天将放亮时，双义堂的人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曾国荃也被人扶进里屋睡觉。只是大少爷曾纪瑞不习惯这种气氛，不能多饮多喝，因过于疲劳，也倒床睡着了。

这一觉直睡到未初，曾国荃才醒过来，瞿荣光、李臣章早已恭候多时了。盥洗完毕，便陪着他观看山寨。

昨天半夜上山看得不清楚，这下方才看明白，原来这猛虎山果真是山高林密，形势险峻。通向双义堂的仅一条小路，被几道木栅石滚把守得万夫莫开。间或在林木之间可见几栋全是木头树皮盖就的房

子。瞿荣光说，那是弟兄们住的地方。远远地看见几个女人在房子边晒衣服，曾国荃奇怪地问：“山上有百姓住？”

“没有。”李臣章答。

“那何来的女人？”

“弟兄们的妻室。”瞿荣光答。

“这些女人也愿意到深山里来？”

李臣章望了瞿荣光一眼，不好意思地说：“大半部分都是掳来的。开始我们不准，后来想没有婆娘拴不住弟兄们的心，也就算了，只是叫他们不要抢有夫之妇，拆散别人的家庭。”

李臣章等着曾国荃的教训，谁知九帅笑着说：“没有婆娘，如何传宗接代？不掳，又哪来的婆娘！”

李臣章想，过去九帅带兵只问打仗，不问其他，现在依然这样的通情达理。他觉得九帅这样的统帅实在是好。瞿荣光见曾国荃如此态度，更是大出意外，不禁从心里喜欢起来，说：“九帅英明！”

“砰，砰！”三人正说得高兴，不远处突然传来两声枪响。曾国荃惊问：“这是什么事？”

瞿荣光笑着说：“不要紧，这是弟兄们在围猎，兴许是遇见了老虎、豹子什么的，一般的野羊、野兔，都射箭，不打枪。”

话音刚落，林子里传出一片欢呼声。李臣章说：“刚才这两枪打中了。”

三人沿着山道边走边看。前面一个小亭子里，喽罗们已摆好了酒菜。瞿荣光说：“请九帅在这里小酌两杯，大少爷那里，我已安排人侍候了。”

“好，好。”曾国荃高兴地答应。面对着崇山峻岭喝酒谈天，是他

最惬意的事。

三人进了亭子，在木凳子上坐下来。曾国荃在二人陪劝下，开怀畅饮，谈笑风生。瞿荣光看在眼里，心想：“这个宫保伯爷的身上，书生气只有两分，绿林味道倒占了八分，与传说中的他的大哥相差得太远了！”瞿荣光就喜欢这样的人。他满斟一杯酒递给曾国荃，说：“我瞿荣光今天能在猛虎山与九帅相会，真是三生有幸。日后九帅若有急难之事，只要一纸书来，我绝没有二话！”

曾国荃听了高兴，说：“你们也都是豪杰之士，九爷喜欢与你们这样的人交往。”

大家都喝得四五分醉了。曾国荃问：“你们就在这里一辈子了？”

李臣章红着眼睛答：“除非今后九帅要我们下山，不然，我们就在这里快活一辈子。”

“你们两百多人有刀有枪的，啸聚山林，总不是好事，难道就不怕今后官府找你们的麻烦？”曾国荃毕竟不是绿林好汉，他从爱护的角度提出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九帅，你可能还不知道，光安徽一省境内，像我们猛虎山这样的人马，少说也有十起八起的，我们还只算小买卖，多的有五六百！”瞿荣光边嚼鸡腿边说。

“官府也不要紧，有这个给他们！”李臣章笑着放下筷子，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成一个圆圈。“繁昌县衙门上上下下我们都打点了，光县太爷一人就给了五千两银子，他何苦得罪我这个财神菩萨。”

瞿、李的答话使曾国荃大为吃惊：安徽的混乱一点不亚于湖南，大哥的吏治，看来也并没有收到成效。湖南、安徽如此，其他省也好不了多少。官场上下成天喊什么中兴、中兴，真是笑话！

这时，一个喽啰走进亭子禀报：“大头领、二头领，白眼狼回来了，事情办得很顺利。”

“知道了。过两天，老子赏他个满意！”瞿荣光挥挥手，喽啰走了。

“你们又干了什么好事？”曾国荃笑着问。

“小事一桩。”瞿荣光给曾国荃递来一条羚羊腿，说，“庆丰村有一个大户，为富不仁，乡民们都恨他。白眼狼带几个弟兄绑了他一票，捞了一万两银子，为百姓出了口气，又为山寨捞了一笔钱。”

“你们也要知道收敛一下，一味干下去，闹大了，不是繁昌县令能遮掩得了的！”曾国荃啃着羚羊腿说。

“九帅，您老不是别人，我跟您老说实话吧！”李臣章右手抓起左手衣袖往嘴巴上来回擦着，弄得袖口油晃晃的。他正正经经地说，“九帅，这满人的气数已尽了，江山坐不久了，我们不怕它了！”

“你有什么根据？”接话的曾国荃的态度是那樣的平静随和，仿佛他与血战长毛，拼死保卫皇上江山的往事毫无联系，而是那种来自飞鹰岭、蝙蝠洞、仙女峰上的好汉强人。瞿荣光颇觉意外。

“早两个月前山上来了一个做生意折了本的小商人，他在北京做过半年生意，亲耳听人说，太后年轻，守不住寡，后宫里常可听见婴儿啼哭，那是太后的私生子。又说小皇帝人还没变全，就由太监带着，偷偷溜出宫外逛八大胡同。九帅，您老看，这样的太后皇上，还不是亡国的象征！”

“不要乱说。”这些话，曾国荃早就听说过，但由李臣章的口中说出，他仍感惊讶：这样偏僻山坳里都传说这种新闻，可见全国会有多少人知道！出于多年养成的习惯，他需要在一般人的面前维护朝廷的尊严。

“不是乱说，九帅。”瞿荣光嘻嘻地笑着，“那个兄弟讲，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娘偷人，儿嫖娼，这样的皇家还有什么脸面，他的江山还能坐得久长吗？弟兄们都讲，更大的内乱马上就要到来，天下大乱，我们就好过！”

“暂且不讲京师的事。”李臣章说，“眼下明摆着的两件事，就足可证明满人混不长久。一是繁昌县太爷，我们用五千两银子就买通了，这样的贪官稳坐衙门。二是九帅这样劳苦功高的大臣，却受人排挤，开缺回籍。世界如此不公平，这难道不是亡国的预兆！”

这后一句正说到曾国荃的心坎上，他愤愤地骂起来：“这天底下尽是他娘的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正是这话！”李臣章忙点头，“卑职想天下大乱后，一定是九帅和老中堂出来收拾残局，到那时我们猛虎山全体弟兄都听九帅和老中堂的。”

“我们都听九帅的调遣。”瞿荣光立即接着说。

这时，曾国荃才明白李臣章深夜请他上山的真正目的。他毕竟不是想与朝廷作对的绿林响马，心中隐隐担心起来。他曼声应道：“行呀，一旦有事，我一定派人来猛虎山找你们。”

“弟兄们都仰仗九帅大人的提携！”瞿荣光、李臣章一齐说。

三人又一起喝了一阵子酒，便起身离开亭子，又到一些关卡之地看了看。瞿荣光请曾国荃赐教，曾国荃也随时指点一二。待到天黑时，曾国荃告辞，瞿、李苦苦相留。曾国荃说：“我有要事去江宁见大哥，二位情谊已领了，以后再相会。”

见实在留不住，瞿荣光捧出百两黄金相赠，曾国荃谢绝了。于是李臣章捧出一个大布包来，说：“九帅不收黄金也罢，这包土产，请您老一定收下。”

“什么土产？”

“布包里有两张虎皮，连头到尾没有损坏一点，是这几年打得的两只老虎身上剥下的。原是留着我和瞿大哥用，现送给九帅一张，另一张请转送给老中堂。还有一张灰狐皮送给大少爷，做一件坎肩。”

曾国荃打开布包，只见烛光下两张金毛虎皮闪闪发光，心里十分喜爱，笑着说：“谢谢你们的重礼，我和老中堂收下了！”

双义堂大坪中停着两乘轿子，前前后后簇拥着百多个手执火把的大汉，跟昨天夜晚一个样。曾纪瑞见此情景，又胆怯起来，忙钻进后面的轿子。曾国荃走到轿边，对瞿荣光说：“只留四个弟兄举火把照明，另请李老二陪同，其余的人全部不要下山。”

“这怎么行，太冷清了。”瞿荣光不同意。

“瞿大哥，你是要把我上猛虎山的事，让繁昌县官场都知道吗？”曾国荃沉下脸来。

“不是这个意思，九帅！”瞿荣光急着分辩。

“既然如此，那么请李老二带路，我们下山吧。”曾国荃说着，掀帘进了轿子。

李臣章和四个小喽啰把曾国荃父子送到江边，天尚未亮。正要抱拳告别时，李臣章突然对他的老上司说：“九帅，我告诉您老一件意外事。”

“什么事？”看着前吉字营哨长那副神秘的样子，曾国荃兴趣顿生。

“九帅，您老绝对想不到，康福没有死，他还活在世上。”

“你说什么？”曾国荃惊讶起来，“康福没有死？你听谁说的？”

“前不久，他还和您老一样，在我们猛虎山做了几天客。”

李臣章十分得意，一不小心就露出了曾国荃夜上猛虎山的事，令这个九帅大不快，好在船上的人都睡着了，听不见。他沉下脸来训道：“你这个龟孙子，九爷到你府上的事，以后若再对人提起，当心你的舌头！”

李臣章下意识地伸伸舌头，忙说：“一时忘记了，回去后就用线把这个鸟嘴巴锁起来。”说着又做了个鬼脸。

“不要油腔滑调了，康福现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就住在东梁山脚下。”

“东梁山就在江边，我去找他。”说完转身上跳板。

曾国荃与康福的关系，虽不能和曾国藩与康福的关系相比，但也是很密切的。他感激康福几次救大哥的性命，也看重康福的才干，在打金陵的关键时刻，他甚得力于康福的帮助，何况他知大哥对康福之死惋惜不已，现在得知康福没有死，且就住在长江边，他怎能不去寻找！

“康福现已改名叫康伏，就住在玉溪桥，好找！”当曾国荃踏上甲板时，李臣章又大声作了补充。

七 康福隐居东梁山

康福的确没有死，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近乎传奇般的故事，还得从他中弹倒下时说起。

原来，李臣典的枪法并不好，又加之心怀鬼胎，开枪的瞬间手抖了一下，从胸部移到了肩膀，康福的右肩胛骨被打断，血浸透了他的上衣。就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李臣典指挥湘军如虎似狼般地冲向金龙殿。在他们的眼里，金龙殿里堆满了黄金白银、珍珠玛瑙，甚至宫殿中的一切皆是金玉所制，包括日常的用具，还有那些镂花窗棂和刻龙楹柱……他们的心中涌出一股疯狂的亢奋，毫无任何顾忌地将所有拿得动的、值钱的东西劫为己有。殿外的烈火仍在冲天燃烧，殿里则混乱得昏天黑地：无价之玉被魔掌打碎，艺术珍品遭铁蹄践踏，为了争夺一颗珍珠、一个元宝，刚才还是弟兄，此刻却刀刀相见，砍断的手臂、戳死的尸体遍地皆是，狼藉相枕。这些年来，以战功震慑天下的湘军，在这里演出了它组建以来最丑恶的一幕，同时也将他们的可

耻追求暴露无遗！看看抢得差不多了，李臣典命令每人向殿堂里扔一个火把，他要把这座已打劫一空的金龙殿干脆烧掉，不给他们的罪恶留下痕迹。

从金龙殿里涌出的巨大热浪把康福烤醒了，但他爬不起来。他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座壮丽非凡的宫殿毁于烈火之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兄抢夺战利品的丑态，脑子里又浮起李臣典手拿短枪脸露狞笑的凶相，他的心如刀绞剑刺般的痛苦。正在这时，一个扛了只鎏金马桶的湘勇，喜气洋洋地从他的面前走来，一只脚恰好踩在他的伤口上，一阵锥心的剧痛又使他晕死过去。

康福再次醒来的时候已近凌晨。中旬的月亮大而明亮，月亮下的人间世界，却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场景：金龙殿的大火仍未熄灭，远远近近到处是尸体、刀矛，被大火烧焦的尸骨发出令人窒息的臭气，喧闹声已经过去，活着的人都困乏得睡觉了，人世死一般的寂静。康福觉得伤口的血已经凝固，痛楚减轻了些，他试图挣扎起来，刚一动，右腿便出现一阵剧痛。原来，就在他昏迷倒地的时候，后面的湘勇不但无人扶起他，反而有好几个人踩着他的身躯冲向金龙殿，右腿便是这时被人踩断的。康福气得用手捶打大地。捶打一阵后，他平静下来，心想：等天亮后再说吧！他艰难地转动着身子，将俯卧换成侧躺，觉得舒服点。他的脸朝着月亮，微微地闭着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有一只手触着他的鼻孔。他睁开眼睛，发现身旁蹲着一个人。那人问：“大哥，你是不是姓康？”

“我是姓康。”康福很高兴，他猜想这一定是一位湘军弟兄。

“你叫康福吗？”

“对，我就是康福！兄弟，你是哪位？”康福想：这下好了！

“你伤在哪里？”

康福指了指左肩膀，又指了指右腿。

“我背你。”

那汉子背起康福，走到旱西门时，正好遇见一匹嚼草料的骠壮战马，旁边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仰天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汉子暗喜，解开缰绳，先把康福扶上马背，然后自己再跳上去，使劲在马屁股后面一拍，战马奋起四蹄，向前飞奔，一眨眼便穿过旱西门。那人策马向西，沿着长江边的古道，扬起一路黄尘。

“兄弟，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康福在前面惊问。

“大哥，你放心，我不会害你，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停下来。”那人在后面回答。

眼看离江宁城越来越远，康福并不留恋。就在第一次苏醒时，眼前的一切重重地压抑着他的胸膛，脑子里响起了那夜弟弟的叮嘱：“哥哥，打完仗后你就解甲归田吧！”他断然作出了决定：一旦伤好后便立即离开湘军。现在正好借这位兄弟的力量去达到目的。

这真是一匹难得的骏马，它驮着两条汉子，并不感到沉重。将到黄昏时，眼前出现一座层峦叠嶂的大山。康福认出，这是安徽当涂县内的东梁山。他对那汉子说：“兄弟，我们不走了，就在这里停下来吧，我曾经在此地住过一段时期，山里有许多好草药，我要在这里养伤。”

“行。”

那汉子跳下马，牵着缰绳，向山中慢慢走去。山风吹来，被热汗浸了整整一天的他们感到通体舒服。一路访查，最后看中了一户封姓人家。封老汉今年七十二岁，老伴六十五岁，无儿无女。老头一世行医，慈面佛心，悲天悯人。一圈竹篱笆围住五间茅草房，后园一半种蔬菜，一半种草药。那汉子对老汉说，他们是表兄弟俩，外出做生意，不幸遇着歹人，打伤了表兄的肩骨和腿，请求老大爷收留住下来，并帮表兄治骨养伤。说完又从黄包袱里拿出一锭五十两银子的大元宝来。封老汉没有收银子，却满口答应他们的要求。当夜，老两口

治蔬具酒，像对老友一样的款待他们。吃完饭后，用草药给康福洗净伤口，又给他的左肩和右腿敷上两个厚厚的药包。康福躺在床上，伤痛似觉消失殆尽。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哪营哪哨的？为什么要带我离开江宁？”康福问那汉子。这一天来，他一直想问，只是一则坐在马背上奔跑，谈话不便，二来自己气力不济，不能多说话。现在，他不能不问了。

“康大哥，我是什么人，你是绝对想不到的。”那汉子坐在他的床边，笑笑地说，“我不是你的湘军弟兄，我是你的对手，一名太平军军官。”

“这是真的？”康福大惊，若不是腿已断，他会从床上一跃而起。

“是真的。”那人早有所备，对康福的惊讶一点不介意，“康大哥，你听我慢慢讲。”

原来，救出康福的这个汉子，正是当年在宁乡小饭铺看曾国藩写字的那群太平军中的一个，后来奉韦卒长之命送狗肉给曾国藩、荆七吃，又拿纸笔来要曾国藩誊抄告示的那个细脚仔。他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是太平军中数千名童子军的一名。康福因去看望表姐，错过了与他见面的机会，但他的弟弟康禄投靠太平军时，恰恰投的便是韦卒长的部队，编在细脚仔一个伍里。细脚仔从懂事起就不知他的父母是谁，他是在乞丐堆里长大的。太平军埋锅做饭，他到大铁锅前讨锅巴吃。韦卒长见了可怜，收他当了名童子军，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答不出。大家见他两只脚长得比别人的手臂还细，都叫他细脚仔。

细脚仔投军三个月后，遇到了康禄。小家伙最是单纯热情，对康禄很关照。一路行军过程中，又将三个月来在太平军中所学到的关于拜上帝会、均贫富等理论，以及民族大义等讲给康禄听。虽然细脚仔的知识肤浅，但他对太平军的感情深厚，那些肤浅的道理出自于他的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嘴中，给刚投太平军的康禄以深刻的印象。康禄比细脚仔大几岁，又武艺高强，细脚仔对他很尊敬。后来，康禄不断

迁升，细脚仔一直跟在他身边。直到康禄当了楚王，细脚仔还是以总制的官衔充当他的亲兵。关于康福的一切，细脚仔都知道。天京失落的前夕，康福进楚王府劝弟弟，隔壁窗外，细脚仔把康福看得清清楚楚，兄弟俩的对话也听得清清楚楚，他从小对楚王崇拜不已。天京外城攻破后，细脚仔没有重伤，本可以逃进城，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要和楚王一起，与受伤的五千烈士自焚殉国，用一死表达他对信仰对友谊的忠诚。但康禄想得更远。就在康福带领湘军冲进太阳城的前一刻，康禄把细脚仔叫到跟前，交给他一个黄缎子包袱，沉重地说：“兄弟，你年纪轻轻，又没有重伤，不要走这条路，往后还有更重的担子要你承担。”

“王爷有何吩咐？”望着已瘦成骷髅似的楚王，细脚仔心情异常沉痛。

“你带上这个包袱，趁着清妖抢金龙殿财物的混乱时刻，冲出天王宫，逃出天京城，然后设法回到广西去。”

“王爷，我不逃走，我要跟你和弟兄们一起殉国。”细脚仔嘶哑着喉咙说。

“兄弟，你听我说。”康禄把手搭在细脚仔的肩上，饥饿和劳累已把这条铁汉子折磨得有气无力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沉地说：“天王宫马上就要落到清妖的手里，天京城即将全部陷落。忠王保护幼天王出城，看来凶多吉少。各地虽说还有二十万弟兄，但依我看，凭他们来复兴天国，指望不大。我冷静地想过，天国的失败，不在人少兵少，而在人心已失。为何会失去人心，我曾经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今日事情危急，不能再细说了。天国后来的发展虽令人痛心，但老天王起义之初，对兄弟姐妹们讲的道理却是对的；正因为对，才会有我天国初期的人心归向，红红火火。天国暂时是失败了，天国的理想在两广仍然深入人心。古人说得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时机成熟，天国的大旗又会在两广树起。莫看清妖现在得手，它的气数已尽，撑持不了多久。你还只有二十几岁，人生还刚刚起步，又在军中十多年，太平军的一切都已洞悉，正是今后办大事的丰富历

练。包袱里有老天王早期传道的几本书，还有《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些都是我天国最重要的文献。另外还有我给老天王写的一个条陈，里面讲了十多年来天国的一些重大失误，不料刚抄好，老天王就升天了。兄弟，你回到广西后，要认真读通这些文献，以老天王当年传道的精神，宣传天国的崇高理想，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重新把父老乡亲团结起来，把清妖推翻掉，实现老天王的愿望。”

“王爷，我听从你的命令！”细脚仔意识到这个使命的伟大，他决心挑起这副异乎寻常的重担。

“好，你是我的好兄弟！”康禄将脚下砖缝里的一根细草扯出，放在口里嚼了几下，咽了下去，又说，“包袱里有十个大元宝，供你沿途和回去使用，还有我剩下的三枚飞镖，你替我收藏，今后若有机会，你把它交给我的哥哥。”

“王爷的哥哥就在清妖军营里，我一定能找到。”

“不，你暂时不要去找他。我的哥哥是个好人，我相信他不会在清妖军营里待得很久，他总有一天会觉醒回家。过了七八年后，你再到我的老家去找他就行了，你现在重要的是赶快离开天京，离得越远越好。”康禄又拔起一根细草嚼着，振作精神说，“我无妻无儿，哥哥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对我哥哥说，待侄儿长大后，把这三枚飞镖送给他，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曾经有一个叔叔。”

康禄说到这里，不觉眼圈红了，他赶紧停住：“情形危急，不能多说了，你赶快去剃头换衣。”

细脚仔剃去满头长发，只留一条辫子，又穿上一件普通百姓的长褂。当他背起包袱，再次来到楚王身边时，湘军已冲进太阳城内，将金龙殿团团包围了。正在这时，康禄惊奇地发现带兵的将领，正是他的胞兄！他远远地指着康福对细脚仔说：“我的哥哥就在那里。”

细脚仔顺着手势看去，不错，正是那夜潜入楚王府的汉子。柴堆

点火后，细脚仔含着眼泪，偷偷地钻出火圈。很快，他看到康福中弹倒下了。出于对楚王的敬仰和对楚王嘱托的忠诚，细脚仔决定：只要康福没有死，就要救起他，把他远远地带出天京城！太平军的忠贞总制，不愿自己上司的哥哥长久充当清妖的走狗！

“你把飞镖给我看看。”当细脚仔说完这段经历后，康福感动地说。

细脚仔打开黄缎包袱，将康禄留下的三枚飞镖郑重交出。康福看着这三枚刻有“禄”字的精钢飞镖，不觉泪眼模糊了。

飞镖是康门绝技。一般飞镖都是一枚枚地发，康家的飞镖是三枚一组，可以三枚同时发出，也可以一枚接一枚地单发。康福兄弟俩自五岁起，识字之余，父亲就教他们练拳脚，八岁开始练刀棍，十岁开始练飞镖、下围棋。康福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弟弟那年刚好十岁，因此弟弟的飞镖和围棋全是哥哥传授的。那一年，下河桥来了个手艺精巧的铁匠，康福请他为兄弟俩各打五组飞镖：柳叶镖、梅花镖、蒜条镖、铜钱镖、三角镖，每枚飞镖上都分别刻上“福”“禄”二字，兄弟相约，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使出飞镖。十多年过去了，康福仅用去两组，康禄就只剩下这一组了。这是一组梅花镖。当年打造飞镖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而弟弟却永远见不到了。

从那以后，康福和细脚仔就在封老汉家住下来。老汉三头两日进东梁山为康福采药，老太太则常常炖鸡熬鱼汤给他补养身子。平时，细脚仔时常谈他的天国理想，封老汉则时常骂朝廷和官府。康福对自己十多年来的经历，暗自作过多次反省，慢慢地他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

受父亲和环境的影响，青年时期的康福抱定的人生宗旨，是忠君敬上，依靠自己的本领正正经经地走一条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道路。正因为这样，他才追随曾国藩，希望在曾国藩的提携下重振康氏家风。太平军反抗朝廷，他认为有悖纲常，毁孔孟像烧诗书，他更不能接受，因而他全力支持曾国藩建湘军，并成为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他以为他走的是一条建功立业、为祖宗争光的康庄大道，并无数次地

为弟弟失身于太平军而惋惜。那夜弟弟的一番宏论，真使他有振聋发聩之感。他第一次发现，弟弟才是真正的英雄，相形之下，自己的确猥琐。不久前那一幕史无前例的画面，将他的心灵震荡得如同山在摇动，海在翻滚，世上居然能有如此众多至死不悔、视死如归的人杰！如果不是有一种崇高的信仰在支持，如果不是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大光明的，如果不是对敌方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怎么可能会有这样惨烈的场面出现！

作为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康福由此产生了对太平军的重新认识，并由此怀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正确性。他始终不能明白在胜利得来的最后一刻，李臣典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后来，他听到李臣典因第一个冲进天王宫的功劳荣封子爵，才恍然大悟。人人都有赏赐，唯独没有他康福的分，纵算是真的死了，也应当有抚恤呀！康福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不满。他开始觉察到，多年来他所崇拜的偶像其实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不久后传来的消息，则又将这具偶像在他的心中彻底击碎了。

那是在康福的右腿基本康复后，一天他散步来到长江边，正遇到一大批从江宁城裁撤回籍的湘军。这些湘军不认识他，他却有心和他们闲聊。被裁的湘军中有一个恰是跟着赵烈文去庐州擒拿韦以德的人，他将曾国藩如何强加韦俊叔侄谋反罪名，借他们的头强行裁军的过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康福。康福听后心里难受了好多天。韦俊投降，是康福去劝的；当韦俊对投降后的处境有顾虑时，又是康福以自身的人格担保，并拿出曾国藩的诗来为证。曾国藩的诗写得有多诚恳：只要韦俊投诚，朝廷会像当年汉高祖对待韩信、唐太宗对待尉迟敬德那样对待他，今后在凌烟阁上为他绘像留名。后来，曾国藩又当着康福和韦俊叔侄的面，再次表明这个态度。四五年来，韦俊叔侄一直为朝廷出死力，打硬仗，想不到江宁打下后，不但没有为他们请功求赏，反而要用杀他们来达到威胁别人的目的。康福记得有一次，韦俊不安地对他说，韩信最终还是被吕后设计杀了，“汉祖曾闻韩信勇”这句诗有点不祥。康福安慰说，不要多疑，韩信后来被杀，乃是由于他策划陈豨谋反，咎由自取。从刘邦的角度而言，他对韩信是重用不疑的。话虽是这样说，但韦俊心里总不踏实。难道说，曾国藩当

初就对韦俊埋下了杀机吗？这个理学名臣一向标榜诚与信，而他的内心，实在是深不可测，至少对韦俊叔侄来说，用“背信弃义、残忍刻毒”来评价他，是毫不苛刻的。

康福怀着对韦俊、韦以德的重重愧疚，在东梁山下哭泣祭奠。冥纸在火中焚化，十多年来对曾国藩的情谊，也同时化为飞灰。他想起送给韦俊的康氏传家之宝——田妃娘娘的围棋子，现在不知下落如何了，很可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永远丢失了。他很痛心，觉得对不起列祖列宗。

这年冬天，康福左肩和右腿两处重伤全部好了。他和细脚仔向封家老两口道谢辞别，并捧出一百五十两银子酬谢。封老汉坚辞不受，并说：“半年来，我看出你们俩都非等闲之辈，我们交个忘年朋友吧！”封老汉的高谊，令两条汉子感动。

在西上的船舱里，细脚仔多次劝说康福和他同去广西，为天国的复兴培养人才。康福一再婉言谢绝了。他改变了对太平军的看法，也改变了对曾国藩的看法，但他还是不愿意走上背叛朝廷、扯旗造反的道路。他对细脚仔说，下半生再也不参与世事了，要把康氏家风传给儿子康重，让康重兼祧叔父。到了沅江后，康福留细脚仔在家中住下。他自思在沅江住久了，必会为旧时袍泽所知，要不参与世事是不可能的，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卖掉田产，携眷外出。他想起封家的深恩厚德，又怜他们年老无后，遂决定迁居东梁山下，和封家老两口住一起。

康福卖掉了房产田地，共得五千两银子。为答谢细脚仔的救命和护理之恩，他送三千两给细脚仔。细脚仔思量回家后要办大事，便爽快地收下告辞了。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康福带着妻子田氏和七岁的儿子康重，悄悄离开沅江下河桥。一路摇橹张帆来到东梁山封家，封氏老两口接着康福全家，又惊又喜。康福将一切都告诉了封老汉，说从此定居这里，改名康伏，以示隐伏之意，并承担老两口的养老送终。老两口欢喜无尽。康福在玉溪桥建了十间草房。从此，他跟封老汉学医采药，教子

读书、练武功、下围棋，日子倒也过得安闲。有一天在长江边，被路过的李臣章认出，硬拉着他到猛虎山玩了两天。康福叫李臣章千万不要对人说起，李臣章谨遵诺言，只是在曾国荃面前，他再也保不住这个秘密了。

曾国荃在东梁山码头，带着儿子纪瑞和仆人王勇上了岸，问了一个行人后，便很容易地找到了玉溪桥康家。

这是一处环境优美的地方。连绵高耸的东梁山，以它巨大的体魄挡住了外部世界的红尘喧嚣，将一片宁馨幽静的气氛送给这一带的农舍田庄；蜿蜒细长的玉溪从山谷间流出，溪水清澈见底，犹如玉液琼浆一般令人可爱，一座半圆形拱桥横跨其上，桥墩上时见野藤蔓枝，益发衬托出石拱桥的苍劲与高龄，一个牧童倒骑在牛背上，从桥顶款款而下，为静谧的氛围增添了几分生趣。就在拱桥旁边，一道矮矮的竹篱笆墙围着十来间茅瓦交错的房子。后院里，冬日温暖的阳光下，一个须发银白的老者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面对面在屏息静气地对弈。曾国荃要王勇暂勿敲门，他们一行在墙外偷偷观看。只听见一个清脆的棋子落盘声响过后，老者哈哈大笑起来：“你又输了，这次总没得话讲了吧！”

那少年站起来，眼睛盯着棋盘看了许久，终于扔下手里的几个白子，说：“封爷爷，这次我真的认输了。”

“好哇，终于说出‘认输了’三个字，不容易呀，太阳从西边出来啦！”老汉仍然乐呵呵地笑着说。

“封爷爷，我要再跟您下三盘。”看来那少年往日的犟脾气又发了。

“再下三盘可以，不过你说的话要算数，输了要玩个把戏给封爷爷看，玩过把戏后再和你下。”

“好，玩就玩！”

少年说完，从旁边一株小树枝上取下一个鸟笼来，放在棋盘上，

笼子里装着三只灰色野鹁鸪，他把笼门打开。

“小重子，快把门关好，鹁鸪会飞走的。”封老汉在一旁急道。

“我就是要它飞走！”

说话间，三只灰鹁鸪都钻出笼外，展翅高飞起来。只见那少年不慌不忙，从口袋里取出三枚梅花镖来，在手心里排列了一下，然后叫一声“去”，三枚镖一枚接一枚地从手心里飞出，直向鹁鸪追去。眨眼工夫，三只鹁鸪一只接一只地坠落下来，身上都插着一枚小小的梅花镖。

“好镖法！”篱笆墙外的曾国荃不禁脱口叫起来。

“谁在外面偷看？”在老者俯身拾鹁鸪的时候，少年循声来到围墙边。

“小英雄，你让我们进来一下好吗？”怀着一股极大的赞赏之情，曾国荃满脸堆笑地问。这样的笑容，通常在这个“铁桶”九帅的脸上很难见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进来？”少年似乎不受他这脸笑容的影响，高声责问。

“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想向你们打听一个人。”

“封爷爷，你说开门让他们进来吗？”少年拿不定主意，转脸问老者。

“既是远方来的客人，就让他们进来吧！”老者和善地说。

“那你们就进来吧。”少年说完，跑到门边，把竹制的大门打开了。

老者请曾国荃一行进客厅里坐，又亲手给他们一一斟上茶。

“客官刚才说要打听一个人，他叫什么名字？”老者问。少年站在他的身后。

“他叫康福。”

“你们找康福？他是我爹爹！”少年忙欢喜地搭腔。

“你就是康福的儿子？”曾国荃欣喜地望着少年，很是高兴，又问老者，“老伯伯，你是……”

“他是封爷爷，我爹爹的大恩人。”少年又抢着说。

老者慈爱地说：“他叫康重，康福的儿子，机灵的调皮鬼。”

“我爹爹不在家，到武当山找朋友去了。”康重又大声说起来。

“不在家？”曾国荃颇觉遗憾，“几时回来？”

“说不定，少则半个月，多则二十天。”封爷爷答，“请问先生，你找康福有事吗？”

“我是康福的朋友，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找他也没有什么大事，路过这里，上岸见见他，随便聊聊。”曾国荃说，“封老伯，康福这些年还好吗？”

“好，好！”封老汉笑着说，“康福一年四季都住在这里，不大出门，读读书，下下棋，教育儿子，也天天与老汉天南海北地瞎聊。”

曾国荃想康福既然不在，且自己又必须尽快赶到江宁，遂道：“封老伯，借你一张纸和一支笔，我给康福留几个字如何？”

“行。”封老汉刚开口，康重便一溜烟跑进屋，一会儿拿出全套笔墨纸砚来。曾国荃展开纸写道：

康福仁兄：欣闻你尚活在人世，拜访不遇，当谋下次再会。大哥病重，我特为由湖南去江宁看望。韦俊伏法后，康氏祖传之棋已由大哥珍藏。能与仁兄再来一场饮酒围棋，真人生快事一件！沅甫顿首于玉溪桥康府

尽管这个赫赫九帅名满天下，东梁山下的封老汉和康重却并不知沅甫为何人。老汉叫康重将纸折好收下，待爹爹回来后即交给他。曾国荃看着这个聪敏的少年，心里欢喜不已，想着要送件东西给他作个纪念。在身上摸了摸，又找不出一件合适的物品，正引以为憾时，猛然见胸前垂下的围巾，他立即取下来。这是一条用二十只火狐狸腋毛皮制成的大围巾，当年以九百两银子派人从京师购得。他毫不犹豫地，将围巾递给康重：“小重子，伯伯送给你，你收下吧！”

康重伸过手接着。那围巾异乎寻常的柔软，仿佛里面藏着一个火源似的，不断地发出温暖的热气来。康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刚要收下，又记起父亲一再告诫的话，于是把围巾递过去：“我爹爹讲的，不能要别人的东西。”

曾国荃哈哈笑起来，说：“别人的东西可以不要，我这个伯伯的东西，你非收下不可。待你爹爹回来后，他会告诉你的。”

康重又转脸看着封爷爷。老汉说：“客人既然这样说，想必是你爹的至交好友，你先收下，以后交给你爹。”

封老汉竭力挽留曾国荃一行在家吃饭，他哪里肯留下，遂告辞返回船上。

八 左季高是真君子

曾国荃父子一行到达水西门码头时，江宁城已沉浸在一片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了。各大衙门、商号，以及有钱人家的大门口，早已张灯结彩，装点一新。从他们那高高的围墙里传出的不只是爆竹的鸣响，还有各种诱人的香味和悦耳的管弦之声，以及能使满天雪花融化的热气！同治十年即将过去，楹柱上的旧桃要换新符了。人们在祭神祭祖祭天地，祈祷着新的一年，在祖宗神祇的保佑下升官发财，阖家吉祥，平安顺畅，事事如意。

乍看起来，江宁城是繁华的，安宁的，尤其是那秦淮河的画舫丝竹，夫子庙的百业杂耍，胭脂巷的红男绿女，贡院街的肥马轻裘，更

把这个六朝古都点缀得温柔富贵、风流旖旎。细看却不然。不用说城外那些烧砖的破窑里，低矮的土地庙中，城墙边一个接一个用旧席烂板搭成的小窝棚里，就在城里的屋檐下、桥墩下，以及那些形形色色的破烂棚子里，不知蜷缩着多少奄奄一息的饥民乞丐、逃荒流浪者。他们面黄肌瘦的脸孔，深凹失神的眼睛，用麻袋树皮裹着的身躯，还有那就在他们不远处躺着的一具具冻僵的饿殍，把江南第一城的繁华表象撕得稀烂，把同治中兴的神话揭露无遗！

江宁城里地位最高的衙门——两江督署，迎来了它复建之后的第一个新年，本该盛装浓抹、热热闹闹地庆贺一番，但由于它的主人素来俭朴，更因他在年前到城里城外巡视了一遍，亲眼见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展现在他的治下，心情异常沉重。他吩咐家人只在大年三十夜晚和初一早上放两次鞭炮，其他日子一概不放，酒肉果品不可过丰，全家老老少少一律不做新衣，略比平日干净整齐点就行了。大门口除悬挂四个大红灯笼表示吉庆外，所有一切与往日无异。

因九弟的到来，曾国藩的心情异常兴奋，接连长谈了两个夜晚。曾国荃将在猛虎山上作客的一节暂时不提，先告诉他康福的消息。

“康福还活着？”曾国藩惊喜万分，接着又喃喃自语，“那年打扫战场，一直不见他的尸身，我便存着一线希望：莫非康福没有死？果然现在还健在，真是天佑善人！”

曾国荃把去东梁山访康福不遇，见到其子，留下字条一事简略地说了一下，又将康重着实夸奖了一番。

“你怎么会知道康福隐居在东梁山呢？”康福还活着，给重病中的曾国藩很大的安慰。

“我在荻港码头上偶遇吉字营一旧部，听他说起的。”

“哦！”曾国藩没有再追问下去了，他两眼望着烛光出神，好似在回忆与康福相处的岁月，好长时间才轻轻地说了一句，“不知康福什

么时候从武当山回来，我真想有生之日再见他一面，我亏欠他的太多了！”

“这个容易。”曾国荃说，“过段时间派人把他接到江宁城来就行了。”

也许是兴奋过度的缘故，曾国藩的旧病又犯了：头昏眼花，右脚麻木，耳鸣不止，一连几天不能开口说话。同治十一年大年初一，曾国藩在仆人搀扶下，勉强出面，接受江宁文武的祝贺，并率领大家望北向太后、皇上叩拜。仪式刚一结束，便又卧倒床上。江宁官场新年互拜的闲聊中，都免不了一个重要话题：宫保曾侯病情严重。大家叹息着，说过去的军营太艰苦了，这些年的公务又如此繁重，任是铁人都难以支撑。也有人悄悄议论：老中堂的病主要来源于前年的津案，“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种心灵深处的悔恨所造成的痛苦，要比劳累给人的伤害强过百倍。

两江总督衙门更是笼罩着一片阴云。欧阳夫人夜夜对着祖宗牌位默默祷告，祈求祖宗在天之灵保佑夫子早日康复。欧阳兆熊带着几个名医天天进府诊视。前年曾国藩在天津时写信要儿子做棺材，纪泽兄弟不忍心做。眼见这次情形严重，纪泽悄悄地跟九叔商量，要不要把寿器先做好，并说有现成的建昌花板在。曾国荃想了一下，说：“迟早要做的，现在就做吧。”于是督署东侧几间杂房里，三个木匠开始敲敲打打了。

到了初七后，曾国藩病势渐有好转，头不晕了，能吃点稀饭了，便挣扎着起来，把前几天的日记一一补上。刚写了几页字，又觉得累了，只好闭着眼休息。略歇一会，感觉到好了一点，便又拿出一本《理学宗传》来阅读。

“大哥，我给你一样好东西！”曾国荃走了进来，一只手放在背后，脸上洋溢着欣喜的光彩。这一瞬间，使曾国藩想起三十年前，跟着他在京师读书的那个十七八岁九弟的神情。“有人给你寄来一封信，你猜猜是谁？”

“给我写信的人成百上千，我哪里猜得出！”看着九弟这副高兴的模样，做大哥的也受到了感染，干枯多皱的脸上略露一丝浅笑。

“你绝对想不到，是左老三从西北寄来的。”曾国荃藏在背后的手高扬起来，两个手指夹住一个长大的信封。

“是左季高的信？”突然之间似乎顿生力量，曾国藩竟然站了起来。“快给我看！”

柴小梵著《梵天庐丛录》卷五：“文襄以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迨丁卯年，文襄以陕甘总督入剿剿敌，道出湖北，与威毅伯沅甫宫保遇，为言所以绝交之故，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已亦居其二三。文襄又尝与客言：‘我既与曾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扼我饷源，败我功。’然文正为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健将最勇者予之，遣刘忠壮松山督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恃此军。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也。”

不能怪曾国藩太激动。这个在西北战场上建立赫赫战功的老友，自金陵攻克之后，已整整八年没有来信了。尽管曾国藩曾主动给他写信表示友好，尽管有关西北的粮饷，曾国藩一粒不缺、一文不少地准时发出，尽管应他之请，将湘军的后起之秀刘松山派出支持，左宗棠始终没有一纸亲笔信给曾国藩，寄来的函件全部是冷冰冰的公文。这些年来，每当想起湘军创建之初，左宗棠所给予的大力支助，尤其是靖港败后欲再度自杀的那个夜晚，左宗棠一席与众不同的责骂所起的巨大作用，曾国藩就觉得对左宗棠有所亏欠，甚至连左宗棠骂他虚伪——这对一向以诚自命的曾国藩来说，是伤透了他的心——他也能予以体谅宽容。不过，左宗棠的倔脾气，曾国藩是知道的，实在要犟到一头去，自己也无能耐拉回来。现在，这个英雄盖世的今亮居然万里迢迢地寄来了私函，信封上端正地写着“曾涤生仁兄亲启”，跟道光、咸丰年间一个样，曾国藩不觉油然而生亲切感。

他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信套，里面跳出左宗棠劲秀兼备的字迹。他擦了擦眼睛，然后抖开纸，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曾国荃站在一旁，只见大哥脸在微微抽搐，手里的纸在轻轻地颤动。曾国藩看着看着，终于双眼一闭，身子向椅背一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叹道：“左季高毕竟是我辈中人！他是个真君子！”

说话间，信纸从手指缝间飘落下来。曾国荃拾起一看，信上写着：

涤翁尊兄大人阁下：

寿卿壮烈殉国，其侄锦堂求弟为之写墓志铭。弟于寿卿，只有役使之往事，而无识拔之旧恩，不堪为之铭墓。可安寿卿忠魂者，惟尊兄心声也。

八年不通音问，世上议论者何止千百！然皆以己度人，漫不着边际。君子之所争者国事，与私情之厚薄无关也；而弟素喜意气用事，亦不怪世人之妄猜臆测。寿卿先去，弟泫然自惭。弟与兄均年过花甲，垂垂老矣，今生来日有几何，尚仍以小儿意气用事，后辈当哂之。前事如烟，何须问孰是孰非；余日苦短，惟互勉自珍自爱。戏作一联相赠，三十余年交情，尽在此中：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大哥，季高向你赔罪了。”曾国荃也很激动。

“不是赔罪，这正是季高的心地光明之处。”曾国藩缓缓站起，握着扶手立着，然后离开靠椅，在屋子里慢慢走了两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想起了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总理衙门转来的左宗棠的信。那封信以激烈的态度、尖锐的言辞，指责津案办理的错误，赞扬津民的爱国热情，就差没有明骂他是卖国贼了。以左宗棠的名望地位，当时这封信给曾国藩的压力和痛苦可想而知。而今这“谋国之忠，自愧不如”的话，岂不是委婉地表明了左宗棠对曾国藩处置津案的肯定？因津案而身心受到巨大刺激的前湘军统帅，是多么需要别人在这件事情上对他的理解，尤其是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的理解！曾国藩不仅因此而化除了与左宗棠的多年嫌猜，甚至于对老友生出感激之情来。他突然停下脚步，重新坐在靠椅上，右手习惯性地摸着胡须，笑着对弟弟说：“沅甫，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季高的最新故事。”

“左季高的故事最多，今后可以编一部书。不知大哥又听到了什么好故事。”

“左季高在兰州当陕甘总督，当年他隐居的东山白水洞几个邻居想去看他，当然也想借此出去观光观光，于是写封信寄到兰州。左

季高回信邀请他们去，并且寄来三个人的盘缠，白水洞三个老农夫结伴同行，跋山涉水到了西北。左季高见到这三个老乡，比见到朝廷派去慰劳的钦差大臣还高兴。一连三天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与他们共一个铜水烟壶吸烟，畅谈在东山耕作的往事。左季高待微时乡邻的真情实意，令部属们感慨不已。”

“这天晚饭后，季高又与三个乡邻随便聊天。天气热，他干脆脱去衣褂，露出一个大腹便便的肚子，躺在靠椅上。他摇着大蒲扇，问乡邻：‘你们看，今日左三爹爹与昔日左三爹爹有什么不同没有？’一个说：‘您老跟二十年前一个样，还是那样随和没架子。’另一个说：‘也没有老，跟先前一样健健壮壮的。’第三个说：‘就是一片不同，先前的肚子没有现在这样大。’季高很得意，拿蒲扇拍了拍大肚子，问：‘你们可知道这里装的是什么？’一个说：‘装的是鱼肉鸡鸭。’另一个说：‘左三爹爹在西北吃不到猪肉鲜鱼，我看里面装的是牛肉羊肉。’第三个说，‘不对，是海参、燕窝。’季高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都猜错了，这里面装的是绝大经纶。’三个乡邻都惊呆了。一个说：‘左三爹爹，你把金子做的轮子吞到肚子里不可惜了吗？’另一个说：‘而且是绝大的，怎么吞得进呢？’左季高听了，笑得手中的蒲扇都掉到地上去了。”



被视为晚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左宗棠，率大军收复了新疆除伊犁以外的国土

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

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翹然也，已致贖四五百金，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代愚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劼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饌自不可少，更能作诔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其是道理。”

曾国荃也大笑起来，问：“这是谁说出来的？”

“还有谁？白水洞的三个乡邻一回到湘阴，逢人便说，怪不得左三爹爹本事大，原来他肚子里有一只会转的金轮子！”曾国藩说到这里，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大哥，你大安了？”曾国荃见他笑得开心，欢喜地问。

“大安了！”曾国藩快活地回答。

九 最后一局围棋

左宗棠这封短信的确远胜欧阳夫人的祈祷和名医的诊治，曾国藩仿佛痊愈，精神又重新兴旺起来。要办的事情太多了：年前，湖广总督李瀚章送来的淮盐运往楚境章程修改的咨文要回复，两江境内知府以上的官员同治十年政绩密考要向朝廷呈报，狼山镇总兵关于加强外洋船舰装备的呈文要批复，岳州镇总兵报来的几处兵民斗殴的事件要处理，每年春秋两季巡视一遍长江水师的军容军纪，此事亦需专折奏请，还有不少琐事也要作些交代。右目失明之前，诸如这些重要的奏折批文，以及给老朋友的信函，他都亲笔书写，不假手幕僚，这几年不行了。一会儿，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奉命进来。曾国藩分别对他们口述大意，叫他们拟好草稿后再念给他听。

黎庶昌等人受命出去后，巡捕送来一大叠各省各府的拜年信。他看了看信封，知道是谁寄来的后，便随手扔在一边。最后一封是容闳寄的，他特为拆开。信的开头竟是一串长长的头衔：“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兼两淮盐政总

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督办夫子大人勋鉴”。曾国藩不觉失声笑了起来，略为思忖，他提笔在旁边写了四句打油诗：“官儿尽大有何荣，字数太多看不清，减除几行重写过，留教他日作铭旌。”接下来又批一句：“由莼斋拟一信，问出洋留学幼童选派事进展如何。”

因为曾国藩的康复，两江总督衙门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曾纪鸿带着纪瑞、纪芬等弟妹子侄们，兴高采烈地到桃叶渡看花灯。欧阳夫人指挥仆役们宰鸡杀鸭，丈夫不请客摆酒，她还是要办几桌，将江宁城里几个大衙门的夫人太太们请来热闹一天。一年到头，不知接过别人多少请柬，虽大部分没有应请，但到底别人的礼数在，得趁着新年期间回回礼。来江宁十多天了，曾国荃一直没有出过大门，这时也开始外出拜访应酬。

冬天的江南，夜色来得早，刚吃完晚饭，两江督署的各处房间便相继点起了蜡烛、油灯，西花园、湘妃竹林和晚间无人住的艺篁馆，则全部被浓重的漆黑所吞没。这时，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紧腿裤的中年男子，以矫健的身手跃上督署高大的围墙，四处张望一眼后，再轻轻跳下，然后穿过斑竹林，踏过九曲桥，躲过侍卫的眼睛，径直向总督的书房走来。

门吱地一声开了，正躺在软椅上闭目养神的曾国藩并没有睁开眼睛来，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谁进来了？”

灯光下，躺椅上的前湘军统帅竟是如此的衰老孱弱，使中年汉子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很是悲凉。见无人搭腔，曾国藩睁开余光不多的左眼。眼前的汉子壮健威武，并不是时常进出书房的兄弟子侄和卫士仆役，昏昏花花的目光看不清来者是谁，但又觉得眼熟。

“曾大人，你不认识我了？”中年汉子走前一步。

好像是康福，但他怎么可能没有经过任何通报，便只身来到书房呢？他揉了揉眼睛，虽然七年没有见面了，虽然灯光不亮，人影朦胧，曾国藩还是认出来了：“价人！”刚喊了一声，又连忙补一句，“真的是你来了吗？”

“是我呀，大人，是我康福来了。”康福也激动起来。

“价人，你走过来，靠着我身边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康福走过去，在曾国藩躺椅边的凳子上坐下来。

曾国藩将康福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很久，又握着他的手，慢慢地说：“价人，自从沅甫来江宁，告诉我，说你在东梁山下生活得很好，儿子聪慧，镖艺惊人，我心里喜慰极了。价人啦，想不到今天还能见到你，这下我放心了，可以闭着眼睛去了。”

说着说着，脸上竟然滚动起泪水来。康福望着动了真情的老上司，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用双手将那只干枯少热气的手紧紧地握着。

十天前，康福从武当山回来，儿子把曾国荃留下的字条给他看，又说那人还送了一条很暖和的毛围巾。看了字条，摸着围巾，康福整整半夜未合眼。七年来，康福虽然有心远离人世，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仍然是大清王朝的一个子民。周围的一切，他不能闭目不视，外出访友问道，他不能不接触人和事，所有他看到的、听到的一切，莫不令他气愤至极、灰心至极。咸丰二年，他之所以投靠到曾国藩的门下，一方面固然出自于对曾的崇敬，希望在曾的提携下出人头地，光大康氏门第；另一方面，在康氏传统家风的熏陶下，他也巴望着跟随曾国藩做一些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后来，曾国藩在创办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东西的过程中，多次跟他谈到打败长毛后，要做一番伊尹、周公的事业，使国家中兴，百姓安居乐业。那时康福相信曾国藩的这番抱负是真诚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以后，目睹湘军从将官到兵士的日益腐败，他开始产生失望的情绪：这样一批人能真心实意为国家和百姓办事吗？现在，长毛被镇压下去六七年了，捻军也平息了，按理，朝廷的太后、皇上，两江的总督都应当把整饬吏治、谋利民生，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来办，官场应当清廉了一些，百姓的生活应当好转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地方甚至比十多年前还要糟糕。

“这样一个奄奄待毙的王朝，为什么一定要拼死拼活地保卫它

呢？”出身经历与曾国藩有很大差异的康福，这些年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从盘古开天地以来，改朝换代屡见不鲜，历代史家也并没有说哪个朝代是绝对不能推翻的，哪个朝代又是绝对不能建立的。康福记得小时听父亲讲汤武革命的故事，对商汤、周武的革命行动赞扬备至。商汤可以伐桀，周武可以伐纣，今天为什么不可以讨伐无仁无义的满人朝廷呢？康福想清楚这一层后，由对弟弟人格的尊敬进而到对其所献身的事业的理解了。在玉溪桥康宅里，康福为从康慎开始的历代先祖都树了一个牌位，最后也为弟弟康禄立了一个木主。逢年过节，他要儿子康重对着这个木主磕头，并把由细脚仔转来的三枚梅花镖，郑重其事地交给儿子。并告诉儿子，叔叔是个大英雄，这三枚镖是叔叔临终前送给你的，不要辜负叔叔的期望，练好这门康家绝技。康福甚至还决定，当儿子长到十八岁那年，就把自己的这些认识都讲给儿子听，自己不愿背叛朝廷走弟弟的道路，儿子则完全可以继承叔叔的未竟大业。

追随曾国藩十二年，对其人品的认识，康福也逐渐地深透了。曾国藩并不是他先前头脑中偶像式的人物，此人的手腕权术、巧诈诡变，都与其自我标榜的诚信大相径庭。如果说，那是因为在斗智斗勇的战争环境，不得不如此的话，康福可以理解，但金陵攻下后，却要杀韦俊叔侄，这一点康福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大功告成，韦俊叔侄也是与湘军一道打了四五年硬仗的人，不予重赏已是背信弃义了，还要强加罪名，杀头示众，以此来恫吓别人，强行裁撤湘军，这种狠毒的心肠，与历史上那些遭后人唾骂的奸臣屠夫有何区别？何况，韦俊是康福劝降的。九泉之下的韦氏叔侄对他恨之入骨，自是不消说的了，就是整个正字营的人也莫不会仇恨他。他也要为此事顶一个骂名，被一切有良心的人所唾弃。康福本拟就这样悄没声息地与曾国藩和湘军脱离关系，他永远不想再见曾国藩。但曾国荃的一纸字条改变了他的主意，他要在曾国藩死之前去见一面，更重要的是，他已得知康氏祖传围棋在曾的手里，他要把它收回来，传给自己的儿子。

“价人啦，你曾两次救过我的命，我不曾报答你的大恩；你为湘军立过不少奇功，又是第一个冲进伪天王宫的功臣，朝廷也没有给你相应的酬庸。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此内疚不已，派人到沅江去看望你

的夫人和儿子，也找不到他们。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今夜能再次见到你，我满足了，只是不知你需要些什么，我要尽我的力量补救我的过失。”

曾国藩的诚恳态度，使得早已心如死灰的前亲兵营营官为难起来，沉吟良久后说：“曾大人，您老自己多保重，过去的一切都不要提了，我也什么都不需要。”

“不，价人。”曾国藩似乎突然被注入了一股生气，说话的声音洪亮干脆起来，“你隐居在东梁山这多年，一直不来见我，这说明你对我有隔阂。你心里有不满之处，我完全能体谅。你既然还健在，我就有义务向朝廷禀报，向太后、皇上为你讨赏。李臣典、萧孚泗都能有五等之爵，你也可以受这份殊荣。”

康福冷笑道：“我不稀罕朝廷的五等之爵，大人也犯不着再为我请赏。”

康福的冷淡令曾国藩气沮，稍停片刻，他又说：“你若是不需要朝廷的爵位之赏，我可以荐你去做一镇总兵。”

“我无此才干，也无此心情。”康福的态度依旧是冷冷的。

“那么，我给你一万两银票。”

“我吃穿不愁，要这银子做什么？”

“价人，这不是我送你的银子。”曾国藩的声音又变得低缓起来，“这是你分内应得的，是补给你的欠饷。”

“曾大人，请你不要误会了。我今夜来，绝不是为了向大人你索取什么。实话说，现在就是把一座金陵城送给我，我都不要。”

康福的话里带着几分恼怒，也充满了几分气概，使得曾国藩点头不已：“这我知道，我刚才也不过是为了表示我的一点心意罢了。既然官爵禄利你都不要，过会我送你一件我个人的东西，留给你做个纪

念，想必你不会太不顾我的面子。”

曾国藩平生不喜奇珍异宝。做翰林时，只偶尔到琉璃厂去买点前贤字画。古董他最喜爱，但太贵，买不起。后来做军事统帅，为杜绝别人行苞苴，他连这点兴趣都抛弃了。因而除皇上所赐外，他几乎无一件珍稀。四个月前，一位从京师来的旧友带来一件礼物。去年初，周寿昌为头联络一批湘籍京官，为祝贺曾国藩六十一岁大寿，用重金在王府井珠宝店里买下一块二十斤重的昆冈玉，请一名为宫中琢玉五十年的老匠师来鉴定，并由他视这块玉的外表琢一件器具。老匠师对这块玉仔细鉴别了三天，证明是一块真正的蓝田玉即古书上所称的昆冈玉。这块昆冈玉最大的特点是正中有一块巴掌大的胭脂红。老匠师有心要恰当地利用它，琢磨来琢磨去，最后决定雕一个南极老寿星，那块胭脂红就雕作寿星手中所捧的寿桃。三个月过后，一个形神兼备的老寿星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尤其是手中那颗鲜红欲滴的蟠桃，真是安排得天衣无缝，赢得所有观者的一致喝彩，当下便有人愿出三千两银子买下这尊玉雕。老匠师含笑谢绝了。玉寿星送到两江总督衙门时，曾国藩喜得开怀大笑，十分痛快地收下了。这也是他一生中接受别人所赠的唯一一份重礼。现在，他打定主意，要把这个礼物转送给康福。

这时，一个衙役进来，曾国藩吩咐他做几个精致的菜，提一壶好酒来。

“曾大人，你不必送什么东西给我做纪念，我只想收回我自己的东西，你把那副围棋子还给我吧！”

曾国藩怔怔地望着康福，好半天，才凄然地说：“那副围棋是你们康家的传家之宝，我把它从韦俊那里要来，其目的也是不能让这个宝贝长久地失落在贼人之手，今后访到你的儿子时，再归还给你们康家。现在你自己来了，那正好当面给你。”

说完，曾国藩颤巍巍地站起，走到柜子边，拿出一个黑色哈拉呢包包来。打开包包，眼前现出了那个离别多年的紫檀香木云龙盒子。康福的心一阵跳动。曾国藩双手捧起盒子，郑重地说：“价人，这盒

围棋终于又回到了你的手里，我也了却了一桩心愿。”

康福接过这盒棋子，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曾国藩重新坐到躺椅上，心绪苍凉地说：“自从听李臣典说你阵亡后，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少下围棋。偶尔下一两局，也从不用你的这一副。每当下棋时，脑子里就想起了你，尤其是那年洞庭湖上下的几局棋，记忆最深，就好比发生在昨天一样。围棋应当还给你，但今天一旦还给你，我心里又感到丢失什么似的。价人，我害怕你今夜亲来督署索回棋子，其实是从此断掉你我十几年的情谊。价人，你说是不是呀！”

面前的这位衰朽老头，竟完全应了那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老话，他怎么会有这样一副婆婆心肠！昔日那个杀金松龄、参陈启迈、劾李元度、斗何桂清的不可一世的湘军统帅的威凛之气到哪里去了？康福想着想着，不觉生发出一种怜悯之情来：这个老头子真的怕离死期不远了。他本想就韦俊一事与曾国藩辩个是非，听了这番话后，打消了这个念头，言不由衷地说：“曾大人，你说哪里话来，大人对我的情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好，你能这样，太令我安慰了！”曾国藩竟然大为感动起来。恰好衙役将酒菜端了进来，他忙说，“价人，你一定饿了，快吃吧，吃完饭后，我和你再下一局如何？”

康福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往日间喝一两斤烈酒他不在乎，今夜一杯酒下肚，脑子里便觉得晕晕乎乎的。他放下酒杯，随便吃了几口菜，便把杯盘推到一边。

“吃饱了？”曾国藩问，纯是一个普通老头子的口气。

康福点点头。衙役进来收拾碗筷，曾国藩吩咐点起两盏洋油灯。这是史蒂文生去年回国探亲特为曾国藩带来的礼物。为了爱惜洋油，他通常不用。洋油灯点燃后，总督的书房明亮多了，康福浏览了一

下：靠窗边是一张特大的案桌，桌上一头堆着两叠尺多高的文件，另一头放着几本书，当年汤鹏送的那个荷叶古砚摆在其间；右边墙站着几个高脚木柜，漆着暗红色的油漆，柜门上都有一把三寸长的大铜锁；柜子边码着几排木箱。康福认得，这些简陋的箱子，还是在祁门时做的。

曾国藩刚任两江总督，文书信报大量增加，祁门县令包人杰为讨好总督，送来十个崭新的梓木大红柜子。康福见正是用得着的东西，没有请示曾国藩就收下了。第二天曾国藩发现了，责令他退回去，另叫他监制十二只大木箱。曾国藩说：“祁门山中樟木好，又便宜，用樟木做箱子，装书装报最好，不生虫。战争时期，经常迁徙，比起柜子来，箱子也便于搬动。”又亲自画了一个样子，定下尺寸。康福受命监造了十二个大木箱。当时没有油漆，至今这些木箱仍未上漆，黑黑的，显得很寒酸粗糙。左边墙摆着一张简易木床，床上蓝底印花被依旧是当年陈春燕缝的。除开一张躺椅，一个茶几，几条木凳外，宽大的书房里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摆设和装饰。康福对这一切太熟悉了。两江总督书房的简朴，与总督衙门的奢华极不协调，而与总督整个一生的立身却是完全一致的。康福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年来对曾国藩本人所滋生的不满，被眼前的这些熟悉的旧物冲去了不少。

“价人，把棋子拿出来吧！”

康福见茶几上已摆好一个棋枰，便打开云龙盒盖，将棋子分置两边。

“还是按惯例，我持黑，你持白。”曾国藩说，脸上露出一丝极浅的笑容，同时举起一枚黑子来，在空中停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慢慢按下。康福看出那只手在微微颤抖。十余年间，康福与曾国藩也不知下过多少局棋了。在康福的指点下，曾国藩的棋艺虽有提高，但始终没有跳出他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格局。他的棋下得平实，很少有意外之着出现，但他很沉稳，从不心粗气浮，不管处于怎样的劣势，他都不慌不忙，冷静应付，康福为数不多的败局，又恰恰几乎全部是败在这种时候。令康福印象最深的是，曾国藩的棋德很好，从不悔子，败后也

从不发脾气。有时一边下棋，一边谈古论今，康福从中学到不少知识。他记得，曾国藩在棋枰前曾两次对他说过围棋赌墅的典故，他因而知道，谢安是这个湘军统帅心中极为钦佩的人物。

黑白棋子一个个地落在棋枰上，往事也在康福的脑中一件件地浮出。他始终记得，在前往池州劝说韦俊投降的头天晚上，面对着棋枰，曾国藩和他的一番对话。

“价人，你这副祖传围棋就要送给别人了，你不心疼吗？”当康福把棋子一枚枚地放进盒子里时，曾国藩问。

“传了九代的棋子要送给别人，我当然心里不安。不过，假使真的能为朝廷招降一批悍贼，换回一座城池，那我也就不心疼了。”康福说的完全是心里话。

“你真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曾国藩赞扬，“不过，这副棋子我今后还得设法把它要回来的。”

“怎么个要法？”康福不解，“送出的东西还能再要回来吗？”

“我会跟韦俊讲明白，再用东西把它换回来。”

康福很感激。

待康福把全部棋子都收好后，曾国藩突然说：“价人，你想过没有，世界上的人，其实就是棋枰上的子，无论是我们还是长毛都如此。我常常这样想，每当想起这点，便很灰心，不知你想过没有？”

“我也想过。不过我想，只有我们这些人才是棋子，大人您老不是，您老是执子的人。”康福笑着说。

“不是的。”曾国藩摇摇头，凝重地说，“包括我在内都是棋子，都是身不由己任别人摆布的黑白之子。”

“别人是谁呢？”康福睁大眼睛问，“是皇上吗？”

“皇上有时是执子的人，有时又是被执的子，说到底皇上也是棋子。”曾国藩两眼望着空空的纹枰，似在深思。

“那么这个‘别人’究竟是谁呢？”康福追问。

“冥冥上苍！”曾国藩苦笑着回答。

康福很想再听下去，听听这个学识渊博、与众不同的大人物对人生的看法，他估计这中间一定会有些精辟的论述，但是他失望了。只见曾国藩站了起来，说：“今天很晚了，你明天还要启程办大事，等你把韦俊劝说过来后，我们再来好好聊聊。”

韦俊投降后，曾国藩再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不过，康福也从中看出了湘军统帅灵府深处的另一面——怯弱！

“价人，该你走了。”曾国藩轻轻地提醒。康福从往事的回忆中醒过来，赶紧投下一子。这个子投得不是地方，本来有利的局面变得不利了。

康福今夜实在没有心思下棋，他勉力下了几个子，逐渐地把局面挽回来了。刚刚松一口气，曾国藩又开口了：“价人，我知道我活不久了，这局棋是我今生最后一局棋。虽然我很想再留你在我身边，实际上也没有这个必要了。价人，我和你二十年前以围棋相识，二十年后又以最后一局围棋结束，说起来，这也是一段缘分。你还记得那年我跟你说过，我们都是棋子的话吗？”

“记得。”康福沉重地应了一声。

“我这一生，尤其是这二十年来，做了许多身不由己的事，今夜想起来，仿佛如梦境一般；还有许多事，我想做又不能做到，更使我痛心。我正好比一枚棋子，被人放到这里或放到那里，自己竟然都做不得主。”

当年去池州的前夜，亲兵营营官康福对湘军统帅的“我们都是棋子”的话，有着一听究竟的兴趣。今夜，东梁山的隐士康伏对大学士

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的这句话，却顿生反感。康福想：为什么他要提起这话呢？是不是要推卸杀害韦俊叔侄的责任呢？康福终于忍不住了：“曾大人，你说你好比棋子，身不由己，难道说杀韦俊、韦以德也是身不由己吗？”

康福的严厉责问，使曾国藩颇为难堪，他无力地回答：“你说得对，杀韦俊、韦以德，也是身不由己的事。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有刺激，因为你对他们许过诺言。但价人，你想过没有，此事对我自己就没有刺激了吗？我不但对他们许过诺言，我还为他们亲笔题过诗，答应凌烟阁上为他们绘像铭功。为保全整个湘军的名声，为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我不得不那样做呀！”

曾国藩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显得十分委屈。

“怪不得世人都说他虚伪。”康福在心里说，他实在不愿意再下了，遂有意将袖口套在纹枰一角上，然后猛地站起。袖口带动纹枰，哗啦一声，一局棋全乱了。康福满以为曾国藩会感到遗憾，谁知他竟然高兴起来，说：“棋局糊了，最好。最好，分不出输赢，就等于和了。我一生下了几千局棋，最后以和局终止，真是大幸！”他用昏花的眼光望着康福，稍停片刻，又说，“价人，这人世间还是应该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呀！”

“是的，应该以和为贵。”康福出自内心赞同这句话，“那我就把棋子收起了？”

“收吧，收吧！”曾国藩点头，“价人，你今夜就睡在我这里。沅甫去藩司衙门去了，明天会回来，你和他叙谈叙谈。前次他听说你还活着，专程去东梁山找你哩！”

康福面无表情。他从随身包袱中取出曾国荃送的那条狐腋围巾，放到棋枰上，说：“往事如烟，早在我的脑子里消失了，我也不想再见九爷了。这条围巾是他上次在东梁山留下来的，山野逸人，用不上这么贵重的东西。明天九爷回来时，请大人代我送还给他。”

康福将檀香木盒放进包袱中，一旁的那块黑色哈拉呢包布，他连看都没有看一下。他把包袱背在背后，向曾国藩一抱拳：“棋子我带回去了，就此告辞，大人珍重！”

曾国藩怔怔地呆坐在躺椅上，望着被送回的狐腋围巾，再也没有勇气提出送玉雕的话来。康福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曾国藩的心绪更加悲凉了。事情明白地告诉他，康福此次来督署，正是以收回围棋的方式表示断绝他们过去十多年之间的关系，他心里有一股巨大的落寞之感，好久才挤出一句话来：“价人，你多多保重。”而这时，康福的身影早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离开江宁后，康福又回到东梁山隐居。十多年后，他不幸得急病辞世。那时，封家老两口早已先后逝去，康重带着老母妻儿回到沅江下河桥老家。清王朝的腐败，全国人民的反抗，使从小就有侠义心肠的康重，彻底与康氏先辈忠君敬上、光宗耀祖的传统道德决裂，以叔叔为榜样，走上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伟大革命道路。他成为湖南有名的武术教师，弟子遍及三湘四水。这些弟子中有不少热血志士，其中最为杰出的便是大名鼎鼎的黄兴。辛亥革命时，黄兴在武昌登台拜将，成为革命军总司令，年过半百的康重充当他的作战参谋。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重郑重地将那三枚梅花镖供在康禄的牌位下，激动万分地说：“叔父大人，你和你的弟兄们的大愿终于实现了！”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辛亥元勋黄兴

十 不信书，信运气

正月十四日，是道光帝宾天的日子，曾国藩为感谢道光帝的知遇之恩，每年这一天都要在道光帝的神主面前插上几炷香，再行三跪九叩大礼。今天，他勉强行完大礼后，觉得十分疲倦，刚一坐下，脑子里便浮现二十三年前那一天的情景来。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三十九岁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正在修须刮面，准备出席明晚穆相的盛宴。穆彰阿每年正月十五日都要将自己门

生中的显宦们邀来府中聚会一次，借以联络感情，而被邀请者亦备感荣幸。他们都早早地准备了奇珍异宝，好在这一天孝敬座师。曾国藩与众不同。他在这一天送给恩师的总是一幅字。这幅字选的是他一年中最得意的一篇古文或几首诗，用大内珍藏、其厚如钱的淳化笺书就。他关起门来，凝神敛气、一笔不苟地写上三四天。写好后，再送到大栅栏一家专为王府裱糊字画的百年老店——海麻子装裱铺，由海麻子的五世孙海老板亲自装裱。待到一切都弄得熨帖了，曾国藩便在大年初二这天，给穆彰阿拜年的时候，亲手送给恩师。穆彰阿每年接到这份礼物后，照例都是乐呵呵地夸奖他的字又进步了，诗文也比去年的好。到了十五日这一天，这幅字被悬挂在客厅的显眼处，于是大家都来观摩，交口称赞。这时，穆彰阿则坐在厅中的太师椅上，手中滚动着两颗墨绿色和阗玉球，笑微微地望着他。而此刻的曾国藩，也是他一年中最为得意的一天。

面刮好，胡须修好了，剃头匠拿来一面玻璃镜。镜中的二品大员年轻儒雅，气色旺盛，是一副前途无量的气象。剃头匠在一旁恭维不止，曾国藩给他双倍的工钱，忽然荆七进来，神色慌忙地说：“大人，刚才部里匡老爷派人来，请大人速去园子里，说是皇上要立太子了！”曾国藩大吃一惊，吩咐备车，一面赶紧穿靴戴帽，上车直奔圆明园。

道光帝今年六十九岁，患病两年多了。半个月前，宫中就传出病危的消息。大变的心理准备早已有了，但出于对皇上的情感，曾国藩仍不愿意这件事发生。清代自雍正之后，鉴于康熙朝因先立太子引起诸皇子争夺帝位的弊病，改为秘密建储。皇帝一旦在心里定下继位者后，便将他的名字写两份，一份藏在身上，一份密封于建储匣内，此匣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上病危之时，由亲贵王大臣共同打开身边密藏的一份，并将建储匣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启封，会同廷臣一同验看，无误后再公之于世。

道光帝的皇位继承人，两年前便定下来了。那年春天在南苑射猎，皇四子奕訢一矢未发，道光帝问他为何不射猎，他说不忍伤生而干天和。道光帝一时高兴，竟忘了祖制，当着臣下之面亲口说要立

奕訢为太子，而且从那以后对奕訢也另眼相看。但毕竟没有履行过祖宗传下来的正式手续，也可能发生万一。谁来继大统，这可是天上人间第一件大事。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都寄托在他一人的身上。曾国藩催马夫快马加鞭，生怕迟到了，赶不上见最后一面。

马夫使劲抽打着鞭子，两匹蒙古大青马像疯了似的向西奔跑，鼻孔里呼出的气，立刻被严寒化作一团白雾。还是晚了！马车刚到园门口，便听到一片山摇地动似的哭喊声。道光帝驾崩了！曾国藩一听，立刻晕倒在马车里，好半天才苏醒过来。道光帝对他的圣恩太重了。他的尊荣，他的富贵，以及他的家族的荣耀，全部出自于道光帝的浩荡皇恩。年轻的礼部侍郎擦干泪水，立即投入耗资巨大、礼仪繁琐的大丧筹备之中。他奉献的不仅仅是尽责尽力、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家庭对皇家的一片耿耿忠心。大丧结束，他捧着颁发的遗念衣物，悲从中来。

随之而来的是咸丰帝罢黜穆彰阿，清除穆党，意料不到的变故使他目瞪口呆，他算是亲身领略到了官场荣耀后面的险恶。从那以后，曾国藩更加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同时，也更加深化了对道光帝的思念。后来，每当事机不顺，与咸丰帝、慈禧不协的时候，这种思念便愈显得强烈……

“唉，想不到一晃二十三年过去了！”曾国藩从往事的回忆里走出来，回到了现实，一眼看见穿衣镜中那个佝偻衰朽的老头，顿时凉到背脊，万念俱灰！这一夜，他又失眠了，天快亮的时候才蒙蒙眈眈睡去。刚一合眼，便看到道光帝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里批阅奏章，见他来，便以手相招。他走过去，跪着。道光帝一反平时的不测天威，竟然和颜悦色地与他拉起家常来。说着说着，道光帝头一偏，碰到龙案上，曾国藩吓得大叫一声。醒来时，才发现全身衣裤都已汗湿了。

“道光爷想我了，他老人家要我去陪伴了！”曾国藩心里想，头又晕起来，伴随着肝部一阵阵疼痛。他再次明白地意识到在世之日不会太久了，他要趁着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将自己心里常常思考的事情告诉九弟和儿子。

听说大哥好了几天又病倒，曾国荃已知不妙，为了给大哥添几分喜悦，他终于决定将李臣章送的金毛全虎皮今天就转送给大哥。

“你哪有这种东西？”当曾国荃把这张虎皮展开时，曾国藩甚为惊喜。他抚摸着又长又软的金黄色起黑条花纹的江南虎皮，爱不释手，对九弟的这份厚礼十分满意。只颇为遗憾的是，十多年前没有得到它，那时衬托湘军统帅威风的，只是一张仿制的假虎皮。

“这是祥云的弟弟送给你的，他还送给了我一张。”见大哥喜欢，曾国荃心里高兴，他后悔进府的当天没有送上。

“祥云的兄弟？他现在哪里，他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虎皮？”李臣典死后，李臣章找过曾国藩多次，故记忆深。

“我这次在荻港码头上偶尔遇着了，还在那里做了一天的客。”曾国荃两眼闪着亮光，将他在猛虎山一天的情形，绘声绘色地告诉了大哥。最后，他怀着一种极大的新鲜感说，“大哥，你大概没有想到吧，当年的湘军会与它的死对头长毛结伙成股，走出一条既不拥戴朝廷，又不与百姓作对的第三条路来。这世上事情的变化真令人不可思议！”

说完，他凝神望着大哥，急切地等待着回答。曾国藩没有搭腔，只是不断地缓慢地梳理着他的花白长须，两眼微微闭着。就这样，兄弟俩相对沉默了整整一刻钟。前吉字营统帅，不明白前湘军统帅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究竟想些什么。

“沅甫。”曾国藩终于开口了，亲切地叫了一声弟弟，并以充满着仁爱、友悌的目光望着他。“今早晨宣宗爷已向我招手，我也早就应该回到他老人家身边去了。今夜，我们兄弟俩好好地将心里话聊聊，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话别了。”

没有想到猛虎山的经历竟然引起大哥这么长的沉默，而沉默之后的语言竟是这么凄怆，曾国荃神色沮丧，说：“大哥，你莫说这样的话，你才刚过六十岁，祖父祖母都享高寿，父母也都年近古稀，你为

国家建了大功勋，为家族立了大功劳，祖宗神灵会保佑你长寿的。”

“我无德无才，不敢与父祖辈相比，至于说我是国家的功臣，这是你和一部分好心人的看法。”对于胞弟这番出自衷情的安慰，曾国藩周身感到温暖。他苦笑着说，“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我也可能是国家的罪魁祸首。”

“大哥，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原吉字营统帅一贯以拯救朝廷的特大功臣自居，他和他身边的一批荣获重赏的将领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过大功后面竟然还潜伏着大过。正因为如此，金陵攻下后，他觉得伯爵之赏不足以酬劳；鄂抚任上他目无官文，就连新湘军的失败，他也认为无损他的英名。相反地，他在荷叶塘买田起屋，都是理所当然的。

“沅甫，你以为长毛的灭亡是因为湘军的缘故吗？”曾国藩注视着九弟，目光虽然没有往昔的威严，但仍使人不敢逼视。

“旗兵、绿营虽然也参与了一些战事，但他们不起主要作用，打败长毛的功劳，应当属于湘军。”曾国荃本想在后面再添上几个字——首先属于湘军中的吉字营，话到嘴边，又没有吐出。

“错了，沅甫。”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一切都是气数使然。”

曾国荃睁大眼睛望着大哥。这位贡生出身的九帅，自小就不愿意按着大哥的指教把书本深究。他崇尚的是刀兵武力，注重的是眼前的实利，从不善于作抽象的深远的哲理思考，也不大相信种田人常说的八字命运。他认为前者失之于迂腐空泛，后者又失之于懦弱无能，他要做英雄强者，要做命运的主人。

“沅甫，大哥实话对你说，以你的吉字营为主的湘军，根本就不是成就伟业的军队。当然，听这话，作为吉字营的统帅，你心里是不会舒服的，但大哥是湘军的创建人，是最多时人数达二十万的湘军水陆两支人马的统帅，若不是真正的实情，大哥我会这样说吗？”曾国

藩端起茶杯喝了两口茶。十年前，他可以一连说上两个时辰不喝一口水，现在他的舌干口燥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了。

“湘军或许不能与商汤周武之师相比，但论功绩，我看也不在岳家军、戚家军之下，后期军纪固然不甚佳，岳、戚两家就一定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好？我就不信！这一点，还是左季高看得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有几多左老三梦中斗水盗的杜撰！”

王闿运的《湘军志》成书于光绪七年，问世不久即遭以曾国荃为首的一批湘军高级将领的攻击，原因就出在“不饰恶”上，后以毁板而告终。

王定安的《湘军记》成书于光绪十五年，此书得到曾国荃等人的全面肯定。

曾国荃对大哥的说法不服气。去年湘中士人公推王闿运撰《湘军志》。王闿运也扬言，为湘军修志一事非他莫属，他要秉董狐之笔，不溢美，不饰恶，为湘军存一信史。曾国荃一听急了，忙致书王闿运。告诉他不许给湘军抹黑，若不听警告，对湘军，尤其是对吉字营说长道短的话，即使雕了版，印成书，也要毁版焚书，不讲情面。同时，曾国荃又要原先的幕僚，现赋闲在家的湖北东湖人王定安执笔写一部湘军史，并预支给他三百两银子的润笔费。这些事情，曾国荃都没有对大哥提起，现在看来更不宜提了。

九弟的不服气，是曾国藩预料中的事。他不跟弟弟争辩，只是淡淡一笑，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长毛的失败，乃至灭亡，主要的原因在他们自己身上。道光末年，从两广到两湖到两江，南方吏治甚为腐败，再加之灾情严重，民不聊生，洪杨乘机以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口号蛊惑人心，聚众造反。那时地方官员颛预昏愆，文不能守，武不能战，遂使洪杨坐大，窃据江宁，公然另立伪朝。盘踞江宁后，洪杨本性大暴露，所作所为与造反之初大不一样，于是人心丧失。到了咸丰六年的内讧，更加证明他们是一群争权夺利、残忍刻毒的强盗，当时有识之士已看到了他们的败灭定局。后来依靠诸如陈玉成、李秀成等枭悍之徒的垂死支撑，才又苟延了七八年。湘军是趁着这些空子才侥幸成功的。倘若那时不是你我兄弟筹建湘军，而由少荃兄弟早建淮军，甚或是鲍超建川军，朱洪章建黔军，沈葆楨建闽军，

都有可能取湘军之功而代之。换一个侧面说，假若我们的对手洪杨有中之资，不急于在江宁建都称王，而是率叛卒直攻京师，那样也不容许有我湘军存在的一天。沅甫，你想想看，你的一等伯，我的一等侯，不都是靠运气好而捡来的吗？”

大哥的这番话有道理，但说侯伯之爵都是捡来的，未免贬己太甚。围安庆一年多，围金陵两年多的曾铁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观点。倘若这个话不是出自大哥之口，而是由其他人说出，他甚至会愤怒得一刀宰了此人。他凝神望着大哥，只见大哥脸色灰白，全身上下几无一丝活气，心想：大哥常说他胆气薄弱，是否他现在真的精神已尽，阳刚之气全无了呢？要不，何以如此压抑自己？曾国荃听家里人说，父亲临死前那半年，胆小得连小孩子都不如，在普通的作田人面前都谦让不已。人们都说老太爷的阳气不多了，活不长了。想到这里，曾国荃不觉对大哥生发出一股怜悯之情来。他不愤怒了，反而笑道：“大哥说得也太过分了，五等爵位还有捡的？这么多人想，别人怎么捡不到？难道运气都在我们头上，别人就没有运气？”

“你信不信，我不勉强，总之我是相信的。”曾国藩再次端起茶杯来喝了两口水，右手又捋起长须来。“我给你讲几件事，你看是不是运气。咸丰四年出兵之初，我在靖港大败，长沙官场尽是白眼，我自己也对前景失望，没想到塔、罗在湘潭十战十胜，不仅抵消了我的失败之过，还赢得了湘军的彻底翻身。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咸丰五年在江西，石达开把我舢板全部引进鄱阳湖，然后全力围攻我水师，逼得我跳长江自杀，虽被救不死，但全军已溃败，正在垂手待擒之际，鲍春霆却突然率打粮之军归来，冲乱了长毛的阵脚，使我死里逃生。第三个例子，咸丰六年从樟树镇败回南昌，石达开将南昌城团团包围，炮声火光昼夜不息，南昌指日即破。做梦也没想到，长毛竟然在一夜之间撤走得干干净净。第四个例子，咸丰十年在祁门，李秀成率数万大军已杀到我的眼皮底下。祁门总共不到三千人，幕僚们几乎逃光，连李少荃都吓走了。我已写了遗嘱，枕剑而卧，随时准备自尽。结果又是让鲍春霆冲进祁门大山来救了。而可怪的是，李秀成居然不再进攻，率部西去了。倘若他不走，继续打下去，霆军很可能也挡不住。沅甫，你看看，我之能有今天，到底是靠我的本事呢？还是

靠运气呢？周待农、潘伯寅客气，称赞我是大经济从大学问中来，还说慈禧太后有次对身边的大臣说，曾某人乱极时沉得住气，全是靠的理学功夫。我给待农、伯寅写信说，我是不信书，信运气，而且要公之言，告万世。”

说完嘿嘿笑了两声。曾国荃听得有味，也笑了起来。

“沅甫，所以我先前对你说过，你本事虽大，但不能居全功，要让一半与天。这‘天’就是指的运气。这样看，这样想，就可以免去许多烦恼，少生许多闷气，这不仅是处世之道，也是养生之方。”

说到这里，曾国荃才第一次点了点头。

“现在来谈谈李臣章与瞿荣光结合一股的事。沅甫，你是怎样看的呢？”曾国藩问九弟。

“我看这也没有什么。”曾国荃想了想，说，“这也是一种谋生手段。至于瞿荣光，过去当过长毛，现在不是的了，也不必算老账。”

“沅甫，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太肤浅了。”曾国藩紧锁双眉，看着自己这个爵高秩隆的九弟，心中为他的见识浅薄而深深担忧。“胜利者的湘军和失败者的长毛结拜兄弟，共同谋事，在失败者的眼里，胜利者究竟还有几多分量？在胜利者看来，失败者又有几成罪孽？猛虎山这两支人马的组合，岂不意味着把湘军和长毛扯成了一条平线？”

前吉字营统帅压根儿没有作过这样的深思，一时间，他简直不能分辨大哥的联想究竟是精辟的见解，还是无稽之谈。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日记：“涤师邀至客厅久谭……师云……如沅甫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尝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

朱克敬著《瞑庵二识》：“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摭饰，铭辞结句吾自有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这是其一，要害还不在这里，要害在于这实际上已经泯灭了大是大非的界线。我们湘军是保君父、卫孔孟的王师，行的是救国救民的光明正大的事业，而长毛干的是伤天害理、倒行逆施的勾当。这中间是非善恶泾渭分明。我们与长毛势不两立，不共戴天，怎么能够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呢？哎，这班子糊涂虫！”

曾国荃听了这话，脸不觉红了起来。

“李臣章这班家伙，敢公然藐视太后、皇上，心怀不臣之心，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重做长毛的事。湘勇战死的不算，活着的至少有二十万之多，十成中只要有一成李臣章这样的人，就有可能使天下大乱。而现在滞留安徽、江西、湖北不回原籍的湘勇还不止二万，且大部分都被哥老会所拉拢，成帮成派的，他们胆子大，手里有枪，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埋在长江两岸引火待发的炸药！沅甫，你看到这一点吗？”

“有这样严重吗？大哥，你过虑了。”曾国荃不同意大哥对李臣章这批人的苛责。“他们说到底，只是一班兵油子而已，轻松饭吃惯了，不愿再做风吹雨打日头晒的农夫罢了。再说，大乱方平，你我兄弟，还有雪琴、季高、少荃都还在，谁还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蹈长毛覆辙？”

“你说得有道理。”曾国藩轻轻颌首，“我们兄弟在，雪琴、季高、少荃等人在，有异志者不能不存戒备之心，眼见得到的这十年八年或许不会有大乱。季高精力虽过人，也已年过花甲，雪琴五十多了，你和少荃也都到五十边上了，而散布在大江南北的湘勇中许多人还只有李臣章那样的年纪，难保十年二十年，老成凋谢后他们不会目中无人。当然，倘若朝廷力量强大，也能镇住四方，但现在恰恰是女主临朝，皇上孱弱。”

这里是警戒森严的江督衙门的后院，且时已深夜，绝无人迹，出于多年谨慎过度的习性，曾国藩在说到太后、皇上时，仍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恭王被疑，中枢无干练之才，而十八省督抚中，凭军功起家者已过其半，他们手中至今仍掌握着属于自己的军队。我朝开基

两百多年来，外重内轻之局面无有甚于今日，且洋人虎视眈眈，仗势欺凌。沅甫，你三十岁前便读完了二十四史，你仔细想想看，今日天下局势，与历代末世有何区别？我这两年来常常想，下次再乱，必定是湘军余孽起骨干作用，即或是本人老了，不上战场了，也会是他们在幕后操纵。所以我说，我们兄弟究竟是国家的功臣，还是朝廷的罪魁，现在尚不能定，甚至我死之后，盖棺亦不能定案。”说罢，曾国藩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沉痛地说，“沅甫，你平素可能很少从这个方面想过吧！”

“大哥，即使如你所预测的，天下大乱，湘军有些人参与了反对朝廷的活动，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你何苦要这样自己给自己找烦恼呢？”曾国荃对大哥的用心还是不能理解。

“沅甫。”见九弟一直没有转过弯来，曾国藩正色道，“我何尝不知，天底下任多伟大的祖先都有不肖子孙，任多严密纪律的集团中都有不法之徒，湘军中混有朝廷的叛逆、社会的渣滓，自然难免，且你我兄弟以及死去的胡、塔、罗、李等人，对皇上的耿耿忠心可昭日月，可泣鬼神。但湘军中只要有一人叛逆，湘军就会蒙上一粒灰尘，若今后有成千上万人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将会给湘军抹上一块多大的黑泥？江宁打下后，不上交一两银子，且纵火焚毁伪天王宫，这几年对此事的公开指责虽已平息，人们的腹非岂可消除！我朝无论八旗兵还是绿营，从来都是世业制，没有出现过半年之间裁撤十多万军队的先例。且撤勇之时，欠巨额之饷，积无穷之弊，通通没有解决，潜伏了大量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募勇之初所不可能想到的。倘若今后没有更大的乱子出来，朝廷和后人或不至于苛责；倘若湘军中的败类有朝一日举起反叛的旗帜，这些老账新账便会一齐算，史册上就会说曾某人建湘军是做了一件大坏事，连你曾沅甫打金陵，后人也会说你不是为了朝廷，而是冲着小天堂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来的！”

“让他们说去吧，我不在乎。”曾国荃嘀嘀咕咕地嘟囔。

“这不是在乎不在乎的事。”曾国藩阴郁地说，“这是件可悲的事。而更可悲的，是我现在已清清楚楚看出了它今后的结局，但无力扭

转。前人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知花要落去，却不可能将春天挽留住，人世间真正的最大悲哀，莫过于此！”

曾国藩一时觉得五内隐痛、神志纷乱，他不得不停止说话。曾国荃脸色黯然，低首不语。督署书房死一般地沉寂。

过一会儿，曾国藩略觉心里平息一点，又坚持说下去：“我是活不久的人了，这次请你到江宁来，首先就是要提醒你，不要总以江山社稷大功臣自居。其次，世道乖乱，局势不稳，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长保今日的处境，住在荷叶塘，当你的财主庄东，不要再出来做官。大哥我早在打下金陵时就想急流勇退，只是那时要让你先回去，不能两兄弟同时开缺，故而留了下来。后来捻战失利，名望大损，我三辞江督而不允，孰料又遇天津教案，致使一生清名扫地以尽。庄子说长寿多辱，确是实话。我若在金陵打下时就死去，哪有后来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的耻辱。你也差不多。这几年做鄂抚，捻战无功，又与官秀峰不睦，上下左右都有闲言碎语，处境也不顺利。我有时想，天降我们兄弟，就是为了对付长毛。长毛一平，我辈职责已尽，就都要解甲归田。老子说‘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又说‘功遂身退天之道’，实在是很深刻很明哲的话，可惜当年还见不到这一层，自取侮辱。故大哥我死后，不希望你复出做官，只望你和澄侯一起守住父母之坟，保住曾氏家族的平安无事，就万幸了。”

曾国荃想，大哥这番话尽管说得悲观哀痛，但的确是实情，兄弟二人自大功告成之后，日子过得都不顺心。过去当统帅，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痛快极了，做起疆吏来，却处处掣肘，事事不顺，连指挥打仗的看家本领都不灵了。莫非真如大哥所揭示的：曾氏兄弟是为平长毛而生的？

“唔，唔。”曾国荃轻轻地哼着，点了几下头，表示记下了哥哥的话。

“沅甫，我这里有一首诗，你看看。”曾国藩抽出匣子，从一个大信套里拿出一张精美的梅花水印笺来，递给九弟。

曾国荃接过一看，水印笺上是一首七律。他轻轻念道：“只将茶
蕻代云觥，竹^鸥无尘水槛清。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你看看，这首诗像是什么人作的？”

曾国荃握纸沉思好半晌，才慢慢地说：“‘金紫满身’，看来是个大官，‘文章千古’，又是一个擅长诗文的人。只是最后两句不好理解。‘一场春梦’，这是说的什么呢？难道说诗人对自己过去的作为有所悔恨吗？”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这是一个身居高位而心怀郁结的人写的。”曾国藩凝视着水印笺，右手无力地在胡须上抚弄了两下。

“他是谁，我想不出来。”曾国荃疑惑地望着大哥。

“恭王。”曾国藩淡淡地说。

“恭王？”曾国荃惊讶地重复一遍。

“这是昨天符农给我寄来的。这首诗的要害就在最后两句：‘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什么是恭王心中的春梦呢？”曾国藩问九弟，九弟直摇头。

“我看极有可能是指的十一年前的那桩事。”曾国藩自己作了回答。

“大哥是说恭王协助太后除掉肃顺的事？”曾国荃盯着大哥，心里有点紧张起来。

曾国藩点了点头。

“这么说来，恭王与太后隔阂甚深？”曾国荃说。

曾国藩仍未作声，只是又略为点了一下头。

“恭王与太后之间为何有这样深的隔阂呢？看来当年一罢一复的事，彼此的成见至今还未消除。”曾国荃喃喃自语。

“沅甫呀，这里的事情太复杂了。”经过一番很久的深思熟虑之后，曾国藩终于郑重地对弟弟说，“恭王器局开阔，重用汉人，这是恭王的长处；但恭王又过于聪明剔透，晃荡不能立足，这是恭王的短处。金陵初克，皇家内部便起矛盾，可以看出西边的太后容不得才大功高的叔子。而叔子又不甚检点，终于给嫂子抓住了把柄。一个回合下来，叔子败给了嫂子。同治八年，西太后派身边的大太监安得海南下办龙衣锦绣，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奏报到京时，恰逢西太后观剧。恭王与东太后商量后，杀了安得海。在恭王看来，以维护祖制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甚是乖巧。他没有想到叔嫂的怨恨又深了一步。近来为修圆明园一事，恭王又与西太后意见不合。令人担心的是，这中间还夹杂一个醇王。醇王胸襟狭窄，才识浅陋。前年津案发生后，他甚至说出捣毁所有在京外国使馆，赶走所有洋人的糊涂话来，于此可见他的才具。可偏偏他又爱出风头，不满其兄的崇隆地位。他又是西太后的妹夫。我已预感到，恭王总有一天会彻底败下来，接替其位的必定就是那位七爷。而这一点，恭王自己似乎也有所意识，故有‘一场春梦不分明’的感叹！皇家内部的争斗历来是国家祸乱的根源。李臣章那些人所说的娘偷人、崽嫖娼之类事情，或许没有，即使有，也远不能与此相比。这就是我刚才对你说的，不要再去想起复做官，安心落意守祖坟的原因所在。你明白吗？”



左前为安德海，右前卫李莲英

这番话说得一等威毅伯目瞪口呆，惊恐不安，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心里仍寒战不止。

“大哥还有一句老话要对你说，那就是散财求福。”曾国藩从弟弟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心灵深处的震动，知道自己这番话能被他接受，于是改以平和的口气说，“这一点，大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得老饕恶名，其实自己没有占多少非分之财，这也是这些年来你心情郁郁的一个大原因。”

“只有大哥你真正了解我。”听了大哥这句话，曾国荃很觉宽慰，过后又愤愤地说，“不知哪个绝子灭孙的家伙取了这个名字，流毒全国。”

“《春秋》责备贤者，这是人之常情。”曾国藩笑道，“你也不必去打听谁取的名字，既然能流毒全国，这就说明苛责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再说你也是得了好处。眼红、妒忌，是人的通病，万年以后也消

除不了，唯一的办法是散去一部分。散财分谤，这是古人常用的办法。我常对纪泽兄弟说，名之所在，当与人同分，利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长沙建湘乡会馆，我捐了一万二千两银子。”

“好，这是一件积大功德的好事。星冈公在日，常说晓得下塘，还要晓得上岸。散财正是为了上岸。”曾国藩对弟弟这个举动非常满意。“今后湘乡县の公益之事，如修路架桥起凉亭，冬天发寒衣，青黄不接时施粥汤等，这些事，我们曾家都要走在别人前头。弟出一份，我也出一份，还要叫澄侯也出一份。耗银不多，却可赢得乡民称颂，是件惠而不大费的事，何乐而不为！京师长郡会馆多年失修，我还想邀李家、萧家一起，合资重建一座。这事意义更大，影响也更大。这件事，就由你为头如何？”

“行！”曾国荃爽快地答应。他跟大哥的性格截然相反。大哥是慎入慎出，不要一丝分外之物，也不乱给别人一文钱。他是不择手段地大量攫入，同时亦毫不心疼地大把抛出，这正是他指挥的吉字营能打胜仗的原因。“我想在长沙建一个书局，就如大哥在江宁建金陵书局一样。书局建好后，先把大哥的诗文奏章书信等刻出来，尤其是大哥在京师期间写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当年对我们的教育很大，现在还可以用来教育子侄，刻印出来，定然有功于世。”

听了这话，曾国藩心中大为欣慰，十分高兴地说：“你有在长沙办书局的想法，真是太令我欢喜了。金陵书局的许多现成设备都可以运到长沙去。小岑也老了，思乡之情日增，正好叫他回去办此事。弟成就这桩事，可谓有大恩于士林。但所说的第一刻我的文字，这万万不可。我的文字只可留给后世子孙观赏，不可刊刻送人。”

“为什么？”曾国荃不解，多少比大哥官位低得多的、平庸无任何业绩的官吏们，一到晚年，唯一的大事便是四处张罗为自己刻集；又有多少比大哥才学差得远的读书人求人募款，甚至不惜像叫花子一样地八方化缘，为自己刻个某某馆主诗汇、某某斋文集等。大哥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我早年对自己的诗文很自负，见京师文坛称赞梅伯言，颇不服气，又常恨当世无韩退之、王安石辈可以谈论。我一生若孜孜矻矻，穷究不舍的话，或许也可以写出几部像样的书来，但可惜后来又不允许。对经史，对诗文，我都有不少与前人不同的看法，很想记下来，一吐胸中之块垒。军务政务太忙，无暇为此，我常为之惋惜不已，以为将成广陵之散。赵惠甫笑我有汉成帝、明武宗那样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癖，唉！”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充满感情地说，“赵惠甫不理解我。我曾涤生出身翰林，长期埋首经丛史集，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才是我心中的帝王之业；带兵打仗，安营布寨，这是迫不得已才为之的事啊！惠甫与我天天在一起尚这样看待我，还不知后世子孙会怎样误解我哩！”

“这样的误解是好事。”曾国荃笑道。

“不管怎样，我是到死也没有一部书出来的翰林，我一生都为之不安。我不怪王壬秋讥讽我是一个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他说的是实话。我的诗文都是草草写成，未加细究，一时可以蒙混人，刻出来让后人一字一句来推敲，那岂不是把我推出来当一个靶子，让人射吗？”曾国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喝了两口水，又说下去，“胡润芝死后，他家里刻了一部胡文忠公遗集，所选不当，我想若润芝九泉有知，一定会骂人的。他写给官秀峰的一些信，说了官许多好话，那是润芝的笼络手段，并非心里话。现在官秀峰就把它拿出来，作为其治鄂的政绩。”

“那老混蛋最会来这一手。”官文是曾国荃的死对头，一提起他就生气。

“这是给人戴高帽子，虽不合事实，尚不至于结怨。我没有胡润芝的涵养，书信中对人对事多偏激之词，倘若稍不注意伤了人，即使本人不在了，他的子弟也会来找麻烦。就拿同治五年，我们兄弟私下议论李少荃人品的那些话，如果刻出来，他不恨死才怪哩！”

“有的可以删节。”

“注意到了的可以作删节，没有注意到的呢？世上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还是不刻的好。我人死了倒无所谓，受牵累的是你和老四，以及纪泽兄弟。”

隔了一会，曾国藩又说：“刚才说到刻书的事，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荷叶塘还存了几份参劾李次青的副本。次青从我最早，在江西时功劳又很大，别人都高官厚赏，独他一人至今仍为长沙一教书先生，我觉得很对他不起。若以后你们刻什么遗集之类，参次青的那些奏稿就都会刻出来，这不仅益发加重了我的罪，甚至连我的魂魄都不得安宁，所以你们绝对不能去刻集刊印。”

“说起李次青，我记得四哥有次说过，他想退掉那门子亲事。”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记：“下午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无何，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本月日记中又云：“余鼓掌狂笑曰：人之性度，不可测试，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是也。公事业凌铄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顾欲与儒生下竞帖毕之业，非是类耶？”

曾氏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诸弟家书：“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

“不行！”曾国藩打断九弟的话，不悦地说，“定下十多年的亲事，哪有反悔的道理。澄侯的满女多大了？”

“今年十八岁。”

“你回去对澄侯说，万不能退，端午节完婚。我素来嫁女是二百两银子的嫁妆，侄女一百两。他的满女，我出二百两，跟纪芬的几个姐姐一样看待。”

“好吧，我回去就告诉他。书局的名字我想了一个，叫贤声书局，大哥你看要得不？”

“贤声，贤声。”曾国藩轻轻地念了两声。“我看不大合适。尽管我不同意刻我的书，我知道死后还是会刻的。你百年后，纪泽、纪瑞他

们也会给你刻个集子，那不等于自吹自擂，传自己这个贤者之声了吗？我看不是传贤者之声，而是传忠贞之心。你看呢？”

“是的，大哥想得远！”曾国荃恍然大悟，“就叫传忠书局。”

“对，这个名字好。”曾国藩称赞。“沅甫，我叫你看地的事办得如何了？”

去年，曾国藩写信叫四弟九弟代他在荷叶塘觅一块墓地。这次来时两兄弟商量好了，一到江宁，见大哥病势严重，曾国荃反而不好主动说了，怕引起大哥伤感。

“我和四哥请了十多个好地仙，在荷叶塘周围找了两个月，再也找不出一块好地来，最后两兄弟合计，只有将父母亲大人的棺木取出来，重新再调摆一下，就可以腾出一穴地来。”

那年被陈广敷称之为大鹏鸟嘴口的凹地，在曾国藩出山后不久，江氏老太太的棺木就葬在上面了。当时还有意留下一个穴位，让老太爷用。后来老太爷也葬下去了，那块凹地就不能再葬了。为了让大哥满意，曾国潢提出了这个主意。

“这万万使不得。”曾国藩连连摇头。“使父母亲大人的魂魄不得安宁，我何能心安！荷叶塘既然没有地，我死之后也不必把灵柩运回湘乡。那年在长沙办团练时，我在善化坪塘看上了一块地。一个小山包处两条山脉之中，远看犹如二龙戏珠，就将我葬在这个珠上吧？这虽不是上等好地，也可以算得个中平，能使后世子孙清吉。天道忌盛，我一向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这句话。家在我们兄弟这一代出侯出伯，应该满足了，不要指望在三四代内再出将相，只要求得子孙读书识字、平平安安就行了。”

“大哥放心，这件事可以做到。我回湖南后专门到坪塘去看一看，问问那个山包是谁家的，把它整个买过来，干脆就在长沙城外再添一座祖山好了。”



曾国藩

曾国藩满意了。闭目养了会神，他突然想起久未见面的六弟国华来。

“有五六年未去看温甫了，你这次回家，顺路去看看他，把纪寿这几年读书大有长进的事告诉他，也让他高兴。”

曾国荃没有作声。曾国藩觉得奇怪：“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曾国荃还是不作声，许久，才徐徐说：“六哥两年前便得归道山了。”

“你是说温甫，他早就仙逝了？”曾国藩惊讶莫名，心头“怦怦”乱跳不已，“你们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瞒着我？”

“前年秋天广敷先生去宝庆访友，特地绕道来到荷叶塘，将这不幸的事告诉了我们，说温甫在牯岭采药时，不慎从悬崖上跌下来，摔死了。当时大哥正在办天津教案，心情抑郁。我和四哥商议，暂时瞒着。这次我见大哥身体不好，也不敢提起。”

“就准备瞒到底？”曾国藩问，眼眶四周已湿润润的了。

“嗯。”曾国荃轻轻的回答，声音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

“我对不起温甫。”沉默一段很长时间后，曾国藩从心底里吐出一句话来。

“我这次回湖南时将在九江上岸，把六哥的遗骸带回去归葬祖茔，不能让他孤魂无依。”曾国荃说着说着，动起手足真情来，潸然泪下。

曾国藩的心情本来就够沉重了，九弟的这句哀伤的话又益发加重了负疚之心的重量，但他想到温甫的遗骸一旦运回家中，岂不多出许多麻烦来，说不定隐瞒了十多年之久的事又会因此而彻底暴露。不能！他狠了狠心，说：“你到庐山去，给他的坟头培培土，磕三个头就算了。温甫在广敷先生的启迪下，已将人情生死都看透了，也不会有孤魂在外的哀怨，不必再归葬祖茔了。”

曾国藩茫然望着九弟，眼睛里慢慢流出几滴浑浊的泪水来。许久，他轻轻地对国荃说：“九弟，明天你安排一条小火轮，叫叔耘到庐山去一趟，把广敷先生接到江宁，我想见他一面。”

曾氏死后，葬于湖南望城县坪塘镇，其墓至今仍在，近年来并得到保护修葺，辟为旅游景点。曾纪芬在其自订年谱中对此事有所言及：“（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改葬文正公于善化县湘西平塘龙伏龙山之阳，奉太夫人柩合葬。忠襄公所定之兆域也。文正、忠襄晚年相约，文正先歿则忠襄为定茔兆，忠襄先歿则文正为制墓铭也。”

年谱中所说的忠襄，即曾国荃死后的谥号。

十一 陈广敷三见曾国藩

十天过后，薛福成走进了督署书房。

“广敷先生呢？他不在庐山，还是不肯来？”见只有薛福成一人进来，曾国藩奇怪地问。

“广敷先生来了，他到鸡鸣寺去了。”薛福成笑着回答。

“他为何不到督署来见我，却要去鸡鸣寺？”曾国藩愈发奇怪了。

“他有一封信给大人，还有件小礼物。”薛福成取出一封信和一个野藤编织的小笼子来，放在书案上。

曾国藩打开信来，上面写着：

爵相大人钧鉴：

大人不忘旧情，派人来庐山相邀，令山人且喜且愧。然山人道装十余年，不习惯再着世人之衣冠，其貌又甚丑陋，见者皆以为钟馗复生，二者均不宜进督署。鸡鸣寺灵照长老智慧圆通，乃山人老友，山人不揣冒犯，恭请大人枉驾鸡鸣寺，一叙别情若何？

知大人近来不适，特托叔耘先生先呈小丸三粒。此乃山人采天地之精气，集山川之珍华，积数年之力而成。大人白天屏息思念，夜间临睡前吞服一粒。第四天上午，山人在鸡鸣山下敬候车驾。

江右陈敷顿首拜上

曾国荃在一旁看了，说：“广敷先生倒摆起款式来了！天气寒冷，大哥身体又这样弱，如何去得鸡鸣寺？明天夜晚，打发一乘轿子把他接进衙门来就行了。”

曾国藩说：“信中的潜台词你没看出来，道装、丑貌都是托词，广敷先生的本意是不愿进衙门，怕有损他的道家风骨；且信上还说鸡鸣寺的住持智慧圆通，也可能是想让我与灵照也见见面。他送了三粒丸子，话说得神奇，先吃了后说。”

说完从藤笼子里掏出一个小油纸包。打开油纸，露出三粒褐黄色

小药丸，书房里立刻香气四溢。曾国藩高兴地对九弟说：“广敷先生精于岐黄，说不定这是三粒仙丹哩！”

“若真的如广敷先生所说的，吃了这三粒丸子后可以上得鸡鸣山，那真是一件大好事，我们还得好好谢谢他。”一向对陈广敷很尊敬的曾国荃也乐了。

“叔耘，你明天去鸡鸣寺告诉广敷先生，就说我一切照他的话办。”

当天，曾国藩便遵照广敷所嘱，白天什么事都不想，也不看书看文件，晚间服了一粒丸子后便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精神好多了。纪泽扶着父亲走出房外，绕着屋子转了一圈，进屋后居然能吃下一碗红枣稀饭。三天下来，曾国藩精神大振。到了第四天早上，他仿佛觉得百病祛除，完全康复了。曾国荃赞道：“广敷先生真是神仙，我们向他多讨几粒来。”

一连晴了好些天，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初春的江宁城，比往年这个时候要和暖得多。吃过早饭后，两顶普通民轿抬出了总督衙门，后面跟着几个家人打扮的兵弁。

两江总督衙门与鸡鸣山相隔并不远，不到半个时辰，两顶轿子便停在山脚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刚走出轿门，老远便看见一僧一道正朝着他们走来。道人走在前面，穿一袭杏黄长棉袍，头上戴着空顶硬沿黄道冠，一束白发挽成一个圆髻露在外面，横插一根牛骨簪子，丑陋的面孔上绽开祥和的笑容，显然是广敷先生。稍后一点的和尚披一件色彩斑斓的大红销金袈裟，胸前挂一串黑亮发光的念珠，头上不戴帽子，脸上，头顶都焕发出一种奕奕神采。曾氏兄弟知道，这一定就是灵照长老。

“罪过，罪过！大冷天气，劳动大人和九帅。”广敷乐呵呵地迎上前去。

“两位大人驾光临，寒寺生辉，请恕贫僧未能远迎。”灵照双手

合十，腰微微弯曲。

“广敷先生，今天能与你重见，实为一大乐事。你还是这样健旺，真让我们羡慕。”曾国藩说完，又转脸对灵照说，“结识法师，荣幸之至，能借宝刹与故人相会，鄙人深致谢忱！”

曾国荃大声说：“广敷先生，多谢你的仙丹，大哥病了两个多月，现在全好了。”又问灵照，“长老高龄？”

广敷答道：“法师比我大五岁，今年七十八了。”

“见笑，见笑，贫僧一无所能，虚度岁月，徒增马齿，在两位大人面前无地自容。”灵照谦和地合掌叉手。

阳光下，灵照的大红袈裟闪闪发光，在曾国藩昏花的眼睛里，面前站立的仿佛一尊光芒四射的金罗汉。再看看自己这副病弱之躯，暗思：真正无地自容的，倒应该是我才对。寒暄一阵，准备上山了，广敷和灵照都坚请曾国藩再坐进轿去，以便抬着上山。曾国藩看看山不高，路也不陡，说：“还是让他们搀扶着上去吧。登山游览，是我年轻时最爱做的事，这次怕是今生最后一次了。”

见曾国藩这样说，广敷和灵照都不便再坚持，遂由两个兵士一左一右地搀扶着，一步一步地走上山来。

鸡鸣山在江宁城北，山不高，风景却很秀美，是六朝旧都的一个名胜之处，远在三国时，这里便辟为孙吴王朝的后花园，西晋将廷尉署建于此。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他在鸡鸣山上首建同泰寺。那时金陵城寺庙很多，杜牧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就是武帝时代的真实写照。而同泰寺，则位居四百八十寺之首。不久侯景作乱，叛兵围台城时，该寺毁于兵火。以后鸡鸣山上相继建了千佛寺、净居寺、圆寂寺、法宝寺。明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在紫金山看中了一块地，用它建皇陵，要将建于这块地上的灵谷寺志公墓迁走，遂在同泰寺旧址上建鸡鸣寺，志公遗骨则葬于寺前，建塔五级，塔旁建施食台。清初，施食台崩

溃，近两百年间未修复。去年灵照向江宁知府稟请重建施食台，知府报告总督衙门，曾国藩同意重建，并批给二百两银子，不足部分由鸡鸣寺募捐弥补。

这时，一行正来到施食台旁，灵照竖起左手掌，对着曾国藩说：“阿弥陀佛，此台全仗总督大人的力量建成。去年，得知总督大人亲自批给银两的消息后，十方善男信女无不踊跃捐助，半个月內便得银两千多两，不仅修好了施食台，连僧寮也作了翻修，众僧日日在佛祖面前祈祷，请佛祖保佑大人早日康复。”

曾国藩听后笑了笑，也未作声。客房里早已生好了炭火。进房后，兵弁侍候脱下了披风。几个和尚忙着端茶水果品，殷勤招呼。略坐片刻，曾国荃说：“听得鸡鸣寺有一座好梅园，长老带我们去看看吧！”

灵照忙说：“是的哩，不是九帅提起，险些忘记了。眼下腊梅开得正好，贫僧这就陪二位大人前去观赏。”

出了客房，穿过僧寮，来到鸡鸣寺的后院。眼前突然出现三四百株梅树，高高低低，疏枝交错，形成一片树海，古铜色的枝杈上没有叶片，只见星星点点的黄色小花朵，一股清清幽幽的暗香弥漫在鸡鸣山上，直沁人心脾。曾国藩不觉叹道：“这么好的梅林，真是难得，千姿百态，斗霜傲雪，每树梅花都是一首诗！不知雪琴来过没有，早知有这么一片梅树的话，一定要请他来观赏。”

广敷笑道：“还是不让他知道为好，他若看到了，定然会赖在鸡鸣寺不走。误了水师的大事，灵照长老真还担当不起哩！”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曾国藩又叹道：“岁寒三友，我爱竹，雪琴爱梅，润芝在日爱松，松本最坚固，却不料润芝先凋谢。”

见曾国藩面露伤感，陈广敷忙岔开话题：“曾大人，你知这座梅园的来历吗？”

“不知，今日倒要听你说说，以广见闻。”

“我也知之不详，还是请灵照长老讲它的典故吧！”

灵照说：“据敝寺谱牒记载，明永乐年间，道衍法师佐成祖成就帝业后，复姓姚氏，帝亲赐名广孝，遂回苏州祭祖。这天路过金陵，宿在鸡鸣寺。住持法深长老在后院大设斋宴款待，称赞道衍法师以空门而入廊庙，实为我佛家弟子的骄傲，也为佛祖脸上增添光彩。道衍听后心中甚喜，说：‘太祖以和尚而为天子，才真正可以说为佛门大增光辉，我道衍不过卿相而已，所添光彩亦不大。不过，太祖是真龙天子，非常人可比，也不是常人所应当去攀比的，倒是我佛门若常出些卿相，辅佐英主安定天下，那才是功德无量了。’法深长老和众僧一齐说：‘法师说得最好。’道衍带着几分酒醉说：‘《书经》上说：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殷高宗命傅说为相之辞。调羹不能离盐和梅，治国不能无宰相，我希望在今天摆筵席的这块土地上，种几百株梅树，以此祝贺鸡鸣寺日后能出治国安邦的宰相。’道衍的话赢得全寺僧人的由衷赞赏。第二年春天，法深长老便带着大家种了五百株梅树。从那以后到今天，四百多年过去了，代代僧人都爱护这片梅园，施肥锄草，从不间断，遇有老死病死之树，则换幼苗以补之。据说当年法深长老所栽的五百株树中，至今尚有三十多株活着，仍然年年开花，岁岁结子。”

众人一片赞叹。曾国荃说：“俗话说千年梅树开新枝，果然不假！”

曾国藩心想：都说佛门是清净无为之地，僧尼为出家离世之人，为何鸡鸣寺朝朝代代的和尚功名之心这等浓烈，一个背弃佛家宗旨的人一句醉后戏言，竟然当做圣旨似的供奉，一直被夸耀到今天！

灵照说：“梅园右侧下去几步就是胭脂井，两位大人不妨也去看看。”

曾国藩一行又来到胭脂井。相传隋文帝的兵马打到金陵，后主陈叔宝带着宠妃张丽华、孔贵嫔逃到鸡鸣山，在一口水井边停下来。张

丽华掏出手帕来擦拭围井的石栏杆，好让后主坐下歇息。手帕上的胭脂涂在石头上，居然被石头吸了进去，再也磨不掉了。以后，文人们便把这口井叫作胭脂井，并借此敷衍出不少风流故事来。

曾国藩对亡国的陈后主没有同情心，看了一眼后，便走到一个高处眺望四方，只见北边的玄武湖水光潋滟，东边的紫金山山色空蒙，他觉得这造物主所结构的湖光山色，才真正可以一洗胸怀万里尘。

曾国藩已觉得累了，于是大家都回到客房。张罗一阵后，灵照说：“鸡鸣寺别无长处，只是幽静得好。你们老朋友在这里叙叙旧情，我去关照一下佛事，等会再来。”

灵照轻轻把门带上，出去了。

曾国藩说：“温甫在庐山这些年，多蒙道长照看。仙逝后，又多亏了道长料理后事。我曾氏一门感激不尽。”

曾国荃说：“温甫去世的事，那年道长告诉我们，因大哥多病，一直瞒着没有告诉他，直到这次才说出。大哥伤悼不已，说务必请道长来江宁聊一聊。”

广敷脸色沉重起来，说：“六爷盛年辞世，是我有负大人的重托，内心一直为此事疚愧。但好在六爷在黄叶观几年，已将世间人事洞悉，临走时心情坦然，也确实难得。”

“是的，道长说得好。”曾国藩平静地说，“人总归有一死，温甫能无恨意而去，也就足堪告慰祖宗了。”

广敷说：“六爷坟头上草木茂盛，可卜后世一定发达。”

曾国荃说：“正是道长所说的，温甫的儿子纪寿在子侄辈中格外聪明些，将来或许真的有大出息。”

陈广敷提起曾国华坟头长草的事，立即勾起了曾国藩对二十一年前他来荷叶塘献地时情景的回忆。当年出山，虽不完全出自于广敷那

翻看相预卜之类的鼓动，但那番话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加了取得胜利的信心；而对温甫、沅甫、贞干来说，则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曾国藩又想起十五年前，他煞费苦心在碧云观等待，以“黄老可医心病”的妙语开导自己；这些年来，老庄柔道处世的学问，使他免去了许多烦恼纠葛，保住了表面上的泰裕平安。

曾国藩想到这里，对陈广敷充满了感激：“广敷先生，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相会，岁月匆匆，不觉过去了二十一年。鄙人有幸能在人生转折点上，两次得到先生的点拨，于迷茫时看到希望，在急流中躲过险滩。说句实在话，若没有先生，就没有鄙人下半生的事业。鄙人素知先生超凡脱俗，早已将人世的功名富贵看破，既不需要鄙人以爵位禄利来酬谢，也不需要鄙人命幕僚记事迹于史册，传英名于后世。今日将先生从千里之外请来，目的只是为了当面表达鄙人的谢忱。同时，先生之高明，二十余年来，一直为鄙人所倾心仰慕。不瞒先生说，鄙人从二十八岁离开家乡以来，三十多年里，结交的王公大臣、贤员干吏、英雄豪杰、俊士逸才，当以数百上千计之，而真正的睿智明达、倜傥潇洒者，却少有几人可比得上先生。鄙人虽小先生十几岁，然因终未得老庄养心之真谛，致使病入膏肓，自知在世之日不多，亟欲在死之前能聆听先生对鄙人一生的批评。这些年里，鄙人听奉承的假话多，得批评的真言少。圣人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倘若得先生几句真言，鄙人即使明日就死，亦无憾矣！”

一等毅勇侯这番出自肺腑的话，使黄叶观老道士备受感动：“山人早年浪迹江湖，所学所交，皆零乱驳杂，知命之年以后，方才收心学道，然所得至陋至浅，虽着道袍道冠，实未进得道家门槛。这一生能经筠仙介绍，得以结识大人及大人一家，又亲眼见大人昆仲功成名就，身为侯伯之荣，像绘凌烟之首，使山人二十一年前的预言没有变成荒谬，真是万幸。大人至诚之心，令山人感佩。二十余年来，大人一举一动，尽在世人关注之中，山人也在一旁冷眼观看，确有许多话想对大人说说，惜未遇其时耳。鸡鸣寺乃化外之地，九帅又是大人至亲手足，今日山人就姑妄言之吧！”

曾国藩说：“正要听先生高论。”

曾国荃也说：“先生料事如神，析事入微，什么话都可以直说不妨。”

广敷将曾国藩凝视一眼，然后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放下碗说：“大人一生功业非凡，这一面世上称颂的人已经太多了，山人也就不说了。山人要说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人一生给自己，也给历史留下了一桩大憾事。说明白一点，即大人自己的企望和世人对大人的期望相距甚远；大人自己的期望不可能实现，而世人期望于大人的，大人又不愿意去做。这，便是憾事。”

出人意料，石破天惊，曾氏兄弟都为之愕然。

“三十年前，大人吟诗：‘生世不能作夔皋，裁量帝载归甄陶，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归天子。’那时山人已知大人的志向，郭、李之业，犹是等而下之之事，大人的目标是要像夔和皋陶那样教化世人，辅佐皇上复兴一个风俗淳厚的尧舜之邦。因此，灭长毛，镇捻寇，建盖世军功，取五等爵位，尽管这是湘军千百个书生将官的最高愿望，然而却不是大人的极终目的。金陵收复后，大人力矫江南之弊，捻寇平复后，大人首倡洋务之举，山人知道，大人所做的，正是当年所理想的甄陶帝载的夔皋之举。”

曾国藩深深地叹息道：“广敷先生，难得你对我的苦心知道得这样深切。高山流水，不足以喻你这个知音！”

“大人谬许了。其实大人所做之事，天下能理解者甚多，不独山人一人而已。”

“不然，以鄙人自己所见，天下知者甚少。”曾国藩想起深夜来访、取走围棋的康福，心里有着无限的委屈感。

“我看大哥的心曲，真正懂得的怕也不多。”曾国荃附和着说。

“不能这样讲。”广敷正色道，“只能说知之者不少，和之者甚少而已。”

“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和之者甚少”一句道中了曾国藩心病，他为此不知痛苦过多少年。作为一个时刻关心自己的老朋友，作为一个方外人，广敷先生一定能深知此中机奥，曾国藩愿向他虚心求教。

“这是因为大人之心甚善，而大人之为不可取。”陈广敷将声音稍稍压低，“满人的江山已经百孔千疮，腐烂朽败，它失去了建立尧舜之邦的基础。”

曾国藩发现这几天陡然兴起的精神已经不行了，如同海水落潮似的正在一寸一寸地向下跌落。曾国荃拾起一枚干梅子放在口里慢慢嚼着，这梅子又酸又涩。

“大人深受皇家恩泽，或许看不出这点，而许多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也或许大人早已看出，但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竭尽全力扶起将倾的大厦。可是，许多人是宁愿看着它倒塌的。这便是知之者不少、和之者少的缘故。”

“广敷先生，鄙人倒要请教。”曾国藩强打起精神问，“鄙人幼读先贤之书，明白知其不可而为之乃圣人所肯定的血性，即使所为不成，亦是值得赞许的。鄙人的这种血性会不会得到后人的赞许呢？还有，既然这江山已百孔千疮，当年先生为何要劝我墨经出山，血战长毛，匡护朝廷呢？”

广敷淡淡一笑：“知其不可而为之，圣人虽肯定过，但并非就是至理名言，这种血性也并非就一定受到后人的赞许。比如忠桀纣之君，复暴秦之国，为人臣者，虽具血性，亦大不可取。至于山人先前劝大人出山，乃已知长毛决不可成事，且山人亦另有所期待也。”

“另有期待？”曾国藩问，“期待何事？”

“山人所期待的，也正是许多有识之士所期待于大人的，那就是希望大人借讨伐长毛之机会，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汉家子弟兵，先剪灭长毛，次推翻满虏，最后在我神州大地上重建尧之都，舜之壤，禹之

封。正因为如此，咸丰八年，我在碧云观静候大人三个月之久，借治病为由，劝大人行黄老之术，以屈求伸，日后好建非常大业。”

曾国藩大惊，他惊的不是这番话的本身。劝他行非常之事的人已经太多了，他对这话也不感到新鲜了，他惊的是一个方外之人，居然也存有这种光复汉家河山的强烈愿望，而且为了这个愿望的实现，费尽心机去点拨他，同时又将这个愿望压得深沉不露。一个如此奇特，如此高明，如此将个人名利视若敝屣的出世之人，也都希望自己行非常之事。自觉精神已散死期已近的前湘军统帅、而今位极人臣的爵相，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难道满人的朝廷真的已人心失尽，自己的抉择真的错了吗？

“广敷先生，可惜了，你为何不早说呢？”前吉字营统帅、现赋闲在家的一等威毅伯面露喜色地问。

“打下安庆时，我由庐山来到黄石矶，在紫荆观住了两个多月，本拟伺机进言，后在江边偶遇王壬秋。他说起大人连送他三个‘狂妄’的事，我只得打消这个念头。打下金陵后，我又去了栖霞山，后来看到湘军几乎被裁尽，大失所望，从此不想再见大人了。”

“广敷先生，事情难道真的可为吗？”严守自己信仰的理学名臣不自觉地发出了这个提问。

“怎么不可为？”陈广敷坚定地反问，“汤武革命，顺天倡义，三千年来史册赞不绝口。刘邦斩蛇起义，李渊起兵反隋，赵匡胤陈桥兵变，朱元璋驱赶鞑子，从来都认为是正义的行为，没有人指责他们是叛臣。自从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年间，汉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只因康乾所谓的盛世带给百姓以微利，才苟延至今。然自嘉庆朝以来，满人之腐败日见明显。到了道光末造，外辱于四夷，内烂于十八省，神人共愤，才有了洪杨之乱。咸丰帝耽于酒色，荒废国事，女主垂帘十年来，举措倒置，普天之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百姓莫不翘首盼望我汉家再出英雄，驱除羶腥，复我神州。大人手握十多万雄兵，本可挟灭长毛之威，一举而克北京。只可惜大人囿于忠君敬上之小节，无视拯国救民之大义，更加上大人秉赋拘谨怯弱，终于只为保己身及

曾氏一门的安全而裁撤湘军，自剪羽翼，失去了大好时机，辜负了亿万百姓的热望，为史册留下一桩永不可挽回的遗憾！”

曾国藩听了目瞪口呆，想不到自己奉行了几十年，一生沾沾自喜、以为可以流芳百世的忠君敬上，竟然被这个方外人讥为“小节”，难道说，读书千万卷，竟没有读通么？曾国藩茫然不解。曾国荃却说：“先生所论，实在高明极了。”

“大人，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山人我不得不直说了。一家一姓，国家兆民，两者相比，孰重孰轻，孰大孰小，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然而许多读书明理的大人君子却常常愚昧得很。他们之所以在这件事上表现出愚昧，并非识见不够，乃由于私心所充塞也。大人几十年来，孜孜矻矻苦读诗书，克己复礼砥砺品行，身先士卒统率湘军，夙夜匪懈以勤政事，但这一切，都被‘忠君敬上’所匡限。若在盛世，此诚可以附骥尾而行千里，伴丽日而照后世，可是大人生不逢时。今者，爱新觉罗氏置国家于水火，令兆民遭涂炭，朝廷正可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行将就木，大人欲灭长毛后而使满清中兴，岂不是缘木求鱼，又好比南辕北辙。孟子说得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吊民伐罪，征讨寇仇，有何不可？大人要问山人对您一生的批评，批评就在这里：几十年来，一直囿于忠于一家一姓之小节，遗忘了拯救国家百姓之大义。千秋史册，或许会说大人是爱新觉罗氏的忠臣，但很可能不会认为大人是光照寰宇的伟丈夫。”

这一段话，说得曾国藩似有大梦方觉之感。他想起自衡州出兵前夕王闿运的暗室密谈，到金陵打下后彭毓橘等人的大闹公堂，其间不知有多少人说出推翻满人、自立新朝的话，但所有人的立论角度都与陈广敷的不同。他们都是从不能受制于人、要自己做皇帝的角度出发，谁都没有像广敷先生这样，从天下百姓的利益着眼。是的，广敷先生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大至公的道理，的确不能为一家一姓而牺牲国家兆民。可惜，这一切都晚了！也可惜，这一生六十个春秋，早已把大清朝忠臣的形象铸定，曾国藩不可能也不愿去改变了。

像看出了曾国藩心底深处的秘密似的，陈广敷又说出一番话来：“山人所言颇为急切，其实，十年前，壬秋先生为大人所谋划的自请入觐，对大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上上之策，可惜大人未及细究，便以‘狂妄’斥之。不是山人作事后诸葛亮，倘若大人当年少考虑些一己得失，多想些国家长远利益，毅然率师进京，实行兵谏，抬出‘祖制’这个尚方宝剑来，谅两宫太后不敢跋扈。肃相、恭王和大人内外携手，定可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决不会出现今日分崩离析之状。虽然依旧是满人坐江山，但百姓至少可过几天安宁日子；对大人来说，既是大清朝的忠臣，又是给百姓带来实惠的救星，日后在史册上的地位定然不低。”

曾国荃拊掌笑道：“广敷先生，你这些议论，句句都与我的心思暗合，你为何不早一点到江宁来呢？”

广敷叹道：“这都是天数。天数注定我华夏文明之邦要遭受劫难，这劫难大概在几十年内还不会消除……”

陈广敷正说得兴起，还想直言快语地议论一番，一眼看见曾国藩脸色灰白，额头上虚汗淋漓，头已歪倒在靠椅上，吓得赶忙停了嘴。曾国荃见状，惊呼：“大哥！大哥！”

广敷过来，按住曾国藩的脉搏，又从包袱里掏出一根两寸多长的银针来，对着中指十宣穴位深扎了一针。一刻钟后，曾国藩慢慢醒过来了。曾国荃说：“广敷先生，你托叔耘带来的三粒丸子，家兄吃后精神大好了，你是不是还可以给几粒呢？”

广敷静下心来，给曾国藩探脉，发现脉息微弱，精气已散，知他顶多只有三个月的日子了，于是低沉地说：“药丸制造不易，须采春之花、夏之叶、秋之实、冬之根，至少历一整年方可成功。上次所送的三粒，乃集五年之功而成，用的花叶实根都是最好的。明年此时，山人再送三粒来，只是效果没有这次的好。”

这时，灵照法师进门，兴冲冲地拿着一卷发黄变黑的素绢来，对曾国藩说：“大人，历代住持都说这是当年道衍法师在寒寺的亲笔题

词，请大人帮贫僧鉴定一下。”

说着抖开素绢。曾国藩睁开乏神的眼睛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我太祖洪武皇帝在沙门中立定拯民水火之志，千辛万苦而后驱除鞑子，复我汉唐旧邦，实佛门之光彩，僧尼之荣耀。

曾国藩似乎觉得灵照是在借道衍的名义来谴责他，心里一时痛苦万状，头一晕，又昏迷过去了。

十二 遗嘱念完后，黑雨倾盆而下

曾国华的死耗给即将油尽灯干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陈广敷的直率批评，又造成他心灵深处新的痛苦。他反反复复念叨着“小节”“大义”四个字，将它们翻来覆去地作了多次比较，他最终还是不能接受广敷的批评。即使从国家兆民的大义出发，他也觉得不能做赵匡胤式的人物。

当时，湘军近二十万，又挟攻克金陵的声威，作为最高统帅，在众多贴心将领的请求下，他的心只要稍稍动一下，陈桥兵变的事就会重演，黄袍加身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更加残酷的流血搏斗，更加旷日持久的兵刃相争。说不定只要他在东南登基，立即就会有人在西北称王，在中原称帝，整个中国大地就从此更无一块安宁之土，亿万百姓更无喘息之日。劫后余生的百姓第一需要的便是和平。为了改朝换代，再次把他们推入战乱兵火之中，不正是对他们犯下滔天之罪吗？千秋史册，将又会如何评价这件事呢？这一点，广敷先生却没有想到。怕不成功声名全毁的怯弱之心固然有，不忍背叛皇家的忠贞之心诚然很重，而一个孔孟信徒对天下苍生的责任感，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至于中兴大业，他的确感到失望，由自己来做陶铸世风的夔、皋、周公，今生是不可能了，但他还是抱有一丝希望。这希望寄托在容闳正在操办的幼童出洋一事上。他认为，只要有一大批掌握泰西先进技术的人才，在中国广建工厂，制造船炮机器，大清朝今后仍然是

可以强盛的。

曾国藩这样想过后，心里坦然多了，令他难受的，倒是六弟的形象这些日子来常常出现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特别是那天深夜，贞干把温甫从破窑里带到他的面前，当他冷冷地看着温甫，要温甫到庐山去隐居，一辈子不要出来时，温甫那惊恐的面容，那绝望的眼光，深深地尖利地刺痛了他的心，扰乱了他的神智。

“是我毁了他！”这些天来，曾国藩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谴责自己，诅咒自己。他觉得自己死后将无颜见父母，见叔父，更无颜见温甫。曾国藩很觉奇怪，十三年前的他怎么会如此残忍绝情，会如此将名望事业看得重于一切。其实，只须一纸奏章，将温甫未死侥幸逃出的事实禀明就行了，“满门忠义”的匾取下来又有何妨呢？自己也不是存心欺君的呀！再说，温甫活着回来，难道就不是忠义吗？当时如果冒着被皇上责备的风险，将温甫留下，他何至于活生生地有家不能归，有妻儿不能团聚，青灯黄卷守古观，客死异乡成野鬼！说不定他也会封侯封伯，插花翎，披黄马褂，荣荣耀耀，风风光光。不能再对不起胞弟了！他把九弟唤到病榻边，沉痛地说：“过些日子你到庐山去，把温甫的遗骸挖出来，在黄叶观火化，把骨灰妥善装好。我死之后，你把温甫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头边，我要和他永远相伴左右。”

曾国荃含泪点了点头。

过两天，精神略觉好一点，他挣扎着下床，在庭院里散散步。又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告诉夫人，墓地已最后定在善化坪塘。并风趣地说，谁先去，谁就负责看守那颗宝珠，莫让别人抢去了，待后来的一到就合冢，前面只立一块碑。又长久地抚摸着夫人的手，约定来生再结美眷。那时，他一定老实实在地待在翰林院，天天厮守着她，做一个画眉的张敞，接案的梁鸿。说得夫人微笑着，心里又甜又苦。

他又记起左宗棠嘱托的事情还没办。他很感激左宗棠对自己的真心信赖和恰如其分的赞誉。多年来，曾国藩的耳朵里已听腻了门生幕僚下属的颂扬。他们把他比作方叔、召叔、诸葛亮、房玄龄，比作郭子仪、李光弼、李泌、裴度、王阳明，比作韩愈、欧阳修、柳宗元，

甚至还有人将前贤的长处都集中到他一人身上，说他德近孔孟，文如韩欧，武比郭李，勋过裴王，是一代完人，后世楷模，不仅大清朝找不出第二个，就是古代也少有几人可以比得上。这些颂扬，他只是听而后晒之。

曾氏死后，难以数计的挽联传达了当时社会对他的评价。兹抄录若干如下——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间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大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怅望乾坤一洒泪；

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炙，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

其功业卓乎李郭之杰，其文章总乎韩欧之长，名世钟灵，一代栋梁宗岳麓；

用天下财家不丰于资，进天下才子不显于秩，至仁忘己，千秋俎豆配姚江。

平生风义兼师友；万古云霄一羽毛。

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

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湜弑，更无便坐雅谈人。

三代下无此完人，道德勋名学问文章，运世俱全神，立体只从诚意识；

一霎间丧兹元老，朝野中外僚属士庶，呼天齐痛哭，伤心岂为感恩深。

中兴将相出其门，合武乡汾阳之功，并为一手；

半壁东南失所恃，问王导谢安而后，几见斯人？

忧乐在心头，足媲希文事业；

勋名垂宇宙，并传丞相祠堂。

五百年名世挺生，立德立功立言，钟鼎旗常铭不朽；

数十载阖门衔感，教忠教义教战，江淮河汉泪同深。

当代一人，是文潞丰仪、汾阳福泽；

大名千古，有皋夔事业、欧柳文章。

维岳降神，伯仲伊吕；

秉鞭作牧，阅历山河。

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德行不能望孔孟之项背，勋业也不足以跟裴王相比，用兵打仗其实是外行，不仅不能比郭李，就连塔罗彭杨都不及。至于他最为自信的诗文，冷静地检讨一下，也没有几篇可以传得下去的。后世文人永远记得韩欧，不一定能记得还有一个曾国藩。他自己认为，二十年来，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一靠对皇上的忠心，二靠别人的襄助。倘若没有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的辅佐，他一介文弱书生，凭什么以武功名世？那些人，绝大部分是他或识之于风尘，或拔之于微末，或破格委之以重任，用之任之，不猜不疑，让他们大胆地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具。他有时私下里也曾很得意地想过，人世间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才能，识人用人是一切才能中的最大才能，自己能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运用得自如，的确是一桩幸事。

现在，左宗棠以丰伟之功绩，处崇隆之地位，又兼目空一切之个性，加上不睦八年之特殊关系，从遥远的西北战场给他寄来情意真切的信，用“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来概括自己一生的优长，又用“自愧不如”来加以衬垫，的确是不偏不倚，不吹不捧，恰中肯綮，入木三分。他对左宗棠，能不钦佩感激吗？这八个字，他自认为可以受之无愧，也必定会得到当世的公认，后人的重视。不要说刘松山是自己派到西北援左的大将，就凭左宗棠这八个字，他也要不负老友所托，带病为刘松山写一文意俱佳的墓志铭。

他回忆着刘松山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来长沙投团练的情景，回忆着湘勇裁撤之后，刘作为后期重要将领所起的作用，想象着在金积堡战役冒矢冲锋，终于马革裹尸的悲壮场面。一时间，又从刘松山想到彭毓橘，从彭毓橘想到满弟贞干，想到罗泽南，想到江忠源，他心旌摇动，情不能自己。墨汁磨好了又干，干了又磨，大半天，仅只写得三百余字。他干脆搁笔，待过几天心绪平静下来再写。略歇一会，他拿

出前些日子写好的那张条幅来。

这是写给纪泽、纪鸿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想着要给两个儿子留下点永久性的东西。通常的父母都为儿女留下金银田地，曾国藩不以为然。他对子弟们说，子孙贤，没有先人的遗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再多的家业也会败掉，而过多的钱财又恰好助长了纨绔习气。也有的父母为儿女留下几件珍宝，平时作为簪缨之族的象征，急难时可以变卖换钱。曾国藩自己从未积蓄过珍宝，除那尊玉寿星外，他的几件珍贵的物品，都是三朝皇帝所赏赐的衣料、佩饰，但他不愿将它们送给纪泽、纪鸿，他已捐给家庙，作为五兄弟的共同财产留给后世。

曾国藩认为真正的珍宝，还不是皇上的赐物，而是使子孙后代知道哪些是经过千百年来考验的，证明是应当遵循的家教；子孙奉行这些家教，就可以成才成器，家族就可以长盛不衰。他认真地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把要对儿子所说的千言万语归纳为四条，并把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们悬挂于中堂，每天朗诵一遍，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他把这四条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改了两个字，自己觉得满意了，于是郑重其事地卷起来。

二月初四日，一大早曾国藩就醒过来了。这天是他一生中的悲痛日子之一。十五年前的二月初四日，他的父亲去世了。今天，他像每年的这天一样，早早地起来，想在父亲的牌位面前磕三个头，但病躯已不容许他下跪了，只得改成低头默哀。站了一会，他也觉得难以支持，便匆匆结束祭奠仪式，叫人搀扶着来到签押房。他先握起笔来，颤颤抖抖地记下昨天的日记，然后开始办理公事。

桌上堆放着一大叠公文，正中摆着几份等候接见的名刺。他把名刺拿过来，一一看了看。这些名刺中有路过江宁的朝廷钦差，有奉调离开两江的高级官员，有专来江宁禀告公事的下级僚属，也有纯来见见面聊聊天的旧雨新知。因为精神不佳，那些纯粹的官场应酬、毫无目的的闲聊，他一概婉谢，谈正事的也只得向后推几天。

打开公文卷，随手批了几份后，看见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报来的关于扩建铁厂的禀报，他对此很感兴趣。阅完全文后，立即批了四个

字：“同意所请。”他想，这是件很大的事，还应该向朝廷奏报才是，遂又添了几个字：“等候皇太后、皇上谕旨。”

这时巡捕进来，抱着一大叠信，向曾国藩禀告这些信是谁寄来的，来自何方。

“大人，这封是容闳从广东香山寄来的。”



詹天佑

“快打开，念给我听。”一听说是容闳的，曾国藩顿生精神。

巡捕念着念着，曾国藩笑容渐露。容闳信上说，他已物色了近百

名十五六岁的幼童，都资质聪颖，心地纯正，出身清白之家，拟通过考核后，从中录取四十名，作为第一批派出者；已和美国朋友商定好了，这批幼童都到美国去，大部分学天文、算学、制造之术，少部分专攻欧美医学、法律。容闳满怀信心地说，他们都将会成为大清国中兴的栋梁之材。他还特为提到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少年，称赞这孩子是个天资非凡的英才。

曾国藩对容闳措办的这一切十分满意。他微闭双目，浮想联翩。眼前仿佛出现汪洋大海，一艘大轮船上，容闳带着四十名天真活泼的幼童，站在甲板上，向他挥手告别。水波荡漾，海轮越驶越远。另一艘从天边开过来，渐渐靠近，容闳回来了，四十名幼童都已长大成人，胸前佩戴着光彩夺目的各色勋章。曾国藩的眼色眉梢都洋溢着笑意。

“甲三，扶我到西花园去看看斑竹。”早起祭奠父亲时的哀戚已经过去，徐图自强的美梦带给他以喜悦，见纪泽进来，他才发现大腿有点发胀，想到户外去走动走动。

天空堆积着乌云，虽是午后，却如同黄昏。江宁的仲春，气候通常还是冷的，今天更显得有点寒气逼人。

“父亲，外面冷，我扶着您老到花厅里走走吧！”纪泽劝阻道。

“好几天没有到竹林去了，想看看，你给我件披风吧！”

曾纪泽找了件旧披风披在父亲的肩上，搀扶着他踱出签押房，向西花园走去。冷风吹在脸上，曾国藩不觉得冷，反倒感到一丝湿润。“毕竟是春天的风，到底和冬天不一样。”他心里想。

“甲三，下个月你还是回户部去当差。”

“是。”儿子答应着。前年，曾纪泽以荫生资格应考，被取中分发户部陕西司，不久又升为员外郎，年前因父亲旧病加剧，特地由京师来江宁省视。

“京官清闲，若不思上进，最是容易混。有无出息，全看各人了。英文还常温习吗？”

“每天都坚持读一个时辰的英文书，读书报已不感到吃力了，只是说话不甚流畅。”曾纪泽兄弟跟着英国教师亚尔泰学英文已有三四年了，进步不算慢。

“科一前几年爱读兵书。我对他说，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从那以后，他不读兵书了。近来又迷上祖冲之的圆周推算，弄得茶饭不思。学术数是好事，有实用，只是他体质不好，你要劝劝他，不要太用功了。”

“他前天很得意地对我说，他已推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大大超过了祖冲之。”

“真的吗？”曾国藩笑起来了，“只怕是半途上出了差错，往后的都是白算了。”

“我也这样笑过他。他说绝对不会错，并自吹走到洋人前面去了。”

曾国藩很觉安慰。两个儿子虽说不上是治国大才，也还算克家之子。有子如此，应该知足了。

“元七今年七岁了吧！”元七是曾纪鸿的儿子广钧的乳名，曾国藩最喜欢这个长孙。“这孩子很聪明，今后或许有出息。你这个做大伯的，还要多点拨指引。元十也长得清秀，现在不哭闹了吧！”

元十就是两个多月前过继给纪泽的广铨。他刚离开母亲时，对大伯妈认生，成天哭喊。

“现在好些了。”纪泽回答。

“慢慢就亲了。”曾国藩说，“我看那孩子是个福气相，今后会带出一路弟弟来的。”

对于盼子成疾的曾纪泽来说，这是一句极好的宽慰话。

父子俩这样谈着家常，不知不觉竹林就在眼前了。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曾国藩叫声“脚麻”，便身子一倾，歪倒在儿子的身上。纪泽忙扶着，看看父亲时，不觉惊呆了：只见他张开着嘴，右手僵持在半空，已不能说话了。曾纪泽急得大叫：“来人啦！”

正在竹林里锄草的仆役闻讯赶来，忙着把曾国藩背进大厅。纪泽一面叫人赶快去请医生，一面吩咐铺床褥。过不多久，曾国藩醒过来了，嘴唇也已自然地闭好，只是不能再说话。他摇了摇手，指着大厅正中的太师椅。纪泽明白，让仆役把父亲背到椅子边，扶着他慢慢坐好。这时，欧阳夫人、曾国荃父子、纪鸿夫妇、纪琛、纪纯、纪芬姊妹都已慌慌张张地赶来，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会儿，欧阳兆熊也进了府，蹲在曾国藩身边，给他探脉诊视，又扎了几针。见仍不能开口说话，欧阳心里慌了，忙把曾国荃叫到一旁，悄悄地说：“老中堂病势危险，你把孙辈全部喊过来。”

曾国荃知道大事不妙，赶紧要侄媳妇各自带儿子上来；自己走到大哥面前，握着他的双手。那手已冰凉透骨了。

曾纪芬在其自订年谱“同治十一年”一节中记录曾氏去世那天的情形，原文如下——

是年正月二十三日，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语仲姊曰：“吾适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至二十六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搐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又询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公逝时病状。盖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竟，公曰：“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

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内室小坐，余姊妹剖橙以进，公少尝之。旋至署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尚欲登楼，以工程未毕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屡前蹶。惠敏（引者注：惠敏系曾纪泽死后的谥号）在旁请曰：“纳履未安耶？”公曰：“吾觉足麻也。”惠敏亟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已抽搐，因呼椅至，掖座椅中，舁以入花厅，家人环集，不复能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姊于病亟时祷天割臂，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

很快，郭氏一手牵广钧，一手牵广镕，女仆抱着女儿广珊，刘氏抱着广铨上来，一家人团团围在曾国藩的身边。欧阳夫人和三个女儿

早已泣不成声了。曾国藩勉强抬起头来，将众人都望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良久，他将右手从九弟的双手中死劲挣出，对着签押房指了指，大家都不明白他指的什么。欧阳兆熊说：“老中堂不能说话，心里又着急，不如把他老人家连椅子一起抬到签押房去。”

欧阳夫人和曾国荃都认为这个办法好，于是大家簇拥着太师椅进了签押房。椅子放正后，曾国藩又抬起手来，指了指案桌。曾纪鸿立即把案桌上的公文卷捧过来，曾国藩摇了一下头。见不对，他又把那叠信搬过来，曾国藩又摇了一下头。案桌上只剩下一卷纸了。曾纪泽过去，把这卷纸拿到父亲面前，曾国藩点点头。

曾纪泽打开一看，纸上赫然现出一行字来：谕纪泽纪鸿。他捧着不知怎么办才是，大家也都眼睁睁地看着。只见曾国藩又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口。曾纪芬忙说：“大哥，爹叫你念！”

室外早已阴云密布，寒风怒号，时辰还只酉初，却好比已到半夜，签押房里亮起蜡烛。荆七见光线不足，又忙将洋油灯找来点燃，屋内光亮多了。曾纪泽双手把纸展开，以颤抖的声音念道：

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怠，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

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蒙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签押房乃至整个两江督署没有一丝声响，都在静静地聆听曾纪泽带哭腔的朗读。这一字一句如同药汤般流进众人的心田，辛辣苦甜，样样都有。待儿子念完，曾国藩又努力把手伸起，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纪泽纪鸿一齐说：“我们一定把父亲的教导牢记在心！”

曾国藩的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头一歪，倒在太师椅上，欧阳兆熊忙去扶时，脖颈已经僵硬了！

“老中堂！”

欧阳兆熊的一声哭喊，把签押房的人吓得面如土色，大家仿佛被惊醒似的，一齐放声大哭起来，森严的两江总督衙门，立时被浓重的悲痛所浸透。

就在这时，漆黑的天空滚过一阵轰鸣，同治十一年的第一声春雷在江宁城的头顶炸开，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电闪雷鸣。风刮得更大更起劲了，寒风裹着倾盆大雨哗哗直下。

这雨好怪！它蒙蒙的，黑黑的，像一块广阔无垠的黑布，将天地都包围起来，使人分不出南北东西，辨不清房屋街衢。又像大风吹倒了玉皇爷的书案，将一砚墨汁倾泻宇宙，它要染黑洁白的石舫、裔皇的督署，污坏雄丽的钟山、秀媚的秦淮，它还要将活跃着万千生灵的人世间涂抹得昏昏惨惨、悲悲戚戚。

曾氏的这篇遗嘱见之于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致纪泽、纪鸿家书。

这可怕的黑雨，无情地鞭挞着西花园的斑竹林。那些历经千辛万苦从君山来到江宁的珍稀，遭遇了意外的浩劫。它苍翠的叶片被打

落，修长的斜枝被扭折，洒满帝子泪珠的主干被连根拔出，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呻吟，令人惨不忍睹。主人对它所寄予的无限希望，顷刻之间全部化为泡影！督署大门口所悬挂的四盏大红宫灯，被狂风吹得左右晃动，虽有屋檐为它遮盖，仍然抵抗不住暴雨的侵袭，飞溅的雨花点点滴滴地浸在绸绢上。先是贴在灯笼上的“恭贺新禧”四字一笔一画地飘落，然后是红绸艳绢一片片地被剥落，最后只剩下几根嶙峋骨架，在风雨中显得格外瘦弱、寒碜。

绚丽的憧憬打碎了，美好的气象破坏了。

那黑雨似乎还不甘心，还不解恨，它下得更猛烈了，时时夹着呼呼的声音，变得格外的凶恶可怖。它像是要摧毁这座修复不久的衙门，动摇这根已成奄奄一息的国脉。万物在悲号，人心在战栗，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哀哀欲绝地抽泣声，和着这罕见的黑雨惊雷，是如此的凄怆，如此的惊悸，如同天要裂溃，地要崩塌，如同山在发抖，水在呜咽。它使人们猛然预感到，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将要和眼前这个铁心保护它的人一道，坠入万劫不复的阴曹地府！

[1] 都，清朝行政区划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

[2] 抢王：湖南方言。指小股明火执仗打仗打劫的人。

[3] 胞，即同胞兄弟。清胞、昌胞、达胞及下文的纲胞，是洪秀全对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罗大纲的亲昵称呼。

[4] 太平天国把刀叫做“云中雪”。此处的“云雪中”，为押韵而改。

[5] 高楼，指山东曹州高楼寨。僧格林沁被捻军斩首于此。

[6] 汉成帝自称富平侯家人，明武宗自称镇国公。

张之洞

题记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好大喜功，靡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的把柄。

为谋求中国的富强，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

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作为官方大员，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讽。

此人是谁？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

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

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

“中体西用”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

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

这些，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

题。

翻开这一页离我们并不太远的史册吧，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

目录

题记

第一章 清流砥柱

-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
- 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 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 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 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 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 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 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 十一 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第二章 燕山聘贤

- 一 赴任前夕，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四 出山前夕，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第三章 投石问路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张之洞顿生反感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六 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第四章 晋祠知音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三 夜阑更深，远处飘来了琴声

第五章 清查库款

一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阎敬铭出了个好主意

二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震撼张之洞的心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五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六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七 秋夜，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第六章 观摩洋技

一 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二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三 唐风宋骨话诗歌

四 人生难得最是情

五 离开山西的前夕，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罂粟

第七章 和耶战耶

一 恭王府里的密谋

二 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

三 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

第八章 谅山大捷

一 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二 马尾一仗，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三 海隅荒村，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

四 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

五 冯子材威震镇南关

第九章 试办洋务

一 为筹银钱，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

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

三 以三十万两银子上缴海军衙门为条件，换取闹赌的合法进行

四 难道是她？是那个多少年来魂魄所系的肃府丫环

五 陈念初原来是桑治平的儿子

六 海军衙门和颐和园工程搅到一起了

七 醇王检阅海军，身旁跟着握长烟管的李莲英

八 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大英雄不必遵循

九 半百再得子，张之洞欢喜无尽

十 以中国百姓第一次看见电灯的喜乐来庆贺儿子的满月

第十章 筹议干线

一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二 为了一个麻脸船妓，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三 经阎敬铭点拨，慈禧重操制衡术

第十一章 督建铁厂

一 盛宣怀“官督商办”之策，遭到张之洞的否定

二 游方郎中给张制台泼下一瓢冷水：橘过淮南便成枳

三 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四 以包揽把持在湖北建国中之国

第十二章 参风波劾

一 为获取信赖，侯补道用高阶丛书呆着手里买来一部《解读东坡》

二 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三 为早诞皇子，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

四 看到袁昶的密信后，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

五 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立刻软了下来

第十三章 外宾访鄂

一 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二 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三 古老的苏格兰情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

四 偷情的辜鸿铭被英国商人扭送到领事馆

五 俄国皇太子将要参观汉阳铁厂，这可是一桩扬国威振民气的大事

六 在爱国之情的鼓动下，铁厂枪炮厂以高昂的热情造假

七 江湖郎中从武当山带来九截罕见的焦桐琴材

第十四章 署理两江

- 一 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礼，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举行
- 二 赵茂昌给张之洞送上一个经过专业调教的年轻女人
- 三 正当朝廷内外忙于为慈禧祝寿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 四 复出的恭王感叹：即便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权力
- 五 恭王府里，败军之将一吐苦水
- 六 东山再起的恭王，欲以战和两手应付危局

第十五章 与时维新

- 一 桑治平寄重望于张家二公子
- 二 桑治平决定跳出名利场，与初恋情人一道融入天地造化之中
- 三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的这两句诗给张之洞以启示

- 四 若康有为能为我张之洞所用，岂不更妙
- 五 张之洞资助的《强学报》，竟然以“孔子卒后”纪年
- 六 焦山定慧寺留下张之洞“与时维新”的楹联
- 七 采石矶上，师生宾主射覆续联打诗钟

第十六章 中体西用

- 一 受谭继洵之托，张之洞着力开导谭嗣同，劝他以捐班入仕
- 二 汉阳铁厂弊端重重难以为继，不得已由官办改商办
- 三 张之洞以钦差之礼接待梁启超
- 四 总署衙门东花厅，康有为舌战众大臣

五 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六 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第十七章 血溅变法

一 六十九岁寿诞这天，“明定国是”诏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

二 奉旨进京的张之洞突然半途折回

三 老太婆提醒慈禧：是不能让皇帝再胡闹下去了

四 小军机谭嗣同无情奚落大军机刚毅

五 光绪帝两颁衣带诏，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六 百日维新全军覆没后，张之洞忧惧难安

第十八章 互保东南

一 面对废立大事，三个总督三种态度

二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三 两湖书院毕业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劝张之洞宣布湖广独立

四 为对付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半夜审讯唐才常

五 请密奏太后，废掉大阿哥

第十九章 爆炸惨案

一 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二 徐建寅罹难，暴露出火药厂种种弊端

三 连皇帝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

四 为着一个婢女，盛宣怀丢掉轮电二局

五 秦淮河畔，两江总督与卖菜翁畅谈六朝烟水气

第二十章 后院起火

一 一心要破译蝌蚪文的张之洞，给京师学界留下一个千年笑柄

二 端梁联手欲借织布局的贪污案将张之洞轰下台

三 处理织布局的贪污案，是个棘手的难题

第二十一章 翊赞中枢

一 袁世凯用三牛车龟板甲骨，换来了张之洞的以礼相待

二 力禁鸦片的张之洞没想到十多年来居然自己天天在吃鸦片

三 瀛台涵元殿，袁世凯在光绪遗体旁痛哭流涕

四 陈衍献计：用海军大臣作钓饵，诱出“保袁”的枕头风

五 桑治平道出四十八年前的秘密

六 他说，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

第一章 清流砥柱

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愤怒骂道：崇厚该杀

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凄凉的霜风

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吹得左右晃动，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吹得猎猎作响。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既陈腐不堪，又带有几分神秘性；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绝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

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

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周而复始的变化。他已病了七八天，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

他已经四十三岁，通籍十六七年了，却还只是一个洗马。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洗马，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请问他官居何职，那人答：“洗马。”驿吏想，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又问：“你一天洗多少匹马？”那人知驿吏误会了，便和他开玩笑：“没有定数，忙时多洗，闲时少洗，心情好时多洗，心情不好时少洗。”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说：“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不再理睬了，那人也不做声。过一会，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县令则步行跟随，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

关于“洗马”一职闹出的笑话，近人朱德裳在其所著《三十年闻见录》一书中亦有记载。见该书《洗马》一节——

洗马一职，秦汉即有之，为东宫官属，太子出，则前驱导威仪。晋以后，职掌图籍，隋曰司经局洗马，历代因之。明制，司经局洗马掌经史子集，制典图书刊辑之事。立正本、副本、贮本以备进览。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皆受而藏之。并有校书、正字、掌缮写、装潢

经史子集、制典图书，诠其讹谬，调其音切，以佐洗马。清废建储，仍留詹事府为翰林升转之地。司经局与春坊同裁。洗马暨庶子等并入詹事府。唯结衔仍署坊局字样而已。其洗字本读先，上声。而俗读久如洗涤之洗。于是清华之职，乃若躬司洗涤马匹者矣。明人关于洗马之记载，有可发噱者。如陆《病逸漫记》云：“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戏曰：‘君职在洗马，所洗几何？’刘公应声曰：‘厩马皆洗过矣，独大司马洗不得也。’闻者为之绝倒。耿向定《先进遗风》云：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行次一驿，其丞不知为何官，与之坐而抗礼。卒然问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俄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公曰：‘夫固宜然，待其至而让未晚也。’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踞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见，蒲伏阶下，百状乞怜。公卒亦不较。”两事均堪捧腹。洗马之贵，驿丞不知，乃就字面解释而轻之。御史虽七品官，明制如是。然奉命巡方，则藩臬均执属官礼，驿丞未吏，视若帝天矣。宜其于御史踞而起居者，蒲伏乞怜也。

驿吏大惊，问县令的跟班：“他不是一个马夫吗，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跟班斥道：“什么马夫！他是县太爷的恩师。十年前，县太爷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五年前会试时，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驿吏明白了，“洗马”不是马夫，但他始终不知道“洗马”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

原来，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籍，隶属詹事府。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并作为定制传下来，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后来又恢复，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来到地方上，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然而在京师，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

若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偏偏是无论做史官，还是做学使，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可就是官升不上去，真叫人沮丧。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年过不惑，精力日衰，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

张之洞为自己愁虑，更为国事愁虑，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只要让他知道了，他就非得过问不可。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朝廷办出

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唉，真个是朝中无人！倘若自己握秉朝纲，国家绝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

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

十多年前，趁西北内乱时，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占领重镇伊犁。光绪二年，左宗棠率部出关，很快便打败阿古柏，收复新疆，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



晚清重臣左宗棠

崇厚是个洋务派，跟外国人关系密切。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发生，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张之洞尤其痛恨，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

朝廷谕旨已下达，当然不可更改。张之洞于是上疏，清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从而做到心里有数，以免上俄国人的当。但崇厚怕吃苦，不肯走陆路，坚持要坐海船；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此行绝不会让国家吃亏。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为此，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

于是，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

这时，他又想起这件事来，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叫个什么名字来着？”张之洞拍打着脑门，想了很久想不起来。他掀开被子下床，擎起窗台上的油灯，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

“四爷！”听到房间里有响动，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不便直呼其名。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你要到哪里去？”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七年”——

公生长兵间，早岁即有志于经世。尝闻人言，咸同之际，公昼读书，夜观星象，至于呕血。同治壬戌却张勳果见招书谓，平生志趣，雅不欲以文人自命，而纵横大略，略涉藩篱。

“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

“外面风大，刚好一点，不要再受凉了。”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扶着他回到床边，说，“你依旧坐到床上去，我去给你把图拿

过来。”

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皇朝輿地图》的图纸拿了过来，摊开在桌面上。地图很大，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

“特克斯！”他抬起头来，一边折地图，一边重复着，“特克斯。是的，就是特克斯！”

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问：“特克斯是什么？”

“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重新坐到床上，自嘲地说，“我怕真的是老了，很熟的一个名字，一下子就想不起来。”

王夫人安慰道：“这不能怪你，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什么特克斯、特克斯的，多难记，若是取一个像淮河、汉水一样的名字，一下子就记住了吗？”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连声说：“是的，是的，夫人说得对，不能怪我记性不好，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

王夫人也笑了起来，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说：“不要再想这些事了，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等康复了再说。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开张单子。”

“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见效也没有这样快。我看要不了几年，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

张之洞说的廉生，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十多年后，就是这个王懿荣，凭着他对医

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因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脾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一个七品小京官。

“二哥反复说了，要静心休养，不要劳神。”

“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劳神。”

“没有劳神？”王夫人嗔道，“没有劳神，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有《王廉生耿介诙谐》一节——

王廉生祭酒，官翰林二十年，喜金石书画，一贫如洗，典衣绝粮不顾也。书法雄健，尽脱楷气。吴县潘文勤公，极赏识之。王性耿介，好诙谐，动辄玩世，使酒骂座，同官均侧目，有东怪之称。至合家殉国，人始叹为不可及。

“唉！”张之洞叹了一口气，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好长一会儿没有做声。

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题为

《林泉归隐图》，乃明代大画家文征明的真迹，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看了一眼《林泉归隐图》，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咱们也学文征明，去归隐林泉吧！”她马上接言：“好哇，到哪里去归隐呢？是去你的老家南皮，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见丈夫不再吱声，王夫人笑着说：“归隐好是好，可你的那番志向呢？”张之洞沉吟半晌，说：“看来，还不到归隐的时候。”从那以后，再不提归隐的事了。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王夫人的目光从《林泉归隐图》上转回，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

在通常人的眼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肩窄腰细，手无缚鸡之力。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脸是长长的，下巴尖尖的，眉毛粗短，两只眼睛略呈长形，鼻子却又大得出奇，粗看起来，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不起眼的眉宇之间，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

她试探着问：“你想什么呢，是不是又想学文征明去归隐？”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是放心不下啊，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



崇厚

“四爷。”王夫人笑着说，“依我看，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点心为

好。上有皇太后、恭王、醇王各位王爷，下有军机、六部、九卿各位大员，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安安稳稳养好身体，日后做了侍郎、尚书再说吧！”

“不能这样说！”张之洞跟夫人认起真来，“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洗马虽然官职低，比起匹夫来不知高了多少；何况崇厚这次跟俄国人谈的是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事，我怎能不关心！”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争辩了！”宦门出身的王夫人既深知朝廷命官与公务之间的关系，又深知丈夫素以国事为身家性命的脾性，便主动退了下来。“至少这几天不要去想这码子事，完全康复了再说。天已黑下来了，我去把药端过来，喝了药，躺下睡觉吧！”

陈衍《张相国传》——

之洞躯干短小，不类北人。广颡伟鼻，目三棱有光，修髯及腹。行坐揖让，仪规秩然。

王夫人正要起身，春兰走进门来说：“老爷，宝老爷、张老爷和陈老爷来了。”

“噢，是他们来了，快请！”张之洞一边说，一边掀开棉被。王夫人赶紧将一件玄色缎面羊毛长袍给丈夫披上。

刚迈出卧房门，内阁学士宝廷、翰林院侍讲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陈宝琛便走进了庭院。

未待主人开口，精明灵活风度翩翩的张佩纶便先打起招呼：“香涛兄，听春兰说，你近来身体不适，好些了吗？”

张之洞答：“在床上躺了几天，今天下午开始好多了。”

“什么病？”矮矮胖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宝琛端详着主人说，“才几天，就瘦多了。”

张佩纶、宝廷和陈宝琛是这里的常客，且为人和张之洞一样的通

脱平易不拘礼节，故王夫人不回避他们，这时走出卧房，笑着说：“黑夜来访，必有要事，快进客厅坐吧。只是有一点，他的伤风病还没好，不要谈久了。”

“好厉害的嫂子，还没说话哩，就先下逐客令了。”张佩纶笑嘻嘻地说。

这个出生于河北丰润的三十一岁青年，确实不同庸常。他博学强识，文笔犀利，尤为难得的是，他疾恶如仇，敢作敢为。朝中的重臣，各省的督抚，凡有人做了他认为不该做的事，他都敢上折参劾，并不畏惧会遭到打击报复。很多人怕他恨他，更多人则喜欢他敬重他。他这样无所顾忌，居然官运亨通，通籍不过七八年，便已经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了。

光绪三年，朝廷为穆宗神主升祔的事颇为棘手。因为太庙只有九室，而这九室分别由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的神主给占满了，慈禧的亲生儿子、十九岁去世的同治皇帝庙号穆宗的神主摆不进去，廷臣们为此事议论纷纷：有的建议再建一个太庙，有的建议在原太庙的左右再扩建几室。张佩纶上书提出一个办法。他说可仿效周朝为文王、武王建世室的成法，为太宗文皇帝建一世室。大清一统江山，实际上是太宗打下来的，他理应享受这种特殊的礼遇，今后可将前代神主依次递迁太宗世室。

这个主意，既通过建世室崇隆太宗的做法，来颂扬皇太极入关进中原的历史功绩，又解决了眼下穆宗神主升祔的实际问题，同时也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后顾之忧，得到两宫太后的嘉许，予以采纳。张之洞也想到了这一层，也给朝廷上了两道内容相近的奏折，他后来读到张佩纶的折子后，深觉自己讲的没有张佩纶的透彻。他感叹说，不图郑小同、杜子春复生于今日！于是亲自登门拜访，与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年轻人订交。

陈宝琛拉着张之洞的手对王夫人说：“香涛兄的手还是冷的，确实未复原，按理我们看看就该走了，但今晚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我们要在这里多赖一会，请嫂子原谅。”

矮矮胖胖的陈宝琛祖籍福建，和张佩纶同年，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他模样生得敦敦厚厚，写出的文章却尖利苛刻，读起来有一种痛快感。

宝廷笑嘻嘻地望着王夫人说：“请嫂子法外施恩，这件事的确重大得不得了！”

宝廷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郑亲王哈尔朗济的九代孙，真正的黄带子。满人入关二百多年了，努尔哈赤的后裔们久享荣华富贵，既不屑于以学问诗文博取功名，连老祖宗的刀枪骑射也弃之不顾，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轻轻巧巧地进入官场。但宝廷不这样，他走的是一条汉族读书人的艰难科举之路。他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是黄带子中极为少见的正途出身的官员。

王夫人无可奈何地说：“我知道，你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哪一次谈的事都很重要，只是这国家又不是你们几个人的，用得着你们这般苦苦操心吗？我不管你们了，外面冷，快进客厅吧！”

张之洞摆摆手，请客人进他的客厅。客厅设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正房共有四间。东边的一间是藏书室，四壁立着顶天接地的木架，木架上陈放着一函函书籍卷册。房间里摆着两张大木桌，桌上也堆满了书，有的正摊开着，看来这些都是主人近来正在使用的书籍。藏书室过来，便是主人夫妇的卧室。再过来一间，面积最大，这是主人平时读书治事之处。一张极大的书案摆在窗户边，上面放着读书人惯常使用的文房四宝和几册《皇朝经世文编》。另有两个博古架很引人注目。架子上摆满了破破烂烂的陶罐、泥碗，锈迹斑斑的箭镞、刀柄，残缺不全的瓷瓶、铜盆，乍然来到面前，如同走进了出土文物陈列室。另一壁墙上挂着一幅字，是一首七律：“心忧三户为秦虏，身放江潭作楚囚。处处芳兰开涕泪，年年寒橘落沙洲。婵媛兴叹终无济，婞直危身亦有由。宋玉景差无学术，仅传词赋丽千秋。”字迹笔酣墨饱，劲拔洒脱。熟悉书法的人一眼便可看出，这字学的是苏体：结体虽不及苏字的匀称，而其中的舒张意气，或有过之。这是主人的墨迹，录的也是他自己凭吊屈原的诗作。

东边的小间即客厅。客厅布置得简朴庄重。当中放一张大理石桌面的深红色梨木长方桌，四周摆着六张明式雕花高背红木椅。靠墙边摆着两对带茶几的半旧楠木太师椅。最显眼的是客厅中高悬的一画一字。画面上一男子长发长须伫立茅屋中，一管羊毫，胸前的书案上残灯如豆，一纸平摊。画上首题着三个字：锄奸图。显然，画上的男子是明末以弹劾严嵩出名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这画出自主人的好友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的手笔。字录的是孟子的一句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左下角有一行小字：与香涛贤弟共勉高阳李鸿藻书于三省斋。

《清史稿·张之洞传》——

往者，词臣率雍容养望，自之洞喜言事，同时宝廷、陈宝琛、张佩纶辈蜂起，纠弹时政，号为清流。

进了客厅刚坐下，张佩纶便说：“香涛兄，你看了今天的邸抄吗？”

“没有。”张之洞摇摇头说，“我有几天没看邸抄了。今天的邸抄上有什么大事吗？”

“哎呀，大得不得了！”张佩纶边说边从袖口里取出一份邸抄来，甩在桌子上，说，“崇厚那家伙把伊犁附近一大片土地都送给俄国了！”

“有这等事？”张之洞忙拿起邸抄。“我看看！”

陈宝琛走到张之洞的身边，指着邸抄左上角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张之洞的眼光移到左上角，一道粗黑的文字赫然跳进眼帘：崇厚在里瓦几亚签署还付伊犁条约。

“条约有十八条之多，不必全看了，我给你指几条主要的。”张佩纶迈着大步，从桌子对面急忙走过来，情绪激烈地指点着邸抄上的文章，大声念道，“伊犁归还中国。其南境特克斯河、西境霍尔果斯河

以西地区划归俄国。”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张之洞气愤地说，拿邸抄的手因生病乏力和心情激动而发起抖来。

“岂有此理的事还多着哩！”张佩纶指着一条念道，“俄国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吐鲁番、古城增设领事馆。”

“为何要给俄国开放这多领事馆？”张之洞望着站在一旁的陈宝琛责问。那情形，好像陈宝琛就是崇厚似的。

陈宝琛板着脸孔没有做声。

张佩纶继续念：“俄商可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两条。西北路由嘉峪关经汉中、西安至汉口，北路由科布多经归化、张家口、通州至天津，开放沿松花江至吉林伯都纳之水路。”

“这是引狼入室！”张之洞气得将手中的邸抄扔在桌上。

“还有一条厉害的！”张佩纶不看报纸，背道，“赔偿俄国兵费和恤款五百万卢布，折合银二百八十万两。”

“啪！”

张之洞一巴掌打在大理石桌面上，刷地起身，吼道：“崇厚该杀！”

张佩纶和陈宝琛、宝廷都吓了一跳。他们知道张之洞是条热血汉子，但这些年还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正在卧房灯下读诗的王夫人也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不迭地朝客厅跑来。还未进门，又听见丈夫激愤的声音：“中国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割让出去！他崇厚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权力可以这样出卖国家的领土！”

王夫人进门来，只见张之洞正靠在桌子边站着，敞开羊皮袍，双手叉在腰上，脸色煞白，额头上冒着虚汗。她吓得心里发颤，忙过来扶着丈夫：“什么事气得这样？”

又转过脸问张佩纶等人：“刚才为的什么事？”见他们都不吱声，又问：“你们吵架了？”

陈宝琛把绷紧的脸竭力和缓下来，勉强露出一丝笑容，对王夫人说：“崇厚在俄国签了卖国条约，香涛兄正在为此事生气哩！”

王夫人放下心来，将丈夫敞开的皮袍扣上，对着门外喊：“春兰，给老爷打盆热水来！”

一会儿，春兰端着一盆热水走进客厅。王夫人亲自从脸盆里拿出面巾拧干，给丈夫擦去额头上的汗，一面轻声地说：“你的病还没好哩，怎么能动这么大的气！”

宝廷起身走过来说：“嫂子说得对，不要冒火，我们平心静气地谈。”

张佩纶说：“刚才怪我，我也太激动了，心里气不过。”

热毛巾擦过脸后，张之洞的心绪平静多了。他坐下，喝了一口热茶，说：“伊犁本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当年俄国是趁火打劫，强占去的，归还我们理所当然，我们为何还要拿土地和银子去跟他们换呢？这不太欺负人了吗？”

“正是这话！”张佩纶也坐下来，刚才激愤的心绪也慢慢平缓了。“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已是毫无道理的勒索了，还要特克斯河、霍尔果斯河一带的土地。你们知道，这片土地有多大吗？”

不待别人开口，张佩纶自己做了回答：“我量了一下地图，这片土地宽有二百来里，长有四百来里，共八万多平方里的面积。”

陈宝琛说：“这比一座伊犁城不知大过多少倍了，与其这样，还

不如不收回。”

“这能叫谈判吗？”宝廷冷笑道，“这整个一割地投降！”

张之洞又气愤起来，高声骂道：“崇厚这个卖国贼，比石敬瑭、秦桧还坏！”

王夫人见丈夫又动气了，心疼地说：“四爷，你要自己爱惜自己。二哥一再叮嘱不要劳神，不要生气，你不听劝告，刚好的病又会犯的。”

不料，张之洞竟哈哈笑了起来，说：“夫人，我要感激刚才发的脾气，多亏出了这身汗，我现在竟然大好了，一点病都没有了。”

说罢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他真的觉得自己神志清爽，脚步有力，七八天来的病痛一扫而光了。

他快活地对春兰说：“你去准备夜宵，今夜我和几位老爷有大事商量。”

深知丈夫脾性的王夫人无奈地对着张、陈等人苦笑着说：“真是拿他没办法，只要有件大事在他面前，他立刻就会精神陡长；事情一完，也就瘫倒在床了。”

说罢带着春兰出门张罗去了。

张府客厅里，四个地位不高却对国事异常关心的官员继续谈论着。四人一致认为，崇厚所签订的这个条约绝不能答应，同时决定办两件事。一是约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城南龙树寺开一个会，声讨崇厚的卖国罪行，联合上一个折子给太后、皇上，恳请否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二是四人每人各自再上一个折子，详细地申述对此事的看法。

直到子初时分，张之洞才用自家的马车将张佩纶、陈宝琛和宝廷送出府门。

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

城南宣武门外龙树寺，一个声讨崇厚卖国罪行的小型集会就要在这里召开。出席这个集会的，除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外，还有近年来在京师官场颇为活跃的几个人物，他们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刑部尚书潘祖荫、翰林院侍读黄体芳、江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翰林院编修吴大澂，还有张之洞的内兄王懿荣。这是京师官场上一个松散的团体，除邓承修一人外，其余的全是翰林出身。他们身份最为清华，关心国事，议论朝政，崇尚气节道义，憎恶贪官污吏；在对外交涉中主强硬态度，反对妥协。这些共同的志趣把他们结合起来了。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也常常采取联合上折的手段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在官场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朝野内外将他们比之于前代那些负时望的清高士大夫，称之为清流党。“流”与“牛”谐音，于是人们又戏称之为青牛党。青牛之角是张佩纶、张之洞，青牛之尾是陈宝琛，青牛之肚是王懿荣，青牛之鞭是宝廷，其余者是青牛之皮毛，而牛头则是给张之洞题字的高阳李鸿藻。

历史上有个有名的高阳酒徒酈食其，但他的籍贯高阳却不在直隶。这位直隶高阳李鸿藻既不饮酒，又不张狂，是一位粹然纯正的理学门徒。李鸿藻二十二岁中进士入翰苑，三十岁充任时为皇子的载淳的师傅。载淳登位后，慈禧命他值班弘德殿，依旧每天为小皇帝授书，不久入值军机处，升礼部右侍郎。这时，他的母亲病逝了。



潘祖荫



张佩纶



陈宝琛

刘成禺所著之《世载堂杂忆》一书中的《龙树寺觴咏大会》里，记载了同治末年北京朝官名士聚会龙树寺的盛况。在说到张之洞与李悬铭之间的矛盾时，提到青牛之角、尾等

张之洞于同治九年，始与陈弢庵宝琛、王廉生懿荣订交，皆一时文学侍从之臣。十二年，即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回京，乃与丰润张佩纶，因穆宗升祔位次一摺相识而论交。自此以后，李、张更势成水火，不复有回旋余地，清流名号，遂为越縻攻击之口头禅。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张树声之子为牛毛上之跳蚤（此亦樊山述越縻之批评）。香涛、技庵诸人，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此越縻派人所不能为，故嫉忌愈甚。

依当时的规定，朝廷官员的父母去世，本人应开缺回籍守丧，三年期满后冉申报朝廷，等待补缺。丧期不但无官职，且无俸银，又影响以后的升迁，这是官员们都不愿意遇到的事情，故而甚至有匿丧不报的事情发生。倘若这个官员正肩负着特殊的使命，不能离开，朝廷便会命他移孝作忠，不离职守。这是朝廷对个别臣工的一种极其特别的礼遇，通常的情况下是绝对得不到的。皇帝正在求学阶段，功课不能耽搁，两宫太后援雍正、乾隆年间大臣孙嘉淦的故事，命李鸿藻只守百日丧，百日后仍授读弘德殿，并参军机。但李鸿藻不领皇太后这份情，坚持请求开缺回籍守丧。太后不允，他请大学士倭仁替他代为奏请。太后还是不允，命恭王亲自到他府上慰勉。这样大的一个面子，李鸿藻仍不领，再次上折，声称自己方寸已乱，身心俱碎，不能授读，只能回籍。两宫太后拿他这个书呆子真没办法，只得同意。

过几年，慈禧母亲去世，方家园承恩公府大办丧礼。这正是文武官员们向大权独揽的西太后讨好巴结的良机，所有官员都去吊唁，竞相送上厚礼，独独身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李鸿藻不去。慈禧心里虽不悦，但也不好说他什么。

李鸿藻便这样以他的迂直正派、年高德劭而受到崇尚义理的官员和士大夫们的敬重，自然而然地处于清流党的领袖地位。今天，他以六十岁的高龄早早地来到龙树寺，方丈通渡法师欢天喜地接待着这位须发皆白的活菩萨。

京师清流党的骨干们常常聚会议事，但一般都在达智桥胡同里的杨忠愍祠，这是因为他们都崇仰以文字来跟严嵩作斗争的杨继盛，那位明代前贤是他们心中的偶像。这段时期杨祠正在修缮，于是他们想起了龙树寺。

龙树寺在京师众多古刹中并无多高的地位。它一无年代久远或用材名贵的佛身宝像，二未藏有唐代写经或宋代木槧佛经，三缺天竺西域传来的贝叶经文。它之所以引起张之洞、张佩纶等人的兴趣，是因为后院有一片半亩地大小的牡丹园。今年暮春他们来此观赏牡丹，正是牡丹盛开的时候。但见姚黄魏紫，争奇斗艳，果然大饱眼福；又见寺院清幽，方丈通渡待客殷勤，于是对龙树寺很有好感。

昨天上午，张之洞便来到龙树寺，一则要早点通知寺里，让和尚们做好准备；二则要借这块清静之地修改已拟就的奏章初稿。下午，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吴大澂、王懿荣等人也先期到了。

通渡对这次集会表现出极大的喜悦，从昨天上午闻讯开始，全体寺僧便忙忙碌碌地准备了。通渡的热情，并非因为集会的内容是爱国，而是因为来宾身份的显赫高贵。尤其是李鸿藻，前朝的帝师，本朝的协揆，若不是冲着龙树寺，冲着龙树寺的牡丹园，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和尚，这一辈子能见到如此大人物吗？何况还可以面对面地与他说话，亲手端茶递水招待他哩！

除开一个潘祖荫外，其他人都已到了。听说李鸿藻来到，大家都走出寺门，簇拥着老中堂进了龙树寺众僧布置一新的云水堂。众人坐定后，小沙弥给嘉宾摆上枣糕、饽饽、棒糖等糕点，又给每人冲了一碗茉莉花茶。

通渡笑咪咪地对大家说：“诸位大人请尝一尝龙树寺的糕点，看看它与市面上卖的有些不同没有。”

爱吃零食的黄体芳忙拿了一小块枣糕来吃。他边嚼边说：“是不错，比别的枣糕香些。”

通渡十分满意地说：“这位大人真的是品糕点的高手。龙树寺的糕点与众不同，每种糕点里都掺有牡丹花瓣粉。”

众人听到这句话后都来了兴趣，遂一齐凝神望着通渡。通渡兴致高涨，不无自得地说：“每年四月间，龙树寺的牡丹相继开放了。红

的，黄的，白的，紫的，光彩闪亮，就像佛祖把身边的祥云送给了我们。但过不了多久，花瓣就一片片地枯萎掉落，大家都很惋惜，眼看着这些美丽无比的花瓣化为泥土而无法挽救。第十代方丈浩光法师是个最灵慧的高僧，他从丹皮入药的常识中得到启示。心想，丹皮既然可以做药吃，那么丹花也可以入膳。于是他号召众僧把掉下来的牡丹花瓣拾起来，洗净晒干碾成粉末和进馍馍里。果然，蒸出的馍馍芳香扑鼻，味道好极了。再把牡丹粉末加进其他糕点中试试，也一样地又香又好吃。后来，浩光法师又将几棵年代久远，不能再开花的牡丹皮剥下来晒干，自制丹皮，每天合着茉莉花茶一块儿喝。浩光法师就这样越活越精神，越活越爽朗，直到高寿一百零三岁才无疾圆寂。今天给各位大人端的糕点里便都加了牡丹粉，茉莉花茶里也有丹皮。各位大人不妨尝尝。”

通渡这番富有文采和感情的话，激起各位清流们的雅兴，于是都拾起一块枣糕或是饽饽、糖块品尝起来，果然清香芬芳，味道的确与平日吃的不大相同。又啜一口丹皮花茶，虽然刚入口时有一种淡淡的苦味，但喝下去后便觉得口腔里回味无穷。大家都叫好。

张佩纶笑着说：“龙树寺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给你宣传宣传，你们也可以借此赚点钱，为众僧谋点福祉。”

这正是通渡所巴望的事！他就是希望这些显贵们替龙树寺宣扬宣扬，好提高龙树寺的名气，把牡丹茶点推出去，那么龙树寺的日子就好过了，僧众也会活得体面些。

通渡忙合十道谢：“阿弥陀佛，多谢大人们抬举，若蒙大人们替敝寺说话，那真是敝寺的福分！”

年已花甲的李鸿藻对浩光活到一百零三岁一事特别在意。他问通渡：“宝刹的丹皮对外卖不卖？”

通渡答：“全力保护牡丹园，这是龙树寺代代相传的寺规，不是老迈不开花的牡丹，绝不能挖来取皮，故而寺里所存丹皮很少，不外卖。”

“噢——”李鸿藻遗憾地拖长着声调。停了片刻，他又问，“用药店里卖的丹皮泡茶，有没有这种效果？”

通渡明白过来，原来这位老中堂想学浩光，喝丹皮茶求长寿。他的脑子很快转了一下，说：“龙树寺的丹皮有一种不同的制作方式，寺里规定不能外传，请老中堂宽恕。老中堂今后可派人收购未经制作的丹皮，送到龙树寺来，贫僧亲手为老中堂炮制。这样制出的丹皮，与龙树寺土生土长的丹皮也不会相差太大。”

“行。”李鸿藻高兴起来，立即说，“明天我就打发人送丹皮来，烦法师为我如法炮制，我一定重金酬谢！”

通渡忙弯腰合十，答：“如法炮制应该，重金酬谢不敢。”

天不怕，地不怕，专参大员的广东人邓承修插话：“请问法师，宝刹的牡丹园有多长的历史了？”

通渡摸摸光秃秃的头皮，想了一会儿说：“有二百多年了。龙树寺的开山祖师弘远法师是河南洛阳人，酷爱牡丹，托人从家乡捎来花籽，开辟了这个牡丹园。第四代方丈浮波法师是山东菏泽人，也是个从牡丹之乡里出来的，他在牡丹园里撒下菏泽牡丹的花籽。从那以后，这片牡丹园里既开着洛阳牡丹，又开着菏泽牡丹，天长日久，洛阳牡丹中夹杂着菏泽牡丹，菏泽牡丹中夹杂着洛阳牡丹，渐渐地，洛阳菏泽便融为一体了。”

说到这里，通渡哈哈大笑起来，各位清流也都大笑起来。

李鸿藻说：“过会儿我们都去观赏观赏你这融洛阳与菏泽为一体的牡丹园。”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记载一件潘祖荫酷爱金石的事情(见该书《潘文勤酷嗜金石》一节)——

潘文勤祖荫，酷嗜金石。修墓回籍，闻某处有某碑原石，文勤欣然往觅。至则石在某姓家子妇床后壁间，文勤持烛扪索之良久，飞尘满头不顾也。已而审为真本，立予五百金异之去。

潘祖荫喜闻鼻烟，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中记载了潘与鼻烟的两则故事——

文勤喜闻鼻烟，尝以银五百两，购得金花一罐。某邸乞得少许，嗅之绝佳，而思以术取之。明日扬言于众曰：“潘三架子闻烟到底外行。他那个五百两头，并不好。”潘知之大恚，归而取烟赏其仆。仆密以献某邸，得善价焉。

文勤偶在朝房与众闲谈，提及某日陛见之某提督，谓此人真是忠肝义胆。李文田问曰：“其战绩如何？”文勤曰：“不甚清楚。”李曰：“然则状貌如何？”文勤曰：“没有会过。”李曰：“然则中堂何所见而云然？”文勤曰：“他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谢老中堂赏光！”通渡兴奋不已，“明年牡丹花开的时候，敝寺一定恭迎老中堂和各位大人前来赏花喝丹皮茶。”

大家众口一词：“一定来，一定来！”

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潘祖荫坐着华贵的绿呢大轿进来了。

这位温文尔雅、绝不衣着考究的五十岁尚书，可不是一个寻常人物。他有一位身为状元、帝师、大学士的祖父，自己又是探花出身，官运亨通。一般文人所拥有的长处，如琴棋书画、鉴别古董等技艺，他样样比别人出色，更兼勇于言事敢于参人，自然而然地受到京师士大夫的景仰，隐然坐了清流党的第二把交椅。不过，这位事事得意的大官却有一个深深的隐痛，那就是他年已半百却膝下空虚。无儿无女怪不得别人，毛病出在他自己的身上，原来他是一个天阉——先天性的功能不行。好在他性格开朗，并不在意，也不忌讳。清流党中流传一个笑话。

有一天，他家里几个清客和他聊天。有人说：“潘大人，你这大年纪还无儿女，我们都替你着急，多拿点银子出来，买两个妾吧，也好早为你接续香火！”

潘祖荫斜了一眼这个清客：“你们着什么急？明明晓得我是天阉，还劝我买妾。买得妾来还不是便宜了你们这班龟孙子？我才不那么蠢哩！”

清客们哈哈大笑，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位吴县才子虽没有子孙替他传香火，但他自信他的文章能为他传名后世。

他的文笔的确好。京师官场上谁都知道他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往事。

二十年前，正是江南一带朝廷的军队和太平军激战的时候，现在威名赫赫的左宗棠，那时还只是湖南巡抚骆秉章身边的一个师爷。这位左师爷心高气傲，瞧不起平庸的文武官吏。永城镇总兵樊燮来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不仅用言语嘲讽他，还用脚去踢他。樊燮不能受这个窝囊气，一状告到朝廷。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左宗棠的朋友时为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急坏了，他请翰林院侍读潘祖荫上疏救援。潘祖荫久闻左宗棠大名，遂很用心地写了一道为之辩护的奏章，其中两句最为精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后来咸丰帝赦免了左宗棠，再后来左宗棠不断建立功勋，这两句话便不胫而走，传遍全国，潘祖荫的名声也便跟着传遍天下。

潘祖荫这首奏折的要点为——

“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此天下所共见，而久在我圣明洞鉴中也。上年逆酋石达开回窜湖南，号称数十万。以本省之饷用本省之兵，不数月肃清四境。其时贼纵横数千里，皆在宗棠规划之中。设使易地而观，有溃裂不可收拾者。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疾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张佩纶一边笑着迎接潘祖荫，一边说：“你迟到了半个时辰，按照老规矩，应受罚。或罚酒，或罚诗，你自己挑！”

李鸿藻也笑着说：“伯寅呀，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害得我这个老头子都要等你！”

潘祖荫对着众人拱拱手说：“李中堂，各位同寅，潘某今天迟到

了，按规矩是该罚，但我若说出原因来，想必中堂和各位都不会再罚我。”

“再大的事，还能与今天讨伐崇厚卖国罪行的事相比吗？我看是罚定了！”说话的是宝廷。

“竹坡不要先说死了。”潘祖荫望了一眼干瘦的宝学士后对大家说，“诸位今天不是要讨伐崇厚吗，我给你们带来了崇厚一条新的大罪。”

潘祖荫的一句话把大家的精神全都提上来了，一齐瞪着大眼听他的下文。

“昨天翁师傅对我说，崇厚未经朝廷许可，擅自离开俄国，已坐上洋人的轮船，正在回国的途中了。”

潘祖荫说的翁师傅，就是现充任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

“有这等事？”张之洞瞪大眼睛望着潘祖荫。

“我也和香涛一样感到奇怪：一个出使大臣，没有朝廷的旨令，怎么能擅自离开职守？”潘祖荫接过通渡亲手递过来的丹皮茉莉花茶，慢慢地吮了一口后，接着说，“为证实这件事，我今天绕道去了总署，当面问了王夔石。他对我说确有其事。王夔石还说，崇厚之所以急着赶回来，是因为他的四姨太下个月初三十大寿，他要赶回来给姨太太做寿。”

“无耻之尤！”张之洞情不自禁地又是一巴掌打在桌面上，震得丹皮茶水从碗里溅了出来。

通常情况下，一个下级官员是绝不可能在上级官员的面前拍桌打椅发脾气的，何况身旁还坐着一位德高望重的协办大学士。但一来龙树寺的集会不是正规的官场议事，二来这些清流都是热血之士，易于激动，情绪上来的时候，常常有越轨的言行出现，大家司空见惯，并不在意。

“崇厚这家伙太可恶了，简直目无朝廷，目无王法，大家看该怎么办吧！”张佩纶气得两腮筋鼓鼓的。用不着他这个主持人再作开场白再行鼓动了，潘祖荫的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把会议的情绪煽到高潮。

“我看这事再没有二话可说的了。第一，立即由总署具函，表示不承认崇厚所签署的条约。第二，通知上海海关，崇厚一登岸即予拘捕。”矮矮瘦瘦的邓承修首先发言，他的粤语官话铿锵有力，就像平日参劾折中的用语一样。

关于潘祖荫的天阍，徐凌霄、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潘祖荫翁同龢并为天阍》一节里有如下记载——

潘祖荫有洁癖，不与其妻同寝处，已据所阐述之。顷阅陈庆澣《归里清谈》，则潘氏乃天阍也。据云：“尚书天阍，与翁常熟同。一门生不知，初谒时，询问老师几位世兄，尚书曰：‘汝不知我天阍乎？’”同光间潘翁齐名，号为京朝清流宗主而竟复同为天阍，斯亦奇矣。

短短几年里，邓承修一连参劾总督李瀚章、左副都御史崇勋无品行，参劾侍郎长叙违背朝制，参劾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澄、龚易图，盐运使周星鉴疏于职守，甚至参劾军机大臣宝鋈、王文韶老迈昏聩，请太后罢斥不用。更令人惊骇的是，他竟敢弹劾左宗棠，说左言辞夸诞，举措轻率。邓承修这一连串的参劾，激起官场极大的反响。那些做了亏心事心中有鬼的官员们，提起这个被称之为“铁汉”的广东御史来，个个心里又恨又怕。

“铁香兄说得对！”精于文字音韵学、擅长绘画的吴大澂立即接上邓承修的话。“现在要紧的是办第一件事，吁请太后绝对不要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你说是丧权辱国，有人还说是大节不亏哩！”潘祖荫边说边从袖筒里摸出一个精致的琥珀鼻烟壶来，在鼻孔边不停地来回移动。

“谁说的？真是丧心病狂！”一直没有开腔的陈宝琛也忍不住了。

见潘祖荫欲说又止的神态，李鸿藻催道：“伯寅，是谁说的这个话，你快讲呀！”

潘祖荫放下琥珀鼻烟壶，略停片刻后说：“翁师傅说，昨天下午，合肥相国在军机处休憩间里聊天时说，崇地山与俄国人订的条约，吃亏是吃亏了，但他也是没有办法，谁要我们当时同意让俄国人进驻伊犁城，答应今后重谢哩，要说俄国人于保护伊犁城全然无功，也说不过去。”

“酬谢顶多只能送银子，不能割土地。”资格最浅官阶最低的王懿荣插话。

“人家俄国人看中的正是土地。”潘祖荫望了王懿荣一眼，接着说下去，“合肥相国说，一则我们国力弱，打不过人家；二来伊犁城附近那些土地也不值几个钱，让一部分出去损失不大，待我们把海防建起来，国力强大了，再向俄国人索回来。”

“李少荃这个人成天就是海防海防的。”李鸿藻摸了摸下巴上稀疏的花白长须，不紧不慢地回顾历史。“光绪元年，左侯平定关陇，将要出嘉峪关进军新疆时，李少荃就率领一班子人大呼塞防可松，海防要紧。说什么自高宗定新疆以来，岁靡数百万白银，这是朝廷度支的一大漏卮，现今竭天下之力供养西军，大不合算，应将军费用来购买洋人制造的海轮。左侯坚决反对李少荃这种无视西北边地的荒谬言论，上书太后说，如果不趁着平定关陇之军威恢复国家对新疆的治理，那么日后新疆不为英国所侵占，即为俄国所吞并，我左宗棠绝不能眼看着国家的土地沦为异域。太后壮左侯之言，又加之文中堂全力支持，李少荃的保海防丢塞防的主张才未得逞。现在又旧调重弹了，他眼里从来就没有国家西北领土的位子。”

“李鸿章打着海防的名义，实际上是扩大淮军和他自己的实力。”

邓承修一针见血的插话，博得了众清流的一致喝彩。

潘祖荫说：“李少荃还说过这样的话：崇地山身为钦差大臣，可以便宜行事，他有权在条约上签字。既然签了字，就应该照条约办，不然，外国人就会说我们说话不算数，今后再也没有人和我们签约了。”

“荒谬透顶！”邓承修气得虎虎地站起来，“这简直就是秦桧讲的话！”

张佩纶立即接言：“看来，崇厚的后台就是李鸿章，二人是一丘之貉，得一道参！”

“好！”众人鼓掌欢呼。

龙树寺的和尚们见城里来的这些大官员，在云水堂里又是拍桌打椅，又是鼓掌喝彩，集会半天了，兴趣也不减，不知他们究竟在议论什么事，一个个怀着满肚子好奇心，在门边窗口前探头探脑的。通渡生怕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和尚得罪众位大老爷，便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寺内的僧人靠近云水堂；又命厨房赶紧准备午饭，要把这桌斋饭办得格外丰盛，好借他们的口为龙树寺的膳堂传名，以便明年牡丹花事期间引来更多的游客，为寺里多赚些香火银子，年终每人也好多分几个零花钱。和尚们听后，忙得更起劲了。

李鸿藻端起丹皮茶碗喝了一口，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我炎黄子孙世世代代休养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三王之治开创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世道，周公孔孟诸圣贤将三王之治搜罗整理，损益增删，载于简册，代代遵循，遂成为我华夏民族百世不刊之经典。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乃至国朝的康乾之治，莫不是依循周公孔孟之道而成就的。”

见盟主在讲演安邦治国的大道理，众清流都正襟危坐，肃然谛听。

“这些年国家多事，内患频仍，外敌欺凌，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追根溯源，皆因朝野上下背离了周公孔孟之道。眼下正需要我君臣一心，上下一致，正纲纪，整吏治，务农桑，薄赋税，振兴大清之时，孰料一些人惑于洋人之奇技淫巧，屈服于泰西之坚船利炮，以为我大清若要强盛，只有学洋人效西法，十余年来大肆鼓吹所谓洋务，所谓夷政，这绝不是导我国家民族中兴的正道，最终必将灭我华夏之文明，毁我大清之家园。早在同治初年，倭艮峰中堂就指出过：立国

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可惜当年被人肆意曲解，无端指摘。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深谋远虑，老成谋国！诸位现在看清了，正是那班子崇洋媚外之徒在卖国丧权，践踏我堂堂中华之尊严。所以，老朽今天要提醒大家一句：我们要守定一条宗旨，那就是闭口不谈洋务，而且要告诫子孙后代也绝不能谈洋务！”

宝廷忙拥护：“李中堂这番话是真正的金玉良言，我们就是要守定祖宗的成法，绝不能让洋务派坑害了国家！”

陈宝琛说：“我看李中堂闭口不谈洋务这句话，应成为我们的一条准则，今后要以此作为正与邪的试金石，谁若谈洋务，我们则与之割席分道！”

黄体芳说：“我将弢庵的话点明白：谁谈洋务，谁就是祸国殃民的奸邪小人；谁不谈洋务，谁就是尊圣敬祖的正人君子。”

“对！”

“说得好！”

众清流一致赞赏这句话。

吴大澂激动得站起身说：“我们不但不谈洋务，而且还要不用洋人的东西。凡洋人所造的一切，我们都不用：洋布不穿，穿我们自织的土布；洋伞不撑，撑我们自制的油纸伞；洋油灯不点，点我们自己的桐油灯；洋枪洋炮不打，打我们自造的鸟枪土炮！”

“好！”

“好！”

吴大澂充满着激情的一番话，又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王懿荣猛然想起自己身上戴了一只怀表，马上从上衣口袋里取出，对大家说：“上个月，我给杨儒星使看病，病好后他送我这块洋人造的怀表。我今天带来，原是为便于限时做诗。现在就按清卿兄所

说的，从今以后不用洋人的东西，当众把这块怀表交出来。”

说着往桌上一扔，一块银光闪闪的怀表滑溜溜地滚到桌子中央。慢慢停稳后，张之洞看清怀表壳上刻着一只双头鹰。这些日子来他对俄国的事情十分关注，一看便知道这是俄国的国徽，于是说：“这块表是俄国的。”

今天众人的仇恨，说到底就是冲着俄国而来的，现在看到这只刻有双头鹰的俄国表，就如同看到了可恶的俄国人一样，恨不得将他抽筋剥皮。吴大澂一把抓过，愤怒地说：“要它计什么时？我们做诗，还是按老办法：点香计时。砸掉它！”

说罢，并不征求王懿荣的意见，便死劲将表往地下一摔。表砸在青砖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然后不停地滚动着，但并没有破碎。

站在门边的通渡对洋人造的钟表一向佩服得很。前年，一个英国人来龙树寺看牡丹，也有这么一块怀表，通渡对之垂涎欲滴。他做梦都想有一块这样的怀表。当王懿荣将表扔到桌面上时，他的两只眼睛便死死地盯着那个圆家伙。吴大澂将表摔到地上时，他心疼得就像把他的私房银子丢到河里去一样。表没有摔破，他暗暗庆幸。当表慢慢滚到他的脚边时，他终于忍不住将表拾起，双手合十，对着众人弯腰鞠躬：“这块表，各位大人老爷不要，就发发慈悲，赏给龙树寺吧！”

吴大澂说：“那不行！龙树寺用俄国的表，龙树寺不成了卖国寺吗？”

说罢，从通渡手里抢过怀表，又狠狠地向地上一砸，玻璃表面被砸得粉碎，两根指针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通渡看着这一惨相，口里不停地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张之洞心里也觉得吴大澂此举过分了一点。俄国人固然不好，但俄国人造的表毕竟比燃香滴漏的计时要准确。官员士人表示爱国，可以不用，出家人用用也未尝不可；砸烂，总是可惜了。但大家在激情之中，他也不便一人独唱反调出来制止，想想表修理后还可再用，便

对通渡说：“法师把这块烂表捡起来，扔到废物堆里去吧！”

通渡是个聪明人，立即明白了张之洞的意思，忙弯腰把表捡起，又四处找那两根小针。他趴在地上，东寻西寻，终于把两根小针都拿到了，便像揣着宝贝似的出了门。

主持人张佩纶见大家的情绪已到了最高潮，遂抓住时机将聚会的主题深入下去。他站起来说：“诸位，张香涛抱病拟了一个关于伊犁条约的折子，现请他向各位宣读。”

张之洞说：“看了邸抄上登载的伊犁条约后，我恨不得立刻将崇厚千万刀剐。这两天，我草拟了一个题为《熟权俄约利害折》。考虑得还不成熟，请诸位帮我修改修改。折子比较长，我择其要点念一念。”

张之洞说罢，从袖筒里摸出一沓纸来，念着：“窃臣近阅邸抄，因俄国定约，使臣辱命，不胜愤懣，谨将此约从违利害缕析，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龙树寺云水堂从刚才的喧闹声中安静下来，只有张之洞那带有南方语音的京腔在殿堂内回荡。

“下面，我从十个方面向皇太后、皇上剖析不能依从和约的道理。”张之洞放下折子，目光炯炯地望了望众人，辞气亢厉地说，“一不可许者，陆路通商。若让俄人据我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则边圉虽防，然堂奥已失。二不可许者，开放东三省。陪京所在，关系重大。三不可许者，俄人贸易概免纳税。俄人不纳税，则各国效尤，貽患无穷。四不可许者，蒙古台站供俄人使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此天之所以限俄人也。五不可许者，允准俄人建三十六卡伦。延袤太广，无事而商往则防不胜防，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

随着张之洞斩钉截铁的“一不可许”“二不可许”的声音从云水堂里传出，整个龙树寺的气氛仿佛变得肃穆凝重起来，从窗外走过的僧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膳堂里的和尚们自然而然地将嬉笑声放低。通渡

提着一壶滚开水走到门边，但见李鸿藻满脸正气端坐不动，潘祖荫敛容谛听腰杆笔挺，其他各位清流或注视演讲者，或低头沉思，尽皆寂然无声，神态肃然。龙树寺的方丈仿佛误入了朝廷的议事厅，提着铜壶，靠在门槛边，不敢贸然闯进去。

“六不可许者，商贾可带军械。若千百之群负枪入境，是商是兵，谁能辨之？七不可许者，俄人关税取巧之处。八不可许者，同治三年已议定之边界内侵。九不可许者，伊犁、喀什、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准设领事馆。若准此条，是西域全境尽归俄人控制。有洋官则有洋商，有洋商则有洋兵，初则夺我事权，继则反客为主。第十，”说到这里，张之洞有意停了一下，他目光威严地扫了一眼会场后，提高着嗓门说，“此乃最不可许者，割特克斯河、霍尔果斯河一带八万里土地给俄人。中华之国土，祖宗之江山，一寸都不能割让给别人！”

“好！”李鸿藻禁不住打断张之洞的话，“香涛这话说得好极了！中华之国土，祖宗之江山，一寸都不能割。”

“谁割让谁就是卖国贼，就是秦桧、石敬瑭！”潘祖荫紧接着补充。

众清流一致点头，表示赞同。

张之洞的奏稿本拟到这里为止，刚才听到潘祖荫讲到李鸿章说的既已签订便不能更改的话，临时又想起了另一层内容，他已在心里打好腹稿，遂气势凌厉地说：“朝中有人言不可改议，以为改议则启衅端。臣以为此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

张之洞说到这里停了片刻，他看到李鸿藻在频频颌首，心中感受到一种鼓舞力量。

“臣谓改议之道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

敌，国人皆曰可杀。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治使臣之罪，以杜俄人之口。”

“痛快！”吴大澂禁不住击节赞扬。

“何谓气盛？俄人欺负我使臣软弱，逼胁画押，此乃天下万国皆不会赞同其所为。我国可将俄人无理之举公之于世，让各国评其曲直。”

“有道理！”陈宝琛边点头边插话。

“何谓理长？按条约所签，我得伊犁之空名，而失新疆八万里之实际。如此，则不如不得。条约未奉御批，未钤御宝，岂足为凭！”

“正是这回事！”宝廷气呼呼地说。

“何谓谋定？废约之同时，我必备兵新疆、吉林、天津，以防俄国从陆路和海洋两路来犯。左宗棠、刘锦堂皆陆路健将，足可抵御。海路则责之李鸿章，战而胜则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威。”

直到张之洞良久不再说下去，大家才知他的奏稿已宣讲完了。张佩纶动情地说：“我说句绝不是媚俗的话，香涛兄之折，真乃光绪朝五年来第一折也！”

“此话不为过。”潘祖荫又从口袋里摸出鼻烟壶来，在鼻孔边死劲地嗅着。为聚精会神地听张之洞的宣讲，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嗅鼻烟，此时仿佛全身散了架一般，再没有这些粉末，他简直就活不下去了。嗅了几下后，精神复振，他摇头晃脑地说，“‘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这样的警策之句，已是多年的奏折里所没有了。”

张之洞听了很高兴，说：“究竟还是不可和伯寅部堂的‘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相比啊！”

众皆大笑起来。

潘祖荫不无自得地说：“那是咸丰朝的警句，不用再提了，现在要的是光绪朝的警句。”

陈宝琛说：“我也拟了一个奏稿，但还未成文，听了香涛兄的折子，我深觉惭愧，回去后再好好地思索一番，要做大的改动。”

宝廷也说：“我和弢庵一样，开了一个头，也还未成文。”

李鸿藻摸着花白胡须，带着总结性的口气说：“刚才香涛这个折子，把不可同意伊犁条约的十条道理剖析得很深透，又将废约的理由也说得有力量，尤其是明白地提出杀崇厚以杜俄人之口、强边防以备俄人入侵，更是义正词严，虑深谋远。此折上去，必定会得到皇太后的重视，但仅此一折还是单薄了。刚才弢庵、竹坡说了，他们也正在草拟，依老夫所见，这次我们不再联合上折了，散会后每人都拟一个或几个折子，各自从不同的方面申述条约之所以不能同意的理由，并为皇太后多出点主意，多想点办法。这样，几十道折子递上去，必然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促使朝廷作出废条约杀崇厚的决定。这是桩既关系国家利益的大事，又是让各位才子名扬史册的好事，务必要把折子写好！”

既利国，又利己，清流党首领的这句话，把大家的情绪再次调动起来，云水堂的气氛又活跃了。趁着这个机会，通渡忙进来对大家说：“膳堂里的斋席早已备好，请各位大人老爷赏光！”

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材

慈禧太后近来为伊犁条约这桩事在苦恼地思索着。

自从辛酉年开始亲秉国政，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的历程，真可谓艰苦备尝。好容易将国内战乱渐次平定下去，外患却日甚一日地压头而来。积二十年的经验，慈禧深知外国人最不好对付，外事最不容易办。她是一个秉性强悍的女人。辛酉年事变的发生，溯其

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外国人的原因。倘若没有先一年的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哪有文宗爷仓皇秋猕木兰？倘若不是受了那种罕有的耻辱和惊吓，三十岁正当英年的皇上又何至于丢下她母子龙驭上宾？倘若儿子不是那么小就即位，又何须什么顾命大臣？倘若没有顾命大臣，又怎能有肃顺等人的跋扈欺侮？幸而祖宗保佑，君臣同心，诛杀了肃顺、载垣、端华，不然的话，还不知今日的局面会是什么模样！二十年来每每想起当年那些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日夜夜，慈禧心里不免有点余悸。这一切的缘由，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洋人造成的。一提起洋人，慈禧便恼怒万分，恨不得将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番夷们千刀万剐。

但是，刚洋人谈何容易！庚申年的和谈，连年不断的教案，明明都是洋人无理，但到头来，又都是中国吃亏。就说这次伊犁之事吧。当初俄国派兵进驻伊犁城，并非循中国之请，而是趁火打劫，意欲长期占领。现在新疆收复，俄国理应从伊犁退兵，将它归还中国，至于这些年来俄国在伊犁所耗的兵费，中国只能酌情出一部分，怎么能以此为要挟呢？对于这些不公平的中外交涉，作为一个执政者，慈禧心里当然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的缘故。派遣崇厚出使俄国签约的时候，慈禧心里已存着必定吃亏的准备，但俄国的贪心这样大，中国为收回伊犁城而付出的代价这样高，她却没有料到。

现在崇厚已在俄国签约了。他是钦差大臣，专为办理此事而去，自然可以签字。邸抄将条约内容公布这几天来，廷臣中反对者甚多，慈禧自己也不情愿，有一种被人欺负的感觉。也有一部分人同意按条约办，李鸿章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的理由也不能忽视：签而又废，是出尔反尔，俄国人固然恼火，但各国对此也会有看法。俄人国力强大，一向横暴，若以此为借口挑起战争，中国不是对手，其损失必将更大。国家的军事要务在东南海防，新疆乃荒瘠之地，于大局关系不大，眼下看的确是吃了亏，也只宜隐忍图强，才是唯一出路。

对慈禧来说，这又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皇帝尚只有九岁，当然不能让他过问此事；慈安太后一向对军国大事拿不出主意，商量也是白费工夫，参与军国大事的王公贵族主要是两个人：军机处领班大臣六爷恭王奕訢和皇帝的父亲七爷醇王奕譞。两人于此事的看法截然

对立：奕□主张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奕□坚决反对。

慈禧知道，在外事上，两个王爷的态度历来是针锋相对的。奕□主柔，意在羁縻；奕□主硬，对洋人全面排斥。八年前，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两兄弟这种对立的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奕□认为，天津教案曲在愚民不明事理，行动过火，中国应予以赔款、道歉、杀凶手、严办地方官。奕□则认为，津案完全是洋人引起的，津民是义民，不仅放火烧教堂做得对，而且要借此良机，将洋人在北京的使馆全部捣毁，将中国领土上所有洋人尽行赶走，永远与洋人断绝往来。权衡再三，慈禧还是接受了奕□的意见，命令曾国藩按“柔”的原则尽快平息天津教案。结果，津案虽然较为平静地处置了，但全国言论界一片哗然，直接办事人曾国藩得了个汉奸卖国贼的称号，慈禧和奕□的脸上也很觉不光彩。相反的，奕□则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赞誉，夸他是个爱国的贤王。

作为国家的最高主宰，伊犁条约使慈禧又一次被推到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

她心里仇恨洋人，巴望中国永远不跟洋人打交道，从而免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此她颇为欣赏奕□的态度，打算拒不承认崇厚所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她心里也同样害怕洋人，明白中国绝不是洋人的对手，洋人也绝不会放弃在中国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只有给洋人以好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换得洋人的欢心。因此，她也想采取过去那种以退让求安宁的态度，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

当年只因处罚几个地方官，曾国藩就被骂为汉奸卖国贼，现在将八万平方里的土地割让出去，这卖国贼的罪名不要千秋万代传下去吗？慈禧想到这一层上，心里又不安起来。她决定把此事交给王公勋戚、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体廷臣公议。

廷臣们对此事反响强烈，折子一道道地由内奏事处送到慈禧的手里，除很少的几道奏折赞同崇厚外，绝大多数的奏折都是持反对态

度，其中尤以李鸿藻、潘祖荫、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人的言辞更为激烈。他们的态度很是一致：除开不赞成条约各款外，还要严惩崇厚。对于这些人的共同态度，乃至相近的用语，慈禧不感到奇怪。“清流党”这个名目，她早已耳闻。



慈禧太后，晚清同治、光绪两朝的最高决策者，她以垂帘听政、训政的名义统治中国达四十七年之久

慈禧并不喜欢清流党。那班子人仗着自己学问文章好，出身清

华，高自标榜，傲视同僚。他们常常对朝廷作出的重大决策表示不满，引来几百年上千年前那些早已化为腐泥的死人的几句话，和从发黄发黑的故纸堆里搜寻前代旧事作为根据，批评朝廷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以表示自己的高明；有时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偏偏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去，又常常抬出列祖列宗来为自己的言论撑腰打气。慈禧对这些清流们的折子讨厌得很，经常看到一半便气得摔到地下，心里狠狠地说：“风凉话谁不会说，给件实事让你们办办，看你们有几多能耐，八成不如人家！”

清流党的为人处世，慈禧也看不惯。他们高谈什么存天理灭私欲等等，在慈禧看来，这完全是虚伪，世上的人有谁能真正做到？就冲着他们的首领李鸿藻不去吊唁她母亲这件事，慈禧心里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慈禧又不能得罪他们。他们是按孔孟程朱之理在说话，在按列祖列宗之教在办事。孔孟程朱、列祖列宗是不能唐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富有权术的统治者，慈禧深知这班子人在政坛上的必要性，她需要他们作力量上的平衡，更需要利用他们去达到自己不便公开表明的目的。

长毛平定后这十多年来，慈禧已隐隐地感到带兵的将帅和地方的大吏有渐渐坐大的趋势。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本人对朝廷很恭顺，使得别的立功将帅和督抚尚不敢放肆。自从曾国藩去世后，这种趋势便日甚一日地明显了，他们的总代表便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的功太大了，权也太大了，而且只有五十多岁，就像当年对待曾国藩一样，慈禧对李鸿章，也是既重用又防范。李鸿章这些年来办洋务，与洋人打交道，贻人口实很多，攻击他最力的便是那班子清流党。一读到指责李鸿章的折子，慈禧便来了兴趣。她仔细阅读，并记下李鸿章的缺失之处，然后，或在接见李鸿章时，略微点出一两桩来，或干脆将折子发给他自己看，以此来打一打李鸿章翘起的尾巴，杀一杀他自以为是的气焰。对李鸿章来说，这一招往往很起作用。

有些大员，或者触犯了慈禧，或者慈禧对他圣眷已衰，于是慈禧便将所掌握的有关他们私德不佳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流党透露

一些，清流们得知后便立即上章弹劾。这些弹劾奏章正中慈禧下怀，一道谕旨下来，或降或革，障碍扫除了，又得到一个善待言路明察秋毫的美名。

还有些实在恶劣的达官显宦，那是败坏朝政的蠹虫，慈禧当然也痛恨，清流党弥补都察院的失职，起来纠劾，查明后革职严办，也是肃清朝政赢得民心的一桩好事。

就这样，慈禧一面利用实权在手的官吏们为她办事行政，一面又利用御史和清流党为她监督防范。十多年来，她靠玩弄这两手来平衡政局，巩固自己的地位。

现在，她决定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并利用这班清流党的激情来发泄自己对俄国人的恼怒。李鸿藻这批人不愧为饱学之士，又加之情感充沛，写出来的奏章的确比别人的要精彩得多，慈禧读起来也觉得有点兴致，不像读往日那些不对胃口的折子那样令她吃力。就连张之洞的长篇大论，她也从头至尾地仔细看了，又特为将其中的要点再浏览一下。慈禧的记性很好，如此一阅一览，张之洞这道折子，便差不多完整地留在她的脑子里了。

一连读了几道折子，实在是累了，慈禧朝门外叫了一声：“小李子！”

“嘘！”李莲英应声掀帘而入，弯下腰，以一种半男半女的特殊嗓音答着，“奴才在这儿哩。”

“咱们出外儿遛遛圈子吧！”

“嘘！”

如同练过轻功似的，李莲英快步疾趋，一瞬间便来到慈禧的面前，没有发出半点脚步声。他双手搀扶起慈禧，轻柔而有气力，使慈禧觉得很舒服。来到门边时，李莲英对着一个守候在旁的小太监说：“告诉大伙儿，太后要出外遛圈子了。”

慈禧喜欢随意散步，她管这种散步叫遛圈子。早晚饭后，她是必定要遛圈子的，平时坐久了，她也会走出暖阁外遛圈子。慈禧遛圈子时，只有李莲英一个人陪着，而离她十来步外，则有一大班子太监跟着。这些太监有的端椅，有的拿伞，有的捧茶，有的背药囊，最后一个太监，则提着一只漆得金黄发亮的马桶。不管太后走远走近，这班子太监都照例远远地跟着，尽管慈禧通常不用他们手里的东西，但他们都绝对忠于职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慈禧太后善于保养。此事《十叶野闻》中《控鹤珍闻》一节里有记载——

太后性奢靡，而实则不喜挥霍。西人记载，俱言其西幸以前，宁寿宫所藏之金银，约有十六兆两，而在西安及太原所收，当亦不下此数，或更多也。最奇者，至老而容色不衰，唯面略苍润，绝无皱纹，或疑其有驻颜术，自谓常服牛乳所致。所服牛乳，常浓厚凝结成酪，食量甚佳。侍者辄攻其多面首，得采补术，如夏姬之鸡皮三少。然宫闱事秘，殊鲜佐证。要之得天独厚，颐养佳良，非寻常妇女可比也。性最爱装饰，虽至六十岁后，犹似少妇凝妆，一肌一鬓，一花一粉，不肯丝毫苟同。昔小青病剧，犹起理妆，谓不可我生有一日不修洁其容。昔人云“一生爱好是天然”，太后殆同此情性也。故每日时间之费于妆台者，约需十之四。晨起及午睡后或晚膳后，夏暑则浴后，浴又不一其时，凡此皆对镜匀面，理鬓薰衣，贴花钿，插玉搔头之时也。其衣饰之奇丽，每日必易数次。织工绣法及颜色支配，备极精妙。必令于意适合，无一毫之缺憾。而珠宝钻石等之饰物，不下数千种，价值不可胜计。四方珍异之供取携者，即穷人间之所有，而复能出其心思作用。俾配合穿插，动如人意，真可谓天之骄女矣。予友尝给事宫园，某日传见，警跸太后首戴牡丹一朵，淡粉轻烟，其巨如盏，与其红润丰腴之颜色相映带，不觉目眩神悚，急敛抑神志，不复敢仰视矣。呜呼！天生尤物，古人岂欺我哉！晚年嗜吸鸦片，面稍苍白。但不多吸，每晚事毕，以为消遣之具耳。故其后下禁烟谕旨，谓年过六十之吸烟者，则可宽恕，此即推己及人，以为鸦片足为老年消闲娱乐之品而已。或云，太后暮岁，尚不忘房中术，借鸦片以鼓练精神，此则非予之所敢断也。

慈禧在养心殿后院慢悠悠地随意走着，有时也将两只手轻轻地上下甩动。李莲英紧跟在后，与她保持着一步的间隔。慈禧不召唤，他便一直这样跟着，不远不近，始终只有一步的距离，这是李莲英多年练就的功夫。跟在太后的后面，看着她的走路姿态，这是李莲英永远也不会厌倦的最美好的享受。

西太后真美！李莲英常常发自内心地这样赞叹着。然而，太后毕竟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再怎样精心打扮，眼角眉梢间的皱纹也无法抹平，与宫内许多年轻的妃子、宫女相比，太后无可奈何地要显得略逊一筹。但如果从背面看，则不是这样。太后至今没有发福，她的匀

称的身段依然如妙龄少女样的胖瘦得宜，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令许多如花似玉的宫眷自叹不如，尤其是她那花盆底下的步履，不偏不倚，不紧不慢，那一闪一扭的细腰，活像一条柳枝在摆动，真有说不尽的轻盈、优雅、婀娜多姿；若专比背影的话，西太后毫无疑问地要压倒群芳，独占魁首。

“小李子，上前来。”正当李莲英陶醉于太后美丽背影的欣赏中时，慈禧召唤了。

他忙大跨一步，走到慈禧的肩旁：“奴才在这里听吩咐哩！”

“有什么好听的事儿吗？说一段给我听听。”

慈禧长年闭在深宫，成天看的无非是黄封奏本、历代御批，以及大内的几座宫殿和头顶上那片窄窄的天空，成天听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唯唯诺诺、没有丝毫情感成分在内的请安问候，成天打交道的都是几个身居高位的大员，以及身边这一群呆头呆脑动作笨拙的太监和愁眉苦脸怀春不遇的宫女，于是在闲着的时候，她便叫李莲英讲点宫外的趣闻、市井的俗事和百姓的笑话听听，解解闷。

李莲英知道慈禧的这个脾性，便时常打发宫内的太监到外面去搜集这些材料，贮藏在肚子里，随时应付垂询，故而常常能使慈禧得到满足；有些好笑的笑话，她听后也会开怀大笑。笑话带给慈禧的乐趣，要胜过大臣们送上的珍珠玛瑙。这也是李莲英能得到慈禧宠信的原因之一。

“奴才说个有趣的事儿给太后解解乏。”李莲英紧挨着慈禧，用跟慈禧一样长短的步伐一边走，一边口齿伶俐地说着，“前两天，奴才奉命去军机朝房办事，恰逢军机处各位大人在闲聊天。沈大人端着水烟壶咕噜地吸了两口后，半眯着眼睛对大伙儿说，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于是其他几位大人都不闲聊了，围过来听沈大人的。沈大人说，那年林文忠公在家宴请客人。宴席正要开始的时候，林文忠公忽接急报，出府办公事去了。客人们等了半个时辰尚不见主人回来，饿极了，便不顾礼节，大吃大喝起来。林文忠公的一个幕僚看到这群食

客的狼狈吃相很是可笑，便想了一个主意来挖苦他们。幕僚说，大家边吃，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李莲英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见慈禧在专心地听，便继续说下去：“前明洪武年代，有个大富翁，名字叫沈万三……”

“沈万三这个人我知道。”慈禧插话，“他的钱比朝廷的还多，结果被朱洪武给杀了。”

“正是，正是。太后真是什么都知道！”李莲英忙恭维。他知道慈禧今天的兴致极好，便有滋有味地说下去，“沈万三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家里有个聚宝盆。放一锭金子进盆里，便立即有一盆子金子；放一颗珍珠进盆里，便立即有一盆子珍珠。于是，沈万三的钱财堆积如山，比朝廷的还要多。而他的邻居却是一个穷光蛋，常常愁吃愁穿。有一天又揭不开锅了，他想起了沈家的聚宝盆，便与沈万三商量，要借来用一用。沈万三不肯，邻居说尽了好话。沈万三烦了，说，好吧，看在乡邻的分上，借你用一次，用完后立即归还。邻居欢天喜地把盆子拿回去。到家后他犯难了：家里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拿什么放到盆子里去呢？他妻子抱着儿子站在一旁也帮着他想。儿子饿得大哭大闹，很不安分，一不小心，掉进了聚宝盆。妻子忙把儿子抱出。儿子刚一离盆，盆里又是一个饿得大哭的儿子；再抱起，盆里还是有一个；一连抱起四五个，盆子里还有一个大哭大闹的儿子。邻居气道，先想弄出几个钱来用用，却不料拱出一群饿殍鬼来！刚说到这里，正在大吃大喝的客人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不错！不错！”慈禧也“哧哧”地笑出声来，她用一条粉红色的手绢掩住半边嘴。“林则徐身边竟有这等机灵的幕僚，难得。”

“刚才听说，有些个督抚府里的幕僚，比朝廷的命官还机灵，还能办事。”李莲英突然觉得这话似乎有点出格了，忙闭住嘴，一边偷看太后的反应。

“是这样的。据说当年曾国藩手下就有一大批会办事的幕僚。”

见慈禧没在意，李莲英悬起的一颗心落了下来，忙恭维道：“奴才远远地见过曾国藩一面，满朝都说他对太后忠心耿耿。”

“曾国藩是一个真正的社稷之臣，可惜死早了。”慈禧自言自语。她停住脚步，将目光停留在宫门前那棵千年古柏上良久，似乎在思索什么。“不说这个了，我要进去躺会儿。”

说罢，转过身子，向养心殿后门走去。刚走到东暖阁帘子边，只见内奏事处的佟太监正捧着黄缎包裹的奏章匣子肃立一旁。李莲英因为听到刚才慈禧说了句“躺会儿”的话，估计她此时不想看，便对佟太监说：“太后要休息，过会子再送来。”

“谁的折子？”慈禧一只脚已跨进门，顺便问了一句。

“外奏事处的赵老爷说，是司经局洗马张之洞的。”佟太监恭顺地回答。

“噢，张之洞又有折子。”慈禧将另一只脚停住，想了一下说，“递上来吧！”

“噓！”佟太监答应一声，跟在李莲英的后面，随着慈禧进了东暖阁。

李莲英轻轻地问：“太后，您不休息了？”

“我在床上躺着，你念给我听。”

两个宫女上来，将慈禧扶上床，脱掉鞋子，又去掉外褂，然后给她盖上一件薄薄的赭黄色丝被。慈禧半躺在凤床上，微微地闭上眼睛，对李莲英说：“念吧！”

李莲英接过佟太监递上的奏章匣，打开黄缎，从匣子里取出张之洞的奏章来，一字一句地念着：“详筹边计折。窃臣于本月初五日曾上一疏，备论俄约从违利害。臣前疏之意，以急修武备为主。窃揆朝廷之意，亦未尝不以修武备为是，而似不免以修武备为难。”

慈禧的双眼睁开了一点。张之洞这几句开头语正说中她的心思。武备是要修，但不容易修，且听这个洗马如何说。

“二十年来边备一无可恃，遂觉中国大势断不足以御强邻，不得已而讲和。臣愚以为无备则不能言战，无备则不能讲和。”

“是的，无论战与和，都得有备。”慈禧在心里点了点头，赞同这两句话。

“臣愚以为，今而言备，当有可备之兵，可备之人，可备之饷。”

慈禧善于养生，除喜欢散步，她也借写字画画怡情养性，中晚年，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为她代笔的女画家。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清代野史》中《画史缪太太》一章里记载了此事。

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常书福寿等字以赐嬖幸大臣等。思得一二之代笔妇人不可得，乃降旨各省督抚觅之。会四川有官眷缪氏者，云南人，夫宦蜀死，子亦孝廉。缪氏工花鸟，能弹琴，小楷亦楚楚，颇合格，乃驿送之京。慈禧召见，面试之，大喜，置诸左右，朝夕不离，并免其跪拜。月俸二百金，又为其子捐内阁中书。缪氏遂为慈禧清客，世所称缪老太太者是也。间亦作应酬笔墨售于厂肆，予曾见之，颇有风韵。自是之后，遍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皆缪氏手笔也。会慈禧六旬庆寿，先数日，忽问缪曰：“满洲妇人大妆，尔曾见之矣；我未见尔汉人大妆果何如。”缪对曰：“所谓凤冠霞帔是也。”慈禧曰：“庆祝之日，尔须服此为我陪宾。”缪唯唯，即于是日购冠帔服之。慈禧大笑不可仰，谓如戏剧中某某也。至寿中，置缪氏于众所瞩目之地，众满妇入宫仰祝者皆见之，无不大笑失声者。慈禧是日竟大乐，赏赉无算，而缪氏束缚直立竟日，苦不可胜言矣。满人以汉人为玩具如此，然当时朝中命妇闻之，莫不艳羨，以为圣眷优隆，天恩高厚也。缪氏名素筠，母家姓未详。

慈禧听到这里，坐了起来，说：“‘兵’和‘人’的话不必念了，你把‘饷’这段念给我听听。”

“噫！”李莲英的目光在奏章上迅速地浏览着，然后盯在筹饷这段上：“筹饷若何，北洋所需，本有海防经费，新疆所需，本有西征专饷，东三省饷项可于南洋海防经费，或于各关提存二成内酌拨。”

海防经费，西征专饷，关税提成，这些还用你张之洞来说吗？慈禧的眼睛重新微闭起来，且耐着性子听下去。

“边防各重镇增兵之饷从何而来？各省营勇现存不下数百营，臣

以为节腹地之虚糜，即可供边军之腾饱。拟请敕下各省督抚酌量裁撤，大约汰四存六，而边饷出矣。”

各省营勇裁去四成！这是个主意。内地战事早已平定，但各省仍保留着大量兵勇，不仅耗去大批钱粮，且惹是生非，又无形中助长疆臣坐大的气焰。慈禧早已对此很不满，但苦于难以处置，现在正可借防俄之题目来做这篇文章。慈禧的双眼重新睁开了。

“此外，若倍征洋药税，岁可得三四百万。”

加倍征收洋药关税，榨一下洋人。慈禧在心里想了一下，不觉高兴得说出了口：“这是个办法！”

“第三，酌提江广漕折运脚，亦可得二三十万。第四，整顿淮纲，杜绝私商，所得亦不下四五十万。”

“不要念了，我自己来看！”慈禧一挺身从床上坐起来，慌得宫女们忙上前给她披衣服，李莲英赶紧把折子递过去。

慈禧接过折子，将下面未念部分飞快看下去：“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侍郎阎敬铭长于综核，理财有效，朝野咸知，今虽养痾山居，并非笃老，阎敬铭之心何尝一日忘天下哉！若蒙温旨宣召，动以时艰，喻以大义，该侍郎岂忍坚辞？得阎敬铭以理度支，朝廷当不忧匱饷矣！”

慈禧心里猛地一震，放下折子，叹道：“不料张之洞一个清流，竟有经济之才！”

原来，这些年来慈禧鉴于洋人的欺凌，很想把大清的军队训练得强大起来，无论是东南的海防军，还是西北、东北的塞防军都应强大。中国不缺兵：百万兵丁，招之即来；也不缺统兵之将：李鸿章是海防的好首领，左宗棠是塞防的强统帅。要想加强军事，眼下最缺的是饷项，是银子。各省不是报灾，便是哭穷，应该向朝廷上缴的赋税一拖再拖，一减再减，每年能上交五成，就算好督抚了。户部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又想不出生财之道。许多强兵的好设想，皆因户部

无钱而告吹。

张之洞提出的筹饷之策，不仅为当前防备俄国提供了饷银的保证，而且也为今后的强兵强国开辟了多条财路。尤其重要的是，他提醒了慈禧，应该尽快起用阎敬铭。阎敬铭是一个理财能手，这点慈禧早就知道，但此人性格古怪，几年前便因与同僚合不来，辞去工部侍郎的职务，回籍养病去了。这些年来，慈禧的脑子里也渐渐地将阎敬铭给忘记了。是的，应该尽早起用！

清流党中的张之洞，居然能够关注经济，注重实务，诚为难得。慈禧仿佛从张之洞的身上看到当年曾国藩的影子。朝廷需要能办事的良吏，也需要讲风骨的贤臣，若有人能像曾国藩一样，兼良吏与贤臣于一身，那就是真正社稷之才。张之洞是这样的人才吗？慈禧头靠在精美绝伦的凤床花格上，开始思索起来。

清朝的规矩，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因此，从五品的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尽管为官近二十年了，却没有得见天颜之机。若是一个寻常的五品小官，慈禧自然不可能有印象，但张之洞不同寻常。他为官之初，便得到过慈禧的格外圣眷。近二十年来，慈禧的目光也时常在关注着他。

这中间的缘由，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

道光十七年，张之洞出生于父亲张锬的任所——贵州兴义府的知府衙门里。

张锬的祖上在明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到直隶，后定居南皮县。明清两朝，南皮张家都出过不少官员。张锬的曾祖、祖父均做过县令。张锬本人二十岁中举，但接连三科会试未第。清代定制，三科未第的举人可以得到一种优待，即这类人再进行一次考试，其中成绩一等者享受进士待遇，外放知县。这种选拔方式，叫做举人大挑。张锬即因大挑而放到西南边隅贵州安化县，后迁古州同知，积劳擢升兴

义知府。

张之洞天资聪颖，在父亲、塾师的严格督促下发愤读书，十三岁便一举考取秀才。十六岁那年他来到原籍参加顺天乡试，高中第一名。乡试的第一名又称解元，十六岁的少年解元，在科举史上极为罕见。有多少读书人年届不惑，还在为取得生员的资格焚膏继晷；又有多少读书人，两鬓斑白还在为举人的功名伏案苦读。而张之洞，只用了十六年的光阴，便顺利地迈过许许多多一辈子还走不完的科场苦旅！一时间，这个出生在知府衙门里的小少爷成了全国瞩目的神童。

不料此后的十年，神童张之洞在通往会试的途中却连遭不利。

先是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进逼直隶，京师震动，寄居亲戚家的张之洞无法在京师安心读书，便离京回到父亲任职的兴义府。接着，兴义府被受太平军影响而起事的乡民所包围，失去了读书的安静环境。不久父亲病故，他必须守丧三年。丧期满后，正遇上己未科会试，张之洞正拟参加，孰料他的堂兄张之万被派为会试同考官，他不得不循例回避。他的这位堂兄张之万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是道光丁未科的状元。丁未科在近代史上被称为名科，因为这一科里考中李鸿章、郭嵩焘、沈桂芬等人，张之万的试卷压倒这些名流，可见他必有过人之处。第二年，朝廷为咸丰帝三十岁举行万寿恩科，张之万又被派为同考官，张之洞无可奈何地再次回避。

许指严所著《十叶野闻》中的《崔李两总管》一节里记载李莲英出身及发迹——

女子小人，其势常相牵率而成固结之局，圣人之言，洵不我欺。故凡牝朝女祸，必有强有力之宦寺为之辅佐。统视历史，莫不皆然。慈禧既攫得垂帘之柄，又欲牢笼一切，以巩固其权势，故于一二大臣为之心腹外，又必择便佞捷给者，寄以耳目，既利其私图，复得探刺外事。自安得海为慈安、恭王所翦除外，其后强有力之阉寺，未尝绝迹。举其最著者，则曰崔、李。李之擅权最久，而崔则甚暂，然实李之前辈也。安得海既诛，崔署给事总管，性谨慎，不敢作非分事，唯皮硝李则由彼进身。故彼之历史，亦于阉人中占一重要位置。先是，李幼时孤苦，曾在河间原籍，拜一皮匠为师，习硝皮业，故后有“皮硝李”之名。至十六岁，因乡人某言官禁宦寺之显赫，即以崔为标榜。李闻之艳羨不已，且自顾身世蹭蹬，终无温饱望，乃决计自宫，以求援于崔。崔见其活泼，勉留于家，以俟机会。适太后语崔，欲觅一年少之内侍，充梳头房役务，崔遂以李应命，太后甚喜之。李貌虽不甚都，而软媚有姿，能得人怜，见机便捷，举动必中太后意。相传太后之头须每日一变形式，名目务极新巧，以故梳头者最难称旨。唯李则能翻新出奇，或如天上云霞，或如水中波影，或百卉异态，或虫

鸟殊名。随手拈来，都成妙谛；信口编出，即是佳名。太后明知其无所依据，变幻取笑，而其心窍之玲珑，大可激赏。复善语言，每太后忧虑之际，彼出一语，辄为解颐，有如泰谷春回，赤地雨降，无不立沛生机。于是不独太后怜爱，即宫中上下人等，非彼不欢矣。太后春秋方盛，吟花弄月，悄然不怡，对此玲珑活泼之少年，自有无穷遐想。乃辄留之榻旁，与谈家常琐屑，以慰岑寂，美李之名曰“莲英”，比于古之六郎，殆非无意也。莲英天生媚骨，突过秦宫，凡妇女心性，体贴备至，能娓娓情话，引起人心头之滋味。异哉，尤物移人，不假一毫学力，自然入妙，无怪其擅四十年之荣宠，久而不替也。崔既荐李，不一年，遂废其席，然李亦不忘崔。崔虽家居，李时时赠以资用，存问起居，直至崔死而后已。故崔虽为所取代，自叹才力不及，且谓其尚有良心，绝不怨诽也。

待到同治元年，好不容易进京参加会试时，距中举已是九个年头了。因为少年科场的顺利，因为九年的意外折腾，也因为有这位状元堂兄的榜样在前，从小抱负甚大、自视甚高的张之洞，决心要在这次会试中大魁天下。他极用心地做好八股文、试帖诗，文章花团锦簇，诗句珠圆玉润。他对高中怀着必胜的信心。他的试卷落到一个名叫范鹤生的房师手里。范鹤生见到这份试卷激赏不已，认为文笔有《史》《汉》之风，极力向主考官推荐。却不料主考官并不赏识，张之洞落第了。范鹤生为之惋惜，亲到张之洞下榻的客栈看望。范师是个性情中人。他一面安慰门生不要灰心，明年恩科再来，一面又为科场误人的历史和现状愤愤不平，说到动情处，泪流满面。张之洞心中十分感激。

那时，张之万正署理河南巡抚，便邀请族弟来开封居住，一来好温习经史，二来也可帮衙门拟点文稿，借以历练。张之洞代堂兄起草了几份奏折都很得体，其中尤以一道关于漕务的奏疏写得更好，受到慈禧的嘉许。她在奏疏上亲自批了八个字：直陈漕弊，不避嫌怨。张之万一直因自己两度做同考官，使得张之洞失去两次会试机会而不安，见到朱批后心想：不可埋没族弟的功劳，应该告诉太后，使太后对族弟有个好印象，这对于下科会试的录取和今后的仕途都有好处。于是，张之万在不久后的另一道折子里，顺便提到了漕务之折乃族弟张之洞所拟。就这样，身居深宫的慈禧太后第一次知道世上有个见识和文笔都不错的张之洞。

第二年，踌躇满志的张之洞再次会试，诗文比上年更加光彩耀目。人世间也真有巧事。范鹤生这年再度出任阅卷官，而张之洞的试

卷则又一次落到他的手里。尽管名字被糊去，但精于辨文的范鹤生一读便知这是场屋中最好的文章。他给予很高的评价，又四处揄扬，极力荐举。发榜时，张之洞被取中一百四十一名贡士。当张之洞的名字被高声唱读时，范鹤生又惊又喜，欣慰无比。复试时张之洞心情极好，临场才思泉涌，竟然榜列一等一名。

几天后殿试对策。策论的题目是：制科之设与国家拔取人才论。这是一场决定进士等级的重要考试。少年得志的张之洞发抒胸臆，不袭故常，恨不得将平生才学和满肚子要说的话一股脑倒出来。他指出当今人才缺乏，是因为太拘资格，科目太隆，又加之捐纳杂驳，鱼目混珠，故朝廷下诏天下推举将才时，应者寥寥。又直言当今天下大患在贫，吏贫则黠，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为战，请求皇上亲倡节俭，除积习，培根本，厚风俗，养民生，致富裕。

张之洞只图直抒心声之痛快，却不料作为一篇场中之文，已大大出了“四平八稳”的常格，大多数阅卷官不喜欢这道策论，主张将其列为三甲之末。然而主考官、大学士宝鋆却很欣赏。他力排众议，将张之洞列为二甲之首，即第四名。按惯例，主考官将前十名进呈皇帝，由皇帝亲自圈定名次。通常皇帝都不作改动，按主考官所呈上的名次圈定。但刚刚垂帘听政的二十八岁的慈禧太后，却不是一般的执政者，她颇思有所作为，并有自己的一套主张。

青年时代的慈禧头脑明白，办事认真。和清朝历代当国者一样，她对科举也十分看重，不仅仅是为了笼络读书人的心，也的确希望从中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来，使之经过一段时期的历练后，成为国家的干才。她仔细阅读了张之洞的应试策论，并不觉得文章有什么出格之处，至于直指时弊，则更为难能可贵。慈禧记起几个月前他代河南巡抚所拟的关于漕务的奏疏，联系到他十三岁进学、十六岁领解的经历和父死任上、堂兄状元的家风，隐隐地觉得这道策论的主人，正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便提起朱笔，将张之洞的名字由第四名勾到第三名。不要轻看了这一个名次之差的改动，它的意义真可谓非比寻常。

公讳之洞，字孝达，一字芑涛，又号壶公。先世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畿辅。始祖本，自洪洞迁潞县。本子立。立子端，官南县隶繁昌县获港巡检，自潞县徙南皮县东门之印子头，是为东门张氏。端子淮，正德戊辰进士，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淮七传至山西孝义知县乃曾……是为公高祖。曾祖怡熊，字叶占，浙江山阴县令……祖廷琛，字献侯，贡生，四库馆誊录，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题补古田知县……考铨，字又甫，号春潭。少孤，食贫力学，艰苦卓绝，举嘉庆十八年乡试，以大挑试令黔中，补安化知县，署清平、镇远、威宁等州县事，治行称最。调贵筑，迁古州同知。署黎平、遵义、安顺诸府事，寻擢知兴义府。娶刘夫人。继娶蒋夫人。继娶朱夫人，嘉庆甲戌进士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临桂朱绍恩女。道光十七年丁酉八月初三日，朱夫人生公于兴义府官舍。

原来，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等。一甲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又称该科鼎甲，琼林宴上，单独坐席位，用的是银碗玉箸。其他的进士则八人一桌，用的是瓷碗竹箸。出午门游金街后，众进士要送他们三人先回寓所，才各自回到下榻处。不仅风光不同，出身有别，更重要的是实惠相差甚大。

所有进士都想进入翰林院。翰林清华，迁升又快，最为士人所羡慕。一甲三名可免试直接进入翰林院，授修撰或编修之职，而二甲、三甲则要

通过朝考后择优录取，三年后散馆再授编修或检讨之职，在年资上低了三年。这样，一甲三名所占的好处就大为超过二甲和三甲。

金榜张贴之后，欣喜万分的张之洞按惯例去主考宝鋆府上谢恩，宝鋆遂把慈禧改动名次一事告诉了他。张之洞受慈禧如此重的恩眷，真有肝脑涂地无以为报之感。就是从那一刻起，年轻的癸亥科探花心里涌出一股强烈的情感：今生今世永远忠于太后，忠于朝廷，鞠躬尽瘁，报效国家！

拜谢了主考宝鋆后，张之洞又来到房师范鹤生的家里，感谢他的两度知遇之恩。白发苍苍的范鹤生见到这位英气勃勃的新门生哈哈大笑，说：“不谢，不谢！若真要言谢的话，我倒是要感谢你。是你的才华和造化，给我这个老头子在科场上留下一段佳话。我范鹤生平生一无所成，不是因为有了你这个门生，后人哪里会知道我。香涛呀，那天揭开糊名后，众人见又是你，满闹欢呼。纷纷向我恭贺，都说这

是本朝从没有过的异事。王少鹤奉常说，人生有此之乐，胜过得仙！我听了这话，愈加高兴，写了几首小诗，给你看看。”

老头子从匣子里拿出一纸信笺出来，递给张之洞。张之洞双手接过，看那上面写了四首七律：

十年旧学久荒芜，两度春官愧滥竽。

正恐当场迷臆鼎，谁知合浦有遗珠。

奇文共说袁子才，完璧终归蔺大夫。

记得题名初唱处，满堂人语杂欢呼！

苦向闲阶泣落英，东风回首不胜情。

亦如剑气难终倅，未必巢痕定旧营。

佳话竟拼成一错，前因遮莫订三生。

大罗天上春如海，意外云龙喜合并。

一谪蓬莱迹已陈，龙门何处认迷津。

适来自已惊非分，再到居然为此人。

歧路剧愁前度误，好花翻放隔年春。

群公浪说怜才甚，铁石相投故有神。

此乐何应只得仙，太常笺语最缠绵。

早看桃李森佳殖，翻为门墙庆夙缘。

名士爱才如共命，清时济治正需贤。

知君别有拳拳意，不独文章艳少年。

张之洞捧着这一页载着满腔爱才之情的沉甸甸的信笺，激动得两眼闪烁着泪花。回到寓所后，他彻夜难眠，写了三首五律，答谢范师的如山之恩、如海之情。

十八瀛洲选，唯公荐士诚。

不才晚闻道，因困转成名。

己赋从军去，重偕上计行。

天知陶铸苦，更遣作门生。

沧海横流世，何人惜散才。

钦奇为众笑，湔袂有余哀。

迭中凭摸索，孤生仗挽回。

朝门多彻喜，应恨不同来。

十载栖蓬累，轮囷气不磨。

殿中今负宸，江介尚称戈。

一介虽微末，平生耻嬖婴。

心衔甄拔意，不唱感恩多。

范鹤生读了张之洞的这三首诗后恳挚地说：“写得好，写得好！我知道你有大丈夫之志，不是寻常之才，‘知君别有拳拳意，不独文章艳少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今后若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柱石，那就是对我的最大的报答了。”

张之洞说：“门生一定会把恩师的训示刻在心上，一辈子谨记不忘！”

不久，这段佳话传到慈禧耳里。慈禧也很高兴，特赏范鹤生楠木如意一柄，以示对他一片公心为国抡才的奖励。

对于张之洞的父亲张锲的政绩，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张南皮之尊人治行有五可称》一节里有记载——

张文襄之尊人名锲，字又甫，道光间官贵州，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厅州县，以治行称。所称者：一、廉，二、善听讼，三、治盗，四、义仓，五、兴书院。寻擢兴义府知府，贼攻兴义，以善守城称。其《神道碑》云：

汉、回夙相怨，兴义城西隅有回数千家，多为营弁者。方贼攻兴义时，官绅惧内讧，公召其长慰勉之，回叩头愿效死，公即以西面城守委之，不置他将他兵，回捍拒益力，西壁守遂固。其后数年，兴义复被兵，官绅所为与公相戾，滥杀回，遂为滇回报复攻屠，士民始服公之德化识略焉。

上所述五可称，与调驭汉、回之道，至今皆可为师法。近日当道方力策吏治，吾意为治之术，不外此数者也。唯世传兴义被围，文襄亦在守城之列，此则言。文襄以十三岁自贵州回南皮应试，上距围城时，文襄不过十岁左右，何能任役乎？然此说亦有所本，鹿文端传霖为文襄姊婿，鹿撰《太仆张公墓道碑》云：“传霖先尝馆于舅氏，与宫保同学，相亲善，兴义围城中与宫保兄弟同任守陴之役”云云。此则临文自伐之词，至两人年龄较之，守陴乃不可能也。咸丰壬子，文襄乡举第一，年甫十六，犹以红绒结辮。榜发，其家老仆不信，诣榜前谛视，大喜，叹曰：“这也罢了！”南皮恒追述之。

四年后，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副主考。他以范师为榜样，尽职尽责地为国家选拔人才。浙江乡试结束后，张之洞奉旨放湖北学政。三年学政生涯，他本着“不仅在衡校一日之长短，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的宗旨，整顿湖北学风，创立了经心书院，引导士人研习经学、史论、诗赋、杂著，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湖北学政任期满后，张之洞回到翰林院。又过了三年，他外放四川乡试副主考。考试结束后，留在四川任学政。督学四川期间，他一本湖北学政时的宗旨，倡导朴素实用的学风，并创办了尊经书院。就是这座尊经书院，日后造就了巴蜀之学，对中国近代的学术风气影响甚大。



张之洞

光绪二年，张之洞结束四川学政之任，重返翰苑。

在浙江巡抚和四川总督的奏疏中，慈禧太后知道张之洞在勤勉供职，实心办学。张之洞回到京师后，关心时务，勇于言事，他的名字常常与李鸿藻、张佩纶等人的名字一道播于人口，慈禧自然知道他。

而给慈禧印象最深的，还是今年五月间在那桩轰动朝野的尸谏案中，张之洞的卓越表现。

五年前，年仅十九岁亲政刚刚一年的同治皇帝载淳忽染重病，慈禧为此心急如焚。十多年来，慈禧一心指望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刚强决断、敢作敢为的帝王，就像开基创业的列祖列宗那样，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一洗道咸以来的疲惫懦弱，重振大清王朝的雄风。儿子亲政以后，颇有几分母亲的英豪之气，慈禧心中宽慰，她决定还帮衬儿子几年，直到他完全成熟，能独立无误地处理国事为止。谁知儿子病入膏肓，一卧不起，当御医悄悄把实情告诉她的时候，一个重大的不容展缓的现实问题迫使她压下心中的巨大悲痛，冷静下来思索着谁来接替帝位的头等大事。

同治皇帝没有儿子，按照子以传子的家法，应当在他的侄儿辈里挑选一个人出来，但他没有亲兄弟，也就没有亲侄子，挑选的目光不得不扩大到道光皇帝的曾孙辈，即咸丰皇帝亲兄弟的孙辈上。咸丰帝孙辈为溥字辈，溥字辈至今只有咸丰帝长兄奕䄔的孙子溥伦一人，但溥伦又不是奕䄔的亲孙。奕䄔无子，继承他爵位的乃是乾隆皇帝十一子永理的曾孙奕䄔纪，溥伦是奕䄔纪的孙子，血统已经很远了。显然，溥伦不是合适的人选。

慈禧排除溥伦之后，目光便只有放在道光帝的孙辈即咸丰帝的亲侄辈——载字辈。载字辈眼下只有三人，即十八岁的载澄、十一岁的载滢和四岁的载湉。载澄是恭亲王奕䄔的长子。提起载澄，慈禧不由得满腔怒火。认真地说起来，她的宝贝儿子就是被这个载澄给害死的。

载淳登位后仍在上书房读书，时为议政王的奕䄔把儿子载澄也安排在上书房读书，名义上是为载淳做伴读，实际上是为儿子创造一个从小便与皇上关系亲密的环境，为儿子今后在政坛上打下坚实的基

础。载淳、载澄这对堂兄弟由于年龄相仿，性格相投，一天到晚形影不离，亲密异常。几年后，兄弟俩都长大了。奕䄔的目的正在顺利地实现过程中。

载澄不是皇帝，他不受宫中的约束，常常可以回恭王府去，也常常让王府的下人陪他到市井上游玩，所以他知道皇宫外好吃好玩的东西多得很。他偶尔也会把这些说给堂兄听，惹得终日困在紫禁城中的少年天子艳羡不已，央求堂弟带自己去外面看看。载澄买通了载淳身边的宫女和宫里管锁钥的太监，两兄弟换上青衣布帽，由小门出了宫。

十七八岁的皇帝第一次看到了市井的繁华、店铺的热闹和人们发自真情的欢声笑语，吃了不少远胜御膳的民间小吃。他仿佛觉得，此刻自己才算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宫中的那些刻板的程序，则好像在表演做戏，宫中的一切人物，又好像没有生气没有灵魂的陶俑木偶。多出了几次宫后，载淳的胆子大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他居然听说了有专供男人玩乐的妓院，要载澄带他去领略领略。载澄先是不敢，后来经不起他的软磨硬逼，自己也动了心，便带着当今的九五之尊去逛窑子。高等的不敢去，怕在那里遇到认得他们的王公贵族，只好专拣小民去的下等妓院。不想只逛了两三次，载淳便染上恶疾。后来载淳出了天花，御医私下告诉慈禧：皇上是天花和恶疾并发，无法治愈。慈禧大出意外，后来审出原来是出自载澄的勾引，慈禧真恨不得剥去载澄的皮。只是碍于皇家的体面，才不得不免惩载澄。这样的人还能立吗？即使将害死儿子的深仇大恨丢在一边，单就行为放荡这一点便不能为人君了！

载滢是奕䄔的次子，但慈禧很不喜欢这个小侄儿。人长得尖嘴猴腮，长年累月药不离口。十一岁的小子了，个子不及一个八九岁的丫头片子。何况他的生母他他拉氏懦弱无能，慈禧瞧不起她。这样一个人，绝对不是执掌大清朝政的人才。

那么只剩下一个载湉了。载湉是七爷奕䄔的儿子，长得清秀活泼，惹人喜爱。他只有四岁，是一棵刚出土的小苗，完全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来培育。除此之外，载湫还有一个任何人所缺乏的先天优势：他是慈禧的胞妹所生。因为此，慈禧决定不惜冒违背祖制的风险，也要把载湫抱进宫来。想起十多年来垂帘听政亲握朝纲，王公贵族、文武大臣莫不匍匐听命，国家大计、皇族事务尽皆圣心独裁，慈禧心里得意不已。这个自小便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把这种风光视为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继位的皇帝还得有十四年的读书学习时间，在未来的十四年里，她可以凭借进一步熟练的政治手腕和愈加巩固的心腹集团，把昔日的风光展现得更加耀眼夺目。

东太后慈安缺乏从政的能力，从辛酉年起一切大小国事无不听从慈禧。当慈禧将自己对立嗣一事前前后后的思考告诉她时，对违背祖制这一点，她虽觉为难，但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因为慈禧的考虑是对的。将丈夫传下来的皇位送给一个血统疏远的侄孙，她也不乐意；要说违背祖制，辛酉年的两宫垂帘听政就是违背祖制的事，作为正宫皇后，她是此举的带头人，时至今日，还只有不提祖制为好。何况，稳固大清江山，这才是第一位的大事，慈安深知慈禧的政治才能和自私本性，让她的亲外甥来坐天下，她必定会如同辅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地辅佐他，这对大清王朝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载湫进宫继位，事情就这样定了。实行了两百余年、十代一脉相传的予以传子的爱新觉罗家法，便由这个出自叶赫那拉氏的女人给中断了。

范鸣醵识张之洞一事，晚清野史多有记载。《凌霄一士随笔》中《述范鸣醵事》一章里这样写道——靡费

陈锐《衰碧斋杂记》谓：“咸丰壬子恩科，武昌范鸣璫（按：璫即琼），廷试已列十本。传胪时，文宗以名音近万民穷（后更名鸣醵），用内阁中书。”与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所记王国均事，皆以音近不祥被抑，已类述于上卷第四十五期矣。顷阅欧阳昱《见闻琐录》，言鸣璫事较详：“湖北范鸣醵，尝为吾省（按：江西也）副主考，后又捐吾省候补道。初入翰林时，名鸣琼。散馆列一等第八，在鄂省则第一，向未有不留馆者，而显庙改为主事。人莫测其故。或曰：‘范音近万，鸣音近民，琼音近贫。合之为万民贫（按：贫字似应作穷），殆以为不吉祥而改之乎？’时又有崇仁刘颜瑞，以同知引见。唱名后，天颜不悦，除去其官，盖刘音同流，颜音近眼，官音读瑞为泪，乍听之为流眼泪耳。是时寇炽东南，生灵涂炭，上廛圣虑，日夜焦劳，偶然触动，遂有此降黜，非若字恶祸，白尔家门，专以忌讳为事也。范公文章富赡，尤精衡鉴，自改名后，常司文柄。某届分会试房，得直隶一卷曰：‘此必张之洞也！’盖以二场经文藻丽，三场对策淹博，直隶无此才人故耳。总裁亦阅而大喜，拟中五魁。及写榜时，卷忽失去，遍寻不见。榜发后，忽从帐顶落下，不解何故。下届范复分会试房，张公卷仍落其房中。阅至二三场，藻丽淹博如前，又惊曰：‘此必张卷无疑！’荐之总裁，即批

中。迨填榜拆弥封，果张之洞也。然则科分前后，亦有定数，人可不必妄生希冀之心矣。”谓系散馆时改官，视《杂记》为确，鸣珂实王子庶常也。散馆所改，盖为中书。同治壬戌，翁同龢为会试同考官，其是年《日记》，记闈中事者曰《春闈随笔》，备列衡文者衔名，同考官中有内阁中书范鸣鹤也（鸣鹤字鹤生，分第五房。同龢第十八房）。翌年（癸亥）会试，鸣鹤又与分校，张之洞于是科中式。《琐记》所云，即指此二科。同龢壬戌《春闈随笔》三月二十五日有云：“见范鹤生处直隶形肆柒一卷，二场沈博绝丽，三场繁称博引，其文真史汉之遗。余决为张香涛。……得士如此，可美也！”四月初六日云：“前所见鹤生处直隶形肆柒卷，在郑小山（按：副总裁郑敦谨也）处，竟未获雋，令人扼腕。鹤生为之竟夕永叹。”初七日云：“郑筱珊以誉录十卷交辛白（按：第一房钱桂森也）写卷面，第一卷即鹤生处最得意之卷也。鹤生欲以本房他卷往易，为监试所阻。”此为是年之洞受奇赏于鸣鹤而未得入彀之经过，同龢闈中所亲见者，可与《琐录》所记印证。

下一步的第一件要事，便是召醇王奕譞进宫，告诉他这个决定。自己的儿子就要做皇帝了，奕譞怎会不高兴！但如同他的两个兄长咸丰帝和恭王一样，醇王的禀赋也是脆弱的。他一怕皇族指责他违背祖制，二怕奕□嫉妒，三怕日后作为皇帝生父与两宫太后特别是与慈禧的关系不好处理，历史上因为此而生发出的皇家悲剧的前例不少。慈禧仔细考虑奕□的顾虑后授给他一个锦囊妙计。于是，史册上便有这样的记载：事先一点不知内情的奕□，和几个近支亲王及军机大臣一道进宫，跪听两宫太后宣布嗣君的慈谕。当得知自己的儿子入选后，奕□叩头痛哭，顿时昏厥在地，被人抬回王府。苏醒后一再请求两宫太后收回成命。未获允后第二天上疏：请开缺一切差使，为天地留一虚糜爵位之废王，为宣宗成皇帝留一顽钝无才之子。第三天再上疏：只保留醇王一个空爵位，今后永远不再增添任何衔头，为防止将来有小人幸进，请存此疏，以为凭证。

载湉继位的窒碍之处都疏通了，就只有一件大事难以疏通，这便是同治皇帝的后嗣问题。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若无儿子，尚可以过继他人之子为子，何况一个坐了十多年天下的皇帝，难道死了就死了，连个继承香火的人都没有吗？作为亲生母亲，慈禧也不愿看到儿子死后如此凄冷，于是匆忙之中作出一个决定：日后载湉生有儿子，即为载淳的嗣子。在载淳去世的当天，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了一道懿旨：“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紧接着便在太和殿为载湉举行登基大典。

奕䜣对选载湉而不选他的儿子为帝，心中很是不快。一则两宫太后已定，作为臣子他不能反对；二则奕䜣以后的一系列表演，也堵住了他的嘴，不好再出怨言。奕䜣不反对，咸丰帝的另外三个无权势的弟弟自然也不能反对了。几个支系较近的王公虽然对慈禧立载字辈不立溥字辈大为不满，但既成事实，他们反对也无用，况且他们也知道慈禧的手段，得罪了她，也不是件好事。于是这五年来，皇室内部倒也相安无事。

其实，相安无事只是表象，内里并不平静。载湉登基后不久，皇室里便在私下议论一件事了。他们说，懿旨上讲俟嗣皇帝生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这里的意思很含糊。若仅仅只是继嗣的话，则如同普通老百姓，只继香火，不继大统；但大行皇帝的神主今后是要入太庙的，进太庙祭祖只是天子才有的权利，别人没有，如此说来，大行皇帝的神主今后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子孙祭拜，继嗣变为一句空话。若继嗣即继统的话，今后皇上的长子即大行皇帝的嗣子，也即太子，这就犯了大忌。

原来，清朝的建储制度与历朝不同。清朝开国之初，原本和历朝一样，先立太子。康熙皇帝早年时先立下了太子，后来引起许多政治纠纷，以至于太子立而又废，废而又立，诸皇子之间为着皇位争斗不已。鉴于此，康熙晚年立下一条规矩：不预立太子。皇帝认准哪个皇子后，写上他的名字秘藏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帝死后，将他身上藏的传位密诏，与从正大光明匾后所取下的名字相对照，由皇室近支亲王和朝廷大臣共同验明无误后再行公布。

康熙这个决定的确非常英明，不仅杜绝了皇子内部的争夺，也让皇帝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诸子进行考察，以便择贤而传。无论是对皇室内部，还是对国家而言，这都是有利的。故从康熙之后历代都坚决奉行，不能改变。

因此，预立太子，是绝对不能做的事。

那么，懿旨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桩事，大家也只是这样议论而已，谁也没有提出来，因为一旦提出来，也难以妥善解决。

因立载湉而带来的这个两难之处，慈禧后来也很快意识到了，她也觉得难以处置，只好采取一种姑且这样摆着以后再相机行事的態度。

不料，这个两难之题却让一个皇室之外的人给捅出来了。

五月初，庙号穆宗的同治帝的陵墓已建好，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穆宗梓宫永远奉安大典。吏部有个主事名叫吴可读，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主事是个六品衔的小官，本够不上奉安资格，但吴可读苦苦哀求，只好让他参加。典礼完毕，在回京的半途，吴可读忽然上吊身亡，大家从他的身上搜出一份遗折来。遗折讲的正是皇室内部所议论的事。折子上说，当时穆宗大行时，太后的懿旨只讲继嗣而没有讲是继统，历史上曾有继嗣而不继统的先例，甚至有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杀害先帝嗣子的事，为不让大统旁落，请太后立即为穆宗立下嗣子，并说明嗣子即嗣君，日后皇上即使有一百个皇子，也不能再觊觎皇位。

吴可读自知披了龙鳞，将来日子不好过，便干脆一死了之，来了个大清朝绝无仅有的尸谏。

面对着吴可读这份遗折，悲悯、恼怒、委屈、为难，种种况味，一齐涌上慈禧的心头。

这个死老头子倒也是真心真意为她的儿子着想的，希望穆宗有子息，希望穆宗的子息世代继承皇位。若是一个通常的皇太后，对这样忠心耿耿的臣子真是要感激不已，悲悯不已。慈禧当然有这种通常皇太后的心情。但是，立载湉是她决定的，眼下的朝政是她在掌握，东南大乱才刚刚平定，西北战事还在进行，外患日甚一日，迫切需要的是政局稳定，上下一心，这个鬼老头子的遗折岂不是无事生事，挑起皇室的矛盾，引起内外臣工的不安吗？慈禧心里委屈地想着：当初立载湉，难道就完全是私心吗？这几年的相安无事来得容易

吗？择统一事有几多麻烦，你一个小小的主事哪里能知道皇室内部复杂的情况。既然不知，就不必多言；即使有话要说，也可以托人上道密折。现在来个尸谏，逼得我非得公开答复不可，而这事又如何答复呢？你说给穆宗立即立嗣，立谁呢？

一想到这里，慈禧心头猛地一亮：眼下近支王公里溥字辈只有载澄的两岁儿子溥倬，吴可读的意思是要立溥倬为嗣。如此说来，他是在为老六说话？老六没有为儿子争到帝位，现在借吴可读的老命来为孙子谋帝位？

“哼，别想得太好了！”慈禧咬了咬牙关，断然作出一个决定：将吴可读的遗折公之于众，让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都来议论议论，她要借此看一看恭王府的反应，也要借此考查一下朝廷中有没有实心替她排难解纷、有识有谋的能干人。

但出乎慈禧意外，恭王府一点反响都没有，近支其他王府也不见明显动静。廷臣们则认为，无论是立嗣也好，还是立统也好，都是皇室的家事，外人如何能多嘴？过了好几天后，才有协办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潘祖荫、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上了几道折子，都说吴可读此举不合时宜，为穆宗立嗣一事早有明谕，不应再挑起事端。这些话自然是慈禧所愿意听的，但她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直到看到张之洞的奏折后，她才满心欣慰。张之洞逐条回答了吴可读的挑衅。

首先，张之洞明确阐发五年前两宫太后的懿旨：立嗣即立统。如此，吴可读所言穆宗大统旁落一说便不能成立。其次，今后穆宗的后嗣即今上的亲儿子，既是自己的亲儿子，那就决无加害的道理。吴可读的顾虑是多余的。第三，不能按吴可读所言，预先指定一人既继嗣又继统，因为这违背了家法。最后，张之洞归结为一点：今上日后“皇子众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将来缙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此则合乎圣意合乎家法，而皇上处此亦不至于碍难”。

慈禧读完张之洞这篇奏疏后不禁长叹：用这样简洁而明晰的语言，把吴可读遗折中提出的立嗣立统的复杂难题，剖析得如此清楚，既深知自己心中的难处，又把当初匆匆发下的懿旨的隙漏弥补得天衣

无缝；自己想说而又说不透的道理，竟被此人讲得这等圆满无缺，真可谓难得。满朝臣工中，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应该提拔！

慈禧正寻思着找一个合适的官位提拔张之洞，却不料伊犁事件接踵而来，而张之洞在此中又一次显露出了众的忠心和才干。看来，提拔一事，不能再延缓了。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同治元年”——

九月，堂兄文达公按事河南。十一月，署理河南巡抚……公入巡抚署，为文达草疏言事。疏入，两宫皇太后动容嘉叹。

又该书“同治二年”——

三月，会试。四月初九日榜发，中式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十四日正大光明殿复试，列一等第一名。二十一日廷试，阅卷大臣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皇威震太后拔置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编修。

慈禧想到这里，毅然决然地掀开被子，走下床来，慌得众宫女忙给她

穿衣系带。她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脑子里又浮出辞世七八年的曾国藩来。她知道，当年道光爷曾破格将年仅三十七岁的曾国藩由从四品连升四级，使得曾国藩对皇家感恩不尽，才有日后耗尽心血死而后已的三朝忠臣。是的，应该像道光爷那样，破格提拔张之洞，让他感受到朝廷的特别隆遇，日后像曾国藩那样加倍回报自己。

不过，慈禧至今未见过张之洞，没有听他说过话。他长得如何呢？他的气概好吗？他的应对敏捷吗？他是不是像曾国藩那样有着朝廷大臣的风度，具备安抚百姓震慑群僚的威仪？

召见张之洞！慈禧在脑子里迅速作出这个决定。尽管祖制规定当国者不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连执政立统这样的大事，都敢于突破祖制，这个小小的规矩在慈禧的眼里又算得什么！

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午后是养心殿白天最为安静的时候，殿内殿外几乎听不见一丁点声音，只有清新的水果香味四处弥漫着，在这安静的午后，显得益发浓郁，直沁入人的心脾。慈禧最爱天然的水果香，养心殿为此安置的好些个装水果的大盆，一年四季每两三天便换一次时鲜水果。当张之洞跟在李莲英的后面，跨过遵义门的门槛，一眼看到前庭正中那座古老黝黑的铁钟塔时，心里立时充塞着一种神圣整肃之感。他稍停片刻，正了正头上的晶顶圆帽，抚了抚身上佩有白鹇补子的八蟒五爪长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用力定了定神，然后迈着如常的步伐，穿过前庭，进入正殿，在东暖阁黄缎门帘前微微弯腰站定。

李莲英掀帘进去了。一会儿，他又来到门边，掀开大半边帘子，对着张之洞轻声地说：“进去吧！”

张之洞的心猛地急跳起来，热血迅速涌向脑门。马上就要亲眼瞻仰威震天下的西太后了，他怎能不又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呢？

这种亢奋情绪，从昨天中午奉旨以来便一直浸透着他的全身。自从同治二年进翰苑，至今已整整十六年了，除外放学政六年外，几乎天天与这个女人在打交道，向她奏报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奉行她发下的数不清的懿旨，听见过他的同寅们有声有色地描绘她非凡的美丽、过人的机敏，耳旁也时常传递着有关她的形形色色的逸闻韵事，但张之洞就是没有亲眼见过她！这没别的原因，只怪他的品级不够。四十二三岁了，多少人这个年龄早已是朝中的侍郎尚书，行省的巡抚总督，而自己却还屈居于区区洗马。常为自己官运不亨而苦恼的张之洞，每一念及此便更加沮丧。突然一道纶音传来：明日召见。这真是异数！西太后为何要召见我呢？她会问我些什么呢？几个时辰来，张之洞总在思索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好好把握住！张之洞想到这里，把万千情绪强压下去，弯着腰迈进东暖阁。就在刚踏进阁子里的那一瞬间，他抬起头来向前方飞快地扫了一眼。

张之洞中进士之前，为人代拟的奏折便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除给其兄张之万拟折外，他也还替别人拟折。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张之洞少年峥嵘》里提到张代御史刘其年拟折事——

胜保颇有战绩，然拥兵养寇为自固之计，与汉唐季世将帅同一恶习。幸当中兴之世。

湘淮子弟材勇辈出，又皆儒臣统兵，为之表率。益形末路，旗营之劣而无以逞其奸，遂为士夫所不齿。尤其罪状昭著者，业经逮问，治罪之时，仍以疏请垂帘，自居拥戴之功，胆敢上章自诉为尝试之计。给事中赵树吉请速诛之；御史吴台寿乃其党也，为之申辩甚力；御史刘其年旋劾台寿欺罔，并及其兄山东候补道吴台朗夤缘肆恶。同治二年四月，俱奉旨褫职，军政为之一肃。刘侍御疏为南皮张文襄少年手笔，是岁，文襄举进士，廷试第三名，始露头角。

大约离门槛十步远的地方张挂着一层薄薄的黄色幔帐，隐隐约约可见背后端坐着一位盛装打扮的女人。无疑，这就是西太后了。张之洞不敢多

看，忙弯下腰来，响亮地报道：“司经局洗马臣张之洞跪见太后。”

说完走前几步，双膝跪在幔帐前的棉垫上，脱下晶顶圆帽，将头触在青色地砖上。据说，东暖阁里有一块地砖下是空的，头碰在这块地砖上，只需轻轻地用力，便会发出很响的声音，给太后以很忠诚的感觉。但这须买通东暖阁里的太监，他们到时才会将棉垫放在这块地砖旁边。张之洞不知这个奥妙，没有事先拿出银子来，太监也便不把这个好处送给他。张之洞重重地在地砖上磕了三个头，而地砖只发出“卜卜”的声音，并不响。

“卜卜”声消失后，东暖阁里便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张之洞心里纳闷：太后怎么不发话？

原来，慈禧正隔着幔帐在仔细审看这个从五品的小京官。皇太后隔着一道幔帐与外臣对话，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垂帘听政。幔帐是特制的，太后坐在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跪在外面的臣工，而臣工却看不清太后。

从张之洞走近来的那一刻，慈禧就以她特有的政治家的精明和女性的细腻，在打量着眼前这个颇著声名的中年男子。

然而，慈禧颇觉失望。她眼中的张之洞竟然身长不及中人，且两肩单薄，两腿极短，上下甚不协调。等到张之洞走近些后，她又看到一副瘦削的长长的马脸，马脸上长着一个扁平的大鼻子，鼻子下又是

一张阔大的嘴巴。唯独让慈禧感兴趣的，是鼻子上头的那两只眼睛格外的精光四射。慈禧立时想起野史上常有“双目如电”的话，她觉得倘若将这四个字移到张之洞的身上，倒也并不过分。

慈禧虽未受过系统教育，但天资聪颖，留心翰墨。况周颐所著《眉庐丛话》中的《孝钦皇后拟试帖诗》里说到慈禧能作试帖诗——

孝钦显皇后万机之暇，留意风雅，精绘事、工吟咏，尤擅长试帖诗。每岁春闱及殿廷考试，辄有拟作。相传同治乙丑科会试，诗题“芦笋生时柳絮飞”，得“生”字。拟作云：

南浦篙三尺，东风笛一声。鸥波连夜雨，萍迹故乡情。

又同治癸酉科考差，诗题“江南江北青山多”，得“山”字。拟作云：

雨后螺深浅，风前雁往还。舍连春水泛，峰杂夏云间。

惜全首不传。

二十六岁起便守寡的慈禧太后，对俯首于她面前的那些须眉大臣们，有着一一种奇特的微妙情感。那些或长得雄壮挺拔，或长得清秀端正的英年男子，常常会得到她的格外垂青，有时甚至会得到意外的好处。这些年来随着年岁的增加，这种情感已减弱了很多，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张之洞，你今年四十几了？”幔帐后面终于传出慈禧清脆动听的声音。

“臣今年四十三岁。”张之洞没想到太后的召见竟从这样一句极普通的家常话开始，紧张的心情松弛了大半。

慈禧见张之洞两鬓已有不少白发，估计他大约有四十七八了，却不料比自己还要小两岁。

“你是同治二年的探花？”

“是的。”十多年来，慈禧的格外圣眷一直铭记在张之洞的心中，只是他从来没有一个表达的机会。这一刻终于来到了。他怀着满腔真情说，“那年太后赏赐给臣的山海般的恩德，臣生生世世永远不忘。

臣对太后，虽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说罢，又重重地在青砖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时，慈禧隔着幔帐看到张之洞的脸上挂着几滴泪珠。

作为女人身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强权独裁者，慈禧太后是一个容易被感情驱使的人。张之洞如此真诚地感激她，使她颇为感动。她立刻意识到：这个富有才识的洗马，是一个知恩报恩的实心汉子，因其貌不扬而引起的不快顿时消除了多半。

“听说你在外办事用心，湖北、四川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

一股暖流激荡着张之洞的全身，他挺直腰板回奏：“臣家世受国恩，臣本人又蒙太后破格隆遇，为国家尽心办事，是臣的本分。”

关于同治帝之死、光绪帝之立以及醇王之疏，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合著的《凌霄一士随笔》中的《甲戌谈往》一章里提到：

“今岁值甲戌。前六十年之甲戌。为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同治帝逝，光绪帝立，有清是年大事也。同治帝临终及宣示光绪帝继位时情形，诸家颇有记载。翁同龢以师傅近臣，目击其事，所记当为最可信之史料。其日年十二月初五日日记云：‘犯正二人(军机一起)。昨方按云：上唇肿木，腮红肿，硬处揭破伤皮，不能成脓，仅流血水，势将穿腮，牙腐黑，口气作臭，毒热内攻，食少寐减，理必气血受病，议用清毒益气，竭力调理。脉象则称弦数无力。药照昨方稍有加减。酉刻亦然。(黄连却未减，以茯神换茯苓，加远志而已。真梦呓也!)起居单内：饮食稍多(苡米粥五次半碗饮，藕粉老米粥亦略进)，大便未行。’辰正三散，门遇孙子授云：‘闻今日按内有神气渐衰精神恍惚等语。’荣仲亦来，语于庭中。据李德立称势恐内陷云云。荫轩来，访兰生谈，即入城。小憩未醒，忽传急召。驰入，尚无一人也，时日方落。有顷，惇恭邸宝沈英桂崇纶文锡同入，见于西暖阁。御医李德立方奏事急，余叱之曰：‘何不用回阳汤!’彼云：‘不能，只得用麦参散。’余曰：‘即灌可也!’太后哭不能词。仓猝间，御医称：‘牙闭，不能下矣!’诸臣起立，奔东暖阁。上扶坐瞑目。臣上前遽探，既弥留矣!天惊地坼，哭踊良久。时内廷王大臣大续至者，入哭而退，惨读脉按云：‘六脉俱脱：酉刻崩逝。’戌正，太后召诸臣入，谕云：‘此后垂帘如何?’枢臣中有言：‘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谕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德!’则即宣曰某。维时醇亲王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承懿旨后即下，至军机处拟旨。潘伯寅意必宜明书为文宗嗣。余意必应书为嗣皇帝，庶不负大行付托，遂参用两人说定议。亥正请见，面递旨意(黄面红里)，太后哭而应之，遂退。方入见时，戈什爱班奏迎嗣皇帝礼节，大略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方于后殿成服。允之。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等以暖舆往迎。寅正一刻，闻呼门，则笼烛数支入自门矣。”西后利幼君以专政，固情见乎词也。时光绪帝甫四龄。(同治帝六岁即位，十九岁逝。)

同治帝庙号穆，谥毅。其定义之经过，据同龢是月十四日《日记》云：“午奠后，与荫轩诣内阁会议尊谥庙号。军机大臣原拟熙字毅字。余与宝相言：‘前朝止一金熙宗，不正其终；止一明毅帝，又何如主也？不如孝字、靖字为宜。’既而翻阅摺稿，则内阁学衔名（大学士六部九卿），不敢越职，先出，至朝房假寐。……内阁拟谥熙，肃，哲，顺，穆（按：此穆字似是毅字笔误），号穆（按：此穆字下似尚有数字，同龢未记）。”十六日云：“奏尊谥庙号，朱笔用穆字毅字。以徐桐言，始用毅字。”左宗棠光绪己卯答杨昌濬书，论及吴可读尸谏一疏，有云：“疏中自称罪臣，而山陵訖事，犹称‘大行’，似其微意不以庙号为妥，盖先皇御极，削平大难，在本朝为中兴之主，穆之与毅不足尽之，当时定议，固未及详审耳。”可与同濬之议参看。同龢盖欲以孝字表垂帘之事，而于母子情感之有乖，隐为弥缝，靖字则取绥靖大乱之意云。

醇王奕譞请罢一切差使，疏谓：“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归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唯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舛憾于此日，正首邱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语极沉痛，盖知其子为帝非福，悻郁特甚也。至关于奕□之待遇，同龢初八日《日记》云：“午奠毕，再旨内阁，议醇亲王辞免差使摺。恭邸曰：‘宜开去差使（又数条，大略朝会不与之类），请予亲王世袭罔替。’万礼部曰：‘醇亲王之称如何？’恭邸曰：‘但愿千百年永是此名号！’余参酌数语，唯唯否否，良久始罢（内阁主稿）。再入，哺奠后退。与荣仲华、潘伯寅论此事。余曰：‘礼隆于缙绪，则义绝于所生。’与伯寅合。又曰：‘他缺皆开，唯神机营重镇，不可离。’与仲华合，与陈（六舟）彝论此事。六舟有议数条，稍迂缓。唯谓请一节此时缓议，最为允洽。余意，此等勿着痕迹为妙。”初十日云：“朝午奠后，复诣内阁。议醇亲王摺已具稿矣。略言：该王公忠体国，宜允所请，一切差使概行开去，以节劳勩。又每年派往东西陵一次。又朝会无庸入班。又大政事则备顾问，有应奏者准其陈奏。皆空语也。余具疏责以大义，并请留神机营差使，以资弹压。同人中知之者，徐荫轩、殷谱经、黄恕皆，皆愿联衔。”十一日云：“黄恕皆告余不列衔。”十二日云：“荫轩告余亦不列名矣，未喻其故。晚崇文山来长谈，因言神机营章程之谬，人才之杂，劝余不必请留醇邸。然耶，否耶？”十三日云：“是日复奏请开除醇亲王一切差使予亲王世袭罔替摺，余单衔请酌留神机营差使一摺，奉懿旨照王大臣等所请，其神机营应行一切事宜与管营王大臣随时商酌。派伯彦诺谟祜、景寿管神机营事务。”同龢以神机营为禁军重镇，欲为奕□留此席，而神机营之腐败无用，崇绮知之，同龢未知也。

慈禧微微颌首，开始进入正题：“崇厚办事不当，有损国家体面，朝廷对此已有严旨。”

“太后英明！”张之洞听了很是兴奋，气势雄壮地说，“崇厚一贯媚外谄敌，那年办天津教案，曾文正就吃了他的亏，后来悔恨不迭。这次他又在俄国人面前奴颜婢膝，竟然擅自割让祖宗土地以讨洋人欢喜。臣以为崇厚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厚沉硬直、夹杂南音的京腔在东暖阁里回荡，四壁似在嗡嗡作

响，端坐在龙椅上的慈禧不觉为之动容。多年来她已没有听到这种中气旺盛、语调斩决的奏对了。素日里她听到的都是大臣们唯唯诺诺的低声附和，全没有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有的大臣，尤其是第一次被召见的大臣，常常嘤嘤嚅嚅，说不清爽，甚至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初次进东暖阁的张之洞如此气定神闲，应对如仪，足见此人胆量不凡。

“张之洞，你说说，朝廷若是不同意崇厚在俄国私自签订的条约，俄国会出兵侵犯我大清吗？”

慈禧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段时期来，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反复研讨的第一个大问题，张之洞早已思之烂熟。他本可以就此侃侃而谈一两个时辰，但这里是养心殿的召见，不是龙树寺的清议，只能择其要点简略奏对。“回奏太后，臣以为第一是俄国不可能因改约而侵犯，第二为应付意外，必修武备，第三俄国乃我大清之大患，不可轻视。此次俄国之所以不敢侵犯，其理由在三个方面。一是理亏。臣建议将俄国此条约的不公平之处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让举世来议一议是非曲直。二是内虚。俄国虽号称大国，但自与土耳其开战以来，师老财殚，亲离民怨。近岁其国君屡有防人行刺之举，若再犯我，将有萧墙之祸。三是朝廷之兵威。这几年左宗棠在西北尤其是在新疆的用兵，威慑四夷，俄国必有畏惧。这正是此次俄国不敢侵犯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俄国乃虎狼之国，长期来对我有觊觎之心，我不能不防。故臣建议，新疆、吉林、天津三处应加强防备力量，以防意外。另外，臣一贯以为，与我邻近的强大敌国有两个，一是日本，一是俄国。日本国小，且未接壤；俄国大，与我有几千里疆土相接。故俄国对我的危害比日本更大，我必须对俄国实行长年戒备。”

幔帐那边，慈禧频频点头。张之洞的分析直截简明，每一句她都听到了心里。

“张之洞，不少人都主张征调曾纪泽去俄国改约，你以为如何？”

“臣以为可。”张之洞立即回答，“曾纪泽系名臣之后，许多见过他们父子的人都说，曾纪泽有乃父之风。且这些年来他又充任过英法等国公使，熟悉夷情，通晓西洋法律，必可据理力争，折冲樽俎。臣以

为，朝廷当谕曾纪泽绝不能在俄人面前示弱，万不可割让祖宗土地，实在不行的话，可以酌情多给点银子，以换取伊犁全境收回。”

慈禧沉思着：这是个好主意。多给点银子不要紧，大不了多收点赋税，户部开支再紧缩一点，至于后宫的供应，与多出少出几百万两银子无丝毫关系。土地的确不能割。割一寸土地出去，都是祖宗的罪人，千秋万代史册上都会当做卖国贼来书写。

关于伊犁事件的处置，慈禧通过对张之洞的垂询，已在心里大致打定主意了。她听到不少人都称赞张之洞熟读经史，博览群书，博闻强记，学问渊懿，五月中旬甘肃地震，六月以来金星昼见，都说这是天象示异，读书不多的慈禧太后弄不清楚其间的深奥道理。何不叫张之洞来说说呢，他的学问究竟如何，也可借此测试一下呀！

“张之洞，近来地震在西北出现，金星白天可以见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慈禧突然间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张之洞所没有估计到的。张之洞通晓典籍，对经史书上所记载的诸如山崩地震、星象反常的现象，也曾给予极大的注意。他是一个严谨的儒家信徒，对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作法深为服膺。他不大相信那些讖纬家、占卜者神秘玄虚的推断，认为那多为附会之说。但经书史书为什么又都将它们记载呢？经过长期的钻研，结合十多年来的从政阅历，他确信那是先贤的一种神道说教，即借天象来劝诫君王迁恶从善，宽政恤民。他很钦佩先贤的这种智慧，现在是轮到自己来向君王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了。

张之洞凛然奏道：“甘肃地震，金星昼现，此种地理天象在康熙十年也曾同时出现过，圣祖爷当即下诏修省，令臣工指陈阙失。上苍示儆，修身省己，此正圣祖爷仁心之所在。今两宫太后、皇上敬天爱民，忧勤图治，为天下臣民所共知，然天象地理如此，亦不能不慎之。臣以为宜效法圣祖爷，从以下数事来修省弭灾。”

张之洞略停片刻，定一定神，平素常常思考的大事，一件件迅速地浮出脑海：“一曰采纳直言。修德之实在修政，而修政必自纳言

始。《洪范·五行传》谓居圣位者宜宽大包容，古语说君明则臣直，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采纳直言乃修政之始。二曰整肃臣职。地震乃地道不修，地道者，臣工之道也。《春秋》于地震必书，意在责臣下不尽职。以臣看来，比年来臣职不修的事例极多，跪安之后，臣当向太后一一奏明。”

“你要照实禀报。”慈禧打断张之洞的话。

“是，臣一定如实禀报。”张之洞继续奏下去，“一曰厚恤民生。

《周易·大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注曰：山而附着于地，圯剥之象，居人上者观剥之象，则安养民人以厚其本，所以安其居也。西北地震，正是上天启示下界有不安之民，故请厚恤民生。一曰谨视河防。史传所载，金星为变，亦或主水，故请朝廷加意提防黄河、淮河及京畿永定河等多灾河道，加固险工，防患于未然。臣以为地震及金星昼见虽不是好事，若见上苍之示儆，而修身省过，自可以消灾弭祸，国泰民安。”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说张之洞很矮(见该书《南皮极短黄花农极长》一节)——

黄花农极长，南皮极短。谈次，必在室中往来蹀躞。黄时时离座，与之应对。二人并立，相距有英尺二尺八寸之多。

慈禧见张之洞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不觉暗自佩服，心里想着：如此饱学而不迂腐的人才却屈居于司经局洗马，真是可惜了，应该破格提拔。转念又一想，张之洞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朝廷口碑不一，宜慎重对待。她想听听张之洞本人对清流党的看法，遂问：“张之洞，都说京师有个清流党，专门弹劾中外大员，你以为如何？”

张之洞没有料到慈禧会提出这般尖锐的问题，他一时不知从何答起。他本能地意识到，太后对“清流党”三个字是不喜欢的，从来帝王都不喜欢臣工拉帮结派，即使是文人雅士的集会结社，一旦被目为结党的话，也会为之不安。张之洞想到这里，头上冒出丝丝热汗，并一直热到颈根。他凝神片刻，调整下心绪，然后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

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他人代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厕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慈禧默默地听着张之洞这番长篇陈述，心想：被人目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恐于己不利。隔着薄薄的黄丝幔帐，慈禧盯着张之洞良久，似乎看到这个司经局洗马的另一面。是明哲，抑或是乖巧？是练达，抑或是圆滑？

出于对清流党本能的不喜欢，再加上那张不能令人悦目的长脸和上下不协调的短小身材，另一种想法渐渐地在慈禧的脑子里占了上风：他是一个诚恪务实、老成持重的干才吗？是一个能当大任、震慑群僚的社稷之臣吗？还得再看一看，等一等！暂缓破格，循例晋级吧。慈禧作出这个决定后，对着帐外跪着的张之洞挥挥手：“你跪安吧！”

走出养心殿，一阵凉风吹来，张之洞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此时，他才发现，贴身的内衣早已湿透了。

吴可读尸谏一事，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清代野记》中《吴可读尸谏》一章里抄录吴之遗诗遗折，现转录于下——

光绪己卯春三月下旬，予在京住潘家河沿。是日，天朗晴明，予正午饭，忽见空中有白片纷纷下。亟至庭中视之，六出雪花也，瞬息即化，炊许始止。不知烈日中何以忽然落雪，甚异之。数日即闻吴柳堂侍御尸谏事。吴名可读，甘肃人。由道光庚戌进士部曹转御史，以劾成禄言太激，左迁吏部主事。操行清洁，不附权贵。是年穆宗梓宫永远奉安，吴乞派随扈行礼，人皆以为吴贫，冀博此数十金之车马费耳。不意至蓟州，遂密奏穆宗立后事，自尽于所居寺中。摺上，慈禧忽然天良发现，批云：“以死建言，孤忠可悯。”云云。京师同官同年等为设祭于文昌馆，挽联无数，唯黄太史貽楫一联最洒脱，云：“天意悯孤忠，三月长安忽飞雪；臣心完夙愿，五更萧寺尚吟诗。”死时尚有绝命诗七律一首云：

回头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谈爱与忠。抔土已成黄帝鼎，前星预祝紫微宫。相逢老辈寥寥甚，到处先生好好同。欲识孤臣恋恩所，惠陵风雨蓟门东。

吴居南横街，即以宅为祠祀之。其尸谏之疏录左：

吏部稽勋司主事、前任河南道监察御史臣吴可读跪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大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忤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即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有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能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倪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恕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庭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请二[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唯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乃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以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绵绵，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于不误者此也。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摺，由前察院转进，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业已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亲臣、重臣、大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疏臣、远臣、小臣，则为干进希名。又思在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

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

特用，仍复选授吏部，迎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仍未有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积]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懿旨数行于我两宫皇太后之前。唯是临命之身，神志瞽乱，摺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摺之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唯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病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救，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之尸谏，只尽愚忠。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摺，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鋈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鋈所不及料，想宝鋈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衰[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自称罪臣以闻，谨奏。

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回到家里，张之洞关起书房门，独自默默地坐了大半天。就像孩童时代回味好看的戏一样，养心殿召见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地重新出现一遍，尤其是将太后的每一句垂询和自己的每一句对话，再细细地咀嚼着，仔细体会太后每句问话的意思和有可能蕴含的其他内涵，以及自己的应对是否得体，是否达意。他揣摸着慈禧太后对伊犁事件的心态：恼怒崇厚所签署的这个条约，使她和大清朝廷在洋人面前失了脸面。倘若有足够的力量的话，这个强硬的中年妇人绝不会谈判，她会下令左宗棠带兵赶走伊犁城里的俄国人，将这座本是自己的城池强行收回来。只是现在国力衰弱，她有所顾虑。张之洞相信自己废约杀崇厚、积极备战迎敌的主张，与慈禧的心思是吻合的。在整个召对的半个时辰里，自己的各种表现也没有失仪之处。

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兴奋起来。他将已经草拟的几份奏稿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着，力求考虑得更周到，更全面，更细致，更易于

被采纳。司经局洗马不仅要为太后和朝廷在处理伊犁事件中提供一份完整的方略，同时，也要为国史馆保留一份完备的文书，以供后人阅览，日后遇到棘手的国事，张某人所上的这一系列奏章便是一个极好的借鉴。

他还想到，久困下僚、屈抑不伸的年月就要从此过去了。通籍快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小京官，张之洞为此不知多少次苦恼过、困惑过、愤怒过。论出身，论才学，论政绩，论操守，哪样都比别人强，偏偏就升不上去。是缺少溜须拍马的钻营功夫呢，还是时运未到？想起父、祖两辈都官不过守令的家世，他有时会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难道是张家的祖坟没葬好，压根儿就发不出大官来？

看来，时至运转，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然而，现实并没有这个富于幻想的从五品小京官所设想的那么美妙。

首先，是恭亲王奕訢和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多次向慈禧郑重指出，作为与俄国谈判的特使，崇厚是不能杀的，杀崇厚无异于侮辱俄国。俄国是侵略成性的军事强国，与之开战，中国必定损失更大。用武力收复伊犁之议，貌似爱国，实乃误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自古以来清议皆误国，今日张之洞、张佩纶等人正是这样的人。

接着，各方推举认同的崇厚替代者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从伦敦上疏，说筹办伊犁一案不外三种方式：战、守、和。曾纪泽详细分析敌我双方形势：伊犁地势险要，俄人坚甲利兵，战未必能操胜券；且伊犁乃中国领土，开战后俄人无损，受害者实为中国，何况俄人对中国覬觐已久，此次不过借伊犁以启衅端，开战正合其意。中国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不宜再启战事。故战不可取。言守者，谓伊犁乃边隅之地，不如弃之，以专守内地。持此论者不知伊犁乃新疆一大炮台，若弃伊犁则弃新疆；新疆一弃，西部失去屏障，故守亦不可取。当此之时，只可与俄国言和，修改条约，能允者允之，不允者坚决不允，领土及边界事绝不迁就，其余不妨略作通融。至于崇厚，可以严惩，

但以不杀为好。

曾纪泽这个处理伊犁一案的方略，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护，慈禧本人也同意。既然按照曾纪泽的稳健方案来办事，过于强硬的张之洞便不宜破格提拔。慈禧又为循例晋级找到一层理由。于是，张之洞便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官职则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仅升一级，张之洞虽然感到失望，但毕竟官位提升了，也是好事。尤其令他欣慰的是，朝廷没有接受崇厚所签署的丧权卖国条约，将崇厚拘捕，定为斩监候，并改派曾纪泽为全权特使与俄国继续谈判。张之洞认为朝廷还是接受了他处理此案的大计方针，这足以值得快慰。相对于国家主权来说，没有破格超擢，毕竟还是小事。他仍然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凡关于此案的一些新想法，他总是不断地缮折递上去，供太后参考，以尽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职责。

这一天，他在书房阅读邸抄，得知曾纪泽已抵达俄国，正在与驻俄国的英国大使德佛楞及法国大使商西接触，探询英、法两国对伊犁一案的看法。张之洞对曾纪泽办事的稳重很满意。这时，王夫人进来说：“尊经书院的学子杨锐来看你了。”

“杨锐来了？”张之洞放下手中的邸报，惊喜地说，“快叫他进来！”

“学生已经进来了。”

说话间从王夫人身后走出一个二十岁出头、五官清秀的青年，他就是杨锐。“香师，三年多没有见到您了，这几年来都好吗？”

“好，好！”张之洞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身边的椅子说，“坐，坐下说话。”

杨锐在张之洞的对面坐下来，张之洞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说：“三年不见，你长大许多了，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了。”

说得杨锐不好意思起来，咧开嘴笑着。王夫人亲自端一碟盖碗茶

上来，对杨锐说：“这还是那年在成都，你陪着老师在黄瓦街买的青花茶杯，用了几年，还跟新的一样。”

师母这般亲热，这般慈祥，使杨锐倍感温暖。他起身接过茶碗，如同小孩在长辈面前表功似的说：“黄瓦街是满城。我那年对香师说，满城里卖的瓷器是宫廷用瓷的余货，看来我这话没说错吧！”

“三年为期太早了。”张之洞笑着插话。“五十年后还这样光亮如新，我就相信你的话了。”

“五十年？”王夫人望着丈夫说，“五十年后你要他跟谁去论辩？”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说：“跟我的女儿呀，跟我的准儿去论辩呀！”

准儿是王夫人生出的，张之洞很是疼爱，视若掌上之珠。见丈夫这样时刻把女儿放在心头，王夫人心里很是欣慰。她略作娇嗔瞪了丈夫一眼后对杨锐说：“你看，老师见了你有多高兴！”

眼看着老师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心绪，杨锐如同沐浴着春风的温情，他笑着说：“那时学生还是要跟香师面论，硬要香师当面承认这是真正的宫廷备选品。”

“好，好，到那时若还这样，我又没死的话，再承认不晚。”张之洞笑得更起劲了。

杨锐端详着老师怡然自得的神态，心里想：香涛师与在四川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显得瘦了点，两鬓增添了几根白发。他将随身所带的一个小布包送过去，说：“我知道您从不受人礼物，但这不是礼物。当年您要我们在书斋后面种楠竹，这几年来，楠竹长得很茂盛，春天还有竹笋可挖。知道我要到北京来，书院的几个同窗说，带点干竹笋给香师尝尝吧，京城没有笋子吃。”

“好，好，我收下。”张之洞很高兴地接过小布包，随后放在书案上，说：“当年我要你们在书院里种点竹子，是想以竹之气节风骨激

励大家，想不到今天还可以在京师吃到尊经书院的竹笋。”

说罢又欢畅地笑起来。

督学巴蜀的三年，是张之洞难以忘怀的岁月。

同治十二年，三十六岁的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学政。一向崇尚实干的新学台，决心在三年任期内为巴蜀学界做几件实事。

那时四川士林风气不正，科场作弊之风十分严重。张之洞通过深入考察后，制定了诸如“禁鬻贩，禁讹诈，防顶替”等整理科场的八大措施，督促各州府严格执行，科场作弊之风顿时根绝。张之洞又针对不少士子参与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局所，与局所办事之人勾结为奸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令不准士子参与局所，凡有违背者，一律惩办，直到革去功名。张之洞说到办到，雷厉风行，在革去几个秀才的功名之后，此风已几近绝迹。

为更多更好地培养人才，造就四川的新学风，张之洞接受丁忧回籍的前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名官绅的建议，创建了尊经书院。光绪元年春天，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外落成，延请薛焕为山长。薛焕也是一位名宦。咸丰十一年，薛焕在江苏巡抚任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道奉旨购买洋枪洋炮及雇法国工匠传授制造经验，揭开“徐图自强”的序幕。张之洞聘请这位广孚众望的能干大员出任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正是他对书院的重视和期望。开学那天，他和四川总督吴棠亲自前去祝贺。

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的目标是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在四川造成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在川期间，他经常去书院给士子们讲课。为了指导书院的学子和川省士人，他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轩语》和《书目答问》。

柴萼(小梵)著《梵天庐丛录》中《书目答问及轩语》一节说到张之洞所著的这两部书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

张文襄公之洞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瑞、唐确慎诸公，方主犖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汉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

儒家法为何事。文襄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洽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丕变。所著《书目答问》、《轩语》两种，几于家有其书。辇下书直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诵文襄德不置，亦可见其力之大矣。其督粤时，甄录清代考证史学诸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公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楛弗翦，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在《轩语》这本书里，张之洞以学政的身份发表许多有价值的告诫之语和经验之谈，希望士人们成为德行谨厚、人品高峻、志向远大、习尚俭朴的道德君子，并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求学原则。在《书目答问》一书里，张之洞则以广博精审的目录学家的身份，为士人开出二千二百余种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书目，为初学者打开走进学术殿堂的大门。

在尊经书院的授课过程中，张之洞发现五个资质特别聪颖、读书特别发奋的少年。他大力表彰他们，树立五少年为全省士子的榜样。其中一个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品行更为卓异，志向更为高远，张之洞将他列为尊经五少年之首，此人即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进书院的绵竹人杨锐，表字叔峤。

“你几时到的北京？”张之洞端起茶杯，满是慈祥目光的双眼，望着这个深得他喜爱的青年。

“前天下午到的。本想昨天就来看望香师，想起一路风尘，样子太难看了，于是昨天去街市上买了一身衣服，剃了头，将通身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今天才敢登门拜谒。”杨锐端坐叙说，两只机灵的大眼睛闪烁着耀人的光彩。

真是一块无瑕美玉！张之洞在心里赞叹着。前天进的京，今天就来看望了，他为弟子的重情重义而高兴。“这两天住在哪儿？”

“南横街客栈。”

“不要住客栈了，明天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张之洞放下茶杯，似乎表明他这句话就是一个决定似的，无须商讨。

“住在这里打扰香师和师母，我心里不安，还是住客栈方便

些。”杨锐推辞着。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的客房正空着，你住下就是了。住家里，我们师生说起话来也方便。三四年不见面了，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哩！”

说罢不待杨锐开口，便对门外喊：“大根，你过来下！”

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二十多岁的汉子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什么事，四叔！”

“你去把客房收拾下，这位从四川来的远客明晚就睡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住。”

“嗯，知道了。”大根一边回答四叔的话，一边很热情地与杨锐打着招呼。

杨锐见大根叫张之洞为“四叔”，知不是一般的仆人，便问：“香师，我应该怎样称呼他？”

“他是我的远房侄子，你们年龄差不多，兄弟辈分，都以名字相称吧！你叫他大根，他叫你叔峤。”

杨锐忙起身，对大根说：“大根兄弟，给你添麻烦了。”

大根友善地说：“不要谢，这是我分内的事。”

说罢离开了书房。

大根来到张之洞的身边已经十年了。八岁那年，大根的母亲去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便带着他走南闯北。父亲略识几个字，有些武功，早早晚晚没得事时，便教儿子习拳练武，也把自己所认得的字教给儿子。十二三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识辨各种草药，背汤头歌诀，以便让他长大后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大根聪明勤奋，父亲所教的，他都学会了；加之长年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小小年纪，也有不少阅历。可惜，十五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大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只得回南皮老家，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耕种两三亩薄地。张之洞那年回籍祭祖，见到这个已与他出了五服的孤儿，看出这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只要稍加培养，就可能成才。张之洞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并不安于做一个文学侍从，他要经世济民。做镇抚一方的疆臣，做管理天下的宰相，才是他的志向。他相信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因此他需要在身边聚集人才，大才小才都要，尤其要有几个贴心人。他们或帮自己出谋划策，排难解忧；或鞍前马后照顾保卫，防患歹徒的侵袭，戒备仇家的暗害。再过几年，大根就是一个很好的贴身侍卫。就这样，张之洞把大根带出了南皮。

张之洞既对大根予以重视，便对大根格外看待，视他为亲侄，规定他早上一个时辰识字读书，以补过去之不足；晚上一个时辰练习武功，使先前的功夫不荒废。去年，王夫人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春兰做女仆。春兰有爹无娘，命也不好，张之洞夫妇见她勤快善良，便做了主，将春兰嫁给大根。大根和春兰感谢张之洞夫妇的恩情，遂死心塌地为张府做事。

喝了几口茶后，张之洞对杨锐说：“说了这多闲话，正话还没说上。叔峤，你这次跋涉几千里来京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正要跟您禀报哩。”杨锐脸上娃娃似的笑容瞬时不见了，代替的是一脸的凝重神色。“学生受父老乡亲的委托，特为东乡惨案一事进京，替冤死的东乡农人鸣冤叫屈。”

“东乡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好？”张之洞颇为惊讶地问。

“还是维持过去的老样子。不但东乡屈死的冤魂不能安妥，凡有良心的川中士绅也都不能心服，故而委托学生几个人再次进京申诉。”杨锐说得激动起来，两只眼中的泪花在闪动。

“都四五年了，还没有处理好，天理良心何在！”张之洞是个易于动感情的人，看到杨锐眼噙泪水，他自己也不禁双眼模糊了。

东乡案子出来的时候，张之洞正在四川做学政，这个案子的前前

后后他都知道。

四川农民赋税沉重，除地丁银外，还有各种捐输和杂税。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公开向全国保证：子子孙孙永不加赋。但这句话并没有承诺多久，就以各种名目变相加赋加税来自我否定了。太平天国起事后，军饷浩大，朝廷为筹饷银，横征暴敛。东乡是一个穷县，这些年来各种赋税加起来要超过战争之前的十倍。而且负责征收钱粮的局绅和官吏相互勾结，百般勒索，手段恶劣。东乡农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光绪元年集体抗粮不交，聚众请愿，要官府清算历年粮账。

东乡知县孙定扬以“刁民聚众谋反”为辞报告川督文格。文格得报后，立即派出提督李有恒率官兵急赴东乡镇压。李有恒穷凶极恶地命令官兵，将东乡抗粮村寨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造成四百余人冤死的特大惨案。

东乡惨案发生后，巴山蜀水一片震惊。在成都的张之洞闻讯，愤慨地对学政衙门的属员们说：“乡民请愿，只能劝解，即使真的是聚众谋反，也只能拘捕首犯，驱散众人，怎么能杀这么多人？这里该有多少冤死鬼！”

他是学政，不便干涉地方政务，得知东乡推举士绅进京告状，他心里是赞同的。东乡一案得到川籍御史吴镇的同情，他联络几个京官联名上疏，参劾川督文格。后来，朝廷将挑起这桩案子的直接当事人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革职，将川督文格调离四川，擢升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令丁宝桢视情节轻重处置此案有关人员。这时，张之洞刚好三年学政期满，离川回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不服朝廷如此办理的民怨，他自己也认为此案处置不当。

丁宝桢到了四川之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与东乡冤案一事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几乎无人遭到惩罚。东乡县民愤愤不平。

去年，张佩纶得知此事后上了一道奏章，弹劾丁宝桢，请复审东

乡一案。朝廷接受张佩纶的意见，委派致仕在京的前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四川复查。李宗羲查实后上报朝廷。朝廷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复审。朝廷这些举措，张之洞都知道，至于两个钦差大臣入川后的具体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杨锐气愤地告诉老师：“恩承、童华一进成都，就被丁宝桢接去住了总督衙门，天天山珍海味招待，又从各戏园子里招来长得漂亮的妹子，给他们唱川戏消遣。成都住厌了，又去峨眉山住了一个月。两个钦差在四川享尽了清福。他们只派了三个随从在臬司方濬颐陪伴下，装模作样地到东乡逛了几天。据说丁宝桢对两个钦差讲，东乡的案子不能翻，翻了，四川今后就收不到钱粮了。还说他这个总督当不了是小事，朝廷缺了四川的钱粮可不得了。两个钦差听了，认为丁宝桢的顾虑是对的，于是维持原判，不准翻案。”

“岂有此理！”张之洞愤慨起来，“丁宝桢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了。”

丁宝桢原本不是一个糊涂官员，几年前他干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使得他名播九域，广受赞扬。

同治八年秋天，慈禧太后打发身边的太监安得海南下江宁、苏州，为大婚在即的同治帝置办衣料。清朝祖制规定太监不得出京城。慈禧一向不把祖制放在眼里，安得海是她的宠奴，她叫安得海出京，表面上是置办大婚衣料，背地里让他摸一摸各省官员对她的忠诚程度。安得海仗着慈禧的宠信，肆无忌惮。他乘坐特制黄龙船，打着金乌赤兔旗，顺着运河招摇南下。沿途官员又惊又怕，纷纷登船拜谒，送上厚礼，安得海一一照收。

丁宝桢时任山东巡抚，山东为安得海必经之省。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飞章报告朝廷，一面派员在泰安等候，设计软禁安得海一行。安得海不知内里，软禁时仍作威作福，并威胁说如不放他出去，贻误了采办衣料的大事，这责任要山东省全部承担。丁宝桢不理睬他，静等朝廷的旨令。

说来也是安得海活该命绝。平时各省督抚的急奏都是直接送慈

禧，恰好那天奏章到时，慈禧正在看戏。内奏事处的太监怕触犯了她的兴头，便把奏章送给了同治小皇帝。小皇帝看后大怒，连忙报告嫡母慈安太后。慈安性格较为懦弱，处理国事的才能又远不如慈禧，她通常不过问政事，听任慈禧一人说了算，也因此助长慈禧的骄悍。慈安对慈禧不甚满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只有一件事，令身为女人的慈安极端不安，那就是关于慈禧私生活不检点的流言飞语。

在慈安看来，用错了一个大臣，办错了一桩国事，都还只是小事一件，若是慈禧与男人弄出个什么把柄出来，那可就是大清朝廷的第一大丑事了。这些流言中，涉及到安得海的最多。安得海与慈禧亲密的程度超过常情。他不但与慈禧并肩说话，甚至有时还跟慈禧并头睡觉。宫女和太监们私下议论：安得海极有可能身子净得不彻底，不然的话，西太后怎么会这样喜欢他？这些闲话传到慈安耳里，真让她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又不好与慈禧明说。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命令太医院对宫中所有的太监重新检查一遍，以便从中看出个究竟来。不料，轮到检查安得海时，慈禧一早就把他打发出宫外，直到天黑才回来。一连三天，天天如此，弄得太医们束手无策，不好再查安得海了。这样一来，慈安更焦急了。

没想到安得海在山东给扣住了，正好借此根除后患！慈安心里这样想好了，但还是有点惧怕慈禧，又悄悄把奕□叫来商议。关于慈禧与安得海的流言，奕□早就听说。作为皇室中的重要成员，奕□和慈安一样，也怕慈禧坏了皇室的体面。何况前几年慈禧又借故撤掉了奕□的“议政王”头衔，奕□一直怀恨在心，现在正好报此一箭之仇。奕□毫不犹豫地告诉慈安说：“祖宗之法在这里，谁都不能违背。立即传旨山东：安得海就地正法。”

说完亲自拟了一道谕旨，火速递往济南。

丁宝桢奉到圣旨后欢喜无尽，他生怕再有后命，便传令第二天即在泰安城里斩首，并暴尸三日。

斩杀当今天下第一人身边的宠阉，这是一桩令百无聊赖的人世间

何等新奇何等刺激何等快慰的大事！一时间，泰安全城骚动，男女老幼倾巢而出，蜂拥十字街头，一睹这个千载难逢的场面。三天之内，从附近各府县来泰安城的观者不下百万。其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得海的下部究竟有那个家伙没有。千百人用棍子、竹竿在撬动，千万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看，结果众口一词：安得海的那个家伙确实被阉掉了，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得知安得海在山东被斩的消息后，慈禧真是又恼怒又伤心。她知道这是慈安和奕□在暗算她，但她发作不得。然而暴尸三日，让世人都看清了安得海，这无疑又是帮她洗刷冤枉的最好办法。安得海究竟是不是真太监，慈禧心里最清楚。于是，慈禧转而又庆幸有这样一桩事情出来。她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不但不指责丁宝桢，反而发布明谕嘉奖他不畏权势耿直忠贞，有古大臣之风。过了几年，东乡案发，文格离川，慈禧又提拔丁宝桢为川督。丁宝桢赴川之前，慈禧命他进京陛见，又当面表扬他。这丁宝桢冒着丢官的危险干了这桩事情，结果不仅出尽风头，还升了官，真是大大出乎意外。丁宝桢感激慈禧的英明大度，遂铁心为朝廷办事。

东乡发生的冤案，为官几十年的丁宝桢不是不明白其中的曲直，但他不想翻这个案。一来他怕牵累许多当事人，于自己于他们都不利；二是他顾虑东乡翻了案，以后乡民都会效尤，四川的钱粮就不好收了，他这个总督也就不好当了。为自己着想，为朝廷着想，明摆着是冤案，也以不翻为好。这便是此案复审后不能翻过来的关键原因。然而张之洞不能容忍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书斋里泡大的清流党骨干笃守孟子“民为本”的古训，把四百多条人命看得比一省的钱粮重要得多。

丁宝桢杀安德海一事，许指严所著《十叶野闻》中的《孝贞后》一节里有详细述说

同治八年，又有慈安与恭王协议惩办安德海一事。初，安德海倚其势焰，凌轹王公大臣，无所不至。朝臣皆侧目，而恭王尤甚。会恭王请见慈禧，慈禧方与安德海谈话，辞不见。恭王怒，退语所亲，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未几，慈禧竟私命安往山东，将下江南，织办龙衣锦缎，沿途骚扰逼勒，有司不能禁。时山东巡抚丁宝桢颇骨鲠，以安冒太后名，侵官扰民，发愤欲诛之。知恭王与慈安能持正，乃密报恭王请训。方丁摺文到京时，

慈禧正观剧取乐。恭王乃立请见慈安，拟定谕旨，慈安画诺已，驰谕下山东，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临发时，慈安私语恭王曰：“此举必得罪西太后，将来或甘心谋我，亦未可知。虽然，为国事计，不得不尔。”语次颇露懊丧之色，知平日之无可奈何于慈禧已久也。谕往，丁文诚即杀安。谕略谓：

据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摺，德州知州赵新稟称：“七月间有安姓太监，乘坐太平船二只，声势煊赫，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船上有日形三足乌旗一面，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品竹调丝，两岸观者如堵。又称本月二十一日系该太监生辰，中设龙衣，男女罗拜。该州正在访拿间，船已扬帆南下。该抚已飭东昌、济宁各府州飭属跟踪追捕”等语。览奏深堪骇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各种不法情事者，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官禁而儆效尤？着马新贻、张之万、丁昌日、丁宝桢迅速遴派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人等指证确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着曾国藩一体严拿正法。倘有疏纵，唯该督抚是问。其随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着严拿，分别惩办，毋庸再行请旨。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

此谕既出，慈禧方酣嬉于戏剧，未之知也。故丁文诚得行其志，慈禧不及援阻。安诛后十日，慈安复命恭王拟第二谕曰：

本月初三日，丁宝桢奏，据德州知州赵新稟称：有安姓太监乘坐大船，捏称钦差，织办龙衣，船旁插有龙凤旗帜，携带男女多人，沿途招摇煽惑，居民惊骇等情。当经谕令直隶、山东、江苏各督抚派员查拿，即行正法。兹据丁宝桢奏，已于泰安县地方将该犯安得海拿获，遵旨正法。其随人等，本日已谕令丁宝桢分别严行惩办。我朝家法相承，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得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严惩后，各太监自当益知儆惧。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严飭总管太监等，嗣后务将所管太监严加约束，俾各谨慎当差。如有不安本分，出外滋事者，除将本犯照例治罪外，定将该管太监一并惩办。并通谕直省各督抚严飭所属，遇有太监冒称奉差等事，无论已未犯法，立即锁拿，奏明惩治，毋稍宽纵。

西后既睹此谕，虽亦无可如何，而慈安之不敢斥言慈禧之过，婉曲规避，煞费苦心。然可知其仁而不武，大权旁落之渐，可为寒心也。慈禧果老羞成怒，竟提出质问以向慈安，以为不与自己商，未免轻视，大有悻悻之态。慈安非特不能侃侃与辩，且惊惧不胜，至谢以事系恭王所主持而后已。懦哉！慈安。然而小人之心，遇让则夺，彼退则此进。昔日之待慈安谦而有礼者，今则攘臂摘权，绝不愧怍。以为彼既自开先例，我更无容多让。自是厥后，慈安拱手就范，不敢与争，且生命亦寄于彼人之手，恭王更惴惴不复敢为慈安画一策矣。未几而有同治帝崩，慈禧专擅立弈之子载湫为光绪帝事。

“叔峤，你刚才说与你一同进京的还有几个人，他们是谁，进京后住在哪里？”

“这次进京来的，除我外，还有两个。”杨锐答，“他们都是东乡人，家里都有亲人被冤杀。一个名叫何燃，是锦江书院的。一个名叫黄奇祥，也是尊经书院的。何燃有个远房亲戚做内阁中书，他和黄奇

祥一同住在这个亲戚家里。”

张之洞点了点头，又问：“你们也一起商量过了吗，进京后怎么办呢？”

“商议过，商议过。”杨锐情绪顿时高涨起来，说，“一是找几个说得起话的川籍大官吏，如工部侍郎郭心斋、太常寺少卿李岫云等人，请他们代转东乡县的状态。二是找都察院，恳请吴镇联络几个人再次上疏。另外，我们三个人还打算在前门外、天桥、琉璃厂等热闹地带散发东乡冤案的状态，以求过路君子帮忙。”

“你们这是苏三的法子。”张之洞浅浅地笑道。

杨锐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或许有张状态能落到一个好心的大员手里，也未可料定。”

“最好不要用这个法子。”张之洞沉吟片刻说，“万一有人说你们扰乱市井秩序，向步军衙门告你一状的话，东乡的事情没有办成，自己倒先落了难。”

“是，是。这个法子不用。”杨锐忙点头。“临走前一天，王壬秋山长特地把我们召去。”

“王闾运这几年的山长当得如何？”张之洞打断学生的话。他显然对这位王山长有很大的兴趣。

“壬秋先生这个山长真是当得妙极了！”尊经书院的学子突然间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兴致盎然地演说着他的山长，“他的学问文章之好是不待说了，这是天下的共评。他的为人之倜傥，授课之风趣，言谈之机锋，若不是受过他的亲炙，是决然想象不出来的。听他讲学，简直好比赴太牢之宴，听韶乐之音，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尊经五少年”之首满面红光，双目流彩，似乎已陶醉在王闾运所营造的美轮美奂的学术境界中。张之洞看到不脱稚气的杨锐的这番表情，不禁发自内心地羡慕起来：这就是少年情怀！多么纯洁，多么真

诚啊！当年自己也曾这么崇拜过心中的偶像，而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单一的心境了。再崇高的人物，哪怕就是周公孔孟出现在眼前，也不会这般倾心。这是人生的成熟，这也是人生的悲哀！

“特别令人折服的是，”杨锐仍没有从陶醉中醒过来，继续说，“每月朔日，总督丁宝桢带着一批司道大员、成都将军魁玉带领一批提镇大员，亲来尊经书院听王秋山长的课。他们和学子们一样，上课前向山长鞠躬，然后一个个端坐听课，不说话，不抽烟。山长坐在讲堂上，天南地北，随意发挥，就像天女散花似的，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一个多时辰过后，山长讲完了，又一个个向他鞠躬告别。每月朔日这天，尊经书院翎顶辉煌，绿呢大轿堆满校园。大家都说，除开尊经，天下还有这样的书院吗？除开王秋先生，天下还有这样的山长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真是觉得荣耀极了。”

张之洞默默地听着杨锐有声有色的叙述，心里想：尊经书院由王闿运来掌院，可真正是选对人了！十年前，张之洞和王闿运就有过亲密的交往。

同治九年，张之洞从湖北学政任上卸职回京。那时，王闿运正在京师盘桓，以一阕《圆明园词》饮誉京师诗坛。文人雅士集会，都争相邀请王闿运。王闿运则每请必去，每去必赋。他的捷才赢得众人的叹服。就是在这种宴饮场合中，同样也是诗文满腹的张之洞，与王闿运结成了互相钦佩的好朋友。尊经书院落成后，学政张之洞心中的山长人选，第一个便是在湖南设帐授徒的王闿运。但薛焕是创建尊经书院的发起人，又是在籍侍郎，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来做，又似乎更适宜。于是张之洞致函聘请王闿运做书院的主讲。王闿运自恃才高名大，不愿做屈居山长之下的主讲，遂不入川。丁宝桢早年在长沙做知府时，便礼聘王闿运做西席，后来做鲁抚，又聘请王闿运在济南做了两年幕僚，关系非比一般。丁宝桢一到四川，即下聘书请王闿运做尊经书院的山长。王闿运一接到聘书也便来到四川，并把尊经书院当做自己的事业所在，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六月二十二日，奉旨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出闱后奉八月初一日谕旨，简放四川学政。

又该书“同治十三年”——

创建尊经书院。

想到这一层后，张之洞不仅庆幸尊经书院得人，也为丁宝桢礼贤下士的品格所感动，不知不觉间对他的愤怒也减去了三分。

“叔峤，说段王壬秋的掌故给你听！”张之洞突然间来了雅兴，杨锐兴奋得忙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咸丰十年的春闱，本来我是要去参加的，不料堂兄奉旨充任同考官，

于是只好回避，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机会。王壬秋那年去考了。他是咸丰五年中的举，连考两科会试都未中，这是第三次了。头场考四书文，他兴之所至，乱发议论。卷子交上后，细思又出格了，此科必罢无疑。他是个最任性子最爱出风头的人，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横竖是落第，不如出它一个大格，留一段佳话在科场史上也好。第二场考五经义。他丢开五经不议不论，却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大赋，还给它标个题，叫做《萍始生赋》。阅卷官看到这份卷子后大为惊骇，都说这是有科举考试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有这样的事！”杨锐瞪大着双眼，随即由衷地赞叹，“这样的事，只有大英雄才做得出，壬秋先生真是大英雄！”

张之洞笑了笑说：“王闿运此举惊世骇俗，的确不是常人所能为的。这篇赋因为是写在试卷上，故很快便流传开来，甚至比《圆明园词》还要传得广。”

“香师，这篇赋你还记得吗？背给学生听听。”杨锐急着问，恨不得立即把这篇奇特的赋全文铭记。

“赋很长，我背不全，只记得开头几句。你回四川后再去问你的

山长吧！”

杨锐仍不死心，央求道：“您就把开头那几句背给学生听听吧！”

张之洞碍不过学生的恳求，略为想了想后背道：

有一佳人之当春兮，蕴遥心于曾澜。淡融融不自恃兮，又东风之无端。何浮萍之娟娟兮，写明漪而带寒。隐文藻与冰箔兮，若揽秀之可餐。苟余情其信芳兮，岂犹媚之香荪。览生意之菲菲兮，盖漾影而未安。退静理夫化始兮，怅结带以盘桓。

张之洞一边背诵，杨锐一边摇头晃脑地在心里附和。直到张之洞停住好长一刻后，杨锐知道他背不下去了，才叹道：“这浮萍之形态，直让山长给写活了。如此好赋，学生竟未读过，真是惭愧。回川后一定求山长写给我，一天吟它几回。”

“我们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张之洞把撒得漫无边际的网收了回来，说，“刚才你说王壬秋把你们召去，传授什么锦囊妙计了？”

“不是锦囊妙计。”杨锐说，“山长说，东乡案子定了这多年了，复审也没翻过来，找别人都没用，只有一个人可以回天。”

张之洞似乎已意识到，王闿运说的这个有回天之力的人，很可能就是指的自己。

“我们问壬秋山长，这个人是谁。他说，此人就是你们的前任学台张大人呀！”

果然不错！张之洞对老友的信任颇感欣慰。

杨锐盯着张之洞，见前任学台大人在微微点头，心中甚是喜悦，忙接着说下去：“壬秋山长说，张学台虽不是四川人，但他在四川做过三年学政，对四川是有感情的。东乡案件出来，他正在四川，前前后后都清楚。尤其难得的是，张学台忠直耿介，敢于仗义执言，而且他的奏章写得好，有力量，最能切中要害。你们看他关于伊犁一事的那些奏章，哪一道不是掷地作金石声，朝廷不按他的办行吗？你们去

北京找他，就说我王壬秋拜托他啦，东乡四百多冤魂要靠他来超度哩！”

老友如此信任的这番情感，使得张之洞热血沸腾起来，大声说：“壬秋知我，就凭他这几句话，我张某人非为东乡冤魂上疏不可！”

“谢谢，谢谢香师！”杨锐很感动。稍停一会，他又补充一句，“壬秋山长说，东乡一案不关丁制台的事，请张学台在涉及丁制台时笔下留情。”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王壬秋，又要讨东乡人的好，又要讨丁宝桢的好，也够圆滑的了。”

说罢起身。又说：“叔峤，你今天设法找到你那两个同伴，明天一起到我家来，把这几年东乡案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我禀报，不能有半点虚假，我来为你们上疏请圣命。”

杨锐忙起身，打躬作揖，然后急急忙忙地离开张府。

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中读到作者所见到过的王闿运，记在《王壬秋》一节里——

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余久耳其大名。甲申入蜀就姻，居丁文诚公幕府。太史时掌教成都尊经书院，往来较数，获益又较多。太史论经不主宋学，论文力追秦汉，诗五言崇尚选体，七言奄有李、杜、苏、黄之长，洵为咸、同、光三朝作手。然议论亦有太过者。一日，过我书斋，见案上吴梅村诗集，笑谓余曰：此乃天雨花弹词，君胡好之甚？实则太史所作圆明园宫词，大半摹拟梅村，不能脱彼窠臼也。太史得名最早，睥睨一世，喜作灌夫骂座。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太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道丽处，恐六朝人无此手笔。性情极坦率，不拘小节。余督湖广时，太史忽由湘中致书，词颇滑稽。略谓：昔岁端午桥抚湘，曾与彼约，但荐绅不荐官。午桥唯唯。今君督鄂，余拟翻前议，但荐官不荐绅。君意云何？因胪列多名，纷纷请托。余稔太史久，知其笔已到而意先忘，一概束之高阁。太史卒亦不忤也。辛亥以后，一莅沪江，为余题水流云在图长句。适奏议刊成，并为制序。诗笔在樊山、止庵之上，序文较之散原、蒿叟，另辟一格，余宝而藏之。未几，应纂修民国史馆之聘。乙丙之际，不恤徇乡人之请，首先列名劝进。晚节不终，识者惜之。然太史亦老态龙钟，不久即归道山。倘早没数载，宁非全福。昔查初白吊钱蒙叟云：生不同时嫌我晚，死无遗憾惜公迟。余与太史生幸同时，而太史没后，诚不能谓无遗憾。惓怀亲戚故旧，不觉恍然。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为了谈话方便，张之洞把何燃、黄奇祥也接到自己家里住，夜晚和杨锐一道挤在小客房里。张之洞和他们一连谈了三天话。三个川中学子对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前学台大人，详详细细地述说东乡一案的冤情，述说朝廷对此案的不当处理后东乡农人的愤恨和省垣士绅的不平。又说，若此次再得不到公平处理，四川的人心将难以安定，其后果当不可预测。何燃、黄奇祥都有亲人在此案中罹难，切肤之痛使得他们更加情绪激昂，说到伤心时甚至号啕大哭，涕泗滂沱。张之洞的心情十分沉重。王夫人间或也坐在一旁听听，民间的疾苦常常令她黯然泪下。

前些天，何燃、黄奇祥搬出了张府，仍住到原借居的地方，他们和杨锐一起在京师四处活动，将东乡的冤案遍告官场，以便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张之洞则在书房里苦苦地思索着，如何来写这道奏章。

这是道棘手的奏章，棘手之处很多。

首先，它要推翻已经定了五年之久的旧案。案子翻了，便意味着原判错了，这便要牵涉到很多人：既有朝廷方面的，也有四川方面的。朝廷方面，处理此案的吏部、都察院的那些官员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他们会认错吗？四川方面，当时的总督文格虽免了职，没过两年又调到甘肃做藩司。据说此人人缘最好，关系最多。弄到他的头上去，今后好收场吗？

其次，棘手之处还在于要否定去年恩承、童华的复审。无疑，这既要得罪两位朝中大员，又要得罪丁宝桢。恩承、童华都是资格老、羽翼广的前辈。尤其是恩承，正经八百的黄带子，据说辛酉年的变局中，此老还是有功之臣，连慈禧都从不对他发脾气。这样的人开罪了，日后随便扔双小鞋给你穿，你受得了吗？还有那个丁宝桢，也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人物，张之洞对他怀有三分敬重，也有三分畏惧。他连安得海都敢拘捕斩杀，若与他结成对头，他会和你善罢甘休吗？

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做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做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绝不能袖手旁观，绝不能冷漠淡然，绝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

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份，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所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申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羨、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王闿运于会试场中作赋一事，《凌霄一士随笔》中《王闿运辛未入都之意》一章说到

闿运彼岁入都，为会试也。忆曾有人谓此行专为慰视顺家，会试特托名耳，盖未必然。其时闿运名心尚未尽忘（湘绮楼笺启《致董研樵兵备》谓：“进仕之意，绝于乙亥矣。”乙亥，光绪元年也），且三月三日抵京，试后于七月将行时（十五日出京），始往其家，足见北上非专为此。《东轩笔记》云：“湖南王壬秋先生得第后，赴部试，车行见京阙矣，忽洒涕回车。此事予幼年闻人所道，未知确否。后阅《湘绮楼钞集》，有萍始华（按：华当做生）会试赋一首，则先生固尝入礼闈也。或为予述先生语曰：‘我若会殿，必许（？）状头。但光绪帝年太幼，引见时跪拜不甘耳。’时先生已逾六十，该谑之妙，不减少年。”谐语亦与“进仕之意绝于乙亥”语相通。赋作于咸丰庚申，闿运壬子乡举后，会试非仅一次也。集中《会试萍始生赋》自跋云：“咸丰十年，会试天下举人，天子命大学士周祖培为正总裁官，二场试五经义，

至礼记独发此萍始生一句，案其义例，说数十言明白矣。而功令限三百字以外，乃作赋一篇，又禁挟片纸，不得录稿。既黜落领卷，故题为会试赋云。”亦有玩世不恭之致。赋起句为：“有一佳人之当春兮。”衡文者或当为之一惊。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做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嫔！”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川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

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官员，理所当然应当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

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数，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永不加赋”之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唯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查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葵前往东乡。祝士葵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葵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年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

“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他们说也有道理。”张之洞说，心里在想着“机会”二字。是的，若是遇着一个好机会的话，的确事情会要好办些。但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呢？

“叔峤，我已草拟了一折一片。你先看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这是草稿，还要修改。”

张之洞走到书案边，拿起寸把厚的一叠纸来交给杨锐。

“哎呀，您写了这么多！”杨锐又惊又喜，忙双手郑重接过，仿佛捧起了东乡土民的希望。

奏章，在年轻的士子杨锐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是写给太后、皇上看的呀，若一旦被他们认可，墨写的文字就会变成铁的现实。杨锐写过不少文章。他的文章被公认为写得好，但那些文章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想，再好的想法，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不法情事的再严厉的抨击，统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无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广为散发，你的锦绣文章有几个人读呢？只有奏章这种文章才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文字。回川后一定要更加发愤苦读，科场一定要顺利，要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早一天取得香师今天的地位，早一天为国为民上疏进言！

杨锐怀着这种心情，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着。张之洞的奏议，章法

严谨而不呆板，遣词准确而不干涩，论据广博而不芜杂，建议周详而不浮泛，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折一片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张奏”的特色。杨锐完全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

就在杨锐阅读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四川三年期间，亲眼看到蜀民的苦痛不知有多少，但回京这些年来，却并没有看到川督川藩上过关于百姓困苦的奏疏，连川籍京官也不言及。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掩藏危机，粉饰太平，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升官晋级，至于百姓的生与死，则从不往心头上记挂。京官每年要接受来自家乡的地方官送来的冰敬和炭敬，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礼品。拿人家的手短，当然就只有靠说好话来回报。如此内外一致，太后、皇上就被蒙在鼓里了。在朝廷的眼中，巴山蜀水，仍然还是千年前史册上的那句老话：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殊不知如今已大不然了。应该趁此机会，把蜀民的苦困向太后、皇上奏报，既可以让朝廷了解四川的实情，又有利于东乡案子的再次审查。正要提起笔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浑身都已疲倦了。

张之洞一向体质不强，三十多岁时两鬓便有了白发。四十岁过后，他常常有一种日趋衰老的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一生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今日一天之间连拟了两份奏疏，精力花费太多，更觉得比往日劳累。明天再写吧！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便被他立即压下去了。

张之洞是个性格倔强、意志坚毅的人，想办的事就非要办成不可。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这在他的过去是没有过的事，满朝文武中也罕有人做过这等事。然唯其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能体现一个前四川学政的关爱蜀民之心。

“香师，正折和附片我都拜读过了。东乡冤案，有您这样的奏章递上去，一定会很快昭雪的。”

杨锐一颗热切的心被张之洞的奏稿所深深打动，并由此而更增添了对老师的敬意。

“但愿如此！”张之洞说。他斜倚在靠背椅上，让全身最大限度地放松。

“香师，您的这两份奏稿，可不可以让我来替你誊正？”

杨锐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目光。对于一个肩负父老乡亲重托的尊经学子来说，对于一个巴望仕途顺利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年轻秀才来说，这是一件太富有意义的事情了。

见张之洞没有做声，他又赶紧补充一句：“让我誊抄一遍吧，如果不能上奏，留下做个底子也好呀！”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是绝不会同意杨锐这个要求的。一来亲自誊正奏稿，也是臣子对君上的一种忠诚的表示；二来毕竟还不是繁剧在身，有时间自己誊抄。但今夜还要草拟一个附片，分不出时间来，而瞬间冒出的另一个想法，更促使他很快作出了决定。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到河南开封堂兄张之万那里去做客。张之万很器重这个堂弟，除密折外，通常的奏折，从草拟到拜发的过程，他都让时年二十五岁的堂弟参与，或让他起草，或要他誊抄，或给他看幕府中师爷们的稿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得到很多见识。张之万有时笑着对他说：“我这是在培养未来的疆吏。”张之洞终生记得堂兄的这份情谊。眼下这个刚过弱冠的尊经士子，其资质、品性、学识、才情都不在当年自己之下，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正好让他参与这几道折片的形成过程，借此历练，也好使他终生对老师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得到老师的明确答复后，杨锐热血高涨，一种神圣感顿时充满他的全身。张之洞找出几份自己留下的奏章副本，详细地把格式和写法给学生讲了一遍，然后走出书房。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月牙弯弯，繁星密布，深黑的天穹奇妙莫测，它给人以强烈的诱惑，又易使人生发出无穷的喟叹。一股夜风吹来，张之洞觉得有几分寒意，已是二更时分了。

洗过一个热水澡后，张之洞又恢复了白日的旺盛精力，回到书房时，杨锐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认真誊抄。他从背后看了一下：书法端庄秀丽，格式也符合要求，心里甚是满意。一坐在书案边，四川百姓生计困苦的景况，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

据杨锐说，上次恩承和童华从四川回京奏报朝廷，说一两正款之外所加收的钱只有四千二百文，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四川乡民老实听话，若仅只此数，大家再苦，也会咬紧牙关交出来。事实上，最贫瘠的县，一两正款之外也要加收六两左右的银子，许多县高达十两。这笔钱百姓实在负担不起。至于东乡县，则更为严重。这是张之洞还在四川时就已经知道的。东乡县令孙定扬为填满他本人及衙门里那一伙贪焚之徒的腰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在一两正款之外收取高达十三四千文的苛捐杂税。知府易荫芝核减为七千文，已经不低了，但孙定扬不听，我行我素，依然征收十多倍于正款的钱。孙定扬正是逼迫百姓反对朝廷的那种贪官污吏！

张之洞想到这里，顿时怒火满腔。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

古人云：天心在民心，民安即国泰，民定则国宁。减捐轻赋以苏蜀民，此今日治蜀之第一计也。孙定扬逼民于绝路，李有恒滥杀至无辜，彼辈不独为蜀民之罪人，实为朝廷之罪人。从来坏圣君之英名，毁大业之根基者，皆孙、李等乱政残民之蛀虫也。此辈不诛，民心何能得安宁，国家何能至大治，朝廷何能树威仪，上天何能降平安？

“好，就这样定稿！”

张之洞为自己拟的这几句文字兴奋起来，将笔一扔，霍然站起。杨锐正在屏息静气地誊抄，被张之洞这一声高叫所惊动，知道老师又得绝妙之句，忙过来先睹为快。

“香师，有您这几句，孙定扬、李有恒不上断头台，怕连太后都不会答应了。”

杨锐说完，捧起这份奏稿，又大声朗诵一遍，由衷佩服不已。

“不仅要借他们头来为蜀中父老出一口气，还要借他们的头来整一整天下的吏治！”望着夜色深沉的窗外，张之洞坚定地说。

“香师，快四更天了，您去歇息吧，我来抄，天亮之前可以抄好。如果您满意的话，上午即可拜发。”

到底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杨锐一丝倦意都没有，反倒被为民请命的崇高情感所激励，情绪越发高昂了。

“叔峤，你以为这三道奏章上去，东乡冤案就一定会昭雪，孙定扬、李有恒就一定会被砍头吗？”

张之洞目光凝重地望着面色红润的年轻士子。

“有您这三道奏章上去，再有几个人配合吁恳，事情一定会办成的。”杨锐很有把握地点点头。

“可能不会有这么便当。”张之洞转眼望着书案上那簇橘黄色的灯焰，慢慢地说，“先前的定案和去年的复审，都是有谕旨肯定的，现在要再请谕旨来推翻前定，谈何容易啊！”

如同一盆冷水浇来，尊经书院的小秀才一时没有主意了，他呆呆地看着背手踱步的老师，口里喃喃地念着：“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张之洞也在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远处，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晨鸡的打鸣声，天快破晓了！他毫无睡意，正陷于沉思中。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来，顿时心里燃起一股希望，忙对杨锐说：“不抄了，你也快去睡觉，这几份奏章暂不拜发，过几天再说。”

为什么要过几天再说呢？杨锐满腹疑虑地望着颇有点情绪化的前学台，他不能理解老师为何陡然之间又发生了变化。

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十天前，张之洞接到乡居多年的堂兄张之万的一封信。信上说，

醇邸邀请他进京小住几天，叙叙别情，谈谈诗文。他很荣耀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即日进京，将下榻贤良寺。

看信的时候，张之洞只是为兄弟即将见面而高兴，并未作深思。今天凌晨，为上折子的事，他突然想起了这封信，心中似有一个亮点在闪烁。现在，张之洞睡了两个时辰后醒来，独自坐在书房里，把堂兄的信找出来又重新读了一遍，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件事。

张之万真正是个天下少有的幸运儿。

道光二十七年，张之万高中状元，金榜张挂后，即刻名动四海，全国士人莫不艳羡敬仰。三年后，他督学河南，期满后回京，充任道光帝第八子钟端郡王奕劻的师傅。同治元年被擢升为礼部侍郎，遵两宫太后之命，辑前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的事迹，以供执政参考。慈禧很看重这部书，亲自赐名为《治平宝鉴》。年底出任河南巡抚。同治五年调任漕运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一道，受命防剿捻军。同治九年调江苏巡抚，十年升闽浙总督。这一年，张之万年已花甲，母亲八十二岁。

张之万虽然官运亨通，但他书生气浓厚，读书为文给他带来的愉悦，更要胜过权力加给他的烜赫。他尤喜绘事，每天退下公堂后都要画上几笔，自我欣赏，其乐陶陶。况且他性情较为冲和疏散，不太能耐繁剧。于是，在六十二岁那年，便以母老乞养为由，抛开权高势大的闽浙总督不当，致仕回南皮老家，过着悠闲自得的书画生涯。

然而，张之万此举却给他在官场士林赢得极高的声誉，众口一词赞扬他志趣高洁，事母至孝。以清廉自励的张之洞对这位堂兄更是钦仰不已。

去年年底，九十岁的老母去世，年近古稀的张之万恪尽孝子的职责，在母亲墓旁筑庐守制，谢绝一切应酬。为何醇亲王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召他进京，难道仅仅只是叙叙别情、谈谈诗文吗？

张之洞知道，醇王和钟王均为庄顺皇贵妃所生，关系从来就十分

亲密。张之万在做钟王师傅的时候，醇王也常常向他讨教。张之万亦对这位聪颖的皇七子殷勤至极。彼此之间的交往非比一般。现在，醇王的儿子做了皇帝，他在朝中的分量自然远重昔日。同样，他对国事的关心，也自然会远过昔日。那么，他此时召张之万进京，一定有国事相商。然则，他们商讨的又会是什么国事呢？

张之洞决定派大根去贤良寺打听一下，看看张之万来了没有；如果还未来，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既然是奉醇邸之邀，贤良寺一定会早作安排的。

下午，大根兴冲冲地回来向四叔禀告：子青老伯已在三天前住进贤良寺，昨天拜会了醇邸，今天拜会钟邸，要深夜才会回贤良寺。

子青是张之万的字。张之万比张之洞大二十八岁。第一次见面时，张之万已是五十多岁了，张之洞不知如何称呼为好。张之万笑着说：“我已做了爷爷，开始进入老年了，你就叫我老哥吧！”张之洞称张之万为子青老哥，大根便只好叫他子青老伯了。

张之洞喜道：“你今夜守在贤良寺，务必要见到子青老伯，问他哪天有空，我去拜会他。”

第二天清早，大根回家说：“子青老伯说，中午请四叔过去，一起在贤良寺吃午饭。”

老哥如此热情，张之洞兴奋不已，忙吩咐大根去后院喂饱骡子，洗刷轿车。已正时刻，张之洞怀揣着杨锐誊抄的三道奏折，坐上由大根驾驶的蓝呢骡拉轿车出了门。

贤良寺在皇城附近的金鱼胡同里，它并不是一座佛寺，原本是雍正朝怡贤亲王的府第，现为朝廷的驿馆。各省督抚提镇等文武大员进京陛见，大都住在这里，为的是便于觐见太后、皇上。

刚到大门口，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干练机警的中年男子冲着大根问：“是四爷来了吗？”

“是的。”大根边答边掉头对轿车里的张之洞说，“这位是子青老伯过去的幕友，我昨天见到他与老伯在一起。他可能是专门在此等候您。”

说话间骡车停住，张之洞从轿车里走出来，中年男子迎上去，微笑着说：“给四爷请安！我是制台大人派来接四爷的。我姓桑，桑叶的桑。”

张之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听大根刚才说是堂兄先前的幕友，便客气地说：“桑先生，劳你久等了。”

“哪里，哪里。请进吧！”

桑先生陪着张之洞穿过一条两旁花木扶疏，中间用黑白两色鹅卵石铺就的甬道，来到贤良寺的后院。这里并排建有三座互不相连的四合院，院子结构小巧精细，四周环绕着古柏翠竹。比起前院来，此处更显得清幽雅洁。张之洞来过贤良寺前院多次，却没有到过后院，不知尚有这样三座颇为神秘的特殊建筑。在左边一座小院的门前，桑先生停止脚步，伸出右手，略微弯了弯腰说：“四爷请进，制台大人正在里面等着。”

张之洞也不谦让，大步迈进了院子。

“是香涛来了吗？”

随着一声洪亮的问话，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走了出来。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有关于张之洞行事的记载，现抄录三段如下——

南皮张文达，风流潇洒，书画词曲，无所不工。抚苏时，值兵燹之余，承平未久，吴门画舫，尚寂然于山塘七里间。公任提倡，青山绿水桥头，始复夕阳箫鼓之盛。时公奉太夫人于拙政园中，日召梨园子弟，演剧娱亲。尝自按板，最喜《西楼记》，其于《叔夜拆书》一折，尤为坛场。北人度昆曲能如公者，盖不多觐。青楼中有张少卿者，色艺兼绝。公托太夫人爱之，令出入于节轡，时竟无劾公者。公戏集《四书》制一联以赠之云：“少之时，不亦乐乎；卿以下，何足算也。”一时称为妙绝。

张抚苏时，值赭寇初平，民思安乐。公天性闲适，且风流好事。吴门画舫，经其提

倡，繁盛如前。其建行台于拙政园也，命酒征花、评书品画外，若无余事。夏日荷花既开，逗暑池上，则与幕友敲棋唱曲而已。后有某市人。善倒铜旗，不知其何以得识公，公待如客。遂日游竹林，作四君子戏矣。署中多北人，素不解此。某更挈其同类以进，始成局。至今有某老翁自言：当年与张抚台为和友，并言公常摇大葵扇，趿凉蒲鞋，往来于柳阴路曲间，绝无贵官气象云。

张与香涛为兄弟行，香涛曾有“八表经营”笑柄。文达于宴会场，出表以觐晷刻，忽曰：“我们舍弟，他有八个，我只有这么一个。”香涛闻而恚甚。尝谓人曰：“我们老兄，真是浪子宰相。”张在军机日，万寿，赏王大臣听戏，张预焉。赐膳后，张忽疾趋出，至宫槐下，如蚁旋磨。供奉某伶见而骇曰：“大人怎么咧？”张曰：“我找毛厕。”某伶乃导之至“在圆镜中”之后(在圆镜中，乃万寿山庙额也)。已而张出，顾伶曰：“要不是你，我一定拉在裤子里头了。”东华门外有荒酒店，军机人物，自章京至苏拉，每退值，即聚饮其中。张一日过从之，领班某君举杯曰：“大人喝一钟罢。”张喘息而言曰：“刚才整整说上两车话，把嘴都闹得稀干，你别让那个了，倒是高汤好。”(高汤如馆子中饭汤之类)。

“老哥！”张之洞热烈地喊了一声，快步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向堂兄鞠了一躬。

“不要行礼，不要行礼！”张之万扶着堂弟，满是笑容的眼睛将他上下

打量了一番。“十多年没有见面，你也是中年人，身子骨还好吧！”

“托老哥的福，身子骨好着哩！”

张之洞注视着睽违良久的堂兄：老是比较先前老多了，但七十岁的人了，能这般精神爽朗，身板健旺，也真的不容易。他笑着说：“老哥，从你说话的声音听来，底气比我还足哩！”

“哈哈！”张之万大声笑起来，说，“进来坐吧！”

张之洞随着堂兄进了客厅。这里摆着一色新制的梨木家具，黑红色的油漆闪闪发亮，茶几上放着太湖石盆景，墙壁上悬挂着郑板桥、刘镛等人的字画。整个客厅显得高雅脱俗。刚落座，便有衣着鲜丽的小厮进来沏茶上糕点，安排好后，再悄悄地退出。

“我是大前天下午进的京，”张之万端起雪白细胎起青花的宫廷用

瓷碗，浅浅地吮了一口茶，说，“醇王府里便派人在此等候了，故而前天便去拜谒醇王。深夜回贤良寺时，才知道钟王府里的人已在此等候两个时辰了，于是昨天又去拜谒钟王。正在为没有空去通知贤弟而发愁，恰好昨夜大根来了。我于是今天谢绝别的邀请，特请贤弟来此叙谈叙谈。家里都还好吗？”

张之万的这份亲热，令张之洞感激，忙答：“都好，都好！能在醇王、钟王之后我们兄弟就见面，也真是老哥的特别安排了。”

说话间，张之洞见堂兄一身布袍布履，知他拜会二王时都未脱守制之服，更对这位严守礼仪的堂兄倍添敬意，说：“大伯母仙逝，我也未能回南皮磕头祭奠，心中实未能安。”

张之万戚然说：“你远在京师，自然不能回去。古稀孝子送九秩老母，无论生者还是逝者，都已无遗憾了。”

张之洞点头说：“大伯母福大寿大，不仅是我们张氏家族的母仪，且足以表率乡邦，垂范后昆。”

张之万说：“老母临终时，格外挂牵在外边做官的你和滋轩。说为国家办事不容易，要你们两郎舅自己多多保重。滋轩近来如何？他很长时间没有给我来信了。”

滋轩是张之洞三姐夫鹿传霖的表字。张之洞有六兄弟八姐妹，鹿传霖是他的三姐夫。

鹿传霖是直隶定兴人。父亲鹿丕宗在贵州都匀府做知府时，张之洞的父亲正在兴义府做知府，二人既是同乡，又同为一郡之守，故成为好友，进而结为儿女亲家。那一年苗民闹事，攻破都匀，鹿丕宗夫妇同时被杀。二十岁的举人鹿传霖冲出城外，搬来官兵，收复都匀，由此声名大振。后来，鹿传霖投奔正在安徽与捻军作战的钦差大臣胜保。同治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没有留翰林院，而是改放广西知县。这种资历有个名称，叫做老虎班。

原来，通常的进士放知县，需要等候一段时期，待有缺出之后，

才能补缺成为正式的县令。庶吉士散馆改放地方，不需等候，立马上任。这就叫“老虎班”。虎为百兽之王，兽类都怕它让它，庶吉士下来的县令，候补的进士们都得让它，就像百兽让虎一样。这可能就是“老虎班”一词的来历。

鹿传霖有着一般书生所没有的胆气，又有军旅生涯的经历，故而在平息地方骚乱，维持社会秩序方面，便远不是通常的县令所可比拟的。这些年来战乱频仍，各地均不太平，正是鹿传霖施展才干的好时机。于是，他便因此步步高升，官运亨通，由县令而知府而道员，去年又升为福建按察使，已做到负责一省刑名治安的高级官员了。比起这个能干的姐夫来，只小两岁晚一年通籍的舅子，便要显得迁升慢了。在仕途上，功成名就的堂兄和干练通达的姐夫，常常是张之洞的鞭策。

“上个月收到滋轩的一封信。他在福建过得很好，家眷也都平安，年底第二个媳妇将过门。”

张之洞正想问一问几个住在南皮的远亲的近况，桑先生走了进来，对张之万说：“青帅，酒菜已在清风轩里摆好了。”

“好。”张之万起身，对堂弟说，“香涛，我们过去吃饭。”

走进清风轩，只见古雅的八仙桌上只摆着两双筷子。张之万指着仅有的两张靠背椅说：“今天这顿饭只有我们兄弟俩，我们慢慢地边吃边聊。”

张之洞正要将东乡的事情好好跟堂兄说一说，又要细细地打听一下堂兄和醇王的这次不寻常的会晤，如此安排真是太好了。

兄弟俩坐定，喝了一口酒后，张之洞问：“老哥，这位桑先生是个什么人？是跟你从南皮进京的，还是本就住在京师？”

张之万摇摇头：“既不是从南皮跟我来的，也不是住在京师的，他是应我的邀请，昨天从隐居地燕山脚下古北口来贤良寺与我相见的。”

隐居、燕山、古北口，与机警、干练、洒脱交织在一起，立即在张之洞的脑子里组成了一幅奇异的图景。他对这位桑先生有着一股少有的浓厚兴趣。

“这是个什么人，您一进京，便把他从隐居地召来相见？”

“说来话长了。”张之万微微一笑。“同治九年，我在江苏做巡抚。有次在苏州织造春熙府上做客，见他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中堂，画的是嵩山绝顶图。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甚得山水之奥妙。我自认为画山水四十多年了，尚画不出此画的气概来。便问春熙，此画是谁人所作。春熙说，这画是朋友送的，据说画画的人就寄居在虎丘。大人若是喜欢，明天就派人去虎丘，叫他画一幅更好的送给大人。我走到画前，再仔细端详着这幅嵩山绝顶图，愈看愈觉得手笔不凡，便对春熙说，此人不能召唤，不要你派人去叫，得用轿子把他接到巡抚衙门里来。春熙说，一个穷卖画的，也值得中丞用轿子去接吗？他哪里受得起这个礼遇，多给他几两银子好啦。香涛，你听听，这就是旗人的口气！”

“又是一个焚琴煮鹤的俗吏！”张之洞冷笑道。

关于张之万善画，况周颐著《眉庐丛话》中《张文达激赏魏耀庭》一节里提到——

晚季春明巨公往往有戏癖。光绪庚寅、辛卯间，户部有小吏曰魏耀庭，能演剧去花旦（俗谓之客串也，或戏呼魏要命）。似闻其人年近不惑，及掠削登场，演《鸿鸾禧》等剧，则嫣然十四五娃也，惜齿微涩不驯犀耳。南皮张相国文达极赏之。相国书画至不易求，有人见其赠魏耀庭精簞，一面蝇头小楷，一面青绿山水，并工致绝伦。

张之洞这句话有一个典故。明代苏州有个大画家沈周，名重一时。有次苏州知府要找一个画画的人，左右推荐沈周。知府发朱票传唤沈周，并命他立即在走廊上作画。沈周对知府的无礼甚是恼火，便挥笔画了一张《焚琴煮鹤图》。知府不知沈周在讥讽他不懂艺术，居然把画挂了出来，引来苏州文士们一片讪笑。



沈周画作。吴门画派是明代最强大的绘画流派，因其领袖人物沈周、文徵明均为长洲（今江苏吴县，又称吴门）人得名

“香涛，大家都说你做诗用典确切，你这信手拈来的典故真是切得太准了。”

同是发生在苏州的故事，同是官家对民间艺人的恶劣态度，相似之处，如同翻版。张之万对堂弟的腹笥功夫由衷佩服。

张之洞笑了笑，没有答话。

“第二天，我把自用的绿呢大轿派出去，从虎丘接来这位画师，他就是这个桑先生桑治平，表字仲子。那年他三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张之万满脸喜悦地说下去，“我和他谈了一个多时辰的话，发觉

他不仅精于绘事，而且有着满腹经济之学，心中诧异：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怎么会寄居虎丘古寺，靠卖画谋生？我问他，他只简单地说了两句：十年前遭遇一场大变故，事业毁灭了，从此便四海为家，以鬻画谋食。我问他收入丰厚不丰厚。他苦笑着说，看画者多，买画者少，收入菲薄，聊以度日而已。我便对他说，我爱画画，极愿与你交个朋友，你间或也可帮我做点衙门里的事；若不嫌弃的话，你就留在我这儿，我给你月支一份薪水如何？桑治平说，中丞大人对我如此器重，不容我不答应，只是做不了什么事，很觉惭愧。我笑着说，即使什么事都不做，一个月画一幅画送给衙门也好呀！就这样，桑治平留下了。后来我到福州，他也跟着去了。他果然每个月送幅画给我，说是顶薪水。其实，他帮过我很多忙，出过不少好主意。同治十二年，我辞官回南皮。桑治平说，我又要闯荡江湖了，但我会永远与您保持联系。第二年他来信告诉我，已在古北口成家落户。香涛，我对你说了这么多，是想介绍他与你认识。据我的观察，此人不是一般的人，你今后可以和他做个朋友。”

张之洞是个喜好奇特的人，自谓喜读天下奇书，喜识天下奇器，喜交天下奇才，喜做天下奇事。刚才在大门口一见面，桑治平便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现在听堂兄这番介绍后，他立即意识到此人是个与众不同的奇人，遂点头说：“这个桑治平的确不是凡庸，古北口离京师不过三百来里路，过些日子，我亲自到他家里去拜访他，以示订交的诚意。”

“好！”张之万举起酒杯来，“喝酒！”

张之洞将酒杯举起，互相碰了一下，喝了一口酒，吃了点菜后，张之万笑着说：“这几年贤弟回京师来，连上了几十道很有力量的奏章，朝野震动，太后召见，真正是名播海内。前天醇王爷还在我面前称赞你哩。”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张之洞忙问：“醇王爷说了些什么？”

“醇王爷说，你的堂弟张之洞是条硬汉子，不怕洋人，太后赏识他，我也喜欢他，他是个有骨气的人。又说，太后和我都同意他的意

见，杀掉崇厚，给点颜色让俄国人看看。只是想到崇厚的祖上为打江山出了大力，故改为斩监候。太后和我都希望他今后多上好奏章。”张之万顺手捋了捋稀疏的花白胡须，笑咪咪地望着堂弟说，“有你这样的贤弟，老哥我的脸上都光彩不少。”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咸丰三年”——

八月，弟小潭卒于贵州。（公兄弟六人。长之，字远瀾。次之清，字仲穆。之渊，字江。次即公。又次之澄，字小潭。之涌，字闰涛。姊妹八人……三适鹿文端公传霖。）

听了这话，张之洞的心里十分高兴，一个重大的设想突然跳进脑子：何不趁此机会，请老哥引见引见，到醇邸去走一趟呢？如果东乡这个案子得到醇王的同情，那就好办多了。尤其是，如果与醇王建立起交往，则于今后的仕途，简直有不可估量的好处。

张之洞做了十多年的京官，虽然见过醇王几面，却没有受到过醇王的接见，对于这位贵为皇上本生父的王爷，他也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印象。醇王眼下除开一个亲王的封爵外，不兼任何差。张之洞弄不清楚，这个仅只四十岁的皇上本生父，究竟是对政事本就缺乏兴趣呢，还是惮于西太后的威权，不愿插手其间，以免遭不测？抑或是暂作韬晦，待皇上亲政后再图作为呢？对这位王爷的脾性打小起就了解，这几天又频繁出入王府的堂兄，于此必有自己的明识。

“老哥，请恕我冒昧，我直言问您一句话，您能答就答，不能答就算了。”张之洞放下酒杯，目光逼视着瘦瘦精精的堂兄。

“你要问句什么话，这般郑重其事？”张之万不自觉地也放下杯筷，神情肃然起来。

张之洞将身子向前推移几寸，直截了当地问：“醇邸这次召您进京，除叙别情谈诗文外，还有别的事情吗？”

张之万望着堂弟那双比常人略显长而大的双眼，停了片刻，反问：“你说呢？”

“要我说，肯定还有别的事。”张之洞摸着酒杯，神情似乎比刚才

松弛了许多。“要不然，他不会将您这个古稀老者从偏远的南皮突然召进京来。”

“让你给说对了。”张之万重新端起酒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说，“其实你不问，我也会告诉你的，只不过这是我们兄弟俩的私房话，你绝不能对外说起半个字。”

张之万一直觉得自己对堂弟有所亏欠，故而特别照顾。这些年来，他常在书信中对堂弟谈自己的宦海感受，以便堂弟多一些借鉴。张之洞对堂兄的这种关怀一向很感激。自然，与醇邸会晤这等大事，若不是出于兄弟情谊，张之万是绝不会说出其中的内容的；毫无疑问，这也是绝不能对外泄露的。张之洞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醇王要我出山。”

“噢——”张之洞长长地应了一声，这颇为出乎他的意料。“现在怕不行，还正在守制期间里。”

“是呀！”张之万轻轻地说，“醇王爷因为不知道，听我这样说，他没有强求，只好说一等服阙就进京吧！”

堂兄能东山再起，进京担任要职，对张之洞来说无疑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他忙说：“您没有推辞吧！”

张之万笑着说：“我对醇王爷说，我山居六七年了，过两年愈加老了，再出山也不能为朝廷做什么事。”

“醇王怎么说？”张之洞急着问。

“醇王爷说，镇抚国家，还得靠老成。皇帝一年年长大，再过几年就要亲政了，我要为他预备几个靠得住的人。你不要推辞，服阙即进京，一言为定！我原是因为亲老而辞官的，现在老母已归道山，醇王爷既然不嫌我老，我也就再没有别的理由不出山了。”张之万乐呵呵地一边说，一边喝了一大口酒。

张之洞知道，当年若就是现在的局面，即醇王的儿子已登位的话，张之万是绝不会辞官归里的。人之常情是久动思静、久静思动，说不定这些年他天天在南皮盼望着朝廷的征召。想到这里，张之洞很是兴奋，他举起酒杯，高声说：“恭喜您，老哥，到时我回南皮接您！”

刘体仁《异辞录》中《翁同龢张之万书画助赈》一节里提到张之万画的身价——

顺直水灾，常熟翁文恭、南皮张文达各作书画便面十，售赈助赈，每件二金。都人未之前闻，赈局司帐亦不知二公笔墨之身价也。忽为一不知姓名人所见，尽数买出。赈局以为利市，往二公家再三请益，二公不允，都中以为奇谈，日往局问讯者数十起，而卒不可得矣。

“哪里敢劳贤弟的大驾！”张之万自己更是满心欢喜。

“老哥，我再冒昧问你一句话，醇王眼下不兼一差，也不过问国事，他究竟是怕妨碍两宫太后，还是本于此无兴趣？”

张之洞瞪着两只发亮的大眼睛，静静地听着堂兄将要发表的意见，这可是关系朝局的大事！

“哼！”张之万冷笑一声，说，“香涛，你是个史册烂熟于心的人，你想想看，历朝历代有哪个近支王公对国事没有兴趣？老说没兴趣，恰恰就是最有兴趣。何况自己的儿子现正做着皇帝，他醇王爷就真的能心如古井吗？你听我慢慢地跟你说。”

张之万将杯中的剩酒喝完，张之洞忙提起酒壶给他倒满。清风轩的侍役进来，送上一碗热汤，又递给每人一条热毛巾。擦过脸和手后，张之万对待役说不要再添汤菜了。贤良寺的侍役懂规矩，知道住这里的人都有些不能让别人晓得的机密。侍役点点头，接过毛巾，轻轻地出去，然后将房门拉紧。张之万继续他的话题：

“咸丰四年，我从河南学政任上内召回京，为钟郡王授读。那时，钟王爷十三岁，醇王爷十四岁，兄弟俩因为是同母所生，关系亲密，互相往来频繁，因此我也得以与醇王爷亲近。我在两位王爷身边整整七年，真可谓亲眼看着两位王爷长大。不怕贤弟见笑，我与两位

王爷，名义上虽是君臣之义，其实已近于骨肉之情。”

说到这里，张之万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欣慰的神色。张之洞很能理解堂兄的这种欣慰，有如此经历，真正是人生之幸。

清朝皇子的师傅，多出于殿试中的一甲三名，有幸被选作为皇子的师傅，乃是极大的荣耀。若是福大命好，所教的皇子登基做了皇帝，做师傅的则会有天大的荣光和崇隆的地位。即使所教的皇子没有做上皇帝，因为尊师重道的缘故，做过师傅的人也会受到皇家的尊敬，而享受到许多别人享受不到的优待；至于皇子，通常都会终身对师傅礼遇。张之洞探花出身，却没有被选为皇子的师傅，他为此而遗憾过很多年。

“师傅做得久了，我对于两位王爷的脾性也摸透了。总的来说，两位王爷都不属于强悍一类。不仅仅是醇王爷、钟王爷，包括文宗爷、恭王爷、孚王爷在内，都没有太祖太宗那种豪迈剽悍的气习，这可能是宣宗爷敦厚仁慈的遗风所致，他们几兄弟都秉性温良仁懦，其中尤以钟王爷为甚，其次便是孚王。比起三位皇兄来，他们的政事兴趣要淡些，而醇王爷不是这样。”

说到这里，张之万禁不住提高了嗓音。张之洞挺起身来正襟危坐，在脑子里展开一张吸墨纸，要把当年皇子师傅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吸收进来。

“醇王爷在政事上，有一种天潢贵胄所特有的责任心。在他看来，江山是祖宗打下来的，自己不管谁管？就凭这种责任心，文宗爷龙驭上宾时，他不能容忍肃顺等人仗着顾命大臣的身份欺负两宫太后，于是和两宫太后、恭王里应外合，办成了辛酉年那桩大事。二十二岁的醇王爷带兵半夜驰奔密云抓肃顺那一节，今后搬上书场戏台，也是够惊险英勇的。香涛，我还对你说件事。”

张之万停了一会，似在回忆当年那段历史风云。

“因为醇王福晋是西太后的胞妹，故而醇王夫妇与两宫太后的关

系格外亲密。文宗爷病重时，恭王爷请求去热河，文宗爷不同意，但醇王爷夫妇却一直随侍在侧。肃顺等人把持朝政，别人都难以进内宫，唯有醇王福晋，肃顺不便阻挡。那段日子里，就多亏了醇王福晋的进进出出，才维持了两宫太后与京师恭王爷的联系。两宫太后由热河回銮京师之前，即命醇王爷草拟罢黜肃顺等人的诏书。西太后将诏书密藏于贴身小衣内，人皆不知。回到京师，恭王爷率留京大臣迎谒，西太后于小衣中将醇王爷草拟的诏书取出，交付恭王爷宣布肃顺等人罪状，即日拿交刑部治罪。香涛，你看醇王爷是个怕事的人吗？”

张之万不再说下去了。他拿起银勺舀了一勺已经变冷的汤，低下头，慢慢地喝着。

醇王带兵捉肃顺的事，张之洞早就听说过，至于抓肃顺的密诏也为醇王所拟，他却一点都不知道。如此说来，醇王为大清朝今日局面的形成，是立下大功勋的，怪不得慈禧太后要将皇位交给他的儿子，其中还有一份酬谢之意在内！

“老哥，恭王、醇王在辛酉年都立了大功，穆宗宾天后，两宫太后将皇位交给醇王之子而不给恭王之子，恭王府是如何想的呢？”

张之万抬起头来望着堂弟，缓缓地说：“贤弟，这就是我今天特意叫你来贤良寺，兄弟俩在清风轩单独吃饭谈话的原因。老哥我有重要的话对你说。”

张之洞的神情不觉为之一振，敛容屏息，倾听堂兄的下文。

“恭王爷比醇王爷大七岁，无论是阅历，还是才干都在醇王爷之上，故两宫太后多倚重恭王。因为恭王处事有己见，到后来便与西太后有过几次争执，彼此渐生不睦。穆宗宾天后，不传位于恭王之子而传位于醇王之子，这中间原因很多，而恭王圣眷减退，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恭王府当然不会平静。从这几天与醇王爷和钟王爷的谈话中，我有个感觉，西太后迟早会下这个决心，将恭王的权柄移交给醇王。醇王之所以要我出山，是在为自己准备靠得住的帮手。贤

弟，”张之万举起酒杯来，说，“喝下这口酒吧，老哥有几句腹心话要对你说。”张之洞忙举起杯子，与堂兄重重地碰了一下，一饮而尽，肃然聆听。

“老哥我自道光二十七年通籍，到同治十一年辞官回里，在官场上混了二十五年，从翰林院修撰做到闽浙总督，仕途还算顺遂。以我本人的为官经历和冷眼对旁人的观察，我以为做官是有诀窍的，这诀窍就在于要寻找一个有力的牢固的靠山。若这个靠山在他尚未成为十分有力和牢固的时候，你便与他有着非一般的关系，一旦他的地位稳固确定之后，你在仕途上便会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官做到这个地步，便可谓做到家了。”

如同佛手摩顶一般，张之万这几句话给张之洞以巨大的启迪：以探花之出身，入仕近二十年了，无论是政绩还是著述，都要超过一般人，然而至今尚只是一个正五品衔的右庶子，迁升缓慢的原因，或许正是没有一个有力而牢固的靠山。

“有的靠山的得来是天缘凑泊。譬如说大家都做皇子的师傅，偏杜受田命好，他的学生文宗爷登基继了位，他马上就晋升协揆。这就是天缘凑泊。那年我辞官时，没有想到有醇王爷的儿子做皇上的一天。现在我已归田六七年了，醇王爷还记得我，看来老哥我也无意之中得到天缘凑泊。有的靠山则要自己去靠上。贤弟，种种迹象表明，醇王爷不久就是一座真正可以依靠的大靠山，你要看到这一点。”

张之洞的情绪激动起来。堂兄的这句话，给他今后的仕途指出一条充满阳光的大道。他起身，双手举着酒杯，说：“之洞深谢老哥的指拨。只是至今与醇邸缘悭一面，还请老哥相机引见才好。”

“行，你坐下吧，我们一起喝了这口酒。”

待张之洞坐下后，张之万恳切地说：“我已是日薄西山的人了，即使再次出山也做不了多大的事业，张氏家族未来的希望是在贤弟你的身上，我有责任为你引见，只是，”张之万捻须沉思着，“借一个什么名义来引见呢？”

“老哥，我前两天为四川东乡县的冤案拟了三道奏折，是否可以先送给醇王看看，借此为引见？”

张之洞说罢，将随身带来的青布包打开，取出一叠厚厚的奏章来，平平整整地放到酒桌上，然后把东乡的案子对堂兄简要地叙说了一遍。

“好，好。”张之万连连点头。“这三道奏折的确是个很好的引见物。你放到这儿，我今夜细细地看一遍。后天三庆班会到醇王府唱堂会，醇王爷要我去凑凑热闹。我会把这叠奏折带上呈给王爷，请他先过目，然后再相机提出你的意愿来。”

“就这样吧，一切拜托老哥啦！”

张之万随手将摆在桌上的奏折翻了一下，心里想起一桩事。

“香涛，这几年你上的几十道折子，老哥我都仔细地看了，确实道道都不同凡响。但有一句话，老哥我不能不对你说，望你长记心中。”

张之洞挺直腰杆，一副凛然受教的模样：“之洞不敏，正要请老哥多多指教。”

“贤弟自幼熟读史册，当知‘为政不得罪巨室’这句话。此话看来颇似乡愿，实乃真正的要言妙道。近年来你虽厕身清流，但颇为谨慎，不像张佩纶、邓承修等人专与大吏作难，今后切望保持下去，奏折中总以多议国计民生，少劾豪门巨室为宜。贤弟生性忠直，又身为言官，老哥怕你今后在声名隆盛之时忘乎所以，以至于未获大用而被宵小中伤，造成终生遗憾。若到那时再悔，则悔之晚矣。正因为期之甚高，爱之甚切，故言之亦甚直率，望贤弟能体谅老哥的一番苦心。”

这是真正的手足情谊的良药忠言，张之洞哪会不能体谅？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老哥金石之教，之洞将终生铭记，切实遵循。”

吃完饭后，张之万躺下午睡，张之洞则邀请桑治平在贤良寺后院

散步。二人虽初次见面，却彼此都有故友相逢之感。他们毫无拘束地闲聊着。学问文章，政事民情，无所不谈，很是投缘。张之洞看出桑治平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个隐逸于江湖中的俊才。桑治平感觉到张之洞热血奔涌，心地坦诚，是一个官场中少见的棱角鲜明实心做事的能吏。

张之洞握着桑治平的手，诚恳地说：“京师官场士林之中，难觅先生这等人才，若不嫌弃，忙过东乡案子后，我去古北口看你，再次向你请教。”

桑治平颇受感动：“桑某乃一布衣，浪迹江湖，落拓半生，前蒙青帅垂悯，今又受庶子错爱，真是三生有幸。庶子若肯光临寒舍，当洒扫花径，恭迎大驾。”

晚上，张氏兄弟和桑治平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晚饭。夜里，张之万读奏折，张之洞又和桑治平说了半宿的话。到第二天上午分手时，张之洞已把桑治平看成很契合的老朋友了。

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

张之万送来的关于东乡冤案的三道奏折，醇王已经仔仔细细地看过一遍了。现在，他又将这三道书法秀劲内容沉甸的奏折在手里随意抚弄着。这位四十岁的王爷，长得与其英年早逝的四兄和执掌国柄的六兄很相像：一样的小脸尖下巴，一样的单薄身材。这些都来自道光帝的遗传。与方面大耳、膀阔腰圆的乾隆、嘉庆相比，道光和他的这几个儿子似乎不是真龙天子的后代。

醇王是个复杂的人物。

作为道光帝的七皇子，父皇去世的时候，他只有十岁，上面有三个已成年的兄长，当然不可能有继位之想。随着年岁的增大，眼看着四兄独尊天下，六兄权势显赫，同是先皇血脉的他，怎会不眼热？工于心计的懿贵妃在生了皇子之后，获得咸丰帝的特别宠爱，为了增加自己在皇族中的力量，她把亲妹妹嫁给了醇王。从此醇王成了她的心

腹。在辛酉年那场政变中，醇王夫妇立下特殊的功劳，醇王也由郡王晋升为亲王。但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柄，则落在比他大七岁的恭王手里。

恭王奕訢器局开朗，聪明能干，且能重用汉人，受到朝野中外的拥护。醇王对这位兄长既佩服又嫉妒。他的这种心态，与对恭王既利用又防范的慈禧很是接近，叔嫂两人基于同一情绪，又结成了新的联盟。因为要对恭王别树一帜，醇王在对外事务中，便采取一种虚骄强硬的态度。在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恭王和醇王两人的态度便截然不同。

同治帝死后，新皇帝不出于恭王府而出于醇王府，恭王当然不服气。但是面对着醇王晕厥在地，力辞不受，过后又坚辞开缺所有差使的一连串动作，恭王也不好意思再争，只得把气咽进肚子里，打叠精神，继续做他的军机处领班大臣。

哪怕是一职不兼，而今的醇王已不再是同治年间的醇王了，满朝文武视“潜邸”为神明，“潜邸”之主自然也深知自己的神圣身份。对于恭王，他不再像先前那样谦恭了，他要尽早把大权从恭王手里夺过来。

然而，事实上醇王只是一个性格脆弱才具平庸的人，既没有安邦治国领袖群伦的真才实学，又缺少玩弄大阴谋大诡计杀伐专断敢作敢为的奸雄胆魄。他清楚地知道，在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恭王固然是一个大障碍，但真正不能掀倒的大山却是慈禧太后。无论是地位、实力，还是机巧手腕，他都远不是那个女人的对手。那个女人，既是奸雄，又是英雄，即使现在身为皇帝本生父，在她的面前，须眉丈夫醇王也永远只有臣服的份。



大水法门，圆明园(约1876年)

因此，在攀登权位顶峰的过程中，醇王同时并举地采取两个措施：一是巴结讨好慈禧，二是伺机攻击恭王。

醇王对他这个嫂子兼姨姐的太后是非常了解的：她既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又贪图享受，是一个要把人生的乐趣用尽用绝的女人。

早在同治十二年，小皇帝刚刚亲政的时候，慈禧就授意儿子发布上谕，重建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以供还政后颐养天年。由于耗银将在三千万两之上，大乱甫定的朝廷实在无力支付这笔浩大的开支，当家的恭王对侄儿皇帝的这道上谕加以谏阻。年少贪玩又刚愎自用的同治帝正要借个名义大兴园工，为自己建造一个娱乐之地，遭到恭王的反对后大为恼怒，竟然下旨革去恭王的军机处领班之职，并降为郡王。儿子做得太过分了，慈禧不得不出来干涉。恭王虽保持了原来的职位，但圆明园不能重建，却成了慈禧的一块心病。前些日子，醇王福晋告诉丈夫：太后说，清漪园景致好，稍稍修整下，花不了多少银子，恭王等人大概不会反对，今后归了政，就可以住那里去养

老。

这其实就是当年那道懿旨的再次颁布，醇王决定把这道懿旨领下来，以自己的亲自操办来与当年恭王的极力劝阻，形成鲜明的对比。谁忠谁不忠，岂不一目了然！

府里的小吏张翼带着几个人，已将清漪园查勘过多次了，重新修整的大体方案也已经拿出来，为郑重起见，醇王自己还要亲自去一下。

这几天与张之万会晤后，醇王对执掌权柄的未来更增加了信心。当张之万将堂弟近来为东乡冤案昭雪所做的事情禀报之后，他马上意识到，这又是恭王的一个失误，要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将对手打压一番。他决定在清漪园接见张之洞，这比在王府里召见要好得多。

北京的仲夏，到处是青枝绿叶，花草繁茂，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春天的风沙早已停止，风和日丽，不冷不热，是一年中的好季节。因为修复清漪园一事尚在计议之中，不便张扬，故醇王一清早便离开王府，轻车简从，尽量做到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清漪园在京城西北郊，明代时即辟为皇家园林，名叫好山园。乾隆十五年在好山园的基础上大加扩建，改名清漪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清漪园在劫难逃，也遭到严重的毁坏。辰末巳初时分，醇王一行来到这里。明媚的阳光下，出现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座残缺破败的建筑群。

清漪园全盛时，以昆明湖、万寿山为主体，方圆四千多亩土地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勤政殿、玉澜堂、怡春堂、长廊、养云轩、谐趣园、大报恩延寿寺、放生舫、佛香阁、昙花阁、宝云阁、听鹧馆等建筑物，眼下除万寿山顶的佛香阁，以及全部用铜浇筑的宝云阁外，其余的殿阁楼廊，或全被烧毁，或部分毁坏，均不堪入目。先前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因年久失浚，早已是杂草丛生，青萍漂浮，成了野鸭子栖息的场所，连衔接南湖岛与东岸的那座四十多丈长的十七孔桥，也已斑斑驳驳、漏洞百出，只有那个为镇水兽而铸造的铜牛，至今仍然

安详地卧在湖边，回首翘望人寰，似有无限依恋之情，给醇王一行带来些许安慰。

醇王一边查勘，一边在心里寻思着：要把清漪园恢复成乾隆时期的全盛之貌，其所费银子并不会比重建圆明园少许多，眼下户部是拨不出这笔巨款的，只能分期来做。张翼提出先整治昆明湖和万寿山，规复勤政殿、谐趣园的方案是可行的，但就只做好这几件事，所费已经够大了。即使花费再多，也还有两处工程是非建不可的。

第一处是长廊。太后喜欢遛圈子，两顿正餐后遛半个时辰的圈子，已经遛了十多年，这是雷打不动的老习惯。绵延二三里的长廊遮阳避雨，正好遛圈子，所以非重建不可，最好再延长一倍，太后必定更加满意。

第二是要给太后修造一个戏台。太后爱看戏，尤其爱看皮黄。名伶谭鑫培、梅巧玲等人常被她召进宫去，她可以一看一两个时辰，毫不疲倦。有时看得兴起，她甚至会留他们在宫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再唱。皮黄确实好听，做工也好看，宫里的人都喜欢，巴不得谭鑫培、梅巧玲天天在宫中唱戏。宫里的戏台，受礼制所限，不能建得过大过高，太后多次流露出不满足的神态。醇王想，清漪园不受这个限制，伶人们来来去去也要随便些，应该选定一处好地方，给太后建一座又高又大的戏台，将京城里那些当红角色轮番召来给她唱戏。这不但会博得太后的欢心，更可以让她沉湎于戏文中，不再干预政事。如此，国家大事便可听命于自己，皇帝本生父便是真正的太上皇了。

想到这里，醇王快乐得不自觉地哼起几句皮黄来，巡视的脚步也跟着加快了。一会儿，怡春堂出现在他的眼前。

怡春堂是当年乾隆与他所宠爱的臣子们诗酒文会的地方，素以清幽高雅出名。在咸丰十年那次灾祸中，它也受害不浅。

醇王踏进怡春堂的门槛时，映入他的眼帘的是一片衰落式微的景象：四周的泥筑围墙粉彩剥落，随处可见洞穴，庭院砖坪上的缝隙里杂生着各种野草；主体建筑怡春堂虽未倒塌，但檐断瓦裂之处很多，

堂前的几座铜香炉、铜仙鹤也被敲得瘪肚弯腰，不成个样子；东头宽阔的土坪上原本种植着各种奇花异草香卉灵茎，而今因为没有圣驾的驻蹕、名士的光临，那些珍贵的花木早已枯萎腐烂，代之而起的是丛生的蔓藤芜枝野荆荒条，成了鼠蛇狐兔出没之地了。真正是“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醇王心里顿时浮起一丝末世的悲凉之感来。

极善察言观色的张翼见主子久久地站着观望，遂建议：“王爷，您不是要给太后建一座戏台吗？我看就建在这里好了，把这片草丛除掉，地方宽敞得很。”

这个建议不错！怡春堂本就是饮酒宴豫之地，在此处建一座戏台正相适宜。醇王点点头说：“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可以考虑。”

见建议被采纳，张翼很得意，又说：“王爷，这半天您也走得够多了，不如在这里歇会儿，过会子再细细地查勘，看戏台摆在哪儿最合适。”

一向养尊处优的醇王，一年到头难得有一两次这样地劳动脚步，今天也的确是累了，便说：“你去安排吧！”

“噫！”

张翼领着王命，急忙去张罗。

清漪园虽然已成废园，但长年来仍有几十名看守人员住在这里，这些人大多数是宫中年老力衰的太监。太监因为少年时被阉割，男不男女不女的，自觉低人一等，无颜回故乡见父老乡亲，通常都是在年老后便离宫住进寺院道观里去，与和尚道士为伴，打发残生。此外，一些废而不用的行宫也是老太监们的栖身之所。当然，一些老宫女也因离家日久，无亲无友，无依无靠，便和老太监们一起住进寺观行宫里，那也是常有的事。唐人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写的就是这个现象。

怡春堂的房屋保存得较为完好，清漪园的看守人员中有一半人住

在这里，经张翼一吆喝，老太监们很快便腾出两间正房来，赶紧收拾清爽，恭迎醇王爷大驾。

待醇王落座，服侍主子惯了的老太监便鱼贯而入，端茶递烟，擦汗按摩，把个醇王侍弄得舒服惬意。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后，猛然想起张之洞应该久在园子里等候了。就在怡春堂召见吧！他吩咐张翼去把张之洞寻来。

两天前，张之洞接到醇王府的口谕，要他在清漪园里等候王爷的召见。两天来，他一直在为此事兴奋着。他知道，这是老哥的推荐起了作用。醇王在朝廷上的地位，眼下虽不能与太后和恭王相比，但日后的作用却是不可估量的，且老哥已摸到了他的底。这次召见岂可等闲视之！

但召见之地为何不定在王府，却要选在已经废而不用的清漪园呢？难道说，清漪园将会有大的举动？联想到几年前盛传的修复圆明园的事，张之洞对醇王这次郊外之行的目的已猜到八九分。明知醇王的召见会在辰末之后，为慎重起见，张之洞在昨天下午便抵达清漪园，今天一早便按王府的命令，在勤政殿内一间小偏房里等候着。

在张翼的导引下，张之洞走进了怡春堂正殿，一眼看见醇王正坐在一张陈旧的镶嵌着大理石的雕花大木椅上，便快步走上前，跪在石砖地上，一边叩首，一边禀报：“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张之洞叩见王爷。”

“起来吧。”醇王将张之洞注视片刻后说。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张之洞，或许同为男人的缘故，张之洞的短身寝貌，并没有给他带来如同慈禧初见时那种不悦之感。

刘体仁著《异辞录》中《张之洞文人为帅》里谈到醇王结交文事——

醇邸隐握朝纲，礼遇文士，以要时誉，开当时词臣言事、清流结党之风。洎法越兵兴，轺车四出，率一试而败，唯南皮声名俱泰。粤督张靖达制府、桂抚潘琴轩中丞以军事失利相继罢，南皮继任，适我军先败后胜，克复失地。当时战将冯子材、苏元春悉前任疏荐至军。王孝祺本树军旧部，以靖达弟勇烈倒树湾与捻战败死、坐失主将贬职，至是起用。南皮以文人为帅，激励将士，坐收成功。虞允文采石之捷，不能专美于前矣。

张之洞起身，垂手侍立着。

醇王命令张翼：“给张之洞备一条凳子。”

张翼端来一张黑漆嵌螺钿梨木鼓形凳子，虽然漆面有些剥蚀，但从造型的精美和螺钿的细巧来看，当年亦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宫中用物。

张之洞忙说：“不敢，不敢！王爷的面前，哪有微臣的座位。”

醇王微微一笑了一下，说：“此地不是内廷，也不是王府，你就坐下不妨。我之所以选在清漪园与你见面，就是要你不拘礼节，咱们随便闲谈闲谈。”

张之洞从来没有直接与醇王打过交道，过去常听人说醇王为人比较随和，不像恭王那样威棱，看来传说不误。张之洞是个心高胆大的人，心里深处并不对权贵人物包括天潢贵胄在内，有什么特别的敬畏。科场上的辉煌成就，使得他从来就自视甚高。尽管职位不高，在大人物的面前，他向来没有自卑之感，今天在这位皇上本生父的面前也一样。他道了一声谢，便大大方方地坐在奕□的旁边。

奕□对张之洞这种不卑不亢的神态颇为满意。虽是初次见面，对于张之洞其人，奕□还是颇为了解的。这不仅由于张之洞作为清流党中的骨干，早已名播朝野的缘故，更因为在去年吴可读尸谏事件中，张之洞挺身而出，维护了醇王府的利益。在奕□看来，吴可读遗折的要害在于立即为穆宗立嗣；而此时立嗣，只有立恭王的孙子溥倬，皇位最终将落到恭王府。多亏了张之洞的两道奏疏，既合经典，又顺情理；既循家法，又宜将来，真正是深思熟虑，精详严谨，无懈可击，一锤定音，将一场无端而起的轩然大波治得风平浪静。醇王怎能不感激张之洞？

出于这种心情，奕□的话语极为客气：“张之洞，把你从城里请到郊外来相见，你不会觉得辛苦吧？”

今上的父亲召见一个臣子，莫说只是从城里走到郊外，即使是从

京师奔到天涯海角，作臣子的也是理所当然，不能有丝毫的怨意呀！醇王竟然以这种口气作开场白，真让张之洞既感意外，又受宠若惊。他忙恭敬地答道：“王爷太客气了，王爷可以亲临清漪园巡视，微臣何敢言辛苦二字！”

奕□随意地笑了一下，问：“什么时候来的，等久了吧！”

“昨天下午到的。微臣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却没有来过清漪园。这次正好借此机会瞻仰瞻仰，亲身感受一下当年高宗、仁宗的雄风伟绩。”

奕□心里想：果然不愧为探花出身的名流，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他点点头说：“这一座名园，当年是何等的壮丽非凡。可恨那些洋鬼子，把它和圆明园一道给毁了。你说说，这清漪园该不该修复下？”

果然不出所料，醇王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修复清漪园！关于修复园林这桩事，张之洞对它的前前后后是十分清楚的。

作为一个儒臣，作为一个清流党，张之洞向来不赞成朝廷大兴土木，何况当此内忧外患国帑窘迫之际，修复大型园林以供一二人之游乐，更为他所反对。故而对于过去阻止重修圆明园的一切言论，他都是赞赏的，然而今日面对着醇王的垂询，张之洞却犹豫了片刻。

慈禧太后把皇位送给了醇王府，醇王府自然要回报这份恩德。拿什么来回报呢？世俗间的一切，对于贵为太后的中年妇人而言，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不如修复一座花园行宫，让她在这里怡情养性，安度天年。从这个角度来看，醇王要重蹈园工旧路，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远期的目标是希望醇王能秉掌国政，以便年迈的老哥东山再起，进入权力中枢；近期的目标是要利用醇王和恭王之间的矛盾，为东乡之事翻案平冤。这些都需要与醇王建立起一种过去所欠缺的密切关系。

想到此，张之洞毫不含糊地回答：“清漪园山水环抱，清静幽

雅，的确是个休憩的好处所，洋人纵火烧毁，真是丧尽天良。祖先亲手创建的名园，后人自当修复。只是目前国库不裕，不能全盘动工，宜选择耗费较少的几处工程先期施工，以后再慢慢地一处一处地复原。比如这座怡春堂，就大致完好，想来恢复旧貌所费不多，可以先动手。”

奕□正是要借此探测一下张之洞，估计这个清流党骨干多半会加以委婉的劝阻，却不料他爽快地予以赞同，心里想：看来张之洞的确不是书呆子，是个明白人。便说：“张之洞，你说的跟我所想的一个样，清漪园是要规复，但要慢慢来。你这些年来给太后和皇帝上的折子我都看过。你的折子篇篇都写得有理有据，是真正的奏章，不像有的人，做了几十年的官，还不得奏议要领，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朝廷拿了这样的折子也不能办事。去年关于崇厚误国的折子，满朝文武上的不少，最有力量的当数你的那几篇，我看后激赏不已，建议太后召见你，当面听听你的想法。”

张之洞听了这话很觉舒服。作为一个品级不高的官员，张之洞不太清楚内廷看折子的程序。他一直以为现在也是过去传下来的老套子，由外奏事处转内奏事处，再送给太后裁夺，却不知还有醇王插进来这个过程。他感激醇王一直在读他的折子：“蒙王爷错爱，微臣今后唯有加倍努力才可报答。”

奕□含笑点头说：“南皮张府祖上积德殷厚，连出子青先生的状元和你这个探花。听说你小时在贵州长大，贵州偏远贫瘠，良师难得，你的学问文章得之于谁的传授？”

张之洞答：“微臣四岁由先父开蒙，家兄之渊因比微臣年长十岁，也是微臣的老师。八岁读完‘四书’‘五经’，九岁开笔。十二岁前受业于曾梧之、张蔚斋诸师。十二岁后受业于韩超、丁诵孙诸师，并从吕贤基治经学，从刘仙石习小学，从朱伯韩习古文。吕、刘、朱等人均一代名师一代贤臣，微臣从他们处得益匪浅。”

奕□说：“你的诗文广被传诵，我的记性不好，背诵不多，有两句诗我记得最牢，道是‘文澜不取归熙甫，兵略时同魏默深’。读你的折

子，气势充沛，铿锵有力，可知你的文章的确不是走的归有光的路子。关于边防方面的策略，计虑深远，设防周到，有魏源之风。你如此注重用兵之略，是否与你父亲在贵州征讨苗民叛乱有关？”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道光二十九年”——

从韩果靖公受业……又尝从胡文忠公问业。

又该书“咸丰二年”——

回籍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报至贵州，胡文忠公在黄平军中，与赠公书云得令郎领解之信，与南溪开口而笑者累日。南溪，韩果靖公也。）

醇王居然知道自己的父亲在任上讨平过苗乱，这令张之洞感动。他想，这多半是子青老哥在王爷面前说起的缘故。

“回禀王爷，微臣幼时，先父任所常有蕃民武装闹事。先父总是对微臣兄弟说，世道不宁，当文武并重。正是王爷所说的，微臣注重兵略，实受先父的影响。不过，还有一位业师，为微臣终生敬服，是他的辉煌军功，激励微臣研习兵略。此人即益阳胡文忠公。”

“噢，胡林翼是你的业师？他什么时候教过你的书？”

奕□对胡林翼很敬重，这不仅因为胡林翼是湘军的重要统领，战功卓著，更由于胡林翼在防范戒备洋人这一点上，与他深为默契。奕□一直不满于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置，他认为曾国藩在洋人面前太软弱了，有损大清的国威。因此，在奕□的心目中，湘军的首领人物左宗棠、胡林翼的形象要比曾国藩高大些。

“道光二十八年，胡文忠公出任贵州安顺府知府，先父时任贵州兴义府知府，彼此结为至交好友。先父慕胡文忠公道德学问，把微臣送到安顺府署住了半年，和胡氏子弟一道早晚接受胡文忠公的教诲。后来微臣在顺天乡试获隽，那时胡文忠公正在黎平府招募黔勇援助湘鄂，得知消息后致书先父，说得令郎领解之讯，与南溪开口而笑者累日。南溪即微臣业师韩超，十年前已从贵州巡抚任上致仕。”

“原来你还受过胡林翼的亲自教诲，怪不得高徒本自名师出。胡林翼可惜死早了，未及封侯拜相，得以大用。他后来在前线带兵打仗，与你还有联系吗？”

“有。”张之洞见奕訢如此敬慕胡林翼，似觉彼此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说话时也显得随便了些。“文忠公很忙，我不能多去信打扰他，但每年必有两封信，一是贺岁，一是为他祝寿。文忠公不管多忙，总是亲笔回我的信，指导我读书作文，为人处世，细致恳挚，情意殷殷。每有复信，我都反复诵读，铭记于心。咸丰三年离京回贵州，咸丰六年入京赴试，两次我都绕道去武昌看望他。文忠公总是留我在帐下住几天，纵谈古今治军牧民之事。谆谆告诫我，读圣贤书，千万不可沉溺其中而跳不出来，光只会记忆古义、背诵笺释、寻章摘句、吟诗作赋的学究，不能算是读通圣贤了。圣贤大义，乃在于淳厚民心，治理天下，即经世致用。又说身处乱世，当首在拯民，拯民先要除暴，除暴须仗强兵，故兵略不可不研习。微臣牢记先师的教导，并深以先师武功之盛而自豪，遂留意兵略，十多年来虽为史官学政，亦不偏废。日诵文章，夜读兵书，已成习惯。”

“好！”听了张之洞这番介绍后，努尔哈赤的后裔开始对这个词臣刮目相看了：这或许是个文武兼备做主的能吏干才，应是自己今后柄国所必须罗致的人员。他不再闲聊而切入正题。“张之洞，子青老先生把你的关于四川东乡之案的三道折子给我看了。照你折子上说的，东乡百姓的确是受了冤屈，朝廷过去的处理有失误之处，太后可能受了他人的欺蒙。本王一向最恨贪官污吏，最喜为民做主，愿意将这三道折子亲自交给太后，把东乡的案子翻过来。但是，本王要郑重问你一句话。”

说话之间，奕訢一直用严肃的目光盯着张之洞。张之洞见醇王的态度陡然变得如此峻厉，神情不觉肃然起来，背上冒出一丝热汗。他挺直着腰杆说：“请王爷赐问！”

“张之洞，你身为胡林翼的受业弟子，理应秉承胡林翼对朝廷的忠诚，你在四川做过三年的学政，自然对四川官场民情有所了解。你

现在能否以一个胡林翼的弟子和熟悉真情的学政的身份向本王保证：东乡之案的内情你已完全掌握，三道折子上所说的全是实话，而不是为了打击别人，不是为自己沽名钓誉。”

一股为民请命甘受斧钺的壮烈情怀，顿时涌动在张之洞的胸间。他对醇王尚不十分相信自己虽有憾意，却更对醇王如此郑重地把它当做一桩大事而欣喜，为了坚定这位性格脆弱的王爷的心志，张之洞霍然站起，然后双膝跪下，斩钉截铁地说：“微臣以先师为楷模，忠于朝廷之心可贯日月，身在蜀中三年，其官场民情了如指掌，东乡冤案的前前后后，微臣均已一清二楚。王爷愿为东乡平民做主，鸣冤昭雪，真乃蜀民再生父母，微臣代东乡冤民感激王爷如天恩德。皇天在上，厚土在下，微臣折子里所写的，句句是实，字字是真，倘有半点不实不真之处，请王爷斩微臣之头，戮微臣之尸，以谢天下而惩来者！”

见张之洞起下这等大誓，奕□也颇为感动。他敛容说：“张之洞，本王相信你，请起身，随本王再到长廊、佛香阁去查看查看。”

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

张之洞从清漪园回来的第二天，张之万便离开了京师，回南皮老家继续守制去了。桑治平则应邀在张之洞家住了三天。张之洞陪同桑治平逛海王邨，游国子监，赏玩古董，品藻人物，所谈极为融洽，两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慨。杨锐一直侍奉左右，从老师与桑先生的交谈中得益甚多。三天后，桑治平与张之洞依依不舍地分手，相约明春张之洞去古北口造访，然后再一道登长城，攀燕山，欣赏造化和历史赋予人类的精华。杨锐也暂时搬出张府，与何燃、黄奇祥一起拜会京中时贤，以便广开眼界，拓展胸襟。张之洞很赞赏年轻人的这个决定。

在奕□的干预下，四川东乡县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朝廷颁布明谕：东乡县民并非聚众谋反，不应派兵弹压，原东乡县令孙定扬，原四川提督李有恒立即拘捕问斩，其他负有重大责任的文武官员也重新审判定罪。

张之洞为民请命的这一义举，不仅使他在清流党中再次获得极高的声誉，也得到京师官场的一致称赞。杨锐等人回到四川，将事情进展的前前后后公之于众，川中父老莫不愈加怀念那位督学三年建树甚多的前学台大人，东乡被昭雪的乡民中甚至有人供奉张之洞的长生牌，早晚一炷香，晨昏三鞠躬。

清流党人都于此中得到很大的鼓励。恰好圣彼得堡又传来佳讯，曾纪泽与俄国人的谈判有所进展，迫于多种压力，俄国有可能放弃伊犁城外的领土要求。这无异于将已吞入虎口的肥肉挖了出来，朝廷欢喜，清流党人更是欣喜若狂，都认为是自己的巨大功劳，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人更是热血沸腾，愈加放肆指谪时弊，纠弹权贵。他们纷纷上疏，弹劾工部侍郎贺寿慈、礼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左副都御史宗勋、湖广总督李瀚章，或劾他们贪污受贿，或劾他们昏聩误政。张佩纶甚至将矛头对准慈禧的娘家方家园承恩公府第，说公府新近建房仿照王府规模，有违礼制，请朝廷派员核查，即速制止。

张佩纶等人的这些弹劾，有的收到了效用，但大部分留中淹没，只博得一批对朝政不满者的喝彩，反而招致了许多经不起核查的权贵们暗中忌恨。

张之洞牢记堂兄“为政不得罪巨室”的恳切告诫，没有参与这场大举纠弹权贵的热潮。他虽然十分痛恨官场上的腐败之风，但也深知不能轻举妄动，正如堂兄所说的，在自己的声名日渐隆盛之际，要更加谨慎持重。就在这个时候，宫中又爆出一桩少见的热闹事，一时间弄得沸沸扬扬，给一向压抑沉闷、枯燥无味的内宫生活带来一个富有刺激性的新鲜话题。

十一月下旬是醇王福晋的四十大寿。从十月中旬开始，四面八方的珍贵礼品，便络绎不绝地被送进醇王府。

清流党的首领李鸿藻是从不对王公贵族示以特别亲近的。当年连慈禧的母亲去世他都不去吊唁，何况醇王福晋的寿庆？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十分钦佩李鸿藻这种硬骨头气，便一致决定不向醇王府送

礼。但被公认为第二号人物的潘祖荫却不这样，他早早地便把祖传的一颗鸡蛋大的价值连城的夜明珠送进醇王府。醇王福晋对这颗夜明珠喜欢得不得了。宝廷、吴大澂等人也都悄悄地向醇王府敬献了重礼。

张之洞为此事思考了很久：送，还是不送？想起醇王对这次东乡之事的翻案所起的关键作用，觉得不送点礼物表示祝贺，似乎于情理太不通了。但送个什么礼物呢？张之洞犯难起来。

张之洞父亲官职不高，家里人口众多。父亲的俸禄刚好够全家度日，没有积蓄，更谈不上有什么祖传珍宝了。他自己为官之初便立下志向，要做一个不贪财货的清官。京官俸禄薄，如果不用手段获取外来之财，则几乎个个清贫；张之洞只是一个中下级史官，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两放试差和学政，本来这都是可以生财的美差事。因为试差有程仪，学政有额外的收益，其数量都很可观。尤其是四川学政，生童人数甲于天下，若额外收益全部揽于怀里的话，三年学政下来，少说也有三万银子的收入。但张之洞恪守清廉为本的做官准则，一毫不取，三年前一担行李两袖清风入川，三年后依然一担行李两袖清风出蜀。如此做官，自然永远富不起来。张之洞即使想送重礼也无钱购置，何况他向来不把情意之深浅与礼物之轻重联系在一起。

如此思来想去，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第二天，他打发大根骑一匹快马，星夜奔到南皮老家，请子青老哥画一幅五谷丰登、仙童献寿的彩色图画。听说是为醇王福晋祝寿用，张之万兴致极高。他戴起老花眼镜，辛苦一整天，精心制作一幅丹青。大根带回京后，张之洞又上面亲笔题了一首诗。然后再送到大栅栏裱铺，出了五两银子的高价，用最上等的黄绫装裱好。一切就绪后，张之洞大大方方地亲自送到太平湖醇王府。

奇珍异宝太多了，醇王夫妇反而看腻了，见了这幅状元探花兄弟的联袂之作，夫妇俩都觉得清新悦目，遂高兴地收下。张之洞肩上的一副重担终于放下了。

庚辰、辛巳间，官庶子时，有中官率小奄两人，奉命挑食物八盒赐醇邸。出午门东左门，与护军统领及门兵口角，遂毁弃食盒，回宫以殴抢告。上震怒，命褫护军统领职、门兵交刑部，将置重典。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乃与陈伯潜学士上疏切论之，护军统领及门兵遂得免罪。时，前数日内，有两御史言事琐屑，不合政体(如争迁安县落花生秤规事之类)。被责议处。恭邸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彼等折真笑柄。若此，真可谓奏疏矣。”

十岁的小皇帝也给母亲送来一对极品玉如意，一座尺余高的十九层纯金佛塔。皇上的重礼把醇王府的喜庆气氛推到了高潮。

慈禧对胞妹的生日自然是记得的，但这些日子里她正闹着病，精神不好。她素来肠胃消化不良，近来腹胀，不思饮食，但还是挣扎着处理国事，只是一回到后宫便浑身无力倒在床上。慈安太后见她这样带病勤政，又是钦佩又是心疼。醇王福晋暖寿的前一天，慈安特为提醒慈禧要给妹妹送点礼物。慈禧感谢慈安的关心，亲自到御膳房挑了几样食品糕点，满满地装了八大盒，命人赶紧给醇王府送去。

养心殿的太监小头领李三顺领了这个差使，唤来两个小太监小勾子和二楞子做挑夫，自己空着手跟在一旁。正是太阳当顶的午正时刻，除了值班的太监宫女外，大家都午休了。空旷得一株树一棵草都没有的紫禁城里静悄悄的，颇有点死气沉沉的味道。

走到太和殿旁边的時候，小勾子想起了一件事，对李三顺说：“还没有照门哩！”

清廷内宫制度，太监宫女出宫，无论公私，均须经敬事房开出放行单，上面详细写明所带物品，请午门关照放行。这种手续叫做“照门”。清朝中叶以后宫廷管理混乱，太监宫女要私拿点东西收藏起来很容易，但要运出宫外则较难，这就是因为午门把守严格的缘故。太监宫女得到的东西，若不出宫，则无实际价值。要运出去，通常有两条途径可采取。一是买通敬事房开单的执事太监，将私物公开写在门单上，护军照单放行，私物便出宫了。一是买通护军，检查时开只眼闭只眼，私物也可出宫。

刚才出养心殿时走得匆忙，一时疏忽了，现在要去补办照门，本来是可以的，但李三顺却不想去补。一则是他懒，不想走回头路。二

来估计敬事房的执事太监也休息了。那些家伙仗着权力在手，架子和脾气都大得很，要他们在午休时办公事，给你的脸色绝不会好看。三是李三顺存心要跟护军斗斗法。

上个月，李三顺在养心殿的一个砖缝里拾了一枚胭脂痕玉扳指，这枚扳指的玉质极好，很可能是某位大员在朝见太后时遗失的。李三顺在宫中久了，颇能辨识玉器，他估计这枚扳指若到王府井玉器店里去变卖，至少可以卖得三四十两银子。李三顺是直隶人，有个远房亲戚在京城一家饭庄里做伙计，通过这个亲戚可以把这笔银子带回老家去。有次他奉命出宫办事，便将玉扳指戴在手上，企图混过午门。谁知护军眼尖，硬是看见他手上戴的这枚玉扳指。因为门单上没有写明，他好说歹说都不管用。李三顺因此恨死了午门护军。这次要借机跟他们闹一闹，出一出胸中的那口怨气。

二楞子挑着食品担，李三顺在前，小勾子在后，三人来到了午门。

此刻在午门值班的护军小头目名叫玉林。玉林乃镶黄旗出身，父亲正做着步军统领衙门三品衔巡捕营参将。另外有两个兵丁。一个名叫祥福，正白旗出身，父亲正在安徽绿营做都司。另一个名叫忠和，是个觉罗红带子。三个人都出身高贵，又都是二十岁左右，正在血气方刚的年龄，眼睛角里都没有竖阍的位子。

李三顺带着小勾子、二楞子，大摇大摆地向午门走去。刚到门边，玉林便厉声喝道：“站住！出宫干什么？”

李三顺不自觉地收起脚步，神态却依然傲慢，眼睛并不看着玉林，也不望着另外两个护军，拖长着不男不女的声调：“干什么？奉慈禧太后之命，送礼物到醇王府，为皇上的额娘祝寿！”

“奉太后之命”、“为皇上的额娘祝寿”，如此使命，是何等的重大崇高！倘若是通常的门卫，礼让尚恐不及，还敢再盘查吗？但此处是午门禁卫，太后也好，皇上也好，他们耳朵里听得多了，也并不觉得就神圣得不得了，何况李三顺这种不可一世的神气，他们也讨厌得

很。

狗仗人势！玉林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后，冷冷地说：“把门单拿出来看看！”

“没有。”李三顺给一口顶了回去。

“没有门单就不能出宫！”玉林也毫不客气。

“好大的胆子，慈禧太后的东西你们都敢不放行，想造反吗？”李三顺双手叉着腰，声色俱厉地恐吓。

“你不要吓唬人！”玉林不吃他这一套。“没有门单，如何能证明你奉的是慈禧太后的命令？”

“我李三爷在养心殿服侍太后多年了，你们难道不认识？”李三顺指着鼻子尖，趾高气扬地尖声叫着。

觉罗忠和禁不住冷笑道：“卵子都没有，你也配称爷们？”

太监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没卵子”。这句话大大激怒了李三顺，他气势汹汹地冲到忠和面前，鼓起两只吓人的眼睛说：“混账东西，你敢骂爷们？”

小勾子、二楞子也同样受到了刺激，都捋起袖子来，紧跟在李三顺的后面，随时准备出手。

局面很僵了。

护军祥福脾气稍好一点，李三顺的身份他也知道，便走上前去圆场：“好了，好了，就算你们是奉太后之命办公事，放你出宫吧！”

“慢着！”玉林也觉得忠和刚才那句话说得过头了点，传出去会得罪满宫太监的，也想圆通一下算了，但“检查”这道手续还得例行。这些太监们个个都是贼，万一他们把宫中什么重要的物品私运出宫了，今后追查起来，责任都在他这个小头目的身上。他冲着李三顺，以命

令的口气说：“把盒盖打开，让我们检查检查！”

二楞子素来老实一点，听了这话后便去揭开盒盖。八只点红寿桃饽饽露了出来。

“打开第二盒！”玉林又命令。

二楞子将寿桃饽饽盒端起，下面是八只拇指大的金黄耀眼的窝窝头。

就在此刻，一肚子恨意未消的李三顺脑子里猛然冒出一个恶毒的点子来，他趁着忠和上前验看窝窝头的时候，暗地里伸出右腿来，将忠和的左腿一勾，忠和冷不防一个趔趄，碰着了二楞子的手。二楞子手里端着的八个点红寿桃饽饽全部掉到地上，沾满黑灰。二楞子和忠和同时被这突然的一幕吓得脸都白了。

“你这狗日的王八羔子！”李三顺边骂边扑上前去，扭住忠和的衣领。“你把太后的礼物弄坏了，看你如何赔？”

忠和愣了一下后明白过来，原来刚才就是这个没卵子的太监小头目使的坏，有意绊他一跤。他毕竟是个红带子出身，又在肝火正旺的年龄，便愤怒地飞起一脚，踢在李三顺的小腹上，痛得李三顺松开手在地上打滚。他干脆乱打乱踢，把一担食品全部踢翻在地，然后爬起来，凶巴巴地指着三个护军说：“你们阻挡太后的食品出宫，又毒打太后身边的人，罪恶滔天。你们等着瞧吧！”

又转过脸来对着小勾子和二楞子发命令：“食品担子不要了，咱们回去向太后禀报！”

三个太监转过身向着养心殿跑去。玉林、忠和、祥福望着他们的后影，心里骤然涌出一股恐怖感：事情闹得如此之大，怎么得了？

李三顺回到养心殿，病中的慈禧尚在午睡中，他不敢打扰，便找到当班首领刘玉祥。他跪在刘玉祥的面前，边哭边诉说午门发生的这桩事，表白自己是如何的忍让克制，控诉护军是如何的跋扈嚣张。李

三顺向刘玉祥着重说了三点：一，玉林公然说，慈禧太后的礼物也要检查，眼睛里根本没有太后。二，忠和有意踢翻食品盒。三，骂太监没有卵子，不配做人。

前两桩都是冲着太后的，与刘玉祥无干，后面这句话则深深地刺痛了他。刘玉祥快五十岁了，在宫中当了四十年的太监，最怕的也是别人说起卵子，最恨的也是骂他不配做人。过去，别人笑他骂他，他只记恨在心里，想算计也算计不到。这次好了，天大的把柄落在他的手里，他要借慈禧太后的无上权威来名正言顺地惩罚他的敌人。

午后，趁着宫女进药的机会，刘玉祥蹑手蹑脚地来到慈禧的身边，待慈禧喝完药后，他弯下半个身子向慈禧请安。

“食品送到醇王府了吗？”慈禧的声调比平日低了点，但依然清脆动听。

关于太监与护门冲突事，徐一士在《一士谈荟》中《庚辰午门案》一节里有详细叙述

清光绪六年庚辰，有午门护军与太监争殴一案，朝野注目，其事甚可述。八月十二日，孝钦后命侍阍李三顺赍物出宫，致其妹醇王福晋。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三顺不服，遂至争哄。三顺以被殴失物归诉。孝钦时在病中，怒甚，言于孝贞后，必杀护军。事下刑部暨内务府审办。八月十三日上谕：“昨日午门值班官兵有殴打太监以致遗失赍送物件情事。本日据岳林奏太监不服拦阻与兵丁互相口角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议处一摺，所奏情节不符。禁门重地，原应严密盘查，若太监赍送物件，并不详细问明，辄行殴打，亦属不成事体。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等，严行审讯。护军统领岳林，章京隆昌，司钥长立祥，着一并先行交部议处。”盖据阍人一面之词，坐罪护军也。谏三上，后以为轻，飭更审拟。十一月二十八日复奏，仍执前议。二十九日奉上谕：“午门值班护军殴打太监一案，曾谕令刑部内务府详细审办，现据讯明定拟具奏。此案护军玉林等，于太监李三顺奉使赍送物件，竟有拦阻殴打情事，已属荒谬，该衙门拟以玉林从重发往吉林充当苦差，祥福从重发往驻防当差，觉罗忠和从重折圈三年，并将岳林请旨交部议处，自系照例办理。唯此次李三顺赍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戒。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着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着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兵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等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懍之！”对护军不惜格外重处。而于阍人之违例，不置一词。此谕既颁，闻者骇然，以其长阍人之焰，流弊甚大也。至十二月初七日，乃有改定罪名之两宫懿旨：“午门值班兵丁殴打太监一案，护军玉林等因藐抗获咎，原属罪有应得，唯念门禁至为紧要，嗣后官兵等僥误会此意，稍行瞻顾，关系非轻，着格外加恩，玉林改为杖一百，流两千

里，照例折枷，枷满鞭责发落。祥福改为杖一百，鞭责发落。忠和改为杖一百，实行责打，不准折罚钱粮，仍留禁二年，圈满后加责三十板。护军统领岳林，免其再行交部严议。太监李三顺，着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至疯犯刘振生混入宫禁，已将该管首领太监等分别摘顶罚银斥革责打发遣，以示惩戒。仍着总管内务府大臣恪遵定制，将各该太监严行约束。禁门重地，如值班人等稍有疏懈，定当从严惩办，绝不宽贷。”(刘振生混入宫禁，为是年之另一案。)护军处罚减轻，阉人亦得薄惩，并有严行约束太监之命，可谓差强人意。此案之结束如是，其间之转圜盖大不易也。

翁同龢当时对此案之经过，以次略有所记。其八月十三日日记云：“中官出午门，为禁兵拦阻，争扭。将禁兵交刑部，而中官云受伤。”

十月二十日云：“刑部奏结太监被午门护军殴打一案，奉旨再行讯问(未见明发)。”

十一月七日云：“刑部内务府会审午门之兵与内监互殴一案，内监无伤，而门兵问军流。摺上，奉旨情节未符。盖至是已再驳矣。”

二十七日云：“昨日内府刑部奏午门案，懿旨将抗旨例查出具奏。今日复称，抗旨无例，照违制例，抗即违也。”

二十八日云：“夜访吴江相国(按：协揆枢臣沈桂芬也)，知昨日午门案上，圣意必欲置重辟，枢臣力争不奉诏，语特繁。今日传谕内务府刑部堂官，仍须加重罪名也。窃思汉唐以来，貂珥之弊，往往起于刑狱，大臣无风骨，事势渐危，如何如何!”

二十九日云：“是日内刑南处封奏，并呈律例一册，奉旨将护军两人加重发黑龙江，遇赦不赦，又一人系觉罗，尤重，圈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加重严议。”

十二月初七日云：“钦奉懿旨：午门殴打太监一案，将首犯杖一百，流二千里，折枷，余犯皆减，涣然德音，海内欣感。前日庶子陈宝琛、张之洞各有封事争此，可见圣人虚怀，大臣失职耳。既感且愧。”

所记虽简略，可见此案自发生至结束之过程，盖以枢廷刑部等之争持，护军得免死，而仍格外从重定罪。大臣不敢再争，最后得陈张二庶子抗章论之，始得从轻改处。二庶子挽回已定之局，其力伟矣。

张之洞时官左庶子，陈宝琛时官右庶子。(均兼日讲起居注官。)其因此案上疏之情事，据闻十一月二十九日重处护军之上谕既颁，陈氏以此案若竟如此结局，关系甚巨，决意上疏争之。张佩纶(时官侍讲)与过从最密，知而告之洞。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为同声之应，唯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陈疏稿略如其旨，而正疏之外，并附一片，则仍争此案处分之失当。之洞闻之，亟致一笺，谓“附片万不可服”，以药名作隐语。十二月初四日，两人之疏同上。之洞旋于直所晤陈，复问曰：“附片入药否？”曰：“然。”之洞顿足曰：“误矣，误矣!”孝钦览疏，为之感动，遂于初七日特颁懿旨。此案既结，之洞喜而谓陈曰：“吾辈此次建言，居然获效矣。请问附片中究是如何说法？”陈为诵数语，之洞乃大赞其词令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张陈一出色之举。陈之胆力，及为义之勇，尤过于张也。《张文襄公年谱》(胡钧重编)所记

云：“十二月因案与陈弢庵太傅交章奏请裁抑阉宦，恭亲王见而称赏，谓同列曰：‘此真奏疏也！’先是，有中官率小阉二人，奉内命挑食物八盒，赐醇邸，出东左门，与护军争殴，遂毁弃食物，回宫以殴抢告。两宫震怒，立褫护军统领职，门兵交刑部，将置重典。太傅拟上疏极谏，公谓措词不宜太激，止可言渐不可长，门禁不可弛，如是已足，我当助君言之；若言而不纳，则他事大于此者不能复言矣。太傅以为然，改正义为附片，有云：‘皇上尊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公犹虑其太峻，夜驰书，谓附子一片请勿入药。太傅以示幼樵侍讲。侍讲曰：‘精义不用可惜。’卒上之。公闻而叹曰：‘君友谏不纳，如何能企主上纳谏乎？’翌日以俄事遇太傅于直庐，问消息如何。曰：‘如石投水。’意谓留中也。又数日，两宫视朝，谕枢臣此案可照原议，毋庸加重。公闻之，折简与太傅云：‘如石投水，竟成佳讖。’”与余所闻者盖大致相同，可印证。（十二月初七日颁懿旨，孝钦是日似未力疾视朝。）此附片措词最难，妙在得体。

张之洞于《抱冰堂弟子记》（罗惇齋《宾退随笔》）云：“托名弟子，实其自撰也。”自述此事云：“庚辰、辛巳间官庶子时，有中官率小阉两人，奉旨挑食物八盒赐醇邸。出午门东左门，与护军统领及门兵口角。遂毁弃食盒，回宫以殴抢告。上震怒，命褫护军统领职，门兵交刑部，将置重典。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乃与陈伯潜学士上疏切论之。护军统领及门兵遂得免罪。时前数日内有两御史言事琐屑，不合政体（如争迁安县落花生秤规之类），被责议处，恭邸手张陈两疏示同列曰：‘彼等摺真笑柄，若此真可谓奏疏矣！’”此为张氏晚年追忆而约略记之，未及致详，且孝钦后犹在，意有所讳，于个中委曲，有不便质言者。恭王奕訢对张陈奏疏之称誉，当是事实。

“奴才正要禀告此事。”刘玉祥走前一步，靠近慈禧的床沿。“太后，食品没有送出宫，给护军踢翻了。”

“什么？”这可是宫中从来没有过的怪事！慈禧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两只手开始痉挛。她根本不问缘由，而是直接追查责任。“是谁踢翻的？好大的胆子，我的礼物他都敢这样！”

“午门护军忠和踢的。”刘玉祥心情愤怒地将李三顺编派的事件经过叙述着，“三顺带着小勾子和二楞子，奉着太后的命令，挑着食品出宫。午门护军小头目玉林要三顺拿出门单来。三顺客气地对他们说，敬事房的人睡午觉了，这是太后送给醇王福晋的，您就劳驾免了吧！玉林板起面孔说，太后的也不能免。三顺说，那请先放我们出宫，下午再补一张送给您。玉林说，打开盒子让我们检查。三顺说，都是太后御膳房做的吃食，不要检查了吧。玉林又说，太后送的也要检查！三顺不同意，怕灰尘弄脏了食品。护军忠和走上前来抓着三顺的手，要他揭盖子。三顺不肯，两人扭打起来，忠和飞起一脚，先踢翻了食品担，再踢翻了三顺。”

“反了，反了！”慈禧气得牙齿咬得直响，腮帮鼓鼓地。她一把掀开被角，就要从床上起来，慌得刘玉祥和两个宫女忙上前搀扶。

“太后息怒。”刘玉祥见几句话就把慈禧激怒了，心中十分得意，讨好地劝说，“太后，您在生病着哩，保重自个儿的玉体重要，犯不着跟那几个浑小子护军计较。”

慈禧虽然天性褊急，容不得物，但平时还不至于这样容易激怒，这次很快便生这样大的气，原因有两点：一则她是给自己的胞妹当今皇帝的生母送一点生日礼物，居然因缺一张门单便遭这等侮辱，午门护军简直跋扈得天理难容。这不只是侮辱了她，也侮辱了她的娘家，还侮辱了当今的皇帝。这口气，你叫她如何咽得下！二来她正在病中。她素来好强，疾病害得她不能好好地处理政事，心里烦躁，无名怒火正烧着，无事都想发泄一下，何况几个卑贱的护军欺侮到她的头上来了，她怎么忍受得了！

“快，传我的旨意，把那几个午门护军统统抓起来，立即斩首示众！”

她气得双眼呆望着帘子，也不知是在对谁下这道懿旨。

“把谁斩首示众呀？”随着门帘掀开，一个音色甜润的女人声音传了进来，接着一摇一摆地走进了慈安太后。她是特地来探望生病的慈禧的。“妹妹，什么事惹得你生这么大的气？”

慈安其实要比慈禧小两岁，按理她要叫慈禧为姐姐才对，但她是咸丰帝的皇后，而慈禧只是贵妃，在名位上要高出慈禧。慈禧只得委屈自己，叫她姐姐，自称妹妹。

“姐姐，你帮我做主！”

一向刚强的慈禧，兴许是在病中，也兴许是受到了莫大的委屈，见到慈安后，竟突然变得脆弱起来，一句话刚说出口，便刷刷流下眼泪来。

在慈安的记忆里，只有辛酉年在热河行宫，咸丰帝驾崩不久，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不把两个太后放在眼中，自行执政的那些日子里，慈禧才十分伤心地流过泪，才有时深更半夜抱着慈安的肩头痛哭，说过“你要替我们娘儿俩做主”的话，那以后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包括同治帝去世的悲痛时刻，慈禧都没有这么痛哭过。慈安大为惊愕。

“妹妹，什么事，说出来，姐姐替你做主！”慈安心软，见慈禧哭，她自己也边说边流起泪来。

“咱们刚才给老七府上送的一担食品，午门护军竟然不让出宫，还踢翻了。姐姐您看，这午门护军竟然欺侮到咱们的头上来了，这还了得吗？”慈禧边说边用手绢擦眼泪鼻涕，那模样真的十分伤心。

“有这样的事！”慈安也大为愤怒起来：护军竟敢欺侮太后，日头从西边出来了？她严厉地问：“谁是今天当值的？”

“奴才在这儿。”刘玉祥忙弯下腰回答。

“把三顺儿找来！”慈安命令。

“噫！”

一会儿，李三顺跟在刘玉祥的后面进来了。

“三顺，你把午门的事情对两宫太后说一说。”刘玉祥吩咐李三顺。

李三顺忙在两宫太后的面前跪下。他见慈禧泪痕未干，慈安怒容满面，知两位太后已被大大激怒，心里很是得意，便绘声绘色地把对刘玉祥说的话，又添油加醋地演说了一遍。

“真正是无法无天了！”

慈安气得站起来，她也被震怒了。慈禧的礼物是在她的提醒下送的，这件礼物也可以看成是她们两人共同的礼物。不给慈禧以面子，也就是不给她以面子。慈安一向懦弱，又无儿女，故对慈禧倚仗

甚多。慈禧的儿子虽死，但现在的皇帝又是她的亲外甥，今后当然会跟姨妈亲，慈安还是处于弱势。同治年代，慈安总是依着慈禧，让着慈禧；光绪年代，这个做姐姐的依然得如此。以重惩几个微不足道的护军，来作为对慈禧的讨好，应该说所费代价最低，何况这几个护军也的确情理难容！

“刘玉祥！”

“奴才在。”

慈安一字一顿地下达懿旨：“你到内阁去传达我的旨意，要他们以皇帝的名义拟旨，命刑部立即拘捕午门护军玉林、忠和、祥福，从严审讯惩办，并将护军统领交部严加议处。”

“噫！”

刘玉祥和李三顺兴高采烈地退了出去，立即奔向内阁传达两宫太后的圣命。

十一 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第二天下午，刑部尚书潘祖荫奉到圣旨，他展开恭读：

昨日午门值班官兵殴打太监以致遗失贡送物件情事。本日据岳林奏，太监不服拦阻，与兵丁互相口角，请将兵丁交部审办，并自请议处一折，所奏情节不符。禁门重地，原应严密盘查，若太监贡送物件，并不详细问明，辄行殴打，应属不成事体。着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等严刑审讯，护军统领岳林等着一并先行交部议处。

潘祖荫细细地研读上谕，体味旨意。圣旨上讲的是值班护军殴打太监，否定太监兵丁互相口角一说，口气严厉，要重办护军及其统领。太监属内务府管，午门护军属步军统领衙门管，按理应是刑部会同内务府和步军统领衙门一道审办，但圣旨既否定护军统领岳林的上奏，排除护军统领衙门的参与，且已申明严惩护军。显然，圣意非常明确，此事责任在护军，太监无过，刑部应当遵照这个意思去办理。倘若是一个普通的只会奉旨办事的刑部尚书，按此去办就行了，保证

能得到符合圣意的嘉奖。但清流党的第二号首领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太监把持朝政，干预国事，造成祸乱的现象，鉴于此，历朝正直的大臣都主张对太监要从严管束，自己也从不与太监交往，明智的君主也知道整肃内宫的重要。满人入关之初，是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顺治帝曾为此专门铸造了一个十三衙门铁牌。

十三衙门即清初管理太监的机构。这个铁牌上明文规定：“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往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劣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这条规定后来便成为整个清代禁止宦官干政的家法。相对于前代而言，清代在抑制宦官干政这一点上做得还是比较好的。首先破坏这条家法的，便是那位敢于藐视祖制的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安得海出宫被斩后，她并没有吸取教训，改过自新，而是继续重用太监。梳头太监李莲英这几年就甚得她的宠信，去年已升为五品大总管了。

慈禧为何重用太监呢？野史上说，作为女人，慈禧喜欢那些阉割不干净的太监，因为他们身上还残存着男人味。这种说法是想当然的。慈禧重用身边的太监，其实也和历代男性皇帝一样，是因为她相信太监是自己的私人，可靠，尤其是利用他们来办一些不能公之于众的事情，最为稳当。

对于慈禧的这种行径，朝廷中正派的官员们私下都有些议论，特别是那些激进的清流党，更是对此痛恶不已。

凭直感，潘祖荫觉得这桩斗殴案，必定是太监失理在先，而慈禧又听信了太监的一面之词，借圣旨来发泄自己的满腔怒火，同时也要借处理此事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权威。为了证实自己的分析，他亲自提讯已被拘捕的玉林、忠和和祥福。提讯的结果，他的分析得到证实。

但内务府大臣恩良则要坚决按旨办事。审讯不审讯都无所谓，玉林等人的陈述他根本就听不进。作为内宫主管，恩良的这种态度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不但要维护属于自己管辖的太监们的利益，他

更要借此讨好巴结他的顶头主子——两宫皇太后。在这种职务的官员眼中，向来是没有什么原则和国家的概念的。面对着这种棘手的案子和尴尬的局面，才华过人的潘祖荫颇感为难。思索再三，他决定采取投石探路的方式。

第一步先上一折，将提讯玉林等人的情况上报。折子上详细记录玉林等人的口供，试图让两宫太后了解事情的另一面，希望她们在兼听之后能变得明白起来。潘祖荫请恩良会衔，恩良拒绝，他只得单衔上奏。几天后，他奉到朱批：不可偏听一面之词，应从严从速审结此案。太后们接过潘祖荫投过的“偏听”之矛，反过来又投向潘祖荫本人，弄得这位刑部尚书哭笑不得。

无奈，潘尚书只得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的办法，拟了一个惩处方案：护军这边，其头目玉林责任较大，杖五百，罚去月俸三个月，祥福、忠和各杖五百；太监这边，其头目李三顺责任较大，交内务府慎刑司责打五百，罚去月俸三个月，二楞子、小勾子各责杖打五百。

疏上，朱批责备刑部偏袒护军，对玉林等人惩罚过轻。

潘祖荫气愤了。他在刑部衙门里发牢骚：“既然刑部处置不当，皇上自己圣心独裁好了，何必要借我们的口来说话！”

满尚书文煜生怕因此得罪太后而丢掉头上的红顶子，他劝潘祖荫：“伯寅兄，何苦为几个护军惹太后生气。太后说轻了，咱们再加重点。”

文煜自做主张重新判决：玉林从重发往吉林充当苦差，祥福从重发往驻防当差，觉罗忠和从重圈禁三年。他也不给潘祖荫过目，便以刑部的名义第三次上奏。

三天后，上谕下达：

午门值班护军殴打太监一案，曾谕令刑部、内务府详细审办，现据讯明定拟具奏。该衙门拟以玉林等发往边地当差，自系照例办理。唯此次李三顺赠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

阻，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非格外严办，不足以惩戒。玉林、祥福均着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革去护军，圈禁五年。均着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着再交部严加议处。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着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等抗违获罪情形，稍形懈弛。懍之！

对护军处罚之重，对太监偏爱之深，不仅令潘祖荫愤慨，令文煜意外，也令合朝大臣不满。连日来，六部九卿的官员们纷纷私下议论：明明是太监亏理在先，为何只指摘护军一方？明明是太监、护军相互殴打，为何单说护军殴打太监？护军盘查，乃职守所在，即使出现殴打之事，也不可处以如此重的惩罚。革去护军，已属不轻，消除旗档，听之可骇，还要加上充当苦差，遇赦不赦，这一辈子永无出头之日了。这种处罚，比打劫行凶还要重！尤其是忠和更惨，一个红带子居然被圈禁五年，而所犯之罪仅仅只是打了太监。这叫人如何能服气！至于这背后的原因却是再明白不过了：因为李三顺是奉慈禧太后之命出宫的，打狗得看主人面，玉林等人可惜年少不知此中关系！

奉行职守的遭到严惩，违反宫禁的反倒无事，今后谁来遵制，谁来守责？官员们哀叹：门禁必将渐成虚文。

国家法纪不受重视，主子身边的太监可以仗势藐法，于是官员们又哀叹：如此下去，前朝宦官干政的故事再将重演，大清朝的朝政从此将多事了！

状元出身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很想为此事上个折子，提醒太后要杜防貂珥之弊。一天深夜，翁同龢来到好友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沈桂芬的府上，探探他的口风。翁同龢想，如果他和自己一样的看法的话，便和他会衔上奏。

朝中官员的担忧，也是沈桂芬的担忧，但他却不愿上折。

沈桂芬对翁同龢说：“递折子给太后，这不明摆着是批龙鳞、捋虎须吗？我六十多岁了，又多病，还能活得几年。寿终正寝，得个好谥号，便是此生最后的希望了，犯不着为几个护军去触怒太后。老弟，我也劝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国家也不是你我二人的。她皇太后心中都只有自己个人，不把国家当一回事，我们多操这份心做什

么！”

这话也说得有理。翁同龢的折子也便不上了。

满朝文武大臣大多数采取的也正是翁同龢、沈桂芬的态度，只在嘴巴上说说而已，对于这场皇家与部曹的斗法，谁都不想参与。但翰林院有几个书呆子与众不同，他们却敢于顶风逆浪，要为公理和正义去争斗一番。

这天午后，应陈宝琛之约，张之洞来到陈府。此时正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京师犹如置于一个大冰窟之中。陈宝琛夫妇都是福建人，十分畏寒，初冬开始便天天把火炉烧得旺旺的，一到陈家，张之洞仿佛有踏入春天之感。特别是客厅桌子上摆着的那几盆福建特产——水仙，更是为房间装点着浓郁的春意。

张之洞端视着这几盆可爱的植物，只见那密密丛生的蒜条叶，一根根笔挺笔挺地向上奋进，黄绿色的叶片里饱含着蓬勃生机。许多叶片的顶部都结着花蕾，有几个花蕾提前绽开了，淡黄晶亮的花瓣笑融融地面对着窗外的枯枝败叶、寒山瘦水。在眼下百花凋谢的残冬，这几盆南国水仙给冷寂的寰宇带来多少温馨，多少生气啊！

正在张之洞凝思遐想的时候，张佩纶也应约走进陈家的客厅。

“香涛，你先我一步了！”张佩纶对在水仙花面前出神的张之洞大声打着招呼。

“你看这花开得有多好！”张之洞抬起头来对张佩纶说。正在这时，陈宝琛出来了。他又笑着对陈宝琛说：“你们福建怎么有这么好的冬花？”

“这是我们福建地气好的缘故。不只水仙，还有福橘、龙眼，都比别省的要好。”陈宝琛颇为自豪地说，“你这么喜欢水仙，我送你一盆吧！”

“也要送我一盆！”张佩纶直接索求。

“好，一人一盆。”陈宝琛爽快地答应。

三人坐下，喝着陈府的福建特产乌龙茶。

急性子张佩纶先开口：“弢庵，你把我和香涛召来，是不是为了午门斗殴事？”

“正是，正是！”陈宝琛说，“前些日子，一个名叫刘振生的疯子冒称太监，从神午门进了内宫，险些造成大祸，神午门护军也只是革职而已。这次太后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顾家法，不顾国纪，给午门护军这么重的惩处。这样的大事，满朝文武没有一人递个折子主持公道，大清岂不要亡了吗？”

“看来弢庵要上折子了，有意把事情说得这等严重，好像大清就他一个人在支撑似的。”张佩纶打断陈宝琛的话，笑着对张之洞说。

张之洞也笑了起来：“且听他说完，看他是如何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的。”

“看来这大清是要靠我一人支撑了！”陈宝琛故意这么说，他是想借此刺激一下这两位一向勇于言事的清流好友，希望他们也帮衬帮衬。“我关在家里整整想了三天，拟了一道折子，特为请你们来，帮我参谋参谋。”

张佩纶说：“不瞒你说，我也正想上个折子。这种时刻，岂能没有我张佩纶的声音，想不到让你着了先鞭。快拿出来念念吧，我和香涛帮你润色润色。”

张之洞说：“满朝都是不平之声，我辈岂能不上疏！”

“正是这句话，我还记得香涛兄的诗：白日有覆盆，剝肝诉九阍。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我们的声音。我先递，你们接着上。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里还是有敢于说话的人的。”陈宝琛气势豪壮地说着，一面从茶几上拿出一沓纸来。“我就不从头至尾念了，挑几个重要的段落读给你们听听。”

二张一同说：“我们洗耳恭听。”

陈宝琛大声念起来：“臣维护军以稽查门禁为职，关防内使出入，律有专条。此次殴打之衅，起于稽查。神午门兵丁失察擅入疯狂，罪止于斥革。午门兵丁因稽查出入之太监，以致犯宫内忿争之律，冒抗违懿旨之愆，除名戍边，罪且不赦。兵丁势必怨夫前失，此后凡遇太监出入，但据口称奉有中旨，概予放行，再不敢详细盘查以别真伪，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

“好！”张之洞拍手赞道，“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这两句话说得有力量。”

“本朝官府肃清，从无如前代太监犯罪而从严者，断无因与太监争执而反得重谴者。”陈宝琛继续中气十足地朗诵着，“臣愚以为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格外严办，以尊懿旨，而在皇太后之宽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若照日前处置，则此后气焰漫长，往来禁闼，莫敢谁何？履霜坚冰，宜防其渐。”

陈府温暖的书房里，主人的福建官话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仿佛是对着那与严冬气候一样的冷漠舆论所作的宣战。

张之洞一手端着茶杯，一只手摸着下巴，两只眼睛凝视桌上那盆散发着清香的水仙花。他一言未发，脑子里却想得很多。上个月午门事件发生以来，张之洞就以他一贯关心时务的热情，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和演变。

他曾当面问过潘祖荫，也问过刑部其他官员，掌握了玉林等人的供词。他还特地找过养心殿几个较为熟悉的太监，打听过李三顺其人，事件的真相已明白无误。至于对护军的惩罚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也看得清楚。他几次想上疏说说自己的意见，但又几次作罢。事情真难呀！难就难在规谏的是知遇之恩甚厚而喜怒又捉摸不定的慈禧太后，何况素来仁弱的慈安太后也持同样态度！

张之洞先是殷切期盼两宫太后能在怒火消除后，自己慢慢醒悟过

来，不露痕迹地弥补过失。在这种企盼落空之后，他又恳切地盼望有地位崇高的人出来上奏，用忠诚来感化，用事理来点拨两宫太后，使她们能悟以往之不谏，自己出面来作转圜。他本人不卷入这场难堪的纠纷中去，而最后的结局又不至于给国家带来不良影响。这便是张之洞所最为希望的。但几天过去了，上这种奏章的人却没有，他心里开始焦虑起来。

他认真地听完陈宝琛的奏稿后，心里很是舒坦：张庵真不愧一个无私无畏的清流，敢于直陈太后的过失。先前，赵烈文赞扬曾国藩的廉洁，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今天移给陈宝琛最合适了：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言官。

但张之洞还是有所顾虑：慈禧太后正在对护军恼火透顶，开头一段便是为护军辩护，会不会给她火上加油！他在心里琢磨着：这样一道针对太监护军斗殴事件的奏章，陈宝琛使用的是标准的布局：护军稽查无大错，太监仗势该训斥，谨防由此而滋生的弊端。但这样的布局对于从谏如流的明君来说或许相宜，而对师心自用的慈禧来说未必合适。

“香涛兄，你发表意见呀，这样写可不可以？”张之洞还在反复斟酌，陈宝琛已经逼将了。

“唔，行，行。”张之洞尚未考虑成熟，只得敷衍着，“我看可以。”

“我以为尚有所欠缺。”张佩纶背起手在客厅里一边踱步一边说，“张庵可能还有顾虑，话说得不够明白透彻。依我看，干脆挑明：护军之处罚，罚不当罪。”

张佩纶走到茶几边，端起杯子，喝口水润润喉咙，然后提高声调，义愤填膺似的说：“旗人销档，乃犯奸盗诈伪之事，至于遇赦不赦，必为犯十恶强盗、谋故杀人之罪。就算护军完全无理，打了太监一顿，也不能这样处罚。大清朝还有没有王法呀？刑部还有没有律令呀？眼下播之四方，今后传之万世，众口将会如何议论呀？”

陈宝琛说：“幼樵说得对。我是有点担心，怕话说得过重，两宫太后接受不了。”

“弢庵这个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张之洞斟酌良久，已有主意了。

张佩纶坚定地说：“语气重一点，会有些刺眼，但有好处。我最反对用钝刀子割肉，半天出不了血。弢庵你一向痛快，为何这次瞻前顾后不痛不痒的。”

陈宝琛笑着说：“那好吧，就依你的，把这篇稿子改一改。”

“这篇可以用，不要再改了。”张之洞急忙制止。

“我看也不要再改了，就把它照原样誊正，作正疏上。”张佩纶果断地作出决定。“再来一道附片，不妨就按刚才所说的，补一剂苦一点的药。”

“行！”

陈宝琛欣然采纳张佩纶这个建议，立即挥笔拟写。张之洞的心里却总有一些不太踏实的感觉。

很快，陈宝琛的附片又出来了。他兴奋地对张佩纶说：“前面几句，我就用你的原话。先告诉你，免得犯剽窃之罪。”

张佩纶笑着说：“我不怕你剽窃。窃得越多，我越高兴。”

陈宝琛大声念道：

再，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自系皇上为遵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谋杀人之事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属，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议。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力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为时事方艰，我慈安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禧皇太后圣躬未豫，不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然再四思维，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亦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伏乞皇太后深念此罪

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至愚至贱荒谬藐抗之兵丁，皇上因遵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防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圣德。

“好极了，附片更要胜过正疏！”不待照例的程式话念完，张佩纶已为之鼓掌喝彩。

“香涛兄，你看呢？”陈宝琛转而问张之洞。

张之洞思忖了一会，说：“我还是刚才的顾虑，是不是话说得过重了点。”

“不重，不重！”张佩纶大大咧咧地拍着年长他十岁的张之洞的肩膀说，“老兄一向敢作敢为，这次为何这等躲躲闪闪的。”

说罢又对陈宝琛嚷道：“我们帮你当了半天参谋，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

陈宝琛笑着说：“我这就叫厨房上菜，我们边吃边说。”

吃完饭后天色已晚，二张告别主人各自回家。

回到家里，张之洞还在回味着陈宝琛补写的那道附片。“一时读诏书者无不惶骇”，“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议”，“激成君父之过”，“伏乞皇太后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这些话一直不停地在他的脑子里回旋着。认真地说，这些话都无不当之处，事情明摆着也是这样，但听起来却不大顺耳。目的是要让太后收回成命，从轻处罚护军，并给参与斗殴的太监以惩处，不让太监有得势滋生非分之念。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也就行了，至于手段是可以从权的。

太后死要面子，绝不能有半点指摘她的意思，这是首要的。其次，太后眼下最恼火的是护军。若是一个劲地为护军辩护，则反而会令太后生气，一旦恼羞成怒，坚持要按她说的办，那就毫无办法了，总不能为几个护军而喋喋不休地死缠着太后不放吧！

陈宝琛的附片，以“惶骇”“传播”等字眼来暗里指摘太后，又一个

劲地为护军辩护，恰恰在这两点上犯了大忌。

“附片不能上！”想到这里，张之洞坚定了这个认识，必须马上制止。他提起笔来，写了八个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叫大根连夜送去陈府。

太后不能指摘，护军不能辩护，剩下的唯有从“太监”着手了。再次提醒太后，注意前朝宦官干政的危害，重申家法，杜绝乱萌，让太后自己醒悟；并将前向刘振生一案并提，正可以看出管束太监之重要。对！就这样写，或许能带来转机。张之洞觉得为午门斗殴事件再上一疏的责任，已义不容辞地落到自己的头上来了。

为纠正太后的过失，为鸣申护军的冤屈，为抑制太监的得势，也为陈宝琛正疏的有欠稳妥，张之洞施展平生文字功力，以极大的忠悃诚挚，以极度的委婉曲折，来表达自己一目了然的用心：

窃闻近日护军玉林等殴太监一案，刘振生混入禁地一案，均稟中旨处断。查玉林因系殴太监之人，而刘振生实因以与太监素识，以致冒干禁御。是两案皆由太监而起也。

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我皇太后、皇上遵家法，不稍宽假，历有成案，纪纲肃然。即以两案言之，玉林因藐抗懿旨而加重，并非以太监被殴也；刘振生一案，道路传闻，谓内监因此事而获罪发遣者数人，是圣意均见弊根，并非严于门军而宽于近侍也。仰见大中至正，官府一体，曷尝有偏纵近侍之心哉！

护军明明是因打太监而致罪，张之洞却改为因抗懿旨而获咎，贬太监而抬高太后，可谓煞费苦心。但两次谕旨，均未有“惩办太监”之类的一句话，这又作何解释呢？张之洞含毫良久，终于想出了几句估计能为太后接受的话来：

唯是两次谕旨俱无戒责太监之文，窃恐皇太后、皇上裁抑太监之心，臣能喻之，而太监等未必喻之，各门护军等未必喻之，天下臣民未必喻之。太监不喻圣心，恐将有借口此案恫吓朝列妄作威福之患；护军等不喻圣心，恐将有揣摩近习谄事貂珥之事。

接下来，张之洞说，嘉庆年间林清之变，实因太监为内应，本年秋天在内廷天棚里搜出火药一事，也起因太监的失职。因此，他建议：

相应请旨，严饬内务府大臣将太监等认真约束稽查，申明铁牌禁令，如有借端滋事者，奏明重加惩处。

最后，张之洞以经典上的两句名言：“履霜坚冰，防其渐也”，“城狐社鼠，恶其托也”，来暗示太后：一须防止太监仗势骄纵，二则防止成为狐鼠之辈的凭借。

写完后，他从头至尾又细细地看过一遍。通篇文字，既没有一句为护军辩护之意，也没有半字触犯太后至高无上的威严，而是紧紧扣住抑制貂珣得势的祖训家法。张之洞想，这样的奏章，倘若太后都不能接受的话，大清的朝政，大概也就没有多少指望了。

过了几天，张之洞在翰林院门口遇到陈宝琛，问他附片上了没有。

陈宝琛答：“上了。”

“你怎么不听我的劝告？”张之洞颇为失望。

陈宝琛说：“接到你的字条后，我第二天去征求幼樵的看法。幼樵说，附片比正疏还要好，如此精义，不用可惜。我自己也和幼樵持同一看法，若附子不入，此药或将于病无效。”

张之洞跌足叹道：“弢庵呀弢庵，你口口声声要太后从谏如流，自己先就做不到这一点。你比我小十岁，品级资望都不及我，我之规劝你尚且不能听从。太后居九五之尊，多少人捧她求她，让她惧她，她如何能轻易听进逆耳之言？可见要从谏如流，对君王来说是多么之难；而历史上那些能采纳人言的君王，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陈宝琛哑然望着张之洞，对他这番感慨无言可驳。

在名医薛福辰的精心治疗下，慈禧肠胃不适的痼疾近来已大为好转。随着身体的康复，她的心情也日渐舒畅起来。醇王福晋这天进宫来，照例先向两位皇太后请安。见姐姐一扫病态，容光焕发，欢快地拉着姐姐的手恭贺：“好姐姐，你是越活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妹妹

我简直不敢和你坐在一起，怕别人说你是妹妹，我是姐姐。”

说得慈禧满心欢喜，对着菱花镜子一照，昔日的照人光彩果然重又出现，眼前的妹妹的确不如自己的美丽。醇王福晋的话和菱花镜里的形象，给四十多岁的慈禧带来的喜悦，远不是中外大臣的颂词和藩属国的贡品所能比拟的。

两姐妹手拉手叙起家常话来。

醇王福晋说：“上次我过生日，姐姐送的礼物虽没收到，但心意我深领了。姐姐为此事严惩了午门护军，我和王爷都感到不安。”

慈禧安慰妹妹：“护军打了我的太监，理应惩处，这与你们无干。”

慈禧只这么一个胞妹。当年父亲过世，家道中落。就是这个妹妹和她一起，陪伴着母亲度过了那段冷清的岁月。妹妹和她，虽是一母所生，性格却完全两样。妹妹宽容随和，没有权力欲望，儿子虽贵为天子，她却并没有骄矜之态。慈禧特赏她在紫禁城里坐黄龙大轿的殊荣，但她一次也不坐。慈禧对此甚为赞赏。与所有独裁者一样，慈禧自己是权欲狂，却又希望别人都没权欲。

“话虽这么说，但毕竟是因为我的生日礼物而引起的。”醇王福晋心里怀着诚恳的歉意。“外间的人说，午门这事儿，太监争了面子，只怕他们今后会翘尾巴。我知道姐姐向来管束太监甚严，但外人不知道，以为姐姐向着太监。姐姐为这事儿受累了。”

妹妹这几句轻柔恳挚的体己话，在慈禧心里骤然引起了震动：各省官吏，市井百姓，还不知为这件事嚼些什么烂舌头哩！

说了一会子家常话后，醇王福晋告辞姐姐，去看她的宝贝儿子。李莲英送来了几份奏章。

特命全权与俄国洽谈伊犁事件的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的奏疏说，与俄国谈判已近尾声，被崇厚割让的伊犁南部八万里的领土，已从俄人

手中夺回，只是给俄国的兵费银将会增加二百万两银子。这项改订条约，即将签字。

慈禧看了这份奏疏很是宽慰。八万里土地争回，这是给她的脸上增了大光，她将会以保守祖宗江山有功的英雄，赢得天下臣民的尊敬，至于多二百万两银子，这与她毫不相干，自有四万万百姓去出。

四川总督丁宝桢也有一份奏章，说东乡冤案平反昭雪后，川中父老同声颂扬朝廷英明，东乡冤民的亲属家家供上太后、皇上的牌位，祝福太后圣躬康泰，寿比南山。

慈禧看完这道折子后舒心地笑了。久病新愈迈向老境的皇太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惜健康，盼望长寿的了。

看了这两道奏折，慈禧的心情特别好，她离开暖床，在阁子里随意走动，又喝了一杯吉林将军铭安新呈的长白山人参汤，重又坐到床上。她拿起另一份折子来。这折子正是陈宝琛为午门事件所上的正疏和附片。

若是在前些日子，慈禧看了这两道折片，定然会怒火中烧。她可能不会看完，就会将它扔在一边，说不定还会提起朱笔写几句话，对上疏者严加申饬。但她今天没有这样，而是沉下气来耐心读完了。这一来是病愈身体好了，二则是曾纪泽和丁宝桢的奏折给她带来了喜悦，三是妹妹的那几句话也引起了她的反思。

在两千年帝制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执掌中国朝政达四十八年之久的这个女人，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当她心态平和的时候，也是知道权衡利弊的。

陈宝琛的话说得是难听，什么“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之类的话，她压根儿就反感。但平心而论，几个护军的处罚也是重了点，为了这件小事，让天下后世去议论纷纷也是不值。

慈禧对自己前些日子的意气用事颇有悔意。正在这时，李莲英又送来一个折子，这正是张之洞担心陈宝琛的言辞过激而补上的《阍宦

宜加裁抑折》。

慈禧读完这个折子后，心里甚是宽慰。张奏和陈奏有明显的不同。张奏没有说她有任何不当之处，也没有为护军辩护，这两点最让慈禧舒服。慈禧最讨厌别人指摘她的过失。她的过失，只有在她省悟之后，自己来纠正。她也最恨别人替她所讨厌的人说好话，她所讨厌的人，只有被处罚后仍不改对她的忠诚，才能换取她的回心转意。

至于张之洞指出谨防阉宦得势这一点，慈禧在听了妹妹的那几句话后，便开始省悟了。两者相斗，抑此必定导致扬彼。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慈禧是深知此中三昧的。

她思考一下后，将内奏事处的秉笔太监唤进来，口述一道新的上谕：

午门值班兵丁殴打太监一案，护军玉林等因藐抗获咎，原属罪有应得。唯念门禁至为紧要，嗣后官兵等倘误会此意，稍行顾瞻，关系非轻。着格外加恩：玉林改为杖一百，流两千里，照例折枷，枷满鞭责发落；祥福改为杖一百，鞭责发落；忠和改为杖一百，仍圈禁两年，圈满后加责三十板；护军统领岳林免其交部严议。太监李三顺，着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仍着内务府大臣恪守定制，将各太监严行约束。禁门重地，若值班人等稍加疏懈，定当从严惩办，绝不宽贷。

第二天，当这道新的上谕由内阁传达出去后，一个多月来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官场士林，终于有一种压抑已被解除之感。尽管从律令来看，护军还是处理过重，但太监毕竟受到了惩罚。熟悉内廷情况的官员们，已经从这两年来李莲英格外受宠中看出一些苗头，这次惩处李三顺，无疑对这一有可能乘势增长的苗头是一个遏制。人们盼望早已为历史所唾弃的貂珣干政的故事不要在本朝重演，同时也对敢于顶风浪披逆鳞的骨鲠之臣表示最大的敬意。

这天傍晚，张佩纶在自己的家里，设宴款待两位为午门事件转圜起了关键作用的朋友。醉意朦胧中，陈宝琛深以自己将随着这个事件传名青史而自得。杯盘相碰声里，张之洞则深为自己所爱戴的慈禧太后，不失为度量宽宏的明主而兴奋。此刻，他还不可能想到，就是这一道目的与陈奏相同，措辞比陈奏婉转的折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一

段多姿多彩、光芒四射的人生岁月，即将在张之洞的面前揭开序幕。

第二章 燕山聘贤

一 赴任前夕，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

自从那次破格召见之后，张之洞的一举一动，便都在慈禧太后的注视之中。议论东乡翻案事时，醇王又在慈禧面前称赞张之洞关心民瘼、仗义执言，是社稷之才。张之洞在慈禧的心目中又加重了分量。醇王还特为告诉慈禧，张之洞赞成修复清漪园。身为清流而不反对园工，慈禧对此很喜欢。她由此看出张之洞对她的忠心。吏部揣摸太后的旨意，将张之洞的品衔提高一级，由正五品升为从四品。不久，又正式授职为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

午门事件中，张之洞的奏疏只言谨防阉侍之患，而不及她处置之失当。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中间的良苦用心，慈禧在事后也是能感受得到的。“委婉曲折，忠心可悯”，这是慈禧后来在与慈安的闲聊中对张之洞的知心评价。于此可见，她确实看出了张之洞的稳健和成熟。

在慈禧看来，这些都是清流中他人所缺而张之洞独具的长处。清流人物饱学善辩，喜谈国事，攻讦在位者不留情面又往往能击中要害，但几乎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只求文章做得痛快，却并不去考虑事实上办不办得通。慈禧一向认为，清流人物可以做言官，也可以做学官，但不能做实事，更不能担当重任，因为他们不懂得现实世界与圣贤经典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也不知道“闭门造车易，出门合辙难”的道理。严格地说，他们都不是稳重成熟的务实干员。然而这个张之洞，却有清流之长而无清流之短，确乎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她决定破格越级简拔。

张之洞现居正四品衔的侍讲学士之位，越级提拔，可以擢升为正三品衔的詹事府詹事，也可以擢升为从二品衔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朝廷提拔官员向来慎重，越级简拔的事并不多见。慈禧记得，

近几十年来内外传为美谈的一次越级简拔，是三十多年前道光爷提拔曾国藩的事。

道光二十七年，六十七岁的道光爷在一次例行的翰詹考试后，将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曾国藩为从四品衔的侍读学士，猛然间升为从二品衔的内阁学士，连升四级，一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曾国藩的考试成绩名列二等第四，并不优异，考试之前也没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大家都不明白道光爷凭什么对曾国藩如此恩宠。后来，曾国藩组建湘军，百战沙场，为朝廷收复江南，在手握重兵功高天下的时候，并不造反，而且益发对朝廷忠心耿耿。直到这时，历史才证明道光爷是多么的富有远见，其识人之眼光、用人之魄力是多么的不同凡响！

慈禧则更从深处思考：曾国藩后来之所以如此，或许正是对当年连升四级的回报。眼下又是多事之秋。皇帝年少孱弱，国家比道光时期更需要栋梁之材。向祖宗学习，演曾国藩故事，将张之洞连升三级，直接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然则，张之洞真的是第二个曾国藩吗？连升三级，可是非同寻常的异数，他张之洞能受得起吗？

正当慈禧犹豫不决的时候，朝廷内突然发生一场大变故。

光绪七年三月初七，慈安太后驾崩钟粹宫。消息传出，朝野惊愕！

慈安才四十五岁，素来身体康健，不像慈禧时常闹病。当“太后升天”的话传到宫外时，不少大臣还以为是慈禧死了。这意外的变故，导致当时及后世的许多传闻。有一则流传最广、常被野史及说书人所乐道的说法是：当年咸丰帝病重时，颇为身后之事而忧虑。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这位六岁的皇子乃懿贵妃那拉氏所生。皇后钮祜禄氏为人柔儒谦退，而懿贵妃性格刚强好出风头。咸丰帝担心今后懿贵

妃母以子贵，干预朝政，出现牝鸡司晨的局面。咸丰帝的宠臣协办大学士肃顺建议：当年汉武帝立弗陵为太子而杀其母钩弋夫人，此事可以效法。咸丰帝心肠软，不忍心这样做，便给皇后留下一纸遗墨，上面写着：若今后懿贵妃干预朝政的话，皇后可凭此执行家法。皇后将这道圣旨藏着。二十年过去了，已升为慈禧太后的那拉氏虽然一直在执掌朝政，但对已升为慈安太后的纽祜禄氏执礼甚恭。慈安认为再保留这道圣旨已没有必要。为了表明自己的这番心意，慈安对慈禧说出这桩事，并当面将咸丰帝的遗墨烧掉了。不料，这反而成了慈禧的一块心病，她总怀疑慈安还会有别的办法可以制约她，于是先下了手。她亲手给慈安送来一盒糕点，糕点里放着毒药。慈安吃了这盒糕点后即刻暴死。



慈安太后画像

这事是真是假，已很难确凿考订。依常理而论，这种可能性不

大，因为慈禧无此必要。二十多年后，光绪帝、慈禧太后两天内相继死去。传说慈禧自知不起，不愿光绪帝在她死后报复她，便先毒死光绪帝。这两个传闻如出一辙，意在揭露慈禧的心狠手辣。但现存的清宫档案完整地保存了光绪帝病情的记录，证明他确实病入膏肓，不可医治。这种传闻的产生，或许是由于慈禧晚年劣迹太多，人们恨她的缘故吧！不过，自古以来宫闱秘事，其间的曲曲折折，当时的局外人尚不可能清楚，何况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就姑且不论吧。

但慈安的去世，的确为慈禧更顺畅地推行她的意图扫清了障碍。这是因为名义上慈安在慈禧之上，且慈安为人随和，王公亲贵中许多人有事都愿意找慈安，而慈安也乐意为他们说话。恭王便是其中一个。自从同治四年他与慈禧发生第一次冲突后，其感情上更趋向于慈安，遂有后来瞒着慈禧，与慈安一道降旨斩安得海的事。

现在，横在慈禧前面的这道障碍既已扫除，她可以放开手脚来自我安排了。确切地说，清末的慈禧时代，是从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的。

就在慈安去世后不久，一连十多天，彗星天天夜晚出现在参宿和井宿之间。朝臣私下纷纷议论，都认为这是上天示儆，主政者当省愆修德。慈禧也为此异常天象而不安，下诏求言。应诏上书的不少，但无非都是勤政爱民、宽刑薄赋等一套老生常谈，慈禧对这些迂儒之言无多大兴趣。这一天，她被一道折子所吸引。这道奏章里所说的话与众不同。

奏章上说，彗星频现，当思弭灾防患，而当今防患之道，其大者莫过于西北之边防及东南之海防。西北边防，责任在陕甘总督。其总督曾国荃拜命半年来，以养病为名，安卧湘乡不赴任。东南边防，责任在两江总督。其总督刘坤一暮气深重，且有吸食鸦片之嗜好。建议朝廷开去曾国荃陕甘总督之职，另委贤能。刘坤一现蒙内召，正可借此令彭玉麟署理。彭玉麟既为中兴宿将，又无骄惰之气，深孚众望，足资起衰振疲。

慈禧看上疏者姓名，正是张之洞。她合上张之洞的折子，认真地

思索起来。

二十年前，当她废去顾命大臣执掌朝政时，正是江南战火弥漫之际，她一改咸丰帝左右瞻眊的态度，把东南大局全权托付给曾国藩，同时又悄悄地培植李鸿章的淮军势力，让这支军队成为牵制曾国藩湘军的力量。不久，湘淮军合作，平定了江南。继而又以淮军为主力，扑灭了捻军。到了同治七年，内地烽火基本熄灭。

就在朝野欢呼“同治中兴”的时候，慈禧发现，十八省督抚，已经有多半落到湘淮将帅的手里。她十分担心这些人将居功坐大，弄出一个尾大不掉的局面来。这些年来，她小心翼翼地对付着这批湘淮宿将，采取笼络、制裁、频繁调动、相互掣肘等多种政治手腕，终于保持了政局的大致稳定。然而，时刻防范这批军功显赫的大臣，仍是令慈禧头痛的一件大事。发布曾国荃陕甘总督的上谕已半年了，他仍在湘乡老家悠闲地住着，托词不上任。陕甘地当西北，乃军务要冲，曾国荃如此无视朝廷，怎不令慈禧恼火。但曾国荃身为攻打江宁的头号功臣，慈禧也不便公开申饬他。刘坤一是湖南新宁人，二十五岁率团练加入湘军，转战湘桂，战功卓著，三十五岁便身居巡抚高位，四十三岁便做了总督，今年才五十二岁，年纪并不大，但大官做久了，不免有些倚老卖老的味道，近来颇为纵情声色。慈禧对他也很不满意。

曾、刘身上所体现的“骄”“暮”之气，正是那些因军功而至高位的督抚普遍存在的毛病。它既是对朝廷权威的削减，也败坏了官场的风气。敲一敲这两根翘起的尾巴，对那些头脑昏昏的大员也是个震动。慈禧接受张之洞的建议，革去曾国荃的陕甘总督之职，任命彭玉麟署理两江总督。也因这个建议，使慈禧不再犹豫，决定援道光帝的先例，破格越级简拔张之洞！

光绪七年七月，一道煌煌谕旨下达：张之洞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道圣命，使张之洞转眼之间连升三级，由一个中级官员跃为从二品的卿贰大臣。这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中少有的一次破格简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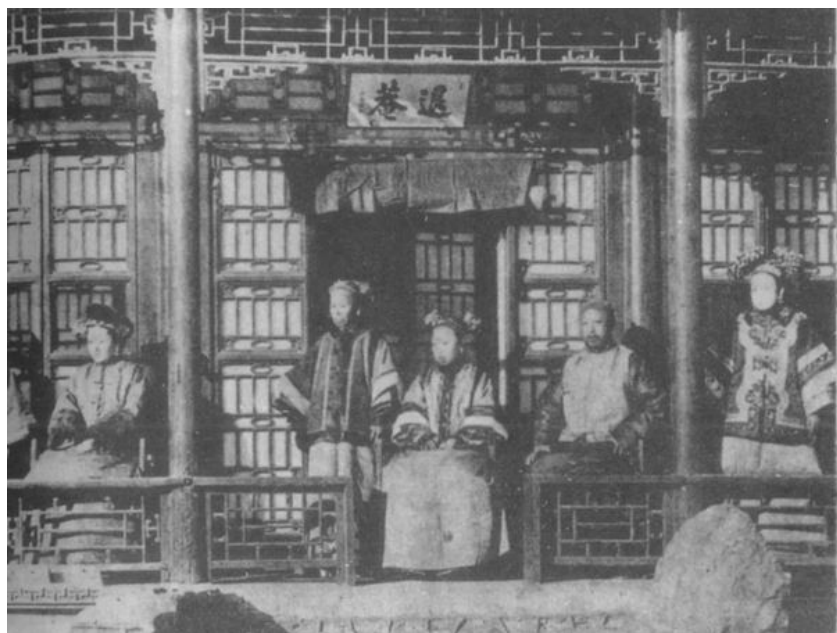
张之洞奉到这道谕旨，真有喜从天降之感。清流朋友的祝贺，同

僚的羡慕，故旧门生的恭喜，家人的欢欣，这一切为他织成了一张大喜大庆之网。

这天午后，他收到张之万从南皮老家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函。守制在家的前总督除向堂弟表示祝贺外，并郑重其事地告诉堂弟，应该尽快去醇王府走一趟，在醇王面前表达对圣恩的感激之情。

照惯例，获得迁升的官员在奉旨之后要给朝廷上一道谢恩折，然也仅此而已，不需再向别的推荐者表示谢意。张之洞也正是这样办的，他的脑子里还没有想到要去感谢别的什么人。堂兄的这封信给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的，别的王公大臣那里都可以不去，醇王府是非去不可的。

他想起去年堂兄应醇王之邀悄无声息的北京之行，想起那几天堂兄频繁地与醇王会晤，又想起堂兄为他安排的在清漪园与醇王的见面。就因为有些活动，才有东乡冤案的昭雪；说不定也就因为这些活动，才有今日的越级超擢。太后——皇上——醇王——堂兄，他似乎突然看到了一个既明显又隐约的网络，悟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深邃的道理。一条前途无量又不无风险的道路，已在自己的面前铺开了。



醇王奕譞与其家人合影

张之洞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与醇王府有什么特殊的关系，遂在一个夜色深沉的晚上，独自一人踏进醇王府。

“王爷富贵尊荣，应有尽有，微臣虽然做了二十年京官，但仍两袖清风。微臣知道王爷为微臣的这次迁升很费了神，却无法给王爷送上一件像样的礼物。微臣今夜什么都没带，只带上一颗对朝廷的忠心：今生将为太后，为皇上，为国家竭尽全力，鞠躬尽瘁。”

张之洞这番庄重诚恳的话，使醇王为之动容。从本性上来说，醇王也不是一个贪财好货的人，他并不很希望别人给他送礼。他的儿子现正做着皇帝，为他的儿子尽忠，岂不是给他的最好礼物？

醇王莞尔一笑，说：“为国荐贤是我的本职，只要足下今后尽忠太后辅佐皇帝，我也就满意了。”

张之洞忙说：“王爷的话，微臣将一辈子铭记在心，对太后、皇

上忠心耿耿，为国家办事实心实意。”

“这就好，这就好。”醇王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只淡黄色的玛瑙鼻烟壶来，在鼻孔下面来回地移动了两下。

醇王不爱礼物，但这个鼻烟壶就是一件礼物，它是潘祖荫送的。潘祖荫是个有名的古玩鉴赏家收藏家，尤爱鉴赏收藏鼻烟壶，家里藏的各种鼻烟壶不下千数，遇有同类型的，他便会拿出多余的来送人。潘祖荫常说他送鼻烟壶给人没有功利目的，其实这中间也很复杂，要细细追究起来，还是有功利的居多。就拿这个烟壶来说吧。行家们都说，这个烟壶的用材最为名贵，这块玛瑙也不知在地底下埋了多少年，整个北京城找不出第二个。李鸿藻曾问他要，他舍不得，光绪皇帝登基不到一个月，他就带了这个鼻烟壶进了醇王府，送给了喜闻鼻烟的皇上本生父。这种不露形迹的文雅礼物，倒也正合了开去一切差使的醇王的心意。

吸了一阵鼻烟后，醇王的精神大为振作。眼前这个即将担当大任的名士，毕竟还是要向他透点底才是，免得他日后认不清主子。

“去年子青老先生来京晤谈，盛赞足下道德文章有古人之风，我于是约请足下来清漪园一见。又读到足下为四川东乡民人鸣冤的三道折子，对子青老先生的赞许深信不疑，多次在太后面前荐举足下。午门事件过后，太后亦与我谈起过足下的折子。我对太后说，如此忠诚而稳重的人，释褐二十年了，至今尚屈居下僚，若不超擢，不仅使他本人心冷，只怕朝廷也会眼睁睁地失去一个大才。太后当即颌首，果然便有此罕见之举。我为足下贺喜。”

张之洞明白醇王这番话的用意，忙离座拱手：“王爷大恩大德，微臣没齿不忘！”

“坐下，坐下！”醇王对此甚是满意，在张之洞重新坐下后，面带微笑地说，“昨日上午，太后召我进宫，向我垂询两件事：一是工部右侍郎王鹤年出缺十多天了，以何人补授为宜。一是山西近年来麻烦事不少，曾国荃并未治理好，卫荣光接手后更是混乱，晋抚一职拟换

个人，问我心中有合适的人没有。足下今天来得正好，我想问问，假若太后现在就要足下去干一番实事，足下是愿意留在京师做侍郎呢，还是愿到外省去做巡抚？”

就在醇王说这番话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已想了很多。他首先想到的是，醇王绝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不问国事的那种人，正如老哥所说的，他对国事关心得很。接着张之洞又想到，看来醇王在太后的决策过程中，对太后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又想，那么恭王呢？恭王又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或许，关于工部右侍郎的补缺和山西巡抚易人这两件事，太后也与恭王商议过。无疑，太后正在将醇王倚为臂膀；当然，恭王至今仍是太后最重要的帮手。

张之洞毫不犹豫地说：“微臣深谢王爷的厚爱，倘若太后真的愿意交给微臣一桩实事的话，微臣愿选择巡抚一职。不要说山西尚非十分贫瘠之地，即便是云、贵、甘肃等省，既贫困又偏远，微臣也愿意前去。微臣不是不知侍郎一职尊贵舒适，为的是有一方实权，有一省土地，可由自己充分展布。”

“好，志气可嘉，我当向太后禀明足下这番志向。倘若太后予以成全，足下自应实心实意去做，为太后为朝廷分劳；若留在京师做侍郎，也是好事，料理本职事务之余，还可以时常为朝廷拾遗补缺。”

“谢谢王爷！”张之洞起身向醇王深深一鞠躬，“微臣这就告辞了。”

“好，我送足下两步。”醇王也起身。

“不敢。王爷如此，则微臣担当不起。”张之洞忙又一鞠躬。

醇王笑了笑说：“我也要走动一下，活动身子骨。另外，我还要问一句话。”

“王爷要问什么话？”张之洞刚挪动的脚步又停了下来。

“咱们边走边说吧！”

张之洞只得跟着醇王走出小客厅。

醇王说：“上次子青老先生来京时，他身边有一个人，我见他器宇甚是不俗。问子青老先生，说是他的一个老朋友，住在古北口，特为来京城与他相见。又说此人精于绘画，画技比他还高。不知足下与此人有往来否？”

显然，醇王说的这个人就是桑治平。张之洞答道：“今年春天我本拟去拜访他，他恰好有奉天之行。故那次分手之后，我与他还没再见过面。”

醇王说：“听子青老先生说，此人很有些经济之才，若荒废在山野江湖也实在可惜，你可以劝劝他，出来为国家做点事。我想要他给我画一幅画，就画古北口那段长城，不知他愿不愿意。”

张之洞说：“王爷如此看得起他，他必定感激万分。为王爷画画，他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说话间，二人来到王府庭院，张之洞再次请王爷止步。醇王说：“好吧，我就不送了，足下静候佳音吧！”

十天后，张之洞奉到上谕：着补山西巡抚。真的就有一方土地来由自己亲手经营管理了，二十多年来的人生抱负，眼看就有实施的时候了，张之洞心中欢喜无尽。他忙着交代公事，接待各方朋友，安排内务，打点行装，以便尽快启程赴任。

不料，就在张府上下喜气融融的时候，一桩大不幸的事突然发生了。

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

原来，王夫人近几日里因过于劳累，引发早产，又加之难产，在床上痛苦地挣扎一日一夜之后，终于怀着无穷无尽的眷恋离开了人世，孩子也没有保住。张之洞紧握着夫人渐渐冷下去的双手，放声痛

哭，久久不愿松开。

张之洞原本为此事做了很周密的安排。他知道夫人产期将近，为怕发生意外，他决定自己一人单独赴任，而将夫人留在京师，由大根夫妇在家里料理一切，待百日产期满后，再由大根夫妇护送去太原。王夫人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对丈夫这次出任山西巡抚，她心中的喜悦一点也不亚于丈夫。丈夫远行，做妻子的怎能不过问？尽管张之洞一再关照她不要多费心，王夫人还是不顾产期在即，亲自操办着各种家事。又是清理衣服，又是置办被褥，又是打发人上街为丈夫买各色各样好吃的食品。她一再对身边的男女仆人唠叨着：山西苦寒，四爷又不会照顾自己，要多为他准备些吃的用的。

她终于累倒了。接下来便是腹痛流血不止，慌得府中女仆们赶忙扶她上床，又四处去请接生婆，待到张之洞深夜回家时，王夫人已不能开口和丈夫说话了。

真好比晴天一个炸雷，给吉星高照的张府以措手不及的猛烈打击。人们叹惜王夫人命薄，已经到手的抚台夫人都无福消受；人们也怜恤张之洞，在就要身膺重寄的时候，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贤内助。

连日来，张之洞更是以泪洗面。他日夜呆呆地坐在夫人的灵柩旁，素日里的灵气和才华仿佛统统离他而去，就像一个低能儿似的，不知如何来打发今后的岁月。

许多人都不知道，张之洞的情感世界里，有着常人所少有的深深的缺憾。这种缺憾，又无形地影响着他一生的性格和情绪。

张之洞四岁时，他的母亲朱氏便去世了。小小的心灵里，永远不能淡忘母亲最后的那一刻：母亲紧闭着双眼，父亲坐在母亲的病床边。父亲的妾魏氏一手抱着他，一手牵着六岁的胞姐。大家都在流泪。他不明白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只是一个劲地在魏氏的怀里嚷着扭动着，要到母亲的身边去。好长一会儿，母亲睁开了眼睛，向各人都望了一眼，然后吃力地抬起手来，指了指魏氏怀中的儿子。魏氏走过来，将张之洞放在朱氏的身边。朱氏用手摸着儿子的头，眼眶里

的泪水不停地涌出。张之洞大声喊着：“娘，娘！”朱氏声气微薄地对站在床边的魏氏说：“我的这两个儿女就托付给你了。”

魏氏边哭边说：“夫人放心，我会对他们好的。”

朱氏又对丈夫说：“我的首饰和金戒指，你都替我保管好，日后凤儿出嫁，就当是送给她的嫁妆。”

“我记住了。”张镓点点头，将凤儿拉过来。

凤儿的脸挨着母亲的脸。母亲的泪水与女儿的泪水流在一起。

过一会儿，朱氏又对丈夫轻声说：“我的那张琴，在洞儿成婚的时候，你要洞儿将它送给媳妇，就算是我这个做婆婆的送给她的礼物。”

张镓说：“好，再过几年之后，我就把琴交给洞儿，由洞儿日后交给他的媳妇。”

朱氏交代完后，又睁大眼睛死死地看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强拼着力气抚摸着儿子的脸蛋。突然，母亲的手从张之洞的脸上滑了下来，接着便是阖府上下一片哭声。

就这样，四岁的张之洞永远失去了无限疼爱他的母亲。

朱氏去世后不久，张镓郑重其事地领着儿子走进母亲的琴房。他亲手揭开罩在琴上的布套，让儿子好好地看看。这是一张古琴，琴面有四尺多长，八寸来宽，黑黄黑黄的，上面绷着七根粗细不等的丝弦。

张镓对儿子说：“这是你母亲娘家陪嫁之物。你母亲常常以此自娱，她的琴弹得很好。”

张之洞似懂非懂地听着。第二天，张镓便将这张琴收藏起来了。

魏氏从此担负起抚育张之洞姐弟的责任。朱氏生前对魏氏不错，

加之魏氏自己又没生育，故而对小姐弟两人很好。再好也比不上亲娘的贴心，小姐弟俩常常想起自己的生母，暗自流泪。然而，不幸的事再次降临到张之洞的头上。与他一天到晚形影不离的胞姐，三年后又因伤寒病去世。七岁的张之洞眼看着活泼可亲的姐姐离他而去，哭得死去活来。

张之洞其实兄弟姐妹不少，但一母同胞，又真正亲密无间的只有这个姐姐，谁料她又过早夭折了。

从那以后，张之洞似乎与欢乐笑容绝了缘，他一门心思钻进“四书”“五经”之中。圣人的教诲，昔贤的睿智，陪伴他孤寂的童年，启沃他苦涩的心灵。十六岁那年他高中顺天乡试第一名。十六岁的解元是古往今来科举史上少见的奇迹，足以令所有读书人艳羡，张镓和张家的西席们莫不开怀大笑。哪怕就是在这样的喜庆日子里，张之洞也没有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舒心畅气之感。

在张之洞的记忆里，他生命中的第一件舒畅事，是发妻石氏的来归。

十八岁那年，张之洞与石夫人结了婚。石夫人那年也十八岁，她的父亲石煦在贵州都匀府做知府，与张镓是同级官员，又是直隶同乡，关系密切。在两位父亲的撮合下，一对小儿女在兴义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咸丰四年”——

是年，石夫人来归。（嘉庆癸酉拔贡都匀知府涿州石煦女。）

书香门第出身的石夫人，不仅漂亮贤淑，更兼知书达理，对丈夫温存体贴，关心备至。遵循母亲的遗嘱，张之洞将古琴亲手交给石夫人。石夫人本不会奏琴，听说是婆母心爱的遗物，又是临终前的郑重嘱托，她含着眼泪接过这件不平常的礼物，决心学会操琴。

心灵手巧的石夫人，不到半年就能奏出动听的乐曲。魏氏常说，少奶奶奏琴，就像当年夫人一样：一样的姿态，一样的神情，一样的

好听。每听到这种话，张之洞便欣慰无已。其实，母亲当年奏琴的情形，他的脑子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或许是因为魏氏常念叨的缘故，或许是在他多年来对母亲绵绵不绝的追思中无端形成的幻觉的缘故，张之洞仿佛觉得母亲当年就是这样的，在琴房里一边抚琴，一边低吟，倾诉着她对丈夫，对儿女，对生命的无穷无尽的热爱……

渐渐地，石氏在张之洞的心目中替代了逝去多年的母亲，他那一颗渴望得到人间真爱的干涸的心田，终于注入了清冽的泉水，无声无息，清凉滋润。张之洞从心底深处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欢悦。

第二年，石夫人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仁檀。二十四岁那年，石夫人又生下了长子仁权。儿子的降生，使张之洞有一种生命延续的快乐感。再过两年，张之洞点探花入翰苑，步入了仕途，石夫人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北京。小家庭里有着说不尽的美满幸福，其乐融融。谁知乐极生悲，石夫人突然撒手人寰。张之洞千呼万唤，也不能喊回爱妻的一缕芳魂。年幼的姐弟在母亲遗体边伏地痛哭，也无法使慈母再睁开眼睛。

张之洞想起夫人的种种美德：善良、宽厚、勤劳、俭朴。有一件事，令张之洞永生不能忘记。

张之洞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石夫人多次规劝，他都不听。有一天他又喝醉了，深夜才回家。石夫人在家苦等苦盼，见他这样晚才回来，不免说了他几句。张之洞听得烦了，拿起书桌上的大石砚便向夫人头上掷去。石砚掷在石夫人的头上，顿时血流如注，晕倒过去。张之洞吓得忙给夫人包扎，对自己刚才的鲁莽悔恨不已。第二天夫人醒过来了，他怀着深深的歉疚向夫人赔不是，并发誓今后不再喝醉了。夫人没有责备他，反而安慰他说，若从此改掉了这个坏毛病，她心甘情愿受此一难。夫人的贤德令张之洞大为感动，从此以后他果然不再酗酒。清苦的日子已经过去，而今事业有成，家境日渐好转，她却独自一个走了。

张之洞想起这些往事，悲从中来，和泪写下三首悼亡诗：

酒失常遭挚友嗔，韬精岂效闭关人。

今朝又共荆高醉，枕上何人谏伯伦。

龙具凄凄惯忍寒，筐中敝布剩衣单。

留教儿女知家训，莫作遗簪故镜看。

空房冷落乐羊机，忤世年年悟昨非。

卿道房谋输杜断，佩腰何用觅弦韦。

自从石夫人去世之后，童年时代那种落寞孤寂之感，又常常偷袭着张之洞的心灵。看着一双稚气正浓的儿女没有慈母的照顾，他在寂寞中更添一重悲伤。孰料不幸接踵而来。三年后，十三岁的仁檀又得急病死去。仁檀酷肖其母，禀性善良温和，小小年纪便知道关心父亲，疼爱弟弟，是张之洞的掌上明珠。爱女的天折，简直摘去了他的心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心里一直有一种厌世之感。

五年后，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续娶唐氏夫人。唐夫人乃湖北按察使唐树义之女。两年前丈夫病逝，便带着女儿回到娘家，住在父亲的官衙内。一年前女儿又不幸死了，唐氏内心悲苦。唐树义见学政亦是中年丧妇，与中年丧夫的女儿恰好匹配，便亲自为女儿作伐。张之洞怜自己，也怜唐氏，遂答应了这门亲事。唐氏夫人人品不错，但因是再醮，心里总忘不了前夫天女，情绪抑郁，对仁权缺乏疼爱之情，小公子总是对继母怯生生的。再加上唐夫人自小娇生惯养，懒而任性，张之洞劝她学习奏琴，她一口拒绝，张之洞心中大为不悻。这个续弦夫人并没有给张家带来多大的欢乐。过了两年，唐夫人也因病长辞人世，留下半岁的儿子仁挺。

再次遭到丧妻之痛的张之洞，哀叹自己的命运多舛，他不想第二次续弦了。不久，他奉命典试四川，便将二子留在京师，托人照料，自己孤身一人前往巴蜀赴命。

乡试刚揭榜，张之洞便遵旨留在成都任四川学政。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阜，人物俊秀，扬雄、李白、三苏为雄奇的巴山蜀水增

添迷人的魅力。张之洞喜欢这块土地，决心为培养今世的四川人才全力以赴。

这一年，张之洞来到龙安府主持府试。知府王祖源与他是老熟人。那年他从武昌回到北京时，与王祖源同住羊圈胡同达半年之久，因为同在翰苑供职，彼此走动较勤。去年，王祖源以编修资格外放龙安府。王祖源科场不顺，五十岁才中进士，做了个老翰林。翰林院是青年才子的发祥之地，老名士在此处则前途不大，外放郡守，乃是最好的归宿了。

老友见面，十分快乐。王祖源将学政请到家中，二人坐在书房里，一杯清茶，海阔天空地叙旧话今，谈兴甚浓。张之洞指着墙壁上一幅题作《国色天香》的彩绘，笑着对主人说：“这画定是出自闺阁之手。”

“何以见得？”

张之洞极有兴致地说：“牡丹乃群芳之首，甚为闺阁所喜爱。此其一。花朵丰满而艳丽，叶片肥大而鲜嫩，旭日红亮而明媚，这是人世间极具圆满之美景，向为闺阁所追求。此其二。‘国色天香’四字，虽端正大方，但因力度不够显得有些纤弱，显然出自闺阁手笔。此其三。有此三点，我敢断言这幅牡丹图是位女丹青手的杰作。”

王祖源哈哈大笑起来：“香涛好眼力，这画正是小女懿娴之作。”

懿娴，张之洞的脑中立即浮出一位姑娘的形象。四年前的一天，张之洞正在王家，与王祖源的儿子王懿荣聊天。王懿荣那时是国子监的一名监生，勤勉博学，尤好古董鉴赏，与张之洞很谈得来。正说话间，书房门口走过一个女子，王懿荣随口说了句“懿娴回来了”。张之洞抬起眼来望过去，见懿娴面孔清秀，身材匀称，有一种大家小姐的风范。再仔细一看，他发现王家小姐走路不太平稳，有点向左边倾斜，像是左腿有点毛病。张之洞心想：难怪来到王家多次，都没有见过懿娴小姐，原来是脚有点残疾，不愿见生客。他心里微微叹息：多好的一个小姐，不该有这点毛病！

“懿娴能画这么好的画，过去从没有听说过。”张之洞离开坐椅，走到《国色天香》图面前，细细地欣赏起来。

王祖源也站立一旁，拈须微笑，陪着客人欣赏。

“懿娴出嫁几年了？丈夫在哪里做官？”张之洞随口问老友。

“还没有出嫁。”

张之洞颇为吃惊。四年前见到时，估计也有二十好几了，现在不快三十了吗？遂脱口问：“她多大了？”

王祖源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不瞒你说，今年二十九，是个老姑娘了。懿娴什么都好，模样儿周正，性子也温顺，就是小时候得了场大病，病好后，左脚便不怎么灵便了，请了不少医生，都治不好。懿娴心性高，等闲人她看不上，家境好本人好的，又嫌她的脚，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地耽搁了。”

张之洞又一次在心里叹惜：“如此才华出众的丹青高手，倘若一辈子困于闺门，心里不知有多大的忧愁！”

因为张之洞十分赞赏懿娴的画艺，知音难得，又因为旧时的邻居在偏远的四川重逢，是件令人兴奋的巧事，在衙门晚宴上，王祖源破例将女儿唤了出来，同在一个席上吃饭。张之洞又当面称赞了一番。懿娴大大方方地听着，脸上荡漾着甜美的笑容。这笑容，似乎顿时化开了张之洞心中两年多来的郁积，心情变得格外轻松起来。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他发现，王家的小姐一直在静静地听。那样的安详，那样的宁静，就如同《国色天香》图上那朵带露低垂的白牡丹。

过了几天，王懿荣从外地转道来龙安看望老父老母。王祖源告诉儿子，张香涛这些日子正在龙安府，又说 he 很喜欢懿娴的画。

王懿荣忙去文庙拜访老友，又在闲聊中得知唐氏夫人已在两年多以前过世了。王懿荣听了这话，心中怦然一动。他回到家里，向父母

建议把妹子许配给张香涛。人品、地位，自不必说，从年龄上看，张香涛今年才四十岁，正好相当。唯一不足的是，张香涛有过两次婚姻，且有两个儿子。但妹子年近三十，又有残疾，要想再寻一个超过张香涛的人也很不容易。王祖源夫妇对儿子的建议完全赞同，但懿娴是个有主见的人，大主意还得她自己拿。

那天见面之后，懿娴对张学台印象极好。其实，懿娴多年前便从父兄嘴里知道了张香涛，来四川后也常听人说起这位学政大人的名士风度和实干作风。那天的晚宴上，一切传闻都得到证实，尤其是他由衷地赞叹《国色天香》图，更给这个独居闺中的老姑娘以极大的心灵满足。他居然是个鳏夫，且一人孤身在任，莫不是天赐良缘？懿娴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了。

得到全家同意之后，王懿荣才对张之洞提起这事。这样一个处子才女肯屈己下嫁，何况彼此之间有过一段前缘，张之洞还有什么可讲的！他一点也不嫌懿娴的跛脚，不要说有娟秀的五官可以弥补，即便相貌平平，有此等精彩的绘艺，也足以让这位富有艺术才情的学台大人倾慕不已了。

柴小荪所著的《梵天庐丛录》中《宝廷》一节里记载有关宝廷的一些轶事，录于下

光绪初四谏，一为宗室礼部右侍郎宝廷竹坡，深明汉学，常据经义言事。世谓汉学人多好货，宋学人多好色，然其时汉学巨子洪文卿、汪柳门两侍郎，文道希学士，皆以色累。竹坡侍郎则好色而绝不好货。所谓好色者维何？则江山船麻美人也。侍郎满洲产，特钟情于汉妇之纤足者，遂为一段艳史张本。既由闽回皇都复命，朝论大哗，致侍郎自行检举。朝命未下，寄顿麻美人于客店，不敢即以入府，盖侍郎府第旧王府也，侍郎之先，乃一王者。美人自称原籍苏州，乃使谒江、浙同乡。曾至丞相胡同武进恽文简第。时文简犹在词林，命家人礼之。侍郎既开缺，差囊不禁挥霍，几至一贫如洗。端忠敏除夕访之，则著鲁山茧帛旧棉袍，折梅蕊一枝，雪中行歌而归。忠敏问何所吟？则一小词半阙字句未妥。忠敏掌工部虞衡司印，岁入甚裕，岁末炭敬尤丰，适与岑西林京卿沿游斗富，遂大感叹，而资助侍郎。然侍郎之廉砺，有足重者。

侍郎尝痛哭流涕诉于慈禧皇太后，谓满人不学，中国不亡，满族必亡，而今端微渐见矣。

侍郎失官后，曾一度现狂易之状，取李提摩太译书，痛加驳斥。于谈天一书，尤肆狂诋。就正翁松禅，翁氏大笑，恐损侍郎盛誉，匿不复与。

侍郎二子，一寿富，一富寿。寿富官翰林，阐理学，好宋元明诸子，著述至数十卷。光绪庚子，联军入京，皆殉国难。

吾浙某士，著论诋侍郎为草包名士，谓时人所以有“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联，并诬美人蝉曳残声过别枝矣，不知侍郎诗草名《一家草》。美人至民国纪元，犹居府中，安健无恙。

侍郎孙婿，固始吴豫清，字洁泉，任吾浙东阳县知事。其入赘于府，偶如厕，瞥睹所践巨石，似非凡物，细辨有文字，命水涤之，则魏碑一方也。故侍郎所珍藏，家人不识，遂以筑厕。因请于寿夫人而有之，欣告于人，谓此亦夫人赐予见面礼之一。郑海藏、林畏庐两先生，皆侍郎闽中所拔士。鼎革，两先生至京，每造府存问，见积藏碑版，犹不少也。

侍郎欲法古人尸谏，购白棕寄西城外某寺，不髻也。自闽返，滑稽者告以上意不可测，既自劾矣，宜备彭亨大棺，可横陈两尸。侍郎神经已乱，急从其议。事过，知为所弄，欲售而材之，则不祥物，无受主；欲劈而焚之，则清律劈棺有罪，且京师需煤不需柴，致无所措，遂成笑柄。（侍郎好饮，家贫，赖友人资之，然到手即沽饮，或以贍更贫者，后竟中酒病卒。其诗本名《一家草》，后重编之，名《偶斋诗草内外集》，又有《尚书持平》，殊精确。）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年”——

八月，王夫人来归。（公丧偶久，王文敏有妹，才而贤。及试龙安，文敏之父莲塘先生祖源方知府事。吴勤惠为之作伐，因定聘焉。是岁秋，王夫人来归。赠奁有文待诏渔家乐书卷。成婚之三夕，出长卷共赏，慨然有偕隐志。按，公与文敏在京时比舍而居，夫人待字之年，具幽闲之德，夙有所闻。）

为了表示对王家老姑娘的尊重，张之洞请尊经书院山长名宦薛焕做媒人，又请四川总督吴棠做主婚人。婚礼那天，成都各大衙门的官员、各大商号的老板、锦江书院及尊经书院的士子代表，都来学台衙门祝贺，一时间轰动了整个锦官城。

婚后，王氏夫人里里外外照应周全，成了张之洞的得力助手。公余，丈夫吟诗，妻子作画，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成都士林官场津津乐道，传为美谈。王夫人灵慧，样样都行，唯独不会奏琴。鉴于唐氏的前车之辙，张之洞不愿因奏琴一事引发心中的不快；又想到王氏年近三十，再学艺也难，不忍心看她勉为其难，遂不提古琴一事。学政期满后，张之洞偕夫人离川回京。

四川人多事繁，学政收入较他省要丰厚，张之洞将自己的大半积蓄都捐给尊经书院购置书籍。离川前夕，按惯例，藩库将张之洞三年

期间应得的各项杂费及程仪二万两银子取出送给他，他坚辞不受，要藩库将此项银两用于周济贫寒士子，及补充家境困苦的举人进京应试的途费。对于丈夫这种不近常情的清廉之举，王夫人完全理解，全力支持。

然而临到成行时，张之洞却发现自己竟然回京的旅费都窘迫了，不得已将珍藏多年的书籍卖出。回到京师，亲友们前来祝贺，张之洞一时连治酒席的钱都没有。王夫人将母亲送给她的狐皮马甲拿出典当，才使得张之洞没有在亲友面前丢脸面。

王夫人胸次宽阔，视仁权兄弟如同己出，待下人也宽厚和气，这些都令张之洞欣慰。眼看着那些才学平庸的同僚一个个迁升腾达，而自己总在中允、洗马这类中低官职上徘徊不前，张之洞常有怀才不遇之感，有时也会无端地烦躁愤怒。这时，王夫人总会以女性的恬淡冲和来缓解他的火气，安慰他，劝说他，让他慢慢地化去心中的块垒。

京官清贫，翰林院尤其是冷衙门，张府人多开支大，收入不丰，王夫人总是量入为出，精打细算，把个家政安排得井然有序。前年，十九岁的仁权结婚，王夫人将自己从娘家带来的金手镯偷偷变卖，为仁权筹集聘金。张之洞得知后感动不已，愈添敬重。

如此贤惠识大体的夫人，在即将身膺封疆重寄的时候，张之洞是多么的希望她成为自己日后繁剧政务的内助，一起分担忧愁，一起分享快乐，可是如今……

张之洞环顾素花白幔装点的灵堂，凝望着沉重黑暗的棺木，不禁凄然泪下，从心底深处涌出永恒的悲叹：

重我风期谅我刚，即论私我亦堂堂。

高车蜀使归来日，尚借王家斗面香。

妄言处处触危机，侍从忧时自计非。

解释篝火悲愤意，终羞揽袂道牛衣。

门第崔卢又盛年，饴耕负戴总欢然。

天生此子宜栖隐，偏夺高柔室内贤。

他想起自己四十五年的生涯中，四岁丧母，七岁失姐，二十岁无父，三房妻室及长女均先自弃他而去，人世间最难以接受的痛苦接连不断地降临，难道真的就要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张之洞怀着深深的悲伤，对着王夫人的遗像喃喃自语：“懿娴，你走了，今生今世我再也遇不到你这样的好女子了。看来，我这一辈子，只有为国操劳的义务，没有享受天伦之乐的福分。我就要去山西赴任了，这是太后、皇上对我的器重。懿娴，你放心去吧！准儿我会好好照看，她会顺利长大成人的。”

办完王夫人的后事，张之洞开始张罗赴晋事宜。他巴望早点到山西去，这不仅是他急欲借一方土地施展自己的平生抱负，同时也想离开这个令他时刻触发旧情的庭院，尽快让繁剧的政务来冲淡锥心的悲痛。

这一天午后，张之洞正在书房里清理书籍，准备挑一些随身带去。正在这时，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

“老弟，还认得我吗？”来人拍了一下张之洞的肩膀，爽朗的川音中充满笑意。

张之洞回过头来一看，不觉大吃一惊：“秋衣，原来是你，好多年不见了！”

“是呀，自你离开成都后，五年了，再也没有见过面。”秋衣在书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后又问：“弟妹呢？都还好吧！”

“好什么？”张之洞沉重地低下头来，轻轻地说，“她已故去一个月零三天了！”

“什么！”秋衣刷地站起来，惊讶得睁大了眼睛。“这是怎么回事？”

她还只有三十几岁吧！”

“唉！”张之洞悲伤地叹了一口气，把王夫人去世的事简单地说了几句。

“多好的一位弟妹！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这样走了呢？”秋衣一个劲地摇头叹息，“怪不得你又黑又瘦，气色很不好。弟妹的灵位摆在哪里？我去瞧一瞧，鞠个躬，也算尽个心意吧！”

王夫人的灵牌，暂时还安放在张之洞的卧房里。张之洞将秋衣领进卧房，对着王夫人的灵牌，秋衣整衣肃容，默默地三鞠躬。望着眼圈已现湿润的老朋友，当年在成都学政衙门里，秋衣与他们夫妇饮茶谈笑的情景又浮现在张之洞的眼前。

秋衣是张之洞一个特殊的朋友。

光绪元年夏天，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杨锐、大根等人的陪同下，到德阳去看望一个病危的学子。回成都的那天中午天气极热，半途上张之洞突然中暑晕倒。

杨锐、大根心里着急，四处并无人家，一碗茶水都找不到，更遑论医治？

大根说：“我爬到树上望一望，看哪个方向最近处有房屋，就把四叔往哪里背。”

大根爬上一株高大的枫树，一会儿便下来了，对杨锐说：“左手边山坳处好像有几间房屋，我们到那边去。”

说罢，背起张之洞就走，杨锐等人紧跟在两旁，约摸走了三四里路，果然见前面出现一座题为“上清观”的小道观。进了门后，见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拓印一截残碑。杨锐走上前去，客气地叫了一声：“道长，打扰了！”

那人抬起头来，原来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清瘦汉子。那人说：“我

不是道长。你们要做什么？”

杨锐说：“我的老师赶路中了暑，要借这里休息一下，如能帮我们寻个郎中就更好了。”

那人一听，忙将手中的活放下说：“把病人背到里屋，放在床上。”

大根背着张之洞进了隔壁的另一间房。房里有一张床，床上铺着篾席，虽简陋，倒也还干净。大根将张之洞平放在篾席上，那人掐张之洞的人中，又在四肢几个关键部位上用力按摩着，然后搬出一只尺余见方的旧木箱来，打开木箱，里面有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干葫芦。那人从一个小葫芦里取一些黑黄色细粉，倒进张之洞的嘴里，又从陶罐里倒出一小碗水来，将张之洞嘴里的细粉灌下去。

“没有事，很快就会好的。我们都出去，人一多，热气大，病人不舒服。”

中年汉子带着杨锐等人回到原来那间屋，他仍旧拓他的残碑，不再说话。

没有多久，大根突然发现张之洞从隔壁屋里走了出来，他惊喜地迎上前去：“四叔，你都好了！”

“好了，好了！”张之洞笑着说，“刚才拖累了你们。”

杨锐等人忙过去扶着，又指着中年汉子对张之洞说：“刚才就是这位师傅喂药给你吃的。”

“谢谢你了。”张之洞感激地说，“你的药真是灵丹妙药，一灌进肚子里就好了。叫我怎么谢你哩！”

那汉子高兴地说：“哪里是什么灵丹妙药，土方子罢了，不要谢。请坐，请坐！”

张之洞见那汉子虽身着布衣旧履，然眉宇之间却有一股清奇磊落

的气象，心中甚有好感。他在汉子的对面坐下来，亲热地问：“师傅是叫什么名字？本地人吗？”

汉子说：“我住在青城，这几天来上清观做客。我叫吴秋衣。”

“秋衣？”张之洞笑了笑，他觉得这个名字颇为少见。

“秋衣这两个字，取自李白的一首诗。”吴秋衣随口念道，“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苎》，不知霜露湿秋衣。我喜欢这首诗，尤其喜欢不知霜露湿秋衣这句，便把秋衣借来做了名字。”说罢笑了起来。

“这是李白游洞庭湖五首诗中的一首，的确写得好，我也很喜欢。”张之洞边说边看吴秋衣手下的残碑，心中猛地一惊。

原来，那截黑灰色石碑上清晰地刻着“法正之墓”四字。法正是蜀先主刘备手下的一位大谋士。传说刘备惨败于东吴，退兵白帝城时，诸葛亮在成都跌足叹道：“假若法正在主公身边，绝不至于有此失利。”可见法正的才略之高。可惜法正英年早逝，诸葛亮很伤心，亲自为他题写墓碑。熟悉史册的张之洞知道，“法正之墓”这四个字当是按照诸葛亮的手迹摹刻的。诸葛亮传世的手迹甚少，这四个字即便是摹刻也显得十分珍贵，可惜这块碑只有下半截，上半截应当刻着法正生前的官职。

张之洞问：“这块残碑是哪里找来的？”

秋衣说：“上清观打算再建一间房子，信徒们向观里捐献砖瓦石块。有个信徒捐了三牛车石块，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个信徒说，他家有一座几百年的祖宅，这些石块都是那座祖宅的基石。墓碑究竟出自何处，已无人知道了。”

张之洞最是喜欢古器碑帖之类的文物，无意之间在此地看到了如此珍贵之物，如何不高兴！他从秋衣手里拿过已完工的拓片来，仔细欣赏着：拓片墨色深浅适度，点划勾捺清清楚楚，丹书的笔势，镌刻的刀法，都完好地体现了出来，拓者无疑是个技艺娴熟的高手。张之

洞喜欢碑刻，却不能自己动手拓印。这样的巧工能匠，居然弃于荒山野岭之中而不为世知，真正可惜！

“这字真的拓得好！”张之洞赞道，“你这手艺哪里来的？”

“四处漂学的。”秋衣浅浅地笑了一下说，“我一生最爱碑文篆刻，三十年来，只要有空，我就挑一担空箩筐在穷乡僻壤、古岭老山四处转悠，遇着年代久远的断石残片，我便拾起来放进箩筐里，遇见好的碑刻，就将它拓下来。遇上拓工，我便细心地一旁观摩，把他们的技术偷学过来。就这样，三十年来，我也搜罗了几十块珍稀古石，拓下几百件上等碑刻，无形之间，拓技也精了。”

这是少见的有趣人：爱好如此高雅，行为如此独特，且好诗词懂医道，值得与之交往！

张之洞站起来，诚恳地说：“我和你志趣相投，我想与你交个朋友。你方才给我解了暑，我也感激你。我邀请你到我家小住两天，我们多谈谈话，我也借此表示点谢意！”

秋衣问：“你家住在哪里？”

“就住在城里。”

“好吧！”

吴秋衣也起身洗洗手，拍了拍身上的旧布衫，什么也没带，便和张之洞等人一道离开了上清观。从一路上的谈话中，张之洞知道吴秋衣今年四十五岁，从小在药铺里做抓药的小伙计，天长日久，也便成了半个医生，一般的常见病，他都可以治得好。工余则好读诗词古文，尤爱书法篆刻，此兴趣几十年来不衰。八年前，妻子去世，即未再娶，两年前独生女出嫁。从那以后，他也便辞了药铺的事，靠着积蓄和替人治病的收入，专门去寻找和拓印古碑古刻。

进城到了九眼桥闹市区，张之洞指着一边一个蹲着大石狮的衙门说：“我就住在这里，我是这里的主人。”

大根对吴秋衣说：“这是学政衙门，我家四叔是学台张大人。”

“哦，你就是学台大人，怪不得对古碑帖知道得这么多！”言谈中，吴秋衣得知张之洞的金石学问甚多，心里一直在猜想，此人很可能是尊经书院里的一位教书先生，或者也可能是城里裱画铺、古董店里的一个行家，却不料，竟是学台大人。“我叫张之洞，字香涛，我们是朋友，你不要叫我大人，叫名叫字都行。”

“好，好，我是个没受过正规教习的散淡人，也不懂士林和官场的礼仪，我不习惯叫什么老爷、大人。你贵为学台，我贱为药工，但你若真正愿意与我做朋友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是平等的。今后你直呼我的名，我也直呼你的字。”

李孟符《春冰室野乘》中《张文襄遗事》里记载了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的一件趣事

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余夕不交睫。其督蜀学时，一日出城，游浣花草堂，偶集杜诗二语为楹帖，欲系以跋。因坐而属思，稿数十易，终不惬，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犹不支，困而僵者相属也，而文襄从容如平时。及挥毫落纸，则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书成，始欣然命驾归。

“最好，最好！你这种性格我最喜欢！”

张之洞边说边拉着吴秋衣进了衙门。

杨锐和大根都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平头百姓。他们想象中，吴秋衣一旦得知与他说了半天话的人竟是四川的学台，必然会惊骇莫名，诚惶诚恐，因为所有的小民见了官家都是这样的，吴秋衣却不这样。大根把他看做怪人，杨锐称他为奇人。

吴秋衣在衙门里住了两天，张之洞将他平生所藏的字画碑帖都拿出来让吴秋衣看。吴秋衣边看边评，爽直尖刻，许多评议都很有见地，张之洞为得到一个好朋友而快乐。

临走的时候，张之洞说：“我们俩都是鳏夫，你可常来我这里坐坐说说话。”

从那以后，吴秋衣真的常来做客。一袭布袍，满身尘土地出入学政衙门，引来不少世俗人的好奇眼光：学台与药工成了好朋友，真个是难得！

后来张之洞与王夫人结婚，居然也把这个布衣朋友请来坐在贵宾席上，吴秋衣磊磊落落的，也不以地位卑下而自惭。他还是照常来张府，于是与好绘画书法的王夫人也成了朋友。

离开成都回家前夕，张之洞送他二百两银子，资助他的脱俗事业。吴秋衣也不推脱，坦然收下。就从那以后，张之洞再也没见过吴秋衣了，但常常会想起这位与众不同的布衣之交，不料他今天竟突然出现在眼前！

吴秋衣告诉老友，去年夏天他沿着汉唐时代的剑阁大道，离开四川到了关中平原，然后再从陕西到河南，从河南到直隶。这次远游的目的，一是行万里路以广见闻，二是到京师来看看老朋友。进城后才听说老友已升山西巡抚，多方打听才找到家来，幸而尚未离京；但这未离京的缘故却是因为夫人的不幸故去，真让人悲哀。吴秋衣劝老友节哀，即便不能接受，也要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事实，对这种生老病死之事要达观看待。张之洞感激老朋友的一番真心，亲人弃他而去的事，已经历好多次了，虽痛苦，但还不至于颓丧，何况眼下正有大任等着，必须打起精神迎接繁剧。张之洞邀请老友和他一起到山西去，帮他做点事情。

吴秋衣想了想说：“官场上的事我实在不能为你帮一点忙，我这次就不随你去了，我要在京师住几个月，若有机会，再去太原看你。不过，我这次无意之间发现了一个真正可以帮助你的人，你若能请得他和你一道去山西，必可有大用场。”

张之洞的精神立时振作起来，问：“这是个什么人？你何以这样看重他？”

吴秋衣慢慢地说：“早就听说古北口是个险要的关口，这次在城外恰遇两个家住古北口的商人，正从江南做生意回来，于是暂不进

城，和他们一道去了古北口。这两个商人走南闯北，见识既广，为人又大方，我和他们很是投缘，一路上说话很多。”

吴秋衣喝了口茶后，继续说着：“我对那两个商人说，听说古北口一带百姓生活穷苦，从你们身上看来，倒不像是这回事。两个商人告诉我，古北口本是一个穷地方，在几年前都还苦，这四五年间因为出了一个好庄主，带领众人发家致了富。”

自从奉旨以来，张之洞常想到今后该如何治理山西。行政牧民之事，他可真的没有经验。古北口这个庄主，引发了他的兴趣：“这个庄主是如何让他的庄民过上好日子的？”

“我也这样问过这两个商人。他们说庄主有几个好招数。一是把全庄都组织起来，就像当年的太祖爷在关外管理八旗一样，把分开的五个手指握成一个拳头。这样，做什么事都有力量。二是从山东引来好的庄稼种，种子好，产量提高了，大家都有饭吃。三是做买卖。古北口历来产一种名叫沙枣的枣子，味道不大好，虽产的多，但卖不了钱。庄主让大家晒干制成果脯。他自己琢磨出一种好调料，加上这个调料后，沙枣果脯又甜又脆。庄主又告诉大家，江浙一带人喜吃甜食，运到那里可卖大价钱。果然这一招很灵，这几年古北口靠这个买卖，家家都发了。这两个商人就是刚从上海回来做沙枣果脯生意的。”

张之洞点点头：“这个庄主的确有头脑。”

“到了古北口，我特为拜访了这位庄主，果然名不虚传，有真才实学。香涛，你去山西做巡抚，若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身旁，一定会是你的左右手。”

张之洞边听边想，古北口的能干人，会不会是桑治平？但他不是本地人，又怎么可能做庄主呢？

“这位庄主叫什么名字？”

“桑治平。”

果然是他！张之洞两眼发亮，兴奋地对吴秋衣说：“他是我的老朋友，过两天我去古北口看他！”

“你的老朋友？”听了张之洞的介绍后，吴秋衣为自己的慧眼识才而高兴。

张之洞赶忙修书一封发往古北口，与桑治平约定十八号在他们家里相见。

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

河北平原上，有一座由西至东逶迤连绵的群山。它西起潮白河河谷，一直向东延伸，直至消失在山海关旁的渤海湾。它就是中国的名山之一燕山。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无数悲壮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创造生命的辉煌。燕山，这位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无声见证者，它与中华儿女同忧患，共欢乐。



古北口的长城

古老的长城在燕山身上蜿蜒穿过，将中原和塞外划开成两个世界。就在潮白河附近，有一道天然峡谷。峡谷两边山势陡峭，巨石嶙峋，乃周围百余里南北必经之路，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万里长城上著名的关隘古北口。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便开始在古北口设立县衙。唐代曾在此处设东军、北口二守捉。宋代时为使臣出辽必经之地。金代在此建铁门关。明洪武十一年重建古北口城，设东、北、南三道城门。清初在此处建造行宫，为皇家消夏避暑之所。康熙晚年在热河兴建避暑山庄，又扩建木兰围场，每年暑季皇室便迁往热河，此处遂渐渐衰落下来。

当年，桑治平在漫游天下浪迹江湖之后，看中了这个地方。他喜爱古北口的雄伟险奇。莽莽苍苍的群山，高深幽冷的峡谷，朴拙厚实的长城，仿佛正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写照。住在这里，似乎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一种苍老而凝重的脉搏在不停地跳动。桑治平还喜欢这里的人烟不多，民风淳朴，没有尘世中的喧闹争斗。或许是有过行宫的缘故吧，关注国事的流风遗韵依然存在，只要你用心搜寻，京师的大动向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传到这里。况且离京城不远，倘若要打听个究竟，快马加鞭，朝发关口，夕至天街，也方便得很。

桑治平竟然是这等具用世之心的人，他又为何不到长安城里去闯荡闯荡，到潢池中去游戏一番呢？原来，这中间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变故在内。

二十年前，桑治平还是一个名叫颜载初的英俊后生，从河南洛阳老家来到京师参加会试。颜载初学问博洽，诗文俱佳，是一个前途看好的年轻举人。他自认为可以一举高中，却不料放榜之日，金榜上并没有他的名字。颜载初殊为失望。他快快不乐地在京城晃荡几天后，决定回家苦读，下科再试。

这天，他正在会馆里收拾行装，一个穿戴阔绰的中年男子推门进了他的房间，极有礼貌地问：“请问，你就是颜孝廉吗？”

“是的，我就是颜载初。”颜载初完全不认识此人。“先生找我有何

事？”

“哦，终于找到你了。”中年男子面带笑容地说，“我是肃相府里的，肃相请你过去坐一坐，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空？”

肃相，不就是协办大学士肃顺吗？颜载初心里吃了一惊：我与他无一点瓜葛，他身居相位，是皇上最为信任的大人物，怎么会知道我这个二十来岁的落第举子呢，而且还邀我去他的府上坐一坐？颜载初大惑不解。他初次到京师，与京师官场无一丝联系，关于肃顺，也只是二十多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知一些。

那是京师春天里少见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中州会馆里的应试举子们都在伏案攻读，再过几天，会试就要进场了。同为洛阳籍的孟生对颜载初说：“听说京师南郊的龙树寺有个牡丹园，眼下正是牡丹花开的时候，今天天气这样好，我们何不到龙树寺去看看，说不定那里的牡丹花已开了。”

来自牡丹之乡的颜载初，听孟生这么一说，忙起身：“我们现在就去！”

两人结伴来到龙树寺。寺里冷冷清清的，游人很少，原来牡丹还没有开。孟生说：“没有牡丹看，我们去看看佛殿，会会法师吧！”

颜载初对菩萨与和尚无兴趣。造化诞育的山水花木，才真正充满着生趣灵气。牡丹花虽未开，但它碧绿鲜亮的叶片、含苞待放的花蕾，也足以使人赏心悦目。颜载初一人留在牡丹园里，饶有兴致地东看看西望望，胸中涌动着一股生命的机趣。

这时，牡丹园里又来了一个人，也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儒雅英迈，风度翩翩。那人甚是豪爽，与颜载初一见如故，兴致勃勃地聊起天来。两人天南海北、上下古今地神聊，从历史到现实，从学问到时局，彼此的看法多有相同之处。到了中午时分，二人谈兴犹浓，那人又请颜载初和孟生的客，在龙树寺附近的小酒店里，三人又畅谈了个把时辰。酒席上，那人将当今的协办大学士肃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说扭转乾坤振兴大清的希望全寄托在此人身上。临分手时，那人告诉颜载初，他乃湖南湘潭人王闿运，在京师朋友家做客，过几天就要回湖南老家去。颜载初也把自己的姓名身份告诉了他。

这位肃顺，在王闿运的眼里，就是管仲、乐毅一类人物。不管他有什么事，冲着这一点，去见识见识也好。颜载初答应了。来到肃府，肃顺立即走出书房迎接。

颜载初见肃顺方面大耳，器宇轩昂，步履快捷而稳重，立时对这位权倾朝野的协揆有极好的印象，心里想：怪不得王闿运将他敬重得如同天神一般。

颜载初跟着肃顺进了小客厅。坐下后，肃顺面色和气地说：“我家的西席王闿运前几天离家回湖南去了，临走时向我举荐了你，说你的才学不在他之下。”

哦！原来王闿运是肃府的塾师，是他说起了我。颜载初心中的疑团顿时解开了。他认真地倾听着。

“听说你这次会试未第，我想你不必急着回家，就在京师住下，我聘你接替王闿运。只有两个学生跟你读书，他们也还听话，不会给你添很多麻烦。学生不用功或做错了事，你尽可教训他们，不要有顾忌。早早晚晚，你可以用来自己读书作文。至于薪水，也和王闿运一样，每月十二两，是京师通常人家的两倍，你看如何？”

没有寒暄，也不绕圈子，清楚明白，简洁干净，这正是王闿运所赞赏的肃顺的一贯作风。是一个做事的人。颜载初在心里想。他寻思着：在肃府做几年西席，是可以学到许多书册上没有的学问的，况且报酬如此丰厚，也足见东家对西席的重视。他答道：“中堂如此看得起我，我自然感激不尽。只是我年轻学问浅，怕耽误了两位公子的学业。”

关于王闿运与肃顺之间的关系，徐一士在《一士类稿》中《王闿运与肃顺》一节里有这样的叙述——

王闾运撰《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闾运固尝客肃顺所，有相当之交谊也。考二人之相与，盖自咸丰九年己未，时闾运年二十八岁。闾运卒后，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纪是年事云：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藪，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文笙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烜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赘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文笙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是肃顺延揽闾运，而闾运以严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肃顺之势方盛，炙手可热，正基已虞其将败，则缘政尚峻厉，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场大狱，佐文宗申国法以救积弊，锐行诛谴，深为朝列所切齿耳。《年谱》同卷咸丰十年庚申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人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崑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偲、赵丈元卿、李丈眉生，云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偲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诘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美。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进驻祁门。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

十月，还长沙。

十一年辛酉云：

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闾运于咸丰十年回京，或又与肃顺往还，所举迭为文酒之会之同人，不乏与肃顺相善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也。未几有英法联军之役，继以政变旋作，肃顺坐叛逆被诛，于是同人星散。唯咸丰十年闾运在京亦为日不多，纵与肃顺气谊相投，非必有甚深之关系耳。民国三年，闾运应总统袁世凯之招，北上就职国史馆长，有《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之作。时年八十三矣。回顾五十余年前事，感慨系之，对于肃顺与己之关系，亦自道其梗概焉。至其咸丰十一年致书曾国藩，主张恭亲王奕訢当国，为国谋兼为肃顺谋，颇中利害，奕訢以皇叔而有能名，负重望，使肃顺辈礼下之，引与共事，垂帘之局，盖不易成。孝钦之能倾肃顺辈，正由厚结奕訢，使为己用耳。闾运怀此，不径向肃顺建议，而言诸曾国藩，亦见其与肃顺关系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说曾国藩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临朝，则殊迂阔而远于事情，曾国藩非鲁莽之流，岂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肃顺哈哈一笑：“你不必谦虚了，王闳运既然推荐了你，你必然可以胜任得了。要说年轻，王闳运也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的学问才华要远胜过那些翰苑老夫子。好了，就这样定了，明天就叫人把你的行李搬进来吧！”

就这样，颜载初成了肃府的西席。一晃半年过去了，颜载初和东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佩服肃顺办事的果断刚强，大刀阔斧，不讲情面，不留后路。肃顺也喜欢年轻西席的人品才情，更欣赏他的胸有大志，不同流俗。

肃顺空闲的时候，常常会把颜载初召到书房去谈话，跟他谈自己的治国方案，谈大清的将来。肃顺对颜载初说，他平生最敬慕两个人：一个是辅佐齐桓公的管仲，一个是帮助汉武帝的桑弘羊。管仲的学问在《管子》一书中，至于桑弘羊，为国家谋财富而不惜得罪巨室，以至冤死，则更令人又敬又悯。颜载初也说些对国事的看法，及对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研究体会。到后来，肃顺便像信任王闳运那样的信任颜载初，要颜载初代他起草奏疏。颜载初也便由西席变成了肃顺的心腹幕僚。

这时，政局突然发生了巨变。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逃奔热河行宫，肃顺奉命随驾，颜载初仍留在府中教书。后来肃顺感到颜载初不在身边有许多不便，遂将他召到热河，两个公子的塾师则另聘他人。

颜载初在热河行宫住了将近一年，参与不少高层机密，亲自感受了咸丰皇帝去世前后，热河行宫无形的刀光剑影。他当时不可能料到，这段岁月是如此的不平凡，以至于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而被后世的野史、小说渲染得神乎其神，蒙上一层又一层扑朔迷离、永具魅力的色彩。他只是感觉到，权力的争斗原来是这样的钩心斗角、你死我活，而权柄的执掌者又都是这样的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一切，都令年轻的洛阳举人人为之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又常常百思不解。

大行皇帝的梓宫就要回京了。在那些日子里，颜载初见东家几乎

天天食不知味，夜夜睡不合眼，没日没夜地与其他几个顾命大臣在紧张忙碌，神色肃然地磋商各种事宜。颜载初凭直觉感到要出大事了。

颜载初跟着东家伴随梓宫一道启程了。这天午后，大队人马抵达密云县城。六百来里的路程已走了四百里，一路上安安静静。颜载初松了一口气：再有三天，就可以进京，总算平安过来了。

吃过晚饭后刚刚睡下，肃顺便打发人将他叫起。颜载初赶紧来到肃顺的房间。

肃顺说：“马上就要进京城了，我想起两道重要的上谕要拟。”

颜载初面色庄重地望着东家，聆听他的下文。

“第一道上谕：着兵部侍郎胜保火速带所部南下，赴安庆两江总督衙门，听候曾国藩调遣。第二道上谕：着两江总督曾国藩转福建按察使张运兰，火速带所部来京听候调遣。”

颜载初明白东家这两道连夜赶急草拟的上谕的重要性。一年前，胜保在通州败于洋人时，肃顺曾力主杀胜保以肃军纪，恭王奕訢则出面保他。显然，胜保恨肃顺而亲奕訢。胜保所部现今处于拱卫京师的地位，若他被奕訢所用而与肃顺作对，那事情就麻烦了。相反，曾国藩在江南打仗，一直得到肃顺的大力支持。肃顺于曾国藩有知遇之恩，曾国藩的部下来京师取代胜保，将可确保京畿的安全。

这的确是一个事关重大的决定！

颜载初十分佩服东家的头脑清晰。不过，他又想，是不是晚了点呢？大行皇帝宾天不久，胜保即向皇太后具折请安，已遭斥责。胜保违背祖制，直接给皇太后上折，这一点当时就应该引起警惕。现在距大行皇帝宾天已两个多月了，若京师有新的部署，不早就安排稳当了吗？再过两三天就要进城了，这时才调兵换将，还来得及吗？颜载初一边草拟上谕，一边这样想着。

突然，从窗外传来一阵阵马蹄声，似乎是从远处向这边奔来。渐

渐地，马蹄声越来越大，并伴随着嘈杂的人声和时明时灭的火把。肃顺刷地起身：“出事了！”

就在这时，一阵急剧的打门声传来，有人在高喊：“肃顺开门！肃顺开门！”

果然晚了！颜载弼脸色突变。“肃顺”，谁敢这样直呼肃相的大名？一定是出大变故了。肃顺走到窗边，跌足叹道：“老七在里面，他们叔嫂勾结一起来抓我了！”

王闿运对肃顺的影响，《凌霄一士随笔》中《肃顺恃宠陵轹同行》一章有所记载——

薛福成《庸庵笔记》有云：“肃顺恃宠而骄，陵轹同列。是时周文勤公(祖培)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而肃顺亦为户部尚书，同坐堂皇判牒。一日，周相已画诺矣，肃顺佯问曰：‘是谁之诺也？’司员答曰：‘周中堂之诺也。’肃顺骂曰：‘唉！若辈愤愤者流，但能多食长安米耳，焉知公事！’因将司员拟稿尽加红勒帛焉，并加红勒帛于周相画诺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与所闻荫桓与敬信事略相类，唯一为满堂对汉堂，一则汉堂时满堂耳。又据沃丘仲子(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云：“大学士周祖培，旧与肃顺同掌刑部。以变通秋审实缓办法，顺属祖培具疏上言，而先以疏稿示幕客王闿运。闿运谓：‘此十八科滥墨卷，疏上必貽九列笑！’顺遂呼祖培为老八股。凡公牒祖培已签行者，顺则以红抹之，如勒帛然。祖培不能堪，然自顾宠衰，无如何也。”费氏为闿运门人，此或即闻诸闿运者，可与福成所记参看。

恭王奕訢排行六，醇王奕譞排行七，肃顺向来以“老六”“老七”这种不恭的称呼来叫咸丰皇帝的这两个亲弟。

说完这句话，肃顺来到桌边，面色峻厉地对颜载弼说：“我要完蛋了，你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完蛋。你赶快从后门逃走，老七的人不认识你，不会抓你的。”

说话间，又是一阵剧烈的打门声。肃顺亲手打开后门，将颜载弼推出门外。颜载弼含着眼泪，对着东家鞠了一躬：“中堂保重，我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肃顺铁青着脸：“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你日后若有机会做大事的话，要吸取我的教训。”

说完“砰”的一声把后门关了。

颜载初躲在门后的一棵老树边，亲眼看见肃顺被醇王的队伍捆绑着走了。

三天后，颜载初赶到京城，他径直向肃府奔去。只见肃府前后左右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兵丁。街头上看热闹的行人悄悄地告诉他：“肃中堂出大事了，家被抄，家眷被看管起来了，所有亲友都不准进去。”

颜载初挂念肃府的两位小公子，不知这两个弟子的情况如何，问看热闹的人，都说不清楚。有的说若犯了谋逆大罪，按律令儿子也要处以极刑。有的说，肃府是黄带子，大概有优待，儿子不至于死。听了这些话后，他心里更是焦急。

除开肃顺的两个儿子外，颜载初心中还惦记着一个人，这个人叫秋菱。



祺祥钱。1861年7月，清咸丰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病危，特封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处理国事。不久，咸丰帝病死，八大臣遵从遗诏，拥立载淳为帝，拟定次年改元“祺祥”并铸造“祺祥”钱币

秋菱是肃府的丫环。颜载初进府后，肃顺亲自安排她照顾塾师的衣食起居和书房打扫。秋菱十七岁，人长得清秀，性情文静，手脚又勤快，颜载初喜欢她。

秋菱无父无母，只有一个哥哥在河南老家种地。家里实在苦得很，日子过不下去，不得已被卖到肃府，从此与家乡断了联系。她只知道自己所住的村子名，这个村子属于河南哪个县她都不清楚。秋菱时常想家乡，想哥哥，却无法回家见哥哥。她那天一眼看到颜载初，又听他说一口河南话，就仿佛有一种见到自己哥哥一样的感觉，从心

底里涌出一股对颜载初的亲热之情，因而对颜载初照顾得格外周到。

秋菱聪明好学，但家贫不能读书。颜载初有空便教她认字。秋菱学得很快，几个月下来便能认得千把字了，教者和学者都欢欣不已。渐渐地，两人心中便你有了我，我有了你，彼此之间益发亲近了。

秋菱身为丫环，自认配不上举人颜载初。她把爱慕之情深藏心底，不敢表露出来，只是以加倍的关心体贴来隐隐透示一点痕迹。颜载初是个庄重而有志的人，平素想的总是金榜题名和建功立业等大事，何况作为相府的西席，对相府的下人更应待之以礼，持之以节，所以他心里明明爱着秋菱，亦知秋菱爱着他，却也不肯把这种情感流露出来。于是，两人都互相暗恋着，不挑明。

这对青年男女纯洁的初恋，便这样在朦朦胧胧似有似无之中进行着。

颜载初要去热河了，秋菱柔肠千结，依依不舍。她熬了几个通宵，给他做了一双厚底鞋，悄悄地塞进他的行囊。在行宫的日子里，颜载初常常想起秋菱，想得热切的时候，便把那双鞋子拿出来，轻轻地抚摸着。他舍不得穿在脚上，而是将它放在枕头下，似乎觉得秋菱在夜夜陪伴着自己。过去在相府，天天见面，颜载初还觉得没什么，一旦分离，才觉察到秋菱已在他的心中有了极重的分量。他盼望着皇上早日回京，肃相也便可早日伴驾同行，自己也便早日可见到心上人。

这一天，肃顺悄悄地对颜载初说：“皇上病势很重，我心里焦急。你赶紧回京里一趟。我有一包祖上传下来的还魂散，保存在福晋手里，你拿来给皇上服用。快去快回！”

说着将一封写给福晋的信递给颜载初。颜载初不敢怠慢，从御马房里借了一匹千里快马，立即出发。第二天傍晚就赶到了肃府。他从肃顺福晋手里取到还魂散后，便回到自己的房间，正想躺下来歇息一会儿时，门轻轻地推开了！

“秋菱！”颜载初兴奋异常地喊了一声后，便快步向秋菱奔了过去。或许是思念之情累积得太多太多再也无法抑制，或许是一时热血奔涌，根本没有想到要抑制，颜载初一反离京前的稳重自持，一把将秋菱抱在怀里，秋菱涨得红彤彤的脸紧贴在颜载初的胸口上。望着秋菱又羞又喜的神态，颜载初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比得上她。他们不再讲话，两颗心却早已融为一体。他不顾一切地吻着，终于，他把她抱上了床……

“秋菱，回京后我就娶你，我和你一辈子相亲相爱！”

在送秋菱出门的时候，颜载初反复地这样说着。

“我相信你的话。”秋菱温柔地点着头，“我盼你尽快回家！”

肃府祖传的还魂散并没有挽回咸丰的生命，三十一岁的年轻天子驾崩热河，行宫里的政局突然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颜载初似乎觉得每一天都是在充满着杀机的气氛里度过，銮舆回京的日子被一天天地推迟。终于启程了，终于可以见到秋菱了，却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会如此风云突变，世事全非。京城是回到了，肃府也近在眼前，秋菱却再也见不到了。瞬刻之间，他有一种颓然心死之感。

颜载初不情愿就这样离开肃府，他一连四五天守在肃府的旁边，注视着肃府的内外动态。每日里只见肃府里的家具摆设、大柜小箱一件一件地被兵丁们搬上马车，不知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而肃府里的大小主子奴仆则一个也见不到，当然，也见不到两个公子和秋菱。到最后，大门小门甚至连窗户在内都贴满了封条。大部分兵丁都撤走了，只留下几个兵丁在府门外游弋。看热闹的人也没有了。仅仅几天前，还是高车轩马门庭若市的肃府，顿时死一般的寂静下来。在万般无奈之际，心绪凄凉的颜载初只得远离肃府。

他决定在京师住一段时期，一来看看事态的发展，二来也想在偶尔之间遇上肃府的旧人，打听打听两位公子和秋菱的下落。

不久，肃顺被指摘为奸佞之首，公开杀头示众。他的两个儿子则

免于追究，被一家远亲收留，藏之于深宅，与世隔绝。至于肃府的旧人，颜载初一个也没遇上，秋菱的情况也打探不出半点。按着国家的律令，被杀头抄家的大员，其府中的奴仆一律籍没归官。颜载初心想，秋菱或被卖给某个官府做女仆，也或许被遣送到边远之地，发配给戍边的罪员做妻妾了。

可怜的肃中堂，可怜的公子，可怜的秋菱！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改变了。颜载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满腹凄怆地走出城门。

他也不敢回家，便在昌平租了一间茅屋，过起隐居生活来。

陡然而起的政变很快便过去了。无论从国家大局来看，还是从市井民间来看，这场政变似乎没给社会带来什么变化。朝局稳定，江南的战事继续进行，京师老百姓一如既往地过着平淡的日子。刚开始还可以听到一些关于政变的议论，三五个月后连百姓的街谈巷议也听不到了。再过一段时期，人们似乎已经把这桩惊天动地的大事，给彻底遗忘了。

颜载初觉得悲哀。是人类天性只顾眼前，易于淡忘往事，还是那桩往事本不值得留在记忆里呢？是今天的大清国民已变得愚昧麻木，还是史册上那些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文字，原本就是几个文人的想当然笔墨，与当时的社会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呢？

陈夔龙所著《梦蕉亭杂记》，其中《肃顺论斩菜市口》一节谈到肃顺与荣禄结怨事。为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个辛酉政变中的重要人物，特抄录于次——

文宗晚年，肃顺用事，专权纳贿，盈廷满汉大臣，均仰鼻息。新城陈子鹤尚书尤谄事之。荣文忠之先德，以总兵殉金田之难。公以羽林孤儿，服官工部。一日，内廷某殿角不戒于火，文忠适进内，随同驻门侍卫、护军等，抢先救护。文宗遥见一衣绛色袍官员，询是何人。御前大臣查明，以公名对。即蒙召见，并询家世。知三世为国捐躯，嗟赏久之。未几，户部银库郎中缺出，由各部保送人员候简，遂蒙朱笔圈出。尔时肃顺任户部尚书，与陈尚书均与文忠先德有世交。肃顺喜西洋金花鼻烟，京城苦乏佳品。尚书侦知文忠旧有此物，特向文忠太夫人面索。太夫人以系世交，儿辈亦望其嘘拂，因尽数给之。尚书即转赠肃顺，并以实告。肃顺意未展，复向文忠索取，瓶之罄矣，无以应付。肃顺不悦，以为厚于陈而薄于己。文忠无如何也。文忠好马，厩有上驷一乘，特产也。肃顺亦命人来索，公复拒之。综此两因，肃顺大怒，假公事挑剔，甚至当面呵斥，祸几不测。公请于太夫人曰：肃顺以薄物细故，未遂所欲。嫉我如仇。此官不可做矣！遂援筹饷例开银库优缺过班，以道员候选，闭门闲

居以避之。未几，八音遏密，肃顺由热河护送梓宫回京，内外臣工参奏，奉严旨论斩。行刑之日，文忠先赴菜市口候之。肃顺下车仰天大骂，咆哮不休。狂悖如此，可想见当权时之火焰。公目睹其就刑，公愤私怨，一旦尽释，特往酒市一醉。厥后陈尚书因肃顺牵累，为御史奏参，查抄发遣，借寓三藐庵僧房。文忠往视，诤寺僧势利，仅给破房一大间，四方风动。时已冬令，尚书犹著棉袍。谓文忠曰：肃顺获罪，与我何干。不料亦为人陷害。往时至亲密友不少，迄无人来看我。难得世兄雪里送炭，感激之至。天气渐寒，身边尚无皮衣，即日须往新疆，川资全无所出，世兄能为我一谋乎？文忠慨允之。尚书所住房，以敝帋隔成内外间，尚书夫人在内嚶嚶而泣。文忠请见，夫人曰：我无颜面见世兄。我早知肃顺凶狠，必贾大祸，力劝尔伯父不可与之交往。弗听我言，至有今日。现在悔已无及，不特家产尽绝，尚要充军万里。言讫泪随声下。文忠默然不乐者数日。尚书后抵伊犁戍所，卒为回匪戕害，论者惜之。文忠又谓。以相法言，肃顺长身玉立，鸢肩火色，头部上锐下丰，全系火形，五行火形最少，亦最贵。但忌声嘶，肃顺豺声，是以不克善终。并谓满司员后官一品某君，形貌与肃顺相似云。

这番陡然而起的大变局给颜载初强烈的刺激，作为朝廷最恨的肃党成员，考进士做官这条路自然给堵死了。他于是干脆断绝这份心思，跳出“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一心一意去研读史书、兵书、舆地、农学、荒政等书籍，像青年时代的左宗棠那样，储备着真才实学，静待天时。

他记住肃顺对他说的敬佩管仲、桑弘羊的话，倾注极大的心血潜心于《管子》《盐铁论》中。他最终在这里看到了人世间的真学问，由衷佩服管仲、桑弘羊，也由此而佩服肃顺的眼光。他心里深深地为肃顺叹息，也为大清国叹息。肃顺丢了脑袋，大清国丢失了一个有真本事的治国大才。肃顺就是今天的桑弘羊。他和桑弘羊一样的才干性情，一样的不顾一切推行自己的强硬主张，终于也一样的招来杀身之祸。

肃顺是满人中有见识的人，《清代野记》中《肃顺重视汉人》一章中说——

重汉轻满者，非汉人也，满人也。以肃顺之骄横，而独重汉人文士，搜罗人才汲汲不可终日，亦不可解。其对于满员，直奴隶视之，大呼其名，恶语秽骂无所忌。一见汉吏，立即改容致敬，或称先生，或称某翁、某老爷。其索贿也亦唯满人，若汉员之一丝一粟，不敢受也。岂若后来奕□劼、载洵辈无人不收哉，是以人心未去。同治初元，犹有中兴之望也。

为了避免牵连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颜载初决定改名换姓。

桑弘羊是他的同乡，说不定桑颜两家在历史上有过亲戚瓜葛，于

是颜载初借桑为姓，取名治平，字仲子。这里既有追慕管仲、桑弘羊之意，也有一份怀念老东家的情感隐藏其中。

桑治平小时便酷爱画画。摆脱了功名桎梏后，他有了较多时间，于是重操画笔。他细心揣摩古人笔意，又注意观察身边的山水虫鱼。他是个天赋极高的人，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过程中，绘画技艺迅速提高。这不仅使他在读书思考的同时，可以获得丹青之娱，同时又为他解决了生计的大问题。他靠卖画维持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昌平隐居五年后，桑治平开始云游天下的壮举。他先到东北，在白山黑水间考察满洲部落发祥的历程。从东北返回后他又漫步三晋，遥想那段无年无战的春秋岁月。然后他南下中原，登嵩山，游河洛，迈过潼关来到长安、咸阳，感受汉唐盛世的遗风余韵。从长安折转向南，越秦岭，穿剑阁，来到巴山蜀水之间，凭吊武侯祠、白帝城，咀嚼一代名相辅佐两朝的艰辛。继而飞渡三峡，于两岸猿声之中舟抵荆楚大地。在江陵旧国，在黄鹤楼头，缅怀当年楚庄王的霸业、三闾大夫的忠愤。再从芳草萋萋的鹦鹉洲起锚升帆，顺江东下，登上收复不久的古城城垣。在一片废墟之中，游秦淮，览钟山，泛舟莫愁湖，伫步胜棋楼。想起刚刚熄灭的遍地烽火，追思六朝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这座龙盘虎踞的石头城，浮沉了几多帝王英豪，积淀了几多历史沧桑！从江宁北上，与丰沛子弟聊高祖轶事，听淮阴侯后裔诉千古奇冤，瞻仰至圣、亚圣之祠庙，观泰山日出黄河入海之雄奇。

经过这段历时三载，纵横数万里的徒步旅游，桑治平似乎感受到五千年中华古老文明的真谛所在，触摸到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律动脉搏，脑子里常常有电光石火般的智能闪烁，心境时常觉得如瑶池之水洗过后的清晰明净，而立之年的举人桑治平，经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锻造锤炼，已经成熟了，真正地立了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担当大任，为国效力了。但朝廷对肃党仍追查得很紧，他这个为肃顺草拟了不少重要文书的西席，又怎能出头露面，去保和殿参加会试，以科场胜利来走上仕途呢？不入仕途，又哪能获取官位为国效力呢？

虽然仕途无望，但桑治平并不气馁，一则他可以耐心等待机遇，

二则即使一辈子遇不到机遇，读书作画，寄情山水，安贫乐道，淡泊宁静，也是充实的人生。

在踏进京门的前夕，桑治平在古北口结识了一个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忘年好友。此人姓柴名广，乃周世宗柴荣的四十六代孙，也是一个喜欢读书思考的人。柴广家道殷实，膝下只有一女，见桑治平非凡夫俗子，有意招他为婿。这些年来，桑治平惦记着秋菱，从未想过婚娶之事。漫游天下的壮举中，也包含着寻觅秋菱的一份深厚情意在内。八年过去了，秋菱杳无音讯。看来此生不能续那段情缘了，桑治平接受了柴广的美意。柴氏贤惠，婚后生下一女，小日子过得甚是甜美。

桑治平久静思动，总不甘心平生所学一无展布，于是告别岳父母和妻儿，外出寻找机遇。同治九年，他在姑苏城内遭窃落难，被迫卖画筹集回家的旅费，就这样遇到了张之万。桑治平见张之万虽贵为状元巡抚，却并不摆官场架子，对他平等相待，又同好丹青，谈话投机之处甚多，遂答应留在巡抚衙门。

住在衙门一段时期后，桑治平冷眼观察张之万，见这位抚台虽不是擎天大材，却也勤政爱民，禀性纯良，不是那种欺诈贪婪、两面三刀的俗吏，遂有心帮他做一点事。不久，张之万升闽浙总督，桑治平跟随他来到福州。闽浙两省，自古乃东南要域，若从春秋时期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大国了。随着彼此友谊日深，桑治平定下心来，欲竭尽平生本领辅佐这位制台大人，为国为民做出一番实事来。不料，张之万却要告老还乡，桑治平只得遗憾地离开福州，回到古北口，继续过他与诗书画册、山水林木为伴的淡泊生涯。

古北口住的多是柴姓人家，柴广做了多年的庄主，人望很好。柴广晚年多病，庄主事多委托桑治平办。桑治平将二百多户的柴家庄当做一个小国来看待，借此试试牛刀。他以管子治国之策，采桑弘羊为政之术，果然把柴家庄整治得面目一新，深孚柴家庄人的信任。前年，柴广去世，全庄一致推举他这个外乡外姓人做新庄主。桑治平于此也获得事业小成的满足感。

前些日子，他收到张之万从南皮寄来的信。信上说：舍弟擢内阁

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要不了多久，或实授侍郎，或外放巡抚。若内授侍郎则罢了，若外放巡抚，乃一方诸侯，正可以借此做一番事业。彼时开府立幕，

必将广纳人才，望贤契前去就他。对舍弟而言，得一大才相助，如同增一臂膀；对贤契而言，平生才学可得施展，此亦为极好之机遇，切望留意。

桑治平接到这封信后，很为张之洞的超常擢升而高兴。张之洞的确是官场中的人才，他的翰林做得与众不同，可知他今后的巡抚也会做得与众不同，为这种有才的朋友佐幕是可为的，何况自己多年来所积累的治世实学，也总得有所施展才是。不过，转念他又想，已是过了四十岁的人，精力早不如从前的充沛，对世事也看清看淡了许多，办起来大概也不会有太高的热情；再说，毕竟是为别人佐幕，不是自己做巡抚，古北口住得好好的，柴家庄也有一番虽小却有意义的事业可做，有必要出去吗？

正在桑治平如此思来想去的时候，他收到了张之洞的来信。

肃顺与慈禧争斗的根本原因，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端、肃遗事密札十二通》一节里有所记载——

文芸阁《闻尘偶记》云：

文宗之幸热河，首倡此议者，僧格林沁也。其奏疏，余于张编修鼎华处曾见抄本，言战既不胜，唯有早避，词甚质直。以事理论之，唐玄宗、德宗屡奔而存，明庄烈一殉而亡，文宗仅幸离宫，较之前代，尤为有得无失，此当美于议避之臣。而后来诛肃顺、端华诸人，乃以此为大罪，以肃顺怙宠专擅，诚非无辜，而罪以避敌之议，则大误矣。

芸阁此述文宗幸热，发端僧王，自是一极翔实史料。而末节言诛端、肃以避敌为大罪，则仅就官书所布为皮相之谈，抑或有所顾忌，言而不尽也。按端、肃之狱，乃晚清极大政变，那拉氏所以得垂帘训政，迄于同、光二朝，开女祸之奇闻，备覆国之秕政，实以此狱为最大关键。晚清笔记皆惧祸不敢言，近人唯有王伯恭之《蜃庐随笔》中有一则云：

王壬秋年丈运，湘中名士，少年时在肃顺幕中，待以国士。其言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军事旁午时，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策，故能成中兴大功。显皇帝上宾，毅帝幼冲，廷臣咸主垂帘之议，肃顺力遵先皇遗训，誓死不从。于是坐以大逆，斩于柴市，而听政之礼始成，殆冤案也。

此则述所闻于王秋者，什之八九皆为事实。近来纪端、肃一狱者，皆据《庸庵笔记》，然薛叔耘记中，实隐约露其致罪之由，其称三奸云云，则笔时西后尚当国，不得不尔。其记中：

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二人辅政，以系人心。三奸不悦，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见赞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论，以为不可。退复以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令军机处拟旨驳还。

此一段实大胆揭载政争之症结。以后尚载有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一疏，尤赤裸裸地为太后争政权，疏中有：“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宫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秉承，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荒谬矛盾，不知所云，盖与董疏皆受内意为之。今即薛记中观之，已可知当时受顾命之怡、郑两王等及新城陈子鹤先生、杜文正公之子翰等为一党，反对太后训政，主张政权归受顾命之王大臣八人。而其他素不满

于端、肃及受西后意旨者别为一党，则主去端、肃，而易以恭王奕訢，使两宫垂帘听政。当时朝士不满端、肃者较多，而憚其才者亦不少，故邀结至于闾外之僧王、胜保。发踪指示，自在西后一人，东后拱手受成而已。（慈安或尚有矜怜退让语，秘不得闻，亦未可知）。以肃顺之才识论之，亦必早知西后之不相容，而有先下手之意，惜怡、郑两王庸才，不能从，故同及于难。薛记所云：“肃顺瞋目叱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必是实录。又称：“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此必直抉西后淫秽残狠，或咸丰晚年不满那拉氏之言，如徐敬业《讨武后檄》所谓“杀子屠兄弑君猷母”者，故薛氏以不忍闻三字概括之。观于西后戊戌、庚子之荼毒，与夫所以虐杀德宗，倾覆清祀者，则肃顺之言为有远识，益凿然可证矣。从政绩上论之，当咸丰末年，文宗荒淫，国中蜂扰之时，其一切规划，后来赖以中兴者，皆肃顺之功。前王记中所谓“军书旁午中，庙谟广运，皆肃顺一人之力”，自是信史。不但湘绮之言如此，即薛叔耘亦深知之，故于“三奸伏诛”一条外，别纂“肃顺推服楚贤”一条，以见曾、左得用所自，肃顺功绩才识之不可诬。皮里阳秋，叔耘于此诚有史才也。综那拉后当国殆五十年，所遭政变凡二：一、即端、肃等之力拒垂帘，肃顺或尚有进一步之计划，未发而为后所制。一、即戊戌政变，南海、任公等谋废后不成，亦为后所制。此皆政治上有意义之举动，所关甚巨，不成则谥为叛逆。观后来杀胜保时，保临刑云：“有一言欲面后。”而监者不许。度当谋诛端、肃之际，后党与胜保必有何条件之勾结，殆可信也。惜端、肃匆匆就戮，当时廷臣噤声不敢言，其门客高伯足、王王秋虽放浪江湖，亦不敢讼其冤。（闻当时肃顺幕府以伯足为谋主，王秋实远逊。）唯王秋后那拉后十年歿，故王伯恭得记其语。

四 出山前夕，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

张之洞坐在大根驾驶的骡车上，沿着京师通往塞外的千年古道，经过两天的摇晃颠簸，于午后到达古北口。张之洞在北京住了十多年，还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来。他环顾一眼四周，果然地势险要。

绵延四百余里的燕山山脉，从这里发源。它在发源处便奇峰陡起，偏又在此处生就一道大峡谷。峡谷两边山坡峻峭，仿佛造化为方便下界芸芸众生，让他们有个南北通道，而用神工鬼斧劈开似的。两边山坡都是坚硬的岩石。石缝里顽强地生长着各种树木，有低矮密集的灌木丛，也有高耸云霄的樟楠松柏。传说为秦始皇时代建筑，明代重修的古长城基本上保存完好。它像一条不见首尾的巨蟒，在古老的燕山山岭上缓慢地爬行，一会儿腾空跃起，一会儿俯首低回，给这处千年古隘压上了沉重的历史重荷，也给它增添了动态的生机和情趣。古老的关楼依然雄峙着，显得威严劲挺。

由于山高路窄，行人稀少，这里显得格外的安静幽深。刚过午后不久，太阳便看不见了，一切都罩上一层灰黑的色彩。岩石是灰黑的，树木是灰黑的，古长城是灰黑的，附近星星点点的民居是灰黑的，连废置多年的行宫也是灰黑的。关内关外，充塞着一股浓厚的肃穆气氛。古北口真是一座禁卫京师的神奥难测的险要关隘。

张之洞正在驻足神思的时候，有一个人已走到他的身旁，笑着向他打招呼：“香涛兄，说来就来了！”

张之洞回头一望，站在旁边的正是桑治平。他高兴地说：“正要向人打听你的家，不想你就来了。你怎么这样巧就遇到了我！”

桑治平说：“你道古北口是京城？这里不过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芝麻点的事立即全古北口就都知道了。听邻居说，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从京师坐骡车来，在关口停下，四处观看。我想十有八九是你。”

“那你接到我的信了？”

“前天就接到了。”

桑治平说着，一边又与正在照料大青骡的大根亲热打着招呼，转过脸来对张之洞说：“到家里去吧，就在前面。”

张之洞主仆跟着桑治平，来到一座宅院门前。一道泥筑的围墙，

围出一个宽敞干净的四合院来。桑治平指着大门说：“请进吧，这就是寒舍。”

张之洞迈进门槛。正面四间是坐北朝南大瓦房，两厢六间侧房均为高粱秸盖顶，庭院里有一大块种着萝卜、大白菜的菜地，一群鸡鹅在菜地边嬉戏。四合院里洋溢着浓郁的农家气息。

桑治平将张之洞带至正房边，指着右侧的一间房说：“这是我的书房，我们就在这里说话吧！”

坐下后，张之洞见书房左边墙壁边摆着一长条书架，上面整齐地放着百余册书籍。比起张之洞的书房来，桑治平的书大概不及十分之一。书架旁边悬挂着一张条幅，上面写着：

夫大丈夫能左右天下者，必先能左右自己。曰：大其心究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势，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左下角有一行小字：柴广恭录明诚意伯刘伯温先生语。

张之洞面对这张条幅沉吟良久，心里想：宇宙间从大的范围来看是天下，从小的方面着眼即吾心，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想左右天下，必先得左右自心。刘伯温是个大智者。他回过头来问桑治平：“听说柴广是你的岳丈，柴家是柴荣的后人，是这样的吗？”

桑治平说：“你怎么知道柴广是我的岳丈？”

张之洞说：“我的一个布衣朋友前几天特地来古北口拜访过你。他叫吴秋衣，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那是个很有趣的人。”

“他在我的面前竭力推举你。”

“他怎么推荐我的？”

“他说你有管仲、乐毅之才。”

桑治平笑了起来：“我怎么可能跟管、乐相比，一个江湖流浪者而已！倒是柴家的确为柴世宗的后裔。可惜也早已没有铁券丹书，沦为平民百姓了。”

说话间，侧面墙壁上一幅水墨画又引起了张之洞的注意：莽莽苍苍的燕山上，起伏着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古北口高耸于画面的左下角，雄伟的关楼凌空矗立，俯视着一望无际的关东大平原。

看到这幅画，张之洞猛然想起醇王的嘱托来。

“醇王爷听家兄说过，兄台长于绘事，想请你为王府画一幅古北口中堂。我看这一幅就很好，请你照这个样子再画一幅如何？”

提起醇王，二十年前密云县深夜拘捕肃顺的那一幕，又浮现在桑治平的脑子里。他本想断然拒绝，但又怕张之洞难堪，便说：“这幅画是好几年前画的，近年来我一直未拿过画笔，技艺生疏了。过两年吧，待我活活手后再画吧！”

桑治平的那一段历史，张之洞并不知道。他想这大概是出于文人的清高吧，他不愿随便给王府送画，以避巴结之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遂笑着说：“好吧，这事以后再说。”

柴氏进来，向张之洞问好后，请他到厅堂吃饭。桑治平的独生女燕儿也同桌吃。虽是山村野外，无京师的豪华阔绰，却比京师的菜蔬新鲜爽口，尤其是几碗燕山野味，则更是城里所吃不到的。一顿晚饭吃得大家兴致极高，张之洞与桑治平的家人也显得亲切随便了。

吃过晚饭后，桑治平陪着张之洞游览了古老的关楼和前朝的行宫，又细细地看了看这段长城的建筑。掌灯时分，二人重回书房，开始谈及正题。

桑治平说：“接到你的信，知你蒙特别圣恩，擢升山西巡抚，先要向你贺喜。”

张之洞说：“不瞒老朋友，久屈翰苑，突然得到外放一方的圣

命，我自然是兴奋而深怀感恩之情。只是巡抚地位虽尊，却也担子沉重，不比在京师做言官史官，到底只是写写说说，不负实际责任。因此，奉命至今，心里一直未曾安妥过。早就想来拜访你了，只是因故延迟了时日。”

桑治平用心倾听着张之洞的话，听得出说的都是实话。他说：“诚如你所说的，一省巡抚的确担子沉重，它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要办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实事，不是能言善辩。引经据典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得对，我所缺的正是办实事的经历。过去虽做过湖北、四川两省的学政，那也还只是与书籍和士人打交道，钱粮刑名这些经济大事并未着边。你曾在家兄身边做过多年幕友，富有经验，我很想能随时得到你的点拨。我也不绕圈子了，开门见山地说吧，我这次到古北口，就是来敦请兄台出山，随我去太原，帮帮我的忙如何？”

桑治平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绕开张之洞的所问，说：“前些日子我收到青帅从南皮发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你已蒙擢升，或将实授侍郎，或将外放巡抚。”

“噢！家兄这么快就把我的事告诉你了。”张之洞颇为惊讶，“家兄信上还说些什么？”

“青帅信上说，”桑治平放下茶杯，“若实授侍郎则罢了，若外放巡抚，则希望我能为你佐幕。”

“你看，我们兄弟俩想到一起了。”张之洞恳切地说，“仲子兄，请你务必帮帮我的忙。”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桑治平面色凝重地思索着。

“你可以做我的幕府总文案。当然，这个职位事情多，繁杂，不一定会适合你。要么，就不负任何实际责任，就作为我的朋友在衙门里住着，帮我出出主意，当当参谋。不管你选择哪种身份，我都按山

西巡抚衙门前一任总文案的薪银发你双俸，保证你一家老小无衣食之虞。”

桑治平笑了笑后说：“我并没有和你一起办过一件实事，平时所说的，都只是嘴上功夫。常言说得好，说的容易做的难，你凭什么就这样相信我？”

张之洞认真地说：“凭我们交往时我对你的了解，凭家兄对你的信任，也凭这次与你素昧平生的吴秋衣的举荐。”

桑治平听了这句话后，心中颇为感动。士为知己者死，就凭着这番真诚的相知，就值得出去帮帮他。

桑治平端起茶碗来不做声，慢慢地喝了几口茶，放下茶碗后，从从容容地开了口：“大清国曾有过康、雍、乾三朝的兴旺时期，祖孙三代加起来有一百三十多年之久，可比汉唐的文景、贞观、开元、天宝，而为期之长，又要过之，实为难得。但自从嘉庆初年白莲教闹事以来，朝野就再也没安定过，国势颓败的趋势，从那以后，再也不能遏止。特别是道光二十年鸦片之战以来，战火不息，国无宁日。先是太平军在广西起事，一直打到江宁，十三四年间朝廷和太平军打来杀去，把个锦绣江南毁得如同废墟一般，这中间还杂夹着天地会、三合会、捻子等一起哄闹，直到同治七年捻子全部平息之后，才算透过一口气来。但西北一带回民的骚乱却并没停止，等到前几年左宗棠的大军从关外班师回朝，西北的乱事才可谓勉强止住。看起来西北一隅之乱不关中原大局，其实，源源不绝的粮饷都是从中原运过去的，在西北打仗，与在中原相差不多。这中间还夹杂着一个英法联军打进北京，都城沦陷，皇上北逃。如果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纲纪混乱人心浮动这些老话，来套这四十年来的现况，的确一点不过分。香涛兄，这就是你这个山西巡抚所处的大的时势背景。”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的都对。我们是生在乱世，我做的是乱世官，乱世中的老百姓都不好做，想要做有所作为的官就更难了。”

“这是从国势的大处而言，若从小处山西一省而言，情况大体差

不多。”桑治平继续说下去，“山西那块地方，十多年前我去过，我由娘子关入的境，一路东看西问地进了太原府。在城里住了半个月，再南下，由榆次到太谷，再到祁县、平遥，经洪洞到临汾，最后过中条山进入河南，去访孟津古渡，浍池旧盟。我在山西省足足盘桓了一个半月。”

听说桑治平有这段经历，张之洞兴奋起来，越发感到此去山西非要将他请去不可。

“山西贫苦，但更复杂。”桑治平继续说下去，“那时是赵长龄在做巡抚，我沿途所见莫不是吏治腐败，民生凋敝，沿途所闻莫不是呻吟哭泣怨声载道，到处听说有绿林响马在打家劫舍。过中条山时，我亲眼见到几处啸聚山林的强人，每一处都有两三百人之多，一个个衣衫褴褛而又面色凶恶，真使人又恼又恨。当时，江南还未完全平静，安徽、河南又闹捻子，山西号称完富之省。其实，既不完更不富，内部都朽烂了。只是那些做官的要保住自己的顶子，报喜不报忧，太后、皇上坐在紫禁城里，哪里知道他的三晋子民正在饥寒交迫之中哩。前几年山西大旱灾，据说王粲笔下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惨象又出现了。这两年可能有所好转，但估计也好不了多少。香涛兄，你这差使领的不是地方呀！”

张之洞在桑家的书房里来回踱步。桑治平说的山西省的情形固然是事实，但其他各省又比山西强得多少呢？湖北虽称粮仓，自古有“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谣，但做过三年湖北学政的张之洞非常清楚，经过前些年湘军和太平军的混战，湖北元气大伤，不但年年不熟，即使偶尔有一年熟了，连湖北本省民众都不能满足，何况天下！四川也比湖北好不了多少。天府之国的钱粮，因江南战事淘空得差不多了。至于吏治的腐败，官民之间对立的情绪，东乡之案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要想做一个轻松太平的巡抚，眼下十八省怕是找不出一个省来。

张之洞苦笑着说：“朝廷所差，身不由己呀！山西再贫瘠，我也只得去赴任了。”

“我帮你出个主意，可以让你躲开这个差使，另谋优缺。”桑治平眨了眨眼睛，狡黠地笑着。

“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你可借生病为由，请假三个月，礼部侍郎王世民已病入膏肓，大概在这一两月内便会出缺。那时你再请醇王帮帮忙，调一调，不去太原，而补王世民的缺。如此，则可免去一项苦差而获得一优缺。你数任学使学政，一向以词臣言官闻名于世，补礼部的缺，正可谓人地两宜，今后仍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吟诗作文，不失文人本色。”

“仲子兄此言差矣！”张之洞正色道，“古人云，士大夫于进退之处，当谨慎自重。我张之洞一生清白狷介，于自身进退之处光明磊落，不愿也不屑于玩弄此等小伎俩。上个月醇王召见我，问我若有巡抚与侍郎两者可选的话选何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愿选巡抚。不是不知道巡抚苦累而侍郎优裕，乃是愿为国为民做几件实事。早在进翰苑之初，我就对子青老哥说过：平生志趣，雅不以文人自命。文人清高，自娱有余，若幸而有几篇诗文做得好的话，不仅可享誉当时，还有可能传名后世，但究竟于国于民实效不大。倘是命运不济，不得实职，也只得如此了。我今日幸而得到太后、皇上器重，外放一方巡抚，且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岂可因所赴之地贫瘠艰难而止步？仲子兄，实话对你说，只要能为山西百姓办成几桩实事，给山西百姓带来实惠，我日后就是累死于三晋，也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好，志气可嘉！”桑治平击掌赞道，“香涛兄之志与桑某不谋而合，刚才的话，不过戏言耳，请万勿记在心上。关于履任后的打算，你有没有好好想过？”

“实话告诉你吧，我奉旨才几天，内人便因难产而去世。遭此不幸，方寸迷乱，故这一个多月来根本无心思考履任后的打算，我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听到这话后，桑治平心头一沉：人生祸福真是捉摸不定。他知道遇上这等不幸之事几句安慰话并无补益，不如不说，只以沉默来表示

心中的同情。

过了好长时间，桑治平才开口：“陶渊明说得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嫂夫人该去就让她去吧！生者活在世上，该做的事也还得要去做！”

“也只能这样想了。”张之洞无可奈何地应了一句。

“你请我出来为你佐幕，这是你相信我，我很感激，惟其如此，才更须坦诚相待。我要对你说句老实话，我这二十年来差不多已抛开了儒学，我习的乃是杂学，兵家、阴阳、墨、道一并看重，尤重管学即管子之学，爱读《盐铁论》，奉管子、桑弘羊为宗师。从名教角度来看，我乃野狐禅一类，不为正统士人所齿。你是清流名士，或许难于接受，与其日后不欢而散，不如今日先挑个明白，行则共事，不行则各不相干。”

以儒家信徒自居、以圣人名教为性命的张之洞，乍一听到这番话，颇出意外。不过，他到底不是倭仁、徐桐那样的迂腐理学家，稍停一会儿，他说：“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桑弘羊创平准均输良法，都是一时之大才，奉管、桑为师，也并非不好。你不妨详细说说你的看法。”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变近两千年来的一家独霸，这对巩固皇权统一人心或许有利，但却扼杀学术压制人才。尤其不好的是，儒家发展到后来成了一门空疏之学，虚伪之学，与孔子当年的学说相差甚远，与国计民生更是毫无联系。依我看，中国沦落到今天国弱民贫的境地，寻根溯源，便要追寻到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霸道国策上去。”

张之洞用心听着这位隐逸者的独特议论，注意到他并没有攻击孔子的学说，只是指责西汉以后的儒家学派，这与全盘否定周公孔孟还是有区别的。

“天底下国与民的事，《管子》一书开宗明义就讲清楚了。凡有

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又说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一部《管子》反复陈述的就是这几层意义，而这几层意义则揭开治国治民全部奥秘。也就是说，为政者的所有作为，最终的结果都要落实到百姓的头上，即使百姓快乐。快乐在于富有，富有在于有吃有穿，有吃有穿才知礼节荣辱。而两千年来的所谓儒学只讲礼节荣辱，不讲衣食财富，完全颠倒了本末。香涛兄，在我看来，中国之误，误在从政者只重虚不重实，只重末不重本。这如何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又如何能把国家治理得好？”

张之洞心想：他的话虽然偏颇了些，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士人的兴趣确实重在礼义廉耻上，对农工商不屑于过问，特别是宋明以来，更大谈心性命理等等，越谈越玄，越谈越空，故后人批评宋明亡国就亡在空谈上。诚如管子所说的，礼节荣辱建立在仓廩衣食上，尤其是乡间农夫市井小贩，他们不懂诗书胸无大志，吃饱穿暖才是他们的追求。过去做学政，做翰林，打交道的是士人官吏，他们都衣食无忧，自然有心思谈礼节谈荣辱。现在去做巡抚，钱粮赋税肃匪办案，桩桩件件都是与小民打交道。小民求的是温饱，巡抚又怎能不去关心他们的温饱？

想到这里，张之洞说：“管子说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话极有道理。做牧民之官，应时时记取这两句话，让百姓足衣足食。其实，圣人之教也很注重这方面，孟子说黎民不饥不寒，不王者未之有也。也就是讲为政者当顺民心，使百姓有吃有穿。”

桑治平面露欣色说：“香涛兄果然是明理达事的人，如此说来，我们有共同的语言。依我看，你此去山西应重在为百姓谋实利，也就是说为百姓的丰衣足食而努力，要用三五年的时间，使三晋百姓富足起来，如此你张香涛才是一个好巡抚；至于具体如何富民裕民，到达山西后再从容计议！”

张之洞高兴地说：“让山西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作一个晋抚的本职，在这点上我与你完全一致。当然，我信仰圣人名教，我不会改

变，你奉管仲、桑弘羊为师，你也不必改变。你做我的幕宾，我看重你的为学。你治的是致富之学，正好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让三晋早日富裕起来，以你之长补我之不足，这不是合则双美的大好事吗，你还犹豫什么呢？就委屈你做我的山西巡抚衙门的总文案吧！”

“慢点。”桑治平说，“你的长子已成家，自然留在京师，次公子今年多大了，是留在京师还是随你去太原？”

“我想，待我安定下来后，还是接他到太原去读书为好。”

“这样吧，我还是以公子师傅的身份住在衙门里，帮助你做点事。”

“好，就这样！”张之洞兴奋地说，“薪水不变，还是总文案的样。我们就这样讲定了。”

“不过，我们得约法三章。你若依，过几天我就随你启程；若依不了，则你去你的太原府，我守我的古北口。若日后你违背这三章，我会中途拂袖而归，你也不要怨我。”

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国藩隐为端肃讼冤》一节，因肃顺事而谈到是非无定评。兹抄录于次——

同治八年己巳三月二十四日，曾文正公与幕府长谈，此从《文正日记》可考得之。所言何语，则吴挚父《日记》曾详之。文正是日所谈，大概谓天下无真是非。先论林文忠公甚长，后有一节云：

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僧邸不守北塘，意欲引夷人陆战，一鼓歼之。及夷人上岸，开花炮一击，我军人马自相践踏，溃败不可收拾，遂至圆明园被焚，车驾北狩，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然至今亦未闻有以九年诱击夷人为非者也。当夷人十年复至时，文宗下十七诏，敕僧邸罢兵，僧邸不听。及事败，谓不守北塘，系为端华、肃顺所制。岂有敢抗天子诏书，而不敢违二三佞人意旨者哉？某此议出，人必为谬妄，以是知是非之无定评也。

文正此段谈话，自是与极亲密幕府信口而谈之真言，其中含有为端、肃讼冤之意。盖文正初不以诱击为然，故不直僧邸所为，谓既闯祸，又不引咎自负责任也。文宗最信肃顺，故十七诏罢兵者，自为肃顺主谋。僧格林沁不听诏而战，败则委过端、肃，此自可鄙。更进一步言之，僧王之主张非，则肃顺之主张是。其时端、肃已遭诛，故呼以“二三佞人”。然其意固右之。不但右之，其言天下无真是非，意即深慨端、肃之冤，虽作如是解可也。

张之洞赶紧说：“这样最好，你约的是哪三章，说出来，依得了就依，依不了明天我就一人回京师。”

桑治平说：“这第一章是，你张香涛不能做贪官。对中国的官场，老百姓第一恨的是贪官污吏，我桑某人第一恨的是这种人。岳武穆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无事。这话最是说到点子上了。曾文正公为官之初，就立下不存发财之宗旨，所以他赢得人们的尊敬。他故去多年了，人们还在怀念他。这首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清官。曾文正公说得好，既然选择做官一路，就不要存发财之念。若想发财，你去经商好了。经商得来的金银，哪怕堆积如山，老百姓不但不会咒骂，还会佩服，因为这凭的是自己的一种本事。利用朝廷给予的权利，去巧取豪夺百姓血汗换来的钱财，那就是黑心肠，烂肝肺，不但本身挨骂是应该的，就是殃及子孙也是罪有应得。”

桑治平借这一章大发议论。他并非要训诫张之洞，而是随处可见的贪官污吏，使他胸中憋了一肚子气，只要一触及到这个话题，他就会满腔愤怒。

见他还要一个劲地说下去，张之洞不得不打断：“仲子兄，不要说下去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对于贪官污吏，我和你，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的痛恨。从小起，身为知府的父亲便谆谆告诫我们兄弟：为官之道，首在清

廉。这句话，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兄台请放心，‘不贪污’这一条，对别人且不论，对我张之洞来说，绝不是难事。湖北学政任上三年，于例可得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四川学政任上三年，于例可得的二万两银子，我分文未受，全部捐献给经心书院和尊经书院。有这段资历在前，你应该相信我。”

“我相信你。你在湖北、四川的义举，的确令人钦佩。不过，”桑治平强调，“学政到底不能跟巡抚相比。与学政打交道的是学官与学子，学官多清寒自守之人，学子乃在山之泉水，均知自爱。而巡抚握一省之大权，打交道者遍及士农工商。士农工好说，这商者之中真是鱼龙混杂，以鱼居多。为获取暴利，任何手段都使得出来。他们能以

最为巧妙之手段让你受贿而不自知，受贿而心安理得。到时候，若让我知道你有受贿情事，又规谏不悟的话，我会即刻拂袖而去。”

“假若我日后真的有受贿之说的话，不待你拂袖而去，我自己会先向太后、皇上请求处分，开缺回籍。好了，这第一章就说到这里吧，你的第二章呢？”

“这第二章嘛，”桑治平摸了摸未留胡须的下巴说，“刚才说过，到山西去是为的办实事。所以我这第二章是，你不能以做官当老爷为目的，而是要为三晋百姓办实事，每年至少要办两三件实事，切切实实地给老百姓带来福祉。”

张之洞忙点头：“这是自然的。做地方官，与做言官史官最大的区别，一在务实，一在立言。不要看我张之洞这些年来都在做立言的事，其实我最看重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业绩。言官难免有空泛清高之失，而造福于百姓的实绩，却是功德无量。这第二章我会做到的。假若一年下来，我没为三晋父老做几件大实事，你尽管弃我而去好了。请问第三章。”

“香涛兄，”桑治平想了一下说，“此番我随你去山西，纯是朋友之间的私人帮忙。所以这第三章，是我的几点要求：第一点，不管今后我为你出了多大的力，你也不要再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提到我的名字，更不要保举我。”

“仲子兄，”张之洞打断桑治平的话，“这我就不理解了。子青老哥说你有举人的功名，乙榜入仕，也是正途出身，你为何就不想得个一官半职，既可以光耀门第，日后又可以自己亲手宰理一府一郡？”

桑治平说：“若在二十年前，我不但想积功保举，做县令知府，还想中进士点翰林，进军机入相府哩！可是现在我已没有这个念头了，只想为国为民做点实事。”

张之洞大惑不解，身领官职和办实事，二者并不矛盾呀！为何要把它们如此对立起来呢？他知道隐逸者大多有一些怪癖，也便不再追

问，且听桑治平说下去。

“第二点，你也不要再在官场士林中言及我。这样，我还可以常常代你去市井乡下私访，为你提供更多的实情。”

张之洞觉得这一点最是重要。处上位者，极容易壅于下情。如此，或师心自用，或偏听偏信，许多有才干又有心办好事的官员，最后没有办成好事，其原因多半在此。假若身边有几个正直又贴心的人，充当自己通达下情的耳目，这个官就好做多了。难为桑治平这样屈己利人。他禁不住对着桑治平一拱手：“仲子兄，你能这样代我着想，真令我感激不尽。只是你如此委屈自己，让我过意不去。”

“我这样做，丝毫不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你不要过意不去。”桑治平淡淡地笑着。

“行，就这样说定了。”张之洞激动地握着桑治平的手说，“我不仅为仁挺请了一位师傅，也为我自己请了一位师傅。日后，请你随时为我纠误正谬，以匡不逮。”

“言重了，香涛兄！”桑治平动情地说。

两双滚烫的大手紧紧地握着。好长一会儿，张之洞松开手，对桑治平说：“刚才你的约法三章，我都依了，现在我向你提一点小小的请求。”

“什么事？”

“你不愿为醇王府画画，也罢了，我不为难你。”张之洞眼望着墙壁上的古北口图说，“你这幅画，我太喜欢了。连绵的群山，古老的长城，正是我们华夏雄伟山川和辉煌历史的一个缩影。至于这座高高耸立厚实坚固的古北口关楼，我想正可以作为受太后、皇上之命，出巡一方的大吏的象征。我此番受命抚晋，就要像古北口关楼守住山川长城一样，为朝廷把守三晋要地，外防洋人从西北侵入，内镇奸佞从腹心作乱，让百姓安居乐业，使山西成为真正的完富之省。仲子兄，你把这幅画送给我吧，我要把它悬挂在巡抚衙门的签押房里，让它天

天激励我，鞭策我。”

“说得好极了！”

桑治平兴奋地从墙上取下古北口图，卷好，双手递给张之洞：“这画就送给你了，愿你一诺千金，说到做到。”

张之洞郑重地接过画卷，凝重的目光遥望着窗外。初冬的子夜，一轮满月正高高地挂在半空。溶溶月色之中，悬崖峭壁显得更加幽远瑰奇，深不可测；千年古长城宛如一条盘旋前行的苍龙，欲腾空飞跃；巍巍的重檐关楼，就像一位威武森猛的大将军，怒目按剑，岿然屹立。古北口冷清的冬夜，是多么强烈地震撼着未来晋抚的心弦啊！

张之洞将画贴在胸口上，像是回答桑治平的话，又像是喃喃自语：“一诺千金，说到做到。燕山为证，长城为证，古北口关楼为证！”

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

第二天，张之洞与桑治平约定，半个月后在京城相会。

回到京师，张之洞立即被繁杂的应酬所包围：清流党人的宴请，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友的恳谈，翰苑同寅的相邀，山西籍京官的戏酒，弄得他天天神志纷杂，疲惫不堪。他极不情愿应付这种场面，但出任巡抚乃天大的好事，请宴的这些人又都是多年的老朋友，怎么能推辞呢？

山西在北京城里的几家大票号的老板，联合在前门外大街最有名的一家羊肉馆、乾隆皇帝当年驾临过的南恒顺摆下十桌酒席，三天前便给张府送来了尺余长的烫金大红请柬，并邀集一批巨贾名流作陪。张之洞接到这份请柬后十分为难。前些日子那些宴请，虽说也包含着明显的功利目的，但毕竟还有一份温情脉脉的旧时友谊在内。这些票号老板，过去与他没有丝毫往来，说得上“情”和“谊”吗？倘若不是外放山西巡抚，他们会献出这份浓烈的殷勤吗？这不是露骨的讨好巴

结，能说是什么呢？刚刚戴上珊瑚红顶的清流名士，厌恶地将这张大红请柬甩在地上。

这时，从古北口赶来的桑治平刚好踏进张之洞的家门，笑着说：“发谁的脾气哩，把这好的烫金帖子扔到地上。”

“仲子兄，你来了！”见桑治平提前两天来到京师，张之洞很高兴，忙亲自接过他的行李包，说，“是山西一批票号老板联合请我的客，我才不要他们巴结哩！”

桑治平弯腰拾起帖子，将上面的名单扫了一眼，说：“这都是一批财神菩萨呀，你去山西做巡抚，没有他们的支持可不行。”

一句话提醒了张之洞：是的，此去山西，天天要和钱粮打交道，怎么可以再像过去那样清高，不理世俗呢？但张之洞心里实在是不愿和这些唯利是图、奸猾成性的钱庄老板打交道。他望着桑治平说：“这餐饭我实在不愿意去吃，你说怎么办？”

桑治平说：“饭不去吃可以，但不能扫他们的面子，你日后用得上他们的时候多啦！”

他思忖一会儿说：“泰裕票号是实力最强的钱庄，它的老板孔繁岗经商有道，是山西票号老板们的领袖。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显然这次宴请是他发起的。他的面子你一定要买。你不妨给他写一封措辞委婉的信，就说深谢诸位的好意，只因日内要入朝向太后、皇上陛辞，不能分心外骛。此次承乏贵乡，尚望多多惠顾，明年我们在太原再共饮一杯吧！”

张之洞笑着说：“还是你这个办法好，饭没有去吃，人也没有得罪。”

第二天，泰裕钱庄的大掌柜亲自来到张府，送上一张万两银票，还有孔繁岗一封“权当程仪，万望笑纳”的极尽谦卑客气的亲笔信。

还没离开北京，贿赂就已经开始了，张之洞不得不佩服桑治平的

先见之明。按照他的脾性，真想当面撕毁银票，把来人轰出去。不过，桑治平昨天说的话十分有道理，的确不能那样对待这些财神菩萨，看来桑治平有这种内方外圆的处事才能。张之洞把这事交给他，要他代自己全权办理。

约半个钟点后，桑治平笑眯眯地走进书房，对张之洞说：“事情办好了。”

“你是怎么打发他们的？”

桑治平说：“我对泰裕大掌柜说，孔老板的盛意心领了，但程仪不能接。因为朝廷已经发下，再收别人送的程仪，便是嫌朝廷的程仪发少了，对朝廷不恭。这一万两银票请璧还给孔老板，说不定今后会遇到意外的短缺，那时再来向孔老板讨。泰裕的大掌柜听我这样说，很满意地收回银票，并说，今后若有用得上泰裕票号的地方，张抚台尽管吩咐。”

张之洞说：“这样最好。你想得周到，今后是会有不少公益事，要那些财神爷出钱的。”

桑治平说：“这些事太烦神了，我给你挂个免战牌吧！”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七年”——

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谕补授山西巡抚。十二月初八日，陛辞请训。奉皇太后懿旨：时事艰难，如有所见，随时陈奏，并留心访求人才。十二日出京。二十日过娘子关，入山西境，沿途体访民生吏事。

桑治平拿起纸笔来写了几个字：打点行装要紧，一切应酬谢绝。他问张之洞：“把它贴到大门口去如何？”

张之洞说：“行。有关启程的许多事宜，我们得安安静静地考虑了。”

按照通常的规矩，新任巡抚踏入本省境内的第一天，要举行一个隆重的欢迎场面，一位道员级的官员受现任巡抚的委托前来迎接，然

后坐上八抬大轿慢慢行走，沿途宿在官方设立的驿站里。每路过一个县境，该县的知县必到交界处恭迎。沿途一切，皆由前来迎接的官员安排，新任巡抚不用操半点心，坐在大轿里闭目养神，或沿途看风景，优哉游哉。有的接待官员为讨欢心，甚至在半途上，还会悄悄地让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进轿来，陪着巡抚大人说话解闷。几乎所有的新巡抚，都是这样一路舒舒服服地来到省城，然后在巡抚衙门里接过前任交上的大印、王旗，开始正式视事。

桑治平建议张之洞不这样做，而是来个微服私访。这是个好主意！张之洞在童年时代就听说过不少微服私访的故事。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能够微服私访的官员都是好官。现在轮到自己来做一方大吏了，正好亲身尝尝微服私访的味道，尤其是未到任之前更好。整个山西省，眼下无人认识你，正好借此良机多访访下情。上任之后再要微服访查，多少有些障碍。

他将北京的家和仁槌、准儿，都交给长子仁权夫妇和女仆春兰等人照管，待山西那边一切安顿妥帖后再接过去。冒着暮冬的寒风大雪，张之洞带着桑治平和根离京上路了。

张之洞和桑治平都着青布棉长袍，外罩一件厚羊皮马褂，看起来就像两个年关将近回家度岁的塾师先生。根则短衣绑裤，一副下人打扮。为防意外，他在腰间扎了一根链条。这根链条是他父亲留下的，精钢打就，细细的有八尺长，刚好在腰上围三圈。危急时，它是极好的防身武器，挥舞起来，三五条汉子近不得身。平素，又可当绳子使用。出远门时，根总是带着它，围在腰间，外褂一罩，谁都不知道。

三个人雇了一辆骡车，顺着直隶官马大道南下。一路上或谈诗书掌故，或谈眼中所见的民风，说说笑笑，晓行夜宿，倒也不觉劳累。大约走了半个月，这天傍晚，三人来到直隶和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

娘子关属山西平定县。这一带地势高峻，山岭连绵，唯有此处低洼，形成一条较为平坦的大道，可供车马通行，如同咽喉一般，扼控着山西与直隶两省的往来。自古以来，此处便筑关设卡，成为兵家必

争之地。唐高祖李渊在太原府起兵反隋，委派女儿平阳公主带一支女兵驻扎于此。娘子关一名，便由此得来。

张之洞久闻娘子关大名，然从未来过。他对桑治平说：“上次在古北口，你说你十多年前也是由此处进的山西。”

桑治平说：“是的，由京师到太原，只有这一条大路。我当时也是由此进山西的。”

“那你是旧地重游了，明天给我们当个向导吧！”

第二天一早，三人穿过娘子关，进入平定县。桑治平笑着对张之洞说：“从此刻起，我们就进入了你的领地，变为你的子民了。”

张之洞也笑着说：“还没有接过大印、王旗哩，我还管不了这块土地。”

大根说：“趁着这几天还未接印，四叔你多走些地方，一接过印，就没有自在工夫了。”

张之洞感叹：“大根这话说得对，一入官衙，则身不由己。”

桑治平说：“所以我一生不做官，没有管束，倒也自由自在，痛痛快快的。”

三人一边说，一边来到内城下。

桑治平说：“登娘子关都是从内城门上，外城门不能上。”

大根笑道：“山西人自私，修了个关楼，只能让本省人上。”

张之洞说：“大根这话错了。自古设关，都是为着防备别人的，当然外面不能上，只能从里面上。”

娘子关楼不高，大家很快便登上了楼台。楼台上有几个守关的兵丁。通常时候，关楼任游人上下走动，兵丁并不过问。

张之洞在楼台上信步走着，遥望娘子关内外形势。这里果然是晋冀两省的天然分界处。关楼南北均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蜿蜒山岭，犹如一道屏障般地把华北大地分成两处。关楼北侧的桃河，水流湍急，气势奔放，给娘子关增添无限风光。



娘子关地处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城，是我国万里长城的闻名关隘，人们常把她誉为万里长城第九关

张之洞对站在一旁眺望远方的桑治平说：“此地形势，真是险要无比，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说得一点都不错。”

“是的。”桑治平说，“所以当年李渊造反，派一队娘子兵把守此地，关外的数万隋兵就是进不来。”

“战国时代，韩、赵、魏三家都是强国。我今天登上娘子关，看关西山河，的确有一股雄奇之气。但为何这几十年来，山西却贫瘠不

堪呢？”张之洞望着桑治平问道。

“这就是要你抚台大人前来解答的问题哟！”因张之洞提到了韩、赵、魏三国，桑治平突然想起一个比娘子关更有意思的去处。“香涛兄，当年赵氏孤儿，你知道被藏在哪儿吗？”

那还是三晋未曾分离的时候，晋国大夫赵朔被晋景公杀害。赵朔死前将遗腹子托付给门客程婴，程婴以自己儿子的一条性命换来赵氏孤儿赵武的性命。后人把这段故事搬上舞台，便是有名的《搜孤救孤》。

张之洞说：“听说程婴带着赵武，在一座大山里隐居下来。不过，我不知道是在山西哪座山里。”

“就在附近的山里呀！”桑治平得意地说。

“真的？”张之洞兴奋地问，“这座山叫什么山？”

“原叫孟山，就因为躲藏了赵氏孤儿，就改名藏山了，离此地只有三四十里路。”



赵氏孤儿大报仇

“山上有什么东西可看吗？”张之洞最喜名山胜水，尤其是那些与历史典故相联系的山水，若在不远处路过，他是非得绕道去看看不可的。

“有哇，我那年去看过。”桑治平兴致盎然地说，“那里有亭阁庙宇，有龙凤二松，还有祭祀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报恩祠，还有藏孤洞，还有傅山的题诗。”

“傅青主的题诗，你记得几句吗？”张之洞欣喜地问。

傅山字青主，是明末清初山西籍的大学者、大画家、大医学家，他拒绝接受康熙皇帝给他的高官，一直在家乡过着清贫的布衣生活，在山西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

“我还大致背得。”桑治平定定神，背了起来，“藏山藏在九原东，神路双松谡谡风。雾嶂几层宫霍鲜，霜台三色绿黄红。当年难易人徒说，满壁丹青画不空。忠在晋家山亦敬，南峰一笏面楼中。”

“那我们去看看！”张之洞思古之幽情立即被傅山的诗激发出来。“仲子兄，你带路吧！”

三人顺着桃河河谷向西偏北方向走去。一阵阵西北风迎面吹来，风干冷而劲厉，给三晋大地带来的是一片萧瑟肃杀之气。百姓都躲在泥棚子里猫冬去了，荒原上的泥土和生物都冻得硬硬的，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他们三个人在野外行走。但新上任的山西巡抚的心中却并没有寒意，他在热情充沛地构思整治这块土地的宏图大计。

张之洞冒着刺骨的冷风，边走边对桑治平说：“山西在古代也是富庶之地，现在变得如此贫苦。我看一是官吏没有治理好，二是百姓不勤劳。你们看眼下天气虽冷，但户外还是有很多事可做，可大家都缩在家里，一个都不出来。这种习惯今后要改过来。”

大根笑着说：“这么冷的天，土都冻得跟石头一样，您要他们出来做什么呢？”

张之洞说：“怎么没有事做？事在人为嘛！可以上山打猎挖药材呀，可以外出跑单帮呀，还可以放牧呀，可做的事多啦。”

桑治平说：“我漫游过许多地方，发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尚。风尚不同，气象也就不同。比如海边的人特别信运气，所以敢于冒险的人多。淮北一带强梁人受推重，故那里多盐枭马贼。山西这地方的乡民的确比较懒散，怕是贫苦的一个主要原因。”

张之洞指着桃河两岸说：“这一带土地平坦，又有河水可以浇灌，应是良田沃土，可惜也没有耕种好。”

大根突然有所发现。他指着前方对张之洞说：“四叔您看，那边长满了庄稼，看来这地方还真是好田土哩！”

顺着大根的手势，张之洞看见前边平整的土地上，果然生长着许多小树苗样的植物。再一看，远远近近都长着这种东西；放眼看桃河两岸，也尽是这种小树苗。张之洞奇怪地说：“这是些什么东西，好像从没见过，咱们走近去看看。”

大家快步走上前去。

这都是些一两尺高、拇指头粗细黑褐色的秆秆，有的主干上还长着更细的枝条，无论是主干还是枝条，都没有一片叶子，哪怕是凋敝后挂在上面的残叶也没有，一律在寒风中瑟瑟缩缩地抖动着。若不是成片成片地栽种，这种东西无论长在哪里，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是什么庄稼？”张之洞弯下腰去，仔细盯着这些光秃秃的秆秆，疑惑地问着身边的桑治平和大根。张之洞生长在官宦人家，从小在书斋里读书习字，这些年做的也是学官和京官，对于乡村里的农作物不太熟悉。

大根瞪着眼睛看了半天，摇摇头说：“我也没见过。山西和直隶差不多，吃的也都是麦子、高粱、包谷、红薯等等，没听说他们还吃别的什么粮食呀！桑先生见多识广，您看呢？”

桑治平已将一根细秆从泥土里拔了出来，从头到根部细细地验看着。他想起十多年前也是从这条路上去藏山的。那时是夏天，一眼望去，桃河两岸简直是鲜花的世界。远远近近，密密匝匝地开放着红的、紫的、白的、浅黄的各种颜色的花朵，流光溢彩，香气袭人，一群群蜂蝶在花丛中忙忙碌碌地穿梭飞行，更给鲜花世界增添一派蓬勃生气。桑治平游历大半个中国，还没有见到过这等绚烂至极的美景。他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如同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似的，踏进了人间仙境。登上藏山后，他眺望四野，竟然发现藏山脚下广袤的土地上，一望无际地全是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鲜花。他以羡慕不已的心情问当地人，答曰：“这是罌粟花，鸦片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桑治平一听“鸦片”二字，刚才满腔的愉悦顿时烟消云散，心绪一下子变得悲凉起来：这种害人的毒品，怎么会如此光天化日之下大量种植？官府为何不禁止？后来，桑治平在山西许多地方都看到这种大片大片明亮绚丽的鲜花世界，他的心情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他从种花人那儿知道，罌粟是两年生的植物。先年九月播种，秋天发芽，越冬生长，第二年夏天开花，秋天结果。现在正当秋天发芽的那些罌粟苗拔秆生长的时节。如此看来，这必是罌粟无疑了。他脸色凝重地将这个判断告诉张之洞。

张之洞听后大吃一惊：“这么好的河谷之地怎能种鸦片，这不是从老百姓的口中夺食吗？”

他用愤怒的目光重新将四周打量了一遭，心情变得沉甸甸的。他突然觉得，压在他肩上的“山西巡抚”这副担子，将会是异常的沉重！攀登名山、凭吊古迹的文人雅兴，立时被当家人的责任感驱赶得一千二净。他断然扭过身子：“不去藏山了，咱们去找几个乡民问一问！”

在重返通往太原府的官马大道两旁，张之洞又发现许多连片的罌粟苗，却没有看到多少越冬的麦苗。他不停地发出感叹：“不种庄稼种毒卉，这是怎么回事嘛！”

前面人烟房屋渐渐多起来，马道左侧有一个石柱，上面刻着“荫

营镇”三个大字。

张之洞对大根说：“你先走一步，到镇上找家干净的小酒店。我们到那里去吃午饭，顺便跟店家聊一聊。”

一会儿，大根返回来说：“荫营镇上只有一家小酒店，又小又不干净，怎么办？”

张之洞说：“入乡随俗，干净不干净，不去管它了，只要有人聊一聊就行。”

三人来到酒家门口。没有招牌，也没有店名，唯一的标志是门前插一根丈余高的木杆，上面悬挂一块写着斗大“酒”字的布帘子。一个披着一身破旧羊皮袍的中年人在门口招呼。

张之洞对桑治平说：“这可应着陆放翁的一句诗了。”

“衣冠简朴古风存。”桑治平笑着答。

“正是，正是。”

三人走进酒店，里面摆着四张破旧发黑的白木桌子，旁边有的有凳子，有的没凳子。中年男子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抹布，放在一张较为完整的桌面上，一边抹一边满脸堆笑地招呼：“客官请坐这里。”同时顺手将邻桌的一条长凳子拉过来，给这张桌子凑上三条凳。

张之洞一行来到这张桌子边。

大根问：“你这里有什么东西好吃？”

“我的店虽小，但什么东西都有。”中年男子笑着说，“有牛肉、羊肉、鸡肉，有馍，有饼，还有好酒：杏花村、汾河春、娘子酒都有。”

“娘子酒是什么酒？”大根好奇地问。

“这娘子酒是唐代传下来的。据说是当年守娘子关的平阳公主酿造的。酒不烈，最适宜女人和不大会喝酒的人喝。客官要不要来两斤尝尝？”

中年男子操一口浓厚的鼻音叙说着。张之洞见他口齿尚伶俐，心里想：此人心里看来尚明白，查访，就得找这样的人。便微笑着说：“你是店家吗？”

“店是我开的。”

“贵姓？”

“小姓薛。”

张之洞笑道：“薛仁贵的后代了。”

“不敢当。薛元帅虽是我们山西的大英雄，但我家世代贫穷，可能不是薛元帅的后代，不敢高攀。”

薛老板笑着说，虽否认是薛仁贵的后代，但看得出他还是喜欢听张之洞这句话的。

张之洞说：“打两斤娘子酒，再炒四个菜，烙一斤半饼。”

薛老板答应一声后走进厨房。没有多久，酒、菜、饼都上了桌。

张之洞说：“薛老板，你跟我们坐坐，说说话，我请你喝酒。”

薛老板忙推辞。

桑治平说：“这位张先生去太原城一家票号做事，第一次来山西，对这里的事很感兴趣。他请你喝酒，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听听你说点当地的风俗习惯，随便聊聊，不要客气。”

薛老板听说是去票号做事的先生，暗想：这或许是个赚大钱的人，跟这种人聊天，说给乡亲们听，也是件脸上光彩的事。他不再讲

客气，又从一旁桌子边拉过来一条凳。四方桌，刚好一人坐一方。

大根给大家斟好酒。张之洞尝了尝菜。四道菜，道道菜都是酸酸的，除开酸味外，几乎辨不出别的味道。他想，山西人爱醋，真正不假。

张之洞和薛老板漫无边际地聊着天，作为一省的最高官员，他对山西的一切都有极大的兴趣。

“你们荫营镇属哪个县？”

“属平定县。”

“县太爷你们见过吗？”

“您取笑了，我们怎么可能见得到县太爷？县太爷在平定做了六年的县令了，只到过我们荫营镇一次。”薛老板回忆着，“那一天午后，我正在店里收拾桌面，突听得一阵‘哐、哐’的锣声传来，有人说，县太爷来了。我赶紧出去看热闹。只见一队握着明晃晃刀枪的兵丁走在前面，后面是八个敲铜锣的衙役。再后面是四个举牌子的大汉，大汉后面一顶大轿子，轿帘遮得严严实实的，别人说县太爷就坐在里面。轿子后面又是一队兵丁。这一队人马直朝镇上大财主韩家走去。说是韩家为接县太爷，已做了五天五夜的准备。”

张之洞听了这段演叙，心里暗暗吃惊：一个七品衔的官，在京师真可谓芝麻绿豆一点儿大，想不到在地方做了个县令，便如此铺张排场，真是可怕，何况山西是这样一个贫瘠之地！

张之洞又问：“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下去吗？”

“唉！”未及答话，薛老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张老爷您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苦哇！”

薛老板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娘子酒，手边的筷子却没动。放下酒杯，他又叹了一口气。

“光绪三年大旱，我们这里方圆几十里颗粒无收。四年，老天爷帮了点忙。五年、六年，连续两年又旱，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冬天没有衣服穿，出不了门的，十家有五六家。春荒期间，出外讨吃度日的，十家有二三家。勉勉强强，可以用杂粮野菜度日的，十家只有一二家。至于吃好穿好的，百家难有一家。我们荫营镇，也只有韩家富足。他家祖上有人做官，留下两三百亩好地，现在又有人在太原衙门里做事，有些头脸，只有他家的日子好过。”

桑治平和大根听后，心里闷着气。

张之洞面色凝重地问：“百姓生活苦，除天旱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除天旱外，官府的勒索也是一个大原因。差徭啦，摊派啦，一年到头不断，老百姓简直没有伸腰的时候。比如小店里这些肉和饼等食物，附近老百姓是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不瞒老爷说，我们自家的人也吃不起，这都是为过往客官准备的。我就是靠这个小店，一家五口才勉强过日子。”

“薛老板，我们在荫营镇四处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黑色苗秆，请问那是什么庄稼？”张之洞没有说出罌粟的名字，他希望从店家的嘴里得到证实。

“张老爷，那哪是庄稼，那是罌粟苗。”薛老板不用思索，便一口回答了，心里想：这位老爷大概是从不出门的人，连罌粟苗都不认识！想到这里，他觉得实在有必要再补充两句，“这罌粟，就是用来熬鸦片膏的。您是有钱人，鸦片烟一定是吸过的。”

“我没有吸过鸦片烟。”张之洞冷冷地说。

薛老板见这位张老爷顿时沉下脸来，心里有点不安，他不知自己刚才的话错在哪里，正思离开饭桌，一眼瞥见门外有两个人正在朝酒店走来，便悄悄地说：“门外两个人是我店里的常客。那个矮胖子是专做鸦片生意的，另一个瘦长子是阳曲县的师爷。他们俩今天结伴一

起了，等下我招呼他们与您坐一桌，您正好和他们聊聊天。”

说话间，矮胖子和瘦长子进了门。薛老板满脸堆笑地迎上前去，把他们二人领到张之洞的桌子边，异常热情地介绍：“这是太原府票号里的张老爷。”

矮胖子和瘦长子一齐抱拳：“久仰，久仰！”

张之洞对鸦片深恶痛绝，若在平时，他是绝不会理睬这个做鸦片生意的矮胖子的，但现在为访实情，不得不改变态度。于是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做出一副江湖豪爽的气概来，笑着说：“我们能在此处见面，也是缘分。我做东，请二位赏脸，在我这里喝几杯。”

转过脸对薛老板说：“你再打一斤汾河春，添两盘牛羊肉来。”

矮胖子、瘦长子忙说：“张老爷太客气了，这如何使得！”

大根坐到桑治平的身边，把自己那一方座位让出来。客套一番后，鸦片贩子和师爷都坐了下来。薛老板也将酒和肉端了上来。

鸦片贩子自我介绍：“敝人姓陈，是个生意人，只要有钱赚，什么生意都做。”

师爷也自我介绍：“敝人姓杜，在阳曲县衙门混碗饭吃。请问张老爷在太原府哪家票号坐庄，敝人日后去太原，也好前去拜访拜访。”

杜师爷这句话把张之洞给噎了。他从没去过太原，如何知道太原城里有哪几家票号？桑治平想起了那张烫金请柬，忙代为回答：“张老爷在泰裕票号帮忙。杜师爷到太原时，还请赏脸光临。”

“哦！泰裕票号，那可是太原城里的最大票号呀！”杜师爷笑得满脸泛起数不清的皱纹。“我有几年没去太原城了。泰裕的孔老板和我很熟，我们是老朋友。”

其实，这个杜师爷与泰裕票号的老板孔繁岗连面都没见过，只是

闻其名而已，顺手把这个大阔佬拉来做朋友，无非是在陌生人面前抬高自己的身份而已。

“鄙人一向在京师做事，这次受朋友之托去泰裕票号，连山西都还是第一次来哩。”张之洞怕杜师爷再来问他孔老板及泰裕票号的事，遂先把情况说明白。

听说张之洞还没有去过太原，杜师爷放心大胆地吹嘘了：“孔老板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子，和我最是投缘了。我每次到太原，他都要亲自来客栈看我，请我上城里最好的酒楼。你今后在孔老板手下做事，他不会亏待你的。”

杜师爷满满地喝了一口汾河春，又挟了一大块牛肉在嘴里死劲地嚼着。大根看在眼里，心里想：这怕不是一个师爷，说不定是哪个师爷家混白食吃的饿鬼。

张之洞问陈贩子：“听酒家说，你这几年在山西做鸦片膏生意。请问你，这山西种植鸦片的情况如何？”

鸦片自明代输入中国后，两三百年来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最初，鸦片是作为一种功能神奇的镇痛药进口的。稍后，一种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方法传了进来。这种混合品吸了后，远比单独吸烟草过瘾。它能使人精神亢奋，情绪激发，一旦上瘾后，则非吸不可，然长久吸食，人就慢慢变得干枯黑瘦，神志颓靡。到后来，吸食鸦片烟泡的方法，在广东被人无意间发明。这种鸦片烟泡比混合品效力更大，它使人吸后感觉更舒服，更容易上瘾，毒害人也更厉害。吸鸦片者一个个骨瘦如柴，精神昏坠。英国商人见鸦片有大利可获，便通过海船把鸦片大量运进中国。

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外流，国人则一天天的虚弱颓废，这个局面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他们预见到，长此下去，中国必定会亡国灭种。从嘉庆朝开始，朝廷屡有禁烟的上谕下达，但地方上不予理睬，禁烟令成为一纸空文。

真正认真执行禁烟命令，雷厉风行开展禁烟运动的，是著名的林则徐。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广州，坐镇禁烟第一线，与英国商人坚决斗争，并在虎门销毁了英国烟商二百多万斤鸦片。

虎门禁烟，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英国奸商的威风，是一次中国人民自尊自重自强自立的伟大爱国壮举。然而，此举招来了英国的疯狂报复。他们用铁舰大炮逼得道光皇帝屈服，不仅严厉处分禁烟的英雄林则徐，还签下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英国的鸦片又大量地向中国倾销。



虎门销烟

外国的鸦片不能禁止，便有人提出干脆弛禁，对进口的鸦片索取高税，并允许中国民间种植罂粟。一来以此抵制外国鸦片的大量倾销，阻止白银外流，二来国家课以重税，增加国库收入。那时，朝廷正与太平军在江南激战，军饷极缺，只要能变出银子来，什么事都可以做。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朝廷公开向“洋药”（外国进口的鸦片）

和“土药”（国内自产的鸦片）一齐收税。于是，鸦片交易成为一种合法的买卖。国内开始大量种植罂粟，公开生产鸦片，其中尤以云南、贵州、四川、山西、陕西等省为甚。

到了同治末年，太平军和捻军相继扑灭，内地大规模的战争逐渐结束，军饷的紧张程度略有缓解。于是，鸦片烟带给社会的严重祸害，又引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忧虑，要求禁烟的奏疏纷纷递进大内。朝廷再次禁烟。

世界上不管什么事情，倘若反复折腾几次，此事必定办不好；也不管多么大的人物，倘若他一而再地朝令夕改，此人必定没有威信。

禁烟，这样一场包含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在内的全国性的大事，如此禁而弛、弛而禁，它如何会办得好！身为九五之尊，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他如何能树立威信！因而，各地种罂粟的、熬制鸦片膏的，以及吸烟贩烟的人，全然不把禁烟的命令放在眼里，如同废纸般地看待那些皇皇上谕。

陈贩子便是对抗者之一。他并无半点顾忌地告诉张之洞：“山西全省各地都有种罂粟的。盂县、平定一带还不算最多，种植面积最大的在晋南曲沃、垣曲、运城那些地方。”

桑治平问：“据你看来，山西种植罂粟的土地有多少？”

陈贩子摸了摸瓜皮帽说：“具体有多少亩地我也说不上，依我看，山西的好田好土总有一半种上罂粟苗了。”

这句话令张之洞大为吃惊，沉重的心绪又加重一分。他疑惑地问：“种这东西究竟有多大的获利？”

“获利大着哩！”一触及到“获利”二字，鸦片贩子顿时来了神。“我这几年在山西收购鸦片膏，按成色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一两二钱银子一斤，中等一两，下等七钱。收成好，一亩地可收鸦片膏五十斤到六十斤，最不好的也有三十斤左右，通常可收四十多斤，也就是说可卖到四十多两银子。若不种罂粟而种庄稼的话，即使种麦子，又收成

好，一年下来，也只能得到三四两银子。若种包谷、高粱等杂粮，则只有一二两银子的收入。罌粟苗是先年秋天下种，第二年秋天收获，就按两年计，一年也可收入二十多两银子，是种庄稼的六七倍。”

“怪不得都种这号东西，不种庄稼了。”大根恍然大悟。他举起酒壶，一边给陈贩子斟酒，一边问，“这东西怎么变成了鸦片膏的？”

“这很简单。”陈贩子笑着说，“每年七八月间，罌粟花凋谢半个月后，就有一个个小青包出来。这就是罌粟果。每天晌午过后，用大铁针将罌粟果刺三五个小孔，立即便有羊奶一样的东西从果内流出来，凝结在果皮外。过一夜，到第二天早晨，用竹刀刮下来，放进陶盆里，再阴干，变成一块块的。成色好的是黄黑黄黑的，不好的是乌黑乌黑的。这主要与气候土地有关。这就是鸦片了，但是生的。”

“有生的，就有熟的了。”大根好奇地问，“熟的鸦片又是怎么制出来的呢？”

“有几种办法。”鸦片贩子以一种行家的口气说，“一种是煎熬。将生鸦片用木炭文火轻轻地煎，慢慢地熬。一种是发酵，像发面一样的，加一点酵母进去，让生鸦片发开，再放到风口上风干。第三种是将生鸦片放进陶罐子里，加进上好的山泉水，用火来煮。煮干后，再加水接着煮，一连煮干三次，就行了。这三种办法，手法不同，目的一个，都是用来去掉生鸦片中的杂质和那股不大好闻的生气。熟鸦片是棕色的，顶好的熟鸦片有一种亮光光的感觉。熟鸦片烧成烟泡，吸起来，又醇又香，效力又大。”

大根从来没有尝过鸦片烟的味道，听鸦片贩子这么说，禁不住问：“鸦片烟吸起来是个什么味道？”

“我来说给你听。”杜师爷在一旁，如同闻到鸦片烟香，早就喉咙痒痒的了，眼下没有鸦片吸，说一说也可以解解渴，过过瘾。“小兄弟，你听我说。先点起小小的亮亮的烟灯，罩上透明的没顶的灯罩，再将一小块熟鸦片往瓷盆上一放，把一根长长的细细的烟匙往瓷盆上一搁，然后再懒懒地松松地往烟床上一躺，斜斜地弯弯地用烟匙挑起

一粒黄豆大的鸦片膏，慢慢地耐烦地在灯罩边烤。等鸦片膏渐渐地膨胀扩大，成了一个小泡的时候，再抱过一杆两尺多长的烟筒来，将烟泡往烟锅里一放，再对着没顶的灯罩上点燃，这就可以抽吸了。”



吸食鸦片的中国

杜师爷的唾沫满嘴涌出，他喝了一口酒，狠狠地将这些馋水压进肚里，继续侃道：“吸一口，满嘴喷香，浑身来劲。吸两口，通体舒服，神清气爽。吸三口，胸怀畅适，心境豁然。吸四口，眼前一片光明灿烂，景星庆云。吸五口，灵魂出窍，升入天堂。那时天地间光彩辉煌，心臆间祥云奔涌，一切烦恼都飞到爪哇国外，顷刻间便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世上一切乐趣，此时都不算乐趣了，唯有这吸食鸦片之乐，才是人间至乐。”

杜师爷嘴停了，但眼并没有睁开。他这一番对人间至乐的描绘，已让他自己先出神入化，不能自拔了。

大根也听得有点入迷了。他想：此刻若有可能的话，他一定会照着杜师爷所讲的程序一步步去做，连续吸它五大口，亲身领略飘飘然羽化登仙的乐趣。

张之洞鄙夷地望着黑瘦干枯的阳曲县师爷，心里骂道：你们这批上瘾入魔的鸦片鬼，看本抚台如何来收拾你们！

他强压心中的恼怒，问：“杜师爷，鸦片烟如此之好，那你一定是常常吸了。阳曲县衙门里别的人吸吗？听说鸦片烟是夜晚吸，影响白天的公事吗？”

杜师爷嘿嘿笑道：“不瞒张老爷说，鄙人只要手头有点钱，便会送给那个烟灯去烧掉。阳曲县从县令到衙役，无人不吸。咱们的徐太爷，更是天天都要过过这个瘾。他老人家舒服，吸烟的银子自有人送上门来，不像我们这些人还要为此发愁。徐太爷每天上半夜喝酒打牌，下半夜吸烟听曲，天亮时才上床睡觉，日上三竿还在梦中。午饭时才醒过来，每天也只有午后两个时辰才办点公事。也不知哪辈子积的德，不到四十岁的人便享福如此。我杜某人这一生，哪怕能过上一年这样的日子，死了也心甘。”

阳曲县师爷这几句发自肺腑的赞叹，令张之洞的心冷到冰点。全省一半的好田土不种庄稼而种毒卉，已令他心痛气闷，但那是愚民为了谋生而走的邪道，虽令人伤心，却尚情有可原，而堂堂的阳曲县官府，竟是让这样一批贪吸鸦片、贻误公事、挥霍民脂、纵情享受的昏官混吏把持着，这怎么不令人心摧胆裂、悲愤填膺！阳曲乃太原府首县，在全省百余个州县中处于领袖地位。阳曲如此，偏远之县必更甚之。这样一个破烂不堪的山西省，张之洞呀，看你这个巡抚如何当下去？你筹谋的宏图大愿能实现吗？

张之洞这样想来想去，眼前的酒肉再也无心吃了。杜师爷、陈贩子还在兴致十足地与大根、桑治平高声谈笑着，他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我倒要去会一会这位徐太爷！”张之洞在心里寻思着。

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

离开荫营镇的第三天上午，张之洞一行来到阳曲县城。

阳曲是座古老的县城，位于山西省垣太原之北不到百里地，向为太原府首县。张之洞见到的阳曲县城，房屋老旧，街巷坎坷，市面萧条，偶尔几家半开半闭的店铺里坐着一两个伙计，形容猥琐，目光呆滞。货架上物品稀少，灰尘满布，那情景，就像是从来没有人上门买过东西似的。时时可见低矮的屋檐下蜷卧着几个衣衫破烂奄奄待毙的老人或小孩。干冷刺骨的西北风迎面吹来，张之洞情不自禁地缩起脖子，从身上到心里，他都有一种冰冷冰冷的感觉。

在一个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的行人指点下，张之洞一行来到县衙门。

县衙门前有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槐树，树根有一部分裸露在干裂的地面上。张之洞突然想起两句唐诗：“县老槐根古，官清马骨高。”前一句恰好与阳曲县合辙，可惜官不清廉，马骨大概也不会高了。这正应了“风物依旧，人不如昔”的老话。

已是巳正时分了，县衙大堂的门仍然关得紧紧的，看来那个杜师爷没说假话。一个身穿黑布棉袄的中年男人，正板起脸孔训着身边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给你说过几遍了，你就在这里候着，徐太爷有要事，还没坐衙门哩！”

老太婆一脸的愁苦：“大哥，徐太爷还要多久才坐衙门？”

中年男人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还要多久！或许一个时辰，或许两个时辰，也或许今天就不坐衙门了。”

老太婆哀求道：“大哥，你行行好，请徐太爷出来坐衙门吧，我今天还要赶回去哩！”

“哼，哼，好大的口气！”中年男人冷笑道，“你叫徐太爷出来，徐太爷就出来了？你今天赶不赶回去，与他老人家有什么关系。少啰

嗦，还是老老实实在这儿候着吧！”

张之洞看在眼里，心里一股怒火早已憋不住了。他走过去，也不看那个吃衙门饭的人一眼，径直问老太婆：“老人家，您为何要见徐太爷？”

老太婆见张之洞一行人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心里寻思着一定是与衙门有关的人，便忙回答：“老爷，我是来向徐太爷告状的呀！我一个孤老婆子，无儿无女，一年到头，就靠喂几只鸡、养几头羊换点粮食糊口。前些日子，乡里办公事的人到我家，要我交六百文钱。我问交这钱做什么？那人说，这是上头派的，按人头出钱，收了钱去修路呀，架桥呀，还要办饭款待省里来的大人、府里来的老爷呀。我说我一个孤老婆子，哪有这多钱出，上半年才出了四百文，这会子又要出六百文，我哪出得起？那人说，上头要每人出八百文，看你是个孤老婆子，只出六百文。出不出？不出，牵头羊去抵。我说我没钱，他们就真把我的一头母羊牵走了。老爷，你来帮我评评，世上有这个道理吗？”

张之洞气得鼓鼓的，心里想：这帮子办公事的人，怎么这样不通人性，把个孤老婆子的羊牵走，这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压下火气，和悦地问：“老人家，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老太婆马上赌咒：“我说的都是实话，若有半句假话，明天出门就被马踏死，车轧死！”

张之洞这才转过脸来，冷冷地问那个中年男人：“你是县衙里什么人？”

这个中年男人在听张之洞与老太婆的对话时，心里就在想：这几个人是做什么的？听口音不是山西人，是过路客，还是来阳曲做买卖的商人？从他们三人是步行来看，必定不是做官或做大买卖的，何况衙门也没有接到过有贵客往来要好好打点的滚单。中年男人断定张之洞一行是几个爱管闲事的过路客，又见他面孔冷淡，更觉得受到侮辱

似的，遂狠狠地盯了张之洞一眼，说：“老子在衙门里做什么，关你什么事？”

张之洞本是一个肝火旺烈又对个人尊严看得极重的人，往日里，凭着才学和地位，人人都在他的面前客客气气的，今日身为三晋巡抚，山西省的各级官吏，近千万百姓都在他的管辖之下，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县衙役敢对他不恭，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巡抚身份并未公开，拿出抚台大人的架子吼道：“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本部院面前这样说话！快去，把徐时霖叫出来，我要教训教训他！”

原来这中年男子乃县衙门里的小班头。县衙门里有三班：缉拿罪犯的叫快班，在衙门值班保卫的叫壮班，给犯人行刑的称皂班。这男子是县令徐时霖的一个远房亲戚，现在充任壮班头目。

这壮班头在衙门里也混了几年，见张之洞的口气这样大，直呼县太爷的名字，又自称本部院，心里便生出几分怯意来。他知道部院就是都察院，各省巡抚通常都挂个都察院左副都察使的空衔，所以巡抚也可以自称本部院。照这样说来，眼前的这人要么是京师来的都察使，要么是现任的巡抚。但他再盯着张之洞看了一眼后，立即便否定了刚才的想法：此人其貌不扬，棉帽布袍，没有半点大官的气派。他又看了桑治平和大根一眼，也看不出丝毫阔仆恶奴的模样。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喝多了酒的醉汉？

壮班头将适才的神态略为收敛一点，偏着头说：“徐太爷现在有要事不能出来，我是衙门里的班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一旁的大根早已不耐烦了：“不要啰嗦，把你们的太爷叫出来！”

大根的一双大眼睛鼓得圆圆的，颇有几分凶相，壮班头情不自禁地退了半步。

桑治平悄悄地对张之洞说：“到了太原后再说吧！”

桑治平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巡抚身份既未公开，受到冷遇可以理解；若办公事，又显然有许多不便之处，不如先到太原履行正式手续后再说。若是别人也许会这样做，但张之洞疾恶如仇，又急躁如火，明知此行只是实地调查，要办事是要等到接过大印、王旗之后，但他不能容忍一个县令废弛公务，尤其不能容忍这种废弛又是因吸食鸦片而引起的。手无寸权的时候，尚且要弹劾不法之徒，何况现在是实权在握？

他盯着壮班头，以不容反驳的命令口气说：“你去把徐时霖叫出来，我要和他当面说话！”

壮班头见张之洞执意要见徐时霖，知道不是酒喝多了的醉客，而是来头不小不好惹的硬角色。他不得不收起刚才的不恭，挤出几丝笑容：“那你们就跟我来吧！”

张之洞回过头想与老太婆打个招呼，却不料老太婆早已吓得溜走了。张之洞三人跟在壮班头的后面，绕过大堂，来到二堂侧边的一间内客厅。壮班头叫他们在这里等候，自己一人走进了后院。

徐时霖天亮时才撤了烟灯睡觉，此时好梦正甜，壮班头的打扰，他极不情愿。本不想起来，听壮班头详细叙说一通后，他的脑子才开始转起来。

比起衙役来，徐时霖毕竟要聪明得多。他知道巡抚卫荣光已奉命外调，关于张之洞出任晋抚的谕旨，下达到太原也近一个月了。山西官场都在议论这个声望满天下的清流名士，传说他的种种不同流俗的性情脾气。身为太原府首县县令的徐时霖，当然也很关心谁来做巡抚。对于山西的各级官员来说，此事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过谁在北京登基做皇帝。这正是那句俗话说说的：“天高皇帝远，不怕现官怕现管。”难道真的是张之洞来到阳曲？以他的名士习气，轻车简从赴任不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太原府里会有这方面的传闻呀，早两天才从太原回来，为何就没有听到一点消息呢？

徐时霖满腹狐疑地起床洗漱，懒懒地整顿衣冠鞋袜，足足磨蹭了

两刻来钟，才蹒跚地来到会客室。见张之洞怒容满面地端坐在那里，他心里忽然冒出一股畏惧感来，立即端正态度，走前一步，客客气气地对着张之洞三人作了一个揖，自我介绍：“鄙人乃阳曲县县令徐时霖，有失远迎。”

见徐时霖的态度尚好，张之洞的怒气减去了许多。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椅子，以主人的身份说：“你坐下吧！”

徐时霖愣了一下，心里嘀咕：这是我的衙门，凭什么由你来指挥？但身子已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

“你既是这里的县令，我来问问你：大白天的，你为什么不坐堂理事？你吃着喝着民脂民膏，老百姓要找你诉苦求助，你为何躲着不见？朝廷将百里之地交给你，你为何如此漫不经心？”

一连串的追问，如同审讯犯官一样的，将阳曲县令弄得心虚气喘，背上发毛。他竭力掩饰自己的不安，答道：“鄙人刚才与一个乡绅在商讨要事，未能坐堂。”

张之洞以威严凌厉的目光盯着徐时霖，见他睡眼惺忪，神态倦怠，大怒道：“胡说！你分明是昨夜饮酒作乐，吸食鸦片，光天化日之时，仍在床上酣睡不起。你不好好认错，还在本部院面前撒谎，是何居心？”

壮班头说过来人自称“本部院”，此时又是一句“本部院”，徐县令不免一惊，他顾不得当堂受责骂的羞辱，怯怯地问：“请问，您是……”

大根在一旁以洪亮的嗓音，无比自豪地代为回答：“新任巡抚张大人已来到阳曲县两个时辰了，你还不跪下迎接！”

果然是张之洞来了！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徐时霖不敢叫张之洞出示身份证明。倘若没有错，就凭这点便得罪了新来的巡抚，何况今日的处境本已狼狈。他急急离开椅子，走到张之洞面前，双膝跪下：“卑职不知大人驾到，有眼不识泰山，请大人海涵！”

桑治平见徐时霖这副模样，心里冷笑不止。

“徐时霖，你身为县令，吸食鸦片，犯了朝廷的禁令，你知不知道？”张之洞审视着跪在面前的阳曲县正堂，也不叫他起来。

对吸食鸦片一事，徐时霖不敢承认，也不能否认，他只得连连叩头。

张之洞又问：“阳曲县有多少土地种鸦片，你知道吗？”

徐时霖停止叩头，答道：“阳曲县有一百二十万亩土地，约有半数好地种了鸦片。”

张之洞倒抽一口冷气，又问道：“你近来是否下令叫老百姓按人头交八百文钱？”

徐时霖急忙分辩：“大人，没有八百文。太原府有令，按人头每人交两百文钱，以弥补办公事的亏空。阳曲县今年也亏空很多，卑职于是照太原府例，每人上交四百文钱，两百文送府，两百文存县。大人明鉴，卑职并没有叫百姓上交八百文呀！”

徐时霖似有满腹委屈。这明摆着是下边的人也在学上司的办法，加倍办理。上梁不正下梁歪。阳曲县令便是这滥征民税的源头！

“你是哪年到山西，什么出身？”

“回禀大人，卑职八年前放的山西候补知县，足足等了六年，前年才补的阳曲县。卑职乃监生出身。”

监生得候补知县，自然是大堆银子起的作用。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一向看不起非正途出身的官员。在他看来，真正有本事的人，自可通过考取举人、进士来取得官职；若举人、进士都考不取，便不是做官的料子，只能寻点别的小事去养家糊口。没有做官的真本事，又偏要拿大堆银子来买官做，这种人无非是想借朝廷所给的权势来盘剥百姓，牟取私利。此乃最为可耻。他知道这是当年与长毛作战军饷匱

乏，朝廷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此途一开，不知有多少贪劣之人借以挤进官场。本已弊病丛生的官场，经此辈一扰，更不知又添多少弊病！即使长毛平定后就停止捐纳一途，也已造成了无穷的祸害，何况十多年来并未停止，那些以高利借来大批银子，拟补缺后掘地三尺还钱肥己之徒，还在源源不断奔竞于此途上，国家的吏治何能不坏？

张之洞早就想上一个大折子，建议停止捐纳，并全部清退捐纳出身的县令知府。只是此事牵涉面太广，而朝廷也一定不会采纳。朋友们都劝他不要挑起事端，他只得隐忍作罢。现在好了，山西的事可以由自己说了算。整饬吏治，就先从这批政绩恶劣又是捐纳出身的府县开始！

见张之洞长久沉吟不语，徐时霖献媚：“大人一路辛苦，请在阳曲休息两天，容卑职再把详情禀报。卑职立即去安排酒饭，为大人一行洗尘接风。”

徐时霖边说边站起，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喝道：“你给我站住！”

徐时霖忙站住，两只腿禁不住轻轻摇晃起来。张之洞走到他的身边，瞪起两只大眼严厉地训道：“你在这里老实呆着，本部院立即奏明朝廷，参掉你这个庸劣误事的阳曲县正堂！”

说罢，带着桑治平、大根迈过门槛，扬长而去。客厅里，徐时霖的两条腿不停地抖动着，头一阵发晕，几乎要瘫倒在地。

第三章 投石问路

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张之洞顿生反感

张之洞接过大印、王旗，做起山西巡抚已经快一个月了。刚到太原那几天的时候，他几乎都在酒宴上打发了。先是即将离开山西去江南任江苏巡抚的卫荣光请客。卫荣光是前任，关于山西的一切，张之

洞都想向他请教，他请客自然非去不可。席上，卫荣光说的全是不着边际的应酬话。饭后茶室里两人聊天，他也是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张之洞很为失望。接着便是藩司葆庚请客。巡抚之下就是藩司了，今后天天要和此人打交道，他请客，能不去吗？

圆头圆脑的葆庚，殷勤得几乎令张之洞难受。中午在赵氏酒楼设盛宴款待，他一个劲地揀菜斟酒，介绍山西的名酒名菜。葆庚是个美食家，说起这些来滔滔不绝，根本无张之洞插话的余地。赵氏酒楼上的宴席刚刚结束，杏花坞的夜宴又开始了。酒酣耳热之际汾河园的戏子又唱起了堂会。

葆庚拿起戏单硬要张之洞点戏，张之洞于此道不通，也无兴趣，推托不掉，忽然想起京师皮黄有一出戏叫《玉堂春》，说的就是山西的事。他随手翻开戏单，果然上面有一折《苏三起解》，便用手点了点：“就唱这个吧！”

“好，大人真是行家！”葆庚摸了摸油光水滑的下巴，笑眯眯地说，“到了山西，非听这个戏不可！”转脸吩咐身边的跟差传令立即准备。

一会儿，一个满身红色囚服却娇滴滴的青年女子，被一个化妆成三花脸的矮胖老头，用绳索牵着走了上来。那女子唱的是山西梆子调，虽然歌喉凄楚婉转，张之洞却听不明白她在唱些什么。身旁的藩司则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女囚犯，手掌轻轻地拍打着椅子，听得入迷了。猛然间，藩司意识到，绝不能只顾自己听而冷淡了抚台大人，忙侧过身笑着对张之洞说：“苏三刚才这句‘洪洞县里无好人’真是唱得好。洪洞县里的好人的确不多，那里的民风至今还要比别的县刁滑些。”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觉得好笑，便说：“戏文里的这句话，真的是事实吗？”

“真的！”葆庚一脸正色地说，“洪洞县里的刁民，在山西省是出了名的。过段时期空闲了，我陪大人到洪洞县去走走，大人自然就相信

了。”

张之洞笑着说：“不怕葆翁见笑，我的祖上就是洪洞县人！”

葆庚先是吃了一惊，随后马上满脸堆笑地说：“大人这是指责我，讲我这句话说得不对。”

“不是。”张之洞脸上没有丝毫笑意，“我的祖上的确是洪洞县人。先祖张本，永乐十五年，从洪洞县迁到直隶。先住灤县，两代后才迁居南皮。”

没想到无意中的一句话竟然伤了抚台大人，葆庚吓得头上直冒冷汗，慌忙起身，双手抱拳，对着张之洞直打躬：“冒犯了大人，罪过！罪过！我实在是不知道，还请大人宽恕才是。”

“坐下，坐下！”张之洞哈哈大笑，“葆大人不要在意。戏里的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那时我的祖上早已是南皮人了。洪洞县的民风刁滑是那时开始的，与我张氏祖先无关。”

葆庚这才放下心来，一边坐下，一边大笑着，趁机冲淡刚才的窘迫。他实在舍不得眼前这个美丽的苏三，两只小眼睛又重新将她盯得死死的。正在兴味盎然时，葆庚突然听到轻微的鼾声。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张之洞已经睡着了。他不做声，又去看苏三。直到这折戏唱完，苏三下去了，藩司才轻轻地拍了拍张之洞的肩膀。

张之洞睁开眼睛，说：“唱完了？”

“唱完了。”藩司说，“大人再点一曲吧。”

张之洞说：“不听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好，不听了，回家去吧。”葆庚传令下去之后，又对张之洞说，“大人是喝多了点。我家有上百年的陈醋，我叫厨子为大人调一碗鱼羹汤。今晚就委屈在寒舍里歇息如何？”

张之洞忙说：“那不行，那不行！”

葆庚十分关切地说：“大人，如果宝眷一道来了，我自然不敢请大人这么晚了还去寒舍。只因宝眷未同来，大人今夜伤了点酒，倘若夜里不舒服，我如热衷何担当得起！所以请大人权且到寒舍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衙门，绝不会耽误公事。”

张之洞听了这话，对葆庚的关怀备至颇为感动。他自己在这些方面很粗心，难得为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但毕竟这么晚去吵烦人家是不妥当的。

见张之洞尚在犹豫，葆庚轻轻地对他说：“大人，我请你去，还想请你帮我鉴定一样古董。我对这门道不通，幕友说那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我不太相信。大人是有名的鉴赏家，去帮我辨识一下如何？”

张之洞有好古的癖好，世间之物，凡沾上一个古字，他便有兴趣。古字、古画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块年代久远的破瓦片碎砖头，他也视为珍宝。那年，他和潘祖荫聊天，说起炎炎夏日，以何物消遣为妙的话题。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拓古铭，读古碑，谈古泉，论古印，用古砚，检古书，样样离不开一个古字。听说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张之洞眼睛一亮，倦意立消：“好！到府上去看看。”

葆庚欢喜无尽，立刻传令备轿。两顶绿呢大轿被前呼后拥地抬进了藩司衙门。一进大门，张之洞便迫不及待地要葆庚把古董拿出来。

葆庚说：“大人稍坐一会儿，喝点鱼醋羹吧！”

张之洞说：“不必太麻烦，我的酒已消了。”

“尝尝味吧！”葆庚说，“寒舍的鱼醋羹不仅醒酒，而且味道奇佳。”

一会儿，仆人送来两小碗汤。葆庚亲自端了一碗递给张之洞，然后自己也端了一碗。张之洞喝了一口，又鲜又酸，味道真正美极了。他连喝三口，只觉得满肚子酒气全部消去，精神顿时振作起来，犹如睡了一顿安稳觉刚刚醒来似的。他连连夸道：“好汤！好汤！”

葆庚说：“只要大人喜欢，我今后常常给大人送点去。”

张之洞忙说：“那太劳神了。今后我叫厨子到府上来学，只要你的厨子能把这手绝活传给他就行了。”

葆庚说：“要是别人来学，我的厨子是绝不传的，大人的厨子当然例外。”

喝过了汤，葆庚这才把古董拿出来，又特地吩咐多加几根蜡烛，把客厅照得亮如白昼。张之洞接过古董细细地鉴赏。这古董大约有五六寸高，三只脚托起一个鱼肚式的容器，容器的一端高高翘起，如同雀儿的尾巴。另一端是一个斜斜的槽子，中间的一段肚子较大。在肚子与尾巴之间有两根寸把高的小柱子。熟悉古代器物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古代一种名叫爵的酒器。

“这是爵。”张之洞指着古董对葆庚说，“是商代很流行的一种酒器，酒装在中间的肚腹中，手提着这两根小柱子，手一偏，酒就顺着斜槽流入口中。”

葆庚兴致十足地托起爵，照张之洞说的在嘴边试了一下，说：“这样喝酒真有意思，这爵肚腹大，怕可以装下四两酒。”

张之洞说：“这一种比较小的。大的爵，武将喝的，可以装得下一斤多酒。”

葆庚说：“一爵酒还没喝完，先就醉了。”

“不会醉。”张之洞以一种行家的口气说，“那时候的酒都是果子酿造的，没有现在的酒烈。王侯们一天到晚在酒池肉林中过日子，如果酒像现在的烈，那能喝得多少？”

“还是大人学问大。”葆庚笑着说，“我看戏时，常见台上古人喝酒，从晚上喝到第二日天亮，心里纳闷：怎么有这么大的酒量？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了，原来那时的酒是果子酿的。果子酒我也可以从早喝到晚，又从晚上喝到天亮的。”

张之洞再次从葆庚手里接过爵，细细地研究起来。

葆庚说：“幕友说，这是商纣王用过的，大人看是不是？”

张之洞将爵上下左右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以坚定的口气说：“这不是商代的，这是西周初期的。”

“大人从哪里看得出不是商朝而是周朝的？”葆庚凑过去，一边看爵一边问。

“商周的差别在这里。”张之洞用手指着爵表面上的纹饰说，“你看，这是条双头龙。从现代出土的商代爵上，还没有见过这种纹饰。商代爵上的纹饰多为鱼、龟、鸟、马、夔、饕餮、虬、凤等等。也有龙纹饰，但都是一个头，没有两个头的。只有周朝初期出土的爵，才开始出现双头龙纹饰。所以，这只爵应是西周初期制造的。”

“大人的学问了不起！”葆庚从心底里发出赞叹，稍后一会，他又说，“周在商之后，如此说来，这只爵的价值就要低一些了。”

“不！恰恰相反，这只爵的价值要比商爵高得多。”

“为何？”葆庚又喜又疑地问。

“商朝末期，风气奢靡，从宫廷到各级官衙，都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终于害得商朝灭亡了。周武王鉴于此，在立国之初便大力禁酒，并禁止酒器的制造。故商代的酒器极多，而西周初期的酒器极少。物以稀为贵，故这只爵的价值要比普通的商爵高得多。你这是哪里来的？”

“这是去年阳曲县令徐时霖送的。”葆庚诚恳地对张之洞说，“常言道，宝剑赠壮士。我不懂古董，徐时霖送给我，真是委屈了它，大人真正是个行家，这只爵到大人手里，可算是物归其主了。大人，我送给您吧！”

徐时霖？张之洞听了这个名字后，立即警觉起来。他想，徐时霖

那样一个极端渎职的县令，居然没有受到一点处罚，是否就是靠送礼来讨好上司呢？如此看来，这只爵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董了，而是一个行贿受贿的物品。葆庚今夜把它送给我，说不定其背后的用心，与当时徐时霖送给他是一样的。想到这里，张之洞不觉心里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十分喜欢这只极为罕见的周武王时期的酒爵，也深知这只酒爵的价值，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葆方伯，谢谢你的好意，这只爵你自己好好珍藏，我要回衙门去了。”

见张之洞陡然变了态度，葆庚大为惊奇，满脸尴尬地说：“大人，夜深了，明早再回衙门吧！”

“起轿！”张之洞无视葆庚的尴尬，头也不回地向大门走去。

回到衙门，张之洞心里很久不能平静。他由徐时霖想起阳曲县，想起阳曲县市面的萧条，想起衙门前那个白发苍苍、形同乞丐的老太婆。他又想起荫营镇的贫困，想起沿途的罌粟苗。山西的百姓这样贫苦，山西的民生如此凋敝，作为一省之父母官，怎能一天到晚在酒肉歌舞中消磨呢？这能对得起太后、皇上的圣眷，对得起自己平生的抱负吗？

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传下话来：不管是谁，不管他的面子有多大，所有的宴请一概不出席。话刚传出去，臬司方濬益便气喘吁吁地来到巡抚衙门，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请抚台大人赏脸，因为酒席已定好，陪客的帖子已发出，戏园子里的戏也早已点好。张之洞板起面孔，不松半句口。过会儿，山西陆路提督又急急忙忙地赶来。提督还没坐稳，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又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太原首富、泰裕钱庄的孔老板也进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苦苦相求，无非一个内容：赏光吃饭、看戏。张之洞越听越烦，越听越气。他刷地起身，铁青着脸对着众人说：“我张之洞来山西，是来吃饭看戏的，还是来效力办事的？你们这样喋喋不休，究竟是看得起鄙人，还是看不起鄙人？鄙人为人，从来是说一不二，绝不更改。诸位今后若是愿意跟鄙人合作共事，现在就请打道回府，各自勤于国事；若是再留在这里，鄙人就不客气了。”

说罢，拂袖离开大堂，弄得这些极有脸面的大人物个个脸上无光，心头沮丧，灰溜溜地退出巡抚衙门。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张之洞每日天未明即起，半夜方睡，中午也不上床休息，实在累得不行了，则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养一会儿神。他轮流在衙门里召见山西各级官员，从两司到道府，基本上都见到了。有的详谈一天不够，则留在衙门过夜，第二天再谈。有的谈不到半个时辰，他便挥手打发走了。山西有八十多个县，他不能在短时期里召见所有的县令，准备今后在巡视中再一一晤谈。他没日没夜地查阅近年来的文书档案。钱粮刑名，过去他一直生疏，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钻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抽空到晋阳书院去拜访山长石立人老先生，与他恳谈了一个下午。又看望了在书院里的莘莘学子。他还专程到太原城外去视察军营，在军营里住了两个晚上，看士兵们操练演习，与他们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他常常打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模样，带着大根在太原城里的大街小巷蹒跚。饿了则随便找一处小饭铺吃饭，渴了则就近到小户人家讨口水喝。趁着吃饭喝水的机会，他询问百姓的日常生活，听取他们对官府的议论。这期间他又打发桑治平到晋北一带去实地查访。近日，桑治平回到太原，将查访所得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就这样，二十余天下来，张之洞对山西省的官场士林、民情世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前任巡抚卫荣光本来在交卸印信之后，便应离开山西赴任，但因感染风寒，暂留太原治疗。张之洞家眷未来，巡抚衙门后院依然让卫荣光一家居住，只在前院东厢房拨出几间来供他和桑治平、大根起居。一有空闲，张之洞便去后院走走，看看卫荣光，问一问病情，也随便聊一聊琐事。

这段时间里，卫荣光眼见张之洞天天如此辛劳，而几乎丝毫不顾及自身，心里感慨良多。他是个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人，由知府做到巡抚，官场里的一切，他都烂熟于心。越到晚年，官做得越大，他的行事越谨慎，胆子越小。年初，山西巡抚曾国荃升任陕甘总督，他

也由山东藩司升为山西巡抚。巡抚乃封疆大吏，地方官做到这一步，也算到顶了。苦熬三十年，终于熬到今天，也不辜负此生了。初来太原赴任的卫荣光，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他自思年纪已近花甲，并无特殊的才干，朝中又没有过硬的靠山，今生的最大愿望便是保住头上这颗珊瑚起花红顶子，再过几年平安致仕，这一生就顺顺利利风风光光了，上可告慰列祖列宗，下可表率后世子孙。就这样，卫荣光在山西十个月，面对着百病丛生的现状，他既不思革故除旧，也不想创建布新，他的治晋方略最高目标是保持平稳，不出乱子。对于以名士身份来到山西的张之洞，卫荣光并不抱信任的态度。三十年来，无论是京师中的名士，还是地方上的名士，卫荣光接触的太多了，其中固然不乏名不虚传者，但大多名不副实，有的甚至徒有虚名，百无一用。

冷眼观察张之洞二十多天后，他发现张之洞与通常的名士还是大有不同。至少，他不赴宴席，不受礼品，天天起早摸黑勤于政事，便难能可贵。翰林出身的卫荣光，从小接受诗书礼义的熏陶，毕竟在内心深处还有一股道义感和责任感。他决定在离太原之前，要把自己所知的山西情况跟张之洞详详细细地谈一谈。近几天来，卫荣光已经基本痊愈，后天就要启程南下了。这天晚上，他来到前院张之洞的房间，向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后任告别。卫荣光主动来拜访，这还是第一次，张之洞十分欣喜地接待。寒暄客套一番后，卫荣光开始切入正题。

“张大人，二十多天来鄙人因生病未能协助你，眼见你天天一早忙到晚，无片刻休息，内心既佩服又深觉不安。”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里略觉惊讶。这些天里生病是事实，但刚到太原那几天，他身体好好的，也并没有配合交卸之事。好几次见面，张之洞刚一涉及山西的政务大事，他便含含糊糊的，语焉不详，显然是心存芥蒂。身为前任巡抚，卫荣光的这种态度，颇为难以理解。好在他任晋抚时间不长，插手的事也不多，具体事宜，张之洞尽可从衙门吏目那里获知。有些非要问卫荣光的事，他也不自己去问，而是打发有关人员去请示。两任之间就这样交接，虽有诸多不便，却也没误

大事。今夜，卫荣光主动来访，并主动谈起政事，莫非他的态度有些改变？作为前任，即使任期再短，再不管事，他的地位使得他必定比旁人要多掌握一些情况。张之洞是多么迫切地盼望前任跟他坦诚交谈啊！

张之洞双手端起茶杯递给卫荣光：“卫大人，请喝一口茶，权当我敬的一杯酒！”

卫荣光忙双手接过，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说罢抿了一口。

“卫大人，您叫我张大人，我的确承受不起，您还是叫我香涛吧！”张之洞诚恳地说，“咸丰癸丑年，您进翰苑时，我张之洞不过是一刚中举的少年，您名副其实是我的老前辈。”

张之洞此话不是客套。翰林是讲究辈分的。这辈分不以年岁分，而以进翰林院的科别为区分。后一科的翰林例称前一科的为前辈，对早两科以上的人，则要称老前辈。张之洞是同治癸亥科的翰林，比起卫荣光来，足足后了五科，叫卫荣光老前辈是理所当然的。

卫荣光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现在正是如日中天，我已成老朽，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

“家赖长者，国仗老成，何况卫大人不过五十多岁，朝廷依畀之日还长哩！”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不仅奏章诗文做得好，口才也极佳，随随便便的几句话，都可以说得既得体又动听。

“这些天里，我总想请您多多赐教，见您身体违和，又不敢多打扰，每次都抱憾而返。现在您身体已痊愈，后天就要启程离开太原，我真是依恋不舍。卫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一来年轻，二来又初放外任，没有一点从政经验。我深恐有负太后、皇上重托，又怕不能为三晋百姓办好事，对不起近千万父老乡亲。我每天都有临深履薄之感。卫大人，”张之洞说到这儿，双手捧起卫荣光两只冰冷的手，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说，“无论是有关山西的具体情况，还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方面之员，在您的面前，我都不过是一个学子而已，请千万不吝赐

教！”

张之洞的态度令卫荣光颇为感动，他用自己的手将张之洞的双手握了一下，表示领了这个后任的情。然后松开手，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缓缓地说：“你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有这个责任将山西的有关情况对你说说，只是这段时期贱体一直不适，未能如愿，今夜我们好好聊聊吧！”

“我洗耳恭听。”张之洞把坐椅向卫荣光的身边移动了一下，以示自己的诚意。

“山西这个地方，十多年前，在长毛、捻子作乱的时候，号称完富之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先后在湖北、山东做过司道，对这些省比较了解，山西比起湖北等省来，真是糟糕得很。”卫荣光操着带有豫中口音的官腔叙述着。

张之洞点点头说：“我来到此地尽管时间很短，也已感到压力甚大，正如面对一团乱丝，不知从何理起才好。”

“香涛贤弟，”张之洞说得那样诚恳，卫荣光不再以“张大人”相称，称呼的改变使张之洞觉得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你来的时间不久，才看到一团乱丝。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此地不是一团乱丝，而是一摊烂泥，易于陷进而难于拔出，至于整治，则几乎无望。”

“几乎无望”这四个字，令张之洞心头一颤。

“卫大人，您说说山西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山西的弊病第一在穷困。”卫荣光慢慢地说，“历史上，山西原本是富强之地。战国七雄，有三个国家是从晋国分出去的。直到隋末，太原仍是全国重镇，故有李渊父子起兵反隋，造就了大唐王国。唐朝诗文繁荣，山西文人独领风骚，便是明证。到宋代之后，国家重心南移，明代以后都城定在北京，三晋便逐渐冷落下来。除开外部原因之外，山西的被冷落是因为自己的贫困，而贫困首先又是因为山多地

少、土地瘠薄的缘故。百姓贫苦，各级衙门税收则少，税收一少，则捐摊就多。这捐摊便成了山西的第二个问题。”

阳曲县那个老太婆所诉的就是捐摊苦水，桑治平从晋北回来，也说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官府的捐摊。张之洞皱着双眉说：“第一是贫困，第二是捐摊。贫困多半是老天爷造成的，这捐摊则完全是官府所定。我们为何不可以免去捐摊，以苏黎民？”

“贤弟啊，你有所不知。有的捐摊可免，有的捐摊则是难以免去的呀！”卫荣光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张之洞忙从火炉上提起瓦壶，亲手给卫荣光斟满。卫荣光喝了一口，接着说下去。

“山西有几个大的捐摊，就没有办法免去，因为这是朝廷造成的。比如说，朝廷每年要山西解平铁八万余斤、好铁二十万斤，这二十八万斤铁，包括脚费在内，朝廷只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短缺费用三万九千余两。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是乾隆初期定的价，到现在已百年出头了。百年里，哪样东西不是几倍的涨价，可朝廷给山西的铁银却一文未增。山西是穷省，藩库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不摊到各州县又怎么办呢？”

张之洞在心里沉吟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每年三万九千两银子，对于山西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都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让老百姓来承受这笔沉重的负担。户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

体质仍然虚弱的卫荣光觉得身上有点冷，他将椅子向炉边靠拢。张之洞猛然想起，随身带来的简单行囊中有吴秋衣所送的四株灵芝，便从行囊里拿出来送给卫荣光。

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

“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

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

“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

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

“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罌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罌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做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

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罌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

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罌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罌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罌粟也并非

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

“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罌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罌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

“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干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

“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

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

“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

“卫大人，据说山西的藩库有三十年没有清查了。许多人都说那是一笔糊涂账。我想在我手里办一下这件事，您给我指教指教吧！”

听了张之洞这句话，卫荣光晦涩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不是一个糊涂人，当了十个月的晋抚，已看出山西一切弊病中的最大弊病，就出在这个财政混乱上。一个省的藩库居然三十年不清，岂非咄咄怪事！账目糊涂，岂不人为地造成给管理账目人以贪污挪用的机会？刚上任时，卫荣光也想有所作为，也曾动过清理藩库的念头。但此念一出，便招致不少人的劝阻，第一个出来劝阻的人便是藩司葆庚。卫荣光心里明白，葆庚做了多年藩司，亲管藩库。一旦清理起来，第一个便要碰着他，也会牵连到许多现任的官吏。说不定，还会牵涉到曾国荃的身上。那个功勋盖世而又刚愎自用的曾老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以明哲保身为最高原则的卫荣光只在想过几天后，便脑子冷静下来，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卫荣光自身不是一个贪墨的人，眼见得一批国库蠹虫不得惩罚，他心里也不甘，只要不伤害自己，他还是希望这些蠹虫被抓出来。无论从律法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个人心志上来说，清除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他总觉得快慰。那么，就鼓励眼前这位素以名节自律，不怕担风险，敢于任事的后任者来干吧！

“老弟，清理藩库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做？”卫荣光两眼盯着张之洞。

“我真的要做！”张之洞的口气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

卫荣光颇为满意地点点头：“若真的要做，就要一做到底。我比你痴长十多岁，在地方上混的时间也比你久，阅历教给我一个书上没有的知识。”

卫荣光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张之洞趁机又把椅子向前移了一步，他知道这种阅历得到的知识远比书斋里读来的学问要可贵得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对于一个从政的官员来说，面对一件大事，在动手做之前，先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能做的话，则一做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不能做的话，则干脆不做。半途而废，比起不做来，后果要更严重得多！”

这的确是经验之言。张之洞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冷眼旁观政坛，他也见过有人就栽倒在这点上。今夜，由这个浮沉官场三十年的老前辈口中说出，其分量自然更重。

张之洞十分诚恳地说：“卫大人，您这话真正是金玉良言，我将终生铭记于心。”

“山西藩库的账目，三十年未清，我刚来太原时也很觉奇怪，也有过清一清的想法，但后来终于未动手，就是鉴于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不怕老弟见笑，我身体不强健，耐不了繁剧，年岁大了，胆气也越来越薄弱，深恐引起更大的麻烦，故敷衍衍地这样过来了。老弟愿意来做这件事，我是非常赞同的，只是我再次提醒你，此事一旦动手，就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下去，今后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啰嗦事出来，你都先要有个准备。”

“卫大人，你放心。”张之洞离开椅子站起来，挺直在卫荣光的面前。“我张之洞才干或许不大，但从来胆量大，骨头硬，不怕妖风鬼火。为朝廷办事，为百姓办事，哪怕革职丢官也不在乎，即便把命垫在这里，我也在所不惜。”

这番话，使得禀赋懦弱的卫荣光大为激动，过去他多次读过张之洞那些风骨凛凛的奏疏，总想那不过是些豪言壮语而已，离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差得远哩！现在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真名士，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国家干臣。他不由得从心里生发出敬佩之情来，也跟着站起，拍着张之洞的肩膀说：“贤弟，你有这样的准备，那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站在你的面前，我自觉惭愧，我没有为山西做点有益的事，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夜我愿意为贤弟竭诚帮一点忙。”

张之洞忙握着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请坐下，坐下说。”

两人一同坐下后，卫荣光颇为动情地说：“贤弟被擢升为晋抚，真正是太后、皇上的英明。自古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贤弟欲干此大事业，没有人帮衬是不行的。山西官场尽管庸员

多，能员少，但以我的十个月经历，也发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以至诚公心给你推荐几个，算是我这个前任对你所作的唯一帮助。”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心里太高兴了。山西弊病如此多，固然是他忧愁的事，而更忧愁的是初来乍到，他对山西官吏的贤庸智愚不清楚，县令以下的人几乎还没有见过面，且不去说，就是见过面的府道两司，也还谈不上有个什么评价。有的人面善心却不一定善，有的人能言并不一定能干，有的人又恰好相反。从来识人辨人是最棘手的事，也是最高深的学问。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是识人辨人要有一段长时间，但各种事情都需要立即着手办，不允许有一个长时间让你去从容做一番识辨功夫。这时若有人将自己长时间所积累的人才袋抖给你，这是一个多么及时的馈赠！张之洞这段时间来，已从多处知道卫荣光大体上还算一个正派人，没有结党营私等方面的传闻。今夜的长谈，也使张之洞对他有一个较好的印象。应该说，他推荐的人是可以信任的。

张之洞满脸笑容地说：“卫大人，你给我的这个帮助真正是雪中之炭。你慢慢说，我记一下。”

张之洞说罢，坐到案桌边，握笔铺纸，准备记录。

卫荣光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地说：“臬司方濬益，才能平平，但品行尚可。学政王可庄，人正直，学问好，山西士子多有赞誉者，但他从不愿过问地方事情。关于山西兴文办学等事，可以放心让他去做。地方上的事情，王可庄也可备咨询。大同府同知马丕瑶，此人廉惠刚明，办事能干。去年在永济县令任上，革除差钱数万缗，早两年在临晋县任上，办理灾情最为妥善。汾阳县令方龙光，仁厚爱民，为政有方。朔州知州姚宽澄操守廉洁，政事勤明。交城县知县锡良，为官廉洁。万泉县知县朱光绥廉洁慈祥。太原县知县薛元钊廉朴诚实。这六位都是可以相信的人。”

张之洞手不停笔地把卫荣光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心里想：过段时间亲自到这几个县去走走看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尽早奏明朝廷，将他们破格提拔上来，委以重任。眼下清理藩库，正需要人手，

也可以从中调两三个到太原来经办此事。张之洞正在默想时，只见卫荣光重重拍了一下脑门，大声地说：“我真是糊涂了，有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忘记说了！”

“哪一个？”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朝卫荣光走过来。

“阎丹初阎敬铭老先生！”卫荣光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是的，阎丹老！”张之洞兴奋地说，“我们山西还真的隐居着一位国之瑰宝哩！”

“阎老先生寓居山西十多年，光绪三年又奉旨视察山西赈务，对山西情况十分明了。过段时间有空了，你可以去晋南拜访拜访他。”

“他还在解州书院主讲吗？”

“还在那里。”

“身体怎么样？”

“上个月，解州知府来太原，闲聊中说起过他。据知府说虽有点小毛病，但不碍事，身体还算健朗。”卫荣光说到这里，起身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早早安歇！”

张之洞紧握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谢谢您今夜的来访。后天，我亲自送您出城。”

送走卫荣光后，张之洞独自面对着灯火，长久地思索着。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接连几天，张之洞在处理完日常政务后，就和桑治平一起商谈如何治理山西的问题。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为此而再也不能安眠。他深深地体会到，比起当年做洗马、学政来，巡抚身上的担子要重十倍百倍以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查访、询问，尤其在卫荣光的恳谈后，山西的情况，张之洞已是胸中有数了。卫荣光那夜归纳的贫困、捐摊、罌粟、藩库的几大弊病确实很严重。还有一个大问题，卫荣光没有说到，张之洞是强烈感受到了，那就是山西官场的腐败：贪污普遍、受贿成风、公事懈怠、唯务钻营。好的官吏，除开卫荣光所开列的外，张之洞也听说还有几个，但在整个官场中，这些人只占少数。正如卫荣光所说的，山西已是一个烂泥坑。究竟怎么办呢？张之洞苦恼着，焦虑着。

他想，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太后、皇上禀报，要取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

罌粟要铲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几十年来，对鸦片的禁弛，朝廷反反复复的，一会儿禁，一会儿弛，现在又居然公开征税。既已征税，岂不意味着合法！若是有人据此抗拒铲除罌粟呢？这是一场牵涉着许多人利益的大事，必须要请得圣旨，才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

捐摊这件事更应该详细奏明。因为这实际上是户部的失职而强加给山西的额外负担。岂有百年前核的价，一直沿用，不做丝毫调整的？山西几乎不产绢绸了，为什么还要山西出这份贡品？山西是贫省，岂能以十两银子的高价来代替一匹绢绸，这不是勒索吗？张之洞真不明白，这是户部的那些老爷糊涂、不负责任，还是朝廷无钱，有意将负担转嫁各省？十两银子代一匹绢绸，究竟是户部作出的决定，还是负责绢贡的官员想出的主意，以贪污中饱？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曾说过京官颀颀、外官贫劣的话。张之洞想，现在的情形应该合起来概括：京官颀颀又贫劣，外官贫劣又颀颀。今后无论是加补铁捐的报销，还是免去绢绸的进贡，都必须得到户部的同意。此折必须尽快拟。

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

不值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罌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唯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瞩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

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

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

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

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

“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查访此人。”

“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

“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

“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

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

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

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卫荣光离太原前一天，特为到藩司衙门与葆庚话别。谈话之间，卫荣光说起张之洞有清理藩库的念头。葆庚听了心里暗吃一惊，送走卫荣光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多时辰。

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伺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

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

那时山西正是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景况惨不忍睹，赈灾之事繁重艰难。曾国荃面对这个局面，甚是焦虑。这时葆庚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他到京师四处游说，居然给山西带来六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此举，令曾国荃对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便对葆庚十分信任。十多年的征战，让曾国荃落下一身的病痛。来山西之前，他在湘乡老家足足养了六年的病。六年乡居，使他变得疏懒。病痛加上疏懒，又使得他对政事产生厌倦，于是干脆把山西的事都交给了葆庚，另派一个心腹代表他和葆庚共事。

这个心腹名叫王定安，字鼎丞，湖北东湖人氏。他以秀才身份投曾国藩幕。后来曾国荃组建吉字营，曾国藩将王定安派到吉字营，协助曾国荃办文书。王定安聪明能干，文章写得好，为曾国荃所器重。每打完一场大战后，曾国荃照例都要保举一大批人，许多与此毫无关系的人也有一份。这是曾国荃笼络军心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尽管他没有乃兄的人格力量，却有一大批哥们儿铁着心跟他干，其原因便在这里。王定安也是其中沾光者之一。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荃做湖北巡抚的时候，他的帽子上也有了一颗候补道员的蓝色玻璃顶子。



曾国荃常以挖壕围城取胜，故被人称为“曾铁桶”

不久，曾国荃辞职回家养病，王定安也回到老家，二人常保持书信不断。曾国荃复出任晋抚时，召王定安来山西。王定安接信即赴太原。曾国荃对这位跟随十多年的老部下甚是眷顾。王定安来到山西不到半年，曾国荃便向朝廷保荐他补授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对曾国荃忠心耿耿，曾国荃也将他视为自己的贴心人。王定安文才好，办事有

方，但品行却不好，贪财好货。那时还有一个候补县令，此人就是徐时霖。徐时霖候补好几年没捞到一个实缺，正是倒霉的时候。恰好他出嫁两年的妹子新寡回娘家，徐时霖灵机一动，从妹子身上打起主意来。他知道葆庚好女色，家里已有一妻一妾，还不满足。于是将妹子打扮得妖妖艳艳的，作为待字闺女送给葆庚做了第三房姨太太，葆庚自然欢喜不已。很快，徐时霖便因此补了实缺，并以小舅子的身份成了葆庚的死党。

朝廷救济和各省协济山西旱灾的银子共三百万两，曾国荃让葆庚和王定安来经理。葆庚又把徐时霖拉了进来。这三个人抱成一团，利用这个好时机，大肆贪污挪用。对于他们的行径，曾国荃时有所闻。这个曾老九自己便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当年打安庆打江宁时，他明里暗里不知运了多少船金银财宝回湘乡。对于湘军部属的不法行为，他也基本不过问。而今葆庚、王定安从救济款里弄点银子，他同样不计较。葆庚、王定安身为司道，如此贪污中饱而不受惩处，那些见钱眼开的官吏们便一个个都无所顾忌了。本已腐败的山西官场，如今更加腐败，更加黑暗。卫荣光胆小怕事，在山西待的时间又短，葆庚、王定安所经营的事情，他不想也不敢去触动，彼此倒也相安无事。现在张之洞扬言要来清理藩库的账目，该怎么对付？

掌灯时分，应葆庚所招，王定安和徐时霖来到藩司衙门的小客厅。仆人送上茶点后，葆庚把门关紧，三人开始了密谈。

“张之洞这个人，不知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浙江人徐时霖来北方多年了，但说起话来依然有很浓厚的南方口音。自从那天在阳曲县突然遭遇之后，他对这个微服私访的新巡抚是既恨又怕。张之洞临走时扔下的那句话，这些日子来，时常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张之洞究竟奏明朝廷没有。徐时霖知道，七品县令这样的芝麻小官，其好与坏，太后、皇上是不知道的，全凭巡抚一句话。若张之洞真的要参他，当然是件很容易的事。他也曾问过葆庚。葆庚见张之洞来太原个把月了，并没有什么动作，以他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经验，估计张之洞只不过是一时恼火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就上奏。徐时霖见后来果然一点响动也没有，觉得葆庚的分析不错，张之

洞原来也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可是，现在他竟要清理库款了！他究竟是个只说不干，还是个又说又干的人呢？徐时霖心里没有准了。

“鼎丞，你是个才子，张之洞也是个才子。依你看，他这个才子究竟是个什么角色？”葆庚用肩膀撞了撞坐在一旁的王定安。

沉溺烟榻的王定安被鸦片熏得又黑又干，加上个子矮小，整个儿就像一只风干的青蛙。他很怕冷，浑身上下让名贵毛皮裹得紧紧的。进了葆庚暖和的小客厅后，他脱去外面的银灰色狐皮大氅，身上还穿着两件皮衣：里面一件深红色的火狐皮袄，外罩一件亮黑色貂皮坎肩。就这样，他的两只鸡爪似的手还是冷冷的。

他沉思一会儿，然后用尖尖细细的湖北腔轻轻地说：“张之洞这个人，我在同治八年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敝省做学政。有一次，我到经心书院去看一位老朋友，恰逢他来书院视察，并亲自给书院学生讲了一堂课。他讲的是如何读经。书院里所有的教师都去听讲，我的那个朋友也把我拉去了。也好，听听吧，看看这位学台大人究竟有多大的学问。一个时辰听下来，所有的教师都佩服，我也很佩服：这个学政名副其实。我后来给文正公写信，还专门写了这件事。文正公给别人的信里说，近年张香涛在湖北做学政，舆情颇洽。文正公这话就是依据我的信说的。”

王定安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露出自得的笑容。徐时霖恭维道：“此事足见王观察在曾文正公心中的地位之高！”

“张香涛后来又又到四川做学政。在那里刻了两部书：《轩语》和《书目答问》。这两本书我都看过，的确写得不错。尤其是《书目答问》，我可以断言，必定是一部传世之作。”王定安以坚定的口气下出这个判断，与其说是赞扬张之洞的学问，不如说是在炫耀自己的鉴别力。“这几年在京师，他参与了清流派，对上下内外大大小小的事都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名声自然很大。海内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张香涛。但雨生兄要问他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也很难说。依我看，张香

涛这个人，是一个学问文章都很好的文人。如果将他一直放在翰林院做学士，讲经筵、衡诗文，他或许会是今日的纪河间、阮仪征。但现在放他出来做方面大员，怕不是合适的人选。”

“何以见得？”葆庚、徐时霖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我当然有充分的根据。”王定安将一粒西洋进口的药丸塞进嘴里，鼓了两下腮帮，将它吞了下去。

葆庚笑了笑说：“鼎丞又弄什么灵丹妙药来了？”

王定安将刚放进皮坎肩口袋里的一个小玻璃瓶拿出来，递给葆庚，一边说：“英国出的药，名字古里古怪的，我记不住，治头脑眩晕最有效了。我方才觉得头又有一点晕了，现在吞下一粒，过会儿就不晕了。”

“真的，有这样的奇效？”徐时霖好奇地从葆庚手里拿过去，打开瓶盖，细细地看着里面那些白色小药丸说，“我太太也有这个毛病，发起来旋天转地，吃了好多药都不见效。你这药是从哪里来的？”

王定安说：“有个英国传教士前几天到太原来，既传教又治病，随身带了很多洋药丸子，吃了他药的人都说管用。经一个朋友介绍，我去见了。他给我看了病，并给了一小包药丸，说吃了有用再来看。我要给他钱，他不要。我吃了三天他的药，果然后来头再也没晕过。我于是去找他，谢谢他，向他要了三瓶。问他多少钱，他又要。说这药不能算价，你有钱就给一点，没有钱就不给。我拿出一锭十两银子来问他够不，他哈哈大笑起来说：‘足够了，足够了！’”

徐时霖疑惑地问：“你怎么可以跟他对话，他会讲中国话？”

“他到中国十多年了，中国话说得很流利，还可以捏着鼻子学山西土话，我都讲不出。”王定安嘿嘿干笑了两下，露出一口黑黄色的牙齿，“你先从我这里拿几粒去。若有用，我陪你再去找他买。”

王定安从徐时霖手里拿过小玻璃瓶来。徐时霖忙伸出双手，王定

安在他右手掌心倒出五六粒来，徐时霖赶紧从袖袋里掏出一块绸手巾来包好，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边把它放进左手袖袋里。

葆庚说：“那个英国传教士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了？”

“叫李提摩太。”王定安说，“洋人的年纪我拿不准，大概不会超过四十岁吧！”

“你头现在不晕了吧？”徐时霖急于验证这药的效力。

“不晕了！”

“这洋人的东西就是好！”徐时霖说时，又用右手摸了摸左手袖袋，生怕刚才没放稳妥。

葆庚说：“还是言归正传，说说你的根据吧。”

“自古以来的名士，从东汉的太学生到前明的东林、复社，没有几个能办成大事的。”兴许是洋药丸子的作用，王定安的中气明显比刚才足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许多。“这些人，多半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发起议论来则海阔天空、头头是道，真正让他们做起实事来却又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讲起别人来求全责备、刻薄挖苦，但自己立身处世，更加卑鄙。当年文正公和九帅就最讨厌这样的人。你们听说过李元度吗？”

徐时霖摇摇头说：“没听说过。”

“我听说过。”葆庚摘去头上的黑呢瓜皮帽，抓了抓光秃秃的头顶。“好像也是中兴时期的一个有点名气的将领。”

“什么名气？打败仗的名气罢了。”王定安有过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经历，这是一段他引以自傲和傲人的历史。过去曾国荃做巡抚时，太原城里除开一个九帅外，他并不把包括两司在内的其他人放在眼里。待到卫荣光来做巡抚时，他是连一人之下的感觉都没有了。葆庚虽是藩司，王定安一向对他不大尊重，反驳他的话是常

事。“这李元度就是一个典型的名士派，说大话，写文章，是再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真正打起仗来，一点本事都没有。他在文正公面前许下重诺，要守住徽州府。但没几天，把整座徽州府给丢了，还临阵脱逃，二十多天后才到祁门去见文正公。文正公气得要杀掉他，李少荃他们拼命担保，才没丢脑袋。后来他想投奔我们九帅，九帅硬是不要。”

王定安讲起这段掌故来，精神焕发。其实，说张之洞是完全用不着把李元度拉来做靶子的，王定安之所以要扯得这么远，无非在葆庚、徐时霖面前炫耀一下他的那段光荣历史罢了。果然，三十多岁的县令徐时霖立即被镇住了，五十多岁的布政使葆庚也感到在他面前突然矮了一截似的。

徐时霖以请教的口吻问：“照您刚才的意思，张之洞就是李元度那样的人了？”

“我看差不多。”王定安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说，“甚至还会比李元度不如。”

葆庚问：“这话怎讲？”

“李元度从没有上奏章弹劾过人。他人缘好，出事后，祁门两江总督幕府的人几乎都出来保他。像李少荃那样的人，是通常不大说别人好话的，居然宁愿辞职也不肯起草罢免李元度的奏稿。张香涛过去做清流派，得罪的人很多，大家都盯着他，巴不得他倒霉。一旦出事，除了他的清流朋友外，哪个有实力的人肯替他说话？”

葆庚摸着油光光的下巴说：“鼎丞说得有道理。依我看，说不定放他到山西来做巡抚，便是有人设好的一个圈套。恨他的人，在京师拿不到他的把柄，就放他到山西来，知道他这个人好大喜功，必定会争出风头，到他栽跟头时，就好降服他了。”

葆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拿起他放在桌上的瓜皮帽，仔细看了看，轻轻地对着它吹了一口气，然后伸了一下懒腰，慢悠悠地

说：“可惜呀，张香涛还蒙在鼓里，做他的好梦哩！”

听了葆庚这句话，又加之个把月过去了，并未见张之洞对他采取什么举措，徐时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小客厅里的炭火烧得很旺，他将身上棉长袍解开，轻松地笑着说：“看来我是多虑了，我们过去做的事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

王定安打了一个呵欠，以一种老谋深算的口气说：“据说张香涛脾气倔、胆子大，太后对他圣眷颇隆，还是防着点好。”

葆庚点点头说：“怎么防着？你出点主意。”

王定安又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说：“葆翁，我实在熬不住了。你这里有福寿膏吗？”

福寿膏是烟客对鸦片的昵称。说了个把时辰的话了，王定安这个大烟鬼支撑不住了。葆庚的烟瘾也发作了。他站起来说：“我这里有刚买来的真正的公班土，跟我到烟室里去吧。”

清廷对鸦片烟时禁时弛，但明文上对官吏吸鸦片还是一贯禁止的。葆庚的烟室造得很隐秘。他将徐姨太宽大的卧室隔成两个部分。前部分放一张终年挂着蚊帐的深红色雕花大床，以及徐氏的梳妆台、衣柜等物件，后部分则是他的烟室。里面有一张宽大的烟床，床上垫着厚厚的棉被，上面铺着一床特制的新疆毛毯，豪华气派，松软舒坦。烟床上摆着一个矮矮的梨木镶贝烟几，上面放着精致的烟枪、烟灯等一应用品。这前后两部分中间用一道薄砖墙隔开，雕花大床放在墙边，将大半个墙给遮住了。剩下的小半边墙只开一道门，门前放着一座西洋进口的大玻璃穿衣镜，刚好把门严严实实地挡住。姨太太的卧房，除开两个贴身丫环外，谁也不能进去。即使偶尔闯进去了，也看不出半点破绽。葆庚便在这个烟室里，每天由徐氏或徐氏的丫环服侍着，抽它一两次大烟，过一个钟头如仙如佛的瘾。这段时期徐氏回家坐月子去了，卧房里空着，葆庚便带着王定安、徐时霖穿过徐氏的卧室，绕过穿衣镜，来到神仙窟。

“葆翁，你真会享福。”王定安看着布置得奢侈耀眼的烟室，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与你相比，我那抽烟的地方简直就是农家的灶房了。”

听了这句赞美的话，葆庚心里很高兴，说：“你没见过京师王府里的烟室哩，若跟他们比起来，我这又是灶房了。”

徐时霖更是对他这个妹婿的福分垂涎三尺，心里盘算着：回家后一定要跟还在娘家做客的妹子商量下，要她悄悄地把葆庚的烟具带几件回来才好。

“鼎丞，你和我躺在床上抽。雨生，你是自己人，我就不客气了，叫丫环给你安排一个躺椅，把烟具放在茶几上，你就躺在椅子上抽吧！”葆庚一边调摆，一边吩咐丫环们做准备。

一切安排妥当，王定安烟瘾大发，已经不可按捺了。他赶紧脱鞋，躺在烟几的左侧，一个丫环忙过来给他烧烟泡。烟几的右侧，葆庚慢慢吞吞宽衣解带，也有一个丫环在服侍着。徐时霖则不忙着抽，他一件一件地把玩着那些精巧昂贵的烟具。随着烟灯的小火苗闪烁跳跃，时明时暗，一阵阵醉人的奇香从烟枪里飘出。小小的藩台衙门烟室，顿时成了西方极乐世界。王定安一连猛吸几口，贪婪地将飘出的香气吞进喉管，布施于五脏六腑，再将它压下丹田，周身上下疲倦顿失，活力复苏。

“葆翁！”王定安心中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起话来变得亲切多了。“你这是真正的公班土，而且是上等的。哪里弄来的，价格如何？”

“是不错吧！”葆庚徐徐地说，“泰裕庄的孔老板送的，他死也不肯收钱。”

“那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今天若不是跟着王定安来，徐时霖是享受不到这种洋药之味的。他对妹婿有点不满，抛出了这句颇为刻薄但极中要害的话。

“你的鬼点子多，出个主意吧！”葆庚头枕在小棉垫上，斜起眼睛望了一眼对面躺着的王定安。

王定安眯着双眼，全身心地都在享受上等公班土给他带来的乐趣。好半天，待这口烟完全在他的胸膛肚腹里消解之后，他才睁开两只小眼睛，慢吞吞地说：“我送你三条锦囊妙计。”

“不是只送我，”葆庚打断王定安的话，“你要知道，真的查起来，你的麻烦事比我还多。”

王定安不服气地说：“我的银子，都是干干净净的，不怕查。”

“真的吗？”葆庚冷笑道，“鼎丞，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就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漂亮话了，这种漂亮话留着日后在张之洞面前去说吧！”

“好啦，好啦！”徐时霖打圆场，“王观察，把你的三条锦囊妙计亮出来吧！”

王定安毕竟心虚，见葆庚认真起来，便嘿嘿干笑两声说：“葆翁，我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是要你出面去办，你是藩司，他第一个要和你商量，我和雨生还差了一截。”

徐时霖忙说：“那我就差得更远了！”

葆庚一向都要仰仗王定安，何况现在他们共坐一条船，当然要和衷共济，于是也笑着说：“刚才说说玩的，你可别计较。”

王定安又重重地吸了一口大烟泡后，不慌不忙地亮出他的锦囊妙计来：“首先，你还是用对待卫荣光的老法子对付他。告诉他这藩库清不得，三十年没清了，巡抚也不知换了多少个，历届巡抚都当得好好的，该升官的照升官，该调肥缺的照旧调，从没有哪一任巡抚因此有什么挂碍。一旦清理，则会挑起许多事端来，反而不美。说得他打消这个念头，不再惹是生非，那就一切都没事了。此乃上上之策。”

“这当然最好。”葆庚坐起来，摸了摸颈脖子说，“听说张之洞这个人倔强得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怕不能像卫荣光那样，几句话就对付了。”

徐时霖也坐起来，说：“有人说张之洞凶狠得很，怕不是卫荣光那种人。”

王定安仍躺着不动，他上上下下地摩挲那杆雕龙描凤的大烟枪，慢条斯理地说：“若说服不了，则用第二计。你就对他说，藩库是藩司管的事，不劳你张大人直接操心。这事就交给我吧，我保证把藩库账目清理得妥帖。”

“对！”徐时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兴奋地说，“这是一条妙计。我们自己来办，那还不什么都好说！”

“这主意好是好，不过，”葆庚穿起鞋子，下了烟榻，在房间里走了几步，“只是前天张之洞对我说，铲除罂粟，播种庄稼，是件迫不及待的事，必须督促各州县尽快做好这件事。他要我来督促。”

“你答应了？”王定安问。

“我可不答应吗？”葆庚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态来。

徐时霖说：“张之洞叫你去禁烟，是不是他已知道了这个秘密。”说罢，用手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灯。

“知道这个不碍事，太原城里有几家衙门没有这个？”王定安也坐起来，伸出一只黑瘦干枯的手，慢慢地摸捻着下巴上那几根鼠须。“怕就怕在他知道了那个。”

“哪个？”葆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已猜中八九分了。

“救灾款的事。”王定安阴暗的脸上露出一丝隐约可见的冷笑。“张之洞这是调虎离山，有意不让你插手清理藩库的事。说不定他已从别的什么地方听到了风声。若这样，事情就麻烦了。”

王定安所说的正是葆庚所猜的，他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

光绪三年，布政使葆庚主持山西的赈灾事宜。除开朝廷的救济款和各省的协济款外，还有大量个人拿出的款项，这笔款子，美其名曰捐款，其实是买功牌款，卖顶子款。这正是当年曾国藩用于筹饷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那时，太平军打进湖南，围攻长沙八十余天，朝廷吓坏了，赶忙下令要正在家守制的曾国藩组建乡勇，与太平军对抗。但朝廷拿不出钱来，令地方自筹解决。湖南藩库也拿不出钱来，要曾国藩自行解决。曾国藩知道一些富裕的商人士绅手里有钱，但他们不会白白地拿出来，他们要跟朝廷做交易，即用钱来买功名、买官衔。于是向朝廷讨了几百张空白功牌，依捐款的多少，发给不同军功品级的牌子。有的捐款很多，便给他一个候补知县、候补知府的官衔。乡勇招募之初，就靠这个办法解决了军饷。后来，曾国荃招募吉字营，也用这个办法。来到山西做巡抚，面对急需银子救灾的局面，曾国荃又起用这个法宝。向朝廷申请了两百张空白功牌，全部交给葆庚来处理。朝廷的救济款和各省的协济款，都是用公文交代的，蒙混不得，只有这笔为数不小的捐款容易浑水摸鱼。葆庚、王定安都在里面做了手脚。若把这笔款子清理明白，他们做的事就会露馅。身为藩司的葆庚就将承担主要的责任。葆庚如何不慌？

“八成是张之洞听到有人讲救济款的坏话了。他叫我去督促铲除罍粟，是想支开我。听卫静澜说，张之洞他是要亲自办这件事。”

徐时霖插话：“他这是要急于立功。”

“鼎丞，你不是有三条妙计吗，这条看来也不行了，把第三条拿出来吧！”葆庚像遇难者求救似的向王定安呼喊着。

王定安离开烟榻，背着双手在屋子里走动，好半天才开口：“第二条计策是中策，虽比不得上策，但也不失为一条良策。这一条也不行，那就只有出下策了。”



昭君出塞图

“下策就下策吧，你倒是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呀！”葆庚的语气里夹有三分惶恐。

“这下策乃是一条古老的计谋。如果办得好，成效也不可估量。”王定安停了下来，两只小眼睛盯着葆庚说，“学汉元帝的办法，和亲！”

“和亲？”葆庚一时还没有弄明白。

“我知道王观察的意思了。”徐时霖的悟性比葆庚来得快些，“咱们好比汉元帝，张之洞好比单于，将一个王昭君来亲善彼此之间的关系。”

徐时霖话刚一出口，立刻想到自己送妹子给葆庚，不正是一条和亲之计吗？

“你是说用美人计来笼络张之洞喔！”葆庚终于弄明白了。他突然高兴地说，“听说张之洞来山西前，刚死了老婆，给他一个美人，那真是雪中送炭！”

王定安不理睬他们郎舅的阐释，独自一人迈着方步，嘴里喃喃地背诵着王安石的《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这诗写得太好了，千古咏明妃之作无出半山之右者。”

望着王定安这一副雅兴十足的神态，葆翁又犯难起来。他皱着眉头，自言自语：“这计策好是好，只是上哪儿去找一个王昭君呢？”

“这我就不管了。葆翁，这出主意是我，办事就靠你跟雨生了。叫雨生去找吧！他有的是经验。”王定安诡谲地望了一眼徐时霖，徐时霖的脸色顿时十分不自在起来。“你们两郎舅好好合计合计。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家了。”

王定安拿起银狐披风，走出藩司衙门的绝密烟室。

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

位于山西最南部的解州，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小城。它处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之地。出解州城南门走七八十里，便来到黄河边。

传说这一段的黄河中有一个小小的岛屿，当年为人类补天的女娲，便葬在此岛上。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在一个大雨晦冥的日子里，此岛连同岛上女娲墓突然失踪了。八年后的一个夜晚，黄河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风雨雷电。第二天早上，人们惊讶地发现，女娲墓冒了出来。墓上长着两棵丈余高的大柳树，墓下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当地百姓叫此石为风陵堆。女娲娘娘本是受人敬仰的女神，再加上沉而复出的传奇，更提高了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黄河上往来的船夫艄公，路过此处，都要到风陵堆上去叩拜女娲墓，请求这位黄河不能淹没的神灵保佑平安。风陵堆的南岸便是自古以来有名的险关——潼关。从潼关往西南约走六十里，便到了西岳华山。而潼关的对面渡口，就是风陵渡。三国时期，曹操西征韩遂，由潼关渡河，由风陵渡上岸。至今当地百姓还可以指着岸边石头上的痕迹，告诉你这是当年那位叱咤风云的魏武皇帝所留下的马蹄印。顺着这段黄河向东走约一百五十里，就到了灵宝。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不顾老子玄宗的尊严，擅自即位于此。若再回到风陵渡口，往北走大约五十里地，有一处古老的寺院，叫做普救寺。这普救寺不以诵经念佛出名，它的名声得力于一段旖旎艳丽的风流故事。



崔莺莺夜听琴

寓居普救寺的穷秀才张生，爱上了路过蒲州借住此寺的宰相之女

崔莺莺。张生和崔莺莺破除门第观念，彼此爱慕，却不料老夫人不同意。后来张生靠朋友的力量，打退了围寺的强盗，才使得老夫人勉强同意。这一爱情故事总算有了个令人欢喜的结局。后来董解元、王实甫将这段传奇搬上舞台，数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不衰，使得普救寺声名远播。一座原本以斩断情缘为修行目的的寺院，却仗着一段情缘而传名于世，也真是有趣的事情。

这便是解州城四周的人文地理。悠久灿烂的文明史，酿造这一带浓郁的黄河文化气氛。因此，小小的解州城历来文风较盛。这里有一座始建于前明嘉靖年间的书院，聚集着附近三省的优秀学子，向来以学风醇厚而享誉远近。解州书院这十来年，更是为士人们所仰慕。因为这段时期它的主讲不是平凡之辈，乃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阎敬铭。

阎敬铭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朝邑人。朝邑位于晋陕两省的交接之处，离解州城不过百五六十里远。阎敬铭中式之前，曾在解州书院苦读过五年。这五年为阎敬铭打下了学问根基，也使得阎敬铭对解州书院终生怀有感恩之情。

道光二十五年，三十岁的阎敬铭熬过二十多年的寒窗，终于中进士入翰苑，释褐而踏上仕途。翰林院散馆时，阎敬铭因试卷上错了一个字，没有留馆而改分户部。翰林院清高又空闲，易于迁升，几乎是所有读书人向往之地。大家都为阎敬铭惋惜，但他本人却不感到怎么遗憾。出身耕读之家的阎敬铭是个刻苦务实的人。户部主管全国财政，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比起翰苑的吟诗作赋来，对国家的贡献更为实在，也更能历练人。阎敬铭进入户部后，全副身心投入部务之中。他精细练达，又抱负高远，很快便在户部崭露头角，成为部里干员。但阎敬铭性格刚直耿介，朝中又无靠山，尽管才干出众，品格脱俗，却在积资升为主事之后，便再也上不去了。直到咸丰九年，眼看着一个个无德无才的后来者越他而过，四十三岁的阎敬铭仍然只是一个六品主事，心中甚是愤郁不平。这时，他遇到了一个知己，此人便是胡林翼。

当时，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正和曾国藩密切配合，统率湘军，

经营长江两岸的战事。半年前，湘军惨遭三河之役的失败，军队元气至今并未恢复。曾国藩以兵部侍郎空衔客寄江西，军事蹇滞，湘军正在艰难时期。东征湘军的粮饷，只能靠胡林翼所管辖的湖北，设在武昌的湘军后路粮台任务繁难，责任重大，却缺乏一个能干的人来管理。胡林翼在与户部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知阎敬铭的精明能干，便上奏请求调阎敬铭来武昌管理湘军粮台事。在户部郁郁不得志的阎敬铭一直关注着南方的兵事，私心早已对曾国藩、胡林翼仰慕不已。他渴望着能结识这两位大人物，从他们那里学到治国办事的真才实学。他也知道，此时从军固然充满着危险，但也同样充满着机遇，与其在户部久抑不伸，不如到军营中去闯一闯。军营正当用人之际，自己的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展布。倘若机遇好，说不定很快便可以出人头地。

就这样，阎敬铭毫不犹豫地舍弃舒适悠闲的京师生活，只身来到兵凶战危之地的武昌城。正六品衔的主事与从二品衔的巡抚之间相差得太远了，何况这位巡抚还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军事统帅。阎敬铭怀着局促的心情，第一次拜见胡林翼，孰知大出意料之外。这位身子瘦弱的湘人，一点没有封疆大吏的架子，其谦和平易，完全出于一片天性。阎敬铭想起户部以及京师其他衙门里的那些大人老爷来。他们胸无半点实学，却架子大得很。同一个衙门里，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那种沉闷刻板、暮气深重的衙门作风，与眼下这里的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的景象简直有十万八千里之差。阎敬铭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所在，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生价值所在。

在湘军的后路粮台做了三个月的协理之后，胡林翼便将总理一职交给了他。不久，又趁着前线一次胜仗的机会，在奏章里大为表彰阎敬铭调度粮饷的功劳，将他保举为员外郎。有如此投缘相契、知人善任的上司，有如此足以让自己施展才干的空间，真是人生的幸运！阎敬铭庆幸自己遭遇了难得的好机遇。他竭尽才智，调遣各路粮饷，尽量保障前方源源不断的供给。他忠于职守、廉洁奉公，手头日过千万两银子，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胡林翼敬重阎敬铭的德才兼备，与他推心置腹，两人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随着胡林翼的不断保举，阎敬铭从员外郎升为道员。

咸丰十年底，曾国荃围攻安庆。到了紧急关头，胡林翼亲率部队移营太湖协助。太平军趁着武昌空虚之际，欲解安庆之危，施行围魏救赵之计。李秀成、陈玉成率领二十万人马，沿长江南北兵分两路向西进军。北岸陈玉成兵行迅速，由英山进湖北，长驱直入，夺取孝感、黄陂，兵锋直指武汉三镇。武昌城里既无主帅，又无兵马，一时间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各大衙门大门紧闭，官员纷纷外逃，湘军后路粮台的人员，也几乎逃亡一空。唯有阎敬铭临危不乱，坚守粮台，将一根麻绳置于案头，心里做好准备：若太平军攻入粮台，则悬梁自尽。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南岸李秀成的部队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陈玉成也便放弃了进入武汉的打算。武昌城的各大衙门虚惊一场。当那些逃走的粮台官员又重新回来办事的时候，面对着阎敬铭，真是又敬服又羞惭。胡林翼为此特地上疏朝廷，称赞阎敬铭理财既为湖北第一，操守血性更是并世难得，宜堪大用，请擢升为湖北按察使。那时胡林翼乃朝廷南天柱石，咸丰帝依畀甚深，于是谕旨下达：阎敬铭补授湖北臬司。

来到湖北不到两年，便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京官，升到负责一省的司法大吏，并让皇上和各省都知道自己是一个济世干才，阎敬铭怎能不欣慰万分！而之所以有这一切，完全是因为胡林翼的赏识、重用和提拔。他心里对胡林翼有说不尽的感激和崇敬。他要倾尽全力襄助胡林翼，完成底定江南、中兴天下的大业。

不料，胡林翼因劳累过度，肺病大作，终于不起，年未五十而撒手人寰。阎敬铭伤痛不已。他既为自己顿失良师益友而伤心，更为国家顿失擎天梁柱而痛心。继任的巡抚严树森萧规曹随，一本胡林翼的成法治理湖北，支援东征湘军，并更为仰仗阎敬铭。不久，阎敬铭署理湖北布政使。

第二年，阎敬铭署理山东巡抚。同治三年，实授鲁抚。那时，山东正是朝廷与捻军交战的重要战场，阎敬铭名为巡抚，实为带兵的将领。他昼夜在军营操劳，早年的风湿病复发。同治六年，年仅四十八岁的阎敬铭便辞去巡抚，回原籍朝邑养病。同治八年复出，只做了两个月的工部侍郎，便又辞职回乡。之后，朝廷多次命他出山，他均以

病未痊愈为托词不应诏。

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朝廷命他协助曾国荃在山西赈灾。赈灾是救民水火的大事，何况曾国荃为多年的战友，阎敬铭不便再推辞。办了半年的赈务，民心初定之后，他便又离开官场。这几年，朝廷又两次要他进京，他两次都推辞了。阎敬铭年未及知命而位居方面，也可以算是官场中的得志者，为何一再不奉诏，甘居山野老于林泉呢，难道真的是疾病的原因吗？当然不是！

病痛这东西是人人都不想有的，但有时，它又能给人带来某些用途，尤其是政坛上的人物，常常要借用它来玩点把戏，使点障眼法。古往今来，凡政界人物所谓的因病不能任职的话，绝大部分是另有原因不便明说，于是，或自己用来做托词，或别人用来遮掩视听。这也可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造吧！

那么，阎敬铭不便明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即失望。最先使他失望的是江宁城攻下后，湘军将士和他们最高领导集团的表现。

同治三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在围攻三年之后，终于把太平天国的都城打下来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发疯一般的烧杀、抢掠。一座锦绣般的古都被焚烧殆尽，太平天国集聚的无数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阎敬铭面对着这极不情愿看到的现实，心里痛苦不堪。多少年来，湘军不是高喊着勤王室、卫孔孟的口号，声称自己是正义之师吗，为何这时野兽般发泄心里的仇恨，强盗般打家劫舍？这只能使他想到，他们原本便是冲着江宁城里的财富而来的，所有动听的宣言都是欺世盗名的谎话。而自己，身为粮台总理，多年来苦心经营，为他们提供充分的粮饷，实际上只是为他们能有今日提供保障罢了。

接着使他失望的，是山东的剿捻战场。过去阎敬铭在湖北做的是军需后勤之事，到山东后才亲自执掌兵权，了解到前线的真相。捻军是乌合之众，如果朝廷的军队精诚合作，共同对敌，捻军原本很快可以扑灭。但朝廷部署在山东省的四支部队：当地绿营、淮军、湘军和蒙古马队，却彼此牵制，互不买账。只是争功争饷，保存实力，并不

冲锋陷阵。使得一支人数并不多的捻军，在山东境内东窜西突，所向无敌。阎敬铭身为山东巡抚，却不能协调这四支各有主帅的人马，他有时气得吐血也无济于事。直到他引疾归里，山东军事仍无进展。他不明白，拿着高俸的将领和吃着饷粮的兵勇，为何对朝廷如此不忠不诚？

第三个令他失望的是工部的状况。十多年前在户部，阎敬铭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事，部里的机密要务他无权涉及。做了工部右侍郎后，他才知道工部糟糕透顶。汉尚书其实对部务一窍不通，他的兴趣只在研究三礼。一月之中有半月不来部视事，窝在家中著书立说。他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调这样的人来掌工部。既然热衷于学术，何不成全他，让他在翰林院做个内阁学士呢？满尚书是个宗室，不学无术，头上顶子靠的是祖宗的福荫染红的。此人是个美食家，提到京师各大餐馆的菜肴特色来两眼发亮，听到部属谈起正事来则双目无神。阎敬铭也不明白，朝廷为何安排这样一个人来掌工部。他家里有的是几代人花不完的银子，何不让他在家吃吃喝喝，做一个清闲自在的公子王孙，要他在工部衙门当差，受这份罪做什么？工部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其他三个侍郎手里。他们每兴建一项工程，则向朝廷多报三到五成的费用。发到各省，则又减去三至五成的银子，然后还要勒令承办工程的商家给他们送回扣、打红包。他们就这样贪污中饱，富得流油。阎敬铭看不惯这一套，既不收红包，又不接回扣。这样一来，阎敬铭便成为他们的障碍。三个侍郎联名上章，说阎敬铭疾病缠身，神智昏倦，工部事繁，不能胜任，不如调到礼部去，清闲舒服，人地相宜。阎敬铭知道他们的用心，便干脆顺水推舟，借病辞职。他已深为厌恶这个龌龊卑污的官场了，决心布衣终世，再不为官。

阎敬铭以侍郎之身回到朝邑，立刻惊动方圆数百里的官府士绅。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仰慕的、巴结的、借重的，纷纷前来拜访，并邀请他出来为地方做点事。阎敬铭一概拒绝。只有当解州书院八十岁的老山长谷实穗先生亲来看望，请他主讲书院时，他却不能推辞了。一来，谷老先生当年在解州书院，曾亲自教过阎敬铭五年的书。阎敬铭之所以能中进士、点翰林，谷老先生悉心培育之功不可没。老先生的面子，岂能不给？二来，解州书院乃阎敬铭的发祥之地，恩情深

重，不容他不回报。三来，阎敬铭也想从解州书院里挑选几个可资造就的学子，着意栽培，将来为国家培养几个人才出来，也是晚年所作的一桩大好事。就这样，从阎敬铭回来的第二年，便出任解州书院的主讲，直到今天。

流年如水，十五六个春秋就这么过去了。阎敬铭以山水风光自娱，教书育人为乐，日子过得无拘无束、潇洒自如。同治七年，以曾国荃、郑敦谨为首编辑的胡文忠公遗集雕板告蒧，胡家特为送给阎敬铭一套。他读故人遗墨，如与故人对话。十多年间，手中这部胡文忠公遗集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愈读愈对胡林翼钦佩不已，愈读愈对胡林翼的事业后继无人遗憾不已。他有心在解州书院寻求一个英才来传递胡氏薪火，但至今也没有看出一棵苗子来。这天他刚从书院下课回家，喝了一口茶，正想拿起胡文忠公遗集中的《读史兵略》再浏览浏览，忽听得外面传来一句洪亮的异乡口音：“请问，阎老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阎敬铭忙放下手中的书，大步向门外走去。

六 敢参葆庚、王定安，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

阎敬铭走出门外，看到眼前站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此人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裤，背上背着一个黑色行囊，与行囊并列的是一把黑柄长剑，面孔黧黑，五官端正，左手牵着一匹鬃毛黑亮的战马，那马正悠闲地低头吃着墙边的野草。阎敬铭心里夸道：十多年没见到如此英武挺拔的人物了，这是哪来的脱下战袍的将军？他脸上露出赞许的笑容，说：“我就是阎敬铭。请问足下尊姓大名？从哪里来？”

那人一听，忙丢开缰绳，双手抱拳深深一揖说：“您就是阎丹老，刚才多有冒犯。敝人从太原府来，名叫桑治平，奉张抚台之命，特来拜谒您。”

桑治平说罢，抬起头来将阎敬铭认真地看了一眼。如果不是本人自报家门，他简直不能相信，面前站立的这位，就是曾经做过山东巡

抚、工部侍郎的大官员，就是那个受胡林翼器重、被慈禧太后简记于心，朝廷多次征召的中兴名臣。桑治平不觉又细细地看了一下：满脸粗糙的皮肤，上面有许多条刀刻剑剝般的皱纹，头发快白完了，胡须杂乱，好像从未修整过似的。背微微有点驼，已是仲春时光了，身上还穿着厚厚的粗布黑棉袍，显得臃肿。浑身上下，纯是一个北方老农的神态，找不到半点卿贰大臣的气概。

“桑先生，请进屋里说话吧！”阎敬铭操着浓厚的陕西口音招呼着，这声音如同从水缸里发出的一样，瓮声瓮气的。

这是一座极为普通的晋南农舍，就坐落在解州书院的旁边。进了大门后，阎敬铭将桑治平请进了他的书房。这书房也很简陋：一个白木板做成的书架，零零散散地摆着几十本书，桌椅板凳也都没有上漆，唯一显眼的是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副装裱精致的对联：万顷烟波鸥世界，九天风露鹤精神。上联右上角写着一行小字：书涤丈旧联以赠丹初兄。下联左下角也有一行小字：益阳胡林翼于武昌节署。

刚坐下，一个六十余岁、布衣布履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双手端了一个粗泥大碗走了出来。阎敬铭说：“这是贱内。请桑先生喝茶。”

桑治平心里一惊，忙站起身来。他怀着一股复杂的心情，恭恭敬敬地接下这碗茶，双手捧着，似觉有千斤之重。阎敬铭坐在一旁说：“坐吧，坐吧。解州偏穷，没有好茶叶，请将就喝点。”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记载了阎敬铭关于俭约方面的几件事——

阎巡抚山东时，以俭约著，尝使其夫人纺绩于大堂之后。僚属诣谒者，唯闻暖阁旁，机声轧轧而已。尝冬月衣一缁絮袍，出示僚属曰：“此贱内手弹者也。”僚属无不叹服。

阎喜见人着练麻衣，有华服者，必盛气叱之。承风希旨者，皆着练麻衣，官厅有若卑田院。复使人窃听其语，则皆相与言练麻衣之适体，甚于文绣多多矣。阎大喜。后阎调任，僚属华焕如初矣。

阎每饭极粗粝，尝招新任某学政饮。学政至，见所设皆草具之不堪下咽者。中一碟，则干烧饼也。阎擘而啖之，若有余味者，学政终席不下一箸，阎故强之，学政勉尽白饭半盂，归语人曰：“何尝是请客，直截是祭鬼。”

桑治平望着碗中粗大的叶片和黑黄黑黄的茶水，举起碗来喝了一大口。茶水苦涩，而他心里则充满甘甜。桑治平足迹遍南北，结交半天下，第一次遇上这样一位奇人。胸中藏着经天纬地的大才，外表却如木讷无文的耕夫；虽出入玉堂金马之门，久坐虎皮交椅，如今却怡然自得于竹篱茅舍之中；曾执掌生死大印，调度银钱千千万万，如今却四壁萧然、家无长

物；曾前呼后拥、八面威风，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却心如古井，寂然与一个白发老妪共度晚年。是青少年时期的长期艰苦，养成了这种见苦不苦的脾性，还是历经富贵繁华后的返璞归真？是天性如此，还是大智大慧？不管是出自于何种缘由，十多年这样过来，岁月岂不将他的生命与这一切融为一体了，他还能抛得开、离得了吗？他还愿意重返官场、再肩大任吗？

望着桑治平这样大口地喝茶，阎敬铭想他一定是饿了：“老妻正在为你煮饭，是不是先吃两个冷山药蛋充充饥？”说着就要起身去拿。

“不用，不用！”桑治平忙说，“肚子不饿，我是喜欢这种泥碗泡出的粗茶水，本色本味，最是宜人。”

“桑先生从太原府来，却不嫌老朽这里的简陋，真是难得！”

仿佛他从来没有出过解州城，一辈子未见过世面；仿佛他从来就是一个种田人，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句话说得如此自然，如此顺口，令桑治平心里感慨不已！他放下行囊，从里面取出一个大信封来，双手递了过去：“丹老，这是张抚台给您的信。”

“老朽与张抚台向无交往，他怎会想起给我送信来呢？”阎敬铭边说边接过信封，从中抽出一封信来，他眯着两只眼睛看着：

丹老前辈大人阁下：

二十年前，之洞正欲束装就道，遵恩师之命赴武昌，拜在老前辈帐下，求治国真学问，讷料凶耗传来，恩师仙逝，万般无奈，只好止

步。从此关山睽违，不得亲炙。至今思之，尚痛悔万分。

老前辈建不世功业，孚海内人望，而急流勇退，隐身晋南。对老前辈而言，慕前贤之风，志节可嘉；对国家而言，老成闲置，大匠歇手，诚为绝大憾事也！

两年前，之洞应诏荐举天下人才，即以老前辈为当今第一英杰上奏。客岁冬，奉命承乏三晋，临行陛辞时，太后殷殷垂询，数次问起老前辈，命之洞打听消息，若身体尚可，务望来京辅助朝政。纶音亲切，令下臣感慨万分。今特嘱友人桑治平前来拜谒，敬问起居。之洞初到山西，杂事丛集，待稍清眉目后，便南下解州，立雪程门，请教治晋方略。托桑君顺带二十年前恩师给之洞亲笔信函一封。恩师当年对老前辈之赞美，皆已获验证，而“入阁拜相”之期望，也即在眼前。老前辈定不会长与渔樵为伴，而令友人九泉之下不安。

晚之洞叩首

阎敬铭看完信后，嘴角边微微露出笑容。他抬起头来，正与桑治平凝视他的目光打了个照面。桑治平的目光明净而深邃，友善而坚毅，使阎敬铭心头一亮：此人不是凡俗之辈！

“张抚台信上说，有胡文忠公二十年前给他的信一封，托桑先生带来，可否给老朽一看。”

“这封信是特为您带来的。”桑治平又从行囊中拿出一块长约八寸宽约五寸的小木板来。他用手一压，一块木板分为两片，里面平平整整地压着几张信笺。桑治平将信笺取下，恭送给阎敬铭。

阎敬铭的双手在黑布棉袍上擦了两下，脸色端凝地接过信笺，说：“你稍坐一下，我去拿副眼镜来。”一会儿，阎敬铭从隔壁房里拿了一副眼镜出来。桑治平看那眼镜十分陈旧，一只脚已不见，代之以一根麻绳。阎敬铭将老花眼镜戴上。再次捧起信笺时，桑治平见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两片干瘦的嘴唇似在抽动。此情此景，与刚才看张之洞的信迥然不同。桑治平哪里能够体会得到，这位厚貌深颜的老者此

时的心情啊！

阎敬铭面对这封胡林翼的亲笔信，就如同见到了去世多年的老朋友。他在心里默诵着胡林翼信上的文字，就如同听到老朋友在说话。二十年前武昌城，在巡抚衙门里，在粮台衙门里，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商量军国大事，部署东征战略，谈论诗词文章，也叙说家庭琐事、人情世故。那轻轻的、娓娓动听的益阳官话里，充满多少智者的思索，仁者的友情啊！

正如张之洞所说的，这封信是胡林翼写给正在南皮原籍温习功课，准备明年春闱的张之洞的。胡林翼在信上对他昔日的弟子说，趁着现在有空，不如南下到武昌住段时间。书固然要读，但不能钻在书堆里不问世事，博取功名不是读书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经世济民。以你现在的学问，明年的会试高中如探囊取物，倒是治国办事的真才实学，是要考虑的大事。明年中式之后，或进翰林院，或任百里侯，则再没有历练的时间了，此时是你一生中最为难得的时光。



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

阎敬铭边读边点头，深知胡林翼这番告诫弟子的话，是真正的阅历之言。阎敬铭自己三十中进士，比起那些二十几岁便金榜题名的人来说，他的功名不能算早达。然而正是发皇较迟，才有充分的时间让他做幕僚，做账房先生，从而练就实际的治事能力。后来一到户部，就能独当一面。对于各省报上来的账目，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掺了假的，他一眼就可看出七八分来。阎敬铭将信再看下去，接下来胡林翼就说到了他。

老友信上说：粮台总理阎丹初先生乃当今贤能之士，理财本领湖北第一，天下少有。东征湘军能足饷足粮，全靠此人大才筹运，这是真正的济世大学问。林翼自是远不能及，环顾今日宇内大吏名宦，亦鲜有及者。此等学问非书斋可求得，须从历练中来。贤弟日后要做社稷之才，不可无此学问。丹初先生才华出众而笃实谨恪，前途不可限量。今日在武昌做臬司，明日或调他省做藩司，后日再升为巡抚，都是意料中事。过几年拜相入阁，也必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时来武昌，凭林翼薄面，尚可勉收你为入室弟子。再过些日子，或外擢或内升，那时林翼鞭长莫及矣。常言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贤契接信后即可整装南下，林翼在黄鹤楼畔翘首盼望也！

“藩司”“巡抚”“入阁拜相”这些话，胡林翼当年从来没有当面说起过。信上写的，是他对千里以外的弟子的预言。二十年过去了，藩司、巡抚，这些预见已成事实，如此说来，“入阁拜相”也将会成为现实？一时间，年过花甲的阎敬铭心里热了起来。哪一个读书人不巴望自己有入阁拜相的一天，何况做过大员、胸负奇才的阎敬铭！他之所以盛年归田，是因为出于对世事的失望，也因此而使得对自己的前途失望。胡林翼二十年前的这封信，唤回阎敬铭消逝已久的热情。其实，这些年来，解州书院主讲的心灵深处，何尝就真的淡漠了一切，就真的对宦海官场心如死灰？平生大志未得充分展布的隐隐之憾，常常在一觉早醒、中宵月夜之时，在一人独酌、醺醺微醉之际，像一只嘴角尖利的小虫钻在他的胸腔，撕咬着他那颗清高而孤独的心。但是，一旦晨曦初现，或醉意清除的时候，他便很快释然了。朝廷虽说数度征召，但也没言明授予何职。阎敬铭知道自己性格耿介，只身孤影，朝中向无奥援，授职也不过巡抚、侍郎而已。与其再失望，不如

不出山。阎敬铭的内心深处，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波动着。而外表则一如黄河岸边之老农，日观浊浪排空，夜听惊涛裂岸，于世事人生似乎浑然两忘。人们都说，胡林翼识人有过人之处，如此看来，入阁拜相，或许不是空泛之谈，今生还可能有一番非常作为？

正在阎敬铭这样思来想去的时候，他的老妻已把晚饭做好了。于是，他把胡林翼这封信郑重交还给桑治平。然后，陪着桑治平喝了几杯红薯酿成的甜酒，欢欢畅畅地吃了一顿晋南农家饭菜。饭后，他又陪着桑治平在解州书院前前后后走了一圈，兴致浓厚地讲述书院的掌故人物。直到太阳西沉，山风渐冷时，他们才又回到那间简陋的书房喝茶叙话。

在太原时，张之洞和桑治平就阎敬铭的事商量了好久。桑治平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来，阎敬铭此番若愿意入京，朝廷必加重用，职位将在侍郎之上。张之洞同意他的这种分析，说若能促成阎敬铭出山，则功莫大焉！桑治平说，是的，此举可一石三鸟！对太后来说，可谓不负圣命。朝廷多次征召而不能成的事，这次能办成，可获太后嘉许。此为一鸟。对你来说，经此番接触，阎敬铭心中将存感激，今后可望成为朝中的得力内助。此为二鸟。对阎敬铭本人来说，平生大才可望得到充分展布，不至于老死于解州书院而抱恨终天。此为三鸟。张之洞笑着说，这话说得好。你这次去解州，相机行事，务必要请动他。就这样，桑治平衔命来到解州书院。

“我原以为桑先生是抚台衙门里的人员，读了香涛的信后，方知足下乃他的朋友。请问足下，是原本就住在太原，还是这次与香涛一道从北京来晋的呢？”

胡林翼的信拉近了阎敬铭和张之洞之间的距离。在他的意识中，似乎有一种把张之洞视为自己弟子的感觉，他不再用“张抚台”这样严肃而疏远的官衔，而改用“香涛”这样较为随便亲切的字号来称呼张之洞。桑治平听了后，也觉得他与眼前这位古怪老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

“丹老，”桑治平以一种晚辈兼学子的态度答道，“我原是香涛的堂

兄子青制台的画友。这些年来子青制台致仕回南皮，我一直飘零江湖，承蒙香涛看得起，去年随他来山西，做点小事。”

“哦！足下原来是张子青先生的画友，失敬，失敬！”阎敬铭两眼射出喜悦的亮光来，与刚才昏花的眼神大不一样。桑治平暗暗吃惊，心想：这样的眼光大概才是前粮台总理的本色。“我那年在山东做巡抚时，他在清江浦做漕运总督，我们时常有联络。他公余常爱绘画，画得也很好。不想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他比我大几岁，快七十岁了吧，身体还好吗？”

“今年整七十。年已古稀，身上有点毛病是自然的，不过还算硬朗。”桑治平心想，正好借张之万做文章，烧热阎敬铭冷却已久的心。“去年春上，子青制台蒙醇王之招来到京师，我特为由古北口赶到城里，与老制台见面。我们之间有多年没见面了，这次老制台跟我说了很多心里话。”

“是啊，故人相见，总是有很多话要说的，都说了些什么呢？”阎敬铭边说着，边将身子挪过去了点，脸上显出安详的笑容，仿佛一个老农正在闲散地与邻里说年景、话桑麻。桑治平也将身子倾斜过去，做出一副随便谈心的神态。

“老制台说，醇王想请他出山再做点事。他说，归田六七年了，且年纪一大把，还能做什么事。醇王说，国家还靠老成掌舵。近来与太后谈起这桩事，太后也深有同感，正寻思着起用一批文宗爷拔擢的中兴勋宿哩。老制台亲口对我说，醇王讲，太后在提到中兴勋宿时，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其中就数到了他，还有在衡阳老家养病的彭玉麟。彭玉麟之后，太后就数到您。太后说，在老家养病的还有一个阎敬铭，当年湘军东征，多亏了他办军需。”

其实，张之万根本就没有说过这番话，这纯粹是桑治平的临时编造。这几句编造，让阎敬铭听得心里热乎乎的。

“太后如此眷顾，老臣感恩不尽。只是年迈体弱，加之这些年来闲云野鹤似的懒散惯了，也不能为太后做点什么了。子青先生呢？他

愿意出山吗？”

这话正问到点子上来了，桑治平忙说：“老制台说，从个人来讲，我实在是不想再出来做事了。说做官吧，我已做到总督，也不负平生志向，不辱祖宗了。要说做事吧，我这大把年纪，还能做得了什么？这些年来自由自在，舒服得很。何况官场经历得久了，内中的黑暗污浊太多，实在令我失望。何必还要再混进去背黑锅、受委屈呢？”

“子青先生是个明理人，他说的是这么回事。”阎敬铭忍不住插了一句话。

“不过，老制台又说，若从朝廷方面来说，既然太后和醇王还看得起我这一匹老马，希望我再为国家负一点重，我也没有理由推辞。我能优游林泉，安度晚年，还不是朝廷的赏赐？从小读圣贤书，明的就是为君王分忧、为国家效力的大道理，到老来怎么能背弃呢？”

阎敬铭默默地听着，头不自觉地点了两下。

桑治平继续说：“我笑着对老制台说，太后、醇王请您出山，即使从个人来说也有必要。做官做到总督，当然是巍巍然高哉，但并没有到顶。自古说，入阁拜相才是人臣之极，现摆着可以做极品之官，为何不做？老制台也笑了，说，你凭什么说‘极品’的话。我说，老制台年过七十，又是从总督任上致仕的，若不是入阁拜相，您如何肯再出山呢？这一点，太后、醇王会想到的。老制台说，你说得也是。真让我入阁拜相，我当然是会出山的。不说为个人，也不说为国家，就是为了祖宗也要拼一下老命呀。我南皮张家真的出了一个宰相，这可是上光祖宗之德，下励子孙之志的大好事呀！说罢，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阎敬铭也禁不住笑起来。他觉得面前这个桑治平是个颇有情趣的人，初见面时的陌生感，随着他这一番富有感染力的谈话，已经消失殆尽，彼此之间仿佛是老相识似的。

“南皮张家的祖坟很好，出了个状元总督张子青，又出了个探花巡抚张香涛。今后再出一个宰相，那可真正不得了啦！拼一下老命，值！”

桑治平听出阎敬铭话里的弦外之音，忙笑着说：“是呀，我是没这个命。若有这个命，哪怕是一百岁，也要去做，做一天宰相也是宰相呀！”

“对！对！你这话说得很有意思。”阎敬铭乐呵呵地，又问，“张香涛来山西三个多月了吧，他在忙些什么哩？”

桑治平注意到，阎敬铭眼神中关注的色彩明显地增强了。这句话，显然不是泛泛之问。他敛容答道：“张抚台久蓄大志，但一直徘徊在翰苑学官之间，不得展布，他一直引以为憾。这次圣恩眷顾，得以外放山西巡抚，平生志向能有施展之地，他极为感激太后、皇上，立志要把山西治理好，报朝廷知遇之恩，伸自己久抑之怀。”

阎敬铭插话说：“张香涛志向很大，他是把山西作为初试牛刀之地，我读过他到山西后的谢恩折，内中两句话我还记得，道是：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历来出任疆吏的人都不敢说这种话，只有他张香涛才说得出口，今后怕要作为名言传下去了。”

桑治平听了这话，心里想：这老先生一直都在看邸报，看来不是那种彻底洗手不干的人，再次出山应是可能的事情。只是，他的邸报从哪里得来？桑治平说：“您真是慧眼识人。我愿意跟他从京师到太原，就是看中他这种胸怀海内的气概。张抚台来晋后，做了许多公私查访，目前把三晋情况基本摸清楚了。”

“山西复杂，是得多听听舆情。”阎敬铭望着桑治平问，“新官上任三把火。张香涛的三把火准备烧哪里呀？”

“张抚台第一要铲除罍粟。他说，这种毒卉与民争利，最是可恨。”

“他算是把山西这个弊病看到了。”阎敬铭插话，“愚民图眼前之利，没有长远打算。鸦片只能提一时之神，不能养生活命。前几年大旱，灾情虽说很严重，但也不至于到那种地步，饿死两百多万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粮食。农民不种田，拿着卖鸦片的钱去买粮食吃。天一旱，远近都无粮，你有钱上哪买去？许多地方一家家的饿死，柜子里却存着不少钱，这就是种鸦片的下场。不彻底铲除罂粟，三晋无治理之望。”

张之洞抵达太原后，给朝廷上了一道谢恩折。折中说：

“伏念臣以文学侍从之下才，被天地生成之殊遇，容其愚戆，寄以抚绥。入境以来，沿途体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激扬并要，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至于盐铁理财之政，边屯固圉之谋，苟为势所便而时所宜，岂敢辞其劳而避其怨。唯有虔禀懿训，奉宣皇仁，期无负公正之特褒，誓一扫因循之锢习。身为疆吏，固犹是瞻恋九重之心，职限方隅，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

这道奏折中的“经营八表”之说，以后屡被人们所提及。

阎敬铭的这几句话干净利落，说到了实处。桑治平频频点头，心里想，当年做粮台总理的时候，说起话来一定是这种气势。

“张抚台说第二要整饬吏治。山西官场风气很坏，懒散不负责，正气不伸。这尚在其次，最坏的就是差徭繁重、盘剥百姓、贪污受贿、中饱渔利，整个官场就是一个寡廉鲜耻、人欲横流的渊薮，必须把这个风气扭转过来。”

“唉！”阎敬铭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桑治平忙把话停住，瞪着双眼聆听他的下文。“我常对人说，山西官场迟早会烂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种腐败，由来已久，在山西做巡抚不是在京师做清流派，一道奏疏上去，或是几个名人集会发表一道宣言就可以起作用，此中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整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您说得很对！”桑治平说，“张抚台也知道此中的复杂。他说官场的疲沓不振，可以说自古皆然，各省皆然，只是眼前山西更严重罢了。丹老，您或许对张抚台的为人尚不十分清楚。他虽然手无缚鸡之力，胆气却大得很，不怕得罪人，不怕担风险，他说山西官场非来个

天崩地裂不足以震动。而眼下正有一件大事，只要敢碰，且一碰到底，就能天崩地裂。这件事就是清理积压三十年的库款。”

“三十年了，这要牵涉到多少个山西巡抚和藩司，他张香涛就不怕惹这个麻烦吗？”

“不怕！”桑治平坚定地回答，“张抚台说，绝不是这三十年内所有的

巡抚和藩司都有问题，牵涉到哪个人的头上就是哪个人，绝不含糊。”

阎敬铭望着桑治平那种不容置疑的神态，头轻轻地点了两下。山西的情况他是很清楚的，这几年吏治腐败的根源之所在，他早就心里有数。作为一个正派廉洁的前大吏，阎敬铭对山西官场这种卑污贪婪的局面，是恨之入骨的。无奈这些年来历届巡抚，都不是除贪拒贿的人：鲍源深本人就是见钱眼开，曾国荃居功卖老不管事，卫荣光胆小畏缩又体弱。现在来了个张之洞，年富力强，又新擢巡抚，应该有一股英锐之气。但张之洞长为词臣学官，不谙政事，其名声靠的是清议文章。从来清流都是书呆子气十足，或眼高手低，或闭门造车，或只唱高调而不懂转圜，大都不是办事的料子。他要测试一下张之洞的深浅，也要看这位桑先生——张之洞的高参的办事能力。

“听桑先生刚才所说，的确可见张香涛的勇气志量，这两把火都烧到要害了。不过，我倒要请教一下，不知张香涛和足下谈过没有。”阎敬铭稍停一下，说，“晋人废庄稼种罌粟已久，骤然铲除，一则损害他们眼前之利，二则补种庄稼的种子从何来？”

桑治平立即答道：“张抚台已经虑及到了。先对农人晓以大义，劝其自行铲除。若再三劝告不听，则采取强硬手段，务必铲除而后止。这是硬的一面。另外，凡改种庄稼的农户，州县发给种子和部分农具。秋收只收半税，以弥补亏损。”

“喔！”阎敬铭摸着干瘪的下巴，沉吟片刻又问，“官场贪污受贿，

固然是官吏利欲之心重的缘故，不知香涛想过没有，官吏们尤其是府州县中的吏员，俸禄低薄，且多年来形成了许多陋规。如过年过节，下属必须向上司贡献年礼节礼，平素也有各种名目的礼要送，这些也都是促使他们贪污受贿的原因。此弊不除，官风何以正？”

犹如审问似的，阎敬铭以严厉的口气说完这一段话后，便两眼紧紧地盯着桑治平。

这一问，问得很尖锐，而且张之洞还没有具体来筹办这件大事，并没有和桑治平商讨过。但官场这个弊病，桑治平以自己的阅历也看到了。不但地方上，京师官场这个毛病也很严重，各个部衙门的小官吏们，如果单靠衙门的俸禄过日子，那日子其实是相当清苦的。不要说在百姓面前抖不起威风，就连比一间杂货店的小老板都不如。现在别人叫你办事，只要你开口，银子就到了手里。这样的口，为何不开？还有许多人情愿送钱送礼到家里。这样的财货，为何要拒绝？即使自己想清廉，家人也不答应呀！桑治平常常想，要根绝官场的贪污受贿，光靠道德约束和律令儆戒是不够的。提高薪俸，让小官小吏们的日子过得比老百姓优裕，对大部分人的贪心是可以起着消弭作用的。其实，“厚俸养廉”这句老话，古已行之。可惜，当今庙堂之士们都忘记了这条古训。桑治平年轻时就想，有朝一日自己有了一番实权的话，一定要在所辖之地将“厚俸养廉”这一古法恢复。眼见得今生无望手握实权了，不如劝说张之洞，假他之手来恢复。这其实也是对他整饬山西吏治的一个很好的赞画。

想到这里，桑治平以很高兴的口气答道：“张抚台也想到这一层了，并已定了新的规矩。新规矩一方面全面禁止官场各种馈送上司水礼之风，他自己带头持身节俭，拒收一切名目的礼物。新规矩的另外一面，酌情提高各级官吏衙门的养廉费，让他们能凭自己的俸禄过上体面日子。”

“免一半的税收，发放种子，提高养廉费，收入减少而支出增加。张香涛想没想过，山西是穷省，这笔银子从哪里出？”

桑治平毫不迟疑地回答：“正因为如此，张抚台要清理库款。另

外，他还风闻前两年，有一笔为数不小的赈灾银子被人侵吞挪用，要借此机会追回来。”

“主持赈灾的是藩司葆庚和冀宁道王定安，他们都是山西的大员，碰到他们的头上是会出大麻烦的。”阎敬铭半眯着眼睛，端起桌上的粗泥茶碗。

“张抚台说，不管是两司还是道府，都照查不回避，该赔的赔，该参的参！”

阎敬铭一边吹着碗中的茶叶片，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葆庚可是黄带子，朝中之人多着哩！王定安是曾九帅的红人，曾九帅那人的脾气最是不好。”

桑治平不假思索地说：“张抚台已做好了准备，一清到底。只要葆庚、王定安真的侵吞挪用善后局的赈灾款，不怕他们的后台有多硬，照参不误，大不了丢掉一顶乌纱帽而已！”

“好！有风骨！”阎敬铭刷地站起身来，将粗泥茶碗往茶几上重重一放，目光直射桑治平。“对这些贪官污吏就要这样，要使出强硬的手段来。我对你说句实话，在山西只要参倒了葆庚、王定安，整饬吏治就算做到了实处。张香涛敢参葆庚、王定安，就不是书呆子。文忠公有眼力，收了这样一个好弟子。当年文忠公在武昌节署签押房里悬挂着一副他手拟并亲笔书写的对联，湖北官吏们人见人赞。我今天把它写出来，转交给张香涛吧！”

关于这句话，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中《张文襄之用人》一节里亦有记载——

文襄初为山西巡抚。阎文介叮叮嘱之曰：

“能参王定安，乃非书生矣。”文襄到任未久，即谏劾之。张彪，山西榆次人，充抚署弋(戈)什，文襄赏其敏捷。从山西带至武昌。历保而为提督。又以女仆妻之。即署中所谓七姑娘也。

冯绍竹者，粤人。以道员须次湖北，文襄赏其残忍，而用为巡警道。曾文正所谓之绝无良心科也。绍竹用徐狗子为其走狗。于是武汉革命党无案不破矣。瑞徵来参冯绍竹，杀徐狗子；而辛亥革命首破武汉。徵亦狼狽走。摄政王与徵为姻亲，不能下就地正法之命。武昌

既破，上谕即有革党二字。于是汉口外人均认革命党为交战团体，皆革党二字之力也。至今武汉人犹言若绍竹在，必不至此。可见文襄用人无书生习气。

桑治平见阎敬铭的情绪这样好，甚是高兴：“那太好了，我代张抚台谢谢您！”

阎敬铭走到书桌边，拿起两长条现成的宣纸来，桑治平忙着给他磨墨。阎敬铭饱蘸浓墨，挺直腰杆，悬起右臂，端神运气。然后，一挥而就写出两行字来：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好！”桑治平不觉大声叫起来。

阎敬铭没有停笔，在上联右上角写了一行小字：胡文忠公旧联，录之以赠香涛贤契。又在下联左下角写着：阎敬铭壬午仲春书于解州书院。

桑治平说：“丹老，您这份礼物太重了。张抚台必定会将它悬挂于抚署签押房，激励自己并告诫各衙门的官吏们。”

“你回去告诉张香涛，胡文忠公是个有真正大学问大本事的人，要他好好研读乃师留下的文字。同治年间，曾国荃、郑敦谨主持编辑胡文忠公遗集，胡家刷印了三百部分发给亲朋好友，不知香涛手里有没有这部书。若没有，我这里有一部，送给他。”

桑治平说：“丹老的忠告，我一定会告诉张抚台的。张抚台说您是理财高手，山西贫瘠，银两匮乏，如何开发财源，他想请您为他赞画赞画。”

“山西这个地方，说穷它穷，说富它也富，就看当家的有没有本事造福。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你回去告诉他，天气暖和时，我到太原去住段日子，帮他谋划谋划。”

“那就这样说定了。”桑治平望着这位已绝迹政坛多年的中兴之臣，心中充满着喜悦。既然愿意去太原帮助张之洞，那么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接受朝廷的征召，也将是有可能的。此次解州之行的目的算是

达到了。“丹老，初夏时分，我专程来解州书院接您。”

“行！行！”

晤谈了大半天，桑治平这才看到阎敬铭的脸上流露出欢愉的笑容来。



山西灾状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八年”——

特参贻误善后之已革山西布政使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等。奏明整饬晋省治理(先陈八事……一，差徭为州县虐政。现分别裁减，请降旨飭过文武员弁不得骚扰，如额外需索，即据参奏。一，禁种罂粟。先膏腴，后硗确，先腹地，后边厅，并设戒烟局多少劝诫。属官有嗜好废事者，撤任停委，弁勇不戒者汰黜。一，裁减各州县应解公费银两，禁止馈送水礼。严定章程，奏明立案。一，州县有常年摊捐十七款，官累不支，分别裁抵。十七款之中有例解铁款及绸绢纸张诸色，请准另筹抵解折解。

第四章 晋祠知音

一 为了五万两银子，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

桑治平回到太原后，将此次解州之行的详情向张之洞作了禀告。阎敬铭用世之心既未消亡，复出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这些年来之所以诏命数下而不应，除开先前的过节没有化除之外，关键之处乃在于他不知道太后将会如何安置他，会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太后挑明这一点，告诉太后：阎敬铭是个咸丰朝就做过藩司，同治朝就做过巡抚、侍郎的有功老臣，此番既然再次请他出山，宜拜协办大学士，至少应给一个尚书；否则，就不能表明朝廷敬老尊贤的诚意。

但如此重大的人事建议，是不能随便向太后提出来的，张之洞深知此中干系。今日朝中可以向太后进这种言的，只有恭王、醇王等几个很亲近的王公大臣。是否可以通过醇王来向太后转达这个意思呢？冷静地掂量掂量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张之洞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要么，将此意思告诉子青老哥，再请老哥寄信给醇王呢？绕一个这么大的圈子，也似乎过份了点。

反复斟酌后，张之洞决定不提这个敏感的事，而是以山西巡抚的身份，重提光绪三年阎敬铭在山西的业绩，以至于三晋父老至今仍不忘朝廷的恩德。又细细地说明阎敬铭前些年之所以未应诏复出，实因右臂麻痹、左腿痛风之故，并非出于别的原因。此次派人前去解州，亲眼看到阎敬铭腿臂风痹之疾已近痊愈，精力弥满，足可为国再担大任，且本人亦愿意为朝廷效力。

他将亲拟的这份奏折交人誊正后，郑重其事地放炮拜发，然后开始部署必须立即着手的几桩大事。

首先要做的是铲除罌粟，恢复庄稼。张之洞将它列为治理山西的头等大事。他把藩司葆庚请来，要葆庚主持这件事。

葆庚装了一肚子劝张之洞不要清查库款的理由，但张之洞就是不提清库这桩事。葆庚也就不便说。他以一副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巡抚说，铲除罌粟，复种豆麦是件很好的事，但这里面困难很大，农人也不是不知道豆麦的重要，但罌粟的收入要强过豆麦十倍，利益驱使他们弃道义于不顾，现在要他们丢掉这桩大宗收入，他们会有抵触。何况山西农人已多年不种庄稼了，许多农家的耕牛卖了宰了，种子也没有了，现在一时半刻叫他们从哪里去找耕牛种子？

张之洞说，罌粟获利再多，也不能种下去。农人愚昧，只图眼前，不图将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这就需要我们强行拨乱反正。本部院将向朝廷禀报此事，请来圣命，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都不能动摇；至于缺少耕牛种子，可以向邻省去买。葆庚忙说，买耕牛种子要大批银子，现在藩库紧绌，哪来这笔银子！

此事张之洞早已思虑良久。的确，眼下藩库的账簿上是拿不出这笔银子来，那银子又从何处出？山西积贫，简直找不到筹措这笔开支的任何法子。想来想去，还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清理库款上。凭着多年官场的经验，张之洞知道藩库里必有油水可捞。不仅仅是为着整饬吏治的长久目标，即便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必须清查藩库，而且还必须从中清出一笔银子来。否则，这个山西巡抚怎么做得下去！

为清库这事，葆庚已费尽心机。他比谁都明白，此事真正非同小可，一旦查出自己的问题来，必被革职查办，说不定还会抄家坐班房，自己的一生毁了不说，还要累及妻妾子女。一定要制止这个爱出风头的名士巡抚的沽名钓誉之举。王定安的计策不妨拿来试试。

“中丞，听说您要清查藩库账目？”犹豫片刻，葆庚还是提出了清库的话题。

“是的。”张之洞坦诚地回答。“山西藩库三十年来未清理过，真是咄咄怪事。普天之下，怕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我身为山西巡抚，怎么能容忍这种怪事继续存在？”

张之洞的答复如此斩钉截铁，葆庚一时语塞，迟疑片刻后

说：“三十年来没有清查过，账目混乱，许多旧账已无从查起，如何着手？何况一旦认起真来，便要牵涉到好些个前任巡抚，岂不更麻烦？”

“葆翁放心。”张之洞胸有成竹地说，“清查起来困难很多，这是一定的，但事在人为，只要下定决心去做，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对历届前任的牵涉，我想自然免不了，将来要具体对待。凡不是存心贪污中饱，我看都可以不再追究，把账目理清楚就行了。如果有人在里面浑水摸鱼，把朝廷的银子和山西父老的血汗据为己有的话，张某人将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张之洞想起了曾国荃。他知道葆庚与曾国荃的关系非同寻常。为了让这位布政使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他特意强调：“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劳，如今有多高地位，我张某人都不會畏惧。只要真凭实据在手，我都敢参劾。”

葆庚的心震动了一下。张之洞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那些奏折上的文字如出一辙，果然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强硬汉子。看来要制止他不清库款是做不到的了，只有拿出王定安的中策来，若能接受，至少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来。

葆庚立即换了一副完全赞同完全拥护的态度，笑着说：“中丞，您的胆识和正派令我钦佩不已。我在山西做了五年藩司，藩库不清，我是负有责任的。五年前我从甘肃来到山西时，就看出这个问题，也想向沅甫宫保提出。但中丞知道，那时山西旱灾严重，赈灾之事尚且办不赢，哪有空闲来忙这搭子事。后来沅甫宫保调赴前线，静澜中丞来太原。我又想跟他提出此事。中丞，不是我背后说静澜中丞的坏话，他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相处一段时期后，我就看出他这个性格，这事也便不能提了。现在中丞有这个决心，我就有了靠山。这本是我的分内事。干脆，您就把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三十年旧账料理得一清二楚。至于铲罌粟发种子那些事，不如交给方臬台去办。”

由藩司来清理藩库，本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何况他又主动请缨。

通常情况下，此事是可以交给此人来办的。但张之洞这段时期来已风闻葆庚为官不廉。阎敬铭更是明白地指出葆庚该参劾。这种主动请缨不能接受。

张之洞微微一笑，说：“葆翁愿意来清查库款，当然很好。但此事既然是藩司的事，你还是以不插手为宜，可使办事人顾虑少些。从山西的长治久安来说，铲除罂粟复种庄稼，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更显得重要，你去督办此事最好。”

张之洞这人，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葆庚心里又气又怕，脸上涩涩的，很不是味道，好半天才皮笑肉不笑地说：“也好，也好，还是中丞考虑得周到。”

他生怕张之洞打发他到远离太原的边鄙之地去受苦，忙又说：“阳曲一带罂粟种植面广，我先到那里去查访查访，离太原近，衙门里的事也好照应。”

张之洞并没有想到要把葆庚支出太原，听他这样说，想想目前让他离开一阵子也好，于是说：“实地查访，的确是应该的。不过，你也年岁不轻，就在阳曲附近看看吧，不要太辛苦了。呆个十天半月就回来，我还有许多事要向你请教哩！”

“不敢，不敢！”葆庚赶紧起身。“请教二字不敢当。都是为朝廷办事，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

送走葆庚后，张之洞开始细细地思索着：清理库款一事，究竟应该如何来办理？

首先得成立一个办事之处，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张之洞想了想，给它取名为清查局。清查局由谁来负责呢？让桑治平来领头固然好，但他毕竟不是朝廷命官，做这种出头露脸的事不太适宜。卫荣光推荐的人才中第一个是大同府同知马丕瑶。张之洞与马丕瑶谈过两次话。马丕瑶三十八岁，五官周正，举止稳重，从言辞畅达的谈话中可见其人思维清楚。张之洞对他印象不错。马丕瑶进士出身，在山西做

过五年知县，又做过同知，为政经验较为丰富。据说大同府这几年还算安宁，相对其他府州而言，大同府的罌粟算是最少的了。张之洞对这一点特别欣赏。清查局的督办就由此人来做吧！

接着，张之洞又将卫荣光所荐举的，自己也见过面谈过话印象好的太原知县薛元钊、汾阳知县方龙光调到清查局来任协办和会办。

张之洞熟悉当年湘军发达的历史，很佩服曾国藩设局建所用书生而不用官吏的作法。世道混乱，纲纪不张，官场中人大都不正，倒是那些书院中的学子，日诵孔孟之书，夜讲性理之学，未受世俗污染，还保留着几分古道热肠忠义血性，起用他们来办事，较之那些在污泥浊水中浸泡已久的圆滑吏目来要放心得多。

张之洞请晋阳书院老山长石立人推荐三五个操守好精于账目的学子。过几天，晋阳书院来了五个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张之洞跟他们分别谈了几句话后，立即任命他们为清查局的委员。

就这样，由一名督办、一名协办、一名会办、五名委员组成的清查局，便在太原城里挂牌办事了。

马丕瑶不愧为经验丰富的干员。他上任的第一天，便封查了藩库里的所有账本和一切单据，盖上清查局的大印。并宣布：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借阅开启，更不容许转移。同时又作出一条硬性规定：所有局员一律住在局子里，有关清查内容，无论大小，一律不得外泄，清查局也不接待任何非请之人。

张之洞对马丕瑶这种实心办事的态度十分赞赏，遂放下心来，将清查库款这件事全权交给他。这时，杨锐已应召来到太原，在衙门文案房做事。张之洞叫杨锐就此事拟一道折子上奏朝廷。

这期间，关于禁种罌粟的奏章已奉朱批返回。奏章尾部添上了皇皇圣谕：“民间栽种罌粟有妨嘉谷，屡经严谕申禁，仍着该抚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张之洞奉到这道朱批后如获至宝，命工匠雕版刷印五千份，发往

各府州县厅，贴遍各地大街小巷集市码头，务必让人人知晓，个个明白，凡种植罌粟的农户均应恪遵圣旨，在两个月内铲平罌粟，种上庄稼，若有违抗，严惩不贷。

这时，恰好娘子关送上洋药入关税银四万两。张之洞正为购买耕牛种子无钱而犯愁，这笔银子来得恰是时候。但四万两毕竟少了些。他将太原府知府李同新召进府来商议，请李知府从太原城的税收中暂借四万两银子来，他以私人名义出具借据，保证在一年内归还。

五十岁的李同新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了，还从来没有遇到以个人名义借钱办公事的上司。他既钦佩新巡抚赤心为公的血性，又为这种不脱书生气的名士做派而好笑。官场中哪有此等办事的方式！太原城商贾贸易并不繁荣，一年到头，李同新还收不到四万银子，除去开支，年终结算后剩不了几千两。当然，李同新可以从别处腾挪一些来借给巡抚，但太原府自己还要不要办点事？

李同新苦笑着对张之洞说：“买耕牛种子的确是件积功德的大好事，张大人您亲自写借据来借，卑职我哪有不借的道理，只是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呀！”

太原府里究竟存着多少可以活动的银子，张之洞心里其实并没有底，看着知府这副为难的样子，他也不好硬逼，只得缓下口气问：“你能拿出多少？”

李同新一边搔头，一边说：“卑职顶多只能拿出一万，就这还要四处挤压凑合。”

“一万。”张之洞颇为失望地站起身来，慢慢地来回踱步，自言自语，“一万太少了，还能从哪里再弄出点银子吗？”

“大人罢去卑职的官吧，卑职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李同新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

张之洞摆了摆手说：“谁要罢你的官啦，你回你的衙门去吧！”

李同新刚走，桑治平进来了，笑着对张之洞说：“有一万两银子摆在那里等你去拿，你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用？”

张之洞一愣：“你是在开玩笑吧，一万两银子摆在哪里？”

“我说的是正经话。”桑治平走近张之洞。“你还记得泰裕票号的孔老板吗？去年离京前夕，他要送你一万两程仪，你要他先留着，到太原后再说。”

张之洞拍着脑门笑了笑：“我真的记不得了，幸亏你提醒，不过，这一万两是算不得数的。孔老板原是想贿赂我本人，然后从我这里得好处，现在要他捐出来，他会同意吗？”

“我去找他说，试试看。”桑治平颇有信心地说，“商人重利，能以小利换大利的事他兴许会干，看他怎么换法。还有一些大商人，银子已够多了，他不再看重实利，而看重名和位，愿意以银子换名位。孔老板可算是后一种人，我也可以和他商量下，拿名位来换银子。”

张之洞严肃地说：“唯名与器，不可假人，拿名位与他换银子合适吗？”

桑治平心里笑道：做了地方官还说这等迂腐话，真是个清流名士！口里说：“也不是什么都不合适，看他要换什么名器。”

张之洞还是不放心，再次叮嘱：“你去找他谈谈可以，千万不要随便松口答应。”

晚上，桑治平一脚踏进衙门后院，张之洞便急着问：“与孔老板谈得怎样？”

桑治平笑着说：“谈得很好，他愿捐五万。”

“五万？”张之洞有点吃惊。“他的条件呢？”

桑治平坐下来慢慢说：“他有两个条件，一是请你为他题几个字，他要做块匾挂在大门口。”

“这个容易。”张之洞马上接言，“我给他写几个字好了。”

“他要你写这样几个字：天下第一诚信票号。”

“这几个字我不能写。”张之洞立即否定，“连泰裕票号诚信不诚信我都不知，我还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吗？”

桑治平心想：书生气又来了。脸上依然笑着说：“你不写可以，五万银子他就不捐了。”

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子耕牛，他们地上长的罌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在这些地方就成了空话。唉，银子呀，银子，你是多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银子对于张之洞，似乎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他狠了狠心说：“我给他题上朱熹的‘不诚无物’四个字吧，也算是对他票号的褒奖了。”

桑治平说：“我看你不如就按孔老板说的题，仅去掉票号两个字：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天下第一等重要的是在诚信二字，并不是说他们泰裕票号就是天下第一的诚信，其实与‘不诚无物’是一个意思，但这样写，我则好和孔老板商议，相信他也会接受的。”

“行，行，你的主意好！”张之洞高兴地说，“就题‘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两层意思都说得过去！他的第二个要求呢？”

“他要请你为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张之洞一听这个要求，又不高兴了，脸刷地沉下来。他向来讨厌捐班，认为捐班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自己厌恶的事，自己怎么能做！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仗着有几个钱居然伸手要做道台！人家千千万万读书郎，二十年寒窗，三十年簿书，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顶子哩！

桑治平说：“依我看，这也算不了什么。一来，捐班行之已久，

毫不奇怪；二来他依旧做他的票号，又不等着去补缺，抢别人的位置；三来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便可得候补道，他捐五万，已经超过，我看还是答应他算了，要不，他五万银子怎么肯出手！”

唉，自己不愿做的事，却又必须去做，这真正是无可奈何！张之洞突然想到：做负有牧民守土之责的地方官，其实是有许多难处的，怪不得李鸿章老是抱怨指责他的人是“看人挑担不费力”，看来，过去做清流时说的不少话是苛刻了些！

“好吧，答应他吧！”张之洞无奈地点了点头，“我明天为他题字拜折，他明天也要给我开出五万银票来！”

二 圣母殿里的灵签

一场铲除罌粟播种麦黍的壮举，在古老的三晋大地上大张旗鼓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张之洞坐在抚台衙门里，天天都能看到从十八府州送上来的帖子。他从这些帖子中看到他的设想正在顺利实施中，心里很满意。这一天，张之洞收到汾州知府王纬报送来的禀帖。禀帖上说孝义县有一个村寨在寨主的操纵下，全寨抱成一团，死活不拔罌粟苗。县令请求知府向驻防当地的绿营求助。知府立即请绿营都司帮忙。第二天，这位都司亲自带了一百号兵丁下到孝义。不到三天，全县的罌粟苗拔得一根不留，全部点上麦黍种。

张之洞看到这份禀帖后非常高兴。原来汾州府知府是他来山西后亲自提拔的第一位官员。张之洞来山西半年间，先斩后奏做了两桩有关官吏异动的事。

有一次，张之洞和学政王可庄聊天，说来太原这么久了，找不到几个谈学问的人，要王可庄推荐推荐。王可庄想到祁县县令吴子显，出身进士，是袁枚外甥的孙子，又是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女婿。这样的背景，一定才学满腹，足可以和巡抚谈学问。恰好吴子显这段时期在太原办事，便亲自陪着来到巡抚衙门。

张之洞很客气地接待吴子显。也不知这位吴县令是惧怕张抚台的

名大位高，还是真的腹内空空，张之洞和他说了一个下午的话，说金石他不懂，说诗词他答不上几句。实在无法对话了，张之洞便和他说志怪，他也说不出个完整的故事来。张之洞终于忍耐不住了，当着王可庄的面训斥起来：“令岳丈把十万卷书赠送别人而不留给你，足见你不可造就。听说你还做过乡试同考官，你这种人怎么可以做同考官，岂不误了人家的前程？”又转过脸来对王可庄说：“王学台，明年乡闱绝不能让他混了进来！”

当着学政的面受到如此奚落，吴子显如何不气，他愤怒地顶道：“我堂堂进士出身的县令，如何做不得同考官？”张之洞被他顶得光起火来，一时语塞，只得冷笑道：“好好，就让你做吧！”

等王可庄、吴子显走了后，张之洞越想越恨：一个腹中草莽的小县令居然敢跟抚台大人吵嘴，不惩罚他一下怎么行？他想起广灵县县丞长期出缺，县令年老久病已提出致仕的请求，于是提起笔来，亲自写了一道命令：准予广灵县县令谢宗琪开缺回家养病，迁原祁县县令吴子显任广灵县县丞。

广灵偏远贫瘠，谢宗琪任上积欠藩库四万两银子。想到这点，张之洞又狠狠地在命令上添了一句：广灵历年所欠藩库银两，着吴子显三个月内还清。

这道命令传出，不仅降级的吴子显大喊冤枉，连王可庄及不少官吏们也为吴抱不平，但谁都不敢向张之洞进言。

事隔不久，张之洞到汾阳书院视学，正遇上汾州府教授杨湄带着几个老学究住在书院，为《山西通志》作最后的修改润色。杨湄最喜欢收集碑帖，恰与张之洞同好。午饭时，张之洞特地叫杨湄同坐一条凳子，二人边吃饭边谈碑帖，兴致都很高。杨湄说他家里藏着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两本碑帖，两本帖子内容一样，所有的字也都相同，唯有一个字不同，一本作“公”，一本作“勾”。杨湄认为这两个字可能通假，但没有根据，便请教张之洞。张之洞放下筷子，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个根据来。坐在对面的书院山长说：洪洞县丞王纬博学，我写封信给他，请他找出证据来。过些日子，王纬亲自来衙门拜见抚

台。他告诉张之洞，《仪礼》郑玄的笺注上有“勾亦作公”这句话，这是两字通假的有力证据。张之洞翻开《仪礼》郑笺上一看，果然有这句话。他拍打着王纬的肩膀，亲热地说：“兄台大才，以兄台之才做洪洞县丞，真是委屈了。汾州知府出缺，你明天就到汾州去做知府吧！”

王纬喜从天降，转眼之间便由七品的县令升到五品的知府，莫不是抚台在拿我开玩笑？“张大人，你真的要我去汾州做知府？”

“真的！”张之洞边说边写命令，又亲自盖上山西巡抚的紫花大印。

张之洞将命令交给王纬：“你先去上任，我再奏请太后、皇上批准！”

王纬乐滋滋地双手捧着这道命令，果真做起汾州知府来。

这便是张之洞来山西不久的两项人事升降。在他看来，山西官场大多贤愚倒置良莠不分，身为巡抚不但要慧眼识才，还要奖罚分明，看准的事就要立即办理，先斩后奏，如此方能迅速扭转风气。但是官场对此议论纷纷，大多认为张之洞不是在考核府县而是在考核翰林。府县要的是实际的办事能力，怎么能凭学问的多少来决定升降？这样下去，山西官场都去读书做学问好了，谁来办钱粮，谁来办案子？有的人甚至摇头叹息：太后真是糊涂，派个这样的书呆子来山西，定会把三晋弄得乱七八糟。这些话传到张之洞的耳里，他却并不以为然。

关于张之洞提拔王纬、讥讽吴子显事，朱德裳在所著《三十年闻见录》中亦有所记载，见该书《张文襄遗事》一节——

光绪五年某月日，奉上谕：“山西巡抚着张之洞补授。钦此！”时文襄方罢蜀学归京师，与潘文勤、李伯、王文愍、吴清卿为金石之学，京师号为清流党。文襄以内阁学士初膺疆寄，意气莫盛焉。时山西方修通志，府学教授杨笃秋湄主其事。秋湄所藏金石类(内)有勾吴鉴，亦作公吴鉴，勾、公声转通假。文襄与秋湄皆主其说，而不得其证。有王纬者，陕西人，以拔贡官山西，博学多通，而不勤政事，已降为二尹矣。竟函巡抚，引《仪礼》郑注：“勾亦作公”为证。文襄大奇之，为开复其官。未几，而平翻白牡丹狱。白牡丹者，姓裴氏，祁县人，嫁武乡县某氏子。白牡丹美名甲山右。某氏子童。顷之，某氏子暴死。人皆疑白牡丹杀之，顾亦不得其证。系狱数年，竟定谳凌迟处死。未决。新抚来，白牡丹上诉，文

襄特坐大堂，召两司会审。文襄乍见之，讶焉。以为似其前夫人也。夫人滦州石氏，美而文。文襄既领乡解，困公车，使酒跌宕，夫人戒之。文襄怒，掷以巨砚，中要害，遂死。文襄终身以为恨。乃其死时，正白牡丹生日也。故疑为再世，而贷其罪。承审者纬也。白牡丹既释，未几，死于家。

纬字爱亭。以拔贡二等分发山西。初不得意。及文襄降贵纡尊，论以朋友，爱亭亦日发舒。道路指目，以为此巡抚学兄也。

文襄本好事，不耐寂寞。壬午科，山西乡试，巡抚为监临，居闱中例一月。特调爱亭屈外为收卷官，以为谈友。又顾虑日久人少，不能尽欢，嘱爱亭于同官中约一人相伴以进。爱亭难之。既而曰：“榆次吴令，袁简斋外甥之孙，潘文毅女夫也。宜可矣！”然吴令实不读书，无所知晓。同居近一月，喑不发一言。文襄不悦。所以揶揄之者甚至，且置之曰：“令妇翁以十万卷书赠朱九江，而不及足下，此不通者，必足下也。”出闱后遂不令回榆次，调知广灵县事。广灵既贫瘠，其前任某又亏数千金，令吴偿之。吴愤恨以死。死之日，誓其子曰：“汝不读书者，不复血食汝矣。”子遂以博洽称。（子）名廷燮，字向之。余官民政部时，燮适为参议。熟东北地理掌故之学，好服大袖衣，朋友或呼吴大袖子。

现在看到王纬这道稟谋划帖，张之洞怎能不高兴：谁说我以学问识人不对？谁说王纬只是一个学究宾天不能独当一面？这动用绿营力量的主意有多好！办事的魄力有多大！宜嘉奖王纬并推广汾州的做法。张之洞立即下了一道札子：拔除罌粟乃当务之急，绝不可手软拖延，若遇有抗拒不执行者，可仿效汾州府，请当地绿营协助办理。此令！

并与山西提督会衔，也向驻防三晋的各镇各营发出内容相同的函札。

这道札子下达以后，各地绿营武官纷纷到府县主动请缨，不少府县也鉴于拔罌粟苗的阻力大不好办，现在既有抚台命令，又见绿营热情高，便乐得个自己清闲，把这桩头痛事交给了那些兵丁们。一时间，山西如同爆发了战争似的，到处都可见着戎装持刀枪的绿营官兵们在乡间田地奔来跑去。一两个月下来，罌粟苗是拔除了许多，但更多的麻烦事却接踵而至，一封封告状帖雪片似的飞进巡抚衙门，弄得张之洞寝食不安，焦头烂额。

这些麻烦事都是兵丁们惹起的。有句俗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又说秀才遇了个兵，有理讲不清。原来，这些入营吃粮的丘

八，十之七八是那种无赖野蛮、好吃懒做又无一技在身的流氓地痞。打仗是件玩命的事，也是一件极易得利的事，最适宜这种人去做。有头脑的将官都知道，战时兵丁反而好管，因为自有大利在驱使他卖命，不好管的是和平时期。这些人好比烈马恶犬，只宜套不能松，也就是说只能关在营区内严格管制训练，不能放到营区外，放出去就会坏事。

可惜，这种有头脑的将官眼下山西极少，或者说他们明知不行却要迎合部属的欲望。于是一群群烈马恶犬从军营中走出，打着官府的牌子，借铲除罌粟苗的名义，大肆践踏良田，鱼肉乡里。他们勒索钱财，大吃大喝，稍有反对便捆绑吊打，更有私入民宅强奸妇女者。致使凡有绿营兵丁下去的乡寨，几乎都有命案出现，或是被吊死打死，或是不堪侮辱自杀而死。乡民们惶惶不安，如同大祸临头。还有两封匿名信状告王纬，说孝义县那个村寨因兵丁下乡，被烧二十余间房屋，死了三个人，毁坏田地百多亩，而王纬只在家做学问并不下去了解实情，都司欺蒙他，他又欺蒙抚台。

看到这些状子，尤其在看到这两封匿名信后，张之洞才知派兵丁下乡铲除罌粟乃大为失策，而王纬的确有负重托，是个不能办实事的书生！

张之洞招来山西绿营提督商量，立即撤回下乡铲除罌粟的绿营兵丁，责令各营对于借机犯事的兵丁予以严惩，并对受害者做好善后处理！

经过这样一反一复之后，铲除罌粟一事几乎停顿下来。正当张之洞进退两难的时候，幸而朝廷又颁下一道谕旨，肯定山西禁烟的举措，绝不可中途而废，务必彻底拔除毒卉，种上庄稼。上谕好比一道救命符，让精神萎靡的山西巡抚重新振作起来。他借着这道上谕严厉打击反对者，再次掀起轰轰烈烈的拔毒卉种庄稼的热潮，同时，又在山西官场军营中雷厉风行地展开一场禁食鸦片的大动作。

太原城里办起了禁烟局，大批制造戒烟药丸，免费散发到各级官府各地军营，帮助已成瘾的吸食者戒烟。张之洞严行命令：若有违抗

胆敢再吸者，不管是文武官员还是普通兵丁，一律严惩不贷。太原城里，官场中多年来所形成的阴惨败落有如鬼国的气象，正在逐步改变中。

在大举禁烟的同时，清理藩库账目也在紧张地进行，只不过没有禁烟的那种雷霆气势，它在悄没声息地然而又是有条不紊地进展着。局外人似乎没有任何感觉，但葆庚、王定安等人一天到晚却如处热锅之上，忐忑不安，焦急万分。一个对付之策也在暗中实施着。

太原的春天尽管来得迟些，但北国朔风毕竟挡不住春姑娘的步履，暮春三月时分，它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了。

一天下午，葆庚对张之洞说：“明天是休沐日，天气这样好，我想请大人一道到城外一处好地方去玩玩如何？”

几个月来，张之洞一直对葆庚存着三分戒备之心。关于葆庚的闲话，他时常听到官场民间有人在说。但葆庚对张之洞特别热乎殷勤，又使张之洞不得不对他客气礼貌。马丕瑶已两次向抚台禀告，说最近这几年的赈灾账目里有明显大漏洞，葆庚肯定从中做了不少手脚，但苦于没有过硬的证据。这段时期，葆庚又的确对铲罌粟禁鸦片十分卖力，成效也显著。张之洞一时还认不准身边的这个满洲大员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在事情揭晓之前，作为山西的第二号大吏，张之洞没有理由也不应该疏远他。何况，春光明媚，熏风宜人，休沐之日到城外去踏踏青，实在是很有情趣。他于是带着兴致问：“到一个什么好地方去玩呀？”

“晋祠。”葆庚笑咪咪地回答。

“晋祠！”张之洞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音应道，“那真是一处名胜，只是年代久远，还有得看头吗？”

“好看的地方多着哩！”葆庚见张之洞兴致这样高，心里甚是得意。“晋祠太有名了，往来太原府的官绅士商，大都要到晋祠去看看，故下官来山西不久，便拨了一笔专款予以修缮，又安排几个人在

那里长年看守。大人来太原快半年了，天天没日没夜地忙于公务，下官多次想请大人到晋祠去看看，也不便开口。现在罌粟都拔光了，庄稼也下种了，大人也该歇两天了。明天，下官和鼎丞一道陪您到晋祠去走走瞧瞧！”

“好吧，明天就一心一意地休息一天！”张之洞似乎下了很大决心似的。

“大人，”葆庚说，“晋祠离城远，一天回不来，我们明天晚上得在那里住一夜，后天回城。”

“要去两天？”张之洞迟疑起来。

“您到山西来还没有歇过一天，这次就玩两天也是应该的。”葆庚笑着说，“何况沿途还可以看看庄稼长得怎样，这不也是在察访民情吗？大人博古通今，还可以为晋祠修复多加指点，这不也在办公事吗？说是休沐，其实不是休沐。”

是呀，身为山西之主，自己所做的哪件事情不是与山西政务有关呢？葆庚说的并不错嘛！张之洞断然作出决定：“好，两天就两天吧！”

第二天一清早，葆庚、王定安陪着张之洞出发了。按照张之洞说的，大家都穿便服，骑马而不坐轿。张之洞仅带上大根一人，葆庚、王定安也只是各带一个仆人，跟在马后。三个人都是文人，平素都很少骑马。王定安特为找来三匹健壮又驯服的良马，又配上厚厚松软的鞍子，虽说一路上有些颠簸，但也还不至于觉得太累。

路边的树枝已绽开嫩绿的新芽，两旁一块块平整的土地上，长着大片大片青翠的麦苗，农夫们在忙忙碌碌地锄草施肥，时见牛羊在远处出没。张之洞看着这一切，心里舒畅。尤其是二三十里路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一块罌粟地，更令他欣慰。他确信，山西省的罌粟，因他的政令强硬措施得力，已经全部被铲除了。他为自己半年时光便有如此政绩而得意。

他知道身旁的冀宁道是个有名的才子，便侧过脸去说：“王观察，我刚才想起唐贤的一首诗，颇为类似我现在的感觉。”

“请问大人想起的是哪首诗？”见张之洞跟他谈诗，王定安的精神立即大为振奋起来。

“贾岛的《旅次朔方》。”张之洞拖长着声调，在马背上念了起来，“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并州是太原的古称。”王定安右手拉着缰绳，左手摸着尖下巴上的几根稀疏的胡须，一副行家的神态。“这是一首咏太原的脍炙人口的好诗。”

“可是，前代许多人都把这首诗的意思给弄错了。”张之洞这句话引起葆庚和王定安的注意，遂倾耳听他的下文。“他们都说，贾岛客居并州时日夜思念咸阳，当渡过桑乾河西去朔方时，回头所望，眼中只有并州城，而心中所思念的咸阳则更遥远了。贾岛作这首诗时，心中满是羁旅岁月的凄凉。其实，这完全弄错了。贾岛客居并州，思念咸阳，不错。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在并州住久了，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并州当做故乡了。这种感觉平时不明显，一旦渡过桑乾河，回望并州时，便清晰地显现出来。贾岛在这首诗里体现的是对并州的留恋。我此刻正有贾岛的这种心情。来太原不到半年，今天初出城外，回头一望，也有太原即故乡的感觉。”

“大人说得对极了！”王定安立即接言，“职道完全赞同您的高论。这首诗正是说的诗人对并州的留恋，而不是羁旅的悲凉。前代不少好诗，都给不懂诗的后人曲解了。这首《旅次朔方》便是一例。”

葆庚也恭维：“下官不懂诗，但为大人这一片以太原为故乡的心意所感动。山西有大人这样的抚台，这是一千万父老的福气。”

“葆翁言重了！”张之洞口里谦逊着，心里倒是挺喜欢这句话的。

王定安说：“职道想斗胆说句话，不知当与不当？”

葆庚生怕王定安说出一句不知高低的话来，扫了张之洞的兴头，破坏这难得的融和气氛，忙说：“鼎丞，今天是陪大人出来踏青赏心的，有什么话，回城再说吧！”

张之洞向来不惯含容，王定安不说“斗胆”“当与不当”尚好，一说起这些话来，倒撩拨得他非听不可了，便催道：“王观察，有什么话你只管说，今天我们是郊游，就没有上下尊卑之分了。现在谈诗，我们就是诗友。过会儿喝酒，我们就是酒朋了。”

“大人雅量！”王定安开始抖起他的书袋来，“历来都说这首《旅次朔方》是贾岛所作，只有令狐楚所选的《御览集》把这首诗列在刘皂的名下。”

“刘皂？”张之洞反问。

“是的，刘皂。”王定安肯定地说，“刘皂是德宗时人，名气远不如贾岛，诗传下来的也少，《全唐诗》只录了他五首。”

见张之洞在会神地听，王定安继续说下去。

“我相信令狐楚，因为他是贾岛的前辈，又与贾岛有交往，对贾岛的诗才也欣赏，他绝不会把贾岛的诗列在刘皂的名下去送给唐德宗看。何况贾岛是范阳人，在并州住的时间很短暂，也没到过朔方，他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有道理，有道理！”张之洞连连点头，大声夸奖，“王观察，人人都说你是大才子，果然名不虚传！”

张之洞的态度，使王定安既感激又感动，他以少有的真诚语气说：“大人的度量真常人所不及。”

张之洞说：“学问的事，一是一，二是二，谁有道理就服谁。”

王定安的唐诗功力的确让张之洞佩服，一时间也获得了张之洞的欢心，谈兴更浓了。于是两人谈起贾岛，谈论他的“推敲”掌故。由贾

岛又谈起孟郊，比较郊寒与岛瘦的独特诗风。又由贾孟谈到他们的赏识者韩愈。

王定安说：“贾岛、孟郊当年若没有韩愈的赏识和揄扬，就不可能有日后的成就和诗名。历来贫贱士人都要靠处高位有力量者提携，才能出头露脸。大人位列封疆，名播天下，三晋有多少清秀子弟都在仰望大人的雨露之泽啊！”

王定安的这段即兴恭维，说到张之洞的心坎上。早年，作为一个清贫书生，张之洞曾无数次地梦想能碰到有力的知遇者，让自己的才名传扬公卿，上达九重。中年以后，作为一个词臣学政，张之洞又曾无数次地企盼自己能握有实权，奖掖提拔那些沉沦下层的真才实学之辈，让千里马脱颖而出。可惜，四十多年过去了，做士子的时候，他没有遇到韩文公，做官的时候，又没有韩荆州的权位。一桩长久不能释怀的往事又浮上心头。在暖风拂面的并州郊外古道上，在畅谈唐诗的融洽气氛里，张之洞不觉把王定安当做朋友，诚挚地跟他叙起这桩往事来。

“直隶河间有个能诗善画的人，名叫崔次龙。他在京师寓居十多年，总想遇到一个能赏识他的人，帮他一把，让他出人头地，不至于辜负了几十年的勤学苦练。但冠盖满京华，就没有一个看上崔次龙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两人长谈了半天。他拿出他的诗文画册给我看，的确造诣很高。我们成了朋友。以后，他常常到我家来，我也知道他希望我帮衬帮衬一下。但那时我只是一个穷翰林，无权无势无衙门，不能安置他。别人的衙门，我又无力关说，只好常常周济他一点银两。崔次龙终于在京师住不下去，卷起铺盖回老家了。临走前夕，到我家来辞行。我很惋惜，对他说，再等等看，或许有机会。他说，我等了十多年也没有遇到机会，我失望了，今生只能老死山野了。我不能马上给他一个机会，当然也不便再挽留，便写了一首诗送给他，以志我们的友谊。”

“可怜！”崔次龙的遭遇牵动了王定安的文人真情。“大人的诗，可否念给职道听听。”

“可以。”张之洞拖长着声调吟了起来，“浩然去国裹双膝，惜别城南剪夜灯。短剑长辞碣石馆，疲驴独拜献王陵。半梳白发随年短，盈尺新诗计日增。我愧退之无气力，不教东野共飞腾。”

“我愧退之无气力，不教东野共飞腾。”王定安将张之洞诗的最后两句复诵了一遍，充满着感情地说，“大人这番情谊，不独崔次龙感动，职道也为之感动了。”

葆庚说：“大人现在有这个气力了，把那个崔次龙召到山西来吧！”

张之洞沉痛地说：“崔次龙回到老家后，不到半年便亡故了。”

“可惜了！”跟在马后的藩台府中的仆人，不经意地发出了叹息。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默默地向西南方向继续走着。在路边的一家酒店吃过午饭后，又接着赶路。

“大人，晋祠到了。”葆庚勒住缰绳，指了指前方。

张之洞抬头看时，前面果然现出了一个有着百余间房屋的建筑群落。三人下了马，葆庚、王定安一左一右护着张之洞向前面走去。大根和另外两个仆人各自牵马跟随。

张之洞说：“过去读《水经注》，知道晋水发源处有唐叔虞祠，是北魏为纪念周武王之子叔虞而建。以后历朝历代围绕着唐叔虞祠都兴建了不少殿堂，从而形成现在的晋祠局面。葆翁你给我说说，这晋祠有哪些主要的殿堂楼阁？”

葆庚说：“这个我说不来，鼎丞于此素有研究，让他说给大人听吧！”

“我也说不全，先说几处，过会儿我们慢慢看。”王定安摸了摸尖下巴，说，“武王原本封叔虞于唐，故而酈道元称之为唐叔虞祠。后来叔虞之子因晋水流唐国而改国名为晋，唐叔虞祠也便称作晋祠。晋

祠之名便这样传下来了。两千多年来，晋祠不断扩大，后世兴建的主要建筑有：唐碑、钟楼、鼓楼、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苗裔堂、晋溪书院等等。”

“这么多的殿庙楼堂，我们如何看法？”张之洞笑了笑说。

王定安答：“大多数殿楼，只要望一望就行了，非看不可的是晋祠三绝。”

“三绝！”张之洞问，“哪三绝？”

王定安掰着指头说：“一绝是晋水之源难老泉、善利泉、鱼沼泉。”

“泉水到处都有，晋祠的泉水绝在何处？”张之洞打断王定安的话。

“晋祠之泉绝在水温上。”王定安答，“这三道泉水都是温泉，一年到头水都是暖暖的，像是柴火烧热了一样。一年四季水沟里都有青翠碧绿的大叶草，即便寒冬腊月，所有的树叶都凋零了，这水沟里的大叶草依旧绿得可爱。温水碧叶，这是晋祠的第一绝。”

“如此说来，真是一绝了。”张之洞面露喜色道，“过会儿我倒要亲手试试，亲眼看看。”

葆庚指了指前方说：“前面就是温泉了。”

“好，我们去看看。”

张之洞说着，不由地加快了脚步。走过几十丈后，迎面是一座并不很大的古老殿堂。王定安告诉张之洞，这就是献殿。这是摆设祭祀供品的场所，建于金代。穿过献殿，迎面而来是一条两丈余宽的沟渠。王定安兴奋地说：“大人，这就是晋水源头三泉之一的鱼沼泉了。”

葆庚也快乐地说：“这是晋祠三绝的第一绝。”

张之洞见这沟渠里的流水果然晶莹透明，一尘不染。定睛看时，渠底的确长着不少阔叶草。这些草叶绿得油亮油亮的，如同一片片薄薄的翡翠沉浸在水中，可爱极了。他记起李白咏晋祠的诗句来：“晋祠流水如碧玉，傲波龙鳞沙草绿。”一点不假，写的是实景。他把手伸进水中，果然暖暖的，高兴地说：“不错，的确是温泉。”

“大人，我们过桥到对岸去看看圣母殿。”葆庚满面笑容地建议。看着抚台刚才以手试水的孩子式的举动，他对今日的这个安排甚是满意。

葆庚、王定安等人簇拥着张之洞向横在鱼沼泉上的石桥走去。

“大人，您细细地看看，这桥与通常的桥有不同之处没有。”

刚踏上桥面，王定安便饶有兴致地提醒张之洞。

张之洞将脚底下的桥仔仔细细地看过一遍后，发现真有好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座建于北宋年代的石桥，由三十四根石柱支撑，石柱则是竖在莲花形的石础之上。石柱之间用石枋相连，石柱之上安置斗拱，斗拱上铺着桥面。桥的东西连接着献殿和圣母殿，南北两翼下斜至渠岸。从上面俯瞰，此桥则呈一个十字形。这在中国数不清的大小桥梁中极为罕见。



晋祠圣母殿及殿前的鱼沼飞梁



张之洞拍打着光洁润滑的白玉栏杆，抚摸着桥头神态勇猛造型逼真的一对铁狮，感慨地说：“这等巧思豪举，千余年来竟然无人敢仿造，更无人能超过，真正地不容易。”

说话间，三人踏过飞梁，来到晋祠的中心建筑圣母殿。

北宋天圣年间，仁宗皇帝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又为其母邑姜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取名圣母殿。此殿前临鱼沼，后傍险峰，气象壮观。宋徽宗崇宁年间首度整修，从那以后元明两代虽多次修葺，但仍保留宋代的形制和结构。此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绿色琉璃瓦剪边，正脊垂脊上奔走着多种走兽。

来到殿前，面对的是八根雕着飞龙的大木柱。张之洞正凝神欣赏那些矫健伸腾的飞龙雄姿，王定安却指着大殿左侧一株古树，对张之洞说：“大人您看，那就是晋祠三绝中的第二绝周柏，传说是周宣王时代留下的，距今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张之洞怀着极大的兴趣向这棵柏树走去。这棵柏树几乎与屋檐相齐，顶部依然枝柯交错，鳞叶低垂，充满生机。主干有一人合抱之粗，树皮干裂，褐中泛青，犹如一根铁柱似的挺拔笔立。根部虽空了一个碗口大的洞，然树根仍深深地扎进坚硬的黑土中。这确为一株年代久远的古柏！它亲身经历过多少朝代的隆替、世事的盛衰，与它曾经共处一个天地之间的英雄豪杰，叱咤过，风流过，然后又一个个地被黄土湮没，化为腐朽；而它，依旧傲立宇宙，将春夏秋冬送去又迎来，在阳光雨露、风霜冰雪之中延续着生生不息的潜力。这是一个多么顽强的生命啊！人的一生在它的面前，该是何等的短暂而微不足道！一向胆气雄豪自命不凡的山西巡抚，伫立于这棵千年古柏前，不觉肃然自卑起来。

王定安说：“据本地人讲，这棵周柏至今尚年年生芽，岁岁结籽。”

张之洞仰起头来，望着古柏那昂首天外的苍迈雄姿，心中生发出无限的敬意来。

葆庚问王定安：“我记得你说过还有一棵古树，怎么没见到？”

王定安答：“那是隋开皇年间的一棵槐树，也有一千多年的岁月了，与周柏合为晋祠一绝，它在关帝庙，过会儿我们再去看。现在我们进圣母殿，这里有三绝中的第三绝宋代塑像。”

说罢，领着张之洞和葆庚走进圣母殿。

殿内正中有一个特大的木制神龛，神龛里供奉的就是这座殿堂的主神圣母邑姜。邑姜端坐在一把大椅上，身着凤冠蟒袍，神态端庄。两只长长的丹凤眼里含着微微笑意，迎接络绎不绝的朝拜者。在圣母的左右两旁，还站着一群宦官、女官和侍女。一个个姿态多异、神采焕发，且都色彩鲜艳，宛如一群盛装侍从，正陪着圣母娘娘闲话家常。

王定安像个导游似的介绍：“连同圣母在内，这里共有四十三座塑像，全是宋代天圣年间建殿时塑造的。当年专门从东京调集一批手艺高超的技师来太原，领班的匠人就是重修大相国寺的鲁连，据说是鲁班五十一代孙。这些塑像当时都以各种油彩涂饰，以后每隔三四十一年重上一次油漆。我们现在看的这道油漆，恐怕还只上过三五年。”

张之洞慢慢地在一尊尊宋代彩塑前踱步。他对古代的雕刻艺术有极大的兴趣，也有很高的鉴赏力。凭着深厚的素养，他看出眼前的这批塑像群的确不是凡物，实为宋代塑像的精品。



在圣母殿内，除圣母居中端坐外，旁有42尊侍女像

细细地欣赏很久后，他在主神身边一左一右的两尊小像面前停下步来。这两尊小像塑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人们习惯叫他们为金童玉女。张之洞发觉这两个小人的塑像与其他的有些不同，体形的比例似有点不太协调，略有臃肿之感。眼中神采也不够，稍显呆滞。

他对身旁的冀宁道说：“这两尊小像恐不是宋代之物，说不定是后代补的。”

王定安正审视着，不料神龛后面传出一串爽朗的笑声。笑声中走出一个颇有点仙风道骨之味的老者来，对着张之洞说：“这位客官好眼力。金童玉女的确不是宋代之物，是元代大德年间补塑的。它是依照蒙古人的长相塑的，故与宋塑不一样。老朽在圣母殿四十余年了，还从没见到一个未经指点自己识别出来的游客。这位客官，你真正的好眼力！”

说恭维话的老者是如此的仪表非俗，立刻赢得张之洞的好感。他笑着说：“老人家过奖了。您说您在圣母殿四十年了，在这里做什么？”

老者答：“老朽是平阳府人，从小就痴爱古代器物，家贫无力购买古董，便只身来到晋祠，宁愿替圣母殿的香火道人扫地挑水干粗活，只求让我住在晋祠，与这些古代器物长年做伴，我就心满意足了。圣母殿的香火道人见我心诚，便留下了我。我天天帮他干活，他也赏我三餐素饭。后来香火道人过世，我便代替他管理圣母殿，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

张之洞自己有恋古之癖好，但要他为了古董而舍弃功名家小，他却做不到。对眼前的这位又一个吴秋衣，他不由得肃然起敬。

游了个把时辰，葆庚已又累又渴，他对老者说：“你给我们烧点茶水吧，再拿两条凳子来给我们坐坐！”

“行，行！”老者热情地说，“若不嫌弃，请到后殿我的陋室里去坐，我有烧开的茶水就热在火上。”

“好哇！”葆庚忙说，“那你就领路吧！”

三个人随着老者来到后殿的一间小房子里。小房间陈设简单，收拾得倒还干净。刚落座，老者便端来三碗热茶。干渴了半天，骤然喝上温泉水烧出的香茶，仿佛饮琼浆玉液一般，疲劳顿时减去多半。

王定安对老者说：“久闻晋祠圣母殿里的签文很灵。老头子，是不是你在做这事？”

老头子笑了，说：“外面的人都这么说，其实玩玩而已，当不得真的。老朽已多年不摇签了。”

葆庚忙说：“把签筒拿出来，让我们摇摇吧，玩玩也好！”

老头子笑而不动。

王定安说：“老头子，我们也不白摇，给你钱。”

说罢，从袖袋里摸出三钱银子来递了过去。老头子喜笑颜开，伸出手来接。

王定安又说：“你这个死老头子，摇几个签就要收三钱银子，也太贪心了。这样吧，银子还是给你，你得给我们办一桌晚饭。”

老头子乐呵呵地说：“好，好，我会给你们办一桌最好的晚宴。”

老头子转过脸去对着窗户喊道：“小栓子，你去大门口李矮子家说一声，过一会给我们送一桌好饭好菜来，钱不会少他一文！”

“知道了！”外面传来一个略带稚气的声音。

“我去拿签筒和签簿。”

老头子起身走到床后，从一只旧木箱里拿出一个黑黄色的半尺来高的竹筒，竹筒里插着几十支细长竹签；接着又拿出一本有些破损的簿册来。老头子双手捧着竹筒和簿册来到三个客人的面前，笑着

说：“请摇签吧，只是莫太当真了。摇了好签，大家一同快乐快乐；若签不好，千万莫在意。”

王定安接过竹筒，讨好地对张之洞说：“您请先摇。”

张之洞说：“我要看这签灵不灵，你和葆翁先摇，灵的话我再摇。”

“也好，我就先摇吧！”

王定安半眯着眼，将手中的竹筒上下晃动起来，嘴巴也跟着在动，好像在念什么祷文似的。一会儿，从竹筒里蹦出一支细竹签来，老头子弯腰拾起，递给王定安。众人看那签上写着“第八十九号”几个字。

老头子打开簿册，在第八十九号下出现两句诗：“山川云雾里，游子几时回？”

张之洞说：“这不是王勃的诗吗？”

王定安看了这两句诗后，大为激动起来：“死老头子，你这两句签文真是灵极了。”

说完，又转脸对葆庚说：“葆翁你说说看，这圣母殿的签怎么就这样灵验？”

葆庚笑着对张之洞说：“他昨天刚收到湖北来的家信，他哥哥劝他不要久在外做事，早点回家为好。”

张之洞的兴致也被吊了起来，说：“看来这签是灵的了！”

老头子咧开嘴大笑。

王定安说：“我也是累了，早有退隐林泉之志。等忙过这阵子后，我就回家，一辈子再不出来。”

“我也来试试！”

葆庚从王定安手里拿过竹筒，摇了几摇，也摇出根竹签来，看那上面写着“第十五号”。众人看签簿上“第十五号”下也写着两句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唉，圣母娘娘，你真是知我心的大慈大悲活菩萨！”葆庚把竹筒放到桌子上，无限感慨地说，“我虽然不大读诗，但王昌龄的这首诗我还是读过的，这两句诗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葆某拼死拼活为山西做事，偏就有人烂嘴烂舌说我的坏话。今天你们二位都在这里，日后要替我作证，我的清白，圣母娘娘都看到了。”

王定安忙说：“葆翁，神明在上，您是清白无辜的，放宽心好了！”

张之洞心里想：这签真有意思，是值得信还是不值得信呢？若说不信，王定安的已作了应验；若说信，难道葆庚就真的清白无辜？

正在这样想时，老头子已把竹筒递了过来：“您这位老爷也摇一支，凑凑兴吧！”

张之洞想：摇摇也好，看看我会摇出个什么签文出来。

张之洞学他们的样也摇出一支来，那上面写着“第一百二十七号”。老头子翻开簿册，“第一百二十七号”下写了这样几句词：“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张之洞笑着说：“李清照的这几句词对我来说就不灵验了。我连眷属都没有，哪来的云中锦书！”

老头子笑咪咪地说：“客官有所不知，这签文有多层含意。对有眷属的人来说，指的自然是情书；对未成家或没有眷属的人来说，这指的便是近期内当有大喜讯来。”

葆庚赶紧接话：“这签文是灵的。早两天，我有一个朋友正托我

为他的女儿找婆家。这女孩仗着人长得漂亮，心高得不得了，媒人踏破门槛，她一个也不同意。现在二十二三岁了，还没个人家，父母急得不行，要我帮他留意。”

“你说的是谁家？”还没等张之洞说话，王定安便关心地问。

“是祁老二的四闺女。”葆庚答。

“噢，祁家的女儿？”王定安的两只小眼睛里顿时明亮起来，他对张之洞说，“您可能没听说过，太原城里有句话，叫做祁家四朵花，压倒百万家。已出嫁的三个女儿我都见过，果真是一个个貌若天仙，据说四闺女又比三个姐姐更漂亮。这可是天大的喜讯，签上的这几句词好比圣母娘娘在做媒，切莫错过了这个机会。”

或许是“压倒百万家”这句话撩起了兴致，也或许是圣母殿签文带来了情趣，丧妻半年的张之洞突然想到，是应该找一个女人了。他快乐地答道：“行啊，我倒要看看祁家的四闺女到底怎么个美法！”

“好，好！”葆庚击掌欢笑。“这事包到我身上，明天回城后我就来安排。”

正说着，李矮子家送来一桌丰盛的酒饭。老头子点燃蜡烛，大家围坐一桌，在圣母娘娘的身旁，兴致勃勃地喝酒吃饭。

三 夜阑更深，远处飘来了琴声

吃完饭后，老者将他们带到另一幢宅院。这宅院位于松水亭边，善利泉在此处绕了一个半圆形，将院子三面环绕。另一面是一道屏障似的石壁。院墙里花木茂盛，还有一个小小的鱼池。鱼池里流动着活水，这活水引的是墙外的善利泉水。院子里错落着大大小小十余间房子，都布置得精美舒适。张之洞被安置在其中最大最好的房间里。他很奇怪：这么偏僻的晋祠，为何有这等好的宅院，这是什么人的家产？

葆庚笑着告诉他：“张大人，您来山西还不久，下官还没来得及告诉您。您在山西做巡抚期间，这幢宅院的主人就是您，今夜我们都沾您的光。”

“这话怎么讲？”张之洞颇为惊讶。

“是这样的。”葆庚解释，“当年鲍源深做山西巡抚时，因为有头痛病，听不得城里的喧闹声，于是藩司就从藩库里拿出一笔银子，给他在晋祠里修了这幢宅院，让他住在这里办事。那时，从太原城到晋祠之间，每天车马奔驰，都是因为鲍源深在晋祠的缘故。不久，鲍源深调走了，曾九帅来到山西。九帅长年在战场，风痹严重，常常需要卧床休息，于是这幢宅院便成了九帅的休憩之所。他做晋抚的那几年夏天，便都在这里度过。九帅喜欢泉水、花木，现在院子里的鱼池、树木，都是在他手里种植的。九帅打下江宁后开缺回籍，曾侯送他一副对联……”

“这副对联我知道。”张之洞插话，“千秋藐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正是，正是。”葆庚击掌赞道，“大人真是博闻强识。九帅很喜欢这副联，因而将这院子命名再读斋。”

“再读斋！”张之洞说，“这个名字取得好，想不到曾沅甫还有这份风雅气。”

“九帅书读得好，他是拔贡出身。”葆庚对曾国荃很有感情，“九帅离开山西后，卫静澜来代替。他在山西呆的不久，在再读斋里只小住过几天，也认为此地是个读书休憩的好处所。这半年里，再读斋一直空着。因为要请大人来晋祠踏青，才临时打扫了一下。下官拟在此多安排几个人，把它再修缮修缮。太原城里夏天不好过，大人可到这里来避暑，平时也可常来休息休息。”

真是初任地方要员，张之洞压根儿没有想到，一个巡抚居然还有这种特权，这与山西百姓普遍的饥寒贫困，与许多人的流离失所相

比较，是一个多么大的差距！过去在湖北、四川做学政时没有留意过，说不定那些巡抚们也都有几处别墅在郊外的名山胜水处。怪不得百姓与官府之间有一种本能的对抗情绪。面对着千百万啼饥号寒的父老乡亲，作为一省之主，竟然能安得下心来享受这等美宅华居，百姓怎能不讨厌唾骂乃至仇恨呢？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会立即拂袖而去，也不会顾及到别人的难堪与尴尬，但今天他的心情格外好，何况这个宅院并不是为他而修建的。他对葆庚只淡淡地说了句“不必再修缮”后，便将葆庚等人打发走了。

夜里，张之洞躺在舒适的床上，想起白天所看到的名殿古树，精神仍在兴奋状态中。他毫无睡意，遂披衣而起，伫立木格纱窗下，欣赏晋祠的夜景。

大根早已沉睡，四周安静极了，只有善利泉流淌时发出的汨汨响声，这响声益发衬托出晋祠的静谧。皓月的清辉透过树叶花瓣，在地面上织就一幅黑白相间斑斑驳驳的图画。远处，黝黑的群山，像剪纸似的贴在碧净如洗的夜空底部，给古老的三晋大地增添几分神秘诱人的气氛。

似有花香传来，淡淡的，幽幽的，着力去嗅着，好像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才一眨眼工夫，仿佛另一股香气又从远处飘来。张之洞想起韩愈的名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暮春之夜的远方香气，似乎也跟早春的草色一样，在有与无之间：不经意，则香气袭人；若着意寻找，它又无影无踪。

张之洞做了半年的山西巡抚，说实在话，山西并没有给他一个好印象。今夜，他好像发现了山西的另一面：秀美、温馨、神奇、迷人。

山西，你原来也这样的可爱！

忽然，从宁静的夜色中传来了琴声。这琴声飘柔轻曼，时断时

续，它立即把张之洞的心给吸引住了。他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古琴弹拨得真好：它像是门前善利泉的流水，轻轻的，淙淙的；它也像兴义府外绕山的雾岚，绵绵的，悠悠的；它又像薄暮时光川西坝子农舍上升起的炊烟，婷婷的，袅袅的；它还像初夏季节京郊田畴上吹过的和风，暖暖的，熏熏的。这琴声，使张之洞想起了结发之妻石氏。

石氏当年弹出的琴声就是这样的轻曼悦耳，温柔润心。她有时也会伴着琴声独自低吟。那歌声婉转甜嫩，绕室盘旋。石氏的琴声和歌声，给孩子们带来欢乐，给清贫的日子带来充实，给小家庭带来温情，更给青年张之洞带来说不尽的幸福感。

石氏的琴声，是张之洞永恒的怀念！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苏东坡的悼亡词，今夜又在他的脑中浮起。这远处传来的古琴之声，莫不就是石氏所弹奏？是她在思念往日甜蜜的岁月，在眷恋人世间的丈夫儿女？

难道是幻觉？万籁俱寂的荒郊野外，哪来的琴声？张之洞屏息一切思念，侧耳倾听。不，这不是幻觉，千真万确是有人在弹琴，只是琴声已变了。

此时传来的琴声与刚才的不同，它迂缓游移，凄清幽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张之洞猛然想起来，这不是石氏在弹琴，这是母亲在弹琴。

四十多年来，在张之洞的记忆中，确切地说，是在他的想象中，母亲的琴声多半都是这样的：它充满着哀怨，充满着遗恨，它似有无穷无尽的话要述说，似有无穷无尽的爱要施予。张之洞脑海中母亲的形象既圣洁高贵，又愁肠百结。这些，都化为不绝如缕的琴声，长久地回旋在他的胸臆间。现在，这远远传来的断断续续的琴声，勾起了他对母亲的深深思念。

朱太夫人卒。(太夫人善鼓琴，遗琴二。赠公自朱夫人卒后不复娶，命侧室魏氏抚字之。及公贵，魏氏以覃恩累封夫人。)

再读斋纱窗前的张之洞，久久地沉溺于对往事的寻索追忆之中。
这琴

弹得如此动人心扉，扣人心弦，弹琴者必定心灵手巧精于音律。
此人是聪慧的雅士，还是纤丽的婵娟？明天得问问。

第二天一早，张之洞向圣母殿的看守老头说起昨夜有人弹琴的事。老者说：“这是李老头的女儿弹的。晋祠里有一个旧书院，名叫晋溪书院，是乾隆年间办的，到同治初年停办了，以后做了当地百姓子弟的蒙馆。两年前，李老头被聘为蒙馆的塾师。李老头一家三口：老伴和一个守寡在娘家的女儿。”

老者望着张之洞，以一种很怜恤的口吻说：“有一天，李老头到圣母殿来和我聊天，说起他女儿的事。她的女儿名叫佩玉，十八岁出嫁，夫家是个殷实的家庭。嫁后第二年便生了一子。日子本过得甜美。不料，夫婿陡染急病，一下子便死去了。二十一岁的佩玉顿时成了寡妇，她心中已是悲痛万分了，又加之各种风言风语更令她难过，不少人指着她的背影，说她克夫，是扫把星。好在还有个儿子，佩玉含着眼泪忍着痛苦，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谁知，儿子三岁时出天花死了。这一下，佩玉的全部指望都落了空，夫家也不把她当人看。万般无奈，佩玉只得回到父母身旁。她从小好弹琴，这两年来因为心中郁结过多，便常常借琴来作解脱。客官，佩玉昨夜的琴声打扰了您吧！”

“不，她的琴弹得太好了，我想去见她。”

葆庚忙说：“一个住娘家的寡妇，怎好叫您亲自去看，把她叫过来好了。”

张之洞将葆庚拉到一旁，轻声说：“昨天我就说了，我们到晋祠

来就成了踏青的游客，不再是抚台、藩台，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何况这个女子琴弹得这样好，也可算个才女，我即使以抚台的身份去看她，也是应该的，并不辱没二品大员的职衔。”

葆庚笑着改口道：“大人说得对，我们都去看看她。”

老者说：“既然各位客官硬要去，那我先走一步，叫李老头收拾一下。”

过一会儿，张之洞在葆庚、王定安的陪同下来到晋溪书院。这座书院的确已废弃多年，冷冷清清的，杂草丛生，但宅院宽敞，文星坊、泮池等也都还完好，可以想见旺盛时，这里也是书声朗朗弦歌不绝的。学政出身的张之洞对此大为感慨：山西的前任巡抚们可以拿出大笔银子去修再读斋，却没有想到要复兴这所书院，真是枉读了圣贤之书；待诸事办理稍有头绪后，一定要把晋溪书院恢复过来。

正想着，老者将李老头带上了来了。老塾师在客人面前显得有些拘谨。他连连招呼客人坐，又亲自递上茶碗，并一再声称没有准备，无糕点瓜果招待，很是过意不去。

张之洞见塾师穿着虽陈旧，却也还整齐，面容虽瘦削，五官也还端正。张之洞对塾师很熟悉。他知道不少塾师都是饱学之士，就学问来说，他们并不比举人、进士差多少，只是命运不济、科场不顺罢了。就品性来说，他们因终日诵读圣贤教诲，没有受官场黑缸的污染，故而持身多清白，缺德害人的事他们通常不会做。前学台对塾师有一种本能上的好感。眼前的这个塾师，从举止神态来看，是一个本分人，再加上他有一个会弹琴的女儿，张之洞对他更是和气。

“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

“不敢。”塾师恭谨回答，“免贵姓李，贱名治国。其实，老朽六十岁了，从没治过一天国，这是名不副实。”

张之洞笑了起来，说：“李先生不必遗憾，肩负治国担子也不见得是好事，像您这样，以舌耕养家糊口，一分一文来得堂堂正正，花

起来心安理得，与世无争，天君泰然，岂不甚好！”

李治国听了这话，心中欣然：“客官说得好极了。老朽这几十年来，也总是这样想的，不怨不怙，坦然度日。只不过毕竟家计清寒，许多事做起来力不从心呀！”

这是大实话。蒙馆塾师清贫，除极少教出的学生做了大官又有所回报者外，绝大多数是没有多大脸面和身份的，要想做点什么，真的是难。张之洞点点头，表示对这话的理解。

过一会儿，他又问：“你的蒙馆有多少学童？”

“十五个。这两天放春假，在家帮父母忙春耕。”

“收的学费能养得起家吗？”

“哪里可养家？”李治国苦笑着说，“客官有所不知，晋祠四周的乡民大都贫困，交不起多的学费。有几个娃家里穷，父母早就想他们辍学了。我看他们也还好学，便挽留下来，免去了他们的学费。”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师！对于贫寒子弟读书的艰难，张之洞是深知的。他在湖北、四川做学政的时候，特别关照各州县学校膏火费的发放。遇有机会，总是劝那些有钱的商贾多捐点钱给学校。在省学台衙门直接管的经心书院、尊经书院，每次去视察讲学，他都要问问学子的学业衣食情况，对那些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困的子弟，他总要想法子去资助他们，他不图这些学子个人的丝毫报效。这一则出于爱才惜才的本性，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才因得不到教育而毁掉；一则也出于作为学官的责任心，为国家造就人才，乃是学官的神圣使命。这个李治国，不是朝廷任命的学官，却有这等仁心，应是出于爱才的本性。前学台对这个老塾师油然而生出敬意。

“那您的日子怎么过？”

“勉勉强强也可维持。”李治国平平淡淡地说，“每年所收的几千文学费，用来买麦面和油盐。老伴种菜喂鸡，也能补贴些家用。这两年

女儿回娘家来住，也可以帮帮忙。”

说到女儿了，圣母殿的看守人忙插话：“李老头，昨夜佩玉弹琴，这位客官听到了，他很是称赞，硬要来看看佩玉。你去叫佩玉出来和客人见见面吧！”

李治国摆手笑道：“小女琴艺荒疏，客官谬奖了。”

张之洞说：“您女儿的琴弹得妙极了。我昨夜一直站在窗边听到底，直到她不再弹了才上床睡觉，躺在床上很久都觉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哪里，哪里！客官如此美言，小女担当不起。”李治国开心地笑着，“小女乃贫寒家女子，举止粗俗，如何见得贵客？”

“老先生不必谦虚。”张之洞恳切地说，“自古以来便有高山流水的佳话，令爱琴艺高明，她也是希望能有人真心欣赏她的琴艺。您不要代她做主，我想她会愿意见见我这个晋祠的游览者的。”

见张之洞这样说，李治国起身说：“我进里屋去问问佩玉，看她意下如何？”

“好！”王定安轻轻地拍打着巴掌说，“你说我们在等着她。”

很快，李治国便出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少妇，显然是他的女儿佩玉。

李治国指着张之洞对女儿说：“佩玉，这位客官昨夜听了你的琴，说你弹得好，今早特为来看你。他是你的知音，你要当面谢他才是。”

佩玉走过来，大大方方向张之洞行了一个礼，轻轻地说：“谢谢客官。”

张之洞见佩玉大约二十五六岁年纪，匀匀称称的中等身材，穿一件家织蓝底白花粗布夹衣，蛋形的脸上长着一对细长的眼睛和纤小的

鼻嘴，头上没有首饰，脸上也不见粉黛。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自然纯朴清秀灵慧之气。

久在官场的张之洞平素见的女人，多为浓妆艳抹的太太夫人，自己过去的三位夫人，倘若见外客，也必定着意打扮一番。打扮出来的女人，固然漂亮好看，但总不能与这种天然本质相比。一个好比戏台上的曲折情节，一个好比真实的人世生活。素来率真任性的张之洞，更喜欢这种本质本色的清纯。

他满脸笑意地对女琴师说：“昨夜我听了你半夜的琴。你的琴声，把我带进了你的音乐世界。我跟你讲几句听你琴的感受，看我算不算得你的知音。”

佩玉微笑道：“小女子琴艺粗劣，有辱客官听了半夜，实在惭愧。客官要谈听琴的感受，倒是我愿意听的，请客官指教吧！”

听佩玉这么说，张之洞高兴地说：“你昨夜弹的琴，上半截的曲子如春溪之流水，如向阳之山花，欢快欣然，像是回忆少年的无忧岁月和成年后的幸福时光。下半截曲子，则有如浔阳江头长安女的心境，听起来满眼是茫茫江月瑟瑟秋荻的情景。我想，你弹到后来，很可能是心中涌起了世事的诸多辛酸悲苦，琴声便不知不觉地变了调。你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张之洞的这番分析正说中了佩玉的心思。昨夜，她拿起琴来时，本是心情舒畅的。明月清风，红花绿叶，带给她以生命的机趣。她操起琴来，心似白鹤，手如流泉，曲调畅达和乐。慢慢地，丧夫孀子的深重悲痛，不期而然地又从她的心灵深处涌冒出来。她忧愁重重，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何这般苦痛。眼下可以和父母一起生活，往后父母故去，何处将是归宿？心里这样想着，弹出的调子愈加哀婉凄怨了。

佩玉点点头说：“客官说得不错。”

张之洞很觉欣慰：“古人云，凡音之起，由心之所生也。又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之文谓之音，故音乐乃人心情之外露。我听你的

琴声而知你的心情，可不可以算是你的知音？”

佩玉颇为羞涩地说：“这样说来，客官可算得上是我的知音。”

张之洞哈哈大笑。葆庚、王定安连同李治国都笑了起来。张之洞对李治国说：“老先生，我有个不情之请，想叫令爱当我们众人之前再弹一曲如何？”

不等父亲问她，佩玉立即说：“客官既然这样明辨音乐，我愿意为你再操一曲。”

说罢，转身回里屋。

过了好一阵子，还不见人出来。众人正在奇怪时，忽然从里屋传出了琴声。李治国带着歉意说：“琴架大而笨，不便搬动，且小女从未当着生人面前奏过琴。她现在是在里屋为各位客官弹奏。”

“也好，也好！”张之洞忙说，“隔壁听琴，更宜凝神倾听。”

琴声清脆地从里屋转出来。先是悠扬亮丽，婉约轻柔，如一匹彩练当空飘舞，时上时下，时左时右，舞出许多绚丽的姿态来；又如满园春花，姹紫嫣红，千娇百媚，春色烂漫，引来蜂蝶成群。继而节奏加快，声调激昂，如一江春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波叠涛涌，浪花飞溅；又如百兽奔走山林，朝拜虎王，蹄声急促，气象壮观。接下来急管繁弦，号角嘹厉，如春雷乍响，如山洪暴发，如战马嘶鸣，如刀枪撞击……就在众人被琴声牢牢吸住的时候，突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霎时间，整个晋溪书院一片寂静。

佩玉神采焕发地走了出来，颇似一位得胜归来的杨门女将。

张之洞夸道：“这首曲子比昨夜的更好。想不到一个弱女子还能奏得出这等雄健的乐曲。请问，这是一首什么曲子？”

佩玉笑吟吟地答：“这是一首唐代古曲。当年唐高祖在太原起事，派他的女儿平阳公主驻扎在扼控河北山西之间的关口，这关口就

是今天的娘子关。平阳公主成功地守住了。唐高祖命乐师谱了这首曲子送给平阳公主，曲谱名叫《平阳公主凯旋曲》。”

张之洞太喜欢这个女琴师了，一个念头突地在他的脑中萌生：准儿八岁了，却不会弹琴，何不把佩玉聘到家里来，请她教准儿呢？日后让她继承奶奶的琴艺，也是一桩好事呀！

张之洞站起来，走到李氏父女身边，诚恳地说：“实不相瞒，鄙人就是山西巡抚张之洞。”

听说眼前站的竟是堂堂抚台大人，李氏父女一时惊呆了，不知所措。圣母殿的看守老头也惊诧莫名。王定安在一旁说：“这位真正是抚台张大人。”又指着葆庚介绍：“这位是藩台葆大人。”

荒废的晋溪书院、贫寒的蒙馆塾师家，突然间冒出几个小民只能耳闻不能目睹的大人物，仿佛喜从天降似的，李治国忙跪下磕头：“不知大人们光临，罪过罪过！”

张之洞忙扶起老塾师：“快起来，不必如此！”

待李治国起身，张之洞说：“鄙人有一事请老人家成全。”

“大人有何指示，请吩咐。”

“鄙人先母最喜弹琴，只可惜鄙人四岁时，先母便过世了，她只留下一张古琴而没有把琴艺传下。鄙人有一个女儿，年方八岁，鄙人盼她能像祖母样会操琴奏曲，故冒昧向老先生请求，让您的女公子到鄙人家中去，一来教小女弹琴，二来也可教小女识字读书。一句话，请您的女公子做小女的师傅。不知你们肯给我这个面子否？”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好事，李治国正要满口答应，佩玉却扯了一下父亲的衣角，老塾师只得改口：“大人这样看得起小女，这是小女的荣耀，只是小女乃贫寒人家出身，不懂礼数，且从小读书不多，如何能做得小姐的师傅？”

张之洞爽朗地笑道：“你们不必担心，鄙人既然请您的女公子去，自然就信得过她。鄙人女儿要下个月初才到太原，这十多天里，你们父女还可从容商量。或者，女公子也可以先到鄙人家里暂住一两个月，看看能否适应，能留则留，不能留随时都可回晋祠。至于薪水，我会比通常衙门请的西席还要略高一些。请贤父女务必体谅鄙人这一片爱才之心。”

李治国见巡抚说得诚恳，便看了女儿一眼。见女儿没有完全拒绝的意思，便说：“深谢抚台大人的错爱，容我们父女再商量一下。”

“行。”张之洞高兴地说，“半个月后，我派人来接女师傅。”

说罢，对葆庚、王定安说：“我们回城吧！”

第五章 清查库款

一 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阎敬铭出了个好主意

回到太原城的第二天，马丕瑶便向张之洞禀报，初步清查光绪三年、四年、五年的赈灾款项，三年间便有三十余万两银子对不上数，怀疑是当年主持赈灾的藩司葆庚和主要经办者王定安贪污中饱了，但苦无确凿的证据。下一步的清查如何进行，请抚台拿个主意。

下午，葆庚也特为过来，说已与祁家说好了，祁家父女都同意，是不是就叫他们父女到抚台衙门来见见面。马丕瑶的禀报让张之洞对葆庚、王定安很是反感。他甚至后悔不该与他们同游晋祠。张之洞冷冷地说了一句“此事不要再提了”后，便不再理睬葆庚，将葆庚弄得十分没趣。

张之洞为清理库款事苦苦地思索着。

夏天到来时，春兰带着唐夫人生的次子仁挺、王夫人生的小姐准儿，以及柴氏带着燕儿都来到太原。桑治平在紧靠巡抚衙门的一条小

街上，赁了几间房子安置家小。大根夫妇则带着仁挺和准儿，与张之洞同住衙门后院。从此，早晚冷清的第一衙门，开始有了勃勃生气。

桑治平做了张家的真正西席。仁挺聪明好学，并不要老师多操心，他仍可以分出不少心力来替张之洞办公事。

为张之洞的诚意所感，佩玉也来到太原做准儿的琴师。张之洞甚是高兴。准儿活泼伶俐，佩玉喜欢她。佩玉和善亲热，准儿也爱她。两人很快便相处融洽。

近年来，因王夫人的陡然去世，悲寂常常袭击着张之洞的心，空闲时他思念得最多的便是远在北京的儿女。长子仁权已成家自立，他较为放心。次子仁挺毕竟是个已有十岁的男孩，学业是其生活中的全部内容，有良师在教导，他也可以放得下心。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便是这个小准儿。娇弱的女孩，这么小就失去了母亲，这是她人生的最大痛苦，虽有春兰在生活上予以照顾，但谁去抚慰她那颗受伤的幼小心灵？谁去充当她闺房中的教师呢？张之洞为此而深深地忧虑。现在好了，佩玉来了！她俩似前生有缘似的，彼此亲密无间。听到后院里不时传出的佩玉和准儿的欢悦笑声，张之洞的心里十分宽慰。

这时，一道上谕递到太原巡抚衙门：户部尚书着阎敬铭补授。又命张之洞将此谕火速递到解州书院，督促阎敬铭毋再固辞，速来京履任。张之洞看到这道上谕，心里欢喜无尽。

他首先感到欣喜的是太后毕竟有见识，不像以往只让阎敬铭恢复侍郎原职。倘若依旧是从二品待遇，说不定那个倔犟的老头子仍然会坚辞不受。如此，将令他这个传旨者十分难堪，两边都不好交代。张之洞感激太后给了他很大的面子。

最使张之洞欣慰的是，阎敬铭授的是户部尚书。山西穷困，银钱拮据，凡办大事，都要得到户部的关照才能行得通。自己过去曾力主阎敬铭出山，这次又倾心接纳。这些，老头子岂能不知？今后又岂能无视？子青老哥所说的靠山，这真是一个天缘凑泊的好靠山！

张之洞想到这些，心里兴奋不已。而眼下阎敬铭对清库一事，也正好能帮得上忙。光绪三年，阎敬铭以工部侍郎的身份，来太原协助巡抚曾国荃赈灾。以他的精明老练，必定对当时赈灾款的集散，心中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应该向他请教！说不定藩库清查之事，靠的正是此老的鼎力相助。

他将去解州的重任再次交给桑治平，要他说服阎敬铭取道太原进京，并一路好好陪伴护送前来，他要亲自把盏为久蛰荒野的大司农饯行。

经过二十余天的长途跋涉鞍马劳顿，桑治平一路护送阎敬铭，来到了离太原城只有七十里路的榆次县。除他们二人及阎敬铭的一个远房侄孙外，同行来到榆次的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杨深秀，字漪邨，本省闻喜人，今年三十三岁。十年前杨深秀即考中举人，第二年会试告罢。杨家乃闻喜大户，家资饶富。杨父遂出钱为儿子捐了一个刑部员外郎。这是个空衔，杨深秀依旧在家中读书。他向往的是两榜正途出身。

光绪三年，眼见乡亲们受苦受难，杨深秀心中不忍，遂广开粥厂救济灾民，又拿出巨款来购买药材，施舍给贫困的病人。杨深秀因此而善名远播。此时阎敬铭正奉旨赈灾，便聘请杨深秀来太原与他共襄大事。

杨深秀为人正直又精细。灾情严重，百姓身处水火之中，山西官场却有不少人利用权势，侵吞钱物。杨深秀对此愤恨不已。他和阎敬铭谈起此事，阎敬铭也同样愤恨。得到阎的支持后，杨深秀暗中记下一份详细账目，以备他日所需。赈灾完毕，阎敬铭离开太原来到解州书院。不久，杨深秀也回原籍继续读书。闻喜与解州相邻，杨深秀时常到解州书院，向阎请教学问。谈起官场的腐败，谈起国家的积贫积弱，谈起人心的不古，这两个年纪相差三十余岁的师生，有许多共同的感慨。

桑治平向阎敬铭谈起清查局所面临的困难，阎敬铭想起了杨深秀，遂邀之一道去太原。杨深秀素慕张之洞大名，欣然同意。

傍晚时分，阎敬铭一行刚进城门，便见一个低级官员装束的人走上前来。桑治平笑道：“郭巡捕，你几时来的？”

郭巡捕说：“前天接到桑先生的信，抚台大人昨天便到了榆次。卑职今天在城门边恭候一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现在就请阎大人和桑先生等一起去县衙门。”

阎敬铭听说张之洞亲来榆次迎接，颇出意外，对桑治平说：“张大人公务繁忙，还这样客气，令老朽不安。”

桑治平说：“张大人对丹老十分钦佩，若不是公务繁忙，他是要亲去解州的。他早就跟我说定了，要我到太谷时给他一封信，不管多忙，他都要亲来榆次迎接，以表示他的仰慕之情。”

阎敬铭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

说话间，不知不觉到了榆次县衙门口，张之洞带着罗县令、何主簿等一班官吏迎上前来。桑治平从中作了介绍。

张之洞向阎敬铭作揖道：“久仰丹老声威，不胜倾慕。”

阎敬铭回礼道：“张大人亲来榆次相见，愧不敢当。”

张之洞说：“丹老四朝元老，中兴功臣，之洞未去解州相迎，已是不恭，尚望丹老见谅。”

说着，又向阎敬铭介绍了榆次县的一班官员。阎敬铭指着杨深秀说：“这位是闻喜县杨深秀漪村孝廉，光绪三年协助我在山西办赈务，是一个仗义疏财极有血性的汉子。”

张之洞一听杨深秀办过赈务，眼睛一亮，忙问：“杨孝廉是陪同丹老一道进京的吗？”

阎敬铭说：“不是，我特地带他到太原来见你的。”

张之洞转脸对杨深秀说：“杨孝廉请在太原城多住几天，鄙人有

要事请教。”

杨深秀说：“治下久闻大人盛名。大人巡抚三晋，此乃三晋父老之幸，治下愿为大人驱驰。”

罗县令笑着招呼：“请丹老、张大人及各位一道入席吧，大家酒席上再畅谈。”

巡抚驾到县城，这正是县令献殷勤的最好时候。阎敬铭进京去做户部尚书，下榻此地，也是东道主一个巴结攀援的好机遇。两件事凑到一起，岂不是天大的好事！罗县令动员一切力量，清扫道路，打扫驿馆，搜集佳肴，准备美酒，足足忙乎了两天。今晚县衙门的接风酒席办得隆重丰盛：一桌主席，三桌陪席，举凡山西省的好食品全都上了桌，加之满堂大红蜡烛，给宴会厅更增添许多热闹的气氛。

可是，六十五岁的主客生性俭朴，不习惯山珍海味，再加上旅途劳累，更没有胃口，他只抿了两口酒，动了几下筷子，便闭口不再吃了。第一陪客也不是个大吃大喝的人。张之洞四十岁以前嗜酒好饮，常常喝醉。四十岁后因身体欠佳，也便节制不再多饮。于是，这场名为招待阎敬铭和张之洞的酒席，便成了榆次县衙门大小官员们的聚餐。他们在陪席上频频举杯，相互劝饮，大咬大嚼，狼吞虎咽。

张之洞看着这个场面，禁不住双眉紧锁。他对罗县令说，明天要留丹老在榆次住一天，有要事商量，一切应酬全部罢掉，只需备点粗茶淡饭即可。罗县令不好违背，只得答应。

第二天上午，张之洞只身来到阎敬铭下榻的驿馆。他要与这位两度复出的前朝大员，作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张之洞说：“二十年前，胡文忠公誉您为湖北经济第一人，要我到武昌去拜您为师，求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怎奈天不假寿于文忠公，此行未果。讵料二十年后，我才得以拜识您，真正是又憾又幸！此番太后将大司农重任交给您，正是众望所归，人地两宜。您一定将再展补天之手，为朝廷广开财源，造福社稷。明天启程去太原，我自

然当留您在太原多住几天。只是省垣人多眼杂，难有这等清静的环境，故而选择榆次先与您相见。一则表示远迎的诚意，二则也想借此地与您促膝恳谈。我有许多事要向您请教，请千万莫嫌鲁钝，看在三晋父老乡亲的面上，为我开启茅塞。”

阎敬铭面色凝重地听完张之洞这番开场白，沉吟良久后说：“文忠公生前曾对老朽说起过抚台，夸奖抚台是他遇到的最聪颖的年轻人，日后前途不可限量。文忠公的确是慧眼识人，抚台今天也做到了他当年的官位了。”

“我哪能跟文忠公相比。”张之洞忙说，“文忠公虽说官位只是湖北巡抚，其实是朝廷的江南柱石。今日的晋抚哪能跟当年的鄂抚相比。”

阎敬铭笑着说：“以抚台的天资才望，好好做下去，日后也会是朝廷柱石的。”

张之洞说：“谢谢丹老的奖掖。我当尽力而为，但愿不负朝廷的信任、丹老的厚望。”

阎敬铭原以为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会是满身的名士气，却不料这样恳切诚挚，于是点了点头问：“抚台准备跟老朽说点什么？”

张之洞略微停顿一下，说：“朝廷命我承乏三晋，很想为三晋父老做点实事，但却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山西弊病很多，依我看来，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乡间广植罂粟，与庄稼争地，官吏军营，多食鸦片，风气颓废。二是从省到州县，吏治腐败，各级官场，疲沓懒散成风，贪官污吏，亦为数不少。三是山西土地贫瘠，所产甚少，百姓生计窘困，难以自救，官府收入枯竭，几乎不能有所兴作。”

阎敬铭说：“老朽寓居山西多年，对山西弊端多少有所耳闻目睹。抚台方才所说的，均是山西积弊。在解州时常听士林说，抚台来晋后力图铲除弊端，整肃民风。士林都称赞抚台气魄宏大。”

张之洞说：“不瞒丹老，自到山西以来，我也曾采取过强硬手

段，欲求有所作为。比如说在铲除毒卉禁止吸食鸦片一事上，是不惜动用兵丁，不怕得罪乡绅的。现在看来是收到了些成效。至于整饬吏治方面，也想以清查藩库为缺口，狠狠地煞一下贪污中饱之风。想必丹老也知道，山西藩库竟然有三十年未清账目，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我知道。”阎敬铭沉重地说，“藩库多年不清之事，据我所知，尚不止山西一省。当然，山西三十年不清，确居全国之首位。其他十年八年不清的还有好几个省份。太后要老朽去做户部尚书，但老朽即便要去摸清各省目前的库存银钱状况，都很困难，这个户部尚书如何做。哎！”

阎敬铭说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张之洞听了阎敬铭的感叹后，突然灵机一动，说：“我在京师做闲官时，也曾听部院堂官们说，这几十年来六部数户部最难掌。军饷开支大，各省上交又少，不但该交的不交，连别省的过路钱都拦截。难怪户部官员甚至说，各省这种行径类似绿林。”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

阎敬铭笑着插话：“翰林变绿林，这句话原本是骂李少荃的，后来竟成了名言，广为流传套用。”

张之洞本想说一句“这是因为像李鸿章那样变绿林的翰林越来越多的缘故”，想一想阎敬铭和李鸿章是同一经历的人，这种清流激愤语言不能在他面前说，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改口道：“各省都叫苦，都说亏空多，户部也拿他们没办法。刚才丹老您说的，摸清各省目前库款情况，的确是户部一件大事。我想，丹老这次进京后，第一把火就烧到这事上，山西将为丹老提供一个范例。”

阎敬铭想，这不失为一个好点子。接到进京任户部尚书的圣旨后，阎敬铭便一直在寻思着：身负贤能之名，数度谢旨不应，如今以六十五岁的高龄履任，天下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自己呀，倘若尸位素餐，毫无建树的话，不但辜负了圣恩，也有损自己的清名；倘若要有所建树，这建树要立在哪一点上呢？张之洞不愧是个聪明人，他这个点子可谓一箭双雕：首先是要换取我和户部的支持，同时的确是给户部的一个启示。好，这样一件既有利于他，又有利于我，既有利于山西，又有利于朝廷的事，为什么不支持？

阎敬铭舒心一笑说：“张抚台，老朽全力支持你把山西三十年的藩库账目料理一清，然后再奏请太后、皇上，要各省都效法山西。抚台需要老朽做什么，就明说吧！”

张之洞高兴地说：“丹老真是个实心做事的人，有您的支持，山西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不瞒丹老说，一般性的清查库款，也并不是很难的事。莫说三十年，就是四十年、五十年也不难。我只需找到一个账目清楚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把现存的所有单据都汇集起来，然后一年一年地去做账。只要有一批细心有经验的账房师爷，花个半年时间就可以重新建立一套账目来。”

张之洞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阎敬铭从这几句话中，感觉到眼前的这位清流巡抚，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气概。他心里想：此人有宰辅之才，若遇天时的话，今后的功业或许不在乃师之下。一个念头瞬时间在他的脑子里浮起。

“我不只在于清理藩库的账目，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机会整顿山西官场。”张之洞放下茶杯，神色庄严地说，“刚才我说过，山西官场从省到州县，贪官污吏不少，而且风闻这个根子就在省城，因为上行下效，才使得三晋吏风更坏。”

张之洞说到这里，压低了嗓音：“我通过明察暗访，已知道这个根子便是现任藩司葆庚，葆庚的同伙有冀宁道王定安和阳曲县令徐时霖。他们在光绪三年赈灾时，合伙弄虚作假，贪污了一笔不小的银子。我想通过查库款来查赈灾款，通过清查赈灾款来查出葆庚的贪污案，再通过罢葆庚等人来整饬三晋吏风。”

阎敬铭敛容说：“抚台刚才说，通过明察暗访，已知根子是葆庚，还有王定安和徐时霖，是否可以再详细点告诉老朽此中的嫌疑。”

张之洞说：“大同府同知马丕瑶，是静澜中丞临走时向我推荐的诚实可靠人。我成立清查局，用的就是马丕瑶。马丕瑶查了几个月的库款，发现葆庚和王定安的不少疑点。另外，衙门里也接到过无名帖子，帖子上说葆庚、王定安、徐时霖沆瀣一气，合伙贪污。我与葆庚相处了一段时期，也觉得他不像个正派人。但现在没有得到真凭实据，下不了手。何况葆庚是藩台大员，王定安背景不小，更需谨慎从事。”

“抚台考虑的是。”阎敬铭慢慢地说，“光绪三年赈灾的事，老朽可以详细地对抚台说说。光绪三年九月，老朽奉旨与曾九帅一起办理赈灾事宜。九帅打仗日久，积劳成疾，江宁克复后即回籍养病。同治四年就有巡抚山西之命，但九帅因病辞谢。第二年正月，因捻寇犯湖北，军情紧急，九帅不得已奉命任湖北巡抚。但湖北军务不顺，九帅于同治六年十月卸湖北抚篆，再次回籍疗病。这一疗便是七年。一直到光绪元年二月，才接任河东道总督。到次年八月，改授山西巡抚。九帅又请假回籍。直到光绪三年二月，才从长沙启程，四月底到太原接篆视事。”

阎敬铭拿起他从解州带出的老葵扇，随手扇了两下。张之洞边听

边想，阎敬铭为何要费这大的口舌叙述曾国荃打下江宁后直到再度出任晋抚的这大段过程？是想告诉我曾国荃这十多年来一直多病，精力不济，故而造成山西吏治的疲沓？是的，阎敬铭毕竟和曾氏兄弟有一番共同战斗的经历，他是借此来摆脱曾国荃的责任。

张之洞说：“曾九帅戎马倥偬十多年，为朝廷立了大功，自己却落了一身病。丹老当年也为平长毛、捻寇吃了不少苦头。”

“王命在身，不得不带病驱驰。自古良将，有几个安逸的。”阎敬铭边说边摇着葵扇。

张之洞明白了，大叙曾国荃的经历，不但有为老九开脱之意，也有为自己表功的一层意思暗寓其间。

阎敬铭停止摇扇，继续说：“光绪三年，山西大旱，在这之前已干旱了一年，连续两年旱灾，把山西闹苦了。怎么个苦法，我不多说，只背两句当年老朽和九帅会街上奏的话给你听听。”

阎敬铭微闭着眼睛，回忆着。一会儿他睁开两只略显昏花的老眼，背道：“古称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变哉！”

张之洞的心像被利刃刺进似的惨痛着。“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这样的字眼，少年时常在书上见过，但总不大相信，怀疑是文人夸大了。没有想到，就在自己的治下，就在五年前的这块土地上，就活生生地出现过。那是怎样的惨绝人寰啊！

二人相对无言，驿馆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似的。

过了好久，阎敬铭才开口：“要说大旱两年便惨相如此，原本也不至于。这一则是山西太穷，即便丰年，老百姓也只能半饥半饱，何况灾荒。更主要的是罌粟苗害的。山西农人贪图眼前利益，废庄稼而种罌粟，家中多年来已不贮存粮食了，州县仓库也无粮可贮。山西山多路陡，运载不便。旱灾来时，拿着铜板却买不到豆麦，只有活活等死。”

“所以罌粟苗非铲除不可！”张之洞愤愤地说。

“是的，抚台此举功德无量。”阎敬铭赞许一句后，继续说下去，“当时我对九帅说，发钱尚在其次，首务是去外省办粮，并奏请朝廷命江南各省以粮代银，速运山西救急。一年下来，共赈灾民三百四十万，用银一千三百万两，用粮一百六十万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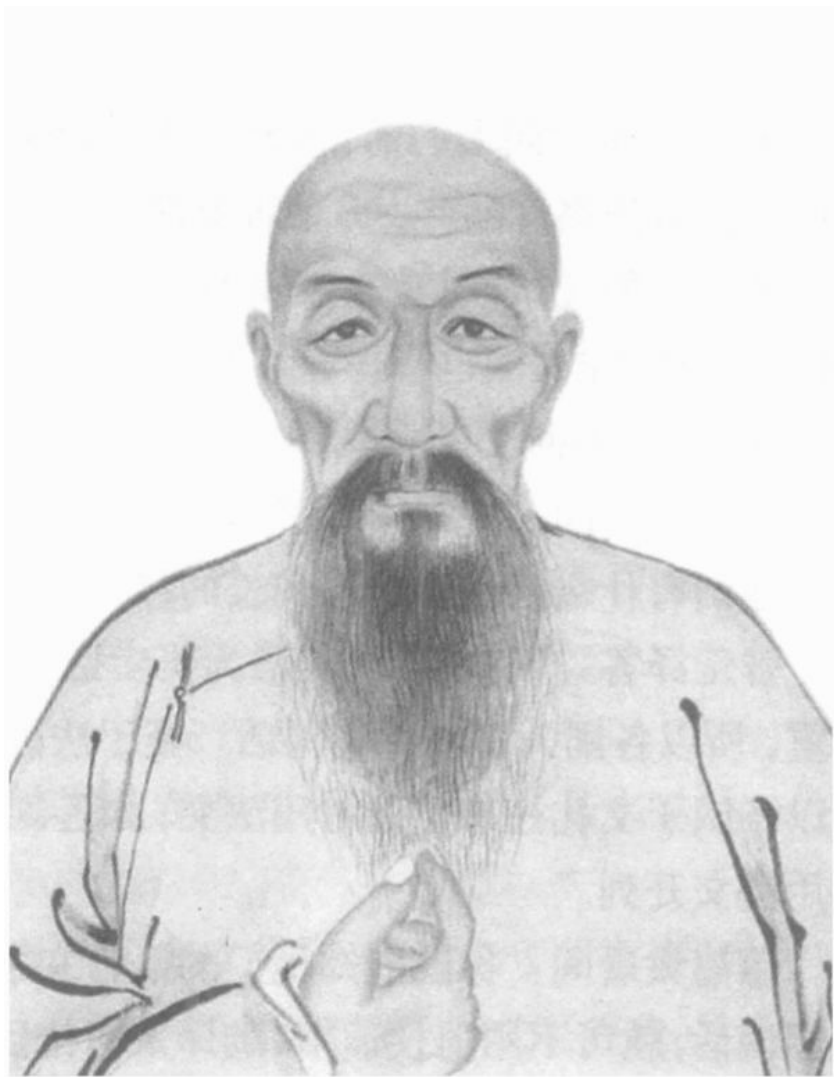
张之洞插话：“山西一千一百万人口，受赈人三成以上。全省地丁银一年才不过三百万两，用银达千万之多。丹老于三晋父老的功德，真山高海深！”

“抚台这话，老朽担当不起。”阎敬铭笑道。这话显然令老头子发自内心的高兴。他神态怡然地说，“这首先是朝廷的恩德，再是各省的捐助，三是山西多数官绅的合力共济。若老朽一人，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计可施呀！”

“丹老。”张之洞问，“据说当年山西绅商两界捐款不少，您还记得这笔款子的大致数目吗？”

“这就是我要对抚台细说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当年九帅定下的救急之策，功莫大焉，弊也莫大焉。”

阎敬铭习惯性地拿起老葵扇，轻轻地慢慢地摇着，好半天才开口：“湘军初起时，筹饷是第一桩头痛的事，曾文正公效法前朝旧事，请求朝廷发空白虚衔执照和空白功牌，用以奖励捐款的士绅。早期湘军的粮饷，主要靠的就是这条来路。”



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曾国藩

张之洞知道，这种方法自古以来便有过。虚衔执照，即视捐款数量大小，相应地授一个品衔，赠一套官服翎领，遇到喜庆典礼宴会时，可以穿这套官服摆摆脸面，但没有实职实权。这种交换可以满足许多有钱人的做官虚荣心。通常情况，这个权限在朝廷，执照上的名

字由朝廷填写颁下。曾国藩请求朝廷颁空白执照，名字由他填写，则是把朝廷的这个权力揽到了自己的手里。

相对于虚衔执照来说，功牌则低一等。它是立功的记录牌。兵士打仗立了功，视功劳大小发一枚相应的功牌，积到一定时候便可升官。没有上前线打仗的人，用捐钱的方式也可得功牌。有了功牌便有了荣誉，在地方上有许多好处。这种广开名路的做法，的确在历史上曾为应急起过不少作用。

“九帅把它移到山西来。他向朝廷请来空白虚衔执照和空白功牌各两千张，又将这四千张牌照的填写权完全交给藩司葆庚，自己全不过问，而弊病也就出在这里。”

开始说到关键处了，张之洞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这位经历不凡的老头子，要把他的一字一句都记在心里。

“不论是执照和功牌，都有正本副本各一份。正本发给捐款人，副本留在官府存盘，以备查询。若秉公办事，则正本副本完全一致，即捐银数量、授衔品级或军功品级两份上所填相吻合。心存贪污的话，则两份所填的就不会吻合。捐款人手里的正本填的银两是实数，存盘的副本上填的则少些，这中间的差数便为填写者贪污了。另外，还有的人捐钱少，不足以发执照或功牌，或有的人虽捐了钱但不要牌照，这些银钱也可以被执事人中饱而不露痕迹。这些手腕，即使在当时也难以盘查，事过多年，再查就更困难了。”

张之洞听到这里，心里冷了一下：是的，如何去找呢？这不还是没有真凭实据吗？

“有句古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要下决心去查，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只是不知抚台真的下了这个决心没有？”

阎敬铭两眼逼视着张之洞。

“请丹老放心，这个决心，我半年前就下了。”

“张抚台，官场上的事都是互相牵连着的，查一件事就会牵连到多件事，查一个人就会牵连到一批人，今后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出来，甚至会带来极不利的后果。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张之洞坚定地说：“丹老，您不要为我顾虑太多。我为人向来不存畏惮之心，也从不会向邪恶低头。牵出多少事就办多少事，牵连多少人就查多少人。”

阎敬铭淡淡地笑了两下，说：“张抚台，你这种气概，老朽很是佩服。但老朽不能不实话告诉你，你这种气概用之于京师做言官可以，用之于山西做巡抚则不行。”

“为何？”张之洞望着阎敬铭，恳切地说，“请丹老教我。”

“张抚台，你初为封疆大吏，尚不知地方官员的究竟。若是拿圣人的教诲、朝廷的律令来严格度量这些知府、知县，可谓没有一个合格的。故看一个官员的贤否，只能视其大节而遗其小过。所以，做巡抚的切不可存牵连多少人就办多少人的心思。抓住为头的，惩办几个罪大的帮凶就行了。若全都处罚，谁来为你办事？若他们抱成一团与你作对，你又如何在这个省里待得下去？故而我劝你，你清藩库，就清赈灾这件事好了；你要参劾，就只参劾葆庚、王定安等几个民愤极大的人好了。”

阎敬铭这番话，说得张之洞直点头，连忙说：“丹老说得有理。古人云水至清无鱼，人至察无徒，这话过去也读过，道理也懂，真正办起事来又不记得了。”

“抚台是明白人，老朽只要稍微点一下就行了。”阎敬铭笑道，“葆庚这人贪财好货，我在光绪三年时便有所觉察。王定安贪婪阴鸷，在山西官场士林中口碑极不好。抚台要借他们二人来整肃山西吏治，这点老朽是完全赞同的。二人皆司道大员，官位高，影响大。端出他们来，不只是震惊山西一省，也可儆戒十八省贪官污吏。”

“我想的正是如此。不瞒丹老，我来到山西后给朝廷的谢恩折上

就写着‘不忘经营八表’，有人攻讦我，说我有野心，不安于做一个巡抚，觊觎宰相之位。他们不知我的苦心，我是想借山西这块地方为全国立一个榜样。”

“张抚台，这就是俗语所说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呀！”

说罢哈哈一笑。

张之洞也哈哈大笑：“丹老说得好，说得好！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张抚台，老朽帮你出一个主意，说不定可以弄出一点真凭实据。”

开始接触到要害了，张之洞忙止住笑，将头倾向前去恭听。

“你立即将所有光绪三年发出的执照和功牌副本调出来，选出其中捐款数量较大的二三十张，然后再派人逐个登门，请他们拿出正本来，两相对照，证据就出来了。”

这真是个好主意！张之洞不由得从心里佩服阎敬铭的老辣。他兴奋地拿过葵扇，一边帮阎敬铭扇风，一边说：“谢谢丹老的指点。”

“还有，我给你带来的杨深秀，他当年曾协助我办了一段时期的赈务，后来被徐时霖要去。杨深秀怀疑徐时霖手脚不干净，曾悄悄地记下了一笔账目。这笔账目也可供你参考。”

“太谢谢了！”

张之洞高兴地起身，对阎敬铭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点，对山西藩库的清理大有裨益。说了一个上午的话，我陪您到庭院里走走。吃过午饭后，我再向您请教。”

“张抚台，你饶了我这个老头子吧！”

张之洞愕然望着眼前这个满身士气的大司农，不知此话中的意

思。

“你才四十多岁，年富力强，老朽今年六十有五了，如何能奉陪得起！吃过午饭后你让我好好歇息歇息。晚上，我还有重要话对你谈哩！”

张之洞这才明白过来，他怀着歉意说：“只怪我求治心切，把丹老当成金刚罗汉看了。好，下午请好好休息，晚上我再来竭诚讨教。”

二 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震撼张之洞的心

吃过午饭后，阎敬铭在侄孙的服侍下，躺下睡午觉。张之洞则和桑治平一道，与杨深秀聊天。关于当年赈灾和账目的事，张之洞拟回太原后再深谈，初次见面，则先谈些轻松随意的话题。他们谈学问，谈诗文，谈晋南的民情世风，谈国家的现状和出路，三人谈得很是投机。张之洞发现杨深秀是个人才，无论从功名资望，还是从年岁阅历来看，都具备目前即可重用今后前途远大的条件。晋阳书院缺个总教习，这杨深秀不就是一个极好的人选吗？古人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此话真的不假，只要留心辨识，人才到处都有！

吃过晚饭后，张之洞再次走进阎敬铭的房间，二人剪灯夜话。

张之洞诚挚地说：“上午与丹老一席话，所获良多。如何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我冥思苦想多时不得进展，丹老几句话便解决了这个难题。”

阎敬铭笑道：“香要烧给真佛受，话要说给真人听。不是真人，说得再多也无用。”

说罢收起笑容，将张之洞注目良久，严肃地说：“老朽这几十年来历尽沧桑，饱经世变，所更之事可谓多矣，所阅之人可谓众矣，虽天资鲁钝，性近愚顽，不能登圣贤之堂奥，然三十余年来的打磨锤炼，也多少积累点识人办事之能力。上午，老朽与抚台良晤半日，听

谈吐，察志量，似觉抚台之气魄风采颇肖乃师胡文忠公，一生事业可与文忠比美，而富贵寿考却又要胜之。唯望多加珍爱，好自为之。”

阎敬铭的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热血沸腾起来。自通籍以来，张之洞便立下志向，这一生一定要以恩师胡林翼为榜样，像他那样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出来。然而，近二十年的久抑不伸，常使他心怀郁郁，有时甚至心灰意冷。出任山西巡抚之后，他自觉为大志的实现迈出了重大一步，但离恩师的事业名望毕竟相差太远。现在，这个恩师的挚友竟然说自己一生的事业，可以与恩师比美，甚至富贵寿考还要超过，这如何不让他兴奋！

张之洞忙说：“丹老此话，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我一向崇仰胡文忠公，私下里已把他作为自己今生的榜样。只是当年追随左右时尚在稚龄，其时间不长。后来恩师在湖北打仗，我在贵州求学，虽有些书信往来，但终究所知不多。丹老与恩师共事多年，相知甚深，我极愿能多听丹老说点恩师往事，以启愚昧。不知丹老可否赐告。”

阎敬铭微微笑道：“老朽今夜约你来，正是要与你说点文忠公的往事。咸丰十一年十月文忠公去世，到今天已是二十一年了。文忠嗣子尚年轻，将来能否传其事业还不可知。这些年来，每念及此事，老朽常以文忠后嗣不旺而遗憾。文忠入室弟子而又大有出息者，眼下实只抚台你一人。为酬答文忠当年知遇之恩，让他后继有人，也为了酬答太后、皇上的圣眷隆厚，造就大清国未来的柱石，老朽我义不容辞要将文忠一生学问事业的真谛传授给你。”

阎敬铭拿起随身不离的老葵扇，轻轻地摇动起来。几案上的烛光随着葵扇的晃动而跳跃着，时明时暗。张之洞凝视着阎敬铭古铜色的方正面孔，脑子里慢慢地浮出胡林翼的形象来：那是一张因久病而显得灰白的面孔。两张面孔上的五官尽管不同，但有一个极大的相似处，那就是面皮都粗厚而多皱纹，倘若他们穿戴普通人的衣帽混进市井之中，绝无半点异人之处。从里到外，就是一个老农，一个老儒，一个老实巴交的平民百姓。常听人说，中兴时期的名臣名将，如曾国藩、罗泽南、彭玉麟等人，都是这一类型的人。而现在的位高权重

者，几乎见不到这类人的踪迹。张之洞似乎突然有所领悟。他没有细细思索的空暇，他需要全神倾听这位长者的腹心话。

“那年我在工部做侍郎的时候，与部里同寅谈起文忠旧事，有个刚中进士分来户部的主事，居然问胡林翼是什么人。现在又五年过去了，像那个主事样不知文忠是谁的年轻辈越来越多了。就是许多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其实大多也不清楚胡文忠公。说起他来，不外是夸奖他打了几场大仗，仿佛文忠公只是一个平乱的武将而已，他们真正把胡文忠公看低了！”

张之洞插话：“平乱的武将只是塔齐布、鲍超之流，恩师满腹经纶，非一般武将可比。”

“攻城略地，是极为明显的战果，而其他的则不易看到。世间俗人大抵只能看到可触摸的有形之器，至于无形之道，那只能存于高人的眼光中，这也怪不得他们。”

张之洞点点头，表示赞同这句退一步的判词。

“其实，文忠最可宝贵之处，首在拯世济民。他曾对老朽说过，他的一生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是其父达源公。他粗为识字，达源公便授他先儒性理之书，故他从小便有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之宏伟抱负。二是其岳父陶澍。他尚未成年时，陶文毅公便赏识他，将爱女许配于他。他终生崇敬这位誉满朝野的岳丈。岳丈给他最大的启示，是要为国为民办实事。”

张之洞插话：“张幼樵平生最为景仰陶澍，称他为近世官吏中的莽莽昆仑，曾、左都远不能与他相比。”

“陶澍整顿盐政，革新漕运，功在当世，利在千秋，的确是近世罕有的良吏。”阎敬铭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茶，继续说，“文忠既然以古圣昔贤为榜样，以拯世济民为立身居官之目标，这便使得他远非一般战将可比。他是真正的国家柱石，社稷之臣，比之为古时的谢安、裴度等人并不为过。这些尚属空洞。我想你最想听的，莫过于以文忠

旧雨的身份，谈一些他的成功之道。元好问说，鸳鸯绣取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世间好看的鸳鸯绣品多得很，如何绣出来的，则难以窥视，绣女亦绝不会轻易授人。文忠已不在了，就老朽我这个当年的旁观者，冷眼所见的金针出没之法，现在来代他传授给你。”

张之洞说：“我所要的，正是恩师的金针。”

“依老朽看来，文忠的成功之道，主要有这样几条。”阎敬铭似在思索，边想边说，“以湖北为地盘，与朝廷分权。”

见张之洞面露惊讶之色，阎敬铭凄然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是当时内外之势迫使的。若不如此，文忠固然不可成大业，朝廷能否得保住也难以逆料。文忠向朝廷分权，分哪些权呢？一分财权。他撤销原设的南北随营粮台，建武昌省城粮台总局，湖北一切进款和开支，均由粮台总局料理。老朽在武昌，便做了好几年的粮台总局督办。湖北一切进款，包括地丁、漕粮、厘金、盐课，一切开支，包括军饷、俸禄、救济、兴建等，都由粮台总局料理，只听文忠一人的，户部不能插手。二分军权。文忠手下的人马，攻克武汉三镇时不过六千人，到他去世前夕，湖北湘鄂军营已达七万余人。这支人马均由他一人筹饷供应，不用朝廷一分钱，因而朝廷也不能调遣，就连湖广总督官文也不过问。”

“关于恩师与官文之间的关系，世间有不少传闻，都说恩师这层关系处理得最为老到深远。”张之洞忍不住插话。

“传闻不少，微词也不少，只有老朽最能理解文忠的苦心。”阎敬铭叹了一口气说，“文忠认官文的三姨太为干妹，让她拜太夫人为干妈。有人说文忠出此策颇为低下。殊不知，没有此策，何能与官文结成水乳交融的关系？没有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官文又何能于文忠的一切军事调遣仅画诺而已，不置一喙？还不只这一点。”

阎敬铭压低嗓音，轻轻地说：“文忠手握数万强兵悍将，朝廷能放心吗？满蒙亲贵能放心吗？谁能说，官文不是代表朝廷，代表满蒙亲贵在盯着文忠呢？”

张之洞感到自己浑身冷了一下。二十年来，他的脑子里好像没有满汉之间的畛域，也没有特别费心思去想着这件事。经阎敬铭这一提醒，他突然省悟过来。是的，过去自己不过一芝麻绿豆大的小官，满洲大员们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现在虽说身为巡抚，但说声撤，一纸上谕就够了，何况你如今的情势，也没有构成对他们的威胁之处。但二十多年前的局面不是这样的，恩师手里握的是一支能征惯战声誉卓著的湘军。这支湘军乃自招自养的子弟兵，它可以为朝廷收复失地，也可以从朝廷手中夺走城池，正可谓能载舟也能覆舟。当年恩师办事有多难啊，亏得他如此计虑深远！一时间，张之洞觉得自己增长了许多见识，许多经典上不可记载的学问。今后一旦自己沾上兵权二字，此事真是一面明亮的镜子。

“文忠分的第三个权，乃是朝廷的吏权。”阎敬铭继续慢慢地说，“抚台知道，我朝两司的品级虽比巡抚低，但不是隶属关系。藩司隶属于吏、户两部，臬司隶属于刑部，都有独立的职权，巡抚不能随便干预。文忠因当年战事特殊，不能不集两司之权于一身。又因为湖北最初之藩、臬两司皆平庸文官，不能应付军事之变，故抗疏请求朝廷撤掉庸吏，起用能员。朝廷不得不听文忠的。就这样，湖北两司便成了巡抚的属官，道府州县的升黜，更由文忠一人说了算。朝野不少人指谪他，说他包揽把持。张抚台，老朽今天就这包揽把持四字要好好说一说。”

阎敬铭端起茶杯，挺直腰板，似乎越说越上劲。张之洞起身，拿起剪刀来剪下烧焦的烛心，火苗顿时旺起来，跳跳跃跃的，照在张之洞的脸上。明暗之间，他的那颗硕大的鼻子似乎显得更大了。

“这包揽把持四字，说起来都含贬斥之意。朝廷不愿意看到包揽把持的督抚，同样的，督抚也不愿看到包揽把持的府县。但是，”阎敬铭的语气显然加重了，“没有包揽把持，就没有文忠的事业。事实上，今日中国，一个督抚如果没有包揽把持的魄力，莫说打仗，就是办别的大事也是不可能的。我今夜只点到这里，至于为什么，老朽就不说了，抚台以后慢慢地自会明白。”

张之洞知道，阎敬铭想要说的是，当今中枢决策者不是真正的治国之才，要办出一番事业，只能靠自己去独立奋斗，而独立奋斗的基础就建立在包揽把持四字上。是的，这的确是今天强者为政之奥诀。

张之洞带着笑意说：“丹老，您今夜将恩师包揽把持这根金针度给了我。哪一天我在山西拿起这根金针，若对您有所触犯，您可要对我网开一面啊！”

阎敬铭哈哈笑起来：“只要你包揽得好，把持得对，户部不为难你。”

“好，一言为定！”张之洞端起阎敬铭的茶杯说，“我为您沏一壶新茶。”

“好吧，老朽还要给你说点胡文忠公的故事。”

张之洞端上新沏好的茶，看看蜡烛不长了，又拿出两支新的大红蜡烛来点上。瞬时间，榆次县老旧的驿馆里充满了淡淡的红光。窗外，夜色早已深沉。习惯早睡的山西人都已进入梦乡，连桑治平、杨深秀房间的灯火也已熄灭。古老的榆次县城，仿佛只亮着这一对红蜡烛。烛光下，大清王朝末期的两代能吏，还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既深奥又浅白、既有迹可循又难以套用的中国仕宦之术。



胡林翼，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人

“胡文忠公是个文武兼备的大才。曾文正公曾在一份奏章里说过‘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的话，世人都以为这是曾国藩的谦抑。作为他身边的共事者，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固然是曾文正公的谦抑，但也不完全是，文忠之才确有不少方面超过了文正。文正为人过于拘谨，文忠器局开阔，敢于为天下先，凭湖北一省之地，建国中之国。这是需要极大的胆量和气魄的。”

“凭湖北一省之地，建国中之国”。这句话给张之洞很大的震动。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仿佛要将这句话深深地镌刻在自己的心扉。

“实在地说，不是文忠打开这个局面，也没有后来曾氏兄弟成就大功大业的基础。文忠就是在寿考上欠缺了，哪怕是中寿，即多活十年，他的事业、勋望和地位，都不会在文正之下。”

夜深了，窗外吹进的风已带着凉意。阎敬铭拿起床头上的一件旧夹衣披上。张之洞看到夹衣的袖口上缝着两块大补丁，他在心里又一次发出感慨。

“丹老，恩师去世时，世上有不少传闻。有说恩师是因文宗爷宾天悲痛而死的，有说恩师是给长毛累死的，也有说恩师是因家事怄气死的。您当时在他身边，您应当最清楚了。”

阎敬铭摸着下巴上未加修剪的花白胡须，想了一会儿后说：“文忠正当勋名隆盛的时候突然辞世，那年刚好五十。英年早逝，不仅他身边的僚属，可说是普天下的忠臣义士都因此而同声悲悼，扼腕叹息。一时间有关他的死因，传说纷纷。你刚才说的几个原因都有。文忠受咸丰爷特达之恩，惋惜咸丰爷去世太早，心中悲痛万分。武昌为咸丰爷设灵祭奠，他每天早晚两次都要痛哭，悲从中来，并不像许多人那样只是做做样子。他本来就有病，悲伤过度更加重了他的病。与长毛作战八九年，无时无刻不在忧虑交加中度过，心力交瘁，是他致病之因。所传的家事烦恼，也不是空穴来风。”

“是不是为嗣子之事？”张之洞试探着问。

胡林翼出身显宦家庭，生母溺爱，早年颇为放荡，不知检束，因此得了花柳病。到了二十三岁大彻大悟痛自改悔的时候，已为时过晚，尽管他有一妻数妾，却没有得到一男半女。这是胡林翼终生最大的憾事，也因此而为他的家庭带来了最大的烦恼。临去世的前两年，他开始考虑过继儿子的事。

胡林翼倘若有亲兄弟的话，这事便不成难事。按习俗，亲侄子过继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只有一个亲侄子，这个侄子也可以一身兼祧，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娶两个正妻，两个正妻所生的儿子分别继承两房的香火。倘若胡林翼是个普通人也好办，从他的后一辈中任挑一个出来就行了，不会有过多的麻烦事出现。

然而，胡林翼既无亲兄亲弟，又身为湖北巡抚，还加之有太子少保这样令人目眩的崇高头衔，事情就异常麻烦了。胡林翼同父的兄弟没有，同祖的堂兄弟却很多，谁不希望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他为嗣子？一旦做了胡林翼的嗣子，则将继承胡林翼多年浴血奋战所换来的除官位和权力外的一切，比如万贯家财、良田美宅，皇上所赏赐的各种民间看不到的金玉宝物，及象征贵重身份的狐皮黄马褂和骑都尉世

职。此外，还有一项特殊的荣耀和实用兼顾的好处。

清代制度，为朝廷立了大功的高级官员死后，其子孙可以得到余荫。这些余荫包括：直接进入中央各部任职，或赐以举人功名，一体会试。如曾国藩去世后，其长子曾纪泽承袭侯爵，次子曾纪鸿、长孙曾广钧均赏举人，准一体会试，次孙着赏员外郎、三孙赏给主事，待成年后即分部学习行走。真个是封妻荫子，荣耀至极。

不要看轻了“赏举人”的好处。秀才成举人，中间要通过一个关口，即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全省一次录取约七八十个人，许多人一辈子就被卡在这里，过不去。如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不可谓不聪明，但他一生的功名亦不过秀才而已，并未过举人这一关。而曾广钧便仗着“钦赐举人”这一便利，直接参加会试，二十三岁便中进士入翰林，完成了他的伯父和父亲终其一生没有走完的科场之旅。

有这样大的好处，胡林翼的同祖兄弟们，谁不想把它捞在自己的手里？于是，人性中卑劣的一面，便因利益的争夺而全部暴露出来。送礼的，走门子的，互相攻讦揭短的事情都来了。眼看着一个孩子可以入选，却又突然冒出其母不守妇道，此子不是胡家血统的浮言，弄得那家主妇哭哭啼啼扬言要上吊投水。本来好端端的人人羡慕的益阳胡氏大家，因为嗣子一事，闹得彼此之间脸红脖子粗，甚至成了生死对头。胡林翼好几次苦恼地对阎敬铭说，年近五十而无子，本已是人生之悲哀了，又因立嗣引起家族不睦，真是悲上加悲、哀上加哀。

阎敬铭把这一段往事说出后，特为强调：“这事虽然加重了文忠的病情，但还不是致死之由，真正把文忠送上绝路的是洋人。”

“洋人？”张之洞颇为惊讶地说，“恩师并没有跟洋人直接打过交道，此话从何说起？”

“是的，文忠并没有直接与洋人打过交道，但那时的武昌城里已有洋人在活动。”阎敬铭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起来。“那是咸丰十一年八月份，文忠去安庆看望曾文正公，恰好咸丰爷晏驾哀诏下达安庆，文忠悲伤，急着要回武昌主持祭奠事。文正送文忠到长江码头。二人

说起咸丰爷盛年驾崩，说起长毛猖獗时局严重，都为国家的前景忧愁不已。正在这时，文忠停止了说话，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江面。”

张之洞发觉阎敬铭两眼死盯着漆黑的窗外，仿佛窗外便是安庆城下那条奔涌不息的大江。

“文正顺着文忠的眼光向江面望去。原来，大江中流，正有一条高扬着米字旗的英国轮船，由东向西，迎着滚滚波涛逆江而上。在英国轮船的前面，有两艘湘军水师的长龙在划行。长龙是湘军水师的大船，上面可坐百十来个人，气势宏大，甚是威武，长毛水军见到长龙便胆怯。二人都注目看着。一瞬间工夫，英国的海轮便追上长龙。它所激起的巨大水波，冲击着那两艘长龙左右晃动，扬起的水花，纷纷落在长龙的甲板上。甲板上的水手在抱头逃窜，有的人已在卸风帆了。长龙上出现一片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的场面。这时，水师统领彭玉麟也来到他们两人的身边。见此情景，彭玉麟气得骂了一句：这些洋鬼子可恶！他瞥了一眼文忠，只见他双眼发直，脸色铁青。一种不祥之兆在彭玉麟的心里冒了出来。”

张之洞也感受到了一股气氛上的冷酷，下意识地：“彭公当时要是劝恩师回去就好了。”

“这是不可能的。”阎敬铭立即说，“作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与他的水师将士是血肉相连的，见到英国船在我们的江上如此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他早就气得咬牙切齿了。他是一定要看看究竟的，怎么会劝文忠回去呢？”



彭玉麟的梅花图

说得也是。张之洞想，假设换上自己，也是会要看个究竟的。

“就在彭玉麟再将目光投向江面时，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两艘长龙的前方，有一条舢板也正在江面上操练，来不及躲避，被后面劈波斩浪、气势汹汹的英国轮船所激起的浪涛打翻了，舢板上的十几个湘军全部掉到江里。英轮甲板上的水手拍手跳跃，幸灾乐祸。转眼间，这只轮船便开出一两里之外，将湘军水师的长龙和舢板远远地甩在后面。彭玉麟气得正要再骂的时候，猛听得‘哇’地一声，文忠口吐鲜血，晕厥在地。急得文正和彭玉麟忙叫士兵们把他抬进附近民房。文忠醒来后，一手握着文正，一手握着彭玉麟，气势微弱地说：洋鬼子欺人太甚，我大清今后真正的敌人，不是长毛而是洋人。长毛成不了气候，要不了几年便可削平。洋人有坚船利炮，我们现在还不是敌手。洋人可恶，但洋人的船炮可爱。不学洋人造船炮的技艺，大清难以强大。他转脸对着彭玉麟说，雪芹，湘军水师的强大，要靠涤丈和你了。文忠说完这句话后又昏迷过去了，没过几天便溘然长逝。文忠是的的确确被洋人气得呕血而死的。”

深夜的榆次驿馆，一片沉寂，张之洞感到浑身凉飕飕的。胡林翼临终前的这段话，久久地在他的脑中盘旋。龙树寺吴大澂砸俄国怀表，众清流发誓不与洋货沾边的悲愤情景，又在眼前浮现着。一时间，他仿佛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突然有了新的领悟。他喃喃自语似的说着：“恩师在世上所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是金玉良言，值得我们深思。”

“老朽今夜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把这事告诉你，也就是希望能引起你的深思。”阎敬铭把夹衣上的布扣扣上。“老朽后来做湖北藩司、山东巡抚，接触过不少洋人，又有幸和郭嵩焘星使长谈过，听他说起英、法国许多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事。看来，泰西之所以国强民富，自有他们的长处，值得我们效法。文忠可惜死早了，不然的话，他在这方面应会有一番大的兴作。老朽现在虽蒙太后特达之恩，但已是桑榆暮年，做不了多少事。抚台年富力强，国家的事情要靠你这样的人来做。”

张之洞被阎敬铭这最后一句话所打动，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是有一番新的事业在等待有识之士去做。这番事业就是所谓的夷务吗？这可是要受官场士林众多攻讦的事！见新添的蜡烛又将燃尽，知夜已经很深了。明天都还得有一番旅途劳累，便起身对阎敬铭说：“丹老，您今夜所讲的恩师如何处世为政，对我的启益很大；尤其恩师呕血而死的这桩事，对我更是一个震动。您也很累了，应该休息了。到了太原后，我再向您请教。”

阎敬铭也起身说：“今夜就说到这里吧，到太原后我们还可以再详谈。同治六年，陶夫人将文忠生前文稿付梓，刷印了三百部。承蒙陶夫人看得起，送了我一部。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通读一遍，并随时写点感受在上面。原想为小儿存一份资政借鉴，怎奈他们不成器，老朽也不想明珠弃暗，将它从解州带了出来。以抚台与胡家之关系，陶夫人自然会寄赠的，想必你对老师的遗集也会认真去读。但老朽的那一套，上面写了十来万字的札记，都是有感而发，或许多少能对抚台有点启示。”

阎敬铭从随身的樟木箱子里取出一个蓝色粗布包，打开蓝布，露出整整齐齐的十余册书来。阎敬铭双手托起这套书，神色庄重地对张之洞说：“老朽感激抚台多次荐举之情，无物酬谢，现将乃师的遗著转送给你。这是乃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不识者只把它当成一部普通书看待，识者便知此乃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愿抚台公务之暇随时披览，莫辜负乃师生前对你的恩惠和老朽对你的期望。”

张之洞郑重地接过这叠厚重的书册，突然有一种佛教徒接受衣钵类似的感觉。他轻轻地翻开封面，赫然见扉页上写着一段话：

润芝兄多次说过“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话，这或许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亦或许是此遗集的精髓所在。阎敬铭光绪八年第十五次通读后记。

他再翻开后面几页，只见每页的天头地脚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张之洞合上书，激动地说：“这部书不仅是恩师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您一生心血的结晶。您没有将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送给了我。此情此谊，我会终生铭刻在心。恩师的遗集虽多遍诵读过，但

先前不负实责，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今后再读，心将会与恩师贴得更近。何况这上面有丹老您的许多认津识渡的指教，将更会使我获事半功倍的收益。我初为疆吏，虽有满腔为三晋父老办事之心，却苦无良方，今后尚望丹老时常赐教。山西穷苦，银钱极匮。丹老寓居解州十余年，对山西之困苦，会比我知道更多，同情更烈。此番进京执掌户部，还望老前辈今后在下拨银钱、周济贫困、减免赋税等方面，对山西略存怜悯之念。我今夜以山西巡抚的身份，代三晋一千万父老乡亲向丹老恳求了。”

说罢，双手抱拳，深深地一鞠躬。阎敬铭双手抚着张之洞的肩头：“抚台免礼，老朽自会尽力而为。”

三 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

阎敬铭在太原城住了五天后，在侄孙和山西巡抚衙门专门派出的一名武巡捕的陪同下，离开太原径赴北京履任。张之洞指示清查局按照阎敬铭所教方法办事。

马丕瑶将光绪三年赈灾时期的虚衔执照全部调出来。两千张执照发出了一千五百余张，其中捐六品至四品中级品衔的有三百余张，占全部捐款的一半，约二百五十万两。这中间捐四品和从四品两种品衔的有四十二人，共一百三十八万两。这四十二人全是票号的老板。

票号亦称票庄，又称汇兑庄，是银行业在中国出现之前，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种信用机构，经营汇兑、存款、放款等业务。据说此种机构明末清初时首创于山西，又说是乾隆嘉庆年间，由山西平遥籍商人在天津所设的日升昌颜料号改组而成。总之，票号多为山西人经营，故有“山西票号”之称。在咸丰、同治年代，山西票号业务十分兴隆。光绪年间又有新的发展，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有几家大的票号正准备在东京、莫斯科开办海外分号。山西穷苦，山西的金融业却这样发达，这真是一件令人深味的趣事。

“信任”二字是票号的生命。雄厚的资本、经营者守信义重诺言等

等，都是票号获取信任的极为重要的条件。然而，在中国，一切行业，都必须和官府拉上亲密的关系，有官府做后台，官府给脸面，才能在百姓的眼中有地位。依傍官府，则是票号换取信任的重要手段。故而，票号老板都加强与官府的联络。不但要与抚、藩、臬这三个实权在握的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还得支持官府所提倡的事情。所以，山西票号的老板们，对于官府号召的捐款赈灾不敢怠慢。这是其一。

其二，票号老板尽管有金山银山，日食山珍海味，夜宿豪华宅院，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妻妾成群，但他们终究是民而不是官。在翎顶辉煌的会议酒宴中，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衣冠袞袞的公众场合，主持者也不知把票号老板摆在哪个座位上。这些腰缠万贯的阔佬，常常会因此而尴尬而沮丧而脸上无光。所以，他们要用银子来买顶子，银子多的票号老板，则希望买一个品级高的顶子。只是因为朝廷有规定，用钱买官的，最高不能超过四品，若没有这个限制的话，他们中也有人宁愿出几十万，上百万两去买个一、二品的红顶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为的不是权，而是争个社会地位，取得社会的认可，好让芸芸众生知道：读书从政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经营票号也同样是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样也可以达到人生的高峰，赢得荣耀和风光。这也是所有发达的票号老板乐于用银子来换取虚衔执照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因此为票号争得了更大的信任。可以设想下，一个票号的老板是四品衔的官员，一个票号的老板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有钱人对哪家票号更信任？他的银子更愿意存入哪家票号？在中国，这是个答案很简单的问题。

这些票号的老板，尽管本人在全国各大分号来回巡视，但他们的根子都还扎在原籍。通常在原籍都有大庄院和大片的田土，或由父亲，或由兄弟，或由嫡妻掌管家政，虚衔执照这种朝廷颁发的重要文书，照例都保存于原籍的老家。因此，查核正本并不是一件难事。

清查局派出六名委员，分头到这四十二家票号老板的原籍去查核。两个月后，这些委员都相继回到太原。果然如阎敬铭所料的，此行收获巨大。四十二个老板家中所保留的正本，上面所书写的捐银数量，除七人与副本相符外，其余三十五名的正本均与副本不符，正本

的银数一律多于副本，相差大的达三千两，相差小的也有八百两，总共有七万余两，约占四十二名老板所捐款的二十分之一。一千五百余张虚衔执照共换来五百余万两银子，照此推算，当有二十五万两左右的出入。

杨深秀所提供的原始记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只记录了两个半月的捐款细目，将这张细目与保存在藩库里的，由徐时霖签名的一千二百余张军功牌副本上的银数相比，有二万两银子的出入。

现在情况大致明白了。在光绪三年赈灾期间，由藩司葆庚主持、冀宁道员王定安为副手，以阳曲县令徐时霖为主要办事人的善后局，在接受捐款一项中，有确凿证据的贪污银子为九万两，怀疑贪污银子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到清查局送上来的这份禀帖，不由得怒火中烧。这可不是寻常的贪污，它贪污的是救灾的银子。在那大灾大荒的年月，一两银子就是一条人命呀！身为朝廷命官，手握朝廷授予的权力，处于百姓父母官的地位，掌管着百姓的生死命运，却利用权力去中饱私囊，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真正是良心丧尽，天理不容！张之洞恨不得即刻就将葆庚、王定安等人抓起来，绑赴街市，杀头示众，以平民愤而大快民心。但他们身为司道大员，不能如此简单从事。他和桑治平商量着。

桑治平说：“阎丹初先生明知山西赈灾款里出了事，也明知葆庚、王定安等人有贪污嫌疑，但他就是不出声。既不向朝廷奏报，也不向曾国荃、卫荣光揭发，假若这次若不是去京师任户部尚书，他可能还会缄默不语。这是为什么？”

张之洞说：“你这个疑问提得好。依我看，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身处客位，虽有怀疑，不便去一一查实，手中没有真凭实据，则不便挑明。二是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桑治平两只手来回地搓了很久，说：“这两个原因是不错，不妨还可深入思考一下：阎老先生以赈灾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告发山西的

司道大员贪污赈灾款，他自己觉得可能不合适。要说顾虑，他最大的顾虑可能是那个曾九帅。前几年，曾九帅在山西，葆庚为其所信任，王定安又是其一手提拔的心腹。曾九帅不愿意伤害这两个人，况且身为一省之主，赈灾款中出了这样的大问题，巡抚也难逃其咎。阎老先生是深知曾九帅的为人的，若触及此事，他会来个一手遮天，全盘否定。卫静澜胆小怕事，既怕麻烦，更怕得罪曾九帅。故而归根结底，山西的事情都在曾九帅身上。香涛兄，你要先有这个准备，得想想如何对付那个恃功自傲，又得到太后信任的威毅伯。”

“我不怕那个威毅伯！”张之洞毫不犹豫地说，“去年二月，授他陕甘总督重任，朝廷倚重他，他却在老家养病，居然一养半年不赴任。八月，我上疏太后，说陕甘重地，不可久无总督，曾国荃既然病情严重，不如开缺，让他安心在家养病。结果朝廷真的将他开缺了。要说得罪，我早已得罪了他。”

桑治平笑道：“这两者之间有所不同。去年那道奏疏，固然是对曾九帅不客气，但没有伤他的面子。他可以说自己的确是重病缠身，说不定他是不愿意去兰州那个苦地方，巴不得你上这道折。你看他今年放两广总督，接旨就起程了，前后判若两人。同是总督，他愿意去广州，不愿意去兰州。若去年放的就是两广，他绝不会在湘乡呆半年。”

张之洞也笑道：“正是的哩，你说到他的心窝里去了，我倒真的是小骂大帮忙了。”

桑治平说：“这次不一样。葆庚、王定安都与他关系密切，他至少有失察之误。曾九帅是个极霸道的人，给他脸上抹黑，他不会善罢甘休。”

“他不善罢甘休又怎样？”张之洞有点气愤起来，“大不了他反咬一口，告我一个诬陷之罪，要朝廷撤掉我这个巡抚之职，我也不怕。何况，只要证据确凿，他也反咬不成。”

“你有这个准备就好。”桑治平沉吟片刻后说，“阎老先生不愿以共

事人的身份揭发对方，他的这种谨慎的处事方式也不是不可效法的。我看，这事是不是可以这样办。”

“你说怎么办？”张之洞两眼盯着桑治平，急切地等着他的下文。

“我们把证据办得扎扎实实的，然后再把这些证据弄到京师去，请你过去的那批朋友张佩纶、陈宝琛他们上一道参劾折。这样做，或许更妥当些。”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把这个功劳送给幼樵、弢庵。我叫叔峤去协助马丕瑶，把文字理得顺畅些。”

就在巡抚衙门商量如何惩处贪官污吏的时候，藩司衙门也在紧张地计议如何对付这位办事认真的名士抚台。

还是葆庚三姨太卧房后面的绝密烟室，过足了公班土瘾的徐时霖，带着揶揄的口吻对王定安说：“鼎翁，你的三条妙计：劝阻、包揽、美人，现在看来一条都没有起到作用。你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可想吗？该不是到黔驴技穷的时候吧！”

王定安焦黑干瘦的脸上一副阴冷的神色，他瞥了徐时霖一眼说：“徐县令，你别幸灾乐祸。张之洞若真的把什么都抖出来的话，我王定安过不了关，你徐时霖的七品乌纱帽也保不住。”

本来躺着的葆庚一屁股坐起来，面色沮丧地指责小舅子：“你还有心思说风凉话，大家都坐上一条漏水的船了，要得救大家都得救，要沉大家都沉！”

徐时霖顿时感受到一种灭顶之灾的威胁，心里一紧，闭着眼不再说话了。

烟室里一片沉寂。尽管未燃尽的烟泡仍在散发着诱人的余香，但三个烟客已再无吸食的心情了。

“大家还是得同舟共济，商量出一个法子来度过这一关才是。”葆

庚离开烟榻，在屋子里迈着方步，一向肥胖的他，这两个月来因焦急害怕已明显地消瘦了，素日转动灵活的两只小眼睛也变得呆滞了。他朝着王定安说，“鼎翁，你多年来跟着曾文正公和九帅，见过大世面，踏过大风浪，你难道就再拿不出个主意了吗？”

王定安仍旧斜躺在烟榻上，手捻着老鼠般稀疏的黄须，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盯着烟灯出神。

“你们都不做声，我倒有一个办法。”葆庚停止迈步，斜躺的王定安、盘坐的徐时霖都注视着他。“我们都敌不过张之洞，我看干脆主动向他自首算了。一共亏空多少银子，我们垫上。我知道鼎翁在太原城几家大票号里都入了股份，这几年生了不少息，你的那一份拿出来不成问题。我的银子，兄弟捐官，儿子娶亲，都用空了，一时拿不出，鼎翁你就先借我几万吧！”

徐时霖立时叫起来：“我的银子也空了，一时也拿不出，鼎翁也借我几万吧！”

“嘿嘿！”王定安未开言先冷笑了几声，“葆翁，你这话是在逗我呢，还是真向张之洞投降？”

说罢也坐起来，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葆庚。葆庚觉得那两道目光，犹如两把尖刀似的直插进他的心窝，刺得他发痛。

“不瞒二位说，银子我拿得出，十万二十万，那些票号的老板都是讲义气的汉子，可以借给我，但这算是主意吗？葆翁呀葆翁，亏你做了这多年的方伯，你以为把挪用的银子垫补上，你就可以安然过关了吗？一个吏目或许可以免去坐班房，一个正三品的布政使还能保得住头上的蓝宝石顶子吗？辛辛苦苦混到这个地步，你就甘心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你说怎么办呢？”葆庚也知道这个法子并不好，他是想先赔出贪污款，以此来赎免更重的处分。革职是免不了的，只要不充军不囚禁，他在京师闲住两年，凭着家世背景和人脉关系，再加上大把的黄

金白银，不愁开复不了。一旦开复，他确信过不了几年，这顶正三品官帽又会稳稳当当地重新戴上。当年琦善因丢失香港，先是被革职抄家，没几天又奉严旨在广州就地处决。结果，既未就地处决，也未秋后处决，发往军台效力不到一年，便赏四等侍卫，充叶尔羌帮办大臣。第二年又赏三品顶戴，升热河都统。再过三年，授四川总督，恢复头品顶戴协办大学士。五年时间，一切复原。琦善那大的罪，那重的惩罚，他靠的什么来转圜，还不是一靠家世，二靠人脉，三靠金钱。相对于琦善来说，贪污几万两银子算得了什么？作为豫亲王的后裔，葆庚深知朝廷的法典，像他这种人，只要不杀头，就一切都好办。大难到头，先设法免去皮肉之苦，才是当务之急。

“我说怎么办？让他张之洞办不成！”王定安猛地从烟榻上坐起来，一副跟张之洞干到底的气势。

“怎么个让他办不成法？”葆庚似乎从中看出一线生机。

兴许是刚才坐起太急，王定安有点气喘喘地说：“我们赶紧拟个折子，搜罗张之洞来山西一年来各种不当之事，坐他个渎职之罪，建议朝廷罢去他的山西巡抚的职务，他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张之洞有渎职的罪行吗？”徐时霖提出疑问。

“怎么没有？”王定安冷笑道，“私自动用兵丁下乡铲除罌粟苗，就是一条大渎职罪。你们都知道，方濬益说的，全省因此事造成的人命案就有七八起，烧去房子不下两三百间，这个罪还不重吗？”

“好啦！”徐时霖拍起手来，“这一条就够他受了。”

葆庚想起当时自己也很卖力地执行这个命令，倘若要认真清查起来，自己也逃不了责任，何况这事还要牵连提督葛勒尔，于是摇摇头说：“这事是张之洞和葛勒尔共同办的。葛勒尔是个翻脸不认人的魔头。他若知道是你我告发了他，说不定会拿刀子捅了我们！”

葛勒尔的性格王定安也是知道的，葆庚说得不错，惹恼了他，弄不好半夜被人劈了，还找不到对头。

王定安心里一阵发毛后，也不敢坚持了。

见王定安不开口，葆庚说：“我们请九帅帮忙吧，若九帅出面讲话，一切都没事了。九帅一个小指头，就把张之洞扳倒了。”

“你也说得太容易了！”王定安抬起头来，面上带有几分忧郁的神情。“张之洞这个人也不是好惹的，去年他就戳了九帅一下。”

葆庚说：“九帅正好要找个借口出气呀！”

“九帅离开了山西，他又怎么好再来过问山西的事呢，得为他找个理由才是。”

“我看也不要麻烦九帅了，干脆，来它这么一下！”徐时霖咬紧牙关，伸直右手掌，用力晃了晃。

葆庚一见，顿时脸黑了，王定安也呆住了。

徐时霖走到两人的身边，三颗脑袋靠得紧紧的。

徐时霖低声说：“过几天就下手，到时朝廷查的就是命案了，谁还会再管五年前赈灾的事！”

葆庚唬得直盯着王定安。王定安木头似的立了半天后，轻轻地点了两下头。

三颗脑袋靠得更紧，说话的声音也更轻微了。

四 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

前几天，护送阎敬铭到京师的郭巡捕回到太原，带来阎尚书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信上说，在拜见太后时，他已将寓居山西多年来亲眼所见的弊端，择其大者跪奏太后，还着重谈了清查藩库的事。太后用心听了奏对，说张之洞办事实实在，山西大灾后尚未复原，户部要照顾山西。

张之洞读到这里，心情很激动。“办事实在这四个字，无疑是对自己到山西一年来所作所为的嘉奖。这对参劾葆庚、王定安，以及彻底清除山西官场三十年来的这桩大积弊，是一个莫大的支持。他十分喜悦地读下去。

接下来，阎敬铭告诉张之洞，要充分利用太后“户部照顾”这道口谕做文章，将山西几桩积年未决的大弊端，如晋铁贡输一百年来脚费一直未提高等迅速奏报，我这个户部尚书将尽力来办。

这真是一件大好事！类似贡输晋铁这样的事，在山西真是太多了。山西本是贫瘠之省，银钱一向十分短缺，还要无端地增加这些负担，从而招致百姓更大的怨恨，也使得百姓更为贫困。现在，阎敬铭以户部尚书的身份，愿意出面来解决山西这些积欠的大问题，岂不是天赐良机！张之洞再次领悟到“朝廷有人好做官”这条古训，自思这几个月来对阎敬铭所下的工夫没有白费。

张之洞安排桑治平和杨锐办理此事。经过他们两人多方查寻访问梳理归纳，一共列出了十七项因公家经费不足，不得不向百姓摊派的弊政。这十七项分别为：铁、潞绸、农桑绢、生素绢、呈文纸、毛头纸、京饷津贴、科场经费、岁科考棚费、兵部科饭食、印红饭食、秋审繁费、桌书饭食、臬府县三监繁费、土盐公用、各府州岁科考经费、交代繁费，共需银三十万两左右。

张之洞看过单子后大吃一惊。一来山西，便听说各种摊派严重，却没有想到摊派的项目这样多，为数这样大，而且大多毫无道理。十七项摊派一项一项地摊下去，无异于在百姓已经疲劳不堪的脖子上，再套上一根根要命的绳索。弊政单的最后面引了灵丘一个老农的话：“俺们老百姓好比一棵白菜，官府的一次摊派好比剥去一片菜叶，一年下来，叶子都被剥得精光，只有等死。”张之洞读了这句话，心里沉痛极了。

自古以来，朝廷设官置衙，为的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吗！可是由于机构繁多、人员冗杂，而且还要贪污中饱，老百姓的血汗膏脂几乎被榨干。官衙不但不给百姓

造福，反而给百姓添祸。如此看来，这些官衙岂非不要更好！而更令人忧虑的是，朝廷首先带了这个坏头，把负担转嫁给各省。上行下效，又岂能过多地指责州县保甲？

张之洞细细地审查这些项目，其中京饷津贴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是一项给京师低级官员的津贴费。

张之洞做过多年的小京官，深知小京官的俸禄太低。地方官吏的正俸尽管也很低，但年终的养廉费颇高，足以填补平日的亏损，而各部院小京官的养廉费却很少。握有实权的六部尚有人进贡，而号称清水衙门的翰林院、国子监则几乎无分文额外收入，这些衙门里的小官吏若不寻点歪路子，简直连一家老小的正常开支都不够。张之洞实在不明白，开国之初是如何制定这一套薪俸制度的。小京官中许多人也有权，小京官也要讲体面，当体面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求一己的私利，从而坏了国家的法规。朝廷订这样的薪俸制度，岂不有意将官吏逼上梁山？

朝廷直到近年来才开始给小京官发津贴。发津贴是对的，但从国库开支，不能由各省分摊，将这笔负担转嫁各省。

张之洞虽然对朝廷这种做法不满意，但知道“撤京饷津贴”这条不能提，一提就会得罪京师所有小京官。小京官若群起而攻之，则很有可能这件事就办不成了。其结果只能是一项摊派都免去不了。不能因小失大。有的是山西省内的事，如岁科考棚费，也不应上转给朝廷。张之洞为此剔除了一些项目。剩下的如铁、绸、绢、纸等几个大项，加起来也有二十余万两银子。若能免去这些摊派，也就解决大问题了。

张之洞拿起笔来，在桑治平、杨锐报上来的禀帖上写了几句话，要他们分别就铁、绸、绢、纸几项单独拟折，属于省内的摊派，容日后逐一解决。

写完这段批语后，夜已经很深了。他离开书案，慢慢地走动几步，借以活动筋骨。这时，杨深秀推门而入。

“已二更天了，您还没睡？”

“你不也没睡吗？”张之洞案牍倦烦，正想找个人来聊聊天。“坐一会吧，我刚收到一篓我姐夫从福建寄来的铁观音，想喝吗？”

杨深秀生性豪爽，又喜欢喝茶，忙说：“福建的铁观音是天下名茶，既是鹿藩台寄来的，必定是铁观音中的极品。大人有这等好茶，我怎能不喝？”

张之洞的姐夫鹿传霖三个月前奉调四川藩司，离开福建时，特为给内弟寄了一篓新茶。两年前，张之洞还只是一个侍读学士时，鹿传霖便已是福建臬司了。这两年张之洞吉星高照，官运亨通，一连几个大跃步，而今官位已超过姐夫。鹿传霖干练稳重，一向官运好，现在才四十七岁，便已做到藩司，也算是有福之人。郎舅俩关系亲密，常有书信往来。

杨深秀刚坐定，大根便提着一壶开水进来。不管多晚，只要张之洞没有就寝，大根就不睡觉，这是十多年来的习惯。来到太原后，大根知道四叔身为一省之主，身边又无夫人照顾，便更加自觉地承担起照料四叔的一切事宜。春兰来后，也和丈夫一样，每晚都要等张之洞睡下后再安歇，为的是好随时照应。

大根泡好了两杯茶。一杯递给四叔，一杯递给杨深秀，然后又提着茶壶出去了。

杨深秀笑着说：“福建人喝铁观音，专门有一套程序，不是这样用大碗泡。”

张之洞说：“这我知道。但那程序太麻烦，那是无事做的人想出的一套消磨时间的法子，我耐不了那个烦。”

杨深秀喝了一口后说：“这茶味是不错，真不愧为天下名茶。若是福建人泡出来的，或许会更好。”

“你这人是得寸进尺。”张之洞笑道，也喝了一口，“就这样喝，我

已经很知足了。”

杨深秀说：“我刚才在杨叔峤那里闲聊，出门时见您这儿还亮着烛光，想起了一件事，要跟您禀报，不知您今夜有没有功夫？”

“什么事，你说吧！”张之洞重新坐到书案边，顺手将摊满一桌子的禀帖收拾着。

“那一年，我帮县衙门誊抄全县地亩钱谷账目时，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张之洞双目炯炯地望着杨深秀。

“闻喜县的地亩数与实际情况不符。”杨深秀一边喝茶，一边慢慢说，“首先，我看到我们青石堡的田亩数为六万八千亩，这个数目便不对，我们青石堡实有田地七万四千亩。这是家父做保长时亲自督人丈量出来的。后来我问了几个朋友，他们所在地的田亩数也比县衙门所载的要多。”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出现？”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禀帖，皱起眉头问。

“我也想过这事，为何会有六千亩的出入呢？”杨深秀略停片刻说，“后来想通了。原来，闻喜县的田亩还是道光二十二年时丈量的，距今已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间新开了不少荒地，这些新开的荒地都没有算上。这是其一。其二，当年丈量时就不准确。许多大户人家为了少交田亩税，买通丈量人员，隐匿了田亩。这原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本不为怪。闻喜一县如此，其他县也差不多，全省加起来，这笔数字就不小，大为影响藩库的收入。”

“嗯。”张之洞轻轻地点头，“你说得对，看来要重新来一次丈量田亩。”

“大人这个想法太好了。”杨深秀大为兴奋起来，“四十年没有丈量了，很有重新丈量的必要。这首先是为了摸清我们山西的家底子，看

看究竟有多少土地。我想，大人身为三晋的抚台，这个数字是一定要准确的。其次，山西贫困，税收主要靠的是田亩税，把多出田亩的税收上来，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好！”张之洞高兴起来，“漪村，你说的是一条增加税收的光明正道。”

“谢谢大人的嘉奖。”

“你有什么好的丈量土地的方法吗？”初为地方官的张之洞毫无这方面的经验。

“有！”杨深秀胸有成竹地说，“每每看到鱼身上长的鳞片时，我就想，难怪鱼能保护自己，原来是一片紧挨着一片，没有一丝地方裸露着，严严实实地，别的动物要伤害它，都无从着手。”

张之洞饶有兴致地端详着眼前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举人，心里想：鱼身上的鳞片谁都见过，但谁也没有从鱼鳞上得到过什么启发，这个年轻人会有什么启发呢？

“我时常想，哪天我若做上百里侯的话，一定要模仿鱼鳞片，把全县的土地一一弄清楚。”

“如何模仿法？”张之洞觉得这话说得很有趣。

“是这样的。”杨深秀不慌不忙地说，“我把我所管辖的县的地图放大，放到在它的上面可以标出每一个村庄的名字来。然后再以村庄为单位，画出它的前后左右的界线出来。这就好比一片鱼鳞。一个村庄挨一个村庄，这就是一片鱼鳞挨着一片鱼鳞的道理，不让中间有一点空隙。丈量的人员由县衙门统一派出，与所丈量的村庄的人一个都不认识。若谁与本村的人有亲戚朋友关系，则避开，好比考场上的回避一样。如此，任你哪个大户人家要隐匿土地都做不到。”

“你这是个办法！”张之洞赞道。

“每个县都重新造出一个以村庄为单位的田亩册来上报给省。”

“这个册子便叫做鱼鳞册。发明者，闻喜杨漪村也。”张之洞说着，忍不住大笑起来。

“杨某荣幸之至！”杨深秀也大笑起来。

杨深秀离开好一会儿了，张之洞还处在兴奋之中：罌粟苗已全部拔除，鸦片烟已全面禁止，库款清查已初见成效，山西几个大积弊的革除也已得到朝廷的重视，杨深秀的鱼鳞册点子也出得好，完全可以照此办理。来到山西一年多了，虽然不尽如人意之处还很多，但所办的几件大事看来进展都还顺利。首任疆臣，便能有如此政绩，也可聊慰平生。张之洞想，做个地方大员也没有多大的难处，朝廷有人撑腰，身边有人扶脚，这是两大关键。有了这两条，地方大员就可以做得堂堂皇皇、风风光光。远处传来一声鸡鸣，估计将到三更天了，他赶紧吹灭蜡烛，上床睡觉。

张之洞身体素来不太强壮，但精力却特别旺盛。来到山西后，更觉各种政务千头万绪，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吃不睡不休息，都有处理不完的公事。山西官场疲沓懒散，他更需以本身的勤于王事来作表率，于是给自己立下规矩：每天丑正二刻起床，寅初阅公牘，辰初开始见客，中午不休息，下午继续办公，亥初就寝。一天睡觉不到三个时辰，好在食眠很好，一天的繁杂能应付得游刃有余。张之洞这种过人的精力，令他身旁的僚属个个佩服而自叹不如。

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被窗外的金属碰撞声惊醒。他慌忙下床，推开窗门看时，只见两个黑影正在灰蒙蒙的月色下拼死格斗。手无缚鸡之力的张之洞给惊呆了。

略为定定神后，他看清了，那个挥舞着铁链子的正是大根，然则大根是在跟谁厮打呢？是窃贼，还是刺客？大根武艺好，一根铁链，上下左右挥舞着，犹如一条蟒蛇缠身，使得对方攻不进来。对手也是个强者，一把刀前后砍杀，寒光闪闪，犹如魔鬼的长大獠牙凶恶可怖，步步向大根进逼。眼看着大根不能一时取胜，张之洞顾不得巡抚

的尊严，对着窗外大声呼喊：“来人呀，有贼！”

拿刀的汉子猛听得这一声喊叫，心一分神，手便乱了阵势，趁着这个当儿，大根挥起铁链打过去，正打在那人的右手上。“哐啷”一声，刀子掉在青砖地上，那汉子拔腿就向院墙奔去，企图跳墙逃走。这时，住在前面签押房隔壁的杨锐、杨深秀等人，正拿着棍棒走出。大根大叫：“拦住贼，莫让他翻墙！”汉子见又来了几个人，心有点慌，正想换一个方向逃命时，大根已赶上来，铁链一甩，打在那人的大腿上，那人随即仆倒在地。杨锐等人追上来，一起把那人抓住了。

此时，整个巡抚衙门都闹腾起来，平时接待客人的花厅灯烛辉煌。张之洞端坐在居中的太师椅上，怒目注视被五花大绑押上来的贼犯。那人浑身着黑色夜行服，年纪在四十岁左右，一脸横肉上长满络腮胡子，尽管竭力装出一副镇定的神态，却掩盖不住两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惊恐之色。大根使劲将贼犯的两肩一压，那人“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张之洞瞪起两只长大的眼睛，粗短的眉毛锁成两个黑团，硕大的鼻子挡住了从右边照过来的烛光，使得左边的脸黑沉沉的。杨锐偷眼看张之洞，一向蔼然可亲的恩师，今夜居然这般森猛威严，心里不免冒出几分畏惧来。张之洞用力拍打着太师椅扶手，大声吼道：“你是什么人，深夜拔刀到巡抚衙门来做什么？”

那人望了一眼张之洞，低下头来，紧咬着嘴唇不开口。

张之洞气得又大声问：“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事的？”

那人还是不开口。

大根气道：“打他一百棍子，看他说不说话！”

说罢，抄起杨锐手中的棍棒就要打下去，张之洞制止了他。张之洞强压住满腔怒火，声音略为放低了些：“你知不知道，深夜拔刀闯巡抚衙门，犯的是杀头示众的死罪？”

那人抬起头来，两眼放出一丝悲怆之色来，嘴皮动了两下，似乎有话要说，但最终还是没有做声，又把头低了下去。

闻讯急速赶来的桑治平，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对张之洞说：“此人看来不是一般的窃贼，不如暂时不审，先关押起来，明天再说。”

张之洞也看出事情颇为蹊跷，同意桑治平的意见，将贼犯交给杨锐看管，又命令所有人不得将今夜发生的事向外泄漏半点，然后吩咐熄灭灯烛，各自照常安歇。

次日清晨，张之洞来到签押房里批阅公文。一尺余高的公文堆上打头的是一份信函，上面写着：巡抚张大人亲启。张之洞顺手拆开，抽出信纸来。“潞安府教民宁道安谨禀张抚台”，刚看了这一句，张之洞便气得看不下去了，心里想：一个小小的百姓，只因信了洋教，便仗着教堂的势力，眼睛里就没有府县父母官了，动辄径向巡抚上书，岂有此理！此风绝不可长。他提起笔来，在上面批道：“原信掷回。该教民既住潞安府，有事则向长治县衙门禀报可也。”

正在气头上，杨锐神色慌乱地走了进来，双腿跪下，带着哭腔说：“昨夜的贼犯突然死了。学生看管不严，请老师惩处。”

“什么！”张之洞霍然站起，大为光火。“贼犯死了，怎么死的？”

杨锐被张之洞的神情吓住了，愣了好一会儿，才颤颤抖抖地说：“昨夜奉老师之命，我将贼犯押到一间堆放碎煤的杂屋里，看着他。不一会，那贼犯便闭着眼睡觉了。学生困乏得很，看他睡觉了，以为无事，便回房上床睡了。一早醒来赶到杂屋，发现他已死了，便赶来报告。”

这个贼犯深夜来巡抚衙门究竟要做什么也没弄清，说不定这后面有着很复杂的背景，正要审讯清楚，怎么能让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个杨叔峤，真是年轻不晓事！他狠狠地盯了一眼杨锐，气呼呼地擦身而过，手臂将学生撞倒在地上。他头都不回一下，直奔杂屋而

去。杨锐爬起来，顾不得头被地砖碰得生疼，一路小跑地跟在老师后面。

杂屋里外已围满着人，见巡抚来了，忙让开一条路。张之洞来到贼犯尸体边，桑治平正在过细地验看着。死去的汉子手脚蜷缩，脸色青黑，嘴唇乌紫，鼻孔和嘴角边有凝固的血痕。桑治平扯了下张之洞的衣袖说：“我们到签押房里去说话吧！”

张之洞点点头。二人来到签押房，桑治平将门窗关紧，悄悄地说：“这是件怪事。”

张之洞脸色绷得紧紧地说：“杂屋的门窗都是关得紧紧的，看来这人不是被别人害死的，是自寻短见。”

“从现场看，此人是吃随身所带的砒霜死的。”

“这样说来，此人是预先就为自己准备了死路。”张之洞摸着瘦瘦的下巴，苦苦地思索着，“他到衙门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我想这不是一个偷东西的贼，而是别有目的。”桑治平慢慢地分析，“说不定他是来窃取某一件重要的公文，或是想打探某一件秘事，甚至也可能是刺客。若是刺客，他不会冲着别人，很可能就是冲着你。”

张之洞凝视着桑治平说：“不是通常的贼，这点看来可以肯定。倘若是盗贼，是绝不会预先把毒药藏在身上，也绝不会未经审讯就自己去寻死。要说是窃取公文，我这里有什么公文值得别人冒死来窃取呢？要说是杀我的刺客，那我又结怨于谁呢？”

“你结怨的人还少了吗？”桑治平笑道，“你毁掉罂粟，断了多少人的财路？你禁食鸦片，使多少人翻滚在地，难熬烟瘾？你清查藩库，又会发掘多少人的隐私？”

桑治平这番话，说得张之洞背上凉凉的：“如此说来，此人是来杀我的刺客。”

“十之七八有可能。”从昨夜到今晨所发生的事情，经过这番思辨后，在桑治平的脑子里已渐趋明朗了。“据大根说，此人武功不错，刀法有路数，是武林中人物。看来他本人不一定与你结怨，而是受人重金所聘，并有约在先，不成功则一死了之，绝不留下活口。我在江湖上混过。江湖上讲的是义气，重的是诺言，这种人不少。”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分析得有道理，但总要寻点蛛丝马迹出来，破了这个案才好。你有什么法子吗？”

桑治平思考半晌，说出一个办法来。张之洞颌首认可。

五 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

半个时辰后，巡抚衙门左侧搭起了一个草棚，那个死去的汉子被抬进草棚里，旁边有两个持刀的士兵看守着。草棚边贴着一张告示：昨夜一男子猝死于此，其亲友可来认领，知情者可提供线索。在草棚对面一家临街小酒店里，桑治平、杨锐、大根等人在酒桌喝酒，眼睛则死死地盯着草棚这边的动静。

草棚边看告示看死人的很多，但没有一个人表示认得此人，更无人出面认领。桑治平等颇为失望。午后，大根突然指着一个人对大家说：“那人我好像见过面。”

顺着大根的手势望过去，桑治平和杨锐看见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子，在告示边足足站了一袋烟工夫，然后又走进草棚，对着躺在凉床上的死者，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

桑治平问大根：“这个人是哪里的，你想得起来吗？”

“好像是藩台衙门里的人。”大根一边盯着那人，一边在使劲回忆。“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四叔和葆大人在臬台衙门议事，我在门房里和守门的郝二爷聊天时见到此人。他手里提着一个包袱，进门时对郝二爷打了声招呼，说是给葆大人送衣的。这人进去后，我问郝二爷此人是谁，他说是葆大人府里的仆人。过一会儿，那人空着

手走出来，我又看了一眼。不会错，正是那天给葆大人送衣服的人。”

正说着，那人从草棚里出来，走了。

一个念头冒出桑治平的脑海：死者莫不与藩台衙门有关？隔一会又想：说不定这个仆人路过此地，顺便看看热闹。

第二天，桑治平等人都早早地来到小酒店，暗中观察街对面的情况。辰初时分，忽然急急忙忙地走来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分开众人，一见死者，便大声哭喊起来。哭了几声后，她离开草棚，从附近纸马店里买来一些纸钱和蜡烛线香，在死者的身旁点起香烛，将纸钱一张张地焚化着，阴着脸，既不哭，也不说话。那女子一气烧了两大沓纸后，还在烧。杨锐说：“这个女子与死者关系不一般，可以从她身上找到线索。”

桑治平说：“你们坐在这里继续盯着，我过去看看。”

桑治平过街来到草棚里，对那女子说：“我是巡抚衙门里当差的，你跟我到衙门门房里来一下。”

那女子也不说话，跟着桑治平走。

来到衙门门房里，桑治平对年轻女子说：“死的人是谁？你是他的什么人？你要对我说实话！”

那女子沉默半天后才开口：“老爷，那人我虽然认得，但这半年来我和他没有交往了。我只知道他叫华山虎，干什么谋生，哪里人，家里情况如何，我一概不知。”

桑治平仔细看了女子一眼。这女子二十多岁年纪，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心里想：大概是死者姘头，这是一条线索，可以追下去。

“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女人低着头，沉默片刻后说：“我是暗香楼的妓女，他是到暗香

楼来时认识的。”

噢！原来是妓女吊嫖客，这倒少见。通常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眼前这个婊子，看来还是有情的。桑治平下意识地又看了她一眼。

“他既是个嫖客，你为何要来给他烧香焚纸？”

“他虽是个嫖客，我敬佩他武功好有本事，又大方讲义气。有次我跟他说我母亲生病，家里穷无钱医治。他一听说，立刻就把身上的二十两银子全给了我。我感激他，所以昨天听一个姐妹说，巡抚衙门口死的人像是华山虎，我今早就来了。”

桑治平是一个立身严谨的人。他瞧不起妓女，也瞧不起嫖客，尽管浪迹江湖多年，却从不眠花宿柳，保持着清白之身，听了这番话后，多少改变些对妓女嫖客的歧视态度。

“你对华山虎的情况，真的一无所知？”

“是的，老爷。我和华山虎半年前只有过四五次接触。他都是傍晚来，天一亮就走了。他不喜多说话，我也不好多问他。”

“那你怎么知道他武功好？”桑治平追问。

“一天夜里，有几个无赖在暗香楼闹事，他出去了，只三拳两脚就把那群无赖给撵走了。第二天院主说，那汉子好武艺，他若是肯替我们暗香楼当保镖就好了。”

桑治平见这妓女说话还实在，便松下脸来，换了一种口气说：“华山虎与你旧情，现在他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了，你心里也难过。我们为他陈尸巡抚衙门外，也是想招来他的亲人和朋友，以便将尸体领走。你能不能回忆下，华山虎说起过他在太原府有什么交往吗？”

妓女又低下头来，抿着嘴回忆，好半天才说：“他很少说话，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朋友在太原府。只有一次夜深了，他敲开暗香

楼。我对他说，哪有半夜来妓院的，假若今夜我床上睡了一个客人，那你不白来了？他说，在藩台衙门喝酒喝晚了，想看看你，你若有客人，我走就是了。我听了这话，心里暖和。不瞒老爷说，那时心里想，若华山虎不嫌我，我真的有心跟着他。可惜，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来暗香楼了。”

“在藩台衙门喝酒”，这句话引起了桑治平的注意，联系到大根所看到的葆庚家的仆人，桑治平的脑子里有了一个猜测。

他严厉地盯着妓女：“你讲的都是实话？”

那妓女忙磕头：“老爷，您是官府里的人，我怎么敢在您的面前说谎话。不信的话，您可以到暗香楼去问。”

“好吧，你去吧！”

妓女刚走，大根便进来说：“桑先生，我刚才又看到葆大人家那个仆人了。”

“又是昨天那个人？”

“正是昨天那个人。他在草棚内外看了一下，没有呆多久就走了。”

看来，葆庚在关心着这个华山虎！刚才脑子里的猜想得到初步的证实。

桑治平决定再将华山虎的尸体摆一天。第三天，看的人明显减少了，很多人都是向草棚瞟一眼后，便匆匆离开不再停留。桑治平、大根仍在对面小酒家注视着，没有看出别的什么异常的情况。将近傍晚，他们第三次看到葆庚家的仆人和别的过路人一样，从草棚旁匆匆走过。晚饭时，杨锐从暗香楼回来告诉桑治平，鸨母所说与妓女说的没有多大的出入。桑治平于是吩咐将华山虎装入棺材埋掉。

夜里，他来到张之洞的卧房里，禀报三天的观察和调查，并说出

自己的推测：被妓女称为华山虎的死者，很可能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武林中人，被葆庚用重金收买来巡抚衙门行刺。葆庚应深知华山虎有武功又有江湖人的侠义，才敢于用他。行刺前，双方必定立下了重誓：不成功则自杀，以此换取葆庚对其家人的酬金，其家人也保证永不公开此事。

精通典章满腹诗书而对江湖黑幕一无所知的清流巡抚，听完桑治平这番分析后惊住了，心里想：葆庚身为朝廷方伯大员，怎么可以与江湖浪人勾结起来，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真是匪夷所思！

桑治平继续分析：“华山虎三字，应不是此人的真姓名而是绰号，或许他的籍贯为陕西华州、华阴一带，或许曾在华山落过草，很可能不是山西人，而是陕西人。”

“葆庚来山西之前是陕西的臬司。”张之洞插话。

“这就对了。”桑治平点点头说，“说不定正是葆庚在陕西臬司任上与华山虎结识的。臬司负有保护地方安宁之责，故不少臬司都与省内的黑道巨头有暗中联系。黑道巨头保证不给臬司添乱子，臬司则保证给黑道巨头以官府庇护。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匪一家。看来葆庚是深悉此道的人。”

张之洞听了这话后又是一惊。他很佩服桑治平对世道的深切了解，把这位正邪两道都通的人物请来山西做助手，的确是做对了。

“你刚才说的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张之洞笑着说，“我对江湖黑道是一点都不懂，多亏你阅历丰富。你看，我们要不要派人到华州一带去查访查访呢？”

“依我看不要去了。”桑治平沉吟片刻说，“一是查访不出个名堂来，二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华山虎已死，常言道死无对证，人一死，什么话都说不清了。这就是灭口的作用。这一招是十分毒辣的，没有几千两银子做不到这一步。我相信我的分析是对的，这种分析只能存入你我之心，对任何人，包括杨锐、大根都不能说。葆庚之所以派人

行刺，无非是冲着清理库款而来的。他的贪污因此而进一步证实。他用重金雇刺客，出此下策，成则将转移朝廷的视线，又给继任者一个颜色看，使他们不敢再清查下去。十多年前江宁校场上的那场命案，香涛兄你大概还记得。”

“你说的是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案子？”

“是的，就是那场刺马案。”桑治平神色平和地说，“张文祥后来是被活活地刷了，当时围观看热闹的不下万人。那时我正在苏州子青抚台衙门里，他要我去江宁看看。刺客张文祥真是一条汉子，一刀刀下去，一块块血淋淋的肉提起，他硬是一声都没有吭，直到血肉模糊气绝身亡为止。张文祥虽刷了，但案子并没有审出个结果来。有说张文祥是捻寇的，有说是长毛的，也有的说是洋教堂收买的刺客，传说纷纷，使得继任江督曾国藩对漏网的长毛捻寇不敢再搜捕，对教堂更是客客气气的。曾国藩是什么人？他都因马案而战战栗栗，何况别的继任者！所以自古以来刺客不绝，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使不成，也会给当事者一个很大的打击，有的人便会因此而及时勒马，改弦易辙。”

张之洞气愤地说：“葆庚想以此来吓唬我，他看错人了。我张某人虽没有武功，胆气却是有的，大不了一死嘛！人孰无死，为朝廷惩贪官，为百姓伸正气而死，正是死得其所。”

“壮哉！”桑治平禁不住击节称赞，“你有这种气概，世上什么事都能办了！”

张之洞说：“昨日马丕瑶对我说，又查出葆庚和王定安的两桩大事。”

“什么事？”

“前年，曾沅甫已离山西而卫静澜未来接任期间，葆庚曾代理巡抚之职，先后放银六十余万两，其中大部分不应该放。如提塘赵嘉年的二万五千两欠款、参将王同文的一万八千两欠饷，以及总兵罗承勋的二万七千两欠饷，都是别有缘故而不当放的。葆庚利用手中的职

权，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发放。有人揭发，葆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赵嘉年等人许给他至少一成的回扣。若按此计算，葆庚在这三人身上可得七千两银子的回扣。国家的银子通过这番手脚，就转变为他私人的财产了。王定安也学样。他在署理藩司期间，放银三十万两，其中至少有十万两是不该放的。王定安从中获得不少好处。马丕瑶还说，他们已暗中查访到，省城各局，王定安是无局不列衔，无局不主稿。这个人是贪得无厌，贪得卑鄙，士林骂他是山西第一条大蛀虫，一日不清出王定安，三晋便一日不得安宁。”

桑治平说：“过些日子，京师参劾折出来后，朝廷一定会派员来山西查访，这些都是很好的佐证材料。”

张之洞说：“我对马丕瑶说了，要把事情做得扎扎实实的，让葆庚、王定安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天大的事有我张某人一身担当，你们只管放心去做。”

“有你这个态度，马丕瑶他们做起事来便没有顾虑了。”

“仲子兄，”张之洞站起身来，将一只手搭在桑治平的肩膀上，动情地说，“我张之洞做了多年的清流，素来与贪赃枉法者势不两立。往日在京师每具这种参劾折时，心里就想到，哪一天我不再凭这一张纸，而是凭一方实权在握，亲手为国为民清除蠹虫就好了。今日我蒙太后、皇上之恩，为朝廷巡抚三晋，正是手握一方实权之时，眼见得在我的眼皮底下，有这样几个食皇家俸禄而干犯律法的属吏，我倘若因他们身处高位而畏缩，因他们收买刺客行凶而胆怯的话，我不但对不起圣贤的教诲和太后、皇上的恩情，辜负了三晋一千万百姓的厚望，即使想起当年的一己之愿，也会羞惭满面，问心有愧。仲子兄，去年在古北口，你与我约法三章，其中第二章就是每年要为百姓办几件实事。这清除贪官污吏，便是为百姓办的最大实事。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要把这桩大事办好办彻底。”

桑治平激动地握着张之洞的手说：“跟着你这样的巡抚办事，我桑某即便累死也会含笑九泉。”

六 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

这些日子，张佩纶、陈宝琛参劾山西藩司葆庚、冀宁道王定安的折子，成了朝廷上下议论的热点。地方官员荒废政务、吸食鸦片、结党营私、贪污中饱等等，几十年来已成司空见惯之事，大家见怪不怪，已提不起谈论的兴趣了。但贪污救灾款，且为数如此之大，贪污者官职如此之高，却极为少见。持身清廉的官员对此愤慨自然不消说了，连那些不拘小节、宦囊不洁的官员也感到气愤：别的钱腾挪几个尚可原谅，这是救命的钱呀，怎能昧着天理良心，如此胡来？一时间，葆庚、王定安成了官吏们的众矢之的。慈禧、恭王也很恼怒，连十二岁的光绪小皇帝也气得说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话来。

慈禧和恭王商量后作出两个决定：一是命令山西巡抚张之洞火速查明葆庚等人的实情，二是就近垂询寓居山西十多年来，京不久的户部尚书阎敬铭。

阎敬铭心中早已有数，召对之时，不仅证实张佩纶、陈宝琛的参劾有据，而且还向太后禀奏在晋期间的亲见亲闻，为前几年山西腐败的吏治提供不少新证据。

接到查核葆庚一案的上谕后，张之洞立即命令马丕瑶、杨锐等人，将半年来明察暗访所积累的一切，详详细细地条贯清厘，写成一份厚达百余页的佐证，派人护送进京。

这份佐证一到军机处朝房，葆庚、王定安等人狼狈为奸、贪赃枉法的罪行便铁证如山了，秉政的恭王下令革去葆庚、王定安的职务，锁拿来京，交刑部审讯严办。

这时，又有一个名叫李肇锡的御史，因素来看不惯曾国荃倚老卖老的做派，便借着这个机会参了一折，说曾国荃滥保匪人误国害民，应一并严惩，以为大臣荐人之戒。吏部堂官中也有讨厌曾国荃恃功骄傲的人，便作了一个“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呈请慈禧裁决。此时，因越南与法国发生冲突，广西边事紧急，粤督一职顿时显得更加重要。尽管慈禧一向不满曾国荃的骄纵疏懒，极想借机杀一杀他的威风，但

考虑到一旦战火燃起，还得倚仗这位能打硬仗的曾老九，便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仍在粤督位置上不动。

连功勋显赫的曾国荃都受到了处分，可见慈禧对山西贪污救灾款一案的恼怒，以及惩办的决心。葆庚想以打击张之洞来自救的路子，显然已成死胡同。受王定安收买原拟弹劾张之洞渎职的几个御史，也悄悄地把已拟未发的奏稿烧掉了。

刑部审讯后定案：葆庚革职，充军新疆，永不回京；王定安革职，监禁十年。按理说，刑部的量刑太轻了，但如此处置，已是对张之洞抚晋的极大支持。张之洞借着朝廷的这股春风大张旗鼓地做了两桩大事：一是彻底清查藩库，并扩大到全省十八府州及六十余县的库房账目，严惩所有犯有贪污挪用罪情的官吏。桑治平提醒他，自古以来，法不责众。山西全省官吏，程度不等地犯有贪污挪用情事的在半数以上，此令若下，这些人都会在惩处之列，整个山西官场则将瘫痪；甚或他们背地里勾结联盟，清库一事则成敷衍过场。两者都对大局不利。不如总大纲而宽小过。凡牵涉到葆庚、王定安贪污救灾款的，限三个月内主动坦白，将所贪污的银子如数缴还，并加三成罚金，照办者一概免予处分。各府州县库房在半年内清查期间，凡将所欠公款如数归还的，都不算贪污挪用。山西眼前最缺的就是银子，如此网开一面，数月之内将会有两三百万两银子入库，省内各项兴作办起来就容易多了。

桑治平这个主意虽有以罚代法之嫌，但于实际有补。权衡利弊，张之洞还是采纳了。

第二桩大事，便是借此整饬吏治。对于少数几个与葆庚、王定安关系密切，贪污救灾款数目较大、民愤也大的徐时霖一类的官员，张之洞不待丫环他们主动交代，便先行传讯，停职审查，报请朝廷。又劝告一批年老体弱糊涂昏庸的州县官员主动提交辞呈，以保全他们的体面。然后，又将一批确实清廉自守为官有方的各级官员，上奏太后、皇上，请予嘉奖升迁。

如此一罢一升，果然对山西全省官场震动巨大，几十年来所形成

的贪污腐败、疲沓懒散的积习，顿时为之一扫，暮气沉沉的三晋官场，开始吹进一股新鲜气息。

来到山西不到两年，便有这样的政绩，张之洞更相信自己具有人所不及的治国大才。他不满足山西一隅之地，他的眼光从来都在关注着整个中国的政局。他记得阎敬铭曾经说过，胡林翼事业的成功，一是风云际会，一是众人相帮。风云际会是天时凑泊，天时不是自己所能创造的，关键在善于把握，至于如何才能得到众人之助，则完全是属于自己的学问了。

一年来，张之洞把阎敬铭赠送的两百万言的《胡文忠公遗集》，细心地通读了一遍，揣摩出这得人的学问主要在识人、荐人、用人几个环节上。曾国藩曾经这样概括胡林翼这方面的长处：识才于微末，荐贤满天下，用人以诚心。亲手宰理一省政务，实实在在办理几件大事后，张之洞从心里佩服曾、胡这种过人的贤者器宇。现在自己身为封疆大吏，具备了荐贤的资格，张之洞决定向太后、皇上上一个荐贤表，一来为朝廷举荐美才，为国尽责；二来也替自己广为联络贤俊，以通声气，且市恩于先，今后一旦担负更大的职务时，可得到他们的真心支持。

他将自己多年来所熟知，以及虽未见面但对其人品学识才干有所闻者列了出来，这些人物包括张佩纶、陈宝琛、于荫霖、马丕瑶等，一共五十九人。张之洞认为，这张人才表已将天底下才未尽用的人物都囊括殆尽。太后若能将这些人人一一擢升，摆在最能发挥其才干的位置上，则大清朝将可指日大治。

拜发了这道荐疏后，张之洞心里有一种贡献和布施之感，情绪上很是惬意。这些天来，由于吏治得法，公务多暇，作词臣学官所养成的吟诗作文的雅兴又渐袭心头。

正是天高气爽的仲秋，夜幕刚合，天上便早早地挂起一轮明净如洗的银盆，将融融清辉无私地洒向人间，并州古城笼罩在一片温柔飘逸的气氛中，显得端庄安详。

灯下，张之洞正在磨墨凝思。突然，他觉得心灵中若有几点光亮在跳动，如同电之光石之火似的。过去，在夜阑更深之时，他每每有这种灵感冒出，便常常效法陆机，以一种演连珠体裁记下来。他的连珠诗或骈或散，或押韵或不押韵，不刻意追求遣词，重在达意。这种连珠诗已积累达三十余首了。今夜的灵感是由荐贤疏而引起的，对人之才干见识，蓦然间有一种新的体认，遂铺开纸，将这稍纵即逝的心灵火花记录下来：

螭蛇无足飞，鼯鼠五技穷。

士贵知道要，不在夸多通。

赵武言语讷，曹参清静宗。

周勃少文采，汲黯号愚忠。

诸葛尚淡泊，魏征称田翁。

晁桓两智囊，均不保其躬。

曼倩最多能，屈身滑稽中。

刘  饶百计，夹河终无功。

唯静识乃远，唯朴力乃充。

吾闻柱下史，无名道犹龙。

写完后，他将自己即兴创作的这首连珠诗又吟诵了两遍，自我感觉颇为得意。是的，才有大小之分，才亦有花哨与实在之别。治国之具要的是大才、实才、远见之才，赵武、曹参、周勃、汲黯、诸葛、魏征，都是历史上有实在建树的治国大才。而其才之修炼，一在于心境上，不汲汲于一时之功名利禄而淡泊宁静，因此能识大识远；二在处事上，不求一时之哗众取宠，而求实实在在为社稷苍生谋求福祉，不求头顶上的五彩光环，而求脚底下的坚实基础。此即唯朴素乃长久之道理。

张之洞想，这首连珠诗明天让杨锐他们多抄几份，分送给衙门里

的幕友们。还可以赠给晋阳书院的学子们，让他们在求学期间便明白这个道理，今后不入邪径，少走弯路。

正在浮想联翩之时，一阵清幽绵远的琴声，被夜风轻轻地从窗外送了进来。张之洞知道，这是佩玉在弹琴。这一年多来，佩玉给张之洞帮了很大的忙。她关心疼爱准儿。准儿仿佛有先天的灵感，对七弦琴有着浓烈的兴趣。这让张之洞欣慰不已。

佩玉间或也会屏息静气地弹上一曲，借以抒发胸臆，倾吐情愫，这常常是在夜色阑珊之时。为了不影响张之洞和署中的执事人员，佩玉总是把门窗关得紧紧的，把声音尽量地压低，低得只有她一人听到。此时的琴音，仿佛不是从她手指下拨出，而是从她的心灵中进出。她的整个心境，乃至窗外的溶溶夜色茫茫寰宇，都与这心中的乐声汇合在一起。这样的时刻，她总有一种生命与造化合为一体的静谧宁馨之感。其妙处只在自我体会之中，实在难以言传笔述。有一次，她把这种感觉说给父亲听。父亲说这种感觉古人早已有之，陶渊明的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佩玉听了父亲的话很欣慰，于是更自觉地多创造出这种意境。渐渐地，她发现自己的心境在净化，在升华。音乐，给她坎坷的年轻生命带来极大的慰藉。

偶尔，在夜色深沉的时候，张之洞也会听到这种琴声，它渺渺袅袅飘飘摇摇，似有似无，若断若续，仿佛是从天庭传下来的神仙之曲，又像是遥远的山谷里传出的流泉之声。他知道那是佩玉在弹琴，但政务太杂太纷乱了，以至于他几乎没有心思来欣赏这曾给他以奇妙享受的琴曲。

今夜，或许是琴声比往日响亮，或许是清秋之夜更易激起独居人的情思，或许是政务初见头绪，使得执政者的心情轻松闲逸。张之洞稟赋中的文人气质，被这琴声重重地撩拨起来。他终于不能自己，离开书案，向佩玉的房间走去。

七 秋夜，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

“你的琴是越弹越好了。”张之洞推开佩玉的房门，微笑着跟女琴师打招呼。

佩玉正陶醉在自我营造的艺术世界里，突然被耳旁的这句话所惊醒。她带着三分惶恐起身弯腰：“佩玉不慎，惊动了抚台。”

她抬起头来，果然见有一扇窗户被风吹开。她暗暗责备自己粗心，脸上不觉飞上一片红云。就这一瞬间，四十六岁的抚台蓦然觉得素衣布履的女琴师其实也妩媚动人，一股强烈的与之交谈的愿望在心里油然而生。

“佩玉，这一年来，准儿多亏了你的呵护，我很感激你。我平日太忙，很少关照你，还望你能体谅。”

这样一个雷厉风行铲罍禁烟、铁面无情惩办贪官污吏的抚台大人，竟也有细腻的女儿之心，能说出暖人心窝的话，佩玉一时甚是感动。

“大人客气了，小姐清纯可爱，天资聪颖，我能有幸与她为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缘分。”

佩玉说的完全是心里话。六年前，她丧夫失子，这惨烈的打击，时时刻刻如沉重的乌云罩住她的心，她很少有欢快的情绪，几乎夜夜梦中与丈夫和姣儿在一起，望着儿子如朝日般的面孔，她心里甜得如注满了蜜糖，然而一觉醒来，屋内空空，床头空空，她不免又悲从中来，清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枕上，直到天明。

这一年来，她天天看着准儿，越看越觉得像自己的儿子，模样儿像，笑声像，连脾气性情也像。她自己也觉得奇怪：我的儿子怎么会跟这个小姐一个样？莫非这准儿就是我夭折的儿子的投胎？莫非老天爷有意如此安排，让儿子换作女儿身回到我的身边？佩玉成天这样痴痴地想着，日子一久，准儿就变成了她的亲生似的，她把自己山高海深般的母爱全部浇注在准儿的身上。这几个月来，她居然很少再梦见自己的儿子了。她更加确信，准儿就是儿子的转世。

听佩玉夸女儿聪颖，张之洞很高兴，问：“准儿能认多少字了？”

佩玉答：“近半年来，我每天教她认三个字，三天一温习，十天一复习，一月一考试。一个月下来，小姐把所教的字都记住了，半年里小姐已学会三百字了。”

前学台对女儿的认字成绩很满意，又问：“我常听准儿哼着儿歌，这也是你教给她的吧？”

“是。”佩玉答，“小姐天性于诗词悟性高，一首五言绝句，也只读两三遍，便能朗朗上口，读四五遍就记下来了。佩玉向大人恭喜，要不了十年，小姐准是压倒曹大姑、谢道韞的女才子。”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一阵后说：“曹大姑、谢道韞古今能有几个？我也不指望她成为才女，只是长大了能读点诗文，怡情养性罢了。”

稍停一会，又问：“准儿的琴学得怎样？”

佩玉说：“她在琴弦音乐方面似有天赋。我还只教她个把月，便已能上手了，弹出几个音调来，还很像个样子。”

张之洞点头说：“我原来想让她再大些才学琴，她既有兴趣，早点学也好。对准儿的弹琴，我倒是寄予大的希望，盼望她今后能像你一样弹出动听的乐章。”

佩玉忙说：“我天性鲁钝，不能成器。这几年勉力为小姐打点基础，日后望大人再访求名师指教。小姐今后的琴艺，定会十倍百倍高出我。”

“哦，哦。”张之洞边听边点头，说，“其实，我也不指望准儿今后的琴艺如何出色。自古以来，色艺俱绝的女子，大多坎坷磨难，反而不佳，也不过是愿她今后能借琴曲和谐家庭陶冶心境罢了。”

张之洞这几句话触动了佩玉的心思。她突然想到，自己仿佛就是

古来那些色艺俱佳而命运不好的女子，一时情绪骤然冷落下来。

“爹！”

准儿一觉醒来，见爹爹坐在房里，有点奇怪，她擦着眼睛，转过脸对佩玉说：“师傅，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你穿着花花绿绿的袄子，头上戴着珠花，真好看！”

准儿这句稚气十足的话，说得佩玉笑了起来。她走过去，俯着身子问：“是不是口渴了？我给你端点水来。”

“我想喝点水。”准儿说着从被窝里爬起，佩玉忙给她披上衣服。准儿对父亲说，“爹，师傅说过年后就教我弹大曲子，还说大曲子如果弹得好，天上的凤凰都会飞下来听。爹，凤凰真的会飞下来听我弹琴吗？”

张之洞听了女儿的话，心里十分欢喜，说：“会的。只要你把琴弹得非常非常好，凤凰就会来听。”

佩玉端过一杯温水来，准儿喝了一口，不再喝了。她瞪起乌黑的大眼睛问佩玉：“师傅，你的琴弹得好，凤凰飞下来听过吗？下次凤凰飞下来时，你喊我看，好吗？”

佩玉笑着说：“师傅的琴弹得还不好，凤凰还从来没有飞下听过。以后准儿的琴弹得会更好，那时就会有凤凰来听了。”

“真的吗？”准儿将信将疑。

“真的。”佩玉坚定地回答。

“睡吧！”张之洞过来摸着女儿的头，充满慈爱地说，“睡吧，明天早早醒来，跟着师傅好好地学，说不定哪天凤凰就飞下来听你弹琴了。”

准儿脱衣重新睡下，一会儿便进入梦乡。

红袄珠花，凤凰来仪。准儿天真无邪的童稚心愿驱散了佩玉心头瞬时飘过的阴影，心情又恢复了抚琴时的平静。

“佩玉，你几岁学的琴，谁教的？”准儿对琴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进一步激发张之洞今夜与女塾师谈话的情绪。

“我也是小姐这么大年纪开始学琴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

“哦，你这是家学了。”张之洞微微地笑了一下。

“听我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不仅书读得好，琴更弹得好。父亲家清贫。母亲家较为殷实，外祖父为母亲寻了一个富贵婆家，但母亲不愿意，为父亲的琴声所迷恋，一定要嫁给父亲。外祖父坚决不同意，母亲便在家绝食。外祖母疼爱女儿，说服外祖父勉强同意了。但外祖父心里始终不愉快，母亲出嫁时，嫁妆很少，以后也不让我的父亲登门。父母亲一气之下，便离开老家商州府，从陕西来到山西。从那以后，他们便漂泊异乡。尽管几十年来生活贫苦，但母亲至今不悔她当年的选择。”

“你的母亲是个有志气的女子！”张之洞脱口赞道。

“我原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但他们都在很小时就夭折了，父母亲便把全部疼爱之心都放在我的身上。我从小和母亲一样，喜欢听父亲的琴声。夏夜的麦场上，冬日的炉火旁，我们母女俩紧挨着听父亲弹琴。在琴声中，我们忘记了贫困，忘记了忧伤，也忘记了人世间对我们的许多不公平……”

秋夜的巡抚衙门，在一片如水月色的笼罩下，白日里那些令人或畏或恨的种种，都已淡去消逝，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是与百姓宅院一样的柔和恬静。女琴师的心里浮起往日甜美的记忆，那是永远留恋的在娘家做闺女时的岁月，那是永远存在心灵深处的未受尘世沾染的神仙画卷。

女琴师继续叙说：“那时，父亲总是对我说，佩玉，好好弹琴吧，穷人家没有锦衣玉食，也没有强权重势，但有自己的慧心巧手，

凭着聪明才智和与世无争的心境，也同样可以获得人生的快乐幸福。以后你长大了，还会慢慢体会到，钱财权势，尽管可以使人风光体面，但它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永远只存于人的灵府中。灵府安宁，人才舒坦。而使灵府得以安宁的最好东西，便是音乐。音乐使人泯去机心，化除争斗，不机不诈，不争不斗，灵府便平静如镜，人就无忧无虑，快快乐乐。所以古人说‘乐者，德之华也’，讲的便是这个道理。”

“乐者，德之华也。”张之洞被这句话惊动了一下。这不是《礼记》中句子吗？从小起便读“四书”“五经”，这句话至少读过二三十遍。读它的时候，天天被科场连捷光宗耀祖的念头冲击着，从来没有从化除机心争斗这个方面，去理解音乐的功用，更没有想到道德的升华，便是建筑在灵府平静的基础上。今夜，经女琴师转述其父这番话后，探花出身有着六年学台经历的山西巡抚，仿佛对“乐者，德之华也”这句古老的名言，有了一个崭新的理解。

他情不自禁地说：“你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好极了！《礼记》中《乐记》这篇文章，我能倒背如流，自认为句句都读懂了。听了你说的这些后，才知道我原来并没有读懂，你父亲才是真正读懂了。”

“大人言重了，我父亲是个终生潦倒的书呆子，我母亲常笑他迂腐不中用。大人才真正是读通了典籍的国家栋梁之才。”佩玉虽然这样谦虚地说着，心里对抚台的赞辞还是欢喜的。

“不能这样说。”张之洞正色道，“这人生的穷通逆顺，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事。功名蹭蹬仕途艰涩的人，未必就是没有真学问；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的人，也并非就一定学问很好。就拿我本人来说吧，我四十三岁以前，将近二十年功夫一直迁升缓慢，总在中下级官员间浮沉。四十三岁后，突然官运好起来，一年多时间，便由五品升到二品。难道说，这一年多里我猛然开窍了？其实我心里清楚，我还是我，并不比先前高明。你的父亲只是时运不好罢了。若时运好的话，有如此聪明灵慧之心的人，说不定早做到尚书大学士了。”

佩玉望着眼前的巡抚大人，眼睛不由得越睁越大，越睁越亮起

来。这是怎么回事？这话似乎不是平日里那个铁板着面孔，威严凛冽不易接近的三晋之主所能说出的。这话说得有多实在，让人听了有多舒心！是他的真心话，还是在有意安慰我那功名不遂的老父？即便是后者，这也是处高位者的仁厚之心：不看重自己的成功，以免失意者难堪。当今的官场，遍是骄人凌人、趾高气扬之辈，这种恤人容人的仁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佩玉对相处一年之久的抚台，骤然间有了新的认识，彼此间的距离一下子靠近了许多。

对东家的这番话，女琴师不好说什么，她只是抿着嘴唇笑了一笑。不料，却让这位丧妻已久的中年巡抚心里怦然动了一下。他觉得这无声的微笑里，充满着魅力无穷的成熟女人的美！

“我喜欢听人弹琴，但对乐理则知之甚少，所以，听琴也只知道好听不好听而已，其间的深浅却品味不出来。”张之洞望着佩玉恢复常态的面孔，心里似乎增加了几分异样的情感。“读古人书，对钟子期评俞伯牙鼓琴，所谓‘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之语，真是神往至极，巴不得自己也有这种知音的本事。你们父女善于奏琴，大概也善于辨音吧，能否传授一点给我？”

佩玉想了想，说：“我和我父亲其实算不上善于弹琴，即使很精于弹奏，要准确地辨出其音来也是一件很难的事。《列子·汤问》篇里说的高山流水的话，是称赞钟子期的琴艺远过俞伯牙，故而才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正因为知音难得，这个故事才会千百年传诵不衰，常令人感叹不已。”

“知音难得”这几句话激起了张之洞的满腔同情，他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对。”

“不过，乐声也大致是可以辨得出来的。”佩玉的回答有了转折，“所以，古书上才有郑卫之音濮上之乐的说法。它的诀窍不在别的，只在多听而已。前人说操千曲而后知音，就是说的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里暗暗生出几分惭愧来。佩玉说得对，知音

辨曲的本事是由长年积累而来的，这同读书做学问一个样，靠的是三更灯火十年寒窗的苦读苦诵，世人因怕吃苦而求诀窍走捷径，这样的诀窍捷径其实是没有的。自己过去常常这样告诫士子，为何现在又来向别人问诀窍呢？是看不起琴艺，认为它是小道，不能跟读书做学问相比么？

为了弥补刚才无意间的过失，张之洞郑重地说：“自古以来音乐在教化中便有很重要的位置。孔子教学生六艺，其一便为乐，所以洙泗河畔，才有弦歌不绝。可惜，今日士子们一心想的就是科第功名，以进学中举中进士做官为终生奋斗目标，天天就是模仿着代圣人立言，装腔作势，干瘪乏味，不但经济之学不通，连《史》《汉》李杜都不懂，唐宋八大家都不读，更不要说琴艺弦歌了。这真是国家的大憾事！”

张之洞的这番感慨，使佩玉想起从小就听惯了的父亲的牢骚之语。她没有想到，堂堂的巡抚大人竟然跟潦倒一生的父亲有如此共同的语言。她突然想到，父亲在他五十岁生日的晚上，因心情高兴，曾经郑重其事地跟她谈起音乐中的大学问。这次谈话，佩玉牢记于心，她甚至为父亲的这些卓识不能付之于现实而深感遗憾。这位名士出身的巡抚既同情不走运的读书人，又如此看重音乐，不妨把父亲的那番见识转述一二。一则让他知道时运不济的老父并非寻常之辈，二来若对他的执政有所帮助，从而造福于百姓，也是一件好事。

想到这里，佩玉正正身板，敛容说：“大人忧虑的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大事，佩玉身为弱女子，家父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穷塾师，都不值得来忧虑这等大事。只是有一次，家父曾对我说过他对音乐的深刻体会，使我想到，有志做大事的士子倒是的确要在诵读‘四书’‘五经’之余，花点时间于音乐的研习上，或许对于日后的治理国家会有所帮助。”

晋祠里那位清瘦的老塾师的形象，又出现在张之洞的眼前。老塾师有何高论？张之洞不觉肃然说：“老先生对你说了些什么，也让我这个喜爱音乐而又不懂音乐的人长长见识。”

佩玉望着窗外的明月，凝神良久，然后缓缓地说：“那也是一个明月之夜，父亲在听我弹完一曲《岐山凤鸣》的古乐后，兴致极高地对我发了一篇长论。他说圣人极为重视乐，把乐和礼视为治国安民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故《乐记》篇里反复将乐和礼并在一起说。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节也。又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家父说，圣人认为，礼是从外部来有等级有秩序地节制邦国；乐则是从内里来熏陶化育百姓的心境。圣人一向最为看重人心的教化，故乐的地位实在礼上。而乐的功能，圣人以一‘和’字来概括。这‘和’字，真正地体现了我们华夏之邦的最高智慧。”

佩玉说到这里略为停了一下，张之洞心里一震。“乐者，天地之和”这样的话，《乐记》一篇里的确反复出现过，但自己并没有深究，更没有对“和”字有这样高的认识。他恳切地对佩玉说：“想必令尊对圣人标出的这个‘和’字，有一番人所不及的探讨，我愿洗耳恭听。”

佩玉淡淡一笑，说：“家父说，古代许多典籍中都提到了‘和’字。早在春秋时，周太史便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论语》上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里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董仲舒说‘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可见古来圣人贤士都注重‘和’，把‘和’视为天地间的唯一正道。”

张之洞突然悟到，为什么宫中三大殿：保和、中和、太和，都以“和”为名，其由原来在此。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三大殿均以“和”为名，充分表达先贤对“和”的重视程度，也说明“和”的境界，正是他们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家父说，这‘和’字的产生，乃是受音乐的启发。”

佩玉这句话，立即引起张之洞的注意，他认真地听下去。

“各种不同的乐器，如琴瑟笙竽笛箫等等，单独吹奏，则是各种不同的声音，若将它们合起来一起吹奏，则有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听起来驳乱无序，糟糟混混，这种声音称之为杂；一是听起来高低得

宜，众音协调，让人悦耳舒心，这种声音则为和。”

“不错，解释得好！”张之洞连连点头。

“家父说，圣人视这种众音相宜而产生的协调之美为天地间最大的美，这种美的产生，其基础在调和。若笙之音高了，则吹低点，箫之声缓了，则加快点，通过相互间的调节控制，寻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声音来。于是，和声便产生了，天地间的大美也就出现了。圣人之所以超过凡人之处，就在于将此推衍到入世间，由此而感悟出治理邦民之道。世事纷杂，众生芸芸，正好比琴瑟笙竽各发各的音，若将他们都调理得各自得宜，互相协调，则可以奏出人世间的和声。如此，邦民就治理好了。所以古往今来，贤哲们都苦苦追求一种中庸、中道、中行、中节，试图找到这样的和谐之音，以达到万邦咸宁万众一心的目的。这就叫做致中和。”

圣人的治国之道，由听乐而产生。这个道理居然让老塾师说得如此顺理成章，张之洞心里暗自佩服。

“家父说，这是圣人由音乐推及到治国一路。同时，圣人又将它推及到治心一路。人的心声与天地间万籁之声，就好比琴瑟笙竽之间的关系。若人的心声能调到与天地间万籁之声取得协宜一致的地步，那么，人的心声与天地间的万籁之声组成了和声。这种和声又超过了治理邦民的中和，乃最高之和，名曰太和。这种太和，王夫之有解释。他说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这太和，便是典籍中常说的天人合一。”

张之洞完全被女琴师这几句话给吸引住了。“天人合一”，是他读书明理以来所全身心追求的目标。他苦于不知如何才能达到，即不知津渡在何方。今夜听佩玉转述其父所说的这篇长论，他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处渡口，通过这道渡口，便可引航到“天人合一”的彼岸。

“三星已斜，夜已很深了，佩玉不知高低轻重，胡诌乱言，说得太多了。还请大人早点回屋去休息。错谬之处，还望看在佩玉乃一无知无识的小女子份上，予以海谅。”

张之洞忙起身说：“今夜我受教很多。你下次回晋祠看望父母时，请一定代我转达对你父亲的谢意。哪天得暇，或是我去晋祠，或是请老先生来抚署，我们再好好深谈。”

佩玉深谢抚台的厚意。

回到卧房，望着窗外月色辉映下的三晋古原，张之洞久久不能入睡。今夜，他领悟了许多。中庸和谐，他过去看到的是圣贤治国的手段，却原来更是圣贤心目中所追求的人生最高美境。这种美境应该是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的气象，像玉一样的温润透明，外柔内劲，有如蓝田日暖，柳陌生烟，充塞着一种冲淡绵缈、微茫默远的和谐气氛。而自己禀赋过于刚厉，办事易于任性，今后于这些方面要多加检束。作为一个执政者，应该是一个高明的乐师，将百姓万民的众籁之声，协调为一个和谐动听的乐音，这才是最为成功的治理。过去读史，看到先哲将宰相的职责定为“调和阴阳”，总觉得过于空泛，难以理解。今夜，他顿悟了。他仿佛察觉到自己已具备宰相之才，一时心中万分兴奋。

他又想到：作为音乐来说，和声其实也就是一种新的声音。这种声音是要产生在不同声音的综合之中。倘若众声都发出一个音来，就只有大声而没有和声了。作为一个方面之主，要让部属都说出自己的话来，然后再协调众议，形成一个新的论说。这不就是博采众长、酿花成蜜的道理吗？

万籁俱寂的秋夜，太原城最高衙门里，张之洞静静地思索着……

第六章 观摩洋技

一 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这天上午，上任不久的新藩司易佩坤拿着一份工部寄来的咨文来到抚署。咨文上说的是要山西按惯例，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运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经费亦按惯例，每斤铁连买价带脚费，

以四分银子计算，共享银四千二百两，从当年地丁银中扣除。

易佩坤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司里接了工部这道咨文，几天来甚是为难。这个差使太难办了。”

“有哪些为难之处？”张之洞问。

易佩坤说：“为难之处有二。一是十万五千斤好铁筹集不起来。据衙门里人说，山西这几年几乎不炼铁了，全省炼的好铁加起来，顶多只有五万多斤，要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是不可能的。二是铁价加脚费每斤四分银子，这是一百年前的老皇历了，现在连脚费都不够，这差使如何办？”

易佩坤虽是叫苦，但叫得有道理。张之洞的双眉皱了起来。他来山西做巡抚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办过铁差，便问：“这事先前是如何办的？”

易佩坤答：“山西的铁差，这两年没办，上次是光绪六年办的。衙门里的人说，当年葆庚办此事，采取的是瞒、贿、压三种手段过的关。”

“什么是瞒、贿、压，你说详细点。”张之洞又皱了下眉头，打断了易佩坤的话。

易佩坤说：“瞒，就是瞒朝廷。一切照旧进行，不慌不忙，到了两个月限期满时，给朝廷上一道折子，说山西的好铁十万五千斤都已筹备停当，即日起将妥运上海交江南制造局，让朝廷知道山西藩署在恪勤办差。贿，就是贿赂江南制造局，塞一张大大的银票给局里的办事人员，请他们到时通过江苏巡抚上折给朝廷，说山西解来的十万五千斤好铁已如数收到。其实，这铁里好铁大约只有一半，另一半全是不合要求的平铁和做不得用的废铁。江南制造局的办事人员只图自己得利，将那些平铁、废铁全当好铁去用。压，就是压府县。山西出铁的地方主要在潞安府、辽州、平定州一带，就向这些府县一压铁的斤数，二压银钱，要他们如数如期运到上海，藩库并不多拿一分银子补

给他们，任凭他们去摊派盘剥，置若罔闻。”

“岂有此理！”张之洞的手掌在案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震得易佩坤心里一跳。“瞒上压下已是不可饶恕，这贿赂江南制造局，更是罪不容诛！易方伯，你知道江南局拿这些铁做什么吗？那是造枪炮弹子的呀！难怪中国和洋人打仗总是输，用这样的铁造出来的枪炮弹子，怎么能打得过洋人？真是混账！”

“葆庚这种做法固然不对，但工部的要求实在办不到。司里正是不愿像葆庚那样做，才来请示大人您给一个主意。”易佩坤拉长着脸，一副左右为难的可怜相。

是呀，瞒、贿、压不行，按工部说的去做也不行，这差怎么当呢？张之洞心里也没了主意。他寻思良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只得起身对易佩坤说：“你先回府里去，过几天我们再商议。”

易佩坤无奈，只得离开抚署。张之洞一连几天都为这事困扰着，始终无一良策。他请桑治平帮他出出主意。桑治平一时也想不出好点子来。他对张之洞说：“有些事看起来很难，那是因为还没有钻进去；真正钻进去了，总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张之洞笑着说：“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就钻进去吧！怎么个钻法呢？”

桑治平想了想说：“给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到出铁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好，你就下去查看查看吧！”张之洞说，“半个月后回来，我等着听你的消息。”

十多天后，桑治平风尘仆仆地回到太原。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抚署。

“这些天里实地查看得如何？”张之洞亲自为桑治平泡了一碗好茶递过来，急急地问。

桑治平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说：“这些天我马不停蹄跑了潞安府的几个县。就这几个县看来，十万五千斤好铁可以筹集得到。”

“这就好！”听了桑治平这句话，张之洞大大地舒了口气。只要好铁的数量够了，剩下的就只是银钱的事，虽然也是难事，但毕竟要好办些。“为什么易佩坤说，山西好铁顶多只五万多斤呢？”

“是这样的。”桑治平又连喝了两口茶。他抹了抹嘴巴说，“好铁是有，但官府收购时不肯出好价，所以炼铁的老板不肯把好铁拿出来，说好铁没有这么多，要买就买平铁好了，这平铁里面其实很多是废铁。至于好铁，他们则偷偷运到直隶去卖。”

“喔，是的。这原因经你这一说，其实又很简单。工部出的价低，到了出铁的县，县衙门出的价也就低，卖铁的就拿低价钱的铁来应付。这样，到了太原，大家就只有看到好铁少这一层了。”张之洞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描出了山西筹铁的这个过程。他感慨地说，“葆庚是住在太原享福不肯下去，易佩坤也不愿意吃苦去实地查看。你这一去，就把事情摸明白了。先贤告诫：为官要体察民情。这‘体察’二字，真是太重要了。”

“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牒，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

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仪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

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听说是个传教士，张之洞的心中立即冒出一股反感来。他厌恶洋人，尤其厌恶洋人中的传教士。他曾远远地看过传教士：穿着黑色的宽大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种穿着打扮，他怎么看都不顺眼。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传教士的那一套学说和教规。什么上帝、基督耶稣、圣母玛丽亚，什么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什么死后灵魂升天堂，还有洗礼、做礼拜、祈祷唱圣歌等等，张之洞都视之为歪门邪道，荒诞不经。尤其令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们在中国到处建教堂，强行传教，收中国人做教民。他们藐视官府，目无中国法纪，挑起事端。许多事情明明是他们无理，打起官司来，却又都是中国人败诉。几十年来教案不断，无不以中国人认错赔款、拘杀自己的百姓来平息。到山西这两年来，他也遇到过几件头痛的教案，至今尚未了结。

张之洞紧锁着眉头说：“此人既是个传教士，你不应该与他交往，他即便可以省几千两银子的脚费，我们也不要找他。那些传教士都很阴险，不知他们背地里包藏着什么祸心。”

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了！你是一个

堂堂的巡抚，他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你难道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张之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是我怕他，他们都不是好人，犯不着跟他们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清流出身，恨洋人。对于洋人，我和京师清流君子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桑治平收起笑容，正色道，“洋人欺负我们，是应该恨，但我除开恨之外，还有一种佩服心。你看他们的铁船造得那样大，走得那样快，大海大洋中如履平地，这要多大的本事？他们把枪炮造得杀伤力那样大，把钟表、机器造得那样精巧。他们造出电报来，一封信函，万里之遥，顷刻可到。这些，要有多大的能耐才做得到？我是不得不佩服呀！”提起钟表，三年前龙树寺摔表的那一段往事，又浮起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他当时虽觉得那种做法过头了点，但他理解与会者的心情。钟表与燃香计时，孰优孰劣，这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同样，铁舰与木船、洋炮与土炮、电报与马递，孰优孰劣，这也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桑治平说得有道理，张之洞不得不认同。他静静地听着，没有做声。

“说起洋教来，也是有很多使人气愤的地方。说实话，他们那一套教义，我是绝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另一面。”桑治平不疾不徐地继续说下去，“比如说，洋教的宗旨是劝人为善，反对作恶，这点与我们的儒学求仁成仁是一致的，更与老百姓的佛祖、菩萨一个样。洋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不少育婴堂，收容流浪街头的孤儿，又大量散发药丸，免费为人治病，这些都是事实。尤其使我赞许的是，传教士都坚决反对吸食鸦片，他们与贩卖鸦片的洋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此话当真？”传教士反对吸食鸦片这一点，张之洞过去不知道。

“是真的，先前我就听说过。这次我在李提摩太那里看到他们的教规，明文规定教徒万不可吸食鸦片，且有劝导别人不吸食鸦片的责任。”

听说传教士自己不吸鸦片，并劝告别人也不吸鸦片，正在大力禁

止鸦片烟的山西巡抚，对传教士突然生发出一丝好感来。

“洋教士中确有不少作恶之徒，但我也听说过其中有不少慈善家，李提摩太就是一个慈善家。郝县令告诉我，李提摩太是光绪三年到山西来的，那时山西正遭旱灾，李提摩太在潞安府一带以教会的名义，捐献过一万两银子。他还面见过曾九帅，提出以工代赈的主张。曾九帅嘉奖他，并拟上报朝廷，赏他一顶四品衔的顶戴，他谢绝了。潞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他是洋善人。”

张之洞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个从未谋面的属于可恶的洋教士分子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心中赢得了一分好感。

“李提摩太随我一起来到太原，我送他在驿馆住了下来。他想见你，你是否愿意见他一面？”

“且慢！”

张之洞在心里犹豫着。尽管李提摩太反对吸食鸦片，又捐款救赈山西的旱灾，不属于洋人中的恶劣之辈，但自己身为山西之主，接见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这个脸面值得给他吗？当年清流党的中流砥柱，基于多年的宿怨，仍不愿意降尊纡贵与夷番打交道。

桑治平深知张之洞的疑虑，他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之洞说：“这是李提摩太写的一本小书，你不见他可以，我劝你不妨读读他的书。我先回家去了。”

说完离开了抚署。

李提摩太的这本小书名曰《富晋新规》。张之洞对“富晋”极感兴趣。作为一个山西巡抚，在完成禁烟、清库、整饬吏治等几桩大事之后，当务之急便是要设法让山西的百姓富裕起来。这一点，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从来是明白的。在做言官的时候，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举措，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富裕，若这两个目标没有达到，其举措则没有落到实处。山西贫困，如何使百姓致富，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实在。张之洞倒要认真地看看，一个外国传教士是如

何借箸代筹的。



他打开《富晋新规》，打头一句话便引起了他的注意：“为政有四大端，一曰教民，二曰养民，三曰安民，四曰新民，教之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

“五常之德”是华夏的圣训贤德，乃张之洞信守笃行了一生的准绳，这个洋教士并没有以他的上帝耶稣的教义，而是以中国的道德伦常来教化中国百姓，此人看来真的不可恶。

“养民者，与万国通其利。斯利大，则民易养。安民者，息兵弭战，使民有安乐之居也。新民者，变通求新也。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乃求新之唯一法则也。”

“穷则变，变则通”，张之洞读到这句《易传》上的话时，感到很亲切。心里想：这个洋教士的确读过中国的书，也懂得中国的学问，看来是不简单。

再往下读，李提摩太具体提出四条富晋新规来：开矿产，兴实业，通贸易，办学堂。这四条新规讲得也还有些道理，山西巡抚感觉到自己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他很快就把这本只有三万字的小册子浏览完毕，立即派人告诉桑治平，明天上午在抚署召见李提摩太。

第二天上午，桑治平将李提摩太带了进来。当李提摩太说了一句“拜见巡抚大人”的话，抬起头来时，张之洞用他又大又长的双眼，将这个洋人注视良久。他生平还是第一次如此近的观看一个洋人，而这第一个洋人便让他惊异不已。

这个洋教士不但没有穿黑长袍戴银十字架，就连通常的洋装也没穿，而是穿一套中国普通绅士的服装：酱色土布长袍，黑底起金色团花的缎面马褂，戴一顶黑呢瓜皮帽，尤其令张之洞诧异的是，瓜皮帽底下分明晃动着一根长长的辫子。

这身打扮立时给张之洞一种舒服的感觉。流畅的中国京腔，典型

的袍褂发辫，大为消除张之洞心中根深蒂固的排外情绪。当然，李提摩太毕竟是洋人，他深陷下去的蓝色眼睛，高高隆起的鼻梁，以及架在高鼻上罩着蓝眼的那一副金边玳瑁眼镜，都在表明他来自异邦。

张之洞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将他以远客对待，先奉承了一句：“先生的中国话说得真好。”

李提摩太说：“我从英国来到贵国，将近十六年了。我刚来那几年，专门请了一位生长在北京的朋友教我说中国话。我现在不但能说北京话，还能说山东话、山西话，也可以说几句上海话。”

桑治平插话：“李先生在潞安府一带，与当地百姓说话都说山西话，连鼻音都学得很像。”

这句话引来张之洞发自内心的笑容，说：“我当了两年多的山西巡抚，都还不会说山西话，先生是语言天才。”

李提摩太说：“久闻抚台大人道德文章满天下，我非常钦佩。”

说完，他右手按在胸口，微微弯了一下腰，做出一个极恭敬的姿态来。

“也不过徒有虚名罢了。”张之洞淡淡一笑，摆摆手，“请坐吧！”

待李提摩太和桑治平都坐下后，张之洞问：“听说先生可以帮忙将山西之铁运到上海，且脚费低廉，不知有何良法？”

李提摩太答：“山西之铁运往各省，大多走陆路。陆路耗费很大。运到南方去的，遇有江河，也用船运，耗费跟全走陆路的相比，要省一些。我想请敝国的轮船公司帮忙，走海运一路，在天津塘沽港上船，直达上海，这样可以省去三分之一的脚费。”

海运！张之洞眼睛一亮：这倒是一个好主意！他知道十多年前，南方的漕粮便有由外国轮船从海道运到北京的，既然可以运粮米，当然也可以运铁块。

“你跟轮船公司熟？”

“敝国怡和轮船公司，在贵国长江上经营航运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一向信誉很好。”李提摩太带着几分自傲的神态说，“公司的总经理是我的同乡，我们小时候在一起长大，有很深的友谊。山西产铁和煤，要运出省外卖掉才能获取大利。我可以跟我的同乡说好，今后山西的煤铁到沿海一带的运输，都由怡和公司包起来，双方签订契约：怡和公司以八折优待山西省，山西则不将这笔生意再给别人。先签两年试试。如果行，就继续签，不行则到期自行废止。这样，不论对山西，还是对怡和公司都有利。”

张之洞觉得很好：改用海运，已经节省不少脚费，再打八折，又省了一部分，山西的煤铁总得要人运输，何不就找怡和公司一家！

“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就先试一试这次运铁吧！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同怡和公司签两年的契约。”

“抚台大人是个爽快人！”李提摩太满脸笑容地说，“我去对怡和公司说，这次就以八折优待！”

李提摩太心里很高兴。他为怡和公司揽到一笔大生意，山西的煤和铁都很好，以后再去游说别处，让他们来买。如此，怡和公司与山西的生意便可源源不断地做下去，获取巨额利润。自然，他从中也可以得到极为可观的佣金。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大好事。

张之洞说：“我读了先生的《富晋新规》。先生为山西的致富，用了许多心思，作为山西省的巡抚，我对此很感谢。先生的书里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这些还需要我们再从容商议。今天暂不谈这个。先生是英国人，英国在世界上号称头号强国。我想请先生谈谈，贵国主要靠的什么来富强的。”

李提摩太答：“敝国走上富强之路，靠的多方面的原因。大人若有兴趣，我今后详细地给大人禀报。我先给大人说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敝国的科学技术要比贵国发达一些。”

“什么叫科学技术？”

童年时代便已把《说文解字》背诵如流，自认为凡中国文字都懂的张之洞，对“科学技术”一词却茫然不知所解。

见李提摩太的手在头上的瓜皮帽侧摸来摸去，桑治平知道洋教士被这一问给难住了。的确，这个英国小学生都懂的词，现在要用中国话来诠释，李提摩太一时真的还不知道如何去组织词汇。前些年便开始留心西方学问的桑治平只得代他解答。

“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桑治平思索片刻后说，“这‘科学’二字，指的是每一科每一门的学问。好比说我们中国有经学，就是专门研究五经的学问。经学里又有易学，就是专门研究《易》的学问。外国人则认为每样东西里都有学问。如专门研究一三四五这些数字的叫做数学，专门研究猪狗牛羊的叫做动物学，专门研究刮风下雨的叫做气象学。这些统称为科学。至于技术，就是实际操作时的技能。如建房屋的技能，就叫做建筑技术。外国人的钟表很精工，就是说他们制造微小机器的技术很高明。李先生，我这样解释，不知对不对？”

“很对，很对！”李提摩太高兴地说，“就是这个意思。贵国人很聪明，但聪明才智都用在对人的研究上。如一个士人应该如何如何，才能被别人承认为君子。一个官员应该如何如何，才可以得到上司的信任，做到迁升快、官运好。又喜欢把精力用在对过去事情的记诵上。我与许多中国官员谈话，发现他们对贵国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事说得清清楚楚，但对眼前发生的事却讲不清楚，更拿不出一个好的处理办法来。”

真可谓旁观者清！这个洋教士的几句话说得张之洞不得不在心里表示赞同。中国官场不正是这样的吗？许许多多的人成天算计的，就是如何去博得上司的好感，求得早日升官换顶子。要说起本事来，就是背诵“四书”“五经”、复述前朝掌故的记忆力，至于经世致用，则一点能耐都没有。

李提摩太继续说：“我们英国人则更喜欢对天地间一切事物都用心研究，从中发现许许多多对我们人类有用的东西。我们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得力于这种对天地万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得力于科学。又得力于将研究成果变为人类所用的转化，也就是技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英国的富强，得力于科学技术。”

张之洞似有所悟，沉吟不语。这时，巡捕送进来一个大包封。桑治平知道张之洞有紧急公务要办，便起身对李提摩太说：“张抚台有公事要办，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李提摩太忙起身告辞。

张之洞说：“明天下午你再来吧，我们接着谈。”

二 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

这个大包封里的文牍非比寻常，它是军机处奉上谕向各省督抚发出的关于越南战事的通报，并附有最近几个月越事进展的各种资料。

四夷之事一直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清流党人，视为不可推卸的分内的事情。东南西北边境的风吹草动，清流党人尽管远在京师，却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朝鲜、琉球、越南等中国的属国，他们更是特别地关注。张之洞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积蓄他的四夷之学的。尽管已来到山西做巡抚，他的志向仍在经营八表，晋省以外的大事他都关心着。这等重要军国大事，他张之洞怎能不管？他当即停办手头上所有的事情，一头扎进包封中。

越南之事由来已久。

早在同治元年，法国便与越南阮氏王朝在西贡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越南割让边和、嘉定、定详三省和康道尔岛予法国；并向法国赔款四百万元，允许天主教在越南自由传教；开放士伦、广安等港口，法国船只可以在湄公河自由航行和经商。

有了这个条约，法国便不把越南政府放在眼里，在越南境内为所欲为。法国驻西贡总督派遣一支以安邨为头领的军队，攻陷北部大都市河内，试图控制整个越南北部，以便经红河直接进入中国，扩大其海外贸易。

在中越交界处有一支独特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军旗为镶着七颗星星的黑色旗帜，人们叫它黑旗军。黑旗军的首领名叫刘永福。刘永福是中国人，籍隶广西，原是广西天地会头领吴元清的部下。吴元清起兵反清，自号延龄国主。吴失败后，刘永福率部队二千余人进入越南，驻扎在保胜一带。刘永福精明强干，黑旗军颇有战斗力。此时，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的请求，率部进攻由法国人占领的河内，斩首数百，法军头领安邨也在被杀者之列。法国政府见越战失利，乃拘捕在巴黎的越南三个使臣，以甘言诱引越南国王与之签订第二个西贡条约。条约规定法国赞同越南为独立国，但外交须接受法国监督；越南则承认法国在越南南部享有主权，并向法国开放海防、河内等港口及红河航道。这是同治十三年事。

以后几年，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以及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人都多次提醒朝廷，要加强广西、云南的边防，警惕法人的入侵，但这些话并未引起慈禧和恭王的足够重视。

光绪八年，法国派兵攻陷东京。第二年，法国海军大佐李威利率兵至河内，扬言攻打首都顺化。越南国王害怕，再次请刘永福出兵。刘率黑旗军在河内城外大败法兵，斩李威利及兵士二百余人。越南国王因此授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政府不甘失利，又派遣少将波欧率陆军攻打顺化。正在这个时候，越南国王病死，政局混乱，新国王向法国乞和，缔结保护条约。此条约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不得干涉越事。越南因此而不再是中国的藩属国了。

接着，法国政府派遣一支由一万五千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取红河三角洲的山西、北宁等地，驱逐驻扎在那里的黑旗军和清军，以便完全控制越南北部。

法国与中国终于爆发了军事冲突。

面对着法国咄咄逼人的军事进攻，中国政坛上关于战与和争论激烈，朝廷举棋不定。

在对外交往中，张之洞一贯主张强硬，不愿示人以弱。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国仗势将其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已是欺我太甚，现在又派重兵驱我驻扎在越南的军队，这更是公然挑起了战争。法国理亏在先，我们应该捍卫自己的尊严，奋起迎战！

早在去年海军攻陷东京时，张之洞便在太原向朝廷拜发了一道《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予预防折》，重申中国古代“守四境不如守四夷”的边防策略。看完这一大堆文牍后，他更认识到非战不能遏制法人的贪欲，非战不能保卫云南、广西边境的安宁。他决定立即向朝廷申明自己的态度，并为太后、皇上贡献自己的越事谋略。

他召来桑治平、杨锐、杨深秀等人，要他们在抚署连夜阅读朝廷寄来的所有资料，明天上午和他们一起探讨越战方略。

这天夜里，张之洞的卧房里灯火亮了大半夜，他在苦苦地思索着对付法国侵略者的办法。

次日上午，巡抚衙门宽大的花厅变成了激烈热闹的议事厅。杨锐少年气盛，对老师主战的态度全盘拥护。三十刚出头的杨深秀热血热肠，对朝廷的萎靡不振深为不满。他亟望通过这次对越用兵，能使朝廷洗去暮惰，振作声威。老成稳健的桑治平则为之提供了不少计虑深远的良谋。最后，张之洞决定同日给朝廷上两个折子。

一个折子定名为《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折》。从出兵越南、封赠刘永福、备战两广、防卫天津四个方面提出策敌情、择战地、用越民、务持久、筹饷需、备军火等十七条具体措施。这个折子，他叫杨锐先起草。

另一个折子定名为《法患未已不可罢兵折》。这个折子详述尽管前方暂处不利，但我终究会取胜，务须立足坚持，不可轻言罢兵。宜

增兵越南，备守海疆，激励士气。张之洞将此折交杨深秀起草，并特别指出，这道折子是针对主和一派而上的。

大家在一起吃中饭时，张之洞的脑子里又浮起一个想法。他对桑治平说：“你去告诉那个洋教士，就说我今天下午有事，不能和他继续谈话了，改日再说吧！”

桑治平没做声。过一会儿，他说：“洋人办事很讲信用，约定的事情，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作改动。你这是第一次与洋人约会，最好不要改约。不知你有什么事，是否可由我来替你代劳？”

张之洞说：“我一直在想越战这件事。太后很听李少荃的话，恭王更是事事照他的意思办，一遇到与洋人发生冲突，李少荃不是让，就是和，这次他又是这个态度。太后有血性，不愿在洋人面前示弱，但经不起李少荃的巧辩和恭王的劝说，最后还是会听他们的，以和让完事。我想再上个附片，劝太后圣心独断，不要听旁人的无识之见。”

桑治平说：“你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我说句不恭的话，太后毕竟是女流之辈，气魄不足，想起每一次与洋人打仗最后都是输的往事，很可能就没有信心了。你上这个附片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吧，今天下午你还是按原计划去见李提摩太，附片由我来先起个草。你看如何？”

“也好。”张之洞想了一下说，“我想好了几句话，你在附片中用上。”

“行，你说吧！”

张之洞仰起头，半眯着眼睛，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太后断之于上，召见恭王、醇王赞助于下，圣意主之，中外诸大臣行之。朝廷于枢臣，但责其谋划尽心不尽心，而不必计敌之强与弱；于督抚将帅，但责其战之力与不力，而不必责其战之胜与败。不论一事之利钝，但论全面之得失，然后上下内外文武军民同秉一心。”

“心定则气壮，气壮则力果。”桑治平禁不住接了下来。

“对，接得好！”张之洞高兴起来，又加了一句，“心定则神闲，神闲则智出。”

桑治平笑道：“这两句将会成为警句，广播人口。”

张之洞劲头更足了，又想起了一句：“主饷主兵，任谋任战，各竭其能，各效其力，十八省合为一身，南北洋联为一气，人谋既和，天道佑之，正义之师，终将获胜！”

“就用这句话结尾。”桑治平起身说，“你放心，刚才这些话我会全用上，太后会被你的这番信心感动的。”

李提摩太很守时，约好的未初二刻，他一分不差地就来到了巡抚衙门。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这次提来一个小铁皮箱子。

张之洞指着铁皮箱问：“你这里装的是什么？”

“装了几件小玩意儿。”李提摩太笑了笑说，“昨天大人问我英国是如何富强的，我说主要靠的科学技术。今天我想就科学技术上的两个最大成就，用小实验来具体说明下它的原理，想必大人会因此对英国的科学技术有更深刻的印象。”

这个洋教士要实地演习，真是太有趣的事了，常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于泰西各国发达的科学技术，太原城各大衙门的官员和自己一样，也都是听得多见得少，至于原理，则绝对都是一窍不通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何不多叫几个人一起来看看！

“先生，你准备演习些什么？”

“我准备给大人做两个实验，一个是蒸汽机，一个是电。我们英国就是靠的这两样东西创造了无穷无尽的财富。”

“好。”张之洞说，“你暂时到小客厅里休息休息，喝喝茶，我打发人立即把太原城几个大衙门的官员都请来，一起来看你的实验如

何？”

这是李提摩太求之不得的事，他正好借此结识山西省的各大官员们，提高自己在他们眼中的身价，这对于今后在山西传教办实业做生意，都是极为有利的。他忙说：“谢谢大人的美好安排，我可以在小客厅先做些准备，让各位大人老爷看得更好些，请大人给我派一个帮手。”

张之洞叫来一个衙役去协助李提摩太，然后吩咐巡捕立即派人分头通知藩司衙门、臬司衙门、粮台衙门及太原知府衙门，叫他们火速来此，有要事相商。

巡捕遵命出去后，他放心不下上午所议的大事，便离开大堂去花厅，看看正在那里拟稿的杨锐、杨深秀。

听说是因为一个洋教士进了抚署，才有了抚台大人的急召，各大衙门的正堂心里想，多半是哪里出了大教案。这些年来官员们最怕的一是出教案，二是与洋人打交道，一旦与这两件事沾上了边，总有受不完的窝囊气。洋人在你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你得在他面前低声下气；老百姓见你昧着良心袒护洋人，骂你是汉奸、二毛子，你也得受；上司更怕洋人，见你给他添了乱子，骂你混账无用，你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世上还有比这更窝囊的事吗？

这些靠乌纱帽过日子糊涂的官员急急忙忙坐上轿子，向抚台衙门奔去。不一会，藩司易佩坤、臬司方濬益、粮道薄德文和刚擢升为太原知府的马丕瑶便都到齐了。

等众人坐定后，张之洞将李提摩太唤了出来。众官员见这个碧眼隆准的高大洋人，却穿长袍马褂，脑后还悬了一条乌黑长辫，都先自三分诧异。

张之洞笑着对各位介绍：“这位是从英国来的李提摩太先生，在中国住了十五六年，在我们山西也住了好几年。他的中国话说得好，还会说山西土话。”

众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洋传教士能讲山西土话一说甚是惊奇。

“我请诸位来，是想要诸位和我一起，观看李先生给我们表演他的实验。李先生，请吧！”

李提摩太彬彬有礼地向众官员鞠了一躬后说：“昨天，张大人问我英国富强的原因，我说英国富强主要靠的科学技术，这其中又有两个最出色的项目，一是蒸汽机，一是电。为了具体说明这两项科学技术成就，我今天当众给各位大人演示两个小实验。”

包括张之洞在内，这些主宰山西一千万百姓命运的父母官，还从来没有见过演示科学技术的实验。他们只是在进入官场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街头巷尾看过魔术师的变戏法。此刻，他们全都瞪大着眼睛，将李提摩太当做一个变戏法的洋魔术师看待，且看他变出什么“科学技术”来！

两个衙役从小客房里抬出一张条形长桌来，长桌上面摆着一个机器，细细看时，又发现机器是放在两根小小的铁棒上。

李提摩太指着机器说：“这是一个火车头的模型，我们英国运货物，主要靠的是火车。



身着中国服饰的李提摩太夫妇

火车靠火车头，一个火车头后面挂十个八个车厢，一个车厢可装五六万斤货物，十个车厢就可装五六十万斤。”

官员们的座位上发出了哇哇的叫声。有的人在心里盘算着：一个强壮汉子不过挑一百斤担子，这一列火车就抵得上五六千个男子汉了。真不可思议，一个火车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一个火车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像看出官员们的心思似的，李提摩太指着机器模型说，“关键在于火车头里有一个蒸汽机。”

李提摩太将火车头模型的一半外壳拆开，里面的蒸汽机裸露出来。张之洞等人定睛看着。

“蒸汽机由许多部件组成。这些部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水箱，二是汽缸，三是传动系统。用煤做原料，点燃加温，水箱的水变成蒸汽，蒸汽被送进汽缸，在汽缸里膨胀后，就形成一股力量，然后这股力量又传递给传动系统。传动系统一动，就将车厢带动起来了。为着减少摩擦，加强承受力，轮子下面便安装了两根铁轨。”李提摩太用手指敲了敲小铁棒说，“这就是铁轨。”

张之洞用心听着，仔细地欣赏那些曲曲折折的小铁杆，如同几千年前的陶罐上那些弯曲的纹饰一样，这些曲折小铁杆引起他丰富的联想。但那些司道大员却没有抚台的这种兴致，他们急切盼望的是戏法快点登场，至于那些如何变化的过节，他们并不想知道，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做魔术师，不管是中国的旱地钓鱼，还是外国的“科学技术”，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下九流的勾当，不是朝廷命官的正业。

“我现在就来演示给各位看。”

李提摩太拿出一个小瓶子来，把瓶子里的液体倒进铜皮锅里，说：“这里原本是装煤的地方，但煤一下子不易燃烧，我用这种酒精作代替，它和煤的功能一样，只是为了提高温度，把水烧沸。”

说完，李提摩太又拿出一包洋火来，擦燃一根洋火棒，将酒精点燃。

戏法开始了，众官员紧张地盯着。

酒精火力很大，不一会，铜锅上的铁罐里的水便滚开了，发出“噗噗”的声音。再过一会儿，曲曲折折的小铁杆竟然奇迹般地扭动起来。随着曲铁杆的扭动，两个小轮子开始转动了，整个火车头也跟着在小铁棒上滑动。同时，汽缸边的小圆筒里一面冒出雪白的蒸汽，一面不停地发出“扑哧、扑哧”的叫声。火车头在铁棒上不停地行走，很快便走到尽头。李提摩太把火车头提起，放到铁棒的始端。于是，它又重新在这两根铁棒上继续转动起来。

“各位大人看清楚了吗？这就是利用蒸汽机做成的火车头。将这个蒸汽机装在船上，船就不要人划，装上几万几十万斤货物，能在大江大海上自由行驶。若将它装在挖煤机上，煤就不要人挖，几十斤几百斤重的煤块就会自动被挖出来。”

张之洞猛然想起阎敬铭榆次驿馆的长谈。那年气死恩师的英国轮船，不就是因为装上这样的蒸汽机吗？恩师临终嘱托彭玉麟的话又浮起在他的脑海里。蒸汽机这种东西就是好，不应该睁着眼睛不看它。既然好，为何不学过来呢？一时学不上，把别人现成的买过来也是对的。李鸿章买轮船办洋务，不也是在实现恩师的遗愿吗？看来，京师清流朋友们一味指责洋务，并不是明智之举。

张之洞正在沉思遐想之际，衙役已将火车头模型搬走，只见桌上换了另外一些物品。

“各位大人，我们大英帝国女王向各级官员下达圣旨，不像贵国那样用马匹传递，十天半个月才能到达，而是用另一种东西输送。不管这个官员在何等偏僻的地方，女王的圣旨寅时下达，他卯时便可收到。女王要和哪个官员说话，也不需要像贵国那样召他进京，而是通过一种东西和他谈话。在伦敦王宫里说话，官员在那边当时就听到了，清清楚楚丝毫不走样，如同面对面说话似的。”李提摩太神采飞扬地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这种东西是什么，它就是电。电是什么，我今天当场演示给诸位看。”

李提摩太将桌上的一张白纸撕成碎片，然后拿起一根拇指粗的玻璃棒在碎纸片上滚动着，再将玻璃棒拿起，对大家说：“诸位方才都

看清楚了吧，这是一根普通的玻璃棒，它对纸片没有一点吸引力。”

说完，他另一只手从桌上拿起一块毛皮。将毛皮用力地在玻璃棒上来回摩擦几下后，他再将玻璃棒对着碎纸片。这时，一件怪事出现了：玻璃棒离碎纸片还有寸把远的距离时，那些碎纸片便一片片地向棒端飞去，就像妖魔鬼怪突然遇到观音菩萨的净瓶似的，身不由己地奔进去。大清国的官员们被这个奇怪的事儿弄得莫名其妙。

“各位，纸片现在为什么被玻璃棒吸上去了呢？这是因为玻璃棒经过毛皮摩擦后带了电。两样物品经过摩擦后，各自都会带上电，这个现象叫做摩擦起电。”

接着，李提摩太又从他所带来的铁箱子里取出一件物品来。这是一个木头架子，架子上插了一根半尺长的细铁针，铁针的上端是粒枣子大的圆铁球，下端是两片薄薄的发亮的金属片。

李提摩太指着薄片说：“诸位请看，这两片薄叶是紧贴在一起的，等一下，注意看它有什么变化没有。”

说完，他一手拿起毛皮，一手拿起玻璃棒，用劲地互相摩擦了几下，然后将玻璃棒的一端碰着铁针上端的圆球。瞬息间，铁针下端的那两页薄片便分开了，就像有一阵风从底下吹起，将它们吹开了似的。

众人正在疑惑的时候，李提摩太说：“刚才说过，经过毛皮摩擦的玻璃棒上起了电，这个起了电的棒碰上圆球后，棒上的电便传到圆球上，再经过圆球传到铁针上，通过铁针又传到两页薄片上。两页薄片上因为带的是同一种电，便会互相排斥，因而张开了。如果是两种不同的电，便会互相吸引，挨得更紧。电有正负两种，诸位若有兴趣，我下次再详细讲。这个实验，已让你们亲眼看到电的存在了。我们英国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法拉第。就是他在五十年前，借助机械大量造出电来，再通过电线将电传送出去。电报、电话就这样产生了。”

电的印象，在众司道大员的心目中仍然是不可触摸的玄虚怪物，他们中大多对此已无兴趣了。

相对蒸汽机来说，电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也依然是空空洞洞的，洋教士的这个实验，也并没有让电像蒸汽机一样，使他感受到明明白白的存在。但他相信洋教士没有在骗他，因为他知道电报这个东西确实是真的，它一定也是靠什么来传递，否则怎么可以从此地到彼地呢？

见他的同寅们都有疲倦之色，他意识到实验应该结束了，便对客人说：“李先生，你的这两个实验使我们开了眼界，但是我想，无论是蒸汽机还是电，制造出来很难，使用起来大概也不是一件易事，中国目前要使用蒸汽机和电，或许还有许多困难。”

“是的，大人说得很对。”李提摩太说，“蒸汽机和发电机都可以从我们英国买进来，但使用它们的人，必须有很高的技能。目前不要说山西省，就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也没有使用蒸汽机和发电机的人才。不过，这不要紧，可以培养。如果张大人相信我，我可以为此尽自己的力量。”

尽管张之洞亟盼望能有许多蒸汽机在山西使用，从而挖出更多的煤和铁矿，尽管他也亟盼望山西能发出电来，他的许多文牒能借助于电线朝发太原，夕至各县，使得三晋各级官吏如同他的指臂一般，按他的指挥行动，但他还不太相信这个着中装讲汉话的英国传教士，不知他的殷勤背后是否有着其他用心。更何况眼下山西尚不是使用这些洋机器的时候，哪有那么多闲钱从英国去购买？又哪有那么多的技师去管理？即使李提摩太愿意来充当教师，目前山西也找不出几个能学洋技能的人才呀！

不过，李提摩太这番举动，也给张之洞以重大的启示：洋人不是铁板一块的。洋人中有人凭借坚船利炮来欺负中国，洋人中也有人愿意与中国做生意，愿意为中国购买机器、传授技能；不管他出自何种目的，我至少可以从他那里取来为我所用之物。且将这个洋教士羁縻着，待时机成熟后再说。

张之洞起身，笑着对李提摩太说：“谢谢你的这番美意，来日方长，我们再从容计议。”

三 唐风宋骨话诗歌

就在张之洞同日拜发三折，就越南战事发表已见后不久，法国政府便向其派往越南的远征军增饷添兵，由法军总司令孤拔亲率一支六千人的军队，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进攻。中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一开始，局势便对中国不利。云南巡抚唐炯竟然擅自撤退，留下黑旗军独自作战。刘永福率领部属苦战五天五夜，终于不敌，山西落入法军手中。法军随即进攻北宁。北宁中国驻军统帅、广西巡抚徐延旭此刻正在外地休假，前线将士不战而溃。北宁又被法军占领。法军乘胜追击，清军和黑旗军节节败退至谅山、镇南关一带，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全部被法军控制。

越战的失败，在中国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其结果是导致清末政治史上一件大事的发生。

光绪十年三月北宁失守后，詹事府左庶子宗室盛昱上了一本，锋芒直指军机处，说“疆事败坏，责有攸归，请将军机处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立功，以振纲纪”。参劾折辞气亢厉：“恭亲王等参赞枢机，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听计从，远者二十余年，近亦十几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单，人才何以日乏？既无越南之事，且应重处，况已败坏于前，而更蒙蔽于后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显责，何以对祖宗，何以答天下？”

对军机处全班换人一事，何刚德著的《客座偶谈》中《清流主要人物》一节里说道

光绪甲申，法越肇衅，讲官张佩纶、宝廷诸人，相约弹劾权贵，操纵朝政，时人目之为清流。且有不闻言官言，但见讲官讲之语。虽阴主者固有其人，然全体军机同日罢职，懿亲如恭邸亦令退居，朝端气象为之一新，不得谓非钦后之从谏如流也。厥后，法舰闯入马江，海军以不战被燬，张坐失机落职。滇越陆军失利。弢老亦以举荐主将非人降调。功罪赏

罚，各如其分，在清流无所为荣辱也。唯张于罢官后，为李文忠赘婿，致招物议；宝亦以福建试差归途，娶浙江江山船妓，上疏自劾落职。清流之贻人口实，亦不能一味尤人也。

这道折子递上去没有几天，内阁便奉到慈禧太后懿旨：以恭王为首，包括大学士宝鋆、李鸿藻，尚书景廉、翁同龢在内的军机处大臣全班撤职，改换以礼王世铎为首，包括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在内的另班人马。懿旨并特为强调，遇有重大事件，须会商醇亲王办理。

军机处全班换人，为有清一来所罕见。最近一次大换班，乃是咸丰十一年（1861）的废顾命制而行垂帘制。那是一次宫廷政变，非常例。故而此次全班换人，便成为一桩震动朝野影响政局甚大的事件。这一年岁在甲申，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甲申易枢。晚清逢甲之年多有大事发生。这之前的甲年为甲戌，十九岁的同治皇帝去世。这之后的甲年为甲午，与日本的海战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过十年轮到甲辰，实行千余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科举考试走到末日，甲辰科会试完毕，中国就从此永远废除了科举。大清朝的最后几个甲年，全是多事之秋。史学家对这次甲申易枢多有贬词，有的甚至将它与唐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起用李林甫之事相比。然而，这次易枢对于张之洞而言，则是他仕途生涯中的一个福音。

早在前年正月，七十二岁孝服刚除的张之万，便奉旨进京任兵部尚书。接过堂兄的亲笔函后，张之洞知道，当年贤良寺清风阁兄弟密谈的大事，其序幕已经拉开。一年后，张之万改任工部尚书，这次便以工尚身份进入军机。进京三年来，阎敬铭的仕途也十分得意。他的户部尚书做得有声有色，经他的调理，国库这两年间增加了八百万两银子。慈禧很满意。她寻思多年的清漪园工程，应当开工了。这次和满尚书额勒和布一起进军机，正是慈禧对户部的格外嘉奖。这些年来，阎敬铭没有忘记张之洞在他出山前的多次推举，以及在山西时的特别礼遇，常和张之洞有书信往来。山西库款的清理，得到户部的大力支持，清理完毕，又被户部当做成功的例子向各省推介，为张之洞在官场广延声誉。

这班军机名义上是礼亲王世铎领衔，但明眼人都知道，真正的首

领是醇王而不是他。这位努尔哈赤第二子礼王代善的后裔，其为人别无所长，唯有谦恭之道，人皆不及。就连李莲英向他行礼，他也以平等之礼回答。以亲王之尊，向太监行平礼，为从来所没有。他做了军机处的领班大臣后，大家才明白，他正是以笼络李莲英而讨得慈禧的欢心，也正是以谦恭之道而赢得醇王的信任。

稍懂背景的人都知道，工部左侍郎孙毓汶曾做过醇王府的西席，刑部右侍郎许庚身则是醇王府棋枰上的常客。这个由慈禧和醇王密商圈定的，名义上由礼王牵头的军机处，其实完全是太平湖潜邸的班底。中国晚清新一轮叔嫂联手掌权的时代开始了。

当京师上下为这次大换班议论纷纷，甚至肇事者盛昱也深为震惊急忙上疏收回原折的时候，太原城的主人却对此并不大感意外，只是他没有料到，醇王的事情竟然进展得如此顺利快速。他更没有料到新军机处作出的第一号决定，就是罢免张树声的两广总督，将眼下众目睽睽的粤督一职交给他！

当新军机处的名单公布之初，张之洞兴奋难耐，额手称庆。他既为子青老哥白发重用而欣慰，更为在朝廷中枢中有自己的兄长和关系亲密者在而欢喜。那年清漪园晋谒醇王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这些年来，醇王对自己的恩德深厚无比。他清楚地意识到，一轮红日正面对着自己冉冉升起，眼前的仕途将会因此而更加明亮光辉。然而，迁升来得如此之快，朝廷所托是如此之重，却为他始料所不及。

因为阎敬铭的善于理财，助长了慈禧兴建颐和园的心思，此事何刚德著《春明梦录》中《慈禧太后兴建颐和园》一节里也提到——

清宫相传，有一宫史，饮食有一定笾俎，起居有一定时刻，毫发不苟；若驻三海，驻圆明园，则不拘泥。故从前帝后皆以驻宫为苦，夏令必驻三海，托名避暑也。孝钦垂帘十余年，后以大难削平，渐思逸乐。痛圆明园之毁于洋兵，乃于圆明园左近，修理一颐和园。大吏颇有贡献，且闻有拨海军开办费以济之者。当日言官交章谏阻，持之太蹙，以致激成非修不可之结果。徐荫轩相国尝谓余言：“此事之成，阎丹初不能无罪。渠自命能理财，将库平减成发给（库平改为京平，百两可省六两，谓之减平），年可省数百万，致长朝廷侈心。”防微杜渐，春秋责备贤者，不得谓此论之未允也。阎朴而近矫，徐正而近迁，然其正色立朝，毅然不可犯，及今思之，不得谓非老成典型也。

总督一职仅只八个，分别为管辖直隶省的直隶总督，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两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的湖广总督，管辖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管辖四川省的四川总督，管辖陕西、甘肃两省的陕甘总督，管辖云南、贵州两省的云贵总督。

直隶总督由于所辖地处京畿，形势重要，向为总督之首。两江总督所辖面积广大物产富饶，其地位仅次于直督。陕甘、云贵因地方偏远且贫瘠，在总督中列为末等。过去两广、两湖、四川三地的总督地位大致相当，近年来因洋人的关系，两广总督的地位明显超过湖广和四川。张之洞以一个资历浅薄的晋抚一跃而为粤督，此中机奥，他心里甚是明白。他不能辜负太后和醇王的重托，也不能辜负堂兄和丹老的期待。

但是，此番南下粤海，却非比一般。前线丧师败绩，战火越烧越烈，纵观中国与洋人交战史，从来没有过取胜的记载。此时的粤督，不是太平疆吏，而是督师将帅，往日的那些用兵计略，说到底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现在即将由自己来调兵遣将，与洋人决战于血肉横飞的沙场，从未厕身行伍的一介书生能办得了吗？面对着这次迁升，张之洞不免涌出几分临深履薄之感来。然而，这种畏怯之态很快便过去了。

他从来自信极强自诩甚高，敢于任事，不惮风险。此时的粤督固然难做，但此时的粤督做好了，它的光彩却也不是前任所能比的。

擢升来到太快，他得把山西的事情料理好，为三晋父老留下后世之思。

眼下的第一件大事，是要将李提摩太主动承担的海路运铁之事落实。因李提摩太，张之洞又想起山西教案。是的，必须尽早设置一个教案局，以便有专人负责处理民教纠纷。日后凡遇民教冲突，即令教堂致函教案局，由该局全权处理。

还有两桩关系到山西长治久安的大事，已议论多时了，也应在离

晋前作出规定来。一是实行保甲制度，在原有村社组织的基础上，将此制度完善，以此来对付强盗匪徒，协助官府保境安民。二是晋北的七厅改制。山西北部历来设置有管理蒙民交涉事务的七个厅，这七厅分别隶属于雁平道和归绥道。这一带，蒙回杂处，情况较为复杂，近年来又因洋人的插手，更为难治。这七厅原先都是满蒙官员治理，诸务混乱。张之洞已向朝廷建议，七厅官员应满汉通用，并拟施行编立户籍，清理田赋，设立学校，变通驿路，添设公费，募练捕兵，使之与内地各州县无异。此事应再上一道折子，请求朝廷作出明示，以便接任者奉旨实行。

许多事都在他的考虑之中。猛然，他想起了一件大事。此事是在离开山西前非办不可的。

来到太原不久，张之洞便去视察三晋的最大书院晋阳书院。他跟士子们约定每半年来书院一次，或给士子们授课释疑，或与士子们共商省情。前年，他守约春秋各去了一次。去年清明时分，他也抽空去了一次。但从那以后到现在将近一年了，因为忙于庶务，一直未去。即将离晋南下了，学台出身的张之洞深以失信于士子而不安，他要再去一次晋阳书院，借以弥补自己的失约。

晋阳书院的师生都知道张之洞已擢升两广总督，不日将离开山西，山长石立人和新任总教习杨深秀与士子首领们早就谈论过，应该到巡抚衙门去一趟，为抚台大人送行。石老先生在晋阳书院做了二十多年的山长，经历过七八位巡抚。巡抚们到书院走走看看，大多是做做样子而已，从来没有哪个巡抚正经八百地给士子上过课。一辈子精研学问的老山长也知道，像曾国荃那样的巡抚，要他上课也是件挺为难的事。他自己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又怎么好意思给这些大多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子上课呢？其他几位巡抚，也不乏有进士出身的，但他们原本就是把“四书”“五经”当做敲门砖，功名之门一旦打开，那块砖便弃之不顾了；何况中进士到做巡抚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条道路上的获胜者靠的不是学问，而是另一番工夫。待到爬上巡抚高位时，过去的子曰诗云之类早已忘记得差不多了，何能再面对这些饱学士子大谈学问呢？

只有张之洞不同，他来书院虽只讲过三个半天的课，却让所有听课的士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博学而清高的石山长也自愧不如。对于这样的抚台，年过古稀再无欲求的老学究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

当下，石山长和杨总教习，将张之洞一行迎进书院。在山长的学思斋里坐下后，张之洞也不多寒暄，开门见山地说：“这一年来忙于杂务，一直未来书院，向士子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兑现，心里总不安。再过几天就要去广东了，今天到书院来，一是看看各位，二是再跟士子们讲一课，算是弥补去年的所欠。”



白鹿洞书院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

石山长激动地说：“大人荣升，本应老朽带领书院教习和士子们去衙门祝贺。不想大人如此繁忙之际，还惦记着书院和去年下半年缺的那堂课，亲来书院。老朽和书院全体师生深谢大人这番情谊。”

张之洞说：“就请老先生传令下去，叫所有的士子都来吧！”

石山长转过脸对杨深秀说：“漪村，把大家叫到风雨轩去，都和

张大人道一声别吧！”

风雨轩是一个开敞的集会之处，书院逢有大事，则全体聚集于此。听说张抚台要给大家上最后一课，所有的人都来了，一百多个教习和士子济济一堂。

张之洞坐在平素石山长坐的太师椅上，将全体师生扫了一眼，见大家都全神贯注地望着他，等他开口。他清了清喉咙说：“鄙人承乏晋省近三年，给诸位授了三堂课：一次讲德行的修炼，一次讲学问的积累，一次讲文章的写作，也不知对诸位的求学有所裨益否。近日奉旨，将总督两广，不日就要离开晋省，今天特地来书院看望各位，想再给诸位授一次课。今日这堂课，想听听诸位意见，要鄙人讲点什么，大家说吧！”

在座的士子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不知道要抚台大人说点什么好，有的在互相小声商量着，风雨轩里开始热闹起来。杨深秀见此情景，估计一时难得有统一的意见，不如自做主张算了。他素来喜诗，也读过不少张之洞的诗篇，便在一旁说：“晋阳书院里的士子，大多读过大人的诗，很喜欢大人的诗作。我看今天就请大人给我们谈谈诗吧。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张之洞喜欢写诗，也自负于诗。过去做翰林，做学官，都有充裕的时间吟诗，来山西这几年，政务太繁，冲淡了吟诗的雅兴。今日能给士子们谈点诗，倒也是一个轻松而有趣的课题。他自己的诗作，至今并未刻集刷印，先前在京师清流同人中，每有所作，大家互相传抄，张之洞的诗才常被称赞，传出圈外的诗作不少，故京师士人亦多有能诵读其诗的，至于太原士子也在读他的诗，他却没料到。张之洞饶有兴致地对着大家说：“刚才杨总教习说晋阳书院也有人读过我的诗。我现在问你们，有谁能当着我的面背诵我的诗吗？”

众士子都很兴奋。许多人都读过抚台的诗，有的人怕背不全，有背得全的又没这个勇气。正在互相怂恿的时候，有一个士子勇敢地站了起来，说：“张大人，我背一首。若背错了，请您宽谅我。”

张之洞含笑说：“好，你背吧！”

那士子定了定神，高声背起来：“

一岭如龙九曲回，江东霸主起高台。

羞从洛下单车去，亲见樊山广宴开。

水陆上游成割据，君臣投分少疑猜。

张昭乞食无长策，豚犬悠悠等可哀。

这是大人咏怀湖北古迹九首中的第四首《吴王台》。不知背错了没有？”

这首诗，张之洞自认写得不错，这个士子背得如此流畅，可见此诗在书院里广泛流传，看来晋阳士子们赏诗的眼力不差。他很高兴，说：“背得好，谁还能再背一首，我就答应杨总教习的请求，今天专谈诗。”

士子们天天读“四书”“五经”，日日伏案代圣人立言，真个是神昏气坠，味同嚼蜡，平时也只有靠读点唐诗宋词来调节下。今天抚台不讲那些枯燥无味的经典，专讲可作下酒菜的诗歌，岂不太惬人心怀！众士子很快推出一位素日记诵能力强的人。他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丝丝汗津，略有点胆怯地说：“大人，晚生也背一首，若有背错的地方，大人尽管责备晚生一人好了，千万莫因晚生的背错而不讲诗歌。”

张之洞觉得此生憨实得有趣，便说：“你背吧，背错了不要紧，我给你纠正。”

那士子又擦了一把汗，揉了揉太阳穴，努力让自己安定下来。风雨轩里鸦雀无声，一会儿，大家听到了诵诗声：

啸台低，吹台高，

台上瓦砾生黄蒿。

登台吊古逢吾曹，
故人谁欤今边韶。
大梁本是霸王地，
至今白沙三丈没城壕。
五季如风青城虏，
唯有信陵死不腐。
中原荡荡不自立，
金戈蹂践徒辛苦。
当年汴水入泗流，
清明上河尚可游。
南下朱仙四十里，
大车辘辘，小车辘辘，
彻夜何时休？
一自河决汴流断，
中州贫索来寇乱。
锦衣甘食皆河兵，
哪有健儿习征战？
君来蔡州营，
我去宋州城。
宋蔡相望列三帅，
千群边马仍横行。
尔我少年容易老，
王粲从军欢情少。

饮我酒，为君歌，

金梁水月吹酒波。

试看战骨白，

岂惜朱颜酡。

报关侠士不可见，

只有宪王乐府堪吟哦。

很长一会不见再有诵诗声发出，众士子知道背完了。当着这位显赫诗人的面，一口气背下这首长篇歌行，不错不漏，不停不顿，大家为这位士子的记忆力和胆气所倾倒，风雨轩里响起一阵鼓掌声。

张之洞也不由得击节赞叹：“好，这样长的一首诗，难得你一气背完。这首诗作于同治元年。我当时春闱未捷，来到河南堂兄幕中。那时幕中有一个叫边韶的人和我意气相投，我于是写了这首诗送给他。尔我少年容易老。不知不觉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真的老了。当时和你们差不多大，正是目空一切好说大话的年岁。这位朋友能背得这么流利，看来是喜欢这首诗。李贺说‘少年心事当拏气’，年轻人有点目空一切好说大话，也不是太坏的毛病。诸位是我的知己，我今天就非得说点诗不可了！”

抚台原来是这样的热血热肠可亲可爱，在杨深秀的带动下，风雨轩内外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论中国的诗，自然首推唐诗。唐诗之后，宋诗别是一路，也是高峰。国朝初期，有个诗坛泰斗，乃大名鼎鼎的王渔洋，他论诗高标神韵。这神韵之说，便是为唐诗定的调子。乾隆时期，又出了个诗坛泰斗，乃长寿老人翁方纲，他论诗标出一个肌理。这肌理主要来源于他对宋诗的领悟。近世作诗崇尚宋人，便是受翁氏的影响。”

众人都被带进了诗的天国。此刻晋阳书院的风雨轩，如同九天玄宫海外洞府，只见珠玉飞溅花香飘溢，没有半点尘世的嚣杂，凡俗的琐屑。

“鄙人论唐诗不同于王渔洋，独标一个风字；论宋诗有别于翁方纲，特重一个骨字。”

年轻士子最不喜欢的就是因旧袭故，最有兴趣的就是标新立异，尤其是学问上的新奇之说，更是对他们吸引力最大。抚台自家独得之学说，立即振奋了他们的精神。

“若把风字说得具体点，便是风流。诸位，这风流二字，可不是时下所谓的吟风弄月，拈花惹草，秦楼楚馆，作狎邪游等意思。”

抚台这几句风趣的话，引起了年轻士子们的会心之笑。

“唐人眼中的风流，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囊括人品人性、德行才华方面诸多美好资质。比如张九龄的‘雄图不足问，唯想更风流’。这里的风流，便是指的才华纵横，文采斐然，不拘常礼，通脱旷达。再如李白的《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里的风流，就是指的超凡脱俗的风度人品和卓尔不群的文采才情。这种风流，不但使李白倾心，也让当时普天下的唐人艳羡。所以杜甫咏宋玉，就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宋玉的风流，就连诗圣杜老夫子都想师事于他。”

风雨轩里又是一片欢快的笑声。

“至于司空表圣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风流便象征着一一种诗文的最高气象。这种气象含蓄蕴藉，韵味无穷，而又不可以迹寻之，正是羚羊挂角，浑然无迹。可谓风流二字的最大内涵了。所以鄙人认为，论唐诗，切不可忽视唐诗的风流。”

抚台对唐诗研究的真学问，使士子们由衷叹服，他们不停地点头，报之以完全的赞同。

“若说宋诗，则突出表现在一个骨字上，具体地说，这骨便是筋骨。筋骨是个比喻，说得明白点便是义理。宋诗最重的便是这二字。我们读宋诗，切记不可忽视了这一点。”

众士子个个听得全神贯注。

“宋诗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最高，所以有的诗便成了格言哲理传了下来。比如大家所熟知的《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朱夫子的这首诗是宋诗的代表。有源源不断的活水灌注，小小的池塘才得以清亮如镜。这是一个极为恰当的比喻。士人们要勤奋学习，要博览群书，才能不断地有新知涌进胸臆，才能如同这一池清水般的令人可爱。”

如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石立人山长也是一个写宋诗的研究，他对巡抚的这番话很能听得进。

“至于王安石说‘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蕴含在诗中的义理，则千百年来无数次地被人们所引用，去说明许多长篇大论未必能说清的道理。这就是宋诗的成就。历代都说唐诗高于宋诗，其实也不尽然，宋诗中的义理深度便不是唐诗所能达到的。应当说，唐诗宋诗是双峰并峙，都是无可替代的瑰宝。”

杨深秀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随即，全体士子都热烈鼓掌。晋阳书院再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刚刚平息，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胆大士子站起来说：“请问张抚台，您的诗是属于唐风一类，还是属于宋骨一类？”

这个问题提得近于唐突，老山长颇为不悦地瞟了那士子一眼，心里说，怎么能这样问抚台？大多数士子却很赞赏发问者的胆量，他们也想听听抚台对自己诗风的评论。

张之洞不以为意，莞尔一笑，说：“明代和国朝初期，士子都学唐诗。国朝乾嘉之后，士人都学宋诗。学唐诗，若不得风流之精髓，则易入轻浮浅薄一路。学宋诗，若不得筋骨之要领，则易入生硬说教一路。故而无论学唐学宋，都要取法乎上。这是第一义。还有第二义，即我刚才说的，唐宋既然是双峰并峙，故不应偏于一方，应该都

学，而且要尽取其长，力避其短。鄙人便有志于此，作诗尽可能有唐人之风，亦有宋人之骨。唐风宋骨才是鄙人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因此，鄙人的诗，说得好听点，就是既有唐风，又有宋骨；说得难听一点，便是既无唐风，又无宋骨。”

说着，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都跟着笑了。

抚台不摆架子，愿意坦率地回答普通士子的提问，鼓舞了大家的胆气。这时，又有一个士子站起来问：“请问大人，您最喜爱的前代诗人是哪一个？”

“苏东坡。”

提问者话音刚落，张之洞便脱口回答，颇令士子们感到意外。

“我喜欢他的诗词中兼备唐人之风流和宋人之筋骨。他为惠崇画的春江晚景所题的诗，堪称集唐风宋骨于一炉的典型。四句诗，三句写景，风光绮丽，风物活脱，得唐风之精髓。一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说出了天地间一个深刻的道理，然而又是如此的天衣无缝，不着痕迹，绝没有半点说教味，令人不能不佩服。”

众士子中有人已在咀嚼“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名诗了，越咀嚼越觉得其中回味无穷。

“苏东坡令我喜爱之处，还有他旷达的人生情怀。”张之洞继续他的苏轼论，“他才华盖世，人品正直，却一生坎坷，命运多舛，但他却从来都以旷达通脱的态度对待那些挫折，始终挚爱生命，热爱人世。‘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诸位，你们看东坡先生这种胸襟是多么的旷达乐观！诸位现在还年轻，尚未涉世事，今后走出晋阳书院，步入天地江湖之间，或顺利，或乖逆，都难以预料。然而凭什么来面对世事之逆顺呢？就要凭东坡先生这种旷达之胸襟，顺也喜乐，逆也喜乐，此为处世之道，亦为养生之方。这就是鄙人今天送给诸位最重要的一句话，愿长记不忘。”

这次是石山长带头鼓掌。三晋大地上的最高学府，又一次响起回荡四壁的掌声！

四 人生难得最是情

先前三次讲课，张之洞从不在书院吃饭。一来是鉴于山西官场吃喝风气太甚，他多次下令各级官员出巡必须从俭，不得铺排张扬，他自己应带头执行。二来他知道书院不比衙门，特别清贫，倘若在这里吃饭，会给他们增加负担。这次不同，以晋抚身份给士子授课，应该说是最后一次了，石山长很想抚台今天能赏光，与大家共进一顿午餐。他悄悄把杨锐叫到一边，将这个意思说明，请杨锐问问巡抚。当杨锐把山长的话转告张之洞后，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今天破个例，就在这里吃午饭，但只能三个菜一个汤，多一个都不行。”说完后，又特为补充一句：“请山长叫几个士子来与我们同桌吃。”

石立人得知抚台同意在这里吃午饭，很是高兴，便一面吩咐厨房赶紧张罗，又打发一个教习去士子中挑几个人作陪。

没有多久，一切都已就绪，石立人领着张之洞走进学思斋。这里已将两张方桌并成一条长桌。石立人陪着张之洞坐在正前方两个主位上，张之洞的下首坐着杨深秀，石立人的下首坐着杨锐，剩下的八个座位，坐的是士子中临时推选出来的代表。他们或是士子中的首领，或是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才子，或是有权有钱人家的子弟，总之，都是晋阳书院士子堆里的头面人物。今天，他们能有幸跟荣升粤督的抚台同桌共餐，既兴奋又很觉光彩。

桌上摆的不多不少，恰是三菜一汤，只是因为两张桌子并成，菜是一式两份，分开摆。书院清贫，又是临时的动议，故三菜一汤甚是普通：一碗油焖牛肉，一碗爆炒羊肉，一碗小葱豆腐，一碗粉条青菜汤。怕不够吃，都用头号大碗装着。

石立人以主人的身份举起杯子来，对张之洞说：“今天，张大人肯赏脸在书院用餐，又邀请士子代表共席，这是我晋阳书院的荣耀。

仓促之间没有佳肴，且大人又严格规定只能三菜一汤，今天这顿饭菜实在简陋之至。现在老朽请各位一同举杯，为张大人三年来为山西的操劳，为张大人的荣升，也为张大人此去广东的一路平安，干杯！”

说罢起身，杨深秀和众士子都一齐站起，张之洞也忙站起，举着杯子说：“谢谢老山长和诸位的美意，我和大家一起干了这一杯。”

说完一饮而尽。待大家都喝完酒后，老山长恭请抚台坐下，众士子也重新坐好。

杨深秀笑着对张之洞说：“刚才山长只说到菜，没有说到酒。今天这几道菜确实平常，但这酒可不平常。”

张之洞说：“这酒有何不平常之处，还请漪村说明。”

“这坛酒是一个士子的父亲送给老山长的。”杨深秀指了指放在旁边的深褐色的大肚酒坛，说，“五年前，这个士子中了进士。士子的父亲是个票号老板。这个士子，起先贪玩不好读书，父亲很担忧。老山长说，到晋阳书院来吧，我可以将他造就成个人才。就这样，这个士子来到了书院，一年后即入学，三年后中举，再过三年就中了进士。他父亲感激不已，给老山长送了一块题有‘晋学春晖’四字的金匾，又特地在杏花村酒铺花了一百两银子，买了这坛百年老酒相赠。”

张之洞吃了一惊，说：“刚才喝的竟然是百年老酒，我一口干了，还没有品出个味来。”

杨深秀忙起身，给张之洞的空酒杯再斟满，说：“我怕大人您没在意，故特意提起。现在我们慢慢喝，细细品品它的味。”

张之洞端起酒杯，浅浅地抿了一口，半眯着眼睛认真地品着。他青年时代耽于酒，中年后才有意少饮。品酒，他也可算得一个内行。这口酒，气色香馥，味道醇厚，的确是一坛年代久远的老窖。张之洞笑道：“好酒，好酒，今天我要开怀畅饮几杯！”

大家听抚台这么说，都快乐地笑了起来。

石山长微笑着说：“老朽年轻时也极爱这杯中物。花甲之年后遵医嘱，少饮酒，多喝茶，故而酒喝得很少了。老朽平生不爱热闹，不喜交往，既无特别尊贵的客人，也无特别举办的宴席，这坛酒便一直摆了五年未动。今天用来招待为山西百姓操劳三年的张大人，也算是物尽其用，给这坛酒添了极大的脸面。”

老山长的话引起众位士子的会心一笑。

张之洞说：“刚才漪村说那个士子还送了一块金匾给您，为何不张挂出来，也好给书院增添光彩。”

山长浅浅一笑：“这金匾上的字题得太重了。‘晋学春晖’，老朽如何担当得起！若不自量而张挂，定会招致鬼怒神怨，折了老朽的草料。老朽一生虽然平平淡淡，其实对人生还是眷恋极深的，生怕过早离开这花花世界。”

众士子又都笑起来。张之洞也笑了，心想：这个满腹诗书，见生人颇有三分腼腆的山长，却原来还是个很有风趣的老头子。他是个富有真性情的人，很自然地有趣味者感到亲切，于是说：“你主持晋阳书院数十年，桃李满天下，‘晋学春晖’四字，我看是担当得起的。这是您的一块招牌，有了它，神鬼不会认错。万一哪天阎王爷遣小鬼勾别人的魂，走错了，误进您家的门，反倒不好。”

山长摸着满口白胡子，乐呵呵的，众士子也很快活。抚台的平易和他对山长的尊崇，更使士子们对这位名士出身的显宦增添了敬意。

张之洞起身，举起酒杯说：“今天，我借花献佛，请各位和我一起，祝我们的晋学春晖健康长寿，为我们三晋造就出更多的人才！”

“不敢，不敢！”老山长慌忙起身，对着张之洞连连摆手，“这杯酒老朽不敢喝！”

“我先喝为敬。”张之洞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满桌人都一饮而

尽。老山长无奈，只得把杯中的酒喝了。

重新坐下后，老山长亲自为张之洞挟了一块牛肉，杨深秀也向杨锐劝菜。

酒好，菜好，气氛也好，张之洞心里很是高兴，他笑着对众人说：“我在山西做了将近三年的巡抚，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是回到了故乡。三晋百姓是我真正的父老乡亲。”

除了刚到太原时与葆庚说起过“洪洞人”的话外，张之洞再也没有对别人提过自己的祖籍在山西，官场士林都只知道抚台是生长在贵州的直隶南皮人。

见众人满脸疑惑，张之洞开心地说：“大家都不知道吧，我们南皮张家是明永乐年间迁到直隶的。‘要问故乡在何处，洪洞县外大槐树’这句童谣，在我们张家也世代代流传着，传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四代了。”

“这么说来，张大人真的是我们山西人了！”士子们兴奋地交头接耳。

石山长摸着胡须慢慢地说：“明洪武、永乐两朝，山西频遭旱灾，逼得百姓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洪洞县土地少，人口稠密，加上灾情更重，故外出的人更多。当年县城东门外有一棵老槐树，树干粗得四五个人不能合抱，夏日里树荫足有一亩多地大。这棵槐树是洪洞县的标志。于是，离开洪洞县的人，都在城门外这棵老槐树下举行一个告别仪式，对着它叩头洒泪，就算是向祖宗世代居住之地告别了。刚才张大人说的这句童谣，我在洪洞县志里见过。”

张之洞对山长说：“去年我去洪洞县，还特地去看了这株老槐树，它仍然枝繁叶茂，不知这株老槐树是不是明代的那株。”

老山长说：“洪洞县志上说洪武、永乐年间的那棵老槐树在正统八年老死了。过了几年，从根部又长出一棵小槐树来。这是老槐树的第二代。这棵槐树也长得很大，活了两百来年，顺治二年被雷劈死。

第二年，根部同样又长出一棵槐树来。大人看到的就是这一棵，它已是第三代了。从顺治三年算起，到现在有二百四十年，也算得上一棵高龄老树了，据说只是比不上当年那棵老槐树的粗大。”

“唔，唔。”张之洞连连点头。

一直没有开口的杨锐插言：“看来，山西是从明朝时才开始变穷的。过去读唐诗，山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比如斗酒学士王绩的诗：‘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一幅多好的田园风光图。”

张之洞感慨地说：“叔峤说得不错。《全唐诗》中我们山西籍的诗人很多，诗也写得极有气魄，应该说山西这方水土是很能养育人的。大家都知道旗亭画壁的故事。故事中三个诗人：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其中两个便是我们山西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真是千古绝唱，后世很少有人把诗做得这样雄健豪迈的！”

听了这段话后，杨深秀突然来了灵感：“刚才张大人说到我们山西人的诗，我有了一个主意。今天在座的除叔峤外，包括张大人在内，都是我们山西的才俊。今天为张大人荣升饯行，大家在一起饮酒谈诗，是一件难得的事。我提议，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除老山长外，都依刚才张大人所说的掌故，讲一个山西诗人的故事，然后再背一首这个诗人的代表作。讲得好，我们为他鼓掌，大家同饮一杯酒；讲不出的，罚他三杯冷水。”



北京的贡院(19世纪60年代)

杨锐不在其间，自然高兴，忙附和：“总教习这个主意极好，山长这么好的百年老酒，是要有这样的诗情才能和谐的，这比酒令要强多了。”

众士子既兴致甚高，又有点担心怕说不出来，脸上都红扑扑的，眼中闪烁着光彩。

张之洞懂得年轻士子的心态，知道他们都有好表现的欲望，便说：“大家都说一个，最后我来评论，取第一的我有奖赏。”

见抚台兴致如此高，山长和总教习都格外高兴。杨深秀说：“议是我提的，我理应第一个说。”

大家都专心致志听他的。

“我讲一个宋之问遇骆宾王的故事。”

骆宾王就是那个为李敬业起草讨武则天檄的人。这篇文章把武则

天骂得狗血淋头，却又让武则天称赞不已。其文之好，其才之高，可想而知。传说讨武之举失败后，骆宾王便不知去向了。宋之问怎么会遇到他呢？这事可真的奇了！

“宋之问是初唐的名诗人，他是我们山西汾州人，因触犯权贵而贬官江南。有一天，他游杭州灵隐寺，夜晚就宿在寺里。当夜月明如昼，四周山色极佳，引发了他的诗兴，脱口而出两句诗：‘鹫岭郁岩，龙宫隐寂寥。’吟完这两句，下面便接不上来了。他在灵隐寺庭院里独自徘徊，苦苦思索，就是得不到更好的续诗。这时，有个老和尚提着一盏油灯过来，准备进大殿点长明灯。见宋之问老是吟着那两句诗，知道他是做不下去了，便走到他身边说，我帮你接下去吧！宋之问目光怀疑地盯着老和尚：你也会做诗？老和尚说，试试看吧！他对着油灯凝思片刻，说，你看这两句如何：‘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宋之问听了大惊：这两句诗既切合灵隐寺的实景，又气势开阔宏大，比自己的那两句强多了。经老和尚的提示，宋之问很顺利地做成一首咏灵隐寺的好诗。第二天，他再去找点长明灯的老和尚，却找不到了。住持告诉他，昨夜的那个老和尚就是骆宾王，他一早就离开灵隐寺了。宋之问惊讶不已，心里默默感激骆宾王的慷慨相赠。”

士子们平日读的都是八股文，做的诗也只是闹场所用的试帖诗，其他的书读得很少。这则载于孟棨《本事诗》中的故事，他们没见过，于是都鼓掌叫好。

张之洞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但今天这个场合，由杨深秀说出来，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遂也跟着鼓掌。

杨锐说：“这个故事好听。按你自己说的，还得朗诵一首宋之问的诗。”

“行。”杨深秀想了一会儿，背道：“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张之洞点头说：“这是宋之问最好的一首诗。他道出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特有的一种复杂心情。我们大家为漪村的好故事同饮一杯

酒！”

十几只杯子都高高举起，然后均一饮而尽。

“下面该你们了，谁先说？”杨深秀望着那几个士子们的代表说。

小伙子们互相推让一番后，一个素日喜欢抛头露面的士子头领，被推为第一个讲。此人名叫吕临，胸有大志，能说会道。

他站起身来，大大方方地说：“我给张大人、石山长和各位讲个故事，说的是唐代我们太原的一位名人王播的往事。王播小时随父迁居江苏扬州。不久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活日渐贫困，只得寄居在扬州惠照寺苦读诗书。每天早晚钟声响时，他随寺里的和尚一道赶斋饭。日子一久，和尚们都讨厌他，于是改为先吃饭后鸣钟，待王播听到钟声去赶饭时，和尚们都已把饭吃光了。王播知和尚们嫌他，但他没有地方去，也没有钱去买饭吃，只得忍受这个屈辱，每天到吃饭的时候，他不待钟声响便先去斋堂。”

这时有位士子忍不住发出小声窃笑。坐在他身边的同伴见抚台正敛容凝神听着，便用手臂推了一下窃笑者，那士子赶紧闭了嘴巴。

“王播就这样硬着头皮在惠照寺住了一年半，果然高中了。二十年后，王播以检校尚书右仆射的身份出任淮南节度使，驻节扬州。想起当年落魄惠照寺，他起了旧地重游的念头。寺里有健在的老僧人，听说节度使就是先前那位赶斋饭的穷书生，甚是惭愧，便赶忙把王播原先题在寺院墙壁上的诗，用碧纱罩起来，以示尊重。王播来到惠照寺，见到墙上的题诗。今昔对比，引起他的无限感慨，便拿起笔来，又在墙壁上题了两首诗。一首是：‘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另一首是：‘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梨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陪同王播的官员们知道节度使有这样一段潦倒经历，都感慨不已。”

张之洞说：“王播少时穷不坠志、发愤苦读的经历，的确很感动人，家境贫苦的士子都应以王播为榜样。只是王播发迹后，为官不大

清廉，对老百姓搜括过多。这一点，诸位今后切记不能学他。”

石山长立即强调：“刚才张大人这几句话说得好极了。我们要学习王播少时忍辱负重，又要力戒他做大官后的不知恤民。过几天，我还要专门将张大人这几句话对全院士子说说。”

杨锐又充当起监令人的角色来：“按规矩，你还得背诵王播的一首诗。”

吕临说：“我刚才已背了两首王播的诗了，还不算数吗？”

“不算，不算！”杨锐一个劲地摇头。

吕临摸着头皮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首，遂大声背道：“昔年献赋去江湄，今日行春到却悲。三径仅存新竹树，四邻唯见旧孙儿。壁间潜认偷光处，川上宁忘结网时。更见桥边记名姓，始知题柱免人嗤。”

杨锐冷笑道：“又是一首‘如今始得碧纱笼’，可见王播是念念不忘少年时的穷苦，也未免胸襟窄了一点。”

众士子都附和着笑了起来。

张之洞举杯说：“故事说得好，诗也背得流畅，我们与他共饮一杯。”

笑声又起，满桌欢快。

杨深秀说：“吕临说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后还要多讲。谁再讲一个，争取超过他！”

这时，一个名叫段畅年的士子被推了出来。段家是太原城里的富商，他书念得不太出色，为人却仗义疏财，人缘好。他凭着这点而有幸被推为代表，与抚台共餐。

他站起来说：“我为张大人说一段韩滉归妓的故事。”

“归妓”二字引发了年轻士子们的极大情趣，便都放下筷子，洗耳恭听这个与妓女相连的风流故事。

段畅年摸了摸圆滚滚的下巴，不紧不慢地说：“从前韩滉镇守浙西的时候，名诗人戎昱是他辖区内的虔州刺史。虔州有个色艺俱佳的酒妓，戎昱与她情谊敦密。浙江的乐营将官闻这位酒妓的名，报告韩滉。韩滉遂下令将她召到乐营来。戎昱舍不得酒妓走，但又留不住，便设宴为她饯行。酒席上，戎昱写了一首歌词给酒妓。歌词是这样写的：‘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又对酒妓说，你到韩大人那里后，就唱这支曲子。到了韩滉处，在一次酒宴上，酒妓果然唱了这支曲子。韩滉问她：戎使君爱恋你？她说是的。又问你想念他吗？她又答了声是的，说着便流下了眼泪。韩滉一听脸色沉下来了，对酒妓说：你下去换衣服，等着我处置你。席上陪酒的人见韩大人生气，都为酒妓捏一把汗。韩滉将乐营将官唤来，严厉地对他说：戎使君乃浙西名士，他对这个酒妓有情意，你为什么不查明便将她调来乐营，这不成了我的过失吗。乐营将官吓得忙叩头请罪。韩滉命打二十军棍，又命送酒妓一百匹细绢，派人护送她回虔州。”

杨锐乐道：“过去只知韩滉是唐代的大画家，他画的《五牛图》，把牛的形态画绝了，却不知他还是个知情知趣成人之美的君子。这个戎昱真正是交了好运，遇到一个好上司。”

杨深秀皱着眉头问段畅年：“韩滉是山西人吗？我记得他好像是长安人。”

段畅年笑着说：“他的祖籍在哪里我不知道，但他封晋国公这是确实的。做了我们山西的国公爷，说他是山西人也不算太离谱。张大人，您说呢？”

张之洞笑道：“封了晋国公就算山西人，那颜真卿封了鲁国公，不就成了山东人啦？”

众士子皆大笑起来。有人喊：“韩滉不是山西人，犯了规，要罚

冷水三杯！”

张之洞笑着说：“罚是要罚，但他这个故事说得好。诸位日后做了高官，都要像韩滉那样体恤下情，千万不要仗势欺人。若仗势欺人，人家恨你，一时报复不了，遇有机会便会发泄。所以，自古以来不少罢了官的人，被人唾骂，处境可悲，大多是在位没做好事的缘故。假若这个韩滉，一旦失势去投靠戎昱，戎昱会把他当老子供养的。你们说是吗？”

众士子都齐声答：“是！”

张之洞笑道：“看在他故事讲得好的分上，不罚三杯冷水了，向大家鞠个躬吧！”

“好，我向抚台、山长和各位鞠一个躬。”

段畅年向大家恭敬地弯了一下腰。

一个名叫刘森的士子不待总教习催促，便自告奋勇地说：“刚才段畅年说了酒妓的故事，使我想起唐代一个有情有义的妓女来。她不是冒牌的山西人，是一个真正的太原府女诗人。我给张大人和各位说说。”

唐代太原府的妓女诗人。此人是谁？连博通山西历史的石老山长一时都想不起来。大家都兴致盎然，张之洞也是兴味顿生。大家都瞪着眼睛望着刘森。

“话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名叫欧阳詹的读书人，与韩愈、李观等人同年中进士，是个事父母孝顺，与朋友交往守信义的才子诗人。他那年游太原府，与城里一名妓女相好，约定回长安一个月后，即派车来迎娶她。回到长安后，欧阳詹接到家里的信，信上说母病重速回。他一时心绪零乱，遂匆匆离长安回老家。欧阳詹是福建泉州人，从长安到泉州要走两个多月。待母亲病好，他再回长安时，已超过与妓女相约的日期半年了。这个妓女以为欧阳詹变心了，忧虑成疾，终于不起。临终前，她用剪刀铰下自己的头发，连同一首绝命

词，打发妓院的一个小姐妹送到长安。绝命词是这样写的：‘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镂金箱。’欧阳詹回到长安看到这缕头发和这首绝命词后，伤心过度，竟然跟着这个妓女一道离开了人世。”

张之洞静静地听着这个哀艳动人的故事，一时竟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由这个太原妓女的痴心，想到女人的恋情。由女人的恋情想到妻子石氏、王氏的温馨。往昔她们在世的时候，曾给了自己多少体贴恩爱啊！王夫人去世这两年多来，他再也没有得到过女人的温情了。一种对妻子的追思感，重重地压在张之洞的心头。瞬间，他从内心深处涌出一股渴望再得女人的浓烈愿望。

段畅年很想拉一个受罚的陪陪自己，心想这样的痴情女或许有，但这样的痴情郎却从来没听说过，便高声嚷道：“这个故事是你编的吧！我这个太原人都不知道太原有个这样的妓女诗人。瞎编的故事不能算，要罚，要罚！”

杨锐、吕临等人也一起助兴起哄：“罚，罚！”

张之洞挥挥手，制止众人的喧闹，语气颇为沉重地说：“他说的故事不是自己编的，《太平广记》中有记载。太原妓为情而逝，欧阳詹见诗而死的事都是真的。欧阳詹的诗，《全唐诗》里也收了。”又转过脸来问刘森：“欧阳詹送太原妓的那首诗，你还记得吗？”

刘森说：“诗较长，我记性不好，记不全，只记得首尾四句。”

张之洞说：“那你就把首尾四句背给大家听听吧！”

刘森背道：“开头两句是：‘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末尾两句是：‘流萍与系匏，早晚期相亲。’”

往昔夫妻间的患难之情一直盘旋在张之洞的脑中，他叹了一口气，说：“太原妓年轻貌美又有才，却坠入烟花，命不好。欧阳詹少年时便以诗文出名，却功名不遂，直到不惑之年才中进士，一辈子也没做过大官。他的命比太原妓的命好不了多少。一个是流萍，一个是

系匏，二人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他们的爱是真诚的，故而有这样感天动地的殉情之事出现。你们现在还年轻，还不懂得人世间什么是真情，什么最值得珍惜。人到中年后，就慢慢明白了。只是到了中年明白的时候，许多真情又都被平平淡淡地打发走了，追悔也来不及。石老山长，时间不早了，今天的饭就吃到这里吧！士子们的故事都讲得好，依我看，最好的还是这个太原妓与欧阳詹的故事。刘森，我给你颁赏！”

刘森忙站起，又兴奋又紧张。众士子也都在想：抚台大人会给他一个什么奖赏呢？

“漪村，你拿纸笔来！”

杨深秀从书架上拿来笔墨纸砚。大家知道抚台要写字了，忙将碗筷收拾好。

杨深秀把纸铺开。张之洞拿起笔来，沉吟片刻，在纸上写下七个劲爽飘逸的大字：

人生难得最是情

大家正在心里默念时，纸上又出现了一段小字：

甲申暮春，余在晋阳书院听刘森讲唐太原妓与欧阳詹故事，感慨系之，特书此以赠刘君。南皮张之洞亲笔

一生以圣哲为榜样的石老山长，怎么也没有想到张之洞会写出这样一句话，来赠送给一个青年学子。他满是疑惑的双眼，望着张之洞那并无丝毫轻佻浅薄的神态，茫然不解。杨深秀和众位士子，以此看到素日刚正峻厉的抚台的另一面，他们感觉在心灵上似乎与他更显得亲近了。

五 离开山西的前夕，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罂粟

下午，张之洞回到抚署。准儿一见到父亲便说：“爹，师傅今天

说我们要随你到广东去了，师傅和我们就要分别了。爹，这是真的吗？要去广东的话，把师傅也带去吧，我不跟师傅分别。”说着，小脸上流下几滴泪珠儿。

张之洞忙给爱女擦去眼泪，说：“小孩子家，不要管这些事，你只跟着师傅好好认字弹琴就是了。”

准儿出去了。然而，她没有料到，她的这几句童稚之言，却使父亲陷入了沉思。

其实，接到圣旨的第二天，张之洞就想到了李佩玉的事。就要离开太原了，佩玉怎么办？让她随着准儿去广州吗？佩玉有老父老母牵连着。这一年多来，每个月佩玉都回到晋祠父母身边住两三天。有一次，她母亲跌一跤，扭伤了腰。她父亲打发人来抚署接她回去照料母亲，佩玉为此很犯难：不回去，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若回去，又不是两三天就能了结的，小姐的学业就耽搁了。正在两难时，张之洞知道了，对她说，你干脆把准儿带到晋祠去吧，住上十天半月，待你妈好些后再带她回来。佩玉感激抚台的体贴，带着准儿回到晋祠，一边照料母亲，一边教准儿识字弹琴。半个月后回到衙门，准儿高兴极了，说晋祠好玩，又缠着爹同意她今后每次都跟师傅到晋祠去住几天。从那以后，果然佩玉每次回家都带上准儿。佩玉并无兄弟姐妹，她又怎能离父母远去呢？若不随同前往，那真的就从此分别了。一说到分别，不但准儿难舍难分，就连张之洞自己也突然觉得有点惆怅。

张之洞很喜欢听佩玉弹琴。每天，佩玉在教准儿弹琴之前，自己都会完整地弹奏一支曲子。在佩玉那里，这样做，首先是为了将准儿带进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培养准儿对琴艺的兴趣。其次，这也是她的自娱自乐：琴艺是她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了它，生活才充实，生命才有意义。每天完整地弹一曲，正是为不让琴艺生疏。而对张之洞来说，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在这个时候，放下手中的公文来到后院，一个人坐在小书房里静静地听着，直到曲终才回到签押房。

每到这个时候，他的灵府深处总有一种宁馨之感。有时候，他的脑子里还会出现一些幻觉：总以为那美妙的乐曲，是他幼时便已永诀

的母亲弹出来的，是那与他分手十多年的发妻弹出的。这琴声，将他带回他永远怀念的在母亲怀抱中的岁月，带到与石氏相濡以沫的岁月。那是他一生中最宁静最温馨的日子啊！

这种时候，他每每会叩问自己：将佩玉招来抚署，究竟是为了给女儿寻一个师傅，还是为自己寻一种慰藉？他回答不了自己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仿佛也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觉得佩玉已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人了。

那一夜，佩玉无意间与他谈起了“和”，从奏琴的角度谈到她自己对“和”的领悟。这个被经师们说得神乎其神的“和”，却被一个普通女琴师解释得那样具体平实，听得见，摸得着。众音和谐方成乐，众民和谐方成邦，众邦和谐方成国。大道理皆从小道理而来，小道理又往往能启发大道理的产生。山西巡抚从一个女琴师的无意谈话中，领悟了安邦治国的深刻大道理。

从那一天以后，张之洞对佩玉开始另眼相看了。

张之洞并不清心寡欲，四十六七岁的他仍需要女人的温情，正是身边多年来缺乏贴心知情的女人，才使得他有“人生难得最是情”的感慨。这两年多来，他不是没有想过要续娶的事，但每一想到此事，伤心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得知新巡抚原来是丧妻的鳏夫后，太原城不少人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都想为巡抚撮合一桩亲事，但张之洞自己的心中却总热不起来。他心头上有一块结始终没有解开。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先后娶的三个妻子都不能与他白头偕老，连比他小十多岁的王夫人都不能幸免，是命中注定要克妻吗？半年前，桑治平跟他聊天，说太原城里有个袁半仙，是袁天罡的后人，看相算命准得很，找他的人很多。他因而抬高身价，看一次收二两银子，即便收费如此昂贵，仍有许多人从远处慕名而来。张之洞的心为之一动：何不找他去问个原因？

这天下午，他青衣小帽，由桑治平陪同来到袁半仙的家里，先递上二两银子。年近八十的袁半仙用两只深陷的小眼睛，将张之洞上上

下下地打量一番后说：“先生的命好极了，还来找老朽做什么？”

张之洞吃了一惊，便有意考考：“您这话怎么说？鄙人不过一清寒塾师，命不好得很。”

袁半仙把小眼睛尽量睁大，狠狠地盯着张之洞，又用黑瘦得如同鹰爪子似的手，在张之洞的下巴上用力地捏了几下，冷笑道：“先生不要瞒我这个老头子。你的面相虽极平常，但骨相却比一般人要贵重得多。常人看相，看的是面相，只把先生当塾师、账房一类人看了。老朽看的是骨相。听先生的口音不像是山西人，依老朽猜测，先生或者是京师放到太原来私访暗查的御史台，或是过路的外省贵人。”

张之洞见他说得这样肯定，心里也不得不佩服，便不再和他斗嘴皮玩，微笑着说：“您说我命好，当然是我求之不得了的事了。我想请问您，我的命中也还缺些什么吗？”

袁半仙又将张之洞审视良久，慢慢地说：“先生一生福、禄、寿都不缺，要说缺的话，缺的是伴。这‘伴’字对你吝啬。老朽斗胆问一句，先生是否有过丧妻之痛？”

张之洞点了点头。

“而且不只丧过一房妻？”袁半仙又追问一句，两道尖利的眼光，像两把钩子似的要把张之洞的心钩出来。

张之洞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又点了点头。

“哦！”袁半仙松了一口气，说，“先生的骨相太重了，夫人若不是骨相也重的人就经受不起，而要找一个骨相相匹配的女子，却是不易得到。”

“照您这样说来，鄙人今生就只好做一辈子鳏夫了？”

“不用，不用。”袁半仙直摇头。

桑治平在一旁说：“请老仙人点化！”

袁半仙干瘦的手在自己尖细的下巴上摸了一摸，然后似笑非笑地说：“找一个女人来，不给他夫人的名分，也就不必要有与先生相匹配的骨相了。这女人便可以与你长相伴，不分离。”

“您是说买一个女子做妾，而不是做夫人？”

“是的。”袁半仙点头，“买妾而不娶妻，于两人都有利。”

张之洞脸上现出欣喜之色，起身告辞。桑治平又从衣袋里取出一两银子，谢谢袁半仙的点化。

桑治平知道张之洞有再找一个女人的想法，便劝他：“你身边是得有一个女人照顾才行，就按这老头子说的，买一个妾吧！”

张之洞没有做声。桑治平知道他动了心。

抚台要置侧室，自然会有许多人来热心参与。领人上衙门的络绎不绝，张之洞都看不上。此刻，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心里深处已早有了一个人，此人便是佩玉。

佩玉不是一个寻常女子，要她委屈做妾，她会愿意吗？他托桑治平的夫人柴氏先去试探试探。果然，女琴师拒绝了巡抚的美意。张之洞的心头顿生一股凄凉之感。晋阳书院酒席上，刘森所说的太原妓女的故事又冒出他的脑中。半生潦倒的欧阳詹，可以赢得绝色女子的生死相许，身为堂堂巡抚的我居然就得不到一个女琴师的爱情，这是什么原因呢？

人生难得最是情。是的，情难得！他找出李昉编的《太平广记》来，重新读读欧阳詹送给太原妓女的那首诗：

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

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

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

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

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

流萍与系匏，早晚期相亲。

怪不得太原妓可以为他而死，这位八闽才子对沦为烟花女的恋人，其情其意是何等的深切啊！情难得，难得的是两心相印，两情相许。佩玉不同意，应是她不知我的情。张之洞决定放下抚台的架子，以普通人的身份去向恋人倾吐心中的一腔真情。

佩玉正在为拒绝巡抚大人而心中不安的时候，没想到抚台亲自来到她的房间。她心里慌乱，表面上依然镇静如常：“大人将升两广总督，佩玉祝贺大人荣升。”

“谢谢。”张之洞在佩玉的对面坐下，一副心事沉重的模样。“做总督，说起来是升了，但两广眼下正是多事之秋。从我心里来说，是忧多于喜。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瞒你说，要是由我自己来选择的话，此时我倒并不想升官去做粤督，宁愿在太原做我的山西巡抚。”

佩玉住在衙门，常听人说起云南广西一带中国军队与法国开仗的事。在佩玉看来，此刻去广东，也未必是件好差事。她知道张之洞对她说的是实话。但她绝没有想到，未来的总督大人会对她这样一位地位低下的弱女子，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她随口说：“太后、皇上信任大人，大人的本事也大，两广的事情会办得好的。”

“但愿如此。”

如同喃喃自语似的，张之洞信口说了这句话。他望了望佩玉。佩玉的神态不是过去的那种坦然大方，她一接触张之洞的眼光，便马上羞得低下头来，满脸涨得红红的。双颊飞红的时刻，佩玉顿增无限春色。

二十七八岁的佩玉，本来长得五官清秀身材匀称，但她一来家境清贫，酷爱琴艺又使得她养成了朴素淡雅的习性；二来她作为一个寡妇，世俗的眼光和自己的心情，都使得她不能搽脂抹粉披红戴绿。平日在张之洞的眼中，佩玉什么都好，就是暗淡了一点。此刻，这桃花

似的红晕一下子使得她光彩夺目起来。张之洞在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原来佩玉竟是一个比石氏、王氏还要漂亮的美人，过去居然没有发现！一股热流猛然贯注他的全身。他觉得自己竟然如同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样，热血沸腾，激情澎湃。难道说，是佩玉让我岁月倒流，韶华重来？张之洞惊异于自己的痴想，他兴奋至极，一股一定要娶佩玉的情绪勃然涌起，再也不能抑制下去了！他真想对这位女琴师高喊一句“我喜欢你”，但话到嘴边，嗓音却是压得低低的，而且吐出的是另一句话：“我希望你嫁给我，却没料到 you 竟然不同意。”

佩玉听到张之洞直截了当地说出这句话来，脸涨得更红了，头深深地埋下去，嘴抿得紧紧的，很久不开口。

张之洞穷追不舍：“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呢？是嫌我老，还是嫌我丑呢？”

佩玉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一双青布鞋，胸臆间正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海、乱云飞渡的天空，她自己也无法把握住。

“你倒是开口说话呀！”

张之洞是个刚烈性急的人，若不是对这位女琴师有着深情的爱，如此长的沉默不语，早已使得他的自尊心大受刺激，甚至会拂袖而去。

佩玉努力压住胸中的波涛和乱云，终于说话了：“小女子不配与大人谈这桩事。”

“为什么？”见佩玉开口了，张之洞刚刚萌生的急躁心绪立刻平静下来。“我知道，你是嫌我老了。你别看我双鬓都白了，我其实还不满四十八岁。我是道光丁酉年生的，属鸡，你帮我算算，看是不是四十八岁？两三年前我还只有几根白头发，来山西后，不知不觉间两鬓头发都白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白得这样快。”

虽然佩玉不是嫌他老，不过也没有料到他只有四十八岁。看他的模样，佩玉总以为有五十四五岁了。女琴师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是嫌我老。张之洞心里这样想着，信心立时增加几分。

“我知道了，只是嫌我长得丑。”张之洞坦诚地说，“我是长得丑了点，个子不太高，五官也不太整齐，我有自知之明。但自古以来，选女婿看才不看貌，男子汉不在长得好不好，而在有无才干。太后不嫌我丑，放我做山西巡抚，现在又要我去做两广总督，与洋人打交道。太后不担心让长得丑的张某人去跟洋人打交道，会丢大清国的脸，她知道没有才干的总督才会丢大清国的脸。”

说实在话，佩玉也不是因为张之洞长得丑才不嫁给他，但她听了这番表白后，倒看出抚台原来是个有风趣的人，也是一个坦荡的人。做过人妇的女琴师懂得，坦荡而貌丑的男人远比狭隘而英俊的男人要好。“太后都不嫌我丑”的话，使得佩玉直想笑，她努力地克制住了。虽没笑出声，心情却已比刚才要轻松些了。

不嫌老，不嫌丑，那就再没有别的原因了，只有唯一的一点，那就是她不愿意为妾。张之洞理解佩玉的心情，他要诚诚恳恳细致致致地跟她说清这件事。

“佩玉，我知道了，你是说我不该收你为妾，而不是娶你为夫人。你嫌名分不正，又担心日后进来一个正夫人，你会受气，是吗？”

话说到这里，方才说到点子上。佩玉的家庭虽说是清贫，却也是书香之家，她虽守寡在娘家，却也是清清白白的良家女子，给人做妾，是她从来想都没想过的事。哪怕那人家里堆着金山银山，哪怕一辈子住在娘家冷清贫寒，心灵手巧琴艺高超的佩玉也不愿意去给别人做妾。

她抬起头来，迅速地望了望张之洞那双充满热切目光的眼睛，立即又低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她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张之洞的猜测。

“佩玉，你听我慢慢地跟你说明白。”张之洞心情沉重地说，“你来

衙门里，教准儿认字奏琴已有两年了，你天天看到的是一个有权有势威风凛凛的抚台，你或许不知道，这个抚台其实是个苦命的孤独的人。”

佩玉的女人心，立即被张之洞这几句带有浓厚伤感情绪的话给吸引过去了。是的，她的确不知道巡抚大人还是个苦命的孤独的人。她的头慢慢地抬起来，眼神中的羞怯和畏惧减去了许多。

“在我四岁的时候，我的母亲便去世了。抚养我长大成人的是我父亲的侧室魏老太太。几十年来，我一直将魏老太太当做亲生母亲看待。我在湖北、四川做学政的时候，都将她老人家接到官衙奉养。她病逝后，我亲自送她归葬南皮祖茔。”

在佩玉的心目中，妾是没有地位的，她没有想到巡抚大人竟然是父亲的妾带大的，而且他对父妾执礼甚恭。她不由得对眼前的抚台生出几分怜敬交加的心情来。

“魏老太太告诉我，我的母亲在世时最爱的便是弹琴，又将母亲留下的古琴拿出来给我看。魏老太太自己不会弹琴，却能学着母亲弹琴的姿势，讲述母亲弹出的琴声是如何如何的好听。就因为这个原因，从小起，琴便在我的心目中有神圣的地位。后来，我的发妻石氏过门，我就将母亲留下的古琴送给她，要她学会弹琴。石氏聪慧，很快也便能弹出一手好琴来。”

佩玉静静地听着。琴，将她和高高在上的抚台大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那一夜，我在晋祠听你弹琴。你猜我是怎么想的？我以为那就是我的母亲在弹琴，又以为是我的发妻石氏在弹琴。所以，第二天我一定要见你，并执意要请你进府来教我的女儿弹琴。”

佩玉的心颤动了一下。这位平日严肃到颇近威力的抚台，居然有如此纯厚的孝心和深渺的情怀！她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静静地看着张之洞，那眼光再也不是羞怯和畏惧，而是荡漾着似水柔情。

“在府中，我常常一个人在小书房里听你弹琴。你的琴曲给了我很好的享受。那时候我就这样奢望着：下半辈子能天天有如此享受就好了。”

佩玉周身热活起来。从来知音难觅，更何况这等知音，普天之下有一人足矣。艺人渴求赏识的心情，与女人渴求爱慕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女琴师的心动了。

她轻轻地说：“谢谢大人的厚爱。若早知道大人这样喜欢听我的琴，我可以每天专门为你弹奏几曲。”

“好哇！以后我就天天请你为我弹几曲。”张之洞接过佩玉的话，把它特为强调一下。

佩玉意识到机灵的抚台已经钻了她刚才话中的漏洞，脸上不由得又浮起一片红晕。这片红晕，再一次将她打扮得俏丽动人。

“那一夜，你从一个琴师的角度说起‘和’字的道理，使我对自小就读过的《乐记》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受到许多启发。我想到，如果你能始终在我身边的话，不但能让我天天听到美妙的琴曲，你还能成为我的内助，可以补我之失，纠我之误，半为良师，半为益友。”

佩玉觉得自己承受不起这份器重：“大人言重了。小女子那夜一时兴起，信口胡诌的话，原是当不得真的。”

“不，你那夜说得很好。”张之洞郑重地说，“和，是音乐产生的基础；和，也是治理邦国的最佳途径。圣人治理天下的大道，很可能就是从乐师弹奏琴曲启发而来的。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大道理和小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好了，这些就不多说了。但你要相信我，我的确由你的话得到了许多启迪。我于此看出你的治事之才，你今后是可以成为我的帮手的。”

张之洞的这番话使佩玉颇受感动。她已觉察到话中的重量：知音，帮手。这分明不是寻常大官员买小妾，将买来的女人当玩物，当侍婢，当任意处置的奴隶，而是将她放在与自己平等相待的位置上。

若真的这样，作为一个平民家里出身的女人，一个丧夫天子的寡妇，她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不用八抬轿从大门将我娶进来，立为正室呢？佩玉甚是疑惑不解。

“现在让我说说，为何不将你作为续弦夫人娶进门的道理。”

张之洞感到这话有点难于说出口，他在心里作出一个决定：如果佩玉坚持不同意做妾的话，他就改变主意，宁愿再冒一次风险，也要把佩玉娶过来。佩玉对他太重要了。

迟疑良久后，张之洞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先前有过三个妻子。结发妻子石氏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续妻唐氏去世时三十四岁，第三个妻子王氏去世时三十五岁。她们都是年纪轻轻的便离我而去，使我很痛苦，也使我奇怪。太原城里的袁半仙告诉我，我的命太硬，若要女人长久保住，只有不居夫人的名分才可。”

略停片刻，他又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说：“我很喜欢你，非娶你不可，但我不想你走石氏、唐氏、王氏的老路。为了你，也为了我，所以才作出这种安排。你能体谅我的苦衷吗？”

佩玉只知道准儿的母亲三十多岁就过世了，却不知道在此之前还有两位，也是青春年华便过早去世。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佩玉也相信命运。她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命不好，才克夫克子，才寡居孀处。一个三丧妻子，一个两丧亲人，从痛失亲情这点上来说，两人同是情感世界中的天涯沦落人。是啊，与其顶个夫人的名分而短命，不如做个偏房而长相厮守。佩玉望了一眼张之洞，没有说话，而张之洞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谅解的目光，他心里一阵欣喜。

男子汉的激情，发自内心的爱的驱使，使他一时忘记巡抚的尊严和中年男子的持重，他的两只强劲的大手，抓住佩玉的两只纤纤素手，动情地说：“佩玉，嫁给我吧，我会始终对你好的。你名义上虽居侧室，其实家里并没有夫人，你就是夫人，内政全部交给你，由你一人掌管。今后，我也不会再买妾讨小了，也没有人再来与你争个高下。准儿这两年来和你相处亲热，她昨天听说你就要回晋祠去都哭

了，她舍不得你走。看在准儿的分上，你留下吧！”

说到童年就没娘的女儿时，张之洞那颗刚烈的男人心已化为慈母情，声音不觉抖动起来。

名为妾实为夫人的许诺，准儿的心意和她的眼泪，最终把佩玉给说动了。事事都好，就不该这个名分上差了。佩玉虽灵慧过人，但终究是一个贫穷而命苦的弱女子。她相信命，相信天意，她不再执意拒绝了。张之洞一把抱过佩玉，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佩玉没有推脱，也没有将脸贴在张之洞的胸前。她并没有多少喜悦和幸福的感觉。她从来没有想过高攀官家，她最大的愿望只是能遇到一个实心实意知寒知暖的男人，与他同甘共苦地过日子，创家业。她知道，走进官家，有许多外人看得见的风光，而同时也有许多外人看不见的烦恼。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到底会怎样过。想起英年早逝的丈夫和两岁夭折的姣儿，想起从此以后将琵琶别抱，再为人妇，佩玉心在剧痛，泪如雨下！

好长一会，她从张之洞的手中挣脱出来，轻轻地说：“我还要回家去告诉父母，听从他们的意见。”

“是的，是的。”张之洞急忙说，“那是应当的。我明天就派人送你去晋祠，好好地跟两位老人说清楚，请他们同意。”

“还有。”佩玉细声细气地说，“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他们一天天地衰老了，身边要人照顾，我想请大人答应，让他们随我一道走。”

“好，好。”张之洞忙不迭地答应。“侍奉父母，是做儿女的本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他们自然是应该跟随你到广东去的。他们愿住衙门也行，愿自己赁屋住外面也行，一切听他们的。”

佩玉不再说什么了，心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正是春末夏初时分，三晋大地麦青花黄，万物欣欣，张之洞结束在山西两年半的巡抚任期，肩负着以醇王为后台的新军机处的重任，

怀抱着兼济天下、经营八表的素志，离开太原，前赴眼下朝野内外、欧亚东西所关注的争斗之地，他将要以身作南天柱石，撑起这座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一隅。四十八岁的中年总督不免忧喜参半：大展宏图之心与责任重大之感同时并存。

然而，与当年孤身赴晋不同，此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位有才有识的终身伴侣。这些天的共同生活，佩玉给张之洞带来的温馨，在他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作用，仿佛青春重返，韶华再来，张之洞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像二十年前似的用之不竭的生命力。他回顾两年多来所办的一桩桩大事：铲除罂粟，奖励农桑，戒烟禁烟，清查库款，查办贪官，整饬吏治，免除摊派，苏缓民困。尽管这些政绩是用两鬓全白的辛苦所换来的，却是十分值得。望着古道两旁一派庄稼茂盛耕作繁忙的景象，张之洞的脸上泛起欣慰之色。

车到荫营镇时，他想起了那年途中打尖的小饭铺，便把大根叫来说：“你再去跟那位薛老板聊聊，问问他罂粟根绝了没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些没有？”

半个时辰后，大根赶上了车队。

“见到那个薛老板了吗？这里的情况如何？”张之洞希望从这个小小的点上的变化，显示出他治晋两年多来的巨大政绩。

“见到了。”大根的情绪并不高昂，“薛老板说，他们这里的罂粟还在种，只是大路边没有而已，离开大路两旁不到十里地，那里的罂粟照旧和过去一个样。”

“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做？”张之洞生气起来。

“我也问过。薛老板说，大路两边不种，只是为了应付官府。老百姓还是要种，他们要靠它养家糊口过日子。”

“苛捐杂税减少了一些吗？”停了一会，张之洞又问。

“薛老板说，也没有减少什么。原来的名目没有了，又增加了一

些新名目。一年下来，老百姓出的钱，与过去差不了多少。老百姓若不种鸦片的话，这些捐税根本就无法交。薛老板还说，官府也有它的难处。有次平定县的主簿在他的饭铺吃饭，说省藩库一年支给县衙门的钱还不够大伙儿吃饭，更不要说有钱办公益事了。县衙门不问老百姓要问谁要？所以官府后来知道罂粟还在大量种，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明禁暗不禁了。”

张之洞不再问下去了。荫营镇是这样，看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刚才的欣慰之色，早已在他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认识猛然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中国的根本症结在于百姓的贫困，若这个症结不化解，任何德政都将无法施行。然则，如何才能使得百姓富裕起来呢？这真是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难题。他想：将法国之事了结后，一定要用全副精力来致力于富民之事。

然而，清流出身的新任两广总督没有料到，法国之事，其实是很难了结的，这里面有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就在张之洞千里南下旅途中，京师政坛幕前幕后的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第七章 和耶战耶

一 恭王府里的密谋

古老的天津卫近几十年来涌现了许多新鲜事儿，这些新鲜事差不多都与“洋”字有关：街道上常常可见一些金发碧眼，戴高筒帽，拿黑手杖，趾高气扬的男人，那是洋人；也能见到穿黑大长袍，蒙白头巾，低着头面无表情，用急匆匆的步伐赶路却又没有一点脚步声的女人，那是修女，老百姓都叫她们洋尼姑；在低矮破旧的民宅边突然会有一栋奇怪的建筑出现，大块大块的石头垒成，尖尖的屋顶直插云天，屋顶上还矗立着一个十字架，那是洋教堂；在城中心的繁华地段，或是海边幽静之处，常常见到一栋栋新奇鲜亮的房屋，那是洋人们住的洋楼。

天津卫大小衙门的官员们，对这些带“洋”字的玩意，大都采取敬

而远之的态度。此时，在一顶豪华耀眼的蓝呢大轿里，却坐着一个与众人心态不同的官员。此人以冷冷的甚至带有几分鄙视的目光，看着轿边晃过的长袍马褂和陈旧不堪的店铺，而一旦他的眼前出现洋人或洋房的时候，他便会立即掀开轿窗帘子，睁大眼睛，极有兴致地欣赏着，那神情，满是羡慕、渴望、追求……



盛宣怀，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

此人并不是洋人，也从没有在国外喝过半天洋水，他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中国人，有标准的中国长相，有纯粹的中国血脉，也有一个规范的中国名字：盛宣怀，字杏荪。然而，他对洋人和洋人所办的一切事业，却是五体投地地叹服、敬仰。

盛宣怀出身于一个官僚世家，父亲做过湖北盐法道，与先后做过湖北巡抚及湖广总督的胡林翼、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很要好。因为这层关系，他在二十岁时便以秀才身份进入李鸿章幕府，以精明能干而得到李的信任。不久，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他委派盛宣怀为该局会办。

盛宣怀把中国人破天荒办起的这个内河航运公司，经营得兴旺发达，居然将美国人办的，称霸长江十五年的旗昌航运公司全部买下，轮船招商局的实力一时间无人可以抗衡。与此同时，盛宣怀也为自己捞取大量银子，遭人弹劾，终于丢掉了会办的职务。

这时，中俄伊犁纠纷出来了，朝廷深为远在西北边陲的伊犁城的文报不通而忧虑。相反的，俄国人却可以通过电报，天天与圣彼得堡联系。在事实面前，即使是最顽固的守旧派，也承认洋人的电报要胜过中国的四百里专递。于是，朝廷决定仿照洋人之法建立电报局，将此事交给李鸿章。李鸿章相信盛宣怀的能力。因为此，赋闲家居的盛宣怀，便成了设在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的督办。才四年光景，盛宣怀又把另一个时髦的洋务弄得红红火火。

现在，他的袖口袋里正装着一份重要的电报。他带着它直奔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去拜谒他的主子。

蓝呢大轿在越过几栋洋楼洋教堂，送走几个洋男人洋尼姑之后，来到了气势宏大的北洋大臣衙门。盛家衣着鲜丽的仆人持着名片，踏上麻石铺就的九级阶梯，弯着腰双手将名片递给一个架子不小的中年门房。

门房见了名片，知道来访的是电报局的盛督办。盛督办是北洋衙门的常客，门房是熟悉的，但时当正午，来的不是时候。门房操着一口合肥土话，对盛家的仆人说：“爵相刚散完步后躺下，要过半个时

辰才起来办公，请盛老爷等一等。”

爵相便是李鸿章，这是对他最尊敬的称呼。李鸿章官居总督，通常的总督，可尊称为制台或督宪；他身为大学士，通常的大学士，可尊称为中堂或相国。但李鸿章不是一般的总督，也不是一般的大学士，他乃是一个有着二等肃毅侯爵位的大学士总督，故人们都特别尊称他为“爵相”。

盛家的仆人早已得到主人的指示，忙说：“我家老爷说，劳您驾，他有一份洋人打来的重要电报，要立即禀告爵相。”

听说是洋人打来的重要电报，门房不敢怠慢，赶快进去了。一会儿工夫，便传出话来：“请盛老爷进去。”

盛宣怀这才从蓝呢轿子里踱出来，气宇轩昂地跨过北洋大臣衙门那道又宽又厚的铁门槛。刚在小客房坐定，门外便传来一句洪亮的安徽官腔：“杏荪，有什么急事，这个时候来吵烦我？”

随即走进一个身材颀长穿着白绸睡衣睡裤的人来，此人即威名赫赫的李鸿章。

李鸿章二十二岁时从合肥老家来到北京，拜父亲的同年曾国藩为师，成为曾氏一生唯一的及门弟子。二十四岁高中进士入翰苑，三十岁时回原籍协助吕贤基办团练，因军功而升至按察使衔。三十六岁那年他投奔曾国藩，得到业师的赏识，不久便命他回家乡招募子弟，组建淮军，救援上海。又向朝廷保举他为江苏巡抚。从此，李鸿章凭着淮军这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和他自己的过人才干，收复苏南，平定捻军，又在西北有效地镇住回乱，得以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高峰。到了同治末年，无论官位，还是权力，他都与乃师并驾齐驱了。

李鸿章很受慈禧的器重。自从同治九年以来，他稳坐直隶总督这把天下第一疆吏的交椅已经十五年了，不论朝廷内外，凡国家大事，慈禧都非常重视李鸿章的意见。尽管军国大事十分繁忙，但李鸿章深得业师的养生真谛，每天坚持饭后走三千步，临睡时用热水泡脚一刻

钟，加之他禀赋刚强，遇事想得开，故而身体健朗，面色红润，六十二岁的老者，看起来如同五十开外的人一样。

“爵相，打扰了您的午睡，实在对不起。”

盛宣怀跟随李鸿章十多年了，深谙李的通脱简易的脾性，他站起来说完这句话后，不待李鸿章吩咐便立即坐下，既不寒暄客套，也不咬文嚼字，开门见山地说：“赫德从上海打来电报，是关于眼下与法国人闹纠纷的事。事情重大，不能迟缓，所以立即送过来，请爵相过目。”

赫德是英国人，二十一岁时来到中国，已在中国住了整整三十年，是个真正的中国通。他身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要职已达二十年之久，以洋人之身而执掌大清帝国海关税的大权，与李鸿章的关系很是亲密。

听说是赫德的电报，又是说的与法国人的事，李鸿章的精神立刻振作起来。他将手中那两只不停转动着的曾国藩所送的玉球放在茶几上，说：“快拿出来给我看！”

盛宣怀从左手衣袖里抽出一沓电报纸来，双手递过去。李鸿章接过后，顺手将茶几上的一副西洋进口老花眼镜戴上，仔细地看起来。

赫德的电文较长。他告诉当今中国的第一号外交家，法国最近派遣一个名叫福禄诺的海军中校为特使，赍带一封重要密函来到中国，在广州会见粤海关税务司德璀林，请德璀林陪他一道北上，设法将这封密函交给朝廷。德璀林和福禄诺带着这封信已来到上海，将要赴天津拜谒爵相。据福禄诺说，密函中有开放云南，不得损害和限制法国在越南的权利，赔偿法国军费，调离主张对法作战的驻法公使曾纪泽等主要内容。此事如何答复，请爵相作出决定。

看完电报后，李鸿章摘下老花镜，默不作声。

“福禄诺和德璀林很快就要到天津来了，这事如何办？”盛宣怀见李鸿章老是不开口说话，忍不住问了一句。

李鸿章重新拿起那两只浅绿色的玉球，在手上慢慢地滚动着，仍然没有开口。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李鸿章自然要深思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盛宣怀不再多嘴了。他自己也开始认真思索起来。一来他对眼下国家的这件大事也很关心，二来他需要作点准备，若万一爵相问起来，也好有一个像样的回答。

“杏荪，你看这个法国人如何接待为好？”

果然被盛宣怀料中了，李鸿章转了好多圈玉球后，突然侧过脸来问他。盛宣怀知道李鸿章是当今唯一能圆熟应付洋人的大员，但因为慈禧太后的态度不好把握，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他也不免存几分疑虑之心。

盛宣怀胸有成竹地回答：“爵相，依职道的想法是，叫德璀林一人带着法国政府的密函来天津，让那个法国特使在烟台候着。德璀林虽然是德国人，但到底现在是咱们的官员，得听朝廷和爵相您的，彼此之间有些话也好挑明说。那个法国特使我们向来没见过面，不知这人怎么样，倘若是个横蛮不讲道理的家伙，反而会把事情给搅了。”

李鸿章注意听着盛宣怀的话，心里不停地在想：这小子是越来越成熟老练了。可惜，这种头脑清楚又会办事的人太少了，若身边有十个盛杏荪的话，天下什么事都好办。

“这个法国特使我倒是见过一面。”李鸿章缓缓地说。

“爵相认识他？”盛宣怀颇为吃惊。

“三年前他的兵舰在塘沽停了一个月，专程到北洋衙门看过我，看起来像个精明鬼。只见过一面，我对他不了解，是得防范点。就按你的主意办，赶紧给赫德发个电报，叫德璀林带着密函来见我，让那个法国人在烟台候信。”

盛宣怀不敢多打扰李鸿章，遂告辞离开北洋大臣衙门。

李鸿章拿着电报走进卧房，再细细地看过一遍后，便将它压在枕头下。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平生不知度过多少险滩恶浪，这种事不至于影响他的情绪，他照常睡他的午觉。

一个钟点后，他起床走进签押房，开始处理公事。老仆人送来他数十年来喝惯了的祁门红茶。他喝上一口后，想起了午间盛宣怀送来的电报。



留美幼童是1872年至1875年间由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四批中国幼童的总称，120名留美幼童的平均年龄是12岁半，以广东(84人)，江苏(21人)为主

自从同治元年组建淮军救援上海以来，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他虽然不懂洋话，也没放过洋，但对东洋西洋各国的情况大致了解，至于对自己国家的实力和各种弊端，更是洞若观火。积二十余年的洋务经验，李鸿章深知中国目前远不是东西洋各国的对手，必须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用来向洋人学习，引进他们的长技，然后才能谈得上与他们抗衡；至于制服洋人，则更是近期所不能奢望的。他的老师曾国藩在世时，师徒俩多次谈过这件事，彼此的看

法是一致的。同治九年他们联合上折，请求派出优秀子弟分期分批出洋留学，学习洋人的天文历数、机器制造等技术，十年八年学成后再回国报效。他和他的老师把这个国策定名为“徐图自强”之策，并认为这是导致中国富强的唯一稳健而有效的策略。中国在近几十年里，应当有一个能保证这项国策得以实现的安定环境，所以，在与洋人纠纷中，要尽可能地采取妥协的办法，避开与外人交战。

徐图自强之策得到慈禧太后、恭亲王的支持，但也时常受到国人的指责。守旧者认为学洋人的“奇技淫巧”是离经叛道之举，有辱祖宗；激进者又认为在洋人面前的妥协是软弱可耻的行为，有汉奸之嫌。虽有太后和恭王的支持，李鸿章仍时常有各方不讨好的烦恼，但他生性倔强，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国事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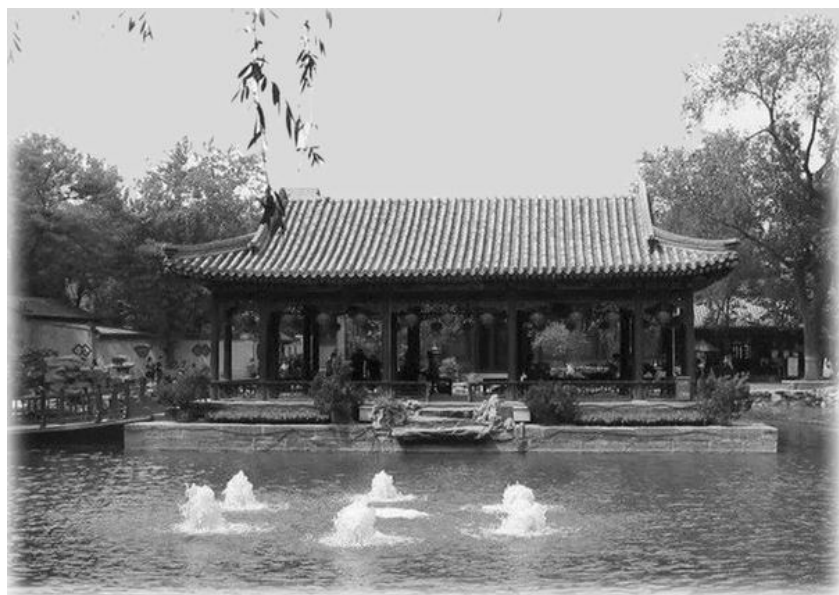
法国人在越南挑起的与中国人的纠纷，从去年开始就闹起来了，朝廷像往常一样，也把这件棘手的外交事务交给李鸿章去办理。去年四月间，当法国政府调兵遣将，加大军费开支，准备在越南大干一场的时候，慈禧命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战事，所有广西、云南两省的军队都归他一人节制。李鸿章抱定不与法国破裂的既定方针，没有去广州，而是在上海与法国公使作了一个多月的和平谈判。后来，谈判的地点又搬到天津。中法双方在谈判桌上磨了半年多的嘴皮，几乎没有什么进展。法国方面终于停止谈判，于是有今年春天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丧师失地。

这个时候，法国政府派遣特使前来天津拜会，表示法国并不想把这场战争打下去。只要中国不是损失太大，为了“徐图自强”的大计，对外之事李鸿章都主张隐忍曲全。是的，要抓住这个机会，恢复谈判，如能签订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条约，使战争即刻停止，那就更好了。

但这是一桩极大的事情，不能擅自做主，趁着法国特使和德璀琳还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应该到京师去一趟，请求陛见，当面向太后禀报。李鸿章打定了主意，次日一早便动身，坐上一驾快马车离开天津。进了京城后，他决定先去看看恭王。于公于私，这都是非去不可

的。

恭王奕訢的府第，是北京城里的第一号王府，坐落在前海西街，是乾隆朝的权相和珅的住宅。和珅玩弄权术，贪污受贿，积累了数不清的银子，建造这座仅次于皇宫的大宅院。乾隆死后，和珅垮台，嘉庆皇帝将它赐给自己的胞弟庆王，以后几经周折，便到了恭王的手里。自从辛酉年两宫垂帘听政以来，二十多年里，恭王一直处于军机处领班大臣的重要位置，执掌朝政，权倾天下。他住这个宅子，倒也是名副其实的。



恭王府

但眼下，恭王的地位与这座王府的规模却不符了，因为现在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王爷，他的炙手可热的权力，已被慈禧太后一纸命令给剥夺了。

当年，因共同的险恶处境，而内外携手结成联盟的叔嫂，本应长期合作，共享坐天下的荣耀，但其实不然。早在垂帘听政初期，江宁

刚刚打下，江南局势尚未完全稳定的时候，慈禧与恭王之间便有了裂缝。

慈禧虽是咸丰帝的妃子，但她的儿子做了皇帝，她升为太后，便是君了。恭王虽是道光帝的儿子，从血统上来说也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者，但一旦这个皇位没有继承上，他便只是一个臣子，只能听从为君者的号令。违令便是欺君，反抗便是造反，上下形势，一转眼功夫就这样铁定终生。于是慈禧可以对恭王发号施令，恩威并加，而恭王也只有臣服的分。

裂缝出现，慈禧对恭王很是不满，亲自动手写了一道错字连篇的上谕，把恭王的一切职务都给罢了。过了几天，因为满朝文武都不赞成，慈禧又把职务还给恭王，但“议政王大臣”这个最高头衔却始终没有交还。

再过几年，同治帝亲政，在母亲的授意下，下令修复圆明园。身为当家人的恭王知道国库窘迫，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来，便力劝侄儿收回成命。恭王的不合作，既得罪了侄儿皇帝，也得罪了嫂子太后。小皇帝刚执政，不知轻重，为了讨得母亲的欢心，也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竟然下令革去恭王的一切差使，并贬为庶人。这道命令太骇人听闻了，整个皇族为之震惊。咸丰帝的五弟醇王代表王公大臣向太后求情。

慈禧原只想警告一下恭王，给他一个处分，却不料儿子这样不懂事，弄得阖朝不满。她只得教训儿子一顿，将罢免几个时辰的各种差使又全数奉还。恭王当然知道这背后的原因，彼此之间的裂缝遂更为加深了。

上个月，因越南前线的军事失利，军机处全班下台，恭王心里明白，这是二十余年来，他和慈禧在国事及私事上，各种积怨的总爆发。

恭王总理政事，本是权宜之计，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清代野记》中《亲王秉政之始》一章里说到此事——

清祖制，亲王皇子等毋得干预政事。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从未有称大学士之别号，如嗣醇王载沣呼李文忠曰少荃者。当文宗崩，穆宗孩提，天下又不靖，慈安柔顺不敢负重任，慈禧位卑又恐不孚人望，思得一重望之亲贵佐理之，于是廷议推奕訢为议政王，总理军机大臣。此本为权宜之计，非永远定制也。奕訢既议政，本有百官总己之权，于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犹不敢庞然自大，直呼其别号者，而大学士之对于奕訢，则自称晚生矣。奕訢去位，亲贵执政为定例，以迄于亡。

恭王是一个集器局开阔和性格软弱于一身的王爷，罢官以后，他几乎谢绝所有人的拜访，自己更是足不出户。他在王府内赏花观鱼吹箫听戏，倒也自得其乐。过去太忙，没有时间读书，现在有的是清闲，他捧出几本唐诗宋词来读，立刻就被汉人祖先所创造的精美绝伦的艺术给镇服了，成为一个诗迷词狂。

恭王聪明，从小起又受过严谨的宫廷教育，学问基础好。一两个月下来，他居然写出了几十首很像个样子的诗词来，而在集句这方面，则更显出他过人的才情。

吃过早饭后，他在王府的东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随意背诵几句唐诗。忽然间灵感上来，又得到一首集句佳作。他急忙回到书房，抽出一纸花笺，将这首诗记下。刚写完，王府长史便来禀报：李中堂的轿子已停在府门外。

恭王虽然被罢了官，但他还是王爷，且他执政多年，得过他好处的人不少，故家居以来虽大为冷清，却也并非门可罗雀，还是有人前来看望问候。若是寻常的大臣，恭王看过名帖后，交代长史一句“知道了，多谢”，就没有了下文。长史明白王爷的意思，出去婉拒来访者。这样做，来访者并不见怪，反而觉得十分合适。因为这种时候，来访者也不过是表示一种慰问之意罢了，彼此之间都不便深谈，甚至还不知王府旁边是否有醇王的暗探，轿子停留的时间越短越好，心意到了就行了。长史说完这句话后，来访者便会立即起轿离开。

这就是官场之间的交往，本来不合情理，然而大家都这样做，反而合情合理了。但是，李鸿章不是寻常的大臣，他和恭王的交情也不同寻常。李鸿章这半年来都住在天津，恭王离开军机处后，他只来过

一封慰问函，这是罢官后的第一次拜访。恭王放下手中的笔，对长史说：“将李中堂请到阅报室去。”

王府里的阅报室，是专为恭王阅读西洋各国报刊所辟的一间房子。恭王不懂洋文，这些报刊上的文章自然是已经总署翻译好了的。室内所有摆设，全是西洋的一套，精美考究，舒适实用。

“王爷。”李鸿章一进阅报室，便要行跪拜大礼，恭王忙双手扶着他的肩，不让他跪下。“中堂年事已高，千万不要这样。”

说着，亲手把李鸿章领到墙边的坐椅旁，请他坐下。这是一套西洋牛皮沙发，是英国公使威妥玛送的。

“王爷，近来身体还好吗？”李鸿章望着五十刚出头便已显衰老迹象的恭王，关心地问。

“托祖宗的福，还好。”奕訢微笑着说，“中堂气色甚好，我真佩服你的保养功夫。”

“哪有保养功夫，不想事罢了。”李鸿章哈哈一笑，“听说王爷在用功读书，这两天读的什么书？”

《春明梦录》中《慈禧太后罢免恭亲王等军机大臣》一节里记述罢恭王时的情况——

恭邸之出军机也，先期派往东陵，恭代清明节祭典，此差本闲散王公之事，特派恭邸，大家即疑其有异。旋孝钦太后召见醇邸，议于九公主府，拟定上谕，贬斥枢臣，而以礼亲王(世铎)代恭邸领班。军国大事，醇邸一同参预，长白额小山尚书(勒和布)、朝邑阎文介(敬铭)、南皮张文达(之万)、济宁孙文恪(毓汶)，遂入直焉。孙时为侍郎，上谕之稿，即其所拟也。恭邸未回京，忽然发表，耳目一新，不可谓非孝钦太后之果决也。恭邸退居十年，直至中东战后。始复入军机，盖元气已大伤矣。余出京不数年，而恭邸薨逝。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皆未与其事，不得谓非以令名终也。

“读的都是闲书。”奕訢猛然想起自己的诗作，忙叫长史从书房拿来刚写上字的那张花笺，递给李鸿章，“中堂是翰林出身，诗文很好，看我这首集唐人句，有没有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

李鸿章恭敬地接过花笺，看那上面写的是一首题作《无题》的五

律：

白发催年老，颜因醉暂红。

有时弄闲笔，无事则书空。

缥缈晴霞外，筋骸药臼中。

一瓢藏世界，直似出尘笼。

李鸿章出身书香世家，小时候在父亲的严督下，刻苦攻读过经史子集，诗文的确做得不错。当年，他的父亲李文安想让儿子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对李文安说：“把你家二少爷的诗文拿给我看看吧。”

李文安送上儿子的诗稿，曾国藩慢慢地翻开着，目光久久地停在那十首《入都》组诗上，默默地念着这个二十二岁的年家子的诗作：“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心里在点头赞许。当他读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时，大为惊讶，他合上诗稿簿，对李文安说：“二少爷志向高远，前途无量，这个学生我收下了。”后来，在曾国藩的指点下，他的诗文长进更大。但李鸿章要做英雄的事业，不乐意在笔墨之间耗费太多的功夫。后来，军务政务繁忙，他几乎与诗文绝交了。

此刻，他读了奕□这首集唐人句诗，不觉大为叹服：“浑然天成，如出一手。王爷唐诗功底如此深厚，真令我这个翰林要汗颜了。”

奕□听了很高兴：“中堂说好，看来这个事我今后可以长做下去了。”

李鸿章说：“吟诗作赋，毕竟是文人的事业，王爷尽管在这方面才华横溢，也不必下过多的功夫，还有许多大事需要王爷您去费神哩！”

奕□笑道：“我现在无官一身轻，军国大事都不考虑了，正可以全副身心来做这个名山事业。”

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的《谒见恭亲王》一节里说到他眼中的恭王。录于下——

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素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请升朝珠，甚为客气。叙谈颇久，人甚明亮，唯送客不出房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

李鸿章佩服奕□的器局，奕□赏识李鸿章的才具，又加之无论对内对外，二人在大计上十分投合，故二十年来，李鸿章与奕□，除开在官场上配合默契外，在私交上也有较深的情谊。对于两个月前的政局巨变，李鸿章的心中是大不以为然的，但无奈这是太后的决定，新军机处的后台又是皇上的生父，何况军事上的失利，军机处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李鸿章不好说什么，只能对此保持缄默，而对奕□的同情，则是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之间的身份上有近支王爷与汉大臣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因为相知颇深，李鸿章说话也就不顾忌。

“王爷，话虽这么说，但哪能呢，祖宗留下的江山，王爷能不操心吗？依老臣之见，王爷不久还得复出，朝廷这个家还得王爷您来当呀！”

奕□眼睛一亮，猛然想：李鸿章一向住天津，这会子怎么到京师来了呢？莫非太后有什么大事召他来商议？

“说了这多闲话，我还没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京师，住在哪儿。”

“昨天午后到的，住在贤良寺。”

奕□点点头：“有什么要事吗？”

“有一件大事要当面禀报太后，还没有递牌子，先到这里来了，一来看望王爷，二来也要向王爷请教。”

“什么大事，还要找我这赋闲家居的人。”奕□说着，神情立即肃然起来。他知道，李鸿章亲来京师禀告太后，自然是有极大的事。二十多年来的执政生涯，养成了他以国事为己任的习惯。这两个月来无国事过问，他的心空落落的，读书也好，集句也好，实在是百无聊赖

的自我消遣。他的内心深处，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往日权势的追忆。

“越南的战争，赫德来了电报，说法国政府专门派了个特使要来天津见我，谈停战签约的事。”李鸿章说着，从衣袖袋里取出电报，递给奕□，“这是赫德的电报，请王爷看看。”

奕□接过电报，细细地看过一遍后还给李鸿章，端起茶碗来，慢慢地抿着，一言不发。

李鸿章谦恭地问：“王爷您看，这个法国特使，见还是不见？”

奕□又沉默了一会，方才开口：“按理说，这样的大事，我现在已不便说什么了。一来如你说的，事关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我再没有一官半职，也是太祖太宗的后裔，宣宗成皇爷的儿子；二则你打老远的来，看得起我，就冲着中堂你的面子，我也不能不说两句。”

“王爷言重了。我这张老面子可有可无，倒是您说得好，祖宗传下来的江山社稷为重，别的过节都是小事。”

奕□听出李鸿章的话中之话，说：“老七早就想自己动手了。也好，看人挑担不费力，让他自己来挑一挑吧！”

“王爷这话说得对极了！”

奕□这句话真是说到李鸿章的心坎里去了。这二十多年来，他每受到别人的指摘时，心里就老想起这句话，满肚子都是怨气。

“你问我的看法，我就实说吧。与法国人打仗，是绝对打不赢的，早和早好，迟和迟好，和总归是好。你就辛苦下，抓住这个机会，与这个法国特使谈出个和局来。谈成了，就是大清江山社稷之福，是太后、皇上之福。”奕□以十分明朗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好，有王爷这番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奕□的这个态度，也正是李鸿章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去见太后？”

“过会我告辞后，就去递牌子。看明天上午太后能不能召见我，我在贤良寺里候着。”

奕□又端起茶碗来，慢慢地喝着茶。李鸿章心里想：电报，恭王看了，对谈判的看法，恭王也说了，可以告辞了。正想着要起身时，奕□开口了：

“在越南带兵打仗的两个巡抚，都是那些清流党极力推荐的，坏事后把责任往军机上推的，也是那些清流党，真不知这班人要把国家弄成什么样子才肯罢休！”

奕□所说的两个巡抚，一个是指广西巡抚徐延旭，一个是云南巡抚唐炯。徐延旭在广西做藩司时，幕僚中有人在越南住过一段时期，徐便通过此人的讲叙，写了一本关于越南山川形势的书，自以为把越南的国情都掌握了，主战的调子唱得很高。唐炯乃将门之后，对兵戈一事也自视甚高，主战甚力。

对外一贯主张强硬的清流党人，很是欣赏徐延旭、唐炯；尤其是徐延旭，还是一个研究越南的专家，更为这些书生所看重。就在法军挑衅日甚之时，张佩纶极力主张将原来的滇、桂两省的巡抚换下来，擢升徐、唐为巡抚。张佩纶怕自己一人的力量单薄，便邀请已为一方疆吏的老友，在越事上与自己持同样观点的张之洞会衔。张之洞也是同意的，只是这两个人都和他有些亲戚瓜葛：唐炯是他死去的唐夫人的弟弟，徐延旭是鹿传霖的儿女亲家，为着避嫌，他请陈宝琛与张佩纶会衔。张、陈的折子递上去没有几天，徐、唐二人便分别升为滇、桂两省的巡抚。

关于恭王与清流的嫌隙，《春明梦录》中的《李鸿藻、恭亲王与清流》一节里这样说

清流之起也，或云李文正与同直意见不合，恭邸不无左右袒，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虽未显露水火痕迹，而恭邸则以勋旧懿亲，卒因之罢退，不得谓非清流战胜也。

《梵天庐丛录》中《徐延旭》一节中对广西巡抚徐延旭有如下述评——

徐中丞延旭之抚广西也，由湖北襄郢荆道，不逾二年。迁擢之速，震耀一时。盖徐尝辑《越南纪略》一书，张制府之洞于奏保人才时并以进呈，朝廷重之。其书体例糅杂，姑不深论，而于越南地势、民风、政教、禁令，率皆摭拾大略。如《官房须知》册子之类，至古今沿革损益利害，均未之考，唯中越边界各隘，历粤抵滇，计有千八百里，详载无遗，尚足备览。然《广西通志》固有之矣。徐自言任太平府时，款结贡使出关，抵一人家，雨，留数日，得抄册，纪载越事，携归，并采案牘，汇为是书，不意缘此致福也。徐以咸丰庚申进士即用知县，至梧州知府，最为著名。梧州号称富区，税榷盈余，足供挥霍。徐极慷慨轻财，一时上下同僚，有求必获。鹿传霖时亦以翰林改官，同在广西，公私积累，几不可收拾。徐先后资以万金，结为姻好，制军荐举，鹿盖与有力焉。其于吏事兵事，不主故常，而实无筹策。任广西布政时，即奉旨出关，经理防务，驻谅山、北宁之间。条上机宜，颇自矜诩，视黄、赵诸部，蔑如也。一遇法兵，大溃而回，旋与黄、赵皆革职议罪。

不料，这二人都只是纸上谈兵的角色，一到实战时便不中用了。电报传到京师，大家都很愤怒。盛昱上了一疏弹章，先是指责张佩纶、陈宝琛

滥保匪人，继而强调最终责任还是在军机处。于是，便有军机处大换班的变局出现。因为官居右庶子的盛昱也是个喜欢参劾大员的言官，时人也将他视作清流党。这便是奕□所发怨气的背景。

李鸿章说：“清流误国，的确是不刊之论。这些人只唱高调，不办实事，出了麻烦惹了祸，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还得别人来替他了结。就拿前些年天津那桩烧教堂杀洋人的事来说吧。都说陈国瑞是幕后的指挥，其实陈国瑞是受那帮唱高调人的煽动。后来又说什么趁此机会烧掉所有教堂杀尽一切洋人，听起来爱国得很，若真照他们说的去做，祸还不知要闯多大。亏得文正公委曲求全，总算较好了结了，却背了个汉奸的罪名忧郁而死。”

“趁此机会烧掉所有教堂，杀尽一切洋人”这句话，便是醇王奕譞说的，李鸿章不便点名，奕□一听就明白。在洋务这方面，他们二人是完全一致的，对清流党的指摘都是深恶痛绝的。

奕□说：“这班子清流党，我看都得给他们派点实事做做为好，免得他们天天说自己怀才不遇，看别人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的。”

“张之洞这不放了两广总督，让他试试看吧！”

李鸿章的话语里明显地带有几分轻慢的色彩。在他的面前，张之洞真正是个后生小辈，没有他的那些赫赫军功，这是不消说的了；就拿资历来说，也不过只做了两年多山西巡抚。仅凭几份写得好看的论兵奏疏，就擢升粤督？战场上的事可不是做文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要的是真家伙！

“是呀！”奕□拖着声调说，“那是军机处刚交班的几天，太后为的是不太冷淡了我，特地问我，世铎提出的让张之洞接替张树声去做两广总督，你看行不行。我知道这是张之万在作祟，一入军机就营私。老七也是急于要提拔新进，组建自己的人马。行不行，我说了都不中用。后来我想，张之洞主战嚷得最凶，那年伊犁事件上，也就数他喊得厉害。正如你刚才说的，让他自己来试试也好，吃点苦头，长长见识，做个徐延旭第二，也未必不是朝廷之福，免得日后为害更大。我于是对太后说，放张之洞做两广总督，算是放对了人，他写了那么多军事奏折，一定有带兵统将的才干，眼下两广正要他这样的制台。”

“王爷说得好！让他撞一撞南墙，也好头脑清醒点。”

李鸿章不觉笑了起来。两广总督张树声是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创建淮军时的第一批哨官，跟随李鸿章南征北战，多有战功，是淮军系统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撤掉张树声的粤督，令张之洞代替，自然不是李鸿章所喜欢的事。

“还要多让几个人去撞撞南墙。”奕□端起茶碗，但并没有喝，他边思索边说，“第一个要放张佩纶出去。此人自以为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他的眼里，谈起打仗来，好像比哪个都有本事。我看也得放个兵差让他过过瘾。”

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人撞南墙后，清流从此元气不振。关于此事，《春明梦录》中《清流之起与伏》一节里有议论——

光绪初年，翰林渐拥挤，而简放学政试差，军机大臣偏重门生，不无可议。而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遂因法越开衅，归罪枢臣，交章指斥朝政，人目为之清流。宝师尝对余言：“天下事言易行难，局外不知局中之苦，徒挟其虚之气，苛以责人，于事何益？”然清流

后亦陆续放差，似有美珠箝口之意，旁观多窃议之。究其弹劾贪佞，淘汰衰庸，多称人意，不得谓清流之不胜浊流也。嗣后法事愈亟，乃简弢老为南洋会办，吴清卿为北洋会办，张幼樵会办福建军务，意谓坐言者必使之起而行也。谁知用违其才，其何能淑？南洋有曾忠襄(国荃)，北洋有李文忠，不受牵制，赖以维持。而福建何小宋制军(璟)魄力薄弱，遇事推让，遂至马江一战，全军歼焉，张被劾落职。广西兵败，弢老因前保唐炯、徐延旭二人，照滥保匪人例，降五级调用，而清流之气衰矣。

张佩纶这个人，李鸿章对他又爱又恼。爱他的才华过人敢于言事，恼他在国事上常与自己针锋相对。一个功勋盖世、年岁与他父亲同辈的人，他却在奏章中用刻薄的词句加以挖苦，在平日的言谈中用调侃的语言加以讥讽。对奕□的这个建议，李鸿章是很赞成的，甚至佩服恭王这种整人不

留痕迹的高明手法。

“张佩纶是一个。”

“还有陈宝琛。这人也是个眼低吴楚目中无人的家伙。还有吴大澂，此人金石书画还不错，在翰苑做个翰林倒是称职，但偏偏不安本分，觉得自己是个带兵打仗的大才。我看也得让他们去试试，免得终日抑郁不得志。”奕□揭开茶碗盖，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中堂不是明天要递牌子见太后吗，你好好琢磨琢磨一下，该给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委派个什么差使合适，明天就当面向太后提出来，太后是一向看重你的话的。”

离开恭王府，在回到贤良寺的路上，李鸿章坐在轿子里一直在想着奕□这个建议。让那几个清流党在实际事务中去碰碰壁，杀一杀他们平日的骄矜之气，这也是李鸿章的夙愿。不过，他在细细思索之后，又发觉奕□更主要的还还是要整几个清流党，他是把醇王当做清流的后台，最终目的是要整他的这个亲弟兼政敌。李鸿章想到这里，心猛地抽动了一下。

二 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

中国军队在越南境内与法军交战这件事，几个月来一直是慈禧心

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个女性当国者，慈禧从来没有要作出一番大业来的雄心壮志，实事求是地说，辛酉年那次政变，也是咸丰帝的失误和肃顺跋扈所逼出来的。

倘若不是咸丰帝那样心胸狭窄，把兄弟之间的过节老盘着至死不解，而在顾命大臣中安排恭王一个位子；即使不安排，哪怕是在临终前见见面，像历代托孤帝王那样，执着恭王的手说几句好话，委托他辅佐六岁的孤儿。若这样做了，恭王便不会跟慈禧联合起来，置祖制不顾而废顾命大臣。

倘若肃顺等人不是那样的跋扈嚣张，专断一切，眼角里根本没有两宫太后和近支亲王，而是稍微照顾下他们的体面，有一点和衷共济共渡难关之意，也不至于把慈禧逼到要与顾命大臣们一决生死势不两立的地步。

垂帘听政十二年，同治皇帝十八岁了，慈禧把权力完全交付给儿子。谁知儿子并不成器，处理国家大事既草率，个人立身更孟浪，在亲政到驾崩这一年多时间里，慈禧不得不替儿子操心费神。到儿子一死，谁来继位，则又成了天上人间的头等大事。比来比去，思前想后，终于选择载湉来接替，做了个光绪皇帝。



慈禧

光绪登基只有四岁，离十八岁亲政，还有十多年，同治朝已经垂了一个朝代的帘，显然，此时朝野内外，无论谁都认为这个帘子还是继续垂下去为好，慈禧只得又管理国事了。如此说来，慈禧岂不成了

一个忧国忧民舍身为公的贤明太后？也不是的。

慈禧压根儿没有想到要效法康熙、乾隆去安边绥远，臣服四夷，也没有想到要像他们那样去修《康熙字典》、《四库全书》。凡这些流芳百世的文治武功，她都不大去想。她只是热衷权势，有极强的统治欲望，指使欲望，满足欲望。她喜欢所有的须眉男子在她面前匍匐称臣，唯唯诺诺，听凭她的吩咐，向她宣誓效忠。她喜欢过问一切事情，大至军国谋略，小至某个王府格格的婚配，她都要过问，都要裁定。大事小事，一经她的定夺，便不能改变。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女当国者。她有过人的机敏才智，却没有深厚的学养和远大的识见；她有强烈的权力之欲，却没有宏伟的抱负和做大事业的气魄；她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为国为民谋福的公心。

说实在话，人类历史上这样的统治者，又何止一个慈禧太后！他们真正是辜负了天时地利人和给他们汇聚成的举国无双的机遇！倘若是平平淡淡庸庸碌碌倒也罢了，更为可恨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愚蠢、自私、狂妄、强暴，借助于这种无人可及的地位和权力，去祸国殃民，给人世间带来痛苦和灾难，让历史为此蒙上羞恨耻辱，长使后人浩叹！

就慈禧内心来说，她希望所有的洋人都不招她惹她，她也不会去招惹洋人，彼此相安无事，她安安心心地做她大清帝国独一无二的太后，颐指气使，生杀予夺。到了皇帝成年后，把权力交给他。他办事办得合自己的心意，则让他办下去，若办得不合自己的心意，让他改办重办，乃至废掉他，重立一个，到时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事。可是，就是这些可恼可恨可鄙可杀的洋人，无休无止地寻是生非，跟她过意不去。

这二十年来，大大小小的教案数也数不清，还有俄国的东北边界纠纷，伊犁城的归还，日本强占藩属国琉球、干涉藩属国朝鲜，还有不时有这个国家要开放一个港口，那个国家要借一块地等等。现在，又拱出一个越南事情来。

法国人咬定说他只是要开通一条进入中国的贸易线而已，别无他求。慈禧真的不明白这些红毛蓝眼的洋人是怎么想的。口口声声说的是经商做买卖，但买卖是双方的事，是一个愿卖一个愿买的平等商量的事呀！你愿卖，我不愿买，或者说你愿买，我不愿卖，就不做好了，你凭什么要用强力逼迫人家呢？要说洋人蠢嘛，他的那些船炮又确实造得好；要说洋人不蠢嘛，怎么连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夷狄真的是夷狄。一想到这里，慈禧就连连摇头。

对于远在云南、广西之外的越南国，慈禧先前所知甚少。后来那里闹事了，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向朝廷报告，她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君主昏庸、官吏贪恶、百姓无知无识的小国家，才知道这个国家每年给朝廷送点贡品，而朝廷的回赠要比它的进贡大过十几二十倍。它名义上承认是大清的藩国，实际上它的朝廷更替、君位承继、官员任免、税金收入等一切大事，朝廷都不能过问，反而还要承担保护它免受外国侵略的责任。

慈禧弄不清楚，当年老祖宗为什么要把这个包袱背在自己的身上，这对咱们大清国到底有什么好处？若不是碍着丢了祖宗脸面这一点，慈禧真的不想去管这档子事。把军队全部撤回来，让他们越南去和法国人周旋好了，自家的事已够麻烦，哪还有那份闲心思去管人家的事哩！

因此，究其实，恭王军机处的全班撤换，并非是因为丢了越南的北宁、太原两个城市的缘故，而是慈禧要借此机会除掉久已不满的奕□，换上觊觎此位甚久的奕□罢了。

要说，慈禧这样的大换班，也自有她的道理所在。奕□当国二十余年，历事多了，腰杆也硬了，上下党羽也肯定安插不少了。他近年来常常自做主张，明显的有架空慈禧的趋势。过几年皇帝亲政，他就会完全把皇帝架空。慈禧读过张之万为她编的《治平宝鉴》，知道历史上大凡出现皇帝被架空的时候，便是国家祸乱的时候。这是因为：如果皇帝弱，则会被权臣废掉，皇帝强，则会从权臣手中夺回失去的权力，不管哪种情形，都会引起政局的动荡不安，甚至发生战乱。军

机的权操在奕□的手里，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奕□听话，不会背她自做主张，奕□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绝不会有二心，一定会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地辅佐，今后也绝不会有权力争斗的事情出现。

慈禧自认为考虑周到计谋深远，断然采取了这个少见的大举措，尽管朝野内外有不少的议论，她一概置之不顾。她寄希望于新的军机处，要他们先把上台来的第一件大事办好。这第一件大事便是越南境内的中法冲突。这件事办好了，不仅为他们自己建立威信，奠定日后的治国基础，也为她的脸上争来光荣。

新军机处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将办事不力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革职，擢升山西巡抚张之洞为新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这几年在山西实心办事，成效突出，这是慈禧所知道并赏识的。张之洞究心兵事对外强硬，这点，慈禧更是从光绪六年的伊犁事件中就知道了。虽然同意军机处的任命，但张之洞毕竟是个一天兵都没带的翰林出身的文官，他能胜任战火在即的前线制军之任吗？慈禧对此没有把握，而对中国与法国的交战，胜负前景如何，慈禧更不可预料。她总巴望着哪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仗不打了，大家和解了。若真有这样的好消息，那才真正是阿弥陀佛，佛祖保佑，祖宗保佑。

傍晚，慈禧吃过晚饭后，正在和李莲英，以及两个常来侍候她的礼王府小格格一起玩牌九。这时，内奏事处的值班太监进来禀报：“李鸿章请求陛见。”

“李鸿章这几个月不是在天津吗，他现在是在天津呢，还是已到了京师？”慈禧一边看着手中的牌，一边慢慢地说话。

“他昨天已到了京师。”

“有什么事吗？”慈禧依然慢声慢气地说，并示意在她身后的小宫女照常为她抓牌。

“说是法国将派特使来天津谈和……”

“法国谈和？”慈禧打断太监的话，手中的牌立刻被收了起来。

“是的，谈和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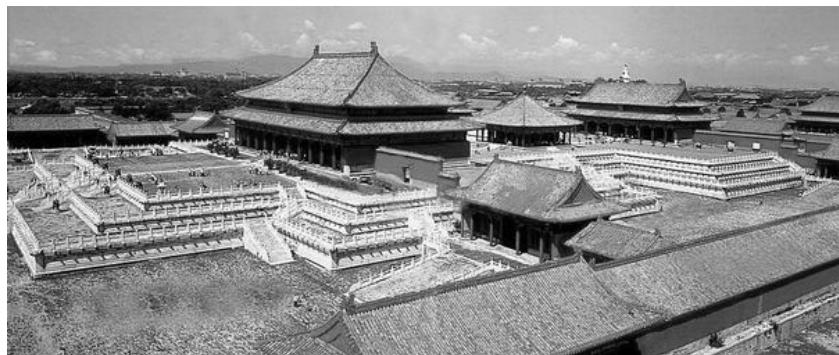
“传令，一个时辰后在养心殿召见李鸿章！”

“噫！”

内奏事处的太监立即把这道懿旨传了出去。很快，这道懿旨就被传到位于紫禁城附近的贤良寺里。太后破例连夜召见，既体现她对此事的重视，也说明她对此事很有兴趣。与太后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前淮军统帅这样寻思着，心里也便有了几分把握。

紫禁城一到断黑时，进入宫中的各道大门小门一律紧闭，并加上又大又粗的门杠。白日里，在阳光照耀下，在翎顶蟒袍的辉映下，雄伟威严的三大殿和气象宏阔的青砖广场，将朝廷的尊严和皇家的富贵，表现得淋漓尽致，气势逼人。可是一到黑夜，就完完全全是另外一番模样。三大殿内没有一盏灯，黑幽幽的，宛如三座从昌平搬来的前明皇帝的祭祀享殿。青砖广场上也没有一盏灯照着，空旷旷、黑沉沉的，就像一处死了无数生灵的古战场，给人以凄凉悲哀之感。宫中历来稀奇古怪的传闻甚多，太监又格外的胆小多疑。所以，一入夜，这里便见不到一个人影。白日的天堂，此刻简直就成了阴间。

不过，这只是紫禁城的前半部分，至于后半部分则多少还有些人间生气。围绕乾清宫、坤宁宫、交泰宫两侧的东西十二宫以及御花园等，向来被称为后宫，是皇帝和后妃及皇子、公主们的居住活动之地。在咸丰朝以前的几个朝代里，尤其是康熙、乾隆那些年代，皇帝在位时间长，享寿又高，后妃众多，龙子龙孙更是多，后宫热热闹闹的。晚上灯火辉煌，小儿女嬉笑声不断，紫禁城里并不乏人间天伦之乐。尤其是那位号称十全老人的五福堂主乾隆爷，更是龙体健旺风流成性，每天夜晚他所宿的那个妃子宫里，必定丝竹绕梁弦歌不绝，人尽名花，舞皆霓裳，把夜间后宫真弄成一个莺歌燕舞的海外仙岛似的。



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代24个皇帝的皇宫。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到了咸丰朝以后，后宫就如同大清的国运一样，一朝不如一朝，一年不如一年。咸丰帝三十去世，只留下一子一女，儿子便是慈禧所生的同治帝，女儿则是另一个妃子丽妃所出。咸丰帝因为死得早，妃子的队伍还来不及壮大。相比道光朝来说，后宫已是大为冷落了。

慈禧集女性的嫉妒、寡妇的变态、君王的大权于一身，后宫这块小天地本就是她职分所在的主管之地，现在更成了她砧板上的一块鱼肉，任她摆布宰割。咸丰帝所留下的那些与她争过宠的太妃们，哪个见到她不像鼠儿见了猫一样，战战抖抖，诚惶诚恐？后宫不要说晚上，即便白天也都是一片冷冷清清的。

同治皇帝十九岁就死了，皇后被逼殉夫，留下的几个不明不白的妃子，在后宫中毫无地位可言。今上只有十四岁，他还没想起要女人。丽妃所生的女儿早在同治八年便出宫下嫁符珍。自从同治八年起到眼下十五六年了，偌大的紫禁城后院里，就再也没有一个皇子公主出现过。人们在背地里叹息：大清朝皇嗣主脉怎么会凋零到如此地步？这是不是前廷所显示的国运不昌对后院的压迫，或者反过来说，恰恰是后院的后嗣不兴，而使得前廷的国运不昌？更有受到慈禧压抑的老太妃们，则把责任归咎于她的身上，暗地里讥讥啧啧地议论着：从来阴气太盛，阳气则衰，哪朝哪代有过这样强梁霸道的太后？怪不得大清苗裔不旺！

叹息也罢，指责也罢，大清王朝的皇宫后院便是这样冷清多年了，大家都寄希望于这个尚未大婚的光绪皇帝身上，但愿他多置妃嫔，广育子女，最好能像周文王那样，生他一百个皇子出来，重振当年后宫雄风！

然而，这还得拭目以待，至于眼下则依旧如故。一到晚上，更比白天冷清，妃子也好，宫女也好，太监也好，都早早地缩进各自宫里，不再出来。整个后院悄没声息，从外表看来，与死气沉沉的前廷相比，只多了一些灯火和几个巡更守夜的太监罢了。

但也有唯一的例外，那就是养心殿。从垂帘听政的第一天开始，这座本来属于后院系统的宫殿，就成了整个紫禁城的第一号建筑。这是因为慈禧住在这里。大清国一切有资格面见圣上的官员，都在这里向她三跪九叩头；大清国一切军国大计都在这里制定，都从这里发出。这里，白天王公大臣川流不息，入夜灯火通明，警戒森严。不过，慈禧通常夜里不办公事，

她很会保养自己，每晚戌时刚过，她便上床睡觉了。但今天慈禧却要在夜里召见李鸿章。养心殿里的宫女、太监都在猜测着，太后一定有刻不容缓的军国大事要与李中堂商量。

一顶簇新的墨绿呢大轿，停在紫禁城东侧的景运门边，李鸿章身着正一品官服，神色端凝地从轿中走出来。他顺手从左边袖袋里掏了一块金光闪亮的大怀表出来看了看，时针正好指在七时上。这是一块瑞士表，乃驻英法公使侍郎曾纪泽所赠。李鸿章喜欢用洋人的东西，连生病时都喜欢吃洋药，说洋药简便收效快。这块怀表他已经用了四五年，随时随地都带着，而且养成了每隔一会儿便掏出来看看的习惯。

景运门已经打开，几个刀枪晃晃的侍卫分立两旁。近年来，大受慈禧宠爱品衔升得很快的太监李莲英，早已恭候在门边，见李鸿章已走出轿门，忙哈着腰迎上。因为李莲英的地位非比寻常，许多大臣都对他礼让有加。有的是想走他的门子，求一条升官捷径；有的并非想巴结，只是防他在太后面前说对自己不利的话，故而也不得不对他假

以辞色。李莲英在宫中久了，见的王公大臣多了，这些衮衮诸公究竟有多大能耐，他也心中有数了。大清朝中的这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说句实在话，李莲英对其中很多人都看不起，真正令他从心眼里生发敬佩之情的还不多，而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便有眼前的这位相国爷。在李莲英的眼里，李鸿章才是真正有着治国安邦定天下的文武全才，就连他的那种气宇，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老相国，这么晚了还要进宫来，您真辛苦！”

这样的话，李莲英平时对那些王公大臣也常说，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平日说的只是客套，今晚这一句，才是从心里说出的。

李莲英对朝廷中的很多王公大臣看不起一事，有《眉庐丛话》中的《李莲英藐视福相》一节为证——

光绪中叶，内监李莲英怙宠滋甚。仪鸾殿侧有斗室，为大臣内直憩息之所。一日，李在此室，于颇黎窗中见福相将至，故余茶于口俟福至。甫及帘，李骤揭帘，对福喷茶，若吐漱然，淋漓满面，亟笑谢曰：“不知中堂到此，殊冒昧。”福无可如何，徐徐拭干而已。李之藐视大臣，所以示威福，福尤其所狎而玩之者也。

“国家多事，不能不辛苦点。李总管，近来身体好吗？”

李鸿章也不想得罪这个太后身边的宠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托老相国的福，还好。”

李莲英感激这位他所崇敬的人物的关心，遂走近李鸿章的身旁，伸出一只手来搀扶着李鸿章。

“天色黑了，老相国慢慢走。”李莲英以一种近于平时对慈禧说话的口吻关照着李鸿章。同时，又对着附近的一群太监高声命令，“把灯笼点得亮亮的，为老相国引路！”

于是八盏大红宫灯一齐点燃。六盏在前面开路，两盏在后面护卫，中间，李莲英亲自搀扶着李鸿章，跨过景运门，向着养心殿走去。李鸿章自家带来的跟班和轿夫都被拦在门外。

李莲英搀扶着李鸿章走的这条路，正是紫禁城里前廷后院的分界之路。往左边中和殿方向望去，是一片令人生悸的黑寂；往右边乾清门方向看去，也只有稀稀疏疏的几点星火。词臣出身的北洋大臣，脑子里突然冒出两句唐人的诗句来：“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他在心里笑了起来：今夜走在紫禁城内，即将面见太后，怎么没有“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的体会，却无端生出这种感觉来！

穿过这道黑暗的分界地，来到西长街口，这里的灯光明显地亮多了。当李鸿章跨过遵义门，进入养心殿前院时，眼前一阵目眩。原来，此处灯火通明，亮如白昼。跟在李莲英的后面，李鸿章一直走进东暖阁，在门帘外站定。

一会儿，李莲英掀开帘子，对门外的李鸿章说：“老相国，太后叫您进去。”

李鸿章迈进门槛，肃立站定，然后跪下，摘掉饰有大红珊瑚顶插着双眼花翎孔雀毛的帽子，将它放在一旁，磕了一个响头。再站起，左手捧着这顶帽子，向前迈进几步，来到太后身边，又跪下，将帽子放在手边的地砖上，用带着浓厚淮北口音的官腔喊道：“臣李鸿章叩见太后，祝太后万寿无疆！”

“起来吧！”慈禧轻轻地说了一句，又对着站在门边的李莲英吩咐，“给李中堂搬一张凳子来。”

“谢太后厚恩，臣不敢坐。”

李鸿章被慈禧的格外眷顾感动得热血沸腾。李莲英很快亲自搬来一张精致的梓木方形小凳，放在李鸿章的旁边。李鸿章还是不敢起身。

“李鸿章，你是年过六十的四朝老臣，今夜又不是平时的叫起，说话的时间可以长一些，你就坐着慢慢说吧！”

李鸿章长年带兵征战四方，且性格开朗，他想了想，太后说得也

是：自己今年六十二岁了，为朝廷立过汗马功劳，今夜就是坐着和太后说话，也不是担当不起的。这样想过后，他站起身来，将双眼花翎大红珊瑚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然后大大方方地在梓木方凳上坐了下来。

“李鸿章，你是要跟我说点法国政府的事儿吧，你说吧！”

“臣正是要向太后禀报这件事。”

李鸿章挺直腰板，望了太后一眼。不料这一望，却让李鸿章的奏对停了瞬间。论名望勋绩，李鸿章无疑是当今天下第一人，但他面见慈禧的次数也不很多。这是因为李鸿章一直是外官，而不是内臣，尤其是他没有在军机处任过职。从同治九年以来，他一直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衙门在保定，北洋大臣衙门在天津。李鸿章长年住的地方是保定和天津，不是特别重要的事，他通常不到京师来；就是有时住在京师，也不是每次都能见到太后。至于朝廷与李鸿章相商的事情自然很多，但都是通过文报往来，并不需要面谈。

慈安在世的时候，两宫太后召见臣工时，一律垂下帘子。跪在帘外的臣工即使想看清太后的花容月貌，也是不可能的。慈安过世后，慈禧便撤掉了那道帘子。但臣工们既要行君臣之礼，又要守男女之防，何况召见时气氛庄严，时间短促，跪在地上的大臣只求奏对不出差错，就是万千之幸了，谁敢有那大的胆子，偷眼看下掉帘子的太后？万一惹怒了她，你还要不要脑袋？

李鸿章亦不例外。往常的召见，他也没敢正眼看过太后一面。慈禧的圣容，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而不在他的记忆里。

今夜这一眼，既距离很近，又是平视，真是把太后看得真切了：辉煌的宫灯之下，太后美丽得就如传说中的嫦娥似的，端庄高雅，气度尊贵。朝廷年初就发下谕旨，说今年十月是太后的五十万寿华诞，将要举行盛大庆典为之祝福。五十岁的女人了，脸上不见一点皱纹，容光焕发，宛如青春玉女。李鸿章不觉暗自称奇。他想起自己的大姨太，还不到五十岁，当初进门时也是美人尖子，而今比起太后来可就

差远了。是上天赋予她的这种母仪天下的高贵，还是宫中藏有驻春美容的秘方？李鸿章来不及在脑中思考这些问题，他要向太后禀报比这重要得多的夷情大事。

“赫德从上海打电报到天津，说法国政府已派出一个名叫福禄诺的特使，在德璀林的陪同下已到了上海，马上就要到天津来与臣见面，商谈订立中法两国条约事。”

“法国政府要跟咱们讲和了？”

天天盼望着越南战争早日停止，想不到法国果然遣使前来讲和了！慈禧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打断李鸿章的话。

“是的，法国有讲和的意思。”

李鸿章与洋人打了多年的交道，深知洋人的脾性。法国在越南的战争，是中国人节节失利，他们并没有吃大亏。显然，此时订条约，是想趁战胜之机向我们索取更多的好处，并非主动求和，硬要说是合磨炼约的话，也只是城下之盟。他不想触慈禧的兴头，顺着她的话回答。

“赫德有没有说，他们提出了些什么条件？”

其实，慈禧的头脑很清醒，她也知道法国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来此一举。

“赫德的电报里说了几条。”赫德的电报就放在他的袖袋里，但他既不能拿出来，要慈禧自个儿看，也不能自己照着电报去念。他的记性极好，虽年老而不减当年，电报的内容早已全部记在他的心中。“一是开放云南，二是不能限制法国在越南的权利，三是赔偿军费，四是调走曾纪泽。主要是这么几条。”

慈禧听后没有做声，心里在盘算着：开放云南，让他们进来做生意，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法国人在越南做什么，不去管它也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曾纪泽因为主战得罪了法国政府，也可以考虑换

一个去。难就难在赔款上，朝廷现在缺的就是银子。再说，战争是他们挑起的，到头来还要我们赔银子，这口气也咽不下呀！慈禧沉吟半晌后，决定先听听李鸿章的意见。

“李鸿章，你说说看，法国人这几个条件，咱们哪些可以接受，哪些不能接受？”

老于官场的李鸿章，对于慈禧的这个问话并不感到奇怪。年轻的时候，他的官职低，常常在禀报时遇到上司的诘问，经过一两次尴尬后，他有了经验：禀报之前自己先深思熟虑，在脑中准备几种不同的看法，到时视情况而说出其中的一种。因为此，李鸿章常常能得到上司的称赞，故而官运亨通。中老年后，官职高了，他又常常搬来别人的这个伎俩，一是从下级的回答中受到启发，二是借此考察属员。

关于越南境内打仗的这件事，他早有自己的看法，昨天听了恭王的意见后，心中更有把握了，于是底气甚足地回答：“回禀太后，依臣之见，这次是个好机会，务必要把这个合约给定下来，战火早一天熄灭，国家便可早日安生，太后您也可以早一天宽心。”

“是呀，你是打了大半辈子仗的人了，仗还是不打为好。”慈禧感叹着。

“太后英明！”李鸿章立即恭维，“臣打了大半辈子的仗，办了大半辈子的军务，从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国家一定要备战，战争不可不防备，这是第一；第二，仗能不打就不打，万一打起来，能早停就早停。”

“这话说得在理儿。”慈禧点头，表示赞许。

“所以，臣以为法国这些条件，都可以接受，只要能早日停战，一切都好商量。”

“赔款一事要好好谈。”慈禧打断李鸿章的话，“朝廷银钱短缺，最好不赔，能少赔就少赔。”

“是。”李鸿章趁此机会抓紧请示，“其他几条，也请太后慈谕训示。”

“曾纪泽与法国人争吵了吗？”慈禧问李鸿章，“为何法国人容不得他住在那里？”

“曾纪泽性格耿直，或许在言谈之间对法国人有得罪之处。他是公使，若与驻在国不和的话，还是调离一下为好。”

曾纪泽既是老师的儿子，又是有德有才的君子，李鸿章对他很是器重，视为亲兄弟。曾纪泽最令李鸿章佩服的一点是他懂洋文，不但能读洋书，而且能说洋话，是朝廷派往各国公使中的第一等人才。

曾国藩晚年亲自延聘两个英国人为塾师，分别教两个儿子纪泽、纪鸿学英文。那时纪泽已过三十，学习英文甚是吃力，但遵父命，还是硬着头皮学下来。几年后，真的是英文帮助了他，为国家出了大力。每一念及此，李鸿章便发自内心地对老师的远见表示钦佩，并效法老师，也请洋人到家里来教自己的儿子。遇到儿子们不好好学的时候，便拿曾纪泽的例子来开导，果然对儿子们启益很大。

想到这里，李鸿章又补充一句：“曾纪泽这些年在外国很辛苦，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依臣之见，他回国后宜予以优叙。”

“那么谁可以接替他这个事呢？你有没有合适的人？”

太后显然接受了这一条。李鸿章立即答：“法国公使这个职位，眼下最是紧要，一天都不能空缺。日后也很重要，一定要有一个相当的人才行。依臣之见，不妨先将驻德国公使李凤苞从柏林调到巴黎，做个代理法国公使，处理日常事务，朝廷再慢慢地选择一个人去接替。”

“这样安排也好。”慈禧轻轻颌首。“刚才你说的法国特使叫个什么名字来着，此人是个什么人？”

“法国派出的这个公使叫做福禄诺，臣与他打过交道。”

“你们先前见过面？”

“见过面。”李鸿章答，“福祿诺是个海军舰长。三年前他的舰艇在塘沽码头停过一个月，他到过臣的北洋衙门。臣与他见过面，说过话。”

慈禧浅浅地笑了笑说：“看来洋人也是讲旧交情的。他们派这个舰长来，就是因为他与你有过交道。既然是熟人，更好说话。你就对你的这个老朋友说，赔款一条取消吧，其他的都好商量。”

李鸿章心里吃一惊：太后说得也太轻巧了。漫说打过一次交道不能算是老朋友，即使是老朋友，就可以免去几百万两银子的赔款吗？法国又不是他的！何况李鸿章知道，洋人与国人不同，一般都忠于职守，对国家利益看得重，很少有接受贿赂而牺牲国家利益的。但他不能对这位不懂外情的太后说得太多，只能答：“臣一定利用这个关系，去跟他好好地谈，尽可能地把赔款一项取消，若实在不行的话，也要越少越好，必不致使我大清吃亏。”

“这件事，你就这样跟他谈吧。”

慈禧终于为法国公使前来谈判的事作了交代，李鸿章心里一阵轻松。他在心里寻思着：该向太后谈恭王吩咐的事了，如何谈起呢？

“李鸿章，你办了这多年的洋务了，我问你一句话：咱们大清眼下的军事力量，到底与洋人相差多远，能不能与他们打仗？今夜没有别的人，你只管对我说实话。”

这个问题虽然重大，但李鸿章胸中早有成竹。平日，他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既不懂外国，也不知本国实力的人，遇到与洋人闹纠纷，开口闭口就是与洋人决一死战之类的话，似乎很爱国，其实最是误国之论。太后虽有定识，但有时不免也受这种论调的左右。李鸿章觉得自己身受太后厚恩，肩负着朝廷的重任，有责任实事求是地将这个大事说清楚。

李鸿章正了正腰板，一脸端谨地说：“回禀太后，臣奉太后之命

办了二十多年的洋务，为朝廷的军队买了许多西洋的枪炮，为北洋南洋购置了不少铁甲船只，比起先前打长毛捻子时来，我们的军事力量的确是要强大多了，但若跟洋人比起来还差得太远，真的若是与洋人交起仗来，我们沾光的把握极少。依臣之见，咱们大清要赶上洋人，至少得有三十年到五十年的功夫。在这三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要力求避免与洋人打仗，以求发展。过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话教育臣民，后来终于报了大仇。咱们要有勾践的这种眼光和毅力。只是洋人比当年的吴王夫差要强大百倍，所以，臣以为，今天咱们大清的力量对付洋人，二十年还不够，要有三十年五十年的准备。”

慈禧读书不多，但“卧薪尝胆”这个典故还是知道的，她也很佩服越王勾践。李鸿章这番话，她深以为然。

“这么说来，咱们与法国人这场战争，就寄希望于你与那个舰长的和谈上了。”

李鸿章忙答：“臣一定不负太后的期望，把这次和谈谈好。”

“主张对洋人开仗的人，也不都是浮浪的人。”慈禧把左手无名指上长长的金指套压了压，说，“张之洞对洋人强硬，他也在实心做事。朝廷调他去两广，希望他代替张树声，把两广军务振刷一下。天津的和谈要谈，广西、云南的防备也是不能松的。”

“太后英明！洋人诡诈，得多防着点，广西、云南的防备确是不能松劲。”李鸿章想，终于遇到机会了。他继续说下去，“张之洞后生可畏，太后擢升他为两广总督，足见太后借两广军务历练他的苦心。臣以为，还有几个人，也都是年少有才之人，若加以历练，日后可望为国家储存大才。”

“你说说，有哪几个？”慈禧对此很有兴趣。

“第一个数张佩纶。此人志大才高，是廷臣中第一青年才俊。”李鸿章做出一副实心荐贤的神态。

这两年来，慈禧对张佩纶印象甚好。前年亲自提名擢他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有心把他作为军机大臣来培养，所虑的也是他的地方阅历不够，应该让他磨炼磨炼。她问：“你看张佩纶做个什么事最好？”

“派他去福建会办海疆事务。”李鸿章昨天便为恭王提出的几个人想好了去处，此刻他不假思索地提了出来。“福建海疆绵长宽阔，形势重要，但闽浙总督何璟不甚得力，须得强干的人协助他。张佩纶长于军事，正好做他的海防助手。”

“福建的海防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前两天刘铭传还来密折说，法国海军有攻打台湾的可能。只是张佩纶从没有过水师经历，他办海防行吗？”

“臣以为张佩纶行。”带了二十余年兵的李鸿章，何尝不知道打仗的事，不在纸上而在战场上。张佩纶的军事奏折写得好的，不一定就能带兵打仗。但自古以来，长于议兵的书生出面带兵的，既有全军覆没身首不保的赵括，也有克敌制胜襄成霸业的管仲。张佩纶有可能是赵括，也有可能是管仲。李鸿章既然对他又爱又恼，也就没有一定要把他往死里整的念头。倘若出息了，为国家玉成一个人才；倘若证实无用，也可为自己去一政敌。“太后，不妨将张佩纶派去福建试一试。据说何璟也器重他的才学，他们会合作好的。”

慈禧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南洋水师眼下最缺一个得力的襄助。南洋水域与福建海疆相连，张佩纶既出任福建海防的会办，那南洋水师的会办就非用他的好友不成。故臣以为，常与他会衔上折言事的陈宝琛，可放南洋水师会办。”

对于陈宝琛，李鸿章只有恼恨，没有怜才之念。昨夜，他为陈宝琛想了一个极好的去处：南洋会办。近日上任的南洋大臣，乃有名的曾老九曾国荃。此人，李鸿章是知之极深的。

曾国荃虽与曾国藩一母同胞，为人处世却判若两人。李鸿章永远

记得：当年老九为了抢天下第一功，带着吉字营五万人马，匆匆忙忙去围有着九十里城墙的江宁城。围了近两年时间，几乎没有进展，为了尽快打下江宁，塞天下悠悠之口，曾国藩请用全副洋枪洋炮武装的淮军前去援助。李鸿章答应了。正欲启程，突然传来曾老九派人捎带的话：吉字营用死了几千人的代价，才熬来攻进城门的好时机，你李少荃若来争功，我与你先在城外分个高低！

李鸿章深知这个倔犟过人的老九是说得出的，赶紧打消前去江宁的念头。他写了一封信给老师：盛夏之际，洋火药不灵，淮军不能奉命，江宁还是让吉字营独家打吧！洋火药盛夏不灵，这岂不是笑话一句！曾国藩知道是弟弟在作梗，也便不再勉强李鸿章了。

若说伴君如伴虎的话，那么伴这个曾老九就如伴狼伴鹰一般。若不是出自吉字营又能见他的眼色行事的人，简直无法与他相处融洽。一旦惹怒了他，他会毫不留情地将你打下去。当年他做湖北巡抚，连身为大学士的满人湖广总督官文都被他逼得离开武昌。你想想，一个书生出身的年轻文人，来做他手下的水师会办，他会将这放在眼里吗？如果说，将张佩纶派给翰林出身的何璟做助手，成与败还未可料定的话，那么，将书呆子陈宝琛派给血火中打出的曾国荃做会办，则无异于将他推上刀山，推进虎口，几乎不存在半点成功的可能。

不料慈禧对这个推荐倒是一口答应：“曾国荃围城打冲锋是把手，但与洋人斗智斗谋略的本事不够，陈宝琛虑事周到，给他去做个助手，倒是极合适的。”

“太后英明。”李鸿章赶紧恭维一句后，又提出一个新人事设想来，“俄国政府几次提出要跟我们把东北交界地区重新勘查一次，将中俄分界线划定，以便今后双方为领土问题少一点纠纷。臣一直在寻思此事，这得有一个精于地理的人主持才是。”

“是呀！”慈禧接言，“此事之所以迟迟未答应的原因，就是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你以为谁能胜任此事？”

“吴大澂。”李鸿章立即回答。

为吴大澂的去处，李鸿章昨夜颇费了不少脑筋，结果终于为他觅到了这个“美差”。这是件极苦极累又极不讨好的事。俄国人横暴强梁，只知以势凌人，根本不去与你理论什么历史沿革。吴大澂那一肚子古地理之学，在俄国人面前，正应得上一句俗话：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让他和老毛子去怄气吧，谁要他专爱说别人的风凉话！

“太后，吴大澂治古地理学三十余年，他本人就是一本活地图。臣对他的这门学问，也是敬佩不已，让他去办这种事，真是人尽其才。先派他去东北，与俄国人踏勘分界地段。明年还可以派他去云南、广西，与法国人踏勘中越两国的分界地段。让他一展平生才学，于国于己都是很有利的。”

听到这儿，慈禧“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没有想到，吴大澂这门旧学问，倒还真的派上大用场了。李鸿章，你今夜一口气荐了三个人才，可见你平日于此是存了心的。昨天召见世铎，要他提出两个人来接替徐延旭和唐炯，他支支吾吾的半天，到底也没正经说出个名儿来，真让我失望。”

能说出个子丑寅卯的人，近支亲王里也还有几个，谁要你听信醇王，挑一个这样的窝囊废来做军机处的领班呀！这些话当然只能在李鸿章的肚子里嘀咕着，嘴面上还得另外说：“礼王爷遇事深谋远虑，不像臣这样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慈禧也清楚，与李鸿章相比，世铎自然是樗栎庸才，但普天之下，能有几棵李鸿章这样的擎天大树呢！

“李鸿章，军机处换了人马，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儿。世铎这人老实，办事的才能是要比奕□差些。不过，阎敬铭、张之万都是前朝旧臣了，可以帮衬点。你比起他们来，历事又更多。还望你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在外多多体贴朝廷的艰难，协助军机处。张之洞到底年轻不大懂兵事，关于与法国人打交道的事儿，你以后还要多多开导开导他。为国家培育人才，不光是朝廷的责任，也是你等老臣的责任。今夜里就谈到这儿，若还有要说的，明儿个再递牌子吧！”

李鸿章走出遵义门时，紫禁城里已经是夜色深沉了。后宫的几盏稀疏的灯火早已熄灭，天上也没有月亮星星，上下内外一片锅底似的黑暗。一阵夜风吹来，他觉得浑身凉飕飕的。若不是周围有宫灯在护送着，这个刀枪堆里杀出来的前淮军统帅，也都会生出几分恐惧感来。

三 醇王府把宝押在对法一战上

第二天上午，军机处领班大臣礼王世铎，奉着慈禧的懿旨，来到醇王府。自从军机处大换班以来，每天至少有一位军机大臣到醇王府里来禀报朝中大事，请示处置方略。这种情形在当时有个名目，叫做“过府”。

四十四岁的皇帝本生父醇亲王，这两个月来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从儿子登基的那天起，他便蓄意要把朝政拿到自己的手里。虽然有周公旦辅佐侄儿的事迹载之于经典，但醇王奕譞并不相信辅佐侄儿的叔伯，都会像周公旦那样忠心耿耿，万无一失。因为自古以来，也只有周公旦这一圣人，能做到任劳任怨，毫无一点野心，至于别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三心二意。

奕□当然知道，就本朝开国之初，也有皇叔多尔袞辅佐世祖爷的故事。但是，若不是太后为了儿子的江山下嫁给小叔子，早就没有了世祖爷登基这码子事；就是后来嫁给了他，那位皇父也一天没有断绝过自己做皇帝的心思，如果不是后来坠马而死，大清朝开国之初还不知又要多添几场腥风血雨！自己儿子的江山，也只有自己来替他看守，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经过十年的韬晦、蓄势、待机，现在终于大权在握了，奕□怎能不兴奋激动，不思有番大的作为呢！

他不便上朝，每天由世铎或其他军机处大臣来王府与他商量机宜，定夺国事，他总是拿出全副兴致来做这些事情。然而，奕□治国的才能，实在不如他精明的嫂子和能干的六哥。不过，他有一个好帮手，此人便是经他全力荐举才得以进军机的孙毓汶。

孙毓汶字莱山，山东人，咸丰年间的翰林。咸丰十年在山东办团练时曾被革职，后靠银子的力量复了职。到了光绪年间，他的官运红了起来，由侍读学士升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聪明机灵，尤擅长走门子。他的老子咸丰年间曾经做过醇王半年的师傅，因这层关系，孙毓汶往太平府的脚步最勤，跟王府里里外外相处融洽。奕□一直把他看做自己的人。

世铎组建新军机，孙毓汶挤了进来。因官阶最低，资历最浅，被排在最后一个，称作军机处行走。行走，意为看看学学，有点类似于学徒的味道。处于这种地位的军机大臣，每到叫起时，则负责把东暖阁的帘子一角掀起扶住，待领班王爷和其他几个资格较老的军机大臣全部进去后，他才完成使命，把帘子角放下来，故朝中戏称为“打帘子军机”。

孙毓汶自知不能跟张之万、阎敬铭等人相比，遂把这个打帘子的差事做得主动殷勤，人人满意，但他心里却并不把张、阎这些老朽看得很重。每天散朝后，他都要在醇王府里呆上个把两个时辰，有事则办事，无事则陪醇王听曲赏花喂鸟说闲话，连王府里未来的小王爷、小贝勒们，孙毓汶也乐意为他们效力，甘心充当他们游戏的伙伴。他一天也不离开醇王，醇王每天也需要他。

世铎这次过府相商的事，正是李鸿章昨夜与慈禧说的两件事：天津的和谈和外放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三人。孙毓汶也正在醇王府，三人便坐在王府宽敞而高雅的书房里商讨起来。

“这和谈是好事，若与法国人谈好，越南的战争不再打了，咱们军机处该省去多少麻烦！只是太后怎么会突然间一下子放三个书生出京，太后难道忘记了他们可都是些清流，清流能办事吗？七爷，您看这是怎么回事儿？”

矮矮墩墩的世铎有一颗肥大厚重的脑袋，和一张弥勒佛似的胖胖的笑脸。他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的后裔中最无干政之心的一个王爷。他喜欢吃，喜欢玩，喜欢女人，不喜欢读书，不喜欢想事，不喜欢做官。就因为这，仗着祖上的余荫，他过了大半辈子享福的日子，什么

麻烦事也轮不到他的头上，他一年到头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

先前，常有黄带子笑他无大志，无能耐，无出息。近几年里，黄带子们则又称赞他有识力，有远见，有福气。他不曾料到，年过五十后，还有宰辅的福分。那天醇王对他说，要他出来接替老六做军机处领班，他还真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他一再推辞，醇王就是不依，对他说：“我与太后一起把所有王爷都挑了出来，逐个儿琢磨，比来比去，还只有你最为合适。”世铎仍是不敢接受。最后，醇王不得不说实话：“我身为皇上本生父，不便出面，只有请你挑起这个担子。遇到大事，可以来王府一起商量着办。”世铎这才明白，自己只是替老七看摊子而已，他答应了。于是从接任的那天起，不论大事小事，他一概“过府”，由醇王和其他几位军机拿主意，他甘愿做个传声筒。果然，醇王对他很满意，太后对他这样做也无异议。

“李少荃这个人一贯怕洋人，畏敌如虎。法国人在越南并没有打败仗，他们为什么会派特使谈和，此事奇怪！”

体形单薄、满脸病容的醇王奕譞靠在藤制的躺椅上，声音不大，但语气很是峻厉。

“是呀，七王爷怀疑得很有道理！”孙毓汶立即接腔。他高高瘦瘦的，神色精明得近于阴鸷。他平素称奕□，□□声声都是“王爷”，遇有世铎在时，为便于两个王爷相区分，他在奕□的“王爷”面前加一个“七”字。“福祿诺这人我知道。他原是法国凯旋号舰艇的舰长，据说在天津塘沽码头停过一两个月，与李少荃和北洋衙门里的官员们都混得很熟。卑职以为，这很可能是法国政府在玩诡计。利用福祿诺与李少荃是朋友这个关系来迷惑我们，一方面在天津谈和，使我们戒备松懈，一方面抓紧时间调兵遣将，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哎呀，莱山，你真不愧为智多星，眼睛就是比别人尖利。”世铎对孙毓汶这番话表示由衷的钦佩。“你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法国和谈是假，再打是真，用和谈这块幕布遮盖我们的眼睛，幕后在秣马厉兵。”

其实，孙毓汶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法国人是假和谈真备战，只是，聪明和阅历，使得他知道世上的事大都较复杂，从一个角度来看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是那样。谈判有多种可能性，刚才醇王对这次谈判表示怀疑，于是孙毓汶便把目光盯在另一种可能性上。现在经世铎这么一肯定，他也仿佛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似的，脸上露出得意的冷笑。

“莱山说的不无道理。”奕□对洋人有一种近于本能的反感。“李少荃喜欢和谈，就让他谈去，我们还是做我们的事。只是还得要跟李少荃指出几点，不能离谱太远。”

“七爷说得很对。”世铎谦恭地说，“太后讲了，赔款一事不能谈，朝廷没有银子。”

“太后说的这点很重要。”奕□摸了摸没有胡子的尖下巴，略为思索一下后，转过脸对孙毓汶说，“莱山，你看还有什么要对少荃说的吗？”

孙毓汶想了想，说：“有一点很重要，务必要跟李少荃讲清楚。越南是我们大清的藩属国，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个规矩不能坏。别的事可以跟法国人商量，咱们大清跟越南的主仆关系则不能改。若丢了越南这个藩属国，我们如何向祖宗交代？”

“这是个顶重要的事！”奕□从藤椅上站起，以坚定的口气说，“世上最大的事莫过于正名，名分之事乃第一等大事。我们即便赔法国人几百万两银子，也不能丢掉我们对越南的宗主权。明天上午叫起时，你要向太后禀明这一点。然后拟一道谕旨，把不能赔款和不能改变藩属这两条写进去，发给李少荃，叫他务必遵照办。”

“是，是。下午就叫许庚身去拟旨。”世铎忙答应，想起外放张佩纶等人的事，他又请示，“七爷，你看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三个人的事怎么说？”

奕□重又坐到藤躺椅上，沉吟良久后问：“上午太后召见时，你揣

摸太后的意思，是定了，还是交给咱们议一议？”

世铎想了一会，说：“我揣摸太后的口气，好像这三个人的外放也没有定下来，是有点叫咱们议一议的意思在里面。我说过会儿就去禀报七爷。太后说，明儿个你把七爷的话说给我听听。听这口气，我寻思着太后没最后定。”

“清流中向来藏龙卧虎，张佩纶这几个人也都是人才，虽说他们爱说些过头的话，但向来不满李少荃在洋人面前委曲求全，竭力维护我们大清国的形象，这种骨气我是很看重的。”

奕□头靠在藤椅上的杏黄苏绸枕头上，说话间，枕头滑下去了。孙毓汶忙上前将枕头拉上来，重新平放在奕□的后脑勺下。

奕□继续说：“张佩纶是个大才，跟何璟会办福建海防，却不是一个合适的安排。他不懂水师，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他的前程。此人今后我有要职相委。陈宝琛与曾沅甫去共事也不太合适。曾沅甫脾气不好，陈宝琛与他会合不来，曾沅甫也会看不起他。我看不如把陈宝琛放到两广去，做个什么臬司、藩司的。他与张之洞气味相投，彼此合作，说不定会有一番作为。至于吴大澂，他擅长地理之学，让他与俄国人一道踏勘地界，倒是挺合适的。莱山，你看呢？”

孙毓汶托着腮帮坐在一旁，两只眼睛一直在望着奕□。世铎刚进府时一说到外放三人的话，便立时引起他的警觉。他一直在想：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外放三个书生出京，或会办军务，或与洋人打交道，都是挺时髦又挺麻烦的事，是清流们时来运转吉星高照呢，还是别有缘故？

孙毓汶讨厌清流党，结怨始于一次清流党人的集会。

那是孙毓汶刚放工部左侍郎时，一次杨忠愍公祠的集会上，清流党干将邓承修，毫不留情地说他这个左侍郎，是靠走醇王府的门子得来的。另一干将黄体芳则说他是靠趴在地上，给小王爷做马骑换来的。工部有个主事也参加了这次集会，为之鼓掌叫好。孙毓汶得知后

气得不得了，他奈何不了邓承修、黄体芳，却可以整治工部那个主事。

不久，朝廷要外放一批边远地区的知府，孙毓汶便将这个主事的名字报上去。此人被分到云南匪乱最重的东川府，叫苦不迭。不到一年，孙毓汶又指使心腹云南藩司参东川知府一本，说他治乱不力。很快，知府被贬为县令。前工部主事终于明白了此中的过节，请邓承修、黄体芳帮忙说话。邓、黄很为他抱不平，但苦于找不到孙毓汶陷害的痕迹，这个主事的冤终于无法申请。然而，清流党人都心里有数，视孙为杀人不见血的奸邪小人，彼此之间的仇也便越结越深。这次孙升任打帘子军机，清流党人又好一阵子冷嘲热讽。孙决心伺机出这口怨气。

现在清流党人一下子外放三人，要说他们走红运了，也说得过去。三年前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两年前张佩纶升为副都御史，都是清流大用的明证。张之洞眼下又擢升两广总督，更成了万众瞩目的人物，官场内外都说他为清流露了大脸。因张之洞的能干，使朝廷许多人改变了“清流能说不能干”的传统看法。从这种背景来看，张、陈此次外放军事会办，应该是太后对他们的重用。但孙毓汶却不这样认为，他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了另一些苗头。

他想：这事与李鸿章和谈一事同时传出，可见是李在昨夜陛见太后时提出来的。李鸿章一向与清流党不睦，由他来建议此事，不可能对清流党有利。如此说来，李所采取的手段也跟自己一样：陷对手于无形之中——让书生来办军务，以军务来困书生。想到这一层，孙毓汶高兴起来，心里说：你李鸿章聪明，我孙某人比你更聪明，你借太后之手，我就来借你之手。

于是，他以十分明朗的口气对奕□说：“七王爷，依卑职之见，太后这个安排是很有远见的英明之举。她一是让张佩纶、陈宝琛二人有立功的机会，二是为了配合张之洞在两广的军事行动。曾沅甫、何小宋都是张之洞的前辈，他们都是积了一辈子的勋劳，才做上一方总督的。张之洞年纪轻轻，便擢升粤督，跟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心里多少

有点不服气。太后想到了这一点。一旦战争打起来，法国人海舰厉害，两广、闽浙、两江水域必定联成一气，如果曾、何两位与张之洞不配合的话，就会影响大局。故派他的两个好友去会办闽浙、两江的海防，这对张之洞是大有好处的。”

孙毓汶不愧为才高一筹，他这番话正说到奕□的心坎里去了。因为有了与法国人打仗的失败，才有新军机处取代旧军机处，故而中法这场战争的胜负，便成了新军机处能否立足的关键。仗打胜了，新军机处就有了威望；若打败了，不但无威望可言，说不定也会全班换掉。在别的军机大臣而言，只是丢掉一个兼职，对于他奕□而言，则有可能是主政之梦的彻底破灭。

这场战争的胜与负，重要之处在粤督的人选上。可以说，奕□把这场战争之宝，甚至把自己主政之宝，都押在张之洞的身上。对于张之洞，只能全力支持，不能有半点损伤。经这么一点拨，他突然明白了这是太后的深谋远虑。奕□从心里佩服慈禧的治国谋略，他重又从藤躺椅上站起，断然对世铎说：“莱山说得有道理。你明天稟明太后：军机处完全遵照太后的安排，即刻拟旨，发布张佩纶、陈宝琛外放闽浙、两江，同意派吴大澂去东北，与俄国人踏勘边界。”

世铎躬身答道：“我一定照七王爷所说的去办。若没有别的事，我先回去了。”

世铎刚要转身，奕□又对他交代一件事：“你顺路到张子青家去一下，叫他今晚到我这儿来一趟。”

世铎领了这道旨意，命令绿呢大轿直奔煤渣胡同张府。

七十三岁的张之万刚睡好午觉醒来。他踱步来到书房，戴上老花眼镜，一边啜着浓茶，一边翻看着近日的邸抄。

邸抄上登载的多是有关越南战场上的事。有揭露徐延旭手下两个前线将领，互相倾轧而贻误军情内幕的；有抨击越南君臣昏庸贪婪，主张丢弃越南的；也有说张之洞以一介书生持节两广前途难卜的。张

之万默默地翻着看着，自己的整个心绪都让这场战争给浸泡了。

蛰居老家十余载，不料古稀之年还能重返京师做尚书，升协办大学士，此次又进了军机处，张之万深知老来的这番风光，完全是醇王所送。他禀赋清雅，不贪钱财，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就是有再多银子，他也消受不了。两个儿子都还争气，一个走的是两榜正途，现正在河南做个同知。一个举人出身，在江南制造局做个局员，收入颇丰。两子都不用他操心。他深服同辈好友曾国藩所说的话：子孙贤，没有父祖的财产，也有饭吃；子孙不肖，财产越多越坏事。因而，他认为昧着良心去聚敛钱财，其实是件很愚蠢的事，既害自己，又害子孙。

老状元已到了清心寡欲的境界。官位、权势、金钱、享乐，他都无所求了。唯一应该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为国效劳。这既是平生志愿之所在，也是为了报答醇王的知遇之恩。张之洞升粤督，其实并非他提的名。当年他做会试同考官，堂弟作为应试举子尚需回避，何况今日他为军机，弟为巡抚，若由他提名，岂非明显的徇私？张之洞的名是醇王提的，阎敬铭立即附和，他当然也同意。太后很快便钦准了。这说明堂弟恩眷正隆。

前几天，他收到张之洞临离太原前给他的一封信函。信中申谢对堂兄提携的诚意，同时也恳请堂兄给予指点和帮助。不用张之洞开口，张之万也会全力帮助的。这不仅因为堂弟年轻，前程远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形势，明摆着是兄弟二人的命运已连在一起了。

张之万离开书案，慢慢地在书房里来回走着。他开始认真思索起来：应该从哪些方面为堂弟提供帮助。

他首先想到的，便是应该为两广的军队提供一批新的枪炮弹药。在军机处讨论前线战事时，有人提到打败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装备陈旧，徐延旭、唐炯的军队用的都是当年打长毛打捻子时的枪炮，比起法国人来相差得太远了。

打仗靠的是武器。武器不利，如何打得赢？张之万想，这批军火

要向洋人去订购。据说美国、德国都有人在中国专做军火生意。关键是要银子，这要请身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帮忙了。国库再紧，也要拨出几十万两银子给张之洞才行。此事明天就要找阎敬铭商量，最好由醇王出面。

再者，应该调几员宿将去两广。张之洞毕竟是个书生，缺乏实战经验，带兵这码子事，还是沙场上打出来的老将靠得住些。调谁呢？张之万重又坐到太师椅上，闭着眼睛回想起来。

二十多年前那场弥漫全国的战火，仍令他记忆犹新。他虽然没有直接带过兵，但身为地方高级官员，与当时带兵的文武大员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才干长短都很清楚。可惜，当年的那些能征惯战的将帅们，如今绝大部分已凋零故去，剩下的几个也已老病不堪，再也上不了战场。张之万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终于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是当年威名赫赫的霆军首领鲍超，因为战功卓著，同治三年江宁打下后，他被封为子爵。鲍超不识字，为人粗豪，有一则笑话说，他封爵后衣锦还乡，在四川奉节老家盖起一座壮阔的府第。有个秀才跟他开玩笑，说，你这个房子盖得跟宫殿一样，皇帝的宫殿叫皇宫，你是子爵，你的宫殿就是子宫了。鲍超不知此人戏弄他，反而很得意地说，我是子爵，住的府第当然是子宫，麻烦你老兄给我题“子宫”两个字，我要制一块匾，把它挂在大门上。众皆大笑。一个幕僚附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几句，鲍超明白过来，瞪着眼睛对那秀才说，你在侮辱本爵！那秀才忙叩头谢罪，鲍超居然也没惩罚他。鲍超今年五十六岁，正在湖南做提督，身体还硬朗，请他出马，对前线将士是个鼓舞。

另一个是娄云庆，湖南长沙人，十几岁投军，东征西讨，军功累累。现正做着正定镇总兵，还不到五十岁，是当年一批大将中存世的最年轻的一个。此人最是合适。

还有一点令张之万欣慰的是，现正在广东督办军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乃湘军元老，而鲍超、娄云庆都是原湘军的哨官。对于军营来说，这层情谊非寻常可比。

张之万想，这两件事都是大事，得赶快办理。正在思忖着在什么事情上，还可以再为堂弟援上一手时，他的眼睛突然被邸报上的一道奏章吸引过去。那道某御史的奏章上讲，徐延旭、唐炯的军队排斥越南境内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这也是北宁、太原失守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位御史建议重用刘永福，利用他久居越南的长处，收里应外合之效。

张之万立时觉察到，这是一道很有识见的奏折，可惜没有引起太后的重视。他认为张之洞应该在此事上，吸取徐、唐前车之鉴的教训，要和刘永福取得联系，建立一种彼此融洽的关系，以此换来刘永福的倾力相助。但刘永福乃会党出身，参加过长毛，又和越南的三教九流都有联系，背景很复杂。张之万深知堂弟清流本色，是极不情愿与那些江湖人士打交道的，更何况现在身居制军之尊，也不宜贸然与刘永福这类人联系，应该有一个人代替他去办这种事才好。派谁去呢？

张之万左思右想，终于替堂弟想出一个人来，此人即桑治平。无论从本人阅历才干，还是从目前的身份来说，桑治平都是最好的人选。

他拿起笔来，给张之洞回一封信，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告诉堂弟，盼望他在中国与法国的这场纠纷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朝廷，也为他这个老哥的脸上争来光彩。

正在这时，世铎进来，亲自转达醇王的口谕。张之万高兴地说：“我正要去晋谒王爷哩，过会儿就去。”

说着，把世铎请到客厅，细细地向他询问上午太后召见的情形来。二人正谈得兴起，家中仆人进来报告：“贤良寺今日张灯结彩，准备迎接左侯下榻。”

左侯即爵封二等恪靖侯的左宗棠。上个月，左宗棠奉旨将两江总督一职交给曾国荃，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办事。左宗棠虽已高龄七十二岁，体弱多病，然英雄之气仍不减当年，面对法国人的嚣张气

焰，他多次上疏请纓。张之万对这个素有常胜将军之称的老朋友十分景仰。猛然间，一个想法跳入脑中，他兴奋地对世铎说：“左侯进京，此乃天助我们成事！”

“此话怎讲？”世铎尚不明白内里。

张之万说：“军机处六人，没有一人带过兵，眼看与法国人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一旦打起来，调兵遣将，筹饷谋划，便是军机处的第一件大事，我们于此都是生手。何不请太后调左侯入值军机，借助他的声望和经验？他肯出力，您这个领班就好当多了。”

世铎喜道：“你这个提议好！今夜我们一起与醇王商量，明日启稟太后。”张之万笑着说：“左侯入军机，军机添虎翼。明日我们军机处全班启奏太后，务必说服太后，将左侯请进军机处来。”

第八章 谅山大捷

一 面对炮火，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惶失措

近几十年来，南国大都市广州在中国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

四十多年前，林则徐在这座城市里制定了销毁鸦片的决策，试图通过这个惊世之举，维护中华民族的国家体面和人格尊严，斩断不法之徒毒害中国人的魔爪。虎门的熊熊烈焰伸张了民族正气。然而没有多久，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道光皇帝屈服了，林则徐被撤职流放，一艘艘从英吉利海峡开过来的船舰，从南海驶进零丁洋，进入珠江口，将堆积成小山般的鸦片箱卸下。就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座城市，将毒品合法地贩卖全国各地。美丽的五羊城从此蒙上了巨大的耻辱，成为一座罪恶的都市。

然而，随着鸦片公开上岸的同时，洋人也在广州买地起屋，打起长住下去的主意。他们在珠江两岸建起高大结实、采光通风设备都很好的楼房；自己发电，亮起了电灯，装起了电话；换上了耽误诸如钟

表、留声机、牛皮沙发等精巧舒适的奢侈品。他们还带进了烫金硬壳的洋文书籍、满载世界各地最新消息的洋文报纸。他们读着洋书洋报，说着洋话，和广州的官场打交道，做生意，通买卖，白花花的银子水一般地流入他们的金库。

随着华洋交易的频繁，一批沟通华洋的中国人应运而生。这种人既懂洋话，又懂官话，既知外情又知国情，他们从中穿针引线，牟取暴利。广州人叫他们做西崽，官方称他们为买办。买办通过自己和家人亲戚朋友，将洋风洋俗在广州迅速地传播开来。因而，广州这座城市，又是受泰西文明影响最大、最有生气的都市。

正是酷暑季节的闰五月中旬，张之洞带着他的家小和随从，千里迢迢从山西来到广州，做起南国的这座大都市和粤桂两省这片广袤土地的最高主宰者来。

一个多月来的舟车旅途，使他有充裕的时间阅读有关两广的史册记载。他又从沿途官府那里获取朝廷下发的各类京报文钞，那上面有不少关于越战的消息。这期间，他还在几个抚台衙门里，收到了朝廷专为寄给他的包封。包封里都是关于两广的绝密文书。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他对即将履任的新职作深入的思考。

到了广东韶州府，他收到了一件只能他亲自拆看的朝廷密函。密函里装的是李鸿章与福祿诺在天津和谈的内容要点。这些要点有：法国愿意保护中国毗连越南的疆土安全，中国在越南北圻的各驻防营即行调回边界，法国不向中国索赔军费，中国允许法国货物在中国边界自由运销，法国与越南订立各项条约均不得伤害中国体面，三个月后再议详细条款。

张之洞一向不喜欢和谈，随便瞧了瞧后便封存起来，并不将这份日后载于近代史册上的《简明天津条约》看得太重。一路上，他和桑治平、杨锐等人常常谈论当前的局势。充满少年激情的杨锐，从来对前途都抱着乐观的看法。饱经世事的桑治平，则往往对事情复杂的一面注意得更多一些。

他们谈得更多的是眼下广东的局面。前任总督张树声虽搬出了督署，但仍住在广州城外黄埔港督办两广军务。驻扎虎门的军营是这几个月来征调的前湘军系统的人马，统帅是有中兴名臣之称的老将彭玉麟，他的助手正是张之万所推荐的娄云庆。另一支军队是由广东提督管辖的绿营。在彭玉麟来到广东前，张树声的淮系军营与当地的粤军有很深的隙嫌。这原因是因为张利用督办的权力，将粤军安置在虎门一带的前沿阵地，而将自己的人马留在广州城郊。粤军对此大为不满，遂不与张配合，并向朝廷密告张的种种不是。张树声被撤去粤督一职，与此也很有关系。彭玉麟到了广东后，将粤军调回内地，而将湘系军营驻防在虎门。彭玉麟这种大公无私以国事为重的品德赢得了淮、粤两系的敬重。目前广东省内的三支主要军事力量各自都在修备战具，密切注视战事的进展。

进广州城的第二天，张之洞从广东巡抚倪文蔚的手里接过两广总督的印信、王旗，正式做起负责指挥越战的最高地方统帅来。通过与城内各大衙门的宪台及原督宪署僚属的反复会谈，张之洞对当前的内外形势有着更多的了解。为更好地谋划运筹，他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接受张之万的建议，派桑治平和熟悉越南情形的雷琼道员王之春亲到镇南关外走一趟，实地考察战地形势，会会正在关外督战的清军首领新上任的广西巡抚潘鼎新，以及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二是自己走出广州城，先到扼控省垣的黄埔港看望驻防在此地的淮军及张树声，再到广东的南大门虎门去看望防守前线的湘军及彭玉麟。

送走桑治平、王之春的次日，张之洞在兵备道李必中的陪同下，乘坐小火轮，顺着珠江南下。在黄埔港，他见到了已重病在身的张树声，张树声向后任倾吐了这半年来压在胸间的满腹牢骚和委屈，拜托后任务必将这些奏报朝廷，主持公道。为安定淮军军心，共同备战，张之洞满口答应了。在总兵吴宏洛的陪同下，张之洞巡视了黄埔港一带的防御工事。淮军的散漫军风和应战力量的薄弱，令新粤督担忧。

在虎门炮台，张之洞见到了年近七旬犹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兵部尚书彭玉麟。彭玉麟和娄云庆亲自陪同他巡查虎门口内外的十余处炮台。彭玉麟是个坚定的主战派，虎门防守状况要比黄埔港强，但大量

缺乏射程远杀伤力强的新式火炮，却令雄风不倒的老将军十分忧虑。面对着当年关天培将军英勇捐躯的靖远炮台，彭玉麟沉痛地说，关将军和将士们并不乏爱国心、报国志，之所以不敌侵略者，是因为武器不如人家的缘故。战争的残酷迫使大家接受了这个无情的事实。故而以后湘淮军都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胡林翼更主张自己制造。他留给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便是：不把洋人的那一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老将军叹息：我们的武器还是不如洋人，假若虎门再增加二十座德国克虏伯钢炮的话，防守起来，就更有把握了。

张之洞很敬重湘军老将彭玉麟。《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与彭玉麟》里说——

之洞《抱冰堂弟子记》述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赖醇王调护其间。罗惲谓大司农为翁同龢，是也。唯云时同龢以户部尚书在枢府，则未谛。甲申恭王奕訢暨宝璜、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同时逐出军机。至甲午中日衅起，同龢受命偕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旋复均入军机。己丑庚寅间，同龢不在枢府也。至大枢某所指为谁，待考。袁昶记之洞事有云：“甲申冬乙酉春间，援凉山捷，实由公发指示，乃自有交涉战事以来第一奇功也。而当轴有阴沮之者，故公取张九龄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之句，自署无竞居士。又曰‘牛翁’，谓：‘呼我以牛马则应之以牛马也。’”又云：“公建芦汉铁路之议，醇邸电询机宜，往复十余次，中隔汴省黄河。公主造活铁桥以济之。又建开晋省铁矿备用之策。醇邸心折公任事之勇，复电中有‘纵使志大效迂，成功与否，不可预必。然精卫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云云。”足与《弟子记》所述参阅。奕訢之于之洞，盖相契颇深也。之洞督粤，奏凉山之捷，其最得力处在与彭玉麟和衷共济。当简署粤督，赴任之前，与书玉麟道意，系樊增祥属稿，文云：“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艰难时局，矍铄是翁。恭维某官岭外长城，中朝柱石。独开一府，罗枚马于军前；并用五材，走孙吴于帐下。远壮略，实启愚心。某来观上京，权移南海，欲金汤之孔固，幸黄石之可师。一切机宜，专求裁断。现拟某月日轻骑出都，乘轮渡海。逐公上下，譬龙乘云气而游。授我谿钲，请虎帅国人以听。先布胸臆，敬问起居。”虽应酬笔墨，而分际甚合。之洞以书生当边防正亟，骤领岩疆。玉麟则勋臣宿将，故礼下之，以靳有济。其前，劝闻敬铭出山，于玉麟之“孤行己意。坚不任职”。谓“有识之士，不无遗议”。而玉麟一闻赴粤御敌之命，即奋迅而往，之洞殆亦心折矣。

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血迹斑斑的古旧炮台，耻辱痛苦的往事回忆，形势严峻的今日局面，所有这些，给张之洞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翰林、洗马、学台、清流党，不知不觉之间，这些身份正在离他渐渐远去；两广军队的统帅、国家门户的守卫者、粤东粤西的当家人、三千万百姓的父母官，一副副沉重的担子正在向他压来。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挑不挑得起，他都得接受，都得担当起来。

“不把洋人那套学过来，我们就要永远受欺侮。”彭玉麟转述的这句胡氏遗言，一遍又一遍地在他的耳畔响起。脑子里又浮出榆次驿馆里阎敬铭的深沉谈话，太原衙门里李提摩太的科学技术实验。要想致强，得学洋人，要想致富，也得学洋人。

“学洋人，办洋务”，在返回广州城的珠江航道上，张之洞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这句话来。

在桑治平、王之春暗访越南的日子里，战事的发端地越南北圻倒是意外的宁静，而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东南海疆反而日趋紧张，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实的国力基础，面积不足四川、人口少于两广的法兰西帝国，从来就视大清王朝如掌中之物，有恃无恐地对它进行讹诈和欺侮。

就在法军侵犯谅山，王德榜率部把他们赶走的第二天，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法方按规定收回谅山，却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违背天津李福条约，应负担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赔偿军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函法国公使：天津条约载明三个月后再议定详细条款，在详细条款出来之前，双方应维持现在局面不变，法军此时收回谅山之行为本属不当，应视同法军侵犯了清军，军费赔偿应由法国方面承担。总理衙门的复函显然站在正理上，但谢满禄狡辩说，条约应以法文本为根据，中文本翻译有误。清廷再三核对中、法两个文本，并无歧义，乃予以严厉驳斥。法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即派出正式公使巴德诺赶到中国，要中国按天津条约第二款赔偿军费二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两。

作为天津条约的谈判者和签字人，李鸿章对法国政府这种做法也颇为头痛。他告诉已抵上海的巴德诺，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已遵命按兵不动，北圻平静，条约中已写明没有赔款一事，再要中国赔款不能接受。巴德诺以逗留上海不赴北京的做法来拒绝与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会谈。软弱的清朝廷竟然迁就巴德诺，改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与巴德诺会谈。此时，陈宝琛亦以南洋军务会办的身份来到南京。

一贯主张对外强硬的陈宝琛对曾国荃说，要坚持天津条约，据理力争，绝不能示巴德诺以弱。曾国荃却说，他已接李鸿章密电，李说法国现已对中国东南海疆采取军事行动，形势紧张，一触即发。战争一旦打起，则对中国不利。若能以小的损失来换取大局的安宁，应是可行的。李的密电还说天津条约已请太后认可，要朝廷拿出钱来作赔款，太后面子上过不去，君有难处，为臣子的应当体贴，请两江代朝廷受谤，在与法使会议时，无论曲直，拿出几十万两银子来给法国，满足他们的贪欲之心，这样做，无伤国体。

陈宝琛坚决反对这样做。曾国荃却并不理睬陈宝琛的意见，摆出一副上司的派头，命令陈宝琛代表他去上海与巴德诺接触，许以五十万两银子为代价，息讼罢兵。

陈宝琛老大不情愿，但面对着曾国荃冷峻威严的面孔和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只得硬着头皮去上海找巴德诺。谁知巴德诺一听只有五十万，与政府的要求相差太远，便一口拒绝。陈宝琛被巴德诺大大奚落了一番。

此事并未就此而了。陈宝琛刚回南京，上海的外国报纸便将此事公开于众，舆情哗然，慈禧得知后，大不高兴。传旨斥责曾国荃背着朝廷私许外人，实属不知大体，陈宝琛遇事向有定见，此事乃随声附和，殊负委任。陈宝琛想起来真是太窝囊不堪了。自己明明不愿意向侵犯者讲和示弱，但作为属下，又不能抗拒上司的命令，违心地去与法国人谈判，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招来四面难堪：洋人冷眼，国人愤慨，太后斥责。这是何苦来呢！好不容易培植的一世清流英名，便如此轻易地毁于一旦！一向自命清高的陈宝琛来到两江不久，便吃了这个有苦说不出的哑巴亏。他开始领略了世事的复杂，实务的难办，颇为后悔不该离开京师，从此便将陷于这麻烦透顶的事务圈，既没有读书做学问的空闲，又丢失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潇洒。正在李鸿章、曾国荃、陈宝琛处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美国公使馆表示愿意出面调停。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静待美法两个强权国家之间私下交易的结果。

与此同时，法国积极调兵遣将，试图以武力威胁清廷，恐吓主战派，尽快达到他控制越南，打通红河航线及最终瓜分中国征服远东的战略大目标。

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向中国东海海域。六月十五日，法军五艘兵舰突然攻打台湾基隆炮台。驻守在台湾的军事统领乃淮军宿将刘铭传，他指挥兵士仓促应战，交战不到一个钟点，基隆炮台便失守。刘铭传慌忙向他的老上司李鸿章求援，请李派出北洋水师前来台湾救助。第二天，法兵四百余人强行登岸。淮军提督曹志忠、章高元率部与法兵战斗，双方死伤惨重，先天被法军强占的炮台则又被淮军夺回了。

法国政府见在台湾并未占到便宜，便指使巴德诺在谈判中可退一步。巴德诺接到政府的命令后，立即照会曾国荃，诡称已夺基隆炮台，赔款可酌量减少，若一次拿出八十万两银子，则可息兵。又暗中请总税务司赫德出面为之关说。赫德遂做出一副既为中国又为法国讲话的姿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国出八十万两银子，但分十年还清。同时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亦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限二日内答复。如不允，则下旗离京，中法之间似乎到了撤馆断交的严重时刻。

清廷面对这一突变形势，又气又惧。一面将法国近期的无理行为照会各国，以求得国际社会的公道，一面又密谕沿江沿海统兵大臣，亟力筹防，严行戒备。

密谕发到福州闽浙总督衙门，总督何璟收到后，命人飞骑送往船政局。

何璟是个老官僚了，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与李鸿章同年。他虽然没有战功，但遇事敢言，为政干练，故而迁升顺遂，同治二年，便做了安徽按察使，又升湖北布政使，同治九年便擢升巡抚。同治十一年，曾国藩病逝江督任上，何璟正做江苏巡抚。他上疏朝廷，请求为曾国藩在江宁立专祠，一时朝野都认为他体恤功臣，能仗义执言。

官场跟军营差不多。再朴实的乡巴佬在军营中待久了也会变成兵

油子。若要使军营常有生气，便必须不断地退去兵油子，补进乡巴佬。同样，再有血性的书生，官场待久了，也会被磨光浸疲，直到从头到尾都磨得光光的，浸得黑黑的，熏得蔫蔫的，当然也有不老松、常春藤，但古往今来都很少见到。可惜的是，官场有官场的规矩，不能像军营一样时常吐故纳新，故而官场朝气少，暮气多，锐意进取者少，因循塞责者多，廉洁自律者少，同流合污者多。这也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何璟年轻时也曾踔厉风发过，如今年过六十六岁，封疆大吏做了十四五年，早已做烦做腻了，当年的上进之心荡然无存。

上个月，怀着振衰起疲、一展抱负之心的张佩纶奉旨来闽会办军务。这位名满天下年方三十六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天使的身份面对着包括何璟在内的八闽官员。因为张佩纶一向敢于参劾大员，故他一到福州，便有人投匿名状，告福建提督在元贪墨荒谬，列出了四大罪行。张佩纶为着要建立自己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立即查办，没有几天便一一查实。他将弹劾书专递京师，在元被交部严议。身为总督的何璟有疏忽之失，也在弹章中被附带指责了一句。何璟由此知张佩纶得太后特别宠信，飞黄腾达在指日之间，便干脆将闽浙军务防务大事都交给张佩纶，由他做主。基隆战争爆发后，他来到福州城外三十里的船政局。

这个船政局正式的名称叫做福州船政局，因局址在闽江马尾港，故习惯上都叫它马尾船政局。同治五年由当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所创办，是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同时期开办的官办洋务企业。江南局重在造枪弹，金陵局重在造机器，马尾局则专造轮船。马尾局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总监督人。三十年来，在左宗棠、沈葆楨等人的督理下，已造出了万年青、安澜、飞云、伏波等十余艘兵轮，装备着南北洋水师。眼下，该局已有造船、模型、装备等二十个车间，三座船台，一座铁船，共有人员三千余，并设立了船政学堂。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严复、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等人都是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显然，马尾船政局是当时闽浙最大的洋务企业，也是全国最大的一批洋务企业中的一个。海域军情紧急，马尾局便成为第

一个重点保护的對象。



汤姆逊在金陵制造局(1872年)

常住该局的还有一位船政大臣何如璋。何如璋是一个庸吏。摆架子，谋私利，这一套他都行，若论真才实学，却和大多数官场人物一样胸无点墨。

海疆风声一紧，他就巴不得有人来替代他。现在，张佩纶神气十足地来到马尾，何如璋则有获救的感觉。张佩纶拍着胸脯对何如璋说：“有我在，你就放心好了。洋人我是琢磨透了，他们一贯欺软怕

硬。我张某人的硬汉子是出了名的，谅他们不敢胡作非为。”

作为船政大臣，何如璋对洋人的品性和军事实力还是有所知的。他心里想，洋人难道还会怕你张佩纶这个硬汉子？也未免太狂了吧！他知道战争一旦打起，局面一定不妙，眼下正需要有一个人自己挺身而出做出头鸟，将来好代他承担责任。

他以满脸信任的姿态说：“张大人，您是太后派下的钦差大臣，何制台都把闽浙军务大事交给了你，我自然没有话说的。马尾船政局如何克敌制胜，就全听您的指挥了。”

论职守，何如璋是船政局的主人，论资格，远在张佩纶之上，张佩纶生怕他不听调遣。现在听他这么说，恰合心意。张佩纶正要借这块地方好好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干，便毫不客气地说：“这段时期，马尾船政局一切就交给我了，我虽不赞同用上千万两银子建造这个船厂，但既已花二十年建成了这个规模，这船厂便是国家的一笔财产。我身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有责任保护它。何大人，你放一百个心，船厂在我张某人的手里必定安然无恙！”

“好，好，张大人文武全才，年轻有为，我放心。”何如璋点头弯腰地笑说，脑子里想起了一桩大事。

六月初七，法国海军中将孤拔接奉政府的密电后，率领一支由八艘舰艇组成的庞大船队，突然出现在闽江入海口，从指挥舰上放下一只小快艇。小快艇开足马力，溯江而上，很快便来到马尾港，被船厂巡逻人员拦截住。“我们是法国船队。”快艇上站起一个穿西装革履的年轻中国人，用带有闽南腔的官话回答巡逻人员的喝问，又指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同样年轻的洋人介绍，“这位是法国伏尔他号油轮副船长米歇尔先生，奉总领队孤拔先生的命令，特来拜访福州船政大臣，有要事商量。”

巡逻人员听说是洋人商量要事，不敢怠慢，忙将客人带到船政大臣办事处，去见何如璋。听了翻译的介绍后，米歇尔脱下帽子，向中国船政大臣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行完礼后，米歇尔叽里咕噜地讲了

一通话，翻译转述：“我们是一队法国油轮，是到俄国装汽油的，路过贵国，一来我们淡水用完了，想补淡水，二来听说马尾船厂有一些法国人，总监督日意格先生与我们领队孤拔先生是朋友。我奉孤拔先生命令，请允许我们船队开进马尾港，补充淡水，会会朋友和同乡。所补充的淡水，我们将按量付款，恳请同意。”

何如璋说：“日意格先生不在此地，他已到香港休假去了。”

日意格不在马尾，是他们早已知道的。米歇尔故作惊讶地问：“那太遗憾了，不过，还有别的法国同胞，我们也想见见聊聊。”

何如璋问：“你们准备待多久？”

米歇尔答：“顶多只待一个礼拜。”

何如璋答应了。

下午，八艘洋轮前后有序地开进马尾港，在船厂的指定处停泊下来。随即，自称商船总领队的孤拔，便由实为海军中尉名为伏尔他号副船长的米歇尔和翻译陪同，前来拜访何如璋。孤拔五十余岁年纪，两鬓斑白，面色粗糙，然身材结实挺直，精力充沛。

他首先感谢中国船政大臣接受他的请求，然后叫米歇尔捧出两样礼品来：一个尺余长的单筒望远镜，一个小碟子大的金壳怀表。

何如璋特别喜欢洋人的望远镜。他曾借日意格的望远镜玩过。站在屋顶上，用望远镜一望，整个马尾船厂都收入眼中，连五里之外船坞里停的几只什么船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有人将这个好玩意儿送给他，他怎不接受！他高兴地接过望远镜后，又将金壳怀表也收下，心里想：这只表过些日子送给何璟，让老头子也欢喜欢喜，年终考绩时在奏疏里为自己说几句好话。

次日，何如璋回拜。他的回礼也是两样，一对康熙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高颈大肚青花瓷瓶，一座浙江青田八仙漂海石雕。每件都由四个工役抬着，加上翻译、随从、仆人在内，一行十多人，浩浩荡

荡体面排场地来到领队船伏尔他号。

孤拔高兴地收下礼物，赞不绝口，又兴致勃勃地陪同他在伏尔他号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参观。伏尔他号坚固威武，舱房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电灯光明亮如昼，更有彩灯红红绿绿的，恍如仙境。比起船厂制造的伏波、安澜来，伏尔他号简直就是瑶池里的画舫，可望而不可即。大清国的福州船政大臣，不断发出由衷的赞叹。

参观完后，孤拔又设宴招待客人。精美的巴黎大菜，甘醇的马赛葡萄酒，加上主人的殷勤相劝，直把何如璋弄得脑子醺醺的，心里甜甜的。

从第二天起，八条轮船都在不停地灌注淡水，米歇尔也真的把在马尾船厂的所有法国匠师都请到船上去喝酒叙乡情。到了一个星期期满了，翻译陪着米歇尔再次来到船厂，说有两条轮船出了毛病，拟请马尾的法国匠师去修理，匠师修理期间的工钱，由他们支付，船厂可以停发他们的工资。

何如璋满口答应，并大方地对米歇尔表示：匠师的工资仍由我们支发，你们要请哪个就请哪个好了。

米歇尔对何如璋的慷慨表示感谢。谁知这一修便修了五六天，至今仍停泊在马尾港，何如璋再也没有去过问。现在张佩纶来了，何如璋想起了这桩事，请他去看看，今后万一出了什么事，责任便可以由他来承担，与自己无关。

张佩纶也觉得不应该停这么久，便同意去看看。来到船上，孤拔、米歇尔连连说抱歉，经全面检查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有的零件还须重新在马尾制造，故而耽搁了时间，说罢又拿出一万法郎的支票来，说是按国际通例，法轮在马尾停泊超过十天，应支付停泊费。何如璋、张佩纶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国际通例，他们只知道中国百姓的渔船、政府的官船停泊在任何一个港口码头，都不需要支付停泊费。本来嘛，一只船停在这里，又没有吃你的，拿你的，这个地方空着也是空着，客人认为没有理由付款，主人也不好意思收款。中国是

礼仪之邦，既然自己人可以不收钱，又怎么能收洋人的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果真的是朋友，不但不收停泊费，还有好饭好菜招待你呢，尽地主之谊嘛！但洋人的习性摸不透，何况在越南战场上，中法两国还处在敌对的关系，对这队法国商船多少还得警惕。张佩纶这样想过后对孤拔说：“停泊费我们不收，请你们在三天之内全部离开马尾港。”

“行，行。”孤拔立即同意，“我们一定在三天之内离开。”米歇尔请他们吃了饭再走。何如璋巴不得主人发这个话，张佩纶也不好独自一人先走，于是一起进了餐厅。美酒大菜让两位清朝大员吃得心满意足，酒酣耳热之际，孤拔提出，若三天没有修好，请宽限再停几天。早已醉醺醺的何如璋口不自主地打起中国官场的流行腔调：“好说，好说！”

张佩纶、何如璋从法国轮船上回到办事处，便收到了何璟送来的朝廷关于基隆战争及沿海沿江加强戒备的密谕。

张佩纶说：“这队法国轮船不知与攻打基隆的军舰有没有联系。”

“他们是商船。”何如璋满有把握地说，“洋人经商做生意的人地位很高，他们并不受政府的控制，也没有必要做政府的工具。”

“可他们毕竟是法国的船只，现在两国交兵，我们不能不防。”

“不是说好三天之内叫他们走吗，走了就没事了。”

不料，三天之后，他们并没有走，张佩纶也并不去催促。奇怪的是，这个清流干将，在京师上奏折时反复提醒当政者要对洋人提高警惕，要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现在身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面临着东海海面上的紧张局势和一支法国船队，居然就轻易地相信“商船”的谎言，毫不加以提防，也没有叫他们到期开走。就这样，为国家也为他自己种下了损失惨重的祸根！

七月三日，是一个平常而平静的日子，马尾船厂三千号员工跟往常一样，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劳作。空阔的马尾港内停泊着十一艘中国

兵舰，这些兵舰都是马尾船厂自己造出来的，其中有几艘曾在海面上为国防出过大力。比起西洋人造的兵舰来，它们自然逊色一等，但在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来说，这仍然是一支强有力的舰队。每艘兵舰上都装有火力较强的炮位：主炮位安装在船头上，船尾的炮位相对地要弱一些。巨大的铁锚从船头抛入江中，粗壮的铁链将船头系在江边的碇泊上，一只承载量达数万吨的大船，便靠这一锚一链固定在江中某个位置上。上午涨潮时，潮水从下游涌进，江水倒流，没有系绊的船尾随着流水漂向上游，船头指向下游。下午退潮时，船尾便顺着水流漂向下游，船头则指向上游。一天里，每只船都这样上下漂动两次，大家都习以为常。

今天也一样，上午，海水涨潮了，滚滚东海之水从闽江口一波一波地涌进马尾港，十一艘兵舰的船尾都随着江水的倒流而漂向上游，装有主炮位的船头指向下游，而下游不远处则停泊着在马尾港内待了近一个月的八艘法国“商轮”。

中午过后，海水退潮，船尾又慢慢漂下来，接近洋轮的部位由船头换成了船尾。

就在这时，法国驻福州领事馆派人向中国闽浙总督衙门送来一份紧急公文，翻译打开公文套，不禁大吃一惊，忙将它递给何璟，并声气急迫地说：“这是一份宣战书。法国政府定于本日下午两点向停泊在马尾港内的中国兵舰宣战。”

何璟听了这话，脸色顿时变成灰白，全身虚汗直冒，嘴里吐出的话语无伦次：“好好的，宣什么战？洋人怎么能这样做……哪有这样宣战的道理……马尾港停的不是商船吗？”

这时，福州商会会长林旺发正在衙门，见了这份宣战书也大出意外，对何璟说：“赶快告诉船厂。”

何璟疑惑地问：“他们是向船厂宣的战，船厂难道没有收到？”

林旺发掏出怀表一看，惊道：“现在是一点三十八分，离宣战时

间不到半个钟点了。不管他们有没有收到，都要告诉他们这件事。”

“来不及了！”何璟已气得手足失措。

“到电报局发电报呀！”

林旺发提醒了制台大人，巡捕奉命立即飞马奔赴福州电报局。

马尾电报局很快收到了这份紧急电报。当译电生译到“宣战”二字时，两手不自觉地发起抖来，正要将下面一句话翻译出来时，“轰隆隆”，巨大的炮声由江面传过来，震得电报房的彩色玻璃“匡啷”作响，译电生手中的笔也被震得摔到地上。

此刻，会办福建海疆事务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如璋正在床上睡午觉，突然间被这震天动地的炮声震醒，何如璋瞟了一眼架在桌上的那只孤拔送的怀表，长短针标明的时间是：一点五十六分。

一股混合强烈刺激味道的浓烟弥漫在马尾港，整个船厂立即陷于惊慌恐怖之中。

“张大人，制台衙门来电，法国洋轮要向我宣战。”

译电生匆匆将电文全部译完后，急急忙忙赶到张佩纶的住所，一边递过电报，一边气喘喘地说着电报的主要内容。

张佩纶拿起一件长袍子披在身上，顾不得正三品大员的尊严，赤着脚从床上跳到地下，接过电报纸，急速地扫了一眼后，便奔到窗口旁向江边看去：往日平和秀美的马尾港，此刻已沦为杀气腾腾的水上战场。

下午一点半钟，奉孤拔之命，八艘法国轮船一齐掀掉罩在炮位上的帆布，露出船头船尾所安装的德国克虏伯炮厂最新出产的远射程强大火力的钢炮。和平友好的商船伪装剥去后，显现的是凶恶狰狞的兵舰原形。所有舰上的人员都各就各位，就像猎鹰盯兔子样的死死盯着前面一百多丈远的中国兵舰，指挥舰的发号令台上站着的正是法国海军

中将孤拔，举着一支单筒望远镜，纹丝不动地瞄着前方，他旁边站的是海军中尉米歇尔。

随着潮水的退下，前面的兵舰的舰尾正在慢慢漂下，眼看所有的舰尾都已漂下，孤拔掏出胸前口袋里的怀表，打开看了一眼，对着身旁的米歇尔下命令：

“各舰做好准备！”

“各舰做好准备！”米歇尔将命令传下去。

“开炮！”孤拔恶狠狠地吼着。

“开炮！”米歇尔的喊声刚落，伏尔他号左边的豺狼号已迫不及待打响了第一炮。接着维拉号、台斯当号、特隆方号等其他法国兵舰相继发出炮弹。

中国兵舰上的人员，从舰长到水手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就在一片慌乱之中，最靠近法舰的琛波和永保两舰已被炮弹打中，舰艇上到处都是火焰，正在可怕地慢慢往下沉。

张佩纶冲出门外，来到江边，眼看着琛波、永保两舰被烈焰包围着，渐渐失去了平衡，一头高一头低，摇摇摆摆地在江面上挣扎，不觉跌足长叹，心中已失了方寸，只一个劲地大声喊叫：“为何不打炮还击！”紧跟在他身后一起跑到江边的船厂协办禀道：“主炮位在船头，他们无法还击！”

“该死！”张佩纶情急之中骂道，“这些蠢猪，还不快把船头掉过来。”

“来不及了！”协办绷起着脸答。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活活的打！张佩纶痛苦万分。眼看着自己的兵舰被击中而不能还手，心中悔恨不已：悔不该上当受骗，悔不该前几天没有下死决心让这些魔鬼离开马尾！除了痛苦和悔恨，张佩纶拿不出一一点实际办法。

他能做什么呢？他既不能跳到闽江里去将中国兵舰的船头都扭转过来，将炮火猛烈地对着那一群卑鄙无耻的骗子强盗，又不能飞到伏尔他号去，怒斥孤拔、米歇尔，叫他们停止这种罪恶的行为，以正义去压倒邪恶，用良知去熄灭战火。他一无实战经验，二不懂船炮战术，此时，即使他能借用电报指挥江上的中国兵舰，他又能指挥出个什么名堂来？

张佩纶想大骂一通引狼入室的何如璋，但何如璋连影子也看不到了，气得他在岸上毫无目的地来回奔走，没有走几步，便已两腿发软，浑身颤抖，终于瘫倒在江边。江面上，马尾港里的中法两国水战越来越惨烈了。

孤拔为他们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而大声狞笑，他又下达了“连续发炮”的命令。一发发凶猛的炮弹呼啸着向中国舰队打去，有的打在船上，立刻引发出一片烟火，有的打在江上，则马上激发几丈高的水浪。

中国的水师官兵并不是懦弱的，他们经过几秒钟的思索后，便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尽管事前无一丝毫准备，且眼下的处境极为不利，凭着军人本能的血性和勇敢，他们在没有统一的指挥下，舰自为战，人自为战，给予侵犯者——无耻的骗子以猛烈的回击。

福胜、建顺两舰的舰头上都各装有两座十八吨的大炮，他们一面急忙掉转船头，一面用船尾所安装的十吨炮向敌舰开火，豺狼号只得集中火力对付这两艘中国兵舰。

扬武号的船尾装有两座十二吨的炮位，在十一艘中国兵舰中，扬武号是船尾火力最强的一只。眼看着船头一时掉不过来，舰长决定充分发挥自己舰尾的优势，认真对付这群卑劣的洋鬼子。他看出伏尔他号是敌舰队的指挥舰，便命令炮手瞄准着号令台射击。两发炮弹同时从扬武号舰尾射出。妙极了！第一炮便恰好打中伏尔他号的舰桥，桥上的五个法国兵顷刻之间便毙了命。第二发炮弹打中了发号台，发号台被打得稀巴烂，只可惜偏了点，那个罪恶的大头子孤拔没被击中，他被震倒在地，爬起来后又哇哇直叫，命令打炮。扬武号的尾炮又接

连发出几发炮弹，虽压住了敌舰的火力，但遗憾的是未打中伏尔他号的要害。这时，一艘在伏尔他号旁边的鱼雷舰偷偷地对着扬武号发出一枚鱼雷，鱼雷箭一般地在水中向扬武号飞去，打在右舷下。

轰的一声，扬武号爆炸。开战后的二十七分钟，立了大功的扬武号悲壮地沉没了。

这时，福星、济安、飞云等兵舰都中了敌炮。就在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时候，各舰上的炮手仍在用尾炮回击敌舰的挑战，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振威号是一艘刚出厂的新舰，它的炮位上装的也是德国克虏伯厂新出的钢炮。现在它的船尾后面跟着的是法国的维拉号和台斯当号两艘兵舰，他们正利用船头主炮位的优势，全力猛扑振威号。振威号毫不畏惧，一边用尾炮英勇还击，一边全速掉头，在掉头的过程中，恰遇法国的特隆方号向它侧面驶来。振威号狠狠地射出一炮，击中特隆方号船头侧面，一股浓烟立时将特隆方号的船头罩住。

特隆方号没料到振武号的炮火威力这样大，气急败坏地也向振武号发来一排炮弹，有两发打在振武号的船舷上，立刻穿成两个大洞。江水从洞口急涌而入，振武号还在继续掉转船头。好了，主炮位正好面对跟踪的维拉号和台斯当号。振武号将一肚子仇恨发出去，一排炮弹连珠般射出，两艘敌舰都被打中了，维拉号在江面摇摇晃晃，似要沉水。这时，伏尔他号身边的鱼雷舰从烟火中冲进，疯狂地向振武号发射一颗鱼雷，击中了它的船头。就在振武号即将沉水，炮位就要沉没的那一瞬间，振武号用尽全身力气，将最后一颗克虏伯炮弹射出。它迅速直前，将法舰台斯当号的旋转轮打得粉碎，轮机手及其身边的挥旗人被击毙，身后的舰长右臂离开身体不知去向。就在这个胜利的炮声中，振武号带着对船厂、对闽江、对父老乡亲的深深眷恋，永不屈服地沉入江底。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马尾之役。从打第一炮开始，到振武号的沉没，前后不过半个钟头，中国十一艘兵舰全部被击中，伤亡将士七百余人，经营了三十多年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而法国八艘军舰

无一沉没，只有两艘遭到重创，死伤不过三十来人。

大清帝国在世界面前再一次暴露出它的衰败无能，懦弱可欺！

当看到振武号悲壮沉江的那一刻，瘫倒在岸边的张佩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轰隆隆，轰隆隆”，猛烈的炮声将张佩纶惊醒，他看到身边不远处车间腾起了烟火。

“不好了，法国人的炮打到岸上了！”一肚子造船技术却惮于兵戈的船厂协办，吓得脸色惨白，他本能地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否则将性命不保。

“张大人，我们快走！”协办扶起张佩纶，张佩纶的两腿仍然无力。

“快过来扶着张大人往后山走！”

协办招来几个工役，大家架起张佩纶，扶着协办，转身向后。张佩纶觉得自己此时离开船厂，正好比守城的官员弃城而逃。临阵弃逃，论律当有死罪！张佩纶心里一震，不由地停住脚步。船厂的第一号主管官员，自然是船政大臣何如璋。“何大人呢？何大人在哪里？”他茫然地问身边的工役。“何大人早已转到后山去了。”一个工役答道。何如璋早已走了，这话使张佩纶惊虚的心略为安定下来。论职守，自己是整个福建海疆的会办大臣，不只管一个马尾船厂，马尾的守土之责在何如璋身上。他都先走了，我还等什么！

“轰隆隆，轰隆隆”，又是一阵炮轰声，江面上得胜的法国舰队掉转炮位向岸上打来，他们在发泄征服者的淫威，试图彻底摧毁这个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炸死手无寸铁的三千员工！可怜的马尾船厂四处受炸，房屋倒塌，数十名员工倒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在抱头鼠窜，向树木茂集的后山奔去。

一发炮弹就在张佩纶等人的身边炸开，尘土飞扬，刚才还是一块

平整的地面上，立时出现了一个足可埋下四五个人的坟坑。

从小在锦衣玉食的官衙里长大的张佩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惊心动魄、生死系于瞬间的战争场面。此时，他早已方寸大乱，六神无主，只有求生的本能在强烈地驱使他挪动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后山密林里逃去。这一逃，铸成了张佩纶终生不能洗刷的耻辱。他那令人目眩的光彩形象，因此而黯然失色，轰然坍塌。

二 马尾一仗，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

马尾之役的惨败，震惊全国，朝野均为之悲沮，更为举国同愤不能宽恕的是驻在船厂的两位大员的行为。福建海疆事务会办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竟然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继三号的江上全军覆没后，四号、五号在法舰的炮击下，船厂因无人主持秩序大乱而损失惨重。

慈禧太后甚是恼怒，立即将张佩纶、何如璋罢官削职；过两天，又将张佩纶荐举徐延旭、唐炯的事加上一个“滥保匪人”的罪名，新账老账一起算，发往边塞流放充军。接着又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一并解职，勒令致仕回籍，诏命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七十三岁的左宗棠赴福州督办军务，欲借他的声威震抚东南，慑服法人。调杨昌濬为闽浙总督。同时下诏宣讨法国罪状，公开向法国开战。

圣旨下到福州的时候，张佩纶尚躲在马尾港三十里外的彭田乡。

张佩纶在彭田乡已经十一天了，这十一天里，他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度过。出事的那天下午，他被船厂协办和一群工役搀扶着来到鼓山脚下，想在一家农舍里安顿下来，谁知那农夫听说他们是船厂逃奔出来的，便不让他们进屋。工役特别说：“这位是福建海疆会办张大人。”那农夫冷冷地看了看张佩纶，不屑地说：“张大人我们也不接待！马尾港打了败仗，带兵的大人应坚守阵地，士兵们死在沙场，你做大人的却逃跑，有良心吗？”

说罢“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了。

张佩纶受了这番指摘，满脸羞惭，只得继续向前走。又走了十多里，来到彭田乡。吸取鼓山的教训，他们不再找普通农舍而是去找乡长。彭田乡的乡长是一名老绅士，听了介绍后，对着衣衫不整的张佩纶十分鄙夷地说：“你就是那个号称清流健将的张幼樵吗？哼，你也有今天！想当年我的堂弟只因一个小小的过错，你就上章纠弹他，工部为他求情，你硬是不罢休，一连三疏，终于害得他连降两级。老夫还以为你是一个正派的人，原来你才是一个真正不负责任、不要人格的大奸佞。你滚吧，老夫家里不能容忍你这个口是心非的清流！”

这一顿奚落，真的把张佩纶的脸面扫尽，恨不得去掘地以藏。

本来想离开彭田乡，远远地走去，只是经这两番辱骂，张佩纶心更虚，体更弱，实在不能再走了，幸而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庵里只有一老一小两个尼姑，都是胆小的女人，看来了一大群身着官服的男人，不敢阻挡，船厂的逃命者再也不敢打起张大人的牌子了，胡乱在尼姑庵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第三天，张佩纶接连打发人去船厂探听消息，晚上回来时都说，这两天法军天天向船厂打炮，车间多半被炸毁，何大人没有下落，其他管事的一个也找不到。

第四天晚上，派出的工役回来说：法国军舰开走了，炮不打了，但船厂的人恨死了两位大人，何大人借押送银两回福州离开了船厂。工役对张佩纶说，不要回船厂了，回去后会被打死，不如干脆在这里待着，过几天再回福州去。

张佩纶听到这些话以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罪过太大了。法国的军舰在马尾二十多天，居然就轻信谎言没有看出它的真正意图，怎么糊涂至此！

炮火一响，自己就惊惶失措，拿不出一点办法，平日里那么多主意都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对军事的筹划只能由安静的书斋里产生，一到真刀实枪的战场，就一点谋略都出不来了？尤其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不该离开船厂，那天怎么就这样懵懂，这样混账！

张佩纶想到锥心的时候，捶胸打背，号啕痛哭！他想起仅仅只在三个月前，自己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畏惧的堂堂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多年里，劾大员，纠显宦，谈洋务，议兵事，直赢得海内盛誉，天下闻名。说起张佩纶，谁人不称赞是一个气贯长虹、节如劲竹的清流名士？他的那些掷地有声的奏疏，多年前便有琉璃厂的书商找上门，请求让他们选择其中一部分雕版付梓，刷印几千份，好使那些敬仰他的人天天诵读，张佩纶答应过两年再说。倘若不是做这个背时的福建军务会办，来到这个倒霉的马尾船厂，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由副都御史而升都御史，由都御史而拜大学士，他的那些皇皇奏议，便会被千百万士人奉为经典，惠及今时，泽被后世。

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破灭了。张佩纶想，他一定会遭到严惩，因为结怨太广，仇家太多，那些人必定会罗织罪名，周纳深文，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杀头抄家。

至于那些金声玉振般的奏疏，更会成为一堆废纸，再也没有人去理睬了。“张佩纶”三个字，从此以后将会成为“只会为文，不会办事”，“口头上的英豪，骨子里的懦夫”等等的代名词，千秋万代成为士大夫的反面教材。

张佩纶这样想来想去后，万念俱灰，身如槁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僵卧冷床，气如游丝，奄奄待毙。

圣旨到了福州后，会办衙门的官员们四处查访，终于在彭田乡的尼姑庵里找到张佩纶。听完圣旨，他暗自庆幸没有杀头，一丝生机又从体内恢复。他无理由也无脸面作任何申诉，叩头谢恩完毕，稍过几天便穿起囚服踏上戍途！一路上他时刻担心，生怕再有后命。

果然不出他所料，不少人上折痛斥他，更有许多清流党的怨敌，此时都要将他从戍途上召回，交刑部议决，处以立决。慈禧权衡了一下，没有召他回京，只是将戍边的年限由五年增至八年。

辜鸿铭在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的《书生大言》里说——

甲申年，张幼樵在马江弃军而遁，后又入赘合肥相府，为世所诟。余谓好大言原是书

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绌侯辈。夫绌侯辈固俗吏也，贾生固经学儒生也，然当时若文帝竟能弃其旧而谋其新，命贾生握兵符为大将，果能系单于之颈而不为张佩纶马江之败衄者几稀。至入赘相府一节，此犹见合肥相国雅量，尚能爱才，若汉之绌侯、陈平辈，试问肯招贾生入赘为婿耶？

张佩纶刚披上囚衣，陈宝琛又中箭落下马来。本来，马尾之战爆发前，因擅许赔偿法人五十万军费一事，慈禧早已对陈宝琛不满，战火烧起来之后，陈宝琛又奉曾国荃之命巡视长江入海口及沿海防务要塞，督促加强战备，防御法国兵船从长江口打入。



“青牛之尾”陈宝琛

陈宝琛在巡视过程中，亲眼看到海防要塞军纪涣散，防守松懈，

将士们对从西洋进口的枪炮火药的使用，懵然不知。军中赌博之风盛行，有的通宵不眠，一夜之间的胜负达数百两之多。营官克扣军饷几成通例。更为严重的是，前线最高将官陈湜萎靡贪侈，险诈骄纵，不仅品性恶劣，而且才能平庸，当此非常之时，恐坏国家大事。陈宝琛回到江宁之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曾国荃，岂料曾国荃不但不支持陈宝琛，反而指责他不该随便批评前线将士，扰乱军心。

原来，陈湜乃曾国荃的同乡姻亲，又是百战沙场过来的生死之交。曾做山西巡抚时，陈为山西按察使。曾做江督时，又奏调陈为水陆马步统领。陈的贪骄，曾不是不知，但陈是他的心腹，他有意维护。陈宝琛不知深浅，口无遮拦，曾如何不恼！

但陈宝琛依然秉他在京时的清流亢直之气，认为不向朝廷如实反映，则有负太后的重托。联系到曾国荃平日的倚老卖老荒废公事，陈宝琛忧心忡忡，于是给慈禧上了一道辞气激烈的奏疏，在禀报江南海防的实情后笔锋直指陈湜：“直视兵戎为儿戏，等纪律于弁髦。其才智足以济其奸，贪权适以成其骄。在曾国荃不过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在国家则直豢养无赖，酿玩兵之祸。臣若谬托和衷，坐观成败，于曾国荃则为姑息，于皇太后、皇上则为不忠。”

既已点到曾国荃，陈宝琛干脆一吐痛快：“曾国荃自奉命督防以来，初尚踊跃，一入直境，日就颓废，老病日增，志气日挫。见宾客则卧榻而呻，谈戎机则涕流而道，观其愁苦龙钟之态，几若旦晚就木之人。若以为真耶，孱暮衰气岂可临戎；若以为伪耶，挟诈畏难岂非负国？”

陈宝琛这一道密折进京不久，便有平时用重金收买的宫廷耳目密报曾国荃。曾国荃、陈湜知道后，怒火万丈。这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对背后捣鬼的秀才恨之入骨，报复起来绝不手软。

曾国荃一面指使人上奏朝廷，无端给陈宝琛加上一个收受法国人五万两银子的贿赂罪名，又无中生有地说陈宝琛在江南期间狎娼嫖妓，行为不轨，有伤风化。还有人上奏揭老底：保举徐延旭、唐炯是张佩纶与陈宝琛的合谋；张既是滥保匪人，陈不应逃脱责任。

江宁城里，曾国荃从此不理睬陈宝琛。所有会办南洋事务大臣应该参与的事情，曾国荃一律不让他参与，将陈宝琛晾在一旁，无事可做。陈湜更指使一些兵痞子在陈宝琛的住宅四周寻事生非，无理挑衅，弄得陈宝琛形影孤单，凄凄惶惶，日不能食，夜不安寝，处境尴尬，心绪烦乱，如坐针毡，如处火炉，狼狈至极！

这时，陈宝琛才悔不该来到江宁做曾老九的会办，才知道清流只能存于京师，离开京师那个圈子，则孤立无援，寸步难行；也终于明白，世事的复杂，实事的难办，远非书斋里可以想得到的，至于忠诚正直、廉洁律己，这些书生们所推崇的品德，也只是在文章里才有光彩，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并没有多高的地位，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

陈宝琛的迂腐，终于为自己招来苦果。慈禧采取对张佩纶同样的手法，新账老账一起算，一道上谕，将陈宝琛连贬五级！

陈宝琛身心交瘁，心灰意懒，他也不想回京师去做一个低微的小京官，便借母老为由，回籍侍亲。朝廷很快批下来，成全了他的“孝心”。

陈宝琛离江宁那天，江宁各大衙门无一人相送，倒是一群丘八在码头上焚纸燃炮，意谓送瘟神，弄得陈宝琛又愤又羞，欲哭无泪，如漏网之鱼般匆忙开船。

谁知陈宝琛这次回籍，一住便是二十四年，直到光绪、慈禧相继过世，宣统登基之后才回到京师，那已是白发皤然，垂垂老耄了。可怜一个正派清流名士，直到临死还不知道他这一生究竟栽倒在何人的手里！

而就在他黯然离宁的时候，恭王府里的鉴园主人在私心庆贺，醇王府的高参孙毓汶在暗自得意，李鸿章也有出了一口气似的舒坦。至于那些遭张佩纶、陈宝琛纠弹的人则更是弹冠相庆，喜形于色。更有许多对清流抱有仇恨、讨厌、嫉妒、轻视种种复杂心态的人，此时都把目光盯在这几年甚得圣眷、官运极好的清流中的幸运儿张之洞的身

上，且看他究竟有几分能耐！

《客座偶谈》中的《清流之起激于义愤》一节对当时的清流有这样的评议——

清流之起，人多疑其挟私意。然其激于义愤，志在救国者，往往而是。特流弊所极，有当时所不能意料，及至事变发生，则必瞠目相视，而有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之叹。夫论事必须洞烛始终，处事必宜熟权利害；旁观论事，与当局处事，要易地而观。世之誉人者，每日成败论英雄，吾独以此论为未允。语云：“毫厘之差，千里之缪。”为英雄者，苟能毫厘不差，即为千里不谬，必可有成而无败。此按诸已事，无一爽者，可不惧哉！

马尾之役的战况很快便传到广州，接着，严惩福建大员及对法宣战等圣谕都下达到各省，张之洞这些日子来心情甚是沉重。他既为战事失利而忧愤，更为老友的不幸而痛苦。他实在不明白，一向精明气壮的张佩纶，何以在战场上如此窝囊无用，再不济，也不能临阵脱逃，这不是有无指挥才能和临阵经验的事，这是关乎于责任操守的大是大非！

张佩纶多年来在张之洞脑中的高大形象开始低矮褪色，两广总督的心里不由得对老朋友生发出几分鄙薄来。

朝廷已向法国宣战，两广毫无疑问成了备战的重点，广东又是重中之重，广东军事上的要务首在增强武器装备。张之洞请张树声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为广东再购买二十尊德国克虏伯钢炮，又请彭玉麟派人去香港向英国军火商买一批枪支弹药。

就在这时，桑治平、王之春从越南回到了广州。

在衙门签押房里，桑、王将此次去越南实地考察一个多月的情况向张之洞作了详细报告。

目前中国在越南的兵力有四支，即驻扎在谅山的由广西巡抚潘鼎新统领的桂军约三千人，驻扎在镇南关的由提督衔总兵杨玉科统领的滇军约一千五百人，驻扎在文米的由原布政使王德榜统领的湘军约一千二百人，以及驻扎在宣光一带的由刘永福统领的黑旗军约四千人。四支人马合起来虽近万人，但各自独立，没有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名义上潘鼎新负有总指挥权，但杨、王、刘均不服他。潘鼎新的桂军

其实多为安徽子弟，是新淮军，军纪差，力量弱，潘本人遵循其老主子李鸿章的旨意，重在和而不在战。桑、王都认为潘不能担负越南战场上的主帅重担。

张之洞凝神听着这来自前方的实实在在的消息，心里琢磨着，潘鼎新任不了主帅，谁又来做头领呢？

桑治平、王之春兴奋地告诉张之洞，他们这次在宣光山林里遇到了一个奇人唐景崧。

唐景崧这个人，张之洞数月前已风闻其名。他原本是吏部的主事。越南出事后，他主动请缨入越，要为朝廷招抚黑旗军。唐景崧的这个行动，对于京师官场而言乃是一个惊人之举。随着太平军、捻军之乱的次第平息，十余年来，京师又恢复过去的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时代。京中各部曹的官员习惯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巴望的是公务少，拿钱多，迁升快。漕运早已恢复，海运也已畅通，南方的稻米瓜果丝绸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京城。人在北京，可以坐享各地的美味。大部分京官不愿外放，倘若硬要外放，最好是两司巡抚，若放的是道府一级，则非江浙苏杭不可，若分到云南、陕甘，即便是连升两三级，也都视为畏途，千方百计找门子拉关系，以求改调或干脆免去。大家都如此习以为常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唐景崧，居然要离开京师安乐窝，到万里绝域去招抚啸聚山林的刘永福。不要说越南乃蛮荒小国，眼下又正处在兵凶战危之时，单说招抚刘永福便风险极大，倘若事机不成，岂不贻笑天下？京师中那些老成稳重、聪明圆熟的大小官僚对唐景崧此举大不以为然。但也有人深为赞赏，认为这才是英雄豪杰的作为，正所谓“万里觅封侯”。不历艰险，不行万里，如何成了大功业？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赞赏，张之洞也赞赏。他笑着对桑、王说：“唐景崧是今天的张骞、班超！”

桑治平告诉张之洞，唐景崧为刘永福筹划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乘越南内忧外患之际，揭竿起义，取代陵福而做越南王。下策为据守宣光一带，坐待法人得势而被驱逐。中策是与潘、王、杨等人合作打败法人而保持在越南的地位。

张之洞说：“刘永福接受了哪一策？”

王之春说：“中策。”

张之洞点点头后又问：“你们见到了刘永福吗？”

“见到了，并与他相处了三四天。”王之春说。

关于刘永福，张之洞只知道他早年参加过天地会，与朝廷对抗过，失败后率部逃到越南，因为打赢过法国人，早两年被越南封为宣光副提督，其他方面所知甚少。

“刘永福这个人怎么样，可用不可用？”

桑治平说：“这个人虽识不了几个字，但头脑明白，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手下的黑旗军也还可以打仗。在他所接受的唐景崧的中策基础上，我们劝他打败法国人，借立功之机回国，结束异国他乡的流浪岁月。他同意了，但提出三个要求。”

张之洞忙问：“他有些什么要求？”

桑治平说：“第一，他希望回国后，能给一个相应的官职，他的部属能至少保留一半人。”

张之洞说：“立功受赏这是正理。保留一半旧部，也可商量。此事将来由我奏请朝廷。”

“刘永福认为潘、王、杨部均不可指望，故他希望能让唐景崧回广西招募一支二千人的子弟兵，由朝廷发饷。”

“这个也好办！”张之洞爽快地答应了。

“第三，刘永福希望能由冯子材来指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请总督敦劝冯子材出山入越。”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说：“刘永福信得过冯子材？”

王之春说：“刘永福讲，若由潘鼎新做主帅，必不能服众，若冯子材出山，打败法国人或有希望！”

听了桑治平、王之春的禀报，对越南的战事，张之洞的心里踏实多了。

为郑重其事，张之洞专门从虎门、黄埔前线请回彭玉麟、娄云庆、吴宏洛，又召集包括粤军提督、总兵在内的广东省的高级文武官员，一起商讨越南战场上的局势及应对策略，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后，张之洞又和桑治平私下计议了两个晚上，最后对越南局势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认识。张之洞和桑治平都认为，军事实力上，中国跟法国比，若比水上之仗，是绝对不如，若比陆地之仗，除武器不如外，其他方面多有胜过之处：如兵力上可以超过法国，对地理的适应上要强过法国，供应给需上也比法国占有优势。在越南北圻要打赢法国是不可能的。扩充军队很有必要。张之洞决定召唐景崧回国，由他在广西招募四营一千五百子弟兵，并发给他二万银子的军饷。但目前越南缺的是一个能得众望的军事统帅，故请冯子材出山是最重要的事情。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张之洞接受桑治平、王之春的建议，亲自到钦州去敦请冯老将军。

二十年前，张之洞做客胡林翼武昌署中时，便听胡说起过冯子材。那时他以总兵身份驻军镇江、丹阳一带。胡林翼和湘军将领们都看不起绿营，独对冯子材表示佩服。冯子材的过人之处，除冯本人武功超众用兵有方外，还表现在他的廉洁上。当时湘军为筹军饷而建厘金制，无论水陆，遇关设卡，凡经商做买卖的，值百抽十。绿营本有固定军饷，不能抽厘，但许多绿营将领见此有大利可图，便擅自设卡抽税，与湘军争利，湘军对此也无可奈何。冯子材的军队所在地镇江、丹阳本是富庶之区，部属也有劝冯子材学别的绿营样，但冯子材却不为所动。所部驻扎镇江一带六年，军纪也较好，没有发生与地方争斗之事。曾国藩赏识冯子材，经他力荐，冯子材得以升广西提督，并获黄马褂之赏。同治九年，出驻镇南关，平定越南北圻匪盗。光绪元年任贵州提督。三年前，因年高而致仕，家居钦州原籍。

钦州属廉州府，向正西方向走二百余里是刘永福的老家上思，往西南方向走二百余里，则到了越南的边界。从广州去钦州，以走水路为宜。

张之洞请桑治平再麻烦一次陪他走一趟，桑治平对冯子材心仪已久，欣然同意。这种出访，通常都是大根陪护，但这些天，他正害着病，于是就由前向才从山西来投奔的张彪顶替。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二十刚出头，因拳脚功夫好，当年在太原府时与大根要好，又因为都姓张，便结为拜把兄弟。大根没有亲兄弟，便将张彪视同手足。衙门里有大根忙不过来的事，大根便请张彪帮忙，几件事办得好，得到了张之洞的赞赏，便正式招进衙门做了马弁。张之洞来广州，本来张彪要跟着来，恰逢母亲病逝，便回榆次办丧事去了。在家里住满一百天后，他千里迢迢一人赶来了广州。

小海轮沿着近海区走了三天，这天傍晚由龙门海驶近淡水湾，然后再从钦江入海口溯流而上，不到十里便是古老的钦州城了。刚踏上码头，便见钦州县令刘勉勤带领一班人马迎上来，一个粗壮的汉子举着一把硕大的淡黄色万民伞走在最前面。张之洞见到这把万民伞，眉头马上皱了起来，命令立即收起。刘县令笑容可掬地对张之洞说：“打万民伞迎接贵客，是钦州县由来已久的风俗，请大人赏脸接受吧！”

张之洞板着面孔说：“什么样的贵客可以享受这种礼节？”

刘县令答：“知府以上的文官，参将以上的武官，发了大财的商贾，这些人都是可以享用万民伞迎接的礼节。还有两种人，一是新科进士回籍，二是年过八旬四代同堂家风清白的百姓，祝寿时也可以动用一次万民伞。”

张之洞器重张彪。对此，《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与张彪之契合》一节里有记载

之洞在鄂，推行新政，以办学练兵为两大端，故电中并以学生及营兵为言。办学之事，委之梁鼎芬；练兵之事，委之张彪。之洞检阅军队，例致训词，而不耐高声久语，则呼

彪趋前领训，之洞口授训词纲要，然后由彪退向大众高声演绎，就之洞口授数语，为长时间之演说，颇能申明原委，有条不紊。彪夙以不通文义著，闻者莫不称异，盖其聪敏亦有过人处也。彪起家寒微，以受之洞之知，历未弁而洊擢大将，故事之洞甚谨。迨官湖北提督，与总督分为敌体（提督虽受总督节制，而公文往来，以咨行之），而之洞颐指气使，视之犹昔，彪亦卑逊不遑，自视犹昔也。李鸿章督直时，以提镇大员多由其以走卒拔起，故待之若仆隶，为论者所讥。之洞之于彪，盖亦如之。虽重文轻武，为当时积习，然李张之待大将，实大乖体制耳。至李氏部曲之致身通显，多由苦战之功得之，而彪则未闻有若何战功，尚非其伦也。黎宋卿亦尝为之洞部曲，虽亲密逊于彪，而之洞以勤朴赏之。彪亦雅重其笃厚，故私交颇不恶。黎在总统任时，授彪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复授冠字将军，亦眷怀旧雨之意。

听到这里，张之洞的脸色开始缓和下来，对着刘县令和其他前来迎接的人说：“在别的地方，万民伞是用来送那些为百姓做了好事的清官离任的，想不到贵县的风俗当做迎接客人用。我向贵县提个建议，今后官员，无论文官还是武官，以及发财的商贾来钦州，一概免去这个礼节。官府的开支乃民脂民膏，百姓一丝一粟都来之不易，能省则省，切不可铺张讲排场。至于商人，为富不仁者多，不能再以万民伞来助长其气焰。但贵县对新科进士回籍，和四代同堂家风清白的八十老者祝寿动用万民伞，却是很好的举措，可以起着激励士人发奋读书，敦劝百姓尊老齐家的好作用，今后应当保持。本督还希望两广各县都向贵县学习，凡对厚风俗、利教化的良行善举，县衙门都应当予以表彰推行。”

刘县令和所有前来迎接的人员，齐声称赞制台大人的这个好建议。张之洞高声说：“今天，就从我开始，收起万民伞，我们一路步行进驿馆。”

想不到张之洞如此体恤民情，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簇拥着他一同进城，引得许多百姓围观，都在悄悄议论：两广还从未见过这样平易的大官！

吃晚饭时，刘县令对张之洞说：“宋知府昨夜派急足通知卑职，说大人到钦州的目的是看望冯老将军。冯老将军住在荔枝湾，我这就派人到荔枝湾去告诉他，叫他明天上午到城里来，如何？”

原来是昨天廉州府通知钦州县的，怪不得刘县令事先就在码头上等候，张之洞的本意是并不想这么麻烦县衙门的。他说：“不要麻烦

冯老将军了，我们到荔枝湾去看他。”

刘县令说：“荔枝湾离城有二十多里，路不好走，还是叫他来吧。”

张之洞放下筷子，沉下脸说：“我是专程来看望冯老将军的，几百里的路都走了，还在乎这二十多里吗？冯老将军快七十岁了，叫他进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于心也不安呀！再说，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查看查看贵县的风气和田里的农活哩！你明天和我一道去，我们都不穿官服，也不骑马坐轿，冯府不要事先通知，沿途百姓也不要惊动。你能走吗？”

刘县令虽不到四十，却因长期养尊处优，早已发福，肚子大得像怀胎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连一两里路都不愿走，来钦州做了近三年的县令，足迹不出城外五六里。现在要他走二十多里的路，他如何吃得消？但在这个年近半百的总督面前，他敢露出半点为难吗？忙连声答：“能走能走，卑职也常常到四乡去视察民情的，天气热，明天我们早点吃饭，早点动身。”

“好，明天我们五点半钟吃饭，六点钟动身，沿途也不打尖了，中午之前赶到荔枝湾。”

张之洞也同县令商量，就这样做了决定。

三 海隅荒村，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

次日清早，张之洞、桑治平、刘县令连同张彪及县衙门里的两个仆人，一共六个人，组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行列，向荔枝湾走去。

早上天气凉爽，带露水的晨风吹到脸上湿润清凉，望着四周的青山绿水，碧叶黄穗，张之洞心里很是舒坦，不断地向刘县令问钦州的民情民风。刘县令昨夜做了充分准备，要在总督面前表露出好形象，故走了十来里路状态还算好。眼下正当七月下旬，倘若在山西，气候明显的是秋凉了。但广东天气炎热，雨水充沛，依然是盛夏的光景。

过了九点，太阳便晒得使人难受了。张之洞也渐有劳累之感，看身旁的田畴，比起城郊来又差得太多，显得有点贫瘠荒凉，他的心情受到影响，更觉劳累不堪。回头看了看一旁的刘县令，也开始汗流满面，喘着粗气，步履蹒跚了。他拍了拍刘县令的肩膀笑着说：“老弟，歇会儿吧，你是太胖了，负担重，走远路，瘦人要沾光。”

一声“老弟”，把刘县令的眼睛说得大大的。他压根儿没想到，这位制台大人竟然这样随和平易！他略带几分惭愧之色苦笑道：“不瞒大人说，卑职的确是累了。但大人不说辛苦，卑职何敢言累，卑职不善走路，都是这身蠢肉害的，今后要下决心饿瘦它！”

张之洞哈哈笑道：“老弟是福气好，我是想胖也胖不起来，几十年都这样了，吃什么都不长肉！”

众人都跟着总督开心地笑起来，歇了一会儿后，刘县令强忍着全身散架似的痛苦，跟着张之洞和众人一步步地向前走着。终于，仆人告诉他，荔枝湾到了，他忙把这个喜讯告诉张之洞。

张之洞放眼看眼前的荔枝湾，左右两边都是连绵的小山，正前方一片汪洋。在阳光照耀下，碧波荡漾，白鸥起伏，显然那是南海。近处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水田，田里随处可见一块块突兀而起的黑色大石头。稻叶青中显黄，谷穗大多下垂了，但禾苗稀疏，谷穗也不长，看来不像是丰收的景象。左侧有一道小山谷，隐隐约约可见山谷里有房屋村落。钦州县衙门的一个仆役对众人说：“冯老将军就住在那道山谷里。”

“那我们就到那边去吧！”

张之洞说罢，先迈开步，大家都跟了上来。

田里有几个汉子在劳作，抬起头来，以颇为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一行陌生的客人。

快要到小山谷的口子边，只见附近的一块小田里，有一个人正牵着一大条水牛走上田塍。那人头戴一顶斗笠，身穿一件白布无袖短

褂，一条过膝盖的半长黑布裤，赤脚上流着泥水，个子矮小，从背影上看，像是一个十五六岁未成年的男孩。

仆役走上前去指着山谷问：“冯府在这里吗？”

那人转过身来，摘下斗笠，大家这才发现原来不是小孩，而是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子满头白发，却没有留胡须。他一边用手理着头发，一边问：“你们去冯府做什么？”

老头子说着扯了扯绳索，大水牛跟在后面迈开笨重的四蹄。

“我们去冯府找冯老将军。”

老头子牵着水牛慢慢地走在前面，又问：“找冯老将军有什么事吗？”

仆役顿时神气起来，带着几分自豪的口气说：“制台张大人从广州来到钦州，督署的桑老爷和我们县令刘老爷陪着他老人家一起来见冯老将军。”

“制台张大人？”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盯住仆役的脸问：“你是说他和刘太爷一起来看冯老将军？”

“是呀！”仆役挺了挺胸脯。

老头子的目光迅速打量了众人一眼问：“他在哪里？”

张之洞从这一道目光中看出一种迥异常人的神采，蓦然间一道灵感闪过：莫非此人就是冯子材？他忙跨前一步，走到老头子的身边：“老人家，我就是张之洞，特地从广州来荔枝湾拜访冯老将军。”

老头子没有吱声，将张之洞从头看到脚，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将眼前的小老头认真地看了看：头脸不大，面色黑里透红，极少皱纹，两道眉毛不太浓密，眉梢处长着几根特别明显的长寿眉，身躯短小却匀称协调，年近古稀却精力弥满。

“啊，你就是张大帅，真正是远来的稀客贵客。”老头子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来。“老朽就是冯子材，张大帅这么远来荔枝湾，老朽不敢当，不敢当。”

“你就是冯老将军！”张之洞激动万分，下意识地伸出手来，要来拿冯子材手中的绳索，“我来替您牵牛。”

“使不得，使不得！”冯子材急得忙将手中的绳索握得紧紧的。

刘县令见状，赶紧走上去说：“我就是钦州县令刘勉勤，本县来给冯老将军牵牛吧！”

“也使不得，也使不得。”冯子材的手向一边躲着，正在这时，从小山谷口边快步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穿戴整齐的汉子来。

冯子材高兴地说：“我的老二相华来了，让他来牵吧。”

说话间，冯相华来到父亲跟前。冯子材指着张之洞和刘勉勤说：“快来参拜二位大人老爷。”又对儿子说：“你先牵着牛快点回家，好好准备一下，我就来。”

冯相华向张、刘各鞠了一躬，张之洞见冯相华精壮麻利，心里想：果然虎父无犬子。

冯子材将手中的绳索交给儿子。

张之洞真诚地对冯子材说：“老将军为国家立过许多大功劳，而今年事已高，应该在家享享清福，何苦还要亲自牵牛扶犁，做这等艰苦力田之事。”



冯子材



刘永福

赵凤昌《惜阴堂笔记》——

冯任广西提督最久。土匪李扬才等扰边多年，冯率部三次进剿，至关外及越境以平之。抚循地方，边民越族，同深爱戴，均以冯爷呼之，表尊而且亲之意。自西提乞病，在钦州本籍，因越事奏办团练。甲申十二月，忽接粤督南皮遣员赉书，并饷银五万两。书中声明，一面奏闻，不及公牒，先此函达，速募练成军，迅赴桂边。冯谓南皮系魏科名流，乃能识我，越事已急，我允之矣。随即招募部署，赴镇南关。

冯子材爽朗地笑了两声说：“儿孙和乡亲们也都对我这样说，按应该这样，家里既不缺劳力，也不缺钱用，还要我这老头子下田做什么？不瞒大帅，我是一世劳动惯了，早年下的是力气活，军中二三十年，不是打仗，就是操练，没有一天休闲过，养成习惯了，非动不可。一天不动，这浑身筋骨就酸胀。我下田，说是做农活，其实是活动筋骨，图个自己舒畅。”说罢又哈哈大笑，大家也都开心地与冯子材一起笑。桑治平想起那年去解州拜访阎敬铭，一样地做过大事业，一样地处过高位，一样地离开权要退下隐居，打发日子的方式却迥然不同。他对眼前这个开朗爽快的小老头立即生发亲近之感来。

“大帅，你从广州到荔枝湾这个偏远的海边来看我，叫我如何担当得起！”

冯子材的话，不是表面上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

六十八年前，冯子材出生在这里一个半农半渔的家庭。家里苦，他从小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天生聪明机灵，学什么会什么，而且比别人都干得好。他种田，是一个好庄稼汉，打鱼，是一个能干的渔民。二十多岁时投军，做了一名绿营士兵。凭着勇敢和机智，他一步一步地从最低级的武官升了上来，职位迫使他不能不识字。识字读书之后，他才明白，原来书里有许多智慧，那些自己用多年的摸索，用血和汗换来的见识，前人早已将它记录在书上了。冯子材后悔读书太晚，也因此对有学问的人十分尊敬。

三年前，他卸下贵州提督的要职，回到荔枝湾安度晚年。表面看起来，他已不过问世事，但多年的高级武官养成了他关心天下大事的习惯。他知道越南的战事，也知道新来的两广总督便是大名鼎鼎的名士张之洞。冯子材对张之洞很敬重。一敬重他的探花出身。三年一次的进士考试，全国十八行省，有多少异才俊秀，此人居然可以名列鼎

甲，不由得冯子材不佩服。二是敬重他的清流名望。十多年来张之洞的一系列奏疏名动海内，身处军界要职的冯子材还能不知？他常常读登载在邸报上的张之洞的奏疏，并要手下的文案和儿孙们认真阅读，视之为文章模板。

这样一个巍科清望、令他敬重已久的总督大人，亲自来到这个荒寂得几乎无人知晓的海边小山谷来看望他，岂不令他感激，令他兴奋！

“应该，应该。”张之洞高兴地说，“您是大英雄，二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举子的时候，便已闻您的大名，景仰您的功业，只是没有机会拜访您，这次来到两广，是朝廷送我这个好机会，我怎能放弃！”

“大帅言重了。”冯子材咧开嘴大笑起来。桑治平在一旁看着，心里想：此人年近古稀，然笑起来却不乏孩童的天真，看来是一个胸襟光霁、克享遐龄的老人。

两榜出身的刘勉勤也一路走一路思量：这样一个矮矮小小单单薄薄的老头子，竟是一个戎马终生军功卓著的带兵将领，真是怪事！眼前的荷笠老者和想象中的绿营提督，怎么也对不上号，合不了榫。他甚至有点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假冒者？

冯子材带着大家很快便到了自家门口。比起广州城里大商巨贾的住宅来，冯家的府第固然粗朴简陋，但在乡间山里，却是名副其实的高门大宅。穿过一座三层楼高的木石牌坊，便算正式进了冯府。这里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地分布着二三十间房子，全是冯子材和他的儿孙们及家里的男工女仆所住的房屋。众人在冯子材导引下踏进一间大厅。厅堂宽敞明亮，摆着一色的仿明红木家具，正中供奉着一尊陶瓷关帝全身像，两旁站着他的儿子关兴和护刀将军周仓。三尊陶像面前香烟缭绕，鲜果满碟，给厅堂增加一份浓厚的兵家气氛。

刚一落座，便立刻有几个仆人上来沏茶，摆糕点，冯子材向大家告辞一会。片刻光景，再出厅堂的老将军身穿一套黑亮的香云衫，脚

踏一双泰西黑皮拖鞋，腰杆挺拔，精神抖擞。头上的白发和浑身的黑装对比分明，益发显出老英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张之洞和桑治平都在心里暗暗叫绝，对此行的成功更添几分信心。

“老将军，您的身板真好！”张之洞不觉脱口赞道。

“托大帅的福。”冯子材中气充足地说，“老朽虽已六十八岁，却还能吃能睡能喝酒，过会儿，我要与大帅痛饮三百杯，一醉方休！”

冯子材的军人豪气，令众人肃然起敬。

张之洞忙笑着说：“我的酒量不大，不要说三百杯，只怕五六杯就要醉倒在这荔枝湾回不去了。”

“好哇！要真的醉了，就在我这里多住几天，我餐餐请大帅吃刚出海的石斑鱼、大龙虾。”

说罢，又哈哈大笑，那一股气流仿佛有震动屋瓦的力量。

张之洞趁势说道：“现在还不是醉酒吃海鲜的时候，老将军，国家局势严峻得很，法国人已欺侮到我们的头上来了。前几天，马尾船厂遭法国人炮击全军覆没的事，想必老将军已有所闻。”

“我知道。”冯子材自己脸上的笑容顿时消除。“左相和沈文肃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福建海军，片刻之间便全军毁灭，太令人伤心痛心了。”

“朝廷为此已向法国公开宣战，沿海沿江各重要港口码头都要严加提防。”

“广东的防守在广州，广州的防守在黄埔，黄埔的防守在虎门。”冯子材以一个军事行家的口吻说着，“不知黄埔港和虎门海口防守力量如何？”

张之洞答：“我来广州后没几天便去了黄埔和虎门，实地察看了一番。黄埔有张轩帅在，虎门有彭大司马亲自坐镇，武器装备也还算

强。”

冯子材沉吟片刻说：“淮军军纪平素不大好，但打起仗来，还能同心协力，武器装备在广东来说要算好的了。湘军军纪要比淮军好一些，但装备不如淮军，不过有彭大司马亲自坐镇，想必也可放心。”

想起马尾船厂的惨祸，又想起在虎门时彭玉麟的话，张之洞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船炮不如人家，法国人若发起疯来拼命，虎门和黄埔都有可能守不住。”

“那就让他进来好了，我们关门打狗！”冯子材捋起香云衫衣袖，挥舞着手臂。那手臂虽瘦，却像铁棍一样的坚硬有力。“法国人是客，我们是主，他闯进我们的家里来了，我们还没办法收拾吗？他十个人，我用百个人、千个人对付，塞断珠江，围困他三五个月，饿也要饿死他们。我们中国人与洋人打仗，眼下主要还不是输在武器上，而是输在气势上。仗还没打，被他的船炮吓住，心里先自慌了，如何能打得赢？兵法上说，三军之帅在气，气不馁，则兵不败。”

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虽然有点像在指责张之洞刚才所说的船炮不如，令他略为不快，至于塞断珠江，事实上也办不到，但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仍为冯子材这番气势、这番血性所感动，所激昂。是的，武器是不如人家，但人家已是杀气腾腾打上门来了，难道就因此而卑躬屈膝、举手投降吗？武器不如的时候，更要提倡气势和血性。

张之洞动情地说：“老将军说得很好，法国人若真的闯进广东内河来，我们就按你所说的关门打狗，十个百个打他一个，砖块石头一齐上！”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冯子材舒心地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未缺的大牙齿。

这时，一个仆人走进来，附着冯子材耳朵说了两句话，冯子材起身说：“大帅走了半天路，一定饿了，我们现在就去吃饭。匆忙之间，没有好招待的，上个月我的一位老部属送我两对东北熊掌，现在

已开始上火上煲了，晚上请大帅和诸位尝尝东北黑瞎子的味道。”

众人听了这话都很高兴，尤其是刘县令，过去只是在书本上看到炖熊掌是一道特别珍贵难得的美食，今天跟着张制台，真的捞到了口福。

冯子材将大家引到餐厅，一张十人坐的大圆桌上早已摆满各色海鲜山珍。广东人本就讲究吃，冯府上下更对吃重视，虽然是匆忙间操持，但菜肴数量之多，烹饪之精，已令张之洞、桑治平等人大大为惊讶了。冯子材不断地给张之洞挟菜，又不停地劝酒，自己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谈笑风生，不拘不束。一向与文人学士打交道的两广总督，第一次感受到一股浓厚的豪放粗犷之气。不知不觉间也受到了感染，心绪变得兴奋起来。

张之洞对武夫向来怀有偏见，认为他们粗俗、卑陋，今天他才发现，其实与武夫在一起也有很多快乐和兴奋。吃喝谈笑之间，生命便充满了人性的真趣，许多不必要的思虑和忧愁自然就远远地离你而去了，这有什么不好！

吃过饭后，冯子材陪张之洞等人参观他的兵器库。兵器库里也有西洋人造的快炮和驳壳枪，但更多的是刀矛剑棍，中国古老的十八般武器，件件皆全。看过兵器库后，冯子材又带他们去看宅院后的习武坪。这是一块方圆十余亩的大土坪，土坪上竖立着不少拴马桩和箭垛，堆放着各种石锁石臼，另一角有十几个人在练习棍棒。冯子材指着领头的汉子介绍：“那是我的长子相荣，他有上百个徒儿，现在比我神气。”

顺着冯子材的手势，张之洞看到一个身材不高的中年汉子，正在挥动一根棍子做示范动作，遂问道：“老将军有几位公子？”

“就两个。”冯子材笑了笑答，“孙子倒不少，大小加起来有七个了，还有三个孙女。”

“好福气呀！”张之洞随口赞道。

“我还喂了十多匹好马。”冯子材得意地说，“要不要去看看？”

张之洞心里一动，这个老将军真非比等闲，有人有枪有马，若世道一乱，他真可以占山为王，做一方豪强！这种局面，哪个文人可以做到？

看了马圈后，冯子材请张之洞回到客厅休息喝茶，经过半天的交往，张之洞对请冯子材出山的念头更坚定了。这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越南战场的统帅，非他莫属。不过，毕竟年近七十，他还愿意重披战甲，亲赴凶危之地吗？

张之洞思忖片刻后，决定就此切入正题。

“老将军，我想请教你，法国人本是在越南北圻一带与我较量，这次突然犯我海疆，六月中旬，攻打基隆炮台，七月初又袭击我马尾船厂。这两次海盗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老将军戎马几十年，深知用兵之道，请指教指教。”

从见到张之洞那一刻起，冯子材的脑子里就一直在想：他到荔枝湾来做什么，是因为视察到了廉州而就近看看我这个老头子，还是专门为了一件事来的？听了这话后，他明白了，原来因初掌军权不懂军事而来当面对教的。冯子材颇为感动。这几年的两广总督，从曾国荃到张树声，仗着自己昔日的战功，从来不将他这个绿营宿将放在眼里，用兵打仗的事，没有一次咨询过，他也索性不过问。现在张之洞亲来荔枝湾讨教，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与所有久任要职的致仕官员一样，冯子材也是十分看重在位者对自己的态度的。他思索了一下，郑重回答：“依我看，这是敲山震虎。”

“敲山震虎”这四个字同时在张之洞和桑治平的心中震荡，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住这位年虽迈气犹雄的前绿营提督。

“四年前，我率兵在镇南关外住了三个月，对法国与越南之间的关系比较了解。越南君臣既昏庸又懦弱，法国控制它不需要多大的力气，这中间主要是防着我们中国这一层。我们中国不想把北圻交给法

国，也不希望法国通过红河进入云南，所以这几年一直有军营驻扎在那里。在陆地上，法国人虽然枪弹也比我们好，但我们还是可以和他們拼一拼的，中法之间有胜有负。但在海上，法国则占绝对便宜。上次打谅山不利，他们便想利用自己的长处，用海战来迫使朝廷让步，所以有了基隆和马尾之战。法国的目标还是在越南。”

冯子材这一席话，使得张之洞和桑治平大受启发。是的，打基隆，打马尾，都只是手段，目的是要逼中国军队退出越南。不愧是老于军事的将领，一眼便看穿了法国人的鬼蜮伎俩。

“老将军说得很好，使我们茅塞顿开。”张之洞望着冯子材说，“老将军多年为广西提督，又在越南驻扎过，依您之见，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是否可以在越南打赢一场大仗，杀下法国人的威风？”

“当然可以。”冯子材不假思索一口咬定下来。“不瞒大帅说，当年在镇南关，我就想过，我们中国所有在越南的人马联合起来，打它一场大仗，狠狠地杀一杀那些洋鬼子的威风。但一来当时朝廷没有向法国宣战，二来我也不具备联合其他人马的地位，所以也只是空想而已。”

张之洞听了这话很高兴，立即接话：“老将军，现在朝廷已公开向法国宣战，可谓天时已备，假如给您一个地位，让您有统帅所有在越各路军队的权力，您是否还愿意将您当年的设想变为现实？”

“这个嘛，”冯子材这时才真的明白了：原来张之洞是想请我出山！他心里一阵惊喜。人们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冯子材就是这样一位志在千里的老骥。过去的辉煌，既是他生命中的亮光，也是他生命的支柱。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常有按捺不住的再创辉煌的雄心，只是时过境迁，今不如昔，许多该具备的条件都不具备。在新总督这番热切的心情面前，面对着这个重大的问题，冯子材犹豫起来。他的一只手用力地摸着干瘦的尖下巴，沉吟良久才开口，“不瞒大帅说，光绪七年轩帅也曾派人来过荔枝湾，请我出山带一支人马再进越南，我以年迈力衰为由推辞了。我其实并不年迈力衰，而是不愿领这个

命。”

“为什么？”想不到在关键的时候，冯子材退缩了，张之洞略感失望。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位老将军推辞张树声的理由。

“这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年轩帅来找我时，条件仍不具备，一则朝廷未宣战，二则轩帅也只是叫我带一支人马入越，并未赋予全权指挥的权力。另外，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我与轩帅也有很大的不同。我这老头子是倔犟的，宁折不弯。洋人欺压我们，我宁愿死，也要痛痛快快跟他们干一场。轩帅不是这样，他与李少荃一鼻孔出气，只是忍呀忍呀的，我也不愿在他手下做事。”

张之洞心里舒了一口气，说：“这些顾虑现在都可不必有了，老将军还有别的什么难处吗？”

“轩帅虽然不做总督了，但在越南的军队主要还是淮军的势力，广西巡抚潘鼎新坐镇北圻。潘这个人还不如张，不好相处，我去越南的话，如何与他共事，彼此的位置又如何摆？”

这倒真是一个大难题！潘鼎新身为广西巡抚，按朝廷的制度，他并不是张之洞的下属，张之洞无权将他从北圻调回，更无权罢他的巡抚之职；何况潘是淮军宿将，资格比起张之洞来要老得多。有潘在北圻，冯就不可能做统帅，这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张之洞双手轻轻地来回搓着，手心沁出热汗来，一时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桑治平也在为此思索着，他也一样想不出一个好主意，见张之洞颇为为难，不能不插一句话来为总督解围：“老将军，此事容张制台与朝廷再商量，除此外还有别的难处吗？”

冯子材望了桑治平一眼后说：“除开淮军外，北圻的最主要的军队便是黑旗军。刘永福是中国人，却领了个越南的提督职。此人是个枭雄，不服管束，什么人都不在他的眼睛里。我在北圻三个月，没有与此人见过面。听人说早年投过长毛，与我的军队交过手，若叫我去指挥他，怕不行。”

张之洞听到这里，心里大为舒畅起来，忙说：“老将军，你知道这次是谁卖力推举你吗？仲子，你对老将军说说。”

桑治平笑了笑，将前向在宣光与刘永福会面的情形简略地说了说后，强调指出：“刘永福一再讲，越南战事，只有老将军您出来，才能压得住台面，潘鼎新究其实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料。他的黑旗军一定配合老将军，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冯子材快活地笑了起来，说：“没料到，刘二这个人看人还有眼光，不计前嫌，气量也不错。不过，他手下那班子人马我不称心，不怕大帅说我老头子背后嚼人，他率的黑旗军里强盗毒贩子、乌龟王八蛋，什么都有，不能指望那些人做大事。”

张之洞忙说：“老将军知道他有个帮手唐景崧吗？”

“听说过，据说也是广西出的进士，在朝廷官做得好好的，却主动请缨来越南，给刘二当参军。”

桑治平说：“我在宣光跟唐景崧相处过三天，此人有才有识，张制台已答应由唐景崧亲自回广西招募四营子弟兵。这四营子弟兵可以作为配合老将军的一支兵力。”

冯子材点点头，没有做声。

张之洞将冯子材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看在眼里。他看出冯子材虽有顾虑，但率兵出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决定对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老将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务必要使他丢开顾虑，重上沙场。

“冯老将军，”张之洞敛容凝望着冯子材，声调厚实而沉重，“我虽没有明说，大概您也听出来了，我这次来荔枝湾，就是专程来请您出山，请您率子弟兵再赴关外。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一是老将军您本人几十年来的战功，二是桑先生和雷琼王道台此次去越南后当面听的刘永福的推荐，来到荔枝湾，亲眼见到您精力旺盛，气概不减昔日，更使我欣慰。”

“岁月不饶人，精力、气概都不如从前了。”冯子材忍不住插了一句话。桑治平发现，自从见到冯子材以来大半天了，这好像是他说的第一句叹老的话。

张之洞笑着说：“赵王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看中午餐桌上，您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知廉颇未老！”

冯子材又开怀大笑起来，依然是满脸的灿烂。

“自从道光二十年，我们与洋人在南海上开仗以来，四十多年间，直到最近的基隆、马尾之役，我们与洋人打过多次大仗，但每次都是我们吃亏，尤其是法国人更可恨，不仅用武力，而且还利用传教士欺侮我们。这个令人恼火的法国，是与我们结下深仇大恨的了。这次基隆、马尾之役更是猖獗至极。”

“这两次海战，真把中国军人的脸丢光了。”冯子材狠狠地插话。

“是的。”张之洞赶忙抓住这个话头。“凡有点血性的中国军人，莫不为这两次的失败而痛心疾首。所以我们想趁着朝廷与法人宣战的机会，请老将军出马，大家全力支持，周密计划，在越南北圻打一个大仗，杀下法国人的威风，为中国百姓，更为中国军人争这一口气。”

这几句话说得冯子材胸腔里的热血开始加速流动起来，他在心里频频点头，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满身书生气的制台大人，聚精会神地听他说下去。

“来荔枝湾之前，我和彭大司马、张轩帅以及桑先生都仔细计议过，海战，我们的船炮的确不如法国人，取胜的把握不大；但陆战，我们的武器差不了多少，至于地理、民情、军需供应等方面，我们更要胜过法国。所以，只要冯将军出马，我们对在越南打一场大胜仗是很有信心的。”

“大帅分析得好，海战或许不如人，陆战并不弱得太多。”做了几十年陆军将领的冯子材，深为赞许张之洞的这番中肯之言。桑治平插话：“老将军过去打长毛、打捻子，战功虽多，但终究只是朝廷的忠

臣，若这次在越南打赢了法国，那就是我们堂堂华夏的英雄。”

这两句话的背后，其实还藏着许多话，诸如打赢长毛、捻子，其实还是在替满人卖力，悠悠史册对此事的评价究竟如何还很难说；但若打赢法国，那就是建的岳飞、戚继光的功业，千秋万代都会长受敬重，久享祭祀。但这种话，不是至亲深交，岂能随便说出，只可点到为止，能不能意会得到，就只能看这位老军人的悟性了。

不料，冯子材两眼突然放出一束亮光来，兴奋地望着桑治平，许久，才长长地吐出一句话：“桑先生这话，说到冯某的心坎里去了。冯某从军数十年，近十几年来，常为此事感到遗憾。桑先生此话，给我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冯某愿赴越南，只是手中无兵无饷，如何打仗？”

“你需要多少兵？”张之洞问。

“大约要六七千人。”冯子材胸有成竹。

“两广各镇绿营，随你挑选好了。”

“哼哼。”冯子材冷笑两声，“不怕大帅你笑话我不自量，在冯某看来，两广绿营，无一兵可挑。”

张之洞尚在惊愕之中，桑治平插话：“如此说来，请老将军自募子弟兵如何？”

“要打赢仗，也只能如此了。”冯子材断然回答。“只需三个月，我冯家子弟兵就可以出关，只是这笔军饷如何办？”

张之洞摸了摸下巴上浓密的长须，思索了一下说：“我回广州后，即刻给你拨五万银子，供你招募，以及在国内训练之用。三个月若出关，我按过去湘军的规矩，每名陆勇月发四两二钱，按月发足。你看如何？”

冯子材当然知道，当年曾国藩给湘军陆勇每月发四两二钱银子，

是有点重赏之下招勇夫的味道，远比绿营的待遇要高。湘军战斗力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于此看出张之洞的诚意，忙说：“这当然很好了，关键是今后不要欠饷。”

“这你放心。只要我张之洞做两广总督，就不会欠冯老将军的饷，要不要我给你立个字据？”

“那倒不必。”冯子材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那就这样定了。”张之洞起身走到冯子材的身边，握住冯子材的双手。“那我即刻上奏朝廷，请朝廷委任老将军帮办广东军务之职。老将军奉旨后便可在广东招募子弟兵，三个月出关。今后仗怎么打，我们再随时互通声气，相机行事。”

冯子材也站起来，略带激动地说：“冯某本不想再过问国事了，只为大帅亲临荔枝湾的情义不能负，故答应大帅之请，组建冯家军，再进镇南关。不过，冯某最后还有一点请求。”

“老将军尽管说。”虽然话说得爽快，但张之洞的心里却冒出一丝凉意，他不知道这位暮年烈士出山时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万一答应不了，又如何办呢？总不能让前功尽弃吧！

“潘鼎新现在是以广西巡抚的身份帮办关外军务，按常规当节制所有驻越南北圻的军队，但此人虽为准军头领二十余年，其实不懂打仗。我只希望大帅给我一个答复：冯某在越南，不归潘鼎新指挥，遇事直接与大帅商量；紧急关头，要给冯某以调度指挥其他在越军队的权力，若这点权没有，即便出山也可能无功而回。”

冯子材的这个最后请求，实际上又回到先前所说的在越南的地位问题。张之洞不能不佩服冯子材的老辣，转来转去，还是转到这个重要的事上来了。看来，冯子材所募的子弟兵不能从藩库里开支。若从自筹而来，则属团勇一类的军队，可仿湘勇前例，不按朝廷经制之师对待；不是经制之师，自然可以不受制度所限，不归潘鼎新指挥可以行得通。至于紧急关头，指挥全越清军，到时再说。想到这里，张之

洞斩钉截铁地说：“可以，老将军的子弟兵只听老将军您一人的将令，不但潘抚不能约束，即便本督，也不遥制，相信老将军当会以国家为重，以朝廷为重，以老将军数十年来所成就的英名为重，擅自处理。”

冯子材感到了一种全权的信任感。他紧握张之洞的手说：“那就这样说定了，走，我们一道吃熊掌去。”

第二天上午，冯子材正要陪同张之洞一行到荔枝湾四处走走的时候，廉州府快马赶来的衙役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张树声已于三天前病逝广州。张之洞大吃一惊，急忙告别冯子材，匆匆回奔五羊城。

四 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

张之洞匆匆赶回广州，先不回衙门，径直来到高隆街张树声在穗的寓所。这里已经是白花如雪，挽幛如林了。李鸿章送的挽联贴在丈八白绫上，高高地悬挂在灵堂正大门的两侧楹柱上，十分引人注目，其余映入眼帘的尽皆淮军系统的高级文武官员的挽联。他们挑尽字典中的最好词语，不惜破格逾等吹捧曾与他们一道平发平捻，而今无官无职的那个皖北强梁。在踏入张府的那一刻，张之洞直觉这是驻粤淮军集团在着意为之。他们近在给广东粤军以威胁，远在向朝廷施加压力，其用意则很明显：淮军团结一致，力量强大，不可轻慢。

清流出身的张之洞本能上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之感。

张树声的长子张华奎，见张之洞一身平常装扮，也不见祭礼奠仪崔颢等等，心中老大不快，前去码头迎接的兵备道李必中悄悄对张华奎说明了缘由。张华奎见张之洞家门都没进便来吊唁父亲，又感动了。他赶忙以孝子之礼跪着接待，将张之洞引到张树声的灵柩前。

张之洞对着灵牌凝思着。想当年这位淮军统领指挥千军万马，搏击沙场，是何等威风凛凛叱咤风云，而今说走就走了，生前的战功、袍泽一样也带不去。做过统帅，做过巡抚，做过总督，不料到了最后却一官半职都没有，灵牌上的头衔空空荡荡的。此刻的祭堂尽管热热

闹闹风风光光，但那位长眠者的心境，一定冷落寂寥，有苦难言。想到这些，一丝人生无常的感叹，不由自主地在张之洞的脑中涌起。他跪在张树声的灵柩前，满怀哀悯地磕了三个头。

张华奎恭恭敬敬地扶起张之洞，将他带到书房坐下后，将张树声的遗折捧了出来，请张之洞代为转奏朝廷。张之洞打开前总督的遗折，认真地看着。前一段文字依旧是为自己辩护，只是语气较往日低沉，遗折的最后，张树声以一个深受厚恩的三朝旧臣的身份，郑重敦请朝廷变法自强：

“西人立国之本体，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轮船大炮电线铁路皆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常不相及，纵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犹不足恃也。宜采西人之体以引其用，则奠国家长久之业矣。”

张之洞虽不能完全赞同这个意见，但张树声临死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忠心却强烈地震动了他。何况此刻战火已经点燃，厮杀在即，借张树声的身后之事安抚淮军，让湘淮粤三军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乃眼下的头等大事。张之洞站起来，诚恳地对张华奎说：“请大公子放心，本督将亲自拟折为轩帅请恤。”

第二天，张之洞尽心尽力地为张树声拟了一道请恤折，以继任者的身份，历叙张树声在两广任上的政绩，再一次为张树声洗刷这几年来所受的指摘。又追叙张三十余年来的战功，请求朝廷将其任上的处分予以开除，生平事迹交国史馆立传，并在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祠享祭，荫子庇孙。又换上素服，带着一班高级官员再次亲临祭奠，在张树声的灵前亲自宣读这道请恤折，请前总督在天之灵安息。张华奎和守灵的淮军将士无不感激，郑重表示：朝廷已发出对法宣战的指令，淮军将士听从制台调遣，同仇敌忾，坚守大清南大门。

料理完前总督的丧事后，张之洞全力以赴办理另一件大事：筹饷。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拿出一大批银子出来，这批银子的主要用途：

一是从洋人军火商手里买二十座克虏伯钢炮及一万颗炮弹，二为唐景崧新募的景字营及冯子材即将招募的子弟兵发放饷银，三为湘淮粤三军因备战而必添的急用军需和赏银，这几项款子加起来，将在百万两左右。

这可是一笔庞大的数字，要是在先前的山西，如同上天摘星揽月，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广东富裕，或许可以四处腾挪挤压，凑起这百万银子出来。他将巡抚倪文蔚、布政使龚易图、按察使沈镕经等人找来商量，孰料这几位熟知钱粮底细的人听后大为犯难。倪文蔚告诉张之洞，早在去年，便因海防吃重，经费不敷，张树声不得不奏请朝廷同意，向香港汇丰银行借高息银二百万两，去年八月提取一百万，今年三月又因库款紧绌提取一百万，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二百万银子已全部提尽。

张之洞还不知有这件事，心里也焦急起来，顿时有一种“空存抱负却无法展布”之感。他想起二十年前胡林翼对他说过的一番话来。那是在武昌抚台衙门里，身在安徽前方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给胡林翼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信上只写了几句话：请在十天内速筹八万两银子，不然将人心溃散，无法维系。胡林翼拿着这封信对待立一旁的张之洞说：“现在正是春荒时节，湖北农人行乞啃树皮度荒，道路上只见难民，没有商人，厘卡收不到厘金，街市萧条，也收不上税，而四处要钱要粮的信函不断前来，藩库一洗再洗，几乎淘空。我现在到哪里去弄八万两银子。但没有饷银，军队随时都会哗变，又怎么能指望他们打仗，这也是实情，真难办呀！”

看着恩师满脸忧愁一筹莫展的样子，张之洞也觉得心头茫然。他绞尽脑汁，想为恩师分忧：“奏请朝廷，让户部拨下银两呢？”

胡林翼摇摇头说：“朝廷这些年来也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才要各省自筹饷银。向朝廷要银是一句空话。再说，即使能给你一点银子，十天之内也到不了安徽呀。”

“可不可以请江苏、河南、山东就近接济呢？”

“别省接济？”胡林翼冷笑道，“谁会接济你？别说他们也一样地拿不出银子，就是拿得出，他会拿银子来让你成事，让你立功出风头？也就是我胡林翼，才和曾涤生患难与共，急他之急，别的省巴不得你湘军全军覆没，他在一旁看火色哩！”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里惊道：“这国家难道就是湘军的，与他们无关？各省官吏原来都存这种心，怪不得长毛能得逞。”

“香涛呀，”胡林翼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读书做文章毕竟是容易的事，治理天下，真正的硬功夫在于经济二字。是否社稷之臣，就看这经济二字做得如何。至于经济中，理财又是头一项，你今后要在这方面积累些实学。晓得理财，才可谈事业。”

张之洞重重地点了点头，将恩师这几句话牢牢地记在心里。

前几年在山西，因为来不及大兴作，银钱一事尚不太突出，现在这百万银子的大事硬邦邦地摆在面前，张之洞似乎突然深刻理解了恩师二十年前的教导：经济、理财，真正是治天下的第一桩大事。

他双眉紧拧地问龚易图：“你可以挤出多少银子出来？”

布政使哭丧着脸，摸着脑袋想了半天说：“顶多二十万，这还得担风险，准备挨骂。”

张之洞听了很不高兴：“堂堂广东省藩库，就这样窘迫！这话怎么讲？”

龚易图解释：“藩库账面上是有些银子，但一项项都有安排，挪动不得。能挪动的银子，今年春上都动用了。现在只能在上缴朝廷的银子里扣除一点，这就要担风险。给广州商人加重税收，就得准备挨骂。”

二十万两解绝不了大问题，怎么办呢？张之洞望着众人：“就不能有别的法子了？”

龚易图咬了咬嘴唇，说：“法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再向香港汇丰银行去借商银。”

对呀，张树声可以借，我为什么不可以借！张之洞立即作了决定：“就按龚方伯意见，再向汇丰去借二百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老迈的巡抚忙摇手，“张大人您不知道，英国人的息太重了，我们还不起。”

“多少息？”这是第一次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张之洞不清楚洋人的行情。

“五五的息钱。”倪文蔚的神情很是愤慨。“轩帅去年八月借二百万，借据写好按五五还息，到今年八月我们就要还息十一万，我们至今一钱息银未还。到明年八月还的话，息上再生息，就不只二十二万了。如果再借二百万，光息钱就会把我们拖垮！”

山西的钱庄老板若放四分的息，便会被骂为黑心。洋人竟然收五分五的息钱，岂不贪婪太甚！

“不能低一点？”张之洞问倪巡抚。

“洋人从不讨价还价。”龚易图俨然一个与洋人办交易的老手。

“那就借一百五十万吧！”

“张大人，我看先借一百万吧。”倪文蔚说，“以后要用的钱再想办法，先把这个难关过了再说。”

“好，就依倪抚台的意见，先借一百万。”张之洞想了想：也是，息钱太重了，能少借就少借点。

他转脸问龚易图：“上次的钱，轩帅是通过谁去与汇丰银行打交道的？”

龚易图答：“轩帅请盛宣怀的朋友郑观应去办的。”

“郑观应这个人，张大人知道吗？”沈镕经插话。

张之洞摇了摇头。

“郑观应写了一部书，名叫《盛世危言》，说的是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事。张轩帅遗折中的办学堂开议院等话，就是受郑观应的启发。



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郑观应

彭大司马也很看重这部书，还亲自为它作了序。”

彭玉麟愿为之作序，可见这部《盛世危言》不一般。张之洞问臬司：“你能找一部给我看看吗？”

“我家里就现有一部，明天送给您看。”

张之洞又问：“郑观应这个人呢？能见到他吗？”

龚易图说：“他正在南洋经商，一时回不来。”

“喔。”张之洞轻轻点头。“那这次叫谁去和汇丰银行打交道呢？”

沉默片刻后，倪文蔚说：“前两天，我衙门里的巡捕赵茂昌对我说：刘玉澍从香港带回一个奇人，英语流利，还能讲德国、法国、俄国好多个国家的话，又在香港住了三四年。若叫这人去办借款的事，应该不在郑观应之下。”

能说这多国家的洋话？张之洞心里生出几分疑惑来，问：

“刘玉澍是个什么人，他莫不是从香港带回一个骗子？”

倪文蔚说：“刘玉澍是早些年分发来粤的候补知府，福建人，对洋务极有兴趣，也能说几句英语。今年春上，福建沿海一带风声紧，轩帅见他人尚可靠，又是闽人，便派他到福建去打探情况，随时报告军情，上月他取道香港回广州。刘玉澍带的这个人我没见过，不知他是不是骗子。张大人如果对此人有兴趣，明天我叫赵茂昌带着刘玉澍来见您。”

赵茂昌是广东巡抚衙门的文巡捕，江苏武进人，人长得清秀，文笔书法都不错，聪明伶俐会办事，深得倪文蔚的赏识。他十五岁入钱庄学徒，二十岁纳资捐了个佐杂小官。巡抚衙门有报往总督衙门的公文要件，倪文蔚常遣赵茂昌亲自递送。赵茂昌也热心于此事，跑总督衙门的脚步甚为勤快，对张之洞格外殷勤。张之洞对他的印象也很好。这次，刘玉澍从香港带回的奇人便是先告诉赵茂昌，再由赵茂昌告诉倪文蔚的。

“好啊，明天叫赵茂昌和刘玉澍一起来见我。”

第二天上午，张之洞在签押房接见赵茂昌和刘玉澍，没有任何寒

暄，待二人坐定后，开门见山便问刘玉澍：“听倪中丞说，你从香港带回一个能讲几个国家洋话的人。你把这个人的情况跟我细说说。”

刘玉澍是第一次见张之洞。他见这个名满天下的总督，大眼大鼻满口大胡须，脸上无一丝笑容，一副冷峻威严的样子，心中不免有几分怯意。赵茂昌见状，忙笑嘻嘻地为刘玉澍打气：“不要紧张，张大人最是平易随和，你慢慢地说。反正你已经对我讲过，有遗漏的地方，我帮你补充。”

经赵茂昌这一开导，候补知府心绪平静下来，向张之洞禀报：“卑职上个月结束福建的差事，从厦门乘船，取道香港回广州。在船上餐厅里，我看到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正跟一个英国人兴致勃勃地聊天。卑职也略微懂一点英语，但不敢跟洋人直接对话。这个年轻人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卑职很是羡慕，一边吃饭一边仔细地听他们谈。许多话听不懂，但卑职大致听得出他们在谈莎士比亚的戏剧，谈狄更斯的小说，间或也谈到牛顿、法拉第。卑职对这个年轻人肃然起敬。”

莎士比亚、狄更斯、牛顿，这些名字，张之洞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刘玉澍既然听到别人谈这些名字便肃然起敬，看来都是英国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一个平素熟悉的幕僚，张之洞一定会问个究竟。但对初次见面的这个候补知府，张之洞尚不愿如此不耻下问，他只是随意点点头，表示在认真地听。

“傍晚，我到餐厅吃晚饭，又见这个年轻人与另外两个洋人在高谈阔论，这次我却一个字都听不懂，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只见这个年轻人一边口不停地说，一边手舞足蹈，那两个洋人频频点头，时时露出会心的笑意，看得出那两个洋人是很欣赏这个人的。卑职心里纳闷，见一个侍应生过来，我悄悄地指着那两个洋人问他。侍应生告诉卑职，这是两个德国人。卑职听了一惊，莫不是这个年轻人在跟两个德国人讲德语。怪不得我一个字听不懂，这个人不简单，我要跟他聊聊。”

张之洞一只手在轻轻地捋着长须，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显然，

他也被这个既能跟英国人谈话，又能跟德国人谈话的年轻人给吸引住了。

“我一边慢慢地吃，一边注视着对面的餐桌，见他们三个人走出餐厅，我也便跟着出来。走到甲板上，两个洋人与那个年轻人握手道别，我赶紧跨上一步，冲着那人的背说，喂！年轻人，请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那个年轻人回过头来，朝我一笑点了点头。我这时看清这个年轻人鼻梁很高，眼睛深陷着，两只眸子灰灰蓝蓝的。卑职突然一惊：莫非他不是中国人，是个洋人不成？再细细地看，他的皮肤黄黄的，辫子黑黑的，一身蓝底金花宁绸长袍上罩了一件考究的黑细呢马褂。他是个中国人呀！”

赵茂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张之洞也听得有趣，忍不住插话：“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大人问得好！一到房间，卑职第一句话就问他，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洋人？那人大笑起来，露出一口雪白好看的牙齿，用不太规范的闽腔官话说，我是中国人，不是洋人。卑职试探着问，你是福建人吗？他答，我正是福建人。卑职一听乐了，这么说，我们是同乡了。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姓辜，名鸿铭，字汤生。卑职也将自己的名字告诉了他。卑职称赞他英语、德语都说得好，了不起。他笑着说，我不但会讲英语、德语，我还会讲法语、俄语、葡萄牙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希腊语、马来语，连同我的母语汉语，我懂十门语言。卑职想，这真是一个罕见的奇才，便问他，你怎么会讲这么多的洋话。他于是告诉我，他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养父母是英国人，十岁时跟着他们去了英国。在英国读完大学后，又去德国学工程，再到法国留学，故而能说这么多洋话。”

张之洞笑道：“这么说来，我明白了，他原来是个混血种，又是中国人，又是洋人。”

“大人说得对极了。”赵茂昌忙恭维，“刘玉澍还说，他亲耳听过这个辜鸿铭的一则笑话。卑职从这则笑话里知道辜鸿铭是个极聪明风趣的人。”

“什么笑话？你说说。”张之洞很有兴致地问。

“刘玉澍和辜鸿铭一起坐船从香港来广州，辜鸿铭和船上一个法国老太太用法语谈得火热。法国老太太说，我身体不好，医生建议找个好地方疗养一段时期，听说厦门是个好地方，最宜疗养，不知是不是这回事。辜鸿铭说，不错，厦门真是一个好地方。我刚到厦门时，站不起，只能在地上爬着走，成天睡在床上，拉屎拉尿都不能控制。在厦门住了两年后，不但可以走路了，还能跑步。成天在四处跑，拉屎拉尿，也都正常了。法国老太太听后高兴极了，说，先生这么重的病都疗养好了，我一定去。当辜鸿铭将他与老太太的谈话告诉刘玉澍后，刘玉澍问他，厦门哪有这么好，你不是在骗人家吗？”



“清末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说，我没骗她。我一岁时，父母就带着我在厦门住了两年。一岁的小孩子当然不会走路，只会爬，拉屎拉尿也没有节制。到了三岁，自然会走会跑，也不随便拉屎拉尿了。我哪里骗她？”

“哈哈，”张之洞禁不住大笑起来，“这个混血种太有趣了。下午你们带他来衙门，我见见他，合适的话，就让他在我这里做事，我身边还真缺少一个这样的人哩！”

中午，张之洞把辜鸿铭的情况告诉桑治平，请他寻两本洋人的书，一本法文的，一本俄文的，下午带着这两本洋书和他一起会见辜鸿铭。桑治平听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奇才，又惊又喜，一口答应。

下午四点，张之洞处理好应办的公事，将已在会客室等候一个钟头的辜鸿铭和陪他前来的赵茂昌、刘玉澍招了进来。

辜鸿铭踏进签押房门的时候，张之洞抬起头来，将他仔细地审视一番。的确如刘玉澍所说，此人隆准碧眼，黄肤黑发，一副华夷混合外表。高挑的身材，穿一套笔挺的细呢蓝底条纹西装，脚上是一双发亮的黑皮鞋，头上留的是西式分缝短发，浑身流露出一股英挺峻拔的气概。桑治平看在眼里，心里想，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更接近洋人，加上他的高鼻子灰蓝眼珠，真可以称得上三分中国模样，七成外国味道。

“你就是辜鸿铭？”待大家都坐下后，张之洞直接发问。

辜鸿铭也将张之洞认真地打量一眼后，嗓音洪亮地回答：“是，我叫辜鸿铭，字汤生。”

尽管语音不太准确，但张之洞和桑治平都能听得懂。

“你是福建人？”

“祖籍福建同安，属泉州府。”

“听说你生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你家是从哪一代离家出洋的？”

“高祖尉庭公十五岁跟人漂洋过海到马来亚务农，因勤劳刻苦，中年以后家道殷实。曾祖礼欢公因此被推举为槟榔屿华人首领，先祖龙池公一直在当地政府任公职，先父紫云公在槟榔屿主持一个橡胶

园。到我这一代，辜家在马来亚已是第五代了。”辜鸿铭这一番不假思索如流水般的应答，令张之洞颇为满意：生长在海外，却没有忘记祖宗根系，是个真正的中国人。

“听说你在泰西很多年，在那里读的大学，为什么没有留在泰西做事而来到香港，这次又愿意跟着刘玉澍回国来呢？说说你的这个过程吧！”

张之洞习惯性地捋起长须，微露一丝笑意的双眼盯着坐在对面的这个华夷混血儿。

略为思考一下后，辜鸿铭用四声不太协调的福建官话说：“我在槟榔屿长到十岁时，义父布朗先生要回他的祖国英国去。布朗先生喜欢我，向我的父亲提出带我到英国去读书。因我还有一个兄长在槟榔屿，于是父母就同意了。临走时，父亲叫我在祖宗的牌位上磕三个头，叮嘱我，今后不论到了哪里，不管在泰西生活多久，都要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根在福建同安。”

张之洞和桑治平听了这句话，不觉为之动容。一个已在海外居住四五代的中国人，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家国情谊，这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的。眼前这个年轻混血儿的分量，在他们的心中显然加重了。

“我到英国后，布朗先生安排我在中学读书，读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后来我进了爱丁堡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土木。从德国出来，布朗先生将我带到巴黎，让我跟一个很漂亮很富有的妓女做邻居。”

“跟一个有钱的妓女住一起？”赵茂昌忍不住插话，布朗给辜鸿铭的这个安排太使他羡慕了。

张之洞等人虽没有插话，但这句话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兴头。

“我起先不愿意。布朗先生严肃地对我说，你小小的年纪，我叫你跟她做邻居，难道是让你当嫖客吗？你不要小看了她，她虽是妓女，却是一个很有本事很有头脑的人。她的客人都是法国上流社会的

头面人物，你可以在这里见到很多人，可以由此看到法国的上层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妓女对中国有很浓厚的兴趣，你可以给她讲中国，她会给你讲她的客人们。你在这里可以学习别处学不到的许多学问。我这是真正地在培养你。你住在这里，好比再上一个大学。”

把妓女的住处当做大学，就好比将京师的八大胡同当做国子监一样，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育自己的义子，这洋人教育子弟的做法真令人匪夷所思。张之洞停止抚须的右手指，聚精会神地听这个混血儿的下文。

“我在这里住了半年，亲眼见到法国的不少部长、议员和将军。他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地进来，风度翩翩地出去，而在那个女人的房子里却干着荒唐下流的勾当。那个妓女亲口对我讲了许多关于这些人的愚蠢贪婪卑鄙可耻的故事。她使我对巴黎上层社会彻底失望和厌恶。”

桑治平沉吟着。他想起自己过去壮游天下时，什么地方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妓院，以为那是低贱肮脏之处，非君子该去的地方。现在听辜鸿铭说来，倒真的是放弃了一个最能洞悉官场的地方。京师八大胡同，每晚该有多少化了装的达官显宦频频出没。如果有一个八大胡同的名牌妓女朋友，她一定可以向你提供许多最为隐秘又最为可靠的朝廷真情。唉，这个机会再想弥补都不可能了！

“我回到苏格兰，跟布朗先生谈起在巴黎的感受。布朗先生对我说，不只是巴黎，伦敦、柏林也是一个样的，法国、德国和我们英国，都是世界的强国，世人不知内里，以为什么都很好。其实，高层官场已腐化堕落，总有一天国家会要崩溃的。后来，我去看望我的老师爱丁堡大学的老校长卡莱尔。卡莱尔听了我的诉说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是中国人，你还是回到你的国家去吧！你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古老文明，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国家之一。我一向很尊敬黑格尔，佩服他的哲学观念。后来我读到一本介绍你们中国最古老的经书《易经》的小册子，才知道黑格尔的那一套是从中国的《易经》

里学来的。但黑格尔却不说明，这不是在欺骗世人吗？黑格尔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大教授，尚且不能完全的诚实，可见这诚实二字之难。又是看了介绍中国的书以后，我才知道早在几百年前，中国的学人便在倾尽全力研究‘诚意’‘不欺’这些大课题，并以‘不诚无物’和‘慎独’这样的高度来修炼自己的品德，积累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有效方法。这比我们西方的学者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了！”

一向只是洋人瞧不起中国，说中国没有铁路轮船、没有机器炮舰，这些话虽倨傲无礼，听了很不舒服，但也只得忍了，因为中国的确没有这些东西；至于说中国没有学术，没有文明，这就让人很恼火。现在第一次听说泰西也有大学者称赞中国的古老学术，而且称赞的是正宗中国儒学，这怎么能不令视学术为生命的两广总督欣慰！坐在眼前的这个深受泰西文化浸淫的混血儿，在他的眼里立时变得亲切起来。

桑治平插话：“你是听了这个老师的话，回到东方来的？”

“是的。”辜鸿铭望着桑治平点了点头，他弄不清楚这个与总督并排坐在一起的人的身份。“我在四年前就离开了苏格兰。”

“那你为何没有很快回国呢？”桑治平接着又问了一句。

“是这样的。”辜鸿铭整了整脖子上的浅色丝领带回答，“我离开苏格兰后，第一个愿望是要回槟榔屿看望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则早在我大学毕业前夕便去世了，他没有等到我学成归来的一天。我在我家里还没有住到一个月，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得知我的留学情况，委派我一个公职，要我即刻到新加坡赴任，因为那里很需要像我这样懂得多国语言的人做秘书。母亲说我应该为政府效力，我于是接受了这个职务。我在新加坡一边处理公务，一面利用新加坡的有利条件练习中文，阅读中文书报。半年下来，我的中文水平提高很快。这一天，突然有一个人来到新加坡，因为他，使得我终于下定决心辞掉公职迅速回国。”

这是个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说服力，能使辜鸿铭置母命与政府的

委派于不顾，竟然奔回自己的国家？

“此人刚从法国留学回来，途经新加坡，名叫马建忠。”

马建忠是个什么人，张之洞不知道。他问桑治平：“你知道这个人吗？”

桑治平想了想，问辜鸿铭：“他是江苏人吗？”

“是。他告诉我，他是江苏丹徒人，有两个哥哥，大哥名叫马建勋，二哥名叫马相伯。”

“我就想到他有可能是马建勋的兄弟。”桑治平说，“马建勋，我见过一面，那时他在亳州做淮军粮台。马相伯现在天津北洋衙门做事。马家三兄弟，在江苏被视为当年的马氏五常。”

张之洞点点头，心里思索着：马建忠一回国，李鸿章就通过其兄的老关系将他收罗过去了。这是李鸿章的过人之处。李鸿章可以这样做，我张之洞现在也是一方总督，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他李鸿章可以仗着总督的实权，广纳各方人才，我今后也应该如此。收下一个辜鸿铭，通过他的关系再网罗一批留洋人才，看来往后的事情要更多地仰仗从西方归来的读书人。一种渴望留住辜鸿铭的愿望，在张之洞的心中油然而起。

张之洞的脸上现出蔼然之色，问辜鸿铭：“马建忠和你说了什么？”

“马建忠对我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当中国已经高度发达的时候，欧洲这些国家还处在愚昧摸索之中。中国的四大发明恩惠了全世界，若没有中国人的这四大发明，欧洲绝没有今天的发达强盛。我问他什么是四大发明。马建忠告诉我，四大发明，一是造纸术，一是印刷术，一是指南车，一是火药。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才有欧洲的书报，有了指南车，才有了欧洲轮船航海业，有了火药，才有欧洲的大炮机枪。我没有想到，外国引以自豪的这些东西原来都是靠的我们祖宗的发明，我顿时有一种扬眉吐气之感。”

张之洞说：“我们中国人仁慈，发明了指南车，不去造轮船渡海侵略别人，而是造福远行者不迷路。发明了火药不去造子弹杀人，而是做鞭炮，使得过年过节热热闹闹高高兴兴。”

桑治平、赵茂昌、刘玉澍都笑了起来。赵茂昌说：“张大人说得好极了，我们中国人是君子，洋人是小人。”

“马建忠还对我说，”辜鸿铭继续说下去，“中国有好多种学问。两千年前有过一次百家争鸣，大家敞开心怀，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表露出来，经过争论，最后归纳为十大家。他告诉我，儒家叫人如何修身养性，道家叫人如何养心适性，墨家叫人如何勤劳兼爱，纵横家叫人如何从事外交，至于阴阳家、杂家更是有许多神秘的学问，西方人只能莫测高深，不能窥探其奥妙。要了解这些，就得要回到中国去，在那方水土上生存，才能识那方水土精髓。”

张之洞不觉哈哈笑了起来说：“这个马建忠也真会说话，他应该到总署去做事才好。”

“听了马建忠这番话，我决心即刻离开新加坡回国。我问他，我回国后要拜谁为师最好。马建忠想了一下说，要说中国传授学问的老师真是成千上万，就名师来说，也数以百计；但在我看来，都不必去拜访，也不必去投靠。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势颓唐，谁有拯救中国于颓唐之中的本事，谁就是今天中国最大的学问家。我很高兴地说，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回到中国后，要投身于中国的实务中去，各家各派的学说可以利用空暇去浏览。”

张之洞想，自己也应该算是一个拯中国于颓唐的大学问家了，不知这个海外学子的心目中有没有自己。

“马建忠对我说，你若十多年前回国，可以去投奔曾文正公，他是中国公认的有真才实学的第一号大人物。我笑道，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他也不会接收我。马建忠笑了说，是呀，可是他现在过世了，你回国见不到他了。不过，他有一个得其真传的学生，名叫李鸿章，他是眼下中国公认的第一号大学问家。你回国后找他，若需

要的话，我可以为你写一封推荐信。我说，好，我去找他。”

张之洞的脸色立时沉下来。他也知道，无论是声望还是实力，李鸿章都远在他之上，但是，当一个海外学子在他的面前如此抬举李鸿章而全然没有提到他时，他心里仍然极不舒服。赵茂昌将张之洞脸色的变化看在眼里，寻思着要在适当的时候说几句话。

“我离开新加坡，回到槟榔屿，将这一想法告诉母亲，母亲支持我。此时恰好有一支英国探险队要到中国去，我就随着他们一起出发。在翻越滇缅边境时，我们遇到了许多险恶，我意识到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我志不在探险，如果死在那里，将大为不值，我于是离开探险队来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要到中国去投李鸿章，你这点学问远远不够。不如在香港住几年，多读点中国书。我听信了他的话，一住三年。上个月，我偶然遇到了刘玉澍先生。他对我谈起了您，我在香港的报纸上也看过关于您的介绍，于是就随他来到广州，希望见到您。”

听到这里，张之洞才舒服过来，看来海外还没有无视我张某人。张之洞脸上变化的这一小细节，又被赵茂昌看在眼里。他赶紧对张之洞说：“这几天，我和辜先生谈了几次话。我告诉他，马建忠的话说得不准确，当今天下第一大学问家不是李中堂，而是我们张制台。”

张之洞听了这话很高兴，满脸堆上笑容，和气地对辜鸿铭说：“你就在我这里住下来，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啦。我以后常给你讲中国学问，中国最大的学问在我的肚子里。”

辜鸿铭认真地问：“请问张大人，你肚子里的这门学问叫什么？”

“这门学问叫什么？”张之洞哈哈笑起来，“它叫天人合一之学，是天底下最高最深的莫大学问。我今后慢慢地传授给你吧！”

桑治平想起张之洞要他找的两本书，连忙拿出来，走到辜鸿铭的面前说：“这是一个朋友送我的两本书，可惜我不懂洋文，你能帮我看看吗？”

辜鸿铭接过来，看了看上面一本的封面，又翻了翻，说：“这是笛卡儿的《哲学原理》，此人已死去二百多年，是法国很有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他写了很多书，这本《哲学原理》是他的代表作，这是法文原版。因为讲的道理太深奥不好读，我在巴黎时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读完。”

辜鸿铭把《哲学原理》还给桑治平，将手中的另一本封面瞄了一眼，说：“这是一本俄文小说，书名叫《父与子》，作者是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这本书别看它厚，很好读，作者才华过人，语言优美。我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一天就把它读完了。”

这番话使在座的两个中国读书人听了目瞪口呆，做声不得。张之洞深感当今中国，正缺少也正需要的就是这种人，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要多高的薪水，也要把他留在两广总督的幕府里。

张之洞满是关爱地对辜鸿铭说：“辜先生在海外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西方学问，又学过泰西语言，国家正要的是你这种人才。我想请你留在广州，跟我一道做一些对国家和百姓有用的实事。至于薪水和待遇，我都会从优考虑。你愿不愿意留下，有什么要求吗？”

“我愿意。”辜鸿铭爽快地回答，“我现在也提不出什么要求，以后我想起什么，再给大人提出。”

“好。”张之洞满意地点点头，将辜鸿铭从头到脚又重新打量了一番，说：“你不向我提要求，我要向你提一个要求。”

辜鸿铭有点紧张，不知这位自己国家的大官员会提出什么要求来。

“辜先生，你既然已回到中国来，就要做一个完全的中国人。今后在我的衙门里做事，不要穿这身西装，明天赵茂昌带你到城里裁缝店去做三套衣服，冬天一套，夏天一套，春秋一套，就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另外，你的头上没有辫子，要把辫子留下来，一时长不出，先去买条假辫子来。对朝廷来说，这有没有辫子，不是一个留头发的

问题，而是忠不忠的大事。这里面的缘故，叫刘玉澍告诉你吧！”

“我知道。”辜鸿铭说，“我第一次离家到英国去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头上这条辫子一定要留下来，这是中国人的标记。”

“那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呢？”桑治平望着辜鸿铭头上梳得很好的西式分头，饶有兴趣地发问。

辜鸿铭笑了笑说：“我刚到英国时，学校里的同学都笑我脑后的辫子，说它是猪尾巴。我记着父亲的叮嘱，不管别人如何取笑，我一直不剪。一直到十七岁那年，我进了爱丁堡大学，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对我说，你的这条辫子真可爱，乌黑油亮，好玩极了，你送给我吧！我很喜欢这个美丽的英国姑娘，心里犹豫好长一会，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当即拿剪子剪了辫子，对那姑娘说，你喜欢它，就送给你吧。那姑娘很感动地收下了。”

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桑治平笑道：“原来辜先生是个多情的男儿，祖宗传下来的辫子为一个姑娘而剪了。”

张之洞关心地问：“后来那个姑娘嫁给了你吗？”

“没有。”辜鸿铭似乎并不把它当做一回事，“毕业后她去维也纳学音乐，我去莱比锡学工程，就那样分了手，再没见面。”

赵茂昌忙问：“你后来娶的哪国女子？”

“我至今未成家。”辜鸿铭说，“马建忠对我说，中国古代男子是三十而授室，我还只有二十八岁，不急。”

“好！”张之洞说，“到时我来给你找一个好姑娘！”

辜鸿铭笑了笑，没做声。

张之洞也起身说：“眼下就有一件紧要的事要你来办。你带着两广总督衙门的公文到香港去，找到汇丰银行的老板，为两广借一百万

两银子。具体如何办理，过会儿桑先生再给你详细交代。”

辜鸿铭等人刚出门，巡捕便进来报告：“粤海关道黄万全求见。”张之洞叫巡捕带他进来。

五 冯子材威震镇南关

黄万全进来向张之洞打个躬后，即从左手衣袖袋里掏出一个五寸长两寸宽的红纸袋来，双手捧上，说：“这是七、八、九三个月公费银，三张银票，每张三千两，共九千两，请大人过目。”

张之洞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是行贿吗？光天化日之下，一个粤海关道竟然敢来总督衙门公开行贿，是这个道员胆子太大呢，还是把我这个制台太小看了呢？张之洞想到这里，心里一股怒火猛然升起。他拉下脸来厉声喝道：“你这是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收回去！”

黄万全瞪大着两只眼睛，茫然望着张之洞那张铁青的长脸，托红纸袋的手不由得抖了起来。“大人，您千万别误会了，职道没有别的意思，这是粤海关的例行公事。”

例行公事？张之洞想，这中间必有名堂，便将拉长的脸收回来，语气和缓地说：“你坐下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万全这才明白张之洞还不知这件事情，神色安定了许多。他坐下，将红纸袋暂时又放回衣袖袋里，悄悄地说：“大人原来不知道，容职道禀告，这是一桩已奉行十多年的成例了。早在同治年间瑞麟任两广总督时，因督署开支庞大，公款不够，当时的粤海关道傅璟为总督分忧，每个月从关税中提取一千两银子以补充开支，从此便成定例。不管谁做粤海关道，他都照样上缴这些银子，也不管谁做了粤督，都照样接收；不同的是，这笔银子是一年年增加，从一千到一千五，到二千。上年曾九帅来广州后，他的开支更大，遂干脆来了个每月三千，一季上缴一次。职道以为大人已经知道，故未说明，这是职道的不是，希望大人宽恕。”

张之洞想：总督衙门的开支不够，就从粤海关税中提取，这不明摆着是从国库中揩油吗？这样明目张胆地侵吞国库，居然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惯例，居然可以奉行十多年而无人告发，这国法纪纲到哪里去了！常言道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总督衙门可从海关税中取钱，巡抚衙门便可以从盐税中取钱，县衙门便可以从赋税中取钱。这样一来，岂不全乱了套？这个成例要废除掉，不能再沿袭下去了！正要这样对黄万全说，转念一想：一个月三千，一年便是三万六，眼下唐景崧、冯子材新招的勇丁要军饷，在越南的各支队伍也望银眼穿，大战在即，银子就是士气，银子就是胜利，刚才还在要辜鸿铭到香港去借洋款，为什么这笔银子不收下？既然已实行多年，这三千两银子从关税中提出早已有了合法的途径，就让它这样继续吧，我张之洞今天就拿这笔钱去补充军营好了。

“黄道。”

“职道在。”

“这笔银子既已成十多年的定例，本督也不想改变。你就从这季度的九千两开始，每季度上报一个册子，交给督署军需处，由军需处作补充军饷用。督署衙门的其他任何开支均不得用它，我今后还要专折向朝廷奏明此事。”

“大人清廉，职道钦佩，职道这就去办。”黄万全忙起身告辞。

黄万全走了以后，张之洞想，还不知两广各级衙门这种陈规陋习有多少。本是违法行为，大家都这样做，见怪不怪，就成为合法的了，真是岂有此理！他恨不得立即就来一个全面肃清官场风气的举措，但战火弥漫，形势逼人，眼下最大的事情只能是全力备战，其他事，不得不压一压了。

是的，战争已是当前举国关注的头号大事了。

法国海军六月攻打台湾基隆失败后，八月中旬，在司令孤拔的率领下，再次侵犯台湾。法舰十一艘攻打基隆，又派出五艘进犯沪尾。

当时这一带的清兵仅三四千人，为全力保护尾，不得不放弃基隆。法军占据了基隆这个台湾北部的重要港口，并向四路扩大它的侵略领地，部署向台北推进。台湾巡抚刘铭传不得不向他的老上司李鸿章请援。李鸿章却只派遣刘铭传留在大陆的老部属一千五百余人，坐英国货船由台东登岸。这支军队对台湾局势的缓解几乎不起作用。刘铭传对此大为失望，他致电李鸿章，再次告急。李鸿章回电刘铭传：现在北洋只有快碰船二只，断不足以抵挡铁舰的巨炮，即使派到台湾来也无济于事，只得请求朝廷另设法。

张之洞将给督署的例行馈银充公一事，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见该书《南皮将例行馈银充公款》一节)——

广东向有恶习，凡新任督抚到粤，则太平关馈银十万，海关运司各馈五万。督抚署任者到粤，则太平关馈银五万，海关运司各馈二万五。此非私囊之贿赂，盖习惯自然，不啻开销公款矣。南皮到粤时，下车未久，此款累累献至。张佯惊曰：“此阿堵物何为者？”后命充作公款。其直情径行欤？抑矫揉造作欤？是未可知。今粤海关已承旨裁撤，想官场中人，必为之一叹曰：“又少五万！”南皮去粤，其书吏有恩泽难忘，在署中有供奉其长生禄位者。说者谓：“魏忠贤亦配享孔子。张之得食人闻烟火，不得谓为优异也。”

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朝廷，责问南北两洋的兵轮为何坐视不救，应当立即开赴台湾救急。于是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荃派出兵轮五艘迅速赴难。两江水师统领吴安康率领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五艘兵轮驶向台湾海峡。行到浙江洋面，突遇九艘法舰。时大雾迷蒙，吴安康以寡不敌众为借口，令各舰驶入镇海。结果驭远、澄庆二轮为法舰所击沉。南洋援台一事宣告失败。正当台湾局势危急万分的时候，幸而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病死澎湖，军心受到影响，攻打台湾的炮火逐渐淡了下来，台湾才免于全岛沦陷。

在越南北部，法国陆军对清军的进攻也在全面铺开。经过三个多月的操练，唐景崧所招募的景字营开出镇南关，协助刘永福驻扎宣光附近。经张之洞奏请，朝廷授刘永福记名提督，并加唐景崧五品衔。紧接着，冯子材在广东招募的十八营子弟兵，也操练成军，由他的两个儿子相荣、相华分任左右翼长，由钦州、上思浩浩荡荡开进越南。古稀名将统率的这支七千人的新粤军，给整个越南北部战场注进一股强大的活力，驻扎关外的所有清军莫不为之一振。

与此同时，广东碣石镇总兵王孝祺也奉张之洞之命，统率八营将士由梧淞溯西江，经龙州出镇南关。王孝祺安徽合肥人，是张树声的小同乡，也是张树声插起招军旗的第一批铁杆兄弟，二十余年来跟着张树声转战南北，累功升至总兵。王孝祺骁勇善战，却也强悍任性，他跟吴元洛等其他淮军将领一样，原本压根儿瞧不起无一天沙场履历的文人张之洞。几个月下来，他从张之洞对张树声和淮军的一连串举措中，看出新总督的才干，也看出此人虽不是带兵打仗的将军，却有镇抚全局的帅才气度，遂乐意听从命令，带兵入越，再立新功。

这三支人马共三十营一万二千将士出关入越，无疑大大增加了朝廷在越南北部的军事力量。

其实，朝廷早已在越南投入不少兵力。此时，广西巡抚潘鼎新统帅两个精锐新兵营驻扎在谅山城內。环绕着谅山的有三路人马，分别为驻在谷松的中路苏元春十八营，驻在南甲的西路杨玉科九营和驻在那阳的东路王德榜十营。这三支军队距谅山均只百来里路程。此外，还有刘永福的四千黑旗军。所有在越南北圻的朝廷军队加起来不少于三万人，若是纪律严明，武器精良，指挥有方，这三万人马堪称一支雄师劲旅，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法军的挑衅，甚至可以将侵略者赶出北圻。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军纪散漫，武器低劣，是当时清末军营的通病，出关入越的与在国内的，没有什么区别。更糟糕的是官衔最高、负有统帅所有在越军营的广西巡抚潘鼎新，是个徒有空名无真本事的老官僚，各路统领差不多都不买他的账。冯子材的十八营子弟兵，入越后一直在镇南关外徘徊着，要静观形势的变化。他拒绝接受潘鼎新的调遣，潘鼎新也不敢指挥他。

法国则不断地向越南加强军事部署。老将尼格里任总指挥，频频向清军挑起战事，试图凭借强大的国力和精良的军事装备，把所有北圻的清军赶回关内，让越南北部成为法兰西的殖民地。孤拔统率的海军进犯台湾，其战略目的仍是配合越南。这一点，经冯子材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张之洞也越来越看清楚了。他上疏朝廷，明确指出，尽管法国在东南海疆挑起事端，而其用意却在越南，故振全局在争越南，而争越南又在此数月内。

辜鸿铭不负所望，从汇丰银行借来了一百万洋款，张之洞用这笔洋款迅速从洋人军火商手中购买枪炮弹药，同时在军饷上也尽量满足前线将士的要求。又接受辜鸿铭的建议，在香港定购大批西方报刊，派专人每天送到广州督署，由他翻译，择其重要者，送给总督，以便从西方报载中掌握法国的军事动态，为越南战争提供讯息。

十一月，法军七千人在远征军总司令波里指挥下，大举进攻丰谷，王德榜大败，向苏元春求救。苏元春竟然按兵不动。半个月后，法军又大举进攻谷松等处，王德榜也坐视不救。苏元春无奈退兵威埔。张之洞得知此事，对苏元春、王德榜的行为甚是恼火。他一面上疏朝廷，一面任命冯子材为帮办广西军务，以便让冯取得仅次于潘鼎新的军事调遣权。十二月，法军乘连败清军中路、东路的兵威进攻谅山。潘鼎新既已失去中、东两路的屏障，西路杨玉科又战死沙场，遂丢掉谅山仓皇逃命。逃跑途中，从马上摔下来，跌断左手。他又羞又急，从谅山逃到幕府，从幕府逃到凭祥，又从凭祥逃到龙州厅，惊魂尚未安定。法军攻陷谅山，又占领镇南关，将一座数百年的雄关彻底摧毁后才退出。关内关外难民，跟着逃兵一起沿着北江流窜。广西全省大震。

朝廷对潘鼎新这种弃城而逃的行为非常愤怒，立即下令撤职严办，并命广西按察使李秉衡护理桂抚一职，担当起统领越南北圻一带的重任。

谅山丢失，固然给越南战局带来极大的不利，但天下事祸福相依，因潘鼎新的革职导致李秉衡的上任，又给局势带来新的转机。

李秉衡是清末官场上不多见的清廉能干之员，虽是捐纳出身，却操守甚佳，早在做府县官员时，就有“北直廉吏第一”之誉。张之洞钦佩李秉衡这种为官之风，他以晋抚身份向朝廷推荐了一批人才，李秉衡也列在其中。

经张之洞的推荐，李秉衡很快便擢升为浙江按察使，随即平移广西。李秉衡感激张之洞的知遇之恩，张之洞也对李秉衡格外信任，二人之间相处融洽。

就在朝廷任命下达的同时，张之洞也给即将出关统兵的李秉衡一封急信。信上说，这两个月来越南战局恶化，关键在于各路统领不能协调合作，而这种局面根本原因又出在潘鼎新的身上。潘鼎新德不能服众，才不足以制敌，希望李秉衡以前车之覆为鉴，将越南北圻的军事总指挥权交给冯子材，由冯全权督办关外军务。

张之洞对李秉衡说，如今的局势，与咸丰十年江南大营溃败时差不多。当时朝廷为了挽回败局，不得不将东南事权委之于曾国藩一人。眼下冯子材、刘永福都是可独当一面的人。为此，他为前线谋划一个大的战略部署：东西两线合作用兵，东线凉山委之于冯子材，西线宣光委之于刘永福。

这时候，冯子材的心情正颇为抑郁。原来，潘鼎新既是巡抚，又兼广西陆路提督之职。他被撤职后，朝廷任命苏元春为广西提督，却并不按常例擢升他这个帮办。六十八岁的原广西提督看到四十岁的苏元春位居他之上，心中甚是不快。

李秉衡带着张之洞的信，一到镇南关，便去拜会驻在关外的冯子材。

“老将军，”李秉衡诚恳地说，“局势危殆，关外各军群龙无首，我虽奉朝廷之命护理巡抚在关外督战，但其实不懂军事，还请老将军出面，挑起这副重担。”

冯子材冷冷地说：“苏元春不是擢升广西提督了吗？这重担自然由他挑，我不过帮办而已。”

李秉衡说：“苏元春虽被升为提督，但他的声望和能力毕竟不能与老将军相比，王德榜在上次战事中与他结了仇，现在如何会听他的？王孝祺是淮军宿将，资历年岁都已在苏元春之上，他也不会听苏元春的。至于刘永福，他早就说过，只服老将军一人。”

冯子材冷笑道：“既然如此，又何必让苏元春占着广西提督这个位置呢？”

李秉衡见冯子材年近古稀，做过多年的提督了，如今还这样计较名位，心里虽不以为然，嘴上仍耐心地解释：“三个多月前，老将军尚未来越南，潘鼎新便已向朝廷推荐了苏元春出任广西提督。他是广西人，在广西办了多年的团练，与广西村寨头领、土司交往颇多，也算得上一个地头蛇，故而潘鼎新推荐他，朝廷也便接受了；但在越南做各路人马的统帅，他显然不够资格，更不能跟老将军比。老将军二十年前就是提督了，还在乎这个官衔吗？再说，与一个儿辈的人去怄这个气，也不值。”

李秉衡的这番话不无道理。冯子材想：我都快七十岁了，已致仕多年，还在乎职务高低吗，只是心里不顺气罢了！

已是正午时候，他留下李秉衡在军营吃午饭，彼此都不再谈这件事。吃过午饭后，他安排李秉衡休息，自己也照例睡午觉。冯子材倒下后很快便鼾声大作，书生出身的李秉衡面对着严峻的局势心中焦急万分，坐立不安。正在这时，军中信使来到营外。李秉衡忙走出门，指着信使手中的一封用火漆封口的信函：“这是什么？”

信使答：“这是两广总督衙门发给冯军门的信。”

“噢。”李秉衡心里想：又有什么紧急军情吗？“你直接送给冯老将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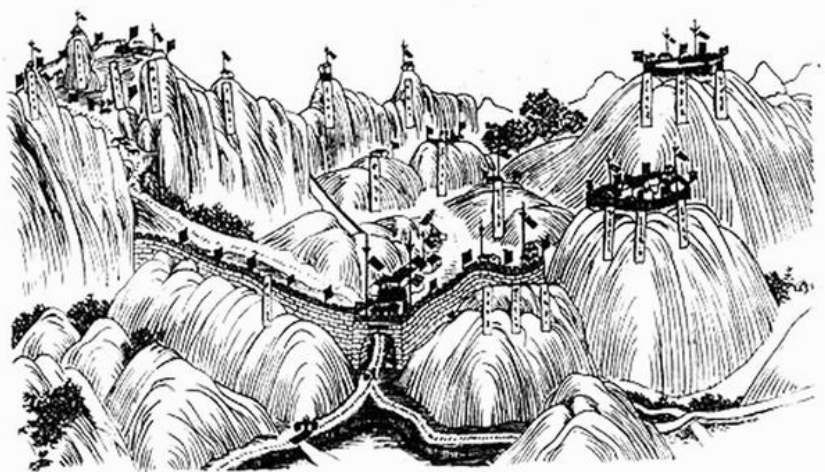
原来，信使送来的并不是紧急军情，而是张之洞写给冯子材的私人信件。信上说：上次在荔枝湾，老将军说过要有制胜之把握，必须有统率各军的权力，当时鉴于潘鼎新以桂抚在关外督军的缘故，不便答应，只能在今后相机而动。现在潘已去职，苏元春虽升为提督，但难负众望，不能统辖各军，广西提督亦未有辖制关外各军之权，我已请李护抚台恭请老将军出面主持大计。时机已到，盼老将军以国事为重，临危受命，挽回大局，为华夏争光。近日，外国报纸透露法国远征军中的一个重要消息，愿老将军切实把握。从敌人营垒获取军情，常常是出奇制胜的秘诀。老将军用兵一生，自然比别人更深知此中道理。另纸附辜鸿铭翻译的英国《泰晤士报》上的一则花边新闻：法国远征军东线总指挥尼格里少将贪恋女色，跟一个河内歌女打得火热，

居然将歌女从河内招来凉山相伴，军中多有不满。

冯子材看到这则消息，一个想法突然冒出来，他仿佛从中看出打胜仗的苗头了。

他兴冲冲地走进李秉衡的休息间，爽快地对愁眉未展的护理抚台说：“我同意出面指挥全局军务，但你要苏元春、王孝祺、王德榜等人保证，完全听我的将令，不得稍有违抗；若有违者，老夫将以军令处置。”

李秉衡听了这话，愁云顿时消去，高兴地抚着冯子材的双肩说：“老将军放心，这事包在我的身上。说句实话，苏元春他们也是从心里服老将军您的。”



冯子材镇南关防布图

冯子材从明暗两方面制定他的作战计划。明的一面，即保卫镇南关，收复北圻失地。冯子材带着苏元春等人仔细查勘镇南关四周的地形，决定将军营移进关内距关楼八里处的关前隘。此地东西高耸，中间两道山岭相距约四十丈宽，冯子材在这里筑一道两人高连接东西山岭的土石长墙。墙外挖一条一人深的大沟，东西两道山岭上建三座炮

台。王孝祺的军营扎东岭，苏元春率部扎三里之外的幕府，王德榜率部屯于五里外的油隘，构成对关前隘大营的犄角之势。冯子材和他的两个儿子则率部扎在土石长墙内。

王孝祺私下问冯子材：“镇南关内外布置得这样严密，法国已经将关楼焚毁而去了，他还会再来吗？他若不来，我们岂不白费力气？”

冯子材笑道：“法国人想要独吞越南北圻，不容中国插手，只要我们还有一支人马在这里，他就不安心。现在我们有七十多营、三万将士扎在镇南关内外，他更是一天到晚吃睡不香，要不了多久，便会主动来找我们挑战的。”

王孝祺说：“镇南关内外现在可以说是严如铁桶，谅他们再来，也占不到便宜。不过，法国人乖滑，他们在关口上一旦失利，便会撤退逃跑。我们若采取包围阵式，截断他的后路，将他们全部歼灭在此地就好了。但这要事先知道他们从哪条路来，先期埋伏在那里才好，如何能预先知道呢？”

冯子材遥望着关外草树浓密的荒芜之地，沉默良久后，悄悄地说：“办法是在想，能不能成功，就只有看天老爷帮不帮忙了。”

原来，暗的一面在同时进行，不过他不想对王孝祺明说罢了，这种事只能越隐蔽越好。

冯子材在越南住过几个月，与当地有些联系，通过他们的查访，很快便落实《泰晤士报》的花边新闻说的是实情。这个歌女名叫溪笋。溪笋已没有父母，有个大姐已出嫁，还有一个小妹在一家小餐馆当招待，日子过得都不宽裕。溪笋做歌女，收入也不多，她其实并不爱这个法国老头，只是图他的钱而已。

打听到这些情况后，冯子材叫他的小儿子相华装扮成一个越南生意人的模样，在本地翻译的陪同下，悄悄来到法国人占领的河内城。傍晚的时候，他们找到溪笋的大姐溪草家。溪草和她的丈夫阮志清对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临颇为惊讶。

翻译对溪草夫妇说：“我是从顺化来的。”

顺化是越南的都城，从顺化来的，意味着是从朝廷来的。溪草和她的丈夫都是小老百姓，翻译随意编造的第一句话，便将两个人镇住了。他们瞪着两只眼睛怯怯地听着。

“我给你们说实话吧。法国人在我们越南是呆不久的，朝廷上下，从国王到各位文武大臣都恨死了法国人，请中国派兵到我们国内来，就是为了要把法国人从我们越南赶出去，跟法国人混在一起是没有好下场的。”

溪草的心在怦怦乱跳，妹子跟一个法国将军相好，最近又去了谅山这些事，她都是知道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中有知内情的，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还有的人骂溪笋是越奸。作为亲姐姐，溪草也为妹子担着心。她有时也劝妹子不要跟法国人混在一起，但妹子不听，又常常拿钱给她花，她也便不说什么了。现在，这个男子板着面孔说出这种硬话来，着实让她害怕：莫非他是朝廷派来的人，要来捉拿妹子？溪草看了看丈夫，丈夫的脸色也明显地变了。

“你的妹妹溪笋做了法军头领的情妇，还跟着他去了谅山。”

“我们不知道。”溪草想为自己打掩护。

“这件事，英国的报纸都登出来了。”翻译瞪了溪草一眼，“不知道，我今天就正式告诉你们。”

阮志清急了，说：“我们不是越奸，溪笋也不是越奸，她只是图那个法国佬的钱罢了。”

“做法国佬的情妇，就有越奸的嫌疑，到时法国佬被赶出越南后，你妹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翻译这一副政府代言人的模样，使溪草夫妇更害怕了。

“我这就去谅山，叫她回河内来，离开那个法国佬算了。”溪草以哀求的口气说，“求求你们，今后不要找她的麻烦。她也是命苦，没

有法子。”

“离开就行了，就没事了？”翻译冷笑道，“除非为国家立有功劳。”

阮志清问：“她一个小女人，能为国家立什么功劳？”

相华开口了：“只要她愿意，她可以立大功。”

翻译把相华的话转告后，说：“这位便是我们从中国请来的将军。他的军队很强大，法国人打不过他们。若你妹子能够帮忙的话，打赢法国人要省事很多。你的妹子立了功，朝廷自然不会再找她的麻烦了。”

溪草忙问：“她怎样帮忙呢？”

相华通过翻译与他们交谈起来。

“要你妹子努力打听法国人的军事情况，遇有大事，应立即报告我们。”

“这些情况如何到达你们那里呢？”

“你们两夫妇明天跟我们一起去看山，找一处离你妹子最近的地方住下来。你去见你妹子，将这件事告诉她，要她一有事就告诉你，然后你再告诉我们的人。我们有人天天来联系。”

溪草两口子对坐着不开口，相华从口袋里拿出一锭银子来，说：“这是五十两纹银，先给你们，事情办好了，再给你五十两。另外，给你的妹子三百两银子。”

望着这一锭沉甸甸的银子，阮志清的眼光顿时亮了。他一年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地做事，一年下来，赚不到二十两银子，办好这件事，一下子就是一百两银子，抵五年的辛劳，妹子还可以得三百两；如果再从妹子那里分一百两的话，就可以起屋买田，做起富人来，一家子舒舒服服了，何况还可以为妹子洗去越奸的耻辱。他用肩膀碰了

碰妻子：“怎么样？”

溪草的想法跟丈夫一个样，于是点了点头，答应下来。就这样，溪笋的姐姐、姐夫便在凉山住了下来，尼格里的动向也便随时传到冯子材的耳朵里。

这一天，由溪笋那里传来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后天，也就是二月七日，尼格里将率大批人马从凉山出发，沿神木、敦土一线从东边进攻镇南关。尼格里已向波里夸下海口：一举踏平镇南关，将中国军队彻底赶出关外。

冯子材得到这个消息，将镇南关的军事力量作了一番调整，又安排驻扎油隘的王德榜部先天夜里潜伏在敦土，待战斗打响后，切断法国人的后逃之路。同时，冯子材又飞骑将这个信息告诉西线的刘永福，一旦镇南关的仗打赢了，便乘势进攻宣光、光复、广威、敦江等，来个东线西线全面开花。

果然，二月七日一大早，尼格里便带着装备精良一千名法国士兵浩浩荡荡向镇南关开赴，真的沿着神木、敦土一线前进。王德榜看着这一队法国人从眼皮底下走过，又紧张又兴奋。这个跟着左宗棠转战南北的前楚军首领，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后门关得牢牢的，让这群趾高气扬的洋鬼子有来无回，一个也不能跑掉。

中午时分，尼格里来到镇南关口。尼格里也是战火中打出来的军人，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强悍的指挥官。当他的军队来到镇南关口时，便借助望远镜将关前隘中国军队兵力部署都看清楚了。东西两道岭上的炮台显然都是为了保卫进口关隘的。西边的炮台，其火力点又集中关隘后，对关隘前威胁最大的是东边的炮台。

尼格里知道，要打开关隘，必须先要拿下东岭的三座炮台。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自己带六百人进攻东岭，参谋长米歇尔率领另外四百人攻打正面的土石墙。

他指挥士兵构筑临时工事，装上炮架，开始对东岭炮台发起猛烈的攻击。守卫在这里的王孝祺早有准备，沉着应战。

双方的炮火都很激烈。法国人倚仗着先进的军事装备，和屡战屡胜的昂扬气概，全然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中国军队憋足了一肚子怒火，又加之这次早已成算在胸，也一扫过去的怯弱和慌乱，并不害怕山下敌人的嚣张气焰。尼格里与中国人打过几次交道，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他不时拿起望远镜向岭头遥望，又哇啦哇啦不停地叫喊着。他手下三十多门大炮，随着他的喊叫和手臂挥动，将一发发带着火光的炮弹飞一般地向山头射去。

临近傍晚时，山头中国军队的炮声突然稀少起来。原来，平素预备的炮弹打得差不多了，临时从大营里赶运上山的几十箱炮弹却大部分是哑炮，有的甚至射到一半便头重脚轻似的栽了下来。王孝祺看到这个情况，气得顿脚直跳：“他妈的，这是怎么回事！这炮弹是哪里造的？”

“这是江南制造局造的。”炮手指着木箱上的黑字说。

“我操他八辈子祖宗！这不是要老子的命吗？”王孝祺气得将印有“江南制造局”字样的一个空木箱用力向炮垒外甩去。

他还不解恨，又破口大骂：“这些家伙统统都要抽筋剥皮下油锅！老子一个也不让他活！”

这个意外的变故很快便让尼格里看到了，他兴奋地大声喊叫：“上帝啊上帝！中国人没有炮弹了，我们把炮架推过去，瞄准好，一发一发地打！”

法国兵一个个拍手叫好，肆无忌惮地将炮架推移过去。射程近，法国大炮的威力更大了。没有多久，三号炮台便被炸毁，二十多个炮手全部牺牲。

王孝祺气得昏了头，大叫：“兄弟们，跟着老子冲下去，跟洋鬼子们拼了！”

正在这时，相荣已来到山头。他一把扯住王孝祺的手说：“王镇台，你这样下去，不是明摆着去送死吗？家父要我来告诉你，既然炮弹是哑的，守住几座空炮台也无用，不如干脆放弃，我们在关前跟他们来个肉搏战。”

正说着，法国人的炮弹如雨点般射来。二号炮台里的炮手们刚刚走出，炮台便被法国人的炮弹炸毁，眼看一号炮台也即将同此命运，王孝祺只得哀叹一声，带着驻守在东岭的所有将士下了山。

尼格里见东岭很久没有一发炮弹射出，知道中国军队已无还击力量了，便将令旗一挥，二百名法国士兵扛起三十多门轻型钢炮，很快便架到东岭上，扼控关隘口的东岭三座炮台便这样全部落入法国人的手里。

三个月前的那一幕即将在镇南关再次重演！形势的严峻令冯子材和中国将士们心头万分沉重。幸而，此时天色已完全黑下来，法国人要吃饭、睡觉、休整了，白日的鏖战，遂暂时停止。这一夜，古稀老将军望着关楼上的一弯冷月，久久不能安歇。戎马一生的荣誉，军人的尊严，志士的爱国情，交织在一起，促使他作出背水一战、杀身成仁的悲壮决定。

天亮的时候，他把王孝祺、苏元春等高级将领和儿子相荣、相华召在一起，沉痛地说：“东岭的炮台已经丢失，镇南关面临随时被攻破的危险，现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像有些人那样，为保自己的命而弃关逃跑。自己的小命暂时保住了，但成百上千的士兵和百姓要因此而丧命，朝廷也不会轻易饶过，撤职罢官，自不待言，充军杀头也不为过，即便不死，万千人口骂手指，活着比死还受罪。”

冯子材炯炯发亮的眼睛将四周人扫了一眼，见所有的人都在屏声静气肃然恭听。他继续说下去：“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奋勇向前绝不后退半步，与敌人拼到底。各位将军们，老夫为大家所选择的的就是这条路，而且只有这条路。不要说拼命沙场马革裹尸是我们做军人的本分，单从今天的局面来看，我们也只有选择这条路，才是死里求生的唯一希望。”

冯子材又用坚定不屈的目光将大家打量了一眼，见众人的目光里都没有难色，心里颇为满意，嗓门更洪亮了：“各位将军，法国人只有一千来人，我们有三万人，三十个对一个，优势在我们一边，关键是要大家都不怕死，团结一致，和法国人拼到底！”

苏元春插话：“老将军说得对，我们是三十个对一个，人多势大。现在的危险主要是东岭炮台被法国人占去了，对我们大为不利。我提议赶紧将西炮台移下来，安在东岭山脚下，仗打起后，炮火对准东岭，压住法国人的火力。我们全力以赴歼灭长墙外的法国兵，先把眼前的敌人吃掉后，再对付东岭。”

冯子材说：“苏军门的建议很好。你现在赶紧下令，把西炮台移下来。”

苏元春立即吩咐旁边的一个参将去西岭传达命令。

就在这时，一个把总慌慌张张地进来报告：“不好了，老将军，法国人已在填沟了。”

“慌什么？让他们去填！”冯子材的脸色突然变得铁青，他猛地撕开身上的黑马甲，吼道：“各位兄弟，为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谁是英雄好汉，谁是孬种混蛋，镇南关头见个明白！老夫今天就把这条老命送在这里，你们统统都要跟着我上来！”

说着，他将挂在柱子上的一把宝剑“嗖”一声抽出，那剑全身上下发出凛凛寒光。

“这把剑是二十多年前文宗爷给老夫的奖赏，它就是我们大清王朝的国法军纪。苏军门！”

“在！”苏元春应声答道。

“今天，这把剑就交给你，你代老夫执行王法。等下炮声一响，全体将士都要跟着老夫冲锋上阵。有畏葸不前临阵脱逃的，你立即用此剑斩下他的头来。”

“是！”苏元春响亮地回答，郑重地接过剑来。

“老将军，有一队法国兵已冲过沟来了！”先前的那个把总，人还没进门便大声叫起来。

“传我的将令，开枪射击，打烂他们的狗头。”

冯子材的声音刚落，外面的炮声便已鞭炮似的响了起来。

一会儿，西岭炮台的人前来报告：“西岭十二门大炮都已移到东岭脚下安装完毕。”

冯子材下令：“向东岭山头开炮，压住法国人的火力。”

外面的炮声枪声喊杀声越来越大，冯子材手一挥说：“我们都上土石墙！”

王孝祺忙阻止：“老将军，外面枪子太密集，你不要出去，我们代你上墙指挥！”

“那不行！”

冯子材从桌上拿起一条又长又宽的青色土布，将自己的头顶围扎起来，笑着说：“包上它，就不怕炮子了！”

说着，大踏步走出营房门，带着两子和诸将一起上了土石墙。

墙外，清军和法军正在作殊死的搏斗。尽管山脚的炮弹对东边岭头上法国人的火炮构成压力，但法国人占据地势居高临下，仍然有不少炮弹落到墙外沟边，可怕地威胁着守卫关隘的清军。趁着这有利的机会，深沟又被法国人填满了一段，大批洋兵哇哇乱叫如潮水般地踏过深沟，直向土石墙外扑来，形势越来越危急了。

“冯相荣、冯相华！”

“在！”见老父厉声呼叫，冯氏兄弟愣了一下后马上高声回答。

“跟我到墙外去！”冯子材将上衣脱下甩掉，露出黑瘦的光膀子来，又随手从身边的一个士兵手中夺过一把长矛。

“爹！”冯相荣忙去抢父亲手中的长矛，“你老不要下去！”

冯子材将手中的长矛往墙上用力一戳，瞪着眼望着儿子：“你怕死？”

“不是！”次子相华也来劝阻，“爹，你待在这儿，我们下去。”

“老将军不要下去！”诸将也都来阻挡。

冯子材阴沉着脸，拿起这根一人半高的长矛，快步奔下土石墙。相荣、相华知道父亲的脾气，再也不说话，急忙各自操起一把大砍刀紧随着父亲下去了。

冯子材来到墙外，站在一块突兀的青石上，咬紧牙关死盯着一群群跨过深沟来到关隘口的法国人，万丈怒火升腾在他的胸中。穿出云层的朝阳，照在他飘拂的银须上，照在他头上的布帕和脚上的草鞋上，照在他手中那根闪闪发亮的丈八长矛上。这是一尊顶天立地的英雄雕塑，这是一股冲霄长虹的浩然正气，这是一座万古不倒的巍峨山峰。懦弱的大清王朝，你是多么的需要千千万万个冯子材啊！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你是多么的需要这种不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气概啊！

“相荣、相华，我们爷儿三个跟他们拼了！”

冯子材大叫一声，从青石上跳下来，手中的长矛直向一个法军小头目的胸膛刺去。相荣、相华紧紧地护卫着老父，挥起大砍刀，左右砍杀。

王孝祺看到这一幅壮烈的情景，早已热泪盈眶。他振臂高呼：“兄弟们，冯老将军跟法国人肉搏了，我们都下去吧！”

苏元春也高高挥起手中的宝剑，大喊起来：“冯老将军都亲自上

阵了，我们还怕死吗？”

古稀老英雄这一壮举，成了清军将士最强有力的号令，最崇高的榜样。顷刻之间，这些平时散漫疲沓、畏难怕苦的绿营团勇仿佛吞下了仙丹灵药，浑身上下立时平添无穷的胆量和气力。断腿断臂、流血死亡的恐怖好像都不存在了，眼中只有冯老将军英勇杀敌的伟岸身躯，胸中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聚集在土石墙后的两万多清军如波涛如海浪般涌向墙外，山脚下的十二门大炮也一齐向东岭山头射击，顽强压住法国大炮的火力。在一股强大力量支持下的清军，此刻总算像个真正的军队了！他们三个四个围住一个法国人，大刀长矛，一齐向侵略者头上身上刺去。可怜这些一向骄横狂妄自以为东方无敌手的法兰西子弟们，今儿个蒙了头，晕了向，他们压根儿也没想到镇南关内竟然有如此强硬的对手：难道他们不是中国来的兵油子，难道他们今日真的是神灵附体？常言说，一人不怕死，十人不能敌。现在两万多人都不怕死了，千名洋鬼子岂能抵抗得住？法国人平时打仗得手，靠的是枪炮的威力，一旦短兵相接，枪炮就失去了优势，需要的是棍棒拳脚的功夫，而这一方面，洋人普遍不如中国人。

不到半个钟点，跨过沟来的法国人便大部分躺在墙外起不来了，没有过沟的见势不对，纷纷后撤。这时，王德榜率领的军队从敦土埋伏点冲了过来。他们人多势众，又见前方打赢了，更是气势十足，早已吓破胆的法国兵见了这批截断归路的中国军人，不由得更加心虚胆战，除开极少数的几十个逃出包围圈外，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刀下之鬼。至于那个头头米歇尔，因为服装与众不同，多时便成了众矢之的，早被剁成一堆肉酱了。

尼格里没有想到败得如此之惨，气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身边的副官知道炮台保不住，便趁着还有十几发炮弹的机会，叫人背着尼格里，慌忙从山背后逃走了。

东岭炮台很快便被夺回。

还没有到中午，镇南关隘之仗便以法军全军覆没而获得大胜。乘着这股强劲的军威，冯子材指挥东线的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一鼓

作气向谅山进发，几乎没有费多大力气便光复谅山，接下来又连连收复文渊、谷波、委坡、船头等地。

捷报传到西线，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唐景崧的景字营联合起来，一举光复被法国人占领多时的西部重镇宣光，紧接着又拿下广威、鹤江等地。越南北圻的大部分土地已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喜讯，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珍贵的胜仗啊！中国人对这个胜利已盼望了四十多年！自从道光二十年的鸦片之战以来，凡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一接火，便注定是中国失败，外国获胜。中国人打不赢洋人，似乎已成了举世皆知的定理，在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中，对洋人的恐惧，早已深入骨髓。这种心理，四十多年来一直沉重地压在大清帝国的头上，从朝廷到民间，在洋人的面前都直不起腰，挺不起胸！

现在终于有了这一场关外大捷，冯子材统率的中国军队在越南北圻为大清帝国，为中华民族扬了一次眉，吐了一口气。捷报传到广州，全城喜气洋洋，张之洞更是兴高采烈。他感谢冯子材和关外的三万将士扬了国威，振了民气，也感激他们为他这个两广制军赢得无上脸面。

他以两广制军的名义命令，东线统领冯子材稍事休整后立即进攻北宁、河内，西线统领刘永福迅速攻占兴化。东西两线齐头并进，互为声援，争取尽快光复整个北圻；并以此为基础，将所有侵犯越南的法国军队全部驱逐出境，使越南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成为中国一个稳定可靠的藩属国。

他随后又给朝廷上折，详细禀报关外大捷的前前后后，在表彰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王德榜、刘永福、唐景崧等人的功劳的同时，也不忘将自己如何谋划运筹的过程叙说了一番。

又着重提出收复河内，全驱法人的宏伟构想，请朝廷准予按此执行，大张远威，以申天讨！

不料，事情远不是张之洞想的这么简单顺利。就在关外大捷刚刚获胜的时候，一场以口舌为刀枪的外交谈判便已开始。



李鸿章,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对外事务上,他的主张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尽量减少损失

究其实，中法的外交会谈，在两国冲突发生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主持这件大事的便是有当今中国第一臣之称的李鸿章。

李鸿章治理国家的大计简单地说，对内兴办洋务，徐图自强，对外息事宁人，以夷制夷。在外交上，凡与洋人冲突，他的主张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尽量减少损失，中国自己无法调停，则请别国洋人出面帮助。

面对着与法国人的纠纷，他采取的亦是这个办法。先是签订条约，希望和平解决冲突。不料法国人并不接受这个条约的约束，蓄意挑起更大的战争。李鸿章担心，战争打响之后，中国军队吃亏更大。早在第一次镇南关大战之前，他便委托中国海关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去巴黎代表清廷与法国政府秘密和谈。法国代表态度强硬，为了赢得谈判桌上的更大筹码，他们发起了这次的再打镇南关之役。孰料遭到惨败，法兰西举国哗然，反对党议员纷纷责难政府，茹费理内阁不能得到议院谅解，引咎辞职。法国代表一改往日的傲慢无礼之态，表示愿意全数撤退停留在台湾海峡的舰艇，解除对台湾的封锁，用来换取中国的开放海口允许法国商船出入。李鸿章认为法国能让到这种地步便是和谈的最大成绩了，立即命令金登干在此条约上签字，并电令中国所有在越南北圻的军队立即停战，限期撤退。张之洞的宏伟构思付之流水，他对李鸿章的怨恨又加深了一层。冯子材、刘永福等眼看着到手的功勋而不能建立，更是扼腕叹息，愤愤不已！

自从国门被强行闯开以来，直到清王朝覆灭之前，七十余年间这唯一一次的对外胜仗便这样了结了。它本该以辉煌的句号来结束，却以遗憾无穷的省略号而令人长叹。这真是中华民族诉说不尽的悲哀。

然而，它毕竟是一个胜仗，它使这场战争的最高主帅张之洞赢得朝廷上下一致赞扬，奠定了他日后纵横政坛的厚实基础；它也使这位主帅更加坚定开创一番宏图大业的雄伟信念。同时，它又使得这位名流出身的总督逐渐滋生了舍我其谁、天下独尊的倨傲心态。

张之洞在总督衙门举办了一个大型庆功会，除中国官场人员外，

还特为邀请法国之外的所有在穗各国领事以及洋商、教会方面的头面人物参加。他向这些平日趾高气扬的洋人绘声绘色地介绍中国军队英勇杀敌的感人场面，着意渲染这次大捷所带来的重大国际影响，使得这些洋人面对美酒佳肴而坐立不安，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端起酒杯，向这个身材矮小、模样丑陋的制台大人表示祝贺。辜鸿铭跟在张之洞的身边大出风头。他时而用英语、德语，时而用俄语、日语，流利无误地翻译着，令庆功会上的所有中外宾客惊讶不止。他们在私下议论：张大人从哪里请来了一个这样的翻译奇才！

庆功会结束的时候，七十岁的兵部尚书彭玉麟来到张之洞的身边，激动地说：“老弟，我盼望多年的胜仗，终于在你的指挥下打成了，为我们中国人争了脸面。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张之洞开怀大笑：“大司马，我们再来为关外大捷痛饮一杯！”

立时便有一个侍者端来两杯酒，彭玉麟抬起手来轻轻地接住：“我已经喝得太多，不能再喝了，老弟你也不要喝了。酒不能多喝，喝多了头就会晕晕的，忘乎所以。”

张之洞听出了彭玉麟的话中之话，忙说：“大司马说得好，我们不能让关外大捷晕了头。”

“正是这话。”彭玉麟收起笑容肃然说，“关外大捷诚然是一件大喜事，但我今天要特别提醒老弟的是，这场胜仗主要是机缘凑泊，切不可引为常例。我戎马一生，深知真正的胜负之别在于实力的较量。若论实力，我们远远不是法国人的对手，更不要谈美国、英国、德国了。提高实力，这才能使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之洞点点头说：“大司马所言极是。我也想到这一层了。”

“郑观应过几天就要从南洋回来了，你应当召见他。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

“好！”张之洞立时想起《盛世危言》一书中所说的种种实业救国的举措来，他也很想见见这位识见远在常人之上的商人。“关外的战

争结束了，我正要和郑观应谈谈他的救危之策。”

彭玉麟发亮的双眼紧紧盯着张之洞，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老了，无所作为了，这些年来一直是少荃当家。他虽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但年过花甲，岁月不饶人。中国的事情，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老弟你的肩上，你可要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啊！”

张之洞凝视着白发苍苍的老英雄，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半天，才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来：“中国不会只有一个李少荃的！”

《清史稿·冯子材传》对于冯子材在镇南关破法军一事记载较详——

光绪改元，赴贵州提督任。七年，还广西。明年，称疾归。越二年，法、越事作，张树声薨其治团练，遣使往趣驾。比至，子材方短衣赤足，携童叱犊归，启来意，却之。已闻树声贤，诣广州。适张之洞至，礼事之，请总前敌师干，卫粤桂。逾岁，朝命佐广西边外军事。其时苏元春为督办，子材以其新进出己右，恒悒悒。闻谅山警，亟赴镇南关，而法军已焚关退。龙州危棘，子材以关前隘，跨东西两岭，备险奥，乃令筑长墙，率所部扼守，遣王孝祺“勤军”军其后，为犄角。敌声言某日攻关，子材逆料其先期至，乃决先发制敌。潘鼎新止之，群议亦不愿战，子材力争，亲率勤军袭文渊。于是三至关外矣，宵薄敌垒，斩虏多。法悉众分三路入，子材语将士曰：“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粤民？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军攻长墙亟，次黑兵，次教匪，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与诸军痛击，敌稍却。越日，复涌至。子材居中，元春为承，孝祺将右，陈嘉、蒋宗汉将左。子材指麾诸将，使屹立，遇后退者刃之，自开壁持矛大呼，率二子相荣、相华跃出搏战。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关外游勇客民亦助战，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越二日，克文渊，被赏赉。连复谅城、长庆，禽斩三画五画兵总各一，乘胜规拉木，悉返侵地。越民苦法虐久，闻冯军至，皆来迎，争相犒问，子材招慰安集之。定剿荡北圻策。越人争立团，树冯军帜，愿供粮作向导，北宁、河内、海阳、太原竟响。子材亦毅然自任，于是率全军攻郎甲，分兵袭北宁。而罢战诏下，子材愤，请战，不报，乃挈军还。去之日，越人啼江遮道，子材亦挥涕不能已。入关，至龙州，军民拜迎者三十里。

第九章 试办洋务

一 为筹银钱，张之洞冒险重开闹赌

郑观应从南洋回到广州的当天下午，张之洞便丢开手头的要务，在总督衙门单独接见这位《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双眼深陷，形容清奇，迥然别于官场上那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庸官俗吏，不能不令张之洞刮目相看。

四十多岁见多识广的郑观应，在这位新近立下大军功的制台面前并无半点自卑之感。他侃侃而谈自己少年去上海钱庄做学徒，后来又去轮船招商局做事的经历，当谈到他如何挤垮美国旗昌公司的时候，张之洞听了捧腹大笑，极口夸奖他的胆识和气魄。从下午到深夜，张之洞从这位涉足洋务十多年的实干家那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夜已深沉，郑观应告辞的时候，张之洞请他考虑振兴粤省实业的方案，郑观应欣然答应。

三天后，郑观应向张之洞提交一份长达十五页的兴粤实业方案，其中包括治水师，设水师学堂，造军舰，练陆军，办军火厂及炼铁厂和机器铸币厂等。郑观应这些建议均合张之洞的心意，他决定全盘采纳，逐年实施。

当务之急是要编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团练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要全部使用西洋武器，并按西洋操演之法予以训练。张之洞将此事交给熟悉西洋兵法的记名总兵李先义，规定编制二千五百人，期望它能成为广东省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故而将它命名为广胜军。

随后，他在广州城北石井坑开办枪弹厂。通过郑观应从上海泰来洋行购来一批英国机器。这种机器可造毛瑟、梯尼、士乃得、诸士得四种子弹，每天可生产子弹八千粒。

与此同时，张之洞利用黄埔附近的原博学馆旧址，开设水陆师学堂。水师学堂聘请英国教师任教，其中又分轮机制造运用堂和舰船驾驶攻战堂。陆师学堂聘请德国教师任教，分为马步堂、枪炮堂、营造堂。水师陆师学堂的学生规定学期为三年，毕业后择优者出国深造，大部分留下作为水师和陆师的军事教官。又利用原黄埔船坞，设立造船厂，以便自造小型战船。

就在张之洞大张旗鼓准备在广东兴办一番强国实业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异常突出地摆在他的面前，这便是“经费”二字。练广胜军要银钱，办学堂要银钱，造军舰更要银钱，一时间各种需要银钱的禀帖如雪花般地飞到总督衙门，雄心勃发的制台面对着这些禀帖，愁绪满怀，一筹莫展。

广东的藩库，早在关外大捷之前便已清洗一空，万不得已才又向香港汇丰银行借银一百万，到了越南战争停火的时候，这笔银子已用得差不多了。幸亏藩司龚易图手脚紧一些，使得藩库还存有十三四万两银子。练军设厂办学堂，这几件事一做，不到三个月，十三四万银子便又花光了。当张之洞把黄埔船厂急需两万两银子购买机件的禀帖交给龚易图时，龚藩司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实在没银子了，不要说二万，此刻就是二千都拿不出。”

“没银子怎么买机件？”张之洞发火了，“这铁舰也不是为我张某人造的，误了事，你龚易图负得了责任吗？”

龚易图这几个月来，因为拨款的事常挨张之洞的训。他发现自从关外那一仗后，张之洞的性格有了明显的变化。过去不仅对巡抚两司这样的大员客客气气，就是对府县官员也不大发脾气，现在不同了。他对人说话都带着命令的口气，不容你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连解释几句也不耐烦听，动不动就用“你负得了责任”这样咄咄逼人的话来压人。龚易图听说左宗棠跟人说话就一向是这种口气，看来张之洞是在模仿左宗棠。唉，若是这样，今后得处处小心才是。

“张大人，”龚易图用近于低声下气的口吻说，“卑职知道造铁舰是为了广东的海防，您为这些事情操心费力，别人看不到，卑职还看不到吗？只是这藩库确是没有银子了，卑职既无点石成金的本事，也不能去强行搜刮百姓啊！”

“谁要你去搜刮百姓了？”张之洞没好气地说了一句，便摆了摆手，“你回去吧！”

龚易图忙起身告辞，直到走出督署大门，才长长地透了一口气。

藩库是没有多少银子了，龚易图并没有说假话。这些，张之洞心中是有数的。再逼他有什么用呢？共事一年多了，张之洞已把常与之打交道的这几个广东大员摸透了，都不是能吏干员，更谈不上大才，他们只知道按部就班，照章办事，没有人想去出点新主意。若要给他们下一个考语的话，用“平庸”二字最为贴切。

龚易图是平庸到了骨髓，再不可救药了。至于倪文蔚，除平庸外还要加上“老朽不堪”四字。张之洞真想倪文蔚能有自知之明，能自己提出致仕养老；要不，朝廷来一纸命令，调他到别的省去，哪怕是升个总督也罢，到时自己好提名一个能干的人来接替，大家也好一起共襄大业。可这倪文蔚就是赖在广州不动，张之洞也奈何他不得。无论是龚易图，还是倪文蔚，都不能指望他们想出什么法子来筹集银钱，这副重担，只有自己一人来承担了。

从哪里去弄银子呢？再向汇丰银行借款是不行了，就是你不怕背重息，但前款未还，又开口，人家也不会借呀！广东商务发达，从商人那里去敲点银子来？但凭什么叫他们出血呢！弄不好会惹出麻烦来，这条路也不能走。向朝廷开口？练军设厂办水陆师学堂，并不是朝廷要你做的事，朝廷又哪会给你拨款呢？倘若引来个“经费支绌，诸务暂停”之类的上谕，反而更不妙！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条条道路都不通，唯一的指望还是靠自己。广东还有办法可想吗？

张之洞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都知道总督的这个难题，他们也在着急，但也都没有好办法。

郑观应知道了总督的难处，见众人都无法为他分忧，终于忍不住来到督署，找上张之洞。

“张大人，筹款的事，我有个想法。”郑观应坐在张之洞的面前，迟疑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子可行不可行，我想了好几天，又想说又怕说。看您好些天了都还没有好办法，我只得横下心来，跟您说说，行不行由您自己拿主意。”



实业家郑观应

张之洞见郑观应这副小心谨慎的模样，不禁笑了起来，说：“陶斋，你是个走南闯北见过许多世面的人，怎么也这样不爽快起来？筹款一事大大为难了我，我的确还没有什么好法子。你有什么想法你只管说，能行就行，不能行的我自然不会去做。比如你叫我去打家劫舍，像晁盖那样去取人家梁中书十万生辰纲，我自然不会干的。”

郑观应也被总督的这句话逗笑了，说：“打劫的事，我当然不会劝您去做。不过，这事，在有些人看来，也是很不够光彩体面的，跟取生辰纲也差不了多少。”

“到底是什么，你就明说，别绕圈子了，说得我心里痒痒的。”

“好，我就明说吧！”张之洞的这几句话消除了郑观应的心理障碍，他放心大胆说了起来：“大人是北方人，不知南方人爱赌博的特性，尤其是闽粤两省，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个个都嗜赌如命。”

张之洞笑了：“你这话说得也太过分了些吧！”

“不过分。”郑观应正正经经地说，“不但好赌，且赌的花样很多，规模很大。这赌博业就有大量的银钱在流通。”

一听到“银钱”二字，张之洞的兴趣立即高涨：“你是广东人，一定深知其中内情。你倒是要细细说给我听，让我也长长见识。”

“我先给大人说说福建的花会。”郑观应微微地笑了笑说，“这种花会以三十六个字为赌。”

“三十六个字！”张之洞插话，“哪三十六个字？”

“没有固定的，由主花会者选择，不过都是些常见常用的字，选定后公布于众。主花会者，从中挑出一字来，暗地里写好，然后用纸包紧密，高高地悬挂在屋梁上。屋里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排列着这三十六个字。大家都可以来猜这个字。比如说有人猜，主花会者悬在梁上的字是‘郑’字，于是就在郑字上押一文钱，也可以押十文八文百文千文，随你。如果猜中了，主会者则送你三十二倍的钱。若押的一文，则给三十二文。押的千文，则可得三万二千文。”

张之洞说：“一千文钱变成了三十两银子，这不立刻就发了一笔小财？”

“是呀！”郑观应说，“故而当地有句流行的话说：一文可充饥，百文可制被，千文可娶妻。如押对了一千文钱，便可以拿赢来的钱讨个老婆了。”

张之洞说：“主会者说话算数吗？如果许多人都押对了，他又付得起吗？”

“大人问得好。”郑观应说，“这主会者必定是有钱人家，要么有田产，要么有铺面，大家信得过，才会把钱押给他。若是毫无一点家当的人，是不可能做主会者的。这是多年来传下来的老风俗，若是亏了，主会者卖田卖屋也要付的。不付会犯众怒，他也在地方上呆不下去。”

张之洞点点头，右手习惯性地捋起胸前的长胡须，兴致浓厚地听下去。

“押字的人还可以自己不来，托人办理，主会者也会雇一批人，称作走脚。走脚走村串户，找上门来。你押什么字押多少钱，走脚给你一张收条，押中了，走脚将钱送上门，从中收取二成的脚费。如此，局面就扩得非常大，甚至闺阁中的女流也可以来押。”

“啊！”张之洞听来入神了，“福建的女人也有这种兴致。”

“女人的兴致还大些。”郑观应笑了笑说，“大人您想想，这女人平时不出门，外面的事都不知道，日子过得比男人单调枯燥得多。这一押起字来，一颗心就被字给勾住了，日子就过得比平日大不同了。左邻右舍的女人一见面，谈的就是押字，话题就多了；押不押得中不可估计，说起来就更显得有趣味。于是有的女人就吃斋求卜，有的进寺院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也有的女人真的夜里就梦到菩萨来告诉她，醒来后赶紧就去押这个字，弄得神魂颠倒，寝食俱废。您看，这日子过得不就丰富多彩了？”

张之洞笑道：“是不错，平添了许多内容。”

郑观应说：“这不很好吗，闺阁中最难耐的是寂寞，有这事让她

们去挂心，也就不寂寞了。”

停了一会，郑观应又说：“不过，麻烦事也就跟着来了。赢了好，押字换来高兴。输了呢，那就不妙了，丈夫打骂，公婆责备，于是瞒着家人再押，想把本赚回，结果又输，典当首饰衣物。首饰衣物当尽，则不顾廉耻了。寡妇因此失节，良妇因此改嫁，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张之洞颌首说：“这就是赌博给凡夫俗子带来的祸害。别的地方只是男人赌，没想到福建的妇人赌瘾也这样大。”

郑观应说：“福建、广东一带的妇人大多吃苦耐劳，当家理事的能力往往强过男人，故而她们参与赌博的兴趣也不弱于男子。”

“说说广东吧，广东人是怎么个赌法。”张之洞暂且置筹银于一边，了解民风民俗，对于一个总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呀！

“广东人是拿乡试中式的姓来打赌，谁猜中谁赢。这叫做赌闹姓。”

“真是岂有此理！”张之洞生起气来。“乡试是何等庄重清贵之事，怎么能跟赌博连在一起！”

“于此便可见广东人好赌成癖，不管清贵卑污，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赌，什么东西都可以赌得有滋有味。我先说几个小赌给大人听听。”郑观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比如有个人有一件很好的衣服要卖，标价三串钱，因为价太高，没有人来买。于是他拆开来，以一百文钱为一标，折成三十标，当众抓阄，谁抓了这件衣服就归谁，以一百文钱买三串钱的衣服，太划算了，故人人都乐意来参加。”

张之洞说：“三十人参加，只有一人得到，没有得到的，那一百文钱不就白丢了？”

郑观应说：“没抓到，那一百文钱是白丢了，但损失很小，若抓到了，则收益很大，碰碰运气嘛，广东人最是喜欢碰运气了。一个人

的一生说穿了就是碰运气。小的事碰对了，得小运，大的事碰对了，得大运。一生得了几个大运，这一生命就好了。连曾文正公都说不信书，信运气嘛。”

张之洞慢慢捋着黑白相间的长须，默不作声，似有许多感悟一时都向心中涌来。

“民间是这样，官府也这样办。三年前，一个大商人犯了事，他的豪华宅园籍没归公，作价十万银子。没有人买得起，就将它分为二万标，一标五两，结果被城郭一个卖菜的农夫买去了。他拿这个豪宅没有用，于是减去二万，以四两一标，再卖，结果被一个秀才买去。那个秀才得了这座宅子，高兴得见人就问，你知道我是哪个吗？”

张之洞奇怪了：“他为什么要这样问？”

“他怕自己是在做梦，要别人证实一下是真的呀！”

“哈哈！”张之洞掀开胡须，快乐得大笑起来。

“现在来讲这个赌闹姓的事。”郑观应见总督大人这样乐意地听他讲赌博的事，自己的兴致也高涨了许多。“闹赌是广东最大的赌，遍设全省九府四州二厅，没有一处不参与。办赌的人不是票号老板，便是本地的大富家，每逢乡试之年的二月初一日开局，一直到主考进闹之日止。大姓不赌，专赌小姓冷僻姓，办赌者要把不赌的大姓，如刘、李、张、王、陈等公布出来，其他未公布的姓则可赌，以二十姓为一条。列出若干条来，或十条，或十五条。每条都可以押，押金一元、二元直到十元，听便。然后再以押金多少分为十类，相同的押金为一类，一类中又分若干列，一列以千人为限，满了一千人后再开一列，故而每一条中列数不等，有的姓押的人多，列数多，有的姓押的人少，则列数少。一元类的一列则为一千元，二元类的一列则为二千元。将此分为两部分：十成取一归办赌的主人，十成取九归投标者，内中又分头标、二标、三标。头标分十成之六，二标分十成之二，三标分十成之一。头、二、三标这样分：二十姓中猜中十姓的算头标，猜中六姓之上的算二标，猜中三姓之上的算三标。”

张之洞说：“这中间的头绪还挺复杂的嘛！”

“是很复杂，我只说了个大概，内里还有许多细节，我还没说哩。一元类的头标是六百元，二标二百元，三标一百元。若是十元类，头标则是六千元，二标二千元，三标一千元。有几个人中了头标，则几个人平分，比如说，这一千人中有一百人中了头标，投的都是一元的标，则一百人分六百元，每人分六元，若投的是十元的标，则一人分六十元。因为参加的人多，所以总数很大，全省大约有二三千万的投标数。”

“慢点。”张之洞看出这中间的要害来了。他停止捋须，打断郑观应的话。“你刚才说开办的人抽十成之一，若二千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到二百万，若三千万的总投标数他就得三百万是吗？”

“是的。”郑观应知道张之洞的心已被开办者所获取的暴利打动了。“他这是包赢不输，而且是净得，连开支费他都不出，因为这中间还有一项规定，从剩下的九成再取十分之一来作为所有的局用及脚费纸张等经费。这笔钱便转到投标者身上了，开办人是净得总数的一成。”

“那不行，官府要抽税。”张之洞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三分气愤七分嫉妒似的。

“这事行了许多年，过去都没有明文抽税，只是开办者背地给各衙门送红包。红包有大有小，大的数万元，小的三五百元不等。自从长毛作乱后，军饷浩大，藩库拿不出钱来，巡抚衙门就打起这主意了。咸丰三年军需局成立，便下令要先前办赌的人出血。办赌人无法，凑了四十二万银子给军需局。从那以后便成了定例，而且每次都有增加。到了同治二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万两，抽得办赌者一个个心疼得不得了。”

“有什么心疼的？这都是不义之财。办赌的交出不要心疼，官府抽了也不理亏。”张之洞仿佛一时之间断然拿定主意似的。“陶斋，你的点子想得好，我也不增加了，就依同治二年的例，一百五十万银

子。乡试之年要到明年，只是我眼下急需银钱用，等不及，要前年办赌的那些人马上凑一百五十万两给我应急；不然，明年本督就不准他们办。”

郑观应见张之洞立即就决定下来，而且大开狮子之口，张嘴便是一百五十万，心里不免吃了一惊。他既佩服张之洞这种办事的魄力，又担心办赌人反对，因为十多年前的高额征税是要负担军饷，现在国内并无战争，那些贪财如命的办赌人会肯出这多血吗？起身告辞的时候，他特为叮嘱一句：“张大人，这是一件大事，你还得多听听别人的看法。特别是广东省的抚、藩、臬三台，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张之洞为此很兴奋。他给桑治平、杨锐、辜鸿铭几个人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赞成，尤其杨锐更是拍手叫好，认为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桑治平也觉得事属可行，只是不必定一个固定的数目，不如也来个提成，从主办者的手里提取四成或五成。张之洞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说：“就定五成吧！官府和办家对半分。就这样，他们也赚得太多了。我若不许他们办，他们一文钱也赚不到。”

张之洞已在心里将这事定了。过几天，他把广东抚、藩、臬三宪请来商量这件事。谁知，他的话才讲完，倪文蔚就连连摆手，龚易图一脸惊色，沈镕经面无表情。三大宪的反应，大出张之洞意料之外。

六十五岁须发皆白的倪文蔚急急地说：“张大人，闹赌一事禁止十来年了。那年英翰做粤督时开禁过一次，结果弹章四起，年底英翰便因此革了职，气得他一病不起，第二年便含恨去世了。张大人，英制台是前车之辙，闹赌万不可再开。”

原来，此赌早已禁止，这一点郑观应并未说明，张之洞还不知道。不过英翰革职是在同治十三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学政的张之洞知道，他是为着一桩贪污案被革职的。第二年死时，朝廷又说他与此案无关，还给他一个“果敏”的美谥。

见张之洞抚须沉吟，默不作声，一向会看脸色行事的龚易图，估

计张之洞被巡抚的这几句话说得打消此念了，便壮着胆子补充：“张大人，卑职知道，您是因为设厂办学堂缺银钱，逼得无法才这样做。您这番苦心，卑职明白，别人却不一定明白，还以为大人您为谋利而不择手段。倪大人说得好，闹赌绝不能开，因为这里面弊病太多，得不偿失。”

张之洞目光峻厉地望着龚易图：“这里面有哪些弊病，你说说。”

望着张之洞凶凶的眼光，龚易图生出几分怯意来。他看了一眼倪文蔚，倪文蔚忙给他打气：“龚方伯，闹赌弊病，是明摆着的，张大人来广东不久，不了解内情，你拣几条重要的，说给他听听。”

倪文蔚这种摆老的口气，几个月前张之洞还觉察不出，现在听起来很是不舒服。

龚易图略为想了一下说：“这闹赌第一个弊病就是褻渎了乡试。乡试乃朝廷三年一次的抡才大典，入闹者尽皆十年寒窗苦读的秀才，他们都是功名在身的人，中式者更是将来国家的栋梁之材，怎么能容忍无知无识的愚民村妇拿他们的姓作为赌注来戏弄玩耍呢？”

龚易图的话有道理，做过两度乡试主考官的张之洞不能不赞同。

“其次，有押银元数目巨大的人，为获暴利，则拿银子去收买主考和副主考，请主考、副主考在最后圈点时，照顾他所押的那些姓。这样一来，乡试以文录取便变成以姓录取了，公正没有了，王法没有了，贻害甚大。”

张之洞心里想：考场舞弊最令人痛恨，如此说来，广东的舞弊又多了一层，的确有危害。

“第三，乡试之年，从二月初一日开局，到四月初一放榜，整整两个月，所有投标之人都为此事弄得士人无心读书，农人无心种田，工匠无心做事，商人无心经营。因投标人多，整个广东士农工商几乎都停止下来，这对广东全省有多大影响？”

张之洞心想：影响是有，要说全省士农工商都停业，说得也过分了吧！

“还可以说出好些弊病来，我看这几条就已足够厉害了。”

张之洞转脸问沈镕经：“你看呢？”

沈镕经迟疑片刻答：“刚才倪抚台和龚藩台的话都有道理，我看此事朝廷既然早已禁止，自然是弊病太多的缘故，应以不开禁为好。”

送走广东三大员后，张之洞对闹赌开禁不开禁犹豫起来了。

李伯元《南亭笔记》中《广东乡试陋习》一节记载广东乡试官商联合作弊之事——

顺天府尹顾璘，简放广东主考。其处盛行闹姓，有巨商以重金买四娃：二文二梅。欲主考头场题中宣示。是科二题为“衣锦尚，恶其文之著也”，三题为“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膏梁文绣也”，二文字已昭然若揭。诗题为“雪树两折南枝花”，是二梅字也。事后内监试卢秉政，以开缺知府赴京引见。某学士觐之某处，谈及广东乡试，颇多蜚语，究竟如何？卢正色曰：“不是谣言。”

倪文蔚、龚易图的话确是有道理，倘若自己仍在京师做朝官的话，得知这样的事必定会坚决反对，因为不需要任何道理，仅将乡试与赌博连起来就觉得十分倒胃口了。可是现在，有过三四年督抚经历的张之洞，对于当年那种书生意气，已不再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过去那些京师清流朋友们，自以为天下事事事关心，但就是不谈生财获利之事，几乎所有的清流都认为言利非君子之所为。今日的张之洞方才真正明白，天下实事的兴办莫不是建筑在财力的基础上，而其最终目的又莫不落脚在利益二字上。不谈财、不言利就不能有芸芸众生的安居乐业，也不能有国家的强大兴盛。就拿眼下来说，若没有银钱，则一切美好的想法都不能付诸实现。

他素来敢作敢为，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的，往日无权无势的小京官尚且心高胆大，何况如今八面威风实权在握的南国总督，其他的均可置之旁不顾，最令他犹豫不定难下决心的是朝廷曾有禁止闹赌

明令。不请示，则是有意违抗朝命；请示了，则又明摆着办不成。办不成则筹不到银钱，没有银钱则一切新举措都将半途而废。

就在张之洞最为苦恼的时候，省抚台衙门的巡捕赵茂昌来到总督签押房。

“香帅。”

赵茂昌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张之洞，这一声与众不同的称呼，让张之洞的心中油然生出几分惊喜来。他身为制军，可称作大帅。字香涛，按当时官场的惯例是可以称为香帅的。但还从来没有谁这样称呼他，这中间另有一个缘故。总督都可叫大帅，但对于文人出身而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总督，人们通常还是不称他为帅，人们只是将几位立有军功的总督称为某帅，时下最有名的几大帅就是曾做过两广、两江总督的岷帅刘坤一，现任两江总督的九帅曾国荃，署理过两江总督现任兵部尚书的雪帅彭玉麟，以及刚刚去世的前两广总督轩帅张树声。张之洞虽十分羡慕这种称呼，但比起刘、曾、彭、张，他自知还比不上。可是，现在就有人这样叫他了，心里虽得意，毕竟是第一次，他还觉得不太习惯。

“竹君，你不要这样叫我，我没有上过沙场，称帅总有点名不副实。”

“香帅，称你为帅是最名副其实了。”赵茂昌一本正经地说，“上沙场攻城略地，其实是将的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才是帅的事。您选贤任能，制定方略，提供军需，掌握全局，坐镇广州而决胜于镇南关外，这才是真正的大帅，古之张良、谢安，今之曾文正公，都没有跨马挥刀，冲锋陷阵，谁能说他们不是大兵家呢？要我说，九帅、岷帅他们还真的比不上香帅您哩！他们只是胜了自家人，您是胜了洋人，灭了洋人的威风，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您不叫大帅，这天下还有谁可当得上大帅呢？”

赵茂昌的马屁，拍到点子眼上，张之洞听着心里舒服极了。他想想也是：帅和将就是不同，打中国人和打洋人就不同了，自己还真

的是名副其实、最有资格叫大帅的人！

张之洞对眼前这个面庞清秀、身材匀称的文巡捕顿时生出很大的好感来，以素日少有的慈祥语气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纳贡出身的后辈说：“竹君，你刚才是要对我说什么话呀？”

“香帅。”见总督如此亲切地叫他的表字，赵茂昌知道刚才这几句话甚得张之洞的欢心，遂气势旺壮地说：“我听说您这几天为闹赌一事在愁闷。”

张之洞想：这事有说能办的，有说不能办的，赵茂昌也是个明白晓事的人，何不叫他说说自己的看法呢。于是打断他的话：“这事能办不能办，你不要有顾虑，放开胆子来跟我说说。”

“卑职来广东四五年，这闹赌之事也听得多了。说不好的人大多是官府里的人，说好的大多是百姓。百姓说的是真心话，官府人说的多半是假话。”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张之洞目光锐利地望着赵茂昌。

“从表面上的大道理来说，将乡试举子的姓氏与赌博连在一起的确有辱斯文，一旦有人来攻讦，主政的人总觉得于理有亏，禁止才是理所当然的。公开场合，他们不得不禁止这种赌博。但是有此赌，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故他们骨子里并不想禁，因而说的都是假的，表里不一。”

“嗯。”张之洞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于公来说，闹赌能给官府带来一宗大款项，解绝不少困难。于私来说，从省到府县，哪级官吏不从中得到收益？一下子禁止，大家都没有了，口里虽说好，心里却不是味道。老百姓则不一样，他们不要说什么脸面话，心里怎么想的，口里就怎么说，也不去考虑久远的得失，什么事能给他们眼前好处，他们就去做。”

赵茂昌见张之洞的眼神里满是期待，干脆直截了当地说：“香

帅，您还不大清楚，这广东人天性好赌，赌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欢乐。好比说，他用气力赚来一串钱，他心里没有多大欢乐，若是用赌博赚来一串钱，他就欢乐无比。即使他为这一串钱耗费一串五甚至两串，他也会感到快乐。又如，官府要他们捐钱做公益事，他们绝不肯捐，捐一文钱就如同要他们出一碗血一样。但是换一个方法，让他们花一百文、二百文去买一根签，然后凭这根签去抽号，若抽到了则可得一个价值十倍百倍的礼物，明知抽到的机会极小，他们也会乐意去做，而官府则因此获得一大笔银钱。这样做，彼此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张之洞微笑着：“这真是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各地有各地的人性。北人质朴实在，这种投机取巧的事，大都不屑于为。”

“正是这话。”赵茂昌忙恭维。“若说我们吴人，也不会这样。吴人精明，算一算，一千人、一万人中才有几个人中彩头，自己明摆着得不到，何苦去送一百文钱？还不如拿这一百文买几个烧饼，可以填饱肚子，划算得多。”

“照你这样说，在广东开办闹赌，是于国于民都有利无弊的。”

“卑职以为是这样。”赵茂昌点头。“其实，这些年来闹赌明里是禁了，暗地里还在进行，只是不在广州，而搬到了澳门。洋人是不禁赌的，只要你照他们的规矩纳税，什么赌都可以在他那里赌。人家只重实在，才不去管那些虚文呢！”

“重实在，不管虚文。”赵茂昌这句话拨动了张之洞的心弦。他仿佛从这句普普通通的话里，顿时领悟了许多。

“香帅，眼看着我们中国的银钱，就这么白白流进洋人的腰包，这也说不过去呀！”赵茂昌见张之洞沉吟不语，知道总督是在认真听他的话，于是把这个扎眼的要害又加重了一句。

“只是这闹赌，”张之洞像是自言自语，“朝廷有明文禁止呀！”

“香帅。”赵茂昌思索一会儿说，“卑职想，这事可以先办着，不要

向朝廷奏明，说不定朝廷也改变了主意。万一有人告状，朝廷追究下来，也不怕，把万不得已的苦衷向朝廷讲清楚，卑职想朝廷也会原谅的。要紧的是，由赌局上缴的这笔钱要做到账目十分清楚，一笔一笔用到哪里去了，都要明明白白，谁也不能贪污一丝一毫。另外，还要严格规定，赌局的税只上缴督署，其他过去的各种规费一概禁止。这样，办赌的省去许多打点，上缴给督署的钱就会拿得利索。香帅，依卑职看，出之于民的银钱，只要用之于民，就不怕台谏的责难，不怕朝廷的追究。”

张之洞眯起两只长大的眼睛，将赵茂昌细细地打量着。他突然发现，坐在眼前的这个年轻后生，原来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办事之才！

“竹君，明天我跟倪抚台打个招呼。后天，你就到我这儿来做巡捕。”

“卑职谢香帅的提拔。”

赵茂昌忙起身作揖。不仅因为督署高过抚署，更因为张之洞大才高名，敢作敢为，跟着前途无限的张香帅，要百倍胜过日薄西山的倪抚台！

“闹赌一事，开禁不开禁，我还要再好好思量思量。”张之洞捋着胡须慢慢地说，“若是开禁的话，我就委托你来办这件事。你可要像刚才跟我说的那样，把这事办好，办得无任何把柄给别人拿住！”

“香帅如此信任卑职，卑职一定肝脑涂地，为大人办好这事！”

赵茂昌心中顿时惊喜万分，暗暗地想：倘若闹赌交给我来办理，只办三科，我就要让三四十万两银子悄没声息地进入赵家账户！

张之洞打发桑治平、杨锐、大根等人到广州城内城外去询问百姓对闹赌的看法。询问的结果：大部分读书人不赞成重开闹赌。除开士人外，绝大部分人都赞成开禁，许多人说十来年没有办这事了，一想起来就心痒痒的，若开禁的话，要好好地赌一赌乐一乐。张之洞本人也悄悄地问过广州府里几个知县，出乎意外，这几个知县异口同声地

表示，只要省里三大宪为头，他们就支持。张之洞心想：过去开赌时，广州府各个县的文武衙门可能获利最多。

官场百姓两方的查访结果，大多数人主张对闹赌开禁。经过再三权衡，张之洞决定重开闹赌。当然，他心里很清楚，倘若朝廷追查起来，所有的责任，都只有自己一人承担。为了筹集银钱办大事，他决心豁出去了！

赵茂昌果然会办事。禁止了十二年的闹赌，在他的操持下办得比以往任何一科都要大。省府县各级闹赌主办者都知道，这次赌局，是制台张大人在亲自坐镇，是他冒着革职丢官的风险，瞒着朝廷开禁的。而掌舵的，便是总督衙门的赵老爷。是赵老爷磨破嘴皮说服张大人，才同意开的禁。赵老爷同时也明白告诉他们：说不定就这一科，倘若被人弹劾，下一科就办不成了。大家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一科，也要体恤张大人的苦心。

广东省大大小小的主办者、千千万万的赌徒，都以空前未有的热情参加这次闹赌，他们的心情比过任何年节都要欢跃兴奋，下的赌注也比以往的大得多。本是明年的乡试，不到三个月，便已聚集了一千二百万两的巨额赌款，而且还在日日增加。主办者们欣喜无比，自动先拿出八十万两作为税款上缴总督衙门；当然，赵茂昌没有忘记自己的账户。虽说才只三十岁，钱庄学徒出身的他在这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手脚做得干净利索。摸着一天天膨胀的私囊，他心里美极了。

有了这笔庞大的银子，张之洞的大事真是好办多了。广胜军的洋式操练更加起劲，中气十足的口号声数里外的百姓都听得见。黄埔船厂开工了，小战船也造出来了。水陆师学堂也办起来了，一百多名学子跟着洋教师学英文，学西学，兴致勃勃的。军火厂的机器也已运来，夜以继日在安装。铁厂的厂址也在忙碌选择之中。

还剩下二十多万两银子，辜鸿铭向张之洞建议，办几个为百姓谋利益的工厂，如纺纱织布、缫丝等工厂。桑治平则建议创办一所书院。因为这银子毕竟是来自乡试，且士人反对激烈，用它来办一所传经授道的书院，既可以减轻读书人的愤怒，又于心稍安，万一朝廷追

究下来，也多一层申述的理由。

张之洞在广东大开赌禁一事，招致世人讥评，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张之洞大开赌禁》里有记载——

光绪甲申中法之役，战局既终，朝中南北两派倾轧之风，亦告结束。先是，张之洞由山西巡抚移任两广总督，内阁学士闽侯陈宝琛会办南洋军务大臣，丰润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皆北党清流派巨头也，此为北派讲时政最盛时代。同时，吴大澂则为北洋会办军务大臣。及割地议和，陈宝琛受处分，降级录用，并治张佩纶弃师逃走罪，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而张之洞督两广仍无事。京师南派朝官，为联语以讥之云：“八表经营，也不过山右禁烟，粤东开赌；三边会办，且请看侯官降级，丰润充军。”

按：张之洞简放山西巡抚，其谢恩摺有云：“敢忘八表经营之志。”联语起句用此故事。在山西任内，首奏禁鸦片烟，谓为治山西第一要政。及调粤东，军费无着，乃大开赌禁，谓为充饷，命刘学询经办其事。三大军务会办，吴大澂无事，陈宝琛降级回原籍，沉滞家乡二十年，清末始起用。张佩纶马江之役，不战而溃，逃避法人炮火，首戴铜盆，以为护符，回京治罪，免死充发，此李鸿章缓颊也。

张之洞采纳了桑治平的建议。除桑治平所说的理由外，作为有十年学政经历的两广总督，他从心底深处更为喜爱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泰西的学问不能不学，但那只是为富庶、致强大，至于世道的整治、人心的化育，还得靠中国的经史诗文，这才是治根本的大学问。

岭南属蛮荒之地，学术向不发达，近几十年来虽然也办了一些小书院，但与中原江浙两湖相比，还远为落后。广东省的最高学府，至今还是乾隆年间由阮元所创办的学海堂，然则它早已陈旧落伍了，再办一所，无论规模还是地位都要超过学海堂。新建的军队既然命名为广胜军，那么新建的书院就叫它广雅书院吧。胜，是军人追求的目标；雅，则是士人必须达到的风致。一胜一雅，堪称文武合璧。

有了钱，书院的地皮房屋设施都好办，教师也不难聘请，最难的是请一位主持教务的人。最佳者为道德文章名世的宿学，其次为两榜出身的显宦。然而目前的广东，这两方面的人物一时都找不到，张之洞为此颇为费神。

这一天，他收到姐夫鹿传霖的一封家信。鹿传霖为官处世一向稳健，官运也因而亨通。早在张之洞还只是一个小京官时，他便做了福

建按察使，不久又调四川布政使。这个时候，姐夫比起小舅子来，要神气许多。孰料，张之洞突然间时来运转吉星高照，短短的几个月，便由从四品升为从二品，又外放山西巡抚。小舅子反倒超过姐夫了。到了光绪九年，鹿传霖升为河南巡抚，两人拉平。第二年张之洞升粤督，又后来居上。郎舅并世为督抚，也算是当时官场的佳话。然而，鹿、张深知宦海三昧，为不授人口实，有意避嫌，凡自己所任职省份的政务，尽量不牵扯，暗地里却常有书信往来，互相帮衬。

前些年，鹿传霖从河南改调陕西，这封书信便是从西安抚署里发来的。除了几句家事外，大段大段说的都是国事。鹿传霖告诉内弟，他和张之万都因镇南关大捷一事增光不少，所有的亲戚都因此而自豪。又说，放眼今日海内，李鸿章一误再误，威望日减，曾国荃、刘坤一日渐衰迈，后起之秀就是贤弟，过不了几年，就会超过曾、刘，直逼李相。姐夫如此颂扬的语句，过去信中还从来没有。张之洞看了心里很舒畅。接着，鹿传霖就议论起李鸿章来。说李鸿章最近在京中做了一件蠢事，弄得很不得人心。事情是这样的，翰林院编修梁鼎芬上疏朝廷：宜乘镇南关大捷的兵威，一举收复太原、河内，将越南北圻从法国人手里全部夺回来。李鸿章却借此来与法国和谈，实在是误国媚外。李鸿章这些年来与法国人偷偷摸摸多方接触，或许私自接受了法人的馈赠，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法人的欢心。李鸿章秉政多年，贪权恋栈，不修私德，世间多有议论，请朝廷严查以息人言。李鸿章得知后勃然大怒，给太后皇上上折，说梁鼎芬恶意中伤大臣，干扰国家大事，可恶至极，请严惩不贷。太后批示交部严议，结果梁鼎芬被降三级使用。京师官场士林议论纷纷，都说李鸿章以宰相之尊与一个小小的编修怄气，太失身份。信中最后说，梁鼎芬近日已回广东番禺原籍守制，如此有风骨的人，可予以延见嘉奖。

番禺在广州城外三四十里地，张之洞没想到就在身旁便有一位敢于和李鸿章作对的人物。他是翰林院的编修，又有如此见识和风骨，现既守制在家，不如就请他做广雅书院的山长！他立即修书一封，打发人急送往番禺，请梁鼎芬即来广州一见。

梁鼎芬很快就来了。原来竟是一个瘦瘦的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因为丁忧期间，身穿一件玄色长袍，纽扣边吊着一束白麻。待梁鼎芬坐下后，张之洞和气地说：“听说足下因上疏言中法战争事，得罪了李中堂？”

“李鸿章这人，就是今日的秦桧！”梁鼎芬直呼李鸿章的名字，又将他称之为秦桧，既令张之洞惊讶也使他甚觉快意。

“大人您苦心经营，冯老将军冒死奋战，三万将士流血牺牲，得来的辉煌战果就让他轻飘飘地换了一张和约，真是气死人，恨死人。他不是秦桧是什么？怀疑他私下收了法国人银子的，不只我梁鼎芬一个人，京师持这种看法的人多着哩！”

“足下因得罪了李中堂而降职，不后悔吗？”

“不后悔。”梁鼎芬毫不犹豫地说，“莫说只是降了三级，就是革职坐牢，我也不后悔。李鸿章报复我一个年轻的编修，是他丢了面子，反倒成全了我的名声。现在京师提起梁鼎芬，哪一个人不知道？我还要感谢他哩。”

说罢，不由得笑了起来。

好！广雅书院的山长就是他了！刚见梁鼎芬，张之洞的心中尚有一丝疑虑：年纪轻轻，又只是一个编修，能孚众望吗？能压得住那些心高气傲的学子吗？听了梁鼎芬的这几句话，观其气概，张之洞很快打消刚才的疑虑，断然决定此事。他相信梁鼎芬有能力掌管一个书院。他敢斗李鸿章的骨气，他在京师士人中赢得的声望，就足以使粤省士子对他服气。更重要的是，张之洞要重用梁鼎芬，来跟权势煊赫的李鸿章唱一出对台戏。

正当张之洞几个月来一直在广州城里随心办事、恣意用人的时候，一场麻烦事很快便降临到他的头上。

二 朝中有人好做官！张之洞派杨锐进京入朝

一天下午，杨锐拿着一张邸报走进张之洞的签押房：“香帅，有人在说开禁闹赌的坏话了。”

张之洞正在批阅公牍，他放下手中的笔，并不太在意地问：“说什么坏话？”

“有人上折给太后、皇上。”杨锐将邸报递了过来。“邸报将这个折子给注销来了。”

“喔，上折子啦？”张之洞的神态显然比刚才在意多了。“给我看看。”

张之洞拿来邸报，认真地看了起来。这是一个名叫高鸿渐的御史上的折子。折子上说，近闻广东开放闹赌之禁，无识粤民踊跃参与，奸商从中操持，牟取暴利，影响所及，遍于士农工商。朝廷鉴于闹赌之害，早在同治初年便已禁止。现有人无视朝命，竟联络鼓噪，死灰复燃。请朝廷严饬广东巡抚应予制止，为首者应严加惩处。

张之洞轻轻一笑：“高鸿渐是谁，我不认识。他大概还不太知悉内情，话也说得温和，暂且不管。你给我注意近日邸报，说不定还有厉害的攻讦出来。”

果然不出所料。以后的几天里，杨锐几乎每天都在邸报上看到有言及广东闹赌的文章。这天的邸报竟然并列注销两篇措辞尖刻的奏章，都点了张之洞的名，也都说这事是张之洞一手操办的。建议朝廷立即将张之洞革职严办，刹住这股歪风，以维护朝廷抡才大典之尊严，而杜绝奸人贪婪无耻之妄念。

张之洞看那上折的人，一个是詹事府的右庶子莫吉文。此人张之

洞很熟悉。他是张之洞的同年，先前两人相处很好。在张之洞做洗马时，他已是侍读，莫吉文为张之洞多年学政还屈居下僚而不平。后来张之洞晋升从二品，反而对张不满起来，说他是靠堂兄的力量走醇王府的门子而夤缘高升的，从此对张之洞视若路人。张之洞到太原后，从张佩纶的来信中知莫吉文投到李鸿章的门下，这两年迁升很快。张之洞从莫吉文的参折中看出了背景：这无疑是李鸿章在作祟，以报远仇而泄近愤。另一个上折的是都察院的易果信。此人是谁，张之洞想了许久想不起来，看来是自己离京后这几年新上来的人。易果信给闹赌列了四大害处：科场舞弊、商贾受累、奸民纵恣、赌匪横行。

“这些人很可鄙，也不到广东来实地查访一下就上这样的折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杨锐气愤地说。

张之洞想，若自己还在京师做言官的话，说不定听到这事也会上折纠弹，便笑了笑说：“从奏折上的文字来看，上折的人也无大错，风闻具奏，原是言官的职分所在，也无须到广东来查访。”

张之洞端起茶杯，沉吟起来。

“要害在哪里呢？”杨锐给老师添上水后，轻声问。

“要害在奏折之外。”张之洞指了指“莫吉文”三字，“此人是李少荃的人。”

“要害是李鸿章在为难您？”杨锐似乎明白过来。“这个易果信也是他的人吗？”

“此人我不清楚。”张之洞喝了一口茶，不再做声了。

“这个姓易的不知有没有背景。”杨锐像自言自语似的。

“叔峤，你去给我准备几样东西。”张之洞望着身为督署内文案的昔日学生，边想边说，“一个是一份禀文，把不得已而开禁闹赌的前前后后写清楚，措辞要委婉而明晰。一个是一份清单，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地将闹赌所收上的银钱，和这些银钱的各项去路都写上。”

“是。”杨锐已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学生这就去安排各位文案赶紧弄出来。”

“还有一样。”张之洞慢慢抚摸着胡须。“打发一个人立即到澳门去，将这些年来去澳门办闹赌所上缴的税款弄清楚。洋人办事严谨，澳门税务局一定有这种存单，将有关此事的所有存单都录一份来。”

“学生安排一个能办事的人去。”

“办一个公函，盖上总督衙门的印信，否则，澳门税务局不会让你查的。”

“学生明白。”

杨锐出门后，张之洞将邸报上所登的这几道参折又细细地看过一遍，脑子里想了很多。

开禁闹赌，会有人说闲话，有人攻讦，甚至会有人上弹章，这些，张之洞在开禁之先都想到了，也作过充分的准备。但由邸报这样刊载出来，公之于全国，并接连几天不断，调门越来越高，而且由李鸿章在后面做主使，这些，张之洞事先还估计不足。应该采取哪些对策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事情会如何发展呢？张之洞深深地思考着这些问题。

事情的背景和趋势一时难以看清，想好了几条应对措施后，张之洞横下一条心：一是不怕。既然敢于这样做，就敢于承担由此而起的责任。二是不管谁在背后操纵，也要跟他周旋到底，为国家办事的公心一定要剖白于天下。

过了几天，杨锐把应做的几件事都做好了。张之洞仔细审阅后，对他说：“你安排人每样誊写四份，明天就带上这些东西进京。”

“到京师去？”杨锐颇为意外。

“你到京师去，主要做三件事。”张之洞缓缓地交代，“一是将这几

件文字送一份给我的堂兄张之万中堂，让他先看一看。问他要不要再送一份给阎敬铭中堂，如果他说可以的话，由你去送，当着阎中堂的面还可以多说些话。你再问张中堂，应不应该送一份给醇王。若应该送的话，你就再给张中堂一份，由他去呈递。你在京中就住到我原来的院子里，这两年仁权一家住在那里。”

张之洞的长子仁权，现正在国子监读书，五年前杨锐为东乡事住京师时，曾与他见过面，年纪相差不多，也还谈得来。能与仁权住在一起谈古论今，当然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只是他已娶妻生子，他的妻子对一个陌生的客人能欢迎吗？

“大公子一家人多，我住在那儿方便吗？”

“你只短期在京师住一住，顶多一两个月，有什么不方便！”张之洞放下茶杯，慢慢地说，“我这儿还有一封家信，两支给厚琨的小毛笔，你一起交给他。”

厚琨是张之洞的长孙，是他去山西那年出生的，已经四岁多了。

“你此番去京师，除送去这几个文件外，还得替我探听一下京师各方面对两广，特别是对闹赌的议论。我给张中堂的信里也说到了，有关这些事情，他会主动告诉你的。”

杨锐点了点头，把这些交代都牢记在心里。

“明天晚上，我安排一只小火轮专门送你出广州，一直送到厦门。你到厦门后再换上去天津的海轮，由天津进京师，大约十天可到。住京师期间，若有紧急事，仁权会告诉你怎样用电报与我联系。”

张之洞的这种安排，使杨锐顿感此行的异常重要和肩上担子的分外沉甸。

仲夏时节的一天傍晚，杨锐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城，当他摸黑出现在徐绸胡同张宅时，开门的张家大公子仁权兴奋地抱住他说：“我

这两天，天天在盼望，你终于到了！”

“你知道我要来？”杨锐颇为惊喜地问。

“早几天阎中堂打发人来告诉我，家父给户部电报房来了电报，说你十五日前后会到京城并住在我这里。”

原来户部已设立了电报房！杨锐心里一边想，一边跟着张仁权进了客厅。

“你这一路上辛苦了，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去安排。”

“别，别，我已经吃过了。”杨锐忙拦住仁权。“你先看信吧！”

杨锐忙从包袱里拿出张之洞的家信来，连同两支小毛笔一起交给仁权。仁权接着毛笔，说：“厚琨下个月，就用爷爷送的毛笔来开笔吧！”

杨锐笑着说：“你比我小三岁，儿子就有四岁了，我去年才成的家，抱儿子还不知要等哪一天哩！”

“不用急。”仁权笑嘻嘻地说，“明年，你夫人一定会给你生一个大胖儿子！”

仁权虽是大家公子，或许是自小丧母的缘故，并没有娇生惯养的纨绔习气，对人一向以礼相待，因杨锐是父亲的得意弟子，故对他又较别人更为亲切。这句话说得好，杨锐高兴得大笑起来。

仁权看完信后，两个青年学子也就闹赌谈到越南战事，谈到两广的风土人情，兴致浓烈地谈了大半夜。看看将近三更了，仁权说：“明天，你先休息一天，我也做点准备。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伯父，我也有两三个月未去了，不知他老人家身体如何。”

仁权愿意陪着一起去张之万家，这真是太好不过的事了。这一路上海船奔波，也的确是疲乏困倦，明天是得休整下。杨锐谢过仁权的好意，在先前住过的客房里，很快便进入自离广州来的第一个安稳梦

乡。

第三天在仁权的陪同下，杨锐拜访了张之万，将张之洞的信及在广州所准备的文件交给了这位年迈的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又详详细细地将张之洞不得不开闱赌的苦衷叙说了一遍。

张之万说话不多，当杨锐问要不要给醇王呈递一份文件时，他想了想说：“留下一份吧！”

从张之万家里出来后，仁权又陪着杨锐去拜访阎敬铭。阎敬铭认真地听完杨锐的禀报后，对仁权说：“你父亲有胡文忠公的办事气魄，胡文忠公九泉有知，当为后继有人而欣慰。你可以告诉你父亲，我会尽力想办法的。”

仁权连连致谢。

杨锐在仁权家住了下来。他要等待张之万带给他关于此事的答复。他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四处拜访同乡和熟人，尽可能地多了解一些国事动态。而在杏花胡同的张之万家，七十多岁的老军机这几天一直在为堂弟惹出来的乱子思量着善后之策。



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

高鸿渐是李鸿章的代言人，张之洞信上说得不错。易果信这个

人，经过打听，也已经弄清楚了，他原来是翁同龢的学生；如此看来，翁同龢也是反对闹赌这件事的。

李鸿章与清流有宿怨，这是天下共知的事实。他示意别人攻讦张之洞，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而翁同龢也来反对张之洞，这却在意料之外，而这个翁同龢，又的确是不可得罪的人。想到这一层，白发苍苍的老哥真的为堂弟捏出一把汗来。

翁同龢是朝中一位非同寻常的大人物。他的不寻常，首先是他有显赫的家世。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道光二年通籍，先后做过乡试主考和学政。后入值上书房做过咸丰皇帝和恭王、惇王等人的师傅，历任工部、户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晚年又授读同治皇帝。帝师宰相，这是普天之下读书人的最高追求，翁心存都做过，可谓荣耀至极。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因省垣失守而削职。次兄翁同龢，也曾做过督抚。更有趣的是，就在翁同书削职不久，其子翁曾源又高中同治癸亥科状元，这一科的探花正是张之洞。翁同龢的不寻常，更在于他自己的非同凡响的仕宦经历。翁同龢二十七岁时中了咸丰丙辰科的状元，一直在京为官，先后任过翰林院侍讲、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刑部和工部尚书。光绪八年进军机。光绪十年，随同奕訢倒台而退出军机处。从同治六年起，翁同龢便充当同治帝的授读。一直到同治帝亲政时为止。因授读有功，被赏赐头品顶戴。光绪帝登基时，慈禧又命他进毓庆宫授读光绪帝。十年来，翁同龢与光绪帝结下亲密的情谊，朝野上下都说翁同龢与皇上，名为君臣，情同父子。故去年他虽从军机处退出，依然在毓庆宫行走。慈禧也很信任他，清朝文武都看重翁同龢与皇上的这份情谊。一旦皇上亲政，他的地位就不是任何人可比得上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谁能忽视得了！

然则，翁同龢为什么对张之洞如此反感呢？二十多年前张之洞与翁曾源同登鼎甲，因为有这么层缘分，二人关系一向很好。翁同书关押诏狱时，张之洞曾两次入狱探视，翁同龢因此颇为感激。后来翁同书

被判戍边，翁曾源陪同父亲出京，张之洞还为此置酒饯行，又写了一首古风相赠，诗中亟力称赞翁氏一门的学问孝悌。

什么事得罪了这位当今的状元帝师呢？张之万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深深地思考着：是因为重开闱赌，既伤斯文体面又开世人趋利谋财的侥幸之门，出身清华的翁同龢不能容忍这种出格逾矩之事？京师中出身清华的人数以千百计，别人为什么不这样看呢？事急从权，本是昔贤名训，何况张之洞新近为国家建立了大功勋，难道不可以给他多一点权限吗？或许，翁同龢此举另有原因。

猛然间，他明白了这中间的缘故：去年翁退出军机之日，正是我进军机之时，虽然罢免恭王军机处是太后的主意，但一进一出，难免不会引起翁的嫉恨。何况没有几天，张之洞便放两广之缺，翁一定会以为这是我在中间做了手脚，恨意便更深了。如此看来，翁同龢指使门生攻讦张之洞，其本意还在为难新班军机处，斥弟的目的在于劾兄！

张之万悟出这层缘故后，更觉为张之洞化解此事度过难关，是自己不容推卸的本分事。

他想，化解此事，唯一的途径便是联合阎敬铭一道，说服醇王，由醇王出面跟太后说情。只要太后谅解了，满天阴霾便可化为晴空万里！

张之万想到这里，提起笔来给阎敬铭写了一封信，请阎设法为堂弟弥缝此事，过几天再一道见醇王。他将这封信密封好，派家人送到阎府。

住在头条胡同一座简朴小院里的阎敬铭，这两天也为两广的事在思量。这位当年湘军中的第一理财好手、现官居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的三朝元老，并不因身份的贵重而沾染官场的虚文陋习。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悟出打仗其实打的就是粮饷的大道理：粮饷足，仗就打得赢；粮饷不足，一切筹谋都成画饼。湘军之所以超过当时所有的团练绿营而成大事，最后的落脚点便在于寻到了一条行之有

效的筹粮筹饷的路数。他任职期间，凡可筹粮筹饷的事他都做，只求目标，不计手段。即使引起府县不满，百姓怨恨，他也在所不惜。最后，他以保障各路供应换取前敌战场上的成功，赢得能员干吏的美誉，一切腾怨便自动熄灭了。他由此领悟自古以来常说的“积贫积弱”四字的深刻内涵：弱乃因贫而起，人贫则人弱，家贫则家弱，国贫则国弱，要想强则先要富。富强富强，富裕之后才能强大。正因为如此，他深为赞赏张之洞从理财着手振兴两广的施政方略，至于开放闹赌，尽管会招人指摘，但为了强粤大计，也是可以采取的。他相信他可以凭此说服皇太后。作为一个精明的官员，阎敬铭看出此事的最大难处，在于朝廷过去曾禁止过闹赌，又有英翰开禁而被撤职的前例。这是攻讦者所能持的最有力的尚方宝剑。倘若没有这些，那就一切都好办多了。张之万的信提醒了阎敬铭，张之洞实际上已经与新军机坐在一条船上了。“同舟共济”，才是新军机处所应当采取的措施。阎敬铭进一步意识到此事与自己的关系所在。然而，那道横在化解此事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要如何绕过去呢？他决定从国史馆调来英翰的档案详加研究。

世上的事情，耳听传闻与扎实详究，这二者所得的结果是大不相同的。英翰因开禁闹赌而革职的事便又是一个例证。详查英翰的旧档后，阎敬铭不仅弄清了英翰削职的经过，也弄清了广东闹赌一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粤省的闹姓之赌，朝廷并无禁止的明文，可以查到的禁赌依据，是咸丰十一年时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关于闹赌的一道奏疏上的朱批：“粤省闹姓作赌，扰乱民间秩序，助长侥幸求利之风，应予禁止。”这道朱批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阎敬铭看到这个日子，心头猛然一阵难受，因为正是这一天，他在武昌城里接到咸丰帝宾天的凶问。八月初九日的这道朱批，显然不是咸丰皇帝写的。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热河行宫那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早已成公开的秘密，阎敬铭心里明白，这道朱批既不是六岁小皇帝所写，也不是东西两宫太后所拟，而是那时正执掌朝廷最高主权、气势熏天的肃顺的命令。理清了这层关系后，阎敬铭心中的这块石头

算是落下了八成。

肃顺禁闹赌的命令其实只在劳崇光任粤督时，认真执行过。劳崇光调走后，此风又复起。用粤省百姓的土话来说，朝廷对闹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翰的革职其实并不因为开禁，而是那一年出了场大风波。

花县一个姓陈的闹赌主办者在开局的前夕拐挟赌民五百万两银子，逃到国外去了。四处找不到他的踪迹后，赌民决定变卖他的房产田地赔偿。结果发现他的良田美宅早已卖给别人，剩下的财产全部加起来不及三十万两。赌民们气愤不过，对姓陈的行事查了个究竟。查出他与官府关系密切，怀疑他私下送给总督银子不下百万两，于是几个家中损失巨大的粤籍京官联名上奏弹劾英翰，罪名是私开闹赌，接受贿赂，包庇纵容奸人拐逃巨款。赌民也恨死了英翰。有的甚至投匿名帖到督署，声称要杀掉他来出气。英翰吓得不敢轻易外出。他自己上疏朝廷，说闹赌一事他禁止不力，以致酿出如此大事，请求朝廷给予处分，调离两广。

朝廷见事情闹得这样大，只得派出两员大吏来广州调查。不知是钦差受了贿，还是英翰手脚做得干净，总之，查来查去，也没查出英翰私受巨贿的真凭实据来。最后两位钦差向朝廷具折，建议禁止闹赌和将英翰免职调离。朝廷同意了这个建议。英翰便因此丢了粤督而回到北京，但不到三个月，他又谋到一个乌鲁木齐都统的美职，走马西北上任去了。两年后死在任上，饰终隆重，御祭文满篇称赞，无半句提到闹赌一案。

弄清楚英翰的这段履历后，阎敬铭心里更踏实了。

这天上午，张之万邀了阎敬铭一同来到太平湖醇王府。

三 以三十万两银子上缴海军衙门为条件，换取闹赌的合法进行

“什么好风，两位老中堂联袂而来，难得难得！”四十五岁的醇王

满面笑容地将张、阎让进王府精致的内客厅，立时便有小太监端来香茶、果品。醇王才具不及恭王，对待下属却比恭王要和气得多，醇王府也不像恭王府那样奢豪森然。这是醇王高过恭王之处，也因此在京师赢得不少好口碑。

“有好些天没见到王爷了，心里惦记着，今天天气好，我约了丹老一起来看望王爷。”张之万两眼含笑地望着醇王说。醇王年纪虽不大，但一向身体单薄瘦弱，脸色常是灰灰白白的，然今天却容光焕发。他颇为奇怪，嘴里颂扬：“几天不见，王爷气色这样好，老臣心里高兴极了。”

阎敬铭也看出了这一点，忙说：“王爷精神旺盛，是天下臣民之福。”

“是吗？”醇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说，“我也觉得这些日子身体是健旺些，吃饭睡觉比过去都要香甜。”

张之万因为在醇王小时便教过他的诗文，彼此关系较为亲切随便，为把今日的气氛营造得更热络些，便开着玩笑说：“想必王府来了高人给王爷开了好秘方，王爷拿出来给我们瞧瞧，也让我们这两个老家伙回去吃几剂，调调神，多活几年！”

说罢哈哈大笑。

“张中堂取笑了。”醇王笑着说，“哪有什么秘方，真要有的话，一定会公之于众，让诸位同享。只是二位今天来得正好，有一件大事，我还没有跟礼王他们说，先听听两位老中堂的意见。”

“什么事？”阎敬铭肃然直起腰杆，全部注意力立即集中起来。

“请王爷说说。”张之万也放下手中的托杯。

“前几天，太后召见我，跟我说起办海军衙门的事。”

“办海军衙门？”两位军机大臣几乎异口同声地反问了一句。

“是的。”醇王继续说，“海军衙门，这四个字是太后亲口说的，我当时也没想到太后会有这个想法。”

“这是一件好事。”阎敬铭立即予以肯定。

“太后具体怎么说的？”张之万暂时压下堂弟的事情。跟办海军衙门比起来，广东的闹赌当然是小事一桩。

“太后说，李鸿章跟她讲，马尾江战役把福建海军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当初左帅创办马尾船政局，原是想利用该局造舰办学，培育人才，为大清的海军打下一个基础，不想辛辛苦苦办了二十年，耗资几千万银两，瞬息之间便被法国人毁掉了。检讨福建海军的这个结局，一是因为舰艇太差，被法军击毁的十一艘舰艇，一半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半是从西洋买来现成的。自己造的舰小、炮力弱，远不是法国人的对手。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舰艇不行，也不是他们不知道洋人有好舰，他们是没有更多的银子去购买。二是监督不严格，人才缺乏。张佩纶、何如璋固然不懂海战，其实他们更是命不好，倒霉而已。历届船政大臣都和他们一个样，发生在谁身上，结局都是一样的。针对这两个方面，李少荃向太后提议，由朝廷来办海军，设一个海军衙门，专门办这件事，集中全国的银两来买舰艇，就可以购买最好最新的洋舰，由朝廷出面聘请最能干的洋员来经办。如此，我们大清也可以建立起一支世界上最强的海军来。”

“这个提议不错。”张之万轻轻地点了点头，心里想着：李鸿章这人就是乖觉，心计多，马尾江的败仗，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将近一年来，骂张佩纶的话洋洋盈耳，弹劾的奏章也积案盈箱，就没有哪个记得张佩纶曾经有过建水师衙门的折子，这海军衙门不就是水师衙门吗？还是李鸿章这人聪明！

“但是，太后没有同意，说由朝廷出面办一个海军衙门好是好，但说到底还是要银子呀，朝廷一时哪里拿得出这多银子来买炮船呀。”

“太后考虑的有道理。”身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深知国库的空虚，

他皱着眉头说，“自从长毛作乱之后，朝廷是一空如洗，至今元气还没恢复过来，哪里拿得出大笔银子来呢！”

张之洞的事情，归根到底还不是因为银子短缺的缘故吗？正是一码事呀！张之万赶紧补充：“丹老说得很对，国家当今第一大难题便是缺银钱。太后当一国的家，为一国的银钱忧虑，督抚当一地一省的家，则为一地一省的银钱忧虑。”

说罢望了一眼阎敬铭，阎敬铭懂得他目光中的意思，说：“太后有太后的难处，督抚有督抚的难处，越想办大事，困难就越大。”

醇王则不明白两个军机的话中之话，依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银钱艰难这点我也清楚，别的不说，就说为太后造园子的事吧，进展不快，也就是银子跟不上来。皇帝都眼看要亲政了，太后还没有一处地方颐养，我能不着急吗？”说话间醇王特地看了阎敬铭一眼。

醇王所说的造园子的事，内中也的确有些曲折。

光绪六年，醇王亲自为慈禧踏勘清漪园旧址，将修复清漪园的计划定了下来。但管事的恭王仍像同治年间一样，以帑藏紧缺为由将计划搁置一旁不理睬，慈禧心中大为不快。甲申年撤换恭王全班军机，近因是越战失败，远因则是这桩事。

新军机上任后不久，醇王便旧事重提，没有恭王这个障碍，事情好办多了。但那时越南的战争正打得紧，大兴园工，无论从气氛上说，还是从经费上来说都不是时候，于是醇王便先以修理三海来暂时讨得慈禧的欢心。三海即北海、中海和南海，本是皇家的行宫，它挨着紫禁城，出入方便。



北海全景(1860年)

夏日三海水波荡漾杨柳成荫，较之宫禁来说，自然凉爽清幽，故帝王后妃们夏天常来三海游憩。自元代定都北京来，三海便不断拓建。到了清代，三海是宫殿成群楼阁相望。康熙、雍正、乾隆几代皇帝，不仅将此当做游乐之地，而且在此宴请王公大臣，并在勤政殿等宫殿里召见官员，处理国事，接见进京朝觐的外藩国使臣，欢迎得胜回朝的出征将士。三海里的水时常疏浚，保持一年四季的清亮洁净，又特为种了不少莲藕。每到三夏时节，一眼望去，三海之上碧叶田田，莲花盛开，真正是“映日荷花别样红”，那景况的确是清雅至极！

可慈禧却还嫌它不够气派，不够豪华，于是醇王下令，将三海所有亭阁楼台重新漆过一遍，又特为将连接北海和中海的宏伟大桥——金鳌玉桥加以包装，将数以万计的黄金、白银熔成水液涂饰其上。三海气象果然一新，慈禧心中自然欢喜。

光绪八年初阎敬铭出掌户部后，开源节流，精打细算，到了年终报账，他又将闲款与正款一齐上报，比前任多出三四百万两银子。慈禧对阎敬铭的能干甚为称赞。晋协揆，入军机，便是对他的奖赏。这两年修三海，用的就是阎敬铭上报的闲款。

户部的闲款大致包括抄查犯罪官员的家产等各种罚款，以及变卖之款等等。历任户部尚书都不将这笔闲款上报，一来怕来年正款有亏，好以此补缺，二来户部留下这笔银子也好自己办些事情：或是上

下官员们沾润沾润，或是年节之时用来向王公贵戚们送礼，还有各省抚藩们到京城来办事，送来百两银子的礼物，尚书侍郎们收下后，也得回送十两八两的。所有这些，都要有一笔银子摆在这里才好办呀！

阎敬铭不需要这种小金库，他统统上报。后来得知这些银子全部用在三海上去了，他又有点心疼。

光绪十年底，正款、闲款加在一起，比上年多出五百万，慈禧看到户部这份结算单后，高兴地对醇王说：“阎敬铭真是一个理财能手，每年都能多出几百万两来，比翁同龢要能干多了。今年居然增加了五百万，明年要再增加五百万就是一千万。你前些年说的修复清漪园子的事，我看可以动手，有这一千万两银子，大概也差不多了。”

醇王本拟将这五百万银子做点别的事，听慈禧这一说，主意就改变了。他想：三海毕竟近在咫尺，还是要将清漪园修好，让她搬得远远的，彼此都可省心。“清漪园的事臣已筹划好些年了，现在，冯子材在越南打了胜仗，阎敬铭又在户部筹集了款子，这都是托太后的洪福。明年春上就动手，两到三年工夫也就修好了。”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记载了阎敬铭为户部尚书的一件小事(见该书《阎文介首裁点心钱》一节)——

阎文介公敬铭长户部时，以综核著称，及入枢垣，首裁点心钱。故事，军机大臣退朝后，至直庐办事，茶房供点心两色，文介以为靡费，裁之。同列皆枵腹，文介则于袖中出油麻花僵烧饼自啖，旁若无人云。

又该书记载阎敬铭坏内务府财路之事(见《阎文介为太后购皮箱》一节)——

阎在军机日，见内务府承办皮箱百口，每口开银六十两。召见时，力请节用，太后怪之。阎即引皮箱一事为证，谓：“外间购买，每口至多不过六两，今已十倍矣，则内务府浮冒之弊，可想而知。”太后摇头曰：“恐无此便宜也。”阎言之不已。太后曰：“既如此。尔试代我购买百口。”并予以半月之限。阎出，持银至骡马市，则皮箱店均已关闭。询之，俱曰：“顷有老公吩咐，半月内不准开张交易。如违必将货物打成齑粉。”阎无奈，只得函令天津当道，派人选觅，克日解京。已而寂然。及限，太后询之，阎唯崩角而已。迨回寓，始知其亲随某，已得内务府银一千两，将信搁起，人则逃遁无踪矣。

醇王把这事跟阎敬铭一说，阎敬铭的脸就沉下来了，说了许多不能挪作园工的道理，特别强调万一又打起仗来，这笔银子还得用作军

饷。醇王好说歹说，才勉强地说动这个倔犟的陕西老头，同意从户部拨出了二百五十万两。

阎敬铭虽然拨了银子，但心里老大不愿意。时隔不久，内务府又为园工的事向户部要银子。阎敬铭压下不理，内务府再次具文，阎敬铭又不批。无奈，内务府只得请醇王出面。醇王看了内务府禀报，竟然开口要八十万两，他心里吃了一惊：刚提的二百五十万两，怎么又要这么多！禀报后面附了一页清单，上面详详细细地开列了二三十个项目，每项多少多少，汇总起来八十万两还出了头。醇王也不知道哪项该要哪项不该要，更弄不清楚这种材料的行市怎样，只得照批给户部，要户部速拨银八十万两。



道光皇帝

三十年前的户部主事深知宫中用工的弊病。宫中用工，比如修缮殿堂、整治道路、调理花园等等，开出一万两银子，用到工程上的有三千两就不错了，这其间的七千两银子便被监督、工头、采买、工役等人层层贪污中饱了。至于日常的吃饭穿衣用药等开支，则更是公开地滥报冒领。道光帝是个知道节俭的皇帝。有一天吃饭时，他指着一碟韭黄炒肉丝问御膳房的太监，这碟菜要多少银子，太监答十两。第二天他召见一位大臣。国事谈完后，他顺便问一句，一碟韭黄炒肉丝得要多少钱。那位大臣答，十文钱左右。十两与十文，有着千倍之差，道光大为恼怒。他召来御膳房太监，问这是何故？谁知这位太监并不恐惧。他平静地告诉皇帝：民间炒一盘菜，的确十文便可以，但宫中炒出这碟菜，非要十两不可。接着便详细说明：这菜里的肉取的是猪背正中的一块肉，一头猪只能取够炒一碟的肉丝，故肉要算一头猪的钱。这头猪由专人喂养，从生下来起就吃的白米稀饭，喂这头猪出来要六两银子。韭黄是来自丰台专为宫里供菜的暖棚，这暖棚从入秋起要生炭火保温，一直到来年春末，施的肥料是专门用黄豆麦片沤烂而成的。一碟韭黄则要从一百斤韭黄中一根根地精细挑出。这碟韭黄要花费二两银子。另外，要用燕山的豹子油，夹皮沟的蘑菇，木兰围场里的山鸡汤，渤海的鱼粉等等做佐料，这些耗费要在二两左右。用十两银子，还未计厨房里的工钱，若将工钱加进去，尚不止十两哩！道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不再追究了。其实，这位御膳房的太监说的全是骗人的话。内宫里每一样从宫外买进的东西，都有一套这样的离奇来历，太监们一代传一代，编得滴水不漏，皇帝妃嫔都被他们这样糊弄过去。这样一道韭黄炒肉丝，他们至少要从贪污八九两。这批内务府里的大小蛀虫们就这样上下包庇内外勾结，将国库里的银子化为他们囊中的私物。这中间的弊病，唯户部最为清楚。但户部的堂官和司官，或不敢得罪，或与内务府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至于部里的那些小官小吏，也多多少少得过其中的好处，大家便都两眼一抹黑，任它如何伤天害理，也不去理睬。阎敬铭的心里当然最有数了，每一想起此事便心情郁闷。但他已是六七十岁的人，真要认真调查起来，哪有这个精力？何况部里几乎无人支持。他实在不愿在这种两难处境中待得太久，东山复出尚只有三四年，便又萌生了回解州书院养老的心愿。因为有此念头，他也便不想曲意阿附太后和醇王。要

拨出八十万来，除非把别的都压住。但救苦救难，赈灾抚恤，总比修园子来得重要吧！阎敬铭勉为其难地分出三十万来，也学醇王的样子，附一张表，详载近两个月来哪个省灾荒拨出若干，哪个省瘟疫拨出若干。醇王看后嘴里不说什么，但心里不悦。刚才这几句话便有这个意思在内。

阎敬铭明知醇王话中所指，也不辩解，闭着嘴巴，面露微笑地听着。

“我对太后说，西洋那些强国，都有海军衙门，我们大清国海岸线有好几千里，若没有强大的海军则守不住。这次马尾江之役便是很大的教训，朝廷设一个海军衙门还是有必要的。不过李少荃提出同时建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这个规划也太大了些。太后说的有道理，经费拮据，一时也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宽。我看先办北洋海军，等过几年朝廷富裕后，再来办南洋和福建的。太后想了想说，按理说吧，咱们大清也是该有个海军衙门，既然你和李鸿章都有这个兴趣，就试试看吧！衙门的主儿也不交给别人了，干脆你自己出面来当这个家，李鸿章做你的副手，再找几个靠得住的人一起来张罗。就按你刚才说的，先办北洋海军，再办南洋、福建海军。一则是银钱缺，另一个嘛，也是先办办看，积累点经验，学点儿见识。老百姓说，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我看就是这个理儿。我赶紧答应下来。要说我这几天气色好哩，就是遇到这件好事。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说得不错。”

原来是这档子事，对于国家来说，这无疑是桩大好事。作为熟知醇王脾性的老中堂，张之万更知道，此事之所以令醇王如此兴奋异常，还有它重大的深层原因。

身为皇帝的父亲，醇王本应处于太上皇的地位，国家大权理应握在他的手里，但其实不然。无论朝廷大臣，还是草野小民都知道，大清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属于他，也不属于皇帝，而是属于那位宫女出身的西太后。爱新觉罗氏用血汗生命打下来的这座江山，已让人坐了二十四五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已全是她的人马在控制掌管。

醇王本人自然更为清楚，自己的儿子尽管是太祖太宗的黄金血胤，但若不是出自她妹妹的腹中，也是绝不可能坐上今天这个位置的。出自这个原因，醇王对这位太后嫂子，是既畏惧又感激的。他并不想与慈禧争夺权力，他也知道是绝对争夺不过的。他只是希望，过两年儿子亲政后，慈禧能一心一意地到清漪园去颐养天年，将权力全部地毫无保留地交出来。但是，热衷于最高权势已久的她，能做到这一点吗？醇王心里很没把握。这些年，醇王一直在暗中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从恭王手里夺来军机处，便是这一努力过程中的最大收获。不过，军机处的领班名义上仍然不是他，况且军机处地位太崇隆、太重要，太后一直紧紧地把它抓在手中，要想借它扶植更多的私人力量并不容易。好了，现在有了海军衙门这个从名义到实际都属于自己的领地，今后真可以大有作了。

用铁骑征服汉人的努尔哈赤的后裔清楚地知道，刀枪兵马才是夺取权力和保护权力的至关重要的根本。而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醇王深感自己的基础薄弱，那些将军都统几乎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海军衙门一旦建起，事情就会来一番大的改变。当今的世界，舰艇取代铁骑，大炮取代刀枪，军务重心已转移到海军上来了。醇王心里有数，谁是大清国新兴的海军的最高统帅，谁就是大清国最有力量的军事统帅。现在就拿太后所授予的名正言顺的权威，组建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团伙，调拨千万两银子购买几十艘炮船，筹建一支名为朝廷实为自己所统领的海军。那时的醇亲王便手握真正的权柄，太后即便不甘寂寞，也将力不从心，自己的儿子便可以坐稳这座危机四伏的江山，自己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太上皇！这怎么能不令醇亲王异常激动，异常亢奋呢？怪不得这段时期气色这样好，精神这样旺！

张之万是巴不得醇王早日握有实权的，他出自内心地喜道：“恭喜王爷，贺喜王爷，王爷是我们大清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海军大臣。有王爷来亲自执掌，大清海军将必定可与西洋列强抗衡，保卫我万里海疆，永不遭受外人的侵扰！”

阎敬铭也高兴地问：“王爷准备召集哪几个人来办这事？海军衙门何时挂牌？”

醇王说：“这些事，正是我要跟礼王和军机处诸位一起商量的事。你们帮我物色物色，选几个特别合适的人出来。”

张之万一边抚摸着灰白而稀疏的长须，一边缓缓地说：“海军衙门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新衙门，也是我大清今后最为显赫的第一大衙门，几个主要办事的人员非得要德才兼备、众望所归者不可！”

醇王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个意思。”

张之万说：“李少荃是太后点的名，当然没话说了。此人能干是能干，但揽权谋私也是第一。王爷今后要防着点。”

醇王点了点头，没有吱声。

“至于其他人选嘛，这要慎之又慎。”张之万沉思片刻后说，“眼下只有一个人挺合适。”

“谁？”醇王眼睛盯着张之万。

阎敬铭也凝神谛听。

“曾纪泽。”张之万郑重其事地说出一个人名来。“二十年前，文正公在江宁做两江总督时，他在督署住过一段时期。我去江宁会文正公时，总要和他聊几句。当时我便对文正公说，你这公子笃实勤奋，日后必为国家的栋梁。现在看来，我的眼光不错。这些年来，曾纪泽一片公忠为国家办事，是阖朝有目共睹的。



曾纪泽，曾国藩之子。清代著名外交家，中兴名臣

我之所以要荐他进海军衙门，除他的人品行事有乃父之风外，更主要的是看重他有多年出洋做公使的经历，又懂洋文会说洋话。王爷，这海军衙门不像别的部院，以后跟洋人打交道是第一件事，必须要有一个熟谙洋情的主办人才行。”

醇王不仅不识洋文不懂洋话，就连英美法这些西洋大国的基本知识，他也所知甚微，曾纪泽这样的人才是太重要了。他连连点头：“曾纪泽这个人提得好，海军衙门非他不可，他这一个就算定了。明儿个让总署发急电催他回国。”

说着转过脸问阎敬铭：“丹老，你看还有谁合适？”

阎敬铭说：“张中堂说，人选要慎之又慎，这话说得很对。海军衙门我还是刚才听说，一时尚没有适当的人，提不出。只是，”犹豫片刻，阎敬铭还是直爽地说了出来，“户部的银子都用到园子里去了，办海军衙门的经费从哪里来？户部留点银子，原是为着国家的不时之需，所以我不主张修清漪园。王爷您看，现在不就等着要银子用吗？”

醇王笑了笑说：“太后为国家操劳几十年，修座园子让她好休养休养，也是应该的。至于海军衙门的钱嘛，我会另想办法，不从户部拿。”

阎敬铭说：“只要不从户部拿银子就好，否则我这个户部尚书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这笔银子来。”

“银子嘛，慢慢来想法子。”醇王说着说着突然提高了嗓门，“两位老中堂，你看我人未老就先糊涂了，现存着一笔名正言顺的银子，我都没想起拿来用！”

“王爷说的哪笔银子？”阎敬铭被醇王这句话弄得一时摸不着头脑。

“海防经费呀！”醇王兴奋地说，“朝廷过去每年都从海关关税中抽出四五成拨给直隶、两江、福建、两广等省办海防，现在成立海军衙门，这笔银子理所当然地归海军衙门了。”

阎敬铭忙说：“王爷说得极是，这每年的海防经费今后自然应当交由海军衙门来经理。”

经醇王的提醒，张之万又想起张佩纶的折子来。他说：“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管，这是再恰当不过了。还有，早在前年，张佩纶建议办水师衙门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设想：全国十八行省每年协济朝廷四百万银子办水师，按大小贫富不同分摊。我看，海军衙门建立后，就按张佩纶这个设想叫各省协济。”

醇王说：“张佩纶这个设想好是好，但各省都告穷不已，当时他的设想就没有得到一个省的响应。现在再提出来，也不知各省的反响如何。”

这时，张之万猛然来了灵感，寻到一个为堂弟说情的好机会。“王爷，这种钱哪个省都是能躲则躲，能推则推，不会心甘情愿主动出的。这要采取两个措施。一是朝廷下严旨，出也要出，不出也要出。二要有一两个省份的督抚带头，他们一带头，别人也就不好不出了。”

醇王微笑着说：“就叫令弟在两广带个头如何？”

“我也正是这个想法。”张之万将身子向醇王那边移了移，口气明显地亲热许多。“王爷，张之洞最近有一笔收入，老臣可以跟他商量，要他拿出二十万两来协济海军经费，为各省带一个头。”

“张之洞的这笔收入是不是闹赌的钱？”

张之万、阎敬铭的心都顿时怔了一下，他们听出醇王的口气似乎有点不友好。

“正是这笔钱。”张之万的声调不自觉地低了下来。“马尾江之役福建海军的全军覆没，法国人在越南的强梁称霸，这些给张之洞很大的刺激：法国人之所以如此嚣张，全凭着他们的军事实力。托太后、皇上的如天洪福，托王爷的大才经纬，镇南关取得大捷之后，张之洞下定决心要在粤省设厂制造炮弹船舰，办洋学堂。要办这些大事，最缺的就是我们刚才谈论再三的银钱二字。万般不得已，他才采取从闹赌中抽取税款的下策，至于他自己和粤省各级文武衙门，则绝对不敢从

中牟取一丝一毫的私利。张之洞日前托人送来一份关于不得不办闹赌的陈述，及所收款项的明细账目，老臣正要呈报王爷过目。”

说罢，从左手袖袋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双手递给醇王。

醇王接过张之万递过的一沓厚纸，望了望阎敬铭说：“看来，两位老中堂今天是特为此事约好一道来府的。”

阎敬铭说：“近来连续有人给太后、皇上上折子，说张之洞办了一件很坏的事，朝廷应将他撤职查办。张之洞受了一肚子委屈，没有办法了，只得托我们把实在情况禀报王爷，请王爷为他主持公道。”

醇王把手中的纸略微翻了翻后，将它放在茶几上。“张之洞这次做得是有点莽撞，太后对此事也有看法。”

张之万、阎敬铭心里又紧张起来，肃然谛听下文。

“初七日上午，太后召见我时，特为提到这件事，说高鸿渐、莫吉文上了折子。还说到翁同龢为此很气愤，骂张之洞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新举人的姓来打赌，亏他自己还是两榜出身、做过几任乡试主考的人，真正是有辱斯文。”

张之万的心骤然一阵寒冷，果然没有猜错：易果信的背后就是翁同龢。只是翁同龢也太狠了些，在太后面前说这样的话，岂不要置张之洞于死地，全然不顾侄儿同年的一点情面！

阎敬铭问：“太后对这事作了圣裁吗？”

“还没有。”醇王说，“太后对我说，张之洞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的人，此事的处置要慎重；广东闹赌的事情，先帝既然早有禁令，先让吏部派人去两广调查清楚，违令是不对的。不管如何，得先把此事停止才对。”

听了这话，两位老军机才略为放下心来。

阎敬铭说：“咸丰十一年，当时两广总督劳崇光关于禁止闹赌一

折上是有一道朱批。只是这道朱批的日期是八月初九日，文宗爷是七月十五日龙驭上宾，这道朱批出自谁的手，王爷比老臣更清楚。”

醇王听了这话，眼前忽地一亮：“丹老是说，禁止闹赌的朱批的日期是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是的。”阎敬铭以极为肯定的语气说，“为核实此事，老臣亲从国史馆档房调出旧档，军机处录副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八月初九日。”

二十四五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变局顿时浮上了醇王的脑海。他知道慈禧对肃顺的深恶痛恨，直到今天也未减轻一丝一毫。他更知慈禧的为人：仇敌所做的事，她要坚决反其道而行之。禁止闹赌的朱批不是咸丰而是肃顺之所拟，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斥责为伪批。那么，违背伪批的张之洞自然就没有过错了。

醇王不把这层思考说出来，只是点了点头说：“好，好，只要丹老说的这个日期确实没错就好。”

阎敬铭斩钉截铁地说：“绝对没有错，我可以将这件军机处录副送来请王爷过目。”

“行。”醇王说，“明天打发人送来我亲自看一下。”

张之万极为佩服阎敬铭的精明老到：“丹老澄清了一件大事。八月初九的朱批，无疑不是出自文宗爷之手。更何况，二十多年来粤省的闹赌名禁实未禁，一直在民间暗中进行着。英翰革职之后，闹赌则转到澳门去了，洋人从中获取高额税利，本属于中国的银钱反而流到了洋人的腰包。”

“还有一点，要向王爷说明的。”阎敬铭补充，“英翰的革职是因为有人卷款外逃，牵涉到官府，英翰本人又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关于这件事，老臣也详细查明了。”

醇王认真听着两位军机大臣的话，心里在默默地思量着：以新举人的姓为赌博，真正反感的也只有翁同龢这样的书呆子，要说这犯了

多大的罪过也说不上。粤省的百姓既然乐意赌这个，赌赌又何妨？最主要的是可以从中抽税。平素要百姓出一个子儿，好比割他们身上的一块肉，用这个办法来抽税，他们倒情愿捐输。现在筹集银钱太难了，也怪不得出此下策，眼下办海军衙门第一件难事不就是银钱吗？张之洞这样做，要是我做粤督说不定也会这样做，至于太后，也不会把几个举人的姓看得那样重，不赞成闹赌，无非是有先帝的禁令在罢了。既然那不是先帝的朱批，而是肃顺的伪冒，太后脑中的怒火还不知如何烧哩，她哪里还会去计较什么斯文扫地之类陈词滥调！不妨卖个面子给这两个老头子，让他们去监督张之洞每年带头捐银子是挺重要的。想到这里，醇王态度持重地说：“张之洞用抽闹赌的税来办自强大事，居心虽好，但手法却嫌卑下了点，怪不得引起不少的纠弹，太后也不太赞成。我能知他的心情，也想成全他这番苦心，情愿冒犯太后一下，也要去替他说说情。只是方才张中堂说的，张之洞今后每年捐献三十万给海军衙门，为各省带个头，这件事他一定要说到做到。”

张之万心里想：我刚才明明说的是二十万，醇王怎么说三十万呢？是听错了，还是借机多要十万？他也不敢提出来纠正，生怕醇王不高兴，多十万就十万吧，只要这事能让张之洞去做就得了！

张之万忙说：“张之洞一定会感激王爷成全他的大恩大德，至于每年捐三十万，老臣想他一定会做到的。这三十万留在广东是办自强大事，捐给海军衙门，不更是自强大事吗？这个道理，张之洞是会明白的。”

“正是这个话。”

说着，醇王站了起来，张之万、阎敬铭见目的已达到，也赶紧起身告辞。

四 难道是她？是那个多少年来魂魄所系的肃府丫环

慈禧得知禁止闹赌的朱批是肃顺代笔的真相后，立即改变了对此

事的态度，高鸿渐、莫吉文等人的折子也便悄无声息地淹没了。其他一些善观风向伺机而动的台谏言官，见高、莫等人的折子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拟好的纠弹奏章也不再上了。一场即将掀起的滔天风浪，也就这样转眼间平息下来。

一个月后，杨锐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广州。虽说离京前，由张仁权通过户部电报房，已将京师的情况告诉了张之洞，但在杨锐抵穗的当天下午，他们还是立即见了面。张之洞需要从学生的口中得知更为详细的内容，尤其需要杨锐谈谈与张之万、阎敬铭及通过两位军机转述的醇王的一切言谈。他还想了解杨锐所感受到的京城里的其他种种。

杨锐将自己在京师近一个月的全部活动，向老师作了禀报，又特别将两位老中堂的临别之话作了复述。张之万要杨锐告诉堂弟：开闱赌虽出于万不得已，然此等易招谤的事还是以少做或不做为好。此次倘不是阎丹老查出朱批的真相，即便醇王有意护卫，太后那一关也不易过。用三十万两银子买醇王的大驾，代价虽然大了些，但闱赌每年可收入九十余万，除去三十万，尚可余六十余万，划得来。且海军衙门一旦办事，“各省协饷”必定逃不脱，不如主动带头，在太后、醇王面前博得好感，在朝野上下赢得好名声，权衡之后，当知利大于弊。

老哥的这段告诫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前几天得知闱赌风波平安度过后，赵茂昌又兴致勃勃地向张之洞提出另一条生财之道。

海外吕宋国盛行一种赌博，这种赌博的名称叫买白鸽票。白鸽票分为全票、半票、小票等多种，全票一张六元，共卖出四万张，得二十四万元，国王从中抽出四万八。半票一张三元，也卖四万张，得十二万元，国王从中抽出二万四。小票一张一元，也卖四万张，得四万元，国王从中抽出八千。国王每次从全、半、小票中共净得八万元。每月初一卖票，三十日开彩。国王亲自主持，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国王座位左右两边各置一大桶，每个桶内有四万张筹码，内中载明头彩、二彩、三彩一直到十彩。其中全票头彩一人，中者得六万元，二彩一人，中者三万元，三彩一人，中者一万元。以下各彩依次递减，中彩人员也增多，到最末等人员最多，中者得钱最少，为十元。半

票、小票也一样，只是得钱分别为全票的一半及六分之一。吕宋国王每月从彩票得银八万元，一年得银九十六万元，成为全年收入中的一大宗。福建有商人专做这种生意，从吕宋国贩票进来，在福建城乡卖。若有得中的，商人取去十分之二，十分之八归买主。近来，此风已蔓延至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赵茂昌建议，广东可以将吕宋国这种彩票照搬过来，不成问题。赵茂昌这番话说得张之洞心动了。

听了杨锐转达过来的老哥的告诫后，他决定白鸽票之事至少暂时不能启动。闹赌毕竟是一桩在粤省流行多年的旧事，且办理的人是商人，官府不过抽税而已；若按赵茂昌所说由粤督出面主办白鸽票，那我张之洞不将成了专办赌局的总督，授人的口实就大了。这事且待以后再说吧！

杨锐还转达了阎敬铭的一番话。阎敬铭说，自强实业是一桩大好事，这正是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生前想办而没有办成大结果的事业。现在李少荃、刘坤一等人正在继承着，但也尚未见大成效。办自强实业一靠实力、二靠人才，李少荃这些年来之所以做得像模像样，就是靠的这两个方面。当年曾文正公手下有个奇人，名叫徐寿，安庆内军械所造的第一艘汽轮机“黄鹄”号就出自此人之手，且人品操守也好，极受曾文正公的器重。徐寿有个儿子叫徐建寅，其才不亚于父亲，又出过洋精通洋文。本拟请徐建寅去两广幕府，但他正守父丧，不宜办公事。徐建寅推荐他的一个朋友蔡锡勇。蔡锡勇同治十三年在广州同文馆肄业。光绪元年由总署咨送广东差委。不久，由出使大臣陈兰彬携带出洋，派充驻美翻译，又升任驻日参赞。光绪八年，因父死回福建原籍守制。蔡锡勇人品端方，西学精湛，正当盛年，是个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上个月三年守制期满，正在漳州府等待复出。望迅速派人去漳州，用重金聘过来。阎敬铭还语重心长地叫杨锐转达一句话：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事业的成与否，千条原因，万般机奥，最后都落在“人才”二字上。曾文正公、胡文忠公之所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归根结底，也就是在会用人这一点上强过别人罢了。

阎敬铭的这番话更给张之洞以重大启示。他当即要杨锐休息几天

后，即赴福建漳州，不管有多大困难都要克服，不管蔡锡勇提什么条件都满口答应，一句话，务必把此人请到广州。

杨锐为老师的这番爱惜人才的激情所感动，说：“我年纪轻轻的，不需要休息，明天做点准备，后天我就去吧！”

半个月后，杨锐果然将蔡锡勇带到两广总督衙门。张之洞见蔡锡勇端正正的五官、文文雅雅的举止，满心欢喜。简短地交谈几句后，他知道蔡锡勇字毅若，今年三十五岁，有一妻一子和一位七十余岁的老母，现都暂住漳州府老家，待这里安顿下来后再来广州。又知蔡锡勇精通英文和日文，对机器制造、采矿炼铁等学问都有研究。张之洞高兴地说：“我这里有一位辜鸿铭是你的同乡，他也懂得好几国洋文，对洋学问也有研究，你们今后可以用洋话讨论洋学问，彼此都不孤寂了。”

蔡锡勇说：“早就听说福建出了奇人辜鸿铭，只因他一直在南洋，不能见面，想不到也在大帅的府里，真是难得。”

张之洞笑着说：“我这里不仅有懂洋文的辜鸿铭，还有对老祖宗传下的学问钻研深透的梁鼎芬，更有胸怀绝学才可济世的桑治平，还有能办事的赵茂昌。接你的杨锐年纪虽轻，你也不能小看他，日后也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说得杨锐在一旁不好意思起来：“恩师言重了，我哪里是栋梁之材。中国的学问，只略微懂一点，洋人的学问一窍不通。蔡先生、辜先生才是真正有用的大才哩！”

张之洞说：“洋学问重要，中国的学问也重要。只是眼下懂中国学问的多，懂洋学问的人少罢了。我们要有十个八个毅若、汤生这样的人，办起自强实业就顺畅多了。”

“这个不难。”蔡锡勇说，“我认识一些有真实学问的洋人，可以通过他们招聘一批洋技师来，马尾造船厂里就有五六个法国技师。”

“行。”张之洞说，“确有真才实学，薪水高点也不妨。”

“大人，还有一条招致人才的路子。”

“什么路子，你说说。”张之洞以极大的兴趣听着。

“大人，若论办洋务实业，广东较之于其他省来说，最是得地利之福。”蔡锡勇操着一口福建官话，慢条斯理地说，“广东地处南海之滨，是我国最先与西洋诸国打交道的省份，加之后来香港、澳门租让给英国、葡萄牙，更使得广东省有与西洋比邻而居的味道。故而广东民风受洋人的影响很大。这点，不仅陕甘、四川、两湖这些内陆省份不能比，就是江浙等沿海省份也不能比，连我的家乡福建，虽然很早以来便有漂洋出海的传统，也不能与广东相比，因为福建没有香港和澳门这样的洋人租借地。当年容闳奉曾文正公之命，选拔一批少年出国留学，在其他省份找不到人，但他一回到家乡广东来招，便立刻招满了。道理就在这里。”



容闳，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蔡锡勇说的是十多年前的事。同治十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

折请选派聪颖子弟留学西洋，学成后报效国家，为徐图自强大业培植人才。那时张之洞正在湖北做学政。这道有名的奏折他在邸报上看过，当时满脑子清流，并没有把这道奏折看得很重。当然，他更不可能意识到，就是这道奏折给中国日后的发展带来了划时期的变化。今天，将两广富强置于自己双肩的粤督，突然发现，十五年前的这个亘古未有的设想和不久后付诸实施的行为，实在是一桩极富预见的贤哲之举。

“你是说，广东有不少懂洋务的人才？”

“是的，大人。”蔡锡勇说，“容闳从同治十一年起，曾先后组织四批共一百二十个少年，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他原本按着曾文正公的设想一批批地招下去，但后来一些有力者对此事颇为不满，故只招四批就停下来了。在美国留学的幼童，也陆续回国，回国后多不受重视。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很多至今还在广东老家。广东可以说是洋务人才的藏龙卧虎之地。”

“毅若，你知道这一百多个幼童，在美国到底学得怎么样吗？”

“据我所知，在美国不好好读书，沾染洋人恶习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勤奋学习，洁身自好。他们一来资质聪颖，二来多为清贫家庭出身，读洋书不唯替国家出力，也是为自己谋一条进身之路。一二批基本完成了学业。三四两批尽管没读完，但他们洋话洋文都很好，洋学问的基础也打下来了，与那些未放过洋的人毕竟有天地之别。只要把他们放在洋务局厂，他们立即就可以随着机器的运转而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即使过去没有学过，看看摸摸，要不了三五月，也便成为行家。”

“好，好！”张之洞满心欢喜。“把他们都招聘来，让他们在我这里都学以致用，发挥长才。你看如何把他们招来？”

杨锐问：“你过去与这些人有过交往吗？”

“也认识几个。”蔡锡勇说，“不过，认识的这几个人都不在广东，

或在京师，或在上海，或在天津。他们算是这些人中运气较好的，有事让他们做，所学也能用上一些。”

“我有一个主意。”杨锐兴奋地对张之洞说，“可不可学学古人的办法，张贴招贤榜，把藏卧于草泽林间的龙虎招出来。”

“行！”张之洞被学生的这个想法激动起来。“就以两广总督衙门的名义颁发一个招贤榜，不局限当年的留美幼童，凡对洋务实业有一技之长之能人，我们都欢迎他们前来毛遂自荐。把这个招贤榜张贴于广东各府县，让全省士绅百姓都知道我们正在招纳四方贤俊，共襄广东富强大业！”

“太好了，太好了！”蔡锡勇连声称赏。杨锐则快乐得几乎要蹦跳起来。

“叔峤，招贤榜这个点子，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榜文，就由你来拟。我们求的洋务之才，别的可忽视，不管出身、资历、品性如何，只要有洋务一技之长，都可报名。你用心写好，要写得像《求贤令》、《举逸才令》那样，既有文采，又标新立异，争取流传下去。”

杨锐说：“我一定努力写好，但恩师期望太高了。《求贤令》、《举逸才令》上下几千年，也只有这两篇，况且也只能出自集英雄和奸雄于一身的曹孟德之手，别人写这样的文章，不被唾沫淹死才怪呢！”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叔峤呀！你的气魄太小了，不是做大事的胸襟。要做大事，就得有曹孟德那样的气度。怕什么别人的唾沫？大业成功了，唾沫自然没有了！你大着胆子写去，这不是你杨锐在招贤，是我张某人在招贤。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难道只许出一个曹孟德，不能多出个张之洞吗？”

杨锐也受了感染：“我放开来去写，说不定也写得出。”

张之洞对蔡锡勇说：“辨才识才一事就交给你了，你就充当这次

广东洋务乡试的主考。我还给你请一个副主考。”说到这里，张之洞停了一下，“就是我才说的桑治平。他是我的老朋友，等会儿，我带你去认识认识他。他久阅人事，历练丰富，给你当助手。若是既有洋务之才，又懂中国学问，品行又好的全才之才，本督将亲自接见委以重任，破格提拔，为粤省士人树立新的楷模。”

几天后，盖有“两广总督关防”紫花大印的招贤榜在广东省九府四厅六十余县的城乡关隘、道口码头、集市墟场、驿站客栈到处张贴。老百姓只是在茶馆书肆里、戏园舞台上知道古时曾有过招贤榜，却从来没有在现实中见过这类东西。现在，由粤省最高衙门所颁发的招贤纳才之告示，不就白纸黑字地贴在眼前吗？而且招的是洋才，真正是又稀罕又有趣。工商农人看稀奇，乡绅读书人在感叹。贤才尚未招纳，实业尚未启动，招贤榜就已引起了千千万万人的议论纷纷。当然，主事者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这道招贤榜还引出了世间一段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一两个月来，设在督署旁边的招贤馆，成了广州城里最为热闹的场所。它不仅引来四面八方跋山涉水前来投考的人，也吸引更多看稀奇的游手好闲的市民。

前来应招者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会几句洋话的，有对西洋数理之学略知一二的，也有在香港澳门洋人办的工厂里做过工的。这些人通过蔡锡勇的当面测试，都一律登记上册，告诉他们听候通知。当然也有些油滑劣佞之徒，试图来此浑水摸鱼。这种人，桑治平只要略问一两句，把戏便被戳穿，在围观市民的哄笑之中鼠窜。

这段时期里，也真的招来了十二三名当年随容闳去美国求学的幼童，这些人中年岁大的早已过而立，最小的也有二十四五岁了。有的回国已七八年，光绪七年最后一批回来的，也有四五年了。回国后景况都不佳，在美国所学的知识技能毫无用武之地。这些年都靠做点别的小事谋生糊口。想起自己辛苦所学一无用处，心里常常痛苦不已；看看自己的国家与美国相比，一切都如同天地之差，更是悲伤失望。这些人大都情绪激动，对两位主考表示：不求高薪，不求美宅，只要

将当年所学的能在自己国家派上用场，就心满意足了。桑治平听着这些话，心里很感动，常会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当年自己不也是这番热血吗，后来不也是伤心失望吗？而他们毕竟比自己幸运，能在青春尚未逝去的时候，碰上一个这样的好总督，还能有才能施展的一天。摸摸鬓上的霜花，将近五十的桑治平不免心头怆然起来。

这天上午，招贤馆里又走来一个应招者。桑治平第一眼看见这个人，心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自己也略觉奇怪，定定神，又将此人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这是一个刚过弱冠的年轻人，与通常广东青年男子相比，他有不少不同之处。广东青年男子，大多黑瘦矮小，脸上颧骨较高，眼睛略显下陷。这个年轻人，高挑，白皙，五官清秀，没有让人产生凹凸错位的感觉。步履稳健，举止文雅，尽管衣帽并不讲究，但一眼便看得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

因为是招聘洋务人才，都由蔡锡勇先接待，桑治平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悄悄地打量。

“小伙子，你是看到招贤榜后才来的？”蔡锡勇面带微笑，温和地间。

“是的，我是看到招贤榜后才到广州城里来的。”小伙子坐在蔡锡勇的对面，平静而大方地回答。

桑治平听出来了，这小伙子的口音明显不同于大多应聘者的粤腔十足的广东官话，而是带有中原地域的腔调。他不是广东人。桑治平由此证明了刚才的直觉。

“招贤榜张贴出去快两个月了，你怎么今日才到广州应聘？”

“我这半年在澳门一家报馆做事，十天前才回的家，看到榜文后，即刻就到广州来了。”

蔡锡勇点点头，继续问：

“你叫什么名字？”

“陈念初。耳东陈，怀念的念，示字旁加一个乃字。”

陈念初一字一顿地报着自家姓名，以便让执笔书写的主考不至于写错。

蔡锡勇一笔一画地在登记簿上写着。一旁的桑治平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个小伙子的名字竟与我的本名共着一个“初”字。这“初”虽也是一个好字眼，但一来较偏冷，二来因为康熙皇帝的废太子叫允初，所以用这个字为名的人不多。默想之间，桑治平又将眼前的陈念初多看了几眼。

“多大了，哪里人？”

“今年二十四岁，本省香山人。”

“你父亲做什么事？”

“我父亲曾在京师做过内阁中书。我五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桑治平插话：“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陈建阳。”桑治平搜寻着脑中的记忆，找不出有关此人的一点痕迹。

蔡锡勇继续询问：“你懂洋文吗？”

“懂！”

“英文，法文还是德文？”

“我懂英文，也略懂一点法文。”

“你的英文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在美国住了整整八年。”

这句话立即引起两位考官极大的重视：莫不又是一位当年留学美国的幼童？

“同治十三年，我随容纯甫先生去美国留学，光绪七年回的国。”

果然是的！两位主考的眼睛里立刻射出惊喜的光芒。

“这么说来，你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的幼童？”蔡锡勇的问话中分明带有几分羡慕和企望。

“是的。我是第二批。”陈念初也因蔡锡勇这一问而兴奋起来，“第一批比我们先一年，比我们后一年的是第三批，再后一年是第四批。一共仅派出了四批，每批三十人，以后再也没有派了。”

“那你认不认识梁金荣、方伯梁、梁普时？”

“认识，认识，他们跟我一批的。”陈念初更加兴奋了，“当年我们一起坐轮船去的美国，在船上整整坐了两个月，一天到晚在一起。到美国后就分开了，回国时没有一起走，我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们了。先生，你怎么认识他们的？”

蔡锡勇笑了笑说：“他们也是跟你一样，看到招贤榜后到我这里来的。”



1890年圣诞节留美幼童聚会合影

“他们也来了，太好了，我可以见到他们了！”陈念初激动得红光满面。“梁普时有个弟弟梁普照，也是一同去美国留学的，他来了没有？”

“没有。”蔡锡勇摇了摇头。

看到陈念初由谨慎稳重突然变得如此活跃欢愉，完全露出一个大孩子的聪明灵动本色，一股长者的慈爱之心立时涌现在桑治平的心头。他笑容荡然地问：“你刚才说二十四岁，那同治十三年，你不只有十二岁吗？这么小，就离开母亲漂洋过海，你不怕，不想家吗？”

其实，前面在此应招的十来名留美幼童，都是这种经历，为什么对他们没有发出这样的问话呢？话一出口，桑治平就觉得自己仿佛对这个年轻人有着不同的感情，是第一眼就有一种亲切感的缘故，还是

因为他与自己同名的缘故呢？桑治平自己也不清楚。

“也害怕，也想家。”陈念初实实在在地说，“刚到美国那一阵，天天巴不得回国，直到一两年后才定下心来，立志好好读洋书，学本事。”

桑治平问：“你们到美国后是怎样生活、读书的？”

陈念初答：“到了美国后，我们就分散住在美国人的家里。每三个月，容监督来看我一次，检查我的功课：有美国的功课，也有中国的功课。”

“还给你们布置中国的功课？”桑治平问。

“是的。我们也要读‘四书’‘五经’，读《史记》、《汉书》、李杜诗篇、韩欧文章。”陈念初答话的神态显得颇为自豪。

桑治平很有兴致地问：“在美国那个环境里，吃面包喝牛奶，读中国的古书，能提得起兴趣吗？”

“是有许多人不想读，但我却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母亲总在信中告诫我，不管在美国住多久，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学成后一定要回来报效自己的国家。我牢记母亲的话，即使住美国，也努力读中国的书，读中国的书使我时刻不忘我的国家。”

桑治平和蔡锡勇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这个回答使他们十分满意。桑治平更对陈念初的母亲产生几分敬意。一个女人，能有这样的见识，难能可贵！

蔡锡勇问：“在美国上了大学吗？”

“我在耶鲁大学读了两年。”

“学的什么？”

“学的机械和冶金。”

“最好，最好！”蔡锡勇连声称赞，又问：“我来考考你，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是哪家？”

“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是咸丰十一年曾文正公在安庆办的内军械所。安庆内军械所以造洋枪洋炮为主，实际上是我国第一家兵工厂。”陈念初回答得很流利。

“目前中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厂是哪家？”蔡锡勇又问。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陈念初应声答道，“同治四年，曾文正公和李中堂在上海建造的。它的机器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安庆内军械所，一是美国旗记铁厂，一是容监督从美国买回来的新机器。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规模很大，比较接近于欧美等国办的机器厂。”

蔡锡勇很满意，又问：“你能说得出几个国内有名的机器厂吗？”

陈念初想了想说：“要说机器制造厂，除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外，还有李中堂创办的金陵制造局和左侯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可惜，去年此局被法国人破坏惨重。除这两个局外，就我所知道的，还有兰州机器局、天津机器局，广东、山东、湖南、四川等省都有机器制造局。不过，这些局大多规模不大，所出的产品也不多。”

“行了，可以了。”蔡锡勇又问：“张大人打算在广东办一些洋务实业，你看，最急务的当是什么？”

陈念初低下头，沉思一会，说：“当年曾文正公请容监督去美国购买机器，立脚点在自己造机器，故买的是机器之母，即凭在美国所买的机器，造出新的机器来。一时间，机器二字盛行中国。所以，这几十年来，中国所办的军工厂莫不以机器局命名。我记得还是我们初到美国不久，容监督有次跟我们说，钢铁是构成一切机器最主要的材料。中国现在没有钢铁，要造机器，得向美国或欧洲一些强国买钢

铁，成本昂贵。其实，中国矿藏很多，完全可以自己采矿冶炼，自己来造钢铁。这样，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用材，还可以将这些钢铁卖给外国，赚大钱。在容监督的启发下，我在美国就选择了机器制造和冶炼这两门功课。故以我之见，当务之急是在广东办一座钢铁厂，自己采矿炼铁炼钢。”

蔡锡勇满脸绽出笑容。他站起身，然后握着陈念初的手：“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恭喜你被录取了。今后，广东的洋务实业要多多借重你。”

陈念初很高兴地说：“我只是学了点书面知识，没有具体做过事，今后只能是边干边学。”

桑治平也起身，问：“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榕树街鸿达客栈。”

蔡锡勇说：“还委屈在那里多住几天，不要挪动了。过几天我再为你寻一间好房子，到时我派人来鸿达客栈接你。”

晚上，桑治平又想起了陈念初。他发现自己是从心里喜欢这个小伙子。他甚至还觉得小伙子有点像他年轻时的模样，举手投足之间，依稀可见二十多年前自己的影子。他有一种想和陈念初聊一聊的冲动。次日下午，桑治平早早地吃了晚饭，便径直去了榕树街。鸿达客栈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旅店，经过多次打听，才在榕树街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正在灯下攻读的陈念初。见是昨天的大主考亲自下到这里来找，他显得又激动又紧张。忙将小房间唯一的一条小木凳让给客人，自己坐在床沿上。

“读的什么书？”桑治平随手翻着陈念初刚才读的书问。

“从美国带回的《采矿学》，随便翻翻，温习温习。”陈念初的答话有些拘谨，不像昨天那样大方，主考的亲自拜访太出乎他的意外了。他很客气地说：“老爷光临鸿达客栈，我真没想到。我家里清贫，住不起大旅馆，这里太简陋，无法招待你，我很过意不去。”

桑治平爽朗地笑着说：“不要叫我老爷，我叫桑治平，你叫我桑先生吧！我是穷苦书生出身。像你这样年轻时，我能住这样的旅店就算很好的享受了。”

桑治平说着拿起桌上那本《采矿学》，指着书上的英文，笑着说：“你真了不起，能读它。在它的面前，我可是一字不识的睁眼睛呀！”说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望着桑治平脸上那灿烂的笑容，陈念初心里的拘谨和紧张完全消除了。

“刚到美国时，听美国人叽里呱啦地说话，看他们书报上那些歪歪斜斜的文字，我心里很害怕，不知自己今后有没有本事听得懂他们的话，认得他们的字。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不知不觉间也就能说能看了，也真奇怪！”

“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在山识鸟音，在水识鱼性。身临其境，很快也就学会了。”

桑治平放下《采矿学》，笑微微地又将坐在对面的小伙子细细打量起来，心里惊道：这小伙子真的是有几分像我！

“念初，我今夜来此看你，没有别的事，想和你随便聊聊家常。”

陈念初点头笑笑，他觉得这位主考老爷很亲切平易。

“昨天你说，你父亲在京师做内阁中书，你又是怎么到广东来的，祖籍香山吗？”

“是的，我家祖籍香山，父亲在京师做中书。五岁那年父亲病故，全家就迁回香山老家了。”

桑治平心想，照这样说来，他是真正的广东人，怎么会与一般广东人的长相差别很大呢？遂问：“你母亲也是广东人吗？”

“不是，母亲说她娘家是河南的。我回香山后，常听到的也是母

亲的中原口音，十二岁以后又离家到美国，所以我的口音与香山腔调有很多不同。桑先生问我母亲的籍贯，是不是也发现了这个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陈念初两只圆而黑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招人喜爱的灵气，桑治平看着这两只眼睛，又一次觉得似曾相识；认真地看时，又仿佛轻烟淡云似的摸不到实处。他在心里轻轻地遗憾着。

“是呀，我听你的口音，就不像是地地道道的广东腔。”桑治平有意接过他的话，“你有几个兄弟姊妹？”

“我有四个姐姐，但不是同母的，同母的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

“哦。”桑治平点点头，又问：“你弟弟叫什么名字？”

“陈耀韩。”

“你为什么不叫陈耀什么的，或者是陈什么韩的，而与令弟的名字完全不同？”

陈念初活了二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的名字这般寻根究底地问。他感到奇怪又有趣：“我原来的名字不叫念初，而叫耀朝，朝廷的朝，与我的弟弟的名字只差半个字。”

“什么时候改的这个名？”

“在我去美国留学的前夕，母亲对我说，你改个名吧，不叫耀朝，叫念初吧！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改这个名，母亲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对我说，念初就是怀念初，初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一直留在妈的心坎里。妈让你改这个名字，你就改吧，不要多问了。我当时觉得母亲的心里深处好像藏有什么秘密似的，但我那时年纪小，也不想多问。到了美国后，我便改叫念初了。回国后，也没有再改回来。”

小伙子没有想到，他这一番平平实实的叙述，早已让他的主考桑

先生终于在一片模糊中找到一丝线索。“我母亲是河南人”，“初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一直留在妈的心坎里”。一个久已不再想起，却又永远不会忘记的人，已经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地浮上了他的心头。难道是她？是那个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第一个拨动他的心灵情弦，进入他的情感天地里的，多少年来令他念念不忘的那个肃府丫环？世上真有这样的巧遇吗？

“念初，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母亲叫什么名字？”

聪明的陈念初终于明白：为何桑先生要亲自来旅店看我，为何要寻根究底地问我的名字、家世，看来他是在打听一个人；难道他要打听的，竟是我的母亲不成？念初换了一种眼神，看着眼前的这位身份和地位都不平凡的主考：两鬓虽已可见白发，然精神仍然健旺抖擞，仪态虽严肃庄重，两眼却充满慈祥 and 善。

“我母亲没有名字，别人都叫她陈姨娘。”

桑治平一阵失望，但他仍不甘心，又问：“你母亲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母亲今年四十三岁。”

年龄是吻合的。桑治平又问：“你见过你母亲娘家的人吗？比如说舅舅、姨妈等。”

陈念初摇摇头，心想：桑先生莫非是我母亲娘家的亲戚？他犹豫一下后问：“请问桑先生，您是河南人吗？”

“是，我是河南洛阳人。”

“你和我母亲是老乡！”陈念初兴奋起来。

一个念头突然强烈地在桑治平的心间涌出：香山离广州不远，我何不去陈家看看呢？即便不是她，实地看看他的家风也是件好事呀！

“念初，明天你陪我回香山去，我看看你的家。”

“桑先生要去看我家！”陈念初惊喜地站起来，连连说，“好，好！”

五 陈念初原来是桑治平的儿子

香山县城北距广州约二百里，南离澳门约一百里，东傍珠江口，西临西江岸，位于广东南部一块富庶的宝地上。此地明代乃是一个晒盐场所，逐渐发展成为一座盐商聚集的城镇。它因气候温暖而农产丰富，因海盐交易而经济发达，更因地临南海靠近澳门而早得西洋之风的感染。现在，诞生在此地的一位伟男子已经二十岁了。他在南洋求学，将要迈开他光辉人生的重要第一步，一个崭新时代的帷幕正在等着他去揭开。

四十年后，人们为了永久纪念他的不朽历史功德，他的家乡香山也因此改名为中山。香山之所以诞生了这位伟人，不是偶然的，它的地理环境和人文习尚为之准备了厚实的基础。

早在道光初年，此地就出生了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就是容闳。容闳十二岁入澳门的教会学堂，十九岁留学美国，取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加入美国籍。二十七岁回国时，正碰上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内战。作为一个基督徒，他首先看中的是拜上帝会，他向太平天国的领导提出一系列富民强国的构想。然而，当时正在忙于夺取政权的天王顾不上他的这一套，却不料天王的手下曾国藩很赏识他，几次三番地予以约见。容闳终于在安庆见到这位湘军统帅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二人相谈甚欢。容闳的那套宏伟的设想大受曾国藩的赞扬，立即拨出六万两银子，委托他到美国去为中国购买机器。后来，容闳又担起负责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的重任。

当时，中国士人的正统出路仍然是科举一途，留洋攻西学不为人所重视。容闳在京师及中原一带招不到合格的子弟，目光便转到他的家乡香山。果然，在这里他选派了不少优秀少年，而这批人才日后又为香山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香山，就这样成了近代中国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小县城。



容闳和清代外交官

陈念初的家在县城西北角，此处较为冷僻。一座接一座的砖瓦房，比起县城中心那些宅院来，显得陈旧、灰暗。陈念初把桑治平带进了一扇油漆剥落的门边，说：“这就是我的家。”

开门的是一个和念初面相相差甚大的年轻人。他很高兴地叫了声：“哥，你回来了。”

念初对桑治平介绍：“这是我的兄弟耀韩。”又对弟弟说：“快叫桑先生，他是我的主考大人。”

耀韩怯生生地叫了声“桑先生好”后，便赶紧先进了屋。

在简陋的客厅里刚坐下，便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媳妇端了两杯茶出来。念初对桑治平说：“这是我的弟妹。我去美国的时候，弟弟十岁，母亲带着他过日子，家里人口少，孤单，弟妹家人多，穷。第二年母亲便把她接到家来做了童养媳，去年完的婚。”

桑治平笑道：“你定了亲没有？”

“没有。”念初的脸红了一下，很不好意思似的。

桑治平说：“哥哥未娶亲，弟弟倒先娶了。”

念初说：“在中国算少见，在美国，这是很常见的事。”

耀韩端上一盘南国水果放在茶几上，笑着插话：“哥见过大世面，眼界高，他的亲难订。”

念初说：“不是眼界高难订，我是因为事业无着落，不想订。”

桑治平说：“现在事业有着落了，可以定亲了。”

耀韩欣喜地对哥哥说：“招上了？”

念初点点头。

耀韩快乐地说：“我赶紧去告诉妈。”

“妈在哪里？”

“李八奶今天过七十大寿，在她家帮忙。我这就去叫妈回来，妈可高兴死了！”

说着，一溜烟跑出了门。

小客厅里，念初陪着桑治平说话。桑治平嘴里应付着，心里却翻腾起一阵一阵的浪花。

念初的妈真的就是她吗？他下意识地摇摇头。京师肃府里的那个柔弱温顺的丫环，无论如何也难以与眼下这个天涯海角的小县城联系起来。当年踏破铁鞋寻遍京师，走访河南，一点消息都没得到，难道真可以相逢偶然，得之于全不费工夫吗？这种事，只能是戏台上见书中写，却是人间少世上稀。这种稀罕之事就可以让我桑治平碰上了，真的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桑治平在心里悄悄地笑了起来。要说全

不可能，也未见得。桑治平相信自己的直感，那一对大大的圆圆的亮亮的饱含着无限深情的眼睛，如同两枚融汇着灵慧与机敏的黑色和阆玉棋子，如同两只在水天一色中上下飞翔、随波起伏的海鸥，如同两孔幽静清澈、深不见底的泉井，二十多年来，一直深深地驻留在他的心田上，铭刻在他的记忆中。这些年里，桑治平见过多少人，注视过多少双眼睛，还从来没有哪双眼睛能使他感到如此亲切，如此可爱，如此一见便怦然心动，如此能唤回他那无限甜蜜的记忆。

他再次认真地看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念初。猛然间，他为小伙子的这双眼睛找到了答案，那飘飘忽忽的影子不就是她吗？

就在桑治平这样遐想乱思的时候，只见念初冲着门外喊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门外传来欢快的声音：“听耀韩说，你被招上了！”

正说着，一个中年女人走进屋来。念初忙站起，指着桑治平说：“这是我的主考桑先生，他特为从广州到我们家来。”

“啊！”中年女人十分欢喜地说，“贵客，贵客。”

她走到桑治平的身边，道了一个万福，说：“主考大人，谢谢你招收了我的儿子，他从美国回来荒废四五年了。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桑治平起身，微微地笑着，一边仔细打量着她，一边说：“念初是官府培养出来的人才，官府应当用他，让他发挥自己的才干。”

“谢谢，谢谢。念初，你好好陪主考大人说话，我帮着春枝到厨房里去做饭。”说着又转过脸来对桑治平说，“主考大人，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准备晚饭。”

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外，桑治平一时间热血奔流，万千情绪顿时涌上心头。正是她，正是二十多年来久隐梦魂深处的那个女人。

她明显地老了。眉梢眼角间爬上了皱纹，皮肤粗黑了，头发也没有先前的黑亮了，步履显得重慢了，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有点沙了，粗了。

当年那个白嫩、鲜丽，走起路来轻盈婀娜，说起话来清脆响亮的她已不复存在了，唯一没变的就是那双眼睛，还是那样大而圆，还是那样幽深明净！她没有看出自己来。是的，二十多年来，功名困顿，事业受挫，岁月打磨，时光无情，昔日那个清秀倜傥、风度翩翩的美少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她眼前竟是这样一个尘满面、鬓如霜的半百汉子，她怎么可能认得出！何况她压根儿就不会想到，当年肃府的那个西席会出现在香山县城，会与她的儿子联系上来。毕竟世界太大了，光阴太快了，机缘太少了，人生太匆促了。她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会对命运存那么高的奢望！

那么，相认，还是不相认？寻找数千余里，相思二十多年，特为赶来见面却不相认而回，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相认，怎么个认法？桑治平希望过会儿一起吃饭时，她能把他认出来，那将是一个多么喜人的场景！

到了吃饭的时候，只有念初兄弟俩陪着，婆媳俩都不见了。桑治平问念初：“你的母亲和弟妹呢？”

念初说：“因为你是贵客稀客，她们都不上桌，在厨房里吃。”

桑治平说：“我去请她们。”

说完走到厨房边，见婆媳俩正在收拾灶台，桑治平急切地说：“嫂子，听念初说，你是河南人，我也是河南人，我们两个河南人在广东见面太不容易了，请你和你的媳妇一起上桌，我们唠唠家常吧！”

念初的母亲抬起头来，笑着说：“主考大人，您也是河南人？”

“是的。”桑治平换成一口纯正的河南话说，“俺是河南人，听说嫂子也是河南人，俺们是乡亲。”

这熟悉的声音像是突然召回了她的记忆。她瞪大两只眼睛，凝神望着眼前这个高大壮实的主考大人，笑意在她的脸上悄悄消逝，疑惑在她的双眼中渐渐涌现。多么眼熟的一个人，他是谁呢？

“好，好，俺是好多年没有遇见过娘家的乡亲了。”她的心里无端生出几分慌乱，拉着媳妇的手说：“春枝，和娘一道陪主考大人上桌吃饭吧。你哥招上了，这是俺家的大喜事！”

饭桌上，念初兄弟一个劲地向桑治平敬酒劝菜。桑治平几次想和她聊家常，都被两兄弟热情的举杯给打断了。她低着头，一声不吭，默默地吃饭，分享着儿子的喜悦，只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向对面投去，趁着儿子们热情敬酒的时候，将主考大人仔细地盯了一眼又一眼，她的心绪越来越乱了：开始还只是微风吹拂，一池秋水上荡起细细的皱纹，接着便是风雨袭击西江、浪花飞溅冲刷两岸，现在则好比午夜时分，南海潮涨潮落，轰然撞击着水中的礁石、岸边的坚岩。

儿子跟主考大人在说些什么，她仿佛一句都没听进，只是那令她亲切的中原乡音，将那些久已淡泊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意念，从脑中一丝一缕地勾出，而勾出来的又总是一种苦涩的、辛酸的、怅惘的况味。然而，就在那艰辛的少女生涯中，也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亮色。那色彩是粉红的、温馨的、暖融融的，永远是她苦难生命中的甜蜜，平凡岁月中的珍稀。之所以有那段色彩，则是因为有了他。这位主考大人是多么地像他呵！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道正直挺拔的鼻梁，尤其是那满脸灿烂善良的笑容。正是他，没错！尽管离别整整二十五年，他的脸上有了皱纹，腰子也比过去粗圆，但大体上没有太多的变化，应该是他！只是天底下相像的人很多，京师距香山有四五千里路途，时隔二十多年了，难道真有这等共处一室同桌吃饭的巧事吗？

在她四十余年的日子里，命运几乎没有给她什么优待，她不相信人到中年还会有这等喜事降临自己的头上。这时，突然有一句话传进她的耳朵：“念初，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京师一个协办大学士家做西席。后来，东家出了事，我也做不成西席了，便漫游天下，为的是寻找我的所爱。”

好比一声春雷，猛然间将她心中的所有雾霾都炸开了。就是他！实实在在、千真万确的就是他！老天爷，你真的有眼，竟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圆这个梦。一行清泪从她的眼眶里汨汨流下。她赶紧起身，悄悄走进厨房，蒙住脸，让泪水尽情地流着流着……

桑治平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多么想冲进厨房，把她抱在怀里，为她抹去脸上的泪水，暖热她的心窝。但是他却站不起来，移不动身子。时光已过去了二十五年，二十五年的今天，他们都不再是热血奔涌的少男少女，而是为人父为人母的长者，在儿女面前，他们需要庄重，需要克制。

吃过晚饭后，桑治平被安置在念初的房间里休息。他的一颗心，如何能安静得下来！二十五年前那个初秋月夜的情景，又鲜明而灼热地显现出来。二十五个年头，九千多个日夜，桑治平曾无数次地为那夜的孟浪而自责而痛悔。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短短的两个多月里，世事便会发生那样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原先的一切美好憧憬被彻底摧毁，毁得连一点残片都拾不起来。人家一个好端端的姑娘，今后如何嫁人？如何安身？你不该活活地坏了她的一生。罪孽呀罪孽！每每想到这里，桑治平便禁不住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耳光：都怪当初年少不更事，都怪一时冲动而不能自制！

此时此刻，桑治平心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要向她负荆请罪。尽管流逝的岁月不会重返，失去的生活不可再得，一句请罪的话与二十五年的生命相比较，何其渺小轻微！但桑治平仍想当着她的面说这句话。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心灵上的重荷略为减轻点。

桑治平辗转床上，无论如何不能入眠。他凝望夜空中的皓月，想起了古人的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的，花只是相似而已，与人一样，也不可能岁岁年年相同，要说不与年岁推移而改变的唯有天上的这一轮明月！又是一个秋夜，又是一轮秋月，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月色不也正是这样的吗……

半夜时分，秋菱从床上起来，她要离开载初回自己的房间了。载初依依不舍地送她出房门，二人携手来到中庭。此刻，一轮明月，如

同清水中捞出的玉盘，高高地悬挂在一尘不染的星空，溶溶的清辉流泻在肃府宽大而豪华的宅院里，给白日里火红的石榴、墨绿的虬松、浅灰的汉白玉栏杆、橘黄的琉璃瓦，披上一袭薄薄软软的轻纱，笼上一层缥缥缈缈的淡雾。人间万物都进入了一个空蒙蕴藉的意境之中。天上升起一轮明月，世间就立刻美了；身边有着一个秋菱，生命也就立刻美了。载初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火一般的激情，再次将秋菱搂在怀中，口里喃喃地念道：“秋菱，我真舍不得离开你！”

“皇上不会在热河住得很久的，顶多还有两三个月就会回京师，那时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秋菱再次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胸口急跳，两颊通红。

“两三个月也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呀！”

“要是肃中堂叫我也去热河就好了！”

“我们明天一道去热河吧！”

“那哪儿成！”秋菱小声地笑了起来。

“秋菱，你一定得嫁给我！”

秋菱脸涨得更红了。她低下头，好半天才低声说着：“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不嫁给你嫁给谁？”

“好，就这样定了！”载初托起秋菱的脸颊来。月光照在她端正秀丽的面孔上，比起白日来更显得妩媚可爱！

“秋菱！”

载初轻轻地呼喊，将怀中的女人搂得更紧了。月亮躲进了云层，它有意让这对情人放心大胆地长久地吻着……

唉！二十五年前的月亮与今夜一个样，不曾多一分，少一分，也不曾亮一点，暗一点；可是，人却大为不同了。对面而坐，却不能像当年那样谈笑依偎、拥抱深吻！

今夜的她，还记得当年吗？还记得销魂蚀魄的那一夜吗？

不能这样呆着！往昔曾费了多少工夫踏遍山山水水去苦苦寻找，今日怎能失之交臂，当面错过！桑治平披衣走出门外。小小的香山县城早已万籁俱寂，简陋的陈家小院也已进入梦境，唯一的一盏昏暗的油灯，在东厢偏房的窗纸上跳动着。桑治平知道，这一定是念初母亲的住房。今夜，她和自己一样，同是长夜不眠人。犹豫了一会，桑治平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过去，轻轻地敲起窗棂。

“谁呀！”房间里传出的声音轻细而温婉。

“我，念初的主考桑……不，我是载初。”

门轻轻地打开了。

桑治平的心上上下下在急剧地跳着。他快步走进屋，只见她站在油灯旁，两只眼睛热切地望着他，如同二十五年前那夜一样的激动兴奋，一样的动人心弦。

“秋菱！”桑治平不顾一切地奔过去，将秋菱的双肩紧紧地抱着。

“真的是你吗？”秋菱仔细端详着桑治平，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好半天，才颤颤地说，“这不是做梦吧！不是做梦吧！”

“不是做梦，秋菱，这不是梦。”桑治平又把秋菱搂入怀中，轻轻地替她抹去眼泪。秋菱的脸滚烫滚烫，犹如发着高烧。“秋菱，我们又相见了。你还记得那一夜吗？那也是这样的一个月夜，在京师，在肃府，月亮也和今夜一样的好看……”

桑治平的心里藏着许许多多的话，他恨不得一股脑儿全部倒出来，对心中的所爱倾诉个痛快！

不料，他才开了个头，秋菱已双手蒙住脸，嚤嚤哭泣起来，桑治平赶紧住口。秋菱还在哭。桑治平将她扶到床沿边，让她坐下，自己随手拉过来一条凳子，坐在她的对面。二人对坐好长一会儿，桑治平

沉重地说：“秋菱，我知道你的心里有许多苦楚，是我伤害了你。尽管我是真正地爱你，要娶你为妻，尽管后来的变化是我万万不可料到的，但这二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痛责自己，是我的一时冲动给你一生带来了永远不能抹去的痛苦。我今天，在认出你的那一刻，我第一个念头便是要向你请罪。你打我两个耳光吧，把你二十多年来积压的苦楚散发出来吧！”

桑治平说着，把头朝秋菱伸了过去。秋菱的双手依然蒙在脸上，但哭声已慢慢停止了。四周静得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只有桌上的那盏小油灯的晕黄火苗，还在一闪一闪地跳跃。片刻之间，两个人仿佛两座石雕似的呆着。突然，秋菱的双手伸过来，紧紧地抱住桑治平的脖子，把脸贴在桑治平的额头上，又嚤嚤地哭了起来，一边说着：“二十多年了，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不给我一个信？”

泪水顺着秋菱的脸颊流到桑治平的脸上，又从桑治平的脸上流到秋菱的手上。桑治平被秋菱的这一片深情所打动，从不落泪的汉子也忍不住热泪奔涌。

好半天，两人才从这相拥而泣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秋菱起身，拿来一块毛巾递给桑治平，又给他倒了一杯茶。

桑治平的心平静下来：“秋菱，是我伤害了你，你受苦了！”

“唉——”秋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口气好像是从她的五脏六腑深处涌出，随着这声叹气，二十多年来心中的郁积仿佛顷刻间消散多半。“不说它了，这一切都是命。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的苦楚也不会比我少。”

这一句轻轻的话，如同一把利斧似的，把套在桑治平身上的无形枷锁一下子全给劈了，他有一种获释之感。

“秋菱，为打听你的下落，我在西山住了一年多。为了寻找你，我走遍了河南。河南找不到，又寻遍大江南北。二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你，却不料这次有幸能见到你的儿子，他将我带到香

山，终于在这里见到了你。苍天有眼，想不到今生今世，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

“你的儿子”这几个字，猛烈地撞击着秋菱的心房。她再次凝望着眼前这个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男人，嘴唇嚅嚅好久后，终于开了口：“念初是你的儿子！”

“我的儿子！”桑治平睁大眼睛，看着秋菱，他怀疑她是一时情绪激动说错了话。

“是的。”秋菱的心绪已平静下来，将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念初是你的儿子！”

念初难道就是那夜所种下的根苗？桑治平的脑中瞬间闪过这个疑问，但又觉得不大可能。他拉过秋菱有点发凉的手，急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你说清楚点！”

“你走后两个来月，我开始觉得自己身体有些不大对劲，浑身无力，贪睡，作呕，厌食，不明白得了什么病。有一天，我终于跟刘姐说了。刘姐，就是厨房里那个做杂事的大姐，你应该还记得。”

“记得，记得！”桑治平点头之际，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的模样出现在眼前。她是个丧夫的小寡妇，婆家将她卖到肃府。刘姐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又因为年岁稍大，历事稍多点，成了肃府那些小丫头的大姐姐。她们有什么事都愿意对刘姐讲，桑治平也知道她是一个苦命的好女人。

“刘姐听了我的叙说后，怔了好半天，才悄悄地附着我的耳朵说，你对姐说句实话，你有没有相好的男人？我一听这话，满脸通红，直羞到脖子根下了。刘姐见我这样子，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她沉下脸说，姐是过来人，这种事经过，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这病八成是怀娃了！我一听，眼前发起晕来，泪水禁不住滚珠似的流下，两手抓住刘姐的手不放，一个劲地对刘姐说，你说的是实话吗，是实话吗？刘姐满脸肃然地说，姐怀过两个娃，都有这毛病，特别是怀第一个娃

时，与你说的丝毫不差。你是个没男人的人，这事姐怎么可以诳你！我顿时吓得六神无主，浑身发软，两手一松，倒在刘姐的怀里。”

桑治平心里难受极了：一个未婚的女子怀上娃，这是一桩多么丢脸的丑事！古往今来，凡有这种丑事的女子十之八九自寻短见，死了之后，还要被人唾骂诅咒！连娘家人都抬不起头来。桑治平呀桑治平，你怎么可以做下这等造孽事！桑治平心头上的血在一滴一滴地流！

“刘姐对我说，你告诉姐，这人是谁，姐再帮你拿主意。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说实话了。不料，刘姐听后，反而笑了，说原来是颜先生！这样的话，姐倒要恭喜你了。颜先生学问好，今后必有大出息。你跟着颜先生，这是你的福分。听说肃大人很快就要回京师了，等颜先生回来后，你就赶早办了大事，明年堂堂正正地生个小子出来。刘姐这一说，我的心宽了许多。不去想别的，一心一意地等着你回京师。”

桑治平的心却并没有宽松，因为这以后所发生的，完全不是秋菱和刘姐所期盼的。

“过些日子，尔盛从热河回到府里，说肃大人过几天就要回京师了。阖府上下都忙着准备迎接肃大人回府，我心里更是高兴，急着要把这事告诉你。谁知喜事没有到来，到来的却是肃府的大灾大难。一天清早，突然来了一两百号兵丁，将肃府团团围住，一个人也不准外出。我懵懵懂懂的，不知出了什么事。一会儿，刘姐告诉我，肃大人犯了谋反大罪，肃府抄家了。我吓蒙了，一时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肃府抄家后会将我们这些丫环如何处理，我最担心的就是会和你失去联系，我以后到哪里去找你呢？我那时想，要是晚几天你回来后再抄家就好了，有你在身旁，我就什么都不怕，我跟着你走就是了。唉，偏偏就在那时出了事。”

秋菱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桑治平本想讲讲热河行宫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他怕打断秋菱的思绪，没有插话。

“我在屋子里干坐了三天。第四天，我们一群年轻的丫环被单独押到一处，刘姐也夹在我们一堆里。一个满脸横肉的把总走到我们面前吼道，你们肃家的丫环也都有罪，看在你们是女人的分上，不治罪，把你们统统都卖掉，都是一样的价，一个人一百两银子，都有买主了。买家是戍边的犯官，还是京师里的老爷，买去是做小妾，还是去做丫头，这要看你们的命了。说完，一个小兵拿了一个竹筒，竹筒里插着二十来根竹签。那个把总又吼道，每人抽一支，抽到哪一支就哪一支，不能抽第二次，抽完后收拾行李，送你上那家去。”

桑治平听到这儿，心里又痛得像刀扎似的：想不到几天前还是高贵显赫的肃相府，一下子落到这般地步，可怜的肃府丫环们顿时沦落为任人买卖的货物。心爱的秋菱，等待你的是什么命运呢？

“捧竹筒的小兵挨个儿从排成一排的丫环面前走过，每个丫环都从竹筒里抽出一支。有瞪着眼睛将竹筒盯了半天后才下手的，也有闭上眼睛毫不犹豫就拿起一根的。拿到竹签看过一眼后，多数丫环紧闭嘴唇，面无表情，也有突然放声大哭的，房间里的气氛又紧张又压抑。我只觉得浑身发冷，哆哆嗦嗦的。眼看那个小兵慢慢走近了。我的左手边坐着刘姐，她的手颤抖了好一会，才从竹筒里抽出一支竹签来。她不识字，要我帮她看。我看那竹签上贴的纸条写着：内阁中书陈建阳小妾一名。刘姐铁青着脸没有做声。轮到我了，我闭着眼睛随手抽出一根，一看：大行皇帝万年吉地洗衣妇一名。

“刘姐轻轻对我说，洗衣妇好，比做妾强。我刚暗自欣慰一会儿，立刻便恐怖得不得了：要不了三四个月，这肚子便会被人看出来，那时怎么办？再过六七个月，孩子就要出来了，岂不更骇人？我抓紧刘姐的手，哭着说，洗衣妇对别人是好事，对我却不好！刘姐马上明白过来，说是呀，过不了多久，你就要现怀了！突然间，有了一个想法：跟刘姐换！这念头一出来，我否定了：给别人做小妾，怎么对得起奶哥？再说已坏了身，别人不嫌吗？转过来又想，若去做洗衣妇，母子命都不能保，给人做妾，至少暂时可以遮丑，想必奶哥可以体谅我这番苦心。脑子里这样斗来斗去，到头来，我终于狠了狠心，对刘姐说，我们俩换一下竹签吧，你也好，我也好。刘姐点了点头，

趁着小兵给别的丫环抽签的时候，我们赶紧偷偷地换了。出了肃府，她去大行皇帝的陵寝地，我则到了陈家。”

桑治平听到这里，流血的心突然被搁到冰窖似的，里里外外全都冷透了。

“内阁中书陈建阳原来是个快六十的老头子，家里有一个年岁与他差不多的老妻。老妻为他生了四个女儿，就是没有儿子，陈建阳买妾是想要个儿子。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决定对他说实话。我说，我已有两个多月的身孕了。老头子大吃一惊，脱口问，是肃顺的？我含糊糊地点了点头，不料老头子反而高兴起来，说，肃顺是天潢贵胄，你把他的种子带进我家，日后若生了儿子，必定大有出息。我顺着他的话说，若有出息，也是你陈家的光耀。老头子忙说那是那是。我心里好受多了，说，那就请老爷你在太太面前替我保密，只说孩子是早产儿。老头子说，这事只你知我知，再不能让第三人知道。我一听这话，便跪下给老头子磕头，说，若这样，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世做牛做马服侍你。从那以后，我天天给菩萨上香叩头，求菩萨保佑我生个儿子。果然，七个多月后，生了个男孩，老头子高兴得不得了，给他取名叫耀朝，意思是日后可以光耀朝廷。她的太太居然一点也没有怀疑，跟着高兴。”

到了这个时候，桑治平的一颗心才又回到自己的胸腔，感觉踏实多了。

“过了两年，我又生下老二耀韩。到了耀朝五岁时，老头子突然得病死了。他是广东香山人，那时四个女儿都已出嫁，太太带着我们母子就这样来到了香山县城。陈家并没有什么家产，县城里只有这一栋旧院子，乡下只有十亩水田。到了香山第二年，太太去世，为办丧事，卖了四亩田。结果留给我们母子三人的，仅只这栋房子和六亩田了。”

桑治平插话：“三口人，六亩田，这日子怎么过？”

“苦是苦，也这样过来了。田租给别人种，每年给我们二十石

谷，菜自己种，我再帮别人缝缝补补，也绣点花，赚点小钱，供他们兄弟俩发蒙读书。”

“秋菱，你是一个有见识的好母亲，日子这样艰难，还能让儿子读书。”

“这要感谢你，是你当时教我识字的。识了字后，就大不相同了，何况他们兄弟俩是男孩，更不能做光眼瞎子。”

说到这里，两人都感觉到轻松多了。桑治平问：“后来，念初怎么去的美国？”

秋菱理了理头发，说道：“那年他十二岁，容先生回到老家来招留美幼童，见他聪明可爱，有意招他。来到家里，问我愿不愿意。我先问他自己，这孩子一口就说愿意。你知道，香山这地方华侨多，华侨们在南洋在美国做工，到老了，也有回到家乡来的，所以这里的人对美国不生疏，都知道美国比我们这里好。孩子的爽快答应帮我定了决心。我想，家里穷，也无势力，孩子留在香山，也不会有大出息，让他出国闯闯也好，于是就答应了容先生。临走前，陈家叔伯兄弟们知道了，坚决反对。我说，孩子是我生的，我有权为他做主，你们也从没给过他一文钱，你们有什么资格反对！”

先前在肃府，秋菱在桑治平眼里始终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子，不料她也有这等魄力。正是应了一句古话：女子本弱，为母则强！

“送孩子上船的路上，我对孩子说：你改个名字吧，叫念初。孩子问我为什么要改名。我说，妈在年轻时，曾遇到一个名叫初的好人，他于妈有恩，妈一直怀念他。孩子懂事地点点头，也没再问下去。从那以后，孩子就用了这个名字。”

桑治平身上的血一下子又奔涌起来。他抓住秋菱的手，激动地说：“叫我怎么感谢你呢，秋菱！你忍受着委屈痛苦，保留了这个孩子，又把他送往美国，学成回国。他即将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我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明天，我就去认了他，让他归宗，改叫颜念初

吧！”

秋菱默默地听着，没有做声。两只手从桑治平的手中慢慢抽出，好半天，才轻轻地说：“念初终于能到自己亲生父亲的身边，这是天意，我欢喜无尽；你认他，这也是正理。但我仔细想了想，以为还是认他，不让他归宗为好。”

桑治平急道：“认祖归宗，这是大好事，为何你不同意？”

秋菱说：“念初这孩子毕竟是我们未婚所怀的，这事只有你知我知，还有耀韩的父亲知，除此之外，再没有第四人知道。你将他归宗，这不是搅得沸沸扬扬，大家都知道，叫我在香山如何做人？以后嫂子知道了，对你多少也会有些怨恨。”

桑治平连连点头：“你说得有理，有理。”

“还有一点，能让念初平安生下来，长大成人，能让我还有今日与你团聚的一天，这靠的是谁，还不是耀韩的父亲吗？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忘掉了他的大恩大德。念初可以改名，但却不能改姓，这一辈子就让他姓陈姓到底吧，也算是我对耀韩父亲的感激。”

桑治平忙说：“秋菱，你说得很对，刚才是我喜极而懵了。我只有一个女儿，多年来极想有个儿子，现在猛然听到自己有个这么卓异的亲生儿子，你说我该有多高兴！我再不说什么认祖归宗的话了，一切照旧，念初依旧是陈家的长子。”

秋菱脸上泛出一丝笑容，说：“我倒有个主意，明天我对两个儿子说，我们昨夜聊家常，才知道原来是表亲，让儿子叫你表舅吧。如此相称，日后你也好多管教他关心他。”

桑治平似乎忽然之间对眼前这个女人有了更多的认识。若说二十多年前，他对她是一个热血青年对一个多情少女的爱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则是一个中年男子对一位饱经坎坷的成熟女性的敬慕。

桑治平动情地说：“秋菱，若不是有你嫂子的话，我真想明天就

将你娶过门，我们堂堂皇皇拜天地，体体面面做夫妻。”

秋菱脸上顿时飞过一片红霞。“堂堂正正拜天地，体体面面做夫妻”，多少年来，这一直是秋菱的梦想和追求，但如今梦中人真的来到身边的时候，却又时过境迁，往日的憧憬倒反而变得缥缈起来了。

她充满柔情地说：“说说嫂子吧，说说你的女儿吧。这些年来，她们才是你最亲的人。”

是的，也应该向秋菱说说这二十多年来自己的经历。于是，桑治平将自己如何改名换姓隐居西山到漫游天下，到古北口成家，到入张之万幕，一直到跟着张之洞从山西来广东的过程，细细地告诉了秋菱。秋菱静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多少反应，而胸中却如一锅沸水似的翻滚不停。她从桑治平的叙说中，时时能感受到一个男人真挚而深沉的情和爱，一个志士博大而执著的事业心。她为自己当年慧眼识人而欣慰，更为儿子今后的前途有望而舒畅。

“哥，”依旧是当年肃府时的称呼，它将桑治平全身的热血直唤到脑顶。“我给你看样东西。”

秋菱起身，从床底下移出一只黑漆梓木箱子来。桑治平把桌上的油灯挑亮，他要把秋菱让他看的東西看个仔细。秋菱站在木箱边，定了定神，桑治平见她的脸色渐渐泛红，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的心在急速跳动。这情景又使他想起了当年去热河前夕，秋菱刚进书房那一刻的神态。

她把木箱打开，箱子里整整齐齐放着几件旧衣服。她把衣服拿开，露出一大堆男人穿的棉鞋来。秋菱拿出其中的一双递给桑治平。这棉鞋，跟二十五年前秋菱送给他的那双一模一样。秋菱重新坐到桌子边，眼睛盯着桑治平手里捧着的棉鞋，好半天，她才开口说话，语调缓慢而凝重：“这箱子里一共有二十四双棉鞋，二十五年来我对你的思念都在这里面。”

桑治平的心陡然一惊，手中的棉鞋忽然变得异乎寻常的珍贵而沉

重起来。他又向木箱那边看了一眼，那一排排堆放的棉鞋，也突然在他的眼中有了异样的感觉。他很想说话，却又不知说些什么，呆呆地望着手中的鞋子，犹如当年捧着秋菱送的那双鞋子一样，激动得全身热血沸腾。

“你那年陪着肃大人去热河的时候，院子里的海棠树开始飘叶了。第二年京师海棠树再次飘叶的时候，我却做了陈家的小妾。我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脚上的棉鞋穿坏了没有，我想我应该为你再做一双。于是我拿起针来，一针一针地纳鞋底。边纳边想，那一针一针地上下抽纳，就好像在跟你一句一句地说话，满肚子的心事，满肚子的苦水，吐了出来，心里就好受多了。”

月亮早已不知去向，夜已经很深很深了，四周是一片浓重的黑暗。远处零丁洋的海浪拍岸声，似有似无地传进陈家旧宅，更使人感到长夜的冷寂。

“从那以后，每年秋风起的时候，我便开始为你做一双棉鞋。我把这一年来的思念之情，用这一针一线，把它纳入鞋中。平时，拿起这些鞋子来，往日的桩桩旧事便会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从北京到香山，从背着念初兄弟到他们成人，就这样，二十五年来，我为你做了二十四双棉鞋。每次做鞋的时候，都想到什么时候能让我看到你亲自穿上它就好了。前几年我还抱着一线希望，近几年来随着年纪老了，精力衰弱了，我也不再抱希望了。不料，上苍有眼，还有我们重逢的一天。我真的可以亲眼看到你穿上我做的鞋子的时候了！”

秋菱眼中的泪水顷刻间决堤而来，她不再说话。二十五年里积压的无穷无尽的思念幽怨、郁闷冷寂，今天夜里，都要借这悲喜交集的泪水来彻底洗刷荡涤！

零丁洋的海浪，似乎翻卷得更高，撞击得更响了；一声一声递进，比起刚才来，显得清晰可辨。它是在为她苦难的身世而哀哀哭泣，还是在为安慰她而絮絮轻语？茫茫无垠的星空，浩浩无边的大海，今夜，你们听到的是一个平凡女子的来自情感最深处的声音。在天长地久、亘古不息的宇宙看来，人类实在太脆弱、太无能，人的一

生实在是太渺小、太短暂。这脆弱渺小的人类，好不容易拥有一个生命，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偏要生出这么多自身造成的灾难，制造出这么多美与恶的争斗，情与仇的纠缠？这个当年卑微的肃府小丫环，用她整整二十五年的相思之情，纳成的这二十四双浸泡着泪水的棉鞋，是情到深处的美丽，还是情到痴处的迷误？是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悲哀？这实在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不过，无论外人怎么评说，对面的男人，却实实在在地被这一腔深情厚谊所打动，所震撼！

桑治平放下棉鞋，将秋菱的双肩再次抱紧：“秋菱，你那年送我的那双棉鞋，我一直没有穿，我走到哪儿，都把它带着。看着它，就如同看到了你。这二十四双鞋，寄托了你二十五年的情意，我会用我的全部生命来珍惜它。”

“我知道。”秋菱幸福地望着桑治平，温存地说，“回房去睡吧，念初从今往后就交给你了！”

六 海军衙门和颐和园工程搅到一起了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秋菱当着桑治平的面告诉两个儿子和媳妇：主考大人原来就是失散了三十年的表哥，想不到在香山居然亲戚重逢。秋菱叫他们一齐向表舅磕个头，认了这门亲。念初听了，喜从天降。他对桑治平正是感恩不尽的时候，不料这位恩人竟是母亲的表兄，从此恩人和表舅合为一人，更是情上加亲了。耀韩觉得很稀奇，好像正应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古话似的，奇事眼睁睁地就在自家出现了。只有儿媳春枝心存几分疑惑。昨天吃饭的时候，她就发现婆婆的神色不大一般，特别是婆婆突然流泪离席，这个举动也很特别。夜晚，她隐隐约约听到婆婆房间里整夜都有人在说话。这些加起来，凭着女人的直感，她觉得这位主考大人与婆婆的关系绝不会如此简单；但这事非同小可，不能乱怀疑，况且婆婆一向对自己很好。婆婆年轻守寡，这些年来春枝眼见婆婆规规矩矩、清清白白的，无一句闲话给别人说。春枝没有对丈夫说出自己的怀疑，而且告诫自己，今后永远也不能说。

于是，念初、耀韩夫妇一齐起身，然后跪下，喊一声表舅，再向桑治平磕了一个响头。

桑治平再一次细细端详念初的时候，觉得除开那双眼睛像秋菱外，其他的一切，都像二十多年前的自己。凭空添了一个亲生佳儿的桑主考，一时间真有此生再无所求的满足感。

磕过头后，大家是一家人了，一顿饭吃得热热火火、团团圆圆。桑治平在陈家一住五天。五天里，他和秋菱互相说了许多别后的经历，两颗深受重创的心都得到了弥补，彼此都有一种青春重返的感觉。一天下午，念初和耀韩夫妇都不在家的時候，桑治平叫秋菱把那二十四双棉鞋都拿出来。在秋菱的面前，他将每一双鞋都在自己的脚上穿了一下，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秋菱坐在床沿上，看着桑治平来来回回地走着，心里得到极大的欣慰。

桑治平说：“这二十四双鞋我都背回广州去，慢慢穿。”

秋菱想了一下说：“不要带走了，就让它们一直留在我身边吧！既然每一双你都穿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说实在话，这鞋子穿不穿都不要紧，只要你知道我这些年来心意就足够了。”

“正是因为这是你的心意，我是一定要带回去的。”

“听我的，不要带。”秋菱淡淡一笑，“你一下子带回这多棉鞋，嫂子会觉得奇怪。何况广东暖和，隆冬季节也不要穿棉鞋。知道离别后，你想我念我，四处寻找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心思没有白费，鞋子放在你那儿，还是放在我这儿，都是一样的。仔细想想，还是不拿走好些。”

“好。”桑治平理解秋菱的良苦用心，说，“那我就带一双回去吧。”

第六天一早，桑治平带着一双棉鞋，与念初一道离开了秋菱和耀韩夫妇，坐着小火轮，当天晚上便回到广州。

招贤榜为两广总督衙门招来六十余名各种洋务人才，陈念初和他的几个美国留学同学，协助蔡锡勇将这六十余名人员按其专业特长予以合理安排。有了这批人才进去后，黄埔造船厂、广州机器局、广东水陆师学堂都大有起色。陈念初向张之洞建议，在广东兴办一个炼铁厂，自己冶炼钢铁。张之洞欣然赞同，要蔡锡勇、陈念初拟出详细计划出来；又拨出专款，让他们从美、英等国购买器械。

这时，京师海军衙门正式成立，醇亲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的尊贵地位出任中国第一任海军大臣，名曰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海军衙门的主要官员们，根本无需奕□煞费脑筋物色，慈禧早有安排，奕□提供的会办大臣名单不过供她参考而已。由军机处发布的名单是：庆郡王奕□劼、直隶总督李鸿章、正黄旗汉军都统善庆，至于奕□本人所推荐的曾纪泽，则排在海军衙门大臣中的最后一名。

奕□劼乃乾隆帝第十七子庆亲王永璘的孙子，父亲绵性为永璘第六子。绵性的侄儿奕□因服中娶妾被革去郡王爵位，绵性欲以行贿来袭爵，事发，被流放盛京。绵性自知再无出头之日，便把儿子奕□劼过继给无子的绵为。过了几年奕□死了，因无弟无子，奕□劼被幸运地转房承袭爵位，初封辅国将军，继封贝子。咸丰十年加封贝勒。因为家里失了势，奕□劼年轻时也便认真地读了几年书，也能画几笔水墨画。他家离慈禧的娘家方家园承恩公府近，便常往承恩公府里跑，想尽办法博得了承恩公桂祥的欢心。又常替桂祥给慈禧写信，慈禧因而知道了奕□劼。到后来奕□劼又与桂祥结了儿女亲家，于是变成了慈禧的娘家亲戚，因而承袭庆王留下的爵位。以宗室子弟靠走慈禧娘家的门子而发达的人，奕□劼是一个代表。奕□劼傍着慈禧这个大靠山，以后升亲王，兼军机处领班大臣，直至新政时期的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时。此人有小机巧而无治国大才，更由于他的贪财好货而将国事政局弄得一塌糊涂。这些都是后话。眼下慈禧起用他做海军衙门会办，便是上监督奕□，下监督李鸿章，将海军衙门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善庆，则是慈禧为奕□劼所安排的助手，操纵海军衙门的实际事务。

海军衙门成立后发出的第一道公文，便是要各省捐款共襄海军大

业。张之洞有言在先，不便食言，便带头捐款三十万，但其他各省并不踊跃。此时，清漪园已由慈禧亲赐颐和园之名，在内务府大臣恩良的掌管下，大张旗鼓地开工了。奕□对恩良说，光绪十五年元旦皇帝亲政，颐和园务必要在光绪十四年秋天完工，以便太后归政后住到园子里颐养天年。太后有个舒心的地方住，皇帝才能安心治政。恩良领了这道旨意，加紧督办园工也便有了更充足的理由。

就这样，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两大工程——海军和园工便搅在一起了。于是，一桩桩关于海军和园工之间经费模糊不清的传闻，便由京师传到广州，传到各省，令张之洞和所有关心海防的封疆大吏们愤懑焦虑，忧心忡忡。

受命海军会办大臣之初，李鸿章很有一番壮志。自从同治九年以来到今天，李鸿章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一坐二十个年头，成为有清以来督抚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直隶为京师所在之地，向为全国疆吏之首。因而实际上，李鸿章做了二十年的督抚领袖。以淮军起家的李鸿章既深知兵权于人臣之重要，也深知军事于一国之重要，作为担负国家对外防务重责的大臣，在塞防与海防之辩中，鉴于西洋诸国多以船炮强行攻破国门和东洋日本日渐崛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海防重于塞防，主张大力加强沿海防务。直隶所属的渤海湾有被英法联军野蛮闯入的惨痛教训，故而李鸿章对北洋水师十分重视。沈葆楨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时候，曾提出一个每年各省协济海防四百万的计划，他生前未及看到此计划的实施。前年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在李鸿章和曾国荃的强烈要求下，此计划开始实行。北洋历来重于南洋，南洋又重于福建，故这四百万银子，北洋占了一半，南洋又从剩下的一半中提取三分之二，其余的则归于福建。李鸿章又从直隶藩库中挤出一些银子来，连同这二百万一起都投入了北洋水师。他向西洋订购铁舰，又高薪聘请洋人做海军军官和技师。他一心想把北洋水师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军，但苦于银钱短缺，眼睁睁看到德国、英国造出了时速更快、战斗力更强的军舰，但北洋却无力购买，只得望洋兴叹。

现在好了，太后同意办海军衙门，可以借此大好机会，多要点银子为外海水师，尤其为北洋水师多置些装备。李鸿章把他的北洋水师

中的中外舰长技师们召来，花了七八天时间拟就一份详细计划，其中包括购买最新铁舰十五艘、钢炮三百座、炮弹六千发，聘请洋技师一百名，修筑炮台十座，在大沽建渤海水师学堂等内容，共需白银五千万两。

醇王看了这个计划后，连声叫好。他想，让李鸿章去努力办，一旦办成，中国海军便是世上最强大的海军，本王便是世上最有力量的海军大臣。有这样一支海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还怕谁敢跟我过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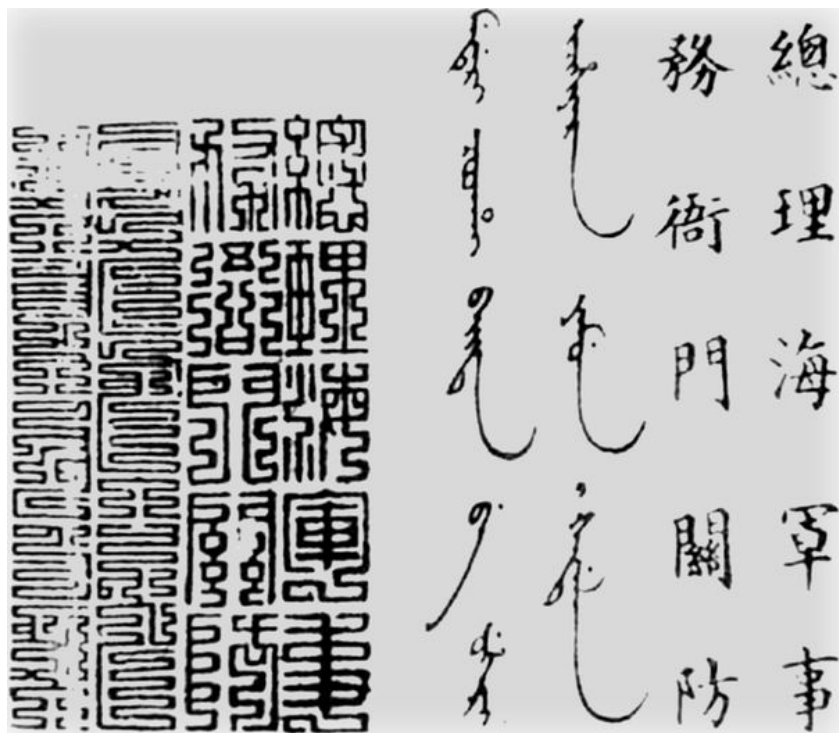
奕□兴冲冲地将这份计划呈给慈禧。慈禧看后，冷笑一声：“李鸿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个单子就五千万，户部一年收多少银子？园工又停了，阎敬铭说户部拿不出一两银子来。你自己瞅着办吧！”

奕□碰了这个钉子，头上直冒汗，说出的话都不太连贯了：“是，是，五千万，拿不出，那就分年办，或者年年办，慢慢办。”

慈禧见奕□这个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她也觉得拿园工和海军比，又会让那些台谏清流做文章有把柄了，于是将语气缓和：“当然，李鸿章也是好心，急着把海军办好，但国家哪有这多银子呀。你告诉他，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慢慢来吧。”

“是，是！”

奕□不敢再多说一句话，急忙退出。他总算把太后的心思摸到了：太后原来并不急于建海军，她心里装着的急务是园子！下午，回到王府的海军大臣，与上午出门相比，十分兴头已去了六七分！



海军衙门关防黄模（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五千万的计划，原封不动地又回到李鸿章的手里，带来的只有一句话：“朝廷拿不出这多银子，慢慢来吧！”

会办大臣的壮志也从此消失多半。

不久，海军衙门的牌子在一片鞭炮声里，裹着大红绸子高高地悬挂起来。奕□、奕□劼、李鸿章只在开办的那天去过一趟，以后再也没有踏过衙门的门槛，三人都说太忙不能多照管，而将衙门日常事务交给两位帮办大臣。帮办大臣之一的曾纪泽此时尚远在英国伦敦做公使，于是堂堂大清帝国海军衙门的一切权力，便落到另外一位帮办大臣善庆的手里。

这位满人都统对此则是欢喜至极：独掌海军衙门，真乃求之不得

的大好事。在众人的眼里，海军衙门是朝廷的第一大衙门，这里必定权力大无边际，银子多如海水，能进这里来，是福星高照，财源滚滚。一时间善庆府门口车水马龙，除开贺喜的巴结的之外，更多的则是投靠的荐举的。从挂牌办事的那一天起，手握实权的善庆便决心把这个朝廷的官署办成他自家的作坊。他的堂兄堂弟侄儿外甥，一个个联袂而进。他的拜把兄弟、酒肉朋友也后脚接前脚地跟了进来。各大衙门之所荐，三朋四友之所举，凡他认为将会对自己有利的人员也逐个儿安插。几个月过后，海军衙门正事没办成一桩，近百号人员却已全满了。这些人三成有二是善庆的沾亲带故，清一色的纨绔子弟、游手哥儿，没有一个人识外情懂洋务。自然有人看不惯，闲言杂语也便随之而起，间或也有几句传到慈禧的耳朵里。

“海军衙门办起快有半年了吧，办了几件事呀？”

在一次叫起将要结束的时候，慈禧问海军事务大臣。

奕□奏道：“回禀太后，衙门各员近日才到齐，正在商量着今年要办的事。”

“各省的海军协济，户部已上了折子，今后就都由海军衙门来安排吧。”

“太后处理得极是，海军衙门要很好地使用这笔银子。”

“衙门的事，你也要常过问过问，要是各省督抚问起来，协济的款子都做了些什么呀，你总得有个交代吧！”

回到王府，奕□有点着急了，恰好打帘子军机孙毓汶跟着他的轿子后面进来，他把慈禧的话告诉这位醇王府的常客。孙毓汶摸着尖尖的下巴，想了好长一会，终于有了个主意。

“前几天，天津电报局的督办盛宣怀来京办事，在我家里坐了一会。闲谈中他说，李中堂去年跟德国订购的三艘军舰，已于近日从不莱梅港起航，开往大沽口交货，估计下月中旬可到，何不就此做点文章。”

“这是李少荃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在去年买的，与海军衙门搭不上界呀。文章怎么做？”奕□一时还不明白孙毓汶肚子里的算盘。

“王爷，这事可以做大文章。”孙毓汶阴阴地笑了一下，说，“您可以率海军衙门各位会办、帮办大臣一道去天津，一来验看北洋新买来的这三艘军舰，看合不合格。二来命令北洋所有舰队在海面上实地操演，您和各位大臣予以检阅。三，您带着各位大臣巡查渤海湾沿海炮台修筑情况。这三篇文章都是海军衙门成立以来的新作，到时将它做得轰轰烈烈，必是花团锦簇的大好文章。”

“行，你这个想法不错。”孙毓汶这一段话，说得奕□大为开心，这真是一件很风光很露脸的大好事情，亏得他指点。稍停一下，奕□笑道，“莱山，这文章还可加一段：曾国荃去年向英国买了三艘快船，叫他命这三艘快船到时也赶到大沽口，干脆来个北洋南洋大会操！”

奕□毕竟也是个聪明人，孙毓汶这一提醒，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个显示海军衙门办了大事的好机会。但孙所说的，依然还只局限北洋的范围，这些事，李鸿章都可以北洋大臣的身份来做；若将南洋的快船调来会操，却就大不相同了。不是海军衙门的命令，北洋能调得动南洋，曾老九能听李鸿章的？谁说海军衙门没有做事，这不在做大事吗？

孙毓汶听了这话，也从心里佩服奕□的这个补充，忙说：“王爷，您这段文章真是绝大手笔，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人可以想得到，做得出了。今年来个北洋、南洋大会操，明年等福建水师的那几条船修好了，再给他们配两条洋船，我们就来个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大会操，那可就是大清开国以来最大的军事盛典了。到时把太后、皇上都请来检阅，王爷，您就成为咱们大清海军的万世功臣了！”

孙毓汶这马屁拍得恰到好处，一丝不偏地拍到点子上，一连几天，奕□一想起“大清海军万世功臣”这句话，心里就美得喜洋洋、暖融融、兴冲冲的。

奕□也不再与奕□劄商量，立即给李鸿章拍了一封电报，将北洋南洋会操的设想告诉他，然后要他出面以海军会办大臣的身份奏请太后、皇上。

李鸿章接到这封电报，一眼就看出了醇王的用意，但他欣然赞同。因为这事说到底是在看北洋水师，这出戏的真正主角是他李鸿章，他正好借此机会向太后、皇上，向全国乃至洋人展示北洋水师的实力。因五千万计划遭驳而心情郁闷的李鸿章，顿时开朗了许多：不管如何，凭借海军衙门这个招牌，总能有所作为，至少可以借这个检阅之机大大渲染一下北洋水师，今后利用海军衙门统一安排海军款项的权力，再大力将它扩充。李鸿章拜发奏折后即刻下令北洋水师各队各舰各炮台，做好迎接朝廷检阅和两洋会操的准备。

这种视表面热闹为事业成就的心态也正是慈禧的性格。听完李莲英读的这道折子后，慈禧笑着说：“这是谁给老七和李鸿章出的点子，看来海军衙门里还真的有几个能干人！”

李莲英忙恭维：“太后洪福齐天，玉皇大帝把天上文曲星武曲星都打发下来，辅佐咱们大清了。”

“好，这件事就依了他们。”慈禧斜靠在松软的黄缎躺椅上，两个宫女正在轻轻地为她捶着大腿。

李莲英忙把手中的奏章递给慈禧。慈禧接过，右手拇指在奏章的左下角用力掐一下，绵软宣纸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指甲痕。李莲英又从慈禧的手中把奏章接过来，立即就有内奏事处的小太监过来，将这道奏章转给外奏事处。外奏事处的官员以及军机处和内阁的大臣们，都熟知慈禧的这个处置方式：凡无指甲痕的奏章都是不同意的，凡有指甲痕的都是赞同的。他们甚至还能根据指甲痕的大小深浅，印在纸上的位置等等不同的情况，来判断慈禧对此折是欣赏、同意或是勉强同意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判断大抵会不错。这一套内廷学问，也亏得这班官员能研究得出来，真正不容易。

“念下一份吧！”

“嘛。”

李莲英躬身答应一声，打开了另一份奏章。这是内务府大臣兼颐和园工程总办恩良的折子。折子里说的是德和园建大戏楼的事。这德和园便是那年奕□第一次查看清漪园时，特别看重的怡春堂。就是他亲自向慈禧建议，在这里修建一座“前代无双本朝第一”的戏台。慈禧对这一建议大加赞赏。慈禧识字不多，也没有读书吟诗的兴趣，她政余的最大爱好便是听戏，尤好皮黄。她对前代历史的那点知识十之八九来自舞台。慈禧常召一些皮黄名角进宫来演戏，其中她特别赏识杨月楼、谭鑫培的唱功武打，特许他们入升平署做内廷供奉，每月发给定银，使得杨月楼、谭鑫培在京师梨园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慈禧对拟建戏台的怡春堂特别在意，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的同时，也将怡春堂改名德和园。

恩良也深知慈禧的这一爱好，故而对德和园戏台下的工夫最大。他请京师最有名的工匠首领景矮子按照“前代无双本朝第一”的意思，设计了一座前无古人的大戏台。戏台分前后两部分，前台在正面，有三层，后台在背面，有二层，前台有六丈多高，第一层舞台最宽，有五丈多，最上一层的舞台也有二丈多宽，上中下三层舞台用一个名曰天地井的信道相连。在下层舞台的底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正中有一口小井，四周有四个方形小池。当演水漫金山寺这样的水戏的时候，小池可以喷出水来，戏台上好像真的在打水仗。若是演鬼怪土遁的场面，艺人还可以从一层戏台钻到地下室，让看戏的人仿佛眼看着他忽然消失了似的。要是碰到演神仙一类的戏，便可以通过天地井里的绞索，将艺人从一层升到三层，或从三层降到一层。真个是上天入地，均可随心所欲。慈禧对这个戏楼的机心巧设甚是满意，一再叮嘱一定要照这个设计精心造好，不能打折扣。在大戏楼的对面还设计一个看戏的场所，正中有一个大厅宽敞明亮，太后一人独坐，旁边有两厢侧房，可让后妃及王公大员家的女眷坐，以便陪伴太后，侧房左右再建两条长廊。这两条长廊也可安置座位，让那些奉慈禧特许一同观赏的王公大员坐。慈禧对这一安排给予赞赏，特为赐名颐乐殿。



被烧毁之后的清漪园(1860年)

这两大建筑全部完工需银六七十万两。慈禧特谕，别的工程或可节省，德和园的大戏楼和颐乐殿非建好不可。

恩良的折子讲的就是这件事，说万事皆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银子，第一期工程需拨三十万两银子，否则难以开工。

慈禧听完这道折子后，面色十分不悦：“阎敬铭那倔老头，早几天才让我训得勉强拿出五十万两银子。现在又叫他拿三十万两，这不又要他割肉吗？”

慈禧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李莲英和两旁捶腿的宫女听。

李莲英听慈禧这样说，不敢把折子递过去，仍旧两手捧着，十分真诚地说：“唉，太后打长毛，平捻子，保住了祖宗江山，辛辛苦苦为国操劳二十多年，把两位万岁爷从小拉扯大，到头来，连个安生居住的地方都没有。莫说皇上、王爷过意不去，就连奴才们看了，也心里挺难受的！”

不知李莲英说这话时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慈禧听了这话后，倒是真正地难受起来：李莲英说的一点不错，归政后有个园子住下来，听听戏，散散步，这总不能算过分吧！今后九泉之下见了列祖列宗的

面，也都说得过去。奕□、阎敬铭，这些人怎么就这么不体贴呢？她由难受而变得恼怒起来，气得说道：“这三十万是非拨下去不可，哪怕从各省海防协济款里借也要借出！”

李莲英心疼地说：“太后，这大清天下哪样东西不是您的，这协济款里的银子还要借吗？海军衙门若是要太后还的话，他们可真没有天理良心啦！”

李莲英这句真心话，倒反而使慈禧心跳了一下：借海军款项去修园子，这话传出去，不会说我皇太后动用军饷来为自己牟私利吗？这有多难听呀，万一被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再添油加醋，写进什么私家史乘中去，我慈禧太后岂不成了一个历史罪人！慈禧想到这里，马上坐起来，神色严肃地对李莲英说：“我刚才不过说句气话，你就当真了，再没钱修园子，也不会向海军衙门去借款呀！”

今儿个是怎么啦，从来说一不二的皇太后，竟会说自己的话是“气话”？李莲英略一思忖，立即就明白了：原来这老太婆是又想要海军衙门的银子，又怕别人说！他满脸笑容地走前一步，说：“太后克己奉国，奴才是又仰慕又难受。太后当然不会借海军衙门的银子啦，不过，奴才想，李中堂也是，太后这么抬举他和北洋水师，他也应该孝敬孝敬太后呀！若太后不同意，海军衙门能办吗？南北两洋会操能操得起来吗？他李中堂能有这个脸面吗？”

刚一说完，李莲英就意识到自己今天这话说多了说过头了。海军衙门，两洋会操，这是多大的国事呀，能轮得上我李莲英来插嘴吗？李中堂是国家的顶梁柱，我李莲英有什么资格说他！这些话，若是在乾嘉道咸时期，哪个太监敢稍稍言及，脑袋早就搬了家。虽说太后宠爱，有时也能偶尔谈两句国事，但从来没有这样放肆过呀！李莲英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忙跪在慈禧的面前，狠狠地抽了自己两个耳光，连连叩头说：“奴才该死，奴才今儿个话说多了，老佛爷您处置我吧！”

慈禧太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李莲英的这番表演，心里想：李莲英的这个主意还真的不错，就让他将这番话对李鸿章说一遍，要他为园

工捐献上一点银子。李鸿章当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办了二十年的北洋水师，前些年又办了电报局，据说那是个很赚钱的买卖。他随便从哪里挪动一下，从哪个指头里抠一点，拿个百儿八十万银子是不为难的。直隶总督这样做了，别的督抚也会学样呀，颐和园的银子不就有了吗！这话朝廷不能说，还只有李莲英去说才最合适。但李莲英又哪有机会去跟李鸿章说呢？慈禧想了想，脑子突然开了窍。

“李莲英，四月份检阅北洋水师的时候，你去侍候醇王。”

“奴才去侍候醇王爷？”李莲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太后不但没有斥责，反而派出宫外侍候醇王去检阅北洋水师，这可真是大清开国以来从没有的事呀！我李莲英的祖上哪辈子积了这样的大德，让我这个阉人来出这种光宗耀祖的风头？李莲英转念又一想：兴许是太后在试试我？“奴才从来没有侍候过醇王爷，奴才不敢领命，奴才还是在宫里侍候着老佛爷。”

慈禧沉下脸说：“你不侍候醇王，你怎么可以去见李鸿章？”

我怎么可以去见李鸿章？我又有什么必要去见李鸿章？李莲英下意识闪过这个念头后，立即大彻大悟了：原来太后同意了我刚才说的那番话，要我借侍候醇王爷的机会去天津见李鸿章，把带头为颐和园捐银子的话当面与李鸿章去说。李莲英赶忙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口齿麻利地说：“奴才领旨，奴才一定不辜负老佛爷的大恩大德，把醇王爷侍候好！”

七 醇王检阅海军，身旁跟着握长烟管的李莲英

四月中旬，正是京津一带最为宜人的初夏时光，天气和暖，熏风陶醉。杨树、榆树、柳树早已枝繁叶茂，燕儿、雀儿、莺儿成天歌舞飞翔，连渤海湾的水也从冬天的冰冻中苏醒过来，如今已是洗手洗脚都不觉得冷了。

宏阔壮丽的渤海湾，一天到晚水蓝如染，波平如镜。打鱼谋生的渔民，运货赚钱的海船老板，当兵吃粮的北洋水手，哪个与海面打交

道的人，不喜欢眼下这如母亲般兼柔情与博爱于一身的渤海湾！

北洋水师前年秋天定购的三艘德国兵舰，两个多月前从不莱梅港下海，由北海进入大西洋，经印度洋到太平洋，十天前已停泊日本长崎，将顺带的货物在长崎港卸完后，再开渤海湾，在旅顺海口接受中国政府的验收。之所以选定在这个时候交接兵舰，是因为初夏时光，乃渤海湾的最好季节。

李鸿章这一个多月来既忙碌又兴奋。他一向精力充沛，越办大事越有精神。事情虽多而繁杂，但在他设在天津的北洋通商衙门的指挥下，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北洋水师现有四十余艘大小海船，这次从中选出十五艘来，分为左、中、右三翼，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率领下操练，力求为全国海军做出一个榜样来。昨天上午，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派出的三条快船，由六十八岁的老将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率领，开进了大沽口。早在咸丰年间，身处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便与那时已为水师总兵的黄翼升认识。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位长沙籍老资格湘军虽然须发皆白，却依然精神抖擞。老友重逢，李鸿章心里高兴。下午，官方迎接的隆重仪式之后，两位沙场老友又亲亲热热地畅谈了好一阵子。

“明天中午，醇王爷到天津，一清早我们一道进城去。”

“好，我陪你这个会办大臣一道去接督办大臣。”黄翼升笑了笑说，“跟着醇王爷来的还有哪些人？”

“曾劼刚还在英国来不了，庆郡王说是身体不适不来，海军衙门的大臣中跟着来的就只有善庆了。”

“善庆这人我没见过，过去听说老打败仗，究竟有没有点本事？”

“此人过去一直跟着胜保。胜保是有名的败保，他手下会有能人吗？”李鸿章冷笑两声，“你说他一点本事都没有，也冤枉了他。醇王爷是不管事，庆王爷老有病，曾劼刚在英国，我在天津，这海军衙门就成了他一人的天下，据说他把自己的人马将衙门上下都安插遍

了。”

黄翼升愤愤地说：“朝廷怎么叫这种人来呢？”

“唉，都别提了！”李鸿章摆摆手，轻声说，“还不是命好！生在正黄旗，就是一个傻子，也是天生的靠得住的自己人呀，何况他还有军功，做过杭州将军哩！”

“少荃！”黄翼升也压低了声音，“这么看来，善庆说不定是太后特为派到海军衙门来的，你今后还得提防点才是。”

李鸿章点点头，没有做声。

第二天一早，天津北洋衙门便张灯结彩，披红挂绿，鼓乐不断，鞭炮齐鸣。在衙门一里外的地方，又专门搭起一座牌坊和几间棚架。牌坊和棚架扎得气派宏大，上面挂满红黄彩绸，又特为安排一队排场齐全的吹鼓手。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不同。曾国藩事事节俭，李鸿章处处讲阔绰、摆脸面，何况，今天所迎来的人非比一般。北洋通商衙门前身是三口通商衙门，同治九年将“三口”二字换“北洋”二字，故而北洋通商衙门挂牌以来到今天不过十六七年历史。醇王乃是这个衙门十六七年间迎来的最高位的人。醇王不仅有着皇上本生父的崇高身份，更加上一贯深居简出，轻易不离开京师，倘若不是兼着总管海军事务大臣这个职务，他才不会到天津来，更不会出来冒海涛风波之险哩！

作为北洋通商衙门大臣，醇王此次的下榻，也是给李鸿章一个极大的脸面，所以他要最高的礼仪来迎接。

正午时分，在天津道府县三级长官的郊迎下，醇王一行庞大而豪华的队伍缓缓进了城门，逶迤迤迤地直向北洋通商衙门走来。远远地看着旌旗飘舞，彩牌高举，十几匹高大骠壮的战马在前面开路，李鸿章知道醇王来了，便领着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以及一批舰长等高级武官，齐刷刷地跪在牌坊下等候。

“李中堂，快请起来。”奕□笑容可掬地走出杏黄大轿，来到李鸿

章等人的身边。

李鸿章起身，抬起头来望着奕□说：“王爷以万金之躯，亲来天津检阅海军，老臣及所有北洋水师官兵能在此躬迎王爷，实三生之幸！”

“李中堂，辛苦了！”奕□指了指牌坊和棚屋说，“你何须如此花费，快请上轿，咱们一道进衙门吧！”

“王爷请先上轿！”李鸿章弯着腰，伸出右手做一个姿势。杏黄大轿移动了两步，来到了奕□的身边。

“李中堂，奴才向您请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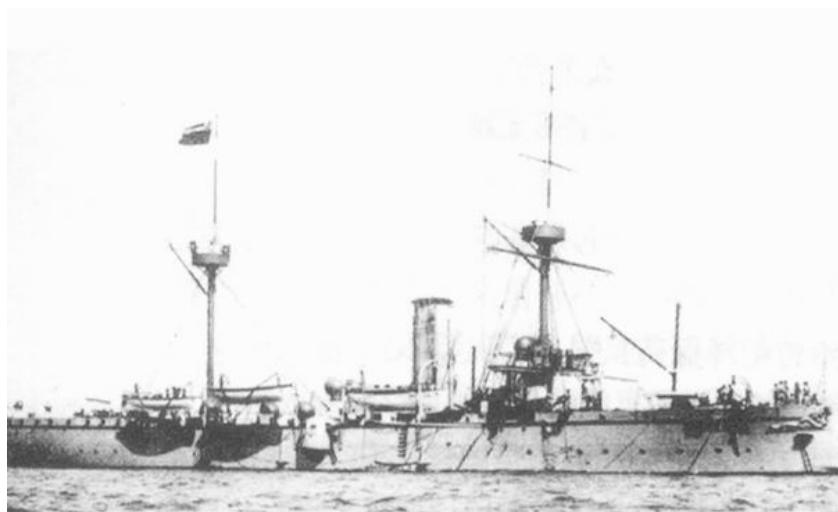
李鸿章这时才发现，杏黄大轿的左边轿杠边，正有一个中年太监，在一腿单弯，一手向前甩，向他做了一个请安的架势。这不是李莲英吗？他怎么来了！李鸿章大吃一惊，眯起老花眼睛定睛再看一眼，不错，正是李莲英：没有穿平时常穿的四品官服，而是穿了一身普通太监的灰布长衫，没有甩动的那只手里拿着一杆足有三尺长的浑身闪光发亮的长烟管，手腕处悬着一只绣有二龙戏珠花纹的明黄大荷包，他请好了安，跟在轿杠边，对着李鸿章发出极为谦卑恭顺的笑容。

“李总管，你也来了！我是老眼昏花，竟没看见您，真不中用了！”李鸿章一边说，一边上前去也向李莲英弯了弯腰，以地主身份表示迎接。

“李中堂，快莫这样，折杀奴才了。”李莲英忙着又连连给李鸿章请了两个安，走到李鸿章的身边，悄悄地说，“醇王爷身边装烟的老太监病了，别人干不好。老佛爷叫奴才来替代，这不，”他指了指烟杆和荷包，“奴才跟着来天津就为了装烟点火，专门侍候王爷吸烟的。”

“难为李总管了。”

李鸿章笑笑地和李莲英说了几句后又跟善庆打了声招呼。大家重新都上了轿。李鸿章的墨绿大轿紧跟在醇王的杏黄大轿后面，看着前面一手扶着轿杠，另一只手握着的烟管，迈着方步紧套轿夫的步伐亦步亦趋不紧不忙地向前走着的李大总管，直隶总督、海军衙门会办大臣李鸿章深深地纳闷着：李莲英怎么会跟着醇王到天津来了呢？当然，他必定是太后指派的，但太后为什么要派他来呢？这实在是一件极不一般的事情。它首先是大为反常。李莲英名义上是内务府的总管，其实只为太后一人服务。他一天到晚不离太后左右，现在居然离开太后好些日子来为醇王装烟点火。从来没有哪个内务府总管出宫伺候一个亲王的先例，作为太后的宠奴李莲英本人也从来没有过离开太后外出的先例，这两者都是反常的。



北洋水师靖远舰



北洋水师致远舰

醇王检阅海军，身边跟随李莲英一事，《春明梦录》中《北洋海军建立前后》一节有述说——

甲午之前，李文忠奏海军成立，谓东南滨海七省，海疆可资屏蔽，语意不无铺张。朝廷乃派醇邸，前往天津阅看，又派内监李莲英随侍，意在慎重海防。所派随侍，亦系尊重懿亲之意。到津后，北洋大臣照阅兵王大臣例办差。阅兵时，李莲英只在后伺候王爷，亦未为总管设坐。乃言官纷纷上摺，谓阉人监军，恐蹈前朝覆辙。杜渐防微，言之亦自成理。谁知中东事起，主战者乃执李文忠前奏，逼其一试。而赔款割地之祸，发端于此矣。

反常之事背后必然藏着反常的企图。那么他的企图是什么呢？醇王来天津是检阅海军，可以算是一个军事举措。翰林出身的前淮军首领立刻想到了“监军”这两个字。

皇帝派出宠信的太监代表他本人，到前线去慰劳军队，甚至长期住在军营，借以掌握前敌情况，监督前敌军事统帅的行动，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太监监军”。太监监军是中国政治的特有产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唐代宗时期的鱼朝恩，明神宗时期的高起潜，都是恶名昭著的太监监军的代表，稍有点才能和血性的前敌统帅，都讨厌这种挟天子令骄横霸道却又一窍不通的监军太监。至于言官史家、街谈巷议，更是从来没有对此恶政有一言之赞的。鉴于前代教训，清

朝立国之初，便严禁阉寺干政，至于派太监出京监军，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不过表面上，李莲英的确不是监军，是随同醇王来的，要说监军，只能是醇王，而不是他。其实醇王也不是监军，他本人便是这次检阅的最高统帅。监军、监军，监督前敌的最高统帅，这么说来，李莲英是以装烟为名来监视醇王的？李鸿章想到这里，背上直冒冷汗。要说太后不完全相信我李鸿章，还可以说得过去，我是汉人，我手里有淮军。但醇王是什么人？他是太祖太宗一脉相传的嫡系子孙，他是当今皇上的亲生父亲，对他还能不相信吗？何况他手里还并没有军队哩！



慈禧扮观音,右为太监李莲英

只能这样认为：醇王虽不危及大清江山，却有可能危及太后本人的权力；醇王尽管过去没有军队，但现在是海军大臣，有可能借此检阅会操的机会培植自己的亲信，今后就有可能掌握最有力量的军队，所以要派李莲英出来监视，以便防范？太后呀太后，你已六十多岁了，马上就要归政颐养了，你何必还要如此煞费苦心？李鸿章刚刚在心里冒出这句话后，突然又想到，说不定李莲英的监军，不是监醇王，而正是监督李某人我呢？他发觉左腿已发麻了，原来右腿压左腿压得太久。他换了一下，将左腿压在右腿上，然后靠着松软的后垫，在略有点晃动的轿子里又闭起眼睛思考起来。

太后怕我跟卖船的德国人有什么交易？还是怕我在南北会操中兜售私货？或者是担心我会跟醇王在这次检阅中结成朋党？

对了，李鸿章轻轻地拍了一下左腿：一定是这种可能，担心我与醇王结朋党，所以派李莲英出来，既监视醇王，又监视我，二人一道都在监视中。想明白了后，李鸿章也就宽心了：我李鸿章对太后从来没二心，醇王也只有这大的能耐，我也不想与他结党营私，你监视就监视吧！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番思虑，这些天在醇王的脑子里也同样有过。

离京前夕，奕□陛辞太后。太后的脸上露出很和善的笑容，这种笑容在她的脸上很少见到。他正有点奇怪，只听见太后说话了：“七爷，听说王府里给你装烟的老哈头病了，你这次去天津，他不能陪你去，你身边也不能没有一个人照应。我看，就让李莲英侍候你几天吧！”

奕□听了这几句话，人木了好一阵子：这是怎么回事呀，老哈头一点病都没有，太后怎么说他病了？再说，太后又怎么知道，王府里有一个专为我装烟点火的老哈头，难道是福晋聊天时跟他说起过？退一步说，即使老哈头病了，也没有太后身边的太监出宫侍候我的道理，何况这个太监现领着大内总管的职务哩！

奕□忙说：“太后恩德，臣领了。臣身边有人照料，不麻烦李莲英了，太后身边也一天不能缺他呀！”

慈禧依旧微笑着：“七爷，你不知道，李莲英可会侍候人啦，装烟点火更是他的一绝，侍候我抽烟十多年了，这两年调教出了一个小谭子，居然也有几分像他。你身子骨不好，好多年没有当过这差了。这回到天津去，还要受海涛颠簸，我不放心，就让李莲英去侍候你吧，也省得我天天在宫里牵挂。再说，李莲英侍候人，那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来的。你就享几天福吧！”

太后这么说，奕□还能再推辞吗？他只得带着满腹狐疑接受下来。回到王府，一宿没睡好。第二天清早，李莲英便在两个小太监的陪伴下来到醇王府。这两个小太监就是平时服侍李莲英的，他带着他们一道去天津：白天，李莲英服侍醇王；夜晚李莲英歇下后，这两个小太监又来服侍他。

一路上李莲英对醇王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总是穿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褂，一手握着醇王十分喜爱的那杆镶金嵌玉的特长烟管，另一只手的腕下则是悬挂装着特种烟丝的荷包。旅途中，他总是紧靠在醇王的轿旁，一手扶着轿杠；休息时，他总半哈着腰站在醇王身后，随时听候命令。他不仅对醇王谦辞卑容，即便对善庆乃至海军衙门里的其他中小官员也一样的客气有礼。这一些人都不曾见过李莲英，但几乎都听说过这个人。传闻中的李莲英是如何的狐假虎威，如何的气焰熏天，如何的令人嫌恶，但几天下来，他们亲眼所见的这个大总管却又不是所说的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大家觉得稀奇。不管是醇王面前，还是在别的官员面前，李莲英从不多一句嘴，至于军国大事，他更是不闻不问。尽管如此，奕□还是对李莲英心存戒备。白日在轿中，他也总在琢磨这个题儿：太后为什么要让他跟着我，是太后不放心我，让他监视？或是太后自己有什么私事要在天津办理，如同当年派安德海出京一样？抑或是太后让李莲英代她看一看京津一带的民风民情，兴许也是让他借此机会代我瞅一瞅北洋水师官兵的举止言行？

从北京到天津，一路上，奕□就是这样琢磨来琢磨去，到底也没

有琢磨个名堂出来。只是有一条他给看准了：李莲英此行绝不是只在装烟点火，他一定负有太后交给他的特殊使命。对这个人卑贱到了极点，所处位置又高到极致的角色绝不能掉以轻心！

醇王由北京带出的这支办正事的二三人、随从的服务的三四十人的浩荡队伍，在北洋通商衙门安排的二百多人的精心照料下，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傍晚时分，待醇王饭后休息了一阵子后，在驿馆外便房里等候多时的官员，便开始递牌子请求接见了。他们有天津道府县各级官员，有朝廷特派驻津衙门的官员，也有像盛宣怀这样新兴的洋务局厂官员，还有从江宁城里跟着三条快艇来到天津的两江督署衙门的官员。人人都知道醇王地位的非比一般，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难得的巴结机会，人人都想得到醇王的召见，以便和他说上一两句话。这一面之见，几句话之赐，说不定在今后的仕途中一生享用不尽！

奕□慢慢地翻看着由王府长史带进来的一大沓名刺，一张张地仔细阅读，将这些人的姓名、字号、官职、籍贯一项项地用心记住。他难得出京，也难得与道府以下的官员接触。他想借此机会召见他们一下，跟他们随便聊聊，以示恩宠，保不定，就因这短短的一次召见，他们一辈子都会成为忠心不二的家臣。但就因为李莲英随侍在侧，就因为弄不清李莲英此次究竟是为了啥，奕□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一个都不见。

醇王府的长史奉命传话：王爷旅途劳累，要早点安歇，各位的心意王爷领了，请各位回府吧！

所有等待召见的官员莫不大为失望，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扫兴离开驿馆。

这些人刚走不久，李鸿章匆匆赶来，奕□正在李莲英的服侍下准备就寝。

“王爷，从德国买回的三艘铁舰，昨天已从日本长崎开到旅顺口了。老臣不想让那些护送铁舰的德国海军军官看到我们大沽一带的防务，叫他们停泊在旅顺口，在那里验收完毕后，就将除技师工匠外的

德国人全部打发走。”

“你这个安排不错。”奕□插话。

“谢王爷。”李鸿章继续说，“老臣想明天就出海到旅顺口去，不知王爷想不想去。”

奕□早就听说坐船出海是件很苦的事，最苦就苦在晕船上。船到海中，风浪一起，便左右晃荡。晃得你眼花心慌，头昏脑涨，就是睡在船板上，也要让你五脏六腑的位置错乱，肚子里的东西全部呕出来；没有东西呕了，连胆汁都要流出。奕□是个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的人，怎受得起这种折磨。再说，自己身为皇上本生父，也不能当着臣子面前呕吐失态呀！他说：“听说出海要晕船的，我就不去了，你和善庆一道去！”

李鸿章知道奕□怕苦不去，也不再劝。正要告辞，一眼看到李莲英正在给烟管头上的小铜锅装烟，灵机一动，走了过去，亲热地说：“李总管，明天和我们一起去旅顺口玩玩吧！”

“岂敢岂敢！”李莲英连连摇手，“老奴是专为来服侍王爷的，王爷不去，老奴岂敢去旅顺？李中堂，您千万别害老奴了。老奴还要留下这副贱体服侍老佛爷、王爷几年哩！”

李鸿章笑道：“总管硬硬朗朗的，哪个想折你还折不了哩！”

出了驿馆，李鸿章放心了：看来李莲英不是来监督我的！

第三天下午，李鸿章乘着刚验收过的德国新军舰，从旅顺口回到大沽口。他连夜进城，禀明醇王。

“这德国人造的船叫什么名字来着？”奕□听了李鸿章的禀报以后，满脸笑容地问。显然，他对这几艘洋船有很高的兴致。

“这三艘铁舰还没有命名，王爷，您给它们取个名吧！”

其实，两个多月前，当知道舰已下水，正在向中国开来的时候，

李鸿章已为这三艘新军舰想好了名字。好在还没有公布，正好把此荣誉送给这个爱虚荣的王爷。

“好哇！”果然，奕□很高兴。在他看来，给这三艘新买来的军舰命名，就意味着他是这三艘军舰的当然主宰者。“让我好好想想。”

清朝对皇子的教育历来都很重视，他们的师傅都是饱学之士。奕□小时候也曾在南书房里规规矩矩地上过十年学，书读得不少。

“想是想了三个名字，不知行不行。李中堂，你是翰林出身的大学士，若不合适，你帮我改一改。”花了一袋烟工夫，翻来覆去地比较十几个名字后，奕□终于看好了几个。

“谁不知王爷是当年阿哥中的大才子，取的名字一定好，快说出来让老臣开开眼界。”

李鸿章摆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催道。其实，当年谁也没有说过七爷是阿哥中才子的话，反正这种话无法对证，不过是说者顺口、听者顺心罢了。

“李中堂，我想这三艘铁舰来自遥远的西洋，他们的名字中都可以有一个‘远’字，这好比我们中国人兄弟的辈分一样，他们是远字辈。”

果然，醇王不是愚鲁之人，这种想法便新奇而贴切。

“好！就用‘远’字辈，真是妙极了！”李鸿章两只手掌轻轻地击了一下，他是从心里佩服这个设想的。

李莲英恭敬地站在一旁，没有说话，但从脸上流露的笑容里看得出，他一直在仔细地听。

“远字辈三兄弟，既然买过来了，便是我们的武器。我要用它来对付洋人，镇压外敌，这第一艘便命名镇远。我也要用它来安定海疆，安定人心，这第二艘便命名为定远。我还要用它来救危济难，同

舟共济，这第三艘便叫济远。李中堂，你看这三个名字取得怎样？”

“好极了！”李鸿章再次击掌。“镇远、定远、济远，这三个名字实际上寄托了王爷对我们未来海军的殷切期望。请王爷写下这三个名字，明天，我就叫漆工把它们漆在船头上。今后，这威震外敌、安定海疆、救危济难，便是我们大清海军昭示全世界的口号！”

李鸿章这一发挥，让奕□格外高兴。

“李中堂，还是你讲得好，我们要把这三句话昭示全世界，也要让全体海军官兵奉为练军宗旨。”

李鸿章兴奋地说：“王爷，检阅一事，我看后天就可以开始了。我想安排这样三个项目：首先，来一个新购铁舰的命名大会。这个会就在镇远号开。开完会后，北洋、南洋实地操演。次日，我陪王爷巡视沿海几个炮台。巡视完后，王爷在天津安静休息两天再回京城。您看怎么样？”

“行，就这样吧！”奕□对李鸿章的安排很是满意。他也想不出什么补充，便说：“你去安排吧，明天准备一天，后天正式开始！”

一轮红日从遥远的海平线上冉冉升起，渤海湾迎来了它又一个风平浪静的夏日。今天是渤海湾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军检阅就将在这里举行。前天才进港的三艘新军舰一字儿摆开，平整地浮在海面上。这三艘军舰高大雄壮，气势宏伟。雪白的舰身，高高的桅杆，粗大的烟囱，黝黑的钢炮，这一切都在朝阳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给人以仪表堂堂威风凛凛的感觉。

奕□亲自书写的舰名：镇远、定远、济远，已被分别油漆在三条新舰的船头船尾上。正中镇远号舰艇是命名大会暨阅操典礼的主席台，高高的桅杆上从上到下竖挂着三条大红绸带，依次写着“威震外敌”“安定海疆”“救危济难”三句话。大红绸带下摆着一长条铺着白布的桌子，桌面上满是鲜花、时果、杯碟等物。

上午十时，奕□、李鸿章、善庆等一班海军衙门的大小官员，在

北洋通商衙门和北洋水师提督衙门的官员们陪同下，踏过长长的跳板，从大沽码头登上了镇远号炮舰。就在这时，三艘新舰同时拉响汽笛。顿时，巨大的“呜呜”鸣叫声划破海波，响彻碧空，把万千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了。汽笛声刚一停止，安装在舰艇后部的尾炮开始鸣炮。三艘舰共有尾炮十八座，每座炮发三炮。只见轰隆一声炮响后，空中出现一团耀眼的火光，立即就见海中飞起数丈高的一堆浪花。五十四声轰鸣，五十四团火光，五十四堆浪花，使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军检阅，便以空前未有的壮观场面拉开了帷幕。奕□虽处皇上本生父的尊贵地位，却也是生平第一次经历着这样宏大的场面。这种以西式礼仪为主要内容的典礼，使他大开眼界，大享风光。这位过去对洋人仇恨至极，对洋人的一切发明创造都视为奇技淫巧的醇亲王，似乎从此刻起，开始彻底与过去的旧观念告别，立誓要做一个精通洋务、融入世界的大清海军大臣。

他在李鸿章等人的陪同下，在一排排身着簇新军装持刀挺立的水兵面前走过，兴致百倍地欣赏镇远号炮舰。这是他生平来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上炮舰，第一次见到水兵，第一次听到诸如时速、吨位、涅等古怪的名字。他新奇无比，兴奋无比，当然，他什么都不懂，好坏优劣如何，他一点也查看不出。但他是大清朝海军的最高统帅，所有北洋水师官兵，所有专家工匠，从李鸿章到管带到普通炮手，都在聆听他的对海军炮舰外行到类似白痴的言谈，都在恭维他字字正确，句句英明，只有那些懂得中国话的洋匠们在一旁窃笑不止，尤其对醇王身旁那个握长烟管、悬大荷包，半躬着腰，亦步亦趋的太监更是又嘲笑又纳闷。他们不明白，海军大臣巡视炮舰，为何要带上这样一个怪物！

巡视完毕，命名大会召开，奕□、李鸿章、善庆等一班人端坐在铺着白布的长条桌边，甲板上站满将在这三条舰上服务包括管带、副管带、轮机手、炮手、伙夫在内的所有人员。

奕□端坐在大靠背椅上，将命名训词念了一遍。这训词是昨天由李鸿章衙门里的文案写的，训词通篇骈文，四六对仗工稳，引经据典确切，捉刀者还十分注意声调、文气，力求做到抑扬顿挫，铿锵有

力，存心要将这道训词做成一篇流传百世的文章模板。可惜，奕䷑事先看也没看一遍，便拿来朗读，因而读得很不流畅，很不贯气，作者精心营造的韵味一点儿也没读出来。那位混在人群中聆听的文案，直气得跌足长叹。好在全镇远号只有他一个人在听，包括李鸿章、善庆在内的数百号人，没有一个人在意醇王的朗读。抑扬不抑扬，铿锵不铿锵，在他们看来，全是一回事！

奕䷑的朗诵结束后，按事先的训练，三条舰上的所有人员在丁汝昌的统一指挥下，齐声高呼：“谨遵王爷训令：威震外敌，安定海疆，救危济难，永固大清！”

一连三次，整齐有力，响彻海空。奕䷑对此甚是满意。

命名会结束后，李鸿章以主人的身份，在镇远号的豪华餐厅里摆开了一桌十分丰盛的西餐。餐桌上摆满牛排、乳猪、烤羊、熏鱼、奶酪、面包及各色小菜，还有威士忌、白兰地、啤酒等各种美酒，殷勤款待奕䷑等一班京师来的要员，其他的人则上岸吃饭。饭后，这次检阅的主要内容——北洋南洋大会操开始了。

八 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大英雄不必遵循

镇远号开出港口，来到深海，以便让坐在检阅桌边的奕䷑等人观看舰艇的操练。按照先宾后主的传统礼数，远道从吴淞口开过来的南洋快艇先做表演。这三艘快艇，分别为开济号、南琛号、南瑞号，是两年前从英国买进来的。这三艘快艇规模不及刚从德国买来的远字号三艘，但它们速度快，行动轻巧。黄翼升身穿从一品武官袍褂，前胸挂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绣獬补子，挺直腰板，站在指挥舰——开济号船头上，手里高举一面黑底黄边海牙滚龙旗，远远地向镇远号开过来，身后紧跟着南琛、南瑞两艘快艇。

开济号开到离镇远号一箭远的海面上，黄翼升弯腰向醇王行了一个鞠躬礼，同时口里喊道：“长江水师提督兼南洋水师大臣黄翼升参见王爷！”

抬起头后，他将手中的指挥旗一挥舞，开济号便箭一般地飞驰起来，南琛、南瑞也同样全速运行。一望无际的海面上，三艘南洋快艇一会儿成品字形，一会儿成一字形，一会儿成川字形，不断地交换位置。队形表演后，接下来是实战演习。黄翼升手里的指挥旗在不停地挥舞着，一发接一发的炮弹，从船头船尾不断地射向天空，然后落在远处的海面上。三艘快艇表演一个多小时后，再次聚集在镇远号船头的海面上。黄翼升伫立向奕□报告：“演习完毕，请王爷指示。”

奕□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并让身边的一个大嗓门北洋管带传他的话：“王爷说，南洋快艇操演得好，有赏！”

奕□转过脸对李鸿章说：“黄翼升本是湘江上一个一字不识的船老大，想不到六十多岁的人，居然能把洋船指挥得这样好，实在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李鸿章忙点头附和。其实他心里清楚，黄翼升根本不懂指挥洋船，他只是做个样子而已，真正的指挥者是他身后那个红毛蓝眼的英国佬。曾老九以二万银元的年薪将他从利物浦聘来做南洋水师的教头。

接下来是主人北洋水师的表演。北洋水师不愧为三大水师中的龙头老大，二十年来，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下，无论舰艇的数量质量，还是水师官兵的才能待遇都要明显地优于南洋和福建。参加这次操演的十五只舰艇，更是集中了北洋这两方面的优长。当丁汝昌将这十五只舰艇齐刷刷地开到镇远号面前时，奕□和所有检阅者立即眼睛一亮：这的确是一支实力强大的舰队！

北洋因为有十五只舰艇，故他们的队形操练，较之南洋的三只远为壮观、复杂和多变。首先是全队出动。他们或作一字长蛇，或作方形矩阵，或作三角连环，都有一种劈波斩浪、势不可当的巨大威慑力。在辽阔的海面上，将平静的渤海湾扰得波涛汹涌，上下翻腾，倘若真有龙王和海底龙宫的话，这个下午必定是他们恐惧不安人人自危的时候。

队形操完后，北洋的实战演习更为精彩动人。他们的火炮不是空对空，而是真打实轰。辽远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一排张满白色风帆的大木船，在海风吹拂下，不停地左右摆动。为了让检阅者看得清楚，李鸿章在奕□、善庆面前摆了两只单筒望远镜。奕□拿起尺把长犹如楠竹竿似的望远镜来，远处鼓着白帆的木船立时显得清清楚楚了。只听见一声炮响，一只木船应声倾斜，船身着火，布帆被烧，很快这只船便沉没消失了。

“好！”奕□不觉叫了一声。放下望远镜，他关切地问身边的李鸿章：“船上的人呢，他们不被炸死了吗？”

李鸿章笑着说：“王爷，船上的人早就走了。操练时拿人的性命来玩，那我李鸿章不要短阳寿吗？”

正说着，又是一声炮响，远处又有一只木帆船着火。善庆和其他人一齐叫起好来。

奕□重又拿起望远镜，聚精会神地看起来。炮弹一发接一发地射出，木帆船一只接一只地消沉。一个小时后，海面上的白帆船全部消失殆尽。

奕□放下望远镜，升起大拇指对李鸿章说：“弹无虚发，百发百中，北洋炮手尽皆纪昌、养由基！”

正说得高兴，不料渤海湾顿起狂风，镇远号突然间左右摇荡起来。奕□和众人一样，在座位上不停晃动，李莲英赶紧双手扶着。但李莲英自己也站不稳，一边扶着奕□一边自己也在摆动。奕□本来身体弱，又加之中午吃的西餐，吃时味道很好，过后腹中便觉不对劲了，加之没睡午觉，经不住这几次摇摆，他已觉得肚子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难受得很。又一股狂风吹来，镇远号剧烈地摇动一下，奕□终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酸水来。接着又是一连串的呕吐，中午吃的牛排、喝的牛奶全部从肚子里跑了出来，弄得一身脏兮兮的，吓得李鸿章等人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赶紧叫来几个人把奕□稳住，由李莲英背着进了船长室，将衣服脱下让他平躺在床上。

躺了一会儿后，奕□觉得好多了。李鸿章这才命令将镇远号向港口开去。舰艇以最慢的速度缓缓地开着，奕□睡在装有弹簧的西式床上，感觉越来越好，不知不觉间，安然入睡了。李莲英想：往日在驿馆，想说话一直没有机会，今儿个在镇远号上，正是天赐良机。

到了港口边，天色已近黄昏，李莲英悄悄地拉了拉李鸿章的衣角：“李中堂，王爷睡得正好，让他睡一会儿，醒了后再扶他回驿馆。您让船上的人该回去的都回去，您和我两人陪着王爷坐一会儿，行吗？”

一直在戒备李莲英的李鸿章一听这句，便知道这位大内总管今天一定有事了。他马上心领神会，让善庆和所有检阅官员以及其他人员都下船，只留下管带、轮机手、厨师和自己随身的跟包，一共不过七八个人。半个钟点后，喧闹的镇远号安静下来，管带将船上的电灯全部开起。在夜色的笼罩下，日间那个铁血壮士似的炮艇已不复存在，灯火明亮的镇远号宛如一位雍容丰韵的阔太太，流光溢彩，美丽多情。

见床上的奕□正在匀称地发出鼾声，李鸿章对待立一旁的李莲英轻声说：“王爷睡得很好，这里暂时让我的家仆代为照料一下，李总管请去餐厅吃晚饭吧！”

“多谢中堂的美意。”这一安排正合李莲英的心思。

在管带的带领下，李莲英跟在李鸿章的身后，来到另一间小房子，这是舰艇专为管带、副管带设计的小餐厅。这里完全按西式餐厅布置，虽狭窄一点，但精致、协调，氛围很好。

管带亲自送上全套中国饭菜酒水，然后把门带上，悄悄地退出去了。

“你以前在海船上吃过饭吗？”李鸿章亲自为李莲英倒了一杯酒，递过去。

李莲英赶紧双手接过，连连说：“中堂大人为奴才倒酒，这哪里

是奴才所能承担得了的。奴才平生第一次坐海船，在海船上吃饭，也是平生第一次。”

“今天我们以朋友身份一起喝酒吃饭，不要拘礼节。李总管。”

“您还是叫奴才李莲英吧！这样叫，奴才反倒心里自在些！”李莲英打断李鸿章的话。

“哪儿的话！你到天津来，就是我的客人，哪有直呼其名的道理！”李鸿章的态度似乎很诚恳。“你平日在宫中见到我，以为我很讲礼数。其实，我是一个最不讲究礼节礼仪的人了。”

“中堂大人是大英雄。世俗之礼都是为常人设的，凡大英雄都不必遵循。奴才也听说过中堂大人平常洒脱大度，奴才是从心里敬佩中堂大人这样的大英雄。”

李莲英这几句话并非全是客套，朝中像李鸿章这样文武兼资的大臣，倒真是凤毛麟角。他一向都对李鸿章另眼相看。

“你这话真说到家了。”李鸿章心想：李莲英还知道说“大英雄不必循世俗之礼”的话，可见此人是有些见识的。

“来，再喝一杯！”

“奴才一向不喝酒，中堂大人，请您宽恕奴才。奴才慢慢地把这杯酒喝完。”

李莲英的脸色已泛红，看来是真的不善饮。李鸿章怕奕□很快醒过来，他不想再跟李莲英多说废话了，必须抓紧时间说点有用的话。

“李总管，你看今天北洋水师操演得如何？”

“精彩，精彩，大人统领下的北洋水师真是天下雄师！”李莲英恭维道。

李鸿章对今天的操演很满意，笑着对这个名为醇王奴仆实为太后

特使说：“北洋水师能有今天，全托太后、皇上的洪福。”

李莲英也不想转弯抹角，他也要趁着这个好机会完成太后交给的重任。他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平时尽管从不过问国家大事，看起来像个本分太监，其实他对官场最高层的举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为平时读折和旁听的缘故，他知道许多别人所不知的事情。为了让李鸿章就范，几天来他使尽脑汁在想主意，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缺口。他若无其事地问：“中堂大人，这三艘从德国买来的炮舰花了多少银子？”

“六百五十万。”李鸿章随口答道。

“三艘六百五，一艘二百多。”

李鸿章说：“镇远号贵一点，二百四，定远号二百一，济远号二百，一共六百五。”

一直挂在李莲英脸上的谦卑笑容不见了，他有意轻声问：“中堂大人，这事是谁在中间牵的线？”

“天津电报局的督办盛宣怀。”

李莲英把头伸过去，做出一副很关心的神态来：“中堂大人，盛宣怀可能在这中间玩了手脚。”

“怎么啦？”李鸿章显得颇为惊奇，疑惑的目光盯着李莲英那张一旦不笑便很难看的脸。“你是说，这三艘船没有六百五十万，盛宣怀从中贪污了？”

“有可能。”李莲英的脸色仍然不好看。“去年，德国公使陛见老佛爷。老佛爷问他，买一艘德国造的最新式的军舰要多少银子。公使答，目前最新式的炮舰，如果买法国的要二百五，买英国的要二百四，如果买德国的，同样性能，只要二百万，如果是卖给中国，看在太后的圣面上，还可以再优惠。镇远号用了二百四，是花英国的价买来的，吃亏了。”

李鸿章听了李莲英的这番话，心里暗自吃惊。李莲英过去在他的印象中，只是一个贪钱财会逢迎好使两面手法的小人而已，没料到此人如此精明强识，而且如此准确地选择要害之处下手，厉害！北洋有购洋船的打算，盛宣怀立即向他推荐德国船，说同样性能的船，德国造的可便宜二十万。李鸿章本是一个精明人，容不得别人在他面前玩手脚。他不轻信盛宣怀，暗中打发人直接询问法、德、英三国船商，证明盛说的不假，便委托盛去办。不久，盛办成了此事，悄悄地对李说，三艘船明价六百五十万，这个价和法国、英国差不多，用来向户部报销；实际收钱六百万，那五十万作为回扣。另外，三家船厂的船主感谢中堂的惠顾，另外凑了三十万送给中堂个人，请以后再多多关照。盛宣怀还十分恳切地说，北洋要办的事很多，中堂个人要办的事也很多，都要银子，务请把这八十万全数收下，不要对户部说起。他也绝不会跟谁说起。李鸿章觉得盛宣怀会办事，于是就这样定了。三个月前，盛宣怀前往德国，办妥了这件交易，真的把八十万银子打到李鸿章私人账户上去了。李鸿章于是从中拿出十万奖励盛宣怀。听了李莲英这番话后，他明白，凑给他三十万这件事，其实是船主自愿做的，说不定盛宣怀促成了这笔生意，那三家船主也凑了三十万给他。但此事绝不能让这个太后的耳目获得任何把柄。

他灵机一动，嘿嘿笑了两声说：“德国公使对太后说的话不错，我们这三艘船，买船的价的确只用六百万，那五十万是用在火炮上去了。一是三艘船共增加八座炮，另外，所有的火炮都用的克虏伯厂的最新造出火力最大的钢炮！故而多花了些钱。不过，李总管，你提醒得很重要，说不定这些炮不值五十万，盛宣怀那小子在中间玩了手脚，我要好好地查查账。”

李莲英一边听，一边在心里盘计着：人说李鸿章厉害，果然不错！他在大炮上来糊弄朝廷，倒也不失为高招。但思忖半天才回我的话，不明摆着在思考对策吗？“不过”后面的话，就是明显的心虚表现。

他也干笑了两声说：“哦，原来这三艘船多装了八座炮，这一点奴才没想到。不过，这事中堂大人今后还得专门具个折禀告老佛爷，

万一被哪个小人先告状，反而不美。老佛爷是宁肯亏自己，也是舍得拿大钱用于海防的。若是她知道受了骗，心里自然不舒服。”

李鸿章品出了这话中弦外之音，马上说：“李总管说得很好，这是对北洋水师的爱护。过几天，我再上个折给太后，把添置火炮的事说说。总管刚才说太后宁肯省自己，是不是颐和园的工程又要节省了。”

“是呀！”话说到这里，才说到正题上。李莲英说：“为德和园戏楼的事，老佛爷很难过了一阵子。”

“谁让太后难过了？”李鸿章表现出极大的关切。

“还有谁，户部呗。”李莲英推开酒杯，那情形，就像心里堵得连酒也喝不下去的样子。“戏楼要开工了，恩良上了折要户部提出三十万两银子作前期费用。老佛爷看了折子后，叹了一口气说，户部近来很紧，哪里拿得出三十万银子出来，戏楼别修了吧！那天吃饭，老佛爷只喝了两口汤就不吃了。奴才知道，老佛爷是为德和园戏楼的事哩！果然，饭后遛圈子时，老佛爷跟奴才聊天说，小李子啦，咱们今后就不看戏了，实在闷得慌，你叫杨月楼、谭鑫培他们到园子里来两段清唱好了。奴才听了这话，直想掉眼泪，说，老佛爷快别这样说，这话让皇上和内外大臣们听了，还不知有多难受。唉，老佛爷为国家操劳二十多年了，归政后有个园子住住，建个戏楼看个戏，到哪儿说都不过分呀！户部每天拨到各地的银子少说也有一两百万，就不能匀点出来吗？老佛爷说，那都是救急救难的银子，不能匀。奴才又说，听说北洋买船，户部一次就是六百多万哩，办事的人稍微节省点，三十万就出来了。老佛爷说，那是买船守海疆哩，也不能省。”

李鸿章听到这里，觉得凳子上突然长出许多钉子来，一只一只地都在刺着他。六百多万银子买船的话，不是说明李莲英早就知道船价了吗？那么刚才的话是明知故问，是敲山震虎。这个可恶的不男不女的李四！

“老佛爷的这份心真让奴才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奴才实在忍

不住了，冲口说，天下所有的官员，哪个不是老佛爷您放出去的？老佛爷于他们的恩德比生养他们的父母还要重。父母缺钱用，做儿子的理应拿出。现在老佛爷缺银子，天下的官员都应该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捐献，这是儿子对父母的孝顺呀，是理所当然的。老佛爷笑道，现在的儿子都不孝顺父母了，有几个你李莲英这样的孝顺儿子呀！”

李鸿章终于彻底弄明白了，李莲英此次来天津的目的，乃是为老佛爷化缘。他来找我这个天下第一督抚化，然后再以我为榜样，让所有朝廷命官所有食皇粮的人都来向太后尽孝心，为她的颐和园捐款纳银。我拿出几十万银子出来不要紧，只是我这一带头，必将给其他人出了难题，不捐不行，捐了又不情愿。我李鸿章立时就被天下命官所咒骂所怨恨，“千夫所指，无疾而终”，这样一来，我的阳寿也折了。不好带这个头。但不拿银子看来是不行的。你看他一出言便抓住船价的事，做好做歹的，分明是怀疑此中有中饱情事。事实上，李鸿章此事也是过不了硬的。德国船厂的回扣五十万、礼金三十万，除分了十万给盛宣怀外，剩下的七十万，他全部入了自己的金库。李鸿章口口声声以老师为榜样，实际上，他的行为与老师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其对银钱的态度便截然相反。非分之钱哪怕一丝一毫，曾国藩都不要，但李鸿章对到手的银子却从不推辞。就这样，二十年直督，他为直隶省创造了财富，也为他李家聚敛了万贯家财。

一个难题摆在他的面前：银子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怎么办呢？李鸿章死劲地在脑子里想着，蓦然间，他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一个月前，杨宗濂深夜进了北洋通商衙门，拜访李鸿章。杨宗濂的父亲是跟李鸿章一起创建淮军的功臣，后来官至记名提督，在一次与捻军的战斗中重伤而死。临死前夕，杨父将独子宗濂托付给李鸿章。李鸿章珍惜这种战场上的生死情谊，对杨宗濂格外照顾。杨家有钱，先为杨宗濂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为他买了个候补道员的官衔。那时李鸿章的兄长瀚章在湖北做湖广总督，杨宗濂就跑到武昌投奔李瀚章。李瀚章对他也很照顾。清末官场混乱，用银子买来的候补官多如牛毛。过去有个成语，叫做群盗如毛，现在人们将“盗”换成“道”，群道如毛，反而更贴切。湖北一省候补知县、候补知府、候

补道员便有两三百人，通常要候补一两年才能得一差，有的十年八年也得不到一差。因而候补官员中穷困潦倒的不少，病饿而死的也屡见不鲜。杨宗濂一到湖北，便立即委以汉江河工的美差。谁知杨宗濂不争气，领了这个美差事不好好干，听任属下偷工减料，贪污挪用，中饱私囊。他自己整天花天酒地，吃喝嫖赌。结果耗费百万巨款修筑的堤防一点用也没有，次年大水一发，处处崩溃，汉江两岸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淹死好几百人。

铁面御史邓承修为此上了一折，请朝廷严惩渎职者。湖广总督李瀚章为他说情，将责任推在几个具体办事人身上。结果杨宗濂只受了降二级处分改调直隶交李鸿章委用。湖北人不服，纷纷上书。于是太仆少延茂、御史屠仁守再上劾折，朝廷将杨宗濂革职永不叙用。杨宗濂向李鸿章求情，李鸿章也为此给吏部尚书打过招呼，但吏部尚书怕言官再上弹章，不敢答应。此事一拖就是半年。

“少叔，”杨宗濂亲热地叫了一声李鸿章，“侄儿不肖，有负少叔、筱叔的器重，革职查办，是罪有应得，侄儿并无怨言。只是家母因侄儿之事气病在床，已奄奄一息了。侄儿不忍心让母亲死不瞑目，宁愿捐出一笔银子来，请求开复。侄儿只是想求个名分，让母亲安心远行，并不想当官掌权。海军衙门买船买炮，经费必定会不够，侄儿愿捐出两万银子出来，恳求少叔帮侄儿一把。”

李鸿章心里想：这个办法不错，海军衙门正缺银子，一纸撤销处分的部文便换得海军的二万两银子，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若有十个杨宗濂这样的人，就一下子得了二十万。过去湘淮军创建之初，不就是靠卖空白执照卖军功牌来换饷银吗？海军创建之初，也不妨如法炮制。

“好，我试试看。”

打发杨宗濂走后，李鸿章便忙于北洋南洋大会操的事，杨宗濂的事搁了下来。现在何不把这笔钱换一个名称，将海军捐银改为园工捐银呢，孝顺太后，换来取消处分的部文岂不更方便些吗？

“李总管，太后耿耿为国为民之心，实在让我们做臣工的钦佩不已。按理说，做臣工的捐出自己的俸禄为太后修园子，这是分内的事。但我想，太后可能会为此不安。”

李鸿章看到李莲英的脸色依然绷得紧紧的，知道他是铁了心不拿到银子不罢休的。“我有一个办法，既可以得到银子，又不让太后心不安。”

“什么好办法，中堂大人说给奴才听听。”李莲英的脸色有了松动。

“是这样的。”李鸿章把杨宗濂谋求开复的事简要说了一下。

“这个办法是不错。”

生于河北乡间，从小吃苦受罪，九岁净身进宫的李莲英，在他的脑子里，衡量世界，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金钱利益，至于礼仪廉耻、道德操守之类空泛的一套，他从来不去管它。在他看来，卖官鬻爵，与卖米卖盐也差不了多少，同是在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将此作为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李莲英却认为这也是公平买卖，无所谓“不得已”之类的于心不安。李莲英想，这事谁去跟吏部说呢？老佛爷当然不能去说，自己出面也不方便，若由醇王去跟吏部说，则较顺理成章。“中堂大人，明天，您去跟王爷说说，请王爷跟吏部打个招呼。只是，一个杨宗濂的二万还不够，还得多一些人才行。依奴才之见，海军衙门真的要向老佛爷献孝心不难，大沽港口停泊的北洋水师舰船少说也有四五十只，新近又买进三艘最先进的德国炮船，还有南洋的船也很好。就现在这个样子，在世界上也算很强大的海军了。奴才愚见，海军衙门这两三年可以不再添置新船，省下来的一千多万两银子，可以拿出一半捐给园工，另一半委托户部去放息，息钱给园工，本钱仍是海军的。两三年过后，颐和园建好了，老佛爷安心了，海军衙门尽可以再去添船买炮。李中堂，你说行吗？奴才是个蠢人，不懂国家大事，只是看着老佛爷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疼，也知道中堂大人想尽孝心而摸不着门路，胡乱说几句罢了。今夜奴才有幸跟中堂大人在海上共享晚餐，有一句话怎么说

的，”李莲英敲了敲脑袋后说，“想起来了，叫做海外奇谈。奴才刚才说的也都是海外奇谈，好在没有别人在场。行不行，中堂大人自己斟酌，若不行，就当奴才没说。我们快吃饭，王爷还得等奴才去侍候呢！”

海军衙门不再添船买炮，拿海防银子去修园子孝敬太后，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种馊主意，除开李莲英外，别人大概难以想得到。海军会办大臣听了这话后，怔了好长一会。忽然他想到，莫非这主意就是慈禧本人的意思，特意让李莲英到天津来说给我听？对，一定是这样的！唉，太后呀太后，这大清江山是您的，您自己都不爱惜，我们还苦心经营个什么呢？您实在要这样做，我们也只得听命了。转念他又想，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海军的兴建暂时委屈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再说，自己的那份家产也不明不白，真的得罪了那个说得出做得到的老太婆，说不定哪天一张封条就全给封了。李鸿章想到这里，遂放宽了心，认真地对李莲英说：“李总管的想法有道理，我明天就去跟醇王爷商量。”

“好吧！忙碌一天了，吃完饭，中堂大人也要早点安歇。”

李鸿章转过脸看了看窗口。

窗外，早已是夜色深沉，无边无际的黑暗罩住了镇远号，也罩住了渤海湾。没有月亮，连星星也看不见，只有一阵接一阵极有节奏的海浪在拍打着岸边的石头，发出沉闷的响声。李鸿章的心里蓦地生出一丝不祥之感来：这海军衙门刚刚建起，太后便向它伸手要钱，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今后难免不会有人再向它打主意。五千万银子得不到，看来今后每年协济的四百万银子也难以全部用于海防上。海军呀，大清的海军，你的前程怕也会像眼前的渤海湾一样茫茫黑暗，风险难测！

九 半百再得子，张之洞欢喜无尽

第二天，李鸿章将昨夜与李莲英的谈话向奕□说了。这同时也解

开了奕□心中的疙瘩：原来李莲英是来向李鸿章要钱的，并不是来监督自己的。奕□一下轻松了，并因而生出一份对太后莫名其妙的感激来。

他热情地帮助李鸿章修改捐献方案：“杨宗濂的银子不能捐到园工去，这会使太后蒙受不佳的名声，只能说是捐给海防，并且鼓励像杨宗濂这样的人向海防报效，海军衙门单独为这一报效立册。然后，再将这笔银子如数转给颐和园工程。海防费用这两年暂时压一压，支持一下太后，也是好事。过两年园子修好了，太后归政了，我们再大办不迟！”

由李莲英提醒，经慈禧默许，再借检阅海军的机会由李莲英私自向李鸿章提出，最后奕□拍板。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桩经济案子的全部策划过程。从此，由内务府掌管的颐和园工程处，便名正言顺、肆无忌惮地向海军衙门索款。后来又将海军学堂的牌子挂在颐和园大门口，说是昆明湖可用来操练海军。小小的昆明湖能让万吨铁舰纵横驰骋吗？这岂不是笑话！其实，这是在遮掩世人耳目，为的是将园工与海防绑在一起，从而可以更方便地调拨海军衙门的银子。据历史学家统计，从光绪十二年海军衙门正式办公起到甲午年北洋水师消失，九年间，颐和园共挪用海军二千万两银子，占各省协济海军款的三分之二。另外，尚有六百万两银子长期存入户部起息，其息银也用之于颐和园。由于存的是死期，海军衙门后来连修筑炮台都不能从户部提取这笔钱。外加上海军捐报效银四百万，也全部给了园工。故而，颐和园工程大约用去海军银子二千五百万。按照当时宫中用工三七开的惯例，实际用于工程上的只有七百五十余万，而一千七百余万的大头则流入各级人员的私囊了。这九年间也即自有海军衙门以来，中国海军就没有再新添一只军舰，致使得本来实力已不差的海军后来大大落伍，终于在甲午年被后来赶上的日本海军打得全军覆没。经济上的腐败，导致政治上的失败，最终使得政权彻底垮台。这就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

奕□匆匆看了几座大炮后，便立即打道回京。回京以后，向太后上了一道禀报北洋、南洋会操盛况，请太后给有功人员以重赏的折

子，然后给吏部打了招呼。很快，杨宗濂便接到部文，开除处分，交北洋委用。杨宗濂用二万银子报效海军赎罪的事在官场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于是，许多革职官员多方筹措银两，来到海军衙门，请求报效，海军衙门全单照收，这些革员也都重新得到委任。又有许多想很快迁升的在职官员，也带着巨额银子来到海军衙门。不久，他们便主事的得升郎中，郎中的得升道员，道员的得升两司。真可谓银到官到，立竿见影。本来就已溃烂的官场，从此更烂得不可收拾。

京师又有不少爱抓把柄做文章的言官谏官，他们对李莲英出京参加天津检阅海军一事大为不满。内中有一个不怕死的御史，居然直接给慈禧上折，指名道姓地批评这桩事，又翻出十多年前安得海擅离京城，而被杀头的旧事来，提醒慈禧万不可重用宦官以致自乱朝纲。

这个名叫朱一新的御史像吃了豹子胆似的，竟然敢捋虎须逆龙鳞，惹得慈禧大为恼火，抓住朱一新折子里一句无法证实的话，将他贬为礼部主事。朱愤而辞职，欲回浙江老家终老林下。

敢于纠劾老佛爷，这实在是一桩骇人听闻，也令人敬仰的举动。朱一新的奏疏尽管邸报不敢登载，还是不胫而走，风行海内。张之洞在广州读到这道奏疏后，不禁拍案叫好：“好多年没有读到如此文章了，有一朱一新，可见京师清流之风未绝！”

他立时心情激动起来，对一旁的杨锐说：“你以我的名义写封信给他，叫他不要回浙江了，就到我这里来。我聘他为广雅书院主讲，把他身上这种浩然之气带到南国来。”

杨锐满口答应，正要握笔作书，赵茂昌提醒张之洞：“香帅，朱一新得罪了太后，您把他聘来广州，岂不惹太后生气？”

刚才是清流旧习一时激发，经此提醒，张之洞猛然省悟：“竹君说得有道理，只是人才难得，广雅书院失去此人，太可惜了。”

“我看这样吧，”赵茂昌建议，“让梁节庵以朋友身份写封信给他，请他到广州来玩玩。如此方不露声色。”

“也好。”张之洞点点头。

不久，朱一新受梁鼎芬之邀，来到广州城，住进广雅书院。张之洞悄悄地到广雅书院看望朱一新，对他的奏疏赞赏不已，并请他主讲广雅。朱一新欣然接受。张之洞为网罗了朱一新这样的人才高兴了好些天。

这天午后，大根满脸喜气地推开签押房门，高声说：“四叔，恭喜贺喜，姨太太生了一个儿子，母子平安！”

“这么快就生了，不说要到半夜吗？”张之洞欢喜无尽地说，“我去看看！”

“四叔，过会儿去吧，房子里都是血腥味，要伤运气的！”大根劝阻道。

“不要紧，我一身堂堂正气，什么血腥味也伤不了我！”

张之洞急忙走出签押房，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后院奔去。

张之洞已有两子一女，长孙都已五岁多了，照常理来说，他似乎不必如此的欣喜激动，犹如初为人父似的。这是因为一则出于对佩玉的爱，二则他由此更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佩玉嫁给他三四年了，先前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佩玉焦急，他也为此不安。这几年来，佩玉以她特有的贤淑，温暖着张之洞那颗在情感上备受挫伤的心，尤其是佩玉的琴声和对准儿的疼爱，更使张之洞时时感受到女性的温馨和柔情，为他繁忙而枯燥的宦务增添了生活的亮色和家庭的情趣。在张之洞略有闲暇、心情宽松的时候，佩玉常常会为他奏几曲。佩玉此时的琴曲，常会激起他青少年时代那种吟诗作赋、临池挥毫的情怀，也同时又让他生出簿书堆积、雅兴殆尽的感叹。在张之洞公务不顺、心情抑郁的时候，他也会叫佩玉弹弹琴。佩玉清清幽幽的琴曲，常能为他引来一泓化外清泉，洗去心头的尘俗和郁结。有一次，佩玉为他弹了一个曲子，那琴声幽冷清越若旷世遗音。张之洞半躺在床上微眯着眼睛，面前渐渐浮现出一幅高山深涧、

泉水清冽、冷月高挂、猿啼古松的图画来，沉寂多年的创作欲望突然在胸间涌动。

他问佩玉：“这曲谱有歌词吗？”

佩玉答：“这是一首很古老的曲谱，我父亲教给我的。父亲说，教他的师傅说过，这曲谱原是有词的，几百年前失传了。”

张之洞从床上一跃而起：“我来为它配上一首新词。”

他走到书案前，一边磨墨一边凝思。佩玉放下琴过来观看，只见张之洞在纸上写出三个字来：幽涧泉。佩玉问：“这是词名吗？”

“是。”张之洞说，“我想这一定是古时一位怀有绝大志向绝高学问而遁逸山林的隐者所作。他借幽涧流泉来象征自己遗世独立的高尚人品，我现在就来模仿他的心绪作一首词。”

随着一行行字的出现，佩玉轻轻地念道：

幽涧泉，千尺深，长松磊砢，生乎南山阴。中有美人横素琴，轸有美玉徽有金，清商激越生空林。

元霜杀物兮萧森，素月默默兮青天心。哀猿为我啼，潜虬为我吟。牙旷千载，忧思钦钦。抚兹高张与绝弦兮，何怨乎箏阮之善淫，唯有幽涧流泉知此音。

“好凄美的一首词。”佩玉赞道。“我弹这琴曲的时候，脑子里也隐隐约约地有这种意境，经你用文字这一描摹，就变成可触摸的实物实景了。我想你这首词与那首失传的古词大概八九不离十。”

张之洞喜道：“认准了就好。你边弹边唱一遍给我听听。”

佩玉念了几遍之后，已记在心里了，于是重新坐在琴架旁，一边抚弄琴弦，一边轻轻地吟唱起来。果然，词与曲交融，意境更臻绝妙。从此，这首琴曲便为他们两人所共同喜爱，常弹常唱，弹者不倦，听者不厌。

在佩玉的悉心指教下，准儿现在也能弹得一手好琴，这尤使张之

洞欣慰：母亲的琴艺，如今张家终于有人能够传承了，母亲的在天之灵，应可得到些许安慰。佩玉为他做了这多奉献，但佩玉始终是个姨太太，倘若不生儿子，她在张家就没有地位。佩玉还年轻，自己一定会走在她之前，没有儿子的姨太太，处境是很悲凉的。在为佩玉焦急时，他也对自己的生命力产生怀疑。佩玉这么久不能怀上孩子，这无疑证明自己的生命已大不如先前。事业才刚刚开始，多少宏伟的设想尚在等待着去一一付诸现实，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才是事业成功之本。家有年轻的姨太太，却不能让她怀上孩子，这说明什么呢？张之洞每每想起这事，一丝悲哀便会压抑不住地油然而生。现在好了，佩玉生养了，而且还是一个儿子，她的焦虑可一扫而光，张之洞的自信心也顿时增加十分！

当张之洞来到后院时，上房门前围满了人，几个女人匆匆忙忙地端盆捧巾地进进出出。大家看到张之洞时，忙不迭地贺道：“恭喜，恭喜！”“大人，又得贵子！这是大喜事！”张之洞也破例地双手抱拳，对各位笑道：“谢谢，谢谢！”说罢就要进门。刚好佩玉的母亲捧着一堆血布出来，见到张之洞，吓了一跳，随即满脸堆笑：“大人，请暂勿进去，要看儿子，过会儿包扎好后抱他出来。”

张之洞说：“不要紧的，我要看儿子，更要看佩玉。她还好吗？”

佩玉娘听了这话，很是感动，连声说：“好，好，佩玉没事，托大人列祖列宗的保佑，母子平安。”

说话间，张之洞已走进了屋，春兰和新雇的小丫头蕉儿在床边检检弄弄。接生婆已给婴儿穿好了衣服，佩玉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接生婆见张之洞来了，犹如献礼似的忙将手中的婴儿递过去，咧开大嘴笑道：“张大人，看看你的儿子，大头大耳，满脸红润，这鼻子眼睛跟大人您一个样，没差一丝一毫。”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佩玉见张之洞不管产房的血气脏乱，这么快就进来了，心里欣慰至极，脸上泛出甜蜜的微笑。张之洞接过儿子，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他仔细地端详着还没睁开眼睛的小脸蛋，舒心地笑了：“说是像我，但更像他妈。他的这张脸长大后，一定比我的脸

丰满，不会像我这样尖嘴猴腮的。”

平时满脸威严的张制台，今天这样当众戏谑自己，大家知道他此刻真的是开心，于是也都放心地大笑起来。张之洞将儿子还给接生婆，坐到床沿边，望着笑意荡漾的佩玉，温存地问：“这会子好些了吗？”佩玉点点头。“都说要等到半夜才生哩，没想到小家伙等不及，赶早就钻出来了。”

张之洞一句笑话，又把大家逗乐了。

张之洞将佩玉枕边的被角压了压，说：“女人生孩子，好比从鬼门关口打了一转回来，母子平安，真是天大的喜事。这几天就在床上好好躺着，叫你娘吩咐春兰和蕉儿多做点活血提神鸡汤肉汤，多吃点，尽早复原，第一千万不要伤风受凉。产后空虚，好比一根头发丝点的灯，最是要提防……”

说着说着，王夫人当年难产丧命的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多么贤惠的夫人呵，多么使人高兴的添丁加口的好事呵，孰料转瞬之际，便化为人间最惨痛的悲剧。王夫人含恨离世六年多了，六年来，只要一旦想起，张之洞就会痛责不已，仿佛是他夺去了夫人年轻美丽的生命似的。现在又一次地面临这样的大事，幸喜生产顺利，而产后的调理也万不可轻视。经历过三位夫人生产，年过半百的张之洞感到有许许多多的经验，许许多多的叮嘱要对佩玉细说。

佩玉娘从外面进来，见张之洞还在娓娓不断地说这说那，她很惊讶：从没看到这个八面威风的冷面半老男人，竟然还有如此脉脉温馨、款款深情的一面！

她走到床边，从接生婆手里抱过小外孙，问张之洞：

“大人，儿子的名字给取好了吗？”

“还没想好哩。”

佩玉娘亲了亲小外孙，充满着对女儿和外孙的无限爱意，

说：“大人，你年过五十，再得一子，真是一桩天大的喜事。佩玉嫁到张家四年了，才生下这个儿子，也是望穿了眼睛。大人，儿子满月时，可要好好办几桌酒，庆贺庆贺。”

张之洞高兴地说：“那当然，当然。”

佩玉娘对张之洞的这个答复很满意，她把小外孙放进女儿的被窝里，让他跟妈妈并肩睡觉，然后摸着婴儿红扑扑的脸蛋说：“小乖乖，跟妈妈睡觉，父亲大人已答应了，满月时给你摆大脸！”

佩玉把儿子紧紧地抱着，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眼看着这一幅母子连心图，张之洞心里也格外觉得温馨平静。闲暇时读读好的诗文，欣赏古玩古画，或是登山临水融于造化之中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往往有一种平和的感觉，但那是外界的引发，而此时的这种感觉，却是从心灵深处所发出。细细地品味，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是的，这是人类对新生命的欢喜接纳，这更是人类对自身生命延续的一个本能企盼的满足。人的生命的价值，岂是无血无肉的外物所能比拟！这宇宙万象、世间万物，一旦离开了人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可言？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为越南战争结束后的遗留问题，如冯氏父子的赏赐授职及所募十八营团勇的奖恤遣归，刘永福与黑旗军的妥善安置，为远道来粤的湘、淮军的遣散，为广州城几家洋务局厂的早日开工等等一系列大事小事，张之洞忙得一天到晚团团转，竟把为儿子办满月酒的事丢得一干二净了。

这天晚上，当佩玉再次提起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佩玉并不是一个很俗气的女人，她赞同母亲的意见，希望丈夫热热闹闹办满月酒，除开对儿子的疼爱外，也想借此为自己赢得脸面。受过诗书教育的佩玉，孀居之后，仍然抱着宁愿为人清贫之妻不愿做人富贵之妾的素志，当初纯是出于为张之洞挚爱琴艺之心所感动，做了张府的姨太太。尽管上面并没有正室在堂，她实际上是督署后院之主，但因为名分上始终只是姨太太，她的心态总免不了有失衡之感。她希望能有一次风光的机会，让她扬扬眉，摆摆脸，真正以一个女主人的姿态接受众人对她的恭贺，对她的祝福。自从得知怀孕之后，她便想到孩子做

满月是个好机会。倘若生个女儿，只在督署里办个三五桌就行了；倘若是个儿子，她巴望丈夫能在广州城里的酒楼上，开它二三十桌筵席，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她李佩玉生了个儿子，张制台又添了一脉香火。

“佩玉，我想我们不办满月酒算了。”

张之洞用手指头轻轻碰了一下儿子的脸蛋。儿子的名字在三朝时给取定了，叫仁侃。小仁侃瞪着乌黑发亮的眼睛，望着眼前这个留着尺来长黑黄胡须的半老头儿的脸，眨都不眨一下。看着儿子这副粉饼肉团似的模样，张之洞舒心畅意地笑了。

“为什么？”佩玉大感意外，心里已有几分不快，“是因为他是小妾生的，就不摆酒了？我的身份虽贱，他却是你的亲骨肉！”

佩玉越说越委屈，竟然止不住流下眼泪来。

“你想到哪里去了，佩玉。”张之洞拿起枕边的绸巾，为佩玉拭去眼泪。“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妾看待了，整个家务钱财不是都交给你了吗？除开名分外，你和哪家的正室夫人有一点区别？快别哭了，你在坐月子，女人在月子里一身骨头都是散的，千万别伤着身子。”

这几年来，张府的家务一直是佩玉在主持，油盐柴米，雇人用钱，都是佩玉说了算，连仁挺、准儿兄妹的吃穿零用钱也都是由佩玉来安排。应该说，佩玉是个有职有权的主妇。想到这里，佩玉的怨气消了许多，说话的口气和缓下来：“那是为什么？”

“佩玉，我告诉你吧，仁权是头生子，他都没办满月酒。为什么，因为那时清贫，我虽是翰林，但是有名的穷京官，办不起酒。仁挺满月说是办了几桌，但那是在臬台衙门他外公家里办的，自己家其实也没办。他们都是太太生的。”

“正因为是太太生的，不办可以。”佩玉插话，“仁侃是姨太太生的，若不办，会有人说闲话。”

“闲话不闲话，不要去管他，倒是那天你母亲说办满月酒，我是满口答应的。不只是为儿子，更主要是为了你，我是想好好地为你祝贺一番的。”

这几句话，说得佩玉心中的怨气已减去了八成。

“但是，我仔细想了想，还是以不办酒为好。”

佩玉凝神望着丈夫，没有做声。她在认真地听着。

“这没有别的，不是因为你和仁侃，而是因为我，是我不该做着两广总督。”

张之洞离开床沿，在屋子里一边慢慢踱步，一边缓缓地说道：“在广州城里，有多少官吏怕我畏我，又有多少官吏想靠近我巴结我，更有多少商人想讨好我买通我，假若我张某人为儿子做满月酒的口风一传出，广州城数以百计的衙门、数以万计的官吏、数以千计的商行、数以十万计的商人中那些怕我畏我、想靠近我巴结我买通我的人，都会借此机会送重礼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官吏们拿的是民脂民膏，商人们拿的是敲诈盘剥，这样的礼物送到总督衙门，即使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我也是不敢拿不愿拿的。上有神明，下有祖宗，我张之洞拿了心里不安呀！”

穷苦塾师家出身的佩玉，深以丈夫的这番话为然，她已在心中点头赞同了。

“官吏中也有清官廉官，商人中也有正经买卖人。我若办满月酒，他们要是送礼，又于心相违，若不送，怕我对他们有别的看法。”

佩玉对这几句话很有同感，因为他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位耿介的穷书生，时常为世俗的礼节而烦愁。

“更重要的是，广州城里，还有上百万的黎民百姓在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下贪官污吏遍布全国，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巧取豪夺，中饱私

囊，借升官调迁、祝寿吊丧、生子添孙、娶妇嫁女等大办酒席，广敛钱财，这种手法比比皆是，形同公开。假若我张之洞办满月酒，即使申明不收人一文贺钱，又有谁会相信呢，我半世清名岂不毁于一旦？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我今后在两广想再要整饬官场，廉洁官风，那就没有人听了。我这个两广总督，岂不成了一个尸位素餐、形同虚设的木偶？”

佩玉心里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丈夫说得有理：为了一个小小的虚荣，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不利！佩玉呀佩玉，你真的是——一时糊涂了。

“所以，我张某人生长子、次子时，没钱不办满月酒，生三子时，有了钱也不办满月酒。佩玉，望你能体谅我，成全我。”

“你想得周到，仁侃这个满月酒就不办了。”佩玉诚恳地说。

“你真正是我的贤内助！”张之洞为佩玉的深明大义而感动，重新坐到床沿边，满眼含情地望着佩玉在亲吻儿子的脸蛋，心里充满浓浓的天伦之乐。

过一会儿，他又对佩玉说：“你这样贤惠，令我钦佩，这几年来操持家务，也很辛苦，现在又生了仁侃，为张门添丁，我理应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还是要让你母子热闹一番的。”

“哦，那太好了。”佩玉又兴奋起来，“你有了别的好法子？”

张之洞笑着说：“你等着那一天看吧！”

佩玉也不再打听，存了这个心，从第二天起便仔细观察，看张之洞如何让他们母子热闹一番的。

十 以中国百姓第一次看见电灯的喜乐来庆贺儿子的满月

这一天清早，佩玉见大根装束停当，像要出远门的样子，便问：“你到哪里去？”

大根答：“到黄埔港去买松树。”

“到黄埔买松树做什么？”

“四叔说，他那年去黄埔看张轩帅，见北岸牛山上有一片好松林，他当时尚未在意，这些年来却发现广州城里几乎见不到松树。四叔说，他平生最爱松树，要我去黄埔牛山买两株好松树来，栽到督署衙门空坪里。”

当年晋祠内松柏森森，一派肃穆景象，令佩玉怀念不已。眼前的确是不见松柏，经大根一说，佩玉倒真觉得是一个遗憾。“四叔跟你说过，要买什么样的松树吗？”

“四叔说，不要弯弯曲曲奇形怪状，也不要稀罕少有、品种名贵的，要选两棵主干粗直，形体端正，让人看着觉得有一股堂堂正气就行了。”

佩玉听了很高兴，这种选材主张也合她的心意，又问：“买大的还是买小的？”

“四叔说，尽量买大的，大的气派足些，但一要考虑到容易成活，二要考虑到好搬运，要我跟当地农民好好商量。”

“好，你去吧！”佩玉心想，老爷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今儿个倒有闲心来美化环境了。看来，仁侃的确给他带来一份好心绪。

下午，赵茂昌领着几个木匠和泥灰匠来修缮幕友堂。幕友堂在督署大院的西侧，中间一个大厅堂，四周有十余间小房，这里是两广总督衙门的幕僚办事之处。幕僚原本是古代将帅用兵打仗时，随军住在帐幕中的军事参谋、书记等人的通称。后来，地方大员因衙门属官定制有限，忙不过来，便把将帅们的做法学过来，聘请一些人办理文书、刑名、钱谷等事务。因为是学的军营一套，名称也便跟着叫幕僚。这些人不属朝廷命官，是衙门主人请过来的，合则留，不合则走，类似朋友的关系。所以主人都客气地叫他们为幕友。清代末年，内乱频繁，地方大员担负着繁重的军政责任，故聘请幕友之风大盛，

各省督抚都有一个庞大的幕友队伍。此中最为有名的当然要属曾国藩的两江督署的幕僚班子了，那里集中着数百名行政、军事、理财、科技等当时的第一流人才，号称天下人才渊薮，甚至还有朝廷人才不及两江的说法。

两广地处中国南大门，近几十年来又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冲要之地，故两广督署的幕僚也不少，各色人等加起来有三四十号。由于桑治平与张之洞的特殊关系，来到广州后，他实际上成了幕僚长。前一向他和蔡锡勇用招贤榜的方式招来了六十余名洋务人才，这中间绝大部分到了局所，只有陈念初等五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留在督署做幕友。过去的幕府科房都以朝廷六部命名，即吏科、户科、兵科、工科、刑科、礼科，现在这六科外再增加两科，即以蔡锡勇为头包括陈念初等五人在内的洋务科，以辜鸿铭为头的翻译科。

赵茂昌将这些幕僚们暂时安置到别的房屋里办事，指挥工匠们将幕友堂全部修整粉刷，又特别从中挑选一位手艺高巧的细木工匠，要他按照张制台的墨迹为幕友堂做一块横匾。

过几天，佩玉又看到督署里来了一位怪人，和辜鸿铭差不多，粗看起来像是一位普通的师爷：瓜皮帽，长袍马褂，细看却又像个洋人：高鼻梁、白皮肤，瓜皮帽檐露出的竟是金色的头发。但又听他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和张之洞边走边亲热地交谈着。佩玉心里很纳闷，这是个什么人？

刚好桑治平到后院来找他的太太柴氏——这段时间，后院事多，柴氏常来帮帮佩玉——佩玉便问他。桑治平说：“那是个英国牧师，名叫李提摩太。早在山西时，制台便和他成了朋友。前几天到了广州，特为来看望老朋友。他向制台推荐一种机器，制台很高兴，立即委请他到香港去买。”

“什么机器？”

“电灯机。”

电灯机是什么机器，做什么用，佩玉弄不清楚，她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再过几天，便有马车拖来又大又沉的铁制机器，连同一卷一卷细长的绳子。跟着机器来的，除李提摩太外，另有两名洋匠。三个洋人在衙门里住下来，足足在幕友堂里里外外忙碌了四五天，有时又传来一阵阵“叭叭叭”的响声。佩玉因身子尚未完全复原，也没过去看。接着大根买的两棵松树也运进来了，遵照张之洞的吩咐，这两棵松树栽在幕友堂大门前左右两旁。

又过几天，眼看明天就是满月的正日子了，究竟怎么热闹一番，张之洞仍未透露。夜里，佩玉忍不住问丈夫。张之洞笑着说：“明天晚上，我要让你看一样你出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东西，让你有许许多多的惊叹和兴奋。”

会是什么东西呢？会给我送一个稀世珍宝，一套华贵衣服，或许是给侃儿送一个世所罕见的玩具？这些都有可能使观者惊叹和兴奋。佩玉想了很久，到底没有想出个什么东西来。

第二天上午，幕僚们搬进了修缮一新的幕友堂。只见门窗都油上了新漆，墙壁被石灰刷得洁白如雪，地面全都嵌上一色青砖。众人站在案几边，环顾四周，立即生发出一种舒适清爽之感。

尤其是大门口的那两棵新移来的松树，约有二人之高，合抱之粗，虽不很高大，却主干挺直，侧枝劲秀，针叶茂密而深绿，给幕友堂平添一股雄壮之气、威严之姿。幕僚们人见人爱，人见人喜。

到了下午，桑治平对众位幕友宣告：吃了晚饭后，各位还请到幕友堂来一下，晚七时，张制台将亲自主持幕友堂挂匾仪式。到时备有茶点，还将请大家看一样洋玩意儿。

幕友堂，是衙门内人员对幕僚们办事处所的称呼，并不是一个规矩的名称。张制台亲自主持挂匾仪式，看来这个匾额是他亲题的。他会题几个什么字呢？幕僚们都在猜着。于是大家恍然大悟了，原来修

缮房间，移栽松树，都是为了今晚的挂匾，而洋玩意儿又是什么呢？

虽是初秋时节，但广州的夜色来得却比北方迟。吃过晚饭，众幕僚都穿戴整齐来到幕友堂时，天色仍未黑下来，大家喝着茶，聊着天，心情都显得有点亢奋。

将近七点时，张之洞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工役，其中两个抬着一块用红绸包好的大木板。这木板约有四尺长二尺多宽，幕僚们都知道这一定是幕友堂的匾了，都好奇地围了过来，却看不见上面的字。这时有人搬来了一个竹梯，一个年轻力壮的工役竖抱着木板，登上了梯子，将木板挂在预先钉好的钉子上，红绸依然裹着，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连着红绸，一头垂到地面。

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张之洞对大家招了招手，大声说：“诸位幕友们，大家辛苦了。”

三十多号幕友除几个暂时告假养病或回家省亲的外，差不多都来齐了，听到东家已道出开场白，便纷纷走过来。

“各位看得起我张某人，从四面八方来到两广总督衙门，帮助鄙人料理各项繁杂的事务，事情多，薪水少，再加之鄙人一向为人粗疏，不会嘘寒问暖，各位没有怨言，尽职尽责。诸君都是十年寒窗的饱学之士，还有乙榜出身的，还有从西洋留学回来的，之所以能如此，我想主要不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是为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上报朝廷，下为庶民。”

张之洞这几句话，幕僚听了舒服。其实，这些幕僚，绝大多数都是奔着衙门优厚薪水而来的。幕僚月薪，视出身、能力、资历及所担负事务的不同有高低之分，通常最低的也不会低于二十两银子，高的甚至可达四十多两。当时一个七品县令的年薪不过四十五两。到了年底，一切事故都没出，平平安安过了一年，则可以得养廉费一千两，按每月摊下去，月薪不过九十多两。身为县令，有许多排场应酬，又有许多穷亲戚来打秋风，所以，一个不贪污的清白县令，以其正当收入来过日子，并不算太宽裕。至于一个通常塾师，月薪不过五六两而

已。读书人若命不好，做不了官，便只有做塾师的份。一旦来到总督衙门做师爷，就可以得到半个县令七个塾师的收入，这是一项多么令人垂涎的好行当！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读着孔孟长大的，从小起一个个都有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许多人明知今生永远与经世济民无缘，但在嘴巴上，总喜欢这样说说，或许是眷恋太深，或许是画饼充饥，也或许纯粹是为了赚取别人的尊重。总之，都喜欢说说“一展抱负，为国为民”之类的大话。现在总督大人肯定他们，赞许他们，他们何尝不感到心里暖融融的！

“但是，鄙人身为主人，心里总觉不安，所以这次下决心将诸位办事的场所来个修缮粉刷一番，让大家有个舒舒服服的环境，一天的疲劳也可减轻一点。另外，我又特为从黄埔移来两株松树。”

大家的眼光都不约而同转向门前的两棵松树上。

“不瞒诸位幕友，鄙人平生最喜爱的草木便是松树。爱它雄壮伟岸的躯干，狂风吹不倒，大雪压不垮。爱它顽强的生命力量，元气充沛，虬枝针叶，千年不衰。更爱它四季常青，哪怕隆冬严寒，依然青青翠翠，昂然居三友之首。故而圣人称赞它，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将这两株松树从黄埔移到幕友堂前，不但为自励，也为激励诸位朋友们，将它看做是两个畏友，天天面对着我们，逼我们自省，逼我们奋进。”

幕友堂前，刚才还有点小小的私语声，这会子完全静寂下来。夜色中，依稀可见幕友们大都神色庄重，表情严肃，有几个年纪较大有点倚老卖老放任自流的幕友不免面有赧色，心生愧疚。

“趁着幕友堂装修的机会，我为它题了个堂名，并制成一块竖匾挂上去了。各位朋友们可能都在想，张某人会给它题个什么字呢？等会鄙人扯下这块红绸，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随着张之洞的手势，大家又都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向大门顶部望去。可惜，天色已经黑下来，包着红绸的竖匾模模糊糊的，很多人都在心里说：就是扯下绸子，也看不清上面题的什么字呀，为什么不

选在白天挂匾呢？要不，门口上多挂几只灯笼也好呀。就像听到了众人的腹议似的，张之洞笑了笑：“大家一定都会说，黑灯瞎火的，这匾怎么个看法哩！各位不要急，鄙人会给你们借火来的。”

他转脸对站在旁边一直在待命的赵茂昌说：“你叫他们把机器发动起来吧！”

“是！”

赵茂昌很快走进厅堂，只听见一阵“扑、扑、扑”的响声过后，众人冷不防眼睛一花，忽见堂里堂外顿时明亮起来，犹如瞬间点燃起千万支蜡烛，又以为黑夜中的闪电被长久地留在天空。大家正在惊疑四顾的时候，几个留美的年轻人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大声地叫道：“电灯，电灯！”众幕僚这才发现，突如其来的雪白光亮，原来是从一个拳头大的白玻璃泡里发出来的，并且又很快发现，不但大门上悬着这样的玻璃泡，而且厅堂内，各个小房间里都悬挂着好些个这样的小灯泡，有人在数着：“一个、两个、三个……”有人则大声地说：“我已数清了，整整一百个。”又有人说：“你们看，松树上还有哩！”

大家又都看松树了。可不是吗，两棵松树，每一棵上都吊了七八只白玻璃泡。松树躯干上的树皮，本来就有着龙鳞似的裂纹，此时在灯光的照耀下就更像一条挺立着的龙身，它的头就藏在松树叶中，而尾部则埋在泥土里。

除开辜鸿铭、蔡锡勇、陈念初几个喝过洋水的人，以及像赵茂昌等极少数几个进过公使馆和洋行的人外，今夜，幕友堂前数十号幕友及衙役和后院眷属仆人，打从娘胎出来，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奇现象。一个小小的玻璃泡怎么会发出如此耀眼的光亮来？泡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有的人还怀疑，这玻璃泡里是不是事先捉进了许许多多的萤火虫？不过他们又想，萤火虫不可能这样听话，说亮就都亮了，再说萤火虫的亮光是一闪一闪的，这光它并不闪呀！

借着灯光，彼此都发现对方的眼睛里全射出惊喜不止的目光，脸

上都流露出喜气洋洋的神色，陈念初终于忍不住呼喊起来：“张大人，你把电灯牵到衙门里来了，你真伟大！”说着说着，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梁普时等几个留美学生也高呼：“张大人伟大，伟大！”跟着也鼓掌。

众幕僚也学着鼓起掌来，他们不习惯叫“伟大”这个词，但一时又想不起别的合适颂词来，只好呼喊：“张大人，张大人！”二百多年了，自有两广总督衙门以来，似乎还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热烈喜庆、兴高采烈的场面。

待大家的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后，桑治平站在大门口，高声喊道：“现在，请张制台为幕友堂揭匾！”

张之洞走到竖匾下面，拿起绳索悬下来的一头，轻轻一拉，红绸飘落下来，门楣上的竖匾露出了它的真面目：乌黑发亮的漆面镌着三个上了石绿色彩的大字，在雪亮的灯光照耀下，这三个忠实体现张之洞书法的字，笔画刚劲，结构严谨，转角勾折之处，硬直中流动着秀美的灵气，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广益堂！”

张之洞高兴地说：“广益，既有集思广益之意，也有诸位多多献策，使两广获益之意。为了使诸位更好地办事，在英国朋友李提摩太的帮助下，我们从香港买来了一个发电机。发的电只能装一百个灯泡，这一百个灯泡就全部装在广益堂。下次我们再买一个，为签押房那边再装上灯泡。那时我们两广衙门就在一片光明中办文案，理公事。愿这一片光明带给我们诸位光明磊落的心地，办光明干净的公务，为两广百姓谋光明灿烂的前途。”

幕友房总文案蔡锡勇代表众幕僚诚恳地说：“您这样厚待幕友，大家都很感激。大家都说，您文治武功，彪炳于世，这都是您自己的才干所致，幕友们并没有帮上什么忙。如今督署装电灯，先不装你的签押房，也不装后院上房，而先装广益堂，大家都觉得受之有愧。”

为祝贺儿子满月而设置的这一热闹场面，获得了众幕僚的衷心感激，张之洞为此而十分满意。蔡锡勇刚才“没有帮上什么忙”的谦虚

话，使他突然想起野史上的一则故事，一时高兴，竟忘乎所以了。张之洞拍了拍蔡锡勇的肩膀，笑着说：“众幕友都帮了我张某人的忙，这不消说了，有些事，是用不着帮忙出力，也可以心安理得享受好处的。我说个笑话给你们听。”

总督大人要说笑话，这可是难得的事，大家都围拢过来。

“话说当年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宠妃生了一个儿子。元帝很高兴，不仅重赏他的宠妃，而且遍赏文武百官，每人加升一级，真正是皇恩浩荡，皆大欢喜。大臣殷洪乔出面代表百官感激元帝。这殷洪乔是个老实人，说得也是老实话。他说，皇上喜得皇子，这是普天同庆的好事，只是我们并没有出什么力而得此重赏，心里都过意不去。元帝哈哈大笑，说，我生儿子，当然不要你们出力，你们哪个若是出了力，那还了得！元帝说得也是大实话。这两段大实话加在一起，便成了一段大笑话，很快便传出宫外，全国官民听了，都捧腹不已。”

张之洞刚一说完，众人都哄堂大笑起来。最爱抢风头的机灵鬼辜鸿铭最先反应过来，他大声说道：“香帅中年得子，我们蒙电灯之赏，虽没有出力，心里也不会不安！”

经辜鸿铭这一点破，大家恍然大悟。是的，上个月张府添了一位公子，今天莫不是小公子的满月！原来大家都在与张制台分享他的儿子满月之喜。霎时间，广益堂内外沸腾起来。

这时，张之洞看到佩玉坐在稍远处的回廊里，正望着他，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张之洞高声对大家说：“好了，揭匾仪式完结了，诸位都进去，到各自办公室的房间里去瞧瞧吧，看看光线够不够。为庆祝今晚这个大喜事，厅堂里还摆有瓜果糕点，大家边吃边看边议论。”

于是，众幕僚、衙役和仆人都雀跃般拥进厅堂，兴致万分地在小小的玻璃泡前，久久地伫立着，笑谈着。两广总督衙门，度过它有史以来第一个最为光亮的失眠之夜。

第二天消息传出，巡抚衙门、藩司衙门、臬司衙门以及广东提督衙门、广州知府衙门等各大衙门都来打听。张之洞意识到这是一个宣传普及洋务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于是请幕僚们半月内夜里暂不在幕友堂办事，这段时间每天夜晚从七时到十二时，开亮所有的电灯，让各大衙门的官员、各大商号的老板、各大书院的学子，乃至广州城里的普通百姓前来参观。这个决定做出后，每天晚上，两广总督衙门前便排满数以万计的参观者。人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纷纷前来一睹这亘古未有的新奇。许多人看后都叹道，不料夜明珠真有其物！更多人反驳道，哪里有什么夜明珠，那都是骗人的鬼话，这电灯是洋人的聪明才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不要夜郎自大了，要放下架子向洋人学习。也有人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洋人的技巧我们也可以学过来，今天督署点上了，往后我们老百姓家里也可以点上。

光绪十四年，广州城内，张之洞成了第一个将电灯引进官署的中国人。第二年，广东商人黄秉常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在广州开办中国第一个民办电灯公司。从此以后，电灯走入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给茫茫长夜带来如同白昼的光明！就在这个时候，近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铁路能否引进中国的问题，正在大清高层官场上激烈地争论着。

第十章 筹议干线

一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交通运输，陆路靠的车马，水路靠的舟船，虽然史书上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食的记载，颇有点自动化的味道，可惜千余年间，无数绝顶聪明的人按照书上所说的尺寸规则，无论怎样摆弄来摆弄去，也不能让拼出来的牛马开步行走；改变尺寸另辟蹊径，也一样的没有成功。于是，仍然只能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减轻人的劳累，至于以转换其他能量来作为代替的设想，却很少有人想过，更没有在现实中实验过。

十九世纪，蒸汽机的诞生，使人类获得一个能量转换的有效途径。它的广泛应用，更改变人类在许多领域内的生存方式。轮船和火车的出现，使得人类在水陆交通上找到比舟船、车马强过许多倍的运输工具。

对于以五千年悠久文明自夸于世的中国来说，用蒸汽船取代人工船的过程，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麻烦。同治元年正月，正是江南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经朝廷批准，由曾国藩出面购买的第一艘洋人制造的蒸汽机船，开进了安庆港码头。半年后，华蘅芳、徐寿所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中国人自造的蒸汽机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成功。曾国藩为此在日记中写下一句颇为自得的话：“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然而，火车的引进中国，则远不是这样的一帆风顺，这段历程的曲折复杂，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口火车站及普通列车(1876年)

几乎在购进洋船的同时，以怡和、旗昌为首的英美等二十七家洋行，便向时任苏抚的李鸿章建议，兴建一条由苏州至上海的铁路。因主权问题，遭李鸿章拒绝。次年，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来华，又向清廷提出兴建六大干线，即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的建议。也因主权问题被拒绝。

同治四年，美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欲作为样品来引起朝廷的重视，结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物，被其吼叫声和运行时的强烈震动所吓倒，没有几天便让步军统领衙门给拆掉了。到了光绪元年，怡和洋行修筑了一条由上海至吴淞的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仍然引起官府民间的一致反对，终于借火车轧死一个士兵的理由，勒令停止运行，不久又用二十八万两银子买下拆毁投入海中。第二年直隶开平矿务局成立，为方便运煤，李鸿章向朝廷奏请兴建一条运煤的铁路，但遭到朝廷许多大臣的反对，事未果。直到光绪六年，李鸿章再次奏请，并特别声明不用洋机车头，而用驴马拖拉，才得到朝廷勉强同意。一年后，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建成了。这条铁路起自唐山，终止胥各庄，全长只有二十二里，由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轨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创举。再过一年，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用旧锅炉进行改造，终于造出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这台蒸汽机车的牵引力只有一百余吨，全长十八点八英尺，每小时只能行走五公里，尽管各项指标都小得可怜，然而它却是第一个中国制造的有着完整概念的火车。

与唐胥铁路诞生的同时，一场关于铁路兴建与否的论争也在展开。

光绪六年，前淮军大将刘铭传上了一道名曰《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向慈禧太后详细说明修造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刘铭传指出其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军事上，可以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同时也有利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并提出兴建南北四条干线，即北京至奉天，北京至甘肃，汉口至河南，清江至山东。考虑到四条干线同时并举，资金短缺，可先修北京到清江一条。若银钱不够，可举借洋债。这份奏折，道理充足，规划详尽，言辞恳切，引起慈禧太后及军机、内阁大臣的重视，下发交朝臣疆吏们讨论。

内阁学士张家骥首先发表反对意见，批评刘铭传是无事生非，莠言乱政，指出兴造铁路有三大弊病：一招致洋人觊觎；二坏沿途坟墓田园房屋，百姓不满；三与轮船争利。

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态度鲜明地支持刘铭传的意见，详细分析兴建铁路有保卫京师、筹办海防等九个方面的利益，并逐条驳斥张家骧的诘难。

李鸿章的折子刚递上，即遭到另一批人的猛烈攻击，这批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曾经做过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他虽然和郭嵩焘共事，却对郭氏的一套全持反对态度，后来又向朝廷密劾郭氏在外的种种不是，终于使得郭嵩焘被撤职查办。刘锡鸿因此赢得朝野守旧派的称赞。刘锡鸿坚决反对修铁路，说火车虽在西洋通行，但中国断不能仿效。刘锡鸿以一个见过世面的副使身份出面反对修造铁路，很有说服力。于是，刘铭传的建议以“着庸毋议”搁置一旁。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不少顽固守旧的人逐渐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这几年来朝廷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清醒过来了，此人便是醇王奕譞。通过中法战争，尤其是做了海军衙门督办大臣亲自检阅海军、主持南北海军大会操的盛典之后，奕譞对洋人和洋务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一片反对声中，奕譞支持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伸至芦台，并同时组建开平铁路公司。光绪十三年，延伸段完工，整个铁路更名为唐芦铁路，又继续再延伸到天津。由于奕譞的原因，朝廷同意了这一计划。趁此机会，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俨然以中国铁路的总督办自居。光绪十四年，全长二百六十里的唐津铁路建成。这时，一个广东商人表示愿意接造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经奕譞奏请后，上海报纸很快便刊出中国铁路公司为津通铁路招集股金的广告。消息传出，又招致一班人的激烈反对。

这一班人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代表。原来，阎敬铭已在一年前就离开了户部。自从颐和园开工后，阎敬铭便因拨款事数次与慈禧相抵忤，惹得慈禧老大不快。于是借故将阎敬铭革职留任。户部尚书崇绮知趣，干脆绕过留任的阎敬铭，源源不断地将款子拨给园工，弄得阎敬铭十分恼火。年过古稀的倔老头终于对官场彻底厌倦，第三次

奏请开缺回籍。慈禧是个既专断自用的皇太后，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女人。她既对阎敬铭于园工持不合作态度甚是不满，但也对咸丰年间帮她渡过难关的老臣始终怀一分眷顾之情，特别是阎敬铭，是她将他再次起用，而他这几年也的确为整饬户部丰富国库作出极大的贡献。故而当慈禧接到阎敬铭的开缺折后，心中不免有一丝伤感。她一面接受他的恳请准予开缺，将闲置三四年的翁同龢补授户部尚书，一面又劝他暂勿回籍，在京师里宽住一段时日，由太医院风疾圣手萧长治给他诊治，待病好再回解州不迟。阎敬铭为风疾苦了二十余年，这几年在京师，早就听说太医院的萧长治极擅长治风疾。阎敬铭是个拘谨的人，尽管京师也有达官显宦私下里用重金请御医治病，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没料到太后逾格示恩，阎敬铭感激之余，遵命在京城赁屋住下。至于户部的大小事情，他绝不过问。翁同龢联合内阁学士文治、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礼部尚书奎润等人上书，说铁路为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又将太和门近日失火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天象示儆，应将李鸿章的误国误民之举立即停止，以弭国患。

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督抚则全力主张在中国大办铁路，将铁路视为千万人之公利，万世之大利，是安内攘外刻不容缓的急务。

一向以经营八表自命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自然十分关注着这场激烈的争论。今日的张之洞，已经是一位底气甚足眼界更宽的政坛后起之秀。天下督抚，在他的心目中，已没有几个可与之比肩了。靠几十年的积资逐级而上的，多平庸老迈，已成渐薄西山之夕阳，自然不必理论。就是那几位以战功起家的中兴功臣如刘坤一、曾国荃、刘铭传、刘锦棠、岑毓英等，早些年张之洞对他们尚有三分敬畏，现在，这种敬畏已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战功，只不过是神神鬼鬼的长毛和乌合之众的捻子而言，能跟打败拥有世上最强大的舰炮武器的法国人相比吗？张之洞有时想，倘若自己早生二十年，说不定还不会让长毛捻子猖獗那么久；那批所谓大帅名将中，究竟有几个真正会用兵的人，真是天晓得，也不过是时运际会罢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抹去这些人的武的光环后，他们的文的一面就简直提不得了。走私盐枭刘铭传、丘八刘锦棠不说，就是号称读书人的刘坤一、曾国

荃、岑毓英等人，也没有一个得举人功名的，要他们不假人手，自己作一篇赋吟一首长诗都不行。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一想到这一层，便自觉比他们高出一头地。

中兴名臣这批人中，张之洞真正崇敬的还是他的恩师胡林翼和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上马击贼下马吟诗，可谓文武双全。可惜，胡林翼英年早逝，曾国藩也仅寿止花甲，就连到老不改英雄本色的左宗棠也在前年去世了。

对于那个被世人公认为中兴名臣之一、领天下督抚之首达二十余年、以群臣领袖自命的李鸿章，张之洞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

说句实在话，张之洞对李鸿章还是佩服的。当年，李鸿章以一个清华翰林的身份，能看清天下大势，毅然离开舒适宁静的翰苑回原籍办团练，主动投入兵凶战危之地，这一举动就要高过千万个读书破万卷的儒士文人了。后来亲自组建淮军，指挥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直到在他的手里彻底扑灭流窜四方的捻子，也算得上有统兵之才。这些年，李鸿章能清醒地看到必须学习洋人的长处，并在直隶办机器局枪炮厂，办水师学堂，为北洋大购艇炮，继而又办电报局，修铁路，在中国开一代风气之先。这办洋务一途，尤使得从清流变为督抚的张之洞更加钦佩，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曾文正公的高足确有过人之处。

但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有时甚至是厌恶。这种心态最初萌生于彼此间的政见不同。

作为清流党中重要人物，在对外关系上，张之洞一贯持强硬态度。但李鸿章多采取妥协的做法，主张退让、息事宁人。对此，张之洞十分看不惯，激情勃发时，他也会和清流党的朋友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一起骂李鸿章贻误国家，与汉奸差不多。这几年来，尽管他已从清流党的狭隘圈子中走了出来，对李鸿章的某些做法有些体谅，但他还是认为徐图自强和对外强硬并不矛盾。

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还因为他对李鸿章的人品有反感。他认为李鸿章的为人，一喜拉帮结派，二喜聚敛财货。李鸿章用人，最看重

两个背景，一是不是出身淮军或与淮军有渊源，二是不是安徽人。若有这两个背景，又有本事，他则重用；即便没有本事，他也会优予照顾。安徽人尤其是庐州府的人去找他，他都吩咐手下人好好接待，能安置的尽量安置。他有一句名言：“咱两淮人历来生计艰难，好不容易如今混出一支军旅、出息了这么多人物，父老乡亲来依附你，找碗饭吃，你能让他失望而归吗？”这句话，让千万安徽人听了心暖，却也因此而坏事。李鸿章和他的袍泽们所管辖的地方，无论官署还是军营，都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常常使得英雄气短，志士灰心，最后终因甲午海战大败而坏了他的一世英名。李鸿章在钱财上不检点。他本人是来者不拒，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他们人在外面做官，家中则良田无数，美宅无算，合肥李氏家族是安徽最大的财主。当时有句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他讽刺挖苦是既辛辣又绝妙。

这两点素为中国传统操守所抨击，也是清流党人敢于与李鸿章作对的所恃之处。李鸿章以乡情和银钱来网罗收买世俗间鸡鸣狗盗之辈，成就了一番英雄豪杰的事业，也因此得罪天下清高之士，招致生前身后洗刷不去的骂名。这原是自古以来，凡做世俗大事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无奈。“求仁得仁”，就李鸿章本人来说，以他豁达大度之胸襟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要堵住世人之口，让人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敬重，却也是做不到的。

张之洞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突出者，即使当年身为洗马一类的小京官，辈分上足足低了一辈，他也敢对李鸿章不恭，甚至指名道姓地骂。

如果说这两个方面，在先前尚未构成直接利害冲突的话，那么在中法之役中，张之洞则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李鸿章对他的祸害。按照张之洞的想法，是要趁着谅山大捷的大好时机来一个“直捣黄龙府”，将法国在越南北部的势力一扫而光。此事一旦成功，对国家来说，将可长保滇桂一带的安宁，大大提高在世界上的声誉，对他个人来说，则可以建立更大的功勋，留在史册上的这页记载也将更光彩。可惜，李鸿章却害怕因此而打乱他的和局战略，见好就收，最后反而出现战胜国向战败国求和的咄咄怪事。张之洞深怨李鸿章这样做，使国家蒙受

了耻辱。李鸿章则多次指责张之洞是矜能自诩，好大喜功。

张之洞从此与李鸿章结下个人仇隙：李鸿章不但误国，也误他张某人！他决心要与这个四朝元老较量较量，让此人感受一下后来居上者的压力。

张之洞和他的幕友们无疑是铁路兴建的热烈支持者。至于如何办，他安排洋务科拿出具体的方案来。

主管蔡锡勇集合陈念初等人搜集欧美等国建造铁路的历史资料，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阶段全力支持李鸿章建立中国铁路公司，并成立招商股份公司，先把津通铁路建好。第二阶段兴建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和上海至杭州、宁波的沪杭甬铁路。第三阶段，则为兴建北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直贯中国的腹地地带，好比人身上的一根主动脉，对于国家各方面关系重大。但因为线路长，施工难度大，耗资浩大，技术和财力一时都跟不上，故宜摆在第三阶段，待津通、沪宁、沪杭甬三条铁路相继完成后再考虑。

蔡锡勇向张之洞禀报这个三步走的设想后，特别提出：“这是洋务科全体幕友将中外情况反复研究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慎重而又可行的计划，希望香帅能采纳并据此上奏。”自赵茂昌首开“香帅”的称呼后，没有多久，除桑治平和杨锐等极少数几个仍沿用旧称呼外，其他人都一律尊称张之洞为香帅。张之洞也乐于听人家这样叫他。

张之洞没有表示态度，只让蔡锡勇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存放在他的签押房里。

过两天，翻译科主管辜鸿铭对张之洞说了该科几位幕僚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必分三个阶段，铁路于中国太重要了，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铁路建起来，因此他建议先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一建好，立即就建武昌至广州的铁路，可称之为粤汉铁路。两条铁路建好后，从北到南，从燕赵到湘粤，贯穿一气，中国的大脉络就顺畅了，中国的元气便会很快复苏。辜鸿铭的话，张之洞听了颇为心动，

只是这的确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大工程，其艰难程度不亚于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眼下能动这样的大手笔吗？

桑治平这些日子来，也一直和陈念初在讨论铁路事。陈念初来两广总督衙门洋务科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里，他不仅为事业有成而兴奋，更为表舅父亲般的疼爱而深感温暖。念初从小就失去父亲。在过去二十年的岁月里，尤其在艰辛困顿、委屈痛苦面前感觉到自己脆弱乏力的时候，幼小的念初是多么渴望一个坚强有力的父亲的呵护和支撑，然而他没有！一切都靠自己挺起肩膀扛着，硬起头皮顶着，咬紧牙关忍着。人前从未低过头，母亲面前他也从未哭诉过，弟弟面前他更要敢于担当。可是，在那些个不眠之夜里，小念初独自流过多少心酸的泪水！他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四岁之后来到广州，却遇到这样一个表舅。表舅对他的关怀和照顾，足以填补这二十年来父爱的缺失。

念初哪里知道，填补这个缺失正是桑治平这段时期来从心灵深处所爆发出来的强烈愿望。桑治平为亏欠念初母子太多而内疚，也为半百之后突获亲子而欣喜，他把自己满腔的父爱全部倾注在念初的身上。他给念初买来七八套新衣服，又为念初购置全套新家具。每天夜晚他都会去念初的房间里说话，对念初所说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尤其喜欢听念初谈美国，无论是美国的实业，还是美国的政体，也无论是美国百姓的生活习俗，还是上层社会的名流交往，这些从念初口里说出来的话，都给桑治平带来很大的乐趣。有时念初睡着了，他也会盯着那张越看越像自己的脸庞，很久之后才悄悄离开。休沐之时，他或是陪着念初游五羊城，登越秀山，或是带着念初到自己家里，置办丰盛的酒食招待他。这段日子里，他给仁挺讲《资治通鉴》。为让念初也能听课，他对张之洞说，辜鸿铭、陈念初都是西学好而中学欠缺，必须让他们补上这一课。经史子集有的可不看，中国历史却不能不知，应让他们二人与仁挺一起读《资治通鉴》。张之洞很赞同。于是辜、陈天天下午与十八岁的仁挺听桑先生的课。在桑治平与陈念初每天晚上的对话中，桑多说的是中国学问，陈多说的是西方见闻，二人互补不足，都有很大的提高。

从陈念初的谈话中，桑治平知道在欧美各国，铁路纵横交错，与机器、船炮一道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条件。中国幅员辽阔，更需要铁路做长途运输，未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洋务工程，应该是铁路，谁执铁路牛耳，谁便执洋务牛耳。

笃信管桑之学的桑治平，从陈念初的无意言谈中悟出一个深刻的大道理：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管仲、桑弘羊以农商来求富国强兵的话，处当今之世，欲求中国富强，舍洋务之外，别无他途，而眼下最大的洋务在铁路。一个构想电光石火般地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倘若这个构想付诸实施的话，对张之洞而言，可成就一番绝顶大事业，对自己而言也可酬谢知遇之恩。

几天来，他为这个构想的完善而日夜思索着，也因而心情亢奋着。

这天吃完晚饭后，他约张之洞在衙门签押房里密谈他的构想。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桑治平这句横空出世般的话，给张之洞罩上满头雾水。

“你这话怎么讲？本朝有明文规定，直隶总督才是疆吏之首，我即便想做天下第一督抚，若不取李少荃而代之，一个两广总督，人家也不承认你是老大呀！”

桑治平笑了笑，说：“直督为疆吏之首，是不错，但这只是表面的具文，真正的天下第一督抚不在表面，而在内里的分量。比如说，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天下第一督抚是那时做直督的刘长佑呢，还是曾国藩呢？答案是很明白的，当然是曾国藩。这是因为曾国藩当时正在做削平长毛的天下第一大事业。又如林则徐做两广总督的时候，天下第一督抚是那时做直督的琦善吗，当然不是，而是林则徐，因为林则徐当时也在做天下第一大事即禁烟。所以，依我之见，天下第一督抚不是属于直督的专利，而是属于做当时天下第一大事业的督抚。”

张之洞恍然大悟：“你指的是这种第一督抚，那我张某人当然想。若不是李少荃胆小怕事，鼓动朝廷匆匆谈和，我让冯子材、刘永福他们军队长驱顺化，将法国人彻底赶出越南，按你的说法，那我早就是天下第一督抚了。”

桑治平晃了晃头：“即便如此，也只是立功异域，在中国国内，你还是取代不了李少荃的地位。”

张之洞说：“这都不行的话，那依你看，凭什么可以取代李少荃而做天下第一督抚？”

“眼下就有一桩天下第一大事，谁把这事办好了，谁就将有可能成为天下第一督抚。”

张之洞思索片刻后说：“要说眼下国家的第一桩大事，就是修铁路了。李少荃要修津通铁路，醇王和一批疆吏支持，翁同龢等人反对，还不知道太后倾向哪一边。不过，即便太后同意修津通铁路，那也是李少荃的功劳，轮不到我张之洞的头上。话又说回来，修好一条津通铁路，也算不上建了天下第一功呀！”

“香涛兄呀，香涛兄！”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人人都说你目光远大，你也常常以经营八表为志，可惜，你是百尺竿头，尚欠一步。”

张之洞被桑治平笑得不好意思起来：“你说说，欠了哪一步？”

桑治平的上半身向着张之洞移了半步说：“津通铁路不过二百多里，自然算不了很大的工程，但蔡锡勇、辜鸿铭他们提出的芦汉铁路全长三千二百里，粤汉铁路二千四百里，这两条铁路加起来五千六百里，按修二里一万两银子计划，共需银子二千八百万两。五千六百里线路二千八百万两银子，这样的工程算不算天下第一大事？”



张之洞在芦汉铁路通车典礼上

张之洞说：“芦汉、粤汉这两条铁路是蔡锡勇他们提出的，等津通、沪杭甬等路建好之后再考虑，辜鸿铭认为可以先建芦汉铁路。我想，这好比历史上的长城、运河一样的大工程，朝廷会有如此魄力接受吗？”

桑治平点点头说：“你的顾虑极有道理，但铁路不是一年就可建好的，假定一年建四百里，八年建好芦汉，所耗的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每年只需二百万。二百万只要愿意，户部是提得出的。依这个速度六年再建好粤汉铁路，十四年后两条铁路就可建好。谁若主持办好这事，谁不就为天下立了第一大功？身为督抚者，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督抚？”

这话说得张之洞笑起来：“仲子兄，听你的口气，是要我张之洞来做这天下第一事。姑且还不知太后同意不同意芦汉铁路这个规划，即便同意了，我在广州，也与这条铁路搭不上界。这天下第一督抚，我是可望不可即呀！”

桑治平郑重地说：“先看你想不想做这事，若是有意为之的话，

再来办第二步第三步。”

张之洞笑了笑说：“有意为之又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上一个折子给朝廷，把李少荃修津通铁路的设想给打掉，让朝廷接受粤督所提出来的芦汉铁路的构想，这是第一步。”

张之洞认真听着，没有做声。

“第二步，请朝廷将你由粤督改调湖督，主持芦汉铁路的兴建，同时作粤汉的规划。湖北居这两条铁路的中枢，你今后坐镇江夏，稳建这不世之功。上可接林文忠公的徽光，下可承胡文忠公的遗绪。”

张之洞拊掌喜道：“这当然好极了。只是这同意建芦汉铁路和平移湖督，都得由太后圣躬独断。自古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如何能让太后的心思随着我们的意愿转呢？”

桑治平说：“事在人为。有些事看起来像是极难做到，其实若深入其间，也并非想象中的难；在于去做。”

“如何去做呢？”

“这事在广州不能做，要到北京去。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旅途，一个月在京师的活动，到了京师后再相机而行。”

张之洞说：“到京师后，当然你可以去找子青老先生，还有阎丹老。可惜丹老现在只是京师一寓公了，不妨也去和他商量商量，听听他的意见。”

“张中堂、阎丹老我都会去拜访的，另外也还可以找仁权，看看他有些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

“仁权这孩子老实过头了，没有多大的用。”张之洞摸了摸脑门说，“倒是杨深秀你可以去见见他。他去年中的进士，分发在都察院。杨深秀能干会办事。”

“是的。”桑治平点点头。“有三四年没有见到漪村了，到了京师，自然应该去看看他。”

“还有一个人，你和他也有过一面之交，进京后你也去看看他。”

“哪一个？”

“王懿荣，准儿的亲舅。他在翰林院做侍读。”

“哦，王廉生！”桑治平高兴地说，“他过去是你们清流党的尾巴。据说这几年用心研究古文字，在京师很有点名气，我也很想去拜访他。”

因为王懿荣和清流党，桑治平的脑中突然又冒出一条路来。

“仲子兄，你去看望子青老哥，顺便帮我带件礼物给他。”

很少见张之洞给人送礼，桑治平觉得新鲜。

“梁节庵前些天对我说，赵王街有家端州人开的砚铺，铺子里收藏了一方明永乐年间五蝠献珠砚。你和节庵一起去，把这架砚台买过来。子青老哥平生好砚，把这台砚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端砚产在广东肇庆府端州，与宣纸、湖笔、徽墨号称文房四宝中的佳品。粤督送明永乐端砚，自然是件既合身份又名贵的礼物。

“阎丹老有风痹，你的老朋友李提摩太与广州洋药行熟，请他代买一些治风痹的洋药。你忙，叫辜汤生去找李提摩太。辜汤生常埋怨无人跟他讲洋话，怕把洋话给丢了，叫他与李提摩太说一天的洋话，让他过足瘾。”

张之洞这样细心地给两位大老安排礼物，足见他对这次进京的重视，同时也给桑治平以启示。他想起此次要见的另一拨人，他们或许比张、阎更需要外官的敬奉。

“香涛兄，你给张万两银票给我。我去相机行事，有的人是很需

要这东西的。”

张之洞立即明白了桑治平的用意，带着歉意地说：“是我考虑不周，带上银票是很重要的。你再细细检索下，一万两够不够，要不干脆带一万五吧！”

桑治平说：“一万两够了，这也是民脂民膏。”

“一万也好，一万五也好，都是我本人的私蓄。这些开支不会动用公款的，你放心好了。”

张之洞如此公私分明，令桑治平感动：“这笔银子，说到底不是为私，而是为公。你作为私款开支，自然更好。既是私人积蓄，我更要精打细算了。具体开支，眼下也说不清，从京师回来后，我再给你一个明细表。”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你做主。”张之洞抚着桑治平的双肩说，“祝你成功！”

待桑治平刚转身出门时，张之洞又把他叫住：“带嫂夫人一道去京师，让她回古北口去住些日子，与亲友叙叙旧。”

二 为了一个麻脸船妓，礼部侍郎自请削职为民

在两广总督衙门洋务科众多幕友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由桑治平、杨锐起草，经张之洞字斟句酌的审核，一道长达三千余字的《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三天后在督署辕门前放炮拜寄。同日下午，桑治平带着夫人柴氏在临海码头登上火轮。他们取道水路，经厦门、上海、烟台，半个月后在天津塘沽上岸，再由陆路雇骡车进京。将夫人送到古北口后，桑治平回到城里，在南横街一家小旅馆住下，展开紧张而不露声色的活动。

第一个去拜访的，是位居体仁阁大学士的军机大臣张之万。这一对主宾在京师分手已经八年了，再次相晤，张之万已到望八之年。晚

景的大红大紫，使得张之万虽老而不衰，红光满面，步履稳健，配着白发雪须，真有点鹤发童颜之状。张之万见桑治平年近五十，却依旧挺拔矫健，精力饱满，也深觉事业对人生的激发力之大。两人见面，都倍觉欢喜。桑治平将张之洞的永乐端砚送上，果然，这位丹青老前辈激赏不已。寒暄之后，桑治平谈起了他此次进京的意图和打算。

“八年来，与香涛相处甚得，我常觉对他贡献太少，有负中堂当年的推荐和他的一番殷殷相聘的诚心。故毛遂自荐，进京办这桩事，算作一种酬谢吧！”桑治平款款说道，“我想借重老中堂的力量，让朝廷接受香涛所上的折子。”

“这道折子已到了北京。”张之万插话，“三天前，我就在外奏事处的登记房里看到已收到的记录。”

“第二，能让朝廷将张香涛从粤督平移湖督，以便由他来主持这桩天下第一大事。”

张之万半躺在软椅上，仔细地听着。听到“平移湖督”这句话时，他缓缓坐起来，摸了摸胸前稀疏的长须，慢慢地说：“各省关于建铁路的折子，遵照太后旨意都先到军机处过堂。军机处议事时，我自然会替香涛说话，礼王爷那里，我也可以先去打个招呼。但督抚迁徙这种事，若不是太后特为叫军机处发表意见，照例军机处不敢多嘴。这是太后筷子下的一碟特菜，别人是不能下箸的。”

“这我知道，但可以造出一个机会来，让一位太后极信任的人来点一点。而且，我已想到了能打动太后的要害之辞。”

“打动太后的要害之辞？”张之万笑了笑，“你从没与太后打过交道，你知道什么言辞能够打动她？”

桑治平也笑了笑，从容答道：“太后这个人，我虽没与她直接打过交道，但她的脾性，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我曾经对她的驭政之道作过用心的研究。老中堂，我给你说点心得吧！”



左宗棠像

身为太后的重臣，张之万自觉对这个心计甚深的女人都难以捉摸，桑治平这个布衣远客，居然对她研究有得：是旁观者清，还是隔靴搔痒？体仁阁大学士敛容细听。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咸丰十年，文宗爷命左宗棠自立一

军，协助曾国藩办理江南军务。第二年文宗爷去世，太后秉政。这年年底，太后简授左为浙江巡抚，以一四品京堂越级升为从二品疆吏，本已属破格隆遇。不料仅隔两年，又擢升左为闽浙总督。四年前左宗棠还只是一个避难曾国藩幕中的食客，转眼工夫便与他平起平坐，而且左的楚军也由六千人扩大到三万余众，成为别于湘军的一支劲旅。左宗棠为什么能得到太后的这般重用，迁升得如此之快？仅仅是因为他的才高会打仗吗？”

张之万被这一问给镇住了。作为曾、左时代的人，那个时候他也已进入高级官员一流了，对于左宗棠三四年之间的飞黄腾达，他的解释与朝野普遍的看法是一样的：左宗棠会打仗，朝廷急需这种人平叛复国。看来这位过去的幕友另有高见，且听他是如何说的。

“要说能打仗，李鸿章并不亚于左宗棠，且出身翰林，也不过只升到巡抚而已，直到同治六年才正式做湖广总督。为何左宗棠独独这样受到太后的眷顾呢？依我看，同治二年时，江南军事大势已定，朝廷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对付长毛，而是对付在与长毛作战中迅速膨胀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但又不能采取削弱实力的做法，而只能采用帝王学中的另一招——制衡术。左有本事有实力，又一向不服曾国藩，尤其这‘不服’二字使得左成了最好的人选。于是将左迅速提拔起来，与曾国藩相当，分庭抗礼，形成一股在长毛削平之后，稳定政局的极为重要的制约力量。相反，李鸿章是曾的学生，便不能擢升太快。太后那时秉政不久，年纪尚轻，不可能有如此的深谋远虑，不知谁为她出了这个主意，那人是清朝的一大功臣。此人对同治中兴所起的作用，当不在曾、左之下。太后接受这个主意，也足见太后的智能不低。从后来她用醇王来制约恭王，用清流党来制约当权派，都可见她已深知其中三昧。”

仿佛真有点说破英雄惊煞人的味道。二十多年前江宁打下后大裁湘军，抑曾氏兄弟抬左宗棠、刘长佑叔侄的一系列反常举措，以及这些年来朝廷内部权势斗争的此消彼长，经桑治平拈出“制约”二字来，在官场中从青年混到白头的张之万，顿时有廓清一切之感。

他不断地点头说：“你看得很准很透，太后是在时时用这个办法。就拿前几年办海军衙门来说吧，既叫醇王做督办大臣，又要派个庆王来做协办大臣。一个是皇上的本生父，一个是她方家园的亲家，这不也是用庆王来制约醇王吗？”

“正是这样的。”桑治平接着说，“依我看，太后这些年面对着以李鸿章、刘铭传为首淮军势力的炙手可热，和以曾国荃、刘坤一为首的湘军势力的倚老卖老，总在设法寻找一个非淮非湘，而又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培植，以便制约湘淮两股力量。以我冷眼观察，这个人便是张香涛。”

堂弟这些年的迁升速度确有当年左宗棠飞黄腾达的架势，但作为湘淮力量的制约人，张之万倒没有从这个方面想过，经桑治平这一提醒，他有点恍然大悟似的。

“香涛这些年也还争气，尤其是镇南关那一仗，打得太漂亮了。你不知道，战前我还真为他担心，生怕他成了第二个张树声。祖宗保佑，他没有给张家丢脸。”

“所以，我以为在今后的年月里，张香涛将作为文武兼资的社稷之臣受到太后的器重。故而，当有一个太后信得过的大臣向太后点明，兴建铁路尤其腹省干线乃是国家的第一等大事，这桩事若让湘淮两个圈子里的任何一个人来做，都会因此而更助长他的声望，从而使得重量倾向一方。只有让张香涛来做，才能让他挟此事功，成为真正能制约湘淮的第三大力量。若能如此，大清江山将可厝于磐石之上，至少二十年内可保平衡。”

张之万离开软躺椅，一边踱着步，一边说：“你这话是计虑深沉之言，只是得由谁去向太后挑明呢？我是他老哥，自然不合适。醇王爷格于他的身份，不宜讲这等话。其他人，有能和太后做这种谈话的，太后未必信得过他；太后信得过的人，又未必有这个机会。”

“有一个人，太后信得过，他也会乐意为张香涛去当说客，但眼下缺少与太后见面的机会。”

“哪一个？”

“阎丹老。”桑治平答。

“要说太后对阎中堂，虽然也有过不愉快，但我知道，从心里来说，太后是很敬佩他的。接受他的致仕请求，却又挽留他住京师，每个月派御医登门两次为他拿脉诊病，从太医院那里给他取药，本朝尚无先例。只是他既不在军机处，要见太后就十分之难了，怎么能有进言的机会呢？”

桑治平说：“张香涛知他风痹严重，特为从洋人那里购来了最新的治风痹良药。明天我去拜访他，先把药给他送去。”

“也好。你先去看看他，了解下他的近况。过几天，我亲自去见见他。若有可能的话，我们两个老头子为香涛来谋划谋划。”

第二天，桑治平由张府仆人带路，来到猫耳胡同阎宅。

猫耳胡同是一条很小的胡同，胡同里只有十几座老旧的小四合院，阎敬铭所住的院子就是其中的普通一座。不但外面不起眼，里面也一样的灰暗逼仄，若不是张府仆人导引，桑治平寻遍京城，也不会想起会在这种胡同宅院里，找到一年前还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八年前去解州书院拜访的一幕又重现在眼前，对比数百步外的豪宅大院高车驷马，桑治平禁不住感慨歔歔。

“去年当然不是住在这里，那院子宽大些，胡同也大些，因为一天到晚有不少人来，主要是方便客人。现在不在位了，也没有几个显贵的客人来了，要那大院做什么，这也就足够了。”当桑治平疑惑地发问后，阎敬铭平淡地解释。

一个三十余岁不脱庄稼人本色的黑瘦汉子过来冲茶，桑治平认得，这就是那年陪着进京的阎敬铭的侄孙。阎敬铭指着侄孙说：“过去的男女仆人也全都打发走了，只剩下他们两口子跟着我，做点茶饭浆洗的杂事。”

京城哪一位退下的大员不依旧是钟鸣鼎食奴仆成群，阎敬铭如此不合时宜，怪不得在官场里混不长久！桑治平在敬佩之余不免生出几分怜恤来。

“你这次为的啥事进京？张香涛还好吗？”阎敬铭仍然是一口带着浓重鼻音的陕西口音。桑治平心里想：他这样瓮声瓮气地说话，慈禧听了不烦吗？嘴上忙答道：“我来京师，是为两广办点公务的。张香涛很好，他常惦念着您，知您有风痹，特为从洋行里买了些西药，叫我送给您。您试着吃吃看。”

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将一个尺余长宽印着几排洋文的白纸盒递了过来。阎敬铭接过，打开纸盒盖，里面整整齐齐排列几十个雪白的玻璃小瓶，取出一个小瓶子看时，内里装着百十颗黄豆大的小丸子。

“怎么个吃法？”

“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四粒。一个瓶子一百粒，可吃十二天，这里有二十四瓶药，差不多可吃一年。”

“劳香涛费心了。”阎敬铭笑了笑说，“萧太医很怕洋药，看来这个药还只能偷偷吃，不能让他知道。”

叫侄孙收好药后，阎敬铭笑咪咪地问：“你来京师办什么公事，机密吗？”

桑治平答：“也不是什么机密事。眼下为着要不要修铁路的事，各省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张香涛集合衙门幕友也在探讨这个事。大家都说，铁路是致中国于富强的大好事，并且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为此专门上了一道长折给朝廷。”

“大胆的设想？”阎敬铭微笑的脸上布满皱纹和褐色老年斑，“设想什么呀？”

“张香涛和粤督衙门的幕友们认为，中国有一条大铁路要修，即

从北京到广州，把这条大铁路修好了，中国南北就通了。京广铁路好比人身上最大的一条主血脉，这条血脉一通，人就生龙活虎了。”

“好！”阎敬铭昏花的老眼里突然射出光亮来，“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设想，张香涛为朝廷出了个好点子！”

不待桑治平点明，阎敬铭已明白他此次进京的意图：“我知道，你此次是负着张香涛的重托，来京师游说当路者，让他们为这个设想说话。”

“正是的！”桑治平兴奋地说。

“可惜，我已不当路了。”阎敬铭边说边用手按压着大腿，显然是风痹的原因：因坐久了大腿发胀，“不过，我可以为你出个主意。”

桑治平忙说：“请丹老赐教。”

阎敬铭说：“据我看来，太后表面上讨厌洋人，心里其实很看重洋人，洋人说的一句话，抵得上文武大臣的十句百句话。修京广铁路这样的大事，若仅张香涛一道折子，太后很可能被建这条铁路的困难所吓住，不会同意。若有几个洋人，尤其是英、法这些强国的洋人也说中国宜建这条铁路，太后就会心动了。据说张香涛的幕府中有好些喝过洋水的人，叫这些人用洋文洋名在几家外国报纸登几篇文章，那就起大作用了。”

“用洋文洋名”，这不是明摆着叫中国人冒称洋人吗？这不是与圣贤“诚实不欺”之教大相径庭吗？倘若这句话，从时下的一般官员口中说出，自是毫不足奇，但却由这位丹老口中轻轻松松地说出，却令桑治平颇为吃惊。然而也就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位传奇式三朝元老的所知，或许仅只皮毛而已！

“丹老，外国报纸上的文章，太后是怎么知道的？”

阎敬铭微笑着说：“总署里有一个翻译馆，馆里也有十几个深懂洋文的译员。这些译员什么事都不做，天天读外国的报纸，遇有议论

中国的事则译出来，送给总署大臣，再由总署大臣拣大的送给太后亲自过目。太后每天上朝之前要看一个小时总署送来的译文。”

啊，原来慈禧并不蔽塞寡闻！

看到阎敬铭再次按压大腿，桑治平不敢久坐了。他起身告辞，急忙奔到仁权家，要仁权将阎敬铭的建议用电报发往广州。

将拜访阎宅的情况禀报张之万后，在仁权的陪同下，桑治平看望了王懿荣。

这个未来的甲骨文之父至今仍屈居于中下级京官之列，翰林清贫，加之他两年来身患腹胀之病，药资耗费不少，家境颇为萧条。桑治平拿出五百两银票来，说是妹婿所赠。妹子已去世八年了，妹婿还念及旧情，重金相赠，王懿荣很感激。因为是至戚，桑治平将进京的意图毫不隐瞒地告诉王懿荣，并坦率地对他说，希望借助当年清流的力量，为张之洞谋求支持。

王懿荣沉吟片刻后说：“好！今天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们雇个骡车到西山去一次，我陪你看一个当年清流中的重要人物。”

“谁？”

“明天在车上我再跟你说吧！”

王懿荣有意卖了个关子。吃完晚饭，仁权回家去了，桑治平则和王懿荣闲聊京师官场士林。夜里，桑治平躺在王家书房的单人木床上，将往日清流名士们排了个队，却始终拿不准眼下住在西山的是哪一个。

第二天，是北京秋日的一个好天气，阳光和丽，蓝天高爽，想起西山此刻正是红叶浪漫的时节，桑治平便欢喜难耐，转念又想：这位翰林老弟怕是借看人为由，邀我秋游西郊？坐上骡车后，王懿荣笑着问：“你想得出，我今天带你到西山去看谁吧？”

桑治平摇了摇头。

“当年与四爷齐名的翰苑四谏之一的宝廷。四爷放外晋抚不久，他也擢升为礼部侍郎。”

啊，原来是满洲第一才子宝竹坡，当年京城赫赫有名的清流党，桑治平怎会不知，只是没有见过面罢了。

“他在礼部做侍郎，为何又住在西山？是不是西山有别墅，他这段时期在西山养病？”

王懿荣笑道：“哪里养什么病，他早已不是侍郎，隐居西山两三年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慢慢地说吧！”

于是，在通往西山的古道上，在骡车清脆的铜铃声中，王懿荣为远道客人讲叙了一段清流党人中的风流故事。

三年多前，黄带子宝廷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出任福建乡试主考。乡试完毕，宝廷离开福州北上回京。这一天，来到浙江衢州府江山县。江山县风景秀丽，尤其是流经境内的衢江两岸更是山清水秀，风光如画。载舟泛衢江，便成为江山县的一大特色，向为文人雅士所称道。船家为了揽客，常以年轻的女人作诱饵。这些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都能唱几曲歌子，弹两手琵琶。她们卖唱也卖身，多花几个钱，大白天里也可在乌篷盖着的舱里陪游客睡觉，故而好色之徒趋之若鹜，江山船妓也便艳帜高张。这宝廷本就是一个极好女色的文人，早闻江山县有这等美事，遂有意在这里玩乐玩乐。他悄悄吩咐贴身仆人，去寻找一家有着最美女人的船户，不管他开价多少，都可以。仆人很快便给他找了一只船，船上有一个能歌善舞的美女，白天陪他看两岸风光，晚上在船舱伴宿，一天一夜收白银三十两。宝廷主考福建，放榜后新举人们合伙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他作程仪，三十两不过区区小数，他满口答应。

第二天一清早，宝廷带着仆人上了船。这个船比别的船都大，船板船舱都像新油漆过似的光亮亮的。船上的各种器具也都整齐干净，驾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老夫妻，对这个舍得出大价的游客兼嫖客十分殷勤。自然，最令宝廷开心的，是那个浓妆艳抹、打扮时髦的船妓。这女人大约二十五六岁，高挑而丰满，美丽而妖冶。特别是那一对三寸金莲娇娇小小，托在手掌里都嫌纤弱。宝廷是满人，家里的福晋也是满人，满人不裹脚，故而在宝廷的眼里，小脚更显得可贵。那女人边弹边唱，琴声婉转歌喉甜美，说起话来，一口软绵越语，又温又柔，如糖似蜜。宝廷完全被这女人给迷住了，哪有心思去看两岸的风景，一双眼睛总盯着船妓眨都不眨一下。天色尚未断黑，便拥着那女人进了舱，一夜颠鸾倒凤，销魂荡魄，宝廷似乎平生没有这样畅快过。他决定将她买下来，带回京城去。

“姑娘，我是当朝的礼部侍郎，圣祖爷的后裔，你愿意跟着我吗？”

姑娘被吓蒙，瞪着一双大眼睛借着闪来晃去的豆油灯，将眼前这位年过半百的单瘦嫖客，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看着，心里想：礼部侍郎，圣祖后裔，这可能吗？这大的官，这尊贵的身份，他会来江山县嫖船妓吗？她惊疑万分地摇了摇头。

“你是不同意，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宝廷平静地笑了笑。那姑娘还是只瞪眼看着，不说话。

“我给你看样东西。”

宝廷从随身带的蓝布包里取出一段三寸长一寸宽厚的铜柱来，悄悄地说：“这是朝廷颁给我的福建正主考官铜印，不信，我盖一个给你瞧瞧！”

说着，又从蓝布包取出一团印泥来，将铜印在印泥上擦了擦，看看左右找不到盖印的纸张，突然他灵机一动。“姑娘，伸出你的手臂来。”

船妓不知他要做什么，顺从地将手臂伸过来。宝廷卷起她的袖子，将铜印往她的手臂一压。立时，姑娘雪白的手臂上现出几个鲜红的字来。姑娘识得一点字，看那上面果然印着“钦命福建乡试正主考官防”十一个字。

果然是一位贵人！这船妓从十六岁开始便做皮肉生意，她做梦都不敢想在这种场合上能遇到如此贵人，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呀，老天爷送来的好运，岂可让它失掉。姑娘忙磕头说：“若大人不嫌我卑贱，我一世做牛做马侍候你。”

宝廷笑道：“不要你做牛做马，要你做我的姨太太。”

姑娘欢喜无尽地说：“能给大人做姨太太，是我三生修来的福气！”

宝廷摸着姑娘的脸蛋说：“船上老两口是你的父母吗？”

“不是，我八岁上被人卖给了他们。”

“你看，我从他们手里买下你，会要多少银子？”

姑娘愣了一下说：“这个我不知道，他们一定会要大价钱的。”

宝廷没有做声。

姑娘急了，忙说：“如果他们要价太高，我会帮大人说话的。我死活要跟你走，他们说说不定会把价降下来的。”

宝廷笑了笑说：“难得你一番好意。”

第二天清早，宝廷就向船主提出想买走姑娘。

船主问：“她本人同意吗？”

“同意。”宝廷答。

船主想了想说：“你拿一千五百两银子来吧，一手交银一手交

人。”

仆人在一旁听见，吓了一跳，忙把主人拉到一边，偷偷地说：“大人，你不能买这种女子，以后让人知道了，多不好！”

宝廷一本正经地说：“买妾是常事，有什么不好？青楼女都可以买，船家女就不能买？”

仆人说：“即便要买，也要还个价呀！一千五百两，这价出得太高了。”

宝廷笑道：“你不知道，这女子是无价之宝，一千五百两不贵。我主考一次福建，都得了一千五百两程仪，她还比不得我一次主考吗？退一万步，就算没放这个差，我没得这一千五百两程仪嘛！”

仆人无奈，只好不做声了。宝廷痛痛快快地交给船主一千五百两后，高高兴兴地带着船妓继续上路。途中的某一天大清早，他突然发现，刚洗好脸未及化妆的船妓脸上长着十多颗浅麻子。那女子见宝廷看出了她的毛病，十分羞愧。宝廷却不以为然地说：“你这麻子浅，多搽点粉就行了，我与你相处十多天了才看出，别人谁会知道我娶了麻女？”

后来宝廷刻印自己的诗集，命名为《一家草》。因为江山县的这种船业以九家船户最为著名，浙江人称之为江山九姓。于是有好事之徒以此作联：“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宝廷并不在乎别人的讪笑，将这个麻美人当做无价宝看待。到了京师后，先在西山买了三间房子，让麻美人住，自己常来西山与她相会。后来此事终于被人发现，京城里弄得沸沸扬扬的。宝廷于是干脆上了一道自劾折，说身为宗室侍郎，在奉命主考期间嫖船妓，又买之为妾，实属有违圣命，有辱斯文，请朝廷准予辞职为民，以肃言箴以惩来者。慈禧也深恨宝廷太不争气，便真的将他削职为民。福晋和两个翰林儿子也以他为羞，于是宝廷索性离京长住西山，与麻美人厮守在一起，这一住便是三四年了。

“宗室一家名士草”，又作“宗室八旗名士草”，见刘体仁《异辞录》中《京人诗嘲宝竹坡》一节——

宝竹坡侍郎癸酉典浙试归，买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鞋头船娘也。入都时别行水程，由运河至通州，及侍郎由京以车亲逐之，则人船俱查，传为笑谈。壬午典闾试，由钱塘江往，与江山船妓狎。妓面有痘瘢，侍郎短视，不之觉也。归途娶为妾，鉴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县令诘其伪，欲留质之，侍郎大惧。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恐疆吏发其覆，遂于道中上疏请罪，部议褫职，报可。侍郎曾以蒲圻贺云南尚书认市侩李春山妻为义女，劾之去。京人为诗嘲之曰：“昔年浙水载空花，又见闽娘上使槎。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义女弹乌柏，惯逐京娼吃白茶。为报朝廷除属籍，侍郎今已婿渔家。”

“真正难得的一段风流佳话！”桑治平听完王懿荣的故事后快活地大笑

起来，“想不到张香涛当年的清流朋友里还有这等性情中人，想不到宗室中还有这样不爱高官爱美人的风流名士！如此有趣的人，我真想结识结识他。”

王懿荣也很高兴地说：“马上就要到了，你可以在西山多住几天，和他说个透！”

三 经阎敬铭点拨，慈禧重操制衡术

说话之间，骡车拐进了山村小道，四周尽是黄黄红红的树叶，连茅草也被映得火亮亮的。西山，果然已被它独特的秋景所包围，与尘土飞扬人声喧嚣的市廛相比，眼前的西山真是神仙居住之处。

王懿荣指着前面的几间简朴的泥木房说：“宝廷和他的麻美人就住在这里。”

他们刚下骡车，就见屋子里走出一个面容清癯的半老头子来，一身布衣布履，头上戴的也是一顶布帽子。他朝骡车看了一眼后高声招呼：“稀客，稀客，我听见骡铃声，知有客人来了。原来是你王廉生，你可是难得来的呀！”

王懿荣也笑呵呵地说：“你是西山之主，这么美的西山红叶，也

不发个帖子请我们来玩一玩。”

说着走近了，王懿荣指着桑治平介绍：“你知这位是谁吗？他就是这几年协助张香涛成就大业的桑治平桑仲子先生！”

宝廷满脸笑容地说：“早就听说张香涛身边有个了不得的桑先生，今日能在西山与您相见，幸会幸会。也不必进屋了，就在这坪里坐吧！”

桑治平也笑道：“久仰竹坡先生大名，有缘得见，足慰平生。这坪里最好，一边畅谈，一边欣赏西山秋景。”

坪里摆放着几把木桌木凳，大家坐下。一阵山风吹来，夹带着几声雀儿啼叫，顿觉心旷神怡，浑身清爽。

宝廷朝屋里喊道：“水妞，来贵客了，快端茶点上来。”

王懿荣悄悄地向桑治平使了个眼色。桑治平明白，这水妞就是刚才说的江山船妓了。

水妞出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木盘，盘子上放着茶杯、果点等。桑治平仔细地看这个女人：丰腴匀称，五官端正，脸上笑意盈盈，或许忽闻客至来不及化浓妆的缘故，当她走近桌边时，明显可见脸上的麻子。桑治平心想：即便除开麻点不论，要说这个女人多么美艳迷人，似乎过点了点，这种女人多的是。她到底凭借什么将宝竹坡迷恋到神魂颠倒，以至于连官位家室都不要了呢？想到这里，桑治平越觉得眼前这个宗室可爱起来。在许多人看来，此乃典型的不足为训的放浪行为，可他却能顶得住压力，受得了寂寞，守住这个麻女怡然自得地生活着。这种与世俗为敌的勇气和耐力，显得多么难能可贵！桑治平想起张岱说的两句话来：“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虽被视为惊世骇俗的怪诞之言，然衡之于世人，又的确如此。这位宝宗室可谓癖恶疵大，然而却又是真正的有深情有真气的人。桑治平的确乐意与他做朋友。

“仲子先生，这里不比城里，没有好东西款待，将就吃一点。”正

在桑治平神思遐想的时候，宝廷给他递上一片野梨。

桑治平接过，顺口问：“竹坡兄这几年过得还好吗？”

“马马虎虎也还过得下去。”宝廷一边嚼着野梨一边说，“我就好喝酒，这个毛病到死都改不了，故而日子过得拮据。”

桑治平想起随身带的银票，便摸出一张来递给宝廷：“这是一千两银票，是张香涛送给你的。他说他做督抚七八年了，从来没有对过去的朋友有过丝毫资助，心里有歉意。竹坡兄，看来你正需要它，你就收下吧！”

宝廷并不推辞，立时接过说：“这是张香涛送给我的银子，我有什么收不得的？何况我这几年缺的就是这东西。”说着又掉过头对里屋叫道：“水妞，张香涛送银子给我了，你出来一下。”

水妞又出来了，笑吟吟地从宝廷手里接过银票，向桑治平深深地道了一个万福后，捧着银票又款款地进了内室。

看着水妞左右摆动的细长腰肢，桑治平看到了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风韵，他似乎突然明白宝廷被她迷住的奥妙所在。

桑治平不由得赞叹：“竹坡兄，你真好艳福，有个这么年轻漂亮的太太。”

“不是太太，是姨太太。”宝廷大大方方地纠正。

王懿荣笑着说：“在来的路上，我把你们两人的故事说给仲子听了。他高兴得不得了，连连称赞你是性情中人，真名士，愿意与你做朋友。”

易宗夔著《新世说》中《宝廷娶船妓而夺官》一节，对此有记载——

宝竹坡为侍御时，与张香涛、张幼樵、陈伯潜、盛伯熙齐名，抗疏敢言，京师目为清流党。后因张幼樵失败于马江，名流气沮。宝时为浙江督学，娶江山船妓女，复上疏自劾狎妓旷职。部议夺官。归京后往来西山，以诗酒自娱，洒然有遗世之念，尝有句云：“微臣好色诚天性，只爱风流不爱官。”其佻傥可想。

宝廷喜道：“看来仲子也是个性情中人，我很乐意有你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句大实话，你别看张香涛是个八面威风的总督，于性情中事，他比我绝不逊色！”

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桑治平、王懿荣也跟着笑了。王懿荣说：“竹坡，我问你一件事，你要对我说实话。”

“什么事？”

“你那年带着姨太太回京师，为何一定要自劾，而且自己提出要朝廷准你削职为民。无论宗室里，还是卿贰一级的官宦中，买妓做妾的都大有人在，让人说说议议一段时候，兴头一过自然也就风平浪静了，有的人干脆来个不承认，反说人家诬陷大臣。你怎么这样胆小怕事，难道你真的认为自己是辱朝廷吗？”

宝廷笑着说：“你看我像个胆小无主见的人吗？”

王懿荣说：“就是看着不像，我才有这个疑问。”

宝廷收起笑容，过了好一刻才开口：“你是我过去的清流朋友，仲子和我一样是个性情中人，当着你们真人，我不说假话，我对你们说实话吧！”

宝廷端起手边的茶杯来，喝了一口，对着两个聚精会神的听众继续说：“我原本也并没有想为这件小事自劾的。带着水妞走到山东的时候，突然听到张幼樵充军新疆的消息，心里大吃一惊。到了通州，又听人说陈弢庵降五级处分，已回原籍福建去了，心里好一阵难过。回到家没几天，又听说吴大澂与俄国人勘定边界受辱而回，京中官场对他倍加奚落。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使我突然醒悟过来。我自思前些年也爱放言高论，得罪过不少人，张、陈、吴都是被人诱进圈套，跌到陷阱里去了。看来，这不仅仅只是对他们三个，而是对清流党的算计。李中堂、潘部堂都不在军机处了，保护伞已失去，说不定哪天自己也会糊里糊涂地进了别人的圈套而不自知，何不索性借这事来跳出是非圈。两位，实话告诉你们，我宝竹坡用的是苦肉计，以自污来免

祸，苟全性命于乱世。”说罢苦笑起来。

王懿荣说：“原来如此！看到这几年清流凋零的现状，我也猜到几分，只是不能坐实罢了。”

宝廷说得兴起，指着不远处一个棚子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桑治平顺着手势看去，茅草棚里放着一个大木器，像是棺材，却又比通常的棺材大得多。

王懿荣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告诉你们吧！那是一口可装两个人的棺材。”宝廷爽朗地笑道，“这全是黄体芳那促狭鬼害的。”

黄体芳现为通政使，早些年也是清流中的一员干将。王懿荣和他很熟，桑治平也知此人。

“黄体芳说，你每次弹劾别人，都声言不畏死，并曾买过一口白木棺材寄在龙树寺，这事太后早已知道。说不定你这次自劾，太后会赐你自尽。你为船妓而死，船妓自不单独存，故要死就会同时死两个，不如干脆先定做一个可盛两尸的大棺材。过去你是为义而不畏死，而今是为情而不畏死，普天下都仰慕你是个汉子。我听信黄体芳的话，果然做了这口可盛双尸的大棺材。不料太后并没有叫我死。我拿这口大棺材真没办法。要卖出去吧，哪家会买这样的棺材，准备一天死两人？要劈掉当柴烧，大清律有规定，劈柩有罪。只好供在这里，今后唯有慢慢让它腐烂好了。”

宝廷以贫乏之身在西山度过晚年。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秘魔崖题壁诗》及《宝竹坡晚年贫困》两节对此有所记载——

八大处中秘魔崖在西山之卢师山，为证果寺旧址。《宸垣识略》称，卢师于隋仁寿中居此，驯二童子曰大青、小青。说固荒诞，然崖于翠微八寺中称最胜，巨石一片，岿如鲸呿，对面绝壁，草木秀蔚，春深秋初，苍紫万态，下临绝涧，夏雨初过，奔洪一发，则四山皆响，此在北方不易觐也。宝竹坡罢官后，以西山为家，朝夕攀陟，尤数就兹崖，题诗壁间几满，多五言古诗，下署“偶斋”二字。予尚抄其一云：

雪后山气清，

仲春如深秋。

落叶满涧底，

冷泉冻仍流。

阴岩覆余寒，

枯苔残雪留。

静坐人语绝，

悄然忘乐忧。

问君何能然，

此心无可求。

状难状之景，甚有味。其旁有翁松禅一诗云：

袞袞中朝彦，

何人第一流。

苍茫万言疏，

悱恻五湖舟。

直谏吾终敬，

长贫尔岂愁。

何时霜月下，

同坐四(西)山秋。

按：竹坡以光绪八年投劾去官，自此留滞西山，行吟憔悴，至十六年歿。翁文恭于竹坡为前辈，而柄国至光绪廿四年始归田，此诗度是十六年庚寅以前所题，以其词意竹坡尚在也。“苍茫”句，似是指直、晋、豫饥，竹坡应诏陈言，请罪己并责臣工条上救荒四事；其下“直谏”句稍广泛，然亦似指吴柳堂尸谏时，竹坡奏论为穆宗立嗣事；“悱恻”句，则指纳江山船女事，以况鹁夷也。由庚寅后二十年，宣统二年，陈弢庵起用，重游兹崖，题一诗于翁诗侧，云：

山灵不愠我来迟，急雨回风与洗悲。破刹伤心公主塔，坏墙掩泪偶斋诗。后生谁识承平事，皓首曾无会合期。三十年来听琴处，秘魔崖下坐移时。

自注云：“曾与偶斋听壶公、蕺斋琴于此。”按：张老此诗，题为“庚戌七月十九日同嘿园游翠微卢师诸寺”，诗中之后生，即指嘿丈也。清流四谏与翁叔平不甚洽，然观翁此诗于竹坡殊致钦挹。张老诗则开口便沉痛，以下洗悲、伤心、掩泪、皓首，备极感怆。盖此时四谏唯张老仅存，听琴者亦唯壶公尚在。此则并关掌故，不止名士墨缘，故可宝惜。崖石袤广，僧于其腰界以短墙，墙内为洞，祀卢师，墙外突出若台，缭垣半规，杂置数石可坐。此数诗皆书于墙者，盈尺之间，纵横墨沈，凌乱无隙。偶斋题诗四五首，悉就漫漶，十年前蘅以浓墨界三诗翹示后人，而无识者寔亦复书其上。予居旧京久，岁必三四至，夏听奔泉，秋眺红叶，每过必谛玩再三。辛未正月三日复游此，因以摄影机照此三诗影以归，别有一诗，中有云：“宗臣昔作江潭放，逐客老蒙宣室召。俱摩坏壁寄千悲，新篇还挟雍门调。可怜朝士并成尘，恶札连翩填石窍”云云。此影片今亦不存。别翠微又五六年，不知壁题无恙否？北国忧危，风轮眩转，此在文字史中，何啻雪地一痕。不意琐琐记之，遂数百言也。

竹坡先生之贫特甚，罢官后，徜徉京西诸山间，得诗数百首，春寒如严冬，而著缁袍，面被棉见。松禅诗中之“长贫”，盖纪实也。直声著天下，身为贵胄，交游遍朝端，而穷饿不顾以死，非徒令人所难能，古亦不多见。闻先生歿时，无以为殓。张庵哭以诗云：

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千里诀言遗稿在，一秋失悔报书稀。梨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

“渴葬”亦纪实。“梨涡”二句，言以壬午纳妓一案，借此求去，尤见竹坡心事。林畏庐、陈石遗皆先生典试闾中门人，记秘魔崖畏庐亦有题句，惜未抄得。《石遗室诗话》云：“后二十余年，同张庵、畏庐至秘魔崖，壁间题字尚如新。赋二十八字云：‘尚余二客话山邱，卅载门生亦白头。绝似平山堂下过，龙蛇飞动壁间留。’”用欧、苏事尤精切。此当亦在庚戌、辛亥间事，与前述张老之游，必稍后矣。

说罢又纵声大笑起来！

世上居然有这等胸襟的人！桑治平望着这位满洲绝无仅有、天下罕见其双的名士，不觉从心里爆发出酣畅淋漓的笑声来。

三人快乐地大笑一阵后，宝廷说：“不说我的那些无聊事了，仲子，谈谈张香涛吧。你从广州到京师，又从城里来西山，想必有大事，说说你们的事吧！”

在这样胸无城府、旷达脱俗的人面前还有什么可隐瞒的，桑治平将他心中所想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全部掏了出来。

宝廷平静地说：“自光绪二年张香涛从四川回京，到光绪十年张

幼樵、陈弢庵获罪，这八九年间是京师清流最活跃的时期。那时国有大事，清流必集会商讨；参折朝上九重，犯官夕入诏狱，是何等的风光！但后来，香涛外放，潘伯寅、李高阳相继出军机，再到张、陈贬谪，我宝某人隐居，邓铁香病归，这几年来，风流云散，人去楼空，京师不闻清流之名已久矣。”

宝廷这几句话说得桑治平心里沉重起来，是呵，今非昔比，先前震慑朝野的清流还可以借重吗？

“尽管清流辉煌不再，但余韵尚存。”宝廷的语气显然转变了，“李中堂现仍做着礼部尚书，潘伯寅在家养病，国家大事他还挂念着。黄体芳做通政使，他的侄儿黄绍箕在翰林院做侍讲，这小黄比老黄更敢作敢为，日后前途无量。此外，还有我们这个大学究王廉生在。张香涛是清流的骄傲，他现在有事求大家帮忙，众人岂能袖手旁观？这事交给我好了，我来做串通人，五六年没有集过会了，不妨借这个题目大家再聚一聚，议一议，也让官场士林知道，清流还在，大家做事还得留神点。”

桑治平刚要变冷的心立时被宝廷这番话烧热了：原来这个退出官场的隐士还依然热情如故！此时他才明白，为什么王懿荣要带他上西山来会宝廷。正在高兴时，一个顾虑冒了出来。

“竹坡兄，这修铁路是大洋务，据说当年的清流们是以谈洋务为耻的，他们会对铁路热心吗？”

宝廷哈哈笑道：“仲子，你这是老皇历了，经过甲申年跟法国人这一仗，大家都看出洋务的重要了。徐桐、崇绮等视洋务为仇的老顽固没有几个了，即便翁同龢等人反对修铁路，也是别有用心，并不是反对洋务。”

“好，这就好了。”

桑治平放下心来，开始和宝廷、王懿荣细细研讨每一个环节。黄氏叔侄也属清贫之列，依王懿荣例，赠五百两银子。李鸿藻是个清高

之人，绝不收银，这几年他一直遵照当年龙树寺方丈通渡所说，服饮龙树寺代为炮制的丹皮茶。于是决定送三百两银子给龙树寺，寺里每三个月给李府送去五斤丹皮，直到将三百两银子用完为止。宝廷说至少可以用十年，老头子今年六十九岁了，还不知活不活得了十年。潘祖荫也是个不收银子的名士，他一生爱的是鼻烟壶。就叫精于鉴别的王懿荣到古董铺给他买一对极品鼻烟壶，再贪心的古董商，喊出二百两，也是天价了。

送银送礼请帮忙的事，都由眼下无任何职衔在身的宝廷去办，可以不露声色，不着痕迹。众人收下银礼答应后，桑治平再一家家去走访，代张之洞去看望他们。宝廷建议：“在萃华楼置一桌酒，大家一起见见面，聚一聚。”王懿荣认为现在已不是八九年前的情形，清流们还是宜散不宜聚。桑治平也以不聚为好，免得招来闲言碎语。

就在宝廷与众清流联系的时候，阎敬铭也为此事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一连服用十天洋药后，阎敬铭感觉风痹痼疾有了明显缓解：可以拄杖在胡同里来回走上三五次，腿脚不胀痛了，右手也可以握管作字了。号称风痹圣手的萧太医开的单方，吃了一年多，并没有大的效果。看来这洋药是真的好。老头子因病情的好转，这几天里心绪很好，故而当张之万来看望时，两个老搭档兴致勃勃地说了一个下午的话，趁谈话投缘之际，张之万将桑治平的那番话婉转地说了出来。送走张之万后，阎敬铭躺在床上思索良久。自己一个无官无职寓居京师的衰老头子，又如何能将那些话上达天听呢？即便想出个法子，那些话又如何既含蓄又不致很费解地来表述呢？琢磨来琢磨去，阎敬铭觉得最好的方式是面见太后。如今要面见只有一个借口，即要离开京师回原籍了，请求陛辞。不是在任要员，太后能拨冗召见吗？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且试一试，太后实在不肯召见，那也只能归之于天意了。

寓居京师，原是为了治病，现在萧太医既然治不好，而张之洞送来的洋药却有效，不如回解州去专吃洋药好了，滞留京师已无必要。倘若因此而成全张之洞的好事，也算酬谢了当年他的推荐之德，于人

有利，于己无损。临天亮时，阎敬铭终于拿定主意。他用心口述一篇情意殷切的折子，叫侄孙记下封好，递交给午门侍卫，由午门侍卫代送到宫中外奏事处。

出乎阎敬铭意外，慈禧在看到阎敬铭的折子后，立即传令，次日上午在养心殿召见。这一年多来，慈禧多次从萧太医的嘴里听到阎敬铭居所是如何的卑陋，自奉是如何的简朴，也多次从户部堂官口里听到阎敬铭留下的账目是如何的明白清晰，与部属的交往是如何的公私分明。慈禧对这位致仕大吏有了更深的了解。

不要因慈禧日食万金、挥霍数千万两银子修建颐和园，就以为她也赞同别人奢豪靡费；不要因慈禧用卖官鬻爵笼络收买等手法来驾驭臣工，就以为她也希望别人贪污中饱、拉帮结派，恰恰相反，历朝历代的专制者，从来都是将他本人与律令法规分开的。国家律令、祖宗成法都只是对臣下而言的，他本人绝不在其管辖约束之中。他本人可以穷奢极欲，却要求臣下越节约越好；他本人可以无端猜忌，却要求臣下忠诚不贰；他本人可以培植私党，却要求臣下绝不能朋比结伙。古往今来，凡专权擅政的帝王，莫不如此。慈禧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阎敬铭不贪不欲，是难得的好官，过去的不满早因他的致仕而消除，如今对他施行格外的优渥，正好为文武大臣树立一个典范。

“阎敬铭来了吗？”第二天上午，慈禧带着光绪，刚在养心殿东暖阁炕床上坐定，便问当值的端王载漪。

“阎敬铭已在朝房恭候多时了。”载漪恭恭敬敬地回答。

“你去把他叫来。”

“噫！”载漪没想到第一个叫起的便是阎敬铭。

一个钟点前，朝房里便坐满了等待召见的大臣。今天共有五起，有军机处的，有刑部的，还有外省进京的督抚。因为知道阎敬铭是个致仕回家的人，这把年纪了，也不会有起复的可能，对官场而言，已是个没有用的废物。载漪只对阎敬铭不冷不热地打个招呼后，便热

情地与那些现任军机督抚谈天说地聊家常，再不理他了。这么多肩负重任的人等着要见，为何第一个召见他呢？载漪不明白太后脑中的机奥，来到阎敬铭的面前，脸上略有点笑意：“阎大人，太后叫您哩！”

太后第一个召见一位致仕回籍的革员，这是件稀罕的事，满屋大臣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阎敬铭。七十三岁的阎敬铭确实已经衰老了。他的须发已全部变白，而且白得哑暗没有一点亮光，面孔瘦削，本来就粗糙多皱的皮肤上又增加了密集的老人斑，更显得老态。他慢慢地站起来，步履沉重缓慢，略带有点颤巍巍的样子，好像两条细长的腿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起整个身躯了。

李孟符著《春冰室野乘》中的《阎文介公遗事》一节，对阎敬铭生平有所记载，现抄录于下——

朝邑阎文介公敬铭，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未第时，尝就大挑。甫就班跪，某亲王遽抗声曰：“阎敬铭先起去。”公深以为恨，常慨然叹曰：“一岁三落第，而会试不与焉。”盖公于是岁试中书教习，皆被摈也。其后入翰林，改官户部。胡文忠奏调总办东征粮台，疏中有“阎敬铭气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之语。未几即超擢藩臬，晋抚山东。

来到养心殿东暖阁，按照规定，阎敬铭向太后和皇上行了跪拜礼。慈禧指着旁边的一个尺把高铺着西北毛毯的四方木墩，对阎敬铭说：“起来吧，坐在这儿说话。”

“臣不敢。”阎敬铭坚持要跪着。

“阎敬铭，你七十多岁了，又是先帝简拔的重臣，今日陛辞，非比平时奏事，坐着说吧，也算是我和皇帝为你送行了。”

慈禧的出格礼遇使阎敬铭颇为激动：“臣谢太后和皇上的恩赐。”

他站起身，双腿似觉麻木，赶紧坐在木墩上。

“一年多不见了。”慈禧望着阎敬铭显得龙钟的身态，关心地问，“病都好了吗？”

“托太后、皇上洪福，这一年来，多亏萧太医的精心诊治，风痹宿疾已好多了。老臣准备离京回籍慢慢调理。老臣这一去，便再无覩

见之日了。天恩高厚，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故恳请能再见一次太后、皇上，以表老臣依恋感激之心。”厚重闷实的陕西腔，从这位土得像黄土高坡上的农夫，老得像华山深处的百岁道长的前协办大学士口中吐出，显得格外的质朴诚恳。

慈禧听了这话，也颇为感动，以难得的和蔼问：“你离京以后，是回朝邑本籍，还是回解州书院？”

“臣本籍朝邑已无房屋，故打算先回朝邑，借亲戚家住几个月后，依旧回解州书院去住。”

“再给士子们讲点书吧，为国家培育人才，是一件好事。”

“怕不行了。”阎敬铭凄然地笑了一下，“臣这一年来精力已大不支了。”

慈禧听了这话，心中恍然：“莫说你已七十多，我才过五十，便常有精力不支之感。好在皇帝已成年，过几个月就亲政了，今后我也不再为他操心了，国家大事就让他自己做主。”

说罢，特意看了光绪一眼。平时，光绪陪着慈禧召见臣工，向来不说话。一则因为马上要亲政了，二则出于对三朝元老的敬重，光绪问了一句：“阎相国你就要走了，国家大事上，你还有哪些要对朝廷说的？”

阎敬铭正愁无法切入正题，光绪这句话，恰好帮了他的忙：“老臣自离开户部、军机处后，就不再过问国事了，太后、皇上英明圣睿，国家大事，桩桩件件都允洽天意民心，老臣也实不能置喙。老臣只想说一句话，眼下铁路一事，依老臣愚见，应当修建。”

两天前，军机处将张之洞的折子呈递给了慈禧，慈禧对张之洞的建议也有兴趣。阎敬铭既然说到这桩事，不妨听听他的看法。慈禧问：“李鸿章建议修津通铁路，张之洞建议修腹省干线。你看先建哪条为宜？”

阎敬铭答：“从对国家的作用而言，腹省干线要远远大于津通铁路，老臣以为当先修腹省干线。”

慈禧说出她的顾虑：“从京师到汉口，有三千里，需银一千六百万两。张之洞提出分八年修造，每年提二百万。你是做过多年户部尚书的人，你说说，户部每年二百万提得出吗？”

“提得出。”阎敬铭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两年来，颐和园工程因有海军衙门的资助款子，正在大张旗鼓地兴建。慈禧对此虽然很满意，但也常听到一些闲言闲语，有些言官的折子中也会旁敲侧击地点到此事。慈禧希望能有一项大的工程，转移大家对园工的视线，让他们看到，朝廷并非只注意太后的住宅，更注重国计民生。她心中也倾向建一条大铁路，但她被户部叫穷叫怕了，面对这样一件大事，她心里没底。阎敬铭坚定的回答使她一时突然感到，朝廷真的不能缺少阎敬铭。他这一走，户部今后还可以每年拨得出二百万吗？

“阎敬铭，这些年来你实心为朝廷办事，我和皇帝都是知道的。你走后，我以后会想起你的。”

慈禧这两句充满感情的话，使阎敬铭很觉温暖。他本来想就修铁路的事再多说几句，并借这机会推荐张之洞做这桩大事。但现在不宜再说这种话了，于是说：“七年前，蒙太后、皇上不弃，召老臣来京师，这些年又得以入军机，晋相位，享尽人间的至高尊荣，老臣肝脑涂地，不能报太后、皇上之恩于万一。为朝廷办事乃臣子本分，只是老臣禀赋愚钝，性情憨直，办事多有不中意之处，尚请太后、皇上宽谅。臣走后，请太后多多保重玉体，天下臣民都仰仗太后的庇护。”

这后一句话，最使慈禧听了舒心。慈禧最担心的便是一怕皇帝亲政后全不把她当一回事，大事小事，都自己说了算，心目中已不再有她这个圣母皇太后了。二怕文武大臣们的心全都转到皇帝那边去了，不记得是她给他们带来如今的荣华富贵。三怕今后住到园子里，没有国事要办，再也看不到百官匍匐在她面前唯命是从的场面了，那日子

将怎么打发？一句话，即将交出最高权力的慈禧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天下臣民都仰仗太后的庇护”，这句话说得有多好！她突然发现，阎敬铭是真正忠于她的大忠臣，悔不该去年接受他的辞职。慈禧这样想过后，立即意识到，应该在此时听听他这方面的想法。

“过了年后，我就再不管国事，都由皇帝自个儿处置。他也长大成年，我也放心了。”

“孩儿不懂事，还请皇额娘多加训诫。”十八岁的皇帝深知太后这话背后的潜台词，不顾有外臣在旁，赶紧接话。

慈禧笑了笑说：“阎敬铭，我一向知你刚直公正。你要走了，我也要歇息了，你给皇帝荐举几个人吧。”

提铁路的事，就是要将太后的思路引到用人这个点子上来。但这话要怎么才能说得得体呢？他迅速将昨夜的思索回忆一下后禀道：

“皇上天稟聪明，有太祖太宗之风，十多年来，又得到太后的精心培育，大清将会一天天强盛兴旺，这是老臣和中外文武所意料之中的事。向朝廷推荐人才，这是本朝二百年相沿的良法，臣蒙三朝特达之恩，又曾忝列内阁军机，自是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得太后圣睿的启发，老臣于此也有过一些心得。”

慈禧心想，这个倔老头子得到了我的什么启发？遂认真地听。光绪则听得更加聚精会神。

“臣年轻时好读史书，对前代治乱之世都极有兴趣，然终不甚明了治世何以治，乱世何以乱，为人君者其应世之方，处世之术，又何以有高低之别。咸丰十年文宗爷擢湘军统领曾国藩为江督，同治二年太后擢楚军统领左宗棠为闽督，尔后又擢李鸿章为湖督。从此，湘淮楚三军鼎足于世，互为激励，收长毛、捻子于毂中，固祖宗江山如金汤，老臣终于茅塞大开，佩服太后御政之高明。这治与乱，一字之差，全在于为人君者的如何制衡。”

阎敬铭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下来。为了这几句话，他昨夜很费了

一番心思。桑治平所挑明的“牵制平衡术”，的确是慈禧太后从执政之初便采取的成功手腕。但这种手腕只可由她本人做，却不能容忍旁人说。如何来表述，既让她知道，又不使她不快呢？阎敬铭左思右想了许久，最后，他想一是还得说，二是点到为止，神明保佑她明白才好。倘若她明白不过来，那也无可奈何。其实，阎敬铭太过虑了，这几句话尽管年轻的光绪根本听不出个味道来，但慈禧已很快明白。她不希望阎敬铭说得太透，幸好，也还未说透，且看他的落脚立在哪里。

“臣以为大清要在二十年内确保安宁，内当重用翁同龢，外当重用张之洞。至于夷务，李鸿章老成持重，自可依畀。李、翁、张共同辅佐皇上，就像当年曾、左、李中兴同治朝一样，可无惧洋人之骚扰，长保海内之太平。”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光绪五岁时，翁同龢便为他启蒙授书，十三年来师徒之间有着父子般的情谊。光绪正寻思着亲政后要重用翁同龢以谢师恩，听了这话，忙高兴地说：“阎相国说得对，翁同龢当重用。”

光绪皇帝的表现，很令慈禧不悦。她心里想：都十八岁了，怎么还这样不懂事！身为皇帝，须有人臣不能测之威仪，用人大事，哪有臣子奏对时便立即表示态度的？大清这万里江山交给他，如何能放得下心呀！

慈禧已知道阎敬铭所推荐的人选了，她不愿看到皇帝再有什么失态，必须立即结束这次召见。

“阎敬铭，你的意思我已明白了，下面还有几起等着召见。这天气眼看就要凉了，你回籍途中要一路保重，多穿点衣。送你人参六两，银一千两，礼不重，也算是朝廷对你的一点酬劳。你跪安吧！”

“臣谢太后、皇上的恩赏，到籍后，臣再上折请安。”

阎敬铭走出养心殿时，周围院墙上反射过来的强烈阳光，刺得他

睁不开眼。他一边揉着昏花的双眼，一边暗暗想着：太后听懂我的话了吗？

阎敬铭的担心是多余的，工于心计的慈禧已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洋人也说中国宜在中原省区内兴建从北至南的大铁路，其看法与张之洞不谋而合。就连沉寂多年的李鸿藻、潘祖荫、黄体芳等人居然也上折大谈修建铁路的好处，而且主张修大铁路，不仅要利国，而且要利民。而湖广总督裕禄却依旧脑瓜不开窍，拼死反对架电线修铁路。不仅奕□骂他顽固，就连慈禧也嫌此人太不通时务了。

光绪十五年秋天，一道改授张之洞为湖广总督、督办腹省干线南端的圣旨递到广州。张之洞如愿以偿。他欣然接旨，立即离粤北上。此刻，张之洞或许没有料到，他从此便在江夏古城最高衙门里，一坐便是十九年，开创有清一代湖督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他或许更没想到，近世史册也从此将“张之洞”三字与湖广总督紧密联系起来。百余年来，历史老人仿佛将一个错觉刻意留给后人：一提起湖广总督，便是在说张之洞；一说起张之洞，便想到“湖广总督”在中国近代洋务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个人能与一个职位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给一个空洞的官职填上如此充实而传之久远的内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官场史上极为罕见。且让我们来看看张之洞是如何将湖广总督做得这般色彩斑斓、不同凡响的。

遗憾的是，张之洞踏进湖督辕门的第一天，接到的便是一份措辞严厉的训谕。

《清史稿 张之洞传》——

之洞议曰：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今宜自京外卢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此干路枢纽，中国大利所萃也。河北路成，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陘，关陇之驂交于洛口。自河以南，则东引淮、吴，南通湘、蜀，万里声息，刻期可通。其便利有数端……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汉阳大别山下，资路用，兼设枪炮、钢药专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枲而饶皮革，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革诸局，佐之堤工，通之以币政。由是湖北财赋称饶，土木工作亦日兴矣。

第十一章 督建铁厂

一 盛宣怀“官督商办”之策，遭到张之洞的否定

张之洞一行取道海路，沿着广东、福建、浙江的海运航线北上。他素来厌恶官场的无聊应酬，何况在他现在的眼睛里官场上更没有几个人可以值得晤谈，故而沿途各级地方官员的盛情邀请及登船拜访等等，他一概谢绝，甚至连闽浙总督卞宝第的面子也不给。船至闽江口，福州府近在咫尺，他既不上岸进城去看卞，也谢绝卞上船来看他的好意。

张之洞的此种举动，为官场所少有。有说他不近人情的，有说他清高的，也有说他居功骄傲的，他都充耳不闻，我行我素。佩玉劝他不必如此固执，像上海道、浙江巡抚、闽浙总督，这些官员地位既重要，资格也老，不妨见见聊聊，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张之洞冷笑道：“什么地位重要资格老，尽些尸位素餐之辈！”

桑治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想：他这是在高标耿介绝俗的为官操守呢，还是因成功而滋生了目空一切的骄慢习气？无论如何，张之洞的待人接物已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张之洞充分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大量阅读有关湖北湖南两省的书籍。从历史沿革到近世建制，从文化源流到风俗物产，从江汉荆襄往日的大事名流到晚近湖湘人物的风云际会，他都一一装在胸中。在他看来，这些湖广省情要远比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别有所图的殷勤款待重要得多。唯一中断的一次是在得知彭玉麟病死衡阳的讣闻时，他整整半天伤感不已，并亲笔写了一封悼函，寄给老将军的亲属。

从广州到武昌的数千里航程中，张之洞只接见了一个人。



上海海关(约1870年)

那一天，船在上海黄浦港刚刚停泊时，一个衣着阔绰态度谦卑的人，自称是上海电报局的局员，有一封重要信函请转交给新任湖广总督张大人，希望立刻得到回音。大根对来说：“我家大人很忙，说不定他这会子还没有工夫看你的信哩。你不要在这里等，回去吧！”

那人说：“我在这儿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若无回音，我就回电报局。”

大根拿着信走进船舱时，张之洞正在吃午饭。大根不想打扰四叔，正要退出，张之洞叫住了他。他只好把信递上去。张之洞便放下碗筷将信笺抽出，匆匆看过后，便要大根告诉在岸上等候的送信人：晚七时，在轮船上接见。

大根大出意外，兴冲冲地快步下船来到岸上，对电报局的人说：“你家主人是个什么角色？一路上的巡抚总督，我家大人都一概不见，走了几千里，你家主人还是第一个得到召见的人。快回去告诉他，做好准备，晚七时来轮船上拜见我家大人。”

电报局局员听了这话，喜滋滋地回去复命了。

此人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面子？这位使得张之洞破例召见的人，正是官居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现任中国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督办的盛宣怀。

得知张之洞走海路赴任的消息后，盛宣怀特为从天津赶到上海，住在电报局的上海分局，等候拜见张之洞。盛宣怀为何要花这大气力，请求与这位一路倨傲的新任湖督会面呢？是成心要巴结打败洋人的英雄制军吗？巴结之心固然有，但更主要的，是另有一番宏图存于他的心中。

原来，这个天字第一号的长袖善舞者，正要借助于新一任的湖广总督，来办成他在湖北经营已久的一项大事业。他的好朋友郑观应此时正在上海办织布局。他知道郑观应与张之洞熟，请郑观应陪同他一道前去黄浦港。郑观应满口答应。

盛宣怀拿出他从天津带来的两件价值昂贵的礼物：一个镶金嵌玉、逢时奏乐并加上洋妞旋转的三尺高英国造座钟。一个布满一百零八颗珍珠的和阗墨绿玉如意，问郑观应：“这两件礼物，一是西式，一是中式。你帮我参谋参谋，送哪件合他的胃口，或是两件都送。”

郑观应笑了笑说：“你今天若是拜访两江总督曾国荃，则送中式的，若是拜访闽浙总督卞宝第，则送西式的。只不过，今天拜访的是清流出身湖广总督张之洞，依我看，西式中式都不要送。你送他重礼，他反而会怀疑你对他有非分之求，破坏了晤谈的气氛。不如什么都不送，彼此都轻轻松松，反而可畅所欲言。”

“好，就依你的看法。”

正当盛宣怀在郑观应的陪同下，乘着电报分局考究的黄包车，穿过十里洋场一条条繁华街巷，向黄浦港奔去的时候，粤秀轮甲板上，辜鸿铭握着一张洋文报纸，兴高采烈地从自己所住的二等舱向头等舱快步走来。

“香帅，极好看的花边新闻，你看看吧！”辜鸿铭冲着一身便服斜

躺在软皮沙发上的张之洞大声说着。

张之洞放下手中的《荆州府志》，笑着说：“什么好看的花边新闻，让我看看解解闷。”

“醇亲王得了梅毒病，已病得不轻了。你看看这个。”辜鸿铭将手中的《泰晤士报》递了过去。

张之洞接过一看，见是满纸洋文，心里不悦道：“哪里捡的一张垃圾纸也来蒙我，你这是欺负我不懂洋文是不是！”

辜鸿铭见状忙说：“香帅息怒，我哪敢欺负您，我是一时高兴得忘记这是一张洋文报纸了。但这报的的确确不是垃圾纸，这是我刚在码头上散步时和一个英国人聊天，他送给我最近出的《泰晤士报》。”

见到花边新闻便高兴得忘乎所以，一定是个好色之徒；不过，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想法，也坦率得可爱，比起那些又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伪君子强多了。想到这里，张之洞脸色平和下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给我听好了。”

辜鸿铭笑嘻嘻地说：“报上是这么说的，英国公使馆里一个医生，前不久应醇王府之请，进府来给醇王瞧病。医生仔细诊断后，明确告诉醇王得的是梅毒病。醇王大惊，说他压根儿就没有逛过妓院，哪来的梅毒病。英国医生说，病是梅毒，这是确凿无疑的，若不是外面惹来的，便是府里的姨太太传染的。醇王说，别胡说了，我的侧福晋都是规规矩矩的女人，她们怎么可能得这种恶疾。英国医生说，除开姨太太外，王爷还喜欢过府里别的女人没有。这句话提醒了醇王。他想起身边新来的一个丫环。一个月前，庆王盛情邀请醇王到他的王府做客。席间，一个特别妩媚妖艳的女人，将醇王勾引得目不转睛，魂不守舍。庆王笑着说，王爷喜欢她，就带回府去吧！醇王很高兴地接受这个礼物，当夜便带回王府。一个月来这个丫环夜夜陪他睡觉，把他服侍得心花怒放。莫非是她带来的病？醇王把这个丫环叫来，让英国医生一检查，果然毛病出在她的身上。醇王气得痛打这个丫环一

顿，叫她从实招来。丫环于是招供，她本是八大胡同一个妓女，被庆王府买去的第二天便被送到醇王府。醇王听后大吃一惊，心里想：庆王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呢？后来用重金买通一个常在太后身边的小太监，才知原来是慈禧叫庆王这么做的。于是醇王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从此不再请洋医生看病了。”

“胡说八道！”张之洞生气地说，“这一定是下三流洋痞子编造出来的！醇王府里即便有这等事，他怎会知道？再说，太后为何要这样害醇王？醇王是个老实人，又不碍她的事。”

辜鸿铭依旧笑嘻嘻地说：“这事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泰晤士报》是家严肃的大报纸，不比那些无聊小报，没有根据的事它不会登的。为醇王瞧病的汉姆是个名医，他也不会瞎说。香帅，你不要说醇王就全不妨太后的事，你还记得吴大澂上表为醇王加尊号的事吗？”

这就是不久前发生的事，怎会不记得！

前清流名士现任东河河道总督的吴大澂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上说，本朝以孝治天下，普通百姓尚且以本身封典封本身父母，何况皇上之父母，应更有尊崇之典礼。当此归政前夕，请太后饬下廷臣会议醇王称号典礼，以满足皇上和百姓之所望。奏疏又提到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宋代濮议和明代大礼议两个典故。并以乾隆的批示为依据，肯定了明代大礼议，即明世宗尊其父为兴献帝、庙号睿宗的做法是对的。吴大澂的意思很明确，请封醇王为太上皇。过几天，一道圣旨下来，说早在光绪元年正月，醇王便有奏折上禀两宫太后，永不接受尊封，如日后有援明世宗之例说进者，务必目之为奸佞小人，立加屏斥。并附着醇王当年的这道奏折。

此事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震动。有人说，吴大澂一贯以清流自居，常常拿“群居闭口，独坐防心”的自撰格言送人，看来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一个善拍马屁的奸佞小人。不料这次马屁没拍到点子上，惹得太后恼火。

但更多人却认为所谓醇王光绪元年的奏疏很可能是临时伪造的，一则先前为何从未听说醇王有过这样的奏疏，二则这道奏疏字字句句都是针对吴奏来的，就连所举的前代事例，也是濮议和大礼议，难道十五年前醇王就知道吴大澂会要上一道这样的说进折吗？不久从内宫传出消息，说太后对此甚为恼火，怀疑醇王想以太上皇的身份取代她这个已归政颐养的太后，吴大澂是奉醇王的旨意而上折的。太后与醇王之间的嫌隙，为朝廷政局罩上了一丝阴影。

难道说，太后因此要除掉醇王？但用这种手段却未免太出之卑下了。太后会这样做吗？

正在这时，杨锐进来禀报：“盛宣怀已到码头边，等候接见。”

张之洞说：“叫他上船。”又转脸对告辞的辜鸿铭说：“洋报上的这段花边新闻，万不可再对人说起。”

盛、郑二人上了船。杨锐先进去禀道：“香帅，盛宣怀、郑观应在舱外等候接见。”

“陶斋也来了！”张之洞放下手中的《荆州府志》，“叫他们进来吧！”

郑观应走前半步，盛宣怀紧跟在后面，二人欲行大礼。张之洞说：“都免了吧。”说着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郑观应说：“大人荣调湖广，杏荪特为从天津赶来，向大人表示祝贺。我也有两年未见到大人了，沾他的光来拜见拜见。”

盛宣怀忙说：“职道久仰大人威名，多年来渴望拜谒。今日能蒙大人拨冗赏脸，实荣幸之至！”

“哦，你就是盛杏荪，我也久闻你的大名了。坐吧，坐下好说话。”

趁着盛宣怀落座的时候，张之洞将他认真看了一眼。只见盛宣怀

四十多岁年纪，不仅身材矮小单薄，而且头脸也小，眼睛细细的，下巴尖尖的，浑身上下，就像一只猿猴似的。张之洞尽管自己长得丑而矮，却不喜盛宣怀这等长相，心里想：难怪许多人说他是个嗜利小人，看这模样，真的不像个大人君子。先自有了三分不悦，转念一想：张树声称赞他十个尚侍也比不上，必定有些真本事，自己不正是冲着这点决定见他的吗？想到这里，张之洞换上笑脸对盛宣怀说：“张轩帅可是大大地称赞你，说你是洋务奇才。我张某人，别人可以不见，岂能不见你？”

盛宣怀颇有点受宠若惊地说：“轩帅言重了，当年他要我到两广去帮他架电线，我没有去得成，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没想到他不久就过世了，我难过好长一段时期。”

郑观应插话：“轩帅是给法国人气死的。香帅打败了法国人，为轩帅报了大仇。”

“是的，是的。”盛宣怀忙说，“自从与洋人交战以来，还没有人打败过洋人，香帅不仅为轩帅报了大仇，也为我们大清国长了大威风。”

郑观应、盛宣怀的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甚是高兴。这两年来，张之洞最喜欢听的就是别人恭维他打败洋人的话。“文澜不取归熙甫，兵略时同魏默深”，年轻时他便以文武兼资自诩。文章倒的确已为世所公认了，多少年来，他一直盼望兵略也能为世所认可。现在有了镇南关外大捷，这兵事上的谋略，谁敢有目无睹？五十出头的张之洞，尽管口里不说，心里早已认定自己是天下第一臣了！

“盛道，你从天津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见我，究竟有什么大事？”

“职道来上海，一来是想见见大人，二来听说大人要将为广东购买的铁厂机器运到武汉来，在湖北建立一座炼铁厂。因为此事，职道要向大人禀报一些情况，或许于大人有点作用。”

“你是怎么知道炼铁厂的机器要运往湖北的？”张之洞盯着盛宣怀

两只绿豆大的眼睛。

原来，仍被朝野公认为第一臣的李鸿章，对张之洞一向抱有成见，即便张之洞在越南的战争打赢了，李鸿章也认为不过侥幸获胜，并不因此改变对张的看法。李鸿章知道广东无煤铁，对于张之洞在广东建铁厂的想法他以冷笑待之。当他得知李瀚章要从漕督移督两广，便对胞兄说，张之洞这个人好大喜功，在广东所办的事都要细细审查，不合时宜的要坚决停办，铁厂不能接受，要他迁到湖北去。

李瀚章虽为李家老大，却素来惯听老二的話，因此人尚未到任，便有急函给张之洞。离穗前夕，张之洞接到李瀚章的信。他正为铁厂不能带到湖北而遗憾，此议恰合他的心意，忙回函李瀚章，表示同意。这事只有他和李瀚章两人知道，盛宣怀怎么这样快就获知了？

“前几天，职道在北洋衙门看望李爵相，爵相对职道说的。”

哦，张之洞顿时明白了，盛宣怀不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人吗？怎么忽视了这一层！因为不满李鸿章，张之洞又对眼前这个容貌不起眼的李氏家仆生出反感来。

“筱荃嫌铁厂是个麻烦，这事是我张某人干的，烂摊子也只能由我张某人收拾，我不把它带到湖北又如何呢？”

机灵精明过人的盛宣怀，已从这话里感受到张之洞态度的冷淡，他不敢说“铁厂办在广东不合适”的话，怕触犯了大帅的虎威。“香帅，把铁厂带到湖北，实在是极为英明的决定。职道认为，在湖北办铁厂，比广东强过十倍二十倍。”

“为什么？”张之洞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电报局兼轮船局督办。

“铁厂的原料一是铁矿二是煤，这两样东西湖北的蕴藏量最多。”

“哦！你有确凿的根据吗？”张之洞的兴致明显有了提高。

“香帅，”郑观应插言，“杏荪在湖北办了好几年的矿务。”

张之洞的双眼里亮出几分喜悦的光彩，望着盛宣怀说：“难怪你对湖北的矿藏清楚，你是办的铁矿还是煤矿？”

“煤矿。”盛宣怀答。

“你细细地说说。”张之洞跷起二郎腿，向沙发垫背靠过去。

“家父在湖北做过多年的官，先是在胡文忠公幕府里做事。”

“令尊叫什么名字？”张之洞打断盛宣怀的话。

“家父叫盛康。”

盛康，张之洞努力回忆在胡林翼巡抚衙门所呆过的短暂时期，盛康这个人既没见过，也没听胡林翼说过，大概是个地位不高的幕僚。

盛宣怀期待张之洞的热烈回答“哦，我认识”，或者是“哦，我听说过”。但张之洞什么也没说，干等了一会，盛宣怀继续说下去：“后来做了湖北盐法道。同治六年，职道在武昌盐道衙门住过一段时期，在家父签押房里见过广济县稟禁止开挖武穴煤山的公文。此事一直存在职道的心中。”

“你那时多大？”

“二十四岁。”

张之洞心想：通常的官家子弟，这种年纪或是在书斋攻读举业，或是在酒楼妓院里花天酒地，很少有人去关心百姓生计的，盛宣怀确有不同常人之处。“你那时还很年轻，怎么会注意些这样的事？”

“香帅不知，职道二十余岁才中秀才，后来几次乡试都未中。或许是职道生性愚钝，但平心而论，职道从年轻时就不乐于举业，一向对经济之事极有兴趣。”听出张之洞的话中带有肯定的语气，盛宣怀的情绪比刚才好多了。

郑观应说：“杏荪多次跟我说过，做事要做对国家有实在利益的事，当今对国家大有实益的事便是办实业，办洋务。”

张之洞点了点头，微笑着望着盛宣怀。

得到鼓舞，盛宣怀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了：“职道在轮船招商局做会办时，深以洋煤价格昂贵，所费太多为虑。心想，我们中国有的是煤，为什么还要买洋人的呢？别人告诉我，中国的煤质不好，又少，不够用，所以要买洋煤。我又问，我们中国这样大，就找不到好煤吗？属员说，好煤在地层深处，中国土法挖不到。如果买进洋人的机器来，用洋法开采，既可得好煤，又可大量生产，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郑观应插话：“十多年前，中国用洋法采煤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直隶的开平，一处是台湾的基隆，都是英国人办的。”

“听了这些话后，我在心里盘算着：若是我在湖北办一个洋式采煤的矿，不仅自己轮船公司不再买洋人的煤，而且还可以卖给别的轮船用，甚至还可以卖给在中国的外国轮船。于是我请人先行查勘，最后看中了广济一带。为确定准确位置，特为聘请一个洋矿师，英国人，名叫马立师。”

张之洞半眯着眼睛望着盛宣怀，问：“这个英国矿师本事如何？”

“这个洋人徒有虚名。”盛宣怀苦笑，“他闹腾了三个月，还没有找到好煤层。跟我说，再给他三个月时间，他一定可以找到。我看他银子花了三万，一点成效都不见，不知他是本事不高，还是根本就没本事，纯是骗局，我没有答应，让他走路。”

张之洞点点头说：“跟洋人打交道，要多存几个心眼。我在两广这几年，就积了这个经验。好多洋人，就仗着红毛绿眼睛会叽里呱啦地说洋话，便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自以为了不得，其实大多没有什么本事。有的是在本国混不下去了，到我们中国来浑水摸鱼，有的很可能就是他们国家中的流氓、痞子、偷儿、乞丐之流。在本国

只是做孙子的角色，到我们这里来却要做大爷！”

郑观应听了这番话，哈哈笑起来。盛宣怀心想：别看他张香涛现在要办洋务了，骨子里还是过去那一套；把来中国的洋人如此奚落，也太刻薄了点。嘴里却说：“香帅说得对。跟洋人打交道，是得多存点心眼，后来我就谨慎多了。我知道赫德这个人值得信任，又知他推荐的一个矿师在台湾基隆煤矿办理矿务有条有理，于是请赫德推荐。不久，赫德推荐了英国矿师郭思敦。郭思敦有本事，又舍得干。经过半年的实地考察，他认定兴国、广济、归州、兴山等地均无好煤，湖北的好煤在荆门、当阳之间观音寺窝子沟和三里冈一带，这里的煤层有二尺来厚，蕴藏量为二百万吨。”

“二百万吨，何为吨？”张之洞打断盛宣怀的话。

“吨是洋人的叫法。”郑观应解释：“一吨为二千斤，一万吨为二千万斤，二百万吨则是四十万万斤，即四十亿斤。”

“而且煤质好，可以和白煤相当。郭矿师说铁矿也很好，蕴量大约五百万吨；含铁成分也很高，一万斤铁矿石里含铁十二斤，可以炼出上等好铁。”

“大冶应该是有好铁。”张之洞摸着下巴上浓密的半尺余长胡须说，“好几部书，比如《太平寰宇记》《方輿纪要》都记载过大冶附近有铁山。从三国吴王孙权起便在此地设炉炼铁，一直到明代都不断地有人采矿炼铁。岳飞在此地锻造了一批极锋利的剑，被称之为大冶之剑。大冶之剑，是当时的宝剑。我看，在孙权之前肯定有人做过这种事。大冶之名从何而来？当然是源于此地曾有过大规模冶铁之事嘛！”

两位偏重于实业而读书不多的洋务家，对总督的博学强志很佩服。

“制台说得对。大冶大冶，必与冶炼有关。职道先前倒还没有这样想过。”盛宣怀连连点头说，“荆当煤矿和大冶铁矿找到后，职道决

定开采，但难题也便接踵而来。”

“银钱不够充足？”张之洞问。出任督抚以来，他才深刻地懂得，办任何一件实事，最先面临的便是银钱二字，而银钱的筹集，真正千难万难。

“正是。”盛宣怀说，“职道和郭矿师初步筹议，开采煤矿与铁矿添置机器，需二十万两银子，还须修建一条铁路从煤矿到长江边，需银三十万两，两项加起来，为五十万两。当时，职道领取的银子不足二十万两，且前期查勘已用去了十万。经报请李爵相同意后，采取招集商股的办法来筹钱。”

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来集聚商人手中的银钱，用以办事，在广东，并不是新鲜事，但张之洞认为官府办事不能这样做。官府办事，目的在为民造福，商家办事，目的在获利。官府如果与商家纠合在一起，就会将造福变成了获利，官府在百姓的眼中便没有了地位。自古以来，官府做官府的事，商人做商人的事，从来没有官商结合办事的。官商勾结，这成何体统？

“原拟发一千股，一股一百两银子，结果只发了五百股，招银五万两，机器无法买了，只得用土法采煤。”

张之洞说：“商人是要赚钱，他没有看到有七八成赚钱的可能，他就不会把银子拿出来的。万一亏损了，他的银子怎么办？官府办事用这种方法不妥当。”

盛宣怀听张之洞这样说，心里愣了一下，略停片刻，他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因为缺乏资金，又因为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结果煤矿亏损厉害，不到一年，矿务局便关闭了。”

张之洞心想：张树声把盛宣怀抬得那样高，看来也不过如此。但这次他要见我的目的是什么？专程从天津来上海，总不是就是为了向我禀报矿务局关闭的事吧！

“盛道，矿务局关闭这几年来，那里还有人在采煤吗？”

“当地的百姓仍在那里用土办法挖煤。因为没有机器，采不到底层的好煤，而且没有官府的监督，也就没有章法。老百姓顾自己的眼前小利，把矿区破坏得很厉害，给今后的开采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知道这事后深为可惜。”盛宣怀以热切的眼光望着张之洞说，“香帅，职道这次之所以来打扰您，就是为了这湖北的煤矿事。我想请香帅到了湖北后，立即下达一个命令，就如当年湖北巡抚衙门的禁令一样，严禁荆门、当阳一带老百姓擅自开挖煤矿。香帅，职道这个建议，纯是为了国家为了湖北。那样好的煤区，据说现在已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若再挖几年，就会全部毁掉。”

从盛宣怀的神情上，张之洞看到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意。这种诚意源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所爱而生发的珍惜之心。好比说一个古董爱好者，看到一件珍稀古董被破坏，尽管这件古董不是他的，他心里也很痛惜。又如一个塾师，看到一个聪颖的孩子不能上学，心里也很痛苦，与这个孩子跟他之间的关系无干。张之洞是个古董爱好者，也做过多年的学政，他常有这种心情的产生，因此很能理解盛宣怀的这种情感。他相信盛的话不是做作的。

“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我到武昌便可以做，而且我很快会把这矿务局恢复起来。要办铁厂，先得要有铁和煤，恢复矿务局还得先行一步。”

“香帅说干就干，真是雷厉风行。”盛宣怀高兴起来，“郭矿师是个很优秀的人，他早已回英国去了。如果香帅需要的话，我可以写信请他再来中国。”

“好。”张之洞爽快地说，“我相信你的眼光，到武昌后，我再跟湖北的抚藩臬商议商议，到时再请你帮忙。”

“职道理应效劳。”盛宣怀说，“刚才香帅说，立即恢复矿务局，实在英明。虽说当年因银钱不够，没有添置足够的机器，但还是买了一些器件，发电机、鼓风机、胶皮车等，后来都堆放在仓库里锁起来了。矿务局一旦办起来，这些就全部送给矿务局，不收分文。”

“那就先谢谢你了。”张之洞笑着说，心里想：此人器局还不窄小，怪不得这几年电报局、轮船公司都办得不错，真正有所作为的商家也不能事事斤斤计较。

盛宣怀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劝张之洞将湖北的矿业交给他，由他实行招商集资，重操旧业。盛宣怀相信，如果这样的话，他有十足的把握能把湖北的矿业办得红红火火。这是因为第一，五年后的今天他已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钱财，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了。其次，比起五年前，买股份的风气在中国更加盛行，而且也有一批发了财的商人，故前来认股的人会远比先前的多。还有更主要的一点是张之洞在湖北办起了铁厂，煤和铁矿有了固定的买主，矿务局的生意包赚不亏。这样的发财好机会，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他怎能不抓住？

刚才对招商集股的办法，张之洞明白地表示不同意，这桩事还提不提呢？盛宣怀虽是一个最善于察言观色、看风使舵的乖巧人，但也是一个拼命追求成功的执著者，集商股的办法本就是从小人那里学来的，中国官府要员们难得接受，是不奇怪的，关键是他们还不明白它的好处。张之洞是个明白人，若对他说清楚，他应该会支持。想到这里，盛宣怀壮起胆子说：“职道无能，在湖北办了三四年矿务而没有成功，但职道经过上次的挫折后也积累了几条经验，也算是前车之覆，可作后车之鉴吧！”

张之洞对这句话很感兴趣：“有哪几条经验，你说给本督听听。”

盛宣怀说：“这第一条经验，要慎选矿师，马立师这人因为没有选对，不仅一无所获，还害得我耽搁三个月时间，丢了二三万两银子。郭矿师则发现了埋在地下三四百丈的宝贝，这样有真才实学的矿师，不妨付给十倍八倍的俸金，因为他为我们所创造的财富当以十倍百万倍计。”

张之洞点点头没有做声。盛宣怀继续说：“第二是慎选矿区。最好的矿区是蕴藏量大，品质优良，而且要考虑到运载的方便；运载不便，得专为修路架桥，耗资就大了。”

张之洞仍没做声，但看得出他在认真地听。

“最后我想向香帅详细禀报一下，矿务局宜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

“官督商办？”这个名称显然使张之洞感到陌生。他放下跷起的二郎腿，不自觉地前倾着上身问。

“是这样的，香帅。”盛宣怀解释，“官督，就是由官府来监督。矿务局的大计决策都要禀报官府，由官府定夺。商办，就是由商人来具体操办。因为开采矿藏是一桩投资巨大的事情，采取集股的办法则可以较快地筹集大笔资金。”

“盛道，”张之洞打断他的话，“集股事，你不是试过不灵吗，为何不吸取教训，还要再用这个办法？”

“香帅，”盛宣怀耐着性子说，“刚才我在说到集股事时，还没来得及说明它的另一大好处，即集股除可筹集资金外，还有更重要的优越，便是将矿业的亏损与办矿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洋人的通常做法是，凡买股的人都是股东，由一批大的股东组成董事会，由董事会选出能干的人来经营，钱赚得多，股东们分红就多，亏损了则大家吃亏。这样，就使得他们只能赚而不能亏。如果由官府来办，钱由藩库支出，赚和亏都与经办人无关，他们就不会好好操办。”

“盛道，你这话不对。”张之洞斥责道，“由官府委派去办矿务局的，当然是选品行好、操守好的人去，藩库的银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一不能贪污中饱，二他应该知道要把事办好，怎么能说，赚和亏都与他无关呢？一年到头，官府要办的事很多，都是由各级衙门委派的人去办。照你说的，事事都得由董事会来推选，否则便办不好？如此，还要官府做什么？”

张之洞咄咄逼人的口气，很有点使得这个官居道员身负重任以能人自诩的洋务派受不了，但为了远大的目标，盛宣怀压下心中的不悦，极力挤出笑容来辩解：“香帅，这办洋务的事，与过去官府办差

有所不同。官府办差不与生财有关，且不承担风险，而这不同……”

“有什么不同？”张之洞立即打断盛宣怀的话，“牙局、厘卡，不都是与生财有关吗？还不都是由官府在办，要什么董事会？”

盛宣怀被这几句话堵得语塞。张之洞本不想再理睬了，看他毕竟是远道专程拜访的客人，说的都是关系湖北国计民生的大事，于是又说了几句：

“盛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埋在地里的煤和铁矿都是国家的财富，商人怎么可以拿国家的财产来为自己牟私利呢？开矿采煤炼铁，这样的大事，当然只能由官府来做，取之于国，用之于国，绝不能让那些贪得无厌的商人们来染指。他们想利用国家的财富来发自己的财，在别人手里或可行得通，在我张某人的手里，办不到。”

盛宣怀听了这话，满肚子里都是委屈。他很想细细地向这位想办洋务又不懂如何办洋务的总督大人说清楚：煤和矿是国家的财产，不错，但埋在地里，不挖出来利用就不是财富。商人固然是要谋利的，但他在谋利的同时，也为国家带来了利益，这种谋利，官府应当支持。集股就是把分散的闲置在民间的银钱融聚起来办事，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尤其是国家银钱紧缺时，更要多采取这种形式来办大事。但是，他听说张之洞固执刚愎，这两年更以英雄自居，听不进别人的话，又眼见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神态，知道再多说也无益，于是向郑观应使了个眼色。郑观应明白，说：“大人百忙之际能抽空接见，杏荪兄和我都感激不已，不敢再多打扰，就此告辞了。”

说着起身，张之洞也起身说：“盛道刚才说的这些，对湖北今后的矿务和创办铁厂都很有益处，本督理应感谢。到时，或许还会请二位专程到湖北来实地指导。”

盛宣怀忙说：“指导不敢当。香帅今后若有用得着的地方，职道当尽力效劳。”

张之洞站着不动，对着窗外喊了一声：“叔峤，代我送客人下

船。”

目送盛宣怀、郑观应走出舱门后，张之洞背着手在船舱里踱步，脑子里总在想着：湖北的采矿冶炼之事，今后应当如何去办呢？

二 游方郎中给张制台泼下一瓢冷水：橘过淮南便成枳

粤秀轮慢慢靠近司门口码头时，早已等候着的湖北巡抚奎斌，带着武汉三镇各大衙门的官员立即走到江边来热情接待，接着又在总督衙门举行盛大隆重的接风酒会和交接仪式。所有从九品以上的官员们全都紧张热烈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些活动，丝毫不以繁琐冗长、耗时伤神为意，有几个因阴错阳差没有收到请柬的低级官员，为没有出席这场盛会而忧心忡忡、惊疑不安，不知何故而失去了这个资格，十分担心头上的那顶小乌纱帽能否戴得下去，直到一两个月后见并无动作才稍稍安宁下来。就连年近古稀身患重病的藩司黄彭年也硬撑着病体应付着，待到两天的仪式结束后，他便重新躺到床上去了。

走进奎斌所布置的豪华气派的大签押房，张之洞的第一件事便是将那幅《古北口长城图》高高地悬挂在北面正墙上。这幅气势磅礴的丹青，从太原到广州，如今又随着主人来到武昌衙门。张之洞凝神看着，觉得自己既像那蜿蜒的长城，又像那高高耸立的关楼，心中很是自豪。他转眼看了看摆在房间正中央的那张宽大的案桌。案桌上已叠起尺余高的文册牒书。他顺手拿起放在最上面的一件，乃是军机处寄来的四百里急件。看收函的单子，已是十天前便到了武昌督署。出了什么急事，让军机处发这样的快件？张之洞边想边打开，几行字赫然跳进他的眼帘：

近来总督赴任，辄带亲兵营随行，既多靡费，且与制度不合。据传张之洞此次赴任，随带亲兵二百人，数量之多，骇人听闻。着张之洞将所带亲兵除酌情留一二十名外，其余皆遣回广东，不得有误。

张之洞万万没料到，以湖广总督身份第一次收到的上谕便如此令他窝火。他气得将军机处函件一推，离开书案，在铺着西域红长毛地毯的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动。

急步走了一袋烟的工夫，他的心情才略为平静下来，叫门外的衙役将桑治平请来。

一会儿，桑治平走进签押房，见张之洞的脸色灰黑黑的，知他心情有不快：“遇到了什么事，心里不舒服？”

张之洞指了指桌上的函件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桑治平拿起军机处的函件，很快浏览了一遍，轻轻地说：“这是我害了你。”

原来，从广武军中选拔一批军官带到湖北，这个建议是桑治平提出的。为显制军的威风也为了沿途的安全保卫，总督调动迁徙时往往带着一大批亲兵同行。近几十年来，已成惯例。奉到湖督令后，桑治平对张之洞说：“广武军创办三四年了，请的是德国教官，德国陆军是当今最强的军队。广武军这几年在德国教官的训导下，很像个样子。若从广武军中的中下层军官中抽调一批优秀者，将他们编为一支亲兵队，带到湖北，再以这批人为骨干招募一支湖北新军，湖北新军便可以很快训练起来。”张之洞同意桑治平这个建议，遂委派桑治平、大根及已升为亲兵营都司的张彪到广武军去秘密地选派人员。于是桑治平、大根在三千广武军中挑选了一百五十名中下级军官，张彪则从亲兵营中挑出五十名自己的哥儿们，一共二百人，组成一个新的亲兵营，乘坐另一艘海轮，一路护送到武昌。原本一个很好的设想，突然被打乱了，是谁将此事捅到朝廷去了？

唉！张之洞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后想，子青老哥因病请假才几天，军机处便下这样的上谕！

他走到桑治平身边说：“害了我的话，从何说起！你的主意，我至今仍认为是很好的。我气的是有人在暗中捣我的鬼。”

“只要你不后悔就好。”桑治平拧紧双眉说，“捣鬼是一定的，你在广东这些年，哪有不得罪人的地方？好在上谕并没有给你以处罚，只是令随行的亲兵遣回广东。我现在问问你，这些亲兵你是遣回还是不

遣回？”

张之洞问：“遣回怎么样，不遣回又怎样？”

“若是愿意遣回，那很简单，遵旨办事，将这些人都打发回广东，仍到广武军营去，我还没有话可说的。如果你不想遣回的话，下一步我们再商量。”

张之洞咬住牙关，绷紧着脸，思索很久后，从嘴里迸出两个字：“不遣！”

“对，应该不遣！”桑治平脸上露出欣慰之色。

“你看下一步怎么办？”

“得想个办法应付朝廷。”桑治平将军机处的急函上下打量着，脑子里有了一个主意，“看这样行不行？”

“怎样应付？”

“你就给朝廷上个折子，说这些亲兵本是淮勇。他们不惯广东水土，宁愿回安徽原籍务农，不愿再回军营。现遵旨就地遣散，发给途费，让他们回原籍务农。朝廷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广东少了二百号亲兵，而是怕你在湖北安置跟随已久的将士，只要这些人离开了湖北，朝廷就不会过问了。”

“来广东的淮勇，几乎没有几个能适应那里又热又潮的气候，都想回家，这个说法应付得过去。麻烦你告诉叔峤，叫他按此意思拟个折子。”



德式装备的湖广总督仪仗队

军机处寄来的这道上谕，提醒了张之洞，立即要做的事情除铁路、矿务、铁厂外，这组建湖北新军的事也不能拖延太久。若时机未成熟，可先办一所陆军学校，早日培养一批新式军官出来。

张之洞抛开上任伊始的不快，以比在三晋两广更大的热情投入事业。但他根本没有料到，朝廷将他从两广调到两湖所要办的头等大事，尚未措手便胎死腹中。

原来，李鸿章对朝廷否定津通铁路方案，赞同芦汉铁路方案，一直大为不满。在他认为，芦汉铁路方案是典型的好大喜功，不仅路线太长，花钱太多，更兼路况复杂，河南、湖北一带山多水多，还有一条黄河天堑要飞跃，兴建这样一条大铁路谈何容易！何况眼下铁路，首先不是为了利民，而是为了利于打仗。大清国的敌人是洋人，洋人对我皆有掠夺之心，而掠夺又分掠夺财物和掠夺领土之别，掠夺领土才是最可恨的敌人，有这种野心的一是日本，一是俄国，故而铁路首选地在华北东北，而不在腹心省份。朝廷被那个爱出风头善于论辩的

张之洞所迷惑，真是令人痛惜！为津通铁路的修建，李鸿章已向外国银行借款二百万两，前期筹备已用去十三万两，现在这条铁路不建了，十三万两银子就白白地花费了，李鸿章对张之洞甚是恼火。

正在这时，一个机会给了李鸿章报复的借口。就在张之洞刚刚到达湖北的时候，俄国派遣一支军队进驻朝鲜。俄国这支军队对东北构成的严重威胁，引起满洲亲贵大臣的不安。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联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一道上奏，请求缓建芦汉铁路，集中全力先办关东铁路，万一战火烧到满洲，可用该铁路迅速调兵遣将。朝廷立即接受这个建议，下旨停办芦汉铁路，而将兴建关东铁路的一事交给李鸿章全权处理。

张之洞奉到这道旨令后，尽管对朝廷处理国家大事这等轻率随意深感不满，但他无可奈何。恰好一部分原本在广东订购的机器，已从美国运到武汉，办理铁厂一事便迫在眉睫，于是张之洞摒弃一切杂事，将满腔心血全都扑到这件大事上来。

不久，一个由张之洞亲笔题写的“湖北铁政局”招牌，在总督衙门大坪外的高大辕门楹柱上挂了起来，此事引起武汉三镇市民的格外注意。这个地方做了两百多年的总督衙门，衙门的主人前前后后换了几十个，从来没有哪位总督把另一个衙门的招牌悬挂在辕门上。两湖地区有哪一个衙门能有资格获此殊荣？年轻人觉得很新奇，对着矿务局的招牌指指点点，议论它的品衔和职权。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充满洋味的“局”的品级一定很高，能够挂在总督衙门的辕门上，大概不会低于巡抚衙门。有人说能在这里谋个差事就好了。旁边立即就有人讥笑：到这里来谋差事，你懂洋文吗？你懂洋人学问吗？那人不再吱声，脸上现出几分沮丧来。

年纪大的人路过这里，都被这种怪现象所唬住。其中读书识字与官场多少有些往来的人则摇头叹息：这成何体统！一个临时办事的“局”招牌，怎能挂在一品衙门的辕门上，这不有损朝廷的尊严吗？何况这个局还不是通常的“救济局”“善后局”，而是什么“铁政局”。

《说文解字》、《康熙字典》里都没有“铁政”二字，铁政是做什么

的？有激烈的甚至骂道：这个张之洞崇洋媚外，标新立异，已没有丝毫清流气味了！什么不伦不类的铁政局，竟然挂在总署辕门上，要摘下砸掉才是！

骂归骂，恨归恨，但到底也没有哪个敢冒制台虎威，将铁政局的牌子摘下来砸掉。湖北铁政局的招牌，天天都堂堂正正地挂在高大的辕门上。在衙门二进西侧的几间宽大的房子里，由督办蔡锡勇、协办陈念初为首，包括当年在广东招来的十几个满腹西学的局员，天天都在紧张的忙碌着。

光绪十六年春末夏初的和暖季节，张之洞在蔡锡勇、陈念初的陪同下，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亲到大冶及广济、荆门、当阳等地，实地考察这些铁矿和煤的开采情况。湖北丰富的煤矿蕴藏，更加坚定了张之洞筹办炼铁厂的信心。

机器早已运到武昌，但铁厂的厂址立在何处，却一直没有定下来。矿务局的意见：铁厂的两大主要原料是铁矿和煤，故毫无疑问，地址应当依这两大原料而定，或就铁矿或就煤。陈念初认为铁厂可定在荆门、当阳一带的观音寺附近，此地煤极好，可炼出很好的焦炭，供铁厂使用。铁厂的用焦量很大，以节省运费来考虑，铁厂以靠近煤产区为宜。另一些局员主张铁厂立在大冶附近。理由是大冶产铁矿，且靠近长江，今后炼出的铁易于运出。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蔡锡勇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应该由总督本人来最后定夺。

“毅若，谈谈你的看法？”

当蔡锡勇把选址情况向张之洞禀报后，张之洞想先听听这位督办的意见。

“我较为倾向于在大冶建厂。大冶铁矿含铁量高，冶铁的历史也很悠久，我们化验了前代大冶出的铁，质量不错。从前是土法冶炼，尚且能炼出好铁，现在我们用新式的洋法冶炼，一定会更好。至于荆州、当阳的煤，论煤质来说是很好，这不错，但没有炼过焦，不知道焦的质量如何。”

“你是说，大冶的铁矿能出好铁，是有把握的，而荆、当一带的煤能否炼好焦没有把握？”

“正是这样。”蔡锡勇继续说，“况且荆、当一带交通太不方便，铁矿运进固然难，今后炼出的铁块要运出来也是难事。若厂址在大冶，便只有煤运进的一次难。况且广济一带也有不少煤，若能从广济的煤里炼出好焦的话，煤的问题也可能得到解决，故我以为铁厂以建在大冶为好。”

张之洞听了蔡锡勇的话后，摸着满脸大胡子，好半天才说：“依我看，铁厂还是建在武汉三镇为好。”

“建在武汉？”蔡锡勇对总督的这个看法不能同意，“武汉既无铁矿又无煤，合适吗？”

“武汉虽无煤无铁，但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交通方便。”张之洞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件事了，蔡锡勇的意见使他对对自己的思考作了一番反思，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江汉舟楫之利，是不必再说了，还有铁路之利。你莫看眼下芦汉铁路让李少荃的关东铁路取代了，但过几年总是要兴建的。这条铁路非建不可，李少荃拿俄国吓朝廷，朝廷不得不改变主意；关东铁路建好后，朝廷一定会再建芦汉的。等芦汉建好后，我们重建粤汉。铁厂乃百年大计，眼光要放远一点，待芦汉、粤汉两条铁路建好后，武汉的铁便可以四面八方地运出去。”

蔡锡勇觉得总督的这席话也有道理。不过，芦汉和粤汉什么时候能建好呢？按照洋人办工厂的惯例，铁厂投产三年后就应当赢利，若不赢利就办不下去，倘若芦汉、粤汉十年二十年后才建好，亏欠十年二十年的铁厂还能坚持得下去吗？他把这个顾虑说出后，张之洞笑道：“你太过虑了，本督办铁厂，赢利不赢利，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要用我们大清国的铁矿和煤，炼出我们大清国自己的好铁来。这个好铁要赛过洋铁，至少不比洋铁差，为我们大清国争下这口气。从我们的铁厂出铁后，中国就不进洋铁了，大家都用我们湖北铁厂的铁。你算过这笔账没有，这为大清国和湖北赢来的脸面，怎么能由钱来计算？”

望着总督神采飞扬的自豪之色，蔡锡勇也不由得受了感染，心想：倒也是的，中国受洋人欺侮太久了，长自己威风，灭洋人志气，不但是朝廷上下，也是全国百姓的共同愿望。不惜代价来办铁厂，即使在银钱上亏了，但在志气上是赢了。到底是总督，看得要比自己高远！遂点头说：“大人说得对！”

“还有，鄙人身为湖广总督，怎么能让一个铁厂因不能赢利而停产呢？我可以全力保证它的开支，藩库再没有钱，也要保证铁厂的钱。赢利不赢利，不是你们矿务局考虑的事。”

蔡锡勇想想也对：矿务局都是些技术方面的人员，把关的应是采矿、炼铁等具体的生产过程，至于赢利与亏损等事，是总督管的，不宜多插手。

“还有一点，办铁厂是鄙人又一桩大事，要时刻关注，一管到底。筹建时管，投产以后也要管，隔三差五，我就要去看看。若铁厂设在大冶，我怎么能常去看？不常去看，如何谈得上管？将它建在武汉，我在督署就能看见铁厂冒烟没冒烟。今后厂里的一点一滴，能逃脱我的眼睛吗？”

蔡锡勇终于被总督这种高度的责任心所感动，点头说：“好，就按您的意见，铁厂就建在武汉。只是武汉三镇这样大，厂址具体设在哪里呢？”

张之洞说：“过几天待我稍有空闲后，我们一起到三镇各地走走看看，选一个合适的位置；要么这几天你们先去看看，提出几个地方来，然后我再有目标的去看。”

“行。”蔡锡勇稍停片刻，又提出一件事，“铁厂里最重要的设备，我们还没有去买。现在各方面准备都已就绪，这个设备应该要开始订货了。”

“什么设备？”

“炼铁炉。”蔡锡勇说，“铁厂的最主要设备便是炼铁炉。”

“赶快订！”张之洞立即做出决定，“向哪个国家订好，美国，德国还是英国？”

“英国好。上次订购的机器也是英国的，干脆这炼铁炉也在英国订，英国人办事认真，放得心。”

“好吧！这事就交给你了，你去办。先订两个，越大越好。还有别的机器，也要考虑了。凡是所需要的，都赶紧造册，我写一封信给驻英公使刘瑞芬，叫他替我们一并在英国订购。我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一座世界最大的铁厂，超过洋人，至少要超过日本，在亚洲是第一。”

总督宏伟的气魄，果断的决力，使蔡锡勇激动不已。这个四十三岁的林则徐同乡，二十年前从广州同文馆走出之后，便为推行西学西技不遗余力。他一心一意希望落后贫穷的中国，能通过学习西方日渐繁荣富强。但他没有科举功名，尽管有一颗赤诚爱国心和满腹真才实学，官场的大门却一直对他死死地关闭着，他做不了官。在大清国，没有官就没有权，没有权就不能做事。多少年来，他始终只是在翻译、教习的位置上徘徊，空有一腔热血，却无洒处。看着那些实权在握的大官们一个个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全不把国家大事百姓生计放在心上，看着国势一年年地衰弱、百姓在饥寒中挣扎，蔡锡勇只有愤恨叹息而已！

来到广东后，蔡锡勇亲眼看到张之洞是个与众不同的官员，他真心诚意办洋务，脚踏实地做事情。蔡锡勇感觉到自己多年来积蓄的学问有了用武之地，为国家效力的抱负可以得到施展，他热情万分地在粤督洋务科没命地做事。现在，看到总督居然有将湖北铁厂办成世界第一的想法，蔡锡勇怎能不为之兴奋万分！为了给张之洞节约时间，也为了给铁厂的筹建多尽一份力，蔡锡勇带领着矿务局的一批局员，先行在武汉三镇踏勘厂址。一个月后，他请张之洞看看由他们初定的几个地方，再做最后定夺。

六月中旬，正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武汉三镇地处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白天，火球似的太阳将两条江烧得热烘烘的，犹如即将

沸腾的滚水。夜晚，余热还不断地从江面散发出来，将一股股热气挤进千家万户。又加之人口众多，车马繁华，武昌、汉阳已是十万户以上的都市，而汉口镇更是从宋代以来便与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河南朱仙镇并称天下四大镇。清代人口剧增，汉口镇汇集八方商贾，四邻游民，居住人数之多，为全国城镇所少见。武汉三镇集这地热人多于一身，于是成为长江沿岸大小火炉之最。



长江上吃早餐的船工(1872年)

一到入夏，温度便一天高过一天地直线递增，人们的手中不仅拿着扇子，许多人还得要加上一条毛巾，以便随时擦去身上的臭汗。到处都是热的。路边的石头固然热得烫脚，连家中的桌椅板凳都热得不

敢沾边。别的地方白天热，晚上较凉爽，武汉这地方，夜晚之热，丝毫不亚于白天。每天只在凌晨三四点钟时伴着一丝儿拂晓的凉风，才可勉强睡一两个钟头。因为热，心头烦；因为烦，人的脾气就变得暴躁。到处都可以看到吵架斗殴的，动不动便挥拳踢腿，拔刀相向，所以外地人都害怕不敢招惹。有两句民谚最是形象道出此地的民风人情：“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然而，奇怪的是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并不觉得这是在骂他们，反而以九头鸟自居，生发出一股令人畏惧的莫名自豪感。

就是这样的高温酷暑的时候，五十四岁的湖广总督每天戴着凉帽穿着绸衣麻鞋，在蔡锡勇、陈念初、杨锐、大根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察看矿务局所看定的几个厂址。连日来，他已看过城外的武胜门塘角、武昌城东南的汤生湖和汉口城外的黑龙庙、青石桥、枣林等地。张之洞对这几个地方都不太满意。看着丈夫每天回来时那副疲惫不堪的神态，及换下那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尽是汗味的衣裤，佩玉总是心疼地劝他：“这一把年纪了，不能跟年轻人样天天在炉火里煎烤，要么等秋凉时再去看，要么干脆交给蔡督办他们定下好了。”

张之洞则总是说，选择厂址是头一件大事，不亲自去看不放心，铁厂要加紧兴建，也不能等老天爷凉快了才办事。佩玉知道他的犟脾气，不再多说话。待张之洞洗完澡吃了饭后，叫他在竹凉床上躺着，吩咐春兰替他扇扇子。自己则弹几曲轻柔的古曲，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这一天清早，他对蔡锡勇说：“你们所看的武昌、汉口几个地方，都不算太好，今天我们一道去汉阳看看。”

于是，一律便装简从的督署官员们，静悄悄地渡过天堑长江。来到汉阳城时，已是午后三点多钟，大家由临江门进了城。咸丰八年，张之洞来武昌看望胡林翼时曾经来过一趟汉阳。如今三十一年过去了，眼中的汉阳古城依旧是当年矮矮的店铺，窄窄的石板街，除开来来往往的人多些外，市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张之洞正在叹息间，忽然感觉到一股凉风从西北边吹过来，浑身上下一阵舒服。抬头一望，

原来不知不觉，太阳早已被满天黑云所遮盖，天色比刚才暗多了。大根说：“武汉这里的日头比哪里的都毒，想不到也有被乌云吞没的时候，再不要让它钻出来了！”

杨锐说：“要是下场雨就好了。”

话音尚未落，一阵大风吹来，立即就有豆大的雨点打在大家的脸上。大根兴奋地拍起手：“好啦，好啦，下雨了，老天爷，下久点，好让我们今夜睡个安稳觉。”

蔡锡勇说：“要找个地方躲躲雨才好。”

大家四处张望，陈念初发现了一个好地方，指着左侧大声说：“那边有一处大院落，我们都到那里去。”

大家簇拥着张之洞快步向左侧走去。走到近处，张之洞高兴地说：“原来这就到了归元寺。早一会儿我还在想，这次要好好地到归元寺去看看。”

除张之洞外，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到汉阳，遂兴致勃勃地说：“下雨了，反正也踏勘不成了，今天我们好好地看看这座江夏名刹。”

归元寺的确是一座名刹。它建于清代顺治年间，相对于那些汉唐时期的古寺来说，它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它的名气却很大。这一则是归元寺的规模宏大，殿阁很多，包括大雄宝殿、韦驮殿、天王殿、地藏王殿、藏经阁、大士阁等大小建筑几十座，且都一色的黄绿琉璃瓦，配上朱红色的楹柱、窗棂，显得分外的庄严肃穆，气象宏伟。二来归元寺在宏阔的大布局中又用心设计不少精巧细微的小院落小景致。如翠微峰、翠微井、梅花坛、凤竹亭等。这些地方小径曲廊清雅洁，是修炼、读书、疗疾、幽会的极好去处。归元寺将天竺国崇隆伟岸的佛学艺术与中国江南的园林景致融为一体，形成独具一格的建筑体系，在数以千计的华夏寺院中别树一帜，从而名播大江南北。此外，归元寺位于汉阳城里，汉口、武昌近在咫尺，使得它的香客众多。尤其是那些商贾们，因为商海风险难测，求神拜佛之风特盛。若

遇有菩萨保佑发了财，则不惜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还愿上。焚香献礼自不待说，更有人修缮庙宇，重塑金身。故而，这归元寺一年四季信徒络绎，香火隆盛，殿阁佛像金碧辉煌。寺院也因此收入丰厚，僧众们也很富裕，大小和尚个个僧袍光辉，身躯肥胖，令那些普通庵寺的穷僧苦尼们艳羡不已。

刚一进门，便有知客僧走上前来。知客僧迎的各方来客多了，见这一群人虽没有轩车肥马跟从，却皮肤白净，举止斯文，知他们不是俗人。知客僧连忙叫来几个小沙弥，拿来脸盆布巾，给张之洞一行洗脸擦手，又殷勤地说：“寺内有干净僧衣，若衣服湿了，可以换下来。”

陈念初觉得若穿上僧袍，真是一件太有趣的事情，便说：“有干净衣服最好，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湿了，正要换，你给我们拿五件来吧！”

张之洞心想，一个总督穿上僧袍像什么样子，正要阻止，却发现自己的衣服也已打湿，贴在背上，很不舒服，万一病了更不好，只得让他们去拿。一会儿，小沙弥捧来五件僧袍，大家都换上。陈念初问知客僧：“有镜子没有？”知客僧摇摇头说：“寺院里从不用这些东西。”

“不要照镜子了，我给你看。”杨锐走过来，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说：“不错，蛮整齐的，若戴上僧帽，更像一个风流倜傥的美和尚。”

陈念初笑着对大根说：“你更好，若剃掉发辫留下络腮须，那就是一个十足的花和尚鲁智深了。”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知客僧把众人带进会客室，立刻有小沙弥送上香茶。外面早已浓云密布，大雨如注，凉风从窗外吹进来，大家都有浑身舒坦之感。

知客僧笑着说：“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这场大雨下得及时，万物都蒙它的恩惠。”

张之洞说：“武汉的热天真不好过，这要热到什么时候才凉爽！”

“要到大暑前后才慢慢凉起来。”知客僧望着张之洞说，“听施主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们是在汉口做生意，到寺里来求菩萨赐财，还是路过此地，顺便到寺里来看看？”

张之洞略为想了下说：“我们不是做生意的，也不是游客，是奉人之命来湖北采风的，要在武昌住几年。”

“采风”是什么？见多识广的知客僧一时摸不清这几个人的身份，也不便细问，便说：“雨看来一时停不住，我叫伙房预备下，晚上就请在这里吃一顿斋饭吧！敝寺也有干净客房，今夜就请诸位施主在这里过夜。”

张之洞见雨虽然比刚才小了点，但看起来一时半刻也停不了，众人脸上都有欣色，显然对吃斋饭住寺院这种新鲜事有兴趣，便点头同意了。

知客僧见有钱可赚，立刻来了兴致，一面吩咐小沙弥通知伙房，一面又忙叫上瓜子糕点，好好招待。

突然间，随风传来一阵中气甚足的朗诵声，大家侧耳倾听：

天连吴楚，地控荆襄，吞云梦之空阔，接洞庭之混茫。有大禹之镇石，留黄鹤之遗响。鲁肃墓长眠忠厚，孔明灯烛照愚氓。万古悲愤，三閼魂魄今何在？千载知音，流水涓涓绕高山。灵龟伏北，金蛇盘南。遥望赤壁烽火昨夜息，又见小乔今宵宴周郎。险哉夏口，扼江汉之交汇；壮哉三镇，居九州之中央。

“好文章！”张之洞禁不住脱口赞道，“这是谁在朗诵，宝刹还住着攻读诗书的士子么？”

杨锐笑道：“莫不是一位待漏西厢的张秀才！”

知客僧嗔道：“施主取笑了，哪里有什么张秀才，那是一个年近花甲的游方郎中，敝寺住持虚舟法师的朋友。”

张之洞起身说：“游方郎中有如此雅兴，我们去见识见识！”

众人都跟着总督起身。大雨已停，天井里积满着一时流不走的浑水，对面的一个小院落里，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双手捧着一张长长的纸条，背对着天井在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显然，正是此人刚才情不能自已地朗读纸条上的文章。

八旬且献瑶池瑞

恭祝杨母刘太夫人八旬大寿

四代同瞻宝婺辉

叔饒楊銳拜賀



“吴郎中！”知客僧对着那汉子叫了一声。

“啥子事！”那汉子操着一口四川话，边说边回转过身子来。

哎呀！这不是吴秋衣吗？他怎么会住在这里？张之洞揉了揉眼睛，又仔细地盯了一眼。不错，正是那年给他治病的吴秋衣！他快步上前，惊喜地喊道：“秋衣兄，你什么时候到汉阳来了！”

那人先是一愣，随即大声一叫：“是你呀，香涛老弟，巧遇巧遇！”

吴秋衣迎上来，松开一只捧纸条的手，重重地拍着张之洞的肩膀。张之洞把吴秋衣紧紧抱住。

“秋衣兄，离开京师后，一直在想你，不料一别就是八九年了。你这些年都还好吗？”

“好，快活得很哩！”吴秋衣爽朗地说，“你这些年来也好吗？”

“也好，也好，我们今夜慢慢谈！”

杨锐、大根与吴秋衣也是老熟人了，异乡重逢，都激动不已。

张之洞向蔡锡勇、陈念初介绍：“这位吴秋衣先生是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处士。十六年前，有一次我在路上中暑，幸亏当时遇到他，不然早就没命了。”

原来是总督往日的救命恩人，蔡、陈对眼前这个干瘦矮小的半老头子肃然起敬。

张之洞笑着问：“秋衣兄，你刚才读的文章在哪里？”

“这里，这里！”吴秋衣立即兴奋起来，将手中的纸条扬了扬。

“黑底白字，原来是一幅拓片！”

“我上午从禹王矶上拓下来的。什么人作文不知道，什么人书丹

也不知道，却真正的是好东西。”

吴秋衣不去问张之洞缘何到了此地，张之洞也不询问吴秋衣的近况，两个金石爱好者凑在一起，细细地品赏起这幅尺余宽、三尺余长的拓片来。杨锐等人也围过来欣赏。

“这篇文章做得真好。尤其是这两句：遥望赤壁烽火昨夜息，又见小乔今宵宴周郎。绝妙好文！”

“好文，好文，集豪雄与艳美于一身！”

“你看这字，学二王是学到骨髓里去了。”

“刻工也好，一点没有走样失真！”

“看来这文和字都出自平凡人之手，却比不少名家大家的强得多！”

“是呀！世上许多杰作妙品都出自民间无名之辈，他们不想扬名谋利，故反而能得物理之精奥，而那些沽名钓誉之徒，才得皮毛便迫不及待向世上夸耀，汲汲以求名利，反误了正业。老子说圣人为而不恃，为而不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蔡锡勇、陈念初静听着张之洞与吴秋衣的随口谈论，觉得很有意思。

谈了好一会子拓片，吴秋衣才问：“你怎么也到汉阳来了，是不是从山西调到湖北来做巡抚了？”

张之洞还未来得及回答，大根早在一旁大声说：“吴郎中你说错了，我家大人早在六年前就做了两广总督，这次是从广州到武昌来做湖广总督的。”

知客僧在一旁听得呆了：真的是湖广总督到寺里来了？岂不是活菩萨进了山门！他拉着杨锐的衣角悄悄问：“这位真的是制台大人？”

“不是真的，难道还假冒不成？”杨锐得意地撩起僧袍，将挂在腰带上的铜牌亮了亮。知客僧确知来的是现世菩萨，忙分开众人，对着张之洞连连打躬：“小僧肉眼不识金佛，适才多多怠慢。”又对身边的小沙弥下令：“快请方丈出来迎接贵客！”

一会儿，便见一位矮矮胖胖身披暗红袈裟的老和尚急步走来，知客僧忙将他带到张之洞面前。老和尚双手合十，深深地弯下腰说：“贫僧虚舟，不知制台大人光临，未能迎接，万望宽宥，请制台大人赏光，到方丈室一坐。”

张之洞笑着说：“暂借宝刹，以避风雨，多多打扰，甚是不安。”

厨头过来对方丈说：“斋席已备好，请客人入席吧！”

虚舟说：“把那年我从鸡公山上带来的猴头菌和运光法师送的武当山黑木耳拿出来，再做两样好菜款待制台大人。”

厨头得知今日的客人原来是制台大人，忙衔命回厨房赶紧张罗。

张之洞在方丈室刚刚落座，外面就喊入席了。只见云水堂灯烛辉煌，一桌丰盛的酒席早已摆好。虚舟将张之洞奉在上席，然后请吴秋衣右边相陪，自己在左边陪坐。又叫知客僧请蔡锡勇、陈念初、杨锐、大根在客位上坐下。一张八仙桌，恰好坐得满满的。上座虚舟亲自把盏，下座知客僧把盏，频频劝着素酒素菜，殷勤备至。酒过三巡，虚舟问：“制台大人酷暑过江来到汉阳，想必有要事。”

张之洞说：“总督衙门打算筹办一个铁厂，在武昌、汉口看了几处厂址，不很满意，今天特为到汉阳来再次寻找。”

虚舟问：“铁厂大吗？”

张之洞说：“大概要十多二十顷地的范围。”

虚舟的心动了下，又问：“请问制台大人，这衙门要地给钱不给钱？”

“给钱。”张之洞应声答道，“如果真是好地，宁可高于市价我们也买。另外，住在这里的老百姓的损失，比如庄稼、果树、房屋，我们也要考虑到。”

“善哉善哉！”虚舟左手五指并拢，在心口上移动几下。“官府不与民争利，真正的青天大老爷。”

张之洞想，这归元寺每天接待南北香客、十方商旅，最是消息集散之处，方丈和知客僧无疑是民间的头面人物，可以借他的口来传扬传扬本督以洋务强国富民的施政大计。于是放下碗筷，正经八百地说：“法师是出家人，不管俗世之事，现在的俗世是又贫又弱，国势不振。但大海之外却有一批洋人，比如离我们最近的东洋日本人，离我们很远的英国洋人、美国洋人、法国洋人、德国洋人，他们都又富又强，老是欺负我们，凭借着手中的船炮从我们国家取走千千万万两银子。”

虚舟说：“贫僧虽是出家之人，但吃的稻粱，穿的衣服，无一不来自俗世，且天天与四面八方香客打交道，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尽是世俗之事，贫僧何能离得了世俗？众生贫苦、洋人欺负这些事，贫僧心里也知道，不知大帅有何妙法解除众生之穷苦，抑洋人之强梁？”

张之洞说：“此事鄙人已思之甚久，最重要的一条路子便是把洋人那一套富强之术搬过来。我手下有好些个幕友都在海外生活很多年，他们都说洋人并不比我们聪明。他们的那一套只要我们肯学，很快就可以学好。鄙人要充分利用两湖的财富大办洋务，铁厂是第一步，以后还要修铁路，建枪炮厂，建织布局、纺纱局，还要办新式军队，办洋学堂，把这一切都办好以后，我们就跟洋人差不多了。两湖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我们的军队强大，洋人也不敢欺负我们了。”

对于张之洞勾画的这一幅美好的富强蓝图，六十多岁的归元寺方丈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在心里盘算的是另一回事：龟山靠汉水边有一块三十顷的荒地，是相沿已久的寺产，只是这里濒临汉水，每年都要遭受大水的淹没，低洼处甚至一年遭水淹达两三个月之久。因为这个缘故，那块地便荒芜下来，地虽大，并不能给寺里带来收益。前任

方丈是个精明人，他想与其荒芜下去，不如租给农人。于是他把这块荒地分成十多块，租给了十多户附近少田无田的农人，规定他们每年向寺里交十多二十担谷，其余的收成都归农人自己。寺里的要求并不高，租地农人乐于接受。从那以后，寺里每年可以坐收二三百担谷子，十多户农人又有了安身立命之处，荒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虚舟心里想，归元寺的众僧吃饭不成问题，每年二三百担谷子对于归元寺来说不是太重要的事。那年虚舟在京师西山碧云寺挂单，看到碧云寺的五百罗汉堂，赞叹不已，心里起了一个念头：要是在归元寺也建一个这样的罗汉堂的话，不仅为佛门做了一桩大善事，同时也大为提高归元寺在天下丛林中的地位，作为办理此事的方丈，自然功德无量。但建一个五百罗汉堂，没有三五万两银子不行，归元寺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此事在虚舟心里存着十余年，突然他看到了希望。

“大帅，当年白光法师建好归元寺后，还剩下一笔钱，大家都劝他到天竺国去买几尊玉佛和几百册贝叶经来供奉。白光法师没有同意，却拿这笔钱在龟山脚下买了一块三十顷的荒地。众僧都不理解白光法师如何要办这样的傻事。白光法师对大家说，诸位不知，这是武汉三镇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二百年后，有一位能人会在这里炼出乌金来，给归元寺带来百倍的好处。”说到这里，虚舟脸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大帅今日来此寻找铁厂，正好从三个方面印证了白光法师当年的话。”

张之洞来了兴趣，笑着问：“哪三个方面？”

“第一，白光法师说的是二百年后的事，归元寺最后完工是在康熙二十二年。”虚舟左手指头弯了几弯后说，“到今年恰好二百零六年，这是第一个印证。第二，大帅是今日海内数一数二的能人，这是举世公认。”张之洞微笑着没有做声，大根自豪地说：“谁还比得上咱们家大人，连洋人都得举白旗投降。”

一句话说得众人都快乐地笑起来。

“白光法师说的是炼乌金；铁是黑的，不正是乌金吗？”

蔡锡勇说：“洋人是把铁煤称作乌金的。”

虚舟高兴地说：“这位老爷帮我证实了白光法师的话，如此看来，三个方面都应验了。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专为大帅买的。”

虚舟的话说得大家都心痒痒的，张之洞也被他说动了，于是说：“明天一早，烦法师陪我们去看看！”

吴秋衣一直没有说话，这时也笑着说：“真有这么好的风水宝地，明天我也跟你们去瞧瞧！”

吃完饭，虚舟要将寺里最好的客房安排给张之洞。张之洞说：“好客房让我的幕友们去住吧，我今夜要跟我的老朋友住在一起，好好地聊聊。”

接着，他把那年因中暑偶遇吴秋衣的事说了一遍。虚舟很兴奋：自己的朋友竟然是总督大人的恩人，这真是一座通向两湖最高权力的桥梁。忙叫小沙弥好好打扫吴秋衣的房间，送上香茶糕点，临时又移来一张宽大的凉床。

夜里，在明亮的灯烛下，一对分别八九年的老朋友促膝细谈，互相叙述别后这些年来的情况。

“老弟。”游方郎中不客气地沿用着十多年的旧称，仿佛今日对面坐着的并不是建立过赫赫战功权倾一方的总督，依旧只是一个无实权的学官。

“席上，你对虚舟谈了一套富强之术。我问你一句话，你要对我说实在的，你就真的相信那会给中国带来富强吗？”

“老朋友，你是怎么看我的，”张之洞颇感意外地说，“我不相信，我为什么会努力去做？这样热的天，普通百姓能躲凉的都躲凉，我一个五十多岁的总督，在火毒的太阳下，一连走了几天寻访厂址。我若不相信，我为何要这样做？再说，虚舟法师乃归元寺的方丈，佛门之人，我若不信，我跟他瞎说什么，我也用不着以此博取他的几句赞扬

之词。”

“老弟，你不要因我这句话而不高兴。”吴秋衣笑起来了，说，“我不是说你有哗众取宠的意思，我是想你颖悟过人，精通经史，这些年又出任封疆大吏，头脑应很明白，你没有想到洋人的那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吗？”

“我不是要把洋人的一切都搬到中国来，我只想学他们建厂、修铁路、办学堂、练兵这些东西，有什么行不通的？你有何高见，我倒要好好听你说说。”



洪秀全塑像

吴秋衣连连摇头说：“老弟，不是我说你，你是书生气太重了，你其实不懂今日情势。今日中国，处处都显露出末世的景象，就跟前明崇祯朝相差无几，朝廷能多保几年的命就是好事了，何暇来谈富国强兵！还不如安心做你的太平总督为好，不要存什么励精图治之志。”

国家弊病很多，这点，张之洞岂能不知，但绝不是末世，怎么能拿大清跟前明崇祯朝相比呢？崇祯被李自成给翻掉了，洪秀全闹腾十多年，到头来还不是让朝廷给平定了吗？太后圣明，比无术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强多了。张之洞素来对太后怀着感恩情怀，倘若说这话的不是一个老朋友，他早就要将他抓起来当反叛者处置了。这时，他压下心中的不快说：“秋衣兄，你这话说得过头了，我受太后皇上恩泽深厚，自当与朝廷休戚与共。太后皇上为国家宵衣旰食，我怎能不励精图治？”

吴秋衣敛容说：“你受皇家恩德，愿尽忠报效，此心诚然可贵，但可悲也在于此。你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此话怎讲？”张之洞神情肃然起来。

“老弟，你想过没有，你办洋务，都靠什么人来办？还不是靠官场的这批人。今天中国的官场，已经烂得差不多了，清廉的官，实心办事的官，十个之中难得一个。这些年来，四川也新办了不少局厂，每办一个局厂，就增加一个衙门，培植一批官吏，徒为百姓增添负担，办成了什么事？老弟，你是官场上的人，不怕你见怪的话，我冷眼观察中国官场几十年，是越看越失望，越看越心寒。我的看法与你不同，今日中国的积贫积弱，不是没有洋务，而是中国有这样一个腐败贪婪、懒散推诿，又盘根错节、官官相护的官场，这是中国的万恶之源，贫弱之本。古人早就知道橘迁淮北而为枳。好端端的橘，为什么变为枳了呢？就是因为水土不好的缘故。今日中国就好比淮的水土，外国好比淮南的水土，洋务这东西在外国是可口的橘，一到中国来就变成酸涩的枳了。腐败的官场，就是中国成为淮北水土的根本原因。而这，你一个张香涛是无力改变的。所以，你纵有天大的才干，也成不了事。”

吴秋衣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他太夸大其词了。官场虽不好，但一则还是有好官，二来也可以整顿，其他省且不管，两湖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我难道就不能凭借朝廷赋予我的权力，整顿出一个清廉的官场来？难道就不能利用这官场办一番轰轰烈烈的洋务事业来？

他冷笑着说：“事在人为，两湖就不能是淮南水土吗？何以就料定它必为枳呢？”

吴秋衣哈哈大笑，说：“好，老弟，我不和你争辩了。我们可以在这归元寺，在佛祖的面前打个赌，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再见分晓吧！时间不早了，明天还得去龟山看地，吹灯睡觉吧！”

第二天一早，趁着气温还不太高的时候，虚舟带着张之洞一行连同知客僧、吴秋衣等来到龟山。

龟山古称翼际山，又名大别山，坐落在汉水与长江的会合之处。山不高，形状方方圆圆的，从高处看来，犹如一只巨大的石鼉伏在江汉两水之间，因此俗称龟山。

知客僧是归元寺里的才子，能说会道，登上龟山顶，便兴致勃勃地一一指点远近风光，把它介绍给即将与归元寺做成一桩绝大买卖的贵宾们。

“诸位大人老爷们，站在龟山上，武汉三镇风物尽收眼底。就在龟山前后左右，便有大家所熟知的名胜。诸位向东看，那一座直冲长江形如船头的大石块，就是有名的禹功矶。”

大家的眼睛都顺着知客僧的手势望去，果然在前面三四十丈远的江边，一块庞大的嶙峋怪石兀然矗立在水中，像一根拴船的石础，又像一段阻水的石堤，滚滚的江水在这里被激成飞溅的浪花。使人不由得想起苏东坡“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名句来。

吴秋衣对张之洞说：“昨天我得的碑文就出自那里。湖北百姓为纪念大禹治水，在这禹功矶上建了一座禹王祠。还有一棵千年古柏，相传是大禹亲手种植的，另有元代建的禹王庙。此外还有一块很好的碑，名叫岫嶙碑，据说是大名士毛会建将衡阳岫嶙峰上的碑文，拓后再刻碑立于此处。”

张之洞问：“岫嶙碑文你拓下没有。”

“拓了。回归元寺后我拿给你看。”

“诸位请看，禹功矶上有一座亭阁。这座亭阁叫什么名字，贫僧一说出来，诸位大人老爷一定早已知道。”知客僧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导游似的，吊起大家的胃口，“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晴川阁。”

“晴川阁！”众人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有人已轻轻地背诵崔颢的诗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对，它就是唐才子崔颢诗中所说的晴川阁。”知客僧很懂得游客的心理，补充说，“鹦鹉洲在晴川阁的下游，已被水淹了。”

如同故友重逢似的，张之洞将那座童年时代便记于心中的亭阁，伫看了很久。

“诸位再向南看，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有一座墓，墓主就是那位帮孔明草船借箭的东吴谋士鲁肃。”

鲁肃墓！众人又是一声惊叹，一齐向南看去。只见临近山脚边，果然有一片清清幽幽的竹林，团团围在一起，墓冢、墓碑都看不见。

张之洞心想：鲁肃在世并未为东吴建立大功，只是以忠厚诚信出名，死了一千多年，人们还记得他，墓旁能长年有这一片翠竹陪伴，也足以自慰了。

“诸位再向左边看，那里有一座三层六面石塔，名叫石榴花塔，为何叫这个名字，这里有个来由。”知客僧面对着大家关注的目光，说出一个悲恸的故事来：“宋代时，汉阳有一个年轻的寡妇，虽丈夫死去多年，一直谨守妇道，对婆婆尽心尽孝。有一天，寡妇杀鸡给婆婆吃，婆婆吃后第二天便死了。各种谣言纷起，都说寡妇有意毒死婆婆，婆婆的女儿向官府告状。官府判寡妇死刑。寡妇受此天大的冤屈不能表明心迹，临刑前，她摘石榴花一枝，插于石缝中。对着石头说，若婆婆真是我害死的，石榴花枯萎干死；若是冤枉，则石榴花开放茂盛。行刑的刽子手冷笑说，花插在石缝里，必死无疑，哪有茂盛的，你莫不是疯了！谁知寡妇死后，插在石缝里的石榴花果然开得茂

盛灿烂，第二年春天还在石缝边的土里生出一棵小石榴树来。这棵小石榴树长大后，年年满树花果。大家怜悯这位蒙受奇冤的寡妇，于是为她建了这座塔，取名为石榴花塔。八百年来，一直香火不断。”

众人听了，都感叹歔歔。

虚舟法师说：“寡妇的冤枉，是龟山的石头给她洗刷的，可见龟山是一座神山，一座灵山。在龟山办事，是会得到神灵保佑的。”

大根一向信神信菩萨，听了虚舟的话忙说：“法师说得有道理，若不是神灵保佑，石头缝里的石榴花哪有不枯死的道理！龟山这地方确实通灵性。”

“龟山灵杰之处还多哩！”仿佛龟山是知客僧的家园似的，带着自豪的神气，他又指着远远的地方说：“那里就是古琴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地方。”

高山流水，人世间美好的相知相遇的象征，竟然就源于龟山，出于脚下的这块土地。突然间，湖广督署的幕友们对这座并不高大的山岭顿生又敬又亲的情感来。这是一座多么逗人喜爱的小山啊！

张之洞的心也激动起来。大禹、鲁肃、伯牙、子期、晴川阁、石榴花塔，这一切在他的心里已构筑一幅动人心扉的图画。不用具体去踏勘那块荒地了，他已经在心里做出决定：铁厂就建在这里，有这么多圣贤神灵聚集，龟山当然是风水宝地，铁厂借着它的雄魂精魄，今后必将兴旺发达，震撼中外！

“大人。”虚舟见知客僧将龟山四周的名胜介绍得差不多了，适时地建议，“我们下山去看那块地吧。”

“好，你带路。”

众人跟着虚舟，顺着一条窄窄的山道从山顶下来，朝着汉水走去。没有多久，就来到属于归元寺所有的那块土地上。

“这一片都是。”虚舟用手臂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把众人眼帘中所见的一大块河滩全部包进去了，“此处襟江带河，气象壮阔，地势平坦，一马平川，白光法师真正的好眼力。”虚舟以自己的高度评价，再次为这块荒地预定基调。

张之洞极目远眺，但见这块三千余亩的大平川，约有一半属于河滩，上面布满沙砾，几乎不能种植树木庄稼，另一半虽是黑黄色的泥，却也大部分长着蒿草杂木，约有五六百亩地被辟为田土，上面正生长着庄稼和蔬菜。也有数百上千株果木。在田土与果木中可见稀稀落落的农舍，间或传来犬吠鸡鸣。张之洞虽看不出它的风水佳妙之处，但可以肯定其水路极为方便，且地势辽阔坦平，为今后建世界一流的铁厂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他已经默许了，不过还想听听幕友们的看法。

“毅若，你看呢？”

“大致尚不错。”蔡锡勇的眼光四处扫视一遍后说，“涨水时，工厂有一半会被淹。”

“筑一道堤，将汉水和长江的大水拦在堤外。”张之洞早已想到这一点。

陈念初说：“河滩一带地势低洼，容易积水。”

张之洞：“可以把它填高。”

杨锐说：“筑堤、填土这两项工程，将会耗资不小。”

张之洞胸有成竹：“要建一座铁厂，当然花费会很大。银钱一事，由我来设法筹集。”

显然，总督的主意已拿定，大家不再提出异议了。大根却有新的发现：“四叔，河滩填高以后，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跑马场，今后骑兵可拉到这里来训练。”

受大根这话的启发，张之洞突然间又冒出一个想法来：“花这大的成本来做跑马场太浪费了，不如在这旁边再建一座枪炮厂，就用铁厂出的铁来造枪炮，省得再外运！”

大家鼓起掌来，齐声赞扬这个好主意。

虚舟知张之洞已是看定了，心里高兴至极，忙恭维道：“大帅办事气魄宏阔，真不愧为让洋人举白旗投降的大英雄。富国强兵，扶正压邪，也是我们佛门的宗旨。这块荒地上能兴建铁厂、枪炮厂，真是一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无量善事。阿弥陀佛，归元寺要为大帅此举办一场三天三夜水陆道场，祈求菩萨神灵保佑，诸事顺遂，功德圆满。”

虚舟这番话引起众人好一阵大笑。张之洞对方丈说：“行，就这样定了，过几天，我派人到宝刹来具体商谈。”

“善哉，善哉！”法师合十作揖，欢喜无尽。

吴秋衣眼看着这一切，一句话都没有说。

五天后，从广州跟随张之洞来武昌、任职督署总文案的赵茂昌奉命来到归元寺，就这块荒地的交割与寺方代理人知客僧清心洽谈。

清心将这块荒地上所包括的水田、果木、池塘、房舍、人口、牲畜等列了一个眉目清楚的明细表，并且一项一项地说给赵茂昌听。清心不厌其烦地详尽叙述，赵茂昌耐着性子听了两个来钟点，实在厌烦了，便不客气地打断和尚的唠叨絮语：“多余的话不要说了，直截了当谈价吧，你们要多少银子？”

清心心里想：昨几个总督和幕友们一个个都客客气气的，这人官架子怎地如此大！他是个惯于和各方打交道的和尚，面对着赵茂昌的官气，一点儿也不在乎，脸上依旧笑笑地：“好，总爷说得对，多余的话不讲了，贫僧就一项一项地报价。水田一千零二十亩，每亩作价七两五钱，共计七千六百五十两银子。土地八百二十亩，每亩作价四两，共计三千二百八十两。河滩地一千四百亩，每亩作价一两二钱，

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两银子。这三项加起来共一万二千六百一十两银子。另房舍二百二十五间，平均每间作价二十两银子，共四千五百两。池塘一百零七口，连所养鱼在内每口作价四十两，共计四千二百八十两。另大小牲畜一千一百三十二头，平均每只作价一两，共计一千一百三十二两。另外尚有果木三千余株，平均每株三钱银子，共计九百两。这四项加起来一万零八百一十二两银子。七项总计二万三千四百二十二两银子。佛门一向与人为善，尾数的四百二十二两就让给你们了，我们只要二万三千两就行了。”

赵茂昌一边听一边心里不停地冷笑，当听到最后报出二万三千两的天价时，禁不住暗暗骂道：好一群贪得无厌的秃驴，还要说什么“佛门与人为善尾数相让”的话，真正地不知羞耻二字！钱庄伙计出身的总文案是个精明透顶的人，这些天他已暗地对龟山一带的行市摸得一清二楚了。

他皮笑肉不笑地对清心说：“和尚，你报的价也太离谱了吧。你不要欺负我们是外地人，不懂本地的行市，也不要把官府的人都当成傻瓜，银子随便由你拿。”

赵茂昌这几句话打中了清心的要害，他心里一阵发虚：看来这家伙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得小心点。知客僧满脸堆笑说：“赵总爷，贫僧报的价有哪点不属实，你老尽管指教。”

赵茂昌脸上的假笑一丝儿都不见了，两道阴冷的目光盯着知客僧，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你报的每一项都不属实。汉阳城郊最好的水田，也不过六两银子一亩。龟山这块荒地上的上等水田，在汉阳城郊的水田中不过中下而已，值不得四两，七百多亩水田平均作三两算都高了，就此一项，可见多报了一倍多的价。其余土地、果木、池塘、房屋，你都翻了一倍。说句实在话，本总爷早就给你把各项细账都算清楚了，满打满算，给你一万二千两银子就够意思了，没想到你们佛门这样黑心！”

“阿弥陀佛，我佛大慈大悲。”清心嘴里不停地这样念着，其实是强压住心中的虚恐，同时也在思量着对策。正在这时，小沙弥过来请

入席吃饭，清心借机中止洽谈，重新满脸笑容地说：“赵总爷，我们先吃饭，账目嘛，吃完饭后慢慢算。”

赵茂昌顺水推舟地起身说：“好吧，吃完饭再说。”

席上作陪的，除方丈虚舟、知客僧清心外，维那清戒也来了。三个和尚殷勤劝酒劝菜，恭维话不断，把赵茂昌当成真身赵公菩萨一样供奉着。饭后，清戒亲自陪着赵茂昌参观藏经阁。藏经阁里藏着归元寺的镇寺之宝——三部天竺国的贝叶经。这三部贝叶经从不轻易示人，非达官贵人或佛门高僧不能一观。

清戒吩咐管藏经阁的和尚打开楠木书柜，将一部贝叶经取出，亲自翻开，讲叙给赵茂昌听。赵茂昌听不懂贝叶经上的经文，对那些青黄色的长椭圆形树叶也看不出个名堂来。清戒见赵公菩萨心不在焉，忙收起贝叶经，将他带到玉佛堂。玉佛堂是归元寺专为收藏发了财的信徒们，自愿捐献给寺院的佛像的殿堂。

这些佛像大部分是玉雕的，故称玉佛堂。有几座鎏金的佛像，还有一座五寸高的金佛像，是一位南洋巨富捐的，深藏在地下室里。为了对付赵茂昌，管堂的执事和尚在吃饭期间，便奉知客僧之命将所有鎏金佛像都赶紧搬走了，又将一座极普通的黑玉佛像，用一只四面镶着花格玻璃的精致梨木盒装了起来，摆在最为显眼的地方。

来到玉佛堂，赵茂昌兴致大增。他一座一座地细细看，又不停地用手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这种亵渎佛祖的行为，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受到和尚们的呵斥。但今日此人便是佛祖，维那不但不予制止，反而随着他的手一起对佛像指指点点，议论玉的质地和色泽。

来到黑玉佛面前，赵茂昌立时被精致的玻璃框架所吸引，连连称赞这个架子好。维那笑着说：“赵总爷，这座佛像的玉质更好。”说完，吩咐执事和尚拿钥匙来将框架上的锁打开。

赵茂昌的手在玉佛身上摸了摸。他其实并不懂玉，心想在这样名贵的框架中的玉佛一定很贵重，便点头说：“这玉质是好。”

“赵老爷好眼力。”维那笑着说，“不瞒你老说，这座玉佛可不一般。它来自暹罗国的古都清迈王宫，是暹罗王的后裔送给寒寺的。这黑玉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暹罗圣墨，黑玉是玉的精品，暹罗圣墨又是墨玉中极品。这座圣墨玉佛在清迈王宫供奉了近百年，后由国王赏赐给他一位宠妃生的儿子，从此离开王宫。六十年前，这位王室后裔来归元寺朝拜，将它送给了寒寺。这玉佛堂里所有的玉佛加起来，都不及这一座。”

赵茂昌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圣墨玉佛，贪婪的眼神毫不掩饰地流露着。维那知道鱼儿已经上钩，便笑容可掬地说：“赵老爷若是喜欢，就送给你老，为归元寺与总督衙门结一段善缘。”

见赵茂昌不说话，知己默许，便高声命令执事和尚：“把这座圣墨玉佛好好包起来，今夜由你护送，送到赵老爷府上。”

就在维那陪赵茂昌游藏经殿、玉佛堂的时候，知客僧和住持正在方丈室里密谈。见玉佛堂的事情办好了，知客僧亲来邀请赵茂昌去方丈室。

洽谈在方丈室里继续进行，只是寺方的代表已换成第一号人物住持虚舟法师。

“汉阳那块地就请赵老爷关照关照，二万三千两银子，委实没有多要。”虚舟法师说。

“没有这么多。”赵茂昌的态度依然和饭前一个样，只是说话时的声音柔和多了。“刚才清心法师报的每个细项都多算了许多，比如说牲畜平均每只算一两，这里的马虎眼就大得很。牲畜中有大牲畜，有小牲畜。我亲自查看过，一百一十户人家中，猪牛这些大牲畜加起来不过三百来头，其余的都是鸡呀鸭呀这些小牲畜，一只鸡鸭值得几个钱！清心法师按平均每只一两计算，这不明摆着是哄蒙人吗？”

虚舟法师听了赵茂昌这番话，心里又恨又佩服：恨这家伙拿了归元寺的玉佛，依旧不松口，佩服他精明能干。

“赵老爷，你是一个真正认真办事的人，贫僧十分钦佩你。”先给赵茂昌戴上一顶高帽子后，虚舟慢慢地说，“从每项的细账看，清心是报多了点，这没有瞒过你老的法眼。但总体来说，二万三千银子不算多，因为清心忘记告诉赵老爷了，这块地是二百多年前白光大法师看中的风水宝地，它今后会给铁厂带来十倍的兴旺，百倍的利益。”

见赵茂昌并不以这话为然，嘴角边似乎有着淡淡的讥笑，虚舟明白，这是个不受软功的强硬角色，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实话实说了。

“赵老爷，实话对你老说，出家人脱离了世俗，没有妻室儿女的拖累，也不想去巴结讨好别人，要钱财做什么？佛门第一戒的是贪。贪使人迷失本性，坠入火坑，乃作恶生孽之根。本来，张大帅办铁厂，龟山的那块地就送给总督衙门也无妨，只是寒寺将有一桩大事要兴作。”

见赵茂昌对这句话有兴趣，虚舟说话的劲头更足了。

“二十多年前，贫僧见京师西山碧云寺有一座五百罗汉堂，气象宏伟，实北地佛门壮观，可惜荆襄大地没有。遂对着佛祖立下宏愿，今生要竭尽全力，在归元寺也建一座五百罗汉堂，二十多年来也为此积下将近二万七千两银子。要建成这座五百罗汉堂非五万两银子不可。贫僧年近七十，来日已不多，不能再行募集，另外的二万三千两便只有靠出卖这块龟山旧地了。实话说吧，这块地连同上面的房舍、池塘、果木、牲畜大约可值一万二千两左右，加上好风水可增值银八千两，此外的三千两就是赵老爷你老送的了。这三千两银子的恩泽，贫僧会告诉佛祖听的，并由寒寺十位得道高僧为赵老爷念十天十夜祈福升官保平安经文，保佑你老大福大寿大俸禄，全家老小康泰顺利。”

见赵茂昌面色稍悻，虚舟略为压低了声音，却是一字一顿地分外清楚：“寒寺将打一个三千两银子的包封送给赵老爷，略表贫僧和寒寺全体僧众的感激之情。”

这句话，为什么不早讲，绕这大的圈子多费劲！赵茂昌不动声色地说：“按理说一万二千两都多了，风水宝地嘛，这是虚的，铁厂尚未建，投产更是三年五年以后的事，拿什么来证明？只是你们要建五百罗汉堂，需要银子用，才不得不哄抬行市。你早说清楚不就得了！赵某祖母、母亲都吃斋念佛，家里多年来也供奉过菩萨，既然是为五百罗汉堂作贡献，赵某人就认了你这个数。”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虚舟忙捻着佛珠，念念有词，“赵总爷大恩大德，贫僧一定奉告佛祖。”

赵茂昌心里冷笑了几声，接着说：“但有一句话，我先给你说明白了，三千两银子的包封，是你们自愿给的，赵某人可没问你们要！”

“那是的，那是的！”虚舟忙点头。

“所以，不管以后什么人来问，你们都不能说。如果有人说出了，赵某人可不是好惹的。”

赵茂昌的厉害，虚舟已经领略了，忙说：“赵老爷放心，此事只是贫僧一人知道，归元寺众僧连同清心、清戒都不知。只要贫僧不说，谁人知道？贫僧感激还来不及，又岂会说出去！如若不信，我可以在菩萨面前起个誓。”

“不要起了。”赵茂昌起身说，“还有一点，你们另外再造一个细目，各项加起来是三万三千两银子，那一万两是赵某人核实后减下去的，懂吗？我走了。”

“懂，懂！”虚舟弯腰合十，恭恭敬敬地将赵茂昌送出归元寺门外。半夜时分，归元寺一个年轻力壮的和尚背着那座黑玉佛，悄悄地来到赵茂昌的家中。

听说赵茂昌将归元寺提出的三万三千两核减为二万三千两，张之洞连连称赞赵茂昌能办事，对这个从广东带来的总文案更加信任了。蔡锡勇和陈念初拿出筑拦水长堤和填高低洼五十万土方的预算：长堤

需银五万八千两，填土需银四万六千两，连同购地二万三千两，需银十二万七千两。

蔡锡勇问：“这个厂址，费用是不是太大了点？”

“不过十二万多两银子嘛，不算多。”张之洞满不在乎地回答。

蔡锡勇又提出一件事：“香帅，刘瑞芬公使来了电报，承造炼铁炉的利物浦工厂，要我们赶紧派人送铁矿样品到英国去。”

“为什么？”张之洞大惑不解。

“炼铁炉有两种。”蔡锡勇以专家的身份说，“一种是贝塞麦转炉，这种炉不能去生铁中的磷，一种是马丁炉，可以去磷。”

“为什么要去磷？”对冶铁技术一无所知的总督大人发问。

“铁厂炼出的钢含磷量若超过百分之零点二，则质量不高，许多对钢材要求高的工程就不能用，比如说，铺铁路的钢轨就不能用超过百分之零点二的钢材，因为容易断。所以要化验我们用的铁矿石，若含磷量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二则订做贝塞麦转炉，若超过就用马丁炉。”

“大冶铁矿还没有开工哩，从哪里去找铁矿石？再说派一个人送矿石去英国要花多长的时间，岂不耽误了我的开工日期！”张之洞不耐烦了，看着铁政局督办一副为难的样子，心中说，到底是一介书生，没有办事的魄力。他断然说：“你给我回一个电报给刘瑞芬，说利物浦那家工厂目前做什么炉子方便，就给我们订下两座，越快越好。大冶铁矿石那么多，岂能只是一个成色？它的炉子能去磷，我们就用磷多的矿石，不能去磷就用磷少的矿石。退一步说，大冶的不行，中国这么大，还能找不到合适的铁矿！这是很简单的事，何须如此麻烦，这洋人就是死板！”

一向严谨的洋务督办虽觉得总督的话近于荒唐，但面对着板起面孔不容商议的神态，他一时失去了争辩的勇气，只好说电报上的第二

件事：“他们要先交六万两银子的订金，刘公使叫我们赶紧汇银票去。”

“你告诉刘瑞芬，就说银钱一个子儿都不会少，请他先给我垫着，我即刻就汇过去。只是要快，铁厂明年夏天要开工，不能误了我的工期。”

“还有，电报上说两个炉子连运费，共需八十万两银子。”

“好，我知道了，到时一手交货，一手交银子。这个利物浦的工厂也是小气，我一个堂堂大清国的湖广总督，向他买东西还会少他的钱吗？这些洋人也太计较了！”

蔡锡勇笑道：“香帅，这就是洋人办事的习惯，事先双方都说清楚。你对他的货物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不做。他要的钱他也说清楚，你同意，这笔生意就做，不同意就算了。彼此一点不伤和气。我们这份电报拍过去后，他就会来一个合同，上面将双方的要求都写得一清二楚，双方为头的在上面签字，事情就这样定了，彼此不得反悔，反悔就要赔偿损失。哪像我们中国人，起先都是拍胸脯的君子协定，无凭据，到时出了事，彼此又互相推诿，都不承担责任。”

“洋人办事死板是死板点，但这种认真的态度还是可取的。”张之洞点点头说，“事先说清楚，白纸黑字，也好免得日后麻烦。待他们的合同来后，我来签字，你先把电报拍过去吧！”

办铁厂、枪炮厂，这都属于洋务兴作，从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在安庆创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座兵慰藉工厂算起，到现在亦不过二十几年历史，其后不论李鸿章、左宗棠，还是沈葆楨、丁日昌等人创办的各种机器局、制造局，也几乎都是为军事服务的。由朝廷颁下专款，通过户部拨给总署，再由总署拨给办洋务的督抚。海军衙门成立后，总署的这个差事便移交给了海军衙门。

张之洞向朝廷上折，请求由海军衙门尽快拨下一百万两银子的专

款。他知道掌户部的翁同龢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军机处里，阎敬铭是离开多年了，堂兄这些年也年老多病，长期在家休养，不大问事，大权已逐渐落于最善迎逢又最喜揽权的孙毓汶的手里。孙毓汶身为军机大臣，却并不是个一心为国的人，一向置个人得失在国家得失之上。张之洞不愿意拿国家的银子和自己的人格去走这种人的门子，所以他估计这一百万银子的批复下来不是件顺畅的事。

但龟山的地要立即买下来，这迁移、填土、筑堤都得抓紧时间进行，买炼铁炉的订金也得汇，这几项银就得二十万两；大冶铁矿和新近确定的江夏马鞍山煤矿也必须尽快开工，眼下非得有四十万两银子不可。若坐等朝廷的专款，不知要推延到何时。性情急躁素来办事只争朝夕的湖广总督不能坐等，更何况神州第一大厂的巨大成就感，更在强烈地鼓动着他那颗好大喜功的雄心。他决定先要湖北巡抚拿出四十万两银子来。

按照朝廷的制度，总督对所辖省份的民政刑事虽有管理之权，但偏重于军事。这种制度，咸丰朝期间因战争的缘故，在江南一带则被改变了。因为当时这些省份里，用兵打仗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所有举措都得服从战争这个大局，故而当时的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乃至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都拥有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为了收指臂之效，所辖省份的巡抚、藩司、臬司便往往由该总督提名，朝廷照准不误。战争进行了十多年，朝廷过去的定制在江南各省被无形中破坏了。待战争结束后，已实行多年的制度便成了新的定制。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所面临的第一桩大事便是在越南的中法战争，这又是一场用兵打仗的大事，广东、广西的巡抚不能不听凭他的调遣。来到武昌后，张之洞也同样以这种心态对待两湖的抚、藩、臬。他以先前两广总督召见广东巡抚的架势，请湖北巡抚来督署有要事相商。不料，初与湖北地方大员打交道的张之洞，便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

三 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张之洞到武昌后不久，湖北的巡抚就由奎斌换成了谭继洵。从小

恪遵圣贤之教刻苦攻读“四书”“五经”，一心在科举功名上下工夫的谭继洵是湖南浏阳人，今年已经六十八岁，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

谭继洵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七岁中进士，分发户部做主事，五十五岁才外放甘肃巩秦阶道，直到六十一岁时仍只是一个四品衔的中级官员。正当谭继洵叹息仕途不顺的时候，不料老来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这一年，他被擢升为甘肃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为甘肃布政使，今年又简授湖北巡抚。短短的七年工夫，谭继洵便直线上升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将他由苦寒边远的西北调到湖广。作为一个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谭继洵自认为对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致的小客厅坐下后，谭继洵谦恭地说：“不知张大人叫下官来有何事。”

“谭大人，”张之洞也以很客气的称呼叫着，“铁厂的厂址已最后选定了，就在龟山的脚下，我看那地方很宽阔，以后在旁边还可再建一个枪炮厂。”

张之洞要在湖北办铁厂，谭继洵是知道的，他心里很不赞成。一来他墨守成规，对洋人有深刻的成见，并不认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强的唯一之路。中国是礼仪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二来在甘肃时，他深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布局、机器局、制造局等洋务，耗资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乱，连年巨亏的内幕。左宗棠是中兴功臣，又为朝廷收复了新疆，厥功甚伟。他不敢公开批评，只是私下里对同僚们说，洋务这码事，只能由洋人在他们国家里办，我们中国办不成。来到武昌，他听说张之洞要在湖北大办洋务，心里就着急，本想给头脑发热的总督泼点冷水，但转念一想，张之洞是个刚立下赫赫战功，又倔犟自信、甚受太后恩宠的人，一定听不进去，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只在心里暗自决定：他张之洞折腾让他去折腾吧，只要不损伤湖北就行了，我一个老头子，既犯不着与他唱对台戏，更不能与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戏。

谭继洵以很不自在的笑容说：“好啊，何时开工？”

“离开工还早哩！地还在归元寺的手里没有买过来，买来后还要筑堤、填平，还要买机器安装，一年后能开工就是好事了。”

唉，太平总督你不当，却要这样折腾做什么？谭继洵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说：“好，到开工的时候，下官率湖北司道们都去祝贺！”

“祝贺是以后的事。”张之洞与僚属说话一向不喜欢兜圈子，因为他要办的事太多了，不愿意在这种虚伪中浪费时间，遂直截了当地摊明：“眼下鄙人有急务要求助于谭大人。”

“什么事，大人只管吩咐。”久为藩司的谭继洵已大致猜到了张之洞的所谓“急务”。

“实不相瞒，鄙人要向谭大人求助银子。”

望着张之洞的两道热切的眼光，谭继洵本想不开口却又做不到，只得应付着问：“大人要多少银子？”

四十万两。张之洞正欲开口报出这个数字，转念一想，谭的年纪既比自己长十多岁，中进士又早两科，是真正的前辈，不能当寻常巡抚看待，宜逐项报明以示尊敬。于是改口：“有几大项工程都急着要开工，一是买地，要付二万三千两，二是筑堤，要费五万八千两，三是填平，要费四万六千两，再是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开采，各要十万两，外加炼铁炉订金六万两。这五笔款加起来共三十八万七千两。鄙人万不得已，要向谭大人求助四十万两银子。”

果然是为了银子的事。谭继洵为自己的不幸猜中而深陷忧虑。谭继洵一到武昌，第一件事便是查看藩库的银子。账面上尚余五十万，要从中拿出四十万两出来，看似可以，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一则，账目上的银两其中一半是数字，并不是白花花的纹银，这些银子还在各地税卡、牙行和县衙门里。自从战争以来，各省拖欠中央的银子，各省下属拖欠省里的银子，已相沿成习。他们应交的银两，有意压下数月半年不交，放在钱庄生息，这息钱便成为个人荷包中的私利。此

风已成官场公开的秘密。二则存在藩库的二十几万两银子，已是八方伸手，立即就得发下去的。如洪湖水灾的救济款，德安干旱的救济款，施南、宜昌瘟疫医药款以及从监利到嘉鱼段长江防洪堤的加固款，这些都是早两个月前便应发下去，只是因为奎斌已调走，藩司黄彭年又病重不能理事，眼巴巴地等着谭继洵上任后早日发下。藩库仅存的二十几万实银都是救命的专款，岂能交给张之洞去瞎胡闹！怎样来搪塞这位偏爱大兴作的总督呢？一时间，老头子急得背上一阵津湿。

他决定实情相告。把湖北藩库的实际情况详细禀报后，谭继洵说：“大人办铁厂、枪炮厂，这是富国强兵的好事，湖北自应全力支持，下官也应当全力配合。只是湖北贫穷，灾害又多，实在拿不出一两多余的银子来。下官明天就叫藩司衙门一并送来账簿和各地请求救济的火急禀帖，请大人验看。下官若有半句假话，甘愿受大人制裁。”

湖北藩库只存五十多万两银子，这与当年张之洞就任粤督时，广东藩库所存银数差不多。这点张之洞相信。但有一半银子没入库，以及各地急需拨银的情况，张之洞却将信将疑。他也不便硬与湖北抚藩作对，去亲自验看，只得摆摆手说：“账簿不要送了，想必谭大人不会说假话。湖北的银钱出入，鄙人过段时期也会清楚的。”

张之洞这句不冷不热的话，说得谭继洵又不安起来，心里想：这是一个不好对付的硬角色。谭继洵做了一世的官，从来不与上司顶撞，何况张之洞这样的人物，更是得罪不得，要把僵冷的场面缓和过来才是：“大人，过去左侯在兰州办制造局、火药局，都是朝廷总署拨下来的专款，数目大得很。”

张之洞明白巡抚的言外之意，冷笑着说：“铁厂今后需要好几十万两银子，湖北拿得出吗？两湖又拿得出吗？当然是朝廷专款。但铁厂办在汉阳，是湖北省的大事。你湖北省就坐视不理，一毛不拔吗？”

张之洞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年迈拘谨的湖北巡抚颇为畏惧，细思

藩库的银子又不是自己的家产，死命不给，得罪了这位总督，日后也不好相处。他的性格素来是息事宁人，何况办铁厂是朝廷同意的，在道理上张之洞也站得住脚。谭继洵犹豫一阵后，终于让步：“大人说的是，铁厂办在湖北，也是件给湖北大挣脸面的事。藩库里现存的实银，各地救灾款和防洪堤款我先照半数拨下去，余下的一半，估计不会少于十万，就全部给大人吧！虽然远远不够，但龟山厂址的筑堤和填平工程可以先动工。”

张之洞还以为这个老头子会一两银子都不肯拿，没想到转眼之间便同意出十万，也算是倾力相助。他转怒为喜，说：“谭大人，谢谢你了。”

第二天上午，张之洞正准备让赵茂昌去巡抚衙门拿银子调拨单，却不料周巡捕匆匆进来说：“黄藩台来到栅门口，刚出轿门便跌倒了，轿夫已把他背进北溟亭。他说有紧要事即刻见大人。”

黄彭年不是卧床数月、病入膏肓了吗？他有什么要紧事亲自来督署见我？张之洞忙放下手中的笔，立即向北溟亭一路奔去。

北溟亭是督署北面的一个小亭阁，四围栽种一些花草树木，夏天是一处乘凉休憩的好地方。时正酷暑，武汉三镇热得像个大蒸笼，七十二岁的老藩司黄彭年重病已大半年，不能上衙门办事，一般公文自有各科吏目照例办理，紧要的则派人送到他的府上，念给他听。他有气无力地交代几句后，再带回交相关人员按他的指示办理。近两个月，他大门都不出了，只偶尔在自家小庭院里坐坐，看看树叶看看天。昨天下午，谭继洵从督署出来后便到他家，一来看望，二来将张之洞办铁厂求助湖北以及已答应给十万的事告诉了他。黄彭年一听，气得顿时回不过气来，好一阵子才气息嘶喘地对谭继洵说：“张之洞这是在胡闹，不能给他银子。”

谭继洵为难地说：“我已答应了他，也不好收回。”

黄彭年说：“明天我去拒绝。第一次若不硬点，他今后会诛求无度。朝廷的银子由他乱花我们管不着，湖北的银子不能听任他丢到水

里去。”

谭继洵本就不情愿，让这个倔老头子去阻拦一下也好，但黄彭年病得如此重，能出得门吗？

“老方伯身体欠妥，还是让我去转达吧！”

“不，非得老夫亲自去不可。”

黄彭年说完这句话，便气喘吁吁。他闭目养神不再说话，巡抚悄悄地退出了。

原来，翰林出身的黄彭年是个死硬的洋务反对派，在当年办不办同文馆的大争论中，他就坚定站在大学士倭仁的一边，对倭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一套服膺至极，认为倭仁才是安邦治国的柱石之臣，奕□、文祥等人听信浮言，浪开同文馆，总有一天会把中国弄成和夷狄一样的论势不论理的野蛮之国，对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大办洋务，黄彭年一直持反对态度。黄彭年为人方正刚直，操守清白。他治家严谨，独生子黄国瑾二十多岁便中进士点翰林，现正在翰苑做编修。父子均出身词臣，令官场士林钦佩。仗着这种声望，黄彭年决定以重病之躯入督署，不惜以死来谏阻这个任性使气的后生制台，至少要卡住这十万银子。

黄彭年晚餐特意多吃了几片鱼肉，天不黑就闭着眼睛强迫自己养足精神，以便明日出门办大事。第二天早上，他又喝了一大碗浓浓的关外人参汤。参汤喝下后，他觉得气力好多了，居然可以自己走进绿呢纱顶大轿。趁着早凉，轿夫们抬着他向督署走去。走了一半路时，他的感觉都还好，后来便渐渐地不舒服了。太阳越升越高，气温也越来越高，虽然是纱顶夏轿，但毕竟四面绿呢围着，气不能顺畅流动，老头子在里面热得难受。为了使他不受颠簸，轿走得极慢，到督署大门时已是辰末时分了。轿夫掀开轿帘，他刚迈步出轿，一股热浪迎面袭来，只觉得脑袋一晕，便昏倒在栅门口。轿夫忙将他背起，随行的仆人一手提着事先备好的药囊，一边嚷叫督署的人出来接应。

张之洞来北溟亭时，骨瘦如柴的黄彭年正躺在藤靠椅上，轿夫在轻轻地扇扇，仆人在给他喂汤药。他勉强吞了两口，睁开眼睛，见张之洞站在一旁，忙挣扎着要起身行礼。张之洞赶紧走上前一步，制止说：“老方伯，千万别动，这会子好点了吗？”

“好多了。”黄彭年答道，声音比游丝粗不了多少。

都病到这种地步了，还亲自到督署来做什么？张之洞大惑不解。他拉过另一把藤靠椅，紧挨着黄彭年坐下，轻声问：“署里有冰镇的莲子汤，要不要喝点？”

黄彭年摆摆手。仆人说：“黄大人再热的天也不吃冰镇的东西。”

张之洞又问：“热茶可以吗？”

黄彭年点点头。督署衙役忙送上热茶，黄彭年喝了两口，气好像回过来了，灰白的皱脸上慢慢有了点血色。又过了一会，黄彭年觉得好多了，便对着仆人挥手：“你们都走开点，我要跟张大人说重要的事。”

仆人带着轿夫离开北溟亭，督署的衙役也自动走开了。北溟亭里只剩下黄彭年和张之洞。一阵轻轻的南风吹来，亭外盛开的芍药、玫瑰微微摆动，长长的垂柳上贴着几只蜂似的小鸟，不停地在叶片上啄来啄去。黄彭年感叹地说：“我有半年多没上督抚衙门了，上次来时，柳条儿都是光光的。”

张之洞说：“老方伯大安后，请常来这里坐坐聊聊。”

黄彭年脸色阴了下来，说：“我是好不了了，这怕是最后一次来督署了。”

“老方伯怎么这样想？好好将息，自然会一天天好起来的。”看对面这位藩司的气色，张之洞也知他活不多久了，但嘴里还是这样安慰着。

黄彭年轻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老方伯，这么热的天，再有什么大事，你也不必亲到督署来，可以叫我去府上看你嘛！”

“有一件大事，非我亲来不可。张大人，我是个要死的人，什么顾虑都没有了，也不怕得罪你。”黄彭年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气在胸臆间运了运后说，“听说大人要在汉阳办铁厂、枪炮厂，大人的心意当然是好的，但我要对大人说出逆耳的忠言：请赶快打消这个念头吧，莫做这种劳民伤财的蠢事，洋务在中国是办不成的，也大可不必办。大人饱读诗书，自然知道治理中国，当用圣贤世代相传的古法，切不可让洋人坏了我华夏数千年来的名教纲常。”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张之洞心中顿时不悦。若是换了别人，他必定会大声呵责。但眼下这个老人，是冒着死的可能在烈日酷暑下亲来督署，要当面说这番话，就冲着置个人生死于不顾这一点上，也不能责备呀！何况“名教纲常”也是张之洞自己心中的最高准则，“切不可让洋人坏了这个最高准则”，也是他的心愿。他压下心中的不快，露出微笑来说：“老方伯有什么话尽可照直说，凡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忠言，再逆耳我张某人也不会怪罪的。”

“老朽知道大人当年乃京师清流砥柱，伸张正义，扶持朝纲，大人的那些奏疏真是千古流芳的瑰丽佳作，不愧国朝翰苑翘楚。”

这些话，张之洞听了很舒服。

“老朽也知道大人数为学台，凡督学之处皆奖掖学子，循循善诱，创办书院，惠泽士林。大人的这些功德，当今学子们谁不称赞！老朽在好几个省的书院里都看到他们在读大人所著的《书目答问》，用以作为求学的指南。”

这些话，张之洞听了也很坦悦。

喘了喘气，老方伯又开了口：

“老朽还知道，大人外放晋抚时，禁罌粟、复农桑、查藩库、劾贪官，这些更令老朽敬佩。大人现在总督两湖，真两湖三千万百姓之福。老朽想大人宜以当年的血性整饬两湖官场，复兴旧日湖广粮仓，培育两湖学子，踏踏实实地为两湖做实事，切莫玩洋务这种花架子。谭抚台昨日答应的十万两银子，老朽恳劝大人千万莫接，那是湖北处水火之中的灾民所盼望的救命钱啊！大人积积阴德，切不可糟蹋在洋务这种冤枉事上……”

黄彭年正要再说下去，突然双眼一缘由阵翻白，急得张之洞大声叫藩台衙门的仆人。仆人同轿夫赶紧过来，一面扇扇一面掐人中，一面调药撬开嘴角强灌下去。张之洞眼看着这一切，真是又急又恼，又气又恨，万千愤怨如棉絮堵在他的胸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还能再说什么呢？说老头子无学无知吗？此人学富五车两榜正途，文章诗词盈筐盈筐。说老头子不谙世事吗？此人三十年来历任数省司道，政声甚好。说老头子完全是一派胡言吗？其中可圈可点可警可策的话不少。说老头子是一意孤行吗？京师和各省各地持他这种看法的人还是大多数。说老头子为私利吗？此人的话堂堂正正为两湖百姓没有半个字言及自己。他以一个行将就木的垂死病人来行尸谏，你还能说他什么！那十万两银子你还能动吗？张之洞为官三十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怕老头子还要说下去，万一一口气接不上死在北溟亭里，传出去有多不好！见老藩台慢慢回过神来，张之洞略微放了心。他双手握起黄彭年冰冷僵硬的手，尽量做出一副极为诚恳的神态来说：“老方伯此行令我很感动，你说的话也不无道理，我谨记在心。湖北藩库的十万两银子，连提款的手续都还没办，就依照您所说的，分文不要，让它尽快拨到灾区和长江防洪堤上去。您放心回府吧，好好保养身体，过几天，我再到府上来请安。”

说罢，也不等黄彭年答话，便让轿夫背起。张之洞亲自护送到栅门外，看着他安坐在轿子里。直到轿子走到几十步远外，才抬着沉重的双腿回到签押房。

怎么办呢？当然不能听信黄彭年这个昏迈老头子的糊涂话去停办

铁厂，但即将到手的十万银子却要不到了，一时从哪里去筹措钱呢？万般无奈之时，他只得打起军饷的主意来。

两湖地区共有绿营四镇，分别为镇筄镇、襄阳镇、宜昌镇、永州镇。嘉庆朝以前国库充裕，绿营的一切军饷军需款项全由朝廷负担，总督负责监督所辖省份的提镇大员，按要求开支，定期检查饷需发放情况。道光以后，帑银枯竭，绿营饷需常有拖欠，便不能不向地方索求，地方只得从上缴朝廷的地丁银子中拿出一部分来供应驻省绿营。太平天国平定后，江南练勇解散，不少人进了绿营。绿营臃肿，饷需愈加不足，更是明目张胆地向地方要。于是总督每年都要从所辖省的藩库提取相当多的钱粮来供应军营。这笔款子掌握在总督手里，但也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张之洞叫负责这项事情的总署吏目，将账簿拿过来，整整盘算了一个晚上，好不容易从湖北宜昌镇绿营中挤出十二万两银子出来。第二天召来湖北陆路提督程文炳，跟他谈起这事。程提督叫苦不绝，满肚子委屈，直到张之洞再三保证海军衙门的银子拨下后立即给绿营补上，程提督才极勉强地答应了。

付出二万三千两银子给归元寺，把龟山的地买过来了。再付六万两银子给驻英国公使刘瑞芬，把两个炼铁炉订下。剩下三万多银子，一万留给筑堤和填土，一万给大冶铁矿，一万给马鞍山。三处虽可以开工了，但对铁矿和煤矿来说，这好比杯水车薪，并不起多大作用。

他想起了身为陕西巡抚的姐夫鹿传霖，要不要求姐夫向陕西藩库借一点银子呢？这些年来，郎舅书信虽然密切，但公私还是分得清清楚楚。身为湖督，却向姐夫借债，话很难说得出口。但是，再也没有别的法子想了，只有这一条可行的路了。他硬着头皮向姐夫陈述这一切，请求帮忙；为不使姐夫为难，他愿意付以钱庄利息，能借多少就借多少。二十天后他收到鹿传霖的来信。姐夫体谅他这一片苦心，但身为巡抚不好从藩库借银给内弟，只好请他的几个商界朋友帮忙，筹集了十五万两银子，打三张金花大银票夹在信里派专人从西安送来。有了这十五万两银子，虽可暂解燃眉之急，但与张之洞要办的鸿图大

业比起来，仍然是区区之数。海军衙门的拨款一直没有消息，久病的黄彭年却寿终正寝了。他的儿子翰林院侍读学士黄国瑾从北京赶到武昌吊丧。黄国瑾对父亲的去世伤心欲绝，一连十多天茶饭不思。白天忙于跪地迎接各方吊客，夜晚睡在灵堂里的草垫上。素日养尊处优体质单薄的黄国瑾受不了这个折磨，突然病倒了，但他还要坚持继续履行孝子的职责。在一次大祭奠时，黄国瑾带着病躯上灵堂，望着即将入土的父亲棺槨，他放声痛哭，不可收拾，不料昏厥在灵堂。待到大夫赶来抢救的时候，他早已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了。

这一下，黄府的丧事便更加悲痛也更加热闹了。武汉三镇的官场民间，处处在传颂着黄国瑾这个古今少见的孝子。各大书院均以这一生动的教材教育学子，各个家庭的父母也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训诫子孙。将三纲五常当做立身之本的张之洞，既深为黄国瑾的孝行所感动，也深知借此教化风俗的重要性。他以总督之尊亲去黄国瑾的灵台致祭，又和谭继洵会衔朝廷，请求予以特别恩恤，并交付国史馆立传。原本对黄彭年反对洋务的行为很是反感，也因为他有如此孝子而予以宽恕了。

四 以包揽把持在湖北建国中之国

黄府的两台丧事折腾个把月后，一切又复归于平静。龟山及大冶、马鞍山的三处施工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白花花的银子每天水一样地从库房里流出。眼看鹿传霖借的十五万两银子即将告罄，海军衙门的专款仍没有拨下，张之洞开始着急，心情也随之变得烦躁起来。不少僚属幕友都会无缘无故地遭到他的训斥，有几个性格刚烈的师爷受不了他的无礼，干脆请长假回家去了。桑治平这几个月一直在悉心教导二公子仁挺。唐夫人生的仁挺今年晋二十，仍没有中举，明年又逢乡试了，桑治平和他们父子心情一个样，盼望他明年乡试告捷。来武昌半年了，仁挺闭户不出，发愤苦读，学生如此用功，老师当然不能懈怠。办铁厂所遭遇的种种不顺，桑治平自然都清楚，他也正为东家的大事着急。

转眼到了初秋，荆襄大地令人难耐的酷暑已经过去，早晚凉风习

习，正午时光也不很热了。趁着一天张之洞心情较好的时候，桑治平提起一桩他思之已久的事。

“有一个地方，我想你一定会愿意去的，今日有空，我陪你去看看如何？”

“什么好去处？”

“胡文忠公祠。”

张之洞果然立时来了兴致：“一到武昌，我就想去看看文忠公的祠，这些日子给铁厂弄得六神无主，差点给忘记了，亏你想起。”

“我已打听到在城南磨盘巷，但不知怎样走。”

“我知道去。”

桑治平惊道：“你怎么知道去？”

张之洞笑道：“你忘记了？同治七、八、九三年，我在湖北做学政，仁挺就出生在武昌城。”

桑治平也笑道：“真的哩，是我一时懵懂了。武汉三镇，你是二十年后又重游。”

张之洞说：“吃过午饭后，把大根带上，就我们三人去看看，再不要惊动别人了。”

吃过午饭，张之洞身着便衣，由桑治平陪着走出督署。大根照例身藏暗器，短衣绑腿，做仆人状紧随其后。三人一路穿街过巷，向城南走去。

武昌城北临长江，西门南门乃是通往湘粤大道的出口。东北一带乃码头所在地，货物集散，人员游动，场景喧腾杂乱，是脚夫、流氓、乞丐的麇集之处。武昌的商业繁华区在城南。这里店铺林立，百货充斥，街巷交错，人口稠密，配合商务活动而起的酒楼、妓院、戏

园子随处可见。尽管三楚大地到处都是饥饿、贫困，但武昌连同对岸的汉口、汉阳城里，却又是畸形的繁华，银号金铺里尽皆肥马轻裘之辈，酒楼妓院中多醉生梦死之徒。

南门大街右边的一条窄窄的小巷便是磨盘巷，张之洞、桑治平来到祠堂前。只见一道一人半高的青砖砌成的四方围墙，围住一个小院落。院子正中是一座虽不高但占地也还宽阔的青瓦青砖木柱木梁的厅堂。一边有四五间低矮的小平房。院子里杂草丛生，几只母鸡在到处觅食，却并不见人影。

砖墙上泥浆剥落，砖缝中时见青苔壁虎，灰暗冷落中透露出浓厚的衰败之气。祠堂大门门额上的“胡文忠公祠”竖匾，也是油漆斑驳，蛛网四结，两边楹柱上依稀可辨当年曾国藩赠给胡林翼的联语：舍己从人，大贤之量；推心置腹，群彦所归。



汉口的码头和外国租界(1872年)

他们进了祠堂。祠堂中间是一个大厅，东西两厢有着四间小房。大厅正中是一幅胡林翼的半身画像：圆形脸上微露着笑容，三络稀疏的胡须挂在下巴和两耳之下，穿戴一品官服。画像被烟火熏得黑黄黑黄的。张之洞仔细地端详着，脑子里竭力回忆恩师的形象。他觉得这

幅画像与恩师先前的模样相差很大，分明是有意美化了。像前砖砌的平台上竖立一座二尺余高的神主，上面写着：太子太保銜赠总督湖北巡抚胡文忠公讳林翼之位。两边还有一大堆高高低低乱七八糟的神主，显然是当时一批死在战场上的高级军官的牌位。能在死后入祀胡林翼祠，这是对死者的一种褒奖。

神主的前面是一个极大的长条形石炉，这是香炉，但上面连一根竹签子都没有。石炉与平台之间摆供果烛台的供桌也不见了。再看两边的厢房，只有一间空闲着，其他三间都堆积了箴箩、麻袋、木箱，看起来不是祠堂的厢房，倒是存放什物的仓库。这就是阔别二十年，一直在心中视为圣地的恩师祠堂么？张之洞呆望着眼前那座灰蒙蒙的胡林翼神主，简直不敢相信。二十年前做湖北学政的时候，他曾多次前来瞻仰过。那时的光景，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当年的胡文忠公祠可是城南一大景观。整个磨盘巷没有一个闲杂百姓居住。新湘军的三个哨官兵驻扎在此地。巷子里干戈林立，旌旗飘舞，一派兵营气象。胡文忠公祠里里外外整齐干净，油漆鲜亮，一年四季香烟缭绕，灯火长明，供果不断，凭吊者川流不息。那种崇高庄严肃穆的气氛，令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不能不对祠主顶礼膜拜。

那时距胡林翼病逝不到十年，无论湖广总督还是鄂省三宪，不是出自湘军系统，便是与湘系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曾国藩还健在，湘军虽十裁八九，但从湘军中走出的人员仍占据着各省文武要津，尊崇胡林翼及千千万万为那场战争丢掉生命的湘军官兵，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更是为了保障未死者的既得利益。当时异乎寻常的崇祀，是可以理解的，但仅仅只过了二十年，它不应该冷落颓圯至此呀！

张之洞的脑子里，突然间冒出胡林翼咸丰六年寄给他的题为《武昌军次》的七律来：

十万貔貅会武昌，天时人事两茫茫。

英雄热血吴江碧，丑虏妖氛楚塞黄。

虎帐夜谈窗挂月，霓旌晓发剑飞霜。

相期尝胆开狂寇，愁看东南满战场。

这就是恩师从长毛手里夺回的武昌城，如今对待恩师的态度吗？当年跟随恩师光复武昌的湘军官兵，应有不少人仍在人世，统帅的祠堂尚且如此冷寂落寞，那些普通战死者的遗属境遇岂不更可悲？是人间无情，三十年的光阴足可以将赫赫战功冲刷得无迹可寻，还是当年那一时的战功本就不值得长留天地间？若说胡文忠公这样的人都不值得久传，那事功勋名还有追求的必要吗？

关于人世迅速淡忘咸丰同治年间战争这件事，《清代野记》中《满臣之懵懂》一章可为佐证——

予戊寅之夏再入都，留应乡试。一日，有一满人同学者邀饮万福居，予后至，见首座为一白须老翁，旁置一珊瑚冠，见予至，咸与为礼。白须者吐属举止皆粗俗，不似大员身份，然甚谦，询知予为南省士子，则更谬为恭敬。少间，突然问予曰：“闻前十余年南方有大乱事，确否？”予遂举粤捻之乱略言之。彼大诧曰：“如此大乱，其后如何平定？”予曰：“剿平之也。”又曰：“闻南方官兵见贼即逃，谁平之耶？”予又举胡曾左李诸人以对，皆不知，但曰：“奇哉！奇哉！此数人果真能打仗者耶？”予思此公并胡曾左李皆不知，岂山林中隐逸，不闻外事者耶？遂亦唯唯否而罢。客散后，予特询主人，始知此公名阿勒浑，在黑龙江为副都统三十年，今告老还京。不识汉字，无论汉文矣。彼所行公牒除满文外，他皆不阅，故懵懂如此也。其一生长技，唯骑射耳。异哉！然此犹武人之在边者，固不足责。乃有开坊翰林，生长京师，且系世族，又为国史纂修，亦不知咸丰间事。其人名麟趾（似是同治甲戌翰林），当时仅二十余岁。在馆校对史传，阅至罗泽南、刘蓉等列传，拍案大骂曰：“外省保举之滥，一至如此。罗泽南何人也，一教官出身，不三年竟保至实缺道员，记名布政使，死且请谥。刘蓉更岂有此理，一候选知县，遂赏三品衔，署布政使，外省真暗无天日矣。”时同坐者为阳湖恽彦彬，见其愈骂愈烈，万无可忍，遂耳语曰：“慎毋妄言，若辈皆百战功臣，若非湘淮军，我辈今日不知死所矣。”麟曰：“百战何事？天下太平，与谁战者？老前辈所谓湘淮军何物耳？谁谓将军统之耶？”恽笑曰：“即与太平战耳，南方大乱余年，失去大小五六百城，君不知耶？”麟大诧曰：“奇哉奇哉！何以北方如此安静？所谓与太平战，更难索解。”恽曰：“尔不知洪秀全造反，自称太平天国耶？”麟又曰：“贼之事，我如何能知道？”恽知其不足与言，遂不答而出。出即逢人道之，一时传为笑柄。此闻之张小传方伯者，亦恽告之也。

桑治平见张之洞无语久伫，知他必为祠堂的败象而神伤，景况之糟也出于他的意外。他悄悄吩咐大根出去买些灯烛果品来，顺便把守祠堂的人叫来。

一会儿，一个三十来岁拖着一只跛脚的男子进来，那跛子见到张之洞，跪在地上大声说：“不知制台大人驾到，小人有罪！”

显然是大根刚才训了这人几句，又透露了张之洞的身份。张之洞望着跛子，问：“你是守祠堂的？”

“是的，小人在这里守祠堂。”

“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你是湖南来的吗？”

“是的，小人是湖南益阳人。”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回制台大人的话。”跛子心神已安定下来，按照官府的规矩回答，“小人名叫胡家信，是文忠公的远房本家。早先本是小人的伯父在这里看祠堂，小人一直跟父母住益阳乡下。八年前伯父去世，小人从益阳来到这里，接替伯父看祠堂。”

张之洞说：“二十年前我来过这里，祠堂好像有四五个人在看，那些人呢？”

“回大人，”跛子答，“原本是有五个人，都是从益阳乡下投奔文忠公的。因在打仗中受了伤，或断手或残脚，蒙文忠公家人照顾，在这里看祠堂。官府每人每月发两吊钱，我的伯父是其中一个。刚开始几年，官府按月发，后来总是拖欠，也无人管。这样拖了三五年，有人待不下去，走了。到后来，都走光了，只剩下我伯父一人。伯父打断了两条腿，离开祠堂无处可去。他靠着每年死皮赖脸向官府讨来的几吊钱勉强度日，临死时他叫我来接替。他说，好歹这里有几间房子可以安身，多少也有几吊钱，你可以再找点门路赚几个，总比在益阳乡下强一点。”

张之洞心想：怪不得祠堂弄成这个样子，连几吊薪水都不发，他怎么会用心来看管？湖广官府眼里，哪里还有文忠公一丝半点地位？

张之洞指了指房里堆的杂物问：“那是些什么东西？”

跛子瞥了一眼后忙说：“回大人，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寄存在这里

的货物，小人也是没有办法，靠收几个租钱过日子。”

张之洞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又问：“我记得二十年前祭堂上有一尊胡文忠公的泥木塑像，怎么不见了？”

跛子答：“原本是有塑像的，四年前，一群绿营兵喝醉了酒，在祠堂打起架来，把文忠公塑像打得一塌糊涂。小人禀告官府，官府不闻不问。小人拿不出钱来为文忠公重塑，只好用一吊钱请个画匠画了一幅文忠公的像。”

原来如此！相对于官府的淡薄无情来，这个跛子还算是有点情义。

这时大根捧着一大把香烛果品进来了。桑治平说：“张大人要祭奠胡文忠公，你把灵台左右清理一下，再把那间厢房打扫好，烧点开水，也让张大人坐下歇一歇。”

“是，是。”跛子答应着出了门。

片刻工夫，跛子重新走进来对张之洞说：“请张大人到外面院子稍坐一会，小人把这里打扫一下。”

张之洞、桑治平走出祠堂。只见院子里已摆好一张小四方桌，方桌上摆上了茶点，旁边放着四条凳子，张之洞等人坐下。跛子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在屋里忙碌着，才一袋烟工夫，当张之洞、桑治平再次走进祠堂时，与刚才大为变了样：灵台上的大大小小的神主已重新摆过，这些神主围绕着胡林翼的牌位，按大小高低井然有序地分立两旁。三十多年前，这些人都一个个活生生地恭立在主帅的旁边，议论战事，等候将令，而现在，统统成了一座座木牌子，怎能不使人感慨欷歔！

抬头看胡林翼的画像，四周的蛛网也给抹去了，只是黑黄黑黄的烟灰尘土无法清除。这是岁月留下的积淀，岂是人力所能掸抹？长形供桌也不知从哪里拱出来了，上面尽是斑斑驳驳的油渍裂缝。大根带来的各色瓜果已被几个碟子装好，石炉已摆正，上面摆起了燃着火光

的白烛黄香，烟雾袅袅，香气弥漫。有了这一股迷迷蒙蒙遮遮掩掩的烟雾气，祠堂仿佛立时神秘起来、崇高起来。恩师的祠堂应当长年四季都是这个模样才对。张之洞喃喃自语，从石炉里拈起三根线香，跪在临时摆好的棕垫上，向着胡林翼的画像和神主磕了三个头，然后挺直着腰膀，默默祷告：

“恩师在上，托祖宗神灵保佑，托恩师之福，弟子今天终于能以两湖之主的身份前来祭奠。祠堂这般冷清，想必您在天之灵深受委屈。弟子既为两湖之主，就不能眼看这种景况继续下去，务必重修祠堂，改换旧貌，让恩师神主面前日日鲜花供果，夜夜烟火缭绕。愿恩师在天之灵安息，愿恩师庇佑弟子在两湖的事情顺利成功。”

张之洞祷告完毕起身。桑治平也拈了两根香，跪在棕垫上，向胡林翼磕了三个头。

这时，跛子在旁边说：“厢房里已摆好茶水，请张大人进去歇息。”

那间唯一没有堆放杂物的厢房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刚才放在庭院里的那张小方桌，连同桌上的茶点及矮凳都端了进来。大根和衙役在祠堂外面游弋，桑治平将厢房门虚掩后，坐到小方桌边，向张之洞建议：“我想应把这个祠堂好好地扩建一番，我看了围墙外边的情况，不需要动迁民居，便可将范围扩大两倍。”

张之洞说：“扩大两倍，有这个必要吗？我只想把它修缮一下，再给文忠公塑一个金身泥像，取代那幅画像。”

“塑个身自是应该的。我建议扩大两倍，不仅仅为了尊崇胡林翼，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桑治平端起茶碗，悄悄地说，“武昌城里应当有一座贤良寺。”

一提起贤良寺，张之洞立刻就想起那座花木掩映的小别墅，想起清风阁里与堂兄的亲切密谈，想起在那里初识桑治平。京师贤良寺可不是一座单纯的驿馆，它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政治场所。联络声

息，秘密会谈，安置绝密人物，包括中枢要员的暂时隐栖，都是贤良寺的职责。倘若武昌城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处所，那真是太好了。要是单独建，自然引人注目，招人非议，将它隐于胡文忠公祠堂里，便有诸多方便。望着桑治平眼内闪烁的神采，想起他突然提出的来祠堂的动议，张之洞突然悟到：桑治平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在这里对我说。于是兴奋地说：“将文忠公祠堂扩建为类似京师的贤良寺，这是一个好主意。仲子兄，我们很久没有好好地说话了，关于这件事，我想你一定有不少新的想法。祠堂内外无碍事之人，就不妨敞开胸怀来谈谈。”

“这几个月来，我走遍武汉三镇，深感此地江山形胜，风水绝佳，是个出大才干大事的地方。怪不得古时杜预、羊祜，今世胡林翼、罗泽南都在此地建立了不世功勋。朝廷放你到武昌来做湖督，真是为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若善加利用，杜羊胡罗之功亦可再出。”

“武汉三镇是个军事要冲，要说建军功，的确是个好地方。”张之洞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现在要办的是洋务，怕不见得有多少优势。腹省干线眨眼间就吹了，铁厂这事，看眼下情形，也不知何年才能建起，胡罗之功，怕是难以后继。”

“不然。”桑治平断然说，“武汉三镇气势很好，是英雄豪杰的发祥之地。依我之见，铁厂一定可以建成，腹省铁路过几年也会开工的。今日天下形势，已是外重内轻、强枝弱干，为有志督抚提供了做大事业的可能。但督抚要做大事业，一要占据重镇。海内重镇，京师之外，当数保定、江宁、广州、兰州几处。武昌地处腹心，交通便捷，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更有其他重镇不及之处。胡罗以此成大业，非唯人和，更仗地利。二是要长时间的经营。本来治理一方水土，没有一段长时间是不行的，勾践说越国要强盛，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需二十年时间。自古以来，朝廷为防地方大吏培植亲信形成自己的势力，故而频繁调动，这就使得地方大员们不能有所作为。当然朝廷本来就不指望疆吏有所作为，只要稳定秩序，交粮交税就行了。近世于此有些变化。”

张之洞双目炯炯，显然对此极有兴趣。

“前朝前代不去说，就拿国朝来说，督抚在一个地方任职十年以上极为少见，近几十年来则打破了这个常例。左宗棠从同治五年起任陕甘总督，直到光绪六年，一任十五年。李瀚章同治六年起任湖广总督，直到光绪八年，一任十六年。李鸿章从同治九年起任直隶总督，直到今天已在直督位置上坐了整整二十年。”

先前对此没有留心，经桑治平这一指出，倒真的是这么回事。李鸿章还不到七十岁，身体硬朗，直督这个位置说不定还有十年八年坐，一坐这么多年，的确罕见。

“李瀚章本是庸才，只是沾着乃弟的光，才有这好的命，他辜负了两湖给他提供的条件。若说左宗棠、李鸿章，真是得亏了长期稳定，才在兰州和保定做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业绩。而陕甘、直隶也便真正成为大清国的国中之国了。”

“国中之国”！张之洞猛然想起阎敬铭那年在榆次驿馆的深谈，他说胡林翼之所以成就事功，第一条便是将湖北变成国中之国。

张之洞兴奋起来说：“仲子兄，我知道了，你今天之所以让我来文忠公祠堂，就是让我重温文忠公当年将湖北建国中之国的历史！”

“对呀，就是这个意思！建国中之国。”桑治平再次将这四个字强调了一下。

张之洞说：“建国中之国，按你的说法，除占据重镇外，还要有长时期的经营。但这点掌握在朝廷的手里，并不是由自己所能决定的。”

桑治平说：“掌握在朝廷手里是不错，但人为之力要起作用。我想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最大可能，便是不断地在这里兴办大事。”

张之洞笑道：“你我不谋而合了。”

“铁厂是件大事，要办多年。铁厂初具规模后，就办枪炮厂。再办织布厂、纱厂、制麻厂，过两年就得把腹省铁路再提出来。你张香涛在两湖热火朝天地办大事，朝廷满意，不想调，你经办的事情别人插不进手，也不能调，这不就长期经营下去了！”

张之洞说：“我为了强国富民，要大办洋务，你为了要让我长保湖督，也要大办洋务，这是应了一句老话……”

“殊途同归。”桑治平替张之洞点明了结穴。

二人对视着，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眼下困难太多了，银钱紧绌，工匠缺乏，湖北抚藩臬三大衙门都不支持，铁厂还不知什么时候能办得起来。”

“银钱、技师都是困难，但最主要的困难还在于湖北省。”桑治平收起笑容，严正地说，“当年胡林翼带兵打仗，若没有官文的支持，则事事难成。因为官文是制军，军事上的事由他做主，情势迫使胡林翼要出下策笼络官文。今日你要兴作，没有湖北抚藩的支持，也很难成事，因为钱粮在他们手里；即使海军衙门同意拨给你银子，这银子也要由湖北藩库出，只不过在上缴的数目中划出这部分罢了，这已是近几十年来的通例。所以，归根结底还得靠湖北。”

张之洞不悻地说：“文忠公当年以认官文姨太太为干妹的做法，其心可悯，但这点我张某人做不到。谭继洵由姨太太扶正的夫人，今年也只四十几岁，但要我认她做干妹，我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

“香涛兄，你也太拘泥了！”桑治平失声笑了起来，“官文是满洲亲贵协办大学士，又是从荆州将军调到武昌的湖广制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在胡林翼之上。谭继洵怎么能跟他比，何况如今你身为制台，也不能低这个格。你难道不记得那年阎丹老对你传授的胡林翼治鄂秘诀吗？”

“你是说‘包揽把持’这四个字？”

“对。胡林翼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包揽把持。手腕可以不同，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你无需效胡氏故伎，眼下有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若利用得好，也可达到这个目的。”

张之洞移动了一下身子说：“你仔细说。”

“这个机会便是因黄彭年的去世而造成的鄂藩缺位。”桑治平喝了一口茶，不紧不慢地说，“若新任鄂藩与你同心同德，湖北的阻力就要小得多。”

“你说得很对！”张之洞觉得自己的心扉被打开一点，一束阳光射了进来。

“趁着朝廷尚未定下人的时候，提出一个鄂藩的人选来。你心里有合适的人吗？”

张之洞默默地在心中将平日贮藏的人才夹袋调了出来，一个个地排列着，“我看还是王之春这个人比较合适。此人器局开张，热心洋务，办事干练，与盛宣怀、郑观应等人也很熟，今后可以借助这层关系与洋人打交道。”

“王之春是个做事的人。”桑治平与王之春同赴越南考查，对他比较了解。“还有一点，他是你在广东一手从雷琼道提拔为臬司的，这次你又将他擢升为藩司，他自然是对你忠心耿耿。”

张之洞一边思忖一边说：“广东方面情形也较为复杂。巡抚一职一直由游智开护理。游智开已过七十，最近又病得厉害，他向朝廷具折请开缺回籍，估计朝廷会接受。若王之春不离广东，极有可能升藩司。让王之春自己挑，跟李瀚章，还是跟我，他自然会愿意跟我。王之春要是来湖北了，谁又去广东呢，也得帮朝廷物色一个来。”

桑治平沉思片刻说：“我有一个主意，推荐臬司成允去广东做藩司，这有两个好处。一则成允是世铎的远亲，世铎会愿意帮他，他自己京师门路也熟。若你向他表示要荐举他去广东做藩司，他一定会倾力在京师活动，促成此事，王之春从广东调来湖北事就好办多了。二

来可腾出鄂臬一职，再招来一个同心同德的人。谭继洵虽对洋务不热心，但此人是个本分君子，且年老气衰，干不了大好事，也干不了大坏事。他不过是求平安无事保头上的乌纱帽而已。若藩、臬齐心支持你，他也不会从中作梗，上次他最后还是同意拿出十万银子来，便是最好的说明。”

“这样移动一下，我得力助，成允得升官，一石双鸟，好极了！”张之洞兴奋地说，“臬司我已有一个好人选。江西义宁人陈宝箴，十多年前我在京师就认识他。此人器宇宏阔，能办实事，我多次向朝廷保举过他。三年前在浙江按察使任上被人无端弹劾，现在京师赋闲，正好让他到武昌来顶成允的缺。”

“你此时保荐陈宝箴，无疑雪中送炭，他自然感激不尽。”

“那就这样定了，这道折子得赶快上。”

二人正要起身，走出厢房，突听得祭堂里有人在似吊非吊似哭非哭地喊道：“润芝先生，为了一点蝇头之功、萤火之名，你五十岁就死了，值得吗？”

张之洞轻轻地说：“好像是吴秋衣在说话。”

“这是个极有趣的人，我去会会他。”

“不要打扰他，且听他说些什么？”

两人侧耳听时，只见沉寂一会的祭堂里，又响起了浓重的四川口音：“润芝先生，我是四川的一个布衣小民，久闻您的大名，这次来武昌，特为到此来看看你的祠堂。世上都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自己也一定以伟男子自居，殊不知，都大谬不然。”

张之洞听了这话，眉头皱紧起来。桑治平却因此更增加了兴趣。

“你若不死的话，今年还只有八十岁，正是儿孙满堂、四世同乐的时候。春风观花，冬日晒背，与邻下棋，含饴弄孙，人生有几多乐

趣可供八十老人享受。你却为筹谋粮饷，为调和人事，为算计别人，为卫护爵禄而日夜不安，终于呕血而死，连个一男半女都没留下。你以为你是为了朝廷百姓，而今，朝廷依旧腐败，百姓依旧困苦。你以为你是为了自己的身后之荣，而今才过三十年，你的祠堂便已颓废如此，冷清如此！再过三十年，怕连这个祠堂都不复存在了，谁还知道有你这个胡官保胡文忠公！人生只有这一回，你不舒心畅气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偏要天天提心吊胆、寝食不安，用三十年阳寿换取这一座冷庙、半幅画像，你值得吗？我的润芝老前辈呀！”

祭堂的大声喊叫停止了，从脚步声听得出，说话的人正在向门外走去。桑治平说：“我们出去和他聊聊吧。这个老朋友是个有自己头脑的人。”

张之洞凝神片刻说：“让他走吧，不要坏了他的情绪，改天我们再到归元寺去看他。银子还没消息，我现在最想的是这桩事，不知是卡在户部，还是卡在海军衙门？”

第十二章 参风波劾

一 为获取信赖，侯补道用高阶丛书呆着手里买来一部《解读东坡》

为兴办汉阳铁厂请款的奏疏移到户部很长时间了，翁同龢有意压着不办。

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源与张之洞为同科鼎甲。故翁同龢与张之洞非但无个人嫌隙，反倒多一层情谊。张之洞与翁氏叔侄关系一向不错，但几年前却决裂了。

这原因是因为张之洞的开禁闹赌。出身阀阅世家的翁状元十分注重性理品操。广东赌徒的眼睛居然会盯住乡试，这令翁同龢不可思议。乡试乃朝廷抡才大典，神圣而清高，怎能与赌博挂上钩？翁同龢坚决主张取缔这种非法赌博。后来广东官府严令禁止，翁同龢是十分

拥护的。张之洞以清流出身的两广总督，居然可以为了几个钱冒天下之大不韪，解除这道禁令，让罪恶之赌在广东再次泛滥，这哪里算得上圣门之徒，这又怎么配做总督？所以尽管张之洞有关外之捷，翁同龢仍不喜欢他。他的请款奏疏移到户部后，翁同龢公然对下属说：“暂时压一压，看他张之洞又会想出什么点子来。”

直到成允四处在京城活动，帮成允说话的人来到醇王府，说起湖北的事情和张之洞办铁厂的艰难时，重病中的醇王派人给翁同龢带去他的口谕：户部不要在用款上为难张之洞，他在湖北办洋务不易，要支持。

翁同龢不敢不听醇王的话，于是同意给汉阳铁厂拨款二百万。另外附带两个说明：一是这笔款子即为铁厂的全部拨款，今后不再追加；二是银子从光绪十六、十七两年湖北应上交给户部的四百万两铁路筹款中扣除。正是桑治平所预料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蒸汽轮船码头(约1870—1875年)

由于张之洞的力荐，也由于成允本人在京师的得力活动，更因为醇王的支持，张之洞所期望的人事安排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王之春从粤臬升调鄂藩，陈宝箴官复原职，放湖北，成允升调粤藩，皆大欢喜。

有了热心洋务的湖北藩、臬的帮衬，又有了户部允准的银子，张之洞决心步胡林翼的后尘，利用荆襄江汉这块广袤的土地，大力兴办洋务，把汉阳铁厂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钢铁工厂，既为朝廷立一个强国富民的样板，也为自己在千年史册上留个美名。

龟山脚下成千民夫在填土筑堤，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沉寂多年后又开始热闹起来。附近的百姓都知道，新来的张制台在这里采矿挖煤了。这时，铁政局督办蔡锡勇又将阎敬铭早已看好的徐建寅引进湖北。

徐建寅的父亲徐寿，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早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在创办中国第一个洋务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时，徐寿就与因翻译《几何原理》而出名的数学家华蘅芳应聘来到安庆。在这里，徐寿造出中国第一枚开花炮弹，研制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后来徐寿又和华蘅芳一起来到上海江南机器局，创办中国第一个翻译机构——江南译书局，翻译一批化学物理等西洋书籍，并培养了一群中国最早的洋务人才。徐建寅为徐寿的次子，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良好西学熏陶，勤奋好学，中西会通。他在江南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做过事，又作为使馆参赞驻德国一年多。其学识和能力均不在乃父之下，现刚四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他和蔡锡勇一样，虽出没于达官贵人之间，却不受官场污染，潜心于自己的学问技艺，故与蔡锡勇成为好朋友。湖北正需要徐建寅这样的洋务人才，徐建寅也正需要湖北这样的洋务舞台。张之洞久仰徐寿大名，对徐建寅十分礼遇，当即委任他为湖北铁政局会办，并请他负责大冶铁矿的勘查、开工等事宜。湖北铁政局原有蔡锡勇、陈念初等一批洋务骨干，现在又得了徐建寅，力量大为加强。但铁政局及其下属的铁厂、矿区有着大量非技术性的事情，如银钱管理、文案、后勤等等都需要得力的人去办，更迫切需要一个总管这方面的人才。

赵茂昌看出铁厂将是一个奇货可居之处，他请求张之洞派他去铁厂。张之洞说：“你是督署的总文案，你不能去铁厂办那些事，那些事好比当年胡文忠公打仗的后路总粮台，得有一个阎丹初式的人去做。你帮我物色一下，找个能干又可靠的人出来，你今后可以代表我或是代表督署去铁厂稽查，好比朝廷派出的钦差大臣一样。”

赵茂昌听了这话，打消做铁厂粮台总理的念头。他寻思着今后以张之洞的私人代表身份更好，既不负实际责任，又可以坐得大利，物色一个人来代替，倒的确比自己出任更好。

有赵茂昌这种眼光的人，在湖北官场中不少，尤其在候补官这一群体中更多。当时湖北有候补道、府、县及佐杂近八百人，他们的顶子都是用钱买来的，十之八九也是想以此赚取更多的钱。但这个生意也不好做，赚大钱的固然有，偷鸡不着蚀把米的也常见。现在武昌来了个张制台，这个张制台要办铁厂、办枪炮厂，要开煤矿、开铁矿，他一纸奏折，就招来二百万两银子，而且据说这银子今后还要源源不断地从户部国库、从洋人银行里引来，白花花的银子将会像海水一样的流入湖北，流入武昌城。张制台兴办这么多的洋务衙门，给死板老套的官场平添成百上千个自古未有的职位。这职位一天到晚跟银子打交道，顺手将几百两银子放进腰包，简直如游泳时张嘴吸口水样的顺当容易。今日拿印把关，明日便可暴富！据说张制台办洋务造出的铁块、钢材将可以跟洋人媲美，各省都会来购买，洋人也将来订货，日后黄金白银会堆得山一样的高。所有在洋务衙门里做事的人都可以按官职大小每年分红，多的可达数万，再少也比一个县令的俸禄要多。

张制台真个是财神菩萨呀！这些个以发财为唯一追求又无实际职守羁绊的候补官员们，除极少数脑子尚未开窍者外，个个都想削尖脑袋向新办的湖北铁政局里钻。

现任的道府知县与候补官相反，因为官运正好，既有银子，又有前途，几乎没有人想进洋务局所。张制台办的洋务，看似热热闹闹，但成败尚不可预料，绝对犯不着为了一个会办、协办、总办等野码头官来换朝廷钦赐的乌纱帽。

不过，这些大人老爷们有着众多的七姑八姨内侄外甥。他们没有官职，他们比一般百姓更想发财——因为他们有一个可依赖的权势。这中间的不少人也有这个慧眼，知道进了洋务局所便是与洋人沾上了边，既可以发财，又可以攀上高枝。于是纷纷托自己做官的亲人前去联系。于是，候补官场与裙带官场相汇合，一时间，湖广总督衙门、湖北铁政局以及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筹办处的门槛都几乎踏破。亲自来的，托人关照的，各个衙门的大人老爷打发人来递条子的，络绎不绝。洋务还没办起来，到这里来求发洋财的、混饭吃的就如苍蝇逐臭般地蜂拥而至。

铁政局的督办蔡锡勇、会办徐建寅、协办陈念初等人都是科学技术人员，既不善于应付，也厌烦于人事，便把这件事统统推给总督衙门。张之洞让总文案赵茂昌接待这些人员，但发下一句话，所有进入洋务局所的候补官员以及所有股处部门负责人都得由他一人定夺，任何人不得擅自做主。张之洞力图严把这道关口，杜绝无能而贪墨之徒混进他所主办的洋务局所。

张之洞这个决定虽然使一部分人望而却步，但更多人并没因此而胆怯，他们在寻思对策，以便顺利通过张之洞这道关口。他们不约而同地看中了督署文案处，特别是看中了总文案赵茂昌。张之洞高高在上，不能随便接近，赵茂昌却容易交往。张之洞日理万机，政务纷杂，不可能对所有欲进洋务局所的人透彻了解，他只能通过赵茂昌的介绍。赵茂昌这一关才是真正的关口。就这样，赵茂昌的家几乎成了集市。他精于此道，方方面面都应付得圆熟。

在湖北省四十余名候补道中有一个名叫栗殿先的人，籍隶江苏丹阳，父亲在丹阳城里开着一个丝绸铺，家道殷实。栗殿先二十多岁中了秀才，以后十年间三次应举均不第。其父花四万两银子为他捐了一个道员，五年前分发湖北。栗殿先科场上虽不顺，为人却八面玲珑，做事精明能干。仗着这个本事，五年来他在湖北候补官道中算是最为走红了。他先后办过三次长江堤工。这是湖北省内最大最肥的优差。栗殿先办堤工，看起来堤修得结实美观，账面上也做得干干净净，不露贪污挪用的痕迹，实际上三次堤工下来，他悄没声息地将三十万银

子转到了自己的腰包。他又知道财不能独发的道理，从中拿出五万两发给身边几个贴近的下属和分管一些重要部门的吏目，又从中拿出十万两银子出来打点湖北省和武昌府、汉阳府的有关衙门，把事情做得四面八方都顺顺溜溜。既办了事，又捞到了银子，还得了好口碑，真正是个官场中的奇才异能。

张之洞来到武昌不久，他就跟督署新班子中的不少人混熟了。丹阳与常州相隔不到百里，口音接近，赵茂昌与栗殿先一见投缘，谈起家常来，又知道彼此原来是亲戚。栗殿先的一个远房姑妈嫁到常州，做了赵茂昌表兄的太太，栗殿先立即叫赵茂昌为表叔，赵茂昌也一口就应了。栗殿先极望能在督署中巴结上一个有实权的人物，赵茂昌也期盼在湖北官场中有一个可靠的心腹，两人一拍即合。短短的一两个月内，栗殿先不断地给赵家送古董、稀奇洋钟、洋呢，打银票包封，近一万两银子的礼金来到赵茂昌的家中后，两人的关系便亲密得跟一个人似的了。

栗殿先一眼就看出铁政局是个强过堤工十倍的好差事，心里对此已经琢磨很久了。张之洞将为铁政局物色一个主管后勤的协办一事委托给赵茂昌时，赵茂昌也想到，栗殿先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在一个酒酣耳热的晚上，赵茂昌向栗殿先说出这个想法。栗殿先听了心里一阵狂喜：“表叔，如果您替侄儿谋了这个差使，侄儿这一辈子就是您的孝顺亲儿子。”

赵茂昌笑着说：“我有三个儿子，不缺你这一个。你今后只要不忘表叔，一个心眼跟着表叔就行了。”

栗殿先立即说：“表叔于侄儿恩同再造，今后办什么事，表叔只要发个话，侄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张之洞酷爱读书，《梵天庐丛录》中《张之洞》一节中说张常因沉迷于书中而怠慢下属以致废公事——

南皮好读书，非至终卷，不忍释手，甚至于倦极入梦，犹手握一卷也。当其阅书时，无论差役传达何事，辄漫唯唯应之，复读如故。故宾僚之请谒者，恒守候竟日，犹未得一面。尝有某道以机要进谒，略谈数语，南皮已执卷眠下，亦不呼茶送客。某道以为尚有商

议，静坐听示，不料半日竟无一言，及欲告辞，而南皮已呼呼熟睡矣。某道坐则不耐，行又不敢，踌躇彷徨，不知所措。卒至南皮醒时，已满壁灯火。某道出语人云，今天吃的苦，比十板髀股还要难过。

“赴汤蹈火的话以后再说吧！先去弄一份扎实的履历表来。”赵茂昌拿起一根牛骨牙签，在牙缝中剔了几下后说，“履历表里要把哪年进的学，哪几科考举人，都要写得详详细细。张大人看中的是读书人，你虽然没有中举，但场屋里进出个几次，也是一个读书人了。”

“是的，是的。”候补道员恭敬地听着总文案的指教，犹如现任道员听制台的训话一样。

“履历表还要详详细细地写好到湖北来办了哪些差，这些差办得如何。张大人看中的是做实事的人，你办的差事越多，他越看重。”

“是的，是的。”栗殿先连连点头。

“还有，”赵茂昌又剔了两下牙缝，“武昌城里几大衙门的爷们都要关照一下，不要拆你的台。张大人是个办事实的人，他会派人去查访你履历表上写的真伪如何。”

栗殿先的额上冒出一丝热汗，脸上堆满感激的笑容：“表叔是真的疼侄儿，侄儿照办。”略停一会，他又试探着说：“表叔，您看侄儿要不要向张制台表示表示一下？”

“不要！”赵茂昌放下牙签，坚决地说，“张制台这人脾气有点怪，您若去表示什么，这事立刻就吹了，说不定今后连别的差事你也捞不到。”

捐班道台背上沁出一阵冷汗，忙说：“表叔教导的是，教导的是。”

赵茂昌的眼睛盯着桌上的那支牙签看了半天，慢慢地说：“你不要给张制台送礼，但你若给他送一件另外的东西的话，那这桩事成的把握就更大了。”

栗殿先眼一亮，赶紧问：“什么东西？”

赵茂昌慢悠悠地说：“张制台一向喜欢吟诗作赋，过去做史官学台时，每年都要写个上百首诗。自出任山西巡抚来，政务太忙，没有时间写诗了，但每天夜里睡觉前一定还要读上几首唐诗宋词。”

“哦，我明白了。”栗殿先接话，“表叔是要侄儿送几本宋刻元鑒的唐诗宋词。”

“不是。”赵茂昌打断栗殿先，“宋刻元鑒的唐诗宋词就如珍宝古玩一般，你送给他，和送重礼不是一回事吗？这东西送给那些明里不要钱心里要钱的人最好。但张制台不是这种人，你送他这个，他一样会训斥你。”

“那又是什么东西呢？”栗殿先摸了摸光溜溜的头顶，一时想不出来了。

“张制台于唐宋诗人中最喜欢苏东坡。他亲口对我说过，凡所到之处，若该地有东坡的遗址旧迹或祠堂之类，他一定要去凭吊，感受苏东坡的灵气。你若是能写一部关于苏东坡的书送给张制台，那他一定很高兴，会认为你是一个很有才学的人，立刻就会重用你。”

这可是给自认为天下无难办之事的候补道台，出了一个大难题。漫说他过去的读书生涯，只不过是四书文应制诗里打转身而已，何曾读过几部真正的学问之书？李杜韩欧苏辛等人，也不过闻其名而已，并没有认真去读过。要他去写一部关于苏东坡的书，这不是叫描红郎去保和殿里考书法吗？退一万步说，即使能写，写一部苏东坡的书，又谈何容易，没有两年三载的时间能写得出吗？两三年后铁政局协办的位置不早被人占去了吗？栗殿先愁眉苦脸地说出自己的难处。

赵茂昌冷笑道：“亏你是个会办事的能人，脑袋瓜子怎么这样不开窍！”

“请表叔点拨侄儿！”知道督署里这个真正的能人心里已有高招，栗殿先忙恭敬地请求。

“哪里要你自己去写！武汉三镇里的书呆子多的是，你也不用到处找，就到经心书院里去就行了。那里有的是喜欢苏东坡的人。你先找一个出题的人，出它十个题目，然后再找十个人来，每人按题作文，不要一个月一部书就出来了。这些书呆子大多清贫，你只要出高价，他们自然会乐意连文带名一并卖给你的。”

“好极了！”候补道台不得不佩服督署总文案的过人聪明，他起身谢道：“侄儿永世记得表叔的恩德。”

一个月后，一部题作《解读东坡》的大书，由赵茂昌亲自送到张之洞的面前。张之洞翻开这部装裱精美、字迹端秀的书，一口气连读了两篇文章，心里十分舒畅。张之洞喜欢东坡，已到了偏爱的程度。在外放晋抚之前，他也曾有过为东坡写一部书的念头，但因他太热衷于时务的缘故，不能长时期潜心静研，书当然无法写成。做了督抚，一天忙忙乱乱的，连一首诗都难以吟了，更何况著书立说？

“写这部书的栗殿先，好像是个捐班道员。”

“是的，是的。”赵茂昌忙说，“他来过督署两次，只是没有机会见到您。”

“一个捐班能有这等学问，也真的不错。”张之洞感叹着，“你跟他熟吗？这人在湖北办过些什么差？”

“卑职与他打过几次交道。他来湖北五年了，办过十多样差事，在公安一带办过三年河工。”赵茂昌说着，从袖袋里取出一个手本来，递了上去，“这是栗殿先的履历本，请大人看看。”

张之洞慢慢地翻开栗殿先的履历：祖父拔贡、父亲秀才，本人年纪三十七岁，二十二岁中的秀才，先后参加过己卯、壬午、乙酉三科乡试，皆不售，三十二岁以捐班分发湖北。张之洞在心里说，此人读书人家出身，十年间进过三次乡闱，圣贤之书想必烂熟于胸，不第是命运不济，比起那些连贡院大门都没进过的捐班来，要强得多，怪不得他能写得出研究苏东坡的书来。他继续看着：办过放赈、施药、筑

堤等事，还管过税卡、稽查过私盐、暗访过命案等等。张之洞合上履历卡，对赵茂昌说：“这倒是个会读书也会做事的人。”

赵茂昌说：“卑职见过湖北候補道府，少说也有三四十名，这个栗殿先，可说是最出类拔萃的。依卑职看，不但湖北候補官员中无人可及他，就是现任的道府中也少有人比得上。大人叫卑职注意为铁政局物色一个协办，卑职留心观察，这个栗殿先是个最适合的人了。”

张之洞说：“明天上午，你带他来让我见见。”

晚上，当赵茂昌把张之洞要接见的事告诉栗殿先时，他欢喜之余，又不无担忧：“表叔，你是知道的，这部苏东坡的书是请人捉刀的，万一张制台要跟我深谈苏东坡，那不会露马脚了吗？”

赵茂昌笑了笑说：“你看看，到底是偷来的锣鼓打不得的，着急了吧！这就要看你临场表演的本事了。现在是有这个运，就不知你有这个命没有。”

栗殿先急得头上冒汗，央求：“表叔得帮侄儿一把。”

赵茂昌说：“这是当面见真相的时候，怎么能帮你？莫非叫张制台不见你了？”

“不是这个意思。”栗殿先情急智生，“侄儿把这部书也读熟了，若张制台问起苏东坡一般的事，侄儿也答得出点，怕的是他提出什么古怪的问题来。侄儿求表叔帮一个忙。表叔事先准备好一件别的事情等着。到时张制台问的事侄儿答不出来了，便用双手正一正衣领，这是个暗号。表叔见了这个暗号，赶紧就用准备的事来岔开，最好就此让张制台打发侄儿走。表叔帮侄儿这个忙，好比救侄儿一命。”

赵茂昌哈哈大笑：“亏你也想得这个点子来，真是个乖角儿，就不知到时能不能哄得过。哄得过了是你的命大，哄不过就自认倒霉了。”

第二天，栗殿先准时来到督署。他在小客厅里足足恭候一个小时

后，才被赵茂昌引进张之洞的签押房。坐下后，湖广总督将候补道员仔细打量了一眼，面孔虽说不上端正，两只眼睛却聪明灵动。张之洞指着案桌上的《解读东坡》一书，略带笑容地问：“这部书是你写的？”

“是卑职写的。来到湖北之前，卑职一心读书，故有时间可以写文章。”栗殿先虽有点心虚，但回答的口气还是肯定的。

张之洞又问：“古今诗人多得很，你为何独独写苏东坡？”

栗殿先答：“卑职家从祖父到父亲一直到卑职本人都喜欢苏东坡。卑职七八岁时，就能背他的‘大江东去’，到了十二三岁，就对他的前后《赤壁赋》爱不释手。长大后更知苏东坡不仅诗、词、文章写得好，而且字、画也很好，更为超过别人的是，苏东坡一生历经坎坷而始终旷达乐观，真正的了不起。故卑职从二十岁起，便下决心要好好为苏东坡写一部书，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听说大人也喜欢苏东坡，故托赵老爷呈送一部给大人，恳请大人点拨赐教。”

栗殿先对苏东坡的喜欢缘由与张之洞完全一致，这几句话将他与候补道员的距离拉近了许多。早在广州的时候，张之洞便因功高位尊而逐渐改变了过去与僚属平等相待的态度，常常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态，说起话也满是教训、斥责的口气，尤其对候补官场的那些人更是如此。来到湖北之后，这种毛病更加剧了，以至于两湖官员们见到他都有点战战兢兢的，而眼下，因为这部《解读东坡》，他不再把栗殿先当手下的候补官员看待，而是把他当做一个有学问又爱好相同的文友了。

“‘大江东去’和《赤壁赋》都写得好，但本部堂更喜欢他闲适的心态。他有一首小词，通过眼中所见的常景，用农夫村妇都能听得懂的口语，说出人生的大道理。这可是真胸襟真本事。栗道，这首词你背得出吗？”

不料，交谈还没开始，便给问住了。栗殿先急得浑身发热，想给坐在一旁的赵茂昌来个暗号，又想这么早便结束了会谈，绝不会给张

之洞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此，辛辛苦苦的谋划不就白费了吗？暂且敷衍敷衍下。“苏东坡这方面的诗词很多，容卑职过细地想想。”

“不要想了，我背给你听。”张之洞抚着胡须，兴致盎然地背道：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张之洞真是可人！栗殿先禁不住在心里呼叫起来。湖广总督的这番摇头摆脑的吟诵，不仅解了候补道员的困境，而且让他充分领略了一个真正的苏轼崇拜者，陶醉于苏词艺术境界后那种文人的真性情：不存自我，化去尊卑。

“大人记性超人，卑职不胜佩服！”栗殿先连连称颂，恨不得鼓掌欢呼。

张之洞抚须的手放下，说：“苏轼为什么自号东坡，后人有多种说法。栗道，你主哪一说？”

栗殿先仅知唯一的一个说法，还是他估计到张之洞会考问这个题目，昨夜临时将捉刀人从经心书院请来询问的。他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暗自得意，遂侃侃而谈：“苏轼自号东坡的缘由，后人考证有多种，卑职认为源自白居易的东坡诗较可靠。苏轼敬重白居易，尤其喜爱白居易作的东坡诗，其中《步东坡》一诗他曾多次书写赠人，《步东坡》写道：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在黄州时，他新建的房子落成。他在新房大厅四壁上画满大雪，署其名为东坡雪堂，以后便以东坡自号。”

张之洞点点头说：“不错，此说最有道理。他的名作如前后《赤壁赋》等都写在黄州东坡雪堂。”

栗殿先毕竟是个老于世故的官吏，他知道若总等着张之洞的发问再回答，必然很容易露马脚，不如反客为主，拣些自己知道的说给他听，将他的思路引到自己所想好的线路上来，则可收取融洽谈苏的好

气氛。他努力追忆在与这部书的捉刀们聊天时所听到的故事，终于让他想起了一个，于是以一个苏轼研究者的身份谈着：“苏东坡在东坡雪堂里吟诗作文，勤奋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佳作，也留下不少佳话。”

“哦。”果然，张之洞对“佳话”来了兴趣，“说给我听听。”

“有年冬天的晚上，雪堂外面下着大雪，刮着寒风，天气非常寒冷，苏东坡在雪堂书斋里读杜牧的《阿房宫赋》。东坡很喜欢这篇赋，高声朗诵了一遍又一遍，全然忘记已是半夜三更，也全然忘记外面的风雪。他自己不冷不要紧，却苦了书房外两名值夜的老兵。他不睡老兵也不能睡，两个老兵又冷又困，实在受不住了。一个老兵说，这文章写得有什么好，值得这样反反复复地读，害得我们跟着受苦，何人写的，真是造孽！另一个说，我听了半夜，没听出什么味道来，只有一句说出我的心里话，‘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这句话正合你我两人的心思。当时东坡的小儿子苏过正在旁边的一间房里用功，听到了两个老兵的对话，第二天告诉父亲。苏东坡笑道：‘这汉子不枉跟了我这么久，见识倒真还不错。这句话不正是《阿房宫赋》的点睛之语吗？他看得多准！可惜不会写文章，若是会写文章，不在我之下。’”

张之洞笑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东坡跟得久，耳濡目染，也成了半个文人。东坡三个儿子，个个文章出众。特别是你刚才说的小儿子苏过，不仅文章好，绘画也得乃父之风。”

栗殿先突然又想起捉刀者说起的苏过的一个故事来，忙接下说：“苏过被人称为小东坡。据说宣和年间，他游京师时寓居景德寺僧房。正是盛暑时节，忽然有一天，有几个人抬着一乘小轿来到景德寺，声称奉旨来请苏小东坡。苏过不敢抗拒，只好上轿。轿四周深色帘子遮住，轿顶敞开，上面有一把凉伞遮着太阳。几个人抬着轿子快步如飞，苏过坐在轿中，两旁的景物一点也看不到，只觉耳边风声阵阵，人如在云雾中飞腾。”

张之洞听得入迷了，禁不住插嘴：“莫不是上界神仙来请他？”

坐在一旁的赵茂昌也笑了起来。

栗殿先继续说：“大约走了十多里路，轿子停住。苏过走出轿，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一个内侍前来迎接；走过长廊后，来到一座小殿堂。一进殿堂，只见风流天子徽宗皇帝已坐在那里等候他。徽宗身穿黄色袍子，头戴青平冠，几十个宫女环侍左右。苏过不敢仰视，忙跪下叩头，一会儿，便觉四周异香扑鼻，冷气逼人。他侧着眼睛看了看周围，原来殿堂里积冰如山，一阵阵香雾从冰山上喷出，真有点像是来到神仙境地。”

张之洞笑道：“这位道君皇帝也不是凡夫俗子，说不定他此刻正在哪座仙观里参拜祖师爷哩！”

“苏过正在惊疑之际，皇上开口了：你是苏轼的儿子，听说善画窠面，这里有一堵新砌好的白壁，你给它画一幅画吧！苏过起身，来到左侧一堵粉墙边，各种颜料早已调好。他思索一会儿，然后挥笔画起来。一个时辰后，画好了。但见滔滔海浪中有一座陡峭山峰，山峰上长满青松翠柏，松柏中露出一座道观，通向道观的是一条羊肠小道。小道上有一个道士在拾级攀援，那道士背上背了一药袋。徽宗皇帝看后称赞不已，亲自拿起笔来题了几个瘦金体：崂山道士采药图。苏过为皇帝高超的领悟力所佩服。皇帝赐他美酒一壶。他喝了这壶酒后，浑身轻快有飘飘欲仙之感。内侍扶他上轿，一会儿又回到景德寺。苏过仿佛觉得像做了一场美梦似的，仔细闻闻嘴唇，只见酒香犹在，知不是做梦，是真的。”

“这故事有趣！”张之洞显然被这个传说所吸引，停了一会，说：“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有人评苏轼与柳永的词的不同处。东坡的词，当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柳永的词，当十七八岁妙龄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是说苏词豪放，柳词婉约。其实苏轼的诗词有豪放一面，也有婉约一面。栗道对苏轼钻研颇深，你能否对本部堂说说，苏轼的豪放风格继承了前人哪些人的长处，对以后南宋的词风有哪些影响，他的婉约之风又体现在哪些名作上？”

张大人对东坡的兴趣真是太浓厚了！赵茂昌听到张之洞提出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来，心中暗暗吃惊：这样的题目是可以再写一部书来的，漫说栗殿先是个冒牌货，即便那些对苏轼真有研究的学问们，要答出这个问题来也不容易，看来备用之物该出手了。这时栗殿先早已将衣领正了两次，正在焦急不堪之际，看到赵茂昌的脸转过来了，忙向他投去求救的眼神。赵茂昌会心一笑，从左手袖里掏出一沓纸来，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杨昌濬这是辜汤生昨夜里交给我的一沓译稿，并特别指出英国的《泰晤士报》已报道湖北将建世界第一大型铁厂的消息，正在伦敦休假的俄国皇太子表示要在明年访问中国，期间一定要来武昌拜访铁厂的创办人。”

“哦，这样重要的消息，你为何不早说！”张之洞一把接过辜鸿铭的译稿，一边看一边说，“栗道，你先回去吧！关于豪放和婉约的事，我们下次再谈。”

如同奉到特赦令似的，候补道员从囚室里解脱出来。他赶紧起身，向张之洞深深地鞠了一躬，又特为向赵茂昌报以感谢的微笑，然后匆匆走出督署签押房。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中一则试士的故事(见该书《南皮面试狂士》)，一则考查属员的故事(见该书《南皮通西学》)。现抄录于下，以广读者见闻——

南皮博学强识，口若悬河。或有荐幕友者，无不并蓄兼收。暇时则叩其所学，倾筐犹不能对其十一，多有知难而退者。任某督时，有狂士某，投刺入。命见，见已遽曰：“我某某也，我通测绘学，汝知之否？”南皮授以笔欲面试，以穷其技。狂士一一胪列，了如指掌。南皮大叹赏，乃委充画图局教习。某狂士出谓人曰：“此公固易与也。”

南皮通西学，制造一切，颇能窥其门径。时洋务局总办某观察，固懵然于此道者。一日传见，南皮询以铸一大炮用铁若干磅，观察率然对曰：“职道给大人回：大炮五六十磅铁，小炮用二三十磅铁就够了。”南皮轩髯大笑曰：“这点点铁只够造一个锅子，一个汤罐。”观察赧然出，明日撤其差去。

二 归元寺状告湖广督署总文案

俄国皇太子明年将来武昌的消息，给张之洞带来很大的兴奋。铁厂还在筹办之时，便引起世界的瞩目，建成投产后，必定更会引起世

界的震动。一定要抢在俄皇太子来华前建好，让他看看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铁厂是如何的气派壮观，借这位大国太子的口去传播四方，既扬我中华国威，又扬我张之洞的大名。他给铁政局的督办蔡锡勇下达命令：一定按世界最高的规格建汉阳铁厂，厂的占地面积要最宽，炼铁炉要最大，烟囱要最高，配套设备要最齐全，机器要最新，一切从最好要求，不要小气，不要省俭。二要加快进度，明年秋天要把大致规模弄出来，要让俄皇太子有东西可看。至于银钱，由他来筹措，不必分心。为了让蔡锡勇、徐建寅等人一心一意投入建设，铁政局里银钱调配开支、文案拟办收发、人事安排协调以及差事调拨委派等等，将专门由一批人员来办理，另设一个铁政局协办总理这一大摊子事，此协办正是献《解读东坡》而捷足先登的候补道栗殿先。

栗殿先不愧是个能干人。他上任没几天，便将蔡锡勇为之头痛的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了过去，并为蔡锡勇、徐建寅及另一协办陈念初等人加派仆人、轿马、车夫、厨师，将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料理得妥妥帖帖，又在龟山厂址的最南端划出一块地，拟给他们每人建一幢小洋楼，为的是方便今

后的办事。栗殿先这些举措，很快便得到蔡锡勇等人的赞赏，他们在张之洞面前称赞新来的栗协办能干会办事。张之洞为自己的慧眼识才而高兴。

不久，栗殿先向张之洞呈递一份汉阳铁厂机构设置构想。他有意将由徐建寅、陈念初所管辖的技术部门空缺，而将他所管辖的部门则构想得甚是周到。这些部门，分为五股：收支股、稽核股、物料股、商务股、卫生股。每股下设四至五个处，如收支股里有五处：筹银处、外国银行处、发放处、账房处、复核处。每处设主审办一人，副审办二人，处员若干，下辖二至三室，每室则设室头一人，室员若干人。如此则诸事分门别类，职守清楚，股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整个铁厂的后勤管理则纲举目张，井然有序。

张之洞见了这道禀帖，欣然赞同，吩咐栗殿先照此办理，只是强调股处两级的负责人员，必须呈报详细履历单，由他审核，其委任状

由他签署，并盖上湖广总督的紫花大印，以示郑重并抬高任职者的地位。

栗殿先捧着张之洞这道命令，大肆施展他的用人行政之长才。他的候补官场的朋友们，拜把结义的兄弟们，各种场合结识的哥儿们，远的近的转弯抹角的亲戚们，他依照亲疏厚薄，特点长处，予以不同的安排。他将那些能够造得出一张像样履历表的人安排在股处两级的主副申办上，交给张之洞去审查。张之洞查看那一沓沓手本，似觉个个都清清白白的，从出身品级经历到所办的差使，看不出栗殿先在挑选人员和安排职位上有什么不当或徇私之处，几乎一律照准。至于那些拿不到台面上的，则安置在股处室里做办事员。这些人张之洞概不过问，栗殿先连一点手脚都不必做。赵茂昌也在其中安插了一大批私人，栗殿先自是一切照办。张之洞也会自己做主安排一些他认为可靠能干的人，栗殿先当然不敢违抗，一一遵命。但过一段时期，他若发现此人对他不利，便会不露声色地将此人调动一下，或支出办差，或明升暗降，总之，被整的人心中明白，又都说不出口。没有多久，栗殿先控制的后勤几个股处便被办成大大小小的衙门，各级官府惯常的衙门作风：敷衍、推诿、拖欠、散漫、不负责任以及讲排场、铺张奢华等等都在股处中滋生蔓延开来。属于技术部门的机器股、化铁股、制钢股、化验股，也纷纷效尤。这些股的主办人员也一个个包揽私人，拉帮结派，一个原本只需要十几个人的铁厂办公部门，很快便高达三百多人，许多人占着一个位子，只拿薪水不干事，更多的则是一桩事每个股处都沾边，既都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又都不承担自己的责任。

中国官场一切根深蒂固的恶习痼疾，不上半年工夫便深深地缠住了这个新生的汉阳铁厂，蔡锡勇、徐建寅、陈念初等人对此种局面深为头痛，但又毫无一点办法。

不过，铁厂的兴建工程仍在按计划进行。河堤早已建好，厂址也早已填平，炼钢厂、轧钢厂、钢条厂、电机厂、翻砂厂、修理厂等主要工厂也在次第兴建。从英、美等国购买的各种机器远渡重洋，从吴淞口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源源不断地运到临江门码头，搬运到

龟山脚下。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在徐建寅的指挥下，也在加速建设中。张之洞隔三四天便要亲自来一趟铁厂工地，看着工地上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听着蔡锡勇谈着各种问题，眼见龟山脚下这块土地上正在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他心里高兴。尤其是听栗殿先报喜不报忧的禀报，他更是得意。现在，他要腾出手来办一件所到之处必办不可的大事——创办学堂，促进学政。



汉阳钢铁厂(1911年)

位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的经心书院，是同治八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创办的，二十多年来，这所学堂为湖北培养上百名举人进士，但近年来，却有日渐衰败之象。大前年都司湖涨水，浸坍了一部分斋舍，至今也没修缮，几个有名望的先生去别省任教，于是到经心书院来读书的学子也减少了。张之洞来到这里视察，见自己当年倾注极大心血办起的这所书院，被弄成如此模样，犹如眼见自己长大的儿子没有成器似的，心里十分难受。检查原因，一是这些年学台无能，巡抚不重视，拨下的经费不足；二是书院的山长不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他更大的兴趣是混迹官场，时常出没于官府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而不是传授学问作育人才的人师之头领，因而招致一些正派教习的不满，终至弃他而去。

张之洞决定整顿经心书院。他辞退那位热心社交而不热心教学的山长，将所赏识的梁鼎芬从广东端溪书院请来出任经心书院的新山长。梁鼎芬这几年在广东办端溪书院，积累了不少办学经验，又受风气影响，头脑里增添许多新式学堂的观念，他在察看了经心书院后，向张之洞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

“香帅，这都司湖水光潋滟，四周草木葱茏，是个办书院的极好地点，依学生的直感，此地今后可出大人物。”

张之洞与梁鼎芬关系亲密，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中《书广雅遗事》里有一则这样的故事，可为佐证——

张之洞胞弟之渊，为候补道，办大厘金、粮台，亏空巨帑，廷寄派大员查办。之渊畏罪，吞金死。梁节庵胞弟鼎口，为湖北知县，亦办大厘金，亦因大亏空，吞金自杀。时与予家比屋而居，故知之。之洞与节庵谈及家世，流涕不置，白日看云，无弟可忆也。时有县丞禀见，名梁鼎芬者，之洞持手板，连呼梁鼎芬者三四，不问一语而入。见节庵曰：“汝今有弟矣，梁鼎芬也。”

张之洞笑道：“这地方本是我亲自选定的，可惜这二十年来书院没办好。现在由你来接办，希望能应你刚才的话，在你做山长的时候，书院出一两个大人物。”

梁鼎芬听了这话，浑身热血沸腾起来，说：“香帅如此看重学生，学生一定要鞠躬尽瘁，把书院办好，不负香帅的期望。”

“好，书院的山长就应该都有这种想法。多出几个举人进士，自然是办书院的目标，但真正的还是要作育能办事的人才。许多举人进士其实只是书呆子，‘四书’‘五经’背得很熟，八股文也做得好，但处事却不行，官也做不好。办事为政，还得有真才实学才行。你今后长书院要多在这些方面下工夫，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那些有卓异才干的人。今后书院若出一两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那样扭转乾坤的大人物，你这个山长也就不朽了。”

张之洞的这番期待更激发梁鼎芬的热情，他在心里将原先的计划又作了一番扩充：“香帅，学生想将经心书院作一番大的改造，办成一所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

张之洞办事一向喜以天下第一作为自己的目标，梁鼎芬也能有这个心思，这是他所最为欣赏的。他微笑着问：“全国最大最新的书院，这个想法很好，我支持你，你有些什么举措呢？”

“学生想首先得把这个书院的规模扩大，至少扩大一倍，其次得把教学门类增多。经心书院目前只有经学、史学、理学、辞章学四门，学生想在这四个门类的基础上再增经济学和西学两个门类。在西学里开设算术、天文、地理、测量、化学、矿冶等科目。”

“这个想法好，”张之洞打断梁鼎芬的话，“铁厂、枪炮厂办起后，很需要西洋人才，今后这方面的人才要大量培养。你去聘两个常年西学教习，铁政局的洋匠们也可以兼兼课。”

“有香帅的支持，学生的胆子更壮了。第三个想法是要用高薪聘请全国最有名的各科教习。”

“书院办得好不好，关键的一点就得看有没有好教习。你用重金聘名宿，我同意。”

得到这句话，梁鼎芬的底气更足了，“香帅同意，学生便可放心去做。眼下最大的问题就是银子。学生思忖着，最要紧的是修缮旧房，新建斋舍，最少得要七八万两银子才能动得手。学生想请香帅拨下这笔银子。”

张之洞摸着胡须思考片刻说：“七八万两银子一时拨不出，先给你三万，你拿去用着，我慢慢再调拨。”

“有三万银子，也可以先动手了。”

梁鼎芬满意地起身告辞。

一个月后，他兴冲冲地告诉张之洞一件事，武昌茶叶商会会长表示该会愿意为经心书院捐款二十万两银子，没有别的要求，只是希望书院每年能为茶商子弟留十个名额。

茶商的要求并非无根据。早在二三十年前的战争时期，朝廷就用“增广名额”的办法来奖励捐助军饷。每个省的乡试中式名额是有定数的，不能增多。军饷紧绌时，这也成了朝廷一条生财之道：全省多捐一百万两银子，则扩大乡试文武名额各一人，多捐二百万两，则扩大文武名额各两名，并成为定例，永久不变。这其实和捐款买顶子是同一回事：用名器来换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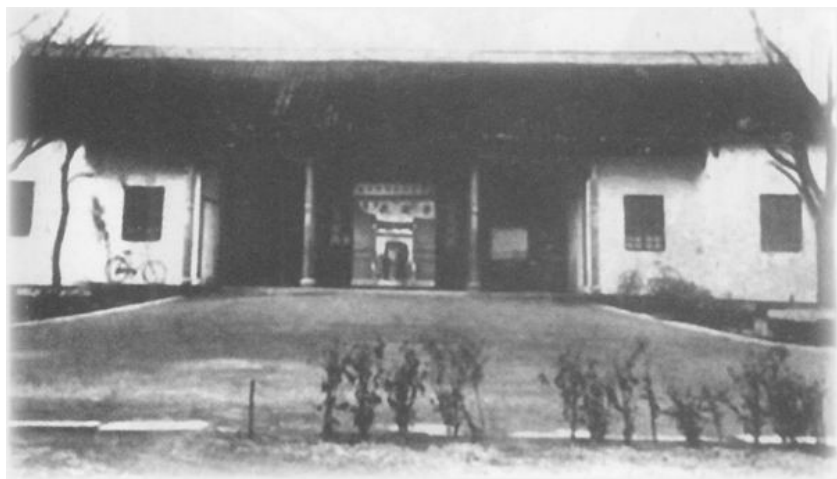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十六年”——

四月，创建两湖书院。（抵任后，阅经心、江汉各书院。经心书院滨都司湖，时承大水之后，墙宇多圯，水痕犹在。监院诸生以重修请，谓二十年来绩学好古之士多出其中，江夏县绅陈庆溥等愿以所有都司湖产捐之书院，以资创造。湖南人士亦请附入肄业，遂定议重修。培基址，疏水道，环湖为斋舍二百间，别设四十间，备商籍诸生肄业，名曰两湖书院。改湖名曰都士。劝茶商捐输学费。）

李伯元《南亭笔记》中《南皮与近视眼先生》一节里，记叙张之洞与书院先生碰头的事，颇为有趣，现抄录于下——

南皮尝创办一书院，延吴中某孝廉为掌教。孝廉短于视，五步外不能见人影，唯辨其声而已。开院日，南皮率肄业生，行谒师礼。孝廉谦甚，下位掖南皮起。突然一撞，声砰訇，则孝廉额击南皮额也。观者哗然，几致不能成礼。

中国官方历来奉行重本抑末的方针。本即农，末即商，重视农桑，压抑商贾。对商人有很多限制，有的朝代甚至规定商人只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戴什么式样的帽子，使得商人在公众场合抬不起头来。虽然这种带有羞辱色彩的政策实行并不久，但对商家子弟入学做官则历代都限制得很严格。清末，由于西风传入，这种现象大有改观，然在传统守旧人的眼里，商贾总与奸诈连在一起，商家子弟进书院也多有阻力。武昌茶叶商会希望用二十万两银子来换取十个弟子名额，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



两湖书院旧址

张之洞说：“武昌茶商愿意拿二十万两银子来资助书院，这是很好的事，十个名额不多。”

停了一会，又说：“我想，此事还可以做得更好点。让武昌茶商会与湖南茶商会联系一下，他们也可以照这个样子，捐二十万两银子，也给湖南每年十个名额。还有，今后每年湖北、湖南两省各捐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书院膏火费和贫寒子弟的资助费。如此，还可以再增扩十名，两省各五名，一共三十名茶商子弟。另外，为表示对商界的支持，书院每年还特为增收十名为国家出大力的两湖商家子弟。”

梁鼎芬高兴地说：“两湖商人真要把香帅当活佛供奉了。”

张之洞也为自己这突来的灵感高兴起来。他激动地站起身来，一边快速踱步一边说：“节庵，我看把这事还办完美点。我身为两湖总督，理当为两湖百姓谋利益。这书院既已为两湖茶商招收子弟，不如干脆从湖北一省的局限中走出来，向两湖全体百姓敞开大门。建好后的经心书院，每年向湖北、湖南两省择优录取一百名士子。”

梁鼎芬不由得击起掌来：“妙极了，这才真的是两湖总督的决策，这样看来，斋舍还得扩大一倍。”

张之洞兴致大增：“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这所书院取名两湖书院。”

“好，这名字气魄大。”身为山长，梁鼎芬当然希望自己所执掌的书院规模越大地位越高越好。只是经心书院呢？他问：“经心书院不要了吗？”

二十多年来，张之洞先后亲自创办亲自命名的书院，除湖北的经心书院外，还有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令德堂，广东的广雅书院。无论做学台还是做督抚，所任之处，他皆以建书院厚文风为本分。他对书院的关爱，甚至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女。绝不能让经心书院消亡！“我们再找一块地方，把经心书院搬个家。经心书院的所有师生都搬过去，都司湖这块地方就全部交给你，由你办一所全新的两湖书院。”

又《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轶事》一节亦可广读者见闻——

有署“天徒”者，记张氏轶事，亦深不满于梁。有云：“文襄秉性，自以为吾素赏识之人，苟措事不衷于理，唯吾方能诋毁之，而他人必不可附和，盖人之昨是而今非，昔贤而兹不肖，吾自有辨之之术在。他人程度，殆不足以及此，且不特不可附和已也，又必为之湔袪而曲原之，以见大帅平日尝识之诚不谬，此遭不过偶尔失误，而无损于大帅知人之明。苟附和焉，是指摘其前衡鉴之未当也。而言之之时，必故与之往复辩难，隐恶扬善，侃侃而谈，为慧直不可挠之状，以附君子和而不同之义。于是大帅始掀髯自慰曰：‘若子所云，亦属有理。吾尚非有目无珠者。’大帅之意乃解。清季高官虚骄之气皆类此，而文襄为尤甚。梁从文襄久，习之有素。一日，文襄召梁会食，黄绍箕仲弢、郑孝胥苏龛诸名士皆在座，有朱惠之观察名泽滋者，文襄素重其才，委为宜昌土药局。忽措置大不洽文襄之意，席中偶谈及惠之，文襄严词遥责之曰：‘吾始以朱道为尚有作为，故以要差界之，不意其今日行事荒谬，乃至于此。’遂侈言其种种之不合。此时文襄实深有憾于惠之。意念与平日大异，而梁不知也，犹以故态测之，起而言曰：‘不然，朱道平素办事稳健，颇知大体。此次举动，或别有用意，或偶然不检，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幸吾师曲宥之，而勿加以苛责也。’文襄大怒，曰：‘吾任封疆，阅人多矣。乃吾所谓非而汝是之，吾所谓不肖而汝贤之，是吾于是非贤不肖之辨尚不如汝之真确也。吾将此座让子。’言毕而喘，梁赧赧万状，同席皆失色，不欢而散。明日，梁晤苏龛，犹战栗而言曰：‘昨日天威咫尺。’苏龛哂之，梁急改易其辞曰：‘帅威咫尺，帅威咫尺。’”可谓穷形尽相。而张氏之虚骄自用，亦自可见。又云：“梁为人丰骨峻峻，示人若俨然不可犯。独对于文襄则遇事迎合其心理，视于无形，听于无声，犹孝子之事亲也。”谄而虐而幕之，乃执贽列门墙，时有为犹诸生耳。李宝嘉小说《文明小史》以“颜轶回”影射启超，

即由“超回轶赐”之风说而来。

新旧衔接，无疑有许多烦恼事。这一决定，顿将这些烦恼一扫而光，如同一个开国皇帝重整江山，所有的陈规陋法将可彻底扫除；如同一个开荒农夫新辟田园，所有的沟渠界限都可重新布置。梁鼎芬对未来的两湖书院怀抱着美好的憧憬。

都司湖畔的两湖书院，与隔江相望的龟山脚下的汉阳铁厂，都在热火朝天施工着。眼看着自己胸中的宏图正在变为眼中的现实，张之洞几乎每天都在亢奋中。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大参劾的风暴正平地而起，猛烈向他袭来，直将他头顶上的大红珊瑚顶子吹得摇摇晃晃，差不多就要滚下跌碎了。

这场大参案，近因是因为湖南的茶商捐款事，远因却是十年前的山西清理库款案。

与湖北茶叶商会会长不同，湖南的茶商会长赵恒均是个守旧而吝啬的人。这个靠贩卖南岳云雾茶起家的衡山人，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家，没有读过书，靠漂学而识几个字。凭着精明和过人的节俭，他的财富年复一年地递增，终于成了湖南的第一大茶商。他每年的销售量和利润将近全湖南茶商的五分之一。因为此，他被推举为湖南茶叶商会的会长。湖北茶叶商会为捐款事给湖南茶叶商会发了一封公函，赵恒均看了这封公函后，心里很不舒服。湖南要捐二十万创办费，以后每年还要捐一万五千膏火费，按他的占全湘五分之一的财产比例，要第一次拿出四万两，以后每年都要拿出三千两。这好比割去他肚皮上一块大肉、放掉他胸膛里半碗血！

他无论如何都不情愿。况且他从自身的体验中领悟到，发财致富与读书做文章并没有什么联系。多少满腹诗书的酸腐们一辈子穷困潦倒，连妻子儿女都养不活。他一天学堂都没进，却金玉满堂，妻妾成群，做生意靠的是盘算精明，把握行情，外加运气。这些本事，哪本圣贤书能教给你？圣贤们说什么正其谋而不言其功，守其义而不言其利，若信了这话，岂不老本贴光，家当败尽！

他的大儿、二儿都只读过三年书，在略通文理、会写字记账之后，便跟着他进入生意场，走江湖，闯码头，十岁小儿子虽然还在私塾读书，但他也绝没有让小儿子进书院苦读经史的想法。

赵恒均本想拒绝湖北茶叶商会的邀请，但此事其他茶商也知道了，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好事。武汉三镇是大都市，让子弟去那里上正规的大书院，求之不得，尤其是这还意味着茶商的地位大大提高，捐这个款值。没有多久，一笔银子便凑上来了。几个犹豫不决的茶商见众人踊跃，也将自己的那一份银子拿了出来。这样一来，便逼得作为会长的赵恒均只得忍痛割肉出血。二十万两银子是送到武昌去了，但赵恒均好长时间心里一直不舒服。

这时，他收到粤海道容富的请柬：小儿定于下月初八成婚，请大驾光临，使容门增辉。

赵恒均接到这份请柬犯愁了好几天。容富请他吃喜酒，不过是个幌子，敲他点银子，才是真正目的。不独容富，这也是当时官场的普遍风气。娶媳、嫁女、生子、寿诞、丧亲这些大事，自不待说，此外，只要能沾上边的，如进学得功名、擢升、调迁、三朝弥月、娶小死姨太太等也绝不放过，早早地发下请帖。尤其是那些有求于他们而又有钱财的，如商人，则更是盯紧的目标。找出花名册来，按名单发帖，不会漏掉一人，即使远在外省，也不能幸免。一场酒席下来，一笔横财就进了屋，依官位高低所握实权的大小，进益不等：少则几百两，多则上万两。

赵恒均实在不愿赴这个喜宴，一则破财，二来耗时费神，但他不能不去。他每年两三万担茶叶通过粤海关道的手里出关漂海，容富的手稍微卡一下，他就得多付七八千两银子的关税。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要亲自到广州向容富拜年，然后再打上一两千两银票的红包。容富高兴地接下了，他才松了一口气：今年茶叶过关将不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倘若容富脸露不悦，他就要思考着，还要寻个什么借口补一张。容府讨媳妇，这是多大的喜事，能不去吗？舍不得出血也得出血呀！他拿出一张千两大票来用一个红纸袋装着，想一想，觉得一千两

少了，于是咬了咬牙，又拿出二百两的一张中票添上，然后叫小儿子在红纸包上写上一句恭贺的话。喜期十天前，赵恒均带着红包南下五羊城。

初八那天，容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高车驷马，盈门盈巷，酒席足足摆了八十桌。赵恒均在容府的客人里只能算是下等里的上档。席次安排在六十几号，和他共席的是来自广西、江西、福建的几个和他实力差不多的商贾。几杯酒喝下去，商贾们都吐起苦水：江西的瓷商叹瓷器卖不出去，福建的桂圆商叹年景不好，桂圆果小汁涩，卖不起价。赵恒均也向他们诉苦，不仅诉生意场上的苦，而且借这个机会，把这段时期压在胸口的闷气尽情地宣泄。他添油加醋，信口开河，把湖北茶叶商会的信改为张之洞督署的公文，又借此指斥这是张之洞的个人勒索，并想像汉阳铁厂、枪炮厂的兴建款里一定有不少类似的勒索款。说到情绪激动时，加上烈酒的冲击，他索性破口大骂张之洞做湖督以来的大肆兴作，名为富民强国，实为害民祸国。赵恒均借酒使气的这番话，那几个商贾们听听也就算了，并不太当一回事，不料内中另有一人却在认真地听着，并一一记在心里，此人是新娘子的娘家仆人。而这新娘子的娘家不是别人，正是张之洞做晋抚时所参劾的原山西藩司葆庚。

十年前，葆庚因贪污赈灾款被革职查办，锁拿进京，本被判发配新疆。家里为他上下打点银子，结果保释出狱就医。再过一年，发配一事便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怕在京师招人议论，便买通在盛京守皇陵的睿亲王后裔，宁愿去盛京守护太祖太宗，借以赎罪。守陵是个极寂寞极冷清的苦差事，一般人都不愿意做。葆庚的请求很快得到同意。到盛京后不出半年，便做了小头目。三年过后，居然头上换了一顶水晶石四品顶戴。葆庚并不甘心一直过这种半流放式的生活。也是他的机遇好，那时海军捐款正在热潮中，他向海军衙门捐了五万银子，又找人替他到醇王府里活动，居然堂堂正正地升了个太常寺卿。太常寺是掌管朝廷祭礼的衙门，权力虽不及六部，地位却也崇隆，班列九卿，算得上朝廷的大官了。经过六七年的卧薪尝胆，当年的贪官葆庚又官复原品。然而对张之洞的仇恨，他却一直没忘记过。只是张之洞正受太后、醇王的宠爱，官运隆盛，他奈何不得罢了。

容富也是正白旗人，十多年前两家就订了娃娃亲。葆庚出事后，容家没有断这门亲事，葆庚心存感激，趁着请假养病的时候，便亲自送女儿南下完婚，以此答谢亲家的情谊。

陪同南下的仆人佟五在山西时就跟着他，深知主人恨张之洞入骨。当天晚上，佟五便将在酒席上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主人。

别人骂张之洞，就好比是在代他出气，葆庚心里快意无比。赵恒均此举给葆庚一个很大的启示：张之洞做湖督不久，便有人恨他骂他，他在广东做了五年粤督，恨他骂他的必定更多。好不容易来一次广东，何不借此机会广为搜集张之洞在广东的秕政，向朝廷告一状，能参劾更好，即使不能参劾，也杀一杀他的威风，出一口多年来积压胸中的怨气。

他先把赵恒均请进容府，要他详细说一说为两湖书院捐款的事。

见容富的亲家堂堂太常寺卿对他优礼有加，布衣赵恒均受宠若惊，在得到葆庚不说出他的名字的保证后，湖南茶商会长将酒席上的话，当着葆庚的面细说了一遍，又无中生有地捏造湖北增收盐税、洋药税，以供张之洞办厂办矿，沽名钓誉。待赵恒均告辞后，葆庚将他的话全部用笔记录在案。

赵恒均提供的情况使葆庚进一步增加了信心。他于是在亲家府里住下来，专心致志寻找张之洞粤督五年间的种种谬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两个月的努力，前山西藩司终于替他的仇人找来不少罪名。葆庚将它分为几大类：

一倨傲荒政。司道大员拜会，都需排期等候，待到来时，有等一两个时辰不见，有的甚至白等一天。至于候补州县，几乎一概不见。平时起居无常，号令无时，群僚皆苦病之。

二任人无方。有喜爱者一人兼职十数，有不喜者则终岁不获一面，而其所赏识者大多轻浮好利之徒。

三勒索挥霍。凡家有厚资者，必定借机勒索，逼他们自认捐献，

或自认罚款，多者甚至有上二十万的。所收之款名曰办公事，实则挥霍浪费。粤省殷实之家多有不满者。

令葆庚欣喜的是，除张之洞外，他的两个亲信王之春和赵茂昌的许多劣迹，也在掌握之中。若说张之洞本人的这些罪名有的尚属莫须有的话，王之春在粮道期间安装电话线时的七八万两银子的账目不清，及赵茂昌在办理闹赌时的贪污行径，则是多有人反映，且证据确凿。而这两个人，张之洞对他们依畀甚重，调任湖督时，又将他们随调武昌。张之洞对王之春、赵茂昌即便够不上狼狈为奸的话，至少也有失察之责。葆庚怀揣这一沓重要材料，兴冲冲地告别女儿和亲家，回到北京。

这时，王定安也恰好住在做小京官的儿子家，得知昔日的老上司从南方回来后，便去看他。

王定安不是判了十年监禁吗，怎么可以随意走动？原来，王定安只坐了一年的班房，便通过曾国荃的关节保释出狱。曾老九保他出来的目的，是要他写一部湘军史乘。先一年，王闿运受曾纪泽之托，几度寒暑、数易其稿的《湘军志》雕版付印。因为王闿运意在立信史，故对湘军许多重要将领多有微词，又对曾国荃焚烧天王府的作法颇为不满，因而对老九的战功只轻描淡写，并未着意渲染。

尽管文人们对《湘军志》评价甚高，但以曾老九为首的一批湘军将领却大为不满，甚至骂它是谤书。书生王闿运如何是位高权重的武人们的对手，最后，《湘军志》落得个焚书毁版的下场。

为了消除《湘军志》的影响，曾国荃保王定安出狱，另写一部为湘军将领，特别是为他本人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湘军记》。王定安感激曾国荃为他消去监禁之灾，遂把一生的才学全部抖搂出来。他也顾不上史德与史识，完全按老九的要求，历时三年，精心炮制一部二十二万字的大作。曾国荃看后非常高兴，亲自为之作了一篇序言，称赞王定安“少负异才，不谐于俗，由州县历监司，所至树立卓卓”，公开为王定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又说他，“屹于时，偃蹇湖山，行见以著述老，人多惜之。然鼎丞不穷。夫名位煊赫一时，而文章则

千载事也。韩愈氏所谓不以所得易所失者，其斯之谓乎！”既为他的罢官坐牢抱不平，又吹捧他的《湘军记》可千载不朽。

前人文章之不可全信，此又为典型一例。然王定安则多亏了这部《湘军记》，又早获自由，又得到一笔优厚的润笔，又仗它招摇欺世，在东湖老家的日子过得很悠闲。光绪十六年，曾老九在两江总督任上辞世，他专程去江宁痛哭了一场，而后便彻底丢掉东山再起的念头。这次因为儿子给他添了一个小孙子，满心欢喜，特为从湖北赶来祝贺，也借此看看昔日的朋友，特别是葆庚。

畅叙多年来的别情后，葆庚将在广州的特大收获告诉了王定安。

“好，我们要好好地合计合计，做一篇大文章，将张之洞弄臭。”

十年后的前冀宁道也绝没忘记旧事，对张之洞的仇恨将伴随着他的一生。

“鼎翁，”葆庚将他从广州带回来的全套材料交给王定安，“你足智多谋，你仔细看看，琢磨琢磨，看如何办最好，需要花的钱，由我出。”

“行。”王定安摸着愈加尖瘦的干下巴思索着说，“皇上亲政两三年了。听说皇上遇事不大情愿听太后的，要自己做主。皇上特别相信翁同龢。张之洞过去仗着太后和醇王的宠信，才敢于那样跋扈嚣张，现在醇王已死，西太后归政，我们得摸摸皇上和翁同龢的态度，若皇上和翁同龢不像太后和醇王那样，那我们就好办了。”

“还是你计虑得深远。”葆庚点点头说，“朝廷内部的事由我来打听。”

葆庚于是很留心这方面的动态，但所获不大。几天后，大理寺卿徐致祥邀请他去听戏，不料，做客徐府时却很轻易地得到他所要的消息。

徐致祥和葆庚同为九卿，彼此很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

听戏听曲子。若听说哪个戏园有唱得好的戏子，他们就会请来家唱几曲堂会，届时会将一班同好邀来一起听。两人常常互相邀请，听完后照例设饭局，边喝酒边论戏，大家都觉得这半天过得很快活。

这天，葆庚在徐府听的是新从安徽来到京城，在大栅栏三庆班唱老生的程继宗，据说是程长庚大哥的后人。程继宗唱了几个老生名段，如《草船借箭》、《空城计》、《捉放曹》等，这几段老生戏唱得苍劲低回，韵味十足，大家不时击掌叫好。吃了晚饭诸票友各自告辞回家时，徐致祥又特为将葆庚留下来聊天。

“葆翁，我给你说一桩有趣的奇事。近日大理寺收到一份状子，告的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文案赵茂昌，这倒不奇，奇的是告状的人乃汉阳归元寺的和尚。大理寺的官吏都说，和尚告官员，而且直接告到大理寺，这真是罕见的怪事。”

这不仅是奇事，简直是喜从天降，正要找张之洞的把柄，这把柄不就送上来了吗？他压住心头的狂喜，笑道：“噫，真正是少见的趣事。这和尚是归元寺的方丈吗，他告赵茂昌什么状？”

“不是方丈，是监院。”

佛寺名曰世外净土，其实和俗世官场一样的等级森严。凡初具规模的佛寺都有严格管理制度，寺里地位最高的僧人为方丈，方丈之下为监院，监院负责管理寺内一切事务，犹如总管。接下来依次为负责接待的知客僧，负责纠察的僧值，负责僧客的维那，负责缮事的典座，负责客房的寮元，负责方丈室事务的衣钵和负责文书的书记。自监院之下至书记，号称八大执事，各司其职，上下分明。

“这监院名叫清寂。”徐致祥兴味极浓地说下去，“清寂在状子上说，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奉总督之命，购买归元寺寺产办铁厂。赵茂昌与归元寺方丈、知客僧、维那互相勾结，从中牟取暴利。赵茂昌接受了方丈的贿赂三千两银子，而方丈、知客僧、维那又从卖得二万三千两银子里分别私吞一千两、六百两和四百两，方丈、知客僧和维那拿了这笔黑心银子在寺外买私宅、养女人，败坏寺规。归元

寺众僧愤恨不已，请大理寺做主，严惩这批不法之徒。”

葆庚拍手大笑：“有趣有趣，和尚买私宅养女人，归元寺是海内名刹，出了这等事，真是大新闻。老兄，这个清寂不仅告了官员，也连和尚一起告了。”

徐致祥也笑道：“大理寺原本不受这种状子，但同僚们都兴致很高地接收了。一是和尚告官及和尚内讧都颇为有味，二来为那个监院着想，事情牵涉到湖广总督衙门，湖北还有哪个衙门敢受理这个诉讼？他来上告大理寺，也是不得已。”

葆庚试探着问：“和老，这牵涉到湖广总督衙门的事，你就不怕惹麻烦吗？张之洞那人仗着关外大捷的功劳，现在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老虎屁股摸不得！”

“我跟张之洞同在翰林院多年，我怕什么？他张之洞的底细我还不清楚吗？哼。”徐致祥从鼻子里冒出的这一声“哼”，十足地表露他的心态。“张之洞这些年太得意了，我得在他的头上敲几下。”

徐致祥的确与张之洞在翰苑共事多年，与张佩纶、张之洞等人一样，他也是个喜欢上疏言事的人。但他缺乏张佩纶的精辟和张之洞的稳重，易于冲动，好出风头，常常事情尚未全部弄清便急着上折，生怕人家抢了头功似的。故而他上疏虽多，影响大的却极少，当时以李鸿藻为首领的京师清流党也不怎么看重他。同为言官，眼看张之洞名满天下，而自己却声名远不及，他心里总免不了有点酸酸的。这种嫉妒感随着张之洞的仕途大顺而愈加浓烈。

更重要的是，他与张之洞在洋务一事上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光绪十年，在中国要不要修建铁路的大争论中，徐致祥连上了两道措辞激烈的反对奏疏，被斥为荒谬，予以降三级处分。事隔四年，关于铁路的讨论再次展开，张之洞力主修建，并提出先建腹省干线的主张，徐致祥仍持反对论。

徐致祥在朝廷高层中并不乏支持者。去年，他的处分被撤销后，

立即擢升大理寺卿。他因此并不把时下正走红的张之洞放在眼里。归元寺这桩事，无论于公于私，都令他快意无比。

徐致祥的态度很令葆庚欣慰。他思忖着：纠弹张之洞的事若由此人出面，则是很合适的，只是还得再摸摸他的底。

“张之洞是国家重臣，此事要谨慎点才是。”

徐致祥说：“这我懂。有人说，这两年曾国荃、彭玉麟也相继辞去，老一辈的中外大臣，只剩下李鸿章、刘坤一，一个坐直隶，一个坐两江，这天下第三位总督便是坐湖广的张之洞。他是后起之秀，要不了几年，领海内疆吏之首的便是此人了。敲他的头，我当然会谨慎。实话对你说吧，葆翁，若没有可靠的支持，我也不会轻举妄动。”

“此人是谁？”葆庚的肥大圆头凑了过去。

“翁同龢。”

“噢！”葆庚的小眼睛睁得圆圆的。他知道眼下国家的大权，名为握在二十一岁的皇上手里，实际上是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在操纵着。他没想到，张之洞在朝中竟有这样的对头。看来，张之洞的风光日子不会太久了。

“为归元寺和尚告状一事，我专门去翁府拜谒过翁师傅。他没有丝毫迟疑地对我说，这个状子大理寺要受理。莫说赵茂昌只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总文案，就是湖广总督本人又怎样？贪污受贿，天理不容，即便普通百姓告状也得受理，何况出家人？若不是有十足的把握，料想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你去办吧，有什么难处只管找我好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张之洞呀，张之洞，你也会有今天！葆庚暗暗在心里得意着。

“和老，翁师傅支持，其实就是皇上的支持，再也没有别的顾虑

了。”葆庚小声说，“你有这个决心，兄弟我当助你一把。”

“葆翁如何助我？”

“张之洞这个人其实不可怕。他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看起来好像是个能干的有操守的总督，其实大谬不然。我这次从广州回来，亲自听到有关他在两广任上的不少荒谬。至于那个赵茂昌，更是一个坏透的小人，两广人恨之入骨。还有原广东臬司王之春，也是个贪财厚敛之辈。张之洞对他们都信任有加，大肆包庇，前年又将他们调到湖广。”

“好，这些你都有证据吗？”徐致祥巴不得有人能给他多提供些关于张之洞过失的证据。

“有。明天请和老放驾到敝寓去坐一坐，我把从广州带来的东西给你看。我还有一个朋友，是当年曾文正公和九帅的文胆，此人极有谋略，又工于文章，我叫他来跟您一起琢磨琢磨。”

第二天，徐致祥应约来到葆府，王定安早已在此恭候，葆庚为他们二人彼此作了介绍。然后便一边看广东方面的揭发，一边讨论着如何办理。最后，徐致祥决定暂时把归元寺的状子放一放，擒贼先擒王，先给张之洞上一道严厉的参劾。树倒猢猻散，只要张之洞被弹劾，赵茂昌的事也便迎刃而解了。当晚，徐致祥再次来到翁同龢府，把张之洞在两广失政的事向翁作了详细禀报，翁同龢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

几天后，由王定安起草经徐致祥修改润色，并由他具衔的参折，由外奏事处送到内奏事处，由内奏事处呈递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手中。

关于徐致祥其人，《凌霄一士随笔》中《谈徐致祥》一节中有介绍——

张之洞咸丰壬子领解，年十六，故陈恒庆尝以孔子及之洞为诗钟云：“心倾东鲁三千士，首解南皮二八年。”（之洞手定学堂章程，或戏谓其删订五经，可称孔子复生。恒庆乃作此。）徐致祥己未膺乡举，后于之洞。而次年即成进士。之洞则同治癸亥始捷春闱点探花也。唯致祥会元卷，“大学之道”题，套之洞解元卷“中庸之为德也”一章之文，时传以为笑。光绪癸巳，致祥以“疆臣辜恩负职”上疏严劾之洞，谑者称为以怨报德。其疏有云：“湖广总督张之

洞，博学多闻，熟习经史，屡司文柄，衡鉴称当。臣昔年与之同任馆职，深佩其学问博雅，侪辈亦群相推重。”又云：“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侈，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唯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盖虽加以弹劾，而对于其文学之优，则仍念念不忘，情见乎辞。与“大学之道”套“中庸为德”之曩事，亦若一线相承也。至谓“司道大员，牌期谒见，有候至三五时，候至终日，而仍不见者，视为故常，毫无顾忌。至候补府州县以下，概不接见；属员之贤否，不问也；公事之勤惰，不察也。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不喜者终岁而不获一面。其赏识之员，率皆浮薄喜事功利夸诈之辈。厚重朴诚者，则鄙为无能而不用。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则固不为无因耳。《官场现形记》卷四十三“八座荒唐起居无节”，即以之洞事为背景。

疏以之洞骄泰之心炽，于中法之役，保全粤疆，谓“晋授兼圻，寄以岭南重地，时上特命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督办防务。该督深资彭玉麟威望，指画调度，故粤疆得以安全无事。而该督骄泰之心，由兹炽矣。”冯子材等奏谅山之捷，大创法军，为海通以还中国对外战史仅有之光荣一页，玉麟、之洞主持之功不可没。玉麟虽老于军事，著威望，然分属客帅，非有贤粤督以地主而护持之，不免掣肘，且玉麟为人，倔强自喜，易与人龃龉。之洞奉以前辈之礼，和衷共济，故能收效。后玉麟病逝故里，之洞挽联有云：“五年前瘴海同袍，艰危竟莫重溟浪。”又诗有云：“我亦受危任，同臭若兰茝。论奏出腐儒，谬谓谋可采。”注云：“凡防海规越，计画兵食，及谏阻停战撤兵诸事，余意皆与公合。摺奏电奏，皆余属稿，联衔会奏，不易一字。”事固有征，非之洞强攀同志，虽深资玉麟，亦自有足多者。唯此役之后，声望日著，朝眷日隆，泰心因之而生，良有如致祥所云，其督鄂最久，扶植新机，广开风气，亦若大有作为。而偏重于张皇门面，巧宦华士，辐辏鄂渚，非能实事求是者也。（晚年居政府，坐啸画诺，尤失人望。或以其目击亲贵弄权，尝私忧窃叹，而谅其心迹。然元老端揆，岂如是即为无忝乎？）疏又谓：“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用，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抨击甚厉。然安石志行卓然，虽新法之效，不如所期，然自是有宋一大政治家，之洞视之，有愧色矣。致祥以守旧称，故于安石之行新法，之洞之讲新政，同类交讥焉。

致祥既不喜欢维新，故对于号为通达洋务善与外人周旋者，深嫉之。光绪甲申，张荫桓简授太常寺少卿，致祥疏论“名器不可轻假”，请收回成命。谓：“臣唯卿寺乃清要之职，虽不必拘于科目，要自当澄其品流。查张荫桓出身卑微，幼习洋业，故夷情略悉，已为自爱者所鄙。”又谓：“臣犹冀其自惭形秽，惧玷崇班，必具拙力辞，乃竟颜顾受命，居之不疑。臣谓此举关张荫桓一身者小，关国家全局者大也。”又谓：“且臣更有虑者，张荫桓俨然卿寺，此外如李凤苞、马建忠辈，同类相招，势必群生觊觎，效尤踵至，夤缘谄附，靡所不为，倚洋务为进取之资，挟洋人为自固之地，廉耻尽丧，祸乱潜滋，履霜坚冰，可为深戒。”

又谓：“臣与张荫桓素日无嫌，并未识面，特以众论所不容，九列所共耻，不敢苟安缄默，以貽朝廷名器之累。”此疏可代表彼时士大夫一派之心理。（一）清流必出于科第。荫桓起自佐杂微员，虽优于文学，致祥辈固不屑引为同调也。（《儒林外史》中高翰林所谓“他果然肚里通达，就该中了去。”）疏虽云卿寺不拘于科目，此种观念，盖仍有之。（二）以外人为贱族，洋务为贱事，一与为缘，便若名节有亏，故郭嵩寿、曾纪泽，均以出使为时论所诟病。疏中以“夷情略悉”与“已为自爱者所鄙”连贯成文，可以概见，“洋业”二字尤奇。盖以衣冠不

齿之娼优隶卒目之矣。(三)卿寺类有位无权，闲冷之职，然从容雅步，号为清秩，不容阑入浊流。“名器不可轻假”，乃于此致其郑重之意焉。至谓“卿寺乃清要之职”，其实清可云清，要则不要。曰清要者，乃因清而要之耳。荫桓之补太常少卿，已前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当外交之冲，正是要职。而致祥不言者，以总署本与洋鬼子打交道之地，不妨以“出身卑微，幼习洋业”者与其事，今置诸清班，则深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感而羞与为伍，所谓“九列所共耻”也。

三 为早诞皇子，翁同龢向光绪帝献蛤鹿冷香丸

光绪皇帝今年虽只有二十一岁，登基却有十七年了，已超过咸丰、同治两朝的年月。他的老祖宗曾有过在位六十一年、六十年的纪录。传说尧、舜在位百年以上，但那只是传说而已，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真正有记载的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是光绪的这两位祖宗，不仅在位时间长，而且治国有方，康乾盛世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太平盛世来说毫不逊色，这是爱新觉罗氏的骄傲。四岁登基的载湉，若活到七十岁的中寿，光绪的年号便可写到六十六年，无疑将刷新祖宗的纪录。但他的亲近王公大臣及随侍左右的太监宫女们，面对着皇上单瘦的身材、苍白的面容，尤其是他终日郁郁不乐的神态，大多对此不抱乐观态度。

身材单瘦，面容苍白，都好理解。他的祖父道光帝、父亲醇王都是身子骨单瘦的人，故而这“单瘦”是遗传。他从小生长在深宫，未经风雨少见阳光，苍白也是正常，唯有这郁郁不乐从何而来？身为九五之尊，拥有四海之地，怎么可能还有忧郁？原来，光绪的忧郁，源于慈禧。是慈禧做主，将他由一个普通的王子抬到真龙天子的座位上，然而又是这个慈禧，将这个真龙天子严格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容许他有任何身心的自由。

慈禧是个性情刚硬权力欲望强的女人，担心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皇帝，在长大亲政后不听她的话，于是在小皇帝入宫的第一天起，她就不以慈母而以严父的面孔出现在小皇帝的眼前。慈禧相信经过十几年的严厉训斥、苛刻管教，小皇帝便会习惯成自然地怕她服从她。其实，慈禧没去想，她的这一套教育方式的结果是会因人而异的。若遇到一个性格倔强、好斗好胜的人，这种方式所收到的效果或许将适得

其反：被教者长大后将会对教育者充满反叛，甚至是仇恨的心理。若是一个性格懦弱胆小怕事的人，则将效果显著。不幸的是，堂堂大清帝国的天子恰恰便是后者，已亲政两三年的光绪皇帝，仍旧像先前一样地对太后毕恭毕敬，不敢违背丝毫。

慈禧归政后秋冬住养心殿，春夏住颐和园。住养心殿时，光绪每天晨昏定省，跪拜如仪。住园子时，光绪一个月去一次叩见请安。遇有重大事情，则随时请示。慈禧对此很满意，而光绪心里并不很情愿。光绪性格虽懦弱，却并不蠢，从小熟读史册，见前朝前代哪个帝王不是君临一切，生杀予夺，自己也是一个皇帝，却要受一个老妇人的摆布，他如何能心甘？表面上的恭顺与内心的不情愿，这个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他一天到晚的郁郁寡欢。

这只是其一，令光绪心情郁郁的还有另外一件大事。

三年前，光绪大婚，这不仅是光绪本人的大事，也是朝廷的大事。年满十三岁至十八岁的满蒙大臣家的女孩子都在挑选之列。经过层层审看之后，带进宫直接让光绪见面的有十多个。他独独看中了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想立她为后。他的生母醇王福晋尊重他的选择，但他的嗣母即慈禧却不同意。其实，别人挑选，光绪面审，这些都是形式而已，慈禧早已为光绪准备了皇后。这皇后就是她的侄女——晚一辈的叶赫那拉氏。在慈禧的眼里，皇后，与其说是光绪的正妻，不如说是后宫的女主，最高外戚群的诞育者。她怎么会让这个天字第一号的好处落到别人的家里！但光绪不爱小那拉氏，他心里很不舒服。一个普通的男子都有选择妻子的权利，他身为一国之主，却没有这种权利。他不能否定慈禧的决定，只是提出退一步的要求：让德馨女儿为妃。而慈禧深恐德馨之女进宫后会夺去光绪对她侄女的爱，竟连这个要求也不同意。光绪无奈，只好立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为瑾妃、珍妃。德馨女儿被迫拒之于宫门外。



瑾妃



珍妃

但小那拉氏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作为妻子，她一生没有得到过丈夫的喜爱，甚至连做母亲的权利也没有得到。作为皇后，后宫事无巨细都在她的姑母掌握之中，她无权过问，更谈不上处置裁

决。二十年后，作为太后，她更是与巨大的耻辱连在一起。就是她，抱着六岁的末代皇帝溥仪，悲痛欲绝地将逊位诏书交给袁世凯。大清王朝立国二百六十余年，终于在她的手里给断送了。

她是一个亡国的太后，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千古罪人！

光绪帝的这种忧伤，只有一个人最清楚最怜恤，此人不是他的父亲醇王，而是他的师傅翁同龢。

人世间男子汉的荣耀，翁同龢给占尽了。他生于宰相府，长于书香中，状元及第，仕途顺达，千人羡慕，万人崇仰。同治皇帝十岁时，他便奉两宫之命，授读弘德殿，直至同治帝亲政。光绪登基的第二年，他便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五岁小皇帝。翁同龢学问好，诗文书法尤佳，又勤勉尽职，慈禧很是看重。授读的当年他便由内阁学士升户部右侍郎，第四年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光绪五年授刑部尚书，又改调户部尚书，不久又入军机处。恭王下台，军机处全班被撤时，其他人都罢黜，他却被指派为上书房授读，两年后又补户部尚书，官复原职。

翁同龢是咸丰丙辰科的状态元，他的侄儿翁曾源也是状元，中的是同治癸亥科。翁同龢是协办大学士，他的父亲翁心存官至大学士。“父子宰相，叔侄状元”，这是常熟翁氏的荣耀，也是晚清官场上的佳话。关于翁曾源，《凌霄一士随笔》中《羊痫风进士》一节里有记叙——

慈铭并及前科状元翁曾源。曾源为心存之孙，同龢之侄，以祖荫赏举人，赏进士，一体殿试。未经乡会之捷，遽得大魁，可谓极便宜。同龢癸亥四月二十一日《日记》云：“源侄出场，身体甚好，亦无讹字，为之欣慰。”二十二日云：“访心农及张午桥，皆言源侄写作甚好，可望前列。……源侄近年为病所困，深虑不能成名，今邀先人余荫，得与廷试，从容挥洒而出，意者其有天佑乎！”二十四日云：“是日小传胪。源侄于黎明入内。辰正三刻，刘升驰报，源侄得一甲第一名，悲喜交集，涕泪满衣矣。敬告先灵，合家叩贺慈亲。须臾，头二三报连至，贺客云集。……源侄得此科名，庶足仰答先人未竟之志，稍伸吾兄不白之冤乎！”五月初五日云：“以曾源大魁，具牲醴敬告祖先，于吾父神，哭奠。”时距心存逝世未久，曾源之赏进士，即以赐恤加恩也。曾源父同书，时以斩监候罪名在刑部狱。曾源患羊痫风，不时发作，虽幸获状元，然不能任职，侘傺以终。

然而，作为一个男人，翁同龢有一个绝大的遗憾：无儿无女。晚清名臣中胡林翼也无儿无女，但胡虽无儿女，年轻时的风流香艳却够

他一辈子回味。翁同龢自小循规蹈矩，无半点狹邪游之劣迹，从同时代人骂他“天閹”中可知，他是先天性的缺乏男性功能。可怜一个风光无限的状元帝师，夜半更深之时，他内心的痛苦有多么巨大！他的这种痛苦有谁能替他排解？世人都崇拜权力，渴望做权力顶尖上的人物，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平视光绪帝、后及其师傅这些尖顶上的人物后，便发现他们也有许多的苦恼和遗憾。这多多少少可以让那些权力崇拜者的头脑清醒些。

正因为缺乏生儿育女的能力，他对五岁起便在自己身边受教长大的光绪皇帝便充满了更为深厚的爱心。他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将小皇帝当做自己的儿子，他的师傅情中不知不觉地渗入慈父爱。身处于父母难见、嗣母冷酷环境中的光绪帝，也自然而然地把师傅当成了最为亲爱最可信任的人。尽管聪明的光绪帝知道宫中顾忌甚多，心中的苦恼郁积太盛的时候，他也会向师傅叙说。翁同龢深知皇上苦恼的根源，但他绝不能点破，只能转弯抹角地加以宽慰，以“孝顺”这个大道理来启沃皇上，让他化去怨尤的心理基础，以效法祖宗、做英明有为天子等祖训来增强他的心志，引导皇上跳出儿女私情小框框，把思绪转移到宏大目标上来。光绪皇帝爱戴师傅，相信师傅，也依恋师傅，亲政以来，他事无大小都要跟师傅商量着办理。

徐致祥这份参劾张之洞的折子已放在书桌上两个时辰了，光绪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看过一遍。他很是赞赏徐致祥的这种凛凛风骨：敢于维护圣道，捍卫朝纲，抨击不法，主持正义。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还不知世事的复杂和他手下臣工的表里不一，他很容易被折子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文字所迷惑，认为凡能作豪言壮语的人，必定是豪杰；凡能替朝廷说话的，必定是忠臣；凡能攻击贪污揭发违法的人，必定是奉公守法的清官。所以他对徐致祥很有好感。但他也很为难。尽管他对许多臣工尚不太了解，对张之洞却是清楚的。除开早年的清流和在山西肃贪禁烟不说，因为那时他还小不管事，然则打赢谅山一仗，就足以让他钦敬。那时光绪已是十四岁的少年了，在师傅翁同龢的熏陶下，很有一番保卫祖宗江山抵御外敌入侵的雄心壮志。张之洞作为两广制军，打败了法国人，将道光爷以来四十年间受洋人欺侮之仇给报了，少年光绪何能不兴奋？何能不对张之洞记忆深刻？再说张之洞

学洋人的长技，办洋务，光绪也是赞成的。他年轻，少成见，对于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有兴趣。造枪炮轮船，架电线修铁路，洋人靠这些富强了，我们为何不能学？在光绪的眼里，张之洞是个挺会办事的能干人。把他参了，岂不是对国家不利？

他吩咐身边的小太监去请翁师傅。翁师傅一时来不了，他无心看别的折子，又把徐致祥的参折拿过来，拣其中重要的部分再看了起来：

湖广总督张之洞，博学多闻，熟习经史，屡司文柄，衡鉴称当。昔年与同任馆职，深佩其学问博雅，侪辈亦相推重。该督当时与已革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并称畿南魁杰。

光绪点点头，心里想：徐致祥并不否定张之洞的一切，过去是同寅，关系不错，这次参他，看来不是出自私怨。

不料年前，荐擢巡抚，晋授兼圻，寄以岭南重地，而该督骄泰之心由兹炽矣。

光绪自思，官高功大，渐萌骄泰，前朝这种人多啦！翁师傅常教导说，满招损，谦受益，看来张之洞忘记了这条古训。

下面徐致祥从懒见僚属、任人轻率、敲索富家几个方面叙说了张之洞的不是。又说王之春金壬，培克聚敛，报复恩仇，夤缘要结。另赵茂昌是细人，官场上多有谄媚赵以钻营差缺。张之洞倚此二人为心腹。这些，光绪都记得清楚不再看下去。

跳过这些，再看看张之洞到湖广后是如何荒谬的：

该督创由京师芦沟桥至湖北汉口之说，其原奏颇足动听，迨奉旨移督湖广，责其办理，该督奉命即爽然若失。明知其事必不成，而故挟此耸动朝廷，排却众议，以示立异。铁路不行，则又改为炼铁之议。以文过避咎，乞留巨款。今日开铁矿，明日开煤矿，此处耗五万，彼处耗十万，浪掷正供，迄无成效，又复百计弥缝，多方挡求，一如督粤时故智。

光绪皱了皱眉头，此一大段文字，其实并无贪污勒索实据，只是说不该办铁厂、耗资过多而已。这也能作罪责吗？

最后一段文字，若就文论文，文采和气势都很好。光绪五岁发蒙，八岁开笔，翁师傅耐心指导他如何起承转合，如何设辞修饰。但

光绪生就的缺乏才情，无论怎样诱导，文章总是写得干巴枯燥，没有味道。但他知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故又对能写好文章的人很是佩服。徐致祥的整个折子虽然文字平平，然而这结尾一段却写得甚好，他拿起折子，禁不住高声念起来：

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唯衡文校艺，谈经征典，是其所长。昨岁该督祝李鸿章寿文有云，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两湖幅员之广，毕力经营，犹恐不足，而嫌其地小，夷然不屑为耶？该督之狂妄，于此可见一斑。

“皇上，您在朗诵谁的好文章？”

光绪正读得起劲，翁同龢已走进毓庆宫小书房。光绪亲政后，为表示对师傅的感谢，特为准许翁同龢在平时免去跪拜礼节，还是如同过去授读时一样：向皇上鞠个躬就行了。当下，翁同龢走进来，一边鞠躬，一边笑咪咪地对着皇上说话。“皇上万几之暇，尚能不废吟诵，老臣欣慰至极！”

“师傅请坐。”

翁同龢在光绪对面坐了下来，立即便有太监托来一个十分精致的黄地白龙上盖下托小茶碗。光绪将手中的折子递给翁同龢：“这是刚送上来的一道参折，朕见他文章不错，便不觉失声念了起来。”

“参折？”翁同龢接过折子，“谁参谁？”

“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湖广总督张之洞。”

翁同龢将折子展开来，从袖口袋里掏出一副西洋进口老花镜戴上，急速地看了起来。徐致祥的参折说上就上了。他到底参劾张之洞一些什么呢？

“就是为了它而将师傅请过来。”待翁同龢看完折子后，光绪说，“师傅看这事宜如何处置为好？”

翁同龢放下折子，取下老花镜，嘴唇紧闭，面容端肃。光绪盯着师傅这副神态，突然之间，似乎发觉师傅已经衰老了。师傅今年才六十三岁，头发胡须便全部白完了，胖胖的面孔上长满大块大块的老年斑，身体臃肿，步履龙钟，一切神态都仿佛古稀之年的老人。光绪知他无子，心里想：莫非是为此事而忧愁成这个样子？一丝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本想和他聊聊家常，劝慰劝慰，但光绪平日知道师傅端庄严肃，轻易不言琐事，更何况今日请他过来是商讨参折的大事，更不宜以别事分心，只得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打消这个念头。

思索好长一会子，翁同龢终于开口：“老臣为皇上有徐致祥这样的骨鲠之臣而贺喜。”

犹如先前听师傅授读一样，光绪瞪着两只虽神采不足却也清纯可爱的眼睛，凝视着师傅，听着他那夹杂点江南口音的北京话。师傅说话总是不疾不徐，和蔼清晰，光绪很喜欢听。

“张之洞历任史官学政，外放巡抚，擢升总督，朝廷对他的恩眷之隆，依畀之盛，可谓少有人能及。外放这些年来，张之洞虽实心做过不少好事，却也办了不少有损朝廷威仪的荒唐事。”

翁同龢打开茶盖，一股清香沁出水面，他浅浅地呷了一口，继续说下去：“老臣常听人说起张之洞的闲话，如在山西时率性提拔官员，擅自派兵丁下乡以拔罌粟为名骚扰百姓。尤其在粤督任上擅开闹姓赌，以官府名义将朝廷抡才大典与市井无赖的赌博连在一起。辱没朝廷，斯文扫地，再无过于此事。一个总督居然可以为了几个钱，做出这等事来，实不可思议。那时我就想上折弹劾，只是因为越南战事未了，为大局着想，只得隐忍下来。”

所谓“为大局着想”是翁同龢临时想起的托词。其实，翁同龢之所以没有上折参劾，是因为顾及着慈禧太后。他知道这些年张之洞的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慈禧恩宠器重的缘故。从晋抚擢升粤督，完全是慈禧对张之洞的格外重用。慈禧正要用他捍卫国门，你却去参劾他，老太太能高兴吗？一旦犯了老太太的虎威，你能有舒心日子过吗？何况那时他刚从军机处被撵出来，正冷着哩！其次他也顾及着醇王，他

知道醇王一直是支持张之洞的。第三他也顾及着张之万。张之万四朝老臣，眼下正受着宠信，协办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又新进了军机处，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得罪了这个老头子，也不是件好事。就这样，书生出身的翁同龢虽对张之洞褻渎斯文甚为仇恨，却隐忍不敢发。

现在太后归政住颐和园，醇王也已去世两年多，张之万老迈多病很少过问军机处的事，更重要的是自己一手授读的皇上已亲政几年了，一句话，今非昔比了。翁同龢认为，应该通过皇上的名义更多地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从早年起就树立的一匡天下的宏伟抱负。

“近年来张之洞仗着战功，骄慢倨傲之心日益严重。他在广东的那些所作所为和到湖北这两年来大肆兴作，好大喜功，老臣多次听到来自两广两湖人士的议论，老臣心里也有看法。徐致祥不畏权势，不惑于假象，敢于上这等参折，确为难能可贵。老臣以为，徐致祥此举应予支持，此折不能留中而让它悄没声息地淹了。”

光绪点点头，明白了师傅的意思，这与他的想法也大体相符。但他还是有所顾虑：“师傅，张之洞为国家立过大功，又是太后信任的重臣，折子若不留中，又该如何处置为宜呢？”

这两三年间，凡遇军事外交及大臣升黜调迁这些大事，光绪都要事先跟师傅在毓庆宫密商，这既是他对师傅的极端信任和尊重，也是借此进一步学习为政之道。在这一方面，光绪远胜他的堂兄同治。同治皇帝载淳酷肖其母，在上书房读书期间便不安于书卷，时常偷偷外出冶游，亲政后更是摆出一副天子架势，不但李鸿藻、翁同龢这些师傅的话不再对他起作用，甚至连自己生母慈禧的话他也阳奉阴违。亲政不久，轰动全国的就地决安得海的圣旨就是由他亲手颁发的。载淳十九岁上死去，帝王事业还刚刚起步。倘若天假他几十年，或许可以成就一番可圈可点的帝业，也或许会是个刚愎自用、将天下苍生当做手中玩物的暴君。与禀赋刚烈的同治相比，性格懦弱的光绪这种谦逊稳重的态度很令翁同龢满意。他常常会将自己的两个皇帝学生做些比较，尽管光绪有不及同治之处，但整体来说要好得多，翁同龢对光绪寄予着极大的希望。因此，每探讨一件事时，他都会有意识地为之

作详尽的剖析，以便使年轻的皇帝，通过对一桩桩具体事情的分析，逐渐掌握处理军国大事的技巧，提高办事的能力，早日成熟起来，做一个有大作为的英明天子。

眼下，这道参劾又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翁同龢清了清有点老化的喉嗓，耐心地对光绪说：“皇上处事的稳重态度，老臣心里很是欣慰。皇上居九五之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所以深沉稳重，自古以来便是人君的第一等好品质。皇上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老臣欢喜无极。”

这一番话，是两朝帝师翁同龢在上书房几十个春秋里常常说的话。这就是循循善诱，启沃帝心。

“皇上深沉稳重，固然是第一等品质，但不等于该办的事不办。皇上仁厚慈爱，这是大清之福，也是天下臣民之福，此乃为人君之基础。然为人君者更需有高于臣民的仁慈，方能成就大业。高于百姓之仁慈，谓之大仁大慈，它不以一人一事为考虑，而是怀抱社稷，着眼长久。古人云‘计利当计天下利，成名宜成万世名’者，此之谓也。”

翁同龢深知自己的学生禀赋懦弱，又备受压抑，遂先从这里入手，因人施教。

“世事纷乱，人心难测，自古人君，当威临天下，以严厉治国。张之洞受两朝特达之恩，蒙太后破格简拔，更应勤于王事，为督抚表率。但他不知检束，日趋骄慢，荒怠政事，宠信小人，皇上对张之洞非加以抑制不可。”

翁同龢端起光绪赏赐的极品龙井，抿了一口，顿觉神志清朗，于是侃侃说下去：“此时借徐致祥的参折，抑一抑张之洞，老臣以为有三点好处。一可以张皇上君威。皇上亲政以来，还没有处分过二品以上的大员，一些宵小之徒便误以为皇上一味宽容。此次严惩张之洞，可以昭示天下臣工：祖宗之法不可轻慢，朝廷之政不可荒怠，皇上天威不可冒犯。让大小臣工知道，皇上将秉列祖列宗之志，励精图治，中兴大清。”

这番话光绪听了很是舒心。自小起，师傅便叫他以列祖列宗为榜样，洗刷几十年来的朝纲疲沓之风气，但他不知从何处着手，现在得到了其中的一条：严惩大员以示威力。

本来，翁同龢可以顺着这个意思说下去，说出下面的话来：亲政之前，朝廷大权在太后手里，内外臣工并未将皇上看得很重，现在正宜趁机昭示天下，大权已从太后转到皇上手里来了，过去受太后恩宠者应赶快改换过来，投到皇上的门下，才有将来的锦绣前途。但这些话他不能说。恪守以孝治天下的儒家信徒翁同龢，深知不宜这样开导皇上，以令皇上生出不孝之心，做出不孝之事，何况太后对他本人及他翁氏家族一向也是恩德深重的。二来他也不敢这样说，太后最忌讳有人在她和皇上之间说什么。当年同治是她的亲生儿子，她尚且时时提防，有好几个臣子就以“离间骨肉”的罪名遭到重惩。何况光绪并不是她的亲生，她岂不防范更严？出入宫中几十年的翁同龢，十分清楚宫闱内部的争权夺势，远比外间来得神秘而残酷。说不定这毓庆宫里就置有太后的耳目，万一有什么风声传到她耳中，那还得了！翁同龢说到这里，立即转弯：

“这第二，可以挽救张之洞。张之洞有学问才干，也会做事，朝廷不愿意看到他自己毁了自己。皇上趁早敲敲他发热的脑袋，让他改邪归正，今后还可以为朝廷办事。第三，皇上此举，也是对徐致祥的鼓舞。扶持正气，遏制邪道，历来为人君者的本职。奖励什么，惩处什么，这是引导社会风尚的最好方法。参劾张之洞这样的人，皇上都支持，还有谁不能参劾？史官言官们必定会额手称颂，高歌皇上圣明，今后他们上疏纠谬就更有兴致了。”

“翁师傅，是不是叫御史台派几个御史微服到两广和武昌去私访，查实徐致祥折子里说的事？或是朕派两个钦差到南边去，以示朝廷对此事的重视？抑或干脆让内阁拟一道旨，叫张之洞来京陛见，要他向朕当面说清这些事？”

“皇上天纵睿智，一时间便有了三种处理方法，而且都在可行之列，老臣心里真是高兴呀！”

翁同龢这句话不全是客套，他是从心里希望光绪有能力，有才干，因为这中间有他的不可抹杀的一份功劳在内。“只是，还可以有别的更为安帖的办法，容老臣细细地想一想。”翁同龢凝神望着那只精致的景德镇官窑中的神品茶碗，思索片刻说，“御史微服私访好是好，但时下御史台没有几个脚踏实地的人，大多为轻率躁动、沽名钓誉之辈，老臣一时真的还想不出可以派出京师办这等大事的人。钦差当然也可派，但影响太大，除非大的命案、盗案或谋逆之案，一般通常不派，为的是免去众口嚣腾、人言啧啧，不成事反而坏了事。让张之洞进京陛见也可，但湖广重镇，两三个月里没有总督在位也不合适。谭继洵庸懦，做鄂抚都已吃力，署理湖督更是难以胜任。老臣想，此事可密谕两广总督李瀚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命李瀚章就地查清张之洞在广州的事，刘坤一派员去武昌查出张之洞在湖广的事。李瀚章和刘坤一都是文宗爷简拔的老臣，忠于朝廷，赤心任事，他们两人是张之洞的前辈，即便此事今后让张之洞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对他们怎样。”

六十三岁的状元师傅对着二十一岁的皇帝学生，在传授为政之道时，使用了他惯常的表里不一的方式——在堂堂正正的言辞背后隐藏着他的真实意图：借钟馗打鬼。翁同龢很想就徐致祥参劾之际将张之洞整下去，但又不能留下痕迹，此事需借别人的手来打倒张之洞。他知道，张之洞在朝廷重臣中有好些个对头，第一个便是李鸿章，这是过去张做清流时所结下的宿怨；尽管李母八十寿辰时张有寿文，今年李本人晋七十张也有寿文，但这只是虚与委蛇，不是真心。李瀚章作为李鸿章的亲哥哥，一向对自己的二弟马首是瞻，二弟的对头也是他的对头，用他来对付张，岂不是绝好的借刀杀人？光绪七年，张之洞上疏参劾过刘坤一，彼此之间一定结下了怨仇。现在用刘坤一来查张之洞在湖北的表现，岂不是又借了一把杀张的刀子？

翁同龢深以自己老辣的为政手腕而得意，但他既不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挑明，也对自己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作法没有丝毫的内疚，他认为这样做都是对的，都无可指摘。

对于皇上，必须用圣贤之道、周孔之礼，用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

论说，引导他走尧舜文武的正路，至于那些只可做不可说、只可权不可经的策术手腕，即属于权谋的那一套，他这个做师傅的绝对不能说，只能让他从历代史册中去揣摩，从实际政务中去领悟，能达到哪种地步，这就全靠他的天分和悟性了。

光绪接受师傅的建议，模仿咸丰、慈禧处理奏折的办法，用指甲在折尾处着力掐了两下，绵软的折子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痕迹：这是重要的，即刻要办的折子，过会儿内奏事处的太监来收拾文书时，会对此类奏折特别请示如何办理。

“翁师傅，今天请您过来，就为这事，现在您可以再去忙别的事了。”

说罢，像往常一样地站起身来，亲自送师傅出书房门。翁同龢对皇上这种不忘师恩、优礼有加的表现，发自内心地感激。他赶忙起身告辞。见皇上面容憔悴，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

“皇上，您一天到晚太累了，要多休息保重。这不只是为了您一人，而是为了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为天下亿万臣民。”

翁同龢情动于中，不由得语声哽咽起来。

光绪颇为感动，拉着师傅的手说：“朕会知道爱惜身体的，师傅放心，倒是师傅年岁大了，要多多保重。”

正是初秋天气，光绪已穿上薄薄的丝棉夹袄，手却还是冷的。

“皇上，夜晚读书不要太晚，要早点安歇。对皇后、嫔妃要多施恩泽，皇上不仅得为太祖太宗延续子孙，还得为穆宗皇帝接继香火，担子重着哩！”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慈禧在立载湉为皇帝的懿旨中就讲明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大统，并为穆宗毅皇帝继嗣。光绪未来的皇子将兼祧同治和光绪，故而多多益善。可是光绪大婚三年多了，身边有一后二妃四嫔七个女人，却未见一个女人怀有身孕，包括慈禧在内所有

王公亲贵，都在关注着这桩大事。二十一岁，不算太年轻，当年顺治、康熙都是十四五岁时便诞育皇子了。大婚三年，不算太短，后妃七人，不算太少，至今没有阿哥、公主，看来是皇上本人身体欠佳。从小看着皇上长大对皇上怀有一种父子之情的翁同龢，更比旁人多一层焦虑。他从自己青壮年时期常服用的十几味药中，请高明郎中精选五味酿成一味药丸，名曰蛤鹿冷香丸，将蛤蚧、牡蛎、蝾螈、海马、鹿鞭碾成粉末，以杏花村百年陈酿调和。此药曾送给十个婚后多年不育的男子吃过，其中有七人的太太已怀孕，证明这种药有奇效。翁同龢以极为严肃的神态，极为真挚的语调将此事告诉光绪，最后以不容分辩的口气说：“老臣明天就亲自带二十颗蛤鹿冷香丸来，皇上早晚各服两颗，一个月后可见效果。坚持服三个月，后妃们必定会早怀龙子。”

望着翁同龢双眼中流露出的慈父般关爱，光绪浑身上下荡漾着热流。他点点头，以示同意。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张之洞遗事》一节里谈到徐致祥与张之洞之间的遗事——

张之洞为咸丰二年壬子科顺天乡试解元，时年十六，房师为湖北江夏洪调纬。（张因此遇洪氏后人最善，等于武昌范氏。）同治二年癸亥科，始点探花。徐致祥为咸丰九年己未科顺天乡试举人（与其叔徐郃同榜），咸丰十年庚申科联捷中会元（是科及前科，之洞均未赴试，回避考官堂兄张之万也）。次科壬戌，之洞与徐郃相值于会试场曰：“今侄已高中会元，而我辈犹携考篮。”意指李和（徐致祥号），作不平语。是科徐郃大魁天下，之洞仍报罢，次科始中进士，点探花。

张之洞中探花，徐季和在翰林院，应为前辈。季和因抄袭文章之故，刻意避免之洞，出入易道，宴饮不同席。一日，有恶作剧者，知单列名，分为二单，请之洞单上不列季和名，请季和单上亦不列之洞名，两人相值于座中。季和大窘，之洞谈笑自若也。入席，季和请之洞首座，之洞亦请季和首座。同席者曰：“以翰林辈行论，季和应坐首席。”季和曰：“予之先香涛，以科名也；论学问、文章，则予当北面事之矣。”之洞乃坐首席。此后宴会，季和有戒心，必侦察客无之洞，乃往。此亡友王青垞在京，得之于当日同席老辈者。

文中所说的“抄袭”，指的是徐致祥会试中抄袭张之洞乡试文章一事，见该书《剿袭老文章酿成大参案》一节——

张之洞父为贵州知府，终身操黔音。十六岁由黔入京，考此闱乡试，题目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发该科解元。会试未中。徐致祥字季和，应会试，题目为“大学之道”，全篇抄套张之洞解元“中庸”文殆三分之二，亦中会元。科场条例，凡中元诗文，首场三艺及试帖诗，衡鉴堂闱墨必全行颁刻，供士子揣摩。两文俱在，徐季和抄套张之洞次艺八股，传遍京

省。

关于参劾案，该书该节里还有一段——

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周锡恩在京少往还，独与徐致祥过从甚密，于是有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之封事。折中最严重之点，如“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又如“宠任宵小赵凤昌，秘参政事，致使道路风传不堪之言”。折文甚美。奏入，廷旨交李瀚章查明奏覆。闻李瀚章奏呈大意，谓“张之洞夙夜在公，不遑启处。在张之洞勇于任事，致使泄沓不图振作之属吏，故造流言。至若赵凤昌，小有才能，不无在外招权之事。赵凤昌应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云云。折中立言，对之洞甚得体，一场大风波，归罪于赵凤昌一人矣。

四 看到袁昶的密信后，张之洞头晕目眩虚汗直冒

半个月后，设在江宁的两江总督衙门收到内阁寄来的密谕：“着即派人去武昌密查上奏。”另附徐致祥的参折抄件。两江总督刘坤一阅后，对这件棘手之事颇觉为难。

六十二岁的刘坤一，也算得一代人才。咸丰五年，正当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借攻克武汉三镇之军威挥师东下的时候，二十五岁的新宁廪生刘坤一率领百十个团练投奔刘长佑。贡生出身的刘长佑早两年已招募了一支人马，跟着江忠源闹得挺热火。他比刘坤一年长十二岁，却是刘坤一的族侄，见到这位年轻的族叔英气勃勃，满心欢喜。刘坤一不以叔辈自居，却以后进之礼师事刘长佑。刘坤一悟性极高，几仗打下来，便把两军对垒这些事都弄熟了。那时，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目光盯着长江下游太平天国都城，对湖南广西一带无暇顾及，刘氏叔侄抓住这个空当，在湘桂之间连打几个大胜仗，很快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咸丰十年，湘军创始人曾国藩还在以一个兵部侍郎的空衔客悬虚寄的时候，刘长佑便做了广西巡抚，两年后三十二岁的刘坤一也做了广西藩司，再过三年代替族侄做了广西巡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封疆大吏。而这时，刘长佑早已做了三年的总督。

刘氏叔侄不声不响地经营后方，没有几年便相继登上督抚高位，人们不得不佩服这两个新宁秀才在打仗、做官这两码事上都要高出时人一筹！

光绪元年刘坤一做了两广总督，光绪五年调任两江。刘坤一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因为连年征战，身上留下多处刀枪创伤和疾病，治事稍多，便感倦怠，于是不管是做巡抚，还是做总督，他都只管大事不问小事。小事让别人去做，他自己腾出大量的时间用来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事他样样喜欢，甚至对鸦片烟，他也极有兴趣。但是他的头脑清醒，军国大事一点都不含糊，袍泽们说他是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他亦欣然受之。

就因此，光绪七年，张之洞参了他一本，说他“暮气深重，政务倦怠”，两江重地，不可贻误，请派兵部侍郎彭玉麟为江督，以便刘坤一安心养病。朝廷居然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将刘坤一内召，就此免去了他的两江总督之职，由彭玉麟署理。刘坤一以后便一直以筹防军务为名空悬着。就这样一过十年，待曾国荃在光绪十六年秋天去世时，他才再次出任江督。重回江宁的刘坤一吸取先前的教训，各方面都检束多了。鸦片烟也戒了，明显荒唐的事也不做了，一个中兴功臣能这样也就不错了，他因而获得舆论称赞。

刘坤一当然恼恨张之洞。不是张之洞的参劾，他如何会丢失十年江督？不过，靠军功起家的刘坤一，在心灵上与张之洞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面对洋人的欺负，都持不妥协不示弱的态度。尤其令刘坤一感慨的是，张之洞居然在粤督任上，部署中国军队在越南大败法人，为中国军人长了脸面，为大清帝国赢来声威，对于这点，深明大义的刘坤一钦佩不已。这种惺惺相惜之情，大为冲淡了他对张之洞的恼恨。

张之洞好说大话。《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好为壮语》一节里对此有记载——

徐致祥癸巳疏劾之洞，谓：“昨岁该督祝大学士李鸿章寿文，极意谀颂。未有自述语云：‘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两湖幅员之广，毕力经营，犹恐不足。而顾嫌其地小，夷然不屑为耶。何其狂诞谬妄若是之甚也。”之洞口气，诚为不小。又陈恒庆《归里清谭》记“张文襄”有云：“及开府山右，尝函告友人曰：‘地小不足回旋。及督湖广，督两江，槃槃大才，方能开展。’”证以祝鸿章寿文，是晋抚固不足回旋，鄂督仍不足回旋也。其由两广移湖广后，意盖在“三省钧衡”之一席。江督辖四布政司，兼南洋大臣，地望雄剧，过于鄂督耳。乃两次权理，迄未真除。唯卒后江督张人骏据苏绅黄思永等之请，奏恳于江宁为建专祠。报可。则以在署任非无作为，且庚子保障东南，关系甚大也。相传张之万尝佩时计二，或讶其多，之万笑曰：“吾仅二表，视吾弟八表犹少矣。”盖之洞到粤督任谢恩折有云：“身系

一隅，敢忘八表经营。”故之万引作谐谈。之洞之好为壮语，亦其惯习，俞廉三挽联云：“三晋领封圻，策励群材。守令中秉节者五人，开藩者四人，当日得人称盛事；片言窥抱负，经营八表。法越后甲午为一变，庚子为再变，老成应变建丰功。”即用之洞此语。之洞抚晋，勤民事，奖廉吏，政绩甚著。廉三为所荐起，“秉节者五人”之一也(廉三官湘抚，罕所建树，而闻其尚能不取非义)。

握着内阁寄来的上谕，刘坤一陷于两难。细细地揣摩旨意，似为倾向徐致祥一边，若不照办则违旨；若遵旨派人去武昌认真密查，则张之洞的湖督难保。身任督抚十多年的刘坤一知道，真要细查，哪一个督抚都经受不起，随随便便即可找出几个足够弹劾的失误来。真的把张之洞劾掉了，对朝廷也并非是好事。

他将平日信得过的江宁藩司瑞章找来商量。全国几大总督，除直隶、四川两总督身兼军民两政外，其他总督都重在军政，故无藩司一职，唯独两江总督下面设了一个江宁藩司，掌管江宁府的钱粮收入。这或许是因为有一个专为朝廷服务的江宁织造局在江宁府的缘故。这个皇家制衣店每年亏空极大，需要有一笔银钱来弥补。如此看来，江宁藩库应是朝廷设在地方上的一个小金库。

瑞章是个满人，由宗人府外放江宁。他一向注重朝廷内部满蒙亲贵的动向，虽在江宁，却与京师联系不断。瑞章同刘坤一一样，也认为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思索良久，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岷帅。”刘坤一字岷庄，故而大家都尊称他为岷帅，“前些日子新任安徽宁池太广道的袁昶，是由京师外放来的。他在京师做户部员外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是个通达时务的人，对朝廷近来情势一定很清楚，何不悄悄地请他到江宁来商量商量。”

“此人你先前认识吗？”刘坤一问。

“认识，我们有过多年的交往。”

“可靠吗？”

“这是一个实诚君子，十分靠得住。”

“那你就派一个人到徽州去接他来吧！”

徽宁池太广道管辖着安徽省长江以南的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四个府和广德州，俗称皖南道，是安徽一个辖地广阔地位重要的分巡道。当年慈禧的父亲惠征就死在皖南道任上。故同治、光绪两朝，皖南道为朝廷所关注。皖南道员通常是被认为将要走红发迹的官员。正因为如此，四十六岁的员外郎兼章京袁昶从北京来到徽州时，心情极好。他知道这是朝廷对他的重视，预示他今后的仕途会顺利宽广。

袁昶这几天恰好在省垣安庆办事，江宁藩司府的来人很快在怀宁客栈找到他。听说是刘岷帅有要事相商，便立即乘快船离安庆赴江宁。安庆至江宁行的是下水，第二天午后便到了下关码头。袁昶在来人的陪同下，先进藩司府会见瑞章，二人寒暄一阵后，便分别坐上大轿，一前一后地来到位于城内东南角的总督衙门。在全国所有督抚衙门中，江宁城的两江总督衙门最为壮阔。这是因为此处曾经做过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天王府。洪秀全动用数千万两圣库银子，为他这个天父次子在人世间修造了一座最为豪华宏丽的宫殿，后来虽然被曾国荃的吉字营为毁灭打劫金银的证据而焚烧，但基础和部分烧不坏的建筑还是存在。节俭总督曾国藩没有在意江宁住几天，便来了手脚阔绰的总督李鸿章。李鸿章将被火焚的房屋全部恢复，做起了舒舒服服的无其名而有其实的金陵王。以后的历任江督便沾了李鸿章的余荫。刘坤一也是个大手大脚的人，光绪十六年重主江宁后他又将江督衙门彻底翻修一遍。如今的督署，更是气魄宏伟，金碧辉煌。

袁昶是第一次来到两江总督衙门，他边走边看边想：除开紫禁城，这怕是海内最大的一座建筑群了，恭王住的和珅旧宅也不及呀！

刘坤一性情豪爽简易，虽是首次接见袁昶，也没有穿官服，而是一袭宽大的便服。他对正要行大礼的皖南道挥挥手说：“不必拘礼，请坐吧！”

待袁昶坐下后，他笑着问：“袁观察是几时到的皖南？”

“回大帅的话，职道是上个月中旬到的徽州，原拟下个月专程来

江宁拜谒大帅，不知大帅有事要召见，职道失礼了。”袁昶拘束而恭谨地回答。

“不，不。”刘坤一又挥了挥手。“我是临时请你到江宁来一下，并不是因为你的职分内的事。”

不是我的职分内的事，那是什么事？袁昶在心里紧张地思索着。对这位从战火中厮拼出来的制台，书生出身的袁昶是久仰其名，又怀着三分敬畏之心的。

“袁观察是哪里人，什么时候进的京？”

刘坤一并不急着谈正务，却跟这位矮矮胖胖的下属聊起天来。

“职道是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中进士后即分发户部做主事，职道鲁钝，直到光绪十二年才升为户部员外郎，十四年兼总署章京。”

袁昶三十岁中进士，做了十六年的京官，还只是一个四品衔中级官员，迁升的确不快，比起这位仅用十年时间便从一个廪生做到一省巡抚的上司来说，责备自己“鲁钝”并不为过。其实袁昶并不鲁钝，他只是为人做事太过于实在拘泥，不善于看风使舵罢了。这种性格不仅妨碍了他的迁升，更不幸的是八年后，在义和团大动乱中他因此忤逆慈禧而被丢了脑袋。

刘坤一笑着说：“皖南道是个要缺，你好好做几年，前途大着呢！”

袁昶忙说：“以后还要多多靠大帅的栽培。”

瑞章一旁插说：“岷帅是个活菩萨，在他手下做官，只要尽心尽力，迁升快得很。”

瑞章这话一石两鸟：既吹捧了刘坤一，又暗示袁昶，要好好为刘坤一效力。

袁昶明白瑞章的意思，赶紧接话：“职道初任地方官，没有阅

历，职道一定会遵瑞大人所说尽心尽力去做，倘若有不周到之处，还望大帅宽谅。”

“好，好！”刘坤一曼声应道，“瑞方伯说，他在京师时便与你相识，说你是个实诚君子，又对京师各方情势熟悉，所以特为请你来一趟江宁，有一件事情要听听你的意见。”

袁昶下意识地紧张了一下，刚来两江，便有什么大事要听我的意见，莫不是发生在京师里的事？

刘坤一对瑞章说：“你对袁观察说说吧！”

“是这么回事。”瑞章干咳了一声后说，“内阁给岷帅寄来大理寺卿徐致祥的一份参折，并转达上谕，要大帅派人去密查。因为你刚从京师来，又在户部和总署做过事，对京师及各省的情况都熟悉，故岷帅叫你来一起商量商量，这事要怎样办才最合适，你先看看徐致祥的参折吧！”说着，从旁边的茶几上拿起一叠折好的纸递给袁昶。袁昶接过，展开来看。

袁昶刚看了一句开头的話，便立时眼瞪大起来，心突突地狂跳了两下。原来，刘坤一和瑞章都不知道，袁昶是张之洞的门生！

同治六年，张之洞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充任浙江乡试副主考，这是他日后漫长的学官生涯的第一站。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地，历代才子不少，张之洞以能典试浙江为荣。三场紧张的考试结束后，各房考官开始忙碌的阅卷事宜。送到房官手里的试卷经历了三个过程，即先由弥封处糊名，再由誊录所用朱笔重抄一遍，最后由对读所校读。房官阅读的朱卷虽不是士子的亲笔，但与士子的墨卷完全无异，只是没有了名字。这一系列复杂过程的采取，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防止房官阅卷时徇私。

这天，张之洞去各房检查房官的阅卷，见各房官都极为认真，他很满意。来到第十三房时，房官请他坐下，拿出一份试卷对他说：这份卷子上错了一个字，但文章写得极好，卷子推荐还是不推荐？张之

洞说，我看看。他坐在房官身旁将试卷认真地看了两遍，思索良久后说，从错这个字来说，卷子不宜推荐出房，但从文章来看，此子才识俱佳，实为难得。十年寒窗，三更灯火，熬进贡院不容易，错字出于疏忽，而文章能达到这一步却难，我看还是推荐出房。有副主考做主，房官大胆将这份试卷推了上去。在最后审定时，张之洞又向正主张光禄陈述了这个看法，张光禄亦同意。就这样，这份卷子被列为前茅，到张榜填名时才知道出自桐庐袁昶之手。袁昶向房师谢恩时，房师把这个过程讲给了门生听。袁昶对张之洞感激不已，在他面前重重叩了三个响头。

当下，袁昶匆匆将徐致祥的抄件和上谕看完一遍后，第一个想法是，应尽可能地帮恩师一把！

他定了定神，对刘坤一说：“不知岷帅要向职道垂询什么？”

刘坤一说：“我和瑞方伯都住在江宁，对京师的事情较为隔膜，想问问你，徐致祥这个人，你熟悉吗？”

“职道认识。因为同是江南人，说起话来，彼此都觉得有亲切感。”

“这人怎样？是个谨慎的人，还是那种喜欢风闻奏事的人？”刘坤一盯着袁昶问。

袁昶心里想：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徐致祥的性情如何，显然关系着这份参折的分量轻重。他从容地说：“徐致祥是个老前辈，职道虽然对他谈不上很熟很了解，但在京师时，也常听到人说起他。都说他是属于那种易于冲动的人，俗话说见风就是雨，这位老先生颇有点这样的性格。故而他的折子虽多，先前太后听政时，并不把他的折子看得很重。”

刘坤一没有在意，瑞章却听出“先前太后听政时”这句话的话外之音了。他揣摩：看来这事是皇上的决定，太后并不知道。

“另外还有一点。岷帅和瑞方伯都知道，徐致祥是坚决不同意修

铁路的，在这件事上他竭力反对张之洞。他的反对修铁路的折子，不知岷帅和瑞方伯读过没有。他说修铁路一坏风水，二惊吓祖宗，明白人读后都窃笑不止。正因为明摆着的太荒谬，故朝廷降了他三级。”

这几句话对刘坤一很起作用。戎马十余年的刘坤一，在战争中亲身领略洋人枪炮的威力，他是力主向洋人学习制造术的人。刘坤一心想：看来这个徐致祥是个不明事理又办事轻率的人。这道参折在他的眼里已大为跌价了。

瑞章问：“袁观察，你离京那会子，太后是住在园子里，还是住在宫里？”

袁昶答：“太后每年三月中旬到九月中旬住园子，其余时间住宫里。我是六月下旬离开京师的，那时太后还住在园子里。现在是八月，要到下个月才回宫。”

瑞章又问：“听说皇上每个月都到园子去一次，向太后请安。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袁昶说，“除请安外，皇上也将这个月来的国家大事向太后禀报，太后也会很有兴致听。据说间或也会说点自己的看法，皇上都会照办。皇上天性纯孝，亲政以来，没有听说在处理军国大事上与太后有不协之处。”

刘坤一说：“皇上为天下臣民做了一个好榜样。”略停一会，又问：“湖北藩司王之春这个人，袁观察知道吗？”

袁昶答：“此人我没见过。在总署办事时，倒是常听同僚们说起过他。大多数人说他热心洋务，器局开朗，有办事才干。也有人说他精明苛刻了点，易于得罪人。”

“赵茂昌呢？”瑞章问。

“不知道。”袁昶摇摇头，“一个总文案官职太低，京师官场怎么会说起他？”

袁昶说的是实话。

要问的大致都问了。刘坤一起身说：“袁观察，谢谢你了，老夫还有点事要办，先走了。你和瑞方伯在这儿聊聊天，晚上，老夫陪你在署里吃顿便饭。”

袁昶忙起身打躬说：“谢岷帅。”

“袁观察，我们今天谈的是一桩秘事，你回安徽后，不要对别人说起。”待刘坤一出门后，瑞章特别向袁昶叮嘱一句。

“职道明白。”

吃完饭回到瑞章为他安排的客栈后，袁昶心里一直不能安宁。他没有想到，张之洞这样热心办实事的人，居然会有人攻讦，而且上谕的意思竟

然偏向攻讦者，他为当年的副主考感到委屈。他觉得应当把此事告诉张之洞，使他有所准备，又想起瑞章的郑重嘱咐，左右为难。在床上辗转大半夜后，感恩报恩之情终于占了上风。他点燃蜡烛，给张之洞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转述上谕及徐折的要点，请恩师早划对策。

第二天，他离开江宁回安徽。到了安庆后，吩咐在怀宁客栈等候他的仆人赶忙去武昌，把这封装在盖有皖南道官印信封里的密信，亲自送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手里。

四天后，这封密信到了张之洞的手中。安徽皖南道怎么会有这种信给他，他深为奇怪，拆开信读完后，才知是二十多年前的门生袁昶写的。同治六年到光绪二年整整九年时间里，袁昶困于会试，自觉乏善可陈，所以也没有写信给张之洞，师生之间断了联系。光绪二年，袁昶中进士分发户部，恰好张之洞结束四川学政回到北京，二人又恢复了联系。户部事多，袁昶又是务实的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故在京师期间二人过从并不甚密。光绪七年张之洞外放山西后，几乎又中断了联系。不料袁昶近日已外放皖南道！读完信后张之洞的第一个感觉是：袁昶是个讲义道的学生，二十多年前的那段惠而不费的恩情居

然死死地记在心里。私泄这等机密之事，万一被朝廷知道了，轻则断送前程，重则下诏狱。在只讲利害不讲情义的今天，能有这种古道热肠，真是罕见。典试浙江能得这样的门生，也算是平生一幸事了。张之洞提笔给门生写了一封短短的谢函封好，将袁的仆人唤进来，将信连同桑治平刚从鄂西带回的一包黑木耳一起交给他，叫他带给主人。然后又拿出四两银子出来打发。袁家的仆人千恩万谢地告辞走了。

张之洞坐在牛皮太师椅上久久地凝视着袁昶的这封密信，胸中的怒火在一阵阵灼热地燃烧。它炙烤着他的心，令他愤怒，令他委屈，也令他痛苦！

他没有想到，这份参折竟然出自徐致祥的手！他们在翰苑共事多年，经常在一起谈国家大事，谈经史诗文。这个江南老才子尽管比张之洞大几岁，却对张之洞格外殷情称赞，时常出格恭维他可比古之张良、谢安，有治国安邦大才，可惜屈于翰林院。不料就是这个人，今天居然说他只可衡文，不可从政！

身为大理寺卿，怎么可以不要任何实据，只凭几句传闻之辞，便给别人定下这等严重的罪名！这不是深文周纳吗？这不是存心要把人往死里整吗？

外放这十一二年来，自己为山西、两广和湖广做了许多好事，在越南战争上为国家赢得声望。对于这些，徐致祥他可以闭眼不视，只字不提，却把一些谣传当做宝贝，无端罗织罪名。徐致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张之洞真恨不得将他揪到面前来当面质问，狠狠地搥他两个耳光！

世上人本是良莠不齐，徐致祥要这样无事生非，也拿他没法。令张之洞最为委屈的是，朝廷怎么竟然也会看重他这篇可耻的谤文！又是发上谕，要刘坤一密查，又是发抄件，让两江的官员们去阅看，这不明认为徐致祥的参折有合理之处吗？徐致祥荒谬不明事理，朝廷难道还不知我张之洞？皇上还不明白我对国家社稷的一片赤诚之心？这等破烂的折子，不掷回斥责、留中淹掉便够意思了，居然要刘坤一来武昌密访，皇上和朝廷对我张之洞怎么如此不相信？

这样想来想去，一阵揪心之痛令张之洞头晕目眩，手心直冒虚汗，终于瘫倒在太师椅上。一会儿，大根进来斟茶，见四叔双目紧闭，脸色苍白，吓得叫道：“四叔，四叔！”喊了几声后，张之洞睁开了眼睛。

“四叔，您不舒服？”大根捧起张之洞的左手，在他虎口处略微用劲压了一下。“好过点吗？”

张之洞轻轻地点点头，有气无力地说：“你背我回后院去躺躺！”

见大根背着丈夫来到后院，佩玉大吃一惊，忙放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走过来，连声问：“怎么啦，怎么啦？”

大根答：“四叔有点不舒服。”

佩玉摸了摸张之洞的额头：“哪里不舒服？”

“胸口闷。”张之洞轻声答，脸色已比刚才好些了。佩玉铺好被子，又和大根一道将张之洞的外衣裤脱去，让他好好地躺着。“要不要请医生来瞧瞧？”佩玉问。

“不用。”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又对大根说：“你不要对别人说我病了，免得大家都来探视，耽误了办公。有事找我的，叫他明天再来。你出去吧，我一个人安静躺躺。”

大根出去了。佩玉则守候在床边，看着张之洞微微地闭上了眼睛，她心里想：早上吃饭时还好好的，到押签房办公还不到一个时辰，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厉害？她深情地盯着睡中的丈夫，猛然觉得来武昌这两三年，他比过去更显苍老了。还只有五十五六岁的人，须发差不多全白了，面孔瘦削，衬托出那颗比常人略大的鼻子更显硕大。她知道，这都是因为办铁厂的缘故。丈夫为铁厂耗费的心血太多了。来到武昌之后，洋务成了他的最大的事情。佩玉记得有天晚上，丈夫因户部同意拨下二百万两银子而特别兴奋。他对她谈起自己的洋务理想：先办铁厂，把铁厂办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厂子，让洋人看了惊叹。然后再办枪炮厂，办纺纱厂，办织布局，还要办发电厂，让老百

姓的家里都点上像总署衙门一样的电灯！提起电灯，佩玉就会想起儿子满月的那一夜，两广总督衙门里突然亮起了百十个电灯泡，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人间似的，房间里每个角落都亮堂堂的，一根针掉到地上都找得到。要是让每户老百姓家里也有一颗这样的夜明珠，该多好呵！她握着丈夫的手说：“您做的是大好事。真的到了那一天，百姓要怎样感激您哩！”佩玉看到，一向很少笑的丈夫脸上绽开了孩子似的灿烂笑容。

一眨眼工夫，佩玉过门来便是八个春秋了，准儿已经十六岁，大姑娘了。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准儿的琴早已弹得很出色了。她常常夸准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她强得多。准儿却说，只有形似而神不似，韵味还没有把握住，再说，凤凰还没下来听我的琴哩，还差得远。准儿一直把凤凰听琴当做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使张之洞和佩玉听了又好笑又欣慰。张之洞对女儿说，要想凤凰从天上下来听你的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凤凰极少，弹琴的人极多，它只能去听弹得最好的人的琴，继续努力下去，活到老，弹到老，到了成老太婆时，凤凰就会飞来听你的琴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佩玉自生了仁侃后，又生了个儿子仁实。张之洞忙，家里的事全然没有精力顾及，佩玉除开料理丈夫的饮食起居外，还要关注着读书的二公子仁挺和待字闺中的准儿，以及自己生的两个稚子，一天到晚也够累了。

前些日子，张之洞对佩玉说，桑治平的夫人柴氏这两年卧病在床，担心自己哪天会先走一步，牵挂着女儿的婚事。佩玉说，桑家的燕儿是个好孩子，也有十七八岁了，有好婆家的话是该找一个的。张之洞说，我心里倒有一个，你看合适不合适？佩玉问是谁。张之洞说，你看仁挺怎么样？佩玉抚掌笑道，平日里没想到，你这一说，倒真是挺合适的一对。由学生转为女婿，桑先生第一个高兴。张之洞也笑道，这是你说的，还不知燕儿母女怎么想的。佩玉说，我打保票，燕儿母女一定喜欢。张之洞说，准儿也有十六七岁了，也到该出阁的年龄了，你为她想过这事吗？佩玉说，我在心里早看好了一个人。张之洞问，谁呀？佩玉说，洋务科的陈念初。我看是个可成大器的男子汉，你看怎么样？张之洞喜道，你的眼光真不错，论人品才干，念初自是幕友中最出色的人才，只是年龄要比准儿大十来岁。佩玉说，只

要准儿自己愿意，大一点没有关系。佩玉准备找一个机会，好好跟准儿谈谈，不想丈夫突然病了，看来这事得往后推推。

下午，佩玉还是将常来督署看病的汉口名医孙大夫请过江，给张之洞瞧瞧。孙大夫过细诊了半天脉，没发现什么大毛病，便开了三剂舒心顺气的药，先吃吃看。连服两剂药，又沉睡三四个时辰的好觉，第二天早晨，张之洞感觉好多了。他要大根请桑治平、杨锐、梁鼎芬三个人到督署后院来。

五 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立刻软了下来

桑治平很快就到了。他走进后院的客厅，一眼看到张之洞满脸病容，惊道：“怎么啦，病了？”

张之洞苦笑道：“我昨天在床上躺了一天，胸口被棉絮堵了似的，手脚无力，昨晚服两剂孙大夫开的药，今天好多了。”

桑治平问：“好好的，怎么病了，什么病？”

张之洞小声说：“其实我没有生病，是让人给气病的。”

桑治平觉得奇怪：“谁还有这个本事，气得总督大人生病？”

“你先看看这封信。”张之洞将袁昶的信递给桑治平，说，“过会儿节庵和叔峤两人来，你就别说我昨天气病的事。他们两人是学生辈，不要让他们笑我太没胆量。”

桑治平接过袁昶的信，笑道：“人无气不立。该气愤的事还是要气，气得病倒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没有胆量。”

张之洞说：“年轻人面前还是不要说，给我点面子。”

桑治平不做声了，全神贯注地看起皖南道的密信来。难怪令素日气壮如牛的制台病倒，这是一份多么令人憎恶的参折啊！朝廷中怎么

竟有这等容不得别人能干的小人？皇上的这道上谕也荒唐得可以。

桑治平如此在脑子里嘀嘀咕咕的时候，梁鼎芬和杨锐一前一后走进了客厅。待他们坐下后，张之洞说：“大理寺卿徐致祥告了我一状，皇上要两江的刘坤一来密查我。”

梁、杨二人听了这几句话，都惊愕不已。

“你们看完桑先生手里的信，自然就清楚了，请你们过来，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桑治平把信递过来，梁鼎芬接过，杨锐凑过脸去，迫不及待地 and 两湖书院的山长一道看起来。

“岂有此理！”三十五岁的杨锐依然年轻气盛，信还未全部读完便禁不住叫了起来。

三十一岁的梁鼎芬比杨锐性格沉稳些，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近视眼镜，说：“袁昶这个人，我在京师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户部做员外郎，却不知道原来是香帅的门生，是及门的还是私淑？”

张之洞淡淡地答：“他是我同治六年典试浙江时中的举。”

“哦。”三个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声。

桑治平说：“此人难得！”

杨锐仍是气愤地说：“江宁派人来密查，就让他来好了，我们人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

梁鼎芬思索好一会儿说：“香帅一心为国，尽人皆知，徐致祥上这样的参折简直是丧心病狂。王藩台也是一个少有的大才，骂他聚敛，也没有道理。不过，我在广雅时，也曾听人说过，王藩台精明过份了点，难免招人怨谤。赵总文案也有人说闲话，说他与包闹赌的彭老板金钱上有点牵扯。所以，依晚生之见，不能轻视徐致祥这份折子。”

张之洞不喜欢梁鼎芬说的话，沉下脸说：“不要听信谣传，王之春、赵茂昌我了解，没有什么事。”

梁鼎芬一怔，本想再说下去，赶紧打住了。

张之洞转脸问一直没有开口的桑治平：“你说说，这事该如何对付？”

桑治平思忖片刻后说：“我倒是赞同节庵的说法，不要太轻看了徐致祥的这道参折。徐致祥诚然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但他住京师，说的却是广东和湖北的事，我想一定是有人在中间调唆，怂恿徐致祥出面。这是一。其次，徐致祥的这份参折能得到皇上如此重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支持他的人非同小可。”

张之洞眼睛盯着桑治平，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吱声。杨锐、梁鼎芬也都全神贯注地听桑治平的分析。

“这调唆的人和支持的人，我们今后慢慢地去查访，眼下最主要的事是寻求对策。我倒以为，刘坤一那边会好说话。他既然找袁昶商议，而袁昶又冒险给我们通风报信，估计袁昶在刘坤一面前会尽力将此事冲淡。刘岷帅为人不拘细节，不是那种阴险害人的人，料定他不会太过不去。倒是有另一个人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另一个人？”张之洞轻轻地重复这句话。脑子里在迅速地寻找这个人。杨锐也在努力地思索着。梁鼎芬脑子里突然浮出一个人来，莫非是指他？但事关重大，刚才又受了训斥，他不敢贸然讲出口。

“徐致祥的折子说的大多是广东的事情，上谕既然叫刘坤一来武昌密访，依我看，必定会叫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广州就地查访。李瀚章这个人倒是要认真对待的。”

梁鼎芬心中一喜：果然让我猜中了！

张之洞点点头说：“仲子兄分析得很有道理，徐致祥的抄件也同样会往广州寄一份。李瀚章虽与我无直接嫌隙，但李鸿章与我多年政

见不合，做哥哥的定然向着弟弟，倘若无端生出些是非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桑治平忙接下这个话头：“正是这个话。苏东坡的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是一座庐山，从左边看或是从右边看，从上面看或是从下面看，就不相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这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出不同的结果来。比如说广东开禁闹赌那件事，理解的会说是为筹军饷而迫不得已，不理解的会说是拿国家抡才大典来赌博不体面，倘若遇到要存心为难你的，他便会说，这是亵渎圣贤，有辱斯文。所以，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叙述者本人的心思如何关系大着哩！”

张之洞体会出桑治平话中的含义。看来广东那边是一定收到类似江宁的寄谕。粤省更不容忽视，如何对付清流党的箭靶子的老兄呢？见桑治平看着自己，嘴角边动了两下却没有发出声来。他明白，这位当年古北口的隐士可能有什么秘密话要说，碍于杨锐、梁鼎芬二人在场，不便开口。正在这时，赵茂昌推门进来，对张之洞说：“大人，铁政局会办徐建寅先生来信说，马鞍山煤矿有不少老百姓挖小煤窑，对煤矿干扰很大。他请大人将此事与谭抚台商议，叫巡抚衙门向江夏县打招呼，要江夏县颁发一道禁令，禁止附近百姓擅自挖煤。”

张之洞借这个机会对杨锐说：“叔峤，你回文案室去，先给徐会办代我回一封函，说这事马上就与谭抚台商议，一定要制止乱挖小煤窑。”

杨锐答应着即刻起身。张之洞又对梁鼎芬说：“节庵也就先回书院去吧，你好好想想，明后天再到我这里来谈一谈。”

待众人都离开后院小客厅后，张之洞问桑治平：“他们都走了，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桑治平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要背着他们说？”

张之洞笑道：“我察言观色，知道你有只能对我一人说的好主

意。”

“刚才节庵说的，有关王之春和赵茂昌的闲话，不瞒你说，在广东时，我也听说过。当然，王之春是个能干人，大的方面还是可信赖的，不过，若是广东有人跟他过不去，不检点的事两三件堆在一起，也就很碍眼了。”

“你是说，王之春和赵茂昌都经不起访查？”张之洞刚刚放松的脸又绷了起来。

“是的。”桑治平面色严峻地点点头。

“怎么办呢？若有谕旨下来，李瀚章肯定会去办的，他和刘岷帅不同。”张之洞心里忧虑起来。

“有办法。”一个想法在桑治平的脑子里形成了。“我们来它个针锋相对。”

“怎么个对法？”

“这件事交给王之春去办。”桑治平指着袁昶的密信说，“这里也提到他王爵堂，不妨让他看看。他看后保证坐不安了，心里急得很。”

“让王爵堂去上疏为自己辩护吗？”张之洞的脑子里充满了怀疑。

“不是的，本人辩有什么用！”桑治平压低了声音，“这件事，你完全不出面，由我来跟王爵堂说，叫他背地里查一下子李瀚章督鄂时的老账。同治七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武昌做了十五年的鄂督，难道他十五年间就一清如水，没有一点事？那年我在子青中堂那里，亲耳听他说过湖北的盐政弊端大，官方走私是公开的秘密。湖北官方走私食盐，若没有李瀚章的同意是绝对行不通的。我看就叫王爵堂专门细查那十五年的盐政，就会查出大的问题。那时叫他悄悄地到广东去一次，当面去见李瀚章，把这事告诉他，说是你派他来的，问他此事如何了结。”

张之洞高兴地一拍大腿，霍地站起来：“仲子兄，这是个好主意！世人说李家积累的财产，可与乾隆朝的和珅相比。李瀚章任鄂督十五年，还真不知道他刮去了多少民脂民膏。再说这事让王爵堂去办也合适。只是，要他保密，不能让谭敬甫知道了。”

“这我知道。谭敬甫那人是担当不了一点事情的。”桑治平稍停一会又说，“你想过没有，此事若是太后当政的话，会不会出现？”

张之洞思索片刻说：“至少太后不会叫人来武昌密查，会直接问我本人。”

“皇上对你并无成见，看来是有人在影响着皇上。”

“你说的是翁同龢？”

“很有可能。”桑治平凝神说，“那年开禁闹赌的事，他就从中作梗。自从他执掌户部来，处处为难，铁厂的银子他有意压下大半年才批，这些年他对你的作为干扰不少。我估计这事极有可能又是他在作怪。”

“若是翁同龢存心跟我作对，我也真拿他没办法。”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自古权臣在内，无立功于外者。这种事不幸让我碰上了。”

“也不必这样悲观。”桑治平劝慰道，“从前曾涤生在外带兵，皇上、太后身边掣肘他的人还少吗？他虽然也常有这种叹息，毕竟还是立功于外了。”

张之洞说：“曾涤生的家书家训，我读过多遍，他那种履薄临深、战战兢兢的悲苦心绪跃然纸上。只求不得罪东家好来好散，一个中兴第一名臣居然抱这种心态，令人怜悯。曾涤生晚年习黄老之术，一味委曲求全，这点我做不到。我修身不到家，性子又急躁，怕难得像他那样。”

“曾涤生那样压抑自己，我看也不可取。尽人事而听天命，不要

管那么多，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问心无愧就行了。”

张之洞说：“我正是你说的这种态度。我努力去做，他权臣要干扰就让他干扰，我也不去巴结他，祈求他。大不了做不成事，我就去读书作文吟诗词。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随心任性地在人世间走一遭，这才是大丈夫！”

“壮哉！”桑治平不由得由衷赞叹，“不过话又说回来，巴结祈求大可不必，但如果能遏制权臣，不让他得逞，那就更好了。我看此事还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由太后来制止，才确保无事。否则，尽管刘岷庄和李筱荃都不说坏话，翁同龢若存心要整的话，还是会想出别的主意来的。”

“怎么让太后知道呢？醇王爷也不在了。”说到醇王，张之洞心里好一阵难受。几多难事，都是靠的他才办成了，真正是恩重如山啊！可惜，他去世时连祭灵的机会都没有。“也不能去找子青老哥。他年迈体弱，不好让他为此事跑园子去见太后。”

“是呀，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传到太后的耳朵里，让她出面说两句话就好。”桑治平自言自语地，他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两个人都托着腮帮子想着。忽然，桑治平的脑子闪过一道光亮：“上个月，曾有一道为太后治病向各省求良医妙方的上谕，当时你跟我商量过，我劝你不要去理它。为太后献医本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治好了，赐你几百两银子，这几百两银子对你无用；治不好，或者万一出差错，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张之洞说：“是的，我和你的看法一样。你现在重提此事，是不是想利用荐医的机会给太后送口信。”

“对，我是这样想的。”桑治平望着张之洞说，“你有合适的好郎中吗？”

“好郎中是有。”张之洞想起了一个人，“不过，即使是我极力推荐的好郎中，要能得到太医院的通过面见太后也是很难的事。再说，他

就是见到了太后，又怎么能跟太后说起这事呢？退一万步，他能说，太后愿听，他拿什么做凭证呢？总不能把袁昶的信拿给太后看吧！”

是的，张之洞说得有道理，面见太后不易，见面时也只能瞧病不能言及国事。看来，这条路不通！桑治平在心里思索着，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让徐致祥的参折见邸报！桑治平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办法。太后一定会看邸报的，看了邸报就会知道这件事，但这也有不相宜处。因为一旦上邸报，也就通报全国各省了，张香涛会同意丢这个脸吗？况且引起大家议论，影响之辞就会变为真事，反为不美！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别的路子可走呢？一向主意较多的桑治平陷于思路困顿之中。张之洞也在努力搜寻着旧日京师的僚属朋友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递口信的人。一个个的人名出来，又一个个地被否定。蓦然间，桑治平想起一个人来。

“如果能让李莲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太后，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张之洞摇摇头说：“这条途径也不好。莫说我不愿意通过他传达此事，即使愿意，李莲英这个人，你又如何能去接近他？我在京师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条道上的朋友。”

张之洞的断然拒绝，使得桑治平在失望之中又不乏对张之洞的敬意：毕竟不愧是清流出身，不愿降格去阿附太监总管，比起别的督抚来，人品上还是要高一等。但这事该怎么办呢？

张之洞说：“你先去和王爵堂谈对付李筱荃的事。太后那里，眼下看来没有合适的人，只有等待机会了。”

真是天助张之洞。过两天，一个绝好的机会降临他的头上。这天上午，他接到来自西安的信：他的姐夫陕西巡抚鹿传霖定于下月初七日启程前往京师陛见皇上。

张之洞看了这封信后，欣喜异常。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姐夫，请他在陛见皇上后再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就这个机会面奏太后，这比别的任何一条路子都来得可靠而便捷。苦苦思索几天后的一个难题，终于由一个偶然的机遇给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给张之洞一个很大的启发：外放十年了，京师官场日渐隔膜。长此下去，外官是做不好的，必须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处在朝廷要害部门，才能探知朝廷中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由谁来做这个事呢？仁权久居北京，对朝廷内外情势有些了解，但他不宜做这种事。一则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易于招人注意，二来他为人拘束，这种事也办不好。正思忖间，杨锐推门进来，悄声地对张之洞说：“我这几天帮助王藩台清查李筱荃鄂署任上的盐政，查出了不少事，至少有三百万两银子去向不明，估计都流入他的腰包了。过两天再核实清楚后，我将陪王藩台去一趟广州，向李筱荃摊牌。有这一招，谅他不敢在徐致祥这件事上与我们为难。”

张之洞微笑着点了点头，猛然想，就让杨锐去充当这个角色，他一定可以胜任。

“叔峤，你不要陪王藩台去广州了，我交给一个新的任务，你去京师，并且今后就长住在那里，不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锐瞪大眼睛望着张之洞。他觉得老师的这个决定太突兀也太费解了：长住京师做什么？

“坐下吧，我慢慢地对你说。”望着杨锐那虽早已而立却仍充满青春朝气的神态，张之洞将请鹿传霖面见太后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得意弟子，然后神情严肃地对杨锐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即安置一两个完全可靠的人在京城做事，以便更多地得到一些朝廷内部的消息，随时与我保持着联系。你是最合适的人，我请你去担当这个角色。”

见杨锐依然满脸惊疑，张之洞怡然笑道：“叔峤，你不要紧张，也不要有什么不安。我蒙同治、光绪两朝圣恩，又是太后特别超擢的总督，我对朝廷，对太后皇上忠心耿耿，别无二志。我让你去京师待着，绝不是要你做什么间谍之类的勾当，也不会叫你做违背朝廷律令

的事，只是希望有一个我十分放心的人在京师多了解一些情况。这次若不是刘岷庄恰巧叫袁昶去商议，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若有一个手眼宽阔的人在朝廷，也就不至于这般被动了。”

杨锐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他为难地说：“大前年，我听恩师之劝，回四川乡试，好容易中了个举人，却又没有考上进士。我眼下无官无职，在京师冠盖中简直微不足道，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张之洞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去京师后在仁权那里住下来，然后去拜访子青老相国。我有一封书信交你带给他，他会安排你进内阁，做一个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官位虽不高，但位置重要，你在那里可以接触上至大学士、各省督抚将军，下至京师各衙门的小官吏，可以获得许多别人轻易得不到的东西。你把中书舍人做好，到时，我会想办法通过别人的手来提拔你。”

听了这话，杨锐心里很激动。杨锐一边在湖广督署幕府里做文案，一边也在努力准备会试。前年他没考上，杨深秀却以晋阳书院山长的身份中了进士，分发吏部。这使杨锐既羡慕又自责，并暗地发誓，下科一定要考上。一旦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身在京师官场，参加会试有许多有利条件。若没中式，以一举人而有此地位，也是极好的待遇。中书舍人既有进士出身，也不乏举人出身的，并不妨碍迁升。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只是杨锐对自己肩负的重担仍有顾虑：“恩师，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这是学生梦寐以求的位置，只是学生资质鲁钝，能力有限，深恐有误恩师的重托。”

张之洞安慰说：“我一生教过许多学生，也阅历不少官场士林中人，一个我所熟悉的人，他有多大的才干，能做多大的事，我心里是有数的。你若实在不是这块料子，我也不会让你去。你不相信自己，你要相信我，放心去吧。鹿抚台初七从西安出发，他的随从多，走得慢，你一个人，单骑匹马无牵无挂走得快，估计他到彰德府时，会在二十八九。今天初十，你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在二十七八日左右赶到彰德府，与他会合。若万一在彰德府错过了，你就继续往前赶在顺德府、正定府一带与他会合也行。退一万步，就是在保定府与他见面

也行，只要赶在进京城前见到他就行了。”

杨锐说：“这点请恩师放心，我明天收拾下，后天出发，二十六日我一定会赶到彰德府，在那里等鹿抚台的车骑。”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正中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

十二日，杨锐带着张之洞的信离开武昌北上。十五日，王之春也带着两个随从，离开武昌南下。李瀚章到广州任两广总督时，王之春还在广东做藩司，彼此很熟悉。王之春到广州的第二天，便轻易走进督署大门，得到李瀚章的接见。

李瀚章今年六十九岁，但并不太见老，他的五官脸型都与二弟颇为相像，个头却矮了两三寸。李瀚章书读得并不好，功名只是一个拔贡。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二弟又是曾国藩的唯一入室弟子，因为有这些背景，他获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创办湘军伊始，正是用人之际。曾氏用人，最看重血缘、师生、同乡这些关系。曾国藩亲自向朝廷请求，将他分发湖南。咸丰四年李瀚章来到湖南署理永州县令，曾国藩要他在东征局办粮饷。李瀚章办事勤勉，为湘军东征部队供应粮饷出力甚大，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很快便升为江西赣

南道，再迁广东督粮道。李瀚章官运极好，一路亨通，由道员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同治四年，入仕十一年的李瀚章便擢升为湖南巡抚，到了同治七年便升为湖广总督。从那以后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湖督任上前后待了十五年。其间有四次暂时离开武昌任职别地，而代替他总督两湖的则是他的二弟李鸿章。那时，二李的母亲还健在。十五年之间，她稳居武昌督署不必离开，因为无论是前任还是继任，都是她的儿子。李老太太享受的这种殊荣，普天下父母找不出第二个。在那种母以子贵的时代，一个女人做到这种份上，也可谓风光至极，无以复加了。

论功名，李瀚章连个乙科都未中，论军功，他连战场都没上过，但他则在短短的十三四年里，完成了从七品小县令到正二品大总督的仕途。在承平年代，这是很多进士翰林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是没有军功的文人所终生望尘莫及的。但李瀚章做到了。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的赫赫功勋，固然都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原因，而李瀚章本人的能耐也是绝不可忽视的。

李瀚章的能耐，只是四个字：精心做官。他一辈子的心思都不在如何做事上，而是用在如何做官上。官场的那一套已被他琢磨得精熟练透，运作得炉火纯青。他的一生几乎无任何骄人的德政可言，然而一生却顺利亨通，节节高升，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挫折坎坷。说他是官场中的福人也可，说他是官场中的庸人也可，他的的确确是中国封建官场中的出色代表。

十天前，李瀚章就接到了与刘坤一几乎完全一样的内阁来函：一道上谕、一份徐致祥参折的抄件。上谕中的话略微不同的是“就地查访”，而不是“去武昌密查”。

出于对清流的厌恶和对张之洞的嫉妒，李瀚章接到这份内阁来函后暗自欢喜。他立刻派人去奉旨查办。有几个受过张之洞训斥的道府官员闻讯后，主动来督署控诉张之洞对他们的无礼，更有不少多次乡试未中的老秀才提起开禁闹赌来便义愤填膺，痛骂张之洞是此事的罪魁祸首。查访的结果对王之春也不利。他在彭玉麟手下做湘军营务总

管时期，以及做雷琼道时期，都有人怀疑他在账目上不清白。还有人揭发他在清泉老家置良田五百亩，在衡州府里有店铺七八家，他的这些家财来路都经不得过细盘查。至于赵茂昌，则有住澳门的王姓闹赌老板揭发他私受二万两银子，又有新会商人梁某揭发他敲诈其家祖传的琥珀念珠一串，价值八千两银子。李瀚章准备将这些写成扎扎实实的奏折，将张之洞狠狠地治一下，出出他们兄弟多年来压在胸口的一腔闷气。

当王之春在他的面前，出示一份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湖北盐务往来账目细表时，他的那股与不法之徒抗争的凛然正气立即消失殆尽。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眼中，他自己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法之徒。擦干额头上的虚汗，定定心后，李瀚章也将上谕、徐致祥的参折以及他奉旨查办的实录，全部拿出来交给王之春。王之春不能不从心里佩服张之洞、桑治平的高明。他面不改色地对李瀚章说，这都是小人的诬陷。并感叹，替朝廷办事太不容易，宽则玩忽职守，重则招致怨恨，张大人和他本人都深知这一苦处，故在查盐务账目发现这些疑点时，并不急着上报户部，而是特为来广州咨询李大人。李瀚章表示，深谢张大人的好意，天下官场一个道理，小人也是处处都有。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彼此的裂缝都相互弥补了。最后，李瀚章说，奉旨查办，没有查出一点事来也不好交代，且赵茂昌的劣迹证据确凿，不便推卸。王之春也同意抛出赵茂昌，接受这个丢卒保车的决定。

一个月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先后给朝廷作了禀报，两个折子几乎由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张之洞为官勤谨，王之春办事有方，徐致祥所说皆影响不实之词，经访查均无实据。督署总文案赵茂昌不洽舆情，物议颇多，受贿情事严重，应予革职查办。

与此同时，鹿传霖也到了北京。陛见之后，受慈禧太后召见于颐和园。慈禧知道鹿传霖与张之洞的郎舅关系，谈话之间不免问到张之洞。趁着这个时候，鹿传霖将徐致祥奏参之事向慈禧作了禀报。慈禧笑了笑对鹿传霖说，言官多喜风闻奏事，张之洞做过多年言官，应该懂得，不必放在心里。过些日子，光绪进园子请安，慈禧随意对他说了一句听说徐致祥参劾张之洞，此事不要看得太重。光绪听了一怔，

他没有想到深居颐和园的太后居然已知道此事，而且态度很明确地偏在张之洞一方。他回宫后告诉翁同龢。翁同龢本想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杀一杀张之洞锋芒毕露的骄矜自得之气，看到刘坤一、李瀚章的奏报，特别是探知太后的意思后，便只得打消这个念头，吩咐内阁拟一道上谕下发：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违法渎职，现已查明敲诈受贿，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被史家称为“徐致祥大参案”的这一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了场。这是张之洞仕宦生涯中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更是近代中国官场史上一个极具典型意味的案例。

徐致祥参折全文——

大理寺卿臣徐致祥跪奏，为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湖广总督张之洞，博学多闻，熟习经史，屡司文柄，衡鉴称当。臣昔年与之同任馆职，深佩其学问博雅，侪辈亦群相推重。该督当时与已革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并称畿南魁杰。洎光绪五六年间，前军机大臣李鸿藻援之以进。蒙我皇太后皇上虚衷延揽，不数年，荐擢巡抚，晋授兼圻，寄以岭南重地。而该督骄泰之心由兹炽矣。司道大员牌期谒见，有候至三五时，候至终日而仍不见者。视为故常，毫无顾忌。至候补府州县以下，概不接见，属员之贤否不问也，公事之勤惰不察也。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不喜者终岁而不获一面。其赏识之员，率皆浮薄喜事，功利夸诈之辈。厚重诚朴者，则鄙为无能而不用。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探访本地富家暨寄籍流寓者，家有厚资，则抵瑕寻隙，借端罚捐，作为乐输，或令其认罚。其数竟有至一二十万两不等者，已大失政体。所罚之款，恣意挥霍。虽未必入己，而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名曰办公，实则耗归于无何有之乡。中饱于不肖吏之囊。而该督明知之而隐忍之。属僚中无一敢谏者，同寅中无一和衷者。藩司王之春，金壬也。拊克聚斂，报复恩仇。夤缘要结，夫人而知。而该督以为有才，竭力保奏。保举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谄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统计该督莅粤五年，亏耗国家帑项暨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两。唯建设广雅书院书局，培植士林，差强人意。然规模亦太多矣。其余非虚糜节销纳。光绪十五年，该督创由京师卢沟桥开铁路至湖北汉口之说，其原奏颇足动听。迨奉旨移督湖广，责其办理。该督闻命即爽然若失，盖明知其事必不成，而故挟此耸动朝廷，排却众议，以示立异。而不料皇太后、皇上灼照如神，早窥破其隐矣。说既不行，则又改为炼铁之议，以文过避咎。乞留巨款，轻信人言。今日开铁矿，明日开煤矿，附和者接踵而来；此处耗五万，彼处耗十万，主持者日不暇给。浪掷正供，迄无成效。该督又复百计弥缝，多方搜索，一如督粤时故智。他如借电竿以震湖南，毁通桥以运机器。众怒莫遏，几至酿成巨患，貽宵旰忧。又如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而勒派捐。凡此之类，指不胜屈。书曰：“罔拂百姓以从己之欲。”今该督前后所为，无非拂百姓以从己欲之事。戕削元气，膜视民生。辗转相寻，恐滋祸乱。楚北在京人士言及，靡不叹息。尤痛恨该督被皇太后、皇上如此宠遇，而逞臆妄行一至于此也。臣统观该督生平，谋国似忠，任事似勇，秉性似刚，运筹似远，实则志大而言夸，力小而任

重，色厉而内荏，有初而鲜终。徒博虚名，无裨实际，殆如晋之殷浩。而其坚僻自是，措置纷更，有如宋之王安石。方今中外诸臣章奏之工，议论之妙，无有过于张之洞者。作事之乖，设心之巧，亦无有过于张之洞者。此人外不宜于封疆，内不宜于政地，唯衡文校艺、谈经徵典，是其所长。昨岁该督祝大学士李鸿章寿文，极意谀颂。未有自述语云：“度德量力，地小不足以回旋。”夫以两湖幅员之广，毕力经营，犹恐不足。而顾嫌其地小，夷然不屑为耶？何其狂诞谬妄若此之甚也。该督之兄张之万，久居政府，中外臣工或碍于情面，不免存投鼠忌器之见，故无一陈奏于我皇上之前者。臣迹其行事，采诸公评。据实参劾，事理昭彰。谅张之万亦不能曲为之庇。至黜陟进退，权操自上，非臣下所敢擅预。伏乞皇上圣览。谨奏。

第十三章 外宾访鄂

一 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受贿勒索这种事，张之洞一向十分痛恨，赵茂昌的这些不法行为，倘若在平时由他来办理，撤职固然不可免，很可能还要籍没家产，投入监狱。但想到赵茂昌此次被劾，是因为他张之洞的缘故，且这些事也没有一一去查实，故对赵茂昌心存怜悯。虽遵旨革了赵茂昌的职务，但又专门为赵置了一桌饯行酒，叮嘱赵回原籍后务必息隐乡居，等两三年后再来。赵茂昌感激总督的这番好意，表示今生将死心塌地为张之洞奔走效力。

张之洞是个情绪易受波动的人。徐致祥大参案，弄得他几乎半年不得安神，最为委屈愤慨的时候，他甚至想挂冠而去。张之洞的这种心绪，大大影响了龟山脚下铁厂的兴建速度。只是因为蔡锡勇、陈念初这些铁政局的督办、会办们在顶着，包括煤矿、铁矿在内的整个铁厂兴建工程才没有停工。但有不少必须尽快办的事因此而拖延，造成工程近五十万两银子的损失。这笔巨大的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能由徐致祥负吗？维护朝纲，纠弹渎职，是大理寺卿的本职，徐致祥没有责任。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吗？查访实情，整肃吏风，是在上者的治国正务。光绪和翁同龢也没有责任。是张之洞的责任吗？墨守成规者最不易出差错，勇闯新路者总难免要遭挫折，几成人世定规。一心为国的人反遭攻讦，庸碌无为者仕途顺畅，这叫人如何想得通！他张之洞不是圣人，情绪波动似难深责，他又应承担多少责任

呢？

半年后，张之洞才从阴影中慢慢走出来，重又投身于以铁厂为主的洋务事业中去。

不料，没有多久，马鞍山煤矿一场矿局与乡民的斗殴案，又将张之洞推入了是非漩涡。

马鞍山北距武昌城八十里，属于江夏县地面。江夏县没有县城，县衙门就设在武昌府城里。马鞍山乃秃岭，树木不多，野兽也不多，自古以来便是一座无主的荒山。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做湖广总督时，曾聘请三位英国矿师在湖北境内踏勘矿务。英国矿师在马鞍山的仙女岭脚下发现了煤矿，并组织人员开采。半年后，李鸿章离开武昌，他的哥哥李瀚章入主湖广衙门。李瀚章对洋务不感兴趣，英国矿师因此离开马鞍山，刚刚开始湖北采煤业半途而废。英国矿师临走前，指着井边剩下的几座煤堆，对前来看热闹的乡民说，你们把这东西拿回家去，它可以当木柴用。

这堆东西，散状的像黑黑的泥沙，块状的又像烧焦的锅巴，它能当木柴用？能煮饭炒菜、烧水取暖吗？乡民们半信半疑地挑回家去，按照洋人教的办法去做，果然炉子里生出熊熊的火焰来。这黑家伙真好，它既有木柴的功能，又比木柴经烧，且没有烟，也好搬运贮藏。在事实面前，乡民们信了洋人的话，都来搬取，井边的煤堆很快便被挑尽烧光。于是有聪明胆大的，便自己下到煤井里去挖，居然也挖到了煤。煤挖多了，除自己用外，还可以卖给别人，住在仙女岭附近的十几家农户便这样最早地发了一点洋财。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前来淘黑金的人。马鞍山的山前山后，岭脚坡腰，便布满了用锄头铁锹打井挖煤的庄稼汉。原本被视为一无可取的寂寞荒山，顿时变成可以发家致富的热闹宝库。到后来，那些本钱大能力强的人便将煤井越开越大，越开越多。本钱少能力弱的，便来投靠他们。前几年，马鞍山一带便形成周、张、沈三大集团。三家分割地盘，各自发展，俨然成了马鞍山的主人似的。江夏县衙门见马鞍山挖煤有利可图，便在此地设了一个税卡，一百斤煤炭收十文钱。三个老板本不情愿，但一想到既

向官府纳了税，也便取得了官府的认可，今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这块地盘，子子孙孙传下去，于是接受了官府的征收。江夏是个穷县，有了煤税这笔收入后，这几年从县令到衙吏，个个都从中得到厚薄不等的好处，故而都希望马鞍山这个现状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料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鞍山的好梦被搅了。

徐建寅带领的包括两个洋匠在内的一批人马来到马鞍山，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大群忙碌而杂乱的挖煤运煤的乡民，从小在严格的科学技术氛围中长大的徐会办，不由得双眉紧皱。他内心为这个场面而痛苦：这哪是在采煤，这是在掠夺大自然，是犯罪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纷乱的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后的矿务局，作为一个科学家，徐建寅更本能的反应是：要保护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充裕财富，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长久地为人类造福。

徐建寅代表煤矿局，与周、张、沈三家商量，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采煤行为，以便对马鞍山作全面的探测、评估和机器采挖井点的选定。周、张、沈三家的代表不作丝毫考虑便断然拒绝。徐建寅见直接找挖煤者行不通，便去找江夏县衙门。县令吕文魁明知道理上说不过煤矿局，但马鞍山煤窑是县衙门的一个金库，他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被夺去。吕县令采取了中国官场上一个惯用而有效的措施：拖延不办。他嘴上应付着答应调解，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马鞍山无序采煤照常进行，县衙门的税卡也照常收税。两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段时间里，煤矿局只得在仙女岭以外山岭上勘查，但勘查的结果是蕴藏量不大，从煤层的走向分析，大量的煤埋在仙女岭地下。徐建寅无法，只得具函禀报张之洞，请总督出面。因为牵涉到江夏县的民事纠纷，按理当由省巡抚衙门出面敦促武昌府衙门去处理，于是张之洞叫文案所拟文咨湖北省巡抚衙门。

梁鼎芬是张之洞所看重的人。《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器重梁鼎芬》一节里说

张之洞督鄂时，于属官最倚信者，一文一武，文为梁鼎芬，武则张彪也。当其权督两江，曾致湖北官场一电，有“金陵太守无梁节庵，如何不思武昌哉。又念各学生及营兵”之语，时梁官武昌知府也，其倾心于梁可见。后以大学士内召，入枢府，尝力荐梁氏堪任封疆，而见格于奕劻、袁世凯，每引以憾焉。

赵茂昌被撤后，总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他将书院事委托给总教习，自己长住衙门。湖北巡抚谭继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匆匆看了一眼后，便将它置于往来函件柜里。咨文在柜子里冷冷地躺了半个月后，谭抚台才将它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之所以一搁便是半个月，主要还不是抚台公事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张之洞的这一套主张和作为不感兴趣，内心深处抱着一股抵触情绪。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国扎根结果，二不相信张之洞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能办得长久，但张之洞是总督，又得到朝廷的支持，谭抚台奈何他不得。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也都附和着张之洞，于是谭继洵在三大宪台中便显得较为孤立。不过，府县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错误的。

谭继洵虽不公开反对张之洞，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陈宝箴，但他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助手：张制台所办的事，并不是职分内应办的事，也不是我们湖北应办的事，他要办，我们不阻挡，但我们要守定一个原则，即湖北不能为他的事拿银子。当然，湖北应当上交的银子若户部公文明言转给他，我们还是照给，只是湖北不能再为他筹银。张之洞也不苛求谭继洵，只要他不阻挡王之春将户部明文规定的银子转过来就行了。两三年来，因为有王之春、陈宝箴从中斡旋，张之洞与谭继洵虽然主张不合，却也相安无事。

毕竟是总督衙门来的公函，毕竟是他巡抚应办的公事，谭继洵打发巡捕将武昌知府召进衙门里来商议。武昌府的衙门也设在武昌城里，位于巡抚衙门三里远的西南角，与三里外东南角的江夏衙门一起，和巡抚衙门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尽管把江夏县令召来谈话更为直接，但不是特殊情况，巡抚不直接找知县谈。江夏归武昌府管，巡抚跟武昌知府谈，武昌知府再去和江夏知县谈，这是官场的规矩，不能乱了套。

举人出身的知府涂炳昌也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子，此人三次会试不中，以大挑身份放的知县，做了二十多年的知县、同知，终于在须发皆白的时候熬到一个四品衔的知府。他十分珍惜这顶闪着宝蓝色光

泽顶子的大盖帽，生怕它哪一天无意间被风吹了下来。涂炳昌没有才干，也不想做出什么政绩，如果不是做官，不管在哪个行当里混饭吃，他都绝对是一个平庸得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做官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毕恭毕敬地听上司的话，不折不扣地奉行上司的旨意，至于上司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从不考虑。

涂知府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巡抚衙门，巡捕马上引导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谭继洵就过来了。谭继洵是个和气的人，一向不对下属摆架子。两个老头子彼此客气一番后，涂知府挺直腰板问：“大人唤卑职过来有何事吩咐？”

谭继洵将总督衙门的公函递给涂炳昌说：“你先看看这个。”

马鞍山煤窑的事，涂炳昌听江夏知县说起过，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听过也就过去了。现在竟然与总督办的铁厂联系起来，那就成大事了，得格外慎重。对于牵涉上司的事情，不管事情本身如何，在涂知府看来都是大事要事，都得认真对待。他的“认真”，就是遵循上司的意旨去办。

“大人，这桩事如何处理，您下个命令，卑职照办就是了。”涂炳昌边说边双手将公函递回给谭继洵。

谭继洵接过公函，随手将它放到书案上，右手指在瘦瘦的下巴上摸了好长一会，才慢慢说道：“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吕县令也有禀帖给我，说煤窑已由乡民开采二十多年，养活了近三百户人家，不让开采，断了他们的生计，情理上说不过去。张大人要办铁厂，铁厂要烧煤，煤得由马鞍山出。张大人的这个计划，朝廷同意了，户部还专门为此拨了银子。如果不让煤矿局来包揽，张大人那里也不好交代。这事难着哩！”

“是的。大人说得对，这是件难事。”涂炳昌满脸同情地望着瘦弱的上司。这情景，酷似两个老妇人在聊家常：一个诉说家里的烦恼事，另一个无力帮忙，只能时不时地说些同情话来安慰。

“涂太守呀，我们两个都是过花甲的人了，说几句老头子的心里话吧！”谭继洵将摸下巴的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两眼昏花地望着武昌府的当家人。“其实呀，这世上有许多事或者不需做，或者不必做，或者不急着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苦干着，到头来成者少，不成者多。即使成了怎么样？时过境迁，转眼就变了味。还有呀许多事，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的，做和不做是一回事，多做和少做也是一回事。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过后一想，都是瞎忙一通。年轻人血气盛，总以为拼命去做就一定好，殊不知世事大多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话？”

谭继洵的这段感慨，道出了人生的部分真谛。除开那些过去成就辉煌现在仍然雄心勃勃的个别人外，大多数的老头子都会程度不等地有此同感。涂炳昌本就是一个不干事的平庸人，对这番话的认同更为深切更为真挚。他几乎认为巡抚的话就是为他平庸的过去在作注脚，或者说更加证明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大聪明的先知先觉。涂炳昌发自内心地说：“大人，您这是真正的参悟大道之言。人生百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古人早就说过，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明明是无事生事的庸人，还硬要说自己是大有作为的英雄。”

谭继洵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兴致立时高涨：“涂太守，你说得好，如果是一个老百姓，倒还罢了，无事生事，累的苦的还只是自己一人，至多是连累妻儿亲友；若是做了官，尤其是做了大官，乃至一国之主，跟着他受苦受累的就多了。比如说秦始皇吧，他好大喜功，好端端的日子不让大家过，他要修什么长城，从东到西一万多里，死的人不知几十万，后人说长城不是砖砌的，那是老百姓的白骨砌的。涂太守，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想想，那长城真的能挡住什么入侵的敌人吗？千军万马要过来，几块砖头能挡得住吗，无非是要为他秦始皇留下一个政绩罢了。”

“大人说得对，要说挡住关外敌人，长城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秦始皇之后，不是朝朝代代都有夷狄入侵华夏吗？”涂炳昌赶紧顺着抚台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再说王安石吧，本是一个极幸运的人，天分高，仕途顺利，操守也好，文章诗词更是出色，好端端的做个太平宰相，岂不是让天下后世景仰不已！却偏无事生事，想出什么青苗均输等等新法，最后弄得自己罢相谪居，被人视为奸蠹不说，还害得老百姓受尽折腾。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什么新法，什么改制，又何必要去做？”

“是的，大人说得对极了。王安石若安分守己做官的话，凭他的聪明才干，一定是历史上少有的名宦。”涂知府又顺竿爬着。

“哎，”谭继洵叹了一口气，“还是张养浩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在受苦哇！”

“是，是。”涂炳昌连连点头。抚台大人这一番谈古的话，已让为官多年的知府老爷摸到了头绪：原来谈古的目的在于论今，他很可能是说张之洞办铁厂办煤矿局是无事生事，其结果是苦了老百姓。

“不扯远了。涂太守，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为的马鞍山煤窑的事。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张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我是不大赞成的。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劳民伤财，最终无济于事。这话虽不中听，日后必会证明的。老百姓生活苦，寻点活路不容易，何必要和他们作对哩。但这话现在不能对张大人说，他正在兴头上，朝廷中又有人撑腰，这话他哪里听得进？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这知府来出个两全之策，既不拂张大人的意，又不伤着江夏老百姓利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果然给猜中了，涂知府心里暗喜，但是抚台出的显然是个难题：有什么好的两全之策，能两边都不得罪呢？出点子、想主意，对于这个年迈的武昌知府来说可不容易，做了二十多年官老爷的他，从来是很少自己出主意的。他搔了搔大盖帽下稀疏的白发，想了好长一会儿，也拿不出一个自个儿满意的主意来，不能老这样干瞪眼瞧着，总得开口呀！

“大人，卑职想最好的办法是让煤矿局到另一个地方去采煤，马鞍山这个地方维持老样子不变，如此两方都不得罪了。”

“这算什么主意！”谭继洵不觉干笑了一声，“你以为两方都不得罪，这不明摆着得罪了张大人吗？”

“哦，不错，得罪了张大人。这个主意不好。”涂炳昌的眼珠子转了几圈后说：“要么这样，把乡民已挖的煤全由煤矿局买下，然后乡民撤除，马鞍山交给煤矿局来经营。”

“这可能也不行，煤窑老板们会不同意；再说，拿钱的是老板，几百名乡民从此以后丢了饭碗！”

抚台又一次否决后，涂知府的肚子里便再也没有点子了。“大人，卑职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容卑职回去后再细细想想。”

“慢点。”涂炳昌的两个点子都不理想，但给了谭继洵以启发，何不将他们捏合起来，一道来做这桩事呢？“涂太守，我倒有个想法。”

“大人，还是您的办法多，您说出来，卑职照办就是了。”他多么希望抚台再不要兜圈子了，早点发话，他再把这话传给江夏县，让吕县令办不就得了！

“我看是这样，马鞍山煤窑还是交给煤矿局，不过，现在的这个摊子得全由煤矿局管起来，沈、周、张三个老板给煤矿局当小头目，所有在煤窑上做事的乡民通通都留下给煤矿局做事。至于具体事宜，由他们两家去深谈，我这个巡抚不管，你这个知府也不要管，就连江夏县衙门也可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办。”

“好，大人这个办法最高明。”谭继洵的话刚落，涂知府就迫不及待地叫好，“煤矿局办起来，总要人做事，让现在的这批人去做，轻车熟路，再好不过了。即便人多点开支大点也不要紧，反正他们有的是户部的银子。娘的奶子人人有份，朝廷的银子，大家都用得。”

“涂太守既然同意，这事就麻烦你去办。”

“大人放心，卑职会办得熨熨帖帖的。”

涂炳昌回到知府衙门里，将这一套程序不走一丝样的重新操持一遍。他派人召来江夏县令吕文魁。吕县令坐一顶黑呢轿子，穿一身乍看起来与知府没有多大区别的官服，摆起全套排场来到知府衙门，涂知府把谭巡抚的话传达了一遍。吕知县听后，心里不大情愿：若照巡抚的意思，马鞍山煤窑乡民的财路虽未断，但县衙门的财路却断了，只是这话他又不能说，因为这笔税收他是瞒了上面的：知府不知，巡抚更不知。吕县令说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得答应照办。

吕县令由于心里不乐意，回到县衙门后就有意把这事压着，直到半个月后才把煤窑三家老板召来衙门，传达从知府口里听来的巡抚命令。谁知，三家老板都不同意这个处理办法，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让总督派来的煤矿局在马鞍山落脚。他们是马鞍山的山大王，要做土法挖窑的大老板，不愿做洋法采煤的小工头。

吕文魁正要借他们的不愿合并而从中牟利，但他又不能怂恿他们公然抗拒巡抚的命令，于是说了句你们看着办吧，便把他们打发出了衙门。

煤窑三家老板从吕县令的口中，揣摸出省府县的态度并非是要他们让出，他们有了底。仗着背后有硬后台撑腰，三家老板决定遵循抚台的旨意，同意与煤矿局合伙，但把价码抬高：三家老板都做煤矿局的协办，所有在煤窑上做过事的乡民一个不能裁，全部进煤矿局，他们的最低收入不得少于二两银子一个月。这个方案煤矿局显然不能接受，那么责任就在煤矿局一边。谈判不成，马鞍山一切照旧。这正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徐建寅原以为官府会全力支持煤矿局，不料三家煤窑老板竟然神气十足地前来谈判，说是奉巡抚之令，合伙开发马鞍山，并将他们的方案抢先公布。

徐建寅面对着有恃无恐的三个煤窑老板，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徐建寅得其父徐寿真传，为人处世、治学办事完全和父亲一个

样。他相信科学技术才是致人类于幸福的唯一途径，中国不如西洋，关键是在科技上不如，中国的出路，也唯有在发展科技上。因此他和父亲一样，不愿当官，厌恶官场上的人事应酬和相互倾轧，只求在一个安稳单纯的环境中从事科技操作或西洋图书的翻译。徐寿在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局翻译馆里度过其一生的重要岁月，他的成就也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完成的。徐建寅从小跟随父亲在江南机器局的翻译馆读书翻译，后来在李鸿章办的金陵机器局做事，虽有候补道的空名，但那是空衔，他实际没有做过一天官。不入官场，徐建寅得以保住心灵的宁静，但因此也不懂社会上的复杂人事关系。

在徐建寅看来，这是件很简单的事：山是国家的山，煤矿是国家的煤矿，马鞍山小煤窑的乱挖乱掘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的行为。二十多年已非法获利不少，不处罚已经是很宽容了，现在煤矿局代表国家来此做机械化挖掘，完全是行使国家应有的权力，乡民的小煤窑，理应无条件地立即停止撤离。哪有什么合伙的道理？何况还要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岂不是荒唐至极，无理取闹！

徐建寅一口拒绝，谈判破裂。徐建寅一面向总督衙门禀报情况，一面决定对仙女岭下的煤层分布情况作采样调查。

这天午后，煤矿局的两个英国矿师亨利、斯维克在与陈念初一道从美国回国的梁普时的带领下，背着机器、标杆、记录板来到一个无人工作的小煤井旁，他们想利用这个废弃的煤井来作采样调查。三个人开始竖标杆、安机器，一边作现场记录。

金发碧眼高鼻子的洋人，叽里呱啦的洋话以及闪闪发亮的洋玩意儿，立时招来了许多正在挑煤的乡民的围观。这些远离都市一辈子不出山沟的乡民面对着这一风景，比看耍猴戏还要来劲、有趣。这时沈家煤窑的账房郑烟鬼过来，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利用的机会。



广州外滩及英国教堂(约1870—1875年)

“你们看，就是这几个家伙要来霸占仙女岭，把我们赶走，他们若是得逞，兄弟们的饭碗就要敲砸了！”

“他妈的，他们若是敲砸了老子的饭碗，老子就敲碎他们的狗头！”

说话的汉子姓鲁，他上有多卧病在床的八十老母，下有四个嗷待哺的幼小儿女。鲁家无一分田，全凭卖苦力度日，这几年靠着煤窑一家人才能半饥半饱；若没有煤窑，他就陷入绝境。煤窑对他来说简直是性命攸关。

“洋人有什么资格在我们中国的山岭上动土。哼，瞎了他们的狗眼！他们想把老子赶走，老子先要赶走他们！”说话的是个姓胡的年轻人，他也是全仗煤窑来养家糊口的人。

“你们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吗？”郑烟鬼胡乱编造，“这两个洋人我在汉口见过，他们都是洋教堂里的，专干些挖小孩心肝眼珠、奸淫女

人的事，这会子又到我们这里来装神弄鬼骗人。”

这些乡民虽没有见过洋人，但是洋教堂欺侮中国人，诱骗中国人进教堂，女人进去被奸淫，小孩进去后则被挖掉心肝做药丸，挖出眼睛化水银，这些话他们倒是听说过几十年了。洋教堂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座魔鬼窟，洋教士就是吃人害人的魔鬼。现在居然就有这样的两个魔鬼在眼前，而他们又的确在做着伤害自己的事，乡民的胸膛里开始燃起仇恨的怒火。

“打死这两个洋鬼子！”姓鲁的突然发出一声怒吼。

“还有那个汉奸，也不能放过！”姓胡的连忙响应。

说话间，姓鲁的、姓胡的两个人同时冲出人群，向洋匠们奔去，郑烟鬼忙对身边的人说：“你们都上去帮忙呀，洋鬼子身上没带洋枪，不要怕！”

于是众人都一窝蜂似的跟了上去，正在工作的矿工们吓蒙了，从乡民愤怒的面孔和大声的吼叫声中，他们知道来者不善。

梁普时对两个洋同事说：“他们是来打我们的。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只有快快跑回去！”

三个人背起探测器，拿着标杆跑步下山。在姓鲁的和姓胡的率领下，十几个乡民跟着后面直追，一边高叫：“打死这几个狗日的！”

三个人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只见他们越来越近，接着便有小石头从身边呼呼飞过。突然，一块石头砸中了背机器的亨利的大腿，他随即倒在地上。姓鲁的冲上前来，便是一脚，踢在他的背上。亨利痛得在地上打滚，肩上的机器掉在地上，几个乡民用石头将探测器砸得粉碎。姓鲁的正要再用拳头打亨利的头时，亨利已从地上爬了起来，两人立时扭成一团。梁普时见状，便对斯维克说：“你赶快跑回去叫徐会办派人来，我来救亨利！”

斯维克扔下记录板，蹿起长腿，飞快地跑下山。梁普时刚回头跑

几步，便被姓胡的追上了。姓胡的夺过他手中的标杆，“咔嚓”一声就把它断成两截，然后挥舞起手中两截断标杆劈头盖脸地向梁普时打来。梁普时未及帮亨利的忙，自己早已被打得鼻青眼肿，满脸是血。幸而斯维克跑得快，这时已跑到煤矿局驻地，见门边两个持洋枪的卫兵，便用极生硬的中国话高喊：“鸣枪，鸣枪！”

两个卫兵顺着斯维克跑来的方向看时，只见半山腰上一片混乱，便知道出事了。两个卫兵立时拔出洋枪来，对空放了几枪。

枪声惊动徐建寅，忙带着煤矿局的所有员工向闹事的地方跑去。枪声也吓坏了闹事的乡民，郑烟鬼大叫一声：“洋枪队来了，兄弟们回去吧！”

乡民们扔下亨利和梁普时，四处逃散了。

徐建寅率领众人跑上来，见躺在地上的亨利和梁普时血肉模糊，伤势沉重，痛心已极。两人被抬回煤矿局后，立即上了担架，由徐建寅亲自护送回汉口治疗。第二天傍晚两人被送进英国人在汉口办的一所小医院，由于抢救及时，亨利和梁普时虽伤筋断骨，但无生命危险。

徐建寅这时才松了一口气，过江来到总督衙门，向张之洞禀报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张之洞听完禀报后，气得发抖，手掌在茶几上狠狠地击了一下，骂道：“这些个目无王法的刁民，全部给我抓起来，严惩不贷！”

徐建寅说：“煤窑老板口口声声说合伙办矿，是巡抚的命令。若真的是巡抚下了这样的命令，这命令本身就是错的，助长了他们的威风。”

张之洞气道：“把谭敬甫喊过来，我倒要问问他，说过这样的混账话没有！”

徐建寅听到这句话，吓了一跳：不管谭继洵这事办得多么不好，

他到底是一省之主，怎么可以叫他过来当面责问呢？倘若总督和巡抚争吵起来，自己不就成了是非的挑起者吗？徐建寅知道常有督抚不和的事，他生怕因此而造成武昌城内的督抚不和。徐建寅的顾虑不是多余的，督抚不和的事，不但时常有，近几十年来简直成了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要归咎于朝廷。当初，这种制度的设立，便含有相互牵制的一层内容在内。总督正二品，巡抚从二品，品衔虽有差别，但巡抚并不是总督的僚属，相见时行的是平礼。总督主管军事，巡抚主管民政。但军、政常会纠缠在一起，且共处一城，面对着同一省，于是纠葛就产生了。有清一代同城的督抚，如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陕甘总督与甘肃巡抚，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及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之间便常有麻烦事出现，不和谐的居多。到了太平天国时期，军事压倒一切，督、抚都管同一桩事，于是用兵省份的督、抚之间闹意见的就更多。

当下徐建寅想到这里，忙说：“大人请息怒，暂时不要谭抚台过来，我先去他那里，向他禀报这件事，顺便问问煤窑老板所说是否属实。”

张之洞想了想说：“也好，你去向他禀报也是应该的，不过，此事我得有个态度，铁厂煤矿局毕竟是我在办理。”说完，他抽出一张信笺来，提笔写道：

敬甫中丞台鉴：马鞍山乡民殴打煤矿局矿工，几至出人命大案。据煤矿局会办徐建寅言，煤窑老板坚持要与煤矿局合伙经办。马鞍山乃国家山岭，非某姓之私产，煤窑老板在马鞍山无任何办矿权利，岂能合伙经办？合办云云，非痴人说梦，即无理取闹。盼速查清此事，严令煤窑限日撤除，并惩办肇事者。

张之洞将这封信递给徐建寅说：“本想给谭抚台一个面子，让他来办理。不料此公糊涂，酿成大事。现在再不给他余地了，就叫他这样办。”

徐建寅虽觉张之洞以一总督对巡抚写措辞如此严厉的信，略有点过分，但一想到谭继洵的无能，又觉得不过分了。他接过信，向张之洞投过敬佩的目光，心想：办大事还得真要张制台这样的气魄才行！

二 思想不羁而又心绪愁苦的贵公子

看了张之洞的信，听了徐建寅的禀报后，谭继洵大吃一惊，心绪十分复杂。他既痛恨马鞍山乡民的野蛮无礼：殴打矿工，砸烂机器，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又埋怨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办事不力：他们一定没有把他的意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知在哪一个环节上走了样，才激起乡民的愤恨。同时又对张之洞信函中的不客气很是不快：论年龄、论科名都在你张之洞之上，你张之洞怎么可以就凭着品衔高一级，对我说这等亢厉不恭的话呢？

送走徐建寅后，谭继洵为着这件事恼恨至极，一个整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上午便觉得有点头重脚轻。他强打起精神，把武昌知府再次唤进巡抚衙门。谭继洵阴沉着脸，以少有的峻厉口气对涂炳昌说：“你看看张大人这封信吧！”

涂炳昌看完信后，才知马鞍山闹出大事，张之洞为此发了大火。他与谭抚台打了三年多交道，一向都是和颜悦色的，今日第一次见他这个模样，知道抚台大人心里也大为生气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函还给抚台：“马鞍山刁民竟然殴打矿工，卑职实在是不知道。江夏县出了这等事，卑职有责。大人看此事如何处理，卑职一定照办。”

“唉！”谭继洵跺了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都怪你们无能，辜负了我一番好意！”

“是，是，卑职无能，卑职无能！”涂知府检讨不迭。

“我原想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双方都得利，没想到煤窑上的人竟然动起武来，打伤人，尤其是打伤洋人，这事就麻烦了。张制台信函上的话虽然难听，道理上还是他的对。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再没有合办的余地了。你去告诉吕文魁，叫他亲到汉口去看望两个被打伤的矿工。吕文魁切莫以为这是代人受过，拒绝去汉口。涂知府，你要他心里放明白点，除开作为县令责无旁贷这点不说外，要知道打伤的是英国洋人，倘若惹怒英国大使馆，告到朝廷那里就不得了啦。他吕文魁的县令做不成是当然的，只怕你我也不得安宁。”

涂知府心里猛然生出一股恐惧感来。这几十年里，与洋人冲突的事还少了吗？本来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一下子就闹成大事。本来是洋人理亏，到头来都是中国人的不是。朝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办了自己的官员和百姓再说。洋人可是惹不起的呀，何况这事明摆着是马鞍山的乡民不对。涂知府忙说：“大人指教的是，卑职不但叫吕文魁去，而且卑职也陪同前往，一道去慰问受伤的洋矿师。”

“你就不要去了，事情出在江夏，江夏县令去赔礼就行了。”谭继洵继续说，“还有，要吕文魁尽快通知马鞍山煤窑撤除，再不要说别的话了，那块地方只有全部交给煤矿局，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是，是，卑职一切照办！”

江夏县令吕文魁本不愿意过江去看望被殴打的煤矿局矿师，认为这是降了他堂堂县太爷的格，但当涂炳昌指出此事将可能导致一个新的洋案后，吕文魁也害怕了，连忙答应。第二天亲自过江到汉口，寻到那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看望亨利、梁普时，代表江夏县衙门说了许多赔不是的话。又对守候一旁的徐建寅表示，三天之内一定将马鞍山煤窑撤除，并查办肇事者。

这时，江夏县丞钱乃昌向总督衙门上了一封密函，将吕文魁收取马鞍山煤窑税银作小金库一事禀报张之洞。钱乃昌揭发吕文魁并非为了公义，纯粹是出于平日相处不合的私怨。他知道马鞍山的事一定使张之洞对吕文魁极为不满，于是趁此机会落井下石，既泄了私愤，又讨好总督，最好是促成张之洞罢掉吕文魁，由自己来坐正堂，那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果然，张之洞接到这封密函后十分恼怒，立即派衙役去江夏县传令，命吕文魁明天一早来督署听候训话。

吕文魁接到命令后心里很是惶恐。他知道，殴打洋匠一事能大能小。若以渎职失责酿成地方洋案而论，只需一道奏本，头上的七品顶戴便立时丢掉；若不上告朝廷，则一点事都没有。而这告与不告，全

操在总督张之洞一人手里。现在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张制台宽恕这一条路了。第二天一早，吕县令诚惶诚恐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认识他，忙客气地将他带到候见厅，坐定后门房告辞。宽大的候见厅只坐着吕文魁一人，他的心像鼓槌似的上下急跳：张制台会说些什么呢？我又该如何回答呢？

不知不觉，枯坐了个把钟头，却不见值班的衙役过来召唤，吕县令有点急了。他眼睛盯着门口，希望能逮住一个人替他传传话。又过了半个钟点，好容易看见一个衙役，立刻走上前去，对衙役说：“我是江夏县吕县令，奉张制台之命来衙门，已等一个半钟头了，烦你转告一声。”

那衙役虽不认识吕文魁，见他穿着正七品官服，知不是假冒，于是脸上堆着笑容说：“吕太爷您坐好，我这就去转告。”

一会儿工夫，衙役出来了，说：“吕太爷，张制台现在正跟襄阳镇的总兵说着话，请您等一等。”

吕县令心里不快，却不敢发作，只得重新坐下耐心地等着。这一坐又是一个多小时，仍不见任何动静。可怜一个平时在江夏县境内耀武扬威的县太爷，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在总督衙门候见厅枯坐了三个小时，没有人搭理，也没有一口水喝。正窝着一肚子火的时候，只见一个气宇轩昂的武官在几个戈什哈的簇拥下，热热闹闹地从候见厅门口走过。吕文魁心想，这武官大概就是襄阳镇总兵了，看来，张制台与他的谈话已结束，这下该轮到我了。他正了正衣冠，挺直腰板坐着，等待衙役前来导引。又过了一会，刚才那个衙役来了，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

“吕太爷，张制台已回后院吃午饭去了，您将就在这里吃一点吧！”

像是得到提醒似的，一听到“吃”字，吕文魁的肚子立马便咕噜噜地响了起来，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冲口而出。竹篮打开，一大碗米饭，一小碟豆腐，一小碟萝卜，一小碗青菜汤。显然，这不是款待客人的

酒菜，而是衙门工役的便饭。吕县令又是不快，但肚子饿得厉害，只得受了。悄悄地问衙役：“张制台吃完午饭后一般做什么？”

衙役答：“没有定准。有时他会在后院散散步，有时他会躺下来睡一睡，有时他会见客，有时碗一丢就进签押房办公事。”

吕文魁心想，说不定张制台吃完午饭后就会召见。他匆匆吃了饭，也不敢到候见厅外走动，压下性子又坐着等。

坐了很久，依然不见动静。他弄不清此时张之洞在做什么，想想也可能午睡了，便干脆背靠着墙壁闭目养起神来。眼睛虽闭紧，心神却安宁不下，于是掏出小怀表来，睁眼一看，已指向两点一刻。他想，即便午睡，也应起床了，为何没有动静呢？往日候见厅里客人不断，偏偏今天再不见第二人，偌大的候见厅，只有这个吕县令一人孤孤单单。想到这里，吕文魁心里不免生起满腔怨恨来。正在这时，候见厅外响起一阵响亮的皮鞋声，吕县令定睛一看，三个粗壮的洋人趾高气扬地从门口走过。他下意识地一惊，莫不是外国领事馆的人来会见张制台？若是使馆的人，多半与马鞍山一事有关？这么说，真的酿成了洋案，洋公使们到总督衙门交涉来了！看来事情严重了！吕县令如此一想，心马上怦怦乱跳，背上冒出虚汗，刚才的怨恨早已飞到爪哇国外，全身已被恐惧包围得严严实实。

吕文魁在恐惧中淡忘了时间，反倒没有枯等的难受了，直到衙役再次来到候见厅时，他才知道已是傍晚。衙役说：“吕太爷，晚上张制台要请洋人在花厅吃饭，就不能见您了。张制台发下话：他明天一早要出衙门到铁厂视察，只是在临出门前有半个钟头的空隙，吕县令要么回县衙去，明天一早再来候着，要么就在客房里睡一晚，明早见。回还是不回，由太爷您自己定。”

回自家住，当然舒舒服服，但不知张制台明天什么时候出衙门，来早了，怕衙门未开，来迟了，有可能见不到。住这里，苦是苦一点，但明天早上绝不会误事。在候见厅冷坐了一整天的吕县令，此时仿佛突然开了窍：张制台今天是有意思惩罚我，也在考验我，他是在看我的态度。

“请你转告张制台，为了明天能顺利得到召见，卑职今晚就睡在总督衙门客房。”

“好，那我就带吕太爷去客房吧！”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吕文魁就起床盥洗，然后一人坐在候见厅等候。刚到七点钟，衙役就将他带到张之洞的面前。

张之洞冷冷地盯着吕文魁，好长时间不说话，盯得吕文魁的两腿直打哆嗦。“吕县令，有人说你是马鞍山事件的幕后支持者。”

吕文魁吓了一跳，忙分辩：“卑职不是支持者，卑职是办事不力。”

“你不要急于辩解。”张之洞打断吕文魁的话。“我问你，马鞍山三家煤窑每年交县衙门三千两税银，是不是真的？”

吕文魁犹豫了一下，答道：“有这回事。”

“这笔银子用到哪里去了？”

“大多数用在修路补桥、赈灾恤贫等事情上。”吕文魁回答得麻利，像是真这样做似的。

“哼！”张之洞冷笑一声，“既然是在做好事，为何不见你禀告知府和巡抚。”

吕文魁不做声。

张之洞厉声道：“据本部堂所知，这笔税金并非用在百姓上，而是用在官场上了。正因为有这个好处，你才庇护三大家煤窑，阻挠煤矿局。本部堂本想参掉你这个县令，看在你态度尚好，暂不罢你的官。你回江夏后将历年来所得马鞍山税金报一个明细账单来，听候核查。另外，罚三大煤窑一万五千银子，一家五千两，限十天内交齐。这一万五千两银子，本部堂一两不要，完全交给煤矿局，用于开发马鞍山煤井。若十天内办不了这件事，你摘下翎顶来见我！你去吧！”

吕文魁木然听完这段训话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总督衙门。

傍晚，张之洞回到衙门，徐建寅已在这里等候好一会儿了。他告诉总督，他上午去巡抚衙门，表示对谭抚台处理马鞍山一事的谢忱，得知谭抚台因此事已气得生病卧床。张之洞本对谭继洵很是不满，一听说老头子为此而生病，心里顿时对他宽谅了许多。沉吟片刻，他把儿子仁挺唤了进来。

二十二岁的张仁挺长得比父亲略为清秀点，在师傅桑治平多年教导下，他不仅学问根基打得扎实，而且器局开阔，眼光远大。张之洞对这个二儿子很满意，认为他比大哥仁权要强得多。

张之洞对儿子说：“你去准备几样瓜果糕点，明天一早去巡抚衙门，代我去看望谭抚台。谭抚台年纪大了，又生着病，你不要在那里坐得太久了。看一看，转达我的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就回来。让大根陪你去。”

张之洞还是第一次派儿子代他出门看望人，怕他年轻不懂事，遂仔仔细细地吩咐着。

仁挺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信任，突然间有一种已长大成人的感觉，兴奋地领下了这道父命。



维新志士谭嗣同

第二天一早，大根陪着仁挺来到巡抚衙门。门房见是总督的二少爷来问候抚台，十分殷勤。抚署总文案出来接待，又亲自陪着来到谭继洵的卧房。谭继洵得知后，硬是挣扎着起床亲自接见。他见仁挺长得一表人才，举止也很得体，甚是高兴，对张之洞的这番举动也颇为心暖。

为了答谢总督的心意，待仁挺走后，他把自己的小儿子叫过来，吩咐儿子明日到督署去代他谢谢张制台。谭继洵的这个小儿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感天动地泣鬼神的一代人杰谭嗣同。

谭嗣同虽贵为巡抚公子，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不幸。若说起人生幸福来，他远不及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谭嗣同同治四年出生在北京，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户部做山西司员外郎。谭嗣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徐氏为父亲的发妻。他出生的那年，父亲纳妾卢氏，卢氏比丈夫小二十三岁。在谭继洵的眼里，十八岁的小妾远比四十出头的发妻漂亮动人，他的爱心几乎全部转到卢氏的身上，而卢氏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自私女人。从此，原本和谐的家庭埋下了多事种子。

嗣同七岁那年，大哥回浏阳完婚，因为嫡庶不和，徐氏有意借儿子完婚之机离开北京。嗣同与二哥留在父亲身边读书。徐氏走后，卢氏便把平日积压在心里的怨恨向嗣同兄弟发泄。嗣同年幼，更成了卢氏经常打骂的对象，卢氏又在谭继洵面前大说他的坏话，使得他失去了父爱，小小的年纪，便开始懂得以少言寡语、含恨忍痛来应对世事。一年后，徐氏从浏阳回来，见到小儿子骨瘦如柴、木讷呆滞，伤心痛哭。七八岁年纪，正是一个人性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的精神创伤为谭嗣同特立独行的性格奠下了基础。

光绪二年春天，北京流行白喉。出嫁不久的二姐染上此病，随后，母亲徐氏和长兄也染上了，五天之内，三人先后去世。十二岁的谭嗣同也感染上了。他在床上昏死三天三夜，竟然苏醒过来，留下一条命，父亲因而又给他取了个“复生”的名。这段家庭惨故给谭嗣同打击极大，多少年后，每一提及此事，便歔歔流泪。不久，二哥护送母亲及大哥的灵柩回浏阳安葬，并留在家乡主持家务。嗣同仍住京师读书。从那以后，后母卢氏便将谭嗣同视为眼中之钉，想方设法虐待他。谭继洵公务繁忙，不理家事，在卢氏的调唆下，也不喜欢这个死里逃生的儿子。

谭嗣同痛失母亲，又缺少父爱，只有书籍伴随着他孤单寂寞、伤

感多愁的心灵。如此环境，促使谭嗣同逐渐形成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厌恶旧秩序，渴望冲决罗网的叛逆性格。

他在父亲送他诵读的《闾墨大全》上愤怒地批道“岂有此理”四个大字，却以大量的精力阅读各种不上台面的杂书。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北京镖局的镖师大刀王五。大刀王五是个回教徒，从小与父母失散，在浪迹江湖中长大。他武艺精熟，尤以善使大刀出名。谭嗣同与他交往，不仅从他那儿学到武功和江湖义气，也由此获知生活的艰辛及社会的复杂。

不久，谭继洵外放甘肃巩秦阶道。谭继洵在甘肃十二年，这期间谭嗣同不断往返浏阳与甘肃之间。他从名师读书，深究天人之际，又喜与边塞将士往来，纵马狩猎。在多次南来北往的过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和百姓的艰苦，强烈的济世救民愿望，就在这跋涉奔波、风餐露宿的日子里萌生了。

张之洞听说谭继洵派儿子谭嗣同过来答谢，满心欢喜，他早就想见见这位不寻常的后生辈了。张之洞知道谭嗣同，是听杨锐说起的。杨锐听他的那班年轻朋友说，当今天下有四大名公子。战国时期的四大名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名传颂。当今也有这等公子？杨锐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这四大公子分别是谁，于是朋友告诉他，这四公子即丁日昌的儿子丁惠康，吴长庆的儿子吴保初，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另一个便是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陈宝箴虽在武昌，但陈三立却在京师，而谭嗣同却近在咫尺，怎能失之交臂？喜交朋友的杨锐务必要结识。托人介绍，杨锐认识了谭嗣同，果然一见倾心。谭嗣同也喜欢杨锐，彼此成了知心之交。有一次闲聊天时，杨锐对老师说起了谭嗣同，说谭抚台的这个公子书读得如何好，诗文做得如何好，尤其可贵的是豪侠仗义，武艺出色，堪称文武双全。张之洞听了心里一动，读书做诗文不奇怪，难得的是以一抚台公子而有武功。武功这码子事，本是八旗子弟的特长，时至今日，连八旗子弟都不习骑射了，一个汉家高官的公子居然好此道，实为罕见。想不到平庸懦弱的谭继洵，竟然会有如此卓犖不凡的儿子！张之洞真想见见，但总没有机会，不料今日他自己来了。

张之洞吩咐安排在小书房接见。张之洞与人相见通常安排在客厅或茶厅，倘若为他所喜欢，或愿与之深谈的人，则安排在小书房，至于与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如桑治平、杨锐、辜鸿铭等人，他有时也会在签押房里直接交谈。

当下张之洞离开签押房来到小书房里。只见一个人早已在此等候着，见他来，立即起身，垂手肃立。张之洞注目看这人年纪约摸二十七八，中等略偏矮的单薄身材，清癯的面容上镶着两只微觉凹下的双眼，那双眼睛中流露出的是忧郁思虑的目光。张之洞知道这便是谭嗣同，他丢掉素日的倨傲，主动打着招呼：“是谭公子吧，请坐，请坐。”

“张大人，晚辈向您请安。”谭嗣同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说着，同时向张之洞深深一鞠躬，然后落落大方地坐下。

“哦，你的官话说得真好，在北京住过几年？”张之洞从小在贵州长大，父亲说的又是一口南皮话，他的官话其实说得并不好。常与他打交道的人官话都说得不好，尤其是衡阳人王之春、义宁人陈宝箴，那一口带着浓厚家乡腔的官话，既难听又难懂，乍然在武昌听到这样纯正的官话，犹如久喝浑浊水，突然饮到清泉似的舒畅。

“我出生在北京，一直长到十三岁，才第一次回浏阳老家。”

“哦，怪不得。”张之洞点点头，用父辈的慈爱望着这个名气不小的年轻人，“你是老几，今年多大了，成家了吗？”

“我有两个亲哥哥，还有一个嫡堂哥哥，故家人都叫我老四。今年二十八了，早已娶妻，岳父名叫李寿蓉，署理过汉黄德道，前些年奉调去了安徽。”

“哦，你还是李道台的女婿。”张之洞随口问，“令堂身体健朗吗？”

“先母已去世十多年了。”谭嗣同一提起母亲，就想起当年家里同时摆着三口棺木的惨景，语声不由得哽咽起来。

这孩子天性纯良！张之洞心里想着，便不再问他的家事了。“令尊的病好些了吗？”

“好多了！”谭嗣同诚挚地说，“家父深谢大人遣公子问候的一片好意，特意叫我来答谢，二来告诉大人，他今日好多了，明天便可以起床办公务了。”

“不要那么急，令尊高龄，应当多休息几天，待痊愈后再办公不迟。”

“家父说，昨日公子送的厚礼，他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特命我给大人回赠一架鹿角。这是家父做甘肃藩司时一位朋友送的。西北梅花鹿角养精提神，更要胜过他处产的鹿角。”谭嗣同说罢，从椅背后提起一个大布包来。他打开布包，露出一架二尺长的黑褐色长满绒毛的梅花鹿角，他起身双手奉上。

张之洞面对这份贵重的礼物，颇觉为难。他平生不喜欢别人送礼，尤怕送重礼，绝大部分礼品他都婉拒不接。但处于眼下情势，这份重礼，他真的不便推辞，推辞则意味着拒绝巡抚的好意，今后督抚共事便更难了。想到这里，他微笑着说：“好吧！令尊的这番厚礼我也不能拂逆，我收下了，你回去后代我多多致谢。”

“谢谢大人赏脸！”

“杨锐多次在我面前提起你，说你文武双全，豪侠仗义，我为谭抚台有你这样的佳儿感到高兴。”张之洞充满爱抚的目光和蔼地望着谭嗣同，他这话完全出自内心。本想再说一句“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话到嘴边又噙下去了。

“大人夸奖了。杨叔峤是个实诚君子，前两天我还收到他从京师寄来的信，说是在内阁做中书感觉沉闷，还不如在武昌。武昌虽忙碌，但有生气，日子充实得多。在内阁做事，心情烦，连读书的情绪都没有了。”

提到读书，张之洞听杨锐说过，谭嗣同在名儒欧阳中鹄的指导

下，已经研读完毕《船山遗书》，便问：“听说你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读了王夫之的书，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船山先生的书体大思精，晚生自以为尚未能入其门槛，不过也有点体会。晚生以为，船山先生隐居著述四十年，无非是要向世人阐述他的一个信念，即人当与时共进。”

张之洞读书，除经史外，偏重于诗文，对子书不很喜爱。曾氏兄弟在江宁刻印的《船山遗书》，他当时作为湖北学政，也蒙金陵书局赠送一部，但他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常听人说船山书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气”、“理”、“道”、“器”、“知”、“行”方面的辨析，而船山隐于山中著书立说，最隐秘的目的乃在于伸张民族大义；甚至还有人私下里说，曾氏兄弟打下南京后，急于刻印船山的著作，实际上是想借此洗刷自己助满压汉的罪过。当然，张之洞对此类私下臆测绝不相信。

至于说船山学说的宗旨是阐述人应与时代同行这个说法，倒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是船山的本意，还是这位超脱凡俗的公子的自我见解？船山有副名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船山可以在六经中别开生面，年轻人也可以从船山学说中别开生面，且听他的解释吧。张之洞微笑着说：“你的领悟力真是过人。船山数百万言殚精竭思的著述，让你一句话就钩玄提要了。”

谭嗣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晚生读书是奉行五柳先生的榜样，好读书而不求甚解，很可能钩提的不是船山的玄要，不过我以为当如此去理解船山的学说。”

张之洞想：研究船山的这种方法或许不可取，若论经世致用，则未尝不是通者之识。张之洞读书，历来最重这个“通”字，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恰好不懂这点，变成迂腐不通；倘若迂腐不通，读书再多也无用。这就是孟夫子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

“四少爷，你给老夫说说你对与时同行的认识吧！”

“张大人，晚生以为，与时同行不仅仅是船山学说的宗旨，而且

是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成就事业的根本之途。一个人，不管你有再大的本事，倘若与天作对，与时作对，则必然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衡之前朝前代，此种人不胜枚举，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罢了。”

张之洞为官几十年，敢于在他面前如此大言炎炎的年轻人很少。是身为巡抚公子，一向自大惯了？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识深浅反而易于放言高论？抑或是真正不同流俗，惊异的只是别人，在他自己却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张之洞边听边默默地想着。

“就拿眼下来说吧，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合肥相国虽然有些事做得不惬人意，但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有一句话说得最妙不过。他说中国正处在三千年一大变局之中。一个‘变’字最是深刻地概括今日国家的局势。既然局势变了，一切也应随之而变。有句本不是晚辈应该说的话，但久蓄于胸，平素无机会一吐，今日在大人面前，尽管有可能受狂妄之讥，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

“什么话，你说吧。”张之洞和蔼地鼓励。

“大人，以晚辈所见，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因循守旧，而不知变革维新。”

“变革维新”！“变革”与“维新”本是两个古老的旧词，现在由年轻的谭嗣同加以组合吐出，让五十五岁锐意进取的湖广总督为之一震。他开始对眼前这个名公子另眼相看了。

“这一点在官场最为突出，湖北官场尤为典型。不瞒大人说，家父便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这句话，晚辈也曾当面对家父说过，家父也承认这一点，说像他这样经历和年岁的人，还是因循守旧最为保险。”

张之洞不由得笑了起来，说：“足下父子能这样倾心交谈，实不容易。”

“这种交谈太难得了，只有在他心情极为舒畅时才可偶尔言之。

家父一生很少舒畅，他总在忙碌忧虑中度过。不是晚辈袒护，像家父这样的人，当今官场还不太多见，最多见的是武昌知府和江夏县令一类人。他们真的是曾文正公五十年前所说的推诿、颀颀式的官员。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大事，依晚辈愚见，最主要的还不是缺资金，最主要的是要如何对待一大批这样昏聩的官吏。”

这番话使张之洞又是一震。他先是对谭嗣同这种狂放的态度颇为不满。最主要的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只有子青老哥、阎丹老那样的人才可以说的，作为二十多岁的子侄辈，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得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短缺。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得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从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定，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

“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

“不错，那一定是煤。”张之洞大为高兴起来，“铁政局的洋矿师说：有的煤就在表层，叫露天煤，普迹寺的黑石块很可能就是露天煤；露天煤烧完了，他们不知道往深里挖。你的想法很好，看来你们浏阳会有大量的煤。”

“我就是这样想的。”谭嗣同脸上泛起真情的光彩，“所以，我想请行家去我们浏阳查勘，说不定除煤外，可能还有铁、铜等矿石。我们把这些地下的宝藏挖出来，不就给浏阳百姓带来财富了吗？”

“好好，我支持你。你什么时候去，我叫铁政局派两个英国矿师陪你去，帮你查勘。若有的话，今后就在浏阳再建一个煤矿局，由湖南巡抚衙门来负责办。若他们不热心的话，你再找我，我来办。挖出的煤就运到武昌来炼铁，无非就是远一点，多点运费而已。”

这番话顿时把两代人的心拴到一块。谭嗣同心里涌现出一股多年

来少有的痛快，他敞开胸怀对张之洞说：“大人，晚辈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办算学馆、开矿，我以为尚是第二位的事，要使老百姓富裕，国家强大起来，第一位的是要变革维新。变革维新的榜样便是西洋各国，开矿炼铁、造机器、制枪炮等等是具体本事，当然要学习，更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政令法律，也即是说我们要来一次新的变法，变革祖宗成法。如此，中国或许有希望。否则，任何好的技艺到了中国来都会变味，犹如橘变成了枳。”

“变法”，一听到这个词，张之洞立即想起了车裂的商鞅、放逐的王安石、鞭尸的张居正，这可不是随便谈论的话题！谭嗣同布衣青年，他可以童言无忌，身为封疆大吏对这等大事是不能随便说的，他决定转一个话题：“橘过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老夫听杨锐说，你文思敏捷，为文下笔千言，吟诗七步成篇。”

“叔峤夸奖了。”谭嗣同笑了笑说，“不过，若是不以太高的标准来要求，随便吟一两首还是可以的。”

“好。老夫就试试你如何？”张之洞指了指对面书架上的西洋座钟，“你就当着我的面，用一刻钟的时间吟一首七律。”

“请大人赐题。”谭嗣同毫不含糊地说。

张之洞略思片刻：“就以眼前之景为题，吟一首《登黄鹤楼览武汉形势》吧！”

“晚辈领题了。”谭嗣同说完这句话后便不再吭声，待坐在木靠椅上，面无表情，两只略为下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鎏金发亮的洋钟。张之洞望着瘦小的谭公子，觉得他眼下这个神态绝不像达官贵公子的模样，那木讷的面容，像是内心愁苦的入定僧；瘦小的身材，像是终年饥饿的放牛娃；那微凹的双眼，像是荒山坡上的两只小洞穴。张之洞越看心里越不好受：这孩子要么是心灵上蒙有常人所没有的极大创痛，要么是体内藏有未察觉的暗疾隐病，或许难保永年……

“大人，晚辈借你的纸笔用用。”正在张之洞胡思乱想的时候，谭嗣同已起身了。

“好，好。”张之洞也跟着起身，指着书桌上的文房四宝说，“你写吧！”

谭嗣同来到书案边，提起笔来，蘸了墨后，在一张空白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起来。张之洞跟在他的身后看，一边轻轻地念着：

黄沙卷日堕荒荒，一鸟随云度莽苍。

山入空城盘地起，江横旷野竟天长。

东南形胜雄吴楚，今古人才感栋梁。

远略未因愁病减，角声吹彻满林霜。

谭嗣同放下笔，拿起诗笺，双手递给张之洞：“大人是诗界巨眼，晚辈献丑了。”

“不错，不错。”张之洞接过诗笺说，“这首七律通篇都不错，尤其首联两句最好。前人说陈思王最攻起调，看来你写诗学的是曹植一路。接下三联略嫌伤感了点。年轻人嘛，虽有点坎坷挫折，毕竟年富力盛，前途远大，宜乐观激扬为好。这种忧思重重的风格，大概也是受曹植的影响吧！”

谭嗣同说：“大人所论极是。我在吟诗的时候，仿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孤单失群孤立无援的小鸟，随着浮云在莽苍苍的天际上吃力地飞呀飞呀，不知何处是归宿。”

“喔！”张之洞敛容望着谭嗣同，一时无语。他做学政多年，学生数以千计，像这等身处富贵之家而忧心忡忡的年轻人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原本想叫仁挺与嗣同交个朋友，以便仁挺有一个文武兼资的同龄榜样，但此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怕这个思想不羁而心绪愁苦的抚台公子给儿子带来不利的影响。

这时，梁敦彦急匆匆地走进来，附着张之洞的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话。只见张之洞脸色陡然阴沉下来，对谭嗣同说：“四少爷，老夫有急事要办，对不起了。回去后转达对令尊大人的谢意，请他多休息几天，待病完全好后再办公事不迟。”又对大根说，“你送谭公子。”

三 古老的苏格兰情歌，勾走了辜鸿铭的魂魄

送走谭嗣同后，梁敦彦又回到小书房，关起门来将刚才说的事对张之洞说了个详细。原来，他说的这件事发生在辜鸿铭的身上。

自从谅山大捷前夕，辜鸿铭从香港来到广州，进入两广总督幕府以来，已经在张之洞身边八九年了。从两广到湖广这八九年间，他的身份是翻译科主办。主要做的事情，一为充当总督衙门与广州、汉口的英、美等国领事馆的联络与翻译，二是检索每天送到衙门里的各国洋文书报，将重要内容摘录出来交给张之洞。张之洞对此事很重视，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阅读辜鸿铭昨天为他准备的洋文报刊摘录。辜鸿铭的本职工作做得很好，无可挑剔，但他的缺点很多，常常成为幕友们议论的对象。

要说辜鸿铭这人，也可真说得上总督衙门一道独特的风景。首先是他的那副中西结合的古怪模样引人注目，这点自不必提了，单就他那一身打扮那一副神态，也格外地招人议论。

他一年到头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帽，他说他走遍全世界，唯有这种服装最高雅最舒服。这一高论博得周围人的一致赞同。但大家看不顺眼的是他脚下穿的不是人们通常穿的厚底布鞋，而是地地道道的洋人穿的皮鞋。

另一特色便是一根西洋拐杖不离手。中国人非老者不策杖，辜鸿铭初进督署不过二十几岁，便一天到晚提着一根拐杖，很令人看不惯。同寅问他，他回答说拐杖不是为帮助走路，是一防歹人，二防恶狗。久而久之大家也看出了，他其实也不是防歹人恶狗，而是故意做出一种异于别人的做派。

每天早晚两次，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身材瘦高，两肩后仰，右手拿

一根不停晃动的手杖，脚底下不停地发出“踏踏”响声，一副趾高气扬眼中无物的怪人，不用问，此人即辜鸿铭。他那高视阔步、不加检束的神态，与幕友房里所有其他人的谦卑收敛、彬彬有礼形成鲜明的对照。辜鸿铭刚来的那一段时期里，大家都不喜欢他，很少有人跟他交谈。

但后来，幕友们慢慢发现他的许多可爱之处来。首先是他特别的勤勉敬业。他每天都是最早来，最晚走。他一天做的事比谁都多，却从无一言怨言。再则是他特别的坦诚直爽，表里一致。他有话当面说，从不背后说人的不是；说起话来是清水观鱼、竹筒倒豆，既不掩饰，也不留几分。凡事说了就过去了，不藏心里，不记仇恨。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的中国学问的进展之快，使得幕友房的许多耆宿惊叹而自愧不如。

刚进督署那阵子的辜鸿铭，不要说中国学问了，就连中国话也讲不地道，写出的中国字来，不是少腿，就是缺胳膊，要边看边猜才能认全。幕友们在一起闲聊时，常常会说起前代旧事，本朝掌故，辜鸿铭听了很有趣，但他插不上嘴，因为他几乎不懂中国历史。大家也会津津乐道唐贤的诗宋人的词，辜鸿铭常会为那些美丽的诗词而入迷，但他也不能置喙，因为他知道的前人诗词很有限，至于同僚们的诗词唱和酬答，他更是沾不上边。

他终于认识到，离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还差得太远，尤其在这人文荟萃的总督衙门，更有一种自惭形秽之感。辜鸿铭是个极为好强的人，既然回到中国，既在督署做事，就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士人。他不能容忍自己这种被人讥嘲落在人后的状态。十多年的西洋求学史，使他对自己的天赋和才华有充分的信任，他决心在很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他更坚信只要有个三五年的攻读，他就可以在中国学问上，超过周围这一批自认为才学满腹的书生们。

有人告诉他，求中国学问，不用找别人，身边的总督便是中国学问的泰斗，无论经史子集，无论文章诗词，他都是当今海内少有的大家。于是进督署半年后的一天，他走进签押房，问张之洞，欲探中国

学问之宝，路在何处。张之洞送他一套自著的《轩语》，说你先读读这本书，一个月后再来找我。

辜鸿铭将《轩语》捧回，每天傍晚从督署回家后便挑灯夜读。全书不到三万字，他反反复复读了十遍，大部分都能背下来。这部为四川学子撰写的书浅近平易，语言流畅，很好诵读。每天晚上，仿佛张之洞手执教鞭，就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讲士人的德行、人品、志向，讲读书作文，讲经史，讲诸子百家，一步步地将他领到中国学问的门槛边。他想象里面一定是一片花香鸟语、祥云景星的极乐世界，他期盼张之洞带他早日跨过门槛去领略其间的万千风物。

一个月后，他将《轩语》送还给张之洞，请求总督再予赐教。于是张之洞又送给他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书目答问》，对他说，两个月后再来见我。

一连六十个不眠之夜，辜鸿铭沉浸在《书目答问》之中。他敬佩总督的博览群书，好学深思，他又惊叹自己的祖先原来为他准备了如许多的文字财产。他愧疚自己的浅薄无知，却同时又在这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面前困顿迷惘：这么多的书如何读，莫说一辈子，就是十辈子也读不完呀！至于穷究深研，更是无从下手。茫茫书海，舟楫何在，航线何在，彼岸何在？绝顶聪明的中西混血儿被自家的学问所震慑了，从一向狂傲自信的心中生出几分恐惧感来！

张之洞听完他的这一番感慨后，对他这种渴求上进的心甚是满意。他看出这是一个罕见的值得培植的人物：此类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才，颇为类似古代的王勃、李贺，是异才鬼才，不常出，不易见，乃可遇而不可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列举的二千二百余种书中圈出五十个书目来，其中包括十三经、二十四史、老、庄、韩、荀、楚辞、文选及李、杜、苏、韩等人的诗文。笑着对他说，这是你五年的功课，把这五十种书读懂读熟，你的中国学问的基础就打下了，但这还不等于你就是一个有见识有本领能办大事的人。在中国，读熟读懂这五十种书的数以万计，但其中真正能做大事的却微乎其微，这中间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读通了还是没有读通。能不能

通，通到什么程度，这不仅在勤于阅读，更在于有没有天赋。古人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存乎一心之妙，不关乎后天的学习，而在于先天的禀赋。你先不去管这些，先去读吧。每个月可到我这儿来一次，我抽出半天来为你传道授业解惑。

从那以后，辜鸿铭就一头扎进中国文化的经典。每隔一个月，他便带着平时所积累的各种问题，向张之洞请教。张之洞每问必详尽作答，毫无倦意。每次都让辜鸿铭满脑袋疑惑而来，一肚子欢喜而去。冬去春来，星移斗转，辜鸿铭在中国学问的海洋里扬帆猛进，破浪前行。

辜鸿铭在其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孔子教》一节里，谈到他对儒学的看法

一日，余为西友延至其家宴会，华客唯余一人，故众西客推余居首座。及坐定，宴间谈及中西之教，主人问余曰：“孔子之教有何好处？君试言之。”余答曰：“顷间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是行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俟优胜劣败决定后，然后举箸，恐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座客粲然。《传》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孔子六经之所谓道者，君子之道也。世必有君子之道，然后人知相让。若世无君子之道，人不知相让，则饮食之间，狱讼兴焉；樽俎之地，戈矛生焉。余谓教之有无，关乎人类之存灭，盖以此也。

或许是因为从小漂泊海外，亲身感受过异域的冷漠，因而爱国情感比国人更强烈；或许是熟谙西方文化，深知其炫人光芒下的阴暗面；也或许是一种天生的本性，促使他易于认同、乐于皈依东方精神，总之，辜鸿铭一旦进入中国经典后，就完全被她博大的胸襟玄妙的智能迷人的魅力所折服。就像多年浪迹江湖、饱受辛酸的游子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憩息于宁馨的家园，辜鸿铭在这里得到了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不仅认为华夏文化是世界伟大的文化，甚至认为是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文化。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认识，到处都说，逢人便讲，以至于到了偏执极端的地步。

那正是洋学问仗着坚船利炮，以它磅礴不可阻挡的气势向东方涌来的时候；是朝野上下竭力巴结讨好西方列强的时候；那也是崇洋媚外情结在年轻一代的心里悄然滋长的时候。辜鸿铭以在海外二十多年，通晓十国洋话的身份而表现出的这种态度，令人惊讶，使人不可

理喻。但张之洞对之特别欣赏。他常常当着众幕僚的面夸奖辜鸿铭，不仅夸他敬业勤学，更夸他这种崇尚中国学问的态度。张之洞对幕僚们说，不要看我张某人天天在办铁厂、买洋人机器，看我口口声声在说向洋人学习，其实我学习的只是洋人的技艺，是拿来为我所用，要说真正的学问，西方岂能比得上我泱泱中华。我们的学问好比长江大河，他们顶多只是湘江汉水；我们好比是汪洋东海，他们顶多只是云梦洞庭；我们好比参天大树的主干，他们顶多只是一些枝枝叶叶而已。

有了总督大人的支持，辜鸿铭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定了。也由于辜鸿铭以亲身经历在总督面前揭露西方的薄弱短处，同时也更使张之洞认为自己对中西文化的这种比较是正确的。

现在辜鸿铭已把中国的学问拿下来了。幕府的师爷，无论是谈经史还是谈诗文，他辜鸿铭都可以与他们谈得融洽而深入。由于他的过人聪明和机警，他常常会冷不防地出些怪点子来卡住那些侃侃高谈的师爷们，让他们突然噎住以至于翻白眼，于是他和周围的人便会捧腹大笑，其乐无穷。人们早已不敢小视这个辜洋务了，他不仅是中西杂交的混血儿，他更是一个中西会通的学者。

他除了满腹中西学问外，人们发现他还有一个独特的性格：风趣幽默。在中国的士人中，不乏学富五车的耆宿，不乏博古知今的通人，不乏七步成诗的捷才，更不乏刚正严谨、矜持稳重的君子，但少见风趣幽默的快乐人。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特征，然而，这的确是一个缺陷。

公务闲暇，辜鸿铭常常会将他自己所编造，或从外文书报上看到的有趣故事说给大家听，又时常会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怪论，成为众人饭后茶余叙说不休的谈资。

有一天午饭后，众师爷在院子里晒太阳，一边喝浓茶抽水烟，一边天南地北瞎聊天。辜鸿铭对众人说，我在洋人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趣谈，诸位要不要听。师爷们见辜洋务要说外国人的故事，立刻来了兴致。大家围在他的身边，敦促他快讲。

他说有个英国人叫濮兰德，曾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下做过几年录事司，平时爱给英国报纸上写点中国风土人情，但大多是皮相之见，无甚看头，只有近日写的一篇议论中国官员衣服上的黼黻小文颇值一读。濮兰德说，西洋跟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为了打通中国市场，西洋费了很大的力气，耗费数不尽的军饷。在战场上西洋每战每胜，中国不是对手，但是到后来与中国官员办交涉，却又每一次都处于下风，反而是中国获胜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西洋人纳闷不解。要说中国官员的才智胜过西洋人吗？他们一个个都木木讷讷笨头笨脑的，即使叫这些人去给西洋人看门都胜任不了。要说中国官员品行胜过西洋人吗？他们一个个都虚伪贪婪，见钱眼开，人品实在卑污。但就是这种无才缺德的人，为何西洋的钦差领事一和他们相遇，便心里恐惧，惶惶不安，最后在中国人步步进逼中不由自主地步步后退，使本来该得到的好处大大减少呢？西洋许多专家研究来研究去，都不得其解。最后让这个濮兰德给解开了。原来，这是中国官员衣服上的黼黻在作怪。他说中国官员衣服上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花纹，其实都是人所不识的咒语。这些咒语包围着一个个不同的动物图案，一旦与外国人谈判，这些咒语便会自动驱使动物图案发出磨牙般的尖刻声音。这种声音使得谈判的西洋人头脑发胀、神态昏乱、恐惧发抖，宁愿吃点亏早点结束谈判，摆脱痛苦。濮兰德说，他问了许多有过和中国官员谈判的西洋领事钦差，都说听到过这种令人恐惧的磨牙声。所以，他向西洋各国政府建议，今后，若与中国官员们谈判，不准中国官员穿他们的官服，要他们改穿我们的窄袖短衣，耸领高帽，他们的鬼魅伎俩就无法施展，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不会吃亏。



清朝官员合影(19世纪60年代初期)

辜鸿铭还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即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官员好吹牛皮上。此话见于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不吹牛屁》一节里——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入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作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屁不吹牛屁。”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屁也。《毛诗》有云：‘具日子圣，谁知乌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屁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矣。”

众师爷听后都开怀大笑。他们明知这是对洋人的调侃，却乐意用来暂抚被洋人伤害的心灵，求得一时虚幻的自慰。

又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师爷在做事的时候，突然放了一个响亮的炸屁，安静的文案房经此干扰，立时不安静了。隔壁房间的辜鸿铭也

听到了，他端起一杆紫铜小烟壶慢慢地踱过来，对众人说，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

有个西洋人名叫轨放得苟史，是个研究格致学的专家。因为听说近年来中国南方各省常患瘟疫，死了许多人，他心里怜悯，想把瘟疫病源找到，对症下药，抢救得此病的无辜中国人。他游历瘟疫盛行的几个省份，详细调查研究，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轨放得苟史说，中国的疫症来源于狗屁。狗之所以放屁，是因为狗得了病。而狗之所以得病，是因为狗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狗的肚子肠子里发热作烂，狗性本凉，凉热相杂，则成结滞之病。狗一得此病，五脏六腑中的污秽之气便不能下通，积久为毒，郁而成气，毒气从狗的肛门里排出，则成了狗屁。狗屁蔓延，瘟疫发作。

众师爷听了这个故事，笑得前俯后仰。那位年轻师爷笑后说：“辜洋务，你是骂人不着痕迹，骂我放的是有毒气的狗屁。”

辜鸿铭却正色道：“年轻人，你理解错了，这位轨放得苟史先生的故事，不是骂放屁的，而是讽刺今日中国做官的人。他的本意是说今日中国百病丛生，皆由管理者不当，而这些管理者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人。”

辜鸿铭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狗屁不通》一节——

近有西人，名轨放得苟史者，格致学专门名家，因近年中国各处及粤省常多患瘟疫之症，人民死者无算，悯之。故特航海东来，欲考究其症之所由来，曾游历各省，详细察验，今已回国，专为著书。其书大旨谓，中国疫症出于放狗屁，而狗之所以病者，皆因狗食性不相宜之杂物，盖狗本性凉，故凡狗一食杂种凉性之物，则患结滞之病。狗有结滞之病，脏腑中郁结之秽气既不能下通，遂变为毒，不由其粪门而由其口出，此即中国瘟疫之毒气也。总之，此书之大旨，一言可以蔽之曰，中国瘟疫百病，皆由狗屁不通。噫！我中国谓儒者通天地人；又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故儒者是无所不通。今若轨放得苟史者，连放屁之理都通，亦可谓之狗屁普通矣！

幕府师爷们大多有点真才学，只是官运不济，不能自己掌印把子，嫉妒之心由此而生。想得到而又得不到，所以对于官场，他们比普通百姓更为反感，故而他们听了辜鸿铭这个“狗屁不通”的故事十分开心，广为传播。没有多久，武汉三镇的官场里都知道西洋有个研究

狗屁的轨放得苟史的人。

辜鸿铭便这样常常给周围那些拘谨有余、放松不够的师爷带来乐趣，慢慢地大家也就不把他的古怪高傲太当成一回事，而愿意与他往来。

后来，幕友们又发现辜鸿铭的另一大缺点：贪女色。他已经有了妻子，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两夫妻感情很好，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外面拈花惹草。好女色，这是男人的常见病，本不奇怪，奇怪的是辜鸿铭喜欢的不是在容貌上，而是在脚上。兴许是在西方时间久了，从小长到大，他没有看见过缠足的女人。一踏上故国的土地，看到的都是裹成三寸金莲的女人，走起路来，一步三摇，颤颤巍巍。在辜鸿铭的眼里，这简直是人世间最美妙最不可言状的形态，相比起来，西方女人那种大步流星的动作，就显得非常的粗野，缺乏美感。他的太太的脚比一般女人的脚都要小，故他特别喜欢。他在外面寻的那些花草草，也都是些长相一般而脚特小的女人。辜鸿铭并不隐瞒他这种独特的嗜好，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讥笑，我行我素，任性所为。关于男女之间的结合，辜鸿铭还有一个奇怪的观点：一个男人娶几个女人是天经地义的。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才合适。反过来，一个茶杯配好几把茶壶就不合适了。辜鸿铭的这个比喻貌似有理，其实荒诞，但它新鲜有趣。一经出口，立时传遍三镇，很快又传到海外，成为当时中国的一句名言。这次梁敦彦告诉张之洞的事，就是因为女人而引起的。

三个月前的一个假日，辜鸿铭过江到汉口去玩，信步闲逛到江汉关旁边，被一栋乳白色的小洋楼吸引住了。这小洋楼上下两层，外形酷似苏格兰的民居风格，辜鸿铭猜想它的主人一定是位英国人。

洋楼用一铁栏杆围着，沿栏杆的是一排三尺来高修剪整齐的油绿女贞树。女贞树旁种着十多株郁金香。时正初夏，郁金香枝上绽开一朵朵美丽的花儿。鲜花翠叶围绕着乳白色的墙壁，组成了一幅色彩谐调的图画。这曾经是眼中再熟悉不过的风景了，不料今日在汉口的长江边见到。辜鸿铭久久地伫立在铁栏杆外，望着这一切，昔日苏格兰

群岛的风光顿时在脑海里复活：小小的山包上长满了柔软的青草，草中点缀着各种黄白红紫小野花；一阵轻风吹过，青草低伏，野花摇晃几下后又挺直起来，让人觉得那不是小花，更像上下飞舞的彩蝶。远处是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雪白的飞絮飘浮在与海水一色的天幕上，亮丽得如同刚从田里摘下的棉花。几只小鸟欢快地穿过头顶，落在一幢造型怪诞的小楼顶上，发出啾啾的叫声。一阵悠扬的歌声从远的海滩边飘了过来，辜鸿铭仔细地聆听：

夏日的和风吹动着我的丝裙，

我来到河边放一只纸船，

船上载着我写给他的信。

远行的河水啊，

请你将信送到福思湾，

让他知道我有一颗火热的心。

秋天的果园到处是一片亮晶晶，

我摘了一只苹果亲了又亲。

远飞的大雁啊，

托你将一片苹果送到福思湾。

那红红的果皮是我的唇印，

那香甜的果汁，

是我们成熟的爱情。

又是露莎在唱歌。露莎是一个牧羊少女，她每天早上迎着朝霞，唱着牧歌，将一群绵羊赶到山坡下吃草。每天傍晚她追着夕阳，唱着牧歌将羊群赶回家。露莎的活泼可爱，引起了正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辜鸿铭的注意。十九岁的辜鸿铭风度翩翩情窦初开，他终于爱上了这个牧羊女，牧羊女也喜欢这位炽热似火的外国学子。每天一早，辜鸿铭走出学校大门，在路边迎接前来牧羊的露莎。傍晚他又特为送露莎

走一段很长的路程，直到看见露莎的家门才返回。他们唱情歌小调，谈爱情诗篇，说庄稼收成，讲校园生活。他还对她谈那遥远而亲切的槟榔屿，谈自己从没去过却神往已久的东方古国。在异国他乡枯索的求学岁月里，温柔多情的露莎给辜鸿铭带来多大的慰藉和欢乐啊！他暗地下定决心，毕业后，寻找一个工作赚了钱后就来娶露莎。岂料两个多月后，露莎流着眼泪告诉辜鸿铭，她的父亲说他是中国人，中国贫困野蛮，男人头上拖着猪尾巴，女人脚裹得小小的，不能嫁到那里去，逼她嫁给一个小厂主的儿子。露莎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明天就要离家出嫁了。露莎动情地说，她将永远记住这段珍贵的感情，永远不会忘记他。辜鸿铭怔怔地听着，不知说什么为好。露莎父亲的态度强烈地挫伤了这位混血儿的自尊心，在他的潜意识中，或许那时便种下了厌恶西洋渴望回到自己家乡的心思。从那天以后，辜鸿铭再也没有见到过露莎了，但露莎给他的爱情和分别时的深吻，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铭心刻骨，永志不忘！

突然，江面上飘过来几滴雨点，将辜鸿铭从往事的追忆中苏醒，他奇怪地发现，那首露莎喜欢唱的情歌，还在被人唱着。他明白过来，原来是身边的歌声把他带回了爱丁堡大学时期的那段浪漫岁月。他定定神，发现这首苏格兰情歌是从小洋楼里传出来的。这就对了，这楼上一定住的是苏格兰人。你看这房子风格，这周边的环境，都在告诉你主人的国籍。是的，这里应是汉口的英租界。

“外面的先生，你听了好久的歌了，你能听得懂吗？”阳台上出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她挥着手与楼下的辜鸿铭打招呼。

“听得懂，听得懂！”辜鸿铭快乐地回答，“你唱的是苏格兰古老的情歌《牧羊歌》。”

“你是英国人？”女人定睛看了一眼辜鸿铭，突然改用英语问道。

辜鸿铭觉得稀奇，那女子明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怎么可以说出英语来？难道她在英国留过学，或许她根本上就是英籍华人？

“不，不是，我是中国人，我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过四年书。”

“哦，太好了。”那女子显然也很兴奋，“天下雨了，先生，你要不要到我这里来躲躲雨，我们一起聊聊。”

辜鸿铭是个见了可爱的女人便情绪亢奋的男人。一个中国女子能唱英国歌，说英国话，素昧平生却如此大方地邀请他进屋，这有多可爱！辜鸿铭浑身血液奔腾起来。他高兴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您开门吧，我就进来。”

一会儿，一个女仆出来，把铁门打开，辜鸿铭进了洋房一楼的客厅。客厅宽敞明亮，厅内的摆设完全是英国式，墙壁上挂的是鎏金雕花宽框大油画。正打量间，刚才在阳台上说话的年轻女人下楼来了。那女人显然给脸上补了妆，又换上一件合体的黑底金花丝绒旗袍，虽不很漂亮，却生动光亮。尤其令辜鸿铭兴奋的是，那女子有一双特小的缠足，走起路来袅袅婷婷，摇摇晃晃。辜鸿铭立时被她彻底俘虏了。

“欢迎您来做客，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在女仆端上咖啡的时候，女主人有礼貌地问着。

“见到您，我很高兴。我姓辜，名鸿铭，字汤生。”辜鸿铭不知这女子结婚与否，在“太太”和“小姐”之间拿不定主意，干脆用“您”来称呼。

那女子笑笑：“我看您的模样，以为是英国人，却原来是道地的中国人。”

“不道地。”辜鸿铭笑着说，“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我是个混血儿，用中国话来说，是个杂种。”

那女人大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连声说：“先生是个很有趣的人，很有趣的人。请喝咖啡。”

“我应该怎么称呼您？”放下咖啡杯后，辜鸿铭问。

“我叫苏巧巧，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我的丈夫是个英国

人，他叫费格泰。你叫我费太太吧！”

“费太太。”辜鸿铭赶紧恭维，“您的苏格兰民歌唱得很好。调子唱得准，歌词也唱得很清楚。您的英文很好，您一定在英国住过多年。”

费太太莞尔一笑：“我一天英国也没去过。这歌是我丈夫教我的，除了这首《牧羊歌》外，我还可以唱几首英国小调，但我的英国话说得不好，只能说几句简单的。”

“费太太真聪明，没有去过英国，能唱这么好的英国歌，太不容易了。请问费先生是在领事馆做事吗？”

“不，他是做生意的，上个月回英国去了，要两三个月后才回来。”

辜鸿铭心里怦然一动，想着：这两三个月里如果我能天天伴着她就好了。

“费太太，您刚才唱的《牧羊歌》我也会唱，我唱给你听吧！”

“好，好！”辜鸿铭正要唱的时候，她又突然说：“等一等！”

费太太转身走进房里，出来时手里抱了一把三尺来高的琵琶：“我来给你伴奏。”

这太有趣了。中国的琵琶为苏格兰的情歌伴奏，辜鸿铭还是第一次遇到。费太太信手弹了两句，果然从琵琶弦上听来的西洋曲子又别有一番味道。辜鸿铭按捺不住满腔的激情，在费太太的客厅里引吭高歌起来。那纯正道地的苏格兰语言，那深厚雄壮的男中音，伴随着清脆激越的古老的中国琴韵，真是动听极了。

辜鸿铭在这栋小洋楼里足足待了两个小时，出来时兴犹未尽。回到家里，费太太的小脚、琵琶弦上流出的《牧羊歌》时时在他的脑中浮现，如同一把火在心中燃着，烧得他心神不宁，浑身燥热。苦苦地

熬过三天，他实在熬不住了，便去找协理总文案梁敦彦请假。梁敦彦那年和陈念初等人入督署时，被安置在电报房。梁为人朴实不爱出风头，在电报房一待两三年，并不受重视。有一天傍晚，京师总署突然来了一份紧急电报，电报房里所有的人都已不在了，唯独梁敦彦一人在房里读书。张之洞便叫他翻译，梁很快便译出来了。张之洞很高兴，跟他多聊了几句，这才发现原来梁是一个十分勤奋敬业的人，第二天便撤换原电报房的头目，让梁敦彦代替。不久又提拔他做了协理总文案，协助总文案梁鼎芬主管洋务、翻译两科。梁准了假，辜鸿铭匆匆过江来到汉口。他先去珠宝行里花一百多两银子买了一根珍珠项链，项链的中部还悬着一块翠绿暹罗宝玉。他把它藏在衣袋里，然后敲开费家的铁门。费太太见到他，也同样很高兴，说了一阵话以后，辜鸿铭邀请费太太到英租界一家英国人开的餐馆里吃晚餐。在跳跃的烛光下，在亮闪闪的刀叉间，他们边吃边聊，谈得十分愉快。

辜鸿铭秉兴拿出项链来，恳切地请求费太太收下。费太太并没有讲客气就收下了，并当着辜鸿铭的面把它戴在颈脖子上。辜鸿铭很高兴。夜很深了，过江的轮渡也早已停开，费太太邀请他今夜住在她家，辜鸿铭大喜过望。这夜，他和费太太恩爱缠绵了大半夜。第二天，他坐在首班过江渡船上，想起昨夜的事来，心里又喜悦又有点害怕。这女人不是别人，她是英国商人的太太，倘若被那英商知道，他绝不肯罢休，就此收场罢。但是到了傍晚，辜鸿铭又心猿意马起来，神差鬼使般地再次渡过长江来到英租界，费太太早已精心装扮在家苦等了。辜鸿铭知道后，暗暗责备自己的胆怯。从那以后，辜鸿铭隔不了两三天就要过江与费太太幽会，原先的怯意早已丢到九霄云外。辜太太知道丈夫有了新的外遇，却奈何他不得。辜鸿铭为女人舍得花钱，辛苦挣来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费家。

辜鸿铭爱裹足及他的壶杯之譬，见于陶菊隐所著《近代轶闻》中的《辜鸿铭》一节

辜鸿铭曾入英国剑桥大学，为吾国士林中精通英文之巨擘，无论新旧学子均以是誉之，然其人拘泥旧学，为顽固派中坚。著述甚宏，尤以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一书脍炙人口，是书原名《中国人之灵魂》，对三纲五伦之说阐发靡遗。辜生平推崇专制政体，终其身复辟派，又以蹂躏女权为乐，此即深中“君权、父权、夫权”之麻醉，而欲躬体力行者也。辜虽涉足重洋，顾以为西人哲学徒堪覆瓿，唯国有儒学涵义至广，有永垂不朽之价值，学者

宜以华籍译为西文，流被寰宇，而不宜摭拾西人谰语奉为拱璧。辜生平最悦裹足女人，谓与审美观念、卫生原理皆相合，闻者骇笑，盖裹足与二者适相背驰，而辜反其道而言之，宜为庸俗所腹诽也。然辜逢人解曰：“凡研究生理学者，皆知身体上之一部抑于此者必伸于彼；女子应深处闺中，其足部发达与否无关宏旨。”闻者益为绝倒。辜又赞成多妻制。一日，有美国女作家访，询之曰：“颇闻君倡多妻之说，然乎？”辜应之曰：“然。”曰：“君亦倡多夫之说乎？”曰：“否。”曰：“然则男子可以多妻，女子胡不能多夫也？”辜以目四瞩，指几上茶盘曰：“请以此物为喻：盘上置壶一杯四，倘吾人变更之而壶四杯一焉，可乎不可？壶犹夫也，杯犹妇也，杯可多而壶不可多，亦犹男子可拥多妻而女子不能事多夫也。”女士知其不可夺，默然而退。又某君言，辜之记忆力极强，英文外兼通德、法、日、西班牙、拉丁、希腊诸国文字，似生而知之者。其乡人蜚声文坛者，有严复、林纾诸氏。

四 偷情的辜鸿铭被英国商人扭送到领事馆

相处时间久了，费太太说了实话，原来她并不是费格泰的太太，只是他的情人。她原是苏州窑子里的妓女，被费格泰看中赎出来的。至于费格泰，也不是个正经商人。二十多年前，他以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份从英国来到中国投靠戈登，编在戈登的洋枪队里。后来戈登回国，洋枪队解散，费格泰便留在中国。那时中国官场的几个大人物急于借洋务自强，费格泰抓住这个机遇，利用自己能讲中国话、熟悉中国官场的有利条件，往返英美与中国之间，做起军火生意来。他从中牟取暴利，很快发了横财。费格泰在英国有个太太，在上海、广州两处各置一个家，包一个女人，这栋小洋楼连同苏巧巧在内是他在中国的第三个家。苏巧巧说她其实并不爱费格泰，他又老又丑一点不可爱。苏巧巧还告诉辜鸿铭，这一两年来，费格泰都在与湖北铁政局做生意，铁厂所需要的各种重要机器，都由他经手，到英国去订货。此时的辜洋务已对铁厂机器都不感兴趣了，他的兴趣只在苏巧巧一人身上，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费格泰晚一点从英国回来，最好是永不复返，让他长享与苏巧巧的偷情之乐。

正所谓乐极生悲，离苏巧巧告诉他费格泰返回中国的日期还有半个月的一个深夜，正当辜鸿铭和苏巧巧两人在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费格泰突然回来了。辜鸿铭赤条条地被当场抓住，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苏巧巧被费格泰狠狠地揍了一顿，嘤嘤哭泣。费格泰将辜鸿铭捆绑起来，第二天一早送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辜鸿铭操一口熟练的英语和领事馆的领事谈话，承认自己对不起费格泰先生，愿意受惩罚，

并说自己曾在英国留学，又在湖广总督衙门洋务处做事，今后可以帮费格泰先生的忙。

英国领事和费格泰听后颇为吃惊。他们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个奇货可居的人物，便马上招来一个摄影师，给辜鸿铭拍了不少照片，以便留下不可否认的真凭实据，然后解开捆在他身上的绳索，对他以礼相待。英国领事和费格泰在另一个房里商量好半天后，对辜鸿铭说：“我们准备释放你，但要总督衙门派个有身份的人前来领取，你看叫谁来？”辜鸿铭想了想，觉得叫梁敦彦来最合适。一来他是协理总文案，翻译科归他管辖且又懂英文；二来他为人宽容厚道，好说话。

就这样，一封发给湖广总督衙门协理总文案的短函到了梁敦彦的手里。他觉得这是件很棘手的事情，便过来请示张之洞。

当得知辜鸿铭是与人偷情被逮到英国领事馆，而那女子的丈夫又是英国人的时候，张之洞很是恼火，狠狠地骂了一句：“混账东西！”



“香帅，英国领事馆很可能在辜鸿铭身上做点文章，要我们答应些什么，他们才会放人。”梁敦彦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噢，很有可能。”张之洞思忖一会说，“辜鸿铭做了缺理的事，后果应由他一人承担，与我们无关。念及辜鸿铭人才难得，如果对方要他赔偿一笔款子，他又拿不出的话，一万两之内，我们可以替他付，以后从他的俸金中扣还；若超过一万两，则不能答应。”

梁敦彦领了张之洞的钧旨，匆匆过江来到汉口英国领事馆，副领事莱姆出面接待。梁敦彦请求先看看辜鸿铭。莱姆领他走到另一间房子，只见辜鸿铭一手端着咖啡杯，一手拿着一本英文杂志，正在悠闲自得地看着。梁敦彦又好气又好笑，斥道：“汤生，你倒没事儿似的，香帅为此事很生气哩！”

辜鸿铭若无其事地对协理总文案说：“费格泰的女人苏巧巧自愿跟我好，按英国法律，治不了我的罪。我不会去坐班房，大不了要我出点钱，出就是了，我自认倒霉；何况苏巧巧并不是他的太太，只是情人而已。之所以请你来，可能是他们不相信我是督署的，要你来验证下，麻烦你证明一下我的身份。钱我自个儿出，我想我不会给香帅添太多麻烦！”

“好吧，你看你的杂志吧，我去跟他们谈判。”见辜鸿铭没有受到虐待，心情也好，梁敦彦放心了一大半，既然他自己愿承担一切责任，这事就好办多了。

莱姆见梁敦彦仪表轩昂，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他颇为客气，请他坐下，侍者又给他端上咖啡。梁敦彦说：“这是一件遗憾的事。辜鸿铭先生是湖广总督衙门的一位洋务幕僚，他平日生活失于检点，以至于有这次对不起费格泰先生的事情出现。我奉张制台之命协理幕友房，辜先生是我的下属，我负有管教不严之责。我今天以他的上司身份向费格泰先生赔礼道歉，请贵副领事代为转达。”

莱姆笑了笑说：“梁先生这种态度很好，我很欣赏，我会将你的话转告给费格泰先生。但费格泰对此很气愤，领事馆也认为我们大英帝国的子民在贵国受到侮辱，我们有责任为他做主。”

莱姆虽然面带笑容，但从话里看出他的态度强硬，不好打交道。梁敦彦在美国学的是工程建筑，既不懂法律，又没有外交经历，办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只是因为他毕竟在美国留学多年，见过世面，一般的常识性的知识还是懂得的，湖广总督衙门这块牌子也给了他一些胆气。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从容地说：“费格泰先生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我刚才见到辜先生，他对我说的两点很重要，请贵副领事注意到：一，那位女人是自愿与辜先生相好的；二，那女人并不是费格泰的太太，只是他的情人。”

“不。”莱姆脸上的笑容没有了。“费格泰先生坚持说苏巧巧就是他的夫人，他这次回国另一目的就是办理与他原先太太离婚的事宜，一旦办妥，就会与苏巧巧女士正式登记结婚。照此情况，苏女士应视为费格泰先生的太太。另外，我也要告诉梁先生，据苏女士亲口所说，你们的辜先生多次对她进行勾引，她并不情愿，也就是说她不爱你们的辜先生，苏女士是被强迫的。”

莱姆的这番话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苏巧巧既未与费格泰有婚约，就不能视作太太。她是一个成年人，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勾引、强迫之类的话不能自圆其说。但是梁敦彦从一开始便抱着理亏的心态踏进英国领事馆，又听莱姆这样说，自思将苏巧巧视作费格泰的太太也有道理，只是对“强迫”一说作了反驳。

莱姆说：“强迫一说虽有点勉强，但苏女士对她丈夫痛哭流涕表示悔恨这是事实，至少说明她不爱辜先生。正因为此，大英帝国领事馆将不把辜先生带上法庭，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愿意慎重处理此事。”

老实的梁敦彦听到这话，立时感到松了一口气，忙说：“贵国领事馆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知你们将打算怎样来处理此事。”

“也不知是谁已把辜先生的事透露出去了，今天上午已有几家西方和日本报纸的记者要到领事馆采访，并想为辜先生拍几张照片。因为辜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现在又是张制台所器重的洋务幕友，也算是贵国一个有头脸的人。出了这种风流案子，最是记者求之不得的新闻，发表出去，记者出了名，报纸也出了名。”莱姆一边说着，一边从桌上的雪茄盒里抽出一支雪茄来递给梁敦彦。

“谢谢！”梁敦彦摇了摇手，说，“副领事先生，事情没有处理好之前，请你们不要接待那些招惹是非的记者。”

莱姆划一根火柴，将雪茄点燃，自己吸了起来。“辜先生在敝国爱丁堡大学读过四年书，也可以算是我们大英帝国培养出来的人才。再说，张制台对我们也很友好。为了辜先生的脸面，也为了两国的友谊，我们没有接待那些记者，不想把这桩事扩散出去。”

梁敦彦又忙着道谢。

“我们与张制台合作了两三年，我们很想与张制台继续友好合作下去。张制台办铁厂，办枪炮厂，办煤矿，我们都很支持。这两年，费格泰先生和其他几个英国商人，都为湖北从英国买回不少机器。我们想请湖广总督衙门保证今后所有的大型机器都从英国购买，而不从别的国家购买；当然，我们会确保质量和提供优惠的价格。”

梁敦彦想：这两年来铁政局都在与英国做生意，也没听说出什么大问题，只要机器好，向美国买、德国买和向英国买是一回事，他们无非是想和我们把生意做下去，这条件也不算苛刻。于是点头说：“我想是可以的。”

“这一条是我们英国领事馆的想法，还有一条是费格泰先生本人提出的。”莱姆弹了弹雪茄灰，不紧不慢地说，“费格泰这次带了二十万两银票回伦敦买轧钢机，但发现厂家生产出的机器质量不合要求，厂方重新制造，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出厂。如此，有违与铁政局签的合约。费格泰希望铁政局看在他的面子上，不以违约处罚厂方，同意半年后再将机器买定运回，这二十万两银子他已预先交给了厂方。”

梁敦彦想：这事也怪不得费格泰，费格泰能坚持机器须达到设计要求，这也是他对铁政局负责的表现；现在辜鸿铭做了对不起他的事，给他一个面子不追究英国厂家，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于是说：“这事我看也可以。”

“好。”莱姆高兴起来，“我们已草拟了一个文件，请你带回去，让张制台在这上面签个字，我们即刻放辜先生。”

莱姆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递给梁敦彦。梁敦彦接过，看上面有中英两段文字，说的是同一个意思，至于辜鸿铭偷情被逮一事则没有写。梁敦彦觉得毕竟是英国领事馆拟的东西，还算得体面。便没有再说什么，将它带回督署。

下午，梁敦彦把这个文件送给张之洞。张之洞看后，两条粗短的浓眉立时紧皱起来。

“这两条都很厉害。第一条是要把我们捆死在英国人身上，今后别的国家就是机器比他的好，价格比他的便宜，也不能买，所有买机器的钱都由他们赚。”

“香帅说的是，但现在为了赎辜鸿铭出来，只得签字了。且卑职想，这两年我们大部分机器都是从英国买的，英国货也还行。再说，英国在长江沿线经营几十年了，我们今后做事免不了要跟他们打交道，保持友好是很重要的。何况，今后真有别国的机器比英国好，我们变通一下也还是可以从那个国家去买的。就凭这一张纸把我们锁住也不可能。”

“唔，这条就依了他吧！”张之洞指着中文部分的第二段说，“你知道费格泰在这中间耍的花招吗，他估计汤生拿不出多少钱，所以不叫汤生赔钱了，将这笔钱转移到铁政局的头上。”

梁敦彦说：“这点我没细想，请香帅说明白。”

“当初合约上说，若延期三个月，厂方赔偿损失百分之五，延期半年，赔偿损失百分之十，百分之十即二万。这二万银子费格泰是要

叫厂方出，只是放到他的腰包里去了，这是一。第二，这二十万银子他或许是存入银行，或许私自去放高利贷，或许自己拿了去做短期买卖。总之，这二十万便由他使用半年。他多则可凭此赚一二万，少也可赚七八千。为了赎回辜鸿铭，我们损失了二三万银子。哎，这个不争气的辜汤生呀！”

梁敦彦很佩服张之洞的精明，但他已在莱姆面前表了态，生怕张之洞不同意，便说：“汤生是不争气，但事已至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若不同意，他们会把这事通过洋人的报纸捅出去的。对湖广总督衙门，对铁政局也没有好处。再说，汤生这人也确实是个少见的人才，经此番风波，他会更感激香帅的。今后罚他加倍做事，将功补过。”

张之洞板着脸孔，好半天才开口：“我不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名！”

梁敦彦急了：“香帅就宽恕他这一次吧，我为他求您了。”

“我不签名，不是说我不宽恕他。”张之洞面孔依然紧绷，“你在这上面盖个湖广总督衙门的官印吧。你去对英国领事馆说，说不定哪一天张大人奉旨调到别的地方去，不做湖广总督了，签名有什么用呢？盖官印更好，以后不管谁来做湖广总督，谁来办铁厂、办洋务，都照此办事，买他英国的机器，不更好吗？”

梁敦彦不敢和张之洞争辩，只得盖上湖广总督衙门的紫花大印，又过江到了英国领事馆。好在莱姆不计较这个，收下盖了印的文件后，便叫他把辜鸿铭带回去。一路上，梁敦彦将这个经过告诉辜鸿铭。辜鸿铭既为自己闯下这个祸而愧疚，又深为感谢张之洞对他的宽恕。

一回到督署，辜鸿铭便来到签押房，向张之洞坦陈自己的过失，并表示对他的谢忱。

张之洞冷冷的目光端详辜鸿铭半天，一直不做声，直看得辜鸿铭心里发凉，浑身不安。

“不必谢我，要谢你就去谢梁崧生吧！”

这一句话犹如一瓢凉水浇到辜鸿铭的头上。他知道总督大人已十分恼火他，再待下去，彼此都会不舒服。

“那我就告辞了。”

辜鸿铭说完这句话，转身便走。

“你慢点走。”

辜鸿铭转过身，重新来到张之洞身边，垂手侍立。

“早几年我就听说你有狹邪行之癖好，你的太太因此受了很多委屈。这次不仅你本人脸面丢光，也使我们湖广督署蒙受羞耻。这些你都清楚，我也不再多指责你了。”张之洞觉得有点疲倦，他拿起鼻烟壶，在鼻孔下来来回回地移动几次，感觉精神比方才好多了。

“汤生，你是个天分极高聪明绝顶的人，但自古以来，天分极高的人往往干不成大事业，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中间有着许许多多的缘由，一时给你讲不清。你曾经问我，汗牛充栋的中国书籍中，是否也有一本书能让人读后一通百通。我过去没有告诉你，是怕你今后只读一书而废除其他书。高高的塔尖，要靠宽阔的塔座作为基础，参天大树只能生长在丰厚的土地上，一通百通境界的到来，不是只靠一本书，它要立在博览群籍吃透百家的基础上。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一本书了。这—是你已打下中国学问的基础，二是你的确尚未通，在立身处世这桩大事上，你远不是一个通人，所以才沉湎于这种鸩酒之乐中。”

听说果然有一本能使人一通百通的宝书，而且此刻就得知，辜鸿铭大喜至极。昨天的羞辱仿佛已过去了几十年，他以一种往常少有的恭顺态度说：“大人请赐教吧！卑职永世记得大人的教诲之恩。”

张之洞冷笑一声，说：“这本书并非秘书，而是人人皆知，个个尽晓的六经之首《周易》。”

“《周易》！”辜鸿铭不由自主地复述一遍。

“是的，《周易》。”张之洞严肃地说，“《周易》想必你读过多遍，你读没读通，通到何种地步，这我就知道了。我今天告诉你，这是中国群书之首，经典之最。你以这个认识再去读它十年八年，或许大有进步。孔子五十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又说假我数年，于《易》可彬彬矣。以圣人之资，五十岁读此书，还说要读几年之后才能明了其中的奥妙，你天资再高也高不过孔子，故读十年八年不谓多。”

辜鸿铭静静地听着。

“以我读《周易》的经验，当先读《系辞》。《系辞》文不长，但字字千钧，每一句都够你细细咀嚼，好好体会。比如说开篇几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短短的几句说尽万象万物最本质的东西，乾坤、贵贱、刚柔、吉凶、变化，你过细想想，天地之间，有哪一事哪一物能离开这些范围，弄清了这些，世事不就通了吗？”

辜鸿铭听得入神了。

“光《系辞》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随便再说几句吧。你在西方很多年，应当知道西方教民天天讲喜乐，讲博爱，但如何能做到内心喜乐至诚博爱？我看他们的《圣经》没有说清楚，我们的《系辞》却说清楚了。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仁故能爱。八个字：乐天知命，安土敦仁。就能做到喜乐、博爱。”

辜鸿铭早已将《圣经》读得滚瓜烂熟，《系辞》他也读过，但他就没有这样比较过。真的如总督所说的，《圣经》拉拉扯扯地讲了许多故事，也没有让人弄懂如何做到喜乐博爱，而《系辞》这两句话一锹便挖出了泉水！辜鸿铭仿佛被一根魔杖点化似的，心里明亮了许多。这《周易》的确是中国学问之巅峰，一定要认真攻读不可。

“书你自己以后慢慢地读，细细地领悟，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提醒你注意《系辞》中的一句话：‘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许许多多读《易》的人都忽视了这句话，其实这一句最为关键。为什么有这部《周易》出来，这部《周易》为何引起圣人的高度重视，为什么《周易》说尽了人世间一切至微至隐的道理，全部奥妙都在这‘忧患’二字上。汤生，愿你读通《周易》后，从此能有一个新境界，不要沾沾自喜于才子，要做一个通人。”

张之洞的这番话使辜鸿铭甚为感动。他体会到张之洞玉成他的一片苦心，从而心里更感到愧疚。带着赎罪的心情，辜鸿铭决定将一件久藏的秘密说出来。

“张大人，我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坐下说吧！”张之洞想这种时候要说出的事一定非同一般。

“那个苏巧巧曾给我说过这样一桩事。她说费格泰有一次曾经很得意地跟她说，汉阳铁厂财务处的那批官员都是混账东西，既贪婪又无知。这两年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光招待他吃饭的银子就不少于千把两，他其实吃得很少，每次都借他的名，全处十几个人都来吃，一顿饭就二三十两，全部由账房处报销了。而且一个个都索贿，见到洋货就眉开眼笑，办事就一路顺利。费格泰常常从英国买一些便宜的小礼品送他们，他说这是鱼饵。一个鱼饵可以钓一百倍的大鱼。最坏的是收支股的主办蒙索。这两年做的百万两银子的生意，他至少吃了十万两银子的回扣。不过费格泰所得更多。费格泰往往在财务处面前抬高价格，在厂方面前压低价格，他起码从中赚了三四十万两银子。按这样的计算，一百万两银子，用来买机器的其实不过五十万两左右。而在英国，完全不是这样，一百万两银子，至少有九十万两用在机器上。费格泰有次冷笑道，中国的洋务是绝对办不成的。中国的官员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

“不是在办洋务，而是在发洋财”，这话让张之洞的心怔了一下。对铁政局和铁厂的微词，张之洞已听到不止一次了。微词较多地集中

在银钱方面，比如回扣、受贿、索礼、浪费等等方面，收支股蒙索的闲话最多。有人说他是栗殿先的拜把兄弟，还有人说他与革职的赵茂昌关系密切，赵茂昌为他牵线，在上海的钱庄里替他开户头。铁厂的公款都存在那个钱庄里，利息则归他们两人私有。前不久，有一件事也让张之洞记忆犹新。

一天，郑观应忽然来到总督衙门门房，说是刚从下江来，请求能让他见一见总督大人。门房报告后，张之洞请他进来，郑观应还带来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向张之洞介绍，此人名叫张謇字季直，是江苏南通人，曾在直隶提督吴长庆手下做过多年西席，仰慕香帅，尤其敬服汉阳铁厂的筹办，特不远千里从上海来到武昌，想去铁厂看看，今后拟在原籍也做点洋务事业。张之洞早就听说吴长庆家里有个博学的西席，见张謇儒雅轩昂，气度不凡，果然与传闻相符，张之洞很高兴与他相见。交谈一番后，得知他真的见识不俗，便要梁敦彦陪郑观应和张謇去看看铁政局和铁厂。晚上，又在督署宴请他们二人，请他们谈谈参观的体会，尤其希望他们能直率地指出些不足。



实业家张謇

郑观应和张謇说了许多恭维话，张之洞听了很高兴。张謇还提出一个建议，说湖北的棉花和苧麻海内闻名，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武汉建纱厂、纺织厂和制麻厂。纺织业工艺简单，耗资较少，但赢利很快，正可以用此赢利来弥补铁厂的亏损。张謇的建议给张之洞很大的启发：是的，应从速将纺织业发展起来。在张之洞的再三要求下，两位没有进过官场染缸的明白人给铁政局和铁厂各自提了一条意见。郑观应说，铁政局和铁厂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过于讲排场。参观者只有二人，陪同的人将近四十，且品级都不低，光候补道就有十来个，都有随从、跟包，侍候在旁，完全是衙门做派。郑观应建议，铁政局和铁厂非技术性的管理人员，可以三成裁掉二成，这样不仅撙

节开支，且办事减少纠葛。他去过西洋不少国家，看过他们的工厂、矿区，他们管理人少效率高。张謇说在参观的过程中，他随便问了问身边的人，便发现铁政局和铁厂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裙带风严重。所问的人，都是因亲属关系而进来的，有的一家堂亲表亲六七十个都在这里做事。可见此地有任人唯亲之弊。任人当唯贤而不唯亲，这是历来办事取得成效的根本一条，请总督大人力刹这股风气。

张之洞听了郑观应、张謇两个人的意见心里也动了一下：看来铁政局和铁厂需要整肃整肃。但过后一忙，此事便又忘记了。现在，辜鸿铭说的英国商人的这些话，同样暴露出铁政局所存在的严重隐患，是非得要动手解绝不可了。但眼下铁厂的建设正在紧张时期，江夏煤矿在顺利开工中，大冶铁矿的矿石也已在大量开采，急切希望铁厂早日竣工投产。尤其是另有一件大事，更使得铁厂务必不能受丝毫的干扰。想到这里，张之洞对辜鸿铭说：“你说的这事我知道了，你就再也不要跟别人说起。我会腾出手来处理的。你这几天冷静地回想一下这件事，检讨检讨，但愿能接受此次教训，痛改前非。过几天，我要跟你谈一桩大事，茶馆说书人有句话，说是淘尽三江五湖水，难洗今日满面羞。你今日也是满面之羞了，这桩大事里面有三江五湖水，就看你能不能淘尽它，为你洗刷羞惭。”

聪明过人的辜鸿铭却被总督这番话浇得满头雾水：何来的三江五湖水，又怎地洗去我的满面羞？

五 俄国皇太子将要参观汉阳铁厂，这可是一桩扬国威振民气的大事

张之洞说的这桩事，就是去年辜鸿铭从英国《泰晤士报》上看到的俄皇太子访华的事。总署已正式来文通知，今年十月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将要来武汉参观汉阳铁厂。十天前杨锐从北京发来一封密信。杨锐信上说：俄国皇太子访华一事，朝廷看得很重。这不仅因为俄皇年事已高，太子不久即将即位，还因为这位皇太子对中国较为友好。俄国是个军事强国，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贪婪之国，他一直觊觎我国东北和西北与之接壤的广阔领土，千方百计地欲将它占为己有，对中国

威胁最大。难得有这样一位对中国友好的太子，倘若跟他建立友谊的话，无疑要减轻来自东北和西北的领土威胁。因此朝廷准备趁俄皇太子访华之机，予以倾心结纳。俄皇太子早已知道武汉正在兴办铁厂，他要亲自来看看。杨锐说，这无论是对恩师本人，还是对湖北的洋务，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比如可以借此向户部多要点银子，确保铁厂到时完工等等，好处多得很。

张之洞接信后立即给杨锐回了信，告诉他，有关俄皇太子访华的事，今后凡有所知，尽量详细报告；武汉这边，会做好充分准备，将这位皇太子接待好。

俄国皇太子将来武汉参观汉阳铁厂，这对张之洞来说，不啻是一个难逢难遇的福音。无论于国于己，都要牢牢抓住这个机遇，把这篇文章做得珠圆玉润，花团锦簇。

对俄国这个国家，张之洞早在京师做洗马小官时，便因为伊犁谈判而对它有过深入的研究，越研究越服膺林则徐当年流放新疆时所说过的的一句话：俄国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林则徐这话说得最为深刻中肯。防俄，是应该传之于子孙后世的长久国策。固然日本也对我国，尤其是关东一带有领土野心，但毕竟国力不强，还加之隔着海洋，不像俄国，千里边界线上，任它铁骑长驱直入，真是可怕。至于英、美、德、法这些国家，张之洞心里清楚，它们对中国的伤害，主要体现在生意场上的不公平交换，并没有领土要求，早两年英法联军打进京没多久便撤退的事实是最好的说明。从那时起，防患俄国而利用英、美、德、法的外交策略，便在张之洞的脑子里形成。这实际上是“远交近攻”的中国传统外交策略，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张之洞认为这是一个很简单明白的事理，但当轴者往往看不清楚。海防、塞防之争便暴露出这个问题。李鸿章主海防，重在防日本，左宗棠主塞防，重在防俄国。在张之洞看来，根本无须争论，海防也好，塞防也好，都很重要，要同时并举，这是因为不管是俄国，还是日本，都是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强国，都需要认真对待，只是在什么时候应该特别强调哪一点罢了。

如果说十多年前，张之洞虽看事明了却没有权位，不足以影响国家外交方略的话，那么今日，身为湖广总督的洋务后起之秀，则要积极参与这场事关重大的中国外交活动，决心以自己的实力对中俄关系以影响。

与杨锐的想法不同，对俄皇太子参观铁厂这件事，张之洞第一个反应便是要借铁厂来扬我国威。俄国也好，其他西方强国也好，这几十年来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无非是因为他们国力强大，武器精良，倘若我们能在这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的话，必然可以杀一杀他们的威风。钢铁业是西方工业界的龙头，也是他们强大国力的重要基础，而中国恰恰于此一片空白。汉阳铁厂的兴建不仅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它是以世界第一流的规模为目标，是一个巨型钢铁厂。它将在显示中国发展的潜力同时，也以这种巨大的存在明确告诉外国人：中国已经为自己的工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迎头赶上西方列强。

张之洞还想到，光有铁厂还不够，正在筹建的枪炮厂也要加快速度，赶在俄皇太子来汉之前建成投产，让这位未来俄国皇帝亲眼看一看咱们大清帝国自己制造出来的枪炮子弹，从此以后，不要在边界线上再生是非，老老实实地和平相处。

在西方，俄国是个疆域宽阔的大帝国，一向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俄皇太子眼中所看到的铁厂和枪炮厂，必定会通过他本人及他的随从人员，以各种途径传播给西方各国。他们去说比我们自己说要好得多，更能增加分量。如此，汉阳铁厂和枪炮厂就成了威慑洋人的重要武器，就成了捍卫大清的护国神祇。作为铁厂和枪炮厂创办者，我张某人就成了洋人关注的大人物，成了大清国的英雄，今后外交内政，什么事都好办了。

想到这里，张之洞兴奋万分。傍晚，他特为邀请桑治平到家里来小酌一杯，向好友谈及这件事和自己的想法。桑治平也同样欣喜不已，他似乎从中看到自己半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就要通过这位好友的手予以实现。想起贤良寺与张之洞的初识，想起古北口的应允出山，

想起这十余年来谋划计议、南北驱驰，表面是报知遇之恩，其实从骨子里来说，是在为自己年轻时失落的抱负而奋斗。啊！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辛苦十多年，终于看到结出硕果的一天了。

桑治平建议张之洞动员一切力量，确保在俄皇太子来汉之前做到铁厂出铁、枪炮厂出枪炮，拿出铁家伙摆在他们的面前，要胜过千百万言的外交辞令！同时接受杨锐的建议，立即给总署上道条陈，请他们大力支持，拨款一百万两银子。张之洞欣然接受桑治平的这两个建议。

第三天，由铁政局出面，召开铁厂、枪炮厂、煤矿局、铁矿局的高层会议，张之洞在会上发表重要的讲话。他以总督兼湖北洋务督办的身分要求所有高级管理者与全体匠师、工人一道，努力拼搏，务必确保在俄皇太子来汉前出铁出枪。犹如三军统帅向将士们发出征伐号令似的，张之洞从宣扬国威、振作民气、展我才华等方面，谈到这次提前出铁出枪的重要意义，纵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沉舟砸锅，背水一战。张之洞的讲话铿锵有力，慷慨激昂，说到动情之处，他声泪俱下。总督有声有色的动员令，把全体与会者都给感染了。

他的话刚一结束，大会堂里立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最先站起来，以极为热烈的情绪表示完全拥护坚决照办，提前出铁出枪一定能实现的，就是铁政局协办兼铁厂后勤部门主办栗殿先。他情绪似乎比总督还要激动，爱国之心似乎比总督还要强烈，他代表后勤部门全体人员向督署保证，从明天起开始加班加点，昼夜苦干，拼死拼活为国争光，为张大人争气。张之洞对栗殿先甚为满意，频频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心里想：栗殿先真是一个好官员，平时虽有失检点之处，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顾全大局，难能可贵。栗殿先讲完后，张之洞带头为他鼓掌！

栗殿先受此殊荣，脸上红光满面，喜气洋洋。紧接下来的便是收支股主办蒙索。他的高调表态，也赢得了张之洞的带头掌声。于是其他股处头目见此情景，都纷纷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表示完全拥护，坚决照办。张之洞都一律带头为他们鼓掌。但是，提前投产的关键部

门——技术股处的头目却没有哪个站起来响应。此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物——铁政局、铁厂的真正灵魂蔡锡勇，却一直紧闭嘴唇。他表情严肃，对每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倾听，脸上却没有一丝兴奋的表现，心里也没有一点想发言的冲动。协理总文案梁敦彦看着这情景有点着急，他不敢去惊动蔡锡勇，径直走到铁政局协办兼铁厂技术部门主办陈念初面前，悄悄地对他说：“你站起来说几句吧，张大人很想听听你们技术部门的看法。”

陈念初一直处在矛盾状态中。从一开始听张之洞的演讲，他便有心跳血涌的感觉。后来见各股处的头目一个个起身发言，赢来了一阵接一阵掌声，二十八岁的青年陈念初心里躁动不安。他很想也站起来说一席话。他有很多话要说，说他在美国求学时如何亲身感受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歧视，如何因此而立下学好本领报效国家的壮志，后来又如何突然中断学业，被朝廷强行召回国，回国后赋闲乡居，所学的知识一无展布之时，那种报国无门的苦闷是如何的沉重；自从遇到张大人，参与张大人的洋务大业后，这些年来如何努力奋发，尤其是铁厂开办以来更为他施展才干铺设一个宏大的舞台，无论是为国尽力还是酬答张大人的知遇之恩，都应该倾注全力，促使提前投产的目标顺利实施。他相信他的这些肺腑之言，会比其他发言者更为动情更为精彩，更会赢得张大人的鼓励，赢得满堂热烈的掌声。真情实感与年轻人的激情相互激荡，使得陈念初满脸通红，浑身燥热不安，几次想站起，侧过脸去看一眼蔡锡勇，他又失去了这个勇气。一来他觉得自己虽是技术部门的主办，但技术部门掌舵人是蔡先生，他是老前辈，他不发言，一个年轻的后生辈怎能僭越？二来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工程技术人员，陈念初也觉得提前投产这种事，不是说大话就可以做到的。许许多多具体的困难，都得脚踏实地去解决，能不能提前投产，他没有把握。

现在，协理总文案来催促，又说张大人很想听一听技术部门的看法，一种受宠信的荣耀感在激励着陈念初，他突然来了勇气，刷地从座位上站起，激动地说：“刚才张大人说我们办铁厂，办枪炮厂，办铁矿煤矿，以及今后办织布、纺纱各种厂子，富民是我们的重要目的，而强国却显得更为重大。我完全拥护张大人的这个讲话，他说到

我陈念初心坎里去了。我在美国留学八年，对国弱受欺负、国强才有尊严的感受，可以说比在座各位都要强烈。我想俄国皇太子要来武汉看铁厂枪炮厂，参观是个幌子，他的真实目的是来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厂子，是否谣传。洋人瞧不起中国，他心里对我们有没有能力办钢铁和兵工是持怀疑态度的。二看厂子的规模到底如何，够不够对他们形成威胁。我对洋人很清楚，他们历来是欺弱怕强，重实力不讲情义。厂子现在已在建，我们不怕他看，问题是要把规模弄大，并要实际出产品，这才能镇服他们。所以我们一定要遵照张大人的旨意，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抢在俄国皇太子来之前，把规模建起来，把产品生产出来。这不只是一个投产的事，这更是一个扬我国威长我志气的壮举！”

“说得好！”陈念初的话刚一讲完，张之洞便忍不住大声喊了一句。总督大人的这一反常举动，把大家都弄得惊讶了。其实，这才是张之洞的本色。十多年前做清流时，他与他的朋友们便常常这样使情任性，高声喊叫，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态度，只是后来出任封疆，他才努力压抑自己，力求做出一副矜持稳重的大员神态来。今天他见这位年轻人是如此理解他的心情，如此真心实意地与他配合，不禁喜从中来，情不能已。

当大家回过神来后，会堂里立即响起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陈念初激动万分，脸上神采飞扬。他在坐下的时候，特意瞥了一眼蔡锡勇，却看见蔡督办仍然是刚才的面无表情，两只手硬硬地下垂，一个巴掌也未拍。陈念初心里陡然凉了一下。

散会之后，他便被蔡锡勇叫到一旁。蔡锡勇轻轻地却是语气严厉地训道：“你瞎起哄什么？张大人是总督，自然要说些威风呀、志气呀一类的话。后勤、财务那些人不学无术，他们邀宠固荣的手法，便是讨好上司。至于办不办得成，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想；他们不懂技术，真的办不成与他们也毫无关系。你是受过严谨科学训练的人，怎么这样无头脑！从现在算起到俄皇太子来汉，只有三个月时间。三个月建成投产，这不是烧得说昏话吗？你是技术部门主办，别人没有责任，你可是千斤重担挑在身上，到时没有兑现，看你如何交代？千夫

所指，不疾而亡！念初呀念初，你太不晓事了！”

蔡锡勇说完这番话后，气呼呼地甩手走了。这边陈念初呆呆地站着半天回不过气来！

铁政局、铁厂好比前方战场，前方战场的取胜不能缺少后方仓库的支持，这后方仓库的锁钥便握在巡抚谭继洵、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等人的手里。

第二天，张之洞又在湖广衙门议事厅里，举行隆重的大会，邀请的便是谭继洵、王之春、陈宝箴，再加上盐法道、粮道、兵备道、汉黄德道、汉阳知府、武昌知府等人。昨天的演讲，他今天又重讲了一遍，因为听众都是颇有从政之道的高中级官员，张之洞的神情没有昨日的激动，议事厅里的反响也远不如昨日会堂里的热烈。张之洞演讲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字：筹款。户部的银子半个月二十天到不了，投产在即，一天也不能延误，湖北省务必要紧缩各项开支，在十天内筹出一百万银子来，户部来银后再归还。除开王之春、陈宝箴表示努力想办法、积极筹措外，与会者再没有第三人发言。众道府大眼瞪小眼，大小眼睛又一齐望着巡抚大人。自从马鞍山煤矿事件之后，七十岁的谭继洵对洋务一事在原先的“冷淡”之上更增加一层恐惧感。他现在对洋务是避之唯恐不及，听到儿子称赞铁厂时，他也会想到自己是不是老了，跟不上潮流了？他有时甚至还萌生致仕回籍的念头，只是因为卢氏、王氏、魏氏三个小妾坚决反对，他才不敢说解甲归田一类的话。他近来身体不大好，神志懒散，对于张之洞的那一套一点兴趣都没有，俄皇太子来汉也罢，铁厂、枪炮厂竣工投产也罢，似乎都与他无关。至于银子，他有一条规定，不能随便拿出来给张之洞。洋人的那些黑机器，在他的眼里就好比无底黑洞，任你多少银子也都填不满，而且一点回音都听不到。来督署后得知总督的用意，他便抱定一个宗旨：不说硬话，不表硬态。

大家都不再说话了，场面颇为尴尬。张之洞便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对谭继洵说：“谭大人，你看有什么法子可想，能凑出百把万两银子来吗？”

隔了好长一会，谭继洵才开口说：“湖北银钱一向匮乏，这点张大人您是很清楚的。这十天半月，莫说筹集百万两银子，就是二三十万也很难呀！”

张之洞的脸刷地沉了下来，极不高兴地说：“谭大人，你是湖北之主，铁厂也好，枪炮厂也好，都设在湖北。早日竣工投产，不只是我张某人一人的事，也是为湖北为您谭大人脸上贴金的事。您莫推辞了，无论如何要筹集百万银子出来，待户部银子一到，即刻如数归还。”

谭继洵心里冷笑道：户部的银子还是天上飞的一只鸟，你就把它当做桌上的一碗菜了！到时没有银子下来，我湖北还不是白白地赔了一百万？但望着张之洞那张峻厉的面孔，听他带刺的话，他知道这话绝不能说，否则真要把这个任性的名士制台惹得恼羞成怒不可。他压下心中的不快，使出他惯常的圆滑做派。

“大人的厂办在湖北，的确是给湖北的脸上贴了金子，谭某人理应支持，只是一时要拿一百万，这实在是强人所难。湖北的钱粮，都在爵堂方伯的手里握着，他又是一腔热血愿尽力设法，此事大人你就交给爵堂方伯好了。只要他拿得出，谭某人绝不半点为难，尽数借过大人便是了。不过，爵堂方伯也要替湖北负责，请铁政局出示一张借条，此张借条便存入藩台衙门吧！”

谭继洵耍了个缩头术，把挑子撂给了王之春。王之春当然也知道，湖北要在短期内筹集百万银子，是件根本做不到的事，但是他刚才说得坚决，毫无保留地支持督署的决策，此时又怎能改口呢？王之春是个聪明人，他早已看出洋务在中国很快就会是一桩最时髦的事，中国只有全盘学习洋人的技艺，才会有出路。

从私人感情来说，他与张之洞也渊源极深。无论于公于私，他都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张之洞的一边，即使筹不到百万，也要硬着头皮，竭尽全力去筹措四五十万的。当下王之春笑着说：“既然谭大人这样相信我，我就尽力去办吧！也希望各位道府予以支持。”

在座的各道府见谭继洵发了话，王之春又接过了挑子，便一个个开口“好说好说”，但心里都在想：我们的那点银子金贵得很，怎么能给你铁厂去糟蹋？肉骨头打狗，有去无回的事，要做你王爵堂去做吧！

尽管铁政局的督办蔡锡勇对这一宏伟决策没有把握，但铁厂和枪炮厂上上下下已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建设高潮，一座座厂房在日夜修建，一座座烟囱在天天加高，一架架机器在快速安装，一船船煤铁在不断地运来，两个紧挨的工厂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的景象。

尽管湖北省的最高长官谭继洵以及大部分道府态度消极，但王之春、陈宝箴支持有力。王之春掌管银钱藩库，陈宝箴控制江湖黑道，生财都有路子，半个月便筹集到五十五万银子，保证了施工不致中断。然而，户部却一点响动都没有。

原来，户部的态度正如谭继洵预料的：根本不把张之洞的设想当一回事。户部现在是翁同龢的一统天下，满尚书熙敬不过挂个虚名而已。撇开翁同龢对张之洞的成见不说，户部多年来便是在捉襟见肘的狼狈处境中过日子，国库收入年年减少，除救荒赈灾等常务外，铁路、电线、购买洋枪洋炮这些新的开支年年增加。慈禧虽然住进颐和园三四年了，但园工并未停止一天，浩繁的开支常使书生气颇浓的状元公心疼。他翁同龢即便有点铁成金之术，也应付不了每天雪片似飞来的索银奏报和四面八方的巨大开销！

看到由外奏事处转来上面批有“户部阅”朱批的湖广奏折，翁同龢只是淡淡一笑，对着身边的司官说，一个俄国皇太子来顺便看一看铁厂，就值得这样小题大做兴师动众吗？张香涛做了十多年的督抚了，还不改当年好出风头的旧习，真是拿他没法子！说完，将它存入柜子中，再没有下文了。

一个月了，还不见户部的批文下来，张之洞急得不得了，发四百里快函给杨锐，叫他打听下户部的消息。杨锐通过在户部做员外郎的一个朋友得知：奏折在户部给淹了。接到杨锐的回信后，张之洞气得

大骂：“翁同龢是个误国的权臣！”

户部这条路给堵了，总还得再设法弄些银子来呀。借！万般无奈之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向谁去借呢？姐夫鹿传霖那里已借过一次，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桑治平告诉他，当年他提拔的太原知府马丕瑶已擢升广西巡抚了，可以请马帮帮忙。张之洞想想也是，但广西是个穷省，比山西好不了多少，不能叫别人太为难。便写封信给马丕瑶，请他斟酌腾借十五万两。即使马丕瑶答应借，缺口还很大。放眼海内各省，再没有哪个巡抚过去于自己有特别交情了。

王之春说：“官银借不到，干脆借私银算了。”

张之洞说：“你是说到票号去借？总督衙门向票号去借钱，传开去会成为百姓的谈资，不合适。”

“不向票号借，向私人借。”

“商人的银子都在周转中，叫他马上拿出几十万来怕不可能。”

王之春笑道：“也不向那些商人去借，他们都胸无大志，鼠目寸光，即使一次拿得出，他也不会借给你，他怕你不还他。到时你是总督，他又不肯跟你打官司，与其将来吃亏，不如现在不借。”

张之洞摇了摇头说：“爵堂，这我就弄不清楚了，不是票号又不是商人，还有什么人家里藏着几十万两银子等着你去借？”

王之春依旧笑笑地说：“有一个人，中西结合，亦官亦商，海内一大能人奇人。我想香帅如果向他去借，定然不会碰壁。”

“这人是谁？”张之洞一边摸着胡须一边想着。“你是不是说的盛宣怀？”

“正是他。”王之春哈哈笑起来，“香帅不是说过，那年您从广州来武昌，船过上海时，他专门从天津赶来，跟您谈起湖北的煤铁矿藏的

事吗？现在湖北煤铁遇到困难，我看他不会袖手旁观的，您不妨试试。”

“叫他借三十万，他拿得出吗？”

“我想他拿得出。”

“好吧，试试看吧。”张之洞说，“现在只剩下这条路了。”

“还有一条路可走。”王之春胸有成竹地说，“官银私银之外，尚有洋银可借。”

“啊，是的，你提醒了我。”张之洞的心情开朗起来，“马丕瑶、盛宣怀那里若借不到的话，我们就向香港汇丰银行去借。只是湖北的关税收入不如广东，担保的条件不硬。”

“我们握有一个很硬的条件呀！”

张之洞一喜：“你说的是什么？”

“香帅，”王之春的双眼里闪着亮光，“我们可以拿今后炼出的钢铁来担保哇！”

“爵堂，你真有办法。”

张之洞拍了拍王之春的肩膀快乐地笑了起来，心想：这人心眼儿真是活络得很，可惜，两湖这样能办事的官员太少了！

没有多久，马丕瑶回了亲笔函：“十五万借款单理应遵命照办，只是广西实在贫困不堪，千方百计，才只凑出九万两，剩下六万两当再过两个月筹措。敬希宽谅。”

张之洞知马丕瑶是个实诚君子，便回函说有九万已很感激了，广西穷困，剩下的六万不必费神了。

至于王之春推荐的借主，其为人则远比马丕瑶要复杂得多。住在

天津的盛宣怀，此时已升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和中国电报总局督办，轮船招商局督办，集中国最肥的官缺和最赚钱的洋务企业头目于一身。他上得李鸿章的宠信，下靠包括郑观应在内一批人才的襄助，精明强干，长袖善舞，把个亦官亦商的事业做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若论个人资财而言，说他富甲天下并不过分。早在二十多年前他便看中了湖北的煤铁，知道那都是能发大财的好东西。那年专程去上海拜访赴任途中的张之洞，便是冲着那些黑金子的，若张之洞同意，让他来办更好，即使不同意也给张之洞备一个案。所以当后来张之洞谢绝了他的要求后，他并不后悔此行。这几年来，他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龟山脚下的那座铁厂，不止一次地感叹张之洞的见识和魄力不仅远在一般平庸督抚之上，而且赳赳然直追李鸿章。张之洞比李鸿章年轻二十多岁，如此看来，执明日督抚牛耳，领将来政坛风骚的，岂不正是这颗冉冉而升的新星么？盛宣怀多么想和张之洞拉近关系，可张之洞不像李鸿章，清高而自负，难以靠拢。

去年郑观应陪同张謇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又到天津去了一次，向盛宣怀谈起了铁厂的状况。这位《盛世危言》的作者眼光比世人尖利高远，如同他能从常人眼里的盛世背后看出潜在的巨大危机一样，他也看出了表面风光的铁厂背后存在的许多弊端：衙门做派，无人真正负责，人浮于事，铺张浪费严重，技术工匠缺乏，管理涣散，整个铁厂好比一只蒙着虎皮而没有血肉的假老虎。郑观应预料这个铁厂很难办得成功，今后不是负债累累，便是中途夭折，难有别的好出路。盛宣怀尽管没有亲自去看，但他相信郑观应的分析不错。这正中了他的预见。盛宣怀办了二十多年的洋务，也与许多外国企业家有深交，积自己的经验和别人的研究，他清醒地认识到，洋务这个从洋人那里传过来的玩意儿，只能按洋人那套办法去做；若只知从洋人那里移来机器和技术，而不把洋人成功的管理措施移过来，所谓的洋务便徒有外壳而没有内质，徒有皮毛而没有灵魂。张之洞把铁厂办成今日这个样子，恰恰是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而沿用官场一套的缘故。

当然，铁厂尚未建成投产，存在的这些弊病目前还不至于形成大的障碍，也只有郑观应这样的人才看得出。正在兴头上的张之洞可能根本发现不了，即使看出些，估计他也不会太重视。有一次他跟李鸿

章略微说了说。李鸿章冷笑道，张香涛那人一贯大言欺世，他办铁厂，炼不炼得出钢铁是次要的，他图的是虚名。

盛宣怀知道李、张二人成见甚深，李鸿章说的是挖苦话。铁厂即便今后办不成功，但张之洞本人的气魄还是可嘉的。盛宣怀对张之洞在湖北办的洋务局厂仍投入很大的关注。

现在这位号称理财能手的湖广总督因银钱的困窘，来向他借钱了。通常人面对借钱的事都头痛，盛宣怀对张之洞的借钱却是高兴得很。这主要还不是因为张之洞日后会取代李鸿章而预为张本，而是因为他看准汉阳铁厂不管是成是败，都会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乐意插手其间。

接到张之洞的借款信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干脆送他三十万两，不要还了。但转念又想，是不是太巴结了，李鸿章知道后又会怎样看待自己呢？如此赠送好比捐款，自己不成了慈善家吗？四海之内，盼望捐款的人千千万万，你今后如何应付？要不，不要张之洞的利息？想想也觉得不妥，无息贷款在国外是用来扶助贫穷，建铁厂并不属于此类。最后盛宣怀决定按票号利息的一半借三十万银子给湖北。这是属于低息贷款的范畴，彼此之间既显示友好又不至于伤自尊心。

张之洞接到盛宣怀的信后，果然大为高兴。

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抢建，两个主要厂：炼生铁厂与炼熟铁厂都已初步建好，炼生铁厂已安装好购自比利时的高炉两座，炼熟铁厂也已装好购自英国的搅炼炉一组四座。其他如机器厂、鱼片钩钉厂、造铁货厂、轧钢轨厂已经基本建成，烟囱已高高地竖起八座，大冶的铁矿石、马鞍山的煤也在工厂空坪上堆起了六座小山。又配备大小斗车四十五辆，各种料车大平板车四十辆，还有载重吊车四辆。张之洞每隔八九天要亲自来铁厂视察一次，对工厂的进度很满意。每次来他都要赞扬蔡锡勇一番，鼓励他再接再厉。蔡锡勇虽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话，面对着热情似火的总督，只得把它藏在肚里不说出来。看看离预定日期只有一个月了，蔡锡勇实在忍不住要说话了，因为面临的许多难题非得要总督本人才能解决。

又一次视察完毕后，蔡锡勇将张之洞请到督办办公室里，焦急地说：

“香帅，有几件大事，非得请示您定夺不可。”

“什么事，你说吧！”张之洞一边摇扇子，一边说。

“这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蔡锡勇拿手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最大的是炼钢厂的两座高炉。因台风的缘故，已停在香港半个月了，就是明天起航，也要二十天的时间才能到汉阳，这两座高炉是装不好了。没有高炉，所有其他附属机器都装好，也不能称之为炼钢厂；当然，也就更遑论炼钢了。”

其实，炼钢厂才是整个铁厂的真正核心。停在香港的两座高炉，是利物浦机器厂专为汉阳铁厂设计建造的贝塞麦转炉。为造这两个炉子，该厂花了一年的时间，得知俄皇太子将来汉阳的消息，铁政局即刻发电报给驻英公使馆，由驻英使馆再电告利物浦必须在九月中旬运至武汉。工厂日夜加班，按期将这两座高炉运上船，驶出了爱尔兰海，预计两个月后可抵达龟山，却不料受阻于台风。

老天爷不合作，张之洞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沉吟良久后说：“炼钢厂的事先搁着，其他的事呢？”

“炼铁用的是焦炭，不能直接烧煤。前天我们将马鞍山煤炼出的焦炭进行化验，结果证明不合格，马鞍山的煤不能用。”

这可真是桩大事。辛辛苦苦开采出来的马鞍山煤却不能用，而且直到这个时候才发觉，张之洞恼火起来：“当初大家都说可以，为何现在又用不得了？”

望着张之洞峻厉的目光，作为一个技术上的最高决策人，蔡锡勇觉得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语气沉重地说：“这事卑职有责任。当初化验时用的煤是早些年英国矿师提的存煤，几项大的指针勉强合格。这一年来大量的煤是从另外的煤井出的，外表看来没有区别，以为可以用，没有提前再化验，这是我的失职。”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马鞍山的煤不能用，今后怎么办呢，又用哪里的煤呢？张之洞的心也立刻沉重起来。总结教训，寻找出路是以后的事，当务之急是要应付俄太子。

“有补救的办法吗？”

“有。”蔡锡勇肯定地回答，“我已访到上海码头上存有五千吨德国威斯伐利亚焦炭。这是世界上顶好的焦炭，开平煤矿的上等好煤都炼不出这样的焦炭来。”

“那就赶快去将它全部买来！”张之洞断然拍板。

“只是价格贵了点。”蔡锡勇嘴里有点囁嚅。

“怎么个贵法？”

“一吨焦炭，要二十两银子，与买一吨生铁的价一样。”

张之洞吃了一惊，如此说来，我还开什么铁厂炼什么铁，不如拿银子直接去买铁好了，今后若长期用二十两银子一吨的德国焦炭来炼铁，岂不是白白地将朝廷银子化为水，给天下人一个大笑话！这种事绝不能长期做，但眼下救燃眉之急也只得这样了。“那就先买一千吨吧，对付过这一次，以后再说。”

燃料的事算是解决了，蔡锡勇略微松一口气。

“还有一件事，炼生铁厂的高炉昨天检查时，发现有一座炉子的炉底风口至炉身中部有一道半寸宽的裂缝。这道裂缝若不堵死，则不能使用。”

“有办法可以堵死吗？”

“有是有，但我们这里不行，一是没有这个技术，二是缺堵缝的材料。用电报与停泊在香港的利物浦厂运炉子的船联系，船上说他们有办法。技师和材料都有，但至少要二十天后才能到达，不知来不来得及。”

张之洞说：“这不要紧，若来得及更好，来不及我就用一个炉子。有一个炉子出铁，我也是竣工投产了。”

到底是总督，魄力宏阔，不像自己这样拘泥，蔡锡勇放心了。

“香帅，这两个月来卑职全副精力都用在铁厂上，昨天陈念初才告诉我，枪炮厂无论如何不能投产。”

“为什么？”张之洞又是一惊。

“江南制造局不愿卖机器给我们，说多余的机器一个都没有。”

“这一定是李少荃在刁难！”张之洞愤愤地说。

枪炮厂本是订的德国克虏伯厂的机器，但要明年春天才能交货，赶不上迎接俄皇太子，于是张之洞临时决定就近去上海，从江南制造局里转买。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在同治四年署理两江总督时，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机器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设备最为齐全的军工厂，专造枪炮子弹，厂里的所有设备都是从英、美、德等国家买来的。张之洞估计匀一点出来给湖北没问题。谁知他想得简单了，机器是可以匀得出的，但他们不愿意匀，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今后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出来，与他们竞争，这正好比同市之贾一样的心态。江南厂虽然一直与李鸿章关系密切，但这事他们并没有请示李鸿章，由督办本人作的决定。张之洞因为跟李鸿章不和，便怀疑他在作梗，其实错怪了李鸿章。

“怎么办呢？”不管是谁在刁难，反正机器落空了，铁政局的督办很为此事心焦。

张之洞一时也没办法，说：“炼钢厂的事，枪炮厂的事，这两件事你就别操心了，我来处理。你现在赶紧买一千吨德国焦炭回来，再精选几千吨好铁矿，先在生铁厂试炼两次，只要生铁厂能流出铁水来，就算大成绩了。”

“您说得对，是得先试验试验，这是顶重要的。”

“还有，”张之洞想起了一件事，“你安排栗殿先他们去做一件事，把铁厂和枪炮厂的环境好好布置一下，路要拓宽铺平，买一些花草树木来栽上。几个主要的工厂厂房都要用石灰粉刷好，尤其是你们督办、主办那座楼更要装饰好。此外还要布置好一间宽大的接待室，以供客人休息谈话，这间房子要豪华气派些。”

“好。”蔡锡勇说着，正要起身，张之洞又想起一件事，说：“给铁厂枪炮厂的所有员工每人做一件新褂子，到那一天都穿上。”

“需要这样吗？”蔡锡勇神色迟疑，“这要花一笔额外开支的。”

“多花点钱不要紧，显示我们湖北铁政局的气概是最重要的。”张之洞拍了拍蔡锡勇的肩膀，得意地笑起来。

六 在爱国之情的鼓动下，铁厂枪炮厂以高昂的热情造假

金秋十月，是中国大地的收获季节，也是一年中最为美好的时期。从南到北，到处一片果熟香飘，天碧水澄，尤其是地处荆楚要塞的武汉三镇，告别了为期三四个月的难耐暑气、滚滚热流，人们如同从蒸笼热锅中挣脱出来似的，有一种喜获新生的感觉。仿佛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有点心情来享受造化和历史给这座名城的慷慨赐予。

武汉三镇其实是有它的独特魅力的，仅仅一条滔滔长江就给了它无限的蓬勃生机。在秋日碧净如洗的天际下，江面显得格外的宽阔壮观。那是华夏之母博大丰厚的胸襟。江水东去，波光叠映，那流的是她的香甜乳汁。你看那龟蛇二山隔江相望，犹如两个护江之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历千秋万代而不老。再看那禹王矶、黄鹤矶，更是两座镇江之宝，将河妖水怪压在流沙之下，不让它们兴风作浪，保佑这一段河道良田受惠，舟旅无惊。

今天，三镇江面上将要迎接来自欧洲的远方贵宾。一大早，特使桑治平和总督衙门的代表梁敦彦率领着一批人马，登上装饰一新的购自英国的神女号舰艇，开出江汉关下游三十里处的白沙湾等候。

十时整，张之洞率领着湖北省抚藩臬三宪、各道府官员以及驻守湖北两镇的总兵副将等一批高级文武，蟒袍鲜明、翎顶辉煌地来到汉阳门码头。文武官员们个个形容整肃，如临祭祀一般，一改往日聚会时高声大语夸夸其谈的混乱，偶尔的交谈也只是附着耳朵的窃窃私语。倒是张之洞神态自若，一副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一切他都准备好了，该弥缝的也已弥缝了，正如技艺高超的伶人渴望在高规格场合中献艺一样，张之洞盼望的也正是在高规格人物的面前展示他的洋务政绩。今日的中国是土不如洋。地方上的堂堂道府，不如一个传教士；京师威风凛凛的军机大臣，可以被西洋公使的一句胁迫之辞听得两腿发抖。毫无疑问，不久便要加冕的俄皇太子，正是眼下中国境内规格最高的洋人。铁厂、枪炮厂让此人来参观，其影响程度甚至高过太后、皇上的驾临。自认为湖广地窄不足以供其回旋的张之洞，是多么希望能借这次朝野瞩目中外关心的机会，大展一下他的雄图远略。他笑着和坐在一旁的辜鸿铭聊天：“汤生，你没有在俄国住过，俄国话是怎么学来的？”

“我在爱丁堡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要求除英语外，还要修三门外国语，我就选修了拉丁语、希腊古语和俄语。有人说，你是中国人，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外语了，何必还要多修三门欧洲语。我说我喜欢语言，班上有几个俄国同学用俄语交谈，我听起来挺有味的。”

这几个月来，辜鸿铭为了做好这次接待的翻译事宜，除了阅读大量有关俄罗斯的文献及俄国皇室资料外，还特别注意加强口语的温习，尽可能做到流畅准确，完美无憾。

“我们中国有很多方言，都不好懂，我做了五年粤督，还是听不懂广东话，外国也有方言吗？假若这个皇太子说方言呢，你听得懂吗？”

辜鸿铭笑了起来，说：“这点外国跟我们中国也差不多。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因地域不同，语音也会有区别，比如说美国南部的语言跟北部就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不像我们国家方言之间的差距大。另外，他们也像我们中国一样，有官场通语，有上流社会交际语

言。就拿俄国来说吧，首都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里，便有一种他们习惯的言语声调，你要进入上流社会圈，先得把那套言语声调学好，不然你一开口，就露了马脚。别人会讥笑你是土包子，瞧不起你。至于在俄国宫廷，则以讲法语为时髦。俄国皇室成员，法语都很好，这位俄国皇太子曾在巴黎求学五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正宗法语。”

张之洞感到奇怪：“他们为什么这样抬高法语？”

“法语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严谨的语言，它的一个词一个字就只能有一种解释，没有歧义。所以世界上两个国家订合约，除他们各自的文字外，还要有一份法文本作为共同的依据，万一今后遇到分歧，则以法文本为准。”

“噢。”张之洞点点头说，“订合约用这种文字很好，但若用这种语言写诗，则会变得单调。诗无达诂，一个字一句诗，包含的内容越多越好，若一百个读诗的人，能得出一百种不同的感受来，那这一首诗就是最好的诗了。”

从外国的语言文字谈到自己擅长的诗文，张之洞的兴致大为高涨，对着旁边一群洗耳恭听的高级官员，侃侃高谈起来：“汤生，你读过李商隐的无题诗吗？那些诗真写得好，浓艳绮丽，扑朔迷离。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汤生，你知道玉溪生这两句诗要说的是什么呢？”

“不太清楚。”在这样一种场合下，张之洞居然还有如此闲心吟起李商隐的情诗来，辜鸿铭既为总督好整以暇的气度所钦服，又深感诗文在其心中的分量之重。他心里暗暗想：或许，舞文弄墨才是这位大帅的本色。

“所以，后人有了‘诗家都说西昆好，可惜无人作郑笺’的叹息。过几年我致仕回籍，不做别的事，专门来做玉溪生的笺释。”

“大人做义山诗的笺释，那将是诗坛上功德无量的事。卑职也最爱读义山诗，到时我来给大人做助手。”王之春兴致勃勃地插话，半

是实话，半是讨好。

张之洞听了这话很高兴，指着王之春对辜鸿铭说：“王藩台的诗写得不错，你今后可拜他为师学写诗词。”

当着众人的面夸奖自己的诗才，王之春很为总督给他面子而感激，忙说：“论诗，自然是香帅独步天下，无人可及的。汤生要学诗，还是拜香帅为师为好。”

辜鸿铭说：“我早想学诗了，只是没有遇到好老师。藩台称香帅独步天下，香帅称藩台诗写得不错，看来，二位大人都是诗坛射雕手。我今天当着众位面，就拜二位大人为老师学诗词，你们可不要推辞。”

说罢，起身，先向张之洞作了一个揖，又向王之春鞠了一躬。张之洞和王之春都快乐地大笑起来。因辜鸿铭这个举动，原先拘束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于是三三两两谈诗谈文谈洋人。有一个见多识广的巡抚衙门幕友便谈起俄国皇室秘闻来，悄悄地告诉大家：百年前俄国有个女皇名叫叶卡捷琳娜，统治俄国三十多年，开疆拓土，功劳最大，她的面首成百上千，数都数不清，武则天跟她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官员大都昧于外事，对海外一向孤陋寡闻。这俄国皇室的风流故事让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如同吃了西洋大餐似的大快朵颐，纷纷催促这个幕友再多讲一些西洋宫廷艳史。正在这时，有人指着远处江面说：“俄国皇太子来了！”汉阳门码头接官厅顿时安静下来。

三艘军舰从下游溯江而上，慢慢地越驶越近。人们看清楚了，在前面领航的是湖北的神女号，后面两艘的船头分别写着保民、测海，那是南洋水师舰艇。前后两舰的桅杆上高高飘扬着杏黄色的大清三角龙旗，中间保民号的桅杆上并列飘着两面旗帜，除龙旗外，还有一面白蓝红三色旗，那是俄国的国旗。于是人们知道，俄皇太子是在这艘舰艇上。

长长的汽笛鸣叫声中，神女号引导保民号、测海号缓缓地靠近汉

阳门码头，张之洞站起身来，谭继洵、王之春、陈宝箴也跟着起身。张之洞在前，其他三人在后，都迈着蹒跚的外八字步伐，踏过临时铺上红地毯的跳板，走上保民号，辜鸿铭跟在张之洞的身旁。梁敦彦忙用英语对客人们说了几句话，客人们立时起身，走出豪华气派的特等舱。

张之洞这一举动，是他的一时兴起。原来的安排是：俄国皇太子在桑治平、梁敦彦的陪同下，由舰艇上下来，张之洞等人在码头上等候；当客人的脚一踏上码头时，主人立时迎上前去。不料，张之洞一时高兴，竟然忘记了事先的约定，亲自走上船来。

刚一登上保民号，张之洞便发现两旁分别站着八个身着戎装的高大洋人。他想到这很可能是俄国皇太子的卫士，一时间他不知道如何与这些卫士打招呼，再看这些卫士，也都面面相觑，神色紧张，一个个木桩似的立着。显然，他们也不知上来的是什么人，该如何对待。

辜鸿铭见状，忙向领头的那位胸佩两排勋章的人走去。他估计这是卫士长，用熟练的法语对此人说：“这是我们的最高统帅，你们应以迎接贵国元帅之礼对待。”

卫士长点头，对着两旁的卫士叽里咕噜高声说了几句。卫士长的话音刚落，全体卫士立时双脚紧靠，发出一声干脆利落又整齐响亮的皮靴相碰声，然后八只右手同时举到右脸太阳穴上。卫士长转向张之洞，又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话。辜鸿铭小声对张之洞说：“俄皇太子的卫士向大人行军礼致敬，刚才说话的是卫士长。他说皇太子殿下卫士长四品武官伊万诺夫向最高统帅报告，一切准备完毕，请最高统帅检阅。大人您可以挥动右手对他们微笑致意！”

张之洞正在为局面的尴尬而犯难，不料辜鸿铭一句洋话便马上解决了。他轻轻举起右手，面带微笑地挥动着，两旁的俄国卫士笔立着纹丝不动，右手像被钉死在太阳穴上似的，目送张之洞一行缓缓走过。张之洞虽说做了七八年的制军，多次检阅过绿营兵士，但外国洋兵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举手行礼，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一种极大的自豪感满足感油然而生，心里不免对辜鸿铭涌出感激之情来：若不是

他的临机应变，何来这种荣耀！

此时，梁敦彦陪着客人已走了过来，双方在相距一步的地方停下来。梁敦彦对身边的一个洋人说了句英语，那洋人走出半步；张之洞估计此人是太子了，便也走出半步。梁敦彦介绍：“张大人，这人便是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殿下。”

张之洞微笑着说：“欢迎皇太子殿下光临，武汉三镇蓬荜生辉。”

说话的同时，将客人仔细看了一遍。这位俄国皇太子大约二十六岁年纪，身材足比张之洞高出一个头，淡金色鬈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皮肤白净得比扑上粉的中国女人还要好看，高高的鼻梁上是一对灰亮的眼睛，合体的黑色西服中最为显眼的是领下那根红底黑条领带，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逼人的高贵之气。中国制军心里暗暗喝起彩来。张之洞亲眼见过成年的同治皇帝，若拿同治帝与眼前的俄国皇太子相比的话，除开那一身价值数万两银子的龙袍要比他的西服华贵外，论长相，论气概，不知要输到哪般田地去了。一刹那间，张之洞有一丝自卑的悲哀，但很快便过去了。

皇太子指着旁边那个比他矮半个头的人说了一句洋话，梁敦彦一愣，他听不懂。梁敦彦只懂英语，刚才在船上彼此都是用英语交谈，没有障碍，现在见到张之洞，皇太子认为这是正式的外交活动开始了，遂改用俄国宫廷所视为高雅而正规的法语。见梁敦彦在一旁发呆，辜鸿铭轻轻地对张之洞说：“皇太子在介绍他的表弟。他表弟是希腊维德森公爵的儿子，名叫凡纳。希腊公爵，相当于我国亲王，您可叫他凡纳世子。”

张之洞微笑着打招呼：“一路辛苦了，凡纳世子，欢迎你！”

说话间也用心看了下这位希腊世子：年纪约为十六七岁，一头火红色的头发，一对蓝色的眼睛，一脸尚未脱尽的稚气，笑容中略带腼腆。

当辜鸿铭用流利的法语翻译的时候，尼古拉太子和凡纳世子都用

一种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他们倒不是惊讶辜鸿铭的法语娴熟，而是惊讶眼前的这个怪人：乍一看是个中国人，瓜皮小帽，长袍马褂；细看又不像，眼睛灰蓝，眼窝深陷，鼻梁高耸，皮肤雪白。两个洋兄弟口里不说，心里都在嘀咕：这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西方人，张总督的身边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人？

“张制台，一向好吗？”这时，从尼古拉太子后面突然走出一个人来，大大咧咧地对张之洞笑着打招呼。

张之洞看时，这人二十多岁年纪，五短身材，身穿一袭石青色单龙江水海牙亲王服饰。他心里一惊：这多半是滚单上所写的肃亲王，刚才一时怎么忘记了他，没有先打招呼，真是不应该！



肃亲王善耆



川島芳子

桑治平忙介绍说：“这位是代表朝廷陪同俄皇太子的肃亲王。”

张之洞忙向肃亲王行大礼：“下官失礼了，请王爷海谅。”

肃亲王哈哈笑道：“贵客远道而来，自然应该先见客人。我一向于礼仪疏略，不必介意。”

这位年轻的肃亲王名叫善耆。光绪七年张之洞离开京师时，他才十二三岁，是个终日不出王府门的读书郎。张之洞不认识他，自是情理中事。肃王是满人入关之时封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第一代肃王是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传到善耆这一代，已经是第八代了。善耆这个人官做得并不大，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满人，使他成名的是两件事。一是二十年后，他在做民政部尚书时宽待谋杀摄政王的汪精卫，颇得革命党的好感。二是他生了一个汉奸女儿川岛芳子。此人以格格身份国色之姿而甘心认贼作父，充当日本间谍，干尽了损害中华民族的坏事。据说抗战胜利后，判川岛芳子死刑，执刑者因她的绝顶美貌而心乱目眩，以至于忘记开枪。

此时的善耆虽贵为亲王，但在王室中并无地位。他似乎也无从政野心，热衷的是吃喝玩乐，尤其对皮黄戏感兴趣。不仅喜欢听，而且自己也能唱。他常邀一批名伶进王府唱戏，自己也粉墨登场，和伶人同台演出，称兄道弟，并不摆王爷架子。俄国来的是太子，理应皇阿哥陪同，但大内至今尚无一个皇阿哥，只得从王府中遴选，二十六岁的善耆既是亲王，又爱玩，又无实际职守，自是最佳人选。

张之洞见过善耆后又将谭继洵、王之春、陈宝箴介绍给客人，三人分别和客人打过招呼后又都拜见善耆，主客之间寒暄几句后，张之洞便陪他们下船。在精心收拾好的驿馆里休息用过餐后，便按预定计划参观铁厂和枪炮厂。

午后，神女号载着俄皇太子、希腊世子和肃王等人，由张之洞率领的湖北高级文武官员陪同，浩浩荡荡地横渡长江，向着江北汉阳的龟山脚下驶去。刚刚靠近码头边，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便从龟山脚下接连不断地响起。随即，一股股青灰色的硝烟向四面八方扩散，直冲山顶，很快，草丛树木之间便弥漫着雾似的烟气。俄太子和希腊世子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燃放鞭炮的场面，他们仿佛亲临

炮声隆隆的战场似的，涌出一股强烈的新鲜感和刺激感。鞭炮声刚过，锣声、鼓声、铙钹声又接着响了起来，咚咚声、哐锵声有节奏地交错着，起伏此起彼伏，热闹欢快。俄皇太子望着这些顷刻之间便能把喜庆气氛造得这等浓烈的中国乐器，极感兴趣。就在这一片闹腾中，张之洞陪着贵客们走下神女号，来到欢迎的人群面前。铁政局督办蔡锡勇走上前来，用流畅的英语致欢迎词，随后按照西方的礼节，两名可爱的小女孩向俄皇太子和希腊世子献上鲜花。两位洋王子十分高兴，手捧鲜花向众人挥舞。通往厂部的临时用黄沙铺平的大道旁，站立着二百名手持洋枪的大清士兵，他们正是张彪统率的督署亲兵营。看着二百杆在阳光下闪着幽幽蓝光的新式步枪，俄皇太子刚才的满脸笑容顿时失去，不由自主地整了整领带，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迈着，直到走出兵戎队后，才觉得一颗心平静下来，又恢复先前的笑脸。

辜鸿铭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书中《权》一节里，谈到张之洞“为国则舍理而言势”的观点——

张文襄尝对客论余曰：“某也知经而不知权。”余谓文襄实不知所谓权者。盖凡所以运行天地之间之物，唯理与势耳。《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所谓可与适道者，明理也。可与立者，明理之全体而有以自信也。可与权者，知所以用理也，盖天下事非明理之为难，知所以用理之为难。权之为义，大矣哉。譬如治水，知土能克水，此理也。然但执此理以治水患，则必徒为堵御之防，如此水愈积，愈不可防，一旦决堤而溢，其害尤甚于无防也。此治水者之知经而不知权也。知权者必察其地势之高下，水力之大小，或不与水争地而疏通之；或别开沟渠河道而引导之，随时立制，因地制宜，无拘拘一定成见，此之谓知所以用理也，窃谓用理得其正为权，不得其正为术。若张文襄之所谓权，是乃术也，非权也。何以言之？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尼古拉殿下，我们已经到了铁厂的厂部。”张之洞不无自得地指了指前方。

当听完辜鸿铭的法语翻译后，俄皇太子开始扫射这一片他还在圣彼得堡皇宫里，便得知的闻名世界的汉阳铁厂。啊，真是个闻名不如亲见，从小起便以贫困落后孱弱受欺的形象留在他脑海里的古老中国，竟然会有这等气势雄伟的钢铁厂！

此时，十几个巨大烟囱的顶部正黑烟冲天，一座座小山似的矿石边，各种斗车正在忙忙碌碌地装货奔跑，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厂房里不时传来机器轰鸣声。厂区内，一条条平整的马路纵横交错，来来往往的员工人人身着统一的工装，并不在乎外国的皇储在身边走过，不露声色地做着自己的事情。尼古拉太子四处扫射了一下，估计铁厂的占地面积不会小于二百公顷。他也曾在本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看过不少工厂，从铁厂的规模来说，在俄国可算是大工厂，在英法德等国中，也算得上中等偏大的厂。一边走着，督办蔡锡勇一边给俄太子介绍：这是钩钉厂，这是轧钢厂，这是化验室，这是抽水房，这是钢轨厂，这是修理房，这是绘图房，这是机器房。俄太子不停地点头，开始还能记得几个，到了后来，各种厂呀房呀在他脑子里打混，最后连一个名词也没记下。至于希腊世子，他跟着表兄来中国，只是想看看风景，吃吃中国饭菜，对厂房机器，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一路上东张西望，根本就没有听蔡锡勇在说些什么。蔡锡勇带着客人和主人一大帮子人马，从这个厂房里进，从那一个厂房里出，但见座座厂房都在紧张地工作，机器隆隆，马达声声，一派生产繁忙的模样。蔡锡勇兴致勃勃地一一介绍，张之洞是满腔热情地向客人展示自己的政绩，他们并不觉得太累，首先疲劳不堪的是谭继洵。走了一半便发觉今天来铁厂十分失策，几次想不走了，找个地方歇歇，但他又是个拘于礼仪的人，这种场合下，那种举动他又做不出，于是只好咬紧牙关，拖着两只如同灌了铅块的老腿，勉强跟着队伍。再一个深觉劳累的是肃亲王善耆。从小养尊处优长大的善耆，出生以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路，更何况他的兴趣只在演戏听曲的玩乐上，做日常正经事，一点劲都提不起。这个机器那个厂房在他眼中，枯燥乏味至极，若按他的性子，早就要躺倒不走了，但作为朝廷的代表，他到底不好意思如此失礼，也只得硬着头皮挺着。

穿过十几间厂房车间后，来到了最主要的工厂——炼生铁厂了。

一走进厂房，两个丈把高的炼铁炉便矗立在众人眼前，好像两座乌黑的铁塔，又好像两个大肚子黑金刚，顿时把客人和主人都吸引住了。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蔡锡勇身边的陈念初：“可以出了吗？”

“出。”陈念初点了点头。

那年轻人走过去，对着围在两个铁炉旁边的工人们一挥手，只听见“哐啷”一声，两个铁炉的肚子突然开了，露出两个脸盆大的圆孔来。就在同时，两股沸腾铁水从铁炉的肚子里冲出来，直向炉子底座旁边的两个大铁桶里倾泻。溅起无数火花，犹如点燃了冲天花炮，又像夏夜的繁星坠落人间。这两股铁水火红火红的，就像火焰山逃出的两条赤龙，又如同老君八卦炉里流出的两道丹液，带着巨大的热量、灼人的光焰，直向周围的人群冲来，七八尺远外的参观者都受不了它们的强大迫力，情不自禁地向后倒退。

俄皇太子为这两条源源不断的熔化铁水鼓起掌来。本已疲惫不堪的谭继洵和善耆见到奔流的铁水后，也因高兴而振作起来了。张之洞见两个铁炉首次展现在外人面前，便能有这种壮丽非凡的表演，心中十分得意。他自豪地告诉客人：“高炉一天一夜可出铁水八次，日产生铁五十吨，现在还在试产阶段，再过段时期，日产量可达一百吨。”

“好，好！”俄皇太子频频点头，“了不起，了不起！这样的炼铁厂有几座？”

蔡锡勇说：“炼生铁厂目前只有一座，设计有三座。每一座两个高炉，第二座明年开工。第三座后年开工，全部建成后，日产生铁五百吨。还有一个炼熟铁厂，设计安装搅炼炉二十座，分为五组，已安装好的一组，今天也在炼铁，我们过去看看。”

“炼钢厂呢？”希腊世子突然插了一句话。在冶金领域里，这位十七岁的世子要比他的表兄知识多些。他知道，生铁、熟铁与钢是不同的，铁厂的关键在于炼钢厂。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于这次参观，铁厂的心腹忧虑就在于炼钢厂。铁厂里真正见成果，让人看了喜悦的就是生铁、熟铁、炼钢三个厂，因为它们都是滚滚红流，可以造成一股夺目的气势。本来，铁厂因另一个炉子出现裂缝，只有一个炉子可出铁水，幸而从英国来的工匠在五天前赶到，将裂缝补上，于是有了今天的两个炉子出铁。熟铁厂有一组搅炼炉可以工作，勉强能对付过去，但炼钢厂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投产，怎么办呢？万一客人提出来要看，如何回答？若说炼钢炉尚未装好，作为一个以炼钢为主要目标的铁厂，这不等于说铁厂尚未建成吗？不以实相告，又如何糊弄过去呢？

在铁厂这个有着三千员工的特大号工厂里，如果说有本事能炼出钢的人没有几个的话，那么，玩花招变戏法弄虚造假的人却多得很，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办法就出来了。

蔡锡勇指着相距三十多丈远的一个厂房说：“钢厂就在那儿，我们去看看吧！”

王之春不知内情，心想：不是说从英国买来的炼钢炉还没有安装吗，带客人去看什么呢？

蔡锡勇带路，善耆和张之洞等人簇拥着尼古拉太子和凡纳世子来到钢厂。一进厂房，众人都觉得奇热无比。原来，环绕着一个高大的显得有点灰蒙蒙的炼钢炉旁边砌着十几个洋砖炉子，每个炉子里都燃烧着熊熊的焦炭火，炉口边的焦炭都已烧得红艳欲滴。那情景，仿佛当年后羿射下的红日全都落到这些炉子里来了似的。顷刻间，所有的人都汗如雨下，燥燥难耐。善耆是个虚胖子，此时里衣全部汗湿透了，心里在咒骂：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就像下了油锅似的！谭继洵已热得口焦唇燥两眼昏花，真恨不得立时走出这个炼狱。尼古拉和凡纳也有点纳闷：为何此处要摆这么多火炉子，它们作什么用？思忖间，两人身上早已大汗淋漓了。他们都穿着紧身的衬衣，系着紧紧的领带，外面的黑呢西服也都扣得整整齐齐。尽管热得浑身极为难受，但身份和教养都不允许他们有丝毫解衣扇风状，心里却巴望早点结束这个活受罪。

蔡锡勇微笑着对大家说：“很抱歉，这一炉钢还要半个小时后才能出炉，请诸位稍稍等候。”

善耆、谭继洵等人听了这话，心里叫苦不迭，参观的人群中已有好几个人忍不住这酷热，走出厂房门。辜鸿铭把这句话翻译给俄皇太子听，太子的眉头皱了起来，看了看他的表弟，那神态更为不安。他抬头看了看火门，然后轻声对辜鸿铭说：“这里太热，就不要等它出炉了吧！”

辜鸿铭一样地热得难耐，便借此机会说：“那我们就出去吧！”

希腊世子巴不得这句话，忙说：“不看了，到外面去透透风。”

辜鸿铭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转达两位客人的意见。张之洞立刻满脸笑容，高声说：“应客人要求，我们现在出去透透风，半个小时后再来看钢水出炉。”

众人如同领得大赦令，从死亡线上获得新生似的，纷纷走出钢厂。一股秋风从汉水上刮过，穿过龟山的花木草丛，来到铁厂，轻轻地抚摸着这群中外参观者。大家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快乐，第一次觉得凉风的可爱。

蔡锡勇趁热打铁，对两位贵客说：“枪炮厂就在铁厂的旁边，我们去看看吧！”

从心里来说，尼古拉、凡纳不想再去看枪炮厂了，此刻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洗澡换掉湿衣服，躺下休息休息。但这一内容是早就由他们自己提出的，又不好意思拒绝，便只得遵照安排，穿过铁厂的右侧门来到枪炮厂。

枪炮厂的占地面积虽只有铁厂的一半，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工厂。这里也有五六个高大的烟囱和十来个厂房，蔡锡勇依旧精神抖擞地一一向客人介绍：零件厂、子弹厂、运输处、修理部……但包括两位客人在内，所有的参观者都已没有刚才的兴致了。

当蔡锡勇提出——看时，尼古拉太子说：“只看看组装成枪的那个厂吧！”

蔡锡勇说：“好，那我们去看看装配厂。”

众人于是径直来到枪炮厂里的最大厂房。一进厂房，便看到一排排崭新的步枪摆在工作台上。蔡督办指着枪支介绍，这些枪都是我们厂造的：这是仿造的英国毛瑟枪，这是仿造的德国克虏伯枪，这是仿造的英国波利枪。太子和世子既不是带兵的将领，又不是做枪炮买卖的军火商人，根本就不懂这个枪、那个枪的，只得胡乱点头叫好。陈念初在一旁用英语补充：“铁厂大门两旁卫士手中的枪，也全都是我们这个枪炮厂自己造的。”

尼古拉太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刚进门时那种肃杀的气氛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凭直感，他觉得那些枪的杀伤力不小。他抬起头来将车间前后左右看了一眼，车间里摆了几十座工作台，每座工作台上都摆满各种枪上的零部件。穿着一色工装的工人都在忙碌着，熟练地装配枪支，“咔嚓、咔嚓”的清脆响声从各个角落里传来，把一个装配车间弄得像演兵场样的杀气腾腾，随时都会有刀出鞘、弹出膛的厮杀局面出现。

尼古拉太子心里想：用不着再看了，这里正在生产仿欧美各国的最新枪支，估计仅这个车间一天装配一千支枪不成问题，若照此推算，年产量将有三十万支以上，三年下来便足可以装备一个国家的军队了。如此一想，年轻的俄国储君不禁生出几分敬畏之心来。

其实，这个洋太子完全被中国人给蒙了。

枪炮厂虽然建成了厂房、烟囱，安装了不少机器，还有近一千号员工和十来个洋匠，但正经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从英、美定购的还没有运来，向江南制造局买又没有买到，这些枪支子弹怎么能生产得出来？尽管若干年后汉阳枪炮厂红得发紫，曾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第一号兵工厂，它所制造出的数以百万计的汉阳造，二十年后成为反清革命志士手中的精良武器，四十年后又为抗日战争立下

汗马功劳，然而，在当时，它确实还只是有其名无其实。

今天展现在洋太子面前的这一切，全是湖北绿营的表演，这幕戏由已升为参将銜亲兵营头目张彪一手导演。他将亲兵营三百五十名兵士全部派到枪炮厂。其中二百名士兵荷枪列队迎接客人后，便分散在厂部各处巡逻站岗，一方面防备意外，确保安全，一方面也制造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氛，给俄皇太子一点精神上的压力。另外一百五十名便全派到装配车间。在驻防武汉三镇的绿营处，张彪收集了二千杆新式步枪，一大半摆在厂门进口处做样子，一小半被换上工装的士兵拆开散在工作台，然后在客人来的时候，再一支支地装上。这些士兵为此训练了半个月，明知这是在弄虚作假，但在一种“灭敌人威风，长自己志气”的宣传鼓动下，一个个心中充满着爱国的激情，仿佛大家所做的正是一桩捍卫国家尊严、打击洋人嚣张气焰的庄严神圣的大事，与平日的虚假蒙骗有本质上的不同。

从枪炮厂出来后，尼古拉太子怀着很大的敬意，一本正经地对张之洞说：“总督先生，您所创办的钢铁厂是亚洲的第一大钢铁企业，整个亚洲，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工厂了，就是我们俄罗斯，甚至包括欧洲大陆，也很少有几个在规模上能与此处相比的钢铁厂。一年多的时间里能造成这样大的钢铁厂，您毫无疑问创造了东方的奇迹。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英雄，我佩服您，我要向世界宣扬您的成就。您的枪炮厂也很了不起，一年造出的武器可以装备一个集团军，三五年后贵国所有的军人手里拿的都将是您造出来的枪炮，您对中国的贡献太大了！”

辜鸿铭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翻译出来。张之洞听后无比兴奋激动，一种扬眉吐气、宏图已绘的豪情勃然兴起，嘴里却有节制地说道：“太子殿下夸奖了，无论铁厂，还是枪炮厂，都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太子殿下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将会更宏大、更兴旺。”

第二天上午，由肃王善耆和藩司王之春及协理总文案梁敦彦等人陪同，客人游览了武汉三镇的名胜风景。下午四时，以湖广总督衙门

名义所举办的盛大宴会在晴川阁举行。

离铁厂大约五里处的龟山东端，巨石突兀嶙峋，直劈长江波浪，这便是禹功矶。它上面的禹王祠、禹柏、岫嵎碑等，都是武汉三镇有名的前人遗迹，尤其令人流连的是，此处占尽山川之胜。风和日丽之时，登禹功矶，眺望对岸高耸的黄鹤楼、雄踞的黄鹤矶，眼中长江之水滔滔东去，一泻千里，随风起伏的波涛上白帆片片，江鸥点点，真令人心旷神怡，豪情满怀。远在明代，范仲淹的十一代孙范子箴出任汉阳太守时，便在禹功矶上建了一座二层楼房，四面皆空，设茶坊酒店于上层，刻唐贤宋人诗词于楹柱，以利客人坐在桌上便可感受猎猎江风，极目楚天形胜。范太守极喜崔颢《登黄鹤楼》中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句中的“晴川”二字，将此楼命名为晴川阁。得知俄皇太子要来武汉后，晴川阁便定为设宴之地，予以重新修缮。

此时，武汉三镇罕见的盛宴已经摆开。首席上一张大圆桌，第一号客位坐的便是两年后登上沙皇宝座的尼古拉太子，左手边坐的是肃亲王善耆。肃王既是接待尼古拉的主人，又是光临武汉的贵宾。挨着善耆坐的是谭继洵，以下王之春、陈宝箴、桑治平。第二号客位坐的是希腊世子凡纳，凡纳之下依次坐的是梁敦彦、蔡锡勇。与尼古拉对面相坐的是今日宴席的主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便于翻译，辜鸿铭坐在太子和世子之间。团团圆圆的席上，可谓客人尊贵，主人高雅，满桌陪伴者尽皆三楚精英，华夏俊才。

今天上席的全是地道的鄂菜。这鄂菜虽不列中国的八大菜系，算不上名菜，却也自有它的味道。突出的特色是味重色香，讲究的是火候工夫，尤以煨汤名闻海内。湖北的煨汤用的是不上釉彩的黑土瓦罐，将要煨的新鲜食物洗净，连冷水一道装进瓦罐，水平罐口。先用猛火煮三滚，这时瓦罐的水溢出三成。再上各种调料平罐口，将罐口盖好用石头压紧，然后再用温火慢慢熬，一直熬到汤只有三成为止。此时，打开罐口，浓香扑鼻，倒出的汤鲜美可口，喝下肚去，浑身舒泰，留在嘴里的余香，三日不散。而且这种汤什么都可以煨，贵到山珍海味，贱到萝卜红薯，一样地都可以煨出超过原味三分的汤来。

今天，主人为客人精心选择了四个煨汤：长江喜头鱼（即鲫鱼。鲫与吉谐音，吉字乃喜字之头，故称喜头鱼），汉水甲鱼，洪湖莲藕，鄖阳木耳猴头菌。尼古拉贵为俄皇太子，自小吃的是西餐大菜，奶酪面包。莫斯科冻牛肉，巴黎烧蜗牛，伦敦烤乳猪，罗马大羊排，一直被他认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名菜。今日喝了武汉的这四道煨汤，一口口香鲜美味直沁心脾，把他心中的四道名菜统统压了下去，嘴里不断吐出他今天上午刚学会的中国话：“好，好！”惹得众人一齐开怀大笑。

凡纳世子也将这些中国菜吃得津津有味。

辜鸿铭拿起桌上的酒壶，给两位贵客斟上，然后对尼古拉说：“酒怎么样？好喝吗？”

“好喝，好喝极了！”与所有的俄国男人一样，尼古拉太子也十分爱喝酒，今天的酒和煨汤都令他觉得异常新鲜有味。

“比贵国的伏特加如何？”

“比伏特加要香醇，进口时的感觉也比伏特加要好。”尼古拉以行家的口吻答。

“俄国的伏特加不好喝。”希腊世子直爽地插话，“伏特加除酒性烈外，没有别的味道。”

他朝着太子说：“我怀疑你们的伏特加就是白水兑酒精。”

尼古拉并不以凡纳贬低伏特加为意，笑着说：“比起中国的酒来，伏特加是要差些，我这一路上喝的中国酒都比伏特加好。不过，我们俄国人喜欢喝伏特加，就是看中它的酒性烈，一瓶伏特加喝下肚，勇气一下子就来了，什么事都敢做，死都不怕。”

辜鸿铭笑着说：“这就是酒的作用，我们中国自古就有烈酒壮起英雄胆的说法。”

尼古拉指着酒壶问：“这酒叫什么名字？”

“东坡万寿春。”辜鸿铭答，“东坡就是中国古代的大诗人苏东坡，他曾被贬在湖北黄州。他喜欢喝酒，也精通酿酒的技术，他把他的酿酒术传给黄州百姓，世代代黄州百姓都酿这种酒，为纪念他，取名为东坡万寿春。”

尼古拉点点头。他不懂中国文学史，也不知道苏东坡是谁。

这时，一个装扮俏丽的年轻女艺人，抱着一把琵琶走了上来。这是宴席上安排的一个内容，既请俄皇太子欣赏中国的艺术，也为酒宴助兴。女艺人是湖北汉剧的名伶。湖北汉剧虽不是一个很大的剧种，却是与眼下走红京师的皮黄戏有着血缘联系。它是皮黄戏的源头之一，腔调优美，很受江汉一带百姓的喜欢。

女艺人向客人优雅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坐下，轻轻地拨弄丝弦。清脆的过门调奏响后，晴川阁里的所有杂言细语都停了下来。两位欧洲贵宾还是第一次听这种乐声，觉得十分美妙动听。女艺人开口唱了起来。歌喉甜润柔美，歌曲婉转多变，两位客人都为之深深吸引，只可惜，他们听不懂唱的是什么。女艺人退场后，尼古拉请辜鸿铭翻译出来。

辜鸿铭说：“她唱的是用汉剧腔调谱的一首很有名的诗。诗的作者是一位神童，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写出一篇很受人喜欢的文章。这首诗写在这篇文章结尾处，这位神童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叫王勃。”

“王勃。”尼古拉用生硬的腔调模仿辜鸿铭的话。

从这两个字里，张之洞听出刚才辜鸿铭是在给客人讲叙王勃的事，他笑着说：“王勃的《滕王阁序》是靠一位神仙的帮助才得以问世的。滕王阁开宴席的前一天，王勃还在距南昌府七百里的江面上，根本无法赶到。夜里马当神吹来一股风，将他的船一夜之间送到南昌府。第二天上午，他如期到滕王阁，于是有了这篇美文和这首好

诗。”

辜鸿铭忙把总督的这段话翻译给尼古拉听。尼古拉睁大着眼睛问：“真有这样的事吗？总督先生说的神仙真的有吗？”

听了辜鸿铭的翻译，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善耆插话：“这个人太聪明，可惜，寿命不长。二十七岁那年坐船不小心，落水死了。”

辜鸿铭又把善耆的话翻译给俄皇太子。

皇太子感慨地说：“我们俄国也有这样一个诗歌写得好的神童，他活得也不长，只有三十多岁。他不是落水而死的，他是因为夫人爱上了别人，他跟那人决斗，被那人用子弹射死的。他的名字叫普希金。”

这回轮到在座的中国官员睁大了眼睛，一个个在心里嘀咕：这是怎么回事？自己的老婆偷了野汉子，反而还要跟野汉子决斗，被他打死？这俄国怎么就是这样的怪风俗！这位神童普希金真是冤里冤枉丢掉了一条命。把野汉子扭送官府法办呀！或干脆，休了她再娶一个呀！在咱们中国，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绝不会要把自己的命搭上。夷狄真是夷狄，一点礼仪都没有！善耆、张之洞、谭继洵等人都在心里冷笑着。

“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写出一首轰动俄国上层社会的名诗。”尼古拉太子怀着对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无限崇敬的心情，情不自禁地用俄语背诵起《皇村怀古》中名句来：

瀑布好似明珠串成的小河，

从乱石堆成的山包上泻落，

水中的仙女在平静的湖面溅起缓缓荡漾开来的水波。

一座座宏伟的宫殿安静肃穆，

一个个圆形的拱顶直耸云霄。

地上神仙在此把逍遥岁月度过，

这里是俄国雅典娜的神庙。

座上的中国人，包括精通英文的梁敦彦也听不懂俄皇太子嘴里念的是什麼，但从他专注虔诚的神态中可看出普希金及其诗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待辜鸿铭将它用中文翻译出来之后，张之洞、王之春这两位中国官场中的大诗人都很失望：这哪是诗，只不过一段有韵脚的话而已！

“太子殿下。”辜鸿铭用法语对尼古拉说，“这首诗是普希金的少年之作，此时的他尚不太懂世事，故而对叶卡捷林娜女皇备加崇敬，赞扬她为俄国的雅典娜。据我所知，成年以后的普希金，对叶卡捷林娜的丰功伟绩却不以为然，十年后，他再写皇村的时候就只写风景，不谈历史了。”

俄皇太子没有想到，这位翻译竟然对普希金有如此多的了解。他以三分惊奇七分挑战的神态对辜鸿铭说：“看来，辜先生对普希金很有研究，不知你刚才说的十年后的皇村诗能记得一两句吗？”

“我可以全部背诵给你听。”辜鸿铭得意地笑了笑，然后用纯正的俄语背道：

美好的盛情与往日的欢乐的守护者啊，

哦，你啊，

槲树林的歌者早就熟悉的保护神，

记忆啊，请你在我的面前描绘出那些我用心灵生活的

迷人的地方，

还有那些我曾经热爱过，我的感情在那儿发展成长的树林，

在那儿，我们童年和最初的青春融合在一起，

在那儿，由于受到大自然和幻想的抚养，

我认识了诗歌、欢乐与宁静……

“辜先生，请不要背下去了。你的俄语和你的记忆力都令我惊讶不已，佩服不已。你对普希金诗歌的热爱，更让我感激。普希金是我们俄罗斯的骄傲，我没有料到在中国，能遇到一个普希金的热爱者。你爱普希金，就是爱我们俄罗斯，我太谢谢您了。”

俄皇太子激动起来，话说得恳切而真挚，他的态度也让辜鸿铭激动：一个懂得珍惜自己文化的民族，才是真正强大的民族！

太子用俄语说完这番话后，又伸出大拇指，用中国话说：“好，辜，好！”

张之洞等人从俄太子的神情和这三个中国字里已听出辜鸿铭和客人谈得十分融洽，并且赢得了客人的赞扬，这正是宴会所需要的气氛。于是，他乘机举起酒杯来，对客人说：“为了中国和贵国的友好，请太子殿下干了这一杯。”

“好！”听了辜鸿铭的翻译，尼古拉一口把杯中的酒喝干。

“吃菜，吃菜！”善耆拿起匙子给太子和世子各舀了一勺汤。

凡纳悄悄地用希腊语对尼古拉说：“辜先生的法语和俄语都说得很好，不知他会不会说希腊话。”

谁知，这两表兄弟的悄悄话让正在斟酒的辜鸿铭听到了，他立即改用希腊语笑着对凡纳说：“我当年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希腊文，法文和俄文还在其次。”

凡纳大吃一惊，对辜鸿铭准确的希腊语很感意外。他不好意思地说：“辜先生，你真是语言奇才，一个中国人，能说这么多欧洲语言，举世少见。”

辜鸿铭继续用希腊语说：“古希腊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我研究

欧洲文化，不能不懂希腊语，古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一直令我景仰。我虽说离开欧洲十年了，但荷马史诗，我还能背诵一些。”

“真的？”希腊世子兴奋地说，“那你背两句《伊利亚特》给我听听。”

“行。”《伊利亚特》是荷马史诗中的最重要的一部，辜鸿铭略微想了想，背道：

赫克托耳回答说：

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有关战争的一切，

都是我分内的事，

如果我赫克托耳像懦夫一样逃离战场，

岂不要被特洛亚的英勇的儿子们和穿着长袍的妇女所耻笑。

“背得好，背得好！”凡纳到底年纪小，快乐得竟然鼓起掌来。

众人虽听不懂希腊话，见辜鸿铭的一通洋话博得世子的掌声，猜想他一定用卓越的表现获得了客人的欢喜。希腊虽是小国，但他既是俄国的亲戚，也就不能轻视，也不能排斥眼前的这个十多岁的贵族子弟，有执掌希腊王权的可能性。想到这里，善耆带头，大家也轻轻地鼓了两下掌。

尼古拉来中国一个月了，从北京到天津到上海，沿途与不少翻译打过交道，像辜鸿铭这样的语言天才和记忆大师，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怪模怪样的中西混血儿赢得了他发自内心的敬重，他从西服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怀表来，对辜鸿铭说：“很高兴在中国遇到你这样了不起的人才，我愿与你交个朋友。这块怀表，是父皇所赐，送给你聊表我的诚意。”

说完双手递了过来。

这是一块小酥饼大的镶着名贵钻石的瑞士怀表，是瑞士国王送给尼古拉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国礼。尼古拉二十岁生日时，亚历山大三世将它送给了儿子。在夕阳的照耀下，这块瑞士名表闪烁着五彩宝石光，将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

面对着这份价值昂贵的礼物，辜鸿铭犹豫了一下。回国近十年来，他深深感觉到中国的等级观念远过于西方，尤其是官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话是一点都不错的。今天的这个官方宴席，论地位则肃王善耆最高，论实权则总督张之洞最大，这块怀表，送给他们两人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却不能送给他这个没有品级的幕友翻译。如果接下，便立即有失礼之过。但是，人家皇太子的一番诚意，又怎能不接受呢？辜鸿铭毕竟聪明，稍一犹豫，便接过来用法语说了声“谢谢”，然后捧着怀表来到张之洞的身边，利用双方都听不懂的有利条件，对他说：“香帅，俄皇太子在上海时就听说您是很有名的诗人，他又仰慕中国书法，现在他特为送这块他父皇送给他的怀表给您，希望您送给他一首亲笔写的诗。”

张之洞听了辜鸿铭的这番话后，心里为俄皇太子看重他的诗和书法而高兴，便说：“我可以送他一首诗，但不必拿这么高的代价来换。”

辜鸿铭正想再说两句，善耆一把从他的手里拿过怀表说：“张大人，你不必客气了，这块怀表是真正的皇家珍宝，多少银子都换不来。他既然愿意，你何不乐得收下。”说着，仔仔细细地把玩起来。

和当时京中所有的王公贵族一样，善耆也是个西洋钟表迷，家中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瑞士的钟表堆了两屋子，坐的、立的、挂的、大的、小的、圆的、方的，各种形式的都有，但这种正经八百的外国宫廷珍品却没有。他对这块怀表喜爱至极，只是碍于身份和客人的面子，不好意思问张之洞要。

张之洞已看出了善耆的心思。善耆既然喜欢，不如收下转送给他，这种人跟他贴近亲乎总是有用的，说不定哪天他就成了御前当差王大臣，也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军机处领班，于是笑着说：“好，你跟

跑堂的说一下，

叫他们摆出一张桌子来，弄好笔墨纸砚，我今天就在晴川阁赋诗一首。”

辜鸿铭马上把这个话翻译给俄皇太子，又说总督先生的诗如何如何好，书法如何如何精妙，说得俄皇太子满心欢喜。

一会儿，一切都准备停当。

听说张大人要赋诗了，主席、陪席上的吃喝全部停下来，大家满怀兴致地要一睹这难得的盛况。

张之洞的确是个出色的诗人。他喜爱吟咏，也勤于吟咏，十二岁时便能写出很好的诗来，直到外放晋抚前三十年间，他写过上千首诗。他景仰苏东坡，诗文写作也走的苏氏路子。豪放洒脱，不过于斟字酌句，而注重整篇的气势雄健。他推重唐风宋骨的诗风，自己素日的创作则偏重于宋人风格，用字质实，造语浑重，用典精切，立意独创。京师诗坛，从翁方纲开始，一直流行学人之诗，重肌理格调。张之洞的诗以厚重宽博的特色甚合学人胃口，故最为官场士林看重，所作诗歌广为传诵。自出任山西巡抚后，政务繁忙，诗兴索然，十多年间他一首诗都未写过。有时，清夜扪心自问：一首诗文不作，哪里是翰林出身者所为，岂不与军功捐班同流了！一早醒来，盈尺簿书、繁杂钱谷又等着他去处理，中宵萌生的一点诗意立刻荡然无存了。

此时，面对着雄阔壮美的三楚风光，想起洋务事业的初具规模，多年消失的诗情突然在张之洞胸中涌冒出来。吟一首吧，让这位俄国的皇太子将它带回俄国，带到沙皇的宫廷中去，让他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张之洞，有一个正在做富国强兵实事的湖广总督，从今以后，不能对中国有非分之想。是的，这诗非写不可，这还不只是我张之洞个人的诗，这关系到中俄两国之间的大事。想到此，他认为也应该为那位希腊世子写一首，其意义也一样的重大。他对王之春说：“爵堂，我多年未做诗了，诗路枯窘，我会勉强凑出一首来，还有一位希腊贵客，不能冷落他，你就代我做一首送给他。我们一道来应付这个差

事。”

王之春正要借这个大场合展现一下他的诗才，遂满口答应。

在大家殷殷期待的目光中，张之洞终于走到桌子边，提起笔来。尼古拉太子、凡纳世子忙过来观看，善耆、谭继洵、辜鸿铭等也围了过来，只有王之春正在遥望长江西头的那一轮血色落日，搜肠刮肚地构思着。

善耆很高兴，不顾王爷之尊，一边抚摸着手中的怀表，一边大声念着出现在宣纸上的诗句。

海西飞鞚历重瀛，储贰祥钟比德城。

日丽晴川开绮席，花明汉水迓霓旌。

壮游雄览三洲胜，嘉会欢联两国情，

从此敦槃传盛事，江天万里喜澄清。

张之洞刚收笔，王之春便得意地走过来说：“香帅，我的诗也出来了，也是一首七律，与香帅不谋而合。”

“好极了，你念我写。”

张之洞拿过另一张宣纸，随着王之春抑扬顿挫的吟诵声，纸上又现出张之洞一行行遒劲的书法来。

乘兴来攀楚畹芳，海天旌旆远飞扬。

偶吟鸚鵡临春水，同泛蒲桃对夜光。

玉树两邦连肺腑，瑶华十部富缣缃。

停了一下，王之春接着念：“汉南司马展雄图，多感停车问七襄。”

张之洞手中的笔停住，说：“八句诗句句都好，就是这‘展雄图’三字改一改，我都快花甲之年了，还展什么雄图，雄图让你们后生辈来

展吧。”

王之春说：“大人不老，正是大展雄图的时候。”

张之洞摇了摇左手，右手下又现出两行诗来，将王之春所吟的诗句作了小小的改动：

汉南司马惭衰老，多感停车问七襄。

写完后，又分别在两首七律的左侧写上“赠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殿下。”“赠希腊公爵世子凡纳帐下。”

张之洞对两位贵客说：“诗虽写好了，但要裱糊才能悬挂。”

善耆忙说：“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叫人裱好送给他们。”

张之洞借机笑道：“那就有劳王爷大驾了，俄皇太子所赠的这块怀表，就请王爷笑纳，算是我的借花献佛。”

“好，这是你张制台的盛情，却之不恭，我收了。”

善耆边说边将手中的表放进衣袋里。晴川阁内外，响起一片笑声，中外贵客皆大欢喜。

七 江湖郎中从武当山带来九截罕见的焦桐琴材

俄国皇储尼古拉太子与希腊公爵凡纳世子离开武汉不久，英国人办的中文版《字林西报》，便以重要位置连续两天报道俄皇太子一行在武汉三镇参观的情况，着重介绍了汉阳铁厂和枪炮厂，称赞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大钢铁企业，又说汉阳兵工厂年产新式步枪三十万支，而这些赞誉用的都是俄皇太子的原话。并随文刊载了好几幅工厂正在生产的实况照片，又详细报道了晴川阁的盛宴，而且刊登了张之洞赠送给两位贵宾的诗。

《字林西报》是一家很有权威的报纸，西方各国公使对于中国的事情，一般不相信从北京发出的京报，认为那纯是朝廷的御用工具，

反而相信设在上海的《字林西报》，说它公正，不存政治偏见。因为洋人看得起，朝廷便跟着看得起。于是，这家外人办的报纸，反而比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更有分量，说的话更算数，真令中国人尴尬难堪。不幸的是，这种现象竟然延续多年，成为近代中国诸多悲哀中的一个。

《字林西报》的这篇报道，特别是它对汉阳铁厂、枪炮厂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赞扬，立即在海内海外朝野上下引起轰动。朝廷中过去有些人经常指摘张之洞好大喜功、挥霍靡费，现在也缄口不言了。支持他的人，遂借机赞扬张之洞办的是强国富民的实事，为国家争了脸面，应当大力支持。这些人明显占了上风，户部下文，允许张之洞从上交盐课中截取八十万两银子，用于铁厂和枪炮厂的兴建。英国、法国、德国驻汉口领事馆都派人前来总督衙门，商谈如何将本国的机器卖给湖北。英国领事馆仗着辜鸿铭的那段往事明显地占了优势。他们又主动提出低息借二百万港元，以江汉关税作抵押，这无疑是雪中送炭的得力之着。

有了八十万盐课和二百万洋款，张之洞真个是如虎添翼，借长袖而起舞了。第一步，便是将筹措多年的织布局厂房兴建起来。

早在两广总督任上，张之洞在筹办铁厂的同时就酝酿建广东织布局，并拟以向闾赌商派捐的办法来筹款，先一年派捐四十万两，第二年派捐五十六万两。银子还没有收上来，张之洞便奉调武昌。李瀚章不愿办铁厂，也不想办织布局，于是张之洞连铁厂一起将织布局迁到武昌。

因为湖北经费紧张，必须仰仗广东的银子，张之洞遂与李瀚章商议，粤鄂共办织布局，广东省以九十六万两银子捐款作为股份入局。但李瀚章对织布局能否赢利无信心，反复磋商后同意拿出五十万两银子入股。张之洞不得已在湖北东挪西借，又凑了三十万，才将英国机器的订购款付清，去年机器已运到武昌来了。但一则缺经费，二则忙于铁厂、枪炮厂分不过心，于是这些机器便只好锁进仓库。这下好了，张之洞从中拿出五十万两银子来，立即在武昌城文昌门外兴建厂

房。

接下来，张之洞便着手创建纺纱厂。湖北天门、潜江一带历来便是有名的产棉区，所产棉花量多质优。民间纺纱工艺粗糙费时，好棉花却得不到好的使用。那年张謇、郑观应向张之洞建议，棉花是湖北一大财富，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织布局办起了，棉纱便有了固定的销路。用湖北的棉花纺湖北的纱，用湖北的纱织湖北的布，再将这些布匹向各省销售。纺纱、织布两局都赢了利，又可以补贴铁厂和枪炮厂，还可以办别的事，这是一条正经八百的生财致富之道。于是挨着织布局的旁边，一座规模宏大的厂房又动工兴建了。

这时，上海有个丝业巨商黄佐卿，看中了张之洞是个有气魄办实事的官员，他极想将已在江南开创并收效甚好的蚕丝事业，借张之洞的权力在湖北发展，于是从上海来到武昌，提议与湖北合办缫丝局：湖北官方出银八万两，他出银二万两，所得利润同样八二分成。张之洞欣然赞同。于是湖北缫丝局的厂房便在武昌水果湖旁边也热气腾腾地兴工了。黄佐卿又向张之洞建议，湖北苎麻种植面积广，将这项资源开辟出来，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张之洞也采纳了他的建议，委托他派人去日本购买制麻机器，物色技师，一待缫丝局建成投产后，便来全力筹建湖北制麻局。

张之洞雄心勃勃，希望通过布、纱、丝、麻四局的建立，在湖北形成一套用洋机器生产的纺织工业体系，既直接造福于湖北农人，方便全国百姓，又将开中国新式纺织风气之先，使沿袭几千年的手工织布，从农人家中走出来，变为大量生产的社会商品。

随着洋务事业的蓬勃发展，张之洞越来越感到洋务人才的短缺。他和蔡锡勇等人商量，在铁政局旁边兴建一所洋务学堂，取名自强学堂。聘请蔡锡勇兼任学堂总办，以陈念初为提调、梁敦彦为总教习，聘请所有从美国回归的留学生为教习。自强学堂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科。以方言为基础科，方言科以西文为主，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

因为布、纱、丝、麻四局的原料均来自乡村，农学已成为一门必

须研究的大学问，又因为铁厂枪炮厂急需一批操作工，张之洞又相继办起湖北农务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

这期间，炼钢炉已安装好，枪炮厂的机器也全部从美国、德国等国家运来，铁厂和枪炮厂名副其实地投产运行了。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北的重工业、轻工业从无到有勃然兴起，新式学堂由少到多全面兴办，以汉阳铁厂为代表的湖北洋务事业如一股大潮，冲击着一向保守闭塞的荆楚官场士林、城镇乡村，引起各界震动，从而使得两湖风气大变。它又如一道虹霓，闪耀着七彩光亮，高悬在江汉天穹，备受朝野内外、东西南北的瞩目，成为时论輿情的热点、府衙廛市的谈资，或誉或毁，或慕或嫉。总之，都不能轻觑小看，更不能无视它的存在。

看着这一切，身任十余年艰巨的张之洞心中泛起一股自得自慰之感，也就在这时，他突然有了一种疲倦感。

佩玉对丈夫说：“早该歇歇了，即便是一尊罗汉，这样没命的辛苦，也要闹出病来的。趁着休闲的这些日子，把孩子们的大事给办了。我看你，都把这事丢到脑背后去了吧！”

这怎么可能呢？仁挺、准儿的母亲都不在了，娶妇嫁女的大事，理由由他这个做父亲的一手操持。早在徐致祥参劾案之前，他和佩玉就商量过小儿女的婚事。参劾风波平息后，张之洞正儿八经地将此事提出来，分头与桑治平夫妇、准儿和念初谈起，令他欣慰的是大家都没意见。

桑家夫妇喜欢仁挺是意料中事，连准儿都相中念初的人品才学，不嫌他大自己十二岁，张之洞对女儿的择人眼力甚是满意。

于是张之洞和桑治平商量，决定先订婚，两年后再结婚，一则是四个年轻人中三个都尚小，过两年正好，二则因为张之洞曾托付吴秋衣办的事，还得过两年才有消息。

原来，小儿女们订婚的先一年，在吴秋衣离开武汉准备继续漫游

天下的前夕，张之洞托老友为他寻觅几块好琴材。吴秋衣问他做什么用。他说准备几张琴，今后儿子娶妇、女儿嫁人，不送银钱，每人送一张琴。吴秋衣拍手笑道：“好个高雅的总督，这礼物再好不过了。”两人约好，三年后的中秋节前再在武汉相会，吴秋衣一定设法带几块好琴材来。

现在离三年约期只有两个多月了，那个浪迹江湖的郎中还记得这件事吗？无论吴秋衣返不返武汉，琴材有没有觅到，今年秋季是一定要将小儿女们的大事办了的。

就在中秋节的前几天，归元寺的小沙弥给总督衙门的大门送来了一封总督亲启的信。张之洞拆开信一看，原来是吴秋衣的亲笔，说是三天前已重返武汉，现仍住在归元寺里，已觅到上等琴材，欲送上衙门，请定一个时间。

张之洞想，让一个江湖郎中进衙门来找他总不太合适，便随手写了两句话：定于明天傍晚在归元寺会面，纯是朋友晤谈，万不可惊动寺院僧众。封好后交归元寺的小沙弥带回。

次日傍晚，身着便装的张之洞与桑治平、大根三人悄悄地来到归元寺。此时，山门已关，香客和游人都已散去，喧嚣浮躁也随之被安宁清静所代替。薄暮之中，鼓声在沉沉地响着，依稀可见香炉中的余烟尚在袅袅升腾。佛祖和众菩萨罗汉的金身塑像，在暮色苍茫和霏霏香烟中，比起白日来更为神圣庄严。

闹市中的归元寺，大概只有这个时候，才真正像一座丛林禅院。四年前，监院上告方丈与知客僧合谋私卖龟山寺产的事，后来因为将赵茂昌与张之洞搅和在一起了，湖广衙门也无人来追查，方丈听到风声后，便赶紧破土动工兴建罗汉堂。

罗汉堂一动工，一则说明钱是用在正路上，二则众僧的兴趣便都转到工程上去了，三则工程一开工，一天好几百人吃饭，好酒好菜跟着进来，厨房热气腾腾的，全体僧人也都沾了油水。这样一来，方丈和知客僧得到拥护，监院反倒孤立了。没多久他便灰溜溜地一个人外

出云游，至今未归。三年后罗汉堂建成，但再无钱给五百罗汉塑像，只好将堂空着，以后有了钱再说。僧众们看着这间空殿堂，也不再有什么意见，有人建议将殿堂收拾好，下雨下雪天，大家干脆到这里来活动活动，聚在一起聊聊天练练拳脚也好，于是众皆拥护。罗汉堂就变成了和尚堂，泥菩萨暂时让给活菩萨快活快活。

张之洞一行从西侧门进寺院，经过空空的罗汉堂，来到云水堂东边的一间宽大禅房里，吴秋衣早已打扫干净，烧好热茶在等着他们。

“秋衣兄，你黑瘦多了，三年来走了不少的地方吧！”大家坐定后，张之洞笑着问。

“我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面孔自然黑瘦。你做官当老爷，怎么这几年也黑瘦多了！”吴秋衣望着张之洞，爽朗地笑起来。

张之洞说：“我这个官老爷做得绝不比你这个郎中轻松，又要烦心费神，又要视察各个局厂，怎么不黑瘦？”

桑治平说：“做官比做云游客难多了，秋衣兄虽然肤色黑瘦，但头发却没有白。你看张大人，都已经须发如银了。”

“哎！”吴秋衣叹了一口气，“像他这样的官自然难做。不过话说回来，普天之下，又有几个张香涛？你看官场上的那些大小角色们，哪个不养得白白胖胖的，五六十岁的人，乌纱帽下的辫儿一根根油光水滑的，香涛你也是自找苦吃呀！”

“不说这些了。”张之洞是个倔强人，不高兴听这种泄气话，“秋衣兄，说说你这几年的经历吧。你的上等琴材是哪里寻到的。”

“我把琴材先拿给你看吧！”

“过会儿吧！”张之洞不想让吴秋衣觉得他到归元寺，就是冲着琴材而来的：他来这里主要是看老朋友，听老朋友说话的。“我们好好聊聊，过会儿再看。”

“好吧！”

静寂的归元寺云水堂禅房里，昏暗闪烁的豆油灯下，吴秋衣对老朋友叙说这三年来的经历。他略去了许多寻山问道的细节，着重讲访古拓碑寻觅琴材的过程。

吴秋衣那年离开武汉后，顺着长江东下，沿途的名山胜水、文物古迹耗去了他半年的光景。次年早春，他从江宁登岸，一路北上，辗转来到京师。在广安门内白云观住了四五个月，然后离开京师南下。今年初，他从南阳卧龙岗走出，穿过邓州境内的豫鄂交界口孟家楼，返回湖北境内，来到他向往已久的著名道教圣地武当山。

武当山方圆八百里，是华夏名山之一。它以七十二峰、二十四涧、十一洞、十池、九井、三潭闻名海内，尤其令道人们神往的是，此地有历代道教名人活动的遗迹和众多建筑宏大的道观。相传汉代的阳长生、唐代的吕洞宾、五代的陈抟、宋代的寂然子、明代的张三丰都曾在这里修炼过。

特别有趣的是此处还有闻名天下的武当派拳术。修炼者以静坐为主，然久坐血脉必不畅通，对身体不利，必须辅之以拳脚活动，又因为身居深山荒野，防盗防兽都要靠自己，于是以强身健骨、护卫僧寺为主要目的的武术操练便在各大佛寺道观里开展起来。出家人心里宁静，且无家室之累，做事比世俗易于专精，故此中常出高手。积数百年之功，佛道两家在拳术上各自冒出一个尖峰，这就是佛家的少林派和道家的武当派。

少林拳以阳刚劲健为风格，代表北人的豪气，武当拳以柔韧绵致为特色，体现了南人的灵气，各有所长，难分轩輊。少林、武当不仅在方外领了风骚，更在俗世武林中压倒各路豪杰，成为习武者的圣地。

但吴秋衣不习拳，他来武当山不是为了学武当拳，而是来感受这块道教圣地的神圣氛围。当年他在青城山建福宫坐观的时候，武当山有一个中年道人名叫幻化子来到四川，在建福宫住了两个月，与吴秋

衣很是投缘，吴秋衣还陪他一道游了峨眉山，据说现在已经做了紫霄宫的道长了。看望幻化子，叙叙别情，也是吴秋衣武当山之行的重要目的。

紫霄宫在天柱峰东北展旗峰下，是武当山诸宫观中规模最为宏大的一座。它依山而建，层层崇台上修筑大小殿堂楼宇二三十处。中心建筑紫霄殿面阔五间，重檐九脊，翠瓦丹墙，梁柱之上，遍绘彩画。殿顶藻井，赫然浮雕二龙戏珠。殿前平台宽阔，楹柱高大。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真武、灵官诸神。整个宫殿气势宏伟，富丽堂皇。吴秋衣没有想到此等大山深沟之中竟有如此殿堂，把它比之如人间仙境，实不为过。

主掌紫霄宫的幻化子见故人千里迢迢来看他，喜出望外，异常热情地接待他。两人各自讲叙这十多年来的情况，议论人世种种烦恼，畅谈方外无尽玄妙，心中都非常喜悦。幻化子陪同老友踏遍武当的峰峦洞涧，领略造化赋予此地的鬼斧神工，不知不觉两个月便一溜烟过去了。

吴秋衣想起张之洞的所托，两年多的南北云游，直到现在还并没有发现一块好琴材。再过三个月便是中秋约期了，如何向故人交代呢？吴秋衣心里不免有点焦急。

他想武当山乃是神山，这里一定长有上等好材，倘若此处都寻不到，天下还有哪个更好的地方呢？于是，从第二天开始，吴秋衣游武当，就不再以欣赏山水道观为主，而是以寻找良材好木为目的。

武当山的树木，尽管多得无数，但二十多天过去了，吴秋衣并没有发现特别奇特的适于做古琴的树木。吴秋衣只得求助于老友。紫霄宫主听了他的话，面色顿时凝重起来，他指责老朋友不应该插手政事，尤其不应该与这种达官贵人深交。官民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达官与布衣绝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他不会把你当做真朋友，你也绝不可视他为知己。至于江湖，则更是自成一个世界，与官场其实是水火不兼容的。吴秋衣明白幻化子的心思，只说了一句张之洞与通常的庸俗官吏不同后即不作更多的解释。他说重然诺讲信义，乃我辈

立身之本，话既已说出口，不能不努力去办。

幻化子赞同他这一句话，想了想对他说，天柱峰北麓，在金锁峰与磨针涧之间有一块平坡地。唐代贞观年间，均州太守姚简祈雨于武当山。祈祷完毕，五条墨龙从天而降，霎时大雨倾盆，足足下了一个时辰，均州方圆百里内旱情顿消，这一年五谷丰登人欢马叫。姚太守感激龙王爷恩德，在平坡地上建一祠堂，取名五龙祠。并在祠堂后院种下十几株梧桐树。

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此地又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掌祠的上乙真人应四方乡民之请，焚表哀告上天，求五龙再显，为民造福。黄表刚焚完，五条黑龙再次降临此地，兴风作雨化除旱象，万众欢呼之余，惊讶天神的灵验。然更为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清晨，正当旭日东升之时，有五只彩凤从天际飞来，落在后院梧桐树上，约停了半个时辰后才飞走。上乙真人感激龙凤呈祥，遂将五龙祠改名五龙灵应观。

元至正十年，又见彩凤降落梧林。掌观三清道长奏报朝廷，惠宗皇帝加封此观为大五龙灵应万寿宫。明代永乐十一年，彩凤第三次降落，成祖亲自为此观赐兴圣五龙宫。自那以后到现在四百多年过去了，再没有见过五龙下降、彩凤栖梧的奇观。吴秋衣甚为惊诧，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幻化子拿出一册陈旧的《武当山志》来，果然上面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吴秋衣相信了。梧桐为制琴良木，但梧桐树到处都有，若不是格外的奇异，则未见得可造超凡绝伦的美琴。五龙宫的梧桐曾引来过凤凰，想必不是凡种。

次日一早，幻化子陪同吴秋衣来到天柱峰北麓，在五龙宫后果见一片梧桐。时值仲夏，但见梧桐树棵棵干挺枝秀，叶片硕大碧绿，高大的三丈有余直插青天，稚嫩矮小的幼树也不少，枝叶之间，时闻各种鸟雀的欢快叫声，给静寂的武当山增添许多生命的机趣。但偌大一片梧桐林，何木曾栖彩凤凰？前代凤凰落脚处，至今安在哉？面对着满眼有过不凡传闻的良木，吴秋衣又不知所措起来。

幻化子说，再住个把月，静待祖师爷的旨意吧！吴秋衣瞪大眼睛

望着老友，迷惑不解，但他还是安心住下来。这一天半夜，天柱峰一带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幻化子和吴秋衣均被惊醒，他们走出房间，站在屋檐下观看天色。一会儿，他们看见北麓五龙宫附近火光冲天，借助偶尔的闪电，还可见团团升起的浓烟。幻化子说，一定是雷劈了老树，说不定这场雷火烧在梧桐林上，你的琴材可以定了。吴秋衣虽觉得有点玄乎，却实在喜欢这种与夜半惊雷联系在一起的选材经历。

天亮时，雨停了，吴秋衣和幻化子便急急跑到五龙宫梧桐树林边。果然，昨夜的天火烧在这里，几株特别高大出众的梧桐遭此惨祸，被烧得浑身乌黑，令人心痛。幻化子绕着树林四处寻找。一会儿，他拉着吴秋衣的手说，你跟我来。吴秋衣跟着他走了几十步，眼前出现一棵特别粗壮劲挺的梧桐。吴秋衣这时才发现，满坡桐林，似乎就数这棵最为伟岸。幻化子指着树梢头说，你看那上面。吴秋衣抬头望时，只见这株梧桐的梢顶往下，约有三分之一的树干被烧焦，眼下正冒着丝丝青烟，而下部三分之二的树干却完好无损。幻化子兴奋地说，要找的琴材就是这棵，这真是绝妙好树，可遇而不可求，这就是祖师的旨意。

吴秋衣望着这棵树梢被烧的梧桐，忽然间大悟过来，惊奇地说，这不就是焦桐吗？真正是老祖的恩赐！吴秋衣说的焦桐，源于《后汉书》上一则有趣的典故。当年，妙识琴理的东汉名臣蔡邕在吴地游览，夜宿一农人家，见他家的灶火特别旺烈，木柴的炸裂声又非常动听。蔡邕赶紧将灶中的木柴抽出来，原来是一根老桐木，忙将另一头正燃着的火熄灭，请人将此桐干制成一张古琴，果然音色出奇的美妙。而这张琴的尾部尚有焦纹，蔡邕将此琴命名为焦尾琴。

幻化子说，此木生在武当山上，得历代祖师之灵气，曾栖凤凰，现又被天火烧焦一部分，真是天底下难遇难求的绝好琴材。幻化子叫来几个火工道人，将此木从根部锯下扛到紫霄殿。幻化子谛视良久说，此木高大，可裁成九截，制琴九张。我本想留下几把，但看来这是上天专为张之洞安排的，我不能冒领。整木不好搬移，就在这里裁好。我打发个徒儿，背着送到谷城。到谷城后，再雇一只船沿着汉水

南下，半个月可到汉阳。

“哎呀，秋衣兄，你竟然给我带来了如此焦桐木，快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张之洞听到这里，实在按捺不住满腹的好奇心，打断了江湖郎中的长篇叙说。

“好，好。”吴秋衣笑吟吟地答应着，从里屋搬出九块长约四尺，宽约八寸，厚约三寸的木板来。

张之洞和桑治平、大根都围过来，一人拿起一块细细地看了起来。桐木块略带褐黄色，木质细密，纹路清晰。桑治平虽不是操琴高手，却也喜欢琴瑟管弦，他用手指头叩了叩木板，立时发出一种幽深绵渺的声音来。他又闻了闻，除开一股淡淡的桐香外，果真有一丝儿焦味，看来这位吴郎中没有说假话。他对张之洞说：“这确实是制琴的极品桐木，寻常不易得到。”

张之洞对这几块木材也非常满意，笑着对吴秋衣说：“你的这位道友也知道蔡邕焦尾琴的典故，可见他读过《后汉书》。一个方外人能喜读史书，确乎难得。”

吴秋衣说：“幻化子虽是道长，却酷爱读书，除道家典籍外，史书、诗文杂集他都爱读。每隔三年则外出云游半年，虽不插手俗世，但天下大事、民生疾苦都了如指掌。”

桑治平感叹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得道者。老聃、庄周，表面上看都是韬光养晦，遁迹山林，其实心里一刻也没有忘记人世间的生老病死、忧愁疾苦。老聃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这话说得有多中肯綮！紫霄宫主得道家真谛。”

吴秋衣笑道：“桑先生真是幻化子的知音。实不相瞒，他虽在武当修道，但也是香涛兄的治下，他对香涛兄这几年总督湖广的情况也很清楚。他这次除送香涛兄九截异桐外，还为你未来的九张琴命了名。”

“有这事？”张之洞显然很高兴，“你将这些名字都告诉我。”

吴秋衣说：“幻化子依次将九张琴命名为：澄怀观道、山水清音、兰馨蕙畅、窈窕深渺、仙露明珠、惠风和畅、鹤鸣九皋、澹泊明志、天下和平。”

吴秋衣每念一个名字，张之洞便点点头，心里已将名字记下来了。九张琴名念完，桑治平微笑着说：“有意思，紫霄宫主学问不浅！”

吴秋衣说：“幻化子对我讲，张制台是大学问家，为他的琴取名，有班门弄斧之嫌。幻化子也不过是玩玩而已，并不是要香涛兄就采纳。”

“我全都采纳。”张之洞说，“这名字取得有多好，既深得乐理之妙，又一派仙家风味，我哪里想得到！只是我得把它的次序调换一下。”

“怎么个调换法？”吴秋衣问。

“你的朋友是道家中人，他把澄怀观道当做第一要务可以理解。但第一号琴我将自己留下，并传之张氏长房。我张氏世受国恩，当和国家休戚与共，和百姓命运相连，所以我得将原排第九的天下和平与澄怀观道对调。你有机会的话，可将我的这番意思转给你的老友，望他谅解。”

“幻化子本是戏言！你却如此认真，我想他不但会谅解，而且会感激。”

桑治平也说：“这样调换一下最好。其实，无论是道家，还是佛家和儒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天下苍生百姓，天下太平是老百姓的最大愿望。以牧民为职责的一方疆吏，更是应该时刻把这一点放在心上。香涛兄这一调换，正体现社稷之臣的本色。”

张之洞笑说：“你的这位武当山长也不是一个庸常的出家人，他既对世事人生一切了然，也跟你说了些什么心腹话吗？拣几条可以对我们俗人说说的，说出来听听，也好得点启示。”

桑治平想起过去作为一个局外人常有许多看法，这十年来置身事内，反而显得迟钝了，便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秋衣兄，你和紫霄宫主都是局外人，一定会有不少真知灼见，说说吧！”

吴秋衣想了想说：“世俗间认可的正事谈得少，我和幻化子谈道典、谈山水较多，偶尔也闲扯过几句。给我印象深的，是他说过这样一些话。”

张之洞和桑治平都认真地听着。

“他有次说这几十年来，国家的元气亏损很大。一亏于洋人的入侵，二亏于长毛和捻子的作乱。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亏于吏治的腐败。朝野内外的大小官员十之八九为自己的私利，为社稷苍生着想的不到十分之一，国家的各级权柄都在这些人的手里，这个国家的元气还不亏吗？”

张之洞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这话虽不中听，但说的是实情。他不得不佩服这个方外人眼光的冷峻尖利。

“还说了一些，但那些话我估计你不能听，所以我也不说了。”

什么话不能听？这句话反而刺激了这个一向好强的总督大人，他偏要听听：“你说吧，没有我不能听的话。”

“好，那我就说了。我有言在先，你可不能怪我。”吴秋衣略停片刻后说，“幻化子说，大清的朝廷可能保不住了。”

张之洞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这可真是大逆不道的话，怪不得他不肯说，但既已开了口，还是让他说明白。

张之洞不露声色地说：“他有什么根据呢？是观天象吗？”

“不是天象是人事。”吴秋衣平静地说，“胡骑凭陵，内乱频仍，官吏腐败，民不聊生，这些都不说了，他只说两件事。”

深夜的归元寺云水堂禅房，死一般的寂静。



同治皇帝

“第一件，辛酉年英法军队打进北京，咸丰帝离京出逃，结果死在热河行宫。自古君王离京师出逃，乃国之大不祥，何况还死在外边。这不是亡国之兆是什么？”

张之洞和桑治平彼此对望了一眼，都不能说什么。是的，他们又能说什么呢？这是三尺童子都知道的事，只是谁都没有将它与“亡国”连在一起来思考罢了。

“第二件，同治帝未及弱冠而崩，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今上大婚四五年了，也没见生下一男半女。从开国以来直到道光帝，哪一朝的主子不是在这个时候已子女成群了？皇嗣式微，正是国家式微的象征。”

这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只是人们都不从这方面去想罢了。

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理，稍微往深层去多想一想，就会大不一样。珠宝很可能只是被一层浅浅的土灰所掩盖，稍稍动下手，或许就能得到；但人们习惯于常规常情，就是不愿意去拨开这层土灰。真的是天不佑大清吗？张之洞突然感到一丝恐惧。

桑治平问：“他还说了些什么？”

吴秋衣望着张之洞说：“他也说到了你。对这些年在湖北办的大事业也颇有微词，你想听吗？”

“怎么不想听？”张之洞打起精神来说，“兼听则明，顺耳逆耳的话都要听。”

“幻化子说，张制台这几年在湖北确实辛苦，又是办局厂、又是办学堂，从洋人那里引来了许多新名堂。张制台用心当然好，想让他中国跟洋人一样地富强起来，只不过恐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吴秋衣看了一眼张之洞，见他眉头皱得紧紧的，知他心里不高兴，但吴秋衣还是觉得应该叫他清醒清醒，不要让脑子热得发了昏。

“幻化子说，张制台可能认为引来的是洋药，能让中国祛病补神，但在我看来，或许不是洋药，只是洋服而已。穿起这套洋服，粗看起来跟洋人一样的体面了，风光了，但经不得细看；细细一看，洋服里面原来是个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的人。若是痼疾不根治，再好看的洋服穿在身上也精神不起来。所以幻化子说，中国寄希望于张制台的，最关键之处不在辛苦办局厂办学堂，而是在想办法根除中国积淀已久的沉痾。幻化子以为除中国之病的良药当在变法。若张制台借助自己崇高的声望和地位，能辅佐皇上来一番大变法的话，中国或许能

有一线希望。如此，张制台于中国的贡献，则要远过于办洋务。”

幻化子把局厂学堂比作洋服，很令张之洞不舒服，但听下去，也觉得那位武当山道长的话不无道理。铁厂也好，自强学堂也好，毕竟是一枝一叶的事，律令法规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不变，枝叶再好，也不足以改变全局，但变法是何等重大事情，岂可轻易言之！在中国的史册上，变法总是与杀头流血、放逐充军、身败名裂等等苦难悲惨联系在一起。紫霄宫的道士可以高谈疗疾、放言变法，武昌城里的疆吏哪能随便言及此等事情？

但是，幻化子的这几句话也开启了张之洞的心扉：中国积弊已久，元气伤尽，欲图富强，的确不能只靠洋务一途，是得从根本大计上去考虑。然一动根本，又谈何容易啊！

他起身对吴秋衣说：“夜深了，我得回去了。谢谢你和幻化子给我寻到这样好的焦木，还得谢谢幻化子的这一番旁观之言。你这次在归元寺多住段时期，下个月小儿女婚嫁，若不嫌弃的话，我请你过去喝杯淡酒。”

吴秋衣忙说：“这是府上的大事，我自当前去祝贺。”

第十四章 署理两江

一 亘古未有的中西合璧婚礼，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举行

九九重阳节这一天，是张之洞和桑治平商定好为两对小儿女：仁挺和桑燕、念初和淮儿的大喜日子。张之洞不想因儿女的婚庆惊动武汉三镇的官场，更不想看到官场上常见的情形，即借办喜丧大量收取别人的贺礼的事出现。他一向以廉洁自律，如今身为湖广之主，更要为官场立一榜样。他和桑治平都主张一切从简，不邀请三镇任何官吏，就连总督衙门里面的官吏们也不请，为了表示对幕友的尊重和感谢，决定破例为督署全体幕友摆三桌，其中两桌是洋务幕友，但有一条规定，不得送一文钱的礼物。幕友们领下总督的情，但又觉如此太

过分，便委托铁政局督办蔡锡勇前去转述他们的意见。

蔡锡勇对张之洞说：“二公子成亲，大小姐出阁，两桩喜事一起办，这真是总督衙门难逢难遇的大事。各位幕友能躬逢盛典，又蒙特为赏筵宴请，众人都备觉荣光。大人不收贺礼，以身作则，杜绝官场时下流行的不正之风，幕友们都很能理解且极为赞赏。只是幕友们既吃喜酒，却一文钱礼物都不出，于情理太相悖。大家说，总督这样规定，我们都不好意思去吃喜宴了。”

李伯元《南亭笔记》中有一则张之洞斥责某文案事，颇为有趣，现抄录于此——

湖北督轅文案，有杨令名葆初者。一日代拟致某大员书，有“弟愧学而未能”一句，阅之大怒。谓“此人我所素鄙，岂甘学之，更何至学而未能？杨令太卑视我矣！”遂亟下撤席手谕，后经同幕友环乞，始获蝉联。（见该书《南皮怒斥杨文案》）

张之洞说：“虽说是喜宴，我其实是借这个机会表示对大家的谢意。各位幕友多年跟随我，不嫌我的粗疏不周，也不嫌衙门薪少事烦，实在难得。”

蔡锡勇说：“梁崧生有个主意，他说念初在美国多年，对美国人结婚仪式的庄重简朴很称赞，尤其称赞他们在婚典上互赠戒指、彼此祝福这一节。崧生说，二公子和大小姐的婚典上不如加上一个洋程序：互换戒指，当着父母和众位亲友的面说一句表白的话。这两对戒指便由我们全体幕友出。四个戒指，二十多个幕友，摊下去，一人摊不上一两。这实在不能算礼物，只是借此表示个意思，造出个气氛而已。香帅看如何？”

张之洞说：“西洋人这个仪式好，又简单，又意义深远，我很欣赏。接受各位幕友的建议，加上这个洋程序，四个戒指的礼物我也接了。我们都没有见过洋人的婚礼，送戒指时要讲些什么话，你得先拟好。”

张之洞欣然接受大家的主意，这种从善如流的气度令蔡锡勇喜慰。他笑道：“外国人在互赠戒指时，彼此说，亲爱的，我一辈子都爱你。”

张之洞也笑道：“这话有点肉麻，除念初外，其他几个孩子都说不出口，改一句吧！”

蔡锡勇想了想，说：“洋人的婚礼上还有一个程序，是男女双方向着证婚人盟誓。誓言通常是这样一句话：无论是贫贱还是富贵，无论是健康还是患病，我都终生爱你，绝不改变。”

“这句话好！”张之洞打断铁政局督办的话，“男女结合，携手相伴，开始漫长的人生。生活中最大的考验，往往在贫病贵贱四字上。有贫穷患病而被抛弃的，也有因富贵而变心的。洋人这句话概括得好，比‘一辈子都爱你’这几个字更要实在些。”

“那我们就将它移植过来，作点改变，把这句话作为他们互换戒指时的盟誓。”

“行，就这样定了。”张之洞快乐地说，“这就叫做中西合璧，华洋会通！”

九月九日傍晚，总督衙门松竹厅成了两对新人的婚礼庆典场所。松竹厅跟平时一样，并没有多加修饰，只是在朝南的正面墙上贴了两个大大的红纸剪的“囍”字，外加四根一人高的龙凤花烛。张之洞和桑治平作为家长出席了婚礼，今晚的婚礼仪式的家长中，还有一位地位低微的人物，那就是念初的母亲秋菱。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福寿双全陪新郎》一节里，说到张之洞为儿子办婚礼之事，可供一阅——

张之洞最喜吉兆语，其三子娶妇，婚筵选福寿双全四人陪新郎。福为汉阳县薛福祁，寿为江夏县杨寿昌，双为督署文案知府双寿，全为自强学堂俄文总教习候补道庆全。四人宴毕，致贺曰：“公子福寿双全。”双寿再致贺曰：“祝大人太富贵，亦寿考。”之洞大悦，遏双寿青睐有加。

一个月前，与小儿子一起住在香山城里的秋菱，接到大儿子的来信，信上告诉妈妈，婚期已确定在重阳节，请妈妈早点到武昌来。秋菱接到信后，喜得成天合不上嘴。她没有作多少准备，在小儿子的陪同下，立即动身，一路颠簸辛劳地来到了武昌城。

这些年来，儿子跟着总督张之洞，在桑治平的悉心照顾下，从广州到武昌，做了不少大事情。每当读到儿子那些充满着欢快的信件时，秋菱总是止不住热泪流淌：儿子终于出息了，他辛辛苦苦在美国学的洋学问终于在中国派上了用场。秋菱不去过问铁厂、枪炮厂究竟对中国有多大的作用，儿子学以致用，心情舒畅，她就万分满足了。儿子很孝顺母亲，每年总要寄回不少银票，但秋菱除拿小部分给小儿子外，大部分都存了起来，好将来给儿子成亲时用。快三十的大小伙子了，还没有成个家，做母亲的能不替他着急吗？她有意要为儿子在广东老家寻一个，儿子每次都说不着急，男儿三十年方少，还早呢。侄儿都快要发蒙念书了，他还说早。秋菱想：兴许是在美国受的影响，听说洋人都是立业在先成家在后。儿子要学洋人的样，母亲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儿子来信说：张大人看上了他，要把大小姐许配给他，已订了婚。

秋菱得到这个喜讯后，心里又喜又忧。

喜的是儿子终于定了亲，而且定的是总督的大小姐。女子有了婆家，这一生就有了归宿；男子娶了媳妇，一颗心就有了拴系。母亲多年来心中最挂牵的事终于放下了。被张大人看中，招为乘龙快婿，这说明儿子的确很优秀。在乡里乡邻之间，为母亲争了大脸面。

忧的是媳妇是个千金小姐，她会不会在丈夫面前居高拿大，不尽妇道？她看不看得起这个婆母，尤其是当她知道婆母是丫环出身的小妾后，会是怎么看待的？

秋菱想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娶媳妇还是娶小户人家的好：实在。男子汉大丈夫靠自己的本事立身处世，能到哪个地步就到哪个地步，不需要依仗岳家的势力。当然，她知道儿子的人品，儿子不是那种存心攀高枝的人。总督看上了他，把自己的大小姐许配给他，他也没有理由坚持不答应呀。

哎，秋菱叹了一口气，这真是命里注定她今后那段情缘要遭遇太多的磨难。

原先，秋菱是想在念初成亲后与他住在一起的。与大儿子一家共享天伦之乐，固然是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是因此而能常常见到桑治平，与他说说话，聚一聚，聊慰几十年来的相思之苦。那年香山城的巧遇，给秋菱带来的喜悦绝不是言语和文字所能表达得出的。八九年来，对重逢的回忆，成了她心中一口时常涌冒甜水的泉眼。但现在，媳妇是个这种身份的人，今后怎好和谐相处？看来，武昌是不能长住了！

结婚典礼开始前，大根代表四叔邀请秋菱堂前就座，与张之洞并列接受新人跪拜。秋菱一时惶急，推辞着不肯上去。她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与总督大人并排相坐，她也不能面对着督府中那众多饱学师爷，接受他们的祝福。正在为难之时，桑治平走了过来，秋菱临时有了主意。

“表哥，我不上去了，你代替我吧！”

“那哪儿行？”桑治平感到意外。

“怎么不行！”秋菱说，“你是念初的表舅，完全可以代替我！”

“表舅”，秋菱说出这两个字时脸红了起来，桑治平也一时间心跳血涌，定了定神后，他笑道：“秋菱，如果你今天没来，我以母舅的身份接受他们小两口的跪拜，也可以说得过去。但你来了，而且是张大人亲自邀请来的，怎么可以不出面而由我代替呢？”

见秋菱还有点紧张，桑治平恳切地说：“秋菱，张大人是个通达平易的人，他既然挑中了你的儿子，他当然会看重你这个亲家母。你今天上去跟他并坐，接受儿子媳妇的跪拜是天经地义的，张大人心里会很高兴；你不去，他反而心里不高兴。他已经来了，正望着我们，你不要再推辞了，快去吧！”

秋菱抬眼望去，果然见张之洞已经坐在大堂正上方右边的椅子上。照习俗，婚典上，男方的家长坐左边的上位，女方的家长坐右边的下位。秋菱见张之洞并不因自己是总督而特殊，将左边的上位虚席

以待，心里颇为感动。她不再犹豫了，整了整衣襟，在大根的导引下，向大堂上方走去。

见秋菱上来，张之洞忙起身，指着身边的太师椅，微笑着说：“亲家母，请这边坐！”

秋菱红着脸说：“张大人，你是湖广总督，我是一个平民百姓，不好和你并坐！”

张之洞正色道：“亲家母，你这话见外了，念初和准儿成了亲，今后我们便是一家了，哪有什么总督和百姓的区别，彼此都是亲家，一样的身份。”

“张大人言重了。”秋菱嘴里这样说，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毕竟做过京师相府的丫环，见过大人物和大世面，秋菱一旦就座后，心里也便安宁下来。趁着婚典尚未开始，张之洞主动和亲家母拉起了家常。

“准儿七岁便没了娘，虽有个做官的父亲，其实是个苦命的孩子。”张之洞满含深情地说着，话语中带有几分对自己未尽好父责的内疚，对出嫁女儿的不舍。“今后做了亲家母的媳妇，我想你会像待女儿一样待她的。”

在秋菱的心目中，堂堂湖广制台，一定是个威严峻厉、缺少情意的刚硬男人，却不料他对女儿也有这样深的慈爱之情，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两样。顿时，她觉得自己的心与制台大人的心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她本是一副多情的柔软心肠，听了这话，不禁对即将过门的儿媳妇添了几分怜悯，说：“自小失去娘亲的孩子，最是可恨的，女孩比男孩又尤为可怜。小姐这些年来内心一定很孤寂，我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对小姐，我会看得比儿子更加珍贵。”

“拜堂后，准儿就是你陈家的媳妇了，你要直呼她的名字，不要再叫小姐了。”张之洞的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倒是抑郁重重的模样，“因为从小没了娘，我不免娇惯了她，身边的仆人自然更是捧着哄着，准儿身上少不了富贵人家子弟的娇骄之气。过门之后，倘若有

对婆母不孝，对丈夫不顺之处，亲家母还要多多管教才是，切不可因为她的父亲是总督的缘故，而有所顾忌。”

这几句话说得秋菱心里十分熨帖，看来张大人的确如桑治平所说的，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心中的顾虑大大地减少了，忙说：“小姐在大人的教导下，自然是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陈家也不知哪一辈子积下了阴德，能迎进这样高贵的媳妇。”

张之洞浅浅地笑了一下，正要再和亲家母好好聊一聊，担任今晚司仪的梁鼎芬走了过来，对张之洞说：“桑先生到哪里去了？”

张之洞左右看了一眼，说：“他刚才还在这里，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你叫大根去找找他！”

“来了，来了。”

正说着，桑治平大步地走进厅堂来。原来，就在秋菱和总督聊天时，桑治平趁着这个短暂的空闲，急忙去幕友堂换了一套新衣服。再次出现在秋菱面前的桑治平令她眼睛猛地一亮，只见他身穿一袭银灰色的上等苏绸夹里长袍，套一件黑色苏格兰绒呢马褂，头上戴着与马褂同料制的瓜皮帽，帽子的前额上嵌了一块拇指大的深红鸡血玉。最令秋菱注目的是脚底下那双黑布厚底新鞋。秋菱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鞋是她给他纳的。那年他们重逢于香山，他从她二十四双布鞋中拿去的那一双。他一直珍藏着，直到今天，在如此特别的场合中当着她的面第一次穿上。只是，这是一双棉鞋呀，重阳节穿棉鞋，岂不太招人瞩目？

秋菱的心猛地剧跳起来，周身的血在奔腾着。

她满怀深情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与自己并坐的督署首席幕友：已过半百的他依旧挺拔而潇洒，似乎与三十年前的肃府西席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两鬓时隐时现的白发，记录了这段漫长的岁月沧桑。她心里偷偷地想着：倘若三十年前，她与他能拜堂成亲，让他今天名正言顺地做新郎官的父亲，那这人世间该有多么的美满。想到这里，一股兴

奋而羞涩的笑容飞上她的脸庞，不觉微微地低下头来。就在这个时候，桑治平也在看着她。在桑治平的眼里，今夜的龙凤烛光下，身穿吉服的她依然身段匀称，面容姣好，尤其是那双含情脉脉的杏眼，仍是当年的温柔明亮，与肃府时期的那个小妹妹没有任何不同！

“节庵，开始吧！”

当桑治平在张之洞的右手边的空椅上坐下后，张之洞对梁鼎芬说。

武昌知府近日出缺，正眼巴巴盯着这个位子的两湖书院山长兼总文案，今晚荣膺这个重要的职务，心里格外兴奋，这意味着总督没有把他当外人，也将意味着有补武昌府缺的希望。他今天也把自己装扮一新，十分卖力，临时从书院调遣十来个能干的学子，把婚庆典礼所应该办的事办得有条有理、熨熨帖帖。

参加今晚婚礼的除开二十多个幕友以外，就是衙门里较有点头脸的衙役和仆役。遵照张之洞的指示，武昌官场上的人一个没请，因为张、桑、陈三家都不是本地人，除开念初的弟弟和佩玉的父母，也几乎没有别的亲戚。四五十位客人将松竹厅的里外坐得满满的，人人都怀着喜悦亢奋的心情参加这难得的庆典。

在一阵鞭炮喷呐声中，大家所翘盼的今夜主人公们终于从后院走到前厅来了。

首先走出的是张府二公子仁挺和桑家的小姐燕儿。

仁挺穿着玄色长袍天青马褂，头上戴一顶宽檐烟色呢帽。他原本瘦小单薄，今天这套新衣服一穿，平时不大起眼的二公子突然变得抖抖擞擞、神采飞扬起来。仁挺右手拉着一条三尺多长中间扎成一朵大牡丹的红绸带，绸带的那一端便是新娘子桑燕。桑燕身穿大红衣裙，头上罩着一方鲜红头巾。她个子高挑，看起来似乎比仁挺要高出小半个头。现在她静静地站在夫君的身旁，宛如给松竹厅再增加一根火红的大蜡烛：鲜红明亮，光艳照人。客人们在心里想着，一旦头巾掀

开，眼前必定是位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这张公子真是百世修来的福气。有年轻好胜的幕友不免有点嫉妒：看仁挺这副嘴脸模样，若不是生在总督家，他能娶得到这样的美人吗？哎，这真是人强强不过命！秋菱也一直在盯着桑燕看，默默出神：好一个漂亮的小姐，真个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不知道自己的媳妇比不比得上？正在遐想之际，又一对新人走上前厅。这一对新人的出现，立即使满座嘉宾沸腾起来，几十双眼睛一齐聚焦在这对新人身上。

原来，这对新人的装束一反祖祖辈辈中国新婚的传统打扮。

只见新郎念初身穿一套铁灰色毛哔叽洋服，里面雪白的衬衣领口上结着一条流光溢彩的红缎领带，头戴一顶黑色高筒绅士帽，脑后那条粗大的发辫不见了，脚上着一双雪亮的黑色牛皮鞋。再看新娘，却更令人骇然：穿在身上的是一袭雪白洋裙，又长又宽的裙脚足足在地上拖了三四尺。白皙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粉色珍珠项链，在烛光中熠熠闪烁，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新娘没有罩头巾，那经过精心装扮的更加美丽的面孔、那盘成高髻满是首饰的乌黑头发，一览无余地展露在众人面前。幕友们一阵阵高声喝彩，衙役、仆役们满脸诧异，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两个新人。若不是平日见惯了的熟人，他们真怀疑前面站立的是两个洋人。

秋菱也惊呆了：儿子穿洋服，她倒不陌生，过去在美国留学时，寄回来的照片上通常穿的都是这种服装，而媳妇的这等美貌靓丽，使她大为欣慰，至于如此大方庄重、敢于不罩头巾而拜堂成亲，则又令她大为意外。她转过脸去看了看亲家公，只见张之洞微笑地看着女儿女婿，似乎对这样的穿着非常满意。

“一拜天地！”松竹厅里响起梁鼎芬高亢的带着厚重广东腔的官话。

两对新人对着皓月在上的夜空深深地拜了一拜。

“二拜父母！”

仁挺、燕儿小两口走了过来，向着张之洞和桑治平双双跪下，叩了一个头。张之洞笑着说：“亲家，仁挺做了你十二年学生，从今日起，是学生又兼女婿了，你可要替他多尽一份心哦！”

桑治平望着眼前的新郎官，心里自是欢喜不尽。十二年来，朝夕相处，小窗课读，十岁少年郎今日成了真正的男子汉，桑治平对仁挺的感情，早已超过通常的师生情谊。张之洞的话提醒了他：如今家已成了，业如何立呢？总不能老做读书郎吧！张家的二公子今后该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事业？

桑治平也笑着说：“是呀，仁挺该自立了，过些日子我要和他谈谈立身建功名的事。你做父亲的应该先替他谋划谋划。”

接下来，念初和准儿也在秋菱和张之洞的面前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磕头。张之洞端坐不动，秋菱见准儿向她行这样的大礼，心中颇觉不安，身不由己地站起来，一边说着“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忙扶着准儿，让她起来。张之洞也赶紧站起来，扶着秋菱的肩头说：“亲家母，你坐着。她是你的媳妇，向你磕头，是理所当然的，怎么能说不敢当？你不要扶她，她年纪轻轻的，自己能起来。”

说得秋菱又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只得又回到椅子上坐好。看着儿子和媳妇双双站起，弯腰侍立一旁，她心里甜蜜蜜的。二十多年来的含辛茹苦，仿佛由小两口的这一拜而全部补偿了。

念初没有向桑治平跪拜行大礼。他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平日以表舅相称的人，竟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桑治平以无限深情看着眼前光彩夺目的儿子，心里有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快乐与欣慰之感。这些年来，面对着日渐成为湖北洋务栋梁的念初，桑治平多少次想亲口对他说一句：孩子，我就是你的亲父亲，你是我的亲骨肉。但他牢记秋菱的叮嘱，话到嘴边又强咽下去了，并且决定一辈子都不对儿子说出这个真相。

儿子做了张之洞的女婿，无疑为他今后西学长才的施展提供了更

为宽广的舞台。这是儿子的造化，也是他的安慰。对照儿子看看自己，桑治平有一种深切的落伍感。岁月在推移，时代在前进，导中国于富强的学说看来不应再是管仲与桑弘羊之学了，而应该是西洋之学。在这方面，自己一窍不通，如今的弄潮儿应是儿子一辈了。“且把艰巨付儿曹”，桑治平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曾国藩的父亲的这句名言来。是的，自己该歇息了，富民强国的理想，也只有念初他们才可以去实现。

“夫妻同拜！”

梁鼎芬有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以示他的尽职尽责。在悠长的拖音中，两对新人面对面地互相弯了弯腰。



梁鼎芬,1884年上书弹劾李鸿章,名震朝野。中法战争前后,加入张之洞幕府,成为张之洞宦海生涯中最得力的僚属之一

对于中国人来说，所谓拜堂成亲，便是通过这样的三次礼拜后，从此就将命运结合在一起，人们都祝福一对新人同甘共苦，生儿育女，白头偕老，携手走完未来漫长的人生之途。

松竹厅里的半数宾客都以为婚典就要结束了，有的正准备离席，过一会儿再去闹洞房。这时，只见梁鼎芬突然又高声叫起来：“请梁崧生先生上来，为新人赠送婚戒。”

这是什么礼节？正要离席的宾客们赶紧又坐下，满是兴趣地等待着新的花样出现。

一向注重仪表的梁敦彦经过剃发修须整齐装束后，今夜益发显得精神干练。他一手托着一个五彩织锦方盒快步走到前厅，对着满厅宾客说：“衙门众幕友为祝贺二公子与桑小姐、念初和大小姐的大喜，凑了点钱，打了两对纯金戒指，委托我出面，赠送给他们。洋人结婚的时候，有一个双方互赠戒指的仪式，我今夜受众人之托，禀请张大人的同意，为两对新人主持这个洋仪式。”

总督大人的娶妇嫁女，居然要插进一段洋人仪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稀奇事儿，顿时，满厅的男宾女客们个个兴致沸腾开来。

两对新人事先已知道了这个额外加的程序，他们同样也满怀新奇之感来参与。

现在，梁敦彦走到新人们的面前，对着四张充满喜悦和羞涩的笑脸说：“我来为你们主持互赠婚戒的仪式。”

说着走到仁挺两夫妻面前，从一个织锦方盒中拿出一对金戒指来，将其中那个小巧点的戒指交给仁挺，再将另一只较粗大的戒指交给桑燕，然后大声说：“仁挺，不论今后是富贵还是贫贱，是健康还是患病，你将始终如一地爱着燕儿吗？”

仁挺的脸涨得红彤彤的，憋了好半天，才吐出两个字来：“是的。”

仁挺这个尴尬的表演，招来满厅快乐的笑声。

“好！”梁敦彦点点头，“那么，你把手中的戒指给燕儿戴上。”

司仪的话说了好长一会儿，两个人还是一动不动的，底下的人在起哄了：“二公子，给新娘子戴上呀！”

仁挺越发不好意思了。

梁敦彦只得走拢去，轻轻地对仁挺说：“二公子，快戴吧！燕儿在等着你呢！”

又对蒙上头巾的燕儿说：“把右手伸出来吧！二公子要给你戴戒指了！”

燕儿什么也看不见，还以为仁挺真的已伸出了手，于是把右手慢慢地抬了起来。仁挺见新娘子已抬起了手，遂鼓足勇气，握住燕儿的手，战战兢兢地将手中的戒指给她戴上。

“好！”满厅一片喝彩声，热闹的婚礼场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接下来，梁敦彦又对桑燕说：“燕儿，不论是富贵还是贫贱，不论是健康还是患病，你将坚贞不贰地爱着仁挺吗？”

桑燕不做声，只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松竹厅又是一片笑声。

“点头就是答应了！”梁敦彦姿态宽容地对待新娘子。“那么，你就把手中的戒指给仁挺戴上吧！”

过了第一关后，仁挺就不再像刚才那样拘谨了，只稍停一会，就把左手伸了出来。桑燕磨蹭着，已戴上戒指的右手再次伸了出来，两个手指捏着一枚戒指。梁敦彦见状，忙拉起仁挺的手，有意碰了一下桑燕的手，头巾下的桑燕脸一红，匆匆地将戒指塞在仁挺的手心里，自己的手急忙又缩了回来。

梁敦彦笑道：“新娘子看不见新郎的手指，可以原谅。我来替她给戴上吧！”

于是从仁挺手中拿过戒指，给仁挺戴上，欢快声嬉笑声响彻厅内外。

这时，梁敦彦又走到念初小两口面前。

念初面带微笑，坦然迎接着梁敦彦。准儿事先有着几分紧张，怕临场不能适应，刚才亲眼看着仁挺和桑燕的示范，心里也便有了底，不太慌了。

梁敦彦从另一个织锦方盒里取出两只同样的戒指，以同样的方式分给了这两位新人。他先对念初重复一遍说过的话，念初早有了准备，一等司仪的话刚落便挺直腰板，朗声答道：“矢志不渝，永远相爱。”

说完，立刻朝新娘伸出双手来，那神态颇像邀请她共襄盛举似的。准儿抿着嘴笑着，也大大方方地伸出一只手来，念初稳稳当当地将戒指戴在新娘的无名指上。

秋菱看在眼里，甚为儿子这种大丈夫的豪迈之举而自豪。

轮到准儿了，她也比燕儿来得爽气，声音虽不大，却痛痛快快地用上一句惯用的吉祥之语：“一生相伴不分离。”接着，利利索索地将手中的戒指戴到新郎的手指上。

这对小夫妻的表演赢得众人的赞扬，有人在小声地说：到底是穿着洋装的人，都通了洋人的气，行起洋礼来也大大方方的。

梁敦彦还未下来，梁鼎芬又出现在前厅，扯开嗓门喊道：“现在是婚典的最后一道仪式，恭请张大人作为新人父母的代表，训话致辞。”

张之洞一向不注重穿戴，平时在衙门里办事，都是穿着宽大松软

的绸布袍服，非郑重官场交往及跪接圣旨等场合，他一律不穿官服。今天场面虽隆重，但因为是儿女辈的婚庆，所以他依然如往常一样穿一套半新半旧的川绸长袍。他缓缓地站起来，以素日难得见到的浅浅的笑容说：“我先代表念初的母亲和桑燕的父亲，谢谢各位幕友、各位宾朋前来参加今夜小儿女的婚典，给了他们很大的脸面。诸位心里或许都在笑话老夫，怎么能为小儿女举办这样不伦不类的婚典，张某人是不是糊涂了？”

宾客位上传出轻轻的笑声。

“早两天，听说崧生谈起洋人婚礼上有一个互相起盟及互赠戒指的仪式，我认为很好，采纳了他的建议，同意加进今夜的传统婚仪中去。男女婚嫁，这是人生的第一桩大事，无论是我们中国，还是东洋西洋，大家都看得很重，都会对新人献上美好的贺词。我们中国人有许多祝福之辞，都很好，但依我之见有两个不足之处。”

众人都聚精会神地聆听下文，看这位学问渊博、识见过人的总督，会对世代相传的美好祝词挑出什么毛病来。

“一是都说好话，比如多福多寿啦，儿孙满堂啦。二是空话，比如说吉祥美满啦，福寿绵绵啦。其实呀，一旦组成一个家庭，今后面对的，绝不仅只美好的一面，艰难一面是避免不了的，也常常会有苦难和不幸伴随着。”

说到这里，张之洞想起自己三次丧妻的往事，心头骤然沉重下来，不少客人已在默默点头：总督说的是实话！

“当崧生跟我谈起西洋人的不论富贵还是贫贱，不论健康还是患病，都始终如一的誓词时，我一听就觉得他们说的实在，既不偏颇，又不空泛，比我们那些祝词强。结婚成家后，百年人生中，会有许多事情来考验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这贫贱疾病的考验，经受了这种考验，其他的都好说，所以我同意将洋人的这个仪式引进来。这正像我们办铁厂、办枪炮厂、办布纱麻丝四局一样，洋人真正好的东西，我们要敢于学习，敢于引进，不要怕人指摘，怕人笑

话。”

真正是个洋务总督，三句话不离本行，才说到婚礼，又联系到办局厂的事了。幕友席上的蔡锡勇连连颌首，对着一旁的辜鸿铭说：“张大人说得对，家事、国事其实是一个道理！”

辜鸿铭神气活现地说：“治大国如烹小鲜。朝廷是大厨房，督署抚署是中厨房，府县是小厨房。”

“不过，话得说回来，这里面还是有个本末主次的问题。”张之洞语气一转，继续说道，“正如我们引进洋人的机器技术，建铁厂、枪炮厂，目的还是为了我们大清国的富强，至于我们自己的立国之本，即华夏的纲纪伦常则不能受洋人的冲击。今夜小儿女的婚典上，虽然加了互赠婚戒及起誓的程序，甚至于念笄和准儿都穿上了洋服，但几千年来三纲五常、夫贵妇道绝不应该改变。”

张之洞转过脸，望了一眼女儿，然后回过头来继续说下去：“比如说准儿，可以穿洋人的衣裙，也可以不戴大红罩巾，这些西洋的装扮都很好，但是她还是得谨守我们中国女人的原则，三从四德，孝敬婆婆，相夫教子，主持中馈。不能像洋女人那样抛头露面，干预政事，甚至置丈夫和儿女不顾去自己出风头！若那样，就是颠倒了本末，混乱了主次，我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梁鼎芬带头鼓起掌来，松竹厅内也跟着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无论是满腹学问的幕友，还是不识之无的仆役，全都对总督的这一番话表示认同，也对今天这个别开生面的婚典表示认同。

夜晚，在众人闹腾洞房的欢乐时刻，张之洞带着佩玉将山水清音琴赠给仁挺夫妇，将兰馨蕙畅琴赠给念初夫妇，勉励他们继承祖母遗志，莫坠家风，琴瑟和谐。两对小夫妻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别致而寓意深远的珍贵礼物，心里甜美无已。

没有几天，总督衙门里这场中西合璧的结婚典礼和总督本人区分中西主次本末的讲话便传遍了武汉三镇，有人赞赏，也有人摇头，还

有的人则从中感悟到一种新的启发。

二 赵茂昌给张之洞送上一个经过专业调教的年轻女人

儿女的婚事办得圆满而富有新意，尤其是借联姻加深了与桑治平的友谊，又笼络了一个对自己对国家都极有用的洋务人才，张之洞的心里甚是喜悦。

文昌门外的织布局开工半年多了，有工人二千五百名，纱机三千台，布机一千台，机器都是从英国进口的，又特为从英国高薪聘请十名技师，负责传授织布技能和机器的维修。半年间，张之洞到织布局去过七八次，见运转的机器一次次增多，织出的布也越来越好，心里满是喜悦。上个月，送来的样布细密光亮，一点也不亚于进口的洋布。他高兴地对总办候补知府莫运良说：“湖北省有一千七百万人口，平均一个人一年扯一尺布，就是一百七十万丈。如果按二钱银子一丈的价格算，织布局一年就可得三十四万两银子，除去成本和一切其他费用，至少可得三成利润。这样算来，光是湖北一年，织布局可获纯利十万两，再加上湖南省，人口和湖北差不多，都在湖广衙门的管辖下，我张某人鞭虽短也可及。照湖北省一个样，再加上十万，就是二十万。目前，中国有织布局的仅只上海，它不可能把其他各省的生意都抢过去，我们要跟它争夺，不说多了，每年销四五百万丈布没有问题，至少又可获利三十万两。这样一来，织布局一年可获利五十万。莫知府，你想过没有，你的财产真正大得很，要不了几年，织布局就会富可敌国了！”

听了张之洞这一盘算，莫运良也大大地开了窍，咧开嘴笑道：“织布局赚的这些银子，还不都是张大人您的吗？卑职不过为您走脚跑腿罢了。”

张之洞说：“当然，这银子不是你的，但也绝不是我的，除开织布局本身的发展外，剩下的都要通通交总督衙门。我张某人私人不会挪用一钱银子，这笔银子都要用到湖北的洋务上去。眼下，缫丝局也已开了工，急需大量银钱，这银钱暂时向外国银行去借，今后还指望

织布局去还哩。莫知府，你得加把劲，好好努力呀！”

莫运良忙说：“卑职绝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一定要把织布局办好，多织布，多赚钱。但湖北的棉花不够好，洋技师们说，这对织出的布匹大有影响。”

张之洞不解地问：“湖北天门、潜江一带的棉花是出了名的，洋技师都说不好，中国哪里还有好棉花？”

“是的，卑职也是这样回答洋技师的。他们说，不错，整个中国的棉花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棉花出在美国。美国的棉花产量既高，纤维又长，织出来的布又好看又耐用。卑职说美国的棉花再好，我们总不能从美国去买棉花吧，那要多大成本。他们说，可以从美国买棉种呀，有了美国的种子，一样也可以在中国长出好棉花来。”

“买美国的棉种！这倒是个好主意。”张之洞眼睛一亮，“引进好棉种，这不只是为我们织布局好，也可以为普天下的中国棉农造福。”

“好是好，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莫运良胸有成竹地说，“湖北的棉农，世代种自己的棉种，都习惯了，要他们改种洋人的棉种，他们一下子不会接受，担心收成不好。不过话又说回来，棉农的顾虑也是有道理的，万一种不好怎么办？棉农一家老小一年的生计就押在棉花上，因此不能采纳。”

“橘过淮河而成枳。”张之洞像是自言自语地念着，沉吟片刻说，“这样好了，先试验一下，从美国买进一批种子来，不收钱，送给棉农，让他们去种。到了秋天，织布局负责全部买过来。若一亩收的棉花比往年少，也按往年一样地给足钱，若多，则酌量多给一点；若真好的话，我们下次就多买，棉农也会乐意种，你看呢？”

莫运良说：“大人这个主意好，但织布局眼下未赚分文，这银子从哪里出？”

张之洞说：“银子由我想办法，你先去张罗。”

莫运良满意地离开督署去筹办此事。

接连几天，张之洞又去看建在北门口的纺纱厂。纱厂的厂房眼看就要建好了，但是在英国订购的纺十支纱至十六支纱的一千台纱机，则无钱去买回。郑观应来信说，上海有个商人愿意先期投资八万银子，条件是今后优惠卖给他纱布。张之洞接受这个条件，一千台纱机很快就买回了。

织布局、纱厂、缫丝局这些事办得都很顺利，张之洞这些日子来心情颇好。这天晚饭后，他对佩玉说：“准儿出嫁了，听不到她的琴声了，你也好久不弹琴，这衙门后院都快跟前面的大堂差不多，听不到一点欢快声了。弹一曲吧，大家也轻松轻松。”

佩玉也快四十了，她在广州生的仁侃七岁多，天天跟着一位塾师在西厢房读书，来武昌生下的仁实也有四岁，有一个奶妈在专门照看。佩玉这两年来身体不太好，有点虚胖，琴的确很少弹，特别是准儿出嫁后，她常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抑郁之情常会无端冒出，近来有件事在困扰她，她不知该不该向张之洞提出，见张之洞今日心情很好，她决定试试看。

佩玉略略打扮了一下，端坐在琴前，敛气凝神片刻后，一曲悠远绵长的琴声，从她的十指与琴弦间流泻出来。这是一首张之洞很喜欢听的曲子。还是在两广总督任上时，有一天，时任雷琼道员的王之春说，琼州府有一个双眼失明的老人，善吹芦笙，吹出的曲子极为动听。他听过好几次，自认平生所知善奏乐者没有超过此人的。说得张之洞动了心，叫他下次来广州时将这个老人带来。不久，王之春果然将这个老人带来了。原来是个又黑又瘦又矮的瞎老头，且不会讲汉语，是个土著黎族人。瞎老头给张之洞吹了三首芦笙曲，果然好听极了。待瞎老头走后，佩玉对丈夫说，她也在房间里悄悄听了，有一种空渺幽冷的感觉，如果将它略作点改动，会是一首很好的琴曲。她要张之洞明天再把这个老头请进府里来，再听听。张之洞赞成她的意见。第二天，瞎老头在后院，对着佩玉吹了一天的芦笙，傍晚离开时，佩玉已将他的曲谱全部记录下来。佩玉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

老头所吹的七八首曲子融合起来，编成一支琴曲。她弹给张之洞听，张之洞击节称赞，又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月照琼岛》。过些天，准儿也学会了，也弹得很好。眼下，一曲弹毕，张之洞叹道：“这首《月照琼岛》真是让你越弹越精了。”

佩玉说：“有三个多月没有弹了，手指都有点不灵便。这首曲子，准儿比我弹得更好。”

“准儿也弹得不错！”张之洞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女儿了，真有点想念，“过两天，叫准儿回来一次，你们娘儿俩合奏一曲《月照琼岛》。”

“好啊！”佩玉欢喜地说，“这些日子我还真惦念她呢！”

“那个黎族老艺人，是一个天才的乐师。我想，他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钟子期一类的人。”张之洞呆呆地陷于一种情感中，一个人自言自语地絮叨着，“人世间有不少逸才隐士，他们有着人所没有的才艺技能，由于各种原因，又往往被埋没，被遗弃，不为世所知所用。我常常想：一个督抚，一个府县，若能将自己辖境内那些被埋没遗弃的人才发掘出来，置于适当的位置上，这个督抚府县也就做好了。那个黎族老艺人，我很想把他叫到广州来，可惜第二年他就死了，我一直为此事遗憾。”

佩玉笑了笑说：“四爷这番心意，当然是仁者之心。野无遗贤，能者在职，这是从古以来负有责任心的执政者所企盼的德政。不过，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并不是一切逸才都要为世所用，还要看是哪方面的才。”

“噢，你这话倒有意思。”张之洞很有兴趣地看着佩玉那双眼角虽有皱纹、眸子却依然光亮的眼睛。

“有些逸才他本就志在人世济世，只是时运不好，无人赏识，流落在江湖山野，在位者若能发现他们，给予重用，那是他们的福气，比如前代的姜子牙、诸葛亮等人就是这类。有些人，他的才艺是天赋

灵性的产物，虽然可以娱人，但更多的是自娱，他们的过人之处，也只是因为在长期孤独寂寞的环境中，自己全心全意地体悟探求而得来。庄子说：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承蜩驼背人的绝技是这样得来的。倘若一旦把他置于以追求名利功用为目标的热闹场合中，他的心就浮了，神也分了，技艺也就再不会上进的。比如那个老艺人，多亏在琼岛那种荒凉的地方，若是年轻时就到了广州、京师的话，就绝不会有那样高的芦笙技艺。我想这大概就是王冕不愿意做官、文征明不愿意应聘的缘故。”

“你说得有道理！”张之洞点点头。“还可以为你补充一个例子，我的布衣之交吴秋衣，他也是乐意漂泊而不愿住官衙的人。”

见张之洞的心情这样闲适，佩玉鼓起勇气，将那件心事说了出来。

“四爷，有一桩事，我犹豫了很久，一直不敢说，我今天想对你说。”

“什么事，你说嘛！”

“假若不当的话，你就当我没说一样。”

“行，究竟什么事，这等郑重？”佩玉这种吞吞吐吐的神情，倒使得张之洞自己先郑重起来。

“一件这样的事。”佩玉慢慢地说，“四爷知道，我的父母没有儿子，只有我一个女儿，父亲为没有儿子而视为终生的遗憾。两年前，父亲在武昌城里偶尔遇到山西老家一个人，彼此认作乡亲，关系不错。年前，这个老乡要回汾州去，父亲托老乡到他的家乡去看看，打听一下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上个月，这个老乡回来，还给我带来一个堂弟。这个堂弟是我父亲的嫡堂弟弟的儿子。父亲见到这个侄子很亲热，把他当自己的儿子看待，很想留他在武昌。父亲跟我说过几次了，要我跟大人说说，给他在武昌城里谋个差事。父亲说，张制台办了很多局厂，随便在哪个局厂给他寻一个吃饭的差事都行，只图在他

身边待下来，日后死了，也有个儿子做捧灵牌的孝子。我知道你的脾气，是绝不为自己的亲属谋差事的。当年南皮老家两个侄孙远路赶来谋事，硬是打发他们回去了。张家的亲属都不能安置，何况咱李家的人呢？所以我一直压着没给你提。前天，父亲又说起这事。看着父亲那副苍然神态，我实在又不忍，只得冒昧地说出来，四爷如果以为不妥，就当我说了一样。”

佩玉低下头，不再说下去了。

原来是件这样的事！张之洞在心里舒了一口气。

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佩玉却这等郑重其事地对待，张之洞的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怜悯之情来。他知道，这是源于他近于苛刻的治家规矩。

清流出身的张之洞一向痛恨官场的贪污受贿，过去做言官时，遇到有官吏贪污受贿的情事落入他的手中，他疾恶如仇，非得纠劾不可。外放督抚后，他考察手下的官吏也以贪与不贪作为一条分界线，贪污者即使能干，他也要处罚直至罢黜；不贪者，即使平庸，他也心存曲全。为此他以身作则，并严厉告诫家人，凡身外之钱财货物，一分一毫不能收受。自从到武昌大办洋务局厂以来，他又发现了湖北官场的另一种不正之风：一方面是不少官员们背后攻讦他办洋务是崇洋媚外、靡费银钱，将国家的银子像水一样地花，毫不心痛，另一方面他们又看到局厂有利可图，纷纷将自己的三亲六戚介绍到局厂来任职或做工役。张之洞对此大为恼火。他三令五申，严命把守进入局厂的关口，无奈把关的人便是犯禁的人，把一张张盖有湖广总督衙门紫花大印的禁令看做与扔在垃圾堆的废纸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最后只是苦了他自家。那些从贵州山区、从南皮老家千里迢迢赶来武昌欲谋一席之地的亲友们，无一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有时，看着那些失望的脸色，他心里也曾动摇过，但想起自己这里若开一个口子，到了办事的官吏那里，就是溃决一道长堤，风气的败坏便将不可收拾了。

但是今天，面对着佩玉这种诚惶诚恐的神态，张之洞却有些犹豫了。

不说佩玉这些年来对他照顾体贴，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就看在两个老人的份上，他也有点不忍心拒绝。佩玉的父母都是七十左右的人，这些年虽随着女儿由北向南，又由南向北，但二老谨守本分，不以督署至戚自居，从不招惹是非。因为没有儿子，过继侄儿为子；因为要留住嗣子，希望能在武汉三镇谋一差事，这实在是不过分的要求。南皮老家的侄孙可以打发他们回去，而这个从山西远程来依的李家嗣子，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若是让他失望回去的话，都近于残忍。

何况，近来还有一件事，张之洞在心里盘算着，还要求得佩玉的支持才好。这事是赵茂昌引起的。

在那年徐致祥参案中，赵茂昌失掉了督署总文案的职务，他的其他兼职也相应一并给丢了，他不得不快快回到江苏武进老家。

在张之洞的眼里，赵茂昌是个能干人，替他办成不少事，虽然时常会有些闲言碎语传入他的耳中，但他不以为然，哪个人没有缺点？办事越多的漏洞就会越多，得罪的人也会越多。那次查出的一些诸如受贿用私人的事，有的不能确凿坐实，有的虽是事实，但赵茂昌立即痛快承认，受贿的银子也即刻照赔。张之洞对官员受贿向来痛恨，所以他并不为赵茂昌讲情，将他开缺回籍。但他心里是隐隐有一股对赵茂昌的同情：因为此事完全出于别人的报复，赵茂昌其实是因为自己而中箭落马的。

离鄂前，他对赵茂昌说：“你是能干会办事的，这点我知道，你安心回武进去住，好好反省反省。你还年轻，今后大有前途，回家后常给我来来信，过几年后说不定我还要起用你。”

赵茂昌向张之洞深深地鞠了一躬，感激不尽地离开了武昌。

经过多年煞费苦心的经营，赵茂昌已在家里买下了良田上百亩，置起红砖青瓦大房几十间，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倘若安心家居，赵茂昌的日子是可以过得又舒服又安静的。但是，赵茂昌不是安于乡间的人。他渴求权势，追求风光，时刻企盼东山再起。他记住张之洞的话，常常写信给老主子，问候起居。他绞尽脑汁，思

索着用什么办法来讨得张之洞的欢心，早日回到湖广总督衙门里去。有一天，家人对他说，东庄的穷秀才秦老三过世后，老婆秦穆氏带着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家里穷得经常揭不开锅。秦穆氏四处托人，为大女儿寻一个殷实人家，若是富贵之家，即便做个小妾也可以。赵茂昌心里一动，叫秦家的大女儿来看看。第二天，秦穆氏带着大女儿环儿上了赵家。赵茂昌见环儿长得端端正正，年纪只有十八岁，又认得几个字，颇为满意。他对秦穆氏说，一时尚无好人家，环儿暂且在我家做做事，慢慢等待机会。

说罢，拿出四吊钱来送给秦穆氏。秦穆氏千恩万谢地收下，直把赵茂昌当恩人看待。

环儿在赵家做起女仆来。赵茂昌细心观察，见环儿聪明伶俐，手脚勤快，心里欢喜。他要把环儿当一件奇货来经营。他左思右想，该给他寻个什么人家呢？突然一天，他脑子开了窍：还要四处去寻找吗，现在不是有一个极好的人家摆在这里！赵茂昌想的这户人家就是武昌张府。

张之洞身边只有一个女人，且这个女人以妾的身份而居夫人之位，赵茂昌对此甚为不解。以张之洞的地位，完全可以娶一位门第不差的未婚小姐过来，做执掌内政的正室夫人，也可以三房四房一个一个地把姨太太买进府门，别人也不会有闲话：哪一个做大官的不是妻妾成群？张之洞这种与常人不同的做法，反倒使大家觉得奇怪。赵茂昌自然不敢去过问总督的家事，不过有一点他深信不疑：没有哪个男人不爱女人，越是英雄越爱美人，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不是难过，而是压根儿就不想迈过！张之洞尚不到六十岁，还是男子汉的英雄时期，他就难道不爱美人？多半是因为他太热衷于事业，没有心思去想这档子事罢了。倘若有人为他寻到绝色佳人，又热心为他张罗筹办，他难道就会拒之门外？赵茂昌相信张之洞绝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但是，毕竟张之洞多年来身边只有一个女人，他显然不是那种酷好女色之徒，办这事得小心谨慎，切不可鲁莽。长期跟随张之洞的赵

茂昌，深知这位制台大人好比一匹烈马，倘若马屁没有拍到点子上，说不定会招致铁蹄踢掉自己的门牙。

七月底，在张之洞五十七岁生日前两天，赵茂昌特地坐洋轮来到武昌，给老主子祝寿。张之洞对生日一向淡然处置，不过家人团聚一起吃餐饭而已，从不对外声张。赵茂昌作为总文案，当然知道总督的生日，但先前他也不便送礼祝寿。这次身份不同，他给张之洞送了礼，礼品是一支经过特殊处理的高丽山参。一个老郎中曾教他一个秘方：寻十只五寸长的雄性海马，焙干碾成灰，再将半斤罌粟壳也晒干碾成灰，拌合这两种灰，将其溶解于清水中，置人参于此溶液中浸泡三个月，晾干后长期保存。这种人参，在补元益神壮阳增精上远胜一般人参，对中老年男人有奇效。赵茂昌服过几支，果然不谬。

赵茂昌神秘兮兮地说：“这支人参非比一般，于身体的好处妙不可言，您不妨试试。”

张之洞年来常感精力不支，极想通过补品来提神培气。赵茂昌这个马屁可真是拍到点子上了。他痛快地收下。于是，两人的话题便从调补精力延年益寿开始了。赵茂昌将精心编造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说给张之洞听。

“武进太平桥有个老头子，今年一百零二岁了，依然耳聪目明，身体硬朗，平时生活起居，不要人照顾。今年春上，我特为拜访过他，真是名不虚传。”

“你问过他的长寿之道吗？”张之洞果然对此极有兴趣。

“问过，我去的目的也就是想从那里学学长寿之道。”赵茂昌正正经经地说，“老头子说，许多人都问这个，其实我并没有长寿之道，与大家一样地过日子。说来你们还不相信，我中年之前身体并不好，四十来岁头发就白了不少，一年到头，小病小痛也很多，不像是个能享高寿的人。六十岁以后，反倒一天天强壮起来。不怕你老弟笑话，我六十二、六十四、六十六连添三个儿子，今年最小的儿子都已三十六岁了。”

张之洞听到这里也笑了起来，问：“他六十岁以后接连生三个儿子，那他的老婆多大年纪？”

“我也这样问过老头子。”赵茂昌见张之洞兴致如此浓厚，说话的劲头更足了，“老头子说，五十八岁那年死了婆娘，原本不再娶了，独自过了两年后，实在耐不住孤寂。这时恰好有两个苏北逃荒母女来到太平桥，母亲得急病，无钱医治，女儿宁愿卖身救母，做仆做妾都行。别人都怂恿我，我的儿孙也没意见。这样，我就将那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买来续了弦。从那以后，身子骨倒是越来越好。不然的话，我怎么会以后八年里连得三个儿子？兴许是我积了什么阴德，老天爷要让我老头子人丁兴旺。说到这里，老头子哈哈大笑起来。”

张之洞说：“六十多岁老翁生儿子的事也是有的，只要女人年轻，这不是怪事。只是身体越来越好，又居然活过百岁，倒是稀罕事。”

“香帅，卑职想这或许就是采补的作用了。”赵茂昌望着张之洞，眼神里似乎看不出半点淫邪的味道。

博览群书的张之洞自然知道，古代房中术中的采补一说，即年老男子与年轻的女子交合，则可以强阴补弱阳；反之，年老的女子与年轻的男子交合，则可以强阳补弱阴。据说武则天晚年面首极多，其实是想以阳之强补阴之弱，企求长寿。张之洞对这套采补之学将信将疑，听赵茂昌这么说来，采补真的可起作用了。

他说：“采补一说由来已久，老年男子讨小妾的也不少，也并不见得人人有效果，这老头子怕是命好吧！”

“香帅说的有道理。卑职后来请教太湖边一个老郎中。他说这要看女子的血气如何，若女子血气特为旺盛的话，就可以收强阴补弱阳之效。老郎中说得不错，那个老头子的续弦如今也年过花甲了，身体仍然强壮，看来那女人属于强阴一类。”

张之洞笑道：“是你亲眼所见的事实，也不由我不信了。”

赵茂昌以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语气说：“香帅，假若能遇到一个合适的女子，我来为你张罗此事如何？”

武进老头的实例的确有很大的说服力，张之洞巴望强健，也希望长寿。他满口应道：“好哇，你能找到这样强阴的年轻女子吗？”

赵茂昌收起笑语，一脸诚挚：“香帅，我赵茂昌受您多年的大恩大德，现在是开缺回籍之身，您仍不嫌弃，我即便肝脑涂地也无以为报。我要竭尽全力为您办好这事，就算是对您的一点孝敬。”

赵茂昌是如此感恩戴德，张之洞倒有几分感动了。

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性情中人。想起身边这么多僚属幕友，都受他恩惠甚多，就没有一个人这样真心真意、知暖知痛地为他着想；还只有赵茂昌，不忘旧恩，不忘故主，实实在在地替他办事。他也想到赵茂昌可能是要因此图起复或是求什么别的。即便如此，也不是使坏心。人家真的对你好，你也应该回报回报，过两年风声平静后，是可以再用的。张之洞由衷地说：“竹君，难为你一番孝敬之心，我知道了。”

赵茂昌大喜，立即离开武昌，顺流放舟，赶回武进。他不急着把环儿送去，他要再好好调教一番。

离武进不远的扬州，是由来已久全国闻名的调教女人的地方。此处并不教女人读女四书、列女传之类的典册，也不教女人三从四德、妇道女规的圣贤之教，它教的是女人应该如何服侍男人，如何博得男人的欢心。卖弄风骚、吹拉弹唱、梳妆打扮、挑逗撩拨等等，凡此种能打动男人的心，撩起男人的性的本事，都得教授。扬州有专门调教这种女人的场所。这种女人有一个古怪名称，叫做“瘦马”。有学者研究，“瘦马”源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后事至目前，不信君看取。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瘦马”出门后或进妓院，或进歌楼，或做小妾，都比别的歌女妓妾要强得多。

大约在唐代时，扬州瘦马便开始出名；到了清代，由于盐商的麇集，扬州瘦马达到了鼎盛时期。赵茂昌将环儿带到扬州城，选了城里最负盛名的严媒婆家，交下一百两银子，限三个月把环儿调教成一个人见人喜的瘦马。三个月达到这个标准，本来是做不到的事，但严媒婆贪这一百两银子的厚利，便一口答应下来。

三个月后，赵茂昌去扬州城再见环儿时，果然见环儿变得丰腴白嫩，在一身光鲜合身的衣裙衬托下，显得更加妩媚，尤其是她的眉目神态、举止言行，样样比先前大不一样，让人看了舒心畅意。除开吹箫奏琴一时不能见效外，她还能唱得十几支好听的曲子。又会跳舞，舞动起来，彩袖飘舞，很有几分寺院壁上画的飞天模样，直看得赵茂昌着了迷，真有点后悔，不该答应了给张之洞。先知道环儿能变得这样可爱，早该自己收了做第四房姨太太的。想起今后的官宦前途，赵茂昌硬了硬心，带着环儿上了船。

赵茂昌在黄鹤楼客栈住下。第二天便去拜见张之洞，当天晚上，张之洞在客栈里见到了环儿，顿时吃了一惊。张之洞并不是一个贪恋女色的人，也不是见异思迁的轻薄汉，但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男人，容貌美丽姿态曼妙的女人，却不能不令他欢喜爱慕。他想起自己的三任妻子和现在身边的佩玉，在令人一眼便心迷意乱这点上，还不能与这个女人相比。他是个从不逛妓院吃花酒闹狎邪游的人，他不知道，这种让人心迷意乱的本事，正是卖笑女的特长，而从扬州教坊里走出来的瘦马，更比别处技高一筹。

张之洞十分满意。赵茂昌请他连夜将环儿用一顶青布小轿抬进总督衙门。张之洞想了想说，过两天吧！“过两天”的原因便是得先跟佩玉打个招呼。

与佩玉有十年的夫妻情意了，今天再置一房姨太太，居然连个招呼也不打，张之洞心有不忍。他正琢磨着拿一桩什么事来补偿佩玉，不想佩玉倒自己求上来了。想到这里，张之洞说：“老人家的诚意我很理解，有一个嗣子在他们身边，也可以为你省许多心。明天，你叫你的弟弟到我这里来一下。我看看，给他个什么差使合适。”

张之洞如此爽快地答应，令佩玉颇感意外，她立即高兴地把这事告诉了父母和堂弟。

第二天，佩玉的堂弟李满库怯生生地来到督署签押房。

“坐下吧！”张之洞放下正在写批文的墨笔，招呼着站在一旁的李满库。

“小人是来听大人吩咐的，不敢坐。”

上身僵硬、两腿微微打战的李满库巴不得早点坐下，但他嘴上仍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来。李满库是个乡下人，到武昌来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官。现在一下子见到总督大人，他如何不胆怯！尽管知道，总督是堂姐的丈夫，但堂姐是妾，而不是夫人。按礼制，妾的娘家人是不能算作丈夫的戚属的，庶子的外婆家只能是嫡母的娘家，而不是生母的娘家。老实本分的李老头也一再告诫嗣子：不能将自己当做总督的小舅子看待。正因为此，李满库对张之洞一口一声“大人”，而称自己是“小人”，同时也不敢坐。

“坐下吧。”张之洞很能理解李满库的心态，脸色和气地说，“你是佩玉的堂弟，现在又做了李家的嗣子，与别人不同。你不要拘束，坐下好好说话。”

李满库见张之洞这样和和气气地跟他说话，大为感激，犹豫一下，也便在身旁的一方小木凳上坐了下来。

张之洞仔细地看了一眼李满库，见他也还长得清秀顺眼，便说：“你读过书吗？”

“小时候，跟着塾师念过三年书，后来地里收成差，就下地干活，没读书了。”李满库说的虽是山西腔，但鼻音不太浓重，也较之一般山西乡下人的话易懂。张之洞估计他不大像个死守老家的乡巴佬。山西人有经商的习惯，不少男孩子读了几年书，初识字，会打算盘以后，便不再读书了。待到十五六岁，便跟着亲戚朋友学做生意，天南地北跑码头，极少数幸运的，就这样跑出一个大商人来，绝大多

数不过是借此养家糊口而已。

“也做过买卖吗？”

“十七岁那年，跟着村里的一个远房大伯跑了三四年码头，后来，大伯折了本，我也就回家了。”

果然不出张之洞所料。他知道这三四年跑码头是一段很重要的经历，可以长眼界，学知识，比起那些从未出过家门的乡下人来说，李满库肯定要强得多。

“后来又做些什么事？”

“在家种了两年地，又到外村一家票号老板的账房里做了四年的小跑腿。”

“好，好。”李满库虽有点紧张，但话说得流畅清楚，张之洞对李满库的经历颇为满意，心里已有了主意。“今年二十几了，娶了媳妇吗？”

“二十六岁了，前年娶的媳妇。”

张之洞点点头说：“好，明天大根带你到织布局去做事。”

“谢谢大人的恩典！”李满库大喜，忙离开凳子，连连鞠躬。

“织布局是个大有出息的场所，好好干，会有前途的。但先得从最苦最累的事干起，不可投机取巧。”

“是，是。”李满库连连点头哈腰。

“满库。”张之洞站起身，以亲切的语气说，“你要知道，本督办了这多洋务局厂，还从没有招一个三亲六戚的，要说因裙带关系进局厂的，你是第一个。这完全是看在你的嗣父李老先生的分上。佩玉不能常在二老的身边，你这个做嗣子的不要辜负了二老的期望，要尽人子之责。”

“大人请放心。”李满库说，“大人的恩德和教导我都记住了，从今往后，我对嗣父嗣母，会比对我的亲生父母更亲。”

“你去吧！”

张之洞目送着李满库走出签押房，心里想，虽然因李满库而破了自己的规定，但此举却谢了佩玉的父母，而且也为环儿的进府铺平了道路，还是值得的。此时的张之洞没有想到：缺口既然打开了，日后就会越来越大，南皮的远亲、贵州的近属，以后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武昌投靠，就再也不可能像先前那样理直气壮地辞谢了，只好陆陆续续地予以安排。上行下效。总督如此做，司道府县更明目张胆地公开走私，滥进乱进之风本已成灾，到后来，更坏得不可收拾。一个个、一群群、一批批莫名其妙的人，皆因沾亲带故的关系涌进各个局厂。局厂仿佛成了一口永远舀不完的粥锅，只要挨得上边，尽可放心大胆、肆无忌惮地拼命舀。张之洞更没想到，就是这个老实巴交的李满库到织布局后，被旁人以总督小舅子的身份看待，后来居然和别的一批蛀虫一道，硬是把个好端端的织布局给彻底弄垮。

第二天，李家二老亲自来向张之洞表示谢意，佩玉也因了却老父的一桩大心事而格外高兴，趁着这个极好的气氛，张之洞将环儿的事告诉了佩玉。佩玉先是一愣，很快也便想开了：他身为总督，三妻四妾本可听他的便，莫说自己身为妾，就是八抬大轿抬进来的正室夫人，总督丈夫要纳妾，她能阻止得了吗？与其无谓地吵闹，不如欢欢喜喜地接纳，为自己日后留一条退路。

佩玉平静地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照顾不周，你身边早就该添个人手了。什么时候进府，这个事交给我来办，我要把它办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

“千万不要热闹风光！”佩玉这个态度，反而让张之洞心中有些歉意。他急切说，“纳进一个小妾哪能热闹风光，越平淡越好。”

“房子总得布置一下吧，床呀，梳妆台呀，这些也得置办吧！”佩玉似乎比他本人还要热心，“三天吧，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会和大根

夫妇把这事操办得熨熨帖帖的。”

张之洞感动得拉起佩玉的手，涨红着脸说：“佩玉，你这样的贤惠，真不知叫我如何感激你为好。她年轻不懂事，进府后凡事还要靠你指点关照。至于家事，还是像过去一样，一切由你为主，绝不会让她插手的。”

佩玉不吱声。张之洞发现自己滚烫的双手所握的，竟是一只从冰窟里取出的玉如意，炽热的心立即凉了多半！

三 正当朝廷内外忙于为慈禧祝寿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环儿进府后，果然给年近花甲的张之洞注入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仿佛真的年轻了许多似的。特制的人参，也让他恢复了消逝多年的青春活力。他叫赵茂昌如法炮制，再多送一些来。不久，环儿怀孕了。这消息让张之洞惊喜万分，他因此而对自己充满了更大的自信，并将这种自信倾注于洋务事业中。

铁厂每天炉火熊熊，铁水奔流，以日产量一百吨的速度生产着，给总督衙门带来极大的喜悦。枪炮厂也全面投产。所有的机器设备全都是委托驻德公使许景澄在柏林买的，尽管货款高达一百七十余万两，比原定的价格高出一倍多，但张之洞还是狠下心，从各处腾挪借补，按时如数汇去。现在，用这些设备生产出的七九式步枪、口径六至十二厘米的各种陆路快炮及过山快炮都已成批出厂了。抚摸着那些冷冰冰黑幽幽的枪炮，听着随从们“与德国人造的毫无区别”的恭维话，张之洞心里甚是得意：“可惜子药和铜料还得从德国进口，哪一天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能制造，本督就十分满意了。”随从们立即说：“这有何难，马都有了，还怕没有鞍子！有张大人掌门，过两年，我们再在旁边建一个子药厂、一个铜厂，所有材料就不再从德国买了！”

说得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

织布局里生产的布匹已开始在湖北省行销，张之洞耳朵里听到的

也是销路畅通的好消息。纱厂已经出纱了。缫丝厂的厂房不久也可以竣工。制麻局也在规划中。武昌城里的洋务局厂，可谓蒸蒸日上，前景远大。

相继办起的四所实业学堂：自强学堂、算学学堂、工艺学堂、矿业学堂，也开始招生了。每所学堂收的学生并不多，在三十至五十人之内，但录取严格，待遇优厚。每所学堂开学那天，张之洞必定前去训话，殷殷告诫学子们珍惜青春年华，学会实际本事。尽管世家子弟都不屑于进这种实业学堂，但清贫的农家学子却为读书期间的丰厚待遇和结业进局厂的高薪前程所吸引，对实业学堂趋之若鹜。湖北的通都大邑穷乡僻壤，很快便都在谈论这些亘古未有的洋学堂，贫寒人家子弟在这里发现了另一种晋身之途。从此以后，随着这种新式学堂的大量开办，“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被多种多样前景美好的宽广道路所取代。人们不必都挤在入仕做官的唯一通道上，科学技术、工业商贸，众多的领域都可以让人充分展示其聪明才智。做得好，一样的出类拔萃，一样的财富滚滚，一样的获得地位，一样的显亲扬名。土人的观念一旦改变，整个社会的观念也便随之改变。一个新的时代，随着洋务局厂和实业学堂的兴办，便这样不可阻挡地来到了古老的神州大地。

下午，张之洞正在签押房里审阅嘉鱼县的禀帖。

三个月前，蔡锡勇向张之洞建议要各县将该县的物产一一查明禀告总督衙门，以便摸清家底，为湖北进一步发展洋务实业做准备。蔡锡勇特为对总督说：在西洋发达国家，这都是各省各县所必备的资料，许多国家是由政府出面派专人逐处查核的。鉴于铁政局目前人手不够，先由各县自查自报，然后再由铁政局派出专人有针对性地去核实。张之洞欣然采纳，立即以督署名义下发公函，要各县照办。

嘉鱼县令姚希文接到这份公函后，将刑名师爷、他的远房兄弟招来商议。

“老八，你看这事咋办？”

姚县令将公函递给了师爷。师爷看了看，嘴角边露出一丝冷笑，说：“这张制台真是个爱热闹的人，无事生事，这事咋办？老爷，你就召集一批人到各乡各都去访查呗！”

姚县令说：“你说得轻巧，我到哪里去找一批这样的人？还要各乡各都去访查，这开销要多大？我嘉鱼县哪有这些冤枉银子！”

“张制台把省衙门折腾个人仰马翻，现在又来折腾各县衙门了。”师爷摸了摸肥得流油的腮帮，慢慢地说，“这事有两种办法：一是实办，一是虚办。”

姚县令问：“实办是怎么办，虚办又怎么办？”

师爷说：“实办，就是派人下去实实在在地去查访。人手、银钱缺乏，就少派人，派两三个；也不全部去，到几个重点乡镇，虽不是全部查清，但也是实在地做，这就叫实办。”

姚县令说：“就这，我也不想做。莫说这也得花两三百银子；再说，查出了又有什么用？这洋务时髦，我姚某人不想赶。”

“那就虚办。”师爷语气肯定了，“那就一个人都不派，过两个月，老爷请几个老嘉鱼人来聊聊天，问问情况，然后我再写个禀帖交人送到武昌去就行了。”

姚县令高兴地说：“就照你说的虚办，虚办。”

过一会儿，他又兴奋地说：“老八，其实也不要再找人去查访了，我早就听人说过，嘉鱼就是《三国志》中的火烧赤壁之处。为何叫赤壁，是因为山崖是红的，为何山崖是红的，是因为有铜铁等矿石。咱们嘉鱼有的是矿藏，先把这一条报上去。”

“老爷，千万莫报这一条！”师爷忙摆手打断姚县令的兴致。

“为何？”

“老爷，你想想看，那张制台的兴趣正在炼铁炼铜上。一听到嘉

鱼有铜铁矿，立刻就会关注嘉鱼。这以后，候补道府会一批批来嘉鱼考查，矿师洋匠会一队队来嘉鱼踏勘。你老爷是今天送人，明天又要迎客，驿馆的酒席会像流水似的开。你要劳多少神，伤多少财？倘若折腾几个月，要是说这里没有铜铁矿，那张制台的脾气，是要把老爷你骂个狗血喷头，你再也莫想在他手里升官；若是有，那今后在这里安营扎寨，无穷的烦恼你等着吧！”

姚县令摸摸脑袋苦笑说：“你说得也对，那我们报些什么呢？”

师爷想想说：“你就报：咱们嘉鱼的特产是池塘里的王八，山丘里的野鸡，江河里的大肥虾……”

“哈哈！”姚县令不禁开怀大笑起来。“老八，真有你的！”

张之洞审看着嘉鱼县的这份禀帖，心中颇为不悦。三个月的期限已到了，十之五六的县并没有按要求上报，少数几个像嘉鱼这样有禀帖的县，说的物产也都是些瓜果、鱼虾之类，只有一两个县提到煤铁等有用矿藏。张之洞哪里知道，几乎所有的府县，对督署公函抱的都是嘉鱼县的心态，或敷衍塞责，或干脆不理睬。

正在这时，门吱的一声推开了，环儿端了一碗刚熬出的人参汤进来。张之洞随口问：“怎么今天你自个儿送来，桃红呢？”

往日一天上午下午各一次的人参汤，都是由小丫环桃红送的。

“桃红到街上买针线去了，不能再等她了。”

环儿边说，边将人参汤送到张之洞的手边：“快趁热喝了吧！”

随着环儿的靠近，一片鲜亮、一股异香一齐向着张之洞扑来，他禁不住抬起头将环儿看了一眼。是不是环儿难得有一次到签押房来，她今天怎么这样格外用心妆饰打扮：本来乌黑的发髻更黑亮，本来白皙的皮肤更细腻，本来姣好的身段更妩媚。喝了一大口人参汤的张之洞胸腔里顿时燥热起来，他眯着眼睛对环儿说：“你坐到我的腿上来。”

在扬州瘦马馆里专门培训了三个月的环儿，有着一身风骚技艺，面对着又老又忙的湖广总督，她常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叹息。今天怎么啦，日头打西边出来？环儿又惊又喜。张之洞一把将她抱了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他一边摸着环儿的手，接着满口花白胡须便向环儿粉脸上凑了过来。环儿心里乐滋滋的，甜蜜蜜的。张之洞身上的血越来越燥热，一股火在五脏六腑里猛烈地烧着，将他的头烧得昏昏的晕晕的。他已忘记了这是办理公务的签押房，他也忘记了窗外正是红日高照的朗朗青天，他不能按捺自己浑身骚动的欲火，急急忙忙地伸手解开环儿上衣的纽扣。女性的本能让环儿一下子清醒过来，悄悄地说：“大人，这是签押房哩，我们回上房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张之洞边说边不停地解，犹如一个十天半月没吃饭的饿汉似的。

环儿羞得满脸通红，浑身上下早已没有一丝力气，任凭张之洞胡乱地动着。眼看上衣的纽扣已全部打开，正要脱去时，却突然门被推开，冒冒失失闯进来的辜鸿铭被眼前这一幕给惊呆了。

张之洞满腔烈火遭遇这一瓢冷水，又恨又怒，扭过脸吼道：“什么人，给老子滚出去！”

环儿慌忙离开张之洞，双手使劲地将松开的上衣抱住，低着头与辜鸿铭擦身而过，奔出门外。

辜鸿铭已回过神来，快乐地拍掌大笑：“张大人，你太可爱了，太了不起了，我今天算是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张之洞又好气又好笑，恶狠狠地骂着：“你还不滚，再在这里多嘴，我要割掉你的舌头！”

辜鸿铭乐呵呵地说：“好，好，我走，我走，让你定定神。”

不料，辜鸿铭刚出门，张之洞又喝道：“回来！”

辜鸿铭又转过身站在门边。

“你找我有什么事，说吧！”

“也没有别的大事。”辜鸿铭笑嘻嘻地说，“我是来告诉你，我和吉田贞和好了。我心里真高兴，想和你分享我的喜悦。”

吉田贞是辜鸿铭一年前纳的日本小妾，他很宠爱她。三天前，吉田贞为了一件小事和辜鸿铭怄气，这几天里把自己的房门关得紧紧的，既不让辜鸿铭进门，也不和他说一句话，弄得辜鸿铭蔫头耷脑，没精打采，成天愁眉苦脸的，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神来。前天，张之洞要他译一份公文给英国驻汉领事馆。他哭丧着脸说：“香帅，我这两天无心思做事，译不好。”张之洞问他为什么没心思，他将此事说给张之洞听，末了说：“香帅，你帮帮我的忙，让吉田贞与我和好，我加班加点酬谢你。”

张之洞心里笑道，这个混血儿真没出息！让个小妾整得这样惨兮兮的，说出来也不怕别人笑话。说了句“我帮不了你的忙”后走了。

今天居然和好了，还要来与我分享喜悦，这小子也够有趣的。想到这里，张之洞的恼怒消去了多半：“你拿什么去讨好她的？说给我听听。”

“不是讨好，我是用我的妙法。”辜鸿铭得意地说，“昨天傍晚，我从衙门里回到家后，吉田贞的房门还是紧闭着。我在屋外徘徊好久，真是无计可施。我走到窗户边，踮起脚来，想从窗口看看她。结果人没看到，却看见桌上那个金鱼缸，顿时来了灵感。”

张之洞被他唾沫横飞的叙述给吸引了，认真地听着。

“金鱼缸里养着三条金鱼。这三条金鱼是她从日本带来的宝贝，爱得不得了。就从这里下手。我忙去后院找来一根细竹竿，又从太房里寻了一根针和一根细线，很快做成一副钓鱼竿，挖了一条小蚯蚓挂在钓钩上。然后人站在窗外，将钓竿从窗口里伸进去，直伸到金鱼缸上。钓丝垂进鱼缸，小蚯蚓在水里乱动，引得三条金鱼一阵嘴馋，一条鼓眼黑金鱼一口吞下蚯蚓。我心里高兴极了，忙将钓竿一抬，黑

金鱼被我钓到了半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就在这时，门打开了，吉田贞气呼呼地冲了出来，嚷道：死鬼，死鬼，你快放下！我趁这个机会，溜进她的房里，整整一夜再不出来了。就这样，和好了。”

说罢，自己捂着肚子笑个不停。张之洞看着辜鸿铭这副乐不可支的天真相，也被感染着心情舒畅起来。他心里想着：天底下不乏聪明人，但聪明人往往机心多，难以相处；天底下也多无机心的人，但此辈又往往愚昧无知。像辜鸿铭这种绝顶聪明而又无机心，闯荡四海而又天真单纯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幕府有个这样的人物，繁杂枯燥的簿书日子该增添多少生趣啊！从此，张之洞对这个有趣的混血儿更多了几分亲近感。

生命力陡增和洋务的兴旺，让张之洞处在欣欣然中，对蔡锡勇、陈念初等人禀报的实际困难，总是以三军统帅般的果决魄力和宏阔气概予以断然处置。

蔡锡勇说，马鞍山的煤含硫磺过多，炼出的焦煤成色不高。张之洞便问，哪里有合适的煤？蔡锡勇说，直隶开平的煤较好。张之洞立即说，那就从开平去买煤。蔡锡勇说：运费太多。张之洞说，不必考虑这些。于是，铁厂便以高出马鞍山七八倍的价从开平买煤。成本开支一时骤增。

陈念初遂禀报丈人，眼下厂里经营甚是困难，每日化铁炉出生铁一百吨，则亏本二千两银子，一月下来，化铁炉就亏损六万两。湖北官场上不少人都说早知如此，不如买洋人的钢铁，还要不了这多银子。张之洞开导女婿，万事开头难。眼下铁厂未走入正道，产量低，自然成本高，以后日产量增大，铁的质量提高，能够与洋人的铁一样好卖了，成本自然就降低了。这尚在其次，最重要的在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能用洋法造出铁来了，这个意义就非比寻常，这将大大激发我们中国人的自强信心。我们不能永远靠买洋人的成品过日子，万一哪天与洋人交恶了，他不卖给我们怎么办？再者，我们办铁厂，重在开风气之先，要借此影响全国十八省；倘若我们遇到困难就退缩，那别人就再也不敢跟上来了，洋务实业何年何月才能进入中国？

陈念初觉得丈人的话说得对，的确应该想得多看得远，于是再也不提亏本的事了。

有一天，辜鸿铭气呼呼地走进签押房，对着张之洞大声说：“香帅，这铁厂办事越来越不像话了。”

“什么事得罪了你？”

张之洞知道辜鸿铭办事一向使气任性，很难与人共处，不待他开口，心里早已多半认为，又是这位怪脾气的混血儿在自个儿招是惹非了。

“香帅，你看看，有这个理没有？”辜鸿铭从头上抓下瓜皮帽，青色的头皮、后脑勺的大辫子，与镜片后面那两只灰蓝色的大眼睛配在一起，显得极不和谐。

“我六天前跟铁厂的协办刘候补道说，过江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会见新来的领事詹姆士先生，顺便向詹姆士打听目前英国的钢铁行情，请他派一个人与我一道去。这本是一次礼貌性的见面，只需铁厂派一位主管行销的科员同去就行了。不料刘道说，拜访英国的新领事，可是一桩大事，我们得好好计议计议。他们一议便议了五天，昨天上午派人接我到铁厂。刘道认真地对我说，朝廷派往英国的公使是侍郎级的官员，那么英国派驻我国的公使的级别也应如此看，侍郎在京师为正二品，外放则为巡抚级。驻汉口的领事比公使低一级，也应相当于我们湖北的两司。按礼仪，新领事来后，我们铁厂第一次正式拜访，应请藩台大人和臬台大人一道去，才显得郑重。但他们忙，请不动，铁厂应去最高官，即请蔡督办。但蔡督办这些天有病，也不能去，就得由本道代行。但本道只是协办，官阶也只是四品，不能相敌。与各位商议后，决定再加派两位知府级处办、四位知县级科办，七个人的品级累积起来，大致应与英国领事的级别差不多了。负责行销的吴科员只是一个从九品，他只能作为随员跟从。本道一再叮嘱吴科员，你虽是随员，但实际事是你办，你一定要好好听，回来好好写一份帖子留下备蔡督办和各位会办、协办、监督、襄理老爷们传阅。就这样，刘道带了一行十余人浩浩荡荡、排场十足地陪我过江去了汉

口领事馆，把人家詹姆士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我们是上门找麻烦来的，忙叫卫士荷枪实弹以待。香帅，你看看，一件极小的事情，却被他们办得这样复杂而烦琐，您看铁厂还像不像话！”

不料，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连说了几句“有趣有趣”后，对辜鸿铭说：“一个道员，两个知府，四个知县，加起来敌一个两司，刘道这个算法，确实新鲜少见。是不是相敌，谁也说得不准。但是，汤生，你也不要太气愤，这也说明刘道办事的认真。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外人面前更要体现礼仪之邦的风范来。对此，我还是欣赏的。我对他们说过，铁厂也好，枪炮厂也好，就是织布局、纱厂也好，虽是洋务局厂，也要比照我们衙门的规格办。铁厂的督办是蔡道，协办是刘道，在我们的心目中，它就相当于我们的道员级衙门。织布局的总办是莫候补知府，我就是有意将织布局比铁厂低一个级别，相当于我们的知府衙门。纱厂的总办廖候补知县又低一级，它就是知县衙门。要这样，才有个上下等级的区别。别尊卑，明贵贱，这是圣人我们制定的治国大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礼仪的精华之所在。我们办洋务，也要用这个办法，否则就会乱了套。汤生，你要理解刘道的用意，不必生气。”

辜鸿铭听了张之洞这番话，倒也不知再说什么为好。这些年来，他在张之洞的具体指导下，用心攻读全套儒家经典，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的理解，知道总督的话没有错，整个儒家学说，就是建筑在亲疏尊卑、上下等级的基础之上。用圣人的话来说，便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会见一个领事，要如此烦琐，他却不能赞同。此事至少影响了办事的效率，耗费了许多不相干人的精力时间。不办事的人堂堂正正地坐在台面上，真正办事的人则只能一旁侍立，这算什么？在西方，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场面的。

他退出签押房，将总督关于洋务局厂也要按朝廷设的衙门规矩办的这一番训示，告诉幕友堂的众人后，那些读“四书”“五经”、办刑名钱谷的幕友们，则一致赞扬总督的治理洋务有方。他们说，无规矩则无方圆，在中国办洋务局厂不遵中国的礼制，那怎么行？还是香帅有办法！那些读洋文西书的洋务幕友则纷纷表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

局厂好比是大作坊，作坊是要出产品的，怎能以衙门视之？英美德法这些国家在办局厂方面已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应该连同机器技术一道引进来。若机器技术是西洋的，管理则是中国衙门式的土办法，这洋务实业能办得好吗？但这是他们私下议论时的忧虑，谁也不敢去向总督提出。用中华礼仪、圣人之教来办洋务，这是何等堂堂正正冠冕堂皇！你一个中国人，还能不遵中国的礼教？

张之洞如此劲头十足地在湖北大力兴办洋务，雄心勃勃地立志要在三五年时间里把湖北变成海内第一洋务强省，不料，一场大仗突然爆发。这场意外的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成为改变近世中国命运的一个转捩点。这场战争，便是有名的甲午海战。

这年十月，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早在去年开始，朝廷便已大张旗鼓地筹办万寿大典，并增加恩科乡试和恩科会试。又指令各省必须为老佛爷的万寿捐银送礼，用于颐和园的扫尾工程和大典的开支。当时，这道廷命下到湖广衙门时，辜鸿铭正在张之洞的旁边，他看到后笑了笑说：“香帅，西方有一支人人都会唱的生日歌，一人过生日，大家都唱这首歌向他祝贺。太后过生日，我来为她献一首生日歌，烦你替我奏报给她如何？”

辜鸿铭的生日歌辞，见于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句，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张之洞说：“你先把歌词念给我听听。”

辜鸿铭眨了眨灰蓝眼睛，摇头晃脑地念道：“天子万年，百姓捐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一旁的梁鼎芬、梁敦彦等人都掩口笑了起来，心里说：这个混血儿好大的胆子，竟敢当着张大人的面咒骂太后，岂不要被他训个半死！

想不到，张之洞不仅未骂，反而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后拍拍辜鸿铭的肩膀，说：“你这个生日歌，只在此处唱一遍算了，到外面去瞎唱，我可保不了你。”

各省都从藩库里挤出银子来应付着，有的省趁机将此摊派到各府县去，弄得怨声载道。又有几个哗众邀宠的官员，居然提出全国所有食朝廷俸禄者，捐一月薪金出来为太后祝寿以尽孝心。朝廷抓住这个典型大加赞扬，而朝野官吏们却恨不得将这几个马屁精食肉寝皮。

光绪皇帝也全副身心地扑在万寿大典上。亲政不久的小皇帝既要借此酬谢慈禧的大恩大德，博取以孝治天下的美名，同时也要以此讨得老佛爷的欢心，换取在她手中握了三十多年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没有想到，辽东半岛之外朝鲜国的内乱已演变为内战，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

史传商末箕子子孙所开创的朝鲜国，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藩属国。到了清末，国力衰弱，自身都难保，哪有精力来顾及朝鲜？而隔海相望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日益强盛，苦于国土逼仄，急欲向外扩张，朝鲜和中国的东北便成为他们垂涎三尺的地方。那时年幼的朝鲜国王李熙乃由旁支入继大统，他的生父大院君李熙应摄政。李熙应素来仇恨外人，主张闭关自守。朝鲜政界中有一部分人亲近日本，与李熙应积怨日深。王妃闵氏娘家乃朝鲜累世勋旧，其父兄想通过国王来执掌大权，于是借李熙应政敌的力量来攻击他，李熙应被迫交出权力。不久，李熙应又借军方之力发动兵变，打垮闵氏家族的势力，重新执政。变兵焚烧了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公使仓皇出逃回国。朝鲜举国大乱。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天津，请北洋军队抢在日本兵入朝之前先行赶到，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时李鸿章正丁母忧，张树声署直督，遂遣吴长庆带淮军旧部入朝平乱，设计诱捕这次内乱的大头目李熙应，并将李熙应押到中国予以囚禁，恢复了国王的权力，朝鲜内乱迅速平定下来。在这次平定过程中，有一个人凭借着过人的识见和勇敢，为诱捕李熙应立下头功，此人就是时年二十五岁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当年在安徽与太平军作战时，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正在家乡庐江办团练。一次，吴廷襄被太平军所围，情形危急，打发人向袁甲三求救。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不同意救援，侄子袁保庆则主张发兵。袁甲三一时拿不定主意。三天后庐江被太平军攻下，吴廷襄战死。吴长庆接统庐江团练，他恨死了袁保恒，却与袁保庆结成金兰之交。袁保庆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世凯不好读书，向往走父祖辈的军功之路。光绪七年，他投靠以提督身份驻军山东登州的吴长庆。吴长庆念旧情，收留了他。吴见袁年纪尚轻，安排他与自己的儿子们一道读书，那时吴家请的塾师即张謇。十多年后的张謇得中状元，名扬天下，但那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秀才。张謇慧眼识人，他看出袁世凯书虽读得不好，但办事极有主意，是一个练达能干之才。第二年朝鲜事起，吴长庆奉命东渡，亟须办事的人，张謇力荐袁世凯。吴长庆破格委任袁帮办前敌军务。于是，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很快便崭露头角。

光绪十年，吴长庆离开朝鲜回国，留下三个营分别由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及前敌营务处袁世凯统领。三个人中独袁世凯看出朝鲜国内亲日派日渐坐大的趋势，对朝鲜政局的前途甚是担忧，多次将这种忧虑密报李鸿章。李鸿章一向重视日本，故对藩属国中的朝鲜的关心胜过越南，命令袁世凯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不久，果然爆发邮局谋杀案。亲日派挟持国王李熙，矫诏杀害亲华的辅国大臣，掌握朝鲜大权，并议废立。这时，支持李熙一派的发动勤王之师，并恳请中国驻防营援助。袁世凯等人率清兵冒死救出李熙一家。此事虽很快平息，但中国与日本结怨更深。不久，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内召回国，受李鸿章器重的袁世凯接替其职。此后，袁世凯成了实际上中国驻朝鲜公使。年轻气盛的袁世凯主张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不行则废除李熙，置监国，或干脆将朝鲜改为中国的一个行省。但李鸿章不同意，依然维持着惯常的对朝政策。到了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之乱，乱兵达五六万之多，朝鲜局势再次面临危急。李熙请求袁世凯帮助平乱。此时日本也借口保护使馆，调兵入朝。

袁世凯将此变故急报李鸿章。李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及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淮军劲旅一千五百人，由海军提督丁汝昌派军舰护送入朝参战。与此同时，日本已陆续派兵五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率领先行进入朝鲜，朝鲜的各重要海口均有日本军舰、炮舰停泊。由于中国军队的参战，东学党之乱很快平息。清廷吁请中日同时撤兵，但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拒绝撤兵。其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借此使朝鲜脱离中国而成为日本的属国。日本一再威逼李熙驱逐中国军队，并屡屡向中国驻军和使馆挑衅。此时，袁世凯已离朝回国，当面向李鸿章报告朝鲜危在旦夕的险恶局面。李鸿章一直希望依靠英国、俄国的干涉调停，避免与日本交火开战，到这时才醒悟过来，战争不可避免，然则为时已晚了。六月下旬，他派总兵卫汝贵统率六千余人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率两千余人进义州，以便援助孤悬牙山的叶志超部。日本军舰集结牙山口外，企图拦阻中国军队登岸。二十三日，中国兵舰济远、广乙为迎护高升号运兵船，驶近牙山口外之广岛，日本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横海袭击，首先开炮，中国兵舰被迫还击。甲午中日战争便这样揭开了序幕。



广乙、济远不是吉野等舰的敌手，开战不久，便重创而逃。随后而来的高升号遭吉野炮击沉没，船上九百五十名清兵全部被抛向海中，七百多人殉难。接下来，叶志超与日兵在成欢交战，叶部大败；却以大胜欺骗李鸿章。李据以入奏，叶志超反获嘉奖。八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中日两军在平壤再次交战，清军又败，总兵左宝贵壮烈殉国。八月十八日，中日两国兵船在黄海大东沟海面上激战。

这是中国海军自成立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战役。这一仗打下来，北洋舰队的致远、经远、扬威、超勇等舰被击沉，广甲号自毁，来远号受重伤，以邓世昌为首的海军官兵死伤达千余人。

日方吉野号等五艘战舰受重伤，死亡人员也有六百之多，两相比较，中国损失更为惨重。

九月下旬，日军开始从陆路进攻中国辽东。清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击下节节败退，九连城、安东、海城、盖平等城相继落入敌手。

与此同时，另一路日军在联合舰队护送下，从花园口登陆，很快攻陷大连、旅顺。日本在旅顺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全城人几乎杀绝。最后有意留下三十六人，作掩埋尸体的劳力用。

中国海陆两军的惨败，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及其对中国百姓的残暴，引起中国朝野的巨大震惊和愤恨，许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于北洋海军和淮军的最高统帅李鸿章，翰林院三十五人的联名参折，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的这种愤怒心情。参折痛骂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指出李鸿章有“迁延坐误”、“任用私人”、“奸欺蒙蔽”、“卵翼小人”、“媚日贪利”五大罪状，吁请朝廷严惩李鸿章，勒令其离开天津。认为“李鸿章一日不去北洋，则三军之气一日不能振作，溃败之局一日不能挽回”。

与此同时，一股请求恭王复职的呼声弥漫朝廷。先是户部侍郎长

麟上疏请起用恭王，但折子被留中不发。接着，工部侍郎李文田与京师一批官员又联合上折，再次请求恭王复出。此折经军机处上奏时，礼王世铎带领全班军机大臣合词启奏慈禧请恭王出山。但是，这道大折与长麟、李文田等的奏折一样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十天后，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翁同龢在召对时，又恳切请求恭王出山。同样，此事亦遭慈禧的一口拒绝。

正在阖朝为之失望的时候，突然传出老佛爷同意恭王复出的喜讯。

文武大臣们既感到欣慰，又颇觉纳闷：是谁有如此大的本事让老佛爷天心回转？不久，从内务府传出消息：老佛爷的回心转意，是因为皇上三番五次跪求的结果，而皇上之所以如此态度坚决，是因为他最为宠爱的妃子珍妃的竭力怂恿。

珍妃，这个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中最后一位因干预政事致使命运悲惨的皇贵妃，她的名字便这样从后宫中最初走了出来。

于是，外官也渐渐对皇上的后宫私生活有了较多的了解。

光绪不喜欢太后强加给他的皇后小那拉氏，皇后仗着姑妈的权势，也不把光绪看在眼里。被封为珍妃的长叙次女美丽单纯，得到光绪的宠爱。珍妃姊妹在娘家时，家中请的塾师是有名的才子文廷式。比起汉家闺女来说，旗人家的姑娘在家里的地位较高，可以和兄弟们一起读书。因此，珍妃和她的姐姐瑾妃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又因跟着父辈去过不少城市口岸，眼光较之一般女孩子也大为宽阔。这也是珍妃能得到光绪喜爱的原因。

也有从敬事房太监那里悄悄传出的消息，说皇上乃天阉，皇后与瑾妃因而不爱皇上，并成天为自己的苦命而忧心忡忡，没有笑脸，惹得皇上见了她们也快乐不起来。但珍妃不这样，她对皇上的天阉浑然不觉，一天到晚无忧无虑，脸上总是挂着天真的笑容。皇上怎能不喜欢她？太监、宫女们也个个乐意跟珍主子相处。敬事房的人说，这才是珍妃得皇上欢心的真正原因。

外臣对此虽不能辨底细，但有一点证明敬事房的话有道理。皇上大婚五年了，正式册封的妃嫔有七位，一天到晚围绕在他身边的宫女二三十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也看不出别的毛病来，就是没让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怀上孕，不是天阉是什么？

《春明梦录》中《慈禧太后六旬圣寿庆典》一节里记述了甲午年慈禧六十大寿庆典的情况——

甲午十月初十日，为孝钦太后六旬圣寿。先期即设庆典处，筹备典礼，备极隆重。故于是年六月二十六日，德宗万寿，有大开筵宴之举，亦为是点缀也。其时中东和议决裂，筵宴之日，摩天岭即有开战之说。大家议论，谓甲子三旬万寿，其时甫经垂帘，且大难未尽平，自无庆典可言。甲戌四旬万寿，即穆宗崩逝之年。甲申五旬万寿，亦因中法开战之役，均未及举办。今年又遇中东战事。可见太后办万寿，实有不利。然事已举行，各省祝嘏者亦纷纷进京，只可勉强成礼。届期太后出宫，坐六十四人所抬人辇，路过各处，均各有点景，结彩燃灯，陈设甚美。辇如佛龕形，扶辇之銮仪校皆穿五彩衣。辇行甚缓，德宗步行前导；前又有王公二人，手各持如意一柄，俯首退后引行（凡典礼所派，前引对引大臣，皆退后行，不敢背面相向）。整齐严肃，颇称一时之盛。然人心不定，亦只粉饰升平，敷衍了事而已。

慈禧十年来一直对恭王疏远冷淡，全班军机大臣的合词上奏，元老重臣的恳求都不起作用，还有谁敢再说话？普天之下，除开光绪一人外，再无第二个了。现在太后的态度改变了，是不是珍妃的怂恿且不去管它，光绪本人顺应舆情，希望老伯父出山力挽败局振作朝纲，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 复出的恭王感叹：即便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权力

说是老伯父，奕□其实也并不是太老，今年不过六十二岁。当光绪十六年十一月醇王去世后，在皇帝的嫡亲父辈中，他又的确是硕果仅存且唯一寿过花甲的老前辈了。他得到皇帝的尊重和依赖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皇帝没有想到，他的这位伯父已经难以承受这份尊重和依赖了。

恭王府西院书房里，恭王半躺在从德国进口的俯仰自如的牛皮沙发上，身上盖了一件黄缎绣花薄棉被。初冬的阳光透过宽敞的玻璃窗，照在他干瘪的脸上，一双略显小的眼睛微微闭着。王府的太监宫女们以为他睡着了，不敢再走进书房来，只在窗外蹑手蹑脚地来回走

动，以备王爷的不时召唤。



恭亲王奕訢

其实，恭王没有睡。自从领了出山的懿旨后，他连夜晚睡觉都不安稳了，何况这一天中最好的上午辰光！

恭王奕訢退出权力中心已经整整十年了。刚退政时他深感委屈、失意和愤懑，甚至觉得这二十多年来的秉国当政的经历如同做了一场梦似的，他给昔日的心腹同僚写诗坦陈心曲：“吟寄短篇追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在夜阑更深的时候，他有时会突然浮出奇怪的念头：假若当年不站在太后一边，而站在肃顺一边，那情形又是如何呢？凭着肃顺对曾国藩的一贯信任和曾对肃的感知遇之恩，江南局面的快速厘清应该也是没有疑义的。肃顺固然跋扈嚣张，但他的才干也的确是朝中少有的。办事轻重缓急，他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至少不会在库帑紧缩的时候，提出修复颐和园的计划。尤其是当恭王想到继续统位的大事时，他更加痛心。倘若他与肃顺联手的话，同治死后，这九五之尊绝对会落到恭王府，而不会流失到老七家。唉，天命固然不可预测，这人事又哪里是可算计得到的？

思前想后地过了几年，日趋老境的恭王渐渐地心思平和了。国家大事，他索性一概不管了，安下心来在豪华舒适的王府中读书写字、赏花听曲，以艺术之美来充塞心灵；山珍海味，歌舞宴乐，以醇酒与妇人来最大限度地获得感官的愉悦。欢乐只在今宵，王府即是天堂。当年一心追求权势欲建赫赫功业的恭王，再也不存任何雄心壮志，决定充分地利用宣宗爷皇六子的天赐福分，在短暂的生命中尽享人世间种种欢快乐趣！

他以乐道堂主人的署名写下了不少诗篇，结集于《萃锦吟》前后篇中。随意从前后篇各挑一首来加以对比，都可以看出他十年赋闲期间的心态变化。如前篇中的一首七律：“纸窗灯焰照残更，半砚冷云吟未成。往事岂堪容易想，光阴催老苦无情。风含远思愔愔晚，月挂虚弓霭霭明。千古是非输蝶梦，到头难与运相争。”诗中流露的是前议政王对世事无情的幽怨心曲。再看后篇中的一首五律：“超然尘事外，已得六年闲。欲契真如义，情生造化间。澄心坐清境，深户掩花关。味道能忘病，不知忧与患。”这里则是今日乐道堂老人对人生真谛的初步领悟。

此刻，初冬的太阳已升得很高了。京师第一王府在冬阳的照耀下，暖意融融。斜躺在西院书房沙发上的恭王，微觉身上有一丝燥

热。他掀开黄缎被，离开牛皮沙发，走到窗边的书案前。窗外，夏日里那些茂盛繁荣红绿相间的丁香花海棠叶早已凋零脱落，只剩下褐黄色的瘦弱枝干，给人以衰飒老残之感，而甬道两旁的雪松，却依旧苍茂劲挺，颇具豪杰气概。恭王凝神注视着这往日天天相见的冬景，此时却让他有种异样的感觉。值班太监见王爷已起身，忙端了一杯新泡的江南龙井进来放在书案上，然后悄没声息地掩门退出。

恭王端起茶碗来啜了一口，就势在书案边的高背软椅上坐下。四天前，养心殿东暖阁里与太后叙话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自从在醇王葬礼上，与慈禧和光绪帝说了几句话外，整整四年了，彼此没有再见过面。当值大太监掀开厚重的棉帘，恭王一眼看见暖阁正面的大炕上，太后、皇上分坐在短几的两旁。他弯腰走上前去，正要在炕前正中铺着的软垫上跪下时，光绪忙说：“六伯免跪。”

慈禧也说：“六爷，今儿个不是叫起，这是一家子人叙话。按照家人的礼节，皇帝还要向您行礼哩！我看，都免了，彼此都去掉这个客套。请六爷就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吧！”

慈禧这种温婉贴心的话，恭王已经好多年没有听到了。他记得同治初年江南尚未底定时，慈禧常常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但到后来，温婉渐渐变成威严，贴心渐渐变成隔阂，再不是叔嫂间亲热融洽，而是君臣间的上下尊卑了。恭王在心里品味了一番后，便在对面雕龙刻凤的檀木大靠椅上坐下，立时便有太监送来一碗香气四溢的热茶。

“好几年不见了，六爷身子骨还好吗？”慈禧的声音依然如旧清脆动听。

“托太后、皇上的福，老臣这两年还没生过大病。”恭王答着，就势将对面的嫂子仔细地瞧了一眼，心里微微一惊：也是六十岁的老太太了，怎么还依然是面色红润，发髻乌黑，她是如何保养得这般好的？想起自己，只比她大得两岁，就如此多病多痛、血亏气衰的，上天太眷顾这个逞强任性的女人了。

“一向瞎忙，这些年也没去瞧瞧你。”慈禧也端起矮几上的茶碗来，轻轻地移动盖子，右手小指上的三寸纯金护指高高地翘起，浅浅地抿了一口后，又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地将茶盖盖好，放回矮几上，然后拿起膝边的素底绣着一支兰花的绢巾，轻轻在唇边上印了一下。整个动作在从容、优雅中又透出几分高贵气。“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后，我对他说，你已经娶媳妇了，是个大人了，老百姓家的儿子娶了媳妇都要当家理事了，何况一国之主皇帝！我为你操了十多年的心，现在累了老了，也该歇歇歇息，园子里也修好了两个宅院，我就搬到那里去住。军国大事，你一切自个儿做主吧！”

恭王静静地听着。他知道慈禧的这些话的确都曾经说过，他更知道，慈禧这些话是言不由衷的。

“不料，七爷不肯，说皇帝虽然大婚，但还是年轻，肩膀嫩，担不了这副重担，要我再训政两年。我说，两年前，我就要皇帝亲政，是你说再训政两年待皇帝大婚后再亲政，你自己说的话，你忘记了，你就不怕累坏了我？七爷说，看在祖宗的面上，你无论如何要再帮他两年。我说好吧，就看在祖宗面上，再帮一下。今后国家的重大事情及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我过问一下，其他事我不管了。夏秋两季我住园子，冬春两季住宫里。住宫里，也不要有事没事都来麻烦我，得自个儿历练，早早担起这副重担来。”

恭王仍然默默地听着，间或微微点头，他知道慈禧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她是在皇伯面前表明自己的苦心：这几年皇帝亲政的名不副实，不是因为她想揽权，而是皇帝亲生父亲的一再拜托。恭王心里冷笑着。

“今年春上，朝鲜出了乱子，害得我们不得安宁。我原本在城里过完春天后，仍回园子过夏天，皇帝和王公大臣都一再要我留在养心殿。我想也是，打仗这码子事皇帝从来没经历过，怪不得他心虚。七爷也不在了，我不忍心眼看着他受这个苦，就留下了。”

恭王心里想：皇帝怎么啦，一句话都不说，任凭着太后一个人在絮絮叨叨。十年前，他当国时，常常这样三人对坐商讨国家大事，皇

帝也总是难得讲一两句。那时恭王总把他当小孩子对待，也希望他多看多听少说，但现在已经是二十四岁的人了，怎么能还是像小孩子样，只听不说呢？即便是他平庸无能的父亲，那年半夜带兵在密云抓肃顺，也还没有二十四哩！看来，皇帝连平庸的父亲都不如，他难道是个樗弩下才吗？

恭王瞟了一眼坐在矮几另一边的侄儿。四年不见了，却跟四年前的模样没有多大差别，仍然苍白瘦削，神色不旺。通常的男人，婚后都会日渐向成熟粗壮的方向发展，可他结婚五年了，依旧还是一个没有长成人的孩子相，想起五年来后宫没有传出一星半点喜讯，恭王陡然心惊：莫非他天生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唉，祖宗百战沙场，九死一生，靠千千万万尸骨换下来的这座汉人江山，怎么就会落在这样一个孱弱不全的人的手中？不要说圣祖高宗的强壮后裔数以百计，就连恭王府、惇王府里都有上百个精神神的汉子，偏偏就让他来坐江山，这难道是天意吗？一股闷气堵住胸口，恭王顿时全身不舒服。

“中国和日本开仗以来的情形，六爷自然是知道的。李鸿章的海军不中用，世铎领的这班军机也没了主意，我对皇帝说，你六伯的病应该早已痊愈，请六伯出来帮帮忙吧！”

恭王听了这话很不舒服。十年前他本没有病，生病云云，纯粹是为了遮掩世人耳目。他终于开口了：“老臣病体实未痊愈，不能再当重任，以免误了大事。”

一直没有吱声的光绪急了：“六伯，阖朝王公大臣都盼望您出来挽救危局，您就出来帮帮侄儿吧！”

慈禧两道精心描画的柳叶眉略微皱了一下，她对儿皇帝的这副神态甚不满意。恭王推辞一下，就急成这个样子？明明说的是我叫你请他出来，为何又说成阖朝王公大臣的请求？也不能说“挽救危局”的话，真个是情急失态。载湉呀载湉，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六爷，”慈禧平和地说，“皇帝没临过大事，一有风吹草动，就心慌意乱，咱们不帮衬帮衬他，行吗？”

恭王见侄儿那副发自内心的企盼神态，本已心动，想起慈禧三番五次不理睬王公大臣的请求，心里又有气。他冷冷地说：“有太后在坐镇，有礼王和军机处诸大臣在运筹应对，老臣实无必要再来插手，且一衰弱老翁，亦于事无补。”

光绪生怕就此散了场，心里又急了：“李师傅、翁师傅都说，国家正在危急存亡之秋，非六伯出来，不能安定国本。六伯，您无论如何都要出山呀！”

真正一个大孩子！恭王为侄儿的纯真而欣慰，也为他的忧国之心而感动，对他的孱弱和不成熟生出几分怜悯和宽恕来，再推辞不就，似乎有点不忍。

“六爷，莫说我在此坐镇的话，我也是万不得已。”慈禧望着奕□，语气显然比刚才要硬了些。“国家遇到这样的大事，你侄儿年轻又从没经历过，怪不得他这样心急。我自然有责任帮他度过难关。六爷，你身为宣宗爷的嫡子，文宗爷的亲弟，皇帝的亲伯父，你能眼看着祖宗江山受到危害而不动心吗？你能眼看着你侄儿遇到难事而袖手不顾吗？这江山眼下固然是皇帝他在坐，难道与你六爷就无关了吗？你可是皇帝父辈中健在的唯一之人啊，他不求你求谁？倘若国家有什么闪失，六爷，你今后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

慈禧的话虽然直硬了点，但的确句句在理，掷地有声。这个时候，还去跟她计较十年前的恩怨，不是显得自己太狭窄了吗？若坚持不出山，不仅难以面对这位不失赤子之心的侄儿皇帝，也会使李鸿藻、翁同龢等一班大臣寒心，实在地说，也有愧于列祖列宗。想到这里，恭王决定摒弃前嫌，临危受命。

“太后，皇上。”奕□以诚恳的语气说，“不是老臣有意推辞，委实是年老气弱，只能在王府养老以终天年，不宜出入廊庙担当重任，且当年越南之事十年来一直未曾忘记，深恐再误国事。既然太后皇上不嫌老臣衰迈无能，老臣只能豁出老命，再作冯妇了。”

望着光绪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慈禧心中冒出一丝酸意，她转过

脸对他说：“朝政是你在管，你跟你六伯说说，请他做点什么？”

光绪挺挺腰板，轻轻地假咳一声，郑重其事地说：“朕请六伯重领军机处，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会同办理军务。”

不仅恢复原来的军机处领班大臣的旧差使，连醇王生前所领海军、总署衙门也一并交付，可谓将政事外交军事全盘委托了。恭王感觉到了侄儿的诚恳，也暗暗惊异嫂子的大方：难道她真的自认无法应付眼前的局面吗？

他站起身，弯下腰说：“老臣领旨。”

“六伯请坐。”光绪伸出一只手来向下压了压说，“六伯年老，有病在身，就不要入朝当值了，一切事都在王府办，军机处、总署、海军衙门的人上王府来向您请示。”

慈禧笑了笑说：“六爷，大清的事，都托付给你一人了。”

“谢太后、皇上。”恭王严肃地说，“老臣只是尽忠效力而已，大清的事，还是由太后、皇上做主。”

领了旨的恭王，与嫂子、侄儿细细地商讨起眼下的战事来。

直到正午时分，奕□才离开养心殿。杏黄大轿刚在恭王府大门口停下，王府长史宽龄便走了过来，轻声说：“礼王已在小客厅等候多时，军机处、总署、海军衙门各位大人都有名刺递来，请求王爷安排时间接见他们。”

恭王“唔”了声，没有说话，便走出轿门，踏上光洁如玉的大理石台阶。

奕□来到上房，大福晋带着一批侧福晋早已恭候着。大福晋把奕□迎入室内，急着问：“太后怎么说的？”

奕□面色如常地答：“领军机、总署和海军衙门。”

大福晋一听，满面喜色，乐滋滋地说：“恭喜王爷！”随即向后面传话：“给王爷端来热水，上银耳羹！”

一会儿，一个丫环端着一盆热水，后面跟着个小丫环，双手捧着一条雪白的西洋毛巾。大福晋亲自将毛巾浸在热水里，拧干后递给丈夫。恭王接过，擦了擦脸和双手。又进来一个丫环，双手捧着一个掐丝珐琅银碗，碗里搁着一把精巧小银勺。大福晋从丫环手里接过银碗，走到丈夫面前百般温柔地说：“累了大半天，趁热把这碗银耳羹喝了吧！”

恭王喝了两口后，随手交给身边的丫环。平日最得恭王宠爱的五侧福晋走了过来，对着紧随身边的贴身丫环说：“去房里把王爷的宽袍拿过来，给王爷更衣，让王爷躺会儿。”

恭王摆了摆手：“不要更衣，我还要见礼王。”

大福晋劝道：“王爷辛苦了，歇会儿吧，别把自己给累坏了！”

恭王说：“礼王已在府里等候很久了，不好叫他再等下去。”

说完对宽龄说：“你请礼王到东院议事厅等我，我一会儿去那里与他会面。”

又对大福晋说：“你叫大伙儿都出去，让我安静片刻。”

大福晋对众人挥了挥手，大家都退出门外，只有她和五侧福晋留在房里，以便伺候。

奕□的确很累了，原本什么人都不见，回府后便躺下休息，但现在坐等的是接他手之后领了十年军机处的礼亲王世铎，他不能不见。

奕□闭着眼睛，默默地坐了一刻钟后，起身离开上房，向东院议事厅走去。

“王爷！”从窗口看到恭王的身影时，世铎便忙着起身，来到议事厅门边等候。

“礼王，劳你久等了。”恭王一边打躬，一边对世铎说，“请上坐。”

“王爷，您就叫我世铎吧！”世铎虽比奕□年长三岁，但按辈分却是孙辈。

“哪能那样，坐吧！”

二人在议事厅花窗下的梨木镶贝太师椅上坐下，宽龄亲自为礼王上茶。

“王爷端坐，世铎恭喜王爷，贺喜王爷。”

世铎起身，整了整衣冠，矮矮胖胖的身躯眼看就要跪下去，奕□忙起身拦住：“礼王，你这是做什么，快请坐！”

世铎坚持要拜，奕□高低不肯，二人推推搡搡地客气了半天，世铎没有拜成，重新坐定。

“王爷，您这一出山，是慰天下臣民渴望云霓之心呀！世铎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世铎端端正正地坐着，两手放在膝盖上。“不是在王爷面前表功，世铎为请王爷复出，单独跟太后说过两次，又率领全班军机给太后上过奏章一次，也是太后怜恤世铎等的苦心，终于准了奏。”

世铎说是不表功，其实是明显地在表功，但他也没说假话，的确多次奏请过，奕□对这些也清楚，说：“礼王和众军机的心意我领受了，但我乃是罢黜之人，这些年来一直在王府养病，外间的事情也不清楚，实在是于国事无补，辜负了礼王和众位军机的厚望。”

“王爷，您太谦退了，普天之下，谁不知王爷的经纬大才。”世铎白白胖胖的脸上现出万分诚恳的神色。“甲申年，越南的事，责任实在不在王爷，都是徐延旭、唐炯等人不中用。至于世铎我，更无半点想领军机的心。我自知无能，向无大志，只求这一辈子不出差池，保住祖宗传下来的这顶铁帽子，死的时候，能安安稳稳地传给儿子，我就

心满意足了。是七爷三番五次地劝说，也是不得已领了这个差使，这十年间实在是没有什么作为。现在王爷再来领班，我是谢天谢地谢祖宗，这个担子算是平顺地放下了，明天起我就可以安心乐意在家养鸟听曲逗孙子了。”说罢，咧开嘴笑了起来。

奕□面露微笑，极有兴致地听着世铎的话。对于这位排行孙辈的老礼王，奕□是清楚的。在高层次的黄带子中，世铎的确是个庸才。他不爱读书，不爱骑射，也不甚关心军国大事，他喜欢的是养鸟喂狗，打牌听戏，伶人美女，吃喝玩乐。只是世铎有个好处，他的所有这些作为，都只在他的王府里进行，他和他的几位公子都没在市井上留下劣迹。而且世铎爱交朋友，也愿意给人帮忙，故而在红黄两带子中间，他有好的口碑。身为一个铁帽子王爷，世铎如此行事，也算是王公中的大好人了。所以甲申年，慈禧和奕□请他出来领军机处，大家都没有反对的意见。奕□知道世铎这番话是真诚和虚假各兼其半。他无政治野心，对交出军机处大权的失落感不大；他平庸无才，应付不了眼下的局面，急于摆脱，这都是实情。但他做了十年的军机处领班，尝了十年握国家实权的味，从中获取了无数的甜头，真的让他立即就回家去抱孙子，他能甘心？再说，十年间的军国大事，他几无不插手的，一时就完全摆开他，也不合适。还在从紫禁城回王府的路上，恭王坐在轿子里就开始思索着他所面临的第一桩大事：如何处置世铎和那几位军机大臣。一种是学十年前慈禧那样，将现在的军机处连领班全行罢黜，以报当年的仇恨，出出胸中这口闷气。刚一想到这里，奕□便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这样做不明摆着是报复吗？朝野中外，不会都说你心肠狭小、度量偏窄吗？尤其是太后，她第一个会不舒服。当年那样做，是她的主意，今日你以牙还牙，矛头不是指向她吗？往后还得和她同事，得罪她并不是好事。全班罢黜，行不得！但对现在这个军机处，奕□实在是不能接受。世铎不说了，排在第二位的大军机张之万八十好几了，已在病床上躺了两三年，军机处的大小事都不过问，这种随时都会过去的衰翁，为什么还要让他占住位子不放？

还有一个额勒和布，也是甲申年大变中上来的，也是望八的人了。四年前中过风，虽留住一条命，但时常神志不清。这种人还留在

军机处做什么？军机处乃朝廷最高办事机构，日理万机，需要的是最精明最能干的人才行。世铎真是糊涂得可以，把个军机处当成了崇老院、怡养所，荒唐不荒唐！这两个人无论如何得让他们退出来。但他们都是元老级的人物，又没有大错失，只能用体面的方式退出。可以给他们一个特殊的荣誉，如授紫缰、准予紫禁城骑马等。只是不能马上实行，得过几个月再说。排名第四的孙毓汶与第五的徐用仪，这次被清流骂得厉害，声称要撵出军机处。奕□也对他们无好感。特别是孙毓汶，不仅擅权专横，更兼人品卑下，纯粹是靠走老七的门路才进的军机处，世人骂他是醇王府里的一条狗，奕□对他更是厌恶。孙、徐是得赶出军机处，而且是越快越好，为了慎重起见，暂且隐忍一下，过两个月再说。世铎为何急着要跟我会晤，其实也就是想探一关于他本人及军机处其他人的处置，刚才这番话，不是说得很明白吗？

奕□想到这里，笑着说：“我十年不问国事了，这乍一当差，还真不知从哪着手哩。你还得帮帮我！”

正是奕□所猜的，世铎之所以在恭王被召见的当天上午便急忙赶来恭王府，并耐着性子在小客厅里坐等了一个多小时，完全为了探一探恭王对他带领的军机处如何处置的口风。昨夜，当确知太后今上午召见恭王的消息后，孙毓汶、徐用仪悄悄来到礼王府。孙、徐二人知道舆情对他们不利，希望能通过世铎来保持在军机处的位置。二人凑了四十万银子给世铎，请他出面在恭王面前说说情。世铎说：“假如我还留下，就为你们说说；假若我都留不下，你们也只好卷铺盖了。”今天来恭王府，世铎带上了这四十万银票，但他不想轻易出手，若没有一点希望，这四十万不白白掷了，如何向他们二位交代？

世铎一时还弄不清楚这“帮”字的含义，但至少没有立即赶他下台的意思，还有一线希望在。他想再进一步探探。

“王爷言重了！”世铎将前身向恭王那边倾过去，一副虔诚谦卑的模样。“世铎世受国恩，又蒙太后、皇上和王爷的眷顾，在此危急之时，为国家出力，为王爷效命，是我的本分，岂敢当一‘帮’字！”

世铎说到这里，有意停下，看看奕□的表情，见他带着笑意在倾听，遂将昨夜挖空心思想好的“引饵”抛了出来。

“这次和日本的战事，军机处和李少荃都认为处理的关键在于以夷制夷，俄国和英国都不情愿让日本一国独吞朝鲜，所以他们有可能会站在我大清这边。俄国公使巴鲁诺夫和英国公使莫顿与我的私交都很好，他们对我是无话不谈，我为他们在中国办过不少好事。俄国的皇后曾私下委托巴鲁诺夫为她寻觅一颗大珍珠。巴公使寻觅不到，请我帮忙，结果我在福州为他找了一颗，当做礼品送给了他，巴公使感激不已。要解决与日本的战事，必须仰仗俄英两国公使。王爷和他们会谈的时候，若用得着我，我一定乐意效劳。”

世铎这个“引饵”太诱人了。“以夷制夷”，原本就是过去奕□办外交的绝招。自从得知有复出的可能后，他就在考虑如何解决与日本海战事，想来想去，还只有重新拿起“以夷制夷”的法宝。世铎既然有这样的关系，何不就让他来办理此事？看来世铎至少这段时期不能离开军机处。

“礼王，你不要急着歇肩撂挑子，许多事都还要你一起来办。英俄两国公使，这些天我就会约见他们，还要烦你先去疏通疏通。这样吧，”奕□轻拍了一下茶几，作出一个决定：“明后天我亲奏太后、皇上，让你留下，和我一起来领军机处吧！”

果然上了钩！世铎心中一喜，口里却说：“战争失利，我负有很大责任，军机处领班这个差使，我干不好，王爷才是世所瞩目，我退出，也好让王爷重建军机处。”

奕□已听出世铎的话中之话了，立即说：“军机处，我不会重建的，还得依靠各位大人共度艰难。”

这句话让世铎一惊，看来孙毓汶、徐用仪都有救了，忙笑着说：“军机处的各位同寅都托我先向王爷恭喜道贺，他们都递来了名刺，随时等待王爷的召见。”

奕□说：“不必一一来了。过些日子，待我与总署、海军衙门打过交道后，再请各位放驾到王府来，我们一起见个面。”

“好。我这就把王爷的意思告诉他们。”世铎说到这里，随即又特意补充一句：“军机处各位盼着王爷出来，可是望穿双眼呀！”

说罢，自个人先笑了起来。

奕□也笑着说：“谢谢各位大人的厚爱。国家多事，太后、皇上心里焦虑，全靠各位军机为国排难，为太后、皇上分忧。”

“主忧臣劳，主辱臣死，自古皆然。各位军机蒙太后、皇上圣恩，虽肝脑涂地，不足为报。”说着，世铎从左手袖袋里取出两张银票来，恳挚万分地说：“王爷复出，宫里宫外的打点，骤然剧增。这些年，恭王府也没有别的收益，这四十万两银票，请王爷笑纳，以备眼下急需。”

奕□没有想到，刚一复出，就有世铎这样身份的人一次便送上如此重的礼银，说是巴结也可，说是贿赂也可，说是雪中送炭也可，奕□心里顿然有一种舒帖的感觉。皇阿哥出身的奕□也与其弟奕□一样，并不是一个贪财爱货的人，从小到大他不缺财货，也体会不到财货的重要。因此，恭王府并不专事聚敛。然而，到了同治初年，他刚领军机处后不久，便发现议政王大臣的双俸亲王银子都不够使用，他奇怪地问王府长史。宽龄告诉他，每次进宫见太后，王府得准备五百两银子，用来打点宫内各处太监，光李莲英一人至少得二百两。奕□怒道：我进宫见太后，办的是国家大事，为什么要打点宫里的太监？长史苦笑道，王爷有所不知，宫里的太监并不明里问你要银子，但你若不给好处，他就想方设法给你设置障碍，弄得你处处不痛快，有时还得误事。奕□道，这成什么话！我非得禀告太后，革掉这个陋习不可。长史说，这个陋习由来已久，也不是本朝才有的，太后自己也知道。那年左侯从西北回来，要进宫见太后，不知这个规矩，在朝房里干坐了一个时辰。左侯脾气大，在朝房里嚷起来。一个同在朝房的侍郎将陪同左爷上朝的杨昌濬叫到一边，悄悄地告诉他：塞三百两银票给当值太监就行了。果然，银票刚塞，便叫起，杨昌濬偷偷告诉左

爷：这是三百两银票的作用。左侯老大不高兴，气鼓鼓地，见到太后不说别的，先说这事。不料太后却笑着说，宫里太监穷，只得向外官打点秋风，只是不能要这么多。也是你们这些做外官的给惯坏了，一个比一个多，把他们的胃口撑大了，现在连我都禁不住了。左侯听了，张开嘴巴说不出话来。王爷您说这个陋习破除得了吗？奕□摇摇头，无话可说。长史又说，还有宫里来传话报信的，也必得打发他们，看地位高低和传话的内容：地位高的、传的话重要的要给一百两，地位低的、传个一般话的至少也得二三十两。除宫里外，还有各国公使馆。那些洋人，也都是要钱要物的，这项开支，也不比打点宫里的少。

奕□开始懂得钱财的重要了。

俸薪不够开销怎么办呢？去贪污吗？去卖官吗？如此做，奕□又觉得不合适。带着这个疑问，他去请教做过直隶总督、大学士的岳丈桂良。桂良告诉他，外官的俸银低应酬多，银子一般都不够用，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但大部分官员是用另一种办法来增加收入的，那就是收门包。登门求见，先递银子来。到家门来求见，多是为了私事，故愿意出。现在各省督抚两司，一直到府县州厅都收门包，这已是人人皆知的秘密。只是你先前不任事，没有多少人上恭王府来求你罢了。现在，恭王府是京师中握有实权的第一大衙门，每天来登门求见的人多得很，完全可以定出一个门包制度来：多大的官得给多少银子，有急事加倍。奕□总觉得这门包收得不体面，这不是公开索贿吗？桂良正色道，既然太后都允许宫里的太监收打点费，为什么你恭王府收点门包就不行呢？况且你是拿这笔钱去应付宫中的敲诈，这不算你恭王的受贿。只是要派可靠的人管好这笔钱，不能让门房私吞了。

奕□采纳岳丈的主意，公然在王府里收起门包来。这后来自然成了众人指摘的口实。不过，恭王也的确是靠了这笔收益才能应付宫中和洋人的。他一时还没有想到这点，经世铎一提，立即意识到此刻确需大批银两，但奕□还是下意识地谢绝。

世铎做出一副推心置腹的神色：“不瞒王爷说，这笔银子也不是我的俸禄和养廉费，这也是这十年来门包的积蓄。今后王爷来领军机处，许多开销就不用我出而是由王爷出，这笔银子理应转给王爷。”

见奕䄢还在犹豫，世铎爽快地说：“若王爷还觉得不合适的话，这笔银子就归我借给王府用，以后王府再还给我好了。”

世铎有意不说出孙、徐二人来，一则是要自己独得这份功劳，二则孙、徐目前口碑不好，怕说出来恭王更加不敢接。

见世铎这样说，奕䄢只得收下，一边说：“我叫宽龄写个借条给你。”

“改日吧，改日吧！”世铎忙起身。“王爷累了大半天，我又打扰了这么久，实在不应该，我这就先告辞了。王爷有什么事要召我，我随传随到。”

奕䄢目送着矮胖臃肿的世铎摇摇晃晃地走出王府，想起赋闲十年来门庭冷落，今日一旦复出，登门送钱的、递名刺求见的便络绎不绝，从今往后，这门前便天天轩车如流水，驷马如游龙，送银子送财货的，将会在门房口排成长队。他在心里长长地叹息一声：权力呀，你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东西，哪怕是贵为皇伯，也不能没有你！

正在窗前遐想着，宽龄进来禀道：“王爷，李中堂李鸿章已在候客室里等候。”

“哦，李中堂来了！”李鸿章是他今天约的第一个客人，他转过脸对宽龄说，“你带他到西院大客厅里去吧，我换上衣服就过去。”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恭王琐事汇抄》记载了恭亲王奕䄢的点滴遗事，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这位晚清重要的王爷——

又恭王琐事有可追记者，汇抄于此。文道希《闻尘偶记》：“‘猛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记甲申退出枢廷之事也。”又云：

贝勒载澂，恭邸之嫡子也。卒后，有外妇所生子，或劝恭邸收养之。恭邸不允。盖宗室定例，非妻妾生子不能入属籍，即成立，亦别姓觉罗禅氏。况贝勒不谨，外室甚多，故恭

邸之不录是也。庆邸以罪人子，本不应继近支袭爵，乃先行过继别房，然后转继。其初由恭邸援引时，谬为恭谨。光绪九年以后，事权渐属，遂事贪婪，后又与承恩公桂祥为儿女姻亲，所以固宠者，无所不至，召我致寇，其罪浮于礼亲王世铎云。

何平斋《春明梦录》云：

宝师(按：指宝璽)一日将散值时，先往出恭。恭王待之久，及见面，嘲之曰：“往何处撒宝去？”(撒宝二字，京中谑语也。)师曰：“哪里，是出恭。”恭与宝，二字针锋相对也。又一日，恭邸自太庙出，指庙碑下质，谓宝师曰：“汝看这个宝贝。”师号佩衡，贝佩二字音相似也。师应之曰：“这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此可谓善戏谑矣。盖当时枢臣见面闲谈，多杂以谑语，意恐一涉正事，转致漏泄机要。殆古人不言温室树意欤。

又云：

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虽平日有好货之名，然必满员之得优缺，及满员由京(军)机章京外放者馈送，始肯收受，闻其界限极为分明。余尝对宝师称道其人，师曰：“恭邸聪明却不可及，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民间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难时，还是我们几个人代为主持也。”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余夙未与周旋，简建昌时，渠适在军机，例应往谒，见面行礼不还，然却送茶，坐炕，甚为客气，叙谈颇久，唯送客不出门耳。闻后来摄政王初入军机时，见客便坐独炕矣。

又云：

恭邸与宝师同患难，而赞成中兴，后闻同时被黜，交情较厚。宝师薨，诏入祀京师贤良祠，诚异数也。进主之日，余获观盛典，主未入祠时，恭邸即先往看视祭器、祭品，未行礼而遂不见。余怪问满人，则对曰：“皇子于廷臣不能行跪拜礼。”其来也重交情，其去也重体制，盖两得其道焉。

又云：

醇王旧邸即德宗诞生之地，例名为潜邸。醇王薨，以其邸改为醇贤王庙，犹世宗潜邸

今改为雍和宫也。余时派往查估工程，见其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殊不可及。后来亲贵非常骄奢，不数年便覆败，可见祖宗世业守之难而失之易也。

又云：

孝贞太后出殡之日，余入东华门观礼，前导无甚排场，銮舆卫伞扇之外，只见捧香炉者或十人或二十人为一队，分队前行，中夹以衣架脸盆架，错杂其中，其余金银锡纸扎等等陆续而至，与寻常民间出大殡者无异，但品制不同耳。须臾见梓宫自景运门出而上杠，与寻常棺槨亦无大异，唯和头作文点式，远望似黄色绣罩。正在趋前审视间，忽闻有一人喝“站住”一声，谛视之，则恭邸也。而德宗即随之而至，头戴白草笠，穿白袍，青布靴，其时随从及观礼者几千百人，一切缟衣，上下无能区别，唯闻皇上缟素靴用青布，王公亲支稍杀之，余皆不能用布，以所以示别也。梓宫出城，暂安殡宫，名曰暂安殿，派王公轮班上祭，定期

下葬，则谓之曰永远奉安。戊申两宫崩逝，余在苏州，不及见。而德宗因崇陵工程未竟，辛亥后始行奉安。闻当时梓宫由火车行，则往事不堪回首矣。

按：以上七节，皆颇可考见恭王风裁及典章制度。而芸阁所言庆王来历，及平斋所记恭王颇好货云云，醇王俭而后嗣奢，皆为覆国官邪之权舆，尤可与湘绮所记相印证。

五 恭王府里，败军之将一吐苦水

恭王府里无论是客厅、议事厅还是书房，都有中式西式两种，视客人的身份与爱好分别安置接待。外国客人来访，都安排在西式客厅，但也有例外。比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是一个标准的英国人，但此人二十岁来中国，已在中国谋事四十年，自称爱中国胜过爱英国，对中国古老文化酷爱不已。赫德每次来恭王府，奕訢都安排在中式客厅里相见，而且事先还得特别布置一番，把中国韵味营造得足足的。同样的，本国客人来访，则安排在中式客厅，对于那些爱好洋玩意儿的，则安排在西式客厅。恭王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仰慕西洋的人，常将他请到西式客厅或西式书房相见。李鸿章在充满异国情调的客厅里刚刚落座，奕訢便进来了。

“李鸿章向王爷殿下跪安。”李鸿章弯腰作揖，左手端着一顶镶着大红珊瑚顶子的大盖帽。

奕訢忙扶住李鸿章的手臂，说：“中堂免礼。”

说罢，注目望着眼前这个正遭受各方指责身处困境的四朝元老。与春天见面的那一次相比，李鸿章明显地瘦了、憔悴了，头发胡须上又多铺了一层霜。七十一岁的前淮军首领，原本腰板挺拔硬朗，如今已现出几分佝偻之态了。

“中堂也老喽！”

奕訢从心里深深冒出这句话来，然后拉着李鸿章的手，一起在松软的绒沙发上坐下，关切地问：“近来都还好吗？”

“唉，再不济也得挺过来呀！”李鸿章仿佛百感交集，一时不知从

何说起似的。“现在王爷复出，一切都有指望了。”

奕□感受到一种与世铎不同的真正的情谊。事实上，他和李鸿章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这种不一般的关系，不但因为他们二人相交年代的久远，更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对国事看法的投缘。当咸丰皇帝还在世的时候，年纪轻轻的奕□便以器局开张而获誉于朝，与著名的能干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相契合，在对汉人领兵和与洋人打交道这两件大事上，总是持开明的态度，与那些顽固守旧的满蒙亲贵们截然不同。他早期信任湘军，后来又倚重淮军，这使李鸿章对他感激。尤其在洋务事上，奕□与李鸿章的观点几乎完全一致，即尽力维持和局，以便徐图自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们主张在国内大办洋务，与洋人宜友好合作，信守合约，尽量不挑起事端，一旦有事也先立足于调和，尽量利用各列强之间的利益关系来求得平衡。因此他们常常遭到守旧势力和清流人士的指摘，但他们一直坚信自己的这一套才是真正有效的治国方略，而反对者的论调不是有意唱高调哗众取宠，便是未亲历艰难不知深浅。在李鸿章眼里，奕□是他在朝中的强大奥援和靠山。在奕□眼里，李鸿章是朝廷的干城和柱石。共同的观念和相互的依赖，使得他们成为少有的官场上的知心朋友，他们可以在自家的小房子里推心置腹地谈论国事和人事。



李鸿章

十年前奕□被罢黜后，李鸿章顿感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支持。毕竟有着几十年不同于一般的关系，退居于王府的奕□和依旧显赫的李鸿章并未中断联系，逢年过节，彼此常有书信问候，李鸿章间或也会去王府看望奕□。

今年四月，李鸿章在渤海海面检阅北洋海军。那是他一生中最为出风头的几天。他坐在从德国进口的快艇里，在万顷碧波的海面上乘

风破浪，检阅那一艘艘气派庞大装饰一新的铁甲战舰。这是一支多么威武的海上雄师啊！

李鸿章的巡视快艇每经过一艘战舰边，该舰管带带领全体水手列队站在甲板上，一齐对空鸣枪。此时汽笛长鸣，声震四周，管带手挥两色小旗，向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打出问候、请安的祝语。然后进行放炮打靶、快速前进、急速转弯等各种实战演习。这时的李鸿章，激动的心情，就如眼前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定。二十年的含辛茹苦、惨淡经营，今天终于有了这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我李鸿章对大清的贡献前无古人，不但在朝野内外是第一大功臣，就是在洋人面前也有头有脸，今后可以和他们直起腰杆说话了。

回京师向慈禧禀报后，李鸿章特为去了一趟恭王府，一是去看看老朋友，二是对他说说这次海上阅兵的盛况，也让他高兴高兴。他告诉前军机领班，北洋海军吨位目前排名世界第八，我们所防备的对手日本只排名十四，若说北洋海军对付英法等国尚有困难，但对付蕞尔小国日本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奕□固然高兴，但也提醒李鸿章，北洋海军毕竟没有经历过实战，真正的战斗力如何，要在实战中才能看得出来。带兵多年的李鸿章自然知道这一点。回到天津后，李鸿章命令北洋海军官兵努力加强实战训练，但大多数官兵并不把这命令放在心上。北洋舰队的绝大部分管带，是由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又留学过英国的高材生，聘的教官，均为欧洲人，水手是从陆师中十里挑一选出来的精壮汉子。这支洋味十足的舰队，从官员到士兵，从来就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习惯于高待遇高享受，没有吃苦耐劳的传统。作为军人，他们也很少有为国赴难马革裹尸的心理准备。因阅兵有功而得到朝廷赏赐的北洋舰队的官兵们，并没有意识到不久以后，就与一衣带水的近邻有一番毁灭性的海上恶斗。

但李鸿章身边的外籍军事参谋们有所预感。他们告诉这位北洋大臣，日本举国上下在发愤图强积极扩军备战，目标对准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日本海军的吨位虽不及中国，但战舰上的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必须切实防范。他们并告诉李鸿章，英国船厂最近造出一艘时速二十三海里为目前世界第一的四千吨巡洋舰，如果将它买下来，可

以大大加强北洋舰队的力量。李鸿章很想把这条巡洋舰买下来，但此前他为买舰的事多次碰壁，心里仍有余悸。犹豫很久，他想起这次检阅太后高兴，或许趁着这个时候容易获准，便鼓起勇气再次上奏，请朝廷为北洋舰队拨银一百四十万两，其中八十万两用于购买巡洋舰和培训驾驶人员及水手，另外六十万两用于加强和更新各舰艇上的大炮。不料没有多久，户部便将这纸奏议驳回，说是太后万寿大典在即，所费浩繁，一切其他开支都得停止，北洋舰队买船添炮事着庸勿议。李鸿章看到批文后，叹息不已。很快这艘巡洋舰便给日本买去，取名吉野，成为日本舰队的主力。就是这个吉野号，在大东沟海面上的战役中耀武扬威、凶猛狠恶，终于使得北洋海军败下阵来。李鸿章满脸愁怨，无处诉说，满腹苦水只得往肚子里咽。今天，在奉旨复出的多年上司兼老友面前，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真想好好地说说，要把含在喉咙里多年的那块骨头一吐为快。

李鸿章虽然对洋家伙感兴趣，但与盛宣怀不同。盛宣怀是尽可能地洋化。屋子里的摆设，使用的东西，服用的药物都是洋式的，只要与外国人在一起，他就一定穿西装戴礼帽拿文明棍。平时的饮食，他也喜欢吃西餐喝咖啡，唯一的遗憾是他不会说洋话。李鸿章却不这样。他喜欢洋人的家具用具，如钢丝床，如沙发，如手表，他也喜欢服西洋进口的药丸。但他在任何场合下绝不穿洋服，也绝不以不会说洋话而遗憾。至于饮食方面，他更是顽固地保持家乡的老传统，抽水烟袋，喝黄山茶，吃油腻味重的皖菜。奕□知道他的习惯，特为吩咐家人给他上府里常备的祁门红茶。

喝了两口茶后，奕□将谈话切入正题。

“李中堂，今天请你过来，是想请你说说北洋海军的实际情况。初夏阅兵时，你对北洋海军抱有很大的期望，为何世界吨位排行第八的反不及排行十四的？是偶尔的失误，还是实力不敌？还有，这次打了败仗，北洋海军有多大的损失，目前在威海港修整的舰艇还具有多大的力量，能不能跟日本再决一战，胜负的结果将会是如何？李中堂，我们相交近四十年了，你应当相信我，请你务必对我说实话，这是我们与日本的决策的基础。”

奕□敛容正色说的这番话，虽然含有责备的意思，但李鸿章并不感到难堪，因为他们是多年的相知，更因为奕□的话诚恳、实在。李鸿章是个做实事的人。他深知，诚实的话即使不顺耳，也比那些顺耳的虚假话要强过千百倍。在这一点上，醇王奕譞与他的六哥便有很大的区别。奕□的致命弱点便是不务实，喜欢说过头话，办过头事。李鸿章遇着奕□这种顶头上司，有苦说不出，还不得不违心顺着他。奕□的平实态度，让李鸿章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他正好借这个话题向奕□说一说这些年来的实情。

“王爷，您这个话问得很好。多年来，我就想对您说说，只是您既已退隐王府，我也不便以这些俗事来烦恼您。现在王爷既领军机，又领总署和海军部，我有这个责任要将这些年的事情如实禀告王爷。只是请王爷耐着性子听下去，莫嫌我人老话啰嗦。”

奕□笑道：“你说什么，说多少，我都愿意听，中午就在这儿吃饭，我还要陪你喝两杯哩！”

“谢谢王爷的美意。”李鸿章喝了一口祁门红茶，脸色端凝地说了起来。“要说我们大清的海军，不是我当面在王爷面前说好话，实实在在是在王爷的手里草创的，又经王爷的特别照顾而初具规模的。”

奕□轻轻地点头。为了取得奕□的更大同情，李鸿章有意回顾起往事来：“早在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提出购外洋船炮的建议时，王爷便奏请以关税款来购买外洋小兵轮，命广东、江苏等省督抚募内地人学习驾驶，又命已租的美国轮船二艘配上炮械，驶赴安庆，交曾国藩调遣。中国人指挥外国炮船，应从这里开始。”

奕□插话说：“还是你的老师曾国藩有远见，早在咸丰十年便奏请学习洋人造炮制船的技艺。我还记得他的折子里说得很清楚：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真正是见高识远，老成谋国。”

奕□如此称赞他一生所敬重的恩师，这让李鸿章心里甚是舒帖，

忙说：“曾国藩的这个想法还得靠王爷您的玉成，若不是您紧接着奏请皇上设立总署及添加南北口岸关税，哪有日后洋务之事的出现！”

“你说的也是实话。”奕□若有所思地说，“若将后来的各项洋务举措比作一台大戏的话，曾国藩的动议，我与文祥及我的岳父大人的会衔奏折算是拉开了这台戏的帷幕。”

“王爷比喻得真好！”李鸿章不失时机地赞扬一句，继续说下去。“同治元年曾国藩在安庆试造小轮船，同治四年在上海建制造局，五年朝廷任命沈葆楨为船政大臣，七年，江南制造局造出恬吉号兵船，这是我们大清第一艘战船。”

“这恬吉还是你的老师亲自取的名字。我记得他对我说过，恬吉二字寓含的是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他还亲自坐着恬吉号从江宁到采石矶。”

“是的，王爷好记性。其实曾国藩那时身体已很衰弱，他之所以那样高兴，像年轻人一样兴致勃勃地登船试航，是因为他从恬吉号的身上看到大清徐图自强的希望。”

“不错！”奕□的心里充满了对辞世二十多年的那位社稷之臣的无尽缅怀。

“这一年，瑞麟向英国订购六只船，又向德国订购一只。八年，船厂又造出一只取名万年青的兵舰。到了光绪四年，便有沈葆楨奏定各省每年协款四百万两，南北二洋各分二百万，专用来发展海军，用十年的时间建成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这时多亏王爷出面说服沈葆楨，不要将有限的银子平分，应先集中精力建好北洋，然后再建南洋、粤洋，这样才保证北洋有较多的银子办事。”

奕□笑了笑说：“沈葆楨那个倔老头，把他的那个南洋看得很重，非要平分不可。不是我去劝说他，只怕别人是说服不了的。”

“正是王爷所说的，沈葆楨倔得很，那一年也是为了银子，硬是跟曾国藩对着干，最后还是曾国藩让了步才罢休。”李鸿章继续他的

大清海军史的简要回顾。“北洋海军就凭着这笔银子，在七八年时间里陆续在英国和德国订购铁甲船两艘、巡洋舰五艘、鱼雷艇六艘，再加上上海福建两船厂所造战船十五艘，于是有了像模像样的北洋舰队。我又在天津办了一所水师学堂，请闽省侯官人严复主持教务，培养海军各种技术人员。”

“严复这个人我见过。听人说，他的英文书写能力比英国人还强，有这事吗？”奕□对严复表现出少见的兴趣。

“有很多人这样说。”李鸿章答，“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福建船政学堂的第一届学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曾在军舰上实习五年，后又到英国海军大学留学五年。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是在海军大学里留学时，不仅研习海战的战术，还研习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等学问。有一次，他跟我谈了一个晚上的话，他说我们不仅要学洋人的技术，还要学洋人的国家管理办法，而且这比技术还重要。我看这人是很有头脑的人。过几天，我把他从总教习提升为总办。”

“严复多大年纪了？”

“今年刚满四十。”

“喔。年纪还不大，今后说不定有无量前途。”已过花甲的皇伯近年越来越感觉到“年富”才是真正的财富，纵有金山银山，一旦人死身亡，便全都化为乌有。他停了一会，说，“光绪十年前的北洋、南洋的旧事我还记得。十年后我不当政了，第二年海军衙门建立。照理说，应该发展得更快，为什么不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呢？”

“唉！”李鸿章从胸膛里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来。“王爷，您有所不知，我难呀！”

奕□两只略为浑浊的眼睛盯着这位谤四聚的北洋大臣，认真地听着他的下文。

“光绪十二年，朝廷设立海军衙门，太后命醇王爷总理其事，命庆郡王和我为协理，又命善庆为帮办。我当时看到这道上谕，因设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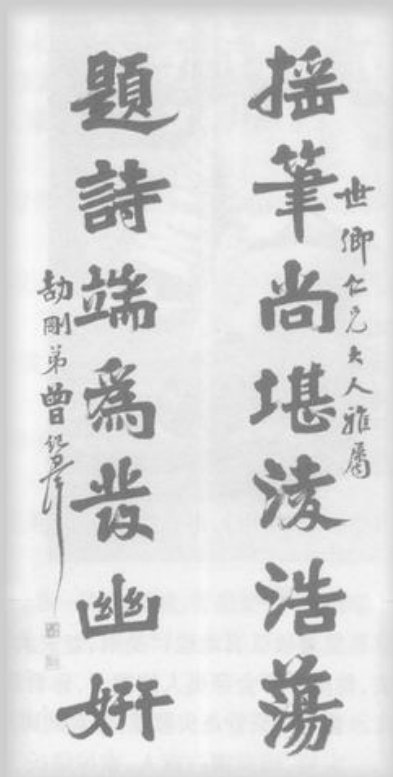
海军衙门的喜悦一下子减了许多。”

“为什么？”奕□颇有兴致地问。“你跟我都说过好几次要由朝廷出面办个海军衙门。有人还说，张佩纶积极倡议此事，是受到你的指使。”

十年前，张佩纶因马尾之役被革职充军，在西北荒原一住四年才获赦回籍。李鸿章赏识他的才华，家里刚好有一个寡居的女儿，便将四十岁的鳏夫张佩纶招为女婿，并留在身边做幕僚。一个当年视李鸿章为浊流的清流骨干，如今却成了依靠李鸿章栖身的上门女婿，不要说昔日友朋耻笑，想必张佩纶自己心里也绝不会好受。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则张氏的违心曲己，也正好说明一种世情：对于大多数士人来说，“清高”只能建筑在舒适的生存基础上，失去了这个基础，要再保持“清高”则十分不易。张佩纶的命真的不好。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大受攻击，张佩纶也因此受到牵连，不少人指斥他应负“参谋失误”之责。张佩纶成天如缩头乌龟般地躲在家里，忍气吞声地接受各方谴责而不敢做声。

“没有，这是有人存心调唆，张佩纶那样爱管闲事的聪明人，还要我来指使吗？合北洋、南洋、闽洋、粤洋为一洋的事，他是可以想得到的。”李鸿章喝了一口祁门红茶，继续说，“朝廷同意设立海军衙门，这是我企盼多年的事，我当然欢喜，但委了这一大堆人来办，令我为难了。由醇王爷来牵头，这是出于太后的重视。海军是要与洋人打交道的，醇王爷对洋人的态度，王爷您是知道的，我真怕有些事与他讲不清楚。”

对于自己的七弟，奕□是再了解不过了。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边露出一丝苦笑。



曾纪泽用过的瓦当铁视和他的书法

“醇王爷倒也罢了，中间还夹一个庆郡王，后面又跟着一个善庆，这事可不更难办了？”

李鸿章说到这里，有意停了一下。对于庆王奕劻和善庆，他有着满肚子的牢骚要发。这两个人都是看中海军衙门的时髦和银子，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才弄到这个肥缺，哪里是办事的人！可是，现在他们都还与他共着衙门办事，还是不说为好。

“我打听到曾纪泽英国公使任期已满，请求朝廷让曾纪泽进海军衙门。醇王说，曾纪泽是个最合适的人，张之万也推荐了他。于是我给他写信，请他赶快回国。”

“曾纪泽有乃父之风，可惜天不假寿。”奕劻叹息。

曾纪泽回国后，出任海军衙门帮办，不久又兼任兵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眼看将要为国家担当更大的责任，却不料四年前以五十二岁的英年早逝，朝野均为之惋惜。

“是呀，那几年的海军衙门多亏了他在支撑。唉，为他的去世，我难过了好些日子，我为国家哭，也为自己哭，我一直把曾纪泽当亲兄弟看待。”

以曾国藩待李鸿章的恩德，奕劻相信李鸿章说的不是假话。

“海军衙门有曾纪泽在支撑着，我也极想利用它为大清的海军做点实事，但事实上，我和曾纪泽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按自己的意愿办事。现在看来，不办海军衙门还好，有海军衙门，反而成了海军扩建的最大阻力。”

“这话从何说起？”奕劻微微睁大眼睛问。

“光绪十二年未建海军衙门前，北洋、南洋每年都还购船添炮。自从光绪十二年海军衙门建立后至今，八九年间，北洋、南洋再未购买一只外国兵舰，连炮台都没有增加几座。今年初夏海上阅兵后，王爷谆谆告诫我，要加强实力。这真正是金玉良言。回天津后，我即与

洋技师商量购买英国刚下水的全世界时速最快的巡洋舰，结果户部未批，这艘舰让日本买去，这次海上作战成了我军的克星。现在想起来，真正追悔莫及！”

奕□惊道：“从甲申年解甲归田后，我就不再过问国事。李中堂，你刚才说海军衙门设立以来八九年，海军没有添购一艘兵船。这桩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海军衙门没建之前，每年尚有各省协助建海军的四百万两银子。建了衙门后，不要说再增拨银子，就原先的四百万，总得照常协解。八九年里有三千多万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不买军舰火炮，拿它做什么去了？李中堂，你可要好好跟我说说。”

李鸿章望着脸色憔悴的军机处领班，心里想：恭王呀恭王，您是真不明白，还是想从我的口里套话？这件事不但朝中百官晓得，连京师百姓都晓得。您不做军机大臣，到底还是皇上的亲伯父呀，何况还有一个女儿荣寿公主天天在太后的身边，您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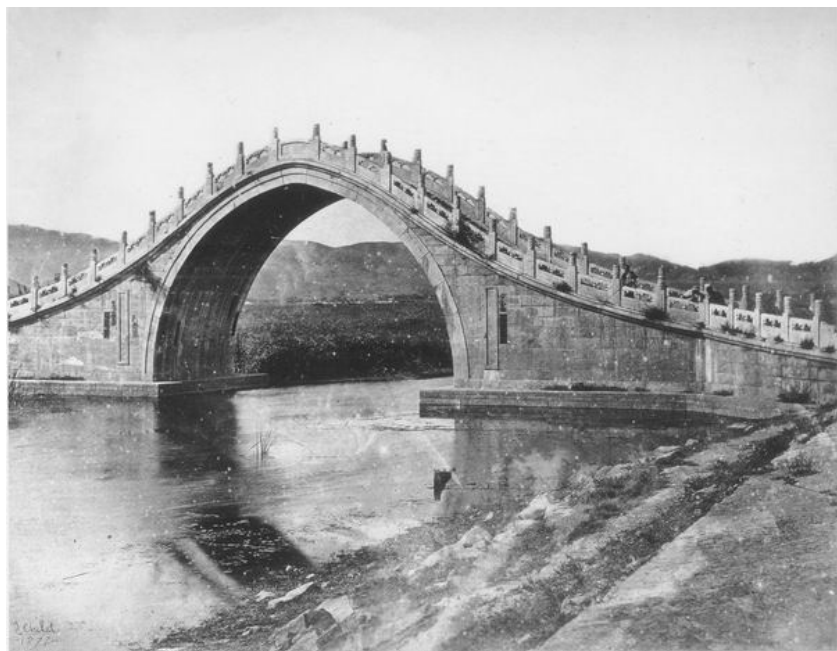
李鸿章犹豫着，不知怎样开口，心里将措辞仔细掂量一番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试探性地说：“王爷有所不知，海军衙门设立的前一年，颐和园的园工便已开始了。”

不料奕□冷笑了一声后，说了一句令李鸿章颇感意外的话：“他们之所以要挤掉我，就是为了好放开手脚做这桩事。”

李鸿章虽说是领三殿三阁之首的文华殿大学士，但他未入军机，一直往返于保定和天津之间，做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实质上只是一个外官。京师里的事，他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毕竟不太明就里。他也听说过慈禧与恭王失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园工而起的：慈禧要修建，恭王反对，冲突便产生了。恭王并不因慈禧的不悦而让步，故慈禧对恭王积怨愈来愈深，遂借越南的战事而罢黜恭王。恭王的这句话，证实了过去的传闻，而且从话外之音里还可以感觉到并不因如今的东山再起而冰释前嫌。这样看来，下面的话便好说了。因为恭王不是不知道，而是要从我这个海军衙门会办的口里掏出对园工的不满，使他得到满足感，获得一种“让历史来证明”的回报感觉。李鸿章本就有一肚子怨气，正因无处发泄而郁闷，眼下，正可以对这位多年

的知交一吐衷肠。

“王爷这话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太后当初要让醇王爷和庆郡王、善庆来管海军衙门，他们是要让海军衙门变成颐和园的金库。海军衙门开办不久，醇王爷便对我说，没有太后，就没有大清的今日，没有太后，也没有皇帝和李中堂你的今日。我们都要知恩图报。再过四年，皇帝要大婚，大婚后太后就要归政。归政后太后想到园子里去住，园子现在哪里能住得人？为此，皇帝和我都很着急。太后这一点小小的要求，我们都不能满足，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问醇王爷，要我李鸿章拿多少银子出来给太后修园子，我绝不含糊。醇王说，不是叫你个人拿银子，我是跟你商量下，听听你的意见。海军每年有协款四百万，眼下我们的船炮都大致齐备了，用不了这多钱。我想从四百万里腾出二百万来给园工用，剩下二百万足够海军开支了；再说，还有不少人愿意报效海军，海军衙门还可以从那里得到一大笔银子。”



颐和园的玉带桥(1877年)

李鸿章端起杯子来喝了一口茶。

杨宗濂开海军报效先例，正是他一手操持的。这事，他当然不想对奕□说，故有意借喝茶的机会停停，调整一下心绪。

李鸿章放下茶碗，继续说：“我心里想，醇王爷是皇上的生身之父，皇上的江山，还不就是他的江山？办海军，说到底也是为了他父子的江山。他既然把太后的颐和园和皇上的江山摆在一个位置上，我们做臣工的也无可奈何了。我说，王爷要这样，就这样吧。谁知，后来曾纪泽告诉我，不只挪用二百万，而是将各省协款几乎都拿到园子里去了。曾纪泽气得不行，我也没料到。转念我想，园工最迟到十四年底要完工，就算全部挪过去吧，也只有两年了，就算这八百万孝敬给太后吧，咱们今后还是有银子办事的。我反倒劝曾纪泽说，别跟善庆这班人怄气了，统统地让他们挪吧，到了光绪十五年，太后归政，住到园子去后，他们就没有借口了。谁知，事情不是我所想的这样简单。”

李鸿章看了一眼奕□，只见他铁青着脸，紧闭着嘴唇不做声。李鸿章知道奕□心里既愤恨又痛苦，他很可能在恨恨地默骂自己的七弟是在拿天下的银子讨好太后，以保障他醇王府里的天子龙椅能坐得安稳无忧。

“没想到，归了政太后住到园子里后，园工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更红火了。善庆给醇王、庆王出主意，说外面有传言海军衙门的银子都用到园子里去了，不如干脆将两桩事合为一桩事办，倒可以堵好事者之口。庆王问如何合法。善庆说，园子里有一个现成的湖，我们将它再拓宽挖深，湖面辽阔，太后必定欢喜。这是园工的事。然后利用这个大湖来做海军的演习场所，在湖边建一所海军操练学堂，将天津的水师学堂移一部分到这里来。善庆的话还未说完，庆王便拍起手掌来，笑道，这个主意好极了，我们干脆将操练学堂的牌子挂在园子大门口去，对外就说扩湖是为了操练海军，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了。湖上再架座桥，好让太后散心；山上再建个喇嘛庙，好让太后参拜。醇王对这个设想也很满意。当时老臣正在天津，未参加这个会议。事

后，曾纪泽写信告诉我，他对善庆这个馊主意极为反感：园子里挖个池塘出来能练海军吗？这不存心让外国人笑话我们太无知了？善庆正因得到醇王、庆王的夸奖而飘飘欲仙，哪里听得进曾纪泽的话，反倒讥讽他，说有意见为什么不在会议上提，你有胆就直接跟醇王、庆王去说。曾纪泽为人胆小谨慎，他心里不愿意又不敢说，怕醇王庆王不喜欢，更怕恼了太后。受善庆这一抢白，于是内火上来，一忧成病。据曾家的人说，曾纪泽后来早逝，就因为怄了善庆的气。”

奕□冷冷地插话：“难怪善庆这人不得好报，外放福州将军，第二年便掉到闽江里淹死了。”

李鸿章“嘿嘿”干笑了两声后，接着说：“这个主意一采纳，园子里的工程就更热火朝天地兴建起来，规模更宏阔，新的建筑更多，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完工。每年海军的协款大半部分调去园工都还不够。那年醇王又对我说，园子的银子不够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太后六十万寿日也快到了，再怎么，也要在庆典前把园子弄得基本上像个样子。你身为天下督抚之首，还得请你出个面，给各省督抚写封密函，干脆跟他们讲明白：要他们尽快向海军衙门捐款，多多益善，正款办海军，息银给园工，算是他们对太后的孝敬。我也不便反对，只好照办。半年期间，又捞得七八百万两银子。结果，连息带正款，全部都花在园子里了。我原先总以为挪海军银子去办园工，纯是因为醇王为感激太后的缘故，虽不妥当，但毕竟用心正大。后来我才知道，内务府在这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要借此捞银子。有这股力量在后面，我李鸿章是绝无能力抗拒的，便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了。”

奕□自嘲地说：“算是被你看出来了。这也是有人竭力倡议修园子的重要原因。我一再阻拦，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才有甲申年的天怨人怒。”

内务府职掌内廷事务。宫中一切事，举凡吃饭、穿衣、营造修缮、婚丧喜庆以及执事人员的赏罚升降等等，全部由内务府管理。晚清的内务府，是全国最大的腐败衙门，卖官鬻爵，贪污中饱，敲诈勒

索，瞒上欺下，什么龌龊无耻的事都敢作敢为。他们仗着老佛爷这把大红伞的遮盖，外官纵有冲天怨气，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内务府敛取钱财的门路尽管很多，但最保险、获利最多的一条路则是营造修缮。宫中办工程三七开由来已久，大家见怪不怪，没有人会出来举报其间的中饱情事。内务府乐意兴建土木，其源盖出于此。

“就这样，八九年间，海军衙门三千多万两银子，至少有两千万两流失了，这流失的银子，多半进了内务府上下里外人的腰包，少半用在园工上，买船买炮的钱就再也没有了。翁同龢接替阎敬铭掌户部后更是明文宣布，北洋舰队十五年内不能增加一艘兵船。翁老三处处与我作对，他是公报私仇。害我李鸿章是小事，害了国家才是大事，翁老三真是罪不容诛！”

李鸿章向奕□叙说这些年来的海军衙门的事，有对善庆的谴责，对奕□劾的不满，甚至连对醇王、太后也颇有微词。但都没有情绪化，唯独说起翁同龢来，便气愤愤的，仿佛要把海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在翁同龢一人身上似的。这是因为翁家与李鸿章有一段很深的陈年过节。

那还是同治元年的时候，翁同龢的大哥同书还在安徽做巡抚。安徽那时正是所谓的四战之地，湘军与太平军、捻军在这里展开激烈的角逐。翁同书不谙军事，先是丢掉了临时省垣定远，后又因处理苗沛霖一事不当酿成大乱，丢失寿州。两江总督曾国藩对翁同书极为愤恨，遂不顾翁家的显赫地位，予以参劾，吩咐幕府文案起草奏稿。文案拟了几稿，曾国藩都不满意，最后让李鸿章拟。李拟的奏稿甚得曾的满意，其中“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句最得曾的赏识，称李深得做文章的“辣”字诀。果然，两宫太后得了曾国藩的参奏后，不能因翁心存身为大学士、三朝元老而宽恕他的儿子，翁同书被定为“斩监候”。翁家因此而大乱，古稀之年的翁心存又急又恨，终于一病不起，当年冬天去世。翁同龢与他的二兄翁同爵为营救大哥上下奔走，好不容易才保住翁同书一条命，却又被充军新疆。这件事让翁同龢一生死死牢记，并因此对曾国藩和李鸿章存下永远不可化除的深仇。

翁、李之间这段过节，奕□知道，但说翁对李是公报私仇却有失偏颇，遂有意淡化。“翁同龢掌户部，虽不如阎敬铭那样会理财，但他也有一个长处，会省俭。他不仅压北洋舰队的银子，各省各部向户部要银子，他的态度是一样的，能免就免，能省就省，实在不能免省的，他也要削减一半甚至到六成，要人家节俭着去办。为此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都骂他铁公鸡。对于园工，我知道他也是不同意的，只是拗不过老七罢了。”

奕□说的也是事实，李鸿章不再在这点上纠缠。“翁同龢既然不给北洋舰队买船，他就应该知道我们海战的实力并不强大，但他又一个劲地鼓吹打仗。据说皇上这次下的宣战令，就是受翁同龢的鼓动缘故，太后其实还是主张持重的。虚骄浮躁，哗众取宠，身为帝师而走清流一路，我最是讨厌。”

李鸿章的这番话引起了奕□的同感：是的，海战的失败，翁同龢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估计李鸿章还会将翁同龢骂下去，遂将话题扭正：“李中堂，还是回到我一开始的话题上。你说说，北洋舰队目前还有多大的实力，我们与日本这场战争的前景到底会如何？”

李鸿章沉默片刻后说：“大东沟一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沉没海底，这五只铁舰，已不复存在。来远、靖远、定远受伤严重，另有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南、镇中六艘各受伤程度不等，现已经修复，全部开回威海卫港，加上大东沟未出战之威远、康济，共尚有兵舰十一艘，另有蚊炮艇六艘，合起来十七艘战船，再加上鱼雷艇十二艘，若舰炮得力，士气高昂，尚可一战，只是……”

李鸿章稍停一会，才接着说：“大部分铁舰虽经修复，但威力大减，经此挫折，从将官到士兵情绪低落，估计短期内难以出海作战。”

“喔——”奕□拖着声音，下意识地点点头，两只不大的眼睛盯着李鸿章问：“依你的看法，跟日本这场仗是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尽早坐下来谈和呢？”

这是一个绝大的难题！要说继续打下去，北洋舰队的情况刚才已经说了，短期内简直无战斗力。有情报说，日本的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正在调兵遣将，麇集朝鲜，拟过鸭绿江，进犯中国辽东。从平壤失守的情况来看，驻守在辽东的中国陆军也绝不是日军的对手。打下去，中国只会失败得更惨，损失更大。然则能言“和谈”吗？李鸿章想起这两个字，胸膛里便仿佛有一股冷气灌进似的。

从北宋末年以降，中国的士大夫在对外交战中就十分忌讳“和谈”二字。七百余年来，有一种观念在士人之间约定俗成：谁主和，谁就是懦夫、胆小鬼，甚至是卖国贼；谁主战，谁就是勇士、英雄、爱国者。所以，一旦国遇外患，总是主战呼声一浪盖过一浪，调子一个比一个唱得高，尤其是那些清流们，他们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己既没有办事的实际经历，又知道真的打起仗来，也不会上前线亲冒矢石，倘若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负任何责任。于是，他们主战的喊声比谁都响亮，以此博得国人的赞赏，同时也借以打击那些真正做实事但又与他们有冲突的人。作为多年来众矢之的的李鸿章，早已看透了清流的这一套伎俩，对之深恶痛绝，但他又无可奈何。七百余年来积习而成的国情，你一人能改变得了吗？百无办法的时候，他也只能绕着躲着。而今，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耗费国家数以千万计银两的北洋舰队惨败于敌手，他的声望已降到了一生的最低点，他再提出“和谈”一事，岂不招致更大的举国唾骂吗？何况，宣战谕旨是皇上经太后同意颁发的，他李鸿章能唱反调吗？即便在恭王这样相交四十年的上司面前，李鸿章也不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只得硬着心说：“战与和，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老臣已疲惫昏聩，这事得由王爷与太后、皇上来决定。”

恭王知道李鸿章的难处，不过，他已从李的神色中探到几分底细，遂不勉强。看看已到中午，便中止谈话，请李鸿章吃午饭。饭后李鸿章告辞回贤良寺，奕□也不挽留。他必须好好午睡一下，下午四点钟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六 东山再起的恭王，欲以战和两手应付危局

三点三刻，奕□被叫醒，来到王府二进院子南面的中式客厅。这是自和珅时代起，中经庆王时代，直到恭王手里都一直是王府最重要的会客场所。整个客厅的布置，是纯粹的中国风味。

檀木雕花高背椅，镶着黑纹大理石的木茶几，博古架上摆着价值昂贵的各色古董。这一切都显示着浓郁的中国式的审美情趣。尤其是墙上所悬挂的三代帝王墨宝，更凸现了客厅主人的高贵地位。

东面墙上挂的是嘉庆帝送给其兄庆王永璘的字，上面是四个楷书：棠棣之花。取的是《诗经·棠棣》篇的首句。笔势于端庄中微显锋芒，流露出那位越过众兄而取得帝位的颋琰的得意之态。西面墙上挂的是道光帝赐给奕□的一句话：节俭为天下至美之德。字体规矩而略显笨拙，极像那位龙袍上打补丁、又瘦又黑又精力充沛的“老土”皇帝。北面正墙上，悬挂的是一幅画，画的是三支飘逸的兰草花。上款题了八个字：花中仙子，草中极品。下款题为：皇六弟鉴园主人清赏。字迹清秀俊逸，正是那位文采风流的文宗爷的手迹。这幅字画原本挂在东面，北面挂的是奕□的祖父嘉庆的那幅字。那年奕□四十大寿，正是慈禧与奕□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慈禧带着小皇上同治亲临恭王府祝寿，在客厅闲聊家常。慈禧一时兴起，指着东边的字画说：那是我跟文宗爷合作的，我画的兰花，文宗爷题的款。满座人忙站起仔细欣赏这幅字画，一个劲地恭维这几笔兰花画得神极妙极，慈禧很高兴。第二天，奕□就叫人将这幅字画与祖父的字换了个位置。第三天，慈禧与奕□谈完国事后，若无其事地说，正面墙还是应该挂老祖宗的字，我与文宗爷的字画依然挂回原处。奕□听了，忙说，就这样最好，就这样最好！一边说一边背上直冒冷汗：我府上昨天的事她怎么今天就知道了，而且如此在乎！从此，这幅画挂在正中的位置再不能移动了。自那以后，也再没听慈禧说起挪回原地的话。

奕□刚落座，他所约会的两个客人便被宽龄导引了进来。走在前面的那位白发苍苍、颤颤巍巍，人未进门先就干嚎：“王爷呀！想不到老朽还有见到您复出的一天！”一边说一边摇摇晃晃地跨过门槛，刚进门，便又急着要下跪，奕□忙快走前一步，双手扶起说：“李师傅，担当不起，担当不起！”跟在李师傅后面的是一个虚胖臃肿的老

头子，也跟着喊着：“王爷呀！可盼着这一天了！”说罢抬起手直抹眼泪，趁着奕□扶李师傅的时候，忙双膝跪在地上，对着奕□的脚磕了三个响头，慌得奕□忙说：“翁师傅，请起，请起！”忙着走了过来，双手将他扶起。

这两个老头子对奕□的感情显然非礼王和李鸿章可比，看起来，奕□此次的复出与他们似有着切身相关的利益，不然不至于如此动情。他们是什么人呢？

原来，被称作李师傅的就是京中大老七十五高龄的李鸿藻，被称作翁师傅的便是与李鸿章嫌隙甚深的翁同龢。李鸿藻做过同治帝的师傅，翁同龢做过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清代皇室对帝师特别优渥。从皇上到文武百官，对做过帝师的人均以师傅相称，以示尊崇。对于军机处，奕□采取暂时只增补不罢黜的策略，他首先想到要增补的，便是十年前因自己的原因而退出的那几位军机大臣。当时共进退的有四位，其中大学士宝鋆，工部尚书景廉都已去世，在世的只有李鸿藻、翁同龢了。李、翁两人虽仍分别为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但在不在军机却有很大差别。自己既已复位，当然也要让他们复位，何况这次他们二人也为此出力甚多。所以，在堆成小山般请求接见的文武大臣名刺中，恭王将李、翁的名刺挑出来，排在仅次于李鸿章的第二位，并特为安排在中式传统客厅里予以会见。

三人坐定后，李鸿藻还在用手抹着他那两只昏花的老眼，嘴里喃喃地说：“我可活到这一天了，终于看到王爷您再领军机处了。我就明天死，也瞑目了。”

李鸿藻这句伤感的话自有他的真情在内。这十年来，他不仅丢了军机大臣，也因清流凋零、盛况不再而丢了清流领袖的地位，心中常有苍凉之情，年愈老而此情愈炽。

奕□忙说：“李师傅，您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还要多多借重您哩！”

“我不行啦，我老啦！”李鸿藻摇了摇白花花的大脑袋，摸着银似

的长须说，“平壤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师，我心里急了。国家到了这种地步，礼王爷看来是无能为力了，扭转乾坤只能靠王爷您。我当天晚上便坐轿去叔平府上，请他和我会衔奏请恭王复出。我这副老脸没有面子了，要借重叔平在皇上面前说话的分量。”

“老中堂言重了！”翁同龢忙插话，“我跟老中堂是不谋而合，正准备第二天上他的府上商议这事，不料老中堂夤夜来了。这天夜晚，我和老中堂一起就拟好了折子，一直忙了大半夜。我不能让老中堂连夜回去，就请他在我家里委屈睡一睡，第二天中午才让他回府。”

李鸿藻说：“这是我四五十年来第一次在别人家里过夜。”

奕□知道这两个自己过去的老搭档，互相之间一唱一和地说这番话的真实用意，遂不再转弯子，直截亮出了底牌：“甲申年因我的无能而使两位师傅受牵连，十年来我每想起此事，便于心戚然。这次两位力荐，我心中甚是感激。年纪老了，身体又衰弱，本不应出山，但两位师傅的好意我不能拂。再说，我不出山，两位的军机，谁来恢复？两位都官佚崇隆，不在乎一个军机，但这不是兼不兼差的事，这是恢复名誉的大事。”

“王爷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向视名节胜过生命的前清流领袖忙插话。

奕□会心一笑：“所以，领下谕旨后，我第一个想法便是请二位师傅进军机，还像十年前那样，咱们一道办事。”

“谢谢王爷的美意，只是我已老迈了，不能胜任军机要任。”李鸿藻心里非常兴奋，表面上却依然谦逊着。

“我看李师傅就莫推辞了，国家正处多难之时，只能当仁不让。”相较李鸿藻来说，身为光绪第一号参谋的翁同龢就爽快得多了。“王爷未出山之前，我和李中堂早已参与了礼王的军机处会议，但有没有这个名位还是大不相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有了这个名位，我们今后也可以打起精神来，名正言顺地办事了。”

“翁师傅说得好。我一面奏请太后、皇上，你们就一面办事吧！”奕□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今日请两位来，除告知两位恢复军机的事外，就是请大家商量两件大事。”

两个老头子肃然听着。奕□脸上的笑容早已没有了。

“我打算设一个督办军务处，负责调遣全国各路军队，以应付眼下的危局。两位师傅以为如何？”

这显然是要将全国兵权集于自己的手里，两个在宦海浮沉了一辈子的老官僚岂能不知？

李鸿藻忙说：“军务事权不一，难收指臂之效。目前形势紧迫，的确急需设立一个号令全国的督办军务处。王爷所想极是。”

“设立督办军务处很有必要。”翁同龢也赶紧表态，并干脆点明要害，“而且督办大臣非王爷您莫属。”

奕□说：“这个事，自然不能推给别人代劳。我来做督办，请庆郡王做个帮办，两位师傅和荣禄、长麟一起来做会办。”

荣禄是步军统领，进督办军务处说得过去，而长麟是户部侍郎，与此挨不上边，这显然是奕□对他的酬劳，奖励他在“复出”一事中的卖力。按照通常情况，这半年来战事的实际统帅李鸿章应该进这个军务处，但却没有。翁同龢不觉心中一快，默默地说了一句：做得好！

李鸿章夸耀世人的殊荣——汉大臣独一无二的三眼花翎，正是翁同龢在平壤失守后竭力坚持下而拔掉的。他知道，李鸿章恼火他，到处对人说他是公报私仇，几十年过去了，还没有忘记那道参折。翁同龢自认不是李鸿章所说的那样，在对外事务上，翁同龢和清流首领李鸿藻一样态度强硬，与李鸿章的务求和局针锋相对。在处世上，翁同龢恪守士人的传统道德，以道义相交，淡若清水，而李鸿章则不择手段，拉帮结派，隐然在国中形成一个“北洋派系”。这都让翁同龢反感。耗费上千万两银子经营的舰队却不堪一击，不处置他这个统帅，何以平民愤？翁同龢自觉他对李鸿章的纠弹无愧于公理，绝不是公报

私仇。他当即对奕□说：“王爷考虑得周到，翁某自当听候差遣！”

李鸿藻摸了摸胡须说：“不知王爷对礼王的军机处如何安置？”

奕□立即答道：“全班不动，照常办事！”

李鸿藻一愣。翁同龢说：“孙毓汶、徐用仪二人的弹章不少。战事失误，他们二人要负大责任，不宜再在军机处。”

奕□笑了笑说：“眼下是非常时期，应同舟共济，战事之后再说。”

李鸿藻明白了奕□的用心，说：“张中堂、额中堂都已老病在家休养多年了，我也老迈，翁师傅事多，孙、徐二位又不愜人口，军机处得有一个年富力强、干练有为的人来顶着日常事务。”

奕□问：“李师傅的话极对，不知夹袋里现有合适人选吗？”

“叔平，你有人吗？”李鸿藻转脸问翁同龢。

“一时还没有。”翁同龢知道李鸿藻一定是早有一个人在，才会提出这个动议的，别说一时真的没有，就是有也不能抢了他的生意。

“叔平那里没有，我这里倒是有一个，现正做礼部侍郎的刚毅。”

奕□问：“就是当年平反葛毕氏冤案的那个刚毅吗？”

“正是。”李鸿藻点了点头。

葛毕氏案件，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若换一种叫法：杨乃武小白菜案件，那便是家喻户晓的晚清一桩大冤案了。

当时，刚毅身为刑部郎中，案子正落在他的手里。这桩冤案的受审、平反过程中，刚毅出力甚多。他也因此而获得慈禧的赏识，从那以后官运亨通。刚毅现年五十七岁，在卿贰大员中算是年轻的了。

“刚毅办事精明干练。这一点，在老朽看来，朝廷中少有可及

的。让他进来，做个走脚跑腿、拟旨传命的打帘子军机，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再说，他这次为王爷的复出出力不少，可以信赖。”

刚毅是满人，一向在六部做实缺官，不曾听说他与清流有过什么往来，这些年里是不是与李鸿藻建立了特殊关系？不过，对刚毅办理葛毕氏案件，奕□还是清楚的。他那时正在执政，和慈禧一样，也很称赞刚毅的能干。军机处除开自己和额勒和布是满人外，其余全是汉人，出于制衡，也免得满蒙亲贵说闲话，再起用一个满人也有必要。想到这里，他说：“刚毅确为能干，过两天召见时，待我禀报太后、皇上后再定。”

见窗外的天空已渐趋暮色，两位老头显然不会在府中过夜，有一桩大事必须抓紧时间商量。奕□望了李、翁二人一眼，神色严峻，声音低沉：“二位师傅处于海内人望的地位，有桩事我不得不先听听你们的看法。”

见奕□如此庄重严肃的神态，李、翁二人突然有一种石头压胸的沉闷感，心里在琢磨：他会说出件什么事来呢？

“对于倭寇这次悍然进犯朝鲜和我国，我们当然应该与之战斗，所以皇上对日宣战是对的。不过，我们也得做两手准备，若再打败仗，失地丧土，那怎么办？我们总得想个主意才是。辽东距北京并不太远，万一倭寇打到北京，难道我们能叫太后和皇上再来一次庚申年的热河秋猕不成？今天对着两位师傅说腹心话，我们既要做力战的准备，也要做最坏的估计。到了临近最坏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还是不要忌讳和谈。”

奕□说到这里，双目注视两位白发老头。见他们都面色端凝，嘴巴紧闭，知他们对“和谈”二字仍固守偏激，遂把口气变得缓婉一些：“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兵临城下的和谈，更不是让我大清去向倭寇求和，我的意思是先要做准备，还是以往我的老法子，以夷制夷，俄国和美国都愿意充当调停的使者。”

“王爷快不要提俄国了，这俄国老毛子太令人气愤了。”翁同龢忍

不住插嘴。

“什么事，翁师傅你说说。”奕□问。

“一个月前，我曾奉太后之命悄悄地去了一趟天津。”翁同龢将脸向奕□、李鸿藻面前凑过去，小声说，“这是一桩极绝密的事，回京后我只跟太后一人禀报过，此外没有对第二个人说，今天我就对王爷和李中堂说说吧！”

什么绝密事？奕□、李鸿藻凝神端听。

翁同龢轻轻地将上个月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原来，就在平壤失守、黄海海面上北洋舰队失利的严峻时刻，慈禧想再过二十天便是自己的六十大庆典礼，她希望自己的万寿节在和平的日子里度过，故盼望与日本的战争能早日结束。由外国公使出面来调停，是最能保全脸面的事，她想到了俄国。

早在光绪十二年，英国侵占巨文岛的时候，李鸿章曾与当时俄国公使拉德仁在天津谈及中俄双方对朝鲜半岛安全的保护一事。李鸿章表示，中国不会变更朝鲜政体。拉德仁表示，俄国不会侵占朝鲜土地。当时，双方都只这样说说，并未签约。后来，英国退出巨文岛，李鸿章、拉德仁就不再提这个话了。中日战争爆发后，俄国眼见日本犯占朝鲜，大为不甘心，于是俄国公使喀希尼与李鸿章旧事重提，表示俄国依然承认光绪十二年的口头承诺，协助中国保护朝鲜。慈禧听说回国休假的俄国公使喀希尼已假满回任，来到天津，便要翁同龢亲自到天津走一趟，见一见这个俄国公使，就说朝廷请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事。

但翁同龢死守南宋以来中国士人的原则：不言和谈，何况自己是天子近臣，一向主战，亦不愿此事披露后遭士林的唾骂。慈禧一定要他去，对外严格保密，对天津官场，则以向李鸿章口传谕旨为借口。翁同龢无奈，只得衔命出发。

他装扮成一个普通百姓，带着三个仆从，趁天未亮离开北京城，

坐一条小舢板船取道通州，再沿北运河南行。第二天夜里抵达天津城外，再乘小轿进了北洋通商大臣衙门，向李鸿章传达太后的谕旨。李鸿章第二天便到俄国驻天津领事馆打听。原来，公使喀希尼并未回任，从俄国回来的是参赞巴维福。巴维福和李鸿章照面后，明确表示喀希尼在国内无权，他说的话不能算数，俄国不便为此关说。李鸿章大为失望。翁同龢急忙赶回北京，向慈禧禀报。他因此对俄国人十分厌恶。默默听完翁同龢的这段长篇陈述后，奕□问：“俄国人为何这等出尔反尔？”

翁同龢说：“这个嘛，一时也说不清。洋人贪利，不讲信义，也可能他们认为日本强悍，自己敌不过；也可能是本国麻烦事牵累，无力应付外事；也可能如巴维福所说，喀希尼公使对李鸿章说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愿，而他本人在国内已无权，说话不算数。总之，我们以俄国的态度来看，不能指望洋人，洋人是不会真心帮我们的。”

“翁师傅说得有道理。”奕□点点头说，“不过，洋人既然贪利，我们便可以利嗜之。他们的目标是利，间接也帮了我们的忙。俄国既不可信，李鸿章说美国公使田贝愿意来调停。以我过去与洋人们打交道的经验，还是美国人比较实一点。你们看，美国那里是不是可以试一试？”

翁同龢不做声。李鸿藻看出奕□还是没有放弃他一贯的以夷制夷的外交路数，他现在领军机、领总署，大权在握，要怎么做自然可以怎么做，提出来商量，这是给我们两个老头子的脸面，要知趣才是。想到这里，前清流派首领摸了摸胡须，摆出一副国之大老的架势，缓缓地说：“我中华谋国之道，原本秉承文武遗绪，一张一弛。故战、和两端都应执于手中，张以促战，弛以言和，如此方可厝国家于磐石之上，处暴风骤雨中而不动摇。王爷今日执掌中枢，国运时局，都在王爷的把握中。王爷在努力备战的同时，又在思量外国调停一路，真正是计出万全，允执两端。有王爷掌大清之舵，这是国家之幸，百姓之幸。老夫以为俄国既然不行，可与美国公使事先联系，早作安排。”

翁同龢睁大眼睛望着李鸿藻：老头子不是一贯强硬，主战不主和吗？不是一向对洋人深具戒备吗？为何改变了主张，是年老气衰，没有气概呢？还是打定主意尾随恭王，以求死后饰终隆重呢？他在心里摇了摇头，嘴巴仍闭着。

奕□笑了笑说：“就按李师傅的话办，先得跟美国公使联络联络，早作准备。时候不早了，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听听二老的意见。”

奕□喝了一口茶说：“督办军务处设立后，第一件事便是调遣人马出山海关对付倭寇，你们看调哪部分兵力为好？”

翁同龢说：“近几十年来，湘淮两军支撑着大清的天下，这几个月来参战的人马，都是淮军班底，足见淮军已不可用。各省督抚中也有请调出关作战的，唯湖南巡抚吴大澂最为激昂。他所依仗的无非是湘人之斗志，可见湘军余威未尽。眼下六十六镇中，南方尚有十余镇的将官是湘军出身的。我看可调湘军出关，取代淮军。”

李鸿藻说：“叔平所说极是，舍湘军外无能战者。”

奕□若有所思地说：“调湘军出关，就这样定了。谁来做出关湘军的总统领呢？吴大澂总不行吧，他没有打过仗，别省将官大概也不会服他。可惜曾国荃去世了，不然由他来领军最合适。”

“有刘坤一呀！他也是湘军中一员宿将。论资格，健在的湘军将官中数他最老了。他是两江总督，论官衔也最高，由他领军最合适。”翁同龢忙插话。

奕□说：“翁师傅和我想到一起了。环顾各省军营，领湘军的还非刘坤一莫属。只是他也快七十了，精力还济吗？”

翁同龢说：“精力听说还行。当然，骑马冲锋是不行了，要的是他的资望地位。他只需坐镇关外，出谋划策就得了。”

“那就这样定了，由刘坤一统领各路湘军，出征山海关。”奕□停一下说：“两江总督是要职，不可空缺，刘坤一这一走，由谁接任？”

“由张之洞来接任吧！”李鸿藻立即说，“我常听人说，今日十八省督抚，论声望，数直隶总督李鸿章第一；论资格，数两江总督刘坤一第一；论才干，数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李、刘、张如今是鼎足海内的三督。两江要地，依老夫愚见，还只有调张之洞才压得住。”

翁同龢心里又嘀咕了：这老头子竟如此顾念他的旧日同党，把张之洞抬得这样高。“海内三鼎足”，这个说法我怎么没听说过？将张之洞排在第三位，人家两广总督李瀚章排第几？翁同龢虽不喜欢张之洞，但当着李鸿藻的面，他也不好直接反对，只得转一个弯子：“王爷，刘坤一带兵出关，只是暂时的，不宜开缺他的江督一职。他在江宁十多年了，人地两宜，仗打完了还得让他回江督原任。张之洞去江宁，只能是署理，不能说是接任。”

“对，署理，叫张之洞以湖督身份署理江督。”

奕□见窗外已暮色苍茫，遂起身说：“今日劳累二位师傅大半天，受教良多。天色已晚了，我也不留二位在府里吃饭了。我这里有两匣南海燕窝，分送给两位师傅，就抵这餐饭吧！”

李鸿藻、翁同龢高高兴兴地从长史宽龄手里接过燕窝，奕□亲自送他们出客厅门外。

上午还是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变天了。望着密云不开的灰黑色天空，刚刚复出的恭王心中怅惘起来。他不知道与日本这场战争的结局到底会怎样，也不知道十年来已被老七、世铎等人搅乱的朝政将如何厘清。他更不知道三十年前，与曾国藩、文祥相期的“徐图自强”能不能有实现的一天。“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嘴上喃喃念着，心里想：今日的我与当年的诸葛亮不是同一处境吗？可惜我早已没有诸葛亮当时的青春年华了，朝中也缺乏刘玄德那样贤能诚恳的君主。唉，奕□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望着昏暗的夜空出神，好半天才无端地冒出一句话来：这天怕是要下雪了。

第十五章 与时维新

一 桑治平寄重望于张家二公子

奕□的复出，没有给大清帝国的政局以丝毫扭转。百年腐败已经将国势置于危险的巅峰，它以人力不可阻挡的趋势急速滚向灾难的深谷。躲在威海卫海港的北洋舰队剩余的二十多艘战舰，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日本的联合舰队全部摧毁。北洋舰队翼长刘步蟾自杀。北洋水师衙门所在地刘公岛被日军团团围住。提督丁汝昌万般无奈，只得以自杀谢天下，剩下的军舰、炮台及一切军事器械全部落入敌手。以北洋水师衙门的被占、提督殉国为标志，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多年、耗资千万两银子的北洋海军，已向国人宣告彻底覆亡。作为海军的核心和灵魂，北洋水师的这个下场，也向世人表明，大清国海军已接近全线崩溃。湘军宿将刘坤一和他所节制的关外六万湘军，也抖不起半点往日的威风，不仅关外军事毫无起色，而且仅仅只六天之内便连失中庄、营口、田庄台等战略要地。在日本陆军强大的炮火和锋利的武士刀面前，当年耀武扬威的湖湘子弟犹如雪人儿见了太阳似的，立即消融化解，溃不成军。湘军的神话从此扫地以尽。

海陆两军全面失败的残酷事实，击破青年光绪、帝师翁同龢以及朝中那些强烈主战者的幻想及其虚骄侥幸等种种心态，也坚定了慈禧、奕□等人的求和选择。奕□请求美国公使田贝出面调停。在日本天皇颁发进犯中国的敕书中，本就明确地标明了战争的前后两期。前期的目的是摧毁中国的海军，震动渤海湾，至于打下北京，占领全中国，那是后期的目标。日本鉴于前期目标已达到，遂卖了个人情给美国，接受求和的调停。于是，就有了李鸿章代表朝廷所签订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不仅令中国蒙受极大耻辱和损失，也让李鸿章背上了万世不能卸掉的黑锅。中国被迫赔偿军费银二亿两，相当于全国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多。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岛。辽东半岛的割让引起俄、德、法三国的不满，在三国的干涉下，中国又以三千万两银子的代价赎回，作为回报，又违心地同意俄、德、法三国在此半岛上享有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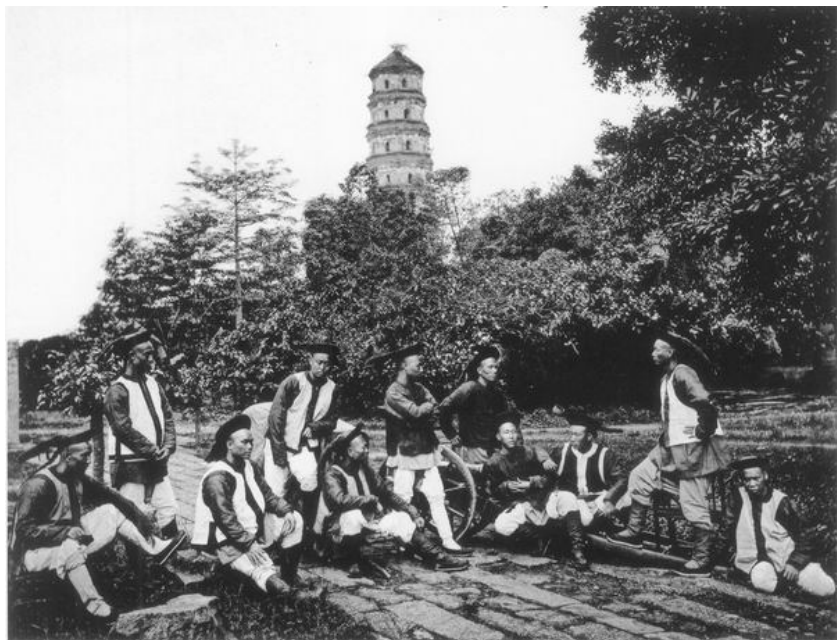
签订《马关条约》

犹如天崩地震，日亡月殁，又好比昆仑倾圮，黄河倒流，《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大清王国、对中华民族的打击和震动是史无前例、惨痛无比的。

它让大部分中国人深感愤恨，既愤恨这个东洋鬼子的凶残贪婪，又愤恨朝廷的无能软弱，最后又把这种愤恨几乎全集中在李鸿章一个人的身上，众口一词骂他汉奸。昔日红得发紫的一代雄杰，如今落到通国不容的地步。他被革去一切实职，只留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龟缩在贤良寺里，忧郁孤独，门可罗雀。《马关条约》也让不少中国人深感失望，隔海相望的蕞尔小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在堂堂大中

国的面前低一截、矮一头，现在居然可以称王称霸，欲将中国并入它的版图，可见中国如今腐朽到何等地步！人口虽多，却一盘散沙；军队虽多，却形同乌合。许多人在摇头叹息，在自哀自怜：中国的命运不知将伊于胡底！也有少数强悍者，他们将失望化为怨恨，怨恨慈禧、光绪为首的整个满洲政权。他们认为都是这些关外来的满洲人将中国弄得如此一塌糊涂，使本来辉煌的中华文明蒙羞含垢，所有罪责应由满洲人来承担。自从明崇祯甲申年北京沦落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亡国，中国人至今已做了二百多年的亡国奴，只有驱逐胡虏，才有中国的复兴。他们在暗中结社立会，积聚力量，寻找机会，以四十年前的洪秀全、杨秀清为榜样，揭竿起事，光复汉室。《马关条约》也让不少中国人开始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作深入的思索。思索给他们最大的启发是：国家之所以如此受辱，其原盖出于弱，要使由弱到强，除加速发展以军事为主要内容的自强事业外，还要对有碍于自强的各种陈规陋习，乃至律令法则作相应的改变。这一批人多为士林中的热血青年和官场中颇思作为的开明派。张之洞属于这一种人，并因他的地位和办洋务的业绩，成了他们中众望所归的首领。

中国和日本发生冲突以后，张之洞一秉当年清流本性，态度强硬，力主以牙还牙，并主动为朝廷出谋划策，运筹帷幄。高升号运兵船被日军击沉后，其中有五个英国人为此丧生。张之洞向朝廷建议，联合英国一起来谴责日军的暴行。在战争进行过程中，他多次致电李鸿章，向他提出自己的军事建议。威海失手后，他甚至电商自己的老部下现已升为台湾巡抚的唐景崧，请他趁眼下日本国内空虚，派一支舰队奇袭日本本土。可惜，张之洞的这些努力均未奏效，事态的恶化，令他忧虑万分。



清朝士兵(19世纪70年代初期)

在李鸿章赴马关与日本商谈条约时，张之洞多次电奏朝廷，认为日本的条件太苛刻，对此万不可答应，否则中国将从此不能自立。不如拿这些银子购兵舰、募洋将，与倭寇决一死战。条约签订后，他又致电唐景崧和不久前奉命赴台筹办台湾防务的南澳镇总兵刘永福，要他们利用台湾绅民反对割台的民气，拖延交割，以便尽最后的努力，争取国际干涉，不让台湾从祖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然而，张之洞的这一切努力也都白费了。尤其令他痛心的是，在此生死存亡之际，他曾寄予重望的唐景崧与过去的战友反目，为着个人的权力名位而明争暗斗，不能合作对敌。经过一番反抗、抵御后，唐、刘二人先后渡海回归大陆，台湾被日本强行占领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占领便是整整的五十年。

痛定思痛，张之洞认定自强种种，首在强军。受命署理两江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组建一支军队，他亲自将这支军队命名自强军。自强军共有前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共计

近三千人。自强军聘请德国军官为教练，依照德国陆军的操典予以训练。它的区分兵种及各营统一于总指挥的特点，迥异于过去的湘淮军，使之成为一支朝野瞩目的新型军队。建军的同时，他又在江宁创建一所陆军学堂，以便为自强军培养既懂军事又懂外语的新式军官。

看着自强军在一天天长进，张之洞心里高兴。他设想今后还可以在湖北也筹建一支类似的军队。这天晚饭后，随他前来江宁的老友兼亲家桑治平，约他到自己的房里说话。

桑治平寓居督署的房间，在衙门西北角上。三十多年前的两江总督衙门，正是与京师紫禁城拥有同等政治地位的天王府。天王洪秀全请干王洪仁玕依照在香港所见的洋人教堂的样式，为他修造一座小型拜上帝会教堂。这座洋式教堂在王府西北角，全用花岗岩砌就，窗棂上装的是当时最为时髦的彩色玻璃。房顶做成尖尖的塔状，上面有一个铁制的大十字架。上下两层，除开一楼大厅外，楼上楼下共有六个大小单间。这里人迹少，极为安静，洪秀全常在这里做礼拜，读《圣经》。住在这里，他有一种与天父天兄直接对话的感觉。他说的话，天父天兄都能听到。恍恍惚惚中，他也常见天父天兄在向他指示方略，赐予智能。天王还常常在这里写诗作文，修改增补他的《御制诗文集》。有时，他看中哪个漂亮的女官，也会带到这里来幽会，为的是回避他众多的王娘和进府来请示机宜的列王天将们。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吉字营的一把大火，将天王府几乎焚烧殆尽，这座小教堂因为地处偏僻又是岩石建成而幸存。曾国藩将江督衙门从安庆迁回此地后，有人曾建议将这座建筑拆毁，曾国藩制止了。他说一座好好的房子，拆了可惜，留下还可以住人。他只叫人将尖塔和十字架拆掉，因为那是邪教的象征，代之以中国传统的人字形屋顶。也叫人将彩色玻璃取下，那是迷人心性的艳色，代之以中国传统的灰白皮纸。经过改造后的这所房屋，既舒适好用，又平实素朴，曾国藩便将之作为高等驿馆看待，专门接待来两江的朝中贵客。平时无人来则锁起。他自己仍守着湘乡农人似的简朴生活，这座驿馆他一夜也没住过。曾国藩的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数十年来，历任江督都没改变它。桑治平随着张之洞来到江宁后，为着对老友礼遇，张之

洞将他安置在这座署中驿馆里。柴氏夫人半年前过世了，他一人独居。来到江宁后，张之洞给他派了两个仆役，与他同住驿馆，以便随时照顾。

平时，桑治平都过来，与张之洞和大家一起在署中会议厅或书房里议事，这次为何将他请到自己的寓所来呢？在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落座后，张之洞笑着问：“仲子兄，你叫我到这里来做什么？莫非你在这里发现了当年洪秀全的遗物，叫我来悄悄欣赏？”

桑治平也笑了，说：“要有长毛遗物，也早叫人搜走了，还轮得到我？”

仆役献上茶后，桑治平叫他们不要再上楼了，他要和总督商谈要事。

“有一桩事，我事前没有和你商量，自做主张地办了，现在来向你请罪。”

“什么事？”张之洞一时摸不着头脑。

“两个月前，我私自要江宁陆军学堂派两个机敏的学生到天津出了一趟差，前几天回来了。”

“到天津去做什么？”

“到天津小站去实地考察一下定武军的训练情况。”

“我以为什么大事！”张之洞莞尔一笑。“这算什么，你不要神神秘秘的，事先告诉我也无妨。”

“我如先告诉你，你一定会说，那有什么可考察的，袁世凯那小子乳臭未干，他能有什么好招。”

“你料定我一定会这样说？”

“你一定会这样说！”

“真的是深知我心！”

二人相视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对袁世凯和他的定武军这样感兴趣？”笑完之后，张之洞郑重其事地问。

“香涛兄，这个袁世凯，我已注意多时了。听许多人讲，袁世凯有过人的胆识、气魄和才干，他把定武军训练得有声有色，本想亲自去看看，但我去反而不如陆军学堂的年轻人方便，于是让他们去先瞧瞧。听了他们回来的禀报后，我有些想法，所以请你来这个偏地方好好谈谈。”

看窗外，已正夜色四合了。桑治平起身，将窗帘拉上，室内的西洋玻璃罩大煤油灯光，显得更加明亮而柔和。

去年海战爆发前夕，袁世凯一连二十余通电报请求朝廷增兵朝鲜，但未得一字回音。袁世凯于失望愤慨中私自离开朝鲜回国，向李鸿章哭诉朝鲜局势危在旦夕的实情。李鸿章无力挽救朝鲜的政局，却赏识这位昔日战友的后代的清醒头脑。他为袁世凯担当“私自回国”的责任，向朝廷举荐这个青年才俊。朝廷没有指责袁世凯的擅离职守，比照商务代办的品级，给了他一个浙江温处道道员的官职。但袁世凯不想去浙江，在京城里磨蹭着，等待别的机会。袁世凯的运气好，一个绝好机遇果真让他等到了。一年前属于洋务派系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被委以重任，来到天津小站，招募训练新式陆军——定武军，这时他又奉命调任津芦铁路的督办，于是定武军军务处督办一职空缺。袁世凯看中了这个缺。定武军属洋务范畴，李鸿章是全国洋务的总头领，定武军训练场地在天津小站，属于直隶地面，李鸿章是直隶总督。毫无疑问，对于这支军队，李鸿章异常重视，并握有很大的发言权。于是，袁世凯便向李鸿章请求不去浙江而补这个缺。

李鸿章仔细听取了袁世凯的陈述，面容凝重目光深邃地盯着即将束装就道的温处道员。此人在朝鲜十年，几次平定危局，训练士卒，吃苦耐劳，尤其是极有政治头脑，有预见，判事明晰。十年来，他实

际上充当了中国在朝鲜的发言人。此人今年尚只三十五六岁，宽肩厚胸，两腿粗短，正是所谓主富贵的五短身材。特别是那两只眼睛，圆大乌亮，精气四溢，显示出远过常人的机灵和精神。袁家上两代与淮系渊源甚深，可以将他当做淮系后起之秀来培植。李鸿章拍了拍袁世凯肩膀，微笑着说：“慰廷，你就准备去补胡燏芬的缺吧。只是到了小站要好好地干，把定武军训练好，莫给父祖辈丢脸，老夫将寄厚望于你！”

一个月后，袁世凯果然奉旨改派小站定武军军务处督办。出身兵家有十年行伍经历的袁世凯，深知乱世军队的重要。他一到小站，便把定武军视作自己的性命之所在，以百倍于大清寻常带兵将领的激情，投入到军务之中。

袁世凯到小站不久，定武军的面貌便大有起色。军营号角嘹亮，甲冑鲜明，纪律严格，令行禁止。从将官到士兵，训练时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直把操场当沙场；不训练时，识字读书，听报告，开演讲会，军营如同学堂。尤其一事他做得最为大胆：原先一千五百人的定武军，半年之后扩大为七千五百人。先前最不起眼的小站，因定武军而弄得名声大噪，引起朝野内外、四面八方的注意，也因此引起了桑治平的关注。

关于袁世凯的练兵及所撰的军事著作，《梵天庐丛录》中《袁世凯》一节里有这样的说法——

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而得。名誉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孙、吴不足当其一盼也。继思古今学者，必有著述，以传于后世，兵学何独不然？况中国言新式兵学，尤推己为开山之祖，于是著书之心愈炽。然窘于材料，且苦笔难达意，乃谋诸门客某君。某君文人也，何知兵事？然剽窃成书，则其所长。闻言，即献策于项城，一、搜罗外国兵学书译本，采辑其精华，以供我使用；二、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以充我材料。盖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事点窜，便已成书，他人览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项城闻言，心然其说，佯叱之曰：“吾所谓著述者，名山千秋之业，岂比生员应试，以抄袭挟带为能事乎？”某君闻言，自愧而退，而项城自此亦不复言及著书事。久之，以他故辞某君去。于是别召一客，使之代笔著书，且授以方法，一如某君所言。此客见项城言有条理，知其于著述之事，阅历甚深，不敢轻视。未几，书成，名之曰《治兵管见》。一时王公大臣阅之，颇加称许，而项城赠代笔者数十金。其人嫌其轻，项城怒曰：“此书全系发挥我之意见，间有参考之书，亦我所指点采择，君不过一抄写之吏耳！我赠君数十金，已待君厚矣，何不自量也？”某闻其言，

不敢与论而罢。或又谓项城所著兵书，非止一种，有曰《练兵日记》者，有曰《袁氏兵法》者，有曰《新兵法》者，而市间翻刻之本，又往往合数种为一种，而另署以名，此则诚乃不可究诘矣。

“香涛兄，陆军学堂两个学生在小站住了半个月，受到他们很热情的接待，听了他们回来后讲的所见所闻，我有一些想法。我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从朝鲜回来的年轻人，不可小觑，他和他的定武军或许有可能成事。”

“是吗？”张之洞的嘴角边微露冷笑。“我听说袁世凯这家伙是个惹是生非的人。他在朝鲜仗势坐大，不把朝鲜君臣看在眼里。也不把日本看在眼里，这次战争的爆发，有人讲袁世凯负有重大责任，是他激怒了日本人，也得罪朝鲜君臣，把他们推到了日本人那边。”

“这些人说的也可能不无道理，袁世凯或许应该负有某些责任。我们今天不谈这些，我只是觉得袁世凯不是平庸之辈。实在地说，大清官场惹是生非的人并不多，今天官场太多的是平平淡淡、庸碌无为的官吏。它窒息了生机，加重了衰落，这其实更为可怕，更值得忧虑。”

张之洞当然不是一个喜欢平庸的人，他也多次听人夸奖过袁世凯。只是袁世凯没有两榜功名，走的这条发迹之路又不是他心目中的成功大道，说到底，只是不喜欢袁这个人而已。

张之洞说：“当今官场多平庸，你这说到点子上了。只是袁世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你为什么对他期许这样高？定武军将有可能成事，我们自强军今后就不能成事吗？”

桑治平笑了笑说：“我今夜特为和你谈谈定武军，正是为了让我们的自强军今后能成大事。”

他收起笑容，面容肃穆地说：“我在隐居古北口的时候，曾花气力研究过历史上的军队。从历朝历代的常规兵制到战争爆发时的临时调遣，从史书上的重大战役到著名的军事将领，尤其是近期的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我都曾对他们倾注过很大的兴趣。这样地研究过

后，我有一个认识：凡是能成大事能建奇功的军队，都是统帅个人的私家部队，而不是朝廷的官军。从古时的杨家将、岳家军到现在的湘军、淮军，都可证实我的这个看法。香涛兄，你想过没有，三十年前，建立功勋时的湘淮军，实际上就是曾家军、李家军。”

初听起来这是十足的离经叛道，细想起来却又不无道理。张之洞不露声色地盯着这位一直在辅佐自己却不愿接受任何官职的老友兼亲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说下去。

“我隐隐地感觉到，袁世凯走的是这条路子，也就是说，朝廷的定武军正在被他利用，将慢慢变成袁家军。”

张之洞心里微微怔了一下，问：“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说定武军将会变成袁家军呢？”

“眼下证据还不够，凭那两个学生半个月的观察，不足以构成凭据。不过，这个是次要的。他袁世凯今后能不能达到这一点，且摆在一边，我以为，他若是有心人，应该这样做，要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来做这件事。”

张之洞似乎听出点名堂来了，他沉住气，再听下去。

“当年我在古北口的时候，村子里的农夫平素务农，冬日里则赶山追兽做猎人。我有一个猎人朋友，他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猎人靠的是猎犬。猎犬的作用，平时追赶野兽，危急时则能救援主人，通常的猎人都买未成年的良犬来训育。但他家里却是从自家众多母狗所生的狗崽中，挑选好的来培育，故他家的猎犬比别人家的猎犬更忠心，更护主。这个猎人朋友说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自家的亲，别人的疏。”

桑治平喝了一口茶后，继续说：“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带兵上。带现有的兵，如同养半大的狗，带自己从无到有组建的军队，好比养自家生的狗，其间是大不相同的。但带兵与养狗又有大不相同之处。家生狗谁家都可以养，但自己组建军队，朝廷绝不会允许。非常时期虽

可例外，但粮饷的筹集却又大不容易。现在打着朝廷的名义招兵买马，户部解饷，各省供粮，岂不是天赐良机？袁世凯的聪明就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定武军，同时也就彻底改组了定武军，这支军队实际上是他的家养犬了。他之所以把全副心思投进去，不是他特别地忠诚、特别地要报效朝廷，他是为他自己在做事。你还记得那年广武军二百名军官随船到武昌的事吗？”

柴小荃著《梵天庐丛录》中《袁世凯》一节说到袁世凯智筹巨金之事，可以让读者更多地认识这个晚清大人物——

李文忠既薨，项城继任直督。两宫回銮后，国帑一空如洗，太后饬项城筹特别款项。项城欲使所属各富僚报效巨金，因于署设盛宴，折柬邀饮，道以己意。各官皆厉言窘状，所得俸金，不敷需用，婉词谢之。项城思得一策，会届岁阑，忽传天津蔚长厚票号执事某甲入署，伪言刻有大宗公款，欲存储贵号。某甲立允其请，询以需息金若干，项城曰：“三分。”某甲笑曰：“敝处存款，其子金至重不过八厘，若曰三分，实不能负担。”项城曰：“此官款也，不可以他项论。”某甲曰：“敝处惯与官场往来，所存之官款亦至夥，如某藩司三十万，某臬司二十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项城曰：“吾不之信。”某甲曰：“官保如疑吾言为伪，吾行取根账呈核何如？”项城颌之。及某甲携簿册至，正欲展阅，忽戈什哈告有客谒见，项城谓某甲曰：“子姑返，此簿册俟吾检阅后再交还也。”某甲唯唯出。越日，往索簿，阖人则以未核对，如是者数次，已届新年正月上旬矣。清例，每逢荐岁，印委各官必诣督轺贺禧。项城见名列簿册者齐集，乃同时传见，且留之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各官仍如前言以对。项城赧然变色曰：“吾颇闻公等各有巨资储蓄蔚长厚票号，胡均告我穷匮耶？”各官力辨其无，项城于袖中出簿册以示之，众一致不敢承认。项城曰：“吾固谓公等必无此造孽钱者，是必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也。”于是立以电话召票号执事某甲至，厉声斥曰：“适吾遍询各大人，咸谓并无巨款存汝号中，汝胡为假用其名？法当惩。”某甲俯首不答。项城曰：“既为人假冒，盍以是款入官？”乃不容置辩，派员偕某甲去，按册名提取，约百余万金。各官怅惘而退，徒呼负负而已。

“怎么不记得！”张之洞说，“为此还招来一道指摘的上谕。只是后来全力办铁政去了，顾不上办湖北新军，这批人也没好好用。”

“不瞒你说，我当时就藏有远图，只是未向你挑明罢了。六年过去了，那批军官已满身暮气，不能有所指望了。”

桑治平在心里叹了一口气，颇为当年的“远图”未酬而遗憾。张之洞瞪大眼睛看着，等待他的下文。

桑治平压低嗓音：“我们大清国，其实从嘉庆年间开始，就进入

了乱世。乱世中靠的什么，就是靠军队，有军队就有名位事业，无军队，则头上的乌纱帽总提在别人的手里。曾国藩当年在江西处于进退维谷的场面，借奔父丧来摆脱困境，但朝廷为什么在守丧仅一年便又叫他复出呢？不是因为他会打仗，而是因为湘军是他的。朝廷起复他，不是看重他曾某一个人，而是看重他手下的十几万湘军。李鸿章为什么能长保富贵尊荣，普天下的清流都骂不倒他，就是因为他手里有一支从淮军转化过来的北洋水陆两支军队。同时代对付长毛的，如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为什么四处流动，一事无成，就是因为他手下的军队，不是家生而是抱来的犬。袁世凯正是吸取了他袁家的祖训，改弦易辙，走曾、李的成功之路。”

张之洞听了这一番话后，终于忍不住了：“仲子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是不是要我借着这个好机会，把自强军办成张某人家的猎犬——张家军？”

“香涛兄，”桑治平面色庄重地说，“我知道，以我们之间十多年的相知和今日的关系，我说的话即便你不赞同甚或反对，都不会怀疑我的用心。”

“这是自然的。”张之洞平静地点了点头。

“那我跟你说几句或许你听了不大顺耳的话。”桑治平有意停了一下，望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儿女亲家，见他在凝神听着，便认真说下去，“自从甲申年来，你致力于洋务事业，将中国徐图自强的希望寄托在你所办的那些洋务局厂上。你的用心很好，为此花费的精力也很令人钦佩，并且已见成效。但说句实在话，里面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悲观地认为，不要说难以让中国自强，就连这批局厂本身能办得多久都还成问题。”

张之洞不以为然地说：“这些个话，我也风闻过。但既想要办大事，又想不要听到反对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洋务这种自古以来所没办的大事。总不能因有人怀疑，我们就不办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一向都全力支持你办洋务局厂。问题不少也

是事实，这桩事今后可以请蔡锡勇、念初等人来细细商讨，我今夜也不跟你谈这码事。我是说你办局厂是对的，但局势有可能不会让你顺利办下去。”

张之洞盯着桑治平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发起人

“干脆说白吧！”桑治平略作停顿后蹦出一句硬邦邦的话来。“依我看，局势极不安宁，说不定更大的混乱就要出现。今年春天京师的公车上书，在全国官场士林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朝廷失去威信，民心浮动，这是大乱将至的征兆啊！”

桑治平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的今年春闱前夕，在京应会试的各省举子，听说李鸿章在马关与日本人签订了割地赔款的条约后，群情激奋，在广东举子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一千多名举人集会抗议，又一起来到都察院请代为递交上奏朝廷的万言书，请求朝廷拒绝承认这个卖国的条约。千余公车联名上书，是史无前例的大事。这一事件很快便由京师传遍全国各地，激荡了一股从上到下、从官场到市井的久违的爱国正气，身处江宁的两江总督张之洞怎能不知？当年的清流砥柱是从心底里同情这批公车的热血之举的。不过，他并没有将此与大乱将至联系起来。

张之洞皱着眉头问了一句：“有这么严重吗？”

“我看差不多。”桑治平肯定地说，“大乱来到的时候，局厂还能办下去吗？你再想办也没法办啊，到那时真正管用的是军队。有兵，才可以平乱；带兵的人，才是国家的主心骨。但愿不再有长毛、捻子的事出现，如果万一出现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不希望看到袁世凯和他的定武军独占风光，我盼望你能做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自强军就是昔日的湘军、淮军。”

“你是叫我不要做别的事情了，就像过去的曾国藩，现在的袁世凯一样，全副心思来办自强军？”

桑治平慢慢地说：“我想，你也可以这样去做，把洋务交给别人，而自己一心一意办军队，把自强军牢牢地握在您的手里。”

“我今年五十八岁了，曾国藩办湘军时才刚过四十，袁世凯只有三十五六岁，我这把年纪了，能和他们比吗？能天天跟那些小伙子们一道去操练演习吗？”

“你可以不和他们一道上操场，但你可以和他们一起住营房，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去住。”

张之洞笑了，说：“那也不行。曾国藩那时只有办湘军一件事，袁世凯也只有一个督办军务的专职，我身为湖督又身兼江督，我怎么可以甩得开！”

“其实呀，只要你有心，这些事都有办法可想。你可以在自强军营里住上半年，这半年里湖督江督的一般事务都委托给别人，特别重要的事才亲自办，不会误事的。”

“难道说离开督署住军营，就可以将自强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吗？”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桑治平摸了摸下巴说，“掌握一支军队，关键在于控制这支军队的高级军官。你在军营住上一段时期，与军营建立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然后在这中间去物色去培养自己的人。若督办处的各位督办、协办，各营的管带都是你一手选拔提升的人，而不是现在的状况：督办由江苏提督兼任，协办是他的多年袍泽，各营管带及哨官都由协办任命。彻底改变这个状况之后，才可以说自强军是你的了。”

张之洞陷入了思索。桑治平这个设想是很对的：现在的自强军虽是经自己的手募集的，但名义上是朝廷的军队，实质上也还是在江苏提督的手中，自己不过是公事公办；倘若不再待在江宁，这支新式军队，也跟现行的绿营一样，与自己就无半点联系。世道乱时，不要说听你的号令去冲锋陷阵，即便让它为你办一丁点小事，也不可能做到。但是，让自己放下这大帅的地位，去做一个只有三千人的自强军的将领，张之洞却不屑于这样做。再说，这种越俎代庖的事，明显地违背了朝廷的制度。世道尚未乱，一道道大清律令摆在那里，倘若有人告你一个私营军队的罪名，也是一桩难以纠缠的官司案。想到这里，张之洞说：

“仲子兄，我已经老了，没有亲自指挥一支军队的魄力了。我只

是想为朝廷做一点强国强兵的实事，也不想把这支自强军当做个人的军事力量。这或许会令你失望，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说完，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这的确令桑治平大为失望，端茶杯的右手在半途中停住了。他凝眸望着眼前的署理两江总督，似乎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印象：他的确是老了！差不多白完了的发辫、胡须，就像制麻局里堆放的那些苕麻，零乱而没有光泽；瘦长多皱的脸庞，好比从热炕灰里扒出的一只煨白薯，惨惨的而没有血色；矮小单薄的身体靠在藤椅上，如同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因没有发育成熟而显得很不起眼。平时似乎不是这样的呀！须发虽白而面皮红润，身材虽小却虎虎有威。今夜怎么这等委琐而庸常！

桑治平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后说：“香涛兄，这些年的操劳的确耗费了你不少心血，以望六之年来亲领虎符，是有不少难处。我今夜向你提出一个要求，请你万不要瞻前顾后而不接受。”

要求？这么多年来，桑治平可从来没有提什么要求呀！“什么要求，你只管说，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呀，你所想要的，我还不尽力而为吗？”

桑治平浅浅一笑，说：“再过三个月，仁挺就要从武昌自强学堂毕业。我请你派他到自强军去，先做个队官，一年半载后升个营官，日后让他代替你来掌管自强军。”

婚后，仁挺进了武昌自强学堂，系统地学习英文、测算、机器制造等西洋实学。张之洞和桑治平都深感自己不懂西学，有意让儿辈弥补这一绝大遗憾。原本让仁挺毕业后进铁政局，跟着蔡锡勇、陈念初他们学洋务实业，这是张之洞和桑治平的共同愿望。在张之洞断然拒绝自领自强军的这一刻，桑治平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让仁挺来做这桩事，比起父亲来，仁挺自有许多不及之处，但同样也有许多超过之处。仁挺身材虽不高大，但他自小跟着桑治平学过不少拳脚功夫，身子矫健、灵活，宜于武事。虽没系统学过军事，但他懂洋文洋学，德国的操典，英国的武器，他只要去学，就会比别人快十倍百倍。更重

要的是，他只有二十五岁，如一轮初出地平线的朝阳，霞光万道，前途无限，已到望六之年的父亲和岳父哪里可望其项背！

“让仁挺到自强军去，这事我倒没想过，如果他愿意，也是可以的。”张之洞捋了捋长须。“不过，他在武昌学的不是军事，一到军营便做队官，也不合适，人家会说他仗老子的势力。”

桑治平说：“不说别的，就凭仁挺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他的测算学问，在五六十个自强军营、队官中就无人可比。仁挺缺的是军事方面的常识，可以先让他做个见习队官，过几个月再补实缺。若让他从士兵做起，何时才能走到掌管自强军这一步？”

“你不要因为仁挺是你的女婿，你就偏爱他，袒护他，我倒是并没有看出他有哪些过人的地方。你对他的期望是不是太高了？”

“仁挺是不是有过人之处，暂且不说，首要的是培养他，这是至关重要的事。这一点，近世唯曾国藩看得最透，做得最好。他说过，只要有中等之资质，若加以良好的培植，让他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可望做出大事业来。反之，一个有上等资质的人，若不幸而沉沦淹没的话，他也会一事无成。对曾国藩的这番话，我是深为赞同的。世间聪明人很多，能干出事业来的，不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罢了，绝大多数的人都沉没了，真令人痛惜。你的部属学生，你都着意培植，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难道对自己的儿子就如此苛求薄待吗？”

张之洞哈哈大笑：“仁挺有你这样偏袒他的岳翁，真是他的福气。好吧，就按你的办，让他到自强军。但有一个条件，先得在江宁陆军学堂读半年书，然后按别人一样的待遇，先做见习队官。他若真有才干，再循级提拔，千万不要揠苗助长，爱之反而害之。”

桑治平寄厚望于女婿，殷切期盼他尽快长成一株能挡风雨的大树。不料，风云难测，祸福相倚，因仁挺的来到江宁，反而铸成桑治平一生痛悔不已的大错！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书广雅遗事》里有一则王闳运叙说张之洞乘马阅兵——

王壬秋来鄂，之洞请同往洪山，阅兵式兵操。之洞曰：“所练之兵，可无敌于中国矣。”壬秋不答。之洞言之再三，壬秋仍不答。之洞曰：“汝以为训练未尽善乎？”壬秋曰：“毫无用处，我以乡兵二百人，徒手不持兵器，只携扁担、绳子，冲入军阵，可缚汝主帅矣。”之洞曰：“何故如此易易？”壬秋曰：“我语汝主帅，兵虽精锐，绝不能开枪杀手无寸铁之老百姓。二百人冲入，必有数十人冲至马前，长绳横撤，跪而祈命，汝即在绳网中矣。”之洞大笑曰：“汝真用兵如神。”后有人问壬秋曰：“先生对南皮，何以为此童稚之言？”壬秋曰：“南皮书生耳。彼阅兵乘马，马前引大帅旗，马首二人揽马辔，马腹二人扶马鞍，马后二人持马尾革带，前用一人握马鬃，一人牵马笼头，八人与马同驰骋，可谓乘八人马轿；而以四轿异我，载我后行，自以为元帅威风凛凛。我则以滑稽压其气焰，岂真能以乡人缚元帅乎？”又《湘绮楼说诗》云：“观操毕，宴于姚氏园（予戚武昌水陆街花园），藩臬道皆公服先候，梁鼎芬排列其中，但无顶戴耳。予揖南皮曰：‘今日马上劳苦。’”

二 桑治平决定跳出名利场，与初恋情人一道融入天地造化之中

仁挺在江宁陆军学堂仅仅学了三个月的军事学，江苏提督自强军督办程世寿为讨好制台大人，便将仁挺安置在最时髦的炮兵营中做一名见习队官。炮兵营共有二百五十余人，分为四个队：两个炮兵队，一个运输队，一个工兵队。炮兵营的管带林志宏原本就是江苏绿营的一个都司，曾由刘坤一派往德国学过半年的炮兵，会讲一点德国话，是个心高气傲的年轻军官。他任自强军的炮兵营管带，是程世寿的提拔。在林志宏的心目中，于他有恩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原江督刘坤一，另一个就是程世寿，对于张之洞，他并无私人感情。张仁挺在江宁陆校只待了三个月，便到炮兵营任见习队官，他对此颇有看法。看在程世寿的面子上，他没有拒绝；但对仁挺，他却以通常的仗父势的衙内视之，心里有着很深的偏见。炮兵营四个队，实际上是三个等级。两个炮兵队是第一等级。炮兵技术性强，招募时较严，待遇也较好。其次为运输队。最差的是工兵队，说起来也是当兵吃粮，其实干的全是挖土垒石头等粗活重活。故而工兵队招募条件宽松，只要是年轻有力气就行了。这里的四十几号人，多来自山野鄙夫市井游民和别的绿营中开缺的兵油子，最是散漫混乱难得管理。刚好原队官丧母请了几个月假回籍去了，于是林志宏便把仁挺派到工兵队，有意将这个癞痢头交给他剃。



刘坤一,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与张之洞等联合倡导“东南互保”

仁挺少不更事，不知工兵队里如此复杂。他一到队便立即对相沿成习的懒散漫漶的风气予以坚决整顿，严厉声称：自强军乃新式军队，为国家强大的希望之所在，绝不允许八旗绿营中的那种军营暮气在工兵队中出现。仁挺以年轻人的热血之气对待自己的职守，也决心把工兵队改造好，以此打下在自强军的基础。他规定了严明的纪律。

自己住在营房里，与工兵队的士兵们一起操练、演习、出勤、办差，毫不含糊。仁挺的小家虽然就安置在督署衙门内，从雨花台驻地回家也不过两个小时，他也只是半月才回家一次。仁挺在工兵队的表现，父亲、岳父甚是赞赏，工兵队里那些散漫惯了的兵痞子们，却极不满意。

工兵队里有三个最烦人的癡痢头。一个是四川人，姓魏，排行老么，人称魏么爹。一个是安徽人，姓罗，排行老二，人称罗二。一个姓于，江宁本地人，一脸麻子，人称于麻子。

魏么爹四十多岁的年纪，十五六岁时由一个做袍哥小头目的远房亲戚带到湘军鲍超的部下，过了近三十年的军营生活，是个十足的兵油子。魏么爹也没有娶妻小，时常找一些易到手的寡妇混混，几十年的饷银结余便都流入到那些寡妇手里，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积蓄。罗二家住皖北，八九岁就跟着做私盐贩子的父亲走南闯北，现虽只有二十八岁，却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无赖。于麻子才二十岁出头，是个好吃懒做的混虫。魏么爹把袍哥的那一套带进工兵队，对罗二、于麻子说，人的力量在于结团伙，当年湘军里袍哥会里的爷们，在军营称王称霸，连曾国藩都拿他们头痛。我们三个若结成团伙，就力量大了，谁都不能欺侮我们，工兵队里明里听队官的，暗里掌舵的就是我们。罗二、于麻子都拥护，于是三人结了拜把兄弟，魏做老大，罗做老二，于麻子做老三。

这三人连成一气后，果然力大气粗，工兵队里那些散兵游勇都怕了他们。队官真的拿他们没办法。张仁挺整顿工兵队，最先得罪的便是这三个袍哥兄弟。

这一天，张仁挺将工兵队带出营房十里外的一个荒山坡上，作一次筑炮台的实战训练。将四十五个士兵分成三组，每组筑一座炮台，三天内筑成。夜晚就住在临时支的帐篷里，不得回营房。

这是一桩苦差事，士兵们心里都不情愿，但又不能反对，只得硬着头皮去干。第一天下来，三个炮台都只挖了几尺深的脚基，炮台连个影子都没有。如果按这样的速度下去，五六天都不一定筑得起。张

仁挺心里焦急，训骂督促都不顶事。第二天一整天，才勉强砌上三尺高的墙脚基石。三个炮台上的人像商量好了似的，一样的懒懒洋洋、拖拖拉拉。张仁挺气极了，寻思着如何来扭转这个局面。

魏么爹新近在营房边又勾搭上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寡妇，两人正在热火的时候。魏么爹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小寡妇家里歇上大半宿，天快亮时才回营房。众人都怕他，明知他这档子事也不敢举报。魏么爹在帐篷里接连独睡了两个夜晚，心火烧得燎燎的，实在忍受不住了。这天刚吃完晚饭，他跟罗二、于麻子打了声招呼，便急急忙忙地赶回雨花台，一头钻进小寡妇的家。

第二天早上，三个炮台上的人已上个把小时的工了，还不见魏么爹来，罗二、于麻子也替他着急。这时，张仁挺来到炮台监工，见缺了魏么爹，便问他的棚长，棚长答不知，又问他昨夜在帐篷里睡没有，棚长答不在。张仁挺立时恼怒起来，心里想，正要找只鸡来杀给猴子们看看，不料恰好出了一只，非得好好惩罚不可。正在这时，他远远地看见魏么爹向工地这边奔了过来。张仁挺迎了过去，喝道：“姓魏的，你给我站住！”

魏么爹一怔，身不由己地停了下来。

“你昨夜到哪里去了？”

魏么爹在路上已想好一个对策，答道：“报告张队官，我昨天拉肚子，回营房拿止泻药去了。”

“止泻药呢？”张仁挺沉下脸来。

魏么爹没有想到刚到炮台边便被截住，更没有想到这个张队官如此认真，两只手在身上胡乱摸了几下后说：“报告队官，我是一路跑来的，药包在路上给跑丢了。”

“这是什么？”

魏么爹在上衣口袋里东摸西摸的时候，不小心带出了一角彩色丝

绢。张仁挺走上前，一把将丝绢从口袋里扯了出来，却原来是一方粉红色的手帕；顺手抖了抖，那手帕上绣了些荷花莲叶游鱼等图案。

旁边围观的工兵队一阵狂笑起来。这都是些想女人想得发疯的兵痞子们，见了这种女人的东西，无异于猫闻到了鱼腥，一个个大受刺激，探头探脑的，龇牙咧嘴的，口角流涎的，搔头抓腿的，真个是丑态百出，妒意横生。有两个平时对魏大恨得要死，但又畏惮不敢公开发作的兵丁，此时仿佛找到了报复机会，又觉得有靠山在后，平添了几分胆气，在人堆里小声骂道：“这个狗娘养的，老子们在流黑汗，他倒去嫖婊子去了。割了他的鸡巴，看他还有这份骚劲没有！”

张仁挺听到了骂声，知有人在支持他，劲头更足了。他对着身边的棚长下令：“把他给捆起来！”

棚长拿了根绳子，走到魏么爹身边，见魏么爹鼓着眼睛望着他，陪着笑低声说：“上司差遣，身不由己，你老委屈下。”

魏么爹发作不得，只得服服帖帖地给捆了。

张仁挺指了指前面一棵歪干松树说：“把他捆在那里，晒一天太阳，谁也不能给他一口饭一口水，让他结结实实地吃点苦头。”又指着棚长说，“你给我守着，若有人敢违背我的命令，军法处置，绝不讲情面。”

张仁挺听到人群中有人在说“办得好”，“还是张队官厉害”，心里颇为自得。

正是五月末的时候，天气已经很热了，捆绑在松树干上的魏么爹，被太阳晒得汗如雨淋，身上脸上蚊虫叮咬，两只手被牢牢捆住，动弹不得，又无饭吃，又无水喝，到了下午便头发昏，眼发黑，整个人都蔫搭了。幸而他的两位把兄弟趁着棚长撒尿离开的空隙，送几次水给他喝，不然，这个年过四十的老兵油子真挺不过来。直到天黑，才解除处罚，喝水吃了点饭，魏么爹仿佛有种从鬼门关里打了个转身的感觉。张仁挺如此狠狠地治了下魏么爹后，果然让那些士兵亲眼看

到这个公子哥儿出身的见习队官不好惹，施工时再也不敢偷懒，都拼命干活，前两天的误工被夺回来，三个炮台只延误半天时间，终于修筑成功了。张仁挺初战告捷，却不料因此埋下祸根。

回到雨花台驻地后，魏么爹做东，请两个把兄弟喝酒，表示谢意。酒席间，魏么爹谈起那天的受苦受辱，对张仁挺恨得咬牙切齿，要两个把兄弟帮忙出个主意，报这一箭之仇。三颗脑袋凑在一起嘀咕了好长一会，终于设下一条毒计来。

过了几天，便是五月份的休沐之日。当时一般衙门是每旬一个休沐日，军营严些，半月一个休沐日，通常安排在十五和三十两天。休沐日军营放假，士兵们也可进城去买点东西或下馆子。

仁挺平时住军营，一个月內也只有这两天才回到督署去看望父亲和妻儿。这次仁挺特别想快点回去，因为上次休沐日刚好有急务，他没有回家，有一个月未见妻子和刚生下两个月的儿子了。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逗他喜爱。想起美丽的妻子和憨稚的儿子，仁挺的心里就布满了温馨。下午，他匆匆和士兵们一道吃完晚饭后，便急忙离开军营，进城回家。

来到朱雀巷附近，被两个从后面追来的人赶上。

“张队官，远远地看着像你，原来果然是你，回家去呀！”

张仁挺一看说话的是于麻子，遂点点头打招呼：“进城来啦！”

“张队官，今天是我的生日，特为邀小于子来喝杯酒，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真是万幸。”

张仁挺转眼看时，说话的是罗二，笑笑地说：“喔，今天是你的生日，祝贺你呀，二十几啦？”

“二十八岁啦！”罗二咧开嘴笑了笑说，“张队官，您一定要赏我一个脸，答应和我们喝两杯。”

张仁挺为难了。他巴不得下一步脚迈过的就是自家的门槛，哪有心思在这里和这两个他实在看不上眼的小兵一起喝酒。“过两天吧，过两天我们再喝！”

“你规定的，军营不能喝酒，过两天怎么能喝？”

“张队官，你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丘八吧，不肯赏脸！”

“张队官，要是平时呀，我们也不敢斗胆请您喝酒。今天是生日，又恰巧在这里碰上了，您不喝，也太看不起我们了。”

于麻子、罗二一人一句，说得张仁挺犹豫了。带兵还得要爱兵呀，这是岳父大人一再叮嘱的。爱兵如子，这是历代名将的共同特点。有儿子过生日，做父亲的不庆贺吗？何况在城里这样巧遇，不和他们喝两杯，也是说不过去的。

张仁挺答应了。两人兴高采烈，拥着队官走进旁边的一家小酒店。罗二、于麻子一边说着奉承话，一边劝酒。仁挺毕竟只有二十六岁，经不起如此劝，几杯酒下肚便失了分寸。三人你一杯我一杯，直喝了个把小时，都有七八分醉了。仁挺也不想喝了，迈出酒店门槛时，脚步有点趑趄趑趄的，于是，罗、于二人一人一边搀扶着仁挺往督署走去。快到督署大门时，罗、于二人说：“衙门我们进不去，张队官您自己走吧，我们就此告辞回营房了。”

这一路被风吹着，仁挺觉得酒醒了许多，便说：“不要你们送了，你们赶紧回去吧！”

仁挺走进督署时，守门的卫兵见二公子走路有点歪斜，忙过去扶他，闻着满嘴酒气，知他喝了不少酒，关心地问：“醉没醉，要不要扶？”

仁挺不想让督署卫兵知道他喝醉了酒，便挥手说：“我没醉，不要你们扶。”

说罢，径直向里面走去。卫兵见状，也没有再去搀扶他。两江总

督衙门的西面，三十年前是天王洪秀全的西花园。西花园里有一个人工挖掘出的池塘。这口池塘又大又深，里面种着荷花，养着各种名贵的观赏鱼，池塘里还有一艘硕大的石舫，通过一座九曲回栏与岸边联系着。池塘与石舫给西花园增添了许多美色。因此，尽管是长毛头子留下的东西，大清的历届总督都笑纳不废。仁挺的家便在这池塘的北边。

当下，仁挺沿着这熟悉的池边小路向家里走去，冷不防，从花草丛中钻出一个身着夜行服的蒙面人来。

那人从背后没发出一点声音地来到仁挺的身边，待到仁挺发现有人时，他早已被那人举了起来，没来得及叫喊，便被投入池塘深处。仁挺本不会游水，又加之喝醉了酒，浑身无力。他在池塘上上下下地窜了几下后便沉了下去。可怜一个前途似锦的制台公子，一个闺中娇妻稚子盼归的年轻男人，便这样在自家门前的池塘里活活地被淹死了。

第二天中午，当仁挺的尸体浮出水面时，整个总督衙门立刻像满锅沸水似的闹腾起来。张之洞闻讯赶到池塘边时，桑燕早已哭倒在丈夫的身边，晕死过去。桑治平也是老泪纵横，紧紧地握住女婿那早已僵冷的手。看着一个月前尚神采飞扬地对他讲述自强军内的种种状况，对自己的见习队官业绩充满信心的儿子，如今却这样全身浮肿，脸色铁青地凶死在衙门里，张之洞只叫了声“挺儿，你怎么会这样”，便立时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颓然倒地。

醒过来的时候，张之洞已躺在自家的床上，旁边围满了人。他的情绪已安定许多。

他望着佩玉问：“虎子妈怎样？”

虎子是仁挺出生才两个月的儿子的乳名。

佩玉道：“她昏睡在床上，还没醒过来。”

张之洞又转眼对女儿说：“我这里没事，你和你姨这几天都到你

二哥屋里去，照顾你嫂子和侄儿。”

准儿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看到大根在旁边。他对大根说：“仁挺怎么会死在池塘里，你代我去请江宁县令一定要查清楚。”

“四叔，”大根走前一步说，“昨天下午，江宁藩台、江宁县令都来了，还带了一批仵作，将二少爷全身细细地看了。二少爷身上有很重的酒气，头部、喉部、胸腰部这些要害的地方，也没发现被击打的痕迹。仵作们说，初步估计，二少爷可能是喝多了酒，失足摔到池塘里去了。又据门卫说，他们是昨夜十一点多钟看到二少爷回来的，满嘴酒气，走路也走不太稳，要扶他不让扶。”

张之洞闭着眼睛，一滴滴浑浊的泪水从眼眶里不停地流出。好长一会儿，他才将督署总巡捕叫到跟前说：“你去对江宁藩司和江宁县令说，此事不要闹得满城风雨了，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失足落水的。只是仁挺死得很蹊跷，他一向不多喝酒，怎么会醉到这种地步？他说工兵队复杂，要下死力整顿，是不是得罪了人，别人有意害了他？这事没有根据不能乱说，还请江宁县和自强军督办处一道去细细查访。”

总巡捕安慰道：“大人好好将息，要为国家保重。二公子的事，我一定会叫江宁县和自强军严密查访，弄个水落石出。”

仁挺的葬礼完后，大根带着一班子人将他的灵柩运回南皮原籍落葬。

那夜将仁挺丢下池塘的蒙面人正是魏么爹。这个老兵油子犯下这桩伤天害理的事竟然如同无事一般，依然和他的两个把兄弟在工兵队里吃喝混日子。江宁县和自强军督办处密查暗访了好一阵子，也没有查出什么线索来，遂一致认为张仁挺是酒醉落水，与旁人无干。这桩督署衙门的大奇事，风风雨雨半个月后，也便渐渐平息了。

九月二十日，子颀卒于江宁督署。（夜半经园池，堕水而卒。）

除老父、娇妻外，仁挺的死还给另一个人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此人便是他的师傅、岳翁桑治平。十年师生，本已情同父子，这三年来又做了女儿的丈夫、外孙的父亲，情谊加上血脉之间的联系，使得桑治平悲痛不已。桑治平在仁挺的身上，寄托了重大的期许。

刚离开古北口，跟随张之洞来到山西的那几年，桑治平对自己仍抱着很大的信心；相信可以借助张之洞的权位来施展自己钻研多年的管桑之学，趁着眼下年岁尚不大精力尚充沛的有利时机，再拼搏一次，以期不负平生。

来到两广后，张之洞力倡洋务，在念初等一批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面前，尤其在后来办铁厂、枪炮厂、办布纱丝麻四局等洋务局厂的过程中，桑治平强烈地感到了自己与念初等人之间的距离。这距离不仅是两辈人之间的代沟，更是中国传统治术与西方科技之间的巨大差异。桑治平常常想：导中国于富强的，看来应是来自西方的那一套学问，不可能再是中国的传统治术；包括自己多年来所潜心探索的管桑之学在内，或许都要向西学洋技让步了。

每当这种时候，桑治平心中常会涌出一股浓重迷惘感和失落感，也因此而萌生过再度归隐的念头。然而桑治平毕竟没有归去，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为着仁挺。

桑治平想：自己是年岁偏大，不可能再攻西学洋技了，但仁挺还不到二十岁呀，他还可以学洋文读西书，以后中西会通、华洋兼资是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为国家造就一个人才，为自己赢得良师的称赞，这不也是中国士人的美好抱负吗？为此，他把尚在度蜜月的女婿亲手送到了武昌自强学堂，让他拜红毛蓝眼睛的洋人为师，读英文，学测算制造。女婿在洋学上的长进，使桑治平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但是也就在这几年里，念初对湖北洋务局厂的批评，又常令他忧虑。

念初多次在他面前讲铁厂枪炮厂的弊病：贪污、浪费、懒散、无序、人浮于事、裙带风气重，这些弊病正在吞食局厂的躯体，污染局

厂的光彩。员工大部分不懂技术，扼控局厂大权的又都是些不知管理只想做官的候补道府，再加之湖北官场，从巡抚到州县，真正支持办洋务的人寥寥无几，不敢公开反对，只是碍着一个张大人而已。念初常常感叹：中国的洋务事业，好比一只黑夜航行在大海中的木板船，没有光明，没有导航灯，风浪大，自身能力小又孤单无援，走一步算一步，随时都有被风浪打翻的可能，前景实在渺茫得很。

桑治平听到这些话后，对眼下红红火火的湖北洋务，常会无端冒出火灭政息的预感来。

去年秋冬的战事和今春京师的公车上书，更给桑治平敲起了警钟。一次割地三大岛，一次赔款相当于全国两年的收入，京师辇毂之地，千余名应试举子集体抗议朝廷。这三件事，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就在举国悲愤的时候，颐和园的太后六十大寿庆典，依旧靡费奢豪地如期举行。日本的太后是卖掉首饰买军舰，中国的太后是用买军舰的银子来修园子，而且一天四万两银子的花费。这个老太婆，半月就要花费掉一艘吉野号，两个月就要花费掉一艘超级主力舰，一年就要花费掉一支全国性的海军。

有如此太后在朝，绝不可能建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气氛，只能促成亡国败家、改朝换代！大清国或许不久就会有大乱，乱世中谁还来办洋务局厂？那时要的是军队。当张之洞署理两江、办起江苏自强军时，桑治平就想过，应该劝张之洞效法当年的曾国藩，将自强军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若大帅本人不愿意，则由少帅去代行其职！

仁挺当自强军队官的那几个月，是桑治平近年来最为欣慰的日子，谁知飞来横祸，夺走了未来自强军统帅的年轻生命！

桑治平终于病倒了。病榻上的桑治平思前想后，心中满是忧伤。他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这该不是上天在警示我，济世之梦不要再做了？

一生以功名事业为追求目标的桑治平，在大梦初觉的日子里，一面与宏抱伟图渐离渐远，一面却对情感世界的向往与日俱增。

柴氏去世又将近一年了。回忆与柴氏结缡的二十五年岁月，他发现，于柴氏，居家过日子的成分多，爱恋的成分少。

他一生真正眷恋的历时愈久思念愈深，常常是无须想起便悄然袭人心头的，却是在他情窦初开时，那个肃府小丫环送给他的含情脉脉的目光和纯情少女的温馨。在刀光剑影的热河行宫，在漂泊寻觅的孤旅村舍，这目光和温馨，常常会不期而然地浮出，成为前行的动力，中宵的慰藉，有时，甚至会是他生命的全部。就在与柴氏做夫妻的年代里，它有时也会像遥远天际边的一点星光，向他闪烁着神秘的魅力，令他生发出一股急欲奔去的冲动。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香山城的巧遇。当看到秋菱为他做的二十四双鞋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得知念初是自己的儿子和为了这个儿子，秋菱屈身做妾和年轻守寡的坎坷经历时，桑治平的心被重重地震撼了。

他全身充满着被爱的幸福，感受到两情相爱的真挚与久长；然而，他为此也增添了深重的不安：今生今世，对秋菱的亏欠太多太多了！

他恨不得立即就与秋菱破镜重圆，再谱一段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但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有柴氏在室，他不能因一个女人而去伤害另一个女人。就这样伸手便可得到的熟果，又眼睁睁地看着它悬挂在枝头，一拖就是七八年了。如今柴氏已谢世，障碍已消除，若依旧让两颗火热的心各自凉着，这一辈子还圆不圆梦，“弥补亏欠”云云，岂不成了空话？

桑治平借江督提塘处向香山县发了一封急函，仍与小儿子一道住在香山县城的秋菱很快便收到了这封信。

秋菱早已从念初的来信中知道仁挺淹死的事，但她不知道桑治平为此已在病榻上躺了三个月。此刻的他需要自己到江宁去陪陪，秋菱还有什么犹豫顾忌的？她让小儿子送到广州，然后自个儿在广州搭乘一艘直接驶达江宁的海轮。经过半个月的海浪颠簸，终于抵达江宁，

在苍茫夜色中来到桑治平的身边。

与上次相比，病中的桑治平明显地消瘦了，唯独两只眼睛依旧明亮清澈，与三十多年前的肃府西席没有多大区别。秋菱急切地问：“哥，你害的是什么病？”

“哥”，这一声当年在肃府中背着人被秋菱叫了千百遍的称呼，今天再次响在桑治平的耳畔，令他激动难抑，三十多年前的岁月，仿佛被这一声轻轻的呼唤给唤回来了：他们携手回到了肃府的初恋时代，回到了那个奔腾着热血与情爱的秋夜……

五十出头的秋菱虽身板依然硬朗，但面容到底没有过去的细嫩、鲜亮了。岁月就像无形的霜风，吹干了人身的精血，凋零着人生的青春。一股更强烈的珍惜生命、把握幸福的意念在桑治平的心中油然而生。害的什么病？这病可多啦，有对仁挺的痛惜，有对事业的迷惘，有对来日苦短的忧虑，更有对多舛命运的哀伤。总之，害的不是身病而是心病。他希望在今后，再慢慢地与她诉说衷肠，而眼下，他更希望秋菱能和他一道去选择一种全新的人生暮年。

“我害的病，连医生也说不清楚。这些天已好多了，此刻见到你，差不多就全好了。”桑治平望着秋菱，两眼流露出喜悦和兴奋：“秋菱，你一路上受了许多辛苦，你不会怨我千里迢迢叫你来，太过分了吧！”

“看你说的！”秋菱轻声地说，“嫂子不在了，你在病中能想起我，这是你心里有我，我哪能不来？莫说江宁还不太远，即便是关外、西北，我也会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就飞到你的身边。”

“谢谢你。”或许心中太激动，也或许是大病初愈，腿脚乏力，桑治平两腿微微发抖，半天挪不开步伐。秋菱忙跨过一步扶着他。

“秋菱！”桑治平伸过手去，将秋菱的双手紧紧地握住。这双手，曾经是那样的丰润柔软，那样的温馨可人，而今尽管已没有过去的光泽和细腻，但它温情依然，馨香犹存！摸着它，桑治平的心中充满暖

意，全身的活力在瞬间已被激发。

秋菱没有将手从桑治平的手中抽出。在桑治平的抚摸中，秋菱感受到爱意的绵远，青春的复苏。在大变突来后的惊恐日子里，在三十多年空落苦寂的岁月里，秋菱曾无数次地渴望得到桑治平有力的支撑、爱的滋润，也曾千百次地梦见两个有情人紧紧地依偎着、幻想着，但今天，当这一切都真实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却又因过分的激动而心绪慌乱，不知所措。

两人相向而坐，思绪万千，却一时无言。

“秋菱，”沉默好一阵后，桑治平先开了口，“那年念初结婚时，我特为换上在香山拿的那双鞋，你注意过没有？”

秋菱点了一下头，心中蜜蜜融融的。

“你为我去热河做的那双鞋，我一直舍不得穿。我现在穿给你看。”

桑治平说着，从身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包来。秋菱眼睛一亮，这块蓝底白花家织布，正是当年她亲手从箱子里挑出用来包鞋的，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再次见到它，依然光鲜如新！

打开蓝布包，里面露出一双男式布鞋来。这双她一针一线饱含着情与爱所纳出的鞋子，鞋底仍然白净无染，显然还从没有穿过。鞋子依旧，纳鞋的人却再也不是当年的妙龄少女了。重睹旧物的一刹那间，秋菱有一股悲凉的沧桑感。

桑治平慢慢地换上新鞋，然后离开椅子站起来。在秋菱的搀扶下，来回踱了几步。

“秋菱，这鞋子穿在我的脚上好看吗？”

一股从心灵深处涌出来的笑意，布在秋菱那被岁月剥蚀、被海风吹皱的脸上。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却没有说一个字。

蓝花布包的这双布鞋，其实包的是秋菱的一颗心，是秋菱当年的青春憧憬。她想像着：等他一回来，便和他商量婚嫁的事情，由他向肃相去请求。若肃相宽宏大量的话，是可以放她出相府的。若肃相不同意的话，她就向肃相请求，以公子考取秀才作为交换条件：明年公子考取秀才了，不要任何酬劳，只要放她出去就行了。她相信对他来说，这不是难事。从小失去家庭欢乐的穷苦丫头，是多么渴望得到爱情，盼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啊！谁知世事竟如此不可预料，人生的遭遇竟是如此坎坷。热河行宫的那场政变，不仅摧毁了烜赫一时的肃府，也打碎了她的美好追求。她突然觉得自己好比一个遇到灾难的船客。大船沉没了，她成了一个无辜的受难者，是死是活，漂向何方，归于何处，都只能闭着眼睛听天由命。虽说后来没有死，也有了丈夫和家，但这一切都不是当初的设想。就像鱼翅和粉条一样，看起来相差无几，亲口品尝者则知道滋味是根本不同的。

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候，香山巧遇，带给她无比的惊喜。她也曾因此燃起过一星圆梦的火苗，但无情的现实很快便将这火苗给浇灭了。“能够有这样的结局，也算苍天没有亏待自己了。”这些年来，秋菱在每一次的思念之后，便都这样自我安慰着。

“歇一会儿吧！”秋菱将桑治平扶到椅子边。“你病还未全好呢！”

“秋菱，”桑治平望着坐在对面的梦中情人，深情地说，“你这次就别回香山去了，我们结合吧！让我伴着你，也让你伴着我，共同酿造一段美好的晚年吧！”

秋菱先是一愣，随即便是酸甜苦辣种种况味一齐涌上心头。盼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句本是三十多年前就应说出的话，却因别人的争权夺利而推迟到今日，本应是“美好人生”，却变成了“美好晚年”！

这是甜，还是苦？这是幸福，还是不幸？望着窗外的那轮明月，它依然如当年一样的皎洁明亮。月亮呀月亮，三十多年，在你不过一眨眼工夫，但对一个人来说，它却是半辈子！

秋菱的眼眶里泪水涟涟，好半天，她才说了一句：“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还要结合吗？”

“要，要！”桑治平连连说，“就算活到八十岁吧，也还有二十多年的日子哩。陈酒要比新酒香，夕阳更比朝阳美，我们好好合计下，把这二十多年的日子安排得快快乐乐的。”

秋菱抹掉眼角边的泪水，说：“怎么安排法，你说给我听听。”

“首先，我要辞掉这份幕友差使。”

“辞职？”秋菱有点惊讶。“张大人会同意吗？”

“我要说服他同意。”桑治平郑重地说，“我在名利圈子里兜了大半辈子，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个圈子其实很窄，人只有跳出名利场，才会领略到天地的宽阔。离开肃府后我在大江南北漫游了好几年，看到了宇宙的壮美、山川的雄奇，只是因为心里总在想着找你，没有很好去感受；后来在古北口隐居好些年，因为心里老想着建功立业这档子事，也没有仔细地去品尝生活。这一两年来，我开始悟出了一个道理：名利不必去追求，事业也不是你想做就能做得成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好好地享受人生才是正事，而人的生命也只有融于天地造化之中，才能得到大美；必须跳出名利场这个小圈子，才能进入大境界。有你在一旁，我的心灵算是有了真正的依托。我要和你携手融于大美，就像当年范蠡携西施泛舟太湖一样。我想张大人会理解的。”

秋菱一时还不能琢磨透桑治平心情变化的大道理，作为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本能地认可桑治平的这种选择。

“离开总督衙门，我们将到什么地方去住？”

“在张大人幕府里做了十三四年的幕友，我已积蓄了四千两银子，粗茶淡饭，够我们用了。我们可以回我的洛阳老家去住，也可以四海为家，随处租房子住。”

“好！四海为家更好！”秋菱的脸色开始明朗起来，稍停一会，她

又担心地说：“我还没有跟儿子们说哩，奶奶都做了八九年，五十出头的人了，还要出嫁，儿孙们会看笑话的。”

桑治平笑道：“耀韩怎么看，我还不大知道。但我们的念初，我想他一定会赞同的。他在美国近十年，受的是西方教育，西方女人改嫁再婚，是很普通的事，念初对这事一定会是开明的。哥哥都同意了，弟弟还有什么话说？万一他们兄弟还有点迟疑的话，就干脆把事情的原委都给他们挑明了！”

“别，那些事千万别告诉他们。”秋菱的脸红了起来，急忙止住桑治平的话。

桑治平开怀大笑起来，快乐给他带来了力量。他发现自己的病顿时好了七八分，趁势把羞涩而喜悦的秋菱搂入怀中。

三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的这两句诗给张之洞以启示

果如桑治平所料，念初很快便从武昌给两位老人发来了贺信，祝贺他们这段美好的黄昏恋，到时他要代表弟弟和陈氏家族出席婚礼，致辞祝贺。儿子的这种态度，令秋菱极为欣慰。一切都就绪后，桑治平向张之洞正式辞行了。

“仲子兄，这太让我意外了。”张之洞压根儿也没想到跟着他十几年相处极为融洽的好朋友，会突然向他辞别。“若是对我对总督衙门，或是对别的人有什么不满意之处，你尽管提出来，一切都可商量，只是请你务必不要离开这里。”

张之洞的这番真情实意，倒使得桑治平为自己的这个决定有一丝不安了。他沉吟片刻，只得以实相告：“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贾太傅。贾太傅责备自己未尽到师傅之职乃至于忧伤而死。仁挺死于非命，我这个为师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内心忧伤，方寸已乱，每一见到西花园那口池塘便悲从中来，我理应长归田庐，息影山林了。”

作为仁挺的父亲，张之洞这段时期的心情岂能好过？但他生性坚强，深知身上所负担子的沉重，不得已而强打起精神处理日常事务。得知桑治平的辞职乃是出于仁挺的缘故，张之洞是又感激又惭愧。他沉痛地说：“仲子兄的这番心情，让我愧谢交集。我是仁挺的父亲，仁挺二十五岁便走了，我心里能不难受吗？他死于非命，我能不自责吗？眼看你的女儿年纪轻轻便已守寡，小孙子不满周岁便成了孤儿，我的心里痛苦万分。”

张之洞不觉语声哽咽起来，他停了停，喝了口茶，把涌挤到眼眶边的泪给强压了回去。

“但我痛极之时也能自解，一来死生有命此乃天意，而非人力所能勉强。我一生经历这种打击太多了。四岁丧母，二十岁丧父，二十余年连丧三妻又痛失娇女，我恨天公对待我太残忍，恨极之时，也只有以此自解。二来仁挺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了，死于非命，做父亲的自然有责任，但已不是重要的了，这责任首在他自己。我今天也以这两则反思来规劝你。你一不必太悲伤，二更不必自责失职。仁挺早已独立办事了，并非在你跟前读书的学童，他与坠马而死的汉梁王还是有别的。你千万不要因此而离开这里。”

桑治平本来还想对张之洞说，他对眼下他们共同从事的这个事业也已失去了信心，洋务局厂也罢，自强新军也罢，大概都不可能导中国于富强。话已到嘴边，他还是咽了下去，他实在不忍心挫伤了张之洞的心。他知道，局厂、江苏新军，费尽了张之洞的心血，已是其生命的一部分。此时说这种话，无异于在他心头上插上一把刀。他又想干脆把与秋菱这段情感故事说出来，取得张之洞的谅解。念头刚起，他便觉不可。说出那段往事，无疑就会露出自己“肃党余孽”的身份。对于大受慈禧宠信官运红极的总督来说，张之洞如何接受得了？但什么理由都不说，此举岂非突兀得不可思议？想来想去，他决定有所保留地托出与秋菱之间的关系。

“香涛兄，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念初的母亲是我的表妹，我与她从小订的娃娃亲，后来不幸分散了，直到那一年我去念初的老家香山

县，才奇迹般的重逢。现在我也是一个人了，我准备与她完婚。一场三十多年前就该完的婚，不料竟推迟到晚年。”桑治平无可奈何地凄然一笑。

张之洞只从念初口里知道桑治平是他母亲的远房表兄，却没有想到还有“娃娃亲”一层在内，张之洞高兴地说：“这样说来，我与你是亲上加亲了。你和念初的妈完婚是桩大好事，但这与你离开这里没有任何联系呀！”

桑治平说：“念初妈离开老家四十多年了，很想回家去看看，我也是离家三十多年了，也想念家乡的亲人，我们准备结伴回河南。杜甫说青春做伴好还乡，我和她这是老来结伴好还乡了。”

说罢，苦笑几声。

张之洞说：“回乡探亲，这是应该的，我不拦你，放你半年假如何？”

桑治平停了片刻说：“念初妈想在家乡多住几年。”

张之洞沉默了，心里想：他是要陪念初妈在老家住，怪不得要辞职。失散几十年的娃娃亲，是应该加倍珍惜。尽管老大舍不得，张之洞也只得同意：“我实在不忍心打扰你们的这番情感，只能遵命。只是十多年来你不图名利，不图地位，一心一意辅助我为国家做事，我对你有说不尽的感激。”

听了这话，桑治平的心中涌出一股浓重的伤感来。他咽着嗓子说：“香涛兄，不说这些了，人生聚散，乃是缘分。我才具有有限，不能为你做更多的事，此生能参与你的一系列大事业，尤其是镇南关大捷，为疲惫多少年的大清国赢得一场大胜利，虽然后世说起这场战争来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桑某人曾经为此潜赴越南会见刘永福，但我私心还是欣慰无比的。要说感激，倒是我要感激你，是你的经纬大才，让我多多少少品尝了抱负施展的那种愉快感觉。”

张之洞听出了话中那些时隐时现的幕友情绪。幕府中的人员，有

的确实为主人出过很好的主意，有的还亲身参与事情的成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在事情的结束获得属于第一位的荣耀。他们总是辅助者，有的甚至提都没被人提起。压抑委屈之感，为人作嫁之叹，是幕府独具的气氛。这就是幕友情绪。宽厚的主子，幕友的情绪会平和些；与主子有不一般关系的幕友，此种情绪更会平和些。张之洞待幕友算是宽厚，桑治平与他的关系又非比一般，故佐幕十四年来，张之洞才初次感觉到桑治平其实也有通常的幕友情绪。他暗自责备平日自己粗心了忽略了。张之洞想起二百年前的一个故事来，带着情感说：“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与他的幕友陈潢之间的友谊，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主宾之间的佳话。康熙十年，礼部侍郎靳辅外放安徽巡抚。离京南下经过邯郸吕洞宾祠，见祠内墙壁上有一首题诗：四十年中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向先生借枕头。靳辅正欲觅一个好幕友，他从诗中看出这正是一个有才学而不遇时运的落魄者。见题诗墨迹未干，知其人尚未走远，便派人四处寻觅，果然找到了。题诗的人名叫陈潢，乃浙江钱塘一个落第秀才。靳辅与陈潢谈了一天一夜，二人深相契合，互为知己。靳辅请陈潢佐幕，陈欣然答应。靳任皖抚六年，陈亦随之六年，二人亦主亦宾，亦师亦友，几无尊卑上下之别。后来靳迁升河道总督，陈又随之赴任。辅佐靳治理黄河，成效巨大。靳不没陈之功，当康熙南巡至河工上时，靳当着康熙面奏陈之功，康熙授陈金事道。后来，靳遭小人之陷被革职，陈也受到牵连，冤死狱中。四年之后，靳复职。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已死的陈潢申冤彰绩，又将陈之遗作编为《历代河防统筹》一书刊印，亲自为之作序，将陈潢的治河业绩传播于世。我读前代史乘至此，总免不了为之感慨再三。”

桑治平插话：“靳辅、陈潢之间的友谊，我也曾听人说起过，的确令人感动。”

“这些年，我每每将你视为陈潢一类的人物，也愿意做一个惜才爱才真诚待友的靳辅。只是你一再拒绝举荐，所以至今仍是一个布衣，这是我于你有亏之处。”

桑治平笑道：“这的确是我一再拒绝的。你不要有亏欠之感。”

“宦海多风波。即便像靳辅那样一心为国的人，也遭人之害，连累了陈潢。我其实也时常有辞家归里的念头，只是身为疆吏不能自由而已。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也不知哪天又会遇到一个徐致祥式的人出来跟我作对。你可以随时退身，这就是你胜过我的地方。我同意你的选择，只是，我有两个要求，你务必要接受。”

见张之洞已经允诺，桑治平有一种轻松感。他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会不遗余力的。”

“第一，十多年来，你披肝沥胆为我做了很多事，帮了很多忙，远比别的幕友作的贡献为大，但你一直并没有比他们多拿银子。前些年拿的是西席薪水，后些年也拿的一般幕友的薪水。为你请衔你不答应，为你加薪你不肯。你现在要回籍休养了，我送你五千两银子，请你一定要收下。”

“香涛兄，你的盛情我领了，但这五千两银子我不能收。”桑治平诚恳地说，“十多年来，我的薪水已不低了，除日常开支外，尚有些结余，以后的日子完全可以过得下去。再说，君子相交，以道义为重，我做你的幕友，原本是想借你的名位为国家和百姓做点事，并不在谋利。你也千万莫以薪水少为歉。”

荐举不受，似可理解，这白花花的银子居然也不受，就未免有点太迂执了。这样不要名利的迂执人，茫茫人世能有几个？身为执掌名利的朝廷命官，对于伸手索求，甚至不择手段索求名利的人，不能让他得逞。而对于那些真为国家做事却淡泊名利的人，也不能让他受委屈。这才是头脑明白的官员之所为。想到这里，张之洞正容道：“仲子兄，你不恃不求，真令我钦服，但这五千两银子各有依据，你且听我说清楚。首先，这其中两千两，不是送给你的，而是送给秋菱的。秋菱是你的娃娃亲，也是我的儿女亲家。她遇到这等喜事，我这个做亲家的不能不有所表示。这两千两银子是我的贺礼，给她置办衣物的费用。你无权推辞。”

桑治平知道这是张之洞的随机应变，但也确实不好拒绝，遂笑了笑，点了点头。

“在你光绪十一年主掌幕府日常事务时，我要给你每月加二十两银子的薪水，你没有同意，但我已命账房，每月支出，给你存在南洋钱庄，此笔银子连息钱在内共二千五百八十两。第三，我兼署江督，朝廷给了我兼薪，你当然也应兼薪，这一年来的兼薪共计三百六十两，这几笔银子加起总共四千九百四十两，另外六十两是我送你的路费。所有幕友回籍都有路费，你自然也不能例外。仲子兄，你说这五千两银子你是该收还是不该收？”

桑治平笑了笑说：“难为你一片好心。这样吧，你把存钱庄的二千五百八十两银子依旧存着，算是我捐给幕府的银子。今后若遇到哪位幕友有困难之事，需要银子的话，你代我做主，或二百，或三百地送给他们，其余的那两千四百二十两银子我收下。”

“好，好，就依着你吧！”张之洞苦笑着说。“第二，我想请你离开督署之后也不要息居林泉之间不问国事。你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观看天下局势，如有大事，请你随时给我以指点。我给你十个有湖广总督关防的火漆信函，这是我平时巡视各处随身所带的密函，你可以交给所在地的县州以上的衙门，他们会连夜加快递给我，不会误事。这件事，请你务必不要推辞。”

桑治平凝神答道：“好，我接受了。只要我认为应尽快告诉你什么，我会动用这些宝贝的。”

“好！”张之洞说，“那我就先谢谢你了。你今后务必多多保重。”

“香涛兄，请你也务必要为国珍重。”桑治平深情地注视着这位因丧子而显得更加憔悴苍老的总督说，“你这几个月来也明显地老多了，你一身当五省重任，可谓朝廷的江南柱石，你千万不能病倒。近来吃饭睡眠都还好吗？”

“吃饭尚可，睡觉比以前差多了。这个把月来连午睡也不敢睡了。”

“为什么？”

“中午一睡，夜里就更难入眠。但中午若不睡，这一个时辰也不知怎么打发，心里总是郁郁闷闷的。”

桑治平突然间有了个主意：“假若有一个极博学又善言辞的人，每天中午到府里来陪你说说话，帮你打发这一个时辰如何？”

张之洞说：“到哪里去寻这样的人！不瞒你说，我自离开京师外放这些年来，像潘祖荫、张佩纶那样既博学又会说话的人还真没遇到几个。江宁附近有这样的人吗？”

“有。”桑治平想起一个人来。“钟山书院有个教习，诗做得好，品诗更精当。有次我去书院看主讲蒯光典，恰遇他也在。听他与蒯光典谈前贤今人的诗，颇有点咳唾成珠的味道。”

张之洞说：“钟山书院还有这等人才，他叫什么名字？”

桑治平答：“他叫陈衍，学子们都称他石遗先生，福建侯官人。”

张之洞喜道：“原来陈衍在钟山书院，近在咫尺却不知！”

桑治平说：“你认识他？”

“我没有见过他的面。三年前，林赞虞御史外放昭通知府路过武昌时来看我，我见他的纸扇上题了三首绝句，便借过来看。诗写得很好，下面落款为‘陈衍’二字，便问陈衍是什么人。他告诉我是他的同乡，有闽中第一诗人之称，我那时就想见此人，想不到他也在江宁。就烦你带个口信，请他明天中午到督署来，我听他谈谈诗。”

桑治平起身告辞，张之洞久久地握着他的手，说：“什么时候离开江宁，早两天通知我，我要和全体幕友为你饯行。”

桑治平感激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中午，陈衍来到督署，巡捕将他带到正在湖边观鱼的张之洞身边。张之洞见陈衍四十左右年纪，一身旧布长袍，脸上架了一副黑框大眼镜，浑身上下，十足的学究模样。

待陈衍坐下后，张之洞随口问道：“你来钟山书院多久了？”

陈衍答：“快三年了。”

“什么出身？”

“光绪壬午科举人出身。”

“喔。”张之洞点点头。“先前做过些什么事？”

“一直在福州闽江书院任教，因蒯山长相邀，大前年来的江宁。”

张之洞眯着两只显得昏花的眼睛，将陈衍仔细看了一眼，说：“知道我召你来督署做什么吗？”

“听蒯礼卿说，大人想听我谈谈诗。”

张之洞点点头。

“但不知大人想听卑职谈诗的哪些方面？”

张之洞懒散地松了松袍带，说：“中午这一个半小时，老夫想轻轻松松，听说你博学善言，于品诗极有见地。你就在老夫面前品品诗吧！拣你最拿手的说说，就像那些唱曲子的人一样，先唱精彩的。”

张之洞的这个比喻令陈衍颇为不快：怎么能将我这个“八闽第一诗人”与唱曲子的人相提并论？本想拂袖而去，但又不敢得罪这位总督大人。倘若他怪罪下来，撤去书院教习一职，那一家老小如何度日？陈衍决定干脆在这位目中无人的总督面前放声高论一番，让他看看我石遗先生的学问，下次还敢如此轻薄否？

“那卑职就随随便便说了。”

“你说吧！”张之洞从袖口里取出一个鼻烟壶，在鼻子底下来回嗅着。

“自古以来，学士才子都想做好诗，但很难，也都想品诗鉴诗，

但更难。比如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夫子能与之说诗者，也不过子贡、子夏二人而已，就连长于文学的子游都进不了这个门槛。如何品诗呢？孟夫子有句话说得好，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然则知人论世谈何容易！故古今诗话汗牛充栋，能有传世价值者，不过百中之一罢了。卑职有意为《石遗诗话》已在十年之前，拟以四十年成此巨著，若天假我以七十中寿，则此书可成。”

张之洞笑了笑，说：“你打算用四十年时间来写你的诗话，其志可谓远大。你已有十年的准备了，想必心得不少，能向老夫透露一星半点吗？”

陈衍想了想，说：“说诗标举名句，其来已久；诗话之起，实由此。当年谢安与子侄辈闲时论诗，谢安说，你们各举《诗三百》中两句自认为最好的诗来。侄谢玄说，我最喜欢的两句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侄女谢道蕴说，最好的应属‘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谢安说，你们说的都不错，但依我看，最好还是‘谟定命，远猷辰告’两句。后人说，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品诗其实是在品自己。谢玄是大将军，常年外出征战，故对羁旅物候感触深。谢道蕴是女人，性情温和，故喜欢清风明月一类。至于谢安，肩负宰相重任，宏谟远猷，自是他的向往。”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刚才这个故事，用来说明你的品诗实为品自己，很是妥帖。你说诗话原于标举名句，看来你对名句颇有研究，说说你的体会吧！”

陈衍说：“依我看，诗中名句，以状景为多。这多半受钟嵘《诗品》的影响。他举了四句诗：‘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高台多悲风’，‘思君若流水’，说这些诗句都是即目所见，并非出自经典。在他的倡导下，诗人多在状景上下工夫。唐人善此道，故诗中名句多，宋人偏重情理，相对来说便少些。”

张之洞说：“你这说法偏颇了，宋人诗中也有很多写景的名句，如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东坡的‘竹外桃花三两

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陈简斋的‘客中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难道不都是状景的名句吗？”

陈衍想，世人都说张之洞偏爱苏东坡，因苏东坡而偏爱宋诗，看来此说不假。于是笑了笑说：“大人所举，的确为宋诗中状景的名句，两宋诗才辈出，像苏黄辛陆等人，皆诗界巨擘，岂能说宋诗中无写景名句，只是相对于唐诗来说略逊一筹罢了。至于宋诗中的情理之佳句，又远过唐诗，不说别的，仅朱熹的两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便有多少可细味之处！”

张之洞在办洋务的这些年里，时常想，洋人的学问与中国的学问，不应该对立，两者可互补短长。如果能融合起来，那就最好。陈衍吟诵的朱夫子的这两句诗，突然间给了张之洞以启示：若将洋人的学问看做新知，中国的学问看做旧学，那么早在朱熹那里就已经融合了：切磋旧学能使学问精邃，培植新知，则学问便更加深湛。

他不再与陈衍辩难了，转而以平等之态问道：“曾听人说诗贵风骨，也重色泽，足下专于品鉴，于此可否有说？”

陈衍说：“大人此说极有意思，诗人不但可以风骨别之，亦可以色泽别之。”

“试为老夫一别？”

陈衍沉吟片刻说：“此种色泽，非寻常脂粉之色，乃天然之色，为花卉、山水、彝鼎图书种种之色泽。王右丞如金碧楼台，陈后山如淡淡靛青，黄山谷则赭石加朱砂，陈简斋好比山茶腊梅。至于吴波不动，楚山丛碧，李太白足以当之；木叶微脱，石气白青，孟浩然足以当之；空山无人，水流花放，韦苏州足以当之……”

陈衍兴致大发，越说越得意，不料张之洞插了进来：“粉红骇绿，韩退之足以当之；萦青缭白，柳子厚足以当之。”

陈衍先是一愣，随后快乐地大笑起来，连连说：“大人真捷才。

大江白浪，山高月小，苏东坡足以当之……”

“算了吧，我看你一口气可以把唐宋各大名家尽涂上花花绿绿的色彩，也不知他们认可不认可。”张之洞快活地笑了起来，话中虽有讥嘲之意，眼里却是赞赏之光。他边说边起身道：“我要去办公了，今天谈得很愉快。你今后常来我这里做做客，我乐意与你谈诗。”

陈衍忙说：“谢大人的厚爱。”

“据说你博学多识，佛学禅义你懂吗？”

陈衍突然想起昨天答应一个人的事来，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他忙说：“卑职对释家向无兴趣。大人要听释氏之学，近日钟山书院来了一位大名人，他对此亦有研究，不妨叫他来陪大人说说。”

“这个大名人是谁？”

“他就是今春在京师闹公车上书的首领工部主事康有为。”

“噢，康有为到江宁来了！”

张之洞对康有为并不陌生。早在粤督任上，他就收到由翰苑朋友张鼎华转来的康有为的一封信，康建议在广州开办一个译书局。张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便叫梁鼎芬去见康。梁带回康开列的一大堆西洋书目，认为都在翻译之列。张有意让康来主持这个译书局，但不久，他就奉调湖广，此事也就作罢了。

“你明天陪他来见我吧！”

张之洞的名士习气，是清末民初间文人喜谈的话题，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张南皮性嗜大概》里说——

南皮督鄂日久，有以“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对“面目可憎语言无味”以嘲之者。下联取其浑成，良非实录，上联则金谓不妄。近人说部，若《孽海花》，若《官场现形记》，皆于南皮昼寝有影射处。记陈伯弢《衰碧日记》称：

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名位本高，于幕府宾客初不注意礼数，坠渊加，亦所

时有。初移节来两江，余惴惴焉，未敢进谒，恐其幕府我也。后以粮储胡研荪同年属撰刘忠诚祭文，获蒙传见，问答颇为投契，如师弟子然，又询以近时所看书，余以诸先正奏议对。文襄曰：“奏议仍以汝湖南陶文毅为佳。文毅之文，于规行矩步之中，仍有一种灏气精光，不可磨灭。作文固当如是，作官亦何莫不然。”言时捋须摇头，余自觉醺乎其有味。后文襄还镇武昌，蒯礼卿观察（光典）果来言：“宫保欲携君赴鄂。”余婉辞乃止。闻文襄在鄂时，官场以“号令不时起居无节，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十六字，为公赠联，公亦微闻之。一日语人曰：“外间谓余号令不时，起居不节，事诚有之。面目可憎，则余亦不自知。至于余之语言，何尝无味？余人特未尝与余谈耳。”

伯强此段阳秋，不止皮里，然亦持平，末段南皮自释语，亦天下之公言也。《石遗室文集》卷一《书张广雅相国逸事》云：

公日凌晨兴，披阅文书，有事则迟明。余初见公，约迟明往，堂上燃烛以待。寻常辰已见客，午而罢，然后食。有事，未而罢。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黄白具，肴果蔬并食，一饭一粥。微醺，进内解衣寝。入夜复兴，阅文书，见客，子而罢。有事，丑而罢，然后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寝，或不进内，寒冬坐藤椅睡，夹以火炉，盖公一日若两日也：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权督两江时，一日舆至旱西门，呼材官询其处，命驻舆，与谈谢安西州门故事，辩证良久乃行。公尝因置酒，问坐客：“烧酒始于何时？”余曰：“今烧酒殆元人所谓汗酒。”公曰：“不然，晋已有之。《陶渊明传》云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稻，稻以造黄酒，秫以造烧酒也。”余曰：“若然，则秫稻必齐，《月令》早言之矣。”公急称秫稻必齐者再，且曰：“吾奈何忘之？”又尝阅余《货币论说》，有言金币中参铜者，疑之，急召询。余曰：“公创铸中国银币者，银质略刚，造币且须参铜，况金质之柔乎？”因言金币重二钱馀，约参铜十之一。公称善。其虚心类若此。

按：此可见南皮性嗜大概。以名士而为达官，既为达官，而仍不脱名士习气，律己简慢，待物宏奖，史传所述至多，近代当以南皮为殿矣。

四 若康有为能为我张之洞所用，岂不更妙

江宁城水西门外，有一个占地约七百亩的大池塘，名叫莫愁湖。相传东汉洛阳城里有个女子名叫莫愁，远嫁江宁卢家。卢家为迎娶她，筑别院于此池塘边。莫愁一生平顺。她虽是一个极普通的女子，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点名气。梁武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乐府歌词，就是专门咏的莫愁。开头两句“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江宁城中三尺小儿都能背诵。晚唐大诗人李商隐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作了一首七律，结尾两句说：“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竟然说开创大唐最为辉煌时代的玄宗皇帝还不如莫愁的丈夫。这样一来，莫愁便成为一个享有很高知名度的中国古代民妇，莫

愁湖也便跟着出了大名。

莫愁湖四周树木葱茏、风景清幽，阳光照射在平静如镜的湖面上，水光潋滟，清亮可人，是一个极好的休闲游览之处。风和日丽的时候，江宁城里的名利之徒，会常常借此暂且摆脱一下世俗的名缰利锁，获得片刻的心境安宁。至于文人墨客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霜雨露，都有撩起他们游莫愁湖的雅兴。他们会在这里领略历史的沧桑，获取诗文的灵感。历代江宁城主便因此而在莫愁湖畔建起了不少楼台亭阁，以便更多地吸引游人。围绕着莫愁湖的著名建筑有郁金堂、湖心亭、赏花亭、光华亭、长廊、曲榭，把莫愁湖装点得更加多姿多彩，遂有金陵第一名湖之称。

这是一个初冬的晴朗日子，阳光温和，小草虽大半枯萎，而树叶却多数还留在枝丫上，只是颜色变得黯黑，犹如翠衣上加了一件深色外套，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九九严寒。几株高大的枫树上挂满了红红黄黄的五角叶片，给略带几分肃杀的冬景增添不少亮丽的色彩。

在三三两两的游客中，有一位三十七八岁的男子。他中等身材，略微有点胖，白白净净的脸皮，嘴唇上留一口乌黑的八字短须。头戴一顶茶色小圆帽，身穿一件黄褐色的布长衫，夹杂在游人中，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然而此人却非同一般，他就是名动海内的康有为。

康有为乃广东南海县人，出生在一个官宦书香的大家族中。他从小聪颖过人，且抱负宏大。十岁丧父后，便跟着做学官的祖父读书做文章。他博览群书，记性悟性都特别出色，本是一个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的好料子。无奈他厌恶八股文，又极爱读那些与应试无关的杂书，故功名场中极不顺利，直到三十六岁时还只是秀才。

广东乃近代中国风云际会的重要省份，康有为受家族和环境的影响，从小便仰慕曾国藩、左宗棠和骆秉章等人的事业，志在用世。目睹国家的外患内忧，百姓的贫穷困苦，康有为忧心忡忡，竭力寻求救世的学问。他从程朱转阳明，又从阳明入佛学，均未找到药方。后在忘年交翰林张鼎华的影响下，开始注重时务和西书。二十二岁时，康有为来到香港考察，见原来的一个渔村荒岛，在英国人的治理下，不

过短短四十多年的时间，便成了一个繁荣的都市。这里货物山积，生活富裕，管理有序，文明礼貌，远非内地所可比拟。香港的现实，使他确认中国的出路在于向西方学习。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再次北上参加直隶乡试。在京期间，他广为结交开明学生和士绅，深入了解朝廷的政治动向。他希望通过向朝中权要上书的途径，来阐明自己的救国主张，以期引起最高层对自己的重视。他先是向军机大臣潘祖荫致书求见。不料他初见潘时，便大谈改革变法，把潘吓了一跳，便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应熟读大清律例，不可想入非非，轻言变法。潘祖荫到底是个清流领袖，惜才爱才，是他的本色。他虽不喜欢康有为的轻率造次，却也没有给他太难堪，勉励他好好读通圣贤之书，又送他二十两银子作盘缠，要他尽快离京回粤，以免生事惹祸。

康有为回到寓所，越想越不是味道。他怕自己方言很重的叙说，没有表达清楚自己的思想，于是又提起笔给这位在士大夫中素负重名的老才子写了一封长信，指出“大厦将倾而酣卧安处，若罔闻知，真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的国势现状，希望能借潘之言“感悟圣意，使翻然有欲治之心”。但这封信如泥牛入海，再无回音。康有为失望之余，又向学界领袖、同治帝师、执掌大学士徐桐上书，谁知不懂世故的康有为看错了人。徐桐乃彻底守旧派，凡听新、高、洋之类的话便厌恶，且架子极大。在徐桐的眼里，康有为简直是一个狂妄的无稽之徒，他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信。徐桐的傲慢，使康有为极为不快，但他仍不灰心。他听说从西洋回国不久的曾纪泽是个通达明白、礼贤下士的君子，便又投书曾纪泽。曾纪泽对康有为颇为欣赏，他亲到南海会馆看望康，与他商讨澳门及变法等问题。但终因地位的悬殊与相知的不深，曾康之间这次见面，没有对康有为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康有为仍不罢休，又写信求见翁同龢，但翁同龢因对康有为解决不够，拒绝了康的求见。康又写信给都察院都御史祁世长，这封信也无回音。一连串的挫折，不仅对康有心灵打击甚大，还影响了他的功名。这次乡试，他的文章已被列为第三名，但徐桐视他为狂生，强行命令主考官将他的名字刷下，中举之望再次破灭。

但一系列的打击，反而刺激了康有为，使生性倔犟的他更加执著了。他借当时皇陵附近山崩的机会，越过阻挡他的王公大臣们，直接向慈禧、光绪上书，并标了一个极为刺眼的题目：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变折。在这份折子中，康有为将中国喻为一个身患重病的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百窍迷塞，内溃外侵，百脉溃败，病入骨髓，而这还不是最大的忧虑，最大的忧虑是皇太后、皇上无欲治之心，赫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项建议。

康有为乃一介布衣，根本无权向皇帝上折，于是他只能请大臣代递。他找到国子监祭酒，即甲申年弹劾掉恭亲王及全班军机的盛昱。盛昱为康有为的爱国激情所感，将其折交给翁同龢。但翁读了这份折子后，觉得语气太亢直，不合宜，予以谢绝。盛昱又去找祁世长。祁当面盛赞康有为的忠义，答应为其代奏，但临时又变卦失约。于是这封饱含康有为心血的折子终于未能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在京师的活动，没有取得成效，只得快快离京回家。



龚自珍

回到广州后，他结识了从四川来到广州的经学大师廖平。廖平接续龚自珍、魏源的学业，治的是今文经学。康有为为廖平的学说所折服，转而潜心于今文经学的研究，他终于从冷落千余年的今文经学中找到改革变法的理论根据。从此，他以今文经学中的通三经、张三世为基础，演绎出自己的一套维新理论。在他所亲手创办的万木草堂中，他一边教学传道，一边发愤著作，将他的研究和思考写进《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中。前书将祖祖辈辈士人尊奉的古

文经学，宣布为刘歆所伪造的学说，后书把夏商周三代历史称之为孔子为改制所拟托的理想，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孔子的托古改制。这种惊世骇俗的说法，无异于给死水一潭的中国学界和政界投入一颗惊天动地的炸弹，引来无数士绅官员们的愤恨抗议，直欲把康有为食肉寝皮而后快。《新学伪经考》一书因此而不得不毁版停印。《孔子改制考》也因此而未能付梓，只是以手抄本在民间流传。但康有为的学说，却赢得了他的万木草堂的学生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人的五体投地的崇拜，也获得了海内无以计数的有志之士的敬重。

前年，他终于中了举。中国军队彻底败于日本的惨痛事实，使得全国上下稍有头脑的人都意识到非变革不可，不变革真有亡国灭种之祸，从而对具有先知先觉的康有为更表尊敬。今年春上，当康有为振臂一呼，几乎所有应试的举子全都予以热情响应，“公车上书”便以亘古未有之先例加载史册。同时，也使得康有为成为变法维新的当然精神领袖。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分发工部任主事。

康有为借这股士气，在京师创办《万国公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京师出现的第一张报纸，以介绍世界各国情况作为其主要内容，间或也发表一些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所写的政论文章。《万国公报》的发行，在北京引起的反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接着，康有为又创办强学会，以强大中国作为该会的宗旨，借此以团结同志壮大力量。强学会得到了北京不少开明中下级官员的支持，纷纷入会，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也积极入会，并捐银五千两。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等京中大老都对强学会予以支持。李鸿章也表示愿意入会。但强学会将李鸿章视为汉奸祸国殃民者之流，拒绝他入会的申请，甚至连他捐的两千两银子也不收。

但朝廷中也有不少王公大臣对这些事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在京师结会办报，其居心难以测度，宜严加监视防范。一批庸员俗吏也对此看不顺眼，攻击指责声时时不断。有人担心节外生枝，劝康有为离开京师，暂避风头。康有为也意识到京师阻力太大，又一时难以成事，而中外交通的重要码头上海，其环境相对来说较宽松些。于是康有为

以创办强学会上海分会为由，离开北京南下。

上海是两江所辖之地，署理江督张之洞，正以兴办洋务实业的巨大成就，隐然取代李鸿章成为天下督抚的首领，深受慈禧、光绪赏识。康有为也看中了张之洞。他想：若是取得张之洞的支持，不仅对在上海办强学会好处，而且对今后的维新事业也都大有好处。不过，康有为听不少人说张之洞不好打交道，架子大脾气乖张，又自视甚高瞧不起人。说不定他根本就拒绝接见，即便是勉强接见了，也可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或是斥责，或是奚落，就像他对待许多有所干求的谒见者那样。同样心高气傲的康有为，最为忍受不了别人的轻蔑。犹豫了好几天，康有为以大丈夫能伸能屈为勉励，丢开一切顾虑，毅然又从上海北上来到江宁。

到了江宁城后，他没有向总督衙门投书求见，而是先去拜访官场士林中的朋友，从那里得知仁挺落水身亡及张之洞近来心情郁闷的信息。他暗思这次来得真不是时候，打算再住两三天便回上海去，过了冬天后再说。前天下午，他去拜访名翰林钟山书院主讲蒯光典，恰逢陈衍也在座，三人洽谈甚欢。蒯光典和陈衍赏识康有为的才华，同情他的维新变法主张，表示遇有机会，一定将他引见给张之洞。康有为于山穷水尽中看到了柳暗花明，颇为欣慰。

今天一早起来，康有为觉得心情顿时轻松起来，便对随侍来江宁的学生徐勤说：“我去莫愁湖逛逛，你今天不要出去，就等在客栈，若书院方面有消息，你到莫愁湖找我。”

这时康有为正信步向湖畔的一座古建筑走去。这是一座二层五间的楼房，来到近处，院墙正门顶额上的三个大字迎面扑来：胜棋楼。在正门与楼房之间的庭院里，有一张方形石桌，桌面镌刻着一幅棋盘，方桌四周有四个石凳。康有为走进楼房的一楼正厅，对面的墙上高悬着一幅人物画像。此人面容威严，身躯壮伟，身穿团花金粉王袍，头上戴一顶黑色乌纱帽，帽子左右有两个向外延伸的附加物，酷似蜻蜓的翅膀。画像右上角有一行字：大明中山王徐达。这里有着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故事。

徐达与朱元璋本是从小要好的穷苦放牛娃，后来一同投军。徐达英勇善战，又对朱元璋忠心耿耿，终于辅佐朱元璋做了大明王朝的天子，他自己也成了开国元勋，拜丞相封魏国公。有一次，朱元璋和徐达一道来到莫愁湖游玩。游览途中，在湖畔一座宋代传下来的楼房边稍事休息。朱、徐都酷爱下棋。小时做牧童时，便常在山坡田头下着玩，以一捆柴或一个雀蛋做赌注。朱元璋一时兴起，邀徐达下棋，徐达问以何物作赌注。朱元璋说，以这座楼房，谁赢归谁。徐达笑道，到底是做了皇帝，口气大了，这座楼房不知可以换多少个雀蛋。朱元璋不以为忤，哈哈大笑。

一局下来，朱元璋输了，这座楼房便归徐达所有。徐达死后追封为中山王，徐氏后人便以此地为中山王的祭祀之地，将此楼改名为胜棋楼，以纪念当初君臣相得的这段佳话。

康有为久久地凝视着徐达的画像，想像着五百年前那场莫愁湖畔的君臣博弈的欢乐情景。志在天下的维新派领袖完全陶醉于其间了。他多么希望今上就是明太祖，而自己就是那辅佐帝业的中山王啊！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君臣之间也来个围棋赌墅，留一段美谈长留后世子孙！

正在凝神遐想之际，徐勤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老师，钟山书院的陈先生打发人来说，下午一点去督署见张制台，十二点整，他派轿子来客栈接你。现在已十点半了，赶快回去吧。”

马上就可以见到赫赫有名的张大帅了，康有为欢喜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丝儿紧张：这场“游说”二人戏该如何上演呢？“说大人则藐之”，康有为想起亚圣孟轲的名言，顿时增添了勇气。他拉着徐勤的手，兴奋地说：“我们赶快回客栈吃午饭！”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间，梁鼎芬两次给张之洞的信中，提到邀请此时正在南京的康有为来总督衙门与张谈话，借以消除他不久前的丧子之痛——

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谈，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道、近人士大夫之论，使人心开。

长素于世俗应酬全不理睬，不必区区于招饮。鼎芬可先道尊意与近事，渠必乐从。如可行，今日先办。或欲闻禅理，兼约礼卿，使之各树一义，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连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

刚吃完饭，钟山书院的轿子便来了。因为是进的制台衙门，康有为不便带徐勤同去，便一人登上轿子，来到衙门口，陈衍的青布小轿早已停在那里了。二人在门房的导引下，来到两江总督西花园附近的花厅。花厅周围植有花木，筑有太湖石假山。厅堂只有檐顶，没有门窗，正因为没有隔离，它于是与花木山石相倚相偎，融为一体。在这座花厅里，天王洪秀全曾经会见过他的战友袍泽，毅勇侯曾国藩也曾与他的幕僚们高谈阔论过。这段时间，则成了张之洞午饭后稍事休憩的场所。陈衍和康有为落座不久，便见从对面鹅卵石铺就的小径转弯处，迤迤走来一队人。陈衍指着走在前面的第一人说，那就是张大帅。康有为瞪大眼睛看去：那人矮矮小小的，脸瘦长，满嘴大胡子，身上穿的是一件旧灰布薄棉长袍，显得随意草率。走路的步伐似乎有点不太平稳，一脚高一脚低的。康有为没有想到，威名赫赫的张大帅，竟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他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那么多人跟着，一次随随便便的消闲式的聊天，也要摆如此大的排场么？

张之洞一行将进花厅时，陈衍扯了扯康有为的衣角。他自己先站起，随即也便把康有为带了起来。待张之洞在早已摆好的太师椅上坐定后，陈衍走前一步，深深地作了一揖说：“卑职陈衍带工部主事康有为前来参见大帅！”

说罢拿眼睛瞟了瞟康有为，只见康有为缓缓地抬起手，向张之洞拱了拱，腰杆也只微微地向前弯了弯。



康有为

张之洞没有理睬陈衍，将康有为仔细地盯了一眼。就在这个时候，康有为发现张之洞的所有随从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过细地打量

他。他见惯了这种场面，神态自若地接受各色眼光的审查。

“啊，你就是康有为，大名鼎鼎啦！坐下吧！”

张之洞指了指康有为身边的空凳子，又指了指周围的人说：“他们都是衙门里的官员和幕友们，听说你这个大名人来了，大家都想见见，便一起来了。梁鼎芬说那年在广州接待过你，那你们是熟人。”

“康先生，还记得那年我们在粤海茶楼上喝茶吗？”张之洞的话音刚落，梁鼎芬便笑着向康有为打招呼。这位两湖书院山长兼督署总文案，对官场的兴致更浓厚些。他已将书院的事全部委托给主讲，自己跟着总督来到江宁，做起专职总文案来。

“记得，记得。”康有为也笑着接应。趁这个机会，他将四散在张之洞身边的人扫了一眼，这批人中除梁鼎芬外，还有梁敦彦、辜鸿铭及专程从武进县老家来看望老上司的革员赵茂昌等，当然这些人康有为一个也不认识。他的眼光在辜鸿铭的身上多停了一下，心里想：听说张之洞身边有一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人，是个中西混血儿，看这个人一副怪模怪样的，多半就是他！

张之洞斜躺在棉垫靠椅上，一副憔悴无力的疲惫之态，望着康有为说：“听说你对释氏很有研究，说点禅家的事给我听听。”

为着要见张之洞，康有为将他的维新变法的主张和理论，最近这几天又作了一番清理，以便清晰地向这位封疆大员表述，其他方面的相关材料，他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没有料到正在全副心思做着入世事业的张之洞，却对出世的佛家有如此兴趣。而这方面，他恰恰没有准备，只是在听到徐勤转达陈衍的话后，才匆匆想了想。

“回大帅，”康有为合着两手在胸前拱了拱说，“有为年轻时隐居家乡西樵山，曾对佛学有过接触，实在地说，算不了研究。佛学博大精深，我仅略知皮毛而已。”

康有为生性好说大话，古往今来的学问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大分量

的也不多，但在佛学面前，他的确有一种面临大海的感觉：无边无涯，深不可测。

“不要你长篇大论地说内典学理，局外人说禅，或许正中肯綮。”张之洞并未接受他的谦虚。

康有为弄不清张之洞的用意，思忖着，一个当年给他以较深印象的故事浮了出来。

“回大帅，”康有为的两只手又合起来在胸前拱了拱，“我原来并不知佛学，也不喜欢释氏，当年在西樵山时苦闷已极，闲着无事，常去山中的一个佛寺走走瞧瞧，看那些和尚们是如何生活的。看了几天，也觉失望。他们其实是些浑浑噩噩的无知无识之辈，除开秃头袈裟外，与常人一个样，他们也偷偷地喝酒吃肉，偷偷地嫖娼会女人。”

辜鸿铭先忍不住笑了起来，其他人跟着笑，张之洞的脸上也泛起了微笑。康有为心里想，这张之洞及其身边人与市井小民也并无什么区别，一样地对酒肉女人感兴趣，脑子深处残存的一丝怯意随着这笑声而化去。

“有一天，我在他们的佛堂偶见一部小册子，随手翻阅着，不料一则小小的故事把我吸引了。故事说，有三个得道的高僧在一起聊天，三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即苦读经书多年，修行多年，最后的悟道，则只在一瞬间。由一件小事引起，突然间便像屋顶上的天窗被捅开了，整个儿都亮堂，一下子便什么都明白了。”

这几句引子立时把全花厅的人都吸引了。这些饱学之士，个个都是读了许多年经典的，只不过不是佛典而是儒典罢了。常常有读书多卷而仍淤塞不通的时候，为求得心中的畅通去苦苦地寻求天窗。释家是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的，倒真可作一个好借鉴。

“一个高僧说，我苦读苦修不能悟道。有一天到河里去挑水，看见一个女人在河边洗衣服。那女人两只手上各戴一只镯子。她不停地

用手搓洗衣服，两个镯子不停地互相撞击，发出好听的声音。我突然想：这两个镯子若不是戴在人的手上，怎么可以撞击成声呢？世上的镯子千千万万，为什么这两个镯子能戴在同一个女人的手上呢？这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解答，只有两个字：缘分。另外两个高僧说你这是因缘悟道。”

众人都点点头，张之洞也微微点点头。

康有为继续说：“另一个高僧说，我苦读苦修也不得悟道。有一年春天，我一早醒来，见满院子地上都是桃花花瓣，我扫了一个多时辰才扫干净。我边扫边想，这桃花昨天还在树上好好的，怎么今天早上都落到地上来了呢？昨天我还在想，今年可以好好地吃几天饱桃子了，谁知还没过一天，希望就全落空了，都怪昨夜的一场暴雨。这风雨无端而来，造成这场浩劫，改变了一切。我于此而悟道。另外两个高僧总结说，你这是因无端而悟道。”

众人都望着康有为，听他继续说下去。

“另一个说，我苦读苦修多年也不能悟道。有一天夜里，我回房间里睡觉。进门时，脚踩着一只软绵绵的东西，低头一看，那东西裂开了，流出浓糊糊的一摊汁来。我想，这一定踩死了一只小老鼠，那浓糊糊的浆汁一定是小老鼠的内脏血肉。心里很不安，睡在床上，嘴里喃喃念：阿弥陀佛，我一世不杀生，这次是误踩，小老鼠，我明天为你超度亡灵吧！不料刚合眼，便见千万只老鼠龇牙咧嘴吱吱地叫着向我奔来，好像要撕裂我，为它死去的同类报仇。我吓得醒了过来，决定立即掩埋死鼠，为它念超度经。我点起灯走到门边，低头一看，原来不是死老鼠，而是一只烂茄子，流出来的是茄子汁而不是老鼠血。心里念道：阿弥陀佛，我这下无罪无过了。躺下睡觉，风平浪静，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干脆把那只烂茄子扔到墙外去了。从此我悟了道。两位高僧说：你这是因心而悟道！”

众人皆大笑起来。

辜鸿铭忍不住嚷起来：“康先生，你这禅家故事说得好听极了，

《圣经》、《古兰经》里都没有这么有味的故事。”

张之洞笑着问：“他们都因此而悟道，你也悟了禅道吗？”

康有为答：“我或许缺了慧根，虽读了这则故事，却没有悟出禅道来，但后来却对我悟世道很有启发。”

“悟世道？”张之洞顺手捋了捋胡须，“说说你是怎么悟世道的。”

好了，终于摆脱佛家禅机，回到正题上了。

“回禀大帅，”康有为正襟危坐，将两只手交叉插进宽大的袖子里，高高地对着张之洞拱了两拱说，“我由高僧的得道过程中领悟到，我康某人因父精母血而形成，因母亲顺婉而临世，不生欧美，不生汉唐，而生在由太后皇上执政的大清国，与父老乡亲、友僚门生共处于世，今日又与大帅及大帅府里的各位先生相聚，这一切无从解释，只有缘分二字可以说得。我要珍惜这个缘分，不虚度此生，不负我大清国地载天覆之恩，报效斯世。这可谓我因缘而悟世道。”

张之洞敛容颌首，心里想，这康有为，许多人都说是狂人，从他这段话听来，也通情达理，并不狂妄。

“桃花被风雨打落，僧人感到世事无端。其实，这个世界无端太多。我们好好的大清国，从来没有碍别人的事，可是英国却要强行将鸦片运进来，俄国要霸占伊犁，法国则到处建教堂，传教布道。日本更加可恶至极，不仅炸毁我军舰，逼我赔银子，还要掠夺我们的台湾、澎湖和辽东。他们好比狂风恶雨欺侮桃花一样地欺负我们大清，不让我们好好活下去。其实，桃花也是可以抵御风雨的，围墙筑高一点就行了。这就是桃花的自强。我们大清也可以自强，自强就能免受洋人的欺负；自强，就能让大家都好好过日子。”

赵茂昌忙讨好地说：“我们香帅现在做的就是自强的事业。香帅的事业成功了，我们大清就立马富强起来了。”

“这位老爷说得好。”康有为明知赵茂昌是在谄媚张之洞，但他此

时要附和。“香帅的铁厂、枪炮厂和自强军就是保卫我大清国的围墙。”

张之洞很喜欢听这种话。他突然想到，这康有为可不是一般的新科进士、小京官，他眼下名满天下，四海瞩目。前京师清流派柱石，像冯桂芬、李鸿藻、潘祖荫等人，虽也曾号称士人的领袖，但他们的号召力以及在士人中的威望，都不能跟康有为相比。倘若借此人之口，替我张之洞在四处腾播腾播，岂不胜过赵茂昌这类当面的好话千倍万倍！再进一步，若康有为和他手下的那批人能为我张之洞所用，岂不更妙！

想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来，说：“你这个世道悟得不错。”

“谢大帅！”康有为又拱起手来，说：“要说悟道，我真正佩服佛家的是因心悟道这句话。世间万事万物，对人来说，实只一念之间而已：存之于心则有事有物，不存于心则无事无物。就拿今日我们大清国来说，真正是百病丛生，百脉不畅，危险大极了。忧国忧民之士五内煎沸，如煮如焚，眼见国家多难，求救亡图存之策，日思夜想，寝食不安。但同是大清子民，许许多多的人则熟视无睹，浑然不觉，当官的则依旧养尊处优，贪污受贿，为民的则依旧钻营谋利，苟且偷生。这些人犹如梦游者似的，看起来也在行走做事，实则不明不白，无知无识。两者之差，唯在有心无心而已！”

这段话说到了张之洞的心坎上。为办洋务实业，他是殚精竭思，心血费尽。不说朝廷和别的地方，就拿湖广和两江来说，官场中大多数人对或此麻木漠然，事不关己，或泼冷水，找碴子，暗地刁难，或借机捞油水，发“洋”财。心与心不同，乃有人与人不同。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九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一、第二次署两江篆时，道员谢某以二十万金为赂，请许商人开海州矿，词意闪烁，多蒙混。乃劾罢其人而行知海州立案，以杜将来后患。

禅家故事正是将人世间的隐秘给挑穿了。

张之洞正要跟康有为再聊下去，督署凌吏目走进花厅，附在张之洞的身边悄悄说：“徐海道员谢文田今夜里想来看望大人，不知大人有空否？”

张之洞警觉地问：“夜里来！他要谈什么事？”

“谈海州煤矿的事。”

“他在哪里？”

“就在门房里。”

“他不是我的朋友，谈的又是公事，夜里来做什么！就叫他进来好了。我在签押房里接见他。”

说罢，站起身来对康有为说：“明天中午你再来，我们接着聊，陈石遗忙，就不要陪同了。你明天可以带一个学生陪你来！”

康有为和陈衍二人刚走出西花厅不远，便听见从一个房间里传出张之洞的大声吼叫：“这是什么？想贿赂我吗？混账东西！本督非严肃查办革去你这个道员不可！”

康、陈知道这是张之洞在训斥那个徐海道员，不敢多听，急急忙忙地离开总督衙门。

五 张之洞资助的《强学报》，竟然以“孔子卒后”纪年

第二天中午依旧在西花厅里，张之洞和康有为继续着昨天的聊天，只是双方的旁听者都有变化。在张之洞这边，只剩下梁鼎芬和辜鸿铭。在康有为这边，陪同前来的不再是陈衍，而是他的弟子徐勤。徐勤是万木草堂开办之初的第一批学生，他与陈千秋、梁启超三人最受康有为的赏识，有康门三大弟子之称。陈千秋德才俱佳，可惜二十六岁时便英年早逝，康有为私称之为颜回。

梁启超天才卓犖，常被康有为委以重任。徐勤出身富家，却品性

笃实。康有为定万木草堂的学费是每年十两银子，有家境贫寒的可少交甚至不交，家境富裕的希望多交点。徐勤于是每年交银四十两。康知徐忠诚可靠，常将他带到身边，让他一身兼学生与仆役二任。

张之洞要康有为谈谈自己的经历。康有为便将他的身世、求学过程及对国事的思考，特别将自己创办万木草堂及在京师拜谒各位大臣请代递奏折的事详细地叙说了一遍。张之洞很少插话，梁鼎芬一直没有做声，连一向喜插科打诨好表现的辜鸿铭也几乎没有讲话，大家都被康有为二十多年来为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所作出的辛苦探索和艰苦力行深深吸住。

张之洞一边细听康有为的浓厚粤音的京腔，一边端视着康有为的面庞五官、神态表情，心里在慢慢琢磨着，眼前这个暴得大名的广东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快，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刻就要过去了，凌吏目又走进花厅，对张之洞小声说：“谢道又来了，他要跟大人讲清楚，还说昨天大人冤枉了他。”

张之洞勃然变色道：“怎么冤枉了他，他的禀帖里夹了一张二十万银票，这不是存心要贿赂我吗？他把我张某人看成什么人了，真是岂有此理！”

凌吏目说：“谢道讲，海州商人们开矿心切，出此下策是不对，但他们除按规定交税外，每年报效官府二十万两。大人自己不收，可以用来为百姓办事。”

张之洞气犹未消：“海州煤矿我早就盘算好了，由海州衙门来办，先由江宁藩库拨三十万两作开办费，今后所有收入都归官府，难道不强过他的每年二十万两？”

凌吏目不开口了。

张之洞的脸色开始和缓下来，对康有为说：“你明天再来，将你的呈皇上的几份奏折和你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

带来，给我看看。”

“晚生遵命。”康有为知道两次的谈话已引起了张之洞的重视，颇为高兴，稍停片刻他又说，“刚才听了大帅几句话，对大帅清廉高洁的品质，钦佩不已。今天的世道，像大帅这样高风亮节的官员可谓凤毛麟角。不过，有大帅一人即可知我大清国官场正气尚存，操守尚存，大清富强仍有希望。大帅方才办的是公务，晚生本无置喙之地，但晚生生性迂直，心里有话便要说出才安，诚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知大帅可否容晚生说几句话？”

在通常的情况下，像康有为这种官阶很低的客人，张之洞当然不会容许他过问公务，但一来康有为在张之洞心中的地位不一般，二来刚才这几句恭维话也让他高兴，遂道：“你要说什么话，说吧！”

康有为又拱了拱手才开口：“刚才听大帅说，拟由海州官府出面开采煤矿，晚生以为官办不如商办。晚生研究比较中西国情多年，发现两者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就是中国办事只用官方的力量，而西方办事善用民间的，也就是商家的力量。有些事，如纳粮、征税、审案、练兵等，非官方不可，但许多事，尤其是洋务实业，还是以商家办为好。这可以克服官府办事常见的贪污推诿等毛病，因为它的一丝一毫都与办事人的利益密切联系。晚生以为海州的矿务，交给商家办，官府可课以重税，或在常税外再额外交一笔钱给官府办其他公益事业。若纯由官府办，则会像许多官办的局所一样，亏损大而收效少。晚生实在是冒昧陈言，请大帅宽恕。”

张之洞听了康有为这番话后沉默着。他想起了汉阳铁厂和枪炮厂，还有马鞍山煤矿、大冶铁矿，的确是投资巨大而收效甚小。他三令五申严加监督，也不见好转，据说里面弊病甚多，也有好几个人提出招商家来办，他都加以拒绝，他不大相信唯利是图的商人能办好这样的大厂矿。康有为说中西最大的差别，便是官办与商办的差别，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简明扼要、一针见血道破中西国情的不同，这话给了他一个震动。但他不愿意就这样轻易接受康有为的看法，免得被这个地位比他差得太远的年轻人所轻视。他拍了拍衣袍起身，慢慢地

说：“你刚才说的这番话，也算是一家之言吧！你得为我找一些实例来，让我看看。老夫一向信服河间献王的做法：实事求是。”

张之洞离开花厅回到签押房，再次召见徐海道谢文田。昨天声色俱厉地表示要对谢文田立案究办的话不再说了，耐心听完他的陈述，只说了句“此事再议”，便将谢文田打发走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徐海道台，昨天离开督署后，便像冬天从池塘里捞出的落水者一样，躺在床上，盖三床棉被，仍全身冰冷、颤抖不已。他私下接受了海州商人送的三十万两银子的贿金，为了办好这事，他忍痛拿出二十万两送给张之洞。不料引起张之洞的雷霆大怒，声言要将他查办革职。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事情办不好，熬了几十年才熬出的四品顶戴都要立即被拔掉了，这不倒了八辈子的大霉！昨夜一夜未睡，今日再来督署告罪求饶，请求总督大人手下留情。不料今天张之洞竟然脸色温和，革职一事不提了，还可以再议。谢道喜从天降，心里不停地念着：“祖宗保佑，神灵保佑。”早就听人说过张之洞性格乖张，喜怒无常，这次可算是真正领教了。

翌日午后，张之洞和康有为在西花厅第三次会面。康有为将所有奏折及部分诗文和两部书都带来了，当面呈给张之洞。张之洞问了问康有为这次到江南来的目的。康有为将准备在上海创办强学分会和办报的事说了一遍。张之洞说：“我今天下午有几件急务要办，不能跟你多谈了。你给我的这些文章和书，我也得好好看看。明天、后天你都不要来了，大后天再来，我和你再好好聊聊。”

“晚生遵命。”康有为照例拱了拱手说，“有一件事，前两次晚生都忘记了。我离京前，内阁侍读杨叔峤先生要我带一封信给大帅。我说我还不知什么时候去江宁，也不知大帅能不能接见我。我怕误事，请他还是交提塘官去办好了。”

张之洞说：“你认识叔峤？”

康有为说：“叔峤是个忠义热血之士，我与他见过多次面，对国事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京师强学会开会，他也去听过，对我们组会办报，他都极为赞同。”

这些年来，杨锐在京师一直与张之洞的长子仁权有密切的联系，也常常会有信件给张之洞。他在内阁任中书期间，因修会典有功，已晋升为正六品的侍读。朝廷上的一些事情，京师里的传闻，他常会在信中向张之洞作些汇报。

张之洞“哦”了一声，又说：“叔峤身体还好吗？”

康有为笑了笑说：“身体好，气色也好，看起来是个正在走运的官。”

说罢起身告辞。

接连两个晚上，张之洞都在阅读康有为的四份奏折和部分诗文，翻看他的那两部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张之洞在心里反复掂量着康有为。这无疑是一个奇才，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事，都有大过人之处。若生在太平盛世，一心一意治学，或许能达到郑玄、孔颖达那样的成就；一心一意做事，也或许可能获得王安石、张居正那样的功业。他现在既要为学又要做事，既想做圣贤又想做英雄，这颗心真是大得很哩！

在三次与康有为的面谈和翻阅这些文字之后，张之洞对大清立国以来所仅见的这位公车首领有了较为清醒的看法。

康有为虽有南海圣人之称，但张之洞从他年轻时离家出走，类似癡迷的独居经历，和四处趋拜京师权贵乞求奥援的行为来看，特别是从他不惜歪曲孔子编造历史来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根据，又肆意诋毁古文经学，粗暴武断地对待前人来看，这个人的品性大有可质疑之处。

此人行常人之所不能行，言常人之所不能言，忍常人之所不能忍，其必抱有常人所不曾抱之功利，求常人所不曾求之目标。他敢做出头鸟，敢为天下先，其胆气魄力也必在常人之上。显然，他不是在做修诚格致的圣贤功夫，而是在做出人头地的豪强勾当。

以此看来，他所致力的一切，维新变法也罢，强国图治也罢，都不过是一个手段、一苇舟楫、一座浮梁而已，其最终的目的乃在于个

人抱负的实现。如此，康有为则很可能是古往今来常见的野心家，并非国士！

且慢，张之洞的思路刚一到达这里，便立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挡住，这力量来自于康有为那四份上光绪皇帝书。这可是一个烈焰腾腾的熔炉，它燃烧的是滚烫的心，奔溢的是激烈的血。

四道上书中的一些话，不断地浮现在张之洞的脑海里：

“窃观内外人情，皆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上下拱手，游宴从容，事无大小，无一能举……大厦将倾，而处堂为安，积火将燃，而寝薪为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今兵水陆不利，财公私匱竭；官不择财而上下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

“今日中国好比重病之人，卧不能起，手足麻木，举动不属，非徒痿也。又感风疾，百窍迷塞，内溃外侵，朝不保夕。所谓百脉溃败，病入骨髓，扁鹊、秦缓所望而大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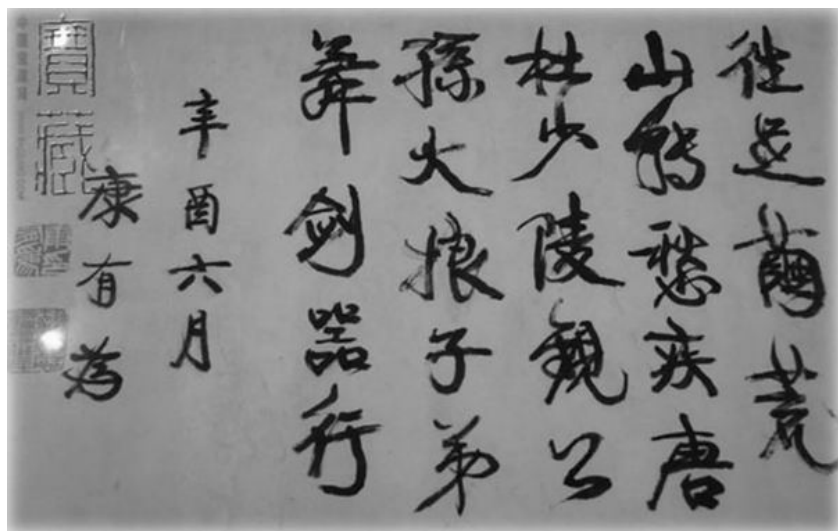
“绝不能割地赔款。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天下以为吾戴朝廷，朝廷可弃台民，则可弃我，一旦有事，则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之国民矣。民心先离，将有见土崩瓦解之患，自弃其民，国于亡也……不如以所赔之两亿巨款改充军费，强兵复仇。”

“设银行，筑铁路，造机器，开矿藏，设铸造局铸造银元。”

“顺天下之人心，发天下之民气，合天下之知以为知，取天下之才以为才。”

这些话对张之洞来说，都有于心戚戚然之感，尤其谈割地赔款那一段，更是深得张之洞的心。“以赔款改充军费”简直与自己不谋而合，所见略同。至于“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可弃台民，则可弃我”、“自弃其民，国于亡也”这些话，更令张之洞拍案叫绝。他虽然反对割地赔款，却没有用这样的语言予以表达，不是因为身为国家大员，不可说这样尖刻的话，而是没有认识得这样的深刻透彻，这样

的入木三分！自诩天下奏疏第一的前清流名士，在这样的折子面前，也有点自愧不如、后生可畏之感。



康有为书法

此人的诗也好。慷慨沉雄，气势阔阔。“《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张之洞反复吟诵康有为的这些诗句后，常常忍不住感叹：是个有大志的人呀！

从德才学识四方面来鉴衡，此人才与识都属海内罕见，学也不乏，只是它的路子有些偏，不能总是正学，至于德嘛，张之洞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昨天下午蒯光典到督署来说，康有为此次到江宁，是前来寻求支助的，希望能对他在上海筹建强学分会予以支持。

天性爱才惜才的张之洞，从心里深处来说，是非常赏识康有为的。他两充主考，再任学政，门弟子中无能写出如这等诗文的人。他开府太原，总督三地，其幕府中也无能写出这等深刻奏章的人。何况，此人的治国方略大多与自己相同。此人若不办学堂自任宗师，若

不广结权要自上奏章，若不结会办报自封领袖，而是直接就来投靠他张之洞，愿意在他麾下效力做事，他张之洞必定会予以重用，待遇优厚，对其礼仪程度当不会下于桑治平。可是，康有为不是也不属于桑治平式的人物，那么，又将如何对待呢？

最让张之洞拿不定主意的是，结会办报，此乃犯大忌的举动。历朝历代，哪个君王不严禁结社集会组团纠伙？如今西方传过来的报刊，其煽动力、影响力大得不得了，倘若他办的强学会的背后有什么不轨的意图，倘若他办的报刊上今后刊载了与朝廷决策相左的文章，惹的乱子可就大了。自己身为总督，岂脱得了干系？即便不对抗朝廷，而是惹出别的是非，比如他们在报上骂地方官员，干预官府，这些事也够麻烦的了。要是你支持他们，今后出了事便会找到你的头上来，到时如何说话？

张之洞陷于深沉的考虑中。正在这时，有一个人轻轻推开签押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将一封信函放在书案上，转身走出房间。张之洞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看了看桌上摆的信函：原来这正是康有为讲的杨锐托他带的信。张之洞急忙拆开封函，取出信来。

杨锐首先问候老师近日的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然后告诉老师，大公子仁权最近几个月来在四书文、试帖诗上狠下工夫，进步很快，下科会试高中是唾手可得。这话很让张之洞欣慰。仁权三十三岁了，尚未中进士。他盼望儿子能早日报捷。

接下来是这封信的主旨。杨锐告诉老师，前来上海办强学分会的公车上书领袖康有为是个非常难得的奇才，他在京师甚得人心，年轻的士子们，包括国子监的学生及各省住京应试的举子，十之八九尊敬康有为。官场上尤其是翰苑、詹事府里的官员们也大多对康有为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意。最为难得的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如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等都对康有为表示赏识，尤其重要的是皇上注意到了康有为。皇上读到了他所写的奏折，并且将他的奏折摆在龙案上整整一个月，时常拿起来读，还不断称赞他忠心可嘉。据内廷传出的消息说，皇上早晚要大用康有为。杨锐还表示他想加入京师强学会，并请老师

能对康有为在上海的活动给予支持。

放下这封信，张之洞的心情有点激动起来。杨锐的信，似乎专为释疑而作。撇掉翁同龢不论，李鸿藻、孙家鼐都是正派而富有阅历的人，他们都赏识康有为，看来此人确非一般。更为重要的是，皇上看重康有为！尽管有不少传闻，说皇上柔弱无实权，权力都握在太后的手里。但不管怎样，皇上终归是皇上，太后已过了花甲，皇上才二十五岁，大清的权柄最终握在谁的手里，这不是再简单明白不过的事吗？如此说来，康有为的大用，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想到这里，张之洞不再犹豫，决定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支持康有为，支持康有为在上海所办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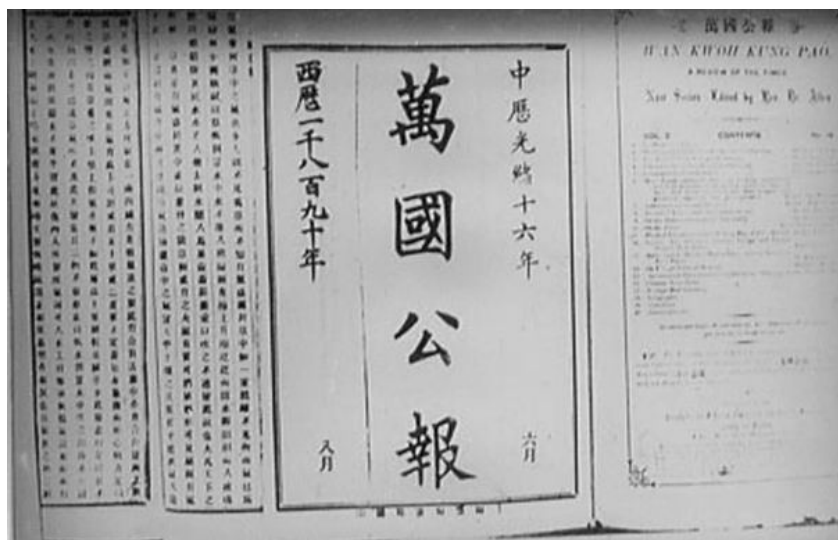
光緒卅四年七月四日

京報公興報房

本報館後身略止便是

州設京師宣武門外鐵

汪康年主办的《京报》



强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

但是，康有为的锋芒太露了，而且此人既然连“托古改制”的事都可以强加在孔子的头上，他什么话不敢说，什么事不敢做？得有一个常人常在他的身边盯着，以免出大的娄子。倘若能通过此人，将以后康有为所办的事纳入自己的轨道，那就更好。这得有一个既能干又忠诚的人去为好。派谁去呢？张之洞猛然想起刚才送信的人，好像是和梁鼎芬一起从武昌来江宁的汪康年。那时因为在思考康有为的事没有在意，这时张之洞心里想，从门房将信函等物送到签押房是大根的事，大根半个钟头前还来过这里，怎么这封信会由汪康年送进来的，莫非他是借送信为由，要跟我说话？

张之洞突然兴奋起来，就派他跟康有为到上海去，岂不挺合适的吗？

原来，表字穰卿的汪康年也是张之洞所欣赏的一个人才。那年汪康年中了进士后，正候在京里等待分发，偶遇在京师办事的梁鼎芬，两人很谈得来。梁对汪说，你的志向不在百里侯而在名山事业，不如跟我到武昌去。张香帅坐镇江夏，广招天下贤士，共襄盛举，你到武

昌去必可得香帅重用。汪康年答应了，跟着梁来到武昌。张之洞与汪康年见面说了话，又读了他的诗文，果然对他大加赞赏，将他留下，让他到两湖书院任史学教习。汪和梁都有同样的爱好：喜欢做诗论诗，张之洞也甚好此道。于是，张之洞与梁鼎芬、汪康年之间除上下级之外，更兼一层诗友关系。

张之洞把大根叫进来问：“早一会，有封信，为什么你没送而叫别人送进来？”

“四叔，是这么回事。”大根答，“我从门房里拿了信出来，正要给您送来，刚好碰到汪教习。他说，这封信交给我吧，我给香帅送去，顺便好跟他说件事。”

果然是汪康年！张之洞说：“你去把汪教习叫来。”

一会儿，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西洋近视眼镜的汪康年走进签押房。

“穰卿，你有事跟我说，为何不说又走了？”

“我见香帅正在想事，怕打扰了您，也不是什么大事，便先走了。”

“坐吧，你有什么事？”张之洞指了指墙壁边的高背椅。

汪康年坐下后说：“前几天我到镇江去了。回江宁后，梁鼎芬对我说，康有为到江宁来了，与香帅见了几次面。总听人说起康有为，我也没见过。我想请香帅下次接见康有为时带我在身边，让我看看这位上万言书的公车领袖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张之洞笑了笑：“模样也很一般，年纪比你大不了两三岁，与你的区别是你有四只眼，他只有两只眼。”

汪康年被逗乐了，说：“我还想听听他的说话，看看他的举止表情，我是读过他的《新学伪经考》的。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古今一

理呀！”

“好，满足你的要求，明天中午他会再到督署来，你和我一道去见他吧！”

“多谢香帅了！”汪康年起身告辞。“香帅忙，我就不打扰了，明天我准时来。”

“慢点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张之洞用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他重新坐下。“康有为这次是到上海来办强学分会的，还想在上海办一张报纸，希望我支持他。我想听听你的意思。”

汪康年说：“我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办《万国公报》，京师很多人都赞赏。还听说李中堂、翁中堂、孙中堂都派人参加了强学会，不少人还捐了银子。”

“你都听说有哪些人捐了银子？”

“听说直隶总督王文韶、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都捐了五千两，还有两位领兵的将领聂士成和宋庆也各捐了两千两，李鸿章也准备捐两千两，他们还不要哩！”

“想不到李少荃晚年落到这个地步，既受日本人的欺侮，还要受国内无名小辈的奚落。”张之洞说话间还冷笑了两声，那神态，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汪康年明确地说：“我个人是很赞赏钦佩康有为的。香帅是总督，不比我们，行事宜慎重，但既然京师几位老中堂都支持，香帅支持他，朝廷也没得话说。”

“你看怎么支持？”张之洞斜过脸来问。

汪康年想了一下说：“第一是道义上的支持。就是承认康有为他们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办报纸是合法的。上海官府不能随便干涉他们的行为。第二个是资金上的支持，办会办报都要钱。康有为是个书

生，家中也不富有，银子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两点我都接受。我还想给他一个支持，派一个人去，和他们一同办事。”

“那当然更好了。”汪康年立即说，稍停一下，他又说，“叫谁去，这个人不大好派。这不是两江的公务，由衙门说了算啊。若康有为以为是去监督他，会碍他的手脚，不同意不接受呢？或是他接受了，这人今后不能与他们很好共事，起不到香帅所要起的作用，也是白派了。”

张之洞盯着汪康年：“你知道我派的人要起什么作用？”

“我当然知道！”汪康年一副自得的样子：“香帅怕他们出乱子，派个自己的人去好随时掌握他们的行径，免得出事，日后朝廷说起来，也好交代：我安排了一个人在管他们呢！”

“你这个脑子倒是鬼精灵的。”张之洞笑了起来。“那就派你去如何？”

“派我去！”汪康年愣了一下。他也是一位热血热肠的士人，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业，对康有为及其同仁们所做的事业早已心仪。他怕是张之洞在逗他，便又问了一句：“真的派我去上海，和康有为他们一道办会办报？”

“真的。”张之洞一本正经地说。

“我去！”汪康年坚定地表态。

“好，明天你和我一道见康有为时，我就把你给推荐出来。”

次日，又是一个和暖的初冬午后，康有为应邀准时来到督署西花厅，不料张之洞已先坐在那里闭目晒太阳了。康有为想起“与长者会，不能晚到”的古训，正要表示歉意，张之洞却不以为然，指了指侍立在身后的人说：“他是武昌来的两湖书院的史学教习汪康年，字

穰卿，仰慕你的大名，特来与你见面。”

汪康年随即走前一步，向康有为抱拳：“我对康先生仰慕已久，你的大著和几道上皇上书我都拜读过，早想结识，只是无缘。昨天我听说康先生还会来督署，便请香帅带我一起来见面，今日如愿得见，快慰平生。”

康有为来督署已经三次，还没听说过哪位衙门里人说过这样诚恳的话，知道汪康年是个真心仰慕他的人，心中甚是高兴，也忙拱手：“穰卿先生过奖了。张大帅创办的两湖书院在海内士子们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穰卿先生身居书院史学教习，定然学富五车，钦佩钦佩。”

张之洞正要使汪康年在康有为眼中有个好印象，便接了他的话题说：“穰卿是甲午科的进士，他的志向高洁，不愿做俗吏，却要跑到武昌来跟老夫做点事。他的学问诗文，老夫都不及。”

汪康年忙说：“香帅这话，令我无地自容。”

康有为见汪康年身为进士，不去做官，却来书院做一个无权无势的清闲教师，心知此人确不是俗气的读书人，不觉生出几分敬意来：“穰卿先生志向可嘉。”

“都坐下吧！”张之洞待康、汪二人坐定后，开门见山地说，“康先生，你的两部大著和奏章、诗文，老夫都已读过。你这忧时忧国之心，老夫也甚是体谅。你准备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创办报纸，老夫都予以支持。”

康有为今天是准备了一肚子话，来向张之洞游说，希望能支持他的事，不料尚未开口，张之洞便这样直截明白地表示支持的态度，令他颇为意外：这的确是一个做事的人，怪不得在湖广办了那么多的洋务局厂。康有为心里想，嘴上忙说：“谢大帅的大力支持。”

“我还要拿出点实际东西来。”张之洞接着说，“我比不得王文韶和袁世凯，他们有钱。我虽然做了一世的官，却没有学到积攒私房的本

事，我只能捐给你们五百两银子。银子虽少，却是清清白白的俸金。另外，江宁藩库再拨一千两银子，作为你们的开办费。”

康有为不名一文，眼下最缺的便是银子，有这一千五百两银子，在上海租房聘人张罗会务就有了切实的保证。他满心欢喜，起身向张之洞作了一揖：“大帅的慷慨解囊，江宁藩府的大力支助，康某代表京师强学会和即将开办的上海强学分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感谢不必。”对于康有为的这个举动，张之洞面无表情。“只是你们要把事情办好，千万不要在上海给老夫添乱子惹麻烦。”

康有为从张之洞的神情和说话的语气中，感觉到与刚才的热乎不大相协调的冷意，遂答：“大帅放心，强学会是为了我大清的富强而建立，绝不会给大帅添乱子惹麻烦。”

“那就好。”张之洞指了指汪康年说，“我还要给你安排一个助手，就是这位汪康年汪穰卿。他能支持你们的事业，相信你们会合作得好的。”

张之洞的这一招，康有为倒没有想到。张之洞派人来，毫无疑问，是代表官府来监督的。京师的强学会，就因为部院官员的干扰太多而不顺利，康有为本意是想在上海另辟一方天地，名曰强学分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总会，要彻底摆脱北京城里的沉闷而又浓厚的官场暮气，借助上海的海港优势来放开手脚做事。他私下将这个决定，比之为俄皇彼得大帝当年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他为自己的英明决策而自得，却不料刚离京师的官场，又落到张之洞的控制之中。想到这里，康有为有点沮丧，瞬间他有种被罩在网中的鸟儿似的感觉。这张网又大又宽，将全中国都统罩住了，无论在他的家乡广东，还是在京师，抑或是在西方气氛较浓的上海，他都无法挣脱这张网，而赢得属于自己的那个自由空间，真是无可奈何！

但康有为自然不能拒绝张之洞的这个安排，何况汪康年给他的印象也颇好，心里想：你张之洞可以利用他来监督我，我也可以改造他来为我所用；他若为我所用了，你张之洞也便间接为我所用了。

康有为做出一副极恳挚的神态说：“大帅给了我们这多银两，又虑及我们人手不够，将穰卿先生这样的大才派出支持，晚生真正感激不尽。只是上海强学会一切都还在计议之中，要付诸实现，会有许多筚路蓝缕的事要做，到时恐怕要委屈穰卿了。”

汪康年说：“我不怕吃苦，只要能对康先生的事业有所帮助，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好，就这样说定了。”张之洞起身道，“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今天就谈到这里。康先生，穰卿从此刻起，就归于你的麾下了。你日后需要找我，找江宁督署的事就可以通过他。什么时候去上海呀？”

康有为和汪康年都站起来。康有为说：“过两天，我就带着穰卿坐海船去上海。”

一个月后，张之洞收到汪康年寄自上海张园的信。

汪康年在信上报告上海强学会的筹备业已就绪，即将开成立大会。信上特别提到由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章程》中所说的“分门别类，皆以孔子经术为本”。汪康年说，康有为的“孔子经术”其实是他篡改的所谓孔子改制的那一套，希望去掉这一条，但康坚持。

康还将张之洞作为发起人的第一名列入，也不事先请示。信函里还夹了一份《强学会章程》的抄件。

张之洞将《强学会章程》看了一遍。章程规定强学会的任务是译印图书，刊印报纸，成立图书馆，创办博物馆，传播西学新学，研究如何维新变法以使国家自强，这些都没错。既以西学新学为业，似可不提“孔子经术”。康有为要格外标出这点，显然是想打着孔子的旗号来推行他的那一套学说，这是不可以的。

身为两江之主，列名为康有为所办的强学分会的第一号发起人，更是大为不妥。张之洞忙亲笔写了一封短函，申明两点：一从章程中删去“以孔子经术为本”数字，二是将他的名字从发起人中划去。为着郑重，派梁鼎芬坐小火轮专程去上海张园。

康有为见到张之洞的信后，对梁鼎芬说：“章程都已发出去，无法改了，至于张大帅不愿列名发起人，那就划去好了。”

梁鼎芬正色道：“长素兄，你这样做不妥。既然张香帅拨款捐银给你办强学分会，那强学分会就应该在大事上对香帅先禀告而后行。像章程和列名这类事都是大事，你如此我行我素，香帅如何放得下心？”

康有为却不以为然：“张大帅虽然拨了银子，但强学分会到底不是两江治下的衙门，用不着事事都要向他禀报。何况‘以孔子经术为本’这七个字本没有什么差错，张大帅既然很支持，将他列名为发起人也不是不可以的。”

梁鼎芬没有想到康有为居然是个如此自以为是的人，暗想此人今后怕是极不好打交道。他叮嘱康有为：“今后要多向张香帅请示。”

康有为漫然应了一声。

梁鼎芬觉得事情有点不妙，把汪康年叫来，要他今后多多注意强学分会，千万莫给香帅招惹是非。然后，急急忙忙赶回江宁，向张之洞禀报了一切。

张之洞紧锁双眉不做声，心里想：这康有为看来是个桀骜不驯的狂人，拨款资助他一事或许草率了点。但事已至此不便改变，遂关照梁鼎芬：“你到钟山书院去一趟，告诉蒯光典，以后注意一下书院学子们对上海那边的反应，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

张之洞万没料到，二十多天后，一桩更大的乱子骇得他目瞪口呆。

这天上午，大根照例将一大堆包封信函送到张之洞的签押房，并在一旁当着张之洞的面将它们一一拆开。

“四叔，您看看这个。”大根将一本石印的薄册子交给张之洞。

张之洞接过一看，见上面赫然印着三个大字：强学报。

下面有一行小一点的字：上海中国强学总会。

他心里一动：康有为的报纸印出来了！但随即而来的便是心中不快：为什么没有事先通个声息，比如说报纸的名字啦，一个月出几期啦，创刊号的主要文章啦，什么消息都没有，一张报纸就印出来了。堂堂署理两江总督，上海强学会的强有力支持者，竟然和别人一样，只是在报纸印好后才看到，这康有为的眼里可真没有我呀！

他扫了一眼第一页上的文章，用大字登在首要位置上的是康有为自己撰的文章：《孔子纪年辨》。张之洞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四海之内，从京师到十八行省都一律用的是光绪年号，谁也没有用孔子纪年呀！他读了几句，才明白《强学报》用的是孔子纪年，而康有为辨的就是他自己的做法。张之洞一惊，目光急速地在报上寻找，很快，他便看到刊头上还有一行小小的字：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岂有此理！”张之洞一掌拍到案桌上，把一旁专心拆信函的大根吓了一大跳。

“四叔，怎么啦？”

“康有为真是胆大包天！”张之洞气呼呼地将手中的《强学报》重重地朝地上一扔，“你赶快出去给我把凌吏目叫来。”

一会儿，凌吏目气喘吁吁地走进来，垂手侍立。

“你把那张报纸拾起来！”

凌吏目一边弯腰拾报一边想：叫我来就是为你拾这张报纸吗，为什么不叫大根拾呢？见张之洞满脸怒容，他也不敢问，只在心里嘀咕着。

“你看看这个！”张之洞指着“孔子卒后”那一行字对凌吏目说。

凌吏目边看边轻轻地读了出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他有点奇怪：怎么要写得这样啰嗦，不就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好多了，还加什么“孔子卒后”？

“看出问题了吗？”张之洞绷紧着脸问。

凌吏目仔细地想了想：除开啰嗦外，也不见有什么大问题，张大人为何这样凶巴巴的？

“有点啰里啰嗦的，有个光绪二十一年就可以了，不要再加上什么孔子卒后。”

“岂止是啰嗦？”张之洞冷笑道，“你的脑子不开窍，这是自改正朔！”

“自改正朔”！这话让凌吏目睁大了眼睛。凌吏目也是读书人出身，知道这“自改正朔”就是“谋反篡位”的同义词。他浑身打了一个颤。稍停一下他又想：说自改正朔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后面不还明明写着光绪二十一年吗？历史上谋反者决没有自改正朔后又加上朝廷正朔的，但在张之洞的凶光之下，他哪有为《强学报》辩解的勇气？

“你给我立即出发，乘坐小火轮到上海张园，先找到汪康年，问他知不知道这事。然后再和他一起去向康有为传达我的指令，火速将这一期创刊号封存销毁，下一期不能再有‘孔子卒后’这一行字，若坚持不改变，我将查封该报！”

凌吏目来到上海张园，找到了汪康年。汪康年听了凌吏目的传达后，十分委屈地说：“康有为这个人极不好相处，专横霸道，根本听不进我的意见。他坚持要在光绪年号之前冠以孔子纪年，说这是对孔子的尊崇。我几次说过，这太骇人听闻，恐授人以柄。他是不听。”

凌吏目说：“康有一意孤行，怕是要给香帅添大乱子。”

汪康年说：“我和你一起去见他，郑重其事地把香帅的意见转告

他。若他依然坚持的话，那我只得离开上海回两湖书院去。”

凌吏目是个吃了二十多年衙门饭的人，他没有汪康年的文人气度，有的是衙门带给他的仗势凌人的习惯。“到时就不是你离开上海而是要请他走路了，哪有拿了两江藩库的银子而不听两江总督话的道理！”

汪康年陪着凌吏目上楼来到康有为的办公室，推开房门，见康有为正撩开袍子，站在桌子边在奋笔疾书，见汪康年进来，只随便点点头，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

汪康年指着凌吏目介绍道：“这是香帅派来的凌吏目。”

康有为头也没抬，边写边说：“我们在督署里见过面，请坐。稍等会儿，我还有两句话就写完了。”

凌吏目心中不悦地在一旁坐了下来。过一会儿，康有为放下笔，得意地对汪康年说：“我刚才是在给一位读者回信。穰卿，你还不知道吧，我们的《强学报》创刊号出来后，引起的反响有多大，这两三天我已收到十多位读者来信了，全是拥护，一片叫好。刚才我回信的是谁，你是绝对想不到的，他是容闳容纯甫老先生。他都看到了我们的《强学报》，就写信鼓励我们。容老先生的信，我非亲自回不可。”

最先带领留美幼童出国，后来又做过驻美副公使的容闳都称赞《强学报》，这事也的确令汪康年兴奋。他正要问问容闳现在是不是住在上海，凌吏目冷冰冰的话抢在他之前抛出来了：“康先生，我奉张制台的命令特来上海告诉你，《强学报》上写的‘孔子卒后’那一句话大为不妥。张制台说了，只能用皇上的年号，不能用孔子纪年。”

凌吏目根本不知道容闳是个什么人，容闳来信称赞一事，在他的心目中并无意义，他只为康有为对他的冷漠而生气：我受命前来传达张制台的口谕，就好比传旨的钦差，你一个小小的工部主事竟然如此坐大，真是一点官场规矩都不懂的妄人！

康有为不以为然，说：“这些读者的叫好，大多是冲着孔子纪年，和我那篇《孔子纪年辨》而来的。有孔子才有我中国，无孔子则无我中国，我用孔子纪年正是标明我中国在世界各国面前的崇高地位。我知道，张大帅是怕由此而引起改正朔的嫌疑，这点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康有为赤心拥戴皇上，拥戴朝廷，绝没有二心，历史上所有谋反篡位的人，用的都是他自定的年号，绝不会用孔子卒后纪年，更何况下面紧书光绪年号。哪有这样的改正朔者？请凌吏目告诉张大帅，千万放心，不要听信旁人的无稽之谈。再说，我康某人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我早申明过，与穰卿无关。今后朝廷怪罪下来，我一人顶罪，不干穰卿之事，更与张大帅无关。”

这几句话顶得凌吏目无言以对。他在官场里混了半辈子，从不见哪一个官员敢顶抗上司。不管此人的官衔有多高，比他官大的人说的话他就得听。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就是官场的规矩。一个工部主事，充其量不过六品，张大帅乃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这中间不知隔了几重天！凌吏目还是头次遇到这样的角色，他为官场规矩遭此破坏而愤愤不平。“康先生，我也不同你辩什么有孔子无孔子的理论，我只是奉张制台的命令来通知你，你不要再说什么空话，下期的《强学报》必须去掉‘孔子卒后’那一行字。否则，张制台将断绝对你们的支助！”

说完也不招呼汪康年一声，气呼呼地走下楼去。康有为看着凌吏目的背影，对汪康年哈哈笑道：“想不到清流出身的张大帅的衙门里，竟有这等俗不可耐的庸吏！”

汪康年说：“长素兄，虽有不少读者称赞《强学报》，但‘孔子纪年’事关大局，还是谨慎为好。香帅这人很强硬，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一旦断了对《强学报》的资助，那报纸也便办不下去了。”

康有为心里冷笑道：孔子改制，乃天地之大道，岂能为一两江总督的供养而做交易？你张之洞未免也太小看我了。说出的话却温和得多：“穰卿，此事与你无关，你不要担心，张大人实在不容我，我离开上海就是了。”

凌吏目坐着小火轮一路气呼呼地从上海回到江宁，添油加醋地向

张之洞禀报：“康有为那小子无法无天，根本不把香帅您放在眼里。卑职看这人迟早要出大事，香帅您得把他早点赶出上海。”

张之洞铁青着脸听着，不做声。凌吏目走后，赵茂昌进来了，他向张之洞献策：“香帅，对《强学报》的事也不要操之过急，古话说过行不义必自毙。康有为这样做，必定会有人起来指责。那时，您再借助外力予以整治，效果会更好些。”

张之洞默然不语，心里接受了这个建议。几天后《强学报》的第二期出来了，纪年形式和创刊号一个样。再过几天第三期也出来了，同样未改。正在张之洞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急转的变化证实了赵茂昌的远见。

六 焦山定慧寺留下张之洞“与时维新”的楹联

原来，就在上海出版《强学报》的同时，北京城里都察院御史杨崇伊突然上奏弹劾京师强学总会，说该会包藏祸心，干了不少非法活动，专门贩卖西洋书籍，抄录各驻京使馆的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并借该刊之毁誉来要挟外省大员，乘机勒索，请予严惩以肃风纪。

杨崇伊为何上这等严奏，原因在于强学会中的激进人士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因羞而怒，由怒而恨，授意他的儿女亲家出面来纠弹。

京师中本有不少人早就对强学会的举动不满，便借杨崇伊的折子，对强学会大肆发难。慈禧虽然退政颐养，实际上仍在控制朝政。她一向讨厌低级官员议论国家大计，对庶民议政更是仇恨，遂在一批王公亲贵的要求下，指示光绪皇帝下令查封。当天下午消息传出，未等步军衙门的人查抄，分住在炸子桥嵩云草堂和琉璃厂图书室的强学会工作人员，便早已逃得干干净净。梁启超等人四处联络，希望能联名上奏，居然一时连找个联名的人都没有。无奈之时，他只得来找翁同龢，想请他出面说服皇上收回成命。翁同龢愁眉不展地告诉他，这是太后的旨意，他也因支持强学会的缘故得罪了太后，免去了毓庆宫

差使。现在已不是帝师了，也不好随便去找皇上说情。

梁启超大为失望，转而再找李鸿藻。倒是李鸿藻有主见，他知道，强学会遭弹劾的关键是一“会”字。这“会”与“朋”“党”“团”“帮”一样，都是当政者所忌惧的，凡事一扯上“会”“党”一类的字眼，就容易使人联想到居心叵测、图谋不轨之类。他和同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孙家鼐商量，决定改个名字。强学会的主要目的在于藏书译书印书，不如干脆叫个书局，为表示对朝廷的崇奉，再加一个“官”字，全称官书局，这样就再不会授人以口实了。李、孙合奏此意，终于得到慈禧的恩准。于是兵部衙门的官兵们将强学会的烫金匾牌砸烂，在琉璃厂小小图书室的门上挂了块官书局的白木板。

这事通过京报的刊载，没有几天便让张之洞知道了。他于是借这股风命令上海道解散强学分会，停办《强学报》，又命汪康年接管强学会的全部余款及各项不动产财物。康有为只得悲恨交加地离开上海，带着学生徐勤等人乘海轮回原籍广东。

转眼就到了年关。这一天，汉阳铁厂督办蔡锡勇遣人来江宁，报告铁厂的经营遇到很大的困难，炼成的钢铁被外国客商认为不合格，堆积在厂里卖不出去，银子周转不过来，连薪水都开不出了。眼看要过年了，大家都很着急，盼望张之洞能早日结束两江的署理，回到武昌去。

张之洞何尝不想早回湖广原任？两江虽然富庶，但不是自己的家，家是耽误不得的。辽东的战事早已结束，刘坤一应该过不久就得回江宁了吧！正在他盼望回湖广的时候，天遂人愿，朝廷下达明谕：着刘坤一回两江原任，张之洞回湖广本任。

得知张之洞即将离宁回鄂，赵茂昌急忙赶到江宁城。他要借送别老上司的机会，来办成一件他谋划已久的大事。这些年里，赵茂昌以乡亲身份巴结上盛宣怀的侄子盛春颐，又通过盛春颐的关系与中国电报总局上海分局总办经元善交上了朋友。赵茂昌知道盛氏发家的两大基石之一便是电报业，又亲见经元善也因电报分局而成为上海滩上有钱有势的大人物。他看准电报业确是一个可以成大气候的洋务，决定

挤进来。

盛春颐给他出一个点子：由电报总局在武昌设立一个分局，总局出面提议赵茂昌做武昌分局总办。此事他去跟叔父盛宣怀说。赵茂昌对此感激不尽，许诺若武昌分局办起来，将送一千干股给盛春颐。

经元善也很赞同这个想法。湖北正在大办洋务，武汉三镇的电报业必定会越来越兴旺。武昌设立分局，自然对上海分局的业务大有好处。他支持赵茂昌去做这事，并答应负责为武昌分局培训电报生。

有这样两个得力人物的帮助，赵茂昌的兴头大增。但此事成与不成，关键在于一个人，那就是即将回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若张之洞同意，此事就成了；若张之洞不同意，什么盛宣怀的推荐、经元善的支持都是一句空话。

前一向尚不急，现在张之洞就要回任，再不能拖了。这天下午，赵茂昌瞅着一个空隙，对张之洞说了这个想法，不料遭到张之洞的一口拒绝。张之洞说，武昌办电报局一事，还得过两年再说，现在要集中精力解决汉阳铁厂面临的大问题。

赵茂昌失望地离开张之洞，但他并不死心，来到后院找环儿求助。

“环儿，你说大哥帮你办的这桩大事，对你好还是不好？”

听着赵茂昌突然说出这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环儿一时愣住了。自从进了张府后，吃的鸡鸭鱼肉，穿的绫罗绸缎，还常常可以托人带点银钱给娘家，比起过去挨冻受饿的日子，当然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过门三年来，丈夫也还疼爱，佩玉也好相处，而且还生了个儿子。作为一个贫贱人家的女儿，应该感恩知足了。但环儿心里深处有很大的阙失：他毕竟太老了，又太忙太无情趣了，许多时候他不像个男人，更像个不中用的老太监。富裕了的环儿常常想，做一个老年高官的小妾，其实有太多的苦楚，还不如嫁一个年轻强壮的穷汉为好。但那些苦楚，她永远说不上口。只得略带几分苦笑地回答：“我一直记着您

的大恩大德哩。”

“那就好，大哥这次有点事求你，你得帮我这个忙。”

“什么事？”

赵茂昌将办电报分局的事，细细地对环儿说了一遍。

“好，今夜里我替您求制台答应。”

“那我先谢谢你了，大妹子！”

三年前下的钓饵眼看就可钓上大鱼了，赵茂昌为自己的运筹功夫而高兴。

夜晚，环儿服侍着张之洞洗脸洗脚，又帮他脱下衣裤鞋袜，让他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环儿坐在床沿上，一面给他盖上被子，一面柔声柔气地说：“赵茂昌要在武昌办电报分局，你为何不同意，让他办好了。”

“他这人在银钱上过不了关，要办也得叫别人去办。”张之洞微闭着眼睛，心里想：赵茂昌这小子居然走起“枕头风”的路子来了。

“哎呀，四爷，你这人真不识好歹！”环儿不像佩玉，扬州瘦马馆既教了她“媚”的一面，也传授给她“驭”的一面。不要说“恩威兼施”是男人世界上铃制下的一个有效手段，女人中用此法来对付男人的更多更有效果。环儿粉嫩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几分瞋怒。“你不想想看，你的僚属朋友包括你的儿女在内，有哪一个像赵茂昌这样真心真意体贴你？没有他的张罗，你能有我这样年轻貌美的姨太太？没有他源源不断的特制人参，你六十岁的老头子还能生儿子？随便落到哪个老百姓的头上，人家感恩戴德都来不及，不像你们这种做大官的，人家求你还摆架子不答应。你还有点良心没有？再说，赵茂昌的武昌电报局，说好了是像上海那样，集股商办，又不是用的官府银子。你管他在银钱上过不过得关？赚了是他的；亏了也是他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贪污中饱也是他的，关你制台大人什么事？你不如落得做个顺水

人情！”

环儿说到这里，真的来了气，丢开张之洞不管，自个儿坐到梳妆台边憋气去了。

人间百个老头子，至少有九十九个服年轻漂亮女人“媚驭兼施”这一套。张之洞不是百个中的那一个，他也是九十九个中的一员。白日里在两司道府面前威严不可侵犯、说一不二的张制台，半夜里常常被这个千娇百媚的小妾弄得服服帖帖。今夜这一番毫不客气的话不但没让他恼火，反而觉得句句在理，字字中听。只是，将一个因贪污而革职的人重新起用，并委派这等重要的差使，这中间的障碍，总得清除才行呀！认真思索一番后，他有了个主意。

第二天一早，他把赵茂昌召进签押房。

“开办武昌电报局的事，我同意你去做。”

“大人同意了？”赵茂昌又惊又喜，暗自佩服环儿“驯夫”本事的高强。

“不过，得有一个条件。”张之洞习惯性地捋着花白长须，目光尖利地盯着面前这位前督署总文案。

“什么条件？卑职一定照办。”革员赵茂昌在制台的目光威慑下，有几分怯意。

“你得给我写一篇文章，不要长，两三百字就行了。说说你改过自新、与过去的贪劣一刀两断、重新做个廉洁自律的清官这些方面的想法。如何？”

“行，行，卑职今天就写，明天一早交给您。”赵茂昌想，这算什么条件，这不就是将那年痛哭流涕说的话再说一遍吗？

“我要叫人将你这篇文章抄出来，张贴在衙门外的辕门上，派两个兵守着，十天后再揭下。”

赵茂昌刚刚放松的心，被这两句补充的话又给揪得紧紧的。这哪里是给总督写文章，这不是在给江宁城百万小民写认罪书吗？这不是要将我赵某人过去的贪污情事公之于世吗？这不是让市井舆论来公审我吗？常州、上海都离江宁不远，这不很快就会传过去，让家乡父老笑话，让十里洋场的朋友们瞧不起吗？心里打鼓似的考虑好久，赵茂昌以哀求的口气说：“张大人，按理说您这样做是应该的，谁叫卑职当年不自爱呢？但武昌电报局是个大洋务，今后要与各方打交道，恳求大人给卑职留个脸面。卑职日后也好将电报局办好，为大人效力。”

“那你说怎么办呢？不向大家作个交代，老夫岂不有徇私之嫌？”

乖巧的赵茂昌立时从张之洞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原来并非存心丢我的丑，而只是为了堵人之口。很快，他有了一个两全之法。

“大人，您的苦心，卑职感激不已。卑职求大人一发成全，就让卑职这篇文章只在衙门内张贴算了。大人也好有一个交代，卑职也借此改过自新了。”

张之洞的手停止在胡须上，久久不做声。赵茂昌一颗心几乎要从喉管里蹦出来，焦灼难受极了。

“好吧，成全你，你可再不能让老夫失望了。”

终于答应了！赵茂昌的心重新回到胸腔，“卑职一定把武昌电报局办好，卑职一定为湖广的洋务大业增光。”

翌日，一份赵茂昌的悔过书在衙门里贴了出来。纸不大，贴的地方又偏僻，当天傍晚，赵茂昌便将它揭了下来。偌大的两江总督衙门，几乎没有几个人看到。赵茂昌心满意足地离开江宁前赴上海，与盛春颐、经元善紧锣密鼓地筹办起中国电报总局武昌分局来。

从此，赵茂昌便因武昌电报局大发横财，又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官场上飞黄腾达，成为晚清社会中“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的一个典型例子。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这时督署后院也开始收拾行

李，准备离开江宁买舟西归。一天下午，蒯光典在前来送行时偶尔说到，陈宝琛已从福建闽县来到江宁，他是专程来看望卜居江宁城的张佩纶的，现住在白下客栈，问张之洞愿不愿意见面。

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张之洞一时不好回答。

因海战的失败，张佩纶再次遭到弹劾，他被迫离开直隶幕府，悄悄来到江宁，在紫金山脚下筑了几间茅舍。此事，在张佩纶来宁不久便有人报告了张之洞。张之洞以为张佩纶会先来拜访，一直等着。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未见人来。他也曾想过去紫金山下寻找，但终不果行，不是因为忙得挤不出时间，而是心里不大情愿：马尾之战临阵弃逃，已属不可谅解，获赦后入赘李府，更不可思议。当年的清流操守到哪里去了！主动登门，固然不会摒弃，若要自己去寻找，张之洞心里着实不愿意。现在是陈宝琛也来了江宁，怎么处理呢？不见，必遭朋友讥责；若是相见，又如何见面法？思来想去，张之洞有了个主意。他写了个便笺，托蒯光典送给陈宝琛。

陈宝琛接到张之洞的便笺时，恰巧张佩纶正在回访他。二人展开便笺，上面只有几句平平淡淡的话，大意是离宁在即，无法抽身，已约好初六日至采石矶与门人袁昶见面，可否于初四日在下关码头会面，先去焦山看看宝竹坡留在定慧寺的玉带，然后再回头同赴袁昶的采石矶之宴？

焦山定慧寺里怎么会有宝廷的玉带呢？原来这里有段故事。

还是在京师的时候，有一天，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四人在一起聊天。张之洞说，当年苏东坡游镇江金山寺，寺僧向他索取玉带以作纪念。苏东坡本是个平易的人，并不以为忤，遂解下身上所佩的那条宋神宗赐的碧玉带，慷慨赠与金山寺。寺僧感激苏学士的厚爱，将这条玉带供奉起来。从此，一代代传下去，将它作为镇寺之宝。同治六年，张之洞典试浙江，还专门去金山寺看了这条玉带。宝廷听后大笑道，哪年我若路过一名寺的话，也学苏东坡的样留一根做它的镇寺之宝。大家听后并不把此话当真。谁知第二年宝廷告诉大家，他专门去了一趟长江焦山，将一条墨玉带留在定慧寺中，寺僧也

供奉起来了。欢迎诸位下次路过镇江时去看看。宝廷居然是个这样的性情中人！大家都笑起来，满口答应。

“你接受他的邀请吗？”张佩纶问陈宝琛。

“不去！”陈宝琛口气坚定地表示，“没想到张香涛是个这样不念旧情的人。你在江宁住了三个多月，他不来看你。我来江宁，也不来看我。他想在我们面前摆他制台大人的架子，要我们主动去看他。他不认老朋友，我们凭什么要应他的约，我又求他什么！”

“弢庵兄，你还不知道张香涛的用意吧！”张佩纶还不到五十岁，已经憔悴得像个花甲老人了，当年儒雅倜傥的风度，已被这些年的坎坷挫折销蚀得找不到痕迹了。“他是想通过焦山之游，用宝竹坡和你我的落魄来衬托他的得志呀！”

哦，经张佩纶这一指点，陈宝琛仿佛明白过来似的，气道：“哼，张香涛竟落到这般地步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们不巴结他，也不陪衬他！”

张佩纶说：“要去看宝竹坡的玉带，过几天咱们俩自个儿去。”

初四日一大早，张之洞便来到下关码头。他想以先在这里迎接的姿态，来表示未亲上门去拜访的歉意，但一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张、陈的影子。辜鸿铭在张之洞身边十多年了，只知道向来都是别人等他，从不见他等别人，偶尔因事等别人，只要过一袋烟的工夫，他便烦躁不安，一边埋怨，一边抬脚走路。对这两个革职朋友的这等耐心，真令辜鸿铭十分惊讶。他劝道：“不必等了，到镇江去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轮，今晚还要赶回江宁哩。”

张之洞心里虽然焦急，嘴里却说：“还等一刻钟吧，再不来就开船。”

辜鸿铭掏出怀表来，盯着表面看。又过了十分钟，还是不见一丝动静，便吩咐驾驶员准备开船。张之洞在心里怨道：不来应早告诉我，也免得我等这么久。正准备进船舱，却突然看到从上游急速驶来

一艘小火轮，直向他这边冲来。“是不是武昌那边出了急事？”正在猜测之间，只见小火轮里一个人从舱里走出，立在船头，向着码头眺望。

这不是杨叔峤吗？他怎么到江宁来了！张之洞一阵惊喜，忙止住脚步，朝着江面上的小火轮细看。果然是杨锐！张之洞顾不得制台之尊，伸出一只手，对着小火轮船头上的杨锐挥舞着。

船上站立的正是杨锐。他已注意到码头上有人在向他挥手示意了，忙吩咐机手加快速度，火轮飞快地向码头靠近。杨锐万万没想到，挥手的竟然就是老师。老师不是后天一早才启程吗，怎么今天就来到了码头？就这样心里一闪念的工夫，小火轮已靠岸了。

“香帅，您怎么今天就离开江宁了？”杨锐一边高声打着招呼，一边急速地跑过跳板来到张之洞的身边。

“叔峤，你怎么突然来到江宁？也不写封信来告诉我。”张之洞没有回答杨锐的问题，反而问起他来。

“还是因为《会典》中的事。当年捻子和苗练作乱时还有许多疑问未弄清。孙中堂说，你干脆到我的老家安徽去走一趟，把这些积案都弄清楚。于是十天前我来到安庆。前天特为到芜湖去看望皖南道袁昶。他说你来得正好，香帅马上就要回湖广原任，初六日我在采石矶设宴迎接。我听后说，那我干脆去江宁迎接，今天一清早便坐小火轮来了。今天还是初四，你怎么就上船了？”

“哦，原来是这样！”张之洞对杨锐的突然到来甚为高兴，方才因久等张、陈不至的恼火早已随风飘去。“我今天约两位老友去焦山，一直等到现在还没来。如果不是等他们，我们师生今天就见不到面了。”

两个什么身份的老友，居然约而不赴？好大的架子！杨锐心里想，又不便问，便说：“我今天原本见一见您后就去看看鸡鸣山，凭吊一番台城、鸡鸣寺和胭脂井，后天一早陪您上船一直送到安庆。现

在我改变计划，陪您去焦山，过些天再专程到江宁来多游几天。”

“江宁岂是一两天可以游览完的，你应当改变计划，下次专程来，今天就陪我去焦山吧。”张之洞将杨锐上下打量了一番后笑着说，“几年不见了，变化还不大。喂，叔峤，你为什么对台城这样有兴趣，一天的江宁游，不去别处，先去台城？”

“我近来正在读南朝史，对韦庄那句‘无情最是台城柳’有更深的理解。游台城是想去感受一下台城所承载的那种历史风云。有许多事，我还想好好地跟香帅说说。”

“好吧，上船吧，在船上我听你慢慢说。”

这时，梁鼎芬、辜鸿铭、大根等人也围了过来，故人他乡相见，分外欣喜，彼此问候着，一起走入停泊在码头边的一条从英国进口的游轮。

在船上，张之洞将为什么前去焦山的事告诉了学生。杨锐这才知道，老师所约的两个老友原来就是名满天下的清流前辈张佩纶和陈宝琛。

杨锐感叹地说：“京师年纪稍长的人都说，光绪七年香帅外放山西之前的那几年，是京师清流最兴盛的时代。那时清流诸名士以笔作刀，以口代伐，扶正压邪，为民申冤，赢得了官场士林的赞扬仰慕。自从香帅外放后，京师清流的力量开始削弱。到了甲申年后，因张佩纶、陈宝琛、邓承修等人相继革职，后来宝廷又因纳妾事遭劾，清流派便风流云散，自行瓦解了。这些年，宝廷、潘尚书去世，李中堂老迈，京师再也听不到有人说起清流了，好像清流议政已是历史陈迹，于是贪污受贿可以公行，渎职荒政视同无事，官场失去监督，权力便成了私器。”

杨锐的这番话，勾起了张之洞一腔怅惘之情。他默默地看着舱外急速后退的清澈江水，满腔思绪不知从何理起。“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仿佛只有千年前诞生此地的这两句诗，才最能概

括他此时的心境似的。

“是呀，清流议政已成历史啰！”过了好长一会儿，张之洞才缓缓地叹道。

“叔峤，说点京师的时事吧！康有为他们办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后，朝廷的态度如何？”

“自改为官书局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说闲话了。强学会散了，集会也没有了，官书局里就是摆着几百册洋文书。那些洋文书，满京城里没有几个人认得，就是有人要找岔子，也找不出什么呀。”

梁鼎芬插话：“那些洋文书摆在官书局是白摆了，不如运到武昌来，让汤生来读。”

辜鸿铭插话说：“节庵这个意见很好，叔峤你就去跟他们说说，叫官书局干脆搬到武昌来算了。”

“叔峤又不是康有为的人，他怎么可以跟官书局里的人说这样的话。”张之洞笑笑说，“官书局设在哪里，你去过吗？”

“官书局在琉璃厂，只有两间小房子，一间房子装书，一间房子里还住了管书的人。”杨锐说到这里，突然眼睛一亮：“香帅，有一次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人，您想得到他是谁吗？”

“谁？”张之洞看着杨锐扑闪扑闪的双眼，二十年前成都尊经书院里，那个纯朴好学的美少年形象又出现在眼前，心里想：二十年的人世染缸，居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痕，还是那样的纯真热情，真正难得。

“您决然想不到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那个穿长袍马褂，戴假辫子，操一口流利中国话的英国人！那个在太原巡抚衙门里做蒸汽机、摩擦生电试验的牧师！在广州时，还能经常见面，到了武昌，可是再没见过了。

“他还是老样子吗？”张之洞显然被这个消息弄得兴奋起来，对着身边的辜鸿铭说：“汤生，你还记得那个李提摩太吗？看起来跟你一个样，又土又洋，中西结合。”

“李提摩太，我怎么会不记得！”辜鸿铭说，“但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他怎么跟我一样？他是英国牧师，我是中国儒生。我的祖籍是福建同安，正宗中国人。我信奉周公孔孟，是地道的儒家信徒。”

辜鸿铭这几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话，引起满船人的哈哈大笑。但辜鸿铭的表情是认真的，他的话也一点也没说错。中国人一向以父系为宗，他的父亲是正宗的中国人，他当然是正宗的中国人。他回国十年来，系统攻读、无限崇拜儒家典籍，说是儒家信徒也恰如其分。听了辜鸿铭这个反驳后，张之洞不但不气恼，反而快活地说：“汤生说得对，是老夫糊涂了，李提摩太怎么能和我们的辜汤生相比！”

转过脸问杨锐：“李提摩太这些年都在哪些地方，做些什么事？”

杨锐答：“他说这些年把中国的城市都走遍了，住得较久的地方是上海，近两年则住在北京。他说他是个牧师，以传教作为主要工作，目的是想让中国人都蒙受上帝的福惠，富裕强盛，过快乐的日子。”

张之洞又问：“他为什么去官书局，他跟康有为、强学会有关联吗？”

杨锐说：“他常去那里看看书，也和强学会的人聊天，他跟康有为很熟。据说，康有为写的上皇上书，无人敢递，就去求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看后极为称赞，答应帮他找找朝中大老帮忙。”

大根猛地插了一句：“中国人在京师办事，还要找外国人帮忙，这真是怪事。”

“李提摩太比许多中国大官要能干得多，他认识不少王公大员。据说还幸亏他找了翁中堂，康有为的上书才到达皇上的几案上。”杨锐回答了大根的疑问后，又望着张之洞说：“香帅，李提摩太还惦记

着您呢！”

“哦，他还记得我？”张之洞高兴地说。

“记得，记得，”杨锐笑着说，“他说您这些年办了许多大事好事。他还说，今天中国，真正为国家富强办实事的大员只有您一人，是他劝康有为离开北京去上海，并建议康有为来找您，说只有您才是康的真正赏识者。”

原来康有为来江宁还有这样的背景。一瞬间，他对取缔上海强学会、查封《强学报》一事冒出几分歉意来：当初不查封，而是用李鸿藻的办法，将上海强学会改为上海官书局，将《强学报》改为官书局的报纸，可能会更好些！

一直未开口的梁鼎芬似乎隐然察觉到张之洞的内心活动，便说：“香帅本是很器重康有为的，跟他谈了好几次话，又是捐银，又是拨款，希望他好好地为国家做事。但这人太狂妄刚愎，不听招呼，尤其是他的《强学报》一再坚持要冠以孔子卒后多少年，这可是有改正朔之嫌疑的大事。香帅治理下的上海，怎能有这样的报纸？”

杨锐说：“康有为的确是个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人，不好共事。《强学报》我在官书局里看过，除开‘孔子卒后’这一条有些新奇外，其他都尚无可指责之处。不过，‘孔子卒后’这一说法，在中国人看来是犯大忌，其实，这根本不是康有为的创举，他是学西洋人的作法，很平常的一桩事。”

康有为的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居然被杨锐看得如此平淡，张之洞、梁鼎芬等人都专注地听他说下去。

“西洋人纪年就是用的这个办法。西洋人眼中的圣人不是我们的孔子，而是他们的耶稣。他们将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定为元年，从那时以后数下去。比如现在，我们中国是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西洋就是公元一八九六年二月三日。康有为将这个办法学过来，只是将圣人的生年改为圣人的卒年而已，不必太看重。据说京师里也有人因此

说康有为有谋逆之心，是恭王驳了回去。恭王对西洋的纪年很清楚，他说这点不能成立。”

恭王都知道的事，他这个号称很懂洋务的总督都不懂，张之洞很有点惭愧：如此说来，对待康有为和上海强学会的事有点武断了。

正在这时，游轮已到焦山。张之洞加披一件狐皮大氅，在众人的簇拥下登上了这座著名的江中岛屿。焦山山不高，最高处不过二十余丈，绕山走一圈，也不过四里路。原本一座荒凉的无名岛，东汉名士焦光隐居于此，故得名焦山。焦山因地形绝佳，又位于镇江城郊，故从那以后，历代都有人在此起楼筑室，修亭建寺，一千多年下来，将焦山建成一座人文景观甚多的名胜，与不远处的金山、北固山齐名，成为镇江城的三大游览胜地。

小小的焦山上汇集着吸江楼、华严阁、壮观亭、观澜阁、别峰庵、定慧寺、宝墨轩等建筑，又有保存完好的六朝古柏、宋代槐树和明代的银杏树，的确是一座钟灵毓秀的宝岛。

今天是个冬日晴朗的日子，在阳光的照耀下，焦山上那些叶片尚未落尽的树木仍充满着生机，一座座亭台楼阁散落在山石草木之中，江浪水波拍打小岛四周的坚固岩石，溅出串串水花，天气虽然寒冷，但焦山风光依然可观。

张之洞这次到焦山是来看宝廷留下的玉带的，并非观赏景致。对于望六之人来说，这毕竟不是游山玩水的季节，何况他还要避开众人，与杨锐说点机密事。于是对梁鼎芬、辜鸿铭等人说：“天气冷，我和叔峤直接到定慧寺去，你们自个儿去逛吧。我建议你们先到宝墨轩去，那里有两三百方碑刻，够你们赏玩的，大字之祖的《瘞鹤铭》便在那里。”

听说《瘞鹤铭》碑就在这里藏着，辜鸿铭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便拉着梁鼎芬等人向宝墨轩奔去。大根站着不动，他一向是紧跟着四叔的。张之洞说：“你也随处走走，不要跟我啦！”

大根其实对这些不感兴趣，便说：“我陪您去定慧寺吧！”

张之洞想了想说：“那你先去寺里告诉他们，我和叔峤过会儿就来。”

大根迈开大步先走了。

张之洞对杨锐说：“我们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坐坐，我要跟你说几句重要的话。”

杨锐明白，遂陪着张之洞找了一个温暖的山坳处，两人席地坐在一个枯草坪上。张之洞轻声说：“叔峤，听说皇上体格不强壮，是真的吗？”

杨锐敛容答：“皇上是不够强壮，但也没有大病，只是弱点罢了。”

张之洞又问：“太后身体还好吗？”

“太后倒是硬硬朗朗的。”

张之洞沉思片刻又问：“依你看，太后对朝廷的事还管得多不多？”

杨锐想了下说：“朝廷上的事，大部分还是皇上在管着，太后一般不管。”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上次信上说，皇上看了康有为的折子，赏识他，又说翁、李、孙几位中堂都支持康有为。那为何要解散强学会，查封他们办的报纸呢？”

杨锐说：“据说这是太后的旨意，皇上其实是不同意的，强学会变为官书局，就是皇上和太后之间的妥协。”

稍停一会，张之洞又问：“依你看，京师对维新变法这些事到底是怎样的态度？”

“香帅，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杨锐不假思考地说，“对维新变法，除开极个别的满蒙亲贵外，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支持的。听说太后也不是完全反对变革，只是厌恶结会集议这类举动，怕有不测之事发生。”

“太后顾虑的有道理。”张之洞点点头问：“叔峤，你跟康有为接触得较多，你认为康有为这个人有没有异心？”

“绝对没有。”杨锐坚定地说，“康有为的性格虽有点狂傲，但人是绝对忠诚的，对国家对朝廷是真心爱护的。我曾仔细观察过他，此人是个古今少有的血性汉子。”

“叔峤，你认为在康有为身边有没有真正的国士？”

“有！”杨锐肯定地说，“至少他的门生梁启超就是一个。此人卓荦英迈，学问文章不在乃师之下。其心地之光明、性情之率直，又要胜过乃师。”



梁启超

梁启超的名字，张之洞是听过的，又知道他也是广东人，十五岁

中举，是个神童，后被贵州籍的主考李端棻所看中，招为妹婿。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对贵州特别有感情，他心里无端对这个从未谋面的贵州女婿生出好感来。

“你下次见到梁启超，告诉他，若他路过武昌，可以投刺求见我。”

“好。”杨锐高兴地说，“他对您也是很敬重仰慕的。”

张之洞抬起头来，见太阳已挂在头顶了，便起身说：“我们到定慧寺去吧，刚才我们之间的谈话，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杨锐重重地点点头。

说话间，二人来到了定慧寺。定慧寺建于东汉兴平年间，初名普济寺，后又改为焦山寺，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赐名定慧寺。传说著《文心雕龙》的刘勰晚年出家于此寺。定慧寺与杭州的云林禅寺、天台的国清寺号为江南三大名寺。山门外，住持苦丁法师已率领十余名执事人员恭候多时，见到张之洞、杨锐后忙合十行礼，自报家门，然后像迎接佛祖临世一样地将他们两人迎进云水堂贵宾室。略坐片刻，苦丁法师亲自陪着张之洞、杨锐观看寺内建筑。

定慧寺果然不愧千年名刹，殿阁众多，规模壮阔，供奉的菩萨塑像金光灿烂，往来的众僧也衣着鲜亮。张之洞无心在此，便对苦丁说：“十多年前，朝廷有位礼部侍郎路过宝刹，曾应方丈之求，将身上所系的一根玉带留下，此事法师知道吗？”

“知道，知道。”苦丁忙答，“那时寒寺方丈是传篆法师，小僧为监院，当时小僧也在场。侍郎说要学苏学士，留下一根玉带，问我们愿不愿意珍藏。我们答应了。”

“侍郎的名字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苦丁不用思索就答，“侍郎大人的名字叫宝廷，号竹坡。后来还听说宝大人是皇亲，寺僧把这根带子就看得更重了。”

“宝大人的带子还在吗？”

“在，在，小寺一直珍藏着。”

“领我们去看看吧！”

“大人请！”

苦丁陪着张之洞和杨锐登上了位于定慧寺后院的藏经楼。走进藏经楼二楼东边的一间房子，苦丁介绍：“这间房子收藏着海内外施主赠送给寒寺的珍贵物品，有天竺国赠的贝叶经，西藏高僧所赠的念珠，还有不少玉佛、金佛、如意、血经等，宝大人的带子就存在这里。”

说罢，苦丁亲手从木架上取下一个尺余长四寸余宽二寸余厚的黑木匣子来。打开匣子，里面果然折叠着一根黑色玉带。

张之洞和杨锐凝眸谛视良久。苦丁取出玉带，露出一张稍为泛黄的白宣纸条。苦丁说：“这是当年宝大人捐带时写下的条子。”

杨锐将纸条取出展开，张之洞看那上面写着：

北宋神宗年间，苏学士赠玉带于镇江金山寺。大清光绪六年吉日，宝学士留玉带于镇江焦山寺。两学士、两玉带、两名寺，谁曰文坛如今无趣事，有宝学士之举，足见今世有雅人。宝竹坡亲书。

看着这熟悉的笔迹，读着这熟悉的语句，宝廷那张熟悉的面孔又浮现在张之洞的眼中。指点江山、粪土公侯的昔日情景已成历史，如今是死的死、贬的贬、老的老了。书生意气、清流议政，转眼之间便人去楼空，再也不复返了！

见老师面有伤感之色，杨锐忙叫苦丁将玉带和纸条重新折好收藏。苦丁把匣子放回木架后说：“大人日后见到宝大人，请代寒寺僧众问候他老人家，就说他留下的带子，寒寺一直好好收藏着哩！”

“宝大人已故去了！”张之洞缓缓地说。

“喔——”苦丁瞪大着眼睛，发出长长的惊叹声。

突然间，一股浓烈的怀旧感堵塞张之洞的胸腔，憋得他似乎有点透不过气来，他觉得应该借诗句来发抒发抒。是的，应该留两首诗在这里，不仅为发抒胸中的郁积，也以此凭吊老友的亡灵，而且，还要借此告诉过去的朋友，尤其是今天拒绝前来的张佩纶、陈宝琛：身居高位的张之洞并没有忘记他们！

“法师，你给我取纸和笔来，我要送两首诗给宝刹！”

“大人留墨宝给寒寺，寒寺将蓬荜生辉。”苦丁兴奋不已，忙叫小和尚拿来纸笔。

张之洞略一思索，挥笔写下两首绝句：

同姓怀忠楚屈原，湘潭摇落冷兰荪。

诗魂长忆江南路，老卧修门是主恩。

故人宿草春复秋，江汉孤臣亦白头。

我有倾河注海泪，顽山无语送寒流。

写完后又在下面补一句：南皮张之洞光绪二十一年暮冬于焦山定慧寺观宝竹坡留带时作。

老师的诗作，杨锐都读过。在他的眼中，老师的诗以学问功夫深厚见长，像这样情感浓郁的诗不多见，而他自己则更喜欢缘情之诗。杨锐对苦丁说：“这两首诗你们可得好好保存，说不定过几年我还会再到焦山来，我会来看的。”

苦丁连连说：“张大人的墨宝，小僧怎能怠慢，一定会把它和贝叶经一样地珍视。”

正说着，梁鼎芬、辜鸿铭等一群人都来了，原来是大根将他们招呼来的。定慧寺已安排好了午餐，大家热热闹闹地吃完饭后，辜鸿铭兴致勃勃地对张之洞说：“这寺院后有一座亭子，建在一块天然的大

石上，那石头的一半悬空着，使得亭子也像悬空似的。”

张之洞喜道：“那气势一定很好，会给人以腾空欲飞的感觉。”

梁鼎芬道：“正是。香帅去看看吧！”

苦丁说：“这是寒寺新近建的一座亭子，就在这里不远，小僧陪大人去。”

“好，去看看！”

张之洞来了兴致，众人便一齐响应。

不到半里路程，就来到亭子边。

果然如辜鸿铭所说的，这亭子虽不高大，却因地形独特而极具魅力。张之洞来到亭子间，俯首一望，脚底下，江水滚滚，波浪滔滔，自己如同踩着一朵云头来到长江的半空中，有一种羽化而登仙的感觉。向西边望去，繁华的镇江城若隐若现，如海市蜃楼。向东边望去，宽阔苍茫的江面上，水天一色，如烟笼雾罩。张之洞的心情已从悼亡中走出，被奔流不息的扬子江水激荡起来，不免对身边形容枯槁、举止呆板的焦山寺的住持刮目相看起来：“你这个亭址真选得好。眼力不俗呀，法师！”

“大人夸奖了！”苦丁显然很高兴。

“亭子叫什么名字呀！”张之洞一边兴致勃勃地眺望江面，一边随口问。

“还没有取名字哩！”苦丁说到这里灵机一动，“大人，您给它赐个名字吧！”

辜鸿铭立即赞同：“香帅，由你来命名最好了！”

张之洞转脸对梁鼎芬说：“节庵，你的学问好，你给它取个名吧！”

梁鼎芬忙推辞：“香帅在此，哪有我辈弄斧的份！”

“让我想想看，”张之洞喜欢听这样的话。他手扶栏杆，低头凝思，过了一会儿说：“焦山东端上有一个吸江楼，人在楼上，用一竹管，便可把江水吸上来，名字取得好，显然是从郑板桥的‘吸取江水煮新茗，买尽青山作画屏’而来。老夫今天辞去江督回原任，来此一看友人遗物，二看焦山风光，诸位既从老夫游，亦是送别。我想起当年苏东坡有首《渔家傲》，正是送他的友人离江宁回东京而作，道是：‘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晚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翻然欲下还飞去。’老夫此时站在此处，也有双鸾护车、凌江飞渡的感觉。依老夫看来，此亭可名飞江亭。”

“飞江亭。”梁鼎芬忙恭维道，“亭悬空而筑，确有飞江之势，这名字真正取得恰如其分，又与东端的吸江楼遥相呼应，合为双璧！”

梁鼎芬说完，众人皆鼓掌叫好。

苦丁一不做二不休，又央求：“大人所赐亭名，真传神至极，小僧代焦山寺全体僧众深为感谢。小僧有点贪心，亭名是有了，但楹柱上还缺乏一联，若大人肯赐联一副，则是好事做全，焦山寺将永铭大人的恩德。”

张之洞本是一个喜游览好题赠的名士，况且定慧寺乃千年名刹，在此处留下笔墨，定然会传播开来，流传下去，是一桩大好事，遂笑着说：“法师，你也是索求无厌，老夫今日兴致好，就一发成全了你吧！”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苦丁自知今日所得过多，无所酬报，便使出佛门的惯用伎俩，念几句“阿弥陀佛”来，它既可以理解为佛门子弟的最高最厚的谢意，其实又什么都没有损失。千余年来，这套伎俩成为佛门的万应灵药，保佑僧尼坐收源源不绝的财富，又博得善男信女们的虔诚礼拜。

望着滔滔东去的大江，看着身边杨锐、辜鸿铭等年轻一辈的勃勃生气，想起前些日子与康有为、强学会所打的交道以及刚才与门生的密谈，张之洞忽然间似有所悟，遂脱口念道：

眼底江流，尽皆后浪赶前浪，争相推移奔大海；

世间人事，总是少年代老年，与时维新为正途。

张之洞念完后，大家都愣了一下。“与时维新”，杨锐听到这四个字，心中一阵惊喜：老师确乎是识时务明大势的英雄豪杰。梁鼎芬也在心里忖度：看来香帅虽然不满意康有为这个人，但对他维新变革的主张还是赞同的。辜鸿铭想：香帅是个维新派，今后多给他译一点日本明治维新的资料。

苦丁则不甚懂这四个字的深远含义，但他知道后浪赶前浪、少年代老年，这是天地造化的常规，用它做楹联十分合适，便说：“大人所作的好极了，请大人回到云水堂后把它写下来，明天小僧就叫工匠将这亭名和楹联刻上。亭名用朱红，楹联用石绿，这样一来，这座亭子就又成了焦山一景。”

“好，你去办吧！”张之洞笑着说，又吩咐大根，“时候不早了，你去船上作准备，等我写完匾联后立时就开船回江宁。”

七 采石矶上，师生宾主射覆续联打诗钟

翌日，在梁鼎芬等人陪同下，杨锐在台城、鸡鸣寺一带盘桓了一整天，其他名胜古迹，则留待下次专程再来。

第三天，在江苏巡抚、江宁藩司、江苏提督等一班文武大员的一片送别声中，张之洞登上小火轮，离开江宁城回武昌。

冬日的长江水，是一年中最少的时候，也是最澄清的时候。船行走在浅水段时，江水几如溪水般清亮，水中卵石晶莹发光，石间游鱼历历可数。自江宁至采石矶这一段，自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舍众多，阡陌相接，甚至连岸上的鸡犬之声也可隐约传进船舱来。

张之洞望着眼中长江两岸的这—片安居乐业的土地，心中甚是宽慰。临近中午时分，小火轮来到了位于安徽省太平府当涂县境内的采石矶。

万里长江的两岸上有着数以百计的胜迹，采石矶则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处地方。它与江宁的燕子矶、岳阳的城陵矶并称为长江三大矶，然其地势之险要、人文之丰富又在其他二矶之上。

采石矶位于南岸的翠螺山麓。相传此地古时有金牛出渚，于是山叫牛渚山，矶叫牛渚矶。又因山形像一只大田螺，当地人便叫它翠螺山。矶上盛产五色彩石，又得名采石矶。日久年深，“牛渚”二字则不再被人们提起了。



长江上游的崆岭滩峡口(1871年)

采石矶一带悬崖峭壁，兀立长江岸边。对岸也是一座石头坚硬的

大山，江面陡窄，江水也便陡急。此处最易扼控长江，于是战乱时代又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据说南宋时，虞允文便在这里大败南下的金兵。采石矶上有不少楼台建筑，出名的有赏咏亭、谈笑亭、江山好处亭、燃犀亭、清风亭、观澜亭、三台阁、虞公祠、谢公祠、广济寺、观音阁等。相传梅尧臣、沈括、陆游、文天祥等历史名人都曾来此处憩足游览，留下大量诗赋题咏。

最让采石矶充满传奇色彩的是诗仙李白在此地的行踪。李白晚年贫困不能自持，便来投奔做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

李白喜爱采石矶一带的江山形胜，常在此赏景吟诗。那年秋夜，李白站在采石矶舍身崖上，一边喝酒，一边高吟。月色溶溶，江流奔涌，巨石壁立，四野广阔，佳境与美酒一起，酿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气氛。诗仙乐陶陶醉醺醺地，完全沉浸于他的艺术世界中，已不知人间烟火身为凡人了。忽然间，他见江面上浮出一轮明月来，在粼粼波光中时上时下，时摇时定，如玉盘在起伏，如明镜在闪烁，比起悬挂在夜空时的模样要好看百倍。正在凝神赏玩时，那轮明月不见了。李白心中一急：它一定是从天上掉到水里，被江浪吞噬了。

多美的玉盘，多亮的明镜，怎么能让江浪吞掉！我要把它捉出，让它重新飞回九天苍穹，让普天下的人都能永远沐浴它的清辉。想到这里，诗仙毅然从舍身崖上，纵身一跳，将月亮紧紧捉住，捧在怀里……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传说。它当然不可能是真的。但人们又希望它是真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谪仙李太白是应该以如此方式来结束他的人生之旅的。这才与他那些超凡的诗作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于是，采石矶上建起了问月亭、捉月亭、太白楼，翠螺山上修造了李白的衣冠冢。人们将李白永久地留在这里，世代代的文人词客也喜在此伫留游览，凭吊先贤，捕捉灵感。

当年的门生要在这里设宴款待过路的老师，怎不令张之洞和他的一行欢喜叫绝。

矮矮胖胖的袁昶一路扶着老师，缓慢登上江岸，来到采石矶上。他陪着张之洞四处走走。采石矶虽不大，却亭楼众多，树木繁茂，再加之绝无仅有的山川之美，使大家都有一种气清神爽、心胸开阔之感。

午宴就设在太白楼。坐定后，张之洞望着袁昶说：“没有想到，我们师生今天在这里聚会。十多年了，当年的小青年如今成了皖南之主，我们都来拜你的码头啦！”满桌人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

袁昶忙说：“香帅客气了，学生才是你的治下。”

张之洞笑着说：“从光绪二十年十月到昨天为止，你是我的治下不错，但从今天起就不是了。我是过路的客人，你是这里的山大王。”

大家又都笑了起来。

“香帅取笑了！”袁昶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梁鼎芬说：“有一点那是永远不会变的，无论什么时候，袁观察都是香帅的门生。”

“正是，正是。”袁昶忙点头。

“节庵说的也不错。”张之洞捋了捋胸前的长须，摆出一副座师的架子来。“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可以改变，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古人说天地君亲师，这五者必须终生敬奉，是因为这五者是终生不会改变的。”

辜鸿铭心里想：天地亲师这四者不可改变，是自然的，“君”却不一定不变。大行皇帝归天，嗣君继位，这“君”就变了；改朝换代，另一姓坐了江山，这“君”更大大地变了。但这些话他不便说。当大家都异口同声恭维总督说得有理的时候，他闭口不做声。

张之洞继续说：“同治六年，主考浙江是我入翰苑后的第一次放

差，大家羡慕我放了一个好差使。浙江人文荟萃，英才辈出，这次下去一定会收一批好门生。我也庆幸自己运气好，头次出差就去的人间天堂。”

袁昶的一生发迹就始于同治六年的乡试，自然对此感情浓郁记忆犹新，插话道：“当时我们听说朝廷典的星使是神童出身的年轻探花，都欢喜雀跃。到了主考坐亮轿巡视贡院的时候，大家早早地等着，引领企盼，都想一睹风采。见香帅坐在亮轿里，年轻英俊，仪表非俗，都惊叹不已。”



广州的贡院(19世纪70年代)

“年轻是实话，英俊就高攀不上了。我只希望别人不要骂我马脸猴腮、面目可憎就行了。”

说罢抚须大笑，众人也都乐得哈哈笑起来。在座的诸位，其实都听到别人背地里这样描绘过张之洞的。

张之洞以长者的姿态慈祥地望着袁昶说：“你也有四十好几了吧，有点发福了。”

“明年整五十，快要向老境迈步了。”

“不要这样说，你比叔峤、节庵、汤生他们也大不了多少，正是干大事业的黄金年代。读书时的雄心壮志是真情还是空话，就在这十来年里检验了。要说当年浙省乡试的人才，你袁爽秋也算是有出息的一个了。另外还有陶模、孙诒让等人，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袁昶说：“陶模是封疆大吏，官高事忙，我们很少通信。孙诒让在刑部做主事，我们时常走动。他写了不少的书，近日还有信来，说他在做一桩大事，撰写《墨子间诂》。”

张之洞说：“孙诒让不应在刑部，他应在翰苑、詹事府或国子监合适，他是个读书做学问的人。那年你们几个为我送行，我对陶模说：你是个发达的相，官可做到一品。对孙诒让说：你是个清雅的相，著作可等身。这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真是良师高足喜重逢，有多少叙不完的旧，有多少道不完的情！尽管佳肴满桌、美酒频斟，但主人和主客的心思都在说话上，列位陪客也极为乐意倾听这些发自内心的叙谈。仕途多倾轧，商海多风险，入幕多委屈，谋生多辛酸；人情薄如纸，相交互防范，祸福非所料，处世事事难。人生在世，唯有年少读书时节，才是最无忧虑、最无机心、最无功利的岁月，可以设想自己今后贵比管乐、富攀陶朱、学侔周程、文为韩欧，反正那都是遥远的将来事，用不着立时兑现。谁知一踏入江湖，便有无穷的艰难和烦恼在预先等待着，将你毫不留情地打入各色各样的漩涡中，身不由己，欲罢不能。

今日，太白楼里的客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谁没有过这种无奈的感叹？且让这对师生的甜美回忆，带着大家一道进入那纯真快乐的学子生涯吧！长江水也似乎变得无语东流，采石矶上成群鸦雀不再聒噪，天地万物都在分享这人世间充满情谊、淡化功利的美好时刻。

李孟符的《春冰室野乘》中《张文襄遗事》里记载了张之洞等人当年在京师诗酒文会的一桩趣事——

同、光间某科会试场后，潘文勤、张文襄两公大集公车名士宴于江亭；先旬日发柬，经学者、史学者、小学者、金石学者、舆地学者、历算学者、骈散文者、诗词者，各为一单。州分部居，不相杂厕。至期，来者百余人，两公一一纤尊延接。是日，天朗气清，游人亦各兴高采烈，飞辨元黄，雕龙炙，联吟对弈，余兴未渫。俄而日之夕矣，诸人皆有饥色。文勤问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办？”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当奈何？”不得已，饬从者赴近市酒楼，唤十余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馁败，饭尤粗粝。众已惫莫能兴，则勉强下咽，狼狈而归，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为笑谈。

又葛虞存著《清代名人轶事》中的《张文襄》一节亦记载此事。

袁昶笑着说：“我在京师听老一辈翰詹说，当年清流名士集会结社，不仅针砭时弊，纠劾贪墨，也时常谈诗论文，射覆打诗钟。一个个才思敏捷，妙语天成，其风雅神韵，令后辈文人心向往之而不能及。他们都说老师您是此中高手！”

袁昶这几句话，勾起张之洞心中一段美好的回忆。那是光绪二年至七年在京师做词臣言官的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固然豪气四溢，天下

瞩目，三五同好风和日丽，荷酒担食，在陶然亭、崇效寺、花之寺、龙树寺等幽静清朗之处游览闲谈，更使人心旷神怡，物我两忘，而此时射覆打诗钟，必定是最乐意为之的游戏。的确如袁昶所说，张之洞是此中高手。

张之洞正在抚须怀念之际，辜鸿铭早已忍不住了：“我读李义山的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神往古时这种有趣的游戏，可惜回国十多年了，还从来没有真的见人射覆过。香帅，你说点给我听听。”

梁鼎芬说：“李义山笔下的射覆与香帅的名士射覆不同。”

“哦！”辜鸿铭兴趣大增，“节庵，你说有哪些不同，也让我长长见闻。”

梁鼎芬说：“唐时贵族子弟游戏时的射覆很简单，大家背过脸去，由一人将一样东西覆盖在碗中，然后大家猜，猜中者有赏。香帅他们的射覆，非得要饱学机敏两者兼备不可，可惜我当时没参加，还是香帅自己给我们说吧！”

在那次谈诗中被张之洞看中，应聘入幕的陈衍也和杨锐等人也凑兴吆喝着。

张之洞抿了一口茶，微微笑道：“这都是些往事了，那时大家都有一份闲心情，有这种兴趣。虽说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但文人聚会，有没有这个内容，也是大为不同的。有则高雅，无则俗陋，十多年前在京师官场士林中，这可是判别一个读书人有无学问的重要标准哟！”

众皆点头。辜鸿铭说：“像我这种不知射覆的人，哪怕中西书籍读得再多，也是个无学问的俗人了？”

陈衍笑道：“那当然！像你这副模样，连清流边都挨不着！”

众人都笑起来。

梁鼎芬说：“莫打岔，且听香帅说故事。”

“那一年暮春在崇效寺赏花喝酒，喝到兴起时，宝竹坡突然对大家说，我有一覆，诸位谁可射中。不待大家做声，他立刻就说，《左传》曰：伯姬归于宋。射唐人诗一句。大家都低头想。”

说到这里，张之洞笑着对身边的辜鸿铭说：“准你也参加一个，你也想！”

辜鸿铭喜得对陈衍说：“你说我挨不着边，香帅都让我参加了！”

陈衍说：“你别笑早了，这是香帅客气，先邀请你。射得中，算真参加，射不中，靠边站吧！”

“一会儿，我说我射中了。众人都看着我，我不慌不忙地念着，

白居易诗曰：老大嫁作商人妇。”

刚说到这里，陈衍便拍手喊道：“香帅，您这一射真是绝妙至极！”

梁鼎芬、杨锐先是一愣，很快也明白过来了，都鼓起掌来笑道：“再没有这么好的箭法了。”

辜鸿铭却不知妙在何处。他茫茫然摸着半边光头，问杨锐：“叔峤，香帅这支箭妙在哪里，你给我指点指点。”

杨锐说：“可见你的中国学问还不行。伯、仲、叔、季，这是中国兄弟姊妹的排行序列。伯姬是鲁国的长公主，排行老大。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把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商纣王的庶子启，定国名为宋，故宋国为商人后裔聚族之地。伯姬嫁到宋国，不正是老大嫁作商人妇吗？这真是丝丝入扣，天衣无缝。香帅之学问与敏捷，真我辈百不及一。”

辜鸿铭恍然大悟，大声叫道：“绝妙，绝妙！香帅，我敬你一杯！”

张之洞也很高兴，把杯子略略举了一下，算是接受敬酒。

“潘伯寅最爱此道，也最善此道，见宝竹坡抢了头筹，颇不甘心，于是说，我这里也有一覆，宋玉曰：东邻女登墙窥臣三年。也射唐人诗一句，谁射得中，我有一块北魏名碑拓片相赠。”

“这一覆出得好！”辜鸿铭又叫了起来，稍停片刻说：“可惜我射不中。”

众人也都极有兴趣地猜着。陈衍心里想了一个答案，但不便说出，聆听张之洞的下文：“大家都喜形于色地想，约有半根香工夫，我问潘伯寅：是不是李白的‘总是玉关情’？伯寅拍手笑道，到底瞒不过你张香涛。”

陈衍笑道：“我也想到了这句诗，只是不好意思先说出来。”

“石遗，你是马后炮。”辜鸿铭嚷道，“我不信，除非你讲清楚为什么‘总是玉关情’。”

大家都知道，辜鸿铭用的是激将法，因为他自己并不懂得这中间的奥妙。

陈衍说：“我就对你说清楚吧！李太白的这句诗来自他有名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诗中‘玉关’指的玉门关。宋玉的这句话出自他的《登徒子好色赋》，说的是东邻女爱慕他的情意。东邻女为何爱他，因为宋玉是美男子，假若像你这个不中不西的样子，东邻女绝不会窥你三年，只怕是窥你三眼就走了。”

大家都笑起来。辜鸿铭却不笑，认真地说：“爱我的女人不少。她们爱的就是我这个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特殊魅力。”

陈衍也不理会他，继续说：“所以说，东邻女窥视，是因为宋玉的缘故，她关的是玉之情，懂吗？汤生！”

“哦，原来这样。”辜鸿铭拍了拍脑门，“将玉关两字拆开，玉指宋玉，关为关联，真是妙极了！香帅，我再敬你一杯。”

杨锐笑道：“你什么都不懂，没有资格敬酒了！”

大家边笑边同喝一杯。

陈衍说：“香帅，这射覆之技，怕是再也没人能超过你了。”

“也不能这样说，”张之洞正色道，“黄绍箕就比我行，我承认我的才思输他一根香！”

“输一根香”是什么意思，这话撩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有一年初夏，大家游江亭，陈弢庵见风吹花落，突然来了灵

感，说，我有一覆，孟浩然诗曰：花落知多少。射《易传》一句话。”

梁鼎芬有意打趣辜鸿铭：“你自号汉滨读易者，对《周易》很熟，你来射这个。”

辜鸿铭有点紧张地说：“我真的没入门。不过，我可以想想。”

说后，便一脸木然地陷入深思。

“弢庵说，我点一根香，香燃完前看有没有人能射出来。他刚刚把香点燃，黄绍箕就喊道，我射中了。我忙说，你先不要说出来，用纸写好给弢庵，到香燃完后再公布。一根香正好燃完，我也有了，也写在纸上。两纸一对，真个是英雄所见略同。”

“慢点。”梁鼎芬忙打断张之洞的话。“汤生，一根香点完了，你射中没有？”

“没有！”辜鸿铭一脸沮丧。

陈衍笑道：“好了，你被彻底赶出圈子外了。”

辜鸿铭突然醒悟过来：“节庵，你说一根香点完了，香在哪里？我差点被你蒙过去了，香帅只说了一句话，你的香就点完了？一支香至少点半个小时，我还可以想。”

大家都被辜鸿铭的天真弄得哄堂大笑。袁昶说：“你慢慢去想罢，我们可等不及了。香帅您公布答案吧！”

张之洞抚须微笑道：“两张纸上都写着：心疑者其辞枝。”

徐珂编《清稗类钞》中《张文襄整饬盐纲》一节里说到张与黄绍箕作对联事——

光绪壬寅年，张文襄署江督，整饬盐纲，奏派蒯光典总办仪栈，资以兵轮，实力缉私，亲赴十二圩相度形势。自集一联悬之，以配曾文正联。先得上联，命蒯及黄绍箕对之。文为“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张融《海赋》语。蒯退，以属某，某对以郭璞《江赋》之“总括汉洒兼包淮湘。”蒯称善，言于张，张自以“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易之。

辜鸿铭嚷道：“香帅，《易·系辞》我倒背如流：‘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但与‘花落知多少’怎能联系得起来，分明风马牛不相及嘛！”

“你这个辜汤生，自己不懂还说人家风马牛不相及，让老夫来开导开导你。”张之洞一本正经地说，“花本是长在树枝上，现在落了，是不是与树枝告别了？辞者，除文辞一意外，是不是还有辞别一意？人家问，落下来的花究竟有多少呀，我怎么知道！便回答他，凡心存疑贰、辞别树枝者便都是落花。这难道是风马牛不相及吗？”

辜鸿铭读《易·系辞》中这句话时，与千千万万读这句话的人一个样，即从此话的本义上去理解，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这句话的字眼在“辞”字。经张之洞这么一说，辜鸿铭立即如梦初醒，心悦诚服地说：“香帅射得对，这是我的浅陋，我的浅陋。我们中国文字真是太有意思了，世界各国再没有这么好的文字了。”

大家又都笑起来。张之洞却不笑，带着无限遗憾的心情说：“但黄绍箕比我敏捷，他足足强过我一根香。”

面对着总督大人的这种真诚的遗憾，众人都忍俊不禁！纷纷说：“若是让我们参与，十根香点完了，都想不出来的。”

辜鸿铭喝了一大口酒，将嘴巴一抹，又来了兴致：“刚才袁观察说香帅还有一个本事：会打诗钟。射覆我从李义山的诗中已知道，打诗钟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袁观察，你给我解释解释。”

陈衍说：“不怕你辜汤生洋文懂得多，今日可是刘姥姥闯进大观园，什么都不知道了吧！袁观察，你就给他上一课，也好让他下次莫在别人面前丢了我们两湖幕府的脸！”

“射”、“房”一联，还有蔡乃煌作一说，《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善诗钟》一章里提到此事——

江庸《趋庭随笔》云：“诗钟之作，始于吾闽，光绪初盛行南北，张文襄尤好之，迨入政府，仍不辍。今人《新谈往》(书名)谓：南皮一日集项城及幕僚为诗钟，庆亲王奕劻在焉。南皮特拈蛟断二字，候补道员蔡乃煌应声云：‘射虎斩蛟三害去，房谋杜断两贤同。’时

瞿鸿方罢职，岑春煊亦谢病，诗上句影射瞿岑，下句指张袁交欢，故庆袁张皆大悦，即日擢放苏松太道。此殆传闻之伪。射虎一联，实文襄自撰，并非蔡作，且庆袁从未与诗钟会。蔡以邮传部左参议简放苏松太道，亦非候补道员也。”又云：“李宗侗玄伯曰，文襄作上诗钟时，其父符曾先生适侍侧。是日陪文襄游西便门外天宁寺，憩塔射山房。文襄思作诗钟，遂指横额上射房二字为题云。”此联向多传为蔡乃煌作，江氏谓出张之洞自撰，征实言之，当属不诬。乃煌以参议对品外补道缺，按体制实为左迁，唯上海道最号肮脏，当时遂视为美除，亦仕途重利之颓风也。“房谋杜断两贤同”，一说“贤”本作“心”。

辜鸿铭气得白了陈衍一眼，咕噜噜地冒出几句洋话出来，大家都听不懂，一笑置之。

袁昶说：“诗钟起于道光年间。任举两字，在一个限定的短时间内做两句七言格律诗，要将这两个字分别嵌进去。通常这个时间也以燃香为计。用一根细绳子系一枚钱，钱下置一盂，绳系香上，香燃断绳，钱落盂中，发出一声响，如撞钟一般，这便叫做诗钟。”

陈衍补充说：“近十几年来，以集句为多，从唐宋人诗中取现成的诗句，更觉得学力足。”

袁昶望着张之洞说：“京师士林广传老师的一段诗钟，就是以‘射、房’二字为题，上联为‘射蛟斩虎三害除’，下联是‘房谋杜断两心同’。这射、房二字极不好联缀，老师此联令人佩服。京师有多种说法，有人说下联是张幼樵联的，也有的说是吴清卿联的。今天当面请老师说说，以澄清种种讹传。”

张之洞淡淡一笑：“都说错了，两联都是我的创作。光绪六年秋天，我和竹坡、弢庵三人游西便门外天宁寺，中午在一间僧房休息，见那僧房门上挂了一块匾额，曰‘塔射山房’。弢庵说，这四个字有什么含义？竹坡说，若是用‘射’与‘房’两字来打诗钟，可是难事。我说：天下没有哪个字不能打诗钟的。竹坡说，那就用这两个字打打看。吃完斋席后，我这联诗钟就出来了。幼樵、清卿都没参加，怎么会续下联哩！”

袁昶笑道：“今日算是当面解了这个疑团，可见天下事，讹传不少。”

张之洞笑道：“幸而我还健在，若死了，这又成了一桩公案。”

众人都笑了。

陈衍说：“打诗钟比射覆要容易些，关键在唐宋诗背得熟。”

杨锐说：“也不见得，它往往都附加限制，难就难在这里。”

辜鸿铭立时有了点子，说：“石遗有诗家之称，叔峤也是装了一肚子前人的诗，袁观察进士出身，自然诗也是读得多的。香帅，你不妨举两个字来，让他们打一打诗钟，也让我开开眼界。”

张之洞笑着说：“好哇，三个都是饱学之士，在汤生面前露一手，让他今后再不敢对你们装腔拿大，可惜没有香。”

“不要紧，我有怀表。”辜鸿铭说着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只金壳束脩表来。“定多长时间？一刻钟，还是半小时？”

陈衍精研诗二十余年，正要向众人显示显示，便说：“一刻钟足够了。”

要说背诗，杨锐也是内行，遂点头：“就一刻钟吧！”

袁昶说：“你们都是捷才，一刻钟内我怕想不出。”

张之洞说：“从众吧，三个中有二人同意一刻钟，就一刻钟。爽秋若打不出，罚三杯酒好了。”

大家都赞同。张之洞抚须沉吟，过了一会，他说：“诸位听清了，两个字：‘女’‘花’，上联嵌女，下联嵌花，均出现在第二字上，以唐人诗句为限。汤生你看表，从现在起开始计时。”

辜鸿铭举起表对大家说：“现在是两点十二分，到两点二十七分为止。大根作证人，到时由他喊停便停！”

大根也很兴奋，忙走到辜鸿铭身边来，眼睛盯着他手中的怀表。

三位宿学都在紧张地搜寻着平时记忆。采石矶上顿时一片安静，静得连怀表咔嚓咔嚓的走动声都能听得见。

大约八分钟光景，陈衍便欣喜地说：“我的诗钟已出来了。”

张之洞说：“先不要做声，到时再说出来。”

又过了两三分钟，杨锐面有得色，看来他也想好了。

众人的眼睛都移到今天宴席的主人脸上，只见袁昶双目微闭，嘴唇在不停地上下翕动，间或发出听不清楚的细声来。看来，他这个诗钟打得不容易。大家都帮他着急，猛听得大根雷鸣似的一声：“一刻钟到了。”

众人正为袁昶惋惜时，只见他轻松地笑道：“我也有了。”

张之洞微笑着说：“现在请他们各自念出来，陈石遗先念，接下来杨叔峤，照顾主人，排在最后，由辜汤生作监临，违规的由你来处罚。”

辜鸿铭欢喜地说：“这事交我最好，我执法最不讲情面。”

不待大家催，陈衍摇头摆脑地念道：“上联为李商隐《霜月》中的‘青女素娥俱耐冷’，下联是李白《清平调词》中的‘名花倾国两相欢’。汤生，你看合不合要求？”

辜鸿铭说：“上联第二字为女，下联第二字为花，都是唐人的诗，合要求，通过啦！”

众人皆鼓掌，陈衍一副得意的神态。

关于“射”“房”一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清游题句雅集敲诗》一节里有另一说

之洞入枢府，暇日课诗钟，限“蛟”、“断”二字。张作“刺虎斩蛟三害尽，房谋杜断两心同”。颇有表示新党已歼，与袁世凯共主政局之意。值予友高友唐由汉归京，友唐居张之洞幕十余年矣，张问外间对余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

则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顶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高曰：“老成谋国，必有胜算，本从学问中来。房谋杜断，当以老师为归。”之洞莞然。事载《高高轩笔记》。

张之洞擅长制联，《梵天庐丛录》中《张之洞》一节提到张所撰写一副联语——

南皮发解后，大宴宾客，自撰一联，悬诸中庭，其联云：“上巳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中秋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盖歇后语小童、举人也。妙在不出四书，其构思之巧，真有令人不可及者。

张之洞微笑着对杨锐说：“叔峤，该你了！”

杨锐一本正经地念着：“两句诗都出自杜牧。上联为《夜泊秦淮》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下联为《金谷园》的‘落花犹似坠楼人’。”

同样也是在上下联的第二字上，且亦均为唐人诗句。

辜鸿铭高声喊道：“符合要求，通过！”

众人也报之以热烈鼓掌。

轮到袁昶了，他不紧不忙地念着：“上联为李商隐《无题》的‘神女生涯原是梦’，下联为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的‘落花时节又逢君’。汤生，怎么样，通过吗？”

辜鸿铭大叫道：“你们都了不起，我辜汤生也算得个目无余子的人，这射覆打诗钟之类的事，我真的甘拜香帅和诸位的风头。都是赢家，没有输家，我这个监临就只有自罚三杯了。”

转过脸对大根说：“兄弟，给我倒酒！”

大根有意拿过三只大碗来，满满地斟了三碗。辜鸿铭也不知大根有意捉弄他，遂痛快地将三碗酒一气喝下。采石矶上响起一片欢快的喝彩声，引来了几个僧道远远地站在一旁看热闹。

袁昶对辜鸿铭说：“喝醉了没有？”

“没有。”辜鸿铭摇摇头。

袁昶说：“没有就好，我告诉你吧，香帅不仅是射覆、打诗钟的能手，还是制联的高手。想不想跟香帅学制联？”

辜鸿铭两眼慢慢地红了，但头脑依旧清醒，立即说：“愿意，愿意。”

张之洞听了，摊开手哈哈一笑：“辜汤生要跟我学制联，你们说，就这一句话就行了吗？得向我磕头交束脩哩！”

“对，对，磕头交束脩。”大家一齐起哄。

辜鸿铭立即就要离席磕头，张之洞一把拖住他说：“这头就留着到武昌去磕吧，我今天也不打算教给你。讲课很枯燥，大家不爱听。你既然对此有兴趣，我先说两个联语趣事给你听吧！”

辜鸿铭自然高兴，大家也都高兴。袁昶吩咐仆役给每人都斟满酒。众人都饮了一口后，兴致盎然地听制台大人说趣事。

“话说康熙爷的万寿日是三月十八，乾隆爷的万寿日是八月十三，乾隆朝有个爱制联的翰林，据此制了一道上联，就是：三月十八，八月十三，圣祖祖孙齐万寿。不料，他自己对不出下联来，遍示翰苑诸公，也没人对得了。有人说，这是绝对。谁知十多年后这绝对给破了。”

众人的眼睛都一齐盯着张之洞，这样难的上联居然可以对得出下联，且看是如何破的。

“嘉庆辛未年大考，歙县洪宾华修撰考了四等第一，钱塘戚蓉台编修考了一等第四，而洪与戚又是同年。于是有人据此对出了下联：一等第四，四等第一，编修修撰两同年。”

“绝啊！”辜鸿铭第一个叫了起来。袁昶、杨锐等人也都称赞这副联语制得好，辜鸿铭由“绝对”二字忽然想起了一桩事，说：“香帅，你刚才说破绝对的事，我记得许多年前，在海外时，听人说中国有一上联，至今还未有下联的，不知道这绝对可破否？”

“上联是什么，你说说。”

“上联出的是‘烟锁池塘柳’。五个字含有金木水火土五行。”

梁鼎芬冷笑道：“汤生你真是孤陋寡闻，这联早就破了。你没有去过虎门炮台吧，虎门镇牌坊上就有这副联。”

辜鸿铭说：“我真没去过，你给我说说吧！”

梁鼎芬说：“虎门牌坊上一边写的是‘烟锁池塘柳’，另一边写的是‘炮镇海城楼’。”

“炮镇海城楼。”辜鸿铭重复了一遍，“也有金木水火土，且在虎门炮台边，真的是对得好。”

梁鼎芬说：“这是从武的角度对此上联，还可以从文的角度来对。汤生，下次请你到我的书房里去看看，我书房里挂的就是从文的角度来对的。”

辜鸿铭说：“你先念给我听听。”

梁鼎芬一本正经地说：“你仔细听着：烟锁池塘柳，秋吟涧壑松。”

“秋吟涧壑松。”辜鸿铭慢慢地复诵着，突然他发现了问题，“不对，你这‘吟’字不适合，金木水火土，其他四字都包含了，唯独‘金’没有，‘吟’与金无关。”

梁鼎芬又一声冷笑：“辜汤生，你平时目空一切，自诩对中国学问都已通了，露马脚了吧！我写的‘吟’正含有‘金’，它是口字边加一个‘金’。”

“吟字还可以这样写吗？”辜鸿铭灰蓝的眼睛里满是疑惑。

“当然可以这样写！”

看到辜鸿铭这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

“汤生呀，你的中国书是读了不少，但有一本书，你下的工夫还不够！”张之洞笑道。

“哪本书？”

“许慎著的《说文解字》。这部书要读好读透读烂，作起对联来就心里有底了。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张之洞又来了兴趣，“那年在湖北学政期间，我与各府县教授训导们聊天，我出了一个上联请他们续下联。上联为：木已半枯休纵斧。诸公说，这太容易了，于是每个人都续了一个下联。我说，你们都续得好，但不是最佳的，我这里有一个最佳的下联。道是：果然一点不相干。”

袁昶、梁鼎芬等人都愣住了，这叫什么下联，毫无一点关联之处。

张之洞笑笑说道：“你们发呆了吧，他们当时也发呆了。我说这就是下联，看起来真的是一点不相干，仔细想想却是字字相扣。经老夫这一说，他们细思一下后，都明白了，大家乐得放声大笑。”

就在这个时候，袁昶、梁鼎芬等人也都明白过来，都说：“是的，是的，字字相扣，香帅这联制得再无话可说了。”

辜鸿铭琢磨半天，还是琢磨不出个名堂来，便问：“香帅，您这对联是怎么对的？”

“怎么对？”张之洞摸着胡须说，“这叫无情对！”

“无情对！”众人一时间都哄堂大笑起来，惊得太白楼上的几只麻雀都吓得飞走了。

袁昶突然想起京师有个传说，说的是张之洞曾经将自己的名字与“陶然亭”三字制成一副佳联，但他不便当着老师的面直呼其名，遂不提起这事。趁着兴头，他以主人的姿态说：“各位请吃菜喝酒，我

是多年来没有过这样快乐的时候，今日与老师和各位来个一醉方休。”

梁鼎芬有意让辜鸿铭出点洋相，便说：“香帅，我们来联诗吧。联不出的，罚他三杯酒！”

袁昶立时表示赞成，杨锐也同意，辜鸿铭没有做声。

张之洞说：“我们今天谈的都是对联，干脆续联吧！”

梁鼎芬马上说：“好，就续联。”

张之洞想了想说：“有一联也号称难对，其实也不是很难，我念出来下联，各位都对出上联来。汤生可放他一马，先让他看看阵势，长长见识，以后好努力。”

张之洞善为无情对一事，徐珂编《清稗类钞》中《无情对》一节里有记载——

张文襄早岁登第，名满都门，诗酒会无虚日。一日，在陶然亭会饮，张创为无情对，对话甚夥，工力悉敌。如“树已半枯休纵斧”，张对以“果然一点不相干”，李莼客侍御慈铭对以“萧何三策定安刘”。又如“欲解牢愁唯纵酒”，张对以“兴观群怨不如诗”。此联尤工，因“解”与“观”皆为卦名，“愁”与“怨”皆从心部，最妙者则“牢”字之下半为“牛”，而“群”字之下半为“羊”更觉想入非非。最后，张以“陶然亭”三字命作无情对，李芍农侍郎文田曰：“若要无情，非阁下之姓名莫属矣。”众大笑，盖“张之洞”也。

袁昶摆出主人的宽容来，说：“汤生毕竟于制联是外行，这次就免了。”

辜鸿铭最是个好强的人。他是不懂制联，但又不高兴别人瞧不起他，便说：“说不定我也可以对得出哩！”

梁鼎芬说：“你对得好，我们陪你喝一杯，若对得不成个样子，还是得罚三杯！”

“罚就罚！”辜鸿铭一副倔强的神态。

“这下联是‘三光日月星’。”张之洞左右望了一眼，不见陈衍在座，便说：“石遗不知到哪里去了，你们三人，爽秋、节庵、叔峤依

次来吧！”

袁昶本不是制联的能手，但他知道这联有人对过，这是凑兴饮酒，又不是自己制新联，把别人现成的偷过来应付一下是没有人指责的，便随口答道：“六脉寸关尺。”

众人都鼓掌。张之洞说：“这是前人现成的。他今天请我们喝酒，看在这点上，我们就宽恕他吧。节庵，你是此中高手，不能偷窃，要自己制。”

梁鼎芬想了想说：“八旗满蒙汉。”

其实，梁鼎芬的这个上联也不是自己的创造，但张之洞没有听说过，便说：“节庵这上联制得好。我大清入关之前，便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用八旗满蒙汉来概括，又准确又新颖，通过了。叔峤，该你了。”

这一下把杨锐给难住了，再制一个新的上联，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在这样的场合中，越想不出心里越急，腊月天的，背上竟冒出冷汗来。

“四洲欧亚美！”

大家都在看着杨锐，等待他的创作的时候，冷不防几声响锣似的，从辜鸿铭的口里吐出这五个字来。

梁鼎芬说：“想不到汤生真的对出了一联，平仄虽不完全合，大致也还说得过去。你把意思给大家解释一下。”

辜鸿铭摇头晃脑地说：“欧是欧洲，亚是亚洲，美是美洲，但美洲又分北美洲、南美洲，其实是四洲，所以说四洲欧亚美。”

张之洞笑着说：“汤生真是聪明！这‘三光日月星’还有一个上联，叫做‘四诗风雅颂’，雅有大小之分，与美洲的南北之别一个样。汤生这么快就窥到制这种联的诀窍，的确聪明过人，老夫都要佩服你。若

早生二十年，说不定可入京师清流之围。”

辜鸿铭得意洋洋地对众人说：“香帅批准我入清流了，你们都要敬我一杯。”

袁昶、梁鼎芬暗想自己不过是拾人牙慧，一个毫不懂联语的人却可立即自出机杼，也确实值得佩服，于是都举起酒杯来，笑着祝贺辜鸿铭。

大家都喝了一杯后，辜鸿铭还不罢休，又为难起杨锐来，说：“有人号称博学，却又对不出来，依定的规矩该如何？”

杨锐忙站起来说：“我不能再喝了，我罚点别的吧！”

张之洞说：“叔峤不善饮，却记性过人，在成都尊经书院时，他就能一口气背完杜工部的《八哀诗》，不知现在还能背不？”

杜甫作于夔州的五言《八哀诗》，八首诗有五百多句，是杜甫诗中最长的一组。杨锐居然能背诵，的确不简单。

杨锐答：“还能背，我干脆背这组《八哀诗》来代替罚酒罢。”

张之洞说：“这组诗要背半个钟头，你愿背，我们还不愿意听哩。这样吧，背一部分。”

梁鼎芬说：“背一首算了。”

辜鸿铭说：“请节庵随意挑一首。”

梁鼎芬笑着说：“还是辜汤生这人鬼，他怕杨叔峤选他熟的背。好吧，我们现在都在江夏谋食，就背第五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吧。”

“好，背就背。”杨锐屏息静气准备着。

袁昶说：“看叔峤这架势，你们是难他不倒的，常言说尝一脔而

知全鼎，背一首也太久了，我看就背最后八句吧，能流利背出，也就知他能背全篇了。”

张之洞笑道：“还是爽秋宽厚，就背最后八句吧！”

大家会神听着。只见杨锐干咳了一声，便对着太白楼外的万里长江，朗声诵道：

哀赠竟萧条，恩波延揭厉。

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

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薊。

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果然很流畅，众皆喝彩。

张之洞说：“苏东坡当年曾把人世间的乐事归纳为六种，道是：清溪浅水行舟，凉雨竹窗夜话，暑至临流濯足，雨后登楼看山，柳荫堤畔闲行，花坞尊前微笑。”

辜鸿铭笑道：“东坡居士道得好，这都是些人间美事。”

“我今日再添一桩。”张之洞缓缓地摸着长须说，“临江好友续联。你们说对不对！”

“对！”众人都鼓掌。

张之洞起身说：“感激爽秋在采石矶上为我们设此盛宴，使我们在长江名胜之地饮酒、谈话、射覆、续联、打诗钟，尽兴畅心。俗话说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就此散了吧。客人好赶路，主人好收场！”

于是大家都起身，纷纷向袁昶道谢，袁昶一直将大家送到江边。张之洞拉着袁昶的手走到一边，悄悄说：

“我已密荐你为江宁布政使，若无意外，不久当有圣旨下。”

袁昶大为感激地说：“老师恩德，学生今生难报。”

张之洞说：“你在安徽有没有听到对康有为的议论？”

袁昶说：“大家都认为康有为是赤心爱国的，朝廷一定要变政变法，不然，不只是亡国的事，说不定要亡种。”

张之洞面色凝重地问：“你自己怎么看的？”

袁昶说：“我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一样。”

张之洞说：“你在江宁任职之前，必会去京师朝觐，替我留心一下京师各方对时局的看法，包括对湖北洋务的看法，再写一封详信，派专人送给我。”

“学生记住了！”袁昶重重地点了点头。

第十六章 中体西用

一 受谭继洵之托，张之洞着力开导谭嗣同，劝他以捐班入仕

还未出元宵灯节，张之洞便着手处理汉阳铁厂的事。他冒着严寒到铁厂去过多次。近一年来化铁炉每天只出少量的铁水，这只是为了不让炉子冷却，究其实，五六天开一次炉子足够了，仓库里堆着不少钢锭铁锭，有的已生了锈，一半以上的匠师和工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处室中那些办事人员多半是一杯清茶三五闲聊，就这样打发日子，个别人竟然在办公时间里抽起大烟来。还有的一连几天不来，人影也见不着。但每个月的薪水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而且薪水很高，几个职位较高的洋匠月薪一千两银子，全部三十六个洋匠月薪水高达一万余两。钢铁卖不出去，开支异常庞大，铁厂督办蔡锡勇焦急万分，早就盼望张之洞回来了。

在湖广总督衙门议事厅里，张之洞召集蔡锡勇、陈念初、徐建

寅、梁敦彦，以及洋匠总管德培等人一起会商铁厂的整顿。

蔡锡勇将铁厂的情况如实向张之洞作了报告。耗费他一生中的最大心血，寄托他徐图自强的宏伟理想，曾被洋人誉为亚洲第一大企业的汉阳铁厂，在他离开武昌仅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落到如此地步，这个打击对他是沉重的。

“我离开武昌的时候，将铁厂之事郑重委托给谭抚台，他对铁厂关心得如何？”

张之洞在江宁这段时间里，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谭继洵署理。对于张之洞提的这个问题，大家一时都沉默着。谭继洵仍是湖北巡抚，说他的不是，得罪了他总不是好事。

在美国受过多年教育的陈念初在这方面的顾虑少些，他见老岳父的话没人响应，遂答：“谭大人只去过铁厂一次，平时也几乎不过问铁厂的事。”

张之洞非常不悦：“其他人呢？湖北的藩、臬两司呢？”

张之洞走后不久，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先后调迁外省，接任的藩司员凤林、臬司龙锡庆也都对洋务不热心。

见大家依然不做声，陈念初又答道：“他们也不过问铁厂的事。”

“啪”的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张之洞拍打着桌面火道：“铁厂又不是我张三人的私产，我一走，湖北的人都不过问了，岂有此理！”

蔡锡勇息事宁人：“铁厂没管理好，总是卑职等人的责任。我们是要湖北腾挪银子给我们，他们拿不出银子，所以也不好意思问我们的事了。”

张之洞问：“铁厂目前缺多少银子？”

徐建寅答：“至少要一百万两才能全面转动起来。”

“向户部去要嘛！”

梁敦彦说：“户部不给，说前后拨了两百万，再也拿不出银子来了。”

张之洞问蔡锡勇：“铁厂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蔡锡勇答：“五百多万两。”

张之洞心里也猛地被堵了一下：花了五百多万两银子，还是这个样子，六年前筹办铁厂时，可没想到要花销这样大。

张之洞转脸问洋匠总管德培：“铁厂技术上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英国人德培虽来中国多年，仍听不懂更不会说中国话。陈念初把岳父的话译给他听，他想了一下，叽里呱啦地说起来。陈念初翻译：“德培说，煤和铁矿的质量都有问题。煤里含硫较多，铁矿里含异质过多，可能与炼铁炉不配套，需要把铁矿送到英国去化验一下。”

张之洞不耐烦地说：“铁矿还要送到英国去化验吗？没有这个必要，先前不也炼过好铁吗？”

陈念初见老岳父一口否决德培的意见，便没有把这个话翻译给德培听，德培也便不再说话了。

其实这位洋匠总管正是说出了铁厂技术上的症结，可惜让外行而执掌大权的张之洞给粗暴地顶了回去。真知灼见被扼杀，铁厂因此得再受若干年的惩罚。

蔡锡勇见张之洞脸色不好看，一句话几次欲出口又给压了回去。这时，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出来：“不少人说，不如将铁厂改为商办，银子的问题便可解决。据说，户部也有这个想法。”

“什么户部，是翁叔平他想卸这个包袱！”张之洞怒气冲冲地说，“商办，商人唯利是图，没利的事他们能干吗？他们难道比我还

对国家对朝廷负责任？我明天亲自去看谭抚台，要他先拿点银子来帮铁厂过眼下的难关。”

张之洞态度如此坚决，蔡锡勇不好再说什么，大家也都不再提这事了。会议就这样无结果地散了。

第二天，张之洞放下总督的架子，亲往棋盘街巡抚衙门。六十多岁的谭继洵这一年来既当鄂抚又当湖督，事情比先前自然要多得多。他又是个拘谨的人，故更感到劳累，多年来患的哮喘病一到冬天便加重，今年冬天则更严重。入冬以来，他连前院衙门签押房都没去，就在后院卧房旁边的书房里办事接待来客。昨天接到督署巡捕的来函，说张制台今天下午要来看望他。

张之洞身为总督，是绝不应该在后院书房里接待的。谭抚台赶紧命令仆役将衙门中庭的会客厅打扫好，连夜生好炉子；又吩咐厨子去买点时鲜的菜蔬来，要请刚回任的总督在家吃餐饭；又在入睡前加重剂量喝了一碗鹿茸参芪汤，以便明天精神充足。他还不放心，又叫儿子谭嗣同明天绝不能离开衙门。一是让他见见制台大人，和制台大人说说话，建立好关系；二来有什么事好随时呼应。老三机敏强干，谭继洵知道他不仅远胜自己，就连衙门内那些号为干员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午后，张之洞如期来到巡抚衙门。谭继洵带着儿子及抚署里的总文案、文武巡捕、师爷总管等早已来到辕门外，又打开中门，放炮礼迎。

张之洞笑道：“敬翁身体欠佳，大冷的天气，何必亲立辕门外，督抚同城，常来常往，也不必开中门，放礼炮，行此大礼。”

口里这么说，心里倒也很高兴，满肚子对谭继洵的不满，经这番隆重的礼仪，化去了多半。

望着一旁挺立的谭嗣同，张之洞又喜道：“三公子英迈峻拔，我的儿子中无一人比得上。”

“香帅夸奖了！”

到了会客厅，谭嗣同亲自侍奉茶水后，便掩门出去了。

“敬翁身体近来好些了吗？”

张之洞望着须发如枯苕麻，面皮如花生壳，行动如笨狗熊的湖北巡抚，心里想：这种衰迈的人如何有精力领牧数千万人口，数万里田园？他只宜在家卧床曝背、含饴弄孙而已。但是，上自枢府，下至州县，却有许多这样的人物在占据着要津。他们固然是贪槽恋栈，舍不得手中的权力、腰中的银子，而朝廷居然也不劝他们早日致仕腾出位子来给年轻有为者。唉，就凭这点，就非改革不可！此刻，张之洞仿佛心灵上与康有为等人又靠近了一些。

“哮喘病人，最怕的是冷天。今年已咳两三个月了。”

谭继洵说话，浏阳腔很重，张之洞须得仔细听才能听清。

“哮喘不好治，我家有个亲戚也长年患这个病。他有个方子，不妨试试。”

一听说有单方治病，谭继洵心里欢喜，忙问：“什么方子？”

“用冰糖蒸晒干的野枇杷，连枇杷和汁一道吃下去，对病症有所缓解。”

谭继洵说：“这两样东西都好找，我明天就可以试试。”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谭继洵问：“不知香帅亲自过来，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老朽效力。”

“我专为铁厂而来。厂里现在周转不过来了，想向湖北藩库借点银子，一旦铁厂的钢铁卖出去后，就连本带息还给湖北。”

谭继洵说：“铁厂的钱该户部出。您跟朝廷上个折子，让户部批银子下来。”

张之洞说：“户部那里一时要不到，只有自己先想办法了。”

谭继洵低头望着眼前的茶盅，眼光呆滞，嘴巴紧闭，像个入定的老僧一样，木头似的纹丝不动。其实，对于张之洞来访的目的，他昨天就已料到了。在张之洞回任的前半个月，蔡锡勇还专门为借钱一事跑过藩司衙门。铁厂对他的抱怨，他也是早已风闻，但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对铁厂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反对也不支持。谭继洵为官三十多年，做京官时，他将忠于职守、拾遗补阙作为自己的职分。做地方官时，他将勤政清廉、重农恤民作为自己的职分。谭继洵做官的原则，完全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尽管这几十年来西学东渐，但他不屑于西方的那一套，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办洋务，倡西化。他认为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经官员所应做的事，也不是为官的职分所在。张之洞办铁厂、枪炮厂，建织布局、纺纱局等等，都不是一个总督应办的事。从好的方面说，张之洞是为了徐图自强；从不好的方面来看，张之洞是借此出风头图大名。张是总督，又得到朝廷支持，谭继洵当然不会也不敢反对，但他抱定一个原则：湖北不能为这些洋务局厂出银子。王之春态度积极，谭继洵很严肃地向他打招呼：湖北给局厂的银子，必须有户部的批文，不能私自给，我们要为湖北的财政着想。在这样严格的规定下，王之春也不敢更多地放银子给局厂，但还是尽力予以方便。就因为此，谭继洵看不惯，趁着张之洞不在武昌时，力荐王之春出任川藩，把他调走。

谭继洵不认为洋务能致中国于富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富强只能按圣人所教的那一套去办，至于张之洞个人的出风头，那就更不能称赞了。

这一年来，他作为署理总督，听到的有关对铁厂和其他局厂的风言风语就更多了，诸如糜耗钱财，挥霍浪费，人浮于事，管理混乱，裙带成风，事倍功半，铁厂为贪利之徒开敛财方便，为悖进之辈谋进身阶梯等等，几乎都是指摘讥讽，少有肯定赞赏的。这一年多里，谭继洵对局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知道他的湖督是署理，张之洞的江督也是署理，不久都会一切复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张之洞造成的烂摊子只有他张之洞自己来收场。

“香帅的事就是老朽的事，铁厂的事就是湖北的事。”谭继洵说了这句心口不一的客套话后，腔调完全变了。“湖北藩库的银钱收支，香帅您是知道的，眼下不要说一百万，就是十万都挪腾不出。”

张之洞注目看着眼前这个不知哪一天便会突然去了的老头子，吃力地听他缓慢而浑浊的浏阳腔。

“今年湖北，鄂西十多个州县遭受旱灾，普遍减产三至五成。沿长江两岸二十多个州县遭受水灾，大多数只收了三四成，有五六个县颗粒无收，全年税收只有去年的四成半。朝廷只给我减去二成的上交钱粮，这剩下的三成半，藩库还不知如何来填补。三天前员藩台对老朽说，年底藩库账簿上的现银只剩下二十五万两，受水淹严重的那些县得拨出三十万两银子给他们买种子耕牛，否则春上无法开工。流落武汉三镇难民有四五万人，每天还在增加，已开了一百多个粥厂，还远远不够。这一百多个粥厂每天耗银约千余两，估计至少还得开一个半月，这笔银子就要五万来两。这些难民都无处住无衣穿，打算给他们盖四五百间芦苇棚，施发几千件寒衣，还加上每天都有饿死冻死的人，得收殓掩埋。这又要二三万两银子。昨天，又接到急报：京山一带发生地震，方圆百余里的房子都已倒塌，还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已命孔兵备道急速奔赴现场，他向我要银子，我明知藩库紧绌，这种时候也只能先顾眼前了，狠下心叫他带十万前去。孔道说十万作什么用。我只得说，先带十万去吧，实在不行以后再说。香帅，老朽所说的句句是实话，无一字是假的。您若不信，明天可问员藩台。您看看现在的情况，湖北藩库能拿得十万两银子出来吗？”

谭继洵说到这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颤颤抖抖地端起茶盅喝了一口茶。

张之洞则在心头叹了一口气。不能说谭继洵在完全说假话，他说的事，张之洞都已知道，只有昨天突发的京山地震，因为这纯属民政事，故最早的急报是报向抚署和藩署，督署还没有听到消息。张之洞知道，包括地震在内的所有这些，都会被不情愿拿银子的鄂抚夸大了，而藩库里的银子又会有意减少。巡抚和藩司联合起来做手脚，总

督一时半刻也是查不出的。张之洞心里很生气，但又不好对谭继洵发脾气。

停了好长一段时间，张之洞才说：“敬翁刚才说的，我也知道一些，藩库的银子自然是紧绌的，也不必从藩库里拿了。我知道江汉关过几天有一笔银子要上缴，估计有五六十万，敬翁把这笔银子先挪给铁厂用用吧！”

“香帅有所不知。”谭继洵又叹了一口气。“江汉关的税收还没缴上来，这笔银子早就先用完了。”

“为何？”张之洞惊道。

“去年八月，宜昌出了个教案。德国教会的一条狗被附近百姓打死，教会拘捕了几个百姓，其中一个百姓死在教会。此事激起了众怒，结果教会被砸，两个传教士和四个教民被打伤，闹出了一个大事。最后英国驻汉领事馆出来圆场，宜昌县被迫赔五十万两银子，以江汉关税银担保，才把这桩教案平定下去。江汉关的银子早已寅吃卯粮，没有了！”

张之洞的胸中堵了一口闷气，不是因为这笔银子，而是因为这不平等的教案处置。在四川，在山西，张之洞已亲身遭受几次教案，一概以中国人吃亏而结束。没有别的缘故，就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办铁厂本是为了中国的自强，可眼前这个抚台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他是宁愿赔银子也不想做自强事业，而像谭继洵这样的昏聩官员，又何止百个千个？

“敬翁，你有你的难处，我也就不勉强了。有一件事，还得请敬翁出面帮忙说说话。”

“老朽一开始就说了，香帅的事就是老朽的事。只是这银子，湖北藩库一时真的拿不出，不能为香帅解决这个燃眉之急，老朽心里惭愧已极。其他事，老朽一定尽心去办，您只管说。”

“大冶铁矿堆放矿石的山坡，原本就是无人管的荒坡。现在县衙

门派人来告诉矿区，说矿区用了五年了，要交占地费，一年二百两，五年一千两银子。这本是无道理的事，且矿务局亏损厉害，他们哪里拿得出这笔钱！敬翁，你下个公文给大冶县衙门，免了这笔银子吧！”

说来说去，还是银子的事。不过，这笔银子和方才说的银子大不相同。明摆着这是大冶县衙门的敲诈，禁止他们这样做是名正言顺的，何况谭继洵还有求于张之洞，遂痛快答应：“香帅放心，我明天就叫文案拟公文，叫大冶免去这一千两银子。”

“那就谢谢敬翁了。”

看着张之洞有起身要走的架势，谭继洵忙说：“香帅，老朽有一件小事也要仰求香帅，请您万勿推辞。”

“什么事？”张之洞见谭继洵说这话时声音颤颤的，似乎含有一丝幽怨感，颇觉惊讶。

“哎！”尚未开口，谭继洵先叹了一口气，“说来这是老朽的家事，老朽本不应该来麻烦香帅，但是小儿一向敬重香帅，又因香帅那年也曾勉励了他几句，故老朽只有厚着脸皮恳求香帅出面，开导开导他。”

张之洞奇怪地说：“令郎聪颖勤奋，广受称誉，还有什么需要鄙人来开导的吗？”

“香帅，您哪里知道，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

谭继洵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态，同为父亲的张之洞自然深知这种望子成龙的父母之心。他满腔同情地听着。

“小儿要说资质倒也不蠢，书读得还好，诗文也做得通顺，十七岁就进了学。但这些年来却不幸走了歪道，不好好读书应试倒也罢了，却又偏偏迷上邪书邪学。近半年来，他关在家里写一本叫做《仁学》的书。有一天，趁他不在家，我在书房里看了他写的稿子，真是骇人

听闻。也不知他从哪里捡来两个字，叫什么‘以太’，说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以太组成，这真是海外奇谈。又说节俭是不对的，连世世代代遵守的准则他都反对。

“更可怕的是，他还说‘三纲’是错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常，这是圣人定下的规矩，他都敢说是错的。这几十年来书读到哪里去了！”

谭嗣同竟然说“三纲”都是错误的，这倒也真出于张之洞的意外，这个聪明的年轻人怎会如此糊涂！是得开导开导。

“香帅，小儿的这些怪谬，老朽从未跟别人说过。不敢说，怕人以此加罪他。老朽请香帅以童言无忌来看待小儿，宽恕他的无知，指出他的荒谬，让他迷途知返。小儿心性还是善良的，可以教化。他之所以迷乱，老朽也曾思忖过，可能是从小失去生母，与庶母不合，养成了孤僻冷漠性格。又加之四次乡试不第，由怨生恨。娶亲十多年也没生过一男半女，夫妻不和谐，失去了对人世的爱心。他还好四处游荡，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这些都使他生出一些与常人不一样的心思，老朽规劝他多次，无奈他总是听不进。老朽命苦，所生三儿，如今也只剩下这一个，孙辈也只老二留下一根独苗，这一子一孙便是维系谭氏家族的血脉。请香帅务必接受老朽这一请求。倘若小儿能有所开窍，香帅您就是老朽的大恩人了。”

说到这里，谭继洵两眼发红，似有泪水在眼角边流动。七十老翁的舐犊之情，使得张之洞不能不答应。

“好。令郎仪表非俗，当是瑚琏之器，即算现在走了点弯路，也不为怪。据说胡文忠公在年轻时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文忠公父亲心中焦急，倒是他的岳翁陶文毅公看出他疏散行为中的鸿鹄大志，劝老太爷不要过急，到时一切都会好的。自古来英雄豪杰都有一些不循常规之举，令郎说不定也会是胡文忠公那样的英豪。我倒是很喜欢他，你叫他今晚到我家里来。我告辞了。”

张之洞居然将儿子许为胡林翼式的人物，这令谭继洵兴奋莫名。

他一时间竟忘记了留张之洞吃晚饭，连连激动地说：“谢谢，谢谢香帅，犬子今夜一定会来登门求教！”

断黑的时候，谭嗣同在一个老家仆的陪同下，来到了湖广总督衙门。为了表示亲切，张之洞在二进院落东边小书房里，接待这位“海内四公子”之一的谭公子。

大冷的天气，张之洞身穿丝棉、狐皮还感抵御不住严寒，又在书房里生了一大铁盆炭火，而谭嗣同进门便脱去西式黑呢披风，露出一身紧束的短装来。他只穿着薄薄的棉袄和两层布的夹裤，脚上穿着褐色牛皮靴，长长的靴帮将及膝盖，靴帮上是一层又一层的绳箍。这一身打扮与瘦精的身材、深陷的双目相配合，显露出一股大异通常贵家公子的精悍、豪爽的英气来。

这的确是个非一般的人！

张之洞在谭嗣同进门那一刻所表现的没有任何虚套的礼节和风风火火的举止中，已经有了这个强烈的感觉。

“三公子，听说你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字号。”张之洞亲切地望着谭嗣同笑着说。

“是的，我为自己新起了字号叫壮飞。香帅，您怎么知道了？”

等闲人物，不管年龄多大、官位多高，在张之洞面前都有几分畏惧之感，谭嗣同却不这样。这并非因为他父亲是巡抚的缘故，而是他天生就是这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性格。

“你刻了诗集四处分送而不送我，是认为我这个老头子不懂诗吗？”张之洞抚须笑着，笑容中流露的是长辈的慈祥。

谭嗣同前向将自己的诗作汇集起来，取个名字叫《莽苍苍斋诗》，印了三百本，署名壮飞。原来是从诗集上看到的！总督衙门的人都没送，他又从哪里看到的呢？

“香帅是诗坛泰斗，没送是不敢送。我的那些涂鸦之作哪敢烦读香帅清神。”

“但你的诗已耗了我的清神。杨叔峤带着你的诗集来江宁接我，那天夜晚我读了半夜。”

谭嗣同和杨锐很投缘。杨锐到京师后，他们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莽苍苍斋诗》印好后，谭嗣同寄了十册给杨锐，请他代为分赠京中诸友人。

“叔峤喜欢你的《潇湘晚景图》二篇的第一篇：袅袅箫声袅袅风，潇湘水绿楚天空。向人指点山深处，家在兰烟竹雨中。说是得《楚辞》之风。我却喜欢你的第二篇：我所思兮隔野烟，画中情绪最凄然。悬知一叶扁舟上，凉月满湖秋梦圆。这篇更像《楚辞》，它得的是《楚辞》之神。”

张之洞居然可以随口吟出自己的两首诗来，而且给予很高的评价，心性高傲、身在官衙却瞧不起官宦的谭嗣同不觉对张之洞刮目相看，表现出他平生极少有的谦虚来：“谢谢香帅的厚爱，香帅的高评，晚生担当不起。”

“三公子，我从这首诗中看出你心中好像有很重的隐忧。”张之洞试图用迂回的方式来开导谭嗣同。他觉得谭继洵的分析有道理，先不谈他的怪诞心思，而从开启他心灵的幽闭开始。“三公子，人生的灾难，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你十二岁丧母，比起老夫来又强多了。老夫四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虽然功名还算顺遂，但老夫中年以前连丧三妻，又痛失长女，晚年则有丧子之痛。尽管命运这样多舛，老夫依然豁达以待，坦然接受种种打击，以平和之心看待人世，不忌不刻，不怨不尤。三公子，你刚过三十，前程还大得很，听老夫的话，去掉心头的隐忧，快快乐乐地读书应试，为朝廷为国家做事。”

知子莫如父，谭继洵对儿子的分析是深中肯綮的。

母亲早逝，父亲宠爱小妾冷落儿子，长年生活在没有亲情的环境

中。这是谭嗣同一生中刻骨铭心的悲伤，也是造成他孤冷性格的重要原因。四次乡试不第，琴瑟不睦，中年无子，使他的悲伤和孤冷更加重几分。

但是，张之洞想错了。有不少男人，他真正的最深重的忧伤是不愿意说给别人听的，更何况谭嗣同这样一条心高如天骨硬如铁的湖湘汉子！他在嘴角边浅浅地一笑后，淡淡地说：“香帅说对了，我心中有隐忧，但这不是对身世的隐忧，而是对国家对百姓的隐忧。”

“忧国忧民，这是自古圣贤传下来的美德，当然是值得钦敬发扬的。但圣贤也为后人做出了榜样，他们并不把忧伤积压在心里，更不把忧伤转化为怨尤，而是以此激励自己，设法为国办事，为民造福。”

谭嗣同坚定地说：“我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张之洞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这位谭公子是如此听不进别人的话。想到谭继洵的恳求，也为了抢救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张之洞压下心头的不快，继续说：“谭公子，听乃翁说你有些过激的心思，他颇为你担心。”

“香帅，不是我的心思过激，而是这个世道实在是沉闷太久，弊端太多，非得大声呐喊，大声呼叫不可，非得大改大变，彻底改变不可。我有些想法，包括家父在内，很多人都不可理喻，其实我是在矫枉过正，而这种过正，也是世道逼出来的。”

张之洞目光凛然地问：“难道非要彻底改变，非要矫枉过正不可吗？”

“香帅，非如此不可！”谭嗣同毫不迟疑地说，“因为积重难返，甚至可以说已腐烂败坏，非得用刀子来剜去不可。举个例子说吧。比如香帅您，目光清晰，看出了中国要自强必须引进洋人的科学技术，又魄力宏大，在湖北率先办出了一大批洋务局厂。应该说，您的举措，会得到全国的支持，您办的局厂，会取得巨大的成效。但是，据我所

知，至少湖北官场，包括家父在内就不支持您。他们大多数袖手旁观，觉得这桩事与自己毫无关系，少数人还在暗中使绊子，恨不得这些局厂垮掉。而且说句不怕您怪罪的实话，您办的局厂，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我听说局厂里问题也很多。说句大实话，局厂里除极个别的人外，绝大多数的人也并不对它的成与败真正关心，他们只不过是为赚薪水罢了。”

这些话虽然很不中听，但的确说的是实情，正为铁厂而忧心的张之洞无力责备眼前年轻人的狂妄不敬，反而脱口说道：“照你这样说，那什么事都不要办了。”

谭嗣同说：“所以我以为非要大改变、彻底改变不可，如果不这样，那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你看怎么改变法？”

“要冲决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有形无形的罗网，全盘引进西方对国家管理的制度法规，改变世代相袭的那些限制中国前进变革的学说思想。如此，方可言洋务，言富强，言中国的前途。”

谭嗣同气势磅礴地一句接一句，仿佛在向世界发布他冲决罗网的宣言，在给病痼沉重的大清王朝诊断症状，在给古老的华夏民族指明出路。

张之洞在谭嗣同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已觉自己无能为力，他不想使寄予重托的老鄂抚失望，更不愿在一个年轻的被开导者的面前承认失败，一个主意在他的心里已经冒出。尽管他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现在只能借此为自己赢点面子，先让这个桀骜不驯的谭三公子接受再说。

“谭公子，忧国忧民也好，冲决罗网也好，大丈夫为国家百姓办事，不能只凭热血，更不能只讲空话，要的是踏踏实实地做事。办事凭的什么？凭的权和位。你既无权又无位，这些岂不都流入空话吗？”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谭嗣同，他试图用这种威凌压住谭公子刚才的气势。

“香帅，这个我懂。我四次乡试，也是想通过科场进入仕途，以取得权位。但主考有眼无珠，不辨龙蛇，我也无可奈何了。”

本想说一句“我只好自谋出息了”的话，但想一想在制台面前说这样的话不妥，便又咽了回去。

“比起寻常百姓来说，你有一条更便捷的路可走，为什么不走呢？”

二品以上的大员子弟，在获得秀才功名后可以通过入监和捐银直接进入官场，其出身视同正途。朝廷的这个规定，谭嗣同知道，谭继洵也曾这样考虑过，但谭嗣同不同意。

“我三十二岁了，不想进国子监了，靠捐银买顶子的是些什么人？我岂可与那些人混在一起。”

“谭公子，捐班的确很杂乱，老夫一向也看不起，但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论，捐班中也有极优秀卓异者。你知不知道，胡文忠公便是以捐班而成就大业的。”

“胡文忠公不是翰林出身吗？怎么又是捐班呢？”

对于胡林翼，谭嗣同自然是景仰有加的，但胡是捐班，却是第一次听到。

“胡文忠公翰林出身是不错，但在浙江主持乡试时，因主考文庆携人进闱阅卷一事被告发，他受了牵连，降一级为内阁中书。第二年又丁忧，三年后起复，按常规在内阁中书一职上候补。若从这条路走到朝廷大员，不知要到何时，也许一辈子也走不到。另有一条路，若捐银一万五千两，则可得一个候补道，遇到好机会，不久便可得实缺，过几年有望升为藩臬大宪。胡文忠公想，大丈夫做事，当以最后成败定高低，不必拘于区区小节，遂捐了一个候补道。他看准盗匪多

的贵州大有英雄用武之地，便主动要求去贵州。果然，没有几年便因肃盗立功升为贵东道，由此发迹。谭公子，倘若没有捐班这个过程，会有后来的胡文忠公吗？”

谭嗣同猛地省悟过来。无权无位不能办大事，走科举正途又得不到权位，看来要想办大事，只有效法胡林翼走捐班一路了。大丈夫能伸能屈，姑且屈一屈吧！

“香帅，谢谢您的点拨，我先去捐个候补知府吧！”

“好。”张之洞十分高兴。他已看出谭嗣同是个不循常规的豪杰。没有约束的豪杰将闯大祸，有所规范的豪杰可望成大事。候补官对于谭嗣同来说正是个约束。如此看来，谭嗣同将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业，不妨预作张本，遂笑道：“到时，我将设法把你分发两江。两江我的故旧较多，有利于你的实授和迁升！”

“谢谢香帅！”

谭嗣同告辞张之洞，走出湖广总督衙门时，夜已很深了。



北京的国子监(1872年)

二 汉阳铁厂弊端重重难以为继，不得已由官办改商办

张之洞为谭继洵了却家事，谭继洵却并没有为张之洞了却公事。想起汉阳铁厂银钱困窘、生产萎缩，湖广总督心情仍是沉重。户部因翁同龢的作梗不拨银子，湖北又确实藩库无银，铁厂怎么办呢？

不料，正当经营陷于困境时，铁政局兼铁厂督办蔡锡勇又突然得急病去世。蔡锡勇不仅西学好，人品也好，是湖北洋务的一根顶梁柱，刚刚五十岁便英年早逝，令张之洞悲悼不已。蔡锡勇留下的重担，只得叫陈念初勉为其难地挑起。铁厂的出路在何方，张之洞想起蔡锡勇多次说过的商办之事，把念初找来商量。翁婿至亲，无须客套，谈话直接进入正题。

“岳丈，蔡督办说的商办，是可以考虑接受的。美国人办企业，全是商办，政府几乎不管。”

“商人奸诈，唯利是图，铁厂关系到国计民生，交给他们去办，能放得下心吗？”

张之洞满脸忧戚，屋里的炭火很旺，他摘下帽子，露出大半个秃顶和稀疏灰白的发辫来，愈加显得老而丑。

“无商不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偏见。因为有这个偏见，才有崇本抑末的政策；长期奉行这个政策，又使得中国积贫积弱。其实，这个偏见实在要不得。商人有奸有不奸的。郑国做牛生意的玄高就是一个不奸的爱国商人。岳丈，说句实话，哪行哪业里人都是有奸有不奸的。就拿读书人来说，应该是最纯洁的，但读书人中奸的还少吗？一部《儒林外史》，写出了多少读书人中的奸诈。又说农夫该是纯洁的吧，各乡各村的盗匪还不都是农夫出身，他们不就是刁民吗？”念初觉得以这样的口气跟岳翁说话，有点峻厉了，便嘿嘿笑了两声，缓和下气氛。换了一种语调说下去：“小婿在美国生活了八年，跟美国商界打了不少交道。依小婿看来，美国的商人中有奸商，也有类似中国的儒商，有小奸大儒的，有先奸后儒的。”

张之洞笑着说：“小奸大儒，先奸后儒，这样的话，倒是第一次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怎么解释？”

“许多商人最初都是贫寒的，靠精于盘剥发家，这发家的过程中就少不了欺蒙拐骗。后来发起来了，觉得再一味行奸使诈实无必要，同时也想用钱来洗刷往日的劣迹，便大做好事。比如捐钱办慈善、办

教育、办公众福利事业，博取个好名声。这便是先奸后儒，这种人在美国的商人中不少。有的商人在与别的商人做买卖时行奸使诈，但在为国家为公众办大事时，他又光明磊落。这是因为他知道国家和民众的力量很大，行奸，一经揭发，便身败名裂，一生翻不了身；光明磊落则可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提高他的身价，从而更有利于他的生意。这叫做小奸大儒，或叫做暗奸明儒。”

张之洞哈哈笑道：“这美国的商人，真把商字做到家了。”

“商业发达起来后，中国的商人也会这样做的。”陈念初说，“汉阳铁厂是国家的洋务大厂，会有人来认真接办的。其实办好了，他是名利双收。”

“念初，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官办不行，商办就行了呢？”

陈念初想了一下说：“这大概是商业这桩事的性质决定的。商业是个以谋利为主要目标的行业，由商人来办，由于利益相关，他会有很强的责任心，做任何事都会精打细算，管理就会严格具体，尽可能地减少或杜绝浪费、拖沓、推诿这些现象。官办的主要弊端是利益不与个人相联系，办事者不愿倾其全力来做。另外，官场有一套相沿已久的繁琐环节和沉暮气习，与经商的灵活、快捷、简便、迅速把握时机这些因素相距太远，所以官办不如商办。”

张之洞仔细琢磨女婿的这番话，觉得也有道理，但改由商办，又交给谁呢，谁有这个财力和才能呢？

陈念初说：“大家在一起也议论过，一致认为当今中国最适合接手办铁厂的商家便是盛宣怀。”

盛宣怀！张之洞想起七年前赴任途中，在上海与盛宣怀晤谈的情景。正是他，当年就说过湖北有丰富的煤矿铁矿，开矿炼铁，大有可获，只是此事宜商办不可官办。张之洞将此视为奇谈怪论否决了。七年后再去请他来办，不是承认自己输了，承认自己不如他吗？何况，盛宣怀还是李鸿章的人！

张之洞生气地说：“可以考虑商办，但不能交给盛宣怀来办！”

陈念初知道张之洞不喜欢盛宣怀。话还说不说下去？犹豫一会，他还是鼓起勇气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

“岳丈，小婿想说两句逆耳的话，您同意我说吧？”

“你说吧！”张之洞从微微张开的嘴巴里吐出这三个字来。他知道陈念初直来直去、绝不说违心话的性格，这在他周围众多属下和幕僚中间是极为少见的。只有一人与之相同，那便是辜鸿铭。他有时想，这是不是受西方风气的影响，少了中国士人之间惯有的客套虚伪？但同是西方回来的梁敦彦又不这样，看来又不全然。在一片附和恭维声之中，张之洞有时倒是想听听不同的声音，他因而喜欢与辜鸿铭和陈念初谈话。

“盛宣怀这个人的人品操守，指摘者不少，但对盛宣怀的办事魄力和才干，却少有否定的。他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都是成功的。二十多年来他积累了办洋务的经验，结识了一批外国商人，在中国商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同时也积聚了巨额财富。这些条件，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无人与之相比。铁厂要商办，非他莫属。况且他早年在湖北办矿务，那年又专门在上海与您见面谈此事，可见他对湖北洋务有很深的感情，很大的期望。这一点也不是别人可比的。小婿想，汉阳铁厂不仅是您一人的心血之所在，事业之所在，更是大清徐图自强的希望之所在，是国家洋务事业尤其是钢铁行业发轫之所在。汉阳铁厂即便受了千挫万折，也不能停办，也不能失败。它若停办了失败了，将会动摇许多人以洋务自强的信心，将会推迟中国洋务事业的进展。它造成的影响，首先不是岳丈您，而是国家，是我们的大清国。”



设立在上海的第一家外商电讯机构：大北电报公司

陈念初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一向把以身许国作为终生信念的张之洞也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且不说他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把铁厂与国家洋务大局联系，从这个角度来高瞻远瞩地看待，这便令张之洞欣慰：这个女婿是挑对了，他是我的知音！

“现在的情况是，若不改为商办，很有可能会停办；若不用盛宣怀，很有可能会失败。小婿想，在盛宣怀面前承认官办不如商办，虽有损制台大人的威信，但比起铁厂停办、失败而言，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倘若真的停办或失败，那影响就更大。起用盛宣怀来办铁厂，仍是您的决定，这就是您的英明之处。今后铁厂办好了，壮大了，发展了，历史必会记住您筚路蓝缕、创业艰辛的功绩，记住您作为中国钢铁业开山鼻祖的功绩，记住您起用盛宣怀让他有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有功绩。而这些，说到底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用事实说明中国是可以将洋务引进来办好的，是可以通过洋务实业走上自强道路的。”

“好了，不要说了！”张之洞心头的疑虑犹豫早已被这番话一扫而光。“就派你去上海会见盛宣怀，和他商量接办汉阳铁厂的事情。”

陈念初往来武昌与上海多次，与现居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盛宣怀洽谈关于将铁厂由官办改商办的事宜。

盛宣怀本对湖北的矿业抱着极大的希望，当年张之洞若听从他的意见，以商家来办理洋务局厂的话，他很乐意出面来做督办。可现在，相隔多年再来找他，他却犹豫了。陈念初第一次去上海，他以养病为由，暂不谈生意场上的事。正事虽不谈，对这个能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美国留学生却欣赏备至，礼遇甚隆。陈念初不能在上海多待，稍住几天后又赶回武昌。第二次再到上海，盛宣怀说他很乐意做此事，但目前要为李鸿章出洋做准备，待李鸿章出洋后方可正式商谈。陈念初只得又回武昌。张之洞对盛宣怀这种有意摆谱和明显地表示对李鸿章的忠心，虽很气恼，但也只得忍着。待到陈念初第三次去上海时，盛府门房又告诉他，老爷到常州乡下扫墓去了，请客人在上海宽住几天，他一回来便会商议这件大事。

陈念初遂耐心住下来，等着盛宣怀回沪。

其实，张之洞和陈念初都误会了盛宣怀。他并不是在摆谱，在念初往返鄂沪之间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正在办着很重要的事情：请现任招商局帮办的好友郑观应代替他去武昌私访汉阳铁厂，为他的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郑观应带着两个助手在武昌城里住了二十来天，又去大冶、马鞍山等地转了转，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前几天回到上海。正是清明时节，盛宣怀便借扫墓的机会邀请郑观应去他的老家小住几天。一来乡间宁静清新，春暖花开，风景绝佳，看看田园风光，放松放松，消除城市喧嚣所造成的疲惫压抑；二来好从容商谈有关汉阳铁厂接办不接办的事。

在盛宣怀依山傍水、外朴内奢的乡村别墅里，二人对坐啜茗。一个矮小单薄，尖脸小腮，一个高大宽挺，双目深陷稟赋，外表差距很大，却有相同之处：都精明干练，都长于谋划算计，都魄力宏大。

“陶斋兄，说说你的看法吧！”盛宣怀放下含在嘴里的肥大雪茄，一边弹着灰，一边笑笑地说。

“依我看，此事可为。”郑观应放下手中的银制咖啡杯，“你谈谈你有哪些顾虑，我可以就你的顾虑来谈谈。”

“我的顾虑嘛，主要有三点。”盛宣怀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后说，“第一，那边现有的机器设备如何，具体情况如何，你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实业家，你看看具不具备办大企业的条件？”

“依我看，汉阳铁厂的机器设备毫无疑问在国内是第一位的，在亚洲，也无可匹敌，即便在欧美，也算得上先进。这是因为他的所有设备都是从欧美各国买来的好家伙，只是钱花多了而已，被外商敲诈，自己的经办人又从中贪污，多费了许多冤枉钱。若我们去买，只有六成的银子便足够了。至于总体情况，则谈不上最好。马鞍山的煤质不好。大冶的铁是丰富的，质量也不错，但化铁炉不建在大冶却建

在汉阳，真不知张香涛当年是如何规划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失误。”

盛宣怀笑道：“张之洞办事，既不讲实效，又不去考虑是赚还是亏，他图的是脸上的风光。当初就有人劝他不要将铁厂建在汉阳。他说他在督署办公，从窗口便可看到烟囱冒烟，心里放心。其实，建在省城，只是为了方便来往人观看，以便展示他的政绩。他的这点子心思，明眼人都知道。”

郑观应说：“这种局面，带来许多麻烦，运输不便，运费大增。”

盛宣怀又问：“那里的人员如何，技术上有能人把关吗？工人的操作上行不行？”

郑观应答：“据我们了解，张之洞为铁厂网罗了不少能人，其中好些个便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铁厂督办蔡锡勇，是个很能干也很有责任心的人，可惜不久前去世了。接替人即那个陈念初，也有真才实学。虽是张之洞的女婿，却不是徇私。厂里还有三十六个洋匠，洋匠总管德培，技术上也不错，还有几个人也可以；其余的洋匠大多并没有真本事，拿的银子又多，中国技师不服。工人的操作，只能说勉强应付，比起西洋来，要差得很多。人员最大的问题在管理部门上，人浮于事，争权夺利，贪污受贿，拖拉推诿，毫无一点西方企业的管理知识，完全与衙门一个样。”

盛宣怀冷笑道：“如果我们接受，第一要全部裁掉这摊子人；第二，要叫那些草包洋匠滚蛋；第三，凡无一技之长的工人，也都要换掉，人员要大量精简压缩。”

郑观应说：“这是非常对的，务必如此，才能办好。铁厂生产一吨钢，成本要十二三两，西洋一吨钢只要六两，而且质量好，人家如何会买我们的？这成本高，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运费高。马鞍山的煤，运来汉阳已经远了，还要从开平、日本去买焦炭，就更远，运费更高昂。二是人员太多，开支太大。当然，还有浪费上的原因。”

盛宣怀不停地吸着雪茄，眼睛时不时地眺望远处山坡田垄上的桃花、李花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似乎在尽情欣赏眼前的山乡野景。

见盛宣怀长时间不做声，郑观应以为他还是不想接办，便说：“杏荪兄，你不是很想做中国第一洋务家吗？如果把铁厂接过来，把它办好了，你便一定是第一洋务家了。张之洞办不成的事，你办好了，这天下还有谁来与你争高下？再说，张之洞与外国人交往颇多，倘若你不答应，他就会转而找洋人。若洋人接办，就不好了：第一，会让洋人更瞧不起我们中国；第二，这么一块肥肉让洋人得了，也真是遗憾事。”

“陶斋，铁厂的根本出路是在钢铁的销路。销路旺，铁厂就活了，没有销路，再怎么整顿改进都是白做的。”盛宣怀又点起一根雪茄，吸了一口后，慢慢地说，“这两个月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中国用钢铁最多的地方只有铁路，若铁路大兴，则钢铁销售就可以大旺。但目前津通铁路已建好，其他铁路虽计议多时，却动工无期。铁路不兴，铁厂的钢铁就只有积压起锈了。”

“敦促芦汉铁路马上动工。”郑观应也在想这个问题。“汉阳铁厂的兴建，当初便有为芦汉铁路提供钢轨的一层用意在内，只是后来芦汉铁路停下来了。现在看来只有芦汉铁路动工，才可能使铁厂的钢铁有大量销路。据说当年李中堂反对重修芦汉而主张先修津通，是怀着点私心在内的。津通在直隶地面，对他有利，芦汉是直隶和湖广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一道修，他担心张之洞拥芦汉之功而坐大。”

盛宣怀笑了笑：“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话，李中堂知道了，可不高兴啊！”

郑观应哈哈笑起来说：“李中堂想压张之洞，这是天下皆知的事，我就是当面对他说，他也不会否认。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李中堂的直督早已让出来，眼下的王文韶是资格老才干弱。他不会压张，反倒是想借张的力量来办成芦汉铁路，为自己脸上贴金。”

盛宣怀说：“我们先跟张之洞讲好，让他和王文韶合奏芦汉铁路近期开工，这个折子批下来了，我们再谈接手的问题。”

郑观应说：“芦汉动工是大有希望的，这两个月来已有人在造这方面的舆论了。据说折子也上了两三份，《字林西报》、《字林汉报》上有好几篇文章都在谈这事。”

盛宣怀笑了笑说：“陶斋，你知道吗，这都是你在汉阳期间，我配合着你做的事！”

“哦！”郑观应恍然大悟，不觉伸出拇指来。“杏荪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高明，高明！”

盛宣怀收起笑容，老谋深算的本色立即恢复：“芦汉动工是第一步，但芦汉即便动工，也不能保证汉阳铁厂的钢铁就一定畅售，人家洋人的钢铁又好又便宜，为何不买他们的？况且还有回扣，和各种各样看不见的贿赂。要确保铁路用铁厂的钢，还得有个措施。”

郑观应说：“芦汉铁路肯定在张之洞和王文韶这两个总督的手中掌握着，张肯定会要用汉阳铁厂的钢。”

盛宣怀冷笑道：“办实业，要彻底打掉书生气不可。陶斋兄，你身上还有几分书生气没打掉。张之洞如果真有办实业的本事，铁厂也不会来叫我们接办。你想想看，他要做总督，还要办别的局厂，他会有多少心思来直接管铁路？到时候，他只是一个傀儡，实权都在别人的手里。”

“你的意思是……”

盛宣怀胸有成竹地说：“成立一个铁路公司，我来任督办，芦汉干线就由铁路公司来管。任他湖广还是直隶都不能插手，这样方可彻底摆脱官场习气，也可确保铁路用铁厂的钢。”

“好！”郑观应不得不佩服盛宣怀比他要远胜一筹。“这个铁路公司也要由张王会衔奏请批准，借他们的手来为我们办事。”

“我也这样想！”盛宣怀毫不遮挡地说，“商人要办大事，必须要依靠官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权在他们手里。西方那些大商人，哪一个不是由走官府这条路发迹的？就是发达了，也还得依靠官府才能做更大的事。中国是个官僚国家，更非如此不可。只是中国的商人要想办大事，除依靠官府外，再得加上一条：巴结洋人。因为洋人有钱，借洋鸡来为自己下蛋！”

“依靠官府，巴结洋人！”郑观应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得好，说得好，难怪你做起事来畅通无阻，左右逢源。这可是你盛氏经商办实业的真经呀！”

盛宣怀得意地说：“我盛某人经商办实业的真经还多着哩，这两条还只是表面的，易学。深层的，我就是明白地说出来，别人也学不好。”

郑观应笑道：“我将我的老三交给你，你带他个五六年吧！”

“那倒不必。”盛宣怀正经地说，“陶斋兄，说句实话吧，像我这样赚这么多的钱，仔细想想也没多大的味道。我这几年老是想，我死前要留下两条遗嘱：一是子孙不要经商办实业，做点小事即可；二以僧服大殓，从简薄葬，让我的灵魂归到佛祖的身边。”

郑观应吃惊地问：“既如此，你天天挖空心思苦苦算计，又为了什么？”

“为什么？”盛宣怀望着远方雾岚缭绕的峰峦，若有所思地说，“说得好听一点，是为了国家的自强；说得实在点，是为了让世人看看我盛某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因为话题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二人都暂时不再说下去，一个吸雪茄，

一个喝咖啡，都默默地看眼前的田园。正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暮春时节，杜鹃声里杨柳依依，拂面熏风中夹杂着花草的清香，令人心脾畅通，两位为洋务劳心劳力、常年奔波于城

市码头、在盘算洽谈灯红酒绿中过日子的大实业家，这眼前的恬淡、宁静、清新、平和，给他们劳瘁的心灵以舒坦的抚慰。一时间，他们竟冒出某种疑惑来：人活在世上，到底是过西洋的那种富裕忙碌生活好呢，还是过中国传统的这种清贫淡泊的田园生活为好呢？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归其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天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可谓长袖善舞矣。其始起推挽由李鸿章。鸿章内台，王文韶为北洋大臣，倚之如左右手。北洋京畿左辅，为洋务总汇之地，湖广总督张之洞忌之。是时芦汉铁路议成，南端由之洞主持，北端由文韶。文韶欲保用宣怀，恐之洞不从，遣宣怀私诣武昌，探其意旨。之洞办武昌铁政，亏空过百万，方窘迫无以为计。宣怀至，许为接办，任弥补。之洞大喜，遂与文韶合疏，保荐宣怀为督办芦汉铁路大臣。

疑惑只是一闪而过，既已投身商海，便好比是钉死在传动带上的螺丝钉，只能随着高速运转的机器而运动，不能再有别的选择了。

“杏荪，张之洞派他的女婿来上海三次了，我们这次应和他的女婿一道去武昌和张面谈一次，以表示我们的诚意。”

“这次去武昌还不是时候。”

“为什么？”

“月底李中堂取道上海放洋，要等他走后我们再去武昌。”

“我们往返一次武昌顶多半个月，赶得及月底送李中堂。”

“不是来不及送的问题。李中堂是不高兴我与张之洞合作的，倘若他知道后反对怎么办？我是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他这次出洋要访问欧美五个国家，少则八九个月，多则一年，待他回国后，我把一切事都办得扎扎实实，他再反对也不好说什么了。”

既不得罪老主子，又不失去这个机会，盛宣怀真可谓计虑周到。郑观应不再说什么了。

从常州一回到上海，由郑观应作陪，盛宣怀以最高规格热情接待

陈念初，态度诚恳地讲明，只有在芦汉动工和成立铁路公司两件事情得到朝廷同意后才能接办的道理，并表示，一旦获准，立即和郑观应亲赴武昌拜会张制台，再一起商讨具体事宜。为郑重起见，商办的铁厂还得与制台衙门签订接办合约，双方今后都得信守诺言，这是西洋各国的通例，请张制台谅解。陈念初从谈话中看出盛宣怀的诚意，他很赞同这种做法：双方都把丑话讲在先，一旦达成协议签字后，则务必遵守照办，不得反悔。但中国绝大部分商人却不这样，谈判时被求的一方漫天要价，诛索无度，有求的一方则好话说尽，事事应允。会谈时，双方都各自拣好的说，把不利于对方的东西有意瞒着，结果留下许多后遗症，互相扯皮，互不认账，到头来到底谁是谁非无法追究。

陈念初表示这两点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说服张制台先办，并请盛宣怀早日去武昌定下这桩大事。

盛宣怀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四月下旬，李鸿章带着两个儿子和一大群随员从天津坐海轮来到上海。七十三岁的李鸿章遭受甲午之挫后，其声望降到他一生的最低点。《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被举国骂为卖国贼。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失去了，如今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冷冷清清地住在贤良寺，仿佛一个暂住京师的寓公似的，无权无势，一生热衷竞进的前淮军首领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正在这时，当年访问中国的俄国皇储现在的沙皇尼古拉，举行加冕仪式。因为还辽事件中，俄国起了主要作用，朝廷派员前去祝贺，派的钦差是王之春。俄国以王职位低加以拒绝，点名要李鸿章前去，朝廷只得改派李鸿章。

正处人生低谷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心情大为振奋。他以洋人依然看得起感到荣耀，并深知只要洋人看得起，朝廷便不会冷落他，重新执掌大权的日子为期不远。听到李鸿章即将出访俄国的消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都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利用此次出访的机会顺便访问他们的国家。洋人的重视，立即把李鸿章的声望又抬了起来。他出

国前夕，被访的各国公使在使馆为他设宴饯行，各部院也看出李鸿章余威尚存，起复在即，便一改先前的冷漠，都与他热乎起来。就这样，沮丧了一年多的文华殿大学士，如今又重新意气昂扬起来。一到上海，各国驻沪领事馆也争相邀请，弄得李鸿章应接不暇，尽管疲劳却仍很兴奋。

直到坐上法国邮轮爱纳司托西蒙号，与送行的各国公使及专程从苏州来上海的江苏抚藩臬三大宪告辞后，李鸿章才有点空暇与盛宣怀说几句话。

“杏荪，听说张香涛的铁厂办不下去了，要你接手，有这事吗？”

重领风光的李鸿章虽须发皆白，脸上布满了老人斑，精神却很好，腰不弯背不驼，两眼看人依然有威凌之色。

“张香涛派人来上海找我多次，但我没有答应。”盛宣怀一副恭敬的晚辈神情。

“不要答应他。”李鸿章的口气近于命令。“张香涛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汉阳铁厂被他弄得一塌糊涂，你怎么接手法？让他自生自灭，给天下后世留一个笑柄算了。”

“是的，汉阳铁厂据说管理混乱，亏空严重，是个烂摊子。”盛宣怀避开接不接的实质问题，圆滑地与李鸿章敷衍着。

“我知道，张香涛是在看老夫的笑话，他想取老夫而代之。哼，他还嫩了点。”李鸿章习惯性地掏出两只玉球，在手里滚动着。“杏荪，我给你说个故事吧！正月底，袁慰庭突然到贤良寺看我，做出一副关心我的样子，劝我辞职回籍安心养老。我一眼看出了他的阴谋。他是受翁叔平的关托，来为翁叔平说话的。翁叔平协办大学士做久了，早就想晋大学士，没有缺，要我回籍养老，叫我腾一个缺出来。我就偏不腾。我对袁慰庭说，你告诉翁叔平，叫他死了这条心，我绝不会主动请求开缺的，除非朝廷罢了我。袁慰庭听了这话，灰溜溜地走了。杏荪呀，我告诉你，张香涛和翁叔平安的都是一个心思。”

李鸿章开怀大笑。自海战以来，他还没这样开心笑过。盛宣怀也陪着他大笑。

“杏荪，你千万不要答应张香涛。我回国后必定会重掌北洋，你若是对办铁厂有兴趣，我替你在天津建一个大铁厂，比汉阳的要大得多！”

盛宣怀含含糊糊地答应着。不久，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会衔合奏的，关于芦汉铁路开工和成立铁路公司，并委派盛宣怀任公司督办的折子，因为有了李鸿章的阻力，很快被朝廷批准。得讯后，盛宣怀便带着郑观应等一班随员，乘坐轮船招商局的豪华客船，溯江西上，奔赴武昌。盛宣怀与张之洞在武昌城里反反复复地商谈了个把月，才把合约签订下来。盛宣怀亲自督办铁路公司，而把铁厂交给郑观应来总办。

从此，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出面代表政府的官办汉阳铁厂，便移交给由当时中国第一大资本家盛宣怀为头的商人经理。中国有洋务以来最大的一家工厂，经过四五年的探索后，终于与世界的企业经营之路接上了轨。

就在盛宣怀、郑观应招商引股大力整顿汉阳铁厂，芦汉铁路在铁路公司的督办下轰轰烈烈动工兴建，张之洞在湖北全力经营枪炮厂及布、麻、丝、纱各洋务局所洋务学堂的时候，一场维新改革运动，经过康有为等少数有识之士多年艰苦卓绝的努力过程，已经悄悄地却又是不可阻挡地在全国蔓延开来。很快，“维新”、“改革”，便成为响亮的字眼、时髦的举措，其中又数湖广辖境内的湖南省闹得最为激烈。

三 张之洞以钦差之礼接待梁启超

位于洞庭湖之南五岭之北的湖南省，土地贫瘠，人口众多，环境迫使湖南人吃苦耐劳、倔强好斗。北宋以来所形成并逐渐发达的湖湘学派，又向世世代代湖南读书人灌输奋发向上经世致用的学术文化。两者的结合，造成了特色鲜明的民风士尚。这种风尚终于在三四十年

前，在曾国藩、左宗棠等领导的湘军身上达到了顶峰，使湖南成为全国瞩目的省份，也使湘人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悍，也更加敢为人先。

光绪二十一年，陈宝箴由直隶布政使调赴长沙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是个志大气雄的政治家，只因乙榜出身又加之时运不济，一直到六十四岁才做到一方诸侯。他决心珍惜这迟到的时运，在有生之年干一番大事。

也是时势造成了英豪的际会，当时长沙城里聚集不少有识见有力量的人物。第一个便是按察使黄遵宪。这位广东嘉应州出生的富人，从小便得风气之先，对西方并不陌生。光绪三年，不满三十岁的黄遵宪便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在日本悉心研究明治维新，并撰写《日本国志》。以后，又先后出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是一个熟稔国际局势的外交官，深知中国只有维新改革才有出路，十分赞同他的同乡康有为的主张。现在有巡抚出面在湖南先行一步，素有此志的黄遵宪岂能不全力支持？第二个便是学政江标。三十多岁的江标血气方刚，对萎靡不振的朝政非常痛惜，常有刷新政局、振兴纲纪的宏愿，故很乐意在湖南做变革之事。还有一人便是谭嗣同。他接受张之洞的劝告，捐了个候补知府后，果然分发江苏。他在江苏创办了金陵测量会，并在上海结识了汪康年和由北京来沪的梁启超。汪康年奉张之洞之命接管上海强学会的钱物后，经张之洞同意办起了一个名曰《时务报》的报纸，取代康有为的《强学报》。《时务报》以汪为经理，梁为主笔。谭嗣同与梁启超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立时便成了莫逆之交。谭、梁、汪三人合作，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正拟创立农学会时，谭嗣同接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

時務報

共訂六冊實價二元半
書經存案翻印必究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新會梁啟超撰

[illegible]

《时务报》(清光绪石印本)

陈宝箴在做鄂臬时，便很赏识谭嗣同的人品才干，谭嗣同也对这位父执很是钦佩。现陈宝箴主持湘政，立意维新，诚邀他回湘共襄盛举，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的谭嗣同何乐而不为？便告别梁、汪，立即离沪回湘。这时，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也对陈宝箴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此人便是二十年后出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从湘西凤凰县走出的熊希龄，此时正当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刚点的翰林院庶吉士。他不愿意在沉闷的翰苑做平庸词臣，得知家乡的巡抚有心办大事，便从京师回湘自愿参与。

那时湖南的藩司俞廉三，虽不积极支持，但也不反对，不设绊脚石。于是陈宝箴在黄遵宪、江标、谭嗣同、熊希龄等人的襄助下，在湖南大行维新变革来。一时间，办矿业，办航运，办新式学堂，办报纸，把三湘四水弄得沸沸腾腾的，沉默了十多年的湖南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张之洞自然是支持陈宝箴的这些举措的。湖广总督在军务上节制两湖的绿营，在民政上，虽不直接掌管，但也担负着督查钱粮刑

讼、举察官吏等重要责任。因为督署设在武昌，向来湖督偏重于湖北而疏于湖南，张之洞亦不例外。但现在湖南形势逼人，且陈宝箴本是由张之洞荐举起复而走上坦途的。无论公谊私情，张之洞对陈宝箴治理下的湖南新气象都大为欣喜。在诸如人才、技术及与外国联系采购机器等事上都尽力予以支助。

这时，在谭嗣同的倡议下，省垣长沙又创办了一所规模宏大的新式学堂，因受《时务报》的影响，取名时务学堂，由江标任督办，熊希龄为提调，经黄遵宪、谭嗣同建议，众人一致赞同聘请因在《时务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而享誉海内的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欣然接受，与汪康年商量后暂时离开《时务报》前赴湖南履新。汪康年希望梁启超途经武昌时去拜会张之洞，梁启超也很想见见这位如今隐然执天下督抚牛耳的香帅，于是汪康年修书一封，先行投递武昌督署。

《时务报》创办一年来，已出了三十多期，采用新式的石印技术，印刷精美，每期都有二十多页，分为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目，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维新变革。主笔梁启超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有时两到三篇，三十多期《时务报》上共发表梁的文章达四十多篇。梁启超的文章，或抨击现实中的腐败黑暗，或呼吁变法的重要可行，或介绍西方风土人情，或弘扬中国的国粹传统，篇篇文章激情澎湃，才华横溢，使人读之有滔滔江水一泻万里之感，又好比烈火在胸，满腔热血都燃得沸腾起来似的。除梁启超外，康有为的弟子和追随者如麦孟华、徐勤、欧榘甲，还有后来名满天下的章太炎等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时务报》集天下文章之粹，汇海内大家之英，如一颗耀眼的明星，冉冉升起在中国的文坛。热心国事、关心时务的士人，都喜欢读《时务报》，每期一出，争相阅读，发行量高达万余册，风靡全国。刊载于《时务报》上的文章，其影响力远远大过皇上谕旨、赫赫布告。

《时务报》每期赠送十册给湖督衙门。衙门里的官员尤其是那些幕友们视为珍宝，不仅仔细阅读，还要三五讨论，说长论短，他们尤其酷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些以文章换饭吃的师爷，个个皆文章是自己

的好，互不服气，目空一切，但在梁启超的面前，他们一概服了输，公认梁是当今第一才子。有的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文章超过韩柳、方驾孟荀，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等文字。这些幕友们读后又纷纷向其亲友推荐，往往一册《时务报》一两个月后再转回衙门时，早已纸页翻破，角边卷起。

张之洞也很喜欢阅读《时务报》。他每期都读，每篇都读，读得专注认真，和众幕友一样，素以文章自负的张之洞也视梁启超为文苑奇才，年纪轻轻便有如此才华识见，犹如贾谊再世，王勃复出。《时务报》出到第五期的时候，他以个人名义捐银五百两，又以总督名义购买三百份分送两湖文武大小衙门、各局厂书院学堂，让他们以开眼界、以广见闻。此举很快便收到实效。湖北官场对他所办的洋务局厂纷纷关注起来，至于在湖南，更是为陈宝箴的新政大起宣传鼓动、推波助澜的作用。

得知梁启超要来督署拜谒张之洞，幕友们都很兴奋。梁鼎芬、辜鸿铭、陈念初等人都来到签押房，请总督安排一个时间，让大家和梁启超见面聊聊。梁鼎芬是个最佩服梁启超的人。有人问他同为广东人，你们是不是同宗。梁鼎芬说：“番禺与新会相隔不远，同宗的可能性很大。这次我就打算以族人的身份请他吃饭，邀请诸位作陪，请香帅赏脸出席。”

张之洞高兴地说：“好哇，请梁启超这餐饭就由节庵付钱吧，为我省了几两银子。”

辜鸿铭取笑道：“据说梁启超是你的爷爷辈，你见了他要不要行孙辈大礼？”

陈念初哈哈大笑起来。

“胡说八道！”梁鼎芬瞪了辜鸿铭一眼说，“有句俗话：五服之外，兄弟看待。我长他十多岁，他要以兄长之礼待我。”

辜鸿铭又出新论：“听说梁启超十六岁中举，主考很赏识他，将

自己的堂妹许给他。这个女人比他足足大了十岁。”

梁鼎芬说：“你又弄错了，没有十岁，只大四岁！”

“大老婆，小老公，打不赢，拿头冲。”辜鸿铭念了坐椅几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顺口溜后说，“大四岁，也是大老婆小老公。”

陈念初说：“我听人讲，梁启超有异于常人的禀赋。他可以一边写文章，一边和人谈话，还不耽误与人对弈，而且赢多输少。”

辜鸿铭指着梁鼎芬说：“节庵，你是下棋高手。到时，香帅命他写文章，我和他谈话，你和他下棋，非把他下输不可。”

梁鼎芬冷笑道：“那样做，赢了也不光彩；若输了，毁了我一世英名。要考查他有没有这个特异禀赋，还是汤生去和他下，汤生反正下的臭棋，输了也无所谓。”

辜鸿铭并不生气，笑着说：“我下就我下，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你们看，梁启超那天来的时候，要不要大开中门放炮迎接？”在众人的谈笑中，张之洞冷不防地提出这个问题。

张之洞本是个疏于礼仪的人，马叙伦的《石屋续渚》中《张之洞》一节里记载了他这方面的轶事——

清代官场礼仪，皆有定制，著于《会典》。司道谒督抚，督抚不迎，而司道退，必送之仪门。盖故事于二堂治事，距仪门数十步耳。后多别设签押房治事，而延客或在花厅，则距仪门远矣（仪门在大堂暖阁后），以是督抚送客仅及厅门而止。张香涛太年丈之洞，南皮大家也。兄之万状元及第，官至尚书；涛丈亦一甲第三人，一门鼎贵。及总督湖广，垂二十年，恃望望骄蹇，唯礼名士，视僚属蔑如也。布政使某者（忘其姓名）负时誉，涛丈亦不加礼，某不平。一日，白事已，告退，涛丈才送之厅门，盖习以为常矣。某忽曰：“请大帅多行几步，本司尚欲有白。”涛丈不意有他也，从之，而某殊无所白。行及仪门矣，涛丈乃曰：“贵司果有何话？”某乃反身长揖，曰：“实无话，仪制督抚送司道当至此耳，大帅请便。”涛丈为之气结，然不能斥也。

涛丈起卧不定，或数夕不寐。或一睡数日。其睡不择时地，往往即于座上合目，侍人急以身支之，更番至其觉而罢。一日有急事当入奏，其性本急，立命起草，亲有更定，即飭缮发。故事：发摺（奏书通称奏折）当备香案，行大礼，鸣炮以送。吏役悉以具矣，而丈已合

目，如是伺之者三日始觉，则咎侍者，然已无及矣。

大家都被张之洞这句话给吓住了。大开中门、放炮迎接的是什么客人，那是奉旨专来督署办公事的钦差大臣，或由京师下来的王公贵戚、大学士、军机大臣，梁启超一个二十多岁的布衣，湖广总督衙门的中门要大开来迎接他，张香帅莫不是糊涂得忘了规矩？

“香帅，这万万使不得！”梁鼎芬连忙劝止。“您这样以非常之礼对待他，不说违背礼制，招人议论，就是梁启超，他也担当不起呀！这要折他的福、损他的寿的！”

张之洞哈哈笑起来，说：“那就不开中门，开右边侧门，我带着你们到辕门外去迎接他！”

当时的规矩，以右为大，右门迎接的都是些高官要员。

梁鼎芬说：“这个礼仪也太重了。香帅亲自到辕门外迎客人，我们一年中也见不到一两次，梁启超岂能享受这高的待遇！”

陈念初说：“您不必这样费神了，还是像平常一样，将梁启超当一个普通举人看待，这样于他更好些。”

梁鼎芬说：“念初说得对，不必格外举行迎接礼仪，只是留他在衙门，由我做东请他吃一顿饭，香帅出席，这便是对他的最高礼遇了！”

“行！就依你们说的办！”

然而，梁启超来得真不是时候。当他在汉阳门码头踏上武昌城地面，经人指点来到湖广总督衙门的时候，正遇衙门的休沐日，总署后院的张府正趁着这个休沐日在操办结婚喜事。

结婚的人是张之洞二哥的儿子仁树。张之洞的二哥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二子一女，全靠张之洞接济。长子仁树这些年来到四叔身边。为讨好张之洞，梁鼎芬将连秀才都未中的仁树安置在两湖书院做

古文教习。张之洞虽觉得不大合适，看在亡兄的分上，也没说什么。为了不使侄儿在大喜日子里有失怙之感，张之洞特意将他当儿子一样的看待：在后进院里西边厢房的一间高大房间里，为仁树布置了洞房，并同意在衙门里举行婚礼，到时为他主婚。但他也给侄儿约法三章：一不发帖子，二不接礼金，三不摆酒席。侄儿体谅叔父的苦衷，都接受了。

即便不发帖子，这大的事岂能瞒得住？这一天，从早上开始，怀抱着各种各样目的的贺喜客人便络绎不绝地涌进总督衙门，辕门外虽无张灯结彩，也无鼓乐鞭炮，但从进进出出的人们脸上所带的春色中，梁启超猜想衙门里今天正在操办喜事，暗思今天来的不是时候，正想改天再来，转念一想，既已来了，不妨去碰碰运气。

梁启超对门房刚一开口，门房便连连摆手：“你这后生子好不晓事，你没看见衙门今天办喜事吗？侄少爷大喜，咱们家老爷子亲自主婚，怎么有空来见你？今天就算不办喜事，你一个无官无职的后生，咱们家老爷子也不可能见你呀！你得按规矩，先递禀帖，回家候着。隔三差四地再来打听下，听信儿。以后哩，或许衙门哪位老爷，或者幕府哪位师爷接待你，给你一个答复。你要直接见咱们老爷子嘛，那是戴着斗笠亲女人——还差得远哩！像你这样的人，湖北湖南两省成千上万，个个都要见老爷子，咱家老爷子还要不要为朝廷办公事？光见客还忙不赢哩！”

兴许是府里办喜事，门房高兴，也兴许是这个门房生就的爱唠叨，他操着一口南皮土音，啰哩啰嗦地说了一大堆，把梁启超弄得烦躁起来，心里想，这天下门房怎么都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认官不认人，不如糊弄他一下，便对着门房大声说道：“我是张大帅请来的客人。你不要看我年轻没穿官服，我的官比你们湖北的司道大得多哩！”

门房被梁启超这一叫嚷怔住了。他虽是认不得几个字的张家南皮乡下的远亲，但来到武昌守督署大门也有多年了，知道点官场的情况。官场上讲究的是资历，不熬它十多二十年，便要做比司道更大的

官是不可能的，这小子在说假话！再仔细打量打量：年纪虽轻，穿的虽是布袍，却气概甚足。他突然开了窍：这后生子说不定是哪个大官家的公子哥儿，也或许是京师哪家王府里走出的黄带子，着平民打扮来到武昌。这些人虽无官无职，却的确会连司道都不放在眼里。想到这里，门房换成一副笑脸，说：“公子贵姓，我好上去禀报！”

梁启超看着好笑，便大大咧咧地说：“我姓梁，你告诉张大帅，说是从上海来的。”

门房说声“梁公子请坐，我进去禀报”，便走出门房。刚走了十几步便遇到梁鼎芬，门房说：“梁老爷，门口有个贵公子，与您同姓，是从上海来的，说是大人请来的客人。”

梁鼎芬一听，这不就是梁启超吗？便说：“你赶快进去告诉香帅，我去门口接他！”

梁鼎芬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大门口，见一个年轻人在来回踱步，便上前说：“请问你就是上海梁卓如先生吗？”

“我就是！”梁启超笑道，“请问先生是……”

“我叫梁鼎芬，两湖书院山长兼湖广督署总文案。”

梁鼎芬边说边两手合拢，对着梁启超抱了一个拳。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梁节庵先生！”梁启超一边抱拳回礼，一边笑道：“汪先生经常提到你。你的诗真正写得好，我读过不少，堪称天下独步。”

梁启超是个爽快的性情中人，说话中，常常免不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和明显的夸张成分。梁鼎芬的诗的确负有盛名，梁启超也很喜欢，但“天下独步”的评价显然过高。这便是梁启超说话的习惯，喜欢用些极端的词来表达他的好恶。至于梁鼎芬的诗是否“天下独步”，他并没有详加比较，或许过几天，他也可能不记得他说过这句话了。

但梁鼎芬听了很高兴。他所钦佩的人竟然这样评价他，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也客气地回赠一句：“我的诗哪比得上你的文章，你的文章才真正是天下独步、海内无双呀！”

两人都快乐地笑起来，彼此都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梁鼎芬挽起梁启超的手，以示格外的亲切：“我也是广东人，番禺的。”

“那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梁启超又爽朗地补充一句，“说不定没有五百年，一百年前便是一家！”

这正是梁鼎芬所期待的一句话，趁此时赶紧认定这一族亲：“我今年四十，比你痴长几岁，我就斗胆叫你一声卓如弟！”

“节庵兄，小弟有礼了！”

梁启超对着梁鼎芬深深一弯腰，梁鼎芬忙扶起，说：“我们进去吧，我带你去见张香帅！”

就在梁鼎芬拉着梁启超跨进督署衙门的那一刻，一个场面让二梁都惊住了：只见从大门到头进接客厅，一直到二进议事厅，长长的甬道两旁已站满全副戎装的亲兵营士兵。这些士兵手持红缨枪，精神抖擞，看见他们踏上甬道时，领头的都司高喊一声：“梁先生到！”顿时，“梁先生到”的声音便由前一个士兵传给后一个士兵，一声声递传下去，一直从接客厅传到议事厅。

农家出身的布衣梁启超，还从未见过这等威仪赫赫的官府礼仪，一时间，他有点手足失措。一旁的梁鼎芬也暗自惊诧：香帅使用的依旧是接钦差和王公大员的礼节，只是免去开中门放炮那些让过路百姓都知道的环节而已。他悄悄地对梁启超说：“香帅是用迎钦差的礼仪来破格接待你。你不必紧张，随着我迈开大步走就是了。”

梁启超毕竟不是庸常之辈，心里想：他摆出这个礼仪来，我就受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焉知日后我梁某人就不能名正言顺地享受这种礼仪，此时暂且把它当做一场演习吧！

想到这里，他昂起头颅，挺起胸膛，以一袭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袍，旁若无人地大步行走在两旁士兵的睽睽目光中，开创有湖广总督衙门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奇异场景！

来到接客厅，只见宽敞的厅堂中早已站满了衙门的官员和幕府的师爷们，一个个引领争睹这位以一张报一支笔而震惊华夏的广东举人：他怎么这样年轻，年轻得好比自己的儿辈、孙辈！他们在心里嘀咕着。但就是此人做出了这等大的事业，他现在正活生生地从你眼前走过。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他们又在心里感叹着。梁启超面对着众人热切的目光，从容自若，面露微笑，他没有一丝拘谨之态，而是满脸的成功之感，心安理得地接受这批被他视为庸吏俗员的敬佩交集的眼神。

刚走出接客厅，正要向议事厅走去的时候，梁启超一眼见到一个身穿官服矮小单瘦白发白须的老头子正向他走来。他心里想，这或许是张之洞，转念又想，人人都说张之洞心气高傲，好摆架子，他怎么会走出厅堂来迎接我呢？正在迟疑时，梁鼎芬用手触了触梁启超的衣角，悄悄地说：“香帅亲自来接你了，你要快步上前去迎候。”

果然是张之洞！梁启超一阵惊喜，忙快步趋前。将要来到张之洞面前时，他深深地一弯腰，朗声唱道：“广东举人梁启超拜见张大帅。”说着就要下跪行大礼。

张之洞赶紧走上一步，双手扶住：“卓老，你是我请来的客人，不要行此大礼。”

卓老？梁启超和梁鼎芬都一怔，这是在称呼梁卓如吗？二十多岁的年纪，举人的功名，无品无级的身份，年已花甲的湖广总督竟然称他为“老”！常年在张之洞身边的梁鼎芬，曾亲眼见过这位大帅的多少倨傲无礼：不少道府镇协文武官员，递上名刺，三四日等不到召见；轮到接见了，往往在客厅里一等就是一两个时辰，有的官员甚至抱怨说，谒见张大人得随身带被子，以备过夜用。张之洞经常是一脸杀气地接见官吏，几句话不投合，便拍桌发脾气，厉声训斥一番后，将名刺掷下地来，弄得被接见的抱头鼠窜，返家后两三天回不过神来。至

于在接见中黑着脸训话指责，那几乎是家常便饭。所以两湖文武都怕见这位使气任性、喜怒无常的制台大人，背地里骂他恨他的人很多。可是，今天怎么啦，难道香帅换了人？难道他料定梁启超日后会做宰相？都不是，很可能是听错了！

“卓老，我早就盼望你来了。”

又是一声“卓老”，清清楚楚，分分明明，令惊异非常的二梁再不敢怀疑是听错了。

“香帅，您千万不要这样称呼我！”梁启超真有点诚惶诚恐了。“您这样称呼我，我今后要死于非命的。”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见到你真高兴。你虽然年纪不老，但学问老到，文章老到，叫你一声卓老，亦不为过。节庵，你说呢？”

梁鼎芬忙说：“香帅爱才重才，出于衷心，溢于言表，卑职敬佩无已，也为卓如欣慰无比。举世滔滔，卓如有香帅一知己，已无愧生于斯世了。只是卓如毕竟才过弱冠，是香帅的子侄辈，这样叫他，他的确担当不起。再说，卑职还刚刚与卓如联了宗，他称我为兄，我叫他为弟，倘若香帅硬要称他为卓老，我这个族兄今后如何称呼他？”

张之洞听罢，又抚须大笑起来：“从门房到接客厅才几步路，你们就联上宗了？好，好，为了不让节庵为难，不叫你‘老’了。”

梁鼎芬笑着说：“谢谢香帅，你给卑职大面子了！”

张之洞这时才将眼前初次见面，却闻名已久的年轻人仔细打量着。他原来是这个样子：中等身材，略显单瘦，皮肤黑黑的，脑袋的大小跟常人差不多，脑门却特别的宽广突出，两只大眼睛稍有点凹下去，精光四射，神采奕奕，鼻子有点扁平，一张嘴巴看起来比通常人要宽大。

张之洞边看边点头，说：“好，好，我说你怎么这样聪明，原来你的脑门与常人不同，又突又宽，智能无边。”

梁启超说：“取笑了。启超就因这个脑门没生好，被人说为丑八怪。”

张之洞哈哈笑道：“再丑还能丑得过老夫吗？你知道别人怎么骂老夫的：尖嘴猴腮，面目可憎，举止乖张，语言无味。老夫今天以王公钦差之礼接待你，今后传出去，又是举止乖张的一个新例证了。”

梁启超说：“大帅如此错爱，小子担当不起。”

“担当得起，担当得起！”张之洞说，“你不要看那些蟒袍玉带的王公钦差，模样神气得很，其实没有几个有真本事的，你的本事比他们都大。”

梁启超高兴地说：“大帅言重了！”

梁启超随着张之洞走进议事厅，刚刚落座，张之洞便说：“在这里坐会儿，只是个仪式而已。这里不便谈话，节庵带你到会客室去，我随后就来。”

在梁鼎芬的导引下，梁启超来到东院幕友堂旁边的西式会客室，这里早已坐满了人。梁鼎芬将徐建寅、梁敦彦、辜鸿铭、陈念初等一班头面人物向梁启超一一作了介绍。

一会儿，张之洞过来了。他已脱去官服，换上普通的宽大布袍，随意坐下后，又招呼着梁启超坐到他的身边，亲手剥开一个金黄色橘子，递给梁启超：“这是湖广特产，有名的南橘，你尝尝。”

梁启超双手接过。

“我自来武昌后就喜欢吃这东西。怪不得屈原作《橘颂》，给它很高的评价。”张之洞情不自己地念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绘其可喜兮。”梁启超接下背道。

“虽枝剌棘，圆果捥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张之洞背到这里，笑着对梁启超说：“这后两句，是屈老夫子在恭维你的文章。”

梁启超不好意思地说：“香帅取笑了。”

众幕友们都笑了起来，对张之洞的机敏表示叹佩。

“听说李端棻是你的内兄？”张之洞望着梁启超问道。

“是的。内子是李大人的堂妹。”

“老夫生在贵州，长在贵州，也可算半个贵州人。因为这个原因，李端棻硬要认我做乡亲。”

梁启超面带喜色地问：“香帅和李大人熟悉？”

张之洞高兴地说：“岂止是熟，而且是很好的朋友。”

顿时，梁启超觉得与这个制台大人的关系拉近了许多：“这样说来，我与香帅之间多了一层私谊。”

“是的，是的。”张之洞点着头。

一向爱出风头的辜鸿铭早已忍不住了，这时见有了点空隙，赶紧接嘴：“梁先生，我们这里的人都喜欢读你的文章。我辜某人向来瞧不起别人的文字，对你却不敢瞧不起。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学韩文起的家？”

梁启超早就从汪康年那里知道张之洞的幕府中，有个怪人辜鸿铭，趁着这个时候，他将这个混血儿仔细看了一眼。中国话虽说得仍不很地道，但能看出自己的文章受韩文的影响颇深，表明他的中国文学还是进了门槛的，于是笑着说：“我的确是把韩文公的文章读得滚瓜烂熟，不过，不只韩文公，庄子的文章、太史公的文章乃至今日的曾文正公的文章，我都随口可以背得出。不过，当着张大帅的面，我说句或许不当说的话，我的文章主要还不是得力于韩文公、庄子或太史公，而是得力于我捉住了报文这种新文体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便

是我的维新主张。我凭此才能振起文章的格调，引起海内官场士林的刮目相看。诸公若也抓住这个牛鼻子，同样也可以写出横空出世的文章来的。”

梁鼎芬摆出一副两湖书院的山长神态说：“气者，文之帅。卓如老弟说的维新主张，其实就是他所仗的气。他这种气势，别人尚未得到，故他的文章能超过别人。”

“节庵说得不错。”说诗论文本是张之洞的爱好，昔日学政的派头又出来了。“做文章，遣词造句是第二位，有无气势才是第一位。若气势相当，词句佳者又得上风。卓如的文章胜过乃师康有为，不在气势而在词句上。卓如的词句设譬形象贴切，可触可感，用字讲究声调，朗朗上口，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还有一点，卓如的文章往往能将深刻的道理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这就叫深入浅出。卓如呀，文章做到你这个份上，连我这个老学台都要服气了。”

梁启超忙说：“香帅文章，海内早有定评，小子哪里比得上。”

陈念初说：“梁先生，你是后来居上！”

梁启超忙说：“不敢，不敢！”

“你的老师不大好！”张之洞表情严肃地说，“他太自以为是，又爱玩弄点小手腕。最不好是，他篡改孔子，把自己的臆测强加在孔子的头上。这种做学问的态度不老实。”

张之洞这番话真使梁启超太为难了。他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老师的脾气虽有点犟，但这也正是老师的认真。老师的两本大著也确有臆测的成分在内，但老师不是经学家在做考据，而是借圣人的大名在行维新，其作用比死板的学究书要高百倍千倍。但面对着张之洞这副正经神情，他又不好去为老师辩说。一向能言善语的梁启超噤着，正思用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法来解此困窘，突然大根走了进来，附在张之洞的身边轻轻地说：“四叔，婚礼仪式就要开始了，婶子们和仁树都急着等你去主持。”

张之洞拍了拍脑门笑道：“你看你四叔老成什么样子，连仁树的婚礼都给忘记了。”

转过脸对梁启超说：“今天老夫的侄儿结婚，我现在得过去为他主持婚礼，我过会儿再来。晚上，你的本家要设宴款待你，我们都来做陪客。”

梁启超这才想起门房早就说过此事，因为自己贸然相访，把衙门原来的安排给打乱了，还害得张大帅陪着聊了这长的天，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忙起身说：“小子罪过，罪过。”

“侄儿结婚是喜事，你来督署也是喜事！”说着起身，招呼陈念初：“你也和我一同去，你这个做姐夫的也不能缺席。”

待张之洞走出门外，梁鼎芬十分激动地对梁启超说：“香帅对你真可谓礼遇之至，比之于古时的陈蕃设榻待徐稚，有过之而无不及。”

梁启超也的确感觉到张之洞在以国士之礼待他，心中充满对这位实力人物的感戴。这次到湖广来是对的，维新变革没有实力人物的支持是绝对不行的，真正的实力人物并不是京师那些王公大臣，而是眼下活跃政坛的几个督抚。他为老师没有与张之洞相处好而感到惋惜，要老师把这个过失补救过来。

没有张之洞坐在这里，仿佛脖子上的枷锁给解去了似的，那些平素畏惧总督威严的官吏和与总督关系较疏的一些幕友们，这时纷纷毫无顾忌地和梁启超聊起天来。有的问万木草堂的情况，有的问乙未年公车上书的内幕，有的问康有为的三世之说除《公羊传》外还有没有别的依据。梁启超是个没有城府的年轻人，很乐意在他们面前表现自己，遂有问必答，一点也不含糊遮掩。众人都很喜欢这个见多识广、豁达爽直的青年才俊。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张之洞又身穿便服进了会客室，一落座便对梁启超说：“你在《时务报》上说的一句话，老夫很赞赏。”

梁启超问：“不知是哪一段话？”

大家也都屏息听着。

张之洞说：“我不记得哪篇文章了，话的大意是：如果舍西学而立中学，则中学必为无用；如果舍中学而立西学，则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

梁启超说：“这是我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的话。”

“你这话好就好在将中学、西学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清楚了。中学为本，西学为用。本者，根本也，主体也。世间万事万物，什么是本？人是本，人的身心是本，纲纪伦常是本。修身振纲，还得靠我们老祖宗的名教。用者，使用也，功用也，农桑工矿练兵造器，都是用。这些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洋人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要学习要拿来为我所用。现在有些人糊涂了，分不清本末主次。你能分得清，这就了不起。待到空暇时，我也要专门写一篇长文章，来说这个事。这是个大事，非得要人人都清楚不可！”

梁启超说：“小子人微言轻，说的话别人不听。大帅您如能亲自出来说说，那就如惊雷飓风，震动朝野，所起的作用将大过千万倍。如果您看得起《时务报》的话，您的大作就交给《时务报》吧。《时务报》能登大帅您的文章，真是荣光无限！”

“好哇！”张之洞高兴地说，“到时我要找一个冷庙去住几天，把一切事都摒除掉，目前还没有这个时间。”

辜鸿铭说：“梁先生，我现在正在将《论语》译成英文，你们《时务报》可以登吗？”

梁启超想了下说：“《时务报》的读者是国内人士，你的英文《论语》可能没有人看得懂。不过，我们可以专门为你印一本书，向海外去发行。”

“那很好！”辜鸿铭说，“洋人开口闭口就是耶稣呀、柏拉图呀、苏

格拉底呀，他们读不懂中文，不知我们的老祖宗比他们要强得多，我先翻《论语》，接着翻《孟子》，翻《老子》、《庄子》，让他们开开眼界，长点见识，再不要夜郎自大了。”

张之洞高兴地说：“汤生，我十分赞成你的这个做法，让洋人读点圣人的书，让他们也知道仁义道德。印书的钱归衙门出，不要你自己掏荷包，译得好的话，老夫还要发你润笔费。”

辜鸿铭说：“谢谢香帅。不过你不懂英文，你怎么知道我译得好不好呢！”

辜鸿铭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张之洞也捋起胡子开心地笑了，说：“这个辜汤生，欺负老夫不懂英文，我不可以去问梁崧生，去问念初吗？”

在大家的笑声中，梁鼎芬起身说：“我在大厨房里订了两桌菜，香帅也赏脸，这就请卓如老弟和大家一道去吃饭吧！”

吃过晚饭后，梁启超想起自己已在衙门待了大半天，张之洞家里偌大的喜事都放下来陪自己，深感张之洞的礼贤下士之诚意，于是起身告辞。张之洞忙压住梁启超的肩膀，说：“莫着急，再在这里陪老夫聊聊天。”又对着众人说，“你们都各人忙各人的去，老夫要和卓如好好谈谈。”

说罢，拉着梁启超的手又走进会客室。梁启超面对着张之洞的如此热情，真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夜晚的谈话中，张之洞详细询问他们在京师的情况，哪些人与他们有往来，各人态度如何。从梁启超的口中，张之洞得知皇上有效法日本明治天皇维新变法的意图，又得知康有为为了促成皇上此意，目前正在南海老家闭门谢客专心撰写两部大书：《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翁同龢已答应待书成后，即呈递皇上。

梁启超满脸兴奋地告诉湖广总督，有皇上的支持，有成千上万有识人士的努力，中国维新变革的高潮即将到来，也一定会成功，要不

了多久，一个和日本一样迅速由贫弱转为富强的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梁启超沸腾的青春热血，对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对国家百姓的高度责任感，深深地激动着张之洞那颗历经沧桑却不衰老的心。他专注地听着，这中间大根数度进来请他到西院去应付那边的婚庆场面，都给拒绝了。

已到二更天了，张之洞想到梁启超还要回客栈，便说：“圣人曰‘苟日新，日日新’，吐故纳新，除旧布新，这是天地之常情，古今之常理，前人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老夫一向是个维新变革派。只要你们一不弄什么孔子卒后纪年，二不篡改圣人经典，三不废纲纪伦常，凡对国家苍生有利的维新变法，老夫一律支持。”

梁启超说：“大帅乃督抚之首，负天下时望，维新事业有大帅您的支持，一定会进展得更顺利。”

张之洞诚恳地说：“你年纪轻轻，便如此博学有识，我身边没有你这样的人。我想请你不要南下长沙，就留在武昌算了。我也不委屈你待在衙门，两湖书院可以因你而增设一个时务院，你去做院长，年薪一千二百两银子。你以为如何？”

年薪高到这种地步，超过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合法收入，为海内书院的教习们所望尘莫及。这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事。他有点动摇了，便对张之洞说：“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客栈，他认真地思考着制台的建议。留在武昌虽好，但毕竟只是张之洞的随从，就如同梁鼎芬、辜鸿铭等人一样，永远只是附庸，只是工具，处处受人制约。到长沙去，和谭嗣同等人办时务学堂，那却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一片崭新的天地，可以发舒精神，鼓动舆论，为整个维新大业培养人才，使时务学堂今后成为全国维新变法的重要策源地，如同康师当年办的万木草堂那样。想到这里，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留在武昌做院长，好比钻进一只金丝织就的网笼，到长沙去办时务学堂，却如飞向高远的苍穹。这两者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他不想当面拒绝这位热情万分的张制台，便委婉地写了一封长信。他在武汉游玩三天后，把这封信送到督署门房。次日清早，他坐

上前往湖南的小火轮，离开武昌码头，开创他辉煌人生的又一段精彩岁月。

四 总署衙门东花厅，康有为舌战众大臣

正当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热情似火地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将维新变革之风带进三湘四水的时候，外患频仍的贫弱中国又一次遭受洋人的欺凌。

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德国传教士唆使教民欺压山东曹州百姓，此事激起公愤。钜野大刀会会众为伸张正义冲进教堂，混乱之际，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打死。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朝廷迫于德国的压力，逮捕大刀会会众多人，又处死两人，向德国政府赔罪。山东巡抚李秉衡亦因此革职。德国政府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租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并可在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开采矿石。

俄国见德国轻易得了这多好处，很是眼红，便以利益均等为由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又迫使清廷与它签订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并在中东铁路上建支路一条，直通旅顺、大连。很快，法国便步德、俄后尘，强租广州湾为军港，又要求修筑越南至昆明的铁路，并提出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充当。紧接着英国租威海卫为军港，租期二十五年；又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岛屿及大鹏湾、深圳湾，租期九十九年。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国家还在中国互认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一部分属法，一部分属英，福建属日。

一个好端端的完整的神州大地，竟然东一块、西一块地被人强迫分割租借，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大国，竟任凭外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占山为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何曾有过这样的局面！数万万炎黄子孙，何曾受过这等耻辱！地被瓜分，国将不国，面对着

空前的危机，康有为再也不能在家乡待下去了，他第四次赴北京，要给光绪皇帝上第五道书。

在这道折子中，康有为先分析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局面，然后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效法日本等国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明确提出国事付诸国会并请颁行宪法。折子的末尾，康有为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写道：若再不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保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保矣”。这道折子在呈递过程中因为辞气太亢直，被工部尚书崧澐中途拦截了。

满腔救国说言却不能上达天听，康有为心中郁闷。时正隆冬，北京城冰天雪地，寒彻骨髓，南国长大的康有为不但身冷，更觉心冷。他不明白，这些享受朝廷高官厚禄的大臣们，为何不替朝廷着想；偌大的京师聚集了来自全国的英才，为何就没有几个知音？酷寒的气候，加上悲凉的心境，康有为决定转回广东，待初夏时分，再到京城来寻觅机会。他于是定好骡车，定下日期，尽早离京。不料，就在他离京的前一天，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这天上午九时多，怕冷的康有为在被窝里磨蹭了好长一会，才慢慢地起身穿衣。正在叠被子的时候，南海会馆的门房老头走了进来：“康老爷，门外有位老爷要见您。”

康有为问：“是谁，你见过没有？”

“没见过，不认识。”

康有为想起过会儿还要去大栅栏买点东西带回家，此人来得不是时候，不想见，便对门房说：“你就说我已出门了，有事留话给你好了。”

“康老爷，”门房小声说，“这个人是个白头发老头子，天气这样冷还来看你，你不见他怕不大好。”

门房说得有理，康有为把被子匆匆叠好，便随着门房走出南海会

馆。只见门外停着一顶两人抬的青布小轿，从轿中走出一个圆圆胖胖、白发白须衣着华贵的老人来。老人打着哈哈笑道：“你就是康祖诒吧，害得我好找啊！”

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气宇轩昂，仪表非俗，或许不是一般的人。想到这里，康有为谦恭地说：“天气如此寒冷，您来会馆看我，真正不敢当。”

“带我到你的房间里去看看吧。”老头子不待康有为请，便自己跨过会馆大门，向里面走去。

康有为颇觉为难。他住的房间除开一床一桌一凳外，什么都没有，不但无取暖的火炉，因为起来得晚，还没来得及去后院厨房里打水，连泡杯茶的开水都没有，但见老头子自个儿往前走，他只得硬着头皮跟着。来到房间，他不好意思地说：“这里一无所有，实在不便接待您，请坐吧！”

老头子没有坐，四面扫了一眼说：“你一个名满天下的工部主事就住在这个地方，也真是难得。”

康有为说：“我虽是工部主事，但还从未到衙门里当过差，没有薪水，便只好住会馆了。”

“听说你要离开京师回广东去？”

“是的，已定好了骡车，明天一早就走。”

“你来京师的时间还不久，为何急着回家？”

“我给皇上的折子淞滹尚书半途拦截了，我很失望。再加上天气又冷，京师待不下去了，只得回广东去。”

老头子哈哈笑道：“一个淞滹就把你的锐气挫了，北京城里除开淞滹就没有别的人了吗？你公车上书的胆魄到哪里去了！”

康有为被老头子的气概慑住了，好长一刻才嗫嚅道：“京师达官

贵人虽多，却没有几个为朝廷国家着想的，我真有点沮丧了！”

“哪里的话！”老头子威严地说，“你认识几个达官贵人，就敢于这样以偏概全！听老夫的话，不要走了，在京师住下来，老夫明天叫人给你送来百两银子和两百斤木炭。至于折子嘛，你放心，老夫会来过问的。”

听这口气，是个大人物的模样。此人究竟是谁，康有为又将老头子细看了一眼后问：“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老头子一字一顿地答：“老夫乃翁同龢。”

“噢！”

康有为惊呆了。此人便是两朝帝师状元宰相、声动九州权倾天下的翁中堂！三九严寒天里，他坐着青布小轿来南海会馆看我——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六品小主事。这是一种怎样的礼遇？这将会预示着一种怎样的前途？康有为不觉头晕了起来，下意识地跪下，连连说：“卑职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还请中堂大人海量包容。”

翁同龢忙双手扶起康有为，诚恳地说：“足下乃当今国土，老夫心仪已久。实话对你说吧，皇上也惦记着你，你要为国珍重，放开胸襟，不要为一时受阻而气沮。这里实在太冷，老夫不能久待。你安心住下，静候好音。”

说罢，昂首走出会馆，登上布轿回去了。康有为倚在大门边，久久地回不过神来，只觉浑身热血沸腾，四周的冰雪朔风仿佛都已不再存在了。

翁同龢自己不便出面，便叫都察院给事中高燮上疏。高燮激于义愤，抗疏推荐，并请皇上亲自会见康有为。

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虽然体质孱弱，但毕竟有一腔青春热血，眼看着祖宗传下来的江山被外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也过意不去，总希望自己所治下的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再加上他亲政已近十年，却

仍然处处受左右的掣肘，自己没有独立处置国家大计的权力，也极想通过变法维新这条路来改变这种窝囊处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九五之尊。光绪帝的这个愿望日益强烈，除开他本人的觉悟之外，还得力于珍妃的怂恿推动。

珍妃的娘家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满洲官员家庭。她的伯父长善做过广州将军，因而全家都能得风气之先。她家里请的塾师文廷式也是一个有志变革现实的名士。因为珍妃的原因，光绪十六年便高中榜眼。文廷式感激皇家的特殊眷顾，常利用机会向珍妃并通过珍妃向皇帝转述非变法无法改变现状的道理。在珍妃的不断劝谏下，光绪维新之心更加坚定。

他早就想见见康有为了。康有为折子中那句“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这些天来更是强烈地震撼着他。他绝不愿意也非常害怕做亡国之君，遂命令军机处尽快安排一个时间，召见康有为。

但光绪帝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他的伯父军机处领班大臣恭王的反对。

从甲午年复出以来，三年多的岁月里，被朝野寄予重望的恭王，其表现令天下大为失望。

他除开在军机处换了一些人员、设立了空有其名的军务督办处外，几乎什么事都没办。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多病。他今年六十六岁，按着中国古代的寿命说，他才过下寿，但在他的兄弟辈中，他可是硕果仅存的长寿老人了。他深深眷恋着这锦衣玉食位极人臣的皇伯地位，又深知家族享寿不长的严酷事实，保养身体，以求长命，便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准则。刚刚复出的时候，他还有几分热情和抱负，在连连遭受挫折之后，明智的他，已看出国势难以逆转，他的有生之年已是不可能再有任何作为了。不久，他突然中风而跌倒在地，于是他便以养病为由，不再过问军机处的日常事务。军机处的常务，则由翁同龢来处置。虽然恭王依旧挂了个军机处王大臣的名义，这两年的实际领班已经是翁同龢了。遇到大事，翁同龢带着几个军机大臣上恭王府去请示。恭王一般也不干预，听任翁同龢等人去作决定。

恭王虽因老迈衰弱而对国事采取消极态度，但他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治国理念却是明晰而顽固的。作为一个天潢贵胄，恭王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坚持满人自入关以来便接受的纲常名教不能变。作为一个开明的军机处领班兼总署大臣，恭王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制造之术，师夷之长技以求中国的徐图自强。为此，他最早赞同曾国藩提出的向外夷学习造炮制船的想法，拉开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序幕，后来他也很支持左宗棠、沈葆楨、李鸿章等人办洋务局厂。恭王不欣赏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的许多言论出格了，背离了祖宗成训，有可能把国家引入歧途。听说皇上要亲自召见康有为，恭王急了。他不顾重病在身，吩咐备轿，他要面见侄儿皇帝。

恭王已经好久没有进紫禁城了。两个月前的太后万寿之喜，恭王也因病不能前来，只由福晋代他向太后行礼祝寿。今天是件什么重要的事要亲自进宫面见呢？光绪正在这般思索时，老皇伯已经由两个太监扶着走进了仁寿殿。光绪赶紧从暖炕上起身，来到棉帘边迎接。太监掀开棉帘，恭王见侄儿已站在帘边迎候，正要行大礼，光绪上前搀扶着恭王，说：“王爷免礼，请坐。”

待恭王在炕桌的另一边坐下后，望着因久病而苍白瘦削的老伯父，光绪动情地说：“王爷贵体欠安，有什么事，叫人转告给侄儿就是了，何劳您亲自进宫。”

恭王喘息了好长一会，才用嘶哑的嗓音说：“这件事非我当面对皇上说不可。听说皇上准备召见康有为，有这事吗？”

光绪点头说：“有这事。”

恭王声音不大却语气坚定地说：“皇上不宜召见康有为。”

“为什么？”光绪心里想，就为这件事，竟然带着重病进宫面见我，有必要吗？

“皇上，”恭王抬起微微发颤的右手，在炕桌上空摆动两下，“那个康有为，依老臣看来，他的言论，一半是书生空话，一半是奇谈怪

论，都不可采用。”

光绪说：“侄儿读过他的几道折子。他的用心是好的，忧国忧民，真心为朝廷着想。”

恭王摇了摇头说：“不，康有为是个躁进之徒。他为了要改变大清的法规，竟然篡改圣人的学说，说孔夫子是个主张改制者。此人如此不老实，切不可信任。”

见伯父这样指责康有为，光绪有点不悦，说：“康有为很尊崇孔夫子，至于他说孔子改制，也可看做一家之说，不能凭这点就说他不老实吧！”

“皇上，”恭王见光绪不采纳他的意见，有点急了，便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来说，“太祖太宗传下来的家法，皇帝不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这个规矩，想必翁同龢应当对皇上说过。这次又是他来要皇上违背这个家法，我得去训斥训斥他！”

恭王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光绪不得不认真考虑了。祖宗传下的这个家法，光绪知道，但情况特殊，不妨权变。恭王把翁同龢拉出来教训，当然是因为不便明责皇上之故。光绪早已隐约听说，恭王对翁同龢多有不满，他不愿让师傅替他承当这个责任，加之他的性格本来脆弱，于是让步：“既然如此，侄儿就不召见他了，但康有为确有一套治国方略，侄儿很想让他对朝廷说出来。”

见侄儿接受了自己的意见，恭王心里欣慰，不便再拂他的心意，他毕竟是皇上嘛。“皇上想让康有为对朝廷说出他的想法，这个容易，可以吩咐几个大臣代表朝廷召见他就行了。这对于康有为来说，也算是旷代殊荣了。”

光绪想想这个方法也不错。康有为只是一个六品主事，我这样待他，也真是圣恩隆厚了，便主动向伯父征询：“王爷看由哪些人出面好？”

恭王想，这人选是大事，不可随便开列。他知道太后虽退养，但

实际上仍在当家，这几个大臣中一定得有太后信得过的人。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是太后最为亲信的人。还有人背地里说，早在二十多年前，太后便看上了他，是慈安太后怕出事，才将荣禄调到西安，一去十多年。前几年回到北京后，一路扶摇直上，全是因为太后偏爱的缘故。荣禄要参与！恭王为太后想好了代理人后，便想起了自己多年的志投意合者，刚从欧美回国，只挂了大学士空衔的李鸿章来，他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遂说：“老臣只提两个人，一是李鸿章，一是荣禄，其他的人由皇上定。”

说罢，告辞出宫。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京师上下正沉浸在过大年的热闹喜庆中，但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东花厅里，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左边一排装饰华贵的太师椅上，依次坐着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廖恒寿、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张荫桓。他们作为朝廷的代表，一个个蟒袍玉带翎顶辉煌，除张荫桓略为年轻点外，其他的都是已届花甲的老人，至于李鸿章，已高龄七十五岁了。

右边的一张普通木椅上，坐的正是康有为。身穿六品官服、略为发福的四十岁的康有为，面对着这样的大场面，心里颇有几分紧张。五个朝廷元老重臣集体召见一个小小的主事，熟知本朝掌故的他知道，这在先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这无疑是翁同龢奏请皇上后的安排。他向对面的翁同龢投去感激的目光，但翁同龢似乎并没有特别关注他，正歪着头与一旁的荣禄在悄悄说话。康有为虽有着一丝怅意，但很快也便过去了。他知道自己与翁的地位相差太悬殊了，翁是不可能当众示他以格外热情的。能有这样出格的场面，已经是惊骇世俗了，康有为深知今日这个会见的重要性。维新变法的主张能不能被朝廷采纳，自己今后能不能得到重用，全在于今日能不能成功。二十年来的苦苦追求、劳累奔波，不就是巴望着能有今天的到来吗？“说大人则藐之”。康有为又想起亚圣的这句名言来，李鸿章也罢，翁同龢、荣禄也罢，他们的官位虽高，年齿虽长，但学问未见得比我好，至于维新变法这一套，他们肯定不如我。今天谈的正是我所长彼所短的事，有什么可以畏惧的！素来胆大自信以南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想

到这里，刚落座时的紧张心绪消除了多半。他竭力做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来，竭力将对面的大员当做衰朽粪土看待，而将自己视为沉舟侧畔的飞舸、病树前头的春枝。

待仆役在各位大员面前摆上香茶后，翁同龢作为召见的主持者开了口：“奉皇上圣谕，今天李中堂、荣中堂、廖部堂、张部堂和鄙人在此，代表朝廷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鉴于国家面临的内外困难，康有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从乙未以来，他连续给皇上上书过五次，奏的全是维新变法的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绝不能轻率随意。皇上希望朝廷重视这件事，现在特意将康有为召到这里，各位大人有什么问题，尽可当面询问康有为。”

翁同龢的开场白刚说完，荣禄便抢先发难：“康有为，你知不知大清法规乃太祖太宗传下来的？祖宗之法不能变，变祖宗之法，将有损祖宗之尊，朝廷是不能接受的。”

说罢，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屑眼神将康有为狠狠地盯了一眼。康有为早就注意到，今天的五位大员，满人仅只荣禄一人。两百多年的大清天下就是满人的天下，满人享受着数不清的特权。变革，说到底便是对既得利益者的侵夺，也就是说对满人利益的侵夺，因此变革的最大障碍便是掌握各级权力的满人，反对最力者也必然是满人。今天的这种汉四满一的安排，显然体现了皇上希望召见顺利的用心，康有为因此很是感激。至于这唯一的满人代表荣禄，康有为早知是个强硬刚愎偏见甚深的顽固者，极不易对付。他的迫不及待的责问，暴露了他明明白白的反对者立场，必须将他的气焰压下去！康有为定了定神，不慌不忙地答道：“荣中堂说得对，祖宗之法为祖宗所定，但祖宗当年制定这些法规制度，原是为了治理祖宗之地的。现在祖宗之地割的割，占的占，租的租，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请问荣中堂，祖宗之地都不能守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

见荣禄一时语塞，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乘胜再度出击：“自古以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常法常规。圣人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一条路已走到穷途了，还要一个劲地走下去，结果只能是头破血流，甚

至是粉身碎骨，唯一可行的只能是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则可望畅通无阻。况且祖宗在制定法规的时候，也不可能料及身后的事情，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周密。贤肖子孙根据新出现的情况，制定出新法新规，以确保祖宗之基业完好无损，这正好是维护祖宗之尊，而不是有损祖宗之尊。好比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总理衙门，当年祖宗在日便没有料及到此，祖宗制定的法规里也没有它的条文。文宗爷英明，设置了这个衙门，使我们能更好地对付洋人。这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是有损祖宗呢，还是维护祖宗呢？”

康有为举的这个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而他所提出的这个反问也辛辣到顶了：荣禄若说否，则是反对太后的丈夫咸丰皇帝；若说是，则又打了自己的嘴巴。荣禄被逼到死胡同，无路可走，恨得牙齿格格地交错，直欲把眼前这个位卑人微的广东佬食肉寝皮，却开不得口。

翁同龢心里很赞赏康有为的机敏与辩才，但担心他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凌厉峻刻的语言，会使得荣禄老羞成怒，那样则于事更不利，遂做出一副呵斥的神态来：“康有为不可无礼，荣中堂乃三朝老臣。当年文宗爷设置总署时，荣中堂正做着一等侍卫，极力称赞文宗爷英明远见。你怎能如此责问荣中堂？康有为听着，你只能好好回答各位大人的提问，不可放肆乱说！”

所谓荣禄称赞咸丰英明远见云云，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翁同龢的当面恭维，免得荣禄难堪。荣禄果然接过翁同龢的话，冷笑一声说：“当年设总署时，你康有为怕还没出世。在老夫面前提这桩事，你不脸红吗？”

康有为知道翁同龢保护他的好意，见荣禄在为自己寻找下台阶，便也给他面子：“我只是就眼前所见的随口举个例子而已，不想冒犯了荣中堂，还请荣中堂多多包涵。”

荣禄余怒虽未消，但一时找不出难题来，不做声了。廖恒寿问：“康有为，你口口声声变法变法的，老夫问你，变法当从何处着手？”

在新与旧、变与守的冲撞中，廖恒寿实际上是一个折中骑墙派。他既不像荣禄那样顽固保守，也不像翁同龢那样力主变革。旧的那一套让他一辈子平平顺顺官运亨通，他对之有深厚的感情，何况他已六十好几的人，真若维新的话，他自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故而他趋向守旧。但廖恒寿又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内忧外患，国势颓替，也的确让他心焦。他也常常想到，要走出困境，大概只能寻找新途径，洋人如此强大，是有许多可学之处，学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这也是昔贤的谆谆教导。从这个角度来看，廖恒寿也不反对变法。但他自己对此素无研究，颇想从康有为这里得点知识。

廖恒寿的话正问到康有为的心窝里了，这些年他苦心钻研于斯，几次上书也放言于斯，今天正好借此机会，给这些老朽上一堂变法的启蒙课，让他们开开心窍。康有为轻轻地干咳一声，拿出在万木草堂讲课时的架势来，不疾不缓地说：“以有为之见，变法当从法律规度入手。我大清法制大致沿袭明朝，至今已实行两百余年。一样器具用了则有损坏，一种法制实施久了则有积弊，被损坏的器具必须更新，有积弊的法制也必须更新，这本是常识所能明了的事。”

康有为说到这里，又顺便望了一下荣禄。这原是他性格的本能流露，他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倒让翁同龢心里不太舒服：康有为如此不容物，以刺人为乐，怕难成大事。荣禄则瞪着眼回应康有为，心中又增加一分怨恨。

“大清变法的重点，当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康有为胸有成竹地继续说下去，“关于富国方面，有六大措施：一为设立国家银行，二为大修铁路，三为大办制造业，四为大力采矿炼矿，五为在各省设铜元局，六为在全国建立邮政系统。关于养民，重在四个方面：一为务农，二为劝工，三为重商，四为恤贫。至于教民，则需要在全国大办新式学校，教授中国历史和西方的天文、光电、数学、化学，并广设图书馆，办报馆，办出版公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变法项目，便是仿照西方设立议院，使上下情通，民间疾苦能上闻，朝廷美意能下达，事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中饱者无所容其弊。”

康有为正说得起劲，不料这几句话惹怒了对面坐着的一位大人物，此人便是李鸿章。

李鸿章并不是荣禄式的顽固派，实在地说，他是鸦片战争以来，最早提出变革并付诸实践的一位大员。作为一个肩负朝廷重任，并与外人打交道最多的四朝元老，李鸿章对于“变”的重要性的认识一点也不亚于康有为，甚至还有过之，但李鸿章的出身教养和经历，使他更重在变事而不在变法。这是他与康有为的最大分歧。此外，李鸿章在私人情感上与康有为也有很大的抵触。乙未年，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矛头就是针对他而来的，口口声声骂他是汉奸、权奸、误国罪魁，还说他在与日本谈判中接受了贿赂，后来强学会又拒绝他入会。李对康一直耿耿于怀，刚才康有为说的“权奸”“中饱”之类的话，李鸿章认为这都在暗指自己，遂再也不能忍受，打断康有为的话：“康有为，照你的说法，朝廷六部都要尽撤，规章制度都可以不要了吗？”

康有为看了看坐在首位的这个文华殿大学士，发现他硕大的伞形红缨官帽上插着一根长长的三眼花翎。这是李鸿章一生的骄傲之处，也是他与别的汉员的最大区别之处。原来，清廷的三眼花翎，只授贝子贝勒以上的满洲贵族，汉人不能享此待遇，所以哪怕就是从太平军手中为皇帝夺回江山的曾国藩，也只能授双眼花翎。有清一代，汉人授三眼花翎的只有一个李鸿章。那是在甲午年海战前，慈禧太后因着自己的六旬大寿大赏群臣，破例给了李鸿章这个殊荣。谁知，不久便海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在全国一片指责声中，慈禧又摘掉了李鸿章头上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标记。接下来是朝廷以战败国的身份派人去日本马关谈判，日方指定要李鸿章去。李鸿章便借此机会向朝廷索价。他说他现在身份低微，不足以代表朝廷，不能去。慈禧害怕日本，又担心谈判不成，只得迁就李鸿章，赏还他的三眼花翎。这个得而复失、失而又得的极富戏剧性的三眼花翎的故事，非常典型地凸现了晚清高层政治的滑稽可笑。

康有为自然是知道这个掌故的。他望着那根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的三眼花翎，嘴角边浮起一丝嘲笑：“李中堂此话说得过头了。变法改制，不是说将六部尽行撤掉，也不是要将所有规章制度都要废除，

而是要细加斟酌，撤去那些虽有名目却没有实事可干的旧衙门，增添那些非设不可的新衙门，废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旧章程，设立那些顺应时宜的新法规，这才是维新变法的正途。不过，我也要提醒李中堂注意，今天是群强并列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一统之世。现在的法律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我大清危亡的，往往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无须过多留恋，即使一时不能尽废，也应视情形缓急加以改变，新政才能推行。”

真正是本性难改。康有为的辞气又开始锋芒毕露起来，翁同龢暗自着急。他担心激起冲突，把好事办砸，便赶紧转移话题。他做过多年的户部尚书，深知帑藏空虚，几乎不敢有所兴作。银钱短缺，是他最头痛的事，便问：“康有为，老夫问你，行新政要练军修铁路、开矿办局厂，事事都需巨款，钱从何来？”

“翁中堂，这事好办。”康有为对此早已熟思良久，故应声答道，“各国变法行新政都无一例外会面临这个问题，但他们都很好地解决了。日本的办法是设立银行，发纸币，法国是实行印花税，印度是实行征收田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中国都可以参考实行。比如中国的田亩税，就大有文章可做。就卑职所知，乡村地主和农人逃税、隐税、瞒税、漏税的手段就多得很，若朝廷实行铁腕杜绝这项漏洞，每年可以增加十倍的田税收入。”

一直未发言的张荫桓笑了笑说：“十倍这个数目有何依据？是你想当然吧！”

户部侍郎张荫桓也是广东人。他虽然不是两榜出身，却以过人的精明和才干得以官运亨通，是一个办实事的干员。他是支持变革的，是翁同龢引为助手的同志。康有为知道这位同乡对变法的态度，明白这句话出自他的口，与出自于荣禄的口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于是不好意思地笑了下说：“十倍这个数目，我的确没有确凿依据，但会有成倍的增加，这是可以保证的。我手里有日本的资料。日本通过丈量土地，实行严格征收制度后，田税在三年之中翻了四五倍。以中国之大及中国旧法之弊，此中问题更多，十倍之增也或许不是想当然。”

张荫桓见他绕个圈子又回到原先的说法上来了，便看出此人是个很执拗的人，遂浅浅一笑说：“我也不和你争这个数字了，你继续说下去吧！”

康有为接着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一水相隔，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相差无几，一旦实行新政之后，不过二十多年便强大到与西方列强抗衡。我以为日本强国之路最值得我们借鉴，也最容易被借鉴。为此，我用了三四年的工夫编了一本《日本变政记》的书，另有一本《俄彼得变政记》，记的是俄皇彼得大帝变旧政为新政的事。我今天带了几本来，送给各位大人参阅。并请翁中堂多带一册呈给皇上，请皇上万几之暇浏览浏览。”

说罢，便要打开随身带来的布包，翁同龢见状忙说：“书不必送了，你今天说的这些，各位大人都听到了，他们会向皇上禀奏的。”

说罢，又转脸问：“李中堂、荣中堂、廖张两位部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见他们都不开口，便说：“今天召见就到此为止吧！”

康有为只得重新拾起布包，颇有怅意地离开总署。刚回到南海会馆一会儿，便见翁府的仆人进来，对他说：“不要你当场赠书，是怕李、荣两中堂拒绝接受，令你难堪。”

康有为恍然大悟：是的，李、荣两人那种态度，怎么可能接受自己的赠书呢？一旦拒收，反讨没趣。自己办事，往往是一厢情愿，全不顾别人，这次又犯了这个毛病。遂对来说：“请转告翁中堂，康某深谢他一片爱护之心。”

来说：“翁中堂要大著各两册，一份自己读，一份呈送皇上。”

康有为忙打开布包，取出《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各两册来，恭恭敬敬地送给翁府来人。

送别来人后，心里琢磨：李、荣可能拒收，不让我送是对的，但翁同龢要书为何不当面索取，而是事后派人来拿呢？难道给皇上送书也要不让他们知道吗？是翁同龢过于胆小谨慎，还是皇上的力量薄弱，不敌荣禄及其靠山太后？

想到这里，康有为不禁为维新变法的前途深自担忧起来。

五 大变局前夕，鹿传霖传授十六字为官真诀：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光绪帝一连几天废寝忘食手不释卷地阅读由翁同龢呈上的《日本变政记》和《俄彼得变政记》两部书，青年皇帝深为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励精图治所感动，恨不得一天之内就把大清治理得如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近日来他的情绪一直在亢奋中。这天他午睡起来后，澎湃的心潮依然不能平静，恰好翁同龢进来。他激动地问：“翁师傅，您说国家大事，此刻当以何为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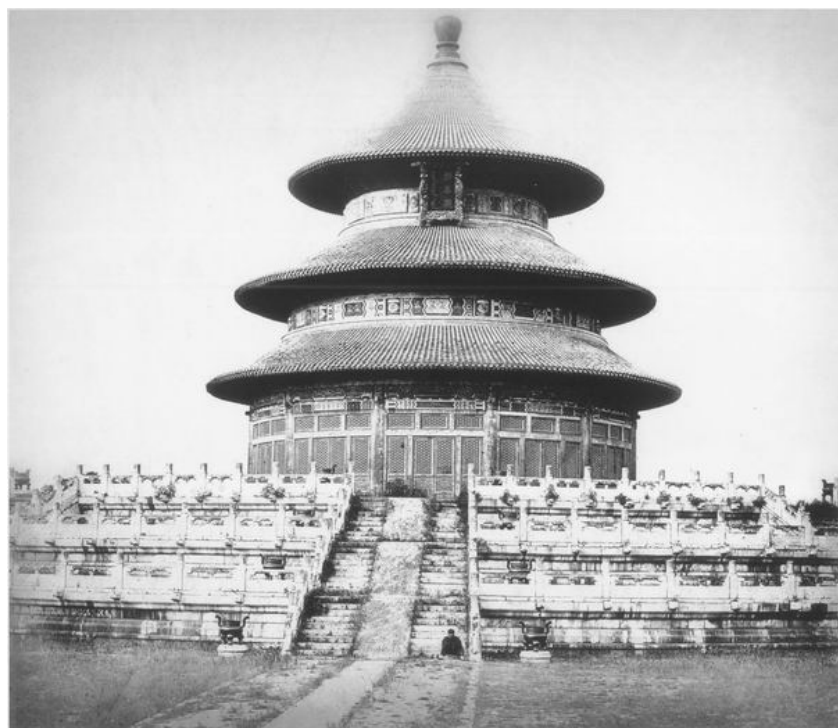
翁同龢一眼看见书案上放着康有为的一大堆上书和由他带来的两本书，再看皇上的神情，便知道皇上已被康有为的文章完全打动。是时候了，翁同龢心里想着，遂以坚定的口气答道：“以变法为先。”

光绪很兴奋，又问：“翁师傅，您说咱们大清变法后会很快和日本、俄国一样强大吗？”

望着皇上一向苍白无神的脸庞上泛起了满面红光，翁同龢欣喜地笑了。

翁同龢无儿无女，大半生的心血都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聪颖好学，是个明君的料子，但性格脆弱，且身子骨又单薄，翁同龢时常担心他能不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偏偏太后又太强悍揽权，使得皇上事事不敢自主。翁同龢替皇上着急，也为自己叹息：倘若皇上是个强硬的人，自己身为师傅又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该是多么威风凛凛、权倾朝野，然则因为皇上的软弱，害得自己也有名无实。唯一能改变这种处境的便是维新变法。若变法成功，国家有了起色，皇上的权力加

强了，他翁同龢的权势也便随之加强。想到这里，翁同龢也兴奋而激动地说：“皇上，一定会的。只要我们变法成功了，我们大清就一定会和日本、俄国一样的强盛起来。皇上也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彼得大帝。”



天坛祈年殿(1860年)

“翁师傅！”皇上被这几句话说得血脉贲张起来，他一时忘记了自己已是执政十年的帝王了，仍像童年时一样搂着翁同龢的腰说，“那咱们就立即变法吧！翁师傅你去和康有为他们商量商量，赶快拟几道折子发下去，就说咱们大清要变法了，所有臣工天下百姓都要拥护变法，

大家同心合力，把咱们大清国建设得强大起来，为祖宗争气，为

国家争光。”

翁同龢被光绪的这种赤诚之心和亲昵之举所感动，两眼闪动着泪花，声音颤颤地说：“老臣这就去拟旨，把皇上的圣明仁德昭告天下！”

翁同龢派仆人将皇上准备实行变法的大好消息告诉康有为，要康有为赶紧将应次第推行的新政一一草拟出来，随时送到他的府上。他本人与赞同变法的张荫桓，和通过与康谈话后改变游牧态度亦主变法的廖恒寿，以及集聚在身旁的一批较为激进的官员们，积极磋商变法大计。康有为和他的一班在京弟子们更是热血沸腾，热情万丈，夜以继日地将多年来成熟于胸的治国纲领书写出来，每天都向翁府投递。又拟出一份“统筹全局”的大折子，请翁同龢呈递皇上，吁请皇上早日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召集群臣，宣布维新，诏定国是。同时在午门设立上书所，准许臣工百姓随时上书。又在内廷设立制度局，并下设法律、税计、邮政、造币等十二局。

朝廷的这个大举措很快便为京师官场士林所知晓，并随即传播到各大都市、各省省垣，一时间群情激昂，跃跃欲试，但也有不少人面对着这个局势，或彷徨迷惘，或焦虑担忧，或痛恨反对。

鉴于学会在团结同志上的重要作用及强学会早已被解散的现实，康有为与他的学生们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借此聚会广东籍有志维新的官员和士人。在粤学会的影响下，一个个学会在京师相继成立，其中最重要的有福建青年才俊林旭为首的闽学会，还有杨深秀为首发起的关学会。杨深秀此时已官居御史，以热心国事关心民瘼而在山陕一带的官员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因主张变法而得到翁同龢的赏识，近年来在京师官场上十分活跃。受杨深秀的影响，杨锐也比以往更积极投入维新事业。他在成都会馆里发起成立了蜀学会，把一批同具热血的川籍人士聚集起来。这批年轻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个亦师亦友的长者伙伴，他就是侍读学士徐致靖。徐老先生虽年近古稀，却仍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深知中国非变法无出路，遂大力支持维新事业。他的两个翰林儿子仁铸、仁镜也与父亲同道。

正当翁同龢、康有为等人酝酿筹备维新大业的时候，恭王府里传出消息：王爷病危，命在旦夕之间。

在颐和园里颐养天年的慈禧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顿时沉重起来。她与这位六叔共事已近四十年了。

当年若不是恭王坚定地站在她这边，以慈禧之力，如何能敌得过肃顺等顾命大臣？若没有热河的胜利，她一个处于西宫的女人，如何能垂帘听政号令天下数十年？当然慈禧也清楚，倘若肃顺等人掌了大权，恭王的日子也会过得不舒心畅意。热河的成功，得利者并非她一人，恭王也是获取大利者之一。所以慈禧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待恭王是既重用又限制，既倚为心腹，又不忘戒备。

恭王于是便几起几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处得也不是平顺的。令慈禧欣慰的是，近四十年过来了，叔嫂二人虽时有芥蒂，但总的来说，小叔还是服从嫂子的。在立载湉为继，和罢军机领班大臣这两桩大事上，恭王也没有公开表示不满，这都令慈禧宽慰。在对待变法这件事上，恭王所持的态度又与慈禧十分接近。这也令慈禧感到恭王有古之贤相之风：心有定见，稳重端凝。在慈禧看来，少不更事、轻浮急躁的皇帝正需要这种股肱大臣替他把舵定向，高瞻远瞩，不料，他竟然一病而不起！王府长史禀奏：王爷有重要话要当面对太后的说，希望太后能在他临终前见一面。

即便无重要遗言，念及文宗手足和四十年风雨同舟的情谊，慈禧也会亲去王府与恭王诀别，何况恭王请她前去！慈禧匆匆登车，先回到宫里，然后带上光绪，同奔位于前海西街附近的恭王府。光绪的心情也很沉重，毕竟是父亲的亲兄弟，血浓于水，到了这个份上，他能不伤心吗？

来到恭王府，只见往日车水马龙热热闹闹的王府大门口鸦雀无声，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沉凝窒息的气氛。得知太后和皇上同时亲临，恭王仅存的次子过继给钟郡王的载滢率领子侄们早早在门外迎接，进了大门，恭王福晋又率领众姬妾和女眷们在中庭院子里迎接着，然后由载滢和福晋陪同来到恭王的卧室。

太后和皇上来之前，太医刚给恭王喝了一碗高丽参汤。此刻他极力挣扎着，要起身行礼，被光绪轻轻地压住了，只得说了一句：“老臣在床上恭请太后、皇上圣安！”声音凄怆而细微，说罢，眼眶里滚出几滴老泪来，顺着枯瘦无光的面颊缓缓流下。

三四个月不见，伯父便这等模样了，心地软善的光绪眼圈发热，双手握着他骨瘦如柴的手，哽咽道：“王爷好好将息疗理，病会好起来的。”

恭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慈禧见这情景，知道恭王已到油尽灯灭的时候了，随时都有可能过去，必须抓紧时间，请他说话，便对光绪说：“皇帝，你和福晋、载滢都到外屋稍坐一下，我要和王爷说几句话。”

载滢请皇上和母亲出去，然后轻轻带上房门，心里想：太后与父王谈国家大事，避着我们母子，或许还可说得过去，皇上乃一国之主，为什么还要避他呢？偷眼看了看光绪，见皇上脸色平静，并无不悦之色，心里更觉不解。

慈禧挨着床沿坐下，以她素日极为少见的温和神色对恭王说：“王爷，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请讲吧！”

恭王无神地望着面前的嫂子，当年京师与热河密切配合，所演出的那一幕幕惊险场面，奇异般地又在他的脑子里浮了出来，可惜，他已无气力去追索那些往事了。他要把他病重以来思之良久的几件事，趁着还能开口的时候，向太后托出来。

“太后，老臣已是将要见列祖列宗的人，为了祖宗的江山，老臣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恭王闭上眼睛，养了养神，睁开眼继续说：“变法是大事，宜谨慎，皇上持重不够，太后要多留神点。”

慈禧点了点头说：“王爷顾虑得极是，满蒙亲贵中好些人都对

我说过这样的话。”

“翁同龢性情轻率，难稳社稷。甲午年皇上对日本宣战，就是受他怂恿。国力不足而主动宣战，使国家蒙受更大耻辱，这责任要算到他的头上。最近，皇上大讲变法，又是受他之蛊惑。老臣死后，军机处中无人能制约他。故老臣对太后说句极机密的话：适当时可将翁开缺回籍，免得皇上被他所误。”

慈禧心里怔了一下。慈禧原本对翁同龢印象极好，故同治死后又让他教辅光绪，但近年来，因着与翁同龢关系较为密切的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及门生内阁学士文廷式遭到革职，她看出翁已与她有了疏隔，许多人都讲翁利用变法在为皇上和自己争权。现在恭王也这样说，看来确实无疑了。

慈禧问：“王爷看去掉翁同龢后谁可主持中枢？”

“张之洞。”恭王喘了口气后接着说，“主持中枢，李鸿章本来最为适宜。但甲午年对李的声望打击太大，且他年事已高，难以担此重任。这些年，老臣细心观察各省督抚将军，真正可寄大任者唯张之洞一人而已。张守正学而不迂腐，着眼大局而能办实事，是曾国藩之后又一社稷之臣。可将他从武昌调进京师，入军机处办事。”

张之洞，那个其貌不扬的湖广总督，自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后，十七年过去了，他再也未回过京师，慈禧也再也没见过他。当年，她破格召见过此人，将他作为社稷之臣而予以越级超擢。十多年来，他也真不负朝廷重望，在山西、两广、两湖任上都做得有声有色，调他来代替翁同龢，无论从资历、地位、声望来看，都是最适宜的人选。但慈禧也听好几个人在她面前议论过张之洞，说他好大喜功，华而不实，且热衷趋时，与康有为称兄道弟，还在湖广督署内以出格之礼迎接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令人骇然。慈禧沉吟片刻，又问：“除张之洞外，王爷看还有何人可托重任？”

停了良久，恭王低声吐出两个字来：“荣禄。”说完便闭上眼睛。慈禧想听他的下文，但一直不见他再开口。恭王的这个人选正合慈禧

的心意，她由此而深感恭王是个老成谋国的贤王忠臣，由此而加重他前面所说的那一番话的分量，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重重地烙在慈禧的心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天半夜，恭王奕訢终于带着无尽的遗恨离开了人世，京师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慈禧多次亲临祭奠，又将“忠”字赐给这位小叔子，作为美谥来褒奖他一生对朝廷实际上是对她个人的耿耿忠诚。

恭王走了。翁同龢感到拦在他面前的一块巨石已自行消除，维新变法的大政可以提前推行了。康有为对他说，学生梁启超在湖南得到巡抚及司道大员的支持，湖南新政极有成就，朝廷可派员前往湖南考察，作全国推行新政的借鉴。翁同龢采纳了这个建议，从内阁调派两个中级官员，带上几个随从，星夜赶赴湖南。

说起湖南来，这半年间真可谓闹得人欢马叫，红红火火，又确乎与眼下的自然景观一个样：春光明媚，万象更新。

时务学堂办起后，招收了四十多名举人、秀才、廪生等出身的学员，完全实行新的教学方式，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受当年万木草堂的启发，更自创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讲课少，批语多。他每隔三五天，便要出一道题目让学生写一篇札记，然后就在每一个学生交来的札记后面写上自己长长的批语，往往批语是札记的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写好后，再将这个学生叫到他的备课处来详谈，容许学生反驳诘难。他针对学生的问題再一一讲解。梁启超不是将他的学生当一般人看待，而是记住曾国藩的话，把他们当做种子看待。他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为湖南也为全国培养一批维新种子来，将来通过他们的开花结果，而造成大面积的维新成果。梁启超学问好，文章好，更兼年轻，精力过人，常常一天只睡一两个时辰，从早到晚精神昂扬，诲人不倦。梁启超以他的才学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湖南士人的尊敬，时务学堂因此有了很好的声誉。与此同时，梁启超又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了南学会。这南学会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湖南分会，借此团结同好，聚集力量。在南学会的影响下，一时间湖南办起了众多学会，有不缠足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

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等，真好比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使三湘大地朝气蓬勃，生机盎然。

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更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下，力行新政。一面大力开发地方资源，鼓励创办企业。湖南矿务总局、湖南水利公司、化学制造公司、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公司也相继在省垣长沙开办起来。又有绅商与湖北同人合作，办起了有线电报站、小轮船公司。一面又设立课吏局和保卫局。课吏局以培训官员为主要内容，保卫局则以维护社会治安为职责。

在教育、社会团体、经济与政治各方面一派新气象的同时，湖南的报纸更是办得有声有色，影响巨大。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由学政江标发起，唐才常任编辑的《湘学报》便在长沙创刊。《湘学报》以《时务报》为榜样，旨在使读者周知世局，破除成见，达到开民智而育新风的目的。

《湘学报》为旬刊，每十天出一份报纸，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大门类，较多介绍国外的情况，又常有唐才常等人的时事评论，对开启湖南的新风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来到长沙不久，学政江标调离湖南，接任者即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梁启超和徐仁铸都认为十天一报与当今世界的快速发展极不相宜。梁启超说得好：“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于是又在湖南创办《湘报》，每日一报，熊希龄又请陈宝箴将非机密的政府公文公牍随时在报端刊发。《湘报》团结当时三湘一批时代精英，他们在报上宣传爱国，倡导救亡，鼓吹维新，批评时弊，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上，又大为超过《湘学报》。

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湖南另外一些人的反感，这些人中的积极者大多在士绅界，他们的大本营则是岳麓书院。

位于长沙城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创立于北宋开宝年间，匾额“岳麓书院”四字乃真宗亲手所书。北宋书院繁盛，当时各省

都立有书院，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或毁于天灾，或败于管理不善，很少有存在三五百年以上的。唯独岳麓书院，九百年来一直杏坛高筑，弦歌不绝。书院不仅保持北宋开办之初的面貌，而且在元、明、清各朝都有所扩大。



两广总督刘长佑

这里培养了数不清的显宦名士，光是咸同时期的中兴名臣，就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等一长串名单。在造就人才的同时，岳麓书院也以其独特的优势酿就了一种学问一种文化，即人们所熟知的湘学或称之为湖湘文化，然后又通过这种学问文化熏陶化育成千上万的三湘士子，形成一派独具特色的湖湘风尚。岳麓书院于是便成了湖南官绅士子心目中的泰山北斗，获得“潇湘洙泗”的美誉。它以大门上的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向世人高标书院的自信和自傲，以“道南正脉”的讲堂横匾宣布它儒学正宗的崇高地位。

由于朱熹曾做过它的名誉山长，也由于张栻、真德秀、李东阳、王守仁做过它的教习，所以，岳麓书院对山长择人甚严，非做过大臣、或在学术界有着大影响的人不可。对教习也要求甚高，不是品性敦厚学有专长的宿学，绝难在书院谋得一个教席。

当今的山长王先谦便不是一个等闲人物。这位字益吾号葵园的长沙人，乃翰林出身，做过江苏学政、国子监祭酒，曾因指责慈禧太后而以直声享誉士林，又以著作等身号称大儒。

四年前在一片众望所归的呼声中王先谦由京师回到家乡，接掌岳麓书院。四年来，他从四面八方延聘不少名流来书院任教，又整饬教规，严督学生，把岳麓书院治理得有条不紊，名气更大。

王先谦和他掌管的岳麓书院一向执湖南学界之牛耳，现在突然来了个梁启超，冒出了个时务学堂，大受时誉赞扬，又何况梁启超不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布衣，时务学堂连师带生不足百人，这如何令王先谦和岳麓书院的师生心里服气。更有甚者，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公然鼓吹乃师的那一套学问，说古文经书是伪学，尧舜禹汤，尽皆孔子的臆造。又宣扬什么君权轻民权重，民权更胜过君权，国家大事要付诸议院讨论，还要废八股罢科举，凭西学取士，等等。

一向视纲常名教为安身立命之所，以科举功名为进身之途的王先谦和他的同仁及学生们如何能容得下这种大逆不道、数典忘祖的邪说谬论，遂在长沙城掀起了卫道翼教的风潮。王先谦这一派有一个得力

的支持人，此人名叫叶德辉。叶德辉的父亲本是江苏人，后来定居湖南湘潭，叶德辉便也以湘潭人自居。他考中进士后分发吏部任主事，但不乐于在京城做官，更喜欢做个自由自在的文士，遂回到湖南住在长沙，一边做他的校勘版本目录学问，一边印书赚钱，养家糊口。他的学问做得好，贩书业也做得好，是长沙城里一个大名流。他也很看不惯湖南的新变化，遂和王先谦沆瀣一气，组成联盟。这样，反对派的势力就更大了。

新派利用《湘学报》、《湘报》和时务学堂为阵地，旧派利用岳麓书院为堡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这一天，《湘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易鼐的文章。文章说，要将中国由弱变强，有四种办法可以采纳，一为改法以同法，二为通教以绵教，三为屈尊以保尊，四为合种以留种。并解释说，改法即西法与中法相参，通教即西教与中教并行，屈尊即民权与君权两重，合种即黄人与白人互婚。易鼐这篇文章如同在本已沸腾的油锅里浇上一勺冷水，顿时溅起满锅油浪，湖湘士人都被这篇文章搅得闹腾腾的。旧派则更是抓到一个大把柄，对《湘报》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大加抨击，叶德辉义愤填膺，斥之为无耻之甚。

十多天后，张之洞在湖广总督衙门里也读到了这篇文章。对于湖南的新政和《湘学报》、《湘报》，张之洞从整体上是支持的，并指示湖北各级衙门、各大学堂都要订阅湖南的两报，又多次在谭继洵的面前，借称赞他的儿子来肯定湖南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建议谭继洵回湖南去住上个把两个月，一来省亲，二来借鉴。但谭继洵并不认为湖南值得效法，每以年老体衰为辞婉谢，令张之洞拿这个老资格的官僚真正一点办法也没有。

今天突然看到这样一篇言论乖戾的文章，他心中很是愤慨。合种已是貽笑大方，屈尊、通教更是不忠不敬，倘若被人周纳罗织，扣上一顶谋逆的大帽子也并不过分。而这篇文章出自自己所管辖的湖南，又登在自己所称赞的《湘报》上，一旦追查下来，岂能脱掉干系？他提起笔来，给陈宝箴写了一封信：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唯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劝止，设法更正。

写完后，他想此事紧急而寄信慢，于是便交给电报房，作为电报发到长沙。

陈宝箴接到总督衙门发来的电报，不敢怠慢。他一面转告《湘报》的主持人熊希龄，望他以此为戒，今后再不发这等言辞激烈的文章。一面亲自给张之洞回电，承认自己职守有疏，今后要严格督促，两报少发议论，多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见湖广总督亲自出面严厉指摘，长沙城里的守旧派，莫不弹冠相庆，咸欣欣有喜色。

王先谦指使他的学生大量搜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出格言论，以及《湘学报》、《湘报》上所发的不轨文章，让他们以岳麓书院“学士辑录”的名义给湖广总督衙门寄去，以求得张之洞更大的支持。

张之洞收到了这份告状式的辑录后，发现梁启超等人原来在时务学堂发表了许多与朝廷的旨意相悖、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言论，想起他对这位后生辈的逾格接待和多次公开揄扬，背上不禁沁出冷汗，心里颇为后悔。这时京城里各种信息也从不同渠道流向督署。初夏的武昌城，如往年一样的草长莺飞，百花争放，但在张之洞的心头上，却如同暮冬般的密云笼罩，阴霾沉甸。局势的进展如何，他难以预测。

他给在户部供职的仁权发去电报，要儿子迅速找到杨锐，将京中的情况如实告诉他。儿子回电，说会见了杨锐。杨锐说他和杨深秀都认为皇上即将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新政。又说两湖已引起皇上的重视，势必成为今后全国的模范。电文还转述杨的话：有迹象表明皇上将召老师晋京担当大任，望早作准备。

张之洞看到这份密电后，心里矛盾交错，难以拿定主意。若按《湘报》、《湘学报》的办报倾向和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奇谈怪

论，以及岳麓书院师生所申述的道理，可以立即通知陈宝箴迅速刹车，悬崖勒马。至少，两报只能登正论，而不得乱发议论，时务学堂只能传道授业而不能再鼓吹民权。

甚至也可能按照书院派的主张，关闭两报，遣送梁启超离湘。但是，假若杨锐、杨深秀所说的是真的，皇上真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立行新政，那么梁启超也便即刻获大用。一旦实行新政，仿照西方，那么民权也好，立宪也好，合教合种也好，也都不是完全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形势严峻，问题尖锐地摆在眼前：假若倒向旧派一边，维新派一旦上台掌权，不但不可能晋京获大用，说不定连湖广总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维新派，若万一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则自己有可能变为倡乱的头领，闯祸的魁首。熟谙历史的张之洞知道，历来革新变法都少有成功的，一旦失败，下场极为悲惨。商鞅车裂，半山放逐，江陵鞭尸，便是典型的例子。

怎么办呢？要么索性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远离漩涡，明哲保身吧！张之洞细细一想，即使这样，也是办不到的。多年办洋务、抬西学，最近一段时期，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交道，在一些人的眼里，自己可能早已被列为新派的人。维新不能成功，自己决然挡不住旧派的清算。那么干脆明朗地表示，站在新派一边。但是，他们的种种主张和做法又并不为自己所全部认同首肯，从岳麓书院师生激情慷慨甚至带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情绪看来，新派要想取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怕也困难。

怎么办呢，怎么办？张之洞反复思忖着，推敲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他想：假若子青老哥、阎丹老他们在就好了。他们都曾在最高层待过较长的时间，对太后、皇上和满蒙亲贵大臣较为注意，这样一场关系全局的大事，他们会因了解内情而比局外人看得清楚些，高远些。可惜，他们都先后故去，不在人世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桑治平。桑治平携带秋菱，离开总督衙门至今将近两年了。近两年来，他曾多次想起这位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挚友兼儿女亲家，想起桑治平帮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种种往事。他相信桑治平的离去，确乎是出于情感的原因，但也有可能出于别的缘故。

他很想能在哪天，突然再见到老朋友，大家放开心胸来畅谈一次就好了，但现在一去两年竟然杳无音讯！桑治平他究竟现在将家安在何处，是回故乡了，还是寄寓在另一个地方？此刻，倘若桑治平在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张之洞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可商大事的人太少了！

张之洞一面密切关注着京师和湖南的动态，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在这山雨欲来的前夕，怎样才能最好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来到武昌，他无意间给张之洞廓清迷茫，点明津渡。此人便是他的姐夫鹿传霖。

鹿传霖本是一个官运极亨通的人。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一年又擢为四川总督。郎舅二人均为督抚，在中国的官场上并不多见，既被人羡慕，也易遭人嫉妒，于是郎舅相约书信往来可多些，礼物馈赠则从略，公务上的事，也尽量少往来。去年，鹿传霖却被革去了四川总督，在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上跌了一个大跟斗。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失责，而是因为与西藏拉萨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

达赖对鹿传霖不满意，上书朝廷告状。清廷对西藏一向采取笼络安抚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朝廷尊严，其他事，在朝廷看来都是小事，不妨都依着他们，只求不出乱子，彼此相安无事。面对着达赖的状告，主持军机处的奕訢只能舍弃鹿传霖而安抚达赖。就这样，鹿传霖冤里冤枉地丢掉川督纱帽，回到直隶定兴老家休养。

鹿传霖做了一世的官，骤然间去职为民，这种失落感如何平息得了？何况他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心里很委屈。过了几个月，待新川督上任，与西藏上层重修旧好后，鹿传霖便开始谋求开复的路子。他自然与京师大员广有交往，不少王府要宅他都去过，也暗中送了重礼，其中一条路上他下的工夫最大，也最有成效，这便是通往荣府之路。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间，荣禄做西安将军，这期间鹿传霖做陕西

巡抚。那时，一个是西北军务的总头领，一个是陕西地方的最高官员，职位的关系，使得他们联系很多。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之家却不是平庸的纨绔子弟。他好读书，也颇有才情，对翰林出身的鹿传霖有几分尊敬。而鹿传霖则更是做官的好手，深知结识荣禄这种人，对自己仕途的重要性，遂倾心相交，殷勤款待，故两人交往颇深。光绪二十年，荣禄内召时，还荐举鹿传霖署理暂时空缺的西安将军。

现在荣禄正受太后的宠爱，出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炙手可热，是一个极好的奥援，故恭王的大丧之仪结束后不久，鹿传霖便又来到京师，这一次他干脆应荣禄之邀住进了荣府。荣禄告诉他一年前革职的事是恭王办的，现在恭王去世，最大的障碍已消去，这是天赐他以起复之机，准备近日就进园子去为此事面奏太后。过几天荣禄兴冲冲地告诉他，太后已准奏，只是眼下尚无一合适职务空缺，叫他回定兴县去耐心等待，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鹿传霖自是欣喜万分，回到定兴，老两口商量，多年来没有与弟弟见面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武昌，姐弟郎舅叙一叙，过些日子起复后，就没有时间了。就这样，鹿传霖夫妇在几个男女仆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昌城。

能在分别许多年后重见姐姐姐夫，真让张之洞和他的全家欢喜了好多天。张之洞与这个姐姐虽不是同母，但都是幼年失怙，彼此心意相通，故姐弟情分还是深的，而今都过花甲，更添一重珍惜晚年的感叹。家宴上，张氏姐弟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着王安石的那首送给姐姐的名诗——《示长安君》：

少小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沙程万里行。

欲问归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闪烁的烛光下，在弟弟已成国家栋梁的今夕，老姐弟俩背诵着这首儿时喜读的七律，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洽洽。



汉口黄鹤楼(19世纪80年代)

佩玉母子和念初夫妇陪着老两口登黄鹤楼，游龟蛇二山，参拜归元寺，

凭吊鲁肃墓。几天下来，老两口说再也走不动了，不看名胜古迹了，要坐下来和家人好好说说家常，聊聊天。老姐姐和佩玉、环儿絮絮叨叨地说些琐细事。张之洞则请姐夫在他的书房里共诉宦海况味。当鹿传霖说到他近来在荣府住了半个月，又说荣禄如今圣恩优渥时，张之洞猛然想起，何不借此机会请姐夫谈谈京师的时局！

“滋轩兄，你这次在荣府住了半个月，你看荣禄对维新一事的态度如何？”

“荣禄反对变法。”鹿传霖不假思索地回答，“正月里，在总署召见康有为时，他的态度最为明朗。我们在一起闲谈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皇上年轻不懂事，受翁同龢的影响，听信了康有为的煽动。康有为并不是真正为了大清的强大，他是因为仇恨咱们满人，想自己上台

掌权，变法只是幌子，可惜皇上阅历浅，看不透这点。荣禄说，他很为皇上担忧。”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问：“荣禄怎么敢这样说皇上？”

鹿传霖不以为然地说：“荣禄背后有太后呀，太后支持他，他还怕什么！”

张之洞早就从来自京师方面的消息中听到一种说法，他想从这位熟知朝廷上层的至亲处得到验证。“不少人都说朝廷分后党、帝党两派，依你看，有这个事吗？”

鹿传霖思索了一下说：“后党、帝党的说法，我在陕西、四川时也听说过。依我看，无论太后和皇上，都不可能有意组一个自己的党派。皇上虽不是太后亲生，论血脉来说，是太后最亲的亲人，何况四岁即入宫教养，与亲生并无多大区别。太后既已归政，何必再事事牵制着皇上？这是从太后的一边来说。从皇上一边来说，满朝文武都是他的臣工，他有必要再树一个帮派吗？那岂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

张之洞也觉得此话有道理，从常情来说，确应是这样，但许多人都这样说，难道都是无中生有？

“依你这样说来，朝廷文武都应该听皇上的了，但为什么又说太后支持荣禄，荣禄就有胆敢说皇上的不是了？”

鹿传霖笑了笑说：“香涛，你是个聪明人，过去在京里也住过将近二十年，你应该知道太后的性格。我们这位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太后。”

张之洞点点头表示赞同。

“皇上亲政十年来，尤其是甲午年来，太后和皇上之间有了些隔阂。这隔阂本源于皇上的夫妻不和。皇上不喜欢皇后，而喜欢珍妃姊妹。皇后常向老姑母诉苦，惹起了太后对皇上的不满。再一点是两人性格的不同。太后刚强决断，敢作敢为，皇上柔弱些，遇事拿不定主

意，听翁同龢的多。太后对皇上这种性格看不惯，有汉高祖‘盈儿不类我’的感叹。”

张之洞笑了：“父母太强悍了，儿女反而强不起来，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形也多。”

“太后与皇上的分歧终于在甲午那一年的战争中明朗了。皇上听了翁同龢的意见，对日宣战，结果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们大清国的虚弱，太后很是恼火。她是力主和谈的。一开始就和谈，日本不知底细，还不至于太猖狂，结果仗打败了，再来和谈，那就只有听凭人家漫天要价了。太后从此对皇上不太相信。太后听政三十来年，朝中文武多是她选拔的，自然对她感恩戴德，尤其是甲午战事中主和的一些大臣，更觉太后英明，于是常去园子里看望太后，向太后请安禀事，这样无形中间便形成了一个派别。十年来，皇上也选拔了一些人，其中主战的那些人自然觉得跟皇上脾性相投，奏事也多些，于是也似乎形成了一个派别。”

张之洞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你又回到我的问话来了，其实朝中确实是有后党和帝党两派的。”

鹿传霖摆了摆头说：“依我看，还是不能用后党帝党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并没真正形成一个党派：有头领，有宗旨，常在一起集会议事，就像当年你们的清流党一样。”

张之洞忙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党，只是大家合得来，共同的话题多些，相同的看法多些罢了。”

鹿传霖大笑起来：“你看，连清流党你都不承认是一个党，现在京师两派的内部关系比起你们当年来差得远了，还能叫党吗？”

张之洞只能笑而不答了。

“除开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与太后比起来，皇上的力量太弱了，不足以形成一个与太后相对峙的集团，尤其在长麟、汪鸣鸾、文廷式等人革职去京后，除开一个翁同龢外，几乎再难找几个大

臣是一个心眼跟着皇上走的。这原因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朝廷大臣都是太后选拔的，皇上办事不力，甲午一仗的失败罪责虽然都算在翁同龢身上去了，但许多人心都认为皇上是该负责任的。这些原因加起来，使得朝廷中文武大多认为皇上治国远不如太后。皇上哪能有什么党呀派呀的，与太后分庭抗礼呢？”

鹿传霖这番话引起了张之洞的深思。照这样说来，即便维新变法得到皇上的支持，倘若太后不赞成的话，也是办不成的了。“滋轩兄，你说荣禄是反对变法的，且得到太后的支持，如此看来，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了。有消息说皇上准备在全国行新政。这样大的事情，皇上若不得到太后的允准，应是不会单独做的。从这点看，太后又是支持皇上的了。这些事情，真叫人摸不清底细。你说呢？”

鹿传霖手握茶杯，凝神良久，缓缓地说：“真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叫人摸不清底细。我在京师也听到皇上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变法行新政的传言，又的确亲耳听到荣禄反对的话。照理说，这样大的事，皇上是会先禀报太后的。我想，事情有多种可能：也可能皇上已禀报过太后，也可能根本未禀告，也可能太后同意局部变一变，也可能太后现在同意变，今后遇到麻烦事又不同意变，也可能太后这次打定主意先在一旁看皇上的行事，若不行了，再出面干预。总之，情况很复杂。但不管如何，有一点我是看得清楚的。”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姐夫，听这位极具做官才能的前川督谈他的官场见识。

“香涛，这话我只是对你说，这是我们郎舅之间的私房话，你听听就完了，也不要对别人说。我刚才说的荣禄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康有为要变法是因为仇恨满洲人。这句话很能代表满洲官员的心态。变法若不伤及他们的利益则罢，若一旦伤及，他们就会在这一点上，消除他们内部的一切恩怨而联合起来，皇上的压力就大了。倘若到那时，他们推出太后来做首领，皇上便只有退让一路可走。但是，香涛，你是知道的，历朝历代，哪次变法又不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呢？咱们大清朝哪些人的利益大？还不是满洲人！今后一旦涉及这个份上，

那便不是什么变不变法的事了，而是要不要祖宗江山的事了，保不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事都有可能出现。”

张之洞听了这话，想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接触，浑身不舒服起来。“滋轩兄，你不久就要起复了。我请教你，面临这种局面，你将怎么办？”

鹿传霖摸摸圆滚滚的下巴，说：“我一向有个老成法，吃不准的事，稳着办。我起复后，多半还是到哪个省去做督抚。若皇上要行新政了，我当然只能奉命，因为是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违抗；但我也不急着办，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说。大局未定的时候，我也不说变法好，也不说变法不好，随大流，不做出头鸟，最保险。”

此即从孔夫子那个时候便有、一直绵延不绝的“乡愿”。张之洞过去一向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保乌纱帽的稳当办法。“你看看我这个湖广总督，面临这样的局面，要怎么办，学你的稳办法吗？”

“你大概不行吧！”

“为什么？”

鹿传霖放下茶杯似笑非笑地说：“普天下的人都说，湖广总督是个新派人物，办洋务局厂、引进西洋技艺、学洋人的劲头大得很。还有人说你张香涛与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说康有为的靠山，在朝内是翁同龢，在朝外就是你张香涛。你看，你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如何还能稳得住！”

一丝恐惧感突然涌上张之洞的心头。他仿佛发现一向阳光普照的宽广仕途上突然罩上阴云黑雾，变得逼仄迷蒙了。素来好强的湖广总督不由得求助于姐夫来：“滋轩兄，看来一场大风大雨的到来是避免不了的事。你要帮我出出主意，让我平平安安地度过去才好。”

鹿传霖莞尔一笑：“香涛，实话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和你老姐姐这次专程来武昌的目的。我从京师回定兴后，对你老姐姐说，香涛眼

下处在风口浪尖上，不知他自己意识到没有？你老姐姐说，你是他姐夫，又长他几岁，你不能袖手旁观呀，要去和他谈谈。我说，香涛为人固执，怕听不进别人的话。你老姐姐说，即便听不进，也得说。”

张之洞知道这是姐夫在敲自己，忙笑着说：“我虽然有点固执，但在你的面前没有固执过，你不要以此作为借口。”

“我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来武昌了。”鹿传霖也笑了起来。“我为此一直反反复复地在想，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得向太后、皇上表明一个态度。”

张之洞有点犯难：“这个态度怎么表？是赞成维新，还是反对维新？”

“要表一个这样的态度。”鹿传霖慢悠悠地说，“你既拥护新，又不反对旧；既愿大清强盛，又要守祖宗基业。一路上我琢磨此事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叫做：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张之洞在心里喃喃复述着姐夫的这十六字真诀。这篇文章怎么做呢？他苦苦地思索着。

徐轲编《清稗类钞》中《张文襄从政有宗旨》一节说——

张文襄尝语黄绍箕云：“我从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十六字。终身持之，无敢差异也。”

六 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这一天在签押房，他刚放下手中的笔，又想起鹿传霖的那一番话来。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捻着下巴上的灰白长须，凝神思考起来。正当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

“什么事呀！”

“香帅，”梁鼎芬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些天两湖书院的学生

们，因湖南《湘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辩论。”

“是不是易鼐的那篇文章？”

“正是。平时向往新学的拍手叫好，崇尚旧学的则深恶痛绝，双方各执一端，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课都没有心思上了。”

张之洞盯着梁鼎芬说：“你的看法呢？”

梁鼎芬略作思考后说：“易鼐的那些说法，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说服不了那批新学迷。”

“什么不能完全接受。”张之洞站了起来，“应该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去和他们辩论。”

“太好了。”梁鼎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搬总督这个救兵的。“什么时候能去？”

“两湖书院非一般地方，我得要先准备下才行。第一得有的放矢，第二还得言之有据。节庵，学生们争辩的要点在哪几个方面，你给我说说。”

梁鼎芬想了想说：“依我看，学生们争执最烈的有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学和西学哪个更重要，二是西学不要三纲五常，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本，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三是大家都去学声光电化这些学问，今后科举如何考，考什么？光声光电化就能治国强兵吗？四是君权与民权。百姓应不应该有权，是君权大还是民权大。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问题，这几个是主要的。”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走后，张之洞重新拿起笔，批起公文来。

中午吃饭时，张之洞又想起了写文章的事。突然，一个灵感在脑子里闪过：何不将去书院讲学与写文章表明态度两件事当一件事来办？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张某人该说些

什么。给太后皇上看的文章不用奏折形式更好，它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让天下人都知我张某人的态度，免得众口悠悠说三道四。这些报纸还可以通过别人之手转呈太后皇上，如此，太后皇上也看到了。它所起的作用远比上一道奏折大得多。

放下碗筷后，此事便这样决定了。随即通知衙门总巡捕，说下午要在书房里写一篇重要文章，除朝廷来圣旨外，任何人不得接待，任何事不办。

兴许是常吃赵茂昌送的特制人参的缘故，张之洞虽然已六十有二岁了，外表看起来很苍老，精力却依旧旺盛过人，上个月环儿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翁得子，不仅有添丁之乐，更有高寿之兆，张之洞因此更增自信之心。尤其是当一桩富有挑战性的事来临时，更能激发他年轻人似的兴致和热情。他放弃惯常的午休，离开餐桌后便赴西院书房。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入，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张之洞兼容“新”“旧”的态度，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张南皮奖新学而喜旧文》里有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

南皮在同时诸钜公中较有识，然量亦殊隘。陈伯弢《衰碧笔记》称：

张文襄镇广州时，林访西观察在其幕府。访西名贺峒，侯官林文忠公长孙也。文襄欲以女妻访西弟，访西白庶母意不可，文襄大恚恨，遂与林疏。后文襄督两江，犹以前事为嫌，访西终不得进用。吾郡易实甫亦文襄所特赏，朝夕进见，靡会不从。后以奉命撰拟文稿中颇用新名词，文襄大怒，戒从官以后易道来谒，毋得通报，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奖新学而喜旧文，又一日见某君拟件，顿足骂曰：“汝何用日本名词耶？”某曰：“名词亦日本名词也。”遂不欢而散。

按：伯弢所记皆实事，然亦有误。南皮之戒閤人不为实甫通报，殆偶然一次以示惩，非遂不见也。至访西事，予以叩于朗溪年丈（灏深），得报书云，访伯晚年与南皮论事不合则有之，婚事殆传闻之误。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份。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作一篇文章，不宜写一本书。

以总督身份去书院讲课，面对着的是儿孙辈的莘莘学子，宜以劝诫的方式为妥。张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是的，过去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只有旧学而无新学，尚且是学不可以已，现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学问，更应该不可以已，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的出处《劝学篇》作为书名吧！

定下书名后，张之洞开始构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了。

他想着：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旧学。旧学既为本，则从本字上做文章。什么是本呢？对修身而言，心为本；对处世而言，忠为本；对为学而言，经为本；对圣学而言，三纲为本。要把这些属于“本源”的东西论说清楚。一部分论新学。新学既为通，则应从“通”字上做文章。通者，变通也；变通的目的在于实用，新学的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若从全国范围来讲，新学远未普及，应用大力气去推广新学，比如设学堂、设翻译局、鼓励出国留学等，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铁路、开矿藏、练军队，而这些方面自己都有亲身历练，是可以好好总结总结的。

到衙门下午散班关门的时候，张之洞脑中《劝学篇》的大纲便基本上有个框架了，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做好这件事。

“大根，我要写一篇大文章，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住几天。你看去哪里为好？”吃完晚饭后，张之洞问大根。

大根说：“四叔打算住几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时间不长，不宜走得太远，只能在武汉三镇找。”

“就在武汉三镇吧，近一点，万一有个紧急事，可很快赶回衙门。”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

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绝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阁好了。”大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地方。“那里风景好，安静，游人又少，不会影响别人。”

“晴川阁倒是不错，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阁子的人说好，租一间干净的小房子，先租五天。这五天的茶饭也请他们做，走时照付。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翌日上午，张之洞仅带着大根一人，悄悄地来到晴川阁，住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禁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无论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夜以继日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

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

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衰平之际，造讖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张之洞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务本的范围，而“本”之悟，全靠的中国学问的熏陶，西洋学问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抵触之处。无论是两湖书院的学子，还是天底下求学求知的年轻人，都应该深知此本不可动摇，不可移易。

倘若丢掉了这个本，何以为中国之人？无论是朝廷内外的官吏，还是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应该加深对“本”的认识，绝不能在西学东渐的时候，迷乱心性，失却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则中国将何以为中国？

他对自己的这些议论很满意，于是开始写西学部分。外放晋抚，尤其是擢升粤督以来，他也保境安民，也兴利除弊，这些其实与其他督抚都无异处。这些年来与众不同的，或许说他张之洞之所以成为天下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他重西学办洋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心血和事业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对洋务、对西学是深有感情的，认定洋务和西学是致中国于自强的唯一法宝。中国只有坚持这个定见，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他多么希望太后皇上也能有这个定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大办洋务，倡导西学。他多么希望十八省督抚和各级官员都能像他这样，在自己管辖的省府州内办洋务局厂，办新式学堂，同心合力地走在这条使国家早日富强的康庄大道上。可惜，许多人囿于成见，没有这个认识；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点，但鉴于在中国办新事的千难万难，遂失去了实干的豪气。还有一些人，因为洋务和西学要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千方百计地干扰阻挡。这些都已是障碍和困难了，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竟有一批人，在这个时候提出类似于易孺那样骇人听闻的言论来，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之辈，本是难得的新式人才，却偏要鼓吹公羊，倡论民权。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在向六经挑战，与朝廷争权吗？好好的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的局面，将有可能被这些邪说给毁了，自己有这个责任将中国办洋务行西学之举导向正确的途径。

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习习暖人的杨柳风，伴随着张之洞为《劝学篇》续写了一系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情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自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游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论学》：天下非广设学堂不可，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学堂宜中西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宜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广译》：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二，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之；三，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

第五天下午，《劝学篇》已写成二万多字的大文章了，虽尚有不少言未尽意者，但大体上已将自己心目中的中学西学先后次序、本体通用的关系理了一个头绪。想说的话也大致说了，不能离开督署太久，许多公务还在等着办哩。张之洞吩咐大根去结账付钱，待衙门的马车到后即离开晴川阁。

一会儿，大根带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了进来。那老头见了张之洞便拜，一边说：“小人不知您是总督大人，这些天来多有怠慢，请大人多多宽恕。”

张之洞说：“起来，不要磕头。”

待老头站起来后，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总督？”

老头指着大根说：“刚才这位大哥来结账时说的。晴川阁真正有幸，让总督大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天，只怪我这个糟老头子老眼昏花，没有认出大人来，招待不好，多有得罪。”

张之洞笑问：“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事？”

老头答：“看管晴川阁的房子，做些打扫、擦洗的事。”

“就你一个人？”

“加上老伴，两个人。”

“听你的口音，不大像此地人。你老家在哪儿？”

张之洞因文章写完了，心情较为宽松，遂跟他多聊了几句。

“小人是江西九江人。”

“怎么到汉阳来了？”

“小人三十年前教的一个学生，如今在汉阳县做训导。他怜小人年老无儿女，便介绍到晴川阁来，混口饭吃。”

“你这个学生倒还不错，如今出息了，还记得三十年前的先生。”张之洞习惯性地摸着胡须。“一个月有多少收入？”

老头伸出三个指头来：“三吊半。”

“三吊半的薪水，能过日子吗？”

“省吃俭用，勉强还可对付。只是不能有个三病两痛，生起病来，那就没钱请郎中了。”

张之洞看这老头是个本分的人，便说：“本督给你指个生财之道，你在晴川阁里卖点茶水瓜果如何？”

老头脸上有了一丝笑意说：“好是好，只是游客太少，卖不了几个钱。”

张之洞一时兴起，不觉抖出当年的名士气派来：“老人家，本督成全你，你去拿两张大纸和笔墨来，我为晴川阁写副对子，再要汉阳

府派人将这对子刻在柱子上。这样一来，你的客人就多了，茶馆可以开起来了！”

老头子喜出望外，忙从自己住的房子里将笔墨纸砚搬了进来。

张之洞站在禹功矶上，眺望三楚大地这一派莽莽苍苍山河，看着身边这位年老无依靠的本分读书人，顿时生出一份镇守江夏的自豪感、为民父母的责任心来。一副楹联在笔底出现：

东去大江，那堪淘尽英雄，彩笔尚留鹦鹉赋；

西望夏口，此水永消争战，霸图休即犬豚儿。

老头捧过墨汁未干的对联，口里激动地说：“总督大人，您真是湖广百姓的活菩萨呀！”

张之洞为这句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出自于普通百姓之口的话，才是真正的民心呀！

第二天，他将已成初稿的《劝学篇》送给鹿传霖看。鹿传霖看后说：“写得不错，尤其是尊朝廷卫社稷和称颂大清深仁厚泽这几段写得最好，太后皇上都会爱听。这应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点，无论中学西学，无论新政旧政，都要尊朝廷卫社稷，这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就作用更大。今后无论是新派掌权，还是旧派执政，你都万无一失。”

张之洞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我不想别人因我办洋务，就说我是崇洋媚外，想用外国的一切来替代中国。那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或忽略的地方吗？”

“西学我不懂，旧学多少知道一点。谈旧学这一节，我提几点建议吧！”

张之洞笑道：“你是宿儒，你多多指正。”

“讲旧学，还是你在行。我只是点一点而已。”鹿传霖翻了翻手中的《劝学篇》初稿。“其实，你过去写的《轩语》和《书目答问》里

都提到了。但你既然把旧学当根本之务提出来，不能不再扼要地为年轻学子们说几句入中国学问之门的途径，其要在两点，一曰循序，先经次史而后子集，待中国学问初通之后，再择西学以补阙。”

“很好。”张之洞轻轻击掌。

“其次在守约。”鹿传霖侃侃而谈，“中国学问浩如烟海，若见一本读一本，这一辈子光读书还读不完，岂能做事？所以要守约，择其重要者而读。你的《书目答问》为学子开了二千多种书目，你可在此基础上，再从中遴选出五六十本至一百本最重要的书来。”

“这个主意好！”张之洞连连点头。

“以我的经验，十五岁之前，通《孝经》、‘四书’‘五经’及唐宋人之晓畅文字。十五岁时开始读经史诸子、舆地小学各门，美质者五年可通，中材者十年也可了。二十或二十五以后，可专力讲求时政，旁及西法，若有好古精研不骛功名、终身为专门之学者，那又自当别论了。”

“行，我再增加两个章节，就用你的题目：循序，守约。”

“还有一点，本不是学问内的事，但我想借你的大作来惊世警俗。我想你会与我持同样看法的。”

张之洞认真地问：“何事？”

“禁烟！”鹿传霖口气坚定地说，“此事，早在道光年间，林文忠公便大举禁绝过，十几年前你在山西又继续了林文忠公的事业，这些年来我在陕西、四川做督抚，依然要花大力气做这事。香涛，这鸦片不禁，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什么中学西学，体用本通之类的话，一概都不用说了。在今日中国，此为第一号大事。”

够不够得上国家第一号大事，张之洞与鹿传霖尚有分歧，但禁烟确是国事中的大事之一桩。对于力禁鸦片的前晋抚来说，这个认识始终是明晰的。虽然不能属于学问之一门，但从国本的角度上也是可说

的。

“好，接受你的建议，再添一节：去毒。”

鹿传霖满意地站起身来：“如此，你的《劝学篇》就完满了。”

送走鹿传霖后，张之洞想：古人说集思广益，此话不假，鹿传霖的这些建议就很有益处，不如再让几个人看看，提提意见，修改修改，就更臻完美了。他首先想起的便是引出这篇作品的梁鼎芬来。

梁鼎芬将大根送来的《劝学篇》仔仔细细地看了两三遍，又搜肠刮肚地思考大半天后来到总督衙门，当面向张之洞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香帅的《劝学篇》一经刊印，必然警醒当世，嘉惠万代。两湖书院的学子如有幸最早聆听你的这些良言，福莫大焉！”

梁鼎芬一开口，便给张之洞的这篇长文予以高不可攀的总体评价。张之洞听了，却并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表现。他知道梁鼎芬一向爱在他的面前说好听的话，通常他都是乐于听这种颂辞的，有时候也会觉得梁鼎芬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转念又想：自己办的事向来都是深思熟虑的，少有别人可指摘之处；再说，一个好汉还须三个帮，一面响锣也应有四处应，未必还要一些专跟你作对的人在身边？当然要听话的，要顺从的人才好。这样，他跟梁鼎芬不觉日趋亲密。梁鼎芬一年到头，在两湖书院的日子少，在总督衙门里的日子反而多些。武昌知府年近七十，致仕养老已迫在眉睫，梁鼎芬多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想接替这个位置的念头，张之洞也有意无意地表示可以考虑，惹得梁鼎芬跟总督屁股后面更紧了。

“你不要说空话，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香帅。”梁鼎芬满脸都是笑容。“晚生看这篇《劝学篇》首在持论平正，于中西之学新旧之政不持成见偏见，一秉大公，无论新派旧派都能接受。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在于香帅将中学和西学最核心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用八个字作了最为简要

最为明了的概括，这就是您在《设学》一节中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真可谓金科玉律，金声玉振，治学之宝，治国之纲。这个首创之功将不可估量。”

张之洞笑道：“你看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这也算是你的眼力吧。不过，这八个字是别人提出的，我不能掠人之美。两年多前，我在江宁时，江苏一个候补道吴之榛跟我写了一封信，他准备在苏州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我很欣赏这两句话，就套用过来了。”

梁鼎芬虽略有点失望，但他很会说话：“常言说人微言轻，一个候补道的这两句话能有什么影响，一经香帅提出，那就有天地之别了。太后皇上会知道，文武大臣会知道，各级官员和普天下的百姓都会知道，它就可以变为国策，化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见识。这个功劳有多大！从今往后，大家都是从你的《劝学篇》里得知这两句话，首创之功非你莫属了。”

“哈哈……”

张之洞得意地大笑起来。

“你莫只说好听的，提点不足之处。”笑完后，张之洞认真地说。

“香帅文章天下第一。虑事之精密，也世间少有，这部《劝学篇》更是您的心血之作，本不容卑职置喙。但卑职想香帅这部书，必将成为大清的治国之纲，眼下国家所要办的新政大事，如铁路、矿冶、局厂、练兵等，香帅都亲手办理过，有许多局外人不能得到的体会和见解，若能把它写出来，对太后皇上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张之洞说：“你这个建议好是好，只是六天没办事，案牍又堆积盈尺了，抽不出空来。”

梁鼎芬想了一下说：“有个办法，可叫徐建寅、念初他们先起个草。他们是专家，熟悉，要他们先写个一两千字出来，由您来删改定稿。如此可为您节省一些精力。”

“好，接受你的建议，就请你代我去办这事。请徐建寅写矿学一节，梁敦彦写铁路一节，念初写工商一节，练兵一节无人写，可惜仁挺不在了，由他来写是最合适的。”

提起仁挺，张之洞的胸口有点堵闷。儿媳已守寡近两年，不能让她做一辈子孀妇，今后宜寻一个合适的人嫁出去才是。这样方可对得起孝顺的媳妇和自己的老友桑治平。

“练兵一节可请张彪先拟个草稿。”

“张彪！他能写吗？”

当年大根的拜把兄弟张彪从山西投到广东，张之洞将他安置在督标营，后又随着来到武昌，先在亲兵营做个把总。多年来，也还知上进，积年迁升，现已做了亲兵营的都司，武功不错，只是从小失学，文墨不行。

“香帅不知道，这几年张彪自己漂笔，早已识字断文，偶尔写出封信函来，也还通顺。叫他将湖北练兵章法如实写出，我再替他润色，然后送给你，当个材料用也好嘛！”

“也好，他当了多年的亲兵营都司，洋枪洋炮使过，德国兵操也练过，让他先写个草稿，也是对他一个提高。你一并去告诉他。叫他们四个人三天之内每人给我交两千字。”

三天后，陈、徐、梁、张如期交来自己的文稿，张之洞一一审读增删，比起全由自己从无到有的构思草拟来，确实省了不少的心思。

正在阅读之际，辜鸿铭闯了进来。

“香帅，大家都为你的《劝学篇》作贡献，就连张彪都提起笔来。你就不叫我也写一写，你是嫌我中国学问没学通，还是嫌我没有专门知识？”

张之洞放下笔，望着辜鸿铭颇有点激动的面容，问：“我的《劝

学篇》底稿，你也看到了？”

辜鸿铭不满地说：“阖署上下都在诵读，我能不看到吗？”

张之洞惊道：“怎么阖署上下都在诵读了，这还是草稿哩！”

“这样精彩的文字，怎会不传诵呢？徐建寅、梁敦彦很神气，说他们也写了一段，今后可以附骥尾而至千里。香帅，你太小看我了！”

张之洞心里很得意，脸上却冷冷的，说：“先不要说小看不小看的怪话。你给我的草稿提提意见，提得好，我自然也会让你附附骥尾。”

辜鸿铭说：“提就提吧。我看你的《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谈的务本的事，有类似《庄子》的内篇，后部分说的是通用，类似于《庄子》的外篇。”

以《庄子》的内外篇来看待《劝学篇》的本、用两个部分，目光犀利，比方得也恰当，看来辜鸿铭的中国学问已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张之洞的双眼中开始流露出笑意。

“《庄子》内篇七章，出自庄子手笔，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和其门人共同的著作。今日《劝学篇》的外篇除你本人外，已加入了徐、梁等人的文章，后世学者，也可将外篇视为香帅及其门人的合著。”

这一点，张之洞倒的确没想到，经辜鸿铭这一提醒，也确乎有几分像。张之洞的笑容从眼中流到了脸上。

“如果香帅同意的话，我可以关起门来，写个十天半个月，弄出七八篇来，为《劝学篇》补个杂篇如何？”

张之洞笑出声来，说：“汤生，你的想法倒是好，只是这《劝学篇》是绝不能跟《庄子》相比拟的。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别，光是文风，那一派汪洋恣肆、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世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不敢方驾攀比。”

辜鸿铭说：“你不去比《庄子》三十三篇也可以，但我为你补个杂篇总是可以的吧！”

张之洞拿这个怪才也无法。他还真怕辜鸿铭去弄个杂篇出来，那才叫人哭笑不得，只好说：“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把外篇再补充一下是可以的，杂篇就不必了。”

“我看至少有两个章节可以补上。”辜鸿铭激动地说，“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废科举。不过，这都不是我的主张，都是你自己多次与我们闲聊天时说过。你常说中国要自强，有两个拦路石不可不搬掉，一是不合时宜的律令法规，一是误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为何这两个非常好的想法不在《劝学篇》里写出来呢？是因为怕被人误解，遭人反对吗？”

辜鸿铭两只灰蓝色的眼睛，犹如半夜时猫头鹰的双目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张之洞，真把这位强悍的湖广总督盯得心里微微发起慌来。

辜鸿铭的这两句问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张之洞在写通用篇章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变法与废科举两件事，但最终还是没有写。现在有人在变法的名义下要否定祖宗传下来的家法，要设议院行民权，如果自己也大谈变法，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至于科举考试，更是国内数十万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废除科举，不等于撤了他们的登天梯？

“香帅，丈夫行事，当以大义为重。苟利国家，虽千百人反对，必趋之；苟害社稷，虽千百人拥护，必避之。弊法不去，科举不废，中国绝无指望。香帅，这两章，就由我来替你起草吧，倘若遭人指责，我挺身而出承担。”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四年”——

六月……翰林院侍讲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六月初一日，绍箕入对。奉面谕：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绍箕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尚无流弊，容进呈，如蒙许可，拟请饬发各省刊刻，似于学术人心，不无裨益。奉旨将原书进呈。）

张之洞为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所感动，但又为他的天真而好笑，既算作我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出了事自然由我张某人承担，怎会轮到你的头上？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嘉奖你的志气，这两个章节就交给你了。也限你三天时间，不要过多发议论，也不超过两千字。”

辜鸿铭欣喜万分：“谨受命。”

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又叫住了他：“你要注意，写变法一章时，要特别强调伦理、圣道、心术不可变，要变的只是法制、器械、工艺；废科举一章，要把朱子和欧阳修两位先贤关于更改科举的言论找出来作为附件，如此才更增加说服力。”

在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下，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大文章《劝学篇》，终于几经增删而成文了。张之洞将它寄给陈宝箴，要陈在长沙的《湘报》上连日刊登出来。陈宝箴正担心《湘报》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办不下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篇大文，好比即将干涸的小溪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山泉，立时又生机恢复。他指令《湘报》每天腾出第一版的重要位置来，刊登《劝学篇》。一连十天，《劝学篇》登载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此篇长文在海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除极个别执拗偏激的人认为张之洞是在有意做和事佬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文立论公允，态度平和，就连最担心招士人反感的废科举一节，也没有见人公开发表反驳的文章。五月初，张之洞收到已任江宁藩司的袁昶的来信。袁昶除和许多人一样地称赞该文外，还特别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的年月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西学与中学、西艺与中艺、西政与中政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概括为中西碰撞。老师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经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又表示，要用自己的积蓄出版《劝学篇》，刷印三百部，上呈朝廷，并分赠各级官府和学堂，既报师恩又效力国家。

张之洞欣然同意，并寄出二千两银子，请袁昶代为张罗。

很快，三百部《劝学篇》便装订成册了。张之洞指示袁昶寄五十部到北京儿子张仁权处，再存五十部于袁处，以便分送两江同寅，然后再送二百部到武昌，由他本人亲自赠人。

仁权收到书后，与杨锐、杨深秀等人商量如何才能到达太后、皇上处。杨锐说：“黄绍箕在南书房当差，可请他带上两部，当面呈给皇上，并请皇上转呈一部给太后。”

黄绍箕是黄体芳的儿子。黄体芳当年与张之洞同列京师清流党，关系甚为亲密。黄绍箕在未进翰林院时，曾在张之洞幕府里做过事。通过这条路上达天听，自然是最好的。没有几天，《劝学篇》便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爱不释手，一天便通读完毕，然后亲自拟了一道谕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细披览，持论平正，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

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丽的大剧，正式拉开它的帷幕。

辜鸿铭说张之洞写《劝学篇》是“绝康梁并以谢天下”。此话出于他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书中的《清流党》一节——

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党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盖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

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劝学篇》之所由作也。呜呼，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韩予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于文襄亦云然。”

第十七章 血溅变法

一 六十九岁寿诞这天，“明定国是”诏的起草者翁同龢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章，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下诏定国是，向全国官吏百姓宣布变法维新。

由翁同龢拟稿的这份诏书，是古往今来中国帝王文告中少见的开明之作。诏书以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达光绪愿与天下臣民共图新政以挽时局的决心：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以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因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这份诏书经在京提塘官的星夜加急传递及京报上的登载，很快便传遍全国，引起朝野巨大的震动。一向沉闷闭塞、安于现状的九州大地，突然间如同烧起一堆冲天大火，顿时噼噼啪啪、红红火火地闹腾起来。

诏书下达的第二天，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认为这五个人均为忠肝义胆、硕学远识，是维新救时之大才，宜破格委任，以辅佐皇上行新政而图自强。

光绪立即批准这道奏章，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火速进京，或交部引见，或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光绪将已批好的徐致靖奏章放在一旁，正要随侍小太监下发给军

机处的时候，翁同龢进来了。

“皇上，刚才园子里来了人，太后请皇上明日上午去一趟园子，她有事要跟皇上说。”

听了这话，光绪不由自主地战栗了一下。光绪从小在慈禧威严的目光和呵斥声中长大，对慈禧已有了一种习惯性的畏惧和疏离。他之所以不喜欢皇后，并非因为皇后本人的不好，实在是由于对皇后姑母的反感而引起。每当夏秋两季，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就仿佛有种摘掉枷锁似的自由感，办起事来格外有胆量，有信心。一到冬春两季，慈禧回到宫里，光绪就如同被一个浓重的阴影所罩住，整天怯怯的，办事说话都提不起神来。变法维新已酝酿好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这时诏定国是，多半的原因，也是慈禧已离宫住园子的缘故。慈禧住园子时，光绪照例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进园请安。明天既非初一，也不是十五，为什么要我进园子？一种不祥之兆浮上心头，光绪脸上难得一见的兴奋之色立时散失，恢复了素日的憔悴苍白。

翁同龢将这一瞬间的变化看在眼里，怜恤之情油然而生，心里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试着问：“太后是不是冲着诏定国是这件事来的？”

“不会吧。”光绪终于回过神来。“十五日请安时，我已禀报过太后。太后说她不反对维新变法，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要我自己看着办。”

翁同龢进一步问：“太后说这话时，神态如何？”

光绪想了想：“跟往常请安时说话的神态差不多，没见她高兴，也没见她不高兴。讲了这两句话后，就说，没别的事吧，没别的事赶紧回宫去。今天谭鑫培进园子来唱《定军山》，得去准备准备。我说没别的事，就退出来了。”

翁同龢说：“皇上放宽心好了，也可能是太后想见见皇上，随便聊聊，我陪皇上去。”

“翁师傅，明天是您的六十九岁寿辰，家人和亲友都要来为您祝寿，您就不要陪我了。”

翁同龢每年过生日这一天，光绪不仅记得，还会打发身边的太监去翁家代他祝寿，并送上一份礼物。国家正处新政的开端，皇上日理万机，昼夜不息，居然还记得他的生日，翁同龢心里滚过一阵热浪，语声哽咽地说：“皇上万几之中尚记得老臣的贱辰，老臣感激莫名。老臣的贱辰可过可不过，陪皇上进园子觐见太后，却是万不可缺的。”

光绪说：“也好，有翁师傅在身边，我心里就安定许多。我们今天下午就动身，明天一早见过太后后就回城，不会误了晚上的寿筵！”

翁同龢激动地说：“皇上太为老臣着想了，老臣心里真过意不去。”

黄昏时候，翁同龢一行陪同光绪来到颐和园，住进了仁寿殿。晚饭后散步时，翁同龢发现庆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刚毅都在园子里住着，他觉得情况有点不大对头。晚上，仁寿殿的小太监告诉他，八十岁的大学士徐桐已在园子里住下四五天了。翁同龢听到这个消息后，更觉意外。四十年前，徐桐和他同为同治皇帝的师傅，此人迂执拘泥，与他性格上合不来。后来翁同龢出任光绪师傅，他没有出任，于是与翁嫌隙更深。两年前，他拜体仁阁大学士后，因年事太高，对朝廷上的事便一概不管了，平日里闭门著书。徐桐恪守理学和祖宗家法，仇视西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与倭仁一道被朝臣称为前后两个有名的守旧大学士。

徐桐、奕劻、荣禄、刚毅，他们同时来到园子里，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在翁同龢的脑子里盘旋大半个夜晚，他已隐隐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力量在压着他，压着他和皇上正在做的事业。

第二天一清早，光绪书房太监王鉴斋，按常规带上一张五百两银票，来到乐寿堂向大总管李莲英献上，然后坐在小廊房里，静候李莲英的安排。

有资格见到太后的文武官员，都必须向太后身边的太监总管递上红包，按红包里的分量来安排召见的先后。慈禧还政住颐和园后，连皇上每次觐见也要递红包。这话听起来有点类似海外奇谈，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晚清朝廷的腐败到了这种程度，岂是维新变法便可以解决得了的？可惜，当年热衷于新政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待慈禧吃了早饭，遛了半个小时的圈子后，光绪奉命进殿拜见。

“坐吧。”光绪行完跪拜常礼后，慈禧面无表情地指了指炕床的另一边。光绪挨着炕沿坐下，神情贯注地等待着皇额娘的慈谕。好长一会儿，不见慈禧开口，他偷眼望了望，只见六十四岁的皇额娘，正专心致志地自个儿欣赏她近日刚打好的两只三寸长的金护指，不过眼睛和脸上却并不见一丝欣喜之色。

“皇额娘叫儿子来，有何赐教？”光绪终于忍不住了。

“定国是的诏书是谁拟的？”慈禧的眼睛依旧没有离开金护指。

“是翁同龢。”光绪忐忑不安地回答。

“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事先跟我说说？”慈禧转过脸来拖长着声调，问话中分明有着很大的不满。

“十五日请安时，儿子已请示过皇额娘。皇额娘说过，让儿子自己做主。”光绪壮起胆子解释。

“这话我是说过。”慈禧慢慢地说，声调开始缓和些。“祖宗的江山我早已交给你了，又怎么会来事事管着你呢？为国家办好事，我自然支持。你是一国之主，当然由你做主。但诏告天下，明定国是，这是何等大事，你却不事先跟我打声招呼，你的眼中已没有我这个皇额娘了！”

光绪刚刚放松片刻的心绪又紧张起来，忙说：“皇额娘言重了。这事是儿子疏忽了，儿子向皇额娘请罪。”

慈禧脸上露出一丝霁色，说：“也不要请罪了。要维新，要变法，这一点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你没有做错。只不过这是件祖宗没有做过的大事，我们娘儿俩都得稳当点才好。你凡事多跟我商议商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光绪赶紧说：“皇额娘教训得是，除开初一、十五外，凡有大事，儿子都一定亲来颐和园稟请皇额娘。”

“好，这我就放心了。”慈禧端起炕几上的温茶，抿了一口，说：“你昨儿个拟的徐致靖荐举人才的折子，就急了点。康有为那个人，许多人不大放心，都说不能重用。”

光绪暗暗吃了一惊：徐致靖的折子还没发下，太后怎么就知道了？折子尚未出宫时，只有军机处的大臣和章京才看得到，莫非是刚毅抢先禀告了太后？对于那些心中只有太后，而没有他的老大臣们，光绪又气又恼。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全撤掉，换上一批年轻而原先职位低微的官员。

“禀告皇额娘，康有为这个人虽有许多欠缺之处，但对外面的情况熟悉，对新政新法很有研究。皇额娘教导过儿子，用人如用器，儿子用康有为只是用其器长而已。”

慈禧找不出别的理由来反驳光绪的话，停了一会儿说：“你用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我也不阻挡你，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今后任命文武二品以上的大员，拟旨前要跟我说说。他们上任前，到园子来跟我见见面。这不是皇额娘在干预你，这是帮你慎选大臣，为的是祖宗的江山。你要明白这点。”

光绪明知这是太后在干预他的天子之权，但几十年来形成的恐惧心理，使他不能对她有任何的违抗，只能违心地说：“儿子知道，皇额娘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为了祖宗江山。今后凡有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的任命，儿子都按皇额娘刚才说的办。”

慈禧又说：“荣禄这人，文宗爷当年就称赞他能干。十多年过去

了，我看他不但能干而且忠实，是咱们满员中的佼佼者。他做过多年的西安将军，懂军务，我想叫他做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京畿重地，是要一个能干而忠实的自家人才放得心。你看怎样？”

慈禧用的虽是商量的口气，但光绪知道，这就是她的决定，是绝不能反驳的。何况荣禄做直督兼北洋大臣，无论从资历、地位来说，也是合适的。光绪找不出反对的理由，遂说：“皇额娘看准的人自然没错，只是现任直督王文韶如何安排？”

慈禧说：“先调他进京来陛见，在贤良寺住着，再慢慢来安置，或军机，或六部都可以。”

光绪想：临时叫自己来园子，大概就是为着荣禄的直督事吧。翁师傅还得赶紧回城，家里还在等他这个寿星爷哩。

“皇额娘，这些天起居都还如常吗？”

“都还好，我是个无事一身轻的人。你如今在做着大事，比往日更忙，倒是要多多保重。”

“保重”这样的话，每次觐见时，慈禧都要说上一句，已成没有感情色彩的套话，不过今天，慈禧在“保重”前面又加了几句，使光绪觉得这两个字上多少带有了一点温情，便说：“儿子年轻，多点事不要紧，皇额娘春秋已高，更须珍摄。”

说完这句话，光绪起身：“若皇额娘无别的吩咐，儿子这就告辞了。”

“慢点。”慈禧并没叫光绪再坐下，随手从炕几上抽出几份奏折，在光绪的眼前摇了两下。“这是徐桐、刚毅和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文悌等人参劾翁同龢的折子。”

光绪吃了一惊，见慈禧并没有叫他看折子的意思，不敢主动从她手里去拿。慈禧将折子晃了两下后又搁到炕几上，继续说：“他们参劾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有悖谬，不能胜任枢机要职，宜回籍养老。我看

他们说得有道理。”

见光绪呆呆地站立着，不言不语，慈禧轻轻地叹息一声，口气变得少有的温婉起来：“翁同龢这人，我观察多年了，发现他近几年来有专权仗势、不安本分的迹象。就拿甲午年的事来说吧，咱们底子本薄，他不是不知道，却硬要与东洋人拼命，结果辛辛苦苦办了十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到头来他把责任都推到李鸿章身上去了。李鸿章也可怜，只得背下这黑锅。谁该打多少板子，咱们娘儿俩心里要有数。去年胶州湾闹事，是你派他去跟德国人谈判的。他不好好谈，跟人家闹崩了。你四五次命他继续谈，他居然可以抗旨不去。这事儿，满朝文武都看不过意去。都说，咱们大清朝还没有与皇上硬顶的大臣哩！当年肃顺那样跋扈，在文宗爷面前还是服服帖帖的。翁同龢这样下去，不会比肃顺走得还远吗？”

慈禧一个劲地数落着翁同龢的不是，光绪手心里的汗水越来越多。他寻思着要为师辩护几句，却又在太后的气势下失去了勇气。光绪在心里痛恨自己的懦弱和无能。

“你六伯病危时特为跟我说过，翁同龢不可当重任，又郑重荐举荣禄。你六伯父当国三十多年，到底是老成谋国，阅人有识呀！”

原来那天伯父单独跟太后谈的就是这个事呀，光绪顿觉有一股泰山般的重力向他压来。伯父已死，他讲没讲过这话已无法对证，但太后要将翁师傅开缺回籍的决心，看来已是铁定而不可易移了。他鼓起极大的勇气，缓缓地说：“翁师傅年岁大了，是有不如人意之处，请太后看他在上书房多年的情分上，宽恕他一次。”

“唉！”慈禧叹口气后，以更为柔和的语调说：“你从小软弱，比起你的哥哥来差远了，我担心的也是这点。翁同龢敢于抗旨，也就是看到了你的这个毛病。你还年轻，只知情分而不知利害，像翁同龢这样的人是不能留在身边的。你要忍痛把他去掉，额娘这是为你好！”

慈禧从炕几上又拿出一张折起的纸来说：“这是我叫刚毅，以你名义拟的一道谕旨，你派人读给翁同龢听吧！”

说罢，递到光绪的手里。光绪将纸打开，赫然见上面写着：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形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光绪昏头昏脑地看完这道用他的口气写的谕旨，一股悲愤之情充塞他的胸臆。这完全不是自己的意思，却要自己的名义来表叙，而且还要当着翁师傅的面宣读。这种委屈连一个普通的血性男子都不能忍受，何况自己堂堂九五之尊，当今的万岁爷！一股浓重的羞辱感布满他的全身。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年轻的光绪皇帝，下定死决心要用史无前例的手段和速度，加快进行维新变法，夺回被太后侵占的权力，给那些敢于和他作对的昏迈老朽们一点颜色看看；即便是最终办不成功，甚至是鱼死网破，也付之于天了！

回到仁寿殿，荣禄、刚毅早已在此等候见驾。光绪心绪悲愤，一百个不想见他们，但想起他们眼下正是太后的红人，又不敢得罪，只得宣他们进来。荣禄、刚毅并没有事情要禀报，只是应付式地问候圣安，片刻光景便出来了。这时翁同龢知皇上已回，便在偏房等候，见荣禄、刚毅从他身边走过时，连头都不点一下，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态，心里又气恨又疑虑：难道朝中出了什么大事？

书房太监王鉴斋走过来说：“皇上请翁相国进去说话。”

翁同龢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正房，只见皇上面色苍白地呆坐在炕上，正望着头顶上的藻井出神。

“皇上，出了什么事？”翁同龢已预感到不祥，顾不得磕头行礼，便径直走到炕前。

“翁师傅，你自己看看吧！”光绪将谕旨递了过来，翁同龢接着，迅疾扫一眼，便觉眼前一片黑暗，几乎要跌倒。他赶紧扶着炕沿，趁势跪了下去，将头紧贴在冰冷的青砖地面上。

易宗夔著《新世说》，说到翁同龢遭革职的原因，其关键处乃在于得罪慈禧。该书《翁同龢阻遏慈禧奢侈而开缺》一节里记载——

翁叔平之去官，言人人殊。其实甲午战后，慈禧尚隆，其失眷在丁酉秋冬之间。是年九月间，有旨交户部提款百万，搭排云殿彩棚，以万寿期近也。翁持不可，内务府大臣希后旨，遽拨百万与之，后意甚怒。逾月，太后召见内府大臣时，尚申申置翁不置也。未几，翁竟开缺。或谓为刚毅所龔，康有为所牵累。事诚有之，然其原因实在于此。

仁寿殿里死一般的沉寂。

好长一会，翁同龢抬起头来，只见皇上正看着他，脸上挂着两串泪珠。翁同龢一阵辛酸，号啕大哭起来，一颗白头死劲地在青砖上磕着，发出令人心悸的“噗噗”响声，嘴里含含糊糊地絮叨着：“老臣罪该万死，老臣有负皇上重望，老臣感激皇上不杀之恩，老臣遵旨，即刻离京回原籍。”

光绪心里难受极了，哑着嗓子说：“翁师傅，您回城吧，家里还等着为您祝寿哩！”

翁同龢哭着说：“老臣死有余辜，老臣不过生日了。老臣明天一早还要向皇上叩头谢恩哩！”

清制，大臣无论迁升还是革职，接旨后的第二天必须要向皇上叩头谢恩。皇上可召见可不召见，不召见时，则面对皇宫，三跪九拜，这叫做望阙谢恩。

经翁同龢提醒，光绪想起，今天自己也不能回城。若回城，明天师傅要走很远的路，从家里赶到宫门口，师傅这种时候受不了这个折腾。

“我今天不回城了，明天一早，您在东宫门边等我就是了。”

这天夜里，翁同龢在颐和园的一个小偏殿里，度过他一生最后一次也是最冷清最凄凉的一次住园。他整宿都没有合过眼。除开他身边的老仆外，园子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前来看望他、关照他。从前那些太监们“翁相国”前“翁相国”后的甜蜜叫声，斩草除根似的一声也听不见了。人臣之极的翁同龢从荣耀的顶峰突然跌到深谷之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人间的势利和冷漠。

翁同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很意外很痛苦很不能理解：昨天君臣之间亲近如骨肉，今天的这一纸贬书显然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出自太后的谕旨，但太后为何要如此残酷无情呢？太后对翁氏家族，对我翁同龢本人的恩德不谓不重，翁氏家族及我本人对太后也不谓不忠，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早两天的诏定国是吗？是一时疏忽没有叫皇上去特为稟请吗？翁同龢心里有数，诏书的宗旨，太后其实是支持的，太后在多次与皇上的闲谈中表达过她不反对变动一些陈规旧习。正因为此，翁同龢才敢于促成皇上早行维新。贬书的笔迹他熟悉，是刚毅写的。刚毅的汉文不好，常写错念错字，翁同龢有几次在公众场合下奚落他。直到今天翁同龢才知道，书生意气已深深地害了自己：刚毅与他结怨甚深，起草谕旨时才使用这等苛严的词句。他又想起徐桐与荣禄的同在园中。徐桐与自己有宿怨，荣禄有野心。细细推究起来，太后与自己也有私隙。修颐和园时，作为户部尚书，对于内务府报上来的银钱，因为熟知内情，他从来没有爽快批准过，总要经过好几个回合后才给三四成，或五六成，内务府甚为不满，多次在太后面前说他的坏话。现在，太后、徐桐、荣禄、刚毅等人出于各种公隙私怨而达成一致，要扳倒他这位恭王去世后的军机处实际领班，既冲他本人，也冲着正在兴起的维新热潮。

经过这样的仔细思考，下半夜后，翁同龢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凌晨时，天下起小雨来，翁同龢昏昏沉沉地起床盥洗，然后由仆人搀扶着，孤零零地来到东宫门。他明知皇上一时半刻还出不了园子，还是不听仆人的劝告，冒着细雨跪在门外等候。他知道，这一别，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皇上了。从光绪元年起直到今天，二十四年来，他与皇上朝夕相处，除离开北京的日子外，几乎无一天不见面。是他手把手地将皇上由什么都不懂的幼童，培养成执掌大清江山的天子。

皇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他看着走过；皇上的每一处长进，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从今往后，他就要带着巨大的耻辱南下常熟，与皇上天各一方。无论是个人的情感，还是共同的事业，翁同龢都感受到深巨的哀痛创伤。他生怕错过了这个唯一的再见机会，因此他要大清早

地冒着雨在此等候。他不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忠心，更不奢想以此来挽回慈禧的铁石心肠，而是纯粹出于一种对皇上的不舍之情。

直到辰正时分，光绪的车马队才出园子。皇帝昨夜也是一夜未睡得安稳，快到东宫门时，他就急切地四处张望。他终于看到了，东宫门左边楹柱边，一个满头白发、未戴帽子未着油衣的老头子，正低着头，跪在那里。风吹着细雨，飘飘飒飒地落在他的身上。虽然已是四月下旬，但清晨的风雨依然是凉的，一个望七老人怎么受得了？

听到马蹄车轮声，翁同龢抬起头来，两只昏花的老眼死死地盯着队伍中间那驾为安全起见有意围上青布的宽大轿车。

“皇上，皇上！”轿车离东宫门还有三四丈远时，翁同龢便嘶哑地喊起来。

光绪掀开轿帘，伸出半个头来，呆呆地望着师傅，胸口堵着厚厚的闷气，一句话也说不出。

“皇上，皇上，老臣向皇上叩谢天恩！老臣就要离京回虞山老家。皇上，您要保重，您要保重呀！”

翁同龢一边喊，一边哭，一边磕头，悲怆的喊叫声弥漫着风雨中的东宫门。

车马队快速地穿过大门，就在轿车从脚边碾过的时候，翁同龢再次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望了一眼。他清楚地看见了皇上，看见皇上清瘦的脸庞上挂着两串泪珠。翁同龢顿时晕了过去……

翁同龢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依旧处在祝寿的喜庆气氛中。昨天下午，由侄子状元出身的内阁学士翁曾源出面，在家里办起了十桌寿筵，准备热热闹闹地为三叔暖寿。直到天黑的时候，仍没有见寿星爷回府。大家都知道寿星爷是随皇上去园子见太后，国事自然重于过生，遂都不在意。众人兴高采烈地频频举杯，祝贺寿翁福星高照，健康长寿。

客人们直到夜深才散去。第二天，翁氏家人及张謇等几个最贴心的门生旧属，仍在等候寿星爷的回来，准备当面向他拜寿祝贺。黄昏时，翁同龢一身疲倦、愁眉不展地进了大门，见四处红灯高挂，寿幛满目，他无限哀伤地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对侄儿说：“都撤了它吧，我要收拾行李，回常熟替你爷爷守墓去了。”

翁曾源和一旁的张謇大吃一惊，忙问何故。翁同龢一声不吭，低首走进卧房，衣服鞋袜都没脱，倒床便睡。

翁曾源问仆人这是怎么回事。

仆人哭丧着脸说：“大人平白无故地便给革了！”

真正是晴天一声霹雳，偌大的一个相国府，立时处于一片惊恐与慌乱之中。翁曾源、张謇等人都涌进卧房，或问具体情形，或劝慰宽怀，翁同龢只是摇头叹气，并不多说话。

甲午年大魁天下的张謇，从老师的遭遇中看清了仕途黄梁梦的真相，更加坚定离开官场、走实业救国之路的志向。他安慰翁同龢：“恩师，不要太悲伤。过些天，我也要离京回江苏。南通离常熟很近，我会常来看您的。我准备在南通办蚕桑养殖业和纱厂，待事情粗有头绪后，我就来接您去南通看看。”

翁同龢浮肿的脸上泛出一丝笑容来，正要说什么，突然大门外传来一声高叫：“王公公奉圣旨到！”



丝麻四局中的女工

《春明梦录》中《军机大臣翁同龢》一节认为不宜成败论翁——

翁文恭美须髯，风采奕奕，忠君体国，尤喜汲引人才。甲午主战，丧师辱国，无可讳言，然其时圣眷犹未衰也。恭邸复出，深资倚任，亦谓英雄不以成败论耳，倭直逾四年，戊戌四月罢免。八月政变，刚相谓其曾经面保党人，褫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是严谴只因面保党人，被人谗毁。况所谓政变者，不过出诸一人之口，变究未成；群儿作戏，虽变亦何能通？文恭即未去位。岂肯与闻其事耶？至谓两宫之间，不善调护，不无离间嫌疑。然文恭身为师傅，处难处之地，尽有难言之隐，亦即有可原之心。文恭于宣统时，明诏开复，追予谥法。今者国事已矣，此等莫须有之言，正不必剖辩是非，徒乱人意也。

犹如满天阴霾里忽然绽开一线亮光，翁府上下顿时一喜。翁同龢在侄儿和门生的陪同下走到中堂，跪下接旨。

王鉴斋高声唱道：“奉皇上圣谕，赏翁同龢寿礼：人参六两，红枣二斤，挂面四斤，葛帽一顶，纱围一袭。钦此！”

随侍一旁的两个小太监捧着寿礼来到翁同龢面前，翁曾源代三叔收下。人参通常不是寿礼，而是赐给荣归故里的高龄大员的礼物。皇上送人参，显然表明在他的眼里，师傅不是革员，而是衣锦回乡的功

臣。翁同龢感激皇上的情谊，望天叩首：“臣翁同龢谢皇上天恩高厚，至死不忘皇上恩德！”

说完站起，请王鉴斋坐下喝茶。

王鉴斋小声说：“皇上要奴才特为告诉相国，回籍后千万要放宽胸襟保重身体，皇上会时刻记住您的。”

如一股春风吹拂，像一道晨曦照射，翁同龢积压在胸中两天来的忧郁痛苦瞬间化去了许多。他含着泪花，激动地对王鉴斋说：“请公务必禀奏皇上，切莫为老臣担心，皇上自己要注意珍摄龙体。请皇上不管遇到多大阻力，都要把变法维新的大业推行下去，只有行新政才能救大清，只有行新政才会有皇上的一切！”

皇上没有革翁同龢的职，皇上依然在为翁同龢祝寿，皇上在殷殷叮嘱回籍的翁同龢。当翁曾源和张謇把这一情况告诉京师官场的时候，那些素日与翁同龢友善且支持变法的官员们心里都清楚，是太后恼怒翁同龢。但太后高龄六十有四，皇上青春尚只二十八，皇上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一旦太后山陵崩，也就是翁同龢东山再起的时候。于是，数日后，前门车站出现一场京城罕见的送别罢黜大员回籍的场面。

以孙家鼐、王文韶为首的一批朝廷重臣，以盛昱、徐致靖为首的一批六部九卿科道官员和以张謇为代表的一批少年新进，还有国子监里一部分关心国是热心变革的士子，共五百来人聚集一起，与穿戴整齐心绪平和的翁同龢一一话别。

连李鸿章都打发他的儿子经方，持着他的亲笔函前来送行。张謇更是当众吟诵他专为送老师回籍而作的一首七律：

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

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

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

江南烟水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

众人祝愿老相国一路平安，且宽心回家休息一段时期，过不了多久一定会重返都门。

翁同龢也抱着与众人一样的心思：迟早会回来的。他神态款款地与大家告别，虽略有伤感却是充满着希望地踏上了南归之路。他哪曾料到，百日后随着变法的失败，光绪的被困，远在常熟的翁同龢也跟着罪加一等：交付地方官严加看管，不许随便走动。

从那以后，翁同龢便处于荆天棘地之中，再无出头之日。八年后，一代名臣含恨去世，长留人间的并不是他数十年的师德相业，而是弥留之际那首催人泪下的五言小诗：

六十年中事，凄凉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

李伯元《南亭笔记》中记载了翁同龢谪居之状及临终前三天所写的三首诗，并认为翁系自杀。现抄录于下——

常熟相国自遭放弃后，隐于白鸽峰，往往芒鞋竹杖。日踏烟萝，登剑门，看北山秋色。相国结茅处，为万松寺故址，故相国自号松禅。室中设绳床一而无帐，展衾卧其上，椽柱历历在目。谑者曰：“此之谓司农仰屋梁。”

某年，西太后万几之暇，无可消遣，召令唱盲词者入宫，演说诸般故事。时翁同龢方在上书房课读，出一《放郑声》论题。西太后知之，不觉大怒。因令恭忠亲王向翁诘责，并问是何命意。翁曰：“没有什么命意。”恭忠亲王再三究诘，翁厉声曰：“七爷也是打上书房出来的，倒要请教七爷，什么题目可以出，什么题目不可以出？”恭忠亲王惶悚无地，曰：“我的话说错了，师傅别生气。老佛爷既打发我来问师傅，叫我怎样回奏呢？”翁曰：“就把同龢刚才那番话，回奏上去就是了。”翁被放后，与兰陵费太史时以简札往还。费偶得宋人《归牧图》，寄翁请题。翁题绝句四首云：

斋奇字无人识，《归牧图》成我尚疑。钥口键精缘底事，十年闲却凤凰池。

彝器图书鼎彝樽，一龠如斗小乾坤。桃花坞里清溪水，可许扁舟直到门？

太史寓苏桃花坞，其二绝惜忘之矣。距易簪甫三日也。

翁易簪之前，尝自拟方服三剂矣，有见者则中有薏壳五钱。惊询之，翁曰：“无妨也。”比检药渣，则仅薏壳一种，已有碗许。翁之卒也，可谓自杀。

二 奉旨进京的张之洞突然半途折回

翁同龢革职一事，不仅没有阻住光绪的变法，反而大大刺伤了光绪的自尊，他带着亢奋甚至变态的情绪，以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决断和激烈，快速推行他的新政。光绪这样做，或许是想以霹雳手段来做救亡图强的大业，也或许是不顾一切孤注一掷来维护他那遭到挫伤的帝王尊严。

他手不停笔地批示一道又一道的变革奏章，以异乎寻常的严厉口气指责那些不理解不执行命令的高级官员。他号召天下臣民，人人都上书言变法事，这些书信可以直接向皇宫投递，各级官府不得阻挡。他指示设置一个个新的官署，撤销一批批无事可做的衙门。他决定立即废掉八股取士的老传统，而代之以策论拔才的新做法。他要求各级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以图取代他十分厌恶的老迈昏朽之辈，恨不得一个早上将那些尸位素餐者全行罢黜。

光绪一系列异于常规的举措，使青年后进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也令旧派人士王公大员瞠目结舌，不可理喻。

这时，经光绪御批，各省督抚将军都已得到一册《劝学篇》。武昌又火速再寄八十册到京师，由张仁权、杨深秀、杨锐代为分送各大老及六部九卿、翰詹国子监等处。很快，《劝学篇》便在京中及各省垣传播开来，无论新派旧派都与光绪有同感：持论公允，所议可行。



袁世凯

恭王去世，翁同龢革职回籍，礼王世铎向不管事，军机处缺少一个能定大计孚众望的大臣，因着《劝学篇》的影响，新旧两派都同时想到了张之洞，希望皇上能召张之洞进京，主持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

维新事业，将维新变法导入平顺稳健的道路。

此中又尤以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最为积极。他不仅上奏章，而且在多种场合中宣称，中国的新政只有在张之洞这样富有经验、老成稳重的大臣执掌下，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放眼海内十八省，舍张之洞外，再无第二人合适。

在上下一片呼声中，光绪亲赴颐和园将内召张之洞的想法禀告太后，慈禧表示同意，于是一道“着张之洞即日进京陛见”的谕旨，便由北京递到了武昌督署。

张之洞捧着这道圣旨，想起不久前杨锐所说的“晋京大用”的话，心情大为激动起来。晋京做什么，谕旨并无说明，当此全国大力举办新政时期，从翁同龢革职军机处缺乏首领人物的形势来看，显然是内调军机处，翁同龢的协办大学士空缺，十之八九将补这个缺。也就是说，这次陛见将意味着进京拜相，而这个相将是有职有权的实相。

二十多年了，等待着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张氏先祖世代代所盼望于后人的最高境遇，不也就是这种荣耀吗？当年一句“湖广地窄不足以回旋”的奏语，被通国讥为狂言，那么，让他们看看即将到来的事实吧！我张某人将要把湖广一系列的维新事业推行到十八行省，到那时让你们方才知知道做天下第一大文章的手笔，湖广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游刃有余地整治九州四海，才是我的真正志向和本事！

张之洞带着辜鸿铭、大根及环儿等一千随行人员取道水路离开武昌，计划先坐从英国进口的维多利亚号货轮到上海，在上海转日本江户丸北上，在天津塘沽港登岸，然后坐刚建好不久的京津路火车进北京，这是一条最为便捷的路线。如一切顺利，不要二十天，便可陛见太后皇上。当年湖北考生进京应礼部试，至少一个半月，而且还要受尽舟车颠簸、风雨阻挡之苦。今昔对比，还不全是因为轮船、铁路所带来的好处吗？只要不是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这洋务给国家带来的变化，能否定得了吗？只可惜芦汉铁路尚未建好，这条铁路今后修好后，从武昌到京城，只需要四五天工夫。这在十年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呀！张之洞想，到京师后，要先把自己这次进京的经历和体

验对所有的人说说，包括太后和皇上。就从此事说起，谈西学和洋务的好处，使大家都消除顾虑同心同德，和朝廷一道在全国加快推行新政，早日使中国富强起来。

张之洞晋京陛见的消息，通过京报很快传到各省。打听到他走水路后，长江中下游的官府都在掐着指头算日期：什么时候维多利亚号能从本地通过。官场习惯，凡官员路过一个地方，当地品级相当或较低的官衙必须设宴款待，一尽地主之谊，二借此联络声气以备日后之用。有朝中大员路过，那更是不敢稍有怠慢，进界迎，出境送，中途宴请陪伴，主人殷勤侍候，寸步不离，千方百计让客人满意舒坦。这种恭敬早已超过礼仪的规定，完全是出于功利上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张之洞此番进京，必定大用。沿途所经过的江西、安徽、江苏原本和他就有旧属之谊，这种时候，无亲无故，还要攀三分情谊，何况名正言顺地迎送老上司过境？正好趁此良机巴结讨好，为日后寻找朝中靠山预作铺垫。于是，九江、安庆、江宁三地省级酒宴备极隆重，自然不在话下，连沿途的府县也都空前的客气。他们都乘着当地最好的船，由知府或知县老爷带领着一批官员和乡绅贤达，早早地便在进入交界处江边等着，远远地看见维多利亚号驶来，便飞快地驾船到江中迎候，然后登上轮船，向未来的宰辅跪拜行礼，献上颂辞。

先前的张之洞一向轻车简从，随意通脱，不讲排场，不重虚文，这些年来他慢慢地变了。长时期的前呼后拥，位高权重，使他已习惯于别人为他准备的奢华排场。文治武功的成效，也使他本就自负的心更添一种睥睨天下、小视当今的外露情绪。他只守着为官不贪、为臣不叛的两道底线，至于其他，早已不在他的顾忌之中了。于是，他也便以即将登台的宰辅自居，人家献媚地叫他中堂，他也不加拒绝，各种逾格的接待礼数，他也安之若素地领受。到了上海，已上任半年的汉阳铁厂和芦汉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更是使出他过去接待李鸿章的全副仪仗来迎接这位眼下的顶头上司、未来的中枢重臣。

这天夜晚，张之洞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回到盛宣怀为他准备的

位于黄浦江的小洋楼。虽然已接连在这块十里洋场上应酬了三天，他却没有疲乏之感，坐在厚实的牛皮沙发上，喝着环儿端上来的龙井香茶，心绪依然在亢奋之中。这位英国领事与盛宣怀关系极为密切，得知张之洞途经上海后，便托盛宣怀竭力相邀，情绪甚好的湖广总督接受了邀请，第一次来到洋人的公使馆做客。公使馆里的五彩玻璃、猩红毛地毯、雪亮高大的莲花吊顶灯、琥珀般的葡萄酒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菜肴糕点，甚至连平日他不能接受的洋歌洋曲，此时，都令他舒心惬意。最使他心动不已的，是那几个袒胸露臂、肤白如雪，却又举止矜持高雅的公使馆官员眷属。张之洞实在敌不过她们的逼人美丽，顾不得总督的尊严，而常常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们，回来再看环儿，一向貌美的小妾，仿佛突然成了烧火丫头似的不中看。坐在沙发上的未来枢臣脑子里蓦地冒出一个念头来：要不要悄悄地跟盛宣怀商量下，请他不露风声地从英国买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再置一房洋妾？苟如此，则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正在意绪飘飘、神思渺渺的时候，大根走了进来，兴奋地说：“四叔，桑先生来看你了。”

张之洞还未回过神来时，只见桑治平从大根身后走出，双手一拱：“香涛兄，你好哇！”

“是你呀，仲子兄！”张之洞站起身来，快步走上前，一把抓住桑治平的两只手，喜形于色地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两年多不见了，你一切都还好吗？”

说话间，把老友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灯光下，分别两年的桑治平气色甚好，虽也是六十出头的人了，却身板硬挺，双目明亮，与在幕府时相比，仿佛更加精神清爽。

“快坐下，坐下，说说你这两年的情况，我的那位亲家母呢？也还好吧！”

张之洞拉着桑治平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又吩咐大根：“快给桑先生泡杯好茶来！”

“想不到，不过一眨眼间，两年多就过去了！”桑治平喝了一口茶

后说，“那年我和秋菱离开武昌后，有两个地方可去，一回我的故乡洛阳，一是去广东香山秋菱的二儿子家。后来我对秋菱说，既不回洛阳也不去香山，我带着你换个样子生活。”

“换个样子，怎么换法？”望着老友喜气洋洋的脸庞，张之洞好奇地插话。

“咱们来个三江四海天地行。”桑治平爽朗地笑了起来，那笑容灿烂光明，就像春花秋月似的令人赏心悦目，绝没有官场衙门里那种故作之态，张之洞心里感叹不已：走入造化中的老朋友，看起来的确有一番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你带着秋菱游历天下，重温三十年前的旧梦？”张之洞带着颇为羡慕的神态说。

“正是。”桑治平笑着说，“我对秋菱说，三十多年前，我虽有五年游历天下的行动，那时一是为寻找你，二是为平生抱负的实现而体察民风。三十多年后，我与你携手同行，再来一次游山玩水，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不亚于重宴鹿鸣。秋菱说，三十多年前你是一个小青年，翻山越岭，不在话下，现在已过了花甲，还能跟当年相比吗？我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了，也没有这个力气陪你了。”

张之洞说：“秋菱说得对，豪兴虽不减，到底是上了年纪，哪能再做这种年轻人的事呀！”

桑治平说：“秋菱的看法既有道理又不完全对。我对她说，当年是为着目标，故有约束，而今是没有目标，自由自在。若说当年是壮游的话，这次便是漫游。仅这点，便大不相同。难处、险处、远处不去；雨时、风时、冷时不去，身体不适时、情绪不好时也不去。我们光选那些风光好的地方、有文物古迹的地方去走走逛逛，一觉劳累便立刻歇息，待感觉好时再走。随身带银票，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岂不大好。秋菱同意了。”

“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游览！”一向酷爱山水的张之洞感叹地说，“仲

子兄，你所选择的乃是神仙生活！这两年游了哪些地方？”

“这两年间我们先在庐山住了半年，后又在徽州府九华山一带住了将近一年。这半年之间，便在金陵、苏州一带盘桓。”

张之洞欣然一笑：“怪不得我看你一派仙风道骨，却原来尽得造化之精灵。这匡庐、九华与江南乃上天赐给炎黄子孙的绝妙佳处，这两年间都给你们占有了。”

桑治平道：“这些地方诚然是好去处，你说得不错。但好山好水，不仅只在这里，是处处都在的。过去读苏东坡的‘山水本无主，得闲便是主’的话，体会不深。当年游历天下，是怀抱着大目标的，山水的精妙并未悟到。这次是完全彻底的无牵无挂、无功无利，方才深深体会到好山好水，原来都是为有闲人准备的。我们在游览途中，经常要路过无声无名的小地方。在万千人的眼中，它们无任何美可言，而在我们的眼里，却分明觉得它们也自有值得珍惜之处，有时还越看越好、越看越爱，居然会停下来在那里住上两三天。”

说罢，桑治平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慢慢体会到，东坡所说的‘闲’字，不只是身闲，更重要的是心闲。世上身闲的人很多，心闲的人很少，即便是普通百姓，他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整天算来算去，一颗心也很难有闲静的时候。”

张之洞静静地听着，说：“你说得很有道理，像我这样的人，一年到头尽管有做不完的事，但空闲一两天的情形，也是有的。只是心闲不下来，手里无事做的时候，心里也总在想些什么。人生最难得的，看来正是你所说的心闲。”

“我这两年最大的收益，便是这‘心闲’二字。”桑治平满腔真诚地说，“过去读陶渊明的饮酒诗，只觉得很恬适舒惬，但对诗中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四句总是似懂非懂，对‘真意’究竟是什么，也一直不能琢磨透。”

“现在琢磨透了吗？”

“现在也不能说就琢磨透了，只是说比过去理解深了一步。”略停片刻，桑治平说，“我以为，这个真意，就在‘还’字上。鸟儿本是生长在树林里的，为了觅取更多的食物，它们飞出林外，食物或许多觅了一些，但付出的代价更多。劳累奔波，一刻不能安宁，甚或误入罗网，误中箭矢，连命都丢了。太阳落山了，群鸟飞回山林。陶公见此情景，心中突然悟道：鸟在林中，不出外争食，乃是鸟与人类共相生存的最佳状态，也是宇宙间最为和谐的状态。一时迷误，傍晚知返，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这还归山林，还归平和，或许是陶公心中的真意。”

张之洞默默地点着头，他心里非常赞赏这个体悟，认可好友的这种人生选择。但作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作为重任在肩的洋务力倡者，他不可能走桑治平的道路。相对沉默一会儿后，他转了话题。

“念初她妈怎样？为何没有跟你一起来看我？”

“秋菱这两年百病不生，身体越来越好了。她此刻正住在太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因为要赶在你离开上海前见你一面，故独自一人来了。”

张之洞说：“是的，说了半天的话，还没问你，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正在上海？”

桑治平说：“你如今是朝野关注的大人物，何况你这次是奉诏进京，京报上都有刊载，许多人都知道。早在半个月前我就听说了，于是和秋菱赶到江宁城，在那里等了你五天，估计你会那个时候过江宁。后听说你还没下来，便和秋菱商量，干脆再返回苏州虎丘，直接到上海再见面。又托在江苏巡抚衙门里做事的朋友打听。那个朋友说，你此行走得慢，估计月底才会到上海。前两天，一个朋友邀我到太湖边去看新发现的奇石，在那里听说你已到了上海。就这样，今天中午赶到沪上。打听半天，才知道你住此地。幸好，终于见到了你。”

张之洞为老朋友的情义所感动，说：“你其实可以托在苏抚衙门

里办事的朋友，带一封信给我，我会派人来接你的，也省得你这样操心费事。”

桑治平微微一笑说：“我是一个无官无职的布衣，不想沾官府的好处，苏州离上海不过一天的路程，我总会见得到你的。”

张之洞点点头说：“你离开了衙门，不想再与官场打交道，我可以理解。只是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上海，早两天见到你，我们可以多聊聊。关于这次晋京，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桑治平说：“我这么急着要见你，除见见面外，最主要的便是想和你谈谈这次你的奉召晋京一事。”

说到晋京事，张之洞立即来了兴头：“还是太后皇上圣明，当此全国大行新政的开始，便罢黜了翁同龢。仲子兄，你可能没有见过这个人，不十分了解他。那人看起来像个谦和宽让的君子，其实内心忌刻偏执。那年我把这个看法与他的侄儿仲渊说过，仲渊说他的三叔正是这样一个人。翁同龢如何能担负起推行新政的重任，让他回籍养老正是优待他，腾出个位置也好让真正的柱石之臣为国效力。”

桑治平说：“这些日子，我在姑苏沪宁一带，听人们议论，都说你此次晋京是代翁同龢的。你知道这中间的内情吗？”

张之洞不加掩饰地说：“在老朋友面前，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早一向叔峤告诉我，皇上有大用的意思。此刻，新政甫行，中枢乏人，我也认为十之八九是要取代翁同龢的。”

“我也是这么看的，”桑治平微微颌首，“不过，香涛兄，我要问问你，你自己认为，你比翁同龢更合适吗？”

“我比他合适。”张之洞直截了当地说，“翁同龢一辈子做的是京师太平官，既未办过实事，又不懂下情。宰辅这个地位，是既要做过京内官，又要做过京外官，尤其是要做过督抚的人才合适。这点上，翁同龢不能和我比。这是其一。我办过十多年的洋务，论新政经验，李少荃都不如我，更何况未办一局一厂的翁同龢？这是其二。《劝学

篇》风靡海内，人人诵读，这其实是一部自恭王、文祥、曾国藩等人开办洋务四十余年以来的总结。不说别的，光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便足以解决眼下和今后中西之间的冲撞，也是我执政后处理中外华夷纠葛的一条准则。天下争传《劝学篇》，便意味着天下认可我张某人的‘中体西用’。除开前面两条不说，光这一条，翁同龢便要自动退位，普天之下的人也再不要和我来争这个新政首领的地位。仲子兄，不是我自夸，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你的《劝学篇》，我在江宁时，袁昶代你送了我一部。不是我当面恭维你，这不仅是你的著述中最好的，即便环顾百年来的文坛，也无一部书可与它比肩。”

张之洞高兴地说：“仲子兄，你是《劝学篇》的第一号知己。不瞒你说，从维新、洋务这个角度来说，岂但是百年，便是从自古以来，也没有一部书可以与它比肩。”

桑治平浅浅笑道：“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四万余字的《劝学篇》，最为精粹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我以为这八个字在今天这个时候，好比航行江河中的船尾之舵，奔走旷野上的车头之指南针，为朝野内外指明了一个方向；又好比木匠用的墨斗，泥瓦匠用的吊线，为自强大业定下一根准绳。”

张之洞拍手喜道：“你说得真是好极了。我要把你的这几句话记下来，这比喻旨的褒扬生动有趣得多，也更为深刻。”

桑治平继续说：“要说我们中国跟胡夷打交道，也是由来已久，并不始于今日，只是今日的洋人既来得遥远，又特别厉害而已。从唐代的胡人东来，到元代的鞑子南下，不管他们是如何的凶猛强悍不可一世，到后来都不得不归顺我中华圣学名教。这正好说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本体主干是不可动摇的，外来的胡夷只能为我所用，而且也要为我所用，如此才能更好地滋润、弥补我之不足，使华夏文明更臻完美。”

说到这里，桑治平压低声音：“国朝不也是如此吗？二百多年

来，信的是我周公孔孟之学，读的是我经史子集等典籍，而这才是国家的灵魂本体，长辫子不过外形枝叶而已！你说是吗？”

说罢哈哈大笑。张之洞也点头不迭：“不错不错，正是你所说的。”

“‘中体西用’这个设想，经你的《劝学篇》一传播，很快便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今后所起的作用不可限量。我敢说一句大话，几十年几百年后，人们或许不会记得《劝学篇》这部书，也或许不会记得你张香涛这个人，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以及这句话所提出的方向性的指示，则一定会记住的。到了中国强盛的那一天，应当用黄金铸造这八个大字，让它永远彪炳史册。”

黄金铸就。这话说得太好了，张之洞听了大为高兴起来，随后又诚恳地说：“仲子兄，你回来吧，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这般快乐的谈话。进京后府里的事会更多，你回来帮帮我吧！”

桑治平说：“你的这番好意我领了，但我已是闲云野鹤，不想再受羁绊，况且这两年来我已渐悟人生真谛，对过去的追求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这次急如星火地赶来见你，就是要当面对你说一句：请你立即中止晋京之旅，这次诏命不宜奉领。”

“这是何故？”张之洞大吃一惊，“你详细说说！”

“过去在京师，我没有机会见到翁同龢。这次他罢官回籍，我却有幸见了一面。”桑治平没有沿着刚才的话说下去，忽然间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在哪里见到他的？”

“在他的家乡常熟虞山。”

哦，是的，翁同龢是常熟人。张之洞恍然大悟，掐指算算，近期内也正好是他到家的时候。

“前几天，我在苏州城里，忽听得市井中都在说，翁相国后天就要到家了，我们看热闹去。我听了这话，心动了，苏州城到常熟不过七十八里地，何不也去看看，看看两世宰相、叔侄状元的翁府中这位承启人物！于是便跟着人群到了常熟。第二天下午虞山镇码头上人山人海，大家都在引领企盼。一会儿，一只大船划过来，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来。人群中一片呼叫，都以为是翁同龢，谁知不是，原来是翁府的北京管家和常熟管家。两个管家对着众人抱拳打躬，说，列位父老乡亲们，翁相国说他是以待罪之身回籍的，列位这样聚集在一起接他，他担当不起，传出来，更不妥。请父老乡亲们千万体谅体谅，各自回家去，他日后再去看望大家。

“两个管家话虽说得诚恳，但大家都不走，一定要见见翁同龢。翁同龢坐在舱中，见大家不走，他也不出来。直到断黑时，众人见他还不出来，便三三两两地回家去了。到了夜深时分，见码头上没有几个人了，这时翁同龢才由几个仆人照顾，打着灯笼离船上了码头。我一直在码头上等着，终于见到了他。灯火之中，出现在眼前的竟是一个步履蹒跚、形容憔悴的白头翁。心想一个月前还是显赫尊贵的帝师宰辅，怎么一旦摘了乌纱帽便这样不中看。很是为他可怜！”

张之洞本对翁同龢芥蒂甚深，但听了桑治平的这番叙述后，不由得也在心里生出三分恻隐来。

“你在常熟听到些什么？”

“什么话都听到了。”桑治平喝了一口茶说，“有为翁同龢抱不平的，有指责皇上寡情绝义的，也有幸灾乐祸的，多数人的最后结论是，宦海难测，伴君如伴虎，要求得平安，还是做耕田网鱼的百姓为好。”

张之洞望着老友，无语地点点头。

“我在常熟住了几天，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翁同龢的京师管家一番闲谈。那是翁同龢回来的第三天午后，在虞山镇上的茶馆里，翁府管家被几位至亲好友围着，谈这次罢官事。我恰在那里喝茶，便留心

听着。”

“究竟是什么缘故？”张之洞对此等事当然极有兴趣，他皱起眉头，全副心思听桑治平的转叙。

“翁府管家说，相国此番罢官，说穿了，是得罪了太后。太后不喜欢她实行了四十年的章法规矩有大的变动，从心理上说是讨厌新政的，而相国恰恰是鼓动皇上行新政的头号大臣。罢黜相国，既是表明太后维持旧秩序的态度，也是杀鸡给猴子看，警告皇上不要走得太远。”

张之洞心里陡然一沉：太后皇上不和的传说，看来是真的。这离京师数千里的虞山茶馆里的闲谈，很可能正是九重宫闱中的最真实的暴露。它的准确程度，不仅胜过邸抄京报，也要超过杨锐等人的隔墙猜测！

“也有人问翁府管家，翁相国还有起复的可能吗？”

桑治平这句话使张之洞不由得警觉起来，是呀，这一问问得好！

“翁府管家冷笑道，你们以为老爷子就真的从此做百姓，没有官复原职的一天了？实话告诉你们，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老爷子就会衣锦返京的。你们想想，皇上四岁进宫后，便一直跟我们家的老爷子读书识字，二十四年来，没有一天离开过，这个情谊有多深！这次又不是皇上罢的官，是太后罢的。太后六十多岁了，她还会管几年的事？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听的人都点头。有一句话说的人没说，听的人都心里明白，皇上还不到三十岁，太后六十多了，这日后的朝政究竟在谁的手里，岂不是明摆着的事！”

听到这里，张之洞一颗本来滚烫的心，突然变得冷起来。是的，再强悍的人能斗得过天吗？试看来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翁同龢的东山再起是可以看得见的事。张之洞的脑子似乎清醒了许多。

“翁管家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过两天，便在京报上看到你晋京的上谕。明眼人都知道，你此次晋京，是去取代翁同龢的空缺

的，而我却为你捏了一把汗。所以，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在进京之前见你一面。”

张之洞问：“你要对我说些什么呢？”

桑治平说：“假若进京后，皇上要你代替翁同龢的位置，你是劝皇上缓行新政，还是辅佐皇上推行新政？”

张之洞立即答：“这不用说，我办了十多年的洋务，巴不得各省都和湖北一样，若一旦真取翁而代之，我当然会辅佐皇上推行新政。”

桑治平说：“倘若太后出面来干预此事，不同意皇上的做法，你是站在皇上一边，还是站在太后一边？”

张之洞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稍停片刻，见张之洞未开口，桑治平笑着说：“我知道你的心思，太后对你恩德深重，你不能违抗太后；洋务是你的事业之所在，你不能违心反对自己。如此说来，你将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张之洞专心听着，不做声。

“香涛兄，你再想想看，翁同龢刚罢官，你就进京取代，是不是给翁同龢本人及翁氏家族以怀疑，认为你是罢翁的幕后主使？翁氏三世为官门第显赫，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让他们有这种怀疑也不是好事。倘若如翁府管家所说的，一两年后翁同龢重返京师，彼此之间便不好共事。太后春秋已高，什么事都可发生，不可不预作防范。你说呢？”

桑治平的话不无道理，张之洞说：“照你的意思，这晋京诏命我不奉领了？”

“不是说不奉领，稍等一会，你不妨安居武昌，冷眼观看一阵北京的政局，待局势较为明朗后，再定进止为好。”

张之洞不假思考地说：“那怎么行，先不说别的，光我从武昌到上海，一路上沸沸扬扬，人人皆知我张之洞奉召进京。怎么到了上海后，又突然打道回府，不北上了呢？”

“今天还说进京，明天便改口说不去了，是有点挂碍，但与其今后变生

不测，还不如现在挂碍点，于实质并无影响。何况，还可以找一个借口。”

“借口，有什么好的借口吗？”

“我已经为你想好了。”桑治平不慌不忙地说，“早几天沙市发生的教案，正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你可以上一道折子，说沙市教案情况严重，非得你回武昌去亲自处理不可，待教案完事后再进京。”

五天前在江宁时，张之洞就收到湖督衙门发到江督衙门的电报，报告沙市民教冲突，百姓放火烧了传教士的住房的事情。自允许洋人在中国传教以来，教案时有发生，两湖也有过多次教案。张之洞并不把沙市这场案子看得太重，他借江督刘坤一的发报机，向武昌发回了一封电报，指示驻沙市绿营会同荆州府县按主犯从严协从从宽的原则妥善处理。电报发走后，他也就把这事搁置了。朝廷对教案一向是极为重视的，若以此为借口，暂不进京，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教案过后如何办呢？倘若朝廷改变主意，召别人，那岂不失去了这个大好时机？封侯拜相，自古以来便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高境遇；统领天下洋务，这是十多年来自己的最大抱负。这一切，将很可能会因此次拒奉诏命而付之流水……

张之洞陷入了艰难的思索之中。他双眉紧锁地对桑治平说：“你今夜就住在这里吧，容我再好好地想一夜。”

这一夜，窗外黄浦江滔滔不绝的波涛声伴随着不眠的张之洞。他辗转榻上前思后想、左瞻右顾：若奉诏进京，必定面临一个扑朔迷离、云遮雾障的前途，是吉是凶难以料定；若不奉诏，盼望一辈子的

机遇就将转瞬即逝。六十二岁的老头子了，此生还能再获这样的谕旨吗？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日上三竿时，他醒了过来，问守在身边的环儿：“桑先生到哪里去了？”

环儿答：“桑先生一早便到江边散步去了，现在尚未回来。”

环儿服侍张之洞盥洗完毕，亲自端来早餐，并按在武昌督署的习惯，将一清早送来的沪版《字林汉报》放在餐桌上。

张之洞一边吃早点，一边浏览着报纸。他这几天在上海滩上的活动，《字林汉报》在头版上登了出来。在第五版右下角上，他又看到沙市民教冲突的报道。报上说沙市百姓焚烧洋宅十余间，法国驻汉领事扬言要派兵去沙市捉拿肇事人员。张之洞心里想，看来此事闹得越来越大了。翻到第六版，他突然被一则消息的标题所吸引：湖南官绅上书湘抚，请罢新政抨异说，驱逐梁启超等人出湘。张之洞吃了一惊，细看起来，报上说湘省新旧两派冲突剧烈，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联合在湘著名官绅刘凤苞、叶德辉、黄自元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告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倡立异说，惑乱人心，乃士林之文妖，实权奸逆竖一类，心怀叵测，请立即驱逐出境，以平民愤。湖南学政徐仁铸试图调和，王先谦即以辞职相胁，身为其门生的徐仁铸只得亲赴书院赔礼道歉，再三慰挽，王先谦才收回辞呈。

这一则消息再次给张之洞以震动。徐仁铸一现任学政竟然敌不过湖南乡绅，可见守旧势力之强大。由湖南一省可推及到其他十七省，维新大业要在全中国大行，将会有多么艰难！是的，前景未卜，以局外静观为宜。张之洞终于拿定了主意。这时恰好桑治平从江边回来。

张之洞招呼他过来一道吃早点看报纸，桑治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说：“那一年春天在督署后花园赏花时，你即景吟了一首诗，我昨夜突然想起，把它写在纸上。你看看有没有记错的地方。”

张之洞拿过纸来，那上面写的是一首七绝：

老去忘情百不思，愁眉独对惜花时。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

“阑前火急张油幕，明日阴晴未可知”。张之洞心里喃喃念着。是的，阴晴未知之时，速张油幕预作防范是对的。想到这里，打道回府之心更坚定了。

“谢谢你还记得这首诗。没写错，字字都对。我已决定不奉旨，明日即转舵回鄂。”

第二天，张之洞和桑治平互道珍重后分手，维多利亚号掉转船头，溯流西上。

就在张之洞重返武昌静观世态的时候，京师维新事业已出现了极为微妙的迷乱局面。



天主教布道场所(19世纪6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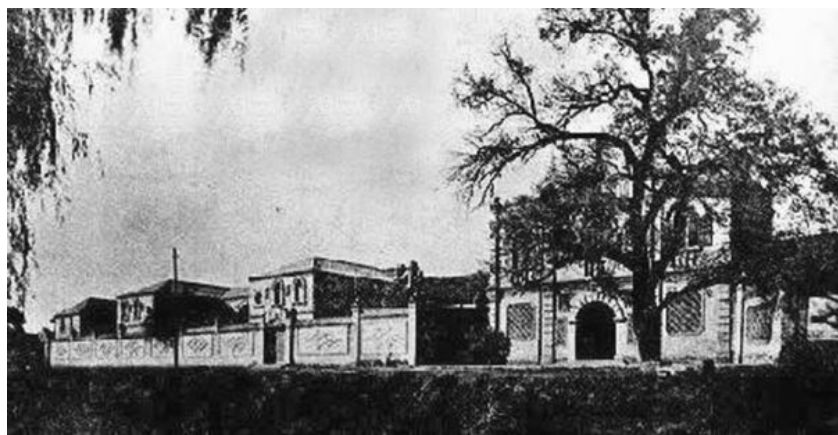
张之洞这次奉旨进京，却又半路折返之事，可参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他所上的《恭报折回本任日期折》——

窃臣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电：“奉旨：张之洞著即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暂行兼署。钦此。”臣当即钦遵交卸督篆，由鄂起程，恭折奏明在案。嗣于闰三月

二十五日在上海行次钦奉闰三月二十四日电旨：“现在湖北有沙市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重。著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静，再行来京。等因。钦此。”臣因上海各国领事约期陆续接晤，并与日本领事及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筹商事件，于四月初一日自沪开行，旋于初八日抵鄂，四月十二日准兼署督臣谭继洵将湖广总督关防并王命旗牌、文卷等件委员赍送前来，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祇领任事。

三 老太婆提醒慈禧：是不能让皇帝再胡闹下去了

进入夏天以来，中国政坛与天地间的气候一样，其热度也在一天比一天地增高提升，而且远比气温的升高更使人感到炽热。它炙烤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人的心灵。有两条主线在明显地贯穿着。



京师大学堂译文馆外景

一是办事。这期间所办的大事有：饬盛宣怀克日兴工赶办芦汉铁路，开京师大学堂，废除科考中的五言八韵诗，改各省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各类学校均兼学中西，开经济特科，废除朝考，取士以实学为主，不凭楷法，在京师设矿务、铁路、工商总局，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衙门，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又各省同知、通判等中无地方之责者，亦均着裁汰。

二为用人。紧跟着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之后，梁启超也被赏六品卿衔，办理译书局事务。过几天，又放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候补出使日本大臣。又召见杨锐、刘光第等人，奖其关心时政，勉其为新政效力。同时，王文韶奉调进京任户部尚书，入军机、总署，荣禄拜文渊阁大学士，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些人事任命都以光绪的名义颁发，但知晓内情的人则明白，荣禄、王文韶是太后的人，他们的新职实出于太后的安排，且至关重要。康、梁、谭、黄、杨、刘等人，才是皇上提拔的新进，这些人均年轻位卑，在朝中毫无根基，于大局似无甚影响。

荣、王是久负重任的老臣，虽居要职，亦不意外。康、梁、谭、杨虽骤进，但品衔低微。故这些人事的变动，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惊诧。

直到有一天，礼部六位堂官全部被撤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进入军机，这才引起朝廷内外的大震动。

事情是这样的。

礼部主事王照是个主张变革的激进者，对皇上诏定维新很是拥护，遵照皇上的谕旨，上书言事。他建议皇上学习俄皇彼得大帝出访外洋，以开阔眼界，增广见闻，第一次可去近邻东洋日本。王照请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宝骥代为呈递。但怀塔布、许宝骥认为王照的建议太骇人听闻，拒绝代递。王照大为不满，指责两尚书违背圣旨。但礼部四位满汉侍郎也都不愿为王照代劳，于是王照径直向内奏事处投递。光绪得知此事后，对礼部堂官公然无视他的圣旨勃然大怒。光绪从礼部所发生的事情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不仅在礼部，在其他各部各衙门中也同样存在着，即年迈位高的官员普遍对维新变法冷淡抵触。这些被康有为指为老朽的官员，既害怕变动将会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又缺乏新知而不能够应付新的局面。“老朽”已成了维新道路上的大障碍。而这些“障碍”，又都丝毫不以为自己是障碍，反而以中流砥柱自居。他们要屹立在险滩急流之中，捍卫祖宗家法，维护千年传统。他们还结为同伙相互标榜，汇成一股强大的势

力。今天在礼部出现抗旨，明天有可能在吏部出现违命。必须对礼部之事进行严处，才有可能挫一挫那些“老朽”的嚣张气焰，收取杀一儆百的效应。想到这里，光绪狠下心来，第一次威严而果断地行使他的皇帝之权：将礼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全部罢免，授裕禄及梁启超的妻兄李端棻等六人为新的礼部堂官。又赏王照三品顶戴，以示激励。

谕旨颁下，阖朝震惊。就在文武百官尚在议论纷纷的时候，另一道谕旨又令人目瞪口呆：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在光绪心里，这是他谋划已久的事了。俄国、日本变政经历的启示，康有为折子奏对时的多次提议，使得光绪很清楚地明白吐故纳新、以新代旧的重要性：要行新政，必用新人。

只是他对故旧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同时，也要对新人予以考查。礼部事件促使他不再犹豫了，他终于作出诏定国是以来最招议论的两大决定。

礼部这些日子来，几乎是水沸汤滚，没有宁日。正蓝旗出身的怀塔布暴跳如雷，在公堂上大骂一通王照后将镶着玛瑙红顶戴的伞形帽往案桌上重重一扔，怒火冲天地离开了礼部衙门。七十多岁白须银发的许宝騄则不露声色，默默地带着两个仆人收拾了半天后，抱拳与各司郎中、员外郎一一告别。王照上前与他搭讪。他将袖子一甩，眼睛瞧都不瞧一下，弄得王照十分尴尬。

其他四位满汉侍郎或怒或怨，或激烈或平和，无不一肚子牢骚委屈。各司官员原本就是大部分站在堂官一边的，赞成王照的只是少数年轻不得志的低级官员，再加上几个因别的事情与堂官们有嫌隙的人。谕旨下达后，绝大多数都认为皇上对堂官们处置过苛，又嫉妒王照迁升的火速，于是礼部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同情起一夜之间丢了乌纱帽的尚、侍来，王照反倒成了形影相吊的孤立者了。新上任的裕禄、李端棻等人面对着这种情况，也不知如何办。他们一家一家地前去安抚那些革员们，除开一向心胸宽阔的曾广汉外，其他人都没给他们好脸色看。来到怀塔布家，只见大门紧闭，敲了半天的门后，怀塔布的

儿子开了门，冷冰冰地只说了一句“家父外出”，也不叫他们进门。裕禄、李端棻相互望了一眼，知道这是怀塔布拒绝见面的托辞，但他们又不便强行进去，只得告辞。

其实，怀塔布的儿子并没有说谎，他真的外出了。罢官后的第二天，怀塔布就坐上津通铁路火车，奔赴天津找他的亲戚荣禄去了。

怀塔布的福晋瓜尔佳氏是荣禄的远房姑妈，两家一向往来亲密。怀塔布去天津，一是想从荣禄那里摸一摸底，二是想请荣禄帮帮忙。两个人在书房里密谈大半夜后，荣禄给怀塔布出了个主意。

第二天，荣禄和怀塔布同车回到北京。抵京后怀塔布回家，荣禄径直赴颐和园谒见慈禧。

荣禄来到乐寿堂时，慈禧刚睡完午觉醒来，听说荣禄求见，便让李莲英出去亲自带他进殿。

“老佛爷这些天还好吗？”见到李莲英后，荣禄悄悄地问，顺手将一张五百两银票塞进李莲英的手里。

李莲英望着荣禄，满脸绽开了笑容。他不说“谢”字，为的是怕身旁的宫女太监听见，只用特别的笑容来作答。

李莲英的笑五花八门：真笑、假笑、冷笑、嘲笑等等。各类笑里又分等级。接这种门房银时，李莲英是真笑。因为这种银子既是合法收入，又来得容易，不要他付出什么。这真笑里分为三等：品衔高、银票大的，他报以满脸笑容，这是一等。品衔高、银票居中或品衔居中、银票大的，他报以点头之笑，是二等。银票在百两之下，他头不动只是浅浅一笑，这是三等。

荣禄近日红得发紫，炙手可热，送的银子又多，他给予列为一等的笑脸款待，然后，再悄悄向他透露太后这几天的心思。他知道，太后的心思，这是包括皇上在内的凡谒见者都想得到的绝密消息，但李莲英不轻易出售，哪怕是皇上，他也要权衡考虑，见机行事。

“老佛爷这两天不大舒服。”李莲英声音低低地回答，“一是肚子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吃得很少。二是为着礼部的事，老佛爷生气皇上，说这大的事，都没有向她禀报。”

这两个不舒服的消息，对此刻的荣禄来说，都是听了舒服的好消息。说话间，来到东便殿帘子外，李莲英先进去片刻，接着便请荣禄进去。

因为是在颐和园，一切礼仪从简，又加之是最受宠爱的大臣，行完君臣相见的常礼后，荣禄便被赏坐，靠近慈禧叙话。

“袁世凯的兵练得怎么样了？”慈禧问话的声音明显地表示出中气不足，李莲英提供的绝密消息是准确的。

“回禀老佛爷，袁世凯的兵练得不错。”荣禄答，“他请了不少德国军官在做教头，德国陆军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

慈禧又问：“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军的行程如何？”

上个月，慈禧命令刚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速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和直隶提督聂士成的军队来京郊驻扎，并把九月份偕皇帝去天津阅兵的事告诉他，要他早作准备。

荣禄答：“聂士成的武卫军，昨日已抵达正定府，董福祥甘军前天到达山西大同府。奴才命令董、聂八月初务必赶到天津，届时奴才亲自监督训练，九月中旬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一道接受老佛爷和皇上的检阅。”

“嗯！”慈禧点点头，没有再问下去。

这一问一答说的都是调兵的事，使一向祥和的乐寿堂东便殿充满干戈之气。此时片刻的寂静，又使得干戈气氛更凝重。不知怎么的，久为西安将军的荣禄都觉得有一丝不安，他需要缓和这种气氛，更需要达到他此次进园子的目的。

“老佛爷近来圣体安康否？奴才这次从天津赶来，特向老佛爷贡献一味治腹胀的良药。”

慈禧多年来患有消化不良的毛病，这是荣禄早已知道的。从李莲英口里得知慈禧近日又闹肚子疼时，他暗自庆幸遇上了好时机。

“你有什么好药，我这两日正不舒畅哩！”

慈禧说着，下意识地用手捂了一下腹部。

荣禄按昨天与怀塔布商议好的话说着：“奴才内人这两三年来也常腹胀气滞，遍寻名医均不能根除。半年前，奴才的一个远房姑妈来到奴才家，见内人病又犯了，便赶紧叫人去她家取来药方，内人连服一个月，至今未再复发。奴才知老佛爷也有点这样的小毛病，便想到要把这个药方贡献给老佛爷。”

“难为了你的一片心意。”慈禧听了荣禄的这番话后不禁感叹起来，心里想，自己一手带大的皇帝和自己的亲侄女皇后，从来都没有想到的事，这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却惦记在心里，难得！她的语气立马变得温婉起来：“是个什么样的药方，好找吗？”

荣禄笑道：“说起来很简单，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只是制作上与人不同罢了。”

“你的姑妈家在哪里，姑爹是做什么的？”

慈禧显然对此很有兴趣。

“奴才的姑妈长住京师，姑爹便是礼部尚书怀塔布。”

“噢！”慈禧也笑了一笑。“原来你与怀塔布还是亲戚哩。”

“是的。”荣禄说，“怀塔布的福晋是奴才未出五服的族叔的亲妹子。”

慈禧叹了一口气说：“皇帝早两天罢了怀塔布的礼部尚书，他心

里一定委屈吧！”

荣禄说：“据奴才所知，怀塔布等人并没有说委屈话，倒是旁人看不过去，有些替他们抱屈。”

礼部的事，在慈禧看来，纯是皇帝的胡闹。哪有一个主事的折子被阻就罢掉六个堂官的道理！这样大的事，事先既没有与她相商，事后的任命也没有向她禀报，慈禧对这个侄子兼外甥的儿皇帝又气又恨。同时，她又从这件事上看出，表面孱弱恭顺的皇帝，内心深处也还有很倔犟、很自尊的另一面。本想召他来园子训一训，但又担心母子关系将因此而弄僵。慈禧灵感一来，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荣禄，你去一趟怀塔布家。后天是大公主的生日，你叫怀塔布的福晋到园子来参加大公主的寿庆，也顺便叫她带点治腹胀的药来，我和她聊聊。”

“奴才领旨！”

荣禄为计划的第一步成功而欢喜，忙告辞出园，将慈禧的这道口谕告诉怀塔布。

慈禧说的这位大公主，是一个史书上只留下几行文字，而实际上却对晚清政局有着微妙影响的女人。

她是恭王奕訢的长女，咸丰四年出生于王府。同治元年八月，慈禧出于对恭王的感激，同时也为了填补自己膝下的空虚，将年仅八岁长得活泼可爱的她接进宫来，认作自己的干女儿，封她为荣寿固伦公主。因为她比咸丰的另一皇贵妃他他拉氏所生的荣安公主大一岁，宫中便叫她为大公主。

公主有和硕、固伦之分。妃子所生的女儿封和硕公主，皇后生的女儿封固伦公主。大公主得此殊荣，年仅八岁的她本人当时并未意识到什么，而他的父亲恭王却从中看到日后的功利价值。

恭王夫妇每个月可以进宫见一次女儿。见面之际，总是一再叮嘱

女儿要好好听太后的话，讨太后的喜欢，视太后为生母。为了讨好慈禧，又决定将女儿的生日增加一个，即入宫那天定为她的第二个生日。这个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大公主进宫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给她第二次生命的是太后，太后也是她的亲生母亲。

大公主天资聪颖，很会讨好慈禧。慈禧没有女儿，也从心里喜欢这个惹人爱怜的女孩。天长日久，真的如同亲生母女一般。到了十二岁，慈禧亲自为她指婚蒙古公爵景寿之子志端。第二年大公主出宫下嫁。结婚第五年，二十岁的都统夫婿便得病身亡，她立时成了寡妇。丈夫死后，无儿无女的大公主又回到慈禧的身旁。二人都是年轻丧夫，于是在母女之情上又增加了一份同病相怜之感。慈禧怜恤大公主的苦楚，尽管呵斥满宫，却从不责备她，大公主也由自身的痛苦而理解了慈禧的某些乖戾。

每日召见完毕回到后宫，慈禧常和她谈些国家大事，听听她的看法。至于后宫里的事及皇族子女的男婚女嫁，大公主的话对慈禧的影响更大。三十多年来，慈禧与恭王之间有过许多分歧、冲突与嫌隙，恭王几起几落，甚至赋闲十年之久，但最终还是薨于军机处领班大臣的高位，并得“忠”字之谥，这里面便有着大公主许许多多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起作用的力量在内。

每年八月中旬的这个第二个生日，都是由慈禧替她操办，邀请皇家至亲至近的十来个女眷，唯一的男人只有光绪皇帝。

怀塔布家领了这道口谕后，阖府上下便忙开了，他们要准备的是两样大的东西：一是药，一是送给大公主的礼物。

这治腹胀的药，其实是怀塔布家的祖传医方，无论用料、配制都不麻烦。但为了表示它的名贵，怀塔布为他的福晋编造了一套说辞，又特为找了一个做工极为精细考究的锦盒盛着。至于礼物，着实让大家费了一番脑子：大公主还能缺什么，世上的珍稀，还有什么可让她眼亮的？最后还是福晋瓜尔佳氏自己拿了个主意。

这一天天尚未亮，瓜尔佳氏便在两个儿媳四个女仆的服侍下，坐

着三匹大青骡子拉的轿车，出了京城。辰正三刻时分，来到颐和园东门。轿车和女仆都被拒在门外，两个儿媳妇特许陪同进园子，但只能在偏殿等候，不能进乐寿堂。

大公主的生日庆典正是在乐寿堂大殿里举行。

四十多岁的大公主因不曾生育，体形未变，再加之保养得法，看起来像三十许人。今日盛妆浓饰，容光焕发，更显得比平时端庄美丽。她坐在鎏金大靠背椅上，含笑接受各位后妃、命妇、格格对她的祝贺。

慈禧坐在另一侧的一张特制凤椅上。这张凤椅既大又高，比寻常的椅子要高出一尺多，是慈禧在乐寿堂里会见外官及举办庆典时的专用坐席。第一个向大公主祝寿送礼的是皇后。她今天也穿着大红吉服。小那拉氏对大公主是既感激又带有几分怨情。感激的是当年大公主极力支持太后选她为后，让她如意坐上六宫之主的宝座，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不仅自己荣华富贵，而且光宗耀祖，给本已显赫的承恩公府第锦上添花，令天下一切有女之父母羡慕无比！但是，皇帝不喜欢她，而且结褵十年了，依旧孑然一身。皇后为此深自悲哀，有时想，倘若不嫁进宫中，寻个平民百姓为夫，早已是儿女成行了！这一丝怨恨便冲着太后和大公主而来。当年她们二人任有一人持异议，便是另一番命运了，偏偏二人想法一致，逼得皇帝将那柄玉如意塞到她的手中！皇后心灵深处的怨恨，时时向太后和大公主发泄。每当这时，太后总是以长辈的身份予以教训，而大公主则和她一道叹息流泪，未了再劝她认命，故皇后对太后尊而对大公主亲。

她今天的寿礼是一对用以缀在鞋尖上的硕大东珠。这对东珠非常常见之物，拿三五万两银子往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去买都不能随时买得到。大公主很高兴地收下，又亲自递给慈禧看。慈禧一向喜欢珠宝，伸出两只长长的手指来，夹起一颗朝着门外亮光处照照，内行地说：“不错，色泽淡黄，晶莹无瑕，是东珠中的珍品。这种珠子多产自咱们关外的松花江一带。”

“老祖宗精明！”见慈禧夸奖所送的珠子，皇后高兴地说，“这对珠

子正是产在关外，是盛京将军文麒的福晋当年送给我母亲的。”

大公主忙说：“你拿送你母亲的珠子转送给我，我担当不起。”

“她家好珠子多着哩，有什么担当不起的。”慈禧笑着说，交回珠子后又问：“皇帝今儿个怎么没来？”

皇后上个月过生日，光绪也无任何表示。想起这事，皇后便很不舒服，她撇了撇嘴巴说：“人家现在可忙啦，哪有心思记得内眷的生日这些小事。”

“皇上惦记着哩！”谁的嗓音这样好听——风铃似的悦耳，众女眷看时，只见一个年轻俏丽的女子从人群中走出，她原来就是备受皇上宠爱的珍妃。珍妃来到大公主的面前，向她行了一个礼后说：“皇上今天要召见军机处，没有空来，他要我代他将这件礼物送给您！”

说罢，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递过去。大公主接过看时，是一块西洋造的怀表。

珍妃说：“这是法国公使谒见皇上送的。是一块专为上流社会的女人所特制的女式怀表，比男式怀表小巧，却更精致。皇上说，他很喜欢这块表，故特为送给大公主。”

听这么说，大公主将这块表再细细地看了一遍。这块表就像一颗葡萄样大小，镶金嵌玉，的确华贵异常，就连那一串链条也缀满了闪闪发光的钻石，更衬托出身份的高贵。大公主欢喜无尽，忙说：“谢谢皇上的赏赐。”

珍妃又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双手递给大公主：“这是一瓶法国宫廷香水，也是那位法国公使送给皇上的。皇上转送给我，今儿个我献给大公主。”

“谢谢！”大公主接过香水，低头用鼻子凑过去闻闻，连声说：“好香！好香！”抬起头来时，却突然看到皇后脸色煞白地呆望着自己，两只眼睛里分明滚动着就要下坠的泪水。笑意立时从大公主的脸上消

失了。

皇上不来，代送礼品的不是她而是珍妃，这桩事本已使身为皇后的小那拉氏难堪了；而法国公使送给皇上的香水，皇上也没有转送给她而转送给珍妃，这更令她心中难过又嫉恨。珍妃和皇后的这些表情都让精明的慈禧看在眼里，内侄女被冷落令她恼火，珍妃的张狂又令她气愤，而这一切都是她那个既不会做丈夫又不会做皇帝的嗣子造成的！为大公主做生的喜悦被刚才的这一幕打掉了许多。为发泄心中的不满，也为安慰名存实亡的内侄女，慈禧冷冷地对大公主说：“什么香水，给我看看！”

大公主忙将那瓶小小的造型别致的玛瑙壶香水送到慈禧的面前。慈禧拿起，左右看了看，又用鼻子嗅了嗅，说：“这香味儿不正，它让人闻了容易走邪，我看你就不要收了。”

又远远地对着珍妃说：“珍丫头，你就留着自己用吧。这样的东西，怎么好送给大公主！”

慈禧虽没把话挑明，但话中的意思，哪一位女眷听不出来！珍妃犹如遭当头一棒，满脸通红，泪水差点儿就要掉下来了。她强忍着眼泪，走到慈禧身边，接过香水，涩涩地说：“奴婢不会送礼，请老祖宗宽谅。”

慈禧狠狠地盯了她一眼，没有吱声。

众女眷都吓得不安起来，各自下意识地都将自己带来的礼品再瞧一瞧，心里忐忑着：不知这个礼品得当不得当？聪明的大公主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便高声说：“时间不早了，老祖宗想必也饿了，都请入席吃饭吧，饭后还要请各位听戏哩。送的礼品都请留个名儿放在这里，过后我细细地欣赏。”

大公主的这句话，无异于一道敕令，众女眷们都将礼物交给服侍在侧的宫女，然后陆陆继续地入席。

慈禧高声问：“怀塔布的福晋来了吗？”

瓜尔佳氏听了这话忙走上前来，恭恭敬敬地对着慈禧行了大礼，说：“奴婢叩见老佛爷，祝老佛爷万寿无疆！”

慈禧望着满头白发满体福态的瓜尔佳氏说：“你跟我到里面去坐坐，我那里也有好吃的东西。”

瓜尔佳氏喜不自禁地说：“奴婢谢老佛爷。”

见慈禧如此善待这个老太太，乖觉的大公主忙过来搀扶起瓜尔佳氏，满脸笑着说：“老祖宗房子里好吃的东西多着哩，不过，既是来吃我的生日酒，过会儿，我还得亲自端点酒菜送给老祖宗和您吃。”

瓜尔佳氏为大公主的举动和这番话所大为感动，忙说：“送老佛爷吃是应该的，若说送给我，那可真是折了我的寿！”

说着在几个宫女的陪同下，瓜尔佳氏跟着慈禧走进了她的内房。

在内房精致的小客厅内，瓜尔佳氏挨着慈禧坐下。宫女端上几碟小巧的糕点，但瓜尔佳氏不敢动。

慈禧先开了口：“听荣禄说，你有家传的治腹胀的药方，带来了吗？让我瞧瞧！”

瓜尔佳氏从随身带的小布包里掏出那个枣红蜀锦包裹着的黄杨木匣来，打开匣子，然后双手向慈禧呈递过去。

慈禧接过匣子，立刻有一股异香扑鼻而来，细看里面装的，却原来是一盒黄褐色的粉末。

“这是什么东西？”

“回禀老佛爷，这药方的主要用料是陈年老米。”瓜尔佳氏小心谨慎地回答，“当年我娘家祖父在湖南做衡永郴桂道时，祖母常患腹胀之病。后访得当地乡间一位老郎中，他送给我爷爷一包药粉，叮嘱每日中晚两餐饭后一汤匙，就水吞服，一连吃十天后，祖母的腹胀病就好了。祖父问郎中的药粉是什么东西做的，如何配制。老郎中说，若

是旁人他是不肯说的，只因为是道台大人，才不能不说，但切望道台大人不要外传，不然的话，他的饭碗就给人砸了。”

慈禧笑道：“这个郎中好吝啬！”

瓜尔佳氏也笑着说：“是个吝啬的郎中！老郎中说，实不相瞒，这粉末其实就是陈年老米磨成的粉。”

慈禧又笑道：“哦，我当是什么稀罕的物品，却原来是成年老米粉，这不太容易了吗？”

瓜尔佳氏说：“我的祖父也这么说，但那老郎中却一本正经地说，虽是陈年老米粉，但也不容易做成。这米要是湖南江永所产的香米，这江永香米只产在江永县的山溪村。一个村庄只有十多亩田，每亩田一年只打百十斤谷子，所以江永香米一年只有千把斤米的产量。这香米的特点一是香，二是最易化食。”

慈禧恍然大悟：“难怪这粉末香得特别，可见这天下好的东西原本就是少的。”

瓜尔佳氏忙说：“老佛爷圣明。物以稀为贵，若多就不奇了。老郎中还说，这做粉末的江永香米要十年以上的老米，越老越好。将米放泥锅上焙干，若泥锅用的宜兴紫砂泥，火用九嶷山的檀香木所燃烧出的火，那样焙干出来的米更好。焙干后再用碾子细细地磨，磨好后还要加一样东西，这东西却不好找。”

“什么东西？”瓜尔佳氏这句话吊起慈禧的好奇心。

“牛黄。”

“牛黄不就是牛身上的石头吗？这不难找。”

慈禧常吃中药，对药材很熟悉。

瓜尔佳氏说：“不是一般的牛黄。这种牛黄要在牛肚子里长了二十年以上，才效果好。牛的寿命只有十来年，十六七年的牛便好比人

的百岁寿命，二十年的老牛是少之又少的稀有物。”

“噢！”慈禧算是完全明白了这药的金贵。

“在我祖父离开湖南时，老郎中送了他十斤老香米，两颗二十年牛黄。五十多年来，我娘家用这药粉治好七八个人的腹胀病。我出嫁前因患有此病，便从母亲那里讨了半个牛黄和二斤香米。每发病时，吃上十天半月就好，可以保五六年不发。老佛爷先试着吃点，若有用，我再送进宫来。”

腹胀病折磨慈禧多少年了，若这药方果真有效，岂不是太好了。慈禧高兴地说：“那我就收下了，我该怎么谢你呢？”

瓜尔佳氏忙说：“老佛爷说这话，奴婢可就担当不起了。几十年来孩他爹时常说，咱们满人世代住关外荒凉之地，是靠了太祖太宗把咱们带进关来，才有我满洲世代子弟的功名富贵，忠于朝廷，效忠老佛爷、皇上，是我们满人的本分。莫说这点药粉，就是我怀塔布家老少爷们的生命都贡献出来，也是应该的呀！”

说到这里，瓜尔佳氏语气哽咽，眼圈通红，那情景好像立时就要为太后赴汤蹈火似的。

慈禧很受感动，深深地叹息一声说：“还是咱们满人靠得住呀！怀塔布无缘无故被皇帝罢了官，你们还这样护卫朝廷，不是自家人能这样吗？”

“老佛爷呀，有您这句话，奴婢全家肝脑涂地都心甘情愿呀！”瓜尔佳氏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水刷刷地往下流，激动地说，“想当年，老佛爷随着文宗爷去木兰狩猎，孩子他祖父率领三千铁骑死守通州，硬是将英法洋鬼子堵在通州门外三天三夜，部属血流成河，死的人堆得山似的，孩子他祖父也因此断了一条胳膊，到底还是保卫了文宗爷和老佛爷免受洋人的惊骇！”



两广总督瑞麟

看似一时激情，其实是早已撰在腹中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慈禧。咸丰十年，怀塔布的父亲瑞麟以护军统领身份率部在通州与洋人打仗的事，当时代替病中的咸丰皇帝批阅奏折的慈禧是十分清楚，也着实很感激的。瑞麟也正因为这个功劳，战争结束后便被擢升为户部尚书，很快又拜文渊阁大学士，这对日后怀塔布的仕途顺遂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怀塔布知道慈禧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他有意让福晋在面见太后时，把握时机，重提父亲当年的这段护卫皇室的战功，调起慈禧的念旧之情，果然这一着很生效。

慈禧抽出一条雪白的手绢来，在眼角边轻轻地擦着，一边问：“怀塔布今年多大岁数了？”

瓜尔佳氏说：“不瞒老佛爷说，他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

慈禧又问：“他是哪年开始当的差？”

“那还是在宣宗爷的手里了。”瓜尔佳氏摸了摸头说，“那是道光二十八年，他十八岁上，由荫生授的刑部主事。第一天当差出门时，孩他爷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要记住，你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好好当差，可不能给祖宗丢脸。”

“噢，怀塔布也是叶赫那拉氏！”慈禧惊喜道。

“是呀！”瓜尔佳氏忙答，“怀塔布说，若按辈分排起来，他要叫老佛爷为姑妈，但他从不跟旁人说起这事，也一再教诫子孙，千万不能提起这段家谱，怕有攀附之嫌，也怕给老佛爷带来牵累！”

“怀塔布这话说得在理。”慈禧点点头。“祖先是祖先，子孙是子孙，子孙不能一世吃祖先的饭。他还在生皇帝的气吗？”

瓜尔佳氏忙说：“老佛爷您这话可就折死怀塔布了。怀塔布哪敢生皇上的气呀！他为朝廷当了整整五十年的差，服侍过宣宗爷、文宗爷、穆宗爷和皇上，算是四朝老臣了。这一身翎顶蟒袍还不是皇家给

的？皇上什么时候要收去，就收去，做臣子的哪能有半句怨言！怀塔布做了五十年的大清臣子，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慈禧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嘴上却没有吱声。

瓜尔佳氏看到慈禧脸上的表情，知道是到说关键话的时候了：“怀塔布要我转告老佛爷。他说尽管皇上为阻止王照的折子撤了礼部六位堂官的职，但他还是要请皇上千万不能听王照的话。洋人不管他的机器造得再好，到底是不讲仁义道德的蛮夷之地，皇上万金之躯怎能入虎狼之穴！若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老佛爷！我们做臣子的不能不冒死劝阻。”

慈禧说：“王照的话是胡说八道，皇帝怎么能到洋人的国家里去，也没见哪个洋人的国王到咱们大清国来嘛！”

“老佛爷真是圣明，圣明！”瓜尔佳氏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起太后的厉害来：一句话就严严实实地堵住了王照的口。可惜怀塔布、许宝騄这些国家大臣，须眉男子，就没有一个人说出这等义正词严、令人不能辩驳的话来。看来，大清朝廷真的是离不开老佛爷，这个家还是要老佛爷来当！

“怀塔布要我禀告老佛爷，他说他快七十的人，官位丢掉不足惜，但有两句话，就是犯杀头之罪，他也要对老佛爷说。”

慈禧面容紧张地问：“两句什么话？”

“一是皇上现在听信别人的话，用新人而排斥老人。老人都是文宗爷和老佛爷简拔的，对朝廷忠心耿耿，没有功劳有苦劳，而新人多是些热衷权位的小人，不可靠。请老佛爷对皇上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两句话是皇上现在用的是汉人，排斥的是满人。大清江山是我满洲的江山，祖宗入关之初便一再告诫咱们，汉人可用而不可信。请老佛爷明示皇上，祖宗之训不可忘。”

慈禧听到这里，心里猛地怔了一下：是的，这个提醒太重要了，无论是翁同龢、文廷式，也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有新进军机的

四个章京，凡高喊维新变法的人，几乎全是汉人。康有为居然在他所办的报纸上直书孔子卒后多少年，这司马昭之心，岂不公之于世了！皇帝呀皇帝，你太不懂事了，太急功近利了，再这样胡闹下去，我不能不管了！

想到这里，慈禧对瓜尔佳氏说：“你回去告诉怀塔布，他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我已知道了。我给你一个差事：你今后每隔十天到园子里来，跟我聊聊外间的事。”

瓜尔佳氏忙说：“奴婢遵旨。”

她正要将她精心所备的另一件礼物：西藏活佛所赠红花草呈送大公主的时候，李莲英突然进来禀道：“刚毅请求叩见老佛爷。”

慈禧慢悠悠地说：“什么事呀！”

李莲英说：“刚毅满脸忧愤，他说新来的军机章京不把他这个军机大臣放在眼里，他要请老佛爷评理。”

慈禧吃了一惊，道：“军机大臣被军机章京欺负了，有这个事情吗？你叫他进来说说！”

瓜尔佳氏忙跪安。出殿时候，迎面看到一脸沮丧的刚毅。这位军机大臣昨天果真被谭嗣同、林旭等人重重地奚落了一番。

四 小军机谭嗣同无情奚落大军机刚毅

在我国历史上，军机处是清代独有的机构。它产生于雍正朝初期，全称为办理军机事务处，原因西北用兵而设，专为皇帝办理军事机密。以后大规模的用兵虽然结束，军机处却并未撤销，而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因位高权重逐渐取代内阁。在清代的中晚期，内阁大学士成了名义上的宰相，真正的宰相乃是军机处领班大臣。军机处通常有大臣五至七八人不等，由大学士或各部院尚书、侍郎兼职，另有司员三十二人，分为四班，日夜当值。军机处司员亦由各部院司官兼

任，是军机大臣的僚属，又叫军机章京。京师官场习惯上称军机大臣为大军机，军机章京为小军机。小军机虽无决策权，然参与机密、缮写上谕，且易见到皇上，位置十分重要。朝廷文武官员对他们均另眼相看，礼貌有加，倘若下到各省去，督抚两司也把他们当做大军机一样地供奉着。

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的被授予军机章京，与罢黜礼部六位堂官一样地轰动朝野，因为他们四人都属正常的迁升。杨锐、林旭皆内阁中书，刘光第刑部主事，都只是六品小官，骤然擢升四品卿衔而进军机，属异数。谭嗣同品衔虽是四品，但他是候补知府。全国候补知府少说也有上千，大部分终年难得一差，像谭嗣同这样从候补知府一步迈入军机处，简直有日出西边的味道，怎不令人惊异！

朝野内外，都知道这四位新章京是维新派，皇上破格提拔他们，是要借助他们来推行新政。他们眼下的地位固然重要，今后的前程则更不可限量。杨、谭、刘、林也深知皇上对他们的器重，决心使出全身气力来报答皇上的圣恩。谭嗣同更是慷慨激烈，多次与他的同志们说：历览古今，变法少有成功而多为失败，只要是为了国家百姓，纵然失败也是英雄。我已是再生之人，生命不足惜，变法倘若失败，流血杀头，我一个人去承担。其他三人十分钦佩谭嗣同这种杀身成仁的勇气，也一致表示既然维新便义无反顾，不成功则成仁，用以报答皇上的浩荡恩德。

四位小军机是如此满腔热血，但接纳他们的军机处却是冷冰冰的。

眼下的军机处大臣有世铎、荣禄、刚毅、廖恒寿、王文韶、裕禄等人。恭王任领班后，世铎就不管事，现在恭王已去世，他依旧不管事。荣禄重任在肩，很少去军机处。廖恒寿老病，王文韶除户部外，还兼着总署，事多，也很少去军机处。于是在军机处顶着办事的便只有刚毅、裕禄两人。裕禄是新进，通常被称作打帘子军机，不能跟刚毅相比。这样，军机处的掌门人便自然而然的是刚毅了。

刚毅能干又肯干，但刚愎自用，骄傲自大，作为一个满洲笔帖式出身的官吏，他的汉学根基薄弱，缺乏与其权位相匹配的文化素养。此人又有很重的种族偏见，满洲入关二百多年了，他依旧认为满汉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甚至说出“满洲疲汉人肥”这样不合时宜的话来，自然引起许多汉员的反感，但他也因此而赢得了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洲亲贵大员的信赖。

正因为此，刚毅从骨子里反对变法。他不愿因变法而改变现行的社会秩序，更不愿因变法而影响自己的地位和由此而带来的既得利益。他有慈禧和满洲大员的支持，并不把皇上看得怎么重，一切变法维新的事他不过应付着办办而已。对这次超擢四章京一事，他在心里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所以，当章京领班富山带着杨锐等人第一次去军机处值庐见刚毅时，彼此间便都不愉快。

刚毅摆出一副十足的大人物模样来，腰板挺直地坐在大炕床上，两条腿分得很宽，右手捧了一把擦得锃亮的铜水烟壶，左手握一根细长的纸媒子，纸媒子的顶端冒着淡淡的轻烟。他吹燃了纸媒子，然后将燃烧的火对着水烟筒上装烟丝的铜管，嘴巴吸着另一根铜管。

呼咙咙地响过一阵后，他重重地吐出一口烟来。这时，才半眯着眼睛对着站在面前已好一阵子的四个章京说：“从左至右，报上姓名、籍贯、出身、官职。”

从杨锐开始，依次为谭、刘、林，四个章京遵命报着。这中间，富山点头哈腰地服侍刚毅：从刚毅手里拿过铜烟壶，倒掉烟灰，又装上新烟丝，将纸媒子吹燃，然后再奉献给他。刚毅接过又咕咙咙地抽了一台。

这副情状，令四个新章京看着都不舒服，尤其是谭嗣同，更是窝着一肚子火。他既厌恶富山阿谀巴结的丑态，也恼恨刚毅目中无人的倨傲。抚台公子谭嗣同熟悉官场，知道一边抽烟一边见客，是将客人当做仆役一类看待，乃极不礼貌的举动。他本是个心气高傲的人，一

向瞧不起昏庸老迈的顽固派，见刚毅这副装腔拿大的模样，心里早已反感至极。

“这军机处章京可是个重要的位置，不但要勤快，还要学问好。我看你们四个人中只有刘光第一个进士，谭嗣同连个举人都没中，这个差，你们今后会当得不轻松，要多学着点。”待四个人都报完后，刚毅斜着眼从左至右扫射过一遍，以老前辈的姿态训道。

这是一句很伤人的话！杨锐始终对自己未中进士而遗憾，听了这话，心里不免有点气短。二十四岁的林旭，对刚毅这话十分不服气。他原本才学出众，今春因忙于闽学会的事而耽误了春闹，对这次罢第并不太在意，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在下科高中，本想顶一句，但想起初次见面不可太莽撞，便没有吱声。谭嗣同是个不以功名为意的人，他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不是考场上的高下。刚毅说这话时，他在心里嘀咕着：要说这话，也轮不上你呀。你一个笔帖式出身的人，什么功名都没有，也无资格讽刺别人呀！他很想揭揭这位协揆的老底，但也碍于初次见面，强忍了这口气。

刚毅一点也不看他们的脸色，继续说：“这几天，你们什么事都不要干，先见习见习，看别人怎么做的，好好学着。”

说完将铜烟壶向炕桌上一放，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烟灰，然后迈着方步走出值庐。

谭嗣同等四人走到隔壁军机章京办公的房间。当时章京满汉分开办公，一个班八人，满四人，汉四人。他们先走到汉案边。不料一个五十多岁的章京从眼镜片后翻起眼皮说：“我辈是办旧政的，诸位办新政，坐在这里恐不合适。”

四人一愣。谭嗣同瞪了这个老章京一眼，本想斥骂一句，想到刚来乍到就发脾气不太合适，便将到嘴边的骂声强咽了下去。杨锐、林旭等人走到对面的满案边。坐在满案处办公的一位年轻章京白了他们一眼，说：“我们用的是满文，你们到这里来掺和什么？”

谭嗣同再也忍不住了，怒道：“这里既然没有我们办公的案桌，我们干脆不办了，走吧！”

说罢拉着杨锐等人就要出去。

富山怕把事情弄大，于他不利，便赶紧拦住杨锐，说：“不要生气，我来给你们准备四张案桌。”

刘光第也觉得为这点事不办公也不合适，便劝谭嗣同说：“不要走了，干脆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办公吧！”

一会儿，四个太监搬来了四张案桌，大家只得坐下来。富山对大家说：“就按刚大人说的办，你们先学着。军机章京的事主要有三桩：一是拟旨，二是誊抄，三是盖印密封。还有一点最为重要，叫做守口如瓶。这值庐里发生的事，出了值庐，对任何人都不可说起，上自官长父母，下至妻妾儿女，都不能透风。谁要说出半个字来，牢房里的枷锁囚衣在侍候着哩！”

谭嗣同听了这话，心里又火了起来：守口如瓶，这谁不知道，还要你来讲！枷锁囚衣，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们是你的奴才！富山忙别的事去了，其他的章京也在各自忙碌，四个新人没有一点事干，都枯坐着。

坐了一会，杨锐、刘光第便主动走到其他章京背后，看他们在做什么事。林旭年轻好动，干脆走出值庐，到别处溜达去了。谭嗣同托腮呆坐，心里想：我被皇上擢升为军机章京，到这里来办公，他们怎能这样对待我，是欺生，还是对维新有抵触？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生气。

正在这时，刚毅手里拿着一沓纸大步流星地走进值庐。

刚毅一进值庐，便高声叫道：“富山，有一道紧急上谕，你叫人誊抄下。”

富山从刚毅手里接过上谕，将当值的各位章京扫了一眼，见他们

都在忙着，唯有谭嗣同呆呆地坐在那里，不知做什么事好，便走了过来：“谭章京，你把这道上谕誊抄了吧！”

这原本是件不会引起任何不快的正常差事，但谭嗣同的反响却与众不同。第一次来军机处当值，刚毅的拿大和富山的献媚就令他心中大为不快，地方官场上那一套使人作呕的东西他看得多了，原以为军机处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理应干净点，没想到也这般陈腐。他心里既感委屈又感痛苦，恨恨地想：这个腐烂的官场，看来真要从上到下连锅端掉才行。再说，谭嗣同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对这种抄抄写写的小活计，一向不屑于为，第一次到军机处办事，就做这誊录的苦差，他心里也不乐意。两种情绪叠在一起，他就没有好气了。

谭嗣同以一种鄙夷的目光看了富山一眼，说：“刚大人不是说了吗？我们新来的这几天什么事都不做，只是见习见习。你叫别人去誊吧，我还不不懂规矩哩！”

富山这个人，别看他在刚毅面前卑躬屈膝的，在下属面前也是一个爱抖威风的角色，何况派章京的差乃是他领班的分内之事，他如何能容忍这种顶撞！遂马上脸色一变，喝道：“这是命令，你得执行；不懂规矩，你得学着懂规矩！”

谭嗣同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他刷地站了起来，狠狠地瞪着富山怒道：“我就是不抄，看你又怎么样！”

一句话顶得富山下不了台。满屋章京都停止手中的活，一齐看起来。杨锐性格较温和，怕把事情弄僵，忙过来圆场：

“富领班，这个上谕由我来誊抄吧。谭章京从来没抄过上谕，不懂规矩也是实话。”

说着，便从富山手里拿过上谕草稿来。富山也从刚才这一幕中看出谭嗣同是个不好惹的人，再坚持要他抄，他绝不会屈从，反而弄得自己下不了台，于是顺水推舟地说：“好吧，就由杨章京你来抄吧，半个时辰后交给我！”

富山不敢再对着谭嗣同的目光看，侧着脸离开了。谭嗣同也不再做声，坐在一旁看杨锐誊抄。

上等白麻纸上，出现一行杨锐端秀的楷书：

有关新政谕旨，各省督抚应迅速照录，切实开导。代递各件，立即原封呈送。

谭嗣同看到这行字，心里立时沉重起来。显然，朝廷有关新政的谕旨，不少行省的督抚没有迅速照录，也没有切实开导，地方上有关新政的条陈，也显然许多没有原封呈送，在中途受阻或被删改。上令不能畅行，下情不能通达，这维新事业如何能推行，国家如何能早日出现生机？自己身为皇上特拔的军机处章京，尚且受到如此冷漠，地方上欲行新政的官吏士绅所遇到的阻力，更可想而知了！唉，为什么明明是害国害民的陈腐，却偏偏难于剷除？明明是富有希望的生机，却偏偏易遭压抑？这中间的原因在哪里？是个人利害驱使，还是惰性使然，抑或是大多数的人原本就是冥顽愚陋、目光短浅，而先知先觉注定要备受苦难、历经坎坷？

谭嗣同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

“湖北这个道员刘勰是个有定见的人，他不人云亦云，我欣赏他！”

就在谭嗣同独自思索的时候，刚毅迈着老爷步来到正在誊抄的杨锐的身边。他是要看看杨锐的字写得如何，看着看着，不觉脱口说出了这句话。谭嗣同一听，心里想，湖北有一个施宜荆道道员刘勰，是个很顽固守旧的人物。他坚决不同意张之洞在学堂里兼设中学、西学的主张，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他所管辖的施南、宜昌两府及荆门州的所有学堂一律不开西学。他也因此闻名两湖。怎么又出来个道员刘勰呢，莫不是杨锐抄错了？谭嗣同侧过脸去看杨锐誊抄的上谕，写得明明白白是“湖北施宜荆道道员刘勰”，看来，抄的人没错，说的人错了。

谭嗣同想起刚毅说的四个人中只有一个进士的话来，这个忘了自

己笔帖式出身而讥笑别人功名不够的满洲权贵，却原来是个念白字的先生。他心里好笑：你失礼在先，就别怪我刻薄了！

关于刚毅的笑话，李伯元《南亭笔记》中亦有记载——

刚毅读书不多，大庭广座之中，多说讹字。如称虞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作如字，瘐死为瘦死，聊生为耶生之类，不一而足。都中某太史编成七律以嘲之云：“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荐贤曾举黄天霸，远佞思除翁叔平。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嗟呼！李林甫读弄璋为弄璋，几误唐家中叶，不谓其后先济美若此，然则误国者，固有衣钵耶！

刚毅初任山西巡抚，某太守上禀，条陈兴利除弊事宜。刚动笔加批，大为奖励，末句曰：“此可以为民公祖矣。”盖由民之父母脱胎而出也。

刚补刑部尚书，一司官引例偶然舛误，照例略加呵斥。刚见此司官后，一言不发，唯以手划其面，羞之而已，司官大窘。

张百熙以保举康梁，奉严旨革职留任。刚往广东筹饷，适张督学其间。刚一见，即牵裾问曰：“你与荣禄总有什么交情？你这个罪名，要在别人手里，断无如此从宽发落。”张猝不能答，唯唯而已。

曾署常熟县之朱镜清，充刚文案。刚曾具折密保，中有语曰：“笔下一挥而就。”此种考语，真是千古奇闻。

刚毅前到江南时，有某观察求书扇，款系行二，刚书“某某两兄大人”。幕友见之以两字为误。其时有久居刚幕者，谓刚之学已大进，前数年为某书扇“两兄”尚写作“”。或询诸刚，刚掀髯曰：“老夫巡抚江南时，见粮册上皆书字，岂不典耶？”问者默然。

“刚大人，你不要把小锅子当成大锅子看了！”谭嗣同说了这句话后，先自哈哈笑起来。杨锐也现出会心的笑容。

刚毅不明白谭嗣同说的什么，依旧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派头：“什么小锅子、大锅子，这是军机处值庐，不是你家里的厨房！”

谭嗣同明白了刚毅不仅认错了字，而且对“霨”“霨”两个字的意义也不懂。好吧，今天就让你来见识见识我这个举人都未中的新章京的学问。

“刚大人，上谕上的字你念错了。不是刘霨而是刘霨，霨是大锅子，霨是小锅子。”

刚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他知道是自己念错了，但又拉不下脸皮来承认错误，更恼火谭嗣同在众人面前这样奚落他。

“什么大锅子小锅子的，还不都是锅子吗？”

刚毅终于憋出这样一句自我解嘲的话后，立即走出值庐门槛，迫不及待地离开这个使他尴尬的氛围。

刚毅刚一出门，值庐里立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原来，刚毅是个专门念白字的大学士。“皋陶”作为人名，“陶”应念“繇”音，但刚毅不知道，仍念的“陶”本字。有一次念上谕时，把“瘐死”念成“瘦死”，又有一次把“聊生”读成“耶生”。于是有好事者作一联以讥之：“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刚毅霸道，自己念错了还不许别人纠正。翁同龢因为常给他纠错而得罪了他。翁同龢的被罢黜，他在中间起的坏作用不少。

《梦蕉亭杂记》一书说翁同龢遭贬，系出于刚毅的谗构。事见该书《刚相作梗》一节

常熟翁协揆，学问家世冠绝班行。两充帝师，名高望重，而祸亦随之。当戊戌廷试后，德宗御太和殿传胪礼成，驾还宫，召见军机，谓协揆曰：今科状元夏同龢与师傅同名，诚为佳话。足见君臣一德，遭际攸隆。翼日，为公揆辰，两宫先期赏赉，亦极优渥。诂公入直谢恩，忽奉严旨，驱逐回籍，即日出京，不准逗留。霹雳一声，朝野同为震骇。公到籍后，闭门谢客，日在山中养病。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维时上怒不测，幸荣文忠造膝婉陈，谓康梁如此横决，恐非翁同龢所能逆料。同龢世受国恩，两朝师傅，乞援议贵之典，罪疑唯轻。上恻然。仅传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协揆奉严旨后，始知夏间获谴，系由刚相构成。因谓人曰：子良（刚相号）前充刑部司员，由余保列一等，得以外简。厥后以粤抚入京祝嘏，适额相奉旨退出军机，余即力保子良继入枢垣。虽不敢市恩，实亦未曾开罪。不知渠乘人之危，从井下石如此！嗟叹久之。客有告协揆曰：刚相识汉字无多，闻在直时，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勰为刘鼎。经公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公熟思良久，曰：是吾之过也。

值庐中的章京对刚毅敢怒不敢言，今日让谭嗣同这么一弄，他们也跟着出了一口气，都开心地大笑起来。

刚毅记下了这个仇，但因错在他，亦不便发作。到了第三天，因为一道条陈的事，他又和新章京们发生冲突了。

上条陈的人为湖南邵阳举人曾廉。曾廉说可以变法，但不能用小人变法，而康有为、梁启超乃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皇上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恶之门。曾廉的这些话，语气虽强横，实际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摘录了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为学生札记所作的几条批语，再加上自己的按语，恭呈皇上御览。其中最为厉害的一条是梁启超的批语：“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曾廉对这段批语加上按语：“本朝美举不可殚述，梁启超独抬出《扬州十日记》，无非极诋本朝，以惑人心。臣实不知梁启超是何居心也。”

刚毅主张将这道条陈奏报皇上，并提出军机处的看法，立即拘捕康有为、梁启超，交刑部审讯，以大逆之罪处以极刑。谭嗣同、刘光第坚决反对这样做。谭嗣同更对梁启超的批札一条条予以解释、开脱，并特为指出，扬州屠城并非太祖太宗的意思，而是多尔衮的擅自作为，指责此事不是诋毁国朝，而是清算多尔衮，不能以此罪梁启超。

刘光第主张此条陈不应上奏皇上，以免亵渎圣明。谭嗣同主张可以上奏，但要表明军机处的态度：当此诏定国是推行新政之时，曾廉的条陈实为干扰大局，混淆视听，居心大为不良，应将曾廉处以毁谤新政罪论斩，以安人心而定社稷。

刚毅和谭嗣同、刘光第辩论。谭、刘引来一大堆有关新政的谕旨为自己作论据。刚毅对这些谕旨平时全不放在心上，此时茫然无对。更加之谭嗣同词锋犀利，气势逼人，刚毅在他的面前简直无招架之力。两个年轻的小军机把一个资望甚高的大军机弄得狼狈不堪。回到家里，刚毅越想越气，一个通宵未眠，第二天一清早便直奔颐和园，找慈禧来评理。

慈禧耐心听完刚毅的冗长陈述后，心中已是满腔恼恨。她紧绷着面孔问刚毅：“曾廉的条陈带来了吗？”

“带来了！”

“李莲英，你念给我听！”

李莲英从刚毅手里接过曾廉的条陈，戴上老花眼镜，尖声尖气地念着。

果然如此！一股怒气冲上慈禧的脑门，她狠狠地上下挫动着满口碎牙，终于从口里蹦出四个字来：“康梁该杀！”

刚毅一听大喜，忙说：“老佛爷圣明，奴才这就去传老佛爷的慈谕！”

“慢着。”慈禧的脸色顿时又和缓下来，“这话你不能传出去，后天皇帝到园子里来，我去跟他说。”

刚毅满心欢喜地走出颐和园，他心里对这场所谓的“新政”前途已是洞若观火了！

自从诏定国是到今天，短短的三个月内，光绪已是第十二次来颐和园请训了。比过去的一月两次超过一倍。自从罢黜翁同龢后，光绪对慈禧已产生了逆反心理，暗暗地滋生着一种不顾一切、雷厉风行、偏要这样干的情绪，但禀赋脆弱的他仍对慈禧有一股先天性的畏惧心，于是便借勤跑园子来博得慈禧的好感，换取对他所行新政的支持。

慈禧看穿了光绪玩的这套小儿把戏，前几次尚且虚与委蛇，后来干脆告诉他，不必来得这样多，只要不违祖制，我不干涉你，你自己看着办吧！光绪以为太后为他的孝心所感化，已改变态度了，遂有一次罢礼部六堂官和擢四章京之举。

这天，光绪又一次来到园子。他恭恭敬敬地向慈禧问候：“孩儿请皇额娘圣安！”

慈禧一脸冰霜：“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请什么安！”

光绪大吃一惊，立时便冒出一丝恐惧来，口里说出来的话便不太利索了：“皇额娘哪里不……不舒服了……”

听了这话，慈禧愈加生气，提高嗓门说：“这江山咱们不坐了，你让给汉人吧！”

光绪被这话吓坏了，浑身直打哆嗦：“皇额娘这话怎么说，孩儿不……不明白……”

“你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慈禧指了指炕桌上的曾廉上的条陈，厉声说道。

李莲英过来，将条陈递给光绪。光绪一边看一边手抖抖地。

“皇额娘，梁启超在胡说八道，孩儿不会听的。”

“你不会听？”慈禧冷笑道，“他的老师康有为，你现在倚为左右手。他的朋友黄遵宪、谭嗣同，你都在重用，他本人也被你调到北京。你要知道，梁启超的这些言论，都是出自于他的老师康有为。康有为早几年就将咱们大清的纪年改为孔子卒后多少年了。他的奸贼之心，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光绪一边听着慈禧的教训，心慢慢镇定下来。他为康有为辩道：“康有为用孔子卒后纪年，学的是洋人用耶稣诞生纪年的方法，并没有改大清正朔的意思……”

“你还为他辩护！”慈禧打断光绪的话，“我问你，你为何一次就罢黜礼部六堂官的职务！仅仅因为一个六品主事的一道折子被拦阻吗？那个主事要你放洋到外国去，他说的是人话吗？咱们大清国的皇帝为何要去洋人的国家，他洋人的国王为何不到咱们大清来？这样的折子，怀塔布、许宝騄拦阻不奏，拦得对！即使他们拦错了，能因这事革他们的职吗？还要连累四个侍郎也一道丢官！你看看咱们大清的典册，从关外到关内，从太祖太宗到文宗穆宗，有谁做过这样的事？你这样意气用事，不怕列祖列宗的责骂，不怕天下臣民的讪笑吗？”

这一番话，说得光绪哑口无言，方才稍稍镇定的心又慌乱起来。他想辩说，但口噤嚅着，一时竟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来。

慈禧连珠炮似的又说了下去：

“人家怀塔布快七十的人，从宣宗爷手里便在内廷当差，五十年间，辛辛苦苦，忠心耿耿，从侍卫做起，做到尚书，也不容易。你为一点芝麻大的事就将人家的官职一下子全革了，你叫他如何想得通，又如何有脸回家见子孙？怀塔布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别的老臣眼看着不寒心吗？你年轻，不知道过去的事。当年英国人和法国人打进北京来，是怀塔布的父亲瑞麟大学士率敢死队在通州顶着，三千人死了两千，他也丢了一条胳膊。没有瑞麟的血战，洋人会答应签字吗？会有日后的安宁吗？你就是看他老子这番功劳上，也不能这样对待他呀！还有，你裁光禄寺等衙门，你想没有想过后果呀？”

光绪终于找到了一点说话的空当：“这些都是只拿薪俸不做事的空闲衙门。皇额娘不也说过，朝廷养了一大帮子废人吗？”

“我是说过这话。”慈禧的火气似乎缓解一些，说话的调门也没有刚才高，节奏也放慢了许多。“我知道朝廷养了一帮子废人，我也知道这些废人多在光禄、鸿胪这些寺里。可是你知道吗，这些废人都是些什么人？大部分都是咱们满洲的人，都是些要看顾的宝贝儿！”

慈禧指了指炕桌上的银碗。立时有一个宫女走上前，双手捧起那只银碗来，一直送到慈禧嘴边。慈禧浅浅地喝了一口。宫女将银碗放回炕桌，抽出别在衣襟缝里的雪白绢帕来，慈禧接过手帕印了印嘴唇，继续说：“有一些人，祖上是跟着世祖爷入的关，他自己又给朝廷当了一辈子的差，也谨慎勤勉，但才干差了些，到老了朝廷要酬劳他，升他个卿贰大员。让他到六部去，他没那个本事，让他到台谏去，他又干不了，只好让他们到光禄、鸿胪去，有个卿贰大臣的名分，又不担心他坏事。又比如，他是咱们满洲的大功臣，但他子侄辈本事不及他，差很多，老子功勋太大，朝廷若不荫及子侄则不足以酬劳，他若不看着儿辈做到卿贰大臣则不肯瞑目。你说说，这些做子侄的打发到哪里去，自然不能去部院，也只有让鸿胪、光禄来安置了。

你想想，朝廷若没有这些衙门，又怎么来办这摊子事呢？祖宗当年设置这些衙门，都是用心良苦的。你一下子都裁去，打掉了咱们多少满洲大员的饭碗，他们能不生怨吗？皇帝呀——”

慈禧拖长着声调说出这三个字后，语气完全换成了一个心地良善性情温和的老太太的腔调：“你还年轻，不大懂事，额娘要对你说几句腹心话。咱们大清国是满洲人打的天下，也要靠满洲人出死力气来保。满洲人不过四百万，而汉人有四万万，咱们一个满洲人要顶一百个汉人，如果不给满洲人超过汉人一百倍的好处，他会出超过汉人一百倍的力吗？皇帝呀，你变法也好，维新也好，有一条你要记住，就是不能得罪了满洲人。得罪满洲人，也就得罪了祖宗，最终就会失去江山。汉人，归根到底是不可信赖的呀！你千万要记住，这是列祖列宗世代相传的家法。”

光绪木头似的呆立着，再也不知说什么为好了。

“皇帝，额娘今天还要跟你说句咱们娘儿俩的家常话。”对于光绪侍立在旁恭听而不回话的情景，慈禧已经习惯了，她并不需要他的回话，只需要他听进去。“家常话”，这几个字倒唤起光绪的格外注意。在光绪的记忆中，慈禧对他这个儿子是很少说家常话的。未亲政之前，见面时总是问他书读得怎么样，字写得如何，末了总要加上一句“多习满文”。亲政之后，见面时便是说的政事国事。至于他的身体怎样，吃得如何，睡得如何，心里的喜怒哀乐等等，她一概不问。一般百姓家所常要说到的三姑六舅表亲远戚的话，慈禧更是闭口不提。所有这些，与他一个月见一次面的亲生母亲比起来，完全是两回事。母亲只关心他的健康和心情，其他并不多问。所以从小到大，光绪与他这个名义上的“亲额娘”总是亲不起来。今天，她却要说起家常话来了，真真少有！

“我的娘家侄女你不喜欢，偏偏喜欢那个不安本分的珍丫头，这或许是前世的缘分不够，我也没有办法。”慈禧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但皇后是后宫之主，掌六院，管妃嫔，这是祖宗定下的制度。你不能剥夺她的权利，乱了这个规矩。”

光绪急道：“我没有剥夺过皇后的权利。”

“早几天大公主过生日，你国事忙不能来，可以体谅，但你送的礼物，理应由皇后而不应由珍妃转送。你这样做，不仅冷落了皇后，也看轻了大公主。你懂吗？”

光绪惘然望着慈禧，好半天才似答非答地说：“孩儿知道了。”

五 光绪帝两颁衣带诏，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回宫中的路上，坐在豪华马拉轿车里的光绪的思绪一直没有停过，他回顾诏定国是三个月来自己的所作所为。要说失误，同时罢礼部六堂官一事或许可以说得上，太后说的“意气用事”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其他的事，包括议论最多的裁撤衙门的事，也并没有做错，只是徐致靖老先生所说的：快了一点。怎么能不快呢，光绪心里急呀，急大清国总不争气，处处不如洋人，事事受洋人掣肘欺负；急自己徒有空名而没有实权，急那些文武官员只知道享受朝廷给他们的权利和俸禄，却从不替朝廷分担忧愁。从上到下，数以万计的官员，几个有心肝血性？俟河之清，人生几何？光绪恨不得一个夜晚就把眼前这些不如意的事一扫而光。他时常因身边的大臣和各省督抚不能理解他的心而苦恼、而焦烦、而愤怒，但今天慈禧的一番斥责，却也使一直在燃烧状态中的年轻皇帝冷静了许多。

这三个月来确实得罪了不少人，所得罪的人中又多为那些懒散平庸惯了的满人。他们表面不做声，心里不服气，说不定，他们都在暗中跑园子，向太后诉苦，求太后为他们做主。再说，梁启超也太过分了。扬州屠城，这是在揭老祖宗的丑事。向学生说这些，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不明摆着授人以柄吗？另外，还有太后提到的康有为的孔子卒后纪年的事，这也是一件无任何实际意义，只能招致非议的标新立异之举。光绪突然想到，康有为、梁启超其实只是书生而已，他们并没有切实的仕宦经历。随着他又想起徐致靖、杨深秀，想起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这几个月来所提拔重用的竟然全是没有政务经验的书生。自从翁师傅回籍后，有关新政事，身旁就再也没有一个

既有热情又有威望的大臣可以商量了，有一位众望所归的张之洞，本是替代翁师傅的最好人物，却又在晋京的半途之中折转回武昌。

猛然间，光绪有了一种孤立无援之感。这种感觉一旦涌出，生性脆弱的他便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这时，慈禧的震怒和训斥，怀塔布、许宝騄及光禄寺等衙门官员的怨恨，荣禄、刚毅、徐桐等人频繁地进出园子，以及最近董福祥甘军的进驻长辛店、聂士成武卫军的抵达天津，这一系列现象，便乱哄哄地交叠重复地出现在光绪的脑海中，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在心中产生。他似乎明白地看到：自己其实是手无寸权，这身九龙袍服不过是戏台上的行头而已。他又仿佛看到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黑暗。他这几个月来的朝乾夕惕，好比是在掘深渊，挖鸿沟，过不了多久，自己就将会来到渊沟的边上，被人推下去跌得粉身碎骨……

直到在养心殿东暖阁里坐下许久，光绪的一颗心仍在怦怦乱跳，他还未从恐惧中走出来。

下午四点钟，是宫中的午饭时候，他特为召珍妃进宫来陪侍吃饭。珍妃的到来，使他的心定了许多。席上，他把慈禧的训斥一五一十地告诉珍妃，把大公主过生日那天因为送礼惹得皇后和太后不快的事，也对她说了。珍妃说：“当时我就看出来了，我没有理睬她们。”

隔一会儿，珍妃又说：“我看，老佛爷昨天斥骂你，与皇后从中使坏有关系。她一向把家事和国事搅在一起。”

“珍妃，”光绪目光乏神地望着眼前的爱妃，凄然地说：“朝廷里很多大臣都反对新政，我的努力恐怕会是白费了。”

“皇上，你不要太担心。新政使国家富强，全国百姓都是支持你的。你的努力绝不会白费。”

这话让光绪的心稍稍舒坦了一点，但很快他的情绪又波动起来，沉重地说：“我现在才知道，太后其实是反对新政的。珍妃，我对你说实话，我一直很怕太后，我知道我斗不过她，如果她坚持反对，我

就只有罢休了。”

珍妃虽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女，却生来胆大志豪有远见。她深爱着光绪，爱他的聪明好学，爱他近于天真的纯良，却又深为他的胆小脆弱而惋惜。

早在两年前，光绪便有意效法日本和西洋各国，振衰起疲，变法图强，但他顾虑多，疑心重，瞻前顾后，游移不定。珍妃一直在旁给他打气，壮他的胆。三个月前的光绪终于下定决心弃旧图新，与珍妃起的作用大有关系。

珍妃以怜恤的目光望着这个比她大五六岁的丈夫，看着他苍白瘦削的脸庞和矮小单薄的身材，猛然觉得他似乎还不是成熟的男子汉，而只是一个大孩子而已。她以母亲哄孩子的腔调说道：“皇上，不要怕，有我在哩，有大清百姓在哩，你怕什么。大不了，咱们停一停，待老佛爷百年之后，咱们再干不迟！皇上，你做的事是对的，祖宗会保佑你的，上天会保佑你的，神明会保佑你的……”

珍妃絮絮叨叨地念着念着，果然，这一招很起作用，从园子里带来的慌乱感、恐惧感，慢慢地从这个欲办大事却又胆气薄弱的年轻人的心上离去了。

“咱们还是得想想办法。”情绪稳定后的光绪开始了正常的思维。“得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的臣民。”

珍妃问：“皇上最想告诉哪些人？”

“康有为。”光绪说，“康有为说洋人支持大清新政，叫他去找英、法和日本的公使，若他们出面讲话，太后和那些反对新政的大臣就会有顾虑了。”

“这个主意好。”珍妃立刻附和。“但不能召康有为。康有为品级太低，召见他招人注意，马上就会传到园子里去。我看，不如召见新提拔的军机章京，这属于正常召见，不易引人注意。”

“行。”

“也不要四个人都召见，那样太招眼。”珍妃补充。

光绪说：“就召见杨锐吧！这些日子，我细心观察了一下，杨锐在这几个新章京里最为稳重，性情也较平和，到底是张之洞的高足，今后可寄以重任。”

珍妃想了想说：“为昭慎重，皇上还是写一道谕旨，召见时将这道谕旨交给他，让他带出宫交给康有为。康有为还可以将这道谕旨出示给公使们看。”

“就这样吧！”

宫里的光线已经暗淡了。珍妃亲自点上灯，又磨好墨，在一旁侍候，光绪略为定定神，提起笔来写着。

今年夏天京师格外热，紫禁城内因为没有树木，又比胡同里老百姓的四合院更显得酷热。正午时分，走过三大殿之间的金砖广场，砖上的热量可以透过两寸多厚的朝靴直向脚底扑来，让人有一种踏在热铁板上的感觉。直到黄昏，灼人的热气仍不少减。大殿堂大阁楼因为顶高砖厚，则比外面要清凉得多。

紫禁城唯有一处建筑物，在这大热的天气里不仅与外面一样燥热，而且还显得更滞闷，这就是位于隆宗门外的军机处值庐。

这一溜房子与周围雄壮的宫殿极不相称，又矮又小，瓦薄砖薄，加之办事的人多，拥挤在一起，更显得热气难耐。大军机或根本不来，或坐一坐便走，留下那些小军机叫苦不迭，一个劲地埋怨着：做军机处章京还不如做讨饭的叫花子！

掌灯的时候，当值的所有小军机，一个个如同从牢房里放出的囚犯似的，急急地往家里奔，空荡荡的值庐，只剩下两个人：杨锐和谭嗣同。他们以对新政的百倍热情，自愿待在这热得如蒸笼的小值庐里加班加点。

“人都走光了，我们也不要这副君子相了，脱衣吧！”

谭嗣同边说边把长褂子脱了，还觉得热不可当，干脆把上衣也脱掉，只穿一条短裤衩，又抓起一把大蒲扇，死命地摇着：“痛快，痛快！”

见杨锐还是穿着后背都湿透了的长褂子，在全神贯注地读着一份来自他家乡四川的折子，谭嗣同笑道：“叔峤，脱了吧，别这样死要面子活受罪！”

杨锐迟疑一下，把大褂子脱下来。谭嗣同说：“只有我们两个人了，干脆把上衣都脱了，打赤膊！”

杨锐笑着说：“毕竟是宫中，打赤膊不雅观，万一有内监送个紧急文书来，看见了传出去也不太好。”

谭嗣同说：“已经是夜晚了，莫说是内监，就是宫女来了都不要紧。”

杨锐大笑：“若是宫女来了，就更不好了。”

二人正在嬉笑间，光绪的贴身太监王鉴斋急急走了进来：“皇上传旨召见杨章京。”

杨锐和谭嗣同都颇感意外：这么晚了，皇上还召见，难道出了什么大事？杨锐赶紧把刚脱下的大褂子重新穿好，又把罩在帽筒上的嵌有青金石四品顶子的红缨帽戴上，再对着镜子上下整理整理，然后跟着王鉴斋急急忙忙地跨出值庐，走向西长街。

谭嗣同一个人坐在灯下，再也无心治事了。一股不祥之感越来越浓重地涌上他的心头。在这班维新新贵中，谭嗣同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杨锐、刘光第等人活动的范围只在京师官场，康有为、梁启超的支持者多在士林，谭嗣同与他们不同，他是结交满天下，朋友遍四海，无论官场士林，还是市井街巷，不管江湖武侠，还是绿林会党，各行各业，各门各道里都有他谭公子的至交好友。当年京师镖局的第

一保镖、北国有名的大刀王五便是他的生死之交。朋友多，消息也便多。湖南的朋友告诉他，长沙城里新旧斗争激烈，陈宝箴以巡抚之尊，徐仁铸凭学政之位，都敌不过以耆儒名流王先谦、叶德辉等人为首的反对派，湖南的新政不出长沙一城，且有越来越孤立之势。湖北的朋友告诉他，张之洞的洋务局厂、新式学堂尽管名声很大，但其实只是虚有其表，不能细究，而且张之洞的新政也只在局厂、学堂、铁路、练兵而已，对于开议院、行民政他是坚决反对的。他的《劝学篇》，说穿了是脚踏两只船。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张之洞对慈禧感恩甚深，一心一意向着慈禧，晋京途中半途折回，背景蹊跷，值得玩味。而以他父亲为首的湖北地方各级官员对新政普遍冷淡，各项有关新政的谕旨全都搁在箱子里，有的甚至连包封都没打开。江苏的朋友告诉他，翁同龢的革职回籍对江苏全省震动极大，江苏官场与翁氏一家三代关系甚深，翁的倒台，使他们胆战心惊，目前都忙于自保，无暇顾及新政。对新政的成功，他们普遍不抱希望。江湖的朋友则告诉他，眼下秩序动荡，民心浮动，绝大多数人对朝廷已经绝望，他们绝不相信朝廷能行新政，而且满汉冲突又起高潮，老百姓的怨恨已转变为种族仇恨，认为是满人害了中国。更有异人在江湖上活动，联络会党，欲揭竿起义，重演洪杨旧事。江湖上，如今是旌旗晃动磨刀霍霍，与变法、学西方等时髦举措全不相干，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这一连串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使得一向抑郁寡欢的谭嗣同更加忧心忡忡。虽然忧虑，但他并不失望，更不沮丧。他坚信唯有变革维新才能救亡图存，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这是不能有任何选择、任何犹豫、任何怀疑的唯一道路。早在十多年前，他便看出了这一点。只是，他深知自己是孤独的。后来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增加了一些同志，但他仍感孤独。三个月前，皇上诏定国是实行新政，并特征他为四品衔军机章京。他欢欣若狂，认为可以一展平生鸿抱了。然而，来到军机处不久后，从朝廷，从军机处，从各地的奏报上书及四方友人的来信中，他发现，即便是皇帝本人亲自来倡导这件事，却依然是孤独无援。

他为此哀痛，为此悲愤。他想到中国的读书人，因数千年陈陈相袭的旧观念，使得背上的包袱太过沉重，中国的百姓，因世代代的

贫穷困苦，早已变得麻木不仁，必须要有先知先觉大智大勇者，以生命和鲜血来震惊来唤醒。这段时期来，他已做好了准备：倘若哪天中国需要此种人的话，他谭嗣同愿做第一个！

多少年来，除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能给他带来激情和欢乐外，人世间已没有多少东西让他眷恋，让他牵挂，让他割舍不断的了。

他最亲爱的母亲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弃他而去。自那以后，家庭对他来说，就不再意味着亲切和温馨。他恨继母，恨小姨娘，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也没有几分感情可言。父亲好色自私糊涂懦弱，虽居高位，实际上算不得一个大丈夫。他无子女：无膝下之欢，也无娇儿之怜。他和夫人之间，或许是前生缘分不够，也或许是后世性格不合，彼此相敬之礼胜过相爱之情。结褵十多年了，分居两地之日多，厮守一室之时少，绝不像寻常小夫妻那样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同胞兄弟三人，大哥二哥早已先归太虚，他本人也是从鬼门关口转回来的。复生，复生，死而复生，这已经是第二次生命了。

亲情既淡，生命已再，谭嗣同对人世无所恋，亦无所憾。他常想，倘若到了真要为自己所耗尽心血的事业而献身的那一天，他会坦然面对欣然就义的。他甚至希望有这么一天，他能以一己之生命与鲜血，唤起国人的醒悟，那将是非常值得的，也将是他告别人寰最理想最壮美的方式。

就在谭嗣同心猿意马惴惴不安地等待的时候，杨锐进来了。灯光下，谭嗣同看到的是一张忧愁的面孔。

“皇上跟你说了些什么？”谭嗣同走上前去，想帮杨锐脱外褂。杨锐的手摆了摆，两手相碰，谭嗣同感到他的手意外的冷。绝不是好事！谭嗣同似乎已觉察了事态的不妙。

杨锐默默在一条凳子上坐了下来，轻轻地说：“给我一杯凉茶！”

谭嗣同赶紧将自己喝了一半的茶端过来。杨锐接过，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复生，这是皇上刚才颁给我的密诏，看了你就知道了！”

杨锐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来，谭嗣同忙接过展开，那纸已被汗水浸成半湿了。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凑到灯下看了起来。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因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厉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独处值庐时种种不祥之兆的思考，果然从皇上处得到了验证，谭嗣同一时间悲愤莫名。

“叔峤，皇上还说了些什么？”

杨锐从谭嗣同的手里将密诏拿回，重新叠好，放进衣袋里，然后慢慢说：“皇上将昨日在园子里遭太后训斥的事略为说了些。还说，变法到了今天，已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我们要和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商议，是否可请外国公使馆出面，发表支持文告，借外人之力求压太后。”

谭嗣同紧闭嘴唇思索着。他深陷的双目和清癯的面孔，因冷峻而变得森厉起来。他伸出手来，对杨锐说：“把密诏交给我，我现在就出宫！”

如同接受命令似的，杨锐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衣袋。手指刚碰上那张纸，却又停住了。

“你这样急急忙忙地出宫，会引人怀疑的。很难说门禁中没有太后安置的密探。你难道忘了衣带诏故事吗？可惜我们无针线，不能缝之于衣带中，万一被人搜出怎么办？不如明早，我们从从容容出宫为好。”

汉末曹操专权，献帝以指血写密诏授国舅董承，命他定计除曹。皇后将此诏缝于赐给董承的衣带之中，而躲过曹操的严查。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故事。

谭嗣同听杨锐这么一说，浑身打了下冷战，难道皇上已到汉献帝那样的可怜地步了吗？

“皇上漏夜相召，说明此事已经危急了，怎么能再等到明天呢？我必须立即出宫，找南海先生筹商良策，你给我吧！我会有办法不让门禁看出破绽的。”

杨锐将密诏从衣袋里拿出，但手依旧攥着，不愿交出来。

“你是怕被人搜出来吧！”谭嗣同在身上摸来摸去，突然有了主意。他把脚上穿的靴子脱下一只，从里面将底帮撕开两寸长的口子。“藏在这里，总可以吧！”

“好吧！”杨锐觉得将密诏藏在此处，也还妥当，便亲手将密诏小心翼翼地塞进谭嗣同的靴帮子里。谭嗣同重新穿好靴子，神色凄壮地向杨锐抱了抱拳：“我走了！”

杨锐心一紧，说：“你要多多注意，明天上午我来南海会馆找你。”

谭嗣同通过景运门时，四个门禁中有两个已坐靠楹柱边睡着了，另外两个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闲话，见谭嗣同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来，其中一个年岁稍长的开了腔：“谭大人，散差了？”

谭嗣同随口答道：“这天一丝风都没有，闷得难受。你们还得守在这里，怪辛苦的。”

另一个年纪稍轻的说：“没法子呀，吃这份粮，就得受这份罪。”

谭嗣同灵机一动，从衣袋里取出一个银元来：“这是块鹰洋，值七钱二银子，四位哥们拿去买几碗冰镇酸梅汤喝喝吧！”

那年轻的忙走过来，一手接住，连声说：“谭大人心眼好，怜恤咱哥们，过不了多久，皇上就会赏您个大军机！”

“好！托你的吉言！”

谭嗣同忙跨过景运门，穿过黑沉沉的宅墙，来到锡庆门。锡庆门只有两个小门禁把守，谭嗣同向他们点头笑了笑，其中有一个认得谭嗣同的，叫了声：“谭大人！”

谭嗣同又拿出一块鹰洋来，递了上去：“老哥，我有点急事出宫，请你开一道东墙小门让我出去吧！”

东西两围墙有几道小门，是专为进宫做粗事贱事的小民用的。正常情况下，进宫办事的官员都从东华门里进出，谭嗣同想尽快出宫，不愿多走路从东华门出，又怕东华门人多眼杂，无故添出什么麻烦来，于是用小惠来买通门禁。这小门禁是用过鹰洋的，见到这块青灰色的银洋，很是高兴，痛痛快快领着谭嗣同穿过锡庆门来到东墙，打开一道三尺余宽的小门。

走出禁城的谭嗣同，这时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情形原来并不是想象中的可怕。莫非衣带诏故事，是文人的杜撰！谭嗣同顾不得多想，蹿起大步，直奔粉岭胡同南海会馆。

来到南海会馆时，已是三更天了。康有为和梁启超长谈到深夜，刚睡下不久，见谭嗣同夤夜来访，都大为吃惊。

“南海先生、任公，皇上漏夜召见杨锐，颁下密诏。”

谭嗣同一坐下，便把靴子脱下来，从靴帮子里抽出诏书来，双手递过。

康有为拉了拉梁启超的衣角，说：“我们跪下接旨。”

梁启超觉得实在没有这种必要，但又不好违抗老师，便只得跟着康有为跪了下来。

康有为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朗声念道：“臣工部主事康有为谨领圣旨！”

然后高高地举起两只手，从谭嗣同手里接过诏书，再站起，走到灯下细看。梁启超也在一旁看着。

康有为的双手慢慢颤抖起来，两眼也慢慢盈湿模糊。

“皇上呀，皇上！”终于，康有为放声痛哭，高声恸叫起来。

梁启超劝道：“先生，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们要为皇上分忧想办法！”

谭嗣同也说：“南海先生，皇上期待我们拿主意！”

梁启超打来一盆水，康有为洗了脸，三人重新坐好，开始筹议。

康有为说：“皇上主要是缺乏领兵的人，有几个领兵的人死心塌地跟着皇上，就不怕老太婆了。”

康有为很讨厌慈禧，从来不用太后、老佛爷这样的尊称来叫她，通常呼她为老太婆，有时气起来，还会骂她老妖婆、老恶婆。

梁启超说：“要说兵丁，六十六镇绿营可谓一群吃粮的蛀虫，只是吓唬老百姓，打起仗来一点用都没有，天下真正管用的军队只有四支：一支是张之洞在江南练的自强军，二是董福祥的甘军，三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再加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我们只能从张、董、聂、袁四人考虑。”

谭嗣同说：“张之洞在江南练的自强军，现在由刘坤一在掌管。刘坤一也是个老迈昏庸的人，这支兵不要考虑。董福祥的甘军和聂士成的武卫前军，早已奉荣禄之命，分别从甘肃来到长辛店、从京郊来到天津，荣禄是太后的人，这两支兵力已在太后的掌握之中，不可能再听皇上的命令来对抗太后。现在唯一可考虑的便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了。”

“袁世凯可用。”康有为立即接言，“乙未年我办强学会时，袁世凯刚从朝鲜回来便来找我入会，又捐五百两银子。这事卓如也知道。”

梁启超说：“袁世凯在国外十多年，与日本和西洋各国打交道多，眼界开阔，头脑清楚。我和他谈过一上午的话，他给我的印象很深，是个可资信任的领兵之人。”

据《梵天庐丛录》中《袁世凯》一节所记，林旭不同意召袁世凯，而主张召董福祥

庚子以前，武卫军总于荣禄，三军驻北洋，则董福祥、聂士成及项城也。四京卿既定以兵力助上之策，谭嗣同议召项城。林旭以项城难制，不如董福祥，粗悍易为用。以诗致嗣同，有“愿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之句，嗣同卒召项城。初，两宫诏阅兵天津，已建行宫，政变后，罢阅兵之议，行宫后为直督署。

谭嗣同说：“要想得到袁世凯的实心拥戴，必须请皇上给他越级提拔。他现在只是一个道员衔，我看可以由皇上赏他一个侍郎衔。他必然感恩戴德，在危急之中为皇上效命。”

梁启超说：“我以为，不如干脆劝皇上迁都上海，离开北京。老太婆舍不得颐和园，她不会跟着到上海去。摆脱老太婆，皇上就可以自主了。”

康有为说：“几年前，我就提出迁都一事，或迁上海，或迁广州都可以。沪穗风气开通，远比北京好。但这是以后的事，远水不能救近渴，眼下还是复生的主意好。事不宜迟，复生你赶紧回去，和叔峤商量，拟个折子，最好能面见皇上，当面说清。我和卓如过会就到日、俄等国公使馆去游说。”

谭嗣同刚出门，便遇到了急急赶来的杨锐。杨锐告诉谭嗣同，已将密诏事告诉了一早进去当差的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也把笼络袁世凯的主意告诉杨锐，杨锐同意。他知道袁世凯这几天正在京师，住在西郊法华寺。小站练兵处在法华寺长租一间僧房，作为联络及办事的处所。

谭嗣同说：“这真是天遂人愿，看来袁世凯是皇上的护法天神韦

驮。”

杨锐说：“你回到浏阳会馆去准备折子，我回宫，在军机处值庐等候王鉴斋。跟他约好，正午十二时让他到值庐取折子。你在十二时之前把折子缮好带到值庐来。”

“行，就这样办。”

一切都按照他们的安排在顺利进行着。

十一时半，谭嗣同风急火燎地送来奏折。十二时，王鉴斋准时来值庐提取。半个小时后，杨锐、谭嗣同见王鉴斋急如星火般出宫。六时许，就见到袁世凯风尘仆仆地跨进景运门。

杨、谭、刘、林四位新章京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约一个小时候后，又见袁世凯气宇轩昂地从遵义门里走了出来。借着薄暮的余光，他们看见这位新建陆军统领的脸上洋洋有喜色，便知道他一定是从道员升为侍郎了。众皆欣慰。

不料第二天傍晚，几乎在杨锐被紧急召见的同一个时刻，林旭也被皇上召见，同样奉了一道密诏出宫。

翌日上午，在康有为的主持下，梁启超、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紧急聚会于南海会馆。首先由林旭宣读密诏：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应爱惜身体，擅自调摄，将来更效驱驰。朕有厚望焉。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特谕。

康有为听了这道谕旨，又大声痛哭了一场。众人或跟着流泪，或板脸握拳，尽在悲愤之中。

林旭首先说：“皇上想仿效西洋议会，开懋勤殿议新政，遭到荣禄、刚毅的反对，太后也加以斥责。皇上心里非常痛苦，深觉势单力薄，难以对付旧派，看来京师近期内会有不测之变发生。为了维新大业的前途，请南海先生遵旨先去上海避一避。至于我林旭，绝不离开

京师，我要在这里与那些老朽较量较量，大不了一死而已。”

康有为说：“噉谷不怕死，难道我就怕死吗？我也不去上海，留在京师辅佐皇上，与老妖婆斗到底！”

林旭激动地说：“我林旭死不足惜，南海先生乃维新变法的旗帜，只要南海先生不死，中国的维新大业就没有失败。”

梁启超说：“噉谷说得有道理，先生宜速离北京去上海。我们都留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变化。”

刘光第说：“皇上眼下心情焦急，谕旨所说的话难免有过头之处。依我看，目前并不是失败之时，我们不要太悲观。”

谭嗣同猛地一拍坐椅扶手，厉声道：“我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借九月天津阅兵之时，来个非常之举，将老太婆及荣禄、刚毅都抓起来，看谁还敢反对变法！”

这真是石破天惊，又好比山崩地裂，谭嗣同的这几句话把大家都给镇住了。一时间，南海会馆的气氛如雪飘冰封，酷暑之中，仿佛觉得冷风飕飕，寒意逼人。

兵变！抓慈禧太后！这些个维新派精英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但除谭嗣同一人外，任谁都还没有想到这等事上来。

这个老太婆是什么人？二十多岁时她便敢于亲手发动政变，杀肃顺、载垣，废除顾命祖制，实行垂帘听政。占据半壁江山、立国十三四年的太平军就在她的手里鸡飞蛋打，只做了一场天国梦而已。跋扈嚣张、不可一世的湘军在她的手里被乖乖裁撤，化解于无形。上自居正位的慈安，下至处领班的恭王，都不是她的对手，至于朝廷的亲贵大臣，各省的督抚将军，所有须眉男子全都匍匐于她的石榴裙下。她甚至可以将太和殿丹墀上的龙凤来个上下颠倒，以表示她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权威。若说导大清于强大、致百姓于富裕，她一无所长一窍不通的话，使权术，弄政变，玩天下于股掌之中，行诈术于谈笑之间，则当今中国无一人可比得上。倘若不是计出万全，有百倍

制胜的把握，这种念头岂可动得？只要有一丝半点风声泄露，弥天大祸便不旋踵而至！

太突兀，太离奇，太骇人听闻了！大家都不做声，心里头却如翻江倒海般的不得安宁，眼光不由得望着康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龙头大哥。

康有为也是大感意外。他在心里掂量几下后，咬紧牙关说：“我看复生这个想法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自古以来，成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举，这个老妖婆倒行逆施，已到天怨人怒的地步，祖宗神灵都会庇佑我们的成功。关键在于，这事由谁来做？”

谭嗣同接话：“当然是袁世凯。”

康有为说：“是的，此事非袁世凯莫属。只是袁世凯敢不敢做，我们不知道。一个侍郎的官衔，是不是已使他成为皇上的人，也还不清楚。当然，事成之后，可以让袁世凯做大清的兵马副元帅。但若此事不成的话，袁世凯也有灭门之祸，他不会不考虑的。”

梁启超说：“先生说的对，得摸清他的态度！”

“我去！”谭嗣同刷地站起，慷慨说道，“我谭复生这就去闯虎穴，今天夜里若没有回来，你们就当我已葬身虎口了！叔峤，漱谷，你们把皇上颁发的两份密诏借我用一用！”

众人都一齐站起来，一股悲壮之气冲塞南海会馆。杨锐、林旭将密诏交给谭嗣同。康有为紧握谭嗣同的双手，沉重地说：“复生，维新大业能不能成功，大清能不能富强，皇上能不能制服老妖婆，就在此一举了。千万斤重担，全压在你一人身上。你不可太莽撞，要相机行事，说服袁世凯，我们都在这里等你胜利归来！”

谭嗣同坚定地说：“大家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袁世凯说服的！”

法华寺建于元代，是北京外城的一个大佛寺。清初，刚进关的八旗军就驻扎在寺院周围，后来又做过正蓝旗的校场。

法华寺的僧人们颇懂世俗的经商之道，利用寺庙地处京城的好条件，着意装饰了十几间僧房用来出租。此招甚灵，来此租房的人络绎不绝。法华寺靠着这笔收入，把一个古旧佛寺侍弄得活络而充满生机。

新建陆军驻扎在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为便于办事，分别在天津城和北京城设有联络处，北京的联络处便在法华寺。五天前，为着与德国公使商谈一笔军火生意，统领袁世凯亲自来到北京，下榻在法华寺的联络处。

这几年，新建陆军在袁世凯的训练下，很快成为新式军队中最为突出的一支人马。袁世凯受到朝野内外的一致称赞，有识之士更把他称为一颗前途无量的政坛新星，而此时的袁世凯，尚不满四十岁。袁世凯在海外多年，对世界形势颇为了解，知道中国需要变革，故对维新活动予以关注和支持。因此，新派也对他抱有好感，徐致靖还专折保荐过他。尽管袁世凯知道自己口碑很好，迁升可待，但他绝没有想到鸿运竟来得这样突然，这样快捷。转眼之间，便从正四品的道员擢为从二品的侍郎，连升三级，一下子便由一个地方中级官员变成一个朝廷大臣了！真正是祖宗保佑，福星高照。亢奋了两天后，袁世凯想起，应该给皇上上一道谢恩折。

星月照耀的法华寺，庄严而不神秘，静穆而不冷寂，灯火下，袁世凯独坐书桌前，握管构思。袁世凯不喜读书作文，功名仅只秀才而已，他是靠银子捐了监生身份，才得以获取文官的资格。平时在军营，有的是诗书满腹而功名不遂的文人替他捉刀，可今夜全靠自己搜肠索肚，他一时有点作难，刚写了一个题目，便觉得下文难以为继了。他离开坐椅，背手在屋内踱起步来。

这时，门被轻轻推开，联络处的一个都司衔武官进来说：“袁大人，有个人要见您。”

“这么晚了，是什么人？”袁世凯显然不乐意此时见客。

都司说：“我已经替您挡了，他坚决要进来。”

袁世凯不大高兴地说：“我现在正在办重要的事情，要见，明天再说！”

“袁大人，再紧要的事也紧不过我的事，你今夜非见我不可！”

从都司背后传来一句尖厉的声音，原来客人已经到屋里来了。

袁世凯见来人一身夜行服装束，腰间微微隆起。军戎出身的袁世凯一看便知道那里藏着凶器：或是匕首，或是西洋短火枪。刺客！他的脑中很快闪过这两个字。

与此同时，来人也在死死盯着袁世凯：不及中人的五短身材，一颗特别肥硕的脑袋，两只又圆又大的眼睛里精光闪亮，上嘴唇有一道浓密的一字须。

“你是谁？”袁世凯威严发问，“如何深夜来此见我？”

“哈哈！”来人尖声笑起来。“袁大人，你是贵人眼高，认不得我。”

虽是笑声，却分明透露出一种逼人的威慑之气。

袁世凯已感觉到此人的来头不小。他见多识广，是个极为敏捷乖觉的人，见此情景，立刻改变了态度：“壮士莫怪，袁某一时想不起来，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我乃谭嗣同！”

啊，这就是海内闻名的谭公子，而今天下瞩目的新贵谭章京！

“哎呀呀！袁某有眼无珠，不知是谭老爷光临，方才多有得罪，该死该死，还望谭老爷大肚海量，请坐请坐。”袁世凯的态度来了个彻底大改变，满脸笑容可掬，一副谦卑神态，又对站立一旁的都司斥道，“你还不赶快向谭老爷请罪，快去端一碗好香茶来，求得谭老爷宽恕！”

都司连连打躬作揖，又赶紧双手捧了一碗香茶敬上。谭嗣同微笑着坐了下来。

袁世凯以很恳挚的态度说道：“谭老爷名播宇内，声闻南北，袁某景仰之至，总是无缘相见。此次超擢军机章京，足见皇上对谭老爷的器重。袁某多次想登门拜谒，只是顾虑到谭老爷新政事忙，无暇接见，遂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想不到今夜谭老爷光临法华寺，真是天赐良缘，使袁某一偿多年夙愿，确实是三生之幸。圣人云不知者不怪，方才的莽撞之处，千万请谭老爷莫往心上记。请喝茶，喝茶。”

谭嗣同与这位新近崛起的军事统领还是第一次见面，这之前脑子里装着的是有关此人的各种议论评说。对于一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的冷漠与拒绝，并非多大过错，而一旦得知后立即殷勤接待，足见他的诚恳。袁世凯的这番表现消除了谭嗣同的疑虑，他喝了一口茶说：“袁大人才干超群，识见卓越，我心仪已久。”

袁世凯忙说：“谭老爷言重了，谭老爷才真的是海内人望。”

“造次闯进法华寺求见，本不应当，然事情紧急，不得已如此，还请袁大人见谅。”

袁世凯的心不由得紧缩一下。谭嗣同眼下是皇上的近幸宠臣，说是有紧急事，莫非是受皇上之托而来？遂敛容说：“有什么事情，请谭老爷明示。”

谭嗣同庄容正色地说：“袁大人，皇上自四月下旬行新政以来，颁发新政谕旨上百道，但于官员升黜，除礼部一事特殊外，几乎未有动静，至于军营中，更无一人得到提拔，而在上千个带兵统领中唯一越三级而擢升您。您说说，皇上对您如何？”

袁世凯激动地说：“皇上对袁某的恩德，天高地厚，袁某粉身碎骨无以报答。”

谭嗣同又说：“袁大人，您看皇上属于怎样的君主？”

袁世凯立即答：“皇上乃旷代圣主，实圣祖、高宗爷一脉相传的有为君王。”

“好！”谭嗣同说，“袁大人既感皇上大恩，又知皇上为圣主，若皇上遇到急难之事，您如何办？”

袁世凯不假思索朗声答道：“皇上若有急难之事，袁某将亲率新建陆军，为皇上解危靖难，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皇上现在就遇到了急难。这是皇上近日颁发给杨锐和林旭的两道密诏。袁大人，您先看看。”

谭嗣同从内衣袋里取出两道密诏来，袁世凯忙跪下，双手过头捧接。随即站起，走到灯下细看。

袁世凯边看边想，越想越觉得形势紧如绷弦且危如火水。

袁世凯是个精明透顶的政坛射雕手。他虽居小站，却对京城中的朝局了如指掌。他深知变革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深知变革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而充满着危机和风险。他也知道主张变革的皇上并未握实权，而不希望变动的太后才是大清的 actual 主宰者。他为自己定下的方略是：安处小站练好新军，静观大局，不卷入漩涡。皇上超擢他为侍郎，他知道皇上想依靠他。当然，他更需要依靠皇上，他绝不会拒绝而是心存感激。他感激皇上的圣眷，会为皇上办事，但若是牵涉到新旧两派的争斗，他会谨慎。现在，皇上将不仅让他卷入争斗，而且是卷入与太后的争斗，袁世凯感到百般为难，万般恐惧。看完两道密诏，他的后背已让冷汗湿透了。

“谭老爷，皇上现在处境到底如何？”

谭嗣同脸色阴沉地说：“皇上被太后及一群老朽所包围，不能自行其志，处于危难之境，袁大人是救皇上唯一有力之人。若袁大人助皇上，皇上可击败太后及老朽；若袁大人助太后，则皇上将有可能被废。”

袁世凯被谭嗣同这几句话震惊了。在此之前，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今天已在朝廷最高权力的争斗中，处于这样至为重要的地位，也没有想到自己要在帝、后两圣中择一而从。也就是说，一股意外的力量已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这一瞬间的选择将决定一生的命运：或富贵极顶，或杀头灭门！

见袁世凯没有接话，谭嗣同望着他的两只眼睛，冷冷地说：“袁大人不愿助皇上，我也不为难你。你可以立即去颐和园告发我，说我谭嗣同劝你助皇上而背太后。我甘愿就戮，当然，您可以立马得富贵。”

袁世凯凛然回答：“谭老爷，您把袁某看成什么人了！我袁家世受国恩，深明大义，皇上不仅是您的皇上，也是我的皇上。我得皇上非常之恩，自应非常报之。皇上有难，救护之责，岂仅您一人，也有袁某我的一份责任。您有什么良策可以置皇上于平安，请说吧！”

得到袁世凯的明确表示后，谭嗣同这才严肃地说：“要救皇上出危险，必须制服太后及那批反对变法的老朽，欲达此目的，不行非常之变不可。九月间天津阅兵之事，很可能是太后与荣禄的一个密谋，到时利用董、聂二军之力废皇上而他立。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董、聂二军绝不可与您的新建陆军相比，您先将荣禄抓起来再软禁太后，则董、聂不敢反对您。”

荣禄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自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来，袁世凯对他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至于太后，更是四十年来大清臣民心中至高无上的圣君明主。在与谭嗣同见面之前，抓荣禄、囚太后，这不仅是他袁世凯不敢做的事，而且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再说，皇上本就是太后立的，既然权在太后手里，她要废皇上不是一句话吗，又何必利用天津阅兵？这个念头在袁世凯的脑中很快闪过，正想就此和谭嗣同探讨下，却突然再次瞥见谭嗣同腰间微微隆起的衣襟，立即明白这不是探讨的时候。此时此刻，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他只得说：“若皇上阅兵时疾驰入我的军营，在我的军营里传令铲除奸贼，则我定是会奉圣旨，尽全力抓荣禄而保皇上。”

谭嗣同盯着袁世凯看了好一会，猛然说：“荣禄是您的顶头上司，一直待您甚厚，您到时能下得了手吗？”

袁世凯未料到谭嗣同会有这一招，脑门顶上沁出一排冷汗来。开弓已无回头箭，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是再也没有犹豫迟疑的地步了，即便刚才的一切都是做戏，也得把这出戏演完，而且要演得逼真精彩。袁世凯定了定神，慨然回答：“若皇上在袁某的军营，则诛荣禄如杀一条狗耳！”

谭嗣同听到这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如此，护圣主、清君侧、肃宫廷、振兴大清之功，袁大人您当居首位。”

袁世凯忙说：“不敢，袁某不过奉圣旨行事而已。”

谭嗣同起身道：“袁大人，今夜我们就谈到这里，具体事宜，我们到时再详议。有什么事，可派心腹之人到浏阳会馆来找我，也可到南海会馆找康有为先生。就此告辞了。”

送走谭嗣同后，袁世凯躺在法华寺的僧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第二天，他上午拜会礼亲王世铎，下午拜会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第三天上午拜会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王文韶。这几个人，既是国之大老，又是太后的宠臣，袁世凯试图从他们处探听点内幕消息，也想借此来平衡一下前夜的倾斜。

第三天下午，袁世凯乘火车离开北京回天津小站。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坐在由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与他相对而行。此人从北洋大臣衙门里走出，即将进入紫禁城。

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便在这京津道上的往返车厢中策划着。

六 百日维新全军覆没后，张之洞忧惧难安

这个急急忙忙由天津回北京的人便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广西道

监察御史杨崇伊。杨崇伊不仅反对维新变法，尤其讨厌康有为。康有为篡改孔子歪曲儒学的行为，使得杨崇伊很愤慨，他认定康有为是孔子的叛逆、国家的奸佞，便专与康有为作对。乙未年，康有为在北京办强学会。他上折斥强学会煽惑人心，图谋不轨，结果强学会被查封。

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分会，《强学报》上用孔子卒后纪年等事，也遭到杨崇伊的严词弹劾。光绪诏定国是，实行新政，杨崇伊认为这是皇上受了康有为的蛊惑，对这几个月来所颁发的所有新政谕旨，他几乎一概予以反感。他对礼部六堂官被罢黜事很气愤，这使得他很自然地与怀塔布、许宝骥等人结成了联盟。怀塔布十分看重这个仇视新政痛恨康有为的御史，甘言赞扬，重金收买，杨崇伊遂热心地为守旧派卖力。他时常出入刚毅、怀塔布等人的府宅，密谋对付皇上和新政的策略。就在光绪颁发给杨锐第一道密诏的时候，杨崇伊便在怀塔布的家里拟就了一道密折。第二天，怀塔布的福晋瓜尔佳氏再次进了颐和园。两个老太婆闲话家常，谈着谈着，瓜尔佳氏突然煞有介事地对慈禧说：“老佛爷，近来京师很不安静。我们胡同口上就有两家人被抢劫了，有一家婆媳两个被杀。我们家最近几夜都睡不好觉，提防着哩。老佛爷住园子里，太使我们放心不下了。眼看天气也一天比一天凉了，还是早点回宫中去住为好。”

这几句近乎聊天式的话，却对慈禧很有震动：今年夏天是个多事之秋。皇帝行新政，闹得举国不宁，给铤而走险的歹徒造成了机会。过几天就是中秋了，今年中秋干脆回宫里去过好了。

正在思忖着，李莲英送来了奏折。瓜尔佳氏见太后有公事要办，便知趣地告辞。原来这奏折正是御史杨崇伊上的。杨崇伊的折子上说：近闻康有为的江湖死党有包围颐和园挟持太后的非常之变，请太后速回宫训政。

这原是怀塔布与杨崇伊策划的一个嫁祸于康有为的阴谋，分两个侧面同时进行。

果然，有瓜尔佳氏那一番话在前，慈禧对杨崇伊这道折子十分重

视，而且越想越有可能，越想越害怕。当天下午慈禧就决定离开颐和园回宫，弄得光绪和宫中大小太监、宫女们措手不及。

怀塔布见这种恐吓对老太婆极有作用，便和杨崇伊谋划下一步。怀塔布说皇上突然间越三级超擢袁世凯，此举值得大为注意，杨崇伊对这一提醒很重视。怀塔布请他去一趟天津，和荣禄谈一谈。杨崇伊在天津北洋衙门里和荣禄商讨了一个晚上。荣禄也感到皇上此举非同一般。北洋三支新式军队，最强的是袁部，这样看来，九月间的天津阅兵可能有戏看。荣禄的话给了杨崇伊一个启发，这不又是一个很能打中老太婆的恐吓？

一下火车，他便草拟了又一道请太后紧急训政的奏折，急忙送进宫中。

就这样，第二天北京城风云突变，形势急转。复出训政的慈禧太后在短短的三四天内下达了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懿旨：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革职。其弟康广仁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逮捕山西监察道御史杨深秀。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张荫桓、徐致靖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全部恢复已裁撤的鸿胪寺、光禄寺等衙门。鉴于康有为、梁启超已逃逸出国，会商英国、日本公使协助缉拿。同时又以皇上名义布告天下，因病重不能听政，恳请皇太后再度训政。

雷厉风行、轰轰烈烈、令举世瞩目的维新变法，从光绪诏定国是那一天起到他囚于瀛台之日止，前后只经历一百零三天，便以新派的全军覆没和旧派的全盘复辟而告终。消息传出，世界各国为之诧异，中国的官场士林为之震惊，身处武昌的张之洞更是各种滋味尽涌心头。

他的第一感觉和所有人一样：震惊。一场本属于建制、法规、律令方面的正常变动，却引发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权力争斗，而且如此之快便见分晓：败者败得一塌糊涂，胜者胜得威风凛凛。即便深知朝廷内幕、关注时局变化的湖广总督都大感意外，这宦海翻覆之间，真是神鬼难测！

接下来，他便暗自庆幸，走对了两步重要的棋。一是四月间匆忙撰写了《劝学篇》，表明了自己在新旧中西之间不偏不倚、平和公允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五月初的晋京之行中止于半途。

张之洞心想，倘若不是桑治平出面来劝阻，到了北京之后，势必取代翁同龢的位置，也势必会成为皇上新政的谋划者、支持者和执行者。那么到了今天，也绝对会落得个失败者的下场。为此，他深深感谢姐夫，更感激目光远大的挚友。

张之洞知道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办着与“维新”密不可分的事，说过许多与“变法”非常接近的言论，在世人的眼光中，他成了新派人物。同时，他与眼下朝廷最为嫉恨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曾有交往。事实上，他对康、梁都很欣赏，尤其对梁更为偏爱。这些细节，若落在旧派人物的手中，必会成为攻讦的口实。一阵焦灼之后，张之洞开始细心地加以回顾清理。

办洋务局、新式军队、新式学堂这些事情，虽是这百日内的新政项目，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皇上亲政之前，太后听政时期，便已有朝廷明令办理。显然，这些都是太后允准的事，自然不会遭到再度听政的太后的否定。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守住纲常名教和祖宗根本这两条底线。关于这个态度，他在《劝学篇》中写得非常明白：“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想，若有人在变法上为难他的话，这几句话便足以为之辩护开脱。

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悄悄地附着张之洞的耳朵说：“香帅，焦山定慧寺飞江亭楹联，您还记得吗？”

梁鼎芬的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将张之洞从沉思中唤回，他想了下说：“记得，这会子你怎么会想起那副楹联来？”

梁鼎芬压低着声音说：“自京师出大事以来，我一直在为香帅回忆着看有没有给人落下什么借口的，刚才我突然想起那年在焦山的楹联，好像有点不妥。”

张之洞的心下意识地紧缩一下：“有哪点不妥？”

“我记得，下联的末句是‘与时维新是正途’。太后现在最恨的是维新，倘若有人据此告密，说香帅您是维新派，那就麻烦了。”

张之洞的心突突地急跳起来：“那怎么办？这楹联已在飞江亭上两三年了，要收也收不回了。”

“把它刮掉！”梁鼎芬早已有了主意。“趁着现在还没有人想起这件事时，赶紧刮掉，重新上漆。到时即便有小人生事，没有了证据，他也硬不起来。”

“行，就这么办！”张之洞立即作决定，“节庵，就麻烦你到焦山去办这件事。你立刻坐小火轮去，明天夜晚把它办好。”

“好，我这就去！”

梁鼎芬说着，正要转身出门，又被张之洞叫住了：“你带一百两银票去，送给定慧寺的僧众们。”

这一百银票显然是为了堵定慧寺和尚的口，梁鼎芬佩服张之洞想得周到，答应一声，赶紧出了门。

张之洞很感激梁鼎芬的这份心意。很快，他又不安起来：楹联可以刮掉，但别的东西刮不掉呀！眼下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上谕写得很清楚：康“纠约乱党图谋围颐和园劫持”，又说康“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看来，康有为乃叛逆，怪不得太后痛恨他。张之洞很悔恨不该在江宁接待康有为，更不应该资助他银两，让他在上海办《强学报》。还有，前年对梁启超的接待，也是太出格了。这些事尽人皆知，绝不像焦山上的楹联那样，可以一刮了之的。正好辜鸿铭进来，他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香帅，你早已与康梁划清界限了。”辜鸿铭一本正经地说，“一部《劝学篇》，乃绝康、梁而谢天下，天下人岂能不知？”

《劝学篇》是预为防患而作，但也没有哪句说到“绝康、梁”呀，张之洞一时摸不清这个怪才肚里的小九九：“汤生，你说明白点。”

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收回游焦山时的题字。关于此事，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中《清游题句雅集敲诗》一节里有记载——

戊戌前，张之洞由鄂省移督两江，游焦山，题长歌于松寥阁，颇有感慨时局、左袒维新诸贤之意。寺僧精装悬壁。政变事起，节庵先生乘小兵轮由汉星夜抵焦，问寺僧张督题诗尚存否？寺僧出轴曰：“不敢损坏。”梁曰：“张督欲再题跋于后，题好还汝。”携卷归，裂而焚之。《广雅集》中无此诗，夏口李逮闻居焦山，曾抄得。

“香帅，你不记得了？《劝学篇》开篇就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若有人说你是康、梁的后台，你可以明白地表示，你早就把康、梁的那一套称为‘邪说’了。你禁止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纪年，又斥责《湘报》上的不轨文章，这就是你反邪说的行动。又有言论，又有行动，陈宝箴、徐仁铸他们能跟你比吗？所以我劝香帅你放一百个心，尽管世间风急雨骤，你却处磐石之上，风雨不动安如山。”

辜鸿铭的确给了张之洞一颗定心丸。但这颗定心丸仍不能让他完全安定下来，他想起梁启超在湖南曾办过南学会。是的，可以通过取缔它来以此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太后，坚决反对康、梁的态度。

张之洞立即传令，命电报房火速致电陈宝箴：立即取缔反动团体南学会，禁止一切集会结社，以安定人心而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下达了这个命令，张之洞的心还是忐忑不安。还有一桩事与他同样关系密切，那就是这些天被捕的人中，至少有三个人与他关系不一般。

第一个是谭嗣同。他的父亲身为湖北巡抚，与张之洞共事多年，尽管于洋务两人意见多有不合，但私交尚可。若要追究起来，谭继洵自然责无旁贷，他这个湖广总督也负有管教失严的过失。而眼下，谭继洵不知处于何种境况之中。张之洞唤来女婿念初，让他代表自己去巡抚衙门探视谭抚台。

晚上，念初回来告诉岳父，谭抚台虽为儿子逮捕入狱而难受，但不担心受牵连。原来出事后浏阳会馆就拍来紧急电报，告知谭嗣同怕老父受牵连，在步军衙门来查抄之前，便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这封信可以保护老父。事实上，这两天湖北抚衙也一片安静，未见有事牵涉到谭抚台的身上。张之洞听了这话后，大为宽慰，心里对谭嗣同充满爱怜。好个深明事理的孝顺儿子，在这种危急关头，还能静下心来想出如此好法保全父亲。这等气壮如牛、心细如发、又忠又孝的人，真堪称天地间的奇伟大丈夫。可惜时运不济，遭此困厄，但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日后作为当不可限量。身为父亲的谭继洵都没有受到牵连，那他这个同寅自然更可以不负责任了。

第二个是杨深秀。早在山西时，杨深秀便因献鱼鳞册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后聘请他出任晋阳书院的教习。他进京做官后，仍与张之洞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自称是张的学生。张之洞有不少信件在杨深秀手里。实行新政以来，杨深秀很活跃，张之洞对他的活动大多表示支持。张之洞担心，倘若万一查抄杨深秀的家，查出自己写给杨的信件后，岂不成了麻烦事！张之洞向已任刑部官员的儿子仁权发出急电，要儿子打听杨深秀的事，特别关注是否抄了杨家。第二天儿子回电：杨深秀虽入刑部大狱，但家却没抄。张之洞放心了。

最令张之洞忧愁的是杨锐。作为得意门生和受器重的幕僚，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杨锐一路跟着他，从未分离过。那年，又是他推荐杨锐进京任内阁中书，实际上是湖广衙门在京城的眼目。这些年来，要说张之洞对待杨锐，在信任和依靠上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感情上他不愿意看到杨锐被捕坐牢，理智上更觉得杨锐不应该遭此劫难。张之洞深知杨锐和康有为不是一类人。杨锐被皇上超擢，按谕旨办事，何罪之有！即便皇上做的事大违太后之意，责任也在皇上身上，而不应当由一个军机章京来承担。杨锐冤枉！

杨锐在好几封信里，都说起过他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分歧，他是不赞成诸如民权、议院这些过激主张的。现在，却因康有为的事而被捕入狱。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栋梁转眼间成了囚犯，这不太冤枉了吗？要为杨锐诉这个冤！

张之洞刚一冒出这个想法，心里又不免有几分畏难。眼前的变局是太后一手在操纵的，新旧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从朝廷公布的官方文书上，权力之争又被说成是镇压奸佞集团的正义行为。杨锐已和康梁同被列入奸佞一类，为杨锐诉冤，岂不是为奸佞诉冤？身为国家大臣，此举岂不有和朝廷作对的嫌迹？诉不诉，如何诉？时局危急，又容不得太多的思考。张之洞为此而心如火焚。他多想找一个人来商议商议，然桑治平已不在身旁，谁可与之谈此等腹心话？

下午，念初过来禀报汉阳铁厂的事，说起铁厂的总办郑观应在幕友房里与众人聊天时，对谭嗣同、杨锐四章京被捕一事深为遗憾。又说督署幕友们也对杨锐遭此不测之祸叹息不已。念初的这几句话给张之洞以启示：为避嫌疑，自己不能出面，找一个局外人来关说，既可达到诉冤目的，又可以免遭风险。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人选摆在面前，那就是汉阳铁厂督办兼铁路公司总办的盛宣怀。

此人绝对是新政的拥护者，是杨锐等人的同情者，他门路极广，且以局外人的身份出面更为妥当，但不知道此刻他愿不愿意出面？

念初说：“郑观应的话说得激昂，估计盛宣怀也是这个态度。再说，他现在跟我们关系密切，也不好意思拒绝。”

张之洞说：“这不是一般的事，不能勉强人家。你不妨先去郑观应那里跟他说明，让他先用电报与盛宣怀联系。若他愿意，我再直接拍个电报。不过，所有这些都得对外严格保密。”

一个多小时后，陈念初回来说：“一切都办好了，您就拟电报吧！”

张之洞沉吟一会，对念初说：“你记吧。”

陈念初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美国带回的钢笔，将张之洞口授的话一字字地记了下来：

盛京堂：杨叔峤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

康无涉。且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无辜受罪，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普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禱。

王文韶字夔石，故称夔帅。军机大臣裕禄字寿山，故称寿帅。

电报亥时发出，第二天未时盛宣怀回了一电：

张制台：真电所言杨叔峤事，已转电仁和，力恳保全，圣躬未愈，有旨征医。宋伯鲁革职，余无所闻。

仁和即夔帅王文韶，他是浙江杭州人，杭州古称仁和，以仁和代王文韶，乃是对王的尊敬。宋伯鲁乃一名很活跃的新派御史，革职自是难免。张之洞看到这份电报，心情安定下来了。

王文韶与裕禄两人中，盛宣怀没有找裕禄而找王文韶，看来盛与王交情更深。王文韶眼下是太后的大红人，身兼总署和军机两大任，他答应保全，大概杨锐的处罚不会太重。有旨征医，莫非皇上真的病了，多半是因新政失败被囚而忧郁成病？

北京几乎所有的衙门都卷入了新旧之争，朝政眼下不知乱到何种地步！张之洞电告儿子：遇有大事，随时报告。

不料第二天深夜，仁权从京城发来电报：今日午后，康广仁、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被斩于菜市口，监斩人刚毅，京师百姓观看者数以万计。未等电报读完，张之洞已软瘫在藤躺椅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重大的案件，当事人又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为什么不按正常的程序由刑部审讯，由大理寺定罪，就这样匆匆忙忙，甚至可以说是急不可待地把人杀了？

二百多年来的大清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谭嗣同为何不逃到国外，《凌霄一士随笔》中《六君子之死》一节有如下说法——

政变起，帝被囚。嗣同至旭寓，意态甚激昂，谓：“我辈之头可断，中国之法不可不变也。”旋谓：“吾素善日使馆中人。君如欲行，当为介绍至日使馆，藉其保护出险。”旭曰：“君如何？”嗣同然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乎？吾决死此矣。”旭亦不肯行，遂均被逮。又尝闻人言，嗣同先以行止谋之于其友曾某（官某部员外郎，其名失忆；待考），曾

曰：“君逃固善，唯今上能偕逃乎？”曰：“不能也。”“老伯(指嗣同父继洵)能偕逃乎？”曰：“亦不能也。吾知所以自处矣。”留京之意遂决。六君子遇害之日，曾闻菜市口将杀人，虑嗣同不免，亟往观。嗣同瞥见之，以目示意告别。曾归而大恸，谓复生之死，实我杀之也，遂仰药而死云。旭尝为荣禄幕客，被逮后，其岳翁沈瑜庆拟谒荣禄营救未果。杨深秀官御史，虽屡上封事，而视四卿之邀特擢赞密勿者有间(康广仁因其兄之关系，又当别论)，乃亦同时遇害者，以垂帘诏下后，特疏诘问，请即撤帘归政，故西后必杀之也，可谓最有大无畏之精神者。

就在接读电报的前一分钟还存在的企盼彻底破灭了，杨锐而今已是身首相分，倒在菜市口的血泊之中。可怜的叔峤呀，你真是冤枉死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杨锐的音容笑貌一直在张之洞的眼前晃动：一会儿是尊经书院憨态可掬的年轻学子，一会儿是太原城秉烛夜书的勤勉幕僚，一会儿是奔走国是的热肠京官。今年才刚进的四十岁，一个大有作为的干才能员，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书生，怎么能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短短的人生，离别他眷恋不已的国家、朝廷、老父妻儿、师友同寅？

张之洞知道，像这样的朝廷钦犯，在菜市口砍头，是有意暴尸示众、三日之内不能让人收敛的。还差两天便是中秋节了，张之洞抬头仰望夜空中那一轮即将圆满的月亮，心里无限的悲凉。今夜，菜市口是一副多么恐怖的场景；今夜，京城杨宅又是如何地哀伤、悲痛！叔峤七十岁的老父、十岁的幼儿、已成未亡人的妻子，既头顶罪犯眷属的恶名，又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未来的日子，将怎么过呀！

张之洞要念初速电仁权，派仆人带一张千两银票悄悄地去杨宅探视，并转达他的问候。



熊希齡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相关消息：翰林院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积极行新政的户部侍郎张荫桓革职，充军新疆，将康有为离间帝后图谋不轨的罪行宣示天下。又命广

东地方官府抄查康梁原籍财产，逮捕已出逃的礼部主事王照的一兄一弟，保荐康有为的礼部尚书李端棻革职，充军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翰林陈三立，以及前湖南学政江标、翰林熊希龄均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在惩办新派的同时，以怀塔布、许宝騄等为代表的一批老派人物，或加官晋级，或官复原职。

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觉醒来，大清帝国没有丝毫变化，依旧是原来的旧模样。



汉阳兵工厂界

疾风骤雨般的疯狂报复过去后，张之洞最为担心的是两件事：一

是有人借他曾与强学会和康梁有过联系，以及他与杨锐的师生关系而攻击他。这都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他无法抹去，也无法改变，倘若遇到仇家要周纳深文无限加码的话，他张之洞也可以被视为维新变法的积极拥护者，甚至是康梁的后台而遭到严惩。事实上，有人已经在这样做了。

十六七年前因贪污被参劾的前山西布政使，十二三年前借徐致祥弹劾张之洞不成、赋闲家居一百天如今又官复原职的太常寺正卿葆庚，便找到了眼下言官中的大红人杨崇伊，以用一万两贪污银子买来的宋徽宗的一幅花鸟真迹为诱饵，怂恿杨崇伊上了一道对张之洞的参折，但慈禧将这份参折留中未发下。一来张之洞是她一手提拔的而今享有盛誉的三朝老臣，二来一部《劝学篇》也使得慈禧深信张之洞绝不是康梁一类的人。辜鸿铭的那句“绝康梁以谢天下”的玩笑之语，终于得到了证实。这桩事，两年后张之洞从姐夫鹿传霖那里得知，使他对慈禧更添一分感激之情。

张之洞的另一个担心，便是他耗费多年心血经办的洋务局厂，会因这场变故而受池鱼之殃。这个担心在几个月后也慢慢消除了。铁厂和铁路都和先前一样在正常的生产和施工中，盛宣怀及其得力助手们依旧在兴趣浓厚地经营着，并对前景十分看好。其他如汉阳枪炮厂、汉阳火药厂、纺纱局、织布局、制麻局、缫丝局也事事照旧。

张之洞的仕途没遇到障碍，他所致力洋务事业也没多大的影响。湖广总督衙门的运转一切如常，然而中国的政坛却因这次变故而大伤元气，中国社会的进展也因此而中止甚或倒退。西方各国曾因新政而对中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也遭浇灭，灰蓝色的眼睛里充满着对这个古老之国的政治不可理解的迷惘神色。中国的亿万百姓，也从此失去了以和平方式获得富强的机会，被迫走上血与火的痛苦之路，神州大地，再度陷于压抑、沉闷、暗淡的时空大隧道中。

终于，这种畸形的陈旧统治术导致了一场更为混乱更为可怕的大动荡，大清帝国因此蒙受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摇摇欲坠的爱新觉罗王朝几近覆没！

第十八章 互保东南

一 面对废立大事，三个总督三种态度

慈禧再度训政的第二天，光绪便从养心殿搬出，住进紫禁城西边南海中一个名曰瀛台的孤岛上，对外称之为养病，其实已被软禁，身边只有几个太监和宫女服侍。他的正妻那拉氏皇后原本就和他投缘，现在则干脆投入她的姑妈怀抱，与丈夫断绝了联系。与皇后同日册封的瑾妃平素嫉妒妹妹珍妃的独宠，此时更有幸灾乐祸的快感。她明白表示站在皇后一边。至于珍妃，本就招慈禧的嫌恶，正好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她打入冷宫。其他几个地位低的妃子更是不敢上瀛台。于是，光绪身边便没有一个妃嫔了。

他一天到晚孤子一身，形影相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怜的皇帝，心绪痛苦到了极点。先前只相信康有为所说的“若不变法，求为长安一布衣亦不能”，却没有想到，变法后的遭遇，也同样是“求为长安一布衣而不能”。光绪的性格本脆弱，体质又单薄，遭此打击后，果然大病了一场。从此他便木木讷讷的，形迹近于呆滞。每月朔望之日，他照例被太监引导，乘坐一叶小舟渡过水面，进宫向太后请安，背诵两句固定的台词后便不再开口，一旁垂手侍立。慈禧也觉得难堪，便吩咐跪安，让太监重新将他带回瀛台。有时慈禧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为避免洋人猜疑，也把光绪带在身边。光绪同样如一尊木偶似的，不说话，甚至笑都不笑一下。

于是，有机会见到皇上的大臣们都私下议论起来：皇上莫非真的神志上出了毛病，否则怎么这样目光呆痴，面无表情，精神萎靡，言辞木讷？皇上毕竟是皇上，太后毕竟年事已高，反省之后的皇上仍得要回宫处理军国大事，大清国今后还得由皇上来掌管。皇上病得这样，如何能担当起君王的重任呢？在皇族里，则有人在偷偷议论着更大的事情：皇上这个样子，得赶紧另打主意。前代可援引的旧例不外乎两种：一是废，一是让。无论是废是让，都得有个取代者。谁做这个取代者合适呢？有几个王府在遍视近支黄带子之后，对这个天大的

好处有可能降落在自己府内抱着希望，于是便对大位怀着觊觎之心，跃跃欲试地在各权贵府第中穿来走去，打听联络，寻求机会，以求一逞。这其中有一家自认为可能性最大，遂最踊跃，最热衷，这一家便是位于西城平安里的端郡王府。府主名载漪。

说起载漪的身世来，可非比一般。他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王奕訢的次子，奕訢是咸丰帝的弟弟，恭王、醇王的哥哥，当今皇上的亲伯父。载漪则是皇上的嫡堂兄弟。载漪的长兄载灋在父亲去世后承袭王位。按祖制，载漪不可能再封王。载漪的封王是因为过继给瑞王府的原因。

嘉庆帝的第四子绵忻封瑞亲王，绵忻去世后其子奕劻承袭王爵，奕劻无子，为使国不除，咸丰帝让侄儿载漪出为奕劻的嗣子，承袭王爵。内阁述旨时，因笔误将瑞写成端，圣旨不可改，遂将错就错，瑞王便变成了端王，载漪就这样成了端郡王。载漪的长子溥年方十六岁。从血统来说，若为光绪嗣子，他不如出身醇王府的光绪诸侄，若为同治嗣子，那他就是最为亲近的侄辈了。这是从父辈一脉来看，若从母系一脉看，溥则有着别人不能攀比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母亲乃慈禧的内侄女。

慈禧的弟弟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乃光绪之后，次女即溥之母，三女则为辅国公载泽的福晋。当年光绪即位，除开为咸丰的亲侄外，更仗着母亲是慈禧的亲妹的缘故。满朝文武都知道老佛爷的私心，若要立嗣，最佳人选必为溥。因为醇王府现今的溥字辈，并非老佛爷之妹的血脉，乃是老醇王的侧福晋刘佳氏的后代。

载漪自然深知端王府目前所处的形势，故对慈禧百般逢迎，务必要讨得这位大清神器授予者的欢心。

对于四岁进宫的光绪，慈禧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当她得知光绪竟然听从康有为的奸谋，居然有围攻颐和园的想法时，这个一生强悍，只能制人不能制于人的女人终于狂怒了，失望升格为仇恨。她决定要将亲手立的皇帝，再亲手废掉。心存这个念头后，她遍视近支各王府，目光最后也停留在溥的身上。她叫载漪把溥带进宫来

瞧瞧，又特为邀请蒙古老状元、同治皇后的父亲、她的亲家翁崇绮一旁观察。

经过三天的强化训练，溥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养心殿东暖阁。慈禧见他健康清秀，跪拜如仪，应答也还流畅得体，心中颇为满意，随口问道：“平时在家除读圣贤书外，还做些什么？”

溥答：“奴才除读书外，还喜弓马骑射。”

这话让慈禧中意，说：“骑射乃咱们满人的本色，万不可丢掉。”

又问：“喜欢读什么书？”

溥答：“史书及祖宗典册。”

慈禧点点头：“也做诗吗？”

溥答：“间或也做些诗。”

慈禧问：“近日做了什么诗，念一首给我听听。”

溥答：“奴才昨日作了一首《秋雁》，请老佛爷赐教。”

停了一下，溥念道：“西风乍起时，群雁飞江南。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

慈禧笑着说：“诗做得不错，赏你一套文宗爷用过的笔墨，下去吧！”

载漪带着儿子，高高兴兴地出了养心殿。

载漪父子刚出宫，崇绮便对慈禧说：“老佛爷，恭喜恭喜，端王府有这样聪明的小主子，老佛爷您有这样颖秀的内侄孙，这真是大清之福。溥知书达理，尤其诗做得好。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这诗真有王者气概。老佛爷，您若将溥赐给老朽做门生，老朽这一世就算没白活了。”

慈禧听了这话，很欢喜，说：“好哇，就叫溥拜你为师吧！”

崇绮乐得白胡子翘了起来：“老朽谢老佛爷了。”

见过溥这一面后，慈禧已在心里定下了这桩大事。

溥进宫面试并得到老佛爷的赞许之事，很快便传遍朝廷上下，端王府立即车水马龙，热闹如市。在许多人的心里，端王府就要成潜邸了，其中荣禄、刚毅、启秀、裕禄、徐桐等人更为积极。

荣禄、刚毅在这次变局中，坚定地站在太后一边反对皇上，启秀、裕禄是新政期间进的军机，他们本是皇上提拔的，却反了水投靠太后。他们都害怕一旦山陵崩皇上重新掌权后会报复，遂一致主张废除皇上，另立新主。徐桐一向反对西学，他不满光绪，主要在信仰上而不是利害关系上。荣、刚、启、裕执掌军机大权，是眼下大清国的实力派人物。徐桐身为大学士，又曾做过同治帝师，年高德劭，在朝廷中有极高的声望。他们与慈禧结成联盟，废光绪立溥，看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但这时却有两位王爷主张持稳重的态度，一是军机处领班礼王世铎，另一个是总署大臣庆王奕劻。

世铎做了十四年名不副实的军机处大臣，奕劻则是近几年来走红的王室重要人物。

世铎和奕劻与光绪无怨隙，他们站在较为超脱的立场上，认为废除皇上一事太重大，且光绪因行新政而废，亦颇冤枉。二人意见一致，遂共同奏请慈禧，但他们不便直说，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

世铎奏：“近日王公中密传，谓皇上病重，不能理政，老佛爷有另立之意。奴才和庆王以为此事可否听取京外督抚意见，请老佛爷圣裁。”

慈禧看了看奕劻：“你也是这个看法？”

奕劻叩头说：“奴才的看法与礼王爷一样。”

慈禧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问世铎：“依你看，此事如何与地方督抚商议？”

世铎说：“此事太重大，又属绝等机密，不可扩散，只宜与极少数人商议。奴才与庆王私下认为，当今天下只有三个总督可议此事。一为大学士、前直督李鸿章，二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二人为湘淮两军硕果仅存者，且久为总督，老成稳重，此二人非得事先征询不可。第三位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人非湘非淮、非台非阁而受天下督抚推重，眼界开阔，谋国忠贞。此人亦宜与之商议。三人之外的督抚，似不宜让他们知道。”

慈禧又沉默多时后才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军机处办个绝密信函，分寄李、刘、张三人，叫他们直抒己见，尽快答复。”

第二天，三封绝密信函由军机处发出。一封直送贤良寺李鸿章寓所，另两封以四百里加急分发江宁和武昌。

李鸿章从欧美五国回来后，满以为可再获重用，却不料依旧只是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自雍正建军机处后，内阁的权力便大为降低，到咸同之后，内阁大学士完全成了一个虚衔：位虽高，秩虽隆，而实权几乎一无所有。“大学士”往往成为对立有大功之人的荣誉褒奖。李鸿章很少去内阁办事，当然也无事可办。他一直住贤良寺，读书散步，门前冷冷清清。他是一个十分看重权势和事功的人，处于这种境遇，自然心境抑郁。对于前一段的新政，李鸿章的态度比较复杂。

应该说，李鸿章是最早认识中国已落后世界很远，必须向别人学习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的这个认识是在战争中得来的，是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正因为此，早在同治初年，他便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等一批洋务军工厂，是曾国藩“徐图自强”国策的重要制订人和继承者。早在同治九年，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便和曾国藩会衔上书，提出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后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岁月中，他更是倾尽全力办北洋水师，办军火工业。光绪的百日维新变法，不过是以朝廷的名义将他三十年来所做的事业推行于全国罢了。作为第一代的试办新政者，李鸿章怎能不拥护

不支持？

但是，对刚刚夭折的新政的实际谋划人康有为及其一班人员，李鸿章却与他们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隔阂的原因，不在学理上和策略上，而在感情上。

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被康有为及康的同志们骂为汉奸、卖国贼，已够伤他的心了。后来强学会成立，他打发家人持两千两银子要求入会，而遭到严拒。这对他来说，更是脸面扫尽。于是李鸿章不再与康党发生任何联系。对康党这次的惨败，李鸿章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作为一个淮军统帅出身的国家重臣，他的胸怀尚不至于褊狭到不能容纳他的人。在心灵深处，他还是欣赏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新政期间，李鸿章一直安居在贤良寺里，静观时局变化，可与否，他都不置一言。

这天，他接到由军机处送来的火漆密封的信函，心里想：两三年了，还没有收到一封如此函件，老夫早已是一个闲云野鹤了，还有什么重大的国事要问我？待到拆开看时，李鸿章怔了半晌。废立皇上，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做过多年翰林的李鸿章熟稔史册，知道历史上凡有废立的时候，均是局势动乱的时候，废也好，立也好，往往都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反而加重动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期，废立之事经常发生，导致的结果是权臣执政，朝廷威望下降，政局进一步恶化。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除康熙朝外，从未有过废立之事。当初康熙爷对于太子的废立慎而又慎，即便太子作恶多端也还是想方设法尽量不废。最后，实在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才下狠心废黜，从而实行传之后世的藏名于金匣的建储制。然而，就是这样的慎重，也引发了诸子争位、骨肉相斗的朝局。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废立之事，不是万不得已，绝不可轻率行之。

李鸿章对历史感叹一番后，又回到眼前来。他并不认为光绪是一个非废不可的昏暴之君，即使如密函所说的“身患重病”，也不能成为理由。皇上今年才三十八岁，正当英年，病得再重也是可以治愈的，不必因此而废黜。再说，皇上并无儿子，若是废了，又由谁来继位，

岂不又要引起一场近支王府之间的争斗？但李鸿章知道太后很恨皇上，以他如今伴食之身来规谏此事，力量不够，而真正有力量的，是太后所惧怕的洋人；如果洋人反对，那太后就不敢了。但自己如今的地位也不宜到各国公使馆去探听此事呀！

苦苦思索良久后，富有权谋的李鸿章突然有了极好的主意！

李鸿章悄悄来到定阜大街庆王府。老于世故的奕□劼在王府客厅契兰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已无往日威风的落魄大学士。

坐定，寒暄之后，李鸿章说：“废立大事，老朽不敢与闻，承蒙王爷和军机处看得起，告知这等机密大事。老朽认为，处眼下局势，这等大事，一是太后圣心裁夺，二是要探一探各国的态度。”

奕□劼是一个极为看重洋人的王爷，忙点头说：“中堂说的是。西洋各列强都与我们大清建有外交往来，他们自然会很重视这件事，探听一下他们的态度很重要。中堂与外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又刚从欧美回来不久，与各国公使馆交往颇深，可否就请中堂到公使馆去探听探听？”

“唉！”李鸿章长叹一声后说，“洋人都是势利的人，我如今无权无势，不过一闲人而已，怎么能去公使馆探听这等重大的事？即便去，他们也不会对我讲真话。”

奕□劼说：“中堂说得也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探知公使馆的态度吗？”

李鸿章想了想说：“办法也不是没有，老朽有一个主意，也不知可行不可行？”

奕□劼忙说：“中堂有什么好主意，尽管说。”

李鸿章说：“我离开直督已经有三年了，各国公使都以为我现在是一个拿薪俸养老的人，不过问朝政，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和我谈朝政。如果太后能让我暂时到哪个省代理一下总督的话，各国公使知道

朝廷又要用我了，必定会来祝贺，那时我就会顺便跟他们谈起这件事，探一探他们的口气。”

奕□劼是个精于权术的老政客，李鸿章这番话背后的真正目的，他一听就明白了：无非是不安于赋闲，欲借此机会向朝廷要个总督的实职。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后，转个念头又想：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也是可行的，若不找个由头，又如何能与公使馆接触？太后对两广总督谭钟麟不太满意，不如建议他去广州取代谭钟麟，两广洋务多，李比谭更合适。

想到这里，奕□劼笑道：“中堂这个主意很好，我明天和礼王爷商议后，就奏请太后。”

世铎也认为此法可行，一同面见慈禧，请放李鸿章两广总督，替代不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谭钟麟。慈禧答应了。

果然，各国公使馆听说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纷纷前来祝贺。英国公使心直口快，不等李鸿章转弯抹角探听，先自问了起来：“听说贵国要废掉大皇帝，有这事吗？”

李鸿章就势说：“废立的事，我没有听说过。不过，即便真有这么事，也是中国的内政，贵国是不能干预的。”

英国公使气傲地说：“这当然是贵国的内政，我们大英帝国是不会干涉的。只是，我们只认得‘光绪’二字，若是换别的人做大皇帝，我们承认不承认，还得请示敝国政府。”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一书认为，慈禧最终没有废光绪帝，原因便是刘坤一的明确表态不同意。事见该书《刘忠诚—电救德宗》一节——

戊戌八月政变，西后谋废立。时刘忠诚督两江，枢府电询意旨。忠诚复电云：“中外之限宜严，君臣之礼宜肃。琨之所以报国者如此；琨之所以报公者亦如此。”朝廷知其意，谋稍歇。

显然，英国公使不赞成废除光绪。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公使除俄国外，李鸿章通过旁敲侧击，也探出了他们的心思：反对废除光绪。

李鸿章把他的探听告诉奕□劼，奕□劼又禀报给慈禧。慈禧得知后，心里甚为不高兴：这些洋鬼子真是可恼，中国换皇帝与你们何干！

这时，江宁发给军机处的密电也到了慈禧的手中。七十二岁的前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不拘细末却大事明白的人，他不认为光绪行新政有什么错，不能因此而遭废黜。想到自己年过古稀，近年来又疾病缠身，有生之年也不多了，在这桩大事上，不妨说句真话，大不了开缺我的江督。我已做了三十多年的督抚，也做烦了，开缺后正好回籍养病，安度天年。刘坤一这样想过后，给军机处发了一封密电，电文简洁，关键话只有两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慈禧看到这两句话后，心里不悦，难道已定的就不能变动了？君在我的手里，我立谁，谁就是君。新立的君与臣之间，不也是君臣之名分吗？心里虽这样想，但到底外国公使和两个元戎重臣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废立，慈禧不能不慎重对待。她现在期待着来自武昌的回复。

武昌的湖督衙门里，张之洞接到军机处的密函后，已经反反复复地思考三四天了。摆在他面前的真是个大难题。张之洞的内心里毫无疑问是支持新政、拥护光绪的，是不主张废除这个“身患重病”的年轻皇帝的。皇上有不足之处。在张之洞看来，这不足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太过于相信和依靠康有为，二是太急于求成。康有为学理怪诞，使人不能对他完全放心，且地位卑微，又不足以服众，用他作新政的主要赞襄者，是皇上的一大失误。旧法实行二百多年了，有的则从前明继承，为时更久，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便全部除旧布新？百日维新期间大大小小的变革达三百余项，有时一天之内下达十余个变法谕旨，使人目不暇给，叫各省各府县如何处理？纸上的东西不落到实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皇上太轻率，太躁进，太缺乏实际办事能力了，有的甚至近于儿戏。“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百日维新的失败给了它又一个最好的证明。但即便这样，他也不同意废除皇上。因为皇上所要办的这件大事，归根结底是为了强国富民，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与张之洞本人的心是相通的。然而，张之洞又不便明确表示这个态度。他有两个大的顾虑：一是在百日维新中，他本人尽管没有应诏入京襄助，但他的学生杨锐，他的山西时期的幕友杨深秀都卷入得很深，此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和他有说不清的牵连，在知晓

内情的人看来，湖广总督实际上已卷入了这场变局。鉴于此，张之洞想尽可能地把自已与百日维新划得清楚些，隔得开些。此时，若再站在皇上一边上，他怕别人指责他为康党，为维新派第二。张之洞知道太后很想废掉皇上，若明确表态不同意废的话，无异于直接反对太后。张之洞怕得罪这位厉害的老佛爷。

他将此事与梁鼎芬、徐建寅、辜鸿铭、陈念初等人商议。梁鼎芬主张跟随重新训政的太后，辜鸿铭主张支持失败的皇上，徐建寅、陈念初则依违两可，张之洞仍拿不定主意，这时，大根进来对他说：“四叔，吴郎中远游归来，想看看您，您有空吗？”

自从那年送武当山焦桐到武昌以后，吴秋衣与张之洞便没再见面。眼下遇到这等大事，张之洞本没有心思与一个江湖朋友闲聊天，但转念一想，江湖人乃权利场的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何况他多年来漫游四海，见多识广，更可以清醒地看待这样的政坛大事。只是这事绝不能传扬出去，否则，总督向游方郎中咨询朝廷废立，将会被世人当成笑料看待。

“吴郎中现在在哪里？”

“他已在督署门房外。”

“你问过他吗，他住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归元寺挂单？”

“是的，他说他还是借住在归元寺。”

张之洞想了想说：“你去告诉他，说我这时正有急件要办，请他晚上再来，我有重要事和他商议。”

晚上，吴秋衣如约来到督署，张之洞高兴地在小书房里接待这位不一般的郎中。吴秋衣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感叹地说：“香涛老弟，你这些年老多了。案牍劳形，此话不假！”

张之洞看老友虽黧黑瘦削，却神完气足，也感慨地说：“你跟上上次见面时差不了多少。风雨滋养松柏人，此话也不假！”

说罢，二人都快乐地笑起来。

张之洞问：“秋衣兄，这些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吴秋衣爽朗地答道：“这些年主要在北方停留。在泰山附近滞留了两三年，后又去了嵩山、华山和五台山，不知不觉间，人世就过了十年光阴。这次再回归元寺，原住持虚舟法师居然圆寂三四年了，现在的住持，当年不过一斋头而已。岁月过得真快！”

“是呀，是呀！”张之洞连连点头，“岁月过得真快，就连当年接待你的门房都变老头子了。”

“香涛老弟，那年从武当山带来的桐木料你做了几张琴？”

张之洞答：“九截桐木料，我已做了五张琴，还留下四截，预备着给将来的儿媳和出嫁的女儿做。”

吴秋衣问：“做出的五张琴，音色还中听？”

“好，每一张都好。”张之洞说，“尤其以那截最长的格外好，我将它做了一张大琴，取名天下和平，留在府里，佩玉常常弹弹，那音色真有绕梁三日不绝的妙处。”

吴秋衣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喜色。

“秋衣，我之所以约你今晚来此，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听听你的意见。”张之洞面色凝重地将谈话转到主题上。

吴秋衣颇觉意外地问：“你的重要事情都是国事，而我是一个不问国事的人，我能给你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吗？”

“不错，是国事。而且我也知道你不问国事，我要的正是不问国事人的意见。”

吴秋衣敛容说：“那你就说吧，我尽我的所知所识回答你。”

张之洞神色肃穆地说：“这是一件绝密的国家大事。你必须答应我，只在这里说，出了书房外，不向任何人提起。”

“什么国家大事，这样绝密？”吴秋衣下意识地整了整头上的布帽子说，“我答应你，守口如瓶，绝不向任何人说起。”

“你先看看这个。”

张之洞将军机处的密函，递给了吴秋衣。吴秋衣接过一看，心里大吃一惊，但脸上却不露声色，平静地说：“我知道了，你是决定不下，想要听听我这个不仅是局外人，而且是江湖人的看法，替你做个参考。”

张之洞点了点头。

吴秋衣说：“如此大事，你能拿出来和我商议，足见你对我的相信，今晚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一切，我自然不会泄露半点出去。江湖人无求无忮，对这等事，或许比你们局中人还要清醒些。不过，我倒要问你一句话，你也要以实相告。”

张之洞坦然说：“有什么你就问吧，对你，我没有不说实话的理由。”

吴秋衣盯着张之洞的眼睛问：“对当今的皇上，你认为是废好，还是不废好？”

张之洞说：“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圣祖爷、高宗爷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故我的态度很明确，还是不废皇上的好。”

吴秋衣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你的难处：太后要废，你不同意废，既不想得罪太后，又不愿意违背自心，两难！”

张之洞说：“正是这样。你有什么良法可以帮我摆脱这个两难？”

吴秋衣思考良久，说：“香涛兄，你说说，自古以来，立君立主，是家事还是国事？”

张之洞想了一下说：“按理说，立君立主是国事，但它从来又是当做事家对待的。”

吴秋衣说：“是这么回事。杨修被杀，是因为他插手曹家的立嗣事，曹操恨他。刘琦兄弟相争，请求诸葛亮救他。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依我看，帝王家从来只把立嗣当做事家，当做事家来看的，极少极少。即便有说是国事的，也多半另有目的，是说给别人听的。”

张之洞用心听这位老江湖的分析。

“我想再问问你，太后是个怎样的女人？”

张之洞略为思忖后说：“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

吴秋衣说：“依我看太后好比汉之吕后，唐之武则天，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她口口声声将自己比之为开国之初的孝庄皇后，其实完全不是。孝庄若像她这样，大清哪会有圣祖爷出现？”

张之洞在心里想，郎中的话虽然尖刻了一点，却是实话。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十二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哪里是还政颐养，分明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有所作为。

吴秋衣继续说：“你想想，这样的太后，她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吗？无非是利用利用而已。你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把你的话拿出来作挡箭牌；你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从此以后整个儿不喜欢你这个人。”

张之洞似乎被这几句话开了点窍，心里一时明亮了许多。

“所以，依我这个不懂权术的郎中看来，你不妨这样回复军机处：废立乃天子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喙。”

张之洞望着吴秋衣，默念着他说的这三句话。

吴秋衣说：“你可能以为这几句话好像与没说无多大区别，其实大不相同。第一，你严守君臣之分，不插手太后的家事；第二，你同意太后自己作出的决定，今后是废还是不废，你都是赞同的。”

张之洞突然完全明白了如此回复的妙处，满脸笑容地说：“你这几句话真是太好了，帮了我的大忙。”

吴秋衣说：“这种回复，你其实也想得到，用不着我来说，我只是解去了你心中的疙瘩。你原先或许以为这样做是要滑头，其实这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本来，既是天子家事，外人便不宜说长道短。你说当今的太后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你又何必去多嘴？”

张之洞起身说：“你这话说得好极了。我就用你的话作为复电。我这几日事多，今夜就说到这里，过些日子，我再到归元寺看你，听你谈谈云游北部河山的心得。”

徐凌霄、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刘坤一有守非张之洞所及》一节里有这样的评论——

之洞既深自结于西后，故对光绪帝不满。帝谥曰景，庙号德宗，闻出之洞主张。或谓阴拟唐德宗、明景泰帝，取信用奸邪及不当立而立之义也。昔西后欲废帝，虑人心不服，征之洞及刘坤一意见，坤一一再力争，（陈三立撰坤一神道碑，谓：“德宗景皇帝之初变法也，大忤皇太后，图废立，已阴有代之者，中外噤不敢出声，公独传电匡不可，稍稍顾忌。明岁入对，益反复谏诤，语绝痛。终以公耄德重臣可信，寝不行。”纪实也。）之洞则效徐“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之口吻，谓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固见之洞之软滑，亦以方厚结后党，不愿持异议也。当帝行新政时，之洞奉行颇力，时共陈宝箴疏陈兴革事宜，为帝所倚重。军机四卿中之杨锐亦以其为之洞亲厚弟子而雇用，坤一则以玩视新政，明诏中伤。（谓：“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覆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列，一电塞责……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而至政局一变，乃二人态度如是，故士论称坤一之有守，无愧大臣风节，非之洞所及焉。

这天半夜，湖广总督的密电，从武昌传到了北京。

三个总督的答复，两个反对一个不表态。不表态就是不同意，慈禧心里当然明白。这时又有驻外使臣向她报告，英、法等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中国欲废除皇帝的报道。正如吴秋衣所说的，慈禧其实并不大看重她手下总督的意见，她最为关注的是洋人的动态，于是她终于打消了废除光绪的想法。但慈禧的改变，使得载漪及荣禄、刚毅、启秀、徐桐等攀龙附凤之辈着急了。他们分头向慈禧奏请换一个法子，即预立大阿哥，为避免醇王府的不满，申明此大阿哥是继承穆宗皇帝的。穆宗做了十三年的天子，无后而终，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四年，皇上并未诞育皇子，穆宗之庙长期无人祭祀，这事无法向祖宗交代，醇王府不应反对，也无理由反对。

大清祖制，自雍正朝起就不再立太子即大阿哥，现在破了祖制预立储君，多少有点掣碍，但可以“皇帝病重，事出无奈”作搪词，过两年待大阿哥成年后，便可叫他代行皇帝事。如此，名未废而实已废，外人既无借口干涉，文武百官也不会因废立大事来多口舌。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采纳了。

于是，以光绪的名义诏立溥为大阿哥，开弘德殿教读，以徐桐、崇绮为师傅，又命端郡王载漪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管虎神营。载漪掌管外交和军队，权势在当年的摄政王大臣奕訢之上，隐然可与入关之初的皇叔多尔衮相比了。

慈禧自以为她玩的这个花招很高明，其实她的真实用心，全国臣民都很清楚，就连外国人也蒙骗不了。光绪二十六年元旦，为溥正式行礼的大喜日子，文武百官都遵旨朝贺，但各国公使馆尽管早早接到了邀请书，却一个公使都没到场。公使馆的冷落大大激怒了慈禧，也让未来的太上皇载漪深感尴尬。联系到外国人引渡康梁出逃的前科，慈禧、载漪对洋人的仇恨，已到怒不可遏的分上了。倘若说由鸦片、教案、租借口岸等事而招致的国辱尚可忍受的话，那么这种因个人尊严和地位所结下的私怨，则是绝不可宽恕的。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执掌者，对洋人已忍无可忍，他们在竭力寻找一个机会报仇雪恨，发泄心中的这口恶气。

机会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罗惇齋著《罗瘦公笔记》中《载漪》一节，介绍了端王载漪。现抄录于此，供读者参考——

端郡王载漪，为惇亲王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钦后谋废德宗，先择近支王公之子为皇嗣。其溥字辈最亲而最长者，为溥伦、溥侗兄弟。溥伦为孚郡王之孙，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无子，溥伦以次立。孝钦后以为皇帝继穆宗后，则穆皇后当为皇太后，而己当为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为穆宗立嗣，谓溥伦之父已出继远支，溥伦兄弟皆不当立。溥字辈无人，不得不选载字辈，于是选悼亲王奕劻之子入嗣大统，是为德宗。德宗之母，孝钦后之妹也。孝钦以内亲故，冀其长而亲我，又立少主则揽权之日长，故载漪以至亲最长不得立。

及德宗亲政，思变法自强，内压于孝钦，不能行其志，渐失爱于孝钦。戊戌八月之变，孝钦突自颐和园还宫，持帝手相誓曰：“我自汝数岁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于成长，汝乃负心欲废我耶？”乃幽帝于瀛台，复出训政。日言帝病重，求医海内，谋废立，闻各国违言而止。己亥冬，刚毅等谋益亟，乃立载漪之溥为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决行废立，谓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废之，而立溥为穆宗嗣也。崇绮者，穆后之父也。当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皇嫂寡居宫中，又失太后欢，不足自存，乃仰药以殉。及决立溥，乃召崇绮出为师傅，隐示以大阿哥实继穆宗也。孝钦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使密询各国意。

鸿章自甲午败后，入总署，复被逐出，闲居京师贤良寺。鸿章谓我以闲废，与使署少所往还，若外任我总督，各国必来贺，当乘间询之。盖虑废立京师生变，思避之也。荣禄诺之，数日而鸿章授粤督。其时康有为倡保皇会于海外，势甚大，虑粤或生变，故命鸿章镇之也。各国使臣来贺，鸿章乘间言：“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唯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不认废帝意。鸿章默然，走告荣禄曰：“各国拒我矣！”孝钦后乃大恨。

载漪自以为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日以仇教为名，斥德宗为教主。载漪欲引以谋废立，屡导匪首入宫演术，孝钦后深信之。载漪兄载濂、弟载澜，并以漪故深被宠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权、兵权并在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国以兵舰至，因开御前会议，许崇澄、袁昶力言衅不可开，载漪恨之，遂戮袁、许。徐用仪、立山、联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议，帝皆言匪不可信，衅不可开，载漪语不逊。

载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孝钦后亦曲意就之。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载漪仍凶暴，欲杀

奕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俄而城破，两宫出走，载漪与奕劻、刚毅、溥伦、那彦图随扈至西安。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交往盛京，永远圈禁。各国憾不已，乃定为斩监候，以懿亲

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载漪自以罪重，计当被戮，奉发配极边之旨，大喜过望。又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众曰：“未闻也。”载漪曰：“本无预渠事，当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虑西人之续请正法也。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戍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回銮后，闲居京师。载漪家属皆随配所。去年甘肃独立后，载漪将家属至兰州，贫极不能自存，今仍居陇中，不得还京也。

二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早在嘉庆末叶，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接承白莲教之后，又有八卦教在百姓中活跃。八卦教以习拳术为主，兼画符治病。他们以组团结伙来互相帮衬，许多穷困愚昧又不甘于受苦受难的乡民则踊跃参加。人们称这种团伙叫义和拳，入伙者为拳民。光绪年间，山东受德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欺侮颇深，于是乡民在义和拳的组织下，与传教士和教民对抗。

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也对传教士及教民的行为不满，袒护拳民，于是义和拳在山东会众日多，影响日大。毓贤更将义和拳更名为义和团，把它当做维持乡间秩序的团练对待，义和团因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义和团声称，习他们的拳术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拳民所崇拜的神灵，或来自民间的传说如八仙等，或来自戏台，如齐天大圣、梨山老母等，或为历史上的名人，如关羽等。

毓贤对此笃信不疑。但他的继任袁世凯却不信这一套，视之为邪教，大加镇压。义和团在山东安不下身，便大规模地流向直隶。那时直隶正遇灾荒，大批灾民加入义和团，义和团的声势更加旺烈。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在天津、河南、冀州、涿州等地设坛练拳，其中以乾字团、坎字团最为著名。乾团又称黄团，所有人员皆黄巾、黄带、黄抹胸、黄布缠足。坎团又称红团，所有人员一律着红色。他们公然编列队伍，制造兵器，以军法相部勒。

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礼遇有加，以黄轿鼓吹恭迎其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总督衙门，直隶官员们屏息侍立两旁。义和团因此声势更壮了。他们拆电线、毁铁路，扬言要与洋人干到底。

载漪看中了这批人。他要利用他们来对付洋人，代他复仇，并借以巩固大阿哥的地位，早日实现他太上皇的理想。他向慈禧奏报了这一情况，称义和团为义民，可用他们卫朝廷、抗洋人。慈禧很盼望有一支人马来为她出气，但又怕他们是乱民，便打发刚毅、赵舒翘两位军机大臣前往涿州亲自查看。

《十叶野闻》中《端王与溥》一节里说到义和团事件与端王之间的关系——

拳匪之乱，实根于戊戌政变之反动力，而为之枢纽者，则端王与大阿哥溥是也。初，端王与李莲英极相得，太后常言：“端王载漪秉性忠诚。”故立其长子为大阿哥，实皆莲英为之道地耳。端王性粗暴，绝无意识及威仪，唯见太后勤醇谨。每太后与之言，辄震惧失次，汗流被体。太后谓为忠诚者，盖以此也。初，太后欲废载湉，既数为中外臣工及外使所阻，乃思立储以俟机会。时文廷式、翁同龢诸帝党皆罢归，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相。李故骨鯁在朝列，慈禧颇敬惮之。己亥冬杪，两广总督出缺，命鸿章往任事。故事：京大员外放，约半月始行。李始陛辞，命下督鸿章殊急。鸿章抵粤未几，某日，法领事询海关监督某：“本日有立储事。”某询：“奚至？”法领谓：“今晨驻京使电巴黎政府，政府转安南法督，更电粤，故知之。”某偕司道谒鸿章。故事：宫中大事由阁臣军机会议后行。时鸿章去京日迹，且此大事，无不先奉诏者。鸿章闻言良久，曰：“宁有此？吾未奉诏。而法领先有闻乎？”午后四钟，果奉诏。盖出鸿章时谋已先定，特不欲其知而沮尼耳。太后之专擅乱政，不恤人言至此。溥顽呆肖其父，慈禧笃爱之。不乐读书，唯时与内监为嬉戏。及拳匪祸起，尤狂妄附和其父。对于光绪帝傲慢无礼。以帝好读外国文字也，大呼帝为“鬼子徒弟”。太后闻之怒甚，立命将大阿哥抽二十鞭。端王知之，大恨。翌日，率拳匪数十人呼噪入宫，找寻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端王等大呼：“请皇帝出来，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其时端王粗莽之状，甚可骇异。声为太后所闻，正问讯间。又闻群呼：“杀洋鬼子徒弟。”太后急走出立阶上，诸王公及拳民聚于下。太后大怒，斥端王曰：“尔即自为皇帝乎？胡闹至此，亦复成何体制？尔当知乘此国事纷乱，即谓可任意攫取？此大误矣。速去毋溷。帝位废立与否，唯予有权。尔若依尔子为储贰，遂肆行无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尔不自量，予顷刻即可废之。尔速领此等人出走。苟不奉旨，不得入也。尔知罪，速叩首请罪而去。”端王大惧，叩首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义和团首领在此叫嚣，立即斩首。于是人人震惊，不敢觊觎非分矣。大阿哥曾谓太后曰：“请护送太后往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太后斥之，然大阿哥终不悛也。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伦荒，喜着武装。常出外观剧，戴金边毡帽，内着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伶人混混等多相稔。颇工马术，亦善音乐。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登台代之。怪状劣迹，殆难悉数。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不待罪魁之惩办，早有废立之意矣。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俗呼打水搬者是也。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乃骂曰：“宝座是咱所坐，尔敢阻挠耶？”太后闻之，心恶其粗鄙。及和议成，端王降庶人，编发新疆，大阿哥遂废。然太后犹怜悯之，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

刚毅深知载漪的用心，一心附和。赵舒翘则是刚毅提携进的军机，明知义和团走的是邪路，也昧着良心和刚毅说一样的话。慈禧相

信了拳民的神力，遂召义和团进京。徐桐等人亲出京门迎接。载漪更在王府里设一大坛，亲自拜祭。其他王公世爵，也争相延请大师兄住其府第。至于内宫太监则更迷信，几乎全部入团。一时间，京师成了拳民的天下。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拳民杀害。此事在各公使馆里引起震动，纷纷向总署提出诘难，总署则含糊其辞不加追究。接下来几天，拳民在北京城里烧教堂，杀教民，京师陷入恐怖之中。这时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道员正在北京，他向朝廷投了一封密信，说各国正集结军队进攻京师灭亡朝廷。慈禧看到这封密信又惊又怒，接连三天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公议，御前会议上明显地出现两种对立的主张。以载漪、刚毅等人为首主张先下手为强，借这个机会攻打使馆，杀尽洋人，永远断绝与洋人的外交往来。慈禧赞赏这种主张。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以及不久前由苏藩迁太常寺卿的袁昶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坚决反对攻使馆杀使臣，挑起中外战争的作法，主张用和谈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纠纷。光绪的态度与主和派相同。

主和派人少势单，又似乎理屈气弱，在主战派激昂的言辞和凌厉的攻势下，毫无招架的力量。终于，慈禧率文武百官誓师太庙，下诏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褒义和团为义民，拨内帑十万以奖励，召董福祥率甘军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各国政府闻讯，急调人马，组成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荒唐、中华民族在外人面前蒙受最大耻辱的庚子之役就这样爆发了。

朝廷将对各国宣战的诏令用电文通告各省督抚，要他们理解和支持朝廷的这个决定：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

由于直隶全省的电线均被义和团剪断拆除，京师电报局及天津电报总局都无法发报，最近的一处便是济南电报局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用强硬手段将义和团驱逐出境，确保境内的安定。当时的报纸将直隶

和山东作了对比，说幽燕云扰，齐鲁风澄，谁是昏官，谁是能吏，乱局到来的时候，世人便一目了然了。而袁世凯也正是借此小试牛刀，为他日后耀人眼目的政客生涯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当下，袁世凯接到从京师用四百里加快速来的诏书后，心里大大地吃了一惊：太后怎么会作出这等糊涂的决定！他不敢怠慢，马上吩咐将此宣战诏书发往上海电报分局，再由上海转发各省督抚。此时坐镇上海电报分局的正是天津电报总局的督办盛宣怀。盛宣怀看到这份电文，跌足长叹：中国将从此面临亡国之祸！这样的诏书发往各省必然引起天下恐慌，接下来的很有可能便是天下大乱。他将诏书压下来，只先向两地发出：一是广州，发往他的老主子两广总督李鸿章；一是武昌，发往他目前正在经营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汉阳铁厂的创办人，他的半个主子张之洞。在盛宣怀的心目中，眼下中国最有见识、最有威望的大臣便是这两位总督了。



义和团团员

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严厉镇压义和团，即便上谕明令保护，袁也阳奉阴违。《梵天庐丛录》中《袁世凯》一节里对此有记载——

庚子年五月，京、津拳祸已作，上谕仍饬保护拳教，奖为义民，各地方官几无从措

手。项城立发五百里排单，通飭各县曰：“凡真正拳民，均已赴京、津助战，其在内地逗留者，决非真正义民。凡伪充义民滋事者，杀无赦。”又曰：“不论其是否拳匪，但以曾否滋事者为断。凡滋事者，准由各地方官讯明立即正法，按月汇报。”庶符刑乱国用重典之意云。

李鸿章收到这份电报，心情沉重忧郁。朝廷掌权的王公大臣昏聩鄙陋，既不识世界潮流，亦不知强弱对比，狂妄而愚昧，欲废皇上而立大阿哥本是错误之举，现在又利用邪教乱民来与各国为敌，更是错上加错，而太后居然就相信他们，把他们的无知蠢想变为国策。太后呀太后，您怎么会糊涂至此！是什么东西使得您鬼迷心窍，丧失了正常的思考？您当年平发捻、办洋务的英明智能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诏书我们能奉行吗？能在广州打领事馆、毁教堂洋行，用以响应朝廷的决策，支持朝廷的行动吗？办了半辈子外交，深知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的前北洋大臣，此刻心里明晰得如同一面铜镜似的：中国连一个小日本都打不赢，还能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这些联合起来的西洋强国交手吗？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一种后果：中国大败惨败，很有可能被列国瓜分，甚至立刻亡国。

想到这里，七十七岁的李鸿章一阵晕眩，倒在松软的沙发躺椅上，昏昏沉沉中，他仍在思考着这件大事，面前摆着三种选择：一是奉命，二是置之不理，三是明确表示不执行，并告诉其他督抚也不要执行。

奉命是忠于朝廷，但明摆着的是祸乱国家。在官场混了五十多年、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这位老政客，也知道给国家带来祸乱的人，到头来终究也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大祸，无论是为国着想，还是为家着想，都不能奉这个命。置之不理，固然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敢于任事、热衷出头的性格及二十多年的疆臣领袖的地位，使得李鸿章不选择这个做法。他想回电盛宣怀，叫盛宣怀把电文压一压，观一观中外形势再说。但是，这是诏书，盛宣怀哪敢扣压不发呢？得有一个说法。李鸿章思索良久，终于从稗官野史中得到灵感：不承认这是两宫发出的诏书，而是别有用心的人盗用两宫的名义制造的乱命。每当时局混乱之时，常有乱命趁机而出，辨别真伪，区别对待，是危乱之际为臣子的本分。何以辨别呢？这只能从朝廷一贯的宗旨与此次诏书的内容相对比来区分。朝廷一贯与各国友善，而诏书与这一宗旨完全背

道而驰，一纸诏书与无数道上谕相较，只能怀疑这一次！

当然，李鸿章知道，从变法以来直到各国拒绝出席大阿哥的加封典礼，太后对洋人的恼怒有增无减，诏书恰是这种仇恨心理的总爆发，自然不会乱命，但现在只能将它以乱命视之，方可免去日后违旨的究诘。李鸿章将这个想法通过电报发给盛宣怀，老练的大官商盛宣怀对此心领神会。

武昌电报分局总办赵茂昌接到这份特急电报后，星夜赶到督署，亲自交给张之洞。其实，张之洞昨天便已经知道了京师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他的消息来源于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馆。

昨天上午，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法磊斯，在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何文德的陪同下，紧急拜会张之洞。张之洞在督署接待他们，辜鸿铭在一旁充当翻译。

身材修长、仪表整洁、极具英国绅士派头的法磊斯坐定后，开门见山地说道：“总督先生，我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贵国政府已向西方各国宣战，由甘肃提督董福祥率领的军队和乱民正在向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开火，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不知总督先生知不知道？”

通过辜鸿铭的翻译后，张之洞对英国总领事的这番话惊讶不已。他第一个感觉是：政府向各国宣战，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段时期拳民涌入京师，局势动荡，很有可能是那些拳民在围攻各国使馆，他们也有可能打着朝廷的旗号在胡作非为。

“总领事先生，您所说的这件事我不知道。我国政府一向与各国友好，不会向各国宣战的，这或许是乱民的破坏，与政府无关。请问总领事先生，您的这个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法磊斯冷笑了一声说：“总督先生，北京附近的电线均已被拆毁，您的信息不灵是可以理解的。我的消息来源于鄙国政府外交部，鄙国政府外交部的消息则是直接来源于驻北京的公使馆。这是千真万

确的，您不要有任何怀疑。”

张之洞从法磊斯的神态中已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样大的事情，英国领事馆没有必要造谣，何况由总领事亲自过江来通知，按照洋人的规矩，这是代表他的国家的行为，看来真有其事了。但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只能以朝廷的谕旨为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外国人的话为根据的。

他也报之以微微一笑，说：“即便京师附近的电线被毁，也有别的办法传递消息，我将等待着朝廷的谕旨。”

法磊斯平静地说：“过不了两天，您一定会得到准确消息的。我今天过江来拜会您，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张之洞缓慢地抚摸着胸前的花白长须，口气和缓地说：“有什么事情，请说吧！”

“我奉敝国政府外交部的命令，特为告诉您，如果长江流域发生类似北京的事情，总督先生有无力量可以制服动乱，保证地方安静，从而使敝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不受损害。”

张之洞立刻回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总领事先生，万一在湖北境内出现动荡，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境安民，总领事先生不必担心。”

法磊斯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态，说：“我很高兴地听到总督先生这句话，但还想告诉总督先生，贵国的乱民一旦肇事，局面就很严重，您的军队不一定够用。为了贵国的百姓，也为了敝国在长江流域的商务，到时我们愿意出动包括军舰在内的军事援助。”

借用洋人的军事力量来平息中国的内乱，这是当年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所不愿为的事，作为一个富有阅历的统兵大员，张之洞深知曾、胡等人的用心良苦：因为它不但将要受到“汉奸”之讥，而且对于获胜之后的外国军队的无穷诛索，也将会穷于应付而烦恼不已。

张之洞委婉而坚决地拒绝：“贵国的好意，鄙人深表感谢。保境安民，是鄙人的第一职守，湖广的军事力量足以应付境内的一切乱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绝对不会需要贵国的军事援助。请总领事先生明确告诉贵国政府，军事援助一事，不要再提起。”

张之洞的这种强硬态度，颇出法磊斯的意外。法磊斯来中国已五六年了，与不少中国高级官员打过交道，没有哪个官员在他的面前不是逢迎献媚、卑躬屈膝的，对于他的主动提出的援助，这样明确予以拒绝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法磊斯在一阵失望之后，禁不住从心里冒出几分敬意来。“总督先生，我知道湖北的军饷已欠三个月了，如果军舰这样明显的军械援助，会引起贵国民众误会的话，我可以改变方式：借款给你们发饷。我手中现有一笔七万五千英镑的现金，可以拿出来，先借给你们发军饷。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希望湖北军心能够安定，到时能全副心思平乱保境。”

张之洞借过不少洋款，有的利息还很高，但那是为了办洋务。眼下这笔相当于五十万两银子的英镑，对于稳定军心很有作用，因为确乎如法磊斯所说的，湖北绿营的军队有三四个月没有发饷了。兵士得不到饷，就容易滋事，也不愿听调动，一旦有事，就不能得心应手。这五十万银子的确很重要，就算借洋款发饷，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目前的情况非比一般，暂不松口为好。

“总领事先生，贵国政府的诚意，我很高兴地领受。我们的军饷虽有欠缺，但军心还不至于涣散，鄙人作为制军，尚可调遣。以鄙人看来，目前的迹象还看不出有很严重的事态出现。假若发生了意外的事，而我们又需要贵国政府的帮助的话，我们会求援的。比如说银钱，到时我们也可能向贵国政府借。当然，我们会遵照平时借款的旧例，照章付息。”

法磊斯说：“总督先生的态度，我本人能给以充分的体谅。英国在贵国长江流域的商务活动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这些商务活动，不但替敝国的商人谋取了利益，也同时为贵国带来福祉。正常的商务活动是互利的。我国政府切盼，长江流域的商务活动不因北方的混乱而

受影响，更不希望南方发生北方一样的混乱，造成贵我双方的不利。”

张之洞说：“我很赞赏总领事先生刚才说的这句话，正常的商务活动是买卖双方互利的。我本人多年来一直主张与世界各国进行正常的、平等的、互利的商业往来。贵国在长江流域的正常商务活动，鄙人将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台一道维护。请总领事先生放心，湖广不会发生大规模骚乱。北方的骚乱是因为疏于控扼的缘故。倘若有一两个得力的大臣，在几个月前，拳民刚刚蠢动时就加以镇压，乱子就闹不起来了。”

法磊斯满意地告辞而去。

不料，今天就收到由盛宣怀发来的宣战诏书！张之洞气得将电文狠狠地一甩：“荣禄、刚毅误国！今日世界，能有一个中国向西方七八个大国同时宣战而取胜的道理吗？他们连这点都不懂，真昏聩糊涂到了极点。怂恿两宫犯此大错，罪该万死不赦。”

转脸对赵茂昌说：“你赶快回电报局，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禀报。”

又对一旁侍候的巡捕说：“你去通知幕友房，下午在鹤舞轩聚会。有重要事情相商。”

吃过中饭后，督署东花园的前后几个门都被卫兵把守着，不准任何闲杂人员进来。盛夏的武昌城已是暑气弥漫，但鹤舞轩四周树木繁茂，并不太热。梁鼎芬、辜鸿铭、徐建寅、陈念初、梁敦彦、陈衍等人面色凝重地聆听张之洞在宣读电文后的讲话：“朝廷向各国宣战，鄙人以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遵旨奉命，又是鄙人的本职，鄙人正面对着进退皆难的境地。各位先生有何良策，可以援我出困境？”

众皆面面相觑，脑子里则都在紧张地思索着良策。这良策也真不容易出来。

一向口无遮拦的辜鸿铭首先开了腔：“洋人不是好东西，打着做

生意和传教的名义到我们中国来欺蒙拐骗，还要用暴力强迫官吏和老百姓听他的。依我看，皇太后泣血太庙，慷慨誓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对的。我辜某人赞成。”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九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戊戌、己亥间，刚毅为政，责天下办团练。乃覆奏力陈其害，谓“团练若成，则天下教堂皆毁，大乱作矣”。竟止不办。次年，直隶、山东遂有义和团之祸。

总督明白表示不赞成，这位辜汤生偏要唱反调，他意欲何为？众幕友都瞪大眼睛，惊诧地看着他。张之洞的眼神也甚是疑惑。

“义和团也不是东西。我听一个在直隶做官的朋友告诉我，说义和团的人装神弄鬼，弄来的神仙全是戏台上的人物，什么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鬼话。还有什么大师兄、二师兄，全是绿林中的土匪头。最可笑的，还弄来一批女人，叫什么红灯罩、青灯罩，据说都是从窑子里拉出来的婊子。”

这句话引来一片嬉笑声，辜鸿铭很得意。他平日说话，有一半的目的是想换取听者的惊叹诧异；如果听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就会感到失望，觉得很没趣。故而他说话时常走极端，爱夸张，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又很会使用一些极有趣味的比喻和逗人的笑料。这一切手段，无非都是引起听者的格外注意，就像茶馆里说书人似的。然而听者在去掉这些色彩和包装后再去细嚼他的话，也并不是全无道理的，故大家喜欢听他讲话。张之洞尤其喜欢听他讲话，除开这种吊人胃口的艺术外，更重要的是他敢讲真话，这在众幕友中更是少有。

“所以，就我看来，洋人该打，但不能由义和团去打。义和团肯定打不过洋人，结果还是我们中国吃亏。但北京已打起来了，我们没办法劝止，我们守住湖广两省，就算尽职了。对于这个诏书，可以学宫中的办法：淹了。”

将上谕比之于奏折，将督署比之于朝廷，这是何等的荒唐狂谬不伦不类！此话倘若出自别人的口中，必定会大遭斥责，但出自辜鸿铭的口中，仿佛很自然似的。众人又一阵嬉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

办我们的事，不去理会这道诏书，也不给朝廷以可或否的回复。

梁鼎芬说：“我完全拥护香帅的话，向各国宣战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香帅不能回电表示执行，而是应该致电军机处，请朝廷尽早停止攻打各国使馆的军事活动。但这个电文不能由香帅具衔，而是由我们署名。”

梁敦彦说：“节庵这个主意好，我愿意列名。我们这些人，数节庵官位最高，就请节庵领衔吧！”

梁鼎芬忙说：“领衔不敢，领衔不敢，我忝列其末吧！”

张之洞笑了笑说：“由湖北督署幕府发出的电文，能避得开我张之洞吗？与其躲在幕后，不如站在台前，还可落得个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美名。这个电文我看不必发。”

二梁见张之洞不同意，遂不再坚持。

陈念初摸着下巴想了半天后说：“这是很重大的事情，我想湖广不必急于表态，眼下要做的事是加强与京师的联系，多多了解这两天来交战的情况。据我所知，各国在中国可使用的军事人员近三万人，但分散各地，一时不便于集中，估计要半个月二十天的时间才能聚齐。倘若这三万人聚在一起开往北京，即便是三十万义和团也不是敌手。但使馆区的军事人员不多，也可能在三五天、七八天内就会把使馆全部毁尽。如果这种局面出现，那中国就与西方列强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战争如何结局，真令人难以想象，说不定我们在湖北办的一切洋务，我们徐图自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张之洞说：“念初说得太悲观了。不过真要那样，中国的确是损失太大，仗既然已开，劝止也大概劝不了，现在只是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就是上策。”

陈衍一直没有开腔，张之洞望着他说：“石遗先生，说说你的看法。”

陈衍摸了摸下巴上的几根稀疏的胡须，慢慢悠悠地说着福建腔的官话：“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说，乱命不可从。这两句话都说，有时来自朝廷的命令，可以不必服从。一是不合时势的君命不服从，一是危乱之际，有挟持君王而下的命令或违背君王一贯意旨的命令，不服从。眼下京师局势危急，义和团控制朝廷，难保这种对洋人宣战的诏书不是他们伪造的乱命。”

“乱命”，陈衍的这两个字引起了在座所有幕友的高度注意，他们都在心里说：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张之洞也被陈衍提醒：太后、皇上一贯主张与洋人友好，怎么突然会宣起战来呢？

义和团挟持朝廷，以朝廷名义来干他们想做的事，这不是不可能的呀！他带着鼓励的口气说：“石遗先生，你说下去！”

“我们可以不执行这道未经核实的诏书，我们还是按过去朝廷一贯的宗旨去办，即在湖广地区维持与洋人的友善关系。昨天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亲自过江来拜会张大人，表明英国政府急于保证他们在湖北的利益。英国是这样，美国、德国、法国也一定是这样，而我們也需要湖北地方的安宁，不愿看到湖北尤其是武汉三镇出现类似直隶和京师的混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和各国利益一致的。我建议，由张大人向各国明确表示，湖北只有会匪，无义民，本总督负有保障湖广安宁的职责，倘若有人效法义和团的行动，在湖广一带闹乱子的话，本总督将严惩不贷。如此，既安洋人之心，又安百姓之心。至于这个宣战诏书，要严密封锁，不能向下面泄露半点，以免给湖广一带的会党流氓、江湖浪民、市井无赖以骚乱的借口。”

“湖北只有会匪无义民”，这句话说得好极了，它斩钉截铁般断绝湖北一切乱民与北京拳民的联系。凡闹乱子的都是会匪，就将按惩治会匪之例严惩不贷；至于将朝廷诏书严加封锁以免被人利用，则更是当务之急。

张之洞想：看来这陈衍不只诗做得好，还真有能吏之才。他望着

这位瘦瘦精精的矮个子福建人，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说：“石遗先生的这几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湖广应有湖广的做法，不能盲从……”

“大人，上海电报局又来了紧急电报。”

张之洞正说着，赵茂昌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递上一封刚收到的特急电报。张之洞忙拆开看，鹤舞轩里的所有幕友也都紧张地望着总督那张瘦削而严峻的长马脸。

“盛宣怀来电说，他建议东南诸省与当地洋人各自订立互相保护的条约，即中国境内的安宁，中国自保，洋人在当地的一切设施，洋人自保，双方各不干涉，也不允许其他人侵犯。盛京堂说，此建议已得到两广李少荃、两江刘峴庄、上海道余联沅的同意，问湖广同不同意。若同意，则派人赴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馆会商。”

张之洞的话刚说完，梁敦彦就说：“我看盛宣怀这个电文的意思与刚才石遗先生说的主旨很接近，即不接受宣战诏书，各省自行自己的一套，只是讲得更明白了些，华洋双方各管各的。”

梁鼎芬说：“这个主意好是好，就是让人听起来像是各省与朝廷分开，有点闹独立的味道，怕授人以把柄。”

陈念初说：“这事若在美国，完全不算一回事。美国本就是联邦制，各州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我们中国，的确有点犯忌。”

辜鸿铭说：“朝廷把事情办砸了，不能保护地方，各省自保有什么不对？”

陈衍说：“盛宣怀的建议与我的想法很接近，但东南各省互保，也确有独立之嫌。我想，为避此嫌，必须在互保时得先声明，我们是忠于朝廷，是完全拥戴太后、皇上的，这是危急时候不得已的做法。”

张之洞握着长须，仔细地听着各位幕友的发言。蓦地，他甩开长须，铁青着脸说：“蝮蛇螫手，壮士断腕，断腕是为了保护整个躯

体。眼下直隶已乱，京师开仗，后果已不堪预料，倘若保得东南数省的安宁，直隶和京师即便陷入洋人之手，中国仍还有希望；若是东南跟着北方一齐乱，一齐陷于洋人之手，那中国就将再无光复之日。我身为国家大臣，自应为整个国家着想，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一时的指责，也顾它不得了。李少荃、刘岷庄都同意，我张某人的见识难道还不如他们！我现在即委派辜汤生、陈石遗两位代表我前去上海，与盛宣怀、余联沅一起去和洋人商谈，共同订下互保条约。”

陈衍很不喜欢辜鸿铭的性格，怕他坏事，希望张之洞行前管束一下，便说：“香帅信任我，我自然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汤生去当然必要，他懂洋话，可做翻译。但汤生嘴无遮拦，又爱骂人，洋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逮住谁骂谁，我有点担心。”

大家都笑了起来。辜鸿铭生怕张之洞听了陈衍的话，不派他去，让他失去一个大出风头的绝好机会，便说：“我这次去上海注意一下，不骂人好了。”

“不，”张之洞正色道，“你此番去上海，该骂的，还是照骂不误，尤其对洋人不要讲客气，就像你刚才那样，先骂洋人不是东西，再骂义和团不是东西。我看就这样骂，最好。”

众皆愕然，辜鸿铭也觉得有点意外。

张之洞继续说：“骂洋人，是叫他们不要翘尾巴，他们所作所为是有许多该骂的地方，骂骂有什么不对？你就放肆骂，见英国人用英语骂，见法国人用法语骂，骂他们一个狗血淋头，表示我们一不怕他，二不依附他，骂完后再和和气气地与他们签条约。义和团更要骂。他们是邪教，是乱民，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骂他们，表明我们和朝廷那些昏聩大员不是一流人，我们有自己的头脑。陈石遗，你放心好啦，辜汤生和你一起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辜鸿铭更是喜得搔首弄姿，得意洋洋。

第二天，辜鸿铭、陈衍奉命坐小火轮离开武昌去上海。到了上海后，他们和刘坤一的幕友及上海道道员余联沅等，在盛宣怀的周旋下，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驻沪领事一道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条约。后来，李鸿章、袁世凯及闽浙总督许宝騄也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东南互保从两江、湖广扩大到两广、山东、浙江、福建，联成一个广阔的区域。东南互保条约，保障了东南半壁河山在北方骚乱时的安堵，却也给晚清政局的分裂埋下了一根伏线。十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便是步它的后尘，终于导致大清帝国转眼间即土崩瓦解。

就在东南互保条约签订的日子里，一个重大的武装暴动计划也正在长江流域一带酝酿着，湖广总督面临着一场空前未有的生死较量。

三 两湖书院毕业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劝张之洞宣布湖广独立

戊戌年春天，在湖南长沙大办时务学堂的，除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唐才常。唐才常比谭嗣同小两岁，不但是同乡，更是志趣、性格相投的刎颈之交。唐才常出身书香门第，本人亦是秀才。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他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两年，是书院有名的高材生。他同时又兼习武术，并与长江流域的会党广有交往，和谭嗣同一样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热血青年。

说起长江流域的会党，要追溯到四十余年前的老湘军头上。当年老湘军的霆字营统领为鲍超，鲍超是四川奉节人，他的霆字营中有许多四川人。四川有个影响很大的会党名叫哥老会，四川籍的湘军把哥老会带进霆字营。入哥老会的人互相之间特别亲密，平时有福共享，打仗时有难共当，最受丘八所喜欢。很快，哥老会便发展到湘军各营各哨。江宁打下后，湘军十成裁了九成，这些被裁撤的湘军一部分回到老家，也有一部分不愿回家，流落在沿长江两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内，他们靠着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会众，最多时曾达十多万人。因为哥老会势力强大，地方官绅无不畏

惧退让三分，因而使得其他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大刀会、红教会、白莲教及拜上帝会余党也跟着在长江流域活动起来，加上这些人在内，光绪年间长江两岸共有二十余万会党在山林江湖中活跃，成为当时中国黑社会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区域。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一带自古尚武之风盛行，谭家是浏阳显宦，唐家则是浏阳名儒，各种势力都愿意与他们接近，谭、唐二位本是倜傥不羁的脱俗之才，便凭借这些关系与湖南乃至长江中下游诸省的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谭嗣同在法华寺会见袁世凯的第二天，鉴于时局的危急和对袁世凯的不太放心，便向居住长沙的唐才常发出一封密电，叫他迅速与两湖会党取得联系，并立即北上赶到京师，共襄大业。唐才常接到电报后，火速与湖南的几位会党首领取得了联系，又星夜赶赴汉口，欲与湖北首领商议。就在这时，噩耗传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的维新变法英勇献身。同时，他在狱中的题壁诗也传了出来：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世人纷纷猜测，“两昆仑”指的是谁？只有唐才常心里清楚，这肝胆相照的两昆仑正是谭嗣同和他两人。眼下好友去了，自己留存，留存者只有秉承遗志，继续奋斗，才能不负去者的最高托付和期待。唐才常含着巨大的悲愤，为好友写下了一副传诵极广的挽联：

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他本欲赴京为谭嗣同收尸，后听得浏阳会馆的长班刘凤池已负主人遗骸，正在南归途中，便回家稍作料理后急赴上海，筹商新的行动。

唐才常在上海停留几天后，辗转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海内志士，共同匡救时局。在日本期间，他拜会了亡命此地的康有

为、梁启超，又结识了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两派都主张武装起事，康有为的目的是勤王，推翻慈禧复辟光绪，孙中山的目的是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兴中会领袖孙中山

去年十一月，唐才常带着康有为所筹集的三万银元及与保皇、革命两派都关系甚深的热血志士傅慈祥、林奎、沈荃、毕永年、秦力山等先后回国。不久，慈禧立溥为大阿哥，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经元善联络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废立，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唐才常、沈荃等人都列名其中。唐才常从这一行动中看出了光绪在全国的声望，“勤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用以联络同志，共图大举。为更好地联系江湖会党，两个月后，唐才常又在上海成立自立会。

自立会的形式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差不多。开山堂，发票布，山名富有山，票号富有票，上设正副龙头，下有内外八堂，拜香堂、喝鸡血酒。康有为、唐才常列名副龙头大爷，梁启超、林奎、毕永年、秦力山列名总堂大爷。就这样，他们将长江流域一带的二十余万会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自立会既受康、梁领导，又遥戴孙中山。

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的事件出现，全国人心浮动，唐才常和在国外的康、梁、孙都认为是个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唐才常遂以挽救时局、保种保国为词，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选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又设总部于上海，分部于汉口。

与此同时，林奎、傅慈祥在汉口筹建起义的军队。将军队定名为自立军，集兵二万，分七军四十营，另以会党十万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这七军即中、前、后、左、右、新军、先锋营各军。中军的主力为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前军设在安徽大通，后军设在安徽安庆，左军设在湖南常德，右军设在湖北新堤，新军及先锋营设在武汉。中军统领为林奎、傅慈祥，新军及先锋营的统领为唐才常。自立军定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起事。

这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西洋各国及日本签订《中外互保条约》的消息传了出来，海外的康、梁、孙与国内的唐才常等人于此看出了一个微妙的动向：李、刘、张三督与朝廷的态度有所不同，倘若能说动他们独立于朝廷的话，则既可以免去兵戈之灾，又可利用他们的威望影响全国，无论是对眼下的勤王，还是对今后的变专

制为共和都大有好处。这些熟谙日本历史的志士，都知道当年明治天皇就是靠着强有力的萨摩藩镇和长州藩镇的策划，才实现王政复古和倒幕维新的。光绪就好比明治，李、刘、张就好比萨摩和长州。由李、刘、张来策划实施，一切就会顺利得多。年轻的救国志士们都认为此种设想值得一试。



恰好此时李鸿章在香港，孙中山请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代为进行。卜力通过翻译和李鸿章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李听得多，说得少，对于“两广独立”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不表态。直到会谈结束，卜力也没弄清楚这个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总督，对此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卜力耸了耸肩膀，对与中国大员的谈话之艰难深感无奈。卜力做过多年的香港总督，时常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种交道给他的愉快感极少。他似乎看到在他与中国官员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分明存在着的厚墙深沟，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后来他才悟到，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他本人无法越过。他将与李鸿章的会晤告诉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说：“晤谈是成功的，请你过几天再去见见他。”

谁知两天后李鸿章便接到恢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当卜力再次与他会面旧事重提时，李一口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是后来做了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年轻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吴禄贞通过一个在自强军中做中级军官的朋友引导，在总督衙门里拜会了刘坤一。

吴禄贞是个直炮筒，不喜欢转弯抹角，话没说几句就提到了“两江独立”的话来。刘坤一听到这话，脸色陡然一变：“你是想走当年王闿运劝曾国藩的路吗？这条路在我刘某人这里一样的走不通！”

在湘军战功鼎盛的时候，年轻的书生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蓄势自立，遭到曾国藩的拒绝。作为一个性情刚烈的军人，吴禄贞受不了刘坤一的这种奚落，一气之下二话没说，就走出总督衙门，心里狠狠骂道：“真是老废物，还摆谱哩，等我们起义成功后，你向我投诚，我都不收留！”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一书中说张之洞的门人多革命党。见该书《二张门人》一节——

张孝达、张治秋在清末同负重望。治秋为管学大臣，延曹汝霖、章宗祥为日本翻译。

孝达手创两湖书院，黄克强、吴绶卿均出其中。一时谓张治秋之门多卖国贼，张孝达之门多革命党。

自立军的分部设在汉口，张之洞自然是自立军首领密切关注的重要人物。中军统领林奎采取江湖通常手段，选派四名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湖广总督衙门旁边游弋，试图寻找一个机会下手，劫持张之洞。因为北方局势紧张，武昌各衙门已接到不少湖北地方乱民蠢蠢欲动的报讯，督署及省垣三大宪等衙门都大大加强了戒备，亲兵营为督署增加两个哨的兵力，日夜值班，不敢有丝毫懈怠。四名侠客在衙门四周游弋半个月，有几次甚至登上张之洞居住的后院上房屋顶，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康有为得知这一情况后来电制止。这时唐才常也从上海赶到汉口，在紧靠英租界的宝顺里住下。宝顺里的房主李宝田在英国人办的宝顺洋行当买办，以他的名义在宝顺里购的六栋房屋，其实是宝顺洋行的产业，受英国租界的

保护。中国官府未经英国领事馆同意，不能进入宝顺里。因为这层保护，唐才常住在这里，并将自立军总部机关也设于此。

否定劫持方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决定光明正大地进督署游说张之洞。这是因为唐才常和傅慈祥都有一个很好利用的身份——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而张之洞则是以总督、创办者的身份一直兼任两湖书院的名誉山长的。

正是武汉三镇又成火炉的日子里，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两人各穿一件薄竹布长衫，来到位于汉阳门码头附近的湖广总督大门口，对门房说：“我们两个是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得官费派往日本留学，现学成回来，特为拜谒恩师张大人唯利是图，请代为通报。”

张之洞对两湖书院的学生寄予厚望，凡有两湖书院的学子造访，均拨冗接待，何况他们又是官费资助的东洋留学生，想来张大人一定更为乐意接见。门房想到这里，笑着对唐、傅说：“二位稍等一下，我去禀报大人。”

一会儿工夫，门房出来，果然客气地说：“二位先生随我来，张

大人在客厅里接待你们。”

在会客厅刚坐稳一会，张之洞便来了。令两位过去的学生所惊讶的，还不是四五年不见的两湖书院名誉山长的衰老，而是他的散漫随意，不修边幅。在两湖书院就读期间，他们曾多次见过张之洞。那时的张之洞虽其貌不扬，却官仪十足。正二品的翎顶蟒袍、三寸高的白底乌筒靴，在前呼后拥的随从衬托下，总督大人显得威风凛凛，令那些年轻的学子两眼不敢正视，心里则羡慕得要死。而如今的这个老头子，上穿一件灰白色的宽袖对襟夏布衣，下套一条半长阔腿玄色旧绸裤，不穿长衫已使人惊奇了，脚下还趿着一双麻与布混合织就的拖鞋，手上拎着一把有了裂缝的大蒲扇。若不是在督署客厅里相遇，若不是先前认识，唐才常、傅慈祥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就是威名赫赫的湖广总督，分明就是一个老态龙钟、毫无地位的普通市井老者，顶多只是三家村的一个穷老教书匠而已！早就听说张之洞通脱简易，看来传说自有它的依据！

唐、傅见张之洞迈过了门槛，立刻刷地起身，弯腰向他深鞠一躬，然后自报身份：两湖书院第三期学子湖南浏阳唐才常，两湖书院第五期学子湖北潜江傅慈祥。

“坐，坐下。”张之洞上下扑了两下蒲扇，和气地对着两个后生子说，自己也边说边坐下。“你们两个都是两湖书院的，我看着你们有点面熟，但若在路上相见，认不出来。”

这是实话。张之洞一年到书院不过两三次，唐、傅两人在书院读书时也没有格外突出的表现，当然不可能在他的心目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唐才常说：“我们两个从两湖书院毕业已有几年了，今天特来看望恩师。”

那时的官场士林时兴认师拜师。亲自教过的学生，哪怕只三个月半年，终生认其为老师，这是天经地义的。书院的山长，视书院的所有士子为生，反之，所有士子也认他为终身老师，这也是理所当然

的。府试、乡试、会试的各位座师、房师，被中式的秀才、举人、进士视为老师，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各省学政、各府教谕，被该省的士子视之为老师，也在情理之中。所有这些，都有师与生的痕迹可循。还有一种普遍的拜师习俗，那就是下级官员执著门生帖子恭恭敬敬地拜上级官员为师，上司如果受了，今后就按师生形式频繁走动。这种做法实在没有一点师生之迹可循，只是将赤裸裸的功利目的掩藏在深情脉脉的师生之谊中罢了。一旦到了原来的学生大为发迹，做的官和自己相当或甚至超过自己的时候，做师的便要将帖子奉还，表示自己现在已当不起你的老师了。据说刚毅与翁同龢的关系恶化便起于这件小事上。刚毅原来只是刑部的一个主事，因办事能干，翁同龢器重他，将他提拔为郎中。刚毅见翁同龢这条路子可走，便递上门生帖子，翁收下了。从那以后，刚以翁的门生自居，执礼甚恭。以后外放地方官，每次进京，都要殷勤看望恩师。后来，翁将他再调进京来，做了礼部侍郎。那时翁是尚书，官位还在刚之上，刚仍对翁以师相待。不久，刚入军机，升工部尚书，又调兵部尚书，又拜协办大学士，和翁完全平起平坐了。翁却没有想到这时应该将刚的门生帖子还给刚，引起刚的极大不满。最后，在慈禧面前多次告翁的恶状，翁终于被开缺回籍，丢失了富贵仕途。

刚毅这种反目为仇的小人做法虽是少数，却很典型地说明了晚清官场中所谓师生关系的实质，说起来真是令人可笑可叹！

张之洞热心教育，善待学生。况周颐的《眉庐丛话》中的《张文襄雅量》一节里说了这样一件事，张文襄督鄂时，提倡学堂不遗余力。某年，某学堂行毕业礼，阁省官僚、各学堂教员、学生毕集。某书院监督、粤人太史某特制长篇讼词，道扬盛美，令毕业学生刘某朗诵之，环而肃听者数百人，虽咳唾弗闻也。诵甫毕，忽有狂生某，应声续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莫不骇笑，群集视于发声之一隅。顷之，亟敛笑收视，肃立如初。某监督则赧然变色者久之。唯文襄夷然自若，若充耳不闻者，亦未尝旁瞬也。

主考、学政出身的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后，一向热衷于办学校教育人才，他自然乐于得过他一日之教的人终生称他为师。对于那些为了干求而递门生帖子的下属，只要他看得起的，他也乐于接收其为门生，乐呵呵地听人家叫他老师。见这两个离开两湖书院好几年的年轻人来看他，还称他为恩师，张之洞显然高兴。他笑着对唐才常

说：“你从两湖书院肄业后的情况我略知一点。你是回到湖南去了，为地方做事，时务学堂你参与了，《湘学报》上常看到你的文章。办新政是好的，但不要太激烈了。圣人说过犹不及，你也过了点。当然，比起谭嗣同来，你又算稳当的了。”

唐才常注意听着，在目前这个时候，提起谭嗣同，不骂他为奸佞，只是说他激烈、过头了。身为朝廷大员，这种态度，已足够友好的了。唐才常觉得欣慰。

只见张之洞又转向傅慈祥，问：“你从两湖书院肄业后做了些什么事？”

傅慈祥答：“我在两湖书院读了两年后又转到湖北武备学堂，读了一年后，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先入日本的成城学校，后入士官学校。”

张之洞听到这，眼睛一亮，说：“你这条路选得好，湖北最缺军事教官。你这次回来是休假，还是毕业了？”

傅慈祥犹豫了一下说：“我是回来休假的。”

张之洞问：“什么时候毕业？”

傅慈祥随口答：“明年夏天。”

张之洞用蒲扇指着傅慈祥说：“我和你约定，明年夏天你一回国就来找我，我派你去训练新军。只要你好好干，待遇和提拔我都会从优。”

傅慈祥笑了笑说：“谢谢恩师。”

张之洞摇了摇扇，说：“大热天的，你们来督署看我，还有什么别的事吧。既然是两湖书院的学生，那我们师生之间没有客气可讲，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唐才常和傅慈祥互相看了一眼。唐才常挺了挺身板，操着浏阳音

极重的官话，声音洪亮地说：“我们二人来督署，一来是好几年没见恩师了，心里系念，特来看望；二来，我们也确有一桩大事要向恩师禀报，求得恩师的支持。”

张之洞停止摇蒲扇，眼睛再次为之一亮。从这两次的亮眼中，唐才常和傅慈祥都看出，张之洞外形虽老了，但内神并没有老，依旧和前几年一样的充足健旺。

“恩师，学生就以实相告吧！”唐才常面色凝重地望着张之洞，显然压低了声音，浏阳官话变得浑厚低沉起来。“眼下北方拳民猖獗，京师更处在拳民的控制之下，载漪、荣禄、刚毅等人欺蒙皇上，挟乱民自重，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围攻各国驻京师公使馆。据最新消息，各国已调动近两万军队，组成联军，现正集结天津，不日将向京师开拔。拳民所谓刀枪不入纯属鬼话，在两万西洋联军面前，他们只有死路一条。京师危急，皇上危急，天下所有良心不泯的中国人皆忧心如焚，我辈亦如此，日夜筹思良策，试图救皇上于兵火之中，挽神州于陆沉之际。”

张之洞绷着脸盯着唐才常，一边听着他如流水般滔滔不绝的讲话，一边想：此人浓眉大眼，脸如国字，膀阔腰圆，肤色黧黑，十足的一个带兵勇将的材料，可惜他一直办报摇笔杆，不去学军事。相反，那个读了三个中外军事学校的傅慈祥，却眉清目秀，一副书生模样。人真的不可以貌而定。唐才常说的这个情况，张之洞已从盛宣怀的电报中获得。不过，他同时还知道聂士成、李秉衡的部队正在开往天津的途中。聂军完全是西洋装备的新式军队，又是主军，面对着身为客军的联军有许多优势，应当可以抵挡得住的。张之洞并没有把局势看得如唐才常说的那样严重。

“学生有幸看到，当此北国危亡中原动荡之时，独恩师与两广的李中堂、两江的刘岷帅，头脑清醒、目光犀利，不奉伪诏，不从乱命，不畏无识之流的诘难，毅然与西洋各国签订中外互保章程，为皇上保东南半壁河山之安宁，为华夏免数省百姓之流离，这种置一己声名于不顾，以社稷苍生为重的风尚，学生敬仰至极，感佩无已！”

尽管唐才常、傅慈祥在张之洞的眼中并没有什么分量，但他还是很看重唐才常对他参与中外互保行为的看法。因为这毕竟是背着朝廷与洋人签的条约，若要深文周纳的话，扣上“卖国”“汉奸”的罪名，也不是无凭无据的。唐才常这番话代表着一部分读书人的看法，应是值得重视的。

“你们能这样体谅老夫就好。”张之洞说着，手中的大蒲扇又轻轻地摇动起来。

“不过，学生们斗胆请问下恩师，假若京师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恩师将作何种态度？”

唐才常目光炯炯地望着张之洞，张之洞分明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威胁。他为避免这种凌厉的挑衅，放下扇子，端起茶杯来喝了半口。心里虽然有所意识，口里却不由自主地问：“京师会有什么局面出现？”

唐才常单刀直入：“西洋联军打进北京，皇上被囚，朝廷变成外国人联合组成的政府。若是京师出现了这种局面，恩师，你的态度如何？”

张之洞拿杯子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茶水从杯口溅了出来，他赶忙将杯子放回几桌上。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绪很快恢复了平静。

“在老夫看来，这样的事是不会出现的。四十年前，英法联军也曾打入过京师，文宗爷在避暑山庄安然无恙。洋人嗜利，给他重利，他便与你和谈，他没有必要囚禁皇上。再说，京师里有步军统领衙门，还有神机营、健锐营，新近又成立了虎神营，洋人要囚禁皇上也不容易。”

“这次和上次不同，”一直未开口的傅慈祥忍不住插嘴了，“上次是因续约不成，仇恨尚不大。这次是围攻公使馆。公使馆就是国家的代表，打公使馆就是打他的国家，这是对他的最大侮辱。何况，日本公使馆死了书记官，德国公使干脆给拳民杀了，这仇恨就大了。一旦打

进京师，洋人囚禁皇上的可能性是大的。至于京城内外的军队，说句不客气的话，他们根本就不能打仗，绝不可能成为洋人的对手。”

傅慈祥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你可以打人家的公使馆，杀公使，人家为什么就不可以囚禁你的皇上？若是真的重演“靖康耻”的话，该怎么办？拥立泥马渡江的“康王”，那谁又是今日的赵构呢？张之洞真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了。他反问两个学生：

“倘若真有那种大不幸的事情出来，你们看怎么办呢？”

唐才常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坚定地说：“恩师，那时请您出面宣布湖广独立。”

“独立”！这个在十一年后的武昌起义时期，各省纷纷采取的行动，此刻在湖广总督的脑子里完全是不能想像的大逆不道。张之洞睁大眼睛，板起面孔：“湖广是朝廷的湖广，怎么能独立？”

傅慈祥立即说：“皇上被囚，朝廷已不复存在，湖广宣布独立不再是对朝廷而言，而是对洋人而言，这不是背叛朝廷而是表示更忠于朝廷。”

对于一个在儒家学说熏陶下成长的读书人，对于一个世代深受国恩、本人又身居要职的朝廷命官，张之洞对这个奇怪的建议深感突兀，即便真的出现“徽钦被虏”的事，他也没有想到过“独立”二字。张之洞严肃地说：“此事太重大，不宜多谈，何况今日谈此事，也为时过早。”

唐才常说：“恩师的这种态度我们可以理解，不过到那时，学生就要先采取行动了。”

“采取行动”？张之洞惊疑起来。他的两只虽有点昏花却依然锐利的目光重新将这两个昔日的学子打量起来：唐才常和梁启超、谭嗣同一起办过时务学堂，他莫非是康梁一党？傅慈祥这些年在日本留学，据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流品复杂，不少人同情康、梁，有的甚至还同情那个以造反暴动为业的江洋大盗孙文。傅慈祥是康党，还是孙

党？

来者不善！张之洞的脑子里突然间浮出这四个字，他的声音立刻威力起来：“你们要采取什么行动？”

“勤王！”对于谈话气氛的变化，唐才常并不感到意外，他从容答道。

张之洞问：“你们凭什么勤王？”

傅慈祥颇为自得地答：“我们有十万兄弟聚齐在长江两岸，只待登高一呼，便会羸粮影从，直捣黄龙府！”

张之洞从这句话中嗅出一股异味来：这聚集长江两岸的十万兄弟，岂不是那些啸聚江湖的会匪党众吗？

见张之洞没有出声，唐才常再挑明：“到时候，我们想借汉阳枪炮厂的枪炮子弹用一用。恩师造枪炮原是为了保卫皇上保卫社稷，到了皇上被洋人所囚，社稷被洋人所占的时候，我们借用枪炮来勤王卫国，想必恩师不会不同意的。”

这是什么话！这岂不在明白告诉我，他们将会打劫枪炮厂，在武昌起事吗？勤王，勤王，他们打起勤王的旗号，不知将要做出什么事来；退一万步说，即便勤王，也只能由我湖广总督出面，你们凭什么做这等事！

张之洞完全明白了，对面坐着的再也不是当年单纯文弱的两湖书生了，他们很可能是会党之头，绿林之首。与他们之间，再也不是师与生，而是官与匪的关系了。本应立即将他们拿下，但想想又觉不妥，这无疑将会把刚才这一番话公开出来，对自己不利，不如暂时不露声色。他起身说：“老夫尚有许多公务要办，你们回去吧！”

不等唐、傅说话，便对着外面高喊一声：“送客！”

回到签押房，张之洞独自一人将会客厅的这场会见从头到尾，

细细地回忆着，越想越不对头，越想越可怕。他把大根叫来，低声说：“给你一个紧急差事。你去张彪那里挑选二百名精壮兵士，分成两个营，日夜巡逻，加强戒备，特别注意要道关口码头和汉口各租界入口处的动态。这两个营交给你统领，三天内组建好。”

大根一听，全身血便立刻沸腾起来，颇带几分兴奋地问：“四叔，发生什么事了？”

张之洞严峻地说：“有消息说：长江流域一带的会匪正在蠢蠢欲动，近期内有可能在武汉三镇闹事，说不定会暴动。”

大根觉察到事态的严重，将缠在身上的精钢腰带勒了勒，说：“四叔放心，我会把这事办好的。他们敢有点风吹草动，我会立即向您禀报。我这就去汉阳张彪那里。”

“慢点，你稍等下，我要给张彪发个手谕。”

张之洞十分器重张彪，并与他关系极亲密。李伯元著《南亭笔记》对此有记载——

南皮疏荐张彪于朝者屡矣，政府诸公，皆置不理。南皮大怒，抵书某邸，洋洋洒洒凡数百言，大旨责其蔽贤。某邸见而笑曰：“香涛想是疯了。”（见该书《南皮屡疏荐张彪》）

张彪初为外戈什，既跑京折两趟，乃升内戈什，其后辗转保至记名总兵。其事南皮也，无微不至。南皮之衣敝矣，张彪制新者叠度其旁，南皮取着之，亦忘其为人物也。南皮尝呼张彪曰：“为我购某物、购某物。”张彪诺之而去，从不向账房索银。既献，南皮又曰：“某某物不佳，某某物不佳，为我持去。”张彪乃留备自用。一年之内，此种赔累，累万盈千。（见该书《张彪事南皮无微不至》）

张彪三年前已离开亲兵营，当上了湖北新组建的新式军队的统制。这个新军完全仿照江宁自强军的形式，分八个标，二十四营，共七千余人。

张之洞给张彪写了封短信，告诉他局势严重，要严加戒备，尤其是武昌城里各衙门、枪炮厂、火药厂要添派重兵看守，不能有丝毫懈怠，遇有情况，随时报告。

张之洞将这封鸡毛信用火漆封好，命大根立即赶去汉阳新军统制

衙门。

就在张之洞对武汉三镇加紧戒备的时候，北方的局势越来越坏，一道道令人恐悸哀痛的电文，通过上海电报分局源源不断地发向全国各省督抚衙门：

洋兵攻陷天津，大清武卫军统帅聂士成在八里台战场英勇牺牲。

董福祥军围攻使馆月余不下，荣禄调国初攻北京时留下的红衣大将军火炮，但未中使馆却使民居大受其害。

主和派徐用仪、立山、联元、许景澄、袁昶相继被杀。



北京外城的中轴路(1872年)

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

浙江提督、武卫左军统帅马玉昆大败，退至武清河。

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在武清河被洋兵大败，退兵至通州张

家湾自杀殉国。

北京城被洋兵攻破，董福祥败走彰义门，纵兵大掠逃逸西去。太后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竟无一人到场。京师城内拳民全数逃散。

太后携皇上、大阿哥、载漪、奕劻、刚毅、赵舒翘未明离宫，出西直门，向怀来方向逃去。洋兵占领北京城。

京师陷落，帝后出逃，对于战事来说，这是何等惨败！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何等耻辱！然而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有着五千年文化传承和四万万民众的中华民族的国土上，发生在立国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按照西历计算，这正是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交。中国和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以受人欺侮、任人宰割、丧师失地、首都沦陷的奇耻大辱告别旧世纪，进入新世纪！

张之洞和所有良心未泯的中国官绅士民一样，面对着这一道道无情的电文，陷于巨大的悲愤之中。得知袁昶被杀的那一天，张之洞罢了晚餐，彻夜未眠。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一生寄望最大品学最优前景最为看好的两个学生：杨锐、袁昶都在英年被杀害。杀害他们的又不是仇家怨敌，而是他们所共同尊崇的皇太后。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世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深知杨锐稳重厚道，绝不会是康、梁、谭那一类激进亢奋的人，皇太后居然不加区分，不加审判，就将他和谭嗣同一道给杀了，真是冤枉。但此冤犹有可说：因为杨锐毕竟时运不好，和谭嗣同等人同时被授章京之职，很容易被误认为康党。但袁昶之死，却无任何道理可说。难道在六部九卿的会议上，一个太常寺卿不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朝廷主战，难道主和的人就都得杀头吗？自古道言者无罪，现在是不但有罪，而且罪至于死！这是什么王法，这难道是清明之治吗？更何况，袁昶的话完全是对的，是金玉良言，是耿耿忠心。皇太后呀皇太后，您精明一世，为何这两年间糊涂至极？

关于张之洞的门生袁昶被斩于庚子之乱，《梵天庐丛录》中《袁昶》一节里有这样的记载——

庚子之乱，朝野士大夫义愤在心，思欲助拳匪一逞，独立山、徐用仪、许景澄及太常

等数人坚持不可，且明言其利害。南中数督抚，徘徊观望，以待明机。故立山等皆婴重祸，而无人敢于抗议。当三卿谏章初上，许谓太常曰：“章上必死，兄意如何？”太常朗诵李群玉诗曰：“万木自凋山不动，百川皆旱海长深。”许意遂决。

太常及许景澄侍郎，于庚子七月初三日斩于菜市口。考其被祸之由，一则因连上三折，痛执执政诸臣，并力言拳匪宜剿除，使馆宜保护，致犯端、刚等之忌；一则因某日当朝会时，德宗执其手而谓之曰：“今日之事，当如何？”许言：“皇上宜乾纲独断，万不可听信妄言，致与列国启衅。”慈禧皇太后适出，见之，即有不豫之色。当时顽固之辈，又目许为俄党。其被杀也，虽为李秉衡参奏，言许景澄、袁昶违背廷意，擅改电谕，致南北异局，非斩之不足以震慑疆臣，尽其罪戾等语。然其祸早已伏于廷对之时，及平日党俄两字也。是日，监斩官为徐桐之子承煜，因见二公尚衣冠齐楚，叱手下杀之。许曰：“某等虽奉旨处斩，然尚未奉旨革职，况照例亦当穿戴衣冠，岂汝做官多年，此例尚然未谙耶？”徐闻言，面为之赤，不语者久之。既而太常问曰：“吾二人死固不足惜，然究竟所获何罪，而受此大辟，请即见告。”徐怒叱曰：“此岂容尔分辨之地，尚敢哓晓耶？尔所获罪，尔自知之，何烦吾言。”太常曰：“尔何必如此作态？吾二人虽死，留得清名于后世，他日自有公论。但洋兵不久必来，恐尔父子亦万无生理，尔时候尔于地下可也。”于是二公遂从容就刑。死后，端、刚等犹有余怒，家人均不敢殓其尸。翌日，为徐尚书用仪所见，不觉潸然下泪，遂命以棺木殓之。而尚书之死，亦即肇端于此。后当联军入京时，徐桐自缢，承煜亦斩于菜市口，君子于是叹天道之不爽也。

这一夜，慈禧端佑康颐昭豫皇太后那拉氏英明圣哲的崇高形象，在张之洞的心目中降落了许多！

但是，在听到太后携皇上已安然无恙地逃出京师正行走在西去的驿道上，强占北京的洋兵也并没有派兵去追赶捕捉的时候，张之洞还是由衷地感到欣慰：太后和皇上没有受辱，这是祖宗的庇佑；洋兵并不越城追捕，

这表明西洋各国并不想灭亡中国。太后、皇上还在，朝廷就还在；朝廷还在，大清的各级文武也就还在。

张之洞想起十多天前唐才常、傅慈祥的游说，心里默默地舒了一口气：幸而脚跟站得稳，没有听信他们的胡说。“湖广独立”，这是多么荒谬绝伦的设想。大清二百年深仁厚泽，国基笃实，是不会灭亡的。想在老夫面前玩花招，你们这些毛头小子，还嫩了点！

四 为对付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半夜审讯唐才常

这时，早已离开湖北现为安徽巡抚的王之春，给张之洞发来密电。电文说，中元节位于长江边安徽桐城县内的大通镇发生会匪暴动事件，经过七天七夜的捕杀，现已平息。这次暴动的大头目秦力山、吴禄贞系逃亡日本的康梁、孙文死党。据搜获的伪文书上说，大通暴动实整个长江流域暴动的一部分，暴动总部设在汉口，总头目为唐才常，请武昌密切注意动向。

这份电报证实了张之洞的判断。他立即命令湖北新军统制张彪进一步加强对武汉三镇的戒严，又给大根布置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

不错，大通镇的暴动正是自立军大暴动的一个环节。自立军大暴动原本就定在中元节，七军一齐起义，但起义所急需的军饷却一直未到。唐才常从日本回国时，康有为答应给他起义经费三十万银元，先领三万，余下的二十七万在起义前再陆续汇来。离中元节只有几天了，军饷却依然不见踪影，打电报催，回电说正在筹集中。除开极少数有追求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外，自立军中绝大多数会党头目，其实是冲着钱财地位而来的：起义前的三十万银元，起义成功后的高官重权。

有好些头目坐在汉口等银子，等不到银子，他们的兴头便减少了许多。这时，又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海外华侨早就捐足了银元，被康有为等人在日本挥霍了。众头目听后很生气，骂康有为不是君子，骂唐才常欺骗他们，有的干脆脱离自立军，重操他们打家劫舍的旧业。唐才常、傅慈祥、林奎等人很着急，决定将起义日期延迟。

但大通附近的自立军不知道这个决定，依旧按原计划来到大通镇集结。大规模的外乡人突然汇集大通，这事引起当地官府的关注。在大通盐局的密报下，安徽官军逮捕了哥老会首领郭志太、陈得沅，起义计划遂暴露了。秦力山、吴禄贞当机立断，立即起义，张贴布告，攻打盐局，一举占领大通镇。接下来便是与安徽官军激战，最终全军失败，所幸秦、吴两位统领没有被抓住。

这天傍晚，大根急急忙忙来到督署，对张之洞说：“四叔，这两天，各个码头和通往城内的路口都发现许多神色异样的汉子，估计他

们是来武汉三镇集结的会匪党徒。”

张之洞说：“我刚才收到英租界送来的密报，宝顺里住着几个可疑的人，你说的情况和英租界的密报正好吻合。现在要紧的是把宝顺里的情况弄清楚。”

大根说：“我有办法。”

他附着张之洞的耳边说了几句。张之洞连连点头说：“就按你这个想法去办。”

第二天下午，一个四十多岁的剃头匠挑了一担剃头担子来到汉口宝顺里。这汉子在巷子口四处望了望，然后敲起手上的小铁片，一边喊着：“剃头，剃头哟——”慢悠悠地向巷子里走去。

宝顺里的巷子并不长，西头连英租界，东头为闹市区，因为地势好，一条小小的巷子却很有气派。麻石铺就的路常年洗刷得干干净净，两旁的宅第多半豪华高大，从高墙铁门后面时常会冒出几分洋味来：洋歌曲声、洋香水气，外加几只油光水滑的洋狗。这里的确住了不少洋人，他们多是英国人，也有法国人、美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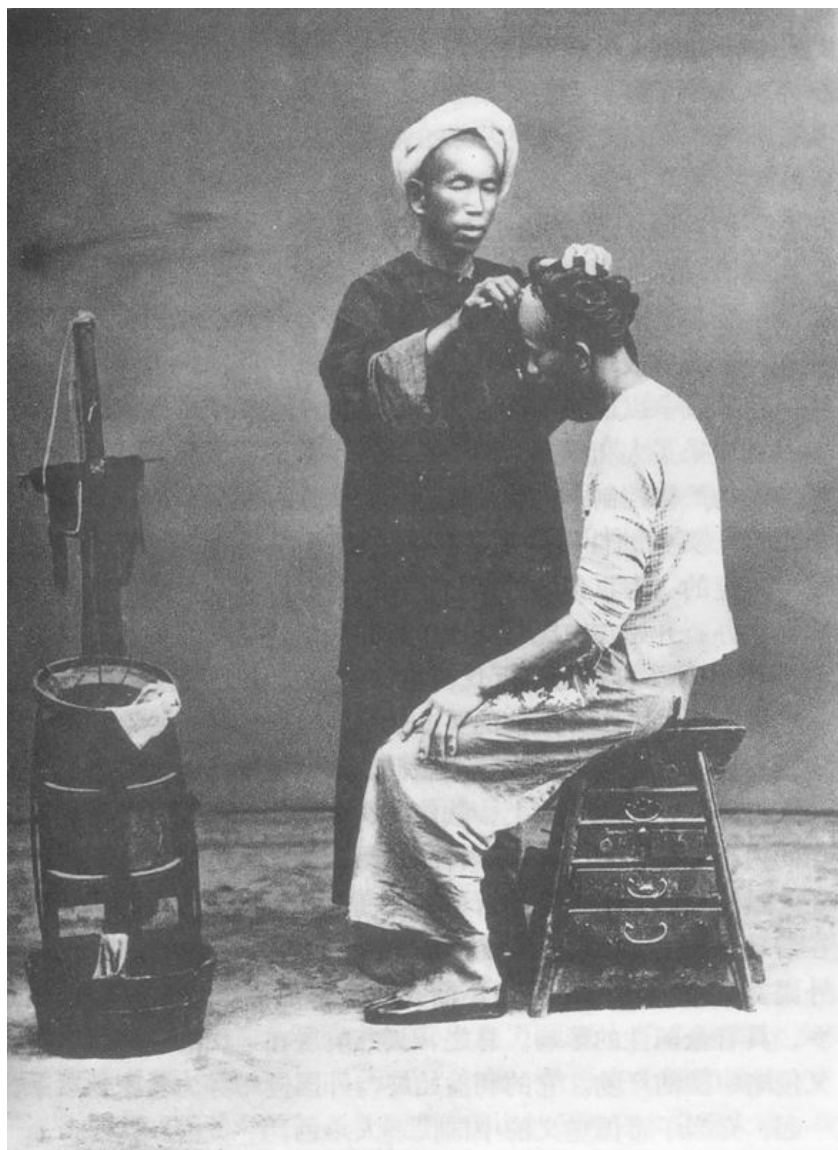
从三号到八号一连六栋房子，就是用李宝田名义购买的宝顺洋行的产业。这六栋房子有两栋已经住上了洋人，有四栋还空着。唐才常用高价租了两栋，因为一来靠近租界保险，二来房屋高大阔气，能住几十个人又不至于引人怀疑。

这时唐才常和林奎正好饭后聊天，林奎听到墙外的剃头声，对唐才常说：“佛尘兄，你的头发怕有两三个月没剃了吧，趁着这两天有点空剃一剃，起义后那就忙了，没有工夫了。”

唐才常摸了摸头顶，又摸了摸下巴，笑了笑说：“上次的头还是在开国会之前剃的。头发都有寸多长了，是该剃了。把剃头匠叫进来吧，你也剃剃，楼上还有几个兄弟也都来剃个头。”

林奎走出大门，对着街那边喊道：“剃头的，到这里来！”

“来啰！”



剃头匠在理发

剃头匠高兴地挑着担子过了街，随着林奎走进了宝顺里七号。进

了大门后，他又四处张望了一下。这座房子有楼地二层，楼上有四个窗户，估计有四间房，围着楼房的四周种着花草树木，还有铺着鹅卵石的弯曲小路，是一座很典型的洋楼。剃头匠边走边跟着林奎进了房。这是一个很大的厅堂，左边、后边也有房子，估计是厨房餐厅等。

厅堂里的靠背椅上坐着一个壮硕的三十多岁的汉子，见剃头匠来了，便招招手，说：“给我剃。”

剃头匠见那汉子，心中一喜：正是他！原来，这剃头匠就是大根装扮的。那天唐才常、傅慈祥进督署时，他远远地见过。见眼前坐的正是唐才常，心里想：原来这个两湖书院的士子竟是会党的大头目，读书人正路不走走邪路，真可惜。大根小时跟着父亲跑江湖，三十六行，他懂一半，于是自告奋勇装了一个剃头匠来踏水路，果然一脚便踏进了贼窝。

大根走到唐才常的面前，给他系上围布，又拿出毛巾来将他的头发打湿，从布袋里取出一把明晃晃的剃头刀来，挂出尺把长的磨刀布，刀在上面来回地刮了几下，一副架势十足的老剃头匠的模样。

“师傅哪地方人？”唐才常和大根聊起天来。

大根答：“小地方，直隶盐山小羊庄的。”

大根本是南皮人，怕引起怀疑，临时换了南皮的邻县。“刷，刷”，大根开始在唐才常的头上动起刀来。

“家里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唐才常又随口问着。

“不瞒老爷说，家里的日子苦，不得已才挑了这担挑子，从直隶来到湖北，混口饭吃。”

唐才常闭着眼睛，让大根一刀刀地剃着。他是个耐不了寂寞的人，没多一会儿又问：“你也念过书识过字吗？”

大根说：“老爷，俺命苦，三岁死了爹，五岁娘改嫁，讨饭长大的，哪有机会读书识字。俺是一天学堂门没进，自家的名字还认不得哩！”

唐才常心里想：是个不识字的人就好，不然还得提防着他。

头剃好了，大根又给唐才常修脸。唐才常忍不住又开口闲聊：“听到你们老家闹义和团的事吗？”

“听过，听过。”大根操着道地的直隶西部一带的土音说，“听说俺们老家就有好多个义和团哩，他们后来还到京城打洋人去啦。听说洋兵把京城占了，太后、皇上逃跑了。老爷，这大清的文武百官和军队都是太后、皇上开的饷，眼下，他们有难了，怎么就没有人去救他们呢，您说这是个什么理！”

唐才常心想：这个剃头匠都晓得要救太后、皇上，比那些当官的、吃粮的良心要好得多。

正打算多说几句，突然，傅慈祥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布兜。他来到唐才常面前，兴奋地说：“都刻好了，全在这里。”

唐才常也露出高兴的神色说：“师傅停一下。”

大根停了手中的剃头刀。

“字刻得怎么样，有印样吗？给我看看。”唐才常朝着傅慈祥伸出手来。傅慈祥望了望大根，犹豫着。

唐才常明白傅慈祥的意思，心里想剃头匠不识字，不必防他，便说：“不碍事，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傅慈祥从布兜里掏出一张纸来，揉平了，递给唐才常。大根两只眼睛也赶紧瞟过去，这一瞟把他给吓住了。原来那张纸上盖的是四个鲜红印信。一个三寸长宽的方印上面刻的是：中国国会分会驻汉之印。三个两寸宽五寸长的条印分别刻的是：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

会关防，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路军务关防，统带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军各营关防。

唐才常笑着说：“这廖麻子的字刻得还蛮像个样子，今后还叫他多刻几个。”

大根问：“老爷，脸还刮吗？”

唐才常摸了摸脸颊，说：“不刮了，不刮了，我要办事了。”

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十文钱来问：“够吗？”

“够了，够了。”

大根收下钱，挑起担子，慢慢地走出大门，一离开宝顺里巷口，便飞起脚步向江边走去。

这天半夜，江汉道稽查长徐升带着五十多个兵丁奉湖广总督之命，并带着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亲笔签署的搜查证，突然包围了宝顺里七号楼。唐才常、林奎、傅慈祥等人正在睡梦中，在一片凶狠的喝斥中被如狼似虎的兵丁捆绑起来，同楼的十余个自立军小头目除一人逃跑外全部被捕。

徐升领着人将楼上楼下六七间房子仔细搜查，在这里起获了大批非法物品，包括数千张未发出去的富有票，六十余支后膛长枪，七箱子弹，一大卷安民告示，以及大大小小的自立军旗帜、花名册和下午刚刚刻好的四颗印信，还有十多封康有为、孙中山写给唐才常、傅慈祥等人的信件。第二天，又根据线索，在英租界李慎德堂逮捕了十多个自立军骨干。

江汉道稽查长徐升初审后，呈文报告张之洞。张之洞面对着这道呈文，整整思考了半天。不是不好定罪，罪证是明明白白的：凭富有票，可定会匪罪；凭枪支弹药和安民告示，可定谋反罪；凭康有为、孙中山的信件，可定康党孙党头领罪。无论哪一项，都是死罪，杀无赦，这是毫无疑义的。张之洞的顾虑有两个：一是唐才常、傅慈祥这

两个总头目，就在半个月前还以学生的身份在督署和他聊了一个下午的话，而且说的又是独立勤王等等。倘若他们在审讯时，对这事大加渲染，那将十分麻烦。第二，按照惯例，这种谋逆大案，必须是总督和该省巡抚同堂共审。湖北省的巡抚谭继洵受儿子的牵连，前年便革职回浏阳老家去了，接任的是于荫霖。

于荫霖是张之洞十分器重的人。早在光绪七年，张之洞初任山西巡抚时，向朝廷胪举贤才的名单中，便有时在詹事府任职的于荫霖，称赞于：“学术纯正，直谅笃实，正色立朝，可断大事。”身为著名清流的张之洞的这个胪举，对于荫霖的仕途十分有利。十几年间，他从道员到臬台到藩台，官运很顺。谭继洵革职后，张之洞向朝廷荐举了时任安徽藩司的他。张之洞原以为于荫霖会很合作地与他在武昌共事。不料，于荫霖深受传统理学禁锢，对外国人和洋务存着很深的偏见。他不认为洋务是导中国于富强的道路，因此对张之洞在湖北所从事的洋务活动极为反感，甚至说引进洋务是以夷变夏，这使得张之洞大为失望。于荫霖又秉性耿直，将公与私划分得一清二楚：他感激张之洞对他的荐举，却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念附和曾有恩于他的人。张之洞对荐举于荫霖来湖北很是后悔。但于荫霖清正廉洁，勤于政务，张之洞一时也找不出理由来赶走他，只得隐忍着与他共事。

与这样一位人物来共审此次大案，一向我行我素的湖广总督心里不免有几分担忧。因为从初审的结果来看，一共捕捉的二十八名犯人中，两湖书院的学生除唐、傅两人外，还有三人，另有四人为湖北武备学堂的，有二人是湖北自强学堂的，两湖、武备、自强都是张之洞所创办的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老百姓称之为洋学堂。另外还有九名时务学堂的学生。当年陈宝箴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张之洞也是极力支持的。加上这九人，二十八名犯人中从洋学堂里走出来的竟占了二十名。而这九名时务学堂的人又都是唐才常的学生。唐才常又是张之洞的学生，如此说来，这二十人都是张之洞的弟子及再传弟子。

倘若于荫霖出于厌恶洋务西学的角度，如此这般地将他与这批犯人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全盘否定湖北的洋务事业，那就惨了。如果再遇到怨敌，又将于荫霖的告发接过去，把这事与杨锐、袁昶一线串连

下来，在太后面前告他一状，他张之洞能担当得起吗？想到这里，张之洞不觉有点发憊。

他把他视为智多星的梁鼎芬召来，与他商议。梁鼎芬想了想说：“香帅，这桩事你就交给我吧，由我来处理。”

梁鼎芬充当两湖书院山长多年。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渴望掌实权，做方面大员。张之洞知道他的心思，早已许下了他的武昌道的职位，但他至今尚未掌上武昌道的印。他希望借此机会再立一个大功，以便早日做个真正的道台大人。他身为两湖书院的山长，自然也不希望书院里出康党和孙党，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劝唐才常、傅慈祥二人放弃两湖书院的学籍。

梁鼎芬青衣小帽来到武昌县监狱，不惜降尊纡贵，在充满霉味的破烂单身牢房里，接见手脚都锁了沉重铁链的唐才常。

“还认识我吗？”梁鼎芬面色温和地问。

自谭嗣同就义后，唐才常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虽蹲在牢房里却心如常态，照吃照睡，并不焦急，所以看起来，除开衣服撕裂了，发辫零乱些外，神色依然和平时一个样。他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梁鼎芬，说：“我怎么不认识，你是节庵山长嘛！”

梁鼎芬皮笑肉不笑地说：“离开两湖书院好几年了，你还认得我，我这个山长也没有白做。不过，我倒希望你，不认识我为好。”

唐才常哈哈大笑：“你是怕我唐某人坏你大山长的名声是吧！”

说完这句话，他收起笑容，辞色峻厉地说：“可惜我大业未成。若勤王成功，只怕你到处宣扬还来不及哩！人世势利，此又是一明证！”

梁鼎芬被唐才常这一番抢白弄得很尴尬，略为定定神后，说：“此刻，你我师生之间，坐在牢房说话，完全可以抛弃往日书院里的那一套伪装。我身为两湖山长，比你痴长近十岁，书籍和世事都

比你多接触一些。我实话对你说，平时书院里所讲的那些圣人说教，乃是为人的极端境地。这个极端境地，莫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做不到，圣人自己也未必就做得得到。孔老夫子见到国君就大谈仁政，见到小吏则掉头不顾，这说明他也势利。至于朱老夫子，还有人说他与儿媳有染，在品行上那就更糟了。你说得对，人世间本就是势利的。你要干大事，先要做好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准备。好比说，你此番勤王成功了，你就会拜将封侯，史册上你就是大英雄，不仅我梁某会四处宣扬你是两湖书院出身的人，连张香帅也会以你为荣。如今你失败了，官文书册上自然会写你为奸贼。我们这些吃官家饭的，自然要想方设法与你划清界限，越远越好，不仅我梁某人，张香帅也是如此。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今日来会你，就是秉的张香帅的钧命。”

唐才常冷笑道：“罢，罢，你对包括我在内的成百上千两湖学子说了多少套话假话，今天总算说了几句真话。你就实话实说吧，你今天来见我，到底为了什么？”

梁鼎芬抹了抹额上的虚汗，说：“事到如今，我也不打弯子了，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为我，是为张香帅。湖北抚台于大人跟张香帅有点不对，为防他加害张香帅，在督抚公审的时候，请你帮张香帅一把。”

“哼！”唐才常说，“我一个阶下囚，能帮他制台大人什么忙？”

“能帮，能帮。”梁鼎芬连连说，“你只要在公审时承认你不是两湖书院的唐才常就是了。”

唐才常气得大喊道：“我不是唐才常，那我是谁？”

“你说你是自立会的首领，冒了唐才常的名。”

唐才常笑道：“我既是自立会的首领，又是唐才常，我什么人的名也没冒。”

梁鼎芬急道：“只要你在出审时这样说说就行了，也不是真要你脱离你的唐氏宗族。”

唐才常常见梁鼎芬这个模样好笑，便逗他：“我若这样说了，会给我什么好处？”

梁鼎芬喜道：“你若这样说了，张香帅就不杀你了。”

唐才常又是一阵大笑：“梁山长，你这是在哄三岁小孩。我既然承认是自立会首领，就已经把头送到砍刀之下，还有什么不杀头的？告诉你，我唐某人可比得上古之豪杰，乃今之英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随你刀劈火烧，我到哪里都是唐才常，绝不会承认是冒名顶替的人。”

梁鼎芬眼睛盯着唐才常，一时说不出话来。

“佩服，佩服！”过了好久，梁鼎芬才言不由衷地说道。

唐才常掉过头去，不再理会他。

梁鼎芬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你不愿委屈自己，我也不勉强，如果你能在审讯时说上一两句两湖书院曾对你教育甚多，是你自己背弃了师长之教这样的话，也就是帮了张香帅的忙。”

“不行。”唐才常断然拒绝，“我勤王有什么错？难道说两湖书院教育我不忠于皇上，我忠于皇上是背弃了师长之教？”

“当然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梁鼎芬急忙打断唐才常的话。

“那我可以说什么？”唐才常反问。

两湖书院山长语塞了。他知道，唐才常已是铁了心，要学他的朋友谭嗣同，甘愿将这颗头颅抛掉。对于一个不畏死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打动他的心呢？猛然间，梁鼎芬有了主意。

“佛尘先生，你的公子多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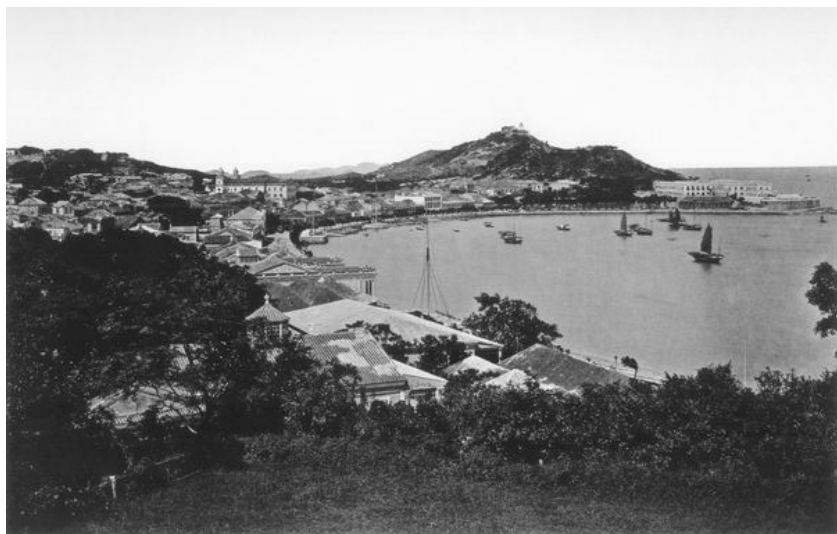
“今年九岁。”唐才常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忙说，“我一人犯法一人当，要杀要剐由你们的便。你们不要连累我的儿子，也不要连累我的

父母妻室。”

梁鼎芬听了这话，心里得意了：“佛尘先生，你犯的是谋逆造反大罪。按国初的律令，是要满门抄斩的。太后宽仁，即便不杀你的儿子，也要叫地方官严加管束。你的儿子能留下一条命为人做奴，便是最大的福气了，要想今后有所出息，那是绝对不能指望的。”

唐才常心里冒出一丝悲凉来。他自己是早已不顾恤这条命了，但貽祸儿子，他却深为沉痛。他也曾作过两手准备，拟交一笔银子给弟弟，万一事不成，则托弟弟带全家老小逃到香港或澳门去，但银子一直等不来，这件事也便没办。唐才常是条硬汉子，尽管心里很痛苦，但他不想求梁鼎芬。他知道梁鼎芬将会借此为要挟，自己若答应将会于大义有亏。

梁鼎芬早已从唐才常的眼神中看出了他的心思，心里有了把握：“我知道你既不愿害了儿子，又不愿得罪你的党众，我为你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公审时，既不要你说是冒名顶替，也不要你说两湖书院的好话，只要你什么话都不说，任于抚台如何问你逼你，你都不开口。你做到了这点，张香帅就保证此案不牵连你的父母妻儿，你的九岁儿子可以由你的兄弟带出国门，张香帅可以保证他的安全。”



这个条件，唐才常可以接受。

“梁山长，你说的话算数吧！”

“一定算数！”

“好，我同意。”唐才常双目如炬地望着梁鼎芬，“假若你们说话不算数，我的父母妻儿有什么好歹，我的魂灵绝不会饶过你们。我唐才常生为人杰，死为厉鬼，你们是对付不了的。”

梁鼎芬感觉到了森森冷气：“你放心，你放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停了一会，唐才常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我的儿子，今当永别，我作两首诗，你帮我记下来交给他，就当是我送他的礼物。”

“行，行，我会照办的。”

梁鼎芬边说，边吩咐牢卒拿纸笔。

“你念吧！”

唐才常将这两天在牢房里想好的两首七绝一字一句地念着，梁鼎芬边听边记：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风太肃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剩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虽快事，英雄结束总为斯。

当梁鼎芬把与唐才常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告诉张之洞时，张之洞的心里涌出一股又恨又敬、又气又怜的复杂情感来。

人们都说湘人倔犟，从唐才常的身上，张之洞算是领教了。按湘人的性格，如此倔犟汉子能作这种交换已是不错了。他不说任何话，自然也就不会说起进督署游说的事。如此，麻烦就可以少去许多。

无论是从牵涉到自身这一层来考虑，还是从牵涉到牢房外面数万名会众来考虑，唐才常、傅慈祥等二十多名囚犯都不能羁押过久，处理得越快越好。这样想过之后，他突然冒出一个对付于荫霖的好法子来。

张之洞拿出一张纸，给于荫霖写了一封短函，告诉他近日破获的自立军案是一桩特大谋逆案件，与海外的康党孙党、省内外的哥老会大刀会联系密切，案情极为复杂，现正在抓紧时间清理头绪，定于五日后即八月初一日与贵抚台在督署会同审讯。张之洞将这封短函封好后交何巡捕赶紧送去。

于荫霖看到张之洞的信后，决定这两天把手头的事先行了结，从二十八日开始，用三天时间查阅此次案件卷宗，以便心中有数，会审时能有的放矢。

不料，第二天半夜，于荫霖被督署来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一个小时前，有一队人马打劫牢房，要营救被抓的自立会大小头目，已被抚标官兵们击退。张制台深感事态严重，不能再拖了，请于抚台连夜过去公审，立即处决，以绝后患。于荫霖被弄得昏昏沉沉的，但事关劫狱大案，他不能拒绝张之洞的相邀。带着瞌睡虫，坐着大轿，一路上迷迷糊糊地来到总督衙门口时，只见灯火明亮，刀枪林立，一副如临大敌的戒严状态。来到大堂时，更是气氛恐怖，刀斧手两旁侍立，杀威棒黑白分明，张之洞全身穿戴，正绷紧长脸，瞪着大眼，凶神恶煞般地坐在大堂正前方左边的虎皮太师椅上，右边椅子也铺了一张特大的虎皮，虎头上瞪着两只吃人的眼睛，散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狰狞之气。这虎皮椅醒目地空着，显然是为于荫霖留下的。

“于中丞，坐吧！”张之洞指了指右边的空椅，依旧是黑着面孔，一点笑容都没有。

巡抚与总督，官街上虽差了一级，但并不是上下属，彼此相见，得以平级之礼相待。倘若在平日，张之洞这样做，于礼仪上不合，但今日这种场合，却没有什么不合的痕迹，反倒与周围的气氛相一致。于荫霖面对着这一切，心中突然有一种底气不足之感，好像是张之洞在为国宣劳，而自己却在一旁悠闲似的，未会审，气势上已先矮了一截。他匆匆拱了拱手，赔着笑脸：“兄弟来迟了，来迟了！”看了看椅子上躺着的真虎皮，书生出身的于巡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丝恐怖感来。

张之洞却无笑脸相迎，也不同他商议，立刻拿起惊堂木来猛地一拍：“将犯人带上来！”

在满堂吆喝声中，唐才常、傅慈祥、林奎等一长串人鱼贯而上。灯火闪烁中，除唐才常神色如常外，其他人多少都有些沮丧颓废之色，有的两腿发软，要靠狱卒扶持着才能迈开步，有一个后生子居然在大堂上放声痛哭起来。

“不要哭，大丈夫死则死矣，不可示人以弱！”唐才常压低着声音，威严地对着哭者说。

后生子赶紧闭了嘴，却还在不停地抽泣着。

张之洞满脸凶恶地扫视众犯人一眼，提高嗓门喝道：“你们这些无父无君、无法无天的匪徒们听着，你们不好好交代罪行，竟敢勾结牢外会匪强盗，打劫牢房，这是罪上加罪，死有余辜！老实告诉你们，本督军队天下无敌，你们那些乌合之众，岂能成事？只能适得其反，加速你们的灭亡。你们已死到临头了，还有什么话说？”

二十多个自立军大小头目一齐望着唐才常，唐才常平静地冷笑着，不做声。什么勾结牢外会匪，什么打劫牢房，他一点都不知道，无从辨别是真是假，他能说什么！

见堂下一片死寂，张之洞转脸对于荫霖说：“于中丞，你有什么话要问他们，请说吧！”

这于荫霖半夜三更被弄到总督衙门来，脑子里本就晕晕乎乎的，不太清醒，面对着这个剑拔弩张的场面，先又输了一筹，再说原本明天才看卷宗的，眼下被急忙叫来，对案件的来龙去脉一点都不知晓，叫他如何审讯？于荫霖只听说这桩案子的总头目叫唐才常，是从日本回国的洋学生，便硬着头皮叫了一声：“谁是唐才常？”

“我就是！”唐才常不慌不忙地应了一声。

“什么地方人，今年多大年岁了？”

“湖南浏阳人，今年三十三岁。”

“你为什么要聚众造反，你和康有为、孙文是什么关系，从实招来！”

唐才常觉得问这些话真是可笑，不值得回答，况且他与梁鼎芬有约在先，遂闭口不做声。

于荫霖气道：“你为什么不回答本部院的问话？”

唐才常用蔑视的眼光看了一眼于荫霖，仍旧不开口。

“唐才常，你在哪里读过书，是怎么去的日本？”

一旁站着的梁鼎芬心里紧张了：不知这小子说话算不算数，如果他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就糟了。这样想过后便赶紧思考对策。

张之洞也有几分担心，见几秒钟过后唐才常仍不开口，便转过脸问于荫霖：“这班人是死心塌地要与朝廷对抗到底的逆贼，劫牢的匪众扬言下次还要再来，本部堂以为宜早处置为好，免生意外。于中丞，你看呢？”

唐才常一问三不答，已令于荫霖恼火了，何况他对案情本就一概不知，再审下去也无词了，只得说：“就按香帅的意见办吧！”

张之洞站起来，对着两旁的刀斧手喝道：“把他们押出去！”

“慢点。”唐才常突然开口了，令张之洞和梁鼎芬一惊。

于荫霖忙挥手制止刀斧手：“他有话说，让他说吧！”

梁鼎芬瞪着眼望着唐才常，心里骂道：这小子说话不算数，我要让你死得不痛快！

只见唐才常缓缓说道：“拿一支笔和一张纸给我！”

于荫霖对着一旁的衙役说：“拿纸笔来！”

张之洞心里虽有点急，但他不能阻止于荫霖，只得暗自叫苦。

纸笔拿来了。唐才常接过笔，叫衙役把纸在地上铺平。唐才常望了一眼两位主审官后，挥笔在纸上写道：

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仇，事机不密，请死。

张之洞看了这行字后，心里大舒了一口气，对唐才常说：“好，本部堂成全你！”

然后再次命令刀斧手：“都给我押下去！”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才常、傅慈祥等二十八人，在武昌小朝街旁的紫阳湖畔被杀。

过几天，于荫霖得知这二十八名死犯中有二十名系洋学堂毕业，而且唐才常、傅慈祥二人还以学生身份游说张之洞时，心里十分恼恨。张之洞那夜突然袭击似的会审，使得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白白失掉一个当着张之洞的面批判洋务西学的好机会。

但他还是补上一个折子，借自立会案件提醒朝廷，洋学堂有培养叛逆的可能，必须多加提防，严格控制，只是因为没有拿到活口，不能坐实游说总督一节。于荫霖与张之洞之间的矛盾越结越深，终于在第二年被张之洞借故请出了湖北。

唐才常式的在野勤王活动被残酷地镇压了。与此同时，一场由各省地方官发起的官方勤王戏却在热火朝天地上演着。

唐才常死后，《清议报》曾刊有一篇《义士唐才常传》的文章，现摘抄部分段落于此，借以让读者了解唐才常其人——

唐君才常，字佛尘，湖南浏阳人也。少好读书，不为章句之学，中西史乘，靡不寓目。年弱冠，举茂才。岁乙未，中国当败衄后，天子忧劳于上，贤臣志士奋励于下。前京卿元和江公标督学湘中，犹以新学提倡士类，冀得明体达用之才，以备国家缓急之用。既以君拔置异等，贡入成均，复集高材生若而人于长沙，创设《湘学报》馆，而君撰述为最多，即所称澠澠者是也。尔时义宁陈公宝箴开府湘中，君以拔贡生执弟子礼谒陈公于节署。陈公曰：“今日之师生，循故事也，若以学问经济论，吾当北面事君。”其见重如此，故陈公在湘兴时务学堂，设保卫局，开南学会，靡不资其参议。论者多谓陈公之虚己下人，然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与前京卿谭君嗣同为总角交，戊戌夏秋之际，天子励精图治，亟欲变法自强，以朝臣类多意阉冗，鲜足与谋，一日面询谭君曰：草野中宁无可可用之才乎？谭君即奏湖南拔贡唐才常沈毅有识，于中外学向经济，靡不贯彻，界[界]以封圻，不难胜任，与臣同里同学，故知乏甚深。上颔之。以政变未及用。然君感圣主一日之知，固已誓死以报之矣。君初不识康南海，至是出游日本，始于东京旅邸谒康，自请受业为弟子，康亦以高足弟子视之。而日本公卿中如大隈伯、犬养君，皆奇其才，亟相称道，其他知名之士愿与缔交者，尤难缕指数。其见重于异邦又如此。迨归国后，寓居沪上，主持《亚东时报》笔政者数月。其所撰述，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革改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遇江湖豪士之往来沪上者，亦以是规化之，冀以隐遏乱萌，而收为世用，意甚善也。迨以北方拳匪事起，端王及荣禄、刚毅辈阴与匪徒勾结，致与各国开衅，津沽既陷，京师戒严，传闻乘舆已西狩，君爰急与同志数辈赴鄂。其意盖以武汉之间，多豪杰有志之士，思欲晓以大义，借其声援，率之以直走襄樊。上达山陕，迎我皇上迁都南部，立中兴之基，竟维新之业，与各国重订和约，共致太平，犹向日之宗旨也。乃行抵沪上，未及旬日，遽为鄂中某大吏捕斩于市。临刑神色不变，既授首，热血盆涌入地，成“张之洞无君”五字，隐约可辨，人皆异之。时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也。君就捕时，在营务处会讯，自书亲供云：“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谋保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而已。”乃顾谓郑苏庵、徐仲虎两观察曰：“君等亦新党，受皇上知遇者也，岂尽昧初心，不顾大义，效张之洞辈以献媚于逆后贼臣？”两观察面有惭色，顾而言他。故第二次会讯时，两观察皆不预。君在狱中闻有诗云：“七尺微躯酬故友，满腔热血浇皇宫。”故友者盖指谭君复生，因君与谭君誓为生死之交也。其义烈如此，论者以拟之文文山云。

五 请密奏太后，废掉大阿哥

七月二十一日，天色未明时，当得知洋兵已攻破广渠门，城内已无任何守兵时，慈禧着青衣布履，装扮成一个民间普通老太婆，带着身穿布袍仿佛坊间店铺小伙计似的光绪皇帝，匆匆忙忙地逃出紫禁城。慈禧在一片慌乱之中，什么都顾不上了，却没有忘记对她的眼中

钉、她侄女的情敌、皇帝的宠妃珍妃以惩处。她命令宫中二总管崔玉贵将披头散发的珍妃活生生地推进颐和轩后的一口水井中。这口日后以珍妃命名的枯井，成了中国封建时代众多帝妃爱情悲剧的最后一个实证。它以无比的凄艳，引发多情凭吊者和文人墨客的不尽咏叹。

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出的还有皇后、大阿哥及载漪、善耆、奕劻、载勋、载润等王公和刚毅、赵舒翘、英年等大臣。他们一行出居庸关，至怀来县，然后向西逃命。这一群往日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帝后王公大臣们，在逃命的途中提心吊胆、饥寒交迫，若用旧时说书人常说的“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来形容他们，一点也不过分。直到他们逃到山西境内，才略为安定下来。



1901年，慈禧、光绪自西安回銮时进大清门时的情景

这时，由盛宣怀居中串联，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督抚连名上折，请严惩纵容拳民闯下滔天大祸的肇事魁首载漪、载澜、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等人。慈禧见此奏折，颇为不悦，为

应付悠悠众口，只对他们予以口头斥责，即便这种处罚，也将大阿哥的父亲端王载漪排除在外。至于各省的勤王举动，慈禧则欢喜无已。

最先向慈禧表忠心的是甘肃藩司岑春煊。这位前云贵总督苗人岑毓英的大公子，早年是有名的京城恶少，以性格暴烈、胆大妄为、挥金如土、宾客如云为人所乐道。后来收敛恶习，走入仕途，居然官运亨通，三十多岁便做了方伯大员。岑春煊看出落难的慈禧、光绪奇货可居，便向陕甘总督陶模请求亲自带兵前去保驾护卫。当时慈禧一行正在直隶，要护驾也自以调直隶的兵为近，用不着甘肃的兵马去越俎代庖，岑春煊此举无非是想哗众取宠。但他旗号打得堂皇正大，陶模不得不准，便拨给他兵马二千，饷银五万。岑春煊携银带兵，日夜急驰，在直隶宣化县境内迎上了慈禧的车驾。

慈禧再要强，也是个女人，何况又是一个望七之年的老女人，当此窘迫危难之际，忽见一支人马前来保护她，怎能不感动，不感谢？当岑春煊跪在她面前，大声叫“臣甘肃布政使岑春煊从兰州带兵前来保护皇太后、皇上，谁敢动太后、皇上一根毫毛，臣与他血战到底”的时候，慈禧禁不住放声大哭，以至于走到岑春煊的身边，摸着他的头说：“想不到我们母子遇此大难，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大清朝文武官员成千上万，唯独你有这颗忠心，千里迢迢赶来护驾，我们母子不会忘记你的。”

慈禧这一哭，将那些跟随她一起逃难的王公大臣们也引得痛哭起来。岑春煊没料到一向威严不可侵犯的太后如此失态，也没料到一向威风凛凛的王公大臣们如此脆弱，心里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十分得意。他也一边大哭，一边说着诸如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圣驾的话。慈禧当即任命他为督办粮台大臣，负责警卫料理整个逃难人马的安全及生活等一切事项。转眼之间，一个小小的布政使便成为大清帝国流亡政府的实际控制人了。

岑春煊的这一创举点拨了各省的督抚将军们，他们猛然间仿佛都醒悟过来了：常言说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如今则是落难者易为功呀！这个“冷灶好烧”的极浅道理怎么都忘记了，却让那个广西苗子

昔日恶少占了头功！

于是，不仅较近的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就连较远的河南、青海、四川也都纷纷勤王或送各种吃穿日用物品。自从进了山西之后，因为各省勤王人马物品源源不断地到来，流亡途中的太后、皇上也逐渐恢复元气，小朝廷也日益像个样子了。慈禧令奕劻、李鸿章等人进京与洋兵谈判，自己带着日趋庞大的队伍继续西行，在老太婆的心理上，是离北京越远越安全。

远在苏州城里的苏抚鹿传霖，也悟到“勤王”是一条日后升官快捷方式，不顾六十五岁的高龄，亲自带着一千五百名士兵及三吴珍稀特产，日夜兼程北上，终于在秦晋交界之处追上了浩浩荡荡西幸的车驾。鹿传霖临出发前，给妻弟一封信，希望张之洞也能于勤王有所表示。

这天，张之洞看了信后，顺手递给坐在一旁的辜鸿铭。

“香帅，这可是个好机会，你也可学鹿中丞的样，自带一支人马北上护驾。这个功劳，太后、皇上日后会记一辈子的。”

辜鸿铭看完信后，笑着对张之洞说。

张之洞知道辜鸿铭是在调侃，在他心里，对鹿传霖亲身勤王也不大以为然，但嘴巴上免不了对姐夫作一番辩白：“你不知道，我这个姐夫虽是个文官，弓马功夫却是自小就练就的，好得很哩。他二十岁那年，随父住在贵州都匀府，当地苗民作乱，围攻府城，他父母被苗民戕害。他一个人杀出重围，飞马百里外搬来救兵，到底把苗乱镇压下去了。他有这等武功，自然可带兵勤王。我这个制台，虽是统率水陆几万军队，其实手无缚鸡之力，不能跟他比。”

辜鸿铭收起笑容：“你就是有鹿中丞那样的武功底子，我想你也不会亲自带兵去勤王的。”

“何以见得？”张之洞在公务空暇中是很乐意与这位混血幕僚聊天的，跟他闲聊轻松坦率，用不着半点防备和伪装。

“因为太后身边有一大批混蛋在包围着，你去了会觉得憋气，不舒服。你在这里做武昌王做久了，怎么习惯得了在那群既令人瞧不起但又不得不对他们客气的窝囊废中过日子！”

“还是你辜汤生知我！”张之洞笑了一下后又严肃地说：“勤王与惩办肇事者，这两桩事还得分开，假若太后皇上有旨让我带兵去卫驾，我张某人还是会去的。只是眼下湖广还离不开我，自立会余党，哥老会的匪徒们还在伺机复仇。”

“香帅，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辜鸿铭突然兴奋地提高了嗓门。

张之洞兴趣盎然地笑望着这位怪才，不知从他的口里又要蹦出什么惊人之语来。

“你上个折子给太后、皇上，请他们干脆到武昌来往，立武昌为陪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到那个时候，端王也好，庄王、肃王也好，统统都得服从你这个武昌王。”

“哈哈！”张之洞被辜鸿铭这极富创意的设想，弄得快乐地大笑起来。他连连拍着辜鸿铭的肩膀说：“汤生，你这个主意好得很，那咱们就拟稿吗？”

辜鸿铭也快活得像个孩子似的：“我先拟个英文稿，再请念初把他翻成中文。”

“你这真正是脱掉裤子放屁！”

听了总督这句粗鄙的话，辜鸿铭笑得眼泪水都流出来了：“香帅，这句话英文里也有类似的表达，它是这样念的。”接着一阵咕噜咕噜的洋话，从辜鸿铭的口里放水似的汨汨流出，张之洞自然是什么也听不懂。

正在笑得舒畅的时候，梁鼎芬拿着一封信进来，对张之洞说：“香帅，有一位特别人物，过几天要到武昌来拜会您。”

张之洞说：“什么人，让你这样神经兮兮的？”

梁鼎芬说：“此人虽只是一个知县，眼下却是太后最为亲近和相信的人。他在太后的眼中，任哪一位王公宗室都不能相比。香帅，这里有一封信，你请看吧！”

梁鼎芬从信函里抽出一大叠纸来，正要递过去，张之洞说：“这么长的信，我不看了，你说说吧！”

辜鸿铭说：“我可以坐在这里旁听吗？”

梁鼎芬笑着说：“还正要你辜汤生坐在这里，我才会说得起劲哩！”

辜鸿铭喜道：“节庵在卖关子，这里面一定有好故事听。”

梁鼎芬坐下来慢慢说：“这个人名叫吴永，字渔川。他是浙江人，却生在四川，长大后又客居湖南长沙，因此而有机会从郭嵩焘侍郎游，又由此而到了曾纪泽侍郎的门下，并且得到小曾侯的赏识，做了他的乘龙快婿。”

辜鸿铭瞪大了眼睛插话：“这样说来，他是曾文正公的孙女婿了。”

“正是。”梁鼎芬点头。

“那我要见见他。”辜鸿铭十分认真地说。

张之洞笑道：“辜汤生近世什么人都不敬仰，唯独敬仰曾文正公，可惜没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又没机会见到他的儿子。这次又可惜，来的不是孙子，而是孙女婿。孙女婿的身上找不到曾文正公的痕迹来的。”

“这大概就是爱屋及乌吧！”辜鸿铭自我解嘲，“他是曾文正公孙女的丈夫，多少总通了点曾家的气吧！”

大家听了这话，都笑了起来。

梁鼎芬继续说：“前几年他被朝廷授为怀来县知县。太后、皇上这次离开京城，第一站便是怀来。老天爷成就了他，让他成了第一个接驾的朝廷命官。吴永能干，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尽力而为。太后很满意，就叫他跟随身旁，一路西行，封了他个前路粮台会办。一路上，吴永成了太后得力的左右手，极受太后的宠信。这次他是以太后身边人的身份来湖广办粮饷的。”

辜鸿铭说：“刚才我还和香帅在说勤王的事哩，看来不必派人去了，接待好吴永就行了。”

张之洞说：“你怎么知道得这样多，这信是谁写来的？”

梁鼎芬扬了扬手中的信说：“这信是湖南俞抚台的公子俞启元写给我的，我曾教过俞启元的古文。俞启元现在和吴永一道会办粮台，二人同时被太后派出办粮饷。一个去江南，一个来湖广。俞启元怕大家不了解吴永而怠慢了他，故给我写了这封信，先通报一下。”

张之洞问：“吴永什么时候到武昌？”

“初七八就会到了。”

张之洞说：“节庵，俞启元既然写了这封信给你，就麻烦你去接待他。对于这种人，自然不能怠慢，可安排他住在胡文忠公祠，并派两个人在他身边听他使唤，待住下一两天后我在督署衙门设便宴招待他。”

吴永说到就到了。梁鼎芬以接待钦差大臣的礼数接待他，将他安置在武昌城里最好最安全的驿馆——胡文忠公祠，又从两湖书院抽调两名略知文墨的仆人来专门服侍他。梁鼎芬郑重告诉吴永：“明天晚上，张制台在督署为您接风。”吴永表示感谢。傍晚，临离开胡文忠公祠时，梁鼎芬又悄悄对吴永说：“楚女又泼辣又风骚，要不要叫一两个来陪陪？”

吴永微笑着摇了摇头。

第二天，湖广总督中庭左侧的宴客厅灯火通明，各种水陆佳肴摆满整整一桌子，张之洞在这里宴请来自太原行宫的要客吴永，陪席的有梁鼎芬、辜鸿铭、徐建寅、陈念初、陈衍等人。三十六岁的曾门女婿不善饮酒，不到一个小时，饭就吃完了。张之洞把客人带进小客厅，特为泡好上等龙井款待这位祖籍浙江的不平凡客人。

张之洞笑着说：“渔川，包括梁节庵在内的我的这批幕友，都是没有见过太后和皇上的人。你在太后皇上身边一个多月，而且又是在这种非常的日子，也可算是太后皇上的患难之交了。你跟各位随便聊聊行在的情况吧！”

吴永说：“张大人言重了，我吴永什么人，怎么敢说是太后皇上的患难之交。这也是国家不幸，吴永万幸，能有机会侍候太后皇上。也不知吴家哪辈子积下的阴德，让我这个不肖子孙给遇上了。”

辜鸿铭早已急不可耐，抢先第一个说话：“我曾有机会见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尽管她那时已近六十却依然美丽过人、雍容华贵，她的气质和风度是普通人所绝没有的。渔川先生，我想像中的皇太后应该也和维多利亚女王一样，但我没见过，不知是不是一样，你说给我们听听。”

在座的除张之洞外，谁都没有亲眼见过皇太后，即便是张之洞，也不可能看清那个召见她时高高在上威仪赫赫的太后，他和众幕僚一样希望多了解这位大清国的第一人。他笑着对吴永说：“我这里最是随便，不受礼制和规矩的限制，这些人也都是些本分人，不会背后使绊子。你尽管放心大胆地说，不要有顾虑。”

吴永说：“有张大人这番话作挡箭牌，我就随便和各位聊聊。但有一点，只在这里说，出门以后我就不认账了，不要说这话是听吴某人讲的，到时我会赖账的，各位就不要怪我不是君子了。”

众皆笑起来。

吴永说：“怀来县城离京城不过百把里路，京城内外都闹义和团，怀来自然不可免，也被闹得乌烟瘴气。我知道洋兵正在打京城，整日里惶惶不安。七月二十三日傍晚，正要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人闯进县衙门，说是有紧急公文，递上来时，乃是一团粗纸，无封无面，像一团破絮似的。我将纸团展开抹平，一看，吓了一跳。原来上面写着，皇太后、皇上，满汉全席一桌，庆王、礼王、端王、瀾公爷、伦贝子、军机刚中堂、赵大人等各一品锅。另随驾官兵，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上面盖着延庆州州印。我忙问来人，这是怎么回事。那人说，两宫圣驾已在离怀来县城五十里的岔道口上过夜，明天就到此地。我心里想，现在一切都乱了，哪里去预备满汉全席、一品锅，得连夜布置。天明即回城赶赴岔道口。已正时，在途中遇到了两宫圣驾车骑。待我见到太后时，哪里敢认，那简直就是一个逃荒的老太婆：头发蓬乱，面色蜡黄，衣衫褴褛，原来太后已是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

满厅一片欷歔声。

梁鼎芬问：“见到皇上了吗？皇上如何？”

“皇上也一个样。”吴永说，“我见到皇上时，他正站在太后的身旁，身穿一件半旧玄色细行湖绉棉袍，宽襟大袖，上身无外褂，腰上无束带，头发有一寸多长，蓬首垢面，憔悴已极。”

辜鸿铭惊问：“七月下旬的天气，皇上怎么就穿棉袍了，我们现在还未穿棉袍哩！”

吴永说：“皇上身子骨极弱。以后的日子里，在太后吃好睡好后，我才发觉，太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太太，既端庄秀美，又开朗健谈。倒是皇上，一直是面色苍白，一副病恹恹的样子。”

陈念初和辜鸿铭一样也是好奇心极重的人，问：“渔川先生，你和太后、皇上朝夕在一起相处这么久，你觉得他们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

“我没看出他们与普通人有多大的不同。”吴永说，“比如太后吧，她伤心的时候也会放声哭，高兴时也会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与普通老太婆一个样。刚见到她那一天，她说她想吃鸡蛋，我好不容易给她弄了五枚鸡蛋。她一连吃了三枚，给皇上留了两枚，连说鸡蛋味道好，说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了。这与饿极了的人吃个包谷也觉得好是一样的。至于皇上，更是无任何威仪可言。无事时，他甚至会和太监一道坐在地上玩泥蛋，又喜欢在纸上画各种大头长身的鬼形，再扯碎扔掉。有时在纸上画一只乌龟，乌龟背上写着他所恨的人，然后贴在墙上，用竹签做小弓箭去射，再从墙上扯下，撕碎，让它随风飘去。”

说到这里，吴永猛然记起曾经亲眼见皇上在乌龟背上写了一个人的名字，那是当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当然，这个名字是绝对不能说出的，今后若有可能，也仅仅只能对张之洞一个人讲。

众幕友见大清国的九五至尊居然是这样一个孩童般的人，都不可思议。有的人觉得有趣，有的人觉得滑稽，张之洞的心里却忧心忡忡：从百日维新的急躁和而今的病态来看，从醇邸中走出来的这个皇上，很可能是个心志不健全的人。一旦老佛爷山陵崩，大清国将走向何处？

“渔川，我问你，皇太后一向精细明慎，这次为何会上义和团的当？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等鬼话，太后当时是真的相信吗？”

吴永说：“张大人你说得好，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完全是鬼话，不是我自夸，怀来县那些拳民也在我面前这样装神弄鬼的，我一概不信。太后当时怎么会糊涂至此，我也纳闷。我当然不敢问她老人家，我是后来慢慢从她周围的人聊天说闲话中得知一二的。主要是两拨人蒙骗了她。”

这可不是常人能晓得的宫闱秘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聆听，尤其是辜鸿铭，瞪大那双蓝幽幽的眼睛盯着，让吴永看了有点儿害怕。

“一拨人是刚毅刚中堂和赵舒翘赵大人。太后本是派他们两人去

涿州查看义和团实情的。端王是一心要用义和团，刚中堂迎合端王说拳民可用。赵大人是饱学之士，一见就知道拳民成不了事，但他是刚中堂引进军机处的，不能抵触刚中堂，回京禀报时含含糊糊，也没说可用，也没说不可用。太后听了刚中堂的一面之词，以为拳民真的有神术。另一拨是宫中的太监们。不知什么缘故，这些太监都没有头脑，都相信义和团那一套鬼把戏，许多太监都入了团，在园子里设坛祭神灵。他们天天在太后面前说拳民们如何如何了不得，都说是自己亲眼见的。你们想，三人都可以说成虎，几十上百个太监都那么说，太后怎么会不相信？就拿火烧正阳门那件事说吧！义和团放火烧大栅栏一带的教民住宅，火烧大了，一直烧到正阳门去了，这不闯了大祸吗？拳民们也着急了。来了一个大师兄说，不碍事，我们请东海龙王来保护正阳门。于是所有拳民都席地而坐，跟着大师兄念念有词，谁知不但东海龙王未请来，火反而越烧越旺，把正阳门烧成一座焦楼。拳民们吓得全部逃走了。这本来是一个戳穿义和团花招的极好例子。不料，由太监口里告诉太后的却变了样。他们说本来海龙王要来的，因为皇上不听太后的话，要重用康党，就不来了。火烧正阳门，是对皇上不孝的惩罚。太后听了这话，不但不加怀疑，反而说神灵有眼，拳民可嘉。这两拨人就这样坑害了太后。”

客厅里一片嗟叹。

张之洞想，谈论太后皇上太多了也不大好，而且他还要与吴永单独密谈在心里琢磨了好久的一桩大事，于是起身说：“天很晚了，吴渔川还有许多事要办，今夜就谈到这里吧。”

见总督发了话，众幕僚们只得脚跟脚退出客厅。

原来，吴永来武昌，是要向湖广代流亡朝廷讨五十万两银子和十万斤粮谷、五万匹棉布绸缎。这事属巡抚所管，吴永在湖北境内盘桓了半个月，多次拜会湖北的巡抚、布政使、粮道、江汉关道等要员，然后又南下洞庭，找湖南的地方衙门去了。

有一天，梁鼎芬悄悄对张之洞说：“香帅，您不知道吧，吴永现在与曾家已断了关系。”

张之洞颇为吃惊：“这话怎么说？”

“他的夫人早几年前就过世了。”

“夫人过世了，还有儿女呀，儿女跟外婆家的血脉是割不断的。”

“可惜的是没有儿女。”

一刻短暂的沉默。

张之洞说：“你去长沙住几天，一则陪陪他，二则遇到方便时间问问他想不想续弦。”

梁鼎芬说：“续弦是肯定想的，他还只有三十六岁，且无子女，哪有不续弦的理。只怕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难有一个令他中意的人。”

张之洞说：“我叫你去长沙，也包含着这层意思，看他想要个什么样的人。”

梁鼎芬领了张之洞这道钧命，在长沙整整陪了吴永半个月。两人谈古论今，诗词唱和，居然成了很好的朋友。吴永将续弦一事委托给了他。

回到武昌后，梁鼎芬开始为这事筹划起来。他思忖着：吴永是太后的亲信，又有曾家的背景，今后前途无量，自己若能与他将关系结牢的话，日后也算是朝廷有人了。这股肥水绝不能流到外人田里去，我梁鼎芬要和他攀下这门亲。梁鼎芬把自家亲戚中的女人们都列出来，挑尽了三姑六婆后，倒真给他看中了一个人：他广东老家远房八姑今年二十二岁，因高不成低不就，早过了出阁年纪仍待字闺中，成了个老姑娘。梁鼎芬忙修书一封通过官驿寄回广东番禺，不久后收到了回信。八姑家对这门亲事满意极了，若男方无意见，可即刻护送新娘子前来武昌完婚。趁着吴永尚在湖南的空当，梁鼎芬又去信老家，要他们去广州城里拍几张照片寄来，把事情办得尽量妥当些。二十多天后，照片寄来了，吴永也从湖南返回武昌。吴永看了照片，模样端

正，又是一个从没嫁过人的黄花闺女，且是梁鼎芬的亲戚，很满意。这时已到初冬季节了，张之洞于是邀请吴永干脆在武昌度岁，年前完婚，过完年后再回到太后身边去。吴永一口答应。

慈禧、光绪一行早已在九月初到了陕西西安府，便将西安当做行都，行使起朝廷的职能来。庆王奕劻和直督李鸿章奉命与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为首的洋人谈判。洋人不但要赔四亿多两白银，而且开出一长串名单来，指控这些人均为肇事祸首，不杀不足以平各国之愤，奕劻、李鸿章看那名单，赫然列为第一名的便是圣母皇太后她老人家，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半晌合不得嘴。接下来便是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国公载澜，军机大臣刚毅、英年、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前山东巡抚毓贤，甘肃提督董福祥。

奕劻对瓦德西等人说：“祸首列太后之名万万不可，这于中国国情相悖太大，不但我们不能答应，即便皇上也不能答应。太后死，皇上存，皇上将有不孝大罪，势必不能独活于世。”

瓦德西说：“要说名副其实的祸首，还只有你们这位皇太后够资格，其他人都是听她的，只能说是从犯。不杀她，怎么说得过去？你们这个皇太后，我看还不如赛二爷，她的见识比皇太后的见识高得多。她请我不要杀老百姓，说老百姓无罪，罪在拳匪。这话有道理。”



名妓赛金花

赛二爷是谁？奕劻没听说过。他讨好地说：“赛二爷是哪家的公

子，我要奖赏他！”

瓦德西哈哈大笑：“赛二爷不是哪家的公子，她是八大胡同的妓女，一个会说德国话的可爱的女人，据说是你们以前驻德公使的夫人。”

将一个妓女拿来跟皇太后相比，不仅使奕□劼，也使李鸿章气愤不已。这简直岂有此理，欺人太甚！奕□劼、李鸿章恨不得将眼前这个可恶的红毛蓝眼魔鬼杀掉。但眼下他手里有着一万八千名手持洋枪洋炮威力无比的军队，杀人的刀把子不是在自家而是握在别人的手中。太后千叮万嘱和谈只准成，不准败。没法子，只得强咽下这个羞辱。奕□劼陪着笑脸说：“无论皇太后有什么差错，都不能让她承担，只要放她一马，什么话都好说。我们大清国有的是全世界都见不到的宝贝，您和各国将军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李鸿章听了这话不是味道。国家的宝贝怎么能随便送人，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的恶狼，他们的欲壑你能填得满吗？但奕□劼是首席和谈大臣，又是亲王，何况这是救太后的事，李鸿章也只得忍了。瓦德西狞笑道：“好哇，早就知道你们的宝贝多得很，拿宝贝来换皇太后的头颅，也是可以的，但以下的那些人，是再也不能讨价还价了。”

最后，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以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划东交民巷为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居住；拆毁大沽至北京城防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十二个重要地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任何反对外国的组织，违者处死，若再发生此类事件，当地官员立行撤职，永不叙用；严惩载漪等十余名祸首。



英国人突破后的大沽口北炮台内(1860年8月21日)

奕□劼、李鸿章代表朝廷签下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作为会办和谈大臣，张之洞除严惩祸首这点外，对条约中的其他几条都很不满意，尤其对赔款和驻军两条，更为不满。赔款如此之多，几乎要把中国的元气耗尽，“徐图自强”目标的实现不知又要向后挪动多少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允许外人驻扎军队，这有丧失领土主权之嫌。张之洞致书奕□劼、李鸿章，明确表示不能完全赞同的态度。

李鸿章想起二十多年来，张之洞一贯与自己唱反调，心中甚是不快。外国政坛上有鹰派、鸽派之说，李鸿章觉得自己是中国的鸽派之首，而张之洞处处跟自己为难，是不是想当鹰派的头领？他气得对奕□劼说：“这个张香涛，还是当年那一副书生做派，做了十七八年的督抚，应该有些历练了，还是这样喜欢放言高论，正是曾文正公当年所说的那句老话：看人挑担不费力。”

奕劻说：“他是个喜欢出风头的人，不去管他！”

后来，李鸿章在别处也多次说过这样的话，终于传到了张之洞的耳朵里。他气愤地说：“李少荃倚老卖老，不把国家当回事。他说我书生意气，我没有骂他老奸巨猾就算客气了，他哪有资格说我？”

李张之间本来就很深的裂缝，变得更深了。

年关临近，武汉三镇飞起漫天白雪，梁鼎芬的八姑姑带着庞大的护送嫁妆的队伍来到武昌。梁鼎芬忙着为他们布置新房。过小年这天，婚礼隆重举行，大媒便是候补道两湖书院山长、总督衙门总文案梁鼎芬。张之洞为他们做了证婚人，又破例从他珍藏多年的古董中选了 two 件战国青铜器：一面凤舞九天图纹铜镜，一把八寸长的玉柄双刃铜短剑，作为礼物送给吴永。

辜鸿铭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五霸罪人》一节里，记录了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的互相攻击——

庚子拳匪肇衅，两宫巡狩西安。李文忠电奏有曰：“毋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当时，有人将此语传入张文襄。文襄大怒曰：“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至今文襄门下论及李文忠，往往痛加诋骂。余曰：“昔孟子有言：‘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余谓今之李文忠，曾文正之罪人也。今之督抚，又李文忠之罪人也。

又娶了美娇娘，又获得张之洞的格外青睐，吴永这趟湖广之差简直是美不胜收。蜜月过后，吴永接到行宫来的电文，催他急返西安交差。

临行时，他来到总督衙门表示他的由衷谢意，张之洞也要拜托他多多致意太后、皇上，两人说得融洽而深入。

为了答谢张之洞的厚爱，也为了在今后的仕途上增加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吴永向张之洞透露了一个绝密消息。

“香帅，您知道皇上最恨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张之洞的心里无端冒出一丝恐惧感。

“袁世凯。”吴永压低了声音。

“为什么？”

其实，张之洞先前也听到过一些风声。戊戌年事变后不久，从湖北巡抚衙门里传出消息，说谭嗣同曾去找过袁世凯，请袁救援皇上，袁表面答应，第二天回到天津就将这事告诉了荣禄。荣禄急告太后。于是便有太后训政、六君子被杀、皇上囚禁瀛台的结局出现。袁世凯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可耻的告密者！

对袁世凯的这个评价，成了所有传说这个故事的人的最后结论。张之洞对此将信将疑。

“康有为和军机四章京都极力推荐袁世凯，皇上相信了，将他从天津叫到北京，超擢他做侍郎，并召见他，以重任相托。袁在皇上面前慷慨激昂，忠心耿耿。不料他一回天津，就对荣禄说，皇上发动康党围颐和园，要挟持太后。引起太后大怒，并痛斥皇上不孝不仁，皇上矢口否认。太后说这是袁世凯说的，并有荣禄作证。皇上还是不承认有围园劫后的计划。因此，皇上恨死了袁世凯，巴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哦，是这样的。”张之洞深深地倒吸了一口气：两年多的一段传闻终于得到证实。

“香帅，”吴永的语气很诚恳，“袁世凯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不知其为人到底如何，说他能干的人很多。他这两年也很能任事，东南互保的事，严惩祸首的事，他都与您一起参与了。他是有心要攀附您这棵大树。我今夜把这事告诉您，想提请您注意这个人。他今后前途到底如何，还很难说，也可能飞黄腾达，也可能粉身碎骨。您对他，还是多留点神为好。”

这可真是个重要的提醒！对于袁世凯，张之洞原本并无甚好印象，只认他是个不读书凭军功发迹的暴发户。去年以来他对袁的印象大有改观。原因是袁任山东巡抚时全力镇压义和团，有先见之明，又

积极参与中外互保合约，有胆魄。袁世凯很明显地在他套近乎，若没有吴永的这个提醒，真有可能被袁世凯给套住了。

张之洞说：“渔川，谢谢你这个提醒，我今后会注意的。”

隔一会，他又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不要对别人说。”

张之洞要吴永代为奏请废除大阿哥一事，吴永在其所著《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到——

予在湖北时，屡谒制府张文襄公，意颇亲切，询及出狩及行在情状，每感叹不止。一日，忽谈及大阿哥，公谓：“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若待外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不如及早自动为之。君回至行在，最好先将此意陈奏，但言张之洞所说，看君有此胆量否？”予曰：“既是关系重要，誓必冒死言之。”曰：“如是甚善。”

这件事，吴永后来果然办了。《庚子西狩丛谈》中说——

予忆及文襄所嘱，念夙诺必当实践，顾以事情重大，不敢冒昧。此时荣相已至行在，仍为军机首领。闻先时颇受两宫责言，外人亦有指摘，出京后中途至武陟，殊徘徊不敢进；以后不知如何疏解，始复前赴西安，乃宠任一如前时。荣复荐张百熙及瞿鸿二二人，同时并召，后乃舍张而用瞿。瞿之得入军机，由荣荐也。但荣相对予颇相契爱，乃先以此意叩之。荣时方吸烟，一家丁在旁装送。闻予所述，但倾耳明目，作沉思状，猛力作嘘吸，吐烟气卷卷如云雾，静默不语。吸了再换，换了又吸，凡历三次，殆阅至十余分钟，始徐徐点首曰：“也可以说得，尔之地位分际，倒是恰好，像我辈就不便启口。但须格外慎重，勿卤莽。”予因是已决意陈奏。

吴永肃然：“什么事？凡我所知的，我都可以对您说。”

张之洞的脸向吴永凑了过来：“你看大阿哥这个人怎么样？”

吴永略作一番思索后说：“大阿哥今年十七岁，人长得比皇上要精神些，也还灵泛，诗作得不错。”

“大阿哥会做诗？”张之洞显然对此很感兴趣，“你能记得几句吗？”

“前几日我收到西安行宫中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极赞大阿哥的诗才，说大阿哥近日有一首《终南山》，确实做得好。诗是这样写的：入夜宫中烛乍传，檐端山色转苍然。今宵月露添幽冷，欲访楠台

第五仙。”

“这诗是做得不错。”张之洞微微点头。“大阿哥的书读得怎样？”

“大阿哥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不爱读书，好玩耍，心不能静。还有一点，性情轻佻，喜怒无常。”

张之洞说：“就常人而言，大阿哥可算是一个聪明颖秀的少年，若有严父严师管教，日后或许也能做点事。但对大阿哥这个身份来说，他的长处恰恰是短处，而他的短处则不仅于自身不利，更将于国家不利。”

吴永仔细聆听着这位社稷之臣的说言庄论。

“吟诗作赋，是普通人怡情悦性的好方式，但一国之君不能沉湎于此。治国平天下，靠的是圣贤之教，史册之鉴。十六七岁，正是发愤苦读经史的大好时光，大阿哥的功夫不下在此处，却用在诗词上，是舍本逐末。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都是诗词歌赋中的高手，却成了亡国之君。耽于诗词，又加上轻佻，喜怒无常，这样的储君，真不是国家之福。”

吴永插不上话，说是也不宜，说不是也不宜，只好缄口听着。

“渔川，有一桩事，我在心里想了好久，要向太后禀报。但至今未禀报，一是拿不定主意，二是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传到太后那里。你这一来，既使我拿定了主意，又找到一条便捷通道，你一定要把这桩事当面禀报太后。”

吴永说：“我一定照大人的吩咐去办。”

张之洞敛容正色对吴永说：“你回去后，找一个方便的机会，单独对太后说：张之洞请太后废掉大阿哥！”

吴永心里大吃一惊，傻望着张之洞。

张之洞严肃地说：“去年夏天所发生的这场灾难，是由立大阿哥

而引起的，端王要借拳匪来打击洋人，为自己出气，才竭力怂恿太后围攻使馆。要说祸根，就在这里。这已是官场士林中公开的秘密了。大阿哥年纪小，又没管过事，他当然不会成为洋人所索求的祸首。现在祸首中的人虽然载勋、毓贤、刚毅、赵舒翘、英年、启秀、徐承煜都已死了，但载漪、载澜兄弟还健在。假若哪一天，大阿哥真正登极做了皇帝，载漪便是太上皇，载澜便是皇叔，他们一定会唆使皇帝翻案，对指责他们的人报复。对洋人，只会更加仇视。无论对国外还是对国内，这都是极不利的。我早就想过，不废大阿哥，不将他迁出宫，去年的事就不能算彻底清算。但我拿不定主意，这原因是我不知道大阿哥其人。若他真是明君之材，或不必担忧，但听你刚才所说的，我可以断定此人必定成不了明君。”

吴永颇为紧张，想不到自己刚才的那几句话居然对大阿哥的命运起了作用。一个小小的知县，一介草莽出身的平常人，竟然会对当今帝王的废立起作用，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事，而此事竟然就发生了。想到这里，吴永又不禁自豪起来。

“如此看来，我想，为了太后，为了祖宗的江山，也为了大阿哥自己，还是废了为好，而且必须立即搬出宫，永远断绝他的念头。这桩事不能写奏折，只能面禀。我又不能到西安去，真是天赐良机，让你到武昌来了。渔川，你千万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瞻前顾后，一定要以国家大义为重，将我的这个想法面禀太后。万一有什么事出来，我张某人会向太后上书，说清事情的原委，洗去你的责任。你要有顾虑。你曾经做过曾家的女婿，要像你的丈人和太丈人一样，在紧急关头，抛开一己得失，为国家挺身而出。”

这两句话激励了吴永，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说：“香帅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这个建白如实禀报太后。香帅身处如此高的地位，尚且不顾自身利害，我吴永一个七品芝麻官，算得了什么！若能协助香帅为国家办成这桩大事，也不枉曾家赏识我一场了。”

第十九章 爆炸惨案

一 八闽名士向张之洞献融资奇策

吴永离开武昌两个月后，一道关于废除大阿哥的上谕颁发下来。张之洞心里欣慰：太后尽管糊涂迷误过一段时期，但毕竟还是醒悟过来了。

是的，这次亲身遭逢的巨变，的确给一向自以为了不起的慈禧以深重的创伤和刻骨的刺激，严酷的现实迫使她不得不自我反省，也迫使她不能不承认自己的失误。为了挽回丧失殆尽的人心，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至尊形象，在西逃的路上，她便指示跟从的军机大臣草拟以皇上名义下达的“罪己诏”。又在批准和约的上谕里再次表示“自责不暇，何忍责人”的沉痛心情。在所有痛定思痛的奏章中，慈禧最看重的是朝廷奉为客卿的英国人赫德所上的条陈。这位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四十年的洋人，以极为诚恳的语言劝告太后，西方各国绝不是要中国的国土和人民，只是希望中国改弦易辙，实行新政，奉行和他们一样的国策。赫德请太后早日回銮，今后只要认真实行改革，中国是可以富强的；中国富强了，与世界各国也就相安无事了。

慈禧完全接受这位洋朋友的建议，一面筹备回銮北京的准备，一面筹谋实行新政，并明诏国民：“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为日星之照世，而可变在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大抵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又要求各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各省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对有关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向朝廷提出有关变法改革除旧布新的建议。一时间，仿佛戊戌年的“百日维新”之剧又重新上演，只是戏中的主角由皇帝变成太后而已！

庚子年的这场惨变，任何一个稍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会痛心疾首，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要想不亡国灭种，只有变法一条路。相对于两年多以前的那个夏天来说，这次的变法，在表面上已经是没有反对派，大家咸与维新了。在新一轮的变法高潮中，最为

积极也最为朝野看重的封疆大吏，当首推既有新政实质、又有“中体西用”理论主张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次则为对办局厂办新军有兴趣的硕果仅存的湘军元戎两江总督刘坤一，另一个则是办新军大有成绩，又在镇压拳民中崭露头角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们都在组织一批智囊文胆，切磋研讨关于变革方略的文稿。

袁世凯多次向张之洞写信，以晚辈自居，请他牵头，选择几个有影响的督抚会衔上奏，共同提出关于新政全局的建议来。因为有吴永的那番话，张之洞不理睬袁世凯的示好，而主动与刘坤一联合，希望以他们两人会衔的形式，提出改革方略。戎马一生一向以战功自炫的刘坤一，晚年亲眼目睹湘淮军在洋兵面前屡战屡败的现状，真是痛心不已。洋兵打进京师，帝、后弃逃，在刘坤一看来，这无异于亡国，是军人的奇耻大辱。他欣然赞同张之洞的建议，愿意为中国的复兴，与张之洞一起担当这个重任。

经过两三个月的起草修改审订的过程，关于新政的三个奏折产生了。第一个折子名曰《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此折提出变法图强，以人才为先的主张，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并提出育才兴学四条办法：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举，停置武科举，奖励游学。第二个折子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此折从十二个方面提出对中国旧的法规法则加以改革，即提倡节俭，打破资格限制，停止捐纳，考核官员并增加俸禄，改进官员选任，取消书吏和差役，改善刑狱，筹八旗生计，裁撤屯卫、绿营等等。第三折名曰《遵旨筹议变法谨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应当采纳的切实有用的西法有：广派官员出国考察，编练新军，改良农业，提倡工艺制造，制订有关矿业铁路商业交涉等法律，货币改用银元，征收印花税，推行邮政，多译各国书籍等等。

第二折的除旧和第三折的布新，都审慎地遵循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理论：关于本体的方面，即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仍得坚持，不能改变；西法西艺，均作为功用而被引进，以促使本体的健壮强大。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它以形式上的温和中庸，内容上的切实可行，时间上的恰到好处，上奏者的地位资望，获得了以慈禧为首的朝廷执政者的一致认可，成为事实上的新一轮新政的实施大纲。这些变法设想，通过以后的一连串上谕，向全国各地陆续颁发推行。

张之洞趁着这个大好时机，加速发展湖北的洋务事业，在两湖各府县广设各式新学堂，大量派遣官费生赴日本留学。他又在湖北扩大新军。湖北新军按全国统一军制，将军队编为一镇一混成协，即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五千余人，全部用新式枪炮及西洋器械装备，聘请德、日教官充当军队教习。配合新军建设，又在武昌办起将弁学堂、武备普通中学和陆军小学堂。这三所军校担负起培养新军各级武官的责任。与此同时，张之洞又拟在武昌创办火柴厂、水泥厂等工厂。

办学堂，办新军，办工厂，凡有兴作，第一步便是筹措资金。到处需要钱，到处都向总督衙门伸手要银子。“银钱”两字，令他焦急，令他忧虑。再一次“银钱短缺”的重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多么盼望能有点铁成金之术：顷刻之间，他的面前便可出现金山银山。他甚至幻想过，能在哪一处施工现场，突然发现前人埋在地下的金窖银库。当然，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怀着满腔洋务宏图的湖广总督，从哪里去获得眼下所急需的大批资金呢？

这一天，陈衍来到签押房。他对面有愁容的总督说：“卑职知香帅为资金一事苦恼，愿向大人献一奇策，可立解燃眉之急。”

张之洞颇为疑惑地望着这位瘦小的八闽名士，见他一脸正经，不像说笑话的样子，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之洞似笑非笑地说：“你有办法可立刻筹集一批大的银钱？”

陈衍点头：“是的，不出两个月，您可得二十万两银子，半年光景，您可得七十万两银子。”

张之洞问：“你是去借钱？”

陈衍摇摇头：“不是借。现在借钱利息都很高，何况也借不到这么多。”

张之洞盯着陈衍的眼睛：“你想去学梁山泊的草寇，打劫生辰纲？”

陈衍哈哈笑起来：“香帅真会取笑。太平世界，朗朗天日，我一个弱书生怎敢打劫别人的金银！”

张之洞也笑了，说：“那你的奇策是什么？”

陈衍收起笑容，正经八百地说：“我的奇策，既不靠借，更不靠抢，它靠的是真实的学问。这门学问，洋人称之为货币金融学，我已经研究这门学问多年了。”

张之洞惊道：“看不出，石遗，我原来以为你只钻研诗话学，想不到你对西学也有研究。”

陈衍说：“我的家乡福建侯官，虽不如广州、香港等地，却也因地处沿海而得风气之先。自林文忠公以来，侯官研究西学已蔚然成风。我曾偶尔得到几本西洋人所铸的货币和金融方面的书籍，便被这门学问所迷住，多年探索，颇有心得。”

张之洞听陈衍这一解释，知他不是走的野狐禅一类的歪门邪道，遂认起真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若真的行之有效，你可为湖北的洋务立下一大功。”

陈衍说：“这个办法其实也简单。湖北现有两台您从广州带来的铸银元机，就用这两台机器，铸造一种新的货币即铜元，每个铜元合铜二钱七分，由总督衙门规定，一个铜元值十文制钱。如此，湖北银钱短缺之围可立解。”

张之洞一边摸着胡须，一边将陈衍这番话在脑子里思考着：“我弄不明白，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为何将制钱换成铜元，就能立即生财？”

“香帅，容卑职慢慢解释。”陈衍知张之洞虽热心推行新学，其实是连新学的门槛都没进的人，于是耐心地剖析，“香帅，您是知道的，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文制钱，一千文制钱重八斤，也就是说一千文制钱是用八斤纯铜所铸成。八斤即一千二百八十钱，也就是说，一文制钱含铜一钱二分八，将近二个制钱便可铸一个铜元，这个铜元当十个制钱用，剩下的近八个制钱便是总督衙门所赚的了。十文赚八文，一两银子可赚八百文，百万两银子可赚八万万文制钱，将这八万万制钱再换成银子便可得八十万两银子。我估计湖北一省半年市场银子流通量大约有百万两，当然这种计算是个概数，其实要两个多制钱才能铸一个铜元，再打个八五折，恰好近七十万两。一年下来，可得银子一百三四十万两。香帅，拿这笔银子，你办什么洋务不成？”

陈衍“以一当十”之策，《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筹款之术》一节里有如下记载

陈衍联云：“合陶桓公谢太傅为一人，宏济艰难心力尽；有裴中令李赞皇老从事，平生学术见闻真。”盖尝居之洞幕府，故以老从事自居，言关系之不浅。据《兰隐斋笔记》云：“福州陈石遗孝廉衍，诗才清俊，庚寅之秋，余与同在上海制造局，后又与余同在张文襄幕府。时正苦库储匮乏，石遗建议改铸当十铜元，谓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余谓此病民之策，何异饮鸩救渴，绝不可为，君他日亦必自受其害。石遗抚头不答。文襄欣然从之。未几，各省纷纷效尤，民生自此益蹙，不免灾害并至矣，哀哉！”之洞持己颇廉，遗折以“不殖生产”自明，未为矫伪。然挥霍公帑则甚奢，在鄂多所兴举，华逾于实，用财至滥。沾溉所及，冗官游士，有广厦大庇之感焉。经费不足，则多方筹款，创铸铜圆以牟利。尤厉民之政之大者，如兰隐所云，此议乃发之诗人陈石遗，亦一轶闻。之洞墓志铭谓：“公为政经画恢宏，而综理微密，千条万端，一心默识。用财繁浩，率取之中饱私规，不竭民膏，不侵库款。”盖宝琛为死友回护之词耳。夫铜元非不可铸，而以“二钱之本可得八钱之利”为动机，实为巨谬。方便之门既开，全国币制大紊，流毒无穷。之洞唯喜辟一筹款捷径，罔顾其他，当时固有小儿得饼之乐也。

听陈衍这么一说，果然这一百三四十万两银子的得来并不难。铸银机器确实是现成的，早在光绪十五年张之洞通过郑观应从香港购买了两台。

广东省是大清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地方，张之洞也便成了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个铸造银元的官员，如果能在湖北最先铸造铜元，那不又成了中国第一个铸造铜元的人？一向敢为天下先的湖广总督被这个念头所激动，大为兴奋起来。但是，张之洞毕竟对货币金融学没有研

究，这是桩关系千家万户生计的大事，不能草率，他想多方听听意见。于是，拍了拍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这个想法很好，明天一早我在议事厅召开会议。你今夜好好准备下，明天当着众人的面详细说说，让大家一道来参谋参谋。”

第二天上午，督署衙门中西两文案房的一批有头脸的幕僚集会议事厅，听陈衍讲他的“以一当十”的融资奇策。陈衍以诗人的气质，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眉飞色舞地将他的奇思妙想当着众人的面演说了一番。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钟头，满心期待幕友们对他的鼓掌赞扬。不料他的话音刚落，辜鸿铭使用手指着他的鼻尖，脸朝着张之洞说：“香帅，陈石遗乃大奸大恶。我想请你先取下他的头来，再容我批判他这个恶毒的奇策。”

陈衍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众幕僚也被辜鸿铭的这一手所镇住。

张之洞板起面孔说：“汤生，你这讲的什么胡话！幕僚议事，谁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我如何敢要他的头？石遗的想法恶毒在哪里，你说给我听听嘛！”

辜鸿铭指鼻尖的手放了下来，两只灰蓝眼睛狠狠地盯了陈衍一眼说：“香帅既不肯取你的头，就暂且让它留在你的脖子上吧！”

众幕僚被辜鸿铭的表演弄得笑了起来。

辜鸿铭却没有笑，他尖起喉咙，大声说：“陈石遗此计，乃真正的残害民生的坏主意、恶念头。他也不想，老百姓没有了制钱，有几多不方便，都用当十的铜元，难道到酱园里去买块酱萝卜，到针线铺去买根针，也要用一个铜元吗？久而久之，一个铜元便变成一文制钱用了，物价不就涨了十倍吗？到时候，香帅不取陈石遗的头，老百姓会剥陈石遗的皮的！”

看着陈石遗在辜鸿铭的斥骂下，那副灰头灰脑的模样，众人又免不了笑起来。

刚入幕不久的郑孝胥说：“制钱并没有收尽，还可以用嘛！大钱

小钱一道用，买酱萝卜、针线就用小钱嘛！”

郑孝胥与陈衍同为福州人，又是诗友，曾在日本领事馆里做过事，精通日文。年初由陈衍介绍进了幕府，张之洞对他也很器重。

辜鸿铭说：“苏戡，你不知香帅的脾气。有这么好的生意，香帅岂会不大做特做。要不了三年，湖北省面上就看不到制钱了，哪里还有什么大钱小钱一道用！”

在督署里，唯一敢当面批评张之洞的，便只有这个混血儿，其他人却没有这个胆量。大家偷眼看了看张之洞，见他脸上并没有生气的神态，知道总督的心思或许已被辜鸿铭所说中。

张之洞朝大家扫了一眼说：“诸位都说说，陈石遗的这个办法可行不可行。”又对着梁敦彦说：“崧生，你在美国多年，于美国的货币金融应有所了解，谈谈你的看法。”

梁敦彦思忖片刻说：“石遗的这个主意，本质上属于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张之洞打断梁敦彦的话。

“西洋各国已普遍实行纸币，纸币的印刷权利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货币的发行量与实际需要量平衡，市场则稳定，若发行量超过了实际需要量，则造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种现象，金融学称之为通货膨胀。”

张之洞点点头说：“如此说来，通货膨胀不是个好东西了。”

“对老百姓来说，显然不是好事，但对政府来说，则有它有利的一面。”梁敦彦继续说，“政府财政有了亏欠，或是政府准备办一件大事需要一大笔款子，用这种办法可以弥补亏欠，或筹措资金。”

陈念初接着梁敦彦的话头说：“说穿了，就是政府通过这个办法从老百姓手里聚集一批钱来。说得好听点，就是政府身上的担子，让全体老百姓来分担。”

张之洞听到这话高兴了：“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总督衙门的担子，要湖广两省的老百姓一道来分担。看来陈石遗的主意可行。”

梁敦彦皱了下眉头说：“政府做这种通货膨胀的事，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所办的事，必须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二是老百姓都能体谅政府，支持政府，愿意与政府来共挑担子。”

梁鼎芬一直没吱声，他是在揣摩张之洞的心思，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于是开口：“我看崧生说的这两个条件我们都具备：香帅办洋务，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大清国，为了湖广的富强，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大好事，湖广百姓也是完完全全体谅支持香帅的。香帅你就定下吧，按石遗的主意办。”

张之洞望着梁鼎芬点了点头。梁鼎芬见香帅赞许他的话，心里很得意。

辜鸿铭讨厌梁鼎芬这种当面谄媚的作风，说：“香帅，恕我说句直话，你办洋务的确是为了国家富强。国家富强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归根结底，办洋务是为了老百姓。但是，要说老百姓眼下都体谅支持你，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老百姓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在没有得到实利之前，要说都支持，怕不可能。”

得到张之洞首肯的梁鼎芬决心要讨好到底：“照辜汤生的说法，香帅办的洋务现在还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利，故而老百姓不体谅，不支持？”

梁鼎芬这种露骨的献媚，令梁敦彦、陈念初等人也看不过去，但他们也不敢太拂张之洞的心意，都闭口不做声。辜鸿铭气得咬着牙齿说：“梁节庵，你这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

梁鼎芬也反唇相讥：“辜汤生，你是反对洋务，坑害忠良！”

见议事会变成了攻击会，张之洞不耐烦起来，他拍了拍太师椅上的扶手，高声道：“都不要吵了。这桩事老夫已弄清了，即便湖广百姓一时不体谅，心有怨言，就让他们说去，到时他们自然会明白老夫

的一番苦心的。陈石遗，铸铜元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

“卑职遵命。”陈衍满心欢喜。“铸铜元是桩大事，卑职想这得成立一个机构，卑职也得有一个名分才行。”

“陈石遗在向老夫要权！”张之洞笑了笑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把过去广州那个现成名字改一个字移过来，就叫铸铜元局吧。老夫任命陈衍为铸铜元局总办。”

这真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梁鼎芬、郑孝胥带头为陈衍的好运鼓起掌来。

在陈衍的指挥下，铸铜元局很快开办起来，大张旗鼓地化制钱铸铜元，又以总督衙门的名义颁发通行“以一当十”的铜元流通命令。实行不久，老百姓便深感不便，怨声载道。但库房的银钱却与日俱增，一个月下来，便赚了近十万银子。张之洞心里高兴。半年下来，库房又增加六七十万银子。张之洞拿出两千两银子来奖励陈衍，称赞他的奇策果然立竿见影。

有了银子，什么事都好办了，湖北的洋务局厂在张之洞的大力经营下，又出现了一派红红火火的场面。不料，正当湖广新政蓬勃兴起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惨案发生了。这便是中国洋务史上有名的汉阳火药厂爆炸案，一位才干杰出的科技专家因而殉职。此事给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抹上了浓重的阴影。

胡思敬《国闻备乘》——

钱币之制，必铸本与钱价相埒，乃可取信于民，久行无弊，古未闻以图法为利者。自厘金兴，所收制钱，每缗重七八斤，外人潜运出口，消化为铜，中国始忧钱荒。偷为一切取巧之计者，仍倡议改铸铜元。始行于湖北，每枚重二钱七分，当制钱十文，较其赢绌，六倍其利不止。各省仿效行之，铜元条利，遂为入款大宗。端方、张之洞皆借此以济新政，于是局所增至二十余处。奸商结党盗铸，或更从海外输入。币日益多，银日益涨，每银一两，易钱至二千。物价既昂，商业大窘。

二 徐建寅罹难，暴露出火药厂种种弊端

这年二月十二日上午，张之洞在签押房做他每天的常课：正式办公前阅读中外报刊。这些报刊包括北京的邸报、上海的《字林汉报》以及来自日本的由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等等。《清议报》是朝廷明令禁止入境的报纸，但它每期还是有一两百份从各种渠道流进国内。湖广衙门里的《清议报》，则是张之洞通过他在日本的亲信，专为购买并夹在别的邮件中寄来的。

张之洞喜欢读《清议报》。《清议报》指责国内的时弊，提出变政的建议，如果撇开它责骂皇太后那些内容不说，则是一份很有内容很有见地的好报纸。至于梁启超那如同烈焰般的熊熊激情，和既流畅明快、又起伏跌宕的语言表述能力，更是海内外难有第二人可比。张之洞不仅自己看，还时常推荐给幕僚们看。在湖广总督衙门里，《清议报》属于非禁品。

这时，张之洞正在阅读半个月前出的第七十二期《清议报》。何巡捕进来禀报：“香帅，出大事了！”

“什么事？”张之洞放下手中的报纸。

“火药厂爆炸了，徐会办等人遇难！”

“徐会办遇难！”张之洞的脑子里嗡的一声巨响，呆坐片刻后，沉重地说：“我们过江去看看。”

陈念初、陈衍等人闻讯后也赶了过来。他们急忙走到江边，然后登上总督的专用小火轮，横过长江，来到位于江汉交汇口的龟山下。湖北火药厂是两年前才办的一座新厂，因为它是为着枪炮厂造火药，故就近建在枪炮厂旁边。当张之洞一行赶到出事地点时，火药厂总办伍桐山正在指挥工人搬移碎铁烂石，从里面将那些受伤的人抢救出来，一见到张之洞便哭丧着脸说：“香帅，真没想到出这样大的事故，徐会办他死得很惨！”

张之洞铁青着脸：“徐会办的遗体在哪里？”

伍桐山指着对面一间小厂房说：“暂时停放在那里。”

张之洞低沉地说：“带我去看看。”

伍桐山带着张之洞、陈念初、陈衍等人走进了对面的小厂房。这里一字形摆放着十多具罹难者的尸体，伍桐山指着打头的一具说：“这就是徐会办！”

张之洞走了过去。天哪，这就是两天前还和自己谈笑风生的那个徐建寅吗？只见他头上血迹斑斑，半张脸被炸得已不成样子，右手右腿不知去向，就像半个血人似的躺在冰冷的洋灰地面上。再看看其他的炸死者，也大半血肉模糊，四肢不全。

张之洞紧绷着脸，一声不吭，两只手反扣在背后，在徐建寅的遗体边站立好长一会儿后，才迈开沉重的双腿，走出小厂房。

“爹呀，你在哪里？”刚出厂房门，一声凄厉的喊叫迎面扑来。

原来是徐建寅的长子徐家保闻讯赶了来，跟在他后面的是徐建寅的女婿赵颂南。见到张之洞，徐家保顾不得礼节，嘶哑着声音喊道：“香帅，我爹给炸死了，您得为我们做主呀！”

看着徐家保哀痛欲绝的神态，张之洞再也忍不住了，两行泪水从眼眶里刷刷落下，抱着徐家保的双肩，哽咽着说：“家保，你要节哀，我会查清这件事的！”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七年”——

汉阳无烟药轰炸。（药厂所雇洋匠未至。军需力亟。总办道员徐建寅（右图）精思仿造。成黑色无烟药。试验可用。十二日，机器磨热火发。建寅及委员戴振麟、杨荫桓等皆炸死。建寅，字仲虎，无锡人。父寿，讲求格致化学。创黄鹄轮船。建寅承家学，周历各国，与傅兰雅等译西书刊行。上年五月奏调来鄂。总办金药厂。是日公方出城校阅军队，闻报痛惜。三月，奏准照军营阵亡例从优赐恤。）

徐家保舅舅直奔小厂房，瞬息间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张之洞抹去脸上的老泪，混乱了半天的心绪逐渐安定下来。一定要彻底查清这场惨案！他在心里下了决心。

他再次来到事故发生地，四处审视了一番，然后命令身旁的伍桐

山说：“赶紧抢救受伤的人，安顿好死难者的家属，尽可能地保存现场，晚上到督署来向我禀报事故的前前后后。”

回督署的路上，徐建寅和那一排罹难者的惨相始终晃动在张之洞的眼帘前。

十一年前，出于对徐氏家族及徐建寅本人技艺的尊重，张之洞礼聘徐建寅来湖北会办铁政局。这些年来，除开朝廷差使到天津、上海、福建等地短暂处理一些洋务难题外，徐建寅一直在湖北。他带领铁政局一班人查勘长江两岸煤矿的分布情形，并亲自主持马鞍山煤矿的开采及枪炮厂的生产规划。徐建寅对西学洋务的精通与淡泊敬业的人品，给张之洞以极好的印象，认定他是个很优秀的洋务人才。

前年，张之洞创办省城保安火药厂，徐建寅又出任该厂会办兼总技师。火药厂生产黄色普通火药。半年前，徐建寅带领长子家保、女婿赵颂南一道研制最先进的黑色火药。只经过三四个月，便研制成功，其品质与英、德等国的黑色火药不相上下。谁知大规模生产才一个多月便遭此横祸。徐建寅才只五十七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正是为中国洋务事业大展才干的时候，多么可惜！张之洞不仅为国家失去良才而伤心，也为徐建寅本人身怀绝学却未竟大功而惋惜。

晚上，火药厂总办伍桐山来到督署向张之洞禀报。因为自己不懂火药制造的技术，他特命女婿陈念初随侍旁听。伍桐山叙述了事故发生的前前后后。

昨天下午，临收工的时候，火药厂的主机即目前辗制黑色火药的机器突然卡壳，不能转动了。工头晋老大吩咐工匠们散工，明早请徐会办来处理。今天一早，晋老大来到离火药厂三四里远的徐建寅的临时住所里。这时徐建寅正和女婿赵颂南在餐桌边吃早饭，听到晋老大的报告后，放下未吃完的半碗热稀饭，匆匆跟着晋老大来到厂里。晋老大陪着徐建寅在机器面前四处检查了一番，然后命令开机。开机后只有一两分钟，机器便爆炸了。

出事前的情形似乎非常简单。张之洞紧锁双眉问：“就你看来，

爆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伍桐山答：“详情还在调查中。初步分析，可能是昨夜积压在机器中的火药粉，发热后引起的爆炸。”

张之洞又问：“像这样积压一夜，第二天再开机的情况，以前也有过吗？”

“没有。”伍桐山答，“过去艾耐克总是一再招呼，下班前要把机器里的火药粉清扫干净，上班时也要仔细检查一下，要在完全没有积压的火药粉的情况下再开机。”

艾耐克是火药厂请的德国技师，上个月回国休假去了。

张之洞问：“照这样说，是因为徐会办疏忽了才造成这个事故的？”

伍桐山沉吟片刻后说：“徐会办当时心情焦急，一时忘记清扫积压的火药粉，是可以理解的。”

张之洞盯着火药厂的总办，厉声重复一遍：“照你这样说，这个事故是徐会办因自身的疏忽而造成的了？”

伍桐山低着头，没有吱声，半晌才说：“工头有责任，应当提醒。卑职也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

“卑职是火药厂的总办，火药厂出的一切事都与卑职有关，所以卑职有责任。”

张之洞问：“事故发生时，你在哪里？”

伍桐山不好意思地说：“昨夜睡得晚，事故发生时，卑职尚在床上睡觉。”

张之洞心里不悦，又问：“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

伍桐山答：“除开徐会办外，还死了十五个人，其中五个工匠，十个工人，重伤二十多人，轻伤五十多人。”

陈念初插了一句：“工头晋老大炸死了吗？”

“他倒是没死。”

张之洞觉得奇怪：“他就在徐会办身边，为什么没死？”

伍桐山答：“机器开启前一会儿，他就离开了厂房。”

念初望了一眼岳父，张之洞会意，对伍桐山说：“你叫晋老大明天到我这里来一趟。”

第二天，一个四十多岁的干瘦男子来到总督衙门，一见到张之洞和一旁的陈念初便跪下，磕头如捣蒜，口里不断地说着：“大人，我有罪，我没有想到徐会办会死的！我有罪，十六条冤魂都会找我算账。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死的！”

陪同前来的伍桐山说：“香帅，他就是晋老大。事故发生后，他就疯了。一天到晚就这几句话，大家都说，他是给吓疯的。”

张之洞注目晋老大：一脸黑气，两眼呆滞，浑身哆哆嗦嗦的，确有几分疯傻之状。

“是你领着徐会办去的，为何又离开了他？”

听了张之洞的审问，晋老大抖得更厉害了。

“小人到厂房外撒尿去了。小人尿泡不好，经常要撒尿。”晋老大说完这两句话后又喃喃念道，“我有罪，我有罪！”

“是谁要你去叫徐会办的？”陈念初问了一句。

“我自己去叫的。”晋老大跪在地上，呆呆的两眼望了望陈念初，

又望了望张之洞。隔了一会，又不停地磕头，口里一个劲地叫道：“我有罪，我有罪，我要死了！”

张之洞见审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对伍桐山说：“你带着他回去，好好看着他，别让他出意外，过几天我还会再问他的。”

不料，第二天上午，伍桐山便慌慌张张地前来报告：晋老大死了，淹死在厂房边的池塘里。张之洞打发陈念初去实地看看。

下午，念初回来，向岳父禀报：“晋老大确实死了，是淹死的，看不出有勒索捆绑的痕迹。厂内外传说纷纷。有说是他疯了，自己走到塘里去淹死的，也有人说是炸死者的灵魂将他拖到池塘里去的。”

张之洞问：“晋老大这人平时口碑如何？”

念初道：“厂里人都说他是个人，巴结上司，克扣工人。不过，他平时对徐会办倒是很恭敬的。”

“他有妻室儿女吗？”

“他的家在黄陂，乡下曾经有个婆娘。后来进厂当了工头，就不要乡下那个婆娘了，喜欢嫖赌，没有儿女。”

张之洞两手来回地捋着胡须，不再说话了。

“岳翁，”陈念初望着张之洞，慢慢地说，“我这两天来在想，这桩事故有几点可疑之处。”

张之洞边捋须边说：“你有什么看法，只管说出来。”

陈念初托着腮帮子说：“昨天晚上伍桐山讲，是积压的火药粉受热后引发的爆炸。这个说法难以成立。火药粉受热后只会引起大火，很难引起这种机器炸裂、厂房尽毁的严重后果。”

张之洞停止捋须：“如此严重后果，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陈念初说：“只会出现在有意爆炸机器的情况下。”

“有意爆炸？”张之洞的手从长须上滑落下来。“难道说有人存心使坏？”

陈念初说：“这只是分析，不能作肯定。火药只有挤压成一团，再引火爆炸，才能形成杀伤力；分散的火药粉，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最能解释的假设是这样的：有人事先将一包威力很大的炸药塞在机器转轴里，然后在机器开动时，点燃火线。如此，机器才会炸得四分五裂，酿成厂毁人亡的惨重后果。”

张之洞问：“你怀疑是晋老大放的炸药？”

“晋老大的可疑点最大。”陈念初说，“是他去叫的徐会办，爆炸前他又赶紧离开了现场，事故发生后他神态失常，现在他又淹死了。这几点联系起来看，可以有八九成的把握断定炸药是他放的。”

张之洞的手又不自觉地捋起胡须来：“你这个分析有道理，但他为什么要害死徐建寅和这么多的工匠呢？他和他们有什么冤仇？”

陈念初说：“这是一个接下来需要解开的疑团。我想晋老大很有可能是受人指派的，也就是说，另一个人与徐会办有仇，他收买了晋老大，让他干了这桩伤天害理的事，事后又将他灭了口。”

“你是说晋老大是被人推下池塘淹死的？”

陈念初点点头：“这种可能性很大。”

“念初，”张之洞轻轻地说，“你这些思考很有道理。这些话，你不要再对别人讲了。你到火药厂去住几天，名义上是协助伍桐山处理善后事宜，实际上你去多看多听，以便多获得线索。我们要把这桩案子弄个水落石出，否则对不起徐建寅的在天之灵。”

陈念初第二天就搬到附近的兵工厂住下来，白天在火药厂和总办一道处理因灾难带来的许多棘手问题。

半个月后，武昌城里的徐公馆为徐建寅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徐建寅的嫡妻及其弟——颇负盛名的洋务专家徐华封也分别从无锡老家和上海格致书院赶来了。

武昌城各大衙门的官员，各洋务局厂的总办、会办，还有火药厂大部分工匠工人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徐公馆吊唁，表达他们对徐建寅的痛惜和哀思。

张之洞带着督署内的官吏和幕僚亲自前来祭奠，并告诉徐氏家人，他将要为徐先生上一道请恤折，请朝廷褒扬他的业绩，封荫他的子孙。徐氏家人对总督的厚谊深表感谢。

徐家保和赵颂南请张之洞到小客厅叙话，他们要向张之洞禀报一桩重要的事情。

一起来到小客厅后，徐家保将门窗关好，然后和姐夫并排坐在张之洞的对面。徐家保今年二十七岁，幼承家学，十多年来随同父亲南来北往，见多识广，洋务造诣日渐提高，也算得上当今中国的第一流洋务人才了。

赵颂南也是一个精通洋文洋技的专家，因为此而被徐建寅看中，多年来一直是徐建寅的得力助手。出事那天清早，翁婿二人都在吃饭，徐建寅是放下饭碗就走，赵颂南则是把饭吃完后再去的，走到半路就听到爆炸声。虽然自己的一条命侥幸存活下来，但他却为当时没有拉住岳丈吃完饭再去而痛悔不已。

“香帅，有件事，我和姐夫商量过，认为应当告诉您。”徐家保先开了口。

张之洞以平时极为罕见的慈蔼口气说：“什么事，你们只管说。”

徐家保说：“来到火药厂不久，有一次父亲对我和姐夫说，厂里从德国进口的主机是二手货，别人用过很多年了。我说，您怎么知道。父亲说，光绪五年，他由驻德公使李凤苞奏调为驻德使馆二等参

赞。有一天参观柏林罗物机器厂，看到一部大型辗制火药的机器正好组装成功，他去祝贺。现场指挥的工程师很高兴，将他的姓‘徐’字用德文字母刻在机器中的齿轮上，以示纪念。来到火药厂，他看到这部机器上的厂标：柏林罗物机器厂一行德文字，想起二十一年前参观该厂，心里很兴奋，遂对这部机器有了亲切感。他将机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仔细地审看抚摸，发现它已被使用多年，后来又碰巧在齿轮上发现了德文拼音‘徐’，父亲更有如逢故友似的高兴，于是他确认这部大前年由德国进口的机器是二手货。”



伍廷芳在美国华盛顿公馆内的情景（1900年前）

张之洞气愤起来。他记得清清楚楚，这部机器是由伍桐山请他任驻美公使的堂叔伍廷芳向德国联系购买的。伍桐山向张之洞禀报，这部机器是德国的最新产品，出价三十二万银元。因为看在他堂叔的面子上优惠了五万元，只要二十七万，而且派人来中国免费安装，加上运费六万银元，购买这部机器共花费三十三万银元。张之洞从来没有想过这竟然是二手货。如此说来，他受了欺骗。究竟是伍桐山欺骗了

他呢？还是德国欺骗了伍廷芳叔侄？

“父亲从侧面打听到这部机器花了三十多万银元后，对我们说，这种用了十多年的二手货在德国只值三成价，用不了十万银元，运费也顶多在三万左右。德国人严谨，讲信誉，不会欺骗客户，问题出在中国人身上。父亲说，这些年经手洋务的人，贪污中饱、得回扣的多得很。当年驻德国公使李凤苞就是一个代表。他就是因为不与李凤苞同流合污而提前回国的。”

张之洞知道李凤苞在为北洋购买铁甲舰艇时贪污巨款，最后遭人告发，被抄家革职了。当年驻德使馆中的不少人都牵涉进去了，唯独身为二等参赞的徐建寅清清白白。

赵颂南说：“岳父还对我说过，火药厂的经费开支很混乱。从国外购办的东西，包括原料和配件，都比通常情况要贵。就是从国内买的東西，包括建厂房的砖瓦材料开销都很大。而这两年来生产的黄火药数量很少，在国外这样的厂子早就倒闭了，火药厂是因为皇粮多才维持下来。这里的问题，要么办厂的人是大少爷，崽用爷钱，不心疼。要么就是蛀虫，把皇粮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了。”

张之洞听了这几句话后，心里很不是味道。火药厂是他一手筹办的，但建设的过程和建成后的生产尤其是财务上的管理，他基本上没有过问。

他相信徐建寅的所见不错，如此说来，自己至少是渎职了。

见总督一直沉默着没有开口，两郎舅以为是这些话让他不高兴了，于是不说话了。

“说下去呀，徐先生这些见地非常好，可惜，他生前没有告诉我。”

徐家保望了一眼赵颂南，得到姐夫鼓励的眼神，他继续说下去：“父亲不让我们对别人说这些，但他自己早几天却在酒席桌上忍不住对伍总办等人说，买这部机器的钱花得太多了，这里面保不准有

名堂；又说厂里浪费太大，会办不下去的。当时，我就坐在一旁，听了也没在意。现在出了这场大惨案，我和姐夫都觉得有点不对劲，事情蹊跷。昨天跟叔叔说起这事。叔叔说，你们要跟张大人禀报，这对查清这桩事故有帮助。所以我们俩趁着今天香帅亲来吊唁的机会，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

赵颂南说：“说句实话，我们都怀疑这个事故是人为的，但没有确凿的根据，只是怀疑而已。”

张之洞说：“你们提供的这些情况都非常重要，我会认真对待的。这些话再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说罢，起身告辞。

这些日子里，张之洞心绪非常不好。火药厂的爆炸事件，很快在武汉三镇传播开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正道的、小道的、眼见的、耳闻的、想象的、猜测的、渲染的，把个事故说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甚至夸张到整个工厂夷为平地，百多号员工无一幸存的地步。中外各种报刊也相继报道，白纸黑字里说的也多半不是事实。张之洞每看到这种文字，又气愤又苦恼。

善后的事务是麻烦而头痛的。抚恤的银子发了一批又一批，家属仍不满意，天天都有去厂里吵闹的人。现场的清理也很费事。二十多天过去了，事故发生地仍是乱糟糟的一摊破烂。工是自然上不成了，不少人已自动离办厂，怕再出事故，更多的人则在等待今后的安排。火药厂已陷于瘫痪。更严重的是这桩事故，给湖北洋务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以湖北巡抚于荫霖为首的一批本就对洋务持反对或冷淡态度的各级衙门的官吏，如今借这个事故大做文章，大泼冷水，巴不得将湖北的这十多年洋务成绩一笔抹掉。二是对湖北省内近十万名在洋务局厂做事的技师和工人心理上的挫伤。炼铁炼钢，挖矿采煤，制造弹药，调试枪炮，无一不与“危险”二字挂上号；且工作场地简陋，设备不全，规章制度混乱，伤残死亡的抚恤条例阙如。不少洋匠说，西方的条件比你们好过百倍，还常出工伤事故，你们这里的管理一塌糊涂，隐患到处存在，出事故是正常

的，不出事故才奇怪。洋匠们这一煽动，工人的心更浮动。陈念初告诉岳丈，兵工厂和铁厂有人在私下串联，工人们准备联合起来向厂方和总督衙门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抚恤条例，不能把工人不当人看待。这些事弄得张之洞心情更为烦躁。

关于火药厂里的事，陈念初还告诉岳丈，通过十多天与厂里上上下下的接触，的确深感厂子的问题很多，尤其是总办伍桐山，许多人对他看不惯。他在广东原籍有家有室，来到汉阳不久便娶了一房姨太太，又在汉口和武昌两城各有一房外室。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另外，这两年伍桐山还从广东弄来一批他的朋友，包揽着厂子各重要部门，工人都说湖北的工厂让广东班给把持了。

陈念初怀疑晋老大是作案人，而他背后的指使人便是伍桐山。因为徐建寅发现了购买机器上的舞弊情事，而舞弊者就是伍桐山，所以伍桐山要连人和机器一道炸毁，以便毁据灭口。陈念初主张把伍桐山抓起来，严加审讯，事故的真相便可弄得个水落石出。

受张之洞委托，过问这个事故的陈衍不同意陈念初的主张，他有他的理由。火药厂的事故固然疑点很多，人为的可能性很大，但要查出个水落石出，却很困难。一则最主要的两个人：晋老大和徐建寅都不在了，得不到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二则徐家保赵颂南的话是在徐建寅死后才说的，既无对证，便难保其中所说的都是真的。通常情况下，家属都有一种心态：即亲人的死非自己的原因，而是出于谋害。不能排除徐家人也有这种心态。三则伍桐山的种种挥霍奢靡，其银子的来源虽甚堪怀疑，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把他抓起来审讯。假若抓错了，事情如何收场？不如把事故定在“意外”这个范围内来办理，厚恤徐建寅和其他罹难者，尽可能把事故的影响减少为好。至于伍桐山，则不能再用，可以“管理不善”的过失来处罚他，让他离开火药厂，另委能干者来办，或者干脆就任命徐家保或赵颂南来接替总办一职，也是可以考虑的。

张之洞觉得女婿的主张和陈衍的分析都有道理。作为朝廷的封疆大吏，作为湖北洋务事业的创始人，在处置这桩事故时他还不能不考

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人事，二是影响。

火药厂的事，认认真真地追查起来，最后的目标无疑是伍桐山。伍桐山这个人，张之洞过去对他并不了解，完全是看在伍廷芳的面子上才委派为火药厂的总办的。伍廷芳籍隶广东却生在新加坡，从小学习英文，后又在英国留学多年，以后在香港做律师做法官，再后来又入李鸿章幕襄办洋务。在张之洞的眼中，伍廷芳是一个很好的洋务人才。四年前，朝廷委派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路过武昌时，张之洞亲自宴请他。席上，张之洞谈起办火药厂的设想，伍廷芳完全赞成，并答应在国外尽力帮忙。又提议让他的堂侄伍桐山来武昌协助办厂。伍廷芳介绍了堂侄的经历。原来伍桐山在香港英国人开办的火药厂里做过八年的事，这两年在新会自己办了一个小厂，也有二三十个工人。既是伍廷芳的侄儿，又有这样的经历，张之洞一口答应了。过两年，办厂的经费筹集差不多的时候，便将伍桐山聘来武昌，委派他办火药厂。伍桐山的精明能干很快赢得张之洞的信任，三个月后就任命他为总办，将整个火药厂交给了他，张之洞从此再没有过问了。现在如果抓起伍桐山，审查他的舞弊行为，则直接牵涉到伍廷芳。这几年伍廷芳作为驻美公使，给湖北的洋务事业帮助很大，一旦与伍廷芳交恶，对事业不利。

伍廷芳乃晚清洋务名人。杜保祺著《健庐随笔》中《伍廷芳妙语解困》一节里说到伍的能言善辩。现抄录于此，以供读者一晒——

伍廷芳先生，原系吾闽晋江人，其祖始迁中山。伍为外交前辈，中外敬服。一日，有西妇问伍以华人一夫多妻之故，伍几为所困，乃徐徐曰：“敝国妇女多守从一而终之义，男子为尊重女性，不敢有始无终，故不得不纳之为妾；非如西人之于情妇，始乱而终弃也。”以伍之擅于词令，宜其折冲樽俎，所至有声矣。

湖北所办的洋务局厂耗银太多，收效不明显，为此张之洞已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讦。有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做“张屠财”，意即专门以钱财为屠宰对象，讽刺他滥用钱财。如果按念初所说的作为一桩因贪污而致杀人灭口的刑事案来处理，则更为攻讦者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口实，对今后湖

北乃至全国的洋务大局将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然，也包括

他这位洋务制台在内。十几年辛辛苦苦树立起的“名督能臣”的形象，将因此而被抹上一块大黑污！

张之洞思来想去，还是觉得陈衍的处置更为妥当些。但他心里总有一股怒气郁积着：他恨自己错用了伍桐山这个奸佞小人，给他造成这么大的坏影响。火药厂经营不善，伍桐山大肆挥霍，这是铁的事实。至于徐家保说的二手货的事，张之洞也相信多半是真的。也就是说，伍桐山在他的眼皮底下公开耍手段、玩花招，从中贪污一二十万巨款。以张之洞的性格，他如何能容下这种败类，他如何能咽下这口恶气！一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不应该如此便宜了这个小子，还是从严追究的好。

这天夜里，伍桐山突然来到总督衙门，请求见一见张之洞。张之洞很不客气地命令他进来。伍桐山一进门，便跪倒在张之洞的面前，边哭边说：“香帅，火药厂爆炸，卑职有失职守，罪责重大，谨奉堂叔之命，愿以十万两银子赎罪。请香帅看在堂叔薄面上，不追查卑职的刑事责任，让卑职回新会去侍奉老母，教读稚子。这是堂叔给您的信。”

说罢，双手递上一张纸。

这是伍廷芳从美国寄给伍桐山信中的一页。信上说，在美国得知湖北火药厂爆炸，徐建寅先生等多人遇难，不胜惊讶。伍桐山是他的堂侄，又是他推荐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责令赔偿银子十万两，以此赎罪。请香帅念他亲老子幼，并非有意，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又说已与德国罗物机器厂联系，该厂愿以半价再卖一部同样的机器，以利火药厂早日恢复生产。

这最后一句话使张之洞猛然省悟过来：尽快恢复火药厂的正常生产，才是对各方诘难的最好回答。既以十万银子赎罪，又以半价机器来补偿，就给伍廷芳一个面子：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吧！

张之洞恶狠狠地盯着伍桐山，直把他看得浑身筛糠似的颤抖，口里不停地说：“香帅开恩，香帅开恩，十万银子，卑职将在半月内

凑集。机器的事，堂叔说话是算数的。”

“哼！你这个不成器的王八蛋，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

“卑职对不起香帅，卑职有罪！”伍桐山又一个劲地磕起头来！

“你给我滚吧！”

张之洞飞起一脚，把伍桐山踢翻在地，自己气得早已胸闷头痛，半晕了过去。

十多天后，伍桐山如期赔偿十万银子，然后悄没声息地离开武昌南下了。同时，一纸厚恤徐建寅的奏章也从湖广总督衙门辕门外放炮拜发。在奏章上，张之洞向朝廷报告火药厂会办徐建寅因机器炸裂而亡故，并满怀感情地赞扬徐建寅为研制黑色火药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尤其称颂他为国效劳、廉洁自律的可贵人格，建议朝廷为他建专祠，并宣付国史馆立传，并援军功例，赠徐建寅子孙云骑尉世职，世袭罔替，以彰其功。

同时，张之洞又任命徐家保为火药厂总办，继承父亲的遗志。火药厂在徐家保的率领下很快复工了。

这桩事故和由此引发出的舞弊情事，给张之洞敲了一重棒。他决心从严管理湖北各级洋务局厂，特别是在财务开支和安全保障方面更要抓紧抓牢。

这年十一月，两宫结束长达一年多的流亡岁月，回到北京，慈禧感念跟随她度过这段苦难日子的文武官员，遂大加赏赐。吴永放广东雷琼道，岑春煊擢升陕西巡抚，鹿传霖升任礼部尚书，授军机大臣。

吴永的外放，虽让张之洞有点失望，姐夫的进军机，则让他很是兴奋，这对自己今后的事业和仕途无疑是一个吉兆。

接下来又奖赏保守东南疆土免遭动乱的三位首功大臣：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袁世凯赏加太子少保衔。这期间，李鸿章以

七十八岁高龄去世，袁世凯以四十二岁的壮年擢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国政局的这一重要异动，为十年后的大变故埋下了祸根。

正当张之洞全力整顿湖北洋务局厂的时候，突然间各大衙门在悄悄地传递一个天大的奇闻：皇上微服私访，已来到武昌城！

三 连皇帝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

这天，接替于荫霖的新任鄂抚端方急急忙忙地打轿总督衙门，见到张之洞后，把他拉到一旁，悄悄地说：“香帅，皇上到了武昌城，你知道吗？”

端方字午桥，是满洲正白旗人。此人聪明，诗文也不错，有满洲才子之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可惜，他的著名，不是因为他的官做得大，更不是他的文才好，而是八九年后，被哗变的士兵所杀，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此时年方四十出头的端方风度翩翩，才情出众，甚为张之洞所喜欢。正是因为这点，张之洞才在竭力挤掉不合作的于荫霖后，将他所喜欢的端方从署理陕抚的位置上要来湖北。

“皇上到了武昌城？”张之洞睁大了眼睛。“这事我怎么会不知道，还要由你来告诉我？”

端方比张之洞年轻二十多岁。虽是巡抚，张之洞平时对他，不像对待谭继洵、于荫霖那样的注重礼仪，端方也像晚辈对长辈一样地对张之洞恭敬礼让。如此，督抚之间的关系反倒和谐起来。

“是呀，这事我也纳闷。照理说，皇上到咱们湖北来，朝廷第一个要告诉的是您香帅，同时，也应知会湖北巡抚衙门。我事先并不知道，是衙门里一个文案告诉我的。我刚听也不相信，那文案说皇上是微服私访。我想，这或许也可以说得过去。”

张之洞知道，大清朝的皇帝微服私访，那是康熙爷、乾隆爷那几朝的故事。从嘉庆爷开始，这一百年来，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微服私访

的事了，除到承德去避暑外，连公开到外地巡视也见不到了。难道说，咱们现在的这位爷，效法起老祖宗的榜样来，要以一介草民的身份来体察人情世俗？

“你说详细点，是个什么情况？”

端方说：“昨天，抚署里的王文案告诉我，前几天武昌金水闸客栈来了三个人，一主两仆。主人二十几岁，容貌清秀，举止文雅，穿着打扮都是一副官家子弟的派头。一仆三十岁左右，彪悍强健，类似保镖。另一仆四十多岁，说话尖声尖气，像女人腔，又没胡须，是个太监。店小二见这三个人与众不同，花费奢豪，远过常客。最奇怪的是，早早晚晚进食进茶，仆人必跪下请主人，又对主人称圣上，自称奴才。又见主人吃饭的碗是一只玉碗，上面镂刻着两条镀金的龙，龙为五爪。店小二见此情景，大为吃惊，便去告诉店主。店主将保镖召去盘问。保镖说，实不相瞒，主人乃当今皇上光绪爷，另一位乃沈公公。皇上四岁进宫后，便是沈公公服侍的，一天也没离开过，故皇上将他带来湖北。又说自己姓蔡，乃九门提督下的参将，武功为京城第一，故皇上叫他来保驾。蔡参将于是带店主进房间，打开随身带来的包袱，里面都是绣着五爪金龙的衣袍和被面，还有一颗一寸见方的玉印，上面刻着‘御用之宝’四个字。店主一看，知道真的是皇上驾到了，便跪下叩头。又收拾好自己的一个宅院，让他们三人住进去，每天好酒好饭地招待他们。”

张之洞觉得这事真是稀奇得很，问：“他们到武昌来做什么？”

端方说：“蔡参将说，皇上从直隶到河南，从河南到湖北，是为了查看民风，体恤民情。”

张之洞说：“好，这事我知道了，你去吧。巡抚衙门若打算做什么事，先知会我一下。”

“那是自然的。”端方打着干说，“这件事卑职不敢擅自做主，会随时来请示大人的。”

端方刚走，新军统制张彪又来了。张彪对张之洞说：“听说皇上到了武昌城。皇上的安全是第一等重要的事，要抽调多少兵丁进城保卫，请大人指示。”

张之洞心想：张彪就把这事当真了！挥挥手说：“先不要调兵，什么时候调，调多少兵，到时我会通知你的。”

打发走张彪后，张之洞坐在签押房里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有可能吗？为什么没有从接到朝廷发下来的文书中看出一星半点影子？倘若真的是皇上，绝不能怠慢；倘若不是的，又该如何处置？

第二天，湖北按察使李岷琛、武昌知府范尚德又相继来到总督衙门，都说起这事，想从张之洞这儿打听些消息。当张之洞告诉他们未获朝廷通报时，臬台和知府也都不知该怎么办。张之洞对他们说，你们一律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一切听总督衙门的安排。

晚上吃饭时，张之洞特意来到幕友房，和众幕友们一道吃饭，席上他把这个新闻告诉他们。幕友们听后，既惊讶又兴奋。他们都是没有见过皇上的人，对皇上的一些模糊印象，还是庚子年秋天，从吴永嘴里听来的。现在皇上驾临武昌城，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不想亲眼见见这个真龙天子？

张之洞笑着问大家：“你们说这会是真的吗？”

“我看多半是真的。”辜鸿铭立刻接言。

张之洞问：“你有什么根据，断定它多半是真的呢？”

辜鸿铭放下碗筷，一本正经地说：“皇上微服私访，历朝历代都有，国朝的康熙爷、雍正爷、乾隆爷，都是最爱私访的，民间流传的故事多得很。据说还播了许多龙种在民间，朝廷也不好承认，那些龙子龙孙只好委屈做虾子龟孙了。”

大家都笑出声来。在幕友房中，调侃几句太后皇上，骂几句王公大臣是常事，大家都不在意。因为辜鸿铭的话说得刻薄风趣，听后特

别开心，有年纪大点的连嘴里的饭都喷出来了。

“还有哩！”见大家都笑，辜鸿铭很得意。他天生喜欢这样惹人注目，大家越注意他，他就越有劲。“皇上自戊戌年以后，形同虚设，有他没他，都没关系。他成天没有事做，不如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前一年的流落岁月，使他多少看了一点江湖，知道江湖上比他的紫禁城要好玩得多，所以他忍不住又出来了。珍妃死了，他身边没有一个知心女人，说不定这次瞒着太后出宫的目的，是要寻几个民间美女。”

梁敦彦在一旁打趣：“汤生，你有没有未出嫁的妹子或什么姑呀姨呀的，挑一个好的给皇上，你就是国戚了。”

大家又都笑起来。只有梁鼎芬脸上尴尬尴尬的，他觉得梁敦彦是在指桑骂槐，揭他巴结吴永的老底。

陈念初说：“我看八成是个冒牌货。你们想想看，皇上被太后当囚徒一样地管束着，他能逃得出宫吗？听说他身子骨很弱，能走几千里路，到我们武昌来吗？”

张之洞在心里点点头：念初这几句话还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陈衍说：“这也难说。他到底是皇上，真要出宫，别人也是不敢拦他的，说不定还是太后有意放他出来历练历练哩。历练成了，今后还继续让他做皇上。万一在外面有个三长两短，她也不伤心，正好借此再立一个满意的……”

“石遗这话最有见地！”梁鼎芬忍不住打断陈衍的话。“我看说不定是真的。”

张之洞在心里想着：陈衍的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梁敦彦说：“真假在这里说都没有用，最好是要当面验证下。听说两宫回銮时有照片登在上海的《字林汉报》上，你们谁见过这张报纸？”

大家都摇头。

“我倒是见过。”陈念初说，“不过这都一年多了，谁还能找得出这张报纸来呢？”

“我有办法！”辜鸿铭兴奋地拍着桌面，桌上的碗筷被他拍得叮当响。“不是说他手上有玉碗吗，我们借它出来，让香帅鉴定鉴定。香帅是古董家，又熟悉宫中用品。若碗是真的，那人也就是真的了！”

梁鼎芬说：“汤生说的也是个主意，只是他们又怎么肯让你借出来呢？”

辜鸿铭想了一下，对张之洞说：“香帅，烦你出个公函盖上湖广总督关防，让我带上这个公函去见见他。他见是总督衙门的人，自然会借的。”

张之洞想：不管是真是假，总得要有人去见见面才是。便说：“这也可以，你就带上个公函去拜见拜见吧！”

辜鸿铭高兴起来，忙说：“见皇上是要行三跪九拜大礼的，我可不知道这中间的环节。香帅，你过会儿教我演习演习。”

陈念初笑道：“还没弄清是真是假先就演习起大礼来了，万一拜了个假皇上怎么办？”

大家又都笑起来。

梁鼎芬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遇的好机会！若是真的，这就是一个攀龙附凤的绝好时机；即便是个假的，见见也无妨。便说：“香帅，让我也去一个吧，仔细替您辨辨。”

“行。”张之洞说，“不过，你们两个都先自有个真皇帝的主见了，还得去一个相反看法的，方收兼听之效。念初抱怀疑态度，让我也去一个吧！再说他见过报上的照片，多少有些印象。你们三个人一同去，都替我仔细看仔细听，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看谁是火眼金睛！”

第二天上午，辜鸿铭、梁鼎芬、陈念初三人来到城西头金水闸客栈，向客栈的店小二打听。店小二神气地说：“你们是拜见皇上吗？你看那边就知道了。”

顺着店小二的手势望去，只见百把丈远的一个小巷子里，早早地排成一条人的长龙。店小二说：“那都是想见皇上的人，你们在后面排队吧！”

三人来到小巷子边，见排队的人足足有三四百之多。一个个都兴奋无比，一边慢慢地移动脚步，一边热烈地讨论着。陈念初说：“这要排到什么时候，只怕天黑了还见不着。”

梁鼎芬对辜鸿铭说：“你不是揣着公函吗？我们到前面去，我们是办公事，叫他们让一让。”

“说得有理！”

辜鸿铭大步向前面走去。来到宅院门口，只见店主和蔡参将一边门柱坐一个，口里不停地说：“一人一个银元，不要和皇上说话，看一眼就走，后面的人多着哩！”

辜鸿铭出外一向不喜欢带银钱，再加上先没料到，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回过头来问念初：“你带了银元吗？”

陈念初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见皇上还要交一个银元，这不是把皇上当猴儿耍了吗？心里先就有了几分反感：“我们不交这钱，你把公函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辜鸿铭走到院子门口，对店主说：“我们是湖广总督衙门的，让我们先进去吧！”

店主一见紫色条形湖广总督关防，立刻换上了满脸笑容，忙起身打躬说：“既是制台衙门里的老爷，请进吧！”

那边的蔡参将说：“先进去可以，每人得交一块银元。”

“什么话？”陈念初怒道，“办公事还得交银子吗？”

蔡参将还要坚持，店主忙说：“你们进去吧，银元归我出。”

说罢，弯腰打躬，请他们三人进去。穿过一个不大的庭院，便来到正房。沈公公站在正房门边，见有人来，扯起男不男女不女的噪声道：“跪下，一叩首！”

辜鸿铭、梁鼎芬听到叫声，便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陈念初不愿跪，仍站着。沈公公瞪了他一眼：“见了皇上为啥不跪？跪下，一叩首！”

陈念初很厌恶这种不男不女的腔调，身上仿佛起了鸡皮疙瘩似的不舒服。梁鼎芬拉了拉他的衣角，陈念初不跪。见这个年轻人实在不跪，沈公公也不再坚持，自顾自地继续喊下去：“二叩首！三叩首！”

趁着这个机会，陈念初把坐在正对面只有两三步远的“皇上”仔细地看了几眼。

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皮白净，五官清秀，带有几分女人味。头上戴一顶古铜色小便帽，帽檐正中处嵌一颗大红枣状宝石，身穿一件暗红四开襟长袍，外罩一件石青常服褂，脖子上没有朝珠，脚蹬一双三寸厚的白底乌缎靴。与他从《字林汉报》上看到的光绪照确有几分像，心里想：莫非是真皇上？

辜鸿铭、梁鼎芬叩了三个头后，沈公公说：“跪安吧！”

见他们还原地不动，又说：“你们可以走了。”

辜鸿铭从口袋里扬出公函：“我们是湖广总督衙门的，想和皇上说几句话。”

沈公公接过公函，递给年轻人。年轻人看了看公函，脸色微微一怔，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不待辜鸿铭开口，先笑着问：“你是洋人还是中国人？”

这位生在异域长在海外的混血儿，自从接触中华典籍后，便在心灵深处滋生了一股很重的帝王情结。他依稀记得过去也在报刊上看过光绪的照片，的确也就是这个样子，在他的想象中光绪皇帝也应该就是这个模样。不知不觉间，他便认定这少年就是皇上了。

将近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面对着皇上说过话哩，今日真是三生有幸，得遇真龙，机会难得，切莫错过；即使他不是皇上，过过瘾也好。想到这里，辜鸿铭朗声答道：“启禀万岁爷，臣辜鸿铭是中国人，祖籍福建同安。”

那少年又向跪在一旁的梁鼎芬问：“你是什么人？”

梁鼎芬趁着闲在一旁的时候，也在仔细地审视着眼前的这一切。他没有见过皇帝，但他见过太监。就他的观察，这个沈公公是个真正的太监。无论是从说话上，从无须上，还是从他的举止动作上来看，的确是个真正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太监。太监是真的，皇帝的真实性便随之增加。但梁鼎芬比辜鸿铭老练点，他还不能完全认准，他要借取别物来证实下。成天在皇帝身边的王公大臣，他认识得极有限，一时也想不出个合适的人来。猛然间，福至心灵，他想起已做了自己八姑丈的吴永来。逃难过程中，吴永与太后皇上朝夕相处几个月，若真的是皇上，他不可能不认得吴永。于是答道：“我是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兼两湖书院山长，吴永是我姑丈。”

少年问：“吴永是谁？”

梁鼎芬猛一惊，他不认得吴永，莫非是假的！这时辜鸿铭、陈念初也都浮起与梁鼎芬同一个想法。梁鼎芬说：“吴永原是怀来知县，后护驾西行，现蒙恩放了广东雷琼道。”

“哟，你原来说的是怀来吴知县。”沈公公在一旁代为回答，“他是太后的人，皇上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皇上自然不认识他。”

这话说得对，吴永本是太后的人，皇上不认识他也可理解，辜、梁释怀了，陈念初却仍有点疑惑。

“你们要说什么，快说吧！”沈公公显然不愿意和他们多说话，再次下逐客令。

辜鸿铭说：“回禀万岁爷，张制台本想来朝拜万岁爷的，但他没有接到廷寄，不敢造次。”

那少年笑道：“张之洞是个老滑头，他怀疑朕是假的，故不来见。你可以告诉他，朕并不想见他，至于朕是真是假，朕不多说。朕这里有一只玉碗，你可拿去给他看。他在京中做过翰林，应见过宫中物品，是真是假他看看就知道了。不过，明天你们一定要还给朕。”

沈公公忙说：“这玉碗不能随便拿去，你们带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存下做抵押，明天一手交碗一手还给你们。”

陈念初说：“我们将公函放在你这儿做抵押还不行吗？”

沈公公说：“公函又不值钱，它怎么能作抵押！”

陈念初心里气愤，但也不好与他们争吵。

辜鸿铭在身上摸来摸去，突然说：“我这有块英国带回的金壳怀表，上面有英女王的像，留下它作抵押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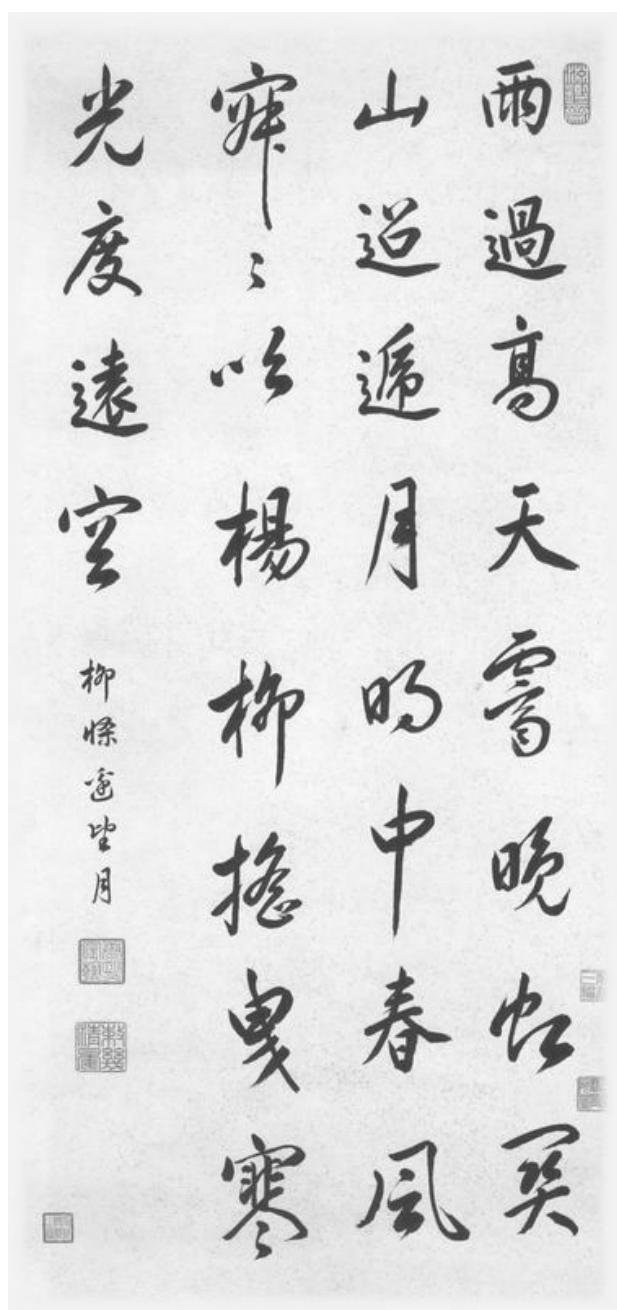
说罢将怀表取下递过去。沈公公接过看了看，又递给那少年。少年接过怀表，翻来覆去地看了倘若看，满脸笑容说：“这个怀表值钱，行，留下做抵押吧。”

陈念初心里想：这人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洋人造的怀表样，凭这点看来也不大像。

辜鸿铭接过用黄缎布包好的玉碗，和梁鼎芬、陈念初一道离开宅院，赶紧奔总督衙门。

张之洞正在翻阅着临时叫大根从武汉三镇买来的各种小报。这些小报上全都刊载了皇上来到武昌的新闻，有一份小报还将唐朝的事拿来模拟，说太后是武则天，皇上是李旦，皇上到武昌，是来找张之洞

保驾的。张之洞看后，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张之洞捧着辜鸿铭带来的玉碗，上上下下细细观赏着：这是一只羊脂玉雕的小碗，比通常的饭碗略小一点，上面镂刻着两条腾云驾雾张牙舞爪的彩色飞龙。仔细看这两条龙，又似乎跟通常所见到的帝王用品上的龙略有不同：它的线条丰富，色彩饱满，富有立体感，给人一种活生生的仿佛就要离碗飞去的感觉。张之洞在心里暗暗叫好，如同平日鉴赏古董一样，他拿起碗对着窗外照看，为的是借用强烈的阳光来透视。这时，他看清了碗的一角有一块小指头大的裂痕。“这玉碗修补过。”他一边想，一边将玉碗轻轻地在手中摩挲着，有似曾相识之感。猛然间，他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年潘祖荫请大家看的那只御碗吗？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张之洞刚刚从四川学政任上回到北京，立即成为以李鸿藻、潘祖荫为首领的清流党中的重要成员。那时潘祖荫身为刑部尚书，以精于鉴赏古董闻名于京师官场。他也兼上书房师傅，教读只有七八岁的光绪皇帝。有一天他去上书房较早，光绪正在早膳，因为粥有点烫嘴，发脾气将碗一甩，掉在青砖地上。一旁服侍的太监吓慌了，忙把碗拾起来，发现碗口断裂了一小块。主管太监将这个太监狠狠责打了四十大板。不是主管太监太凶恶，而是这只御碗委实不寻常。它是当年康熙亲手赏赐给乾隆的礼物。

康熙晚年，宫中来了一名洋画匠，名叫郎世宁。他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又是一位造诣很高的画家，康熙喜欢他的画。召他入值内廷如意馆，赏给他三品顶戴，并让他为自己画像。晚年的康熙极疼爱他的第四子雍亲王的儿子弘历。弘历十岁生日前，恰好盛京将军向康熙呈献一块百年难遇的纯净无瑕的羊脂玉，康熙命工匠雕成一只小饭碗，又叫郎世宁用油彩在碗上画了两条飞龙，然后再叫工匠依照郎世宁的画镂金镶彩，成功了一件绝世佳品。在弘历十岁生日那天，康熙亲手赏给他的这个小爱孙。

因为此，弘历跟郎世宁结下了友谊。到了他登基做乾隆皇帝后，郎世宁受到他的格外宠爱。郎世宁也感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乾隆服

务，不但为乾隆画了《乾隆皇帝大阅图》这样的传世名画，还成为圆明园工程的主要设计者。

乾隆很看重爷爷所赏的这只玉碗，将它珍藏着，以后一直无人动用。同治帝登基时还只有六岁，慈禧疼爱儿子，希望儿子效法祖宗，便叫内务府找出这只碗来给儿子吃饭用。到了光绪登基时，因为也是小孩子，于是沿同治旧例，也用这只碗吃饭。不料今日给摔破了，这主管太监能不又恼怒又恐惧吗？好在掉下来的那块小片还完整未碎，主管太监拟请人修补，但他不熟悉这种事，便请教已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师傅潘祖荫。潘祖荫一口答应，并乐意亲自来办理这事。主管太监求潘师傅把活尽量做好，做到让人一眼看不出，如此才好遮人耳目。

潘祖荫带着这只碗出宫，找了一个他平日所结交的修补古董的一等高手。经过此人的高超手艺，果然乍看起来，就像没有破损的一样。潘祖荫心里高兴，他知道他的好友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宝廷等人都是爱好鉴赏的人，平日没有机会见到这等国宝，应该让他们看看，开开眼界。于是，将他们四人请到他的家里，五个人爱不释手地把玩一整天。半年后宫中传出消息：这只经过修补的玉碗失窃了，任怎么追查，都没有查出个下落来。一件国宝，就这样给丢失了。想不到，今日却不用吹灰之力，便摆到了自己的眼前！张之洞心里兴奋莫名。

“香帅，这碗是真的宫中之物吗？”辜鸿铭见张之洞品得出神，禁不住问。

“真的。”张之洞眼睛仍没有离开这只玉碗。“它是皇上小时候吃饭的碗。”

“那好啦！”辜鸿铭高兴得鼓起掌来。“我的头没有白叩，的确是真皇上来了！”

“皇上是假的！”张之洞眼睛离开了碗，神色严肃地对辜鸿铭说。

“真碗怎么反而换出个假皇上来？”辜鸿铭不理解，灰蓝色眼珠子

左右不停地移动。

“正因为是真碗，才是假皇上。”

张之洞把二十多年前的那桩掌故大致说了说。

陈念初说：“我一直觉得奇怪。既是皇上见百姓，为何要收银元？拿碗给我们，还要以怀表作抵押。小里小气的，就像跑码头的卖艺人一样。说起吴永来，又懵然不知，就算是太后的人，他也不会从没听说过。”

梁鼎芬说：“说不定那只碗后来又找到了呢？”

辜鸿铭说：“节庵问得有道理。失而复得的事是常有的。古人一颗珠子掉到河里，二十几年后还能从河蚌壳里又得到哩！说真碗就是假皇上，有点武断。”

陈念初说：“我有个主意，不妨拍个电报到京里去问鹿大人，他是军机大臣，必然知道皇上的情况。”

梁鼎芬说：“念初的这个主意可行，去问问鹿大人。”

张之洞说：“是可以拍个电报去问问鹿大人，但现在来不及了。他跟你们说好是明天要把玉碗还给他，假若他明天得了玉碗就离开武昌怎么办？我现在有八成把握断定这一伙人是假的，但没有十足的把握，又不好现在就抓他们。”

这时，大根在一旁插话：“我有个主意。”

大家都转眼看着他。

“我想，做假的都在人前做，人后露出一的一定是真相。今天晚上，我伏在他们的屋顶上，掀开几片瓦，看看他们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就真相大白了。”

众人都鼓掌叫好。

张之洞也笑着说：“我们这么多饱学之士，当不得一个不读书的人。我看大根这个主意最好，就请你今夜做个梁上君子。”

晚上，大根穿上夜行服，趁着弥天夜色，不露一点声响地跃上了金水闸店主的宅院屋顶。掀开几片瓦，屋子里的一切便都暴露在他的眼前。

一盏小油灯摆在八仙桌的当中，桌上堆满了银元，三个人分占着三方，六只眼睛都死死地盯着那一堆闪着灰白光芒的银元。

沈公公说：“张之洞派人来拿碗，就是怀疑咱们。咱们明天拿到碗就走。”

白脸少年说：“我看也是早走为好，张之洞那人不好对付。”

“怕什么，你们都是胆小鬼。”蔡参将一边收银元一边说，“既然你们说是真的御用物，就不应该怕张之洞怀疑。生意才刚刚做起来，今天就比昨天多收了一百多块，明天、后天还会更多，过两天再走不迟。”

沈公公打了个哈欠，对白脸少年说：“小三子，听我的，明天拿到碗无论如何要走。他实在不走，我们俩走！”

用不着再听下去了，这哪是什么皇上，分明一伙骗钱的流氓！大根蹑手蹑脚地离开屋顶，一溜烟跑了。

“事不宜迟，现在就去抓！”张之洞听完大根的禀报后，立即作出决定。“夜里抓更好，免得惊动附近百姓，你带两个人去，抓来后先关起，我明天再请湖北三宪过来一道审。”

第二天下午，张之洞将湖北巡抚端方、湖北布政使瞿廷韶、湖北按察使李岷琛请到督署，并学西方国家的样，邀请武汉三镇报馆派人参加旁听。三个被押上公堂的案犯，见此情景，早已吓得全身发抖，不用多问就全盘招供。

原来，沈公公真的是一个在宫中待了三十年的太监。他的师傅当年偷了那只玉碗，原想偷运出去卖掉，后来风声紧，他不敢冒险，就在宫里挖了一个洞将它藏起来。这一藏便藏了二十多年。临死时，把这事告诉他唯一的徒弟沈公公，叫沈公公挖出这只碗后离开皇宫，一辈子可以过自在的好日子。沈公公拿了这只碗后逃出京城，在一个客栈里遇到了小三子。小三子是一个戏子，在京城王府里演过戏，对贵族旗人有些了解。小三子提出扮演皇上骗人的主意，皇帝的衣服就是他演戏的行头。后来又找了一个刻字匠刻玉玺，于是这个刻字匠也入了伙，做了蔡参将。武昌是他们的第一站，几天来已骗了近千银元。

审讯完毕后，张之洞将这三个骗子判了个杀头示众。第二天正午在汉阳门码头公开行刑，观者达数万人之多。张之洞又将此事写成一个奏折禀告朝廷，并说明失落二十多年的康熙朝玉碗已起获，将派专人护送至宫中珍藏。

一件轰动武汉三镇的真假皇上案就这样给破了。办完这件案子后，张之洞心里很长时间不能平静：连皇上都敢假冒，这世界利令智昏到了何等地步！几个骗子自称是皇上，就有这么多人相信，连省垣官府也将信将疑。这说明如今官场的章法多么混乱，如今的百姓多么愚昧。这样的国家能自立自强吗？

假冒光绪皇帝案，见《世载堂杂忆》中《武昌假光绪案》——

光绪二十五年，武昌金水闸忽来一主一仆。主年二十余岁，长身白俊，仆四五十岁，无须，发语带女声，均操北京官腔。赁一分租之公馆，匿迹不出，服用颇豪奢。仆进茶食必跪；有传呼，必称圣上，自称奴才。同居为官湖北候差事者，怪之，遍语僚友。不多日，传遍武汉悠悠之口矣。是时光绪幽居瀛台，汉口各报，皆怜光绪而诟西后。此风一出，道路谈议，皆谓光绪由瀛台逃来湖北，依张之洞。汉报亦多作疑似之谈。沪上各报，转载其事。汉口小报又为之刊载“说唐故事”，谓西太后为武则天，光绪为李旦坐汉阳，令人喷饭。愚民信之，张之洞保驾之谣，更播于海内外。

假光绪被袱皆绣金龙，龙五爪；玉碗一，镂金龙，亦五爪；玉印一，刻“御用之宝”四字，其仆出以示人。城中男女，往拜圣驾，日有多起。见时有三跪九叩首者，口称恭迎圣驾，假光绪略举其手曰：“不必为礼。”候补官员中，有视为绝大机会，亲往拜跪者，亦有献款供奉者。江夏县知县望江陈树屏，予房师也，亲往查看。问汝为何人？假光绪曰：“见张之洞，方可透露。”余无一言。陈上院报呈之洞。其仆亦不透一言。有疑为内监者，串出多人，

邀仆往浴池洗身，故为嬉弄，验其下体，果阉人也，疑谣愈张。当局以光绪照像，与假者比，而貌似相仿佛。乃密电北京，宫中又无出走之耗，而瀛台则无一人敢入。陈树屏始终疑为伪骗，曰：“其举动大类演戏，询问数次，皆曰见张之洞，自然明白。”梁启超《致之洞书》曰：“戾太子真伪，尚在肘腋。”此案可谓世皆知矣。

张之洞得张子青手函：“光绪尚居瀛台，不能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之疑。”某日，坐督署二堂，提犯到堂，一假光绪、一仆、一同居。二卒挟假光绪按之跪下。予时夤缘得观审。张之洞曰：“汝要见我，今见我矣，老实说出来历。”假光绪曰：“大庭广众，不能向制台说，退堂当面可说。”之洞曰：“胡说！不说，办你斩罪。”假光绪曰：“我未犯法。”之洞拍案曰：“私用御用禁物，犯斩罪，当斩。”假光绪曰：“听制台办理。”问其仆，则曰：“予本内监，因窃宫中物，发觉私逃出京。路遇他，不知姓名来历，但云偕我往湖北有大好处，余皆不知。”问同居，乃举袱被碗印之属。众人疑为宫中贵人，实不知其姓名，当堂始终未供出要领。退堂，交武昌府、江夏县严刑审问治罪。陈树屏严刑拷问，供出真相。假光绪乃旗籍伶人，名崇福，幼入内廷演戏，故深知宫中之事。面貌颇类光绪，优人皆以“假皇上”呼之。其仆为守库太监，与崇久相识，因窃多物，为掌库发觉，逃出宫中，袱被碗印，皆仆所窃出。二人知光绪囚在瀛台，内外不通消息，乃商走各省，以崇之面貌，挟仆所窃物，向各省大行骗术。彼等在京，习闻假亲王、假大臣，以骗致富者多矣，不虞以假皇上而陷重辟也。狱具，插标押赴草湖门斩决。予问陈老师曰：“何以一见即知为优人？”曰：“手足举动，颇似扮戏，直剧场皇帝耳。”

这天午后，梁鼎芬笑笑地走进签押房，对正在办公事的张之洞说：“香帅，按照您的指令，两湖书院已选出三十二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官费留日生。明天下午书院开欢送会，后天一早他们就要乘船离开武昌了。”

“哦。”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脸来。这些年来，张之洞十分注重派遣学生出国留学，除开各种实业学堂大批选派外，湖北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以传统中学为主兼习西学的官办书院，也都选拔过一些优秀学子放洋深造。在张之洞看来，学实业的宜去英德美法那些国家，而学军事、法政、师范等科目的则去日本更好。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日本的经验最值得借鉴，且相距近，费用少，中国的银元也可在日本直接通用，彼此之间都省去了许多麻烦，故而张之洞大力提倡去东洋留学。因陈衍的铜元局为湖广衙门增加了财力，这次拟在湖广两省派遣两百名官费留学生，其中留日的有一百四十名，分配给十余所书院，两湖书院是人数最多的一所。

“两湖的学生后天就走了，其他书院的呢？”

梁鼎芬说：“两湖的先去上海打前站，约好所有留日生，月底在上海大东旅馆聚合，再坐同一艘船去日本。”

“行，这很好。”

张之洞顺手端起桌上一只粗大的白瓷杯子。这杯子里装的不是茶，而是参汤。多年来，赵茂昌每月给督署送来十支特制人参。每天上下午喝下一杯这样的参汤，已成了张之洞的习惯。

“明天书院的全体师生都要参加欢送会，场面盛大隆重。卑职想请香帅百忙之中，抽空去书院讲几句话，接见这三十二名学生，一来给卑职和两湖书院增光，二来也为这批留学生壮壮行色。”

先前两湖书院也送过几批留学生，说是要去看看他们，总因忙也没去成。这次人多，且今后要把此事蔚为风气，借这个机会鼓吹鼓吹也好。张之洞点了点头，说：“好哇！明天下午我去说几句。”

梁鼎芬很高兴：“那晚饭就赏脸在两湖吃吧！”

“饭不吃。”张之洞立刻拒绝。停一会，又问：“这批学生中有特别出色的人才吗？”

“个个都优秀，出色的也有好几个。”梁鼎芬想了一下说，“其中有一个特别卓异之才，我看他今后有可能成大器。”

“噢，你说说看。”学政出身的张之洞对人才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浓烈兴趣。

“这个学生名叫黄兴，湖南善化人，秀才出身兼习武术，二十四年进的两湖。此生品学兼优，文武兼资，文似东坡，书工北魏，诗尤其豪气磅礴。卑职掌两湖十余年，像黄兴这种出类拔萃的人尚不多见。”

听了这番话后，张之洞越发来了兴趣：“你说他的诗气势壮，念一首给我听听。”

“黄兴有一首咏鹰的五律，我很喜欢，背给香帅听听。”

梁鼎芬略为思忖后背道：

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

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



“好！”张之洞高兴地站了起来。“就为了见见这个黄兴，我明天也要去一趟两湖书院。”

次日下午，一向平静的两湖书院变得热闹起来，书院最大的会讲场所——传道堂里布置一新，讲台上拉了一条二丈多长的大红布，上面剪贴着八个大字：负笈东瀛，为国求学。大字下面还贴着一行较小的字：欢送官费留日学生大会。书院六十余名各科教习，四百余名学生早早地来到这里，绝大部分学生都对坐在第一排的三十二名留日生投去羡慕的眼光。

山长梁鼎芬主持这次盛大的欢送会，因为有张之洞的讲话这场重头戏，故梁鼎芬简单地说了几句开场白后就高声地宣布：“现在我们恭请制台大人张香帅训话。”

张之洞虽然仍挂名书院的名誉山长，但自从出了唐才常的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两湖书院了，这两年进书院的学生才第一次见到他。原来是这样一个又矮又丑的衰老头子！许多学生望着走上讲台未着官服的湖广总督，心里这样嘀咕着。

“诸位师生，两湖书院此次又有三十二名学生去日本留学，是一件大好事，鄙人很乐意参加欢送会，并说几句话。”张之洞干咳了一声，操着带有明显南方口音的官话说着，“去年两宫回銮之际，鄙人同两江刘岷帅，连上了三道条陈，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建议，便是广开游学，得到了太后、皇上的旨准。两湖用官费派遣留学生，本在各省之先，今后更要扩大名额，年年资遣。这次两湖共有二百名去西洋东洋，光我们两湖书院便有三十二名。明年，鄙人拟派二百五十名，两湖书院可派五十名，只要品学兼优者，都有出洋的机会。”

学生中间已开始有小声议论了。有的说，别看这老头子模样不中看，说话的中气倒蛮足的。有盼望出国的学生，更喜形于色，禁不住悄悄地互相鼓励。

“鄙人之所以动用大笔经费派遣留学生，当然旨在为国家为两湖培养人才。两宫旨准了鄙人与刘岷帅的条陈，这表示两宫将要在全国大办洋务，大办新政。国家和两湖急需大批洋务人才，所以要派优秀学生出国学制造，学冶炼，学测量，学军事，学法自诩律，学师范，学成回来报效国家，报效两湖。诸位留学的银子，虽说是湖广总督衙门拿的，其实都是湖广老百姓的血汗钱。所以鄙人希望你们不要糟蹋了这笔钱，要好好读书，多听多观察，真正地把洋人的本领变为自己的本领。若有到了东洋后，不把心思花在求学上而是去吃喝玩乐、下赌场窑子的话，鄙人知道后固然要重罚，只是，那些人首先要遭神明的诅咒。拍拍胸膛自问，这样做对得起湖广的父老乡亲吗？对得起鄙人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前排就座的三十二个即将赴日本的学生，人人脸上表情肃穆，心里想：张制台并没有打官腔，说的是实实在在的话。每年官府给每人四五百银元的留学费，这笔钱可供七八户六口之家生活一年了。留日生中大部分家境都不宽裕，想到这点，他们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更觉珍惜。

“当然离乡背井，去国留学，也是很艰苦的。首先是要学别人的语言文字，此外还得要习惯人家的饮食习俗，更不要说和洋人打交道的麻烦了。你们现在恐怕是高兴多于担心，鄙人倒是要劝你们，多做点吃苦的准备。不过，古人早就说过，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你们一旦学成回国，那就不得了啦！要银子有银子。鄙人的洋务幕友，薪俸每月六十元，要比中文幕友多二十元。至于铁路局、枪炮厂的督办、高级匠师们更高，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银元的。你们想想，这银元比别人多了几多倍！想做官也容易。鄙人幕府中有个梁敦彦，从美国回来的，我已保荐他做江汉关道了，下个月就走马上任。堂堂道台，正四品，再过几年，他就可升臬台藩台，做得好，也可以做抚台制台，前途大得很。诸位不要担心留学的没有功名做不了官，只要有真才实学，今后一样地戴大伞帽，亮红顶子！”

张之洞这番大实话，引起满堂师生大笑，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掌声把张之洞的情绪大大调动起来，他说得更起劲了：“有人

说，万一回来没事做怎么办，诸位也不要有这个担心。你们是湖广派出去的，今后都统统回湖广来，鄙人有的是洋务局厂可以安置。鄙人向你们担保，一回来就给你们三十块银元的月俸。”

两湖书院的教习不超过二十块银元，在东洋读了几年书，一回来就是三十块，真是优待。

“也有的心里在想，你张制台六十多岁了，说不定哪天就死了，说话算不了数。诸位，你们放一千个心，鄙人会为湖广立个章程，今后不管谁来做湖广总督都得执行。再说，鄙人死了，两湖洋务局厂是不会死的，有洋务局厂在，就有你们大展抱负的天地。好好地学本事吧，你们个个都会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

湖广总督这番赤裸裸的演讲，赢得了两湖书院那些将要出国或盼望出国的学生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在这片高涨的激情中，三十二名留日学生鱼贯走上讲台，接受总督的接见。他们来到张之洞的面前时，并足鞠一躬，张之洞再微笑着注目看一眼，算是答礼，站在一旁的梁鼎芬则将该生的姓名、籍贯、年龄向总督报告一遍。一个学生便接见完毕，第二个再上来。大约接见了十多个学生后，只见一个学生与他的同伴一样来到张之洞的面前，并足鞠躬，张之洞报以微笑，梁鼎芬在一旁高声介绍：“黄兴，湖南善化人，二十八岁。”

噢，这就是黄兴！张之洞的双眼顿时亮起来，重新将面前的学生仔细看了一眼：中等身材，大头宽肩厚背，两目炯炯有神，浑身上下充满着刚强和力量，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如同一根柱石、一座石雕。张之洞心中暗暗叫好。他特为站起来，走近黄兴一步，和气地说：“我听梁山长念过你的诗，诗写得很有气势。”

黄兴并不因总督给予他的特殊待遇而激动。他平静地说：“谢谢大人，我的诗写得并不太好。”

张之洞饶有兴趣地问：“你自认为可以做得最好的是什么？”

黄兴不假思索地回答：“指挥千军万马，战必胜攻必克！”

张之洞吃了一惊：此人心雄万夫，看来深受湘军的影响。

“有志气！”张之洞脱口而出说了这句话后，心中无端涌出一丝不安来。“到日本后，准备学什么？”

“准备进弘文书院学师范。”

“这很好，很好！”

张之洞有种宽慰的感觉。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见到黄兴的第一眼时，他就想到此人是将才，应劝他进日本陆军大学学军事，但不知为什么，当听到黄兴说出“千军万马”的话时，立时又感到不安。现在，听说黄兴要去学师范，他反而放心了。

三十二名两湖学生接见完后，梁鼎芬对张之洞说：“有两个武备学堂的学生，前几年也是由官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这次回国休假，明天也和两湖学生一道去上海。今天也参加了这个欢送会，他们想与香帅见见面，您看……”

“叫他们上来吧！”张之洞爽快地答应了。

梁鼎芬向台下招了一下手，立时有两个年轻的学生走上来。两人并排来到张之洞的面前，并足鞠躬，然后自报家门：“湖北武备学堂学生吴禄贞，湖北云梦人，现年二十二岁。”“湖北武备学堂学生蓝天蔚，湖北黄陂人，现年二十四岁。”

张之洞见二人笔挺地站在他面前，颇有点军人的英武之气，问道：“你们是哪年去的日本，在日本学的什么？”

吴禄贞指着蓝天蔚说：“他是大前年去的，我是前年去的，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

“不错。”张之洞点点头，又问：“日本话都会说了吗？生活上还习惯吗？”

蓝天蔚答：“日本话好学，有半年工夫就学会了。日本的生活与我们差不了太多，住两年也就习惯了。”

柴小荪在所著《梵天庐丛录》中《梁鼎芬》一节里对梁鼎芬多有好评，现抄录两节如下——

梁节庵鼎芬，博学多才，胸罗典籍，于《四库全书目录》，尤能背诵。任鄂臬时，每逢僚属谒见，辄询以曾读《四库全书目录》否，如有稍知大概，可以对答一二者，无不获优差而去。有孔某者，山东曲阜人，湖北候补知县也。家藏《四库全书目录》一部，读之烂熟。一日进谒，梁仍以前言问，孔某曰：“非唯阅之，且能诵之。”于是高声朗读，数典不忘其祖。梁拍案称赏曰：“汝真不愧为圣人后裔矣。”乃向上峰为之极力揄扬。不数日，即委署汉阳县缺。梁之爱才，亦人所不及也。

梁课吏，无一定时期，如僚属进谒时，虽二三人，亦可出一题以考试。一日，以司马光命题，使僚属各作一论。有捐班曹某，未曾阅过史鉴，以为司马光者，必为司马懿后裔，乃大书特书曰：“司马光者，汉司马懿之孙也。”梁阅之，大笑，遂书一绝于卷尾云：“张家帽戴李家头，汉、宋何时闹始休？毕竟此篇还可取，胜他一句一钩。”盖梁之作此诗，以与试者仅三人，此卷尚知用汉司马故事，其二则谚语费解矣。闻者以为笑谈。

“什么时候毕业？”

吴禄贞答：“他明年毕业，我要晚一年，毕业后想再进陆军大学读习两年。”

“学成后有什么打算？”

蓝天蔚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回国后为湖北新军服务。”

这个回答令张之洞十分满意。他走过去，拍着蓝天蔚的肩膀说：“好，本大帅等着你们回来。只要成绩好，报到那天，本大帅便委任你做标统！”

“是！”蓝天蔚、吴禄贞双脚跟一靠，向两湖新军的统帅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

一旁的梁鼎芬见两个武备生抢了两湖学生的风头，心里有点不是味道。突然间，他有了一个主意，对张之洞说：“明天的轮船十点起锚，九时准，我带他们来督署向香帅辞行。”

“好吧，我等着他们。”

欢送会结束后，梁鼎芬招呼三十二名留学生：“刚才武备学堂的两个学生说的话，你们听到了吗？回国后为湖北新军效力，张香帅立马便委任他们做标统。你们明天向张香帅辞行，也要表示回国后为两湖效力，让他把好缺留给你们。”

学生们大都表示愿意。

第二天上午九时，梁鼎芬带着三十二名学生来到总督衙门辕门口，正要进门，两个挎刀的卫兵将众人拦住。一人说：“制台大人一早传下话，此处乃衙门，不是书院，进谒者须衣冠整肃，磕头拜见。”

梁鼎芬对众学生说：“昨天是在两湖书院，大家可依书院的规矩，向张香帅行鞠躬礼。今天要依衙门规矩，向张香帅行磕头礼。”

不料，学生们却议论起来。原来，随着西学科目在两湖书院的设置，西方文明也传进了两湖书院。在湖北士人中，两湖书院可谓受西风影响最深的地方。学生们知道，在欧美各国，早就废除了跪拜磕头等礼节，他们大多对中国仍普遍实行这种有损尊严的礼仪心存反感。何况，他们并不是张之洞的僚属下级，凭什么要向他跪下磕头？于是大家都呆着不动。黄兴说：“我们干脆不辞行了，直接去汉阳门码头上船吧！”

众学生都赞成。梁鼎芬急了，忙拦住大家说：“我去和香帅说说，看能不能免去磕头这一项。”

梁鼎芬急忙走进衙门，来到签押房说：“香帅，学生们不习惯磕头，是不是请香帅免了？”

张之洞满脸不悦：“这是衙门的规矩，怎么能免？”

梁鼎芬说：“他们说，如果硬要磕头，他们干脆不辞行。”

“放肆！还没出国就这样无法无天了！”张之洞气道，“这话是谁说的？”

“黄兴。”

“哼！”张之洞大为恼火。“看来此生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梁鼎芬心里也焦急起来，后悔昨天不该多出“辞行”一节，招来了今天的麻烦。他弯下腰，低声下气地说：“香帅，这都怪卑职平日管教不严，使得这些学生无尊无卑，不懂规矩。但确实西洋各国现在都不行磕头礼，他们才敢这样放肆。眼看他们就要出国了，今后都会是国家的栋梁，香帅也犯不了为这点小事与他们闹僵，倒是在他们临行前再教诫教诫几句最是重要。卑职想，就让他们依原来书院的规矩，向香帅行鞠躬礼，借他们的口传扬香帅大度宽容、礼贤下士的美德，也是一件好事。”

张之洞猛然想起唐才常的事来。是的，有几句最要紧的话昨天在书院忘记讲了，今天必须补上。磕头或是鞠躬是次要的，这几句话倒非讲不可。

他板起面孔对梁鼎芬说：“就按你说的，让他们进来吧！”

一会儿，梁山长带着三十二名学生来到接客厅。待学生们在接客厅站好后，张之洞穿着全身官服，有意踱着方步款款走出。

“向制台大人鞠躬！”梁鼎芬扯着喉咙叫道。

众学生都向张之洞鞠了躬，抬起头看时，但见张之洞拉长着脸，两眼冷冰冰的。

“昨天在书院，有几句话鄙人忘记对各位说了。各位所去的东洋，西学西政固然先进，但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国家。为害中国的罪魁祸首，康有为、梁启超、孙文等人都麇集在那里。他们不仅结会办报，而且私购军火，与国内会党强盗联通一气，图谋暴乱，推翻朝廷。他们是一批十恶不赦的坏人。在你们即将起锚的时候，鄙人郑重

地对你们说一句：在东洋只能读书走正道，切不可误入康、梁、孙文的贼船。鄙人昨天说了，学了真本事回来，保证你们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若鬼迷心窍，与康、梁、孙文搅到一起，与朝廷作对，鄙人也绝不会因你们是湖广派出而法外施恩，到时别怪鄙人不仁不义了。各位快去码头上船吧，愿一帆风顺，好自为之。”

走出衙门的三十二名官费留学生，在昨日与今日的对比中，似乎发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湖广总督。

不久，国家又出了一桩大事，湘军最后一位元老，做了三十多年督抚的两江总督刘坤一病逝江宁，朝廷令张之洞兼署江督。张之洞本不想接受这道任命，因为他不愿离开正在整顿与发展中的湖北洋务事业。但他想起此次去江宁，可以为自己了却几段情事，遂答应暂时署理三个月，请朝廷在这期间物色一个合适的两江总督。

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中《整顿米粮私运》一节，谈到前后江督刘坤一、张之洞对待整顿米粮私运的不同态度。虽系一家之言，亦可广见闻，兹抄录于次——

米粮私运出洋，为江南一大漏卮。余官京朝时已有所闻。抵漕督任后，凡僚友至维扬来谒者，昌言不讳。奸商勾串官吏，通同作弊。由某人过手，由某口出洋。舢舨衔接，一季运出米石难以数计。而扬州守令阴主持之，以致不能穷诘。余派员驰往，密为侦察，获有实据。漕督有管辖淮扬地方之责，原可直接参办，第江督刘忠诚待我厚，谆谆以江北诸事相委托，知而不告，公义私交，均有未协，况此事应由彼主持，当即咨请查办。忠诚接阅后，登时震怒。以私运米石出洋为地方大害，扬州府县胆敢庇纵；江宁仅隔一水，院司道府盲然无知，致烦漕督来文询问，尚复成何事体，于面子上亦多未便。初拟命材官持大令至扬，将守令拿往于江宁，严行处治。嗣恐人心震骇，姑从宽先行撤任，即交运司程雨亭都转仪洛，归案审讯。霹雳一声，贪吏震慑。一府两县同时撤革，官方为之一肃。诎扬州府石守与鄂督张文襄系属至戚，文襄欲为缓颊，已来不及。但诿过于余，谓漕督多事。厥后忠诚仙逝，文襄继任。检阅案牍，历历有据，无从与该守开脱。复谓人曰：即令实有其事，唯系江督责任，与漕督何干？仍不免多事云。不图公忠体国之大臣，竟出此等论调，窃所不解，而忠诚之遗泽远矣。

在八国联军占据北京、两宫出逃的时候，刘坤一曾有推李鸿章主持国政的举动，此事向不为人知，《凌霄一士随笔》中《刘坤一密推李鸿章主国政》一节中记载——

庚子，联军入京之初，南中得京师已陷、两宫不知下落之讯，甚有谣传已遇害者，人心为之惶皇。江督刘坤一，乃发起推李鸿章以类似伯里玺天德之名义，主国政，俾暂维大局，应付外交。鄂督张之洞等赞成之。时李已奉诏还任直督，迭促赴京，以西后尚无觉悟，恐入都徒被牺牲，故勾留沪上，静观变化，为将来补救之地。迨刘以公推之说密告，李慨然

曰：“众既以此见推，吾亦知他人亦断不肯任此挨骂之事，苟利国家，吾不敢辞。日内如两宫仍无消息，当勉从众议。唯一俟探得两宫安讯，即日奉还大政，守我臣节。”会翌日即得两宫行至某处之报，此议遂寝。其事甚秘，当时知者甚罕。近闻人述其匡略，揆诸刘之能断大事，李之肯负责任，似非虚诬也。其后和议甫就绪，李以劳瘁死，饰终之典，过于曾国藩。京师建立专祠，尤为有清汉大臣之创格。论者或以为外人意本在和，辛丑之约，丧失国家权利甚巨，即微李，亦何能更酷于是。李固无功可言，然其时能与外人周旋坛坫者，舍李竟无其人。则李氏实非无关系者，若与李同事之奕劻，固仅尸其名耳。

四 为着一个婢女，盛宣怀丢掉轮电二局

再次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时常有一种淡淡的伤痛感。船过采石矶时，他想起六年前与时任皖南道的袁昶的欢快聚会。袁昶一向被他视为门生中最有识见的干才，且仕途顺遂，实可指望日后成为国家的梁柱。谁知恰恰是他的过人识见，招致杀身之祸。现在虽然已给他昭雪，并予以“文贞”的美谥，但到底是人去楼空，一切都晚了。从他个人来说，是冤里冤枉地丢掉了一条命；对于朝廷来说，五大臣之死，随同当年那场荒唐透顶的闹剧一道，留给史册和后人的，将是永远的耻笑和指摘。一股浓烈的悼念之情，聚集在他的胸臆间，不得不发而为诗，借以宣泄：

七国联兵径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

千秋人痛晁家令，能为君王策万全。

民言吴守治无双，士道文翁教此邦。

白叟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

鳧雁江湖老不材，百年世事不胜哀。

采石矶上青青树，曾见传杯射覆来。

江宁城内的鸡鸣山，是一处风光秀丽且承载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名山。那一年，杨锐匆匆游了一趟鸡鸣山后感叹：倘若在此山上建一座楼房，供游览者饮茶小憩，远眺山景，是一桩功德之事。张之洞记住了这句话。这次一到江宁，便拨款给鸡鸣寺，委托寺僧承办，限定在三个月内建好。寺僧为讨总督欢心，不到两个月，一座二层楼的屋宇便在山顶建立。落成之日，请总督题匾额。

张之洞一生题联题匾已不计其数，而对着鸡鸣山上的这座楼，他手中的笔久久不能提起。若说袁昶的被杀，让张之洞愤慨忧虑的话；杨锐的被杀，则令他伤痛哀绝！

对于杨锐，张之洞有着远非一般门生可比的师生情谊。将近三十年了，由学生而幕友而常驻京师的代办，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张之洞的周围再也找不出第二人。

杨锐得张之洞的器重，除开他的学问人品外，最主要的是在中国维新改革这件大事上，他和老师持完全相同的态度。

他主张变革，主张学习西方，主张引进西学西艺直至西政，是一位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激情洋溢的维新志士。

但他的维新主张是稳健的，他希望中国的改革是渐进的，是次第推行的，不赞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试图一夜之间改变中国面貌的激进行为。他也希望中国的改革是温和的，是在不过多伤害既得利益者的前提下达到国富民强的愿望。他更服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说法，认为这才是导中国于正途的唯一准则。他最大的愿望是中国每个督抚都能像张之洞这样脚踏实地地在本省举办新政，发展洋务实业，若中国每个省都像湖北省一样，办工厂，开矿山，建学堂，练新军，有个十年二十年，还怕中国不富强吗？

他的这些想法和张之洞非常吻合。可惜，他被当做“康党”杀了头，真是冤枉透顶。真正的康党至今逍遥海外，被冤枉的康党却已屈死多年，人世间是多么的不公！令张之洞心中更为痛苦的是，杨锐的千古奇冤，他却不能为之申诉，更不能为之公开辩白！明明含着一肚子苦水，却不能把这苦水吐出！袁昶虽也是冤死，却很快得到昭雪，亲朋好友可以名正言顺地祭奠他，他的子孙不会因此而受牵连。可怜忠心为国的杨叔峤，至今仍身负恶名。朝廷没有为他平反，人们便不敢公开悼念他，他的妻儿便不能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地做人。作为一个国家大臣，张之洞只能把对杨锐的这份情谊深埋在心底。得知杨锐的妻儿已安全回到四川绵竹老家后，张之洞曾打发大根悄悄地到绵竹，代他去看望，再送两千两银子，叮嘱他们切不可自暴自弃，天道神

明，总是会保佑忠良的。

尽管如此，这几年来，他每当想起往事，杨锐那张憨厚的娃娃脸便会浮现在他的眼前，令他有如利箭穿心般的痛苦，也为自己身居总督高位却不能援救一门生而难受。现在，他突然有了个想法：这个楼房本就是因杨锐的建议而修筑，何不就用此楼而纪念他呢？借题匾额来表达这种心愿吧！但这种表达又不能让人看出来，诸如什么“杨锐楼”“叔峤楼”之类的名字都不能用。煞费苦心想了很久，张之洞终于想起杨锐背诵杜甫的八哀诗来。八哀诗并非杜甫诗中最好的作品，且篇幅很长，但杨锐却喜欢诵读，且能一字不漏地全部背出。张之洞知道，这是杨锐在借古人之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老杜伤的是开元、天宝，杨锐伤的是当今。

“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杨锐那略带川音的抑扬顿挫之声又响在耳畔。“豁蒙”吧，皇上受康梁之蒙，太后受宵小之蒙，才会酿成戊戌年那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导致杨锐的含冤受害。也是因太后受载漪、刚毅及义和拳之蒙，才有庚子年那场本不应发生的惨祸，使得袁昶无缘无故地丢了头颅。其实，又何止太后、皇上要豁蒙，中国数万万百姓更需要豁蒙。几个头领登坛一吆喝，便有数十万人响应影从，相信神灵附体、刀枪不入，这还不蒙昧吗？有多少人终生不识一字，非但不懂西学洋务，连孔孟先圣的教导也不与闻，既不知富民强国，也不知修身养性，从生下到死去，浑浑噩噩、糊糊涂涂地过了一辈子。这些碌碌生灵，难道不更需要豁蒙吗？这“豁蒙”二字，既寄托了对杨锐的哀思，又表明了自己的期盼，真是太好不过了。

张之洞想到这里，挥笔写下了“豁蒙楼”三个遒劲的苏体。

鸡鸣寺为豁蒙楼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在一片鼓乐欢呼声中，人们发现，张之洞赫然站在楼上，神情分外激动。堂堂总督大人对这座并不高轩的豁蒙楼如此重视，让许多人纳闷不解。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豁蒙楼》一节里记载了豁蒙楼命名的由来——

张之洞当日本甲午之役，由鄂督移南江。某夜，风清月朗，便衣减从，与杨叔峤锐同游台城，憩于鸡鸣寺。月下置酒欢甚，纵谈经史百家，古今诗文，愔然忘归，天欲曙，始返督衙。置酒之地，即今日豁蒙楼基址也。杨锐，蜀人，之洞督学四川时，为最得意门生。辟两湖书院，以锐为史学分校，之洞关于学术文章，皆资取焉。此夕月下清谈，及杜集。“八哀诗”，锐能朗诵无遗；对于《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一篇，后四句“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反复吟诵，之洞大感动。盖是时举朝主战，刘岷庄、吴清卿统兵出榆关者，前后相接，溃败频闻，而宰相重臣，无狄仁杰诸君子者，忧来豁然，知时局之陆危也。

未几，戊戌政变，杨叔峤亦朝衣弃市，与康广仁等罪名并列。杨锐为张之洞嫡派，尤为伤惧，幸先著《劝学篇》得免。后之洞再督两江，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谓“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盖惜杨锐学问文章人品，可绍北海，悲其身世，与北海无以异，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人知豁蒙楼命名出于杜诗，不知感慨前事，斯楼为杨叔峤作也。濮伯欣先生于张为至戚，尽原委相告，当不谬。

下午，张之洞回到督署，刚刚坐定，巡捕便来报告：直隶总督袁世凯舟过江宁，希望会见香帅，现在下关客栈等候钧命。

官场惯例：官员过境，同品级的当地官员要尽地主之谊，有客气的则更是既迎又送，宴请之外再加馈赠。通常的督抚路过江宁，两江总督都会奉行这些礼节，何况直隶总督光临？直督乃天下疆吏之首，连总署对直督，也以平级相待，不用上下之间的称呼，以表示对第一疆吏的尊重。若是别的直督路过江宁，遇上的又是另外的一个江督，那必定是一派热闹非凡的官场迎送场面。但眼下是袁世凯过的张之洞的地盘，彼此之间的关系很是微妙。

在张之洞的眼里，四十岁刚出头的袁世凯，不过一后生小子罢了。在以鲁抚身份驱逐义和拳出山东之前，袁世凯从没引起过张之洞的重视。尽管那以前的袁世凯，在朝鲜武功卓著，回国后在小站练新建陆军广受称赞，乃至于破格简授侍郎衔。所有这些，在张之洞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平定朝鲜内乱，能与打败法国人的谅山大捷相比吗？至于新建陆军并没有经过战场上的考验，不能因为它操练时的步伐整齐、甲冑鲜明，就断定它是一支强大的军队。衡量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只能是战场上的胜与败。部署过越南战争，创办过自强军和新军的制台张之洞，并不因为别人的表扬而特别看重小站那支新建陆军。何况出身名门的袁世凯居然连个举人也未考中，足见是个不走正

路的纨绔子弟，充其量不过是个“不学有术”者而已。

真正使得张之洞对袁世凯刮目相看，是庚子年事变前，袁世凯对拳民本性的深刻洞察和所采取的强硬镇压措施，以及事变后参与东南互保的积极态度。这两桩事使得张之洞对袁世凯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这小子至少在“有术”二字上还可以加上两个字——有识。

然而，这种好感不久便被吴永的一番密谈给冲淡了。尽管张之洞绝不赞成谭嗣同等人围园挟后的荒唐做法，但对袁世凯的告密离间更为厌恶。他认为袁世凯此举是地地道道的小人行径。这是关系到一个大臣的人品操守的大事，史册上的奸佞，不就是指这等人吗？

出于对袁世凯品性的反感，张之洞不愿意与他往来，但袁如今是直隶总督，路过江宁请求见面，又怎么能不见他呢？再说，袁虽是顺道拜访，其实是有目的的。袁的目的，张之洞早已知晓。

原来，一个多月前，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以八十四岁高龄病逝于老家武进县。讣闻传来，张之洞派女婿陈念初代表他前去吊唁。盛宣怀告诉念初，朝廷拟由直隶接管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但两局商股董事们不同意，请香帅在这个关键时刻帮他的忙。念初问他怎么个帮法。盛宣怀说，袁夺轮电两局，是因为这两局获利甚丰，但他同时还兼汉阳铁厂督办，而铁厂亏空甚大。请香帅告诉袁世凯，他是将轮电的赢利来补铁厂的亏空，若北洋要轮电，则干脆连铁厂一道要去，否则的话，铁厂无法办下去。如此，袁有可能放弃夺轮电的想法。

陈念初回江宁后，将盛宣怀这番话如实禀告岳父。张之洞知道，盛宣怀所谓的商股董事们不愿意，实际上就是他不愿意，因为他是商股中控股人。对于盛宣怀，张之洞的看法是复杂的。

他本能地不喜欢这个人，这是因为，第一盛宣怀是个以追逐利益为人生目标的商人，深受儒学熏陶的张之洞对“唯利是图”有很深的成见。第二盛宣怀是李鸿章的人，是靠李鸿章而发迹的。当年的清流骨干一向对“浊流”李鸿章存很大的反感，即便他后来做了督抚，经办与李鸿章相同的事业，也不改对李鸿章个人的初衷。因为厌恶李鸿章，

于是也便不喜欢李鸿章看中的人。

但是，张之洞又不能不佩服盛宣怀的洋务才能，尤其是铁厂，让盛做督办的这几年间，铁厂的经营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铁厂生产出来的钢铁质量大为提高。其次，在江西萍乡找到了很好的煤矿。萍乡煤矿，品质既优，蕴藏量又大，可以满足铁厂的需要。萍乡煤的发掘，使得成本大为降低，钢铁的价格也就降下来了。质量提高，价格下降，遂使得销路迅速扩大，尤其是芦汉铁路的开工，全国钢铁的需求量很大，有时甚至供不应求。就这样，汉阳铁厂近两年来红红火火，往日的亏空正在弥补中，盛宣怀的大赢利就在眉睫了。

这事，让张之洞对盛宣怀不得不佩服！

盛宣怀是既不肯把轮船局和电报局交出来，也不愿意把铁厂交出来的。他是借铁厂恐吓不懂内情的袁世凯，希望懂内情的张之洞不要说出铁厂的真相。这一点，张之洞看得很清楚。

张之洞自然不愿意轮电两局落在北洋衙门的手里。因为这几年盛宣怀的确从轮电两局中腾出大量资金投入铁厂，如果落入北洋的手，则断了这道活水。袁世凯年轻而雄心勃勃，一旦让他得到了轮电两局，更是如虎添翼，眼里不会再有别人的位置。让一个不通文墨的暴发户平白捡下这大的便宜，张之洞实在不愿意。经过这样一番利益权衡后，张之洞决定帮盛宣怀一把。

前些天，他收到盛宣怀的信，说袁世凯借给母亲营墓的机会请假南下河南项城，绕道长江回天津。其目的：一是实地看看湖北的洋务，二是在江宁见张之洞，三是在上海见盛宣怀。

见不见袁世凯，张之洞这两天在心里犹豫着：不见他，让这位新贵碰个软钉子，杀杀他的骄盛之气，这可为日后与他谈正事增加几分威慑力；见见他，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与他当面谈盛宣怀所托办的事，遏制一下他的张狂之心？

袁世凯并没有像别的督抚一样，沿途下滚单，明示地方官接待

他，而是悄悄地来到江宁。这倒令张之洞生出几分好感来，也促使他立时打定了主意。他吩咐何巡捕持他的名刺，带二十名衙役、五十名兵丁，抬一顶绿呢空轿，前下去关客栈接袁制台。

袁世凯这次下江南，其实是他庞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袁世凯二十五岁随同吴长庆出兵朝鲜，只用了短短十六年工夫，便从一个流落江湖的落魄汉爬上疆吏之首的高位。异乎寻常的顺遂和成功，给了袁世凯巨大的自信力，也刺激了他更大的野心。他决心在直隶轰轰烈烈气势磅礴地大办新政——开厂矿，练新军，办学堂，以出色的政绩为今后攀登更高的地位、攫取更大的权力奠下基础。他要更积极更主动地笼络朝中权贵，依靠他们的力量，为更辉煌的仕途扫除障碍铺平道路。所有这一切的成功，最重要的保证是银子。李鸿章利用截旷、扣建结余下来的八百万两军饷，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但要实现宏伟的规划，这笔银子仍是不够的。如何广辟财路，成了袁世凯治直的第一件大事。他的心腹藩司杨士骧自然也在为此而思虑。这一天，杨士骧兴冲冲地对袁世凯说：“慰帅，有一个人愿意送财神菩萨来，您接不接？”

“财神菩萨来，怎么不接？”袁世凯拍着杨士骧的肩膀说，“莲府，坐下来慢慢细说。”

“我的二弟士琦一向三教九流的朋友很多。昨天他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原是盛宣怀的红人，近来两人闹翻了。”

“盛宣怀的红人？此人叫什么名字？”袁世凯禁不住插话。

“此人名叫朱宝奎。他是盛的同乡江苏常州人。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便被盛所网罗。朱宝奎西学好，又极精明会办事，大得盛的信任。先在轮船局做事，后又在电报局做事，从中获得暴利。朱又花钱捐了一个候补道，盛于是委派他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盛做了铁路公司督办大臣后，又委任朱为材料处长。十多年来，朱宝奎不仅积下巨资，且对盛宣怀办洋务敛财的内幕非常清楚。这次的闹翻，缘于一个女人。”

女人？平生最好女色已拥有一妻七妾的袁世凯，听了这两个字立时精神倍增。

“是的，一个婢女。”说这种艳事，杨士骧也是兴趣极浓的。“盛宣怀身边有一个很标致的婢女，朱宝奎看中了。他请盛宣怀将这个婢女送给他做小妾，他愿出十万银元为这个婢女赎身。朱宝奎满以为自己为盛宣怀出了很多力，又愿出这等高价，盛一定会同意。不料，盛听后怒火中烧，大骂道：朱宝奎，你这个狗日的，贪得无厌，居然打起我的主意来了，莫说十万，就是百万我也不会让出。朱宝奎老羞成怒，决计离开盛另觅出路。”

袁世凯说：“盛宣怀是个明白人，他怎么会为一个丫环而得罪这等重要的小伙伴呢？”

“我也这么想过。据士琦猜测，这个婢女可能早已是盛宣怀的人了。盛宣怀是个老色鬼，身边有个这样的美人，他会放过吗？”

“对对，很可能是个通房大丫环。”袁世凯连连点头，“朱宝奎被美色

冲昏了头，没有想到这一点，活该挨骂！”

杨士骧说：“士琦对我说，若慰帅趁此机会将朱宝奎挖过来，可以为直隶带来一笔大财富。”

“这话怎讲？”

辜鸿铭曾当面讥讽盛宣怀敛财，事见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理财》及《王顾左右而言他》两节——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欲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于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货，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

见索。谓余曰：‘《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对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盛宣怀经营的轮、电二局本是北洋的产业。这些年轮、电二局赚了数千万两银子，由于李中堂放手不管，这些银子全都进了盛的腰包。假若把轮、电二局收回北洋，那北洋一年岂不多几百万银子的收益？”

袁世凯说：“据说轮、电二局是官督商办，现在是商人集股在经营，直隶要完全收回来，在道理上有障碍，盛宣怀会死死地抓住不放。”

“所以朱宝奎这一来，便是天助慰帅。”杨士骧说，“轮、电二局里面一定黑幕不少，别人不清楚，就说到点子上。朱宝奎知内情，到时他可以揭发盛宣怀在这中间玩的手脚，直隶便可借此接过来官办，谅他盛宣怀到时不敢跟慰帅硬挺下去。”

“好主意！”袁世凯拍了拍茶几。“你告诉你二弟，就说直隶欢迎朱宝奎来，问他要什么价？”

杨士骧说：“慰帅可以给他一个什么价码？”

袁世凯想了一下说：“先让他做直隶洋务局总办。若忠心替我办事的话，三五年之间，我保荐他做个侍郎。他现在在哪？”

“听说住在京师。”

“你叫令弟去说吧！”

朱宝奎接受了袁世凯的价码，并将他所知道的轮、电二局的内幕都告诉了袁世凯。

正在这时，盛宣怀的父亲去世。朱宝奎抓住这个机会，向袁世凯建议，赶紧上一道折子，说盛丁忧，轮、电二局无人管理，宜由直隶收回，请朝廷允准。这是个好主意，袁因此而不得罪盛，朱也免去卖

主的讥责。

不出所料，盛宣怀果然以轮、电二局系商股集资为由拒绝交出。

无奈之际，袁世凯只得拿出第二套方案，即以为去年去世的母亲修墓作借口，亲自去上海面见盛宣怀。至于他的底牌，便是朱宝奎的揭发材料。

离开保定前几天，袁世凯给盛宣怀拍去了一个电报。第二天便收到回电：直隶若硬要收回轮、电二局，请连汉阳铁厂一并收去，因为无轮、电二局赢利为补贴，汉阳铁厂则无法办下去。

因为这个缘故，袁世凯决定顺路察看设在武昌的洋务局厂，路过江宁时拜访张之洞，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目的：联络联络当今这位天下真正的第一总督。

袁世凯不愧为一代枭雄。他除雄心勃勃、精力过人外，且洞悉人情世故，精于官场上的做工。他深知张之洞今日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决定不惜以门生和晚辈的身份去巴结依附。他在武昌停留三天，由署理湖督端方陪同，细细地参观了铁厂、枪炮厂和布、麻、纱、丝四局。他本是一个极爱铺张排场的人，却有意减杀仪仗，降低规格，轻车简从不露声色地来到江宁城。张之洞派出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来接他，他心里甚是高兴。

关于张之洞、袁世凯之间的关系，《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杂忆袁世凯》一节也曾谈及——

项城与南皮身皆姓，项城亦微明即起治事，晚八九时睡，食量宏而脍精。预见项城于颐年堂时，为民国三年甲寅，面通红，短须纯白矣。项城书字古劲有姿媚，而笔多反而趯上。于当世大政细事，靡不究心，每谈要案，莫不洞其首尾，间稍有惑疑，辄自起检案替某层，则某案本未具焉。其强记精力有过人者，不唯储之夙也。南皮晚颇颓唐，视项城体质亦似稍逊。项城歿时年五十六，南皮歿时年七十三，上溯壬癸两次会晤时，袁年才四十一二，张已六十六七，袁之囊鞬周旋，张之洞倦不能支，皆年齿为之，试一按其岁时，则愈信吾前说之必不谬也。相传项城将称帝时，瞿文慎(鸿礼)方在沪，有某君告瞿：“袁必反，其书笔笔皆反也。”文慎追思，叹为信然。瞿亦最轻袁，五大臣出洋后，有朗润园官制会议，瞿方为外部，袁以北洋大臣来京预议。各部尚书，袁谓宜改大臣，两人于席每抗辩，卒用袁言。及议决案上奏，瞿在军机处，辄又改之，袁亦无如之何也。前所言丁未后，张袁同在枢府，一时

比之廉、蔺，此亦善颂之词耳。张、袁何足比廉、蔺？——张甚似王导，袁则似桓温也。又世传袁世凯家书，言朗润园议官制时，载沣欲枪击世凯。予殊疑之，载沣庸讷，岂能持枪拼命者邪？

轿队离两江总督衙门外的木栅辕门还有百把丈远的时候，袁世凯便吩咐停轿。他走出轿门，步行通过辕门，然后在大门口肃立，请何巡捕将他的名刺呈送给张之洞。袁世凯此举，用的是晚辈见长辈、门生拜老师的礼节，全不像是直督与江督之间的平等会见。

一会儿，何巡捕恭请袁世凯进去。袁世凯带着一名贴身侍卫，跟在何巡捕的身后，穿过逶迤迤迤的回廊小径，来到西花园旁边的花厅。张之洞穿着一身松软的丝棉长袍，坐在一把粗大的旧藤椅上看报，见袁世凯快要走近了，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地打着招呼：“慰帅，你来了！”

袁世凯走到张之洞面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给香帅请安！”稍停片刻，又补充一句：“世凯是晚辈，请香帅千万不要以慰帅相称，叫一声慰庭，我已受宠了。”

张之洞哈哈一笑说：“好，难得你这般谦抑，我就叫你慰庭吧！”

说着，伸出一只手，指了指对面一把高背靠椅：“坐吧，今天阳光格外好，我请你到西花园会面，顺便让你瞧瞧洪天王的石舫与李文忠的九曲桥。”

洪秀全建天王府时，特为在西花园的湖中雕刻一座大型的石舫。后来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修复被火焚烧的天王府，又在湖中架起一座弯弯曲曲的石桥。于是，石舫和石桥便成了江督衙门里的景点。但称洪秀全为洪天王，又将他与李鸿章的谥号并列称呼，袁世凯觉得有点怪怪的。心想：人言此老与众不同，果然有点标新立异的味道。遂笑道：“久闻江督衙门里西花园的大名，果然景致好。”

张之洞见袁世凯穿的衣服不多，便问：“江宁地面冬天冷，你穿的衣服够吗？”

袁世凯说：“晚生在朝鲜十年，那里冬天滴水成冰，已习惯寒冷了。江宁虽冷，比起汉城来要暖和得多。这些衣服足够对付。”

张之洞望着眼前这位个头虽矮却壮实英挺的直隶总督，不觉叹道：“到底是年轻，老夫怕冷，若是阴雨天，都不敢出门。”

说话间，衙役早已端上香茶果点。

袁世凯笑着对张之洞说：“光绪三年，先伯父病逝，朝廷饰终甚隆。御赐祭文和御制碑文均出自香帅手笔。二十多年来，我袁家一直拿这两篇文章作为范文命子弟诵读，不唯铭记皇恩，也让子弟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好文章。晚生也从中得益甚多。如‘风凄大树，留江淮草木之威名；月照丰碑，还河岳英灵之间气’这样的句子，真是字字珠玑，句句警策。”

袁世凯虽是在恭维张之洞，但说的是事实。光绪三年，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在陈州放粮时染时疫而歿。张之洞那时正在翰林院做编修，奉旨为袁保恒草拟御赐祭文和碑文。文章是做得不错，他自己也引为得意。袁世凯提起这段往事作为初次见面的开场白，应该是极为聪明的一着。但张之洞有意不买账，淡淡一笑，说：“那是老夫的奉命之作，不必太看重。”

袁世凯心里一冷，但立刻便又恢复笑容，说：“在香帅您是小事一桩，在袁府可是特大之事。因为此，晚生从小便崇仰香帅。这次有幸能在江宁城拜见，实慰平生素志。晚生特备一份薄礼，敬献香帅，以表心意，还望香帅笑纳。”

袁世凯侧过脸去，对站立在一旁的侍卫说：“把献给香帅的礼物拿出来。”

侍卫答应了一声，从随身带的长布袋中取出一个长约两尺的木匣，双手捧着。

袁世凯亲自打开木匣。张之洞看时，原来木匣里平放着一把手剑，剑鞘上镶满一排光亮耀眼的各色珠宝。

袁世凯说：“这是一把德国打造的元帅剑。香帅身兼两湖两江制军，手创自强军和新军两支军队，这把元帅剑佩戴在香帅身上，最是适宜。”

袁世凯是一个请客送礼、拉帮结派的高手，最善于送礼，也舍得在这件事上花力气花钱财。为给张之洞送礼，他和他的幕僚们反反复复地商议了好久。他们知道，张之洞是个不受苞苴的清廉人，送银票送珠宝，他定然不会接受。张之洞平生雅爱古董。有些幕僚建议，送他一个商周鼎爵或是汉唐陶雕。但有人说，张之洞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我们又缺乏此中学问，万一送了个假古董，遭他取笑，反而不好。最后还是袁世凯自己作了决定，将他那把在德国打造的元帅剑送去。因为一则此物贵重，张身为制军，礼物和身份相吻合。二则张是文人，缺的是武威。常言说，缺什么盼什么，张以文人典兵盼的正是肃杀之气，这把元帅剑能让他满足这种企盼。众幕僚都佩服袁世凯的过人之见。

袁世凯亲手捧上木匣，对张之洞说：“请香帅笑纳，给晚生一点面子。”

张之洞眯起老花眼，仔细地盯看这把光彩四射的宝剑。这把剑的确引发了他的兴趣。尽管张之洞不收受礼物，但一年到头，总有不少人为了自己的目的，挖空心思地向他敬呈各种礼物。不过，从没有谁送他兵器一类的礼物，大家都当他是一个文人，没有人懂得他借武补文的心理需求，袁世凯是唯一懂得这种心态的人。

如果没有对袁世凯的成见，如果没有“给点颜色看看”的准备在先，张之洞很可能会欣然接受的，但现在他要拒绝。

“慰庭，你这是什么意思？”张之洞拉下他的长脸。“老夫虽是制军，却是一介儒士，并不会使枪弄剑。倘若有人要谋杀老夫，老夫即使握着你这把剑，也保护不了自己。若是要靠佩着这把剑来增加统帅的威严，那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布袍葛帽的王阳明，从不执刀佩剑，他们号令三军的威严，又从何而来？你不要再提‘笑纳’‘面子’一类的话，快把它收起来吧！”

毫无商量余地的拒绝，满脸秋霜似的冷淡，换在任何一个督抚的身上，一时都难以摆脱尴尬的困境，然而袁世凯只在一瞬间的难堪之后，立时心绪坦然，依然脸挂微笑。

他轻轻地把木匣盖上，再递给侍卫收起，然后重新坐好，从容说道：“香帅这番话给晚生很大的启示，晚生读书少也不求甚解，只知刀枪剑戟可增将帅的威严。今日听香帅这番话，方知古人说的不怒自威、不武自强的道理。看来，古之诸葛亮、王阳明，今之香帅才是真正领兵的大帅，像晚生这样只看重刀枪武功的，已落入第二流了。”

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心里十分受用，他捋起长须笑道：“你这话算是悟道之言，看来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老子说大方无隅，大象无形，《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大者上者，总是无形的，无形的方为道；小者下者，有形可求，却只是器而已！慰庭呀，你平日做事多，读书少，不懂学问的精奥。不过你还年轻，今后做事之余，还要多读点书才是。”

袁世凯一副诚恳的模样：“香帅指教的极是。晚生少年不好读书，只乐于骑马射箭，以为读书无用，打天下靠的是武力，治天下靠的是峻法。后来做了巡抚，方知治天下乃是绝大的学问，才觉得肚子里的书读少了。我是真心实意想拜香帅为师，今后能得到您的多方指教。”

张之洞心想：都说袁世凯不通文墨，只知诈术，看来并非如此。他也知道学问的重要，知道自己读书少，这就是聪明了。常言说知耻近乎勇。孺子可教！张之洞心中对袁世凯的反感顿时减了几分。

“你要拜老夫为师，这心意当然好，但大可不必。”张之洞缓缓地说，“你现在身居天下第一督抚的位置，可以广延天下第一流英才，只要你不拘一格揽人才，自然良师佳友滚滚而来，强过拜老夫一人为师多多欵！”说罢捋须哈哈大笑。

张之洞公然以师自居的态度，若摆在别的督抚面前，也会令人难以接受，但袁世凯听了心里却很高兴，又感觉到张之洞这一“哈哈大

笑”把彼此间的气氛弄得活络了，于是也笑了起来说：“若真有天下第一流英才愿来直隶衙门，我会学筑黄金台拜郭隗的燕昭王，推心置腹，以师相待。”

“好。”张之洞脱口而出，“有你袁慰庭这个气度，自然会有今日郭隗去投靠的。”

袁世凯觉得因送剑而引起的不谐气氛已消除得差不多，是转入正题的时候了。



有袁世凯像的民国明信片

“香帅，这次我在武昌和汉阳看了您所创办的好几处洋务局厂，

一个个规模阔大，气象宏伟。您为了大清的富民强国，十多年来踏踏实实地做大事，辛辛苦苦地办新政，如今是业绩彪炳、硕果累累，不仅为湖北造福祉，也开天下之风气。晚生在武汉三日，受益之多，终生难忘。原先只是耳闻，这次是目睹。对香帅，晚生实在五体投地了！”

说袁世凯对张之洞办新政佩服，也不全是虚假的。戊戌年，建议调张之洞入京主持新政大计，态度最积极的便是袁世凯。这些年湖北的洋务局厂已成了张之洞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已和它们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他本是个性情中人，情绪化很浓烈，谁要是在他面前敢于诋毁他办的这些洋务局厂，他很有可能立刻将他视为敌人，反之，本来心有嫌恶，却可以瞬间化为朋友。

“慰庭，不是老夫自夸，办洋务，老夫虽不是首创之人，却是一个有大格局、远眼光的人。你看汉阳铁厂，是全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这话不是老夫说的，这话是洋人说的。布、纱、麻、丝四局，直接为民造福。过去曾左沈等人办洋务，眼睛都盯在军事上。军事当然重要，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为重要，洋务局厂要办到让老百姓都感到得利获益，这洋务才算真正办成功了。”

这话说得好。袁世凯点了点头，但他此刻不是来领教办洋务局厂的，他是冲着盛宣怀手中的轮、电二局来的。盛宣怀提出要收轮、电二局就非得把铁厂同收不可的条件。他看铁厂，拜会张之洞，就是来摸这个底的。

“汉阳铁厂，真是个气概非凡。晚生在那里足足看了一天。见那里钢花飞溅，产品山积，通往长江码头的路上，搬运钢材者车水马龙。在直隶时听人说，汉阳铁厂是名声在外，其实生产萧条，亏空严重，实地一看，才知道那是造谣……”

“说这话，不止是造谣，简直是造孽！”张之洞迫不及待地打断袁世凯的话。“正在兴建中的芦汉铁路上铺的钢轨，全是用的汉阳铁厂的产品，仅这一项，每年便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银子。现在，汉阳铁厂的钢材已远销南洋，甚至进入了欧洲市场，前景好得很。骂铁厂的

人，不仅有眼无珠，而且无心肝！”

儒雅的江督这两句骂人的话，虽然粗陋，但他急切展示自己业绩的表白中，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汉阳铁厂不是鸡肋，而是肥肉。

“香帅，不怕您恼火，有人说，汉阳铁厂是靠盛杏荪的轮、电两局护持的，没有轮、电两局，铁厂早垮了。”袁世凯又适时抛出一颗探深浅的石子。

“胡说八道！”张之洞的火气一下子就被撩起来了，他突然怀疑这话很可能是盛宣怀说的，是盛宣怀在打击他而抬高自己！“没有盛杏荪的轮、电二局，老夫就不能办好铁厂了？岂有此理！慰庭，我跟你讲句实话，铁厂如今是比以前兴旺了，兴旺的原因不是盛杏荪从轮、电二局拿出了二百万两银子，而是因为芦汉铁路的动工。老夫已做好准备向香港银行借二百万洋款，有了这笔洋款，铁厂一样地可达到今日的兴旺。盛杏荪找了老夫，自愿拿出二百万两银子，与老夫合作办铁厂。盛杏荪是捡了大便宜。芦汉铁路建好后，还要建粤汉铁路，粤汉铁路建好后，老夫早就想到的川汉铁路也可动工了。汉阳铁厂，光生产国内的铁轨，就至少可以高枕无忧二十年……”

张之洞被一股好胜之心所激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说到这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方才的话已出了轨。一则明明是盛宣怀为自己解了难，反而说成是自己帮了盛宣怀。二是明明答应盛宣怀要在铁厂一事上帮他说好话，现在反而将铁厂的前途虚夸得这样美好，更吊起袁世凯的胃口，给盛宣怀帮了倒忙。张之洞为自己的失言而不安，现在唯一的补救是不再讲话了。他闭起两眼，斜靠在藤椅上，一会儿工夫，便轻轻地打起鼾来。袁世凯见此情景颇为奇怪，刚才还神采飞扬，怎么转眼间便老颓如此？

侍立一旁的何巡捕也从未见过这种现象。他急中生智，对袁世凯说：“香帅近来身体一向不太好，昨夜为修改一份折子，又忙到三更天，想必是累了。卑职陪袁大人在西花园里走一走，过会儿他醒来后再接着谈。”

袁世凯会见张之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又亲眼见到这位外间传闻得不可一世的张香帅，其实已经是一个衰朽老翁，不可能成为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竞技场上的对手。袁世凯已没有必要再跟他谈什么了，便站起来，轻轻地对何巡捕说：“香帅困了，不要惊动他，让他好好睡一觉。我明天还要赶到上海，就先告辞了。”

说罢，蹑手蹑脚地走出西花厅。

张之洞干脆装到底，也并不叫住他。晚上，何巡捕持了一封张之洞道歉的亲笔函前来看望袁世凯。袁世凯看后淡淡一笑，置之一旁。

第二天，袁世凯来到上海，满脸哀戚地在盛康的遗像前三鞠躬后，便胸有成竹地和盛宣怀谈起轮、电二局的管理来。

袁世凯做出极大的诚意和真心关怀的姿态对盛宣怀说，许多人都打轮、电二局的主意，若让他们得手，今后便难收回。若让北洋衙门来管理，一则此二局既为北洋所发端，现交北洋管，名正言顺；二则你为北洋旧人，眼下只是因守制暂不过问而已，三年后复出仍可继续督办北洋的洋务局厂。盛宣怀对此早有预料，便大谈轮、电二局每年需要拨巨款维持汉阳铁厂的经营，若北洋收回轮、电二局，则请连汉阳铁厂一道拿去。不料袁世凯已知底细，未作丝毫犹豫便一口答应。这下反而弄得盛宣怀非常被动。

盛宣怀本是个机智过人的人，稍稍一愣便有了主意。他说，不管轮、电二局也好，汉阳铁厂也好，实行的都是董事会制，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召开董事会，由董事会作决定。盛宣怀推出董事会来，一为拖延，二来借此作转圜。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朱宝奎叛盛归袁》——

常州朱宝奎，游学西洋归，夤缘入盛宣怀门。宣怀以乡谊，处以铁路局小差。人颇机警，渐被亲任，不数年，由同知捐升道员，遂充上海电报局总办，凡各局弊窦，无不知之。窥宣怀有婢绝美，求为簪室，宣怀不许，由是离交。私发路局积弊，并抄录累年洋商交涉案，叛归袁世凯。世凯久涎铁路、招商、电报三局之利，而不详其底蕴，至是得所借手，遂参宣怀，尽撤其差，以铁路局交唐绍仪，招商局交杨士琦，电报局交吴重熹，而保奎为邮传部侍郎。

袁世凯在心里冷笑一声，嘴里淡淡地说了一句：朱宝奎现正在直隶做洋务局总办，要不要他回来和你商谈董事会的开会日期。盛宣怀听了这句话全身都凉了。他知道袁世凯已掌握了他的内幕，再不交出，结局会更惨，遂咬紧牙关，忍痛将轮、电二局暂时让给直隶，今后再寻机报仇。

盛宣怀写信给张之洞，请张之洞务必为他保住铁厂。张之洞当然不愿意袁世凯染指他的地盘，便函告袁世凯，铁厂是湖广的洋务，与北洋无关。袁世凯本不要铁厂，回函说铁厂只能由香帅经营，北洋无权也无能管理。盛宣怀终于保住了这块肥肉。

袁世凯与盛宣怀的交手，以袁的全胜而告终。但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到了六年后袁世凯罢官回籍，盛宣怀借机卷土重来，将轮、电二局夺了回去，他又胜利了。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张之洞与袁世凯之间的相处较为复杂，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张南皮怠慢袁世凯》一节对此有较详细的述说——

光绪壬寅，项城丁内艰，给假回彰德，假满，不北行而南下汉口，取道南京、上海，遵海返天津，此殆项城最后之经过宁沪也。袁之南行，意义甚富，尤以南皮方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纤道结欢为首务。按：壬寅是光绪二十八年。今考徐又铮与马通伯论南皮书云：

自合肥李公逝后，柱国世臣，资望无逾公，干略无逾项城。公于项城，爵、齿、德俱尊，而辈行又先，项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时公果涵以道气，驭以情真，两美合，共忧国是，项城不愤亲贵之龄，尽其材画，戮力中朝，公虽前卒，而武昌之变至今不作可也。诂公与相遇，殊形落寞，项城执礼愈恭，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壬寅之春，公过保定，项城时权直隶总督，请阅兵，既罢，张宴节府，树铮躬侍陪席，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饬仪肃对，万态竦约，满坐屏息，无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若寤，呼吸之际，似盡盡然隐駒动矣。盖公去后数月，项城每与僚佐忆之，犹为耿耿也。

又铮所言，出于目睹，自是事实，而书中之壬寅，则必出误记，或笔误。壬寅是项城访南皮于江南，其明年癸卯夏，南皮始入觐，遵京汉铁路，过保定，下车公宴。其时记在五月或六月，予时居宣南与畏庐先生连巷，不久吴翊庭师(曾祺)来京下榻予家，应考经济特科，亡何南皮奉命为经济特科阅卷大臣，是其时也。袁、张壬寅南京一谈，世传张假寐，袁拂袖先行。去年徐凌霄弟兄考此事，引及癸卯之《新民丛报》，及李宝嘉之《南亭笔记》，谓事容或有之，又疑《南亭笔记》近于小说家装点。不知此为实事，近与石师、董卿谈此事颇未甚详。袁当时先至汉口，端午桥督鄂，袁藐之，晤郑苏戡，极口赞南皮在湖北规画之弘大，因言：“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南亭笔记》谓，袁袭魏武帝“使君与操”之言，此语意诚有之，而非对南皮所谈也。南京之行，袁意在结张欢，故谈宴绝洽，宴

后，屏退从者，密谈二小时许，而南皮忽隐入寐，袁悄然竟出，属仆从勿惊动张大帅。清制，总督出入辕门皆鸣炮，袁以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莅两江，督轅于其行自如仪送之。南皮闻炮，惊寤，急追至下关，相见各致歉忱，申约后期而别。《南亭笔记》所谓袁在柁楼拱手称再会，与《新民丛报》所云张复邀袁下船再宴，尽欢而别者，盖两失之。至南皮之何以入睡，与翌年保定公宴又铮所睹之若寐若寤者，世人泰半疑南皮僵蹇作态，又铮书中谓项城之耿耿，亦必是事实。顾南皮果何所取义，而以倨傲鲜腆之老态凌折同僚乎？又铮致通伯书中所谓：“一色息之细，不能稍自节束，以笼络雄奇权重

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无可畏可爱可敬之人，生与并世，渐滋其骄谄之萌，致力于拒纳之术，以遗后世忧。当日衮衮诸公，何人足以语此？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而《春秋》责备之义，所不容不独严于公也。”此说殊正，以南皮之谄练，岂见不及此乎？心亦窃疑之。其后屡闻诸老言，南皮不嫌于项城，宾筵吟集，偶一吐露则有之，故慢以取嫌，则必不至此。丁未以后，张、袁同入军机，则张极心折袁，一时号为廉、蔺，惜张虽盛推袁，而项城已勘透南皮本领，非如壬寅间之诚意相结矣。此中影响，殆如又铮所言，而仍无以解于客座假寐也。最后，石遗先生始为述其故，盖南皮实以一日作两日者，每日加卯即兴，午饭毕，不加未即寝，弛衣酣睡，入夜复起，终年如是。由是推之，南京、保定两宴，皆必在午未之交，南皮晨起周旋，至是时桎于习惯，颓不能兴矣，斯盖生理之关系，而非心焉轻之之心理关系也。聆此，印以诸说，悉相贯通，特笔记之，以补近人考据所不及，而使人知起居无恒者，其病足以及于政局也。

马叙伦在所著《石屋余渚》中说盛宣怀后来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是靠贿赂庆王奕劻而得来的(见该书《盛宣怀以贿得邮尚》一节)。现抄录于此，借以窥晚清“政以贿成”之一斑——

盛杏荪宣怀之得邮传部尚书也，纳赂银三十万两。初，邮尚缺，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开单将请简，凡列资格可被命者数人，杏荪预焉。庆邸示意于众，此缺当鬻三十万。杏荪即令人请，庆邸则曰：“他人即三十万可，杏荪非倍之不行。”杏荪愤，且恃己资格最老，亦或无奈我。及命下，竟以畀故邮部司官沈云沛，而杏荪以侍郎处其下，云沛复时时扼之，益大愤，必欲去云沛而代之。复通庆邸，庆邸知杏荪之不可终屈，仍许以三十万畀之。然须现金，不纳他物。杏荪仓卒不可得，乃在天津以一夜力取汉冶萍公司空股券，杂填姓名，专舟运至上海，拟质于某外商。中途汽舟水锅忽裂，逾十日方抵沪，而杏荪事几覆败。此余闻之方杏荪运券至沪之朱某。

五 秦淮河畔，两江总督与卖菜翁畅谈六朝烟水气

转眼三个月期限已到，并未见有回湖督本任的谕旨下达。眼见从武昌带来的银钱所剩无几，在江宁主管家政的环儿心里着急。朝廷给官员的薪俸极低，一个一品大员的年薪也不够一百八十两，靠正薪是根本不能过日子的，真正度日的银子是养廉费。一品官员的年养廉费为一万两。有了这笔钱，日常的开销足可以打发，但也不能过得奢华。其实，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都用度奢华，他们的银子从哪里来？

显然不是靠朝廷所发的正常薪俸，而是另有渠道。除贪污受贿外，其渠道主要来自各种可由地方自行控制的收费，如火耗、折色等，各级官府从这里抽出一部分来分肥。管军队的衙门则可以从军饷中打主意，如截旷、扣建等。官场都这样，便见怪不怪，只要不贪污受贿，就是清官了。

湖广总督的经费也有这条来路，但张之洞用这笔钱来广招募僚。湖督衙门的幕僚最盛时曾高达八十余人，供应这个庞大的幕府需要一笔很大的经费，张之洞有时不得不从自己的养廉费中支出。除此之外，他还要常年接济两个哥哥留下的遗孤。因此，张府的银钱一向并不宽裕。养廉费通常都要到次年的正月才发放，年关一天天地近了，无论江宁寓所还是武昌家中都存银不多。这天夜里，环儿对丈夫说：“还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银钱不够怎么办？”

张之洞问：“还有多少银子？”

环儿答：“所有散碎加在一起，还不到一百两。”

张之洞紧锁着两道眉毛，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办法来。

环儿冷笑道：“你为办洋务，可以设法筹集几百万两银子，为家里筹集几百两银子，你都想不出个办法来。你这个一家之主怎么当的！”

与佩玉不同，环儿仗着年轻漂亮，时常在张之洞面前说点不客气的话，

张之洞喜欢这个小妾，也并不生气。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这还不简单。”环儿不屑地说，“你是堂堂的江督，不问江宁衙门要钱，已经是很清廉了，难道不可以向江宁藩司借点钱？”

“向江宁藩司借钱？”张之洞睁大了眼睛，“这个口怎么开？”

辜鸿铭说张之洞署江督时，为节省经费，曾令幕僚自备伙食。此话见于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的《半部论语》一节——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做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折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间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废俱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至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子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借钱怎么不好开口，有借有还嘛，过年后开了养廉费再还给他们不就行了？”环儿说话一向伶牙俐齿。“你做总督的不好开口，我叫大根去借好了。”

“不能这样！”张之洞断然否定这个办法。“你不知道，两江有多少人想打我张某人的主意，只是找不到借口罢了。你若向江宁藩司借钱，他们立马就会知道张某人缺钱用，主动送钱上门的人就会踏破门槛，到那时你怎么办？传出去也不好听。”

环儿反问：“那你说怎么办呢？年总得过呀！”

张之洞说：“你别着急，让我来想办法。”

张之洞躺在床上想了很久，终于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清早，他问环儿：“你说说，过个年需要多少银子？”

环儿想了想，说：“紧打紧算，至少要八百两。”

张之洞说：“到典当铺去当八百两如何？”

环儿笑道：“我们到江宁来是做客，本来就没带多少东西。你看看，家里摆的用的就这些，能当得八百两银子吗？”

张之洞说：“这你不管，你给我找出四只空木箱来。”

从武昌带来的木箱子有六口，现在大部分都是空的。环儿稍作调整后，便腾出了四口空空的大木箱来。她望着丈夫道：“你拿这四口空箱子去当？”

张之洞说：“你把大根叫来。”

大根很快进来了。

张之洞对大根说：“你到外面去捡些碎砖断石来，每个箱子里放半箱的砖石。”

大根大惑不解：“四叔，您这是做什么？”

张之洞附着大根的耳朵，轻轻地说了一番，大根笑得咧开了嘴。

“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说起哟！”张之洞叮咛着。

大根笑着点头：“您放心，我不会说的！”

这天放晚，大根亲自赶了一头大骡车，车上放的正是这四口装了砖石的木箱子，只是每个箱子上多了一道盖有两江总督衙门关防紫花大印的封条，来到白下街一家名叫兴发的当铺前。账房先生忙迎上来。

大根一副神气十足的派头，从车上跳下，对账房说：“你是老板吗？”

“鄙人是账房。要当东西，找我就行了，不需要找老板。”

大根白了一眼账房，大大咧咧地说：“你知道大爷我是谁吗？我是两江总督衙门上房管家，总督夫人急着要点银子用，一时手头短缺，拿出四口箱子来抵押，向你们典当点。你们老板不亲自接待行吗？”

账房听说是两江总督衙门来的，早就神情紧张，起身忙说：“大爷稍等，我马上去叫老板。”

一会儿，一个肥肥胖胖的中年人急忙走出来，对着大根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小人是兴发铺的老板，怠慢了，怠慢了，请大爷进屋喝茶抽烟。”

大根挺起胸膛命令道：“叫两个人来，将这几口箱子抬进屋，要仔细点，碰坏了，你们赔不起的！”

“是，是！”

老板陪着大根进了屋，立时便有人上茶敬烟壶。

大根跷起二郎腿，将烟壶搁在茶几上，先喝起茶来。

兴发典当铺开了二十来年，还从来没有正经官员在这里当过东西，现在居然招来了个两江总督，这个主顾可了不得！今后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兴发铺的光荣。把这个事儿传扬传扬，铺里的生意岂不大大地兴旺发达？

老板想到这里，心里十分高兴，客气地说：“请问大爷，这箱子里装的是什麼？”

大根瞪了一眼：“夫人装的，我怎么敢问！咱们家老爷素爱古董，八成可能是前人的宝贝儿。”

许多做大官的都有好古董的脾气，瞧这箱子重的，不是青铜，便是细瓷。但老板生性精细，怕上当，又试探着说：“大爷，凡来铺子里当的，我们都得看看，也好估个价呀！”

大根没好气地说：“要你们估什么价，这些东西又不卖，只是做个抵押而已。你看看这封条，总督关防严严实实地盖着，你能启封吗？”

老板细细地看了看封条，果然清清楚楚地盖着三寸多长一寸多宽

的紫花大印，老板见过盖着这种印信的文告，相信了。

“那么，请问大爷，这四口箱子要当多少银子？”

“不多，八百两就够了。”

老板心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以为四口装着古董的大木箱，要当几千上万两银子，不料只这么一点。老板高声对账房说：“取八百两纹银来给这位大爷。”

账房捧了银子过来，大根接过。账房弯着腰说：“大爷既是总督衙门的，想必有进出的腰牌，请给小人看看，以便登记造册。”

《梵天庐丛录》中《张之洞》一节里提到张之洞以空衣箱当银子的事。兹抄录于此

南皮久督两湖，所有宦囊，多归家中人掌握，己则两袖空空，恒无以卒岁。某岁除夕，亲至上房，以八大衣箱自行封锁，命家丁将至某质肆，质银圆八千。质中伙请启视，家丁以大帅封锁不允，两相争执，为首府某所闻，嘱家丁先回，当另有办法。后商于藩司，集八千圆送之。家丁回报，南皮大怒，以此事不足为外人道也，立命阍人，本日拒不见客。某府至，亦不纳。某固南皮门生，且最得意者，出入可自由。乃径至签押房，白来意，南皮始执不允。既而曰：“无已，则吾当署一借券，钱券两交而罢。”孰知南皮作事，年无不窘。嗣后南皮年署一券，藩司年送八千，习以为例，至南皮离鄂始已。

“你是不相信你大爷，好吧，你拿去看看吧！”

大根从腰带上取下一块小铜片来，账房双手接过，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后，又双手奉还，连连说：“这是小铺的规矩，请大爷包涵包涵。”

大根也不去管他，提起银包上了车。

正要吆喝骡子时，他记起了张之洞的叮嘱，忙把老板叫过来，板起脸说：“这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要不了十天半个月，我会将本息一起还给你的。”

“是，是！”

老板忙不迭地答应。

有了这八百两银子，环儿不再为在江宁过年发愁了。

这天午休时，梁鼎芬到西花园散步，看见张之洞在石舫甲板上晒太阳，便走了过来，说：“香帅，我昨天去了趟钟山书院，蒯光典告诉我，张幼樵已在上月底过世了，灵柩也在前几天运往他的老家丰润去了。据说身后萧条，除几箱文稿外，别无长物，李家也没有人来。”

“幼樵过世了？”张之洞大为吃惊。“他比我小十一岁，今年才不过五十六岁，怎么就会过世了？”

“听蒯光典讲，这几年幼樵心情抑郁，一天到晚以酒浇愁。前年李少荃过世后，他更觉起复无望，从那以后愈加消沉厌世。忧愁是伤人的祖师，他哪里经得起这多年的折磨。唉，可惜呀，一代才子便这样无声无息地了结了。”

张之洞的心里也不好受，沉默片刻后说：“幼樵病重时，张家也不给我一个信，让我最后见他一面，说几句话也好呀！”

梁鼎芬说：“我也这样对蒯光典说起过。蒯光典讲，上个月中，他和钟山书院几个教习去看他，问他要不要香帅来见见面。幼樵说，他是个大红大紫、飞黄腾达的人，我是待罪之身，不要牵连他。”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口陡然堵塞似的闷得难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幼樵到死都在记恨我！”

是的，也不能怪张佩纶记恨。上次，张之洞在江宁城做了近两年的署理江督，对住在同一城的张佩纶不闻不问，只在离开江宁前函邀他与陈宝琛一道游焦山。难怪张、陈均不接受这个邀请，也难怪张佩纶至死不愿与张之洞见面。从张佩纶那边来看，张之洞的确是一个只顾仕途而薄于友情的俗吏。然而，从张之洞这边来看，他也有瞧不起张佩纶的充足理由：纸上谈兵时慷慨激昂头头是道，一到战场便手足失措，贪生怕死；当年骂李鸿章时，何等理直气壮、正义凛然，谁知

转眼之间，又做了李府的人赘女婿，这与卖身投靠有什么区别！

就这样，二十年前，辉耀京师台谏的清流双子座，到了晚年，一人地位显赫，一人声名狼藉，而在感情上，却彼此都嫌隙甚深，虽近在咫尺，却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是一个讲究朋友交谊的国度，五千年的中国史册上，记载了数不清的朋友之间形形色色的故事。晚清二张，可谓朋友掌故中的又一趣谈。

然而，今天，在听到张佩纶英年去世身后落寞的时候，一股浓重的伤感与怀念相交织，立时将十来年来的疏离给弥缝了。他对梁鼎芬说：“明天一早，你陪着我再带上汤生，我们三个人去看看幼樵在江宁的寓所。在生时我没有去看幼樵，他心里恨我；死后，我去凭吊凭吊他的旧居，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稍得慰藉。”

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乘了一顶普通小轿，梁鼎芬、辜鸿铭随轿步行，三人离开总督衙门，向城南方向走去。张佩纶卜居江宁城的寓所原先在紫金山脚下，后又迁到武定门外，离督署有十多里路。一个多小时后，他们来到夫子庙旁的秦淮河畔。今天是个冬日的好天气，阳光温暖，惠风和畅，坐在小轿里的张之洞看着帘外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早已耐不住了。他拍了拍轿杠，吩咐停轿，走出轿门后，对轿夫说：“你们先走，在武定门洞里等我，我和节庵、汤生慢慢走，随后就来。”

辜鸿铭高兴地说：“隔着轿帘说话费劲，我巴不得香帅早点下轿了。”

张之洞四面看了看，对梁、辜说：“我们顺着秦淮河往南走吧！”

张之洞一身布帽棉袍，走在闹市中，犹如老塾师，好比邻家翁，没有丝毫特别处，自然也不会引起周围人的格外注意。明媚宜人的冬阳，熙熙攘攘的人流，带给署理江督一份好心情。

他指着身边小河，对辜鸿铭说：“这就是胭脂花粉秦淮河了。前人说江南佳丽地，这里便是佳丽集中之处。你闻到花粉香气了吗？”

辜鸿铭从书本中得到的秦淮河印象，是两岸秦楼楚馆酒帘高挑，河中流着花瓣残酒，浮着画舫笙歌，但此刻走在秦淮河畔，满目尽是破楼旧屋，河边触目所见的皆是流黑汗的船夫、洗衣服的老妈子，不觉胃口大跌。他颇为失望地说：“哪里有花粉香，我倒是闻到汗臭了。”

梁鼎芬笑道：“汤生，你有没有看过说部《薛丁山征西》？”

“没看过。”辜鸿铭摇摇头。

张之洞也不明白，说得好好的秦淮河，怎么又扯到薛丁山身上去了？

“野史上的薛丁山是西凉国王薛平贵的儿子。他的太太，白天是丑妇，

夜晚是美女。这秦淮河就好比薛丁山的太太，胭脂花粉香是要夜晚才闻得到的。”

这个新奇的比喻引得大家一阵好笑。

见总督高兴，梁鼎芬兴致更高。他大声说：“江宁乃六朝古都，龙盘虎踞之地，历来骚人墨客吟咏甚多，光这条秦淮河就不知写进了多少诗词歌赋中。我建议，我们每人背诵一首前人写江宁的诗，因为太多了，得有限制：一为唐人七绝，二诗中要有秦淮河。”

“好哇！”张之洞欣然赞同。

“我先背！”辜鸿铭脑子里立即浮出一首极有名的诗来，他生怕别人抢先背了。“杜牧诗曰：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怎么样，既是唐人的七绝，又有秦淮河。”

张之洞笑道：“让汤生拣了个便宜去了。”

梁鼎芬说：“听我的。刘禹锡诗曰：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

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没有秦淮河！”梁鼎芬刚一背完，辜鸿铭便叫了起来。

“怎么没有？”梁鼎芬急道，“淮水就是秦淮河。”

“是这样吗？”辜鸿铭问张之洞。

张之洞说：“节庵说得不错。这条河原本叫淮水，秦始皇东巡会稽，路过江宁，命人凿山砌石，引淮水北流。新凿的这条河渠称之为秦淮河。久而久之，整个淮水都被叫做秦淮河了。”

梁鼎芬说：“汤生，你得感谢我，由这首诗让你又增加一段学问。”

辜鸿铭说：“香帅你也背一首。”

“这容易。”张之洞随口背道：“也是刘禹锡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辜鸿铭笑道：“香帅，不怕你见怪，你背的这首诗再怎么解释也找不出个秦淮河来！”

梁鼎芬说：“汤生，你真正的孤陋寡闻。香帅背的这首刘禹锡的诗，句句关切秦淮河。朱雀桥，乃古时秦淮河上最热闹的一座桥，乌衣巷乃东晋时秦淮河边第一富豪之处。后面说的也是秦淮河，你想想，那些燕子认惯了乌衣巷，一时找不到王谢两家，也只在附近人家筑巢安居，还是在秦淮河边嘛！”

辜鸿铭瞪眼看着梁鼎芬，又服气又不服气，但也找不出反驳的话来。张之洞见他这副神态，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拍着辜鸿铭的肩膀说：“汤生，你知不知道，我们三个人刚才的言谈，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种气氛中。古人对这种气氛有个很富有诗意的说法，叫做六朝烟水气。”

“六朝烟水气？”辜鸿铭瞪圆两只灰蓝色大眼睛，两只肩膀朝上耸

了耸。“这五个字美极了。可惜，我不明白！”

“节庵，你给他解释解释。”

这种学问本是两湖书院山长的看家本领，遂侃侃而谈：“江宁乃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的都城，当然，明代朱元璋父子祖孙也在此地做过几十年的皇帝，但那是以后的事，唐宋时的文人通常都把江宁称为六朝古都。江宁富庶繁华，文风兴盛，诗酒歌舞，香艳风流。此外，江宁城得江山之形胜，雄伟壮阔，以一城而纳江河湖泊山峦田舍，海内罕有其匹。历代名胜古迹甚多，可谓每处山水每座楼台，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因六朝从首到尾不过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之间更替六个朝代，数十位帝王。这种变化不定的政局，最易引起文人墨客的事世沧桑、吊古伤时之感。韦庄的一首《台城》最是道尽了此种消息。依我看，这香艳、幽思、伤怀等种种情调，如烟如云如雾如水般地笼罩在江宁城，这种气氛便是六朝烟水气。”

张之洞喜欢带着身边的幕僚在任所附近浏览，此事在《眉庐丛话》中的《张之洞幕僚多才俊》里有所记载——

光绪乙未、丙申间，张文襄权江督，幕僚多才俊。值暮春佳日，观察数公相约踏青，访随园故址，谒简斋先生墓，七姬墓亦在焉。随园大门外有石碣，刻王梦楼先生撰序，姚姬传先生题名，或摩挲凭吊久之。归途集顾石公寓园，纵谈游事，石公亦秣陵耆宿也。某观察者夙有通才之目，席间谓石公曰：“袁公七姬，其一姓姚，顷见石碑上有姚姬传(去声)字样。此传公曾读过否？”石公瞠目不能答，越日而此事乃盛传白下。

辜鸿铭听得心旌摇动，如醉如痴，喜道：“节庵，要说你的中国学问，许多人都称赞，但我一向不大佩服。今天，你说的这段六朝烟水气，我倒真是服了。”

梁鼎芬笑道：“你这个狂妄的辜汤生，我梁某人的学问，你佩服不佩服，我也不在乎。你不要以为今天服了我的这番话，我就脸上有光了！”

辜鸿铭也并不以梁鼎芬的讥讽而在意，倒是真为自己今天增加了学问而高兴。

张之洞说：“汤生，江宁的这种六朝烟水气在文人身上随处可见。自然不在话下，就连挑水卖菜这些做粗事的愚民身上都有着。”

“挑水卖菜的人身上都有六朝烟水气，我不相信。”辜鸿铭满脸疑惑地望着张之洞，又望了望梁鼎芬，见他们都哈哈地笑着，便说，“你们在逗我！”

童心未泯的混血儿的天真，激发了张之洞的情趣。他说：“不信？我们试试看！”

辜鸿铭忙说：“我去问。”

他四处张望着，恰好见一个人挑了一担水，从码头边走过来，忙急步走过去，将那人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番。但见那人衣衫破烂，满面菜色，大冷的天气，打着一双赤脚，两只脚冻得红红的。辜鸿铭心想：“此人这副模样，与香艳、幽思、伤怀的六朝烟水气相差岂止十万八千里！”

辜鸿铭正盯得出神时，挑水汉破口骂道：“你这个遭瘟疫的，拦着我的路。你找死呀！”

辜鸿铭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只见那汉子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又没好气地说：“原来是个洋鬼子，触霉头了。”

那汉子不再叫辜鸿铭让路，挑了满满一担水快步从他身边走过。

辜鸿铭老大不快，冲着赶来的梁鼎芬说：“这哪里是六朝烟水气，这简直是凶神恶煞气！”

梁鼎芬快乐地笑道：“谁叫你长这副模样，他把你当洋人看了，让我去试一试。”

梁鼎芬发现前面有一个卖水果的小伙子正在吆喝着，兜售着他摊子上的橘、柚和江宁特产——青皮红心水萝卜。梁鼎芬走过去，小伙

子忙笑脸迎道：“老爷，买橘子柚子吧！”

梁鼎芬说：“橘子等下买，我先问问你，你家住在秦淮河边吗？”

小伙子答：“是的，我今年十八岁了，从生下来起，一天也没离开过秦淮河。”

梁鼎芬满意地点点头：“那你该知道，秦淮河有个桃叶渡了。”

“知道，知道。离我家只有两三里地，那块比这块还热闹。”

“你知道桃叶渡的来历吗？”

“不知道。”小伙子一脸茫然。

“王令风流旧有声，千年古渡袭佳名。这诗你听说过吗？”

“没有听过。”小伙子摇了摇头。

梁鼎芬不灰心，又问：“秦淮河口有个名叫白鹭洲的地方，你知道吗？”

“知道。”小伙子欢快地说，“我还到洲上拾过鸟蛋哩。”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首诗写的就是这个白鹭洲：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你知道吗？”

“李白是哪个？”

李白都不知道，两湖书院山长甚是气沮。他不想再问下去了，正要走时，不料小伙子却主动说起诗来：“老爷，我没有发过蒙，不懂诗，不过我昨天倒是听人说过两句诗来。”

小伙子也说诗了！梁鼎芬立刻高兴起来，拍着身旁辜鸿铭的背说：“怎么样，没有发过蒙的卖果子小贩都可以说诗，这还不是六朝烟水气吗？”

辜鸿铭也来了神，兴奋地说：“且听他说的什么诗？”

小伙子说：“昨天两个相公来我这块买橘子。一个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另一个说，对呀，咱们江宁的水比武昌的鱼都好，怪不得张制台赖在我们江宁不回武昌。”

辜鸿铭望了望张之洞，不觉笑了起来。

张之洞拉了拉梁鼎芬的衣角：“走，我才不想赖在他们江宁哩，我天天都想回武昌去。”

三人走了十多步远，还听见小伙子在高声喊：“你还没买我的橘子哩！”

正走着，迎面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挑了一担白菜、胡萝卜，慢悠悠地向他们走来。



水果小贩(1872年)

张之洞指着这人对辜鸿铭说：“别地方的卖菜翁挑担子都是急急忙忙的，你看他悠悠闲闲，踱着方步。这人身上必可寻到六朝烟水气，让我来跟他聊一聊。”

“老人家，你这菜好鲜嫩呀！”张之洞笑着与卖菜翁打着招呼。

卖东西的人，你说他东西好，就好比在女人面前恭维她长得漂亮的，立时可博得她的好感。果然，老头子放下担子，高兴地说：“你这人好眼力，我这菜都是今早上才出菜园子的，白菜碧青，胡萝卜生脆。我这菜挑到集上，不到半个时辰就会被人抢光。”

是个好说大话的爽快人！张之洞心想，又说：“老人家，你住的这秦淮河可真是好地方呵！”

“可不是吗！”卖菜翁心情甚好。“这是块真正的风水宝地，要不，前代那些人怎会拼死拼活地来争斗。我们江宁城，可是出了好多个天子的地面呀！”

张之洞得意地望了望辜鸿铭，眼神里似乎在说，你看，一开口便是六朝风味了！

又转过脸来望着卖菜翁：“听说，秦淮河边有座媚香楼，前明留下来的大院落，怎么找不到了呢？”

这一下，卖菜翁的兴头更大了。他索性放下担子，从肩上取下长长的扁担，将它竖立在脚边，一手扶着，犹如武士仗着长矛似的。

“客官，看来你也是个寻艳买欢的人。实不相瞒，老汉我年轻时最爱的就是这档子事。”

辜鸿铭笑着望了望张之洞，心里说，好个张香帅，你这下成了卖菜翁眼中的嫖客了。

张之洞心中虽不快，却也不好坏了这老头子的兴头，只得不做声，继续听他说。

“要说那媚香楼，可真正是个好去处，那里美女成群，香气扑鼻，日日笙歌，夜夜灯火。老汉我年轻时家里有钱，不爱读书，就爱这脂粉女人。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连个秀才也没考上，却把家里的银子都送给那些婊子了。直到咸丰二年，媚香楼前还是车水马龙的。第二年闹长毛，先是一把火把媚香楼烧了，接着便是十多年的禁止妓院青楼，江宁的温柔乡元气大伤。这不，长毛平定三十多年了，元气还未恢复过来，媚香楼喊了二十多年，也还没恢复。唉，老汉真为时下这些有钱的哥儿们叫屈呀。客官你看，他们腰里缠着的银子，想找个好花销的地方都没有呀！”

看来，这个卖菜翁要没完没了地说下去了，张之洞哪有心思听他对昔日寻花问柳岁月的追怀，忙抱个拳，拉着梁、辜告辞了。

走了几步，张之洞笑着对辜鸿铭说：“怎么样，节庵说的香艳、幽思、伤怀，一样不少，十足的六朝烟水气。前人说得不假吧？”

辜鸿铭说：“六朝烟水气不假，可卖菜翁是个假的。”

梁鼎芬说：“明明挑的一担子菜，怎么是个假的？”

辜鸿铭说：“你没听他说读了十年的书吗！他是个落魄的读书人，中年以后才做灌园叟，还不假吗？”

张之洞笑着说：“不要争了，管他是假是真，你若不在江宁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遇到如此卖菜人的。咱们不能多停留了，轿夫怕是在武定门洞等急了。”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张幼樵》一节，叙述他与张佩纶的同门情谊。现抄录于次

丰润张幼樵学士，庚午乡试中式，出番禺张兰轩师之房（名清华，乙丑翰林）。乙亥，兰轩师典试黔中，余获售，与举士为前后同门。丙子入京会试，曾见于上斜街番禺会馆兰轩师邸，匆匆未交谈。丁丑春，师病没密云，学士往吊，并撰挽联云：成一代史不可无公，岂期积蠹丛残，顿惊绝笔；封万户侯何如知己，剩有素车白马，为赋招魂。措词极其哀痛，余心折之。学士遇事敢言，扶摇直上。癸未奉命驰往陕西查办事件（陕抚冯展云中丞，被劾罢），于原参之外，复论列多人。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学士有句云：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可想见其崖岸。厥后马江一役，自有公论。学士自军台释回，一至北洋，旋作金陵寓公。饱经忧患，绝口不谈时事。

到了武定门，坐上轿，出城门两三里，便看到张佩纶生前最后住过的几间房屋了。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民居：一圈疏稀竹篱里围着四五间大小青瓦屋，前院有几畦菜土，后院有几个小鸡舍。房子都锁着，还没有搬进新的主人。张之洞等人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还摆着一些陈旧的家具和厨房里的闲锅冷灶。这里没有一丝人气，也不见一只鸡鸭，菜土上残留的几株剩葱断韭也已枯黄憔悴，一切都是人去楼空、生机消失的冷寂荒芜之态，刚才在秦淮河畔访谈六朝烟水气的心绪已荡然无存。想起张佩纶少年得志时的倜傥潇洒，想起他那些刚劲尖利掷地作金石声的奏章，想起二十多年前京师清流聚会的热闹场合，想起自己和张佩纶当年意气相投的忘年之交，张之洞心中百感交集，一股强烈的怜悯之心占据整个胸腔，他对自己两度署理江督而未

访故人深感愧疚：即便张佩纶有千差万错，毕竟当年曾是挚友呀，可以责他骂他，但不可不见他；弢庵的指责或许是对的，心灵深处还是怕他牵累了自已呀！

他叫轿夫在附近买来几叠纸钱，一束线香，就在前院焚纸燃香，望空作揖，算是为故友送行。

坐在回衙门的轿子里，张之洞为此行吟了两首七绝：

北望乡关海气昏，大招何日入修门。

殡宫春尽棠梨谢，华屋山丘总泪痕。

廿年奇气伏菰芦，虎豹当关气势粗。

知有卫公精爽在，可能示梦傲令狐。

过两天，一道谕旨下到江宁：调云贵总督魏光燾任两江总督，着张之洞进京陛见，主持己卯经济特科。

张之洞对大根说：“我们还是回武昌过年吧，今夜你去把那几口箱子赎回来。”

夜里，大根带上赎金，依旧神气十足地从兴发典当铺里取回箱子。来到一个偏僻之处拆开封条，将那些断砖碎石全部倒掉，然后把四口空木箱还给环儿。

过了元宵节后，张之洞急匆匆地踏着冰雪启程北上。离开京师整整二十一年了，他是多么渴望再见一见太后，会一会老友，重温昔日那种纵论时局、激浊扬清的清流岁月啊！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

第二十章 后院起火

——一心要破译蝌蚪文的张之洞，给京师学界留下一个千年笑柄

张之洞进京后，住在靠近儿子家旁边的宝庆胡同。第三天，太后面安排召见。养心殿东暖阁，分别二十一年后君臣再次见面，张之洞见太后虽着力打扮，却依然掩盖不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慈禧眼中的张之洞则更是瘦削矮小，须发尽白，俨然一个衰翁。彼此都有沧桑之感。当张之洞一声“太后受苦了”的话刚说出口，慈禧便忍不住失声哭起来。

庚子年的动乱，似乎使一生刚强的慈禧变得脆弱多了。回銮一年多来，每当一人独处，她就会无端想起仓皇出逃宫门时的惊恐，想起西行途中的颠沛流离，想起洋人欺负百姓指责时的耻辱。噩梦似的流亡日子，虽已过去多时，但余悸至今尚在心头存留，挥之不去，闲时又来。

关于这首诗，《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与西后关系甚深》一节里有另一种版本

高树《金銮琐记》云：“湖园召见上帘钩，年少探花已白头。各有伤心无一语，君臣相对涕横流。”自注：“癸卯张文襄来，湖园召见，出殿门，树往迎之，扶到朝房休息数刻，坐肩舆回小寓。后遇濮梓泉前辈，闻之内监云，孝钦与文襄见面，孝钦呜咽涕泣，文襄亦涕泣，始终未交言，盖各有伤心，不知从何处说起，唯有对泣而已。对泣已久，孝钦命休息，乃出。孝钦癸亥垂帘，阅定文襄殿试卷，是时文襄二十六岁，今免冠叩首，白发，孝钦焉能无感！”亦特著文字知遇之曩事焉。

她变得胆小了，害怕孤独，害怕黑夜，甚至害怕爆竹声。她的心肠比先前也要软多了。她不但给袁昶、许景澄等人恢复了名誉，也对皇帝和气得多了。她甚至命令崔玉贵将珍妃的尸体从井里打捞出来，予以隆重安葬，追封她为皇贵妃；还让身边的小太监半夜代她给珍妃的亡灵烧纸钱，求冤死的珍妃宽谅她。外省督抚来京陛见，只要说起庚子逃难，她就忍不住要流泪。对于那些圣眷较浓的大臣，她甚至会失态大哭，絮絮叨叨地对他们说个不休。

太后变了，变得愈来愈像个普通的民间老奶奶，与过去那个冷酷、威严、无任何忌惮的老佛爷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不但她身边的太监、宫女感觉明显，那些时常与她接触的王公大臣也看出来。当慈禧不厌其烦地与张之洞谈光绪七年前的琐事，而对洋务新政所说并不多的时候，张之洞也在心里发出一声轻微的感叹：太

后老了！

见过太后的第二天，便有好事人作了一首诗来记叙他们的这次见面。诗曰：

京阙重逢圣恩稠，少年探花已白头。

说到仓皇辞庙日，君臣掩面泪长流。

张之洞听说后，胸中泛出一股淡淡的哀伤来。他的这种哀伤，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浓。他去看望姐姐和姐夫，鹿传霖夫妇也老了。他去看望二十余年前的清流朋友们，他们大多官运蹇滞、境况窘迫。在吊唁王夫人的哥哥王懿荣时，心情更是苍凉。庚子年洋兵打进北京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率领一班热血学生执刀守卫城门。城破后，王懿荣悬梁自尽。前一年，王懿荣刚以发现刻于龙骨上的商代甲骨文而轰动学术界。如今，慷慨报国、杀身成仁的王懿荣的道德学问赢得官场士林的高度赞许。国子监特在监内的韩文公祠里，为王懿荣挂了一幅遗像，希望他千秋万代享受监生们供献给他的血食。张之洞在国子监里读到王懿荣的临难绝笔，参拜他的风骨凛凛的遗像，敬仰与悲叹交织，挥笔为国子监师生留下一首悼诗：

戟门阶下绿苔生，凤鸾鸾翔老眼明。

人纪未沦文未丧，岿然石鼓两司成。

他又到磨儿胡同看望潘祖荫旧宅，到西山凭吊宝廷的墓。当年京师清流的诗酒文会，臧否朝政，是何等意气风发，如今，人既早已凋零殆尽，旧事也鲜有人再提起，仿佛灰飞烟灭、风流云散似的。面对着潘祖荫屋檐间的青苔、宝廷墓上的宿草，前詹事府洗马神色黯淡，恍然有隔世之感，一首凄婉七绝从心底里流淌出来：

翰苑曾记清谏风，至尊能纳相能容。

枫林留得愁吟在，乐长疏星独听钟。

接下来的经济特科更让它的主考大人伤心气沮。

有清一代人才选拔的途径都是科举考试，即通过从府试到乡试到会试到殿试的层层考试，每三年录取百余名进士，分发朝廷各部门及各州县。除开这种考试外，还有一种由朝廷直接主持的考试，名为制科。制科也是一种历代相传的选拔人才的方式。

张之洞这次在北京的淹留，是他过得不愉快的一段岁月。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有所记载(见该书《南皮在京穷愁潦倒》一节)——

南皮之调署两江也，密电鹿大军机，问其内廷有无真除之意。复文曰：“可望。”南皮喜而之任，已而另简他人。南皮入京责鹿不应诤己，词色甚厉。鹿阳为谢过，而于暗中播弄之，以致南皮置散投闲，几逾一载。鹿亦狡哉！南皮在京日，郁郁无聊，或有讽之乞退者，南皮攒眉而已。后始知天津原籍，仅剩破屋数椽，其余古董书画，所值无几。此次仅一展墓，而亲戚故旧之告贷者，已不绝于门。南皮苦之，匆匆登程而去。南皮在京潦倒可怜，不复如从前意态矣。政府诸公尝曰：“他本来是个当书院山长的材料，那里能够做督抚呢？”或告张，张叹曰：“天下纷纷，伊于胡底。我方恐将来欲为文学侍从之臣而不得，诸公此论，亦复何伤。”南皮入京之后，抑郁无聊。袁世凯慰之曰：“近闻军机处将增一人，老世叔何不图之。”张问计，袁曰：“明日与老世叔同诣庆王，求其保奏，则此事可唾手而得也。”张大喜。明日与袁连轺而往，庆王猝然问曰：“香涛你有什么事情没有？”张赧于启齿，乃曰：“请王爷安耳。”未几端茶送客，二人怏怏而出。将至中门左近，袁回顾曰：“世凯还有话面禀王爷。”庆王曰：“既如此，你进来。”张惟目睛眈眈而已。又明日，朝命下，着荣庆在军机大臣学习行走。张闻之，一闷几绝。政府诸公，与张南皮反对者，王文韶一人而已。王素柔和婉转，西太后呼作琉璃蛋，亦可想见其为人矣。前此与南皮以废科举事，意见大为相左。一日，有问：“张某可以回任了罢？”王仰天冷笑曰：“不叫他去，他敢去？”南皮尝谓人曰：“不解何事开罪仁和，而彼与我一再为难至于此极。”或告之曰：“仁和有存款在某侍郎处，常年生息，某侍郎为公所劾，差既撤，利亦止焉，仁和以是痛心疾首。”南皮曰：“劾某侍郎者，老袁之力居多。何能怪我？”或曰：“老袁气焰方盛，公已荏弱可欺，仁和舍袁而就公，是其半糊涂处也。”南皮与仁和在朝房闲话，南皮谓：“科举一日不废，则学堂一日不兴。”仁和闻之，须眉倒竖，直斥南皮曰：“别的我都不管，我但问你是从科举出身，还是从学堂出身？”南皮不服，仁和怒甚，势将用武，幸为苏拉劝散，否则仁和定以老命相拼云。南皮抗颜前辈，不肯下人。如李鸿章、刘坤一，皆与之意见参差。庚子，张刘既订东南之约，李在京，惟日往来于联军总统瓦德西之门而已。张遗书请让之，李告人曰：“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盖谓其不谙大局也。张闻而勃然曰：“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时人目为天然对偶。

清代的制科有康熙十八年、乾隆元年举行的以诗文为主的博学鸿词科，另有间或举行的以孝行为主的孝廉方正科，以经学为主的经学科。鉴于时局阽危急需实学人才，朝廷接受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举行以经济为主的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各省督抚推荐，各部省共荐举三百七十余人，定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举行，委派张之洞为主考，另委裕德、戴鸿慈等人为阅卷大臣。张之洞极为看重这次选拔真

才实学的制科考试，严格督促所有阅卷官员，尽心尽力为国抡才。第一场考试后放榜，录取一等四十八名，二等七十九名。不料张榜后没有几天就有人举告，说一等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姓名的第三字“诒”与康有为的表字祖诒同字，经济特科第一名取梁士诒系别有用心。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连同族都不是，更不是兄弟。至于说“诒”字相同，便有联系，尤为荒唐不经。这本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举报，却让对康梁又恨又怕的慈禧见了恼怒不已，即行否决这一榜，命令再次考试重新录取。张之洞捧着这道慈谕，真是哭笑不得。他不明白，太后怎么会懵懂胆怯到这等地步？他没有别的法子，只得遵命再考再录，但“为国抡才”的初衷经此折腾，已消失殆尽了。

因为在这场无端风波杂夹其间，使得这次经济特科完全流于形式，再次考试录取的八十多名人才，十之八九没有安置，依旧回到原地做原事，极少数得到安置的也没有受到重视。一场准备了五六年、为天下士人所瞩目的制科，便这样儿戏般地散场了。人才没有得到，得到的是一片耻笑声。一生以主考学政甄拔人才为荣的张之洞，首次主持全国大考，便落得这个结果：身负谤名，替人受过。张之洞的心情郁闷极了。他巴不得早点离开京师，回到洋务事业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武汉三镇去。谁知一道上谕颁布，命他继续留下，和管理学务大臣张百熙一道拟订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章程。

张之洞只得硬着头皮领旨。

这是一件软差事，时间可长可短，事情可多可少，标准可高可低。这位湘人张百熙是个病号，又因戊戌年间荐举康有为而受过革职处分，年纪虽不大，却早已滋生迟暮之气。他视这个差事为闲职，并不当一回事。急性子张之洞找过他几次，他都以拖拉延宕来对付，弄得张之洞毫无办法，只得强压住性子在京师闲住下来。

天气不好心绪不佳的时候，他便在宝庆胡同寓所读书，温习过去的诗文。天气好心绪佳的时候，他带着大根，雇一辆骡车，一一寻访先前常去的地方，比如达智桥内的松筠庵，宣武门外的法源寺，城南

的龙树寺、崇效寺、江亭，西山的碧云寺等等。这些地方，曾是京师清流喜爱的聚会游览之所。二十多年后的再度寻访，给张之洞的印象都不是当年那种令人喜悦的气氛。房屋老旧，庭院破缺，花木残损，尤其是那些遭到洋兵破坏的地方，则更是墙颓壁污，至今仍未恢复元气。这些先前的名胜，“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时候，大半都是乘兴出门扫兴归家。这时，恰好有一个旧时友人正在北京候职。此人也是没有事做的空闲之身，于是便常来宝庆胡同与张之洞谈诗说文，共消寂寞。他便是近代诗坛名流樊增祥，字樊山，其父便是那位曾遭湖南师爷左宗棠侮辱的总兵樊燮。

樊燮被参削职回籍后恨死了左宗棠，立志要让两个儿子读书求功名，在科举上压倒举人出身的左师爷。为此，他专门筑一室，让两个儿子在里面读书，儿子均着女装。又不惜花重金聘名师教授，对老师更是优礼有加。樊燮对二子说：“考中秀才，除女外衣；考中举人，则功名与左宗棠相等，则去女内衣；考中进士，则超过了左宗棠，方为祖宗孝子。”又书左宗棠当年骂他的“王八蛋”三字，放在祖宗牌位下，以示激励。后来其长子中举人，次子中进士。中进士后回家那一天，次子在父亲坟头上放鞭炮，烧“王八蛋”三字，祭告乃父：儿子已在功名上超过左宗棠，为祖宗出了气。这个次子，便是樊增祥，字樊山，人称樊山先生。

樊燮父子卧薪尝胆般地报左宗棠之仇，在湖北广为流传。张之洞来到武昌做湖督时，樊增祥已放陕西宜川县令，恰逢母亲去世，便回籍守制。张之洞招他来武昌会面。相见之后，张之洞发现这个身材瘦小脸面扁平的丑县令不仅学问好，且诗也做得极为出色。樊樊山既佩服张之洞的学问，更希望依附张之洞的高位，便向张之洞递了一个门生帖子。张之洞很高兴地收下了。守制期间照例不能做官，也便没有了薪水，对于家境不够宽裕的人来说，生计则受影响。樊樊山家银钱也不宽裕，于是张之洞介绍他主讲潜江书院。樊樊山感激制台的照顾。服阙后，樊重新回到陕西做官。后来鹿传霖做陕抚，因为有与张之洞的关系，与鹿也相处得好，又通过鹿巴结上西安将军荣禄。樊樊山办事精明，又仗着鹿、荣的关系，不久便升道员。公事之余，他把全副精力用于诗词中。庚子变故后，他根据赛金花与瓦德西之间的关

系，写了两篇长长的古风。赛金花本名傅彩云，于是这两篇古风遂命名前后《彩云曲》，其中比如“姑苏男子多美人，姑苏女子尽琼英。水上桃花如性格，湖中秋藕比聪明”，“身是轻云再出山，琼枝又落平安里。绮罗丛里脱青衣，翡翠巢边梦朱邸”，又如“朝云暮雨秋变春，坐见珠盘和议成。一闻红海班师诏，可有青楼惜别情”，绮事艳词，传诵大江南北，世人比之为吴梅村的《圆圆曲》，更有人视同白香山的《长恨歌》。一时间，樊樊山诗名大炽，寝寝然直逼诗坛盟主之位。

这时，他正在京师办一桩公务，恰逢陕西按察使出缺。他眼睛瞄准这个位置，有意借此机会活动活动。便以公务短时难以办好为辞，在京师住下来。一面往来荣禄、鹿传霖之间，一面又时常到宝庆胡同来，一则尽门生之情，一则也想借这位太后跟前的红人之口为他说说话。

闲居无事的张之洞有这样一个风雅门生陪伴，无聊的岁月里增添了一些乐趣。樊樊山陪张之洞去得较多的地方是厂甸。厂甸在宣武门外，从元代起，这里便是烧琉璃瓦的厂窑，故又称琉璃厂。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全国书籍、四方文人聚会京师，琉璃厂一带书肆繁荣，又由书肆带动了古玩业的兴盛。到了咸丰年间，此地已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场所了。

琉璃厂以经营书籍、字画、文房四宝、珍宝古董、陈年旧货为主，吸引四面八方的文人学士、附庸风雅之徒。外地进京赶考的士子、办事的官员，有事没事都喜欢到琉璃厂走走逛逛，在这里感受一下都门文化的气息。

樊樊山陪着张之洞游琉璃厂。两人原本都其貌不扬，一人尖嘴猴腮，一人面如削瓜，这下脱去官服朝靴，换上布衣葛巾，就更不起眼了：年长的如同书院的穷教习，年轻一点的好比文庙中的香火工。这种时候，他们无官宦之焰，有书生之好奇心，又加之久别京师，书肆老板没有一个认得他们，更显得优哉游哉，逍遥轻松。

这一天，他们来到琉璃厂东街海王村。海王村的店铺多摆的是古

董古玩，老板也大多为古物鉴赏家。他们低价从各处收购古物，再高价卖出。老板的鉴别力愈高，获利则愈丰。常常也有些落魄王孙、遭难官员、不务正业的公子，为纾一时之急，将家中祖传的珍宝典当，也有江洋大盗、梁上君子打劫偷摸富贵人家的财产，或不识深浅，或急于脱手，也拿到此处来找店主兜售。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获暴利的绝好机会。

张之洞、樊樊山慢慢地闲逛着。这海王村果真气度不凡！

但见家家店铺摆满各式各样的古旧之物。有先秦的青铜鼎爵簋匜。黄褐色的锈斑布在青绿的器皿上，透露出远古贵族聚会时凝重肃穆的气象。有春秋战国时的剑戟弩矛，黑黝黝的残缺不全，留下那个无义战时代残酷杀戮的痕迹，可以想像到古战场上的你死我活、白骨累累。大小五颜六色的唐三彩，或是高大骆驼上骑着凹目浓须的胡商，或是扬蹄欲奔的铁马上一边悬挂着皮囊剑鞘，一边横躺着琵琶羌笛，尽情展示大唐盛世时汉胡一家四境安夷的强大国力。或是琳琅满目的宋明瓷器，要么古拙天成，要么鬼斧神工，有的彩釉鲜亮，有的青花素朴，有的白净如玉，有的胎薄如纸，从中可以看到举世无双的窑瓷品已遍及寻常百姓家。

那上面的标价，有的高达数千上万两，也有的低到几文十几文。当然，所有的物品都可以讨价还价，正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面敲定，出门不认。出价和成交之间的差额有数倍数十倍之别，令人难以置信。这讨价还价中便有极大的学问。除开商业学问外，更重要的是考古鉴赏方面的高下。那些具备识真辨假，有着火眼金睛般本事的客人，也能在一大堆赝品中将真正的古董认出来，然后跟那半桶水的老板打马虎眼，用买赝品的价把真品买下来，回去后博得行家的称赞、同好的羡慕，心里美滋滋、乐融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一种好心情。这便是玩厂甸逛海王村的乐趣。

张之洞、樊樊山也便抱着这种心态一路欣赏着、搜寻着，来到一家名曰厚古阁的古物店面前。张之洞立即被这家店铺收购的古玩种类多、品级高而吸引。正在跷起二郎腿捧着一把铜水烟壶吸烟的老板，

见有客人来，忙起身打招呼，又吩咐店小二泡茶，端凳子。老板陪着张之洞、樊樊山看了前店的货物后，又将他们从侧门带进里面的后院。这后院同样摆满了货物。张之洞看着看着，突然，摆在廊柱边的一口大陶缸引得他眼睛猛地一亮。只见这只陶缸约有三尺高，呈方形，周边也有三尺来宽，颜色深黑褐色，模样古朴浑拙。尤其令张之洞大感兴趣的，是那陶缸四壁上若隐若现、似字非字的图纹。

张之洞弯下腰来，细细地观看赏玩，又用手轻轻地在缸壁上摩挲着。骤然间，他心里一亮：这上面的图纹不就是古书上说的蝌蚪文吗？

心里有了这个想法，再凑近看时，似乎觉得缸壁上那一个个图纹都化成了一只只蝌蚪：头大尾小，摇摇摆摆，正在眼前浮动着嬉戏着。蝌蚪文究竟有还是没有，两千多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确凿的证据来，想不到今天居然无意之间被自己发现了！张之洞心中的快乐非同小可。他将欢喜压在心里，小声地对同样也在认真观看的樊樊山说：“你看图纹像什么，像不像蝌蚪文？”

樊樊山也是只知道有这种古文字，却从来没见过，经张之洞这一提醒，果然觉得这些图纹也真的和蝌蚪差不多：“哎呀，这怕真的就是失传了的蝌蚪文！”

张之洞听樊樊山这么说，信心又坚定了几分，笑着问：“你也是这么看的？”

樊樊山诗词写得好，对古董却没有研究，若不是张之洞的提醒，他是不会将这些图纹往蝌蚪身上去想的。他一则知道张之洞素来耽古好旧，对文物有研究，二来也要讨好这位权势显赫的老师，于是点头答：“您的眼力是很好的，我看八成是蝌蚪文。”

厚古阁老板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这时插话了：“二位老爷真正目光超人，庄王府算是遇到知音了！”

樊樊山听了这话惊道：“你这话从何说起，莫非这口缸是庄王府里的东西？”

老板说：“你这位老爷说的正是。这陶缸正是庄王府之物。半个月前，王府长史带人将这口缸抬到小人这里，说是王府急用一批银子，万不得已将祖上的传家宝拿来出卖。两位老爷知道，自从庚子年庄王爷坏事后，庄王府就败落下来了，这两年常听说王府在厂甸典当什物的。说起来也让人寒心，当年烜赫一时的庄王府，如今却要靠卖家当过日子。子孙不贤，只好吃老祖宗了。”

老板说得动起真感情来，眼圈都红了。他擦了擦眼睛，继续说：“我瞧着这口陶缸，不像是近时的物品，便问王府长史，您说这口缸是府里的传家宝，它宝在哪里。长史说，这是当年庄慎亲王在西北打仗的时候，当地一位回民首领敬献给他的。这位回民首领家里保存这口缸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老辈一代代传下来，说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水缸，上面的图纹是祈求上天平洪赐福的祷文，但没有人认识。回民首领对庄慎亲王说，中原多博学之人，带到京师去或许会遇到能识祷文的奇人。庄慎亲王带回京师王府，这一传又是一百多年了，一直没有遇到能辨识的人。王府缺银子用，只得把它拿出来变卖。小人问王府长史，要卖多少银子。他说五千，低于此数不卖。小人说，我这海王村常有奇才异学的人，倘若有能识这祷文的，是否可以降价卖给他。王府长史说，若果真有这种人，庄王府愿半价出售。”

樊樊山说：“那就是二千五百两银子了？”

老板点头说：“正是。”

樊樊山望着张之洞笑了笑，张之洞仍在专注于四壁上的蝌蚪文，似乎想立时破译几个字出来。听了老板的话，抬起头来说：“这口缸的确是个远古之物，只是二千五百两银子，却难以筹措。”

听这口气，张之洞是想买下来了。樊樊山便对老板说：“我这老师，一生以舌耕为业，对古物钻研甚深。他想把这口缸买回家，细细

揣摩，把这篇祷文给认出来。你降点价如何？”

老板看了看樊樊山，又看了看张之洞，说：“小人一家三代经营古董业，小人自己也做了二十多年古董买卖，多少懂得点，有点见识。看得出，两位老爷是博学多识的君子。说句实话，庄王府的这口陶缸，在这里摆了半个月，识它是个远古之物的人倒有几个，但能判定图纹是蝌蚪文的还只有两位老爷。若两位老爷买回去，将这蝌蚪文辨识出来，也是一大功德。小人一家吃了三代古董饭，也乐意为此效点微力。既然两位老爷愿意买，小人愿代出五百两，这口缸就两千两卖给二位了。”

张之洞心里暗暗想着：两千两银子买一口禹王爷时代的陶缸，这事做得。何况这上面的蝌蚪文，多看几眼后，仿佛面熟多了，若带回去，朝夕观看，日夜揣摩，说不定真可以把它破译出来哩。四五年前，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事，在士林中引起轰动，对张之洞而言，更是一种震撼。

翰林出身的前清流柱石，骨子里仍把学问上的事看得最为神圣崇高。他从心灵深处佩服内兄这个了不起的发现。想想看，殷商时代刻在龟板牛骨头上的文字居然给发现出来了，这可以从中挖掘多少宝贵的秘密，以此纠正史书上多少错误，中国的文字史因此而提前多少年？这种贡献，简直可以和发现孔宅墙壁中的古文《尚书》相媲美，其功劳绝不是开疆拓土、平叛止乱所可比拟，更远远地高过那些经师的著述、文人的诗词。就是自己这十多年来所引以自傲的谅山大捷、洋务局厂，在内兄的这个发现面前，也显得黯淡无光。要说伟大，这才是伟大；要说名垂千古，这才是名垂千古！多么幸运的王懿荣，老天爷将这个旷世奇功慷慨地赠予了他！

张之洞想，如果这陶缸上的图纹真的就是蝌蚪文，如果自己真的将它辨识了出来，那岂不也和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样的伟大，一样的名垂千古吗？是不是老天爷也要让我张某人变成建旷世奇功的幸运人！

张之洞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真恨不得立刻就将这口陶缸移

到宝庆胡同。但是，两千两银子，从哪里去凑齐？将寓所里所有银钱拿出来，还凑不出一千两，即便到姐夫儿子处去借，也不能开口太大，顶多再凑五百两。张之洞在犹豫着。一只手在缸壁上摸来摸去，那模样，像是在抚摩即将远去再也不能见面的小儿女的脸蛋似的，恋恋难舍，依依情深。

张之洞对陶缸的宝爱，毫无掩饰地写在他的脸上和手上。这情景被厚古阁老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指着樊樊山说：“听您这位老爷的口音像是南方人，不知两位是在京师做官的，还是来京师办事的？”

张之洞说：“我们是来京师办事的，带的银子不多。这口陶缸虽然好，却买不起。”



古董商人在鉴别瓷器

老板说：“请问老爷您能拿得出多少银子？”

张之洞思忖一会儿说：“大概能凑千把两吧！”

老板爽快地说：“看得出两位老爷都是上了年纪的实诚君子，又是真正的识货人。给两位老爷说句掏心窝的话吧，我们开古董店的，也是商家之列。不是小人夸口，我辈虽不能称为儒商，却也不是奸商，我们做的是风雅生意。”

张之洞、樊樊山都笑了起来。樊樊山问：“何谓风雅生意？”

老板笑了笑说：“世间商人都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奸巧乖滑，常常会弄些坑蒙拐骗的手段。但我辈做古董生意的不这样。我们一来是为了糊口，因此也要赚钱，但一半是好古。看到好的古物便想收购，生怕它沦落消亡，化为泥土。若是眼看着一件有价值的古物被毁了，心里有罪过之感。所以常常不惜用高价将它买来。买的时候，也不知今后它能不能卖得出去，赚不赚得到钱。一句话，那个时候，做主的不是赚钱的心思，而是厚古惜古的念头，这就是小店以‘厚古’二字作为店名的原因。”

老板说着，将下巴上疏疏朗朗的胡须摸了一下，摆出一点儒雅的气度来。

“这是一面。另一面，若有真识货的买主来，看着他对所爱之物情深意厚，但又囊中羞涩，拿不出多少钱来的时候，我辈又往往忍痛降价，半卖半送。虽在钱上亏了些，但看到物归其主，心里也就很快乐。故而我辈做的是风雅生意！”

张之洞说：“风雅生意，这四个字好。不止是你们古董业，其实整个厂甸，包括做字画生意、做文房四宝生意，都应做风雅生意！不要以牟利赚钱为唯一的追求！”

“说得好！”老板做出一副豪爽的北方汉子气派来说，“这位老爷，您真是我辈的知音。看在您的这份情意上，只要您再拿出二百两，一千二百两，小人就把这口禹王爷传下来的陶缸交给您了。这就是小人

方才说的半卖半送。希望借两位老爷的口传出去，使大家都知道，我厚古阁做生意半卖半送，不是一句空话。”

樊樊山心里想：从五千两降到二千五百两，再降到两千两，现在又一千二百两都愿意出手，俗话说便宜无好货，莫非这中间有诈？他死劲地将眼前的陶缸再盯着看：造型古朴浑拙，从陶色看，也像是年代久远，尤其是那上面的蝌蚪字，是越看越像大大小小的蛙崽子。再看看张之洞那种喜爱不已的神态，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张之洞终于拿定主意了：“老板，你把这口缸用棉纸好好包扎起来，今天傍晚送到宝庆胡同。你在胡同口就能看到一棵大枣树，那就是我的寓所，我给你一千二百两银子。”

“好呐！”厚古阁老板高兴至极。“傍晚时分，我一定亲自送来，您在家候着就是了。”

自从有了这口陶缸后，张之洞闲居的日子顿时充实起来。他一天到晚围着这口陶缸转，壁上的蝌蚪文也不知看过多少遍了。经樊樊山的宣传，京师官场士林中有不少人都知道张之洞得了一件无价珍宝，纷纷前来观看，一个个看后都称赞不已。张之洞心里非常得意。

樊樊山对张之洞说：“香帅，许多来看的人都想得到一份蝌蚪文的拓片。门生想，不如干脆叫一个技艺高超的拓工来，拓它个数十上百份，分送给那些对文字有研究的朋友。然后我们定一个日子，请这些人到宝庆胡同，香帅您来主持这个会议，让各位发表高见。门生以为，这一则是一桩学林佳话，二则香帅您可以集众人之长，对彻底破译壁上文字会有帮助。”

张之洞说：“你这点子很好，这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樊樊山领下这个差事，几天工夫就拓下了一百份蝌蚪文拓片。他把这些拓片装裱得精美可观，作为他的礼物分送给京师那些附庸风雅的大老，以及翰林院、詹事府中好古信古的闲翰林冷洗马，又送一些给他的那一批诗坛朋友。靠着这份特殊的礼物，很短的时间里，樊樊

山结识了京师一大群风雅高致的文人朋友。这一天，按照张之洞的安排，二十多个对古器物、古文字有兴致有研究的官员文人们，兴高采烈地在宝庆胡同的大枣树宅院欢聚一堂，高谈阔论。看着这一场景，张之洞心里喜悦极了。这喜悦不仅仅因为这口陶缸，以及缸壁上的蝌蚪文吸引了京师众多饱学之士，引发他们的思古之幽情，更因为眼前的这一切，使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常课：松筠庵的集议，龙树寺的聚会，东兴楼的欢宴，陶然亭的清谈。而这些，恰恰是最能鼓荡他满腔青春似的热血，唤起他飘逝已久的书生激情。来京师一年了，无论到哪里，无论见何人，似乎总没有寻觅到当初的影子，找不到昔日的情怀。这时，他才突然醒悟到，原来是没有寻觅到先前的那种氛围——讨论时政、切磋学问、意气相投、好恶与共的氛围。这氛围，如同诗之气韵、人之精神，失去了它，松筠庵也好，龙树寺也好，在张之洞的眼中，都不是先前那一回事了。而今天的气氛，则庶几近之。

突然，屋外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哗啦啦地下起来。没有多久工夫，天井里便积下好几寸深的雨水。这时，樊樊山突然想起摆在天井中的那口陶缸来。

陶缸平时摆在书房，今天一早，特为搬到天井里，因为天井开阔又光线充足，便于众人观赏，后来大家都坐进客厅里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来，陶缸则依旧放在天井里。

“香帅，陶缸还在天井里，得叫人把它抬进屋里来吧！”

张之洞透过窗口，看到那口陶缸虽经大雨冲击，却依旧岿然不动，笑着对樊樊山说：“这是陶缸，又不是字画，传到现在，也不知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还在乎这一次吗？干脆不动它，待雨停后再抬进书房不迟。”

这话在理，樊樊山也不再去管它了。客厅里的考古学术讨论，依旧热气腾腾地进行着。

中午时分，会议散了，大家走出客厅，不约而同地注目那口又经历了一次风雨洗礼的陶缸：它静静地稳稳地立在天井中部那光洁的青

砖地上，有一种傲然屹立于世间的史翁气派。一位酷爱它的年轻翰林走了过去，他要再一次好好欣赏欣赏这个华夏民族先祖留下的杰作。

猛然间，他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再仔细看，终于忍不住喊了起来：“缸壁上的蝌蚪文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张之洞、樊樊山和所有与会者都围了过来。果然，陶缸四壁上的那些蝌蚪文几乎全没有了，剩下的十几只小蝌蚪，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张之洞和众人都被这意外的一幕给惊呆了。

《神异记》中有一个故事，说唐代大画家张僧繇在墙壁上画了一条龙，恰逢雷电大雨，壁上的龙便乘此飞上天去。难道这些蝌蚪也赶着这场大雨离开缸壁游向了池塘？这显然不可能。那么，它们又都到哪里去了呢？那个年轻的翰林将壁上残留的几个蝌蚪文用手指掐了掐，发现它们是松软的。他小心地将它们取下来，放在手心里慢慢抹平。这时，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些蝌蚪文根本就不是和陶缸一道烧制的，它们分明是粘在上面的粉糊一类的东西，故而被刚才这场大雨给冲刷了！一个结论几乎同时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浮出：这口缸是假古董，所谓的蝌蚪文是骗人的游戏，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大家碍于主人的面子，都不敢点破，只是用眼睛斜斜地瞟着这位刚才还神采飞扬、侃侃而谈的风雅总督。只见张之洞脸色早已铁青，本来窄长的脸显得更加难看。他突然拾起地上一块松动的青砖，朝着陶缸砸去。哐啷一声，陶缸破了一个大窟窿。樊樊山拾起一块陶片，明亮的正午阳光下，众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陶片的破碎处闪着冷冷幽幽的青光，稍有点陶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口新近烧制的陶缸，问世顶多五六年光景。去陶瓦市场买的话，不会超过五十文！

真相大白，白白地丢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不说，还在京师落下一个不识真假、遭人愚弄、将胡乱涂抹的图案认作蝌蚪文的笑柄。这对于一个研究古物数十年，一向以鉴赏家、收藏家自负的张之洞来说，是何等大的羞耻！张之洞狂怒起来，吼道：“大根，你带几个人到海王村去，把那个混蛋捆绑起来！”

下午，大根回来禀报，厚古阁的招牌在卖出陶缸的第二天便已摘

下，老板已不知去向。现在店名已变为与厚古阁毫不相干的迷古斋了！

张之洞这一气非同小可，第二天便病倒在床上！

张之洞买古董上当一事，《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购膺鼎》一节里有记载——

名人嗜古器物者每传有受欺之笑柄。如毕沅、阮元、潘祖荫、翁同龢等均有此类传说，见于诸家记载。张之洞亦有之。易宗夔所辑《新世说》卷七《假诮》云：

张香涛于光绪中，以鄂督入觐，偶游海王村，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浏览。庭陈一巨瓮，为陶制者，形既奇诡，色亦斑斓，映以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谓为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张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必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几偕某巨宦管事至，索值三千金，张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异回，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古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

此项话柄，亦足发噱，惟事之信否，未可遽必。近阅卓从乾《杏轩偶录》，多言晚清鄂省事(卓氏为湖北安陆县人)，于此事所记尤详。据云：

清慈禧后晚年，张文襄公督鄂，奉诏陞见。清故事：凡疆臣觐见后，未奉回任之命，不敢出都。时鄂抚端午桥兼署督篆，阴贿后左右，沮文襄返鄂。后左右复向公索巨资，公无以应，由是留滞辇下者几一年。每日无事，携一仆游琉璃厂，自东口至西口，凡古董肆必入焉，厂中人莫不识公者。一日，至某肆，见宅内亚字朱栏中置一缸，形甚古，作八方式。各方皆有字，籀篆隶草，各体俱备，似陆续题跋者，而碧苔紫藓，斑驳陆离，字迹模糊，读不成句。缸口缘边有微缺损处，露极细赤丝，洵为巨石凿成者。缸内注水，夏不涸，冬不冻，蓄五色金鱼数头，游于萍藻之际，甚自得也。公爱之，问于肆主曰：“此缸系何代所制？”肆主曰：“余儿时闻先祖与某贝子博，贝子负万金，以此缸作抵押，先祖得之甚喜。相传为明宫禁中物，闯王入宫，但捆载金银珠宝而去，此缸欹于阶下，弃不顾，由是流落人间。至于制造何代何人，实无可考。”公问及售价若干，肆主曰：“先祖遗言，凡宗室懿亲八旗阔老来购者，必须万金以外，若遇清廉士大夫而又好古者，价可略减。今观老先生囊橐萧然，岂能复购此物耶？”公笑而去。返寓后，问各老友借五千金，明日持交肆主，肆主固不受。公曰：“此缸幸遇吾能识之，故以重价购；若京中之拥巨资者，未必肯一顾也。”肆主曰：“凡物拙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今既遇公，岂可贬价以求售乎？”公笑曰：“此金可暂收，后当补给也。”越日而公回任命下，遂以厚毡包裹缸周身，雇八人舁置专车之上，同载抵鄂，即陈于后庭书室之外，仍以朱栏护之。立招鄂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若梁臬司星海、黄学使绍基(按：基应作箕)、纪山长香葱、杨广文惺吾诸先生。皆莫知此缸之朝代，惟同声赞叹为莫名之宝物而已。某夜，公方被酒卧，忽大雷雨，暴风挟冰块，如万箭齐发，直射书室，玻璃俱碎，彻夜檐溜如悬瀑布，有倾河倒海之势，公拥被不觉也。晨起至庭前，见八方式之古缸，悉委地为泥涂，金鱼三四头，皆拨刺沟渠中困顿欲死，公懊恼者久之，忽传梁臬司至，公衣

冠出现。梁问曰：“昨夜古缸无恙乎？”公曰：“已物化矣。”梁方代为惋惜，公掀髯大笑曰：“五千金何足惜！使当日肆主定索万金，吾亦必与之矣。今而知貌为高古者诚不足与真金石并寿也。”时余方肄业两湖，有同学某君尝以文襄之好古而受人欺作为笑柄，余曰：“惟真好古者乃能受人欺，若徒博好古之名，而实爱钱如性命者，岂能受此欺乎？”某君闻之有愧色，盖某君尝以博雅自诩，而又出纳最吝者。

与见于《新世说》者略有异同，而言之较繁，虽间有不了了处，语气则甚津津焉。此或事属有因，不尽虚诬耶。

关于张之洞买古董受骗事，葛庵存《清代名人遗事》中《张文襄》一节里亦有记载

光緒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餘偶遊琉璃廠，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致，駐足浏览，庭中陳一巨瓷，形制奇詭，古色爛斑，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為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获之。昇至鄂，命工拓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仆从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為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蜡也，骨董鬼偽飾以欺人者也，文襄為之不怡者累日。

二 端梁联手欲借织布局的贪污案将张之洞轰下台

张之洞在病床上躺了几天，不看书，不走动，心思倒彻底安静下来了。一旦澄虑，一个疑问便不期而然地浮出水面：朝廷为何要将我留在京师这么久呢？要说办事，特科放榜后的这半年里，几乎没做什么事，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拟定有张百熙一人足够了，即便要二人合力，又何必要我这个现任湖广总督呢？朝廷上下能拟议学堂章程的大臣多得嘛！倘若要将从湖广调进朝廷，也得给我个职位呀，不说拜个协揆，至少也应该是个尚书或都御史，不能老是以湖督的实缺挂个议学大臣的空名呀！国朝两百年，旧掌故里很难找出个这样的先例来。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有意将从武昌调出来，放在京师晾着。朝廷会这样做吗？二十余年来一直自认为是国之干臣疆吏之楷模的湖广总督，尽管想到这一层，自己却并不大相信。

这怎么可能呢？这些年来一直对太后忠心耿耿，要说她有不满意之处，只有戊戌年对康梁、对新政的态度和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但戊戌

年的事已过去五年了，这五年里并未见太后有一句指责的话。至于东南互保，太后一再表示同意，回銮后还特地予以封赏。若说是记这两个前嫌的话，似乎又不大可能。那这是为何呢？难道还有什么别的缘故，自己却始终蒙在鼓里不知呢？

想到这里，张之洞有点惶恐起来。他决定打听一下。向谁打听呢，当然是姐夫鹿传霖最好。

鹿传霖的运气真好，自从亲自带兵到西安去勤王这一步棋走对后，便步步得法，节节顺利，不久进了军机，现在又做了协办大学士，成了一个红得发紫的新贵。张之洞在为姐夫庆幸的同时，也多少存着几分嫉妒。论才干，论成就，论功绩，自己都要远在姐夫之上，但就是缺少这个福分。官场荣枯，人生泰否，真个是说不清道不明！

鹿传霖是个谨言慎行的人，虽与张之洞是郎舅至亲，但二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是公私分明的。那年张之洞希望儿子出洋一段时期，以广见闻，正好江苏名额有多，便去信给姐夫，要他报上仁权的名字，同时清楚地表明，只借江苏一个名额，一切费用全部自理。鹿传霖也并没有以江苏巡抚的特权替自己的外甥谋取一份公费生的优待。现在要从这位按章办事的军机大臣的口中打探点秘闻，会有收获吗？思考良久，他想出了一个法子。

张之洞把樊樊山叫来，将自己的想法对这位门生详细地叙述一番，然后要他按自己所说的去见一次鹿传霖。

樊樊山正好因蝌蚪文一事弄得很没面子，有个把月没去鹿府了，便欣然领命前去。

“鹿中堂，香帅病了，病得不轻！”

对于鹿传霖在义和团事件中的表现，世人颇有微词。《梵天庐丛录》中《鹿传霖》一节里对此有述评——

庚子七月北京未破以前，中国之事，败于刚毅。庚子七月北京既破以后，中国之事，败于鹿传霖。鹿传霖者，亚于刚毅五十步耳。当拳匪之发难也，鹿时任江苏巡抚。东南立互保之约，鹿大不谓然。急率兵数营北上，冀附会端、刚，合拳匪，攻外国，事成，则南下督

两江。甫至近畿，亲见李秉衡兵大败，京师将立陷，所率兵又多散失，不得已，乃集残部数百人，次定兴。定兴固鹿家也，既闻京师破，两宫西幸，则急迎谒道左，而湖南布政使锡良亦俱至，太后见之，大喜；抵太原后，则立简为山西巡抚。是时刚毅死闻，乃命鹿入军机以代之。自拳匪创乱，至京师洋兵求诛罪魁，未及期年，国势大变，有能首以旧人新入政府者，唯鹿而已。鹿既入政府，则首建幸陕之策。是时两宫驻蹕太原，闻全权大臣李鸿章已入北京，各国允议和停战，冀速定大局，遄返旧京。而鹿陈说太后，以北京万分危险，西安去海遥远，洋兵万不能到，进退攻守，无不咸宜。太后亦本有意西行，徒以二三廷臣主持于内，十数疆吏力请于外，皆以暂驻晋省，静待和议，勿再深入内地为言，既重以群情，故一时未决。得鹿奏，则又大喜，即日下谕，定期启銮入陕。故鹿一入军机，即能首以诡谋长顽焰荡和局者，则幸陕策为之也。得于慈眷者，亦自此深矣。既入陕，则又思集顽党，修旧政，闭和局。以王文韶不附己，多不遂，则欲以全力挤去之。而令夏震武、洪嘉与二人痛劾王倚洋势，请予重惩。及得旨，夏、洪俱被斥，然尚有“心尚怀忠”及“书生之见”等语。鹿每对人言，端、刚为国忠臣，为洋人所逼，以至如此，他日得当，必当起复昭雪云云，人多嗤之以鼻。后洋人索办罪魁，乃遗是人，诚所谓网漏吞舟之鱼也。

樊樊山一见到鹿传霖，便焦急地说道。

“上个月他还在我家里吃了一餐饭，好好的，怎么就病得不轻了？”

鹿传霖虽比张之洞大一岁，但保养得好，看起来倒像比内弟年轻得多。

樊樊山按张之洞的意思，将如何受骗如何在众人面前丢脸的事大肆渲染了一番。

“鹿中堂，香帅这次上的当可不小。您看看，他一辈子好古董，谁不知道他是个鉴赏大家。到了晚年，却以制台之尊栽在一个海王村的小商贩手里，又是当着那么多名流的面，公然让他下不了台，多丢他的脸，伤他的心！我看他已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他是想临终前见见老姐夫姐姐一面。”

这几句话，说得鹿传霖的眼圈都红了，忙进后院告诉夫人。鹿夫人一听，眼泪刷刷流下，两老夫妇当晚便赶到宝庆胡同。

“四弟，上个月还好好的，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环儿陪着鹿传霖夫妇来到张之洞卧房，见到本来就瘦削的弟弟，

如今更加黑瘦地躺在床上，额头上围了一块玄色手帕，两只手冷冰冰的，鹿夫人伤心起来。

“三姐，我怕是活不久了。”张之洞两眼无神地看着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气息微弱地说。

“说什么话！”鹿夫人难过地说，“你一向身体都健健朗朗的，千万别胡思乱想。明天，你姐夫跟内务府说一下，请大内的太医给你瞧瞧！”

鹿传霖忙说：“我明天正要见太后，就请太后派个御医来。”

张之洞说：“不要惊动太后，也不要御医。我这病我自己知道，是心里郁积而成的，药物治不了。”

鹿传霖笑道：“你是在为陶缸的事气恼吧！京师爱好古董的官员们，有几人没上过古董骗子的当？你不要往心上去！”

鹿夫人说：“从今往后，再不要去理那些坛坛罐罐的东西了。你姐夫这点好，他一生不沾边。”

鹿传霖说：“我哪能跟四弟比！我迂实缺乏才情，四弟雅好金石书画，才是真正的翰林本色。”

这几句话，说得鹿夫人和环儿都笑了起来。

张之洞对环儿说：“你陪着三姐到外面屋子里去聊聊家常，我要和姐夫说点事情。”

环儿和鹿夫人走出卧房后，张之洞握着鹿传霖的手说：“三姐夫，我这病，上古董贩子的当只是个引发，根本原因还是这半年多来心里的烦闷。”

鹿传霖说：“你烦闷啥呀？”

张之洞叹口气说：“三姐夫，你就不要明知故问了。换上你，当

年一个在任上一天到晚有做不完事情的江苏巡抚，突然弄到北京来挂个议学大臣的空名住在胡同里，一年到头什么事也没有，不死不活的，你会怎么想？”

鹿传霖说：“你就宽心在北京再住一住，朝廷总会有个明确安排的。”

“我就是宽不下心。”张之洞的手松了，似乎的确是气力不支。“我在武昌的事，别的都不说，光就那些洋务局厂，就让我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端方他能管得了吗？再说，局厂那些总办会办们也不会听他的。姐夫，你在军机处，一定知道内情，你给我透点风气，朝廷到底是怎么处理我张某人的。如果还这样不死不活地让我住在京师，我宁愿拿根绳子上吊算了！”

鹿传霖笑道：“你这是怎么啦，一下子变得器量窄小了？”

张之洞说：“不是器量变窄小了，我心里很烦躁，如果这个结不打开，这病也好不了，真怕活不久了。三姐夫，我知道你是个实诚君子，一辈子没求过你，为的是不愿给你惹麻烦。但我这次非得求你给我透点声息，你若不答应我，我真的好不了。”

鹿传霖主动握起内弟的手来，这手果然是枯皮包着瘦骨，且没有多大热气。他心里不免涌出几分哀怜来：“香涛，你要我给你说点什么？”

“是不是经济特科没有办好，太后对我不满意了？”

鹿传霖说：“没有听说过。倒是有次听荣中堂讲，太后说过，原来梁士诒不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实特科第一场考试不废也可，难为了张之洞。”

这话很让张之洞欣慰了一下。他又问：“太后是不是认为我已经老迈衰朽了，不能再为朝廷出力，有意先冷一冷后再开缺回籍？”

鹿传霖笑道：“你还不到七十，子青老哥八十多岁还做白发宰相

呢！”

张之万八十四岁寿辰那天，由恭王出面为他祝寿。酒席上，他再三恳求致仕，恭王再三慰留。但没过几天，一切职务都下了。其实，恭王一上台，就想请张之万下台，为了顾全张的面子，二人商量好一道在酒席上那样表演。这官场上的操作，与戏台上的做戏，真的没有几多区别。光绪二十四年，这位老来红的状元宰相终于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

听到张之洞要自己透点声息的话，鹿传霖心里便一直在矛盾着。作为正受太后宠信的军机大臣，鹿传霖早在十天前就知道朝廷留张之洞在京的真正原因了。

原来，这事的起因正出在张之洞为之付出十四年心血的湖北省垣。

以湖北巡抚身份署理湖广总督的端方，不是一个厚道人。署理湖督没多久，他便已经知道被张之洞经营十多年的湖督衙门，所拥有的强大实力和在中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倘若这一切属于自己掌管的话，“端方”这两个字便非比一般了。四十多岁的年轻人热血，撩得端方对此有强烈的觊觎之心。在一次和梁鼎芬的交谈中，他发现这个备受张之洞器重的候补道两湖书院山长，是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人。遂拍着梁鼎芬的肩膀说：“节庵呀，都说张香帅很器重你，我看他只是用你而不重你。凭你的才干，早就该荐举你做臬司、藩司了。你却至今还是一个候补道，可惜！”

不料，端方的这几句空头话，正打在梁鼎芬的心坎上。这些年来，梁鼎芬最为伤心失意之处正是在这里。他追随张之洞十多年了，并不甘心一辈子只做过山长或师爷长。他素来自视甚高，很想早糟蹋日开府建衙，自掌权柄，渴望通过张之洞这位有力者的提携来实现自己的夙愿。他也曾向张之洞间接地谈过。张之洞也答应过，只待武昌道出缺，便让他补。但这一个愿口头上许了多年，就是不见兑现，至今仍是张之洞身边一个没有实职实权的师爷头。

梁鼎芬心中有不满，但又不便强求，端方的这几句话正点中他的隐痛，便一面自嘲一面试探性地问：“这也不能怪张香帅。我大概是命里注定只有文名而无官运，即便是你端中丞真除湖广总督，我恐怕也只能是个幕僚头而已。”



刘体仁《异辞录》中《鹿文端一语隽永》里记载鹿传霖(左图)在西安的一件遗事——

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年正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梁鼎芬的话中之话，端方一听便明白了，忙说：“节庵，你放心，若哪一天我真除湖广总督，我一定很快提拔你做一个湖北按察使。”

“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

就这么几句赤裸裸的交谈，两颗热衷之心贴在一起了。从此，梁鼎芬便全心全意为这位新主子办事效力，并积极地为端方由署理到真除而出谋划策，奔走经营。

要真除湖广总督，第一步得先让现任的湖督开缺，把位子腾出来才行。开缺张之洞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端方和梁鼎芬筹谋良久，并没有找到确凿而足够的弹劾证据。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特科考试即将结束时，织布局突然出了事。有人告发织布局的材料处主办李满库贪污巨款，局里账目混乱，亏空严重，而李满库正是张之洞如夫人李佩玉的堂弟。端方和梁鼎芬得知此事后大为高兴，视为天赐良机。

梁鼎芬为端方谋划：先将张之洞留在京师不回武昌，以便彻底清查织布局的贪污案，竭力找出张之洞与此案的牵连，然后将它作为一发重型炮弹，把他从湖督位子上轰下去。

但如何达到将张之洞滞留京师的目的呢？梁鼎芬又向端方出谋：可以走庆王奕劻的路子。奕劻贪财好货，且与张之洞关系不深，一向对张之洞有几分不满，这个口子最易打开。又自告奋勇愿去办好这桩事。

端方当即许愿，若办成此事，算是立了大功，保证半年之内酬谢

梁鼎芬一个湖北臬司。

梁鼎芬带着端方给他的一张十万银票和一包珍稀宝物，在两个戈什哈的陪同下，火速赶至京城。

梁鼎芬生怕在京城里碰上与张之洞相关的人，遂十分小心谨慎。通过端方正白旗内的老关系，梁鼎芬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进了庆王府，拜会奕劻。

见了银票和珍宝，奕劻早已笑眯了眼。他本就反感张之洞从不巴结他，现在有人带重礼上门来替他出气，何乐而不为？奕劻收下这份礼物，小眼珠子转了转，有了主意。他叫梁鼎芬立刻回武昌等着看邸报。梁鼎芬回到武昌没几天，果然见到载于其上的任命张之洞为议学大臣暂不回武昌的谕旨。端方、梁鼎芬见第一步已经成功，遂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第二步行动。

他们的计划周到而万无一失：先把李满库调到纺纱局，由处主办升为局协办。李满库自然不会怀疑，高高兴兴走马上任。继而把织布局的总办马汉成派往英国，让他到全世界纺织业最发达的老牌强国去学习人家的技术，时间半年，给他发足银两，又特配一个英文翻译。

马汉成一辈子没有出过洋，听别人说起西洋如何如何，他只是羡慕得眼珠发红，口角流涎。他不敢奢望去看西洋，因为他一不懂洋文，二付不起这笔庞大的费用。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天大的好事突然间从天而降。将近天命之年，居然可以放洋出国，而且有人替自己做翻译，又不要从自己腰包掏出一文钱。他心里暗暗地盘算着：今生今世，这样的美差既是空前，大概也是绝后了，一定要好好利用，看够吃足自然是不在话下，还要玩好；听说洋婆子个个风骚无比，务必要玩几个才不虚此行，也不枉过此生了。

还是端方好。马汉成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对署理制台感恩戴德。替张之洞效力七八年了，他何曾想到要这样奖励自己？

过几天，马汉成准备就绪，喜滋滋地带着翻译离开武昌，取道上

海扬帆远航了。

将马汉成和李满库调离织布局，剩下的事就好办了：第一着封账，第二着审理，第三着外查，第四着核定。一切过程都在暗地里悄悄进行着，织布局的生产仍一如既往，并未中断。

这一过细查核，不但查出了主办李满库贪污银子达十六万之多，而且牵连到总办马汉成也有一万多两受贿银。更为严重的是，织布局只在前三年略有赢利，这三年多来连年亏损，合计亏空达二十万之多。但令端方遗憾的是，查了将近五个月，却没有查出张之洞本人在银钱上与织布局的牵牵绊绊，也就是说，张之洞并未从织布局中贪污。张之洞所要承担的责任，是用人不当，而这人又不是别人，乃是他的舅舅，咎责难逃。端方并不死心，一面将现有的情况汇总起来，派梁鼎芬再次赴京，向奕□劼禀报，一面命令细查深挖，寻根究底，务必要找出张之洞从织布局中贪污受贿的罪证来。

十天前，军机大臣王文韶请奕□劼到自家喝酒，酒酣耳热之时，奕□劼情不自禁地说了句：“张香涛在京师优哉闲哉，他不知道他的后院已火烧上房了！”王文韶一惊，忙问为何。奕□劼一时兴起，把事情说了个大概。王文韶与鹿传霖过从较密，知鹿、张之间的关系，便将奕□劼的话告诉了鹿传霖。鹿传霖听后也大为惊讶。但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并没有急着把这事告诉内弟。

关于鹿传霖，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多有负面记载。为方便读者全面地了解这位晚清大吏，现抄录于次——

鹿传霖于奏对时，西太后尝询其有无子侄。鹿对以一老三，一老四。西太后默识于心。无何升允以劾章上，请以鹿之二子，用为五品京堂。黄曾源知其献谀于鹿也，明日弹之，有“大臣各私其子”云云。西太后深以为然，召见军机，鹿随班入。西太后持黄疏，厉声谓鹿曰：“这就是你的老三老四么？”鹿噤不能语。交部核复，遂遭驳斥。

鹿整顿户部条规，不遗余力。有某茶皂得某委员钱二吊，鹿闻而震怒，立将卯名黜革。一日又有茶皂得解缙疋委员钱六两，鹿翌日告人曰：“昨儿某老爷愿意给他的，不能跟前儿比，你们别弄糊涂。”或谓后茶皂乃鹿宠仆之子也。

鹿见爱于光绪帝，维新家所谓帝党是也。后以龙钟多病，自愿退处无权。日在军机，人云亦云而已。某侍郎谒之而出，谓人曰：“鹿军机人虽瘦得不成模样，咳两声嗽，倒清华朗

润。看起来一年半载，可以无妨。”

鹿人既猥琐，貌复清癯，其头略偏，望之有如干瘪葫芦。老病缠绵，肝火极旺，一言不合，则拍案狂呼，力竭声嘶，不之顾也。

眼下，看着张之洞病得如此严重，他再也不忍心隐瞒了。

“四弟，武昌织布局出了事，朝廷有意留你在京师，暂时回避回避！”

“什么！”张之洞霍然一惊，掀起被角，猛地坐了起来，“织布局出了

什么事？”

说话的同时，张之洞的脑子里立时想起了织布局的李满库。事情一定出在他的身上，不然不会叫我回避！

鹿传霖将从王文韶那里听到的话经过浓缩后简单说了几句。

“用不着回避，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更好。”说话间，张之洞已下了床，慌得鹿传霖赶紧上前扶着他，两人都坐了下来。

“三姐夫，既然是湖北的洋务局厂出了事，我就更不能滞留京师了，何况织布局的材料处李满库是佩玉的堂弟，这事便直接牵涉到我的身上，我更不能置身事外。我比端方更熟悉，办起来会更顺手。我张之洞经手湖北洋务局厂的银子高达七八百万两，遭到许多人的指责，有人甚至骂我是‘屠财’。但是，三姐夫，我跟你掏心的话。你四弟办局厂靡费钱财之事或许有，但贪污中饱事绝没有。在这件事上，我可以上对朝廷祖宗、下对百姓子孙说一句毫不为过的话，张之洞对公款一清如洗一尘不染。但我也可以对三姐夫说句腹心话，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耍花招做手脚，有意对我栽赃诬陷。我即刻便向太后上折子，若信得过我张之洞，便让我回武昌去亲自处理织布局的事；若信不过我张之洞，便干脆开缺我的湖督之职，不要让我这样不死不活地困在京师吃白食！”

张之洞越说越激动，嘴里大口大口地出气。面对着内弟的这种急躁和冲动，鹿传霖心里后悔不迭：实在是不该告诉他。或许过一两个月，武昌那边的事便会水落石出，他自然会清清白白地回去。不料他年近七十依然像年轻时一样的不能容物，万一他回到武昌后与端方闹翻了怎么办？

“四弟，我看你不必这样急，就让端方他们去办好了。朝廷让你回避，原也是一片护卫之意，既已住了将近一年，再多住一两个月也无妨。还是保重身体要紧。”

张之洞冷笑一声说：“三姐夫，你不知道，端方那小子是个聪明过头的人，八成是他使的坏。我不回去，这心如何安得下？”

鹿传霖知道张之洞的倔脾气，到了这个时候是绝对扭不回头了，只得跌足叹息而已。

第二天，张之洞便向慈禧太后递了折子。折子上讲，听人说武昌织布局爆出贪污案件，请求太后让他回湖北去亲自处理这事。

慈禧并不知幕后的情况，既然湖北洋务局厂出了事，身为湖广制台的张之洞自应早日回鄂处理，便即刻批准他开缺议学大臣之职回湖广本任。

关于端方欲久据湖督一事及端梁之间的关系，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张之洞与端方》一节里有记载——

汉军铁岭高友唐《高高轩随笔》云：

南皮张之洞督楚十九年，其建设事业，规模闳远，鄂人颇称颂之。第晚年政存宽厚，对官吏不能严加督饬，凡贫老者，咸委县缺、厘金以周济之。此辈以戒得之年，恣意贪婪，之洞不问也。端方为陕臬，摭拾新政皮毛以博时誉，与之洞长公子君立京卿订金兰交，以世伯尊称之洞。时抚鄂者为于荫霖，极顽固，疾视外人，对之洞与刘坤一订东南互保之约，尤为不满。之洞恐酿祸，密电行在，以于调汴抚，保端继任。端固一巧宦也，至鄂后结纳梁鼎芬、张彪，投之洞之所好，之洞堕彼术中，引为同志。壬寅刘坤一出缺，朝命以之洞调署，并电询继任鄂督人选，之洞密保端方，遂令端兼署。之洞抵南洋，以湘军腐败，拟裁撤之，湖南人大哗。瞿鸿禨在枢府，力言恐激变，遂以李兴锐任南洋，令之洞回鄂。端方不欲交卸，运动枢府，召之洞入都展觐；觐毕，又令之洞留京订“学务章程”。学务大臣荣庆与端为僚婿，受端之托，对“学务章程”时持异议，屡订屡改。困之洞于京年馀，之洞无如何也。直至

甲辰春，始回任。

端方督楚两年，贿赂公行，畅所欲为，梁鼎芬又阿谀之。端通行全省整饬吏治文，有“湖北吏治败坏已十四年矣”之语，盖指南皮也。南皮回任后，有以此文呈阅者，南皮大怒，端不自安，调苏抚。去之日，梁鼎芬于黄鹤楼立纪念碑。丁未，南皮入枢府，梁鼎芬亦因劾奕劻、袁世凯罢官。余于戊申春回鄂，亲晤梁于织布局，梁谓南皮不应赠袁世凯寿联拟以王商（联文为“朝有王商威九夷”），嘱代达南皮。余旋京后，南皮询在鄂见梁否，有何议论，乃据实以告。南皮曰：“寿联乃普通酬应，既与袁同在枢垣，日日相见，讵能不敷衍之。若梁某之为端立纪念碑有‘睢州之正，益阳之忠（汤斌，河南睢州人，谥文正。胡林翼，湖南益阳人，谥文忠——编者），滔滔汉水，去思无穷’十六字，彼如恭维端之才华，经天纬地，犹可说也；试问有卖官鬻爵之汤文正、胡文忠耶？此真比拟不伦矣。如此谄媚，较送袁寿联何如？在余用王商典，不过切其外务部尚书耳。烦君代达，张某已识破彼为伪君子，受其骗二十余年，以后不必再施伎俩。”言时悻悻。余在南皮幕府凡十三年，南皮每论事，极和蔼，从未见其声色俱厉如此者，殆亦文人好胜之心，不克自持耶。南皮死后，端、梁俱远道来吊，抚棺痛哭，或亦良知未泯也。

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记载张之洞此次离京时的一件佚事（见该书《南皮急电觅苦沫菜》）——

南皮陛辞之日，奏请将上海制造局，迁至芜湖。一旦失和，以免为外人占夺。及估工，则需三百万。说者谓：“有此三百万，何不另起炉灶之为愈耶？而且一旦失和，上海之制造局外人能占夺之，芜湖之制造局外人独不能占夺之耶？吾恐南皮笨不至此。”南皮回里时，雅兴勃发，思食苦沫菜，乃作一八十余字之三等紧急长电，达天津某官，历述昔时在天津，有县令曾供此品，其菜如何种样，如何食法云云。无如遍觅不得，某无以应，乃亦发八十余字之三等紧急长电于某大军机，在京居然觅得一握，计费钱十二吊（京中以五十个大钱为一吊），用马封六百里加紧送至，南皮得之大喜。

三 处理织布局的贪污案，是个棘手的难题

得知张之洞即将回武昌本任的消息，端方和梁鼎芬大出意外，两个人在端方家的书房里心情焦灼地商量对策。

端方心里庆幸，好在尚未将织布局的事定案，不如和盘托出交给张之洞。至于定罪处罚，则由他本人去办，以表示自己并不夹杂倾轧的私念，纯是一片为国办事的公心。

梁鼎芬深知张之洞的性格。他没有多加思索，便决定出卖端方以求自保。

两人密谈半天，达成一个共识：端方派梁鼎芬走庆王府的门子，

此事只字不能提。这不仅是为了顾全庆王的面子，更是为了掩盖他们两个的真实意图。不提这一层，调查织布局贪污案，就是办一桩普通的案子，而不是别有用心的举措。

火车抵达汉口站时，端方带着湖北省一批文武大员亲往迎接。

张之洞走下火车，一眼看见满脸堆笑的端方站在欢迎队伍的前头，心里顿生厌怒。

“香帅辛苦了！”端方走上前去问候。

“哼！”张之洞黑着脸，对着端方一甩手，“辛苦什么，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屁事都没有！”

端方讨了老大一个没趣，尴尬片刻后，又笑着脸凑了过去：“香帅这段日子身体还好吗？”

“好什么？”张之洞大踏步向前走，看也不看端方，“有人在我的后院烧火，我还好得起来吗？”

端方完全明白了，张之洞是冲着织布局的事回来的，而且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恨意。他心虚起来，耷拉着脑袋，不敢再开口。

湖北省的藩司、臬司等人忙着向张之洞拱手道乏，张之洞也跟他们拱手答话，脸色和悦。

这一切，心怀鬼胎的梁鼎芬都看在眼里。他要试一试张之洞对他的态度，从中可以探知张之洞抓没抓到他的把柄。

“香帅！”梁鼎芬分开众人走上前去，笑容灿烂地说，“听说您这几个月在京师做了许多好诗，能不能赏给我看看？”

“好哇！”张之洞笑着说，“你梁节庵是诗坛高手，我还正要请你帮忙润润色哩！”

脸色神态、说话的口气跟往日一个样，梁鼎芬胸口上压的那块巨

石落了下来：他不知道我梁某人做的事，这就好办了！

借“帮忙润色”这句话，梁鼎芬第二天傍晚便来到督府后院。他要抢在端方之前，先来报告织布局的事。

“香帅，织布局里银钱对不上数的事，想必您已经知道了。有人上书给端中丞。端中丞问卑职这事怎么办。卑职说，织布局的事香帅最清楚，此事应当等香帅回来后再由他来查办为好。但没有几天，端中丞就安排人去调查这件事，卑职想拦阻也来不及了。”

梁鼎芬一脸诚恳地说着，似乎为自己没能拦阻端方而怀着沉重的歉疚。

张之洞不以为然地说：“端方是鄂抚兼署理湖督，他要办什么事，你怎么可以拦阻得了？织布局的事与你无关。”

梁鼎芬彻底明白张之洞不知道他在办理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如释重负：“香帅海量，但卑职身为督署总文案，总是有责任的。”

张之洞平和地说：“端方要查织布局的事，作为署理总督，他有这个权利。织布局出了事，也是应当去审查，这也没有做错。我不满他的是，他应该把这事告诉我，不应把我蒙在鼓里。我想我这几个月闲在京师，也一定是他的鬼主意，他想借此堵住我回湖北的路！”

梁鼎芬听了这话，吓得背上沁出一丝冷汗。他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比一年前显得更衰老的张之洞，只见那两只凹下去的眼睛正在盯着自己，仿佛对织布局的事早已洞若观火。

“香帅，您真英明。这几个月来，卑职已有所察觉，端中丞是想挤走您而真除湖广总督。”

“哼！谁走谁留，等着瞧吧！”

次日，在冷冰冰的气氛里，端方将湖广总督关防璧还给张之洞。又硬着头皮，在张之洞峻厉可怖的眼神下，将织布局贪污案的调查情

况作了尽可能短的禀报，留下有关此案的一大堆簿册文书后，急急忙忙地离开签押房。

走出总督衙门的大门，端方回望一眼这座自己住了将近一年的最高衙门。这衙门仿佛一个虎口似的，正在向他张牙伸舌。他清醒地意识到，不仅这座衙门从此不再属于他了，就连不远处的湖北巡抚衙门，也很可能待不久了。

花费整整两天的时间，张之洞将织布局的这一大堆档案认真地看了一遍，心绪沉重复杂，五味杂陈。他既痛恨李满库滥用职权，贪污中饱，坑害了织布局，又惭愧自己这几年来居然对织布局的严重亏空懵然不知，还时常四处吹嘘创办纱、布、丝、麻四局的功绩。他对端方的恨意，随着一页页档案的翻过，已在一分一分地减弱。

张之洞把织布局和李满库的事告诉了佩玉，又叫大根到纺纱局去把李满库叫来。

李佩玉直到这时才知她的兄弟是个贪污犯，心里极为难受。

自从环儿过门以后，佩玉便明显地看出，张之洞对她冷落得多了。环儿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她超人的琴艺也不再受到张之洞的特别赏识，环儿的歌舞填满了张之洞少有的闲暇时日。佩玉在心里深深地叹息着。她知道自己出身贫寒，且非明媒正娶的夫人，无非比环儿先过门几年而已，并无压倒环儿的地位。来到张家不久，她才明白，张之洞不立她为续弦夫人的真正原因是她的出身低微。他的前三任夫人，均是出身官宦家庭的大家闺秀。而她，一个三家村塾师的女儿，一个丧夫天子的寡妇，怎么可能与她们相比！男人爱少艾，自古皆然，何况张之洞身为制台，位高权重，是男人中的英雄，妙龄美女也是爱他的，自己能有什么话好说！度过几个月的郁闷忧愁后，佩玉还是想开了。

好在张之洞对她虽有些冷落，却依然以礼相待，家政仍主要归她管，环儿插手之处不多。何况她生了两个儿子，在张府里的地位自然也不是环儿所能撼动的。她要处置后院众多的庶务，还要照顾未成年

的子女，一天到晚，也够忙碌了。在外人的眼里，她依旧是内宅的当家人，并没有被冷落的痕迹。她连琴也没有多少时间可弹了，只在准儿有时过来看父亲和她的时候，师徒二人才忙中偷闲，调弦挥指弹两曲，自个儿乐一乐。

将堂弟安置在织布局，让父母晚年有个嗣子在身边尽孝，这是佩玉由衷感激丈夫的一件事。刚来几年，李满库还常来督署走动走动。这四五年来，因为二老相继过世，李满库来看姐姐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佩玉只知道堂弟如今发达了，升了官买了大宅，前几年还置了一房妾。都说在洋务局厂做事的人大有洋财可发，何况堂弟又在织布局做材料处主办，自然发的洋财比别人多。堂弟现在冬裘夏绸，妻妾穿金戴银，也是分内的事，佩玉不在意，也不过问。今日才知道堂弟原来不安本分，贪污公款，佩玉深以此为羞惭。堂弟这样不争气，辜负了丈夫的一番心意。佩玉觉得很对不起丈夫。

其实，刚从山西老家来到武昌的李满库，还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三晋汉子。他对张之洞感恩戴德，对佩玉及其父母也很好。一年后又把老婆接到武昌城，让佩玉的父母跟他夫妇俩一起住。他自己在织布局里做事也踏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厚道人的表现。张之洞对此颇为满意放心，也便不大过问他的情况。

李满库人聪明，也识得些字，又跑过码头做过生意，两年后便得到提拔，做了一个小工头。再过两年，马汉成来到织布局做总办。马汉成走的是捐班一路。先是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县，分发湖北。干了几年，他看官场出息不大，而洋务局厂倒是油水不少，便又走武昌知府的路子，多方辗转，终于坐上了织布局的第一把交椅。马汉成是从官场中走出来的人，来到织布局不久，便发现李满库奇货可居，立即把他提拔到材料处，先让他做个副职，查看查看。李满库见马总办将他安排在人人垂涎的肥缺上，心里感激莫名，遂对马汉成百般恭顺，鞍前马后拼死效力。

马汉成凡与各级衙门各方商人洽谈重要生意时，总是将李满库带在身边，特意向客人郑重介绍这是张制台的小舅子，张制台如何如何

喜欢他、器重他等等。这种时候，织布局的生意便往往谈得融洽顺利：衙门会行方便，商人会让折扣。生意谈好后，他们还会得到额外的好处。至于平日，李满库的家里常常会有陌生人来拜访，大包小包进门，点头哈腰出去。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来求李老爷买他们的材料，也有的是来求他在张制台面前说几句话，再凭这几句话去达到他们各自的目的。这时的李满库终于看清了自己的价值，他要充分地利用这种价值来为自己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在织布局混上六七年，年届而立的李满库已经完全成熟了。

他一面自觉地张扬自我，一面更紧跟马汉成，很快便被提升为材料处的主办，执掌支配整个织布局各种生产材料的大权。

他自己从局里提拔几个贴心兄弟进材料处，又从晋北老家调来两个远房亲戚，安置在身边。织布局的材料处，成了李满库一手控制的独立王国。掌了大权的李主办钱财滚滚而来。先是买豪宅，接下来买小妾，后又

瞒着妻妾置外室寻花问柳，完全过的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不仅与过去的山西农夫的景况判若霄壤，就是比起他的湖北洋务创始人的姐夫来，也不知要潇洒舒服多少倍！

马汉成不但重用李满库，以便利用张之洞这块金字招牌为自己服务，同时又巴结荆州将军寿贵，希图依靠这个正白旗的满洲大员来打通各方关节。寿贵有个堂侄名叫寿安。寿安读书不成，习武不就，却看中洋务局。寿贵通过马汉成将他安排进了织布局。没有多久，寿安便做了售销处的主办。织布局有一进一出两个肥缺，进的是材料处，出的便是售销处。生产出来的布匹都要由售销处卖出去，其中的油水比起材料处来还要大。这寿安原本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自己腰包里有了大钱，便更是不安本分了。

李满库与寿安多年来相安无事，半年前却为汉口惜花院里的一个妓女闹翻了脸。惜花院里有一个名叫杏花的妓女，人长得漂亮又伶俐，一出道便受到嫖客们的格外喜爱。李满库和寿安也同时喜爱上了杏花。因为争风吃醋，两人开始闹起矛盾来。后来，为防止李满库染

指，寿安将杏花包月。在他包的这个月里，别的客人杏花都不能接待，李满库也自然不能再进杏花的房，心里又恨又痒。一月满后，李满库遂以高于寿安一倍的价，与惜花院的鸨母谈妥，将杏花包年。也就是说，一年内杏花再也不能接待包括寿安在内的其他客人。这下惹恼了荆州将军的侄公子。他本早已得知李满库的一些贪污影子，遂公报私仇，趁着张之洞不在武昌的时候向署督端方告了一状，恰好为急于寻找缺口的端方所利用，遂全力以赴地查起这个案子来。

李满库在张之洞的面前痛哭流涕地交代了这一切后，跪在地上说：“请求大人千万放我过这一关，我今后一定洗心革面改邪归正。我其实没有贪污十多万两银子，这是端方一伙有意陷害。我老实向大人坦白，我是贪污了织布局里的银子，但绝不会超过三万，我愿意全部赔清。我的银子都是别人自愿送给我的，不是我有心贪污得的。寿安只会比我贪污得更多，端方不查他，这说明端方打我不是目的，他打击的是您！”

张之洞气呼呼地踢了他一脚，骂道：“你这个不成器的混账东西，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你！你滚吧，我不想见到你了。”

一连几天，为李满库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张之洞的面前：先是佩玉恳求网开一面，继而大根也劝四叔不要大动干戈，最后连环儿也吹起枕头风来，说家丑不可外扬，保护满库过关，其实也是保全张府的体面。到了第三天，梁鼎芬悄悄地来见，转告端方的话：现已得知满库是受寿安的诬陷，好在织布局的案子并未结案，也没有上奏朝廷，一切都可以从头来，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方方面面都好过得去；至于上次所交的那包档案，一把火烧掉算了，就当没有这回事一样。梁鼎芬特别强调，这是他找端方推心置腹商谈了很久后，端方才接受的方案。这既为李满库好，也为织布局好，更是为香帅和整个湖北的洋务事业好。

端方、梁鼎芬的这个新方案让张之洞动了心。这是官场上惯常用的弥缝补漏手法：官官相护，互为遮掩，今日为别人保了脸面，来日也替自己预留一条后路。数千年来中国官场纲纪的紊乱败坏，其源半

出于此。

当年的清流中坚悟到了这一层，立刻断然否决这个方案。他心里恨恨地想：假若自己不回武昌，端方的这个方案便绝对不会出来。为什么查了近半年的案子，都不晓得是寿安的诬陷，这短短的几天，便一下子查明了真相，岂非咄咄怪事？这中间的用心岂不昭然若揭！前几天刚刚萌发的对端方的体谅之情，被这个方案扫荡得差不多了。

如此看来，应当把织布局的这个贪污案公事公办，全权委托给武昌知府衙门，公开审理，秉公办事。马汉成贪污了多少银子，李满库、寿安等人贪污了多少银子，全部公开，然后再根据大清律来处置，或赔款，或坐班房，或流放充军，全都交给湖北各衙门去办，再上报朝廷，自己一点都不插手，彻底回避。然则，这样做又是不是最为妥当的呢？张之洞一时拿不定主意，叫陈衍过来商量。

陈衍将尖下巴上的几根稀疏短须摸了好半天工夫，才缓缓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卑职之见，弥缝过巧，易授人以柄，何况此事虽未奏报太后皇上，但已传到京师上层，庆王和鹿中堂等人都已知道，一旦得知织布局什么事都没有，难免心中作疑，腹里有香帅护短之讥，卑职以为不妥。”

张之洞点点头：“你的看法与我相吻合。”

得到鼓励后，陈衍的兴致更高了：“以卑职之见，回避更不妥，倘若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武昌知府办理，结案后向社会全盘公开，如此办，卑职看来，有三不当。”

“有哪三不当，你详细说说。”

张之洞对这位入幕甚晚的诗人兼理财家一向刮目相看，很重视他的意见。

“武昌程知府，并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人品官品也不足称道。他或是被表象所迷惑，不能究根寻底，弄清案子原委；或是接受别人的贿赂而有意将水蹉浑。这两者都有可能最终辜负香帅的期望。这是一

不当。”

张之洞注意听着，不置可否。

“卑职听说织布局这些年问题严重。从总办马汉成到各处各科主办，几乎无人不贪，且经营不善，亏空很大。织布局的问题，若彻底追查从严细究，这个洋务局厂就会从基脚到顶端，轰然一声全部垮掉。这是二不当。”

张之洞神色严峻起来，瘦长的马脸拉得更长了。他显然不想听这些话，但陈衍不顾他的反应，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织布局一个厂垮掉还是小事，可怕的是它会对整个湖北的洋务事业带来很坏的影响。上自朝廷，下至府县，旁及各省，这些年来对湖北的洋务事业虽赞扬甚多，但攻讦也不少。据卑职所知，攻讦之处多在靡费银钱、亏空过大、经营不善、用人不当等方面。织布局的问题就恰好出在这几个方面。如果我们将织布局的事彻底查清，再向全社会公开，恰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铁证如山的例子。他们将会用这个例子大做文章，肆无忌惮地攻击湖北洋务事业，攻击香帅。到那时，织布局就是一个缺口，最后的结果只能使湖北的整个洋务全盘垮掉，香帅十四五年的满腔心血化为乌有。”

张之洞的脸色越来越黑了，犹如大雨将至时的满天乌云。他恨不得拂袖而起，或者大声斥退这个不知高低的狂妄幕僚。但他究竟还是将愤恨压了下去，硬着头皮听完这番令人难以接受的福建官话：“香帅，卑职方才所说的绝不是劝香帅做文过饰非、护短遮丑的俗吏，而是切切实实为了湖北为了中国的洋务事业着想。洋务在中国是一项新的事业，大家都生疏，做起来必然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而洋务又是一定要做的，中国若不引进洋务，便绝没有强大的可能。因此，香帅这十多年来所做的事，便应当受到社会的称赞，同时也应当受到社会的保护。有人不顾国家大局，只图发泄个人私愤，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恨不得借一个差错来否定全盘。对于这种人，我们不能让他遂其心愿。从保护中国刚开始的洋务大局出发，我向您提出一个方案。”

陈衍的这番话，使张之洞大有拨启茅塞之感。从他心里来说，也是不想把织布局的事弄得太大，这于自己的体面总是不光彩的，但弥缝遮掩又一向为其所耻，怎么办呢？如何来寻找一个支撑点，在这个支撑点上将心理和现实两方面都摆平呢？好了，现在陈衍为他寻到了这个支撑点。

张之洞的脸上开始有了光亮：“石遗，你把你的方案说出来！”

“我的方案说起来其实很简单，折中于弥缝与回避之间。不弥缝，由湖广总督衙门出面，成立一个审查团，对织布局的所有问题，尤其是总办和处好像科主管人员的操守，以及织布局建立十年来的收支两大方面进行审查。不回避，审查的结果不向社会公开，由香帅一人最后定夺，立足在保护，但对恶劣者要严加处置。无论如何织布局要存在，无论如何要造成这样一个结论：织布局创建十年来，功大过小，利多弊少！”

“好，就这样办！”张之洞站起来，拍着陈衍的肩膀说：“石遗，你是湖广衙门的一名能幕。”

又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张之洞亲自指挥的审查团终于将织布局的事定了案：马汉成、寿安、李满库等人都分别犯有程度不等的贪污情事，除全部赔款弥补亏空外，马汉成开缺永不叙用，寿安除名，李满库遣回山西原籍。织布局创建十年来，生产布匹售销全国十八省，并远销南洋，赢利三万五千四百两银子，成就巨大，由湖广总督衙门重新委派总办及材料、售销主办，继续经营，以期年年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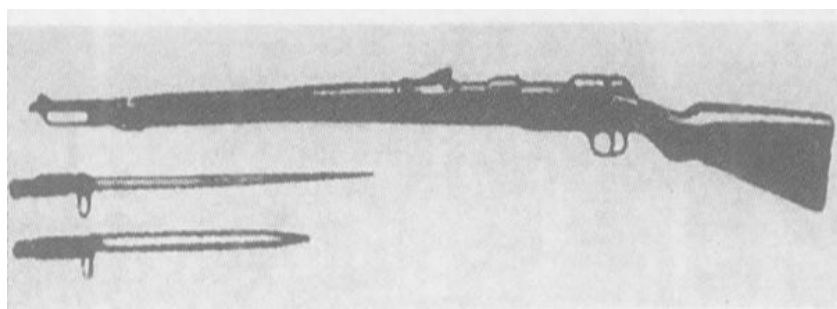
这个定案以张之洞的名义正式上奏太后、皇上。

端方担心张之洞回鄂后会全面为织布局翻案，然后再寻他个差池，将他撵出湖北，甚或参掉他的巡抚之职。现在见张之洞如此办理，既顾及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织布局，而且也并没有袒护家人，屈服权贵，禁不住由衷钦佩这位老官僚的老练圆融。但毕竟跟张之洞背地里干了一场，端方总有几分心虚，便竭力通过庆王的门子以求离开武昌。恰好不久朝廷重拾新政时期牙慧，撤销与总督同城的广东、

湖北、云南等省的巡抚，趁此机会，端方请求调出湖北。朝廷遂将他改调苏州，署理江苏巡抚。张之洞从此集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于一身，掌军事与民事于一身，权力更大了。

梁鼎芬依傍端方的想法是彻底破灭了，他比往日更加殷勤更加屈己地侍候着张之洞。织布局的案子使得张之洞对武昌各级衙门很是反感，他一兼上鄂抚后便参掉武昌道和贵的职务，将这个肥缺送给了梁鼎芬。端方没有给他兑现的好处，倒让张之洞给真正兑现了。梁鼎芬又羞又愧，此后更死心塌地跟着张之洞干。过了两年，张之洞又擢升他为湖北按察使，终于让他实现了做一省大员的梦想。梁鼎芬终生将为端方谋湖督走门子一事讳莫如深，直到张、端都死去后，自己也到垂暮之年时，才向好友透露一星半点。这自然都是后话了。

兼任湖北民政最高长官的湖广总督，在广阔的荆楚大地做起事来更加无遮无碍得心应手，过去尚有些许疏隔的湖北两司及道府州县，从此尽皆在他的直接管辖之下，再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和不恭了。张之洞充分利用这份难得的大权，扩大洋务局面，加快芦汉铁路的施工速度，大规模地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尤其注重创办各级师范学堂，以求早日培养大批教师推广新式教育。又拿出巨额公款来派遣出国留学，其中尤以赴东洋日本的为多。湖北派遣的公费留日生最多时，曾占全国各省在日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张之洞在自撰的《学堂歌》里曾这样得意地说：“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三千强。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在陈念初、辜鸿铭的开导下，张之洞还有意仿照西方城市的格局来重塑武汉三镇的面貌。他在汉口修建了被后人称为“张公堤”的后湖长堤，又在三镇市区修筑了十余条颇为规范的近代马路，大大地改观了古城市容。



汉阳兵工厂（湖北兵工厂）（右图）

他又建起湖北电话公司，在汉口、武昌设立分局，装有磁石式电话机三十部，开启中国地方市内电话的先河。又加速完成沪汉、京汉、粤汉、川汉、湘汉五条电报干线的建设，使武汉三镇很快成为全国电报网络的中心。于是各大商号云集武汉，他们将分号设于上海、广州等地，负责进出口业务，自己坐镇武汉的总号，只需通过电讯来

指挥各地分号即可。

张之洞又在武汉最先建起水电公司，通过水厂流出自来水，通过火力来发电。

工厂、马路、电讯、水电，一座初具现代化格局的新城市，在张之洞治鄂的后期，终于崛起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为日后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

就在张之洞忘记老之将至而全力经营湖广新事业的时候，扼控全国命运，也同样扼控他本人命运的朝廷枢垣，又泛起了微妙的涟漪。作为政治平衡杆上的一枚重要砝码，张之洞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突然被内召京师，授予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崇职，步入晚年岁月中的最后一段时期。他迎来荣耀的顶峰，同时也走到事业的末路。

第二十一章 翊赞中枢

一 袁世凯用三牛车龟板甲骨，换来了张之洞的以礼相待

张之洞大办荆楚洋务实业，有一个人在华北平原上同样勤奋苦干。他也办洋务，但他的洋务事业明显地倾斜在军事上。他的北洋军聘请的多是洋教官，配备的是最新的洋枪洋炮，且人数达六镇之多。他不仅会办军事，更擅长政治，观言察色，结党拉派，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在几个大的关口上，因为看准了，把握住了，从而扶摇直上，风云际会，成为当今天下万方注目的人物。此人是谁，他便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袁世凯在从朝鲜回国后的短短数年间的迅速崛起，让朝野上下明显看到一颗政治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或许很快便会辉光明耀、照射四野。不少人发出“国朝得人”的感叹，但也有人在不断地向枢垣提出警告：此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王莽、董卓式的人物，切不可掉以轻心。

他们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

袁世凯办北洋军，是以一个久历行伍熟谙军旅者的身份在办，到时他可以亲自指挥这支军队上阵打仗，与张之洞等书生制台大不相同。换句话说，张之洞等人办的新军，是朝廷的军队，袁世凯的北洋军，将有可能变成他的私家军队。

袁世凯太会交往了。他的关系网不仅结到朝廷的王公大臣，也触及西洋各国的政要。不少外国使馆的公使在不同的场合公开表示过，袁世凯才是中国真正的人才，袁世凯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一个握有军权的中国高级官员，受到西洋各国的如此称赞，这不是朝廷之福。

袁世凯还只有四十多岁，精力充沛，思路活跃。他从没有认真读过“四书”“五经”，也不太看重圣贤教导、纲常伦理。血气方刚则易起异念，不受圣教则缺乏约束。纵观上下古今，惹是生非，胡作非为，甚至搅得天下不宁者多半是这种人。更令人不放心的是，此人不讲操守，品行无端。朝野不少人说，戊戌年他先是答应了谭嗣同在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拥戴皇帝，囚禁太后，但一到天津就立即向荣禄告密，变祸首为功臣，用谭嗣同等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完全是奸人贼子的行为，而他居然做起来娴熟老到，左右逢源。当年他可以出卖皇上，日后也可以出卖朝廷。这种人都不防范，还要防范什么人？

朱德裳在其所著《三十年闻见录》中，对张之洞晚年拜相事加以议论，语见该书《张之洞大拜谢恩折》——

张之洞久历兼圻，大拜之愿未酬，每自嗟淹滞。丁未，协办大学上瞿鸿被逐，获补其缺，大有悲喜交集之概。其谢恩折云：“伏念巨，早参清从，游典方州。以章句之小儒，领荆襄之重镇。滔滔江汉，曾无文武之威风；种种鬓毛，深愧鹤鸾之时彦。岂意纶恩渥渥，鼎席叨陪。群吏叹为殊荣，愚臣知其非分。昔者向敏中之耐官职，黔契朝廷；范仲淹之拜参知，运筹边事。方昔贤而有愧，对隆遇以难酬。唯有伛偻滋恭，经营匪懈。江湖魏阙，交萦报国之忧诚；旧学新知，勉剂（济）救时之良策。”迟暮之感，忻慰之情，字里行间，齐涌现。感激涕零，乃非泛语矣。闻之洞于此折，命幕僚中之名手数人，加意起草，而又自行修正数处。盖字字推敲，面面俱到之作也。昔彭玉麟谢补兵部尚书恩折有云，“前年仰慕皇太后、皇上殊恩，厚予京察。至今惶悚，寝馈未安。乃忽被非常宠命，无已有加。愧悚弥深，震惊莫措。伏思我皇上用舍黜陟，自有权衡。或以臣补授兵部侍郎在金陵未复以前，至今已念有余载；资格应与考绩之列。或以臣辞兵部侍郎，奉巡阅长江之命，至今又十有余载，叙劳似可在升擢之中。此自是朝廷论官授职之宜，至公无私。”亦是自道资劳之意。然斤斤较量之迹太显，远逊张折之蕴藉周匝矣。之洞五月授协揆，六月即晋正揆，则极速，以大学士王文韶亦适已

予告也。

这股风先是在王公府第中暗暗地吹拂着，后来吹进了紫禁城，最后终于传到慈禧的耳中。慈禧开始警觉了。大清当国者，历朝历代都谨遵祖训：不让汉人握兵权。只是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军太强大，八旗绿营太无能，为了保祖宗江山，才让曾国藩、左宗棠等汉人组建湘勇。

这是万般无奈之事，即便如此，也是防范再三，严加控制。一旦江宁打下，便即刻迫使湘勇裁军，且十裁其九，用高官厚爵、良田美宅买去他们手中的利刃、身上的铁甲。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祖训煌煌不绝于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军权不可落入汉人之手！

而这一政治杰作的创造者，正是慈禧本人。对于防范袁世凯的话，她如何会掉以轻心！七十三岁的老太太再次运用她的政治智能，将袁世凯调进京师，任命他为由总署改名而来的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这是古今权术中用得最多的一个：明升暗降，体面地解除危险人物手中的实权。为了不让袁世凯有所借口，同时调张之洞进京，一样地进军机处。

保定城里的袁世凯对朝廷的用心洞若观火，却发作不得。他领下圣旨，有意磨蹭，为的是在保定城里与过路进京的张之洞见面，以便通过再一次的隆重接待而以输诚意。

无论是从私心的钦佩角度，还是从今后的利益相关，袁世凯都希望能像与朝中的庆王那样，与张之洞建立非同寻常的情谊。

七十一岁的张之洞虽舍不得离开经营了将近二十年的湖广，却也对自己晚年能得到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待遇而满意。人生追求的最高境地是什么，作为儒家弟子来说，还不就是入阁拜相吗？能做一代辅佐圣君成就大业的贤相，斯世足矣，夫复何求！身为军机大臣的大学士，有职有权，且可以天天面见太后、皇上。倘若能凭借这一切，推动全国的洋务事业，使十八行省都能像湖北一样学堂林立、工厂接踵、铺上铁轨、架设电线、水电连通、马路交叉，再加上用洋枪洋炮

武装起来的劲旅，古老的神州不就迈进了时代的前列，贫弱的中国不就成了富强之邦吗？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武汉三镇、湖北全省即便好，也只是一城一省，只有全国都好了，才是整个中国的兴旺。调入京师，身居相位，才有可能实现这个愿望。古稀之年的张之洞，怀着这样一种美好的憧憬，留下湖北铁政局督办陈念初等人在武昌继续原来的洋务实业，带着家眷和梁敦彦、辜鸿铭、陈衍等人告别鄂湘两省的官场士林、局厂商界，踌躇满志地登车北上。时序正是光绪三十三年仲秋。

两年后，芦汉铁路已全线通车。张之洞坐在豪华舒适的卧车厢，看着窗外的村庄田畴和那条年久失修、逶迤北上的千年驿道，想起过去进京时千里跋涉鞍马劳顿，如今睡卧之间便穿山越岭，一日千里，心里感慨万千。这条铁路正是自己在光绪十五年间亲手勾画出来的。历经几起几落的曲折，十多年间在历任直督的配合下，终于铺设成功，正在每日每夜造福于国家百姓。可以想像得到，在今后的岁月里，它将与南边正在规划中的粤汉铁路连成一气，对中国的自强伟业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尤其令张之洞欣慰的是，芦汉铁路全线运行仅一年便将全部投资收回。铁的事实证明，自行筹款或向外国借款修筑铁路，是一件一本万利的大好事。芦汉铁路的成功，将会促使整个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在一阵震天鸣叫声中，火车缓缓启动，张之洞伫立窗前，深情地望着倾注自己下半生全部心血的武汉三镇，心情颇为激动。

这座已具现代城市雏形的华中重镇，眼下的器局不仅远过京津，超迈穗港，就连有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也未必比它强过多少，至于它的灵魂——以铁厂、枪炮厂和布、麻、纱、丝四局为代表的洋务局厂，则更是京津穗港所望尘莫及的。武汉三镇，今天海内徐图自强的典范，明日就是富强中国的缩影。历史无疑会记住湖北洋务为中国强盛所作出的贡献，历史也绝不会忘记我张某人的开创之功。

正在这时，他看到龟山脚下高大的烟囱正冒出一股浓重的黑烟，这景象给他以巨大的喜悦。他遥指窗外，孩子似的嚷道：“你们看，铁厂冒烟了！”

梁敦彦、辜鸿铭、陈衍等人也都围了过来，顺着他的手臂眺望着，果然见汉阳铁厂的黑烟在越冒越浓。

陈衍有意恭维道：“香帅，您办的这些局厂可谓天下独有，海内无双！汉阳枪炮厂要超过德国的克虏伯厂。”

这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出格颂扬，熟悉欧美现代大工业的梁敦彦，对陈衍这种习气极不满意，但见张之洞正在兴头上，也不便泼冷水，只是淡淡地笑着，不吱声。

“官劣则商，商劣则官”的话，出于辜鸿铭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官官商商》一节——

曾文正复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唯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宦。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梁敦彦刚卸下江汉关道，经张之洞的推荐，就任新成立的外务部司官。

“可惜，只有模样，没有精神。”不谙世故的辜鸿铭却不顾忌，他心里想什么嘴里便说什么。

辜鸿铭好与人抬杠。他的这种性格，张之洞和陈衍都清楚，所以也不生气。

张之洞笑道：“汤生，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凭什么我办的洋务局厂只有模样，没有精神？”

辜鸿铭也笑嘻嘻地说：“武汉的局厂我都去看过，欧美的局厂我看得更多，两相比较，我有这个感觉：武汉的局厂与欧美的局厂模样儿相似，但品性却相距很大。”

陈衍忙说：“模样相似是个基础，至于品性，可以慢慢培植，过些年后也就会差不多的。”

“你说得不对。”辜鸿铭较起真来，“模样相似是没有用的，关键在品性。湖北局厂，照现在这个路子走下去，是培植不了好品性的。”

张之洞开始有点不高兴了。他问辜鸿铭：“你听到什么啦？”

“我正要跟您说哩，香帅。”辜鸿铭一脸正经地说，“武昌闹巷里，流传这样两句俚句，说是官劣而为商，商劣而为官。前者的代表是一大群进入局厂的候补道，后者的龙头老大，便是铁厂的督办盛宣怀，经商发横财，现在做了朝廷中的一品尚书了！”

话是不错，但在如此好气氛下说这等败兴的话，这个辜汤生真是太不懂事了。梁敦彦见张之洞的脸色越绷越紧，心里暗暗想着：必须把话题转开。看着车窗外出现一大片沼泽地带，他赶紧对张之洞说：“香帅，这怕是古书上所说的云梦泽了。”

张之洞望了望窗外，说：“是的。楚襄王游云梦，游的正是这一

片地方。”

张之洞晚年位极人臣。《眉庐丛话》中的《易哭庵轶事》一节里载有易顺鼎恭维张的诗。兹全文抄录这一节，供读者欣赏——

偶阅近人说部，载龙阳易哭庵所著《王之春赋》，其起联云：“石头长巷，绳匠胡同。”谓石头、绳匠，皆妓女集合之所。其实绳匠胡同，绝无妓女。哭庵亦久客京华，此误甚不可解。又一联云：“刘坤一，刘坤二，刘坤三，刘坤四；王之春，王之夏，王之秋，王之冬。”杜撰牵合，毫无谊意，何如见身说法，即以魂东集、魂西集、魂南集、魂北集属对乎？哭庵又有《上张文襄短章》云：“三十三天天上天，玉皇头戴平天冠。平天冠上竖旗竿，中堂更在旗竿巅。”此诗可谓形容尽致，恭维得体，文襄见之，为之掀髯笑乐。

陈衍的更大兴趣也是在这谈古论文上，于是忙插话：“这云梦泽因为楚襄王的游历而幻怪离奇，一直成为历代骚人墨客笔下的神秘之所。到了南宋时，有一个游方道士路过云梦，指着云梦之北说，三百年后此地将出天子，不想这话给他说对了。”

这话撩起了辜鸿铭的极大兴趣，禁不住问道：“天子是谁？”

张之洞斥道：“桑先生教了你一年的二十四史，你不好好读书，这下子对不上号了吧！”

梁敦彦说：“我听人说前明嘉靖皇帝以旁支从安陆进的京师，这天子是不是指的他？”

陈衍道：“正是。从此，云梦在幻怪的色彩上又加了一道尊贵的光环。”

张之洞似有所思地说：“可见这荆襄三楚是一块宝地，老夫的十九年心血不会白费。”

“那是自然的。”陈衍忙附和。

梁敦彦成功地将话题扭转过来了。大家谈历史说掌故，一路谈笑风生地穿过鸡公山，奔驰在豫中大地上。

次日午后来到了彰德府。

张之洞饶有兴趣地问辜鸿铭：“汤生，我考考你，你知道彰德府城外有个著名的遗址叫什么吗？”

辜鸿铭这些年来发愤苦读中国典籍，凭借他过人的记忆力和悟性，他比幕府中许多宿儒更通中国学问。只是他一直无机作万里行的壮游，对中国的舆地所知甚少。他一向坦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遂笑了笑说：“我从未到过彰德府，真不知道这里有个什么著名遗址。”

张之洞捋须笑道：“我说汤生呀，你自夸对‘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一到真要管用时，就露出先天不足的缺陷了。”

辜鸿铭望了望一边微笑不语的陈衍：“石遗兄，这地方难道与‘四书’‘五经’有关？你告诉我吧！”

关于张之洞暮年拜相，徐凌霄、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张之洞至老始获大拜》一节里有这样的议论——

之洞以词臣清望，出任封疆，领兼圻者二十余年，至光绪丁未，始获大拜，望眼欲穿，颇嗟淹滞。（五月为协办大学士，六月即授大学士，其由协至正，则时期甚速。七月遂由使相内召入军机。）故陈宝琛撰墓志铭，谓：“公抱体国之忠，救时之略，膺疆寄垂三十年。英流硕彦，群冀公持钧轴奠区夏者，殆十年二十年，而需迫归迟，重夺之速，天之不吊何如也。”铭词有云：“宋庸乐喜，邻国寝兵。陶桓淹广，晋业不宏。相才俾镇，如栋作楹。老毗匪晚，愿大宁盈。”又祭文有云：“以公之忠顺纯密，况数有大劳于国，早为两宫之所毗。而乃累召累止，至耄老而始入相。”均著意于此。当之洞拜协揆之命，王闿运致樊增祥书有云：“孝达乘间，遂得参知，酬十年企望之心，亦宜有佳章作贺。”曰乘间者，盖指协揆瞿鸿禨与奕劻相持，被人论劾开缺也。

陈衍说：“听香帅给你上课吧！”

张之洞说：“《盘庚》三篇，开篇第一句是什么？”

“盘庚迁于殷。”不待张之洞说完，辜鸿铭便答道。

“对了。”张之洞指了指窗外。“这里便是殷。”

“哎呀！”辜鸿铭惊叫起来，头伸出窗外，“这里就是三千年前的殷都了！”

陈衍笑道：“可惜现在一片颓废，只能叫殷墟了。”

张之洞望着辜鸿铭说：“彰德府城外有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就是当年殷都的所在地。光绪二十五年，当地老百姓从古墓废丘里发掘不少兽骨，因为骨头大，大家都叫它龙骨。都说龙骨可以入药，治多年的风湿，于是北京同仁堂药铺就到这里来收购。我的内兄王懿荣那时正做国子监祭酒，他自己本是一个高明的医生，知道陈年兽骨的这种药用功效，听说同仁堂里有从河南收购来的龙骨，便买了一些。他是一个有心人，在龙骨上发现了不少像文字一样的东西。经过细细考证，认定这就是殷商时期记述卜筮的文字。就这样，王懿荣无意之间发现了这个埋在地底下三四千年的绝大秘密。”

辜鸿铭伸出大拇指来赞道：“王懿荣真了不起！真伟大！”

“可惜，他在庚子年为国捐躯了，龙骨上的文字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张之洞叹口气说，“若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进京做大学士军机大臣，倒是愿意住在这里，大量搜集出土龙骨，把这个研究做下去。”

陈衍说：“这的确是件比做军机更有意义的好事。”

辜鸿铭认真地说：“香帅若待在这里做龙骨文字研究，我愿伴着您，给您当助手。”

张之洞哈哈笑道：“可惜，我是身不由己，想留在彰德府也是不可能的呀！”

正说着，汽笛长鸣一声，火车在月台边停了下来。侍役们忙着下车打水取食物。这时一位身穿二品补服的中年官员，在几个随从的陪侍下，走上车来。

那官员不需打听，径直走到张之洞的身边，对正在看报的张之洞弯下腰说：“香帅，您还认得下官吗？”

张之洞摘下老花眼镜，将来人认真地看了看说：“你不是杨莲府

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香帅好记性，下官正是杨士骧。”杨士骧谦卑地笑着说，“下官奉慰帅之命，特为到彰德府来恭迎您，下官在此地已等候三天了。”

“坐吧，坐吧！”张之洞伸出手来指了指对面的沙发。“慰庭这人礼数太多了，打发你到彰德府来接我，耽误你这多天，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彰德府住几天也不会白住，你去小屯村看过殷墟了吗？”

“去过，去过！”杨士骧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乐呵呵地说，“我这次在小屯村买了三牛车龙骨，借这列火车运到保定城，公余要好好揣摩揣摩，兴许能认出几十个古字来。”

“太好了，太好了。”张之洞笑道，“到时你可以先给我看看，莫急着公布于世，免遭方家讥笑。”

“香帅愿意替我审核，那真是求之不得了的事了。我随身带了几块龟壳板，有几个字，我自认猜得了七八分。请香帅看看，点拨点拨下官。”

“在哪里，快拿给我看看！”张之洞一副急迫的神态，仿佛一个贪玩的儿童，焦急地向大人索取一件新奇的玩具。

杨士骧从随从手里接过一个布包。打开布包，露出十来块沾着泥土的黑褐色龟板。张之洞急忙重新戴上老花眼镜，取过一块细细地审视着。辜鸿铭、陈衍等人也一人拿起一块，十分好奇地观看。奔驰北上的火车厢，顿时成了一个考古研究所。

看着张之洞的专注神色，杨士骧为自己精心准备的这一招而庆幸。

杨士骧是直隶布政使。四年前，张之洞进京路过保定时，袁世凯在总督衙门设盛宴招待张之洞。张之洞坐在主宾席上，左边坐着袁世凯，右边坐着杨士骧。两人殷殷勤勤地款待着这位贵客。可张之洞并不十分知趣。他基本上不搭理左边的主人，却对右边的主陪很热情。

原因是杨士骧乃翰林出身，一肚子掌故学问，又极善言谈，与张之洞很对路。他们一起谈翰苑轶闻，谈前朝旧典，高谈阔论，津津有味，完全不顾及满座嘉宾贵客。别人倒不觉得怎样，袁世凯心里则很不是味道。他是酒席的主人，张之洞不对他热乎，已使他感到不快，更当着他的面大谈科场翰苑，明显是欺负他非两榜出身，腹中无笥。袁世凯被冷冷地晾在一旁，脸上虽挂着笑容，心里却嫉恨不已。

到了散席的时候，张之洞还送给袁世凯这样一句话：“袁慰庭，想不到你一旦做了总督，身边便会有杨莲府这样的人。”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袁世凯本是一个粗人，只是因为你做了总督，身边才会有才子学人跟着；假若你没有这么高的官位，这些人才不会看得起你呢！袁世凯被这句话噎得半死。

张之洞走后，袁世凯气得对杨士骧说：“张香帅这样看得起你，你干脆跟他好啦！”

杨士骧是个圆滑得可以随意滚动的人。他知道袁世凯心里不平，忙陪着笑脸说：“张香帅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他即便要我去，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人。他在慰帅您的面前大谈文事，其实恰暴露出他不懂军武的弱点。他是个乖巧的人，只有谈文事方可保全自己的脸面，若在您的面前一谈带兵打仗的人，便立即露了馅。我知道他的底细，只是不说破罢了。”

杨士骧这番话说得袁世凯转怒为喜，想一想张之洞已到了衰暮之年，实在没有必要跟他计较，于是很快便释怀了。这次袁世凯决定再来一次笼络张之洞，打算派一个人远到他的家乡河南彰德府去迎接，以出格的礼节来表示自己这一番仰慕之心。他立刻就想到了能与张之洞谈得来的杨士骧。杨士骧想，从彰德府到保定城，要坐将近一天的火车，再谈得来，也不可能谈一天的话。要怎么样来讨得老头子的欢心，让陪伴的这一天过得欢快而充实呢？他想来想去，想到了殷墟里出土的龙骨。在彰德府上车，从龙骨谈起，岂不是引发这位雅好古董的老名士的极大兴趣吗？

这一招果然灵。张之洞、辜鸿铭、陈衍和杨士骧四个人，面对着这十几块龟板，围绕着甲骨文这一新兴的学科，有着无穷无尽的话题。不知不觉间，列车已进入保定车站。保定城已是万家灯火的初夜时分。车刚一停稳，月台上便响起一片西洋军乐声。一行穿着簇新北洋军礼服的吹鼓手们，或握铜号，或背铜鼓，在一个手执银杆人的指挥下，整齐而嘹亮地吹奏一首满车人都听不懂的乐曲。

杨士骧起身对张之洞说：“请香帅下车，在保定城住一夜，袁慰帅已在督府衙门摆下接风酒恭候。”

张之洞说：“我看就不要下车了，这么多人去吵烦袁慰庭，也过意不去。你就下车去复命吧，代我们谢谢他。”

杨士骧急道：“慰帅派下官去彰德府迎接，就为了请您在保定城住一夜。请香帅看在这番诚意上，赏脸下车吧！”

陈衍也觉得袁世凯用心太厚了，若不下车，也说不过去，便对张之洞说：“袁慰帅是真心诚意请香帅下车，香帅给他这个面子吧！”

张之洞笑了笑说：“袁慰庭这人，说好，好在这里；说不好，也不好在这里。一个官员，太注重迎来送往，太待人热情周到，就会分散心思，影响办实事。”

杨士骧忙说：“袁慰帅因对您格外仰慕，才如此出格逾礼。对于别人，他并不都是这样的。”

刘体仁《异辞录》中《大红鼻子非佳物也》一节谈到张之洞对杨士骧(莲府)、杨士琦(杏城)兄弟的评价，录此供读者一阅——

南皮张文襄在京，尝言泗州杨莲府制府、杏城侍郎兄弟非一母所产，易实甫在侧曰：“同母兄弟也，公胡以决其不然。”文襄笑曰：“一龙一猪也。”或问侍郎曰：“孰为龙、为猪？”侍郎曰：“以南皮目光断之，人果成进士，虽杀人亦可以减罪。吾兄词林中人，定为龙，余定为猪。”文襄又言：“番禺梁彦孙太史与杏城侍郎必感同气而生。”疑其相似之甚，时尚为诗钟，一日拈得“奇态”二字，五唱，黄绍第叔庸得句云：“弟兄岑氏奇皆好，姊妹杨家态并浓。”南皮大称赏，称为钟王，其于侍郎无往而不加贬辞，诸如此类。洎慈圣上宾，项城斥去，醇王摄政，颇倚任南皮为重，铁宝臣尚书长陆军部，与涛贝勒同领禁卫军，深相结纳，谓涛贝勒曰：“袁党之势已摧，若去杨士琦则根株尽绝。”涛贝勒初出任事，不知其为何如

人，曰：“谁为杨士琦者？余胡不知。”尚书曰：“王于观德殿之下丧服哭灵，诸臣之中有大红鼻子者即是人也。”时先帝之丧奉移观德殿，故尚书云然。良赉臣统制素仰南皮如泰山北斗，言及杏城侍郎云：“大红鼻子非佳物也。”

这句话说得极得体，既袒护了袁世凯，也抬高了张之洞。

“好吧！”张之洞起身说，“也不要让袁慰庭太扫兴了。汤生，石遗，你们陪我到袁慰庭那里走一趟。崧生不舒服，你就和其他人留在车上不动，明天一早我回来就开车。”

众人簇拥着张之洞走下车厢。脚刚一落到月台上，便有一个穿着耀眼军服的青年军官跑上前来，向张之洞行了一个举手礼，声音洪亮地说：“北洋第一镇第一协第一标标统马如龙奉袁大帅将令，在此恭迎张大帅，请张大帅一行上轿。”

张之洞检阅过江苏的自强军、湖北的新军，对这一套并不陌生，只是心里想，我又不是来检阅北洋军队的，何必如此！袁世凯这人太多事了。

他对着军乐队挥了挥手，便向着前边走去。就在这时，军号吹响，鼓乐齐鸣，月台上再次热闹起来。

张之洞上了绿呢大轿，在星月灯火中穿街走巷。突然眼前一片明亮，扶着轿杠陪同前进的一位小吏隔着轿帘说：“张大帅，总督衙门到了。”

张之洞挑起轿门帘，看到高大木牌坊后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人，两旁高高地悬起四根灯链，在夜色中显得璀璨壮观。

绿呢大轿在木牌坊面前停稳，扶杠小吏将轿帘掀起，张之洞刚一迈出轿门，便听见旁边响起洪亮的豫东口音：“张香帅，一路辛苦了，晚生袁世凯恭候香帅光临保定！”

原来，迎在轿旁的正是袁世凯，紧跟他身后的是直隶臬司、粮道、兵备道、保定知府以及北洋六镇的高级武官们。灯光下，但见粗矮壮硕的袁世凯一身官服，面带微笑，神采奕奕。身后的文武个

个精神抖擞，虽已是八九点钟的夜晚，却不见丝毫疲惫倦怠之色；尤其那些武官，佩刀仗剑，笔立挺拔，英武之气毕露无遗。张之洞在心里叹息一声：“老夫不如此人！中国的希望或许在他的身上。”



张之洞一改前两次的倨傲不恭之态，笑容满面对袁世凯说：“慰庭，你太多礼了！”

袁世凯再次打千：“香帅能赏脸下车，不仅是晚生的荣幸，也是保定全城的荣幸，若是白天，晚生会动员保定全城百姓来夹道欢迎。”

张之洞大笑：“若如此，乃老夫之罪过！”

说罢，拉起袁世凯的手，二人一道迈步向大门走去。

稍事休息，袁世凯便请张之洞入席。张之洞说：“老夫已在车上吃过东西，不必再吃晚饭了。”

袁世凯说：“为请香帅，晚饭已推迟了三个小时，想必同寅们肚子皆饿了，请香帅莫再推辞。”

张之洞惊道：“何须如此！大家为老夫饿肚子，老夫怎能心安？”

在袁世凯的陪同下，张之洞一行来到直隶总督衙门花厅。这里早已灯火通明，热气蒸腾，十多席八仙桌上罗列着山珍海味、美酒佳肴，香气弥漫着整个花厅，飘散到直隶总督衙门前后院的各个角落。

坐定后，由袁世凯带头，接下来直隶司道、保定知府、北洋六镇依次向张之洞敬酒，一个个拣最好听的话恭维着颂扬着，直视张之洞为当今的张陈房杜，一顶顶高帽子戴得老头子头晕晕的，心甜甜的。他怕自己酒后失态，每次敬酒都略微舔舔而已。袁世凯、杨士骧依旧分坐两旁，不断地夹送着各种珍馐美饌，张之洞也只是拣点清淡的尝尝而已。

为了弥补上次的过失，张之洞这次尽量多和袁世凯说话，不再有意和杨士骧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

“慰庭，你什么时候进京？”

“不瞒香帅，晚生已经向太后、皇上递了折子，请求让晚生依旧在直隶不动。”袁世凯放下筷子，挺起腰板，神态严肃地回答。

“你不愿意进京？”

“也不是不愿意。晚生自觉才能有限，不是做外务进军机的料子，还是在直隶做总督顺手些。”

“慰庭呀，老夫劝你一句。”张之洞又下意识地捋起须，摆出惯常的架子来。“你还不到五十，前程远大。外官你已做了二十多年，历练也已够了，应该到京师里去做做朝官。再说，朝廷对你依畀甚大，外务、军机都是极重要的职位，绝不在直督之下。中枢号令天下，做好了，对国家的贡献，要远胜一省督抚。”

对中外局势已看透的袁世凯心里冷笑着：这老头子是真不懂时局，还是假作正经？这个时候，还谈什么“中枢号令天下”！朝廷连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的钱都拿不出，要各省分摊，它早已是一个空架子了，还有什么号令天下的资格？眼下的朝廷与各省的形势，跟晚周相差无几。朝中的军机宰相哪能与一个强省的督抚相比！老头子莫非让虚名给冲昏了头？

袁世凯想到这里，决定试探一下：“香帅，你历仕两朝，德高望重，从武昌调到京师，自是人心所望，朝野所归。做了大学士、军机大臣后，当然是以中枢号令天下，为国家所作的贡献要远过湖广两省。晚生不能跟您相比，且做事顾大不及小，难免遭人讥评。晚生进京，只怕反不如在直隶。”

张之洞说：“你平时做事，一向敢于负责，也颇自信，为何一旦叫你进枢垣，反而畏葸不前了？太后年高，皇上多病，国家又值多事之秋，正是我辈为君分忧、为国操劳之际。想你袁家，自端敏公起到令尊，都是救时的忠臣。你应当以先人为榜样，国事为重，自家为轻。好在你我同在军机，有事还可以一起商量嘛！”

国事为重，自家为轻。这样的语言，袁世凯只是童稚时代，从塾师的口中听到过，这几十年的军戎官衙之中，他再也没有听人说过这种话，自己心里也从不存这种念头。想不到这个白发消瘦的古稀老头，却吐出这等久违的古训来！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张香帅呀张香帅，今日四海之中还有几个像您这样想，大清朝廷包括老佛爷在内，有几个像您具这般心思？如此礼崩乐坏、人心鼎沸之际，您怎么还信奉这过时发霉的名教？

不过，袁世凯倒也从这两句话中看出张之洞的为人来。儒家信徒多迂腐，然则也多厚实。张之洞如此笃信儒学，他也一定是个既迂又实的人。与这种人打交道，不必担心他会两面三刀、倾轧陷害。今后到了军机处，还得多靠他为自己挡点风雨才是。

袁世凯诚恳地说：“香帅的教诲，使晚生顿开茅塞。袁家三代深受国恩，晚生自当尽忠国事，不以个人为怀。若太后不准奏，晚生也不再坚持了。早日进京办事，朝朝夕夕可得香帅指教，请香帅到时切莫以晚生愚钝而嫌弃。”

张之洞笑道：“你都愚钝，那天下无聪明人了。”

另一桌上，直督幕府总文案杨士琦等人陪着辜鸿铭、陈衍，也是觥筹交错，谈兴甚浓。杨士琦对他的主子袁世凯很是崇拜。言谈之中对袁的本事之大发迹之快钦佩不已，说起袁的一妻八妾之艳福及其后院之宏阔豪华来，更是垂涎不已。辜鸿铭瞧不起杨士琦这副巴儿狗的神态，更对袁世凯的聚敛贪婪甚为厌恶，趁着酒兴，他笑着对杨士琦等人说：“我给你们说点洋人的事吧！”

直督幕僚们都知道这个混血儿的不凡经历，于是纷纷举杯叫好。其中一个年轻人更是嬉皮笑脸地说：“辜先生，你逛过洋窑子吗？洋嫖客和咱们中国嫖客有不同吗？”

辜鸿铭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洋女人我倒是有几个相好的，洋窑子可没去逛过。但我知道洋嫖客和中国嫖客是有不同的地方。”

“有哪些不同？”五六双眼睛饿狼似的瞪向辜鸿铭。

“洋嫖客嫖娼为己，中国嫖客嫖娼为人。”

辜鸿铭的这两句话把满座给弄糊涂了。这些饱读“四书”“五经”的幕僚都知道孔子有句名言，道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却对辜氏的这两句嫖经颇为费解。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中国嫖客嫖娼是给别人看的？

那个年轻人央求道：“辜先生，请你解释下。”

辜鸿铭原本不过借用《论语》两句话来标新立异、耸人听闻罢了，其实并没有什么深意在里面。年轻人这一问，他一时倒给噎住了。好在他脑子灵活，立即便有了答案：“你们不知道，外国人富裕，温饱不愁，做娼妓的只是变个法子来寻乐趣而已，故嫖客也不需花费太大，彼此都是为了自己。中国女人做娼妓，多为生活所迫，卖身是为了钱，恨不得一夜掏尽嫖客的半年薪俸，所以中国的嫖客为的是养活娼妓。这不是为人吗？”

辜鸿铭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为人》一节里说——

《牡丹亭》曲本有艳句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此原本于《大学》“如好好色”之意。余谓今日人心之失真，即于冶游、赌博、嗜欲等事，亦可见一斑。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余曰：“古之嫖者为己，今之嫖者为人。”

年轻人感叹起来：“看起来下辈子一定要做个洋人才是，连当嫖客都当得潇洒。”

众人都笑起来。

杨士琦说：“还是听辜先生说洋人的事吧！”

“有一天，一个来华的英国绅士对我说，你在英国多年，知道英国人有贵种贱种之分吗？我只知道印度人有这种区分，在英国时倒没有听说过。我如实以告。那个绅士说是有分别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我问他如何区别。他说，看他们到中国后的表现便知道了。凡英

国人在中国住了许多年，体形不变的则是贵种。若到了中国没有多久，便迅速发胖，大腹便便的则是贱种。我问这话从何说起。那绅士说，在中国，各种食品，都比英国便宜，凡贱种都喜欢贪小便宜，于是大吃大喝，很快就赘肉累累了。”

一个幕僚禁不住插话：“辜先生，用这种办法真的可以分出贱种贵种来吗？”

“我后来有意观察，证明这个绅士所说不诬。”辜鸿铭满脸正色地说，“其实，用这个办法也可以区分出中国官场的贵贱来。凡做官的，取钱取物都远比老百姓容易。贵种则不以这种容易而多取，谨守本分，饮食起居与常人无异。贱种却不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大量攫取民脂民膏，肥私利己，大起洋楼，广置良田，小老婆讨了一个又一个……”

“哈哈！”刚说到这里，听者都知道辜鸿铭的醉翁之意了，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起来，弄得杨士琦脸上尴尬尴尬的，很不自在。

陈衍知道辜鸿铭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生怕弄得主人不快，忙圆场，端起酒杯对杨士琦说：“我们这个辜汤生，是逢佳朋美酒则话多，今天各位既是博雅君子，燕地之酒又醇厚甘美，他说起话来便口无遮拦了。来来，我和汤生借花献佛，敬杨总文案和各位一杯！”

于是大家都举起酒杯，十分豪气地互碰了一下，均一饮而尽。

在主客皆欢之中，直督衙门的奢豪夜宴终于结束了。

袁世凯对张之洞说：“今夜请香帅委屈在幽燕客栈歇息。明天上午，晚生再恭送您上车。”

辜鸿铭所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有一节，名曰《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若一到中国，寄居未久，忽尔质体一变，硕大蕃滋，此贱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

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张之洞说：“吵烦太多，明天你不要送了。”

杨士骧说：“慰帅想尽地主之谊，香帅您就不要推辞了。”

袁世凯说：“晚生知香帅一向不受别人馈赠，故也不敢备什么礼相送。只是有一样东西，晚生和莲府商议着要相送，想必香帅不会推辞。”

张之洞望着杨士骧说：“什么东西？”

杨士骧笑着说：“就是从彰德府带来的那些个宝贝。”

张之洞还没有回过神来，袁世凯说：“莲府对晚生说，香帅昨天在车上，对殷墟龙骨有极大的兴趣，好些个文字已被香帅破译了。晚生说，既然香帅是考订龙骨的专家，不如把你带来的那三牛车龙骨都送给香帅，供香帅公余赏玩研究。莲府说，就不知香帅肯不肯赏脸收下。”

“老夫收下，收下。”张之洞从来没有这样爽快地接受别人的赠与。“老夫把它们都带到京城里去，如果能看出点什么名堂来的话，说不定今后还要麻烦彰德府替我多收集点送来。”

杨士骧高兴地说：“这个容易，我立即打发几个人去彰德住上半年，好好地再收集几牛车龙骨来，运到京城里去！”

张之洞笑道：“莫着急，待老夫先好好看完这三牛车再说。”

望着张之洞等人的绿呢大轿消失在夜色中，杨士骧对袁世凯说：“看来老头子这回让您给笼络上了。”

袁世凯道：“这还得谢谢你的那些烂牛骨破龟板！”

杨士骧说：“拿什么谢我？”

袁世凯反问：“你要什么？”

“直隶总督！”

“行。”袁世凯立即答应，“不过有一个小条件，你每年至少得给我五十万两银子，我好应付京城里那班饿鬼。”

杨士骧点点头：“这好说。”

朝廷的要职，国库里的银子，就像做小买卖似的，如此三言两语就给敲定了。

辜鸿铭对袁世凯多有揶揄，现从他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抄录两节于此——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国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子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歿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帅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二 力禁鸦片的张之洞没想到十多年来居然自己天天在吃鸦片

抵达京师，安顿好的第二天，张之洞便进宫递牌子，请求召见。第三天上午，慈禧召见张之洞于养心殿东暖阁。中秋节临近了，太后赏张之洞节礼：福、寿字各一帧，各色月饼两大盒，金银饽子各五十个，西湖藕粉四斤，广西沙田柚二十个。当内务府将这些御赏抬到先

哲寺张寓时，大家都欢欣喜悦，但真正的被赏者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太后只和他谈了不到半个钟点的话，全没有四年前见面的那种君臣相对而泣的亲热感。最令他意外的是，太后叫他依旧管理学部事宜，继续四年前的未了之事。至于张之洞最关心的立宪大事，太后只字未提。张之洞走出养心殿后心里纳闷着：将我张某人从武昌调来，难道就是学部的事无人管吗？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来做学部大员，这办学堂的事情，难道在太后的眼中竟有如此高的地位吗？

令张之洞忧忡的还有两宫的健康状况。七十三岁的太后尽管浓妆浓抹，仍不能遮掉她颜面上的苍老。太后斜靠在龙椅上，声音轻微而干涩，全然没有了过去的甜美柔润，令人听了很不舒服。

显然，半个钟点的谈话，对她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看来召见时间的短促，很可能不是对自己的冷漠，而是体力不支。想到这点后，张之洞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太后一生充满着感恩戴德之心，尽管有庚子年的重大失误，但太后在他的心中依然是值得尊敬的。现在，这位执掌大清江山近五十年之久的皇太后，真正到了油尽灯干的时候，他怎能不忧虑！倘若皇上是个圣明之主，太后即便撒手而去，国家也可在平静中度过那段悲痛的时候，但偏偏是皇上既不圣明，又沉痾在身！

召见时，皇上并未在座。张之洞在请皇上圣安的时候，慈禧只冷冷地答了一句：“皇帝在瀛台养病，已有半年多不见臣工了。”母子之间的深重隔阂已让张之洞心惊，而外间关于皇上病势沉重的传闻，也在这句没有任何感情在内的话中得到证实。

太后衰老，皇上病重，大清朝的又一次重大变故迫在眉睫，此时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将要面临着怎样的艰难乃至危险！

正在沉思时，只见大根进来禀报：“鹿中堂来访！”

自从前年夫人去世，大病一场后，鹿传霖是明显地衰老了。他浑身虚胖，四肢乏力，在自家后院散散步都感到疲倦，入秋以来，因为

气候干爽适中，才略觉好受一些。

郎舅同拜大学士共处军机，这是少有的殊荣，鹿传霖自应来看望看望，同时也要和内弟好好聊一聊。

张之洞也巴不得早日和姐夫见一见面。听说姐夫主动来访，忙亲自出大门迎接。

聊过一番家事后，两个军机大臣都更有兴趣谈军国大事。鹿传霖向内弟介绍了军机处的近况。军机处现有五人：庆王奕劻，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世续，他本人再加上新进的张之洞和袁世凯。揣摸太后的意思，醇王载沣也即将进军机处。

“载沣进军机处？”张之洞摸着枯白而稀疏的长须，边思忖边说，“是不是醇王府又会出一代天子？”

皇上虽只有三十八岁，但这一两年病情很重，知内情的人都晓得皇上的病好不起来，龙驭上宾只是早晚的事了。皇上没有儿子，天命将归于何人，这是京师高级官员们最为关注的大事。如果看准了，早下工夫，将是一本万利的绝大生意。一年前，奕劻的儿子载振曾被人看好。论血脉，载振是远了点，但奕劻现在是太后之下、万人之上的实权在握者，太后对他圣眷最隆，而且载振聪明伶俐，模样周正，甚得太后的欢心，年纪轻轻就做了新成立的农工商部尚书，显然是在着意培植他。但不久，杨翠喜一案被披露，载振的皇储一说也便随之而破了。原来，朝廷准备新设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派徐世昌与载振去东北实地考察。袁世凯的小站亲信候补道段芝贵，在老主子的支持下想谋取黑龙江巡抚一职，趁着徐世昌、载振过天津的时候，用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下津门名伶杨翠喜，送给好色的公子哥儿载振。果然，这一美人计十分管用。段芝贵很快被任命为黑龙江巡抚。此事被御史告发，虽后来经奕劻、袁世凯周旋，没酿成大祸，但到底引起慈禧的反感，载振被迫辞去尚书一职，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也泡汤了。载振做不成皇储了，皇储又可能是谁呢？大家将各王府排来排去，一时都难以拿准。

鹿传霖点点头说：“你的猜想有道理，我和世续也是这样认为的，很可能由载沣来继承他二哥的位置。”

张之洞说：“我看载沣的可能性不大。皇上刚继位的时候，太后就许下承祧穆宗的诺言，若载沣继位，太后还能看到她亲生儿子的承祧人吗？我想，这天命多半要落在载沣儿子的头上。”

这话提醒了鹿传霖。他拍了一下脑门，脸上欣欣然地说：“还是你看得透彻。载沣的儿子溥仪两岁多了，载沣虽是老醇王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但他的福晋瓜尔佳氏则是太后指定的。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荣禄很受太后的器重。那年病逝时，太后不仅亲去吊唁，还动了真情，哭了。”

张之洞说：“你这一说，事情就越发明朗了。今后我们对这位小醇王，就更不能等闲视之。你与他打过交道吗？”

“见过几次面。”

“人怎么样？”

鹿传霖说：“长得还算清秀，对老臣们也还有礼貌。只是器宇不宏阔，见识平庸，顶多只能算个中下之才。”

“唉！”张之洞叹了一口气。“多年前，有一位朝廷大员就对我说过，遍视近支王府，找不出一个像样的人物来。王室乏人，此乃国家之大不幸。”

鹿传霖说：“还有一件事，我也很忧郁。太后这几个月时常闹病，七十好几的人了，时常闹病，可不是好征兆。万一她走在皇上前头，这事岂不更麻烦了！”

《春明梦录》中《李鸿藻与张百熙》一节中说到身为军机大臣时的鹿传霖。兹抄录于下——

鹿文端丙午时，与瞿、徐同直枢廷。三者之中，以文端为最无权，两耳重听，人不免以伴食视之。其实文端由牧令起家，煞有经验。余候简在京，约三个月，时往谒之。门庭冷

落，余每到辄纵谈不倦。尝太息谓余曰：“中国百姓太愚，中间这一般人又太刁，如何得了！”余归而告人曰：“大家笑鹿中堂，虽做过外官，其实外官之事，亦不甚了了。今观其所言，何等了了！”盖当时风气日非，虽有老成人，亦供人狎侮而已。

“是呀！”张之洞轻轻地附和着。心里想：万一这种事情出现了，谁来

应付这个乱局呢？做湖广总督时可以不想这种事，可如今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到时的想推都推不掉的呀！国家大事，千头万绪，这立储立君，可是头等大事呀。未雨绸缪。作为相国，第一要绸缪这桩事才对！

“香涛，你知道，袁慰庭为何被调进京城吗？”鹿传霖换了一个话题。

在张之洞看来，袁世凯调进京，应看做是太后对他的重用。尽管总督与尚书品衔相当，但外务部的前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持者从早期的奕□、文祥，到近期的李鸿章、奕□劼，其地位都远在一般总督之上。袁从直督到外务部尚书，地位应是上升的，何况又兼军机大臣，不应该是某些人所说的明升暗降。张之洞说了这番看法，但鹿传霖摇了摇头。

“这是满洲亲贵在打击他。香涛，你或许不知道，眼下京师一个新的朋党正在形成，这就是满洲亲贵党，它的盟主是肃王善耆，骨干有良弼、载洵、载涛、铁良等人。”

十多年前陪俄皇太子访问武昌的善耆，过去因受慈禧的压抑，一直不问政事。他的最大爱好是唱皮黄，常召伶人来王府演戏取乐，他自己有时也粉墨登场。近两年善耆受西风影响，也爱议论立宪改制等国事，很想通过变革来改变自己无实权的冷王爷身份。载洵、载涛是载沣的同母弟，因过继的原因都早早地封了贝勒。这两个贝勒虽年轻无本事，却有很强的权力欲望。铁良、良弼都出身于贵族，从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回国，铁良已掌新成立的陆军部，良弼是铁良的助手。善耆既是王爷，又年长，便自然成了这个新党的头领。

“革命党头目孙文等人在日本组建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的口号，将满汉之间的嫌隙重新挑起。善耆这一班满洲亲贵们血气特盛，想要来个针锋相对，全部排斥汉人。香涛，你还不知道，近来京师满汉对立到了何种地步，有的衙门，甚至满汉之间互不交言。”

张之洞一惊：“满汉不交言，公事如何办？”

“如何办，只有拖下不办呗！”鹿传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铁良虽然掌了陆军部，袁世凯训练的北洋六镇也有四镇划归了陆军部管，但北洋军队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部属们都听袁世凯的话，不买铁良的账。铁良等人于是将袁世凯视为大清朝最大的隐患，要彻底削掉他的实权，故而将他从保定调到京师。”

“噢——”张之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似乎已看到前面道路上的亮光在一点一点黯淡下去。

后来，张之洞不断地从儿子仁权以及其他旧友那里听到类似的话，大家为张之洞勾画了这样一个时局。

一是朝廷对改制一事举棋不定。各省都有立宪的呼声，海外更有立志推翻朝廷的革命党。于是有一些大员认为，与其被革命掉，不如立宪，尚可依旧维持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考察东西方各国宪政回国后，也倡导立宪变制。载泽是慈禧的侄婿，他的话慈禧还能听得进去。慈禧知民心在立宪，但她本人又不能接受这个新事物，遂来个预备立宪，待九年后再行宪政。她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九年后她已死了，到那时你们爱怎样就怎样吧。慈禧的真意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于是大家都敷衍着，预备立宪就变成了假立宪、不立宪。社会上反对之声很强烈，朝廷处在众矢之的的位置，日子很不好过。

二是满汉对立严重。一批满洲少壮派力主排斥汉族大员，将国家大权全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朝廷各部各衙门的汉员人心惶惶，无意做事。

三是去年的官制改革，将过去的旧秩序打乱了。由于内外形势不安宁，新的秩序建不起来，官场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四是太后高龄多病，皇上朝不保夕，大清的家今后还不知谁来当，大家都在观望之中。公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只做和尚不撞钟。朝廷上下，虽官员林立，实际上是一盘散沙，稍有个风吹草动，便有可能顷刻崩塌！

唉，张之洞可真没想到，京师的状况竟是这样的糟糕。面对着如此局面，能做什么呢？你说要各省都像湖北一样办洋务吗？你一个人的话，督抚不会听，你先得说服军机处。军机处的领班是庆王，庆王的心思在个人聚敛，国家是否强盛，他并不放在心上。他能支持你吗？即将进来的醇王当然也是领班，他的心思自然放在醇王府里出第二代天子的事情上。他能有这份闲心来管各省的洋务吗？即便军机处同意，还得奏请太后、皇上，眼下的太后、皇上自身处在病痛之中，他们哪里会去管国家的事？张之洞终于明白了，这大学士军机大臣原来并不是做惯了督抚的人所能做的差事。想想自己，从光绪七年外放山西巡抚以来，独当一面，独自主政，已经二十六七年了，特别是凉山大捷以后的二十三四年里，主持两广，经营湖广，真个是台上一呼阶下百诺，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无人阻挡无须禀报。人们将督抚比之为一方诸侯，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怪不得，功高盖世的曾国藩一直安于两江总督的位置，怪不得英雄一生的左宗棠只做了三个月的军机大臣便急着离京去做闽浙总督，原来他们都是大明白人啊！张之洞想到此，禁不住心中悲凉起来。北上前的满腔怀抱消解了多半。他甚至有点后悔，不该在这种时候贸然进京。

辜鸿铭不知张之洞的心事，欢快地闯了进来，喊了一声：“老相国。”

自从抵京的那天起，大家便一律改口，不再叫香帅，而叫老相国。不是总督，自然不能称帅，大学士就是宰相，这称呼的改变是恰当的。前几天张之洞听了很觉舒服，今天听辜鸿铭这么一叫，他倒觉得身上陡然加了一道无形的压力。

周君亮所写的《追忆怪才辜鸿铭》，说到作者与辜鸿铭的两次见面，并听辜长谈张之洞。现抄录部分段落于此，以便于读者更多地了解辜与张——

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

我与辜先生只见过两次面，事在五十多年以前，当时我方年少，于今历时过久，我对他的记忆业已模糊，但我对于他的“怪”的印象，却仍然深刻，我觉得他的可爱处，正在于“怪”。

我拜访辜先生，地点是在北平，我有表叔陈诏先，中英文均有造诣，他有许多译作，德菱公主所著的《清宫二年记》中文译本，是他的译作之一。当民国初年(确实年月已不能记忆)，那时辜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我家住在武昌，因一个偶然的机，赴北平小游，表叔陈诏先时在北平，时时相见。某一天，陈问我：对于辜汤生先生的感想如何？我说：“我知道他中西学问并好，很钦佩他。”陈问我愿不愿意去见辜先生一谈？我欣然表示愿往，陈遂带我去到辜宅。陈可能是辜的及门学生，门者不待通报，即延我两人直到辜的书房，那一间书房，是一间横房，房门朝前院，附有书架，架中所贮皆中西书籍，左面朝窗，安置了一个大书桌，右面留下三分之一的空间，布置一些椅子与茶几，作为会客之用，我们在书房中稍候，辜先生就从后房进来接待我们。他穿着一件深色长袍，头上拖着一条辫子，八字胡须，态度平易近人。陈对他似甚熟谙，谈话颇随便，我方少年，对于辜的外国学问既莫测高深，对于他的中国学问，所知也很少。而且初面，除了几句应酬话以外，只能从旁静听他们两人的谈话。

在辜家坐了半小时，我们便告辞出门了。

出了辜宅大门之后，陈表叔问我，对辜先生的印象如何？

我说：“很好！想不到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如此和蔼，没有一点学者样子。”

“正因为我们是后生晚辈，他才如此和易。”陈表叔说：“你没有看见他坐在学校教授休息室中的神气，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某日有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走进休息室中，看见一位带大墨晶眼镜，拖着一条辫子的老人，土头土脑，坐在沙发上，英国教授觉得可怪，当休息时他用手指着辜，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在休息室的校役：‘这个老头子是谁？’侍役附着他的耳朵低声说：‘辜教授。’英国教授笑了一笑，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辜，显然是笑他那举世无匹的辫子。辜此时才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那一学科，英国教授告诉辜自己是教文学，辜就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英国教授应不下，辜先生低下头去，眼光从墨晶眼镜上边看看他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以后从旁打听，原来那个土老头子，就是辜鸿铭，‘KnHangMiny’这个名字，他是知道的。”

我那一次与辜会晤时间甚短，以后我也不曾去拜访他。

大约过了十几天，我到中央公园去游玩，那里有一家餐馆，名“来今雨轩”，设在参天的古柏树林之中。来今雨轩之前，沿着路边设有茶座，我方徘徊其间，忽见一老者的后影，他坐在一处茶座藤椅上面，头上垂有一条发辫，原来正是辜鸿铭先生。我遂走向他问候，他还

能认识我，并记得我姓周，承他请我坐在他的对面另一张藤椅，并为我叫了一杯咖啡，坐定后，他问我是那一省人。我答是湖北黄陂，家住在武昌。

辜先生听到武昌这个地方，似乎有点感慨。他说：

“武昌是我旧游之地，我在文襄公幕府，多年居在武昌。”

张文襄公，不失为清代名臣之一，庚子义和团之乱，张之洞与刘坤一都是封疆大吏，清廷曾诏谕各省焚教堂，杀洋人，在北京闹得不可收拾，时刘驻南京，张驻武昌，均抗不奉命，其他各省亦随之观望，因此，而使长江各省的教堂与传教士，都得无事。此事无救于整个大局，但假如张刘都奉行乱命，杀伤焚劫更多，战败讲和的条件，必更为苛刻。清廷的覆亡将更早，以慈禧太后的淫威，张敢于抗命，这种风节，自属难能。张在湖北，曾着手工业建设，例如纺织厂、炼铁厂、兵工厂、针钉厂，都在任内完成。在那个时期，辜鸿铭都在张的幕府中，我想他对张的情形，所知必很多，我问他对于张的感想如何，辜先生说：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不愧为儒臣！”

随着辜为我讲了若干张的轶事，其中有若干事件至今还能记忆，在武昌，有一位名中医吕用宾，张有身体不豫时，经常是延请吕用宾诊断。某日吕为张处方，药中有干薑一味。吕写作“干姜”，张正色告吕说：“你自号儒医，怎可写别字？”吕颇惭愧，事实上医生开方，“薑”字经常写作“姜”习见不怪，不料到了张文襄公面前，便受到指摘了。

张自封疆大臣入阁，北京市民久闻“张之洞”的盛名，争相瞻仰，求见的人亦不少，时清廷朝政不纲，国势日颓，张亦年老身衰，心情萧瑟，入京之初，曾至郊外旷野中独坐沉思许久，他有诗曰：“废院无从寻道士，都人何用看衰翁。”可谓晚年在京时心情的写照。

张十七岁殿试获隼一甲第三名，以后一帆风顺，自总督以至入相，可谓宦途无逆境。但他的生活颇不正常，作息饮食无定时。某日有剃头匠剃头，剃至一半，张忽睡熟。剃匠只得停手等候，及至再醒时，已不再剃，遂留下一半以待来日。有人用四句话讥笑他曰，“饮食无节，起居不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此语为张所闻，他笑说：“饮食无节起居不时，这两句话我都承认，我面目是否可憎，我不得而知。至于语言，我的语言，才是有味哩！”

张在武昌时，我才在孩童之年，仅只在道边看见他一次，那时他坐在八人大轿内从长街走过，两目炯炯，长长的白须，垂满前胸，给我印象甚深。我平生所见的人，相貌之清健，从来未有比得上张文襄的，所谓“面目可憎”，事实上恰是相反，他虽然心情高傲，但尚能礼遇读书人，辜鸿铭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学人，在张的幕府中，尚受优遇，从辜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对张文襄的知遇之感。张的性情骄傲，辜的性情也骄傲，两傲应难相处，只因辜敬佩张的政治才能，张亦器识辜的学问，他们双方相处二十年而无间，实非偶然的。

以上是第二次我与辜先生会晤的情形，所谈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张文襄公的事，他是文襄公的幕僚，武昌又是他多年旅居之地。当他在武昌时，我家也在武昌；张文襄与武昌，是我与辜先生共同的知识领域，因此在中央公园内来今雨轩之前，数百年参天古柏之下，谈谈武昌与一代名臣张之洞的轶事，应当是最适当的。

“老相国，听说太后赏了您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您今后入宫，是不是骑着马去？”

面对着这个没有机心的混血儿的天真提问，张之洞不觉笑了起来：“紫禁城骑马，就是骑着马进紫禁城吗？”

辜鸿铭被张之洞这一反问，倒弄得糊涂起来。他摸了摸光秃秃的前脑门，用至今仍不标准的中国话问：“这我就奇怪了，明明说是赏紫禁城骑马，为什么又不是骑马进紫禁城呢？”

张之洞说：“赏紫禁城骑马，就是赏一个这东西。”

说罢，顺手将茶几上的一样东西递过来，辜鸿铭忙接过。原来这是一根尺把长拇指粗的小木柱，木柱的一端拴着一根两尺余长的紫色丝绦。辜鸿铭端详许久，问：“这是什么？”

“这是一根马鞭。”张之洞淡淡地回答，“马鞭就意味着骑马。太后赏你这根马鞭，就等同在紫禁城骑马，并不是要你真的骑马进宫。”

辜鸿铭睁大着一对灰蓝眼睛，说：“即便是马鞭，这也不是呀！这种马鞭作得什么用，只配在舞台上做马鞭的道具。”

张之洞说：“说得好，它只是道具。汤生，你知道吗？人生就是一台戏，身边所有的摆设，即便是名利，也不过道具而已。”

辜鸿铭的灰蓝眼睛睁得更大了。他跟随张之洞二十多年了，从来只见他汲汲于事功，何曾有过半句“人生如戏”的悟道话！难道说进入枢垣位极人臣，反而还颓丧了吗？

学部也真是没有什么可管理的。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早已定好，剩下的事只是学堂本身的按章办事罢了。辜鸿铭提出向西洋学习，在首都建一个国家图书馆。张之洞很赞同这个建议，遂专门上了一道折子，请建京师图书馆，虽得到允准，但经费没有着落，京师图书馆也便只是一纸空文。

不久，广东和四川又重提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旧事，闲不住的张之洞又自请充任督办这两条铁路的大臣，但也只是挂名而已。因为种种缘故，铁路修建的进展十分缓慢。

张之洞在京师，虽然位居大学士军机大臣，却仿佛有闲人之感，国家的重大决策以及各省督抚将军的人事任免，似乎都只是在庆王、醇王和世续这几个满洲王公大臣之间暗中进行似的，他和鹿传霖、袁世凯等人都若隐若现地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张之洞所做的事，多为祭祀、典礼、陪同接见外国公使之类可有可无的应酬。想起十八九年间武昌王的风光，他心里既空虚又郁闷。

这一天上午，他独自坐在家里，漫无目的地翻看近日印发的各类报章。大根进来禀报：“有一位官员打发仆人送来一封信函，仆人说他家老爷是四叔您的故人，希望来拜访您。”说着将信函递过去。

张之洞心想：是哪位故人？当年的清流朋友，还是从两广两湖调进京师的过去僚属？边想边将信拆开，一张印制精美的大红名刺从信封里掉了下来。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满洲正白旗呼拉尔贝子嫡长孙，前太常寺卿，蒙恩加三级致仕，颐年堂主葆庚字啸亭。

张之洞心里骂道：原来是葆庚，他有什么资格称我的故人？信封里还有一张纸，张之洞将它抽出来，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太原别后至今，二十五六年了。岁月匆匆，你我都垂垂老矣，想必阅历会给你带来真学问。闻已拜相进京，能否于万几中抽半日之暇，以叙旧情？”

一股极大的不悦冲上脑门，他将葆庚的名刺和信扔在一旁，躺在椅背上呼呼出气。

大根瞟了一眼名刺后问道：“原来是先前的山西藩司葆庚，他不恨死了您吗？为何还要来见您？”

是的，他为何要见我？张之洞默默地思索着：若说我现在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他想巴结的话，名刺上明明写着“致仕”二字，既已不做

官，就没有巴结的必要。若说叙旧情，山西的旧情只能使他痛苦，没有哪个人愿意自揭伤疤，何况当着刺伤他的人的面？

那么只有一点，葆庚是想在我的面前炫耀他这些年的高官厚禄，炫耀他的蒙恩加三级致仕。而且还要翻案：他当时没有错。“真学问”三个字，不是分明指责我当时只凭书生意气而缺乏真学问吗？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九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官京师曰，尝与亲故言：“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官粤以后，取张曲江“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诗意，自号为无竞居士。

好个贪官污吏葆庚！他既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把他叫来，好好地训斥一顿。张之洞正要大根把这话告诉送信的人，转念一想，又觉得太没意思：是谁使得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谁使得他敢于否定自己的罪行，秋后算账？还不是朝廷吗？还不是有一批居高位掌重权的人和他站在一边吗？张之洞又想起刚到武昌不久，便收到曾国荃寄来的由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在序言里，曾国荃竟然无视事实，颠倒黑白，称王定安为异才，只因命运不好而仕途不顺。当时他真想和这个横蛮不讲理的曾老九打一番官司，只是那时正在筹建铁厂，忙得不可开交，实在分不出这份心来才作罢。许多正派清廉的人受压遭屈，痛苦一生，却有更多像葆庚、王定安这样的宵小之徒，偏偏左右逢源，快乐享受一辈子，说不定还要在史册上留下一个美名。这天道人世，难道真的原本就不公不平吗？

张之洞很有些心灰起来，吩咐大根：“你告诉送信的人，我近来身体不适，见面一事，以后再说吧！”

大根心里有气说：“四叔，让他来，您教训他一顿，杀一杀这个老东西的威风！”

张之洞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我犯不着与葆庚这种无谓人争闲气，弄得自己不舒服。”

就在张之洞进京后事事不顺，心情抑郁时，武昌城又给他传来一件极不幸的消息：佩玉永远离开了他和孩子们，撒手走了。

得到噩耗后，张之洞老泪纵横，一连几天都沉浸在悲哀之中。

自从光绪十年佩玉过门来，陪伴他至今已是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间，佩玉为他生下两个儿子，为他操持家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奉献了一个女人的全部生命。离开武昌时，佩玉虽已病重，但还只有五十一二岁，张之洞没有想到她会先他而去，只是嘱咐她好好养病，病好后再进京。仁侃虽已跟着他北上，拟于明年与王懿荣的侄女完婚，但还有仁实在家陪着。另外，念初准儿夫妇都近在咫尺，随时可以照应。张之洞对佩玉留在武昌是放得心的。原指望她明年春暖时来

京师，参加儿子的婚礼，不料竟然看不到儿子大喜这一天了！

张之洞悲痛的心情中更多的是愧疚。在准儿未嫁、环儿未过门的那八九年的日子里，张之洞尽管忙碌，很少有缱绻缠绵、两情相依的时候，但心里还是有佩玉的。有时，他也会叫佩玉给他弹上一曲，在她优美的琴声中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和佩玉对他的情爱。有时，他也会和佩玉兴致浓郁地谈些家常琐事，回忆太原、广州时的往事。在絮絮叨叨的对话中，感受到夫妻真情的可贵和世俗生活的乐趣。后来，环儿过了门，大大地分去了他对佩玉的爱恋。再后来，他一天天的衰老，又加之洋务局厂的诸多不顺，佩玉虽仍给他操持家政，但他的心中却对她渐渐地淡薄了，有时甚至不会感觉到她的存在。

张之洞知道，最后使佩玉生下大病，并一病不起的则是因为织布局事件。

由李满库而引带出的织布局事件，给张之洞很大的打击。事情后来的处理虽说还算满意，但张之洞却一直将织布局事件视为他洋务事业的一大污点。他恨李满库不争气，给他丢脸，这种恼怒也自然迁到佩玉的头上。佩玉为此忍气吞声。她没有在丈夫面前为弟弟辩护过半句，背地里常常以泪洗面。就这样，她终于落下病根。

张之洞也知道佩玉是无辜的。自己心绪平和的时候也会去劝慰她，但越这样，佩玉越会深感愧疚，终于由自怨自艾而自害自戕！

张之洞猛然想到，像佩玉这样善良而懦弱的才女，其实是不应该嫁到官家，尤其不应该嫁一个像他这样以功名事业为生命的大官丈夫的。倘若佩玉嫁一个与她志趣相投的男人，夫唱妇随，琴瑟和谐，或许没有地位，也或许一辈子清贫，但夫妻之间以沫相濡，互为依伴，内心是充实的、甜美的，不会再有别的女人进门来分出丈夫的爱，也不会因为拥有权势而导致意外的不幸。

娶佩玉的时候，张之洞对将给佩玉带来幸福是充满着绝对信心的。回头来看，二十多年间，佩玉跟着他，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幸福。

回想过去做闲官的时候，他与石夫人、王夫人之间也曾有过很恩爱的夫妻情意，做督抚以后，一年到头，有操不尽的心、做不完的事，家庭情趣的确少了很多。难道说，权与情就一定互不兼容吗？难道说，追求功名事业就必须牺牲爱情和亲情吗？

张之洞真想回武昌去，亲自祭奠一下佩玉，在佩玉的灵前诉说这些年的苦衷。但是，他一个堂堂相国，一个军机大臣，能为妾姨的死而离京离职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叫仁侃立即赶到武昌去，主持母亲的丧事。又特为让仁侃转告准儿，要准儿在佩玉的灵前代他奏一曲《幽涧泉》，算是他为佩玉送行。然后再把当年吴秋衣赠的桐木所制的那把“山水清音”琴焚烧在她的坟头，让她带着这把琴上路，也表示他会永远记住他们这段以琴相会的情缘！

因为佩玉的突然去世，张之洞更加衰老，豪气和雄心似乎正在一天天离他而去，他心中常有风烛残年之感。这使他恐怖，也令他无奈。

赵茂昌送的人参半个月前就用完了。这半月里他每天喝的从京师同仁堂买的人参，但效果相差甚远，他愈来愈神志分散、精力不支了。环儿说：“赵老爷请人制的人参效果好，不如叫他来京师一趟，将技艺传给大根，今后由大根照着制。”

张之洞想想也是，便发了一个电报到武昌电报局。做了十多年武昌电报局督办，前些年又身兼湖北轮船公司督办的赵茂昌，而今已是腰缠万贯、富甲荆楚的实业家了。他接电报后乘火车来到北京。

张之洞说：“你在武昌，今后人参寄到我这里不方便。你将你的制作方法告诉大根，让他如法炮制，彼此都好些。”

赵茂昌迟疑片刻后说：“这事还是由我来做吧！我每个月寄一包给您，就不需要再买同仁堂的人参了。”

张之洞说：“那太费事了，你就传给大根嘛，也让他多一门手艺。”

赵茂昌心里仍在犹豫。

见他一直不答应，张之洞心里烦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绝技不愿传出来，别人不传，难道大根都不传吗？”

见张之洞不悦，赵茂昌忙说：“没有绝技，也不是不愿传给大根。”

张之洞绷紧脸问：“那为什么不按我的话办呢？”

赵茂昌已无路可走了，只得说实话：“方法很简单，只是您听了会不高兴，这人参是从鸦片水里泡出来的。”

“什么？”张之洞大吃一惊。“这么说来，我张某人等于吃了十多年的鸦片烟。你这个混账东西！”

张之洞觉得有一种蒙受大骗的耻辱感。他怒不可遏，抬起脚来，朝着赵茂昌的身上踢去。他早已虚弱不堪，这一脚并没有踢痛赵茂昌，倒让他自己跌倒在地！

众人忙把他扶起。赵茂昌也走过来搀扶，张之洞怒气未消：“你滚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独自坐在椅子上，张之洞心里痛苦极了。他想起做山西巡抚时，雷厉风行挖罌粟苗禁鸦片烟的往事，想不到一个嫉鸦片如仇、与鸦片势不两立的人，竟然每日与鸦片相伴十多年，而居然一点不知！

“赵茂昌真是个小人！”张之洞恨恨地骂道。

“我看也未必。”环儿在一旁说，“赵老爷也是为了你好。这十多年来，你吃了他制的人参，精力充沛，公事办得好，六十四岁又生了个满崽。你应当感激他才是，怎么反而骂他是小人呢？”

环儿这几句话，句句说到点子上去了。尤其是六十四岁得子这件事，像是突然将他敲醒了。是呀，自己体魄并不十分健壮且公务繁忙，这份难得的福气，不是靠的鸦片水泡出的人参，又靠什么呢？想

到这里，张之洞对赵茂昌的怨恼减去八成。

“他应该告诉我才是。”

环儿说：“他知道你恨死了鸦片，告诉你，你还会吃吗？其实照我说呀，鸦片也不是那种坏透顶的东西，那么多人喜欢它，总有一点道理。乡下人说清水里养不了鱼，世上的事也不必太清清爽爽，睁只眼闭只眼，彼此都过得去就行了。”

张之洞睁大眼睛看着环儿，仿佛觉得她这番极简单的话里有着很多可咀嚼的内涵，初听不大对味，细想又不乏道理。他猛然想起葆庚信上的“真学问”三字。“真学问”是不是环儿说的这番话呢？

“你说说，我是吃下去，还是不吃？”

环儿“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这还要问，当然继续吃下去。我还向你建个议，应该在京中为赵老爷谋个差事。这样，他今后为你制药也方便。”

张之洞没有做声，心里已经认可了。

过两天，他委派赵茂昌为粤汉川汉铁路办事处帮办。这个天下第一美差对赵茂昌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十多年不露声色的献媚功夫，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吃了赵茂昌亲手炮制的鸦片人参后，张之洞的精神很快有起色。就在这个时候，他时时担心的变故终于在悄没声息中突然发生了！

三 瀛台涵元殿，袁世凯在光绪遗体旁痛哭流涕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刚过寅初，张之洞就起床盥洗了，确切地说，他昨夜一夜未眠。正是仲冬季节，京师早已天寒地冻，这些日子更兼阴云密布，窗外是一片沉入深渊似的黑暗，既没有半颗星光，也不见一盏灯火。屋内尽管烛光明亮，炭火熊熊，身着狐袍貂帽的张之洞仍有一种寒气逼人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气候的冷，更是因为

他心中的神魂不宁。就在两个多时辰之前，他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惊悚的时刻。

昨夜，自鸣钟刚敲过九下，按照素日的习惯，他在环儿的服侍下，脱衣摘帽正要上床歇息。突然，大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这声音急切而慌乱，在冷清寂静的冬夜，显得格外的刺耳和恐怖。

张府上下的心都揪了起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大根打开门后才知道，宫里打发两个太监来，请张大人立即进宫，老佛爷夤夜召见。

慈禧最善保养，绝少夜晚办事。这种破例的冬日深夜召见，一定有大事。联想到两宫重病的背景，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心头：莫不是有非常之变？怀着惊疑不定之心，穿过后宫肃杀空旷的长街，张之洞来到灯光摇曳、寂静无声的养心殿东暖阁，和醇王载沣、世续一道跪见慈禧。老太太愁容满面，声气微弱，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在令人阴冷窒息的气氛里，慈禧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皇帝快不行了。

张之洞听到这句话时，脑中“嗡”地响了一下，手脚立时便觉绵软无力。耳畔又响起慈禧细弱的声音：“我本想让载沣来接替，但皇帝登基之日，我便已明告祖宗天下，以皇帝之子兼祧穆宗。不想皇帝无子，万般无奈，只得委屈载沣了，让他的儿子溥仪来接替吧，日后溥仪不但要祧穆宗还要祧皇帝。你们看如何？”

这最后一句话纯是套话，老佛爷钦定的如此大事，谁还能不同意？张之洞只在脑子闪过一句“不料竟被猜中”后，便忙跟着载沣、世续一边磕头一边说：“老佛爷圣明。”

歇了一会子，慈禧又有气无力地说：“溥仪只有三岁，不能理事，国事还得由载沣来处置。我想应该给他一个名称，你们看，定个什么名称为好？”

三十四年前光绪继位时，慈禧未必想到要给老醇王奕譞一个特别的名称。而今的这个想法，显然源于自己已无力秉国了。这个一世好强的女人，不得不在上天的面前低下头来！

东暖阁又陷入可怕的寂静。

载沣自然不便说话。世续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靠的家世和钻营才有今天的地位，若要问他个典章制度等学问方面的事，即便在平时，他都支支吾吾地说不明白，何况此时此刻，面对着如此重大的事！他的序列在张之洞之上，理应他先开口。他急了好一阵子，还是想不出，便求救似的望着张之洞说：“张中堂，你是饱学之士，你看用个什么名称为好？”

张之洞已在心里琢磨好了，便不再推让：“启奏老佛爷，醇王所处的位置，前明有监国之称，国朝有摄政王之例在先，两者都可。宜用何者，请老佛爷圣心裁定。”

慈禧说：“两个称号都好，我看就并用吧。张之洞，你拟旨吧！”

喘息一会，慈禧叙旨：“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上谕：一、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即刻抱进宫中教养。二、醇亲王载沣加授监国摄政王。”

张之洞拟好旨后，便离开养心殿。回到家时，已是子夜了。他在床上躺了个把时辰，根本无法入睡。自鸣钟“咔嚓咔嚓”的响动声，更给冬夜增添几分冷寂。他终于忍受不了这种难耐的沉闷，吩咐点灯烧火，他要起床梳洗，静坐待旦。

凌晨的空气冷冽而清新。张之洞手捧着一杯热参汤慢慢喝着，心绪渐渐安宁下来后，昨夜的一个大疑虑又从脑海里浮了出来：太后召见时只有三位，军机处现有六位大臣。奕劻先一天去东陵为太后查勘万年吉地去了，鹿传霖这些日子生病，这两位不在可以理解。但还有袁世凯呀，为什么召见时没有他呢？想起鹿传霖所说的满洲亲贵少壮派嫉恨袁的话，张之洞心里一亮：难道说，袁将要被赶出军机处？以袁的处境，一旦出军机，他的仕途也就走到头了。想到这一点，张之洞不免对袁世凯生出一丝惋惜之情来。他甚至想到，若遇上一个机会的话，应当在太后面前为袁世凯说上两句：用人如用器。袁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毕竟是今日朝廷内外少有的能做事的人。

因为年高德劭，张之洞享受平时可以不上朝的优待，昨夜太劳累了，他今天不打算上朝，但他还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知道今天不定哪个时候，就会有人来报告出自宫中的那个特号消息。

但是，直到天黑，仍没有任何消息传来。张之洞提心吊胆的一天，在京师官场文恬武嬉的平静中度过。第二天傍晚，张府正在开夜饭的时候，从宫中出来的两盏白灯笼终于带来了确凿的消息：皇上已于酉初三刻崩于瀛台涵元殿。

张之洞赶忙放下碗筷，乘轿急奔宫中。来到景运门时，恰好遇上鹿传霖，两人下轿，结伴进宫。原以为此时宫中必定是一片哭泣，一片忙乱，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宫里安安静静的，如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与往日不同的，仅只是军机处的低矮屋檐下挂起两只白纸糊的灯笼而已。张之洞和鹿传霖见此情景，心里颇为过意不去。走进军机处，醇王、庆王、世续早已到了，正在聚首研讨什么，见张、鹿二人进来，三个满洲权贵只是淡淡地打了一声招呼。

张之洞问身边的一个章京：“大行皇帝现在哪里？”

章京答：“仍在涵元殿，未移灵。”

张之洞悄悄对鹿传霖说：“我们去看看吧！”



光绪皇帝

光绪囚禁瀛台一事，《十叶野闻》中《瀛台起居注》里有记载——

瀛台为南海子中一小岛，三面临湖，一面有桥可通出入。当戊戌政变事泄后，太后即诱帝至其处，谓：“赦尔一命，可居此中，不得与闻外事。”一面派心腹侍卫，严密防守，凡一举一动，俱有人报告于太后。且最酷者，虽实际上与以幽禁，仍每日须用其木偶之身使之临朝，召见臣工，其苦正逾锢闭独处者百倍。因既置之大廷广厦之上，则声音笑貌，无一而可也。维时帝乃如颠如蹶，如聋如哑，人亦以颠蹶聋哑目之，谓帝果无统治之才而已。八月八日，大集朝臣，帝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恳请太后训政，此皆逼迫而为之，帝欲保其生命，则不得不屈从也。帝盖自幼孱弱，胆力不足，内虽明白，终不敢出以冒险。且一次失

败，则神丧胆裂，视天下事皆可畏之境，太后如虎如狼，宁自屈抑，勿撓其锋，所谓达心而懦者是。是日下午，荣禄以兵一队，护送帝往月坛致祷，自是帝遂成—高等之祭司。《传》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帝之谓欤？慈禧又恐舆论讥其残忍，乃令太监于茶店中播为风说，传帝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谋杀太后，舆论乃翕然以帝为非，以太后之再训政为是，外人使馆中亦信是说，帝遂益处于孤立地位矣。帝于一身外，虽皇后不敢与之道—密切语，何况他人。故此小岛中之日月，虽五步未改，宫廷如故，左右侍奉之尊严，表面丝毫未损，而实则无形之独夫，高贵之流囚而已，较之鲁宾孙之寂处孤岛，精神上之苦痛，突过百倍。异哉！此众叛亲离之皇帝，绝非才德之问题而权利之问题也，顾其时外人亦腾—种强硬之抗论，为太后之钳制，为帝之生命苟不保，外国政府必起干涉，太后颇以为恨。此即端、刚崇信拳匪之言，所由乘间而入也。未几，太后乃以帝病诏告中外，—方面延请名医以证实其事，亦弥缝再起训政之一术耳。

鹿传霖点点头。

张之洞问载沣：“王爷，你们去看过大行皇帝吗？”

载沣面无表情地说：“还没有哩，大家正为新皇帝继位的事在忙着。你们二位也来—起商讨吧！”

张之洞说：“我们先去看看大行皇帝吧！”

载沣犹豫了—下，说：“也好，快去快回，好多事情等着你们来办。”

临时叫来两名太监听引，在—名军机章京的陪同下，张之洞、鹿传霖摸黑向南海子方向走去。

涵元殿是瀛台上的一座主要建筑。瀛台则是南海的—个半岛，它的东面、西面、南面三个方向都临水，只是北面与地面相连。明代起帝后们就常到瀛台来游玩，借以观赏民间的田园风光。清代，宫廷在此大兴土木，把它当做海上的仙山来经营。修楼筑亭，移花植木，让人站在这里便有来到传说中的海上三山——蓬莱、方丈、瀛洲的幻化感觉。瀛台上除涵元殿外还有香宸殿、补桐书屋等主要建筑，清代的历朝帝妃常在此地游幸避暑，康熙、乾隆等帝还在此理朝听政。自乾隆起，各朝皇帝都常在补桐书屋读书。瀛台，的确是个美丽幽静的好地方。但是，自从戊戌年秋天，光绪被慈禧安排在此养病读书之后，这里就成了一所皇宫中的高级囚牢，皇上成了这座囚牢的犯人。

与外界相连的涵元门被慈禧派的兵丁把守，除开几个太监宫女可以出入外，外官一律不能进来。光绪本人非得到慈禧的同意，也不能外出。皇后和瑾妃一个月也难得来一两次。可怜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就这样孤单、冷清、忧郁、苦闷地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张之洞、鹿传霖踏上瀛台时，迎面感受到的是来自南海子水面上的飕飕冷风，两个衰翁不由得打起寒战来。半岛上的楼台亭阁全都笼罩在夜色之中，花草早已凋零，古木愈显苍老，四处不见一个人走动。被人们视为仙境的瀛台，今夜，如同他的主人一样，已经死去了！

光绪的遗体安置在涵元殿的正殿，围绕着他的四周点起十余支素色蜡烛，两个平日服侍他的小太监见张、鹿走来，便跪下叩头。张之洞走到光绪身边，只见他身上盖了一件暗色的布衾，面孔灰白瘦削，两眼紧闭，两眉紧蹙。一看这副模样，就知道他是带着极大的痛苦离开人世的。想起大行皇帝懦弱悲惨的一生，张之洞、鹿传霖禁不住老泪纵横。他们跪在光绪的灵床边，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向大行皇帝作最后的诀别。

站起来的时候，张之洞发现，自他们进来直到现在，整个涵元殿仅仅只有这两个跪在一旁的小太监，既不见别的宫女太监，也没有一个料理后事的内务府官吏。尤其令他们难受的是，皇后、瑾妃以及他的亲弟载洵、载涛等人竟然没有一人在身旁。这是怎样的一代天子，他拥有三十四年的年号，却没有留下一点骨肉，死后连一个亲人也不来守灵，名为皇帝，其实连一介草民都不如。

苦命的皇上啊，你真不该投胎帝王家！

张之洞正在心灵深处为光绪叹息的时候，突然，一声悲号传了进来：“皇上，臣看您来了！”

随着哭声，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奔进来，朝着光绪的遗体趴下，大声喊道：“皇上，您不应该走呀！您不能丢下大清国，丢下您的臣民

不管呀！”

一边喊，一边使劲地在地砖上磕着头。

张之洞和鹿传霖走过去，一边一个扶着那人的肩头，说：“慰庭，起来吧，军机处那边还有许多事等着要办哩！”

在光绪遗体旁痛哭流涕的正是袁世凯。都说当年就是袁世凯出卖了皇上，都说袁世凯巴不得皇上早死，都说袁世凯要拥戴载振为帝，但是今夜，他为何要独自一人来到无人凭吊的灵堂，向皇上作如此这般的诀别？

这一个绝大的疑问，谜一般地留在两位老臣的脑子里，只是谁都没有发问。

柴小荃著《梵天庐丛录》中记载光绪皇帝之事颇多，现抄录于次，供读者参阅——

世多言德宗为天阍，为痴呆，皆慈禧太后方面毁捏之词，非实然也。有清挽近诸帝，多荒淫无道，德宗则不然，析理颇清，持躬甚谨，见国中萎靡偷安，日思振作，以见抑于太后，顾郁郁不获伸其志。后以小人构扇，猜忌愈深，不得不佯狂自全，冀免废立，而终天年耳。甲午乙未之交，德宗颇信用长麟、汪鸣銓言，一日三迁，由散秩而初至卿贰，召对无虚日。二人均书生，宣室密陈，卒以出言不慎，为太后之太监所洞知。而长麟实妄人，扬言，当峻百官上表，请太后外居热河，帝独专政。太监以谖于太后之前，遂立罢二人职，谕中有“迹近离间，永不叙用”语。当是时，二人几不获免，以朝臣左右之而罢。嗣是母子之间，猜疑更甚。而德宗之一举一动，无不在太后关注中矣。德宗每日黎明，必往太后处请安，长跪宫门外，有时内监不为传报，不命之起，即伏地不敢起。有时虽传报，而太后无言，则内监亦不敢命之起，经一二时，太后佯问：“今天他为何不来请安？”内监答，现在宫门外，太后乃言：“叫他去罢。”而两膝已红肿矣。

德宗被太后虐待之事，据黄远生引汪穉卿笔记所述击落牙齿一节，读者无不愤恨，然以予闻诸汪伯唐先生者，则更非意计所及。一日，德宗往请太后安，后方饮茶，问汝亦渴乎，则漫答曰：“渴甚。”后曰：“此茶大佳，汝可饮之。”则命近侍出一大觥，沸甚，德宗受而饮之。时盛暑汗出不已，湿透内外衣，且腹亦膨矣。问茶佳乎？则答曰：“佳甚。”问汝喜之乎？则答曰：“喜甚。”曰：“汝既喜之，可再饮。”又命近侍出一大觥，德宗又强饮之。如是者数四而罢，腹如五石之瓠，归乃大病。又一日，后与李莲英作叶子戏，德宗至，跪阶下，近侍不报。后虽知，而佯作未见也者。坐久，以茶滓外泼，适当德宗身，莲英亦然，泼之频频。德宗身面殆如雨淋，不能耐，扬声曰：“儿在此请太后的安。”后乃起，缓缓收牌，入内而去。良久，方命近侍传谕令去。

文道希(廷式)由编修超授侍讲学士，寢寢大用矣。以主变法，与德宗相比，为太后所

恶。文又不自善韬，凡遇奏对，声震殿陛，德宗时吁叹，文和之。德宗以为可托，与之密件甚多。一日，偶不谨，遗片楮于地，为内监所拾，以呈太后，则顾旧大臣之名单，将拟撤换者。太后大怒，立革文职，而外廷与德宗亦水火矣。

甲午兵溃，德宗愤甚，太后于废立一端，又期在必行。德宗与文道希商自退策，道希

奏：“此非计，如一退，性命危矣。且疆臣不以太后之废立为然，各国公使，尤可动之。使出主持。”德宗颌之，命道希出京便宜行事。时吴大澂、魏光燾督师关外，刘坤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约多丧失，将签字矣。道希往见坤一，以约款为言，坤一漫应之。道希左右顾，请坤一屏侍者，谓坤一曰：“方今国家大患，外则挫于夷人，权利丧失颇甚，内则两宫水火，皇上有颠危之虑，譬则疽发于背，而膏肓又病，岌岌乎殆矣。”坤一颇动，询曰：“然则奈何？”曰：“约款宜先争，大错铸成，后不可救。至两宫事，则太后蓄谋久，而所恃者唯一荣禄，然又惮疆臣不敢遽发。苟疆臣能假约款事与内廷纷争，则争约虽不成，而太后知疆臣非阿己者，于废立事，必有慑而不进，则曲突度秦之效见矣。”坤一谓然。令道希起草，以争，废立之谋，果以暂止。次年，又有立溥为大阿哥之事，外使又力争。电询坤一，坤一覆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倾，责任公等。太后及荣禄遂不再言废立矣。

光绪戊戌，南海康有为为主政，新会梁启超孝廉，骤荷德宗知遇，锐意图新，改革政治，几有革故鼎新之象。一日，德宗忽上大高殿拈香，内监亦莫测其故。后由宫禁传说，德宗于某夜入宫，见一人披发曳帛，跣一足，立殿上，俨然明思宗殉国状，即于翌晨传谕拈香甚亟。自此以后，国事日亟，十年后，清社为屋，直与某帝之见唐昭宗如出一辙，可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之语，为不诬也。

德宗曾梦为大鹏，举翮高击，泠泠然越南海而南，既又转翼，度北海而北，下视大地，不见微尘。良久，力竭下堕，霍然醒矣。如是者梦之数夕，情景皆同，异之。向密臣问故，则解曰：“高而无地，举而不胜，戒之在奋，唯善敛以自全耳。”君臣慨叹久之。德宗有短诗纪其事。

伶人余庄儿，长于技击，供奉内廷，德宗颇赏之。尝在大内演《十粒金丹》新剧，未及卸妆，辄与帝握手谈笑，腰佩倭刀。隆裕后斥其无礼，将诉诸太后。德宗惧，逐之出，不复再召。余骤失宠，困顿无聊。会拳匪事起，两宫西狩，余走上海，时京师士大夫俱避难，络绎而至，沈子封太史与之相识，招之西餐，则丰采依然，唯不复如向者之兴高采烈耳。

德宗既被太后虐禁，不得与臣工交语，虽近支王公，亦无敢私觐者。德宗久喑思语，欲与其弟醇王笔谈，又不得，则时徘徊闲踱，见服役之内监，则温颜与之交谈。背人，又泪盈眶中矣。夜卧时惊觉，低声泣，自是遂至于病。

德宗居瀛台，除平晨到太后宫请安外，终日不许跬步离去，所伴者唯一老阉，亦太后之密探也。几微动静，必以报。太后特赐《古今储贰金鉴》一部，俾其浏览，其他笔墨楮素酒杯茶壶，尽撤去之，饭碗则以木为质，恐其自尽也。

德宗好摄影，与太后、皇后、妃嫔、翁同龢、长麟、汪鸣銮、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等，各有合摄照片，意以为可，即密赐之，不着墨，不钤印，唯照片反面有细微之“常八九”三字，意谓不如意事常八九也。戊戌政变后，不复以之赐臣下矣。

当两宫未有嫌隙前，德宗手不释卷，每于经筵听讲《论语》后，遇有心得新义，可以发明经旨者，恒以片楮记出，以当日课。其后成帙，秘藏其稿，除二三腹心之臣外，虽亲王等亦不获见之。庚子之乱，为日本某中尉所得，持归其国，售于经营矿业起家之某男爵，价三万金云。

德宗能诗，然不恒作，作亦不留稿，故人间罕获见之。今载其两诗，其一，为《乌称万岁》，乃癸巳年作。中云：

上界珠喉噤，中朝宝篆昌。

和鸣偕，

福祿颂鸳鸯。

庆衍长庚祝，

灵符降乙祥。

八千年纪凤，

十二管吹凰。

喜气腾鹓序，

欢歌进兕觥。

烘染对仗，俱极工巧。一为《何寺去看花》，乃丙申年作。中云：

清品宜供案，

奇英尚满塍。

幻观参众相，

微笑悟三乘。

数处流仙梵，

谁边礼佛灯。

素心抛一友，

青眼对诸僧。

关合绾锁，另有寄托，不只风韵悠远也。

德宗谙英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某左丞所授也。时风气初开，坊间英文书不易得，则请驻京之英国公使向彼国购寄来华。其所作文，亦时就正于某公使。有福建一优贡，任公使馆翻译，精英文，德宗特召入，优加赐费。其人出言，帝能径诵英文原本政书，不需翻检字书云。

德宗病后，唯头部发热，饮食不进，非不可治之绝症也。而德宗求速死，故自当风坐卧，药又拒不欲服。时苏州西街医士曹沧洲，以苏抚荐，入京诊病。窥德宗面色发青，两目红肿，知其平日惊忧之深。审其脉，弦数特甚，知必不起，乃恭跪定方而出，不数日，龙驭上宾矣。

德宗逝时，病室中陈列之陋，有非常人所堪者。睡一大床，人坐之，吱吱作响。安置北京泥土火炉，亦破裂矣。一机二椅，又黑污特甚。壁纸窗衣，片片破烂，风吹之，屑屑飞堕。几上一油灯，光小如豆，盖京中下等百姓家所居之景象也。呜呼，愿世世勿生帝王家，德宗殆亦有此感念乎！

第二天，三岁小皇帝溥仪诏告天下：继承皇位，国事由监国摄政王载沣代为处置，改明年为宣统元年，尊慈禧为太皇太后。

然而这位太皇太后拥有崇高徽号尚不到半天，便在当日未时崩于她的寝宫仪鸾殿。

两宫一前一后接踵而去，时间相距不到一个对时，这不仅为有清一代所没有，就在整个中国帝制时期里也无先例。

如果说，光绪的死去无声无息，就像后宫里走了一个老太妃似的，那么慈禧的突然晏驾，便真如天塌地裂、山崩海啸，整个禁城立刻变成一个大灵堂，京师所有公务一律停办。朝廷内的争权夺利，官场中的钩心斗角，一时间也好像都已止息，上自王爷贝勒，下至胥吏走卒，全部投入到浩繁的两宫丧事中去了。

直到半个月后，小皇帝坐在父亲的怀里，举办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登极大典，一切才逐渐恢复正常。新皇帝刚登基，便下达一道封赏军机处四个大臣的诏书：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一律赏加太子太保銜，袁世凯赏紫禁城骑马。

当袁世凯接过那根玩具似的紫色马鞭时，二十天来沉重的心绪骤然轻松了：看来那夜太后召见军机大臣时，只是因为她病情严重心思恍惚而一时忘记了我？

袁世凯高兴过早了。正是那个直到临死时依然头脑精明的老太太，在大行之前特别关照载沣要防备袁世凯。也正是在国丧期间，一批满洲少壮亲贵在日夜商议，如何对付袁世凯。他们公开劝说监国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为满洲剪除心腹大患。毫无当国经验的二十五岁载沣在犹豫着：杀袁世凯，可以真正地收回北洋六镇的兵权，长保皇室的安全，然则袁乃大臣，杀他师出何名？在朝野内外的影响又会怎样？

就在这时，一封署名御史王景纯的参劾袁世凯的折子，由内奏事处呈递到载沣的手里。王景纯的参折指控袁世凯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目无朝廷、擅用职权、靡费钱财、挪用公款、结党营私、勾结洋人的种种不法情事，以及投机钻营、首鼠两端、媚上欺下、阳奉阴违等恶劣的品性，请监国摄政王杀袁世凯以彰正义，以谢天下。

王景纯的参折为载沣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工具，他命令京报全文刊登出来，先造造舆论，再听听各方反应。参折见报后，立即在京师及全国的官场士林中引起巨大反响，袁世凯本人看到这份参折后更是惊恐不已。

他是一个极为老练的政客。从保定调到京师，未被慈禧托孤，御史参劾，这三件事加在一起，无疑构成了黑云压城的险恶局势。他不能坐以待毙，他要死里求生。

袁世凯的心腹参谋、助手兼私人代表，是他的三十三岁嫡长子袁克定。他的最可靠的朋友是患难之交、现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恰好这时徐世昌由东北回到北京参加吊丧活动。于是，在北洋公所袁府里，袁氏父子和徐世昌日夜商讨对策。



段祺瑞

最后，他们商定动用文武两支力量，来向载沣施加压力。武的方

面，由袁克定去找段祺瑞。段祺瑞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所提拔的统制。段感激袁的知遇之恩，铁心投在袁的门下。光绪三十二年官制改革时，袁建议设置练兵处，负责领导全国的新军训练。袁作为会办大臣握有练兵处实权，练兵处的各级头目均为他的心腹将领。段祺瑞被任命为军令司正使，地位十分重要。在袁世凯的着意栽培下，段祺瑞成为北洋新军中仅次于袁的第二号人物。袁克定塞了一百五十万两银票给段祺瑞，要他联络北洋新军的弟兄们帮袁家渡过这一难关。段祺瑞爽快地答应了。

文的方面则由徐世昌去游说张之洞，然后请张之洞出面说服载沣。恰好这时，载沣七弟载涛筹建御林军，六弟载洵与妻兄长麟为争夺海军大臣一职而闹得不可开交。这是满洲少壮派急于掌握朝廷各要害部门的信号，引起朝中文武尤其是稍具正直心的汉大员们普遍不满。抓住这个机会，徐世昌走进了张府。

王景纯的折子，张之洞自然也看到了。一个刚加封为太子太保的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一个曾做过多年直督、训练过六镇北洋的练兵处会办大臣，御史王景纯敢于这样无情地揭露和斥骂，张之洞当然知道，这绝不是王景纯的大胆和无私，而是他有强大的靠山。这靠山显然是鹿传霖一年前就说过的满洲少壮亲贵派。过去太后尚在，载沣未当国，他们尚不敢太放肆，如今他们是毫无顾忌了。袁世凯固然有不少可指责之处，但现在他们这样做，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或者说是杀鸡给猴看，借袁来向包括鹿传霖和他本人在内的汉元老大臣开刀。当年大清开国的时候，顺治爷、康熙爷为融合满汉花费几十年心血，才有后来的五族携手共创大业的局面出现，以至于洪杨造反，公开打起恢复汉人江山的旗号都不能起作用。现在孙文等人在海外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洪杨故伎重演。载沣等人不承袭先朝笼络汉人的国策，反而针锋相对来个驱逐汉人，汉人是满人的多少倍？汉人蕴藏的力量有多大？他们怎么不想一想，掂一掂。唉，这些爱新觉罗的子孙们，怎么如此不贤不肖，如此懵懂愚昧？

正当张之洞为载沣掌国的第一个举措便失当而惋惜的时候，徐世昌衔命来访。在仁权及近日任职学部的辜鸿铭、陈衍的陪同下，张之

洞接待了这位有过十五年黑翰林经历、最近这几年却平步青云的徐世昌。

徐世昌长得丰神伟仪，又善于说话，是一个受张之洞喜欢的客人。他将他所知道的满洲少壮亲贵们幕前幕后的情况，诸如载沣将出任陆海军大元帅，其两弟分任御林军统领和海军大臣，善耆等人再次提出撤销军机处，铁良、良弼要将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全国新军重新改编及扩大陆军部军权等等，一一向张之洞娓娓道来。为了刺激张之洞，徐世昌又杜撰一则传闻：汉阳枪炮厂近日已引起高层的关注，铁良等人提出此厂不宜再由湖督掌管，应归陆军部控制。

徐世昌说了一两个小时的话，却只字不提王景纯的折子。张之洞知道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他当然也知道徐世昌登门造访的目的，见徐不提参折的事，他也不提。张之洞只是静静地听着，自己说得不多。连汉阳枪炮厂也不放过！徐世昌的这则杜撰果然引发了张之洞心中极大的不满，他已经意识到时局的严重性。这一群不谙世事却又有着极强权力欲望的少壮派，不是将已处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引向避风港，而是将它拖到风口浪尖上。不仅仅是为了袁世凯，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曾经给张家世代尤其给了他本人大恩大德的朝廷，他要尽一个老相国的责任，保护袁世凯，刹住这股邪风！

当徐世昌告辞的时候，张之洞说：“托你转告给袁慰庭一句话，宜处处留心，不可大意。老夫该做的事，老夫会竭力去做。”

张之洞的这句话令徐世昌极为满意。他急奔北洋公所，将此话告诉了老友。

探得了张之洞的态度后，袁世凯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请奕劻出面说动载沣咨询张之洞。

在袁世凯数十万两银票的引诱下，奕劻多年来已和袁世凯结成了联盟。他不愿意袁世凯垮台，他甚至也不愿意张之洞、鹿传霖等人退出枢垣。因为他知道，他虽然是满洲亲王，但在载沣兄弟眼中，他

是属于“老朽”者之列，也是少壮派们要排斥的对象，何况他一向名声不佳。过去全仗着老佛爷这座靠山才未倒下，现在靠山没有了，少壮派随便找一个岔子就可以把他驱逐出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此时是很愿意与袁、张、鹿等人抱成一团的。他乐意接受袁府之托，亲去醇王府，谦容卑辞地拜访他的侄儿载沣，希望载沣在处理袁世凯这件事上听听张之洞的意见。

载沣公开王景纯的奏折，原本就是为了听听各方反响。张之洞作为受托孤之命的唯一汉大臣，德高望重的元老，他的意见自然更应重视。载沣放下监国之尊，亲自来看望张之洞。

李伯元著《南亭笔记》说张之洞晚年进京拜相，办事一守十六字诀(见该书《南皮恪守十六字办事宗旨》)——

南皮曾语某比部云：“我办事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十六字，终身持之，无敢差异也。”又语人曰：“我此次由湖北到京，一路所遇少年，其言语每好作反对，是亦无可如何者。”一日昼卧，忽蒙叫起，以俄约故也。服役者撼之不醒，乃为加衣冠，舁诸车内。及至颐和园左近，张始欠伸而醒。询知其故，不觉大笑。谗者摭拾其事，因有“精神委顿”之字样。

张之洞与载沣共事将近一年，深知载沣与他的父亲醇贤亲王、二哥光绪一个样，平庸而懦弱，绝不是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强者、一个能导国家于治平的明王，但命运和时势既然把他推到了这样的位置，张之洞不得不在他的身上寄予重望。

老相国拖着衰弱的身体，以报答国恩的忠诚，与年轻的监国恳谈了半天。他告诉载沣，不能据御史的一纸参折来定大臣的罪，折子上所讲的那些事，都要通过查核落实才行。他向载沣指出，眼下正是历史上常有的“主少国疑”的局面，这种政局需要当国者小心谨慎，多用笼络，少用杀戮。何况海外的革命党虎视眈眈，千万不要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安定、平稳才是上上之选。

又说袁世凯曾经是六镇北洋新军的统帅，与北洋中上级军官关系不浅，倘若因处置袁世凯而引起北洋军的骚动，将对大局极为不利。说到这里的时候，张之洞想起徐世昌所说的关于汉阳枪炮厂的事，遂特别严肃地对载沣说：“这二十年来，奉朝廷之命，为了徐图自强大

业，不少督抚在地方上办起了洋务局厂。这些洋务局厂多半属于军事上的，个别几个省还训练了新军，当然，地方上的局厂军队，都是大清国的财产，但毕竟大部分是该省自筹的。请摄政王继承太后和大行皇帝的遗志，对这些忠贞为国的督抚予以尊重，对他们的局厂军队要予以爱护，不要动不动就收归朝廷，更不要随便指摘他们动机不纯。督抚安定，天下才会安定。各省眼下都在关注着朝廷，关注着摄政王您，您的一举一动都系着天下安危。”

为着让年轻的监国增加治国阅历，张之洞还给他说了咸丰帝慎办左案的掌故。

当年樊燮状告左宗棠的折子到了咸丰帝手里。咸丰帝看了十分惊骇，提起笔来，在官文奏折上批了四个字：就地正法。写完后，他想想有点不妥：左宗棠虽是个幕僚，却才干超众，不能听信一面之词，错杀人才。于是再次提起笔来，写道：飭湖南巡抚查核，若果有其事，将左就地正法。

到了夜晚临就寝时，咸丰帝又想起了这事：左既是巡抚的幕僚，让巡抚来查核，必不能服樊燮之心，应由朝廷出面来查为好。于是重新拟一道旨，着都察院速派一名正派御史前往湖南调查此事。第二天一早醒来，咸丰帝想起正在带兵打仗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是湖南人，必定对湖南情况熟悉，听听他们的意见很有必要。上朝后命内阁拟旨分寄曾、胡，征求他们对左案的处理意见。正因为咸丰帝再而三、三而四地慎之又慎，才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也为大清国保住了一根柱石。

载沣说：“老相国说的这桩旧事对我很有启发，对袁世凯的事，我会慎重办理的。另外还有一件大事，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何事？”张之洞将身子向着载沣倾斜过去。

“明年，我想给皇帝启蒙，您看师傅选哪几个人合适？”

张之洞说：“这的确是件大事，容老臣来慢慢寻找。”

刚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人来。此人便是当年京师有名的“四谏”之一、甲申年因为与曾国荃不和而回籍，至今家居二十多年的陈宝琛。

那年陈宝琛从福建到江宁看望张佩纶，居然不进总督衙门，显然是对张之洞冷淡友谊的不满。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能在晚年与老友有个见面谈话的机会，调陈宝琛来京做小皇上的师傅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了，寂寞二十多年的老清流也可在晚年风光风光。

“王爷，有一个人，当年老佛爷称赞他品行端方，学问醇厚，我看此人可先调来上书房。过些日子，我再荐举几个。”

“您说的这人是谁？”

“陈宝琛。”

陈宝琛离开官场时，载沣才刚出生，自然对这位当年名谏不太清楚。张之洞将陈宝琛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下。

“好吧，就让他进宫吧！”载沣做出一副贤王姿态，“将他委屈了二十多年，这是朝廷的疏忽。”

张庵就要衣锦回京了！这是所谓“翊赞中枢”以来最令张之洞欣慰的一件事。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接踵去世，以及立三岁幼童溥仪为帝一事，一直是晚清史上的热门话题。《凌霄一士随笔》中《光绪帝慈禧后逝世秘闻》一章里有较详细的述说——

关于光绪三十四年两宫之逝世，嗣君之定策，袁世凯之罢官，拙稿前尝屡有述载，事涉隐秘，内幕传者非一。胡思敬《国闻备乘》所纪，亦可供参镜。据云：

孝钦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孝钦领之。翼日出突，勘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按：当做三年）矣，视德宗嗣位时龄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之洞又曰：“皇帝临御三十余载，不可使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

行。”是时德宗固无恙也。太后默不言，良久目之洞曰：“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从汝请，可即拟旨以进。”策既定，电召奕劻回京，告以谋，奕劻叩头称善，遂于十一月(按：当做十月)某日颁诏明告天下。袁世凯不预定策之功，自知失势，伪称足疾，两人扶掖入朝。



光绪皇帝的灵柩



慈禧太后的灵柩

瑜贵妃者，穆宗之妃也。自幼入宫，侍孝钦四十余年，警敏知书史，凡宫闱文墨，孝钦悉以委之。今上初入宫，孝钦抱以授隆裕曰：“以此儿付汝，以养以教，唯汝之责。”时瑜妃在旁，哭诉曰：“嗣皇既入继穆宗，先朝经事穆宗者今唯妾在，岂宜以闲人置之？（按：穆宗嫔御，其时非仅瑜妃一人，特瑜妃名位最高耳。）论光绪初年明诏，即今皇帝有子尚当先让穆宗，太后岂忘之乎？”孝钦默然，良久曰：“汝言亦大有理，即以嗣皇付汝两人互相保护，

不必执意见也。”瑜妃即长跪叩头，谢恩，遍呼宫人而告之曰：“顷太后所言，汝等皆闻之乎？”则皆对曰：“闻之矣。”已而今上登极，封皇后为皇太后，不及妃。妃大悲，召奕劻至宫，指其名而骂之，曰：“奕劻，今日召汝非他，予死守至今，未即从毅皇帝于地下者，正为今日。太后临崩以嗣君咐我及皇后两人，宫中莫不闻之，今若此，将置我于何地！”奕劻谋于监国，乃封为皇贵妃以慰之，妃终快快。后孝钦安奉山陵，宫人皆送葬，事毕，妃与珣妃守陵，坚不还宫。摄政王遣使劝慰百端，乃归。

德宗诸侄，最亲者以溥伟为长，恭忠亲王之孙也。庚子废溥倡，即有继统之望。其姑封固伦公主，孝钦抚为己女，早寡，居宫中为之内援，又结载振以为外援，曰：“事成富贵与共。”孝钦之定策也，载沣叩头力辞。太后叱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徐训之曰：“汝恐一人之力不能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溥伟闻之大喜，私冀当得政权。及遗诏下，只言国事皆听摄政王主持，不及己，大失望，趋入枢廷，大骂张之洞，曰：“大行皇太后临崩，命我助摄政王，此顾命也。今诏中略不一及，是安可用？当别撰之。”之洞曰：“凡在廷臣子皆当为摄政王之助，岂得以此入诏？且太后弥留之际，之洞在侧，实不闻此言。”溥伟顿足大哭，遍骂诸军机。之洞谨避之，不与校。越数日，溥伟忽传旨诣内务府，有所指挥，自言太后令己总理内外丧事。内务府大臣奎俊疑之，密启监国。监国闻有口传懿旨，大惧，急邀奕劻入见隆裕，言溥伟悖状，遂降旨言自皇帝以下皆当服从摄政王命令，溥伟始不敢逞。后载沣摄政不一年，两福晋两弟及溥伦善耆之徒，同起浊乱朝政，国人悔失溥伟，然溥伟当争位时，亲向载振屈膝，又因私昵与福晋不合，愤极持刀自刎几死，亦属倾覆之才。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

德宗先孝钦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然孝钦病痢逾年，秘不肯宣，德宗稍不适，则张皇求医，诏告天下，唯恐人之不知。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耳。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劻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视之，不敢言。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此。（按：以上四节均见卷三。双祧之命，在宣布德宗遗诏以溥仪为嗣皇帝后，以孝钦之名义行之，并非称自德宗生前。）

三十三（按：当做三十四）年陈田、赵炳麟劾罢袁世凯，不知者以为言官之方，实则非也。……隆裕奉德宗遗诏，命诛世凯，监国与之洞力解之，迟迟未决。炳麟侦得其情，乃邀田各具一疏参之，而世凯款段出都门矣。（按：此节见卷一。）

袁世凯忌张之洞誉望己上，尝语人曰：“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意盖讥其书生迂阔不达事情也。之洞闻而恶之。太后之病亟也，已属意今上，恐为奕劻所挠，命勘陵工，密召之洞、世续，夜半定策，不及世凯。世凯既不与定策功，意颇快快。载沣监国之初，推心以任之洞。之洞与监国密商处置世凯事，累日不决。其子君立（按：君立为张权字，之洞子也）泄之御史赵炳麟。炳麟曰：“是可撼也。”犹恐势孤不胜，后邀陈田，两人同日各具一疏参之。疏上，世凯果罢。初，田未具疏时，往谒之洞，极言世凯之奸。之洞曰：“袁公知兵，习夷情，亦朝廷不可少之人。”田又极言其挟外交自重误国

欺君各款。之洞掀髯笑谓田曰：“松山，持论不必过激。君读史人，岂有枢辅重臣朝廷

肯轻听一言官之辞遽行易置乎？”田出，大骂之洞袒奸底恶，与世凯结为一党，而不知其内谋如是之秘也。（按：此节见卷四。又江庸《趋庭随笔》云：“隆裕以戊戌之事，深恶项城，张南皮命其孙厚煜授意御史赵炳麟弹劾。炳麟逡巡不敢发，于是给事中陈田露章参之，袁遂去位。”）

所纪未必尽确，而出自当时留心国闻之朝士，故录以备览。定策宣示之前，或以叩诸外务部侍郎邹嘉来，首及恭王溥伟，嘉来曰：“庚子之役，外人于彼颇有责言，倘入承大统，恐外议未叶，殆非也。”又问：“然则贝子溥伦欤？”曰：“与臣僚太熟，亦恐非是。”宣示后，有人与张之洞谈及，有疑词，之洞曰：“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意谓非如此不可也。

德宗之崩，最是疑案，（传闻吉林巡抚陈昭常有电质问病状，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所格，未知其审）。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

上天表静穆，广额丰下，于法当寿。……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金云六脉平和无病也。……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先集于来熏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阑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拜跪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恟。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覆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按：当做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黯澹。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劾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阍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按：是日唯授载沣为摄政王，命其子溥仪在宫中教养，若监国，则翌日宣布帝崩及嗣君，乃有此命也。）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吉祥轿者，以御辇而长，专备载大行，若古之车也。皇后被发，群阍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阍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阍踉跄回西苑。李莲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阍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同部具文书来，乃入乾清门，则殓事久毕矣。……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谓德宗实先孝欤而崩，于当时情事言之，似颇历历，而亦深疑其非善终焉。

四 陈衍献计：用海军大臣作钓饵，诱出“保袁”的枕头风

送走载沣后，陈衍、辜鸿铭、仁权都围着张之洞，听他说谈话的情况。

仁权说：“依我看，父亲的话，醇王不一定都听到心里去了。毕竟他的那些急于掌权的兄弟，对他的影响更大。”

辜鸿铭说：“我的直觉，袁世凯这个人是个大伪君子、大奸臣，实在该杀，不值得惋惜。”

张之洞说：“这不是袁世凯个人的事，这一股邪风，我身为相国，不能坐视不理。”

陈衍坐在一旁不开口，张之洞问他：“石遗，依你看，袁世凯的八字怎么样？”

陈衍说：“我看他很险。大公子的话很有道理，在老相国与洵贝勒、涛贝勒之间，摄政王很有可能倒向自家兄弟那一边。”

张之洞生气地说：“摄政王若这样做，朝政便不可收拾了，我不如回南皮养老去！”

陈衍说：“我倒有个主意，但手段并不是很光明正大的，所以我要先问问相国，袁世凯是不是一定要救，若可救可不救，我也就不说了。”

辜鸿铭天生沉不住气，急道：“陈石遗，你有什么好主意就明说，还要问相国什么。相国当然是愿救袁世凯，不然也不会和摄政王磨半天嘴皮子了。”

张之洞也笑道：“石遗大概用的是阴谋诡计，不然何须吞吞吐吐的。你说吧，再怎么不光明，在这里说也不要紧。”

陈衍说：“大公子的话给我以启发。摄政王怕他的两个弟弟，若两个弟弟不知天高地厚，坚持要杀袁世凯的话，摄政王便有可能顾不得老相国了。但我也听说，摄政王惧内，他的福晋是个有名的河东吼。倘若他的福晋也说出老相国这番话来，他就很有可能听进去了。我是怕老相国听了生气，才不敢说。无奈大清国只有这样一个不中用的摄政王，我才出此下策。”

张之洞笑道：“这也不是什么太不光明磊落的主意。女人爱吹枕头风，男人易听枕边话，自古皆然。”

仁权说：“既如此，陈先生你就说下去。这条计策的关键，是要摄政王的福晋愿意那样说。”

“是的。大公子说得对，这事的关键在如何使福晋愿意替袁世凯说话。我的思考线索是这样的。”陈衍摸着下巴上的短须，不紧不慢地说，“摄政王的福晋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有很强的干政欲望，也想学老佛爷样当大清的家，对娘家势力很重视。她的哥哥长麟想当海军大臣，洵贝勒也想当，二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瓜尔佳氏站在娘家一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现在让人去见长麟，说大家都支持他做海军大臣，条件是不杀袁世凯。让长麟去跟瓜尔佳氏说，再由瓜尔佳氏为着哥哥的海军大臣，在载沣面前说好话。如此，事情就成了。”

辜鸿铭说：“你这里又有一个难题，谁去见长麟呢？据说此人极不好打交道。他做了个水师翼长，架子就大得不得了，现在又升为国舅，更不可一世了。”

陈衍笑着说：“当然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见他，这个人我也想好了，他就是鹿中堂！”

“鹿中堂！”辜鸿铭、仁权差不多同时一惊。

“为什么鹿中堂最合适，你们听我说。”陈衍慢悠悠地说，“当年，鹿中堂做陕西巡抚的时候，荣禄正做西安将军，一文一武，两人是同住一城的最高官员。两家相处得很好，时常走动。那时瓜尔佳氏还在娘家做女儿，长麟、长麓兄弟也还住家里，遵父命常去鹿府，向鹿中堂请教诗文。长麟对鹿中堂甚是敬重。假若鹿中堂肯出面到长麟家里去一次，并答应他愿与老相国一道保举他做海军大臣，长麟一定会跟瓜尔佳氏去说的。何况，作为荣禄的长子，他一向与袁世凯也多有联系。一箭双雕，他会乐意的。”

辜鸿铭说：“长麟也不是海军大臣的人选，中国真正够资格做海军大臣的，只有我们福建人萨镇冰。”

陈衍点点头说：“萨镇冰当然是很好的海军大臣，但他没有后台，不敢争这个位置。长麟长期供职水师，又在英国海军大学留过学，与载洵比起来，他就合适多了。所以，鹿中堂和老相国支持他出任，也不能算无知人之明。”

仁权说：“我姑爹体气衰弱，他愿意去低他一辈的长麟家吗？”

“这倒也是。”陈衍搔了搔头。“鹿中堂又不是为自己办事，要他拖着这身病体去长麟家，是有点说不过去。”

张之洞一直没做声，这时插了一句：“石遗，你不可以调换一下，让长麟去看鹿中堂吗？”

“哎，这是好办法！”陈衍拿手指头点击太阳穴。“不过，叫长麟去鹿府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拿海军大臣做钓饵！”辜鸿铭爽快地说。

“也还得去个人联络才是。”陈衍若有所思地说。

“仁权，你去一趟长麟家吧！”张之洞望了望儿子。

“我？”张仁权望着父亲，为难地说，“我与长麟联系很少，贸然去访，有点突兀吧！”

张之洞想了想说：“我给你一个借口。严复有个折子，提出每年派十名左右优秀子弟去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读书，请朝廷批准。你说奉我的命问他这个曾留学英国的前水师翼长，一个人在英国读海军每年得花多少银子。谈话之间，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待得长麟愿去鹿府后，你再去姑爹家，就说我请他一起帮帮袁世凯。”

仁权说：“这可是个难题，不知道做得好不？”

张之洞说：“这也是个历练。你若做不好，干脆这个刑部郎中也不要做了，跟我一道回南皮去算了。”

大家都笑起来，陈衍打气道：“大公子，你不要为难，一定做得好的。到时候，长麟和袁世凯都感谢你，你就等着升官吧！”

张仁权今年四十八岁，在父亲外放督抚的二十七八年里，他一直在在北京住着。三十三岁那年他中的进士，分发刑部，三十六岁那年，鹿传霖做江苏巡抚，他借江苏省籍的一个名额，自费留学日本一年，学习日本的律法，这一年对他的长进起了很大作用。回国后不久即被擢升为员外部，过两年又升郎中。仁权为人实在勤勉，今天的刑部中级官员这个地位，是他以年资和政绩换来的，父亲的高位对他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仁权是个本分人，张之洞关于京师的联络，并不主要依靠这个儿子。戊戌年之前他主要依靠杨锐，戊戌年之后，则主要依靠湖广会馆。

湖广会馆在骡马市大街东口南侧，是京师众多会馆中最有名气的一个，不仅建筑规模宏大，而且有一个可容纳千人的剧场和一口著名的子午井。据说这口井的水在子、午两个时辰是甜的，其他时辰则与一般井水无异。因为此，湖广会馆不仅成为两湖旅京人士的驻会之地，也是京师人爱去的热闹场所。张之洞在此设立一个两湖驻京办事处，办理他所交办的各项事务。

与袁世凯对儿子的期待不同，张之洞不希望儿子卷入是非之中。他对儿子本分为人、守职做官的处世态度颇为满意。他从不安排儿子为他办事，这次算是第一遭。

张仁权也知道这事的重要性，他要竭尽全力来办好。

与多年前颇为出名的户部侍郎长麟同名的荣禄长子，住在父亲留下的旧宅中。荣府坐落在交道口菊儿胡同，占地很大，整个一条菊儿胡同，荣府占了一半。读过《红楼梦》的人，都将它视为该书中的荣国府。

荣府分为三部分：西边为洋楼房，中间为花园，东边为住宅。住

宅分为五进院落，除长麟外，他的老母亲和弟弟长麓也住在这里。自从溥仪登基后，此处成为真正的国务府。一天到晚，车水马龙，达官贵人络绎不绝，西边四座西式洋楼便成了荣府接待各方来客的场所。长麟为人高傲，好摆架子，等闲客人都打发弟弟长麓或管家去接见。仁权官位虽不高，但他是张之洞的大公子，长麟自然不好怠慢，便亲去接待。

在一个充满着英伦三岛风味的客厅里，身着西式便服的前格林威治海军大学留学生，与现任刑部郎中对坐在大牛皮沙发上，他的面前摆着一杯黑褐色浓咖啡，客人的面前放一碗清绿的龙井茶。

寒暄之后，张仁权说：“学部翻译馆总纂严复通过学部大臣张百熙上了一道折子，请朝廷每年派遣十名优秀子弟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学习，每批读书五年毕业，连续派十年，共培养一百多名中国海军高级人才。他造了一个计划，每年五万两银子，十年共五十万两银子。家父赞赏这个计划，但对所需经费事宜，心中无数。鹿中堂说国舅爷曾留学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情况清楚，于是家父打发我来请教国舅爷。”



严复和他的朋友们



严复纪念币正面

长麟想了想说：“严复这个建议是好的。朝廷筹议海军部，议来议去，最大的困难，还不是银钱缺乏，而是人才缺乏。先前沈葆楨在福建办马尾水师学堂，李鸿章在天津办北洋水师学堂，每年都从毕业生中选拔优秀者，送到英国去留学，严复、萨镇冰等人都是这样去的英国。甲午年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久海军衙门也撤了，水师毕业生去国外留学一事也便随之停止。现在筹办海军部，老的一批死的死、改行的改行，新的没跟上，竟到了青黄不接的地步，人才极缺。严复看到这一点，这是他的目光过人之处。”

仁权插话：“严复这些年来翻译《天演论》等洋人著作，又在报

纸上发表不少议论时政的文章，成为留英生中最有名气的人了。”

长麟淡淡笑道：“我刚才说有人改行，严复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办北洋水师学堂时没有大名气，翻译写文章倒让他出了大名。当年培养他的中国教习和洋人老师大概都没想到。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筹办海军部，严复并不是好的官员人选，他没有水师的实际经历。”

听得出来，长麟并不太赏识严复，话外之音，是突出自己在水师里做过管带、翼长的实际经历。仁权是冲着长麟来的，严复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罢了，于是忙附和：“严复名气虽大，但毕竟做的只是书生事业，要办海军部，还得要既有海军学历，又有统带水师资历的人才行。”

这话说到长麟的心坎上了。他笑着说：“张郎中不愧相国大公子，见事就比别人明白些。”

“哪里，哪里！”见谈话融洽，张仁权高兴。

“还是说正题吧！”长麟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当年曾国藩第一次提出派遣幼童出国留学，给朝廷造了一个计划，每年派三十人，学习十五年左右，一共派四批，首尾近二十年，共一百二十人，造的开支是每年六万两银子，共一百二十万两。若按人头算下去，一个幼童一年在西洋的费用大约二千两，这是四十年前的物价。幼童读书的费用与成人又不同，还有，学的专业也不同，学海军的费用就比学机械的要高得多。我是光绪十八年去的英国，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读了六年，共享三万五千两银子，每年花费近六千两。当然，我的开销是大了点。”

张仁权在日本做过一年多留学生，深知留学生之间的差别。有自费的清寒家庭出身的，除省吃俭用外，还得帮人做事赚取学费。有公费的达官贵人家子弟，住别墅，雇仆人，还要包女人，逛窑子。这两者的开销何异霄壤！

“手脚小一点，有四千两也足够了。”长麟继续说，“现在又过去十

多年了，英国物价涨得快。严复给每人造五千两一年的计划，虽略显宽裕，但不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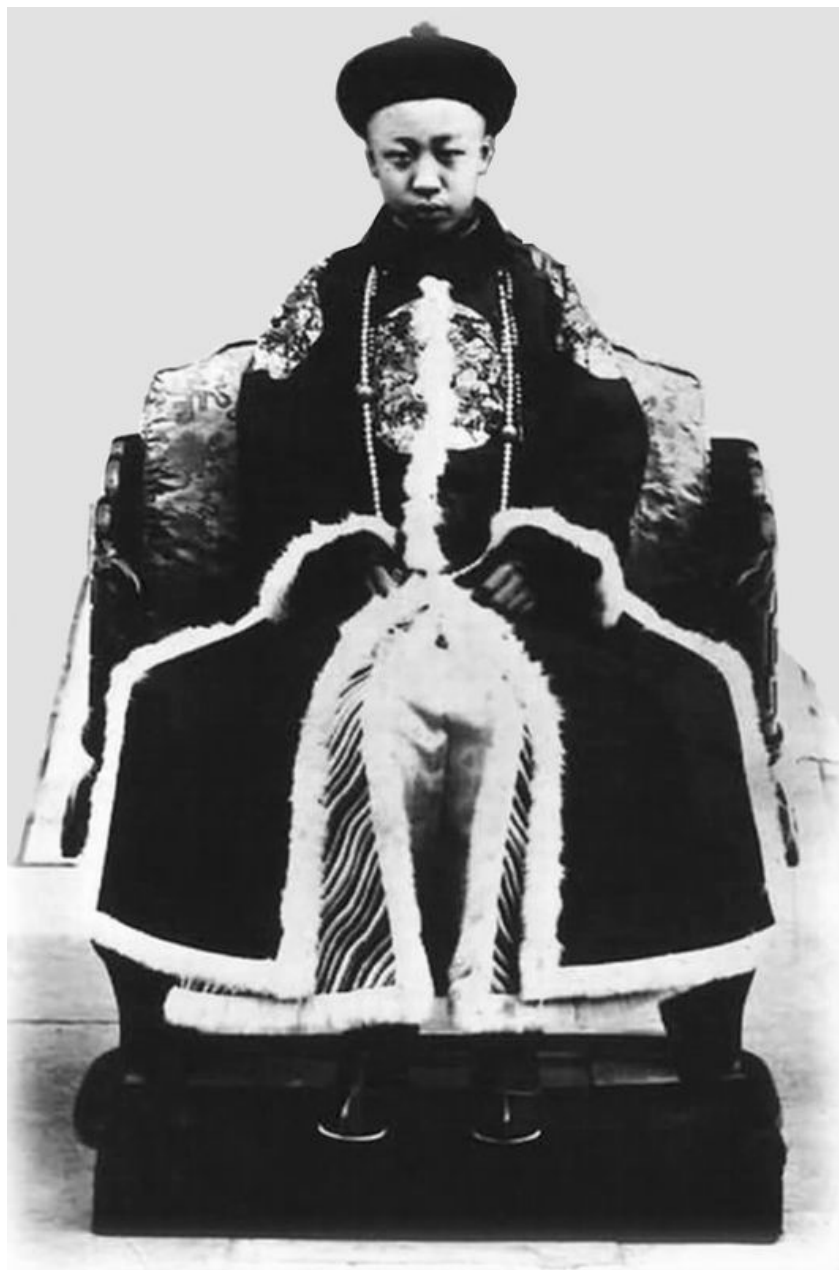
张仁权说：“国舅爷这一细说，经费事宜就很清楚了。另外，一年派十人，人数上是不是合适，家父也让我请教国舅爷。”

长麟笑着说：“若从海军的发展来说，一年十个人当然远不够。依我看，每年至少派三十至四十人，每只军舰三副以上的军官都要有留洋的学历才行。我想严复只提十人，不是他不懂中国海军，而是他怕口张大了，朝廷不批。另外，现在的海军部也没建立，今后还不知如何来筹建海军。他也怕花费许多钱，培养的人回国以后没事做。严复是个精细人，这些他都会料到的。”

“国舅爷见事、知人这两方面，都有远过常人之明呀！眼下朝廷中的大员，像您这样的人才，百里也挑不出一个。”张仁权不失时机将话题引到他的轨道上来。“怪不得鹿中堂力主国舅爷您出任海军大臣哩！”

最近一个月来，“海军大臣”已成了长麟的一个心结。早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作为满洲亲贵子弟，长麟就萌生了日后要主宰大清国海军大权的雄心，随着父亲的地位日趋显赫，长麟在水师中的官位也逐渐递升，其掌海军大权之心也日渐膨胀。但天不遂人愿，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海军从天之骄子一夜之间跌到耻辱的深渊，海军衙门悄然摘牌，关门大吉。接着李鸿章去世，中国热心办海军事业的最大人物走了，中国海军的复兴失去了最后一个指望。

再过两年荣禄去世，长麟本人的靠山也没有了，他的主宰海军的雄心彻底破灭，遂把日子打发在声色犬马之中。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妹子突然做了醇王妃，荣府又开始有了亮色。妹子真争气，一年后给醇王府添了个长公子，也就是说，没有儿子的皇上有了血缘最亲的侄子。按照常理，这个侄子十之八九会是日后皇位的继承人。



宣统帝

荣府上下想到这一点，一个个莫不心跳血涌：天命所归，莫非荣府就是下一代皇帝的外家？眼看方家园的显赫和威仪，哪一家皇亲国戚不垂涎三尺！

荣府若能盼到那一天，昔日的辉煌不但可以恢复，还有可能超过。果然，溥仪如愿登基，荣府的姑娘成了皇上的生母，菊儿胡同成了今日的方家园。荣府上下，人人脸上顿添十分光彩。筹办海军部，出任海军大臣都是时候了，环顾宇内，海军大臣舍我其谁？长麟抱着十足的把握跟妹子提起这事，要妹子去跟载沣说。长麟的妹子瓜尔佳氏是个强悍的满洲女性，丈夫的家一向由她当着。现在丈夫监国了，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国也得由她来监。慈禧是她的榜样，娘家的势力是她的后盾，一定要让两个哥哥掌握着要害部门，长麟提出做海军大臣正与她的心思相合。不料，载沣的六弟载洵也盯上了这个肥缺，已正式提出这个要求了，瓜尔佳氏大为恼火。论学历论资历，小叔子哪一点能与哥哥相比？瓜尔佳氏跟丈夫吵了起来。一边是亲弟，有老母作后台；一边是内兄，有福晋作后台。论血缘，载洵亲，论条件，长麟强，海军大臣到底给谁呢？懦弱的载沣失去了主意。他只得暂时搁下来，两边都不得罪，但也弄得两边都磨刀霍霍地，要一争高下。

张仁权的这句话猛地使长麟心扉一亮：若鹿传霖出面说话，再加上军机处几位大臣都附和，如此，筹码不就要加重了许多？

“鹿中堂最近身体如何？”

“他就是身体不好，说了两次要来看看国舅爷，向您道喜，都因为行动不便来不成。”

“我去看看他。”

第二天，长麟带着两株峨眉灵芝，去鹿府看望他二十年前的老师。

已得知内情的鹿传霖，十分喜悦地在客厅接待这位身份贵重的世兄。

“得知老中堂身体不适，特来看望看望。”长麟双手将灵芝递过去说，“那年先父病重时，四川总督命人特为在峨眉山采集了两株百年灵芝，待送到京师时，先父已不能开口，故留了下来。都说峨眉灵芝在益气养神上有特殊功效，老中堂不妨试一试。”

荣禄去世前红极一时，权倾朝野，哪个官员不巴结他？这四川总督送的百年灵芝自然是真货，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东西。鹿传霖体气衰弱，急需这种大补之药，他高兴地收下，笑着说：“你如今是国舅爷了，送这贵重的礼品，叫我老头子如何承受得起。”

长麟谦恭地说：“做了国舅爷也是您的学生，尊师重道可不能忘呀！”

“言重了，言重了！”鹿传霖不耐久坐，他也不多说闲话，直冲着主题来，“海军部筹建一事进展如何，摄政王的主意打定了吗？”

“还没有哩！”长麟做出一副并不热心的姿态来。“洵贝勒对这事盯得紧，他是皇叔，海军在他的手里，摄政王或许更放心些。”

“不能这样说。”鹿传霖以国之重臣的口气说，“要说放心，你是国舅，一样的放心。只是依老臣愚见，古人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有个基础的。这基础便是贤能二字，或贤或能方可不避亲仇。你和洵贝勒，贤字先不去讲，若论能字，我可以当着洵贝勒的面讲，他不如你远了。”

长麟略带酸意地说：“但人家有老娘作后台，咱哪比得上！”

鹿传霖说：“军机处几位大臣可作国舅爷你的后台。”

原来鹿传霖不仅自己出面，还准备联络军机处一道来为自己讲话，若军机处全班人马出来保荐，其分量显然要超过载沣老娘的面子。长麟感激地说：“老中堂能说动其他几位军机大臣一起保荐，这份情意，学生当终生铭记。”

鹿传霖说：“我和令尊是多年的好友，不必言谢。只是有一个

人，他虽是令尊的下属，却也和令尊深相契合，最先说过海军大臣你最合适这话的就是他，可惜他现在处境困难。”

长麟明白过来：“您莫不是说的袁慰庭？”

“是的，正是他。”鹿传霖说，“袁世凯这人的确有很多缺陷，但他有许多大臣所没有的长处。他勇于任事，善于用人。现在有人企图置他于死地，其实是别有所图的。他多次说过，应当恢复海军衙门，出掌海军的最佳人选就是国舅爷你，其次为萨镇冰。我和张中堂都赞成他这个说法，他因此也便得罪了一些人。现在他处境不好，我和张中堂都在力谋保他，但力量有限。国舅爷是最有条件保他的人。倘若让他渡过这一关，他定然知恩图报。我们三人再加上世中堂，四人联名保举你，那海军大臣就非国舅爷你莫属了。”

长麟问：“我如何保他？”

鹿传霖笑着说：“你去跟皇上的额娘说说，由她出面跟摄政王说，皇上新登基便杀大臣，于国不利，且要防备北洋新军的不满。”

长麟点点头，他终于明白了这中间的关系：袁世凯被人弹劾，汉军机大臣鹿、张有兔死狐悲之感，要借他这个国舅爷的关系，通过他的妹子去吹枕头风保袁，其实最终目的是保自己。但他们开出了一个交换价码：海军大臣。这正是自己眼下所汲汲以求的。长麟寻思着：自己要想得到海军大臣，只有求得军机处的支持才有可能去跟载洵争，舍此再无更好的办法。想到这里，长麟道：“我去试试看！”

见鹿传霖精神不好，长麟也不多说闲话，起身告辞。

当天下午，长麟就到了醇王府。见到妹子后，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说了一遍。瓜尔佳氏愿意在关键的时候，助娘家哥哥一把。晚上，便劝说丈夫不要杀袁世凯。载沣暗思：福晋的话怎么与张之洞说的如出一辙？他在心中已接受了这个劝谏。过两天，北洋六镇的统制们相继致电军机处，一致表示：若听信御史之言杀袁世凯，北洋官兵一旦哗变，他们将不能弹压，故请先革了他们的职后再杀袁宫保。

载沣接到这样的电报，又恨又怕，心里狠狠地骂道：袁世凯拿朝廷的银子练他自家的军队，反过来又拿这支军队威胁朝廷，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恶的事吗？心中虽恨，但到底不敢激起兵变，思考再三，最后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削职为民。袁世凯留下的军机大臣之缺，由满洲大学士那桐补上。

谕旨颁发的那一天，张之洞突然间脑子开了窍：为何来京师后表面上入阁拜相，风光无限，其实无事可干，形同虚设，原来，朝廷压根儿就并不是要他宰辅天下，调燮阴阳，不过是借他制造一个假象而已：满洲少壮派要除掉袁世凯，将袁从直隶调进京，为怕袁和北洋军系生疑心，便把他也从武昌调进京师，同入军机。去掉袁，不补汉人而补满人，明白无误地表示朝廷排斥汉人的心态。看来，自己和鹿传霖被驱逐出军机处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张之洞想到这里，心绪更为悲凉起来。

袁世凯以保全首领为万幸，接旨之后，立即出京回河南，在彰德府的洹上村隐居下来。他心里藏下对张之洞、鹿传霖救命之恩的谢忱，思量着若有机会东山再起，一定要重重报偿。但是，当两年后时局陡变，袁世凯真的复出、一手握大清命脉的时候，张之洞、鹿传霖已是墓有宿草了。

张之洞的一病不起，几乎发生在袁世凯匆匆离京的同时。病因起于一封信函。

五 桑治平道出四十八年前的秘密

这封信函其实乃一份请愿书，是由湖广会馆呈递上来的。开头第一句话说：为陈衍残害鄂民事告太子太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书。

张之洞刚看了这一句，便大为吃惊：陈衍乃一身无寸权、手无寸铁的文士幕僚，何得残害鄂民！他怀着莫名的惊奇读下去。

原来下面的文字乃状告陈衍，在光绪二十八年湖北设立铜元局时，提出当十当二十铜钱的馊主意，为湖广总督衙门聚敛银元一千四

百万两，而这些钱财被靡费在铁厂和枪炮厂等洋务局厂上，洋务无尺寸效益，湖北百姓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从那以后，湖北物价年年上涨，至今百姓生计必需品已上涨十倍之多。陈衍以鄂民之血汗换取某大员的个人虚名，实乃奸佞小人，祸鄂灾星。请张之洞杀陈衍，悬陈衍之头于黄鹤楼上，以谢二千万鄂民，以平荆楚大地之公愤。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几十个签名，打头的一个，签的是“蕲水汤化龙”。

张之洞耐着性子看完后，勃然大怒。他没有想到汤化龙这个年轻后生，居然会带头上一份这样的请愿书。五年前，汤化龙中进士不做官而自愿去日本学法政，这件事得到张之洞的赞许。他在督署接见汤化龙，以后在多次集会场合鼓励湖北年轻人向汤化龙学习，像汤化龙那样志存高远，中西会通。想不到这小子狂妄自大，以怨报德，竟做出这种事来。这哪里是在骂陈衍！不错，当十、当二十的建议是陈衍提出的，但付之于实行还得湖广总督的同意才行，责任当然只能由总督来承担。照汤化龙之流看来，设铜元局是残害鄂民，那残害鄂民的罪魁祸首不是陈衍，而是我张之洞。说什么悬陈衍之头以谢鄂民，不如直截了当地讲，悬张之洞之头以谢鄂民！

想起自己在湖广任上十九年，为湖北的洋务事业惨淡经营，呕心沥血，为支付洋务的庞大开支不得不设立铜元局，所获之利自己分文未取，全部用之于国计民生。不料，到头来不仅不被理解，反被控之为祸国之灾、残民之贼，要说冤屈，天底下还有这样大的冤屈吗？

一口痰冲到喉咙，气接不上来，张之洞猛地晕倒下去。

家人慌忙把他扶到床上，仁权看到飘在地上的请愿书，明白了父亲陡然起病的原因。

晚上，陈衍、辜鸿铭等人也都闻讯赶到张府。随后赶到张府的，还有一位人物，他就是新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梁敦彦这些年来可谓吉星高照，飞黄腾达。

前年，梁敦彦随张之洞进京入外务部。袁世凯赏识他，将他安置在外务部做郎中。梁的一口流利英语，很快在外务部派上大用场，三

个月后便升为右丞。接受八年美国教育的梁敦彦，敬业务实，在那些只会做官场功夫的庸俗官吏中显得格外出类拔萃，一年后便升为侍郎。待到袁世凯削职回籍，梁便取代袁做了尚书。梁敦彦对张之洞有很深的知遇之感，常来张府看望老上司。

看了请愿书后，陈衍心绪沉重，他对卧在病榻上的张之洞说：“老相国不必为此而忧郁，此事我是始作俑者。湖北士绅既然要我的头，我就回武昌去，让他们把我的头取下吧！”

张之洞的嘴角边流露出一丝凄笑：“陈衍二字是张之洞的代号，你还看不出！”

辜鸿铭说：“老相国，我们回武昌去吧，您可以把汤化龙叫来当面辩一辩。京师这地方我已不想住了，除开拉嫖客的妓女和钻门子的政客，再没有几个干正事的人。”

辜鸿铭这几句话，弄得大家想笑又笑不出声来。

梁敦彦对国内外政治局势较为清楚，他比别人看得透一点：“据说湖北马上要成立咨议局，汤化龙新从日本回国，已被看好为咨议局局长。他这样做，一是迎合百姓对物价的不满，为自己赢得体恤民情的好名声，以便顺利当选；二是现在各省士绅都主张立宪，对朝廷迟迟不行立宪不满，因此他们对朝廷一切都否定，借此煽动人心，讨好百姓，以拥护他们上台。湖北士绅要否定朝廷，就得要否定老相国在湖北所办的一切。依我看，陈石遗固然是一个代号，铜元局一事也很可能是一个开端，今后还要拿铁厂、枪炮厂、火药局、织布局等一个个地开刀。”

张之洞声息微弱地插话：“崧生说得有道理。戏台只有一个，他们要上台，你就得下台。有错是错，没有错也是错。湖北的戏，可能还正在敲开场锣哩！”

说罢，闭住双眼，一脸的枯槁阴黑。

“戏台”，辜鸿铭心里一惊，联想到上次说的道具，看来入京后的

老相国与两广两湖时的香帅，的确是大不相同了。

张仁权看到父亲这副模样，心里涌出一丝恐惧来。他强打精神安慰：“爹，现在各省都有一批这样的立宪党人在活跃着。他们看似跟革命党不同，其实也是与朝廷离心离德的。湖北的立宪党否定您在湖北的洋务业绩，完全出自于他们的私心。是非自有定论，公道自在人心，汤化龙这几个人就能代表两千万鄂民吗？爹，您犯不着与他们计较。”

儿子的话也很有道理。张之洞的心安定了片刻，他睁开眼睛来对儿子说：“我多年来不知市面上的物价，为一方总督而不知百姓日常生活，不管怎样，这是失职。你写封信给念初，叫他细细调查一下，这些年来物价的情况，尤其是米、盐、油、菜、肉这些东西的价格。”

“好，我这就写。”仁权答道。

张之洞似乎已意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停了一会，他又吩咐：“桑先生与我分别已经十多年了，戊戌年匆匆一见，距今又整整十一年了。我时常想起他，有许多话要跟他说。你要念初想办法尽早与他的母亲联络上，请桑先生夫妇到京师来住一住，再不来，今生今世怕不能见面了。”



街头一瞥(1872年)

“爹，别胡思乱想了，您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好好保养身体，老朋友见面时，才有精力说话哩！”

仁权虽如此劝慰着，但心里对老父此番的病况着实担忧。他在信中叫弟妹们随时准备进京，并设法通知桑先生，无论如何要尽快来京与父亲见面。

陈念初接到内兄的信后，带着铁政局的两个工役，实地在武汉三镇做了三天的调查。这一查，令一向对中国洋务抱着乐观态度的陈念初大吃一惊，不仅证实了请愿书上所说的物价涨十倍，而且几乎所有被调查的人都不承认武汉的洋务局厂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惠，枪炮、钢铁，他们固然不需要，铁路、水电的好处，他们因为无钱，一点都不能享受。即便像布匹这种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日用品，他们也很少购买。因为生产成本低，售价并不比洋货便宜，老百姓要么买洋布，要么买来自乡村的更便宜的家织布。

陈念初面对着这些调查上来的实情，不知如何禀告岳父。说实话，怕他生气，病情加重；说假话，虚夸政绩，又对不住良知。

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信里，告诉他的继父桑治平。

这些年来，桑治平和秋菱一直住在香山县城。选择此地度晚年，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秋菱的次子耀韩一家在这里。再则，这里一年四季天气和暖，青草常绿，鲜花常开，令桑治平欢喜不已。

他朝朝暮暮与南海为伴。滔滔海浪，洗刷他心中的尘垢；无限海域，拓宽他的视野胸襟。旭日东升、星月摇晃的壮阔海景，更鼓荡起他胸膛间消失已久的艺术情愫，他重新拿起了画笔。在最能感受宇宙浩瀚的大海边，他的智能和灵气得到升华，一幅幅涌动生命精神的画从手中诞生，他和秋菱也从这些画中重获青春。真正是“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年过古稀的桑治平常会回忆往事，会回过头看一看过去的足迹。但此时他的心绪，跟眼前阳光照抚下的南海一样，平静而空阔。当年是那么地霹雳惊爆、动人心魄，而今都似乎已被岁月长河洗涤得淡泊平和，被无限时空消解于悄没声息之中。他有时会从心里发出讪笑：当年给肃顺做谋士，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害得自己从此改名换姓；倘若肃顺成功了，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肃顺或是皇上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后来，给张之洞做幕僚，奔忙了十多年，说到头，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进一步说，不给张之洞做幕僚，自己做一方督抚呢？湖北洋务的困境和革命党欲推翻朝廷的现实，让桑治平的头脑日渐清醒过来，即便做一方督抚也将会一事无成！在与秋菱相处、与画笔为伴的日子里，桑治平终于领悟到，只有爱情和艺术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永恒！功名也罢，地位也罢，其实都是以出售自身为代价。它只是一种交换，犹如农夫以谷换布、商人以货易银一样。

淡漠了功名和地位，并不意味着淡漠情感和友谊。在过去的生命历程中，那些以情谊留在桑治平脑中的人，在天风海雨冲刷下，尘埃去掉后他们的形象反而更加清晰了。排在第一的自然就是张之洞。那年身肩晋抚之命的张之洞驱车古北口，礼聘他出山。古北口月夜，两

人约法三章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这份别于世俗的道义相交，令他永生不能忘怀。

他也很想见见张之洞，向他谈谈别后十余年间他的这些新的人生体会。现在张之洞已奉召进京，他定居在香山城，一南一北，相隔四五千里之遥，要见一面也真难啊！

这一天，他接到了念初从武昌发来的急信，方知张之洞已病得不轻，渴望在有生之年再见见面。桑治平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相聚了，再远再难也得去。秋菱自从离开京师，便再也没有回去过。四十多年了，大内都换了三四位皇上。京师是啥样子了，秋菱多想旧地重游啊！老夫妻决定携手北上。好在海路早已开通，两人身体都还硬朗，一路坐船去京师不成问题。于是，他们从香山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换上英国的海轮沿海岸北上，直抵天津，再由天津转火车。沿途花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待到一脚踏上前门月台时，京师早已是和风拂面的初夏了。

经过治疗调理后，张之洞的病情有所好转，已经销假理事了。这次见到分别十余年的老朋友，他更是心情兴奋，病又好了几分。陈衍见到桑治平后更是倍加欢喜，只是谈起铸钱而招致湖北物价猛涨时，颇为内疚。桑治平安慰道：“物价上涨，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据香山一带的老华侨说，西洋各国物价上涨是普遍规律，故西洋人不存钱，有一个花一个。再说，这当十当二十的铸钱法，湖北不做，别的省也会做的。”

陈衍苦笑道：“若不行当十当二十的办法，湖北的物价或许不会涨得这样快。不是跟着相国到了北京，我这颗头怕早已被鄂民割下了。”

桑治平哈哈笑道：“你的头不还是好好地安在自己的脖子上吗？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要说就让他们说去吧！”

梁敦彦感激桑治平当年的伯乐之恩，在乾隆爷赐名的都一处设宴，为桑治平夫妇接风，陈衍、辜鸿铭等人作陪。辜鸿铭现在已做了

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了，他依旧和过去一样，随意谈笑，不拘小节。他的中西汇通的学问和嬉笑怒骂的性格，在京师大学堂里很受欢迎。

桑治平和秋菱特意去条儿胡同寻找当年的肃相府。肃相府会败落，这是他们早已想到的事，但没有亲身来到条儿胡同之前，他们绝没有想到会败落到如此地步。

眼前已没有当年肃相府一丝一毫的痕迹，问了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摇头不知道肃顺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肃相府在何处。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才知道这段往事。那年抄肃相府的时候，他就住在胡同口上。老头子说，抄了家后，肃相府贴满了封条，封条上盖的都是步军衙门的长印。以后每隔几个月，便启封几间屋。到两三年后，全部封条都启了。这里住进了二十几户平民百姓。几十年下来，这些住户糊口尚且不易，哪有闲钱修缮房屋？老头子带他们走到胡同中部，指了指对面说：“这一大片当年都是肃相的旧宅。”

桑治平、秋菱望时，眼前的房屋尽皆灰暗破败，墙污门朽，瓦缝间、墙头上到处是杂草枯茎，烟囱倾斜，杂物乱堆，进进出出的几个人，也都蓬首垢面衣衫褴褛，若不是破烂堆里那几棵高大的槐树被秋菱认出，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老头子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朱柱碧瓦、雕梁画栋的肃相府！几只燕子在一旁人家的屋檐下呢喃叫着，正应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古诗。历史又一次惊人相似地重演。

想起这当年与桑治平定情的堂堂相府，一夜之间便遭灭顶之灾，不到五十年便败落至此，秋菱也禁不住悲从中来，泪水簌簌而下。

肃相府今昔之比，更使桑治平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他想，是到把埋在心里近五十年的这个大秘密告诉张之洞的时候了，再不说，今生今世就没有机会了。

翌日晚餐后，张之洞笑着对桑治平说：“仲子兄，我过去写的诗，你读过不少。你读过我填的词没有？”

桑治平想了想说：“好像没见过。”

“你是没见过。”张之洞点点头说，“我年轻时也常填词，进翰苑后，不再填了。前年火车过河南安阳，想起不远处就是当年魏武帝初封魏公时定都的邺城，发起少年狂来，填了一阕《摸鱼儿》，你有兴趣到书房去看看吗？”

桑治平兴奋地说：“那太好了，我要好好欣赏欣赏。”

二人一起来到书房，仆人掌灯上茶，坐定后，张之洞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幅来。桑治平接过一看，果然上面写着《摸鱼儿·邺城怀古》。他轻轻诵道：

控中原北方门户，袁曹旧日疆土。死胡敢啗生天子，衮衮都如吃语。谁足数，强道是慕容、拓跋如龙虎。战争辛苦，让恁僇追欢，无愁高纬，消受闲歌舞。荒台下，立马苍茫吊古，一条漳水如故。银枪铁错销沉尽，春草连天风雨。堪激楚，可恨是英雄不共山川住。霸才无主，剩定韵才人，赋诗公子，想像留题处。

“怎么样，还过得去吧！”桑治平刚一读完，张之洞便急着问，那情形就如同一位刚学填词的新手等待词坛名家的评判。

“岂止过得去，好得很！”桑治平赞道，“一口气从曹操到慕容氏、拓跋氏，再到高氏王朝，都数落了一遍。一条漳水如故。为这些邺城的匆匆过客作了总结。”

“仲子兄，你是真懂词。”张之洞抚须笑道，“你还看出点别的名堂吗？”

“有名堂！”桑治平点了点手中的条幅，“这一句‘春草连天风雨’，是偷的温庭筠的‘邺城风雨连天草’。偷得好，一点作案的痕迹都没留下。”

“自古文人皆是贼，没有不偷别人的。”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似乎已有好多年没这样痛快地笑过了。

“‘可恨是英雄不共山川住’。这一句恐怕是这阕《摸鱼儿》的词眼

了，我没说错吧！”

“没说错。”张之洞收起了笑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这一叹，将世上一切英雄都叹得心灰意冷了。仲子兄，不瞒你说，这两年我心里就常有这种叹恨，魏武、拓跋焘是何等的英雄盖世，都不能共山川而住，何况我张某人！唉，仲子兄，你来了，我才跟你说说；你不在，能与我说这种话的人都没有呀！”

桑治平已从这番话里感觉到张之洞的心绪，虽然没有深入交谈，他已看到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

“香涛兄，你猜我昨天到哪里去了？我和秋菱去条儿胡同找肃顺旧宅去了。”

“你们去怀古了？”张之洞的眼神里充满着惊奇。“京城里可供怀古的地方多得很，为何要去凭吊肃顺？”

“我们不是去怀古，我们是怀旧。旧地重游，追寻那一段我们共同的刻骨铭心的岁月。”

看着张之洞的眼神由惊奇到疑惑，桑治平揭开了这个凝重的谜底：“香涛兄，你绝没有想到，四十八年前，我曾经是肃府里的西席，秋菱她是肃府的丫环。”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张之洞张开两只大眼睛，多年来缺少神采的眼眸里射出一丝惊异的光芒。他伸出干枯的手指来掐了掐：“四十八年前是辛酉年，也就是文宗爷升天的那一年，你那时正在肃府？”

“是的。”桑治平平静地说，“我那时不仅正在肃府，我还随着肃顺去了热河。肃顺等八人受顾命之后最早发出的几道折子，都是我拟的稿。”

张之洞盯着桑治平，仿佛望着一个陌生人似的，仔细地从上到下看了一遍。肃顺为他的几个公子请过不少先生，在肃府做过西席不算奇怪，张之洞的好友王闿运就任过此职。肃顺出事后，王闿运还特为

到京师去看望肃顺的两个儿子，送了一千两银子给这两个昔日的学生。但随同去热河并在顾命大臣与两宫争斗的时期，为肃顺拟稿，这种西席就非比一般。浮过张之洞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倘若当年肃顺一派胜了的话，眼前的这个布衣老友就不知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了。

“这么多年了，从未听你吐过半个字。”张之洞的心中异常感慨。“那么，子青老哥知道吗？你对他说起过吗？”

“没有。”桑治平淡然一笑。“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会告诉你的。”

“那你为何不告诉我呢？”张之洞有点气沮地说，“你是不相信我吗？”

“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应当选一个什么时候告诉你才最好。”桑治平的脸上现出一缕苦笑。“若不相信你，我现在也可以不告诉你。”

张之洞点了点头：“那你就对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吧。你是怎样离开肃顺的，你和秋菱是在肃府相爱的，还是后来到香山去见到她时才动的心？一晃近五十年，已成历史了，连太后都作了古，不须忌讳什么了，都说给我听听吧。我想，这一定是极好听的故事。”

张之洞的语气中似乎带有点央求似的，仿佛一个小孩子正在恳请长辈给他道往事，说掌故。

“好，这正是我这次北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我们慢慢地说吧，今天说不完，明天再接着说，只要你想听，我什么都可以说。”

“你说吧！”张之洞将书桌上的一叠纸推向一旁，两只手搁在桌面上。他觉得这样舒服些。“自从上次得病以后，我对我眼前的事反而无多大兴趣了，我的兴趣更在对往事的回忆咀嚼上。你说吧，关于你所经历的那些事，你的生活体验，我什么都喜欢听。”

于是，桑治平对老朋友慢慢地说起来。在挚友面前追忆往事，这

其实也是他自己所乐意做的事。像小溪淌水似的，桑治平和宁静地聊起他如何走出洛阳前往京师应试，落第后又如何经王闾运推荐进肃府做西席，在肃府时如何与秋菱两心相印。他绘声绘色地描叙四十八年前那场决定大清命运的宫廷政变，讲肃顺等八大臣失败后的心绪，讲肃府被抄，讲自己的壮游天下，讲在虎丘卖画结识张之万，最后定居古北口，而眼睛却一直盯着长安天街。

就这样，桑治平和张之洞接连谈了三个晚上，掌灯说起，夜深而罢。桑治平传奇般的经历，给张之洞的心灵以深深的撞击。他一向认为自己是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一生所得尽皆自己奋斗而来。现在面对着这位老朋友，他开始对此不那么自信了。要说资质禀赋、目光见识、办事能力等等，自己并不比桑治平强多少，若说坚定执著、笃于情义，则远不如他，至于他的绘画才华，则更是望尘莫及。看来解元探花、督抚宰辅的锦绣历程，大概多半是来于运气。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曾国藩的一段名言来：“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看来，这位老于世故者的这十二字箴言，倒真是阅历之得，悟道之语！

“仲子兄，你那年为何要坚决地离开我，除开仁挺遇难这件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桑治平说：“仁挺的遇难，将我的设想打破，同时也使我突然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事业并非自己能全盘把握，而个人的生活却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秋菱对我的爱使我感激，我对她的情也是我一生的真心，而对着这么短暂而脆弱的人生，我为什么还要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自己不能完全把握的事业上，而让真爱实情在怨阙中白白流失？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学习陶朱公，要不顾一切，携我所挚爱之手，泛舟五湖，归隐海隅。”

张之洞被这番话所深深打动。他好像看出了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在做事做人这一档子上。他这七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尤其是给他带来辉煌的这三十年，似乎用“做事”二字便可全盘包括。至于做人这方面，尤其是夫妻之爱、家庭之情、手足之谊、朋友之义等等，很少去想过，也很少去体验其间真味。

几十年来，仿佛做了事业的奴隶，而遗忘了人生的真趣。这难道就是辉煌的成功的人生吗？

张之洞被自己的疑问所问倒。他有点后悔起来：这一问怎么问得如此之迟！

“仲子兄，咱们在一起合作了十多年，也办了许多实事。你认为这些事，能对国家和老百姓有多大的实效吗？”

汤化龙等人对湖北铸造铜元的指责这件事，给张之洞的心灵造成很大的阴影。他从来都认为自己办的全是有利国计民生的实事，是国家和百姓的功臣。铸铜元造成物价上涨十倍的事实，使他开始反省起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敢那样自信了。

“你这些年来办事不易！”桑治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所问，把话题错开去。

“你这话是真的知心之言。”张之洞感叹道，“病榻上，我曾经把外放晋抚以来这三十年间所作所为，作了细细的回顾，发现除开在太原期间还略有点闲暇外，在广州，在武昌这二十多年里竟无一刻安宁，不只是忙，更是累，形累尚次之，心累更令人痛苦，几乎有每日都在荆天棘地间行走似的感觉。”

“是啊！”桑治平浅浅一笑，“我是陪着你在荆棘中走了十四五年。”

“你走后的这十多年更不好过。”

“我知道，念初常有信来。”桑治平同情地望着老友，“叔峤遭难，袁昶被害，对你的心创伤很大。铁厂的被迫转给盛宣怀，织布局的贪污案，外加端方等人的不友好，对你都有很深的刺激。外人看你轰轰烈烈办大事凋零，我知你其实是孤独的。你的许多良苦用心不为人所理解。你耗尽心血在拼搏，你做的许多事，都是别人不能做不想做，或者说不敢做的事。”

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身上的血热了起来。多少年来，他从来没有听到如此贴心知己的话。他很想将双手伸过去，紧紧地抱住这位布衣挚友，但他已没有这个气力了。

“仲子兄，我为自己这二三十年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大抵所做之事，皆非朝廷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

“是的，因为你所做的事，皆非中国传统治国术中所规范的，你开创的是一片新天地。经营这片新天地，你既缺钱，又缺人。”

“但是费力不讨好，有很多人在骂我。”张之洞的神情又显得沮丧起来。

“你说的也不错，是有不少人指责你。”

“他们指责我些什么呢？是不是也像户部那样，说我张某人专门靡费朝廷银钱？”

“当然有很多人说你靡费了银钱，但这还不是主要的。许多人批评的是你办的这些洋务没有收到实效。铁厂出来的钢铁没有用来造高楼大厦，纱布麻丝四局没有使湖北的布匹便宜，水电火车老百姓享受不起，至于枪炮厂造出来的枪炮虽多，洋人还是照旧打进北京，帝后还得离京出逃，并没有看到汉阳造的枪炮发挥作用。严复前不久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通。他说体与用不能分开，比如说有牛之体乃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乃有致远之用，未听说以牛为体，以马为用的。”

“中体西用”虽不是张之洞的发明，却是通过他的《劝学篇》而传遍四海，又在他的洋务局厂中得到实践，是张之洞晚年视为一生对国家的最大贡献。现在居然遭到严复如此的挖苦嘲弄，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在前些时候，张之洞必定会拍案而起，勃然大怒。然而现在，他依旧颓坐在松软的藤椅上，衰病让他失去发怒所需要的体力，湖北洋务见效甚微，也让他失去了发怒所需要的底气！

“香涛兄，我说的这些让你生气了吧？”看着老友面无表情，如一段朽木似的呆痴之态，桑治平为刚才这番直言后悔起来。

“没什么！”张之洞打起精神说，“我倒是想见见这位严复，听听他的意见，中国今后到底该如何办。是全盘接受西学，完全不要自己的中学呢？还是依旧全用自己的中学，一概不用西学。我这脑子是老朽不中用了，除中体西用外，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就不必把严复的指责看得太重。”桑治平实在不愿意太刺伤了这位努力做事的实干家。

“我想听听你的下文。”

“严复是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中体西用’，才有体用不能分开的观念。其实，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看。换个角度，所见便不同。古人所谓移步换形，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你是官员，办的是众人之事。治众人之事也是一种学问。西方称之为政治学。”

“政治学？”张之洞对这三个字很陌生。

“政治学这个名称，我们的典籍上不曾有过。但政治二字，古人还是用过的。《说苑》上就有‘政治内定，则举兵而伐卫’的话，意为国事政务的治理。只是这两个字，后来却不常用了。”

“我与刘岷帅会衔的第一折便用了‘政治’二字。”张之洞想了一下说，“折名叫做《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对对，正是这两个字。”桑治平连连点头，继续说，“若从政治学来看，你的‘中体西用’便是一个极高明的谋略。我知道你这句话的‘眼’在西学上，目的是要推行西学。你明白，这种推行要变成众人的行为，才有实际效果。若是都反对，推行云云，便只会是空想。中学在中国盛行两千多年，根深蒂固，深入人心。若一旦全抛，或者把它贬低，反对西学的人不要说了，即便赞同西学者，在心理上也难以接受。现在，你说中学是本源，是主体，西学不过为我所用罢了，反对西学者不好说什么，赞同西学者也可以容纳。眼下中国的当务之

急，不是先在逻辑上去辩个一清二楚，而是要赶快把西学引进来，先做起来再说。对于这样一桩从未实行过的新鲜大事，尽量减少反对，减少阻力，争取最大多数的理解支持，才是最重要的。你是政治家，图的是国强民富。严复是逻辑家，图的是学理缜密。角度不同，所见则不同。说句实在话，我更倾向你的实用，并不太欣赏严复的推理。所以，戊戌年我便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后世当用黄金铸造。其道理就在于此。”

“高山流水识知音。仲子兄，你才是‘中体西用’的真正知音！”说了半天话，张之洞的眼光中这时才见一点神采。

“严复虽诘难你，但没有恶意。批评你的人中还有另外一类，他们心怀叵测。”

张之洞被桑治平这句话吊起了胃口。

“这类人的目的，是在推翻朝廷。他们怕的是那些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的官员，甚至恨那些清正廉洁实心实意为百姓办事的官员，因为大清这样的官员多，大清的江山就牢固，他们要想推翻就困难。他们巴不得大清的官员个个糊涂混账，人人贪污中饱。如此，推翻朝廷就容易多了。要说他们心中全无非是，也不对，待到他们上台后，他们同样要褒善贬恶激浊扬清，只是现在不择手段罢了！”

张之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张某人，现在不幸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自然要扫掉我。想想也可理解，只是他们不要歪曲我，诬陷我就行了。”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桑治平勉强安慰道，“办洋务，这件事总是做得对的。风气一开，不怕没有后继人，眼下虽收效不大，今后总可见实效的。洋务可强泰西，就一定可强中国。这点信心你应该坚持。”

老友的话给张之洞以鼓励，抑郁的心情开朗了许多。

“这看来是个绝大的题目，我们再慢慢聊吧！仲子兄，我近日有

个想法，想编一部诗集，将旧日好友如今已殁世者的诗作汇集刊刻，借以寄托思念，并让他们的诗作能借此保留传世。名字就叫怀旧集。”

“这是好事，入选哪些人？”

“我想了几个，你再帮我补充。”张之洞掰着指头数着，“徐建寅、蔡锡勇、宝廷、张佩纶、袁昶、杨锐。”

“杨锐”，桑治平听到这里，心头猛地跳了一下，一张总是带着笑意的娃娃脸又浮上脑海。一个多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心一意为国家的强盛，竟然无端做了菜市口的无头鬼。桑治平由此看出老友心灵深处的情感。或许，这部怀旧集纯是为了怀杨锐而编，只是为了不至于太显眼，才把徐、蔡、宝、张等人也拉进来。

桑治平说：“我在京师也没多少事做，徐建寅、蔡锡勇、杨锐，也都是我的朋友，这部怀旧集就交给我来编吧，就算我们一道来怀念旧日的朋友。”

“好。”张之洞脸上现出难得的一丝笑容。“我们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

六 他说，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张之洞基本上不再过问军机处的事，每天大部分时间和桑治平聊聊天，审核他所选编的怀旧集。病虽未好，但大致稳定下来，只是精力愈来愈不支了。他常常整夜整夜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往事便会自然而然袭上心头，挥之不去，欲罢不能。桑治平的一番恳谈强烈地震动了他。他有时会觉得委屈，有时又觉得有道理，有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有时又认为自己微不足道。

这天午后，宫中来人传达载沣的口谕：明天在军机处商讨给事中高润生弹劾津浦铁路总办李德顺贪污事，相国熟悉铁路事宜，若身体可支，请进宫一议。

次日上午，张之洞按时进宫来到军机处值庐。那桐已先入值等候。一会儿，载沣也来了，一副匆匆忙忙的神态，刚坐定，跟张之洞略为寒暄两句，便将高润生的弹章递给他，请他看后再给那桐看。

高润生的弹章说，天津道兼津浦铁路总办李德顺，在与英德银团签订的九百八十万英镑贷款协议中，损伤了国家和直隶江苏两省绅民的利益。通常向外国银行贷款年息为五厘，李德顺签订的年息为五厘五，仅此一项便每年应多付英德银团四万九千英镑。另外，协议中注明以九折付款，其中九十八万英镑实际上并没有借出，但还款时又按九百八十万计算。直苏两省士绅对此事反响极大，认为李德顺若没有接受英德银团的好处，绝不会如此公然出卖国家利益，李德顺贪污是绝对无疑的。津浦铁路督办大臣吕海寰纵容李德顺，应为同案犯，请朝廷撤掉李德顺、吕海寰职务，以平直苏两省民愤。

张之洞将弹章看完递给了那桐。

载沣说：“老相国亲手办过芦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对与外国银行签约事宜熟悉。依您看，高润生的弹劾有没有道理？”

张之洞说：“光绪二十六年，经朝廷同意，委托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出面，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了一个借款条约，规定年息五厘，以九折付款。后经有识之士指出，这中间大有弊端，结果废除了。以五厘付息，都被认为高了，那么五厘五显然不合理，九折付款也极无道理。高润生的弹劾是对的。李德顺、吕海寰必定与英德银团勾结，从中贪污了巨款。依老臣之见，宜先革掉李、吕二人之职，查实后予以定罪。”

载沣说：“老相国所说极有道理。我问了一些人，都与老相国所见相同，李、吕二人即行革职。只是津浦铁路动工在即，督办、总办大臣不可缺位，老相国看何人可补此缺？”

张之洞说：“容老臣回去后仔细想想，过两天再禀报摄政王。”

载沣说：“洵贝勒提出一个人，说他曾经办过芦汉铁路，可让他

来补津浦铁路督办大臣的缺。这个人便是荣府上的二爷长麓。老相国，你看如何？”

长麓这个人，张之洞当然知道。在王文韶任直督期间，他做过一段时期的芦汉铁路北段的总办。他与长麟虽是亲兄弟，却远没有兄长的出息。他不但根本不懂铁路，且又懒又贪，舆情很不好，王文韶碍着荣禄的面子一直保护着。后来一桩贪污大案牵涉到他的头上，实在保不住了，才被开缺回家吃闲饭。这样一个名声很不好的纨绔子弟，载洵为何要荐举他，载沣又为何要用他呢？张之洞想起早几天，鹿传霖说的一桩事来。鹿传霖说，海军大臣的缺，载沣一直还定不下来。长麟虽然增加了鹿、张的支持，但洵贝勒硬是不放手。醇王府的老福晋刘佳氏是个顽悍的妇人，她威胁载沣，若不让老六做海军大臣，她就死在他的面前。刘佳氏是载沣的生母，她这一威胁，载沣就怕了。最近，他们兄弟谋求另一个解决的办法，即除陆、海两部外，其他部任长麟挑一个，然后再补长麓一个肥缺，据说瓜尔佳氏和荣府都勉强同意了。原来，这个肥缺就是津浦铁路督办大臣！

都说太后死后，满洲亲贵揽权野心急速膨胀，看来事实的确如此。亲贵掌权不是说全不对，但也要能拿得下，比如长麟常海军，还可说得过去，但让长麓出任津浦督办大臣，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权力交易不能这样进行！

“王爷，长麓当年办芦汉铁路时名声很不好，舆情不洽。”

载沣脸色暗了下来：“那是过去的事，改了就好。”

“王爷，贪敛钱财，这是本性，改也难。”张之洞急了，“津浦铁路除借洋款外，直苏两省士绅都集了股份，长麓有贪名，他们会不放心的。王爷，长麓去津浦不妥。”

载沣的脸色由暗到黑：“朝廷任命的官员，不放心也得放心。”

张之洞对载沣如此态度极为不悦，冷冷地回了一句：“若如此，会招致绅民激变！”

“激变！”载沣刷地站了起来，“他们敢？朝廷有兵哩！”

说罢，拂袖走出值庐。

朝廷有兵，这是什么意思？绅民拒绝接受一个贪官，难道也要派兵去镇压他们？堂堂一个监国，怎么昏蛮至此！

张之洞望着载沣匆匆外出的脚步，跌足叹道：“不意闻亡国之音！”

一句话刚说出口，一股浓血在胸腔里奔涌躁动着，直冲破喉咙喷出嘴外，眼前一片昏黑，张之洞蓦地倒在值庐里，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相国！”那桐被眼前这一幕吓住了，声音凄惨地喊道。

刚出门外的载沣听到声音不对，忙扭过头来，见状后也大惊。军机处的章京们都围了过来，将张之洞抬上炕床。载沣吩咐那桐：“你在这里守着老相国，打发一个人去叫太医院的大夫，待老相国苏醒后即送回家。我还有要紧事急着办，这里就交给你了。”

在太医院大夫的抢救下，半个时辰后，张之洞醒了过来。待送到家时，天已快黑了。

桑治平见状，忙叫仁权拍电报到武昌，叫仁侃夫妇、准儿夫妇及仁实赶快来京。

陈宝琛、梁敦彦、辜鸿铭、陈衍等人得知张之洞咯血军机处的消息后，也相继来到张府。在御医的精心调理下，三四天后，张之洞的病情已略有好转。

中秋节那天，为了让父亲高兴，张仁权将在京的所有父亲的朋友都请到家来，大家赏月饮茶，有说有笑。张之洞也在天井里坐了一会，与客人们一起欣赏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

张之洞对众人说：“我此刻最思念着一位朋友，很想见见他，但不知他眼下在何处。你们谁猜得出，他是谁吗？”

大家都猜不出此刻最让张之洞思念的这个人是谁。只有桑治平心中有数：“是不是吴秋衣？”

“正是。”张之洞欣慰地说，“还是仲子知我心。秋衣飘荡一生，也洒脱一生，他可以想怎么活法就怎么活法，比起我来，要强过百倍！”

桑治平说：“让我们一起将苏东坡的两句词送给他吧！”

仿佛心有灵犀，两人不约而同地念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汉冶萍公司总事务处大楼

众人都说：“还是东坡居士说得好，今夜有多少人都是明月共赏而人不能见面，只有互致祝福了。”

人们都为张之洞渡过了这一难关而高兴，不料数日后他的病情陡

转，终于不可挽回。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张之洞忽觉精神很好，他叫大根拿几张报纸给他看看。大根找出几张送了过来，张之洞戴上老花眼镜慢慢翻阅。突然，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消息说，汉冶萍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并组成理事会，董事会共推盛宣怀为总理。又说，汉冶萍公司自光绪三十三年冬天新建一号、二号平炉开炉以来，生产蒸蒸日上。所炼钢铁品质纯净，含磷量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二。每日出钢六千吨，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国内各铁路公司纷纷向该公司订购钢轨，该公司目前已集商股一千万元。张之洞正为汉冶萍公司的兴旺发达而欢喜的时候，不料文章变了调。

接下来说，汉冶萍之所以有今天，全是因为盛宣怀经营有方。盛宣怀以能去磷的马丁平炉替代不能去磷的贝塞麦转炉，提高钢的质量，又以萍乡煤取代开平煤，降低成本。

除开这两项众所周知的重大措施外，更为关键的是原经办人死抓官办不放手，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办成了衙门，违背办洋务的根本原则，致使内部混乱，腐败成风，全赖盛宣怀将西方企业管理方法引进公司，以商代官，才使铁厂、铁矿起死回生，从而创造出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

张之洞看到这里，心里虚恐起来。文章虽没点他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批评的正是他张之洞。是他张之洞不懂科学，武断专横，拒绝化验铁矿石，致使炼铁炉和矿石不能配套，造成钢铁质量差。也是他张之洞眼里只有官府而没有商人，拿官场的一套来办洋务局厂。

张之洞不得不承认文章写得有道理，也不得不承认盛宣怀比他有本事。但作为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的创办人，张之洞有一种极大的委屈感。这种委屈感令他痛苦，也使他心灰。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前左一为黄兴（1905年）

张之洞擦了擦昏花的双眼，定定神后又不自觉地翻开了报纸。突然间，他惊呆了。

原来他的眼前赫然现出这样的题目：海外革命党要给张之洞颁发大勋章。他急切地看着正文：

近日，同盟会在东京集会，该会协理黄兴在会上笑道：他要给他的老师前两湖书院名誉山长湖督张之洞，铸造一枚百吨黄金的大勋章，以奖励其为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第一，张用官费资送三千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第二，张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党准备充足的武器，革命党将接过他的汉阳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清后期一代重臣张之洞

张之洞看到这里，两眼顿时一黑，哇地又吐出一口血来。张府上下一片慌乱，大夫握着他的手，半天找不到脉息，遂悄悄地将大公子拉到一旁说：“老相国怕是不行了，快去请摄政王来一下。”

掌灯时分，载沣终于来了。张府内外已是一片肃静，悲痛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大家无声地给摄政王让路。

载沣一脸戚然，来到张之洞的病榻前，坐下，望着面如死灰、双目无神的大学士，轻轻地说：“老相国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声气微弱地说：“公忠体国四字，老臣不敢当，廉政无私，则勉强可说得过去。”

“廉政无私”，老头子是不是在讥责我用长麓是徇私呢？载沣想到这里，一时语塞，不知道再要说些什么了。本来今天夜里，因新任津浦铁路督办大臣长麓已与英德银团签好了贷款条约，英德银团在六国饭店举办一场隆重的酒会。载沣要去参加这个酒会，本不想来张府，只是听仁权说，老人家很可能过不了今夜，才勉强来了。他心里急着去六国饭店，便说：“英国和德国银团在今夜有一个会议，关系到千万英镑的贷款大事，我必须参加。老相国好好保重，改日我再来看你。”

张之洞虽感到命如游丝，但头脑还是清醒的。在得病之后，他就想到自己今日位极人臣，担负着燮理阴阳辅佐君王的重任，大限将至之时，应当仿效古人的榜样为君王举荐传人，以便薪尽而火传。这是所有贤明的宰相为君王所作的最后贡献，也是他张之洞为报答皇恩的最后一着。为此，他想了几个人，在他死后可以让排首位者补他的遗缺。此时，他多么希望载沣能像当年的汉惠帝，而他则是萧何。

可是，这个摄政王居然把一千万英镑看得比他还重，居然没有向他询问这等国家大事。张之洞彻底失望了，他微微地闭上眼睛，不再理睬载沣。

载沣悄悄地退了出来，出门上轿走了。一直待在门边的宣统帝师陈宝琛急忙进来问：“监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睁开眼睛，看着当年的清流挚友，而今的三岁皇帝之师，万千话语涌上心头，却不知从何说起。他也无力说什么了，只是长长

地叹了一口气：“国运尽矣。”

说罢，又闭上了眼睛。

深夜，张之洞再次从昏迷中醒过来，四周望了一遍。仁权知道父亲将要留下遗言了，带着众弟妹子侄走上前来，弯腰聆听。只见张之洞一字一顿地轻轻说道：“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负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见父亲意似未尽，但却没有再说下去了，仁权含着眼泪说：“父亲放心，儿孙们将谨记您的教诲！”

守候在四周的亲人友朋都以为张之洞已过去了，不料，过一会，他的嘴唇又动了起来：“仲子兄……”

“桑先生，家父请您过去！”仁权对站在张家子孙后面的桑治平说。

桑治平走了过来，握起老友的手说：“香涛兄，我来了。”

张之洞看着桑治平，眼中似有无限的眷恋和遗憾，好久，才嚅嚅着，但已发不清声音了。桑治平将耳朵贴近他的嘴唇，努力地听着。待张之洞的嘴唇闭住，仁权问：“桑先生，家父说了些什么？”

桑治平心绪沉重。他抬起头来，猛然发现在张之洞卧榻边的墙上，高高地悬挂着《古北口长城图》。

这幅由桑治平精心构思绘制的名画，自从光绪七年走出古北口后，一直随着张之洞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想不到，它今天居然又挂进了北京的相府。二十八年来，它历经时光消磨、岁月侵蚀，却依旧完好无损，色彩如新。画面上的长城还是那样蜿蜒苍挺，城楼还是那样高耸雄奇。然而，它的主人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更为可叹的是，当年对着古北口立下宏誓的疆吏初膺者，为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努力奋斗二十八个春秋后，却是如此心灰意冷。桑治平实在不想把他所听到的张之洞留给人世最后一句话说出来，经不住仁权的再次询问，只得低沉地开了口：“他说，他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

大家称作的心头全都像压上一块厚重的石板，一时间无法分辨：这究竟是一位事功热衷者失望后的激愤之辞呢，还是一位睿智老人对乱世人生的冷峻思索？

关于袁世凯的解职以及张之洞在此事上的处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袁项城去位始末》一节中有较详细的叙述。

又《凌霄一士随笔》中的《张之洞保全袁世凯》一节中说——

西后死后，袁世凯几被诛，其幸得保全，张之洞力也。载沣出朱谕，系以“揽权跋扈，植党营私”字样治罪(或云即正法，不俟审拟也)，奕劻劾袁震怖不敢置一词。之洞独再三婉陈，力为乞恩，始得转圜。即由之洞改拟谕旨，借足疾命开缺回籍。有私叩之洞者，谓项城英挚之器，朝廷既不能用，杀之是也。今使鞅鞅归里，不虞遗患他日乎？之洞曰：“明崇祯帝勤政爱民，亦一代令辟，徒以御下操切，轻杀大臣，遂致亡国。今监国仁明，宜益导以宽大，培祥和之气，以厚国脉。倘初政即戮先朝最倚重之大臣，吾惧其手滑而蹈明末覆辙也。”

光绪朝后期，袁世凯崛起。《凌霄一士随笔》里《袁世凯声势显赫于西后时》一节中说——

当西后在时，世凯受殊眷，声势烜赫，顾盼非常，已大为朝列所侧目。如《金銮琐记》云：“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烦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注：“项城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又云：“如云驹从剑光寒，内监惊疑伫足看。装饰狰狞谁不畏，满身都画虎皮斑。”注：“项城荷枪卫士，以黄布裹头至足，画虎豹头。虎皮斑文，王公大臣骤马见之，皆辟易，宫监亦却立呆看。查东西洋无此军服，唯中国戏场有之，项城入京城，以此示威，可谓妙想。”

又云：“怒马锋车孰敢当，舍人奔避入朝房。偏言海外真天子，内监谗言亦太狂。”注：“西苑当值下班，项城卫士驱逐行人，山人与徐博泉奔入朝房。行道者摇首曰：‘太凶猛。’有一魁梧内监，高声嚷于道曰：‘难道袁某非海外天子耶？无人与辩？京中岂海外之比，况在宫门口，何得如此！’此即清室禅位之影响，洪宪天子之先声。”世凯时以直督入觐，其气焰固非以伯相领北洋二十余年之李鸿章可比矣。王文韶、瞿鸿均非素善世凯者，鸿尤不满之，宜有“暗暗心忧”之态。

又云：“革命青年遍匿踪，督轅兵到逞威风；天街逮捕无人管，都在袁家掌握中。”注：“丙午年春夏，袁世凯派兵入京城逮捕革党，官民惊愕，不敢过问，恐其反噬以为通党也。人人皆知指鹿为马，试行其术，而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百官噤不敢言，于是鞏下亦归袁掌握中。”亦见声势之盛。

杨度

开卷语

1931年9月下旬，上海法租界薛华立路，杨宅家主的丧事在沉默中进行。鼓乐不响，挽联阙如，花圈极少，除偶尔二三知旧悄悄来凭吊一番外，守候在灵堂里的只有死者的妻子儿女。他们在哀哀哭泣，默默上香。

报童跟往日一样送来刚出的当日《申报》。臂上缠着黑纱的孝子接过，随手翻开，两行粗体字赫然跳进眼帘：帝制余孽潦倒沪上，风流荡子魂归佛国。孝子气得扔掉报纸，遗孀瞥见这两行字后，哭得更伤心了。

夜色降临时，四周一片昏暗。丧事的冷清，外界的讥讽，给整个灵堂罩上一股既凄惨又怨愤的沉重压力。这时，一个浓眉亮眼英俊挺拔的年轻人来到杨宅。他肃立在灵柩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然后凝视遗像良久。他走到守灵者的面前，伸出一双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将他们的手一一握过。杨宅遗孀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孝子拿出一副对联，嘶哑着嗓音对这个年轻人说：“伍豪先生，这是我父亲临终前亲手书写的自挽联。父亲他为寻求中国强盛的道路，艰辛探索了近四十年呀！”

被称为伍豪的年轻人郑重接过，展开谛视：

帝道真如，而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哲杨宅遗孀见了这副自挽联，又失声痛哭起来。她抓住伍豪的手喊着：“你是他生前最信赖的人，你要替他说句公道话呀！”

伍豪庄严地点了点头，对着灵堂正中那张满脸忧伤的遗照，坚定

地说：“哲子先生，你放心去吧，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年轻的伍豪，就是日后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巨人周恩来。他所呼唤的哲子先生，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杨度。这个遭报界诟病而得到周恩来首肯的人，究竟是个何许人物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他那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大起大落的一生……

第一章 名师访徒

一 杨度推开《唐宋八大家文钞》，喟然叹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这是一个多么使人悲愤、令人诅咒的年代：从去年夏天开始的海上战事，以一份接一份兵败将逃、舰毁人亡的丧报，向全世界宣告大清帝国已被日本彻底战败的无情事实。朝野恐愕，举国震惊！到了今年年初，威海卫港一夜之间丢失，经营了十年之久、耗资数千万两白银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紧接着，《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偿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相当于全国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多。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曾在几百年间雄踞世界之首的华夏古国，蒙受了罕见的奇耻大辱。皇上被震动了，文武百官被震动了，士农工商被震动了，连边徼之地的土著野民也被震动了。从嘉庆以来的百年大梦仿佛初觉，人们都在思索：为什么国家竟会虚弱到如此地步，一个面积不及它三十分之一、人口不及它十分之一的小国都可以把它打败？它今后还可以强大吗？汉唐威仪康乾盛世还可以恢复吗？它的自救自强之路究竟在哪里？一些有识之士在仇恨之余也能正视现实，冷静地思考：为何那个与我们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岛国能有如此强悍的国力，中国能从自己的敌手那里学到些什么吗？惨败带来奇耻，奇耻警醒酣梦，梦醒引起思索，思索孕育巨变。中国近世一场为期半个世纪、剧烈动荡急速裂变的年代，就从此时开始了。这个迹象，已在京师露出端倪，并且突出地体现在寓居京师的士人身上。

时交仲秋，在北京西山一条僻静的羊肠小道上，正有一个这样沉于国事思索的年轻人在踽踽独行。他才二十一岁，名叫杨度，是今科会试罢第的举子。巍峨的大山，碧静的蓝天，枯黄的茅草，火红的栌叶，正是一幅绚丽与落寞相互交织的阔大背景，将这位青年举子衬托得分外清晰：个头中等，身材单薄，容长脸上眉骨突出，两只大眼睛精光闪亮，在挺直的鼻梁与轮廓分明的嘴唇之间有一道深深的唇沟，给人以一见即不可忘却的印象。今天，他身着一袭洗得发白的蓝布夹长袍，脚穿单梁薄底黑色粗布鞋，头上没有戴帽子，脑后垂着一条尺余长的发辫。青年举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终于来到了峰顶。



杨度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光绪十八年（1892）考取秀才，次年即中举。光绪二十年（1894）、二十一年（1895）朝廷连开甲午科、乙未科会试，杨度均参加了，但都未考中。发生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事件，杨度因身为在京“公车”而被卷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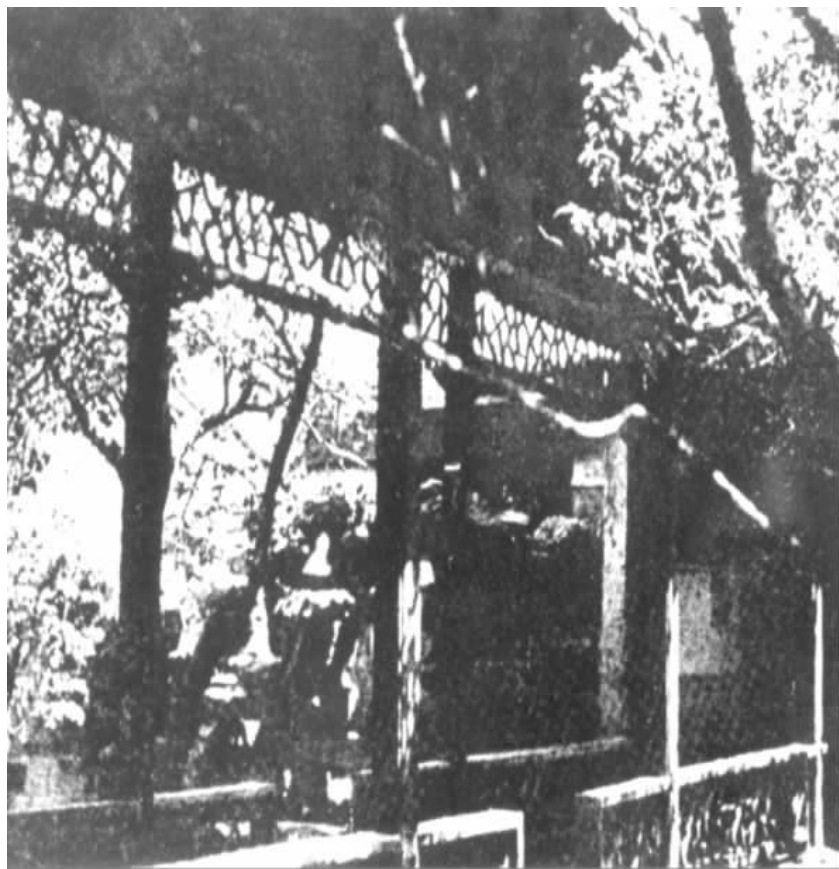
现在，那座既雄伟壮丽又空虚羸败的八百年古都，已全方位地出现在他的眼底。他纵目远眺，神思飞扬。十个月来不平凡的京师生活，给初涉世事的杨度留下了终生不能忘怀的记忆。这真是一段难得一遇的时光啊！

他记得，一住进长郡会馆，便被三湘举子的爱国热肠所激动。他们日日留心前方的战争，议论国是，指摘时弊，厌恶朝政的腐败，斥责李鸿章的无能，一个个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尽管春闱在即，诗云子曰却抛之一旁，毅然置个人前途于不顾，誓与国家共存亡。当北洋舰队全部被日军接管时，他们连夜上书礼部，请求投笔从戎，与倭虎决一死战。浏阳举子胡玉阶带头以指血签名，五十余名举子个个仿效。他也一口咬破食指，滴血写下自己的名字。

他记得，当李鸿章代表朝廷在马关签署条约的消息传来的那天，他们义愤填膺，破口大骂李鸿章是李二汉奸，应当千刀万剐。正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匆匆跑进来，自称是广东来京会试的举人，名叫梁启超，奉老师康有为之命前来联络声息。康有为大名鼎鼎，大家一听，都围了过来。梁启超说，广东举子明天联名上折，请求朝廷拒绝承认李鸿章所签署的条约，到都察院去递折子，有谁愿意去的，明天可以一起去。他当即表示支持，其他人也都赞同。第二天，广东、湖南两省一百多名举子来到了都察院。后来，各省举子都步其后尘，纷纷来到都察院，请转递联名奏折。就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他敬佩康有为渊博的学问，更景仰他胸雄万夫的气概。此人竟敢直接对太后、皇上大声疾呼：“今日中国倘若不改弦易辙，将有被外人吞并之祸！”这该要有多大的胆量！怀着对这位康南海先生的极大尊敬，他从一个朋友处借来了康著的《新学伪经考》。这部被朝廷明令销毁的著作，使他大开眼界。后来，他又读了康的《孔子改制考》的手抄本，更有振聋发聩之感。他也喜欢梁启超。这位籍隶广东新会的青年，虽只比他大两岁，但对社会的阅历对世事的洞察，却比他丰富而深刻得多，且梁启超性格开朗，举止大方，也正与他的个性相合。见了几次面后，他们便成了很投缘的朋友。

他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几天后康有为发起了一个大集会，邀请十

八省举子共聚一堂，商量联合上书的大事，地点选在松筠庵。松筠庵是明朝的大忠臣杨继盛的旧居，他那篇著名的弹劾严嵩的奏折《请诛贼臣疏》，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杨继盛因此而招来奇祸，最后惨死在刑场上，直到十多年后才得以昭雪，谥为忠愍。后人景仰他的节操，常来凭吊他的旧居。乾隆年间，松筠庵被改建为杨忠愍公祠堂。前些年，京师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等人常在此聚会议事，以杨继盛的风骨互为勉励。他也一向敬佩杨忠愍公，只是还没有到旧居来过。



“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起草万言书的松筠庵

这天一早，湘籍举子结伴来到达智桥胡同，杨度和大家步入松筠庵，来到杨继盛的塑像前。但见铁骨铮铮的大忠臣傲然屹立于厅堂正前方，左右两边悬挂着一副字句铿锵的对联：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青白永千年。上面的匾额上题着四个庄重的颜体字：正气锄奸。他不禁肃然起敬，隐然觉得自己正在继承杨继盛的事业，要以忧国爱民的正气锄掉当今的严嵩。各省举子络绎不绝地涌进松筠庵，人数竟达一千三百人之多，几乎所有参加乙未科会试的举子都来了。

会议开始了。白白胖胖的康有为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从庚子年的鸦片战争说到甲午年的海战，从古代的改制说到今日的变法，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哽咽不能成语。杨度和一千三百名举子敛容聆听，时而狂呼，时而跺足，时而鼓掌，时而悲号。接着，精瘦精瘦的梁启超宣读了康有为用一日两夜草就的万言书。这篇以忠诚和血泪组织的文章，字字句句在他的心里激起强烈的震荡。特别是其中所列的四项国策更是铭刻在他的心头：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万言书被全体举子一致通过。大家排着长队走向都察院。全国会试举子联名上书，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奇闻，京都沸腾了。一路上，行人之为让路，车马为之驻足，店铺为之鸣炮，观者为之喝彩，连都察院的都御史大人也为之感动得流泪。但条约已用宝，他们无力回天。这次行动虽未取得直接效果，但其影响之大却无法估计。自从那一天之后，“公车上书”一词，便成为京都乃至全国官场民间的流行口语，作为国魂民气的象征，激励着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去救亡图存。身为上书公车之一的杨度，这一天于他来说，自然铭心刻骨，终生不忘！

会试发榜了，杨度名落孙山，但却没有失意感。他参与了康有为的强学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不少落第年轻举子和他一样，并不急着回家，而是呆在北京，一方面欲为维新变法做点事情，另一方面也借此历练才干。这群幼稚的爱国青年，天天沉浸在一片自我营造的喜悦中。刚开始还好，各部都有些官员名列强学会，朝中大老如李鸿藻、翁同龢等人都表示支持，刚从朝鲜回国的浙江温处道道员袁世凯更是积极参与。但不久风向便不对了。有人攻

诟强学会是结党谋乱，也有人攻击《中外纪闻》造谣惑众，不时传出要解散强学会，查封《中外纪闻》的消息来。大多数留京举子见势头不妙，都打点书箱回家了。康有为也离开了北京，去上海创办强学会分会，梁启超也有赴上海的打算。长郡会馆也变得冷冷落落的，几个月前的热闹景象风流云散，只剩下三四个人还在观望。

杨度面临着几种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京都，二是去归德镇伯父家，三是两种都不取，回故乡去。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心情有点烦乱。今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练完早拳回房间时，同住的益阳举子郦川已起床外出了。郦川家里贫困，无回家的路费，想在北京觅一塾师的位置，一边教书糊口，一边温习功课，下科再试。杨度无心做事，见郦川枕边摆着一本书，便顺手拿过来翻看。

原来这是明代茅坤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这是一本很有名气的唐宋文选本。正是因为有了茅坤这个选本，才使得韩愈、柳宗元、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成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杨度早闻这本书，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拜读。

他随手翻开一页，见是韩愈的《与陈给事书》，轻轻地念道：

愈再拜：愈之获见于阁下有年矣，始者亦尝辱一言之誉。贫贱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继见。其后阁下位益尊，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夫位益尊，则贱者日隔；伺候于门墙者日益进，则爱博而情不专。

杨度读着读着，不觉眉头皱了起来，嘴里嘀咕道：“这哪里是士人给官长写的信，分明是妾妇向男人的乞爱！”

他继续读：

今则释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来之不继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诛，无所逃避。

“这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的大作吗？何自轻自贱、摇尾乞怜至此！”杨度怒道。

他跳过《昌黎文钞》不读，翻到了柳宗元的《愚溪诗序》，拿眼睛扫了开头几行：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爰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断断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杨度心想，这篇文章怎么写得这样啰嗦？又冷笑道：“你以愚谪居此地，就改名为愚溪，别人或有因智巧而迁居此溪边者，岂不要改名为智溪？真正武断荒唐！”

号称一代文宗的韩、柳，其文亦不过如此，他人的大可不必看下去了。杨度推开《唐宋八大家文钞》，喟然叹息：“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如此文章，亦可以传世乎？”心里寻思：倘若自己一意做学问的话，定可写出超过他们十倍的文章来！

他起身走到窗户边。空旷的庭院里，满是白杨树的落叶。一阵秋风吹过，又是十多片枯叶被卷得飘落下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他轻轻地吟诵唐人的名句，心里蓦地生出一丝悲秋的情绪来。

“杨孝廉，昨天汤孝廉从西山回来，说那里的栌叶全红了。西山红叶，可是北京一大景致，您不想去看看吗？”给会馆看门的景大爷扛着一把大扫帚过来，见杨度出神地站在窗边，便笑咪咪地与他打招呼。

真的，西山栌叶现在正是红的时候，何不去欣赏欣赏！一向爱游山玩水的青年举子，被西山红叶的美妙所吸引，刚才的愤懑不平立时被冲得无影无踪。说去就去，杨度匆匆出了会馆，雇了一辆骡车，就这样一人来到了西山。

西山的红叶，粗粗地看，正如杜牧那首名诗中所说的，红得好比二月的花一样：一树一树的红，一片一片的红，一坡一坡的红，漫山

遍野，仿佛开出了红彤彤的杜鹃花。细细地看又有不同：有的红得鲜亮，如同烧旺了的烈火；有的红得深沉，如同一盆积淀下来的朱砂；有的红得斑斑驳驳，如同千年古寺外的那道赤墙。这是造化给人类创设的一种浩大壮观的美景，但它毕竟又与二月鲜花不是一回事，它在壮美的同时又悄悄地带给游人一股美人迟暮、烈士晚年的沉重感觉！

杨度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下欣赏西山红叶的。他从一个山头走向另一个山头，流连在自然界的秋景之中，徜徉于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之间，一面咀嚼着已逝去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一面又思考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去走。

山坡树林里传出几声母牛低沉的鸣叫。一会儿，从灌木丛中钻出一只小牛犊，用稚嫩的叫声应答着，并向母牛的方向欢快地奔走。母牛也从林子间出来迎上前，小牛来到母牛身边，亲昵地晃头摇尾。母牛伸出舌尖，爱抚地在小牛的头脸上舔着。杨度被这一幅情景迷住了，痴痴地望着。他的脑子里渐渐浮现出了母亲的形象，浮现出了家乡的山水田园……

那是湖南省湘潭县一个偏僻的山乡，地名叫做石塘铺。石塘铺里住着一户杨姓人家。据家谱记载，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上元迁衡山，天启年间再由衡山迁湘潭。五百年来，杨家也曾出过几个低级官员，但一直没有大发过。四十多年前，中国南方突然风云巨变。揭竿于广西金田村的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统率下，很快地把广西闹得天翻地覆。随后又进军湖南，一路攻城略地，斩关夺隘，地方文武抱头鼠窜，八旗绿营溃不成军。太平军围困长沙八十余天后，又突然改变战略方针，挥师北上，过洞庭湖，入长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武昌汉阳，水陆两路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沿江东下，闯武穴，取黄州，克九江，复安庆，最后一举攻下江宁，遂将它更名天京，建太平天国都城于此。那时天国势如旭日东升，直欲指日之间推翻清廷二百年的统治，从爱新觉罗氏的手中夺走锦绣江山。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曾国藩的在籍礼部侍郎，奉旨在湖南办起了团练。这个姓曾的虽也是腐败官场中的一员，但比他的同事们都要精

明能干。他白手起家创建的湘军，在几经挫败之后，终于为朝廷收回了武昌、汉阳、田家镇等军事要地，顿时声名鹊起。湘军中不少人升了官，没升官的也发了财，于是在湘乡、湘潭、宝庆一带兴起了一股投军热。无权无势、受饥受寒的作田人，有几个不想升官发财？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当时正当壮年，在那股投军热的影响下也告别妻儿，投入了湘军大将李续宾的麾下。没有多久，他果然做了个哨长，朝廷赏他一套正四品都司衔的蟒爪袍服。一个先前低眉弯腰的农夫，仅仅因为打了几场大仗，就成了四品大员，杨礼堂真是尝足了投军的甜头。他请人写了封家书，叫在家的大儿子杨瑞生也到前线来。



曾国藩



洪秀全

这两年，靠父亲在外面的战利品，杨家的四个儿子都发蒙读了书。十五岁的杨瑞生接到父亲的信后，立即放下书本飞奔江西，在父亲的哨里当了一名亲兵。一年后，李续宾、曾国华率领的宾字营、华字营在安徽三河镇中了陈玉成、李秀成的埋伏，全军覆没，杨礼堂也死在战场。只有两三百人侥幸逃了出来，杨瑞生是其中之一，被收编在鲍超的霆字营，几个月后便升为什长。以后他又改投曾国荃的吉字营，跟着曾老九收复了几座城池，升为守备衔哨长。到了金陵打下的时候，他做到了参将衔的哨官。湘军大裁军时，他没有被裁掉，编入了张诗日部，同治四年北上与捻军作战。到了捻军平定后，杨瑞生实授参将，以后又升副将，不久奉旨调河南归德镇总兵，成为镇守一方的高级武官。世代贫寒的杨家，终于出了个光宗耀祖的大人物。

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石塘铺。他的祖父杨礼堂生有四个儿子，次子、三子均早夭。长子名瑞生，四子名懿生。懿生即杨度的父亲。杨礼堂本是一个清贫农人，后加入湘军李续宾部，以军功升任哨官。杨瑞生在十五岁那年亦弃农入伍，与父亲同在一营。1858年，太平军大败湘军李续宾部于安徽三河镇，近七千人死于这场战役，杨礼堂未逃过此劫，而杨瑞生则幸免于难。杨瑞生积战功升至总兵，驻守归德、朝阳等地，1907年病故。

杨瑞生任归德镇总兵时，曾招杨度及其妹杨庄（字叔姬）至归德，在署中与他自己的儿女们一起生活读书，直到杨瑞生奉调关外朝阳镇时，杨度兄妹才回到湘潭。杨懿生一直在家务农，三十岁时病逝，其时杨度才十岁。

1895年初夏，杨度再次罢第后，从北京回到湖南。

杨瑞生虽然官运亨通，但他的三个弟弟的命运都不济。老二老三未成年便早逝，老四懿生天资聪颖，但体质羸弱，不能外出做事，只得在家乡亦耕亦读，冬闲时则参加乡民的木偶戏班，在里面吹吹唢呐，敲敲锣鼓。懿生娶妻李氏，生下二子一女。不幸天不假寿，三十岁那年便去世了。那时大儿子才十岁。瑞生手足情深，对亡弟留下的寡妇孤子照顾周到，常常寄些钱来接济，使他们一家衣食无虑。两个儿子均能上私塾念书，女儿也能在家识字做女红。三兄妹都聪明颖秀，资质远在一般少儿之上。尤其老大杨承瓚不仅诗文卓异，更兼志向远大，抱负宏伟，从小听得大人们说当年湘军的事，对曾、左、彭、胡等一班由书生而建大业的乡贤景仰不已。十六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度，字哲子，又将弟弟改名为钧，字重子。母亲问他为何要这样改，他回答说改名乃为立志，兄弟俩立志做称量天下的人。母亲听了欣慰不已。伯父也来信赞赏，并要他们到归德府来读书。他于是和妹妹杨庄一起离开家乡去了归德府。

杨度之妹杨庄的丈夫王代懿，系王闳运第四子。杨庄后留学日本。杨庄工于诗文，有《杨叔姬诗文集》行世。杨度之弟名杨钧，字重子，号白心，与兄姊皆出于王闳运门下，后亦与兄姊一道留学于日本。杨钧工诗文，尤擅金石书画，著有《草堂之灵》等。

归德府三年，杨度在良师指点下，学业进步更快。无论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稗官野史，他见书就读，一读就通。晨昏课余，又遭伯父之教，练拳习剑，骑马射箭。伯父外出时，又有意带着他和诸位堂兄弟同行。杨度得以游嵩山，登岱岳，观黄河之雄奇，览汴京之遗迹，心胸愈加开阔，气宇愈加轩朗。去年秋季，他一举高中顺天乡试举人。喜讯传到石塘铺，李氏高兴得热泪直流。弟弟杨钧和刚从归德府回家不久的妹妹杨庄，都以伯兄的才华得意自豪。李氏要小儿子写信给哥哥，会试过后，无论连捷中进士点翰林，抑或是暂屈未第，都一定要回家里来一趟。分别三四年之久的母亲，渴望见到已成人才的儿子的心情，真个是湘水不足以喻其长，洞

庭不足以喻其深。自小失去父亲，在艰难家境中长大的儿子，又何尝不思念把全部心血都交给了儿女们的母亲呢？当目睹老黄牛舐犊情深的那一瞬间，久别母亲的青年学子，再也不能抑制住满腔浓烈的乡情，他决计先回石塘铺，与母亲弟妹们住一段时间后再定去向。

太阳渐渐西下，向晚的夕阳，以它血色的光焰将西山红叶映照得光彩夺目，连枯黄的茅草也镶上了耀眼的金边。极目远望，群山起伏，长城连绵，苍穹寥廓，古都森严。这一幅山河图画，在此刻杨度的心中激起的却是一种悲壮之感。一股山风吹来，他感到一丝凉意。是的，应该下山了。

二 碧云寺的泥塑罗汉预卜落第举子的命运

“哲子，你来西山，为何不邀我们？”

杨度刚走下几十丈远，迎面碰上了两位老朋友。说话的这位走在前面，名叫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桂阳人，父亲夏时家居江西巡抚。夏寿田比杨度大五岁，长得身材颀长，眉清目秀，穿得也阔绰，一看便知道是个聪明俊秀的贵家公子。他这次会试亦未第，先前也住长郡会馆，前向搬到一个做京官的远房亲戚家去了。

“哲子，你私自出城，是不是有个相好的在西山等你呀！”后面一位哈哈取笑道。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桂阳人。父亲夏时做过江西、陕西巡抚。夏寿田曾在船山书院求学多年。光绪二十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入翰林院。袁世凯做总统时，出任过总统府内史。

曾广钧系曾国藩次子纪鸿的长子，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去世，纪鸿、广钧父子蒙恩赏举人一体会试。光绪十五年（1889）曾广钧中进士，入翰林院，做过翰林院编修、广西知府等，1929年去世，著有《环天室诗集》《河洛算学》等。

这一位可不是寻常人物，他乃赫赫有名的曾文正公的嫡长孙曾广钧，字重伯，今年虽只二十九岁，却已做了六年翰林。他七八岁时便被视为神童，现在已是京都士林中人人钦佩的学士诗人。曾家到广钧这一代，已是连续三代后继有人了，这是咸同年间的中兴名将中所仅

见的，也为历代官场所少有。正是因为他的伯父、父亲和他本人的卓越表现，使得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更添魅力，成为曾国藩家教有方的得力证据。无论是面孔，还是身材，老辈人都说，曾广钧酷肖文正公。只是他的性格与乃祖大不相同。他穿着豪华，喜讲排场，极好玩乐，经常出现在八大胡同的花酒席上，至于京师文人雅士的集会中，如果缺少了曾重伯，似乎低了一个档次。他风流倜傥，文思敏捷，正是中国旧式才人的典型代表。

“原来是午诒兄和重伯兄，你们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在西山不期而遇这两位好友，杨度十分高兴。

“重伯兄一早来邀我，说户部卢老爷娶妾，在正阳楼请吃烤羊肉，要我们一起去凑个热闹。我就去会馆邀你。景大爷说你出城上西山了。我就劝重伯兄，不吃喜酒了，干脆我们也上西山，和哲子一起赏秋看红叶。”

“哲子，为了和你一起游西山，我们连正阳楼的烤羊肉都不吃了，够朋友吧！”曾广钧说着，已走到面前来了。和乃祖一个样，他也长着一双扫帚眉，但他的扫帚眉却没有祖父那种沉闷苦涩的气象，却带有点滑稽的味道。

“好，够朋友，够朋友！”杨度十分快活。

舍掉正阳楼烤羊肉不吃，专来西山寻他，的确是够朋友的举动。正阳楼的烤羊肉在京师饮食中名冠一时，一年四季食客不断。眼下正是秋高草深牛羊肥的时候，正阳楼的这道菜更是兴旺季节。食客一登楼，殷勤的店小二便端来一个炭盆，盆中是一堆烧得炽热的炭火，火上罩一个铁丝网。再捧出大碟鲜嫩的羊肉片，那肉片切得纸一样的薄，附带几个调好醃酱芥末的小碗，接着搬出一坛老酒来。最后，给每位食客送来一个矮脚小木几。小木几做什么用？原来，这正是正阳楼吃烤羊肉的与众不同处。食客并不坐在凳子上，而是站着，一足立地，一足踏在木几上，右手用筷子夹着蘸上佐料的羊肉片，左手端着酒杯，一片羊肉只要略微在铁丝网上放一放就可以吃。正阳楼的食客便都这样，脚踏木几，且炙且啖且饮，那模样很是豪放倜傥，极受年

轻人的喜爱。

“好哇，正阳楼的烤羊肉，过几天由我来给二位补！”杨度最是一位好朋友的人，他很向往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气派，只不过他现在还是一个靠伯父接济的穷书生，摆不起这种阔绰。他对二位好友说：“天已黄昏，我们不如先下山，找个店住一夜，明天再上山来游一天如何？”

“你这就外行了，投店还要下山吗？”曾广钧久住北京，西山来过许多趟，对这里很熟悉。“随我来，今晚就住碧云寺。”

杨度说：“碧云寺我中午去过。寺里今天做佛事，不接待俗客。”

曾广钧笑着说：“不要紧，只要我去，再忙的佛事，他们也要接待。”

“你和他们很熟？”杨度来了兴致。

“寺里的方丈演珠上人是我的诗友，不但接待，今晚还要他做东，请二位吃一顿顶好的斋宴。”

“我早就知道，跟重伯走有得吃。今天不来西山，就有喜酒吃，来西山就有斋酒吃。”夏寿田笑着对杨度说，“我们今夜饮他个通宵酒，让演珠心疼得咒骂重伯不是好东西。”

“演珠不是那类小气人。你们喝得越多，他越高兴，我带去的人越多，他也越高兴，他还会说我曾广钧是他的真心朋友。”曾广钧乐道，“不过有一点，若是文人去喝酒的话，临走时必须要赠他一首诗。否则，他真的要咒骂了。他不是心疼酒被喝了，而是心疼酒被灌进狗肚子里去了。”

“好，好。”杨度马上答应，“这个不难，我们每人送他一首。”

“哲子，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游起西山来了？”夏寿田知杨度不是那种内向孤独的人，对他今天的反常举止很不理解。

“我今天是憋着一肚子气来的。”

“什么气？”夏、曾一齐问。

杨度笑着说：“你们看气人不气人！韩愈、柳宗元那样的文章都可以流传千年，我和午诒却连进士都未考上，这世道还有什么公理呢？”

夏、曾听了这话，都摸不着头脑。杨度将今天早上所发的那通“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叹说了一遍。

夏寿田哈哈大笑：“你可真是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啊！连韩柳之文都不屑一顾，也不怕别人说你狂妄。”

曾广钧说：“怪不得你中不了进士！我看你下科即使中了进士，也点不上翰林。”

“这是为何？”杨度问。

“因为翰苑门口有昌黎庙呀！凡初进翰林者，都要向老人家烧三炷高香，磕三个响头。”曾广钧说，“瞧你这个样子，是绝对不肯向韩文公低头的，他又何能准许你进去呢？”

杨度大笑了起来：“到那时，他不准我进去，我就邀几个人一起来拆了他的庙，让他老先生无家可归！”

三个年轻人一路上谈谈笑笑，断黑时分来到了碧云寺。碧云寺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原是个小小的佛寺。到了明正德年间，于经大加扩建。天启三年，魏忠贤又予以重修。这两个权阉都看中了此地风水好，想死后葬在这里，结果又都得不到善终，未能如愿，却给后世僧人们留下一座极好的诵经拜佛的场所。碧云寺是西山众多庵寺中最庞大的建筑群。它的殿堂依山而建，随山势而层层升高，直至山顶。每进院落各具特色，给人以层出不穷之感。金刚宝座塔精巧秀美，别具风格。天王殿宏伟壮观，罗汉堂内的五百罗汉，更是国内仅有的四处罗汉群雕之一。方丈演珠近五十岁，有诗僧之称。演珠敬慕曾广钧

的诗才，更想攀附他的崇高门第，一向与他多有往来。今见曾广钧亲自陪同两位会试举子前来，喜得连声念阿弥陀佛，犹如迎接金身菩萨的降临。演珠一面吩咐安排上等斋席，一面叫小沙弥献上最好的香茶，又亲自动手整理房间，请客人坐下休息。当知道杨度、夏寿田都是第一次来碧云寺时，演珠又殷勤地说：“等会儿吃完饭后，贫僧陪诸位施主到罗汉堂瞧瞧。”

杨度的母亲一向礼佛，家中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每逢初一、十五则吃斋。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三个观音节，都要带着杨度兄妹去附近的法华庵烧香磕头，故而杨度从小对庵寺菩萨便有好感。他生来性子急，忙说：“吃饭还要过一下子，法师先领我们去看看吧！”

“也好！先把灯点着，一会儿就去。”演珠忙命几个小沙弥去罗汉堂点灯。

大家随便喝了两口茶后，便随演珠来到罗汉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四方形殿堂，中间隔出四个小天井采光，整个殿堂的结构像个田字形。紧靠四面墙壁边，罗列着整整五百个罗汉，各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两个罗汉共一盏油灯，二百五十盏油灯一齐点着了，恰如满天繁星降落，甚是璀璨。星光闪烁中，他们或站或坐，或蹲或卧，或清秀慈祥，或狰狞可怖，或瘦如干柴，或胖如水缸；头上戴的，手中拿的，腰中缠的，脚下踩的，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树枝，有袋囊，有蛇虫，有魑魅。真个是五百罗汉，不仅面目各异，形态不同，就连浑身上下的装束都无一相似之处，且个个塑造得形神逼真，栩栩如生。

小小的油灯在夜风吹拂下，跳跃不停，空阔的罗汉堂半明半暗，时显时隐。若是毫无准备骤然间来到这里，胆大的仿佛觉得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胆小的则如同跌入了阎罗王殿。碧云寺的罗汉堂，真是一个充满着幻怪、极富刺激的所在。



见他们看得入迷了，演珠说：“碧云寺的罗汉可预卜人的一生，极灵验的，你们试一试吧！”

夏寿田很有兴趣，问：“如何试法？”

演珠说：“随便走到哪位罗汉的面前，心里想好一个数字，或是自己的岁数，或是父母兄弟的岁数，或是别的什么数字都行，想定后再不能改，依着这个数字数下去，碰着哪个罗汉，那个罗汉就是你一生的命运。”

“我先来试。”夏寿田兴致浓烈地走到一个罗汉面前，说，“我今年二十六岁，就用二十六这个数字吧！”

曾广钧说：“我们一起替你数。”

于是大家都在油灯前面移动着，手指点着罗汉，口里不停地数着：“一，二，三……”

数到二十六，都停了下来，对面的罗汉名叫广福尊者，灯火照耀着这个罗汉怪模怪样的造型：双眼如铜铃，口张大得可以放得进一只

拳头，脸又长又窄，上下都尖尖的，极像小河小港中的鱼划子，两肩又格外地宽，一边肩上跳跃着一只白额猛虎，另一边肩上盘旋着一条青龙。

众人都不知这位广福尊者表示着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正要问时，只见演珠笑容可掬地对夏寿田说：“夏施主，你是大大的好命，龙虎相聚，好比龙虎榜高悬，下科会试，夏施主一定高中头名状元。”

大家都向夏寿田贺喜。夏寿田快活地说：“真的中了头名状元，我捐一千两银子给碧云寺。”

演珠忙合十，连声说：“多谢，多谢！”

杨度说：“我也来试试！”

他也走到一个罗汉面前，说：“母亲今年四十整寿，就以四十为数吧！”

“好一份孝心！”演珠称赞，“杨施主，贫僧替你来数。”

演珠一二三四地数着，大家的脚步也跟着移动，数到甘耳尊者面前，正好是四十，都停下来。只见这位尊者又与刚才的那位大不相同：头大如笆斗，眼陷如古井，鼻高如山丘，耳长如瀑布，青灰灰的面皮，白森森的獠牙，望之甚是可怕。甘耳尊者左手托起一棵桃树，右手掌中有一只鼓起的圆眼睛，正斜倚在一朵白云边。

“杨施主，你的命上上的好！”演珠不待问便大声地说。

“何以见得？”杨度把甘耳尊者细细地端详了一番，却不明白好在何处。

“施主你看。”演珠指着怪罗汉，“甘耳尊者左手中的桃树，是一个‘木’字，右手掌上的眼睛，是一个‘目’字，‘木’‘目’合起来是一个‘相’字。杨施主，你日后要当宰相的。贫僧预贺你了！”

“真的吗？”杨度非常兴奋。

“这是绝不会错的。”演珠极为认真地说，“看施主这种气宇，今后一定有宰相的福分。”

夏寿田说：“哲子，你若真的做了宰相，一定要重修碧云寺酬谢佛祖才是。”

“一定，一定！”杨度高兴地说。

曾广钧看着甘耳尊者身后有一片白云，心想：常言只说是靠山，再也没有靠云的。俗话说风吹云散，云若是散了，这尊者不就没有依靠了吗？心里这样想着，觉得有点不大吉利。

“重伯兄，你也来试一试吧！”夏寿田怂恿。

曾广钧说：“我早就数过了，数到头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妻妾成群的享福尊者！”

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小沙弥进来，说斋饭已准备好了，演珠把大家请入饭堂。饭桌四周各点起一盏洋油灯，雪亮的灯光照出一桌丰盛的斋席来。这斋席也有鱼肉，也有鸡鸭，但都是用豆腐干、笋干做成，却又比真的大鱼大肉更清爽可口。也有酒，那是用西山泉水酿成的素酒，清清的，甜甜的，十分对文人的胃口。演珠频频递菜，殷勤相劝，三个年轻人不拘形式大饮大嚼，一顿斋酒席，吃得比城里八大居的荤菜有味多了。

饭后，演珠把他们送到客房，东拉西扯地闲聊了半个时辰，他明天还得早起，安排一个小和尚照料后，便告辞了。而此刻，这三个才子的谈兴才刚刚开始。

三 青年王闿运的风流韵事

“你们听说了吗？皇上近来为割地赔款的事情暗自哭过几场，对康有为的变法方略动了心。”演珠刚走，夏寿田便把话题引向了国事。

“真有这么事？”杨度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只要皇上动了心，这变法维新就一定可以兴起来。”

“人家日本，就是因为明治天皇下决心维新，还不到三十年，国家就强盛到这等地步。我们只要变法维新了，有十年时间就可以报这个仇。我们地大物博，人又多，蕞尔小国日本哪里是我们的敌手。”夏寿田长期生活在书斋中，脑子里满是天朝大邦的历史概念，眼下自己的祖国究竟贫困虚弱到了怎样的地步，他知道得并不多。

“十年时间就可以强盛起来吗？”杨度表示怀疑。他在乡间长大，对种田人的贫苦生活印象极深。

“君臣齐心，百姓努力，有什么办不到的？打败仗也是好事。当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后不是把吴国灭了吗？”夏寿田对国事似乎很乐观。

曾广钧冷笑：“卧薪尝胆，谈何容易！去年，致远号壮烈殉国、三千海军一败涂地的时候，老佛爷还在颐和园大肆庆贺六十大寿哩！”

杨度说：“听说去年太后的寿庆办得很奢华，老百姓很气愤。不过，太后归太后，只要皇上能不忘国耻就行了。”

“你们不在京师不清楚，国家的大权并不在皇上的手中，老佛爷还死死抓住没放哩！”



李鸿章在美国

“太后归政皇上，不是有好几年了吗？”杨度惊问，“六十岁的老太太，不去享清福，还要死死抓住国家大权做什么？”

“你们不知道，就是老佛爷自己不想抓，她手下的人也要她抓呀！你们想想，皇上的人掌了大权，对他们会有什么好处呢？”曾广钧喝了一口茶，轻轻地摇了摇二郎腿。

杨度说：“听重伯这口气，朝廷里有两派人，太后的人和皇上的人。”

“重伯，你当了多年的翰林，对朝廷里的事最清楚。你跟我们说说吧，也让我们有点底，看看这变法维新到底有点指望没有。”夏寿

田毕竟是官宦人家出身的公子，对民间疾苦了解不多，对官场的勾心斗角却听得熟了。他知道官场上的事，说到底就是人事之间的纠葛。

“皇上的确是想变法维新的，但依我看，”曾广钧放下茶杯，脸朝夏、杨二人凑过去，嗓门稍微降低了，“这变法维新的指望不大。”

“为何？”夏、杨不约而同地问。

“你们知道，这变法维新的矛头首先是指向谁的吗？”

“谁？”夏寿田问。

“李中堂！”

“谁叫他办海军无能，又去马关签订和约，指向他也是对的。”杨度说，长郡会馆骂李二汉奸的场面，又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了。

“可是李中堂是太后最亲信的人呀，是后党的首领。”曾广钧又端起茶杯，身子仰向椅子的靠背，“皇上也有一班子人马，朝中称他们为帝党。帝党的首领是皇上的师傅翁中堂。”

“翁中堂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夏寿田脱口称赞。

翁中堂便是翁同龢，状元出身，又是帝师，身处古今读书人所企求的最高境遇。

“李中堂和翁中堂是生死对头。”

“这话怎讲？”曾广钧随随便便抛出的一句话，引起杨度和夏寿田的惊讶，他们顿增十分精神。这种秘闻，最让关心国事的人感兴趣，但一般人又如何晓得，也只有曾广钧这样的人才知底细。

“李、翁的结仇，起源在三十多年前。”曾广钧摆出一副翻古的派头，杨、夏洗耳恭听。“那时，李中堂还在先祖父幕府中做幕僚，翁中堂父亲翁心存朝中做大学士，哥哥翁同书在安徽做巡抚，先祖父做两江总督。其时金陵还在长毛手里，先祖父驻节安庆。湘军除先九

叔亲率领的吉字营围金陵外，大部分也在安徽与长毛周旋。翁同书那时住在定远。长毛攻陷定远，文武官绅殉难者甚多，翁却逃往寿州。身为巡抚，不能与城共存亡，应为可耻。但翁不仅不觉得可耻，反而想依靠苗霭霖办事，屡疏保荐苗逆。终于养痍遗患，使苗逆坐大，攻陷寿州，反叛朝廷。先祖父身为江督，如何能容得下如此皖抚？有心参劾，又顾虑到翁心存圣眷正厚，普通参折上去不起作用。寻思要递一份厉害的折子。幕僚多人起草，但先祖父看后都不满意。后来李中堂起草的那份，先祖父接受了。尤其有两句话，先祖父击节赞叹。”

“两句什么话？”夏寿田看过父亲的幕僚所起草的奏章，自己也学着写过，故对奏章有兴趣。

“我老家八本堂里保留了这份奏折的底稿，先祖父在那上面画了十多个圈圈。那两句话是：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夏寿田听后点头说：“这两句话是厉害。”

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名曰《参翁同书片》，收在其全集奏稿卷中。该折的最后一段为：“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机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据野史所载，这道折子出自于李鸿章之手。李时在曾氏幕府中做草拟奏章函牍的幕僚。曾氏在众多幕僚的稿子中看中了李所拟的这道，并由此看出李的才干。曾氏对身边的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不久，曾氏便密保李出任江苏巡抚。

“的确厉害。”曾广钧接着说，“它的厉害，体现在起草者深得参劾折的‘辣’字要诀。什么叫‘辣’？就是说，一句话说出来，令你无法反对，尽管你心里老大不愿意，你也得照他的去办。果然，这份折子送到太后的手里，她想看在翁心存的面子上保翁同书都保不了。因为这一保，显然就是因为他的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其他想保的大臣也一样地被将死了，只得干瞪眼而不能置一辞。翁同书终于被革职充军。李中堂也因此奏而深得先祖父的赏识。先祖父称赞他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

未可知。所以后来叫他办淮军，又密保他为苏抚。”

“哦！”杨度感慨起来，“原来李鸿章就是这样发迹的。”

“李中堂发迹是发迹了，但也就从此与翁家结下了深仇。”曾广钧喝了一口茶，接着说，“翁心存、翁同书先后死了，却不料翁同龢点状元后又封帝师，其地位比其父兄还要高。他不敢记先祖父的仇，则把仇恨集中到李中堂的身上，这些年来总与李中堂唱对台戏。这次让他抓到好把柄了，他要借皇上的力量将李中堂弄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李鸿章不是好对付的人，他的门徒遍于朝野。”夏寿田插话。

“正是这话。”曾广钧点头，“翁同龢虽为帝师，但论功劳，论实力，他远不如李中堂，也远不是李中堂的对手。翁靠的是皇上的力量，李当然斗不过皇上，于是他就要搬出太后来。李是决不能让皇上得势的，皇上既然得不了势，变法维新也就没有指望了。”

盼望着能变法维新的夏寿田、杨度一时都哑了口，照这样说来，变法维新的确没有多少指望。夏寿田叹了一口气说：“家父来信也说康有为成不了气候，要我回湖南去读书，不要留在京师久了。家父信上没说什么原因，听重伯兄这样说，我也是要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了。”

“你也要回湖南？”杨度正愁找不到好伴，能与夏寿田同行，岂不甚好！转念又问，“你为何不去南昌，一定要回湖南读书呢？”

“我先到南昌住两个月，然后再回湖南投王湘绮先生门下。”夏寿田说，“家父说湘绮先生是当今天下第一师。”

光绪二年，王闿运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入川主讲尊经书院。王闿运在四川居住九年，于光绪十年回湘。不久，即接掌衡州船山书院讲座。王闿运在船山书院讲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中途曾短期讲学江西豫章书院。光绪三十四年，朝廷特授王闿运翰林院检讨。宣统三年，因进学一甲子周年，朝廷又特加其为翰林院侍讲。

湘绮先生即王闿运，字壬秋。他为自己所建的楼房取名为湘绮

楼，又作了一篇《湘绮楼记》道出取名的缘由：“家临湘滨，而性不喜儒，拟曹子恒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绮虽不能，是吾志也。”于是世人皆尊称他为湘绮先生。这位先生设帐授徒四十年，有一代文宗之称，加之他青壮年时期与肃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的特殊关系，使得他在当代士林中有泰山北斗之威望。作为湘绮先生的同乡，杨度早在发蒙之初，便已仰闻其大名了，只是离湘潭时年纪尚小，未曾拜识，这几年客居归德府，对他的近况不太清楚。杨度问夏寿田：“湘绮先生怕已有六十岁了吧！听说他长年在外讲学，现在回湖南了？”

夏寿田答：“湘绮先生今年六十三岁了，他前几年从四川回来，又在南昌教了一年书，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湖南，先在长沙主持思贤讲舍，去年秋上去了衡州，直到现在仍在主持船山书院。哲子，你作何打算，是继续留京师，还是回归德？”

“我和你一起结伴回湖南。”

“那太好了。”夏寿田很高兴，“回家以后呢？”

“以后的事还没想好，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喂，我说哲子呀，你干脆和午诒一道去拜湘绮先生为师。”曾广钧建议。

“听说湘绮先生脾气有点怪，不知他肯不肯收我。”

曾广钧笑着说：“像你杨哲子这样的大才，他不收，还到哪里去找学生？”

“那也是的。”杨度笑道。他想起一件事来，问曾广钧，“我小时候听老辈人讲，湘绮先生曾劝文正公自己做皇帝，有这事吗？”

王闿运劝曾国藩做皇帝，这是在湖南民间流传很广的故事，今天遇到曾氏的嫡孙，又在荒山古寺冷寂之夜，岂不是畅谈良机！正在这时，碧云寺的鼓楼传出三通沉重的鼓声，已是三更天了。曾广钧

说：“三更了，睡觉吧，明天再说。”说着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

突然，一个东西“扑”的一声掉到桌子上，把油灯震得昏昏闪闪的。瞬间，那东西又从桌上蹦起，冲破窗纸，逃出屋外去了。

“有鬼！”曾广钧惊叫了一声。

杨度和夏寿田一齐转眼望着被冲破了了的窗纸，心里也很紧张。

一会儿，从夜色中传来两声凄厉的猫叫。

“原来是只野猫！”夏寿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杨度看到桌面上有几根褐黄色的猫毛，说：“的确是只猫。它这样惊慌，大概遇到了什么强敌。”

“怕是碰上倭虜了吧！”曾广钧惊魂已定，有心思说笑话了。

这句话很幽默，大家都笑起来了。

杨度问广钧：“还想睡觉吗？”

广钧笑道：“瞌睡虫都让野猫吓跑了！”

“那就莫睡觉了，接着说话吧！”夏寿田说，“刚才哲子问湘绮先生曾经劝过文正公当皇帝，究竟有这事吗？”



王闳运与肃顺的交往，其子代功在所编的《湘绮府君年谱》“咸丰九年”中有记载：“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皤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喧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赘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情。”

咸丰三年，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湘军，其时王闳运亦在衡州府，曾入曾氏幕府，不久即退出。咸丰十年，王闳运离开北京，取道山东南下，专程去安徽祁门会见曾氏。王在祁门小住一段时期后，回到湖南。第二年，为肃顺事，王闳运致信曾氏。关于此事，《湘绮府君年谱》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谢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

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同治十年，曾氏北上检阅徐州镇军容，与王闿运在清江浦舟次相见。王跟随曾氏到徐州，后又同行至扬州分手，一路相谈甚欢。王将自己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穀梁申义》《庄子七篇注》赠与曾氏。曾氏回赠王长篇五言诗一首《酬王王秋徐州见赠之作》：“戒徒事秋搜，理棹及淮甸。尘坱正纷拏，邂逅扶英彦。乖离七易霜，天遣更相见。后车携佳客，同驰彭城传。轻浣素襟，名论回深眷。自云寻绝学，涂轨约三变。侨居蒸水阳，亲知断游宴。闭户自高歌，寒宵百虑战。群圣下窥瞰，忧喜同庆唁。尽扶诸经心，始知老儒贱。探篋出新编，照座光如电。说《易》烛大幽，笺《书》祛众眩。旁及庄生旨，抵发英眄。大雅久不作，小知各自衒。汉宋互嘲讥，余炎更相煽。迟君绍微言，毫芒辨素绚。高揭姬孔情，洪曦消积霰。湖湘增景光，老怀亦忻忭。”

王闿运自许为曾氏知己。他在给黎庶昌的信中说：“文诚与闿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闿运知己。”

“这事你们问我，我问谁去？”曾广钧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先祖父死的那年，我才六岁，先父死的那年，我才十五岁，什么都不懂，哪里会去问他们这些事？前些年要问只能问先伯父。先伯父那人比先祖父还谨慎，若问起这档子事，他会害怕得撕烂你的嘴巴不行。我看呀，这事还不如去问你们的老师呢！”

杨度、夏寿田听了虽觉遗憾，但想想也不无道理，便也不好硬逼了。杨度说：“你的那个祖父就是胆子太小了，其实当皇帝有什么不可以的。倘若那时真的登了宝座，我们重伯兄今日就是万岁爷了！”

广钧笑道：“你这话说错了，先祖父即使真的做了皇帝，现在的万岁爷也不是我，而是广奎，他正袭的侯爵哩！说句实话，当万岁爷，我可不稀罕，一年到头锁在紫禁城里，哪有人生的真快乐！像我们今夜这样自由自在地评说历史，几多有趣，做皇帝的难处多得很。据宫里的太监说，他们伺候皇上多少年了，从来没见过皇上的笑容，连娶个老婆的权利都没有。”

夏寿田说：“是蛮可怜的。大家都说皇上并不喜欢皇后，只因为她是老佛爷的娘家侄女，不得不把皇后的位置让给她。皇上真喜欢的是珍妃，但老佛爷又不喜欢，常常不许他们见面。这个皇帝当得真不如一个平民百姓。”

“这件事，湘绮先生就比皇上要过瘾多了！”曾广钧忽然眉飞色舞起来，“你们听说过湘绮先生的风流韵事吗？”

杨度、夏寿田都是属于感情丰富的才子型人物，对这种事是再感兴趣不过了，遂一齐催道：“正要听重伯兄讲壬老的少年趣事，知道多少讲多少，决不许保留。”

曾广钧说：“首先申明，我这都是道听途说来的，算不得数，上不得谱传的。”

夏寿田说：“莫卖弄关子了，你姑妄言之，我和哲子姑妄听之，谁还真的去考证个水落石出哩！”

曾广钧说：“咱们都躺到床上去说吧！”说罢自个儿上了床，将棉被当背垫，靠在上面，“这舒服多了，你们也都靠到被子上去。”

杨度和夏寿田也都上床斜靠着厚厚的棉被，又催着：“莫磨蹭了，快说吧！”

“好，我说了。”曾广钧将他从翰林院里听来的轶闻汇编出来，“咸丰五年湘绮先生在湖南中了举，第二年进京会试，那年他才二十二岁，人又长得英俊，真个是才子年少，春风得意。这一天来到中州重镇郑州。湘绮先生喜郑州人文荟萃，便在这里滞留了几天。一日午后，他路过一家庭院，忽听得院中绣楼上传来娇滴滴的女人吟诗声。他停步侧耳细听：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诗作得不错。”杨度插话。

“莫多嘴，先听重伯说下去。”夏寿田说。

“湘绮先生也觉得诗的气魄不小，心里想：谁作的？走了几步，见大门口挂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倚春院’三字。这不是妓院吗？妓女也会吟诗作赋？湘绮先生问站在门边的老妈子。老妈子说那是我们秋云姑娘，她最喜欢吟诗。湘绮先生报了自己的身份，说想见见。老妈

子说可以，得先交一两银子。先生早年丧父，家境清贫，平时生活节俭，但为了会一会这位喜吟诗的秋云姑娘，狠了狠心，拿出一两银子来。老妈子带他上楼，果然见一个女孩子坐在窗边。老妈子笑吟吟地说，湖南进京会试举子王壬秋先生想见见你。那女子转过脸来，随手将一本书放在桌上。先生见那书上写着三个字：锦江集，心中一时惭愧，原来是薛涛的诗！再看那女子，柳眉杏眼，淡妆素抹，显得既娇媚又庄重。就这一眼，先生就深深地爱上了秋云。”

“一见钟情。”杨度情不自禁地插了一句。

“你看你，又来了！”夏寿田听得入了迷，忙加制止。“重伯，你说下去。”

“先生问秋云，姑娘，诗坛上那么多英雄豪杰的诗你不读，如何偏读薛涛的诗？秋云答，薛涛虽是女校书，却不是什么人都可攀折的杨柳枝，她结交的都是川中一时名流，胸襟开阔，诗中多丈夫气，少忸怩作态，所以我喜欢。先生想，这女子非比等闲，心里生出一股敬意来。秋云说，你是进京会试的举子，应当会作诗，你能为我作一首诗吗？先生本是诗中大匠，听了这话，正中下怀。于是说，请姑娘出题，秋云不假思索，随口说，就以我们见面之事为题吧。先生在绣房中踱了几步后说，请姑娘借我纸笔。秋云拿来纸笔，先生借秋云的妆台写了起来。秋云凑过脸去看，先看题目，便不一般，道是名士惜倾国。”

“好题目！”这回是夏寿田忍不住打岔了。

“名士是不错，倾国怕是有点抬高了。”杨度斟酌着说。

“那是要讨姑娘的欢心。”夏寿田解释，“且不管它，诗是怎么写的，重伯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曾广钧摇头晃脑地念道，“同为第一人，初识艳阳春。流云将梦远，初花比态新。各言心有志，偶遇便相亲。旁人不道好，本自隔凡尘。”

“好诗，好诗。”夏寿田拍打着床沿赞叹。

“不料秋云姑娘看后扑哧一笑，嗔道，同为第一人，口气也太大了。我愧为第一人，你也未必就是第一人。先生笑道，王某自发蒙以来从未考过第二名，这次进京会试，状元非我莫属。秋云暗自称奇，嘴里却说道，你那是在湖南考试，次次第一不算稀奇。会试集的是普天下的人才，只怕大话说早了。先生说，倘若我大魁天下，将以香车宝马来迎你如何？秋云喜不自胜，说，我望着这一天。秋云特为留先生吃晚饭。饭后，先生出示诗稿一本，秋云读后钦佩不已，遂留先生过夜，以身相许。第二天早上先生告辞，秋云回赠他一首诗：盖世文章不世才，蟾宫新折桂枝栽。杏花十里春如许，留俟王郎衣锦回。”

“果真是个女才子！”杨度发自内心称赞。

“后来呢？”夏寿田催问。

“后来，湘绮先生不但没有大魁天下，连个进士都没中。他自觉无颜见秋云，便绕道江宁回家。三年后再度进京路过郑州，他想见秋云姑娘，谁知她已死去一年多了。老妈子说，秋云骂你寡情，又恨自己命薄，是寻短见死的。先生伤心不已，来到姑娘墓前凭吊，集唐人诗句成挽联一副：竟夕起相思，秋草独寻人去后；他乡复行役，云山况是客中过。一个‘秋’字，一个‘云’字，将姑娘的名字不露痕迹地嵌了进去。”

“浑然天成。”夏寿田赞道。

“天衣无缝。”杨度也赞道。

二人一齐笑道：“讲得好，比唐代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还动人。”

曾广钧得意地说：“还有哩，想不想听？”

“快讲，快讲，今夜干脆不睡了。”杨度霍地从床上爬起，重新坐在桌子边，望着曾广钧专注地听。

“那一年，湘绮先生应筠仙丈人之请，到广东巡抚衙门去做师爷。珠江边有一座南天酒楼，近日来了位广西歌女。那歌女二十来岁年纪，芳名叫莫六云，人长得很秀丽，只是皮肤黑黑的，人唤黑牡丹。那黑牡丹歌喉好，婉转清丽，甜润华美，低声如小泉暗流，高声如利箭穿云，把五羊城的歌迷们糊弄得如醉如痴，若癫若狂。每天一到傍晚，南天酒楼便座无虚席，晚来一步就只得站着听了。那些歌迷们就是站得两脚发麻，也心甘情愿。多少商贾巨富想纳黑牡丹为妾，官场上的人物心里也痒得难熬。内中有潮州、惠州、高州、肇庆、广州、韶州、琼州、廉州八个知府私下托人向黑牡丹表示这个意思。黑牡丹均置之不理。”

《王闿运传记资料》收何人斯撰《记近代大儒与奇士的王壬秋》：“壬秋于少时赴京应试，道经河南郑州，眷恋一妓名秋云，出身书香之家，性淑能诗，其赠壬秋诗：‘盖世文章不易才，蟾宫新折桂枝栽。杏花十里春如许，留侯王郎衣锦回。’隐有托身之意。壬秋约以大魁后迎娶，乃落第不敢见女。女知壬秋之才，既代不平，又伤见弃，抑郁以没。三年后复经郑州，访其埋骨之所，壬秋曾为文吊祭，集唐人诗句题其墓门云：‘竟夕起相思，秋草独寻人去后；他乡复行役，云山况是客中过。’嵌秋云两字，自然流利，传诵一时。”

“好个有志气的黑牡丹！”杨度又来神了。

“湘绮先生当时一人离家做师爷，晚上本无处消遣，便在南天酒楼定了一个最靠近黑牡丹的座位，每天准时去听她的歌。听得久了，黑牡丹也和先生熟了。先生常到黑牡丹的住处去玩，给她填歌词，讲典故。一来二往，黑牡丹知先生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又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三十来岁的潇洒师爷，竟是前两年被太后处死的肃顺的西席。又因奏折写得好，被咸丰爷特赐貂袍，成为京师有名的‘衣貂举人’。更难得的是，肃顺死后，这个年轻人用自己卖文的千两银子抚恤过去东家的孤子。黑牡丹对这个师爷又敬又爱，决定将终身托付与他。黑牡丹毕竟是个混迹于舞榭歌台的人，觉得嫁给一个穷文人，在姐妹群中不体面。于是倾自己的全部积蓄，将羊城最大一家珠宝店里唯一对名贵的宝石——猫眼绿换来，自己留一只，送一只给湘绮先生。这天，黑牡丹在南天酒楼，对着上千个歌迷宣布，她要择偶嫁人，做一个良家妇人了。一语未了，全场掌声如雷。一班轻薄子弟欢呼雀跃，狂叫乱喊，问她要什么条件。黑牡丹不慌不忙伸出三个指头

来。”

说到这里，曾广钧戛然而止了。夏寿田急道：“怎么啦，说下去呀，黑牡丹伸出三个指头，是不是有三个条件？”

“太累了，睡觉吧，明天再说。”曾广钧也许真的困了，一连打了两个哈欠。

“那不行，今夜不说出这三个条件，你就别想睡觉。我来给你赶瞌睡虫。”

杨度边说边起身，用手在曾广钧的腋窝里乱戳，搔得曾广钧忙告饶，只得匆匆说完。

王闳运与左宗棠、郭嵩焘的友谊建于樊燮一案中。咸丰十年，因樊燮事，左宗棠离湘北上躲避。此时，王闳运正在肃顺家做塾师。薛福成在其所著《庸庵笔记》中写道：“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闳运壬秋，闳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闳运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浼潘公疏荐文襄……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黑牡丹的第一个条件是：三十五岁以下的英俊后生。这个条件一出口，南天楼一片沸腾，掌声如暴风骤雨。青年汉子个个脸上红通通的，兴奋得热汗直流。黑牡丹接着又说出一个条件来：举人以上的功名出身。这下掌声大为稀落，绝大多数人泄了气。黑牡丹笑了起来，从衣袋里将那枚猫儿眼拿出，说，我这里有一颗左猫儿眼，谁符合上面两个条件，又能在三天之内将右猫儿眼给我配齐，我就嫁给谁。这第三个条件一说出，全场都哑了喉。识货的人都知道，一只猫儿眼少说也要值三千两银子，况且要在三天之内配对，更是难上加难。黑牡丹两天不上南天楼。到了第三天，她问有没有符合那三个条件的，请亮相。等了许久，不见人上台。这时湘绮先生不慌不忙地走上去，对着大家自我介绍：王闳运，三十三岁，咸丰乙卯科举人。说罢，将黑牡丹所赠的那颗右猫儿眼拿出。全场立即惊呆了，人们向先生投来各式各样的目光，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赞赏的，有愤怒

的。黑牡丹走过来，挽起先生的手，对众人说，这位先生正是我的如意郎君，今夜最后给大家唱一曲，谢谢各位这些年的捧场，明日起将息影山林，与这位先生结百年之好。这是三十年前一桩轰动广州的特大艳闻。有好事者作诗说：抚署一幕客，名动五羊城。也有的说：湘中一寒儒，势压八名府。后来，黑牡丹将那对猫儿眼变卖，先生用这笔钱在云湖桥老家重新建了一座大楼房，依然叫湘绮楼。”

“又一个杜十娘！一个命好的杜十娘！”夏寿田击掌叫道。

大家一齐笑起来，吹灯睡觉。

一直睡到中午，三个游客才醒过来。盥洗完毕，演珠又摆出一桌好斋席。吃完饭，演珠说：“重伯学士光临，贫僧欢喜不尽，两位孝廉也都是饱学之士，难得有此良机。昨日寒寺送松林方丈回寺，贫僧吟了一首诗送给他。不知要不要得，请诸位方家雅正。”

说着便把底稿拿出来。众人看时，那上面写的是一首古风：

三年前见山人来，锡杖挑云到法台。

参禅弟子环佛地，万松岭上天花坠。

今日又见山人归，白云常护麦苗依。

拈花童子合掌拜，水龙陆象齐下界。

异哉山人之来随云来，山人之去随云去。

要知山人真行藏，但看白云飞絮处。

《湘绮楼日记》同治十年七月初六日日记：“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字信甫，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豫庭为肃顺表字，又写作雨亭。同月初八日日记：“故郑王子征善来，余本约豫庭子承善来，而以无衣冠不能至。旗人仍习气，讲排场，不能变也。谈久之，无策可振之。宗室禁严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大家看后都说好。杨度说：“一片天籁蕴禅机，自是出自无牵无碍之手，功名场中是作不出这种诗来的。”

演珠喜笑颜开，说：“阿弥陀佛，承各位硕才夸奖，贫僧今后作诗更有劲头了。今日幸会难再，请三位施主都留下墨宝，好为寒寺增光。”

说罢不由大家分说，便命小沙弥拿来笔墨纸砚。演珠亲自摊开纸：“哪位先写？”

广钧说：“这是碧云寺的寺规，违抗不得的。这次既是我带二位来的，我就先写吧！前几天与翰苑几个同寅游江亭，回家凑了一首七律，录出来请你们斧正。”

大家看他写的是：

节序惊人不可留，网丝檐角见牵牛。

寒砧和笛同清响，玉露兼风作素秋。

京洛酒痕消短褶，关河幽梦落渔钩。

雄心绮思成双遣，拼得红香委暮流。

演珠率先赞扬，杨、夏也说好。广钧说：“我是一个十足的俗人，只能写这样的诗。午诒能够做禅吟，今日写一首送演珠上人。”

演珠忙说：“请夏施主施舍。”

夏寿田笑道：“我哪里会做禅吟！重伯既把我逼上西天，只得胡乱作一篇了，还请上人莫笑话！”

夏寿田凝神片刻，写道：

青松八九树，结庐两三人。各有随缘意，俱成自在身。

渊明形赠影，临济主看宾。为问禅窠老，于中那个亲？

演珠合十说：“阿弥陀佛！夏施主慧根深厚，这诗真正的写得好！”

广钧说：“哲子，看你的了！”

杨度说：“昨日游西山途中，断断续续地凑了一篇四言古风，还来不及推敲，正要请各位帮忙修正。”

大家看他先写诗题：西山篇，刺时也。接下去，龙飞凤舞地写着：

木落高台，草虫悲鸣。心之忧矣，当欲语谁？

白日西下，暮宿于野。我思河阳，怀忧用写。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念君之反，潜焉涕零。

月白乌啼，其飞薄天。匪乌伊雉，亦息于山。

借日执之，莫我能贤。如不执之，自坠于渊。

鸡鸣始旦，宫门视饭。列戟在庐，鼓钟在殿。

武骑彪彪，税于西苑。道之云阻，遏云能还。

凡百君子，胡新胡旧。哀今之政，怒焉如疚。

兰泽之风，芳于平林。野人作诵，以正帝心。

式讹尔室，以斥孔壬。

演珠读罢说：“这才真正是三百篇之遗风，诗之正宗，满篇忧国忧民之心，令贫僧敬佩。”

曾广钧道：“哲子诗果然不同凡响，回去之后再抄一份给我，我要将它遍示翰苑衮衮诸公。”

夏寿田也说：“幸而今天不是赛诗会，不然我们都输在哲子脚下。”

三人辞别演珠，走出碧云寺，再四处看看秋山野景，便下山回城了。一路上夏寿田心想：看不出来，哲子平时和大家一样说说笑笑，其实心中这份对国事的忧虑竟然如此沉甸！杨度很少再说话了，他的一颗心，经曾广钧的撩拨，早已飞向南国，飞到了那个曾经胸怀奇志而又风流不羁的一代名师身边！

四 王闿运不合时宜的举动：拒绝见陆抚台，倒屣迎张铁匠

号称“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群峰连绵，气势飞动，雄踞于洞庭湖之南。衡山山脉自南向北由七十二峰组成，最南者名曰回雁峰，所以古人赋诗：“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这回雁峰的名气，早在唐代即为世人所知。天才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千百年来传诵不衰，使得历史的灰尘不能将它的盛名湮没。就在回雁峰下有一座城池，它因为在衡山之南，便依山命名，叫做衡阳。清代衡州府的府衙设在此，故人们都称它衡州府。衡州府有着两千年的悠久历史，素为湘南第一大镇。湘江从它的身边静静地流过，年年月月给它注以无穷的生命力，又为它不断洗刷去污垢尘痕，使古城得以生机勃勃，与时俱进。

离城南四五里的江面上，有一个长四百余丈、宽三十余丈的小岛，当地百姓叫它东洲。东洲上有一座古老的建筑 and 一棵参天白果树。

从洲上残存石碑的铁划银钩中，依稀可辨此建筑建于明宣德年间，名叫万圣宫，白果树就种植于建宫的同时。洲上向来只有三五户人家，全是渔民。因为此地安静，明末书院盛行，此地也建起一个书院，取名东洲书院，少年王船山便在此读书，为日后博大精深的船山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咸同年间，衡阳出了一个名人，他就是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光绪十二年，时为兵部尚书的彭玉麟捐赠重金，将东洲书院大为扩展，改名船山书院。

这东洲上自来野生着数千棵桃树。每到早春季节，桃花天天，灿若红霞，不但整个小岛成为桃花的世界，连湘江也被桃花映红了。待到暮春时光，桃花凋落，湘水上涨，那一片片落红漂浮在江中，仿佛给冰冷的江浪加了温，变成了暖人的桃浪。于是，东洲桃浪便成为衡州府的八景之一。当年王船山有首《摸鱼儿》，专道东洲桃浪的迷人处，甚为文人们所喜爱：

剪中流，白苹芳草，燕尾江分南浦。

盈盈待字春花靥，人面年年如故。

留春住，笑浮萍，轻狂旧梦迷残絮。棠桡无数。

尽泛月莲舒，留仙裙在，载取春归去。

佳丽地，仙院迢迢烟雾，香飞上丹户。

醺坛珠斗疏灯映，共作一天花雨。

君莫诉，君不见，桃根已失江南渡，风狂雨妒。

便万点落英，几湾流水，不是避秦路。

扩建后的船山书院，以它曾培养出大儒的名望和幽美绝俗的环境，很快便成为三湘名书院，不仅湘南学子视之为最高学府，甚至湘中、湘西，还有邻省江西、广东一带的莘莘学子也负笈前来。在书院任教的先生均为宿学老儒，主持书院的山长，则更非德高望重的硕才大老不可。去年，前山长致仕回籍的原内阁学士罗文辉谢世后，衡州知府窦世德亲到湘潭云湖桥，恭请王闿运老先生主持书院教务。壬秋先生一来感窦知府的盛情，二来他早年本求学于东洲书院，对此地极有感情，遂带着几个随从到了书院。自壬秋先生来后，船山书院更是名声大振，岳麓、城南、渌江等书院的高才学子纷纷南下，一时有学在船山之称。

这天上午，壬秋先生正在书房拟讲课大纲，他要给来书院较久的学子亲授一堂课，专讲何休注的《春秋公羊传》。王闿运对经学钻研极深，诸经中尤擅长《春秋》，于《春秋》更重《公羊》。他对《公羊》有独到见解，认为孔子述《春秋》，独《公羊》能传其精义。这时门房送来一个长大的信套。王闿运搁下笔，接过信套，见上面盖着一个长长的紫印：湖南巡抚衙门。他淡淡一笑，慢慢拆开，抽出一张精美的名刺来：钦赐进士出身巡抚湖南陆春江。他再看信套里面，却不见信。正纳闷之际，他翻转名刺，只见背面上写着一行小字：“壬秋先生：下官谨订于初八下午专程来书院拜访，请届时等候。”王闿运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随手将名刺往废纸篓里一丢，沉下脸问站

在一旁的门房：“谁送来的？”

门房见王老先生居然将巡抚的名刺扔在废纸篓里，正在惊骇中，忙战战兢兢回答：“是知府衙门的傅班头送来的。”

“陆春江好大的架子，到衡州府六七天了，这时才想起见我。信都没有一封，就在名刺背后写几个字。不知是哪个先生教出来的混账学生！老夫名震京师时，他怕还在穿开裆裤，在老夫面前摆什么款式！”

门房见山长如此不把抚台大人放在眼里，早吓得不知所措，想溜走又不敢。

“傅矮子还在那里吗？”

“在，在。”门房忙回答，“他还在等您老的回信哩！”

“你去告诉他，就说我不愿见陆春江，叫他不要来了。”王闾运对门房挥了挥手。

“是，是。”

门房答应着，赶紧走出了书房。见了傅班头，他到底不敢直说，扯了个谎：“王山长近日病得厉害，不能起床，请转告抚台大人，实在对不起。”

易恕孜撰《湘绮老人及其门下三匠》：“先辈们都说过，王闾运身材清俊，谈吐清朗，才气磅礴，胸襟恢宏，能言善道，偶得知己，拊掌以论天下大事，谈经学，论经济，言政事，谋军略，无不侃侃而谈，鞭辟入里。他穿着一袭长袍大褂，经常用两袖揩拭鼻涕，以至污垢生光，亦不加洗涤，乍相见时，土里土气，完全一副冬烘老学究的神态，如果不是久闻其名，实在不敢相信他是一位饱学之士。”

傅班头只得回府复命。谁知有一个人此时恰好从这里走过，听了此话，心里猛然一惊。这人便是伺候山长的贴身女人，婆家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妈。周妈也是湘潭人，三十八九岁年纪，长得矮矮胖胖，粗眉大眼，塌鼻梁，阔嘴巴。她的丈夫是个糊涂虫，既不会种田，又

不会做手艺，成天只在醉乡中讨生活。周妈生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今年十八岁，儿子也有十六岁了。三年前，夫妻俩为家务事大打了一场。周妈一气之下，离家投靠王闾运府上，当了一名上房老妈子。谁知周妈这一投，真好比韩信投了汉高祖，从此一帆风顺，步步高升了。原来，王闾运的妻子蔡夫人、妾莫六云都在他六十岁以前辞世了，而六十岁的王闾运老当益壮，依然豪健风流不减当年。他也不再续娶，把家中几个老妈子当老婆使唤：白天做粗事，晚上为他热被窝。府内府外，人言啧啧，王闾运却秉六朝名士的风采，我行我素，并不在乎。周妈一来，就大得老先生的宠爱，渐渐地颇有点宠专房的味道，使得另外几个老妈子肚子里打翻了一坛醋，却又发作不得。

按理说，周妈这样丑陋粗俗的老妈子与王闾运的身份相差不啻天壤，老名士怎么会喜爱她呢？原来，这周妈貌虽难看，心里却很灵泛。她有几大长处。一是能干。经她操持的家务琐事，样样干得利利索索，熨熨帖帖，旁人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老头子服了她。二是善解人意，对老头子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老头子一动眉一眨眼，她就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于是便顺着他的心意说话办事，使得老头子有她在身边就舒心，无她在身边便不称意。三是有心计。她虽不识字，但对老头子所读的书、所写的文章心里都有数。王闾运读书作文章，常把书房弄得一塌糊涂，每天傍晚，周妈都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上，王闾运要昨天读的书、写的文章，周妈立时给他找来，并不错乱。老头子常称赞她有陈平之才。

杨钧著《草堂之灵》卷十四《乘兴》：“王湘绮先生在船山时，湖南巡抚陆春江赴衡拜谒，先生不纳。陆去半日，先生买小舟追百余里回拜。或以问余。余答曰：‘前之不纳，示不敢当；后之远追，又以示敬。先生言行，多似六朝人。今之兴来即往，正与山阴访戴兴尽而返相晖映也。’衡阳某学堂谋夺寺产，和尚控办学堂人，且以二百元贿周姬，求先生函陆抚说项，但先约定，事败则须退还。先生不允致书，事果失败，然钱已为周姬用去。和尚索之急，先生曰若和尚来见，我亲还之。先生乃书‘学堂以夺寺产为主义，凡和尚求见者须贽敬二百元’字条与阖者。明日和尚来，先生令其至阖者处看条示。和尚无言，嗒然而返。”

胡遽园撰《湘绮老人王壬秋》：“老人晚年鰥居，既未续娶，亦无姬妾，惟喜以房姬荐寝，世所传谈中之周妈，则为一貌奇丑陋之乡妇。”

因为有这么三大才干，王闾运便一天都离不开周妈了，而周妈也慢慢地以王府女主人自命。王闾运的众多儿女虽老大不舒服，但看在父亲的面上，有时也让她三分，于是周妈便更得意。去年王闾运就任船山书院山长，周妈自然也跟着来了东洲。前几天，花药寺住持先觉来东洲找王闾运，正遇着山长在给学子们授课，周妈便出来接待。先觉说，临江盐行起仓库，占用了花药寺的菜地，官司打了两年多，衡州府一直不处理。听说陆抚台到了衡州府，过两天要来拜访王山长。求王山长在抚台面前替花药寺说几句公道话，把寺里的菜地要回来。说完，先觉从怀里掏出二百两银子来，请周妈转给王山长。

周妈见了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喜得笑眯了眼，忙接过来藏起，对和尚说：“你只管放心好了，抚台大人是老头子的学生，只要老头子一开口，他就得照办。花药寺的菜地，要不了多久盐行就会归还的。”

其实所谓学生云云，纯粹是周妈的信口开河。先觉也不是个老实人，临走又加了句：“若是事情没办好，这二百两银子还请退给我。”周妈满口答应。她想起女儿到了要办嫁妆的时候了，儿子过两年也得说亲，都要银子用，于是把这二百两银子私自瞒了下来，只对王闾运说先觉求他在陆抚台面前说两句话，把菜地要回来。谁知王闾运不愿意，说先觉那家伙刁钻，菜地是不是花药寺的很难说，此事不能插手。周妈一听急了，好说歹说，软缠软磨，好不容易说得老头子勉强答应了。不料他连抚台大人的面都不见，这事不就吹了吗？到手的二百两银子再退出去，周妈哪情愿？她想了想，有了个主意。

周妈走进厨房熬了一碗冰糖莲子羹，又切两片薄薄的人参放在汤面上。她端起这碗羹汤来到书房，格外甜蜜地笑道：“老头子，歇会儿，喝了这碗汤吧！”

王闾运放下笔，端起碗来，看见人参片，问：“你怎么放了这东西？”

周妈说：“我看你这些日子太累，精神没有先前的好了，给你提提神。”

周妈走到老头子的背后，给他揉脖子，掐肩膀，捶背擦腰。老头子立时觉得通体舒服，问：“你哪来的钱买人参？”

周妈答：“就是上次花药寺的那个先觉和尚，硬要塞二百两银子，说是孝敬你。我想你只要对陆抚台说句话，还怕他不听？这件事一定办得了，就收下了。”

“你为何事先不跟我说？”老头子扭过脸来，显然有些不悦。

周妈忙笑着说：“不告诉你，都是为你好呀！我晓得你爱崽女爱得很，崽女们又不晓得疼你。过两天七小姐就要出嫁了，你若早晓得有这二百两银子，又要拿去为七小姐添嫁妆了。我所以不做声，拿这笔银子在敬一堂买了一斤最好的人参，昨天下午伙计刚送来，打算为你每天放两片。没想到老头子你不愿见陆抚台，先觉以后来讨银子，我如何对付呢？”

罗石补《曾国藩目为狂妄的王闾运》：“风流放诞，这是王闾运自命的，但一般人对他的私德都不敢恭维。他和女佣周妈的畸恋，俨然夫妇，大家都不以为然，何况周妈又是个有夫之妇。她的丈夫是一位流氓型的酒鬼，往往跑到湘绮楼趁王闾运讲学时大吵大闹，质问他为何强占有夫之妇，骂得王闾运无言对答，只好托人出来送钱，将这位流氓酒鬼打发出门。但不久钱花完了，又来丑剧重演。

“因此，王闾运死的时候，有人撰了一副挽联，专以他与周妈和周妈的丈夫纠缠情形为题材，极尽讽刺之能事，但都是真实的情景。挽联的内容是：继船山后，为百士师，才识竟如何，只怕周公来问礼；登湘绮楼，望七里瀨，佳人犹尚在，不随王子去求仙。周公是指周妈的酒鬼丈夫。王闾运最怕的，是周妈的丈夫上门向他论理。周妈的家住在七里瀨，他在生时，和周妈有生生世世为夫妇之约。周妈并发誓，如王氏一旦撒手西归，她必以死相殉。但王氏去世之后，而周妈并没有随‘王子去求仙’。王氏死而有知，读到这副挽联，定当感慨万千，可是决不能不承认这副挽联是难得的佳构。

“在王闾运去世后开吊时，周妈居然也送来了一副挽联，这当然是大家都要一读的。联语是：曾臣清，曾臣袁，曾事民国，叹君一事无成，空有文章惊四海；是君妻，是君妾，是乃昵友，痛我半生何托，永留遗恨在三湘。有人说，周妈跟随王闾运数十年，闺中问字，灯下谈诗，她早已得到王氏的薪传，诗联均有可观。这副挽联，确是出于她本人的手笔。果然如此，连她也不同情王闾运一生行为的乖张，以致一事无成，空有文章惊四海而已。这副挽联，可以算是王闾运盖棺后的定论。”

易恕孜《湘绮老人及其门下三匠》：“他六十岁那一年，其妻蔡夫人就去世了，随得同乡周某之妻相侍从，乡人都称她周妈，是一个相当丑俗的女人。王闾运独钟爱之，不仅平日

同床，来去自如，即一饮一食，亦无周妈不乐。举凡宴会，不邀周妈者不独与，席次上不偕周妈并坐者不入。”

周妈为王闾运书房助手事，可见之于王闾运的自述。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卷一附录了一篇题为《读湘绮楼日记注周妈事》的文章。文中说：“湘绮告人曰：予藏书零乱，作文时引用考证，名某书某卷，惟周妈能一检即得，虽门人学者，亦不能细心若此，伺候老人外尚有专长。”

见王闾运不答腔，周妈按摩得更殷勤。过一会儿，又试探着说：“老头子，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要不，把那还未切的一半退给敬一堂。不过，敬一堂那萧老板向来是卖出去的药不收回的呀！”

王闾运默默地听着，不发一声，心里一直在盘算。他出身寒素，家里并无祖业，目前这份家产，全是他一人挣来的。蔡夫人生了四子四女，莫六云生了六个女儿。长子代功、三子代舆均成家生子，但二人都还在念书，不能为家庭增一丝收入。次子代丰前些年病逝，媳妇带着嗣子守寡在家。四子代懿未娶亲，跟着他在书院读书。十个女儿嫁出去了六个，还有四个在家。子、女、媳、孙等十多个人，全部吃的老头子一人的舌耕所获。另外男仆女佣尚有十一人，外加终年不断的客人、打抽丰的亲戚，尽管老头子名气很大，每年的聘金、润笔费以及那些当官发财的阔门生的孝敬费用等等，各项收入加起来也不少，但开支实在过于庞大，他常常要为家里的银钱发愁。周妈一片好心为自己买下的人参，岂有再退回去的道理？一时也拿不出二百两银子来弥补这个亏空，何况先觉为人奸诈，他的银子也是装神弄鬼骗来的不义之财，花了他的心里不愧。想到这里，王闾运对周妈说：“你去叫门房进来。”

周妈知老头子有了主意，忙颠起两只小脚，快步向大门口奔去。当门房走进书房时，王闾运指了指书桌上一张刚写好的字条说：“花药寺的先觉和尚来时，你可出示此纸条给他看。”

门房拿起字条，念道：“本山长向来不与出家人往来，若僧尼有事求，须贽敬现银二百两。”

周妈一听，笑得圆胖脸上堆满了肉。

傍晚时分，王闿运照例由周妈陪着在桃林中散步，身后常常跟着一群学子，今天也不例外。他生性机敏善辩，老来更是倚老卖老，逍遥旷达。他在权贵面前有时清高傲岸，对恶人也喜玩点机巧，捉弄一下，图点快意，然在莘莘学子面前，却是一个蔼然长者，平易近人，一团和气。尤其对那些贫困而有上进心的青年，他更是尽力帮助，对其中的卓异者，他不惜降尊纡贵，与之订忘年交。正因为此，学子们敬重他，喜欢他，在他的面前，可以无拘无束地东拉西扯，也可以随意发表各种议论，哪怕惊世骇俗也不要紧。他常说自己就有许多惊世骇俗的举动，人活着，第一要适意，不要受世俗清规戒律的过多约束。



王闿运

“湘绮先生，您老年轻时与曾文正公等人交往，有许多好听的故事，讲两个给我们听听吧！”说话的是近日来东洲游学的一位诗僧，四十多岁的年纪，也是湘潭人，俗家姓黄，名读山，出家后法号敬安，字寄禅，又因曾在舍利塔前烧去二指，世称八指头陀。寄禅幼年失去父母，为人拾粪牧牛。有次避雨私塾檐下，闻塾中小儿读唐诗“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潸然泪下。塾师怜其孤贫好学，以煮饭烧水为条件，收其为徒。没有多久塾师死了，他也离开私塾。以后白天为人佣工，夜晚在灯下读书。偶见桃花为风雨摧败，感人世无常，遂出家为僧，然心中常悲苦。寄禅在寺中偷偷地养了一只狗，有次正在喂狗食，长老来了，他怕责骂，将狗驱开，自己把残食全吃了。到半夜，他想起白天的事来，很觉恶心，大吐起来。吐后他猛然悟到：白天吃狗剩饭不觉难，夜晚想起当时情景反而难受，可见美丑善恶，均只在一念之间。从那以后，敬安对人生大彻大悟，不再自为悲苦，以念经礼佛、吟诗访友为终生乐事。寄禅初以一句“洞庭波送一僧来”引起当时湖南诗坛的青睐，后来遍游名山宝刹，与各方诗人唱和，诗也越写越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僧。但寄禅自知根底浅薄，佩服王闾运的博学鸿才，常常到王门请教。王闾运赏识他的诗，收他做弟子。前些日子，他从浙江宁波天童寺讲学回湘，听说王闾运任教衡州府，便赶来东洲，与壬秋先生谈诗讲文。

王闾运听了敬安问话后，心里舒畅。他喜欢别人问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交往，这是他毕生引以自豪的历史。他略微想了下，笑着说：“我讲一个吧！”

学子们听说山长要讲中兴时期的故事了，顿时兴趣大增，后面的都走上前来，将他团团围住。周妈像个贴身侍卫似的，紧靠着老头子身边，呵斥着：“不要挤着先生了！”

“不要紧的。”王闾运乐不可支，以他特有的洪亮口音说，“那年我从山东到安徽祁门。当时安庆、金陵都还在长毛手里，曾文正刚被授两江总督，督署衙门没地方摆，曾文正选了祁门为驻节之地。我一到祁门，便看出那地方不宜扎老营，因为它处于丛山之中，出山之路一旦被长毛切断，便会与外面失去联系，只好坐以待毙。我跟曾文正说

了，他没有听我的。他不听我也没有办法，说了一次不再说了。”

曾国藩死后谥文正，当时人们都称他曾国文正公，以示尊敬，而王闿运则只称曾文正，不再加“公”字，他这样做，意在表明他与曾国藩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无须格外的尊敬。

“先生，听说李中堂也跟曾文正公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学子插话。“那是以后的事了，李少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趁着为李元度说情不准而离开祁门的。李少荃那人向来乖巧。”王闿运笑了一声，继续说下去，“祁门幕府熟人很多，晚上无事，大家在一起随便聊天。有次我给他们讲了一个笑话：人们都知道孔夫子门下有个弟子叫公冶长，却不知道公冶长有个兄弟叫公冶短。公冶短去看哥哥公冶长，见洙泗河畔弦歌不绝，书声琅琅，尔雅温文，心里很是羡慕，便也想投在孔夫子门下求学。公冶长带着弟弟谒见夫子。夫子那时正在用餐，两兄弟席地坐在旁边。公冶长说明来意，并代弟弟呈上束脩，夫子答应了。他问公冶短，你哥哥通鸟语，你也通吗？公冶短恭恭敬敬地回答，门生不通鸟语，却通犬语。夫子听了很满意。此时恰好有两只狗在餐桌下争一块肉骨头，争得很起劲，发出汪汪的叫声。夫子问公冶短，你知道这两只狗在说什么吗？公冶短侧耳听了一下回答，一只狗正在啃骨头，嘴里说的是好吃，好吃。另一只去抢，嘴里说你吃得，我也吃得。”

王闿运运用很重的湘潭土音，把“吃”念成“恰”，大大增强了幽默感，引得四周的学子们哈哈大笑。

“谁知道这笑话闯了祸。”见学生们笑得痛快，先生也很快活，“第二天传到曾文正耳中，他大为不快。后来我才知道，前几天九帅的部下与鲍超的部下争战利品，鲍超发脾气说，老九的人拿得，我的人为什么拿不得？曾文正说我是讽刺他的兄弟和部属。其实这是冤枉，我事先一点也不晓得。”

“难怪曾文正公没有留您老在幕府，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寄禅笑道。

“曾文正网罗了三湘才俊，就是不用我，原因很多，恐怕这也是一个吧！”

罗石补《曾国藩目为狂妄的王闿运》：“他趁给假回乡省亲扫墓的机会，迂道经过祁门，晋謁曾国藩，自然具有攀附之意。因为当时三湘才俊，几乎无不被曾氏所网罗，自问以他的才名，曾氏必当留用而畀予重任，所以，他是怀着美玉求售的心情而赴帅府的。”

“帅府中为王闿运特别举行了一次欢迎的宴会，曾公亲率高级幕宾为他洗尘。王闿运自然感到十分荣宠，酒酣耳热，谈笑风生，他有些得意忘形。到大家提出余兴节目，并求他讲故事时，他乃毫不推让地讲述了一个故事。

“他说，孔子有一位弟子名叫公冶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公冶长有位弟弟也是孔子的门弟子，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当这位老弟首次去进謁孔子时，夫子正在进餐，他就在餐桌旁进謁。先说明自己是公冶长的弟弟名叫公冶短，奉父母之命，前来请求收入门墙，并呈上所带来的束脩。夫子在答允收录他为弟子后，突然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孔子说，你哥哥通鸟语，你是否也通？公冶短很恭敬地答道：门生不仅通鸟语，还精通兽语。恰好这时孔夫子把一块骨头抛到桌下，几只狗为争这块骨头而发出吠声。孔子立即问他，这几只狗说的什么？公冶短答道：抢到了骨头的狗并未说话，没有抢到的狗正在骂它：你伢恰得，我伢恰不得？

“原来，公冶短所说的这两句话，是湖南湘乡土话，意思是你能吃得，难道我吃得？在座的多湘乡人，非湘乡人也经常听到这种口头禅，所以故事说完，立刻引起了哄堂大笑。可是坐在主位上的曾大帅，却笑颜中含有愠色。因为这一则故事，隐含着讽刺当时曾氏及其部属正在争取先入金陵城第一功的意思。”

“先生，听别人说，文正公死后，您老送的挽联，曾惠敏公没有挂出来，有这事吗？”

问话的人三十来岁，名叫张登寿，是壬秋先生门下另一个奇特的学生。两年以前，张登寿还是湘潭乌石山下一个铁匠。他打铁时，不像一般铁匠那样，在炉火上悬一个饭锅，他是高高地悬一本书，一边打铁，一边读书，居然在熊熊炉火之旁读完了四书五经。这位张铁匠尤爱诗词歌赋，常常作些诗，在炉旁吟诵，自我欣赏。别人对他说，要想诗有长进，必须投壬秋先生门下。一个大雪天，张铁匠戴着斗笠，支着木屐，穿着破旧的衣服，冒着雨雪走了三十多里，来到湘绮先生任教的昭潭书院。这时王正在宴客，湘潭县的官绅名流济济一堂。门房见张皮肤糙黑，衣裳破旧，便不让他进。张瞪起大眼说：“我是乌石山张铁匠，非见先生不可！你不让我进，就把我这本

诗稿送给先生看。”门房见张面色凶恶，有点怕，便代他将诗稿送进去。王闾运早已风闻张铁匠之名，遂在席上翻看诗稿，才读了几首，便叹道：“果然是吾乡一位真正的诗人。”于是倒屣出门，将张铁匠迎了进来，请他上座。那些官绅生怕铁匠身上的泥水污坏了他们的狐皮袍子，都离得远远的。从那以后，张铁匠不再打铁，跟着王闾运吟诗填词。

“我那副挽联，曾劼刚的确没挂，他认为我对他父亲褒扬不够，其实我说的话最公允，后人会有裁评的。唉！”王闾运微微叹了一口气，“曾文正的胸襟本来就不宽，他的哲嗣比他还不如。”

“倒是前几年您老挽彭刚直公的那副联，彭永钊把它挂在最显著的地位。”寄禅插话。

陈彰撰《纪湘绮老人王闾运》：“壬秋与名公巨卿游，而意志偃蹇，遇少年新进之士，则蔼然逾恒，人或讶之，则曰：位高而年高者，大致可观止矣；后生虽尚无闻，而来日方长，不能限其前程，故不可不存礼畏之心也。”

钱基博撰《近百年湖南学风》：“县人张正阳者，本锻工也，耽吟咏而为人佣。一夕，睹白桃花盛开，而月色绮映，忽得句曰：‘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天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姜畲陈鼎见之大惊曰：‘子诗何似孟郊？然非王先生不能成子名。’会大雪，戴笠著屐，单衣髻跣，造门投卷。闾者见其面垢衣敝，拒不为通，则大呼曰：‘我以诗谒王先生，乃却我耶？’闾者不得已，为进。方设筵宴邑令，邑缙绅先生咸在，闾运即席开卷读，顾曰：‘邑中有此诗人耶！’延之上座，座客愕然。正阳泥滓满身，而貂狐裘丽，嫌为所污，莫敢与酬对。闾运则殷勤问讯，遂使受学而补诸生，通三《礼》、《春秋》、《尚书》、《诗经》，讲评孜孜。撰有《诗经比兴表》、《礼经丧服表》，闾运叹为前人所未发也。然宏奖之中，不废规诫。”

王闾运笑道：“那都是说的好话，给他那样的脸面，他如何不挂？”

一个学子说：“八指头陀，先生的挽联是怎么写的，念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寄禅说：“先生的挽联是这样写的：诗德自名家，更勋业灿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横海，叹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时人评论，都说此联为彭刚直公的数百副挽联中第一副。”

王闾运微笑着眺望江面上晚归的小渔船，心情十分舒惬。

那问话的学子叹道：“先生才华真是横绝一世，再没有人比得上的。”

张登寿说：“昨夜月光明亮，我吟先生咏月诗，胸中备觉清澄明洁，烦琐之事，一扫而空，尤其是‘夜月明如玉，空山不辨花，云来一庭暗，风去百枝斜’数句，其传神之处，唐贤都不及。”

“张铁匠，你过奖了！还是你的咏月诗自然率真，我不及呀！”王闾运突然转过脸来插话，“天上清高月，知无好色心，夭桃今献媚，流盼情何深。大家听听，这才真叫传神哩！”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卷二十八《八指头陀》：“八指头陀寄禅，为湖南姜畬黄姓农家子。幼孤贫，为人牧牛，十余岁时投山寺出家为僧，燃两指供佛，故名八指头陀。具夙慧，

能为诗。初不识字，以画代书，不知壶字，则画壶形。其时姜畬铁匠张正暘，及杨度之妹叔姬，皆不学诗而自能诗，逼窄三里之内有此三异，姜畬人传以为奇。十余里外云湖，王湘绮先生闾运隐居之。其地又有老农沈氏能学陶诗，群呼为沈山人。又有陈梅羹处士亦居姜畬，博学能诗，不事科举，刻有《陈姜畬集》。一乡之中，诗学大盛，高谈格调，卑视宋、明、汉、魏、三唐，自成风气。惟头陀自出家后，远游于外，其先茔在姜畬，偶归拜墓而已。头陀自言初学为诗，甚苦，其后登岳阳楼，忽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来。灵机偶动，率尔而成，不谓竟得诗奥。其后众僧推主长沙上林寺。叶邵园焕彬谓之曰：工诗必非高僧。古来名僧，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齐己、贯休、宋之九僧、参寥、石门，诗皆不工，而师独工。其为僧果高于唐宋诸人否耶？头陀不服。叶书楹联赠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论，中唐音变九僧诗之句，亦谓其诗自工而僧固不高也。主上林方丈一年，童童仆仆，无一日顷闲。”

“哈哈！”四周学子一阵大笑，笑得张铁匠不好意思起来。

“父亲大人。”代懿急急忙忙地分开众人，走近来说，“夏抚台的大公子来了。”

“哦，午诒来了，我去见见他。”

五 听说杨度非韩薄柳，王闾运欣喜地说：孺子可教也

“门生拜见夫子大人！”夏寿田推开书房门，见王闾运端坐在太师椅上，忙趋前两步，行一跪三叩之礼。

“快起来，不必这样。”王闾运离座，亲手扶起夏寿田，把他细细端详一番，笑着说：“比前几年结实多了，老成多了。坐下吧，坐下说话。娶亲了吗？”

夏寿田挨着王闾运身边坐下，红着脸说：“大前年完的婚。”

“娶的是哪家的小姐呀？”王闾运慈祥地问。

“陈侍郎公的侄孙女。”

陈侍郎就是陈士杰。他是曾国藩筹建湘军初期的重要幕僚，后来做到了吏部侍郎。他也是桂阳人，与夏寿田同乡。

“哦，原来与俊臣家结了亲戚，好，好！”王闾运连连点头，“那年

我第一次见曾文正的时候，他身边真正的幕僚，就只俊臣一人。”

五年前，夏寿田的父亲江西巡抚夏时礼聘王闿运主讲豫章书院，又把自己三个儿子都送到书院拜王为师。夏时对王很尊敬，彼此关系融洽。夏寿田聪明好学，也深得王的喜欢。但王与豫章书院的其他先生们合不来，只在南昌呆了一年便回湘潭了。半个月前，王闿运接到夏时的亲笔信，信上说，犬子会试告罢，已命他回湘重拜在夫子门下，望夫子念旧日师生之情收下玉成为荷。王闿运虽拒湖南巡抚陆春江于门外，但他决不是一个不与官场往来的人。事实上，他倒是热衷于官场周旋，不过这得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他交往的官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在他面前如同一个受业的门生似的。否则，不管资格多老、职位多高，他都可以做出极不礼貌的事来。同治十年他去江宁拜访曾国藩，恰遇曾有事未见他，第二天打发人来请他赴宴。他对来说：“请转告相国，王某人不是为一餐饭而去见他的。”说完便乘船离开江宁了。前任巡抚吴大澂去湘潭拜会他，他设宴招待。席间，吴大澂颇以巡抚高位自得。王闿运说：“这几十年来做官很容易，想做什么官，都可以做得到。”又指着环立一侧的仆役对吴大澂说：“这些人一旦乘时都可以为督抚。”他也不顾抚台大人脸上的尴尬，一个劲地说某某过去是个帮人打短工的，只因为投湘军打了十几年仗，结果做到了山西巡抚；某某过去是个无业流氓，也因为投了水师，后来做到了陕甘总督。说得抚台大人灰溜溜的，未终席便匆匆告辞。夏时虽身为巡抚，却从不在王闿运面前装大，总是一口一声“先生”、“夫子”地称呼，故王闿运也拿他当巡抚看待。

夏寿田告诉老师，这次会试虽未获隼，但在京师得益不少。王闿运安慰他，说年纪轻轻，不必计较这些，多进几次京，多几番历练，对今后大有好处。师生亲亲热热聊了很久，夏寿田突然问：“先生，杨度来了吗？”

“哪个杨度？”王闿运觉得奇怪。

夏寿田知道杨度尚未来东洲，颇为纳闷：长江边分手时说得好好的，回家住几天就去投湘绮先生，怎么还没来呢？他对王闿运

说：“杨度是先生的同邑，家在石塘铺。祖父名叫杨礼堂，当年在李忠武公麾下当哨长，后在三河之役阵亡。伯父杨瑞生做归德镇总兵，父亲杨懿生病故多年了。”

王闿运点点头说：“杨瑞生我知道，听说他把兄弟的遗孤都接到归德镇去了。”

“没有全部接去，接去的是大侄儿和侄女。大侄儿就是杨度，字哲子。”

这时周妈进来了，端来一杯茶和一碟糕点放在夏寿田面前，满脸堆笑地说：“哟，这就是夏抚台的大公子吧！长得好秀气，脸白嫩得跟大姑娘一样！”

夏寿田不认得周妈，见她这副模样，说起话来又不知高低分寸，正不知怎样与她打招呼才好。

“她就是周妈。”王闿运坦然地介绍，“以后有什么事，见不到我时，可以跟她说。”

夏寿田在心里掂量着：先生这两句话，说来似乎不经意，但分量不轻，看来此人不同寻常。他站起身，客气地叫一声：“周妈。”

“哎呀，好孩子，真懂事，快坐下，快坐下，还没吃夜饭吧，我给你做去！”夏寿田此举给了周妈很大的面子，她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葛虚存著《清代名人轶事》卷十六《某官慕王千秋》：“有某官慕王秋名，屡欲造访，逢人寄声，而卒不至。朱暝庵克敬戏为诗曰：酿花天气冷如秋，风卷芦帘客怕留。却忆去年彭太保，布鞋点雪访千秋。”

王闿运见周妈说话不成体统，便顺水推舟地对她说：“你去厨房做饭吧！”接着又问夏寿田：“杨度能接他祖父、伯父的脚吗？”

“门生这些年结识过不少有为的朋友，私下认为，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杨度的。杨度的前程必定远在其祖父、伯父之上。门生看他

真有点像贾太傅、谢东山一类人，若能得到先生的栽培熏陶，今后一定可以成为国家的柱石。”

“我们湘潭真出了一个这样的人才吗？”王闾运似问非问地自言自语。

“先生，门生和杨度在黄鹤楼下分手时，他送了我一首长诗，我很爱此诗，随身带着。先生你看看这首诗，就知道杨度其人。”

夏寿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套。打开信套，将一张折叠的白宣纸抽出来，展开递了上去。

王闾运接过纸，立时眼睛一亮。未读诗之前，满纸书法先就吸引了他。那字体端正稳重，英气勃发，亦隶亦碑，笔力厚实。单从这字来看，就为他四十年来上千门生弟子中所少见。诗是歌行体，题作黄鹤楼送夏大之江右。他饶有兴致地读着：

少年怀一刺，遨游向京邑。朱门招致不肯临，海内贤豪尽相识。与君中原初一见，沥胆相要无所变。玉辔同行踏落花，琼筵醉舞惊栖燕。金貂换酒不自惜，玉管银箫恣荒宴。征歌夜饮石头坊，对策晨驱保和殿。

友朋纷入金马门，我辈怀珠空自珍。相如作赋谁能荐，贾谊成书未肯陈。人生得失岂足论，且倾绿酒娱清晨。闲来碧云寺里聚，西山日暮风萧飒。倦鸟低随木叶飞，夕阳深被青云合。偶然一啸当空发，万里孤鸿应声泣。山川萧条不称情，长铗归来事蓑笠。著书欲写於陵子，耕田且效陶彭泽。

遥传别后相思句，廓落天涯梦魂接。云散风流不自恃，金樽共醉信有期。黄鹤楼头望海隅，今日山河非昔时。辽东半岛血染红，烽火青青焚白骨。君今向何方，东见陈孺子。问我东山高卧时，苍生忧乱应思起。桥边石，感人深。送君去，为君吟。东行若过彭泽口，为问陶令是底心。

夏寿田被周妈招去吃晚饭了。王闾运看着摆在书桌上的诗，陷入了沉思。王闾运思维敏捷，别人殚精竭思得来的收获，对他来说可以不要费多大的力气便可得到，他因此而没有沉思的习惯，今日是少有的例外。凭着学者的识见，诗人的灵感，老人的阅历，他已看出作这首诗的杨度不是凡夫俗子。

王闾运自幼起便发愤苦读，朝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

解不寝，十五明训诂，十八通章句，二十而言礼，知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进而述《春秋》微言，博通诸经，二十一岁中举，后参曾氏幕，游京师，以布衣而动公卿。他不以文人学者自限，自青年时代起就十分留意海内鼎柱人物的动向，欲辅佐其人以成非常之业，自己也随之而名垂青史，百代不朽。他先是看准了曾国藩，以为他能建光复汉人江山的伟业，结果遭到了曾氏的冷遇。后转而投靠肃顺，将肃顺视为定满人乾坤的人物，但肃顺太刚愎自用，使他失望。咸丰帝死后，他洞悉肃顺已处于危境，一方面为了远离是非之地，保全性命；另一方面也为了拯救肃顺，他离京师南下，赶到安庆，劝曾国藩起勤王之师，进京劝阻不合祖制的垂帘听政，支持先帝亲定的八大顾命大臣，谁知遭到曾氏的拒绝。后来宫廷发生政变，那拉氏与奕欣携手废除顾命制，弃肃顺于市，曾氏受到空前未有的信任。事实证明王闿运以书生意气插手最高层政治，是何等地幼稚浅薄！王闿运灰心已极，从此不再过问官场之事，潜心于经史研究，肆力于诗文创作。他从庄子学说中领悟到逍遥处世的秘诀，表面上以一个佯狂玩世的风流才子自处，其实内心里一刻也没有放弃自己青年时代的初衷。他一面精心探求文化典籍中的帝王之学，一面在众多的弟子中注意物色传人，以便将自己一生中的真实学问传授其人。令他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在弟子中看到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他想起几天前做的一个怪梦。

那是一个夏夜，明月当空，清风送爽，他坐在湘绮楼上，把卷吟诗，自得其乐。忽然，他看到楼房东边山中冲出一束亮光，如同那里藏着一块稀世之宝似的。出于好奇，他下了湘绮楼，朝着亮光走去。进山后，看见一间茅屋，茅屋窗口边有一盏极明亮的灯。王闿运想，原来亮光就是这灯火，怎么这样亮呢？再一看，屋里有两个人：一个年纪轻轻，长相十分英俊；另一个是老者，鹤发银须，袍服华丽。那老者似乎有点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紧贴窗口，听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年轻的说：“老先生，你是一代帝师，你收我做做一个门生吧！”老者说：“我虽然教过朱洪武的太子，但太子并没有登位，我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帝师。”

“教过朱洪武的太子”！王闿运听后大吃了一惊，再细细一看，

啊，原来是宋濂，怪不得面熟！他继续听下去。年轻人又说：“您老过谦了。太子虽未登位，但太子的儿子还是做了皇帝。太子拿您老教的学问教子，您老自然也就是帝师了。况且您老辅佐朱洪武的功绩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老者叹口气说：“有什么功绩可言啊，到头来遭贬还乡，如果没有马皇后的贤慧，头都被砍了。”年轻人说：“自古伴君如伴虎，遭君主贬谪，甚至杀害的良臣举不胜举，但千年史册仍有他们的一页，这却是不可能湮没的。倘若能承老先生所学，做一番大事业，就是今后不得善终，我也心甘情愿。”老者捋须大笑：“痴儿可爱。我不能当你的老师，自会有做你老师的人。你看，他不就在窗外！”

王闳运没有料到自己的行踪被宋濂识破，大为惭愧，赶紧离开，不小心被一根野藤绊住脚，跌了一跤，醒过来了。

一连几天他都在想这个怪梦。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闳运深受孔子梦周公的影响，相信那些非同寻常的梦一定有所征兆。二十一岁的年轻举人诗写得如此卓荦不凡，特别是“君今向何方，东见陈孺子。问我东山高卧时，苍生忧乱应思起”，这几句诗强烈地打动了他的心。石塘铺正是在云湖桥的东方。王闳运当然知道，“东山”用的是谢安隐居东山的旧典，但也奇妙地与云湖桥之东相吻合。莫非此人就是梦境中的那个年轻人？而自己就是宋濂已点明那个年轻人的老师？年轻人向宋濂孜孜以求辅佐学问，这不是自己多年来所寻找的帝王之学的传人吗？天示异兆，不可等闲视之！王闳运想到这里，异常兴奋起来。

“先生。”夏寿田吃完饭后走进书房，见老师面有喜色，知道他欣赏杨度的诗，便说：“这诗写得还可以吧！”

“写得好！很有点李谪仙的豪气。此子才情识见都非比一般。”王闳运显得十分兴奋，又补充一句，“书法也是上乘。”

见老师如此赞赏，夏寿田也很高兴，说：“杨度的确有大器之才，只可惜一直未遇名师点拨，蹉跎了岁月，他对先生崇敬不已，先生收下他吧！”

王闳运微微地笑了，问：“此人有没有什么怪脾气？”

“人很好，最是仗义够朋友。”夏寿田说，“就是狂了点。”

“狂不是坏事，孔夫子还说过狂者进取哩！”

陈彰《纪湘绮老人王闳运》：“陈宝箴抚湘时，壬秋宴之于家。陈盛道楚才之不可及，颇致欣羨。壬秋环顾随侍，谓陈曰：‘此辈乘时，可为督抚。’陈无言。”

王闳运身为人师四十年，深知凡才高的年轻人，十之八九有点狂气。自己年轻时只身闯曾国藩军营，当面指出曾氏《讨粤匪檄》的谬误，那还不狂吗？年轻人不怕狂，倒是正要有三分狂气，才勇于进取，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即谓此。年轻人最怕的是世故，十多二十岁的人，便学得圆滑瞻顾、规行矩步，多半没有大出息。不过，年过耳顺的老先生，在经过数十载对人情世态的洞察后，也清楚狂亦得适度，若狂得无法无天，狂得胡作非为，则易遭天忌人怒，那也多半会在未获大用的时候就被扼杀掉了。“午诒，这个杨度是怎么狂的？”

“他连韩愈、柳宗元都看不起哩！”夏寿田把游西山时杨度给他说过的事向王闳运叙说了一遍。

“孺子可教也！”不待夏寿田说完，王闳运脱口赞叹。夏寿田颇为惊奇地看着老师。

夏寿田毕竟还不太了解他的老师。王闳运于文，悉本之《诗》、《礼》、《春秋》，溯庄、列，采《语》、《策》，通司马，探贾、董，平素一向鄙视唐宋，轻蔑元明，书非上古三代秦汉不读，自己发为文章，乃萧散如魏晋间人，常叹息今世无可语文者。被世人所称颂的唐宋八大家，他认为只可供幼童发蒙之用，不可作有志为文者的课本。他的这种看法少有人附和，现在竟然有一个弱冠举人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此子真大有过人之处。他恨不得立即见到杨度。此人早已言明要来东洲，为何至今未来，莫非有什么意外？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乐事。孟夫子的心愿，千百年来已成为中国一切有事业心的教师的共同愿望。一个普通的教师尚且如此，何况他，一个有崇高抱负、精深学问的一代宗师，一个刻意寻求非常之才接替自己早

年非常之业的策士，能让英才失之交臂吗？王闾运决定趁着回湘潭嫁女的机会，亲自到石塘铺走一遭，去会会这个年轻人，看看他的家庭，问问他至今未来东洲的原因。

六 大学者家嫁女与众不同

云湖桥王府办喜事，已经整整热闹三天了。王闾运这次嫁的是第七女，大名王莪，乳名棣芳，乃莫六云所出。棣芳今年二十岁，嫁的是已故川督丁宝桢的第八子体晋。

咸丰十一年，王闾运由京师经安庆回湘潭，那时丁宝桢正任长沙知府，闻王之大名，亲来云湖桥拜访，并恭请王为西席。两年后，丁调升陕西按察使，王因不愿离家远行，故未随往。不久，丁又调到山东。到山东后官运亨通，由按察使升布政使，由布政使升巡抚。同治八年，他冒着杀头之险，诛权阉安德海，一时名震海内。王十分佩服丁的胆量和骨气，但也为他的前途捏一把汗。出乎意外，丁此举不但未受慈禧的惩罚，反而得到赏识。光绪二年，丁调升四川总督。一到四川，他便邀请王去讲学。王带着莫六云及六云所生的两个女儿蒲芳、棣芳欣然前往，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丁有时来书院拜访王，因为是多年的老友，六云及女儿们也不回避。丁尤其喜欢棣芳，他的第八子大棣芳一岁。于是，两个父亲便为一双儿女订下了这桩百年大事。王感丁知遇之恩，在尊经书院甚为勤勉，一住九年，造就了大批人才，为巴蜀近代学术做出了巨大贡献。光绪十年，丁宝桢病逝，王闾运也便随之携眷离四川回湘。

丁宝桢虽然死去十一年，但为官日久，家资厚实，且丁体晋几个哥哥的官都已做得不小，故这次从贵州平远老家来湘潭迎亲的排场颇大，礼物也很丰盛。前来云湖桥贺喜的人很多，有湘潭的官绅名流，王、蔡两家的亲戚，王的朋友门生，云湖桥四周的乡邻，还有棣芳的嫡亲舅舅也从广西赶来了。王闾运这些日子来，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他看到女儿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婆家是大官宦人家，有名望，有财产，女婿人品端正，知书达礼。难受的是女儿远嫁千里之外，今后再见一面很困难。

王闳运一共有十个女儿，无论嫡出或庶出，他都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生一个女儿，他都正正规规地为其取名号字，到了四五岁时，便亲自教她们识字，八九岁时则教她们读古诗古诗词，再大点，授以《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其中聪慧好学的，他也教她们读《春秋》，读《史记》、《汉书》，系统地教她们吟诗填词。故王门十女，个个都能识字断句，作诗作文。棣芳形神都酷肖乃父，不仅容貌俏丽，且聪颖贤慧，在姊妹群中数她书读得最多，诗文也作得最好，深得老父钟爱。

送亲的鼓乐声响起来了，在震天撼地的鞭炮声里，十几个穿红戴绿的伴娘，众星捧月似的将新娘子从绣房里拥出，来到正厅。这里坐着一排王、蔡、莫家的长辈，棣芳在胞妹锦同的搀扶下，一一向长辈行礼告辞。走到老父面前时，棣芳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放声大哭起来。王闳运抚摸着爱女的手，也禁不住老泪纵横。好久，他擦干眼泪，颤抖着嗓音说：“棣芳，今天是你大喜日子，莫哭了。我心里本是欢喜的，只是想起今天这个时候，你的娘却不能送你，我心里难过。”

高伯雨《王湘绮的趣事和霸才》：“王女皆不栉进士。长女遣嫁日，彩舆在门，王令背诵《离骚》，讹数字，以指叩其额。次女适黄十一，南坡后人。向例，吾国旧女子之博通载籍者耻与文盲为偶，每于合卺之夕，以文词责难夫婿……王女于洞房夜叩黄所学。黄固绣花枕，恼羞成怒。”“王有稚女，从贵州丁氏，文诚公之哲嗣也。”

谁知这句话，把棣芳心中最深处的悲痛引了出来，一发放声痛哭，不能自持，哭得在座的各位长辈都潸然泪下，站在一旁的女婿也在悄悄地抹泪水。大厅外的鼓乐鞭炮声也停了下来，王闳运不去劝，干脆让女儿哭个够，只是双手把女儿的手臂捏得更紧。当女儿的哭声渐渐低下来的时候，他继续说：“丁家是个积善厚道人家，老八这孩子我亲手教过他五年书，既聪明又驯良。你嫁到这样的家庭，是你的福分。老父我和各位长辈都希望你们夫妻相敬相爱，多生佳儿，白头到老，百年幸福。”

棣芳听着父亲充满体贴和慈爱的话，心里一阵感动，眼泪又泉水般地涌出，满肚子的话一字也说不出，只是不断地点头，表示记下

了。

“你去丁家，这一生的吃穿都不用担忧。你娘生前为你准备了五箱嫁妆，虽不丰厚，也是娘家的一点心意。有句古话叫做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未来的家业还要靠你们两夫妇自己创立。”

棣芳又点头。丁体晋在一旁说：“岳父大人教导的是，我们记住了。”

“话虽这么说，老父我也要送你一点嫁妆。”

满厅的人都在观望，王壬秋老先生要给女儿送什么样的嫁妆呢？

王闾运吩咐身边的仆人：“把木箱抬来，给七小姐当面看看。”

两个仆人抬来一口木箱。木箱漆着锃亮的黑漆，盖板上贴着一个红纸剪成的圆形大囍字，四边裹着一条红绸，红绸在囍字上结成一朵牡丹花。一个仆人走上前，将红绸结打开，然后再把箱盖板掀起。众人看时，那箱子里摆的并不是绫罗绸缎，也不是金银首饰，而是整整齐齐一箱子书。这是嫁女，又不是送儿子进京赶考，送这么多书做什么？众人嘴上不说，心里都在嘀咕。王闾运指着木箱问女儿：“棣芳，你今日远嫁，老父我送你这箱东西，你不感到奇怪吗？”

“不奇怪。”棣芳轻轻地答。

“喜欢吗？”王闾运又问。

“喜欢。”棣芳答得很爽快。

“棣芳，你真是我的好女儿。”王闾运顿时大为高兴起来，“世人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偏不这样看。诗三百篇，有不少都是出自妇人女子之口，那些缠绵悱恻之诗作，比须眉丈夫的无病呻吟更为感人。女子心细，又重感情，宜于吟咏。故从古至今，才女代代皆有。你们姊妹从小起，我就教你们读三百篇，读唐诗宋词，希望一是借此陶冶心性，消愁解闷，二是自己也学着写一点，夫唱妇和，琴瑟更加和

谐，三是可以教育子女。我细心观察过，识文知书的女子与愚蠢女子所生下的子女大不相同。你几个姐姐出嫁时，我都送了几本书。你在姊妹中书读得最好，所以我多送一些。”

说罢，王闾运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来说：“这是一本元刻《诗经》，当年我在京师琉璃厂买的，极为珍贵，你要好好保存。”

棣芳点点头说：“谢谢父亲大人的厚爱。”

王闾运又指着另一排说：“这十几本书都是我手抄的汉魏唐宋诗词，当年专为供你娘读的。上面的许多圈圈点点，都是你娘的手泽。现在交给你保管，望你见它如睹母面。”

棣芳的眼眶又湿了。她掏出手绢来，把泪水慢慢地抹掉。

“这里还有几本诗集，都很不一般。”王闾运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来，随手翻了一下，对女儿说，“这几本诗集，是我们湘中近世几个名媛的闺房诗，有左文襄的外姑慈云老人和诒端夫人姐妹的《慈云阁诗钞》，有曾文正长媳惠敏夫人的《分绿窗集》，还有曾重伯的母亲郭夫人的《艺芳馆诗集》，杨石泉制军孙女的《椿荫庐诗词存》等，承他们的家人看得起，刻印时都送了一部给我，请我修改。我读了她们的诗，真是从心里佩服。她们道的都是人世真情，绝不故作，这才是真正的诗。你今后若有所作，都可以寄来给我看看，我替你修改。有了二三百首后，老父我给你刻个集子，印刷几百本分送亲友，让人家都知道王秋老人也有个才女。”

王闾运说到这里，自己笑了起来，大厅里的客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心里都在说：到底是个大学问家，了不起。

厅外的鼓乐又响了起来，催众人启行了。女儿女婿再次向老父亲鞠躬。昨天说好的，老人不到江边去，就此告别。看着女儿被两个伴娘搀扶着上了花轿，想着这一别，今生今世还不知能否再见面，王闾运一阵揪心般的难受。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非要送女儿到江边不可。儿女们无法，只得赶紧把家中存放的便轿抬出来，扶他上了轿，在吹

吹打打的鼓乐声中，送亲队伍走了十多里路，来到湘江边的码头。棣芳走出花轿，和夫婿来到父亲的便轿前，涕泣感谢父母亲二十个春秋的鞠育之恩，请父亲大人多多保重。

王闳运坐在便轿里，听着女儿的告别之辞，万千情感一齐涌上心头。他强忍着不再流泪，对女儿说：“你的几个姐姐出嫁的时候，临上花轿之前，我都要她们背一遍《离骚》，这都是你亲眼看到的，这是我们王家的家规，你今天也不要违背了这一家规。老父我怜你远嫁，心情悲苦，不要你背《离骚》了，我中年时写的《圆明园词》，你最喜欢，也背得很熟。你小时在我面前每背完一遍《圆明园词》，我比听到别人一百句恭维的话还要高兴。今日远别，你再在老父我的面前背一遍吧！”

圆明园词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薊，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淳泓稍见丹棱汨，陀陀先起畅春园。

畅春风光秀南苑，霓旌凤盖长游宴。地灵不惜瓮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圆明拜赐本潜龙，因回邸第作郊宫。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齐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甘泉避暑因留辇，长杨扈从已弭弓。纯皇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写仿开双境。

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殷勤无逸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痛，长鲸跋浪海波枯。始闻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作转输。

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然已至。揭竿欲欲犯河房，探丸早见诛文吏。此时先帝见忧危，诏选三巨出视师。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午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初除姜后珥。玉路旋惊车毂鸣，金鸾莫问残灯事。

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妖梦林神辞二品，佛前舍卫散诸方。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网。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昔同来。宁知乱竹侵苔出，不见春花泣露开。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钩连到薤。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

螺黛。

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芦笳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东门旦开胡雏过，正有王公趋道左。敌兵未至热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迎兵祇握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

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信中兴难。已怨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锦帆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彩大宫门，何如旧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鸛柳斗宫花。词臣诤解论都赋，挽辂难回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

“好。”棣芳温顺地答应了一声，略微定定神，清清喉咙，背了起来。“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蓊，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廷映带觅泉源。淳泓稍见丹棱汙，陂陀先起畅春园……”

刚才热闹喧嚣的江边码头，一时静谧安堵，只有王府的新嫁娘清甜婉丽的诵诗声在四方传播。这哪是嫁女的场面，分明是书院里的先生正在督课学生。王闳运听着听着，老眼渐渐昏花起来，眼前仿佛是十余年前的成都尊经书院，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在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又仿佛是四五年前南昌豫章书院，天真烂漫的少女在背《长恨歌》，背《圆圆曲》。岁月流淌，儿女长大，妻妾辞世，身入老境，人生真的如一场梦似的，没有多久便到了头。然而，这又是无可奈何的悲哀，薪不能不尽，只要火能传下去，也就值得欣慰了。想到这里，一股急欲寻觅传人的心愿油然而生。

“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

“棣芳，算了吧，不要再背了，上船吧！一路上自己多加注意，到了平远后，记得报一封平安家信。”

一向豁达的湘绮楼主，面对着宇宙间不可抗拒的永恒规律，很快醒悟过来。他不再悲伤了，吩咐女儿上船。他要尽快结束这场费时伤

神的婚嫁喜事，好早一天到石塘铺去。

七 为得天下一英才而教之，王闿运亲赴石塘铺指点迷津

石塘铺距云湖桥只有二十多里路，王闿运一大早就起床，命轿夫备轿，他也不带儿子和仆人，单身坐轿前往。正是暮春时节，一路上流泉溪水淙淙有声，新枝嫩叶之间时闻鸟鸣。杜鹃花红红白白的，开得漫山遍野一片锦绣。乳燕呢喃，秧苗青青，农夫荷锄扛犁在田间小道上往来，正为春耕而忙碌着。通都大邑的士绅们都在谈论去年的海战失败，割地赔款，而此地恍若世外桃源，质朴荒野，外部世界的折腾似乎对它没有任何的影响，人们仍然依照祖祖辈辈传下的方式，在平静而贫困地生活着。打听到杨度的住处后，王闿运吩咐轿夫在离杨度家屋场半里地的一座小石板桥边停下。

这是当地一带一栋较大的屋场。大大小小的有七八间房子，一律青砖黑瓦，禾坪一侧还有四五间茅草杂屋，屋后是一块大菜坪，菜坪一角有一株年代久远的古柳，古柳下有两个人在习武。一个只有十五六岁，持一把剑蹲在地上，剑从后背指向天空，好像戏台上峨眉山上的小剑客一样。另一个在二十一二岁间，一边说话，一边也蹲下去，空手做了一个示范，看那架势是在纠正少年的动作。王闿运从夏寿田那里知道，杨度有一个弟弟，比他小六岁，看来这两人正是杨家兄弟无疑。

“请问杨哲子先生家住在这里吗？”王闿运走到古柳下，问那位年纪大一点的青年。

“他就是我哥哥杨哲子。”青年未开口，少年抢先做了回答。

杨度答：“我就是杨度，请问老先生有何事？”

杨度见眼前这位老者年近花甲，脸色红润，身板硬朗，穿着虽普通，器宇却不凡，眉眼之间透露出一股倜傥豪迈之气，心里想：这是哪里来的不速之客，从来没见过？

“啊，你就是杨哲子先生！老朽姓王，也是湘潭人，欲去城里办点事，偶路过贵宅，听说哲子先生刚从京师会试回来，想请你谈谈京师去年轰动全国的公车上书。”王闾运边说边打量杨度，他仿佛觉得杨度正是梦中的那位要拜宋濂为师的青年。

“哦，是王老先生，晚生失敬。”杨度想，此人如此关心国事，定然不是一般人。他心生敬意，忙说，“请先生进寒舍一坐。”

杨度把王闾运带进书房后，便忙着张罗茶水。书房四壁粉着石灰，显得宽敞明亮，靠窗户摆着一个大书案，书案上放着几本书，有线装的，也有洋装的，一个古色古香的砚台，一个笔架，笔砚之间立着一个西洋进口座钟。书案上方粉壁上挂着一幅园林图。王闾运走过仔细一看，图下方有一行小字：京师圆明园全盛图。图两边是一副联语：海隅起狼烟，哀孱弱黎民无乐土；深谷蓄鹰志，看英雄先祖有后生。下联左边写着：留与重子吾弟共勉，杨度丙申年暮春。王闾运看后，连连点头不已。再看其他几面墙壁边，全是大大小小的书箱。

“王老先生，请坐下喝茶。”杨度提着一把小铜壶，端着一个木质茶盘，茶盘上放着两只小瓷杯，还有四碟农家土产：花生、瓜子、蚕豆、油炸红薯片。杨度筛好茶，摆好碟子，坐在王闾运的对面，笑着说，“老先生光临，晚生不曾准备，随便喝点茶，过会儿再用饭。”

王闾运见杨度离家五六年，又在京师住了近一年，仍未失乡间人纯朴热情的本色，心中甚是满意，说：“老朽是不速之客，就是吃个闭门羹亦不过分，你何须如此客气！我只略坐一会，等下还要赶路。哲子先生，你去年在京师参加的公车上书，据老朽所知，这是历史上尚无先例的事情。后生子，你真有幸呀！”

“要说有幸也算是有幸。不过，这其实是不幸的事呀！”

“为什么？”王闾运佯作不解。

“老先生，公车上书是社稷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时候所进行的一件无可奈何的事，这本是大可悲哀了，何况也并没有成效。”杨度心

情沉重地说。

“哲子先生，你说得对。不过，公车上书这件事，官绅们不用说了，就是全国士农工商也都受了很大的震动。看来，今后会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王闿运随手拿起一颗蚕豆放进嘴里，“嘣”的一声，蚕豆咬开了。杨度暗自惊奇：这老先生的牙可真好！

“国事要好转也难呀！京师百姓听说割地赔款，人人义愤填膺，但王公大臣依然故我。颐和园里的太后庆贺六十大寿，花费了百万两银子，据亲身参加的官员们说，历史上记载的任何帝后的酒宴都没有它奢侈。而这庆典的举办，恰是前线战事大败的时候。将士阵亡，铁舰沉海，还有心思大办生日酒，京师百姓痛恨得不得了！”杨度说着说着气愤起来，端起茶杯大喝了一口，望着王闿运说，“老先生，您不知道，海军战败，其根本原因就在太后的身上。就是她当年把海军军费八百万两银子挪来修造颐和园的，恭王等人极力反对，她置之不理。老先生，国家的大权就握在这样的太后手里，国事还有希望吗？”

与去秋游西山时相比，杨度似乎对国事完全不抱希望了。

王闿运凝视眼前这位年轻人，心中很是赞许。他从杨度的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豪气：慷慨谈国事，悲愤议朝政，四十年过去了，国家不但没有中兴，反而比过去更加疲弱，现在又转到儿孙辈来担忧了。唉，大清王朝，你为何如此一蹶不振，江河日下！

“哲子先生，我看你张挂着一张圆明园全盛图，看来是在时刻激励自己不忘国耻。”

杨度点点头。

王闿运突然问：“你读过王壬秋先生的《圆明园曲》吗？”

“晚生有幸拜读过。壬秋先生那篇长诗真正是大才大手笔，结构雄奇，意境深远，有人比之为元微之的《连昌宫词》。依晚生看，《连昌宫词》不能望其项背。”

王闿运心里异常高兴。尽管这篇长诗二十多年前在京师广为流传，洛阳纸贵，连大学士周祖培、侍郎潘祖荫都激赏不已，但大家的评价也只停留在今日《连昌宫词》的分寸上，并没有置于其上。眼下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如此推崇这首诗，他又本是专为此人而来的，心中如何不高兴！

他指着图旁的联语说：“听说哲子先生是阵亡在三河战役的杨哨长的孙子，我看到这副对联，知道你们兄弟要做无愧于英雄祖父的后辈，很是钦佩。古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哲子先生身为举人，表率一乡，请恕老朽冒昧，当此国家危难之际，你能不能对老朽说说你的打算？”

“老先生问晚生打算嘛，”杨度目光炯炯地望着王闿运说，“刚回家时，我原本打算小住个把月后便去衡州府投王壬秋先生门下。后来母亲得病，我要伺奉汤药，不能离开，遂在家一住两三个月。前些日子收到好友胡玉阶的来信，他说康有为先生已回南海重开万木草堂，他即将南下投奔，约我同行。这副联语是我打定主意投万木草堂之时书别舍弟的。”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一直未来东洲。这是个难得的英才，着意培植，日后定可成大器。他是湘潭人，不出于我的门下而成为康有为的学生，岂不可惜！眼睁睁地看着千里马从眼皮底下奔逸，能算得上真正的伯乐吗？王闿运想到这里，笑着说：“康有为是去年公车上书的领袖，足下尊敬他，欲投其门下，自可理解。不过，倘若足下真的成行了，老朽要为足下惋惜。”

“为何？”杨度疑惑地望着这位谈吐不俗的陌生老者，觉得他似乎对自己格外关心。

“足下要图虚名，只要投靠康有为必然会很快成名，因为康有为在从事一件大出风头的事，做他的门徒成名容易。但是，足下欲求真才实学，做一番真正有根有柢有实效的大事业，还不如不去南海为好。”

“老先生是说康有为没有真才实学？”杨度猛然想起曾广钧在碧云寺里说的翁李之间的仇怨，又问，“抑或是康有为的事业无根无柢？”

王闿运将小茶杯轻轻向前推移一步，不紧不慢地说：“康有为人很聪明，书也读得好，不能说他没有真才实学。只是他的学说乖张，他是在借孔夫子这个钟馗来打鬼的，目前虽然能新人耳目，轰动一时，到底走的不是正路，不可能长久。”

杨度心里想：康有为的学说惊世骇俗，许多有学问的士人佩服不已，自己也很崇拜。不过，这位老先生说的也有道理，康有为有些说法的确太过头了，自己对孔夫子的学问钻研还不深刻，康有为所论到底有几分真实，几分杜撰，也不能一一细究，于是不做声，默默地听着。

“康有为一布衣也，欲说动太后、皇上一夜之间尽改祖宗成法，行西洋新政，将置千千万万靠因循守旧而得利者于何地？”王闿运想

起三十多年前，肃顺、载垣、端华等人以皇族辅政大臣之贵，欲施刀斧砍削烂疮都做不到，何况天涯海角之一公车！他斩钉截铁地说，“手中无实权而欲行此非常之举，不惟是无根无柢的瞎闹，以老夫看来，只怕将来死无葬身之地！”

杨度大吃一惊，暗思自己毕竟太年轻了，所更世事不多，老先生说的有道理，这类事情史不绝书，汉初的晁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吗？他不禁对面前的这位老者肃然起敬：“老先生，您老刚才的议论，大启晚生心扉，照您老所说的，那康有为是办不成事了？”

“世事成败难以预料。”王闿运严肃地说，“不过，据老朽的阅历来看，或许难以成功而易于失败。”

“老先生，康有为真的是一个爱国的热血志士呀！”杨度不能自己地站了起来，似乎康有为真的失败了，他为之痛惜。

王闿运冷笑一声说：“自古以来，爱国的热血志士抱恨终生、负屈黄泉的还少吗？何况康有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志士还很难说，他太浮躁竞进了！”

“老先生有根据吗？”杨度对老者如此轻视康有为有些不满。

“实话告诉足下吧！”王闿运口气轻蔑地说，“这康有为其实是你先前提到的王壬秋先生的再传弟子，学生的学生。”

“真的？”杨度惊讶起来。

“光绪二年，王壬秋老先生应川督丁宝桢之邀，在成都城主持尊经书院，川中俊才一时云集，杨锐、张祥麟、宋育仁等皆其著名者，其中尤以廖平成就最大。廖平著述甚丰，《周礼考》、《论语征》都得其师真传，其《公羊论》则与乃师《公羊笺》相距甚远，壬秋先生讥其仅得皮毛，未入阃奥。又作《今古学考》，定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然不久即变其说，谓六经皆新经，非旧史，以尊经者作《知圣篇》，辟古者作《辟刘篇》。廖平那时方任教广州广雅书院，遇山长朱一新及教授康有为。朱一新本为御史，以劾

李莲英得罪慈禧，降为主事，张之洞为两广

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闾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总督，延朱为广雅书院山长。朱学问博洽，风义高洁，为海内外人士景仰。廖平与之谈《知圣篇》与《辟刘篇》，朱斥之为怪异。康有为得之后，却视为珍宝，遂跟从廖平问学。康有为发扬廖之《辟刘篇》以作《新学伪经考》，发扬《知圣篇》以作《孔子改制考》。廖平见之日，虽本之于吾说，然发扬蹈厉，亦不容易。然壬秋老先生则斥之曰，谬种流传，每况愈下。康有为名曰尊孔子，申公羊，提出所谓通三世，张三统，实则全是他的臆造篡改，既非孔子之学，亦曲解何休之说。”

杨度听了老者这番话，有恍然大悟之感。早就听曾广钧、夏寿田称赞王闾运学问非凡，经老者此番指明，才知康有为的学问的确浅薄了。曾、夏也多次说过康有为的事恐怕难以成功。既然如此，不如还是先到船山书院去见见王老先生。

“足下年纪轻轻，前途远大得很，正宜打稳根基，不必汲汲以求名利。拜师要拜真正有学问的老师，办事要办真正能成功的实事。我劝足下不如不去南海，先去衡州府会一会康有为的太老师如何？”

杨度高兴地站起，向老者作了一揖，说：“谢老先生指点迷津，现既有参天大树就在咫尺，晚生岂能舍近而求远呢？”

王闾运哈哈大笑说：“好，我先去告诉壬秋先生，过两天足下就去船山书院吧！”

第二章 帝王之学

一 王闾运的三门功课：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

五天之后，杨度来到船山书院，他先通过门房找到了夏寿田。夏寿田早就知道一切了。原来，王闾运前天从湘潭一回到书院，就把在石塘铺见到杨度的情形，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

“哲子，你知道前几天与你说话的老者是谁吗？”一对挚友半年后重逢于湘江东洲上，兴奋异常，寒暄之后，夏寿田问杨度。

“你是问在石塘铺家里与我谈了半天话的那位老先生吗？”杨度颇为惊奇地问。

夏寿田点点头。

“我不认识他。他说他是进城去路过我家的，问了些去年京师公车上书的事，很可能是城里的一位绅士。”

“这位老先生如何？”夏寿田忍着笑问。

“极有学问，极有见识，以后有空我要去湘潭城里访访他。”杨度极认真地说。

“不要去湘潭城里访了，他就在船山书院。”夏寿田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原来是船山书院的教书先生！”杨度大喜，“难怪他劝我来此投奔王秋先生。”

“哲子，你真是个傻子！”夏寿田敲了一下杨度的脑门，“那老先生正是王秋先生本人！”

“真的是他？”杨度惊叫起来。

“哲子，你好了不起。我那天提了下你的大名，老先生就趁回家嫁女的机会亲自去找你了。”夏寿田感叹地说，“自古以来，只有门徒负笈寻名师，何曾见过名师亲访徒儿的？哲子，你可不要辜负老先生的一番厚望呀！”



船山书院



王夫之

杨度很激动，草草吃过夜饭后，便由夏寿田陪同，去王闾运所住的明杏斋拜谒。

明杏斋就是明代那棵银杏后面的一排三间坐北朝南的平房。一间为卧房，一间为书房，一间为厨房。老四代懿不跟父亲住在一起，先前跟其他学子一起住大宿舍，吃大厨房，最近夏寿田来了，一个人住单间，他邀代懿同住，代懿就搬到夏寿田的房间里去了。书院也有小厨房，专供应先生们吃饭。周妈嫌小厨房做的饭菜不合王闾运的口味，就自己动手，为老头子操持三餐。老头子对周妈的体贴入微十分满意。

此刻，明杏斋书屋里，王闾运坐在软藤椅上，端着一把亮光光的铜水烟壶，一边抽烟喝茶，一边和周妈闲聊。一袋烟抽完后，周妈便

走到老头子身边，将铜烟壶接过去，抽出那根装烟的活动空心铜杆，将烟灰倒去，剔干净，又装上一口黄澄澄的细烟丝，再递给老头子。

王闾运的烟瘾很大，只要不看书写字，就是一把烟壶捏在手里，与人谈话，不管是友朋门生，还是大官阔佬，他一概是这样。通常他自己剔烟灰，装烟丝，不过，只要周妈手一闲，这事便由周妈包了，她也乐意去做。似乎招呼老头子，对她来说是件其乐无穷的事。

“老头子，代懿今年二十一了，你该给他订门亲了。”又一次装上烟丝，将烟壶递上去的时候，周妈换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她已在心里盘算一年多了。她想把自己的女儿细藕嫁到王家，给代懿做老婆。倘若此事办成了，她就和王家攀上了亲，成为代懿的岳母，她在王家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再也不是一个不明不白、不三不四的下人，可以正正式式地摆起女主人的架子来了。不过，她也知道，办成此事，并不比登天容易。一是她周家身份卑贱，与诗书无缘，老头子能看得起吗？二是女儿长得又不漂亮，代懿会喜欢吗？故而这个念头存了很久，她一直不敢说出口。后来，她见老头子对她越来越宠信，越来越器重，胆子渐渐大了。前些日子，趁老头子嫁女的机会，她叫女儿带着一份礼物到云湖桥贺喜。老头子见到细藕后夸奖了几句，代懿也和她说了两句话，周妈心里喝了蜜似的，甜甜的，她觉得此事有几分成功的可能。今天见老头子兴致挺好，便投出一颗石子来试探一下水的深浅。

周妈内心深处的这个算盘，王闾运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他淡淡地答了一句：“代懿是到了议亲的时候了，但没有合适的人呀！”

“怎么没有合适的人？老头子，只要你不把眼睛盯在做官的有钱的人家里，合适的女孩子多着哩！”周妈立刻加以提示。

“你这就看错了！”王闾运不以为然地说，“我连嫁女都不选门第高贵的，讨媳妇还论这个吗？你莫看棣芳嫁到丁家是攀了高枝，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后悔，当初若不答应，棣芳哪里会嫁到贵州那个荒地去！”

老头子动了思女真情，说着说着嗓音也变了。周妈听了，心里却极惬意，忙将书案上的茶杯端起递了过去，笑着说：“莫难受了，我晓得你又想七小姐了。刚才是我说漏了嘴，我晓得你是最明白开通的人，从来不想拉阔亲家。”

王闾运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自来选女婿挑媳妇，看重的应是本人的人品才貌。男儿只要肯读书，有上进心，就有出息；女孩子只要温顺贤淑，知道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就是好的。若是本人不好，父母的万贯家财又有什么用呢！”

周妈越听越中下怀，从心里发出恭维：“老头子，你真是一个最明白不过的人了，难怪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就应该去做抚台大人才是，偏偏皇上就没有长这个眼睛。”

王闾运笑了一声，又补充一句：“当然，也要家境清白才是。”

周妈听了这话，觉得不大对味。转念一想，老头子也从来没有说过周家不清白。正想说两句拢边的话，仆役进来禀告：“夏公子陪新来的举人杨度求见。”

王闾运忙起身，一边说“请”，一边已向门口走去。周妈颇为扫兴，忙缩进厨房去收拾碗碟，再也不出来了。

杨度一脚踏进大门，急急地向前面走两步，见王闾运迎了过来，连忙跪下，行一跪三叩拜师大礼，嘴里说：“学生有眼无珠，那天在石塘铺多多得罪，望吾师海谅。”

王闾运哈哈大笑，说：“海谅什么！我阻止你去投康有为，劝你到我这里来，你真的就来了，你给我老头子大面子呀！”

说罢双手扶起杨度，指了指书案边的条凳说：“坐下，坐下。午诒，你也坐。”

杨度坐下后说：“学生幼年离开湘潭，未得受先生亲炙，这些年在外地，久闻得先生大名，景仰至极。早两天又蒙先生亲到寒舍点

拨，杨度有幸受此殊荣。从此以后，将拜在先生门下，长承教诲。”

夏寿田说：“哲子能得到先生如此青睐，真是他的造化。”

王闿运又是一笑说：“也不要说长承教诲的话，你暂且在东洲做几天游客，若觉得此地不能相安，还可以再去南海。”

杨度赶紧说：“刚才午诒把书院的大致情况都对我说了，他来也只有半个月，已觉受益匪浅。学生亲眼见东洲如一条不沉的巨舰，航行在碧波荡漾的湘江上，洲上只有树木野花，不见红尘飞扬；只有杏坛黉宫，不见勾栏瓦舍；只有莘莘学子，不见利禄之徒；只有琅琅书声，不闻俗世喧嚣；世上到哪里去找这等求学的好地方？学生哪里都不去了，不从先生这里学到真才实学，决不离东洲一步！”

杨度这一番即兴表白，使王闿运听了大为痛快：思维敏捷，极善言辞，是一块大堪造就的浑金璞玉。是否有点华而不实呢？王闿运痛快之际突然飘过一丝这样的念头。但这丝念头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位文采斐然的年轻人的偏爱。

“先生，就让哲子跟我和代懿住一个房间吧！”

“要得，你去跟郑庶务说吧！”王闿运很赞成儿子与夏寿田住一个房间，现在又添了一位才子，对代懿只会更有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愿代懿在他们的带动下，早点聪明发愤。

杨度见书桌上放着一张未写完的纸，旁边还有一大叠，知道王闿运又在忙于著述，便起身告辞。王闿运也起身，对杨度说：“哲子，你这几天多看看，初九日晚上，到我这里来，我和你谈一谈。”

初九日傍晚，杨度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长衫，选了一顶黑薄缎瓜皮帽戴上，兴冲冲地走向明杏斋。他猜想先生一定有重要的话跟他说。

王闿运一向不修边幅，衣着随便。今晚，他却特地叫周妈替他挑一件酱色团花夹里宁绸袍，又叫周妈把他的辫子打开重新梳理一下。

王闾运虽然六十四了，白头发却并不多。周妈小心地把他的少许白头发夹在辫子里面，再寻一根黑布条扎好了。王闾运对着穿衣镜左看右看，觉得自己气色健旺，腰板硬朗，心里舒畅，对周妈说：“过来，过来。”

周妈不明白他要做什么，顺从地走过来。王闾运伸出右手说：“你拉上我的手。”

“好好的，拉什么手。”嘴上这么说，她还是照着拉上了。

“你对着镜子看看，要是我们俩这样走进城里去，别人不会看出我比你大二十多岁，倒是蛮般配的嘛！”

周妈的脸刷地红了，她觉得很不好意思，忙松开手走进卧房。王闾运得意极了，一个人对着镜子笑个不止。

“先生，什么事这样高兴？”杨度进来，笑着问。

“没什么，我看着自己穿了件好看的衣服，就年轻多了，觉得好笑。人要衣装，佛要金装，这话的确不错，连我这糟老头子都要好衣服来装扮。”王闾运说着，离开镜子走到书案边，心里想：幸而周妈松手走开了，不然的话，有哲子看的了。

“先生本来就不显老。”杨度的话一半是恭维，一半也是事实。

“还不老？曾文正都死了二十多年了，左文襄也死了十多年了，我还能不老吗？”

“曾文正”、“左文襄”是王闾运常挂在嘴边的话，口气有时尊敬，有时调侃，仿佛曾、左是他手里随意玩弄的傀儡，只为他服务而已。

“哲子，随便坐。”王闾运指着书房里的空凳子，又转脸朝卧房喊：“周妈，倒茶来。”

可能是上次来的不是时候，打断了周妈与王闾运商谈的大事，周妈对杨度有种说不出的不喜欢，与迎接夏寿田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懒

洋洋地从卧房里出来，半天才给杨度端来一杯冷冰冰的茶水，脸上始终没有笑容，也不说一句话。杨度倒没有觉察出什么，他端正地坐在软藤椅的对面，认真地等待先生开口。

“哲子，今夜叫你来，也没有别的事情，我想听听你的选择。”王闿运已坐到藤椅上，习惯地摸起铜水烟壶。说完这句话后，他把壶嘴塞进嘴里，咕噜咕噜地吸了几下，没有烟，只是水在空响。见杨度瞪大眼睛望着他，知道自己的这句话，学生尚未彻底弄明白，遂接着说：“我这里有三门功课，看你侧重在哪方面。”

“请先生明示，书院有哪三门功课。”杨度恭敬地问。

“不是书院定的，这是我本人的教授之法。”王闿运微微地笑了一下，右手指捏了一颗蚕豆大小的细烟丝，塞进活动杆头上的凹陷处，再吹燃纸捻，把烟点着，然后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响声。响过之后，他半眯着双眼，把烟轻轻地吐出，看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好像正在品尝仙丹美酒似的。伯父管得严，杨度至今尚未碰过烟壶，见先生抽得这样有滋有味，心里痒痒的，想着，如果书院不禁学生抽烟的话，明天也去买一杆水烟壶来，享受享受。

“因人施教，是孔老夫子传下来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几十年来我都有意这样做，但收获不大，关键的原因是高才不多。”王闿运又吐了一口轻烟，说，“我的三门功课，一是功名之学，一是诗文之学，一是帝王之学。”

杨度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先生，请问什么是功名之学？”

“所谓功名之学，顾名思义，乃是为功名而来求学的。”王闿运不疾不徐地说，“这些人来我们下读书，其目的在考取举人进士点翰林，以此为终生荣耀。此等人，老夫只教他熟读四书，精通八股，作试帖诗，写策论。做官是他的目的，诗文只不过是敲开功名之门的砖石。圣贤的精奥不必深究，做人的道理不必身体力行，功名一到手，砖石尽可扔掉，到那时只须博得上司的欢心，用不着对天地良心负责，古圣昔贤不会来追究，塾师房师也不会来一一验核。此乃老夫门

下最初等之功课，然要真正学好亦大不容易。”

杨度听在耳里，暗暗点头，再问：“请问这诗文之学呢？”

“老夫门下的诗文之学嘛，”王闾运放下水烟壶，端起茶杯，慢慢地说，“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

杨度听了大开心智，又问：“请问先生，这帝王之学如何？”

“帝王之学是这样的。”王闾运放下茶杯，站起身来，离开藤椅，背着两手在书房里踱了几步。他腰板挺得直直的，两眼射出少见的壮年人似的精光，声音洪亮地说，“老夫的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

王闾运越说越激动，想起自己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年月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不禁浑身热血沸腾，意气昂扬。此刻的杨度也听得心摇神动，倾之慕之。

“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寰宇，功标青史。”

直到王闾运以灼灼逼人的目光盯着他，好久不再说话的时候，杨度方从倾慕中回过神来。布衣卿相，书生公侯，这是杨度从少年起便梦寐以求的理想，只是他不知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实现这个理想。现

在听王闼运这番高论，真有振聋发聩之感，又有拨云睹日之悟。他慌忙离开凳子，整一整蓝布长衫，然后撩起前襟，双膝跪在王闼运的面前，虔诚严肃地说：“先生之学问，浩浩乎如同大江之长流，泱泱兮如同东海之扬波；先生之声望，朗朗然如同北斗之在天，巍巍焉如同泰山之镇地。学生愚昧，幸蒙我师指点迷途，得以负笈东洲，求学书院。学生虽极慕翰苑清贵，开府权重，又想著作等身，文坛传名，然辅一代名主，成百年相业，更为学生所朝思暮想，昕夕以求。不是学生今日在先生面前说大话，学生从小便自认有领牧天下之才，越办大事越有精神，越处难境越有兴致，且生性顽梗，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先生，请置功名、诗文之小道于一边，教学生以帝王之大学，以竟先生年轻时未竟之志，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祉。”

王闼运本是一个目空一切、敢于大言的人，今夜见到这个刚过弱冠的学生居然也敢在他的面前自视不凡，出言不逊，他仿佛从杨度的身上看到自己青年时代的影子。他不仅不责备杨度的狂妄，反而认为这个青年有抱负、有志气，是个干大事成大器的材料。他正要答应，转念一想，又盯着杨度说：“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然自古以来树大招风、功高易谤，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耳。入凌烟阁、上封侯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你可要想清楚了！”

杨度不假思索，应声答道：“清君侧，诛权臣，自来干大事者横尸路旁的多得很，学生不敏，然于此则早已深知。学生主意已定，倘若蒙先生所教，能成就一番大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

这最后一句话，使王闼运猛然想起那夜梦中的情景。真是巧合得很，那位向宋濂求学的年轻人不也说了这句话吗？看来此子正是自己的传人无疑！王闼运想到这里，高兴地说：“好吧，从这个月起，每逢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夜晚，你到明杏斋来，我单独给你上帝王之学的课。若夏大有兴趣，也可以叫他一起来听听。”

二 胡三爹将保存二百年的家传《大周秘史》稿本送给王闼运

半年过去了，杨度除白天与其他学子一道上课作诗文外，每逢初五、十五、二十五都到明杏斋去。夏寿田有时去，有时不去，他对读好四书、练好八股文兴趣更大。他常常想起碧云寺数罗汉的事，暗暗下定决心，要在下科会试中取个一甲第一名，让天下读书人艳羡不已。他认为这才是正事，与杨哲子一道听先生云里雾里神吹瞎扯，味道是有味道，但浪费了时光。

逢五的明杏斋晚上，的确也是王闿运聊天的时候。他的帝王之学并无现存的教材，也无系统的内容，任凭自己的兴之所至，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王闿运的口才极好，滔滔不绝，如河决堤似的，常常从掌灯时讲起，一直讲到二三更时分，有时是直到大厨房的报晓鸡打鸣了，才不得不说一声：“算了吧，今晚就说到这里，你就在书房里眯一下眼睛，天大亮后再走。”说罢，兴犹未尽地走进卧房。待杨度吹熄灯火时，窗纸已是隐隐发白了。

杨度对这样的谈话有说不尽的兴趣。刚开始时只是觉得有味，慢慢地他摸到了先生授课的脉络。他看出先生讲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二十四史中记载的明君贤相的风云际会，这方面尤偏重于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初；二是稗官野史上的故事，这方面则偏重于君臣之间的奇、特、险、趣；三是谈自己年轻时周旋于王公亲贵之间那些世人传说纷纭的经历。王闿运说起自己的往事来格外地神采飞扬，气势奔放，且绘事状物，细致入微，使杨度常有如临其境、如观其人之感。

何汉文、杜迈之著《杨度传》：“王任衡阳东洲、石鼓书院山长时，杨度得以入院读书，成了王的得意门生。杨庄也做了王家的儿媳。杨度在王闿运门下求学，历时三年。据他自述，这三年中，他最大的心得是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奠定了他早年的政治思想基础。”

杨度记得，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明杏斋书房里，因为洲上多蚊虫，屋子里点上了三支长筒蚊香。这种蚊香长有两尺多，锅铲把似的粗细，里面填满木屑，烟气很大，驱赶蚊虫极有效。湘南一带无论城乡都用这种蚊香。香烟缭绕之中，王闿运右手拿着一把旧蒲扇，左手照例捧着那只铜水烟壶。杨度不摇扇，虽然已偷偷学会了抽水烟，但在先生面前不敢抽，他托着两只腮帮认真听。今夜先生讲的是他与肃

顺当年的关系。

“祺祥政变后，全国都骂肃顺是凶逆，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王闳运放下蒲扇，缓缓地连抽了几口烟，似乎沉入了三十多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咸丰六年，我进京参加会试。就是这科，当今的帝师翁同龢中了状元，我却连进士都未捞到。哲子，我讲个故事，你看这会试气人不气人。”

王闳运开铜水烟壶，望着门生，愤愤地回忆：“会试前几天，我们几个举子一起结伴出城游圆明园。其中有我的好友江西的高心夔、浙江的洪昌燕，还有一个便是这位常熟翁状元。途中，高心夔说，曾侍郎在我们家乡受困了，打了几年，连个九江也未打下，心情忧郁。这时他的一个幕僚母亲去世了，幕僚请曾侍郎做个挽联。曾侍郎满口答应，问幕僚的家世，知有九个兄弟，八年间有四个中了进士。曾侍郎说，上联有了，这是现成的事实，遂脱口吟道：八年九子四登科，合众口曰难兄难弟。曾侍郎本是做对联的高手，这种应酬性的联语很容易做得出。但那时战事不利，心情不好，居然一时卡了壳。硬是到第二天才补出下联。诸位想想看，曾侍郎下联对的是什么。限一刻钟交卷。翁、洪两位都不走了，低头构思。我也想了一会，很快便有了。一会儿高心夔说时间到了，交卷。问翁，他说没想出；问洪，洪摇头；问我，我答：万里孤云一回首，留此身以事父事君。”

杨度击掌道：“用‘万里孤云一回首’，对‘八年九子四登科’，真是妙对。不知曾侍郎的下联是怎么写的。”

《鱼千里斋随笔·王湘绮散记》：“曾文正公善为挽词，虽于军需旁午中，有戚友之丧，必自制联语挽之。尝有同年生之太夫人歿，文正撰联得‘十年五子四登科’句，沉思对语未就。适湘绮至，倩其属对，湘绮应声曰‘万里孤云一回首’。盖母歿时，诸子皆官远地，故云然也，语意切合，文正甚赏之。”

“高心夔大笑道，王壬秋你是不是早听到人说了，为何与曾侍郎的一字不差呢？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曾侍郎的下联呢，这只能是英雄所见略同罢了。实话对你们说吧，论命运，我没有曾侍郎的好，论才学，我却并不比曾侍郎差。洪昌燕说，你吹牛！我再出一个，你对给

我看。我说，你随便出吧！他想了想，大概一时想不出太刁钻的来难我了，便指着高心夔说，你给他的名字补个上联。我略微想了一下，高声叫：矮脚虎。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杨度也大笑起来说：“再妙不过了。”

王闳运也很自得地咧嘴大笑，笑过后说：“哲子，你看看天道公平不公平！就是这两个连‘八年九子四登科’，都不能很快对出的人，结果一个点状元，一个点探花。所以以后的会试我也不经意了。有一科，我干脆给房师开了一个玩笑，在场上洋洋洒洒地做了一篇万言大赋，弄得十八房房师个个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处理为好。”

一个蚊子突破重围，盯上了王闳运的脸，他用蒲扇朝脸上打了一下，继续说：“好了，不扯远了，言归正传。那科下第后我寓居法源寺读书，一面托人打听寻个馆，总得赚点钱才行，自古以来长安米贵，白居大不易呀！高心夔告诉我，说肃中堂聘我到他府上做西席，俸金为每月三十两。三十两，你晓得在当时是个什么价吗？”

杨度摇摇头，他那时还未出生，如何知道？

王闳运抽了两口烟后，自己做了回答：“那时京师一般的西席月俸在六至八两之间，肃中堂开的四五倍的价。早就听说肃顺的器局开阔，果然名不虚传。我高高兴兴地去了。肃府的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三姨太生的，一个是五姨太生的。论天资，都只能算中等，所以我这个西席容易做，于是经常有空给他代拟奏章。有次有篇奏折大受文宗赞赏。从那以后，肃顺对我更器重了，常常和我商量国家大事。肃顺时常感叹国家弊病甚多，人才匮乏，力劝文宗重用汉人，大胆革故立新。我于此看出肃顺非庸人，极想促成他做成几桩大事，我自己也可借他之力略展一点治理天下的抱负。”

“先生想促成他办几件什么事呢？”杨度想这正是老师的真才实学之处，故格外用心倾听。

“第一件大事，便是保全左文襄。你是湘军的后裔，应该知道樊

變与左文襄当年打官司的事。”

“这事我听伯父说过，当年若没有先生和郭侍郎的主意，左文襄那时就没命了。”

“是这样的。这件事我就不说了。再一个就是劝他整饬吏治，这就有后来的户部宝钞案。”

这件事杨度也从伯父那里略听到一二，肃顺因此事得罪人太多，才陷于孤立。不过，他的伯父并不知道此事是王闿运出的点子。

“还有一件绝密的事，我今天告诉你，但你决不能说出去。你若不慎捅了出去，我这条老命就没有了。”

“什么事这样严重？”杨度肃然挺直了腰。

“文宗与其弟恭王素来不和。那时，文宗的病一天天沉重起来。有一天，肃顺哭丧着脸对我说，皇上看来活不久了，万一龙驭上宾，局势将会出现大变动。我看得出，他是在为自己今后的处境担忧。他因刚愎自用，在朝中所树之敌甚多，全凭着文宗这座靠山才借以立住脚跟，万一靠山真的一倒，他就危险了。他说他最怕恭王，恭王与文宗兄弟不合，迁怒于他，且恭王志大才高，受朝廷拥护。文宗一死，他就会落在恭王的股掌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我却对他说，依我看来，最大的敌手还不是恭王，而是西边的那个，西边，指的谁，你知道吗？”

“我知道，当今的慈禧太后。”杨度答。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文宗密谕》：“清文宗在热河临危之际，密授朱谕一纸与慈安后，谓某如恃子为帝骄纵不法，卿即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及文宗崩，慈安以之示慈禧，殆警之也。而慈禧慄慄危惧，先意承志，以事慈安，几于无微不至。如是者数年，慈安以为其心为他矣。日者慈安婴小疾，数日，太医进方不甚效，遂不服药，竟愈。忽见慈禧左臂缠帛，诧之。慈禧曰前日参汁中曾割臂肉一片同煎，聊尽心耳。慈安大伤感，泣而言曰：吾不料汝竟如此好人，先皇帝何为尚疑汝哉！遂取密谕面慈禧焚之。嗣是日渐放肆，语多不逊，事事专权，不与慈安协商。慈安始大悔，然已无及矣。光绪七年春夏间，京师忽传慈禧大病，不数日，闻死者乃慈安，而慈禧愈矣。或曰慈禧命太医院以不对症之药致死之。丧仪甚草草，二十七日后一律除孝。慈禧竟不持服，大臣进御者仍常服。国母之丧如此，诚亘古未有也。”



北京寺庙

“是的。”王闳运又抽了一口烟，说，“西边的那位不是普通的女人，精明能干，贪权嗜利。怕的是她今后挟幼子号令天下，置你们这班老臣于不顾。肃顺说那个女人是值得防范，你能有什么好法子吗？我轻轻地说，你要劝皇上效法汉武帝处置钩弋夫人的办法，死之前，赐西边的一根白绫绸，最大的后患便去掉了。肃顺高兴地说，好主意，皇后一向宽厚，对老臣们很是尊敬，西边的先死去，皇上大行后朝廷就不会出大乱子。过了一会，肃顺又阴沉地说，皇上仁弱，没有汉武帝的魄力，要他亲自下令绞死为他生下唯一儿子的贵妃，他很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一听也冷了下来，思索片刻后说，中堂大人要力劝皇上为江山社稷着想，割舍匹夫匹妇的小仁小慈，把此事办成。若万一皇上下不了这个决心，就劝皇上留一道遗诏给皇后，限制西边，防备她今后仗着儿子的势力干涉朝政。肃顺答应尽力而为。十多天后他告诉我，皇上果然不同意做汉武帝，还说西边的为爱新觉罗的家族立了大功，她应该享有她应得的名分。不过皇上还是给皇后留下了一道遗诏。遗诏上说，若那拉氏今后恃子而骄，可凭此诏按家法办事。听了肃顺这段话后，我知道祸不远了。这时，洋人打到京师，皇

上仓皇北狩，我不能随驾去承德，既然无法为肃中堂赞画参谋，只得离京南下去找曾文正，请他帮忙。谁知曾文正私心太重，采取坐山观虎斗的办法，眼看着文宗死后，西边的和恭王携起手来，废除顾命制而行垂帘制。大清王朝从此江河日下，尽管长毛平后，曾文正他们口口声声喊中兴，那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做中兴第一臣，国家何曾中兴过！”

说到这里，王闾运停下手中的蒲扇，面色陡然凝重起来。烟熏火燎之间，杨度仿佛发现，对面坐着的是一位饱经世故令人尊崇的历史先哲，而不是往常那个随和平易、颇有点玩世不恭的诗酒名士。

“不知怎么的，劝文宗效汉武故事的话传到了西边的耳里。她一再追问这是谁出的主意。肃中堂反唇讥道，我肃某饱读经史，杀钩弋的故事，还要别人来提醒吗？你把我看成如你一样的人了！西边的大怒，竟然违背祖制，将努尔哈赤的子孙杀之于菜市口，这个女人的心真狠毒。多亏了肃中堂没有说出我的名字，不然的话，哪还有我们今夜师生谈辛酉政变的往事啊！”王闾运的语调明显地变了，杨度惊讶地发现，在先生那两个突出的泪囊上，竟然挂着几滴泪水，只听得王闾运喃喃自语，“人诋凶逆，我自府主。今生今世，我是永远不会忘记肃中堂的恩情的。”

明杏斋的这一夜，在杨度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多少个日子里，三十多年前那场震惊华夏的政变，都在他的眼前浮现，他对先生的尊敬也由此而渗透到了感情的深处。

转眼到了秋天，一个秋风飒飒秋雨绵绵的上午，王闾运对杨度说：“今天我带你进城去看望一个人。”

杨度问：“先生要带我进城去见什么人？”

“上船吧，到船上后我再告诉你。”

船山书院有一条专供王闾运往返城里的船。船用深黄色桐油涂得亮光光的，船舱里摆着一张小几，备了一个藤躺椅，是给王闾运坐

的，另有两张小凳子，是陪同进城的人坐的。驾船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大家都叫他陈八。陈八认为自己的差使是桩顶荣耀的事，他把船收拾得熨熨帖帖，尽量为王山长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王闾运一上船，他就端来一壶酽茶、一碟花生瓜子，再递来一把擦得干干净净的锡水烟壶。这些都是陈八自己掏钱准备的。陈八一个划船的工役，有几多收入，常年这样供应王闾运，他能供应得起吗？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

王闾运的文名大，远远近近时常有官绅豪富之家前来求他写寿序，写墓铭，或有文人刻书的，也来求他作个弁言。许多人与他并无一面之交，又听说他有点名士派头，不敢当面找他，便辗转托人。受托最多的要数周妈，周妈便借机索取报酬，这几年来从中牟利不少。有的人则看中了陈八。陈八专为山长划船，从东洲到太子码头有五六里水路，要划半个时辰。遇到王闾运一个人坐船的时候，陈八便在殷勤的招待之后，小心翼翼地代人提出求文的事。王闾运喜欢陈八的勤快，也为了稍稍补贴他，凡陈八提出，他基本上都应允。陈八为人厚道些，所索不多，慢慢地找他的人还超过了周妈。王闾运也不把陈八抢生意的事告诉周妈，故陈八很是感激，招呼得也愈来愈周到。

高伯雨《王湘绮的趣事和霸才》：“湘绮五十岁后，文名日盛，达官贵人求他撰文者颇多，因此家道渐兴。当时的‘中兴将帅’都是他的老友，打长毛发达的大官有的是钱，死后，他们的孝子贤孙，不惜以千金求湘绮作谥墓之文，湘绮来者不拒，且高抬其价，收入大有可观。光绪三十年，署两江总督李兴锐逝世。因为死者生前无贪污名，且勤于政事，湘绮对他十分钦敬。一日，李兴锐的儿子趁湘绮坐陈八所摇的艇子回船山书院，亦买舟追及，上湘绮船，求为其父作碑铭，以酒二坛为润笔之资。湘绮绝不嫌少，并说：‘大侄，这事老夫一定做，连周妈也不许受火腿一块。’其时周妈在旁，睨宾主而笑。湘绮果然如期交卷，周妈也没有一些甜头。原来，湘绮晚年卖文，不但索价高，而且常常不依时交货，求者被迫得走周妈的门路，托她减价甚至免费，宁愿给她一点佣钱，所以她年亦颇有所获。船夫陈八见而眼红，也想捞些油水，而苦于无机会入手。人们知道陈八是书院雇来为院长摇船的，有时船中只有两人，他便可以向湘绮求个情，给他一点恩惠了。于是求文者亦有走陈八门路的。陈八明知自己没有穿房入舍的便利，万不能与周妈竞争，但在船上却又是他的机会。机会如何，则以院长每三五日必入城一次，旅行工具靠渡船，陈八的渡船是指定给院长专用的，有时船遇逆风，航行时间颇长，陈八便有机会向院长求情，绝不致被人偷听到了。湘绮为了照顾这个船夫，往往买账，所以陈八一年中也有入息。”

“哲子，八爷子的花生，你只管吃。”王闾运抓起一把花生放在手上，见杨度讲客气，笑着说。

“杨先生，你也难得坐一次船，莫讲客气！”陈八在窗外撑篙，听到王闾运的声音，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山长的得意学生，便也来劝。

杨度答应一句，抓起几颗落花生，一边剥壳子，一边问：“先生，你带我进城去看谁？”

王闾运拍打着长布衫上的破壳残屑说：“你应该知道，衡州府是做过都城的。”

“知道，吴三桂兵败前夕，为了过皇帝的瘾，在衡州府登基称帝，这里于是做了几个月的大周都城。”

“大周皇帝吴三桂登基后封的丞相是他的族侄吴永桢，我们要去看的就是吴永桢的七世孙胡三爹，他老人家今年八十六岁了。”

“吴永桢的七世孙怎么会姓胡？”杨度觉得奇怪。

“当年吴三桂死后，他的孙子吴世璠继位，衡州府很快被朝廷的军队攻破。吴永桢侥幸逃出了城，而他的全家都死在乱兵中。为逃避清廷的追查，吴永桢改名胡桢，在江湖上流落了许多年。直到风声全部平息之后，他又重新来到衡州府，在当年大周朝的皇宫边建了一间小房子住下。后来又娶妻生子，他的子孙也就姓胡不再姓吴了。”

“胡三爹年轻时做什么？”杨度问。

“靠测字为生。”

“测字也能糊口吗？”

陈彰撰《纪湘绮老人王闾运》：“及中咸丰癸丑科举人，入京为肃顺草封事。咸丰帝知之。特以翰林例赏翎。”“迨肃顺遇难后，壬秋不忘肃顺之知遇，故于其诗文中颇多追思之作，如《王志》《独行谣》及《人日忆旧游作示知者》等是。只以时值同治，正女后当政，壬秋作诗之外，不敢多所注释，然就其价值言，则此等诗作，实较诸壬秋于民国七年所撰《录祺祥故事》一文超出多多矣。一如同治十三年所作《独行谣》有云：‘谋迂误倚斌，号弓俄委裘。祖制重顾命，姜妣不佐周。谁兴同道章，翻怪垂帘疏。不能召亲贤，自刎据天图。戳之费一纸，曾不惊殿芦。祺祥改同治，御座屏波离。’诗中‘祖制重顾命，姜妣不佐周’，乃指责慈禧不顾祖制擅自垂帘听政者，此在当时为一大胆手笔，殊堪瞩目。而‘不能召亲贤’一

句，则又说明肃顺失败之一端，同时亦为王秋怨艾肃顺未及用其言之愤语。”“又如《人日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诗》云：‘当时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宰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新华春。’王秋之与肃顺之交情笃厚，世所周知。此诗于肃顺被诛后十余年所作，除叙述当年盛况之外，处处充分流露出老人念旧之情，后尝自咏而泣曰：‘人诋逆臣，我自府主。’复入京鬻文，得数千金，恤肃顺遗属。于此又足见其对肃顺交情之深厚，而肃顺能获知交如王秋者亦可瞑目于泉下矣。”

“能。”王阎运喝了一口茶，望了望舱外，牛毛细雨仍在下，江面上迷迷!!的，几乎看不到船只，一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样子。“你不要小看了测字的，这里面的学问深得很哩。胡三爹曾经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崇祯年间，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起义，国本动摇，崇祯帝每天在忧急中过日子。有一天，他万般无奈了，叫太监出紫禁城到街市上去找一个最会测字的进宫来，他要测字。”

皇上也要测字，这可真是好听的故事。杨度聚精会神地听着，连陈八也放慢了摇橹的速度，在船尾偷偷地听。

“太监遵命在大栅栏找到了一个七十来岁的姓佟的老头子。这人驼着背，人称驼背佟，是京师有名的测字人。驼背佟进了宫，崇祯皇帝赐他坐，问他测字测得准不。驼背佟说，我测了五十年的字，从万历爷手里测到如今，摊子一直摆在大栅栏，若测不准，我这口饭还吃得下去吗？崇祯想想这话也有道理，便说，我召你进宫，要你测字，你可要讲真话讲直话，不可花言巧语哄骗朕。驼背佟说我这个人最直，向来不讲假话，请万岁爷赐字吧！崇祯想了一下，说测个‘友’字吧，说着用手指在手心上写了个‘友’字。驼背佟一见忙说，万岁爷所赐的这个字不好。崇祯心里一惊，说哪里不好。驼背佟说，‘友’乃‘反’字出头，意谓国家到处都有造反的人在出头闹事。这一句话正打中了崇祯的心病，他脸色陡变，改口说，朕说的不是朋友的‘友’，而是有无的‘有’。驼背佟见皇上耍滑头不认账，心里冷笑，说，这个有无的‘有’更不好。为何更不好？崇祯此时背上已冒出了冷汗。驼背佟说，这有无的‘有’，拆开来写，‘大’字少一捺，‘明’字少一‘日’，意味着大明江山将要丢掉一半。崇祯心里咚咚乱跳，又改口说，朕说的不是有无的‘有’，而是酉时的‘酉’。驼背佟听后皱起了眉头，说，万岁爷，这更加不好了，这‘酉’字乃是‘尊’字去头去脚。尊

者，万岁爷之谓也，去头去脚者，乃遭人砍杀也。看来万岁爷要大祸临头了。崇祯一听，瘫倒在龙椅上。哲子，你说这测字的本事大不大？”

“大，真是大极了！”杨度发自内心地称赞。

“王山长，船靠码头了！”陈八在窗外喊。

“上岸吧。”王闾运说着起了身。

杨度撑开油纸竹骨伞，紧挨着王闾运走过跳板，踏上了太子码头，然后穿过先姬巷，通过吉祥街，再走两里多路，便到了钱局巷口。进了巷子，没走几步，王闾运在一家低矮的旧房子面前站住了，一边用手叩门，一边高喊：“胡三爹，开门！”

喊了两声后，里面传出一个嘶哑的声音：“来啦，来啦！”接着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头发胡须全白的老头子，满脸皱纹，身材矮矮小小的。老头子一见是王闾运，高兴得咧嘴笑起来，说：“贵客贵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进城到我家来，不敢当。”

王闾运进得门来，向胡三爹介绍：“这是我的学生，杨度杨哲子。”

杨度有礼貌地鞠了一躬：“胡三爹，久仰久仰。”

胡三爹说：“哲子先生客气了，我一个糟老头子，哪里值得久仰。”说罢，将王闾运师生带进屋里。

屋子很矮，只有一扇小窗户，本来光线就不好，再加上外面下雨，更显黑暗。王闾运说：“点盏灯吧，你是夜猫子，习惯了，我可不行。”

胡三爹答应一声，打起麻石头，把纸捻点燃，然后再点起一盏小小的豆油灯。借着灯光，杨度看清了，原来屋子里简陋得出奇：一张黑不黑白不白的旧桌子，其中一只脚断了半截，用几块破砖头垫着，

五六块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上面铺着一张旧草席，就成了床。只有一条方凳，胡三爹让王闾运坐在上面，自己坐在桌子边的一个旧木箱上。杨度没有地方坐，便坐在木板床上。胡三爹张罗着要烧开水，又说要上街去买麻花麻丸，都被王闾运制止了。寒暄几句后，王闾运说：“你把我召来做什么呀，害得我心思费尽想不出。”

胡三爹嘿嘿笑了两声，说：“我请你来看一部书稿。”

“书稿？你写的？”王闾运颇觉意外。

胡三爹摇摇头，说：“不是我写的，是我先祖写的一部关于吴三桂起事的秘史，胡家代代相传。我无儿无女，眼看活不了几天，你是大学问家，我想趁着在生时托付给你，求你代我胡家保存。倘若今后遇有机会，能付之梨枣，得以在世上流播，那我将衔环结草以报。”

“你还藏着这样一件宝贝。”王闾运大为兴奋，发起感叹来，“吴三桂建的大周朝，历时只有三四年，而这几年实际上也只是在重兵压境和逃亡途中度过，谈不上一个真正的王朝。历史从来是胜利者的历史，失败而又短暂的王朝是没有自己的历史可言的。所以人们一提起秦朝来，只有坏的，没有好的，就是因为秦朝前前后后不过十五年，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评功摆好便亡了。汉朝人为秦朝修史，哪有好话说？吴三桂的命运连嬴政也不如，真个是席不暇暖。我想，吴三桂其实也是个人物，不然也不会成就一番那样大的事业。但可惜，关于他的史料太少了。永历帝的事情多亏了王船山有本《永历实录》，还可供今人参考，吴三桂比永历帝重要多了，却没有一本记载他的信史，我一直在遗憾。你家有这样一本书稿，可真是大周朝的大忠臣。”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叛清，自称周王。十七年，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建元昭武，不久即病死，孙吴世璠继位。二十年，吴世璠兵败自杀，大周灭。

王闾运的感叹，让胡三爹听了感激不已。他站起身说：“我这就带你去取。”

“这么重要的书稿你不藏在自己的家里，又放在哪里呢？”王闾运边说边站起，杨度也离开木板床。

“王夫子，你看我这破屋子还藏得书吗？又潮湿又多老鼠，我放在马王庙的涂道士那里。涂道士是我几十年的棋友了。”

胡三爹领着他们师生俩走出屋子，也不锁门，穿街串巷，向马王庙走去。马王庙是祭祀唐末楚国的开创者马殷的庙宇，离钱局巷不远，很快便到了。马王庙不大，殿堂破落，瓦缝生草，一副衰微的气象。到了庙门前，忽听得里面传出一阵板胡声来，那声调高亢凄厉，杨度听来像是湘中一带的花鼓变调。转瞬间板胡声停了，代之以老年男子浑浊苍哑的歌声。胡三爹笑着说：“涂道士又在发酒疯了。”说罢就要去敲门，王闾运摇了摇手。大家停立庙门外，听里面唱道：

长鲸吸海波澜枯，神龙徙宅移其珠。

大千腥垢天净区，人天殒泣宗社芜。

昭陵魏侯烈丈夫，古之任侠今则无。

赤手欲将天柱扶，龙泉三尺随手俱。

酒酣看剑长叹吁，国仇哪忍忘须臾。

青天朗朗明月孤，行矣努力莫踟蹰。

歼除毒虺斩平狐，妖魅闪尸伏其辜。

血腥荡涤剑不污，成功皈为祖师徒。

老道倚于草团蒲。

歌声戛然而止。

“好一个血性汉子！”王闾运赞道。

“这老鬼一定是喝醉了，又在这里吵得四邻不安。”胡三爹用力捶门，喊，“涂疯子，快开门！”

“去你娘的，老子歌还没唱完哩！”里面传来一句粗野的回话，板胡又扯了两下，看样子那人又要唱了。

“快开门，快开门，你胡三老哥来了！”胡三爹似被激怒，用力捶

打，震得门上的陈漆都掉了下来。

“来啦，来啦，你胡三老哥又不是当今的皇太后，神气个屁！”说着门呀的一声开了，面前站着的竟是一个满脸通红、破袍烂鞋的老道士，那一头苕麻似的长发乱七八糟地在头上打了一个结。这副模样，极像传说中的济癫和尚蓄了发。杨度看了不觉发笑，心想若不是跟着先生前来，自己哪怕就是在衡州府住上十年八年，也不会跟今天这两个怪老头子扯上。

“船山书院的山长王壬秋先生来了。”胡三爹介绍。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秋先生！失敬，失敬。”涂道士脸上立刻换上亲热的笑容，伸出双手来，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又望着杨度问，“这位是？”

“这是王秋先生的高足杨哲子先生。”

“请进，请进。”涂道士说，“难怪我今天高兴，原来有贵客光临。”

跨进大门，就是马王庙的正殿。那一尊王冕王服、仗剑挺立的马王塑像，因色彩剥落、黑烟满身，早已失去了往昔神圣的光辉，犹如一个滑稽的玩偶似的站在高台上。四面墙壁上绘着几幅图画，也因年代久远损坏过多，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殿中有一个大铁香炉。杨度走近一看，上面有“大楚长兴二年铸造”字样。长兴是马殷的儿子马希声的年号，距今将近千年。杨度在心里说：“马王庙里只有这个铁炉子值钱了。”

涂道士带着大家进了西偏房。这里面的摆设也简陋陈旧，与胡三爹差不多，只是多几条凳子，屋子高大些，光线足些。旧木桌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小泥碗，旁边躺着一把老得掉牙的木板胡。看来，涂道士刚才就是坐在这里一边喝酒，一边自拉自唱的。

刚坐定，涂道士就朝东偏房大喊大叫：“聋崽子，到前街去赊十斤胡子酒、一碗猪脑壳肉来！”喊过后，对王闼运赔笑道：“他是个聋

子，声音不大听不到。”

果然，从那边偏房里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道士来，穿着皱巴巴的黑道袍，脸上脖子上都是污垢，像有十天半个月没洗脸似的。让这样的人去买酒肉，杨度觉得有点恶心，见先生笑嘻嘻的，毫不在意，他也只得忍住。

“道长，我们师生吵烦你了，你也不要去除了，把这块银子拿去，多换点酒肉来，可能有二三分重，都去买了，吃不完，剩下的归你们老哥俩。”王闾运从衣袖里摸出一小块碎银，放到涂道士的手里。涂道士也不推让，对聋崽说：“提个篮子去，尽银子买，鸡鸭鱼肉，都买熟的来。”

聋崽挎了个大篮子出庙门去了。胡三爹说：“涂疯子，你把我那个宝贝取下来吧，我要把它送给王壬秋先生了。”

“传了两百年的宝贝，你舍得送？”涂道士诡诈地笑着。

“不送，今后给我垫棺材板？在壬秋先生手里才真的是宝贝哩，挂在你涂疯子的庙里，还不是一堆废纸！”

涂道士也不答腔，搬来一个竹楼梯，靠在墙壁上。他登上梯子，从梁上取下一个包包来。杨度看那包包，黑乎乎的，上面满是灰尘。涂道士拿来一块油晃晃的脏抹布，将灰抹掉，露出来的竟是一个黑黄黑黄的小牛皮包包。胡三爹从门后摸出一把锈菜刀，用力一割，把包包上的粗麻绳割断。打开牛皮，里面现出一个青布包。再打开青布，突然露出一片黄灿灿的金光来。王闾运、杨度忙弯下腰去看，原来是一块上等金丝织就的蜀锦包的小包。虽然历经两百年了，那织锦依然色彩如新，上面的花鸟仕女图案清晰明亮。杨度还似乎嗅到了蜀锦里散发出来的麝香味。胡三爹把手使劲地在长衫上擦了几下，然后双手捧起这个锦包，犹如捧出胡家十代单传的婴儿似的，颤颤巍巍地来到桌子边。他把锦包放在桌上，再小心地打开，锦包里跳出一本寸多厚的装订得十分精致的书稿来，蓝色的绸面上贴了一条约六七分宽两寸来长的白纸带，纸带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四个字：“大周秘史”。字体为

篆书，端秀厚实，墨色光润，擅长书法的杨度暗暗叫奇。

王闾运轻轻打开封面，将目次翻了一下。书名题作《大周秘史》，实则从吴三桂镇守山海关时写起，直至洪化三年吴世璠被杀时为止。书稿的纸张用墨都不是寻常俗品，字体均为端正的楷书，令人观之十分悦目。这时，葦崽挎着篮子回庙了。胡三爹将书稿重新用蜀锦包好，外面还加上那块青布，双手递给王闾运，庄严地说：“今天，在马王爷的面前，我将我们胡氏的传家宝交给你了。”

王闾运郑重地接过，说：“我一定不负三爹的重托，认真拜读，妥善保管。只要条件允许，我便设法将它刻印出来。倘若万一我等不到这一天，还有我的门生杨度在这里，他会实现这个目标的。”

杨度忙说：“学生谨记于心。”

“来来来，坐下喝酒！”涂道士已将酒菜摆满了一桌子。四个人一人一方，葦崽子依旧进他的东偏房。涂道士说：“不要管他，他要为娘吃三年斋。我是野码头，什么都吃，当了五十多年的道士了，一天也没断过酒肉。”

“好，好，吃吧！”王闾运爽快地答应。主人将他推向上席，他也不客气，杨度挨着老师坐下，胡三爹、涂道士各占一方。四人开怀畅饮起来。别看胡、涂二人都到了耄耋之年，吃起东西来一点也不亚于年轻人。酒过几巡之后，真情愈加袒露。杨度觉得他们虽地位卑贱，穷困潦倒，却世情丰富，识见深刻，尤其是那一腔率真之情，士林官场上是绝对看不到的。久处名利场中的杨度今日心情十分舒畅，他突然领悟到，为什么刘邦的父亲不愿在长安当太上皇，宁愿回丰沛故邑与斗鸡屠狗者为伍，原来此中自有人生真味！他奇怪先生怎么会与衡州府里这班人联系上的。

“胡老哥，你的那个宝贝我偷看过一次。”在杨度遐想的时候，面孔鼻子重又通红的涂道士醉醺醺地说。

“什么时候偷看的，你为何不对我说一声？”胡三爹喝得差不多

了，但脸却青青的。



吴三桂

“我说胡老哥呀，你的那个丞相先祖真是个人才，但可惜是明珠暗投呀！”涂道士又一次端起酒杯，衡州甜蜜蜜的胡子酒就有这样的

魅力：越是喝醉了越是要喝！

“涂老弟，你说的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我的先祖跟随吴三桂一辈子，前半生吴三桂对他是言听计从的，后半生常常自以为是，不大听了。吴三桂也是人杰。王秋先生，你是大学问家，你说是吗？”

“不错，吴三桂是人杰，令先祖也是人杰。”王闾运接过话头。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他酒量大，尚无醉意。杨度一直吃喝得不多，他在专心听。

“我最佩服你那丞相先祖的两处表现，若是吴三桂都照办了，这天下早就又回到我们汉人手里了，哪有今天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伤心呀，满虏真把我们中国人的脸丢尽了。”涂道士说到这里，两眼竟然涌出泪水来。他也不去擦，任其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滚着，仿佛一条小溪在坑坑洼洼的坡地上流淌。满桌哑然。杨度想起进门前道士唱的歌里有“酒酣看剑长叹吁，国仇哪忍忘须臾”等词，这样地位卑贱的老人，居然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之情，杨度不觉感慨起来。“位卑未敢忘忧国”，卑而不忘国事的何止一个陆放翁啊！

“老弟，你说的是哪两处？”胡三爹的声音出奇的温和，显然老头子也动了感情。

“一处是顺治刚死，康熙登位的时候，那是一个好时机。康熙那时只是一个八岁的小毛孩，一点人事不懂，国政掌握在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手里。孝庄虽号称厉害，但毕竟是个妇人。那时候满人入关只有十多年，还没有站稳脚跟，朝廷又群龙无首，的确是个难逢难遇的好机会，吴三桂若接受你这个丞相先祖的建议，趁机在云南起兵，打着驱赶满人恢复汉家江山的旗号，必定可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成就大事。但吴三桂却说顺治于他有大恩，不能欺负人家孤儿寡妇。他对满人抱这个感情，真是无大英雄的眼光。”

“令先祖真的有这个建议？”王闾运不知道这段史实，听了涂道士的话，不觉对胡三爹也生出敬意来。

胡三爹点点头说：“书稿里有记载。”

“令先祖见事之明，不在蒯通之下。”王闳运以手指头点着桌子，从心里发出赞赏。

为了不至于醉倒而在大学问家面前说胡话，涂道士克制自己不再喝酒了，他从一个破水缸里舀出一瓢冷水，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大口，再用瓢里的剩水洗了洗脸，撩起道袍将水擦干。他觉得头脑清醒多了，重新坐到桌子边，说：“第二处更可以看出你先祖的过人事。吴三桂起兵后，开头战事十分顺利，贵州、四川的文武官员都响应，西南河山尽属吴氏。此时，你先祖向吴三桂提出，宜出巴蜀，据关中国塞穀函以自固，待后方布置停当，再率兵由宛、洛入北京。”

“这是效汉高祖故事，是个好计策！”王闳运说。

“可惜，吴三桂没有听家先祖的话。”胡三爹叹息了。

“吴三桂的军队打下长沙后，那位老先生又建议立即渡江，全师北上，取幽燕腹中之地。吴三桂又不同意。”

“太可惜了！”杨度禁不住插嘴。

“后来，朝廷调集各方兵力，将湖南团团围住。老先生又急言，满人弱于水战，不如大掳民船，火速浮江东下，占领金陵，凭借长江天堑，与满人划江而治。”

“这是后来洪秀全的路子，已落下着了。”王闳运评道。

“就是这样不得已的下着，吴三桂仍旧没听，终于将自己困死在湖南。”涂道士边说边不知不觉地又端起了酒杯。

“所以说，令先祖是明珠暗投。”涂道士绕了半天圈子，又回到开头的结论上来。

“这大概是满人的气数那时还正在兴旺时期吧！”胡三爹无可奈何地自圆其说。

酒吃得差不多了，聋崽过来收拾残菜剩汤，随后又端来几杯热茶。王闾运喝着茶，对胡三爹说：“我这个门生对测字有兴趣，你给他测个字玩玩吧！”

胡三爹尚未开口，杨度忙说：“胡三爹，你给我测一个字吧！”

涂道士也在一旁助兴：“老哥，好久没有听你瞎扯了。你再胡乱扯一通，也让我醒醒酒。”

“测字是真学问，哪里可以胡乱瞎扯的。”胡三爹笑着说，“哲子先生，你就随便报一个字吧！”

杨度略想了一下，说：“胡三爹您老住钱局巷，就测个‘钱’字吧！”

胡三爹摸摸下巴上几根稀疏的白胡子，思忖了一会儿说：“‘钱’，乃三个字组成，右边两个‘戈’字，南戈北戈相斗；左边一个‘金’字。金者，贵也。干戈相斗之际，有贵人出来。目前人心浮动，四海不宁，内忧外患，随时可起大规模的刀兵相争。可以预测哲子先生将在争斗中赢得贵重的身份。”

“真的吗？”杨度大喜，想起先生在船上给他讲过的测字故事，也想借此试探一下这位测字老人的本事，于是说：“胡三爹，我不用钱局巷的‘钱’，我用乾坤的‘乾’。”

“‘乾’字也是好兆头。”胡三爹说，“‘乾’之左边，双十拱日，说不定哪年逢双十的时候，中国就会出现大变，乃拱出来一个新朝代新天子。右边为乞，乞者，求也，得也。哲子先生将在新朝中得大贵。”

“有这样好的事？”杨度欢喜过望，进一步试探，“胡三爹，我也不用乾坤的‘乾’，我用的是汉代博望侯张骞的‘骞’。”

“恭喜先生。”胡三爹起身，满脸堆笑，“‘骞’乃宰相头，千里马之尾，哲子先生正是一匹千里马，将来必定在新朝中得宰相之位。”

“胡三爹取笑了。”杨度忙站起还礼，心里早已喜气洋洋了。

涂道士说：“杨先生，我与胡老哥相交五十年，听他讲测字也讲了五十年，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连测三字，三字都说到一个点子上的事。老道不会测字，但会观国运，会看人相。依老道看来，中国大乱就在眼前，满人气数也到了尽头。杨先生仪表非俗，又能得到壬秋先生的栽培，前途不可限量。我实话告诉你吧，胡老哥这本祖传的《大周秘史》，集中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纵横之术。读通了它，自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愿杨先生好自为之，在不久的大变局中一显身手。”

涂道士说完后，王闾运微笑着对学生说：“哲子，听清楚了吗？这本《大周秘史》先由你读三年，三年后再还给我。”

“谢先生和二位老伯的厚爱。”杨度深深一鞠躬。

此时，外面的细雨早已停止，王闾运师生告辞出了马王庙。在回东洲的船上，杨度迫不及待地打开蜀锦，偷偷地看了几页。谁知这一看，他便再也不能丢开了。

三 新政给古城长沙带来了生机

回到东洲后，杨度一头栽进《大周秘史》中。由于吴永桢三十多年间一直参与吴三桂机密，对于吴三桂及其部属如何与满洲联络导致了清兵顺利入关，如何为清廷开拓西南疆域，逼杀永历帝，扑灭南明王朝，又如何处心积虑密谋造反叛乱，以及如何策划用兵打仗，攻城略地，到最后如何应付危局，又如何儿戏般地登基称帝，安排后事等等，他都写得十分细致生动。且因为这已是完全失败后的闭门著述，从下笔那天起，他就抱着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宗旨，故这部书稿没有所有公开刻印的那些正史野史的通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而有意无意地篡改历史。

吴永桢以对天地神明负责的悲壮情怀，秉笔直书，不做任何掩饰。一部三十多万言的稿本，把两百多年前那桩移鼎之变记录得再真实不过了，其中尤以满洲皇室与吴三桂之间或公开或隐蔽的互相利用

互相猜忌勾心斗角倾轧诡秘的活动写得最为丰富，超过了历代任何一部史书。杨度从《大周秘史》中所获得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也远远超过了从经史典籍、稗官野史里所获得的这方面的知识。从那以后，明杏斋逢五之夜的特殊课程，基本上是师生二人对这部奇书的研讨。王闿运凭着渊博的学问，并结合己身的实践经验，往往又能对该书及吴三桂事件发出许多杨度想不到的宏论，时常给他以深刻的启迪。春花开，秋月落，一年又过去了，怀抱壮志的年轻举人于帝王之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陈宝箴



徐悲鸿画的陈三立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举人出身，历任浙江按察使、署湖北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湖南巡抚，在湖南创办新政，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报、轮船、枪弹厂，修建湘粤铁路；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等。为清末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者，遭受守旧派的猛烈攻击，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

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举人出身，广东嘉应人。先光绪三年至光绪二十年

间，先后任过驻日本使馆参赞、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年任江宁洋务局总办，二十二年创办《时务报》，二十三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延揽梁启超等人主持时务学堂。戊戌政变时被扣留在上海洋务局。后释放回乡闲居。有《入境庐诗草》等著作传世。

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人，翰林院编修，曾入同文馆学习。光绪二十年出任湖南学政，设立校经学会，以舆地、掌故、算学选士。出版《湘学新报》。戊戌变法期间，被授以四品京堂，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变法失败后，被革职禁锢于家。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三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次年被革职。后得端方援引，充当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参赞，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后，任过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后又出任过国务总理。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唐才常，字轶丞，号佛尘，湖南浏阳人，贡生出身。光绪二十三年，与谭嗣同创办算学馆。后又任《湘学报》主笔，并参与创办时务学堂。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后在上海组织自立会，筹建自立军，不久即被逮捕捐躯。

刘揆一，字霖生，湖南湘潭县人，曾任同盟会东京本部庶务、北洋政府工商总长。刘揆一十五岁时即拜王闿运为师，二十岁时改投时务学堂，弃旧学而治新学。

叶德辉，字奂彬，号郎园，湖南湘潭人，祖籍江苏，光绪进士，做过吏部主事，后住长沙治学及从事书业活动，一生著述及校刻书凡百数十种，有《郎园丛书》行世。叶反对新学，且品行不端，向为士林所讥，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杀。

这期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已把维新启蒙运动推行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福建、广西等省都出现了新气象，其中尤以湖南的新政最为引人注目。

正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江西义宁人陈宝箴由直隶布政使任上升调湖南巡抚。陈宝箴学问优长，为官干练明识有胆魄，是晚清极有作为的官吏，只因出身乙榜，故而一直沉沦下僚。直到五十多岁才为朝廷看中，擢升浙江按察使，又调湖北按察使，再升为直隶布政使。海战失败，屈辱条约的签订，强烈地刺激了陈宝箴的爱国之心。久处官场，他对于国家的弊病也看得很清楚，深知大清要从衰败中走出来，非大变祖宗成法不可。为此他十分欣赏康有为的维新学说，认定康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是救国良方。他上疏光绪帝，称赞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博学多才，议论宏通，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实大清朝的忠臣，请皇上破格提拔，委以重任。上疏不久，他就

奉旨调任湖南巡抚。他心里很清楚，这说明皇上赏识他的这番见解，赋予他方面之权，鼓励他在所辖之境实行新政。六十四岁的陈宝箴感激皇上的信任，决心在须发皆白的垂暮之年好好地干一番实事。

布政使俞廉三体弱多病，不大多管事。署按察使黄遵宪四十多岁，是个颇有名气的学者诗人。他多年来出任海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做过参赞、总领事等职，熟悉西方各国情况，尤其对日本的明治维新素有研究，急切盼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像日本一样，通过变法而迅速富强起来。学政江标还只有三十多岁，功名顺遂，年纪轻轻便中进士点翰林。他器识明远，雄心勃勃，目睹国家现状，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陈宝箴、黄遵宪、江标志同道合，一腔热血，遂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在湖南率先推行维新事业。陈宝箴年轻有为的儿子陈三立前年中的进士，如今在吏部任主事，常常把京师的动向通报老父，为湖南的变革出谋划策。在这场震古烁今的变革中，陈宝箴还得力于一个著名人物的襄助，此人即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壮烈的英雄谭嗣同。





时务学堂部分教员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其父谭继洵官居湖北巡抚。谭嗣同博览群书，识见高远，鄙视科举，好经世致用之学。他只身游历大半个中国，观察风土人情，结交名士豪杰，常发“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他愤而着《仁学》，发挥王船山的道器观念，认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力倡变法，尖锐抨击纲常名教，发誓要冲决一切罗网，并决心为此而献身。谭嗣同不仅思想深刻，更兼武功高强，慷慨豪放，是当时声动朝野的名公子，有很大的号召力。

陈宝箴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两年多时间里，在三湘四水大力推行新政。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造局，又设电报局、轮船公司，修筑湘粤铁路，创办南学会、算学馆、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发行《湘学报》《湘学新报》，又专从上海购进维新派的重要刊物《时务报》，免费分发各州县。尽管遭到了以王先谦、

叶德辉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的反对、诋毁，但维新运动仍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效。湖南所有新政中，办得最为出色的便是时务学堂。

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还只有二十七岁，湘西凤凰人，与陈三立同年中进士，他有幸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时正在湖南。陈宝箴接受儿子的建议，礼聘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又荐举自己的挚友唐才常任中文分教习。熊、梁、唐均一时人杰，更兼梁启超名满天下，遂把一个临时搭起来的时务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引得一批热血热肠的湖湘子弟纷纷投奔，还有不少湖北、江西、广西的年轻士子也慕名前来。

船山书院有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也是湘潭人，名叫刘揆一，字霖生。其父刘方峤早年也是湘军中的小头目，后因仗义放走了太平军的一个总制，怕上司追查，便离开湘军回到湘潭老家躲了起来，直到金陵打下后再出来办事，经朋友介绍在湘潭县衙门做了一名小小的衙吏。刘方峤慕王闾运的大名，送已中秀才的长子揆一拜在王氏门下。王闾运到东洲任教，身边的一群弟子也追随来到东洲，刘揆一即为其中之一。刘揆一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很能干，在士子中颇有威信。他对时务学堂的教学甚是仰慕，认为国乱民危之际不是潜心故纸堆的时候，要的是能够拯救社会的真才实学，而时务学堂恰是培养此类人才的摇篮。他在士子中一宣传，便有一批人都听他的。终于有一天，他领着几个最为知心的朋友，悄悄地在渡口边坐上一艘小火轮，鸣笛鼓浪奔向长沙，临走前托门房转交一封信给老师。

王闾运看了这封信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并没有指责刘揆一。过了几天，又有几个士子走了。王代懿也有点坐不住了，常常对杨度和夏寿田嘀咕，埋怨老父亲主持下的船山书院没有生气，总是老一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夏寿田是一心一意遵父教，要在明春名登金榜，不管外面闹得如何轰轰烈烈，时务学堂如何名震海内，王代懿如何嘀咕，他都雷打不动，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帖诗中。杨度本是一个热衷于时务的人，也早就想去长沙看看了，何况梁启超又是故人！

“先生，我想日内到长沙去一趟。”杨度和代懿商量了两天，做出了决定。代懿怕父亲骂他，不敢出面，怂恿杨度先去探探口风。

“哲子，你是不是也要去投奔时务学堂？”王闿运停住手中的笔，颇为惊讶地问。王闿运自己有一门特殊的功课——抄书。从十六七岁开始，他便立志将所有他认为值得反复诵读的书，不论经史子集，不论厚薄，也不论家中是否有，以及今后买不买得起，他都手抄一部。他认为经自己手抄后能记得更牢，领会更深。近五十年来，寒冬不停，酷暑不辍，闲时多抄，忙起少抄，凭着坚强的毅力，他抄了将近三千万字的书，仅这一点，王闿运也堪称当时学界一绝，令天下读书人倾倒。到了船山书院后，他又开始了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明史》的抄写。此刻，正在抄张居正列传。他放下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周妈为他泡好的冰糖红枣茶。

“不是。”杨度赶忙回答，“到长沙去，一来是想见见梁启超。那年在北京时，我和他交了朋友，他来长沙好几个月了，我不去看看他，心中不安。二来我也想劝劝刘霖生他们，想让他们早点回到先生身边来。”

“哦，是这样的！”王闿运放下茶杯，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说，“梁启超是个难得的人才。我虽然不赞同他的所谓民主民权，但我佩服他的文章写得好，很有煽动性，此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你有这样一个朋友，理应去会会。至于刘揆一等人，你大可不必劝说，人各有志嘛，我王某人难道还缺弟子吗？”

王闿运把左手边一叠已抄好的纸拢了下，顺手拿起一块龟形黑色大理石镇纸压在上面，问杨度：“几时启程，一个人去吗？”

“先生既然同意了，我明天就动身，代懿和我一道去。”杨度见书桌上砚台里的墨汁干了，便从旁边一个精致的小瓷瓶里倒出一匙清水来，拿起那支径长一寸粗的徽墨，为先生轻轻地磨起墨来。

“代懿也去，他为什么不自己来跟我说？”

“他怕先生不准他去，骂他。”

王闾运望着杨度手中慢慢转动的墨柱，心中陡然沉重起来。儿子想出远门，竟然自己都不敢说，要托别人来讲，已过花甲的老父亲心里很是难过。代懿是他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人长得跟父亲年轻时一样的风度翩翩，但意志较脆弱，读书不用功，心思不沉静，至今还只是个秀才，王闾运不大喜欢他。前些年蔡夫人在，代懿尚不觉什么。蔡夫人死后，王闾运跟周妈关系亲密，代懿和他的哥哥姐姐妹妹们一样，腹中有非议，加之父亲又不太关心，他虽也来到东洲，但平时很少去明杏斋，父子感情越来越疏淡了。王闾运想起了夫人临死时的情形。那一刻，夫人从昏迷中醒过来，死死地握着他的手，反反复复地说，“我所生的四子四女，仅只有代懿未成亲了，你一定要为他找一个贤慧的姑娘。”王闾运尽管娶了莫六云为妾，但对夫人的挚爱并未少衰。他始终感激夫人在他贫贱时所奉献的纯洁爱情。

陈彰《纪湘绮老人王闾运》：“壬秋……后娶蔡艺生，亦能文。先是，壬秋至艺生家，艺生于帘中窥见壬秋。其祖母曰：‘湘潭王生，尚有才名，惜太贫耳！’艺生良久乃曰：‘贫亦何害。’问名之夕。壬秋梦红锦金书，媿字朗然。越二岁来归，字以梦媿。婚后恩爱逾恒，享尽温馨之乐。”

蔡夫人能诗。同治八年腊月，王闾运冒着风雪从衡州船山书院回湘潭度岁，吟诗赠蔡夫人：“骢马缠冰雪未开，渐看鸳瓦认妆台。莫辞笑靥灯前出，十七年中第一回。”蔡夫人当即和诗一首：“开尽红梅向北梢，薰笼添火自明朝。只应夜雪怜鸳瓦，飞近琼楼逐旋消。”

四十年前，王闾运还只是一个穷秀才，城南书院的山长丁取忠赏识他的才华，欲把亡友的女儿蔡艺生许配给他。丁把此意跟蔡母商量。蔡母说：“把王生带到我家里来看看。”王闾运来了，蔡母仔细审看了小伙子，又和他谈了一席话。王闾运走后，丁取忠问：“这后生子如何？”蔡母说：“王生长相谈吐都不错，就是家里太贫寒了。”丁取忠尚未来得及劝说，蔡艺生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红着脸对母亲说：“贫寒要么子紧！”说罢羞得赶紧躲进闺房。丁取忠大笑道：“小姐自己都同意了，你还怕她吃苦哩！”蔡母本来就对王闾运满意，见女儿不嫌他穷，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洞房花烛之夜，王闾运笑着对妻子说：“见你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汉代的大孝女缇萦，这是一个好梦。我以后就叫你梦缇吧！”妻子含笑点头。四十年恩恩爱

爱、苦乐与共的岁月一溜烟过去了，莫六云先走，梦缙也跟着走了，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个孤老头子。此刻，夫人临终前的嘱托又浮起，他深为自己这两年对代懿关心不够而负疚，决心要尽快地为儿子寻一门好亲。

“你要代懿到我这里来一下，我给他五十两银子，你帮他在长沙买一套像样的衣帽，过两年做新郎官时好穿。”

“好！”杨度十分高兴，看看墨也磨好了，便说，“我这便去告诉代懿。”

“慢点。”王闾运从博古架上取出一函书稿来，说，“这是叶德辉撰写的《经学通论》，上个月打发仆人送来，要我给他做篇序。叶德辉这人虽然脾气古怪，人也长得丑，满脸铁丝麻，但做学问却肯下功夫。这部《经学通论》的确不是覆瓿之作，你在路上可以翻翻。”

“是。”杨度答。

“我叫你送书给叶德辉，还有一层用意，你知道吗？”王闾运捧着书稿，不忙交出来。

“知道。”杨度答，“先生是要我借这个机会认识叶先生，日后好向他请教。”

“正是，正是。”王闾运高兴得直点头，“老杜说转益多师是吾师，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叶德辉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这方面的学问，我便不及他，他也可在这点上充当你的老师。他住在赐闲湖，早几年代懿跟着我到他家去过，代懿找得到。”

王闾运说着把书稿递了过来，杨度双手接过。

“先生，我去了。”

“去吧，路上多注意安全，代懿不懂事，你多留点心。叶德辉讲过，这篇序言，他要送我二百两银子，你叫代懿收下莫讲客气。叶麻

子的老子做过大生意，家里有的是冤枉钱。”

杨度和王代懿一到长沙，就为江面上兴旺的内河航运业所吸引。码头上人声鼎沸，装货的卸货的上船的登岸的，把个零乱的河岸闹得热火朝天。时序虽是初冬，那情景让人看得似要热出汗来。他们在小西门码头上岸，穿过下河街，从南正街进入闹市区。

街市上各式各样的公司、厂矿、局所招牌照得行人眼花缭乱，商店里货物充塞。往年冬季长沙城里所缺乏的香菇、玉兰片、红薯粉，现在填满了市场。平素稀罕的鱼翅、鲍鱼、干墨鱼、对虾等海味，也能在寻常南货店里见到。尤其是煤炭，以往一到冬季便令长沙市民发愁，煤炭既少又差且贵。此时杨度在南正街上看到两家煤炭店，堆得小山似的煤炭乌黑发亮。店门竖着黑漆大牌子，用白粉写着“耒阳白煤”四个大字，买煤的人也不拥挤。他们试探着问了几家店铺，店家都摇头说客满。问哪来的这么多客人，回答说让各地来省城办矿产议修铁路的人包了。杨度感触极深地对代懿说：“想不到右铭中丞的新政给长沙带来如此生机！”

走完了南正街就到了又一村，又一村乃巡抚衙门所在地。过去，这里的气象严肃阴冷，老百姓宁肯绕道走，也不愿意通过衙门前那块空荡的大坪，唯恐遇到什么倒霉的事。今天杨度看到这里的行人不少，脸上并无惧色。高大仪门两旁的木栅栏上，挂上了四块五尺见方的大木牌，上面用红漆刷上四个宋体巨字“有耻立志”。杨度早就听说，这是抚台大人时为务学堂创办典礼的题词，不料竟以这样隆重的规格移到巡抚衙门的前门。这四个大字犹如四把烈火，日日夜夜在长沙城里燃烧，象征着爱国复仇之火永不熄灭；这四个大字又如四道警钟，早早晚晚在官吏缙绅士农工商心里长鸣不止，警告大家莫忘国耻，立志兴邦。杨度又在心中感叹：“倘若十八省的巡抚都像右铭中丞这样，大清帝国的中兴真正是指日可待了。”

正在这时，他看见大坪的一角围了一堆人。有一个人站在人堆中间，高出大家一个头，像是站在凳子上，正不时地把手臂挥舞着。杨度和代懿都是好热闹的人，便朝人堆走去。

“哲子你看，那不正是刘霖生吗？”王代懿惊奇地指着人堆中高出众人的那个人说。

杨度一看，不错，那正是他们要找的同窗刘揆一！只见他站在一条长凳上，往日胖胖的孩子脸上流露着严肃的神色，此刻正弯腰与旁边一个年轻人在说话。

“我们叫他一声吧！”王代懿说着便要喊。

“慢点，看霖生说些什么。”杨度制止王代懿，牵着他的手挤进人圈中。

“父老乡亲们！”刘揆一昂起头来，响起洪亮激越的湘潭官话，“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李君对我说，江学台已奉调即将进京，皇上要与他商议全国变法大计。”

“江学台一定要高升了。”

“皇上英明！”

一旁听演讲的人纷纷议论着。

“江学台是个大有作为的好官，此番进京，皇上必定会有大的委任。百年大计，人才第一。江学台在我们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事业打开了新路子。我和李君进时务学堂还只有几天，就学到了许多有用的新知识。我希望有志报国的年轻兄弟们，都到时务学堂去听听课。”

“请问，去时务学堂听课要交学费吗？”听众中有个十八九岁的后生子发问。

“只要不住学堂里，旁听不交学费。”站在刘揆一身边的李君回答。

“时务学堂收学生有什么要求吗？童生收不收？”又一个青年提问。

“收。时务学堂收学生不论出身，只要有志向学，一概收。”李君又答，“秀才、举人编高班，童生编低班。”

杨度拉着代懿的手说：“我们走吧！”

“霖生就在这里，我们跟他说几句话吧！问问他是不是还回东洲。”代懿急着说。

“还问他做什么？”杨度浅浅一笑，“他正在为时务学堂做宣传拉学生，自己还会回东洲吗？我们还是先到时务学堂去吧，晚上再去见他。”

四 一方菊花砚，凝结了维新志士的友谊

位于贡院大街的时务学堂，从早到晚，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抚台臬台学台时常前来学堂授课，南来北往路过长沙的官员士子、关心国事的商贾们纷纷前来参观，本来应是安静的求学之地，实际上成了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这正符合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心愿。他主持时务学堂，并不是要把它办成一个纯粹的读书讲学的书院，而是把它作为宣传维新思想，发现并培育维新人才的重要阵地。他的教学方式与众不同，正正规规的讲课时间不多，演说才是他的主要内容。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他主要是通过批阅其札记来启发思维，传播新知。梁启超今年还只有二十六岁，热情高涨，精力饱满。他要求学员每五天交一份札记。札记内容不限，大至对朝廷举措的议论，小至于身边琐事的记载。他对每个学员的每篇札记都悉心批阅，动辄数百上千言，常常是他的批语比札记本身还长。他很娴熟地将札记所写的内容引导到维新变法的大主题上。昨夜有个名叫蔡艮寅的邵阳籍学员交来一篇论重建海军的札记，梁启超看后大加赞赏。

蔡艮寅字松坡，出身贫寒而异常聪慧。十三岁那年，学政江标到邵阳主持岁试，蔡艮寅的史学、词章答卷出奇地优秀，江标亲拔为秀才，又勉励他以乡先贤魏源为榜样，讲求经世之学，不可埋头试帖之中，功名不在科举。两个月前，他应考时务学堂，在高班中名列第

三。梁启超认定蔡艮寅是大器之才，着意培植。他用一个通宵为蔡艮寅的札记写了一篇三千五百字的批语，超过札记一倍多。快要天亮的时候才搁笔，和衣在床上躺下。开早饭时仆役叫醒他，不到一个时辰的睡眠，他的精神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吃过早饭后，他把蔡艮寅叫到自己的备课室兼卧室里来。



梁启超提倡尚武精神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时务学堂在长沙城正式成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任命翰林熊希龄为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由署理按察使黄遵宪提议，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为中文总教习与西文总教习，又聘请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人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

时务学堂的功课，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

外史志及初级格算诸学四门功课。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及格算学。入学后的前六个月只读普通学，六个月后再各自选择专门学。除正式生员外，学堂还招收外课生（类似现在的旁听生），教师一样地为外课生批改札记。

学堂开办不久，即遭保守势力的攻击。后来熊希龄辞职，梁启超也离开了学堂，时务学堂的课程遂改弦易辙。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

蔡艮寅瘦瘦小小的，个头不及梁启超的耳根，但举止庄重，没有通常的未成年的孩子的羞怯感，使人觉得他有一种既聪明又稳健的禀赋。梁启超十分喜爱这个年轻的学生，热情地招呼他坐下，说：“你这篇札记写得很好，不过也有不少不妥之处，我为你写了一段长批，你回去好好看看，有不同的意见，尽可以提出和我争辩。《中庸》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又说辨之弗明，弗措也。时务学堂要贯彻这种学风，师生之间要有争辩，多争辩，则必然豁朗。”

蔡艮寅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札记簿，说：“梁先生的批改，我一定认真研读，若有不明之处，我也会再来向先生请教。今天我想趁这个机会向先生讨教几个问题，行吗？”

梁启超说：“当然行，你说吧！”

蔡艮寅扑闪着黑亮的眼睛说：“孔夫子主张大一统，因为大一统可以泯杀机，而现在朝廷却要官员们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请问梁先生，这不是与孔夫子相违背吗？”

梁启超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对。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是由众小国而合为大国，见之美国、英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都是这样。孔子大一统之义，正是为此而发。泰西各国，其大政皆为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这是最善之法。而中国却相反，大事如海军，则南北洋各自为政，一小小的盗案却要送到朝廷去审定，这真是笑话。中国的法律若不整顿，不徒复为十八国，甚至有可能变成四万万国，国家权力之失，莫过于此。朝廷对此也没有办法，只好责之于督抚州县，希望一省一县自己去治理。”

蔡艮寅点头说：“梁先生是说这是朝廷无奈之法，我懂了。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孔子讥世卿制，以为它导致民权不伸，君权不伸。自秦以后废世卿而行选举之制，二权略伸，这是孔子的功劳，但流弊无穷，假使易之以泰西议院之制，则可能尽善尽美。请问梁先生，是这样的吗？”

梁启超微笑说：“你说的有道理，但不完全对。首先，说孔子讥世卿主选举，使君权民权略伸，但有流弊，这话就不对。凡行一制度，必须全盘实行才可，仅取其一二则不可。孔子选举之制，一出学校六经，遗规粲然具见，后世仅用其选举，不用其学校，徒有取士之政，而无教士之政，怎么可以得到人才呢？至于议院之法，不必尽向西方求教，孔子在当时便已深知其意而屡言之，见之于《春秋》者指不胜屈，你可将《春秋》好好读通。”

蔡艮寅说：“梁先生的指教我明白了。还有一事我想请问。《春秋》一书非改制之书，而是用制之书。如视其书为改制之书，视其人为改制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孔子修《春秋》乃为鉴于乱世，不得已而为之。故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是知其为用制非改制，知其不得已之苦心，非自好自用之人。罪我者，是罪其为改制非用制，为自用自专之人。梁先生，学生对《春秋》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

梁启超略作思考后说：“你的这番议论似是而非。大约《春秋》所说的制度有四种：一为周之旧制，一为三代之制，一为当时列国所沿用之旧制，一为孔子自制之制。就拿你刚才提出的讥世卿一条来说，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世卿。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至于讥世卿而主选举，乃孔子所改之制。光从这个例子来看，就不能说孔子非改制之人。按照你的认识，似乎改制为可罪，这是极守旧的观念。凡制度，无所谓不能改变的。泰西人时时改制，故而强盛，中国人则终古不改，故而弱弊。本来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一日之安宁都不可得。因时改制，正是孔子的功德之处，也是《春秋》一书的精义所在。你可再读读南海

先生的《孔子改制考》。”



唐才常

师生二人说得正兴浓，仆役进来报告：“学台大人来访。”

梁启超起身说：“松坡，你今天提的这几个问题都很有意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好学深思，乃是求取真知的好途径。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你有什么疑问，随时来找我讨论。”

“谢谢梁先生。”蔡艮寅恭恭敬敬地向他最为敬慕的老师鞠了一躬，捧着札记簿出了门。

江标奉调进京在总署章京任上行走，特为来时务学堂向大家告别。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陪着他进了大门，正好与梁启超碰上，便一起走进了梁启超的备课室。

江标深情地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我真不愿意离开长沙，

离开你们和时务学堂，这几个月是我三十七年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岁月。”

梁启超也动情地说：“来长沙这段日子，得到学台大人的处处照顾，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熊希龄也说：“时务学堂能有今天的兴旺，多亏了江学台和陈抚台等人的大力支助。”

江标说：“维新事业还才刚刚发轫，你们都只有二十几岁，真正是少年英才，振兴大清的伟业，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

熊希龄说：“我们尚年轻不更世事，大人正当盛年，圣眷优渥，此去京师位居要津，大人一定会为维新变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江标笑着说：“我们一起为国家出力吧！”

仆役进献香茶，大家边喝茶边闲聊。江标看到梁启超桌上摆着一个一尺余长六寸余宽的大菊花石砚，双手托起，但见浅灰色的石砚里清晰地现出一朵大如绣球的菊花，花朵怒放，花瓣娇美，不觉脱口赞道：“好一块难得的菊花石！”

信手翻看背面，只见上面用红漆题了一首砚铭：“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菊偈起众信。任公之砚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铭文后面有一行小字：“谭嗣同丁酉冬于长沙时务学堂。”

江标哈哈笑道：“原来这方菊花砚如此不平常，把当今维新三子联结在一起了。”

唐才常说：“卓如天天写字，苦无好砚台，正好我的一位朋友近来访得一枚少见的好菊花石，便央求一个雕了六十年菊花石的老匠人琢成了这方石砚。复生知道了，说我来写几句话放在上面吧，作为你们二人以石订交的见证。”

谭嗣同说：“铭文是写了，还没有一个好石工镌刻。”

江标忙说：“岂能找寻常石工，此事非我莫属。”

梁启超惊道：“江大人还会这门子手艺？”

江标喜道：“我正愁挤不进维新三子之列，天赐我良机，三百年五百年后，后人看到这方菊花砚，也知道江某人曾与大名鼎鼎的复生、卓如、佛尘为过朋友。”

一句话，说得三人大为感动。梁启超忙打开匣子，找出几把大大小小的刻刀来说：“这刀虽不太好，还勉强用得，大人快一展绝技。”

“刀子只要锐利就行，其他都可不论。”江标从中选了一把小的，用手指试了试刀口，点点头说，“就这把吧！”

说完捧起砚台就往袍服上一放，慌得熊希龄忙说：“莫弄脏了衣服，我去找一个围裙来。”

一会儿工夫，熊希龄从厨房借来一件干净布围裙，帮江标系好。江标将砚台夹在两腿之间，顺着谭嗣同的笔迹刻了起来。

江标从小跟着父亲学治印，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只见他奏刀砉然，石灰骤起，不到半个钟头砚背上的朱漆全部不见了，代之以深浅粗细均为适度的一片阴文，大家都叫好。江标停刀，上下看了看，又在砚背左下侧上加刻四个字：江标镌刻。

“好！”熊希龄赞道，“石头绝，铭文绝，刀工绝，可谓三绝砚了！”

大家都笑起来。江标将菊花砚放到书桌上，边解围裙边说：“我这就算辞行了，还有许多地方都要去走走，就不坐了，后会有期。”

众人说：“大人启程那天，我们都会来码头送行的。”

众人簇拥着江标来到大门口，彼此拱手相别。正要转身回屋的时候，梁启超突然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十分惊喜，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

五 谭嗣同举杯：我们对着苍天神明起誓

“哲子，你什么时候来的？”梁启超高声喊着，同时伸出了一双大手。

杨度把手伸过去，笑着说：“我在这里等了好长时间了。来得不凑巧，刚到门房便遇到了学台大人，没法子，平头百姓只有让当官的。”

“什么话？”梁启超咧开大嘴，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与黝黑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门房不晓事，岂能让哲子您老兄在这里枯坐。其实建霞先生辞行，你进来，我们正好一起说话。”

梁启超松开手：“我来介绍一下。”指着杨度对身旁的人说：“这位是贵省湘潭举人杨哲子先生。”又把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三人也向杨度作了介绍。大家都抱拳，连声说：“久仰，久仰！”杨度指着站在身后的王代懿说：“这位是壬秋先生的四公子季果。”

代懿向梁、熊、唐鞠了一躬。梁启超慌忙回礼，深深一弯腰说：“岂敢岂敢。壬秋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老师，廖季平先生又是康南海的老师，康南海是我的老师。壬秋先生应该是我的太太老师，只有我向季果先生鞠躬的礼数，哪有季果先生向我弯腰的道理！”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期间，与杨度有过晤面，二人还就学术问题有过争论。1903年10月4日，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附诗一首，诗中谈到了这段往事。此时二人均在日本。全诗如下：“志远学不逮，名高实难副。古来学者心，栗栗惟兹惧。噫吾新会子，夙昔传佳誉。德义期往贤，流风起顽懦。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杨度自注：戊戌春，在长沙论《春秋公羊传》，各主师说，有异同）。杨朱重权利，墨子尊义务。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杨度自注：余尝谓湘潭王先生援庄入孔，南海康先生援墨入孔，实为今世之杨墨，而皆托于孔者也）。茫茫国事急，惻惻忧情著。当凭卫道心，用觉斯民瘼。古人济物情，反身先自诉。功名岂足宝，贵克全予素。君子但求己，小人常外鹜。愿以宣圣训，长与相攻错。”

这番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弄得代懿脸红红的，又开心又不好意思

思。

“两位先生请进学堂说话。”熊希龄以主人的身份伸出左手，指向大门内。

杨度也不推让，拉着代懿走在前面，大家都一起走进布置整洁的会客室，工役给各人泡好了茶。谭嗣同首先开了腔：“久闻哲子先生参加了乙未年的公车上书，嗣同佩服不已，今日能在时务学堂仰见，真是幸会。”

望着这位身材虽瘦小却粗眉凹眼豪气四溢的名公子，杨度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谭公子名播海内，早有平原、信陵之誉，杨度倾慕已久，能在此处不期相遇，真乃天公作合。”

说罢，爽朗一笑。

梁启超高兴地说：“你们是惺惺惜惺惺，英雄慕豪杰，先喝喝茶，过会儿我做东，就在这会客室里，我们痛痛快快地喝几杯。”

熊希龄忙说：“卓如先生是客人，怎么能让你破费，这次东由我来做。”

唐才常笑着说：“什么这次，你做了几个月的东家了。”

“佛尘取笑了！”圆圆胖胖一脸福相的熊希龄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要说时务学堂的东家不是我这个提调，而是陈抚台，我这次只做东请哲子、季果两位贵客。”

梁启超摆摆手说：“平素都吃你们的，这次我还一次礼，不仅是请两位客人，还有一层意思。”

“什么意思？”熊希龄问。

“等下再说吧！”

谭嗣同最是爽快，说：“卓如要做东，就让他做东吧！”又对着门

口喊，“老余头！”

刚才倒茶的那位工役进来了。谭嗣同吩咐他：“你去曲原酒家订一桌菜，一个小时后要他们送到学堂里来。”

老余头答应一声出去了。

代懿说：“真不好意思，一来就打扰你们。”

梁启超说：“招待太太老师的公子，这是应该的。哲子，我前几天才从刘霖生那里知道你在衡州府跟随壬秋老先生读书，我到长沙三四个月了，你也不来看看我，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我在东洲很闭塞。”杨度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也是上个月才知道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就是梁兄你。你看，我这不是从几百里外专程来看你来了吗？”



熊希龄

大家又都快乐地笑起来。

杨度对熊希龄说：“秉三先生，你们时务学堂也真厉害，把我们船山书院学生的大头领都招来了。”

熊希龄问：“谁呀，谁是船山书院的学生大头领？”

“刘揆一呀！”代懿说，“我们今天在又一村见到他，没来几天，就帮你们向市民鼓吹了。”

“是吗？”梁启超咧开他的大嘴巴，笑着说，“那个刘霖生呀，他比我还激进。我说大清可以通过维新变法而富强，他说什么，你们

猜！”

“他说什么？”杨度、王代懿不约而同地问。

“他说修修补补可能解决不了根本，最好是一锅端，学美国、法国和意大利。”

“刘霖生吃豹子胆了！”代懿大觉意外。

“他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怎么可怕。”梁启超收起笑容，“时务学堂两百多号学生，并不是刘霖生一个人有这个想法。你们二位是不是奉了壬秋先生的钧命，要把刘霖生锁拿回东洲呀！”

代懿看了杨度一眼，杨度忙说：“没有这回事，壬秋先生很大度。他对我说人各有志，不必勉强，还说要多看看多问问，把时务学堂的长处学过去。”

“壬秋先生真开明！”熊希龄为王闿运的宽阔胸怀而感动。

唐才常对熊、梁等人说：“既然二位想多看看时务学堂，趁着曲原的菜未到，我就陪他们各处走走，你们都很忙，过会儿再叙谈吧！”

梁、谭、熊一齐说：“那好，就偏劳你了。”

唐才常陪着杨度、王代懿先去看课堂。四个教室，有的在上课，有的在自修。一间有五六十个座位的教室里坐满了人，后面还站着十来个，一个蓝眼高鼻的外国人正在教授英文。代懿甚觉新鲜，在窗外伫立了好几分钟，又问唐才常：“时务学堂都学洋话吗？”

唐才常点头：“都要学的。要学习西方的好经验，不懂英文怎么行！”

看过课堂后，唐才常又带着他们看了看饭堂和寝室。饭堂里架着十几条长木板，木板两边是简陋的凳子。唐才常告诉他们，时务学堂里不论提调、总教习和分教习，一天三餐都跟学生们一道吃饭，吃一

样的饭菜。杨度听了，连连称赞：“真正是师生平等！”

“师生平等还体现在课后的操场上。”唐才常指着身旁的大土坪说。

杨度、代懿开始注意这块空坪，见前面有一个可容纳十多个人的沙坑，沙坑里铺着平平展展的沙子，竖着高高低低几个木柱框架。沙坑那边还有两个相距十多丈远的木框架，框架上钉着一个大木板，木板上只有一个铁圈圈。王代懿指着问：“那是些什么？”

“那些都是学生们课后操练身体用的，名叫高低杠，人在上面翻上翻下，身体就强健灵活了。那两个钉着大木板的框框是篮球架。大家抱一个球，把它投进铁圈圈里，投中就算赢了，既练了身体，又培养了争上进的心思。”

杨度、代懿兴趣浓厚地听着。

“这些都是在学堂里任教的洋人教给大家的。一下课就没有师生之分了，大家一起玩，一起抱球，嘻嘻哈哈，快快活活的。”

“真有趣！”代懿从心里发出羡慕。

“时务学堂是真正的师生平等，不仅体现在同吃同玩上，更主要的是师生可以平起平坐地讨论学问，学生可以反驳先生。”

“有这样好？”杨度、代懿兴奋地叫起来。

所有的书院都维护着严格的师道尊严的古训，绝没有先生与学生同吃同玩的道理，更不容许学生反驳先生的怪事出现。王闿运课余和学生们一起散步聊天，已被视为最为开明最为平易的先生了，与这里相比，仍有十万八千里之差！怪不得不少年轻人愿到这里来。杨度和王代懿都在心里这样想着。老余头走过来说，饭菜已到了。

“好，我们去吃饭吧！”唐才常对客人们说。

会客室里那张简陋的木桌上铺了一条干净的白布，上面摆满了曲

原酒家送来的十多碗精美可口的菜肴。为了照顾梁启超，菜都没有放辣椒，于是酒家另炒了一份湘味特重的豆豉老姜干辣椒。梁启超笑着对大家说：“湘菜样样好吃，唯独这盘家伙不能下咽。”

谭嗣同也笑着说：“湘菜若缺了这盘家伙，样样菜都不好吃了。”

杨度注意到酒席上又增加了一个清清秀秀的半大小伙子，梁启超忙介绍：“这位是我在时务学堂里最得意的一个学生，名叫蔡艮寅，字松坡，别看他年纪虽小，气魄却大得很。我特地叫他来陪二位。”

杨度向蔡艮寅致意，蔡艮寅也站起来喊了一声“杨先生、王先生”。

大家分宾主坐好后，谭嗣同说：“八仙桌坐了七人，惟缺一方。”

梁启超看着门外走过一个人，忙说：“这空缺一方，非此人补不可！”

说着走出门外拉进一个人来，对杨度说：“你看他是谁？”

“霖生！”代懿先喊了起来，接着杨度也叫了一声。

刘揆一高兴地说：“梁先生说你们二位在这里，我还不相信，果然来了。”

熊希龄说：“坐吧，就等你一人了。”

刘揆一大大方方地坐上空缺的一方。

还未吃饭，时务学堂的风气又使杨、王看到一件新鲜事：先生请客，居然还邀来学生作陪，哪个书院都不会有这等事！

梁启超举起酒杯说：“今天借招待哲子、季果两先生之便，大家能在一起喝几杯，是件很开心的事。在座的诸位都是湘中名士，刘霖生、蔡松坡虽是学生辈，但英气勃发，今后也都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今天也算个小小的群英会吧。来，为我们的聚会干一杯！”

梁启超说完站起，大家都跟着起身，互相碰了一下杯子，一饮而尽。席上唯谭嗣同年纪最长，三十三岁，蔡艮寅年纪最小，十六岁，其余六人全是二十多岁，都是热血青年，都是饱学之士，今日聚首，相谈十分投机。大家不拘形迹，不避忌讳，敞开心扉，袒露肺腑，酒席上一片肝胆相照、热情激昂的气氛。

“卓如兄，你方才说这次由你做东，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意思？”熊希龄问梁启超。他不大会喝酒，刚喝了两杯，脸便红了。

梁启超则是海量，他喝得最多，依然若无其事。他放下筷子，身子靠紧椅背，说：“我打算不久就离开长沙了。”

“什么？你要离开长沙，到哪里去？”熊希龄大感意外，全桌人都感到意外，都一齐把身子倾向梁启超，认真听他的下文。

“南海先生有信来，要我明春到京城去。”

“是去会试？”杨度问，他已和夏寿田做好准备，参加明年戊戌科会试。

“不是的。”梁启超微微一笑，“我成天忙于教学，哪有工夫做八股文，考也是白考。我现在愈加看清楚了，以八股取士必定会遗漏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我这次准备再联合一批志同道合之举子，上书请求废八股文试帖诗，专考经史策论。”

“这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谭嗣同双目炯炯地注视着中文总教习。

杨度说：“不考八股文也不是凭空臆造的，康熙年间就一度废八股专考策论，不少国士就在那时应运而生。”

“哲子说得对。”梁启超很佩服杨度对掌故的熟悉。“当前国家多事，急需治兵御侮、实业理财之人，但朝廷却以诗文楷法取士，怎能得到应变救时之才呢？同时，朝廷取士，乃为万民立人才之标准，若不改变取士途径，天下读书人仍像过去一样以记诵圣人片言只语为手

段，以空虚无用之起承转合为要务，对外不知兵事，对内不察民情，强国无方，富民无术，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强邻，便只有割地赔款的能耐，再无臣服夷狄的本事了，这国家不就亡在眼前吗？”

众皆点头，面容肃然。

“南海先生将于明春在京师成立保国会，向京师官绅士民大声疾呼亡国亡种之危险迫在眉睫，非群起而保卫不可。”

“这是爱国的壮举，最好邀请一些王公大臣参加，作用就更大。”熊希龄插话。他是新翰林，已进入官场，考虑问题的角度容易转向上层。

“我看不必要。”出身下层的刘揆一说，“那些王公大臣都是些昏庸无用之辈，国家强不强，他们从不去考虑，只要自己的官位爵位能保住就行了。我看关键是要动员一批有志气的年轻士人，国家的前途在他们的身上。”

“秉三和霖生的话都有道理。我为南海先生当助手，既去联络王公大臣，也去动员年轻士子，只要这两部分人感奋起来，中国就可以保了。”梁启超说话之间，颇有点踌躇满志的味道。

“梁先生，时务学堂刚搭起个架子，你就要离开湖南，真可惜，能不能晚点去呢？”唐才常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挽留的姿态。

“本来可以晚一点离湘，但我还要到上海去一趟。夏天在上海与汪康年办时务报，里面还有一点小纠纷，我得去料理一下。”梁启超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时务学堂，赖诸君的努力，已打开局面，我离开后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龚瑟人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风气已打开，我的事情便基本完成。依我看，湖南今后应办的事情主要有三件。”

“哪三件？”谭嗣同问。

“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此三者乃一切之根

本。三者皆举，则于全省之事譬若握裘挈领了。”

大家都点头。

梁启超继续说：“开此三智，在朝廷而言，则为大变科举，废八股而专试策论。在地方上则为大办学堂，不但省城办，州县也要办，都要办成我们时务学堂这个样子。过两天我要向抚台大人建议，从各州各县挑选三至五个有学问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士人，分批来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专设一个这样的班对他们加以培训，培训半年，让他们回去在自己的州县也办个小时务学堂。贵省的大政治家曾文正公生前曾有志培养一批好官种子，撒到各地去，让他们在各地培养好的风气。曾文正公的眼光很远大，可惜天不假年，没有办成功。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曾氏乡人，在培养创办开明学堂种子这件事上，实现文正公的遗愿。”

众皆报之以掌声。

梁启超说得更起劲：“贵省是一个文化渊源长远，人才层出不穷的地方。周濂溪创立的理学，惠泽我中华民族达千年之久；王船山博大精深，船山学说实为集儒家学说之大成；更兼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一批三湘子弟，经世致用，拯危扶难，为天下读书人挣足了风采。启超自懂事起，就向往这块地灵人杰之乡，这次能在长沙住了三个月，结识了在座诸位，实为三生有幸。”

谭嗣同起身举杯，说：“卓如先生说得好，我们为他的这番深情浮一大白。”

“好！”众人均一饮而尽。

熊希龄说：“贵省地处海疆，得风气之先，哺育了南海先生这位当今圣人，也造就了卓如先生这样的大才。”

“称我为大才不敢当，南海先生倒的确是个圣人。”梁启超面色庄重地说，“南海先生学贯中西，识通古今，最了不起的是他能从《春秋公羊传》中悟出了孔夫子原来是个最早最伟大的改革家。孔夫子的

通三统、张三世的思想，两千年来一直如宝珠沉沙，不为世人所识，南海先生重新把这颗明珠挖出来，告诉国人，据乱之世已到尾声，升平之世即将来临，太平之世也将为期不远了。”

梁启超说到这里，心情十分激动，他挥起右手，俨然公车上书时涕泣演说的模样。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杨度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康南海学问渊博，的确令我辈佩服，不过，通三统，张三世，乃东汉人何休的观点，并不是孔夫子提出的，为什么康南海硬要把它扯到孔子的身上呢？”

代懿也说：“是的，家父也就此事多次批评过南海先生。”

梁启超笑了笑，说：“孔子虽然没有明说过三统三世的话，但他的实质正是何休所解释的。南海先生指出这是孔子的思想，并不错，何必要拘泥于字面呢？”

谭嗣同接言：“南海先生的学说遭人诘难的不少，其实许多人并没有仔细读过他的书，只因他的书名起得诡异，便竞相指责。好比《新学伪经考》，若改名为《旧学真经考》，则人将倾服唯恐不及，哪里还敢诋毁。”

眼见杨度还想据理辩驳，熊希龄忙岔开话题：“卓如先生刚才说的办学堂开智识，的确是很有见地的主张。我再请问一下卓如先生，你认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哪里？”

“中国最大的弊病在君权盛而民权衰。”梁启超不假思考地回答。

杨度觉得这个问题很重大，但他素日思考得并不多，便说：“请言其详。”

梁启超侃侃而谈：“中国历来只有君主而无民主。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所为者一家一姓；民主者何，公而已矣，所为者民众百姓也。从秦汉以来，都把江山社稷看成是皇帝一家的私产。这样的皇

帝，说穿了，不是圣上，而是民贼！真正的圣上，在中国没有，全世界也很少，近世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那才是真正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国家事，本是众人之事，国家要强盛，就非要众人共负起责任不可，而责任与权利是密切联系的。眼下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实为中国致弱之根源。故争民权，行民主，乃今时救国之善图，而欲达此目的，非维新变法不可！”

“卓如这话说得好！”谭嗣同放下酒杯，从容地说，“中国政治之坏，根本一点就是颠倒了君民之间的关系。其实生民之初，并无君，皆为民，后世举一民为君，才有君产生，故君为末，民为本。孔夫子一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位，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著《春秋》，主要是为了反对君本位而倡民本位的。孔子死后，其学分为两支。一支由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子畅言民主之理论以继孔子之志。一支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子痛诋君主否定君权。但后来这两支都失传了，荀况乘机而起，鼓吹法后王尊君位，遂使秦以后历代君主用这种假冒的孔学去行其奸。南海先生的功德，就在于恢复孔学的本来面目。”

“复生兄刚才这番追根寻源最是有道理。”唐才常说，“总之一句话，今日救中国，舍维新变法，则别无出路！”

刘揆一也说：“各位先生都说得很对，中国只有变法才能图存，而且要大变，小变还不起作用。”

“诸位仁兄！”谭嗣同解开皮袍，卷起袖管，霍地站起，朗声说，“中国若不维新变法，外则亡于强虏，内则亡于奸吏，亡国灭种，只在旦夕之间耳。我堂堂炎黄子孙，凛凛七尺男儿，眼见国家处于危亡之际，能袖手旁观吗？能只为妻子儿女苟全一身吗？能不奋发而起，拼却一死救亡图存吗？”

“不能！”七个热血男儿一齐霍然站起。

“卓如，你到京师后，立即襄助南海先生把保国会建起来，只要北京的保国会一成立，我立即变卖浏阳老家的五百亩良田，在湖南成

立保国分会，与你们遥相呼应！”

梁启超紧紧握住谭嗣同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复生兄！”

谭嗣同举起酒杯，大声说：“天下者，民众之天下；国家者，民众之国家。诸君，别看我们今天只是时务学堂的一群书生，来日我们都要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对着苍天神明起誓：我们八个人，不论日后抱何种政治观念，也不论是从政，治军，还是为学，一，要为中国的富强而奋斗不息；二，无论是谁，只要他的行为利国利民，其他人都要尽力支持；三，需要的时候，不惜为我们的事业而献身。是真正的男子汉，请干了这一杯！”

说罢，将酒杯举到桌子上空。大家都为谭嗣同的凛然正气所慑服，人人仿佛皆平添了十分勇气，一齐把杯子举起，哐啷一声碰了杯，烈酒灌进了喉咙。

六 王闿运妙解《枫桥夜泊》

第二天晚上，杨度和代懿到了赐闲湖，将《经学通论》稿本还给了叶德辉。次日，二人到了市中心八角亭成衣店转了转。王代懿挑了一身满意的衣帽，杨度也给妹妹买了条镶有孔雀毛的红呢披肩。当晚，他们乘小火轮离开了长沙。

这一夜，杨度在小火轮上辗转难寐，他的内心很矛盾。湖南实行新政两年来，长沙市面上出现了兴旺景象，这说明新政是顺潮流得人心的。不过，除开长沙外，湘江上的各大口岸如衡州府、衡山县、湘潭县都没有多大的起色，至于沿途所见到的乡村，则更依然是往昔的雕敝、闭塞、落后，看来新政的推行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时务学堂很有生气，梁、谭、熊、唐这些人，也的确是一批有才华的爱国志士。听他们的谈话，杨度很容易受感染，与他们相处，杨度觉得心胸很开敞，但放眼四望，士人中像他们这样的人毕竟太少了，废八股，倡民权，诋名教，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吗？尤其是昨夜叶德辉那一番激愤的言辞，简直欲拍案而起赤膊上阵，与梁启超、谭嗣同决一

生死。叶德辉是名士，学问渊博，声望很高，湘绮师也称赞他校勘古书态度认真。究竟是谁更有道理呢？杨度一时把握不住，他要好好听听先生的意见。

“四少爷回来了！”当杨度和代懿走进明杏斋书房时，周妈满脸堆笑地招呼穿戴一新的代懿，对杨度则只是随便地点了一下头。前两天，老头子很有感触地说起这两年对代懿关心不够，应该马上给他娶亲的事，周妈突然觉得把女儿嫁到王家来的事已有了八成把握。她格外殷勤地对老头子说：“代懿这孩子忠厚本分，他娘没来得及为他订下亲事，我早就跟你说了，要为他定亲了。二十二三岁的男子汉了，还没有一个老婆，他心里能不孤单吗？你要教书做学问，哪有更多的时间照顾他呢？把他交给他的老婆，你就放心了，安安闲闲地多几个孙子叫爷爷吧！”说得老头子对她更添了一分感情。周妈又进一步：“我说老头子呀，代懿体质单薄，从长沙回来后，他跟你一块吃算了，不要再吃大伙房了，大不了我多辛苦一点就是了。”

这时，周妈便拉着代懿到里面房子里，把代懿从头到脚仔细端详了一番，连声说：“四少爷穿上新衣后更体面了。”又说肩膀上的线缝得不匀称，要代懿脱下，让她扯掉再缝。代懿一向不喜欢周妈，见她异乎寻常地热情，心里反感，看在老父亲的面上，又不好意思一口拒绝，只得把衣服脱下，让她去缝，随手拿起父亲的一本书翻看，长沙之行，且由哲子去禀报吧！

书房里，杨度将这次在长沙所看到的新鲜事，选几件主要的说给王闿运听。王闿运左手拿起铜水烟壶，不时抽几口烟，间或也插几句话。杨度极善言辞，把时务学堂的办学方针，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爱国情操叙述得娓娓动听。

“先生，这是叶吏部送给你的二百两润笔费。”杨度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日升昌票号的银票。

王闿运接过，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又用食指弹了弹纸面，把它收了起来，问：“叶焕彬近来在做什么事？有人告发他，说他私刻《双梅景阁丛书》，赚了不少昧良心的钱。”

“可能有这事，我在他的书房里亲眼见过一本崭新的《玉房秘诀》。”

“这个缺德的麻子，将来怕不得好死！”王闿运笑骂道。

“叶吏部告诉我，他现正在编一部大书，取名叫《翼教丛编》，是为了翼护名教、抵制邪说而编辑的。”

“抵制邪说，是不是指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倡导的维新改革呢？”王闿运放下水烟壶，神情似乎变得比刚才专注些了。

“正是的。我和代懿去见他，他问我们白天到了哪里。听说我们到了时务学堂，就拍案大骂起梁启超来，并要我们再不要去了。”

“他骂梁启超些什么？”

“他骂梁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居心叵测，以所谓维新学说来蛊惑湘人，致使无识之徒翕然从之。还说其实他们的学说不外乎推崇泰西，主张民权，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又倡君民平权，攻击三纲五常，其学乃扰乱社会之邪说，其人乃无父无君之乱党。”

王闿运听着，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杨度继续说下去：“叶吏部说，今日学术溃裂已甚。战国之世患在杨墨，孟子辟之；八代以降患在佛老，韩朱辟之。今日之世患在泰西，而无人辟之，并随声附和，以致异说横流，谬论蜂起，使我衣冠世族之礼义廉耻丧失殆尽。还说他一日在湖南，一日必拒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闿运微微一笑，插话道：“好个铁肩担道义的麻子，他想以吴客执湘人之牛耳，未免狂了点！”

杨度弄不清先生这句话是褒还是贬，于是尽快回到《翼教丛编》这套书上来：“叶吏部说，他是激于义愤，联络几个同志编了这部《翼教丛编》，旨在尊圣教，辟异端，正心术，核名实，辨文体，端

士习。”

王闿运又拿起了水烟壶，依然含着笑意说：“他还真有雄心大志哩！”

“学生这次到长沙，听梁启超等人所说，心情激奋，听叶吏部之言，也觉得有道理。先生，您老认为维新变法有指望吗？抑或叶吏部捍卫名教的精神应值得钦佩？”

王闿运含着烟壶嘴，好一阵子不做声，也不点火抽烟，半眯着眼睛，缩紧两道长长的浓眉凝思着。

“哲子，你这趟长沙去得及时。”王闿运终于开口了，“从我几十年的为学来说，我是绝对不能同意梁启超的君民平权的怪论的，这正是叶焕彬所斥责的无父无君之邪说。你想想看，中国将近四万万人口，满汉蒙藏回多族共处，若没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统御，人人都来做主人，都来管国事，那岂不乱得一团糟！那还有什么体统，还有什么礼仪，还有什么国家？哲子，不管今后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其他比康梁更厉害的口吐莲花之辈对你说，中国不要君主，要实行民主，你都千万不要相信。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美利坚呀，法兰西呀，英吉利呀，这些国家我没有去过，也没有读过他们的书，他们或许可以实行共和制，实行民主制，但对于我们中国，我是研究了一辈子的，一部二十四史，我比谁都读得多。我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英明的君主，国家大权集中在一个英明有作为的君王的手里，国家就强盛，百姓的日子就安定，反之，国家之权分散在诸侯、藩镇、地方大吏手中，国家就乱，就衰弱，百姓也就会饱尝战乱离散之苦。”

杨度心里想：先生这段话太精辟了。是的，周武王强悍，诸侯皆俯首听命，国家安定强盛，到了末期，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国则无宁日。汉武帝雄霸，以武力征服四夷，大汉王朝的威名播于绝域。到了东汉末年，各州刺史纷纷自成势力，结果国家四分五裂，百姓苦不堪言。唐太宗英武，贞观之治彪炳史册，而后来的藩镇割据则把国家推向水深火热之中。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能淡忘！看来是要听先

生的话，中国只能行君主制，不能行民主制。

“不过，我也不像叶焕彬那样，对梁启超、谭嗣同如此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王闿运又转过头来，“虽然康有为以何休的话强加在孔子的头上，倡言所谓通三统、张三世，我历来不同意，也因此而不认康是我的再传弟子。但他们想通过维新，通过变法来使国家强大，用心也未必很坏。三代不同法，五世不同制，穷则变，变则通，这是自古以来传下来的真言。你所看到的长沙市面上的兴旺，也证明了只有变革才有生机。这些我早就有所预见。至于梁启超所说的废八股，专以策论取士的见解，我更加赏识。”

王闿运说到这里站起身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引起了对往事的回首。这时代懿已穿上周妈重新缝好的马褂，悄悄地走到杨度的身旁，挨着他坐下。王闿运突然慷慨高谈起来：“历来治国大才都有自己的一番真学问真本事，并非简单地模拟圣人，断章取义。其于科举考试则常常长于策论。借古人之旧题，融今天之时事，抒胸中之识见，画治国之策略，其人之才学器识究竟如何，读罢其一篇策论，大抵可见。所以当年欧阳修读了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说老夫要让此人出人头地。欧阳公就凭那一篇策论看出了东坡是个大才。中兴名臣中，除曾文正、胡文忠和李少荃外，其他人大多数不是进士翰林，罗泽南、王璞山、李续宾、李续宜、刘蓉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他们一旦带兵，就可以与古之名将相比；一旦治民，就可以担负一省之重任。至于左文襄，那就更不要说了，以一举人平发捻复西陲，出则将，入则相，古往今来少有几个人比得上，而他这个举人，也是搜罗遗卷才侥幸得到的，倘若不是徐法绩的求才苦心，他连个举人都中不到，可见这四书文是选拔不出杰出人才的。另有不少读书人以四书文取得科第后，则追逐禄利，不再读书，故早在明末顾炎武就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这话并非偏激之辞。”

杨度知道先生这番话其实是在发泄，发泄自己对没有中进士点翰林的委屈。他只是听着，不做声。代懿却从中获得了启发，高兴地说：“爹，这以四书文取士的方法的确不好，今后等废除了我再去乡试。”

“这是什么话？”王闾运瞪了儿子一眼，“十年不废除，你十年不乡试？二十年不废除，你二十年不乡试？”

代懿见父亲发起脾气来，便低头不做声了，心里想：原来老头子说的和做的不是一码事！



“我的话还没说完。”王闾运态度平和下来，“以四书文取士是要废除，这是一回事，但能不能废除，又是一回事。他梁启超想废除就废除？我王某人想废除就废除？这还得要皇上的口谕允准才行得通。你们想想，皇上身边决策的，都是两榜出身的人，他们能同意废除吗？再说，全国数十万读书人成年累月在练四书文，作试帖诗，他们又何尝愿意废除呢？以此推开去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中其他条文也都难以行得通，因为他们要砸掉许多人的饭碗，这些人能甘心让他们去砸吗？所以古人说利不什者不变法，他们是汲取了许多教训的。”

王闾运停止了他的议论，杨度、王代懿瞪起眼睛望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明杏斋里寂静无声，只有偶尔传来厨房里周妈轻微的响动。

王闾运重新坐在藤椅上，抱起了铜水烟壶，咕噜咕噜地吸了两口，对他的长篇议论作了总结：“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对维新变法抱过大的希望。哲子好好温习功课，按原来的主意，过了年后就起程进京。到京师后，一心应试，少参加康有为的保国会为好。”

“哲子，你不是说令妹寄来了两首诗，想请我爹指教，拿出来看看吧！”见父亲的议论发完了，王代懿提醒杨度。

“哦，真的，我差点忘记了。”杨度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来，双手向先生递过去。

“你的妹子也能作诗？”王闾运眼中射出欣喜的光芒。他平生最喜欢会作诗的人，尤其喜欢会作诗的女孩子。蔡夫人出身书香门第，在娘家就会作诗，结缡之后夫妻时常互相酬答。王闾运将此视为最美好的琴瑟之乐。莫六云原本不认字，嫁给王闾运后，他教她认字，到后来，六云居然也能作诗了。他的十个女儿自小便读《唐诗三百首》，个个都能吟诗。现在听说杨度的妹子也能作诗，他怎么不高兴！

“我这妹子从小于诗文上就比较灵泛。她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学。母亲给她发的蒙，我有时给她讲解点古诗词，就这样自己把诗

文的路子摸上了。不怕先生笑话，小时候我贪玩，她时常代我作诗文，竟瞒过了塾师。”

“哈哈！”王闾运快活地大笑起来，说：“历来闺阁中多颖才，湘潭更有女子作诗的好传统。我看看令妹的诗写得如何！”

说罢展开诗笺，只见上面用娟秀的字迹写着两首七绝：

宜春小苑雨丝丝，肠断秋风为柳枝。

纵使春归能再绿，也应憔悴几多时。

燕子飞飞绕玉池，上林花事少人知。

阳枝阴蕊皆无力，一任东风左右吹。

“作得好！”王闾运脱口称赞，又轻轻地拖长声调再念了一遍。“好诗，真正是好诗。有景有情，融情于景，言近而旨远，意显而寄深，难得，难得呀！”

见先生对妹子的诗评价得这样高，杨度心中欢喜，说：“先生如此表扬，舍妹知道后将感激涕零，今后吟诗作文会更用功了。”

王闾运的眼睛仍留在诗笺上，过了一会儿，慢慢地说：“诗诚然写得好，但略嫌苍凉了些。令妹乃一年轻女子，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岁月，对人对世应抱欢愉憧憬的态度。王少伯说得好：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少女少妇应多有这种心态才好，若人未老而诗作得过于苍凉，就诗来说固然是佳作，但对人来说，总嫌太世故了些。”

杨钧著《草堂之灵》卷七《论七绝》：“余年十四五岁时，偶成七绝，呈之湘绮。湘绮批有‘绝句难作，费工夫，无大成，可勿存稿，聊作以自娱戏则可’等语。少年无学之时，即以勿轻存稿为诫，盖恐传之后世，有玷平生，湘绮之爱我至矣。自是以后，遂不轻作绝句，专读古诗而已。绝句难作，湘绮言之已详。全诗仅二十八字，一字无力，即不成高响。既不能有斧凿痕以现警牙，又不能过于流畅以涉滑调，意不新颖，更无诗可看，故此小构，实难于巨制。湘绮门下皆惮为之，即可以知世人之动成七绝者，非湘绮宗派也。唐人多工此体，必以王少伯为第一，大声如钟，小声如磬，神完气足，一字千金，成绝唱矣。但其‘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首，虽是名作，湘绮谓为想入牛角尖者。若细案之，‘色’字终嫌未稳，只可以承上之‘玉颜’。而不可启下之‘带’字，然除‘色’字外又无字可用。穷于一字，诗之高境也。”

同书卷七《论七言绝句法》：“湘绮批唐诗选本‘月落乌啼’一首云：作客无人理会，只得自去，到城外犹望人送，等至夜半，更无人来，钟亦不肯来，惟声到耳。朽人往往有此情景，思入牛角尖矣。非我不能知其意，然旷世有知音，正不足恨。”

“先生指教得是。”王闾运这几句淡淡说出的话，对杨度很有启发，他似乎觉得此中大有可发掘之处，遂央求道：“先生，您能将舍妹的诗改一下吗？”

“好，我想想，令妹的诗是值得一改的。”王闾运轻轻地抚弄着稀疏的花白胡须，沉吟片刻，然后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玉管狼毫来，在诗笺上略微改了几个字。代懿性急，走了过去，见父亲已收笔了，便把改动后的诗大声吟诵起来：

宜春小苑雨丝丝，肠断秋风为柳枝。

莫说玉容已憔悴，来年婀娜待春时。

燕子飞飞绕玉池，上林花事少人知。

阳枝阴蕊皆颜色，最喜东风左右吹。

代懿惊喜地说：“这两首诗的意境全变了！”

杨度的感觉与代懿一样，也高兴地说：“先生真是妙手回春。”

王闾运抬头微笑，说：“七绝最是很难做，费工夫，少大成。全诗仅二十八个字，一字无力，即不成高调，既不能有斧凿而显得做作，又不能过于流畅以涉滑调，意不新颖，则更无诗可看，故此虽小构，实难于巨制。我素来作得少，前人出色的七绝也不太多。唐人号称精于此体，王少伯被誉为第一。少伯七绝的确写得神。如《芙蓉楼送辛渐》、《闺怨》、《春宫怨》等大声如钟，小声如磬，神完气足，一字千金，堪称绝唱。但也不是篇篇皆佳，字字皆佳。如‘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篇虽是名作，但在我看来，有想入牛角尖的味道。细细地推敲，‘色’字终嫌未稳，只可以承上之‘玉颜’而不可容下之‘带’字。我为它想了很久，思量着换一字，但苦于找不出更好的字来代替。你们看看，这就是做七绝的难处。一字略输文采，则全篇大受影响，连挽救都难于着手。”

王闳运松开抚须之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之态，仿佛名医遇到难症，大匠碰见绝活似的。

杨度专注听着，把先生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里。想不到妹妹这两首平平常常的诗，竟然引来了先生论绝句的珠玉之言。以诗人自况的杨皙子，深感今日获益良多。

“刚才说七绝难作，因其字少之故；而正因其字少，读来理解亦不易。”王闳运今天说诗说得兴起，略停一会儿，又畅谈起来，“好比张继的《枫桥夜泊》，人人都说是一首好诗，千载以还，有名的诂者释者不下几百几千，在我看来都未得其意。”

杨度觉得奇怪，《枫桥夜泊》这首诗并不难解，为何先生说大家都未得其意，难道那二十八个字里面还藏有什么别的深意吗？“《枫桥夜泊》的深意是什么，请先生详言。”

王闳运缓缓地说：“这首七绝是写一个痴人在久盼友人时的心情。”

“哦，是这样的！”代懿也觉得有趣。他从没有想到张继的这首唯一传世之作竟是痴人盼友！

王闳运浅浅地笑道：“作客他乡，无人理会，只得自己一人没趣地离开姑苏城。到了城外，他还在望有朋友前来送行。一直盼到夜半，望穿双眼，还是没有人来，远远地看到寒山寺的大钟，竟也不肯移动一步，只是把声音送到他的耳中。你们看，这个羁旅之人苦闷无聊到了何等地步！”

杨度、王代懿都睁大了双眼！

“千余年来张继没有知音，到了大清朝才遇到王某人知道他的苦恼，我看他应知足了，谁要他只写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呢？”

王闳运说到这里，开怀大笑起来，杨度和代懿也跟着笑了。杨度走到书案边，说：“先生，这张诗笺我拿去，我要把它寄给舍妹，让

她看到先生的墨宝，她会更高兴。”

“拿去吧！”王闾运拿起诗笺递给学生，随口问：“令妹多大了，嫁人了吗？”

“舍妹今年二十了，只因眼界太高，至今仍待字闺中。”

王闾运望了一眼儿子，突然发现儿子在长沙买的这套新袍褂十分得体，人也显得比往日精神多了。这女才子二十岁，尚未嫁人，与代懿不正好是一一对吗？他想起那年在石塘铺匆匆见过的一面，虽未看得仔细，但大致轮廓是不错的。不如叫她到东洲来一趟，让代懿看看她，也让她看看代懿。主意打定了，他笑着对学生说：“哲子，你写封信去，叫令妹到衡州来一下，让你的弟弟作陪，路费由我出。”

“好，我这就去写信！”杨度对老师的盛情邀请十分感激，忙把诗笺折好放进口袋里，急忙告辞出了明杏斋。

七 叔姬将初恋珍藏在心灵最深处

石塘铺远远近近的人都说，杨家的小姐杨庄与一般人大不相同。到了出阁年龄的女孩子，哪个不是大红大绿、花花朵朵地打扮自己，可杨小姐却从来只爱素色的衣裙，不擦粉，不戴花；别的女孩子成天在绣楼里赶制嫁衣，可杨小姐针线活一窍不通，却日夜书不离手，苦读诗文；别的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尚无婆家，便心神不安，变着法子暗示母亲替她寻觅。可杨小姐二十岁了，登门的媒人少说也有数十上百个，她却一个不答应，仿佛下定决心要当一世老闺女似的。这杨小姐真正是个怪人！话传到杨庄的耳里，她倒并不太介意。她心里很清楚，自己并不怪。

表字叔姬的杨小姐的确不太爱浓妆艳抹，花花绿绿的衣服很少，但她决不是不爱美，只不过她喜爱的是淡雅素净的美。她的服装并非一概素色，有几种小花小格面料的衣裙她也很喜欢。她的确醉心诗文，自负甚高，甚至幻想做当代的易安居士，至于说她对女红一窍不通，那真是大错了。

叔姬心灵手巧，针黹剪裁，描龙绣凤，样样拿得起，做得好。她还偷偷地做了一个鸳鸯荷包珍藏在箱子底层，只不过还没有人可送罢了。叔姬谢绝了一切媒人，固然是因为她的眼界高，看不起一般的男人，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是一个少女心中最深处的秘密，它只会永远埋藏着，绝不可能袒露给世人。

三年多前，十七岁的叔姬与哥哥一起在归德镇伯父家做客。一天，伯父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说是专程从开封府来到归德镇拜访杨度。杨度生性好客，见此人老远赶来，便很热情地接待他，留他在总兵衙门里住下。原来，那人就是夏寿田。他这次漫游中原，住在父亲的朋友开封知府陈老爷的家里。陈老爷告诉他，归德镇杨镇台也是湖南人，他的侄子是个才子，于是慕名前来拜访，愿意交个朋友。夏寿田在归德镇一住半个月，天天与杨度谈学问，谈诗文，谈国事，叔姬也不回避这位同乡夏公子。半个月来，夏寿田丰神俊逸的仪表，超群出众的才华，谦恭诚恳的态度，在情窦初开的少女心池中荡漾起甜美的涟漪。她喜欢接近他。哥哥和他谈话的时候，她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听着听着，眼角便不自觉地转到夏寿田身上去了。

叔姬永远记得那一天。

那是一个九九艳阳高照的日子。上午，夏寿田对杨度说：“天气这样好，我们到城外去走走吧！”杨度同意了。

叔姬说：“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杨度说：“城外路不好走，你一个女孩子，就别去了。”

叔姬心里很委屈，噘起了嘴巴。

夏寿田说：“她天天在屋子里也闷得慌，难得有机会去一次城外。你做哥哥的不带她去，她跟谁去？”又对叔姬说，“走吧，我们一起去！”

叔姬听了，进屋换了件好看的衣服，又匆匆把头发梳理了一下，

跟着哥哥和夏公子一起出了城门。

哟，城外多美呀！野草泛青了，山花开放了，溪水欢畅了，鸟儿展翅了，这一派春光太迷人了。十七岁的闺中少女恍若八九岁的小女孩，喜滋滋，乐融融，她再也不想往常一样一心听哥哥与夏公子的谈古论今了，她离开他们，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她一会儿到小溪边洗手洗脸，忘情地观看溪水中那墨点似的成群小蝌蚪；一会儿凝神谛听小树上雏鸟清脆的鸣叫声，这叫声是如此地稚气十足，如此地清亮悦耳，她觉得再美妙的弦歌也没有这样动听。她采摘了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红的、黄的、淡紫的、雪白的，她捧了满满的一怀抱。突然，她看到一只极大的蝴蝶正贴在一朵花蕊上。那蝴蝶翅膀一动一动的，黑黑的质地上分布着一个个大小小湛蓝色的圆圈。阳光照耀下，那些蓝圈圈放出透亮透亮的光彩来。叔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丽的蝴蝶，她想把它捉住，于是扔下花，屏住气，蹑手蹑脚地一步一步靠近。看看可以捉住了，但她的手刚一伸出，那蝴蝶便飞了。叔姬不甘心，跟在蝴蝶后面追着跑着，那蝴蝶被吓得一直向前飞，再也不敢停下来。

“叔姬，你追什么？”杨度见妹妹向前跑，在后面喊着。

“蝴蝶，蝴蝶！”叔姬边跑边答。

“算了吧，一只蝴蝶，紧追它干什么？”

就在杨度试图制止妹妹的时候，夏寿田从后面赶上来，高声叫：“叔姬，先别跑，停下！”

叔姬止住脚步。夏寿田走近她的身旁，说：“你这样死劲追，它怎么会停呢？你应该站在这里不动，待它停住后再捉。你站好，我替你捉。”

“你替我捉？”叔姬看了看夏寿田，又看了看远远地袖手不动的哥哥，一时心头对这位巡抚衙门里的大公子充满了感激。

这只蝴蝶终于又在一朵野花上停住了，夏寿田摘下头顶上的黑缎

帽子，轻手轻脚地走上前。看看靠近了，他猛力拿帽子盖过去，一不小心倒在草丛中。叔姬惊叫：“夏公子，你跌着了吗？”

不料夏寿田却兴奋地说：“罩住了，蝴蝶罩住了！”

叔姬走上前去，只见夏寿田趴在地上，死死地压住黑缎帽子：“小心，不要让它跑了！”

叔姬小心地从夏寿田手中取出帽子，慢慢地打开一点。果然抓住了！蝴蝶正在那里扇动两只大翅膀，她忙用手指夹住。

“真好看，真是一只少见的蝴蝶！”夏寿田已从地上爬起，站在叔姬的身边，与她一起欣赏那只布满蓝圈圈的黑蝴蝶。

“血！”叔姬突然看见夏寿田的手臂上满是鲜血，再看看草丛，原来那里正有几块尖利的石头，一块石头上也沾满了血。

“不要紧！”夏寿田毫不在意地笑笑，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来擦着。

“痛吗？”叔姬心疼地问。

“不痛！”夏寿田摇摇头说，“这算得了什么！”

“噢，把帽子戴上吧！”叔姬怀着疚意将帽子递过去。

夏寿田接过帽子，把它戴在头上。叔姬痴痴地看了一眼。她蓦地发现夏公子的发辫特别乌亮，男子汉的气概特别足！

日子过得很快。夏寿田要离开归德镇了，他与杨度相约明春京师再见。杨度高兴地与他拱手相别，却没有想到，站在一旁的叔姬心里正冒出一股强烈的失落感。夏寿田刚走的那几天，叔姬像丢了魂似的，坐卧不安，茶饭不思，原本平平静静宛如一池秋水似的少女的心，突然失去了平衡。她常常不自觉地向哥哥说起夏公子，而杨度又总是称赞午谄学问好，人品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听了这些话，姑娘的心中似乎有着某种满足。两个月过去了，杨度收到了夏寿田从江西的来信，他看完后满怀喜悦地送给妹子看，但只看了两行，叔姬

的头开始晕起来，心突突地乱跳。原来，夏寿田的信一开头便以极其兴奋的口气告诉好朋友，他漂亮贤惠的妻子最近生了一个男孩，夏家添了长孙，阖府喜气洋洋。

这一夜，叔姬失眠了，泪水悄悄地流了一整夜。她此时才明白，自己已深深地陷入了一条不该陷入的爱河，两个多月来竟然生活在一个荒唐的梦中！

一个庄重而有才华的少女的初恋是那样地纯洁、痴迷、专注、一往情深：三年多了，叔姬始终不能抹去那半个月的情意，她偷偷地写过上百首无题诗。她只有借着纸笔，借着奇妙的文字组合来抒发自己心灵深处那一缕情思。可惜，这些无题诗无一首保留下来，她随写随毁，不愿意让别人看到。

岁月匆匆，叔姬已足足二十岁了。二十岁的姑娘尚未定婆家是极少见的，母亲李氏心里犯愁，哥哥也在替妹子留意，叔姬自己也开始正视这件事了。她有时想，这一辈子怕是再难遇到夏郎那样的人了，难道遇不到就不嫁人了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女孩子好比一朵花，而现在正处在鲜花盛开的时候，再过几年就会凋谢成空枝了。那时即使遇到了夏郎那样的人，你看上了他，他会看上你吗？心里虽这样想，但媒人每提起一个人，她就会下意识地与夏郎相对照，总觉得相差太远了。一辈子的大事，太委曲求全了，心性高傲的姑娘总不情愿。

前几天，哥哥来了家信，王闾运亲笔改定的诗笺也寄了回来。哥哥信中转述了王老先生对两首诗的称赞，还说老先生盛情相邀，并叮嘱妹子一定要来，决不能拂逆了王老先生的好意。捧着这封信，叔姬心里很激动。王老先生诗名满天下，能得到他的称赞，真正是无上的光荣。

她想起唐朝诗坛上的佳话：张籍揄扬朱庆余，陆贽称颂韩退之；王老先生便是今日的张籍、陆贽。倘若自己今后能通过王老先生的揄扬，将诗名传播开去的话，那真是幸事。一心想做易安居士的叔姬姑娘，心中燃起了一簇幻想的火焰。再看看经王老先生修改后的两首

诗，不但拓宽了原诗的意境，且炼字功夫也远非自己可比。诗坛泰斗之称，果然不虚！现在老先生居然邀请自己去船山书院，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当面求教的好机会！

叔姬把自己这几年的存诗都翻了出来，一首一首地吟诵着，慎重地选出十首自己认为满意的，又再将这十首诗逐句地推敲。良工不示人以朴。自尊心极强的才女一再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在诗翁面前出丑。诗选好后，她又把文章找了出来，从中挑选了三篇。这样一个好机会不能错过，要多方面地向老先生请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她猛然想起，夏公子不也在船山书院吗？分别三年多了，她真想见见他。叔姬打开衣柜，将伯母送的那件黄底起小红花的洋布罩衫取出，套在棉衣上。她对着镜子照了照，觉得镜中的少女很美。过一会儿，她又把哥哥送的那条镶着孔雀毛的红呢披肩拿出来，披在洋布罩衫上。镜中的少女，更加光彩夺目了。

“姐姐，明天走得成吧？”正在叔姬对镜自我欣赏的时候，弟弟杨钧进来问。

杨钧今年十七岁，个头比哥哥略矮一点。他和哥哥姐姐一样地清秀聪慧，不过他的性格中秉承母亲的成分较多，温和恬适，不喜竞争，对国事兴趣不大，好的是书画金石之类的纯文人的雅事。前些年，哥哥姐姐去归德镇，他还小，母亲不放心让他出远门，他只好留在家。杨钧没有出过远门，连县城也只去过两次，这次到衡州府去，对他来说是生平第一次远行。接到哥哥信的这几天里，他一直处在兴奋中，天天催问姐姐什么时候走。

“明天走。”叔姬离开镜子，对弟弟说，“你告诉娘，我们明天一早动身，赶中午的小火轮，断黑之前一定可以到衡州府。你去帮娘把给大哥的干鱼干泥鳅包好。另外，我送王老先生的两只腊兔子肉放在碗柜里，已包好了，你也一起放到袋子里去。”

“明天一定走？”杨钧大喜，又不放心地补问了一句。

“一定走。”望着弟弟这副天真的模样，叔姬笑着点头肯定。

“好！”杨钧乐得手舞足蹈起来，忙向后面厨房奔去。

八 一阕《玉漏迟》，闺阁压倒须眉

黄昏时小火轮将杨家两姐弟送到了东洲码头。叔姬想起马上就要见到自己曾刻骨单相思的恋人，一颗心不觉怦怦跳了起来，脸上滚烫滚烫的。按照杨度提供的线路，姐弟俩很快找到了哥哥。出乎叔姬意料，与哥哥同住一间房子的不是夏公子，却是另一位身材高挑五官端正的年轻人。杨度对姐弟俩介绍说：“这是王老先生的四少爷代懿，表字季果。午诒也和我们住一间房，他下午进城去了，要明天才回来。”

听说夏公子不在，叔姬心里颇觉遗憾，但同时紧张的心也便松弛下来。代懿站起来，腼腆地说：“欢迎杨小姐和重子弟，我父亲今上午还在问你们什么时候到东洲。”

可能是王秋先生的儿子的缘故，也可能是本人的仪表态度的缘故，叔姬对代懿的第一眼印象十分好。她觉得他腼腆的笑容里包含着孩子似的羞涩，对于一个已成年的男子来说，这份羞涩显得珍贵。叔姬本能地意识到，站在面前的这个学子是个聪明而又本分的人。

这个时候，代懿也以一种好奇的眼光打量叔姬。这个被父亲赞扬的才女很像她的哥哥，尤其那道深深的唇沟和棱角分明的嘴唇，简直与乃兄一模一样。修长的眉毛，闪亮的眼睛，显得比乃兄似乎还要机灵。眼皮底下和两侧鼻翼上长着疏疏朗朗的雀斑，不仅不难看，反而更添几分俏丽。在王家四少爷看来，这个才女虽说不上美貌娇媚，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风韵。他的心头忽然飘过一丝异常的感觉。代懿很客气地为姐弟俩倒水洗脸，又到厨房去张罗饭菜。

叔姬当晚在书院客房安歇。次日上午，杨度领着弟妹去拜谒王秋先生，代懿抢先给父亲报信。王闾运竟然走出明杏斋，在银杏树下亲自迎接杨庄姐弟。这次他认真地端详了杨庄一番。叔姬端庄秀丽的仪容、朴素大方的装束，使诗翁甚是满意。王闾运见杨钧也长得清秀斯文，

心里欢喜。来到书房，代懿又代替周妈，亲自为客人斟茶。杨度将妹子带来的两只腊兔子奉上。王闾运高兴地笑起来，爽快地收下了，说：“还没有行拜师礼哩，你倒先递交了束脩。”

叔姬乖觉，忙恭恭敬敬地向王闾运鞠了一躬，笑吟吟地说：“先生若不嫌弃，女弟子有礼了。”说着就要下跪，行拜师大礼。

王闾运赶紧离开藤椅，双手把叔姬扶起，笑呵呵地说：“鞠了一躬就行了，不必跪拜，我收下你这个女弟子了。”

重新坐好后，王闾运习惯地捧起铜水烟壶，慈祥地对叔姬说：“我们湘潭历来出女才子。左文襄的外姑和夫人的诗词，须眉男子也赶不上。前几天看了你的两首七绝，含蓄蕴藉，又胜过周氏母女。湘潭代代有才女，真令老夫高兴。”

叔姬说：“先生夸奖了，小女子从来未好好地读过书，偶尔的涂鸦之作，哪里敢望前人的项背。”

杨度也说：“湘潭真正的女诗人，首先当属师母，几位师姐师妹的诗也做得好。”

王闾运说：“要说读书，代懿的母亲和姐妹们书倒是读得不少，在诗词上的确也下过功夫。但说句实在话，她们都缺乏叔姬的灵气。古人说得好，诗词别是一格，不关乎学问。当然啰，在灵气的基础上再辅以学问，诗词自然会更进一步。”

“先生，小女子这次来东洲，一则谢先生的奖掖关怀，二来还带了几篇诗文，想请先生再给我修改一下。刚才先生说得好，学问也是很重要的，小女子从小缺乏良师指教，书读得很少，今后该读哪些书，也请先生指点。”

叔姬口齿清楚，态度大方，令坐在一旁的代懿爱慕不止。

“好哇，你先把带来的诗文放在我这里，我给你看看，你不要急着回去，在东洲多住些日子，让你哥哥这几天陪你们姐弟到城里各处

走走看看。初七初八两天，我要讲两次《楚辞》，你也不妨去听听。”

叔姬连连答应。

“代懿，你去吩咐小厨房做几样好菜来，我今天要请远客吃饭。顺便告诉陈八，船这几天归哲子掌管。”

杨庄姐弟受此殊遇，有点受宠若惊之感。

到了吃中饭的时候，周妈也不回避，径直坐在王闾运的身边。王闾运对杨庄、杨钧介绍：“这是周妈，她很厉害，凡求我的人都要先讨好她。”

周妈咧开大嘴笑了一下，杨庄、杨钧忙起身致意。杨度偷眼看代懿，发觉代懿脸上颇不自在。

吃完饭闲聊一阵后，杨度带着弟妹告辞了。代懿也要与他们一道走，王闾运留住了儿子。

“老四，你认为哲子的妹妹如何？”王闾运略带笑意地问。

叔姬的两首感事诗早已让代懿折服，现在又亲眼见姑娘端庄灵秀，更令他爱慕，听父亲这一问，已知用意，心里又惊又喜，吞吞吐吐地说：“她很好，的确很好！”

见父亲笑得怡然慈祥，代懿涨红着面孔，鼓足勇气请求：“爹，你跟哲子说说，要他同意把叔姬嫁给我吧！”

王闾运见儿子急得这份窘相，不觉笑了起来。正在厨房里洗碗碟的周妈，从老头子问儿子第一句话时便意识到不妙，她放下手中的活，尖起耳朵听书房里父子俩的对话。听到这里，她心里猛地一惊，再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冲出厨房，对代懿大声说：“四少爷，你怎么能娶刚才那妹子，她脸上尽是鸟屎，难看得不得了。周妈我替你找个好妹子，又白净又标致，保险比她要强百倍！”

代懿正在兴头上，被周妈这么一搅，又气又恼，一反平素表面客气的态度，吼道：“你晓得什么，我的事你有什么资格管！”

周妈很觉没趣，愣了一下，满脸换上笑容，走前几步，温温和和地劝道：“四少爷，你不要着急，天底下好看的妹子多得很，你是大名士的公子，自己又是秀才，长得又体体面面，哪个妹子不喜欢你？实话告诉你吧，你父亲正在替你找一个绝色的妹子哩！”

说着，向王闾运递了一个眼色。王闾运完全不明白周妈肚子裡的鬼胎，对她说：“你去洗你的碗吧，这事不要你搭言。我给老四找的，正是今天这个叔姬。”

周妈一听脸都白了，精心筹划多时的宏伟计划顿时破灭，她真想跺起脚把老头子数落一顿，但她人不蠢，知道自己到底只是一个下人，不是代懿的后娘，满肚子的不快只得强咽下去，于是闭住嘴，缩手缩脚地退回厨房。

代懿听了父亲刚才那句话兴奋至极，激动万分地问：“爹，你跟哲子说了没有？”

王闾运摇摇头，代懿心里一紧。

“哲子那里倒不要紧。”过了一会，王闾运慢慢地说：“叔姬是个有才华的女子，心里有自己的主见，眼角子也高。这样的女子，她的婚姻大事，做兄长的怕当不了全家，大主意还得要她自己拿，我担心的是她看不上你。二十出头的人了，举人也没中，诗词文章也只平平，你满意她，晓得她满意你吗？”

代懿垂手恭听着，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心里凉了许多，嘴巴轻轻地翕动着，嚅嚅了半天，终于硬着头皮求道：“爹，您老想个法子帮帮儿子吧！”

王闾运见儿子这副可怜相，甚是同情。知子莫若父。他深知儿子资质仅属中等，学问文章一般，又加之言辞较木讷，而杨庄天资很高，思维敏捷，能言善语，他真的既担心杨庄不同意这门亲事，又担

心即使结合了，今后儿子也可能会受媳妇的欺负。转念一想，代懿毕竟是个秀才，好好再读几年书，中个举人也有希望，且人也还忠厚，大事做不成，保一身和妻儿应不成问题。何况叔姬的诗文的确胜过他的十个女儿，也胜过许多所谓的才女，他很喜欢她。他希望她能做他的儿媳妇，他甚至作过这样的准备，万一叔姬看不上代懿，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也要说服她做自己的女弟子。他的桃李满天下，做大官的，做大学问的人都不少，但他们尽是男子，倘若能培养一个当代的李清照出来，对以育人才为后半生大业的王闾运来说，该是一个多么值得自慰自豪的成就！王秋老先生决定在这件大事上帮儿子一把。

下午，夏寿田从城里回来，一见到杨庄，便如同见到亲妹妹似的，问这问那，关怀备至，又把刚买回来的上等宣纸拿出一半来送给杨钧。夏寿田的热情使叔姬既感温暖，又自叹命薄。当夏寿田以兄长的身份直接问她定没定婆家的时候，一片真诚无邪的赤子之心，终于使感情深沉的姑娘彻底醒悟过来：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今生与夏郎无缘又有缘，无缘做白头偕老的夫妻，却有缘做互相敬慕的兄妹。这毕竟也是人生一件幸运的事，值得庆贺，应当知足。她决心终生将以对待自己亲哥哥的那份感情来对待夏郎，关心他，体贴他，以此来酬答自己最美好最纯洁的少女初恋。

一连几天，夏寿田陪着杨家兄妹游览衡州府的名胜。他们凭吊了理学鼻祖濂溪先生讲学之处莲湖书院，参谒一代大儒王船山的故居王衙坪，登石鼓嘴之巅一睹蒸湘交汇的壮观，攀回雁峰之顶饱览湘南山川之秀美。在青草桥头，当四人抚栏远眺的时候，夏寿田独自吟诵了当年秦少游作于此处的《阮郎归》：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淮海居士这首词，一如他的其他羁旅词作一样，婉约清丽，幽怨多情。多亏夏公子记得这样清楚，我记性不好，记不全。”叔姬静静地听完全词，由衷地发出赞叹。

“要说记诵功夫，午诒兄当数船山书院第一号。”杨度接过妹子的话称赞。

“你们莫打岔，听我说。”夏寿田望着杨氏兄妹说，“我由秦少游想到苏小妹，由苏小妹想到他的哥哥弟弟，又由他们苏氏一家，想到你们杨氏一家。你们兄妹恰好也是三人，又个个都是俊才，将来一定不会让苏氏一家专美于前。”

杨钧拍着手掌笑道：“午诒哥哥说得真有趣，好像偷听了我的话似的。去年我哥哥回来，对我和姐姐说，我们发愤努力，要学苏氏兄妹，还要立志超过苏氏兄妹，不要让后人一说起来就是苏家的兄妹如何如何，也要让他们说杨家的兄妹如何如何。”

杨度笑着说：“真个是童言无忌！幸好我们说的是古人，没有碍着今人的事。倘若私下说的是今日的名人，小三子这么一兜出来，那就惹麻烦了。”

大家都愉快地笑起来。

夏寿田说：“叔姬，今后若有幸遇到秦少游这样的夫君，你也要难他一下哟！”

说得杨庄脸红起来，无话可答。

杨度说：“只是叔姬至今尚未遇到秦观式的郎君，午诒，你要为叔姬留意才是。”

杨庄拉着杨钧的手背过脸去，指着远处的一座宝塔，对弟弟说：“那就是哥哥常说的珠辉塔。”

杨钧向远处望去。他们的背后，响起夏寿田的声音：“你刚才说的事，使我倒想到一个人来。此人虽不及秦少游的风流才华，却也长得一表人才，能诗善文，勉强可以配得上叔姬。”

“谁？”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夏寿田故意大声地说，“你看代懿如何？”

一听说“代懿”二字，叔姬一颗芳心怦怦跳起来。

“代懿？那当然很不错。”经夏寿田这一提醒，杨度也觉得王代懿的确跟妹妹是很好的一对。

“有四个字，加之于代懿的头上，他可以当之无愧。”夏寿田接着说。

“哪四个字？”

“诚实君子。”

远望佛塔的叔姬一直在倾听夏公子和哥哥的对话，“诚实君子”四个字，牢牢地记在她的心里。她相信夏郎识人的眼光，更相信夏郎为自己好的一片真心，但是，她没有嫁给王代懿的想法，因为她对他的才学并无所知。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个世界上，除开自己的亲哥哥，还有哪个男子能比得上夏郎的才气和风度！

叔姬没有料到，第二天上午哥哥就把这个问题明白地提了出来。

杨度告诉妹妹：“昨天夜晚，王先生亲自对我说，他很喜欢你，有你这个女弟子，他很高兴。”

叔姬满心欢喜说：“王先生这样看得起我，我却还没给他行正式的拜师大礼哩，我这就去如何？”

杨度看着妹子这副虔诚神态，会心地笑了。叔姬转念一想，产生了顾虑：“我这个女弟子当不成了。”

“为何？”杨度觉得奇怪。

“王先生在这里做山长，我给他做女弟子，难道也能像男人一样离家住书院吗？”叔姬说到这里，扑哧笑了一声。

杨度说：“看你急得这副样子，我还没说完哩！王先生说，他希望你做他的女弟子，更希望你做他的儿媳妇。”

叔姬脸刷地红了，头低了下来。

杨度继续说：“王先生有四个儿子，都是蔡夫人所生。长子代功、次子代丰、三子代舆均为秀才出身，学有所成，只可惜代丰在那年由四川回湖南的途中得急病去世了。现在只剩下老四代懿未成家。代懿在兄弟中最得父亲的宠爱。我和午诒与他同住一个房间也将近两年了，对他很了解。人虽不及王先生那样聪明绝顶，但也有中上之资，今后中进士是很有希望的。最为难得的是代懿诚实忠厚，这点午诒的看法和我一致。所以他昨天当着你的面提出了代懿，虽有点笑笑你的味道，但我想，午诒还是把它当做一件事的。”

叔姬仍然低头默默地听着，不做声。

“叔姬，你今年二十岁了，早就到了说婆家的时候。”杨度知道妹子难为情，并不催她表态，又自个儿说下去，“父亲早逝，母亲足不出户，你的终身大事，自然是要做哥哥的我来帮你考虑。”

一股暖流在叔姬的身上滚过，她感激地望了哥哥一眼，很快又把目光收回到自己那双没有绣花的鞋尖上。虽然父亲去世的时候杨度也只有十岁，但全家包括母亲在内都自然而然地把他当作家庭的主心骨，叔姬更是习惯性地听哥哥的话。王先生亲口提出，夏郎也有这个意思，哥哥也完全赞同，代懿又一表人才，况且成就了这桩事后将可以天天聆听到王先生的教诲，诗词文章必然会大有进步。答应吧，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今生与夏郎既不能圆夫妻梦，难道真的一世不嫁人吗？二十岁了，二十岁的姑娘真的早到了讲婆家的时候了。

叔姬独自默默地在心里思索着，一则出于少女的羞涩矜持，一则对代懿的学问文章究竟没有底，她始终不说一句话，上牙咬着下嘴唇，有时又换过来，下牙咬着上嘴唇。像是猜出了妹子的心思，杨度说：“我晓得你不做声，是不知代懿的肚子里究竟有几多卷诗书。你是个心高眼高的人，怕将来夫君不争气，自己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

来。”

叔姬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这点你要放心。你想想看，父亲文坛盟主，母亲能文善诗，舅父供职翰苑，这样的血脉下来的人还会蠢吗？”

哥哥的话的确有道理。常言说，龙生龙，凤生凤，虎父无犬子。代懿纵然再不济，也不会蠢到哪里去，叔姬的心放宽了一大步。

“我想，你是没有亲眼见到代懿做的诗文，不踏实。王先生昨夜说，要代懿把自己平时的习作拿出来，请你来修改修改。”

叔姬听哥哥说了半天的话，直到这时才抿着嘴唇甜甜地笑了一下。

下午，杨度从代懿手里取来一部诗文稿送给妹妹。叔姬接过文稿，见封面上题着两个端秀的楷书：𪔐音，心里说，这两个字用得好。𪔐音，即刚出壳的小鸟的鸣叫声音，典出于《庄子·齐物论》。将自己的诗文比作𪔐音，这是很雅的谦虚。翻开封面，里面夹了一张窄长的纸条，纸条上有两行字。上行写着：叔姬学姐雅正。下行是：学弟代懿敬呈。姑娘心里又说了一句：好个谦谦有礼的学弟！

这里端端正正地抄录了代懿所作的二十多篇古风、律诗和绝句，外加五篇古代人物论：子产论，苏秦论，乐毅论，晏婴论，赵括论。叔姬以审阅者的眼光将每篇诗文都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最后她掩卷叹息：自己不过才作了几首小诗，写了几篇短文，便自封才女，看不起别人，真个是朝菌不知晦朔，螭蛄不知春秋。代懿所作的诗文在自己的数倍之上，却谦称𪔐音，相比起来，自己岂不狂妄了吗？她提起笔来，也写了一个短笺：“古人云，不临江海，不知水之深也，不登岱岳，不知山之高也。今日读《𪔐音》，乃知学兄之高明也。”

杨度看了这张短笺，知妹妹已应允，这两年来压在他心头的一桩大事总算了却了。一旦定下这门亲事，他与先生之间，便由师生之谊

进到姻戚之亲，先生的满腹学问，尤其是他独得骊珠的帝王之学，将会更加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想起妹妹今后的家庭幸福，想起自己今后的前途辉煌，杨度心里甚是得意。王闾运知道后很欣慰，至于代懿，则更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又过了几天，杨庄和弟弟要离开东洲回湘潭了。先一天下午，夏寿田做东，邀请王闾运父子为叔姬、重子饯行。王闾运示意夏寿田也请周妈，周妈心里很不舒服，找个托辞推掉了。席上，王闾运很兴奋，连连饮酒，谈笑风生，不断地夸奖叔姬送来的诗文写得好，诗有灵气，文有识见，要不了几年，便可以成为闺阁中独步天下的人物，说得叔姬心花怒放。老先生又告诉女弟子，送来的每首诗，他都对个别字作了改动，要她将改动前后的字认真对照比较一下。他捋了捋花白胡须，笑着说：“叔姬送来的十首诗中，要数《咏菊》那首写得最好。”转过脸望着叔姬说，“你把《咏菊》背给大家听听。”

叔姬红着脸说：“这里都坐着高手，我哪里敢卖弄。”

“我来背！”杨钧抢着说。

“你能背得出？”王闾运觉得挺有趣。

“背得出！”杨钧颇为自豪地说，“姐姐这十首诗，在船上我看过，随便背背就背出来了。”

见姐姐不反对，杨钧琅琅背道：“百卉俱摇落，孤芳判独奇。不因春竞艳，桃李非曾疑。寂寂出崖侧，寒飏日夜吹。莫惊霜露冷，自有九秋姿。”

“果然好得很！”代懿首先唱颂歌。

“叔姬的诗的确比在归德府时又长进多了。”夏寿田说，说后又含笑望了一眼叔姬。

不料这一眼，却把叔姬的脸羞得通红通红的，她赶紧低下头去。

王闳运说：“这首《咏菊》好就好在有风致，把菊花孤芳自赏的神态写活了，有陆放翁咏梅词的韵味，却又比放翁更旷达。放翁说‘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风格自是高，但显得凄凉，哪有叔姬‘莫惊霜露冷，自有九秋姿’的境界！”

“先生过奖了。”叔姬很高兴，这两句诗正是受了王先生的启迪而修改的。

“文章诗词，既是言志抒情的工具，又是文字的艺术。”老头子今天兴致极高，不觉滔滔大论起来，“这些年一班浅薄子弟迷信泰西，说泰西这好那好，连文字也比我们中国的好。其实，这班数典忘祖的后生子，对祖宗所留下的文字奥妙一丁点儿也没探到。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吧！”

“好！”全桌后生子一齐欢呼起来。夏寿田满斟一杯酒递了过去，说：“为先生的故事，我再敬一杯！”

王闳运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抹了抹嘴巴说：“苏州的园林甲天下，其中有个园子更是建得好，亭阁楼台，山石流水，一一布置得十分得体。园子刚建好，正遇上了乾隆爷第四次下江南。前三次乾隆爷来苏州，看了拙政园、留园、西园，对苏州园林之美赞叹不已。苏州知府想，这次要让万岁爷看个新园子才好。得知这个园子就要建好了，便传令园子的主人，要他准备接驾。这家主人便日夜赶修，终于在圣驾来苏州的前夕将园子建好了。但有一件事却一直定不下，那就是园子该取个什么名字为好。请宿学高才拟了几十个，主人都不太满意。于是有一个人便说了，何必搜肠刮肚了，不如请万岁爷题个名字，御笔生辉，随便题两个字都是好的。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过几天，乾隆爷御驾亲临园子，主人竭尽全力殷勤接待。皇上在园子里游了一整天，为其清幽别致的美景所陶醉，真有点乐不思归了。趁着这时，主人捧了一张纸、一支笔跪在皇上面前说，万岁爷，此园刚建好，尚无园名，求万岁爷赐一个名字。乾隆爷说行呀，提起笔就在纸上写了三个字。大家满怀喜悦凑过脸去看，谁知这一看，都哑了口，做不了声。”

“写了三个什么字呀？”杨钧到底是小孩子，沉不住气，急着问。

王闾运微笑着说：“原来乾隆爷写的三个字是：真有趣。”

“这怎么可以做园子的名字呢？”代懿也忍不住了，说，“叫皇上再题一个吧！”

“谁敢这么说？皇上若是生气了怎么办？”王闾运瞟了儿子一眼，说，“正在众人都为这三个字犯难的时候，大学士纪晓岚想了一个好主意。他笑着对乾隆爷说，万岁爷这园名题得好极了，只是这园子的主人家财万贯，什么都有，而臣却两袖清风，缺的是一个‘有’字。万岁爷把这个‘有’赏给臣吧！乾隆爷哈哈笑了起来，说，想不到你还这么贪心，好吧，这个‘有’就给你吧！后来，当园主人将乾隆爷御笔‘真趣’二字制成金匾高挂园门口时，苏州满城文士才子莫不一致称赞皇上这两个字题得真是含意深远，韵味悠长。”

杨度说：“比起‘真有趣’三字来说，这‘真趣’二字完全是另一番境界了。”

夏寿田说：“纪晓岚真有点石成金的功夫。”

王闾运笑着说：“你们看看，这便是中国文字之妙。把三个字合在一起，便是一句最浅最俗的话；把它分成两处，一则涵盖宇宙，包罗万象，一则趣味蕴藉，古朴典雅。泰西文字能有这个长处吗？”众人都说：“那绝对没有！”

叔姬忙斟满一杯酒，说：“先生这个故事又好听又有教益，女弟子敬您老一杯！”

王闾运乐呵呵地接住，说：“我今天喝得太多了，这杯酒若是别人敬，我一定不喝了，但这是叔姬姑娘敬的，我非喝不可。”

说罢一饮而尽，大家都叫好。王闾运醉意朦胧地对代懿说：“你代我向叔姬姑娘回敬一杯。”

当叔姬连说不敢当的时候，代懿已把她面前的酒杯斟满了，双手举起说：“请叔姬学姐喝了这杯酒。”

叔姬看着代懿脉脉含情的双眼，脸轻轻地红了，忙接过杯子，低头浅浅地抿了一口。

这时酒保端来一大碗鸡腿红枣黄豆汤。王闾运见了这碗汤，想起一件事来，说：“今年初夏蚕豆熟的时候，锦同亲手摘了一筐蚕豆，托人送到东洲来，同时还附着一阕《玉漏迟》，要我步她的韵填一阕给她。我一直欠了这笔债未还。今日在座的都是才男才女，又在酒酣耳热之时，除重子年幼豁免外，每人都代我填一阕《玉漏迟》回赠锦同如何？”

话刚落，代懿便高声附和，又问：“锦同用的是哪个韵？”

王闾运说：“她用的是萧豪韵，韵脚依次为早、了、小、调、好、到、恼、扫、晓、老十个字。你们都要步她的韵。”

“行！”代懿答得很爽快。

夏寿田心想，他一向不大填词，今日为何这般踊跃？见老师兴致高，便也不去多想，忙答：“遵命。”

杨度最爱作诗填词，酒过三巡后，早已诗兴大发，恨不得借酒家的白壁粉墙来逞才使气，听先生这么一说，正中下怀，说：“我还补充一点，以半个钟点为限，超过了罚酒三杯，作好后请先生评个高下，得魁首者，各人都向他鞠一躬。”

众人都说好。叔姬也很快活，她暗自下定决心要夺个魁首，在这群须眉男子面前显一显巾帼手段。

见弟子们都很踊跃，老先生很高兴，笑着说：“《玉漏迟》本是十韵，按理，你们只要十个韵脚相同就行了。但锦同下片第六句结尾一字为‘笑’，今天大家都很高兴，于是我再加一个规矩：每人下片第六句最末一字都要来个‘笑’。”

众人都笑起来说：“好！”

杨钧机灵，很快从账房里借来四支笔，四个砚台，四张白纸，一人分发了一份。他站在这个后面看看，又跑到那个后面瞧瞧，看他们如何构思，如何落笔。王闳运一言不发，端坐在上席，犹如平日在讲台上监视学生的作文一样。

夏寿田掏出怀表来交给杨钧，让他负责看时间。杨钧刚报“一刻钟过去了”，杨度便交了头卷：

好春蚕事早，竹外篱边，豆花香了。自挈筠笼，摘得绿珠圆小。城里新开菜市，应不比家园风调。撷笋较甘芳，略胜点盐刚好。曾闻峡口逢仙，说姊妹相携，世尘难到。今日相煎，怕被豆根诗恼。寄予尝新一笑，想念我晨妆眉扫。风露晓，园中芥茎将老。

王闳运看后微笑不语。这时夏寿田也写好了：

飞鸿来不早，碧池新涨，绿荷开了。消夏闲吟，正拂浣花笺小。军将打门传送，刚谱得红闺新调。谁唱定风波，墨向盾头研好。堪怜十四琼枝，似四摘瓜稀，仙凡颠倒。且向深山，聊避六根烦恼。偶得开颜一笑，便一抖胸中尘扫。清镜晓，提防玉关人老。

王闳运看后也只是笑笑，没有做声。

见哥哥和夏郎都交了卷，叔姬有点急了，便不再多斟酌润饰，也交了上去。王闳运连忙放下夏寿田的词看叔姬的：

湘城花事早，杜宇声声，又春归了。一水迢迢，还忆凌波纤小。畦畔盈盈细觅，想当日寻梅风调。翠袖弄芳菲，旖旎春园兴好。依依湘绮楼边，似玉府元都，俗尘难到。豆蔻新词，却被曹家妹恼。对月嫦娥应笑，空伫望碧天如扫。情未晓，天若有情将老。

“好词，好词。”王闳运连连称赞，又以手指叩击桌面，抑扬顿挫地再吟诵了一遍，点头感叹，“朱淑真、李清照一流也。”

代懿早就写好了，他有意不抢先，在父亲称赞叔姬的时候，他也把词递了上去。杨钧看了看怀表，说：“好险，再晚交一分钟，就要罚你三大杯！”

代懿对杨钧扮了个鬼脸。

春城花事早，摘豆条桑，筠篮编了。对使倾筐，翡翠琼珠圆小。咏絮才高七步，更谱出清新词调。堂上旨甘余，佐我盘飧尤好。当年艳说逢仙，叹兰蕙凋零，仙山难到。护惜同根，泣釜燃箕休恼。投笔书生可笑，怅满地尘氛难扫。春露晓，莫道倚栏人老。

王闳运只略微浏览了一下，便把它和其他三张合在一起。夏寿田问：“先生已看了答卷，高下已分出来了，今日会盟，执牛耳者为谁？”

王闳运摸着胡须说：“我先不说，你们各自交换着看看，看你们的眼力如何。”

说完把四张纸一齐交给夏寿田，夏寿田又分给众人。叔姬先看的一阕正是代懿的，打头一句便让她吃了一惊，心里想：这不有缘吗？五个字竟有四个字相同。再读下去，觉得代懿的词写得真是不错，尤其是“春露晓，莫道倚栏人老”，很有点宋人的风致，于是对代懿的好感又添了一些。而代懿看的，又恰好是叔姬的，不待看完，便鼓掌高叫：“我不再看别人的了，今日的盟主就是这位巾帼英豪！”

说得夏寿田、杨度忙凑过来。夏寿田边看边说：“我同意代懿的评判，我们都认输！”

杨度看后，也觉得妹妹的这阕的确写得缠绵婉转，置于南宋婉约派词中，定可以今混古，自己的比不上，嘴上却说：“你们别把叔姬抬得太高了，我看还是午诒的格调高朗些。”

叔姬听他们评来评去，自己一直不做声。杨钧说话了：“还是请王先生裁定吧！”

王闳运停止抚须，笑微微地说：“要我说嘛，你们这三个须眉男子都齐齐地站到那边去，向叔姬鞠一躬吧！”

代懿一听，忙站起，不等杨度、夏寿田开腔，便向叔姬深深一鞠躬，说：“叔姬学姐，学弟代懿甘拜下风。”

众人哄堂大笑起来。叔姬红着脸说：“快不要这样，折杀我了！”

夏寿田笑着说：“世上没有兄长向妹妹鞠躬的道理，我比叔姬大了七八岁，也不宜向她行礼。代懿，你就代替我们，再向她鞠两个躬吧！”

代懿巴不得多献点殷勤，便毫不含糊又行了两个礼。杨钧在一旁，快活得直跳。叔姬心里乐融融喜滋滋的，她觉得出生二十年来，今天是最得意最快活的一天。

第三章 浅涉政坛

一 谭嗣同千里迢迢为徐致靖送来紧急家书

快到过年的时候，船山书院放了假，夏寿田回南昌去了，代懿则带着厚重的订婚礼，来到石塘铺拜谒李氏。李氏见代懿长得端正，又是王先生的儿子，心里喜欢。此事既是儿子做的主，女儿也不反对，她当然同意。亲事就这样定了。初订明年秋后举行大礼。这个年大家都过得快乐，只有叔姬心里总隐隐地怀着一丝怅意。代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始终不能取代夏郎。就在订婚的这天晚上，叔姬填了一阕《醉落魄》：

连天衰草，苍茫寂寞凭谁道。长空万里归鸿渺，斜日疏烟，几点投林鸟。人生只说多情好，无情转是无萦绕。宵长意远仍惊晓，万壑千山，魂梦应难到。

写完后她吟诵再三，然后像过去那些无题诗词一样，这阕词也被送到炉火边。叔姬呆呆地望着词笺化作翩翩蝴蝶，口里喃喃地说：“夏郎，夏郎，从今日起我就是王家的人了。这阕词权当我送给你的最后一段心声。上苍保佑，我们来世做恩爱夫妻吧！”

这一夜，姑娘的泪水静静地流了一通宵。第二天一早，她抹去眼泪，擦上薄薄的脂粉，强装出笑容，和哥哥一道送别了未来的夫婿。叔姬是明白人，她知道，既然已同意嫁给代懿，这颗心便不能再痴痴地恋着夏郎，它只能交给自己的夫君。但即使就是这样清醒冷静的时候，叔姬也没有想到要把早已绣好的鸳鸯荷包送给代懿！

过完年后，杨钧也负笈来到船山书院，拜在王闿运门下。杨度则和夏寿田辞别老师，结伴去京城参加戊戌科会试。



光绪帝



翁同龢

戊戌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的正月初三，光绪帝命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荣禄首先以祖宗之法不能变的大帽子来压康有为。康反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还有何祖宗之法可言？”又说就拿今日所在地总理衙门来说，祖宗之法中亦未有此一衙门，只能因时制宜，不能困守祖宗成法。荣禄语塞，李鸿章不置可否，于是翁同龢密荐康有为可大用。康有为向皇上进呈《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初八日，康有为上疏，请皇上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宣布诏定国是，变法维新。接着梁启超从上海赶到北京协助其师，筹建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拟在北京、上海设两总会，各省府设分会。这时也有人向权贵散发文章，斥责康梁等人

厚聚党徒，妄冀非分，巧言乱政，邪说诬民，形同叛逆。京师既弥漫着浓厚的维新变法空气，同时，反对、阻挠之风也频频掀起。有识之人都说，八百年古都又将面临一次风云剧变！就在这个时候，杨度、夏寿田来到了京城，寓居城南虎坊桥长郡会馆。

湖南距京师遥远，往来一趟费用很大，许多家境贫困的举子本科不中，则滞留京城，或寻一个馆，或做一点杂事维持生计，苦读诗书，以应下科。会馆住房不收钱，伙食也很便宜，且都为同乡，易于照顾，于是这里便长年住着一批落第学子，一到逢丑、辰、未、戌年或恩科、特科的春天，会馆里便全部住满了进京会试的举子。这里乡人云集，信息灵通，尽管有些富家子弟有钱住得起豪华的旅馆客栈，但他们也不去住，宁愿挤在简陋的会馆里。夏寿田便属于这类贵公子，上科会试住会馆，这科又和杨度两人在会馆里订一小间房子住下。拜访了一些必须应酬的地方后，他便关起门来潜心于功课之中。

杨度今科也志在必得。他素来心高，当得知梁启超因冬天大病，现在又忙于变法，的确不参加会试时，他甚至还暗暗地想到要夺取今科状元，一舒上科受挫的抑郁！但他天生性格好动，又对国事有着不可遏制的浓厚兴趣，所以他总是难以静下心来，时常参与各种维新派人士举办的聚会，回到会馆后又忍不住到各个房间走访，传递消息，发表政见，往往高谈阔论到深夜。夏寿田知他秉性如此，且天资极高，虽把精力分散到闲事上，试场上的诗文决不会耽误，也便不去劝他。

眼看就要临近大考了。这天，门房景大爷递来一封信函。杨度拆开一看，见是梁启超写来的，只有一行字：复生日前抵京，盼来寓所一见。谭嗣同来了！杨度心中一喜，忙雇了一辆人力车，也不邀夏寿田，独自一人奔向长果胡同梁启超寓所。

那次在时务学堂晤面后，英迈豪放的谭公子便在杨度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东洲后，杨度又细细地通读了谭嗣同着的《仁学》，对谭的学识和勇气更加敬佩不已。

门一打开，迎接的正是清瘦矮小的谭嗣同。故友会他乡，乃人生

喜事一桩，二人亲切地拥抱。刚一松手，杨度看见屋里还坐着一位黝黑粗壮的中年大汉，正咧开嘴望着他俩憨笑。杨度问正在倒茶的梁启超：“这位兄弟是……”

“他是我的结义兄弟。”谭嗣同忙介绍，“江湖上有名的英雄，现在京师镖局做事，姓王名正谊字子斌，排行老五，因一把大刀无敌天下，故江湖上都称他为大刀王五。”

转过脸，又对王五说：“这位是举人杨度杨皙子先生。”

王五起身，双手抱拳，声音异常洪亮地说：“原来你就是杨镇台的侄公子杨皙子先生！”

杨度惊道：“你认识家伯父？”

“镇台大人我没有见过。”王五笑了笑说，“皙子先生在归德镇时的拳术教师孟胡子是我的朋友，去年我在开封府见到他，他说起过你。”

“哎呀，你是孟师傅的朋友，那就是我的师辈了。”杨度说着，拱起了双手。

“莫这样，你就叫我五哥吧！”王五爽朗地一笑。

王五，名正谊，字子斌，河北人，善长武术，尤精于刀棒，江湖上称之为大刀王五。王五以镖师为业，豪侠仗义，常往来于直隶西北之间，与谭嗣同交情深厚，支持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南下武汉参加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后折回北京，参加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不久即被捕遇害。

谭嗣同说：“说起来都是熟人，彼此都不要客气，你就叫他五哥，他就叫你皙子吧！”

大家都大笑起来，坐下喝茶。

“复生兄，你此次为何事进京来的？”杨度刚一坐下，便急着问。他猜想，眼下正是京师变法呼声沸沸扬扬的时候，谭嗣同的突然到来，必负有特殊使命。

“我专程从长沙赶来，为着递送徐学台的一封家书。”谭嗣同原本微凹的双眼更加陷落了，显然是连日旅途劳顿的结果。

“送徐学台的家书？”杨度颇为吃惊。徐学台的家书，何烦谭公子千里迢迢专程递送，它完全可以托付给巡抚衙门的折差顺便带到北京来，看来这封家书一定非同一般。

梁启超从柜子里取出一个七寸多长四寸多宽的信封来，笑着对杨度说：“请你来，就是要你来看看徐学台的信，过后我们再一起商议商议。”

杨度接过信封问：“这是徐学台的家书，我拆开看合适吗？”

谭嗣同说：“虽是家书，说的却是天下第一大公事。徐学台招呼过，可以给几个心腹朋友看看。”

杨度将徐学台的信抽了出来。

徐学台就是继江标之后的学政徐仁铸，他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视学湖南，其父徐致靖也供职翰林苑，官居侍读学士。徐仁铸也是个热血志士，目睹国势孱弱，也深知只有维新变法才有出路。他一到湖南便继承江标的事业，鼎力支助陈宝箴、黄遵宪的新政，一面继续出版《湘学报》，同时又创办《湘报》，大力鼓吹新学。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并不让步，继续与新学对抗。徐仁铸是叶德辉光绪壬寅年中进士的房师，叶对徐很恭敬客气，口口声声恩师长恩师短，但一谈起时事来，却坚守自己的阵地，寸步不让，还说什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不让于师”之类的话。叶德辉的强硬态度使徐仁铸不免有点怯弱。

尤其是最近，湖广总督张之洞忽然从武昌给他来了一封信，信上说近来有人告发《湘学报》《湘报》远近煽播，倡为乱阶，努力杜流弊，即饬停刊。张之洞的决定给徐仁铸很大压力。他预见维新事业的前程将会异常艰难，于是给父亲写信，请老父向皇上荐举几个有血性有才干的人物，破格超擢，委以重任，果断地强制性地推行新法，并

请他的翰林弟弟徐仁镜一道参与其事。

果然非同小可！杨度看完信后，郑重地将它折好放回信封，双手交回给梁启超，问：“什么时候把这封信送给徐老先生呢？”

谭嗣同说：“当然事不宜迟，明天上午就到徐老先生家里去，哲子你也一起去吧！”

“好！”杨度立即答应。参与国家大事，一直是杨度的宿愿，尽管尊师说，在学术上他与康梁有不同的见解，但在维新变法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何况他也想借此机会结识徐老先生。

“见过徐老先生后，我要和五哥一起到山西太原去走一遭，那里有几个荆轲、聂政之流的壮士，五哥要我去见见他们。”谭嗣同神色凝重地说，“今后说不定有一天还要仰仗他们的力量。”

大刀王五接言：“你们先从文的一路入手，文的不行，我们弟兄再来武的。”

梁启超正色凛然地说：“是要做好这种准备，说不定有血流漂杵的一天。”

谭嗣同拊掌笑道：“若是这一天到来了，我第一个去断头流血！”

杨度心中一怔。断头流血的事，他压根儿还没想到过，对谭公子的豪侠义烈顿时肃然起敬。

徐仁铸，字砚父，江苏宜兴人，光绪进士。光绪二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身份督学湖南，支持时务学堂、南学会及《湘报》，并倡读西学，主张变法，遭保守派攻击，遂请求其父徐致靖向光绪帝荐举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等。戊戌政变后被革职。其父遭革职监禁，曾与其弟仁镜上书请代父囚，遭都察院阻格。

徐致靖，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光绪二十四年支持变法维新，上疏请光绪帝明定国是，并推荐康梁等人。百日维新时期，擢升为礼部侍郎，政变后被革职囚禁，两年后释放，后定居杭州。

王先谦，字益吾，人称葵园先生，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国子监祭酒。光绪十一年出任江苏学政，后回到长沙主持思贤讲舍和岳麓、城南两书院。戊

戊维新时期，王先谦激烈反对变法。光绪三十三年，任湖南咨议局筹办处会办，赏内阁学士銜。宣统二年，以在长沙抢米风潮中“肇衅酿患”受降五级调用处分。辛亥革命后隐居乡间。王先谦治学成就显著，平生著述甚丰，著有《荀子集解》《汉书补注》《虚受堂诗文集》，编有《十一朝东华录》《皇清经解续编》。

接着，大刀王五说起他那几个太原府的兄弟，为人如何地慷慨仗义，本事又是如何地高强无敌。又说江湖上这些年来人心浮动，会党蜂起，无一不是针对官府和朝廷的，眼下大清王朝好比处在一堆干柴之上，只要一点星火落在上面，顷刻之间便会烧起冲天大火，而朝廷也就会在这把大火中被烧毁。大刀王五说的事，使杨度听来十分新鲜。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官衙和书斋里度过，江湖上的事一窍不通，今天才知道，普天之下早已是反旗林立，朝廷命在旦夕。这一夜，躺在梁启超临时搭起的木板床上，杨度想了很多很多。他隐隐地觉得，王五叙说的人心所向，似乎与康梁谭等人的事业有很大的不同。朝廷如同一艘千孔百洞的破船，老百姓的想法是要把它捣毁沉没，而康梁谭等人却是要把它修补好。

二 自古以来在中国要办成大事，光凭嘴巴子没有刀把子是不行的

第二天上午，谭嗣同、梁启超、杨度三人整装来到了城西豆荚胡同徐府大门口。谭嗣同递上名刺，说明来意，门房通报后让他们进去。

这是一个很宽敞的四合院。一色的青灰砖石砌出一块平坦洁净的阔坪，坪的东西两侧搭起两个高大的葡萄架，时已暮春，架上爬满了油绿发亮的叶片，随处可见一串串小葡萄从木架顶部悬吊下来，如同碧玉雕琢出来的小珠子，十分逗人喜爱。葡萄架旁摆着大大小小的文竹、兰花和山石古木盆景，上下交叠，错落有致。另有八个硕大的白底青兽鼓形大水缸，水缸里怡然自得地游动着大水泡眼金鱼，还有浑身黑得如炭团的墨鲫。杨度赞道：“好一个高雅脱俗的庭院！”

门房将他们带到西厢房。厢房两边红木柱上刻着一副涂上石绿颜色的联语：恪恭在朝夕，俯仰愧古今。门房掀开竹帘子，大家看见屋

里书案边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老者见客人已来到门外，便站起身，以带有吴地口音的北京话说：“请进。”

三人鱼贯进了书房，在北面墙壁边的一溜明式红木直背雕花椅子上坐下。门房斟茶时，杨度端详了老人一眼，见这位翰林学士年在七十左右，面色红润，腰板硬朗，眉眼之间有股倔强凌铄之气。

徐学士面带微笑地问：“哪位是谭复生先生？”

谭嗣同站起答应了一声，并递上徐仁铸的信。徐学士接过信，搁在一边不忙看，先将谭嗣同上下打量一番，说：“你就是谭世兄，久仰久仰。早就听说敬甫中丞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公子，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谭嗣同说：“前辈夸奖了。”

“令尊政躬康泰吗？”

“家父身体尚可，只是年纪大了，有些养身病，不如您的身子骨硬朗。”谭嗣同出生在北京，直到十二岁才回到浏阳老家读书，他的一口京腔至今仍很纯正。

徐学士哈哈笑了两声说：“坐下，坐下说，这两位你给介绍下。”

“这位是广东新会举人梁启超。”谭嗣同指了指梁启超。

“哦！”徐学士显然有些惊讶，他朝着梁启超前倾上身，略带敬意地说，“梁卓如先生，你的大名如雷贯老夫之耳。你如此年轻，便已做出这么大的事业，享有这样大的名望，令老夫在你的面前都有点自惭。”

徐学士这番出自内心的话，使在座的三位后生感动，尤其使梁启超感激。他起身回答：“老前辈学问渊懿，德高望重，我们景仰已久。”

徐致靖是值得人们景仰的。他不仅学问好，更兼品德端方正直，

素以提拔人才奖掖后学为己任，虽年过古稀，却依然雄心勃勃，敢作敢为。老先生还有一点尤令人尊敬，他治家有方，教子有道，两个儿子都在二十多岁时便中进士，入翰苑，一家父子三人同处词林，被士大夫传为美谈。

谭嗣同接着介绍：“这位是湖南湘潭举人杨度。”

“哦。”徐致靖点点头，“好，好，你是来参加会试的吗？”

“是的。”杨度恭敬地回答。眼见得老先生对谭、梁异乎寻常的热情态度，杨度忽然有一种被冷落感。很快，他便平静下来。不能怪老先生有冷热不同，因为自己本不能与谭嗣同、梁启超相比，京师乃鞬韞之地，名望官位在这里愈加显得重要。醉心于帝王之学的年轻举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信心，他相信自己今后的名望地位一定会引起京师人士的刮目相看。

“好，你们稍坐一下，喝喝茶，我看看信。”

徐致靖把信笺抽出来，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看起来。这时，梁启超将放在茶几上的一叠《京报》拿起，信手翻看几页，便赫然见第一版中间一排粗黑字：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疏请明定国是。他轻轻招呼谭、杨二人聚首合看：伏闻皇上宵旰忧勤，熟讲中外之故，知当诸国并立之时，万不能复守秦汉以后一统闭关之旧，知时审变，力图自强，祖宗二百数十年艰难缔造之天下可无危坠。然胶事以来，新政无一举动，学堂、特科事未见举办，有若空文，天下咸窃窃然疑皇上仍以守旧为是也。若守旧，可明谕内外臣工恪守旧章；若变法，亦请特颁明诏，一切新政，立予施行。总之，请皇上速明定国是，俾天下臣民咸晓然于圣意所在，有所适从，不再如前之游移莫是，两无所成矣。

梁启超看后，对眼前这位老头子油然生出敬意来。这份奏疏上得太及时了，前几天他与老师谈论的正是这件事。康有为不见皇上明确的态度而心急如焚，梁启超也觉察到变法的前景不甚光明。现在，徐学士的奏疏登之于《京报》显著地位，说不定是皇上下决心明定国是

的前奏。

“谭公子，小儿信上只说保举几个得力的人才辅佐皇上变法维新，但究竟是哪几个人并未提，他跟你说过吗？”老先生看完信，一边摘眼镜，一边问谭嗣同。

谭嗣同答：“离长沙前，我与徐学台反复商量的这件事，徐学台在另纸上写了几个名字，说仅供大人参考，最后荐举哪几个，一听大人圈定。”

说罢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双手递了上去。徐致靖重新戴上眼镜，小声念着：

工部主事康有为，忠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源。湖南盐法长宝道署按察使黄遵宪，熟悉各国宪政，器识远大，办事精细。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天才卓越，学识绝伦，忠贞爱国，勇于任事。广东举人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忠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

“行，他与我不谋而合。”徐致靖把纸折好，重又摘下老花镜，慢慢地说，“维新之事，从三年前公车上书以来，空头话说得不少，成效却不多，京师可以说一切依旧。十八省，除湖南一省外，其他十七省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中间的关键原因，在于朝廷内部反对的人很多，且势力很大。但大清要强盛，非维新变法不可，在这一点上，老夫与你们年轻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前几天我给皇上上了一道奏疏，目的就是敦促皇上尽快下决心。”

梁启超扬起《京报》说：“我们刚才有幸拜读了您的奏疏，真正是维新变法的及时雨。”

徐致靖浅浅地笑了一下说：“皇上被守旧的大臣包围得太紧了。他自己还是想变法图强的，只是身边无得力人物，仁铸的考虑是对的。不过你们都很年轻，地位也不高，缺乏威信，今后到朝廷来办事会有许多难处。”

说到这里，徐致靖想起朝廷执政大臣之间的复杂纠葛，想起太后、皇上长期以来的面和心不和，顿时心情苍凉起来。本想给这几个

热血年轻人透露一二，但这些话不可随便乱说，且也不能多给他们泼冷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敛容盯着谭嗣同、梁启超，严肃地说：“老夫对你们说句实话，此时充当皇上的贴身谋臣，很可能不是美差。”

谭嗣同应声答道：“晚生自知年幼无知，才浅德薄，并不敢妄求优保重任，更非借此为一己谋高位，实出于为国为民一片诚心。刚才老大人的提醒很重要。晚生深知历代主持变法之人，名荣身泰者极少，名裂身败者甚多，商鞅车裂，半山放逐，皆为前车之鉴。晚生厕身其间，并非幸事。说不定哪天失败了，不仅本人死无葬身之地，还要祸及老父稚子。然晚生仍愿借大人之力而获皇上重任，辅佐朝政，推行新法，实一心只为救大清于倾覆之际，拯黎民于危困之中。晚生在长沙时已对学台大人表示过，维新成功之后，嗣同决不居功，倘若维新失败了，嗣同甘愿以身相殉。”

“壮哉，豪杰之言！”徐致靖霍地站起，“就凭谭公子你这一番话，老夫亦将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国荐贤，为民举才，明日即上书皇上。”

梁启超也激动地站起，充满感情地说：“维新大业的成败，大清的兴衰，完全寄托在老先生您的身上了，我全体维新志士将对老先生感激不尽，四万万满汉蒙藏回同胞也将对老先生感激不尽！”

“都坐下吧！”徐致靖招呼大家坐下后，自己也坐下来，感慨地说，“感激二字不必提起，老夫此举，纯系出于一片忠心而已。这些年外患频仍，国事螭蟾，而那些深受皇恩的王公贵戚却懵然不醒，依然在醉生梦死中追逐一己利禄享乐。那些当要冲之辈又毫无应变策谋，或墨守成规，苟且敷衍；或轻举妄动，把国事当儿戏。老夫每念及此，莫不叹息涕零，然人既昏迈，又无实权，无可奈何，惟有叹息而已。乙未年亲眼见会试举子们那种爱国忧民的情绪，拜读他们那些振聋发聩的演说文章，老夫豁然开悟，大清的出路在维新，大清的希望在年轻人。刘禹锡说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已经腐朽了的必然会被淘汰，新兴的生命是不可阻挡的。从那时起，老

夫就不顾旁人的劝说耻笑，甘以白头置身于黑发之中，为皇上为国家尽一份余力。”

说到这里，老先生刚才凝重的神情变得开朗起来，他笑着对谭、杨说：“你们湖南有个大名士叫王闾运，年轻时踔厉风发，受了几次挫折后，就对国事抱逍遥态度了。他的学问文章，老夫自是佩服，只是他那句‘三十看花犹嫌老’的诗，就不免太颓废了点，老夫不敢苟同。老夫更喜欢苏东坡的那几句词：‘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杨度见徐致靖慨然谈国事的时候，无意中竟然提到了自己的老师，觉得很有趣味。他知道老先生对老师有些误解，这种场合，当然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便静听不语。倒是谭嗣同忍不住插话：“壬秋先生就是杨度的老师。”

“哎呀，你是他的学生！”徐致靖惊道，“老夫刚才失言了，请别介意。”

杨度忙说：“您说得对，‘三十看花犹嫌老’这句诗是有点颓废。为这句诗，晚生也曾当面请教过湘绮师。他说这是激励年轻人珍惜少年时光，人生难得是青春，切莫让年华虚度。”

“到底是学生，说起老师来就是不一样。”徐致靖爽朗地笑起来。

梁启超说：“杨哲子是壬秋先生的高足，有名的才子，乙未年公车上书，湖南公车的领头人就是他。他今科会试，必然高中无疑。”

徐致靖笑着说：“看来翰苑又要多一个三湘俊才了。”

这句话说得正合杨度的心思，他起身致谢：“谢老前辈的厚爱，今后若能有机会长蒙老前辈的教诲，乃晚生的幸事。”

谭嗣同也起身说：“打扰您半天了，我们就此告辞了。”

“好。”徐致靖起身，“我送送你们。”

杨度说：“老前辈这样客气，我们如何受得了。”

徐致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希望所在，老夫理应亲送出大门。”

谦逊一番后，三个人跟着徐致靖出了书房，来到庭院。杨度指着那几个大水缸问：“这几个鱼缸古雅得很，是明代烧制的吗？”

“哲子先生好鉴赏力。”徐致靖答，“正是明代成化年间厂官窑烧制的。”

杨度说：“这样大而造型别致的厂官窑缸，存世者怕不多了。”

徐致靖摸了摸水缸的边沿说：“据说当年宫廷专门订制一百个这样的水缸，为保险起见，厂官窑一共烧了三百个，从中挑出一百二十个送去给宫廷。宫中选了一百个，剩下的二十个，以二百两银子卖给了家瓷器店。老板打起‘宫中剩余’的招牌，以二千两银子的价卖给了开平王常遇春的后裔，转手之间便获利十倍。”

众人发出啧啧声。

“这个老板虽获利十倍，但卖的是真品，还算赚的不是昧着良心的钱，最可恨的是卖假古董，我给你们讲个最近的小故事。”

众人的目光都从水缸移向徐致靖。

“上个月，湖广总督张香涛进京叙职，偶游海王邨，看见一个古董店，装潢甚为雅致，他便进店浏览。见店中庭院摆着一个很大的坛子，为陶制品，形状既古怪，色彩也朴质。张香涛本是个有名的古物鉴赏家，暗思这样的坛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走近一看，他更被吸引住了，原来坛子四周都是如蝌蚪形的篆籀文。张香涛谛视良久，也认不出几个字来，心里很惊异。问店主，回答说是某巨宦故物，店里借来陈列，不出卖。张香涛很惋惜。回寓所后跟一同进京的幕僚谈起这件事，幕僚说有可能是三代时的陶制器物。第二天，香帅和幕僚再去这个古董店。幕僚也是一个精于古董的人，二人仔细鉴赏一番，一致认为非三代古物莫属。香帅抚摸再三，不忍离去。幕僚知他想买，于是

逼着老板找来物主，硬以三千两银子买下了。”

“香帅极喜，命人抬回寓所，自己反复欣赏，费尽心思辨认坛子上的文字，同时又请高匠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大家都说这个坛子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香帅吩咐给坛子装满水，又放养几尾金鱼，天天在坛子边徘徊，自我陶醉。一天夜里，雷雨大作，第二天早上香帅来看坛子时，不禁惊呆了，原来四周的篆籀蝌蚪文已全部化为乌有，出现在眼前的则是一只极普通的瓦坛子。”

众人都不解，问：“这是何故？”

“张香涛仔细一看，先前的那些古文字原来都是用蜡写在纸上，再加上色彩掩饰，把它糊在一只今人烧制的瓦坛上的。张香涛白丢了三千两银子，还招来一个传之后世的笑柄。”

徐致靖说到这里忍不住笑了起来，大家也都跟着笑了。

快到大门口时，徐致靖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将谭嗣同拉住，说：“老夫年来昏眊，办事常常记前不记后。刚才我突然想到这荐举人才的事，倒有一个重要人物要荐举。”

“老大人说的是哪一个？”谭嗣同停住脚步问，梁启超、杨度也都站定望着徐致靖。

“来。”徐致靖指着西边葡萄架后的一间房子说，“诸位请到这里再宽坐一会儿。”

三人跟着徐致靖进了屋。这里才是徐致靖通常会见客人的地方。房间宽敞明亮，四周墙壁上挂着几幅字画。杨度随便望了一眼，见有翁同龢、潘祖荫等人题款的字，还有一幅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兰草图，寥寥几笔，便把兰花高洁脱俗的神韵勾了出来。这幅图，似乎专为今日的收藏者而画。

“前几天，徐菊人从天津来京师办事，在寒舍坐了一上午，大谈袁慰庭在小站练兵是如何地有成效，办事是如何地有魄力，而且说袁

慰庭多年在海外，见多识广，器局阔通，他对维新变法深表赞同，并要拜在我的门下。徐菊人说，若不嫌弃的话，收下这份拜师礼。说着取出一幅卷轴来。老夫打开一看，原来是冬心先生的兰草图。细细地审看纸质、墨色和印章后，我可以断定这不是赝品，颇为惊喜，问这幅画是哪里来的。菊人说这是袁慰庭在朝鲜汉城购来的。我很奇怪，冬心先生的画怎么会流失到汉城去了呢？菊人讲述了它的来历。袁慰庭在汉城的时候，偶尔在唐人街一个古董铺里遇见一个中国人，此人抱着一捆字画与老板在讨价还价。慰庭凑过去一看，见都是当年扬州八怪的字画，心中欢喜。他出身世家，识货，知这些字画不是假的，若在国内卖，至少值五千两。估计此人之所以来汉城卖，定然是不敢在国内出手。在那人与老板相持不下的时候，慰庭说你跟我来吧，我都买下。那人于是跟着慰庭走，走到一座刀枪森严的楼房前，慰庭说进去吧！那人脸上突然不自在起来，连忙说不卖了不卖了。慰庭说不要怕，我不会抢你的。那人硬着头皮进去了。坐下后，慰庭和气地说，我知道你这些字画是偷来的，在国内不敢卖，便想到汉城来求个大价钱。你以为海外都很富裕，其实错了，汉城人都穷得很，你这些字画五百两银子都卖不出。你不如卖给我，我给你一千两银子如何？原来那人正是一个偷儿，也正是想到汉城来求大价钱的，但是来汉城一个月了，一直没有合适的买主，眼看盘缠快用完了，很是着急。先以为这次会被讹诈，想不到此人这样大方，愿以一千两银子买下，虽然比起自己的要价来差了一大截，但事到如今已经是难遇到的良机了。那人竟大为感动起来，接过一千两银子，磕了三个响头出去了。”

徐致靖说到这里，谭、梁、杨都快乐地笑了起来。梁启超说：“袁慰庭既捡了大便宜，又赚了个感激，这个人真精明。”

杨度忍不住指着墙壁上的兰草图说：“袁慰庭送的就是这幅吧？”



戊戌时的袁世凯



徐世昌

“正是！”徐致靖点点头说，“我与袁素无交往，本不想受他这份礼，也不想收他这个门生。转念一想，袁有兵权又赞成变法，这对维新事业很有帮助。你们都是文人，不握刀把子，但自古以来在中国要办成大事，光凭嘴巴子而没有刀把子是不行的。想到这里，我于是收下了这幅画，也收下了这个门生。”

梁启超说：“袁慰庭赞成变法应是出自真心，那年我们在松筠庵开会，他一人捐了五百两银子。”

谭嗣同说：“都说袁世凯在小站干得很好，只是没有亲眼见过。”

徐致靖说：“老夫的意思是，你们哪位去天津看看，与他见见面，谈谈话，看看这个人到底如何。我想，他要徐菊人到这里来表示这番意思，无非是看在老夫喜欢荐人的份上，倘若真是一个热血志士，老夫岂能慳于一纸。”

谭嗣同说：“老大人说得很对，只是我已雇定了骡车，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京师去太原。”

杨度想起三年前的一桩往事，说：“我正好想去见见他，我明天去一趟天津吧！”

谭、梁都说：“哲子去最好！”

徐致靖说：“我已收下了袁慰庭做门生，你明天去天津，就以送策论为名，限他半个月内做一份策论给我。”

“这样最好。”杨度说，又问，“题目呢？”

徐致靖想了一下说：“就做个‘商鞅变法与秦灭六国论’吧！”众人都拍掌说：“这个策论题真是再好不过了！”

三 袁世凯牢记嗣父的教导：官场犹如戏场，最大的本事在于做假的功夫技巧

因梁启超提起袁世凯捐助五百两银子的事，杨度猛然想起了三年前的桩往事。

早春天气，北京还很寒冷，被爱国激情燃烧着的一群年轻举子们聚会在松筠庵，高谈阔论，慷慨激昂。谈到战事的失败，一个个泪流满面。讲到国家的衰败，又都悲愤填膺。一个举子提议歃血为盟，誓为大清朝的强盛尽忠效力，大家都赞成。于是张罗着要去买酒买肉，热热闹闹地聚一餐。但这些举子大多数都是清贫人家子弟，身上的银钱不多，有几个富家子弟愿意多出钱，却一时又未带着，百把人聚会，没有四五十两银子对付不了。正在犯难时，杨度刷地一下把身上穿的狐皮袍子脱了下来，说：“把它当了吧，过几天就用不着它了！”



火车站进京赶考的举人（左一、左四吸烟袋者）

身边的几个举子正在犹豫，试图劝他不要当，不想后面走来一个五大三粗的河南举子，伸出手抓起皮袍说：“好样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说着便跑出去了。

一会儿，抬酒的，担菜的，拎鸡鸭的，一队七八个人跟着那河南举子的后面进了松筠庵。河南举子把一把碎银子朝杨度跟前一丢说：“还剩了几两，你收起吧！”

杨度将碎银子一推说：“你好事做全，尽这银子买几十封万字号的鞭炮来，放它个地动山摇，也为我们中国人出一口气！”

就在一片震天撼地的鞭炮声里，一百来个各省举子杯盘相碰，肝胆相照，豪言壮语充溢着殿堂庭院，爱国热情沸腾了寒风冷雨。杨度觉得有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尽兴的豪饮！他喝得酩酊大醉，在朋友搀扶下回到长郡会馆，第二天中午仍酣睡未醒。

“哲子，醒醒，外面有人找你！”一个朋友使劲地推了他几下。

他睁开眼睛问：“什么事？”

“有一个人要见你！”

杨度赶紧起来穿衣洗脸，来到会馆门外。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精壮汉子走上前问：“你就是杨度先生？”

杨度点点头，那人从背上取下一个包包，双手捧着，向杨度鞠了一躬，恭敬地说：“昨天先生在松筠庵的举动，我家大人深为钦佩，特命小人去当铺赎回先生的狐皮袍亲自送来。京师天气冷，乍然脱去皮袍要着凉的，愿先生为国家珍重身体。”

杨度接过包包，打开一看，正是自己昨天脱下的那件狐皮袍，大为感激地问：“你家大人是谁？”

“去年从朝鲜回来的浙江温处台道员袁慰庭。”

杨度捧着皮袍尚在诧异之中，那人早已转身走了。一阵北风吹来，沉醉方醒的杨度蓦地打了一个寒颤，他赶紧把皮袍披在身上，心想：多亏赎回它，不然真要冻出病来哩！

走进房间，他心里兀自奇怪：袁慰庭不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吗？此人在朝鲜多年，事情做得轰轰烈烈，但闲言杂语也多得很，还有人说去年的海战是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而引起的，又听说他对维新变法很热心，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但自己与他素无一面之交，他为何要表示出这番好意呢？再说昨天松筠庵的集会，都是一些年轻的举子，袁世凯并未参与，他又何曾知道自己脱皮袍当酒肉的事呢？杨度很纳闷，觉得应该亲去袁宅谢一声才好，但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找夏寿田商量，夏寿田说：“去问梁卓如吧，他是松筠庵集会的发起人，他可能知道。”

过两天见到了梁启超，杨度问起这事。梁启超说：“袁世凯是京师支持维新的官员中的一个，他本人参加过几次国是讨论会，还捐助

过五百两银子。至于他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是河南项城人，你不妨到河南会馆去打听下，豫省的举子中一定有人知道他的寓所。”

梁启超的话提醒了他，于是赶到河南会馆，一打听，居然还有项城籍的应试举子。门房带他去找。见面之际，彼此都很惊喜。原来这位项城举子正是那天为他当皮袍子的人。说明来意后，那人笑道：“我把你的皮袍子当了，袁慰庭把你的皮袍子赎回，真是有趣得很。关于袁慰庭和他的家庭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天你请客，今天我做东，咱们到一家酒店去好好聊聊吧！”

在河南会馆旁边的一家小酒店里，项城籍的举子详详细细地将他所知道的袁家故事都给杨度端了出来。

袁家是项城的大家族。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是个庠生，因读书过于用功，不到四十岁便病死了，留下四个儿子，在妻子郭氏的教育下个成才。长子树三为廪贡生，三子凤三、四子重三都是庠生，功名地位最高的是次子甲三。袁甲三字午桥，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最后做到漕运总督。他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二年这段期间，一直在前线带兵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权力最大时曾督办过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袁甲三为袁家聚敛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崇高的名位。他的长子翰林院编修袁保恒、次子举人袁保龄以及侄儿举人袁保庆都跟着他打仗，立有军功。保恒后来官至侍郎，保龄官至中书，保庆官至道员。袁家成了项城最显赫的官宦之家。

兄弟们都在外打仗做官，家政便由树三长子保中以嫡长孙的身份主持。保中捐了一个同知官衔，却没有做过一天官。为对付太平军、捻军，他在家乡筑墙挖濠，修起一座有四处炮楼名叫袁寨的城堡，将自家和附近乡邻安置其中。咸丰九年秋天，保中的妾刘氏在袁寨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世凯，字慰庭。此子排行第四，在他之先，太太刘氏已生有二子：世昌、世敦，他还有一个同母胞兄世廉。世凯生下不久，胞叔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很快夭折，牛氏心里悲痛，又恰遇刘氏奶水不足，于是世凯便由牛氏哺育，牛氏视

世凯如同亲生一般。袁世凯降生在堡垒中，伴随着兵马战火长大，天天看到的是刀枪厮杀，听到的是鼙鼓炮声，从小锻炼了他过人的胆量和强悍的性格。五岁那年，大人带着他上城垣玩耍，这时正有一队捻军杀到袁寨下，鸣枪放炮，攻打吊桥，大人们都惊恐万状，四处躲藏。袁世凯仍站在城垣上面无惧色，并捡起一块小石子扔下去。他的父亲得知后惊异不已。

袁保庆年过四十仍无子，胞兄便把自己的第四子过继给他，那时袁世凯才七岁。不久，两江总督马新贻看中了袁保庆，调去南京任江南盐法道。这是一个肥缺，俸禄之外的银子源源不断。南京又是有名的古都，江山形胜，人文荟萃，袁世凯在这里一住六年，度过一段十分优裕而丰富多彩的少年时代。袁保庆为嗣子延聘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举人做塾师。袁世凯对四书五经无兴趣，却迷恋舞枪使棒、骑马射箭，而且武功很好。那时太平军、捻军虽已平息，但西北战事仍很激烈，国家并未安定，需要军事人才。见嗣子志在兵戎，袁保庆也就不再强求他吟诗作文。袁世凯是吃牛氏奶长大的，牛氏非常疼爱他。保庆的妾金氏因为无出，也对他很好。牛氏金氏不和，时有龃龉，保庆为之头痛，而袁世凯却偏能利用牛、金都喜欢的有利条件，从中调和，化解怨仇。保庆于此看出嗣子的人事才能，知道他长大后可以做一个出色的圆滑官僚。袁保庆常常将自己的宦海心得讲给袁世凯听，着意培植。袁世凯从中学到了许多不曾见于书册的有用知识。有一段话，他记得最清楚。

那是袁保庆四十八岁生日这天，盐法道衙门大摆酒席，又请来江宁名伶演戏助兴。十四岁的袁世凯坐在嗣父的身边，和他一起看戏。戏演到高潮时，袁保庆突然问嗣子：“凯儿，你长大后想当官吗？”袁世凯答：“想当。”袁保庆说：“想当官是好事，但官也不容易当好。官场犹如戏场。你看台上演的这些忠孝节义、生离死别何等生动逼真，使我们闻之动心、观之泣涕，但这一切都是假的。戏子之难，就难在把假做成真。好的戏子，其功夫就下在这里。官场也是这个样子，最大的本事就在于做假的功夫技巧。若无此本事，或此等本事不佳的话，不但被戏子取笑，被百姓看不起，且自己在官场里也会混不下去。凯儿，你要牢牢记住我今天这段话，今后在官场才可以左右逢

源，步步高升。”袁世凯瞪着两只又圆又亮的眼睛，将嗣父这段即景生情的格言深深地刻在骨头上。

不料寿筵刚拆除，袁保庆便染上霍乱，离开了人世。袁世凯跟着嗣母回到项城老家。第二年，袁保恒从西北前线回家省亲，见袁世凯长得仪表非俗，又见他说起话来抱负不凡，很是喜欢，想把他琢成大器，便将他带到西北。不久，袁保恒奉调进京，袁世凯也跟着来到北京。袁保恒给侄儿捐了个监生，巴望他通过科举正途进入官场，遂在家里请了两个举人、一个进士教子侄辈读书，但袁世凯性子静不下来，诗文长进不大。十七岁那年回河南参加乡试，没有考中。这年冬天，他与比他大两岁的于氏结婚。第二年春天，他又去北京读书。冬天，河南大旱，保恒奉旨到开封府办赈务，袁世凯随侍在侧。袁保恒不幸在放赈时染病去世，袁世凯便又回到项城。

袁世凯生在有钱人家，又从小见过大世面，养成了大方爽快、挥金如土的习惯。项城几个穷秀才想办诗社，又苦无经费，袁世凯得知后便大力资助，穷秀才们则以社长头衔为酬谢。袁世凯并不作诗，却因此而当上了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诗社的社长，一时间居然成了项城的名士。

袁保庆《自 琐言》：“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得情景毕现，使闻者动心睹见流涕。官场如无此好角色，无此好做工，岂不为伶人所窃笑乎？”

一天，一个年轻的书生慕名前来拜访。此人名叫徐卜五，字菊人，天津人氏，因家道贫寒，中举后在陈州府当塾师。徐卜五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袁世凯与之一见如故。晤谈之际，袁知徐能文善诗，学问渊博，必定是科场上的优胜者。徐见袁器宇轩昂，家世贵重，知袁绝非久在人下之辈。二人越谈越投机，便换帖拜了兄弟。徐年长四岁，袁称之为把兄；袁有钱有势，徐则依袁家的派号改名世昌。那时袁的长兄世昌已死去多年，徐改名世昌，正好补了这个缺。袁世凯当即拿出二百两银子送给把兄，要他辞馆一心准备明年的会试，徐感激不尽。第二年春天，徐世昌果然一举高中，点了翰林，二人关系更加亲密。袁世凯不愿老死乡间，走科举之路对他来说又很艰难，便干脆弃文就武，带着一班子弟们去投军。他投的是驻在登州帮办海防的

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有过极不寻常的交谊。那一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在家乡安徽庐江办团练。一次，捻军将庐江城团团包围，情形非常危急。吴长庆奉父命来到宿州，请求袁甲三派兵救援。袁甲三当时亦在困境，派不派兵，心存犹豫，遂征求身边子侄们的意见。袁保恒认为围庐江的捻军势力强大，且自身危难，不能派兵。袁保庆则认为吴廷襄以绅士办团练，忠心可嘉，不能见死不救，力主派兵。双方都有道理，争执不下，袁甲三一时拿不定主意。待到第二天袁甲三决定派兵的时候，庐江城已破，吴廷襄被杀。吴长庆因此恨死了袁保恒，与之绝交，同时很感激袁保庆，与他磕头拜了把兄弟。后来袁保庆病死江宁时，吴长庆正带兵驻扎在浦口，一手料理了其身后事，又对袁世凯说，今后若有什么事，可以来找他。就因这句话，袁世凯从项城来到登州。

吴长庆愿意照顾故人之子，却对袁世凯带来一班人的冒失举措很生气。他将同来的人都打发走了，仅留下袁一人。吴见袁尚年轻，仍希望他读书中举走正途，便叫家里的塾师张謇引导他读书。这位张謇便是日后大魁天下的南通张状元，而那时也只二十七八岁，连举人都未中。张謇要他作八股文，他不作，问为何不作，他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墨间自误光阴。张謇是个有大志的读书人，听了这话后不但不生气，反而欣赏他的气概，便有意安排他做几件实事，借以观察。袁世凯把这几件事做得井井有条，张謇于此看出了袁世凯的能力所在，对吴长庆说：“慰庭不是读书的料子，却是办事的好手，不如早让他参加军务，以资历练。”

恰巧这时朝鲜发生了内乱。朝鲜国王李熙是以旁支入继大统的，幼年时由其生父大院君李罡应执政。成年后，李罡应归政于他。李熙执政后，大权落入闵妃集团之手，李罡应很不满意，于是借士兵闹饷之机发动兵变，重新掌权。李熙向中国政府请援。当时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有责任维护朝鲜政局的安定，于是决定派水师提督丁汝昌带军舰三艘、吴长庆带淮军六营东渡平乱。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祖籍天津，出生于河南，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后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做过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及北洋政府国务卿，1918年由段祺瑞的安福会选为总统，1922年被直隶军阀赶下台。晚年长住天津，直至病逝。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淮军庆字营统领，累功迁直隶正定镇总兵、浙江提督。光绪八年奉命率部赴朝鲜平定兵变。光绪十年移防金州，不久即病逝。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袁世凯之知名，起于在吴长庆戎幕时。张謇自撰年谱记其初入吴幕事云：‘项城袁慰廷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属余为是正制艺。公语余曰，昔赠公以团练克复庐江，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军求救。端敏以询子侄。文诚公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主不救；侄笃臣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庐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通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复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廷读书，所以报笃臣也。’”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甲午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一生致力于实业与教育。光绪二十二年，经张之洞奏派总办通州商务局，并创办南通大生纱厂。二十六年筹建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企业，并逐步形成拥有十九个企业的大生资本集团，又创建通州师范、女子师范及各类职业专科学校、中小学、博物院、图书馆等。宣统元年，当选江苏咨议局议长。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不赞成帝制，辞职南归，晚年继续经营实业。

出兵在即，各种准备事宜真可谓千头万绪，吴长庆接受张謇的建议，让袁世凯来经办，并限他六天完成。结果袁世凯只用了三天时间便一切就绪，吴长庆大奇之。船抵朝鲜南阳港，吴长庆命第一营营官刘镇村为先锋，次日登陆。刘请求稍缓。吴长庆立撤其职，命袁代理营官。袁只用两个小时便部署完毕，即刻登陆。清军进汉城后，不少士兵抢掠百姓食物，袁杀了七个带头的士兵，很快刹住了抢劫风。丁汝昌与吴长庆设计了一个鸿门宴，让袁担任警卫。大院君不知是计，前来赴宴，袁以酒肉将大院君的卫队拦在门外。酒席上，丁、吴拘捕了大院君，将他押送中国，兵变很快平息，李熙复位。袁在这次平叛过程中，表现非常卓越，经吴奏请，袁得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李熙也感激他，一次送他三个美女，他全部纳为妾。叛乱平息后，袁又帮助李熙整顿军队，训练士卒。后来吴长庆奉调回国，留下三营在汉城，以记名提督吴兆有为统带，袁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朝鲜的政局并没有完全稳定。有一派主张脱离中国投靠日本，袁

说服吴主动出击，打败驻朝鲜日军，清除了亲日派。这一仗进一步提高了袁在朝鲜的威信，同时也助长了他干预朝鲜政局的气焰。袁一心想独揽清廷在朝鲜的军权，与吴兆有闹翻了，吴便处处压他。袁心灰意冷，回国休假。他通过堂叔袁保龄的关系攀上了李鸿章，向李禀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李非常欣赏袁的才能，任命袁为朝鲜商务委员，并护送大院君回国。袁重到朝鲜后，调处了国王与大院君之间的关系，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袁世凯一直住在朝鲜，作为中国的代表处理中朝之间各种关系。到光绪十九年，袁已升为浙江温州台道员，加二品衔，那时他不过三十四岁。这一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事件，日本、俄国都趁机插手朝鲜内政。袁世凯先是过低估计了日本的野心，待发觉后已无法遏制。到了甲午海战前夕，日本控制了朝鲜的政治局势，袁世凯处境狼狈，多次急电朝廷请求回国。那时中日即将开战，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袁世凯改装易服混上平远舰，凄凉地结束十二年的朝鲜生涯，回到北京。紧接着海战爆发，中国一败涂地，袁世凯大受刺激。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非变法不可，于是同情康有为的维新活动，参加了强学会，并解囊捐款，在高层官员中表现得很是突出。

项城籍举子整整叙说了一个多月，为家乡出了一位这样年轻有为又器识明达的人物而骄傲，但遗憾的是他从未与袁世凯本人有过任何交往，也不知袁住在哪里。不久袁世凯奉命去天津小站练兵，再后来杨度也离开了北京，终于未曾谋面。对于这样一位富有传奇性的人物，杨度极愿结识，三年前的恩惠也应该去当面道谢。于公于私，这一趟小站是必去不可的。但夏寿田劝他不要去，离会试只有十天了，真个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候，怎能花在这等事上呢？杨度却不以为然，他对会试高中充满信心，一来一去，顶多三天时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第二天中午，杨度踏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

四 新建陆军统帅是当今官场上的凤毛麟角

天津城东南七十里处有一个地方名叫新农镇，当地百姓习惯叫它小站。小站虽地处北国，却水分充足，土地肥沃，自古以来，此地农

民便有种水稻的传统，种出的“小站稻”品质优良，比南方稻米的味道还要好。二十年前，李鸿章看中了这块地方，他效法古人的军屯制，派一支淮军驻扎此地，一面屯垦，一面操练。海战爆发时，长芦盐运使胡燏棻招募十营新兵，按新式方法训练，这十营新兵取名为定武军。就在胡燏棻训练定武军的时候，袁世凯在京师召集一批才俊之士翻译各国兵书，成书十二卷，取名为《观海楼谈兵》。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德国陆军为天下第一，袁世凯参照德国军制，结合自己多年带兵的经验，编写了《练兵要则十三条》。他将《观海楼谈兵》和《练兵要则十三条》呈送给军机大臣李鸿章、翁同龢及兵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朝鲜十二年的资历，再加上两部书，使袁世凯在执掌朝政的大臣们的心目中成为后起的第一号军事能人。他们交相上疏，保荐袁世凯，终于使得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并派他取代胡燏棻训练定武军，另将胡调任芦汉铁路督办。

袁世凯来到小站后，对定武军大刀阔斧地加以改造，将兵员从原来的四千五百人增加到七千人，改名为新建陆军。新建陆军完全按照德国方式操练，聘请了十多个德国军事教官分别担任营务、炮队及马队教习，又设立德文学堂，以利中国军官学习德文。同时成立督练处，请来把兄徐世昌担任参谋，任命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直隶人冯国璋为步兵总办，德国炮兵科留学生安徽人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管带，正定镇标随营炮队学堂直隶人王士珍为工程兵学堂总办兼工程兵统带。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建立不到三年，便将原小站定武军的面目改造一新，引起官场内外的广泛注目。

下午三时，杨度在天津火车站下了车，随即换上骡车，黄昏时来到了小站。快到营房边时，突然听到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号声刚落，便看见一队队兵士从营房南边宽阔的练兵场走来。暮色苍茫中，但见这些兵士们几乎一崭齐的五尺高身材，簇新的灰色戎装长短合身，从膝盖以下一律绑腿，走起路来脚跟十分有劲。除开领队军官一二一的口号声，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步伐声外，再无任何喧杂之声。杨度在伯父军营中生活了好几年，每逢初一、十五看到下操回来的绿营兵丁，几乎个个衣冠不整，神情疲惫，队伍七零八落，怨声骂声粗野的打趣声嘈嘈杂杂，与眼前的新建陆军比起来，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袁

慰庭是一个将才！”杨度从心里发出赞叹。正感慨系之的时候，军营外的炮台射出三发号炮，从各个营房的伙房里走出几个伙头军，兵士们十人一堆席地而坐，就在土坪上吃起晚饭来。

杨度走到一个军官模样人的面前，打听督练处参谋徐菊人先生。那人将杨度带到一所四面有围墙的楼房面前，告诉他这就是督练处。门边的一个卫兵走上前来迎接，得知杨度来自京师，欲会见徐翰林时，便客气地请他稍候，自己进去禀报。一会儿，出来一个二十多岁身材挺拔的军官，将杨度迎进楼房。军官极有礼貌地告诉杨度：徐翰林陪袁大人去天津谒总督荣禄大人去了，明天下午回来。说完后又安排人招呼杨度喝茶抽烟，吃完饭后又陪着杨度闲聊了一会儿，然后把杨度领进一个舒适的客房，说：“杨先生今夜就在这里安歇，隔壁有当差的士兵，随叫随到。”说完告辞，出门时又替杨度把门轻轻地带上。杨度感到十分满意，又觉得新奇，他自然而然地又与归德镇的绿营比起来。伯父的部属，除几个幕僚外，几乎全不知礼貌为何物，对寻常来访者，一律待之以冷漠，对京师和省城来巡视的大员则又是一副既畏惧又讨好的卑琐之态。杨度很看不惯。“这里有一种八旗绿营军中没有的风气！”初次表面接触，杨度做出了这个判断。

习惯于晚睡晚起的杨度，直到上午九点多钟才醒过来。他刚穿好衣服，挪动一下凳子，便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兵端着洗脸水，轻轻地推门进来。杨度见这个小兵长得可爱，笑着问：“我刚起床，你怎么就知道了？”

小兵略带腼腆地回答：“我一直在门外守候着，听见响声，知道先生起床了。”

杨度觉得有点过意不去，问：“你们什么时候起床？”

“夏天秋天五点半，冬天春天六点半。”

“当官的呢？”

“都一样。”小兵不假思索地回答，“上自袁大人，下至我们这些小

勤务兵，一律都是这个时候起床。”

杨度心里有些惭愧。小兵又送来早点：一碟葱油饼，一碟白面馒头，一大碗豆浆，一小碟酱大头菜。依次摆好后，小兵说：“先生，徐翰林已来过两次了，过会儿还会来。”

杨度惊问道：“不是说徐翰林今天下午才从天津回来吗？”

“徐翰林和袁大人一道，昨天深夜回来的。”

杨度脸一红，匆匆吃了早饭。小兵刚收拾好，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已远远走了过来。杨度见来人身材高挑，风度儒雅，知道一定是来过两次的徐世昌了。杨度也没有见过徐世昌，只听得徐致靖说他这几年在翰苑并不得意，既未点过乡试考官，又未放过学台，是个不走运的黑翰林，他在小站是兼差，为袁世凯办事，袁给他支一份薪水，一来借用他的才干，二来也周济他的清贫。

“哲子先生，让你久等了。”徐世昌快步走上前来，伸出双手，欲行西方式的握手礼。杨度对这种礼节还不太习惯，见主人已伸出手了，也只得把手伸出去。

“菊人先生，听说你今早已来过两次了，真对不起！”

“没有什么，我一向好睡懒觉，只是来到军营，才不得不入乡随俗，至今仍不习惯，一天到晚总想打瞌睡。”徐世昌爽快地笑着，有意冲淡客人的窘态，说话之间，二人走进了会客室。

这里的摆设完全是德国式的：墙上挂的是莱茵河风光的大幅油画，地上镶嵌着来自柏林的彩色瓷砖，宽大笨厚的牛皮沙发之间摆的是磨石大茶几，茶几上放着咖啡、方糖和几本满是洋文的小册子。

徐世昌指着茶几说：“喝点咖啡吧！”

“好！”杨度还从没有喝过这种东西，很好奇。

一个勤务兵进来，给他们冲了两小杯咖啡。杨度坐在松软的沙发

上，品了一口放了糖的咖啡，觉得一切都很舒适。他把徐致靖的信掏出来递给徐世昌。

徐世昌拆开来，迅速地看完后，笑着说：“徐老先生德高望重，器识宏通，奖掖后辈不遗余力。老先生能收下慰庭为门下士，这是慰庭的荣幸。所命策题，他一定会尽心做好，只是麻烦先生亲自送来，实在过意不去。现在先生既然来了，则安心在这里住两天，对新建陆军多多批评指教。”

杨度说：“菊人先生客气了。度乃一介书生，平日里虽也喜欢跑马舞剑，读点兵书，其实不过小儿游戏，纸上谈兵罢了。昨日抵达小站，已临薄暮，见兵士们收操回来队伍整齐，气概昂扬，又见营风整肃，井然有序，真是受教不浅，佩服无已！”

“哪里，哪里，哲子先生过奖了。”徐世昌的脸上浮起优雅的笑容。

“菊人先生，昨天听说你和袁大人去了天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是的。”徐世昌答，“前天我陪慰庭到天津，向荣大人禀报关于再购买一千杆德国新式步枪的事，原定今天下午回小站，这个月发放薪水的日期推迟一天，明天发。昨天慰庭说，发薪水还是不推迟为好，兵士们都等着钱用。于是赶紧办完公务，乘夜班车赶回来了。”

杨度觉得奇怪，发薪水自有营务处的官员们料理，只须各营营官到营务处统一领取，再回去发放就是了，哪里还要一军统帅来亲自管这种琐事！杨度在归德镇几年，从来没有见伯父管过这事，连兵士们哪天开饷他都不知道。杨度以怀疑的口气问：“袁大人难道还亲自给兵士们发饷？”

“从到小站练兵的第一个月起直到现在，慰庭每月都自己亲手给每个兵士发饷。他常说，俗话说当兵吃粮，当兵就是为了吃粮，饷对兵士们来说是第一重要的事情。绿旗军营中克扣兵饷的现象普遍存

在，兵士们怨气很大，所以军队无斗志。除克扣外，当官的还通过截旷和扣建，把朝廷大批银两攫入私囊，当不了几年将官就发了横财，但兵却越练越糟。慰庭说甲午海战失利，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在新建陆军中出现，故他不管多忙，都要坚持每月按时开饷，自己亲自监督。”

“啊！袁大人真了不起！”杨度不由得脱口赞叹。他熟悉绿营情况，知道所谓的截旷和扣建，是当官的侵吞军饷的普遍手法。军饷的预算是全年的，这一年中常有兵员的出缺和替补，这中间难免日期不相衔接，这不相衔接的兵饷需要按时扣除，此谓之截旷。当时计算日期，均按农历每月三十日，遇小月只有二十九天，称为小建，则扣除一天，只按二十九天实发，名曰扣建。按理这两笔款子均应上缴国库，但营官们几乎都不交上来。杨度的伯父宽容部属吞没截旷和扣建，说部属们辛苦，打起仗来脑袋就别在裤带上，这两个钱就让他们得吧！杨度知道，袁世凯亲自发饷，各营营官就得不到这两项分外的财，这两笔银子便统统归他所有了。“厉害！”他在心里称赞。

“现在慰庭正在操场上监督发饷。他对我说了，发完饷后专门来看你。”

“不敢当，不敢当！”杨度忙说，“菊人先生，过会儿，我们到操场上去看看袁大人发饷吧！”

“行，我陪你去。”

接着，徐世昌向杨度介绍了新建陆军的情况。新建陆军现有步兵营十四个，骑兵营五个。营下设队，队下设排，排下设棚。以往，营官均由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优秀学生充任。近两年军中办起许多学堂，除德文学堂外，还有炮兵学堂、步兵学堂、骑兵学堂。这些学堂负责培养棚以上各级军官，分高级班和初级班两种。高级班以《观海楼谈兵》、《练兵要则十三条》为主要教材，初级班以《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为主要教材。初级班的这两种教材也是袁世凯自己写的。又规定，凡营官队官必须由高级班毕业方可充任，排长棚长必须由初级班毕业方可充任。这样一来，全军上下人人

奋发，争取进学堂图个出息。新建陆军于是出现了一股迥异各地旗兵各镇绿营的新气象。

徐世昌的简单介绍，使杨度听得入迷。小站的新建陆军训练得如此出色，京师中关于袁世凯能干的传说的确不是虚夸。

看看时近正午，徐世昌请杨度吃午饭。杨度问：“练兵场上的饷发完了吗？”

“还早得很哩！”徐世昌微笑着说，“七千号人，一人一份，要一整天才能发完。”

“这个时候还发吗？袁大人和营务处的老爷们难道就不吃中饭了？”杨度奇怪地问。

“发饷这天，中饭在操场上吃，慰庭和所有官兵一样，一律四个鲜肉大包，一碗菜汤。未领饷之前，操练步法枪法，领了饷后继续操练。因为这一天发饷，大家的劲头格外足，从早练到天黑都不觉得累。”

真是新鲜！杨度起身说：“菊人先生，我今天也不在这里吃饭了，我也去操场领一份四个大包一碗菜汤吧！”

“哲子先生有这份兴致，真是太好了，我陪你一道去！”

走出军营，将到操场边角时候，一阵阵飞扬的尘土夹杂着喊杀声便朝着杨度扑面而来。走近一看，操阵法的，练枪法的，格斗对打的，摸爬滚卧的，一幅热烈雄壮的练兵图便出现在眼前，很有些翻江倒海、龙腾虎跃的气概。杨度眼界为之一开。

走到操场偏远的北角，这里另是一种气象。只见红、蓝、黄、黑、橙五色白虎旗下分列着五营骑兵，一色的高头大马上坐着甲冑鲜亮、刀枪耀眼的骑士。前面用几张木桌拼成了一副长形案板，案板边的正中座位上坐着一个全副武装的中年人，两旁分站着四五位执事人员。其中一人捧着厚厚的花名册，一人在旁大声唤名字，一人从一个

大木箱里取出一锭锭小银块，另一个接过递给前来领饷的骑兵，还有一人屁股上吊着一把尺多长的盒子炮在旁边游弋。整个场面除呼名、应答，及偶尔的战马鸣叫之外，再无其他声音。清风吹拂，五色白虎旗迎风飘扬。杨度看在眼里，叹了一口气说：“诗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这咏的不就是今日眼前的情景吗？菊人先生，看来坐在那里监督发饷的人，就是当今‘展也大成’之统帅袁大人了！”

“正是。”徐世昌点头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先告诉慰庭一声。”

“不要打扰他了，我们到旁边去瞧瞧。”杨度拉着徐世昌的手，两人向东边走去。

“菊人先生，一个兵士月饷多少？”

“兵士分三个类别发饷。陆军又叫正兵，月饷白银四两五钱，骑兵比正兵多五钱，工兵比正兵少五钱。”

“月饷很高哇！”杨度说，“现在京师一石白米卖一两五钱银子，四两五钱可以买三石白米。这样说来，一个正兵可以养活四五口之家了。”

“是的，比绿营要高点，又加之从不克扣，所以新建陆军的士气高昂。”

来到工兵营的时候，他们正在挖操场的排水渠，既练了兵，又有实际作用。这时伙房送来了午饭。徐世昌和杨度跟工兵们一起在操场上吃了一顿关饷饭——四个大肉包，一碗菜汤。吃完饭后，徐世昌把杨度送去驿馆休息，自己又回到操场，协助袁世凯监督发饷。

晚上，杨度吃完了饭，坐在牛皮沙发上喝茶。昨天匆忙上车，忘记带水烟壶，现在烟瘾发作了，又不好意思向勤务兵要，正在喉咙痒得难受的时候，门被推开了，徐世昌陪着一个人走了进来。杨度一惊，不待徐世昌介绍，便说：“袁大人吗，请恕我未能远迎。”

“杨哲子先生，欢迎你来小站视察。袁某今日发了一天的饷，请教来迟，还望多多包涵。”说完伸出一双大而厚实的手，杨度忙将手伸过去，趁着握手的机会，杨度将袁世凯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脑袋出奇地硕大圆滚，眉毛粗壮，双眼大而明亮，精光逼人，鼻梁端正，厚厚的嘴唇上蓄着浓密的短须，身板异常地宽厚结实，个头很矮，要比杨度低半个脑袋。

粗粗的第一眼印象，使杨度感觉到，眼前站立的这位新建陆军的统帅有一种常人没有的仪表气概。联系昨天的所见所闻，想起三年前他的不凡举动，杨度立刻神情庄重，肃然起敬。

“请坐，坐下说话。”袁世凯指了指沙发，说话间自己先坐了下来，当杨度也坐下的时候，却惊异地发现，此时袁世凯却显得很高大，似乎要比自己高出半个头。袁世凯操着浓重的豫东口音问：“抽这个吗？”

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扁盒子，打开后露出并排摆着的五支黑黄色雪茄，他从中间抽出一支给杨度。杨度平时抽的是水烟，当时这种进口的外国雪茄很贵，一般人抽不起，杨度也没买过，现在正值烟瘾发作，再加上出于新奇，他不加推辞，伸手接了过来。袁世凯自己也拿了一支放在口里，又掏出洋火，先给杨度点了，然后再自己点。杨度轻轻地吸了一口，立时感觉到一股奇妙的香味充塞口鼻，十分惬意，于是又重重地吸了一口烟下去，霎时间通体舒服，精神倍增，心里想，还是洋人造的这种东西过瘾。

“哲子先生，谢谢你亲自送来徐学士的策论题目，请你转告老先生，我一定会按期做好送上的。”袁世凯吐出一口淡淡的轻烟，神态显得悠闲，一天的劳累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戎装的袁世凯

“袁大人，我这次到小站来，既是奉徐老先生之命，也是自己极想拜谒您，当面表示我的谢意。”

“哲子先生有什么要谢鄙人的？”袁世凯笑着说，露出一口整齐的黑牙。

袁的笑意谦和平易，完全没有那种长期带兵将领的威凌肃杀之气。杨度乐于与这种人交往。“袁大人，您可能早已忘记了，三年前在松筠庵，我一时兴起，当了皮袍买酒喝，是您第二天派人将皮袍赎回，又送到长都会馆。多亏了您的慷慨帮助，不然的话，往后的那几天倒春寒，我还真的过不了哩！”

“哦！”袁世凯取下放在嘴里的雪茄。他抽得很凶，一支肥大的雪

茄只剩下一半了。“你一提起我就记得了。你在北京住得不久，不知北京的天气，再没钱用，不过清明是不能当皮袍子的呀！”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徐世昌也跟着一起笑。他因早年家境贫困，一直保留着节俭的生活习惯，衣着朴素，不抽烟，甚至茶也很少喝。他插话：“京师俚语说，三月天，皮换棉，八月中秋节，兔子窝里歇。一年到头，冷的日子多，热的日子少。”

杨度说：“当时送皮袍来的人说了一句话便走了，我也不知道大人住在哪里，问梁卓如他们，也不知道，故而一直无从致谢，心里想起来常觉惭愧。”

“区区小事，不必言谢。”袁世凯诚恳地说，“何况先生当袍沽酒，歃血盟誓，愿为大清王朝的强盛勇赴国难，此乃真正的慷慨热血之士，最为袁某人所敬重，倾囊结交犹恐不及，何谢之有！京师爱国志士的集会，只要有空，鄙人就亲自前去聆听，每每得益甚多。那次松筠庵集会，恰因俗务缠身，一时不能前去，特派小儿克定去听。克定回来后与我说起此事，我马上就叫他安排人赎回送去。”

袁世凯的一口豫东话干脆利落，没有当时官场那种含糊敷衍的习气。杨度从未见过这样的干才，又见他对关心国事的年轻书生深表赞许，更在心中增添一番敬意。杨度平日接触的多是不负实际责任的读书人，激昂有余，冷静不足。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要认真听听这位正在脚踏实地做着富国强兵事业的有为官员，谈谈对国是看法。

“袁大人，你多年扬威海外，久为国人钦仰。我昨日抵达小站，亲见营风整肃，士气昂扬，今日又在操场上观看兵士的军事演习，技艺娴熟，士腾马跃，又见大人亲自监督发放饷银，力矫军营陋习，并世难找第二人，可见在海外的军功得之实非偶然。又知大人忧国忧民，以大清王朝自强为己任，对国是深有洞察。杨度虽一介书生，身无半职，手无寸权，却天生喜谈国事，爱做忧天之杞人，今欲竭诚向大人求教，想大人当会不吝赐与。”

“哲子先生，你太客气了，要说对国事的思考，康南海先生、梁任公先生以及你们这班强学会、保国会的先生们都研究得很深透。鄙人长期在海外，对国内情况知之不多，这几年缩在小站这块地方，又很闭塞。不过，我很愿意与你共同商榷救国大计。你有什么想法，我们随便聊聊吧！”

见袁世凯爽快地答应了，杨度很高兴。他说：“我想先请教下，甲午那年的海战，到底是那一仗的失败，还是我们整个大清国对小日本的失败？”

袁世凯立即回答：“甲午年的海战，以海军全军失败为结束，其实是我们整个国家惨败于日本帝国。哲子先生，鄙人对你说件事。那年日本驻扎朝鲜的军队陆续由六千人增至一万二千人，在汉城周围挖掘战壕，修筑哨垒，同时鄙人又截获了他们秘密调遣海军的命令。情况很明显，日本会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鄙人鉴于此，向朝廷发电，请求再增派军队来朝鲜，希望以压倒优势震慑日本，使他们放弃军事行动的想法，但朝廷没有回音。而后一连十个电报，均石沉大海。无法，鄙人只得回国。朝廷对形势估计错误，以为日本不敢开战。海战在我们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爆发了，我们终于坐失良机，最后全盘败给日本。”

袁世凯说到这里，又换了一根雪茄，猛地抽了两口，像是对当年的失误感到极其痛心似的。

杨度的胸口也有点沉闷。他喝了一口茶问：“袁大人，现在有识之士鉴于甲午年战事的失败，深以为中国非变法不能自强。听徐先生说，皇上也亟欲起用一班有才识的人，并马上要诏告天下以定国是。但官场上除湖南湖北等个别省实行维新外，大部分都在等待观望。袁大人，你以为中国的维新变法有成功的可能吗？”

昨天深夜，袁世凯、徐世昌一回到小站，营务处的官员便把杨度持徐致靖信前来拜访的事禀报了。袁世凯和徐世昌心中有数，知道这表明徐致靖有推荐之意，二人仔细地商量了一番。这时，袁世凯略加思考一下说：“自古以来无不易之法，时至今日，国家内而不能抗

灾，外而不能御侮，若还循先前旧法，不思改弦易辙，岂能摆脱困境，岂能转弱为强？所以鄙人从心里拥护皇上维新自强的决定，只要皇上圣心坚定，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有许多人之所以还在观望，就是未见皇上下定决心，故明定国是之诏必须早下，以此安定全国臣民之心。鄙人一向认为维新变法一定会获得上下支持，一定会成功的。”

袁世凯的语气十分肯定。杨度心想，这是一个见事明晰、自信心极强的人。徐世昌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时也插了一句：“这是慰庭的一贯看法，他常常以此来坚定小站全体将官的心。”

杨度点点头，又问：“袁大人，你的信心将会使皇上增添一份力量，也会使康长素、梁卓如、谭复生等先生得到鼓舞。我还想问一句，您认为哪些陈法是当务之急非变不可的？”

袁世凯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然后以坚定有力的口气说：“当务之急，一在改官制，二在废科举，三在练新军。改官制以利朝廷政令畅通，废科举以利选拔真正有用的治国人才，练新军以荡涤绿营的暮气，使军队能真正起到保国御侮的作用。”

袁世凯的想法与梁启超、谭嗣同的想法竟然完全一致，使得杨度大为感动，他决定要将在小站所亲见的一切，一点一滴地向徐致靖禀报，请老先生相信，新建陆军统帅是当今官场上的凤毛麟角，他手下的七千新军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要维新，要变法，非得重用他不可。他激动地对袁世凯说：“袁大人，我今日听了你的指教，所获比松筠庵多次集会的还多。明日回到京师，一定将大人的所教所为和新建陆军的训练成绩向强学会和保国会的诸君大力宣传。”

“哲子先生，鄙人谢谢你了。”袁世凯又一次握紧杨度的手。

吃晚饭时，袁世凯和徐世昌亲自陪着杨度。袁世凯一再劝酒劝菜，殷勤备至。杨度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上午，袁世凯亲来驿站送行，徐世昌则一直陪送到天津火车站，临下车时，又送上一千两银票，说是慰庭赠的车马费。杨度大为意外，惧不敢收，但徐世昌反复陈说袁世凯的爱才惜才的心意，请他务必收下。杨度想，对方既然出

于至诚之心，而自己也的确缺这个东西，推辞几次，也便收下了。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向京师奔去，杨度坐在车上兴奋不已。虽然只是短短一天多的接触，他已认定袁世凯是个英雄，并预感到袁和袁的新建陆军，将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崛起。

五 江亭初题《百字令》：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

回到京师，杨度在徐致靖的面前将袁世凯大大地吹嘘了一番。这时离会试只有六天了，他不敢再分心，遂和夏寿田一起闭门用功。

会试下来，杨度自我感觉很好，谁知金榜公布后，却并不见他的名字。他素来自视甚高，不料再次告罢，心中十分懊恼。夏寿田虽中贡士前列，他生性沉静，并不欣喜若狂，安慰杨度后，自己继续用功。到了殿试张榜时，竟赫然高中一甲第二名，成为戊戌科的榜眼。

按规定，一甲三名免去朝考直接进翰林院，于是夏寿田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二十年寒窗苦读，皇天没有辜负有心人，二十八岁的夏府大公子终于一举成名天下知。喜讯传出，京师的湘籍官员们无不觉得脸上很光彩。原来，有清一代的鼎甲，大半部分被江南举子所占据，从顺治丙戌科起到本科，共计举行了一百一十科，湖南籍鼎甲中只有嘉庆乙丑科的状元彭浚、探花何凌汉，戊辰科的探花石承藻，己卯科的探花胡达源，道光乙巳科的状元萧锦忠，同治癸亥科的榜眼龚承钧，戊辰科的榜眼黄自元，光绪庚辰科的榜眼曹诒孙、探花谭鑫振，甲午科的榜眼尹铭绶、探花郑沅、乙未科的探花王龙文，加上夏寿田仅十三人，故显得极为珍贵。

半个月来，新科榜眼夏寿田忙于领恩荣宴，诣孔庙行拜谒礼，公请座师房师，出席各种宴会，真个是日日酒席，夜夜笙歌，享尽了人间的光彩荣耀。相形之下，杨度则显得冷落凄凉。梁启超等人安慰他，并请他留在京师一道参与变法。他虽答应了，但心里总感到压抑。夏寿田对杨度说：“哲子，你不应该难受，你应该高兴才是。”

杨度不解：“名落孙山还有什么可高兴的？”

夏寿田说：“你还记得那年与广钧在碧云寺数罗汉的事吗？看来，碧云寺的罗汉是灵验的。”

一句话提醒了杨度。是的，那夜数罗汉，夏寿田的预兆是大魁天下，自己的预兆是名列宰相。既然在夏寿田的身上已经灵验了，岂不是说自己今后也有应验的一天吗？想到这里，杨度果然高兴起来，并劲头十足地为夏寿田购置新居当参谋。这时，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维新运动正拉开了序幕。

先是，光绪皇帝正式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第三天，徐致靖即上疏推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几天后光绪帝又第一次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他专折奏事。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命以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又命谭嗣同迅速进京，以备大用。同时又连下两道上谕，废除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试八股，改用策论。再接着又出现了支持越级上疏的礼部主事王照，一次革除礼部六位堂官的轰动新闻。这期间，废除旧制、推行新政的上谕也一道接一道地下发。

正当维新运动以强有力的形式推行之时，枢垣却出现了一件极为微妙的事情。



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仪式。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每次接见外国使节时，都是由她坐在皇帝宝座上，而光绪皇帝则坐在她前面的另一张座椅之中

明定国是的诏书颁布不久，新政的主要支持者、光绪帝的师傅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同龢，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突然接到罢免一切职务立即回籍的上谕。前一天，翁同龢还在弘德殿与皇上畅谈新政宏图，力劝皇上接受徐致靖的推荐，早日超擢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改组军机处，并考虑予袁世凯以重任，皇上都一一点头赞同。不料一夜之间突然发生变故，翁同龢目瞪口呆，百思不解，想面见皇上陈述，皇上拒而不见。无奈，只得收拾行装，含泪离开京师。此事在官场士林中影响极大。有人说这是今科状元没点好，不该点夏同龢，“夏”者“下”也，“夏同龢”者，“下”同龢也。但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玩笑之辞，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原因。

紧跟着慈禧太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北洋三军。二是命亲信刑部尚书

崇礼兼署步军统领，执掌京师警卫大权。三是任命亲信刚毅管理健锐营，命怀塔布管理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并更换了一些要害部门的都统。这几项措施的结果是剥夺了光绪皇帝的军权。之后，慈禧太后又规定，凡补授的文武一品和满汉侍郎，新任命的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员必须向她谢恩和陛见。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夺去了光绪皇帝对大臣的任免权。京师官场对这些现象议论纷纷。杨度想起那年碧云寺中曾广钧说的帝后两党的明争暗夺，他预感到新政的前途已被浓重的阴影所覆盖。杨度刚从科场失利的沮丧心情中解脱出来，又被政坛多变的严峻局势拖到忧郁之中。就在这时，他和夏寿田收到了王闿运托折差带来的紧急信件。湘绮先生首先对夏寿田的高中表示祝贺，说门生的成功为他的老脸增了光，接着便命令杨度迅速离开京师南归。信的最后有这样几句颇令他的学生深思的话：“书痴，古人云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又曰空穴来风，桐乳致巢，你身处是非漩涡之中，稍不慎便有灭顶之灾，难道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吗？”

京师的局势太令人捉摸不定了，夏寿田眼见杨度卷入漩涡已深，也劝他回湘安心再读三年书，以下科夺得状元为上策。杨度终于拿定主意，从师命回东洲读书。此时谭嗣同尚未进京，杨度遂向梁启超、徐致靖等人告辞。梁、徐猜想他主要原因是会试不中，心情抑郁，便也不再强留，背地里谈起来，不免有“哲子功名心太重”的感叹。

明天就要离京了，夏寿田为挚友远别而依依不舍，他提议今天去游江亭，就在那里略备薄酒权作饯行。杨度同意了。

江亭在京师城南右安门内。康熙三十四年，户部郎中江藻在辽金古寺慈悲庵建花厅三间，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意，名之曰陶然亭，而京师人习惯依建亭人之姓，叫它江亭。江亭地处闹市之外，周围一带是洼地，终年积潦不干，芦苇丛生，凫鹤翔集，清野芜静，充塞着一派山村之气，因此成为京师那些厌倦了城里纸醉金迷喧嚣尘杂生涯的官员和士大夫们的最好休憩之地。偶有闲暇，他们便携三朋五侣来这里散散步，看看水鸟喝喝酒吟吟诗，求得一天半日心灵的洁净。

杨度、夏寿田来到江亭时，此地已有不少游客了。他们先没有进花厅，而是绕着洼地漫步，慢慢地远离游人，进入芦苇丛中的时候，四周变得更加地宁静清幽。放眼望去，满眼尽是青青翠翠的芦秆芦叶，侧耳谛听，耳中只闻野鸭呷呷，山雀啾啾；抬头仰观，则是湛蓝湛蓝一碧如洗的天空。夏寿田感慨地说：“天地赋予人间这么美好的景物，只可惜世上的人忙于生计，忙于名利，少有这份闲心来享受，真可谓辜负了春光，冷淡了韶华。”

杨度笑着说：“你偶尔来这里走走，觉得有味，若长期住下，必定会闷死的。”

正说着，他看见一个背猎枪的人远远走来，那人的后面跟了条狗，于是指着远处说：“你若不信我的话，去问问此人如何？”

夏寿田说：“行，我们去跟他随便聊聊。”

那人走近了，的确是个猎人，年纪在三十岁左右，满脸黑污，头发胡须杂乱如同茅草，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老旧的单管猎枪上挂着一只野鸭子，连那只狗都毛发粗糙，瘦骨嶙峋，仿佛饿了好几天似的。

“大哥，打了些什么好野味？”看看猎人走近了，杨度上前去打招呼。

“今天倒霉，大半天了，也没打着什么，就这只野鸭子。”猎人把单管猎枪取下，野鸭子从背后移到了前胸。

杨度想起这个野鸭子正好做个下酒之物，便问：“卖吗？”

“卖。”猎人见来人原来是买野味的，本来阴沉沉的脸立即开朗了。

“多少钱？”

“一百文。”猎人有意抬高一倍的价。

“行，卖给我吧。”杨度从怀里掏出一块约值二百文的碎银。

“先生，我没有钱找。”猎人说的是实话，他原本没打算在这里做生意。

“不要找了。”杨度一向大方，慢说一百文钱，得意之时，就是一百两银子，他也可以随手送给毫不相识的人。

“这就谢谢了。”猎人得了便宜，脸上露出了笑容。

夏寿田问：“大哥，你就住这一带吗？”

“对，家离这里有五里地。”

“平时都做些什么？”夏寿田又问。

“种庄稼。”猎人答，“闲时就在这洼地打点野物，摸点鱼虾，换两个零钱用。你们是城里来的？”

夏寿田点点头。

“我知道你们是来散心的。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那里的风景比这里好。”也许是回报多收的一百文钱，猎人一下子变得主动热情起来。

杨度、夏寿田在猎人的带领下走了一里多路，忽见眼前现出一排高耸笔挺的白杨树来，树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晶莹透亮的溪水悄悄地流进芦苇丛中的洼地，溪上横跨着一座小平板石桥，石桥旁边有几个做工粗糙的石凳。这里视野开阔，富有诗意，与刚才的洼地相比，又别有一种趣味。走了个把时辰，两人也累了，就在石凳上坐下休息，也招呼猎人一起坐坐。猎人坐下，那只瘦狗蜷缩在主人的脚边，不停地摇尾巴。

“大哥，家里几口人，日子还过得下去吗？”夏寿田问。

“家里七口人吃饭。”猎人叹了一口气，“什么过日子，到世上来变

人，真是活受罪。”

猎人的脸又回复到先前的阴沉了。一句话堵得夏寿田不好再问下去，看看他那一身穿戴，也可知日子过得是挺艰难的。杨度忽然想起了安慰的法子，大声说：“大哥，不要担忧，过年把两年就会好起来的。”

“怎么会好起来呢？”猎人皱着眉头问，这话显然没有给他带来兴奋。

“皇上已下了诏书，要变法了，你听说了吗？”

“皇上要变法？”猎人大为吃惊，“变什么法，怎么个变法？”

此地离紫禁城不过二三十里地，真正是天子脚下的子民，居然对闹得天翻地覆的维新变法懵然不知，热衷于此事的杨度不免气沮，喉咙哽了一下后还是作了解释：“皇上要变法，就是把过去的旧法子去掉，立新法子。新法子立起来后国家就富强，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

“立新法子？”猎人似乎明白过来，“请问先生，新法子里有没有说把田分给我们庄稼人？”

分田！这不是当年太平天国的主张吗？他想到哪里去了！杨度摇了摇头。

“不分田给我们，是不是今后可以少给官府交粮谷呢？”猎人又问。

轻赋！这几年赔款赔得朝廷一贫如洗，皇上恨不得给各省加赋增税，主张变法的书生们谁也不敢说轻赋的话。杨度只得无奈地又摇了摇头。

猎人彻底失望了，脸色阴沉得可怕。他站起身说：“既不分田，又不少收粮谷，庄稼人的日子从哪里好过起？这变法有屁用！两位先

生自个儿在这里观风景吧，我要打猎谋生去了。”

说完喊了声“来富”，那瘦狗立刻站起，使劲地颤几下，便跟着主人走了。

夏寿田望着杨度呆呆的傻样子，说：“一个种田打猎的人懂得什么！你跟他大谈维新变法，不是自找没趣吗？走，我们到亭子里去，把这只鸭子炒了，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去。”

二人走出洼地，来到江亭，拣了一个临窗的桌面，把买来的野鸭子交给酒保，要他来个一鸭三吃：肉蒸，内脏炒，骨头熬汤。然后要了一壶仿唐名酒万里春，点了四个菜，两人便对酌起来。

夏寿田的兴致很高，谈诗文，谈翰苑掌故，谈这几年的东洲同窗生涯，颇有点春风得意的味道。杨度本来就有心事，再加上被猎人这么一冲，更是兴味索然了。他信口应酬着夏寿田的高谈阔论，脑子里猎人那句“这变法有屁用”的话总不时浮起，又想起朝廷中的明争暗斗，变法前景黯淡，又想起袁世凯虽信誓旦旦支持变法，但他的顶头上司荣禄是太后的死党，且荣禄还掌握着聂士成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这两支人马合起来，要远远超过新建陆军。后党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帝党岂能抵挡得了？维新变法啊，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几杯酒吞下后，杨度心中千头万绪如乱麻，满腹忧国忧民之愁都随着酒兴而涌起，看着几个游人正在新刷的白粉墙上题诗，他从账房柜台上抓起一支大毛笔，快步走到墙边，略加思索，便在上面飞快地写起来：

百字令·江亭抒怀

登临眺远，见幽燕大地，风高云扫。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果儿未熟，花瓣落尽，雏燕愁已老。一番浓兴，且付野山荒岛。

却思尧舜基业，汉唐江山，何时已杳杳？空有诸葛济世才，困隐茅庐谁晓！不如归去，随牧童樵子，摘捡梨枣。书生意气，徒招万千烦恼。

在杨度挥毫题壁的时候，夏寿田一直注目细看，当读到“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的时候，心里不觉叫道：“哲子，你太悲观

了！”新科榜眼毕竟处于人生最得意的时刻，他对皇家的恩德感激莫名。尽管他也和许许多多的士人一样蒙受了国耻，对国事日非也痛心疾首，但他认为皇太后皇上执掌的朝政大计还是英明的，少有外侮，足以警惕在位，不宜遽作此亡国之音而失哀乐之正。他心里也在构思，要和作一首，把哲子的颓废心绪矫正过来。杨度写完，又坐到座位上。他说：“你这首《百字令》写得好是好，但调子太低沉了点，我来给你奏点明快之音。”于是接过杨度手中的笔，饱蘸浓墨，也走到粉墙边，一气写下来：

百字令·江亭远眺

仲夏时节，喜莺歌燕舞，落日归棹。万顷菰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酒帘高挑，江亭雄峙，词客醉里笑。莫负雅兴，风物最宜远眺。

从来盛世难逢，千年史册，有几时光耀？都说贞观与文景，也只隐恶扬好。且请宽心，虽略有惊吓，偶遇强暴，恰如警钟，九重朝夕鸣号！

当夏寿田的《百字令》快要写完的时候，亭子间慢慢地踱进一位今科新进士。他刚刚落座，把眼睛向外面一扫时，便从背影上将夏寿田认了出来。原来，清代在会试结束后照例要举办恩荣宴，这是一个很隆重的宴会。该科所有新中的进士和参与该科考试的所有官员包括主考大臣、读卷大臣、銮仪卫使、礼部尚书侍郎等等都出席。在恩荣宴席上，状元一人独占一席，榜眼和探花两人合共一席，其他进士则八人一席，这样鼎甲三人就分外引人注目，待到宴会结束，所有出席宴会的人无不对这三个人非常熟悉了。他向桌上几个朋友介绍：“那边题诗的人就是今科榜眼湖南人夏寿田。”

“真的，那就是榜眼公吗？”

“听说还是一位巡抚的公子哩！”

“待我去看看。”

说话间便有人离开座位，绕过桌子，从另一个窗口对着夏寿田的正面仔细地看了很久，然后回到座位上大声说：“好一个榜眼公，

又年轻，又俊雅，真正是文采风流！”

这么一嚷，满江亭的游客都知道了这个新闻。夏寿田刚一落笔，便有不少人围了过来，有钦佩的，有爱慕的，有好奇的，有凑热闹的，把个榜眼公围得水泄不通。那新进士分开众人硬挤了进去，对着夏寿田作了一揖，说：“年兄也来游江亭了，怎么不叫小弟一声？”

夏寿田正楞着，心想：好亲热的一个人，但我怎么不认得他呀！那人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大红名刺，上面印着几行黑字：钦赐戊戌科进士出身江西瑞州殷连奇字慕白号石屋居士。原来也是今科的进士。夏寿田忙还了一礼，满面笑容地说：“慕白年兄，你也来了，真是幸会。”

“难得这次见面，就请年兄放驾，到我席上坐一坐，我的几位朋友都想一睹年兄丰采，聆听年兄警咳。”

殷连奇边说边伸出手来，挽起夏寿田的胳膊向外走。夏寿田说：“年兄好意小弟领了，小弟还有一个朋友，现正在那边等着我哩！”

“好说，好说，我们痛饮几杯后再把年兄的朋友请来一起聚会。”殷连奇不由夏寿田分说，硬把他向自己的酒桌拉去。围观的人见这位也是新科进士，遂平添三分敬意，让出一道空隙来，放他们走出圈子，然后再跟在他们的后面，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发出赞叹声，眼光里流露出无限的艳羡。

杨度眼看着这一幕情景，心里不是滋味。人世间就是这样：颂扬成功者多，抚慰失败者少；攀荣附贵者多，扶危济困者少；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它凸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一面，同时也有激励人心向上的一面。杨度默默地想：且忍下这口气，三年之后再把天下所有的光彩都挣来！

“先生！”一个娇嫩的声音，把杨度从思索中唤回。他转脸一看，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正笑吟吟地站在他的旁边。那女子穿着一身藕绿

色的衣裙，身材匀称，五官清秀，肌肤白净，眉目之间透出一股妩媚的气息，尤其是盈盈笑意之中那种恬静纯情的神态，更令人一见便生爱意。

“是叫我吗？”杨度立刻从失意中跳出来，满脸春色荡漾。

少女点点头。

“请坐吧！”

少女略带一丝羞涩，挨着杨度身边坐下来。

“找我有什么事？”杨度和颜悦色地问。刚才这一丝羞涩，更增添了几分少女的娇美。杨度想，再加一番修饰，她真可以说得上倾国倾城的。

少女从怀里掏出一把桃形豆绿绢扇来，轻声说：“先生在粉墙上题的那首《百字令》真好，我想请先生题赠给我，就写在这把绢扇上，不知可不可以？”

“可以，可以，我给你写上。”这么一位美人看上了自己题的词，还要求写在扇子上，真是一件趣事。闻着扇面上悄悄透出的脂粉香气，二十四岁的三湘才子不觉心旌摇动起来。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杨度不忙着题词，拿着少女的绢扇细细地欣赏着。

“我叫静竹。”

静竹。杨度的脑子里浮起了家乡的满山翠竹，再看看眼前的静竹，一身绿装，真是一枝秀美文静的苍筤新竹。

“听你的口音，像是江浙人？”杨度满目含情地望着静竹。

“先生说对了，我是苏州人。”静竹答，声音仍是轻轻细细的。

“你来京师几年了？”

“两年多了。”

“今天是跟父亲来的，还是跟哥哥来的？”

杨度不知不觉地想起前几年跟他一起去归德镇的妹妹来，她那时跟这位少女的年龄相差不多，也常常要自己把新吟的诗句抄好给她。

“我是跟师傅一起来的。”静竹的声音更轻更细，头微微低下，脸上泛起浅浅的红晕。

“师傅，教你什么的师傅？”

“教我弹琵琶，吹箫的师傅。”静竹的头更低了，长长睫毛下的眼睛里似乎水盈盈的。

杨度不再问了，他已略知静竹的身份了。京师里妓院、戏班里许多从苏州卖身来的年轻女子，她们或卖笑或卖艺，总之都是身份低贱的可怜人，看来静竹是这中间的一个了。杨度从隔桌席上借来一支小笔，静竹又替他磨墨。杨度屏息静气地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将自己的新作抄录在小巧精致的绢扇上。静竹一直凝神看着，对这位五官端正、棱角分明的年轻才子，她心里充满了感激。从他那一笔不苟的字迹中，她看出此人对自己是喜欢而尊重的。静竹常受别人的喜爱，但很少受到别人以平等相待的尊重。这份尊重，对她来说是一份多么难得的礼物啊！

“谢谢你，杨先生。”当杨度写完“戊戌仲夏湘潭杨度题于江亭”一行字时，静竹方知词人的名字，她以极其真诚的心情向杨度表示谢意。

“粉壁上还有一阕《百字令》，是我的朋友写的，我给你题在背面吧！”杨度翻过绢扇的另一面来。

“谢谢，不必要了。”

“你不知道，他可是今科的榜眼公哩！”

“我知道，刚才这里人人都在说。”静竹不以为然地说，“他虽然是榜眼公，但我看他的那阁不如你的这阁好。我喜欢的是词，不是榜眼。”

此时此刻，正当不远处人们簇拥着夏寿田欢声笑语的时候，这位有可能是沦落下层的苏州少女的两句平平淡淡的话，犹如一块石子，在自命不凡而两挫会试的三湘才子的心中激起千百层涟漪。他的心被震动了，世上居然有这样慧眼独具却又超凡脱俗的姑娘！他后悔与她相见太晚，想起骡车已经定好，心中十分惆怅。见静竹已站起，他只得把绢扇递过去。静竹接过扇子，对杨度嫣然一笑，轻柔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了，杨先生”，然后转身离开。轻风吹动她薄薄的藕绿衣裙，宛然一位仙姑欲离开人世，杨度痴痴地看着。走了几步，静竹又回过头来，对着仍呆望的杨度粲然一笑。杨度如梦初醒，大声说：“静竹姑娘，我们后会有期！”

六 潭柘寺定情

杨度望着衣带飘动款款而去的静竹，心里蓦地涌出一种落寞感。这是一个可爱的女子，他虽然只和她短暂地相处一时半刻，但她的笑容、举止、言谈，已伴随着一种无形的魅力深深地留在他的脑中，令他回味，令他迷恋。杨度多么不愿她离去，多么希望时空永远凝固在刚才那一段温馨的时刻上！突然，静竹停止了脚步，转身向他走来，杨度惊喜地快步迎上去。

“杨先生，五天后我会在西郊潭柘寺，你愿意去那里和我再见面吗？”

“愿意，我愿意！”真正是神灵成全自己的心愿，杨度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

“好，那就这样说定了，五天后我们潭柘寺再会。”静竹又嫣然一笑，露出两排贝壳似的雪白细牙。一刹那间，杨度觉得天地人间一切

美妙都集中在眼前，集中在这个寓居京师的江南女子身上。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杨度喃喃地背着古人的诗句，两眼怔怔地望着越走越远的静竹，直到她消失在人群中。这时他才记起，自己原来已定了明日启程的骡车。“明天哪怕是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出京师了！”杨度心里拿定了主意。

晚上，他向夏寿田撒了一个谎，说感了风寒，得在会馆将息几天再走，让骡车主等一等。夏寿田当然不会催他走。

潭柘寺在城外西郊宝珠峰下，离城里有八十里路。三年前，杨度曾和友人去过一次，那是一处旅游胜地。为了不误期，头天下午，杨度便去西直门外雇了一驾马车。太阳快要落山时，他来到了宝珠峰下。

潭柘寺的客人向来较多，尤其夏秋两季是京师的好季节，游人香客往来寺院的络绎不绝，寺门外的几家客栈都住满了人。杨度巴不得早点见到静竹，便到客栈里去四处打听寻找，却一直没有见到她。他心里想：她不住客栈，又住哪里呢？这时还不到，难道硬要等天黑才进店？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来？杨度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起了床，随便吃了早点就向寺院走去。真个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通往寺院的路上已有不少的人了，或背手漫步，或斜挎香袋，或一人独行，或三五结伴，原本是清静寂寞的山寺却变得热热闹闹的了。

也不知是哪位具有非凡眼力的高僧选择的寺址，潭柘寺真正是建在一块绝妙好地之上。寺院的左右后三方，有九座山峰环绕其侧；寺前一峰笔立，宛如一座巨大的屏风，人们赞之为“前有照，后有靠，左右山环抱”。京师大小百多处庵寺，再没一处的地势能赶得上它了。主峰宝珠峰上有一个深潭，称为龙潭，山上多有柘树，于是此山又名潭柘山。寺院建于东晋太康年间，原名嘉福寺，武则天时期改名为龙泉寺，金代皇统年间重修后改名为大万寿寺，清代康熙乾隆两朝又作了大规模的修建，改名岫云寺，因为山名潭柘，人们习惯于依山名叫它潭柘寺。潭柘寺立寺于晋代，比北京城都要早八百余年，故史

家都说先有潭柘后有幽州。

这是一座气势非常宏伟的梵宇。山门外有一座高大的木牌坊，牌坊三间四楹三楼，顶部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檐下装饰有斗拱结构，全部彩绘。前额上有四个金字：“翠嶂丹泉”，后额也有四个金字：“香林净土”，均为康熙御笔。牌坊前有两座石狮。石狮旁长着两株形状奇特的石松，两株松树挟肩握手，犹如一对挚友，枝枝叶叶相互交通，组成一顶绿色的天棚。牌坊后是一条涧水，上面有一座单孔石拱桥，迎面是一道绵延十来里的围墙。墙约一人高，刷着赤红颜料，上面覆盖着蓝色的琉璃瓦。未见殿堂，单是这道围墙，就给人以气魄恢宏之感。高大的山门为砖石结构歇山顶，均以汉白玉石砌成，正中嵌着康熙御笔“敕建岫云禅寺”。山门两边，有八个巨大的白粉书写楷体字，左边是“佛国生辉”，右边为“法轮常转”。走进山门，潭柘寺便出现在视野之中。

它的主要建筑天王殿、大雄宝殿、毘卢殿依山势建在南北中心轴上，左右两边则分别为方丈室、祖师殿、观音殿、楞严坛、戒坛、僧舍等大小二三十座殿堂。寺院内外古木参天，流水淙淙，僧塔如林，修竹成荫。杨度虽是重游，面对着这一处庄严清幽的京郊第一道场，仍然有浓厚的兴趣。他一边欣赏，一边留意进进出出的游人香客，努力寻找静竹的倩影。

太阳已升起很高了，人越来越多，杨度却没有在人流中发现静竹。她真的没有来吗？他的脑子里数十次地浮起这个疑问。每当疑问冒出，他又自己迅速地否定了：这样可爱的女儿家，怎么会失信呢？何况是她主动约我的呀！杨度不怨不悔，满怀激情地边走边寻索，嘴里不停地念叨：她一定会来的，我一定可以找得到她！

杨度顺着南北中轴线，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偌大建筑群的北端终点毘卢殿。毘卢殿东侧有一座碧瓦朱栏、雅致小巧的精舍，一圈围墙将它包围着。这座房子原先是专为康熙修建的，建好后康熙来住过几次，以后乾隆驾幸潭柘寺时也住在这里。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咸丰三代帝王再没来过，房子便一直锁着，无人居住。同治五年西藏的

达赖喇嘛参谒潭柘寺，在这里住了两天。自那以后这座精舍便从皇帝行宫的地位上降了下来，变成了贵宾休息之地。先是王爷、贝勒、贝子及其眷属可以住进，后来住持为广结善缘，京师中的一二品大员也在这里住。再到后来，外地来的巨商富贾，只要为寺院捐上一二千两银子，也特许在这里住几天。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和尚们从来不出山门，也不知时局的演变，只是从这座精舍房客的变化上已觉察到世风不古了，他们常常摇头叹息。年轻的僧人却讥笑他们不通时务，拿这座现成的房子去赚来银子有何不可？莫说和尚，连佛祖也食人间烟火哩！没有银子，佛祖的金装如何能更新？座前的油灯如何能长明？

精舍围墙后面有一块亩把地大小的竹林，林内修竹丛生，枝叶葱绿，青翠欲滴。从山顶龙潭里流下的清水形成一条小溪，穿过竹林。溪水叮咚，给幽静的竹林增加了几分生气。杨度看着轻轻摇曳的翠竹、欢快清澈的溪水，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倘若能在此处住上几年，也真不虚度一生了！

正留连之际，从竹林中忽然传出一阵清脆舒缓的琵琶声来。林中有人！杨度正欲循声进去，转念一想又停住了，这么好听的琴声，若是冒昧进去，岂不打断了？那太可惜，不如在外面偷听为好！他倚在一根大楠竹边倾耳听着。

杨度对于音乐很有兴趣，自己也能操琴度曲。略听一会儿，他已断定这是一首古曲，再一听，他会心笑了，这不就是《霓裳羽衣曲》吗？这绮艳柔曼得近于颓靡的乐曲，让年轻举子立时想起千年前大唐宫廷内那壮观奢华的大型歌舞会，想起歌舞会中的灵魂——那位领舞的贵妃娘娘，想起白居易那首世代传诵的《长恨歌》。琵琶声轻轻的慢慢的，正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忽而又变得急促起来，原来已到了“渔阳鼙鼓动地来，千乘万骑西南行”的时候。渐渐地，杨度的脑子里浮出排空驭气的道士、海外虚无缥缈的仙山、梦魂初惊的太真仙子、七七长生殿里的帝妃私语……

杨度陶醉在乐与诗的美轮美奂的境界中，忽然他想起，在这样幽

雅的竹林里，弹这样优美的琵琶古曲，非窈窕婵娟，即绝代佳人，此人莫不就是我今日众里寻她千百度的静竹？

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弦断了，琵琶声戛然而止，只听见竹林里传出一句娇媚的女音：“偷听我弹琵琶的杨先生，请进林子里来吧！”

果真是静竹！杨度惊喜万分，急匆匆分开竹枝闯了进去。竹林中有一块不大的草坪，坪中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石桌，旁边有四个石凳。静竹正站在石桌边，右手拿着那把杨度题词的豆绿绢扇。

“静竹姑娘，你原来躲在这里，我到处寻你半天了。”杨度望着他苦苦寻等的姑娘，只见今日的静竹比五天前更显得娇艳俏丽：她梳着时髦的高髻凤尾发型，头上横插一把翡翠悬链嵌珠簪子，沿发际绕一根珍珠银丝带，带子正中浅浅地坠一块心形墨绿宝石，身穿嫩绿宽松上衣，下系一条鹅黄大摆百褶乌丝绣边裙，薄匀粉面，深描黛山，白净如凝脂的耳垂上挂两串波光闪闪流水环。

“杨先生……”

“不，你叫我哲子吧！”杨度有点忘情地打断静竹的话，“大家都是这样叫我的。”

“好。”静竹笑吟吟地说，“我也在这里等你半天了。”

“你怎么知道是我在听你弹琵琶的？”杨度快活地问。

“古人说，弦断有知音。我猜想一定是你。”姑娘回答，脸上飞起一阵淡淡的红晕。

“听了你这话，我高兴极了。不过我倒要讲你一句。”望着仿佛与四周化为一体的美丽姑娘，杨度爱抚地说，“此处是清静无为的佛门寺院，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弹琵琶？倘若让和尚们听到，一定会谴责你的。”

“不要紧，我是得到住持大法师特许的。”静竹依然笑吟吟地说。

“真的吗？”杨度疑惑地问，“住持怎么会特许你弹琵琶？”

“以后再告诉你吧！”静竹嫣然一笑，掉转了话题，“**皙**子先生，潭柘寺你从前来过吗？”

“三年前与朋友来游过一次。”

“太好了！”姑娘轻轻地拍拍手，“你带我四处看看吧，我是第一次来。”

“好，我们走吧！”

静竹紧挨着杨度走出了竹林。

“唉呀！”杨度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静竹姑娘，你的琵琶还放在石桌上哩！”

“不碍事，它不会丢的。”静竹悄悄地推了杨度一把，瞬时间一股热流流过杨度全身。

杨度带着静竹绕过毘卢殿来到三圣殿前，静竹对殿堂兴趣不大，倒是殿堂左右两侧两棵银杏树惊讶不已。这的确是两棵罕见的银杏。高达六七丈，树干从中部开始枝繁叶茂。时近正午，两棵树投射在地的浓荫遮盖了大半个庭院。

“皙子，你说这树有多大年纪了？”

杨度发觉静竹的称呼中已去掉了“先生”二字，他心里一阵喜悦，自己也随即将“姑娘”二字去掉了，“静竹，依我看，它至少活了一千岁。”

“噢。”静竹点点头，“那有那有，说不定有一千二三百岁。你看这树干多粗，我们来围围看。”说着便伸出手来。杨度拉着她纤纤细细的手，两人紧贴着树干，双手用力伸开。

“皙子你看，我们还没有围到它的一半！”

静竹咯咯地笑着，脸涨得通红。在杨度的眼里，分明绽开了一朵鲜丽的红牡丹。他猛然意识到：这是自己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美的女子。

“静竹，你看左边的那一棵与这棵有什么不同吗？”松开手后，杨度指着另一棵问。

静竹靠着银杏树出气不匀，一边端详着前面的那一棵：“差不多，也有这么粗。对了！它的主干下部有一个侧枝，这棵没有。”

“那株侧枝是怎么生出来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静竹摇摇头。

“那一年康熙皇帝要来潭柘寺朝佛，早半年寺院就开始作准备，又是建行宫，又是修驿道，又是给佛祖重塑金身，大家都忙忙碌碌的，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棵银杏树。直到康熙皇帝来的前一天，住持法师才突然发现左边那棵银杏长出了一枝三尺长的侧枝，满寺和尚得知后都惊讶不已：这棵树有上千年的岁数了，怎么还会长新枝呢？第二天康熙皇帝来，住持把这件事告诉给他听，康熙皇帝哈哈大笑。身边的大臣趁机恭维道，这是皇上洪福齐天，才使得千年银杏发新枝。康熙皇帝高兴极了，对住持说，这棵树竟然知道为朕而生新枝，朕封他为帝王树！住持向皇帝合十鞠躬说，贫僧代它领旨，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杨度不自觉地学着和尚的模样双手合十弯腰点头，静竹被逗得活泼地大笑，笑完后说：“哲子，你这是哪里听来的胡编，什么洪福齐天、皇爷感化等等，那都是献媚讨好的话。其实很简单，那株银杏是母的，这株银杏是公的，公的母的长年相爱，哪有不生儿育女的道理！”

“是的，是的！”杨度鼓掌赞道，“还是我们的静竹见识高明，公母相爱，不但是人，万物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扯远了。”静竹意识到刚才的话有点出格了，脸上羞得泛

起满天红霞。

三圣殿旁是观音殿。静竹说：“观音是女菩萨，你陪我进去看看吧！”

“好，我们一道去参拜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好心肠菩萨。”

观音殿不大，只有三间房子，正中门楣上挂着一块金字横匾，上面“莲界慈航”四个字是乾隆皇帝的手笔。殿中供奉的观音坐像敛目合十，俊秀端庄。塑像前有一个陈旧的大蒲垫。静竹忙走过去，跪在蒲垫上，向菩萨磕了三个头，口里念念有词。她说的什么，杨度一个字都没听清。站起来时，她指着蒲垫前面的空缺说：“这寺院里的和尚也太懒了，缺了一块砖也不补进来，恰好在菩萨像前正中，多难看。”

杨度笑道：“不是和尚懒，这里有个故事。”

“什么故事，讲给我听。”静竹顾不得佛殿的规矩，扯着杨度的衣袖央求着。

“你看你，就像我那个调皮的妹妹一样，一听说我要讲故事，就不得了啦。”

“你妹妹多大了？”

“今年二十一岁了，比你要大。”

“那我要喊她姐姐了。”静竹欣喜地说，但很快眼神便黯淡下来，低低地说，“可惜，我没有亲姐姐。”

“我妹妹今后可以做你的亲姐姐。”杨度望着静竹突变的目光，出自内心地安慰她。

姑娘的眼神并没有放出光彩，依旧是暗暗的：“暂子，不谈这个了，还是听你讲故事吧！”

“六百年前，元朝的都城就建在北京。元朝的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有个女儿叫妙严公主。这位公主虽然是金枝玉叶，却不爱富贵，向往佛门，后来干脆住进了潭柘寺。她每天早晚都到观音殿来给菩萨烧香磕头，几十年从不间断，到她离世的时候，蒲垫旁边的砖块给她的鞋底磨陷了两寸多深。寺里称这块砖为妙严公主的拜砖。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孝宗皇太后常来潭柘寺烧香，为妙严公主的虔诚所感动，为了教育宫眷们，她把这块砖挖出来带回宫中，命工匠做了一个箱子，把它装起来，以示珍惜。就这样，此处便一直空了一块，传到如今也不补，以便让寺里和尚和香客们一见到这块空处，就想起妙严公主，激励他们虔诚礼佛。”

静竹静静地听着，这个故事似乎很使她感动，她将蒲垫前的空处凝视良久。忽然，她发现空处旁边一块砖的一角裂开了缝。她弯下腰，用手将那一角砖摇着，居然将它拔了出来，是一块寸把长宽的三角形砖角。

“你把它拔出来做什么？”杨度奇怪地问。

静竹笑而不答。殿堂一角有一个盛水的太平缸。她走到缸边，将砖角在水缸里洗干净，然后从上衣钮扣边取下那条与衣服一个颜色的嫩绿绸，将这块砖角小心包好，双手递给杨度，正正经经地说：“那天你为我在扇子上题了词，这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这几天一直想着要回赠你一样东西，但觉得什么都拿不出手。刚才听了妙严公主的故事，很为她数十年寒暑不断的恒心所感动。妙严公主是我们女儿家，虽有恒心，但到底做不出大事来。哲子，你是一个男子汉，才高识大，仪表堂堂，今后若有妙严公主这个恒心，人世间哪种大事业做不成？拜砖已藏于宫中，我无法得到，拜砖旁边这块松裂的砖角，看来是菩萨有意给我们的。我今天将它拔出来交给你，让它常伴在你的身旁，今后遇到困难时看到它，就会想起当年的妙严公主，以她那种拜佛的恒心去克服艰难，朝着自己认准的目标走下去。哲子，我相信你一生会有了不起的大成就的。”

杨度惊讶地看着这个纤纤袅袅的弱女子，压根儿没有想到会她从她

的口里说出这般豪言壮语来。深研帝王之学的湘军将领后裔，突然觉得这个美丽的女子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简直就如眼前这座菩萨般的崇隆伟岸。他无限激动地双手接过礼物，蓦地跪在蒲垫上，对着观音塑像喃喃念道：“菩萨在上，拜砖为证，我杨度今生若不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来，我就不是天地间一个男子汉！”

说罢站起，对着静竹深深一鞠躬，忘情地说：“静竹，谢谢你的礼品，太珍贵了，它胜过万两黄金，胜过连城和璧，它是你的一颗纯洁的心，它是无价之宝。我收下了，我要将它永远带在身边。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出让你满意的伟大事业来。”

当杨度说完抬起头时，只见静竹默默地抿着嘴，一声不吭，泪水不停地流着，鹅黄百褶裙下的一块大青砖早已被泪水浸湿了。

杨度一时不知所措，傻眼望着。突然，他不顾一切地紧紧抱住静竹，用手轻轻地抹去她脸上的泪珠。就在这时，杨度心里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娶她！”他将脸贴在静竹的脸上，两个滚烫的身子靠得更紧了。

肃穆的殿堂啊，庄严的菩萨啊，请宽恕他们对佛祖的亵渎吧，这对少男少女已沉浸在人类最崇高最圣洁的情感之中！

“会有人来的，咱们走吧！”相互依偎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静竹低声对杨度说。

外面阳光灿烂，人声喧哗，他们出门后很快便恢复了常态，指指点点，笑笑说说，抚摸一处处古迹，穿过一座座殿堂，二人来到一个四角石亭边。

这亭上盖着绿色琉璃瓦，顶部有一颗硕大的黄琉璃宝珠，一块横匾标出它的名字：猗轩亭。他们走进亭子里。猗轩亭并不是通常的供游人休息的那种亭子，而是一个娱乐的场所。亭内汉白玉石基上，雕琢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蟠龙形象的水道。从龙潭里流下的清水被引到这里，从龙头处流进，穿过曲折水道，从龙尾处流出，出口处的石基上

有一只小小的双耳瓷杯。

“这是什么？”静竹指着水道问。

“这是古代一种娱乐活动。”杨度蹲下来，将双耳小瓷杯拿在手里说，“这种杯有个名字，叫羽觞。古时每年三月三日这一天，亲朋好友聚集在郊外小溪边，把酒倒进羽觞里，放到溪水中任其漂流。小溪是曲折的，羽觞浮到拐弯处便会停下，坐在这个拐弯处的人则饮下这杯酒。这个活动叫做修禊禊灾。”

“噢，这就是仿照古时修禊建造的，我知道了，《兰亭集序》开头一段就讲的这事。”

“你读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杨度颇为奇怪地问。

“读过，小时候父亲教我读的。”

“还记得吗？”

“记得。”

“你将开头的那段背给我听听。”

静竹敛容凝思片刻后背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好了，好了。”杨度打断静竹的背诵，“背得很好，一字不漏。现在我们分坐两边，让羽觞漂流，在哪个面前停下，哪个就喝酒。”

“好。”静竹忙答应，接着又笑道，“可惜没有酒。”

“没有酒，就用清水代替吧！”

“也要得。”静竹兴致勃勃地将羽觞注满水，放在龙头处，羽觞顺着流水漂动起来。

“慢着！”杨度拿起羽觞。“喝清水毕竟没味，我们改一个方式玩。”

“怎么玩法？”静竹望着杨度，眼睛中闪着清清亮亮的光波。

杨度想了想，动情地说：“静竹，自从那天在江亭与你相识，我就觉得我们有缘，今日重聚，更是欢乐无比，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但一不知你同意不，二不知天意如何。现在我也不管你如何想的，先来看看天意如何。”

“天意？你怎么知道天意如何？”静竹心里甜蜜蜜的，脸上又红了。

“这样来测天意。”杨度站起，从身上掏出一张纸来，“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外乎这样四种：夫妻、兄妹、朋友、路人。我将这张纸撕成四片，每片写上一种关系，搓成纸团，放在水道的弯折处，羽觞停在哪处，就说明我们今后的关系是哪种。这就是天意，你看如何？”

静竹又害羞又快乐，点点头说：“哪来的笔写字呢？”

“真的，没有笔。”杨度向亭子外望了一眼说，“这样吧，我到外面取四样小东西：小花代表夫妻，树叶代表兄妹，石粒代表朋友，土块代表路人。你说要得吗？”

静竹抿嘴点点头。

杨度转身出了亭子，又很快回来，手掌上放着四个小纸团：“我都放进去了，就这样摆着。”

杨度边说边把四个小纸团放在四个拐弯处，静竹将羽觞重新放在龙头处，羽觞再次漂流。杨度看了一眼羽觞，又看了一眼静竹，只见她的丹凤眼睁得大大的，屏息静气地瞪着羽觞，那副认真相，仿佛羽觞里装的不是清水，而是她的生命。羽觞漂过第一个拐弯处，并没有停留，继续下漂，杨度见静竹的嘴角微动了一下。到了第二个拐弯处，眼看要停了，谁知晃了几下后，羽觞又向下漂流起来。“哎

呀！”静竹轻轻地叫了一声。羽觞终于在第三个拐弯处停了下来，杨度将纸团拾起，正要打开，静竹高声叫道：“让我来打开！”她从杨度手里一把抢过纸团，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手里捏着纸团，许久不敢打开。她不知天意如何，暗中祷告佛祖保佑。

“打开吧，老捏着它干什么？”杨度在一旁含笑催道，他的神情很从容。

纸团打开了，是一朵小花，一朵鲜艳的小红花！她心里一阵狂喜，怦怦地跳着，一只手捏紧小红花贴在胸口，一只手捂着面孔。透过指缝，杨度看得出，她的眼角眉梢上全是幸福的笑容。

“静竹，这是天意，天意让我们结为夫妻！”杨度抓起静竹捏着小红花的手，激动而真诚地说。

“哲子，我看看那三个纸团。”静竹挣开杨度的手，弯腰将那三个纸团一一捡起。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杨度急着说。

静竹怀疑起来，她迅速打开一个纸团，露出来的居然也是一朵小红花，她噘了杨度一眼，又打开第二个，又是一朵小红花。

“哲子，你在骗我！”

“静竹，我不是要骗你，我爱你，我要娶你！”杨度急忙表白，重新把静竹的手抓起。

“哲子，你真的爱我吗？”静竹抬起头来，两只妩媚的丹凤眼里荡漾着千种柔情，万般风韵。

“静竹，我真的爱你，我永远爱你！我们去大雄宝殿吧，我要在佛祖的面前起誓，今生今世永不变心。”杨度说着，就要拉静竹离开亭子。

静竹没有动。她的滚烫的手将杨度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低低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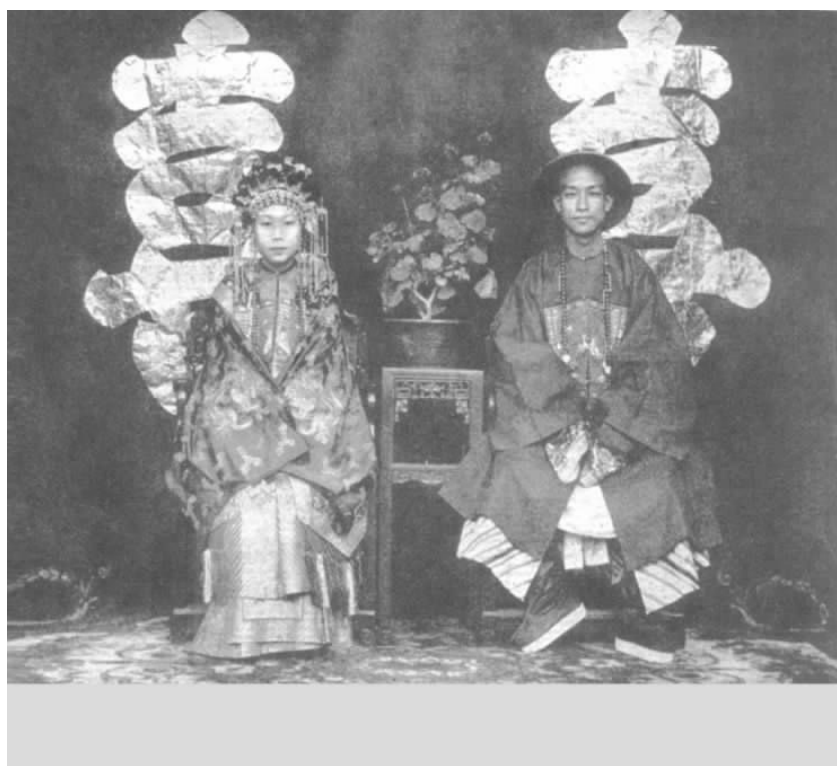
说：“哲子，我是什么人，你一点都不知道啊！”

“不管是什么人，我都爱你！”静竹的话并没有使杨度吃惊。那天在江亭的时候，他就推测到静竹很可能是个身份低贱的人。他不在乎这些。

“哲子，我感激你爱我，但今生今世我们怕难以成为夫妻。”静竹的脸开始由红变白，眼中滚动起泪水来。

“为什么？静竹，你难道已嫁了人？”杨度害怕起来，双手死死地将静竹的手抓住，仿佛马上就有人要来把他心爱的姑娘夺去似的。

静竹摇摇头。



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女儿的婚礼仪式。新郎和新娘的身后各有一个“喜”字，

拼在一起即是“囍”字

“只要没有嫁人，我就一定娶你！”杨度大声嚷着，仿佛是对着这神圣的潭柘寺宣誓。

静竹点了点头，泪水夺眶而出。

“静竹，你一定有什么为难之事，你要告诉我，你非告诉我不可！”杨度靠得更紧了，若不是光天化日之下游人聚集之处，他真要把静竹搂在怀里。

静竹低下头，沉默着。

“说吧，静竹！”杨度几乎哀求着，又突然坚决地表示，“你说出来吧，什么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主！”

又沉默了一刻，静竹终于平静下来，说：“好吧，明天我对你说。”

“现在就说吧，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杨度性格爽快，他不能理解静竹这种欲言又止的忸忸怩怩。

静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还是明天说吧！”

“好吧！”杨度无可奈何地答应，“那我明天到哪里来会你呢？”

“还是在那竹林，听见有琵琶声，你就进来，我在那里等你。”静竹将杨度轻轻地推了一下，“暂子，我该走了，明天竹林见。”

“你到哪里去，我送送你！”

“别！”静竹坚决地制止，“你就在这里呆着，直到看不见我后再离开。”

杨度迷惘地点点头，目送着静竹飘然而去。他遵守诺言，一直站着不动，直到静竹穿过塔林，不见影子后，他才走出猗轩亭，快步向

塔林奔去，企图看看静竹进了哪间房子。不料当他走到塔林边时，姑娘已经无影无踪了。

夜晚躺在客栈床上，杨度又是半夜不寐。他太爱静竹了，白天的聚会是那样地快乐幸福，杨度觉得出生二十四年来，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美好的一天。他也深信静竹是爱他的，她一定有难言之隐，要么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杨度决定：明天不论静竹说出什么天大的事来，他也要替她担当。她是一个弱女子，遇到难事，自然不易承受，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何况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第二天一早，杨度来到竹林边，竹林一带静悄悄的，他耐着性子在旁边徘徊着，两只耳朵一直倾听四周发出的声音。半个小时过去了，竹林里没有任何声音。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听不到琵琶声。杨度实在耐不住性子了，他穿过竹林来到空坪。只见石桌石凳依旧，却不见琵琶和弹琵琶的姑娘。他走近桌边，忽然发现桌面上有一张纸，纸上压着一个鹅卵石。杨度拿起纸来，看上面写着：

哲子：今晨我不得不离开潭柘寺，我实在不愿就这样离开，因为我约了你来，我要把一切都对你说……看来我们此生无缘了，猗轩亭里的小红花毕竟是人为的，而不是天意。但不管如何，我的一颗心已经给了你，再不会给第二个人了。哲子，你是一个伟男子，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大事的，说不定日后我们仍有相会的一天。珍重！

爱你的静竹

杨度捧着这张小小的纸条，呆呆地坐在石凳上，不知如何是好。坐了好长一阵子，他开始使劲地捶打自己的脑袋。他后悔来迟了，倘若天刚亮就守在这里，一定可以遇到将纸条压在石桌上的静竹，那时他一定要抱住她，无论如何不放她走。自怨自艾一阵后，他便亡命似的奔出竹林，在潭柘寺里乱穿乱转，几乎把每一座殿堂，每一个房屋，每一处可供游览之景都寻遍了，始终再也不见静竹的踪迹。第二天，他又在潭柘寺外四处逛荡，希望能偶尔撞见他心爱的姑娘。直到太阳落山，他才失望地回到客栈。第三天，他终于没精打采地离开宝珠峰回城。

夜里，他将这几天的奇遇一五一十地告诉夏寿田。新榜眼公也惊讶不已，十分羡慕好友的艳遇，也对那个姑娘的突然离去觉得不可理解。当杨度表示要在京师四处查访，非找到不可时，夏寿田却反对：“静竹姓什么你都不知道，又不晓得她是做什么的，在京师找一个这样的女子好比大海捞针，你从何处着手？说不定她是个水性杨花的风尘女子，逢场作戏，做出那个样子来逗逗你，其实第二天她就不喜欢你了，写一张这样的纸条来哄你这个痴情的书呆子。”

“不会的，若是烟花女，她图我什么呀！”杨度摇摇头。

“图你什么？图你风流倜傥呀，图你多情多意呀，图你是个诗词作得好的才子呀！”夏寿田大笑，有意地打趣。

“她还送我拜砖哩，鼓励我做大事业哩。”杨度自言自语。

“哎呀，哲子，你说她一进塔林就不见了，塔林是埋和尚的地方，这姑娘莫不是住在墓穴里的狐狸精变的？《聊斋》、《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这类故事多啦！”夏寿田一本正经地提醒。

“不可能吧，狐狸精变的，能写得出这样实实在在的字吗？”杨度将静竹留下的纸条从里衣袋子里掏出，夏寿田仔细验看后，也的确嗅不出半点狐仙之气来。

“不管她是谁，凭你掌握的这点东西，你是找不到她的，算了吧。湘绮师总说你是个书痴，看来你要变情痴了！”

杨度总不死心，一闭着眼，静竹那美丽的身影，那娟秀的面庞，那波光闪闪的眼睛便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迷迷糊糊地在京师数不清的胡同里转了七八天，直转得头昏脑涨，双脚发肿，还一点消息也没有。万般无奈，他只得怀着无穷无尽的遗恨离开京师南下。

七 接到夏寿田送的宫花后，叔姬在病榻上整整躺了半个月

小火轮路过湘潭码头时，杨度上了岸，回石塘铺看望母亲和妹

妹。李氏不以儿子会试再次告罢为意，安慰儿子，功名有天数，时运到了，自然会中的，当年曾文正公进京赶考，也是考了三次才点的翰林。老人家告诉儿子，王家结婚的聘礼送来了，说着又高高兴兴地领着儿子看礼物：金簪一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一对，玉镯一对，聘银一千两，外加彩锦四匹。李氏笑咪咪地指着彩锦对儿子说：“这还是王先生当年亲自从四川带回来的蜀锦哩，你看看，亮光闪闪的，多耀眼！”

王家的聘礼如此之重，足见湘绮师对叔姬看得很重，杨度心里高兴，对母亲说：“王先生虽是名人，但没有做官，全靠教书来养活一家老小二十多口，银钱并不宽裕。他送了这么重的聘礼，是看得起我们的叔姬，我们不能学世俗的样子，嫁女就眼巴巴地望着聘金。儿子想，其他的都收下，这一千两银子就退还给王先生。母亲您老看如何？”

李氏说：“儿说得对，王先生的聘礼是太重了。这几年你受了王先生的教导，现在你弟弟又拜在他的门下，今后你们兄弟依靠王先生栽培的日子还长哩！”

杨度见母亲如此深明大义，十分感动，于是从怀里掏出袁世凯送的一千两银票，双手恭送到母亲面前：“王先生的一千两银子，退回去，这个缺，我给您老补上。”

李氏看了看儿子手中的银票，没有接，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银子？”

杨度说：“您老接了后，我再说给您老听。”

李氏好奇地从儿子手里接过这张花花绿绿的银票，不知怎样处置，像捧个金娃娃似的，将它放在手心里托着。杨度简单地把去了一趟小站的情况告诉了母亲。谁知李氏听了，脸上却不太高兴起来，说：“度儿，你父亲生前常说无功不受禄，又说为人不可贪横财，那袁世凯，你与他并无深交，又没帮他很大的忙，他何故要送你一千两银子？你可要慎重，当心莫上当呀！”

杨度见母亲这样小心谨慎，大笑起来说：“那袁世凯是大官绅之后，又身为朝廷练兵大员，手中的军饷每天成千上万地过，千把两银子，对他来说小事一桩，他与王先生大不相同。”

李氏把银票还给杨度说：“这银子我总觉得不踏实，我不能收。乡里小户人家，粗茶淡饭便可度日，要这么多银子做什么，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杨度知母亲素来本分，于是不再多解释，说：“我近来也不需要大宗钱用，您老就帮我保管吧，放在家里也安全些。”

李氏见儿子这样说，方才收下。这时杨度发现叔姬早已不在旁边了，想起就在母亲介绍聘礼的时候，叔姬脸上似乎并没有喜色。是害羞，还是因为即将出嫁离开娘家，心里难受？杨度兴冲冲地走进妹妹的闺房，见叔姬正背对门坐在桌子边，遂大声说：“叔姬，我给你带来了午诒送你的一件婚礼！”

“夏公子！”叔姬猛地一回头，冲着哥哥问，“他送我什么？”

杨度走到桌边，从灰布包里取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四方小盒子来，说：“午诒特地招呼我，要由你亲自打开，我也不知道他送的什么。”

叔姬心里分外激动，手微微地颤抖起来。她小心翼翼地将油纸打开，露出一个黑色木盒来。那木盒做工相当精致，上下左右六面都有螺钿镶嵌的花鸟虫鱼，配以闪亮的国漆为底，显得十分古色古香。叔姬将木盒盖抽出，里面躺着一朵小巧的宫花。这宫花以浅绿色翡翠为叶片，以大红珊瑚为花瓣，中间的花蕊，乃是一颗晶莹的淡黄珍珠。

“呀！午诒竟送了一个这么贵重的礼物。”杨度感叹着。他知道，这种宫花只有大栅栏祥记首饰铺才有卖，祥记是专为宫里的妃嫔和王府里的女眷制造饰物的。别看它只是一朵小小的宫花，买起来绝不少于一百两银子。杨度对一向未戴过贵重首饰的妹妹说明它的价值。叔姬痴痴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待哥哥走出房门，深情专注的才女，

再次捧起这朵昔日恋人今日榜眼所送、出自京师巧匠之手的宫花，一动不动地坐在床沿上。先是胸中如波涌云飞起伏不定，继而两眼如天塌一方雨水淋淋，最后竟然如玉山倾倒一卧不起。

叔姬病了。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常常恍恍惚惚地梦见自己头戴凤冠身着霞帔，与头插金花身穿大红锦袍的夏公子拜天地入洞房，含着甜蜜的笑意醒来的时候，一眼瞥见枕边那朵珍珠翡翠珊瑚花，又不觉泪如雨下。有时她禁不住在心里大声喊叫：“夏公子，我如此思恋你，你到底知不知道！”有时又不禁在心里长叹：“老天爷呀，你为何要在一个弱女子的心中播下如此难忘的情种！”她默默地一遍一遍地背诵《红楼梦》中那首《枉凝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总虚化？”

李氏白天黑夜守在床边，见就要出嫁的女儿这副模样，心都碎了。杨度急得四处延医，亲自为妹妹煎药，劝她服下。就这样，叔姬在病榻上躺了半个月，直病得花容憔悴，骨瘦如柴，方才渐渐好起来。杨度问母亲，叔姬前一向可曾患过病？李氏摇了摇头。先前既未病过，这些日子又未感过风寒，是什么原因使她病得这样厉害？那朵宫花平放在妹妹的枕边，泪水滴在上面，犹如一朵清晨刚刚摘回的花瓣上尚滚动着露珠的鲜花。看到它，正从失恋中回过神来的杨家老大似乎一切都明白了。

等叔姬可以下床喝稀饭的时候，杨度告别母亲妹妹，返回船山书院，将妹妹的病况禀报给湘绮师。代懿得知后急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便向父亲请几天假，到石塘铺看望未过门的心上人去了。

杨度问王闳运：“先生，您老说再留在京师，我将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是什么缘故呢？”

王闳运微微一笑，说：“再过些时候你就明白了。”

看着先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杨度如堕五里云雾中。先生既然不肯明说，他也不便再问，于是继续往日的学业。杨钧正在跟先生学诗词，闲时则调色作画，画技比在家时大有长进了。过了些日子，杨度

将这次会试的四书文、试帖诗和策论拿出来请先生指教。王闿运读后说：“你的试帖诗写得典雅平稳，甚合会试格式，但四书文和策论都欠古朴遒劲，虽议论滔滔，貌似雄辩，其实不扎实，给人以夸夸其谈的感觉。写文章，宜取三代秦汉魏晋人为准的。他们的文章雄深雅健，真气内葆，浮华尽去，然古艳自存，令人百读而不厌，其中尤以庄子的文章为第一。你看它汪洋恣肆，跌宕起伏，仿佛有天地不能羁绊、时空不能限制的气概，读来使人胸襟开阔，百忧忘却，真正是古往今来第一等好文字。它奇思怪想，波谲云诡，又最能启发作文之思路。曾文正说过，思路宏开，层出不穷，乃文章必发之品。为文之奥妙，首在开拓思路，思路一开，笔底文字则滚滚而来，如泉涌，如堤决，常人之所不能有的雄伟瑰丽的境界不期而然便来到，那样的文章还不发皇吗？《庄子》三十三篇，内篇精奥，外篇恣睢，杂篇闳博，篇篇都是精品，尤其是最末一篇《天下》，乃集文章之大成，最宜熟读慢嚼，下苦功夫体会。我年轻时读过上百遍，手抄也有一二十遍，下第不要紧，你还可趁此机会多读点书。当年王安石未大用之时常伏案苦读，朋友问何故如此，他说‘它日如负国家之重，恐无暇读书也’。你要珍惜眼下的时间，日后肩负大任之时，想再有东洲读书之乐都不可能了。”

王闿运这一番话，如电光石火之撞击，使杨度脑子大为开窍，过后再细细咀嚼，又觉精义无穷。他深深认识到老师腹内真有不可测试之学问。一番点拨，胜过自己三年五载的苦苦摸索。他于是将精力集中于三代秦汉文字，很快便觉得自己的文章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

这时，京师的新政正在大力推行的消息不断传来。先是皇上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军机章京，接着又赏加袁世凯以侍郎衔。杨度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高兴，知道这都是皇上接受了徐致靖荐举的结果。与此同时，训农通商，整顿厘金制度，推行保甲制，开筑铁路，兴办学堂，兴办邮政，废除漕运，一连串的上谕不断见之于报端。在杨度看来，京师的新政正在方兴未艾之中。但从省城长沙传来的消息却并不太妙。

湖南学术界的泰斗、曾任国子监祭酒、现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

谦，公然在岳麓书院禁止学生们谈论新政。有几名学生因违反这个规定被开除了，徐仁铸为他们说情，竟然遭到王先谦的指责，并以辞职相要挟。徐仁铸敌不过王先谦，亲到岳麓书院挽留，并向王赔礼道歉。又屈服于王的压力，被迫停办时务学堂。王的学生曾廉公然上书朝廷，请杀康有为以谢天下。叶德辉的《翼教丛编》正在日夜刊刻之中。他的门徒声称，数年以来康梁倡伪经改制度平等民权之说，使民无论智愚，人人得申其权，可以犯上作乱，祸国之深，实大清建国以来所未有。康梁之徒，国之大蛊，应全国共诛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广泛刷印发行，勒令湖南学政发放各书院，三湘学子，几乎被强行人手一册。《劝学篇》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又列举了大清王朝薄赋、重民、恤商、慎刑等十五条仁政，说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护忠爱，人人以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

长沙本是推行新政最激烈的省份，为何现在唱的调子与京师发出的上谕如此针锋相对呢？张之洞本是积极主张变通陈法力除积弊的有识大员，他曾捐五千两银子到京师强学会，在督署以重礼接待过康有为，称赞他的爱国热肠，如今为何这样杀气腾腾地对待康有为呢？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等人为什么不以皇上的谕旨来批驳张之洞呢？杨度的心开始紧张起来，为新政的前途而忧虑，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命运捏着一把汗。

时隔不久，京师传来天崩地裂般的消息。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被杀于菜市口。谭嗣同尤为死得壮烈，临刑前愤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围观之人无不唏嘘。所有参与新政的人员都被目为乱党，一一拘捕。康有为、梁启超幸得外国人的帮助才逃出国境。徐致靖被捕入狱，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均被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连早已罢官回家养老的翁同龢，此时亦罪加一等，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光绪帝则被囚之于瀛台。慈禧重新训政，新政一律废止。实行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现昙花。湖南的新政也全部崩溃。原布政使俞廉三署理巡抚。他上台之后，一切复旧。王先谦、叶德辉之

流弹冠相庆，原先参与新政的人员或拘捕，或外逃，刚露生机的三湘大地又回到了以往死一般的沉寂。

惨痛的剧变使杨度陷于忧郁之中，随之而来的一则传闻更使他惊讶。新近从京师回来的人都说，这次政变的祸首虽是慈禧，而导致政变的罪人，正是被杨度称之为当今官场上的凤毛麟角之袁世凯。政变前三天深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请他救援皇上，袁满口答应。但袁回天津后即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见慈禧，将皇上的计划全部奏报。于是慈禧凌晨进宫，先一步下了手，从而演出了一连串的悲剧。

杨度听了这则传闻，如同头上重重地挨了一闷棍。他怎么也不可能相信，那个雄才大略、礼贤下士的练兵大员竟然是一个出尔反尔、卖主求荣的小人！自己在徐致靖的面前是说了袁的不少好话的，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的深夜密访，是不是与此有关呢？想到这里，杨度的心情很沉重。然而，他又不得不佩服湘绮师，如果不是湘绮师的那封叫他回湘的信，说不定此刻他仍在京师，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但是，湘绮师身居湘江孤岛，离京师数千里之遥，他何能有如此英明的预见呢？看来虽追随先生两三年了，尚并未得到先生学问之皮毛。怀着对先生深深的谢意和敬意，在一个风雨如磐的秋夜，杨度来到了明杏斋。

八 湘绮老人传授帝王之学的真谛

“哲子，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你怎么来了？”正在灯下挥毫不辍的王闾运摘下老花镜，对着站在门外的学生说。

“特为来向先生讨教。”杨度在宽敞的屋檐下脱去木屐，收起雨伞，然后擦去脸上的雨滴，整了整衣冠，恭恭敬敬地走进书房，坐到先生的对面。

“周妈，哲子来了，泡碗好茶来！”王闾运对着卧房大声喊。

周妈答应了一声，却磨磨蹭蹭地半天不出来。叔姬就要和代懿结婚了，周妈的如意算盘彻底落了空，这一切都是因为杨度的缘故。假

若他不来，哪里会有什么叔姬？没有叔姬，她的女儿就稳稳当当成了王家的媳妇，她也就名副其实地做了王闾运的中馈了。这个该死的杨度，第一次见面便冲了她的兴头，想不到现在居然真正坏了大事。周妈本想不出来泡茶，但又怕惹老头子发脾气，好半天才端来一碗不冷不热的温吞水，懒洋洋地放在杨度的身边，话也不说一句，眼也不瞧一下地便走了。杨度却不在意，完全不把周妈的态度看在眼里。他对老师说：“学生今夜要向您老请教，两个月前，学生身处京师，可谓在是非漩涡之中心，虽时时感觉到新政推行的艰难，但并没有想到新政会败得这样悲惨，而您老远在东洲上，连长沙也不去，那时就说我若不离京师，将有灭顶之灾。先生，您老对新政，对时局的预见，为何能如此地英明？”

王闾运摸起手边那把雪亮的铜水烟壶，从周妈手绣的莲花鸳鸯荷包中慢慢地掏出一撮蚕豆大小的金黄烟丝。杨度赶紧将桌上摆的一盒洋火擦燃，给先生点上纸捻子。王闾运半眯着眼睛吹燃了纸捻，随着一阵咕噜噜水浪声音过后，满是书笔的宽大案桌上空飘起一缕缕轻烟。眼看着轻烟慢慢地消散了，湘绮老人仍未开口。王闾运一向以思维敏捷应答如流著称，如今虽年过花甲，思维和行动却均无老态，他手下一批号称机敏的学生也常常自愧不如。今日如此面无表情反应迟钝，杨度近两三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想必先生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思索，他放下洋火盒，正襟危坐，随时准备聆听教诲。

“我从同治元年开始设帐讲学，至今已有三十七八年了，教出来的学生不下三千多人，说一句桃李满天下的话也不过分。”王闾运并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提问，却回忆起他的教书生涯来，杨度颇为迷惑不解。“这三千弟子，虽不能说个个成材，但绝大部分都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是我这个做了近四十年教书匠的安慰，尤其是今科夏大的高中榜眼，他自己风头出足，也为我的老脸挣了不少光。这几个月来请求进船山书院的人已逾千数，大家都说王某人教出了一个榜眼公，本事大得很，人人都想做榜眼，便都来投王某人的门下，他们哪里知道，王某人执鞭授徒四十春秋，也只教出了一个夏大。”

说到这里，王闾运笑了起来，他磕掉烟锅里的烟灰，重新又装了

一袋，吹燃了纸捻。杨度心里很惭愧。老师当然不是借此来讥讽他，这点他知道，但自己也太不争气了，倘若他杨哲子这次点了个头名状元回来，该会给老师带来多大的荣耀！

“世人更不知道的是，我王某人教书育人的最大目的，并不在于造就进士、翰林，故而夏大中了榜眼，在一般的教书先生看来是终身的最大荣光，但在我看来，却并没有多大的喜悦。你应当记得，你刚来到东洲的时候，就对你讲过，我有三门学问：一为帝王之学，一为诗文之学，一为功名之学。这功名之学乃是我王门第三等即下等之学，这门学问即使再出几个鼎甲，我也不会欣喜若狂。”

初进明杏斋的情景又浮现在杨度的脑中。就是在那天，他激动地向先生表示，他要学的是上等的帝王之学。而这几年，先生也的确是把他向这门学问中引导，事实上他也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外间所学不到的真学问。杨度想到这里，刚才失衡的心情略趋平衡。

“我有四个儿子，也曾想让他们能有一点惊人的出息，但后来我冷眼旁观，四个儿子都不是那块料。在你之前，我也曾有意培养几个弟子继承帝王之学，但很遗憾，有的后来自己不争气，有的又时运不济，几十年过去了，并没有一个满意的学生。我今年六十六岁了，有生之年不多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致力这门绝学，更何况王杨两家又联了姻，你我之间既是师生又是亲戚，我将自己一生的真实学问传授给你，这是不用怀疑的。不过，哲子你自身也要努力，不要辜负了我这番心血。”

杨度的心被先生这几句至诚至恳的话说得急剧地跳动起来，他涨红着脸慷慨地说：“先生请放心，学生决不会让您老失望。今生若不得时则罢了，只要风云一动，学生一定要乘时而起，做今日的良、平、房、杜！”

王闿运轻轻地点点头，放下铜烟壶，端起茶杯喝了一大口，说：“你有这个志，这点我早已看出，你有这个才，我也不怀疑，但你毕竟阅历太少。前些年跟随伯父游历过中原大地，这是你一个可贵的经历。你之所以有浩然不凡之志，其实正得力于汴洛旧京之风的熏

陶。这点或许你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但我当年亲去石塘铺会你，却有很大程度是看中了这一点的。不过总的来说，你还是在书斋中过来的人，又对书迷恋得太深。我曾对人说过，代懿是书呆，午诒是书蠹，你是书痴。书不可不读，但呆、蠹、痴却不可取，不要说办国家大事不行，就是那些真正成就了一番大学问的人，也没有一个书呆子的。你应该记得许浑的两句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你问为何我在东洲有先见之明，这是因为早在年轻时我就已看到溪水边涌起的乌云，又在今春感觉到一阵阵不寻常的冷风，从而断定有一场大山雨要来。”

湘绮老人绕了老大一个圈子，到这时才接触到杨度所提的问题，而杨度就在随老师绕圈子的过程中，得到了两三年来所未有过的绝对信任和期望，心里正烧起一团火。这团强烈求知的欲火，要把先生所传授的深奥的大道理煨熟煨烂，然后再细嚼慢咽，消化吸收。这或许正是作为一代名师的王闿运的执教成功之处。年轻时便看到了溪云，这话说得多玄！杨度竖起两只耳朵，以十二分的凝神专注，谛听老师的下文。

“先说说冷风。”王闿运又习惯地摸起烟壶。杨度也恰好感觉到有股冷风从后面吹来。原来外面的雨下得正起劲，风也在不停地刮，一张窗纸遭雨淋湿，又被风吹破了。冷风乘虚而入，灌进了明杏斋。杨度本想去找块木板挡着，见先生已开口说话了，便不敢再挪动脚步。

“皇上鉴于甲午年海战的失败，采纳康有为主意，以变法来求自强，本无可厚非。世无常法，惟变可通，但变则触犯旧序，触犯旧序则必然有人反对，故古来有言，利不什者不变法，算是充分看到了变法的艰难。这话去年你从长沙回来时，我跟你说过，你还记得吗？”

“记得。”杨度点头说，“您老那时就说康有为的变法会要得罪很多人。”

“是这个意思。”王闿运继续说，“若利有十倍，拥护者则多，反对者成不了气候，所变之法易于通行，否则必然引起动乱。大清朝之

法，早在几十年前，我便看出它弊病丛生，非变不可。曾文正当时也看出了，他在晚年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扭转弊端，想做一番中兴大业，但即使如曾文正这样功德和权势都达到极点的人，所变亦不多，收效更微。于此可见大清朝的法改变之难了。”

纸捻子又点着了，书案上空又飘浮起一缕缕轻烟。隔壁卧房里，周妈早已发出阵阵均匀的鼾声。

“在湖南，正当陈右铭力倡新政的时候，王益吾、叶焕彬他们就公开反对。叶焕彬在学界的威望当然不够，但王益吾却不可小觑。他们攻击陈右铭的一切新政，这固然不对，但对右铭放任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鼓吹民主、民权的批评，则是很有道理的。这点，我也支持他们。”

杨度想起他从长沙回来，一谈起时务学堂先生就反感的事。的确，民权、民主几乎在所有耆宿眼里，都成了大逆不道的邪说。

“不过，王益吾、叶焕彬等人的反对，归根结底只是书生的议论，可以影响人心，但毕竟成不了大事。右铭采用强硬的手腕，湖南的新政还是在推行的。今年春末，张香涛制军突然广为印发《劝学篇》，说中国之祸不在四海而在九州之内，又说这些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倡民权民主的人都是祸国之贼。张香涛这个人你不认识，同年间我在京师时与他交往很多，他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物。他十六岁中解元，二十六岁中探花，供职翰苑时为清流派的主要人物，尔后清流派均因得罪权贵而遭贬，唯独张香涛却官运亨通，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没有几年又调升两广总督，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谅山大捷。来湖广这几年修铁路，建铁厂、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又创办两湖书院，政绩显赫。张香涛先前十分看重康有为，把康视为国士，而康又为皇上所倚重，这样一个工于宦术的朝廷大员，若没有从京师最上层获得不利于新政的最机密最确切的消息，他敢于刊发《劝学篇》，公然与皇上唱对台戏吗？”

王闿运两眼望着杨度，似乎在向学生提出这个问题。杨度明白了许多，轻轻点头说：“先生分析得对，大家都说张制军最圆滑最会做

官，他的确有可能掌握了最高的机密，春末时便已预见了初秋的这一幕。”

“这就是山雨未来之前的满楼风。我得知你在京师与康梁徐学士等人接触频繁时，对代懿说，书痴自谓不痴，这回却痴了，所以急速召你回湘。”

外面的大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风也住了，只听见屋檐水嘀嗒嘀嗒的响声，伴着周妈的轻微鼾声，愈加衬托出夜色的寂静单调。

“先生，你刚才说年轻时就已看到了溪水边涌起的乌云，关于这一点，您老能详细给学生指明吗？”杨度前倾着身子延颈受教。

“关于这一点，我今夜要好好地跟你谈谈。”王闿运起身舒展了一下四肢，笑着说，“夜很深了，我肚子饿了，想必你也饿了，厨房里有现成的卤菜，前些日子赵明府打发人送了一坛胡子酒，还未打开，你也去搬了来，今夜我们师生就来个竟夕畅谈吧！”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会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年，王闿运在京师参加辛未科会试未第。在京师逗留期间，王闿运与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张之洞过从较密，互有诗词唱和。《张之洞全集》中收有《和王壬秋五月一日龙树寺集诗一首》、《和王壬秋孝廉食瓜诗三首》、《送王壬秋归湘潭（王为某故相客故有中郎之感）》。兹录《送王壬秋归湘潭》长诗中的最后几句于后，以窥王张交往之一斑：“九嶷窈窕湘波绿。高楼正临湘水曲。女儿授学书满床，小妇弹箏美如玉。尽添鸿宝付名山，会听蒲轮动空谷。君去江干兰自芳，君诗荡气更回肠。欲从无奈湘潭水，我亦金门执戟郎。”在诗末，张自注：“壬秋新制圆明园词，为人传诵。”

刘禹生撰《世载堂杂忆》：“张之洞曾谓王湘绮云：‘我为博学，君为鸿词，合为一人，始可应博学鸿词考试。’湘绮答曰：‘若必如此，又从何处得同考之人？前代诸科所选，博学者多，鸿词者少，不博不鸿者几乎过半。学风极盛之时，尚且如此，全才诚不易也。语云学然后知不足，今之少年，不学而足，中兴人物，并无中兴学风，可叹！’之洞闻言默然。”

经先生这么一提，杨度也的确觉得肚子饿了。他喜欢饮酒，也善饮，今夜在明杏斋，一边饮味道醇美的胡子酒，一边听先生讲逝去的本朝典故，这是人生一件多么难得的趣事！美酒雅兴，相互辉映，直到没齿之年回想起来都是回味无穷的。

他兴冲冲地提着油灯走进厨房，见碗柜里摆着一碟卤牛肉，一碟油炸香干，忙把它端起。又四处寻找，见屋角边有一个大肚小口酱色瓦坛子，坛子上套一圈篾织的绳索，无疑这是酒坛子了。杨度一手提酒坛，一手夹着两碟卤菜走进书房。王闾运笑着说：“哲子能干，将来开酒店，一定是个好伙计！”

杨度高兴起来，与老师开着玩笑：“那时我和先生一起开家酒铺，先生管收钱，我当垆。”

王闾运大笑道：“我这么老了，还能管账吗？你自己去收钱吧，找个卓文君来替你当垆！”

杨度也哈哈大笑起来。王闾运从书桌屉子里摸出一包油炸花生米来。杨度打趣道：“先生，这是你平时的零食吧！”

“不错。”王闾运爽爽快快地承认，“周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东西，常常塞一包在这里，幸而小孙子们不在身旁，不然的话，哪还有我老头子的份！”

王闾运咧嘴开心地笑着，宛如一个老顽童。

师生对坐，三杯酒下肚后，王闾运接上了刚才的话题：“我年轻时漫游江湖，以文会友，初生之犊不怕虎，也敢于游说公卿，不怕他侯门渊深似海，虎帐刀枪如林，颇有点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咸同年间的名人，朝廷中的肃雨亭、潘伯寅、张香涛，督抚中如官秀峰、张石卿、骆吁门等都成了忘年交，至于三湘子弟中的豪杰，上自曾文正、左文襄，下至偏裨校尉，结识的不下数百人。李少荃、袁甲三、多礼堂、鲍春霆等人，或与他们谈过诗文，或赴过他们的宴席，都非泛泛之交。就在这遍识天下士之际，我将爱新觉罗氏创建的这个王朝

看得一清二楚了，我断定它的兴盛期早已一去不复返，大清已经走到了末路。”

追随先生两三年来，用这样明白的语言表达他对朝廷的看法，这尚是第一次；何况朝廷正在杀气腾腾地镇压乱党，先生的言论与乱党的主张有何不同？杨度暗暗地吃惊。

“哲子，你听没听说过，我两次劝曾文正蓄势自立的事？”王闿运说话之间又喝了几杯，略有点醉意了。他摘去头上的青缎瓜皮帽，把它抓在手里，睁大眼睛问学生。

这是杨度最感兴趣的事，那年在碧云寺他问过曾广钧，也不知广钧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就是不肯说，还说要他今后亲自去问湘绮师本人。今夜先生主动说起这件事了，真是难逢难遇的好机会，杨度精神倍增，说：“听是听说过，但不详细，又有人说先生本人并不承认。”

“我在别人面前都不承认，承认了就要杀头的呀！”为人本来就平易的王闿运，喝了几杯酒之后，就更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了。他伸出右手掌来，做出一把刀的样子，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着。杨度觉得先生越是这样，越是可亲可爱。

“今夜我告诉你，这都是真的，但你千万要记住，不能对外人说呀！”

杨度想，今夜老师格外兴奋，要是他能将两次劝曾国藩造反的事说出来，岂不给后人留下一段信史？现在固然不能说，今后总要寻一个法子把它留在史册上，传给后代子孙的。应该让先生毫无保留地说出来。他起身抓起酒坛子，将老师的酒杯倒满，说：“先生您老说到哪里去了，今后就是刀卡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出卖您老。当初您老是如何劝曾文正自立的，详细地讲给学生听听，就当您老上一堂帝王之学的课吧！”

王闿运望着满满的酒杯，没有喝，说：“你去烧一壶开水来，给

我泡一碗浓茶。酒不能多喝了，再喝就醉了。”

杨度当然不希望老师醉，于是到厨房去烧水。王闳运则又拿起铜水烟壶抽起烟来。一会儿，水烧开了，杨度泡了两碗茶，一碗给先生，一碗给自己。胡子酒性不烈，王闳运喝下茶后微醉已消失，恢复了常态。

“第一次在咸丰四年春，我那时也在东洲，但不是做先生，而是做学生。曾文正在衡州府练了大半年的兵，建起了水陆二十营一万人团的团勇。就要出师了，他写了一篇《讨粤匪檄》，叫人抄了几百份四处张贴。我看到了，就借此入手，到桑园街去会曾文正。”

曾国藩的文章本写得好，又加之功业名位冠于一时，当时读书人无不诵读曾的文章，称之为湘乡文，比桐城文还要高出一筹。杨度也读过这篇檄文，他极为用心地听着，看先生是如何通过这篇檄文入手的，这可是真正的窠要之处！

“我那时年轻，原以为曾文正大异于常人，谁知一见面，才知他极其普通。他那时正守母丧，办事都穿素便服，我看他那模样，就是一个乡里穷塾师，待人也还谦和，一开口就说对我闻名已久，先以为这是客套话，后才知道他真的听别人说起过我，于是一下子就显得亲近了。我说，曾大人，你的檄文写得好是好，就是回避了一件大事。他问回避了什么大事。我说长毛造反，一个重要的依据是说满人不是中国人，所以要把满人推翻赶走。其实长毛这个说法是错的，满人是中国人。满洲是在唐代就入了中国的版图，怎么说满人不是中国人呢？檄文对此事一字不提，而大谈保卫孔孟名教，使人觉得湘勇是一支卫道之师。我劝曾文正，这篇檄文再不要印了，免遭非议。”

杨度心里想：在京师时听说有一种革命党要推翻朝廷，理由也是说满人不是中国人，满人入主中原，就是中国亡了国。看来先生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批驳了这种观点。

“先生，曾文正当时怎么说呢？”

“曾文正听了我的话后，笑着说，说得好，足下年纪轻轻便有这等见识，将来前途无量。我见机会到了，便说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对大人说，请屏退左右。曾文正将我带进他的书房。我关上门窗后对他说，满人入关二百年来，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明公今有水陆万众，皆一人所招，兵强马壮训练有素，此为我朝从未有过的事，朝廷对此将会亦喜亦忧，望明公师出以后于此等处时时加以检点，免遭不测。曾文正听后点了点头。我于是又说，明公治军严明，礼贤下士，衡州有识之士都以为明公为扭转乾坤之人。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

王闳运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杨度听得入迷，也紧张极了，忙催问：“曾文正公听了先生的话后是如何说的呢？”

王闳运喝了一口水，轻轻地摇了摇头说：“曾文正听了我的话后半晌不做声，拉长着脸，脖子上的筋鼓鼓的，好久之后才说了一句，今夜天色已晚，就说到这里吧！什么态度也没有。”

何人斯撰《记近代大儒与奇士的王壬秋》：“王壬秋是一位有政治活动野心的人，迭遭慈禧的打击，又看到清政的腐败，故极力希望曾取清以自代，结果不为曾所接受，常骂曾不识抬举。迄同治十一年国藩去世，壬秋在日记中记云：‘念曾侯魂归故山，真如大梦，惜其赍志有不敢行者，可惋也。’又以联挽之曰：‘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因为骆宾王讨武后檄文中‘霍子孟之不作’句，故壬秋挽联中引用，日记中所谓有赍志不敢行者，盖指自立之事。”

“噢！”杨度垂下了头，慢慢端起酒杯。这时他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风又起了。呼呼的秋风卷着夜雨，打在树叶上，打在窗棂上，发出令人生悸的声音。杨度仿佛觉得门外有千军万马在奔跑，幻幻影影的，似乎是当年湘军与太平军在激战。

“第二次是在文宗刚刚驾崩的时候，从当时京师和热河的种种迹象看来，会有大变故出现。我为肃雨亭的处境深为担忧，特地连夜兼程南下赶到安庆，劝说曾文正或带兵入京勤王，或干脆在安庆独树一帜，不受朝廷约束。”

“曾文正这次的态度怎样呢？”杨度急切地问。

“嘿嘿！”王闳运冷笑了两声，“比上次还糟。他不作声，只在桌子上用茶水连写了几个‘狂妄狂妄’，然后借故起身出门，走到门边还回过头来对我说曹子建的后人送来几张字画，要我鉴定一下是不是曹子建的真迹。他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从那以后，我彻底失去了对曾文正的期望，同治十年在清江浦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只跟他谈诗文，再不提国事了。”

杨度失望之余，记起刚才老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从当时京师和热河的种种迹象看来，会有大变故出现。”那不又是一次预见吗？人生最难的是预见，最可贵的也是预见，立志投身政坛的杨度更希望能有老师这种非凡的预见力。

“先生，您老是从哪些迹象看出咸丰皇帝死后会有大变故的出现呢？”

王闳运左手托起铜烟壶，右手上下不停地在烟壶上抚摸着，沉吟不语。杨度猛然间有了一个新发现：老师的铜烟壶锃锃亮亮的，原来并不是周妈擦拭的，而是他自己抚摸成的。看着他那轻柔的动作，仿佛摸的不是烟壶，而是他心爱的小孙子的脸蛋。

“这话就长了。”王闳运将烟壶放回到书桌上，缓缓地说，“先要从文宗与六爷恭王兄弟失和说起。文宗的生母孝全太后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时文宗只十岁，由恭王的生母孝静太后抚养。孝静待文宗如同己出，两兄弟年纪相差不到一岁，常在一起玩耍，故而文宗与恭王的关系比醇王、钟王、孚王为亲。咸丰五年，孝静病危，文宗常去探视，亲伺汤药。有一天，文宗又去看望孝静，孝静正面向墙壁侧睡在床，她以为是自己的亲儿子恭王来了，便说，你又来了，该给的东西都给了，皇帝心眼多，你要提防些。说完转过脸见是文宗，很觉惭愧。文宗假装没听见似的，一如平日样地请安问候。过几天，孝静死了，文宗谥她为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不系宣宗谥，不祔庙，有意减杀哀仪，把孝静降在生母孝全之下。

“恭王为母亲恳求祔宣宗庙号，文宗不许。大丧办完后，便以办理丧事不周为借口，罢了恭王的军机大臣的职务，命回上书房读书。

过两年虽复授都统，再授内大臣，但兄弟俩的隔阂甚深，始终未能恢复如少年时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咸丰十年，洋人打进北京，文宗躲到热河，恭王留守北京，全权与洋人谈判议和。后来文宗在热河病重，恭王要去探视，文宗都不许。文宗与恭王失和，让一个人钻了空子，那就是当今的西太后，当时的名号为懿贵妃。懿贵妃这人在当妃子的时候便不安本分，喜欢揽权管事。肃雨亭很讨厌她，要我帮他出主意去掉那个大清帝国的隐患。关于这件事，我对你说过，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两年前的一个夏夜，也就在这里，在这间烟熏火燎的明杏斋书房，先生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深刻的帝王之学课：讲叙当年的祺祥政变。杨度清楚地记得，先生当年给肃顺出了两个主意：劝文宗效汉武帝处死钩弋夫人的故事赐慈禧以死，若此计不成，则留一道遗诏给皇后，借以制约慈禧。



恭亲王奕訢

“这个厉害的女人利用恭王长期遭冷遇急于掌权的心理，与恭王联合起来，于是有了祺祥之变。我的计谋落了空，肃雨亭也因此丢了头颅。这些都不说了。”三十多年前的那场变故给湘绮老人的刺激太深了，他不愿过多地再去谈论它。“我后来回湘潭讲学，不再参与政事，但对朝廷的大计举措一直在关注着。金陵攻下后，勒令曾沅甫回

籍养病，逼曾文正裁撤湘军，充分暴露了这个女人的心计和手腕。穆宗死后，她不立溥字辈的人继位，却要立胞妹之子，年仅四岁的今上登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若立溥字辈，她则成了太皇太后，不能再干涉朝政了；若立年长的，她也难以随意挟制。这个女人的贪权擅政之心真是历代少有。后来，她又和恭王不协了，因为恭王比她能干，恭王又多次阻止她修建行宫，她又嫉又恨，终于在甲申年中法战争时期，借口恭王办事不力，罢了他一切职务，起用她的妹夫醇王，同时军机处全班换人。从此朝政如江河日下，不可收拾。时人将此事比作开元年间的罢张九龄而起用李林甫。”

窗外，急风暴雨已经过去，夜色黑得如同锅底一般，孤岛东洲早已沉入酣梦，就连平素那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功学子也已熄灯入睡，唯独明杏斋这盏灯已添过三次油了，依然闪亮着。老人在回忆往日风华正茂的岁月，评判历史烟云的是非功过；年轻人在努力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憧憬日后辅佐朝政的辉煌前景。两个人的精神都异常亢奋，如同忘记了室内的诗文酒坛，忘记了门外的校舍树木、岛外的芸芸尘世，甚至也忘记了自身的存在！

“就我的观察，爱新觉罗氏本是一个强悍的家族。努尔哈赤不用说了，正是因为他的英武，才有建州部落的强盛国力，奠定了日后入关主中原的基础。他的儿子皇太极也英雄盖世。传到福临，虽年轻早逝，但那个少年天子也有许多超乎常人之处。到了玄烨、胤禛、弘历三代，不仅是大清朝的全盛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全盛时期，无论是君王本身的文治武功，还是国家的强大兴旺，都完全可以和汉唐盛世媲美。也可能正是应了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古话，传到颋琰就显得平庸了，国家的弊病也日渐露出，只是那时内则有乾隆朝留下来的厚实家当，外则洋人也还没惹是生非，二十五年的天下，虽有几年白莲教的闹事，也总算是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到了旻宁，他的仁弱，从选嗣一事上足可体现。”

“据说文宗就是因为围猎时一矢未发而得皇位的，是这样吗？”杨度插话。

“正是。”王闳运点头，“奕訢听从师傅杜受田的主意，围猎时不发一箭。旻宁问他，他说目前正当春季，是鸟兽繁衍的好时候，儿臣不忍心杀生以干天和。旻宁听了大为感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帝者之言，遂定奕訢为大阿哥。旻宁若作为寻常人，这种心思正是仁爱之心，足可以使他成为孝悌君子。但身为天子则不能只有仁爱而无威严，君临天下，须恩威并重。旻宁缺的正是个威字，所以后来洋人在海隅生事，他采取的总措施是息事宁人，致使大清朝的国门被洋人的船炮撞开了，启后来无穷之患。”

杨度禁不住又说：“先同意林文忠公抵抗，后又将他革职充军，也太不讲信义了。”

“这也是出于他的软弱性格。在洋人的炮火威吓下，他害怕了，只图早日安宁，便顾不得信义不信義了。”湘绮老人继续说，“旻宁几个出头露面的儿子都秉承了他的软弱性格。文宗刚即位时还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后来太平军一起，洋人一打，困难重重，他失望了，退缩了，以醇酒妇人来解脱，结果酒色过度，三十岁就死了。恭王号称能干，但同治初年秉政不久，被西太后轻轻一压，便缴械投了降，以认错求得宽恕。至于醇王还有趣些，听说西太后要立他的儿子做皇帝，当场就吓得昏死过去，醒来后痛哭流涕，叩头求免，这哪有一点龙子龙孙的味道！连一个普通田舍翁都不如。接着便上疏，求开缺一切差使，说什么为天地留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顽钝无才之子，简直把列祖列宗的脸丢尽了。这样胆小怕事的醇王生下的儿子，还能是有作为的人吗？”

王闳运冷笑一声，杨度也笑了一下。

“可见爱新觉罗氏从入关之后，由强悍到平庸到懦弱，已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对今上，我一直不寄予重望。反过来，从杀肃雨亭压恭王吓醇王来看，那个拉那氏才真正是强者。今上的种子既是弱的，又四岁入宫，在她的卵翼下登上帝位，又在她的淫威下长大，今上对这个所谓的亲爸便只有又感激又害怕的份了。虽说现在是亲政了，他能不听老佛爷的吗？他要改变老佛爷过去的那一套，要罢黜老佛爷过

去提拔的旧人，老佛爷能不愤怒吗？老佛爷一愤怒，辛酉年的旧事就有可能重演。这就是我对新政遭杀头流血下场的预料。”

窗外又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星移斗转，新的一天悄悄地来到已有一个多时辰了。湘绮老人这一番对爱新觉罗家族的剖析，使杨度大长了见识，得到了多方面的启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是一腔热血忠君爱国，但知己而不知彼，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自己也跟着他们闹了一段时期。幸而有这么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又冷眼旁观的先生的及时点拨，否则平生大志一无展布之时，便被投之囹圄，甚或被砍了头，岂不太冤枉可惜！

“来来来，再喝两杯！把碟子里剩的卤菜都吃掉！”王闾运把已放下多时的筷子又举起，敲了敲碟子边。

杨度赶紧把坛子端起，先给先生倒满，又给自己加上，一坛子胡子酒只剩下小半了，师生二人又重新碰了杯。

“康有为这班子人现在是鸡飞蛋打各奔东西了，他们的不幸，在于扶持的是一个软弱而无实力的皇上，反对的是一个强悍而又死党众多的太后，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鼓吹民主民权。这一点，你去年从长沙回来时，我就讲过，民主民权，在泰西或者可以实行，但在我们中国却是万万行不通的。择一个英明之主而辅之，这是我前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可惜我时运不济，未曾遇到合适的人。肃雨亭、曾涤生都不是真命天子。肃雨亭有其胆而无其才，曾涤生有其才而无其胆，都白让我操了心，我希望你的时运比我好。外人欺凌，主上柔弱，民生不安，国家不稳，这国乱民危之际，正是英雄豪杰并出之时，我帮你留意，你自己也要有心，选择一个真正有胆有才的人辅佐之，让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我的帝王之学没有成为空谈。哲子，你应当清楚，我在你身上寄托着多大希望啊！”

说到这里，王闾运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双目炯炯地望着眼前这位英气勃发的学生兼姻亲。杨度也将酒一口喝尽，庄重地说：“先生放心，杨度一定不负您老的厚望！”

一股酒气冲上脑门，王闾运觉得头晕晕的，桌上的狼藉杯盘显得模糊了。他挥挥手说：“哲子，你回去吧，我乏了，要睡觉了。”

正在这时，一声嘹亮的雄鸡鸣叫，穿过窗棂传进书房，步履蹒跚的王闾运停下了脚步。突然，他引吭高吟，声调悲怆慷慨：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杨度被眼前突发的这一幕惊呆了。这应景而起的半阕宋词，抒发了先生多少追忆，多少抱负，多少牢骚，多少期待！目送先生步入卧房后，杨度才恋恋不舍地走出明杏斋。

东洲的风和雨都已停了。近处仍然漆黑一团，遥远的东边天幕，现出一抹浅灰色的亮光，新的一天的黎明已将它的第一缕晨曦送到了人间。四周的空气分外清新。杨度毫无睡意，他整夜都在亢奋之中，此时的头脑显得十分清醒。他仿佛意识到，湘绮师神秘深奥的帝王之学，经过两三年来的研习揣摩，终于在昨夜探到了它的真谛。

第四章 佛门俗客

一 怪木匠齐白石

与醉心帝王之学的哥哥相反，杨钧投在湘绮师的门下，专心致志学的是先生的诗文。哥哥有时跟他讲先生在咸同年间如何如何地与当时名流交往，腹中如何如何地充满了王霸之才，显得艳羡不已。十八岁的杨家老三不同意哥哥的看法，他认为湘绮师在帝王之业上完全是一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而他的诗文成就却是世所公认的。使他纳闷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摆着的事实，哥哥却看不清楚呢？更使他不解的是，湘绮师本人也不这样认为。杨钧记得，有一天在课堂上，先生神采飞扬，将一堂分析古诗十九首的课讲得如同天女散花，精彩纷呈。临下课时，又笑着对大家说：“今晚谁要是有兴趣，可到明杏斋来，我请他喝酒！”学生们问：“先生，今天有什么喜事了？”湘绮师说：“我今天收到二百两银子的润笔。”一个学生说：“先生平时常得润

笔，也没有请客。这次为何请客？”湘绮师说：“你们不

知，这二百两润笔与通常的不同。江南提督李朝斌是我的老朋友，他请我为他的尊人写一篇墓志铭。我对他说，你是咸同年间立过大功的湘军宿将，又清廉自爱，我敬重你，为你的尊人写墓志铭，我答应，而且不收你的润笔费。写好后寄去，今天他托人带来二百两银子，还有一封信。信上说，我是个武夫，纵然打了几场胜仗，算不得什么，你才是真正的霸才。你能为我的亡父写墓志铭，生者和逝者都很有光彩，照例二百两润笔费不能少。你们看，他许我为霸才，这才是我的知己。过去曾、左、胡、丁、肃、潘、阎、李诸公，或赞许我的经济，或赞许我的文章，但没赞许我为霸才的。就凭‘霸才’这两个字，我不能拂他的意，痛快地收下了。你们说，我们师生该不该在一起痛饮几杯？”学生们都雀跃起来，齐声道：“该！”那天晚上，真的有十多个学生去明杏斋喝了酒。杨钧却没有去。

高伯雨《王湘绮自负霸才》：“有个江南提督李朝斌，是湖南善化人，有一次送了一百两银子给湘绮。湘绮复函致谢其受之无愧之意。信写得很有趣，节录于左：‘汉春仁兄军门节下：前见已慰所怀，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仪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所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衷曲，曷胜钦佩。来赉百元，便不复辞，以相知深于此也。虽然，空名无益，现钱极难，麾下一言而送去百金，万言则倾家矣，此又务虚名之过其实。投契结分，不在此等。’读这封信，我们亦可窥见湘绮的思想行谊一斑。”

诗文之余，杨钧则调色作画。他在绘事上很有天赋。过去在石塘铺，没有老师指点，他就学王冕那样，以造化为师，描摹山川景物、花鸟虫鱼的形态和颜色。数年来苦心钻研，居然无师自通。来东洲书院的时候，画出的东西已很成样子了。王闿运是个胸怀宽阔、兼容并蓄的良师，并不因杨钧爱画画而责备他耽搁正事，反而鼓励他。王闿运自己不善此道，却收藏了不少名画，他把这些名画都借给杨钧看，又给杨钧在衡州城里找了一位姓姚的绘画老师。每隔五天，杨钧进城向姚师学半天画。近一年来，杨钧画技大有进步。更令他喜悦的是，三个月前，当杨度还在京师的时候，王闿运收了一个会画画的木匠为学生。那天下午，湘绮师特地打发人来叫杨钧，要他立刻到明杏斋去。

杨钧赶紧来到明杏斋。王闿运正在写日记。王闿运的日记与通常人的日记不同，他在其间记下许多读书心得，有的就是一篇学术小论文。他对此事看得很重，几十年来不间断。他放下笔说：“重子，过一会张登寿会带一个人来拜我为师，学作诗文。他叫齐璜，号白石，也是我们湘潭人，是个木匠，画画得很好，我看你也爱画画，一定会乐意见面的。”

“太好了！”杨钧乐道，“我看看他的画到底如何，真的比我强的话，我愿跟他学。”

“你先帮周妈泡两碗茶放在厨房里，过会子他们来了，你把茶端上来，不要周妈出来了。”

杨钧年纪小，又清秀伶俐，更兼有姻亲的身份，王闿运对他尤添一分爱抚亲近。有时来了贵客，或是头次见面的生客，王闿运常常叫杨钧来替他端茶递水，以取代周妈的位置。杨钧知道这是先生对自己的器重，他非常乐意，干得也很称职。

就在这时，杨钧从窗外看到张登寿领着一个人进来了。

“齐璜，这就是你羡慕已久的湘绮先生，你还不赶快过去行拜师礼！”刚一进书房门，张登寿便指着端坐在书桌边的王闿运，对身边那个高高瘦瘦的人说。

“先生在上，齐璜叩见先生，求先生收下我做您老的学生！”齐白石边说边向前走两步，然后对着王闿运跪下来，接着便是三个响头，砸得青砖嘣嘣地作响，把在厨房里准备茶水的杨钧吓了一大跳，心里想：磕得这样重，不痛吗？

王闿运凝神端坐着，正眼望着跪在地上的齐白石，只见他三十七八岁年纪，脸瘦长粗黑，额头上刻着很深的几道皱纹，尽管没有留胡须，也显得苍老，一件家织的颜色染得粗劣的青黑大褂子套在身上，显得别扭，似乎平生第一次穿长袍似的。王闿运还注意到，他下跪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将袍子撩开，生怕膝头上的重力把它压皱磨破了。

脚上没有袜子，套着一双厚底黑布鞋。浑身上下，一副土头土脑的乡下老农的模样，唯有那双晶莹透亮的眼睛，使得阅人甚多的王闾运知道，这是一个外拙内秀的人。

“齐璜，我早就听说你好学用功，但就是不肯做我的学生，今天怎么舍得到东洲来拜我为师了？”

王闾运微笑着说，他心里其实对齐白石此举是十分高兴的。齐白石这些年来在湘潭县里是颇有点名气了。王闾运时常听到乡亲们说，白石铺出了个怪木匠，雕花手艺在湘潭数第一。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家境很贫苦，却染上文人习气，好吟诗画画。画出的人物花鸟，就像真的一样。有一次，他在翰林院供职的妻兄蔡枚功来信，说湘潭有人来北京，称赞木匠齐白石怎么怎么了不得，我却一点都不知道，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王闾运是个好名的人，恨不得将天下有才的人都收集在自己的门下，但这个木匠好吟诗，却不来拜他为师，他心里有点不快。有一天与张登寿闲谈，提起了这事。张登寿早就认识齐白石，便托人捎信给他，要他速来东洲拜师。

“先生在上，能做您老的学生，是我的光彩，哪有不肯的道理。”齐白石依旧跪在地上，把腰伸得笔直，极为诚恳地说，“只是我齐璜出身卑微，是个木匠，家里穷，从小只跟外公念过一年书，后来得胡沁园先生关怀，又得到他家塾师陈少蕃先生的指教，才开始读《唐诗三百首》，学作诗。那些世家子弟、饱读诗书的人，都以做您老的弟子为荣，我这样一个贫寒人家的粗人，哪里敢来投靠您老呢？”

易恕孜《湘绮老人及其门下三匠》：“他先后主讲四川尊经书院、长沙校经书院、衡阳船山书院，桃李满天下，其如杨哲子、夏午诒之辈，皆逊清之俊彦。惟于张仲飏、曾招吉、齐白石三人最为得意。他们三人没有进过什么讲堂书院，算是入室弟子，世称为王门三匠。”

“张仲飏，亦名登寿，是湘潭乌石铺人。世业农，八岁而孤，家贫无以为炊，他自己便替邻家放牛，晚上得东主的儿子指点，读《三字经》及《论语》。年十五，改习铁工。”“张仲飏虽操此业，仍不忘读书，即在操作间断的片刻，也不放过。一日，他正在铁炉边读孟东野的诗句，王闾运适往山间扫墓，惊闻朗朗的读书声出自农家茅屋，奇而入视，见是一铁匠，一手扶**鎚**，一手举书，高声朗诵，旁若无人。王闾运就相诘问，又阅读彼自行筐中取

示的作品，认是天赋异才，又能勃勃好学，遂告以是王某人，愿收为门弟子。张仲颺欣然下拜，从此便跟了王闾运钻研经史诗文，不数年而学业大有成就，后来做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

“曾招吉是从江西来湖南以制铜器为生的铜匠，说他在十三岁时就跟师父肩着担子来到我们湖南，只是一个略识之无的苦孩子。不久他师父在衡阳病死，他就徒承师业，在湖南各地东飘西荡，招揽生意。

“那是王闾运乡居时期，曾招吉在湘潭开河湘绮楼的邻家制造铜器，他每日工余，手不释卷，焚膏继晷，必至深夜。主家见有铜匠如此好学，引荐王闾运，纳为弟子，授以经学。曾招吉生性慧敏，博闻强记，不几年间，文学的造诣大有突飞猛进之势，为王闾运所重。他学成之后，不再操制造铜器的手艺，落叶归根，回了江西，任教南昌高等学堂……曾招吉后来异想天开，以制造空运大气球为业。其气球可坐二人，任风吹行。惜天不假年，他于试验时坠水丧命。”

王闾运听了这话，态度更加和气了，说：“家里穷不要紧，我的学生大部分家里都不是有钱的。你说你是木匠，手艺人出身，不好意思。我王某人从来不嫌手艺人，张登寿就是铁匠嘛，我嫌不嫌，你问问他本人！我至今仍叫他张铁匠，那是叫顺口了，并不含轻视的意思，他也照应。”

张登寿插话：“我倒是喜欢先生叫我张铁匠，亲切，我本是铁匠出身。铁匠又怎么啦？当年田家镇打长毛，还多亏了孙昌国、孙昌凯两个铁匠兄弟哩！后来他们做了提督，彭宫保仍旧当面叫他们孙铁匠，他们听了乐呵呵的。我向从来不认为手艺人卑贱。”

王闾运点头说：“这话说得有志气。我看齐璜啦，这点你要向张登寿学。”

“是，先生教训得对！”齐白石听了这话，心里暖融融的。他外表谦抑退让，其实骨子里是很傲的。他心里何尝认为自己出身木匠就卑贱，等闲做官的，他还瞧不起哩！只是嘴里常常这样说说，一来从世俗，二来他到底是穷人家出来的，祖父母、父母从小起就教导他：压自己一点，让别人一点，可以少惹很多麻烦。安分守己做人，这正是那个时代穷人家护身的一个法宝。

“你也许不知道，我还有一个手艺人出身的学生。”王闾运颇为得

意地说，“他叫曾招吉，铜匠，十三岁时从江西一副铜匠担子挑到湖南。他也好学，愿拜我为师，我照收，现在连你，我王某人门下就有三匠了。今后子孙们提起来，也是我王某人的一段佳话哩！”

王闾运摸着微微上翘的长下巴，快乐地大笑起来。

“先生，你收下我了！”齐白石惊喜地叫道。

“收下了，你起来吧！”

齐白石忙又磕了一个头，将身后背的黑背包解下，打开，露出一捆油腻腻的纸包来。他双手将纸包捧起，举过头，虔诚地说：“先生，学生家贫，送不起重金，这十条干肉，是学生堂客亲手喂的猪肉烘干的，请您老笑纳。”

王闾运起身，郑重其事地从齐白石手里接过，打开油纸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十条肥瘦相间、黑里透红的腊肉，并冒出一股扑鼻香味。他把腊肉放到书桌上，对齐白石说：“这是谁叫你这样做的？”

“我外公生前对我说的。他老人家做了一世的穷塾师。”齐白石诚惶诚恐地回答。

王闾运说：“你用的是古礼。孔夫子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送十条干肉给孔夫子，他都收为弟子，我难道还不收吗？好！这十条腊肉我收下了。从今日起，你齐璜便是我王某人的弟子了。起来吧，起来好说话。”

齐白石又谢了一句，这才站起，垂下双手，恭恭敬敬地等候先生的发问。

“齐璜，你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不是刚束发的童子，不必这样拘谨。坐下来，坐下说话轻松些。”王闾运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木靠椅，又对张登寿说，“张铁匠，你也坐下。”

待齐、张坐下后，他又朝着厨房喊：“重子，端茶来！”

杨钧一听，忙托了个茶盘出来，上面放着两碗热茶，先把一碗茶放到张登寿的面前，又将一碗茶放到齐白石的面前。齐白石以为他是王闾运身边的书童，便只对他略微笑了笑。王闾运指着杨钧对齐白石介绍：“这是你的师弟杨钧。”

杨钧忙叫了声：“齐师兄。”



齐白石墨虾图

齐白石一惊，他刚才错把师弟当书童了，很觉得对不起，赶紧站起来，对着杨钧鞠躬：“请杨师兄多多关照。”

杨钧被齐白石的举动弄得不好意思，红着脸说：“齐师兄，你比我大一截，该是我向你鞠躬才对。听说你的画画得很好，说不定我今后还要拜你为师哩！”

齐白石受宠若惊，一个劲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是个乡下的土画匠，画的画上不了大场面，今后还要请杨师兄多多指点。”

齐白石这一副乡下人小心谨慎的神态，把王闾运逗乐了。他笑着说：“齐木匠，莫客气了，喝茶吧！”

张登寿也拉了拉他的袍子说：“坐下吧，你再也不坐下，杨重子不好意思了。”

齐白石一边坐，一边说：“杨师兄，你也请坐吧！”杨钧也便靠着王闾运的身边坐下来。

王闾运和气地问齐白石：“在家里读过什么书？”

齐白石忙放下茶碗，挺直腰板回答：“回先生的话，学生三四岁时就由祖父万秉公发蒙教我认字。到了七岁时，认得了三百来个字了。八岁那年，过了正月十五灯节，祖父带我到枫林亭王爷殿，拜外祖父雨若公为师正式读书。开始读书时，外祖父教我读《四言杂字》，随后读《三字经》，再读《百家姓》。这年秋天，田里收成差，家里无法过日子。母亲对我说，这年头紧，糊住嘴巴再说吧！就这样，不到一年，《论语》刚开头，我就停学了，在家砍柴放牛拾牛粪。我怕学的字忘记了，常在家里点了松明在地上划字。后来我想，外祖父教的《论语》我要读完，于是每天出门时，把《论语》挂在牛角上。一到山脚边，我就抓紧砍柴拾粪。砍了一担柴，拾了一筐粪后，就读《论语》。有不认得的字和不明白的意思，我趁着放牛的方便，绕道到王爷殿外祖父蒙馆里去问。用了两三年的时间，终于把一部《论语》读完了。以后学木匠，先学粗木匠，后学细木匠。为了多赚几个钱养家，就自己学着画像。一直到二十七岁，才在胡沁园师的指教下读《唐诗三百首》。”

齐白石用一口湘潭农家土话叙述着自己的求学经历，使得一旁的杨钧感动不已，心里想：“齐师兄家境这样苦，年纪这样大了，艰苦力学，真不容易，相比起来，自己就要惭愧多了，今后要好好向齐师兄学习。”

王闾运也为之动容，说：“二十七岁开始求学问也不晚。《三字经》上不是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吗？你也二十七

岁始发愤，正好应了古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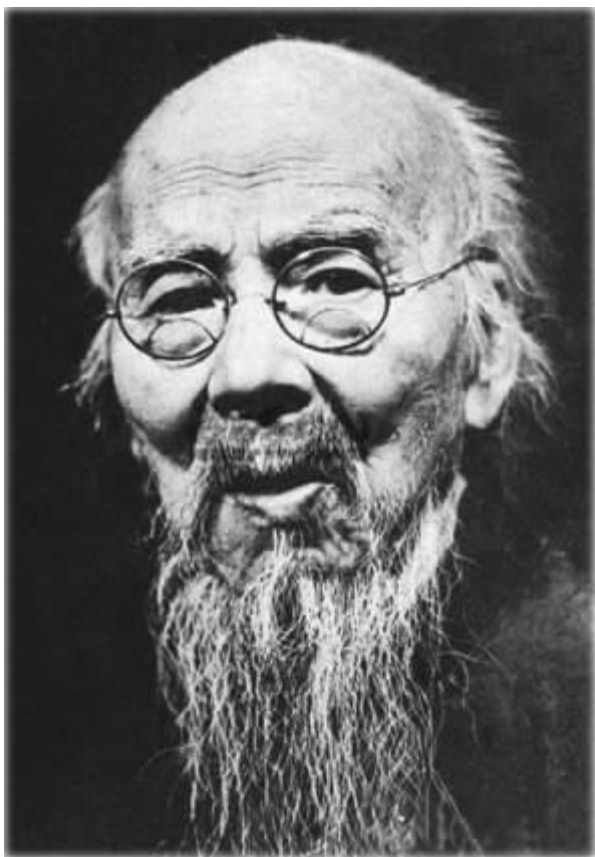
说得齐白石咧开嘴笑了。

“你的诗集带来了吗？”

“带来了。”

“给我看看。”

齐白石将刚才打开的粗布包里的另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三本装订得整整齐齐的簿子。他将最上面的一本递给先生。



《白石老人自述》（张次溪笔录）：“光绪二十五年，我三十七岁。正月，张仲颀介绍

我去拜见王湘绮先生。我拿了我做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公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公说的寄禅，是我们湘潭有名的一个和尚，俗家姓黄，原名读山，是宋朝黄山谷的后裔，出家后法名敬安，寄禅是他的法号，他又自号为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

“那时湘公的名声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门墙，递上一个门生帖子，就算作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飏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有答应。湘公见我这个人很奇怪，说高傲不像高傲，说趋附又不肯趋附，简直莫名其妙，曾对吴劭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铜匠衡阳人曾招吉，铁匠我同县乌石寨人张仲飏，还有一个同县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给张仲飏听到了，特来告诉我，并说：‘王老师这样地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抬也抬不来吗？’我也很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飏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学问太浅，老怕人家说我拜入王门是想抬高身分，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绮师挂在嘴边。不过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飏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诗，完全写我心里头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自己看过，也有点呆霸王那样的味儿哪！”

王闿运见那簿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地题了个书名：白石诗草。左边写着几个字：借山吟馆主，下面还钐着一方红印。王闿运问：“‘借山吟’是什么意思？”

“回先生的话，”齐白石答，“学生屋前有一座山，这座山一年四季草木青翠，学生常对着它吟诗，但这山不是学生家的，所以只能说‘借’。学生借此山吟诗，便把读书的那间屋取名叫‘借山吟馆’了。”

“有意思。”王闿运称赞，“这间书房名取得雅致得很。齐璜，你有几个号？”

“回先生的话……”

“以后再不要说这种套话了！”王闿运打断齐白石的话，“我是个很随便的人，不拘形式。今后我们天天在一起，常常说话，你总套些这样客气话，有几多不自在！”

张登寿也对齐白石说：“王先生最是平易洒脱，我们跟他老人家说话都随随便便的，你就莫讲客气了。”

齐白石说：“先生这样对待我们做学生的，真是宽宏大量。”

“你说说吧，你有几个号？”王闾运说着，顺手抓起了桌上的铜水烟壶。

“学生生下来时，祖父按齐家宗派的排法，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纯芝。祖父母、父母都叫我阿芝。后来做了木工，大家都叫我芝木匠，也有客气些的当面则叫我芝师傅。又有个号叫渭清，后来还有个号叫兰亭，都是祖父取的。陈少蕃先生给我取个名叫璜，号濒生。胡沁园师说，画画后要落款，落款的名字要高雅点。白石铺驿站离你家不远，我给你取个别号叫白石山人吧。后来我凡画画，落款就用白石山人四字。但别人叫我时，常把山人省略，光叫我齐白石。另外，我自己还时常在画后落款木居士，木人，杏子坞农民，星塘老屋石人，湘上农人等名，以示不忘本。”

就如同刚才回答读书提问时一个样，齐白石又从叶到根，详详细细实实在在地回答了一番。

“哦，哦！”王闾运连连点头，对这个朴实无华的木匠的好感又加重了一分。“我看看你吟的诗。”

王闾运慢慢地翻看着。齐白石神色紧张地盯着先生的脸，力图从脸上的表情来估量自己诗作的优劣。杨钧和张登寿也专注地望着先生。王闾运的脸上不时露出笑意，齐白石提起的心渐渐地回落。王闾运的眼光停止在一页上，问：“这首诗写的是件什么事？”

齐白石站起，走到先生的身后。杨钧耐不住，也走过去看。那一页上写着这样一首诗：

星塘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

桌上铜铃祖母送，铃声可响楼却空。

齐白石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学生小时身体不好，算命瞎子说我水星照命，多灾多难，防了水星，就能逢凶化吉。祖母就买了一个小铜铃，用一根红绳子系在我的脖子上，说，阿芝呀，你带着二弟上山去，好好地砍柴放牛，到晚晌，我在门口等着，听到铃声远远地

响，知道你们回来了，我就好烧火煮饭。今年春上，祖母去世了。我看见桌上摆着的小铜铃，想起小时候的事，就写了这首诗。”

王闾运笑着说：“好，有意思。”又翻过去，看上面写着：

村书无角宿缘迟，二十七岁始有诗。

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王闾运点着这首诗说：“你可以照诗上写的画一幅画，我看这情景蛮好！”

说着合起簿子，对齐白石说：“你读过《红楼梦》吗？”

齐白石红着脸说：“听诗友们说起过这部书，但我还没有读过。”

王闾运笑着说：“以后有空读一读。我看你的诗，属于这部书中的薛蟠体。”

张登寿、杨钧都笑了起来。齐白石虽不知薛蟠体是什么体，但从张、杨的笑声中感到有点不妙。

“不过，你比薛蟠有灵性。今后好好跟着学，多读点书，自然就会脱去这个体的。”

齐白石明白了，这薛蟠体大概就是不读书的人写诗的体，证实了刚才的直感。他赶紧递上了第二个簿子。王闾运打开一看，这是一部印谱，每页纸上都印着或方或长或圆或扁各种图章。有白文，也有朱文，字体有楷书，有碑体，有篆体，以篆体为多。大部分为私家印玺，也有不少闲章，或是格言，或是诗词。王闾运边看边点头，说：“这部印谱不错，比诗强多了。”

齐白石听了心里高兴，忙说：“先生夸奖了，请先生指教。”

王闾运说：“我年轻时也治过印，后来因为没成绩，也就丢弃了。你治印有功夫，比我年轻时强多了。治印有三个关键：一是布

局，二是篆字，三是奏刀。你的布局不错，可以看出你有才气。你的奏刀很有力，这怕是得力于你木匠出身的缘故，长年使斧头，拉锯子，把手劲练大了。”

齐白石不觉笑了起来，杨钧也笑了。张登寿笑着说：“我是抡铁锤出身的，比齐璜的劲还大，我要学刻印，一定比他合适。”

王闾运说：“你用抡大锤的劲刻印，一刀下去，石头早碎了。”

众人又都笑起来。

“缺点是篆字的功夫还不到家，今后还得多练练字。另外，你治印是自己揣摩出来的，没有名师指点，显得野了点。我不能指导你治印，但我这里有好几部印谱，你可以拿去看。”

“谢谢先生！”齐白石忙起身致谢。正如王闾运所说的，齐白石治印没有师传，全靠自家摸索。他早就想读点前人的书了，只是找不到。

“另外，你的奏刀技艺还不高。朱文、白文，刻法不同，而你的刀法都差不多。陈西庵说过，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刻白文须沉凝，令如寒山积雪；落手处要大胆，令如壮士舞剑；收拾处要小心，令如美女拈针。”

齐白石听得入迷了。春花舞风，寒山积雪，壮士舞剑，美女拈针，这几个比喻多美妙形象。自己运刀时虽也时有些体会，但总是朦朦胧胧的，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你看前人总结得有多好！于是问：“先生，您老刚才说的陈西庵是哪朝哪代人？他的这番话又是出自哪部书？”

王闾运说：“陈西庵就是本朝乾隆年间人。他的一部《印说》把这些道理都说得很清楚。我这里有，你过会子拿去好好看看。”

“学生一定恭敬拜读！”

“你的朱文印刻得好些。白文印看似比朱文印容易，实则更难。古印皆白文，前人对白文印更有讲究。孟亭说，白文任刀自行，不可求美观，须时露颜平原折钗股、屋漏痕之意。又说转折处须有意思，非方非圆，非不方不圆，天然生趣，巧者得之。这些话都说得比较玄，要靠自己慢慢体会，才能得心应手。”

“非方非圆，非不方不圆”，齐白石一个劲地琢磨这两句话，他真的不懂这中间的奥妙。在先生的面前，他觉得自己实在太鄙陋了。

“先生，孟亭的书，您老这里也有吗？”

“孟亭这部书叫《敦好堂论印》，我这里也有，你可一并拿去。不过，书上讲的都是些法则和道理，读了，可以少走弯路，但无论如何不能代替自己的亲手操作。轮扁可示人以规矩，却不能喻人以巧。”

“是。”齐白石答应着，又将他的第三个簿子递上去。

这个簿子里全是他的画，有水墨，也有彩绘。人物肖像，山水田园，房舍窝棚，狗猫鸡鸭，鱼虾虫鸟，树木小草，蔬菜豆禾等等，举凡人们日常能见到的东西，几乎全部进了他的画册，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亲切。王闾运兴趣盎然地翻看着，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多，双眼越来越明，翻看的速度也越来越慢。

好半天，他才把画册轻轻地放下，深情地望着这个浑身上下尽是泥土味的下里巴人，分外和蔼地说：“南齐人谢赫论绘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六法中最难的是气韵生动。在我看来，你的画恰恰在气韵生动上大大超过了时下的一批画人，尤其是那些鱼虾鸡虫，真可谓一只只都能呼之欲出，令人观之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你今后的成就必在绘画上，再努力几年，曹霸、韩干当不足法也。你治印也多过人之处。至于诗文，只可能作为你的画、印的陪衬，但这陪衬也是很重要的。你家贫，要靠画画养家糊口，不能在东洲多住，你这次就在这里住十天半个月。每天吟几首诗送上来，我给你修改。另

外，再将平素读书中遇到的疑难提出来，我给你讲解。”

齐白石高兴地答应了。王闾运站起来，对张登寿、杨钧说：“齐璜画画治印兼吟诗，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

出了明杏斋后，杨钧邀请齐白石住到他那里。张登寿说：“重子住的房间，原先是他哥哥、夏午诒及王先生的四公子季果三人住。后来重子来了，季果搬出去了。现在午诒中了榜眼，再不会回来了，他哥哥也还要几个月后才回来，你住他那里要得。”

夏寿田，齐白石虽不认识，但这个名播三湘的今科榜眼公的大名，他早在湘潭那些诗友和士绅的口中听得烂熟了。他笑着说：“重子的房间里出了位榜眼公，我住在那里也觉得荣幸。”又问杨钧，“令兄大名怎么称呼？”

张登寿代答：“他的哥哥就是杨皙子杨度。”

“啊呀！”齐白石惊讶地说，“皙子先生就是你的哥哥！”

“齐师兄认识家兄？”

“没有见过面。”齐白石显出一种遗憾的神情说，“但我知道令兄是个大名人。湘潭许多士人都说，论学问文章，令兄要比午诒强，可惜今科未中。他们都摇头叹息说，这功名之事，真个是前世定的，不可强求。”

杨钧笑了笑，说：“齐师兄，你的画真是画得神。你住我这里，我也好早早晚晚向你请教。”

齐白石便在杨钧的房子里住下。白天，他抓紧时间读书作诗，到明杏斋去求教。晚上，则与杨钧在煤油灯下论画作画。齐白石和杨钧聊天：“湘潭城里住着一个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好风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游山纪念，于是有人介绍我去。那盐商见我是个乡巴佬，有点看不起，说，先把话讲在先，你画得好，我比别人加倍给钱；画得不好，一两

银子都没有。我说行，又问他觉得南岳好看在哪里。盐商想了想说，南岳七十二峰气势好，就像要飞起来的样子，又说绿得可爱，让人看了都好像自己变得年轻了。我揣摩他的意思，画了十二幅六尺高四尺宽的中堂，着力把南岳腾飞的山势描出来。十二幅分开看，各成体系；合起来云海茫茫，山峰苍苍，气魄更好。他爱绿色，我就把绿色特别加重。你猜猜，这十二幅画，光石绿一色，我用了多少？”

杨钧想了想，往多里说：“用了十二两？”

齐白石大笑：“你是猜不着的，哪个画画的都猜不着，我足足用了两斤！”

“两斤！”杨钧睁大着眼睛。

齐白石依旧笑着说：“画十二幅中堂，用了两斤石绿，这在行家看来是个笑话，可那个盐商看了，欢喜得不得了，连声说画得好画得好，我眼里的南岳就是这个样子，我要重重报酬你。你猜他给我多少钱？”

“一百两银子？”望着两眼都是笑容的齐白石，杨钧尽量夸大着数目。

“不对，不对！”齐白石用力摇摇手，“三百二十两，三百二十两啦！”

齐白石将右手竖起，先伸出三个指头，又伸出两个指头，笑得十分开心。

“啊，这么多！”杨钧也很是羡慕。

“乡里人都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齐木匠画了几幅画，换来了梅公祠八间大瓦屋啦！”齐白石模仿着乡邻的口吻，配合着手势，大声地说笑着，比那天在明杏斋要活跃得多。杨钧觉得这个土头土脑的老大哥十分有趣，但同时又觉得他怪得很。

一是他从来不在东洲书院吃饭，书院的饭菜比街上饭铺里的要便宜，他说贵了，每天去烤红薯挑子上买红薯吃。天天如此，不烦不厌。二是对那件粗布长衫很爱惜，一进屋就脱下，小心折好平放在枕头下。三是一旦脱下长衫后，腰间便会露出一大串钥匙。这串钥匙整天不离身，就是夜晚睡觉也不解下。杨钧好奇地问他，哪有这么多的钥匙。他指着钥匙一把把地介绍：这是开钱柜的，这是开米柜的，这是开油筒的，这是开盐缸的，这是开颜料箱的，这是开纸笔箱的，这是开木工工具箱的。大大小小的钥匙总有十多把。

杨钧笑着说：“钱柜、颜料柜的钥匙你随身带出来，这我想到。开米柜油筒盐缸的钥匙你都带出来，家里人不要饿肚子？”

齐白石认真地说：“我都算计好了，我在这里顶多住半个月，加上来回路途，一共二十天，二十天里共需要多少米和油盐，我都先量出来了，不会饿肚子的。”

杨钧在心里摇了摇头，觉得这个怪木匠真是不可理解。

齐白石问杨钧：“那天先生说我是又一个寄禅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寄禅黄先生是个什么人？”

杨钧把八指头陀寄禅法师的事对他简单地说了说。齐白石说：“他和我一样，也是个贫苦出身的人，现在又同为王先生的学生，我这次回去一定要去拜访他。”

这一夜，齐白石给杨钧画了三幅画，说明天要回家去了，这三幅画抵房租。杨钧高兴地收下了。第二天，齐白石向先生辞行。

王闾运对他说：“回去后，不仅只读《唐诗三百首》，还要读读《诗经》和汉魏六朝的古诗，那是诗的源头。把源头弄清楚了，后来发展的流派才能看得了然，吟起诗来才有根底。”

齐白石弯腰答应了。

王闾运撰《湘绮楼记》：“湘绮楼者，余少时与妇同居之室，傲居无楼，假以名之，后

倚长沙定王故台，实面湘潭，谢拟曹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余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戊子火灾，大改前制，楼虽尚存，亦并新之，为内外二间，无前四周回阑之制。诸女适人，妻妾殁逝，始去兹楼，移居山庄。年七十，门人张登寿倡议醵金，于山塘作楼，以志庆祝。弟子多闻此言。子妇杨氏兄度敛钱许铭彝，许极以为不然。语闻于余。余以为倡议诚非，阻者亦未是也。为师筑室，亦弟子之职，因惜费而訾之，与己不能而求助者，庸有愈乎。且此议既闻，而夏巡抚、唐衡州俱有助资，杨许议废，抑又何说？度幡然更督其工，费四百金，为山中湘绮楼。”

王闿运又说：“读了唐诗，还要读宋诗。宋诗虽不如唐诗，也自有它的长处，非唐诗所能代替。元明诗不必多读，泛览一下就够了，因为元明两代无诗人。到了国朝，诗的成就评价不一。作诗的人很多，可观者也不少。吴梅村、屈翁山、王阮亭、袁子才、龚定庵、何子贞的诗都值得一读。读诗的同时，也要读读词曲。晚唐两宋之词，元人之曲，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品。诗词学好了，不仅可以使你能在朋友之间酬唱应对，抒怀题画，还可以帮助你提高治印画画境界。你好好读几年诗，慢慢细细地咀嚼我对你讲的这番话。”

齐白石恭敬回答：“多谢先生的指点。学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先生教诲的恩德。学生就此告辞了。先生家里有什么事要学生效力的吗？”

王闿运想了一下，说：“别的事没有，只有一件事，我想恰好你可以帮得上忙。”

齐白石说：“先生只管吩咐，学生一定尽力去做。”

王闿运说：“夏午诒、杨哲子他们凑了四百两银子，要把我三十年前建的后遭火烧的湘绮楼修复起来。你是木匠出身，粗细木匠都做过，这事属你的行当。我请了云湖桥的魏木匠掌工。魏木匠人是能干，肚子里也有样子，就是有点鬼，算价上料，都爱玩手脚。你回去后，帮我和魏木匠一起算算价，莫让他呷住我这老头子。有空时，常去云湖桥看看，看他上的材料假不假。如何？”

“行。”齐白石一口答应，“先生放心！要说别的事，学生常被人欺负，至于说起屋上的事，世上没有哪个可以蒙过我。我一回去，就找魏木匠一起作个估算。动工后，我每隔十天半个月去看一次，一定要

把先生的湘绮楼重新建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王闾运站起身说，“今年年底，我在东洲的聘期就满了，明年我就会回云湖桥去，住在湘绮楼上再不出来了，你以后问诗求学也就方便了。”

“那太好了！”齐白石高兴极了。他是个很恋家的人，将近四十岁的人了，才第一次出湘潭县。这半个月，他觉得好像有半年之久，今后不出湘潭就可以见到先生，岂不太好了！

张登寿要回乌石山去一趟，于是就和齐白石结伴同行。路上，从王闾运一句“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的话，两人又谈起了寄禅法师。

齐白石说：“我们湘潭出了一个这样有名气的诗僧，我先前一点都不知道。”

张登寿笑着说：“寄禅法师虽然也作诗，但到底是方外人，你天天守着老婆孩子，哪里能听得到佛门中的事。”见齐白石有点羞惭的样子，他又补充道，“这也难怪，好比我，又不是大名士，寄禅也不会跟我交往，若不是他到东洲来拜访王先生，我也不会认得他。”

齐白石说：“如何去见他一面才好。”

张登寿说：“他是个爱走动的和尚，时常外出，难得见到他。”过了一会，他想起了什么，说，“他的亲弟弟结山现在还住在龙潭冲。他们是共过患难的兄弟，感情很深，想必知道寄禅的行踪。”

二人于是转路来到龙潭冲。一问起寄禅法师，这里的人都知道，主动带他们到结山的家里。结山听说来的两位都是王闾运先生的门人，便很热情地接待他们，留他们吃饭，住宿。结山告诉他们，他的兄长去汉阳归元寺去了，两个月后会回龙潭冲住几天，然后回衡阳大罗汉寺，回寺途中要去东洲拜见王先生。

齐白石决定，两个月后再来龙潭冲会见寄禅，和他一起再去一次衡州府，将两个月来学诗的心得向先生作个禀报。

二 老衲无聊题红叶

自从结识齐白石之后，杨钧于绘画之外又添了一门爱好，那就是治印。他自制了几把刻刀，又按齐白石所教的，从河边拣回一些质地较软的楚石，磨平后刻字，刻了又再磨平，反反复复地自我摸索。他本是一个极灵慧的人，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待到哥哥从京师回来的时候，杨钧已刻得很成样子了。杨度见了很喜欢，称赞弟弟聪明。杨钧听了很高兴，精心给哥哥刻了几枚印章。杨度的书法很好，常有人请他题字，弟弟刻的印章正好派上了用场。

这天傍晚，杨度在灯下重读《大周秘史》。另一侧，杨钧在一刀一刀地刻石头。张登寿进来了，对杨钧说：“重子，齐白石和寄禅一起到东洲来了，现正在寄禅的僧舍里说话。他说过会儿来看你。”

东洲书院里并没有僧舍，因为寄禅这一年来主持大罗汉寺，常到东洲来，王闿运特为给他预备一间小房子，供他一人使用，书院便戏称这间房子为僧舍。杨钧一听齐白石来了，很高兴，这两个月里，他已刻了百多块石头，篋篓子装满了一篓，很想请齐白石看看。杨度听弟弟说起齐木匠的经历，尤其是画画得精绝，也很想去见识见识。八指头陀的名字，他也听说过，只知道是个爱写诗的和尚，却从没有晤过面。于是兄弟俩一齐起身，去僧舍看望齐白石和八指头陀。张登寿也随着他们一道去。

一进屋，杨度看见油灯下，两个人正在用湘潭乡下话交谈。张铁匠大叫了一声：“杨哲子来看你们了！”

二人慌忙站起。铁匠指着和尚对杨度介绍：“这位就是寄禅法师。”

和尚双手合十，弯下腰来，声音洪亮得惊人：“贫僧久仰哲子先生大名！”

杨度诧异地打量着，只见和尚身高足足超出他大半个脑袋，粗眉大眼，宽脸长耳，满嘴浓厚的胡须垂到前胸，膀阔腰圆，孔武有力。

他暗暗吃惊，心想：若不是光光的脑顶上那九颗醒目的艾灸伤疤，眼前站立的分明是一个江湖豪杰、武林高手！于是忙答道：“杨度素慕法师高名，今日有幸得见佛容，不胜荣幸。”

铁匠又指着木匠说：“这位便是白石先生。”

齐白石忙将起皱的长衫扯平，垂手恭立道：“木匠齐璜向哲子先生行礼了。”说着便深深地鞠了一躬。

杨度忙扶住，说：“舍弟时常称赞先生绘画治印，艺冠三湘，今夜特来拜识。”

“杨二师兄那是夸奖，其实不敢当，不敢当！”齐白石摇着头，心里却很高兴。

说话间，杨钧也与和尚互相问了好，然后拉着木匠的手，亲热地站在他的身边。大家坐下后，说着闲话。铁匠有事先告辞了。

将门之后的杨度，文雅的外表里流动的是豪放的热血，他第一眼见寄禅长得如此雄壮威风，便打心眼里喜欢，很乐意与和尚多说话。杨钧则有许多刻石的体会要对齐白石说，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摊子，都谈得十分投机。

杨度见桌上摆着一个簿子，上书《白梅集》三字，便拿过来，说：“据说法师二十多年来吟的诗有一千多首，这本诗集是第几本了？”

寄禅笑着说：“哲子先生出身世家，饱读诗书，吟的诗才真的是诗，贫僧腹内草莽，所谓吟诗，不过是打山歌而已。”

杨度说：“法师客气了。诗言志，道出真性情的，便是好诗。诗三百，大部分都是当时的山歌情歌。”

寄禅会心地一笑，说：“哲子先生，你真的懂诗。不瞒你说，这本《白梅集》是第三本了。第一本诗集叫《嚼梅集》，收的是吴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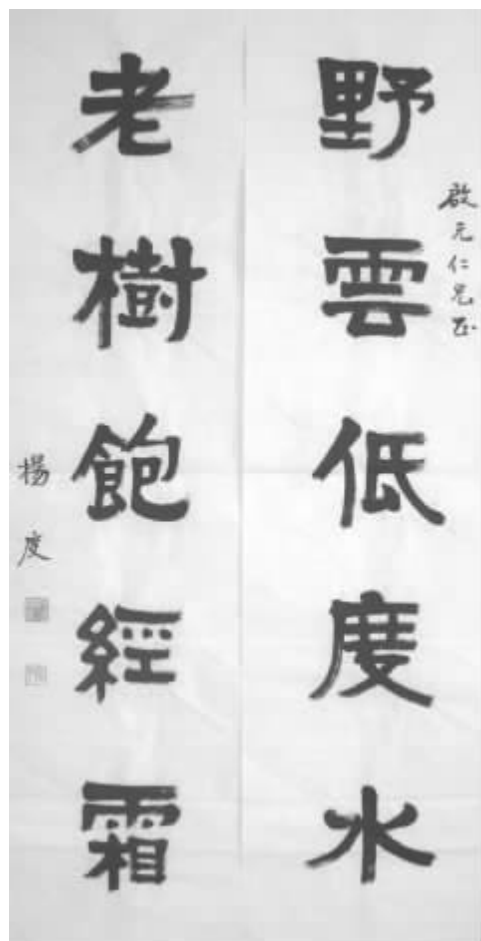
游的诗三百余首。第二本诗集叫《餐霞集》，收的是漫游回来，到大罗汉寺之前的诗五百余首。这本《白梅集》将这一年的诗汇总了一下，也有三百多首。”杨度赞道：“真不容易，前代的名诗僧没有一个可以与法师比得的。”寄禅大笑道：“多有什么用，好的太少了！”

杨度说：“哪里，哪里！”说着顺手将《白梅集》打开，一眼见第一页上写着“白梅诗五首”，心想，看来这就是这本诗集命名的由来了。再看那字，却不上眼，歪歪斜斜的不成体，又大大小小，搭配不匀，也有写错写白的，旁边有改正的字，字迹端正，显然是别人的笔迹。杨度想：这样的字也能写得出好诗来吗？和尚能吟诗就不简单了，是不是世人鉴于此而把他抬高了昵？姑且看看吧！遂先看第一首：

了与人境绝，寒山也自荣。孤烟淡将夕，微月照还明。空际若无影，香中如有情。素心正宜此，聊用慰平生。

杨度吃了一惊。这诗真的写得不俗，尤其是“孤烟淡将夕，微月照还明”这两句写得妙。于是顿生兴趣，一口气读了下去：

一觉繁华梦，性留淡泊身。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冷入孤禅境，清如遗世人。却从烟水际，独自养其真。



杨度书法

而我赏真趣，孤芳只自持。淡然于冷处，卓尔见高枝。能使诸尘净，都缘一白奇。含情笑松柏，但保后凋姿。

寒雪一以霁，浮尘了不生。偶从溪上过，忽见竹边明。花冷方能洁，香多不损清。谁堪宣净理，应感道人情。

人间春似海，寂寞爱山家。孤屿淡相倚，高枝寒更花。本来无色相，何处着横斜？不识东风意，寻春路转差。

杨度读罢，心里叹道：“一个和尚能将梅花写得如此传神，真正

称得上才情横溢。”于是激情洋溢地对寄禅说：“法师，古来咏梅的诗人成百上千，尤以林和靖居士的梅诗最为高雅，然法师这五首白梅诗，却在和靖居士之上。”

寄禅连连说：“哲子先生过奖了。贫僧努力追赶，还望不到和靖居士的后尘哩！”

杨度说：“若法师不嫌弃，晚生试评论一下如何？”

寄禅说：“哲子先生大才，正要听你为贫僧纠正错谬。”

杨度指着诗说：“这两句，‘意中微有雪，花外欲无春’，可谓道出梅之神。这两句，‘淡然于冷处，卓尔见高枝’，可谓突出了梅之骨。这两句，‘孤烟淡将夕，微月照还明’，吟出了梅之韵。这两句，‘花冷方能洁，香多不损清’，说出了梅之理。而‘人间春似海’一首为诸诗之冠，不可以句摘。咏梅至此，真是独擅千古。”

寄禅听了心中大喜，说：“哲子先生，你的这番评说，真为贫僧的诗大增了光彩。”

杨度说：“《白梅集》，看来就是因此而命名，至于《餐霞集》，必定又有一番缘故。”

寄禅心里高兴，不免有点得意地说：“光绪十年我三游奉化雪窦寺。回到天童寺后，我又与日本僧人冈千仞游玲珑岩。这年八月，我从四明山回到长沙，小住麓山寺，后又卜筑南岳烟霞峰。我爱烟霞峰水石清幽，竹树翠蔚，吟了一首诗：身闲罕人事，瓶钵足生涯。晴晒春前药，香闻雨后花。溪声清枕席，云气湿袈裟。箕踞长松下，朝朝餐碧霞。这最后一句‘朝朝餐碧霞’，甚为朋友们所称赞。我于是取来做了第二本诗集的名字了。”

杨度听得有趣，说：“那《嚼梅吟》呢？”

太虚法师撰《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所作诗，清穆之中往往奇气盘礴。文仿六朝，亦骀骀乎入其堂奥。尝刊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白梅诗》一卷行世。日僧已为编入续藏。八指头陀之诗名，遂远播海外。其未刻者，有诗集八卷、文集二卷、续集二卷，先

后经郭伯琛、王王秋诸老选定。和尚曾语予曰：‘传杜之神，取陶之意，得贾、孟之气体，此吾为诗之宗法焉。’昔王王秋嘲以‘能为岛瘦，不能为郊寒’，故晚近诸作，多效东体云。乌乎！万般无常，会归消灭，证穷于常净我乐，度尽法界众生，与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灭，其至矣！次则发明真理，建立休业，使天下万世食其福利而讴其功德。复次则我生不展，怀才莫达，以高厚凄婉之情，为名山寿世之文，后之读者衰其志，悯其遇，想见其为人，亦足随大地人类以终古。和尚道全业隆，更能出其绪余。为宇宙间增一不可磨灭之精彩。洵人杰哉！八指名成寿无极，千载之下，应犹有和尚咏者。然和尚幼岁失学，既出家则成佛心切，无意世谛文字，卒以能诗名，斯则余所谓奇已！”

寄禅答：“那是我泛游吴越时的写照。想当年，一个贫困潦倒的游方僧，那日子是多么苦的了。一瓢一饮，登山涉水，渴饮清泉，饥嚼梅花，边嚼边吟诗，这便是嚼梅吟。”

杨度哈哈大笑起来，餐霞嚼梅，眼前这个和尚是个志趣极为高洁的人。他饶有兴致地继续翻看着，眼光停在一首诗上。那诗题作《九日寄天童秋林老宿》，为七言绝句：满城风雨动幽思，正是重阳放菊时。遥羨吾师行道处，一株红叶好题诗。

杨度像抓着把柄似的，揶揄道：“法师原来凡心甚重，这几十年竟是如何熬过来的？”

寄禅惊问：“你说的什么？”

杨度指着诗说：“一株红叶好题诗。看来法师对卢渥的艳遇是极羡慕哩！”

说罢直望着和尚笑。

寄禅坦然说：“不瞒哲子先生，这就是先说的，贫僧腹中书籍太少的缘故。那时偶成红叶题诗一句，心中颇为欢喜，以为得之天助，谁知却暗合了唐人红叶题诗的风流故事。”

杨度笑道：“若是暗合，那就更有趣了。”

寄禅说：“你看下去就明白了。”

杨度翻开另一页，见赫然写着：“辛丑九日，余寄秋公，有‘一株

红叶好题诗’句，彼时不知有宫女故事，秋公次韵见讥，复成一绝答之：禅心不碍题红叶，古镜何妨照翠娥。险处行吟方入妙，寄声岩穴老头陀。”

杨度笑道：“好个诗坛佳话，佛门佳话。法师，我来为此事赠你一首诗如何？”

寄禅伸出左手来，将手掌张开，做了个致敬的礼节。那边厢齐白石、杨钧听到这边要吟诗了，遂停止谈话，竖耳恭听。杨度凝神想了一下，念道：“禅心泥絮恐非真，悟彻西厢始入神。他日采君入诗话，题红艳事又翻新。”

吟罢哈哈大笑，杨钧、齐白石也跟着笑起来。和尚不但不生气，反而说：“阿弥陀佛，哲子先生这样看得起我，我不能不和一首。”

他一只手不停地数着胸前的念珠，半眯着眼睛，念念有词，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也吟出一首诗来：

卅年匿迹住深山，只有孤云伴我闲。

难去风骚余韵在，题红佳话落人间。

杨度鼓掌赞道：“好诗，这才是真性灵的写照，这段佳话是一定传下去了。”

杨钧忙张罗着纸笔，一边说：“我给你们记起来，免得日后法师不认账！”

一向老实的齐白石也露出了真性情，快活地说：“重子，你写好后，我在旁边落个款做个证人，还要刻个闲章盖上。这个闲章，刻个什么好呢？”

齐白石还在思考，杨度已抢先答了：“就刻个‘今日红叶题诗僧’。”

寄禅说：“还不如刻个‘老衲无聊题红叶’的好！”

“妙！”众人皆鼓掌，快乐地大笑起来。

笑过一阵后，杨钧和齐白石又凑在一起谈他们的金石篆刻。寄禅却对杨度说：“我这次来衡阳，是向大罗汉寺的僧众辞别的。”

杨度问：“法师又要外出云游了？”

“不是云游，而是到另外一个地方。”

“哪座宝刹？”

寄禅神情庄严地说：“泐山密印寺的住持觉幻长老八十七岁了，前几年就要我去那里接他的脚。觉幻长老道行高深，在密印寺有很高的威望，我自认为不能代替他，多次谢绝了。前不久，他又来信催我快去，说他已得病在身，圆寂之日不久了，关于泐仰宗的研究，他有许多心得，要在去西天之前对我说。这次不容我不去了，我要当面听觉幻长老谈谈对泐仰宗的研究，并尽量记录下来，莫让它失传了。”

“是去当住持吗？”杨度问。

“是的。”和尚点头。

“住持一任几年？”

“有四年的，也有五年的。我不一定任满，遇到合适的人便传给他。我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一地呆久了，易生厌心。”寄禅略停顿一下，望着杨度说，“哲子先生，我们今夜初次见面就谈得这样投机，我想这怕是缘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杨度最是个乐于助人的人，立即爽快地答应：“行，只要我能做得到的，什么事都行。”

“好！”和尚又举起一只手掌来，向杨度致谢，“贫僧刚才说的，要将觉幻长老的泐仰宗研究成果记录下来，为佛门保存一份珍贵的遗产。但贫僧少年失学，文字功夫差，打打山歌还可以，真的要执笔为

文，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想必哲子先生从《白梅集》的字迹上便早已看出。不怕先生取笑，贫僧的字便只能写得这样子了。这种字，如何能记下觉幻长老的口述？更不能整理成文了。我想请哲子先生和我一起到密印寺，在那里住上十天半月，将觉幻长老的话记录下来如何？”

“行！”杨度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

“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和尚十分感激，边说边起身，双手合十，深深地对着杨度鞠躬，“贫僧代表觉幻师和密印寺全体僧众感激你。”

杨度慌忙站起，扶着和尚说：“法师不须如此客气。请问何日启程？”

“我明天去大罗汉寺，在罗汉寺里料理三天。”寄禅掐着指头说，“初十来东洲，十一与王先生谈下届碧湖诗社的事，十二去花药寺，十三日一早我们启程，行吗？”

“要得。”杨度高兴地说，“我拨出一个月的时间，随法师作一趟佛门之游！”

三 佛学原来竟是如此深奥而有趣

十二日下午，寄禅从花药寺返回东洲书院。杨度向王闾运讲明原因，请先生准他一个月的假。王闾运笑着说：“好哇，此时多在佛祖面前积些阴鹭，日后好得佛祖保佑。”

第二天，杨度随寄禅启程。他们乘小火轮北下。一路上的大小码头，包括长沙在内都不上岸。在船上，寄禅总是闭目打坐，两只手不停地交替拨弄着胸前的念珠，口里念念有词。满舱的人都为他这种佛门静穆之气所慑服，无不向他投射敬佩的目光。杨度则恰成鲜明的对照。他一时翻开《大周秘史》，一时又走到甲板上，眺望两岸风光，一时和同船的陌生人谈笑风生，一时轻轻背诵唐宋诗词。他热情好

动，很少有安静端坐的时候。

他们在靖港下了小火轮，然后换上一条小木船，溯洑水西上。经过一天一夜的摇晃，第二天上午到了双叉口。双叉口是两条小河的汇合处，水太浅，不能再行船了，于是上岸步行。洑山在双叉口的北边。吃过午饭后，寄禅说：“洑山离双叉口还有一百二十里路，我们带点干粮放身上，今夜就不落伙铺了，慢慢悠悠地走，明天清晨到密印寺。走夜路，你吃得消吗？”

杨度说：“法师别看我是个书生，归德镇那几年，在伯父的督促下，我可是扎扎实实练了几年武功的，刀枪棍棒，拳打脚踢，都来得几下，走天把夜路算什么！”

“哎呀！”寄禅惊奇地说，“看不出你有武功，我还以为你手无缚鸡之力哩！”

两人说说笑笑，开始了百里之行。

正是深秋时分，湘中丘陵一带青藤转黄，枫叶染丹，起伏不平的大小山包披上了一件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外装，时见农舍前后的树木上，结满了累累待摘的果实。田间的稻禾一半已收了，稻草被垒成上尖下圆的垛子，垛子四周一群群鸡鸭在争食未打尽的谷粒。还没有收割的稻子，黄灿灿的谷穗弯腰低垂，使人一见便满怀喜悦。碧蓝的天空上，偶尔可见大雁南飞，将一声声清唳从半空传到人寰。路边茅草堆里，常有野兔被惊得箭似的奔逸逃命。远处小灌木丛中，也易见肥壮的山鸡扑突扑突飞起落下。苏东坡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如果不去探求人生的深处，在两个赶路的行人眼里，东坡居士的这两句诗是吟得一点都不错的。

一边走，一边欣赏秋景。就这样走了十多里路后，杨度忽然想起，这次去密印寺，不是寻常的烧香拜佛，或是凭吊古迹，而是为觉幻長老记录洑仰宗的研究心得，但是自己不仅说不上对洑仰宗的体认，就连对佛门的一般学问都知之甚少，如何记录，如何整理呢？到头来，岂不辜负了寄禅的一片好心，也有损自己的名誉。百里跋涉，

有的是时间，何不趁此时向法师请教，且可消除疲劳。

“这个不难，以哲子先生的颖慧，略一点拨就行了。”当杨度说出自己的顾虑后，寄禅轻轻巧巧地回答。

“那我就要向法师请教了。”

“请教二字不敢当，有什么疑问，你只管说出，就我所知作点答复。”

寄禅走路时不数念珠，虽年近五十，两条腿却强劲有力，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杨度看着他在船上的坐姿和眼前的行路，想起多年前伯父常说的修炼者的秘诀：坐如钟，卧如弓，立如松，行如风。他觉得这个和尚的举止正是如此。

“法师，你就从沩仰宗谈起吧。”

“沩仰宗是禅宗里的一个支派，而禅宗又是佛教传到中土来以后所产生的一个派别。要讲清这个过程，还得从佛学的诞生讲起。”为了和杨度并肩走，寄禅有意放慢了脚步。

“那太好了。”杨度高兴地说，“小时，我看见母亲烧香敲磬子拜菩萨，问她什么是佛，她一点都不懂。自从离家去归德后，这些年来我也到过大河内外、汴洛旧邑，每到一处，也喜欢逛寺庙，看菩萨，但那多是受好奇的心思所驱使，一点点庵寺常识也是东鳞西爪听来的，正经要说佛学，可谓一问三不知。这次能从法师这里得到佛门真学问，那真是三生有幸了。”

寄禅正视杨度说：“佛门中最讲一个缘字，你我相识是缘分。此次又同去密印寺，记录觉幻长老的沩仰宗的谱系演化说，更是一个大的缘分。这些日子，我细细地观察过先生。你前世有慧根，今生有灵性，若一旦修行，即可成正果。”

杨度见寄禅说得如此有趣，不觉大笑起来，暗思自己研习的帝王之学与佛门典籍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莫非这和尚在诳我，诱我做他

的同门？遂假意说：“法师，我这次就跟你你在密印寺剃度如何？”

寄禅正色道：“阿弥陀佛！出家人不喜打诳语的人。眼下先生尘缘重如山，谈什么剃度出家！我只是说先生若出家可成正果，但决不是劝你出家。万一今后有一天，先生历尽苦海，遭受到千折百难，那时不妨再到佛门寻一处清闲之地。贫僧若还在世的话，定当为先生求得解脱。”

杨度听后，心头陡然蒙上一层阴影，遂默默不语。寄禅见状，笑道：“哲子，贫僧看你气色，三年之内必有鸿运高照，定当一举成名，震动天下。”

杨度一喜，忙问：“照法师所言，我下科可以中状元了？”

寄禅想，说他尘缘重如山，真是一点不假，说：“正是。今天不谈这个，我们还是来谈佛学吧！”

正说话间，对面走过来两个妇人。一个约摸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蓬乱，犹如枯树枝上的鸟窝，干瘦佝偻，手里拿着一截竹竿。另一个三十多岁，穿一身黑旧衣服，头上包一块白底蓝花布。那中年妇人每走几步就双膝跪下，将额头向地上一碰，然后站起，又走几步，又跪下碰地。杨度甚觉奇怪，看看和尚，只见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慢慢走近了。杨度见两个妇人胸前都背了一个黄布口袋，袋子上印着四个黑字：进香归来。他明白了，这是烧香拜菩萨回来的人。又见那跪拜的妇人膝盖上打着两个厚厚的补丁。补丁又被磨破了，上面全是泥土草屑。那两个妇人见寄禅走来，赶紧让路，口里说：“长老大安。”又从布袋里摸出两个铜钱来，双手递出。

和尚双手合十，弯腰说：“多谢檀越，请收回，贫僧心领了。”

老年妇人说：“长老不要嫌少，我们家贫，统共只有十个铜板了，还要赶路，请长老收下。”

“阿弥陀佛！贫僧一向不受布施，请收回。”

老年妇人见和尚执意不收，只得将那两个铜板放进布口袋。

杨度问：“你们是从哪里烧香来？”

“从密印寺来。”中年妇人答。

杨度想，她们一路跪拜，像这样要走多久？便问：“走了几天了？”

“三天。”

“你这样边走边跪，累不累？”

“不累。”那妇人答得爽快。

“她这是为娘老子烧拜香。娘老子受了这香后，在阴间里魂就安稳了。她心里高兴着哩，哪里会累。”老年妇人抢着回答。

杨度看那中年妇人，见她脸上露出笑容，那模样也的确像是不累。他又好奇地问：“你年年都这样烧香吗？”

“她烧了三年了。第一年娘老子刚死，她是三步一拜。第二年五步一拜。今年是第三年，七步一拜，明年就不要拜了。”老年妇人又代为回答。

“那么老人家你呢，你又为哪个烧香？”杨度又问。

“我为孙伢子。孙伢子五岁了，病痛多，我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痛。”

杨度点点头，又问：“你们家在哪里，还有多远的路？”

“不远，就在白箬铺。”中年妇人答。

杨度心想，白箬铺至少还有百把里，她们还得拜三四天才能到家！

又说了几句闲话，于是各自赶路。和尚对杨度说：“她们这是烧晚班香了。若是两个月前，中元节前后，这一路进香的善男信女来来回回地络绎不绝。”

杨度叹口气说：“三步一跪，五步一拜，这番诚意难得呀！”

和尚说：“是呀，我们佛门最看重的就是这番诚意。所谓诚心礼佛，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继续谈佛学吧！”

“好，恭听法师点拨。”

“讲佛学，先得讲清‘佛’字的意义。”寄禅慢慢地引出开场白。

“正是的。”杨度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从小起，就天天听人说佛呀佛的，佛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人讲得清楚。”

寄禅严肃地解释：“佛，即佛陀，这是古天竺国梵语的音译，若是按意译呢，应译成智者。”

“这么说来，佛就是最聪明的人啰！”杨度反应很快。

“是的，可以这么说。”和尚点点头，说，“但又与通常所说的聪明人不同，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佛能认识一切，二是佛能使别人也和他一样认识一切，三是佛的智慧是最高的，无可指摘的。佛门里常讲正觉、等觉、圆觉，就是指的这个境界。”

“难怪人们顶礼膜拜佛。”杨度感叹地说。

“佛即释迦牟尼，名叫悉达多，二千四百多年前出生在古天竺国北部迦毗罗卫国，是净饭王的太子。佛虽为太子，荣华富贵，但他见世间包括人在内的生命短促无常，且活着要受生老病死许多痛苦，心里想，造成这些痛苦的原因在哪里呢？他决心要寻找一条解决痛苦的路子。二十九岁时，佛偷偷地离开国都，出家修道，寻访名师，却一无所获。经过六年的苦苦修行，终于有一天在菩提树下得道了。他悟到了解脱人世痛苦的办法。”

“什么方法？”杨度急着问。

“莫急，这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整个一门佛学，千万卷佛经讲的就是这个解脱办法。我下面还要详细讲。”

一阵秋风从山谷吹来，杨度略感一丝寒意。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法师引到了佛门的门槛边了，只要一迈腿之间，便可登堂入室。

“佛悟道后，下决心要让世间所有众生都悟道，于是开始了艰苦的传道。他先在鹿野苑对摩跋提等五人宣讲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

和尚说的这一系列佛学内容，杨度闻所未闻，一点都听不懂，忍不住问：“法师，什么叫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三法印？”

寄禅笑了笑说：“要解释清楚，三天三夜都不够，我简单说几句吧。四谛，即苦、集、灭、道。十二因缘，即过去世的无明、行二因，现在世的识、名色、六入、触、受五果及爱、取、有三因，再加上未来世的生、老死二果，合起来即十二因缘。八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共八正。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条标准。”

杨度从束发受书以来，包括《书经》、《易经》在内极难懂的文字和道理都没有难倒过他，可他此时听和尚说起这些佛理来，却越听越玄，如堕五里云雾中，不见天，不着地，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刚才还自以为即可迈进门槛，登堂入室，岂知这一步如此难迈！他不好意思再问，只得硬着头皮听下去。

“这五人听了佛的宣讲后，心悦诚服，一齐皈依，此即最先的五比丘。后来又收了阿难、迦叶等十大弟子，最后他的弟子不可胜数。佛归天后，佛的学说在古天竺国广为传播，成为一门最显赫的学问，这就是佛学。慢慢的，佛学也传到了我们中土。”

“我在洛阳看到了白马寺，据说是东汉明帝时代白马驮来了古天竺国的佛经。法师，佛学是不是东汉时传到我们中国的？”

“正是。佛学传到中土后，因解释经义和主张修行方法上的分歧，产生了许多宗派。最有名的有净土宗、天台宗、律宗、三论宗、法相宗、贤首宗、禅宗，其他宗派到后来都日渐衰落下去，惟有禅宗一支香火不断，渐渐地成了中国佛学的正宗。觉幻长老所研究的沩仰宗，即禅宗中的一大宗派。”

杨度一时间又听到了这么多宗派的名字，知道不可一日之内都将它们弄明白，当务之急是要了解禅宗和沩仰宗，便说：“先请法师讲讲禅宗和沩仰宗吧，其他的宗派，到了密印寺后再听法师传授。”

“我要对你讲的也主要就是禅宗。”寄禅法师抬头望了望前方，说，“我们先坐下打尖吧，前面是雷公岭，已走了五十里了。”

杨度这才注意到天色已渐渐昏暗，听法师讲佛学，不知不觉之间，天已黄昏，百里之途也走了一半。

法师从布包袱里摸出几个桐叶糯米粑，还有一包荷叶卤香干、腌萝卜，又拿出一个竹筒来，竹筒里装着泉水。两人选了一块干净的沙地，盘腿对坐，慢慢地吃喝。桐叶粑清香可口，香干萝卜也味道甘美。杨度觉得野地里的打尖，竟比京师的大餐馆还来得有味。吃完饭，天色完全黑下来。好在正是九月中旬，一轮圆月早已在东边升起。秋高气爽，夜空无云，那一团月亮格外地显得皎洁明亮。清辉照耀着山丘田间，如同给人世罩上一袭薄薄的轻纱，远远近近的景物，都蒙上了一层神奇的气氛。世界似乎没有争斗、陷害、倾轧、残忍等等邪恶，从来就是一片祥和友爱的乐土；也似乎没有生老病死的痛苦，从来都是幸福宁馨的桃花源。清风，明月，和尚，佛学，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无比恬适静穆的氛围，又将眼前的一切化成虚无飘渺、空灵冷逸的境地，仿佛有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已成了金身罗汉之感。酷爱幻想、极富诗人气质的帝王之学传人，觉得此时的夜景最为美好，最为舒心。

“什么是禅，禅是梵音‘禅那’的简称，按意思译来便是静虑。”继续赶路的时候，和尚接上了吃饭前的话题。“静虑即心注一境，安静思虑。正如《瑜伽师地论》中所说的，静虑者，于一所缘，系念静

寂，正审思虑。心绪宁静专注了，便能深入思虑义理。”

杨度先前听了和尚所说的一系列佛学名称，都有点不着边际之感，而禅，经法师解作“静虑”之后，他马上就明白了，并深表赞成。他自己的这种体会太多了。读书时，只有心绪宁静，才能读得进，懂得透，略一心猿意马，便不知古人所云了。怪不得禅宗能长盛不衰，莫非正是因为它的理论通俗易懂的缘故么？

“禅宗的初祖为达摩，古天竺国人。他在梁武帝时代泛海来到中土。梁武帝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曾经多次舍身入佛门。他入一次，臣子们则将他赎回一次。武帝慕达摩的名，把他请到金陵，很恭敬地问他，朕即位以来，建寺写经，剃度僧人不可胜纪。朕这样做有多大的功德？达摩答，没有功德。武帝吃了一惊，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答，这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实无。武帝不明白，问，如何才是真功德呢？达摩答，净智圆妙，体白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仍不明白，遂又问：如何才能算是圣谛第一义。达摩答，廓然无圣。一连串的否定，使武帝心里不免有些愤怒了，便问，你知我是谁吗？达摩答，不识。武帝气得拂袖而起。达摩知机不相契，遂连夜出走，来到长江边，但见江面宽阔，水流湍急，达摩便顺手折断江边一根芦苇，对它吹了一口气，放在水中，然后踏上芦苇秆，渡过长江，北去中原，来到嵩山少林寺。”

杨度听得入神了。达摩与梁武帝这段对话，他虽然不完全懂，但大致明白，全不像和尚先前讲的那样深奥晦涩。他尤其佩服达摩的胆量，竟敢藐视皇帝！若无高深的道行，何能有这样惊世的举动？

“达摩来到少林寺后，并不像一般高僧样礼佛讲道，他成年累月只是面对石壁静坐。就这样，他在静虑中修炼，面壁十年，终于入定启慧，明心见性，成为得道高僧，受到少林寺僧众的敬仰，并因此创立了禅宗。达摩临圆寂时，将从天竺国带来的木棉袈裟和钵盂传给弟子慧可，同时传给他四卷《楞伽经》，此外的经书一概没有。慧可尊达摩为初祖，他即为二祖。后来慧可传给弟子僧璨，僧璨为三祖。僧璨传给道信，是为四祖。道信传弘忍，即五祖。弘忍当时在黄梅冯幕

山聚徒讲学，门下有七百余人。他讲经的重点不再是《楞伽经》，而是《金刚经》。弘忍的高足名叫神秀。弘忍到了晚年打算将衣钵传给神秀，命神秀念一偈言，讲讲他对禅宗宗旨的体认。神秀当众念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初听这四句偈语，杨度觉得太浅白了，重复念了两遍后，又觉得它里面蕴含着许多机趣，不由得佩服神秀的比喻贴切。正在暗自思索时，不料和尚的话转了急弯。

“当时弘忍坐在法座上，听了神秀的偈语，半晌不做声。这时，一个苦役僧打扮的僧人从后门走了进来，对弘忍说，请允许我也念几句偈语吧！弘忍不认得他，问他是做什么的。那僧人答，舂米僧。众僧见这个舂米僧竟敢来抢首座的衣钵，都笑他不自量。弘忍见他相貌不俗，便说，你念吧！那舂米僧不慌不忙地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一听，大为吃惊，说：念得好，这衣钵就传与你罢！”

杨度也为这四句偈语所惊服，暗思，这好比釜底抽薪，厉害！原来就一物不存，何来尘埃之染？难道禅宗信仰的就是这个吗？

“弘忍于是把他带到方丈，对他说，你的偈语虽好，但仍未见性，我给你讲《金刚经》吧！舂米僧端坐聆听，不发一语。当弘忍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舂米僧顿时大悟，随口念了几句偈语：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弘忍听后大喜，遂大开水陆道场，将衣钵传给了这个舂米僧。此人即六祖慧能。慧能有高足六十余人，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南岳的怀让、青原的行思、菏泽的神会、永嘉的玄觉。后来，南岳系下形成沩仰、临济两宗，青原系下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宗。临济宗在宋代又形成黄龙、杨岐二派。这些被统称为禅宗的五宗七派。”

天上一丝浮云都没有，月亮愈加明亮了，脚底下现出三条路来。正中一条大道，左边一条石板路，右边一条曲折小路，通向山脚。

杨度问：“法师，我们往哪条路走？”

寄禅答：“往右边的小路走，那山便是大沔山，密印寺在大沔山中。”

“那不是快到了吗？”杨度喜道。

“大沔山大得很，说在山中，其实还远着哩！”

杨度刚要迈脚向右走，突然草丛中蹿出一条大蛇来。那蛇足有一丈多长，大楠竹般粗，在月光映照下，两只金黄色的眼睛如同两点灼人的凶火。杨度本能地停住脚。和尚却视同无物，口中喝道：“孽畜，还不给老衲让路！”

说也奇怪，那蛇向两个过路人望了望，竟不声不响地朝对面禾田滑过去，好像自知妖术不敌正道似的。杨度看着这一幕，会心地笑了。

“现在我们单独来谈谈沔仰宗。”在爬山的过程中，和尚继续他的中土佛教史的讲课。“我们前去的密印寺就是沔仰宗的发源地，即祖庭。沔仰宗的创始人灵祐长老是唐朝福州人，俗姓赵，十五岁出家，在杭州龙兴寺受具足戒，广究大乘小乘经律，二十三岁前往江西参谒百丈怀海。怀海为怀让的再传弟子。怀海一见便赞许他，安置于参学之首。有一天，怀海对他说，你去拨一拨炉子，看看有火没有？灵祐拨弄几下说，无火。怀海走下讲座亲自去拨，拨到深处，拨出一点火星。怀海指着火星对灵祐说，这不是火吗？灵祐惭愧。怀海以此启发他，你先前没有拨着火，乃暂入歧路。佛经上说，‘悟了同未悟，无心得无法’，只要无虚妄凡圣等心，本来心法原自备足。你今天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要善自护持。”

杨度心想：从寻火星这件事上能生出如此深奥的人生道理来，佛家祖师们的确善于取物作譬，因势利导。这一点，甚至湘绮师也比不上。

“有一天，寺里来了一位懂天文、地理、相命、阴阳的独目头

陀。独目头陀对怀海说，宁乡大沩山是个千五百人的大道场。怀海说，老僧可到那里去吗？独目头陀说，沩山是肉山，和尚是骨人，老和尚居之，徒众将不满一千。怀海对独目头陀说，我门下弟子，你看谁可去？独目头陀遍视满寺僧众，都摇头。最后看到了灵祐，说，此人可去。众僧不服，纷纷说，为什么他能去，我们不能去？怀海说，也罢，考试一次吧，谁考得好谁去。于是随手指了指座下的净瓶，问众僧，此物不能叫净瓶，你们可再叫它什么？众僧中有的答叫瓷罐，有的答叫瓦坛，怀海都不点头，转问灵祐。灵祐什么话都不说，走上前将净瓶踢倒，众皆骇然。怀海大笑道，你们都输给他了。于是灵祐去了沩山。”

杨度也笑了起来。他想，这禅宗门下的考试竟是如此别具一格，而灵祐的应试又是这样出人意料，真个是方外的趣谈，非方内人所知！

吴枫、宋一夫主编的《中国佛学通典》对沩仰宗作如下介绍：“该宗是中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著名学者黄忏华说：由于此宗的创始人灵祐及其弟子慧寂先后在潭州的沩山、袁州的仰山举扬一家之宗风，后世即称之沩仰宗。灵祐……二十三岁时到江西，参谒百丈怀海，颇受器重，并列为参学之首。唐元和末，遵怀海之嘱到沩山开法，并在乡民帮助下修建了寺宇。然而不久遇到唐武宗毁寺逐僧事件，只好化装隐匿。唐大中初，湖南观察使裴休把他迎请回来，并将原寺命名同庆寺。从此禅风大振，四方来山参禅之人逐年增多。于是提倡垦田开荒，当时住下僧众达一千五百人，法嗣四十余人，其中以慧寂、智贤为首。灵祐宣扬佛法达四十多年，于唐大中七年圆寂。”“沩仰宗的祖庭沩山，在湖南宁乡县，山顶为广野，平畴千亩。古往住僧耕作，人称罗汉田。又有密印寺，即灵祐所居。”

“灵祐到了沩山。原来此处山高林深，荒无人烟。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块日后可容纳一千五百人的平地，但他一人如何建立寺院！灵祐于是在沩山山洞里修炼讲道，名声日渐远播，被潭州节度使裴休知道了。裴休便来参访，果然知他佛学渊深不可测，乃助他建寺院。唐大中九年，寺院建成了，取名密印寺，后来果然聚集了一千五百僧徒，大家都叫它十方密印寺。灵祐揭橥‘思尽还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之’的宗旨，从深思熟虑、机缘凑泊而发，将禅宗的顿悟因缘大为发展一步。灵祐晚年曾对徒弟们说，我死之后将化作山下一头水牯牛，牛的左肋上书有‘沩山僧灵祐’五字。你们看到那头水牯牛，就是看到我。我现在叫做沩山僧，将来叫做水牯牛，你们说我到底是什么

呢？徒弟们都不知如何回答。”

杨度猛然想起了庄周梦蝶的典故，忙说：“我可回答，汾山僧即水牯牛，水牯牛即汾山僧。”

和尚笑着说：“你这个回答跟没有回答是一回事。”

杨度被浇了一勺冷水，心里明白了，佛家与道家不是一门子的，怎么能拿道家来解释佛家呢！

和尚并不需要俗客的回答，他自个儿继续说下去：“后来灵祐死了，他的头号高足慧寂在江西仰山传播灵祐的学说，徒众也很多，于是大家叫这个派别为沩仰派。沩仰派在唐代十分盛行。后来慧寂传光穆，光穆传如宝，如宝传贞邃，贞邃之后法系则不明了。觉幻长老几十年来孜孜矻矻研究的便是贞邃之后的法系，所以他的功德很大。”

说到这里，和尚突然想起一件事，问杨度：“哲子，你看过《白蛇传》这出戏吗？”

沩仰宗说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提起《白蛇传》来？杨度觉得奇怪，随口答：“看过。”

“那你一定知道戏里有个法海和尚了？”

“知道。”杨度莫名其妙地回答。

“你知道这个法海是谁吗？”

“不知道。”

“他就是协助灵祐建寺院的潭州节度使裴休的儿子。”

“真的？”杨度惊道，“我先前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人物哩！”

和尚笑了笑说：“裴休景仰灵祐的道行，就让儿子出家，拜灵祐

为师。灵祐给裴公子取个僧名叫法海。法海很有慧根，很快便成了密印寺中出类拔萃的和尚。灵祐派他到东南一带传道，他看中了镇江城外长江边上一块地，认为是建寺院的好地方，遂召集人破土动工。寺院建到一半，没有钱了，法海求佛祖保佑。几天后，他在菜园子里偶尔挖出了一坛金子。法海大喜，就用这坛金子建好了寺院。为感谢佛祖的赐金，遂将寺院命名为金山寺。”

“哦！”杨度兴趣大增，“这样说来，将白娘子压在雷峰塔下的事也是真的了。”

“那事不是真的。”和尚断然否定，“因为法海在江浙一带的名气很大，编故事的人就随便把他拉过来，好使故事显得像真的一样。”

“我想也不会是真的。”杨度如释重负，“一个得道的高僧怎么会拆散人家的好姻缘，把一个那么美丽的女子压在砖塔下呢！”

和尚听了杨度这番感慨，只是笑笑，没有做声。

明月早已西坠，夜风化作晨雾，百里行程走完了八十多里，佛教传到中土，再在中土分宗别派，一直到沕仰宗的形成，这一个繁复的演变，也由寄禅大致说完了。杨度已在心里勾出了这个演变史的轮廓。他十分钦佩寄禅法师佛学知识的渊博，更钦佩他删繁就简的本事，几个时辰的讲叙，竟然把近两千年来的中土佛教发展史介绍得这样的简要而清晰。因壮游吴越的非常之举而仰慕其为人，因一千多首诗作而仰慕其才情，昨天到今晨，又通过渊懿精深的佛学知识而看出其学问，杨度对这位传奇般的八指头陀肃然起敬，并由此而对佛学产生了浓烈的好感。

“法师，世人都说佛家经典奥秘难懂，是这样的吗？”杨度想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在密印寺里读点佛经，于是借这一问来投石探路。

“也有不好理解，须钻研十年八年才能得其旨意的经义，不过大部分内容都好懂，就如同说故事一样的。”

“真的吗？你说两个给我听听。”

“好吧，我随便说两个。”和尚想了一下，说，“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一只小猫初次独自觅食。它问母猫，我要找些什么食物吃呢？母猫说，不必担心，人会教你的，你出去就知道了。小猫想，人怎么会教我呢？它虽然怀疑，但还是出窝了。走到一家厨房里，听到主人在关照仆人：鱼要盖好，压块石头，肉要锁进碗柜里，蒸馍要放到笼屉里去，这些都是猫爱吃的，你要小心。于是小猫知道了，鱼肉蒸馍都是好吃的东西。”

这个小故事太浅显了，连三岁的孩子都听得懂。杨度正要讥评两句，却蓦然领悟到，这个故事的涵义似乎并不简单。它至少隐约地告诉人们，世间的邪念源于人类自身的互相启发。如果再深入地作些举一反三的思考，还可以联想得更多更多。

“这个故事有意思，它出自哪部经典？”

“出自《大庄严论经》。”和尚回答，“我还给你讲一个吧。《杂譬喻经》里说了这样一件事。从前，一个木匠和一个画师是好朋友。画师对木匠说，我送你一百两银子，你帮我找个老婆。木匠收下银子，却用木头劈成一个女人，手脚也可以动，当时骗过了画师。第二天，画师知道上了当。他便画了一幅自己上吊的画，悬挂在木匠的房里。木匠半夜回来，见后吓得昏倒过去，足足病了十多天。后来，两人发觉因诳骗对方，自己都吃了亏，于是握手言好，再不做骗人的事了。”

这个故事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再明白不过了。杨度想，佛经能以这样浅近的故事来寄寓深奥的道理，以此来告诫人们，劝化人们，引渡人们，难怪他能得到众多人的信仰，两千多年来香火不衰。

“好了，不讲了，前面就是密印寺，我们坐下好好歇息一会儿，天亮再进山门吧！”

顺着和尚的手指望去，果见不远处隐隐绰绰地似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房屋。六七个时辰的长途跋涉，仿佛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看着远处晨光熹微中的密印寺，杨度在心里说：“佛学竟原来是如此地深奥

而有趣！”

四 觉幻长老传衣钵

杨度靠着一棵老松树坐着，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个僧人向他走来，问他寄禅法师到哪里去了。他指了指云雾深处的丛林说：“法师在山中采药。”

“醒来，醒来，会受凉的。”

猛地，一个人在用力推他的肩膀，他醒了过来，想起刚才的梦境，这不是贾岛的那首“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诗的幻化吗？他觉得特别有趣，揉了揉眼睛，站起来，向前方望去。这一望不打紧，可把他吓了一跳，这到了什么地方了，莫不是进了仙境？

原来，在旭日的照耀下，他的眼底出现了一片金灿灿的屋顶，仿佛有点在煤山上望紫禁城的味道。一道红墙将高高低低十余座建筑圈在其间。晨风送来一阵阵悠扬的钟声，高耸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杏黄色的长条犬牙旗，旗上斗大的“佛”字时隐时现。好一座气派壮观的密印寺！杨度在心里喝彩。

密印寺依山而建，前方面对着开阔的峡谷，左右两边都是耸立的山峰。山坡上长着万千株古老的松树，郁郁苍苍，愈加衬托着寺院的古老。在左边的山寺之间有一条丈把宽的溪水从后山流下，直奔峡谷。水流不湍不急，两岸清清幽幽。“天下名山僧占多”，此话真不假！杨度正在饱览眼前的胜景时，和尚催道：“下山吧！”于是二人下山投密印寺而来。

来到山门外，只见高高的山门顶上嵌着一块巨石匾，上面有五个鍍金大字：敕建密印寺。左边有两行小字：大中九年潭州节度使裴休敬题。刚进山门，一个正在打扫庭院的小沙弥便迎上来，放下扫帚，对着寄禅双手合十：“请问大师有何贵干？”

寄禅答：“我们特来参谒觉幻长老。”

正说话间，走来一个四十余岁的精干僧人。那僧人惊喜道：“这不是寄禅大师吗？”

寄禅立即笑答：“智定法师，多年不见，一向都好？”

智定上前两步，合十弯腰：“托大师清福，小僧还安静。久闻大师住持衡阳大罗汉寺，今日光临敝寺，难得，难得！”

寄禅从智定的话里听出，觉幻并没有把他的意图告诉密印寺僧众，遂也合十答：“久不见觉幻长老和各位法师，特来见见，叙谈叙谈。”

说罢指着杨度介绍：“这位是湘潭居士杨度杨哲子先生，特随贫僧一起来瞻仰宝刹，看望各位大师。”

智定又合十：“杨施主莅临，使敝寺增辉！”

寄禅又介绍智定：“这位是密印寺维那智定法师。”

杨度也弯下腰来：“久仰宝寺大名，特来参拜，果然辉煌壮丽，名不虚传！”

“杨施主客气了。”智定一边答话，一边将他们引导到客堂。客堂里布置得十分雅致。正面墙上挂一幅彩绘观音柳枝洒水图，两边悬着一副联语：清静庄严超众圣；慈悲真舍度群伦。杨度一见便知是何绍基的墨迹。细看下联左侧写着：蜩叟熏沐拜书。果然不错！画像下是一张供桌，桌上摆着三个小铜香炉，香炉两旁是四盆盛开的金黄野秋菊。其他三面，靠墙摆着一圈雕花楠木椅和镂花梨木茶几。刚落座，便有小沙弥献上香茶。闲聊了几句，智定告辞出门，一会儿又进来了，说：“长老有请二位。”

寄禅、杨度走出客堂，由智定带着来到大殿东侧的僧舍。穿过一道长廊，三人在门外站定。智定正要进去通报，一个年迈的僧人，由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和尚扶着走了出来。寄禅一见，忙双手合十，说：“敬安拜谒长老。”

杨度知道这位便是觉幻长老了，也垂手恭立。

觉幻伸出一个手掌来，回了礼，操着嘶哑的嗓音说：“今天总算把你请来了，进屋吧。”

又对杨度微笑致意：“居士请进。”

杨度跟着寄禅进了方丈。大家坐定后，那个年轻和尚便端来一大盘红皮橘子，一大盘雪白莲藕，一大盘浅黄落花生，一大盘油黑瓜子，又递上三盏盖碗香茶。觉幻指着桌上的东西，笑着对杨度说：“居士请，山野小寺，无甚好吃的物品，只不过这些都是道地的为山土产，且都出自小寺僧众之手。居士请勿嫌弃，尝尝这些自产的土货吧！”

说着亲手递来一个橘子，也给寄禅递一个。走了一夜的山路，又饥又渴，且杨度为人向不拘泥，便告一声谢，剥起橘子来。寄禅向长老谈他这几年的情况。长老话不多，只静静地听着。

说话间进来一位五十余岁的僧人，向长老请示：“早禾冲皮封翁的太太去世了，打发人送来三百两银子，请寺里去十六位和尚念四十九天超生经。小僧已收下了银子，请长老法旨，看派谁为头去？”

觉幻说：“把银子还给皮封翁，请他多多包涵，就说敝寺过几天要做法事，抽不出人来，请他们别处请和尚念经。”

退银子？稟事僧人大为不解，这三百两银子，对寺里来说，可是一笔大收入了，这样大方的施主三五年难得遇到一个。

“请问长老，我们过几天要做什么法事？”

“明天你就知道了。”觉幻挥挥手说，“你去办吧！”

“小僧还想多一句嘴，请问长老，法事做几天。”那僧人还是站在

原地不动，过会儿又提出一个问题。

“一天。”

那僧人听了这话后才出门。

寄禅问：“这位师兄眼生得很。”

觉幻说：“他是本寺的知客，叫智凡，去年才从南岳华严寺来的。”

正说着，智凡又推门进来了，对长老禀道：“小僧对皮家来人说了，这几天内我寺有事，抽不出人，我为你们去请安化上隆寺十六位和尚来念头七，二七以后由我们密印寺的人再去念，他们答应了。特来禀告长老，我立即带着四十两银子去安化，请长老同意。”

觉幻想了下说：“好，你去吧，今天晚上一定要赶回来。”

智凡答应一声出门去了。

寄禅笑着说：“长老真会识人，智凡师兄确实能干会办事。”

觉幻说：“到手的银子推出去，他觉得可惜了，也难为他一片好心为了密印寺。”

两人又继续说着话。杨度插不上嘴，便悄悄地打量起这间方丈来。方丈里并不见一处佛像香火，东边靠墙摆着两个大立柜。一只柜子的半扇门打开着，里面堆着一函函蓝布面书。南边是个窗户，窗户下是一张大木桌，桌上有笔墨纸砚，还有一副黑边眼镜。西边摆着一张木床，床显得很陈旧，已是早晚很凉的天气了，床上仍只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放着一条黑色棉被，床头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得非常雅致的草书。细看时，却原来是一首七言古风：

淮阴江上清风细，钓竿七尺千金系。封侯拜将丈夫心，兔死狗烹君王意。淮阴侯，何昏昏，几见英雄如妇人。将军有金酬漂母，汉王未肯哀王孙。穷不聊生达亦死，英雄结局乃如此。吁嗟乎，淮阴不起季亦微，区区亭长何能为！

旁边有一行小字，当是诗人的落款，可惜字小看不清楚，杨度亦不便离席去看，心里想：这方丈乃是寺院的中心，最是集中体现着参禅礼佛、清心寡欲的佛家特色，为何挂着一幅这样怀古伤今的诗卷！

正在怀疑时，觉幻长老似乎窥测到了，浅浅地笑了一下，对杨度说：“那首古风是平江卧云和尚写的。老衲见他书法气势好，特地托人去长沙裱糊的。居士看他写得如何？”

杨度又看了一眼后说：“字写得不错，淋漓狂放，有癫张醉素的风采，只是既然出了家，就不必再议论这些俗事了。”

觉幻笑道：“居士不知，这卧云皈依佛门之前，正是一位失意的英雄。追求了大半生的事业，你叫他一时如何放得下！”

寄禅指着杨度对觉幻说：“这位哲子先生也是有志图王霸之业的人，这次却愿意帮我来记录长老的谱系研究。”

“善哉！”觉幻点点头说，“我看居士的气概，也是个做大事的人，愿佛祖保佑你日后能成就一番事业。”

杨度忙致谢。

觉幻又说：“佛祖原本是王子出的家，可见佛门自来与王霸事业有天然的联系。佛家与皇家，看似有天地之遥，其实不过一步之隔。居士年轻，趁着懵懂之年去放胆干一场吧。王霸之业做得疲倦了，再坐到佛殿蒲垫上将息将息，或许能于人世看得更清楚些。”

杨度困惑地望着觉幻，似不可解。觉幻笑着说：“老衲说话一向荒唐，居士大可不必在意。斋堂早已备好了早餐，我陪你们吃饭去。”

吃完饭后，智定带他们到大殿西侧的云水堂休息。这里有十余间干净的单间客房，专为接待临时挂单的游方僧人以及寺院之间佛事往来的人员，间或有些僧众的俗家亲戚来寺探望，也安排在这里住几天。

昨天太辛苦了，杨度倒下后便呼呼入睡，醒来时已是未正时分了。他走到隔壁去看寄禅，只见房门虚掩着，人已不知去向。他走出云水堂，慢悠悠地在密印寺内转着看着。寺院里有天王殿、大雄宝殿，都建得高大壮阔。还有一座万佛殿，四面墙壁上都是烧铸的小佛像，且个个镀金绘彩，光鲜耀眼。杨度粗略数了下，小佛像约有一万二三千个，叫它万佛殿，还真的名副其实。另有一座宣讲佛法皈戒集会的法堂。法堂很大，可容纳二三百听众。围绕着这几座主建筑的是职事堂、香积厨、斋堂、茶堂和僧舍。杨度心里感叹起来，这样一座规模齐全的大寺院，真可谓一座僧城，据说最多时人数达一千五百余人，如此庞大的僧众队伍处在闭塞的大山丛中，能够生活得井然有序，也真是奇迹！

晚上，寄禅告诉杨度，三天后密印寺将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觉幻长老将当众把象征着禅宗权力地位的衣钵传给他。寄禅说他一再推辞都不能获免，只得勉为其难接受了。

杨度问：“这衣钵是不是当年达摩祖师从天竺国带来的原物？”

“觉幻长老说是的。”寄禅笑着说，“其实哪里会是原物。一千多年了，钵子或许还可以保存得下来，袈裟不早就烂了？何况禅宗后来分成那么多宗派，每宗每派都说自己得的是祖师爷的真传衣钵，那祖师爷岂不有六七套衣钵？觉幻说是原物，也就姑妄信之罢！”

寄禅竟然如此通达爽直，令杨度吃惊，也使他对和尚更添了一份信任。

密印寺的僧众像过浴佛节似的整整忙碌了两天，将殿堂、庭院、僧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又买来许多油、盐、豆腐、干笋，还有两担山区人极稀罕的海带。僧众个个容光焕发，喜气洋洋，私下里都在悄悄打听谁是新上任的住持，仿佛俗世间注视着新登基的皇上似的。

这天三更时分，密印寺山门边的大铜钟就被敲响了。杨度和所有的僧人一样，怀着喜悦的心情起床。瞬间，所有房间和廊庑全都点上了灯烛，跳跃着红色的火苗，给寺院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接

着，斋堂的小钟敲响了，僧众都涌向斋堂吃早饭。今天的早餐很丰盛。每人三个油煎糯米粑，外加一大碗放着红枣的细米粥，四碟小菜：豆角、剁辣椒、香干、腐乳。吃完饭后，维那智定将全体僧人排成一行，然后带领他们鱼贯进入法堂。法堂西墙边安置了八把坐椅，杨度和另外七个对寺院有贡献的善男信女被特邀入座旁观。杨度坐下后四处看了一眼，眼前的法堂与三天前所见的大不相同。

灯烛明亮，香火缭绕，平日供坐听讲法的十条长凳搬走了，一个铁香炉被抬了进来。香炉里正焙烧着大块大块的檀香木，散发出扑鼻的异香。抬头看，法台后悬挂出五幅大画像。正中一幅画的是释迦牟尼在说法传道，他的左边是正踏在一根芦苇上渡江的达摩祖师，右边是一位僧人拿着杵在石臼里舂米，这僧人便是六祖慧能。达摩的左边是为仰宗的开山祖灵祐，慧能的右边是灵祐的弟子慧寂。

五幅画像，托出了密印寺所崇拜的五位始祖，勾出了佛教从天竺到中土到为仰宗的演变过程。法台上并排摆着两把铺着靠垫坐垫的大椅子，两把椅子之间有一张小几案。近三百名僧人在高低起伏的梵音中有条不紊地走进了庄严隆重的法堂。他们一律穿着酱黑色海青，戴着浅黄色钵形僧帽，脚上都是白布袜、方头布鞋，颈挂念珠，双手合十，神情肃穆。僧人们排着十支横队，一齐面向法台站着。待普通僧众站好后，从法堂两侧同时走进两队人，一队六人，都披着大红金线百衲袈裟，头戴金黄船形帽，脖子上的念珠串既大又长，颗颗珠子在烛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显得颇为名贵。他们站在僧众和法台的中间，西面一队，东面一队，相向而立。这两队人称之为西序、东序。西序选学德兼修者担任，称头首，有六职：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浴、知殿。东序选精通世事者担任，称知事，也有六职：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今天这十二个人，正是这十二个职务的现任者。西边紧靠法台的是首座，然后依次排下。东边紧靠法台的是都寺，后面的五个也依次排下，极像戏台上朝廷议事时，文武两班分站两边的情景。杨度看在眼里，心想：这佛门与世俗的秩序并无差异，同样地贵贱分明，等级森严！

这时，钟鼓擂响，鞭炮齐鸣，一句拖长了的洪亮的话在殿堂里回

旋：“恭请觉幻大法师、寄禅大法师上座！”东西两序的执事僧和面向法台站立的近三百名众僧，一齐念起含混不清的梵音来。就在嘈嘈杂杂的响声和云遮雾罩似的香烟里，觉幻长老拉着寄禅法师的手双双登上了法台。

犹如降下两尊金身罗汉似的，两位大法师的出现使法堂顿时生辉。只见他们身披紫金大袈裟，头戴佛三世像金冠，佩上一长串绀绿松花玉珠，显得格外地神圣尊贵。年老的虽清癯瘦弱，却神采奕奕，年岁较轻的原本就伟岸雄壮，今日益发器宇轩昂。两位法师并肩坐下后，西序由首座带领，在法台前站成一横队，合十鞠躬，口里念道：“参拜大法师！”待西序退回原处后，东序由都寺带领重复一遍西序的动作。待东序退回原处后，近三百名僧众一齐发出雷鸣般的喊声：“参拜大法师！”

喊声一落，大殿里一切声响均皆停止。觉幻长老干咳了一声，威严地向四处扫了一眼，说：“老衲自同治十年主持密印寺以来，至今已历二十八年。怎奈根基浅薄，德行凉菲，实不堪担此重任，二十八年来幸能支撑门面香火不衰者，全靠寺院各执事僧员及全体僧众扶助之力。老衲今年已虚度八十七岁了，精力日衰，体气日弱。三年前，老衲曾祷告灵祐祖师，求他老人家指示传灯之人。夜来祖师托梦告诉老衲，得八指高僧，可使密印寺兴旺。老衲遵祖师指示，寻觅八指僧人。所幸十个月前，探得大罗汉寺住持寄禅法师正是八指高僧。寄禅法师出身贫苦，早年丧亲，佛性深厚，十八岁便以童子身皈依我佛，读经参禅，诚心修炼，年纪轻轻便远胜齐辈，湘中佛门诸老无不交口赞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二十八岁时，寄禅法师在浙江宁波阿育王寺，于佛舍利前剝臂肉如钱者四块，燃灯供佛，又亲点艾火，将左手两指燃去，其礼佛心意之诚，近世罕见。”

觉幻说到这里，动起感情来，嗓音更嘶哑，情绪激动，满堂僧众凜然恭听，一齐向觉幻左边的那位寄禅大法师投来无限敬仰的目光。杨度身边的几个善男信女也在互相交换目光，表示钦佩。一位老太太感动得流下眼泪，一边轻轻地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用手绢擦拭眼睛。杨度看端坐在法座上的寄禅，面带微笑，神态恬然，

真有点震慑群僚的开基之主的气概。

“寄禅大法师从青年时代起游遍东南数十名刹，广结天下高僧，佛学精博，诗名远播，为我佛门大增辉光。此次幸蒙大法师应允，俯就密印寺住持之职，正是上应佛祖梦示，下解众僧渴望，老衲亦可脱卸仔肩，专心于沕仰宗谱系研究。老衲为密印寺庆，为众僧庆，也为自身庆。智长法师！”

“小僧在！”西序领头的首座智长走出队列，登上法台。

“将当年达摩初祖从天竺国带来的木棉袈裟和椰树钵托来！”

“是。”智长答应一声，朝着法台后面高喊，“托衣钵！”

喊声刚落，钟声再次响起。殿外点起长龙似的鞭炮，十把鸟铳也一齐对天鸣射。一时间，激越的钟声，浑厚的鼓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轰隆隆的鸟铳声交混响起，把一个大沕山震撼得鸟飞兔奔，周围七八里地面都感受着十方密印寺的隆重庆典。

寄禅法师于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间，出为沕山密印寺住寺。法师在佛事活动中有许多精彩说辞，特录几段以飨读者：上堂辞一

本寺开山祐禅师示众云：“老僧百年后，向山下檀越家作一条水牯牛，左胁下书五字曰沕山某僧甲。”当恁么时，若唤作水牯牛，又是沕山僧；若唤作沕山僧，又是水牯牛。毕竟唤作甚么即得？众中有能下转语者，请出相见。（久之，无人出答，乃挥拂子云）一个沕山水牯牛，多年公案若为酬。人牛今日诸无迹，山自青兮水自流。

上堂辞二

太白峰前天雨霜，东篱寒菊始飘香。悲秋试问秋何处，万绿丛中一叶黄。若论此事，无寒暑昼夜、春夏秋冬，一法普印，何始何终。故傅大士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且道不凋个甚么？（顾左右云）寒时寒杀闍黎，热时热杀闍黎。

上堂辞三

太白峰头云接天，玲珑岩下水平川。忽然侍者焚香请，惊起山僧白昼眠。《般若经》云：若谓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维摩经》云：菩萨当观众生机，随宜说法。山僧今若有说，是违背《般若》；若无说法，又违背《维摩》，作么生即得？心地从来无定基，在南成北东为西。牟尼一颗色非色，一任人间见不齐。

元旦升座辞

去年十二月，昨夜何方去？今年十二月，今日来何处？以此问梅花，梅花笑不语。爆竹动四邻，桃符更万户。易得重阳晴，难逢元旦雨。足兆五谷丰，定见三农舞。恭喜大众师，新岁俱纳福。

为某僧入塔辞

六十余年一革囊，皮肤脱尽见真常。不萌枝上春常在，说与东风自主张。（以杖指塔云）好座无缝塔。

这个金刚不坏身，一回锻炼一回新。于今毫发无遗恨，始是光明磊落人。虽然如是，只今入塔作么生道？（敲灵骨云）水流终到海，叶落始知秋。

这时，从法台后面走上两位穿戴一新的年轻僧人，每人双手托着一个黑漆雕花木盘。一个木盘上放着一件折叠整齐的枣红袈裟，一个木盘上放着半只黑黄色的椰壳。两个僧人来到法台前面，先面对两位大法师。大法师们起立、双手合十，弯腰鞠躬，嘴里念着一连串听不清楚的梵语，约有两三分钟的光景方才止住。于是两位僧人转背，面向僧众。就在这一刻，东西两序及所有普通僧众一齐跪下，顶礼膜拜，一阵阵浑浊不清的梵语响彻屋宇，也过了两三分钟才止住。

智长带头，后面跟着两个托盘的僧人，作一品字形，迈着庄重的步伐走上法台。觉幻形容凝重地转身对站在一旁的寄禅说：“初祖衣钵，来自天竺，禅宗世代，以此为尊。老衲今日秉灵祐祖师之命，将此木棉袈裟和椰钵传给大法师，也把沩仰宗的继承和密印寺的兴旺一起托付给你了。想大法师一定不会负祖师和阖寺三百僧众之望，尽职尽责，造福造祉，一洗老衲疲惫之旧习，重振沩仰当年之雄风。”

说罢，托袈裟木盘的僧人走前一步，觉幻双手将木盘接过去，高高举起，朗声喊道：“寄禅大法师，请接初祖袈裟！”

寄禅举起双手，朗声应道：“敬安拜接初祖袈裟。”说着将木盘接过去，对着匍匐在地的众僧举了一下，然后再放到法几上。

托椰钵木盘的僧人也走前一步。觉幻又双手接过，高高托起，朗声喊道：“寄禅大法师，请接初祖椰钵。”

寄禅又举起双手，朗声应道：“敬安拜接初祖椰钵。”说罢将木盘接过，又对着众僧举了一下，也放到法几上。

“请大法师入座。”待寄禅坐下后，觉幻自己也坐下，然后对着满堂僧众说，“从此时起，密印寺的住持就是寄禅大法师了，诸位都要听从他的调遣。”

众僧一齐叩首，高喊：“参拜寄禅大法师！”

“诸位都请起来。”寄禅和气地对大家说。

众僧都站起来。首座在一旁说：“请住持训诫。”

寄禅看了大家一眼，挺直着身子，按着佛家接启的旧规，一字一顿地念道：“本是寻常粥饭僧，声名狼藉使人憎。无端又应泐山请，直向毗卢顶上行。诸佛子，山僧礼佛三十余年来，常入荆棘之林，深探虎豹之穴，若不是托佛祖庇佑，几乎丧身失命。于是知惟有运水搬柴之能，并无开堂秉拂之志。一自南岳退休，万念灰冷，甘学缩头之龟，不羨冲天之鹤。无何五灯尊宿，重光下照，照及钝根，承乏大罗汉寺，而祖庭洒扫之役，义不容辞，又只好将错就错，来到密印十方大寺。”

满堂僧众尽皆垂手恭听，无一人发出半点声响。寄禅又念道：“诸佛子，戒、定、慧三无漏学，是出世正因，当勤加修习，勿令毁犯。云何为戒？戒者止也，谓止住坐劳妄想，不使流行，即名为戒。坐劳妄想既止，心得清静，即名为定。心既清静，光明自生，譬如云散月明，尘消镜明，即名为慧。此戒、定、慧三无漏学，由一而三，即三以一，世间一切妙善功德，莫不从此出生。三世诸佛，十方菩萨，亦皆乘此出苦海，得成菩提。诸佛子当依此修行。虽说妙道无方，岂论迟速；真如不变，谁分先后。兰蕙早芳，不如松柏晚秀；众鸟千翔，不如大鹏一举。此事只贵一悟，然一悟乃在久修之后。故诸佛子当诚心礼佛，勤加修炼，不可懈怠。”

说完，望了一眼觉幻长老。长老点点头，于是寄禅高声宣

布：“散场！”

此时，钟鼓声重新响起，众僧依次退出法堂，一个个表情严肃，行礼如仪。杨度望着他们那一副副虔诚的面孔，顿生敬意。忽然，他在退场的僧众中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那僧人见杨度盯着他，赶紧低下头来，夹杂在人群中，匆匆走出法堂。看着那僧人异于常人的刚劲步伐，杨度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难道是他吗？杨家公子差点惊叫起来！

五 无意中遇到了哥老会头目

待到全体僧众都退出法堂，杨度急忙走出大门去追寻那张熟悉的面孔时，那人早已不知去向。杨度留心在寺院各处寻了几日，奇怪的是再也见不到此人了。

寄禅自接过衣钵做起密印寺的住持来，便有忙不完的事情要办理，杨度则每天去觉幻长老处，将他口传的话一一记下，下午整理，空余时间，则到后院藏经楼去找一些常见的佛家经典翻翻。他是个不甘寂寞喜欢交朋友的人，晚上常去僧舍串门子。他发现久享盛誉的密印寺中的绝大部分僧人都是浑浑噩噩的，既不懂佛学经典，亦不实心参禅，出家原是无奈，做功课乃因寺规所定，自身心里却是一塌糊涂，真正是谚语所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靠寺院里的油盐柴米来打发岁月罢了。不过，他也在执事僧中结交了几个朋友。这些人都识字断文，能读得通佛典，说起话来有条理，对佛学对人世都有自己的看法，有的还能作点诗文，其中尤以知客智凡智力不凡。

从第一次见智凡所处理的去皮家念经一事中，杨度便看出这是个精明能办事的人，以后接触得多了，更知他不仅会办事，而且极有见识，于是常常到他的僧房去。普通僧众都是几个人住一间大房子，执事僧却享受着一人一单间的待遇。智凡的房子里除开一床一桌一凳外，便是书柜。书柜里佛经不多，更多的是世俗的书籍。杨度每次去，智凡都给他泡上一碗沏山茶。然后，他盘腿坐在床上，杨度伸脚坐在凳子上，两人就这样天南海北地扯起来。从佛家到儒家，从西方

极乐世界到时下的人世间，从佛门的雕塑艺术到世俗的书画创作，从僧尼的日常生活到社会的机巧权诈，无所不谈，且十分投缘，有时说得兴起，竟不觉鸡叫三遍，东方发白。

有一天晚上，杨度与智凡谈了一阵话后，杨度问：“你这里有围棋子没有？”

智凡没有回答，反问他：“你很会下棋？”

杨度答：“谈不上很会下，在东洲书院里，比诗文不说，若比下棋，夺个鼎甲不成问题。”

“那就算很会下了。”智凡正色道，“你到底是在家人，不懂出家人的规矩，僧尼是禁止下棋的，因为下棋启人争斗之心，所以古人说‘宁为斟酒意，不存下棋心’，就是讲的这个。佛家以息争斗为宗旨，岂能容许下棋！”

杨度不好意思地说：“是我唐突了，请勿生气！”

谁知智凡竟笑着说：“不过，你问我却问对了，我这里私藏了一副棋子。”

“你有？”杨度惊喜道，“看来你一定是酷爱下棋的高手！”

“本来佛门不许下棋，也不会有棋。”智凡解释，“但我原来所在的华严寺的住持玉海长老，出家前是一个真正的围棋高手，虽剃度多年，始终忘不掉棋子。后来他当了住持，便公开允许下棋，只不过不让香客看到便是了。华严寺在南岳山上，一年到头又冷清又单调，自从允许下棋后寺院有了生气，僧众们再也不觉得日子难得打发了，同时也出了好几个围棋能手。不瞒你说，小僧别的不行，但在下棋这桩事上，却数度忝居鳌头。”

说罢，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么说来，我愈发要跟你下几局了。”杨度好胜之心顿起，催

道，“把棋子找出来吧！”智凡从书柜里摸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小木盒来，又找出一张布满方格的棋枰。杨度赶紧打开木盒，铺平棋枰。

“莫着急！”智凡走到门边，把门关好，插上闩，然后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大肚小坛子来，找了两只瓷杯。他打开用泥封死的坛子盖，一股浓烈的酒香立刻弥漫着僧舍。

杨度惊道：“这是酒！”

“小声点！”智凡指了指嘴巴。他将两只瓷杯倒满，说，“先干了这一杯。等下，谁赢了谁喝酒，赢一局，喝两杯。”

“行！”自进密印寺来，杨度还没喝过酒，今夜见了这一坛酒，如何不欢喜！他决心拿出全部本事来，一定要局局皆赢，喝它个一醉方休。

黑白两方分好后，智凡说了声“请”，执黑的杨度便以客位先按下一子，执白的智凡也跟着将一子布定。杨度反应快捷，出子时从不多加思考，对方一子才落枰，他的子便下来了。智凡却相反，每动一子都要考虑再三。于是两人下起来，一方悠闲自在，一方常皱眉沉思。半个时辰后，局势逐渐明朗了。杨度喜形于色，智凡努力挽救败局，终于无计可施，承认输了。杨度不待智凡开口，抓起坛子就倒酒，一口将酒喝完，又倒了一杯放在旁边。

第二局开始了，杨度以赢家身份又先开子，智凡跟上。两个人你来我往，一子接一子。杨度依然出兵神速，智凡则比上局出手快一些了。不到半个时辰，局势又明朗了。这回却是杨度处于不利。他不甘心失败，使出浑身解数来，但回天无术，只得悻悻撒手。智凡笑着喝了两杯酒。

第三局，杨度憋着一口气，一上来便气势凌厉，企图先发制人，但智凡似乎早已窥破他的阴谋，处处预防。杨度计谋使尽不能奏效，很快便又丢了一局。

“三打两胜，你认输了吧！”智凡笑着说。

“再来一局！”杨度不甘心。

“好！”智凡将棋子分好，“再下一局吧，你先下子。”

这次杨度再不敢小觑了，每出一子，都认真地思考，下得比前三局慢多了。相反，智凡却早已成竹在胸，举重若轻，子下得越来越快，两人恰好来个互换。下到一半，杨度便感到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了。他绞尽脑汁，步步设防，苟延残喘了几分钟，终于无可奈何地举起了白旗。

“你的本事比我高！”杨度心悦诚服地说，“可惜你身为佛门弟子，不能张扬，不然的话，凭着你的棋艺便可名扬天下。”

杨度一向对棋艺自视甚高。东洲书院高手云集，在全国士林中颇有名望，杨度又是东洲棋坛的盟主，他常常自翊为围棋国手，今夜智凡不仅赢了他，而且赢得轻松，赢得他无话可说，他不得不从心底里发出钦佩。

智凡迅速地收起棋子，把它依旧放到书柜里，淡淡地对杨度说：“我有十年不下了。”

“十年不下了还有这样的本事！”杨度睁大了眼睛，“为什么不下呢？”

“我后来渐渐领悟到，下棋乐，不如观棋更乐，因而在十年前便洗手不下了，但在华严寺时，每晚上必观看师兄弟们的对弈，在观棋之中得到了真正的乐趣。”

杨度很有兴致地听智凡讲，一边又偷偷地倒了一杯酒。智凡发觉了，笑着把坛子抱过来，将泥重新封好，说：“不能让你喝了。喝醉了，会把我的私货暴露。”

杨度笑道：“这一坛子酒醉不了我。”

“莫说大话，这酒后劲足。”说着把坛子塞进床底下，然后再盘腿

坐到床上，桌上仍摆着两个茶碗，一如往常，方才的烈酒凶斗，仿佛从未发生过似的。

“后来，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读到了明人顾云美为友人作的《看弈轩记》，才知道观棋之乐胜过弈棋，并非我的独家发现，古人早就体会到了。这篇文章你读过吗？”

“没有。”杨度摇了摇头。

“我背两段给你听听。”昏黄的灯火下，密印寺的知客僧情绪投入地背诵着，那声音抑扬顿挫，字字清晰，“余尝读韦昭《博弈论》曰：当其临局交争，雌雄未决，聚精锐意，神疲体倦，虽有太牢之享，韶夏之乐，不暇存也。则弈者拙而看弈者休矣。至或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则弈者辱而看弈者奉也。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则弈者愚而看弈者智也。以变诈为务，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非仁者之意也，则弈者谲而看弈者正也。”

智凡不再背下去了，叹了一口气说：“‘清簟疏雨看弈棋’，此中自有真乐趣，何苦舍休、奉、智、正者不为，而要去做拙、辱、愚、谲者呢？”

入冬的冷风从大汾山坳里穿过来，吹破了陈旧的窗棂纸。灯火晃动得很厉害，似乎就要熄灭了。夜色深沉。杨度很能体会智凡的心态，但他不想做智凡一类的人。他要做一名进取的弈棋者，要去追求胜利者的荣耀。他起身告辞，走到门槛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问智凡：“你们寺里的僧众都住在院子里吗？院墙外还有没有僧人居住？”

“所有的僧众都住在寺院里，只有枫树坳里住着一个人。”

杨度立即问：“为什么那里还住一个人？”

智凡解释：“枫树坳离寺院五里远，地气最适宜长萝卜。寺院在那里种了五亩多地的白萝卜，怕人偷，特为砌了两间小房子，每年轮流安置两个人去守，先年夏末搬进去，第二年春末再搬回来，因为冷清，谁都不愿去。前年寺里来了一个未受具足戒的游方僧人，自愿去

守，而且不要伴，这两年便都由他一个人顶这个差使。”

杨度点点头，心里想：他一定就在那里！

第二天吃过中饭后，杨度走出山门，前往枫树坳。踏过溪水上的小石桥、绕着山坡走了一段路后，眼见前面一大片枫林。经霜的枫叶变得红彤彤的，树顶一片深红，树底一片残红，将整个山坳染成了一片红色的世界。不用问，这里必是枫树坳了。杨度踏着厚厚的落叶穿过枫林，果然见一大块油绿色的菜地。萝卜叶子茂盛肥嫩，有的萝卜已不安于久被泥土压住，冲出了地面，露出雪白的头脸来。菜地里有一个僧人，正弯腰蹲着，像在观察什么。那人似乎早就意识到有人来了，当杨度刚挨近他的身边时，他便转过脸来。果然是他，六年前就该处死的千总姜三豹！

那一年，杨度正在归德镇伯父总兵府里。军营里突然爆出一桩大新闻：驻在商丘的勇左营里发现了哥老会，会众有七八十号之多，头领便是千总姜三豹。哥老会起自四川，当年由川籍将领鲍超手下的人带进了湘军。这是一种秘密团体，用结拜兄弟的方式将士兵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济难救危。军营中的哥们义气，平时看不大出，一到打起仗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两军相遇，你死我活，被敌人包围了，谁来抵死相救？受了重伤躺在战场，谁来背你回营房？这就要靠自家兄弟了。有没有铁心相护的兄弟，简直与性命相关联。于是哥老会在湘军中广为发展，几乎遍及所有军营。兵士们一经结为团伙，力量大了，便要仗势招惹出更多的是非。或打家劫舍，或目无官长，甚或哗变策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所以当年曾国藩对湘军中的哥老会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不管有无劣迹，只要发现哥老会，为头的杀头示众，一般成员驱逐出营。

归德镇总兵杨瑞生知道军营中出现哥老会的危害，他要从严处理。姜三豹被押到总兵府审讯。他并不隐瞒，痛痛快快地全招了。杨瑞生面对着这个千总有点为难：处死嘛，这的确是条好汉，有功夫，有血性；不处死嘛，他又犯了该死的罪。权衡利弊，还是狠下心来，杀一儆百，以肃军纪！

谁知就在临刑的前一夜，姜三豹却逃走了。杨瑞生得知这一消息后，虽感到气愤，但内心里也为姜三豹不死而庆幸。他实在并不想杀这个千总。杨瑞生只把两个看守人各打了五十大板，并不派人去追索。

杨度对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都很清楚，对伯父不加严究的心态也摸得很透。他是反对杀哥老会头领的，只是不能向伯父建言而已。真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大汾山中的密印寺，却意外地遇到了这个姜三豹！

“姜千总，你认得我吗？”杨度热情地迎上前去，主动地打招呼。

“我知道，你是杨总兵的侄公子。”姜三豹颇为冷淡地说，“冤家路窄，不想在这里碰到了你。你会告诉你的伯父来抓我吗？”

“哈哈！”杨度大笑起来，“姜千总，你说哪里话来，我为什么要告发你？我的伯父当年就并不是非杀你不可，何况事情过去了这多年！”

“杨公子！”姜三豹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杨度，“你说杨镇台并不是一定要杀我？”

“是的。”杨度肯定地说，“那年拷问看押你的人说，你是五更天才破窗逃出的，脚上还有镣铐。天亮时，你决不会走出归德多远，而且你那模样，白天也不敢露面。倘若我伯父存心要抓你并不难，只要派出几十个人在周围十余里的草丛废洞里搜搜就行了。倘若一时搜不到，叫人把住各条路口，你也一定逃不出。我伯父怜你是条汉子，有意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一条生路，可惜你却至今不知恩德！”

姜三豹永远记得，他那年逃出营房，还没走出四五里路，天就大亮了，路上行人渐渐增多，他带着镣铐，当然不能再走，看见路边有一孔报废的石灰窑，便躲了进去，想起很有可能再被抓获，心里七上八下的。谁知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窑外平静如常，不仅没有搜索的士兵，甚至连到窑边的闲杂人没有一个。姜三豹暗暗感谢上

天的保佑。他在窑洞里用石块死命地把脚镣砸开了。断黑时，他走出窑洞，一夜之间，轻轻快地走了七八十里，远远地离开了归德府。直到此刻他才知道，暗中保佑他的并不是上天，而是判他死刑的杨镇台！他将这份感激转到镇台的侄公子身上。

“谢谢了，杨公子，请进屋吧！”

杨度跟着姜三豹进了屋。这里有两间房，一间正房，一间杂房。正房的简陋空荡令人吃惊：靠墙角有一张床，约三尺来宽，用五六块木板搁在砖上架成，上面一床旧草席，一床旧棉絮，既无褥子，又无草垫。屋中间一块青石板压在两个旧石础上，权当桌子。旁边围着三个一尺多高的树桩，看来那就是凳子了。床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黑布大包袱。整个房间的陈设，如此而已。杨度心想：这样也能过日子吗？

“坐吧！”姜三豹指了指一个树桩，问，“能喝酒吗？”

“能喝两杯！”杨度点点头。他知道，在这个哥老会头目面前不能充会喝酒的好汉，还是谦虚点为好。

姜三豹从隔壁杂房里取下一个黄得发黑的老大葫芦来，在两个粗泥碗里倒满酒，对杨度说：“没有菜，你能喝得下去吗？”

“能！”

“那就一口干掉！”

姜三豹不待杨度回答，便将酒往口里倒，咕隆咕隆两下子，一碗酒早已全部进了肚。杨度也不含糊，泥碗也很快见了底。

“好样的，到底是出身将门，有种！”姜三豹高兴起来，说，“你道我真的没有下酒菜，刚才是试一试你能不能真喝酒，稍等一下。”

姜三豹进了杂屋。只听得一阵砧板响后，如同变戏法似的，姜三豹托出一大盘熟肉来，外加一碟红红的剁辣椒。

“这是什么肉？”杨度指着盘子问，他已闻到一股浓浓的肉香。

“野兔肉。”姜三豹答，“早两天在山腰上打的，这家伙肥得很，足足有十二三斤。吃吧！”

姜三豹说着又给两个泥碗倒满了酒。

“你用什么东西打？鸟铳吗？”

“不，我用这个。”姜三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黑溜溜的鸽蛋大小的铁球来。

杨度很有兴味地拿过铁球，在手里掂了掂，笑着说：“姜千总，你原来是个没羽箭张青啊！”

姜三豹“嘿嘿”笑了两声，说：“不要再叫我姜千总了，我有个僧名叫大空。”

“大空？”杨度轻轻地念了一遍。绿营的千总，哥老会的头目，一入佛门，便将世事看空了。他望着虽穿僧服，然英气并未减杀的大空问：“你离开了军营，有多少事情可做，为什么要入空门？”

“一言难尽。”大空喝了一口酒，抹抹嘴巴说，“我以后再慢慢对你说吧！”

听这话，杨度料想他出家有其为难处，便不再问了，说：“你为何入空门我不知道，但你为何一人在此守萝卜，我却知道。”

“你知道什么？”大空颇为吃惊地问。

“为了这个呀！”杨度指了指盘子里残存的野兔肉，又摇了摇酒葫芦。

“对，你说得对！”大空脸色松弛下来，随即哈哈大笑。

“你住在寺院能喝酒吃肉吗？”杨度夹起一块肉说，“要我做和尚，

我也做得，就是不能长期吃斋，要做就做鲁智深那样的花和尚差不多。”

“何必一定要做花和尚，像我这样，做个守萝卜的野和尚也可以嘛！”大空很开心，喝了一口酒，问，“杨公子，你来密印寺住了好些日子了，做什么呀？”

“帮觉幻长老记录为仰宗的谱系研究。”

“记得怎么样了？”

“大概还有十来天就差不多了。”

“你的朋友寄禅法师怎么样？我不是问他的佛学，我是问他的人品。”大空盯着杨度的眼睛问。

“我与寄禅法师相交并不深，来密印寺前才认识的。”杨度捏着泥碗，沉吟一下说，“据我与他相处的这些日子看来，他是一个通达世事光明磊落的人。”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

“我看是的。”杨度肯定地回答。

大空沉默不语。

杨度看窗外的日头已经偏西了，站起来说：“我要回寺院了，改日再来看你。”

“行，以后常来吧！”大空也起身送他出门。

“你刚才在菜地里做什么？”望着一大片绿油油的白萝卜菜叶，杨度问大空和尚。

“除草。”大空答，走了几步，他望着杨度说，“你是个饱学士子，应该记得《史记》里朱虚侯的《耕田歌》。”

杨度疑惑地望着这个未受具足戒的野和尚，他怎么会突然想起为铲除诸吕复兴刘家汉王朝立了大功的朱虚侯来？又怎么会想起以《耕田歌》来讥讽吕太后的故事来？

“《耕田歌》说：‘深耕耨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除而去之。’这说的便是除草。”大空意味深长地盯着杨度，问，“杨公子，你说，‘非其种者，除而去之’，此话对不对？”

“噢，噢，对，对。”杨度含含糊糊地回答。

夜里，杨度在密印寺云水堂里，又想起了大空念的《耕田歌》。他知道哥老会中有不少人参加了以驱逐满人为宗旨的会党。“非其种者，除而去之”，难道说，大空是在做推翻朝廷的事？但他又为什么要隐居在密印寺里呢？

在通常有功名的读书人的眼里，大空这种不安分的野和尚宜远远避开才是，但杨度却天性喜结交，三教九流，三姑六婆，他都乐意与之往来。这大空敢于与朝廷作对，定然非比一般，他对此人更有兴趣。他隔两三天便到枫树坳去，与大空谈天说地，喝酒吃肉，晚上则与智凡下棋，记录谱系之外的翻阅佛典之事，早已抛在脑后了。

六 倭国古刀与松花念珠

日子过得很快，觉幻长老的沔阳宗谱系研究讲完了，杨度也记录整理好了，他向寄禅和觉幻告辞。两位大法师一再挽留他多住两天，第三天再派一个年轻的和尚护送他回衡州，护送者顺便去一趟大罗汉寺，取回寄禅存于该寺的几件旧物。杨度同意了。

下午，他又去枫树坳，打算把回东洲的事告诉大空。他兴冲冲来到萝卜菜地，却不见人影。又推开房门，也不见。人到哪里去了呢？杨度转到屋后。屋后是一片丛林，丛林后便是大沩山主峰。正在无目的地四处张望时，只听到山脚边传来一声喊，极像大空的声音：“兄弟，那家伙蹿到刺茅草里去了！”随即又传来一声粗叫：“追，今天一定要宰了他！”

杨度一听，心里惊道：大空在跟谁搏斗？仗着自己也有点拳脚功夫，杨度冲了过去，一心要助大空一臂之力。

他来到刺茅丛中，突然听见里面传来猪的喘叫声。定睛一看，果然草丛中有一只一人多长的大野猪，正瞪着两只恶狠狠的眼睛，欲作一番拼死恶斗。

“你是谁？不要命了，还不赶快滚开！”杨度冷不防被人从身后将肩膀抓住，就势一甩，抛出了两三丈远。他在地面上打了个跟头，一纵身跃了起来。原来，眼前矗立着一个五大三粗、满脸络腮胡子的黑大汉。杨度虽被甩，却佩服黑汉子的手劲大，又知道他是为自己好，因为野猪发起凶来，其威力并不弱于老虎。这时大空过来了，忙对黑大汉说：“兄弟，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杨公子杨哲子。”又对杨度说：“这是我的俗家兄弟马大哥马福益。”

马福益，湖南湘潭人，采石工出身，早年加入哥老会。光绪十一年创立回龙山，为回龙山大头领，开堂聚众，势力遍及醴陵、湘潭、浏阳等地。光绪二十五年，曾派人赴香港，出席兴中会与哥老会、三合会的联合会议，组成兴汉会。光绪二十六年，参与过自立军的活动。光绪三十年，经黄兴联络，建立同仇会，为华兴会外围，授少将衔，参与策划长沙起义，任副总指挥，事泄避走广西。第二年潜回湖南，拟在洪江图再举，为官府捕获，在长沙被害。

杨度正要向马福益行礼，马福益却不睬他，眼睛直盯着草丛中的野猪。大空对杨度说：“你赶快到我杂房里去，把柴刀和锄头拿来。”

对付这样一只被围困的野猪，赤手空拳是没有办法的。杨度飞跑进屋，赶紧把柴刀和锄头拿来了。马福益拿起锄头，犹如将军舞起长兵器，对着硕大的猪头一锄头打下去。只听见那畜生惨号一声，掉转头便向马福益扑来。马福益不曾防备这畜生如此乖巧，正要舞起锄头挡住时，野猪一个前爪将他的右手臂死死地抓住，再用力一拖，像铁钩勾肉似的，马福益的右手臂被抓去了两块肉，鲜血淋漓，疼痛钻心。他没有放下锄头，依旧打去，但力量显然不够大，打在野猪的背上，未伤要害。那野猪再次发起攻击，直向马福益的头部扑来。这时，大空挥起柴刀，从背后一刀砍去，正中野猪后颈，血流如注，野猪痛得立即回头。马福益乘此机会，憋着一肚子怒火，奋力用锄头对

准野猪一击。野猪被击晕了，四蹄乱蹦。杨度两手搬起一块大石头向野猪扔去，恰好打中它的头。那畜生大声吼叫，跌倒在地。马福益、大空一齐上前，挥起锄头柴刀一顿乱打，终于将这只野猪打得七孔流血，最后连蹄子也不能动弹了。杨度抓起野猪尾巴往山下拖，哪里拖得动！大空笑着说：“这家伙起码有三百斤，且让它躺在这里，反正没人来，我们先进屋歇歇气，马大哥也得包扎包扎。”

三人离开刺茅丛进了屋，马福益拿起一块手巾擦了擦脸和手。大空从屋边采回几棵不知名的野草，用柴刀把捣碎，从包袱里找出一条旧布来，替马大哥包扎好。又拿出酒葫芦来，三人坐在青石板上喝酒压惊。

杨度怀着敬意说：“马大哥你好本事，今天就像个打虎的英雄一样。”

马大哥嘿嘿地笑了两下，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来，与粗黑的皮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大空介绍：“马大哥是醴陵人。”

杨度问：“你是特为从醴陵来看大空法师的？”

“不是，我在山坳那边的石灰窑里烧石灰。”马福益说话平静温和，与先前粗暴的怒吼判若两人。“听大空说起过你，总想来拜访，窑里忙，抽不出空，刚才失礼，还请杨公子多多包涵。”

杨度豪爽地一笑：“哪里，哪里，马大哥你的膂力过人，我还真佩服你哩！”

大空说：“刚才若不是失手让那畜生抓了一把，个把野猪，马大哥不在话下。”

“马大哥，你这身气力是怎么练出来的？”杨度问。

“还不是为混口饭吃，在江湖上闯出来的。”马福益向背后床沿一

靠，摊开双手说。

大空说：“马大哥是苦出身，十几岁便给人放牛，后又在煤洞里挖煤，码头上挑脚，河边拉纤，这几年又在大沔山烧石灰，这都是要力气的活，一身蛮力气就这样练出来了。”

杨度望着挺直腰板伸开双臂，几乎把整个一张床都遮住了的这个黑大汉，心里想：真是一条李逵似的闯荡江湖的好汉！

“杨公子，听你的口音，是湘潭人？”马福益问。

“是的，我是湘潭石塘铺的。”

“你认识贵县一个叫刘揆一刘霖生的人吗？他的父亲叫刘方峣，在县衙里当捕快。”

“认得，认得。”杨度高兴地答，“刘霖生是我东洲书院的同窗好友，后来他去了时务学堂，我还去长沙看过他哩！”

“你知道时务学堂解散后，他到哪里去了吗？”马福益很欣喜，背离开了床沿，倾向杨度。

“他和另外一个宝庆人蔡松坡一道去了上海，据说前不久又渡海去了日本，要跟梁启超继续学业。”

“噢，他出国了。”马福益停了一下，又说，“出国也好，免得他爹娘为他操心。”

听口气，马福益与刘揆一交情不一般，杨度问：“马大哥与他很熟？”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马福益敛容答道。

“真的吗，他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杨度很觉奇怪。

“那一年，我在淥口对河的雷打石石灰窑做工。淥口是个大集镇，居民有一万多人，集市上有赌场数十家。一到夜晚，赌业兴旺。赌徒输光了，常常会行凶作恶，抢劫财物，遭殃的首先是有钱的商号，所以淥口镇的商人们都很恐慌。商会会长陈胖子不知从哪里听说我有点武功，便过河来雷打石石灰窑洞找我，要我组织一个护卫队，夜晚巡逻，保护淥口商贾，每月给我四十两银子。我想淥口的赌棍们是闹得不成话了，不但商人，就连老百姓都要受到骚扰，制止赌棍们的胡作非为，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职，何况石灰窑收入微薄，把这个差使揽过来，也可以给自己和兄弟们补贴补贴，于是同意了。”

杨度听到这里，心想：这马大哥一定是个窑工头，不然商会会长何以会找他？

“我挑了十个身强力壮的弟兄，组成一个护卫队，每天傍晚过河去淥口，天亮时回雷打石。十弟兄分成上半夜、下半夜两班，带着刀棍巡逻。自那以后，淥口秩序大为改善，赌坊生意兴旺，赌徒们无论输赢，都安分多了。不料有一夜，有三个汉子赌钱输红了眼睛，窜到绸缎铺去抢钱，被弟兄们遇到了。那三个汉子不但不逃走，反而与弟兄们打起来。那三个汉子有功夫，五个弟兄居然打不过他们。我闻讯赶来解围，他们却拔出短刀砍我。我一怒之下，飞起腿朝那个执刀的家伙踢去。这一脚踢得太重，把那家伙的手踢断了。那家伙惨叫一声，丢下刀逃命，另外两个也吓得逃走了。弟兄们都很痛快。第二天，绸缎铺的老板还请我们到湘江阁去吃了一顿。大家都不把踢断赌贼的手当作一回事，因为那家伙活该。”

“莫说踢断手，打死都活该。”杨度插话。

“谁知祸事来了。”马福益继续说，“有天中午，我正在窑里出石灰。一个弟兄跑来告诉我，县衙门里的陈差役就要来捉我，说我是会党头目，劝我赶快逃走。我一惊，问这消息哪来的。 he说是城里河街伙铺老板打发人来说的，来人讲这是刘差役的儿子刘揆一报的信。既然是刘差役的儿子说的，当然可靠，我于是赶紧躲了起来，后来索性离开雷打石四处闯荡。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我曾让一个弟兄送了一条

猪腿和一坛老酒给刘家。刘霖生去了日本，想必生活一定有困难，我想汇一笔款子给他，也不知寄到哪里。”

杨度说：“霖生在日本什么地方，我也不知，待日后我打听清楚了，再告诉你。我怎么样找你呢？”

“你找我很方便。”马福益起身说，“沿湘江两岸的大码头，比如岳州、湘阴、长沙、湘潭、衡山、衡州等地，你左手拿一张白纸，纸上按品字形写上三个‘马’字，在码头上转两圈，自然会有人上来与你说话，你告诉他找马某人，他就会带你来找我。”

杨度觉得挺新奇，随之他便想到，这位马大哥必定非一般人，他既然跟大空要好，说不定也是哥老会里的头目，遂点头说：“行，我记住了。”

马福益说：“我要先走一步了，告诉窑里的弟兄们，叫他们把野猪抬回去，可以饱餐几顿了。”

杨度也起身说：“今天在这里结识马大哥，我很荣幸。后天一早，我要离开密印寺了，我们后会有期。”

大空惊问：“后天就走了？”

杨度点点头。

马福益说：“听大空法师说，杨公子是将门之后，又有才学。一个弟兄送了我一把倭国古刀，不知它到底价值几何，现在我转送给你，作为我们相识的一点小纪念。你稍等一下，我去拿了来。”

说罢跑步出了门。

大空招呼杨度坐下来，重新饮酒。他告诉杨度，马福益是个十分了不得的人，武功极好，豪爽仗义，在江湖上很有声望，作为男儿可办大事，作为朋友可托死生。杨度听了，也为结识一个江湖豪杰而庆幸。他想起等下马福益送来倭刀而自己却无回赠的礼品，颇为作难。

大空笑道：“你是读书人，常言说，秀才人情纸一张。你就写首诗回赠他嘛！”

杨度说：“客居寺院，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只是纸和笔你这里没有，要回云水堂去写了。”

“我这里有！”大空走进杂房，一会儿将笔墨纸砚都拿了出来。

杨度大喜，凝神片刻，挥毫写下一首七绝：

僧佛相处一月余，暮鼓晨钟自安居。

无奈此心多野性，好观莽汉斗山猪。

在诗之后他又写了一行字：密印寺记沔仰宗谱序一月，惟今日观人猪相斗为乐，并于此结识马福益兄。马兄豪杰之士也，赠我倭国古刀，无以为报，书此相送。杨度于大沔山中。

刚写好，马福益推门进来了，将刀递给杨度。杨度接过一看，牛皮刀鞘里是一把不到一尺长的小短刀，系精钢打就，锋刃尖利，叩之有声。刀柄上有七颗黑色宝石，按北斗七星的图形摆布。从木质柄看，此刀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但七颗黑宝石却仍熠熠生光。曾在军营中住过多年见过不少兵器的杨家公子，一眼就能断定这是一件不寻常的短刀，他郑重收下，带着歉意说：“做客庵寺，无物回报，聊赋小诗一首以为纪念。”

马福益接过纸，看后大笑道：“写得好，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有野性的文人，若真的成了密印寺的那批人，我才不理你哩！”

说罢，也卷起收好。

大家拱手相别。

第二天，觉幻长老和寄禅法师宴请杨度，维那智定、知客智凡也都出席。觉幻感激杨度一个月来的辛勤劳作，杨度则称赞觉幻为沔仰宗的功臣。宾主相谈尽欢。

僧席散后，觉幻特请杨度来到他的居室叙话。觉幻取下佩在脖子上的念珠，诚恳地说：“杨居士一个月来为密印寺立了大功，老衲心中感谢，山野荒寺，从无珍稀，只是这串念珠，乃当年乾隆爷赏给悟真长老的。悟真长老圆寂后传给秀性长老，秀性长老圆寂后传给兆明长老，兆明长老圆寂后传给老衲，老衲佩戴这串念珠，已近三十年了。这串念珠本来也无甚名贵之处，只是它一来为御赏，二来在佛门传了一百二十年，通了灵气。老衲偶有烦恼之事，挂起它，数上十多圈后，便烦恼尽去，和乐重返。老衲观居士气象，非等闲俗人，日后大有为国事操劳的时候。老衲脱离红尘几十年，都免不了烦恼，何况居士身处红尘之中？只怕是名声愈大，烦恼也就愈多。那时，倘能依老衲所说的，屏去闲人，独处静室，戴上这串念珠，数上十多二十圈，必定能神清气爽，忘怀一切。这就算老衲对居士的一点酬谢吧！”

杨度十分虔诚地伸出双手，接过这串闪亮的绀绿松花玉念珠，他完全相信觉幻长老这番话。这串在禅宗四代高僧颈脖子上佩戴百余年，不知听了几多万句佛经梵语的珠子，岂能不沾灵气？它无疑是一件宝贝。

昨天得了马福益的倭国古刀，今天得了觉幻长老的百年念珠，杨度觉得这趟大泐山之行真是收获巨大。同时他又觉得很有趣，杀人的屠刀和礼佛的念珠，这两件水火不相容的物品，居然能和谐地藏于自己的行李包中，受到同样的礼遇！

第五章 八日榜眼

一 借讨好周妈的小手腕，消除了王闾运的恼怒



郭嵩焘

这年冬末，湘潭云湖桥的湘绮楼，在齐白石的实心监督下已修复一新。齐白石又精心画了几幅山川风物画，自己动手装裱好，悬挂在书房和客厅墙壁上，更给湘绮楼增添了几分情趣。一楼靠东侧的两间房子，王代懿煞费苦心地巧为布置，室内是一套全新的红木家具，流光溢彩，花窗外移栽了几株正在开放的蜡梅，暗香浮动。这是他和杨庄的新婚洞房。

腊月中旬，王闾运撤去了东洲书院的五年教席，回到云湖桥，住进了修复后的湘绮楼。六十六岁的一代名师，决定从此不再外出执教

了，就在云湖桥的云霞湖光之间，在湘绮楼的诗书图画之中，安安静静地与周妈和儿孙们一起打发晚年。

过小年这天，湘绮楼披红挂彩，喜气洋洋，王闳运代表男家、杨度代表女家为一对新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代懿穿上从长沙买来的那身长袍马褂，叔姬披着镶有孔雀毛的红呢披肩，在鞭炮笙乐中拜了天地。

杨钧也住进了湘绮楼，一来不辍学业，二来也好陪伴刚离娘家的姐姐。杨度则往来于石塘铺和云湖桥，继续向王闳运学习经史诗文，也时常和齐白石、张登寿等聚会，谈谈诗词书画。王闳运是碧湖诗社的社长。每隔两三个月，诗社都要举办一次诗会，王闳运也常带杨度参加。说起碧湖诗社，乃是湖南近代史上一个最为著名的文人结社。它的成立，要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同治十三年冬天，建于长沙北门内的曾文正公祠堂，经过两年多的施工装饰，终于落成了。挂了个盐运使銜、候补郎中的曾国藩四弟曾国璜，欲效白香山洛阳结社的风雅故事，向湘中一批负时望、有文名的高年耆宿发出邀请，在祠堂竣工典礼这天的宴席上赋诗纪念。以曾国藩生前的名望和死后的荣耀，当此湘中第一祠堂建成之时，能厕身祝贺之列已是莫大的荣幸，何况还有这样一桩能流芳百世的雅事，真个是百年难遇。一时间湖湘俊杰云集星沙，王闳运也应邀与会。当时有九个均为翰林出身，且又有过司道以上官职履历的老人，他们年纪最小的为七十岁，最大的八十五岁。这九个白发老人聚会一桌，畅谈湘军旧事，十分感慨。曾国璜看重他们年岁高迈，地位贵重，于是请他们每人题诗一首于祠堂墙壁上。这些诗立即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九老也便成了当时湖南的新闻人物，很出了一番风头。其他与会者的诗作，曾家也一并雕版印刷，广为散发，备受士大夫的称颂。祠堂庆典结束之后，这些雅人们兴犹未尽，于是便由郭嵩焘兄弟发起，成立一个诗社，定期聚会，吟诗作赋，得到大家的欣然赞同。因为诗社的规格很高，故对参加者限制很严。他们或为中兴勋臣，如曾国荃、李元度等人；或为勋臣之嫡子孙，如曾纪泽兄弟，左孝同兄弟等人；或为翰林出身，或为文名著世，如黄瑜、王定安等人。王闳运以

文名著世的身份被接纳为社员。

曾国藩祠堂落成庆典为当年长沙盛事，官场士林纷纷吟诗庆贺，现录九老之一七十四岁的光禄寺署正熊兆松七律一首，借以略窥一斑：“温公伟烈炳三台，会仿耆英绮席开。棣萼乍令祠宇焕，菊山新为友朋堆。图形一一抡遗老，报国惓惓数众才。莫论飞腾有迟速，且谈风月共衔杯。”

《洪宪纪事诗三种》一书中有关于碧浪湖诗会的记载：“长沙碧浪湖，在北门外开福寺之后，有屋数椽，极幽静之致，为陈程初军门海鹏所筑。玉池、湘绮诸老，曾结碧湖诗社，岁时佳节，置酒流连。民国四年上巳，长沙文士假碧浪湖修禊盛会，与者曾重伯、吴雁舟、程子大、袁叔舆、易由甫、陈豪生、刘腴深、徐实宾等凡数十人，推湘绮首坐，湘绮即席成五古一首，并举旧作‘长沙旧事君知否，碧浪湖边多鲫鱼’句以为笑乐。”

诗社的第一次集会选在城外开福寺前面的碧浪湖边，于是这个诗社便被命名为碧湖诗社。第一任社长公推郭嵩焘。后来郭嵩焘出洋任英国公使去了，社长一职便由赋闲在家的曾国荃继任。以后曾国荃又去江宁当两江总督去了，李元度接任社长。慢慢的，勋臣故去，老成凋谢，诗社也逐年增加新的年轻成员。同时，入社的条件也相应地渐渐放宽了，声名也便没有先前的烜赫了。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湘中头面文人所乐意参加的社团。传到第五任，社长的座位，便众望所归地由王闿运来坐了。王闿运当社长后，吸收成员更看重的是本人的诗作成绩，不太顾及出身和社会地位。于是和尚寄禅、铁匠张登寿、铜匠曾招吉等人都有了诗社的成员。

开头几次，杨度保持着晚辈后学的态度，只看别人写，自己不下笔。后来他看到这些所谓诗坛高手也不过如此，便也依韵做了一首，立时引起大家的注意，称赞不已，于是杨度也便成了碧湖诗社的一员。杨度本就诗才俊逸，更兼在诗会上广结朋友，切磋学问，诗便愈写愈好了。每次碧湖诗社聚会，都少不了密印寺的住持寄禅法师。杨度不仅和他谈诗，还和他谈禅理，彼此都觉得很投缘。

正当杨度与湖湘文人们诗酒唱和的时候，中国的北方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早在乾隆中叶，山东一带便出现了一个名叫义和拳的民间组织。朝廷视之为邪教，严加禁止，但它未被镇压垮，一直在下层百

姓中秘密活动着。甲午海战之后，义和拳激于民族义愤，开始组织民众反抗外国侵略者。它沿袭白莲教杂拜各家鬼神偶像的传统，相信通过念咒语便可刀枪不入，其活动方式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同情义和拳的反帝心态，上疏建议朝廷将义和拳改编为团练，于是义和拳也叫做义和团。因为朝廷中有人主张对义和团实行抚的政策，使得义和团很快在山东、直隶一带发展起来。后来居然在京师设坛收徒，公开活动。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打算废除光绪帝，于是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隲为大阿哥，以便取而代之。但各国公使都不入宫祝贺，使慈禧十分恼怒，产生了利用义和团打洋人的想法。她的这个想法得到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支持。就这样，各地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有恃无恐地摆开了与洋人决战的架势。各国驻华公使大为恐慌，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由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拼凑二千多人，从天津开拔进北京，沿途遭到了义和团和清军的坚决抵抗。此时，各国驻华海军联合攻陷了大沽炮台，战火再次燃起。

清廷内部，以光绪帝和许景澄、袁昶等人为首反对与外国开战，而载漪、刚毅等人则主张宣战。督抚之中，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反对开战。但慈禧出于对洋人的私怨，赞成载漪、刚毅的意见，正式对八国联军宣战，并颁布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同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谁知开战不久，义和团和参战的清军便一败涂地，八国联军很快兵临北京城下。

几天前尚捶胸顿足要与洋人一决雌雄的慈禧吓慌了手脚，一面火速调两广总督李鸿章进京，充任全权代表与各国议和，一面化装成一个乡村老太婆模样，携带光绪帝和一大群后宫妃嫔仓皇离京西逃。八国联军随即占领了大清帝国的都城。

京师陷落，帝后出逃，最后以赔款割地来乞求洋人的退兵媾和，四十年前的屈辱一幕竟然一丝不改地重演，爱新觉罗王朝将中华民族推到了丧权辱国的顶峰，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憎恶唾骂，甚至连稍有点民族气节的文武官员们都感到悲愤填膺，对朝廷失去了信

心。

慈禧太后一则深感国势的颓弱，企图挽救，二来也想捞回面子，赢得民心，在逃难途中便发布变法自强的上谕。诸多变法中有一个令有志学子很感兴趣的条目，那就是朝廷命令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将分别赏给举人、进士的头衔，同时也鼓励自费留学。



青年时期的容闳



1872年官派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幼童

用官费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本是同治十年间曾国藩和李鸿章向朝廷提出的建议，被采纳后，由容闳负责此事。他选拔了一百二十名聪颖少年，每年三十名，分四批，于同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光绪元年分别抵美。这些留美幼童在美国呼吸到西方的自由空气，一改国内的卑顺心态，然而却因此引起清政府驻美官员的反感，认为长此下去，这些少年将会变成洋鬼子，根本不可能为国效力，国内一批顽固官员们也深有同感，于是在光绪七年全部勒令回国，留洋一事便这样结束了。

二十年后此事又重新提出。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使国内不少当权的官员们头脑开始清醒过来，认识到此事的重要性，遂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内认真办理。许多关心国事、器局开阔的青少年更是踊跃报名，巴望被选中。这时留洋的目的地，主要的已不是欧美，而是近邻日本。

日本与中国相隔不过一衣带水，素称同文同种。一个小小的岛

国，自从三十多年前实行维新变法以来，国力日臻强盛，以致使得老大帝国都败在它的炮火之下。日本的成功经验，的确值得中国效法，何况去日本路近费省，更有许多方便之处。

湖南自从出了湘军之后，风气大开，选派去日本留学的人也较其他省为多。去年，当两宫回銮再次下诏变法实行新政的时候，湖南巡抚俞廉三便选派了十九人出洋赴日了。今年又听说要选拔四十多人，杨度的心早就不安静了。他很想趁着这个好机会到日本去看一看，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先生商量时，先生却不赞成。王闿运认为不值得远渡重洋去向外国取经，要救国救民，要施展自己的抱负，只要跟着他研透帝王之学，耐心等待时机就行了。这并没有动摇杨度的决心，他认为到日本去实地看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杨度要弟弟妹妹暂时帮他瞒着先生和母亲，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怀揣着袁世凯所送的一千两银票，搭船由湘潭到汉口，由汉口到上海，然后再在上海换上一条日本海船，抵达日本的都城东京，进了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

湖南巡抚衙门以官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学生由各书院山长推荐，首批选中出国的有胡元倬等十余人。他们在日本学习时间为六个月，系速成教育。每名学生发费用四百元银元，另给养家费五十两银子。官费派遣推动了自费留学。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九月，申请自费前往日本留学的就有9批24人。到了光绪三十年，湘籍留学日本的人员为373人，占全国留日生的11%强。次年，湖南留日学生中又增加20名女生。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哲子来，言当往日本求学说异同，止之不可，盖意有所属也。府君言读书不能变化气质，习俗之染，甚于师友之言，时势使然也。”由此可见，对杨度去日本求学一事，王闿运是持反对态度的。



黄兴（卧者）与《民报》社汪精卫、章炳麟等人合影

杨度在弘文学院一边学习日文，一边留心日本的教育，他结识了许多有志气有作为的新朋友，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黄兴。第一天上课，他便和黄兴同桌。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与他同年，却比他长得壮实威武，以两湖书院高材生的身份，由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杨度见他的墨笔杆上刻着行字：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又见其砚台上刻着两行字：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阴是竞，尺璧勿宝。杨度于此看出黄兴是个有大志的人，又因同乡，遂与他相交十分亲切。梁启超在横滨办《新民丛报》，这段时期到檀香山去了，蔡锷到广岛去了，刘揆一倒是偶尔给碰上了，他也在东京读书。假日里，杨度常常和黄兴、刘揆一等人结伴游览日本名胜，畅谈时事，一晃半年过去了。

弘文学院的师范速成班以半年为期。半年满了，成绩合格者，就发给结业证书。若想继续深造，则凭此结业证书再进一个班。杨度结业之后，准备再选一个高级师范班继续学习。这期间，他有感于国内对日本所知甚少，于是和黄兴等几个湖南籍同乡创办了一个名为《游

学译编》的刊物，拟在国内发行。他们看中了苏松太兵备道袁树勋是一个较为开明的官员，又是湘潭人，便要杨度回国去找他，请他支持这个刊物。袁树勋早年参加过湘军，与杨度的伯父有过交情。当杨度来到上海会见袁树勋，说明来意时，袁树勋一口答应。杨度顺利地办成了这件事，打算即刻重返日本着手办刊物，不料袁树勋却说：“哲子，你应该回湘潭去一次。”



黄兴同治十三年九月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五岁发蒙，十四岁于读书时兼习拳术，十九岁入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二十二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次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赴日本考察教育，第二年夏天归国回书院。光绪二十八年春，黄兴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此时，杨度与黄兴相识，并一起编《游学译编》。

“我是应该回家去看看母亲和先生，但眼下没有时间。”杨度想着有许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便是要为这个即将问世的刊物写一篇发刊词，同时还要多组织几个好朋友来撰稿，争取把《游学译编》办成一

个对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

“王先生对你的不辞而别去东洋十分震怒，他对别人说你背叛了他。”

“袁观察，你是怎么知道的？”杨度很是惊诧。到东京后，他曾分别给弟妹和先生寄了一封信。先生没有回信，叔姬的回信里并没有说起先生恼怒的事。只是说，先生不愿意向海外寄信，嘱叔姬代为叮嘱多多注重身体。袁树勋从哪儿听到这样的话呢？

“湘潭的事，还能瞒得了我吗？”袁树勋打着哈哈说，“早两天，我娘舅家的一个表兄来上海，还说起这事哩！湘绮老人的气话，还不止一两个人听到。哲子，你先回去一趟，对先生说清楚，船票我来替你买。”

背叛师门，这是个很大的罪名，何况“背叛”的是这样一位情同慈父、名如山重的恩师！杨度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严重。再无别的选择了，必须马上回湘潭一趟，向先生说明清楚。但这次原本不打算回家，随身并没有带什么东西，总不能空手回去吧。好在上海有的是东洋货物。他顺着先生的爱好，挑了一盒福冈生产的甜软枣糕，一盒奈良出产的上等柿饼，又特地买了一包鹿儿岛出产的烟丝，还给母亲弟妹一人买了一样物品，把一个从日本带回来的大木箱塞得满满的。正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又想起一个人来。弟妹的东西不送犹可，这次却千万不能冷淡了此人。她就是周妈。

袁树勋，字海观，湖南湘潭人，历任江苏、上海等地知县及江西、天津等地知府，光绪二十六年调任苏松太道，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等职。宣统元年出任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即辞职，晚年寓居上海。

《游学译编》又名《湖南游学译编》，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系湖南留日学生主办的月刊杂志，熊野萃主编，杨度、杨毓麟、黄兴等编译，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办刊宗旨，有学说、教育、历史、地理、外论、外交、时事等栏目，宣传教育、实业救国，后渐次鼓吹革命。二十九年九月停刊，共出十二期。

杨度向来不把周妈放在眼里，平素相见，看在先生的面子上略略点点头，表示打了招呼。周妈仗着老头子的宠信，也并没有把这个傲

慢的举人看得怎样高。自从叔姬进门后，周妈的胸口一直堵着一团棉絮。叔姬更是清高，她压根儿就只把周妈当个服侍公公的老妈子看待，从不与周妈正面打个招呼，随时随地注意与周妈保持着一段距离。周妈虽心里嫉妒，却找不到半点口实，何况老头子把这个儿媳妇捧上了天，远远地超过了对亲生儿女的疼爱，周妈反倒时时要向叔姬赔笑脸。见了她，老远就喊“四少奶奶”。叔姬听了，只微微地点点头，嘴里哼都不哼一声，高傲得如同公主一般。杨度心里想，平时可以不买周妈的账，这次却要讨好她一下，让她吹吹枕头风，在先生的耳边说几句好话，消消气。于是，他给周妈挑了一段黑得发亮的东洋细平绒，拿根红纸条腰好，也放进了大木箱。

杨度回到石塘铺后，不敢贸然去见先生，打发一个人去云湖桥，借口母亲病了，将杨钧和代懿叔姬夫妇接回家。三人一见哥哥从日本回来了，又惊又喜，接过日本礼品，都非常喜欢。杨度将半年来在日本的亲见亲闻说给他们听。他们原本也和王闾运一样，不大赞成杨度去日本，但毕竟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听哥哥说起日本是如何地富裕，如何地强盛，都怦然心动。杨钧立即表示要去日本，并说现在官府正在组织第三批留日人员，希望哥哥代他活动活动，最好弄个官费生的名额。代懿也想去，想起爱妻已怀有身孕，便暂时不提。杨度说：“听说先生对我去东洋很不高兴，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如何去跟先生说清楚。”

代懿说：“父亲一向喜欢你，你去湘绮楼，在他老人家面前磕个头，赔个不是，我看他会谅解你的。”

杨度说：“到日本去实在是件好事，要我说不对，岂不自己打自己耳光？”

代懿忙分辩：“不是说去日本不对，而是说不辞而行不对。”

杨度不做声，托腮沉着脸。

过一会儿，杨钧献计：“过几天是先生六十七岁大寿，我想由哥出面，邀请白石兄、正阳兄等人为先生摆一桌酒，席上哥捧酒祝寿。

先生见了哥这份孝心，自然气也就消了。”

“真的，我怎么忘记了先生的寿诞将近了！”杨度喜道，“小三这个主意好，干脆这几天就不去湘绮楼了。”

叔姬说：“重子的主意要得。不过，你最好还要满足先生的一桩心愿。”

“先生有桩什么心愿没有满足？”杨度问。

“明年的会试，先生门下居然没有一个弟子敢于进京应试。”叔姬因为怀孕，显得比先前要消瘦些，而即将做母亲的喜悦，又使她的双眼充溢着过去少有的欢快光彩。

“为什么？”杨度想，先生在东洲书院的弟子中有十多个举人，为何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应试，岂不是怪事？

“你在东洋，不知道国内的事。七月里，皇太后、皇上下谕旨，规定从明年起会试、乡试一律不用八股文，恢复戊戌年的新政，改用策论。”

“噢，就是这个原因，我在日本早就看到报上登载了。”杨度淡然地说，“这有什么，考策论就策论嘛！无非是写几篇议论时政的文章，不用八股套式，放开手脚去写，还可以写得更好些。”

“你倒是说得轻巧。”叔姬微笑道，“我晓得你们写八股文，就和我们女人裹脚一样。布条一裹，走起路来极不自在，但裹惯了，一旦放开，刚开始那两个月，走路更不自在呀！”

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叔姬接着说：“几十年来王门第一次无人应会试，你看先生如何不烦恼？你若答应去应试，先生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私自去东洋的这笔旧账也就不会算了。”

杨度尚未开口，代懿立即否决了：“会试赶不上了。这是什么时候了，学政大人早就把明春会试的举人名单上报礼部了。”

“补报一份不行吗？”叔姬望着丈夫问。

“不行。”代懿摇摇头。

屋里沉默着。

“有了！”杨钧突然拍着手掌说，“前些日子，先生说过明年会试后朝廷还要开一次经济特科。又说这件事朝廷已经酝酿几年了，比会试还看得重。哥何不去考明年的特科呢？”

“正是的，哲子兄如果去考明年的特科，爹也一定会欢喜无尽！”代懿忙补充一句。

《杨度集》中收有《为〈游学译编〉立案事上袁树勋禀》。全文如下：“窃举等以一国风气之开，系乎教育；教育之道，必能和中外之学，审人之宜，非广译书籍，以备参考，不能期于完备。是以纠合同志，创设游学译编社于日本东京，翻译和洋书籍，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陆军、工业、商务、历史、地理各种有用之学，汇译成编，月出一册，售之内地。如能推广，或增加册数，或以一门所译已成完书提出单行，或另编一书附于本社印发，皆以期流布内地，供学者之考求。特恐坊贾射利，任意翻刻，舛错遗漏，至滋遗误，用特禀恳立案，示禁翻刻，并具切结，声明均系自行编辑，并无抄袭割裂情弊，如有查出，愿甘罚办。”

此文刊于1902年12月14日所出版的《游学译编》第一期上。

关于明年朝廷开经济特科一事，杨度在日本也听说过。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普遍厌恶乡试、会试，但对经济特科，却有不少人跃跃欲试。经济特科是制科中的一种。制科始于西汉，是一种临时设置的科举考试。唐代每隔四五年就要举行一次，宋明制科不多，清代也沿设制科，但更少。正因为少，考取以后又有较优越的地位，故人们对制科特别看重，而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其要求也更加严格，必须经各省督抚保荐才行。杨度回国之前，没想到要参加明年的经济特科，听弟妹们这么一说，他想不妨去试试也好。留学本身并不是目的，自己的目标始终是在国内施展抱负。东洋半年，眼界和胸怀都开阔了很多，既然经济特科侧重于时论，而自己对国家时局的看法正多，何不借此向朝廷上几道书呢？倘若真的高中了，进入权要之津，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吗？何况还可借此获得先生的欢心！至于《游学译编》，

由黄兴等人去主办也是一样的。想到这里，杨度同意了。他拿出给先生的礼品，请代懿转送，代懿乐意地答应了。又拿出给周妈的料子来，代懿却不肯代劳。问叔姬，她冷笑一声摇了摇头。杨度知道他们是瞧不起周妈，只得对弟弟说：“小三，你去帮我送一下。”

杨钧是艺人气质，为人随和，等级观念也较淡薄，不太计较名分，遂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清早，代懿提着杨度买的糕饼和烟丝，蹑手蹑脚地走进父亲的书房。请完安后，他小心谨慎地说：“哲子从日本回来了，这是他给您老送的礼物。”

说到这里，代懿偷偷地看了父亲一眼，只见父亲的眼神突然亮了一下，他以为父亲要说什么了，忙停住。但父亲什么也没说，于是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哲子知道爹对他不辞而别去日本很生气，他要儿子先来告个罪，过两天他再来向父亲请安。”

代懿见父亲左手捧着铜烟壶，右手慢慢地捏纸捻子，依然不做声，他的额头开始冒冷汗了，双腿有点微微发颤，不敢再等父亲的示下，便把礼物放到书案，悄悄地退出。一进自己的房门，叔姬忙问：“爹说些什么啦？”

“一句话都没说。”代懿摇了摇头。

“礼物收下啦？”

代懿点了点头，叔姬松了一口气。

这时，杨钧提着腰了红纸条的细绒黑呢，笑嘻嘻地走进厨房，对着正在忙忙碌碌为王闳运操持早点的周妈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说：“我哥哥从东洋回来了，特地给你送了这段呢子。”说着递了过去。

周妈一听，两眼射出惊喜的目光，忙将手在围裙上搓了两搓，然后从杨钧手里接过礼物，大为激动地说：“这是哲子送我的？哲子什

么时候回来了，怎么不见他来看老头子？”周妈用手轻轻地捏了两捏，做出一副很内行的样子，“这是真正的东洋货，你看多细多软和呀！”

过一会儿，又高声叫道：“哎呀，还腰了红纸条哩，哲子做事真有礼性！”

周妈忙解下围裙，将绒呢捧到心口边，对杨钧说：“你代我谢谢你哥哥，我这就收起来了。过几天我叫我崽到城里去请个裁缝来，好好做件外套过年穿。不叫云湖桥土裁缝做，他们冇见过世面，会糟蹋这段料子的。这可是一段来得远的东洋呢子啊！”

说着，笑咪咪地走出厨房，进了卧室，打开一个皮箱，将它珍藏起来。就这一段绒呢，将周妈这几年对杨度的无名怨恨一扫而尽。到了晚上，她在老头子的耳边一个劲地将杨度夸个不停：“我说老头子呀，哲子这趟洋出的，真是大大地开通了，比先前懂事多了，又有礼性了，你不要总记得他瞒着你去东洋。你不同意嘛，他只得这样了。小三子说，娘老子他都瞒着哩！怕你们骂他。哎，这孩子也可怜兮兮的，你就宽恕他这一次吧！”

见王闾运不吭声，她抱着老头子的脸亲道：“哲子送给我的东洋绒呢又细又软，真是好料子，我要好好做件外套，打扮打扮，让你看着高兴。喂，老头子，你看做件什么样子的好看？”

莫以为王闾运这个将近古稀之年的老头子缺乏激情，也莫低估了这个四十多岁模样不中看的村妇的魅力，周妈这一劝一媚还真在王闾运身上起了作用，老头子对杨度的气恼，十成消了八九成。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湖南新一批留日学生即将启程，省会各界为之集会送行。杨度以先行者的身份即席发表演说。兹录其演说中的一段于此，可见杨度及其当时湖南留日青年的思想：“诸君，诸君，离乡井，辞父母，弃妻子，出国门而东，其富于国民思想也不待问可知也，是仆辈所东望顶礼者也。然则诸君之竭其材力聪明，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者，其主义当早其定之，无待仆言。以度之顽愚，更不知所言。然而不能已于言者，以度一得之愚，为人群谋公益，而诸君者，又度所东望顶礼者也，度又怎能已于言？科学之中，以自然科学为要。自然科学者，科学之大乘也。夫不能为自然科学，则一切种种，皆留声机器耳。度敢为诸君谋，自然科学则个人学问、团体利益是也。无个人，无团体；无团体，无个

人。此义诸君自知之，无俟度言。度敢为诸君进一言曰：不为团体谋公益，则个人学问何足贵哉？是则度所东望顶礼，不能不有厚望于诸君者耳。”

要说王闿运对自己的高足有多大的恼怒也说不上。杨度不辞而去东洋，当然令他不快，气来了的时候，也会骂上几句，但他并非坚决反对门生出国留洋。王闿运向来通达，虽恨日本的无礼侵犯，但也知道日本的确国力强大，去走走看看也未尝不可。只是他认为杨度的国学根底还并不扎实，不必赶时髦急着出国，更重要的是因为杨度在戊戌年卷入了康梁一派中，而康梁之徒大多逃亡在日本，他担心杨度去日本后会继续与他们混在一起，中民权民主的毒太深而最终会动摇自己的信仰。现在杨度回来了，他心里已觉欣慰，还居然给周妈送了一份礼，这更给不护细行的老先生的脸上很抹了一道光彩。家人和外间对他与周妈关系的议论以及看不顺眼等等，他岂会不知？对于这件事，他自有一番难以对世人说清楚的苦衷。

王闿运六十丧偶后，仍需要女人的温情和照顾，但续弦又会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新的烦恼：花甲老人的续弦自然不可能是黄花闺女，过门来的人曾经有过自己钟情的男人，还一定有留在前夫家的儿女，她如何能一心一意地服侍老头子，服务于王氏这个大家庭？自己的成群儿孙，又会不会接受新来的内当家，给不给她以相应的礼仪和尊敬？王闿运亲眼看过多少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争吵，最后大半皆以分崩离析的结局而告终。且不说世风日下的今天是这样，就是风气淳厚的古代也不能例外，所以颜之推的家训里专门列《后娶篇》，历数前代贤父孝子，因后妻参入而失和；又多父死之后，辞讼盈公堂，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造成家门大不幸的悲剧。王闿运每读《颜氏家训》至此，莫不感慨唏嘘，遂坚决不予再娶。周妈心思细致，服侍周到，很得王闿运的宠信，简直不能离之须臾。前年，周妈的丈夫死了。周妈几次流露出要王闿运将她明媒正娶，但老头子丝毫不动心，她后来也便绝了这个念头。既不是后娘，周妈再厉害，也拿不起款式，不可能在他王家制造事端。他既得了女人的照顾，又免去了家庭的纠纷，可谓一举两得。这其实正是王闿运纵横之学在家政方面的运用。可怜一个欲以此学斡旋坤安邦定国的当世奇才，不能施展于庙堂之上，只能用之于

房帷之中。老头子在自鸣得意之时，常常免不了心中的悲哀。王门子弟从小受诗书熏陶，个个都清高得很，那个出身农家不识之无的女佣，在他们的眼里实在地位卑贱。这几个月又添一个才气横溢、禀赋冷傲的新媳妇，她连招呼都懒得跟周妈打一声，使得王闾运心里颇为周妈抱不平。她虽是佣人，但到底是陪他睡觉的屋里人，多少总得给点脸面吧！现在杨度从东洋回来，居然万里迢迢给周妈送来一份厚礼，使王闾运大为感动。他觉得杨度此举一来为他补了所欠周妈的情，再则也为子弟们，尤其是为叔姬树立了一个榜样。王闾运决定给杨度此举以回报。

王闾运把儿子、媳妇和杨钧都叫到书房里，带着笑意对他们说：“哲子这次漂洋过海，真是学到了不少学问，他回国来能给周妈送一份重礼，我看这就是出息了。重子，你回去一趟，叫你哥哥来，就看在他对周妈关心这一点上，我宽恕了他！”

杨钧一听，大喜过望，忙说：“我这就回家去告诉他。”

代懿也欢喜，杨庄脸露喜色，心里却冷笑道：“好个老不正经的公公！”

杨度来到湘绮楼，毕恭毕敬地向先生赔了不是。王闾运是个胸无城府的人，又对他抱着很大的期望，便绝口不再提过去的事，师生相见，一如往日的融洽。杨度又说起愿去京师参加明年的特科，王闾运更是高兴，一口答应要湘抚俞廉三保荐。

过了几天，王闾运接到张之洞寄自武昌督署的信。信上说，多年来浮沉宦海，应酬簿书，办事既多掣肘，学问又早已生疏，甚是无味，而老朋友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名山事业，杏坛伟绩，令人称羨；得知老友已辞去东洲书院的教席，欲聘为两湖书院的山长，不知肯屈驾北上否？最后又提到，高足杨度在日本留学时表现甚为出色，据说近日已回国，能否同来一见？

王闾运已经很久没有接到张之洞的信了，看到这个声名已非常烜赫的老朋友的亲笔信，他当然很觉高兴，但他不能应邀去两湖书院，

因为他不想再离开湘绮楼外出谋生了。令他奇怪的是，这个日理万机的湖广总督，怎么会知道他有个弟子叫杨度，又知道杨度去了日本，而且竟然还知道近日已回国。难道杨度在日本有什么惊人的举动？王闿运想到杨度考经济特科，正要督抚举荐，与其找湖南巡抚，不如找张之洞。倘若得到张的保举，岂不分量更重！于是他给张之洞修书一封，要杨度亲自送到武昌去，借此见见面。杨度自然乐意。不过，杨度也很纳闷：赫赫有名的总督大人，怎么会知道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二 张之洞眼中的高才

对于张之洞其人，杨度断断续续地从先生和其他官绅士人那里听到过一些谈论，有些印象，但究其实，他对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所知甚少。

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为道光丁未年的状元，他本人十六岁便高中顺天乡试解元，一时间以神童名震全国，本可次年连捷中进士入翰苑，为科举史话再添一个少年高第的例子，却不料喜极转悲，父亲陡然去世，他不得不在家守制，眼睁睁地坐失一次机会。到了以后几科，张之万连续充任会试考官，按规定张之洞须回避。同治元年，张之洞入京会试，却不料意外告罢。次年再次会试，便巍然高中一甲第三名，成为举世瞩目的探花郎，再次轰动全国。那时，他才二十六岁。从此，“张之洞”三个字，便成为神童才子的代名词。

张之洞进翰林院后，对国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官场上的腐败之风尤为痛恨。他敢于触犯权贵，一再上疏弹劾朝廷重臣和地方要员，很快便赢得舆论的称誉，成为清议派的领袖。但张之洞并不一味蛮干，他于宦术甚有研究：触犯权贵，以不冒犯太后、皇上为原则；弹劾大员，则以证据充足为基础。当时官场上流传一个“附子不入药”的故事，最能见张氏的为官之术。



张之洞

光绪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慈禧打发两个太监挑八盒食物赏赐妹妹醇王福晋，由一个宦官领着，大摇大摆地走到午门。守门护军按宫中规矩，要宦官打开盒盖检查。宦官仗着是慈禧身边的人，所送的又是慈禧的赏物，十分傲慢，不愿打开，护军因职守在身，亦坚持按规矩办事。双方争执不下，居然殴打起来。宦官气得把食物倒在地上，然后跑到慈禧跟前，一状告起，说护军不让他们出门，还踢翻了赏物。慈禧一听怒火冲天，立即下旨，革去护军统领的职务，将参加斗殴的护军速交刑部关押，并要刑部处以杀头示众。

这个谕旨刚一下达，便引起了宫中极大的不安。大家议论纷纷：

护军按章办事没有错，宦官仗势违禁才真正地应受处罚，现在是非颠倒，举措乖置，照这样下去，宫禁岂不混乱，谁来忠于职守？翰苑侍读学士陈宝琛闻之气愤，拟上疏慈禧，希望她收回成命。张之洞对陈宝琛说，疏可上，措辞不宜太激，只能说此风不可长，门禁不可弛。陈宝琛认为张言之有理，把原拟的正折改为附片。张之洞见上面有这样的句子：“此案本缘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之万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义。”又说，“臣幸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以疑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亦无以自安。此事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张之洞看后，似觉重了，回家后越想越不妥，深夜打发家人急驰陈府送信。陈宝琛看那信上只写了八个字：“附子一片，请勿入药。”

这是一句诙谐话。附子，系中药中的一味。此话表面看来是说去掉药单上的附子一味，实则要陈勿上附片。陈将此事与当时同为清议派首领的张佩纶商量。张佩纶看了附片后说：“这样好的奏章不上，真正可惜。”于是陈将此片递上。张之洞听说后叹息：“我之谏，陈弢庵不采纳，又如何能指望太后采纳陈弢庵之谏呢？可见从谏如流不是一件容易事。”

张之洞鉴于陈片言辞之激，自己再拟一道疏，用极其委婉动听的语气陈说前代阉宦之祸，颂扬国朝宫禁之严，夸奖两宫太后治内宫有方，并望严防阉宦中的小人惹是生非，有损圣德，而绝口不提护军有理、予以宽恕之类的话。结果陈之附片留中淹没，而张之奏疏受到慈禧的赞赏，护军统领和参加斗殴的几个护军也都被赦免，一场宫中闹剧就这样较为合理地收了场。

慈禧于此看出张之洞的忠心和才干。过两年，张便以内阁学士的身份外放山西巡抚。晋抚任上三年，张被朝野誉为贤能。法国侵略军从越南入侵广西时，慈禧升张为两广总督，处理对法战事。张之洞一到广西，便礼聘在家养老的名将冯子材为提督，带兵出击。冯子材感激张之洞以清望高位而看得起他，遂为之驱驰，取得谅山大捷，为软弱无能的清廷赢得了极为罕见的对外胜仗。自然，这个功劳被记到身

为制军的张之洞头上。张之洞因此而赢得了举国上下的称颂，一跃而为疆吏之首。光绪十五年修建芦汉铁路，张之洞以能当重任的名声奉调为湖广总督，监理芦汉铁路湖北段的修筑。

张之洞办事气魄宏大，规模壮阔，但也不免好大喜功，挥霍糜费。他在武昌办学堂，建工厂，其中最有名的工厂就是汉阳铁厂。汉阳铁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铁厂，为中国的重工业奠下第一块基石。但汉阳铁厂由大冶取矿，由萍乡运煤，成本高昂，成效甚少，也因此遭到了不少有识者的讥责。去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打起东南互保旗号，即向外国列强表明所管境内自行保持安定，不需外人代为靖乱，从而堵住外国列强入侵这几个省的借口，使东南半壁免遭蹂躏。张之洞等人的这个举动，深得逃难在西安的慈禧太后的赏识。今年五月间，他又和刘坤一会衔，一连三次上疏请求变法。这有名的“变法三疏”也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任山东巡抚时的袁世凯



张之洞在汉阳钢铁厂

张之洞是一个洞悉国家弊病、头脑清醒的大员，他深知中国不变法则别无出路，故而戊戌年之前便厕身康有为的维新行列，庚子年之后又及时上疏再弹变法旧调。但张之洞又是一个看透了朝廷权力争斗的老练圆滑的官僚，他最善占测气候，明哲保身，故而戊戌年他一旦看出苗头时，便广为刻发《劝学篇》而表明他对太后的忠心，划清与康有为的界限，保住了自己的优渥圣眷。

这就是张之洞，这就是满肚子帝王之学却一无仕宦经历的书生杨度暂时还不能认识的湖广总督。然则张之洞何以知道杨度呢？

原来，张之洞器局开阔，在疆吏中首倡重开留学之风。朝廷采纳

后，他管辖的湘鄂两省官派留学生为各省之最，其中绝大部分是去日本。张之洞对这些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十分重视，他希望这里面能产生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那样的治国大才。他委派一位能干的幕僚，每隔一段时间到日本去一次实地查看，并向他汇报在日本的留学生，尤其是两湖留学生的动态。杨度不曾想到，他与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纳治五郎辩驳有关支那教育问题一事，早已通过那位幕僚传到了张之洞的耳中。

那是两个多月前，在弘文学院第一期速成班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一场学术演说。嘉纳讲叙了普通教育的三个内容：德育、智育、体育，指出应三者并重，缺一不可，给全体学生很大的启发。嘉纳又说谋国当以和平主义，而不能取骚乱主义，并强调必须服从满人的朝廷。这是因为满人有居高临下的气概，笼络一切的魄力，而汉人尚文守雌，善于服从，故满人天生当为君，汉人只能为其臣役，何况汉人臣服已久，岂能复有他心？还说今日之世界，其实为种族竞争之世界，白种人最强，黄种人无以敌之，汉人只有臣服满人，不生异心，再与日本相结合，方能保东方局面之安定而不受白人之欺负。

嘉纳这一番议论，中国留日学生大多不能接受，但慑于他在日本教育界的崇高名望，大家又都不敢与他当面争辩。杨度这段时期受黄兴等激进派的影响较大，思想偏向于激烈，在大家窃窃私语的时候，他站起来愤怒驳斥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他说，欧洲数千年向不闻以和平进步，必待法国大革命后引出全欧革命才一举进入文明；日本几千年来亦不闻和平进步，必待近三十年来倾募之兵、立宪之党经过一场大骚乱，而后才能跃入文明之邦，所以骚乱可以鼓全国之民气，促文明之进步。杨度又慷慨激昂地说，汉人绝不比满人低贱，也绝不比日本人低贱，黄种人固然要联合起来对抗白种人的种族压迫，但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绝不能在黄种人内部又划分高低贵贱。杨度的当面反驳，赢得了全体与会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和赞扬。过几天，梁启超在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刊登了杨度与嘉纳的辩论，所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无不对这位湖南青年深表钦佩。

张之洞尽管不准老百姓看《新民丛报》，他自己却每期必读。杨度鼓吹的骚动进步主义虽为张之洞所反对，但杨度所表现的那种无畏的气概，却为张之洞所佩服。同时，作为汉民族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张之洞的心灵深处对朝廷比比可见的无德无才而处高位的满洲亲贵是极为不满的，杨度反驳嘉纳的话正是道出了他的这段心曲。当他从幕僚处知道杨度是湘军将领之后，又是好友王闾运的弟子，二十岁中举，近期已回国时，便决计要见见这个后生。

杨度奉师命来到武昌督署辕门口，将名刺递了进去。好半天，门房才姗姗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宣纸，操一口厚重的河北土音，大大咧咧地说：“我家大人出了一道上联在这里，你将下联对上。对得好，我领你进去见大人；若是对得不好，你就识相点，赶紧离开此处走路。我这里有笔和墨，你就对吧！”

杨度与嘉纳的辩论，《杨度集》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收于其中，全文二万余字，连载于《新民丛报》第二十三号、二十四号上，随即印单行本在国内外发行，在当时影响很大。朱德裳在其《癸卯日记》中称赞此文“至为透辟”，又说杨昌济先生“推许备至”。

说着，将手里的宣纸递过来。杨度没有想到见张之洞还有这么个规矩，他觉得有趣。对对子并不是难事，他八九岁时就能对得很好。可是，当他从门房手里接过上联时，却深感出语不凡：“风物称闲游，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这上联显然咏的是湖南风光。潇湘景物，在诗人墨客的眼中，通常笼罩着芷兰芳菲、多情多意的气味，这位辖制湘鄂两省的制台大人，面对着三湘大地，竟显得如此心闲气定、胸壑开阔，确乎有一股包涵寰宇、弥纶天地的气概充塞于内。自己下联的气势一定要能与之相匹敌才行。杨度坐在板凳上托腮苦想。门房一旁揶揄道：“对不出来了吧，谁要你的名刺上写着举人的头衔？凡读书有功名的人来见，我家大人都要设这道难关。不这样的话，他老人家一天见客还见不赢哩！”

门房的聒噪，使杨度很烦厌。他走出小屋子，背着手在辕门外踱来踱去。突然，他灵感一来，有了！忙进屋蘸墨疾书：“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更何人？”门房看了看，头轻轻地晃动说：“我家大人出了十七个字，你也对了十七个字，字是一样多，好

不好我就不晓得了，也不知我家大人满意不满意，你等着吧！”

说着进去了。一会儿，门房对着杨度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说：“杨少爷，劳你久等了，请进，请进。”

杨度知道张之洞认可了他的下联，心里高兴，对门房说：“烦你在前面为我带路。”

门房弯着腰说：“小人不敢！杨少爷你请前面走，小人我在后面跟着。”

就这样，杨度在前，门房在后，一路上指指点点地来到一间装饰得十分豪华阔气的厅堂。门房走前一步，将左边一扇发亮的宝蓝色绸棉帘掀开，对杨度说：“杨少爷请进，制台大人正等着您。”

杨度从掀开的帘子下走进房间。这是一间宽大的书房，地面上铺着两寸来厚深红色西域毛毯，四周紧靠墙壁摆着的是一色黑漆大书架。房间中央有一个大铜盆，铜盆放在半尺高的木架上，铜盆里是垒着高高的烧得通红的木炭。外面早已是寒冬腊月了，这里却暖洋洋的。靠南面窗户边有一个大书案，书案上堆满了文件。书案旁边有一个一人来高的镶金嵌玉的景泰蓝花瓶，花瓶侧面坐着一个身穿便服背后拖一条花白辫子的老头，老头正在细细地看着他书写的下联。杨度知道，这老头无疑便是声名卓著的张之洞了。

他趋前走上几步，双膝往地毯上一跪：“湘潭杨度拜见制台大人。”

张之洞的目光从宣纸上移了过来，眯着老花眼睛，将杨度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慢慢吞吞地说：“哦，你就是杨度，起来吧，坐到那边去。”

杨度顺着张之洞的手势，在他对面一张铺着俄国毛毯的椅子上坐下，立时觉得背后如同有一把火在烧，浑身热得滚烫。

“我看了你的下联，对得不错，不愧是王壬秋弟子。”长着一张

干瘦长脸，大鼻子大眼睛，满口大胡须差不多全白了的张之洞斜斜地靠在椅背上，椅子轻轻地转了一下。杨度这才发觉他坐着的原来是一把西洋进口的转椅。

“老大人夸奖了，老大人的上联才真的有涵盖山河的气魄。”杨度的回答既是恭维，也是心里话。

“哈哈！”张之洞笑了起来，显然这句话说得他爱听。“老夫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气魄不气魄，聊以自嘲罢了。你的老师身体还好吗？续弦了吗？”

“湘绮师身体还健朗，并没有续弦。”杨度说着，从口袋里将王闾运的信拿出来，双手递上。

“还是要续弦好！”张之洞边说边拆开信，很快浏览了一遍，说，“怎么？他不愿来武昌！我这张老脸皮，他都不肯赏啦？”

杨度忙说：“湘绮师离开东洲书院时，上上下下都攀轿挽留说，何必要到别的地方去哩，若是嫌薪金低，可以再加些。他老人家当着众人的面说，不是要到别的地方去舌耕，这次回云湖桥就不出来了，要在云湖桥颐养天年。因为当众讲过这样的话，所以不能来武昌，免得别人说闲话。”

“世上最聪明的读书人就是你的这个老师。”张之洞自个儿端起桌上的茶碗喝起来，那茶碗里盛的是高丽参汤。“他活得自在，不像我，这一大把年纪了，还得每天起早贪黑地受人驱使。”

“老大人是国家的栋梁，皇太后、皇上不可一日离开老大人，自然得日夜为国家操劳。”杨度本来还想加一句“湘绮师再聪明也只是书生终老而已，岂能比得上您”，想想这话万一传到先生的耳中，老头子会火冒三丈的，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在日本呆了多久？”张之洞望着杨度问。杨度觉得那目光中明显地含有审问的神态，不免有点心跳。他记起先生有次在明杏斋里对他说过的话：越是在名声大地位高的人面前，越

要保持自己的尊严，万不可气馁。你本来就名位低，若再气馁，则愈加在这种人的眼中变得渺小了。应该反过来，以气盛来补自己名位的不足。这就是孟子“说大人则藐之”的背后原因。先生还说，这种气概，左宗棠在未发迹时保持得最好，他有意向左宗棠学习，也有好的效果。杨度想到这里，心很快安定下来，跟张之洞说话，要的正是这种气概。

“晚生十月中旬回来的，在日本读了半年的速成师范。”

“你并不是湖南的官费生，自己花钱去日本，为的是什么？”张之洞顺手将书案上一个玛瑙鼻烟壶拿起，打开小盖子，倒出一点粉末在手指上，然后将粉末抹到鼻孔边。

“晚生到日本，是想看看日本人究竟是如何把国家治理得富强起来的。”杨度挺直腰杆，目光炯炯地望着张之洞，气势充沛地说，“都说日本三十年前比我们还落后，仅仅只有三十年时间，就把国家治理得强盛起来了。晚生认为，一个有志于国事的士人，应该放下架子，亲自到人家那里去看看学学，所以虽然没有得到官费名额，我还是去了。”

“有收获吗？”

“收获很大。”杨度颇为兴奋地回答。

“好！你有哪些收获，下次再跟老夫谈。”张之洞将鼻烟壶放回书案，盯着杨度问，“老夫现在问你，你为何要在日本鼓吹骚动，反对朝廷，你难道没有想到，这是大逆不道的吗？”

杨度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张之洞会突然这样严厉地责问他。瞬间，他有点后悔不该来闯虎穴，但很快便镇定下来：既已来了，便不能退却，说大人则藐之！他从容回答：“回大人的话，晚生在日本的确是讲过，一个弊病丛生的国家，与其死水一潭发烂发臭，不如来点骚动，招引生气，龚瑟人早就说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可见鼓吹骚动的，并不就是罪过。至于朝廷，也不能说它事事

都对。倘若一点缺漏都没有，为何皇太后、皇上在蒙尘时要下诏自责呢？假若在太后着迷于义和拳时，有人坚决反对并起了作用的话，又哪来的日后帝后播迁呢？伍员唱反调而为忠臣，伯嚭善逢迎而为奸佞，这已是历史的定论。因此，反对朝廷的不见得都是反叛。晚生以为，大逆者，逆全国之人心也，大反者，反天地之大道也，而招引生气、补苴罅漏，不能谓之大逆不道。晚生无知，还望大人赐教。”

杨度这一番雄辩，试图将自己在日本对朝廷的不恭之心不轨之言轻轻巧巧地掩盖，倘若遇到的是一个满蒙亲贵，或是一个对朝廷愚忠的汉族大臣，自然并不会起多大的作用，可是现在问话的是一个想顺潮流而动，力倡变法，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开明总督，张之洞不但不认为他是在巧言掩饰，反而认为他说的是真正的实话。

“照这样说来，你是大清朝的忠臣，老夫错怪你了？”张之洞站起身，离开转椅，在西域毛毯上甩手踱步。他气血不好，坐久了身子就发麻，非得走动走动不可。他比王闿运小两岁，在杨度看来，却比湘绮师显得老迈得多，且身材矮小，远没有先生的风采。张之洞这句话是讥讽，还是真的消除了误会，杨度一时拿不准。他和他的老师一样，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大清王朝的忠臣，孜孜以求的只是一展自己的抱负。杨度本来想回答：“晚生要做的是中国的忠臣，并不想做一家一姓的忠臣。”转念一想，在这样一位大清朝的宠臣面前，初次相见便说出这等话来，毕竟是太冒昧了，不如顺着他的意思敷衍，“晚生家父祖两辈蒙受国家之恩，晚生本人又是举人，的确如大人所说的，一心想做朝廷的忠臣。在日本，虽有与朝廷为敌的革命党，但晚生与他们并无联系。晚生在日本半年，感受最深的是，日本之所以迅速强盛，就是因为明治维新加强了天皇的权力。我们中国要学日本，首要之点也就是要加强朝廷的权力。关于这一点，晚生还要慢慢向老大人禀报。”

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很满意，他轻轻地点点头，脸上露出微微的笑意，起身走到景泰蓝瓶边的书架前面，从架子上拿出一张报纸来递给杨度：“这张报纸想必你在日本还没有来得及见到，那上面登了一首黄河歌词，写得不错。作词的杨承瓚是不是也在日本留学，你认识

他吗？”

杨度接过报纸，大感意外。原来这是一张《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上刊登的文章，多数说的是维新变法，梁启超的时论，几乎每期都有。梁启超以他特有的笔端常带感情的“饮冰体”感染着千千万万的读者，使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国内许许多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依旧如醉如痴地崇拜他。这种心情，不但不因朝廷的禁止而减弱，反而随着太后、皇上再次明令变法大为增强了。人们普遍认为，康梁是首倡变法的先驱，戊戌年对他们的镇压是错误的。尽管人心如此，官方依然维持原议：康梁是乱党，他们所发行的报刊是绝对禁止在国内传播的。就是这样一张被慈禧太后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民丛报》，居然出现在堂堂湖广总督衙门内，大模大样地摆在总督大人的书房里，杨度大为惊讶。至于歌词的刊出他也没想到。梁启超想为留学生们制作一首新歌，要求雅俗共赏，利于唱诵，在《新民丛报》上发起征稿启事。杨度以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写了一首歌词，为不让老友知道是他写的，使用自己的原名“杨承瓚”三字落了款。不料梁启超毕竟眼力不凡，作为首选刊登了他的《黄河曲》，更不料张之洞英雄所见略同，也加以称赞。杨度很高兴，仔细看着。刊出来的是他的原稿，一字未改：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回禀大人，这首歌词是晚生所作，杨承瓚是晚生小时候的名字。”

“哦！”张之洞的眼睛里射出欣喜的光芒。看到杨度对的下联时，他便知此人器识不俗；听到杨度为自己辩解的那一席话后，他更知此人胸襟开阔；得知这首《黄河曲》为杨度所作之后，他又感觉到这个青年的爱国之情。张之洞一生所结识的有才有识的年轻人不下千数，但像杨度这样的人才尚不多见，此子无疑是时下士人中的高才捷足。张之洞的脸上显露出一派赞许的神色，说，“你以黄河作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象征，老夫于此十分赞赏。黄河曾经哺育了我们华夏举世

无双的文化，培育了历朝历代杰出的人物，黄河就是我们中国的代表，我们应该颂扬它保护它。泰西各国尽管有很多东西超过我们，但他们的文化是远不能跟我们的文化，即诞生在黄河两岸的中华文化相比拟的。这就是老夫作《劝学篇》的目的所在。可惜现在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出洋留学的年轻人说起泰西来神魂颠倒，好像别人那里就是天堂，我们这里就是地狱似的，老夫为此感到忧虑。看到这首《黄河曲》，老夫知你不是那种数典忘祖之辈。你想参加明年经济特科，老夫支持你，只是老夫已奉派为主考，不便再上荐书。”

张之洞又站起来，在地毯上来回踱步，杨度兴奋地看着，似乎觉得老迈的总督的脚步变得轻盈多了，两手甩动时，那动作也很优雅。他设想，当年的神童才子必定有迷人的风采。“这样吧，我给四川总督去一封信，由他出面推荐你。他十年前做过湖南藩台，于你的老师也有交谊，由他来推荐也说得过去。你看如何？”

“晚生深谢老大人的栽培。”杨度起身道谢，说着又要下跪。

张之洞急忙拦住：“不要这多礼节了，我是个不喜多礼的人。我这里事情多，也不留你了，你早点回家作准备。记住，特科考试定在明年闰五月中旬！”

杨度的这首《黄河曲》登在《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合刊号。关于这首《黄河曲》，《杨度集》的编者有如下说明：“本篇系杨度为中等学校所作的歌词，由曾志恂谱曲，收入曾编之《教育唱歌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曾称道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杨哲子之《黄河》《扬子江》诸作，庶可当之。’又天津《大公报》1904年7月17日曾刊载《黄河》歌词全文。今日某些老人犹能颂唱，可见当时影响。”

三 癸卯科会试在冷冷清清中收了场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杨度和另外几位湘籍举子行色匆匆来到北京城，住进了长郡会馆。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他们之所以提前选在这个日子进京，是为了一睹状元打马游金街的盛况，因为明天正是癸卯科会试传胪的日子。杨度已参加过两次会试，但都没中。一同参加考

试，别人高中，自己落第，心情的抑郁可想而知，何况他又是一个才大心高的人，哪里能见到那种场面！所以前两次传胪这一天，他便在会馆里一人喝闷酒睡大觉，根本不上街。这次不同了，他没有参加会试，自然也就没有考中的得意和落第的失意，也就有了旁观的闲心情。这毕竟是三年一遇的大场面，既来京师，如何能错过？



贡院，北京

第二天一大早，杨度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紫禁城午门外，挤在万头攒动的人堆中。满人入主中原，以少驭众，靠的是八旗子弟的武功威力，强迫汉人服从。入关以后，摄政王多尔衮采用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变镇压为笼络。一是礼葬崇祯皇帝，全部以原官职留用明朝旧官吏；二是尊孔祭礼，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文化思想；三是开科取士，收买汉族士人。就这样，满人的政权巩固下来了。也因为如此，清代的每科乡试、会试，朝廷看得很重。从顺治开始，每代帝王都亲自出席会试的传胪典礼。

从乾隆二十六年起，传胪典礼定在四月二十五日这天，地点设在

太和殿。太和殿就是民间所说的金銮殿，此殿位于紫禁城的中心，是享有最高地位的殿堂。遇到会试年的这天清晨，銮仪卫设卤簿法驾于殿前，设中和韶乐于殿檐下，设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礼部、鸿胪寺设黄案两座：一于殿内东楹，一于丹陛上正中。又设云盘于丹陛下，设彩亭御仗鼓吹于午门外。三品以上大臣穿戴朝服站立于东西丹陛之下。辰初时分，礼部尚书赴乾清门奏请皇帝礼服乘舆，近侍导入太和殿升座。这时中和韶乐奏隆平之章，一卫士执鞭来到屋檐下。这鞭名叫静鞭，又叫鸣鞭。鞭子以皮制成，长一丈三尺，柄为木质髹朱漆，长一丈，上面雕刻一个龙头。卫士孔武有力。只见他拿起静鞭慢慢地绕着自身旋转，越舞越快，那条鞭也便渐渐成螺旋式上升。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巨响，声浪直奔云霄，绵绵几分钟不绝，有龙吟凤啸之余韵，世间任何响声似乎都不能与之相比。这样连舞三次，响过三声之后，丹陛大乐奏庆平之章。这时殿试读卷各官北向行三跪九叩之礼。大学士进殿奉东案黄榜，出而授之于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再陈之于丹陛正中黄案。于是鸿胪寺官员引新进士就位。新进士一个个身穿朝服，头戴三枝九叶顶冠，站在东西丹陛下王公大臣之后。传胪官高唱：“某年某月大清皇帝策试天下贡士，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再高唱第一甲第一名某人，随之导引出班，就正中丹陛御道左跪，又唱第一甲第二名某人，再导引出班，就御道左稍后跪，又唱第一甲第三名某人，也导引出班，就御道右稍后跪。然后唱第二甲、第三甲新进士名字，但不再导引出班。唱名毕，鼓乐大作，丹墀两旁各官及新进士由大学士带领，向端坐在太和殿中的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最后，中和韶乐奏显平之章，典礼到此结束，皇帝乘舆回后宫。礼部尚书将黄榜置于云盘内，奉出午门，放在彩亭中，再由校尉抬着彩亭，前面导着黄伞鼓吹，一路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来到东长安门外，张挂于长安街上。金榜两旁有卫士执戈护卫，张挂三天后取下珍藏于内阁。在礼部尚书捧榜出午门的同时，新进士分左右两队，左边由昭德门出，右边由贞度门出。一甲三人则随榜由午门正中而出。清代规矩，正中丹陛下为御道，御道非御驾不践。午门中路为御路，御路非御趾不启。亲王宰相都不可逾越这个规矩，惟鼎甲三人跪御道，行御路，这是给鼎甲三人的特殊荣誉，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抬高科举考试的地位。

第二天，皇帝于礼部赐新进士宴，名曰恩荣宴，乃仿照唐朝的曲江宴而设。唐代士人以雁塔题名、曲江领宴为终生的无上光荣。清代学唐代的样，不但设恩荣宴，还将所有新科进士的名字刻之竖于国子监的石碑上，以便永垂不朽。恩荣宴上，一甲三人用金碗，二甲三甲者用银碗，各人均赐宫花一支，小绢牌一面，上书“恩荣宴”三字，独状元与众不同，为银牌。席上金盘玉碗山珍海味，极天厨之饌，为民间所无。

光绪戊戌年以前每科的传胪典礼和恩荣宴大致都如此。然而今科——经过戊戌流血、八国联军入侵后的癸卯科传胪典礼，其情其景却大异先前。

首先倒胃的是三品以上的大官们有一半没有出席，来的一些人也懒懒散散，神情漠然，全没有以往那种兴奋激动之情。再看太和殿前，卤簿法驾一样都没有，一派冷冷清清暗暗淡淡的景况，站在左边偏殿廊庑下等候导引的新进士心中已开始疑惑不安：难道皇上御驾不来？正在心里嘀咕着，果然礼部尚书宣布：皇上圣体不适，不能参加传胪典礼。原来，三十三岁的光绪皇帝不是身体不适，而是精神不旺。自从戊戌年的变故后，光绪帝实际上已是一个关在瀛台的囚犯。从西安回銮这两年来，处境也并没有好转。他终日沉默寡言，忧郁不乐。有时慈禧接见臣工，也拉他坐在旁边。他知道这是老太婆为装门面而做出的假样子，所以也总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一些重大的宫中仪式，慈禧要他出面，他也常常借故推掉。因为他心里明白，大清的年号虽然仍叫光绪，但这江山实际上早已不属于他了。出自这种心情，受历代祖宗和他本人过去所看重的传胪典礼，他也无丝毫兴趣参加了。

皇上不驾临，还能称得上殿试传胪吗？人们常常称进士为天子门生，其实天子并不出席他们的考试，也仅仅只是在这一天，才远远地与他们打个照面。对于大部分的新进士来说，说不定这一生只有这一次才能得见天颜。不过这也就够了，九五之尊的真龙天子，不仗着新科进士的特殊身份，寻常读书人一辈子能见得到吗？有这见一面的经历，“天子门生”四字，他们也便受之无愧了。可是，现在皇上不出来

接见，这成什么典礼呢？既失去了得见天颜的机会，也使“天子门生”的美誉叫不响亮。这些新科进士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王公大臣们到得稀稀落落，原来他们早已得知皇上不参加的内情，清早起来的满肚子激情，立时被打消了多半！

余下的仪式虽然按规定举行，但都如同演戏似的做作，缺乏真实的灵魂：三声静鞭响得不清不脆，只有响声，没有余韵；出班的一甲三人面对着太和殿里空空的宝座跪下，那模样，颇像祭祀逝去了的祖宗；连鸿胪寺的唱名官员的声音也没有以往的响亮动听。杨度和看热闹的京城市民们好不容易将金榜盼出来了。捧金榜的礼部尚书没精打采，跟在后面的状元、榜眼、探花也脸无笑意，两旁走出来的新进士们，一出门便各自星散了。一甲三人出了午门后，榜眼左霏、探花杨兆麟依旧仪送山东籍的状元王寿彭到齐鲁会馆，然后贵州籍的杨兆麟送左霏到他的拉面胡同家中，最后杨兆麟只在自己的小书童的陪同下，悄悄地回到云贵会馆。所谓的状元打马游金街，就在这种既不风光又不热烈的气氛中收了场。

第二天，杨度又听说恩荣宴也办得大不成体统。主持人恭亲王载漪只到礼部大堂坐了一会儿，新进士行完礼后，他便袖子一甩，走了。据说急急忙忙回王府的原因，是要听三喜班一个新来的漂亮女伶的清唱。参与考试的官员也到得不齐，宫花系红纸所做，写有“恩荣宴”三字的小绢牌也免掉了。席上摆的是粗瓷竹筷，陈列的是家常菜肴，令所有赴宴的官员和进士们哭笑不得。

晚上，杨度去皮库胡同看望夏寿田。夏寿田已升为翰林院侍读了，仕途还算顺利，但心情沮丧。庚子年他随銮驾西逃，历尽艰险，心头上一直压着一种亡国似的耻辱。回京虽一年多了，这种压抑感仍未全部去掉。他拿出在西安时写的《庚子长安杂诗》给杨度看。杨度读着“鲁乱国无刑，周衰民去礼。神州其左衽，皇舆竟西轨”等诗句，心情也很沉重。他把这两天的见闻告诉夏寿田，夏寿田苦笑着，想起五年前自己中榜眼时的风光，恍若有隔世之感。

杨度说：“明年是太后七十大寿，一定有恩科。”

“是的，恩科已定了。”夏寿田点点头说，“今年秋闱，云贵两省的主考、副主考都已放了。”

云南、贵州地处偏远，路途艰难，历来乡试考官都先放这两省，为的是好让他们先启程。

杨度问：“放的何人？”

“贵州的主考放的是李哲明，副主考为刘彭年。云南主考放的是张星吉，副主考放的是吴庆坻。”

杨度说：“李哲明、张星吉都不曾听说过，刘彭年、吴庆坻两人，戊戌年会试时，就听说他们先年一个放了四川正主考，一个放了河南正主考，都是大省，他们资历也老，想来这李、张二位，一定是翰苑老前辈了。”

“什么老前辈，都是戊戌科我的同年。”夏寿田冷笑道，“一个比我大一岁，一个比我小三岁，是翰林院里最不用功、最无出息的人。”

“这就怪了，他们何以有这样好的差运？是不是靠山硬得很？”杨度惊异地问。

“他们也没有很硬的靠山，靠的只是父亲大人当年给他们的名字取得好。”

“这与名字有何干？”杨度如堕五里云雾中，迷惑地望着老朋友阴沉的脸。

“说起来真是荒唐！”夏寿田气愤地站了起来，“某大老说，明年是老佛爷的七旬万寿，是个大吉大庆的年份，最先放的主考要应着这个意思。他将翰林院的名单排了出来，挑选了这四个人，组成‘明年吉庆’四个字呈报老佛爷。果然老佛爷欢喜得不得了，立时就赏他一柄镶金吉祥玉如意。”

杨度将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四人的名字重新念了一

遍，真的组成一句“明年吉庆”的好话来。

“就这样，刘、吴两个老头子便只好委屈做年轻人的副手了。有人对这个大老说，李哲明放贵州正主考已经说不过去了，而张星吉年纪又轻，诗文又最差，放云南正主考，既引起翰苑哗然，又怕将来误事，最好换一人。那大老说，换谁呢？再也找不出一个大名里有‘吉’字的人了。老佛爷已经认可，还能让她老人家扫兴吗？算了吧，再不行，也是他的命好，告诉翰苑诸公都不要眼红了。”

抡才大典，乃国家最为重要的事情，却儿戏如此，令杨度震惊。联系到这两天的反常，两位老朋友都叹息不已。会试典礼的衰落，象征着国势的衰落；放乡试考官的荒唐，暴露了国事的荒唐。大清帝国的国运，看来真的是一蹶不振了。

四 八大胡同寻静竹

看了这场热闹后，参加闰五月经特科考试的士子便开始呆在会馆里准备功课。经济特科只考两场：正场、复试，每场只考论一篇、策一道。杨度对国家时局有一肚子策论，他不习惯也不屑于泡在会馆里读死书，况且对朝廷科考也淡然多了，于是常常外出闲逛，晚上则多半在皮库胡同夏寿田寓所里谈天说地。在京城，除夏寿田这个多年挚友外，杨度心里还惦念着一个人，那就是五年前邂逅江亭的姑娘静竹。

说来也怪，二十八岁的杨度自从成年以来，接触到的漂亮而又有才情的女子也不少，但没有几个能引起他的眷恋，而那个穿着一身绿色衣服操着带吴音的京腔的少女静竹，仅仅只和他有过一两天的短暂交谈，便偏偏在他的脑中刻下了十分清晰而美好的印象。这个印象五年来不时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甚至在异国他乡的岁月，他也常常想起过她。“我看重的是词，不是榜眼”，这句话，千百次地在他的耳边嗡嗡作响。这次从日本回来，做媒的不少，但他的兴趣都不大，要追寻心灵深处的原因，便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倩影常常出现的缘故。离家前夕，他把当年静竹送他的拜砖放进随身带的书箱里，暗自作好了打

算，一定要借此机会找到她。

当然，五年过去了，犹如杜牧说的“绿树成荫子满枝”，当年的少女或许早已成了牵儿抱女的少妇，但无论如何，杨度想见见她，跟她说几句话。名花即使有主，他也愿再睹一次芳颜，聊以慰藉那种理不顺说不清、混合着种种情感、杂糅了各色意念的心思。可是，偌大一个京城，上百万人口，九市百街，数千个胡同，当初又并不知她住在哪里、操何种职业，甚至连她的姓都不知道，冠盖京华，茫茫人海，要寻找一个这样身份低微的弱女子，五年前都无法实现，五年后更从何处着手呢？

杨度记得，静竹对他说过，她是随教她弹琴的师傅来江亭玩的，她是苏州人，来京师三年了。自己当时听了这话后就没有再问下去了，心里想到这个女子一定沉沦下层。行，这就是线索！杨度想，静竹很可能是戏班子里的。

当时北京内城禁止演戏，戏院多半在正阳门外的中城。有几句巡城口号，道是：“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珠玉锦绣”指的就是大栅栏的珠宝商店和围绕大栅栏一带的挂着蟒袍玉带的戏园子。这一带方圆两三里之地竟然集中了庆乐、庆和、广德、三庆、同乐轩五大京戏园，另外还有肉市之广和楼、鲜鱼口之天乐、抄手胡同内之裕兴园。杨度一大早便来到这里，他一家家戏园子寻找，遇到关门的，便从口袋里摸出几个钱来送给门房，请求让他进去；遇到正在演戏的，他就买一张票入场，先看前台，再看后台，都没有看到，他便四处打听：这里有没有一个二十二三岁苏州来的名叫静竹的姑娘？所有被问的人都摇头。八家戏园子走遍了，问遍了，直到街头巷尾到处亮起了灯笼蜡烛，连静竹的一点消息都没有打听到。他又累又饿，拖着两条疲乏的腿回到长郡会馆。

第二天起来，疲乏消失了，他的劲头又来了。换了一个地方，跑到朝阳门外的芳草园、隆和园去打听。跟昨天一样，又是一无所获。第三天，他去了阜成门外的阜成园、德胜门外的德胜园，所得结果与

前两天一个样。京师主要的戏园子都找遍了，能问的人都问遍了。看来，静竹不是戏班子里的人。那么她是妓院里的人？杨度想到这里，心里颤抖了一下，但很快就平静了。妓女又怎么样？妓女就不是人了？自古以来，风尘中的有识女子多得很，梁红玉、红拂，谁不认为她们是女中豪杰！哪怕静竹真的是妓女，也值得爱，也应该去见她！杨度在会馆里读了两天书，权作休息。这天一大早，他又出了正阳门。

京师中的妓寮也和戏园子一样，多在正阳门外，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八大胡同了。所谓八大胡同，是指五广福斜街、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朱芳胡同、胭脂胡同、小李纱帽胡同、燕子胡同、柏兴胡同、留守卫、火神庙、青风巷等胡同。其实不只八处，大大小小的胡同有十多二十处。京师人口顺，喜欢以“八”来代替众多，如八大楼、八大春、八大居等等，这片众多的胡同，也便称之为八大胡同了。先前这些胡同里住的是优童。这些优童大部分是戏园子里演旦角的男人，他们演惯了女人，渐渐地沾染了女人的习性：柔顺低媚，轻言细语。他们跟女人一样地傅粉涂朱，红衣绿裤，勾引男人。这些人被称为相公，又叫像姑，他们所居住之处叫下处。清代官场狎妓嫖娼是丑事，朝廷明文禁止，但玩弄优童不但不遭谴责，还被认为是件风雅的事，官吏士大夫们常常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逛下处挂像姑，洋洋自得，有的大官甚至公开娶男妾。这种怪现象起于康熙初年，咸同年间风气大炽。光绪中叶，江南女子纷纷北上进京做妓女，挂牌营业，妓院大多设在八大胡同一带。江南女子的特有韵致终于赢得了京师男人的青睐，优童的市场被她们占领了。到后来，优童几乎全部被赶出，八大胡同成了妓女的一统天下。

杨度走出正阳门，往南经珠宝市，再折入大栅栏，走到尽头，穿过煤市街，即为小李纱帽胡同。从这里向西向南一大片胡同，就是所谓的八大胡同了。

杨度虽生性豪爽不拘小节，但寻妓院会妓女，这还是头一次，心里不免有点不自在。一路上忐忑，先只是用眼睛看，不好意思问人。这一带的妓院真是多。名气大的，价码高的，多在陕西巷、石头

胡同。最负盛名的要算是陕西巷首的金花班了，它的班主赛金花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赛金花十三岁开始在苏州原籍弹琴卖唱，被状元洪钧看中。十四岁嫁给洪钧做妾，十五岁跟着丈夫出洋，充当驻英、法、德、奥等国的钦差大臣夫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二十岁时洪钧死，洪家不容她，她在上海开起了妓院。过几年后进京，先在李铁拐斜街挂牌，很快便艳帜高张，名播京师，门前车马络绎不绝，达官贵人趋之若鹜。就是在她的带动下，江南女子才纷纷进京，在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凭着一口德语，庚子年她结识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办成了一些连慈禧太后、王公大臣都不能办的事，遂使得赛二爷的芳名红遍京师上下。前两年，她的金花班移到了陕西巷。



赛金花

杨度见金花班的黑底金字竖匾高高悬挂，三扇黑漆大门油光闪亮，几十辆绿蓝呢轿、红障泥马车将陕西巷大半条胡同塞满，十几个龟奴油头鲜衣、低首哈腰，忙得不亦乐乎。低矮的粉墙内垂柳依依，石山累累，鲜花簇簇，池水清清，一间间门楣装饰得流光溢彩的小房子里，时时传出丝竹管弦之声，软绵绵，柔靡靡，使人听了心摇神荡，如痴如迷。倘若不是记得自己是专为来寻访静竹的话，杨度真想一直倚墙听下去，不愿离开了。

到了石头胡同，云吉班的气派也不亚于金花班。一样的彩楼绣

阁，一样的纸醉金迷。别的胡同里的妓院，有门庭若市的，也有嫖客不多的；有的门口竖着气魄宏大的油漆招牌，也有的门口只钉着一块窄窄的白板木牌，上面用墨写着孤零零一个名字。还有涂脂抹粉亲自出门，倚门靠窗，挤眉弄眼地向来往男人献媚态的。这种人在妓女中的地位最低，俗称野鸡。

转了一圈后，杨度犯难了。此地不比戏园子。戏园子可以打听，可以进去，顶多不过是白买一张门票而已。妓院可就不同了。你只要往门口一站，龟奴们、鸨母们便糯米粘糖似的粘着你不放，露出使人肉麻的笑脸，说出使人发酥的话语，让你不进门脱不了身。若是遇到那些亲自拉客的野鸡，就更麻烦了。杨度年轻风雅，举止倜傥，在八大胡同转了几圈，早已引起了妓院内外的注意。她们看准了这是一位浪荡的富贵公子，便不待他开口，那些鸨母们、龟奴们、野鸡们纷纷主动走上前来揽生意。开始，杨度还想趁这个机会打听静竹下落。这些人一个个油嘴滑舌，都说先进门吧，进门后把姑娘们都叫出来，让你一个一个地认好了；又说我们这里好看的姑娘多着哩，说不定你见了她们就再不会想那个静竹了。杨度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完全把他当作一个来寻旧日相好的嫖客了。当然，把人叫出来认是个主意，但妓院不比别处，叫个姑娘出来让你看一眼，行，但接下来便该你掏银子了。几十家妓院，几百个姑娘，杨度花得起那么多银子吗？晕头晕脑地在八大胡同混了一天，他再次失望地回到会馆。

第二天杨度便觉得头痛得难受，在床上躺着。没有访到静竹的一点踪影，他心里总不能安，书也无心读。到了中午，觉得略舒服了点，他便叫来一辆黄包车，拖着到了天桥、大钟寺等地。这些地方是说书、唱大鼓、玩杂耍等人的集中地，杨度寻思静竹也可能出没于此等地方。他在这几个地方转来转去，细心搜索，依然没有丝毫收获。他把这几天的情况告诉夏寿田。夏寿田笑道：“痴情郎，都五年过去了，你还没有忘记那个女子？算了吧，先温习功课，待特科考过以后，我陪你一起去找！”

夏寿田说得对，杨度于是暂时搁下这件事，打点精神准备策论。

五月上旬，从初一到初十，正是京师城隍庙会的日子。初十清早，夏寿田就来长郡会馆邀杨度去逛庙会。杨度因为没有寻到静竹，这些日子心里总不大安宁，没有心思看热闹，不想去。夏寿田劝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年年这天的庙会最是热闹。下午宛平县城隍、大兴县城隍都要前来向京师城隍行晋谒礼，到时有不少舍身为两县城隍服务的人。去年宛平县居然有两个中年汉子用铁丝穿过手臂，再在铁丝上悬挂大红灯笼作城隍菩萨的前导，说不定今年的名堂更多些，不去看看，太可惜了！”

杨度本是个好热闹的人，见夏寿田说得如此奇特，便跟着走出了会馆。

京师城隍庙位于宣武门内庙街，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明永乐年间加以扩建，清雍正、乾隆朝两次重修，兴盛时期的城隍庙是京城中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城隍庙中央是大威灵祠，后面为寝祠，两庑建有十八司，前为阐威门，塑有十八省城隍泥像。十八个城隍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望之俨如十八个帝王站立着。群像前面有一道门，曰顺德门，门前左边为钟楼，右边为鼓楼。再朝前走，便是大门了。

自明代起，每月朔望及二十五日为市，逢初四、十四、二十四则于东皇城之北设集，每年正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则在东华门外十里街道上张灯结彩，名曰灯市，成为京师一景。到了清代，满人崇隆祀典，每年春分秋分两季节朝廷遣官员致祭，祈求城隍保佑京师风调雨顺，城宁民安。又定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十为庙会日。每年这十天里，京师九城商贾，宛平、大兴等县的土商，乃至百里之外密云、怀柔等地的货商都集中到这里做生意，百货充盈，应有尽有：日用杂货、小儿玩具、古董旧物、珠宝珍稀、车马家具、琴棋书画，甚至还有通过不同路子从宫中偷出来的禁品。入夜则灯火辉煌，亮如白昼，各种卖小吃食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凑夜市，弄得城隍庙里里外外香味弥漫，热气腾腾。人们纷纷前来，有买货的，有观赏的，有看热闹的，有来吃零食的，还有些轻薄子弟，什么也不买也不吃，专为来看漂亮女人。真是个是人山人海，声浪沸腾。可惜，光绪六年城隍庙遭了大火，祠堂、

楼台被烧毁大半。光绪二十年春重建，刚建好正殿，恰逢海战惨败，无心再建下去，于是原来颇为壮观的城隍庙除了一座完整的正殿外，其他都是断壁残垣，相应地，香火和集会也跟着冷落下来。但毕竟北京是都城，有百万人口，不乏有钱和有闲的人，几年过后，一切又慢慢恢复过来，近两年庙会居然闹得很兴盛，并不比咸同时代相差太多。

夏寿田和杨度携手来到此地，果然货物山积，琳琅满目，人群拥挤，热闹非凡。两个书生对吃的穿的都不感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笔墨纸砚、书画古董。擦过数不清人的肩膀，穿过数不清的摊位，夏寿田突然被一个江南口音所吸引：“喂，此地有正宗宜兴紫砂壶，还有时大彬真品！”

夏寿田拉着杨度循声挤过去，果然见一个四五十岁的汉子坐在那里叫唤，面前铺着一幅大呢毯，呢毯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泥壶泥杯。那汉子见人来了，忙站起笑着问：“要买紫砂壶吗？这都是真正的宜兴壶！”

夏寿田点点头说：“先看看。”

汉子热情地指着泥壶介绍：“我这里的货很齐全，各种造型的都有。”又一个个地指指点点说，“这是六方壶，这是南瓜壶，这是龟壶，这是提梁壶，这是蟠桃壶，这是八卦壶。”不待夏寿田发问，又说，“泥色也很全。先生若喜欢深色的，我这里有乌泥紫砂；若喜欢浅色的，我这里有黄土紫砂；若喜欢不深不浅的，我还有夹层紫砂。”

夏寿田从中挑了一把蟠桃形壶放在手里掂了掂，又举过头顶，对着阳光照了照，又用手指轻轻地弹了弹，点点头说：“不错，你这是把真正的宜兴紫砂壶。”

那汉子十分感激地说：“你这位老爷是真的识货，我这里都是真正的宜兴货，没有一把假壶、一只假杯。”

“多少钱一把？”夏寿田问。

汉子凑过脸来，殷勤地说：“不瞒你老爷，我这把壶足足要卖三两银子，你老爷是识货的，说出的话没有亏待我，有义气！我们吃江湖饭的人，最讲的就是‘义气’二字。凭你老爷这句话，我对折了，收你老爷一两五钱银子，一个子都不再多要了，拿去吧！”

说着，便对夏寿田连连挥手，那模样很是慷慨。

杨度说：“太贵了吧，一把这点大的壶就值一两五钱银子？”

杨度对紫砂壶没有研究，他不识货，只是凭直觉觉得贵了，一两五钱银子可以买一石白米了。

“老爷，不贵，不贵！这不是一般的壶，这是真正的宜兴紫砂壶。我从宜兴运到这里，光运费每只就得耗费五钱。”汉子忙解释，又嬉皮笑脸地对杨度说，“老爷，我辛辛苦苦从江南赶京师庙会，总要赚几个钱养家糊口吧！”

夏寿田摸着壶，浅浅地笑道：“你说你有时大彬的真品，拿出来给我看看。”

时大彬是明朝后期一位著名的紫砂壶巧匠。他的壶制得特别精美，但传世不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近几十年来他造的壶时有出现，被紫砂壶爱好者视为宝贝。

汉子忙不迭地说：“行，你老爷要看，我拿出来！”

说罢转过脸去，从小凳子边的皮袋子里摸出一把壶来，又笑着说：“不瞒你老爷说，我这时大彬的真品是花大价钱从他后人手里买来的，等闲人来问，我是不会拿出来的。今天遇到你老爷，知道你老爷是位肯出大价的识货人，不瞒你老爷说，这是真正的时大彬的壶哩！”

汉子翻过壶底，壶底上果然出现“大彬”两个字，旁边还有一颗篆

体阳文印章。

杨度靠拢夏寿田，只见他手里捧着的是一把圆形提梁中壶，颜色黑黑的，造型优雅。夏寿田将壶放在鼻子边嗅了两嗅，又把壶盖揭开看了看。杨度从他手里拿过来，掂了掂，觉得这把壶沉甸甸的，比毛毯上那些壶重多了，心想：这怕真的是一把明代旧壶！

夏寿田不加评判，问汉子：“就这一把，还有吗？”

“还有一把。”汉子说着，又从皮口袋里摸出一把来。夏寿田见这把壶是一把四方壶，提手在一旁，壶嘴很长，造型简单，样子显得古朴。他端在手里，也上下左右地仔细看了一遍，又问：“还有吗？”

那汉子不直接回答，凝神看了他好半天，才神秘地反问：“你老爷是真买还是假买？”

夏寿田问：“真买又如何，假买又如何？”

“若是真买，我这里还有一把，拿出来给你老爷看，若是假买，就不消看了。”

“你拿出来吧，我真买。”夏寿田以坚定的口吻答复了那汉子的提问。他本是贵公子出身，从小花大钱花惯了的，只要真看中了，即使很贵，他也不在乎。

汉子将一只手轻轻地伸进皮袋子里，慢慢吞吞地从袋子里摸索着，壶嘴刚一露面，那一只手便立刻接住，然后双手端出一把壶来，那份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如同接生婆捧出一个二十年不孕的产妇生下的头胎男婴似的。夏寿田和杨度一见，立时被这把壶的精巧造型所吸引：壶身是一个匍匐在地的蟾蜍，微张的嘴巴变成了壶嘴，嘴巴上方左右各有一粒绿豆大的黑珠子，那显然是蟾蜍的眼睛，壶身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凸粒，背上有一只昂首展翅的蝗虫，那是壶盖。托在手里的茶壶，竟是一尊形神兼备的蟾蝗雕塑。

“好壶！”杨度禁不住脱口称赞，造型如此别致的紫砂壶，他生平

第一次见到。

“是不错。”夏寿田也笑着赞扬。他轻轻地提起蝗虫盖，朝壶肚子里望了望，又翻转过来看了看壶底，只见上面也刻着“大彬”二字，也有一枚篆文印章。

“这也是时大彬造的？”夏寿田问。

“你老爷，这还要问吗？我这是亲手从时大彬十二代孙的家里买过来的。时家的后人说，这是大彬晚年的得意之作，也是他一生所制作的最好的壶。”汉子指着壶说，“这造型摆在这里，不消我说了。至于这泥色，你老爷一时或许看不出，这是泥工洗手时冲下来的粘手泥，三年五年才能积下一把壶的泥料，这是顶顶上尖的好泥料。”

见夏寿田连连点头，汉子知道遇到了知音，遂愈加起劲了：“我看出这的确是把人间少见的好壶，咬了牙关，用重金买了下来。在无锡、江宁我都不拿出来，虽有识货的，但没有出大钱的呀！这次特地带到京师来，我想这把壶只有天子脚下的人才买得起。”

那汉子说得唾沫四溅。杨度见他说得神乎，笑着问：“你这把壶到底要卖多少钱？”

那汉子伸出三个指头：“三百两，一个子不少！”

杨度睁大眼睛，望着夏寿田，不知他舍不得花这笔大钱。夏寿田将茶壶在手里转了几下，突然盯着汉子看了片刻，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这真是时大彬制的壶？”

那汉子似乎早有准备，并不在意，从容答道：“不是真的，难道还是假的不成？”

夏寿田说：“你这把壶拿去哄哄公子王孙或许可以，不过我要告诉你，那些公子王孙又并不在庙会买宜兴的壶，自有江苏的巡抚、苏州的知府、宜兴的县令巴结，把道道地地的宜兴壶送上府门。你这把冒牌的时大彬壶要想卖三百两银子，真正是痴心妄想！”

“你这个人呀！”卖壶的汉子改了称呼，“你凭什么说我的壶是假的？”

“好，我说出来让你口服心服。”

夏寿田把壶底翻过来，对汉子说：“时大彬制的紫砂壶，落款有个规矩，要么刻两个行书‘大彬’，要么刻一个篆文印章，从来无既有字又有章的。造假的以为既有名字又有印章，双重作保，其实恰恰就在这里露了马脚。”

那汉子脸上阴阴的，心里暗暗吃惊：今天真的遇了个行家？他望了望四周，见幸好没有人在旁听，便说：“你难道就看遍了所有传世的时大彬壶，能下这个断论？”

夏寿田冷笑道：“是不是真的，我还有个验证方法。”

他拿着壶走到一个卖汤面的小贩摊边，叫小伙计从锅里舀了半勺沸水倒进壶中，然后回到汉子面前说：“你闻闻，这壶有什么气味没有？”

那汉子闻了闻，摇摇头。

夏寿田又叫杨度闻。杨度闻了闻说：“什么气味都没有。”

夏寿田说：“时大彬没有儿女，哪来的十二代孙子？况且近几十年流传于世的大彬壶，都是出土于万历年间达官贵人棺木中的殉葬品。这些壶在棺木里躺了二三百年的，沾上了棺木气，一灌上滚开水，这股气味就更大。仿造的大彬壶尽管外形可以做得惟妙惟肖，但这股棺木气是无论如何仿造不出来的。”

夏寿田说到这里，盯着卖壶的汉子问：“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那汉子脸红了。夏寿田这个鉴别方法，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的确很有道理。他想了一会儿说：“你老爷是个真正的内行，我服了你了。我这把壶的确不是时大彬的真品，是我自己仿造的，现在我将这

把壶送给你，只求你不要说出去。在下家里有老有小，还要靠卖掉这几把假壶过日子。”

夏寿田笑道：“你这位兄弟倒也直爽，承认是假的就算了，现在这世界上假的东西多得很，我也不会来坏了你的饭碗。我看你的手艺也不错，这把壶只要不冒时大彬的名，也不失为了一件紫砂精品。你造出它也不容易，我拿十两银子买下吧！”

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锭银子，那汉子忙接过，感激地说：“你老爷真正是个有学问的道德君子，请告诉我住在哪里，明年庙会，我再做一把更好的送到府上。”

夏寿田说：“算了，不必了，你自己留着卖大价钱吧！”

离开紫砂壶摊子后，杨度带着崇敬的心情问：“午诒，你哪来的这套学问？”

夏寿田答：“家父幕府里有一位研究紫砂壶的专家，本人又是宜兴人，他用毕生精力写了一部关于紫砂壶的书，只是没有钱刊刻，一直摆在箱子里。临死时，他把这部书稿送给了我，希望我帮他刻出来。我闲时无事，喜欢看看，慢慢地也便成了半个紫砂壶专家了。过两年，我要请几个刻工来帮他刻印，让老先生在九泉下安心。”

“快莫造孽了。”杨度笑着说，“你把这部书刻印出来，不就要断了别人的财路吗？”

两人都快乐地大笑起来，继续边走边看。前面有一个砚石摊位，摆着各式各样的砚石，有三四个年轻后生子也在看，中间有一个对伙伴说：“这几台砚石标名徐公砚，请问仁兄，这徐公砚是什么砚？”那伙伴摇头说：“我也不知。”另外几个伙伴也答不出。

卖砚的老头子笑着说：“这徐公砚是砚石中的珍品。”见又过来几个人，老头子更得意了，于是对着众人大声说：“诸位，只要哪位能说出徐公砚的来历，老汉便送他一块以表敬意。”

见周围的人都面面相觑不能回答，杨度心里说，好，这才该我露一手了！

“老汉，你刚才的话算数不？”杨度望着卖砚的老头问。

“算数，算数！”老头连连点头，“少爷若能说出它的来历，任凭少爷你自己挑一块，老汉我一定奉送。”

刚才那几个年轻人以及后来的人都看着杨度，夏寿田也不知徐公砚的来历，便催着：“哲子，你说吧！”

“这徐公砚出自山东琅玕山，又叫琅玕砚。”杨度意气昂扬地对着众人说，“这里的石头为泥质岩，经过造物千万年风雕雨琢，天然成趣，又硬度适中，宜于奏刀，早在唐代就有石工采来制造砚石。大历年间有个叫徐晦的举子进京赶考，路过此地，偶得一块形态奇异的石头，便拾起来自制一砚。这年冬天长安气候极冷，考场里所有砚石的墨水都结了冰，举子们无不苦之，惟有徐晦的砚寒而不冻。他挥毫疾书，运笔流畅，满腹经纶跃然纸上，高高地中了个头名状元。后来，他竟然因巍科出身而做到礼部尚书。徐晦感谢琅玕砚的功劳，老来离京筑一屋于此，常年居住。以后此处人口渐多，因为徐晦的官高名气大，人们遂以他的姓为此处命名，叫做徐公店。徐公店一带的石头制成的砚石便称之为徐公砚。”

老汉听了杨度这番话后高兴得不得了，忙双手拉起杨度的手说：“少爷，你讲的一点都不假，你真了不起，你怕是翰林院的学士吧！”

杨度看着夏寿田笑了，两人都觉得有趣。有个年轻人高声说：“刚才这位先生的故事说得好听，只是眼下天气温暖，拿什么来检验它是不是真的徐公砚呢？”

杨度答：“这也不难，若是真的徐公砚，其质地必然温润嫩滑，指划有痕，墨浓如油。”

当时便有人来试验。果然用指甲轻轻一划，便在砚台上留下了一

道痕迹，再用墨来磨磨，磨出的汁也的确浓黑如油。这下摊子旁边热闹了，大家都来买，一百文钱一台的徐公砚，一下子就卖出了十多方。老汉对杨度说：“少爷，这故事出自你的口，大家都相信；若是出自我的口，大家都会说是我瞎编的。你帮了我的大忙，谢谢你，这摊子上的砚台，你随便挑一方吧，我送给你！”

杨度从中挑了一方桐叶徐公砚，见夏寿田也喜欢，便为他也挑了一方鲤鱼徐公砚，从衣袋里掏出二百文钱来说：“老人家，你是小本生意，我不能白要你的，两方砚石，二百文钱，你收下吧！”

老头子坚持要退出一百文来，杨度忙拉着夏寿田走了。这时，只见外面锣声啾啾，唢呐呜呜，有人喊：“巧得很，宛平的城隍和大兴的城隍今年碰头了！”

顺着人流，杨度和夏寿田走到大门口，看见南北两路城隍出巡队伍果然对面而来。北面的队伍最前面是一块约一丈长三尺宽的木牌，上面大书“宛平城隍”四字，由一个身高六尺头大如斗脸抹五彩的大汉举着，后面跟着八对吹鼓手，一律穿黑色紧身衣，扎灯笼裤，脸上涂着黑墨，再后面是一对童男童女，每人手中拿一把扇子，也穿黑衣服，但脸上却擦着红胭脂。童男童女后面是一座八抬的黑轿，抬轿的人一个个扮作牛头马面，轿中坐着一个枯瘦如柴的偶像，穿一身黑布金丝绣山水云浪长袍，头戴冲天圆箍冠，满脸乌亮，两眼深凹，巨口獠牙，小耳长颈，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杨度问夏寿田：“这城隍的像如何这般瘦长，头肩腰都太不成比例了，样子也可怕。”

夏寿田说：“你不晓得，这像是用藤雕的。”

“藤雕的？有这样粗的藤！”杨度很惊奇，再一次细看。

“这城隍像有二三百年了，据说有一个姓滕的人，生前在宛平做县令，清正廉明，嫉恶如仇，死后被玉帝封为宛平城隍，老百姓就找了一棵千年古藤给他雕了一座像。这位滕城隍面孔虽古怪丑陋，心地却最好，百姓都敬重他。”

说话间，南边那队点起了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把大家的视线都吸引过去了。比起北边的队伍来，南边的气派大多了。前导的长木牌红地金字“大兴城隍”四字格外醒目，后面是十六对吹鼓手，一律红衣镶金边，接下来是四个囚犯，脚镣手铐，披发带枷。杨度又问：“这四个人犯了什么罪，要如此示众？”

夏寿田笑道：“他们都不是罪人，是好人。”

“那为何要这样当众丢丑呢？”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求得城隍爷的欢心。”夏寿田解释，“城隍爷一欢喜，就赐给他们福气，或保佑他们无病无灾，或保佑他们发财做官，或保佑他们早生贵子。”

突然，人群中大起哄，都说：“快看呀，快看呀！”

杨度、夏寿田看时，只见四个囚犯后面走着四个人，有兩個人的手臂上悬着铁钩，铁钩不是挂在臂上，而是穿过臂肉，下端还吊着一盏点燃的油灯，时时可见鲜血从臂上流出，顺着铁钩流进灯盏里。另外两个更可怕，铁钩穿过腮帮，下端托着一根点燃的蜡烛，千千万万双眼睛都投向这四个可怜人，到处是啧啧声、叹息声、惊异声、赞扬声。杨度又不明白了。夏寿田在京师住了四五年，对此很熟悉，便又告诉他：“这都是些苦命人，或从小就死了父母，或老来失去儿女，或一生受贫受累，他们自认罪孽深重，甘愿受非人之苦来赎罪以求来生。”

杨度十分感慨地说：“今生已经受苦了，还要加一项这样的苦来受，如此折磨自己，来生就有福享了吗？”

后面十六抬的显轿中也端坐着一具城隍偶像。这城隍身躯魁梧，头大脸方，还留着两尺来长的赤色胡须，身穿大红袍，头戴十二旒平天冠。轿后判官小鬼一大群。夏寿田告诉杨度，大兴县的城隍是用樟木雕的，所以身宽体胖，这个城隍喜欢讲排场，他出巡时要随从众多浩浩荡荡，百姓依着他的性子，他就保佑护卫，不顺着他的性子，他

就降灾降祸。

这时，两队城隍在大门口会面了，都站住。北边举牌的大汉厉声喝问：“前面来的是何方人马？”

南边举牌的大声回答：“大兴县城隍奉玉帝命出巡，特为朝拜京师城隍大王。你们是谁？”

北边的答：“宛平县城隍奉旨巡视，专程进谒京师城隍大王。”

南边的再问：“请问带给大王什么礼物？”

北边的再答：“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请问你们给大王什么礼物？”

南边的回答：“风调雨顺，四境平安。”

然后北边南边一齐高喊：“老哥，你先！”

此刻两队的锣鼓唢呐都响了起来，把即将结束的庙会推向高潮，四周围观的人群无不笑逐颜开。就在这个时刻，杨度突然发现一个身穿藕绿色衣裤的年轻女子，正望着宛平城隍的藤像甜甜地笑着。那神态，那笑容，正是五年前邂逅江亭的静竹！更令杨度兴奋的是，那女子右手还拿着一把绢扇。是的，她一定就是五年来自己时常想起的、前些日子踏破铁鞋寻找的那个心上人！杨度顾不得与夏寿田打招呼，便穿过密不透风的人流，向那女子奔去。

待到杨度快要走近绿衣女子身边的时候，绿衣女子却移动了脚步，杨度也便随着她走，眼睛死死地盯着，生怕她被人流淹没了。慢慢地越走人越稀少，看来这女子是要离开庙会回家，杨度暗自欢喜。快要走到石驸马大街的时候，杨度加快了步伐，看看离那绿衣女子只有一两步脚了，杨度轻轻地叫了一声：“静竹姑娘，你停一停！”

或许是声音太小了，那女子并没有停步。杨度又叫了一声：“请停一停，静竹姑娘。”

女子停下来，回过头一望。杨度大吃一惊：原来她不是静竹！那女子却依旧甜甜一笑，主动问：“刚才是先生你在叫静竹姑娘吗？”

“对不起，刚才是我在叫静竹姑娘，我认错人了。”杨度十分失望，就要转身回庙会去找夏寿田。

“等等。”绿衣女子叫住了杨度，“听先生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是的，我是从湖南到北京来应特科考试的举子。”杨度觉得眼前的这位与静竹穿着同样衣服的女子，有着与静竹同样热情善良的性格。他乐于与她攀谈，遂走前一步，与女子平行。

“那么，你是如何认识静竹的？”女子斜斜地偏着头，用一双好看的杏眼望着杨度。

杨度这时才发觉，绿衣女子虽然脸型轮廓很像静竹，这双眼睛却不像，静竹的眼睛是眼角微微上挑的凤眼，不如她的圆，而杨度更喜欢那双丹凤眼。

“那是五年前，我来京师参加戊戌科会试，一个偶然的会，在江亭认识了她。”杨度想，看来这女子可能认识静竹，否则，他那声“对不起”的话说过后，她就该走自己的路了，不会再来问东问西的。想到这里，杨度心中燃起了希望。“姑娘，你认识静竹吗？我这次一到京师就四处找她，一直没有找到。”

“先生尊姓大名？”绿衣女子不回答杨度的提问，反倒盘问起他来。

杨度不以为意，忙回答：“我姓杨名度字哲子，湖南湘潭人。”

“你就是杨哲子先生！”绿衣女子睁大眼睛，本来就圆的眼睛显得更圆了。

“正是，正是！”杨度似乎觉得静竹已呼之欲出了，急着问，“姑

娘，请你快告诉我，静竹她在哪里！”

姑娘并不急着告诉他，她四处望了一眼，说：“前面胡同里住着我的结拜姐姐，你如果不在意的话，我们到她家去坐坐吧！”

“行，行。”一个上午的庙会，逛得他又累又渴，能有一处地方坐坐，边喝茶边说话，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杨度跟着绿衣女子由大街转进一条小胡同，来到一家紧闭的脱漆旧门边，女子用力敲了两下门，又高声喊道：“丹姐，请开开门！”

喊声刚落，二楼窗口里伸出一个女人头来，笑着答：“哎呀，是亦妹呀，等一下，我来开门了！”

一会儿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二十多岁年纪的女子，笑吟吟地望着亦妹，又将杨度看了看，极其热情地说：“稀客，稀客，快进屋，上楼坐。”

说罢，随手将门又关紧了。门关上后，屋子里显得黑黑的，过了几秒钟后，杨度才看清这是一间杂屋，屋里有一个大灶台，灶台上放着锅瓢碗筷，灶台两旁堆满了煤炭干柴。他跟在亦妹的后面，沿着又窄又旧的木楼梯上了二楼。楼上光线充足多了，有两间小小的简陋的木板房，前面的小房间摆着床、梳妆台，后面的小房间有一张小方桌、四条方凳，有两只叠着的黑漆旧木箱子，板墙上贴一张十分俗气的贵妃出浴图，还有几张大红大绿的年画。亦妹把杨度带进这间小房子，大家在方桌边坐下来，丹姐笑着问亦妹：“这位先生是……”

“他就是杨哲子先生。”

“哎呀，你就是杨哲子先生！”丹姐忽地站起来，将杨度仔细端详着，看得杨度颇为不好意思，心里想：她们怎么都知道我？

丹姐转而问亦妹：“你在哪里遇上了杨先生？”

“在城隍庙会上。”

“你都告诉他了吗？”

丹姐问的虽是亦妹，杨度却不由得紧张起来，他感到有点不祥的味道。

“还没有哩，正要借你这里说说话，麻烦你下楼给我们烧点水喝吧！”

“好。”丹姐答应着，走到门边，又转身看了杨度一眼，说，“杨先生，你这几年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早来北京？”

杨度发现丹姐的眼神有点凄凉，愈发觉得不妙：难道静竹出了什么意外？

“亦妹。”杨度学着丹姐的口气称呼绿衣女子，急切地问，“静竹她现在在哪里？”

“她已经故去了。”亦妹轻轻地慢慢地吐出一句话来，仿佛一根游丝在飘动。杨度一听，却如五雷轰顶。这怎么可能呢？五年前那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那样地纯洁，那样地甜美，那样地活泼热情，那样地生机蓬勃，她那时是一朵花瓣初绽的蓓蕾，这时理应是一朵迎风怒放的鲜花，她怎么能萎去，又怎么会萎去呢？

“她什么时候故去的，得的什么病？”二十八岁的堂堂男子汉杨度，竟忽然嗓音哽咽起来，眼圈也红了。

“上个月故去的，已安葬在西山了。她的病完全是因为思念你而得的……”

亦妹的话还刚刚开头，杨度却已脸色惨白，一时间百感交集，千悔万恨。他心摇神移，虚汗淋漓，不觉眼前一黑，猛地晕倒在楼板上。

“哲子先生，哲子先生！”亦妹吓得不知所措。

丹姐闻讯忙上楼来。她到底比亦妹大两三岁，见识多些，

说：“不碍事，不碍事，他这是一时急的，我们把他抬到床上去。”

两个女子，一人抬肩一人抬脚，费尽了力气才把一条七尺大汉抬到隔壁房间的床上。丹姐从楼下打来一盆温水，要亦妹给杨度擦去脸上脖子间和手心里的虚汗，自己则翻箱倒柜，找出一小瓶同仁堂配的救急水。丹姐用竹筷撬开杨度的牙关，将救急水倒进他的口里，又喂了两匙温开水，再拿床薄被子给他盖上，然后拉起亦妹的手走出房间，把门带上。

在刚才说话的房间里，亦妹将遇见杨度的过程告诉了丹姐。

“看来这位杨先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儿，静竹的眼力不错，她真有福气，我不如她。”丹姐思忖了一下说，“他既是来赶考的，千万不要误了他的大事。依我看这次什么都不要对他说，待到 he 金榜高中的时候，再把真相告诉他，让他喜上加喜。”

“行！”亦妹点头赞同。

半个钟头后杨度醒过来了，见自己躺在陌生女子的床上，很觉不好意思，他忙起身下床。亦妹听见响声，推门进来。杨度凄然笑道：“真对不起，吓着你们了！”

亦妹问：“好些了吗？”

“好多了。”杨度在梳妆台边的小凳上坐下，“亦妹，你把静竹的事详细告诉我吧！考完后，我去西山祭奠她。”

丹姐端了一杯热茶进来，忙说：“杨先生，你先喝喝茶，养养神，饭菜都好了，你就在我们这里吃饭。静竹的事，不是一时半刻说得清楚的。天色也不早了，我们不便留你在这里过夜。你千里迢迢来北京，主要目的是为了赶考，回客栈后好好温习功课，待放了金榜后再到这里来，我们姊妹把一切对你说明清楚。你看呢？”

杨度见丹姐一脸正色，又想起自己刚才的失态，不觉对这个房主人有点畏惧，他只得遵命照办。吃晚饭时大家再不谈静竹的事。吃完

饭后，二人送他下楼。亦妹一再叮嘱，金榜放后，一定要来，她和丹姐在这里等着。

五 亦竹告诉静竹：你就要做榜眼公夫人了

杨度回到长郡会馆，拿出静竹送给他的拜砖，呆呆地看着，江亭题扇、潭柘寺定情的往事一幕幕地浮上脑际。往事是那樣的清晰温馨，而今却芳魂已逝，天人永隔，再也见不到她那娟秀的面孔，听不到她那乳燕般的笑语了，感情丰富而脆弱的倜傥才子不觉失声痛哭起来。他一直哭了大半夜，天蒙蒙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临到中午醒来时，他的心情已趋平静了。人既已逝去，再思念再哭也是空的了，静竹送拜砖时说过，要用妙严公主的恒心做出一番事业出来；只有记住她的话，做出成就来，才是对她最好的缅怀。杨度这样想着，决心要把这次特科考好，待到金榜题名的时候，再到西山去祭奠，去告慰静竹的在天之灵。



从那以后，杨度再不外出了，连夏寿田那里也很少去，他闭门谢客，真正实实在在地用起功来。各省应试举子陆续到京，大家纷纷互拜，借以通声息，交朋友。杨度本是极喜欢应酬的，因为心情不佳，一概不加入，别人拜他，他也不见。只有四川举子宋育仁曾经是尊经书院的弟子，因系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是他的师兄，当宋专程来访时，他只得和宋见了面。于是第二天便有广东三水县人梁士诒邀了江苏吴县人张一麟也要来拜访。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出身官商之家，极为聪明干练。他以进士身份参加特科考试，一心要拿个特科状元。张一麟字仲仁，号公绂，出身书香门第，从小饱读诗书，以才闻名三吴。没想到杨度却借口生病不见，梁、张吃了个闭门羹，心中不悦。外省举子都说杨度性格古怪，他听了也不在乎。

待到主考大人张之洞排场十足地进了京城后，特科考试的气氛便骤然浓重起来。这次考试，朝廷派了八个阅卷大臣，除主考张之洞外，另外七人为：裕德、徐会沅、张英麟、戴鸿慈、李昭炜、张仁黼、熙瑛。这七个人无论科名、资历、地位、声望都远不及张之洞，自然一切都听从他的安排。张之洞住进贤良寺的当晚，便将各部院寺正卿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的名单一一细看，然后又将已报到的名单拿来对照：保荐的有三百七十二人，报到的却只有一百九十一人，刚好过半，他心中颇为不快，使他略觉安慰的是杨度、梁士诒、张一麟这几个人都来了。杨度见过面，他已看准是个栋梁之才；梁士诒、张一麟没有见过面，也不是他推荐的，但早闻二人的名字，论者都说他们有真才实学，他很想借此测试一下他们的才学究竟如何。经济特科是有清以来的第一次，朝廷于这次考试并无成议，一切都委托张之洞，要他全权办理。看完名单后，张之洞在心中暗暗定了主意：取士尽可能广，一来国家时局危殆，急需人才；二来录取的人愈多，被荐举而未来京考试的人就会愈感到遗憾，他存心要让那些人遗憾。慈禧太后为了表示对重臣的礼遇，特赏张之洞在主考前游颐和园一次。

颐和园乃光绪皇帝不惜动用海军经费为慈禧太后修建的园林。皇家园林是不允许外人游玩的。以李鸿章功劳之大，地位之高，未经允

许私自游了一趟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尚且受到严责，罚俸一年，可见慈禧对张之洞礼遇之隆。



左宗棠

张之洞一生顺遂，此时受到这般礼遇，更是志得意满。游园的这一天，李莲英亲率一班抬轿太监在门边恭候。张之洞看不起阉竖李莲英，明知他是慈禧的宠奴，也不对他特别示以客气。八个太监轮流抬着张之洞穿长廊，游排云殿，上万寿山，登佛香阁，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张之洞大模大样地坐在轿中，吆三喝四，颐指气使，全然不把这群御仆放在眼里。临走时丢了几百两银子给李莲英，叫他分赏太监

们。这些太监们满以为累了这一天，可以得个三百五百的，谁知一分下来，连四十两都没有，一个个气鼓鼓地跑到李莲英那里去挑唆：“大总管，这张之洞也太神气了，奴才们抬了一整天轿不要说了，大总管也为他辛苦了一整天，他只赏三百两银子。当年左侯爷那样高的功劳，大总管只交还他一顶遗漏的帽子，他就用三千两银子回赠。比起左侯爷来，张之洞不值一提，他凭什么这样看不起大总管！”

太监们说的故事是真的。

光绪七年，左宗棠从新疆前线载誉回京，谒见慈禧太后。左宗棠目空一切，睥睨天下，但第一次拜谒天颜，也诚惶诚恐，汗流浹背。退下时，因心情紧张，竟然将放在一旁插有双眼花翎嵌着大红珊瑚顶子的朝帽遗落在御桌前。这是一桩很失礼的举动，左宗棠出门后颇为着急。李莲英机灵，忙进去给慈禧太后换茶，借这个机会将帽子取出，连夜亲自送到左宗棠寓所。左甚是感激，问身边的幕僚要给多少谢银为宜。幕僚伸出三个指头，左命人托出三百两银子。幕僚说，不是三百两，而是三千两。左宗棠虽觉太多了，但还是照数给了李莲英，又对他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喜得李莲英逢人便说左侯爷是大英雄。二十多年来，朝内朝外哪个大官不竭力巴结他迎奉他，看他的眼色行事。张之洞居然如此无视他，李莲英窝着一肚子怒火，但一时又不好发作，只得暂且隐忍下来。

张之洞却并不知道得罪了这班太监和他们的总管。他按规定日期闰五月十六日在紫禁城内保和殿，举行隆重的癸卯经济特科考试。经济特科的考试比进士的考试简单。进士考试有四场。第一场会试考出贡士；第二场复试贡士；及格者再参加第三场殿试，由殿试成绩定出一甲、二甲、三甲三个等次，分别赐予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统称进士；第四场朝考进士，择文章书法双优者为翰林院庶吉士，余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去各省任县令。经济特科只考两场，以第一场为主，称正场，考出一等、二等，五天后再复试，只要不出大问题，即维持正场的结果。所以，全体应

商衍鎤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对经济特科作了专节介绍：“经济特科，始于光绪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之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核议，拟定章程六条。二十六年庚子之后，时局岌岌，外侮孔棘，海内皇皇，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因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寺堂官正卿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二十九年癸卯，内外臣工奏保者三百七十余人。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第一场为正场，录取者再行覆试一场。均试以论一篇、策一道。闰五月十六日试于保和殿，与试者一百八十六人……派张之洞、裕德、徐会沣、张英麟、戴鸿慈、李昭炜、张仁黼、熙英八人为阅卷大臣。二十一日奉谕，拟定一等之梁士诒等四十八名，二等之桂站等七十九名，准与复试，备取五十九名报罢。二十七日在保和殿复试……派荣庆、张之洞、葛宝华、张英麟、陈邦瑞、戴鸿慈、李昭炜、郭曾炘八人阅卷，取一等袁象谷、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九人，二等冯善征……等十八人，汰去正场所取者约百人。正场之一等前五名仅取张一麟一人，梁士诒、杨度、李熙、宋育仁皆未入选。因将卷进呈后，疑梁士诒与梁启超为同族，杨度本湖南师范生，又疑其与富有票唐才常为同党，故黜之。迨授官命下，京职外任仅就原阶略予升叙，举贡用知县州佐，以视康乾时词科优遇，迥不如矣。”

试的举子都把第一场看得很重。临到进场这一天，有五个举子突然病了，实际应试的只有一百八十六人。

杨度找到自己的座号后坐下，拆开密封的试卷，里面有两道试题。论一篇，题曰：《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体育、德育、智育同义论。看到这道论题后，杨度心里甚为高兴，做这道题正是他的长处。在日本弘文书院半年，除学习日文外，专攻的就是各国教育，对外国所提倡的体育、德育、智育都有研究。这篇论文，无须思考就可以一挥而就。

再看策题：汉武帝造白金为币，分为三品，当钱多少各有定值，其后白金渐贱，钱制亦屡更，竟未通行，宜用何术整齐之策。西汉初期，文帝、景帝、武帝对繁荣经济都有过不少杰出的贡献，奠定了汉代兴盛的基础，以国计民生为己任的王闾运，对汉初的经济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他都传授给了弟子，杨度得其精奥最多。日本半年，又涉猎过东西各国的经济方略，把先生的研究成果与自己所得的新学结合起来，一篇八百余字的对策定可以做得头头是道，警策动人。

杨度早有成竹在胸，用不着多加思考，便以恭正的楷书写出了一

论一策两篇文章，当他停笔时尚未到正午。他环顾四周，其他人都还正在紧张应对之中，或托腮苦思，或挥笔疾书，无一人完卷，他心里高兴。看看时候还早，便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自己觉得字字珠玑，掷地有声，又如花团锦簇，耀人眼目，竟无须一笔更改。杨度十分得意，插笔合卷，早有执事官过来将他的卷子收了过去。当他起身离座时，看到端坐在主考大人席上的张之洞正向他捋须微笑。张之洞当即便从执事官员的手中要来杨度的试卷，细细地看了一遍。议论风发，剖析精当，虽措辞偶有偏激之处，总体来说是一篇难得之作，只可惜错了一个字，可见作者于才华横溢之余却不免有心气浮躁的毛病，张之洞深为之惋惜。

不到二百份试卷，有八个人看，阅卷费时并不多，到了第二天傍晚，一等二等的名次便大致出来了。全体名次的排列，张之洞委之于礼部侍郎裕德，他自己只排一等前五名的先后。同考官推出前五份试卷来，他们为宋育仁、李熙、梁士诒、张一麟和杨度的策论。张之洞将他们一一作了比较：论稳妥，宋育仁当排第一；论才气，杨度当排第一；论老练，李熙当排第一；论深刻，梁士诒当排第一；论典雅，张一麟当排第一。张之洞偏爱杨度，本欲置杨度第一，无奈他写错了一个字，置于第一不妥。比来比去，只得将梁士诒排第一，杨度屈居第二，以下依次为张一麟、宋育仁、李熙。

第三天，张之洞将取中经济特科一等梁士诒等四十八名、二等桂站等七十九名奏报皇上，请求予以复试。光绪皇帝亲自看了前五名的策论，很满意，准予复试。二十日这天清早，张之洞将取中的一等二等名单张榜于正阳门城楼上，并特别说明：奉旨于二十五日在保和殿复试。

杨度看到这个名单时，虽以未中一等第一名而略有遗憾，但毕竟取中了第二名，他心里仍然高兴不已。考中的一百多名举子互相道贺，看到黄榜的百姓们也四处传播，不到一个时辰，喜讯便传遍京师。大家比拟殿试，将梁士诒称作状元，杨度称作榜眼，张一麟称作探花，尽管他们都知道制科毕竟不能与进士考试相比，但也乐于接受这个殊荣，尤其是梁士诒更是喜不自胜，当天在广东会馆大宴宾客。

杨度也被夏寿田接去，在他的寓所里，几个湘籍朋友聚会一起，为新榜眼公贺喜。

夏寿田举起杯子对大家说：“我们一起敬湘绮师一杯，他老人家教出了两个榜眼，近几十年来无一人比得上他。”

大家都赞同，一齐举起了杯子。杨度笑着说：“你是真榜眼，我是假榜眼，不要鱼目混珠了。”

众人都说：“你也是真榜眼，过去博学鸿词科的待遇比进士还高哩！”硬逼着他喝下这一杯酒，杨度只得喝了。于是接下来你敬一杯，我敬一杯，把个杨度灌得醉醺醺的，他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杨度根本不可能想到，此时在京师还有一个人甚至比他还兴奋，此人便是亦妹说的已死其实并没有死的静竹！她正在精心打扮，热切地等候着一别五年的郎君。

静竹是一个命运悲惨的女子。她出生在苏州城阊门外，父亲陆育之是个博学的秀才，人品学问都好，可惜科场蹭蹬。十八岁中了秀才后，连考三科举人皆不中，他一面教蒙馆，一面仍不死心，继续攻读八股。妻子郑氏漂亮温柔。夫妻二人生有一女，取名静竹。静竹长得伶俐可爱，一家人的小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却也亲亲爱爱。不料，郑氏第二胎难产，母婴都没有保住。陆秀才抱着刚满三岁的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妻子死后，陆秀才也绝了再考的念头，一心一意教书抚养女儿。女儿五岁时，他便教她认字；八岁时，他教她背《唐诗三百首》；十岁时，他教她读《古文观止》。女儿聪明好学，父亲一教便会。静竹十一岁那年，陆秀才经人撮合娶了顾氏。谁知两年后陆秀才得急病死去。静竹没有母爱后又失去了父爱，心中万分悲痛。顾氏年轻，耐不了寂寞，偷偷摸摸地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私通，有一次不巧被静竹撞见了。顾氏恼羞成怒，恨死了静竹。于是背着静竹，将她卖给了一家妓院的老鸨。老鸨见静竹长得漂亮，便一转手以三倍之价卖到了北京八大胡同的横塘院。可怜一个娇弱的江南小女孩被推进了举目无亲的京师火坑，她再不情愿再反抗也无可奈何，哭哭闹闹几个月后便也只得认了命。

好在教她弹琵琶的老琴师也是苏州人，老头子卖艺一生，到老来仍孤贫一人。苦命人怜苦命人，老琴师同情静竹，安慰静竹，将她看做自己的女儿，把四十多年来所练就的琵琶技艺悉心教给静竹。在艺术美的陶冶下，可怜的小女孩渐渐长大了，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婷婷少女。十六岁那年，老鸨收下了一千两银子，一个浪荡的王孙破了她的女儿身。那一夜，姑娘的泪水简直可以汇成一条河！

从此她便沦落为一个最被人瞧不起的烟花女。可是，从小受过诗书熏陶的姑娘却有一颗高洁的心。她读过《琵琶行》，为浔阳女的命运而哭泣；也读过唐人的传奇《虬髯客传》，为红拂风尘识英雄的慧眼而感叹。小小年纪的静竹立下了大志，一要在京师人群中识别一个可托终身的英雄；二要想方设法积攒私房，若不能遇到英雄，则自赎从良，决不老死娼门。

五年前的一个夏日，是老琴师的生日，他的徒弟们——横塘院的几个姐妹凑钱为他祝寿，大家到江亭喝酒观风景。就在这天下午，静竹遇到了题词江亭的杨度和夏寿田。说实在话，在静竹看来，两个人的词都写得好，两个男子都长得潇洒英俊，只是夏寿田为新科榜眼，大家都众星捧月般地围着他，杨度遭到冷落。苦水里过来的静竹有一种同情弱者的本能，在这种心情的驱使下，她走过去主动与杨度搭腔，请他为自己的扇子题词。面对面地对坐说了几句话后，与男子打交道颇多的姑娘从杨度的举止神态中，看出这是一位有才而多情的男子，心中很有好感。告辞后走了几步，她忍不住回头看了杨度一眼，发觉杨度也在专注看着她。从杨度那无邪而又激情洋溢的眼光中，姑娘进一步断定这个陌生的年轻的举子是可以交往可以信赖的，她情不自禁地约他去潭柘寺相会。

其实，静竹此去潭柘寺并不体面。她一不是去烧香拜佛，二不是去游览古迹，她是专为陪一个南洋商人而去的。这个南洋商人既笃信佛教，又贪恋女色。他用双倍的银子将静竹“租出”几天，带着静竹去参拜潭柘寺。商人又掏出一张两千两银票来送给住持大法师，包下那座已由行宫降格的精舍。住持见他携带一个美貌的年轻女郎住寺庙，虽觉得不妥，看在那张大额银票的面上，同意让他们住三天。

在杨度来到宝珠峰的那一天，静竹陪着商人住进了寺里精舍，故杨度找遍了寺外所有的客栈也寻不到她。约定与杨度见面的这一天，静竹撒谎说病了，不能陪商人游玩。那商人也好，并不强迫她，自己也不游玩了，改而与住持谈论佛法，于是静竹得以用琵琶声把杨度招进竹林，和他一道畅游宝刹。游览过程中，杨度倜傥的风度，广博的学识，恳挚的性情，再次赢得了姑娘的芳心。当他接过她所送的那截小小的砖角后所表现出那种真诚的谢意和向佛祖起誓时的郑重态度，使姑娘深深地感动而流泪了。静竹降生到人间短短的十七八年，自从母亲去世后，不知流过了多少眼泪，那都是辛酸的泪，痛苦的泪，这一天她第一次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她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男子。就在那一刻，她决定嫁给他！在猗轩亭流水羽觞的游戏中，杨度用四朵小花包在纸里，卜决他们之间今后的关系，虽是哄她，但他那一颗决意与她结连理的强烈的滚烫的心，却使她深为感激；而正是这颗真心，倒使她忽然发觉自己不配做他的妻子。自己是个什么人？自己是一个任人玩弄任人欺侮的下贱妓女，怎么可以与他般配！算了吧，赶快结束这段不该有的荒唐爱恋，什么也不告诉他，让他心里永远保留着一段美好的记忆。转念她又想，他既然这样深情爱我，应该不会嫌我，何不试探一下呢？哪怕问问他家中有没有妻子也好。静竹的脑子里翻滚着种种不同的想法。她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约杨度明日再谈。

这天夜晚，商人折腾她一阵后呼呼睡着了，静竹则一夜未合眼。她反复考虑明天见还是不见。不见，或许真正的有情人会失之交臂，自己一辈子会后悔不已；又想到杨度见不到她时的痛苦，自己心里也难受。见，或许一旦得知真情，他会大梦初醒，弃自己而去，自己更会哀痛欲绝，比不见更后悔。左思右想，一直到天亮了，静竹仍没有拿定最后主意。一会儿商人起床了，对她说马上离开潭柘寺回城。静竹大吃一惊，不是还有一天吗，为何提前走？商人说原以为这里有得道的高僧，谁知这里的和尚浑浑噩噩，真乏味。商人的突然改变主意，使静竹对见不见杨度一事再没有思考的余地了，她想这大概就是天意。于是她给杨度留下了那张纸条。不过她的心里仍存着一个念头：如果这位杨哲子真正是一个痴情的男子，他还是有可能在城里寻

到自己的。

静竹回到城里后，一直巴望着杨度来找她，却不知杨度早已离开北京回湖南去了。静竹见不到杨度，心里又痛苦起来。她后悔自己没有留下地址，以便杨度来找，致使得有情人终于失之交臂。杨度的身影总在静竹的脑子里出现，他的率真，他的真挚，姑娘永远也忘不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诅咒自己。有时，她想把杨度从记忆中排除，努力设想他是一个薄情郎，好比易涨易落的山溪水。但即使这样，她也难以将他的身影在脑中排除掉。

这些年来，静竹没有快乐，有的只是思念。她把自己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一个新来的小妹妹。这个小妹妹也是苏州人，身世比她还要苦。她连自己的生身父母的印象都没有，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没有一个正正经经的名字。静竹可怜她，依着自己的名字，给她取名亦竹。亦竹将静竹视为亲姐姐，常常劝她，叫她不要再想杨哲子了。天底下像杨哲子这样的人一定不只一个，何苦如此痴情？再说杨哲子没有来寻找，可见他也不是一个钟情的汉子。亦竹又把静竹的事告诉她的朋友丹花，丹花于是也劝静竹忘掉这段恋情。

想不到一别五年，杳无音讯的杨度竟突然出现在八大胡同，出现在横塘院前。那天下午，当静竹隔着窗帘看到这意外的一幕时，她简直惊呆了。她指着在胡同里踽踽独行的那个人，对亦竹说：“他就是哲子。”

亦竹立即要下楼去唤她，静竹制止了。出自于一个恋情深厚的姑娘家的复杂情感，静竹心里此时涌出来的，却是苦多于甜，怨多于爱。她恨哲子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出现在她的眼前，这许多年都干什么去了？何况她又生出怀疑，他是不是早已忘记了自己，到此地来是为了找别的姑娘图快活？她叫亦竹远远地跟着杨度，看他究竟到八大胡同来做什么，住在哪里。

晚上，亦竹告诉她，杨度并不是来嫖妓女的，他住在长郡会馆。亦竹还打听到杨度此番来北京，是为了参加经济特科的考试。静竹得知杨度不来逛窑子，心里欣慰，但相隔了五年，不知他的心思变没

变。她和亦竹商量了一个主意，暂不惊动他，让他考完后，再由亦竹出面扯个谎试探一下。不料城隍庙会结束的这一天，杨度错以为亦竹是静竹，自己找上来了。

杨度走后的第二天，亦竹将偶遇杨度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静竹。当她听到杨度得知自己已死突然晕厥，醒过来又说要去坟头祭奠的时候，静竹流下了欣慰的眼泪。这个洞庭湖南的汉子，倒真是一个实心实意的情郎。这样的男人，即使为他死也是值得的！不管他这次考中不考中，也不管他家里有没有妻子，二十三岁的静竹姑娘不能再在灯红酒绿的卖笑场中葬送自己的宝贵青春了，她要从良嫁人，要跟她的心爱郎君，一起去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楚山湘水之畔，一起去洒满帝子爱情之泪的斑竹故园，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为丈夫浆洗缝补、生儿育女。

五年来，凭着自己的美貌和一手绝妙的琵琶，静竹积攒了上万两银子的私房，她和亦竹商量，要自赎离开横塘院，她不能在这片污泥浊水中接待哲子，她要自己的家里与心上人久别重逢。亦竹一听，忙跪在她的面前，哭着说：“好姐姐，你帮帮我的忙，把我也赎出去吧，我今生甘愿做你的丫环奴仆，服侍你和杨先生一辈子，来生再变牛变马报答你的恩情。”

望着这个苦命的义妹，静竹的心在颤抖。老鸨早就说过要找一个出得起大钱的人给亦竹破身，因为一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亦竹仍还是一个姑娘身子。这样一朵娇美的花朵眼看就要遭践踏而不施以援手，于心何忍！只是今后的事情尚不能料定，万一受苦受累，她吃得消吗？亦竹坚定地回答：“哪怕是沿街乞讨，也比在这里强呀！”

静竹对老鸨说，愿以五千两银子自赎，又用一千五百两银子代赎亦竹。妓女从良是常有的事，老鸨不能干涉，况且她们愿出这样的大价，老鸨一口答应。

两姐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又与老琴师和手帕姐妹们依依话别，毅然离开了横塘院。她们在西山脚下赁了三间干净的农舍，临时布置一番，住了下来。

这一天，亦竹从城里回来，告诉静竹一个天大的喜事：经济特科正场已公布，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静姐，大家都说，特科考试以正场为准，复试只是做个样子，杨先生成了榜眼公，你就成了榜眼公夫人了！”亦竹激动地向静竹道喜。

静竹听到这个消息，喜得心花怒放。她紧抓着亦竹的手，一个劲地说：“亦妹，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吗？”

“真的，一点都不假！榜就张在正阳门外，还说二十五日复试哩！”

“这就好，这就好！我早就看出哲子是个大有出息的人，他真的出息了！”静竹喃喃自语，“亦妹，二十五日那天你去长郡会馆门口等他，见到他复试回来后，你就把他接到这儿来。你说我没有死，我天天都在想念他！”

“好，二十五日那天一早我就去！”亦竹欢喜无尽地答应。

静竹开始精心打扮了。五年后的今天，她比潭柘寺定情的时候更成熟，更具风韵，也更迷人了。她要把最好的化妆手段用出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比西施、昭君还要美的美人，让哲子在自己美丽的容貌下痴迷融化。

谁知上天并不成全她，几天后一场意外的灾祸粉碎了姑娘如诗如画的憧憬。

六 “梁头康足”毁了榜眼公的锦绣前程

经济特科正场录取名单公布的第二天，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养心殿门外永巷里，听到一个刚从王府井采买珍珠回来的太监小羊子，和另一个太监马胖子在悄悄说话：“外面都在说，特科取的第一名是康梁乱党中的头头。”

“真的吗？”马胖子瞪起小眼珠，吃惊地问，“他叫什么名字来

着？”

“梁士诒。”小羊子压低声音，“也是广东佬，都说是梁启超的堂弟哩！”

“哎呀呀，这康梁乱党才平息了几年，又冒出个大人物来了。老佛爷知道了，不气死才怪哩！”马胖子表面上抱怨，其实心里喜欢。他不是喜欢康梁乱党复活，他是想看看老佛爷发大臣们的脾气。太监生活枯燥无聊，只要事情不出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是时刻盼望紫禁城里出事儿的，事儿出得越大，他们越兴奋，越觉得有趣味。

“小羊子，你们在谈论些什么？”李莲英在后面尖声叫了一句。

两个小太监转身见是总管在后面，吓了一大跳。这些太监们平素并不怎么怕后宫里的主子——一大群名目繁多的太妃、妃子们，最怕的是这个李莲英。他是他们的最高上司。

“李四爷，我们没有说什么。”

李莲英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宫中大小太监都尊称他为李四爷。

“没说什么？”李莲英拉下脸来，“什么康梁呀，乱党呀，这也是你们说的话吗？仔细揭了你们的皮！”

“是这样的，李四爷。”

小羊子颤颤抖抖地把在外面听到的事情向总管作了禀报。

“第一名真的是梁士诒？”李莲英厉声喝问。

“真的叫梁士诒，大家都这么说的。”小羊子低下头，不敢正视总管。

“真的是广东人？”李莲英又问。

“真的是广东人，都说是梁启超的嫡亲堂弟。”

“你们听着！”李莲英叉起两只手训道，“下次若让我听到你们说国家的大事，按世祖爷的家法，先抽三百鞭子，再撵出宫外。听到了吗？”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同治进士，先后任过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河南、浙江、四川、江苏学政等职。光绪二十六年，随同慈禧出京逃往西安，因此得到慈禧的信任，出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处大臣。光绪二十七年改任外务部尚书。光绪三十二年授协办大学士、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参与筹划预备立宪。三十三年因受参劾奕劻父子一案的牵连，得罪慈禧，遭罢斥。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

“听到了，再不敢了。”两个小太监灰白着脸答道。

“走吧，干你们的事去！”

打发两个小太监后，李莲英心里琢磨着：老佛爷最恨的是康梁乱党，好个张之洞，你竟然敢取梁启超的堂弟为第一名，不存心要和老

佛爷唱对台戏吗？你仗着是探花出身的总督，瞧不起我们这些当太监的。好哇，我叫你瞧瞧我这个太监李四爷的手段！

李莲英转身入内，要把这个特大的事马上报告慈禧太后。走到东暖阁帘子边，他停下了脚步，心里想：我出面告发这事，毕竟不合祖制，如果由另外一个老佛爷信任的大臣来说则更好。他退出养心殿，在前面庭院御厨窗口边徘徊，恰好这时军机大臣瞿鸿禨进来，跟他客气地打了声招呼，便进了东暖阁。李莲英突然想起，这位瞿鸿禨是最合适的人了，因为他对张之洞成见甚深。

瞿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二十二岁中了同治辛未科二甲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和张之洞一样，也是一个少年高第的才子。他历任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乡试正考官、学政、礼部侍郎等官。戊戌政变前，他曾三次力荐康有为，认为康是大清朝的社稷之才。

因为瞿二十余年官职清华，加之立身较严，时人皆赞扬他以清德孤操称天下，又没有参加过康梁的团伙，所以戊戌政变时，他没有被牵累上。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光绪西逃，随扈的军机大臣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四人因支持义和团被同时罢职，在军机当值的便只有荣禄和王文韶，枢务需人，于是瞿鸿禨因荣禄的推荐，由礼部右侍郎升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工部尚书，一到西安，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因为正是所谓“西狩”途中入参枢务，与慈禧共过患难，故瞿得到了慈禧的特别信任。

瞿为人耿直，张之洞对维新派前恭后倨的态度使他反感。张之洞办事任性，也使瞿一直认为张非方面之才。他听人说过有关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的两则故事。

张之洞早年在翰苑时，与潘祖荫、李慈铭、吴大澂一起研究金石之学，京师号为清流党。那时他以内阁学士初膺疆寄，意气特盛。山西省正在修通志，府学教授杨湄主其事。杨湄家藏有两本同样的碑帖，所有的字都一样，只有一个字，一本作“勾”，一本作“公”。杨湄不明其故，请教张之洞。张怀疑“勾”、“公”属声转通假，但苦于不得

证明。有人告诉他，洪洞县的县丞王纬博学，或可找出证明。王纬为拔贡出身，原为曲沃县令，然此人喜学问而不问政事，曲沃县被他弄得一塌糊涂，前任晋抚把他降为洪洞县丞。王纬到了太原，张之洞问他这件事，他一口断定“勾”、“公”为一字，并立即找出《仪礼》郑玄的笺注“勾亦作公”为证。张之洞大为佩服，视王纬为奇才，立即开复他曲沃县令原职，三个月后又升为太原知府。

第二年为大比之年，巡抚按规定为监临，要在闱中住一个月。张之洞是个不耐寂寞的人，要找一个人在闱中陪他说话。有人提议榆次县令吴子显是袁枚外甥的孙子，潘世恩的女婿，最适合。张之洞听了高兴，既是大才子的后人，又是状元郎的女婿，自然博学多才，即刻将吴县令调进闱中。谁知此人素不读书，胸中实无多少墨水，张之洞与他谈金石之学，一问三不知。张大不悦，讥笑吴说：“令岳丈以十万卷书赠朱九江而不送与你，足见你不可造就。”未及半月，就叫他出闱，从榆次改调广灵。广灵县既贫瘠，其前任又亏空了四千两银子，张责令吴补偿。

这两件事令山西官场惊诧，也使瞿鸿禨听后懵然。这样一个将国事视若儿戏的人，居然会被称之为能员，委之以重任，岂不是怪事！在与李莲英的一次闲聊中，瞿鸿禨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待瞿退出养心殿时，李莲英悄悄地把张之洞录取梁启超的嫡堂兄弟为经济特科第一名的事告诉了瞿。瞿从心里来说并不恨康梁，他只是对张之洞这种无节操的行为表示厌恶。回家后，他特为打发家人去正阳门看名单。家人回报，第一等第一名梁士诒，广东三水人。瞿想，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与三水是两个县，嫡堂兄弟一说，看来不能成立。不过他有新发现，康有为字祖诒，与梁士诒末尾一字相同。梁士诒与梁启超共头，与康有为共尾，这却是无疑的，这不明摆着为康梁翻案吗？张之洞呀张之洞，你可以用《劝学篇》洗刷与维新党的关系，但这次却露出了铁的把柄，看你如何狡辩！

第二天，瞿鸿禨再次面见慈禧，将梁头康足一事奏上。慈禧对戊戌年维新派试图围攻囚禁她一事恨之入骨，一听到“康梁”二字便神

经质地愤怒，不待瞿讲完，慈禧怒不可遏，即速降旨：“撤销梁士诒的第一名。”

瞿又乘机奏道：“外间有人议论，这次录取的人员中有康梁乱党骨干，请老佛爷明察。”

慈禧又降旨：“命礼部将所有应试举子的履历及正场答卷从严审查，决不能让康梁乱党混杂其间，严禁有人借机宣传康梁谬论。”

张之洞得知因“梁士诒”一名引起慈禧震怒，也深为惶恐，他上奏一面承认自己疏忽，一面又辩解，说梁士诒虽姓梁是广东人，却不是康梁一党。慈禧览奏后也觉得说梁士诒是康梁乱党证据不足，以“梁头康足”来证明张之洞起用康梁乱党的人，也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已近七十高龄的老佛爷一则要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二则出于对康梁不共戴天的仇恨，想起经济特科录取的状元之名三个字中就有“康梁”两个字在其间，总觉不舒服，她没有追查张之洞的责任，只命他复试时决不能录取梁士诒。

在官场呆了一辈子的张之洞，深知触犯龙颜所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在惴惴不安时，见到了慈禧的谕批，大喜过望。他本来就没有起复康梁党人的意思，委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梁士诒，也算不了一回事，自己没有遭贬已是皇恩浩荡了。于是他下令复试推迟两天，等待礼部全部审查完毕再考。

紫禁城里这一场荒唐无稽的官司，应试的举子们何曾知道？他们一个个都正在准备复试。梁士诒、杨度、张一麟三个人，一天到晚陶醉在三鼎

何汉文、杜迈之著《杨度传》：“1903年6月，清政府开设经济特科，杨度参加了考试。由于他的新学知识较丰富，考试成绩优异，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考取第一等第一名

的叫梁士诒。考试放榜后，慈禧太后向军机大臣瞿鸿禨 征询对经济特科录取人才的意见。瞿因与阅卷大臣张之洞有隙，乃乘机进谗，说梁士诒的名字和康有为（又名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同一字，有人说他是‘梁头康尾’。平素仇恨康梁新党的慈禧太后，因而误以为梁士诒是康梁的同党，遂不予录取，并下令查办阅卷大臣。监察御史也提出弹劾，闹得满城风雨。杨度因与梁士诒系同科录取，加之他在试卷中又大谈新学，当然也犯有新党嫌疑，在国内站不住脚，只好再度去日本留学。”

甲的恭维声中。二十四日这天突然宣布复试推迟两天，大家都出乎意外。有的猜测可能是考题泄了密，要重新拟定；也有的猜测可能是主考大人陡然病了；还有的猜测说不定朝廷新出了什么急事。有人向做京官的亲朋好友打听，但都不得要领。

杨度自从正场考后，便搬出长郡会馆，住进了夏寿田家。他俩也感到纳闷，都认为这样的大事不应该推迟，一定有什么缘故。二十五日这一天，亦竹在长郡会馆前面等了半天，也不见杨度的影子，后来打听到复试推迟，便回去了，决定后天再来。

二十七日，正场录取的一百二十七名考生再次走进保和殿，复试又是一论一策。论题为：《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策题为：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

这两篇文章，杨度同样做得十分精彩。出场后，他仍住夏寿田家，单等金榜张挂，然后走马上任，一展平生抱负。谁知正当杨度洋洋自得的时候，这天傍晚夏寿田告诉他，都察院湖广道监察御史上奏太后，说已查明杨度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行，正场策论中又有不满朝廷政纲的文字，可见该生狂妄成性，请削去该生举人功名，拘捕讯办。

杨度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夏寿田也大出意外。他冷静思考后，对杨度说：“你不是朝廷官员，御史这个弹劾不会使得朝廷马上拘捕，顶多是通过复试把你除名，然后再密令地方官监视你。这是就正常情况而言，还不知是不是有人存心要加害你。若有意害你，这事就难说了。哲子，你这两年得罪什么人没有？或者在日本时，得罪了哪个大官员的公子少爷？”

杨度死劲地想了想，想不出。

“哲子，我看你还是赶紧离开北京为好。回家收拾一下，到日本去避一避风声，若没事再回国，好在重子和代懿都在那里，兄弟郎舅在一起，也互相有个照应。”

杨度接受了好友的建议，第二天便悄悄离开京师南下。

杨度这一走不打紧，害得静竹空喜了一场。后来，静竹从报上得知杨度被逼出走东洋的过程，又转而为他庆幸。从此，她和亦竹洗去铅华，隐居在西山脚下，做安安分分的普通百姓。她相信她的哲子一定会回来的，她要永远等着他。

杨度离京后的第三天，经济特科正式张挂金榜。一等取士九名，二等取士十八名。一等前五名除张一麟仍被录取为第三名外，其他四人都被刷下来了。这次经济特科也因为有了这个插曲而大大跌价。考取者除少数几个有路子的，安排在六部做主事外，其余的全部回原籍。而回籍的人，绝大部分的境遇与考前没有任何区别。

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经济特科，就是这样一场令人可笑可悲的儿戏。导演这场儿戏的朝廷，它还能撑得久吗？

第六章 亡命扶桑

一 五年前出逃的惊险情景，梁启超终生不会忘记

早在杨度赴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之前，杨钧和代懿便考取了湖南官费留日生，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名气的陈天华、杨昌济也在这批留日生中。杨度以学长的身份在饯别宴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鼓励他们学习新知，为团体谋公益，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作为留学的最高目标。与一年前的反对态度大不相同，这一次，王闿运对杨钧、代懿的出洋是支持的，一方面是日趋开放的大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杨度东洋半年回来后器局更为开阔对他的启发。何况对代懿和杨钧，王闿运从来没有寄予第一流人才的期望，他认为让他们在东洋学点实用的技艺回来，或许在今后的乱世中于养家糊口更为有利。

杨度回到石塘铺后，看到了近日弟弟从东京寄回的家信。信上说他们在日本一切都很好，都进了日文补习学校。杨钧还颇为得意地夸

耀他已经可以和日本人作些简单的对话了。湘绮楼上，杨度将特科两次考试的情况向先生作了禀报，王闾运也觉得难以理解，安慰学生不必过于沮丧，在家里安心住一段时间，且待形势的变化。

这天，湘潭县衙门派人给王闾运送来一封急信，原来是夏寿田托折差带回湖南的。他告诉先生和挚友，京师官场中已捅出了所谓“梁头康足”事件的内幕，并说御史胡思敬最近又上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奏折，指责杨度与明末牛金星以举人叛从李闯情事相同，罪实倍之，现已逃离出京，很可能已回湘潭原籍，请旨密令湖南将杨度锁拿归案，以为儆戒云云。夏寿田催杨度赶快到日本去，再不走就晚了。

杨度读罢信，冷汗淋漓。

朝廷竟然荒唐到如此地步，令阅历甚丰的湘绮老人都大出意外。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杨度说：“你干脆到日本去算了，一则避避风头，二来也借此机会多结识些朋友。这一年多来，不少有为年轻人都去了东洋，今后中国的指望，或许就在这批人身上，你多结识他们，对事业会大有好处。另外，代懿和重子初次出国，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去后也可以照应照应。”

午诒和先生的看法都很有道理，杨度决定再度出走扶桑。

李氏得知儿子的决定后，黯然说：“你去东洋，娘不阻挡你，只是叔姬出嫁了，小三子留学了，娘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连说句话都没人听。”

杨度说：“娘，儿给你老人家雇一个丫环来如何？”

李氏说：“乡里小户人家的，雇什么丫环，等你日后当了大官再说吧！”

杨度颇觉为难地说：“娘，那怎么办呢？要不，反正代懿也不在家，干脆让叔姬回来住吧！”

“傻儿子，哪有出嫁的女儿长住娘屋的道理！”李氏轻轻地笑了一

下，爱抚地望着儿子说，“你今年都二十八岁了，难道没有想过要给娘找个媳妇，添个孙子吗？”

听了母亲这句话，杨度半晌做不得声。从归德镇刚回来的那几年，常有提亲的人上门，他都谢绝了，他一心想的是金榜题名后，再来洞房花烛夜。不料那一年，金榜无名，却邂逅静竹。从那以后，美丽的江南少女便深深地进入了他的心灵。尽管他怀着万分惆怅离开了京师，但他心里总是痴痴地想着，自己与静竹是定了情的。江亭畔那阕小小的《百字令》，潭柘寺里那块不起眼的断砖头，就是他们的百年信物，作为彼此间情感交融心心相印的象征，它们的价值，远远不是世俗的黄金白银所可比拟的。五年里，他摒弃了一切旁念，死死地相信，他和静竹一定会有重逢的一天，他不能背弃自己的誓言，把人生最珍贵的那份情感送给另外一个女人。

他万万没有料到，而今静竹却已长卧西山，他们今生已是天人永隔，无缘结连理枝了。现在，应是理智地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了。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二十八岁的男儿也是该成家了。这次是避名捕之祸出走，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国，留下母亲一人长年在家孤零零的，确为做儿子的不孝。好吧，就算为母亲娶一房媳妇吧！但时间仓促，哪里去找一个合适的人呢？

李氏说：“中路铺黄波老先生，你是知道的，人品学问都很好。他的第二个女儿，你们也见过面。这妹子也和我们叔姬一样，眼界高，一般人看不上眼，到了二十岁还没出嫁。前两个月，有个媒人提起了你，她倒是一口同意了。我说你到京城赶考去了，等你回来再说。”

杨度想起来了，那年在黄家吃春酒，是见过黄家的二小姐的。姑娘虽然谈不上很漂亮，也还端端正正，知书达理的。杨度想，自己当时并未怎么留意她，看来她是留意自己了，不然，何以别的人都不同意，独独愿意嫁到我杨家来呢？杨度笑着对母亲说：“她同意，怕是以为我去赶考，会中个进士、翰林回来，若是知道我不但没考上，还要避难出洋的话，她一定不同意了。”

李氏想想也是的，现在和两个月前截然不同了，黄家还愿意结这门亲吗？思忖好长一会儿，她对儿子说：“这样吧，叫你三舅到黄家去一次，探探他家的口风。如果还是同意的话，你就拜了堂后再出洋。”

杨度只得点头应允。

第三天，三舅红光满面地回来了，兴奋地对外甥说：“你就准备做新郎官吧！黄老先生说，朝廷现在是昏聩到顶了，否极泰来，清明时刻的来到不会太久了。办了喜事后，哲子只管放心出国去，家里事都交给仲瀛。哲子榜眼公虽没做成，名声已是传播天下了，今后一定会做大官的。只要那时富贵了，勿忘糟糠之妻就行了。”

未来老岳丈的这几句话，给遭受意外挫折心情抑郁的杨度很大的安慰。他想，有如此明达之父，必有贤惠之女，静竹虽然去世了，幸而有人可以代替她。

黄老先生亲自选定了一个黄道吉日。这天，石塘铺完全按照祖辈传下来的仪式，为这个喝过洋水又即将再去喝洋水的新郎官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婚礼，黄家的仲瀛二小姐则从这一刻起，成了杨家的媳妇。

半个月后，杨度告别母亲、妻子、妹妹和湘绮师，背上一个简单的行囊，并特意将马福益所赠的那把倭国古刀佩戴腰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石塘铺。

杨度再次踏上东京土地时，距他前次离别仅仅只有十个月。他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会重来日本。然而就是在短短的十个月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界，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人数的激增。去年十月，杨度回国时，留日学生不过五百人左右，而现在已多达一千二百余人。国内腐败的政局刺激了众多有志青年来东洋寻求救国真理，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朝廷的鼓励。今年春天，张之洞奉朝廷之命，制定了一个奖励留学的章程。章程上说，留学回国的学生，视成绩优次，将赐以拔贡、举人、进士、

翰林等出身，并加以录用，授予官职。也有不少人是受这种驱使来到日本的。

其次是留学生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无论是激烈地主张排满的革命派，还是温和地拥护光绪帝的保皇派，都肆无忌惮地集会结社，侃侃高谈自己的观点，言谈之中，洋溢着满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就连专门为禄利或为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而来的人，也不能不卷入其中，倾听别人的政治主张，发表自己的国是意见。相对于国内的沉闷而言，日本的留学生界如同一锅沸水。这个巨大的转折点就是三个多月前的拒俄运动。

沙俄是一个掠夺成性的侵略帝国。早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就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犯。19世纪中叶以后，又不断强占中国边界，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庚子年它是八国联军之一。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签订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第二年四月是沙俄从中国东北撤军第三阶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南侵，又突然向清政府提出了七项要求。

这年二月，日本东京《时事新报》发表号外，登载沙俄驻日公使的谈话，说什么“俄国现在政策是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等等，此事引起了留学生的极大愤慨。四月二十九日，东京留学生界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即就有一百三十多人志愿参加，另有五十多人表示愿在东京本部工作，还有十二名女学生签名参加护理事务。这些热血青年坚决表示：“誓以身殉为大炮之引信，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两天之后，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准备回国开赴东北前线。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驻日公使蔡钧。他对朝廷说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与日本当局相勾结，严令解散了学生军。此事对日本留学生刺激很大。本来大部分留学生只想拒俄，并非要革命。现在朝廷将拒俄与革命混为一谈，倒使不少学生清醒过来：不革命则无以拒俄。于是以黄兴、陈天华、秦力山等人为首，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采取“鼓

吹”、“起义”、“暗杀”三种形式与朝廷作斗争。就这样，留日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种宣传爱国思想的报刊杂志相继诞生。

杨度记得，他离开东京时，留学生界的报刊只有《国民报》、《新民丛报》以及他和黄兴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等三四家，而现在又冒出了《湖北学生界》、《大陆》、《浙江潮》、《江苏》等一系列刊物，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杨毓麟的《新湖南》，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朱德裳的《中国魂》等等，在留学生中广为散发，影响极大。

杨钧和代懿到达东京后，经过一段短暂时间的日文补习，分别进了弘文学院和陆军学校。杨钧很用力，半年后便能用日语谈话了，空余时练字治印。他的治印技艺很快传遍了留学生界。知道哥哥要来，他在饭田町为哥哥找了一间寓所。

寓所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头名叫田中龟太郎，老太太叫和子。有一个独生子叫田中君代。田中君代的太太是横滨一个富商的女儿，于是他住横滨协助岳父经营商务。田中龟太郎十分喜爱汉学，尤嗜好中国的书法篆刻。他能讲中国话，因治印与杨钧认识，结为忘年交，情愿以半价出租给这位小友。

杨度住进龟太郎的家，见两间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老两口慈祥和气，又看到他们的书房里悬挂着中国字画，书架上摆着不少中国线装书。田中龟太郎时而用日语，时而用汉语与他谈话，杨度心里高兴，仿佛此处就是家乡似的。

下午，田中龟太郎用中国传统饮食招待杨度兄弟和代懿。饭后，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布鞋交给弟弟，把杨庄母子的合影交给代懿，又把那包豆豉紫苏姜分成两半，一人拿一半。二人接过来自故国亲人的礼物，欢喜无尽。三郎舅说了一个通宵的话，从家事说到国事，从中国说到日本，一直到窗口发白才躺下睡觉。

杨度重到日本的消息，很快便在东京留学生界传开了。去年杨度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时，留学生们认为他是一个勤勉聪慧的书生。许多留学生半年尚未入日语之门，杨度三个月便过了语言关，然后便是整日整夜地啃着日文原版书籍。历史、地理、哲学、文学、法律，什么书都读，且过目不忘，令同学们钦慕不已。除开读书外，大家并未见他参加多少政治活动，都以为他是专门做学问的书呆子。谁知毕业前夕，他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一人与嘉纳反复辩难，竟然使得这位日本教育界的权威语塞。仿佛一匹骤然冲出的黑马，令东京留学生界刮目相看。然而，正当大家都想与他结交时，他却突然回国了。不久，《游学译编》出版，刊出了杨度洋洋万言的序文。文章从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斯宾诺莎谈到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孔尚任、李鸿章、黄遵宪，从欧洲说到美国，从日本说到中国，论学术，论教育，论军事，论实业，论理财，论内政，论外交，论历史，论地理，论时论，论新闻，论小说，学问之渊博，见解之深刻，议论之犀利，爱国情感之深厚，为留学生文章中所罕见。大家这才认识到貌似书呆子的杨度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胸中仿佛蕴藏着古今中外的一切学问。弘文学院的人以做他的校友而自豪，外校的人以不识他而遗憾。朝廷开经济特科为日本留学生界所瞩目，且应试人中也有回国的留日生，当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大家又为之惊叹，不久“梁头康足”的消息也传进来了，大家愈加看出了朝廷的卑鄙。现在，杨度避难再来东京，寓居异国的留学生们谁不想见见他？短短几天里，饭田町田中寓所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大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味道。杨度慷慨豪放，热情坦率，给初次见面的人很好的印象。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光绪二十九年留学日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回国后与黄兴等人在长沙创办华兴会，并策划长沙起义，事泄再赴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在东京支持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会章起草人员。同年冬，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写下绝命书，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

秦力山，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三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参加南学会。光绪二十五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参加自立军，失败后复至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回国策动安庆新军起义，事泄走香港，次年病逝于云南。

杨毓麟，湖南善化人，字笃生，后改名守仁。光绪进士，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光

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与杨度、黄兴等人编《游学译编》。次年参加拒俄义勇队，并组织暗杀团。三十年夏去北京，计划谋杀慈禧太后。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四年赴英留学。宣统三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忧愤交集，赴英国利物浦投海自杀。

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字遁初，号渔父。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同年秋与黄兴等人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出任该会副会长。三十年与黄兴谋划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和早稻田大学。三十一年参与创立中国同盟会，次年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本部工作。宣统三年在上海创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武昌起义后，在武昌协助军政府办理外交。1912年初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同年5月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8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在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朱德裳，字师晦，湖南湘潭人，秀才出身。光绪二十九年，以官费生身份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主办湖南警政学堂，秘密参与唐才常的自立军。不久又入京师民政部，任警视厅右丞。五十岁后即致仕，家居以临池吟咏著述自娱，著有《三十年闻见录》《续湘军志》等。

黄兴、刘揆一这两个老友也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广东人胡汉民。杨度见此入很有才气，极乐意与他交朋友。四人在一起畅谈了半天。黄兴还在弘文学院继续学业，刘揆一到东京后换了几所学校，后来也进了弘文学院，与胡汉民同班。他们建议杨度再进弘文学院。究竟在日本学什么好，杨度一时尚未拿定主意，想想弘文学院情况熟悉，暂且挂个名字在那里也好，就答应了。

留学生对读书大多很随便，学校管束也不严，杨度在弘文学院挂名后，便在饭田町寓所贪婪地阅读这几个月来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

十月，梁启超从美洲游历回到横滨。梁启超自戊戌政变时逃到日本，已经整整五年了。当年出逃的那些惊险情景，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每当他闭目略作休息时，那一幕幕的场面便会不期而然地浮现在眼前。

八月初六这天，梁启超在谭嗣同的房里说话。那时，梁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谭住半截胡同浏阳会馆。两地相隔很近。他们几乎天天见面，谈新政，谈学问，遇到意见相左时，两人都会大声激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但彼此之间从不存芥蒂。这天的谈话没有争吵，近日政局的种种恶象，使他们对变法的前途怀着深深

的忧虑。正说着话，谭嗣同的仆人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急促地说：“三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的人都在说，皇上被太后抓起来了，南海会馆已被抄，幸而康先生已去上海，不然就要抓起杀头了！”

谭、梁一听，知道西太后已先下手，新政彻底失败了。梁启超赶紧起身说：“复生，事情已万分危急了，我与日本使馆代理公使林权助有一面之识，我们赶快到日本使馆去，请求他们保护。”

谭嗣同面色不改，仍坐着不动。

“快走吧，抄了南海会馆就会马上来抄浏阳会馆，晚了就逃不成了。”梁启超抓起谭嗣同的手催道。

谭嗣同似乎早有预料似的，慢慢地说：“我一直想救皇上，看来皇上已不可救了。现在要救南海先生，也没有办法救。我活在世上，已没有事情可做了，只有等死。”

梁启超急道：“哪有等死的道理！留得人在，自有成功的一天。快走吧，复生！”

谭嗣同依然平静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对天下事，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但我早已作了打算，我愿意一死殉皇上，殉国家。中国变法从来未有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

梁启超深为谭嗣同以死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紧握着好友的手说：“这样的话，让我和你一起流血吧！”

“不！”谭嗣同坚决反对，“你赶快到日本公使馆去，伊藤博文这些日子正在北京观光。他是个大英雄，对我们的事业向来是支持的。你请他致电日本驻上海领事，赶快救南海先生！”

梁启超答应了一声，便离开浏阳会馆，来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这时已是午后两点钟，代理公使林权助正和来华旅游的前任首相伊藤博文饭后聊天。林权助得知有一个中国青年匆忙来访，便出门相见。

见面之后，才知是梁启超。他见梁面色苍白，一脸悲壮之色，知有大事，忙领他进了后面的一个房间。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请给我一张纸！”

林公使拿出一张纸来，又递给他一支自来水笔。梁启超接过纸笔，刷刷写下：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有二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林公使笑着说：“梁君，出了什么事，这样严重？你不要写了，就用口说吧，我可以与你用中国话交谈。”

慌急之间，梁启超竟一时忘记了林公使是个中国通。他拍打着脑门说：“我糊涂了！”

林公使用玻璃杯子端了一杯白开水过来，梁启超喝了两大口说：“公使先生，中国出了大变故，太后囚禁了皇上，抓捕新政官员，我也马上就会被抓，最迟三天内就会被杀头。我的生命早就献给了我的国家，杀头毫无所惜，现在只是请你出面解救皇上，保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康有为先生目前正在上海，请你电告贵国驻上海领事馆，想法搭救康先生。我要求的就是这两件事，恳请你们帮忙。”

林公使并不知道中国出了这等大事，惊诧之余，果断地表示：“可以。梁君，你说的这两件事，我决意承担。不过，你为什么要去死呢？你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救你！”

梁启超听了这几句话，悄悄地流下了两滴感激之泪，说：“好，谢谢你了，伊藤博文先生那里，也请公使代我转达此意。”

“伊藤前首相就在客厅，你去见见他吧！”

梁启超见林公使答得如此坚决，觉得没有必要再去与伊藤讲了，何况他还有许多事情须立即料理，便说：“我不去了，我要赶紧回寓所。”

说罢，急急忙忙离开日本使馆。梁启超回到寓所，赶紧将几捆来往信件烧掉，又将文稿杂记等一律焚毁，然后将书籍和日常衣物匆匆整理一下，到了断黑时，提起一个皮箱出了门，再次来到日本使馆。使馆门前乱糟糟的，趁着混乱之际，他飞快地跑了进去。林公使把他安置在一间小房子里，然后去和伊藤博文商量。伊藤说：“梁启超这个青年是中国宝贵的灵魂，救下他，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出面想个办法，让他逃到日本去。到了日本后，我来帮助他。”

第二天，谭嗣同在浏阳会馆静坐了一天。他模仿父亲的手迹，假冒了几封父亲给他的信。信上大骂他不该办新政，并声明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谭嗣同知道自已的事必定要牵连到父亲，身为巡抚的老父到时便可以借此而减轻责任。到了傍晚还不见有人来抓他，便将自己的诗文手稿和一叠家书放进一口小木箱里，提着这口小木箱来日本使馆会梁启超，托梁启超替他妥为保管。梁启超要他留在使馆里不要到会馆去了。谭嗣同再次坚决地谢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先生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说罢二人相与拥抱而别。

这时，恰好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正在使馆里，林权助便和郑永昌商量了一个逃跑路线和接头的办法。

次日，郑与梁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样子，背着两支双筒猎枪，使馆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二人上了车后，林又给有关方面挂了电话。他们在天津站下了车。刚一出现在月台，梁启超便被一个人认出来了。那人立即告诉天津站的巡逻人员，巡逻员马上跟踪他们。当发现有人跟踪时，郑急中生智，带着梁跳上海河岸边的一条帆船。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钟了。郑拿出十块银元给船老板，请他赶快开船去塘沽。帆船开出不久，巡逻员坐了一只小汽船追了上来。当时塘沽的上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军舰，下游方向停泊着日本的一只商船，巡逻员以为他们会逃向商船，遂在商船旁边等着。就在这时，帆船开到军舰边，按照预先约好的信号，郑领事挽着白手帕，舰长把他们接上了

军舰，立即启航。就这样，梁启超侥幸地逃到了日本。不久康有为通过英国的帮助逃离虎口也到了日本。在伊藤博文和首相大隈重信的照顾下，梁启超和康有为在日本住了下来。梁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吉田晋。康也取个日本名：夏木森。

后来，梁启超得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噩耗，心中悲愤不已，尤其是谭嗣同能逃而不逃，甘愿以一己之流血来唤醒国民的崇高献身精神，更令他又敬又叹。为了纪念谭嗣同，纪念他们所共同建立的那番为国家 and 人民造福的轰轰烈烈的新政，梁启超含泪撰写了著名的《谭嗣同传》，刊登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这份报纸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巨大反响。

五年来，梁启超除受康有为之命在日本及檀香山、新加坡、澳洲等地建立保皇党组织外，他的绝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办报纸，以此来唤起民众，鼓吹自由、进步、民主、民权、宪政等一系列新思想。他先在东京办《清议报》，继而去横滨办《新民丛报》，又办《新小说报》。他所主办的《新民丛报》风靡海内外，是所有报刊杂志中最受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所欢迎的宣传品。赋闲在家的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清议报》远胜《时务报》，《新民丛报》又远胜《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为人人笔下所无，却又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莫过于此。

梁启超学识渊博，精力过人，除办报写政论文章外，他还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古今中外的各种流派思想，杰出人物，都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梁启超成了日本留学生心中的偶像，大家出自内心地敬仰他，愿意与他交往。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与梁启超过从甚密。梁表示赞成孙的革命主张，甚至有意将两派合为一个会，推孙为会长，梁自任副会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坚决反对没有实现。正是从那时开始，康梁之间的思想分歧便越来越大了。

梁启超回到横滨，得知杨度已来到东京后，便作书一封。信上说：五年未曾晤面，时常想念，知己到日本，不胜欣慰。本欲到东京

来把酒畅谈，无奈外出日久，报馆事务繁多，一时不能抽身。过几天是明治节，特为邀请令兄弟郎舅同来横滨过节，以慰云树之思云云。梁启超不知杨度的寓所，便将信寄给住在东京的王照，托他转给杨度。

二 王照的一句话，道出了戊戌政变的真正原因

王照字小航，乃是戊戌变法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原是礼部的一个主事，却不料一封参劾将六个堂官一齐参倒，这是清朝自开国以来没有过的怪事，一时间轰动全国。事情是这样的。

新政推行不久，礼部尚书许应骙上了一折，说经济特科考试时务策论，为非常之举，不妥，宜与正科一样，改试八股。这是明目张胆地与新政唱反调，御史杨深秀、宋伯鲁合词劾之。光绪皇帝很讨厌许应骙阻挠新政，想罢黜他。协办大学士刚毅出面为之说情。这是新旧两派正面交锋的第一次。

到了七月中旬，礼部主事王照写了一个折子，请皇上游历各国，扩张眼界，又建议设立教部以扶翼圣教。因为王照官阶低，不能自己上奏，于是请许应骙交递。许不肯。康广仁对王照说，皇上号召广开言路，岂容大臣阻蔽不达，宜劾之。王照性格勇直，当即具折参劾。侍郎坤岫、溥颐令掌印者勿收。王照气得捧着折子外出，声言前往都察院告状。坤岫等只得允为代递。许应骙得知后大怒，也赶紧上一折，说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又说他请皇上游历各国，是将皇上置于险地，居心叵测。光绪皇帝见到许的奏折后大为不悦，批示交部议处，又批示今后条陈事件，各堂官应将原封呈进，毋庸拆看。部议将许降级。光绪皇帝恼怒处分太轻，一气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坤岫、徐会澧，右侍郎溥颐、曾广汉六个堂官全部革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昭激励。特擢李端棻、裕禄署礼部尚书，耆寿、王锡蕃署左侍郎，萨廉、徐致靖署右侍郎。这道命令一下达，举国为之鼓舞欢欣，争求上书，每日各署都要递数十封条陈，光绪皇帝从鸡鸣阅至日晡犹不能尽，而王照也因此而名闻全国。到了政变时，王照自然成了拘捕名单中的一员。在外国人的帮助

下，他也及时离开北京逃到日本。先是和梁启超一起住东京马场下町，后来梁去了横滨，他便一人住。当时王照接了梁启超的信，即向友人打听，知杨度住在饭田町田中宅，遂持书前来拜访。

当田中老人将印着“礼部主事赏三品顶戴四品京堂候补王照”字样的名刺交给杨度时，他惊讶道：“是小航先生来了！”

杨度对王照早已心仪，见面之后，方知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大家入乡随俗，按照日本人的方式，盘腿坐在榻榻米上，一边品茗，一边闲谈。杨度看了梁启超的邀请函后，甚是高兴，说：“小航先生，明治节那天，我们一道去横滨吧！”

“我就不去了，前些日子才从卓如那里来，这次就不陪你了。”王照想了一下，又问，“横滨你熟吗？”

“不熟。”杨度摇摇头，“我两次从横滨上岸后，都是立即转车来了东京，连街市都没看。”

“那山下町，你找得到吗？”

“我想找得到的。”杨度满有把握地回答，“卓如信上把线路已画得清清楚楚了，况且我们兄弟的日语都还可以，路在口上，弄不清楚就问，总可以找到的吧！”

“你们到底年轻，学话学得快。”王照感叹，“不瞒老弟说，我来日本五年了，还只能用日语说些日常话，要和他们的学人谈学问，和政治家谈政治，还很吃力哩！”

“年纪大了，学语言是困难些。读日文版的书没有问题吧！”杨度自己其实也同样不能用日语谈论深层次的话题，但他一向自视甚高，相信不出一年就可以做到这点。

“读日文书倒不成问题，只是用日文交谈和写作难以提高。”王照似乎为这点很头痛。

“小航先生，这几年您在日本都做些什么呢？”杨度问，他知道短期内不可能回国，如何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日子，多学些有用的知识，他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王照的经历，或许可引为参考。

“我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至今一事无成。”王照端起方形单耳日式茶杯，浅浅地喝了一口，说，“先是一个劲地学日文，但日文未精。继而想写一部关于戊戌年新政的书，把我自己所参与所知道的一切如实记下来，公之于世。写了一半，南海先生要我去组织保皇党。南海先生的家长作风，我又习惯不了，不久就退出来了。后来又想继续国内的《说文》研究，想想在异国研究中国的文字，又自觉不协调，也搁下来了。只有间或应卓如之请，在他所办的报纸上写点诗文，倒还有点小作用。”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中《戊戌新党王照》：“在戊戌新党中，先生持有一种见解，以为后帝母子有意见，而帝之力不足以敌后，故主张调停帝后。于后则力加推崇，以美名奉之，使悦而不为梗，然后顽固诸臣失其依恃，新政之行可期，下令如流水。其以礼部主事条陈新政请代奏一折，即着重于此，所谓广慈训以定众志也。文有云：‘自外交通，我皇太后听政三十年，忧劳备至，所有变通之端，皇上继之，实皆于皇太后开之，与维多利亚东西媲美，非荷西诸女主所能并论。惟因诸臣奉行不力，致劳我皇上今日之奋厉，而皇太后起衰振靡之夙志，久已表著于中外矣。’又云：‘体皇太后之意以变法，善则称亲，以孝治镇服天下，天下孰敢持异议？’丙寅自跋此稿云：‘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荫桓为第一。荫桓与太后势不两立。南海偏听荫桓之言。一日，余谓南海曰：‘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南海不悦，曰：‘小航兄，你对于令弟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余不复辩。’又其丁卯所撰《方家园杂咏纪事》有云：‘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意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帝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此策曾于余之第一奏折显揭之，亦屡向南海劝以此旨，而南海为张荫桓所蔽，坚执扶此抑彼此策，以那拉氏为万不可造就之物。’先生之宗旨可见。猜鹜如西后，用先生之策，亦难保其终不乱政，而先生当时对于大局委曲求全之苦心，自为留心史事者不可不知。”（引者注：此文非朱德裳自撰，系移录徐一士之作于文簿中。）

提到诗文，杨度想起了王照写的《方家园杂咏纪事》在海内外传颂甚广，便说：“小航先生，您的《方家园杂咏纪事》记录了戊戌政局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大家都喜欢读。您这就是在写历史，以后还可以多写点这方面的诗文。”

“那只是些东鳞西爪的事，还谈不上历史。”王照笑了笑，又端起

了茶杯。

杨度想起了一事：“小航先生，您在《方家园杂咏记事》里说，西太后惟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这样。”王照望着杨度，正色道，“世人都说戊戌之变是因为太后要维持祖制，皇上要效法西人，彼此政见不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王照望了一眼手中的茶杯，杨度估计杯子里大概没有水了，起身提来一只大肚短嘴三耳鱼纹仿古陶壶，给王照的杯子续上深酱色的浓茶。王照喝了一口，继续说下去：“又如太后黜瑾、珍二妃，世人都说瑾妃、珍妃支持皇上，故太后迁怒于她们，其实是她们卖官惹恼了太后。卖官鬻爵这门子生意，朝廷里只能由太后独揽，别人不能染指。瑾、珍二妃原以为太后可以这样做，她们也可以学样，事情就坏在这个‘学样’上。所以依我的看法，推行新政，如果奉太后为主，让她出头露面，那么新政就是对的了。我早就把这个想法跟康南海先生说过，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不但不接受，还说那拉氏是万不可造就之物，绝对不能让她来主导新政。结果让太后觉得皇上是借变法之名在与她争夺权力，故而要拼死反对，不惜囚皇上、杀六君子，以此来体现她的不可侵犯的权威。英国人聪明，维多利亚女王贪财好货，就让她去贪，她一人贪总有限。她让出了权，国家富裕了，所得远比她的贪污要多得多。倘若康南海能学英国人那样，太后既然贪权，就把新政领袖权让给她，她心里高兴了，顽固派也不敢反对，新政推行则没有阻力，皇上的愿望也达到了，国家也变好了。”

王照这几句话大大开启了杨度的心扉，他发现坐在眼前的这位中年下台官员，虽没有康有为那样地夺目光彩，却比他有办事的实在本领。他频频点头说：“小航先生，你说得很有道理。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也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正是这个意思。”王照高兴地说，“暂子，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前年，有个来日本考察留学生时务的官员，是我过去的好友，他对我说过，庚子年义和拳闹得正凶时，守西陵的贝子奕谟，对逃难至

西陵的齐令辰说，我有两语可以概括十年朝廷之事：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合，因母子不合而载漪谋篡。奕谟，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他是宣宗成皇帝的胞侄，皇上的嫡亲堂叔，对朝廷的内幕最是了解的。”

“因夫妻反目而母子不合，因母子不合而载漪谋篡。”杨度背诵着奕谟的这两句概括，问王照，“这两句话怎么解释？”

王照向前倾了倾身板，答道：“当年皇上大婚前的冬天，在保和殿召见备选五个姑娘，她们依次排列。排第一的是都御史桂祥之女，即太后的内侄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当时太后面南坐着，皇上在一旁侍立，还有荣寿公主和近支几个亲王福晋站在太后的后面。太皇座前设一长桌，桌上陈列一柄玉如意、四个大红绣花荷包，这是给选中的人所准备的礼物。选中为皇后的，则给玉如意，选中为妃嫔的，就给一个荷包。太后指着五个姑娘对皇上说：‘皇帝，看谁可以做皇后就给她玉如意。’说着把玉如意递给皇上。皇上拿着玉如意径直走向德馨的长女，刚要把玉如意递给她。太后突然大叫一声‘皇帝’，皇上愣了一下，见太后的眼睛看着站在第一位的姑娘。皇上明白了太后的意思，不得已把玉如意递给了桂祥的女儿。太后不要皇上再选了，命荣寿公主把两个荷包递给长叙的两个女儿，把另外两个荷包收起来。因为皇上喜欢德馨的女儿，太后就偏偏不让她们入宫。但皇上心里总不喜欢皇后，从不宿皇后宫中。他喜欢长叙的两个女儿，封她们为瑾妃、珍妃。皇后向太后哭诉，太后便恨皇上和瑾、珍二妃，尤恨珍妃，加之珍妃又卖官得了巨贿，所以后来太后西逃时，把珍妃推到井里活活淹死。太后既恨皇上不遵己意，又听到皇上要围颐和园逼她让权的谣传，于是先下手，将皇上囚禁，决意废掉。太后要废皇上的消息传到各国驻京使馆，引起外人哗然，都不赞成。太后便向各省督抚秘密征求意见，当时督抚们对于废立这样的大事都不敢明确表态，只有两江总督刘坤一，仗着功高资深敢于直言。他说了两句很有分量的话：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太后听到这两句话后，不敢废皇上，只是选定载漪之子溥隽为皇储。载漪恨外国人干扰其子登基，遂有意引义和拳入京，杀洋人，毁使馆，从而招来了八国联军进京、帝后西逃的奇耻大辱。”

王照说到这里停住了嘴。杨度听得入迷了，心潮不停地翻滚，想不到家庭里的恩恩怨怨，个人的权力欲望，竟然给国家带来了如此创深痛巨的灾难。他心里既愤怒又悲哀，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三 杨度为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题名

每年十一月三日，是明治天皇的生日，法令定为明治节。这一天，日本举国欢庆。从朝廷到民间，从东京都到北海道，到处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日本人民发自内心的感激、崇拜明治天皇，他们把明治天皇比作中国的汉武帝、唐太宗，比作西方的华盛顿、彼得大帝。事实上，明治天皇睦仁也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和民族的英雄。

睦仁是孝明天皇的次子。孝明天皇是一个无权的天皇，这并不是他本人的无能，而是整个天皇制度的式微。

早在一千年前，那时的日本国处于平安时代中期，皇族、贵族和僧侣之间长期纷争。上层争斗的激化，引起下层武士的不满，各地领主便趁机纠集一部分武士组成集团，以控制地方权力。由于各地领主力量强弱不同，集团之间也争战不息，相互兼并，形成了各种藩阀势力。到了平安时代的末期，其中势力最强的武士领主集团，凭仗武力组成了某种独立于朝廷之外凌驾于各藩阀势力之上的权力机构，对各地领主所辖范围内的领地和领民实行统治。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幕府政治。幕府首领称征夷大将军。在幕府时期，天皇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实俱亡，大权旁落到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手中，就连法律法令也完全出自幕府而不出自朝廷。这种制度从1192年源赖朝正式建立的镰仓幕府起，中经室町幕府、安土幕府、桃山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延续不变。1867年孝明天皇死去，十六岁的睦仁即位，称为明治天皇。

那时，德川幕府的统治走到了它的末期，各地的暴动如火如荼。明治元年，以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倒幕势力发动宫廷政变，以睦仁的名义迫使德川幕府交出政权，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实行王政复古。

在这场改变日本国命运的斗争中，年轻的明治天皇充分显示了杰出的政治家才干。他紧紧地依靠一批新生的政治力量，全面敞开国门，彻底地向西方强国学习，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又采取了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具体措施，进而颁布帝国宪法，召开帝国会议，短短的二十几年，便使得日本奇迹般地强盛起来，居然在甲午年海战中打败了大清王朝。日本人民为引导他们走上强国之路的明治天皇而自豪，年年在天皇生日这天，为他举杯祝福。

今年是天皇的五十二岁，祝福他万寿无疆的各种标语张挂于高楼大厦、竹篱茅舍、大街小巷、车站码头。不少饭店旅馆，在明治节这天免费供应吃住，也有许多车辆船只，免费为行人使用。大和民族这种强烈的民族感，使得旅居此地的千余名炎黄子孙深深敬佩，同时也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似的祖国而惭愧。

杨度、杨钧和王代懿一早乘坐的信野号，便是一辆免费运送乘客往来东京至横滨的客车。三郎舅在车上谈起明治节的感受和对东京的印象，无不感慨万端。代懿对陆军大学精良的武器赞不绝口，对学校严格的军事生活至今仍不能习惯，出国前白白净净的漂亮书生，现在变得黑瘦多了。杨钧天性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弘文学院绝大部分留学生激昂慷慨谈论救国救民方案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听听，从不多发表意见，更多的时间是用于看书、观察。他喜欢读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好观察东京的民风，尤其对东京人的整洁、街道的干净、居室的雅致极为羡慕，常说一个国家富不富裕，先看它的环境是不是清洁。中国的贫穷，首先表现在它的脏乱上，哪天不见脏乱了，哪天就真的富裕了。杨度则总是谈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推翻了德川庆喜，将政权交给睦仁之后，日本国就可以推行新政，实行维新变法呢？他的结论是：看来一个国家的富强，依赖的是英明而强有力的君主。

三人在车上旁若无人地用中国话交谈着，觉得十分畅快，十分舒心。突然，前排一个老太太站起身来，对着窗外说了句：“不好了，起火了！”

全车乘客都一齐向窗口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家农舍冒出黑黑的浓烟，有几个人出出进进地搬东西，还有几个人在奔跑着提水。一个中年乘客说：“我们下去救火吧！”

“对，我们下去帮忙！”

“救火要紧！”

“司机，请停车吧！”

全车厢一片响应之声。客车迅速停了下来，全体乘客无论男女老幼都下了车，争先恐后地向冒火的农舍奔去，杨度兄弟郎舅也加入了救火队伍。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人命令，三十多个乘客迅速地排成两支长队，一头连池塘，一头连农舍，脸盆木桶在各人手中快速传递着，火很快熄灭了。房主带着全家向这群陌生的救火人员连连鞠躬，说不尽的感激话。

有一个老头从兜里掏出一张大票子来，塞在房主的手里，众人纷纷效法，房主和他的妻儿手里都捏着大大小小的票子，杨度兄弟见状，也各人掏出一张票子来。房主一家感动得热泪直流，司机招呼大家重新坐车赶路。

坐在座位上，望着满车见义勇为的乘客，杨度心情很不平静。临时聚合，素不相识，下了车后各自东西，做了好事也没有谁来为你传扬，然而所有的人没有犹豫，没有半点顾虑，完全出于自发地赈灾救难。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是不是正是大和民族自强不息的基础呢？他又习惯地想起了自己的祖国。倘若在自己的家乡遇到这种事，救急救难的人当然也有，但难得的是如此全体齐心，全体自觉。眼下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不是就在这里呢？杨度这样想着想着，车已到了横滨。

横滨位于日本中部西边海岸，离东京只有百来里路，是东京的外港。四十多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因为是一个很好的港口，随着英、美、俄等外国船只的增多而很快地发达起来。现在的横滨，已

是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了。他们看到市内房屋鳞次栉比，车辆行人熙熙攘攘，商店里百货充盈琳琅满目，市面管理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再次感受到这个蕞尔小国的不可等闲视之。依照梁启超所画的线路图，略微问了问，便找到了山下町梁寓。

梁启超闻讯，赶紧亲自出来打开庭院前的竹篱笆门，把三位远客迎进内室。杨钧是第一次见面，杨度介绍：“这是舍弟……”

“不用介绍了。”梁启超豪爽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杨钧杨重子先生，只要见过你杨哲子的，谁都晓得这是你的老弟。”

“真的吗？”杨度很快活地问，“你觉得他很像我？”

“除开脸没有你的长，唇沟没有你的深外，哪点都像你。”梁启超满含笑意地将杨钧端详了一番，性格内向的重子真有点不好意思了。

代懿插话：“小三子真像哥哥吗？我平时总以为他们兄弟俩不像哩！”

“去年，我从檀香山回来。”梁启超带着他们进屋，边走边说，“正要到东京去看望你，谁知你回国准备特科考试去了。如果见到你的话，我一定会制止你去。你看那个那拉氏，她还能考得出真正的人才吗？好端端的一个榜眼公，一句话就给弄丢了。哎，取什么梁燕孙，当初状元就取你杨哲子不蛮好嘛！说来说去，都是我和南海先生害了你们。”

说到这里，梁启超开怀大笑起来。

杨度被笑得有点脸红了，说：“是不该去考，考没考中，还受了一肚子窝囊气。”

“不过，考考也好。”梁启超依旧笑着说，“榜眼公的乌纱帽虽没戴几天，但名声已是远播海内外了。现在提起你杨哲子，哪个不知道？”

穿过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小庭院，来到了正房门边，梁夫人李蕙仙站在一旁，微笑着与客人们打招呼，她左手牵着刚满两岁的儿子思成，身后站着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她是长女思顺，今年十岁，已上小学三年级，在学校里有个日本名字，叫吉田静子。李蕙仙出身名门，农家子弟梁启超是凭才学娶得这位大家闺秀的。

光绪十五年，十七岁的梁启超第一次到广州参加乡试，便高中第八名举人，成为这一科最年轻的孝廉。少年梁卓如长得清秀俊雅，宛如一株破土而出的小青松，人见人爱，如今一举登第，稍有点见识的人都能看出，这株茁壮的幼苗日后必定会成为一棵参天栋梁。两个主考官满心喜悦，庆幸为国家选拔了一个贤才。为国庆幸之余，又都想起了自己的心事。

正主考李端棻有个堂妹，二十一岁了，心大眼高，等闲人瞧不起，故至今尚未许人。离京时，婶母一再叮嘱，要他在门生中物色一个合适的妹夫，看准了就由他做主。李端棻已是三为乡试正主考了，还从未见一个超过梁启超的门生，只是堂妹要大四岁，不知这个小举人同意不。但常言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年纪大一点的太太最能体贴丈夫，想必不会反对。他决定请副主考王可庄做媒人。不料这位副主考也正在打梁启超的主意。他的次女十四岁了，也是待字闺中，眼下这个后生子，除开门第不当外，其他各方面都堪称天赐的乘龙快婿。不过王可庄也开通，门第是次要的，关键是本人的才学，能做出这等文章的人，今后还愁荣华富贵吗？他正在思考着找谁来牵红线的时候，李端棻却抢先找上了他。王可庄虽后悔自己办事迟缓，但却碍不过正主考的情面，只好为李学士的堂妹做月下老人。

那时，梁启超的父亲莲涧先生正陪着儿子在广州。王副主考一说，他便满口答应。耕读贫户能攀上官宦人家，这是多么大的荣耀，莫说只大四岁，就大五六岁也不要紧呀，曾文正公的祖母比他祖父要大七岁哩！

第二年，梁启超会试落第。就在这年八月，他结识了康有为，成了万木草堂的得意门生。转年，梁启超再度入京，在新会邑馆与李蕙

仙举行了婚礼。康有为赠诗祝贺：“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跌荡上天门。”

后来，李端棻热心支持康梁变法，深得光绪帝器重。王照一折参掉礼部六堂官后，他便被超擢为署理礼部尚书。政变后，他被革去官职，充军新疆，前年赦归贵州原籍，主讲经世学堂，依旧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并首倡自办贵州矿产和铁路，成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开明绅士。

趁着梁启超两口子张罗茶水之际，杨度打量着客厅。

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式客厅。楼层很低，因而客厅里的用具都是矮矮的，两条黑漆长桌还不到两尺高，东头矮脚柜上摆着一瓶插花，看来那是梁夫人到日本后学会的新手艺：几朵金黄色的山菊花配上几根阔叶兰草，显得清新淡雅。客厅里铺满了用草席织成的寸把厚的榻榻米，将客厅衬托得简朴而洁净。北面墙壁上贴着一张尺来高四尺来长的水墨画，画面上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半月形的拱桥旁边，一个书生在抱膝读书。画的左边角题了四个小字：蕙仙学画。

南面墙上，也是一张横幅，也是尺来高四尺来长，与北墙的画正好相配，上面写的是两首七律，题作《自励》：

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

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

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

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下署：少年中国之少年辛丑年书于横滨寓所。

客厅的布置，充分突出了主人高雅的情趣、远大的志向，洋溢着夫唱妇随琴瑟和谐的气氛。杨度在心里称羨不已。

梁夫人用茶盘托出四杯盖碗茶，大大方方地说：“日本的茶道我还没有学会，今天还是请你们喝岭南的铁观音吧！”

代懿接过茶，笑着说：“还是我们中国的茶好，日本的茶道吹得神乎其神，我喝了，除开苦外，什么味道都没有。”

大家都笑了起来。梁启超双手端了四个碟子出来，说：“你不知道，日本的茶好就好在这个苦上，岂不闻一苦胜百味吗？”

大家又笑起来。梁启超把四个碟子摊开，指着他们说：“这是道地的倭货，你们吃吧，住在日本，吃不惯他们的饮食可不行。”

众人看时，四个碟子里分别装着炒青豆、烘五香花生米、芝麻椒盐饼、杏仁丁香鱼。

“我吃得惯！”杨钧说，随手抓起一把杏仁丁香鱼说，“这个是我们国家没有的顶好吃的东西。”

梁启超说：“重子有眼力，这东西的确是好。今后回国了，我要带它几麻袋回去，让大家都尝尝。”

杨度细细地审看。这是杏仁和丁香鱼的混杂食物。丁香鱼是一种只有半寸左右长的海鱼。将丁香鱼加些香料焙干，再混合在杏仁中，吃起来又香又脆又补人。杨度吃了一口，果然味道甘美。

“卓如，你什么时候又取了个这样长的别号？”杨度指着《自励》诗后的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问梁启超。

“我初来日本时，作文署名常用‘哀时客’，后来写了《少年中国说》。别人都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我说老大帝国要新生，它是一个新生的少年，我梁卓如也要和自己的祖国一道新生，所以从那以后，我

便改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了。”

众人都点头称是。

“现在我又有一个新名字：饮冰子。”

“饮冰子？”代懿觉得有趣，“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猜猜。”梁启超乐道。

“我知道。”杨钧想了一下说，“此典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乎？’看来卓如兄有两患之难。”

“正是，正是。重子书读得不错。”梁启超鼓掌欢笑，“我自号饮冰子，书斋便跟着叫饮冰室。只是名字取好了，匾还没有写成。哲子来得正好，你的书法独步东瀛，就请你给我题个匾吧！”

杨度说：“独步东瀛不敢当，既然你看得起，写几个字还是可以的。”

“就写，就写。”

梁启超连忙进书房拿出纸笔来。杨度也不客气，饱蘸浓墨，抬起臂腕，一笔一画，似凝聚着万钧之力。转瞬之间，矮几上的白宣纸上现出“饮冰室”三个字来。但见它糅汉隶魏碑之长，具庄重端秀之姿，真是功力深厚，才气纵横。梁启超喜道：“快请落个款吧，不然日后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是我梁某人自己写的，那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哩！”

“好吧！”杨度笑道，“不把这个功劳送给你。”

又题笔写了几个小字：湘潭杨度题。

刚写完，不觉遗憾起来：“可惜不曾带个图章在身上。”

“这有何难，我给你补全。”杨钧早被这种气氛所感染，跃跃欲

试，只愁插不上手，现在正轮着他露一手的时候了。“我这就给你现刻。卓如兄，你有印石和刻刀吗？”

梁启超摸着头说：“我于治印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可没有。”

“没关系，把小妹妹的铅笔刀借我用一下。”

杨钧说完走出客厅，在院子里抓了一把泥进来，将铁观音茶滴了几滴，左捏右捏，十几秒钟便捏出一个椭圆形底面的泥柱来。他接过梁启超递过来的铅笔刀，顺手便雕起来。不出两分钟，椭圆形底面上现出了两个字。梁启超又拿出印泥来。杨钧将泥柱在印泥上压了压，然后轻轻地在“湘潭杨度题”的下面一钤。拿开泥柱，纸上现出一个鲜红的椭圆印章，中间两个白文小篆“哲子”清晰古朴，结体别致，令人越看越可爱。梁启超喜不自胜：“杨氏兄弟珠联璧合，饮冰室将倍添光辉。重子，你这颗泥印就存放我这里，留个纪念吧！”

“你为何不早说，它已复归原形了。”杨钧边说边将泥印递过去，梁启超接过看时，它早已被揉成一团烂泥了。

“可惜，可惜！”梁启超、王代懿同时发出叹息。

梁夫人出来给大家添茶，看见杨氏兄弟合作的这幅艺术品，爱不释手，说：“卓如，我看不要去做匾，再巧的工匠，也摹不出这字和印的神韵，不如干脆做一个玻璃镜框把它镶起来，挂在书房里。”

代懿忙接言：“嫂夫人真正是行家。宣纸上的字和印是天籁，摹到木板上便是人籁了，两者岂能相比！我没有哲子和重子的才情，我来出力出钱，配一个好的镜框子，就算我们郎舅三人合伙送你的一件礼品。”

“最好，最好！”梁启超高兴地笑道，“这件礼品是无价的。蕙仙，你把你娘家贵筑的特色菜多烧几个出来款待他们。”

代懿说：“湘黔同味，重在一个‘辣’字，你这个老广受得了吗？”

梁启超说：“受不了也得受，我今天是舍命陪君子了。”

收拾题字和笔砚后，大家重新坐定饮茶。

杨度问梁启超：“你这次到美洲去了哪些地方？”

梁启超答：“我正月里启程，先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再到美国的纽约，后来又去了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最后再由温哥华乘中国皇后轮返日本。”

代懿说：“走了这多地方，大开眼界了。”

“眼界是开了，但越看到人家的进步，对比中国的落后，心里就愈加不好受。”

“那是的。”杨度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又问，“你这次去美洲办什么事呢？”

“这次美洲之行是南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他这一年来一直在南洋各国忙碌着，无暇远去美加一带，要我代他去一趟。他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保皇会，二是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用以作为实业基础，第三是筹款。”

“成效大吗？”杨钧插话。

“这是对你们说句实话，在美加一带的华人社区宣传保皇，再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激动人心了。”

“为什么呢？是孙中山他们那些革命党把地盘抢去了吗？”代懿饶有兴趣地问。

“倒也不是革命党抢地盘。”梁启超手托茶碗，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着浅咖啡色团花长袍，上罩一件黑缎夹层马褂，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剪去了辫子，留着西式偏分头。他今年三十一岁，面孔显得清瘦，宽大的额头十分突出，似乎天赋的超人智慧尽藏在这凸出的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

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系辞》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南洋总汇报》上，一封题为《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

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集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卓如，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实话告诉我。”杨度认认真真的对梁启超说。

“什么问题值得你如此认真？”梁启超望着杨度说，“你只要提出，我都会实话答复你的。”

“卓如，你是康先生的大弟子，最了解他，康先生不愿反满，死心保皇，除开他受过皇上的非常之恩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杨度挺身敛容地问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严肃态度。代懿、杨钧也在热切地等待着梁启超的回答。

“南海先生不赞成革命，力主君宪，除开皇恩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革命排满后引起中国的混乱而导致分裂。”梁启超不愧为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不用思索，就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回答杨度的提问，“南海先生说，今日如果推翻了皇上，则必然各省都要自立，一旦自立，则必然相争，一旦相争，十八省则为十八国。这一点，南海先生说就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到那时，中国则将受制于各大国。他还说过，他自长大以来所见弱小之邦被人吞灭不可胜数。比如琉球被日本所灭，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所灭，缅甸、波斯被英国所灭，巴称尔、土尔尼特被俄国所灭，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被美国所灭。这些都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他认为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如果中国分裂，则由大国变为小国，本来就不强，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外国列强所吞灭，我堂堂中华民族则不复存在。这一点是南海先生所反复论述的。”

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的这番话，使杨度陷入了沉思。

杨钧点头说：“康有为先生的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古

以来弱肉强食，鲛遭鲸吞，乃理势之然。依我看，中国既要排满，又不能分裂。”

代懿也说：“重子平时不谈政治，一谈起来，便有独到见解。我完全赞同他这句话，中国要走的只有这条路：既抛开满洲人的统治，又不造成内乱。”

杨度眼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话对自己有一点很重大的启示，但他一时还不能在这点启示下形成一种思想。正在这时，梁夫人笑吟吟地进来，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谈起国家大事来就兴头十足没完没了，好像一个个都是决定国策的御前大臣似的。不管中国今后将走哪条路，你们现在都得跟着我走一条路：进餐厅吃饭去！”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饭后，梁启超说：“今天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一个人来，等他来了后我们一起去游总持寺。”

代懿问：“这人是谁呀？”

梁启超卖着关子：“我今天不说，你们去猜吧，猜中了，明天我有赏！”

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

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朵朵莲花托观音

薄薄的晨雾中，从东京开往横滨的首班列车在奔驰着。第三节车厢靠窗边的硬座席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

腿上。火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稚嫩，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为蔡锷的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蔡良寅。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树木农田，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五年前，正当十六岁的小蔡良寅在时务学堂刻苦攻读新政时，政变发生了，一夜之间中国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蔡锷不愿回家乡，集合五六个好朋友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

那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大家都身无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挤在梁的小房子里。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里，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良寅和他的伙伴们心情却很舒畅。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和梁师一起，无拘无束地高谈国事，骂朝廷，骂西太后，又亲眼看到了日本国的富强，可以在它的国土上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年轻的爱国者们，心里正燃烧着烈火般的热情，充实的精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悦，十倍百倍地超过了因物资困乏而产生的烦恼。后来，梁启超从华侨中为他们募得一点钱，将他们安置进了学校。蔡进了梁任校长的大同高等学校。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常常饿着肚子勤奋钻研各门学问。蔡良寅这种刻苦耐劳的性格，得力于贫寒家庭的磨炼。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忆蔡锷》一书中的《蔡锷年表》叙述蔡锷之早年经历：六岁发蒙，十二岁从同邑名士著名维新学者樊锥读书，十三岁应院试时为湖南省政江标所赏识，进学为秀才，十五岁考入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十七岁，与范源濂等人去上海

入南洋公学，本年七月，逃亡在日本的梁启超来函相招，遂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不久改入东亚商业学校。与吴禄贞等人创办励志会，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十八岁那年秋天，与同学十余人回国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泄失败，蔡幸免，乃改原名“艮寅”为“鐔”。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十九岁与旅日湘人创立湖南游学编译社，设立留学会馆。年底，考入东京成城学校自费学习陆军。二十岁撰写《军国民篇》，发表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二十一岁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二十二岁那年，十月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冬天回国，受江西巡抚夏时之委，任江西材官学堂监督。

蔡艮寅的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有一年宝庆府遇到大饥荒，夫妻二人在挖野菜回家的路上，见一棵枯树上吊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衣衫破碎，骨瘦如柴，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受不了饥饿而上吊的。穷人心善，很是怜悯，夫妻二人便把那个小姑娘从树上放下来，打算找块破席包好埋掉。正在卷席子的时候，张氏忽然发觉小女孩胸口有一丝热气。“还没死！”张氏惊喜地对丈夫说。“赶快把她抱回家去！”丈夫说着，便把小姑娘放到背上，一步一步驮回家。张氏给小姑娘灌了口温开水，过一会儿，小姑娘活过来了。张氏满心欢喜，又将家里仅有的几粒米熬了一小碗粥，让她喝了。原来，小姑娘一家全都饿死病死了，她又苦又饿，没奈何寻上了短见。张氏可怜她的命苦，又想起自己家贫，今后儿子大了娶媳妇也难，于是把小姑娘作为童养媳收留在身边。五年后，让她与长子圆了房。第二年，她就给蔡家生下了艮寅。艮寅的父亲那时学做裁缝。农民饭都吃不饱，一件衣服穿十几年，裁缝的生意可想而知。家里苦，艮寅无法读书。附近有个私塾先生叫樊锥，见艮寅长得聪明伶俐，就免费让他来读。艮寅天资颖悟，过目不忘，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后来樊锥来到时务学堂做教习，便把他也带了过来。就这样，蔡艮寅成了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

蔡艮寅来东京不久，偶尔去弘文书院，意外地发现了樊锥也在这里读书，师生异国重逢，倍加欣喜。后来梁启超迁居横滨办《新民丛报》，蔡、樊常常去横滨与梁聚会。庚子年，蔡艮寅应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梁启超对

他说：“你现在是军人了，应该有个相称的名字。古诗说‘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锷者，宝刀也，你就以‘锷’为名吧！”从那时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锷。

蔡锷怀着“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的崇高抱负，在士官学校勤奋学习各种军事技艺，门门功课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上个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校方奖他一枚菊花勋章。

这时，国内各省都在筹建新军，蔡锷在士官学校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国内的重视。湖南、江西、广西、云南等省都有人来与他联系，聘请他为军事教官。旅居日本多年了，蔡锷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想念自己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在这里求学求知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国救民。现在就要取道横滨回国了，满腔热血的青年志士的心潮，能不汹涌澎湃吗？

“梁先生！”蔡锷笔挺地站在篱笆墙外，轻轻地叫了一声。

“来啦！”一个人边答边从室内走出来。

“重子，你怎么在这里？”蔡锷见走过来的是杨钧，大出意外。原来，去年夏天蔡锷听说杨度到了东京，便来弘文学院找他，适逢他外出，没有见到。冬天，蔡锷又一次去拜访，却不料杨度回国去了。今年初夏，他第三次来到弘文学院，寻访樊锥、黄兴、刘揆一等人。揆一告诉他，杨度的弟弟杨钧来了，也在弘文学院。蔡锷便立即去见杨钧，二人相见，谈得十分投机。恰好那几天杨钧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游富士山去了，蔡锷就住在杨钧的宿舍里，一住五天，成了好朋友。



蔡锷

“卓如兄说今天有个人来，原来就是你呀！”杨钧一把抱住蔡锷，很是亲热。

“重子，听说你哥哥来了，也在这里吗？”

“松坡兄弟，是你呀！”

正问时，杨度笑呵呵地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王代懿。

“五年不见面，你长成一个英俊挺拔的大人了！”杨度紧握着蔡锷

的手，将他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我去弘文学院找过你两次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回国考状元去了。”

蔡锷跟杨度说着话，又同时与代懿亲热地打着招呼。

梁启超夫妇出门，对大家介绍：“松坡从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了，我们给他定了十日去上海的船票。”

代懿因为和蔡锷同学军事，遂特别关心他的去向，忙问：“到哪个省的军队去供职？”

“现在还没定，回国后再说。”蔡锷答。

梁启超说：“大家都进屋，吃过饭后我们一起去总持寺，横滨佛教界今天下午在总持寺开斋筵，招待三位从国内来的高僧。我已经跟住持恒静长老说了，我们都去参加。”

众人都很兴奋，杨度更是欢喜。因为那年他在密印寺偶尔听智凡法师说过，禅宗派生的五宗七派，其中曹洞宗在中国本土日渐衰微，自从唐代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岛上大炽。现在中国研究曹洞宗的，反而要到日本去求学。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为横滨的总持寺，它管辖全日本一万五千个寺院。去年杨度就想看看总持寺，但苦于没有机会，现在跟几个好朋友，尤其是与号称对佛学深有研究的梁启超一起游寺院，那更是有趣的事。

总持寺在横滨西郊，离山下町有十二三里路，五个男子汉都是年轻人，既不坐车，又不骑马，大家一路步行，观看初冬的野景，谈谈都感兴趣的话题，不知不觉就到了。

总持寺果然不愧为日本曹洞宗之首寺，梵宇高大，气魄宏伟，老远就给人一种名刹宝寺的庄严感。梁启超指点着院墙殿堂向大家介绍：“当年和圆法师乘槎过海去大唐国取经，那时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均香火旺盛，信徒众多，和圆都不取，一路餐风宿露托钵化

缘，来到江西宜丰县洞山，参谒镜峰法师，正听见镜峰法师向众僧传授曹洞真谛。”

“什么是曹洞宗真谛？”代懿插话。他对佛学无研究，但有兴趣。

“莫打岔，听卓如说。”杨度对曹洞宗略知一些，但不及对沩仰宗的了解，他正要向梁启超求这方面的知识。

“曹洞宗的真谛嘛，你听着。”果然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流利地念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月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见面别无真，休更迷头仍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为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兼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真有味！什么‘失晓老婆逢古镜’，和尚不娶妻，曹洞宗的祖师爷倒把老婆编进了他的真谛。”代懿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

“这是说的什么东西，我一句都没听懂。”蔡锷不敬神不信佛，他觉得这些玄而又玄的语言甚是无味。

“卓如，据说这就是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之说，是吗？”杨度问。

“正是的，看来哲子对曹洞宗有研究。”梁启超笑着说。

“我哪里有什么研究！我是那年在密印寺里偶尔听一个和尚说过，但你的这一席真谛，我一句都背不出。”

“卓如兄，你给我们略有讲解下吧，也启启我们的愚蒙。”杨钧央求道。

“我把刚才的故事说完，你们就懂了。”梁启超扫了一眼四位同胞，除蔡锷在东张西望外，其他三人都在认真听。“当年和圆法师也和你们一样，对真谛一点都听不懂。他问镜峰法师。镜峰说你在这里

挂单吧，住三个月你就懂了。和圆就在洞山挂了单。从此，他白天听经，夜里琢磨。三个月后，他真的豁然开朗了。有一天，他对镜峰说：‘法师，弟子明白了。这正中偏，指的是君，是正位，是空界，本来无物。偏中正，是臣，是偏位，是色界，有万象形。正中来，是君视臣，是正中偏背理就事。偏中至，是臣向君，是偏中正舍事人理。兼中到是君臣相合，是冥应众缘，不坠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

杨度默默地听着，似懂非懂。

杨钧摇头：“我还是什么都没听懂。”

代懿嚷道：“这与‘失晓老婆逢古镜’有什么相干！”

只有蔡锷，他根本就没有听讲，他在欣赏总持寺精美的建筑和来来往往穿着和服的善男信女们。

“不懂就算了，看来你们前生都无慧根。不说了，干脆看殿堂和菩萨吧！”其实梁启超自己也不甚懂，再往下说，他也讲不清了，便就势刹住。他指着大雄宝殿说，“这是和圆法师从中国回来后，按他自己所临摹的白马寺建的殿堂。”

大家这时方才认真欣赏总持寺那一座座大殿堂，果然与中国的禅林名寺相差无几。假若把那些前来朝拜的男女都换上马褂旗袍，真的就像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哲子，我看这总持寺很有点像你们长沙的开福寺，你说是吗？”梁启超问杨度。

“是的，我看也有点像。”杨度答道。

梁启超编有《曾文正公嘉言钞》。在该书的前言中，梁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军事，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

“看见了它，我就想起在长沙的日子。我在时务学堂的时间虽不长，但在心里刻下的痕迹却最深。”梁启超由总持寺想起了开福寺，又从开福寺想起了时务学堂，从时务学堂想起了为维新变法而壮烈献身的谭嗣同、唐才常。想到这里，他情绪激动起来，颤抖着声音说，“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长沙所结识的朋友。”

王代懿与杨钧已走到前面去了，杨度与蔡锷一左一右地走在梁启超的两边，听了他的这句肺腑之言，二人都清楚此时梁启超所怀念的是谁，一时都沉默着，缅怀着。无疑，谭、唐也是他们心中所崇敬的英雄。

“哲子，松坡，你们是湖南人，我是广东人，四五十年前，我们广东人与你们湖南人打了十多年的仗，结果湖南人赢了，广东人输了，至今还有许多广东人恨湖南人。但从我的心里来说，我倒并不喜欢我的同乡洪秀全，我敬重的是你们的乡人曾国藩。”

杨度盯着梁启超看了一眼，没有做声。蔡锷颇觉意外，问：“梁师，真的这样吗？”

“真的这样。”梁启超说，“曾文正公这个人，不但是近代，也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不但是我国，也是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我到日本后，又把《曾文正公全集》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越读越发从心里敬佩他。”

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一批湘军将领的显赫业绩，蔡锷自然听得不少，曾氏的文章他也读过几篇，但全集并未读过。全世界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岂不与释迦牟尼、耶稣、孔子等同地位了？老师将曾国藩抬到这样的高度，这是蔡锷过去从未听说过的。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问：“梁师，请你简单地说说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吗？”

梁启超严肃地说：“曾文正公并没有超群绝伦的天才，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诸多英杰中，他还是较为钝拙的，他一生所处的环境，多为不遂心的逆境，然而他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者震古烁

今，无人可与之相比。他的一生得力于立志。”

梁启超不知不觉地停下了脚步，蔡、杨也都跟着停下来。望着蔡锷瞪着双眼全神贯注聆听的神情，梁启超不由得想起了五年前的时务学堂里师生对坐问答的情景。当年的聪颖少年，而今已成为著名的士官三杰之一，他就要回国担当重任，即将成为国内新式军队的高级教官，救国救民需要大批热忱的政治活动家，也需要大批吃苦耐劳的军事家。梁启超对这个平生最为得意的学生寄托着无限大的希望，他愿学生能以曾国藩作为人生的榜样，像曾氏那样建立不朽的业绩。就像又回到时务学堂的讲台，梁启超神采飞扬，放言高论：“曾文正公立志高远，抱负宏大，他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终于成为一代伟人，千古楷模。”

梁启超这段话，给蔡锷很大的启发。他说：“曾文正公的文章我读得太少了，他的全集卷帙那样多，我一直没有时间通读。”

梁启超说：“孟子曰，人皆可为尧舜。尧舜是不是皆可学而为之，我不敢相信，但我相信曾文正公是可学而为之的。读他的文章，就可以学他的为人。他的话字字皆得之于阅历，又切于实际，读来亲切有味，且可以使人照着去办。元好问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将金针度与人。曾文正公恰好相反，他是把金针度与人的人。我近来有个想法，待过段时间有空了，我要编一本曾文正公嘉言抄，分为治身、治学、治世等几个方面，摘抄他的嘉言美语，让世上所有像你这样的忙人也能得到他的教益。”

蔡锷说：“吾师此举，功德无量。”

梁启超说：“曾文正公于带兵打仗有独到之处，我把他军事方面的嘉言都送给你。今后，你结合军队的实际情况再弘扬发挥，作为教材来训练军队，一定可起事半功倍的作用。”

蔡锷说：“那我预先谢谢老师了。”

师生二人正说得起劲，杨度却笑着对梁启超说：“我是湘军的后裔，我对曾国藩还没有你这位粤军后人的感情深。说实在的，当年洪秀全玩的那套天父天兄的把戏并不值得赞赏，但曾国藩也算不得真正的伟丈夫，倘若他当年不是那样过于矜惜自己一己一族的私利，为国家社稷着想，他应该乘破金陵之机，率湘军北上推翻满人的朝廷。如此，则何来日后的甲午之败、帝后逃难那样的奇耻大辱？”

梁启超大笑道：“这是乃师湘绮先生的高论，然而高则高矣，未见得实在。倘若不胜怎么办？满人继续坐他的江山，而曾文正公一生的事业美名则彻底毁灭了。”

梁启超收起笑容，望着杨度继续说：“不过，乃师的策谋我也很敬佩。有曾文正公的愚忠，又有湘绮先生的奇策，所以四五十年前中国舞台上才会那样有声有色，光彩绚丽。而这一正一奇，都是你们湘人在唱主角呀！”

蔡锷说：“湘人出头露脸，才只是近几十年的事，过去总是被人称为蛮子的。春秋诸侯聚会中原，楚子的地位只能是厨房里的烧火工役，到了唐朝刘蜕中进士，别人都说破天荒。想起来真是惭愧。”

蔡锷后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将曾国藩、胡林翼关于带兵打仗方面的言论摘要汇编、并加以评论。全书分为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十二部分。

现录一段蔡锷关于“将才”部分的评语，以飨读者：“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也，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己身，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自从出了曾文正公，湘军打了胜仗之后，那就了不得了。这几十年，无湘不成军，天下督抚湘人过半，哪个省能比得上你们湖南？就是今天，我说句公道话，世上真正做大事的也多为湘人。这叫做老

天爷过去亏待了湖南，现在要以偏爱来弥补。”

杨度被梁启超这一番真诚的话说得激动起来。他想想也是，湖南人中的英雄豪杰的确不少，就凭一千八百万湖南人，中国也不会亡。自古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话，今天，湖南已从蛮荒之地跨入了文明之邦，风气大开。这几年，湖南有志青年纷纷东渡，在日本留学生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梁启超一篇《少年中国说》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我为什么不可以写一篇《少年湖南说》呢？一股强烈的冲动撞击着杨度的胸膛，他真想立即挥毫，一抒胸中奇气！

“梁居士，恒静长老派小僧在此恭候多时。”当他们一行走到罗汉堂附近时，一个年轻的和尚从僧房里走出来，操着日本话向梁启超合十打躬。

“哦，原来是海津师傅！”梁启超微笑着说，“对不起，我们谈话谈得误时了，欢迎会开始了吗？”

海津抬起头来说：“长老等了许久，一直不见居士来，以为居士忙，今天来不成了。会刚刚开，请居士一行随我来。”

杨度见海津生得眉粗目凶头大腿短，极像一个矮脚金刚，国内寺院很难找得到这样凶煞的和尚。海津将他们一行五人领进传经堂。这是一个宽敞的讲堂，地上放着百来个旧蒲垫，有二三十个日本僧人盘腿坐在蒲垫上，一律穿着赭黄色僧袍。正前方桌旁坐着一个七八十岁须发皆白的老和尚，正在对众僧说话。梁启超悄悄地告诉杨度：“那就是恒静住持。”杨度点点头，见这个东洋老和尚也生得颇为清奇古怪，与密印寺里那些个个都一样毫无特色可言的和尚们颇有不同。

他注意听恒静讲话，可惜来晚了，开场白已讲完，只听到最后一句话：“现在请支那佛学传经团智凡法师给各位传经！”

二三十个日本和尚一齐依僧礼向远方的客人合十低头，表示欢迎。一个和尚走到侧面，对坐在这里的几个穿青灰僧袍的人说话。原来这个和尚是翻译，他把恒静的日语对着中国客人译成中文。青灰袍

中站起一个瘦高的中年僧人，胸前挂着一串长长的栗色念珠，他走到桌子边，先向大家行了一个礼，然后坐在恒静的身旁说起话来：“贫僧学殖荒疏，此次来到贵寺，特为向各位法师请教曹洞一派从中土传到贵国千余年来的弘扬过程。”

众僧静静地听着，梁启超等人也用心听着，杨度却惊讶起来：这不是密印寺的智凡法师吗？他怎么会来到日本？又怎么会由沩仰宗转而研究曹洞宗？杨度脑中浮起了沩山密印寺里一个月的情景，想起八指头陀寄禅法师来，又想起孤守枫树坳的大空和尚和斗野猪赠倭刀的马福益来。“对了，多时说要找个古董鉴赏家来鉴定一下那把倭刀，这些日子几乎忘记这桩事了，回东京后一定要去访人！”

杨度就这么胡思乱想着。智凡法师口吐莲花般的弘法演讲，他一句都没有听进去。当看见跪着的日本众僧都站了起来，才知道讲佛法的程序已结束，他也跟着站了起来。只见恒静长老领着三位穿青灰僧袍的中国和尚向他们走过来，梁启超等人忙迎上前去。

“这是贵国的大名士梁卓如居士。”恒静指着梁启超用不太流畅的汉语介绍，转过来又向梁启超介绍三袭青灰僧袍，“这是智凡法师、笠云法师、筏喻法师，都是贵国佛学精深的高僧。今日名士高僧相会敝寺，既是三生缘分，也是敝寺一段佳话。善哉，善哉！”

还没有等到梁启超介绍同行的朋友，智凡法师惊道：“哲子先生，想不到你在这里，我一直都在找你。”

“智凡法师，果然是你！”杨度高兴地走上前。

“这位居士是谁？你们认识？”恒静问。

“他是我的同乡杨哲子居士，我们多年前相识在密印寺。”

故友在异国重逢，使得梁启超、蔡锷、杨钧、代懿都倍添喜庆，恒静也显得喜悦，忙招呼众人都进斋堂赴席。

智凡和杨度坐在一起。杨度问起寄禅法师。智凡告诉他，寄禅法

师已应天童寺之请，到那里做住持去了。寄禅法师由于佛学造诣精深和诗才杰出，国内名声大振，全国各寺院正在筹备佛教总会，拟推举他为会长。智凡还特地告诉杨度：“出国前夕，寄禅法师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我到日本后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在神户、大阪、东京到处找你不着，正寻思着可能会原信带回，真正是菩萨保佑，我没有负法师之托，吃完饭后，你跟我到僧房去取。”

杨度也把来日本这段时期的情况对智凡说了，请他回国后转告寄禅法师。

席上，宾主僧俗之间谈得十分热烈。吃完饭后，恒静把大家带到方丈室饮茶。杨度跟着智凡来到总持寺客房。智凡把八指头陀的信拿了出来。杨度拆开，轻轻念道：

哲子师兄如晤：

知你为避横祸再渡东瀛，且愤且喜。愤者，朝廷无道，国事愈坏；喜者，可借此良机增加见识，以备日后庙堂之用也。闻我中国学子赴日众多，因信仰不同，内部分裂。佛家有言：朵朵莲花托观音。吾兄怀救国救民之志，具佛家慧灵之根，必能深悟此中真意。去国离乡，乏人照料，望多多珍重。

出家人八指头陀再拜

“寄禅法师是要我在日本留学生界中不主派别，团结全体，共同救国，这是对的。”杨度心里想。再看下去，后面还附七律一首：

借问吾乡杨哲子，一身去国归何时？

故山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远思。

独抱沉忧向穷发，可堪时局似残棋。

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垂。

杨度收好信，对智凡说：“请你回国后转告寄禅法师，就说我杨度谨领法教，谢谢赠诗。”又问，“回国的船票订好了吗？”

“订好了，后天一早启航。”

“那么明天我来做东，请你们三位饮茶。”

“谢谢了。”智凡说，“明天横滨佛学界为和圆法师圆寂九百五十年做水陆道场，我们要去诵经。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哦。”杨度起身踱步，“这样说来，你们明天没空了，我总得给寄禅法师写两个字呀！”

他又走了两步，突然站住，说：“也好，法师爱诗，我给他写两首诗吧！”

“那太好了！”智凡从怀里掏出恒静送给他的自来水笔，交给杨度。“你就用它写好了。”

说完，又找出一张纸来。

杨度拧开水笔，思忖了一会儿，提笔写道：

赠游日湘僧并怀寄禅法师二首

每看大海苍茫月，却忆空林卧对时。

忍别青山为世苦，醉游方外更谁期？

浮生断梗皆无着，异国倾杯且莫辞。

此处南来鸿雁少，天童消息待君知。

知君随意驾扁舟，不为求经只浪游。

大海空烟亡国恨，一湖青草故乡愁。

慈悲战国谁能信，老病同胞尚未瘳。

此地从来非极乐，中原回首众生忧。

“哎呀，哲子先生，你真有李太白之才！”

智凡见杨度几乎没有思索便写出两首七律来，大为惊讶。

“你一定要带给寄禅法师！”

“一定，一定！”智凡边说边将它郑重放进布囊中。

“智凡师，我再问你一个人。”

“谁？”

“枫树坳守萝卜的大空，还在寺里吗？”

“他早已不在密印寺了。”

“为什么？”杨度心里一怔。

“他原本就是一个临时挂单的游方僧，后来有人说他常与些不三不四的俗家人有往来。住持说了他几句，不久，他就走了。”

“你晓得他到哪里去了吗？”

“不晓得。”

正说着，矮脚金刚海津进来说：“长老请法师过去叙话。”

杨度对智凡说：“你去吧，后天一早我到码头上来为你送行。”

五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第二天，杨钧、代懿都离开横滨返校。杨度没有回东京，他一则要送智凡等启航回国，二则要和蔡锷多在一起说些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要将昨天在总持寺突然萌发的念头变为现实，写一篇《少年湖南说》，而且要在横滨写，写好后请梁启超和蔡锷看看，提提意见。

杨度一向才思敏捷。平常，他白天办事，晚上一盏油灯点起，昏昏的灯火下，挥笔疾书，一夜能写四五千字。五更时分脱衣睡觉，睡上一两个时辰，起来后读一遍，略作修改，便是一篇顶好的文章。这

一次，他要写一篇传世之作鼓励湖南人，尤其是湘籍留日学生。同时，他也要以自己的才华再次显示三湘子弟的分量，并暗中存着要与《少年中国说》一比高低的心思，对于身边的这个广东才子，他是既爱慕又颇有点不服气。

梁启超家里来往的人很多，不太安静，恰好不远处有一个单身朋友要去东京办三天事，梁启超立即向他借房子，又对杨度说：“你的大作必须三天内完卷，逾期我就不管了。”

这是一栋建筑在一座小山丘上的庭院，里面有两个客厅，三间卧房，另有餐厅、厨房、杂房、卫生间，大大小小十来间房子。客厅布置得豪华，卧室装饰得奢靡。宽敞的院子里有池塘、假山、花木、曲径，白天可以眺望碧波荡漾的无边海水，深夜可以卧听节奏起伏的海涛拍岸声。杨度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没有享受过这样好的环境，他的心情分外舒畅，才情也似乎比素日更加充沛。他刚提笔写下《少年湖南说》五个字，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起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于是干脆闭上眼睛，将它默诵一遍。文章比较长，他不能一字一句地背出，断断续续地背了几段后，心中的豪情便被文章激发起来，难以自己。最后一段，他一向背得烂熟：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梁卓如真正不简单！”杨度由衷地发出赞叹，心里想，且不说情感之炽烈，文气之磅礴，光是从立意来说，“中国”就比“湖南”来得高大，若再写一篇论说，要超过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是很难的了。要想超过，必须另辟蹊径。

“对了！”杨度猛地拍了一下脑门，心里说道，“他写论说，我就写一篇歌行吧！歌行琅琅上口，易于记诵，传播必定更广，影响一定更大，一篇《长恨歌》，一首《琵琶行》，从唐代唱到今天，感染了多少人？再没有哪篇论说能超过它了！”

杨度想到这里，异常兴奋起来，挥笔改写了一个题目：湖南少年歌。

开头几句，他不假思索，一口气写下：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他停下笔，自己朗读了一遍，觉得这个开头还可以。下面再写什么呢？杨度托腮凝思起来。他想起初到长沙，第一次登岳麓山，眼底山峦起伏，郁郁葱葱，湘江北去，宛如银带；远望南方，似乎隐隐地看见了南岳峰的积雪、苍梧山的古松。下山来到岳麓书院，又为那座千年弦歌不绝的学府而激荡，大门和正厅上的两副楹联如刀刻般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一副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另一副是：吾道南来，总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前一副说湖南的人才，后一副说湖南的学术。作为一个湖南少年，杨度那时曾为自己的家乡深深地自豪。是的，秀美的江山，荟萃的人才，发达的学术，这就是湖南，它足以使国人羡慕，湘人骄傲。写湖南，不写这几个方面还行吗？

夜已深沉，横滨海岸传来的浪涛声像一支气势雄壮的乐曲，激发了杨度的创作灵感。宏伟的抱负，壮阔的气概，渊懿的学问，瑰丽的才情，被一声声浪涛声催发了出来：

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

五岭横云一片青，衡山积雪终年白。

沅湘两水清且浅，林花夹岸滩声激。

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

天生水战昆明沼，惜无军舰相冲击。

北渚伤心二女啼，湘边斑竹泪痕滋。

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今日民主稀。

空将一片君山石，留作千年纪念碑。
后有灵均遭放逐，曾向江潭葬鱼腹。
世界相争国已危，国民长醉人空哭。
宋玉招魂空已矣，贾生作吊还相续。
亡国游魂何处归，故都捐去将谁属。
爱国心长身已死，汨罗流水长呜咽。
当时猿鸟学哀吟，至今夜半啼空谷。
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
中间濂溪倡哲学，印度文明相接触。
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
惟有船山一片心，哀号匍匐向空林。
林中痛哭悲遗族，林外杀人闻血腥。
留兹万古伤心事，说与湖南子弟听。

杨度想想写写，写写想想，一直到东方泛白。一夜工夫写下四十四句诗。他自己高声朗读了一遍，觉得无论是情感、色彩，还是音韵，哪方面都堪称上乘，自认为并不亚于白香山的《长恨歌》，要在吴梅村的《圆圆曲》之上。他很满意。立时便有一种极度的疲劳感，他衣服也不想脱了，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醒来，醒来！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哩！”杨度正睡得香甜时，被人叫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蔡锷站在床边。

“什么时候了？”他擦了擦眼睛问。

“师母惦记着你，说房子是好，但没有饭吃，叫我送中饭来。你看是什么时候了！”蔡锷说着，将竹篮子的盖子揭开，一股香辣味飘出。

“真的是到中午了。”杨度边说，边抬头看墙上的壁钟，正指着十

二点半，忙起来洗脸漱口。

蔡锷从篮子里搬出四碟菜来，全是按贵州风味做的，又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茅台。杨度一惊：“横滨也有茅台酒卖？”

蔡锷笑道：“这哪里是横滨买的！梁师说，这是师母娘家人送的，连他自己都难喝到。师母特别看重你，送给你喝，好把文章写得更精彩。”

杨度爱酒，在异国他乡还能喝到祖国的茅台，真是太美的事了。他感慨地说：“卓如有福气，找了一个贤惠的夫人。”又问蔡锷，“你吃过饭了吗？”

“没有。”蔡锷道，“梁师要我跟他们吃，我说我和哲子一块吃。”

“最好，最好。”杨度分外高兴，“一人吃饭乏味，一人喝酒更无聊。来，我们一起对饮。”

杨度从房主人的餐柜里找出两只漂亮的小酒杯来。蔡锷虽从士官学校毕了业，即将成为一个军事教官，却天性不善喝酒，他摇摇头说：“饭我陪你吃，酒却不喝。”

“那不行，再不会喝酒，也要陪我一杯。”

蔡锷拗不过，只得说：“好，说定了，我只陪你一杯。”

“松坡，十号的船票没变吧！”

“没变，十号上午九点钟启航。”蔡锷刚喝了一口，脸便红了。

“我真羡慕你，你马上可以回国了。我现在是有国难归，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哟！”刚才还处在极度亢奋之中的杨度，几口酒下肚，竟然被即将回国的蔡锷勾起一缕浓烈的思乡之情来。一时间，他想起了老母，想起了妹妹，想起了湘绮师，也想起了新婚妻子黄氏。婚前，他虽与黄氏无感情，但婚后黄氏恪尽一个做妻子和媳妇的职责，使他由敬生爱。

“松坡，你给我带一封家书回去吧！”

“好。”蔡锷自己久羁日本，对杨度此时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他建议，“再过几个月，风平浪静了，你悄悄地回去看一看。”

“我也这样想。”久蓄于中蓦然升起的乡情一旦发泄出来后，杨度心里反倒觉得舒服些了。

“就是一时不能回去，也是好事。日本国家虽小，但却是一所大学堂，各行各业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这几年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在国内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可能学不到。”

蔡锷这几句心里话，使杨度陡然清醒过来。到日本，一是避难，二是求学，而后者更为重要。中国是一定要变的，朝廷现行的大计也同样一定会变的，而自己今后也一定会担当国家重任的。松坡说得对，日本是一所大学堂，要抓紧这段时间多积蓄知识，磨练才干，今后哪一天重任在肩，便能够胜任无憾。崇高的报国热情，迅速地压下了乍然涌起的游子乡情。杨度端起酒瓶，先给自己斟满，又要给蔡锷再斟。蔡锷慌得忙捂住酒杯：“说好的只一杯，再喝，我就连饭都不能吃了。”

望着蔡锷这一副可怜相，杨度痛快地哈哈大笑起来：“松坡，你这一回国，便是一个身着戎装的军人了。自古道烈酒壮起英雄胆，故而从来就少有不喝酒的将士。你不喝酒，今后与士兵们相处，也难以和他们以心换心肝胆相照呵！来，松坡，听我一句话，斟满，不喝酒，也要逼着自己学会喝！”

杨度这几句话，蔡锷觉得甚有道理。“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酒能壮起英雄胆，酒能沸腾烈士血，酒能掏出心里话，酒能忘却生死别！自古以来，酒和军人便结下了难分难解之缘。厕身行伍之间，若不能喝酒，则无形之间就与上下左右产生了隔阂。对，不喝酒，也要学会喝！

“哲子先生，你说得有道理。我再喝一杯，以后慢慢学会喝。”

“好样的！”杨度高兴极了，举起酒杯说，“松坡，我本是将门之后，却弃武就文；你本是秀才出身，却弃文就武。现在，我这个本该是军人的文人，祝你这个本该是文人的军人，此次回国之后，以救国拯民作为宗旨，以全新的军事观点、军事技艺训练出一支全新的军队出来，你自己也因此而成为新时代的名将。”

“谢谢你的祝愿。”蔡锷也举起酒杯喝了一口。

“松坡，你们士官学校里的中国留学生，是保皇派多，还是革命派多？”杨度换了一个话题问。

“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接受日本的军事教育，大都持这样的观点，即军人不干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以打胜仗为荣耀。因此，大部分学生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革命派，只是努力学习日本、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技术，回国后好好训练军队，提高中国军人的素质。至于国家的国体如何，那是政治家的事，而政治家则应服从全国人民的选择。军人只负责保护由人民所选择、由政治家所管理的国家，此外不宜多干涉。”

杨度对蔡锷的回答深以为然，连连点头，说：“士官学校的这个校风很好。的确如此，军人不应干政，政治是政治家的事。同是军校，陆军大学就不一样。代懿说他们那里的留学生最喜谈政治，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争吵得很激烈，反倒把正事耽搁了。”

蔡锷说：“日本教官经常说，军人一干政，就会变成军阀，国家就内战不息，不得安宁。联系到中国和日本的历史，的确是这样。如中国唐代的藩镇之乱、日本的幕府专政，究其实，都是军阀干政的结果。”

“这话是不错的。至于你个人呢？你个人总有自己的看法吧！”



蔡锷——中国士官三杰之一

“我个人的看法嘛，”蔡锷想了一下说，“我欣赏的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既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又有一套从欧美学过来的完备的宪法以及按宪法产生的内阁。当然，像美国、法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制也很好。不好的，只是中国现行的君主专制，老百姓没有一点权力、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制度是非改不可的。梁师这些年致力于民权民主的宣传，对中国来说，有开启民智的划时代作用，他的政治见解我都赞同。”

杨度笑道：“真是卓如的忠实信徒！”

“哲子先生，你的看法呢？”蔡锷反问。

“我的思想较为复杂。”杨度将酒杯端起转动着，似乎是在欣赏它的制作工艺。“未来日本之前，我基本上抱的是过去士大夫的传统观

念，一切维持旧秩序，只盼望官场清正廉明，百姓安居乐业。有段时期倾向于维新派。去年春天第一次来日本，留学生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激荡了我，尤其是革命排满派淋漓痛快的文章更使人醉迷，我的思想一度也很激进，主张骚乱的进步主义。现在我的思想又有一些变化，觉得骚乱进步主义在中国未必就一定很合宜，和平进步主义在中国也未必就一定不对。我变得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想，不管是经历一番骚乱而导致进步也好，还是由和平而导致进步也好，只要进步就好，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志，主要看这个国家有没有宪政。无宪政，即使骚动之后亦不能进步；有宪政，采取和平方式也同样可以进步。所以我近来决定，暂不去争论第一个阶段的方式，先静下心来致力于宪政的研究。从日本宪政研究起，继而推广到各国宪政。我准备在吸取各国宪政长处的基础上，制定一套符合我们中国国情的宪政。”

“哲子先生，你真了不起！”蔡锷对杨度暂不谈第一阶段的方式，先潜心研究宪政的远见卓识非常钦佩，举起只剩了一半酒的酒杯说，“我相信你今后会成为中国的俾斯麦、玛志尼、伊滕博文！”

杨度正是以中国的俾斯麦、玛志尼、伊滕博文而自期，听了蔡锷这句话，心中十分快慰，也举杯说：“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成为中国的克伦威尔、拿破仑。”

蔡锷听了也很舒心，遂将酒一饮而尽。杨度又要端起酒瓶给蔡锷斟酒，蔡锷吓得忙拦住：“哲子先生，你就饶我这一次吧。这酒，我以后慢慢学着喝。”

说着说着，发觉眼前的杯盘碗碟都在空中旋转起来，他也顾不得与杨度打招呼，便径直向卧房走去。

微微的醉意和刚才投机的谈话，激起了杨度胸中的满腔豪情，平添了如涌泉般的诗思。且不管桌上的杯盘狼藉，也不在乎隔壁传来的如雷鼾声，杨度拿起笔来，将昨夜的诗稿续下去。他要将四五十年前湖南人震惊华夏的事功再次提出，唤醒湘人的记忆，并要对之作出一番自己的评价：

于今世事翻前案，湘军将相遭呵讪。

谓彼当年起义师，不助同胞助胡满。

夺地攻城十余载，竟看结局何奇幻：

长毛死尽辫发留，满洲翎顶遍湘州。

捧兹百万同胞血，献与今时印度酋。

美狮俄鹫方争跃，满汉问题又挑拨。

外忧内患无已时，祸根推是湘人作。

写完了这段世人呵讪湘军的话后，他笔锋一转，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闻此语心惨焦，赧颜无语谢同胞。

还将一段同乡话，说与湘人一解嘲。

洪杨当日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

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呼召。

尽募民间侠少年，誓剪妖民屏西教。

蚌鹬相争渔民利，湘粤相争满人笑。

粤误耶稣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

接下来，杨度写道，因为中国内部的相争，引来了外寇强入，先是借义和拳打洋人，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帝后蒙尘，不得已又杀拳民来媚外。这的确是湘军的不是。但当年湘军中也出了不少将才义士，如罗泽南的老湘营，白日跃马挥戈，夜晚下帐读书的军风；彭玉麟布衣芒鞋步行千里解故友之围的义气；江忠源、王璞山、陈士杰等人带兵的才具，都是历史上不可多见的。写到这里，杨度心头一热，想起湘绮师青年时代的惊人之举更是不同凡响：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

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

曾胡欲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

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

能借这个机会，将湘绮师年轻时的奇伟抱负向世人披露，杨度很觉得意。写到湘绮师，他自然想到了曾为湘军军官的祖父和伯父，他们也都是豪侠之士。单独点名颇有自夸之嫌，他决定再专写一段当年湘军官勇的气概，以此来纪念父祖辈的功业。

吁嗟往事哪堪说，自言当日田间杰。

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

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

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

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

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

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

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

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

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愈烈。

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

十年断信无人吊，一旦还家谁与识？

今日初归明日行，今年未计明年活。

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

杨度放下笔，甩了甩手，自觉这段写得生动精彩。且不说湘军作战其后果如何，单就父死子继、勇赴戎机的壮士气概，就足令湘人脸上生光、湘军后裔自豪。至于湘军中的民族英雄们，他们的业绩更为中华民族大增光彩。

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
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
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
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
人生壮略当一挥，昆仑策马瞻东西。
东看浩浩太平洋，西望诸洲光陆离。
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

当年恪靖侯左宗棠的八面威风已往矣，而今是胡骑凭陵，华夏受气。杨度愤怒写道：

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
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
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
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
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拼将死。

看看世界吧，俾斯麦、拿破仑都是野蛮的武夫，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去当兵，弱者则被人杀。小小的普鲁士王国，连妇女儿童都知兵，所以能战胜群雄，统一德意志。想到这里，杨度意气昂扬，既然湖南近五十年来已培植了根深蒂固的尚武精神，造就了遍布全国的成千成万将官，湖南理应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中流砥柱，成为各省奋起的带头人。心在急跳，血在奔流，思想如飙风暴雨，诗才如岩浆迸发。杨度挥笔疾书，谱写出《湖南少年歌》中的最强音：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尽掷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

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意气能终始。

写到此，杨度掷笔，重重地吁了一口气。他将这一段再读一遍，觉得有一点易水送别的味道，特别是“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两句，真是至悲至壮，至哀至豪！湖南人拯救中国的决心已写尽写绝了，还有什么语言能超得过它呢？

这篇歌行写到这里本可以收笔了，但一向抱负不凡且爱表现的杨度，觉得这样一篇重要的必将传世的作品中如果不写写自己，那真是太可惜了。不知不觉间，早已是深夜了，室内灯光明亮，隔壁房间里未来的军事家仍沉睡不醒。窗外，夜色黑得连一丝星光都没有，只有日本海的浪涛依旧在不停地奔涌，发出比白天大得多的撞击声。杨度想起了第一次进京中举以来十年间的探索与追求：

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杂相半。

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

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

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

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面对室外寂黑的夜空和渺茫的大海，面对当今弱肉强食的不平世道，杨度从心里发出长啸：王先生所传授的帝王之学、纵横之术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展布！他心不能自己，情不能自持，再次提起笔来，为《湖南少年歌》续完了冲霄凌云回肠荡气的最后一节：

执此东亚一病夫，任教数十军人辱。

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

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

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

惟持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

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

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

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甘为旗下卒。

不知何处一声嘹亮的雄鸡啼鸣，惊醒了蔡锷的酣梦。他见书房里灯火依然亮着，便披衣走了过去。杨度正双手叉腰背对着他，桌上摆着一叠纸。

“哲子，鸡都叫了，你一夜没睡？”蔡锷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轻轻地问。

“松坡，你起来得正好。我的《湖南少年歌》刚刚写完，你是第一个读者，你帮我好好看一看，指正指正，我再修改。”兴许是喝了酒，兴许是为自己创作了这样雄壮的诗篇而亢奋，杨度虽然写了一通宵，却毫无倦意，两只有神的眼睛比往日更加闪闪发亮。

“就写好了？我拜读拜读。”

“湖南少年歌。”蔡锷轻轻地念着题目。“好，题目取得好！梁师有《少年中国说》，你有《湖南少年歌》，正好配合。中国好比一个新生的少年，湖南也是一个新生的少年。”

蔡锷一边夸奖着，一边看下去。嘴里小声地念着。杨度侧过脸去，也看着稿纸，和他一起欣赏自己的佳作。

“好，不悲当日苍梧死，为哭今日民主稀。写得妙！”蔡锷念的声音高昂起来，杨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好，心性徒开道学门，空谈未救金元辱。写得对，正是如此。”蔡锷又大声念了两句，杨度听了很舒服。

“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写得生动！我今日又是一个作谈兵客的秀才。”蔡锷特别欣赏将“秀才”与“谈兵”相联系起来的诗句。

“一针见血，一针见血！”蔡锷伸出大拇指指着稿纸上的两句诗，杨度看时，原来他指的是“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两句。

“哎呀，哲子兄，你这几句真是写绝了！”蔡锷忘形地拍打着杨度的肩膀，高声朗诵起来，“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我担保，稍有点血性的湖南人读了这几句，都会去为中国的生存而奋斗。”

杨度的脸上流光溢彩，心里鲜花怒放：“松坡，你不要光说好，也要提意见。”

“要提意见嘛，我提一条。”蔡锷指着稿纸说，“‘若道汉唐国果亡’这一句，‘汉唐’二字改为‘中华’二字更好。因为汉唐作为历史上的两个朝代，实际上早已消亡了，若作为中国人的代称，则人们会理解为汉人唐人，如此，则排斥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扒开满人不说，中国还有回人、藏人、蒙人，光我们湖南就有苗人、土家人、瑶人、侗人等等。不如改用‘中华’二字，则包括了所有的民族。”

“说得对！”杨度心悦诚服地接受蔡锷的意见，提笔将“汉唐”二字圈掉，工工整整写上“中华”二字。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蔡锷重新念了一遍。“这就完美无缺了。”

接下去，他一口气将全诗念完，由衷赞道：“黄钟大吕，铁板铜琶，上下古今为湖南人唱赞歌的，再没有哪篇能超过这首《湖南少年歌》了。我马上就送给梁师去看。”

蔡锷说着，捧起一叠纸飞快地跑了出去。

窗外，天色已大亮，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彩霞如锦，波光如镜，一轮朝阳就要从它的怀抱里跳跃出来了。杨度久久地伫立在窗边，眺望着这宇宙间最为壮观的景象，心里默默地念道：“大海呀，你真伟大！”

六 从看到千惠子的第一眼起，杨度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日本女郎

当杨度送别蔡锷回到东京后的第二天，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便在第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署名哲子的《湖南少年歌》，并亲自为这篇歌行加了一段热情的赞语：“湘潭杨哲子度，王壬秋先生大弟子也。昔罗斯福演说，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请视格兰德。吾谓欲见纯粹之湖南人，请视杨哲子。顷哲子以新作《湖南少年歌》见示，亟录之，以证余言之当否也。”

一时间，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谈话的内容莫不是《湖南少年歌》，纷纷赞扬这篇歌行气势宏阔，才华信美，充溢着强烈的爱湖南爱中国的少年激情，不少人都叹息本省无此美才，也有人对“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两句不太满意，似乎有点唯湘独尊，眼无他省的味道。但更多人反驳道，这是诗，诗应当有夸张，哲子这里说的湖南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以及光复中国的决心；何况他也有所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载之典籍的名言，如果我们每省都有湖南这种决心，那中国就绝对不会灭亡。湖南人读了这首少年歌，莫不惊喜若狂。这篇长达二百四十六句的歌行，激发了他们作为一个湖南人特殊的自豪感，无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派，以及没有明显政治倾向以学习科学技术为目的的湘籍留学生们，无一不敬仰哲子，爱戴哲子。这一期的《新民丛报》不仅在学生中，而且在整个日本的华人社区中，成了最为抢手的一张报纸。在国内，尤其在三湘四水之间，更是广为传抄广为传颂，颇有点洛阳纸贵的势头。

为了更好地研究宪政，杨度离开了弘文学院，进了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这里也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他抱着广交朋友的宗旨，很快结识了他们，尤与范源濂、汪兆铭友善。

那是在进法政大学不久的一个中午，饭堂大门边张贴了一幅海报，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围在旁边看，杨度也挤了进去。海报上写着几排中文字：论辩大会。题目：中国的前进应采用何种方式为宜。地点：秋赏斋二楼北头教室。时间：十二日晚上七时正。主持者：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法政大学分会。欢迎全体中国留学生及日本朋友参加。对于这类论辩会，杨度有很高的热情，而且也喜欢发言，只是因为刚进学校，不明情况，这次先听听。

准七时，杨度来到秋赏斋。这间可容纳百来人的大教室已差不多坐满了，其中还有七八个日本学生。主持人简单地讲了几句开场白后，发言者便一个接一个，都是血气方刚、多闻博识的年轻学子，讲起话来，无人不滔滔扬扬辞气激励，对中国的现状几乎都不满意，对中国谋求进步富强的方式的看法却各有不同。除少数人主张应当以普及教育、发展实业的手段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外，绝大部分人都主张应从政治上入手来改变现状。从政治上着眼的主意虽多，归纳起来，仍不外乎维新和革命两种主要途径。主张维新者多为康有为信徒。他们以身处之地日本为最有力的例子，认为不必废除君主制，只要把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搬掉，把权力集中于光绪皇帝一人之手，那么光绪帝就是中国的明治天皇，中国也就会跟日本一样迅速强大起来。主张革命者多信奉孙中山的理论。认为满人的朝廷，无论是慈禧还是光绪，都是一丘之貉，绝无新生之理。第一步先推翻满人的政权，第二步再建立民主共和国，走美国、法国的道路，永远废除君主专制，中国才有可能真正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

双方各执一端，争辩十分激烈，间或还杂有人身攻击，使得气氛颇为紧张。这种论辩，过去在弘文学院也时常有过，杨度不以为怪。只是他发现，与一年前相比，今晚的辩论会明显的是革命派占了上风，维新派显得有点阵营不强气势不壮。发言的有十六七个人，给杨度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个人。

一个人中等偏矮的个头，长方脸，鼻宽嘴阔，操一口湘北官话。他认为中国要变革，但不能太剧烈。他打了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好比一辆破车子，轮子已陈旧，车板已腐朽，拉车的马是跛子，驾车的人

已昏老，若陡然来个急转弯，则必然是车散人亡，一切都颠覆了。因此，只能缓缓地转弯子，昏老的驾车者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那时再让年轻精明的人来代替，情形就会好多了。以后，再换马换轮换车板。经过十年二十年这样的逐步替换，这挂车就会变成轻车快马，奔在别人的前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多办学校，大兴教育，多培养各种人才，不但要培养驭手，还要培养造车轮车板的工匠。中国与日本相比，最大的落后是在教育上，教育是振兴民族的基础。此人的比喻很形象，听众都笑了起来。杨度也觉得他的演讲风趣。

他刚一说完，座位上立即站起一个人，高声喊道：“静生此论大谬！”说着便大步流星地走上讲台，听众鼓起掌来。杨度忽觉眼前一亮，心里说着：“好个一表人才！”走上讲台的人面庞端正，身材匀称，着一套乳白色西服，系一根浅花条纹领带，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他一上来便指斥刚才发言的静生是懦夫，所抱的态度乃是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他慷慨激昂地说，人民已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已在虎狼包围之下，人民随时都可能死亡，国家随时都可能被瓜分。这种危急的局面，迫使我们一年都不能等待，一天都不能等待，必须采取最迅捷最厉害的一着来救国救民。这个漂亮的年轻人认为此着即为暗杀。他毫不隐蔽地说，第一要暗杀慈禧老太婆，第二要暗杀懦弱无能的光绪帝，第三要暗杀狡猾阴毒的袁世凯。他大声疾呼，是好男儿就要为国家为百姓洒一腔热血，舍得一身剐！他自己决心做荆轲、聂政，以一死而博得个流芳百世。漂亮年轻人的壮士气概，赢得掌声雷动满堂喝彩。杨度虽不赞同他的观点，却为他的气概所感动，心里默默地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热血志士！”

正在激动之际，听众席上出现了骚动，几个留学生在高声吵闹。有人站了起来，互相指着对方的鼻子叫骂，这个骂那个是满虏的奴才，那个骂这个是祸国的暴民，最后竟然扭打起来。许多人都去劝阻，将扭在一起的人扯开，杨度也挤过去制止。一场热气腾腾的辩论会，因热得过头而不得不中途散会。

第二天，杨度找到了矮个子，跟他交换了名片，才知那人叫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半年前从弘文学院转到法政大学。两人原

来竟是同乡又是先前的同学，见面之后分外亲切。范源濂早慕哲子大名，见他主动来访，说了许多钦佩的话，自然是彼此都遇到了知音，二人立即成了好朋友。结识了范源濂后，杨度又去拜访漂亮年轻人。那人名叫汪兆铭，字精卫，广东番禺人，为人极是豪爽热情，与杨度一见如故。杨度十分高兴结交了这两个政见虽不同但才气都很足的同窗。三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彼此政见不同，难免有脸红脖子粗的争吵，杨度常在中间充当和事佬。不过争吵归争吵，友谊归友谊，第二天见面又都无嫌猜。后来杨度与留学生界接触日久，方知日本留学生之间大抵都如此。吵得激烈时，甚至大打出手，捅刀子的事都做得出，过后又握手言欢，不记前仇。一旦谁遇到困难，不管政见如何，多数人都会伸手相援。这是因为一则都有着爱国救国的共同目标，二来大家都漂泊异邦，因而更看重乡谊亲情。



汪精卫



范源濂

范源濂是个活动家，喜欢并擅长筹备组织各色集会活动。他一天到晚出没于东京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学校，又与国内有密切的联系。他精力充沛，活力很强。汪兆铭挂了个法政大学生的名，其实很少上课，他常在校外秘密学习炸弹地雷的制作方法，十天半月不回校，整夜整夜不归寝室是常事。他与孙中山、胡汉民的关系特别好。

无论是范源濂的串联活动，还是汪兆铭的爆炸试验，杨度一概不参加，他集中精力钻研各国宪政，将研究所得发表在东京各种华文报刊杂志上。杨度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他因为不介于派别之争，反而获得了大部分留学生的认可，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当东京留日学生总

会改选时，他被一致推举为干事长。从那以后，饭田町杨寓成天人来人往，门庭若市，成为东京留学生们聚会的重要场所。

杨度一方面负责全日中国留学生的联络、组织、指导，同时还担负湖南籍学生创办的《湖南学生界》和《游学译编》的主编。他夜以继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团结各种派别的留学生，同时发愤攻读宪政方面的书籍。他一天到晚为大家服务，尽心尽力，无求无索，任劳任怨，不仅赢得了留学生的敬重，连田中夫妇也对他很尊敬。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近半个月里，杨度未去法政大学，也谢绝了大家的来访，他在闭门构思写作一本名叫《金铁主义》的书。他要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全面地阐述自己改造中国的思想，他将全副心思投入到这本被他称之为伟大的著作之中。

《金铁主义说》是《杨度集》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全文13万余字。对于“金铁主义”，杨度在文中解释道：“我特于吾所谓经济的军国主义，创造一新名词以括之，曰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全文分为八节。第一节：今中国所处之世界。第二节：予所持者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第三节：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之内容。第四节：中国现政府之不负责任。第五节：中国国民之责任心与能力。第六节：政治革命。第七节：君主立宪。第八节：世界将来之中国。此文发表在日本东京由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第一至第五号上。

天气不知不觉间变得和暖起来，草木也渐渐地由黄变青，他似乎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一天清早，他突然看见庭院里几株高大的樱花树已绽出花瓣来。他欣喜地走出庭院，看到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樱花都开放了，来来往往的行人脸上荡漾着温和的微笑，少女们特地换上了鲜艳的和服，小孩子们打扮得比往日更加漂亮，一向脚步匆忙的东京人明显地放慢了步伐，他们在极有情趣地观赏四周的樱花。

日本国遍地都种着樱花树，每年三月末四月初时分，樱花便陆续开放了。单独的一朵樱花，小小的，娇娇弱弱的，似乎并不起眼，一旦到了高峰期间，它便一朵接一朵，一层压一层，开得满枝满树，密密匝匝。那白白的、粉红色的花层，犹如蓝天的祥云降落地面，给人世间换上一幅极为壮观极为瑰伟的美景，带来一股使人情绪昂扬心灵愉悦的浓烈春意。但这奇异的春景却为时短暂，前后加起来不过二十

来天，花事最盛时则只有五六天。这几天里，日本全国，从天皇到百姓，从城市到乡村都休假赏花。人们倾家外出，携幼扶老地来到公园、郊外等樱花树集中的地方，一边欣赏，一边饮酒品茗。有的家庭甚至在树下搭帐篷，白天黑夜都在花间生活着，尽情享受造化给人类恩赐的这份珍贵礼物。年轻人结婚也多半选在这个时候。烂漫的樱花丛中，一对新人在亲朋的祝福声里饮下交杯酒，共结百年之好的情景随处可见。也有些文人武士从樱花的乍放骤谢，联想到人生的短促，心绪反倒变得格外地复杂低沉。他们对着樱花举杯长饮以求一醉，然后在醉意朦胧中唱着大和民族古老的歌曲。那凄婉哀怨的古调，从充满着苦和泪的真诚的胸腔里发出，真的是揪人心肺催人泪下。更有因巨大的痛苦不能解脱的武士，在痛饮高歌之后，拔出腰间的佩剑来，用刀尖对准自己的肚子，用力猛地一刺，在一声惨不忍闻的厉叫中倒在厚厚的落英上，招来许许多多人的感叹惋惜。

这就是日本的樱花节。它是扶桑国最美丽、最热闹、最隆重、最神圣的节日。“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所有留学东瀛的中国学子，这几天也都放下手中的书本，停止一切集会、活动，走出学校，走出书斋，踏进如诗如乐、如梦如幻的灿烂樱花图里，欣赏在国内决不可能看到的那份醉人风光，并从中领略大和民族的精神。

杨度正拟发信给弟弟和妹夫，再邀请黄兴、刘揆一、汪兆铭、范源濂等人，一起去上野公园赏两天樱花，下午，田中老先生满脸笑容地走进了他的房间。

“杨先生，我那调皮的孙女来了。”

“千惠子来了！她什么时候来的？”杨度惊喜地问。他常常听老两口说起他们在横滨的孙女儿千惠子，并且拿出千惠子和她的父母的照片给他看。他因而知道千惠子是田中君代的独生女，十九岁了，长得很漂亮，高中毕业后在一所商业管理学校读书。外祖父滕原信宇就只有她一个外孙女，希望她今后能继承滕原家族的财产，把它管好，还指望能在她的手里更加兴旺发达。为此，千惠子不随父姓而随母姓。外祖父还作了严格的规定：今后千惠子也要与母亲一样，只能招赘而

不能出嫁，生下的孩子不论是男是女，也都要姓滕原。由于外祖父的家规，也由于千惠子自己择婿的严肃，所以她至今还没有如意郎君。千惠子受祖父的影响，能识汉字说中文，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尤其喜欢唐诗，能够背得出几十首，祖父常夸她是女才子。杨度想象中的千惠子也是很可爱的，但千惠子一直未到东京来，他无缘结识。上次在横滨，他甚至动过去拜访的心，只是自觉太唐突而打消了。早两天，听田中老先生说过孙女要来，想不到真的来了！

“就是刚才，你前脚出去，她后脚就跟着进了屋。”田中老先生的脸上流露着喜气。“一进屋就说，爷爷，我们家住的那个留学生在家吗？我去见见他。她奶奶说，刚进屋哩，坐会儿，歇歇再说。她又问，爷爷，那个留学生学问好吗？我说，好得很，尤其诗作得好。她忙站起说，我去见他。我说，他刚出去，过会儿回来再见不迟。她坐下聊了一会儿家常，我和她奶奶为她准备吃的。待我们把饭菜端出来时，却不见她了。我喊了声千惠子，你猜她在哪儿应着，原来她溜进了你的房间，真不懂礼貌！”

“没有关系，我的卧室从来都敞开着门，任谁都可以进。”

杨度被老先生的高兴劲感染了。田中龟太郎一向温文尔雅，不多说话，说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的，显示出一种极有修养的学者风度，像今天这样喋喋不休地叙述，说话中还模仿着别人的口气，杨度还是第一次见到，心里笑道：“看这小老头，孙女一来，就喜得这样！”

“千惠子指着墙壁上悬挂的《湖南少年歌》问我，爷爷，这篇歌行就是这位留学生写的吗？我说是的，是他自己写的。千惠子说，这篇歌行真写得好，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爷爷，他叫什么名字？我于是把你的名字告诉了她，她说等你回来后，一定要来拜访你。”

“不敢当！”杨度谦虚地笑道，“我去拜访她！”

“不，不！”田中忙说，“她比你小，理应她来拜访你。”

“爷爷。”门外响起了悦耳的女音。

田中对杨度说：“千惠子来了！”

杨度赶紧说：“请她进来！”

田中高兴地对门外说：“千惠子，杨先生叫你进来哩！”

“下午好，杨先生！”

随着一句清脆的日本话，一个女郎从门外走了进来。杨度定睛看时，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千惠子是如此地美丽，几乎为他生平所未见过。只见她黑亮浓密的秀发绾成波浪式卷边发髻，发顶上盘旋一条紫红缨络。鹅蛋形脸上长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小小巧巧的鼻梁下绽开一朵丰满的红嘴唇。皮肤光洁白净，没有一星半点斑痕黑点。身穿一件淡紫起黄色小花的缎子和服，脚下雪白的丝袜上套一双软底绣花红呢鞋。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浑身上下匀称和谐，端庄灵秀。杨度心里诧异：东瀛竟有如此佳丽，先前怎么没有发现过？口里也用日本话答：“你好，千惠子小姐，见到你真是高兴。”

就在同时，千惠子也发现眼前的这位中国留学生英俊轩朗，气概不俗，与她素日所接触的本国男子比起来，无一点矫揉造作之态，多几分潇洒倜傥之姿，心里也暗暗想着：这才真正是汉唐文化熏陶出来的人，毕竟不同些。

“我正在说你，你就自己来了！”田中慈爱地望着孙女说。

“爷爷，你对杨先生说我什么呀！”千惠子轻轻地努了努嘴，娇嗔地责备爷爷。

“爷爷还会说你什么呀！”田中满是疼爱地说，“爷爷是特来转告你要拜访杨先生的意思。”

“千惠子小姐，我正在对你爷爷说我去拜访你，你就来了。请坐，请坐。”杨度松开双手，热情地招呼，“我给你沏一杯中国茶，你

喝得惯吗？”

“最好，最好。”千惠子大方地说。又问，“是龙井吗？”

“我没有龙井，只有我的家乡南岳云雾茶。你尝尝看，它并不亚于杭州的龙井。”

杨度从书架上取下一个有盖的竹筒。这竹筒也是南岳的特产，它是截取冬天的楠竹根稍稍加工而成。成本低廉，制作简单，却有许多用途和优点：樵夫牧童用它装饭，哪怕是三伏天饭菜也不馊；走长途的人，用它装水，烈日暴晒下，筒里的水仍清凉可口，如同刚舀取的泉水；农家用它装菜籽，长出来的蔬菜格外鲜嫩；南岳山下的人们用它装茶叶，十年八年的茶叶泡出来的水都碧绿清香。那年，齐白石从南岳山下一个老农的手里讨得一截二十年的楠竹根，做了三个茶叶筒。他用心雕琢，做得很精美。三个茶叶筒上有他临摹的三幅古画。一个摹王冕牛车载母春游图，留给自己用，隐含自己以王冕为榜样，甘于做一个寂寞清贫画家的志趣。另一个摹玄奘西天取经图，送给寄禅和尚，鼓励他像玄奘那样孜孜不倦地钻研佛学经义。第三个临一幅赵匡胤雪夜访普图，送给杨度，以赵普比杨度，盼望他日后做一个受君王信任的贤宰名相。杨度十分喜欢这幅画，自己也隐隐以赵普为鞭策，东渡日本的简单行囊里就有这个竹筒和一筒子茶叶。他从竹筒里倒出茶叶来，泡了两杯茶，一杯给千惠子，一杯给田中。

“好喝！”千惠子浅浅地呷了一口，称赞道，“中国的茶比日本的茶清香。”

田中也说：“南岳云雾茶叶好，比杭州龙井茶叶泡出的水更清亮。”

杨度听了这两句赞扬后很得意，说：“南岳茶不及龙井的名气大，但我却偏爱它，不喜欢龙井。”

千惠子笑道：“杨先生，我读了你的《湖南少年歌》，很钦慕你的才华和对家乡的挚爱，刚才听到你偏爱南岳茶的话，更确信你是一

个纯粹的爱乡主义者。”

杨度哈哈大笑起来：“千惠子小姐真风趣！从来只听说爱国主义者，再没有听说过爱乡主义者。”

田中说：“杨先生别见怪，我这个孙女就爱这样标新立异。”

杨度说：“哪里会见怪！这正是小姐的可爱之处。”

“标新立异有什么不好？”千惠子望了爷爷一眼，对杨度说，“贵国大诗人郑板桥先生有两句诗说得得好：‘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花要引人注目，就得标新立异。杨先生，你说是吗？”

杨度大吃一惊，他决没有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日本女学生竟然可以随口背诵出郑燮的诗来，而且引来为自己辩护，竟如此恰到好处，天衣无缝。他不禁肃然起敬，说：“小姐，你的汉学真好！”

千惠子嫣然一笑，说：“这是我爷爷教我的。爷爷最喜欢贵国的郑板桥。”

千惠子的这一笑，使杨度突然想起久违的静竹来。“她们的笑容很相像！”杨度在心里默默地说。

田中微笑着说：“千惠子说得对，我喜欢板桥的诗，尤喜欢板桥的字，家里常常挂着板桥的书法。刚才这两句诗，千惠子十二岁时就跟着我学会了。不过，自从看到你的这幅《湖南少年歌》后，无论诗也好，字也好，我觉得板桥在你的面前都要略输一筹。贵国真是一个人才荟萃之邦呀！”

在杨度自己看来，他的诗无疑要比郑燮的好，至于别具一格的板桥体书法，他还不确信能超过。今天听到田中老先生这番评定，他很高兴，口里免不了谦虚一番：“哪里哪里，板桥是前贤，他的字在敝国享誉甚高，我自愧不及。”

千惠子忙说：“杨先生你别谦虚，我也同意我爷爷的看法，我到

这里来，就是要拜你为师的。一是跟你学中国诗，二是跟你学中国字。杨先生，你住我家的房子，你可不能不听我这个少主人的话哟！”

说罢，“格格格”地笑了起来，露出两排细碎的白牙，显出一种爽朗而带有点泼辣的美来。

“千惠子！”田中嗔道，“你说话怎么这样没有分寸！杨先生，你千万莫往心里去。”

杨度笑道：“小姐的这种性格真正令我喜欢。只是小姐聪颖过人，我哪里敢做她的老师！”

田中说：“我这个孙女，从小让我们给宠坏了，说话没轻没重，但为人最是善良诚恳，没有半点骄虚之气，她是真正地敬佩你。她从小喜欢中国的诗词和书法，要拜一个中国老师学习，是存心已久的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杨先生，你的确很合适，你就答应收下她这个女弟子吧！”

“杨先生，”千惠子恳切地说，“我因为想跟中国人学诗词书法，故这一两年来一直留心贵国客人，有几个名气较大的，我还特为拜访过。”

“噢，你拜访过哪些人？”杨度颇有兴趣地问。

“一个是梁启超先生，他也住在横滨，我专程去过他家。想必杨先生认识他。”千惠子侧着脸问。

“认识，认识。”杨度答，“我们在国内就是朋友，前一向我还在他那里住了几天。”

“梁先生的确是贵国的大才子，他的文章受到所有人的称颂。”千惠子严肃地说，“但恕我说句不恭的话，他的诗和字都不怎么样。”

杨度微笑着，没有做声。

“还有一个孙文博士，贵国留学生都称他为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来日本了？他不是在美洲吗？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他也在横滨？”杨度抑制不住满腔的兴奋，急切地问。他没有见过孙中山本人，但“孙中山”三个字早已如雷贯耳，对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革命家有着一种神秘感。他渴望与之见面。

“就是在上个月，我也是在横滨见到他的。”千惠子显然有一种自豪的神色。“中山先生很和气，他不嫌我年幼无知，跟我谈中国的历史，谈中国的现在，讲了许多非推翻朝廷建立共和国的道理。我很崇敬他，见他为革命劳累奔波，不敢向他提出分外的要求。今天有幸认识杨先生，请你不要拒绝我的请求。”

见杨度还在犹豫，田中说：“杨先生，千惠子平时在横滨读书，不会常到东京来，她只是寒暑假才来东京小住一段时期，打扰你的时间不多，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答应她吧！”

从看到千惠子的第一眼起，杨度就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日本女郎。他其实非常愿意和她在一起，刚才的推辞，只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见爷孙俩说得如此真诚，他心里早已不亦乐乎了，遂笑道：“好吧，我们就互相学习吧！”

“杨先生，你同意啦！”千惠子拍着手跳了起来，天真地问，“按照贵国的习俗，我应该如何履行拜师的礼仪呢？”

杨度存心想逗她一下，便严肃地说：“按照我们国家的礼仪，先做一个牌位，牌位上写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老夫子之位’，将这个牌位供在墙壁上。再搬一张太师椅放在牌位下。我坐在太师椅上，你由爷爷领着，双手捧着十根干牛肉，在我的面前跪下，向我磕三个响头。”

“行，行！牌位上的字可以请爷爷写，太师椅也有，只是这十根干牛肉一时弄不到。”千惠子想了想说，“杨先生，用十根香肠代替可以吗？”

“不行。”杨度勉强说完这两个字后，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田中也快活地笑了。见千惠子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那副模样，杨度不忍心再逗弄她了。“千惠子，我刚才说的都是逗你玩的，完全不要任何仪式，我们也不分什么先生学生，你明天一早就到我这里来，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太好了！”千惠子高兴极了。

田中说：“杨先生，拜师的礼仪可以不要，但学费却不能不收。从这个月起，你那一半的房租费我不收了，还免费供应你每天三餐饭。”

杨度没有朝廷提供的公费，也没有梁启超那份日本政界要人的资助，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吃和住成了他一个很大的负担。这半年来，他靠着从家里带来的那一点银元，以及杨钧、代懿从公费里节省的一点钱来支撑着。田中老先生为孙女支付的这笔学费，对于杨度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太珍贵太重要了。杨度素来豪放，何况此时正需要它，便立刻答应：“那我就谢谢您了！”

“杨先生，学生有一个要求。”千惠子一本正经地对杨度说。

“你有什么要求，请说吧！”

“明天不上课，学生请先生和我们一起去箱根观赏几天樱花。一来这几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错过了太可惜；二来也借此表达学生对先生的一点心意。”

“好！”杨度喜出望外，“我们明天去箱根赏樱花。”

七 樱花丛中，杨度与田中探讨中国的富强之路

箱根在神奈川县，位于秀丽的相模海湾西北，距东京不到二百里路程。境内的箱根火山海拔一千四百多米，山势雄伟，林木葱茏，气象甚是壮观。火山脚下的芦湖，湖水湛绿，一清到底，使人观之心舒

气爽。此地多温泉。哪怕是三九隆冬季节，从火山周围地下涌出的汨汨泉水都冒着一丝丝热气，给箱根带来融融暖意。正因为箱根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它成为日本有名的游览胜地。

这里尤其是观赏樱花的好地方。箱根因为境内多温泉，地气暖和，所以樱花开放的时间要比附近的城镇早几天。东京、横滨、静冈等都市里那些爱花惜花的人们，为了能和樱花多相处一些日子，往往先到箱根赏几天花，回去后恰好赶上当地花事盛时。千惠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东京樱花初绽的时候，趁着放假，特为从横滨来到东京，邀请爷爷奶奶先去箱根赏花。

当田中夫妇和杨度、千惠子来到箱根的时候，果然此地已是繁花似锦、游人如织了。这里山脚、湖畔、水边、路旁生长着成千上万株樱花。有的高达十来米，主干粗大，侧枝茂密，满树花开得亮堂堂光闪闪，颇似一个身躯肥壮的相扑健将得胜回里，披红挂彩，神气十足。有的只有个把人高，枝干都还显得稚嫩，但也是千朵万朵压满枝头，就像一个头上插满了金花银花的闺中新娘，正在娇羞地等待着迎亲的花轿进门。放眼望去，阳光照耀下的无边无际的花海，泛出一片灿灿烂烂的银白色的浅红色的光晕，整个箱根的湖光山色都被它照亮了染红了，装扮一新的赏花者笑谈着歌舞着，三三两两地在花海中穿行，又给箱根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机。

这种辉煌瑰丽、光彩夺目的壮观，莫说是在国内见不到，就是在东京，杨度也没有见到过。此时此地，世界仿佛没有黑暗，没有贫寒，没有丑陋，更没有罪恶；人世间充满的是阳光，是美丽，是祥和，是人们渴望和追求的幸福。杨度不由得从心底里发出赞叹：“人生永远都是如此，那该有多好啊！”

田中也被兴旺的花事所吸引，听了杨度的感慨后接着说：“是呀，只可惜人生快乐的时候少，忧患的时候多，就像这樱花一样，长年累月都是冷冷寂寂的，热闹风光也就只有这么几天！”

“爷爷，这么快乐的时候，你说这种扫兴话做什么！”千惠子打断爷爷的话。她少年不知愁滋味，生活在她的面前，正如眼前这一片光

灿灿的樱花，她绝不愿意去听那种人生多忧人生苦短之类陈词旧调。

爷爷微笑着看了一眼孙女，不再说下去了。和子老太太又重复起她一踏进箱根境内就不断说起的话：“箱根这地方的花，就是比东京的开得好看。”

杨度有《游箱根三首》发表于《新民丛报》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哲子以阳历岁暮听讲义于箱根，归而以诗三章见示，吾读之而有以知哲子道心之增进也。”兹录此七律三首如下——

大地茫茫起暮云，危楼孤倚海天昏。万山拥翠来迎我，一月当空出照人。世上生死同逆旅，眼见哀乐寄苍生。当年耕钓同游者，知我今宵故国情。

梦里还家醒后疑，明明茅屋月光欹。山间老树依然翠，水际渔歌更许奇。一世逍遥常自在，千年哀乐倩谁知。槛边风物非吾有，举目徒增去国悲。

五岳游还剩此身，偶然栖息寄高林。半山落叶披帘入，万壑飞泉夹枕鸣。欲语名山中土好，须知浮海圣人僧。求仙欲谢长生客，未许徐郎得避秦。

几株特别高大的樱花树下围着一圈人，杨度猜想一定又是一对新人在举行婚礼。千惠子眼尖，说：“有人在表演茶道，杨先生，去看看吧！”

杨度还没有看过樱花树下的茶道表演，他跟着千惠子挤进了人圈。这是一处露天茶室。地上铺着几块深红色的地毯，地毯的一角跪坐着一大二小主仆三人，面前摆放着茶釜等各种茶具。中间的主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她身穿鲜艳的大红和服，腰系翠绿色宽边绸带，头上一个硕大的发髻，发髻上插满了各式耀眼的珠宝首饰，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跪坐在她的左右的，是两个八九岁的小女童，她们也穿着红色和服，只是头发未加装饰，三人的面部全都涂上刺眼的白粉，嘴唇则抹得血红血红的。地毯的另一角坐着四个琴师。琴师奏起了古典乐曲，小女童起身为小泥灶升火，女主人为瓦罐加水。一曲古乐刚奏完，瓦罐的水便煮沸了。略停一会儿，古乐再奏起。女主人伸出纤细的双手，端起华丽的茶碗一遍又一遍地洗刷，那态度一丝不苟。洗刷完了，她将两木勺绿茶末倒进茶碗内，用沸水冲泡，再用一个圆形的空心篾器在茶碗内搅拌，然后双手捧碗，一会儿左一会儿右

地慢慢转动。左右转了七八次后，另一小童起身，捧了一个黑漆托盘走到女主人身边，女主人将茶碗放到托盘上。

千惠子对杨度说：“我们走吧。这小女孩等下就会朝着看的人走来，她看出哪个人的身份较高，就会请那人喝茶。这喝茶也有许多讲究。说不定那女孩会认出你是中国人，远道来的客人，她会请你喝茶，那就麻烦了。”

“那赶快离开。”杨度笑着说，“我端着茶碗，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喝哩！”

二人走出人圈，田中老夫妇正站在一边，对着远处指指点点，显然是在等他们。

“杨先生，中国有樱花吗？”千惠子仰起面孔问杨度，那白里透红的面孔夹在花丛中，简直令杨度分不清哪是樱花哪是她的脸。杨度突然想起两句唐诗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遂答道：“我们中国没有樱花，但有一种花也可以和樱花比美。”

“什么花？”千惠子兴致浓厚地问。

“桃花。”杨度答。他想起了石塘铺仲春的桃花来，动情地说，“在我们家乡，几阵春风春雨过后，山前山后的桃花都开了，很是好看。”

石塘铺的粉红色的桃花，在最旺盛的那些日子里，也会给周围的田野农舍披上一幅彩缎。但杨度心里当然明白，再好看的桃花，也无法跟眼前的樱花相比。首先是这种气势：绵延广阔，一望无边，枝干伟岸，直插云天，令桃花黯然失色。其次是赏花者之普遍，情绪之浓烈，更是中国民众所不可思议的。石塘铺的桃花尽管妖艳耀目，却无人赏识。这真是美景的最大悲哀！此时的这句话，与其是在称赞桃花，不如说是在怀念故园。

杨度这番复杂的心绪，千惠子根本想不到。她兴趣盎然地说：“是的，我虽然没有去过贵国，但我想象得出贵国桃花盛开的时

候一定要比这樱花好看。”

“你如何想象得出？”不知是被千惠子这极有礼貌的回答所感动，还是因为樱花旁的她因这句话而更显得美丽，杨度很想与她多说些心里话。

千惠子想了一下说：“贵国有许多文人笔下的桃花都很美，特别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更是把个世外桃源写得令人神往。”

“《桃花源记》你也读过？”在异国他乡遇到一位又美丽又爱中国文化的女子，杨度的心里暖融融的。“你能记得中间的几句吗？”

“开头的那一段我可以背得出。”千惠子不无自得地说。

“那就背一背给我这个老师听听。”杨度笑着说。

“好。”千惠子思索了片刻，背道，“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千惠子，你在杨先生面前背《桃花源记》，不是班门弄斧吗？”田中老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打断了孙女的背书声。

“爷爷，这不是班门弄斧，这是让老师测试测试我的汉学基础。”千惠子说完，又望着杨度，“杨先生，你说是吗？”

“对，对。”杨度频频点头。“不要背下去了，你的汉学基础很好。”

“谢谢！”千惠子高兴地说，“‘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八个字勾画出来的画面，就够令人向往的了。”

“好是好，可惜，陶老夫子笔下的这个桃花源，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并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哪比得上贵国，‘鲜美’‘缤纷’就在眼前，无须文人去虚构。”杨度突然想到自己贫困落后的祖国，与羁旅中所见的日本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一股怅

惘涌出，心头顿时紧缩起来。面对着这幅瑰丽的赏花图，不由得思绪万千。

前面横着一道小沟，千惠子搀扶着奶奶小心地迈过去。杨度要来扶田中，老先生摆摆手，敏捷地跨过。小沟这边的樱花似乎更繁茂，树上的花朵一簇挨一簇，一层靠一层，红白闪亮，光彩耀目。树下堆积着飘落下来的花瓣，有的有二三寸厚，虽是落英，却依然鲜艳娇嫩，使人有点不忍心践踏它们。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田中轻轻地哼着，转脸对杨度说，“贵国龚瑟人先生这两句诗，写出了人生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与贵国许多留学生交往过，发现在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宁愿牺牲自我而为后人造福的精神，真正令我敬佩。”

“老先生，您这话过奖了。”田中这番话，令杨度感激，刚才的一丝惆怅也被它冲淡了。

“来我家与你交往的留学生们，我看得出，都与你一样，个个既是忧国忧民之士，又是慷慨热血之徒。贵国有你们这样的青年，我看桃花源不久就会在贵国变为实实在在的眼前之景。”

田中老先生的善良真诚，使杨度十分感激。十年前，当日本海军大败北洋水师的时候，杨度和所有中国爱国士人一样，对日本有着一股强烈的仇恨情绪。来到日本后，这种情绪不知不觉地在减退。尤其是这次，住的时间较长，对日本社会和文化了解得较多，加之会说日本话了，与日本普通百姓的接触也便更为广泛，杨度对这个曾被他们轻蔑地叫做“蕞尔小国”的日本的情感起了很大的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日本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国度，它有许许多多值得中国效法之处，而最值得中国效法的就是它的君宪国体。同时，大和民族又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民族，他们总是敏锐地虚心地向别的民族学习长处，并通过全体一致的勤奋努力，很快地便把这种长处据为己有。

“杨先生，这半个月来，你天天足不出户，伏案疾书，你是不是在为贵国未来的桃花源勾画蓝图呢？”见杨度在沉思，田中又开口

了。

“老先生，真让您说对了。”杨度颇为兴奋地说，“我正在草拟一部敝国的治国大纲。”

“治国大纲？”千惠子被这四个字吸引了，她掉转头来惊奇地反问了一句。

“对，这是一部治理国家的大纲领。我用‘金铁主义’四字来作书名。”杨度不无得意地说。

田中说：“当年德国宰相俾斯麦以铁血主义挽救了德意志，你的金铁主义是不是从铁血主义衍化过来的？”

“不是。”杨度断然否定，“俾斯麦倡导的以黑铁加赤血救国的主张，即世人所说的铁血主义，使普鲁士统一德国诸联邦，进而称霸欧洲。俾斯麦之所以倡议此种主义，是因为普鲁士为一寡民小土之国，其条件不足以让它生存于列强争霸之欧洲，故非有兵力不足以排奥挫法而团结德国各邦，建成一个联合统一的德国。它后来称霸欧洲，是全以兵力从事征战所致。但敝国不能采用铁血手段。敝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儒家仁慈友爱之说深入人心，若纯倡铁血，则使民智日暗，民德日薄，而民力亦会因之而不振，社会经济亦必日渐萎败。”

“说得对！”田中十分赞许地说，“贵国是一个诗书礼义之邦，贵国所有的救国者都不能丢失了这个优秀的传统。”

“是的。”杨度点点头，颇为自负地说，“我取俾斯麦之长，又以吾国的传统补其短，故而用‘金’来替换其‘血’。所谓金者，黄金也，即金钱，即经济，欲以此来求得人民的生活富裕。铁者，即黑铁，即铁炮，即军事，欲以此来求得国家的力量强大。”

“民生富裕，国力强大。目标很好。”田中又赞许道，“足下为贵国所画的蓝图的确很宏伟。不过，我听说贵国留学生中常有争论，而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

“您看得很清楚，所争的确实不是目标，而是手段。”

“听说争论者有两种主张，一为采取民主共和制，一为采取君主立宪制。是这样的吗？”田中问杨度。

杨度还未来得及回答，千惠子抢过来说：“爷爷，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呀！”

“你爷爷呀，”和子老太太笑着说，“年轻时也是一个狂热的政治活动家，为倒幕派暗中出过不少好主意哩！我那时为他提心吊胆，万一德川幕府倒不了，天皇掌不到权，我们家就要遭大祸了。”

“哎呀，想不到爷爷还是王政复古运动的功臣哩，怎么没有捞个一官半职呀！”千惠子有意调侃爷爷。

田中爽朗地笑道：“要什么一官半职！为国家谋利益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没有明治天皇的维新，哪有我们田中家族今天的幸福？这就够了。何况爷爷我，只会帷幕策划，却不喜簿书应酬呀！”

说罢，放声大笑起来。矮小单瘦的田中龟太郎，在杨度的眼中顿时高大起来：一个多么可亲可敬的小老头哟！

“老先生，您一向对敝国很友好，又到过欧美许多国家，见多识广。我今天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向您请教。您认为，敝国到底是采取民主共和制好呢，还是采取君主立宪制好呢？”

杨度很久就想找一个机会跟田中好好聊一聊，就中国今后的国体问题，听一听这位中国通的日本老人的意见。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对国家的出路自己看不清楚，是不是正因为是身处其间的缘故呢？一个有见识的外国人或许能以旁观的角度看得更准确，更深刻。今天，在这么美好的樱花丛中，老人又有这么高昂的兴致，话题既然已扯到这上面来了，何不就此请他谈谈呢？

“杨先生，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又是一个有很大抱负的人，你以学生的身份向我请教，我不敢当。若是我们之间以一种朋友的关

系来探讨一下贵国的政治，那我倒是很有兴趣的。”

杨度是个直爽人，见老先生态度诚恳，便笑着说：“师生也罢，朋友也罢，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想听听您对敝国政治的批评，帮助敝国选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

“你真爽快！”田中高兴地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三次去过贵国。第一次去的时候，你的同乡，最先倡导自立自强的大人物曾国藩还在。我们原想在上海登陆后径去南京拜访他。谁知他刚刚奉调到直隶去了，失之交臂。待到第二次再去贵国时，他已经去世了。我心里直叹可惜！”

“我的这位乡贤，我也没有见到。我出生时，他已作古三年了。”杨度插话。

“后来，我又去了一次贵国。这最后一次时间最久，足足呆了四年。”

“怪不得您的中文如此好！”杨度禁不住又插话。

千惠子打趣道：“爷爷，你怎么没有替我娶个中国奶奶回来？”

“这个死丫头！”和子老太太轻轻地拍了一下孙女的肩膀。千惠子快活地笑起来。

“我那时是想娶呀，写信回家征求你奶奶的意见，她死命不答应。”田中边说边向太太挤眼睛。

“是这样的吗？奶奶！”千惠子撒娇似的依偎在祖母的身上，对着祖母的耳朵轻轻地问。

“你听你爷爷瞎说！”和子老太太瞪起眼睛望着老头子，“在杨先生和孙女面前扯这样的谎，也不害臊！真是越老越没正经了。”

老头子听了老太太的责骂，哈哈大笑起来。

杨度看着这一幅家庭怡乐图，很是羡慕，笑着说：“老先生是一个又老实又惧内的人，我想他即使在中国住十年八年，也不敢有娶中国太太的想法。”

“好啦，再谈正题吧！”田中对孙女说，“刚才都是你引起的。你只许听，不许再打岔了。”

“我再不说话了。”千惠子重新挽起奶奶的手，慢慢地走着，一边欣赏樱花，一边听爷爷和杨度的谈话。

“二十年前，我在一艘海轮上做过两年会计，随着这艘海轮去过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将东方和西方比较，又将贵国与敝国比较，我认为，贵国的进步，宜采用君主立宪，而不宜走民主共和的道路。”

“老先生，您也这样认为？”杨度十分兴奋，以他的性格，真想把身边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搂抱起来。“您能说说理由吗？”

“我不是思想家，说不出很深刻的道理。”田中恢复往日温文闲雅的仪态，以不疾不徐的声调说下去，“从东西两方的文化渊源来看，西方接受专制的历史没有东方长久。西方人受基督教义的影响较大。基督提倡平等博爱，故西方人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强烈。东方接受专制的历史悠久，受佛教的影响大。佛教是个等级分明的宗教，因此，东方人习惯于在君王的统治下过日子。假若哪一天没有了君王，他们就茫然，有群龙无首之感。另一方面，实行民主共和，必须全体国民有较高的教养。一事当头，大家都有替国家替公众着想的道德意识，民主共和才有基础。否则，愈是民主，愈办不成事。而要办成事，便只有靠专制独裁了。打个比方说吧！一个村庄没有路，村长召集村民商量。若是村民们都有公共道德意识，则先是响应，然后出钱出力，大家同心合作，路便很快修好了。反之，假若没有这种公共道德意识，或者只是少数人有，大多数人没有，这条路就修不起来。先是对这个建议，便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不能统一。然后是有钱的不愿出钱，有力的不愿出力。待到收了钱后，经手的人便从中贪污，剩下的钱买了石头木料来，有的村民便会半夜偷回自家砌房子起猪栏

牛舍。这样一来，路还修得起吗？像这样的村庄，便只有起用一个有远见卓识又手段强硬的村长，无须讨论，直接命令大家出钱出力，并组织纠察队严行监督，不执行命令者予以惩罚，又制定纪律，严加管理。如此，才有可能把路修好。杨先生，你说是吗？”

“正是这样。”杨度心悦诚服地说。田中虽不是思想家，但他既能从东西文化的区别中看问题，又能以浅近的比喻说清说透，他其实要超过许多自命思想家的人，要比许多自命不凡的中国留学生高明。杨度为田中的论述补充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成例。“敝国春秋时期有个政治家叫子产，他在郑国掌权之初采取了一些变革措施。国民因为没有子产的远见，囿于长期的旧观念，对子产的变革群起攻击，有的甚至主张杀掉他。直到三年后，国民从变革中获得了明显的好处，这才纷纷颂扬他，说他是个好宰相。”

“这个故事好极了。”田中饶有兴致地听完杨度讲的典故，再接着分析，“假若这个郑国当时实行的不是君主制而是民主制的话，子产就会被民主公议而杀掉。所以，在一个国民道德意识和知识水准不高的国家里，只能行君主不能行民主，道理就在这里。恕我说句直话，尽管贵国历史上曾经是世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但现在相对来说是落后了。敝国国民的教育水平，就整体来说要比贵国的高，比起欧美来又差了一大截。所以敝国也只能取君主制，而不能行民主制。”

“贵国这几十年来在明治天皇的英明领导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贵国的成功，为敝国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中日两国同文同种，贵国的道路，应该是敝国应走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大批中国学生来贵国求学的缘故。”

杨度这番话，显然使田中听了很舒服。他谦和地笑着说：“日本永远感激中国的惠赐之恩。徐福带五百童男童女东渡沧海建立日本国的事，虽然还有待考古学家们去证实，但唐初，日本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去中国留学，以鉴真大师为代表的炎黄精英不惧海涛凶危来日本传经送宝，这都是千真万确的历史。现在，日本走到了前面几步，中国又派出自己的优秀子弟来日本，我以为这也是正常的，中日

之间要互相帮助。”

“正是这句话。”杨度由衷地钦佩田中的这番话，他从这个普通老头子的身上看到大和民族博大善良的胸怀。

“我以为中国只有走日本的道路，才可能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不过，君主立宪有两个方面，刚才只谈到君主的一面，另一面是立宪。”田中继续他的宏论，“过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只有君主而无宪法，君主的话就是法。既使得君主的权力无穷无尽地大，同时，国无成法，一切无一个固定的法则，国家就会乱。近代先进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集中一个国家的一批精英人才，制订一部有效的治国法律，然后从精英人才中推选出一批最优秀者，组成一个既对君主负责又对国民负责的内阁来执行法律。至于君王，只作为国家的代表，监督内阁而不具体执政。这样的国体，才是一个完美理想的国体。”

“田中老先生，”杨度以极其尊敬的口吻说，“您刚才这一席话使我受益匪浅，敝国有一句老话，叫做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今天移赠给您，应该是最为恰当的。”

千惠子一直在默默地听着，这时也感慨地说：“爷爷，你今天的话讲得真好。我本来对政治没有兴趣，这下都产生兴趣了。爷爷，天皇应该请你去当首相才是。”

“爷爷老了，都快八十了……”田中说到这里，突然脸色一变，转向千惠子说，“有人来了，你快躲开！”

大家都甚觉意外，一齐向前方看去。

八 遗失在中国的千年古刀又回到了滕原家族

原来，就在前面七八米远处，一个头上蓄着长发，额上绑着一条白布带，身穿灰色武士袍的二十多岁的醉汉，一手握着一把细长的钢剑，跌跌撞撞地直朝千惠子奔来，嘴里大声嚷道：“你这个臭婊子，

你花光了我的钱，又跟别人跑了。老子今天捅了你！”

千惠子吓得脸色惨白魂飞天外，两腿抖抖索索地，居然一步都迈不动了。田中老两口也吓得不知所措，只顾拖孙女，却又拖不动。杨度也很着急。眼看醉汉离千惠子只有几步远了，他猛然记起腰间正挂着那把马福益所送的古日本腰刀，顿时心里镇静了。今天一早换衣服时，他看到箱子里那把腰刀，到野外看樱花，带把腰刀在身上会有用处的，于是便顺手将它挂在腰间。这时，他掀开上衣，把刀抽了出来，握在手里，大步向醉汉迎过去。那醉汉见有人持刀拦他，狂怒起来，骂道：“马驴，找死来了！”说着，挥起长剑就向杨度砍来。杨度身子一闪，让过了他这一剑，那醉汉以为杨度怕他，更加凶恶了，睁大两只布满血丝的红眼睛，恶狠狠地大叫：“老子先劈了你！”

醉汉横起长剑，用尽力气，直向杨度的腰间劈来。杨度不慌不忙，屏住一口气，两只脚稳稳当当地立定，微微弯屈，摆出一个金刚移山的架势，右手紧握腰刀。眼看着一道剑光闪过，那把长剑已来到身边。杨度挥起腰刀，猛地一砍，只听见“咔嚓”一声，醉汉的长剑已被腰刀削成两截，那醉汉颓然倒下。杨度跨上一步，将醉汉提起。这时，远远的一个老太太大声嚷叫：“请莫杀他，他喝醉了！”

田中这时惊魂方才安定，也忙过去劝阻杨度。杨度笑道：“我不是杀他，我是扶他起来。”

周围已聚集了一大群人。人们纷纷称赞杨度临危不惧的胆量，也惊叹他手中那把腰刀锋利非常。刚才大叫的那个老太太气急败坏地分开众人，走到杨度身边，两手放在膝盖上，向杨度深深地弯下腰，满脸流着泪水说：“他是我的儿子，请先生宽恕他。半年前，跟他相恋三年的木子小姐随别人跑了。他从那以后便常常喝酒，喝醉后就又哭又闹，疯疯癫癫的，一看到年轻的女人，就说是木子，要拿刀拿棍的。今天在花下，他喝了整整一瓶酒，又把这位太太当成木子了。我只有这个儿子，虽不争气，但他的确不是坏人，请先生和太太原谅他。”

说完又连连鞠躬。

千惠子被老太太叫做“太太”，觉得很不自在，脸色由白变红了。杨度知道老太太误会了，忙说：“她不是我的太太，她是千惠子小姐。您放心，我不会伤害您儿子的。您扶他回家吧！”

醉汉经此惊吓，酒已醒了多半，自己爬起，说了声“对不起”，便满脸羞惭地走出人群。

这突然而来的意外冲击，把大家好端端的赏花兴致全破坏了，尤其是和子老太太，连连念佛，又说：“不看了，找家旅馆歇息吧！”

田中见天色也不早了，便同意老伴的要求，来到附近的庐湖旅馆，租了两间客房。他和杨度住一间，千惠子和奶奶住一间。

吃过晚饭洗过澡后，醉汉给千惠子所留下的最后一丝恐惧感都已消失殆尽。奶奶在琐琐碎碎地清理随身带的杂物，她一个人懒散而舒适地靠在被子上，思绪如同一只断了线的风筝，无拘无束地飞来飘去。从昨天到今天，十九岁的女学生觉得这是她有生以来最不平凡的两天。

从爷爷的信中，千惠子早就知道爷爷的家中住了一个年轻又有才华的中国留学生。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她想见见这个人，只是这半年来忙于功课没有到东京来。昨天一进屋，见到悬挂在墙壁上的《湖南少年歌》，立时就被诗中强烈的爱国情绪和雄壮的男儿气魄所吸引，再加上端实而灵逸、雄劲而奔放的书法，在千惠子看来，那仿佛就是五千年华夏文化的缩影，心中赞叹不已，艳羡不已。待看到这个留学生本人时，又为他不同凡俗的风度而惊讶。就在那一刻，千惠子心中突然涌出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激情。这种激情，昨夜几乎伴随她一整夜。

千惠子是一个活泼开朗而又纯洁自矜的大家闺秀。富裕的家庭，美丽的容貌，使得登门求婚者络绎不绝，但她的芳心从来没有为谁而动过。她向往中国古代诗词中那种高尚无瑕的恋情，也暗暗地描摹过未来的白马王子的形象。然而因为缺少现实的对象，这个白马王子的形象总是模糊的，但这两天来似乎有点变化。

千惠子年年踏青赏樱花，觉得唯独今年的春光格外地明媚，樱花也格外地亮丽。她的心中，似乎常常感觉到有春风在吹拂，有暖气在回荡。今天一整天，她都想去与这个异国留学生多接触，多听听他说话。你看他谈起自己的治国大纲来，那情绪的高昂，那信念的坚定，那神态的潇洒，仿佛就是《英杰传》中那位卓荦不凡的伊藤博文似的。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感驱使着她从床上跃起。她要到隔壁房间去！

刚迈开步，她又犹豫了：这么晚了，去说些什么呢？况且爷爷也在那里。猛然，她想起了白天那把削断醉汉长剑的腰刀，如此锋利，真不多见。对！借口看看他的腰刀，就从腰刀谈起。千惠子欣喜极了，对奶奶说声“我到爷爷那里去了”，便轻捷地出了房门。

杨度和田中正在闲谈，见千惠子进来，忙招呼她坐。千惠子笑着说：“杨先生，想不到你一介书生还有这么好的武功。你是怎么学来的？”

“怎么学来的？”杨度痛快的一笑，“你不记得我的《湖南少年歌》里诗句：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的武功是祖传的。”

田中微笑着说：“杨先生文武双全，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才。”

“这样说来，杨先生白天使用的那把腰刀也是祖传的了？”千惠子望着杨度，两眼射出迷人的光彩，“杨先生的祖传宝刀能不能让我们看看，开开眼界？”

“武功虽说是祖传的，这把腰刀却不是。”杨度说着起身，从枕头底下把腰刀拿出来，递给千惠子。“你绝不可能想到，这把刀恰恰是贵国打磨出来的。”

“日本的？”田中祖孙俩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叹。

千惠子接过腰刀，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地触了一下。田中也凑过去仔细地欣赏，说：“看这样式，是像我们日本的刀。造型古朴，像是古物。”

千惠子拿起刀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慢慢地，她的眼光停在刀柄上那七颗熠熠闪光的黑色珠子上，突然，她对杨度说：“我外祖父有一把和你一模一样的腰刀，刀柄上也有七颗珠子，不过不是黑色的，而是红色的。”

“真的？”杨度惊喜地说，“你外祖父也有一把这样的腰刀？”

“真的，我不骗你！”千惠子认真地说，“四年前，我过十五岁生日那一天，爸爸妈妈外祖父外祖母一起为我祝贺生日。吃过饭后，外祖父带着微微的酒意，从卧室里双手端出一样东西来。我一看，原来是截木头。木头是栗黑色的，没有上漆，看样子有许多许多年了。木头有两尺来长，半尺多宽，三四寸厚。我觉得奇怪，便问外祖父这是什么东西。’外祖父说我打开给你看。外祖父将木头两侧的插销拔掉，用力一拉，木头分成了两块。两块木头都挖空了。一块挖空处卧着一把古色古香的腰刀。外祖父把腰刀拿出来，对我说，这是我们滕原家族世代传下来的一件宝贝。原本有两把，号称雌雄刀。两把一模一样，枣木刀柄上都按北斗七星的图形布下七颗宝珠。不同的是，雌刀的珠子是红的，雄刀的珠子是黑的。我外祖父手里的刀，柄上的珠子是红色的。我问，这把刀是雌刀了，那么雄刀呢？外祖父说，雄刀当年被先祖带着去了中国，后来先祖死在中国，那把刀也就不知下落了。我问外祖父先祖叫什么名字，是哪朝人，为什么去中国。外祖父说我还小，不多说了。又说四五年后，如果我妈还没生男孩的话，这把腰刀就归我继承，到那时再把滕原家族的传家宝的原委详细告诉我，说完，外祖父又将刀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然后放进木头挖空处，最后将两块重新合拢，插上插销，双手捧着它，走进了卧室。”

“想不到你外祖父还有一个宝贝，我们相识几十年了，就没听他露半点风！”田中边说边从孙女手中拿过腰刀，对它重新审视了一番。

“有这么巧！”杨度异常兴奋，“说不定我这把刀就是你家的那把雄刀。千惠子，你拿回去，给你外祖父看看！”

“这样吧！”千惠子作出了决定，“明天我们绕点路，从横滨回东

京，请杨先生到我家去做做客，当面看看那把镶红宝石的刀。”

“好极了！”杨度喜形于色，一口答应。

田中也很高兴，说：“若真的这两把刀破镜重圆，那的确是一件奇事。”

这一夜，杨度和隔壁房间里的千惠子都兴奋得大半夜没睡着。

箱根离横滨不过四五十里路程，第二天中午，千惠子带着杨度和爷爷奶奶回到家。父亲田中君代有事到北海道去了，外祖父滕原信宇、外祖母米子和母亲美津子欢欢喜喜地接待大家。千惠子向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介绍了杨度。一家人都向杨度鞠躬致意，杨度也一一还礼。

千惠子对他们说：“杨先生有一把镶黑宝石的腰刀，也是按北斗星座的位置镶在刀柄上的，很可能是我们先祖遗留在中国的那把宝刀。”

千惠子满以为外祖父会很惊喜，谁知他脸上毫无异样的表情，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没有做声。杨度也随着千惠子的眼光转向滕原信宇。滕原比田中显得年轻很多，矮而略胖的身材结结实实的，头顶上大半头发虽已秃谢，脸色却红光亮堂，两只眼睛也有精神。他一手托着茶碗，一手摸着光光的肥厚下巴，有一种长期养尊处优的仪态。

美津子问女儿：“你怎么知道杨先生有一把镶黑宝石的腰刀？”

“妈妈，若不是杨先生这把腰刀，我昨天差点出大事了！”

千惠子话刚出口，母亲和外祖父外祖母几乎同时间：“昨天出了什么事？”

房间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杨度从这瞬间的变化中看出了千惠子在家里的地位，它是自己腰间的这把小刀所万万不可企及的。

千惠子将昨天赏花过程中遇到醉汉撒野的事大致说了一遍，当说

到腰刀把醉汉的长剑削成两截的时候，杨度看到滕原的眉尖抖动了一下。

“杨先生，请问你这把腰刀是府上家传的，还是自己买的？”滕原很有礼貌地问。

杨度欠身答道：“既不是祖传，也不是自己买的，这把腰刀乃朋友所赠。”

“噢！”滕原轻轻地点头，“请原谅我再问一句，赠刀者是官宦子弟，还是书香世家？”

“既非官宦子弟，亦非书香世家，我的这位朋友乃江湖英雄。”

“啊！”滕原的脸上微露一丝惊讶，稍停片刻，他又问：“这位英雄从何处得到这把刀呢？”

杨度本想从实告诉他，是从古墓里得到的，但从刚才滕原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他对“江湖英雄”怀着世俗的偏见，若实说，他会更害怕，也可能对自己敬而远之，遂扯了一个谎：“这位朋友偶尔在一个古洞里发现的。”

“噢。”滕原的脸色平静下来。“这样说来，杨先生，你不知道这把腰刀的来历，是吗？”

杨度笑道：“我不知道。”

“外祖父，你老是问什么，看看刀吧！”千惠子见外祖父对她的这一重大发现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心中颇为不满。

“好，好，正要瞻仰杨先生的宝刀。”滕原说着站了起来。杨度也忙站起，从腰间解下刀，双手递过去。

滕原从黑牛皮刀鞘中抽出腰刀来，只见寒光闪烁，刀刃锋利。他在心里赞叹：“果然是把好刀！”他又细细地看了刀柄，黑沉沉的枣木刀柄上当真镶着七颗发亮的黑宝石，也真的是按北斗七星的位置排

列，大小间距也与家藏的那把差不多。米子母女也都专注地审视着，大家都不做声。过了好一会儿，滕原将刀重新插进刀鞘里，双手恭还给杨度，微笑着说：“杨先生这把刀的确是把好刀，但不是敝先祖丢失在贵国的那把雄刀。那把刀已失去千余年了，恐怕早已不存人世。”

千惠子大为扫兴，嘟着嘴巴说：“外祖父，你怎么能断定不存人世了。这把刀和我们家的一模一样，正是黑宝石镶的北斗星，你不妨把家里的那把拿出来比一比嘛！”

田中龟太郎也很想见见滕原家藏的刀，于是帮着孙女说话：“老弟呀，我们是几十年的亲家了，你一直对我保密，我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今天拿出来给我和你亲家母看一看吧！这位杨先生是一位至诚君子，管它这把刀是不是你家那把雄刀，你就看在他昨天救你宝贝外孙女的分上，也要让他看看嘛！”

“爸爸，你就拿出来给爷爷奶奶和杨先生看看吧！”美津子也怂恿着。

滕原拗不过众人，又觉得不拿出来，也确实失礼于这位中国留学生。“好吧，你们稍等一下，我去拿！”

一会儿，滕原从卧室出来，双手捧着一截旧木块。里面果真放着一把没有刀鞘的腰刀。滕原将腰刀取出，双手递给杨度说：“这就是舍下收藏的雌刀，请杨先生过目。”

杨度恭敬地接过刀。这把刀与自己的那把，无论形状还是大小，真的一模一样，刀柄上那七颗宝石也正是一个造型美丽的北斗星座，宝石闪烁着深红色的光彩，比起自己的那把来，威武之中更添一种妩媚之气。称它为雌刀，真正恰如其分。因滕原并不承认雄刀的身份，所以杨度不说什么，看后便客气地还给了主人。滕原又捧给田中看。田中接过后眯起眼睛，皱紧眉头，从刀尖到刀尾，从正面到背面，认真真地端详了一番，然后又要来杨度的刀。他把两把刀并排摆在左手掌上，右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老花眼镜来戴上，就像一位考古学家

似的，一丝不苟地考察着，鉴别着，反复将刀尖刀身刀口刀柄，尤其是那七颗宝石比验着。凭着他数十年的博闻广识，他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两把刀出自一个工匠之手，杨度的刀应该就是那把丢失在中国的雄刀。但他不想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因为他知道亲家把这把祖传的刀看得很重，不愿意轻易承认别人的刀是自己的祖产，何况世间偶合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北斗七星为古今所共仰，以它的形状作为图标也绝非一人的奇想。一向办事说话稳重的田中老先生长久地缄默着。他凝视手中的两把刀，有时把它放到镜片边，有时又把它拉得离眼镜远远的。蓦地，一个想法在他的脑中浮起：若真的是雌雄刀，应该可以合得起来。他立刻把两把刀尖对尖、尾对尾地合在一起，左挪右移，总觉得有点隔阂。他把刀分开，仔细地查看。原来，两把刀的柄尾略有不同：滕原的刀柄尾处有一个凹下去的小三角形，杨度的刀柄尾处有一个凸出来的小三角形。田中极其小心地将这两个凹凸小三角形对好，然后再一合，果然一丝空隙都没有了，两把刀合为天然的一把。他暗暗称赞当年那位工匠的高超手艺。设计匠心良苦，锻冶技术之精更是世间罕见——这把雄刀历尽千年劫难，居然仍与当初打造出炉时的模样丝毫无损！

田中正要取下眼镜时，又忽然发现刀柄侧面上似乎有几个字。他把合起来的两把刀再次拉到镜片边。果然不错，刀柄侧面现出四个字来。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抬起头来问：“亲家，打造这把刀的先祖名字，你知道吗？”

“知道。”滕原似不在意地回答。

“请你告诉我。”

“老人家叫滕原一夫。”

“亲家，你过来看看，这是什么？”田中指着合起来的刀柄，大声地叫唤着。

滕原起身走过来，弯下腰一看，心里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这刀柄上不正是“滕原一夫”四个字吗？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身边的

夫人说：“你把我的眼镜拿来！”

米子很快从书房里拿来一副眼镜。滕原接过，又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块小手绢来擦了擦镜片，戴上后再弯腰一看，镜片中清晰显出四个字：滕原一夫。

这时，千惠子、美津子、和子、米子一齐围了过来，大家都看到了“滕原一夫”四个字。

“亲家！”田中紧紧地握住滕原的手，激动地说，“再不会错了，这真的是那把雄刀！”

滕原睁大眼睛盯着镶黑宝石的腰刀，许久许久才动情地说：“真是我们家的雄刀回来了！”

一句话刚说完，两只眼睛便湿润了。他摘下眼镜，用手绢擦着眼睛。千惠子过来，抱着外祖父的肩膀，无比欢喜地说：“外祖父，我没有说错吧，我们要好好感谢杨先生！”

“是的，我们全家都要感谢他！”米子擦拭着眼睛，喃喃地念叨着。

“不要感谢。”杨度站起来，从田中手中取回腰刀，豪爽地说：“这把腰刀能回到主人的家中，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滕原先生，您这就拿去吧！”

“不，不！”滕原伸出双手阻挡着，“虽说这把刀是我们滕原家的，但已失落千年了，现在的主人就是你，我不能凭空要你的。”

“滕原先生！”杨度诚恳地说，“敝国有句老话，叫做物归原主理所当然，无所谓凭空不凭空。”

田中感动地说：“杨先生，你是一位义气深重的君子，我的亲家不会亏待你的。”

“杨先生，这样吧！”滕原思考片刻说，“刀你暂且收起，容我们再

商量一下。今晚上，我把这对雌雄刀的历史好好地跟你说说。”

“好吧。”杨度把刀插进牛皮鞘里，重新挂在腰间。

九 滕原对今天的留日生讲述古代遣唐使的故事

滕原把杨度安置在家中最好的客房，晚上，又特为在一家名叫海龙酒楼的中国餐馆里订了一桌丰盛的酒菜招待他。吃过饭后，滕原将杨度请进二楼的一间小房子。

这是一间布置得相当精致的会客室，全部西式摆设。地上铺着厚厚的绒毯，摆着四个宽大松软的牛皮沙发。四壁贴着墙纸，墙上挂着三幅装潢考究的西洋油画。北边那幅大森林油画下是一个敞开的壁炉。因为天气暖和，壁炉里没有生火。一个男仆进来，上了两杯咖啡。

“杨先生，请喝咖啡。”滕原换上一套浅灰色西服，系上一条大红领带，显得更年轻了。粗粗一看，简直不到六十岁。他指着红领带说：“今天是我们滕原家族的大喜日子。我特地系了它，以示庆贺。”

杨度端起咖啡杯，笑着说：“今天也是我到日本以来最快乐的一天，我和你们一起祝贺它。”

“说起这对雌雄刀，还有一段凝聚着日中两国友好交往的动人故事。”

“真的吗？请您说给我听听。”杨度放下咖啡杯，专注地望着滕原。

“这还是公元8世纪初叶的事情。”滕原两手托着小小的咖啡杯，面色凝重，慢慢地叙说着滕原家族世代流传的古老的故事。

日本大宝二年，正是中国唐朝武则天执政的时候。那时，中国以其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日本文武天皇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除国家使节外，还有一批年轻的留学生，他们随同

使节来到长安，然后在长安住下，潜心学习大唐帝国的文化。这一批留学生中有一个便是滕原信宇的先祖滕原一夫。

滕原一夫那年正当二十岁，没有结婚，是一个聪明颖秀的学子。滕原一夫来到长安一年后便掌握了汉语，能流利地用汉语与中国人交谈，也能读得懂当时唐朝廷颁发的文书告示。一夫有感于大宝元年所制订的《大宝律令》的不完善，便潜心钻研唐朝的各种刑令法律。经过两年多的刻苦学习，他已通晓了大唐帝国的大部分律令。

这代日本天皇对都城滕原京不感兴趣，决定在奈良再建一个都城，遂命令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于半年内画出一张长安建筑图。一夫以出众的才智被推举为总绘图师。半年后，一夫带着全套长安建筑图回到东京，立刻参与了奈良平城京的建设。合同三年，平城京建好。它完全依照长安的样子，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不论东西南北，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的棋盘街。在北面的正中处，建了一个占地八町的皇宫。当然，平城京远没有长安的大，它只有长安的四分之一，但比起滕原京来则要壮丽得多了。

天皇很满意，当年便率百官贵族迁到这里，从此开创了日本人民引以自豪的具有灿烂文化的奈良时代。天皇重赏了一夫。也就在这年冬天，他和出身名门的乔子小姐结了婚，天皇还给他们送了礼，一时成为轰动京城的佳话。婚后夫妻二人十分恩爱，日子过得甜美。一晃三年过去，乔子为一夫生了两个儿子。一夫想起在长安的学业并没有结束，便和乔子商量，要重返长安，继续中国律令的研究。

乔子舍不得丈夫远离，但对丈夫的志向很能理解，因为丈夫要把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律令全部学过来，以便为制订完备的日本律令提供一份最好的借鉴。丈夫是为了国家强盛而暂时离开她和孩子的，深明大义的乔子含泪同意了一夫的远游计划。

出于对丈夫的深切的爱，也盼望丈夫早日学成归来，夫妻重圆，乔子用重金雇了一个手艺极高的铁匠打造了一对雌雄腰刀。这两把腰刀外形一模一样，分开为两把，合起来为一把，唯一不同之处是刀柄上所镶的北斗七星的颜色。雄刀为黑宝石，雌刀为红宝石。为了表示

夫妻永远一体的心愿，乔子将两把刀合起来，亲自用雕刀在刀柄上刻下“滕原一夫”四个字。雌雄刀装在一截阴沉木做成的木盒里。

离开平城京的前一夜，乔子将雄刀从木盒里取出来，插进一个牛皮制的刀鞘里，郑重送给丈夫，流着泪对丈夫说：“你将这把雄刀佩戴在身上，天天看到它，天天记得家中的雌刀在盼望它早日归来，与它团聚。此刀锋利无比，万一遇到坏人，它还可以作防身之用。千万不可丢失！”

一夫接过妻子所赠的腰刀，同时也将妻子的一番深情珍藏心中。第二天一早，他离开娇妻幼子，再渡沧海，负笈西游。

一夫到了长安后，一头扎进卷帙浩繁的簿书中。为了将大唐律令的沿革弄明白，他又把唐以前的各代有关文书简策找来阅读。研究之余，一夫迷上了中国的诗歌，自己居然也能写出很不错的汉诗来，并与当时长安的著名诗人沈佺期、张九龄、王翰、王湾等结为诗友，互相唱和。然而，不管埋首群籍之中也罢，吟咏宴席之上也罢，一夫都排除不了对妻子和两个儿子的刻骨思念。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明月抚摸着那把妻子亲手所赠的腰刀，仿佛已飞越了高山大海回到平城京的家中，正抚摸着妻子那双冰清玉洁的纤纤小手。张九龄很能理解他的这种思家之情，特为送他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张九龄这首诗写的正是一夫的心情。他将条幅挂在壁上，夜夜诵读，夜夜相思。为了早日回家团聚，他加快了研究速度，并同时将研究的成果整理出来。

日本养老元年初春，一份八九万字的研究成果出来了，他兴奋地给这份成果标个题目，叫做《大唐刑律法令考查存要》。他把这份《存要》送给张九龄看，请张提意见。张甚为称赞，同时也给一夫指出一个疑点，并告诉一夫，要解决这个疑点，可以请教沈佺期，但沈

这些日子在凤翔法门寺养病，要到暮春天气和暖时才回长安。

等到暮春尚有两个月，第三批遣唐使将在四月初启航回国。如果等沈佺期暮春回长安后，再从长安到渤海湾，无论如何赶不上这批回国的航船。滕原一夫回家心切，决定自己去凤翔法门寺找沈佺期。张九龄说，现在正是大雪封山的时候，沿途多险，不去为好。一夫谢绝了好友的规劝，独自一人离开长安奔法门寺而去。

三月中旬，正是及第举子们“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时候，沈佺期从凤翔回来了。张九龄问他是否见到滕原一夫，沈说根本就没有见过他的面。张大惊，派人沿途去查询，都说不曾见过这样一个人。从此以后，再无一夫的音讯了。彻底绝望的张九龄、沈佺期趁着又一批遣唐使回国的时候，把那份挚友为之付出生命的《大唐刑律法令考查存要》托带回国。日本朝廷对这份《存要》视为珍宝，养老三年颁布的《养老律令》，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份《存要》制订的。

为表彰滕原一夫舍身求法的崇高爱国精神，天皇追封他为右大臣，又赐给他家一座十分宏丽的住宅。但乔子却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已埋骨异乡，她天天把木盒打开，久久地凝视闪烁着红色光彩的雌刀，她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雄刀一定会和雌刀团聚在一起。然而，乔子一直到头发变白也没有盼到这一天……

滕原信宇说到这里，早已嗓音嘶哑。他将手中的咖啡杯送到嘴边，慢慢地吮着。杨度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他绝没有想到，那年马福益所赠的这把古倭国腰刀，看似平平凡凡，却原来这样地非同寻常。这把刀可说是爱情和爱国的象征，是崇高追求的象征，是献身伟大事业的象征。自己曾经拥有过它，真是幸运，而今天又由自己亲手将它送回滕原家族，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他对滕原信宇说：“当年，友人将这把刀送给我时，我和我的老师都以为这是古代一位将军的指挥刀。我的老师还按这个想法写了一篇古风。没有想到它出自闺阁之手，是一个书生的佩饰，令先祖夫妇的情操，真令我钦佩。我想，这把刀今日回到您的手里，不仅仅是滕

原一个家族的喜庆，也是中日两个国家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

说到这里，他再次解下腰刀，说：“滕原先生，你不要推辞了，收下吧，它也可以作为中国人与日本人友谊的一个见证。”

“谢谢，杨先生，我会收下的。”滕原并不急着接过腰刀。他以手示意，杨度明白，遂将腰刀放到茶几上。

滕原继续说：“正如杨先生你刚才说的，腰刀的回归，既是滕原家族的喜庆，也是日中友好的一段佳话。杨先生愿意慷慨割爱，我们若无表示，岂不显得我们滕原一家太自私了吗？”

“滕原先生，你说哪里话来！敝国有句古话，叫做施恩图报非君子，何况物归原主，还谈不上‘施恩’二字，我不需要你们的表示。”

杨度由衷的诚意使滕原很感动。他想了一下，决定把原定的回报加大一倍：“杨先生，你为我们带回了失落千年的雄刀，对于滕原家族来说，无疑归还了一件无价之宝。如果你不嫌少的話，我想回赠你二十万银元。不知你可否赏我一个面子收下。”

二十万银元！杨度心里大大地吃了一惊。当时清朝廷为官费留日生提供的费用，按学校的不同，每月在四百至五百银元之间。这笔费用不仅够留学生本人的各种开支，还可以用剩余的钱雇一个下女。所以当时许多官费留学生都雇了下女，既为他们打杂役，又供他们消遣取乐。王代懿就是其中一例。二十万银元，意味着三四十个中国留学生一年的经费。这笔数目相当庞大。有一大批自费留学生，他们的境遇十分窘迫，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帮佣。银元，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还有许多维新志士，他们要办报纸杂志，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唤醒沉睡中的广大民众，他们亟需大量的资金。更有不少革命党，他们要实行武装推翻朝廷的鸿图大业，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敢死队员，奔走东西南北，联络山堂会党，每项开支，都需巨款。总之，所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除开那些家资富饶又无政治目的的纨绔子弟和那些有官费而又一门心思只想求知识的本分人外，莫不迫切需要银元。

杨度虽是自费生，但一来田中已答应免费提供食宿，二来杨钧节俭寡欲，常可帮助哥哥一点钱，何况他一心要做一个侠义君子，只在情谊，不索报酬，他正要婉言谢绝，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那是两个多月前的一天夜里，刘揆一的胞弟刘道一匆匆来到田中寓所，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湖南灾情严重，人心浮动，正是揭竿起义的好时候，黄兴、刘揆一已回国，在湘中一带暗地活动，准备择日起事。但眼下有两大困难。一是资金短缺、枪弹匮乏，二是无可靠的会党首领可共事。刘道一问杨度有无办法。

杨度一听，思索良久。他虽然在努力寻求以君主立宪的方式挽救中国，但对黄兴、刘揆一等人的武力暴动也并不反对，有时他还认为这或许也是一条路。要走武力这条路，见效最快的是利用会党的力量。往哪儿去找呢？他无意间看见悬在床头的腰刀，想起赠刀的马福益及大空和尚。大空曾是哥老会头领，马福益这个人，从哪方面来看，都像个非等闲人物，说不定是个大头领。大空已离开密印寺不好找，但马福益却是可以找得到的。杨度将寻找马福益的方法告诉了道一。至于筹款，他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现在，这位富商愿以二十万相赠，何不先把他的钱拿过来，资助黄兴、刘揆一呢？转念一想，这毕竟有点索报的味道，君子不屑为此。稍停一会儿，他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滕原先生，你的慷慨使我钦佩。二十万元巨款，我是万万不能收的，只是眼下我有一批朋友要办一件大事，正火急需要钱。你先借我五万，待他们事成之后，一定归还。”

“好！”滕原见杨度想了这么久，最后还是同意接受五万，很高兴，说，“什么借呀还呀之类的话都不要说，五万银元，就算我们滕原家族的一点小意思了。”

说着，从西服里子口袋里拿出一叠支票来，填上五万元的数字，撕下交给杨度。杨度接过，说：“请你叫仆人拿纸笔来，我立个字据。”

滕原站起，哈哈一笑：“什么字据不字据，你太认真了。”

杨度固执地说：“我既然说是借，当然要有个字据才是。”

“也行。”滕原略想了一下，顺手按了按电铃，刚才送咖啡的仆人应声进来。滕原对他说：“你去拿一张上等宣纸和毛笔砚台来。”

一会儿，仆人右手捧着笔砚，左手拿一张卷着的宣纸进来，放在茶几上，铺开纸后退了出去。

杨度见那张宣纸足足有四尺多长、二尺来宽，笑道：“立一张借据，何须如此大的宣纸！”

“不是借据。”滕原说，“方才杨先生说过，你的老师曾按将军指挥刀的构想为这把雄刀写过一篇古风，我想那一定十分有趣。拿宣纸来，是想请你把这篇古风抄赠给我。”

“好哇！”杨度很乐意为人写字，他边说边将纸抹平，“不过，诗中咏的与令先祖的行事不相吻合呀！”

滕原笑道：“没有关系。让这把雄刀带着一段这样的传奇回到老家更好。”

杨度提起笔，凝神片刻，王闳运当年鉴赏这把腰刀即景吟咏的一幕浮现在眼前。宣纸上出现了杨度雄浑而潇洒的字迹：

生赠友人观斗篇，友人赠生古倭刀。

诗成明珠照神骨，刀如秋泉割云窟。

吾观锋刃浮海来，昔人佩之登将台。

中原百年洗战血，边塞再乱如奔雷。

龙螭乘时能屈伸，誓将提挈靖烟尘。

悲风夜卷北山雪，晴日朝分西海云。

不须  割试铦利，一条寒光生壮气。

白霜莹透秋鹰棱，青电平磨老蛟背。

本知神物不妄伤，奇气惊人人走藏。

空堂广坐起芒刺，世间不敢看锋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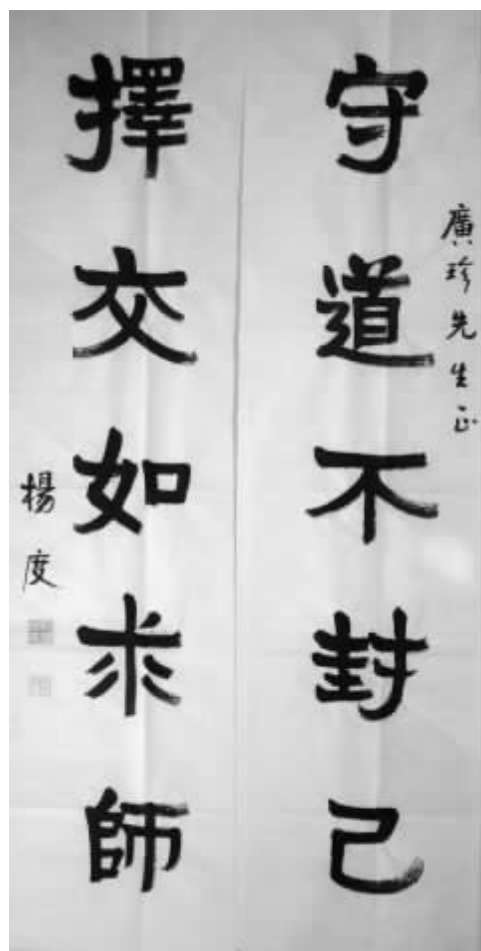
冰文霜华仍寸裂，出匣入匣经年月。

大冶镕成信不祥，百炼纯钢终自折。

长虹耿耿北斗摇，儿童魑魅皆寒毛。

休辞弃置比凡铁，为应留用与铅刀。

王闿运的《古倭刀歌》录完后，杨度又在旁边写了一条注文：“当年滕原一夫为精研大唐律令，致使雄刀失落于中国。越千年之后，杨子为求宪政而负笈东瀛，将雄刀带回，面交滕原信宇先生，真人世间一段奇缘也。吾师湘绮先生曾有《古倭刀歌》一篇，虽与史实不合，然心意固美。今遵主人之嘱，录之以供后人一笑。湘潭杨度哲子谨志。明治三十八年樱花时节于横滨。”



杨度书法

杨度放下笔，将腰刀放在宣纸上，对滕原说：“请你一并收下吧！”

“我祇领了！”滕原双手放在膝上，向杨度深深一鞠躬。

夜晚，躺在松软舒适的钢丝床上，杨度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眠，一段可载于《今古奇观》的故事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而自己也是其中的当事人之一，已够使他兴奋不已了，突然而来的五万银元

也足以给自己和朋友们带来实惠。他将五万元作了个大致的安排。

自己留下二万。从这二万中拿出三千给弟弟。杨钧喜欢收集古碑古画，买这些古董要大钱。再给五百给代懿，要他寄三百回家去，将叔姬母子接到东京来，剩下两百租赁房子，购置家具。待叔姬来后，再给二千五百给她，以示对弟妹一视同仁。他不能先把三千给代懿，说不定代懿会把这笔钱塞给那个日本下女。

再拨出一万来给梁启超。梁启超这几年办《新民丛报》，近来又开办《新小说报》，经费拮据。这一万给他，必定可助他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剩下的二万，即刻汇往长沙给黄兴、刘揆一。他知道，湘江边的革命党朋友们是何等急切地需要大批款子，五万全部给他们也是不够的。但杨度不能全部给他们。

黄兴的革命是救国的一条道路，梁启超的维新也是救国的一条道路，而自己所探索的以金铁主义为宗旨的君主立宪制也是救国的一条道路。如同对待弟弟妹妹应该一视同仁一样，杨度对这三条救国道路也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

正当远方的游子尚在思考探索的时候，故园的热血子弟已在磨刀擦枪图谋暴动了。

第七章 借尸还魂

一 各路英豪聚会普迹市共图大业

早在三个月前，刘揆一应黄兴之请，由东京匆匆赶回湖南。在东京时，他们为建立一个革命团体的事反复商讨过。刘揆一到了长沙后，便全副心思投入到组建这个团体的活动中。经过半个月的准备，各方面就绪了。这个团体取名华兴会，对外叫华兴公司，以办矿业为公司业务，在长沙城南门外租一间屋，正式挂牌营业。入会者叫做入

股，发给股票，股票即会员证。联络的暗号为：同心扑满，当面算清。这两句话，听起来像是生意场中的行话，其实隐喻“扑灭满清”之意。

黄兴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明德学堂的体育教习。明德学堂的监督胡元倓也曾是留日生，明知黄兴在从事革命活动，他也不加干涉。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黄兴在回国途中，于上海参加了圣彼得堂的宗教仪式，并由该堂中国籍会长吴国光出具介绍信。一到长沙，他便转入长沙圣公会，与会长黄吉亭牧师成了朋友。

华兴会成立之初，会员近百人，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刘揆一为副会长，会员中有几个很活跃的人物。一个是章士钊，长沙人，二十岁。一个是宋教仁，桃源人，二十二岁。这二人都是激进的排满派。还有一个胡瑛，只有十六岁。胡瑛是湖北人，少时随父母来湖南。不久，父亲和兄长都去世，他便依父亲的一个故友长大。他那时在明德学堂读书，受黄兴的影响倾向革命。胡瑛人虽小，却聪明胆大，黄兴喜欢他，让他参加了华兴会。另有一个河北人张继，二十二岁。他也是留日生出身，与章士钊是好朋友，此时在明德学堂任历史教习。

华兴会的宗旨为“驱逐鞑虏，复兴中华”。黄兴和刘揆一认为不能仿效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的办法，因为英法为市民革命，而非国民革命，中国只宜采取雄踞一省、以一省带动数省、从而取得全国革命成功的办法。他们分析了湖南的情况，认为湖南具备首义之省的条件：一是湖南学界士绅界思想日见发达，二是湖南市民思想日见开通，三是湖南眼下荒情严重，易于号召。此外，湖南还具备一个较外省更为有利的条件，那便是湖南会党众多，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哥老会。

华兴会，清末革命团体，光绪二十九年除夕在长沙成立。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会员有五六百人，以留日归来者和国内学堂的学生为主，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先后创设华兴公司、东文讲习所、民译社等为活动机关，又设同仇会和兴汉会，分别联络会党和军界。



1905年华兴会在日本留影

湖南哥老会各派系纷纷占山结会，开堂放票。他们不仅互通声息，而且还和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哥老会有密切的联系。黄兴、刘揆一根据各方面的调查，估计湖南各种山堂会党的徒众约有十二万人，若把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各省的人加起来，则有六七十万。这些会党的头目不少已和朝廷结下了大仇，愿意加入排满的行列。会党徒众多有武功，能开枪放炮，且不怕死，敢于铤而走险。若把他们组织起来，会很快成为一支推翻朝廷的强有力的军队。黄兴一向留心会党，知道长江流域各省的哥老会有一个众头领所共同钦服的首领，此人名叫马福益。

还在东京的时候，黄兴对刘揆一谈起马福益的事，刘便将自己与马的那段往事告诉了黄兴。黄兴希望刘揆一利用这段关系。回国后，他们四处打听马福益的踪迹，却无法找到。一个多月后，刘道一从东京回来，将杨度所说的寻找方法告诉黄兴和哥哥。黄兴笑道：“国内四方豪杰都不知道，国外的一介书生反而有他的联络暗号，真是有趣得很！”

按照杨度所提供的三马信号，刘道一在雷打石窑场里与马福益的部下马树德取得了联系，并通过马树德见到了马福益。在民族大义的刺激下，马福益同意与黄兴见面。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马福益与黄兴在湘潭茶园铺的废煤洞里见了面。当马福益得知陪同黄兴一起来的那个年轻人，便是自己寻找了多年未曾谋面的救命恩人刘揆一时，激动万分，他向刘揆一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以谢大恩，然后慷慨从命，义无反顾地与黄、刘歃血盟誓，共图大业。

鉴于马福益的哥老会内部复杂，良莠不齐，黄兴不让马部集体加入华兴会，而是在华兴会外建立一个名叫同仇会的外围组织，任命刘揆一为同仇会中将、马福益为少将，自任大将，并定于慈禧太后寿辰日——十月十日夜里在省城长沙起义。

正当黄兴、刘揆一等人为了起义的钱款发愁的时候，杨度从东京汇来了两万银元。真好比雪中送炭，华兴会的同志们莫不为杨度的慷慨支持大为感动。他们也不去深究一个留日的穷学生怎么会突然有这样一笔巨款，发了一封感谢电后便把银元分派大用场。

首先要买枪支。他们计划买五百支长枪，一百支短枪，十万发子弹。当然，二万银元远远不够。于是拨出一万到汉阳兵工厂打通关节，先买五十支长枪，十支短枪，五千发子弹，再买一匹大白马，由道一派人悄悄送给马福益，叫他先行训练骨干。剩下一万元留作活动经费。黄兴派宋教仁和胡瑛去武昌建立华兴会支会，派章士钊去上海游说湘籍官商捐款，务必在八月底之前筹齐购买枪支弹药的银钱。又派陈天华去江西、安徽发展华兴会会员，派张继长住北京做暗探。

马福益接到华兴会的馈赠后，加紧训练。同时，他也派人分几路联络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龙头们，将长沙起义的计划告诉他们，要他们作好准备，到时响应首义。

这段时间里，章士钊在上海多方努力，筹集了十二万银元军款。黄兴卖去了分在他名下的二十亩水田和五间瓦屋，得到五千银元。在黄兴的感召下，刘揆一和华兴会其他会员们都积极捐款，或变卖家产，或四处借贷，共得二万五千银元。黄兴将这十五万银元全部用来

购买枪支弹药。

人员的联络组织和武器装备都大致有了眉目，黄兴和马福益商量，为激励士气，将举行一个隆重的授衔仪式，地点定在浏阳县普迹市。时间就选择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

十三日，黄兴、刘揆一得到一个意外的喜讯，杨度已回国，并于前几天来到长沙，寓居在北正街恒升杂货铺。

杨度为何突然回国呢？

就在黄、马于湘中密谋起义的时候，身居日本的留学生却在为粤汉铁路一事而大起骚动。

早在七年前，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利时银行签订了芦汉铁路借款合同。第二年，清政府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共有二十六款，基本上仿照芦汉铁路的合同。主要内容有：借款总额为四千万美元，年息五厘，九折实付，偿还期五十年，以铁路财产担保，工程由美华合兴公司包筑，限五年完成，路成后每年给股份纯利五分之一。本利未还清之前，铁路由美华合兴公司代理。同时还规定，凡粤汉铁路及其支路经过的地区，不准筑造平行的铁路。清政府在合同中限定美华合兴公司不得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

这个合同四年前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合同得利的明显是美方。尤其是不得在粤汉铁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建平行铁路这一条，是对主权国侮辱性的规定，政治腐败、财经窘迫的清朝廷也同意了。后来，美华合兴公司的股票被比利时银团收买，比利时银团变成了芦汉和粤汉两条铁路的老板，而比利时银团代表的是俄国和法国的利益。这样，俄、法两国便取得贯通中国南北大动脉的控制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都极为不利。特别是美华合兴公司将修筑权转让给比利时银团这一举动，明目张胆地违背了合同，软弱无能的清朝廷也不过问。

朝廷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行为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公愤，特别是鄂、湘、粤三省的留学生更有切肤之痛。除极少数人外，都主张立即废掉与美华合兴公司签订的合同，粤汉铁路由自己来修筑。

据刘泱泱主编的《湖南通史》近代卷记载，1904年5月初，湖南爱国绅商率先正式提出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而由粤汉铁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广东三省自行修筑。接着，鄂粤两省各界人士也纷纷提出同样的要求。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在湘鄂粤三省蓬勃展开。三省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博得全国各界和留日学生的同情与支持。1904年9月上旬，湖南留日学生杨度联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成立“鄂湘粤铁路联合会”，开展废约自办活动。这年11月，杨度两次以留美留日学生代表人的身份，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张废除合兴公司前约，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不久，留日学生又在留学生会馆开会，商量借款问题，公推杨度为总代表回国办理。

湘、鄂、粤三省留学生几乎占了全国留学生的三分之一，在留学生界里很有势力。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本人更是积极地主张废约自办。他以高昂的热情，组织了各式各样的论辩会。无论大会小会，他都要演说，慷慨激烈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赢得了留学生们空前的信任。留美学生的观点与留日学生一样。他们人少，便将此事委托给留日学生总会办理。杨度于是代表日本、美国两国留学生分别致电外务部尚书瞿鸿禨、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指出外国人修建铁路对中国的危害性，毫不留情地揭露伍廷芳、盛宣怀接受美华合兴公司巨款贿赂的丑事，并说明废合同与废条约异，因为合同是与公司订的，条约是与政府订的，此事与邦交无关。希望瞿、张等人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为民族伸正气，为国家谋利益，自筑粤汉铁路。

在留学生们群情鼎沸之时，杨度独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安下心来认真研究对此事的处理。他广泛搜集资料，运用自己来日本后所学到的法律知识，通过详尽的解剖，写成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粤汉铁路议》。

这篇文章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废合同议。从合同规定美公司所有之权利、义务及义务能否履行、权利应如何处分四个方面议论废合同的问题。二为立公司议。提出中国自立铁路公司，又建议铁路宜商办，不宜官办，由股东公推总理，而不由政府简放督办，宜兼用社

债，而不宜专用国债等等。文章统筹全局，高屋建瓴，详密周到，巨细兼备，既有严谨的法律裁决，又有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当它在《新民丛报》上刊出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知识分子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日本留学生界更是对杨度渊博的法律知识和精当的分析能力甚为服膺。

星期天，刚来东京不久的杨庄和代懿、杨钧一起来到田中寓所。杨庄笑着说她已细细地将全文读过两遍，从中学到了不少打官司的学问，称赞哥哥是个好法官。杨钧则说，东京留学生界都说哥哥能处理好这么复杂棘手的粤汉铁路案，今后办理国事，再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了。说得杨度心里高兴，他也自认已具备了主宰天下之才。

就在这时，慈禧太后借光绪帝的名义下达了大赦令。大赦令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对慈禧七十大寿的庆贺，骨子里是想借此缓和国内十分紧张的政治矛盾。

刘晴波主编的《杨度集》中收有《粤汉铁路议》。这篇长文分为四篇。第一篇：绪论。第二篇：废合同议。第三篇：立公司议。第四篇：结论。文章最后一段说：“早已沉于海底而不复望其能出现者矣，乃忽然利用时机，竟将粤汉铁路收回，不仅将来之大利无穷也，即今日中国之民气，必因此而为之一振，群自知国势之犹可为，国权之不可失，而咸思保护之焉，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国民之气勃然而起矣，则又何其乐也！”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一事，使全国人民对清廷的腐朽进一步认清了，与此同时，也对两年前因变法图强而惨遭屠杀和迫害的爱国志士愈加怀念起来。慈禧自己也受了很大的震动，知道若再不应变，则国将不国。为此，在第二年回銮途中，便下达一连串变法的诏令。尽管有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几个明智疆臣诚心拥护，但慈禧这种其实是自我检讨的行为并不能挽回人心。朝廷上下对戊戌变法的志士们普遍予以同情。迫于这种政治压力，慈禧不得已大赦天下：凡因变法之案而流放的可以回原籍，坐牢的释放回家，受牵连的免予处分，出逃海外的回国后不再追究。即使如此，也有三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变法的首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多次在国内组织暴动的兴中会首领孙中山。

大赦令传到东京后，杨庄姐弟为哥哥的获赦而欢欣鼓舞，全家连

小澍儿在内五个人在东京神田酒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

“终于不是一个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人了！”面对这一突然到来的喜讯，杨度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在海外议论得热热闹闹的粤汉铁路自办一事，虽历时几个月，却并没有得到国内官方的满意答复。留学生总会早就想派一个得力的人回去游说当局，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好了，杨度自由了，此事非他莫属。就这样，杨度回到阔别一年的祖国。

他在上海登岸后，立即改坐江轮沿长江上溯。到达武昌的第二天就去拜见张之洞。谁知张之洞身体不适，去武当山养病去了，什么人都不见，公事私事都要等到九月份回衙门后再说。杨度吃了一个闭门羹，于是离武昌回湖南。第一站先停长沙。

北正街的恒升杂货铺是他夫人黄氏的一个叔伯兄弟开的，楼上客房宽敞，杨度便下榻这里。第二天便去巡抚衙门拜会署理抚台陆元鼎。这个在官场上混了一辈子的政客是个圆滑透顶的人，对于废合同自办铁路这样一桩大事，他知道不是一个代理巡抚所能做得主的。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杨度，至于杨度说得唇焦舌燥的那一番正题话，他几乎一句都没有往心里记，弄得肩负重任的干事长哭笑不得。

去年的八日榜眼公到巡抚衙门去了这么一趟，他回到长沙的消息便在全城不胫而走了。

黄兴、刘揆一得到消息的当天便去恒升杂货铺拜访，三个好友今日在家乡重聚，真有说不出的兴奋。杨度将为粤汉铁路一事回国的详情告诉黄兴、刘揆一。黄、刘也将拟在十月初十于长沙起义的机密告诉了杨度。

谈起废合同的事，黄、刘对杨度说，张之洞决不敢得罪洋人，废掉合同。因为他要仰慈禧的鼻息，而那个老妖婆自从拳乱后，是宁愿眼看洋人把中国蚕食瓜分尽，也不愿碰他们一根毫毛的，朝廷不是说过“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吗？所以不必去见张之洞。退一万步说，即

使张之洞同意废掉合同，以目前一盘散沙似的中国，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改朝换代了，合同自然而然地废了，铁路的修筑权也就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因此，他们竭力劝说杨度丢掉对满人朝廷的幻想，与他们一道起义暴动。

杨度正要借粤汉铁路一案来充分施展自己的治国才华，他当然不能赞同黄、刘的看法。他有他的道理。满人一旦被推翻，则直接影响洋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那么洋人就会全力支持满人，革命不见得会成功。另一方面，汉人在与满人争天下的时候，国家会更乱，洋人则正好乘机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满汉战争如果旷日持久的话，中国就会被洋人彻底瓜分，中国也就灭亡了。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多。中国只有走日本的道路，唤醒国民，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让国家避免流血混乱，平稳地走上富强的道路。粤汉铁路一案，正可以作为一个试金石。如果此事可以办得成，证明国事尚可为。

双方各执一端，谁都不能说服谁。最后，黄兴说：“你不参与起义，我们不勉强，但明天去浏阳授衔，你一定要去。”

杨度本有些犹豫。对他来说，正事尚无眉目，不能分心于自己不主张的分外事，但想到此去可以会会马福益，也是件很愉快的事。倘若没有他赠的那把古倭刀，哪有这笔巨款！应该亲口说给他听听，让他也乐一乐。

浏阳普迹市在浏阳河边，往东北走到浏阳县城与往西北走到长沙省城差不多远，都有一百三四十里，它位于浏阳、长沙、湘潭、醴陵四县交界之地。四县农民都来这里赶集会墟，使得普迹市成为一个很热闹的集镇。每年八月初十开始到二十日结束的普迹市牛马交易会，沿袭了两三百年之久，是闻名湘东的大集会。每年八月中旬，四县农民赶着自家的牛和马，从几十里路外来到普迹市买卖交换，牛贩子马贩子忙忙碌碌地在牛屎马粪中穿梭往来，四处撮合。各行商贩也趁此良机来这里做生意。时处中秋佳节，不买卖牛马的人也前来购置节日

食品。于是普迹市这十天里便牛欢马叫，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气腾腾，成为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候。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又是牛马集市的中期。这一天，从四县八方前来普迹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黄兴和马福益选择这一天大会各路英豪，有意将哥老会众头目的聚会淹没在喧闹的交易中，不为衙门捕快注意。

十四日黄昏，黄兴、刘揆一、杨度三人乘着小木船顺浏阳河来到普迹市码头，他们都打扮成一副商贩子的模样。马树德将他们带到离市镇中心二三里外的夏氏祠堂。夏氏是普迹市一带的大族，三四代以前也曾有人阔过，故祠堂造得很大，中间供祖宗牌位的正厅可以摆上二十桌酒席。东西共有二十四间客房，夏氏现在衰落下去了，祠堂里冷冷清清的。马福益三天前以湘潭来的大牛贩子身份，出二十块银元租用五天祠堂，寒碜的夏氏族长喜滋滋地答应了。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是这样叙述华兴会向马福益授衔的——

1904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中秋节），浏阳普迹市沿旧例开牛马交易大会。此为湖南有名的圩集之一，会党常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堂集会。马福益决定在这一天召集会党部众，实行开堂拜盟。黄兴也决定利用这一天举行仪式，授予马福益少将，同时对起义诸事作一番检查和布置。他命刘揆一、陈天华、徐佛苏、陈福田等学界、军界人士，于是日赶至普迹市，与马福益及其部属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左等会晤后，即以同仇会名义为马福益举行隆重的少将授与仪式。仪式由刘揆一代表会长黄兴主议，并交给马福益所部长枪20支、手枪40支，又就地买马40匹，以备马福益部属使用。仪式庄严，观者如堵，众情极为兴奋。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诸领导人缺乏经验，会中的各项活动缺少保密，起义的风声事先便已张扬在外，浏阳普迹市的授衔仪式亦是一场公共活动。这一切，必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普迹市会议正在举行时，湖南当局便已侦知。后来，官方对华兴会进行侦缉和搜捕。在酷刑逼供下，有头领熬不过，供出了实情，华兴会的计划便完全泄露了。10月24日，官方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所。那时黄兴正不在家，得到消息，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绛瑞的家中。两天后，在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的掩护下，逃出了长沙城。

听说黄兴等人到了，马福益和大空一道出门迎接。一眼看见杨度居然也来了，二人惊讶不已。杨度看见马福益和已着俗装的大空，也很激动。大家都进了东边的第一间客房，小喽啰送来香茶果品。马福益告诉黄兴，所邀的各处会党龙头都基本到齐，全部住在祠堂里。黄兴不顾旅途劳累，立即要去见见他们。马福益便叫马树德陪着黄兴、

刘揆一与各龙头相见，自己和大空则陪杨度在房间叙话。大家互道了别情。杨度将腰刀的传奇故事讲给他们听，马福益和大空简直不敢相信人世间的奇巧之事。滕原的五万银元的赠款，杨度有意说成两万。如此无私地支持起义，又使两位江湖好汉十分敬佩。马福益说：“起义若是成功了，你是首功之臣，我和黄先生一定要封你一个侯爵。”

杨度笑了笑，不置可否。

第二天一早，天尚蒙蒙亮，夏氏祠堂里便忙碌开了。垒砖筑灶，运碗抬酒，宰牛杀猪，炸鱼蒸肉，一股股浓厚的酒香肉香直传到普迹市街上。中秋节赶集的乡民，远远近近做买卖的商贾，都在传说湘潭的马大老板好大的气魄，在这里摆开了二十桌酒，宴请四方嘉宾。

马福益派了三十名精明的小喽啰在祠堂外游弋，凡对不上哥老会黑话的人都被拦阻在外。

正午时分，祠堂门口的大禾坪里，万字号的鞭炮一挂接一挂地放了起来。浏阳是个盛产鞭炮的地方，时正秋高气爽，这鞭炮声格外的尖脆响亮，将屋顶墙角边的麻雀惊得四处乱飞，炸得粉碎的红绿花纸混合着淡淡青烟飘到半空，散落在田边地角。赶集的人都伫立观看。夏氏族长感叹：老祖宗修建的祠堂，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这样风光过了！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响声中，湘中八方豪杰三十六路英雄，一个个拱手抱拳红光满面地依次入席。加上副龙头、副总堂、副会长以及随身喽啰等，整整齐齐坐满了十九桌，首席上坐的则是黄兴、刘揆一、马福益、杨度、大空等人。

一个个特大海碗端了上来，虽是鱼肉鸡鸭等日常菜，却道道美味可口；一碗碗酒斟满了，虽是农家自酿的土酒，却也醇和适口。这些好汉们，人人都是豪爽无度的海量，不须吩咐，也全不拘礼数，酒菜一上来，便痛饮大嚼起来。

马福益用拳头重重地敲了几下桌子，大声说：“弟兄们，安静下来，授衔仪式开始！”

担负司仪的马树德走了进来。他头上包着一条黄布带，脑后插一支色彩鲜丽高高翘起的野雉毛，一张大嘴巴用鸡血涂抹得红红的，身上套一件脏兮兮的杏黄布长袍，脚上穿一双舞台上常见的厚底官靴。杨度见马树德这一身打扮，真有点滑稽可笑，转过脸望一眼席上的众头目们，他们却没有丝毫异样表情。

马树德面对大门，高声叫道：“放炮！”

站在门口的一个小头目将命令传到禾坪：“放炮！”

这时，禾坪上的三十六杆打猎用的土炮鸟铳对天鸣射起来。有的发出浑沉的轰鸣声，有的只轻轻地响了一下，也有的射手事先根本无准备，临时左搬右弄也放不响。炮声稀稀落落，很不如法。管事的小头目急中生智，赶快命人找来几个铜脸盆。“啵啵”的铜盆声虽不及炮声的威武庄重，到底把气氛给弄热闹了。

待炮声和铜盆声一停，马树德又高呼：“拜大袍哥！”

一个小喽啰高举一面约五尺高、二尺宽的布画，神色庄严地走了进来，一直走到祠堂正前方夏氏祖宗牌位处才停下。再转过身，布画将这个小喽啰给挡住了。杨度看时，那布上画的是一个面白唇红身穿龙袍的少年，正是传说中的朱三太子的像。

接着便有几个小家伙提举十几个祭祖用的三座、五座烛台，后面是一箩大红蜡烛。烛台环绕着布画插在地上。蜡烛点着了，一根根地插在烛台上。烛光摇曳，烟焰缭绕。这道工序完成之后，不仅那幅粗劣的布画顿时变得神圣起来，就连整个祠堂的气氛也立即变得肃穆了，一切杂音都自觉停止了。

一个小家伙走到马福益身边，在他的包头布上插三根又长又宽的野雉毛，又递上一支桃木剑。马福益离席走到画像前，右手举起桃木剑，左手掌五指合并抬到胸前，对着画像凝神片刻后，从嘴里发出一

连串含混不清的词句来，然后边走边念边跳跃舞剑，绕着蜡烛走了七八圈。

当马福益重新来到大袍哥画像前伫立不动时，马树德高喊：“拜大袍哥！”

马福益双膝跪下。黄兴、刘揆一、大空也离席跪下。杨度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是哥老会众，也不情愿跪在这个不明不白的小儿画像面前。回过头一看，大厅里三十六路英豪齐斩斩地跪了下来，有几个人还瞪着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杨度觉得浑身不自在。入乡随俗，无可奈何，他也只得离席跪着。全体龙头、总堂们都随着马福益向布画磕了三个头后又重新坐好。

“请黄兴先生授衔！”马树德又扯开喉咙叫喊。

黄兴走到画像前。他今天换上了一套从日本带回的黑呢制服，又着意将胡须作了一番修理，微胖的四方脸庄重严肃，不大的双眼射出坚毅的目光，全身上下充满着奋进昂扬的堂堂正气，与头插野雉毛的马福益相比，完全是另一种形象。

“弟兄们！”衰微的夏氏祠堂里响起黄兴洪亮宽厚的男中音：“今天，我们华兴会和哥老会结成联盟，举行武装暴动，推翻满虏朝廷，光复我们汉人自己的河山。为了使起义计划得以顺利实现，几个月来我们与马大龙头一起商议，要把湘中哥老会各个山头、各个会堂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并借用日本的建军制度，把弟兄们训练好。今天，我以同仇会会长的名义授予马福益大龙头少将军衔，过一会儿，由马少将分授各路英豪军衔，并布置具体训练计划和联络方法。”

刘揆一从随身带来的木箱里取出一套军装和一把三尺长的佩剑。这套军装完全仿照日本陆军军服，在长沙秘密请人裁制。它被折叠得整整齐齐的，裤在下，衣在上。衣裤均以黄呢为面料，做工很精细。衣服的肩膀上还有两块黄底红杠镶一颗银白色菊花星的肩章。一顶大盖镶红边的黄呢军帽放在衣服上。

刘揆一捧着它来到黄兴身边。这时马福益也已站起。黄兴从刘揆一手中接过军装，郑重其事地双手捧起，直捧到与肩齐平。

马福益很激动，脸涨得红通通的。这个放牛烧石灰出身的草泽英雄，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隆重庄严的场合。他双手死劲地往衣服上擦着，生怕手不干净，亵渎了这身黄澄澄光闪闪的少将军服，好半天，才从黄兴手里接过。

“大哥，穿上吧，穿上给我们看看！”

“大龙头，抖一抖吧！”

“大龙头，这是正宗东洋货，穿起来给我们开开眼界！”

底下的龙头总堂们起劲地吆喝，马福益捧着衣服，不知怎么办。

“穿上吧，让弟兄们看看！”黄兴很能理解这些江湖汉子们的心理：他们尽管天不怕地不怕，但心底深处仍有浓厚的自卑感。黄兴边说边亲自动手替马福益脱下头上的青布带，把大盖帽端正正地戴在他的头上。马树德忙过来，帮大龙头把衣裤匆匆套在身上。

五大三粗的马大龙头穿上这身考究精美的日本式少将军服，显得分外光彩威武。酒席上的山大王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军装，个个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他们的大龙头瞬息之间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既惊异又羡慕。

“这才是真正的大官！”他们从心里发出感叹。

黄兴又把佩剑亲手给马福益挂在腰间，同仇会的少将益发变得威风凛凛。

“为我们的大龙头荣封少将干杯！”不知哪个堂的总堂大爷高叫了一声，望着满桌酒菜早已垂涎欲滴的汉子们迫不及待地响应。

“干杯！”

“干杯！”

“干杯！”

马福益开始讲话。他的部下们不停地举起大碗，干了一碗又一碗，对于新任少将的军事部署似乎并不热心。马福益虽有点不痛快，但他不想扫弟兄们的兴头，于是干脆招呼黄兴等人坐到席上来，一起喝几碗酒再说。

长期与读书人为伍，善于在书斋客厅里纵论天下兴亡的杨度，身处这种氛围觉得很不自在。他向四周扫了一眼，二十张桌子上一片杯盘狼藉，喝酒的人大都穿戴得不伦不类，脏话粗话夹杂着会党中的黑话，听得令人倒胃口，酒气烟气混合着汗臭味，熏得他直想呕吐。杨度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了，他想寻一个清新安静的地方喘口气。看看黄兴、刘揆一与前后左右谈笑风生水乳交融，杨度不便邀他们，与大空耳语两句后，一个人悄悄离席出了祠堂。

从满屋混浊的祠堂里出来，草木禾苗间的清爽空气带给他透体舒适。他沿着田埂走着，一边是微微低垂的谷穗，一边是清亮流淌的渠水，信步走了几十步，发觉这里山清水秀，风景优美。

浏阳的风光原来这样的好！杨度放眼欣赏着。猛地，他想起一件事来，急忙转身回祠堂。

二 杨度独自来到牛石岭祭奠谭嗣同

刚回头走几步，迎面走来了马福益的马伕，手里正牵着黄兴送的那匹大白马。

“杨先生，你怎么不进去喝酒？”马伕知道杨度是刚从东洋回来的大人物，忙主动打招呼。

“老兄弟，我请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杨度这句客气的称呼，使马伕受宠若惊。

“浏阳的谭嗣同，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马伏笑了起来。他觉得杨度有点小看了他，于是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杨先生是说谭三公子吧，我哪能不知道！我虽是醴陵人，其实和他老人家是近邻。他老人家是浏阳南乡牛石岭人，我家在醴陵北乡鲤鱼冲，与他老人家的府第相隔不到十里。他老人家在北京被害后遗体运回老家，就葬在牛石岭，我还去坟上磕过头哩！”

谭嗣同遇难时只有三十三岁，即使活到现在也还不到四十岁，而这个马伏至少有五十岁了，却口口声声称一个比他小十来岁的人为老人家。仅仅凭这称呼，就可知谭嗣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老兄弟，南乡牛石岭离这里远吗？”

“不算远，三四十里，如果走小路还要近些。杨先生，你是不是想去看看？”

“谭嗣同的墓好找吗？”

“好找，好找！到了牛石岭，随便哪个放牛的小孩子都知道谭三公子的墓在哪里。你哪天去，我陪你！”马伏很热情。

“我现在就去。”杨度抬头看看太阳，估计现在还只两点多钟，一来一去七八十里路，要走十个小时。“老兄弟，麻烦你告诉大龙头一声，我大概要半夜之后才回来。”

“你走路去？”马伏很惊讶，心想：别看这人文文雅雅的，真还能吃得苦。他扬了扬手中的缰绳，问，“杨先生，你会骑马吗？”

“会。”早在归德镇时，杨度就跟着伯父学得了一身娴熟的骑术，虽然有十年没骑了，他相信仍不会生疏。

听说杨度能骑马，马伏更对他增加一分尊敬，随手将缰绳递了过来，说：“杨先生，你就骑大龙头这匹马去吧，这匹马还驯服。刚喂

的料，今天不会再吃东西了。骑它去，还可以回来赶夜饭。”

杨度接过缰绳问：“怎么走？”

“就沿着这条石板路走，看见一座像刀劈开一样的山岭，那就是牛石岭。”马伕指了指前方。

杨度谢过马伕，纵身跨上了大白马。大白马果然性子驯服，驮着陌生的客人，不紧不慢地踏着古老的青石板向前走去。

好久没有骑马了，坐在这匹高大劲健的白龙马上，望着恬静萧疏的旷野，杨度胸中顿生一股豪情，两腿将马肚子一夹，左手在马屁股上猛地一拍，那马立刻扬起四蹄奔腾起来，青石板上发出急促清脆的马蹄声。耳畔风声呼呼，眼前田舍飞逝，自离开归德镇以来，杨度似乎很少这样惬意过了。

前面远远地现出一座石峰来。那峰壁立千仞，真像是神仙用斧劈开似的，褐色的岩石缝里间或长出几株倔强的小松树，给拔地而起的山岩增添了几分生气。石壁下有一条两三丈宽的小河，时至秋天，山水枯竭，河中只有一条窄窄的流水。水边银白色的细沙，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几只细脚长颈的鹭鸶在沙岸上悠闲自在的徘徊着。杨度看在眼里，赞在心头：真是一块富有诗情画意的好地方，地灵人杰，怪不得这里出了谭嗣同！

杨度正要下马问路，忽听得马后传来两个人的对话：

“听说三嫂子来祭丈夫，哭得晕倒过去了。”

“可怜啦，整整六年了！戊戌年三公子被害时，正是中秋节前两天。”

“你年年中秋节都来祭吗？”

“三公子下葬以来过了五个中秋节了，我每年都带四色月饼来祭奠他老人家。”

杨度扭过头去，看见两个三十余岁书生打扮的人在边走边说话，手里都提着一个竹篮子，里面放着一些钱纸线香和月饼。他知道他们也是去谭嗣同墓的，便有意将缰绳牵紧，让马走慢点。一会儿，两个书生走到前面去了，杨度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两三里路后，书生向右转弯了。这是一条长满野草的小路，不便骑马，他下马牵着走。

沿着小路走不多久，眼前兀地现出一个又高又大的土堆子。土堆子正前方约有一二十个人在那里静悄悄地忙碌着，或烧纸点香，或装碟摆碗，或跪拜磕头，或肃立默哀。那两个书生也在土堆子前停下了脚步，杨度知道，这个土堆子一定是谭嗣同的墓冢了。他将马系在一棵较大一点的松树干上，怀着一股崇敬的心情，缓慢地走向墓冢。

墓冢前有一块打制粗糙的石碑，上面刻着九个隶书大字：谭公讳嗣同先生之墓。墓碑旁边另有一块石碑。这座石碑有一人多高，是一块乳白色大理石制成，平面光滑，四周有精致的雕花，石碑上刻着两行楷书：亘古不灭，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左下方有一行小字：浏阳居士宋渐元敬立。

杨度默立在谭嗣同的墓前，脑海里浮想联翩。他想起与谭嗣同在长沙时务学堂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观其神采，听其谈吐，短暂的相晤，他就认定了这位名闻海内的谭公子是个非比等闲的义烈汉子，尤其是那一番铿锵有力的誓言，六年来一直萦绕在心头，似乎一时一刻都没忘记。京城的再次聚会，谭嗣同带来了徐仁铸的非常家书。在徐致靖家的一席话，既壮又悲，莫非已看到了罩在前途上的阴影？为新政的推行，谭嗣同密谋策划，奔走呼号，面对着十倍百倍的旧势力，毫不畏惧，寸步不让，终于以生命谱出一段感天动地的乐章。

想到这里，杨度虔诚地向墓冢三鞠躬。身旁那两个书生正在将带来的纸钱一片片地撕着焚烧，嘴里轻轻地念着：“三公子，你老人家为了国家为了百姓英勇就义，含冤而死，想必天道有公，现在已是一方神灵了。你老人家精神不朽，英灵不散，请收下晚辈送来的一点心意。你老人家瞑目安息吧，戊戌年的事业总会有人继承的！”

“戊戌年的事业总会有人继承的。”两个书生无意间的这句话，给

站在一旁的杨度以深深的震撼。是的，自己，还有梁启超、蔡锷、范源濂，不都是在继承戊戌年的未竟之业吗？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等人要起义造反推翻满人的朝廷，建立汉人的政权，其目的也是为了国富民强，究其实，他们也是戊戌年事业的继承人。十八省有志之士，留学海外的热血之徒，可以说都是戊戌年事业的继承者。

报国献身的豪情再次在杨度心中奔涌起来。他要给英魂烧三炷香，以表达一个老朋友一个后死者的敬意。但来时匆匆，什么也没带上，他向周围环顾一遭，见附近有一间小茅屋，一个人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香烛。那里一定有祭品卖！杨度赶快来到茅屋边，屋子里有一张旧桌子上果然摆着一些钱纸线香蜡烛，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木然坐在一旁。

“老人家，我买一束线香四支蜡烛。”杨度一边从衣袋里掏钱，一边对老头说。

“少爷，听你口音，不像是浏阳人。”老头眯起眼睛看着杨度。

“我不是浏阳人，我是湘潭人。”

“你是三公子的什么人，这么远来给他祭奠？”老头说话之间拿出一束线香来。

“我是他的好朋友，戊戌年我和他一起在北京共过事。”杨度接过老头递来的线香。

“哦，戊戌年你也在北京？”老头一下子来了精神，将杨度上下重新打量了一番，“少爷贵姓大名？”

“我叫杨度，字哲子。”

“哦，你就是哲子先生！三公子生前常常提起你。”老头十分热情起来，忙站起让座，一边拍打着脑门说，“自三公子就义以来，我脑子全麻木了，杨少爷来过几次浏阳会馆，我都没有认出你来，真正的没用了！”

“老人家，你先前也在北京住过？”杨度坐下来问。

“我就是浏阳会馆的老长班刘凤池呀！”老头干涩的眼睛里有了亮光。

“哦，你就是刘二爹！”杨度双手握住老头的手，情绪颇为激动。

杨度去过几次浏阳会馆，但对守会馆的老长班却从来没有留过神，故对面相见也不认识。然而今天墓地重逢，他对这个木讷呆板的老人肃然起敬起来。

原来，谭嗣同那年被害后，断头的尸体躺在菜市口整整两天没有人过问。谭的父亲身为巡抚，又在北京做过多年京官，亲友故旧多得很，但他们都怕受株连，不敢去。谭的同志又都远走高飞避难去了。可怜一代人杰就这样暴尸刑场。那时正是八月中旬，天气还热，眼看尸体就要腐烂了，一向崇敬谭嗣同为人的刘凤池心中又悲又愤。他挺身而出赶到刑场，拿出几两银子来送给看尸人，说：“我是浏阳会馆的看门人，谭嗣同生前做的事是对是错，我不知道，我也未参与过，但他顶多只有杀头罪，没有烂尸罪。我为他收尸掩埋，朝廷问起，你们就说是我刘凤池干的。杀头坐班房，我刘二爹一身担当！”

看尸人为他的义气所感动，把尸体给了他，也没向上禀报。刘凤池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为谭嗣同买了一具上等棺木，又请人用棉线将谭嗣同的头缝到颈脖子上，然后再雇了一辆骡车，把灵柩运回浏阳，安葬在牛石岭。义仆刘凤池的事迹传遍全国，杨度早已听说，今天邂逅此处，他如何能不激动？

“刘二爹，你老这几天专到这儿来卖祭品？”

“三公子下葬后，我就在这里搭了间茅房子住着。我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哪里都是住，不如在这里陪陪三公子更好，三夫人见我拿定主意了，便一年四季供给我的吃用。这些祭品，也是三夫人自己买了放在这里，有人来祭奠了，就拿出来送，并不卖钱。”

“噢！”杨度轻轻地点点头，问，“来祭三公子的人多吗？”

刘二爹捋了下白胡须，说：“开头两年没有人敢白天来祭，只是夜里来，偷偷对着坟堆哭几句。辛丑年，慈禧回到北京，下令变法后，风向变了，来祭奠的人就渐渐多了。三年里，几乎天天有人来，清明、中元、中秋前后来的人更多。坟堆本来很小，来的人都给它培土，慢慢地越堆越高大。三公子死得值，国人忘不了他！”

老头子眼睛里已充满了泪水，喘了一口气，又说下去：“尤其奇怪的是，每年八月十三下午天空都要变阴。明明上午还是好好的太阳，一到未末申初时候，看着看着阴云就上来了，把整个牛石岭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杨少爷，八月十三日未末申初，正是三公子遇害的时辰。老天有眼，记得忠良，每年这时都在志哀呀！”

刘二爹的脸上已是老泪纵横，杨度的心里也很酸楚。

“刘二爹，三公子的墓应该修缮一下，墓顶要砌上石块，免得受雨水冲刷，不知三夫人有这个安排没有？”

“这两年，有好多前来祭奠的人都这样说过，有的还自愿捐银子，三夫人也动了心，是我劝三夫人暂时莫修。”老头子拿衣袖擦着眼泪。

“为什么现在不修呢？”杨度觉得奇怪。

“杨少爷，你想想，三公子是被谁害的？”刘二爹压低嗓音。“就是慈禧那个老妖婆呀，她今年七十岁了，还能活几年？老妖婆一死，皇上一掌权，六君子就要平反昭雪。到那时，皇上就要下令湖南巡抚亲来牛石岭祭奠，我们就可以奉御旨隆重为三公子修造陵墓，不但顶上要砌石头，还要建庙起享堂，还要为三公子立石人石马。所以我劝三夫人暂且不动，这一天要不了多久就会到了！”

“老人家说的是！”杨度很佩服这个老长班的远见。

“到那时，还要把各地名人的挽诗挽联都裱糊起来，挂在庙堂里，让后人凭吊观摩。”

到底是住过京师的人，眼界就是比山沟里的人要宽阔些。杨度在心里称赞。

“杨少爷，我这里还保存着一副难得的挽联。”老头子说着站起，从一个黑旧的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用油纸包着的纸来，打开说，“这是己亥年唐才常先生来祭奠时留下的。”

杨度看时，唐才常的挽联写道：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得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取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好，写得好！”杨度念了一遍后，赞道，“佛尘先生亦已作古，你老人家好好保存这件遗墨，今后功劳当不小。”

刘二爹叹道：“这位唐才常先生也是一个好男儿，只可惜冤枉死掉了！”

听了刚才重建陵墓那番话后，杨度对先前呆板木讷的浏阳会馆老长班改变了看法。他恭敬地问这位并不寻常的老人：“老人家，你为何说他冤枉死了呢？”

“杨少爷，唐才常先生的自立军，你知道是为何失败的吗？”

“不知道。”杨度摇摇头。

“是他们自己蹬被窝蹬出来的。”刘二爹气呼呼地说，“自立军的主要人物都是会党中的人，事情还没做成，他们内部就争权夺利，吃亏的那方就去报官。就这样，全部计划都暴露了。”

“哦！”杨度颇感意外。

“会党中的人都是些土匪，如何成得了大事，唐才常先生却相信他们，不是死得冤枉吗？”

杨度沉默着。正午夏氏祠堂里授衔的情景又浮上心头，他不由得倒抽一口气，黄兴、刘揆一会不会重蹈唐才常的覆辙？

“杨公子！”杨度正乱想着，只见大空猛地闯了进来，神色有点慌张。

“出事了吗？”杨度赶紧站起。

“快走吧，黄先生、马大龙头都离开普迹市了。”

“为什么？”杨度甚是惊讶。

“走吧，今夜里我慢慢对你说。”

杨度托刘二爹代他给谭嗣同烧三炷香，点四支蜡烛，然后告别出了茅屋。大空也骑了一匹马来了，于是二人翻身上马，离开了牛石岭。

一路上，大空告诉杨度，中午正在吃饭时，巡逻的小头目来报，附近出现了十来个化装成便衣的浏阳县衙门的捕快，看来官府已对今日的聚会留意了。黄兴和马福益一商量，当即作出决定，除留下十个封为佐级衔的龙头总堂外，其他人一律离开普迹市回去。留下的人由马福益带领转到另一个秘密地方，继续商量行动计划，黄兴、刘揆一也随他们一起去了，特为委托大空去牛石岭通知杨度。杨度又记起刘二爹刚才说的话，授衔会开了一半便转移，也不是好兆头，他决定明天不跟大空去找黄兴等人。

天黑时，他们借了一户农家住下。这一夜，大空、杨度二人说了大半夜的话。大空说江湖上的事，杨度说日本的事，都说得很尽兴。第二天，杨度乘船经长沙回湘潭，大空则去寻找黄兴、马福益，二人在浏阳河边互道珍重后分了手。

三 在圣公会牧师的帮助下，黄兴机智地逃出险境

秋风一阵比一阵凉爽，起义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临近了，黄兴和

华兴会的同志们在四面八方紧张地联络筹备，又严密地监视着长沙各界的动向，疏通各方关节。他们的心在激荡着，血在奔涌着，一切都为了那个伟大时刻的到来。谁知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平地出了大娄子。

已被封为同仇会少佐的马树德，这天因比枪法赢了同伴的十块银元，心里一高兴，夜里来到了醴陵县城一个相好已几年的婊子艳娥家。

“哎哟，马老板，这些日子到哪里发财去了，一向不见。”艳娥见马树德临门，心里很高兴，因为马树德大方。他在她的床上睡一夜，出的钱比别人多一倍还不止，有时高兴，除给钱外，还送艳娥一些她轻易见不到的小洋货，如玻璃把洋伞啦、洋袜子、洋口红啦，艳娥喜欢得不得了。

“出外混了几个月，好久不见，心里想你想得发痒。”马树德是条汉子，仗义轻财，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含糊，但他有个缺点：贪女色。看见漂亮的女子，他两腿就软了。家里虽有老婆，他仍常年在外出寻花问柳。艳娥是醴陵县城里最好看的婊子，马树德衣袋里有几块银元，就心里痒痒地要送给她。这一向为了起义，他四处奔波，的确有好久不找她了。“艳娥，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马老板？”

“有哇，老白酒，牛肉干，猪血丸子，花生米，马老板你爱吃的一样都不少。”艳娥的水蛇腰一扭一扭地，从碗柜里端出几个碟子来，摆在桌子上。

“我说我为何走到哪里都念着你啰，原来你是这样逗我喜欢。”马树德重重地捏了一下艳娥那张白嫩的脸。

“痛死我啦，马老板！”艳娥撒娇似的喊叫，马树德就势把她搂到怀里。“莫喊痛，马老板今天送你一样好东西。”

马树德从口袋里掏出两只玻璃手镯来。这是他前些天用一块银元在九江买来的。那两个玻璃手镯，一个里面有一朵红芍药，一个里面

有一朵黄菊花，都鲜艳娇美，比真的还好看。醴陵县城里还没人戴过这样漂亮的手镯。艳娥接过来忙戴起，又自我欣赏了一番，越看越喜欢。

“马老板，你待我这样好，今夜我要好好招待你。”

艳娥给马树德斟上酒，递了过来，马树德一口喝尽。艳娥又夹起一块牛肉干，亲自送到马树德的嘴里。马树德嚼牛肉干的时候，她又忙着给他斟满酒。就这样，艳娥一连斟了五杯，马树德一连喝了五杯，喝得头晕血沸沸的，嘴巴已没有遮拦了：“艳娥，你今后不要再接别的客了，就嫁给我做姨太太吧，我就要做官了！”

“真的吗，马老板，你要做什么子大官？”艳娥知他醉了说酒话，有意逗他。

“我今后要做副将提督。”马树德说着，又摇摇头，“不，武官低，文官高，我要做臬台，做藩台，说不定也可以做抚台大人。”

“你别做梦了，你凭什么子做抚台大人！”艳娥笑了起来。她觉得这个管石灰窑的工头真是异想天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不信吗？”艳娥的轻视大大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气得从内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用力甩在桌子上。“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正是马福益给马树德的委任状！艳娥认得几个字，见那上面写着：兹任命马树德为同仇会少佐。艳娥笑着说：“这少佐是个么子官，这张纸比得了皇上的圣旨吗？”

说话之间，马树德又喝了两杯酒，头晕得更厉害了，一句赌气的话将天机全部泄露出来：“你不信？起义成功了，马大龙头就是皇帝。他亲口对我说，凭少佐的委任状就可以换一个副将的官。”

“起义”、“皇帝”，这几个字把艳娥吓了一跳，原来马老板就是造反的乱党！艳娥是个卖身的女子，本不管什么国家大事，只是县衙门的莫班头要她注意嫖客中有没有乱党。

莫班头是醴陵县衙门捕快的头子，也是艳娥的一个老主顾。上个月莫班头对她说，有一批乱党要在老佛爷七十万寿的时候造反作乱，中秋节浏阳普迹市有歹徒聚会，县里去抓时都跑了，要她留心，发现嫖客中有可疑人马上报告。若抓到乱党头子，可赏银元一千块。眼下马老板不就是乱党头子吗？抓到他就可以得一千块银元。有了这笔钱，艳娥就不必再做皮肉生意了，她将到另外一个地方自己去开一片店子，招一个能干的后生子进门入赘，快快活活舒舒服服地过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尽管马树德平素待她也还不错，是条好汉，但有一千块银元的诱惑，艳娥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当马树德和她鬼混一阵呼呼入睡后，艳娥从他身上搜出那张委任状，急匆匆地敲开了莫班头的门。莫班头大喜过望，立即拿出一百块银元先赏她，马上就要带人去抓。艳娥怕马树德的同党报复，请求第二天早上让马树德出门后再抓。莫班头同意了。艳娥带着那张委任状又回到家，马树德还未醒。她把它仍旧放到马的口袋里。

第二天，当马树德离开艳娥的家门不到二里路，就被预先埋伏着的莫班头等人抓住，当场从他身上搜出委任状。马树德还不知是婊子告的密，只得自认晦气。

莫班头将马树德带到醴陵县衙门大堂，县令当即审问。马树德熬不过酷刑拷打，只得招了。这醴陵县令无意之中破获了这样一起大案，真是又惊又喜，忙火速密报省城抚台衙门，邀功请赏。

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接到醴陵县的急报后，立即命令巡防营统领赵春廷派人逮捕黄兴、刘揆一等人。午后，当公文送到赵家时，赵春廷正与友人龙璋在闲谈。

龙璋字砚仙，是长沙城里的著名绅士。他二十三岁中举，历任江苏沐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县知县，积下了殷实的家业。致仕回湖南后，在长沙办实业和教育，与人一起创办了明德学堂、轮船公司。龙璋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党。赵春廷并不知道龙璋的政治倾向，公文来的时候，随手递给了他。龙璋一看，心里暗暗吃惊。他悄悄地叫仆人持他的名刺去六堆子黄兴家，叫黄兴赴西园龙宅，有要事

相商。龙璋打发仆人走后，又有意和赵春廷东拉西扯，拖延时间。

巡防营统领很着急，碍不过名绅士的面子，只好勉强奉陪。闲扯了半个小时后，赵春廷起身说：“砚老，在下公务在身，不能陪了，改日再到府上致歉。”

龙璋想想这么久了，黄兴应该离家了，便笑着告辞，打轿回西园。

这一天恰好是黄兴三十周岁的生日，上午亲戚朋友前来贺喜，家里摆了五桌酒。吃过午饭后，当大家都各自回家去了时，住在乡下的三个姐姐结伴进了城，专来给黄兴贺生。黄兴在家里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从小就受到姐姐们的疼爱，黄兴对姐姐们也很尊敬。好久没有见到她们了，现在三个姐姐同来贺生，黄兴又感激又欢喜，兴致勃勃地聊着家常。正在这时，龙家的仆人持着主人的名刺进来了。

“黄先生，我家老爷请你马上去西园，有要事相商。”

“好，你先回去，我过会儿就来。”黄兴边说边站起对姐姐们说，“我要给你们下寒菌面吃。”

大姐说：“你有事你去吧，面我们自己下。”

“不忙，你们难得进城一次，理应我亲自下。”

黄兴说着进了厨房，烧起水来，又忙着洗菌子，切葱花。

龙璋刚进家门，就问仆人：“黄先生来了吗？”

“没有，他说过一会就来。”仆人答。

龙璋急道：“什么时候了，还等一会，你快去催他，不管什么事都要放下，赶快到我家来。”

仆人刚转身出门，龙璋又说：“抬我的轿子去接。”

龙家的仆人再次来到黄兴家时，黄兴正端着热气腾腾的面条出了厨房。他对来说：“好，我吃了面就去。”

黄兴的继母易氏做过长沙女子学校的学监，为人机警有见识，见此情景，对黄兴说：“龙家两次来人，一定有要事，你先去，面回来吃。”

黄兴觉得继母的话有道理，便放下碗出了门。刚迈出门槛，就遇见四个持枪的巡防营士兵，其中一个问：“你就是黄兴吗？”

黄兴见这阵势，知道是来抓他的，且士兵显然不认识他，便说：“我不是黄兴，我也是来找他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上课去了，我正要去明德找他。”

边说边从从容容地钻进轿子。四个营兵跟在轿子后面，保镖似的一齐向明德学堂走去。到了明德学堂门口，黄兴从轿子里走出来，对士兵说：“你们在这里稍等下，我进去叫黄兴出来。”又转脸对龙家的仆人说：“你们先回去。”

黄兴不慌不忙地走进明德学堂，然后从学堂的后门悄悄地出去，急急穿过巷子，进了龙璋的家——西园大门。

四个营兵在明德门外等了一两个小时，仍不见黄兴出来，便去问门房。门房告诉他们，先前从轿子里出来的正是黄先生。营兵们这才知道上了当，大为懊恼。明德的校董们都是有头脸的绅士，营兵没有命令不敢进去搜查，只得快快回去复命。

黄兴一进龙宅，便对龙璋的大公子说：“我因为反对朝廷而遭官府抓捕，现我虽安全住在你家，但我的同志们仍在危险中。我想求你帮我办两件事，你肯帮忙吗？”

龙家的大公子也是个不满现实的热血青年，一向对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有好感。他说：“黄先生，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

黄兴说：“第一件事，请你马上去南门口华兴公司，告诉一个叫

张继字溥泉的人，说事情危急了，赶快通知华兴会同志都要离城，公司的招牌取下来。张继在长沙无亲戚，叫他办完事后到我这里来。第二件事，你去西长街长沙中学去一次，我有一个木箱在郑先生家，麻烦你替我提回来。拜托你了。”

第二天一早，龙大公子穿戴整齐，坐着轿子出门，在外面整整待了一天，断黑时才回来。他告诉黄兴，现在东起营盘街，西至河街，南从贡院街，北到湘春街，这个范围内，全部由巡防营士兵设卡把守，来往行人严加盘查，遇到有矮个子、大头、留八字胡须的三十岁左右的人都要带到巡防营。又说一切都按吩咐办好了，并将木箱交给黄兴。

待龙大公子出门后，黄兴将门栓拴紧，打开木箱，将里面放着的几个簿子拿出来。原来这是华兴会的花名册及华兴会在省内外的联络人员名单，倘若它落入官府之手，华兴会则会被一网打尽。一直看到这几个簿子化成黑灰时，黄兴两天来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白天，黄兴表面上如同无事一般，与龙璋品茶下棋，谈诗论文，心里却火燎水烫一样地难受。夜里，他那只英国烟斗整整地烧了大半夜。住在西园不是长久之计，官府盘查这样严密，又如何逃出去呢？他苦苦地思索着，终于想起一个人来。

凌晨，张继怀揣着一支德国手枪来到西园与黄兴相会，告诉他所有华兴会骨干都已通知到了，唯独不见的就是刘揆一，四处都找不到。黄兴的心又紧缩起来，他担心刘揆一被抓。然则事已至此，又无可奈何。他对张继说：“你赶快去吉祥巷圣公会去见黄吉亭牧师，请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要和他商议大事。”

中午时分，黄吉亭牧师乘坐轿帘上写有“圣公会”三字、画着一个白色十字架的轿子来到西园巷口。黄牧师虽是中国人，却长得高大壮实，又留着满口络腮胡子，剪去了辫子，戴着金丝边玳瑁眼镜，穿着黑色长袍，脖子上悬挂着一个银质十字架，时不时操几句英语，许多人都弄不清楚他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洋人。

“停下，停下！”刚进巷口，一个营兵便高声喊起来。

轿子停下，黄牧师掀开轿帘，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营兵们一个字也没听懂。其中一个略有点见识：“这是个洋人，不要得罪了他，让他进去吧！”

黄牧师顺利地通过哨卡，进了龙宅。当黄牧师把过哨卡的情形说给黄兴听时，黄兴突然有了主意。他笑着说：“请牧师来，就是为了商议一个出宅之计，现在看来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只要来个李代桃僵就够了。”

黄牧师一听就明白了，也笑道：“这是个好主意。”

吃过晚饭后，黄兴化起装来。他先把八字胡剃掉，再把临时做好的假络腮胡贴到脸上。又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换上牧师服，戴起眼镜，挂上十字架。如此打扮后，除开身高不及外，其他各处与黄牧师没有多大区别。

黄吉亭打趣道：“又一个黄牧师，连姓都不用改！”

天黑下来了，黄兴钻进圣公会的轿子出了门。张继则装扮成龙家的仆人，打着一个纸灯笼在前面引路，另一只手紧紧压着腰间的德国造。他作好了准备，万一被发觉，就毙了那几个营兵再和黄兴强行冲出去。

轿子来到西园巷口。守卫的营兵见是中午过去的那辆轿子，知是教堂里的洋人，便不再盘问。张继暗中庆幸，吩咐轿夫加快脚步。一个疑心重的营兵嘀咕：“为何走得这样快，莫不是黄兴坐在里面？”

另一个说：“对，叫他停下来查查。”

“停下，停下！”轿后传来喊声，黄兴一惊，不知露出了什么破绽。轿夫听见后面喊，只得停下。张继趁黑将手枪从腰间取下，握在手里。

三个营兵一齐走上前来，两个打灯笼，一人掀开轿帘。只见一个满脸大胡须、戴眼镜、穿黑长袍的牧师怡然自得地坐在那里，略带微笑地操着一口洋话。三个营兵都呆了。

提灯笼的对掀帘的说：“不错，正是白天过去的那个洋人。”

掀帘的也觉得像，忙不迭地点头哈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继圆睁双眼训道：“你们瞎了眼，这是圣公会的黄牧师。他是英国来的传教士，抚台都要对他礼让三分！”

营兵陪着笑脸说：“是，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请牧师爷宽恕。”

黄兴手一挥，两个轿夫抬着轿飞快地出了湘春街，直向吉祥巷奔去。

第二天上午，黄吉亭牧师大摇大摆地进了圣公会大门。黄兴又托他立即密电武昌胡瑛，将西厂口科学补习所机关取消，又同时通知安庆、九江、南京、上海、杭州各处机关立刻停止办事，又让张继告诉长沙省邮电总局中两位同情革命的机要职员，凡寄明德学堂转黄兴的邮件一律扣住不发。在黄兴的周密布置下，长沙华兴会没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受到损失，大家惦记的只是刘揆一。

三天后的清晨，黄吉亭买通了长沙海关，在他的亲自陪送下，黄兴、张继踏上了去汉口的轮船，终于逃离了虎口。按照预先的约定，黄兴、张继顺利地在武昌阅马厂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的旧阁楼上找到了胡瑛。他们万没料到，刘揆一早已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等候整整三天了。

原来，龙大公子通知张继的那天，刘揆一恰好到一个朋友家做客。下午从朋友家出来，刚走到小吴门正街，见巡防营几个营兵正五花大绑押着一个汉子向又一村走去。街两旁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刘揆一挤进去一看，五花大绑押的不是别人，正是已受封为少佐的马树

德。就在这个时候，马树德也看见了刘揆一。马死死地盯着刘，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几转。刘揆一知道出事了，忙赶紧去六堆子黄兴家。黄兴的继母告诉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估计黄兴可能无事，催他赶快逃命。刘揆一又跑到南门口，见华兴公司的招牌已摘下，大门上落了锁，一个人也见不到。他猜想这一定是黄兴通知了华兴公司，于是连夜坐船到了靖港一个朋友家，然后再由靖港转到武昌，找到了胡瑛。这时胡瑛已接到密电，知黄兴要来，遂一起在这里等。

从险境中逃出来的战友安全重逢，真是天大的喜事。他们都是虎胆英雄，根本不把这次惊险放在心上，谈起各自的经历来，津津有味，觉得真是有趣得很，张继甚至希望再来一次。四人一起商量，决定胡瑛仍留在武昌，黄兴、刘揆一、张继东下上海，以章士钊在上海建立的爱国协会作为基地，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四 王闿运为初出茅庐的弟子出谋划策

几乎就在黄兴、马福益武装起义泄密流产的同时，杨度为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一事的活动也在密锣紧鼓地进行。

离开普迹市的第二天，杨度就回到了阔别一年之久的家乡。母亲李氏喜迎儿子遇赦归来，新婚久别的妻子略带三分羞涩地盼回了日夜思念的丈夫，心里都快慰无比。杨度见母亲身体健朗，妻子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心中也欢喜。尤令杨度欣慰的是，黄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已经三个多月了，长得白白胖胖的，人见人爱。杨度给儿子取个名字叫公庶，寓意国家早日富庶。

杨度告诉母亲，弟弟妹妹夫及小外甥在日本都很好，不要挂念。

与去年相比，出洋留学的风气又开放了一大步，这主要应归功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奖励。同时，朝廷倡导变法，各种新式学堂，如师范、法律、财经、医科、矿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各种实业公司也纷纷建立，这些学堂、公司大量需要新式人才。各级衙门也广为搜

罗留学生充当幕僚。至于各省仿效袁世凯的北洋陆军所建立起来的新军和武备学校，则更是大批罗致学军事的留学生。所有回国的留学生都可以很快得到功名和一份俸禄优厚的待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朝廷已经明谕宣布，今年甲辰恩科是特为老佛爷七十大寿而设，从此之后永远废除科举考试。这一道谕旨将实行一千多年之久的读书人的仕进之途堵死了。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试帖诗，再也不能有黄金屋千钟粟了。读书人要想有出息，只有读有实用的书，要想得功名，只有出国留洋。

于是，不仅城市里的士绅，甚至连乡间的农夫，都知道留洋的人最为金贵。李氏二子一女连小外孙都在东洋留学，她因此成了乡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老太太。大家恭维她好福气好八字，今后会得到一品诰封的。李氏二十九岁守寡，看到自己千辛万苦拉扯大的三个儿女能有今天的境遇，心里很是欣慰。她笑吟吟地对儿子说：“娘都放心，你们兄弟姐妹在一起，互相照应，娘还有不放心的？”又问，“叔姬身体向来弱，她在东洋吃得惯吗？”

杨度答：“东洋的饭菜，叔姬也还吃得惯。即使吃不惯，也可以自己煮。反正米呀菜呀油盐酱醋呀都是一样的，只是做的口味不同罢了。”

李氏说：“娘是老了，不然也去东洋，专给你们做湘潭饭菜吃！”

杨度笑着说：“那就更好了。”又说，“娘，澍儿只去了两个月，就会讲好多日本话了。”

“真的吗？”李氏听说外孙如此聪明更是欢喜。“小孩子学话容易，过不了多久就是一口东洋话了。不过，你们还是要教他讲湘潭话哟，不然过几年回国，我们祖孙俩都不能打讲了。”

说得一家人笑起来。

黄氏对丈夫说：“前几天湘绮师还打发人来，问你从长沙回来没有。”

杨度说：“过几天我就去看他老人家。”

杨度在家里享受了几天温馨的天伦之乐，心情十分舒适。他是个不安于小家小室，时刻盼望做大事业的人，心里总是想着粤汉铁路一事，要把此事办成。他认为办此事，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关系到国家尊严的一场外交，从小的方面来说，是自己投身政治所办的第一件实事，成与败，事关自己的信誉，同时也是自己是否真正具备从政才能的一块试金石。一想到这里，他心里焦急起来，在家里呆不住了，他要去拜见湘绮师，一来叙叙师生别情，二来他要向这位饱经世间沧桑怀抱治国奇才的一代宗师讨教。

时届金秋季节，云湖桥的湘绮楼充满着浓郁的秋之诗意。

六年前建楼时齐白石为先生栽下的十株丹桂，株株长得茁壮，有的树枝已超过了二楼的栏杆。这几天里桂花迎着秋风相继绽开，一朵朵嫩黄的小花夹在深绿色的叶片丛中，使得全树都亮堂起来，尤其是那清新芬芳的香味直沁人心脾，让人精神振奋，心情愉悦。

环绕着鱼池边摆着五十盆菊花，是前年去浙江天童寺任住持的八指头陀，托徒弟带来花种培育的。天童寺的菊花闻名佛门，尤其是它的墨菊更负盛名。王闾运请了一个花匠精心培育出二百多盆菊花，他自己留下五十盆，其他的便分送给前来拜访的客人们。

这五十盆菊花，今年已是第二年开花了，花开得比上年更多。花色有金黄、嫩紫、粉白、浅红，各种各样。特别是那八盆墨菊，深绿色的花瓣，真像是从浓墨里浸出来的一样，的确不是凡品。这五十盆菊花的花形也多姿多彩。有大朵重瓣的像洛阳牡丹，有长瓣下垂的如流泉瀑布，有金光灿灿的若泰山日出，有雪白浑圆的似中秋明月。真是个花团锦簇，给湘绮楼带来了无限的生气。

楼前楼后的那几株枫树，这几天叶子也渐渐转红了，红得令人垂涎，真想摘下一片来珍藏在书册中，一年四季唤起读书郎对秋天的美好回忆。

近来，湘绮楼主常常凭栏望着这满目绚烂的秋景，心中荡漾着一股陶然自得的情趣。他觉得这醉人的金秋，正是自己此时的写照。他今年七十二岁了，依然身板硬实，耳聪目明，脑后的辫子黑白相间，拖得长长的。过了七十以后，他喜欢穿枣红色面料做成的袍子和鞋子。他认为这样精神。就连系辫子的带子，周妈也讨他的好选枣红色的。他一天也离不开周妈，就连偶尔上趟城住两天，也非带上周妈不可。无论是晚辈背地里骂他“老色鬼”“老风流”，还是同辈当面取笑他“老来俏”“老当益壮”，他都不在乎。他崇仰魏晋时期那些放浪形骸的名士，觉得他们真正是有胆有识的英雄。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人生几多忧患苦恼，已经够使人难受了，何苦还要自己约束自己，自己压制自己，为什么不舒心适意地自我选择，为什么不潇潇洒洒地在世上走一回？更何况魏晋人身处乱世，崇高的抱负、清白的节操皆一文不值，如果还固守礼义，岂不活活受罪！王闾运认为自己一生也处于乱世末世，早年那一番经世济民的志向和才能，总没有人赏识，岁月蹉跎，而今老矣，只剩下冯唐之叹，由自己亲手去补天显然是不行了。虽说姜太公下昆仑山时也是七十二岁，最后还是做出了一番灭殷兴周的大业，但那毕竟是传说，头脑清醒的湘绮楼主十分清楚，他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做第二个姜太公了，既然如此，也便干脆不去想了，且珍惜上苍所赐的天年，按自己的意愿做一个逍遥游中的快活旅人。

尽管王闾运崇尚魏晋名士通脱旷达的风度，服膺老庄清静无为的学说，想以逍遥处世；尽管他外表上也学得很像：如傲视权贵，在官场人物面前倚老卖老，与周妈和其他女仆的相处不检点，穿着打扮年轻化，说话戏谑随便，但王闾运毕竟不是魏晋时人，也不是庚桑楚、接舆那一类人，从年轻时所立定的经营天下的志向一直在他心里牢牢扎下了根子，直到老年，他仍忘不了对国事的热切关注和对学问的执著追求。他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为己任，以著书立说、弘扬学术为乐趣。而今桃李满天下，著作与身齐，文章泰斗、一代宗师的美誉，他受之无愧。加之身体劲健如昔，一般人到了他这个年纪，差不多都认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到了残冬季节，但王闾运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此刻自己好比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的金秋，还可以惬意地过它十年二十年。

齐白石栽下丹桂时对先生说，取十棵之数，寓期颐之寿，到了先生在湘绮楼过百岁大寿时，我齐璜要带着孙儿孙女向恩师讨寿桃吃。王闾运喜欢齐白石这句话，他相信自己能活到一百岁。

他有许多得意的弟子，齐白石是其中之一，还有诸如八指头陀、张铁匠、曾铜匠等人，都是有极高天赋而屏于士人之外的人，经他赏识点拨，都已成为了诗文成就很高的名家。眼下这已经传为文坛佳话。他相信，在他百年之后，这些佳话还会传下去的。

众多弟子中，目前给他大增脸面的是在京师翰林院供职的戊戌科榜眼夏寿田，他常引以自豪。然而他知道，夏寿田只是个聪颖勤勉的读书人，还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真正能传他的帝王之学，有可能将他青年时代的抱负付诸现实的弟子只有一个，那就是杨哲子。这种前景，从杨度第二次留学日本一年来的成就中，他看得更清楚了。

这一年，王闾运接到杨度寄来的十余份《新民丛报》。他从《新民丛报》上看到了弟子所发表的《湖南少年歌》、《金铁主义》，他读后激赏不已。

最令他高兴的是杨度不再提骚动的进步主义了，而是大谈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与王闾运早年心目中的帝王之学虽有区别，但时至今日，在汹涌澎湃的变法思潮的影响下，他的帝王之学也有所修正，修正之后的帝王之学与君主立宪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认为杨度还是忠于师教的。若这次从骚动的进步主义转为倡导民主共和的革命党，那就彻底背叛师门，他就要效法孔老夫子，号召门徒们群起而攻之了。

最近寄来的《粤汉铁路议》尤使他欣喜。杨度能运用所学的西方法律知识，将一件最为棘手的外交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假若这件事让他自己来处理，他是绝对不能有弟子这个能力的。代懿也来信告诉父亲，内兄是日本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在留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哲子是大大长进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这些日子里，他常常这样感叹着，也常常这样在来访的人们面前毫不掩饰地夸耀自己的高足。到长沙后，杨度托人给老师带去了一封信，报告回湘潭的大致日期。王闾运接到信后就天天盼着。

这几天心情特别好，王闳运重新将汉魏古诗温习了一遍。愈读愈觉得诗还是汉魏时期的好，唐代的近体诗虽号称高峰，到底不如汉魏诗的古朴深沉。尤其是《古诗十九首》，后人评论它是开一代先声，又说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钧，真正是的评。可惜后来许多的模拟之作，都是东施效颦。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才气学问都不足以为之。若论二者兼备，千年诗坛，舍我其谁！

王闳运决心给《古诗十九首》的每首都拟作一首，不仅要压倒前代，而且要杜绝后人的痴想，为当今诗界再添一段美谈。他已经写好了十首拟诗，昨夜又作了两首。此刻，他坐在二楼的栏杆边，秋阳将庭院里的花草树木照得一片辉煌。他轻轻地哼着昨夜的新作：

渺渺洞庭波，袅袅湘山树。泠泠帝子瑟，杳杳潇湘路。沉吟常独弹，千岁谁能和。清秋时一闻，哀慕不能诉。寂寂天汉横，暗暗还自去。

这首《拟迢迢牵牛星》，他十分满意，甚至认为诗中那种潇湘深秋的冷寂意境，跟原诗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字都用不着动了。他又哼起另一首：

明月澄清秋，玉衡正三阶。众星垂光景，躔度亦昭回。晨曜故有时，达士旷其怀。飞鹊夜多惊，草虫共啾啾。愁人苦不宁，出户望徘徊。褰裳薤露中，告我以悲哀。野鹤不司晨，侏儒困长材。徒怀区区志，此念何由开。

这首也不错，不过个别字句还可再斟酌。王闳运起身，在走廊上徘徊苦吟。

“老头子，哲子看你来了！”周妈喜滋滋地在花坪里高声大气地叫着。

“先生，您老人家好哇！”周妈的话音刚落，杨度就跨进了大门。

“哟，哲子，是你来了！什么时候回湘潭的，我早几天还打发人去问过你娘哩！”王闳运一眼望见杨度，心里高兴得不得了，边说边下楼来。

杨度快步向前扶着走下楼梯的先生，笑着说：“一年不见，您老

比去年还健旺些了！”

“这是托她的福呀！”王闾运指着站在一旁的周妈，一点顾忌也没有地说道。说得周妈倒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去张罗茶水去了。

王闾运将弟子领进一楼的客厅，坐下后，随来的黄氏娘家侄子把礼物送了进来。

杨度对先生说：“漂洋过海的，不能多带，一点意思。这瓶酒是代懿和叔姬孝敬您老的。这包樱花茶是我和老三送的。这双东洋袜子和头巾送给周妈。”

对于酒和茶叶，王闾运并未表示格外的兴趣，倒是送给周妈的袜子和头巾，他特别来神。

“周妈，你快进来，哲子又送东西给你了！”他还记得上次杨度送呢料给周妈，所以喊周妈的话中特地突出个“又”字。

周妈颠着两只小脚急忙赶进来，王闾运拿起袜子和头巾递给她，说：“这都是哲子他们送给你的。”

当着周妈的面，他又在“哲子”后面有意加了“他们”两个字，意思是这里面也包含着代懿和叔姬的心意。周妈搓搓手后双手接过。袜子是用雪白的细线织成的，还夹着几条金丝花边，显得贵重。头巾是黑色的，中间是一幅镂空图案，一个艺伎一手撑着伞一手摇扇，作歌舞状。周妈欢喜无尽，满脸堆笑说：“这东洋货就是好，劳你费心了。”又说，“大少爷，恭喜你生了个好崽，像你像极了，好逗人喜欢。我给你泡茶去！”

一会儿，周妈端来了两杯擂茶，笑眯眯地说：“大少爷，喝茶吧！”

擂茶名曰茶，却没有茶叶。将芝麻、熟黄豆、生姜合在一起捣碎放在杯子里，用滚开水一冲，再加上一匙红砂糖，喝起来又香又甜又通气散寒，是湘中湘北一带招待贵客稀客的一种礼数。“捣碎”一词的

当地方言为“擂”，所以这种茶叫擂茶。

杨度喝了一口，很可口，笑着说：“好久没有喝到擂茶了，还是这茶好喝。”

周妈又端来几盘瓜子糕点，说：“大少爷，你多喝几杯，我去为你们准备饭菜。”

“偏劳你了。”杨度起身说。那样子，就像对师母似的。

周妈对杨度的成见，早在去年就消除了多半。这一年来，他常听老头子夸奖杨度有出息。又听人说，留学回来的都会做大官，她心里对杨度增加了几分敬畏。现在杨度这样懂礼节，更使她感动，忙说：“大少爷，你这样客气，我担当不起！”

王闾运最乐意看到别人对周妈客气，他认为这是给他脸面。他乐呵呵地说：“哲子，坐下坐下，自家人，哪有这多礼数！”

“见到张香涛和陆元鼎了吗？”扯了几句闲话后，师生的谈话转入了正题。

“张制台到武当山养病去了，要九月中旬才回武昌。陆抚台见到了，说了半天话，也没听他拿出一个主见来。”

“陆元鼎是个没用的人。”王闾运带着鄙夷的神气说，“今年春天他来湘潭，为讨得个礼贤下士的名声，特地坐了轿子到云湖桥看我。我先想一个做巡抚的，总有几分才情，聊了几句话，才发现这个伙计原来是个草包。”

杨度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伙计的确是命好，也不知哪代祖宗葬了块好地，出了他这个宝贝。巡抚署理几个月了，屁大的事都没办一件，一天到晚就知道迎来送往，打点礼物进贡。京师来个芝麻小官说句话，他都当圣旨捧着。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这样的大事，做得来做不来，他心里全然没

数，找他是白找，拿得定主意的只有张香涛。”

正说着，周妈递来铜烟壶。王闾运接过，抽起水烟来。

“是的，陆抚台这个人，正是先生所说的，我先前不知道，下次不去找他了，直接去找张制台。这事只要张制台同意就行了。”

“哲子，我看了你的《粤汉铁路议》，你现在长进多了。”王闾运吐出几口白烟来，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十分舒服。“你搬出国际公约私法，又援引了外国的许多成例，把个废约的事说得那样理由充足，我看了自愧不如。哲子，你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王闾运将纸捻子夹在左手指上，腾出右手来梳理了几下疏疏朗朗的长胡须，满眼赞许地望着学生微笑。

“先生夸奖了。学生这点东西，在先生面前算什么，还要请先生多多指教。”听了先生出自内心的赞扬，杨度很高兴。

“你的这些西学新学，我不能指教。”王闾运坦诚地承认。他又将纸捻子吹燃，把烟点着，嘴巴含着烟袋，斜着眼睛说，“不过，我要向你指出一点，办事与作文章是两回事。你的文章尽管写得花团锦簇，道理说得滴水不漏，但究竟是纸上的东西。他张香涛身为总督，要做的是实事。你要说服他，使他同意出面废约自办，必须要有实实在在可行的措施。”

“先生指教的是。”杨度口头上谦虚地接受，心里并不以为然。“我会对张制台说明收回自办的种种可行措施。”

“你挑重要的说几种。”王闾运停止了抽烟，会神地听。

“首先，废约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杨度侃侃高谈，“第二，上自朝廷下至全国舆论，都认为收回自办是应该的。第三，我们自办的条件是具备的。这条件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三是管理……”

“好了，你先谈谈资金。”王闾运挥挥纸捻，打断学生的高论。

“资金分股本和借本两种。”杨度俨然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口吻答道，“世界各国凡集大资金办大事业的，莫不采取集股和借贷相结合的方式筹措资金，而其中股本为少数，借本为多数，有十分之二三的股本便可以发债券，集十分之七八的借本，粤汉铁路拟集三百万两银子的股本，其余部分以借本方式获得。”

“三百万两银子从何而来？”王闿运一步不舍地追问。

“学生想，以湘、粤、鄂三省之大，集三百万两银子不成问题。”杨度大大咧咧地回答。

“不成问题？”王闿运反问，“从何处出？官出，绅出还是民出？”

“至于从何处出，那就要由张制台去作决定了。”

“哈哈！”王闿运大笑起来。“你这个书痴，还没有脱掉书痴的本色。你以为湘、鄂、粤三省集三百万两股本不成问题，你以为张香涛会接受你的游说，再由他决定如何出银子？”

杨度面对着先生的反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哲子呀，你晓得当年曾文正办湘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闿运并不需要学生的回答，他自己继续说下去，“一不是缺勇，二不是缺将，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银子。朝廷没有饷拨，完全靠自己去筹措，他为此常常弄得焦头烂额，自己嘲笑自己，说是个四方乞讨的叫花子。湖南自来商业不发达，全省收入不敌苏淞地区一个大县，逼得没法，他只得设卡抽厘，硬着头皮受万千人唾骂。你想想，假若银子好筹，他曾文正那样一个死爱面子的人会这样做吗？当年我修《湘军志》，专列筹饷篇，并将咸丰六年至八年这三年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作了统计，共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这都是亏了左文襄的大才运筹，才能有这些银子。所以我在《湘军志》里说了，曾文正在江西打了三年仗，无功可言，左文襄坐镇长沙筹措军饷，功劳超过他。《湘军志》后来遭九帅的诟病，这也是其中的一条。”

与湘军纠葛的这些往事是王闿运引以自豪的历史，一谈起它便格

外起劲，滔滔不绝。

“三百万两三省摊，湖南也得出一百万。当年是打仗，火烧眉毛，要保命，从上到下凡能拿得出的银子都得拿出来，还加上五里一卡、十里一哨地抽厘金，又有左文襄那样赤心任事的雄才，三年二百九十万，一年还不到一百万。现在就凭一句话，湖南能拿得出一百万吗？”

王闿运所撰《湘军志》遭毁版处置，是晚清文化史上的一桩大案子。曾国藩晚年曾说过王闿运是为湘军修志的最好人选，于是，曾纪泽便将此事委托给王闿运。从光绪三年到光绪七年，王闿运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写了一部十余万字的大著作《湘军志》。王对自己的这部史书甚为满意，将它比之于《三国志》与《后汉书》。时人对《湘军志》也评价甚高。但此书却招来以曾国荃为代表的湘军将领们的强烈反对。其原因是书中对曾国荃及其部属多有讥贬。王迫于压力，只得将《湘军志》的雕版全部交给郭嵩焘。郭将它给烧毁了。

杨度在日本研究法律研究财经，理论是弄通了，点子也有不少，但这一切都是关在屋子里的书生议论，其他那些留学生也和他差不多，都没有从过政办过具体的事情，所凭的只是一腔爱国热情，而把天下事看得简单容易，仿佛只要一打出“爱国”这张牌来，就什么事都迎刃而解了。听先生这么一说，杨度真有点为难了。是的，一百万两银子，湖南拿得出来吗？

“先生，照您老这么说，湘、鄂、粤三省没有自办铁路的经济能力？”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刚才讲的，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事，现在与过去有一个大不相同之处。”王闿运站起身来，走了两三步，腰板挺挺的。他中气十足地继续说下去，当年游说公卿的神采依稀可见。“五十年前，湖南是官穷民穷绅也穷。现在湖南官家的府库、民间的仓廩依然是穷的，但却有一部分乡绅大大地富了。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近几年的暴发户，他们靠经商做买卖赚了大钱。眼下中国有两大公司。一是天津的久大公司。公司经理范旭东在澳大利亚学制盐，学成回国后在天津设厂炼盐，造出的盐白如雪，畅销全国。范旭东是湖南人，据说他的堂兄范静生也在日本……”

“范静生的堂弟开了大公司？”杨度兴奋地说，“范静生和我在法政大学同学，我和他是好朋友。”

“好，这是一个好关系。”王闾运点点头。“还有一个是华昌公司，炼锑的。公司由梁辟垣、黄修园、杨叔纯三人合开。梁辟垣号青郊，喜欢写诗，几次要拜我为师，我还没有收下他。第二类是过去湘军将领们的后裔。当年打武昌，打安庆，打江宁，抢来了大批金银财宝，带回家买田起屋。有的子女不成器，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了，也有子女有本事，现在的产业成倍地超过父祖辈。听说湘乡李迪庵兄弟的子孙、萧孚泗叔侄的后代都很不错。这些人要是愿意，一家拿十万八万不成问题。”

杨度明白了。他高兴地说：“先生，您老的意思是说，湖南的银子在他们那里。”

“是的，”王闾运笑着说，“哲子呀，我劝你未见张香涛之前，先去找这些财神爷，晓之以国家大义，诱之以个人利益，将他们说动。如果这些人能拿出七八十万出来，湖南的百万就不成问题了。你杨哲子能拿出湖南百万银子的保证来，就等于给张香涛一颗定心丸。他张香涛年轻时是清议派首领，这些年又对办洋务极有兴趣，这种名利双收又不要他花费大力气的事，他何乐而不为呢？”

王闾运这番指教的确大开了杨度的心智。他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对先生说：“多谢您老的教导，学生年轻不更世事，上次幸而没有见到，不然可能会碰一鼻子灰。”

“哲子呀！”王闾运拍了拍杨度的肩膀，笑着说，“你明白你今天的身份吗？你去武昌总督府会张香涛，就好比当年苏秦、张仪游说列国诸侯，你就是当今的策士。不要以为策士只凭着一张嘴可以说动王侯，朝为布衣，暮为公卿，策士大有学问哩！我劝你未动身之前，再把《战国策》读一遍，把当年我教给你的纵横之术好好温习温习。”

眼见得弟子就要用自己传授的学问去赓续自己昔日的事业，暮年王闾运的心情分外激动。他喝了一口擂茶，一往情深地向启程前夕的

弟子面授机宜：“我年轻的时候，别人常说我狂，甚至妄，其实他们不知我的苦衷。我那时年纪轻，功名只有一个举人，又并非世家大族出身，在重视等级的社会，我是个没有地位的人。假若我自己还藏锋收芒，唯唯诺诺，那世上就没有我置喙之地。所以我要锋芒毕露，我要傲视一切，使得诸侯权贵不敢小视我，这就是孟子‘说大人则藐之’的真实含义，可惜很多读书人不能探到这颗明珠。哲子，你虽然在经济特科考试上出了一次风头，又在东洋喝了些海水，但在张香涛这些人的眼里，你毕竟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轻微得很。你这次去见他，不比上次。上次是他以大吏长辈的身份推荐你，他在上，你在下，他可以在你的面前摆出一副爱才惜才的长者风度。这次不同了。你是以一个海外留学生代表的身份游说他，你和他是平起平坐的，你必须充分显示你的分量，显示你在他的心目中的不可忽视的地位，方才可望成功，懂吗？”

王闿运的这番开导，真可谓开诚相见推心置腹，将一个策士应具备的气质，以形象的语言剖析得入木三分，杨度为之深深感激，说：“先生的教诲，弟子终生铭记在心。”

王闿运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哲子，你这一回办铁路案，其实是投身国事的第一试，好比孔明初出茅庐，博望坡这一把火一定要烧好。”

五 首战告捷，令张之洞刮目相看

遵循王闿运的指点，杨度开始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具体行动。

他先到长沙，找到了设在天心阁的久大公司的办事处。一听说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来访，恰好在办事处处理公务的总经理范旭东连忙出来迎接。范旭东早在堂兄范源濂的家信中便得知杨度了，受过西方教育的范旭东本来就思想开明，再加之受范源濂的影响，也力主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并乐意为此事的带头人。几乎不用杨度多加解说，范旭东痛快地答应拿出三十万两银子出来。

一出马就很顺利，给杨度以极大的喜悦和信心，第二天便走访了华昌公司。公司董事长梁焕奎也早闻杨度大名，尽管事务繁忙也亲自接待。

“梁董事长，舍弟在日本有一个极好的朋友，是和他同船去日本的留学生，名叫梁焕庭，也是湘潭人，不知是不是梁董事长自家人？”坐下寒暄几句后，杨度问道。

梁焕奎拿出两支雪茄来，递一支给杨度，自己也点燃一支，抽了一口后说：“焕庭乃鄙人胞弟。”

“啊呀，想不到竟是董事长的亲弟弟！”杨度原是借此引出话题，不想只这一杆便插到了底，令他喜出望外，忙恭维一句，“令弟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

“杨先生夸奖了。”梁焕奎笑着说，“鄙人兄弟五人，老二焕鼎，老三焕彝，老四焕均，焕庭最小。鄙人兄弟虽多，但都才具平平，哪有先生你杨家二杰的清望！”

杨度听了，开怀大笑起来。他从梁焕庭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谈起，着重强调他如何积极主张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以引起这位董事长的兴趣。然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收回自办的意义及办成的可能性，还把建成后投资者的利润前景大大渲染了一通。

这位年近四十因生意顺遂开始发福的董事长，也是一个愿意在实业领域有一番大作为的人。他听后爽快地说：“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于国于民于投资者均有大益，久大公司拿出三十万，我们华昌也可以拿出三十万，只是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和黄、杨二位商议一下，恕我明天再答复你。”

第二天，梁焕奎告诉杨度，黄、杨两人胆子小，怕中国人自己管理不好，日后本钱都难得收回，不敢多投资，每人从自己名下只拿出五万，梁本人拿十万，合起来二十万。有二十万，杨度已经够满意了。带着长沙的五十万，他马不停蹄地奔到湘乡。

杨度先在湘乡县城找到了李续宾的长孙李前普。李前普的母亲是曾国藩的侄女，他本人又承袭祖父的三等男爵，他将父祖辈挣下的家业经营得红红火火，在湘军将领的后裔中有较高的声望。杨度说服他之后，便由他出面摆了几桌酒，将当年名震一时的湘军大将的子孙们请来了多半，他们之中有曾国荃的孙子，曾国华的儿子，罗泽南的孙子，李臣典的侄子，萧孚泗的侄孙等等。杨度在席上以湘军后人的身份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说。他的这种身份很起作用，这些人听了他的话都觉得亲切，当时就有几个人走过来要跟他结世交。

李前普趁机鼓动：“我们的父祖辈当年为了从长毛手里挽救国家，不惜舍生忘死，血洒沙场，才赢得我们做子孙的荣耀和财产。今天从洋人手里夺回铁路的修筑权，同样是为了给国家争气争光，我们这些人理应以父祖辈为榜样，为国分忧，为民负重，促使这件事办成功。办成后，诸位都可以从中得到永久性的红利。如果见国家有难而袖手不管的话，我们死后将有何面目见先人于泉台？我先拿五万，请诸位量力而为。”

在李前普的感召下，有慷慨报数的，也有本不情愿但又不好意思不报终于还是报了的。最后，出席酒会的人，或多或少，每人都报了一个数字，合起来共五十一万三千二百两，加上长沙的五十万，总计一百零一万三千二百两。

有了这笔银子，杨度对游说张之洞的信心增加了百倍。

九月下旬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气宇轩昂的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踏上了武昌码头的麻石磴，上岸后径直向司门口总督衙门走去。

来到衙门口，见新近出的告示上有张之洞签署的大名，知总督已从武当山疗养回来了，他请门房传了名刺进去。

等了半日，年纪轻轻五官清秀的门房趾高气扬地对他说：“制台大忙，一律不见客，非见不可者，三天后再递名刺。”

杨度大为扫兴，心里窝着一肚子气，但又发作不得，无奈只得就

近找家旅栈住下。第三天一早再递名刺。半个时辰后，另一个膀阔腰圆的壮年门房粗声大气地下达命令：“依次排队，三天后申初时分接见。”

杨度垂着头回到旅栈等候。当他第三次再递名刺时，一个瘦长干枯的中年门房终于让他进去了。

还是那间阔绰豪华的大书房，张之洞穿着一件深灰色薄丝棉便袍坐在松软的靠背椅上，多皱的脸皮上泛出的是青白色的暗光，与前年冬天比起来是明显地衰老了。

“足下这两年出了大名了。”张之洞似笑非笑地说，一边把杨度的名刺翻来倒去地在手中摆弄着。



张之洞

“晚生有负老大人的厚望……”

“你是说去年经济特科的事吗？”张之洞打断杨度的话，冷笑道，“那是一场天大的笑话。大清朝有这等科场轶闻，真是耻辱。足下后来虽然没有录取，但负大名而去东洋求实学，相比那些考上而其实没有被重用的人来说是个大幸。这正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杨度想起湘绮师的教诲，神情昂扬地接过话头：“老大人说的是。晚生原本想借特科寻一个出身，一展胸中抱负，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怎奈小人进谗言，不但剥夺了晚生进身机会，还让老大人蒙受委屈，为避名捕之祸，只得亡命东瀛。一年来，晚生在日本法政大学专攻各国法律，获益甚多，又广为考察日本社会，大长了见识。承蒙全体留日学生看得起，推举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因此又增加了不少实际办事经验。晚生自己也庆幸，幸而有去年那场笑话出现，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长进。”

“足下在东洋很活跃，《新民丛报》上常见足下的诗文。老夫看了一些，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张之洞侧身指了指大瓷瓶里一卷卷的《新民丛报》。“《湖南少年歌》气魄是大，但足下未免把湘人抬得太高，置天下十七省人物不顾，岂不闻韩文公所言，燕赵间多慷慨悲歌之士吗？老夫虽钝，身为燕赵一士，也为十七省人物抱不平。”

一篇歌行居然刺激了这匹壮怀激烈的老骥，这是杨度所没有想到的，他一时有点心虚，略停片刻，坦然笑道：“老大人，晚生在东京所作的那篇歌行，原本是为了激励三湘弟子的志气，诗成后也只想在湘人中传阅。不料梁启超看见了，硬要把它发表在《新民丛报》上。晚生说，公开发表恐有不妥，他省子弟看了会生气的。梁启超说，我是广东人，看后并不生气，料想他省有志之士也不会生气，因为你是要湖南人做报国的先驱，并未讲要湖南人统治全国。即使有人生气，要来与湖南人争这个先驱，那更好！十八省省省都如湖南，那中国就一定不会亡国，中国就一定会强盛，这岂不更好！晚生觉得他说得有理，就同意发表了。不想得罪了老大人，晚生知罪。”

张之洞听了反而不好意思起来，笑道：“如此说来，老夫气量反

倒不如梁启超了。好吧，姑念你出自一片爱国之心，老夫不予追究。你三番几次要见我，为的何事？”

首轮交锋，杨度占了上风，心中暗喜，精神更旺盛了。他略带自豪地说：“老大人，晚生这次回国，肩负着全体留日留美学生的重托，专为粤汉铁路一事，恭请老大人出面做主，废除盛大臣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所签的合约，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

关于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事情，国内国外议论好几个月了，京师也有人上奏弹劾盛宣怀，张之洞当然知道。从他心里来说，他倾向于收回自办，但此事牵涉面很大，且自办能否成功，他也没有把握。身为国家大臣，他不能随便表态。一个老仆进来，双手捧着一只碗：“大人，请吃药。”

张之洞接过药碗，手一挥，老仆退出了书房。他看着黑褐色的药汁，皱了皱眉头，手晃荡了两下，并不急着喝。“废约是件大事，你应该去京师找瞿鸿禨，他正管着这门子事，找我做什么？”

“老大人，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是湘、鄂、粤三省的事，当然应由您老人家出面呀！”

杨度将腰板挺直。午后的秋阳从窗外射进，正照在他青春焕发的脸庞上，与端药的老总督相比，明显地拉开了两代人的差距。

“粤汉铁路，广东也占了三分之一，你去找过岑春煊吗？”张之洞一副倚老卖老的神态，似乎要将这桩大事从自己的肩上推开。

杨度见张之洞这种态度，心里颇有点不舒服，他有意激一激：“老大人，晚生临回国前夕，留日学生会的干事在一起商量，有人主张先去北京见瞿鸿禨，也有人主张先去广州见岑春煊。但包括晚生在内，大部分人都说应该先去武昌拜见大人您。老大人少负神童之誉，二十六岁便高中探花，令天下读书人艳羡。早年在京师纠弹权贵，抨击时弊，激浊扬清，伸张正义，成为清议派领袖，更使海内士人仰慕不已。出抚晋省，政绩不凡。总督两广，力挫法人，卫我疆

士，战功显赫。镇守湖广以来，修芦汉铁路，建汉阳兵工厂，组汉冶萍公司，办学堂，练新军，桩桩实业，惊世骇俗，使朝中六部尚侍，海内十八省督抚，在老大人面前统统失去光彩。留学生们群处议论国事，咸谓当今廷臣疆吏，只有两个能干人，一为大人您，一为袁宫保，然袁宫保靠朝鲜内乱和镇压拳民起家，比起老大人巍科清望来说，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老大人兴办洋务实业，卓有成效，海内海外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粤汉铁路废约一事，非老大人出面，不足以说服朝廷而制慑洋人，自办一事又非老大人做主，不足以昭信于三省绅民，所以晚生特来拜谒老大人，并不去找瞿部堂和岑制台。”

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很舒服。前些年他在两广、湖广任上业绩辉煌，世上广为称誉，但无论如何，都不把他置于第一的位置。因为那时李鸿章还在。李以平长毛、平捻子的盖世声望，大力兴办洋务，为督抚之马首，出外代表朝廷，持节周游列国，各国元首莫不奉为上宾。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在世，张之洞处于其下，他也无可奈何。三年前，李鸿章死了，张之洞自以为稳坐第一把交椅了，其实这把椅子坐得并不稳当。他常听人说袁世凯是独步天下的一世之雄。袁不但实绩显赫，且有一支俯首听命的虎旅雄师。这个比他小二十多岁，连个秀才也没考中，仅凭几场武功而暴富暴贵的晚辈，张之洞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可居然有不少人把袁置于他之上，张之洞怎能不气！海外这些留学生竟然能有公允的评价，古稀之年的张之洞颇有点遇到知音之感。他将药汁一饮而尽，平素难以下咽的苦药，此时仿佛也不苦了。他淡淡地笑了一下，说：“关于粤汉铁路一事，老夫听到一些，所知不详，你先说说大概吧！”

“老大人，我的那篇发表在近日《新民丛报》上的《粤汉铁路议》，您看过吗？”杨度试探着问。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引起这位不同凡庸的大官僚的注意。

“你的大作，我看了下题目。文章那样长，字又印得小，老夫年老体衰，眼力不济，如何啃得下？你不妨就此把你的《粤汉铁路议》在老夫面前议一议。”

“是。”杨度心里略有点失望，转而一想，当着他的面议议更好，于是说，“老大人，首先我要向您禀报的是，粤汉铁路合约一事完全是一场骗局。它打着兴办铁路利国利民的旗号，实际上以出卖国家利益来为自己谋取巨款，盛大臣、伍侍郎都从中得到了巨大的贿赂。”

“这事老夫也有所风闻，你们有根据吗？”张之洞为官、办事虽挥霍浪费，好大喜功，但他自己却不贪污中饱，就个人操守来说还是比较廉洁的。

“有！”杨度毫不含糊地答道，“留美学生王宠惠、张又巡作了大量调查，确凿证明伍廷芳接受美华合兴公司三十万美金的贿赂，盛宣怀多年来每月接受该公司三千美金的补贴，事实上还不止这些，因为他们在合同中出卖国家利益太惊人了，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他们还得到了更大的好处。”

“关于出卖国家利益的事，你再具体说说。”早年做过御史的张之洞对此极有兴趣。

“我只挑主要的说两点。”不知不觉之间，杨度已把“晚生”换成了“我”，在自我意识中，他已觉得与这位湖广总督平行了。“第一点，我们经过切实的核查，知道修一里铁路只需一万两银子。粤汉铁路共长一千四百七十里，即使加上萍乡支路二十二里、岳州支路八里、湘潭支路三里、避车旁路二十六里在内，也只剩一千五百二十九里，共需银子一千五百余万两，折合美金刚好一千万元。而现在美公司提出需美金四千万，伍廷芳、盛宣怀也同意了。仅此一项就多收了三千万美元，合四千五百万两白银，修一条路花了四条路的钱。第二点，合同上写明借款四千万，以九折实兑，也就是说实际上只给三千六百万，那四百万元就落入了美公司的腰包。如果不从美公司里分得好处，他们会同意吗？”

“岂有此理！”张之洞愤怒起来，“如此说来，伍、盛两人真是卖国贼了。合约是要废，不然，钱被洋人骗了，还要说我们中国无人。”

“老大人明鉴，正是这个道理。”杨度赶紧答话，他要借此将张之

洞这句重要的话肯定下来。

“你是在东洋学法律的，洋人讲究法。你说说，如果废合约，合不合法，会不会引起我国与美国的邦交纠纷。”张之洞多年办理洋务，脑子比国内大部分官吏开窍。那些人要么虚骄横傲，夜郎自大，总以天国大邦自居，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么是畏洋媚洋，生怕得罪洋人，什么事都委曲求全。张之洞比这些人高明，他知道与洋人打交道要按法律办事。

“老大人问得好。”杨度答，“这个合约废除完全合法，因为原来的合约是与美华合兴公司订的，现在该公司的股票三分之二被比利时人买去，公司名存实亡，不再具备法人资格。要说违约，合兴公司违约在先，我们后废除是完全合法的。至于牵不牵涉邦交的事，老大人尽可放心。国际法有公法私法之分。两国政府签订的合约称为条约，属于公法，这是牵涉邦交的大问题，而两国的公司所签订的合约称为契约，属于私法，不牵涉到邦交。所以由中国粤汉铁路公司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所签订的契约，废除与否，决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邦交。”

“哦，这就好。”张之洞微微点头。“照这样说，可以废除了。不过，我们自己来办，办得成吗？首先是资金的问题，即使如你所说，只需一千五百万两银子，这个数字也很大，靠湘、鄂、粤三省能行吗？”

“行！”杨度坚定地回答，“老大人，我们可以学习洋人的办法，分股本与借本两种来解决。股本即入股者，他们为股东，今后铁路建好了，他们按股分红，万一没建成，他们的银子也就充公了。股东要担风险，但赢利大。另一种是借本，即发行债券。买债券者不分红，只得利息。他们所得者少，但不担风险。我匡算了一下，只要有三百万股本，就可以发一千二百万的债本，所以资金不成问题。”

“三百万股本从何而来？”张之洞一下子就抓到了事情的要害。

“以湘、鄂、粤三省之大，应该可以筹集得起来。”杨度有意缓一步亮出自己的绝招。

“足下不理财，不知银钱之难。三百万两银子的股本，湘、鄂、粤眼下一时筹不起来呀！”张之洞从软躺椅上站起，在厚厚的毡毯上缓缓踱步。

杨度看在眼里，暗暗钦佩湘绮师的先见之明。“老大人，三百万两平均摊开，湖南分一百万。从三省财力来说，湖南最贫穷，若湖南能拿出一百万，鄂、粤两省也应该拿得出。”

“不错，湖南若拿得出，湖北、广东也理应拿得出，只是湖南绝对拿不出一百万两银子来的呀！”张之洞走了几步，觉得累，又坐到软躺椅上。

“假若拿得出来呢？”

“假若湖南拿得出一百万，我就敢出头把这件事揽过来。”对于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一事，湖广总督早在心里有所考虑，也与幕僚们商量多时，只是因为银钱缺乏，一直不敢说硬话。

“老大人，我到武昌来之前，已经为您筹到了一百万银子。”

“是在湖南筹的？”张之洞大吃一惊。

“全部从湖南筹的。”杨度得意地将一叠纸掏出来。“老大人请过目，这是湖南一批乡绅们为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自愿集的股。”

张之洞接过，看那纸上写着一长串名字，最下面有个合计：一百零一万三千二百两整。

“靠得住吗？”

“完全靠得住！”杨度说，“他们或是发了财的公司董事长，或是湘军将领中的殷实后裔，说话都是算数的。只要老大人出头，代表粤汉铁路公司将与美国的合约一废除，他们就立即把银子拿出来，做新公司的股东。”

“好！”张之洞赞扬杨度，“足下办了一件很好的实事，老夫一向以

为国为民办实事自励，过去芦汉铁路由比利时人包办，老夫就很不服气，常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要让洋人来修筑，我们就这样没用吗？这次粤汉铁路，朝野都有收回自办的议论。海外留学生不在位都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之心，老夫身为国家大臣，岂能落在年轻人的后面！足下可以对他们说，粤汉铁路是一定要从洋人手里收回来的，只是此事牵涉面很大，尚须作许多周旋，总在这个把月内就可以见分晓了。”



刘坤一

杨度起身，激动地说：“老大人一片忠心为国为民，普天下共仰，湘、鄂、粤三省人民更是将感恩不尽。老大人事务多，我就此告辞了。”

张之洞凝望着这位海外留学生的全权代表，一种历史责任感顿上心头。他颇带感情地说：“足下再坐一会，老夫尚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请老大人赐教。”杨度坐下。

光绪二十七年五至六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会衔，向朝廷连上三道重要的奏疏。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会衔变法三疏。这三道奏疏的题目分别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三道奏疏中所提出的建议，大多为朝廷所采纳，成为晚清新政的主要内容。

“哲子先生。”张之洞换了一种称呼，显然比“足下”两字的分量来得重。“老夫今年六十八岁了，从二十六岁入翰苑以来，整整在宦海浮沉了四十二载。从涉入仕途那一天起，老夫就告诫自己，要做一个好官，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好事，从京官到晋抚到粤督再到湖督，自认为未负初衷。但是几十年来，外人欺凌，国事日非，就是老夫治下，亦有许多事不能如愿。事实教训了老夫，国家要强盛，百姓要富裕，朝廷非变法不可。为此，老夫联合江督刘岷庄给老佛爷上变法三疏，劝老佛爷因势利导，变祖宗之成法，效泰西之新政，所幸老佛爷都采纳了。只要从上到下都认真执行朝廷的变法诏令，国家还是有希望的。近日驻法使臣孙宝琦、驻英使臣汪大燮等都向朝廷提出了不少有关新政方面的具体建议，估计老佛爷亦会接受。老夫将这些朝政大事告诉你，其目的是希望你知道，国家马上会有一番大的举措，一番大的改变，要将它付之实现，需要大批的人才，尤其需要杰出的人才。足下身为留学生领袖，又专攻各国法律，研究日本宪政，正是适合当今时势发展的难得人才。足下这次办理粤汉铁路一事，不仅能从法律上探讨挫败洋人保卫国权的根据，更为可贵的是回国之后，能联络富商名绅，筹集了百万银两的股本。老夫一生历事甚多，阅人甚众，如足下这样脚踏实地的有为青年尚不多见。现在许多年轻人，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既不潜心学习西洋东洋的长处，又不扎实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开口排满，闭口革命，组织秘密团体，阴谋武装叛乱，他们口口声声自称是爱国者，其实祸国殃民。看到足下这一年多来的长进，老夫心中甚是欣慰。望足下善自珍重，返日本后继续自己的学

业，多学点别人的长处，回来好好造福于自己的国家。老夫一生以荐人为己任，今老矣，无所作为，犹喜保荐真正有所作为的年轻人，遇有机会，辄向朝廷保奏，深望足下勿负老夫的厚望。”

张之洞这番诚恳的期待，使杨度大为感动。他再次起身鞠躬：“晚生一定铭记老大人的教诲，努力做到学有所成，只是年幼才疏，还望老大人今后多多栽培。”

六 博爱丸上，杨度静下心对回国三个月来的经历作了一番清理

张之洞对杨度本人的期望以及对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明确态度，给初办国事的杨度以极其巨大的鼓励，他兴冲冲地回到湖南。

受舆论的影响，长沙、岳州、湘潭、衡州等地的知识界和绅商界也都在议论粤汉铁路的事。一部分先期回国的留学生在旧式的书院和新式的学堂里串联，组织青年学子们举办各种活动，敦促官府收回粤汉铁路。一时间，形成了一股爱国筑路的热潮。

杨度以他特殊的身份成为了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学子崇拜的偶像。他不辞辛劳地奔波在他们之中，以自己广博的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及滔滔雄辩的口才，将粤汉铁路一案条分缕析，解剖精当。听者莫不倾服他的观点，一致认为粤汉铁路非收回不可，不收回则无异于将国家主权出卖给外人。杨度也因此而受到湖南士人的广泛尊敬。

不久，他得到准确的消息：张之洞联合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朝廷，请求将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于光绪二十四年所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十五款及于光绪二十六年签订的《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二十六款一并废除，将粤汉铁路交由湘、鄂、粤三省自办，并请严惩接受巨款贿赂出卖国家利益的伍廷芳、盛宣怀。

杨度十分圆满地完成了全体留日留美学生的委托，告别老母妻儿和湘绮师，回东京复命。他牢记张之洞的嘱咐，拟再用三年的时间将泰西各国和日本的宪政彻底研究透彻，以备今后朝廷大用。

杨度在上海候船的时候，正是黄兴、刘揆一、张继等人也逃到上海来的时候。他们并不因长沙起义的天折而气馁，在得知马福益也已安全逃出的消息后，便积极筹划第二次暴动。他们以章士钊在上海办的启明译书局为掩护，广为联络各省在沪革命志士，并成立了一个取名为爱国协会的华兴会外围组织。杨度也到过启明译书局几次，参加过他们的会议，但谢绝黄兴等人的邀请，不做爱国协会的成员。就在这时，一个毛头小伙子给爱国协会惹出一桩大祸事来。

此人名叫万福华，原籍安徽。两年前随叔父到湖南，就读于长沙明德学堂。激于大义，并出于对黄兴的崇敬加入了华兴会。长沙起义夭折后，他也尾随黄兴等人来到上海，积极参加爱国协会的活动。

一天，他看到张继的德国手枪，很好奇，便要张继借给他玩玩。张继借给了他，并告诉他如何使用。万福华把手枪摆弄几下后，心想，何不借此去为国家除掉一个奸佞？他想起了寓居上海的王之春。

王之春是湖南衡阳人，做过安徽巡抚和广西巡抚。在皖抚任上，安徽人很恨他，在桂抚任上又与法国人妥协。他去过俄国，在洋人面前献媚取宠。万福华断定此人必是奸佞无疑。王之春现被开缺闲居上海无事，常去茶楼饮茶听曲，万福华见过他几次面。

这天一早，万福华怀揣手枪，上王常去的茶楼寻找。果然在一个茶楼的雅舍里，六十多岁的王之春正摇着湘妃扇，跷起二郎腿，眯着眼睛听对面一个女孩儿在弹琵琶唱曲子。万福华心中暗喜，悄悄地走到雅舍门口，瞄准王之春那颗肥大的头颅就是一枪。可惜万福华的枪法太生疏，那颗子弹并没有打着王之春，却把墙上的一面玻璃镜子打得粉碎。王之春吓得还没回过魂来的时候，几个差役早已把万福华死死抓住，扭送到警察局。任严刑拷打，万福华只说是要为国除害，闭口不招手枪的来历。

上海的报纸将刺客万福华作为大新闻登了出来，张继叫苦不迭。黄兴因章士钊在上海人头熟，便要他去监狱里探望万福华，送去一些日常用品，并叮嘱千万不能供出爱国协会一事。谁知章士钊一去监狱，就被当作此案嫌疑犯拘捕。当天晚上，警察又来启明译书局搜

查。此时，黄兴的朋友郭人漳正在他的房间里聊天。

郭人漳乃湘军后期大将郭松林的儿子。郭松林字子美，是个有名的附庸风雅又奢豪挥霍的人物。他曾请大名士何绍基给他撰一副寿联。何绍基为多得点润笔费，有意讨好他，精心构思，为他写了十个字：古今三子美，前后两汾阳。唐代诗人杜甫字子美，宋代诗人苏舜钦亦字子美，唐代的汾阳王郭子仪也姓郭。寿联将郭松林文比杜甫、苏舜钦，武比郭子仪。从文字上来说，的确构思巧妙，堪称佳联，若论实际，则相差万里。然郭松林却喜欢得不得了，足足送了一千两银子给何绍基。十个字换来千两银，一时轰动海内。早些年，这个慕虚誉的人物已谢世了。子承父业，郭人漳也当了军官。前不久，他在江西巡防统领任上荣升广东新军协统，昨天兴冲冲来到上海，拟转海轮赴粤就职。郭人漳带着几个卫兵在上海街头玩耍时，正好碰见黄兴和张继。

彼此都是湖南的名人，异乡见面自然亲热。郭人漳并不知道黄兴是革命党，应邀晚上来启明译书局黄兴寓所谈天。当时警察来搜查时，郭人漳莫名其妙。七搜八搜，警察从抽屉里搜出了几颗子弹，便立即把三人都逮捕起来。

在押往警察局的路，黄兴悄悄地对郭人漳说：“张继年轻冒失，从别人那里弄来几颗子弹，惹出了麻烦，现在只要你说这几颗子弹是你的就没事了。”

郭人漳讲义气，同意了。警察局审讯时，郭人漳一口咬定子弹是他的，黄兴、张继都是他的卫兵，他乃途经上海去广东赴任。郭人漳有正式的委任状，又是军官，有几发子弹并不奇怪。关了三天，警察再也找不出其他疑点，只好将他们放了。

章士钊也装糊涂，只说万福华是启明译书局雇来的帮工，并不知他有手枪，也不知他为何要杀王之春。警察局没有把柄，只得也把章士钊放了。

就在黄兴、章士钊等人被关押的时候，杨度也差点被抓。原来，

启明译书局有个门房很讨厌杨度。杨度每次来译书局，从不把门房放在眼里，进进出出，趾高气扬，正眼也不看他一下。门房是个胸襟狭窄又阴毒的人，便偷偷对警察局的人说：“万福华有个同案犯叫杨度，住在外白渡桥旅社。”

警察局连夜去外白渡桥旅社。杨度不在，他正在莎莎夜总会看上海滩的时装表演，直到凌晨四点钟才回到旅社。警察们熬不过，早走了，留下一句话：杨度明天务必在此等候，不能离开。茶房将这句话告诉刚进门的杨度，他暗暗吃了一惊，心知一定是万福华的事牵连上来的，便赶紧收拾行李，悄悄地溜出外白渡桥旅社，另在一条偏僻的小弄堂里找了一家下等伙铺住下。过了两天，航期到了，他急忙去码头，登上了一条名叫博爱丸的日本客轮。

从上海到横滨，海轮要航行六天六夜。日日夜夜与一望无际的海水打交道，旅途十分单调乏味，但这给杨度带来了好处。

杨度生性好动，不习惯深思精虑。乏味的海水不想多看，陌生的旅伴不想多接触，环境使他沉下心，将回国三个月来的经历作了一番清理。

黄兴、刘揆一是革命派的代表，在与他们相处中，杨度毫不怀疑他们个人的品德和才具，尤其是他们满腔爱国之情、献身之志以及遇挫不馁的坚毅精神，杨度都很佩服。但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所依靠的主要对象是哥老会等山堂会党。对这些人，由于伯父的影响，他从小起就有一种坏印象。这次去普迹市，又亲眼看他们的桀骜散漫。依靠这些人，绝对不可能成就大事，长沙起义的天折就是明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侥幸成了功，他们也会把国家弄得大乱，使外人更好乘虚而入，中国就将被执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洋人所彻底瓜分，堂堂的华夏古国就真的要灭亡了。

革命党的内部骨干也参差不齐，像万福华这种冒冒失失的愣头青很不少。这些人其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幸而那天碰巧躲过了。倘若被抓住监禁，岂不冤哉枉矣！

想过了革命党不足成事之后，他又想起了自己这次办粤汉铁路的顺利与成功。他冷静地思考着，除开个人的努力外，此事的成功得力于所依靠对象的正确。杨度细细地分析，自己所依靠的是三个方面的人：一是有学问有政治经验的前辈，如湘绮师；一是有财力有见识的实业家，如范旭东、梁焕奎；一是有声望有权力的大臣，如张之洞。这些人都顺应时势，主张变革，同时又具有推动变革的实力。朝廷也在变，也愿意跟上世界潮流，实行宪政，如果自己能成为这股力量中的一员，必定会左右逢源，处处顺遂，再加上自己扎实的旧学和这股力量所视为稀罕的西学，那么将会很快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同时，这条道路也是一条无须战争和破坏便能使国家强盛的平稳的道路。百姓能免战火之苦，国家能免外人之侵，岂不最好！

博爱丸像一只巨大的蓝鲸，在浩淼无垠的大海上劈波斩浪，直向以君主立宪而令举世瞩目的扶桑小国奔去。杨度站在甲板上任海风吹拂，心头激情汹涌。他为自己正在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及应该选择的道路而兴奋不已，同时也为自己寻到一条施展才具出人头的道路而兴奋不已。对着碧波荡漾的太平洋，杨度默默地在心中念叨：不管今后遇到多大的挫折，不管有多少人反对，自己一定要坚守君主立宪的信仰，一定要沿着这条道路走到底。他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就会如同这条破浪前行的博爱丸，而自己将会成为船长之须臾不能离开的大副！

七 千惠子向故园归来的英雄献上一束蜡梅花

博爱丸一声长鸣，慢慢地驶进了横滨港。杨度提起随身所带的小皮箱，随着上岸的人流踏上了码头。

“哲子先生，哲子先生！”

迎接旅客的人群中传出一阵清脆喜悦的呼叫声，杨度听来十分耳熟。他向人群中望去，只见一个婷婷少女手捧一簇素雅的蜡梅花，正迎着寒冷的海风向他奔来。

“千惠子，是你来了！”

杨度十分意外，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忙加快了脚步。

“献给你，中国留学生的英雄！”当两人靠近的时候，千惠子把手中的蜡梅花递给杨度，调皮地笑着说。

杨度没有立即接过花，他凝神将千惠子看了一眼。她今天显然经过精心的化妆，眉梢鬓角都作过修剪，小巧的嘴唇上涂着浓厚的口红，白皙的脸庞因为激动而变得红扑扑的，红底起黑花的绒呢和服上罩了一件宽大的银狐披肩。通体上下，本已出众的娇艳华美，再在淡黄色的梅花的衬托下，更增添了几分迷人的韵致。杨度下意识地将她与离别不久的妻子相比较，简直有仙女与村妇之别。

“千惠子，你真美！”杨度接过花，从心里迸发出这句动情的话。

“是吗？”一阵娇羞飘过少女的脸庞，她心里甜丝丝的。

“你怎么知道我坐的这班船？我离开上海时并没有向谁拍过电报呀！”杨度对于他的这个东瀛女学生此时的出现，既满心喜悦又深感意外。

“是这样的。”千惠子将银狐披肩稍稍移动了一下，说，“半个月前，弘文学院一个留学生从中国返回东京，告诉了重子先生，说你就在近日会回来。重子先生和叔姬女士专程来横滨接你，接了三天没接到，他们回东京去了。我每天来此等候，终于把你盼来了。”

杨度听了，心里暖融融的：“你怎么有时间，不上课了？”

“学校放假了，我反正没事。”

杨度笑着对千惠子说：“我给你带了一件小礼物，我想你一定喜欢。”

“真的吗？快拿出来给我看看。”刚才情意绵绵的少女，一下子变成了欢喜雀跃的小女孩。

杨度打开皮箱，从中取出一个白绢小包来。千惠子从他手里抢过，急忙打开，白绢里包的是一个粉红色缎子做的心形小荷包，小荷包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香袋！”千惠子惊喜地叫道。

“来，我给你戴上。”

杨度打开香袋上长长的红丝带，将它挂在千惠子凝脂般的脖颈上。

“真香！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千惠子把香袋送到鼻子边，轻轻地嗅着。

“你还记得我教你的《离骚》吗？那里有这样几句。”杨度望着有一双明亮杏眼的千惠子，念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这里面装的是兰蕙、留夷、揭车、杜蘅与芳芷。”

“哦，难怪这么香！”千惠子深深地发出一声感叹，似乎领悟到，这个小小的香袋里不仅装了香草，而且还装下了中国人对美好品德的执著向往，就如同那个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一样，对自己的崇高追求，虽九死而不悔！

一辆装饰讲究的马车驶过来，千惠子招呼了一声，两人上了马车。马蹄踏着石板，一路上发出“嘚嘚嘚”清脆的响声。千惠子挨着杨度坐在车厢软座上，香袋里的清香一阵阵散出，哲子终于又坐在自己的身边了。她的心，就如同这颗心形香袋，充溢着芬芳温馨。

三个月前的一天，她突然听说杨度要回国了，她像掉了魂似的，连夜赶到东京爷爷家。爷爷告诉她，哲子君回国办铁路案，事情办完了，就会马上返回东京。过会儿，杨度从外面回来，也这样对她说。姑娘见房间里一切如故，没有丝毫长期离开的迹象，这才相信了。但不知怎么的，她总有点担心，生怕杨度这次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二十岁的姑娘的心是多么复杂啊！

那次赏樱花，又引出了雌雄刀破镜重圆的喜事后，千惠子的少女情窦第一次被一个异国的男子打开了。她深深地爱上了杨度，完全坠入了情网。尽管她后来知道杨度有妻室在国内，又知道杨度对自己并无此意，但千惠子还是爱着他。她爱他潇洒的风度，她爱他脱俗的谈吐，她爱他超群的才华，她爱他高尚的抱负。万贯财产家的千金小姐，把金钱视为粪土，而把这个中国留学生当作天地间真正的财富！

千惠子每个星期六晚上便乘车去东京。星期天，她和杨度对面而坐，听他讲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学问，请他教她做诗词，练书法。有时他们两人或者再加上爷爷奶奶一起去外面散步谈天。从春天到秋天，千惠子没有缺过一个星期天。半年来，她觉得生活中突然增加了亮度，增加了色彩，连往年令她烦躁的酷暑和愁闷的秋雨似乎都不存在了。

杨度离开东京后，千惠子顿时觉得天地暗淡起来。她本来从不读《新民丛报》，自从有一次听爷爷说起《新民丛报》刊登了关于中国粤汉铁路的争论后，她便将每期《新民丛报》都买下来阅读。有不认得的字、不懂的意思就去问爷爷。这时她知道了杨度在国内的活动卓有成效，并受到留学生们的赞扬。风度翩翩的书生真的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她天天盼望着杨度早日归来。得知他就要回来的消息后，她夜不能寐。她劝说叔姬姐弟回东京，她希望他由她一人迎回。于是，她天天去港口等候，真的天遂人愿，他到底由她一人接回了。

“哲子先生，孙中山先生到爷爷家去过两次，他想见见你。”在浓情中沉浸了很久的千惠子突然记起了一件大事。

“哦，中山先生！”杨度转过脸问，“他还住在横滨吗？”

“对，住在横滨。不过，近日他去了神户。我告诉他你就会回来了，他说等你回来后，他再来找你。”

“中山先生是个很有名的人，我时常听到人们提起他，可惜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说慕你的大名，见面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大事。”

“好，我也很想见见他。”

马车在滕原家华丽的大门口停下，千惠子付了脚费。千惠子的父母和外祖父母非常高兴地将杨度接进家门。

在滕原家休息两天后，杨度乘火车重返东京田中的家。田中夫妇也自然欢喜。杨度立即发一封信给杨钧，告诉弟弟他已平安抵达东京。

过几天，杨钧和杨庄母子来到田中家，手足见面，很是亲热。杨度将母亲亲手做的火焙鱼交给妹妹。叔姬接过，一股强烈的思乡恋母之情油然而生，眼泪不知不觉地滚了下来。

“哎呀，代懿呢？代懿怎么没有来？”杨度问妹妹。

叔姬听了这话，却突然哭了起来。

“哥，姐夫和姐这几天又吵架了。”杨钧看了姐姐一眼，答道。

“什么事又吵了？”杨度说，“难怪千惠子说你们到横滨接我，也没有提到代懿，到底怎么啦！”

叔姬还是哭。

“哥，你要说说姐夫，他跟那个下女还有往来。上次在上野公园偷偷幽会，给姐看到了。”杨钧气愤地告状。

“这个家伙！”杨度笑着骂了一句，又对妹妹说，“叔姬，别哭了，代懿与那个下女也没有别的。下女照顾他一段时期，彼此有了感情，再见见面也没有关系，你要大方点！”

“哥，你不要再瞒我了，重子把代懿先前跟那个下女的事都告诉我了。”叔姬抽抽噎噎地说，“我不能跟他一起过了，我要与他离婚！”

“离婚？”杨度吃了一惊。“不要耍孩子气，怎么能离婚呢？”

“真的离！”叔姬口气强硬地说，“离了婚，我带着澍儿过。”

“哥，姐夫也真的不争气。”重子又告起状来，“上个学期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公使馆说，这个学期若再这样，就停发他的公费银元。”

“噢，是要说说他才是！”杨度说着，抱起三岁的小外甥。“澍儿，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见到爸爸了？”

“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就是刮大风的那天，他跟妈妈吵架走了，我就没有看到爸爸了。”澍儿长得既像爸爸又像妈妈，是一个机灵的孩子。

“想爸爸吗？”杨度继续逗外甥。

“想，爸爸答应买枣糕给我吃哩！”

两个舅舅都哈哈笑了起来。

“澍儿，不要想他，妈妈给你买枣糕。”叔姬拿出手绢来抹眼泪。

“叔姬，你这几个月来做了些什么？”杨度见妹妹心绪不好，特地和她多说几句话。

“心里不舒服，什么事都没做。”

“姐这几个月写了许多诗，我给她装订成了一个小册子，今天特地带来了，姐说请哥览正。”重子抢着答。

“噢！”杨度高兴地说，“第一次出国，感慨多，题材也多，一定会有不少佳作，快给我看看。”

重子帮姐从布袋子里取出一个簿子来。这簿子装订得很精致，封面用了一张蛋黄色的硬纸板，上面题着四个字：“东瀛诗稿”。右边是一幅画：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只船在航行，远远的天边上

挂着一轮鲜艳的红日。这字和画无疑都出自重子的手笔。簿子以雪白的宣纸裁剪装订而成，每页都画上了一行行的乌丝栏，后面大部分纸还是空的，前面端端正正地誊抄了二三十首。

杨度慢慢地翻开看着。《秋夜有感》《秋末宴集日本上野莺亭》《观海涛》等等都写得才气横溢，情致缠绵。再翻下去，有一首题作《日本病院中月夜闻蟋蟀有怀，因以寄远》的五言诗，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蟋蟀无秋思，微吟自悄然。幽声时断续，客意已芊绵。

丘壑我犹忆，关河君自怜。遥知今夜月，伫听竹篱边。

月色满天地，清辉增夜寒。还思少小意，始觉别离难。

漂泊竟何事，幽栖好是闲。秋声成独听，应怅路绵漫。

云断雁归声，虚楼客思盈。不缘新侣意，哪识故人情。

心与秋波远，愁回夜月生。凄风倘相识，飘梦送孤征。

自有#鹏翮，何须惜远途。潜居岂无意，濡迹逐成虚。

意气兼天远，形骸带月孤。川流无昼夜，身世竟何如。

杨度的目光久久地停在这首诗上。叔姬的诗，惯常见的是睹物起兴，多愁善感，泣春花之易谢，叹秋月之孤明。这首诗，除开这种情感外，还添了一种既幽怨又怜爱的意境，为叔姬诗作中所不多见。诗题寄远，这远方的人是谁呢？“丘壑我犹忆，关河君自怜。遥知今夜月，伫听竹篱边。”被思念的这个远方友人，叔姬对他充满了多么深的情意！“还思少小意，始觉别离难。”这个人和叔姬在小时候有过亲密无间的友谊。“秋声成独听，应怅路绵漫。”小时候，叔姬或许和他一起观赏过秋景。现在，她只能一人独听飒飒秋风。此人到底是谁呢？杨度想了很久想不起来。“不缘新侣意，哪识故人情。心与秋波远，愁回夜月生。”由新侣的不惬意而更加怀念故人的真情。思绪像秋水般的无边无际，当年的怨愁又随着今夜月亮的升起而被唤回！

杨度悄悄地看了一眼妹妹，她已停止抹眼泪了，两手托腮陷于凝

思。

“新侣”“故人”，杨度在心里反复琢磨着这两个词。突然，一道电光在心头划过，他一下子全明白了。十之八九是叔姬近来因与代懿闹不和而又萌发了对初恋的怀念，诗中的“君”“故人”，不正是指的夏寿田吗？

那一年叔姬接到宫花后的反常态度，做哥哥的终于知道了自己的朋友原来竟是妹妹的恋人。这些年来，叔姬结了婚，生了孩子，午诒也远在北京，彼此间并没有联系，哥哥以为妹妹早已将那缕情丝割舍了。谁知她的思念竟是如此地深，如此地痴：“凄风倘相识，飘梦送孤征。”“川流无昼夜，身世竟何如！”

杨度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珍惜自己美好的初恋，眷念初恋的如意情人，无疑是人类情感中最为珍贵最为闪光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少妇，已为人妻却仍在执著地怀念另一个男人，则会给家庭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尤其当丈夫对自己有所不忠，或丈夫不如过去那个人的时候，这种阴影就会越来越浓厚，有可能最终导致家庭的解体。

代懿对那个日本下女花子有点意思，才华又远不如夏寿田，这正是促使叔姬刻骨思念夏寿田的原因。不过，代懿本质上是个体面人，叔姬不在身边，与花子逢场作戏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而离婚。更何况自己与湘绮师之间特殊的师生关系，更不允许妹妹与代懿离婚。杨度思忖着要好好劝说劝说。

“哲子兄，你回来啦！”正想着，不料代懿闯了进来。

“哎呀，是代懿呀，正说着你哩！”杨度忙招呼妹夫坐下。

代懿看了叔姬一眼，叔姬扭过脸去不睬他。他觉得没趣，伸出手来，对一旁玩耍的儿子说：

“澍儿，过来，爸爸抱！”

“澍儿，到妈妈这里来！”叔姬喊。

澍儿悄悄地望了爸爸一眼，慢慢地向妈妈走去。代懿伸出的手无力地垂落下来，讪讪地坐下。

“代懿，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杨度给代懿端来一碗茶，笑着跟他聊天，有意缓和他们夫妻之间僵持的气氛。

“我昨天遇见了刘霖生，他们说你已经回东京了。”代懿接过茶，脸上露出不太自然的笑容。

“霖生到东京来了？”杨度惊讶地问，“黄兴、张继他们呢？”

“也都来了，还有霖生的弟弟秉生也来了。”

“你们晓得吗，黄兴他们为何又来日本了？”杨度朝着重子、叔姬问。

“不晓得。”重子问，“为什么又来日本了？”

“他们想在长沙办大事没办成，又在上海被抓了起来，我以为会被判刑，幸而无事出来了。”

“他们要在长沙办什么大事？”叔姬问。

杨度于是将黄兴等人筹划起义以及在上海被万福华牵连的事情，大致说了一下。对自己去普迹市一事，他有意不提。

叔姬说：“原来他们是要造反！哥，你留神点，别被他们牵上了，以后少与他们往来。”

重子也说：“胡汉民他们也在筹划什么起义的事，邀我参加，我没答应，这太危险了。朝廷虽然打洋人不过，对于造反的老百姓还是有本事的，何必拿脑袋往他们的刀刃上去碰。来日本，是要多学点有用的知识，天天空谈革命革命的，一点用都没有！”

“胡汉民他们的事，你不参加是对的，但千万不能跟公使馆的人透露一点。”杨度对弟弟说，“革命、造反，我不赞成，但我也不反对，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

“我跟那些人说什么？”重子坚决地说，“我又不想当朝廷的官，做那种缺德的事干什么？何况，他们也都是些有爱国心肠的好人。”

“对，对！”杨度对弟弟的态度十分欣赏。

“你的性格沉静，最是做学问做实事的料子，像黄兴、刘揆一、胡汉民他们都是属于打天下的英雄一类的人。但是，不管是他们今后坐民主共和的江山也罢，还是满人继续坐龙庭实行君主立宪的新政也罢，国家都要建设好，要建设好国家就要有实实在在的本领。来日本一趟不容易，千万不能荒废，要学有所成。重子这个态度是很对的。”

说到这里，杨度转过脸对代懿说：“季果，我看你也不像打江山的英雄，今后也只能做点实事。这次回家，湘绮师多次谈到你，说你不是学军事的人，不如学一点有用的新学。我完全同意他老人家的看法。你自己好好想想，改行要不要得？如果要得，就离开陆大，到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去，要么去法政大学也可以。如果不想改行的话，就要读好，再不能心猿意马了。”

代懿听了脸红起来。他是老幺，从小在母亲蔡夫人的宠爱下养成了脆弱的性格。陆军大学繁重的军事实战课，他的确受不了，久之便产生了厌烦的情绪，最终弄得三门功课不及格。他早就不想读下去了，听了内兄转达父亲的意见，正好顺水推舟，而且急中生智，又想出了一条讨好妻子的理由。

“哲子兄，我干脆转学到法政大学去，跟你一起学法律算了。”他瞟了一眼叔姬，说，“你不知道，叔姬早向跟我生气，说我与花子幽会。其实不是我约她，她总缠着我。她隔几天就去陆大找我，跟我说说说那，我碍不过情面，只得陪她说话。她那天把我叫到上野公园，边哭边对我诉说，继母又骂她了，她真想去死。我就好言劝她。恰巧

被叔姬看到了，说我和她相好，花子哪点比得上叔姬，我怎么可能和她相好呢？哲子，我离开陆大，花子也就找不到我了，叔姬也就放心了。”

说完又看了叔姬一眼，叔姬只是不理他。

重子看着姐夫这副可怜兮兮的巴结相，心里直起冷笑。代懿与花子的事，他对姐姐也只是说一半留一半，并没有把越轨的事都捅出来。他并不希望姐姐的家庭散伙，于是笑着说：“姐夫就是心肠软，听不得女人对他说几句好话。”

杨度明白妹夫的苦心，就势说：“要得，我看你和我一起学法律也好，朝廷不久就要立宪了，正要大批学法律的人。叔姬，你看呢？”

“我不管他！”叔姬赌气说，“他这个样子，学什么都学不好。”

代懿却听出妻子的语气中有一种表面强硬内里松动的味道，他将特地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故意当着叔姬的面亮了一下，然后对内弟说：“重子，我前两天得了一枚好印石，我只觉得好，但鉴定不出来，你帮我鉴定一下。”

“给我看看。”重子从代懿手里接过印石，杨度也凑过来看。

这枚印石是个长方体，高约二寸，一头是完好的四方形，边长约半寸，另一头破碎了，不成形状。印石古朴厚重，色彩斑斓。

代懿见他们看得仔细，在一旁说明：“前两天，我去郊外操练，回来的路上，见到几个农夫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我好奇，便走上前去。原来他们在传看一个小石头。一个老头说，这是我今早从对面坟山上捡来的。另一个中年人说，这可能是昨夜盗墓的贼漏掉的。几个农夫都说好看。我也觉得好看，心想既是墓里出土的，一定是颗古印石，叔姬一直想要块好石头刻印章，买给她最好。我就问，你们这块石头卖吗？老头说，卖呀，你想买？我说，你要多少钱？老头不做声，旁边的人帮他定价。一个说，你真的想买吗？拿三块银元来吧！

另一个说，两块也可以呀！我摸摸口袋，刚好有两块银元，便把它买来了。重子，你看给你姐刻个印章可以吗？”

说完又拿眼睛瞟瞟妻子。叔姬也被这块石头吸引了，正抱了澍儿在后面看着，代懿心里欢喜。

重子仍不做声，走到窗户边，将石头举起，对着阳光翻来覆去地仔细观看。好半天，他才转过脸对代懿说：“姐夫，恭喜你，你得了一块宝贝了！”

“什么？”代懿惊道，“你说这是宝贝？”

重子把石头托在手里，对代懿说：“姐夫，这不是印石，这是一块玉。”

杨度笑着说：“小三子少见多怪，就是一块玉，也算不得宝贝呀！”

澍儿从母亲怀里挣下来，走到舅舅身边，伸手就要抓：“小舅，给我看看！”

重子吓得把手高高举起，忙说：“不能让你看，你会打碎的，打碎就太可惜了！”

叔姬冷笑道：“什么破石头，装神弄鬼的！”

“你们不知道，这不是一块寻常的玉。”重子一脸正经地对哥姐说，“这是一块沁玉。”

“沁玉是什么玉？”代懿兴趣盎然地问，他希望自己真的无意中得了一件宝贝。

重子解释：“古人装殓时，常以玉伴死者，口里放一块玉，耳洞鼻孔里也塞上玉，身上也佩着玉。皇帝和皇族的人死了，有的还穿金缕玉衣。这是因为古人以为玉能防腐，玉伴着死者，则死者尸身不会朽坏。玉在死者身上，时间一久，棺木中的其他东西便会慢慢沁入玉

中，被沁染的玉就叫沁玉。”

“唔，原来是这样！”代懿似乎都明白了。

“其中最容易沁入玉中的有五种东西。”重子继续说，“即朱砂、水银、石灰、雄黄、黑土。朱砂沁入玉中，玉则呈血红色；水银沁入玉中，玉则呈草灰色；石灰沁入玉中，玉则呈淡青色；雄黄沁入玉中，玉则呈杏黄色；黑土沁入玉中，玉则呈漆黑色。玉有一沁，则身价高十倍；若五沁俱全，则世所罕见，价值连城。这块玉在阳光照耀下，血红、草灰、淡青、杏黄、漆黑五沁俱全，本是连城之宝，只可惜打碎了一截。就这样，在识货者眼里，也在三五千块银元之上。姐夫以二块银元买来，真个是狸猫换来了太子。”

“真的这样吗？我再好好看看！”代懿从内弟手里小心拿过，又细细观摩起来。

“重子，你真不简单，什么时候得到了这一套辨玉的学问。”杨度笑道，“莫不是专为哄代懿的吧！”

重子说：“哥，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这学问得之于易安居士的丈夫赵明诚。”

杨度说：“只听说赵明诚写过一部《金石录》，没听说过他有辨玉的书。”

“是的。”重子答，“《金石录》是一部名著，大家都知道。其实，赵明诚还写过一部《古玉考》。书未写完，金兵南下，他们夫妇逃到江南，半部《古玉考》的稿子就存在赵明诚的侄儿赵端手里。赵明诚、李清照死后，赵端手抄五部，自己留一部，以其余四部赠亲友。元代时，赵端的七世孙赵齐为躲避蒙古人的屠杀，携《古玉考》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后来在日本刻了二百部，《古玉考》得以在日本流传。相反地，在中国的四部，后来都失传了。三个月前，我偶尔在东京旧书摊上见到一部，用十块银元的高价买了过来。刚才我说的这段《古玉考》的流传过程，便都写在赵齐的序文中，下次我带来给你们

看。”

杨度道：“太有趣了。从来没有听说过赵明诚还有这样一部书，现在经重子在日本发现，真是一大贡献。日后回国了再刻印出来，也让赵明诚失落数百年的绝学复苏。”

重子说：“你这样说，我就不拿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如何去识玉，我就没有名气了。要刻，也等我死后再刻吧！”

杨度笑着说：“别看小三子本本分分，心里也是很鬼的。”

代懿说：“重子，给你姐做印章，你看刻几个什么字？”

重子不假思考地说：“就刻‘叔姬之印’四字好了。”

代懿走到妻子身边，满脸堆笑地问：“你看这四个字要得不？”

叔姬板着脸不做声。

杨度走过来说：“我看别刻名章，刻个藏书章最好，就刻‘懿庄珍藏’四字，将你们夫妻二人所有的书都盖上这四个字。”

代懿深谢内兄的美意，赶忙说：“哥说得最好，就刻‘懿庄珍藏’四字。”

杨度对妹妹说：“你看代懿多舍不得你，得了这个宝贝，就急着要给你刻个印章。这样的好丈夫到哪里去找，听哥的话，吃过饭后一家三口快快乐乐回家去，再不要吵架了。”

“好，听哥的！”代懿忙表态。

叔姬不做声，死劲地用牙齿咬手绢。

重子拍着手掌说：“姐的脾气我最知道，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笑了起来，叔姬的手绢不知不觉地松了。

八 初次会晤，杨度就认定孙中山是个磊落大丈夫

一段时间里，杨度忙于应付东京留学生界的各种集会，报告回国联络湖南绅商以及游说张之洞的过程，常常博得青年学子们的阵阵掌声。杨度很得意，因此而对宪政的研究投入更大的热情。他日以继夜地研读西方著名学者有关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斯宾塞的《代议政体》，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他将西人的论述与中国的现状加以比较分析，废寝忘食地潜心思考摸索，试图为自己的国家选择一个最佳的国体政体，制定一套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律令。他常常感到十分疲倦十分困顿，但一旦想起自己是在做萧何、陈平、俾斯麦、伊藤博文的事业时，便会立即精神振奋。偶尔他也会记起静竹送他的那截拜砖，想起妙严公主的故事，情绪更会受到鼓舞。

慢慢地，一张较为清晰的蓝图出现在他的脑际。他认为时处今日，救中国的唯一办法，在于创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而创建这个责任政府的关键，又在于建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建立责任内阁的基础是国内应有成熟的政党，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那样，只是中国目前尚无此等政党。山堂会党虽然很多，但统统都是愚昧落后的团体，没有系统明确的政治主张和严格缜密的组织纪律。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虽然略具政党雏形，但起义没有发动，在政治上毫无影响，也不具备执政的条件。然而时不我待，不能等有了完全合格的政党再来谈责任内阁。为此，杨度很费了一些思索。后来，他设想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即先建不党内阁，也就是说内阁中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皆为官吏而非政党中人。此阶段可称之为幼稚立宪国之政府。进而再实行半党内阁，即内阁的总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由政党和官僚杂组而成。此阶段可称之为过渡立宪国之政府。再进而实行政党内阁，即由议会中获多数票之政党组成内阁，总理大臣为该党党魁，各部大臣均为该党成员。此阶段才是完全的立宪政府，即真正的责任内阁。

这张蓝图施工的第一步是促使朝廷速开国会。出席国会的代表应

该真正具有人民性，具有人民性的国会才能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有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才能制约责任内阁，有受制约的责任内阁才可能把国家领导好。

杨度如此反反复复地推敲论证后，觉得自己的这一套政党内阁制是救中国的最佳方案。

他把这套方案告诉梁启超。梁启超赞赏他的方案设想精致，步伐稳妥，不过与中国的实情并不完全吻合。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从整体来说尚处在未开化之中，因愚昧而衍生的奴隶性意识很强，他们盼望的是在圣明的天子，即王道的统治下生活，并没有要自己当家做主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与泰西各国最大的不同，而与日本最大的相似之处。但日本的国民教育远比中国为高，所以日本也可以实行君主立宪。对于中国而言，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因此，救中国最好的方案是开明专制。

不过，梁启超还是认为杨度的思想与他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愿意和杨度共同组织一个政党，推杨度为党魁。不料，梁的这个设想遭到其师康有为的坚决反对。他大骂杨度的君宪方案实质上是架空了皇上，最后会堕落到无父无君禽兽不如的地步。又说光绪帝是圣明君主，只要光绪帝一复辟，便可立行变法，可立予国民议政之权，可立予国民自由民主。他声称自己深受皇恩圣眷，此生唯有竭尽全力为光绪帝复辟而斗争，此外概不他想。康有为最后斥责梁启超与杨度组党是背叛他的行为，拥护杨度为党魁尤不能容忍。

梁启超虽对其师的霸道很是不满，且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已越来越大，但还是不想与师门公开决裂，于是只得作罢。杨度也不想与这个顽固不化的保皇头子搅在一起，他计划自己办一张报纸，通过这张报纸来网罗同志，组成一个既不同于康梁保皇派，又不同于孙黄革命派的新党。

这天下午，他又在为此思虑的时候，屋外传来一句欢快的声音：“哲子先生，你看谁来了？”

随着声音进来的是千惠子，他身边走着一个中年男子。那人一脸微笑，主动走上前去，用洪亮的广东官话爽朗地说：“哲子先生，你不认识我吧！”

说话的同时，一双手也伸了过来。杨度忙迎上前去，将来人的双手紧紧握住，专注地看着他。

这个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脸孔方方的，五官端正，尤其是一双微微下凹的眼睛十分明亮而有光辉，给人以坦荡诚恳且睿智洞达的印象。上嘴唇上留着宽宽的八字胡须，头上蓄着西式短分发。他身着深蓝色条纹西服，系一条洒满小花朵的咖啡色领带。脚上穿一双擦得一尘不染的西式黑皮鞋。

杨度觉得此人既有一种不同凡响的高雅气质，又有平易随和的常人性格，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他连声说：“久仰，久仰。”又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

“哲子先生，我来告诉你吧！”千惠子含笑介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呀！”

“哎呀，你就是中山先生！”杨度连忙站起，重新伸出两只手来，将孙中山的手紧紧握住。“你的大名真正是如雷贯耳，我仰望多时了，失敬失敬！”

孙中山笑着说：“我慕名来拜访你，两次不遇，今天是第三次，终于见到你了！”

“真是对不起得很，我回国去了三个月。”杨度在孙中山的对面坐下。“先生是个传奇人物，我多次想去拜见你，只是你行踪不定，找都找不到。”

“哲子先生，你这次回国去敦促张之洞出面争回粤汉铁路的主权，办了一件大事，祝贺你。”

“哪里，哪里！”杨度谦虚了一番，“舆论的压力，爱国绅商的资

助，才是粤汉铁路得以收回自办的主要原因。”



1899年的孙中山

孙中山说：“这话固然不错，但你个人的功劳也不可没。”

“中山先生，”杨度笑了，“不瞒你说，如果不是今天亲眼见到你，我真的不会相信你有如此文雅英俊。”

“是吗？”孙中山大笑起来。“满清朝廷把我和尤列、陈少白、杨鹤龄合称四大寇，悬十万银子要我的头。老百姓都以为我是强盗，有的报纸还把我画成黑脸红眼睛炭盆口，说我专睡老虎洞吃人肉。”

杨度也笑起来说：“这画我没看到，我想象中的你是五大三粗膀阔腰圆，能徒手打得赢十多个人的大汉。”

“哈哈！”孙中山笑得甚是开心。

千惠子在一旁见他们初次见面便如此亲密无间，仿佛老友重逢一般，心里也很高兴，说：“看来你们有谈不完的话，过会儿好好谈。昨天横滨来了几件上等男式和服，我给哲子先生买了一套。”

千惠子说着，从随身携带的精致羊皮包里取出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和服来。这和服用铁灰色的英国细毛料做成，做工十分考究，气派华贵。杨度和孙中山都觉得很好。千惠子得到夸奖，很高兴，说：“穿上吧，穿在身上会更好看！”

说着，将衣服抖开，亲手披在杨度的身上。杨度将两只手插进袖子，挺了挺腰，果然十分合身。

孙中山仔细端详：“哲子先生穿上这身和服，显得更潇洒了。”

千惠子站在杨度的前面，上下扯了扯：“这就更像一个儒雅的日本学者了。”

杨度听了这话，顿时有点不悦。“一个儒雅的日本学者”，绝不是他的人生目标。想到这里，他对千惠子说：“好，就这样吧，我脱下来了！”

边说边把衣服脱下来交给千惠子。千惠子见杨度穿上这身饱含着她的爱心的和服，居然连穿衣镜边都不去一下便脱了下来，心里有点快快的。她接过衣服，对孙中山说：“你们谈吧，我去帮奶奶准备晚饭。”

“千惠子小姐，那就辛苦你了！”孙中山一点客套都没有，这正投杨度的脾性。

“中山先生，听说你很小的时候便接受了西方人的文明。”深受中

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杨度，近年来在西人的著作中获益甚多，当年走出石塘铺赴归德镇时那种乡村局窄、世界宽阔的感受，仿佛又一次来到。为此，他对孙中山的这种经历十分羡慕。

“我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时候，已经十三岁，不算很小了，但比起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是算早的。这要感谢我的家乡和我的家庭。”孙中山的语气变慢了点，他陷入了对儿时生活的回忆。“我的家乡在广东香山翠亨村，靠海边不远，渡过海去，那边就是澳门。翠亨村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许多在广州、澳门发了财的富翁们见这里很好，又离城近，都在村子边建别墅。所以翠亨村虽小，但与外界联系不少，住在翠亨村的人并不孤陋寡闻。我的乡亲们有不少到外国谋生的，比较多的是去美国和南洋。到美国是去挖金矿，有赚了很多钱回来的。我的两个叔父都在年轻的时候就跑去美国挖金矿了，但他们一去之后就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一个死在途中，是掉到海里淹死的；另一个死在矿井里，是给石头砸死的。两个叔母于是在家守了一世的寡。有一个叔母很聪明，她从不出村子，却晓得外边许多有趣的事。她没有生过孩子，因此对我很好，把我当做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一直记得小时候她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她说，有一个在美国挖金矿发了大财的人常常讲他游历海外的事。海外也有山有水，同我们翠亨村差不多，只是那里有许多金子。又有一种土著老百姓，头发是火红火红的，他管他们叫红人。红人专抢别人的金子，还杀人。有一次，他和另外三个伙伴带着几块小金子路过一个偏僻的地方。他听说这里的红人很强暴，便对三个伙伴说，我们把金子分成两部分，小部分放在口袋里准备送给他们，大部分放在头发里，他们搜不到。但那三个伙伴不听，把所有金块都放进头发里。果然，有几个红人来了，拿着明晃晃的大刀。他走在最前面，红人搜他的口袋，发现有金子，大笑，将金子收去，把他放了。另外三个人，因为搜不到金子，红人很气愤，就把他们杀了。我那时年纪虽小，听了叔母讲的这个故事，也觉得这个挖金矿的人很聪明，心里得到了启发。”

杨度专注地看着孙中山，默默地听着。中山儿时的这个故事是很

富于哲理性的。世上许多人就因为不能参透取舍之间的关系，往往因小失大。他想，如果让那个挖金矿的人当政的话，有可能会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家。

“因为有了两个叔父死在国外的教训，我父亲便不出国。他在年轻时只在澳门住过两三年，在那里学做裁缝。”孙中山继续说，“澳门是个花花世界，葡萄牙人把它建成一个寻欢作乐的地方，许多人都称它为天堂。葡萄牙人在那里建了一幢又一幢红墙绿瓦的房子，空地铺上草皮，在阳光照耀下，澳门就像一片绿叶，红绿房子就像嵌在叶子上的发光的宝石，碧蓝碧蓝的海水就成了叶子的边缘。澳门岛上有大规模的妓院、赌场、烟馆，弦乐笙歌，通宵达旦。有人对我母亲说，你的丈夫到了澳门，会被那里的金钱享乐迷住，不会回翠亨村了。母亲也有点担心。但不到三年，父亲把手艺学好就回来了。人们都奇怪，他却处之淡然，说澳门虽繁华，但翠亨村的幽静更吸引人，何况这个家庭也不能不管。我父亲对家乡的爱恋和对家庭的责任心，赢得了村里人对他的尊敬。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父亲很看重这点。他说一个人若没有得到村里的尊敬，就是得了一座金山，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我的父亲也过世多年了。”

中山说到这里，语调很低沉，充满着对父亲的怀念之情。这种情绪深深地打动了早年丧父的杨度。他觉得自己似乎从未在别人面前提起过父亲，特别是在初次见面的生人面前，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绪。是父亲在自己的印象中淡漠，还是自己缺乏纯孝的天性？

“我的大哥比我大十五岁。在他成年之后，他不满足于翠亨村这块小天地，坚决要到外面去闯荡。我的父母拗不过，只得同意。大哥和几个人一起离开家乡，去了夏威夷岛的檀香山。一年后，家里收到大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在檀香山一切很顺利，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他在家乡学会的耕作技术发挥了作用，经营的农作物比当地土著人要强得多。父母为大哥站稳了脚跟而欢喜。我那时一直在村里上私塾，读一切中国小孩子都应该读的四书五经。十三岁那年，大哥忽然从檀香山回来了。全家人都把他当英雄迎接。我们家三人出国，死了两个，只有大哥活着回来，并且成为富有者。他的富有不仅在金钱，

还在办事的经验。他给大家讲檀香山，讲那黄金似的奇妙的沙滩，色似靛青的海水，海边澎湃的大浪，永流不绝似的泉水，凸入温暖海水中的紫山。我听得入迷了，一定要跟大哥去檀香山。但父母不同意，直到第二年父母才同意我和十多个同村人一起去。我记得那时坐的船叫格兰诺号。初次出国，一切都很新鲜。到了檀香山，大哥问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答复使大哥奇怪。我说印象最深的是船上那根大铁梁。洋人能造出这样大的铁梁来，又焊接得这样好，使它承受了整个船的重量，洋人的技术了不起。”

说到这里，孙中山笑了起来。杨度觉得中山的表述富有诗意，语言极有魅力。

“到了檀香山后，大哥把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学校。这就是我接受西方教育的开始。”

中山停下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这一席话，引起了杨度巨大的感慨。杨度天性好结交，喜朋友，豪爽的性格是他获得众多朋友喜爱和信赖的主要原因。他对朋友胸无沟壑，开诚布公，自己也常常以此为荣，自认为是磊落大丈夫。然而今天在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大革命家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距此美誉还很远。要说磊落大丈夫，这位才真正称得上。你看，初次见面，素昧平生，自己一句平平常常的话，就引起了 he 这样长的一段回答，而且说得是如此坦率，如此生动，如此真切，如此一往情深。此人的心胸是何等的光风霁月，性情又是何等的坦诚恳挚！

“中山先生，你真是幸运得很，年纪轻轻就受到西方教育的开化。我在十六岁之前，一直生活在闭塞落后的湖南乡下。十六岁之后，伯父把我和妹妹接到他的任所河南归德镇，才算是开了眼界。但伯父给我的教育始终是中国旧式的经史子集，直到二十七八岁第一次到日本之前，对天下大势仍然是懵懂不知的。”

“哲子先生，论西学你可能不如我，但中学的根柢，你却比我深厚得多。你的《湖南少年歌》，我是绝对写不出来的。‘群雄此日争逐鹿，大地何年起卧龙’，这样的诗句多么气概，只怕是辛稼轩、陈同甫

之辈生在今日，也不一定能超过啊！”

“中山先生，你过奖了。”杨度笑起来。他心里很畅快，将他的诗与辛弃疾、陈亮的诗词相比较，别的朋友都没有这样提过。而他自己最喜欢的正是辛、陈等人慷慨激昂的风格，也有意学习他们，中山能一眼看出，足见其古诗词素养甚好。

“中山先生，你的那篇《上李傅相书》，洋洋万言，议论风发，就像得到贾谊、苏东坡真传似的，尤其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几句，将会成为千古流传的名句。”

“哲子，我跟你说吧，当年去天津见李鸿章，上书只是幌子，目的并不在此。”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杨度将身子伸过去问。

“你们谈得好大的兴致啊！”孙中山正要回答，千惠子笑吟吟地进来了，手里端着两个碟子。“吃饭啦！”

孙中山掏出怀表看了一下：“都六点钟了，一点都不觉得饿！”

“就在这里吃？”杨度问千惠子。

千惠子答道：“我特地为中山先生做了几个中国菜，也不知像不像。奶奶吃不惯中国味，爷爷陪她在餐厅吃饭，我们就在这里吃吧！”

“好，就在这里吃！”孙中山站起来张罗着，一边说，“光看这颜色，就知道一定好吃，想不到你这样的富家小姐还会下厨做饭菜哩！”

千惠子说：“你不要小看了我，日本饭菜我样样都做得好，只是中国菜不会烧，今天试一试。”

杨度说：“我们吃现成的，再不好吃也不敢说你手艺不好。”

“对，对。”孙中山附和着。

一会儿，菜都端上了，千惠子还替各人倒上一杯葡萄酒。孙中山吃了一口菜，连声说：“味道好，味道好！”又转过脸望着千惠子笑着说，“真不错，今后可以嫁到中国去了。”

说得千惠子脸羞得红红的，心中却很甜蜜。整整一个下午，杨度和孙中山谈得十分融洽投机，害得千惠子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待在厨房里，只能和奶奶说闲话。现在，她可以趁着吃饭的空隙和心爱的人说几句了。

“哲子先生，你上个星期教我几首乐府歌辞，我都会背了。”

“都会背了？”杨度说，“那好，背一首给中山先生听听，看背得对不对。”

“你挑一首吧！”千惠子放下筷子。

杨度想了一下说：“你背背《长歌行》吧！”

千惠子凝神思考。孙中山也将手中的杯子放下，认真地听。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背得好，一个字都不错！”千惠子的背诵刚一结束，中山便轻轻地击掌称赞。“这是古乐府中最好的一首。‘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两句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我敬你一杯！”

说着举起杯子来。

“谢谢！”千惠子也举起杯子，浅浅地抿了一口，对着杨度说，“哲子先生，你说这些乐府歌辞，都是流传于巷陌之间的民歌。既是民歌，就一定可以唱。这首《长歌行》的词写得再好不过了，如果你能

再教我唱，那就更好了。”

中山说：“乐府歌辞靠古书记载，流传下来不少，但曲谱没有记上，哲子如何教你唱？”

杨度说：“中山先生说得对，乐府曲谱大部分失传了，《长歌行》究竟怎么唱法，也无人知道了。不过，我的老师湘绮先生的如夫人早年是个歌女，也会弹古琴，她曾经演唱过古乐府中另一首《上邪》，说是从古时传下来的。她还教会了湘绮师，但湘绮师不相信《上邪》当年就是那样唱的。”

“哲子先生，你的老师教给你了吗？”千惠子追问。

“湘绮师仰慕孔夫子的教学方法。孔夫子教弟子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传，因而当年洙泗之间书声琅琅，弦歌不绝。湘绮师也这样教我们，他会唱不少古曲。诵书释义之暇，就教我们唱古曲。有一次他教我们唱《上邪》，就是依如夫人莫姬所传。他唱得很动人，我们都喜欢听，也学会了。”

千惠子高兴地说：“那就请你唱一遍吧！”

“好！”杨度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说，“今日与中山先生初次会晤，谈笑甚欢，正如前人所说的，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与先生真正是相见恨晚，一来应千惠子小姐之请，二来为中山先生助酒兴，我杨度权且做一回李龟年，唱一首古乐歌《上邪》，博二位一笑。”

杨度清清喉嗓，先轻哼了两句，接着便高声唱了起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歌声苍凉沉郁，高亢激越，声浪直冲屋宇，简直有一股穿云裂帛之势。千惠子听得发呆了，她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动人心魄的歌曲。杨度就这么唱一遍，她仿佛已经全记住了。

孙中山聚精会神地听完后，说：“哲子先生多才多艺，把一首古乐歌唱得这样声情并茂，真是绝了！”

他将酒杯端在嘴边，未及饮又感叹：“我们华夏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这首古乐歌算是一个代表，直到今天，它仍可当之无愧地与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音乐相比！”

吃完饭后，杨度对千惠子说：“对不起，我今晚还有许多话要跟中山先生倾谈，关于古乐府的功课，下个星期再补吧！”

千惠子笑着说：“你们谈吧，我这次是专为陪孙先生来的，功课不管。”

九 杨度握着孙中山的手说：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将助先生

碗筷刚收拾好，杨度便迫不及待地问孙中山：“你刚才说那年给李鸿章上书是幌子，其实另有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大得很。”孙中山端起茶碗，笑着说，“那一年，我和同乡好友陆皓东先在香港拟好了上李鸿章书，然后通过澳门海防同知盛宙怀写信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代我们请求谒见。我和陆皓东都是初次离开广东，要通过北上途中窥测清廷虚实。我们从广东进入湖南，经湖南到武昌，再坐船东下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一路上民穷国疲、人心浮动的现实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和陆皓东商议，都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庸碌官僚。他有本事有头脑，我们以民族大义说动他，劝他起来推翻满人，光复汉人天下。他有威望，又有军队，他只要答应，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你们跟他说了吗？”杨度十分佩服孙中山的胆量。他的这个举

动，正是湘绮师五十年前劝曾国藩自立的重演。那是湘绮师终生引以自豪的壮举。过去的一些年月，杨度也曾想效法，却总没有找到机会，想不到眼前的这个人就这样做过，真是英雄！

“唉，不要提了。”中山放下茶碗，叹了一口气说，“那位宰相侯爷架子大得很，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拒不接见，只是叫手下人告诉我，出国考察农桑护照已办好，快点出国吧。我和陆皓东大为失望，连李鸿章的态度都如此，满人朝廷再无可相信的人了。最后到了北京，看到京城政治的黑暗腐败，更加深信满人气数尽了，只要再出一个洪秀全，一定可以把它推翻。”

杨度也觉得失望。他希望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谈谈李对造反的态度，于此则可以比较曾李两师生的性格差异，也可以摸摸朝廷大员们的思想动态。

“中山先生，据说你发起了两次武装起义，又在英国伦敦被朝廷驻英公使馆抓过，你是东京留学生眼中的传奇人物，大家都崇拜你。我想，关于你的这些经历，一定是很有趣的故事。”

与杨度交往的中国留学生，不论是主张革命的，还是主张立宪的，以及不问政治的，说起孙中山来，都有一种崇敬的口吻，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今天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要亲耳听听这位大革命家本人对自己不凡生涯的叙述。

《杨度集》中收有杨度与孙中山的两次谈话，分别取材于章士钊撰《与黄克强相交始末》及刘成禺撰《世载堂杂忆》。现抄录如下：

“（适中山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会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卒乃杨曰：）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宪政久，难骤改，囊鞬随公，窃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

“（杨度在东京时，欲谒中山先生，辩论中国国是。予与李书城、陈明超、梁焕彝介往横滨，孙先生张宴永乐园，辩论终日。杨哲子执先生手为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哲子回来，喟然叹曰：）孙先生畅谈竟日，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语言诚明，态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吾其为舆台乎！”

孙中山微笑道：“大家崇拜我，这话说得客气了，我其实没有一点传奇色彩。”

田中龟太郎提着一壶茶进来，对他们说：“千惠子和我们一起去看戏，你们在这里尽兴地谈吧！招待不周，多多原谅。”

孙、杨忙起身致谢。送他祖孙三人出门后，关上房门继续谈下去。

“去天津见李鸿章是春天的事。到了夏天，海战爆发，中国很快一败涂地，全国震惊，满人的虚弱也便彻底暴露在国人面前。”孙中山洪亮的嗓音略显低沉。“秋天时，我去了檀香山，向旧日亲友募捐，开始将反满复汉的大业付诸现实。那时华侨风气尚闭塞，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有我的胞兄及邓荫南等少数几个人愿意出资相助。不过我也联络到二三十个同志。于是大家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名曰兴中会的团体，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第二年，我们策划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开乾亨行作掩护，在广州建农学会为联络处，派邓荫南、陆皓东分主其事，我则往来省港两地，决定九月九日重阳节发动起义。谁知这天，从香港运来的六百支洋枪在海关被发现，事机泄露了，陆皓东被逮捕杀害，我则亡命日本。”

“后来就去了欧洲，是吗？”杨度插话。



1894年11月，孙中山建立了兴中会

“先是到美国。”孙中山纠正。“日本没呆多久，就去了檀香山。在檀香山遇到我在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先生，我告诉他不久会去伦敦。在檀香山住了半年，乘船赴旧金山，再由旧金山赴纽约，最后去了伦敦。我一路在华侨中鼓吹革命，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和恼怒。到了伦敦的第二天，我便去看望康德黎夫妇。这是两位极好的英国友人，他对我的革命事业很能理解。清廷决计逮捕我，但在英国的国土上，他们无权抓我，便想出了一个毒辣的计策。清廷驻英公使馆有个翻译也是香山人，他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在我由康德黎家去寓所的途中，与我闲谈。我在异国突遇家乡人，觉得分外亲切，便兴致勃勃地与他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来到清廷公使馆门口。这时猛地冲出两个人来，将我扭进公使馆拘禁，我于是知道上当了。他们审讯我，我矢口否认。他们无法得到我的口供，准备将我引渡回国。一回国，便

可杀我的头。我心里想，就这样被他们押回国杀了实在不甘心，但身陷囹圄，无人援助，怎么办呢？

“我想起了康德黎先生，他可以救我，但怎样使他知道我已被公使馆囚禁的消息呢？我见与我打交道的工役是英国人，便和他用英语交谈，请他帮我发一封信给康德黎。他不敢答应，去问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认为可以。我便写了一封未具名的信给康德黎。康德黎得知后，便和也曾任过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的孟生一起奔走营救。终于，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出面干涉了，英国记者也来公使馆采访。清廷公使馆在伦敦大街上抓人的消息便在伦敦四处传开，舆论纷纷谴责。清廷无奈，关押我半个月后终于释放了。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杨度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革命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杨度想，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这真是一种先天的不足。他笑道：“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老百姓说得好，这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孙中山兴致高昂地说下去，“我决定在欧洲住一段时期，认真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我在大英图书馆读书，去博物馆参观，看他们的工厂，走访普通市民。正是在英国，我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义和拳起事的前一年，我从欧洲来到了日本。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廷帝后西逃。我认为这是千年难逢的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去惠州策划起义。惠州兴中会六百壮士集会誓师。但后来又流产了。第二次起义虽然又没有成功，但革命事业已渐渐进入人心了。因为京师的失陷、帝后的逃命，把中国的脸丢尽了，海外的华侨一提起满人无不咬牙切齿，都说这样的朝廷不亡，天理不容。就因为这样，他们都转而相信我一贯的革命主张，纷纷捐款资助革命。我们设计了一种券，上面写着银元数目。捐资多少，就发多少银元的券。革命成

功了，可以凭着券去领银元，并付利息。从那以后，我们在经费上略好了一点。当然，总还是远远不够的，军火器械上花费的钱太多了。”

“听你的介绍，你是从甲午年就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到现在十一二年了，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自己又被捕过，同志也牺牲不少，经费也很困难。中山先生，我想问你一句，你在这十一二年备受挫折的岁月里，有没有失望的时候？”杨度很认真地问。

“没有！”孙中山断然地说，“我从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哪怕是在英国被清廷公使馆囚禁，与外界没有联系上的时候，我决定在返国途中寻一个机会跳海自杀。就在那种时候，对革命的前途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常常想，反满兴汉的大业，好比建筑一幢大房子。它需要经费，需要劳作，需要时间，但总是可以建好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建造的过程中，偶因不顺而对建成它有所失望。”

孙中山坚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分外地响亮。杨度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木棒撞大钟一般，撞击虽然停止了，而声音总在耳畔盘旋。

从见面起到现在，都是孙中山说得多，杨度说得少，他在专心地听，专心地观察，他从孙中山的谈吐中发觉孙有一种不同常人的气质。观孙中山的模样，仪表堂堂，儒雅俊秀，宛如一个饱学书生，但他指挥壮士豪杰揭竿起义，身陷危境，镇定自救，对失败打击毫不气馁，世上有几个书生能有如此胆量和毅力？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关于国家政治，他一定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尚未说出，好比他刚才提到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就都没有展开谈，应该好好地听他谈谈。杨度这样想着，拿出怀表一看，大吃一惊，时针居然已指到凌晨三点半了！

“中山先生，听你谈话，简直有如坐春风之感，不知不觉天都快亮了。我们且睡一会儿，醒来后再继续谈，好吗？”

孙中山也未觉察到时间的流逝，经杨度一提醒，才感到有点倦意

了。于是二人躺在榻榻米上，随便扯条毛毯盖着，很快便进入梦乡。

杨度一觉醒来时，孙中山已不在房间里了。他看看怀表，时针已指到七点三刻。书案上有一张纸条，是千惠子用日文留下的：“哲子先生，你与中山先生相见如鱼得水。知你们尚有许多话要说，我不奉陪了，先回横滨。周末再见。”

“哲子，你的这个日本女学生真聪明。”孙中山从外面进来，见杨度在看条子，便笑着说。

“她的确很聪明。”杨度放下纸条，“她说她曾经想请你教她中文哩！”

“是啊，那还是前年的事了。我的寓所离她家不远，她说要我教她中文，我是很想收下这个女弟子的，只是我太忙了。现在好了，她改投你的门下了。当她的中文老师，你比我更合适。”

“孟子说得天下一英才而育之，是人生一大乐趣。千惠子虽不是英才，却也称得上闺阁中的女才子，教这样的弟子是很快乐的。”

“哲子。”中山笑道，“千惠子很尊敬你，你也喜欢她，我来给你们牵根红线如何？”

“今生不行啦！”杨度伸开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我早已娶妻生子，若有情缘，来世再说吧！”

“对不起，请原谅我失言。”中山表示歉意。听了杨度的话，他也明白了几分，说，“东方男人的多妻制度，是男女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欧美各国在这点上比我们文明。今后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建立后，要从法律上废除一夫多妻制，实行男女真正平等。”

“你长期漂泊海外，夫人不在身边，有孤寂之感吗？”杨度自己常有孤寂之感，他多次想过要对千惠子说说这种情感，甚至有学代懿找个下女交往的念头。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情很脆弱。

“孤寂之感时常有。”中山一点都不加掩饰地承认。“不过，既然把一生都许给了革命大业，就不能再去计较失去的东西了。人生总难得完满呀！”

听得出，这位大革命家也有常人的儿女之情，杨度仿佛得到了某种安慰似的，刚才的一缕怅意已经消失。他对中山说：“我们今天到外面去谈话吧！”

“最好！”中山一口答应。“外面有什么好地方吗？”

“有。附近有所茶楼叫永乐园，里面有单间，最是清静，除茶点外也有饭菜，我们上那儿去吧！”

“行，你带路吧！”

杨度与田中夫妇打过招呼后，两人一起出了门。

永乐园是一家女老板开的茶楼，以热情好客整洁清静闻名远近，从早到晚生意很好。杨度有时也与朋友们上这家茶楼喝茶聊天。

来到永乐园门口，一边一个妆扮艳丽的妙龄女郎早已向他们弯腰恭迎，一个清清秀秀的年轻人将他们带到二楼西头一个小单间。小单间正面墙壁上挂着一把硕大的绘图折扇，地面铺着青白色的席织厚层榻榻米，正中摆着一张三尺长的黑漆矮几，矮几上放着一瓶插花，在矮几四周的榻榻米上放着几块缎面棉垫。杨度和孙中山按日本人的习惯跪在棉垫上，隔着茶几对面相向而坐。一个侍女弯着腰提来一壶茶和两个雅致的小茶杯，又端来四个小碟子，碟子里放着瓜子、花生仁等食品。然后悄没声息地退至室外，跪下来，将纸糊的活动门轻轻拉上，小小的单间立即变得静谧了。

饮了两口茶后，杨度先开口：“中山先生，昨夜你说到在欧洲游学的时候，悟出了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你能否详细点对我说说？”

“当然可以，我今天正是要跟你谈谈我的这个政治主张。”孙中山

挺直着上身跪在棉垫上，两只手平置于矮几，眼睛炯炯有神。“什么叫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最近，我将十年前兴中会初建时的誓言加以修改，归纳成四句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前两句即民族主义，第三、第四两句分别为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简要概括。”

杨度插话：“先生说的民族主义，质言之，就是推翻满人的政府，是吗？”

“是的。”孙中山说，“二百六十年前，满人乘明末内乱之际强行入关，夺去了汉人的江山。满人是游牧民族，文化极低，根本不具备君临天下的条件。他们采取三个手段来巩固统治，迫使汉人服从。一是屠杀，使你怕他，不得不听他的。二是变服易发，强迫汉人向他靠拢，久而久之，使汉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宗，从精神上摧毁汉人的民族意志。三是实行种族歧视。满人生下来就有落地银，一直到死，自己不要做任何事，全由国家养起来，并享有许多特权，树立满人高等民族的形象。相反，汉人则为他们当牛做马，交出大量的赋税养活他们。兵权和其他重要的职权，不管汉人多么能干，都不能插手。洪杨之后，清廷为保性命，不得不在兵权上放松一点，但仍对汉人时时提防。这几年列强欺凌，满人不但不奋力抵抗，慈禧那个老妖婆反而胡说什么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可见，在满人的心目中，汉人从来不是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兄弟姐妹，只不过是供他们驱使的奴才而已。二百多年来，我们汉人深受亡国之痛，积下的愤怒已忍无可忍了。所以，我认为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满人政权，乃是我们革命党人的第一要务。”

杨度仔细地听着，他觉得孙中山的话有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几次想打断而发表自己的意见，出于尊敬，他总是压下去了，心里说：应该听完孙先生的政治主张的全部内容。

“先生讲的民族主义，我听明白了，民权主义是什么呢？”

“民权主义，即人民充分享受一切属于自己的权利。”中山两只手用力抵着矮几，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只有君王、贵族和大大小小的官吏们的权利，老百姓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

他们不但不能过问国家大事，就连自己的生养死葬都要受别人的管束。实际上，整个人类社会的主体是芸芸众生，君王、贵族和官吏们都是百姓所养活的。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赫胥黎说得好：天赋人权。人民自身的权利以及他们管理社会的权利，是上天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

杨度发现孙中山的两眼里射出火一般的光芒，仿佛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这个极不平等的现象发布宣战书。“他是一个天才的统帅。”杨度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那么，请问民生主义呢？”

孙中山两只手松下来，重新平放在矮几上，语气也变得和缓了些：“我以为，一切政党，一切政府，最大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为百姓谋福利，让人民的生活过得幸福。我们今后所建立的民主共和国，一旦政权稳定下来，就要全力为中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而奋斗。政府要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品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建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好，先生说得甚好！”杨度听得入迷，不觉以手轻击矮几赞叹。

纸门被轻轻推开，女侍者跪在门外，以柔软悦耳的语调说：“请问先生，要不要午饭？”

二人这时才发觉已是正午时分了。杨度看孙中山面前，不仅未动一颗瓜子，就连茶水都没有喝一口，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三个小时，不倦不渴，神采飞扬。

“他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杨度又在心里称赞起来。他吩咐侍者上两碗大米饭，两个面包，一份鱼，一份牛排，一份蔬菜，两杯威士忌，再加一份罗宋汤：中西结合。

吃完饭后，孙中山建议去街头走走。半个小时后，两个中国流亡政治家再次进入这个单间，将他们对未来中国的规划设想继续谈下去。

杨度说：“上午先生畅谈了三民主义，使我大长见识，下午我想再请先生讲讲五权宪法。”

“行。”被杨度心许的天才统帅、卓越演说家非常乐意宣传自己宏伟的建国构想。“五权宪法是在吸取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我们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有效制度的基础上制定的。欧美各国普遍采取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办法来处理国事，使权力有一个制约的机制，不至于出现专制集权的现象，的确是非常成功的经验。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或叫御史台或叫都察院的监察机构以及纪律严明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国家政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后我们应当采取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制度，以确保国家政治的健康清明，这就叫五权宪法。”

杨度潜心各国宪政多时，对欧美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赞赏备至，但他没有想到要以中国的长处来弥补西方的短处。孙中山增设监察、考试两权，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继承，对西方而言是一个创造。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杨度又给大革命家上了一道徽号。

“不过，五权宪法的实施要经过一个过程。”孙中山对自己的建国方略加以补充说明，“我以为，中国建设的程序要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这个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府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的人心而促进国家的统一。二曰训政时期。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人员到各省协助人民筹备自治。人口调查清楚，土地测量完竣，警卫办理妥善，道路修筑成功，选出奉行革命之主义者为县官，选出议员制定出本县宪法，这样的县就成为完全自治的县。三曰宪政时期。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之县，则此省可实行宪政时期。在宪政开始时期，中央政府当完成设立五院，以试行五宪之治，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

这是一个完整的建国蓝图，它必定是经过多少年来精心思虑而设计成的，宪政专家杨度自愧不如，但他并不完全服气，他认为自己的

一套主义和建国方案，虽不及孙中山的完备，却比他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该由他来阐述治国之策了。

“中山先生，你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给我许多启示。这些年来我也在摸索治理中国的方略，也有自己一套肤浅的看法，你能听我谈谈吗？”

孙中山恳切地说：“哲子先生，许多中国留学生虽有一腔爱国热血，却没有明确的目标，出国之后，浮浮躁躁，无所适从，独你与众不同，潜心于西方和日本的宪政研究，广采博收，孜孜不倦，并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处理中国的实际问题。你的《粤汉铁路议》长达五万余字，精细严密，周到详尽，我读后拍案称奇者再而三，自认为海外留学生在这方面再无第二人可与你相比。久闻你有金铁主义的倡议，只是不得其详，今日难得相逢，就请你详详细细地说明吧！”

孙中山虚怀若谷的态度使杨度感动，他也很愿意在这位探讨中国是十余年的政治家面前一展平生抱负。

“中山先生，你的救国理论我虽不能完全接受，但它自成体系，完整详备，令我佩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零乱而不成章法，说出来尚请先生不吝赐教。”

中山笑道：“你太客气了，人们都叫我孙大炮。何谓大炮，就是说我的性格就像大炮筒那样直通通的，决不拐弯抹角。和人辩论起来，也和大炮一样火药味十足。你放心，我若觉得有不对的地方，立即就会说出来，那时还只有请你谅解，莫以我的直爽、火爆的脾气为意才是。”

“痛快！”杨度笑了笑，身子向前倾，胸部靠着矮几边缘，将他的理论娓娓道出，“我的所谓金铁主义，金者即黄金，即经济，铁者即黑铁，即军事。说明白点，即经济的军国主义，也可以用另一个名称，即世界的国家主义。然所谓经济的军国，究为何等国家，它包含哪些内容，这是主义中的重要问题，如果不加说明的话容易产生误解，我先画一个简表来说明。”

杨度将矮几上的磁盘移开。

“金铁主义，也即经济的军国主义，有它对内对外两层内容。”

说着，杨度用手指沾了茶水在矮几上画了一个表出来：

一，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

一，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

他详加解释：“侯官严复先生说过，国家分内因、外缘两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变化及一切政府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今后中国这个国家，对内来说是民富的，对外来说是国强的。靠什么来富民？靠的是工商的发达。靠什么来强国？靠军事的强大。这就是工商立国和军事立国的意思。要使国民的经济发达，必须要有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假若国民时时担心自己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那则万无经济发达的可能。欧美各国可以作为例子。英国民权最发达，则经济相应为全球之冠。美国次之，故经济亚于英。俄国无民权可言，故其经济亦薄弱不振。现在世界上专制大国，除俄国外就是中国，然而中国比俄国还恶劣。俄国政府可比之于明火执仗的强盗，中国政府可比之为鬼鬼祟祟的小偷。”

“比喻得很形象。”孙中山笑着插话。

“好比说，中国政府自诩二百多年来未向人民加赋，其实开捐抽厘，巧立名目的赋税多得很，这就是小偷的伎俩。”

“正是，正是！”孙中山点头赞同。

“中国政府只知道自己收赋税，根本不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如此，经济如何能发达？所以必须扩张民权。对外则须巩固国权，才能平等立于世界各国之中。现在的中国政府，根本不知国权为何物。内政之事，随处受人干涉而不知愤怒，也不知如何拒绝。某处放一官吏，外人干涉说不宜，则不放；某处辞一外人，外人说不可辞，则不辞。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巩固国权，对于今日的中国政府是太重

要的事情了。人民要有权力，首先在人民要有自由。专制国家，人民无自由可言。立宪国家，人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有他的自由。有国权的政府，必须是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目前的政府有许多弊病，而一切弊病的根源即不负责任。”

孙中山凝视着矮几上的简表，眉头慢慢地皱起来。杨度不理睬孙中山表情的变化，声调越来越铿锵：“现在要挽救中国，只有走这条路，即从我的简表的后面向前面推移。”

杨度伸出右手食指来，在表上一步步地推动着。

“先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给人民以最大的自由，然后国权可逐步巩固，民权可逐步扩张，再继而大办军事，大办工商，最后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金铁主义则付诸实现。”

杨度抬起头来望了望孙中山，见他仍在凝视简表，于是又加以强调：“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甄克思指出，人类社会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即由蛮夷社会进化到宗法社会，由宗法社会进化到军国社会。蛮夷社会无主义可言，宗法社会为民族主义，军国社会为国家主义。这个发展过程，乃极东西而通古今，无论哪个国家概莫能外。今西洋强国均已由宗法社会进入军国社会。我们中国，汉人由宗法社会进入军国社会，则自封建制度破坏后开始，至今已有二千多年了，但又不具备西方强国那种完全的军国制度。至于满蒙，则仍在宗法社会之中，有民族主义而无国家主义。所以中国从整体而言，是一个不完全的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相混合的国家。”

孙中山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在他看来，杨度的思维逻辑表述到这里，已出现了明显的混乱。他对当今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说明他的主义有很严重的缺陷。这样的主义绝不是救中国的良方。以他素日的大炮性格，他要立即站起来痛加驳斥。但今日对面坐着的乃是一个享有很高声誉的宪政专家，且又是初次相会，他强压住自己的大炮火气，静静地听着。

女侍者再次悄悄地推开门，无声无息地端走了茶点，送来了晚

餐。孙中山和杨度的谈话又进行了一整天。吃了晚饭后，孙中山建议晚上不谈了，去看看银座夜总会的艺伎表演，明天再谈。杨度欣然赞同。

翌日上午，还是永乐园，还是这个单间，两个政治家面对面坐在矮几两边。这次却由客人先开口：“哲子先生，昨天听你阐明金铁主义，你为富民强国所作的努力探索使我钦佩。你说中国目前所要做的首在于建立责任政府，在于给人民以自由。我请问你，如何建立责任政府，谁来给人民以自由？”

第三天的会谈，一开始的气氛便显得有些紧张。杨度对此却不感到意外，他知道自己主义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他希望能面对面地辩论。

杨度平静地说：“我认为应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实现，即各省各县选举优秀人物作为代表，由各省代表组成国会，由国会制定出宪法，并由国会推举对国家和人民有高度责任心和有杰出管理才能的人组成政府，在宪法的制约下，担负起一国的领导责任。责任政府就这样组成。这种政府理应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

“请问哲子先生，照你的主义，不必推翻满人的朝廷？”孙中山的身子向前倾，两眼望着杨度发问。

“如果满人朝廷同意开国会制定宪法，也可以不推翻。”杨度肯定地回答。

“不推翻满人的朝廷，也就是仍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统治下实行宪政？”孙中山再次追问。

“只要他们真心推行宪法，也未尝不可。”杨度的身子离开了矮几，不知是受不了孙中山咄咄逼人的气势，还是换一个姿势舒展一下。

“哲子先生，恕我直言，你的这个主张，我完全不能赞成，因为事实上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孙中山放在矮几上的两个手掌突地变成

了两个拳头，只是没有捶打而已，看得出来，他心里已憋满了怒气。他有意识地停一下，将自己的怒气压下去，待恢复常态后，他望着杨度说，“哲子先生，有一点你是清楚的，那就是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年之久的满人，已经把中国拖到了民穷财尽、国将不国的地步。”

杨度点点头，表示赞成。

“一方是专门掠夺别人子女玉帛的强盗，一方是失去了人格尊严的奴隶，双方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你要满人答应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给汉人以自由平等吗，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早年入关的屠杀不去说了，就说七年前的戊戌政变吧。康梁谭嗣同等人并不要他们让位，只是希望他们开恩给汉人一点点好处。结果如何呢？慈禧是吃人的魔鬼，光绪也不是好东西，能对他们抱希望吗？要救中国，第一步就要推翻满人的朝廷，将他们投之荒坂之外，再不能让他们拱手垂裳坐在中国人的金銮宝殿上了。满人下台了，方可言宪政，否则什么都谈不上！”

孙中山气势雄壮的一番讲话，正如大炮筒一样：直截了当，火药味十足。杨度一直带着微微的笑意听着，他等孙中山说完，用平静的口气说：“中山先生，满人是够糊涂够混账的了，但你将他们排斥在中国人之外，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清取代明不是亡国，而是换朝，正像汉取代秦、唐取代隋一样。”

“你错了！”孙中山不能容忍杨度为满人作这样的辩护。“满人在关外自建清国，与明朝分庭抗礼，这在他们的文献中是有明文记载着的。他们自己从来都不承认是中国的属下，你何必硬要将他们扯进中国人的行列！”

“这是他们震惧于中国君臣大义之说，乃自矫为一国，称中国为其所灭，逃掉以臣篡君的谴责。实际上努尔哈赤本人就受封于明朝的龙虎将军，这是史册上的明证。”

“哲子先生，你这是书生之见，努尔哈赤这样做，正是为了麻痹明朝廷，好为篡位作准备。”

孙中山揭露努尔哈赤的阴谋似乎一针见血，杨度一时语塞，稍停一下说：“这个问题有多半是属于学人之间的争论，且不说罢，我以为救中国的关键在立宪。若宪法可立，君主也可，民主也可，世界上有君主立宪优于民主立宪者，如英与法之比，也有民主立宪优于君主立宪者，如美与德之比。立宪又有彻底与不彻底之区别。彻底则国强，不彻底则国弱。比如英与德同为君主立宪，英强于德；美与法同为民主立宪，美强于法。其原因就在英、美立宪彻底，德、法的立宪还不够彻底。所以我认为，作为政体的立宪与专制，才是国家的实质，至于作为国体的民主或君主，那只是国家的形式而已。”

杨度的话不无道理，孙中山的语气和缓下来：“欧美国家的确是民主、君主国都有，也都把国家建设起来了。不过中国不同，中国不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姑不说慈禧、光绪这些君王是暴君昏君，即使再出现康熙、乾隆那样的能干人也不行了。这原因是今天的汉人都已明白不能再俯首听命于满人，满人再君临天下，汉人心不平气不服，都认为是民族的耻辱。在这种情绪下还能够去谈立宪吗？”

“好，孙先生谈事实，我也谈事实。从今日事实而言，中国不能无君主而行民主，假若行民主立宪，则有三大困难不能解决。”跪得太久了，杨度觉得两腿麻木，他从棉垫上站起来，孙中山也跟着站了起来，两人都离开矮几，各自慢慢踱步。杨度继续说，“一为满人的文化不能等于汉人。想要他们与汉人并立，五族平等，共选议员，共举大总统，这在他日或可行，在今日必不可行。既然不能，则汉人组织共和国，满人无复有土地可守，则必起而反抗，再有别族人效法而以民族主义闹独立，则中国分裂了。二为汉人的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地。因为旧政府初灭，新政府未强之时，其兵力必不能制服各族。蒙回藏建立的小国家，汉人也不能用兵力讨平。第三大困难最为严重。要推翻满人，必然要打仗，满人拥有军队，汉人没有，得边打边建，因此满汉之争，将是惨烈而长期的。中国人民已穷困到了极点，还受得了兵荒马乱的摧残吗？外国列强一向对我国虎视眈眈，总想瓜分豆剖，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中国一旦内乱，则对外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野心实现。古话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今日形势正是如此。为中国谋利益者，不能没有此远虑。”

杨度刚一停口，孙中山便停止踱步，针锋相对地说：“哲子先生，你的三大困难均不能算作困难，尤其是前两点，完全是杞人之忧。君不见，汤武革命，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日中国亦如此。汉人只要举起革命大旗，就能形成浩浩荡荡的大势，一切阻挡它的反动逆流，都将被它打倒，一切污泥浊水均将被它所扫荡。四万万人团结一心，其力量足可以移泰山填东海，其兵力可达百万千万，不要说国内的反对力量，就是英、美等大邦也不是它的敌手。汉高祖当年不过一亭长出身的专制帝王，尚且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宏伟气魄，何况有四万万人作后盾的革命者！哲子先生，你多虑了。”

杨度虽不能为孙中山的道理所折服，却被孙中山吞吐宇宙的气概所震慑，他不自觉地停住脚跟，伫立恭听。

“至于你所说的第三点也不必担心。自古以来打仗总要流血死人，中国历史上战争一直绵延不绝，并未见中国灭族灭种。事实上每一次大的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就会向前推进一大步，况且我们的战争乃是为民族争权利，为人民争尊严，是天地之间最正义的战争，天道人心是在我们一边的。流血死人不要紧，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血性，为了民族和国家，即使死了也是值得的。佛教中有凤凰涅槃的故事，在血与火之中，凤凰获得了新生。我们中国也是一只凤凰，她也将血与火中获得新生。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外人固然在觊觎我们，虎视我们，企图瓜分我们的国土，那是因为我们处于委靡软弱的状态。我们四万万人现在好比一头睡狮，革命排满将是一声惊雷。惊雷炸裂，睡狮猛醒，它将张牙舞爪，狂啸山林，哪个洋人还能在它面前扬武耀威，哪个强盗还敢取它的一根毫毛？哲子先生，我劝你丢掉这些不必要的顾虑，放弃君主立宪的空想，和我们一起高举革命大旗，共同为建设民主共和的新国家而斗争吧！”

孙中山说得激动起来，紧紧抓住杨度的手，那一股烈火般的热情，仿佛要把这位湘中才子融化似的。



同盟会在日本的合影

“两位先生，已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女侍者弯腰站在他们的身边，指着矮几说，“我中午给你们送来的饭菜，你们一点也没动，要不要我替你们热一下。”

女侍者轻柔的声音使两位中国汉子大为吃惊：什么？中午饭早就

送来了？现在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察觉出来，时间如同在他们面前凝固了一样。

孙中山掏出怀表来，拍着杨度的肩膀笑道：“已经是下午五点三刻了！”

“哈哈！”杨度也大笑起来，他转脸对女侍者说，“请把中午饭菜拿去热一下，再给我们一壶鹿岛老酒！”

一会儿，酒菜都端了上来。杨度端起两杯酒，将一杯递给孙中山，满怀敬意说：“三日来，我与先生探讨国是，虽所见未尽相合，然平生畅快，未有过于此时。先生宏论伟议，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干顷之波，语言恳诚，气宇阔大，我遍视天下人才，无出先生之右者。虽然，我信奉君主立宪已久，不能骤改，囊鞬随公，窃愧未能。今日与先生约：我主君主立宪，必为之在中国实现而努力，若我的事业成功了，愿先生帮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若先生事成，我将尽弃自己的主张，竭诚以帮助先生。”

孙中山为杨度光明磊落的气度所感动，接过酒杯，恳挚地说：“哲子先生，关于中国应该建立民权发展民生，应当成为一个国强民富的新国家，我与你毫无二致，不同者在为达到这个目标所选择的道路而已。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的富强之路是允许求索的。你刚才这样坦荡地表明态度，我十分钦佩。现在我建议，为你我二人牢记住事成相助的誓言干杯！”

“干杯！”杨度将酒杯重重地碰过去，一口喝下。

“中山先生。”坐下后杨度想起一个人来，郑重地向孙中山提出，“我有一个同乡，姓黄名兴字克强，他和你志同道合，也主张排满革命，是一个胸怀四海文武双全的伟男子，他可以成为你的好帮手。如果先生愿意的话，我乐意介绍你们认识。”

“啊，你说的是黄克强！”孙中山大为高兴地说，“我早闻他的大名，就是无缘相见，他现在也在日本？”

杨度点点头。

“那好，就请你明天带我去见他！”孙中山兴奋起来，一口气将一杯酒喝完。

第二天，杨度把黄兴引来。孙中山、黄兴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的看法完全一致，对排满兴汉的革命大业都充满了必胜信心，都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等待了，必须立即行动。

左舜生《记王壬秋》：“乡人杨皙子先生（度），为湘潭王壬老之高第弟子，以拥项城称帝，乃大不见谅于国人。顾其人辩才无碍文采斐然，要为一代之才士。光绪三十一年，中山先生至日本，时皙子亦正留学东京，以与某博士辩论一教育问题，文誉大噪。中山爱才如命，雅欲罗致之，以张其军。皙子以不愿革命辞。中山问其理由，则答以中国革命成功，满蒙必不能保。中山强之再四，皙子乃介黄克强先生与中山晤谈。孙黄之携手，实以皙子为之媒介也。此事余亲闻之皙子，时在座同闻此一段故实者，为章太炎先生、赵夷午先生、皙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

孙中山提出，为了扩大力量，加强团结，统一步伐，兴中会和华兴会合成一个会。黄兴欣然赞同。孙中山建议，合并后的组织取名中国革命党。黄兴认为这个名字太招人注意了，不如叫做中国同盟会为好。孙中山思考了一会，同意了黄兴的意见。

1905年8月20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就是这一天，在日本东京赤坂区一间简陋的房子里，中国同盟会召开了成立大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宗旨，出席会议的百余名代表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从此，以推翻满清朝廷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诞生了，中国近代史掀开了新纪元的第一页。

几乎就在孙、黄筹建同盟会的同时，北京的紫禁城内，一个重大决策也在秘密酝酿之中。

十 袁世凯为宪政出了一个极好的点子

为争夺对中国领土的控制权，光绪二十九年年底，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同时宣战。一时间，房屋被烧，道路被炸，良田变焦土，两个入侵强盗挑起的不义之战使中国的老百姓蒙受了惨重的灾难，而懦弱无能的清廷，居然跟在其他各国的屁股后面，宣布对日俄战争保持中立！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最后以俄国竖白旗乞降为结束。区区海岛小国，竟然战胜了横跨欧亚的沙俄大帝国，世界对日本刮目相看了。此事更引起了中国朝野内外的震动。有识者都认为，日胜俄非民族之胜而是政体之胜，是立宪战胜了专制。十年前的甲午海战，日本打败了清朝，实际上就是两个制度孰优孰劣的证明。只是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败在武器上，而不是败在政体上。现在同是洋人，同是坚船利炮，胜败的真正原因便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在战败的俄国要求立宪的呼声四起之时，立宪也便成了中国政界的时髦字眼。

一批头脑清醒热心国事的高级官员，开始给慈禧太后直接上疏，对那个专制暴戾的老太婆谈起立宪来。驻法公使孙宝琦第一个从海外发来立宪之请，接着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也纷纷上奏请求立宪。大内传出消息：老佛爷看了这些奏折后没有动怒。于是，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衙门里，近日来幕僚清客们也在四处查阅洋人书报，挖空心思要为主人作一篇胜过其他疆吏的大奏折。

这座北京城外最为烜赫的衙门的主人，就是正处盛年的袁世凯。他坐在这个李鸿章遗留下来的宝座上已经四年多了。这些年里，当大部分督抚们面对着巨变的形势而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率先在天津设立巡警局，尔后又开办巡警学堂，培养大批巡警，将巡警制度推行到全省各地。他整饬吏治，以高额养廉费来保持官员们的清廉，并设立官吏考验处、调查处。又提出开官智的口号，开办直隶法政学堂，聘请日本教官给官员们讲授各种法律知识。又规定凡直隶州县实缺官员须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官署及实业、学校，然后方可任职。

他大力提倡实业，在天津创设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了一系列企业。较大的实业有机器造纸有限公司，滦州煤矿公司，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公司等。其中最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有资本一百万元，年产水泥二十余万桶。

他设立铁路局，委派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亲自督修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京张铁路。

他积极兴办教育，设学务处以加强领导，广筹资金，自己带头捐款二万银子。短短几年里，他在直隶创办了北洋大学堂等高等学堂二十余所，师范学堂九十余所，中小学堂二百余所，其中还有四十余所女子学堂，注册人数近十万。

就这样，直隶成了全国新政的模范省，袁世凯本人则成为名副其实的疆吏领袖，受到慈禧太后的格外器重。然而，所有这些都还不是袁世凯最突出的政绩。他倾全力投巨资经营的，乃是北洋新军的编练。

将门出身的袁世凯，对军权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远不是同时代其他人所可比拟的。他从叔祖袁甲三与别的官员的比较中，更深一层地领悟到：指挥现成的军队与亲手缔造自己的军队，这中间是大有差别的。袁甲三指挥绿营，维系其间关系的只是朝廷的任命书，在职时威风凛凛，调动时一兵一卒不属于他个人。曾国藩建湘军，所有的将官和勇丁都是他的私人。他在位时固然由他调遣，他在籍守制时，朝廷指挥不动，他一纸手令，将士们为之千里驱驰。尽管反对他的人很多，但朝廷不得不用他。李鸿章建淮军，更是亲信僚属遍布各要津，确保了他二十多年任何人不可撼动的崇隆地位。

袁世凯不屑于走叔祖的老路，他要学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样，建立一支完全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军队。小站的新建陆军为他积蓄了经验并准备了将官队伍，朝廷令各省编练新军的圣旨为他造就了天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权力为他提供了丰足的饷银，雄心勃勃的时代骄子，决心凭借这一切有利条件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无敌于天下的军队来。

袁世凯亲订募兵章程，又通过总结湘淮军的经验，建起了以镇为单位的新的军制，短短两三年时间，他组建了近八万人的六镇北洋新军。这六镇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兵强马壮地雄峙于直隶境内。



有袁世凯像和五色旗的民国明信片

袁世凯熟谙政治，工于权术。他吸取曾国藩防范满人猜忌的成功经验，建议朝廷设立练兵处，推荐受慈禧宠信的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这一建议果然立获朝廷嘉许，任命奕劻为练兵处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满人铁良为襄办大臣。表面看来，三个大臣，满人居二，兵权似乎在满族亲贵的手中，其实不然。练兵处下的各司要员全是袁世凯安排的，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政司正使刘永庆，军学司正使王士珍以及副使冯国璋、陆建章等，另加各司之上的总提调徐世昌，都是他的小站嫡系，故练兵处的实权仍由袁世凯所操持。

种种迹象都已表明，一颗璀璨的政治新星已升起在直隶上空。然而，这颗政治新星的外表虽然光彩夺目，其内心却有一份深深的隐忧。在灯火阑珊之际、夜半无人之时，这份隐忧便会常常冒出来，煎熬着他的心。

七年前，在那个风云剧变的日子里，他将帝后两方面的力量作了仔细的比较，审时度势，精明地选择了出卖皇帝倒向太后的决策。从此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终于有了今日这番局面。但是，太后今年已有七十一岁了，皇帝只有三十五岁，一旦太后死去，眼下囚犯似的皇帝便会成为真正的生杀予夺的天子，当年的血海深仇他能不报吗？说不定太后驾崩之时，也正是自己的归天之日。袁世凯每每想到这里，便不由得心跳气喘，冷汗淋漓。他不能眼看着死日的到来而不采取防备的措施，他要预先防范。

当然，曹操毒死汉献帝，也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先例。不过，他目前还不具备曹操那样的条件，此法不可取。能够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使皇帝不可为所欲为。君宪制的实权掌握在内阁总理大臣的手上，纵使自己那时不能当上内阁总理，不管哪个出任这个职务，袁世凯相信，凭着他的能干，此人都将听命于他。对！非立宪不可，舍此再无保护自己的良法；何况立宪的呼声在国内越来越高，已渐成潮流，自己若顺着这股潮流，便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前几天，他突然收到了张謇的一封长信，更使他有一种意外的欣喜。

光绪十一年，袁世凯从朝鲜回国，在天津晋谒了李鸿章，受到李的赏识后，二十六岁的驻汉城淮军营务处会办颇有点得意忘形扬才露己的味道，令谦谦君子型的张謇很看不惯，于是写了一封信指责袁。袁世凯不接受张謇的批评，也不给张回信。自那以后二十年来，两人之间断绝了往来。后来张謇成了大魁天下的状元，大喜日子里恰逢父丧，他便回原籍南通丁父忧，从此不再出仕，在南通办起了以大生纱厂为首的一系列实业，名气越来越大，被江苏士绅们拥为领袖。他主张君主立宪制，相信实力人物的作用，眼看着自己昔日的学生已成为手握重兵的权臣，为了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主义，张謇捐弃前嫌，主动给袁世凯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生死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论公之才，岂在诸人之下乎？望公力主立宪之议，以坚太后、皇

上之心，四海绅民皆有望于公也！今世各国行君宪卓有成效者，有日、英、德、荷、比等强国，朝廷宜派员前往观摩学习，此等事应尽快建议实行。”

袁世凯把玩着张謇的来信，一只手不断地抚摸尾部上翘的德国式胡须，两只异常有神采的眼睛一直停留在那三页薄薄的信笺上，仿佛在凝神欣赏状元公龙飞凤舞的书法。

幕僚长阮忠枢轻轻地走到他的身边，弯下腰，恭恭敬敬地对着他的耳朵轻声地说：“宫保大人，您要的折子已拟好，请过目。”

“好吧，先放在这儿。”

“是。”阮忠枢答应了一声，蹑手蹑脚地退出了签押房。

袁世凯一向办事干练，他放下张謇的信笺，拿起奏稿来。

“奏为立宪乃当务之急，宜速推行，恭折仰祈圣鉴事”。他将打头一句仔细看过之后，便一目数行三下五除二地很快把全篇奏稿浏览完毕。直隶总督衙门的幕僚们都是饱学之士，幕僚长更是文章老手，奏稿的立论冠冕堂皇，文句也敷陈得花团锦簇。就文论文，无疑是一篇好折子，但袁世凯不满意。因为关于推行宪政这个题目已经让孙宝琦、张之洞他们捷足先登了，文章作得再好也无多大的新意。袁世凯向来不喜欢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他看重的是另起炉灶，标新立异。二十年来的宦海生涯，步步高升，其诀窍主要即在此。他拿起笔来，在一旁重重地批下四个字：老生常谈，便把它推向一边，继续拿起张謇的信研究起来。

从心里来说，袁世凯很看重这位南通名士。二十多年前，刚过弱冠的他投在吴长庆帐下时，奉命来指导他读书作文的张謇也还不到三十岁。然而就是这个年轻人，上下古今、天文地理、经济军事、民情习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令袁家寨里走出来的兵家子弟，瞠目结舌，羞愧自惭。使他感激而钦佩的是，张謇却不讥笑他学问浅薄，反而看出他有治事之才。奉命出兵朝鲜的前夕，竭力推荐他襄办大军出发前

的准备事宜，使得他的才能得以充分表现。吴长庆因此正式委派他办理前敌营务处事，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轫。尤其是张謇中状元后，不留在翰林院做书呆子而致力于有利国计民生的实业，更使袁世凯对昔日的老师另眼相看。袁世凯的书读得不多，他也瞧不起那些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文人，他注重的是实事。

“像张謇这样的状元，才配称得上真才实学！”他在心里称赞着，又一次捧起这封难得的书信。慢慢地，他的眼光停在一句话上：“今世各国行君宪卓有成效者，有日、英、德、荷、比等强国，朝廷宜派员前往观摩学习，此等事应尽速建议实行。”

“对，将他的这个主意拿过来！”袁世凯立刻得到了灵感。

他将刚才那份奏稿拿过来，把打头的那一句划掉，另写了一行字：“奏为请派亲贵大员考查东西各国宪政，仰祈圣鉴事。”然后叫侍从将原稿退回幕僚处，吩咐他们按此要求重拟一道折子。

几天后，这道折子经过内奏事处递到了养心殿东暖阁。慈禧太后斜倚在铺着黄缎龙垫的炕床上，微闭着眼睛听稟事太监朗读。光绪皇帝亲政前，凡重要折子她都自己过目。戊戌年再次听政时已六十四岁，虽然仍想逞强自己读折，但到底年老眼花，精力不济，无奈何只得由太监来读。她一边听，一边思考如何处置。近两年来，她自觉精力更差了，有时听着听着，居然在宽大的炕床上睡着了。当轻微的鼾声传出时，太监便忙停住嘴。不料嘴刚一停，炕床上的鼾声也便停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厉的责问：“怎么啦，念下去呀！”

稟事太监吓得两腿打颤，忙不迭地将中断了的朗诵继续下去，心里不免嘀咕：前面念的，你听进去了吗？这样地听折处理政事，国家不乱才怪哩！

今天，炕床上一直没有发出鼾声，稟事太监知道老佛爷在认真听着。他不敢怠慢，一字一句念得十分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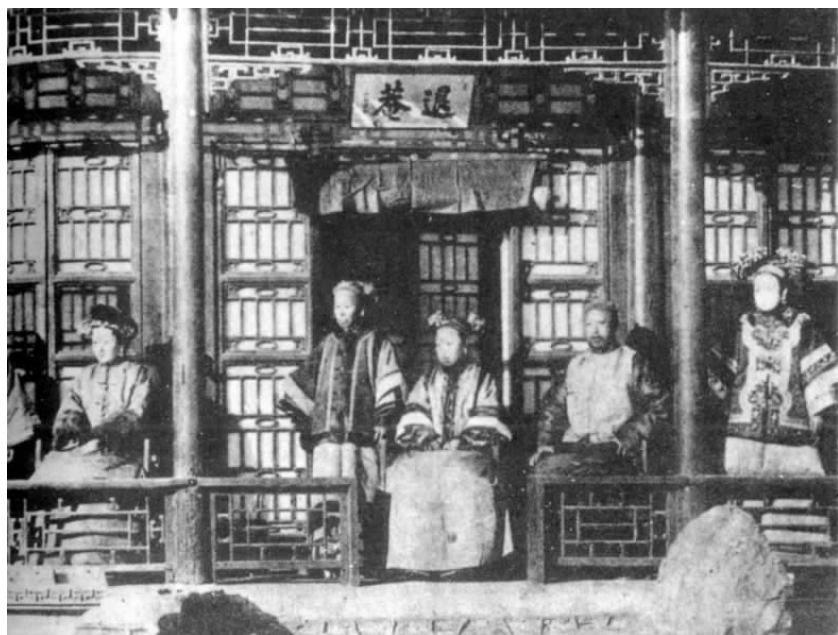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我中国便有采四夷之长、纳诸藩之贡之传统。今泰西各国法规齐备，技艺精良，实有可供我借鉴之处。东洋日本与我同文同种，行君宪而跻身强国之列，尤堪效法。

臣恭请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查，实地观摩，汇集各国之优长，以备太后、皇上采择。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发《筹谋实行新政诏书》。诏书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见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为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参差，切实实行。”

慈禧的确没有打瞌睡，她今天的精神比较好，袁世凯奏的事情也投合她的脾胃。作为一个亲手造成同治中兴的女政治家，慈禧的头脑是清醒的。国势颓唐，弊病丛生，祖宗传下来的许多成法不能适应剧变的局面，她心里的明白程度并不亚于她的侄儿兼外甥，那个胸有大志却无办事能力的光绪皇帝。所以，戊戌年变法之初，她并不加以制止，只是后来她天天听到满蒙亲贵的哭诉，说皇帝偏袒汉人，一脚踢开了他们，恳求她出面保护，她心里对皇帝的作为有了反感。她警惕起来了，暗中作了布置。待到一个小小的主事同日参掉了礼部六个堂官的消息传到她的耳中时，她震惊而愤怒了。快三十岁的人了，坐了二十多年的天下，尚且如此不成熟，简直把国事当成了儿戏！祖宗的江山交给这样轻举妄动的子孙，国家的前途寄托在这样一批浮躁狂妄的年轻人身上，能放得下心吗？当礼部尚书怀塔布年迈的福晋涕泪交加地哭倒在她的脚下时，她洒下怜悯的泪水。直到那一天深夜，她突然得到一个消息——维新党人要包围园子将自己软禁时，她终于狂怒了，心中燃烧的是复仇的火焰。她连夜赶回紫禁城，毅然决然地将自己一手培育大的皇帝关进了瀛台，将谭嗣同等六人斩杀于菜市口刑场，将大清王朝至高无上的权力再次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随之而来的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陷落，她带着皇帝仓皇西逃。清廷立国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由她的失误而造成，刚强一世的慈禧太后为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第二年，就在回銮的路上，她下诏变法自强，多少带有一点追悔的味道。回到北京后的这几年，她鼓励臣工们谈新政废科举奖新学办实业；被她废弃的百日维新，在中国实际上是重新推行了。

尽管如此，慈禧对光绪的怨恨并未化除，万民之主的天子依然是个囚犯，有时放出来，也只是做个摆设而已。近两年来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她更多地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的事。这个好强寡情的老太婆，决不能容忍皇帝在她死后对她生前的作为进行清算。她是想废除皇帝的，但形势逼迫她不能废。既不能废，则只有限制他的权力，最好的限制办法便是采纳眼下许多人所醉心的君主立宪制，利用宪法和内阁来牵制他。再说，革命党在海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张，不少人是因为对朝廷的失望转而同情革命党的，倘若朝廷效法日本和泰西各国，把宪政办成功了，赢得了人心，也就摧毁了革命党存在的基础。



醇亲王奕譞与其家人合影

就这样，慈禧和袁世凯基于对自身和自身所依附的集团利益的考虑，不约而同地看上了君主立宪。但既然是身后之事，慈禧生前并不情愿或不习惯看到这个政体出现，这就是对君宪一事，她既不反对也不准备实行的原因。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呼声，她总得有理由来搪塞，

以达到拖延的目的呀，袁世凯这道折子正好给了她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

折子念完了，主意也拿定了。她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问稟事太监：“小柱子，今儿个是哪位王大臣当值？”

“回稟老佛爷。”小柱子奏道，“今天当值的是醇王爷。”

“你去请他进来。”

“喳！”

一会儿，身着华贵的石青色亲王袍服的醇王进来了。

这一代醇王名叫载沣，是老醇王奕^衷的第五子，今年二十二岁，长得眉清目秀，举止斯文尔雅。载沣八岁时，老醇王去世。那时他的大哥三哥四哥都已夭殇，二哥载湉已做了十七年的皇帝，醇王的爵位便由他来承袭了。十八岁时，他与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完了婚，大媒便是伯母慈禧太后。这些日子里他很高兴，因为瓜尔佳氏已怀孕了，富有经验的王府女眷们都说醇王福晋怀的是个男孩，喜得小醇王天天在书房里哼着皮黄调儿。

他盼望福晋生儿子，除了给自己传宗接代继承香火之外，他还有一个秘密的想法：二哥当皇帝三十一年了，后妃成群，但没有哪一个后妃给他生下一男半女，看来二哥今生无子息之望了。按祖传家法，今后皇位的继承人应从最亲近的血统中产生，血统最亲近的莫过于他的儿子了。如此说来，儿子将有一天会做皇帝，自己也有一天会做太上皇。想到这里，年轻的醇王简直飘在半天云雾中了。他反复翻阅《康熙字典》，再三斟酌，终于给未来的儿子选定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溥仪。

他至今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十八岁那年，他奉派为头等出使大臣，领了一个屈辱的差使：为被虎神营击毙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赴柏林谢罪。后来他又经法国转英国，游览了巴黎、伦敦等地，再乘海轮回国。差使虽很窝囊，但小王爷却长了许多见识，回国后得到慈禧

的喜欢，命他常在御前当值，以便学习政事。载沣也还勤谨，遇到当值这一天尚恪尽职守。他走进东暖阁时，慈禧已坐起在炕床上了。

“奴才载沣叩见老佛爷。”载沣将三眼花翎大红顶帽取下放在一旁，跪在绣花软棉垫上，向慈禧磕头请训。

“这是袁世凯上的折子，你看看吧！”

慈禧拿起放在矮几案上的奏折扬了扬，小柱子走上前，从慈禧手里接过奏折，再转过脸递给跪着的载沣。

载沣很紧张，背上冒出丝丝热气。通常情况下他没有看折子的权力，他其实只是一个高级跑腿的。他当值的工作是负责叫起。这一天需要接见的大臣们都在朝房里坐着等待，载沣则奉太后之命来朝房叫唤。叫到名字的都站起来，尾随在他的身后前往东暖阁面见太后。这就是叫起。头班完了，他领他们出来，再到朝房叫二班三班。至于太后与臣工们的对话，他不能插一句嘴；递上传下的折子，他也不能瞧一眼。这是朝廷的规矩。

今天，太后为什么将袁世凯的折子给自己看呢？一定与醇王府有关！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把折子看过一遍之后，才完全安下心来。

“奴才看完了。”载沣禀报。

“载沣那，”慈禧靠着矮几说，“你是去过西洋的，你说说，袁世凯这个折子说得有点道理不？”

“回禀老佛爷。”载沣揣摩慈禧近日有立宪的意思，便迎合老伯母的心意，“依奴才愚见，袁世凯所奏有道理。西洋国家确实有不少地方超过我们，尤其是德国、英国等君宪国家的政治更有可资学习之处。我们若要立宪，非派人去参观学习不可。如此，既可得其精髓，又可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你认为去哪几个国家为好？”

“奴才以为德国、英国是必去不可的。”花园般美丽的柏林、梦境般迷人的伦敦，在载沣的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假思考地答了一句，又补充道，“日本近在一衣带水，素与我国同文同种，日本也应该去。”

慈禧对日本的兴趣更大，她顺手拿起一块白绢擦了擦眼角，又问：“派人出去一趟，要用多长时间？”

“回禀老佛爷，奴才那年从上海放洋，足足在海上走了一个半月才到德国。按这样算来，来往路上需要三个月，再观摩三个月，奴才以为需要半年时间。”

派人出去学习是个幌子，将立宪拖延才是真正的目的，慈禧希望出去的时间越长越好。她拉长着脸斥道：“三个月能学到什么！至少要半年才能看出点门道来。”

载沣忙磕头，连声说：“老佛爷说得对，三个月少了，至少待半年。”

“你去内阁传旨，要他们选定人员，择日出国，考查日本和西洋各国宪法，英国、德国当然要去，其他国家也去走走看看，不拘时间长短，以学到外国的立宪经验为止，并将此事通告全国。”

“喳！”



皇族内阁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清廷下达《派大员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全文如下：“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方今时局维艰，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通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谘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着外务部、户部议奏。钦此。”

内阁的几个满汉大学士忙碌了几天，议出了五个热心宪政的大臣，他们分别为皇室成员镇国公载泽、湖南巡抚端方、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商部右丞绍英，并决定载泽与徐世昌、绍英一路去英、法、比利时、日本，戴鸿慈与端方一路去德、英、俄、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又拟定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等三十八个随从人员的名单，定于七月启程。同时建议设立考察政治馆，以便延揽研究各国政治的人才。

这些拟议，慈禧都同意。隔两天，《京报》将这个消息登了出来，全国都知道朝廷将派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对主张立宪的官员和士绅们果然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于是，便有许多人到五大臣的公馆里去贺喜。有的恭贺他们此番肩负重任出国考察，今后便是大清朝的宪政权威，在未来的立宪政体中是靠得稳的顶梁柱。有的恭贺他们能够游览西洋诸强国，将大开眼界大长见识，真是得到一份上上等好差事。也有的恭贺他们能吃上法国大菜、英国牛排，饱餐泰西娇娃的秀色，甚至可以花几千两银子买个洋侍妾回来，享受这等艳福，也不枉此一生了。贺得五位即将出洋考察的大臣喜笑颜开。

兴奋了几天后，徐世昌的心头忽然冒出一股冷意来：差事固然美，但回来交差却是一件难事。他满肚子的四书五经，自从小站练兵以来又增加了不少军事学问，要写这方面的高论宏议可以挥笔而就，但关于宪政，关于西洋这个法那个法的，他却一窍不通。见人，出席宴会，语言不通，可以由翻译代劳，但谈起宪政来，自己既提不出问题，别人谈起，也会茫然不知所对。几个月的走马观花，到头来会连个花名也弄不清楚，还能谈得上花是如何栽培出来的吗？想到这里，几天来的兴奋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满腹忧郁。

夜晚，戴鸿慈来访。还没等徐世昌诉苦，戴鸿慈便把相同的苦恼和盘托了出来。两位汉大臣面对此难题都一筹莫展。隔壁胡同里，镇国公府邸红烛高烧，喜庆的筵席还未散，悠扬的笙歌不停地传进来，愈加使他们烦恼。

“镇国公不知想过这件事没有。”戴鸿慈皱着眉头问。

“他哪里腾得出心思想这些，喜酒还吃不赢哩！”徐世昌指了指国公府的方向说，“从十二日起夜夜闹到一两点，也佩服他有这大的酒量，这好的精力。”

徐世昌今年五十岁了，不能多熬夜，早年穷书生的苦寒、黑翰林的清贫，使得他没有灯红酒绿征歌逐舞的爱好，也看不惯官场尤其是满大员那种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的作风。

“其实也用不着他想什么，到时他只一句话，‘你们去拟个折子吧’，这事情就落到你我的头上了。”戴鸿慈苦笑了一下，望着徐世昌

说，“菊人，你得想个办法呀！”

徐世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办法倒是有一个，他昨天就想到了，只是觉得不十分体面，不想说出来。现在见戴鸿慈很着急，知道他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停步微笑着说：“实在没有法子想，只有一个馊主意，你别笑话。”

“说吧，馊主意总比没主意强。”戴鸿慈催道。

“太后如此重视立宪，如此器重你我，按理说我们回来后应该交一份泰西各国以及日本关于宪政的详细调查报告，为太后制定国策作参鉴，可我们没有这份能力。不说我们，就是满朝大臣也没有谁有这个能耐。”

这句话说得戴鸿慈直点头，因为既是实话，又给他挽回了面子。

“这非要精通各国宪政的大才不可！”徐世昌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加以肯定。“我想这事分两个方面来同时进行，出洋的管出洋，写禀报的管写禀报。”

“哦，我懂了。”戴鸿慈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明白了。“你是说请一个捉刀人。这主意很好，我也这样想过，只是这个高明的捉刀人难请。”

“国内是没有，海外倒有两个。”徐世昌重新坐下来，端起了茶碗。“一个是你的广东老乡梁启超，你跟他有联系吗？”

“老兄，你别开玩笑，我哪敢跟他有联系。”戴鸿慈忙摇手，似乎生怕与梁启超沾上一点边。

徐世昌冷冷地笑道：“梁启超虽是在逃的钦犯，却的确是个人才，联系联系也无妨。你既然跟他无往来就算了。另一个是湖南人杨度。此人于宪政也很有研究，他也在日本。戊戌事变前我和他在小站见过一面，以后一直没有联系，现在也不知怎样跟他取得联络。”

戴鸿慈摸着茶碗盖，想了一会儿说：“熊希龄是湖南人，他可能与杨度有联系。”

“好。”徐世昌高兴地说，“你去跟熊秉三说，干脆叫他去一趟日本，亲自会见杨度，务必叫他说服杨度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是这样的……”

徐世昌略停片刻，说：“一篇叫做《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另一篇叫做《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再写一篇《实施宪政程序》。留学生都很穷苦，可以先送他一千两银子，限他半年内写好，交稿时再给他一千两。”

“行，就按你的意见办。”戴鸿慈起身，“我这就告辞了，明天就去跟秉三说。”

徐世昌把戴鸿慈送到大门口，再叮嘱一遍：“少怀兄，你要秉三一定得说服杨度写，即使他要价再高点也接受。还可以告诉他，今后回国一定予以重用。”

“放心吧，秉三聪明过人，他会办好的。”戴鸿慈向徐世昌拱拱手，钻进了候在门外的绿呢大轿中。

十一 熊希龄东渡日本找枪手

在七年前那场政变所波及的一大批人物中，熊希龄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当时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革去翰林院庶吉士，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的原籍凤凰乃是湘西的一个偏僻小县，隶属常德府。当他发配到常德城里时，遇到的知府朱其懿是个爱才惜才的人。他早就闻得熊的大名，私下里对熊办时务学堂办《湘报》，启迪民智开发风气的举动甚为钦佩。湘西素来闭塞贫苦文化落后，能出一个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待到熊希龄以负罪身份来衙门报到时，朱其懿见他身材魁梧气宇昂扬，更是喜爱。朱存心保全，便不将熊发配凤凰，留在常德城里西路师范学堂当体操教习。后来又召熊谈了几次话，发现这个革职翰林果然学问优秀，见识超俗，有意将妹妹朱其慧许配给他。朱其慧

对熊希龄也满意，只是还想测试一下，便传话要熊为知府衙门后花园题一副楹联。

熊希龄用心写了一副联语送去。朱其慧将联语一读：栽数盆花，知世间冷暖；蓄一池水观天地盈虚。心中惊道：此人真有宰相胸襟！遂满心喜悦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第二年，朱其懿又以兴学有功向巡抚赵尔巽保荐他出国留学，熊希龄又得以东渡日本，一年后回国，继续在常德任教。朝廷赦免戊戌年政治犯，他开复了功名。今年春天又恢复了庶吉士的官职，熊希龄喜气洋洋地带着夫人晋京供职。他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办事的才干很快得到内阁的赏识，这次被圈定为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重要随员。

熊希龄也正为这批尸居余气的考察大臣们犯愁：若叫他们去欣赏目迷五色的海外繁华或可胜任，要他们去考察政治，回来后还得递交报告，他们如何有这种才干！亏得徐世昌、戴鸿慈也料到了这一点，到底是翰苑前辈，能未雨绸缪。



熊希龄

熊希龄从上海搭坐山本丸，六天后便到了横滨。他不知道梁启超的住处，没在横滨停留，随即转车到东京。熊希龄办的是公差，清廷驻日本公使馆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又用小轿车把他送到田中龟太郎家门口。

汽车喇叭声把田中唤了出来，司机用日本话问：“支那杨度先生还住在这里吗？公使馆有人找他。”

田中点点头。熊希龄从后座钻出来，胳膊里夹了一个大公文包，用不太流畅的日本话微笑着与老先生打招呼。当时小轿车在东京还不多，能够乘坐小轿车的都是达官贵人，清廷公使杨枢为摆阔气，高价买了一辆小轿车，为他和朝廷来日本的要员服务。田中心想，来找杨

度的人虽多，但绝大部分都是清贫的留学生，从没有坐小轿车来访的客人。见熊希龄一派气宇轩昂的样子，估计可能是公使馆的公使，于是两手垂直放在膝上，深深一弯腰，极有礼貌地说：“公使先生请进，杨先生在家。”

熊希龄说：“我不是公使，我是他的朋友熊希龄。”一边对着室内说，“哲子，我来看你了！”

这天，恰好杨钧约了代懿来到哥哥处，三人正在说话，猛听得外面有陌生的中国人的声音，杨度忙出门。熊希龄赶紧迎上去，笑着说：“还认得我吗，当年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

自从那年在时务学堂晤面以来，七年多了，杨度再也没有见到过熊希龄，不料今日在这里相见，杨度大喜过望，亲热地抱着他的肩：“秉三兄，是你呀，快进屋！”

代懿和杨钧也出来了。代懿走上前说：“熊翰林，多年不见了，什么风把你送到日本来了？”

杨度伸开手，对熊希龄介绍道：“这是我的妹夫王季果，那年他和我一起去过时务学堂。”

熊希龄忙说：“记得，记得，湘绮先生的四公子。”

又问代懿：“老太爷有信来吗？身体还好吗？”

“托福，托福。”代懿连连点头，“家父身体还健旺。”

杨度指着杨钧说：“这是舍弟杨钧，字重子，到日本来两年了，现在弘文学院攻读东洋美术。”

杨钧有点腼腆，红着脸说：“熊翰林好。”

熊希龄握着杨钧的手，笑着说：“芝兰玉树，俱生于贵府庭阶。”

大家都笑起来，一起进了屋，杨钧为客人斟上茶。

“秉三兄，你现在放了五大臣出国考察的随从大员，怎么有空到日本来，莫非为五大臣打前站来的？”待大家都坐下来后，杨度首先发问。

“五大臣出洋考察事，你们知道了？”熊希龄想，东京的消息真快，此事在国内除通都大邑外，一般州县都还不知道。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知道，刚才我们还在谈论哩！”代懿说。

杨钧说：“熊翰林你好运气，可以免费周游列国。”

熊希龄说：“国内朋友们也这么恭喜我，我自己倒并不怎么得意，反而觉得这件差事不好办。”

“好办，好办。”杨度说，“你可以，也应该把这件差事办得相当漂亮！”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三天前东京所有华人报纸都在显要位置上登了出来，还有好几家日文报纸也作了报道。东京中国留学生界这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杨钧、代懿来此，也正是要和哥哥谈谈这件事。

杨钧一向淡于政治，对此事期许不高。代懿近来受革命党影响较大，对朝廷失望。只有杨度从里到外都对这件事有极高的兴趣。上次在武昌，张之洞告诉他国内有些重要的官员都倾向于君宪。现在看来，这种倾向已获得了慈禧太后的赞同，在国内政治中占了上风。对于一贯主张君宪的他来说，也意味着一个大可施展身手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甚至想到了立即回国，转念又想，像现在这样的身份回国算什么呢？算一个学成归国的留日学生？算一个宪政方面的专家？他下意识地摇了摇头，以如此身份回国，与素日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他期望着自己在日本声名显赫，不仅为留学生界，也为日本政界所倾服，因此而声动九重，由慈禧太后、皇上亲自下诏书，派亲贵大臣或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前来东京，将他迎回国内，然后安车蒲轮载入紫禁城。太后、皇上率文武百官下阶迎接，宣读诏命，授予大学

士，主持全国宪政事宜。那场面，就好比当年燕昭王拜郭隗、汉高祖拜张良一样。而现在呢，他明白地认识到自己还没有郭隗、张良那样的声望，不可能指望帝后拜为大学士，必须提高自己的名声。

这几天他设想过，要提高政治声望只有组建政党，为组建政党而作的最好准备，就是创办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如同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孙中山黄兴办《民报》一样，在报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招徕和集结同志，以自己为领袖的政党便会很快建立。报纸的名字他也想好了，就叫《中国新报》。前几期的重头文章也有了，那就是分章刊登自己的皇皇巨论《金铁主义》。这个主义即为将要组建的政党的宗旨。它既区别于孙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又不同于康梁保皇党的开明专制，它要以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来赢得人心，扩大队伍，最终执掌中国政治之牛耳。办这个报纸并不难，自己胸中已积蓄了许多大文章要写，又有二万银元在银行里作坚强的后盾。他把一切都设想得很美妙。激情澎湃的年轻政治家，沉浸在流亡岁月中最为亢奋最为狂热的日子里。

“难啊！”熊希龄叹了一口气。“哲子，你不知道，出洋五个大臣，除开徐世昌是个明白人外，其他四个，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都是个‘宝’。”

“宝”，是湖南方言，含有呆、愚、蠢、自以为是、不明事理等多层意义。杨钧、代懿都笑了起来。杨钧说：“当大官的，哪个不是‘宝’？我看光绪皇帝，就是第一个大‘宝’。”

“所以章太炎骂他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骂得好极了。”代懿补充后又感叹一句，“梁启超号称会掉书袋，我看章太炎的书袋比他还掉得好，同盟会里的人才真是多！”

杨度说：“据说载泽是皇室中的开明派，端方是满人中的才子，应该是能办事的呀！”

“徒有虚名而已。”熊希龄摇摇头说，“我讲个事给你们听。那一天载泽在国公府里摆酒，请了不少皇家子弟和大官们吃饭。客人们纷纷

向他敬酒。载泽举着杯子对大家说，在京城见到外国人，听他们讲话时咕噜咕噜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含了珠子在口里才这样。他们都是使官，我不好叫他们把珠子吐出来。这次到西洋后，我可以叫他们普通老百姓把珠子吐出来，让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照他的样子买一颗含在嘴里，学外国话就容易了。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贝勒衔镇国公、堂堂正正的黄带子的见识！”

杨钧、代懿哈哈大笑起来。杨度也觉得好笑，说：“这是别人编出来臭他的吧！”

“哪里的话！这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那天也去吃酒了，亲耳听见的。你们看，这样的人出去考察政治，能够考察个什么出来！”熊希龄的湘西官话气势很足，像是发怒似的。“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荒唐，就是五个大臣中没有一个人懂外国话的。话都听不懂，还能谈别的事吗？”

“秉三，你这就要求高了。我们国家当官的，可以说没有一个懂外语。如果以懂不懂外语作为标准的话，那就一个官员都不能派了，只能派留学生。”杨度马上反驳，“当年李鸿章遍访欧美十多个国家，他一句洋话都听不懂，还不照样把事情办了。这要靠翻译，靠你们这些随员呀！”

“哲子，你这话有道理。不过，李鸿章当年出访，公使馆事先把事情都办好了，他只是签字画押，出席酒会罢了。可这次是去考察，考察别人的政治、宪法，翻译和随员中也没有人懂这些。好比拿我来说，我日本话可以说，日本文字可以看，但日本数百部法典，我就一点都不懂，我就不算一个合格的考察随员。”

熊希龄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杨钧的尊敬。他说：“熊翰林，你是个明白人。我国官场中能明白地看出自己不足的人真是太少了，一顶乌纱帽戴在头上，就仿佛变得比别人都高明了似的，其实许多做官的，比起我们石塘铺的作田人还要蠢三分。”

“你说的也是实话。”杨度起身给熊希龄斟茶，自言自语似的

说，“这次考察各国政治，是件很好的事情，全国全世界都在望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今后君宪的成败。”

“哲子，正是你这句话，所以我专程来到日本找你，是想请你为此次考察宪政的成功帮一个大忙。”熊希龄站起来，恳切地望着杨度说。

“找我帮什么忙？”杨度问。这句话也提起了杨钧、代懿的兴致，他们都专心望着熊希龄，静听他的下文。

“我这次来日本，是奉了徐侍郎徐世昌的命。徐世昌说当今中国研究各国宪政的有两个专家，一个是梁启超，一个就是哲子兄你，两位都是不世之才。”

这“不世之才”四字是熊希龄临时糊的一顶高帽子，果然起了作用，杨度听了很得意，嘴上说，“徐世昌还晓得点事！”

代懿插话：“秉三兄，听人说徐世昌是靠了袁世凯的力量才当上兵部侍郎的，有这事吗？”

“这话有些道理，但也不全是。”熊希龄答，“当年徐世昌落魄的时候，袁世凯看出他是个人才，与他拜把结兄弟，又资助他进京会试，徐世昌一举中进士点翰林，靠的他自己的真才实学。进翰苑后官运不济，袁世凯邀他去小站。后来袁做了直督兼北洋大臣，保举他为国子监司业。从那以后便年年升官，先是商部右丞，后署兵部侍郎，又奉命在军机上行走，又正式授兵部侍郎，短短几年间，便由正七品升为正二品，官运之好，如有鸿星高照。”

代懿说：“你们看，这还不都是袁世凯起的作用？袁世凯现在是除了慈禧就是他了。”

“也不尽是。”熊希龄笑着说，“徐世昌学问好，会办事，而且长得一表人才，修养、风度都是朝廷大员中数一数二的。听说袁世凯向慈禧推荐他时，慈禧说叫他来看看。一见面，太后便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哟，这是个美男子呀！”

一句话，招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杨度想起那年初见徐世昌时，也曾为他的仪表风度所吸引。

杨钧有意揶揄一下，说：“徐世昌怕是张易之、张宗昌一类人物。”

“别瞎扯，徐世昌是正派人。他请哲子帮忙的事，还特地与袁世凯商量过。袁世凯也说，杨哲子是大才，就不知请得动不。”熊希龄借机又把袁世凯抬出来，再给杨度加一顶高帽子。“你们知道吗？派五大臣出洋的事，是袁宫保上的折子。”

“噢，是他上的折子！”杨度轻轻地说。袁世凯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袁世凯称赞他是大才。这两件事，大大消除了杨度因戊戌政变而对袁的反感。

代懿说：“秉三兄，你绕了这多弯子，要害事还没说出来，你专程来日本，到底要请哲子兄帮什么忙？”

熊希龄笑着说：“徐侍郎要借重哲子的大才，代五大臣写几份回国后的禀报。”

杨钧忙说：“有这样的怪事，他们出国花天酒地，禀报却要别人来写？”转脸对杨度说，“哥，这种枪手的事不能做。”

杨度袖着手，冷冷地笑着，没有做声。

代懿说：“重子，人家秉三来一次也不容易，你先别一口否定。只是枪手不能白当，有什么报酬吗？”

“有哇，有哇。”熊希龄连连点头，“先送一千两银子暖笔，交卷后再奉送一千两。”

代懿叫道：“二千两银子，这事做得，哲子，答应下来！”

杨度在心里思忖着。假若以自己的名义写一部关于宪政的书，朝廷把它印出来发给各级官府，即使无一分银子的报酬，他也甘心乐

意。但把自己的成果奉献给那几个混账不通的大官僚，尽管有二千两银子作为交换，他心里也很不情愿。本欲拒绝，转念一想，他很快同意了，对熊希龄说：“行，我同意替他们做个枪手，不过要跟梁启超合作，他也写一部分。卓如住在横滨，明天我们两人到横滨去一趟。你不要开口，由我来说。至于报酬嘛，”杨度想了一下说，“二千两银子我也不要……”

“为什么不要？”代懿急道，“你不要，送给叔姬和重子也好嘛！”

杨度笑道：“请秉三回去对徐侍郎说，要他们为我捐一个候选郎中放那里。需要多少钱我不清楚，少于二千两，他们沾了光，多于二千两，对不起，请他们补足，行吗？”

“行！”熊希龄一口答应。“不过，你可要认真写好哟，万一梁卓如不同意的话，你要一人独力承担。”

代懿说：“我为你们做个中人，到时一手交卷一手交顶子。”

原以为要磨许多口舌，没有想到杨度答应得这么爽快，熊希龄很高兴，笑着说：“季果做中人最好，此事就这样说定了，顶子包在我身上，文章就包在哲子身上了。等下我做东，请大家喝几杯，现在权且以茶代酒，大家碰个杯，祝君宪在中国成功。”

说着自己先举起茶碗，杨度、代懿都举了起来。杨钧心想：哥素日里口气大得很，动不动就是封侯拜相之类的话，却为何为一个小小的候选郎中卖出了自己的文章？他不想扫大家的兴，便也缓缓地举起手中的茶碗。四个人碰了一下，都笑了。

熊希龄望着墙壁上悬挂的《湖南少年歌》，对杨度说：“哲子，你的书法真好，帮我写个条幅吧！”

杨度笑道：“翰林熊秉三要举人杨哲子写字，岂不降低了你的身份？”

熊希龄诚恳地说：“不是降低，是抬高。”

“写什么？”杨度问。

“是这么回事。”熊希龄说，“镇国公载泽那天喝多了酒，醉醺醺地要我给他写首诗以壮行色，我也糊里糊涂地答应了。这些日子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无半点诗情，只得把早几年在关外填的一首小词翻出来，你帮我写张条幅，我带回去送给他。”

杨钧又不大乐意了，说：“这些黄带子懂什么书法，给他们写字白费了神。”

“重子此言差了。”熊希龄正色道，“爱新觉罗家族中政治家很少，但会写字会画画的人却不少，且造诣颇高。载泽书画在宗室里虽不算高明，但鉴赏水平不差。再说，这位国公爷人是糊涂得可以，不过为人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凡别人有一技之长，他也不掩盖不嫉妒，好张扬别人的长处。”

杨度听到这里立时来了兴趣。他对自己的书法视之甚高，只可惜并没有墨迹传到最上层去，现在借这位好张扬别人长处的国公爷之口，在王公贵族中传播自己的名声，也是一桩好事。他眼前急需的就是名播九重！

“你来念词吧！”杨度已铺开了纸笔。

“浪淘沙。登吉林城。”熊希龄抑扬顿挫地念道，“一水几湾环，山势龙蟠，城楼高处且凭栏。晚渡夕阳风更紧，如此江山。时序已秋阑，转瞬严寒，塞鸿飞去不知还。寄语君休忘故国，恋恋江南。”

熊希龄刚念完，杨度的笔也停了。只见三尺余长的宣纸上，上下两片，字字精彩，是一种典型的学力和才情的结合品。翰林击掌赞道：“好一件精美的墨宝！”

“还有跋语吗？”杨度握笔问。

“写上几句吧！”熊希龄略加思忖，说，“国公爷索句，无新诗，以旧作小词一阕奉上。恰赴东京访老友杨哲子，久慕其书法，请为书

写，哲子欣然挥毫，聊供国公爷晒之。”

杨钧听了心想：这位翰林先生原来是个巴结权贵的人物，又是“奉上”，又是“晒之”。你的词要奉献给他，这是你的事，我哥哥的字怎能聊供他晒之呢？这不有点媚味吗？他也不便做声，只拿眼睛看着哥哥。

杨度眉头有点皱，刚才的笑意也没有了。他望着手中的笔说：“这段话太长了，与词配起来，结构不匀称，不如这样写：熊希龄旧作，杨度新书。乙巳年初秋于东京。”

熊希龄正在迟疑，见杨度已经动笔了，只得勉强点头：“也要得，就这样吧！”

他意识到杨度不愿在载泽面前折腰的心态，怕误会了自己，遂说：“我是借这阕词提醒他不要迷恋洋人的花花世界而乐不思蜀，出洋在外要时时记得故国家园。”

杨钧对哥哥的态度很满意，笑着对熊希龄说：“我也看出来了，熊翰林送载泽这阕《浪淘沙》，也是有这么一层用心。”

熊希龄收起字，请大家出门吃饭。餐桌上，杨度和熊希龄各自谈起了自戊戌年分别后的经历，一直到深夜才回寓所休息。

十二 杨度道出借尸还魂的奥妙，终于说服了梁启超

第二天，杨钧、代懿仍回学校，杨度陪着熊希龄乘早班车来到横滨。

梁启超异国重逢老友，自然欢喜无尽，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话题很快就转到了近日的特大新闻——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事。杨度趁着这个机会，把熊希龄来日本的意图和自己已答应代笔的事告诉了梁启超，并且请他帮忙也做个枪手。不料这个舆论界的骄子一口拒绝：“秉三远道而来，若要我帮别的忙，任何事我都会尽力而为，只

是这件事我不能做。”

话说得这样死，简直无任何商量的余地，熊希龄脸上很觉不自在，暗中责备杨度多事：你何不干脆一个人写算了。杨度却不生气，笑嘻嘻地说：“卓如，你这态度算什么老朋友！秉三奉命来日本，什么事都用不着你帮忙，唯一就这事找你，而且这里面也还有我一半面子。我何时得罪了你？”

“哲子，你不要误会，我不写，不是不帮朋友的忙，而是不能做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二位对考察一事寄予很大的希望，尤其是秉三作为重要随员，更是满腔热情。我今天当着你们的面泼一点冷水，不客气地说，这其实只是一曲戏文而已，何来什么实际作用！”

熊希龄说：“卓如，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如果真的让载泽、端方这些人出去走一趟，朝廷就按他们回国后所说的来制定宪法，那确实有点像做戏。不过，提出这个建议的袁世凯和采纳这个建议的慈禧太后则不是做戏。”

梁启超陡然变色道：“秉三，你弄错了，这个戏的主导恰恰就是慈禧和袁世凯。”

稍停一会，梁启超以坚决的口吻说：“我这一生决不为慈禧和袁世凯做事。”

话说到这般地步，熊希龄已在心里打退堂鼓了，好在杨度已答应，梁启超即使不写，他也会独立完成这几篇文章，自己的差使可以交了。他对杨度使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

杨度装作没看见似的，笑了笑说：“好个有骨气的梁卓如，袁世凯出卖了你，慈禧要杀你，你被迫羁旅异国他乡，你和他们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所以发誓不为他们做事，志节可嘉可佩！”

梁启超听出杨度这几句话有点不大对味，说：“我和慈禧、袁世凯之间并不是个人的恩怨，事关国家 and 人民的大是大非。不为他们做

事，正是保持着我对国家和人民的赤子清白。”

杨度冷笑道：“那么，何不学革命党的样，把慈禧、袁世凯暗杀掉，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呢？”

“我向来不主张暗杀，暗杀只能除标，不能去本，根本的问题在于开化民智。”梁启超摆出素日里那副政论家、思想家的派头。

“此论高明至极，我完全赞同。”杨度立即接言，“既不行暗杀，那就只有等老天爷来收拾他们了。慈禧今年七十多岁了，老天收她为期不远了。袁世凯还不到五十，照这个样子，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还要坐二三十年，难道今后二三十年内你就不与朝廷有任何联系了吗？”

“哲子，你不要替袁世凯做说客，只怕是慈禧一死，他今日的位置也就没有了。”

梁启超的二郎腿在薄绸长袍下跷了两跷。康有为现在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慈禧死后光绪重掌大权的那一天，梁启超并不像他的老师那样完全迷信光绪，但也相信只要慈禧这座大山一倒，中国就会有大大变化。这一点，杨度和熊希龄都没有像他们那样考虑得深远。熊希龄一贯较为持重，不喜多讲话，且杨度已叮嘱过他，所以他只是自个儿喝茶，望着他们，静听两位才子的唇枪舌剑。

“卓如，你不要弄错了，我决不是为袁世凯当说客。要说当说客，我今天是替四万万中国人当说客，游说你这个自诩的少年中国之少年，要为中国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不要摆名士的架子！”看来杨度有点动气了，声调提得很高，“慈禧死后，袁世凯保不保得了位置，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很难预测。你说你不为个人恩怨，而是为国家和人民，那么就不应该看这件事是谁在主办，而要看作于国家和人民有无好处。若真是出以公心，只要于国于民有利，那就应当支持，因为你支持的是事而不是人，这里不涉及个人的清白不清白的问题。倘若以所谓保持个人的清白来反对或不参与，那就是以小私而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

杨度这番话锋芒凌厉义正词严，熊希龄十分钦佩，连连点头：“说的好，说的好！”

梁启超也觉得有点锐不可当，一向能言善辩的新政思想领袖一时穷于应对。杨度挟其气势，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我知道你漂泊海外七八年，备尝艰苦，办报纸，写文章，集会结社，联络同志，所干的这一切，莫不是为了人民的觉醒，为了国家的强盛，故而无论海内外，人民都尊敬你爱戴你，视你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这个荣誉，我看你也当之无愧。”

梁启超笑着对熊希龄说：“你看看，这个巧嘴滑舌的杨哲子，刚才说我是以小私害大公，为贤者所不齿，现在又说我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打了一巴掌又来安抚。就凭这点本事，袁世凯的位置就该让他来坐才是。”

杨度也笑道：“袁世凯的位置，你就料定我坐不到是不是？到时候，说不定光绪皇帝下诏书请我去坐哩！”

熊希龄、梁启超都笑了起来。熊希龄说：“好好，巴不得哲子早登相位，我们这些旧日朋友都叨点光。”

“到时再说吧！”杨度挥挥手，仿佛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了那一天似的。“现在还是来谈这件事。卓如兄，十年来你一直以提倡民权推行宪法为己任，到日本来这些年一直沉潜各国宪政的研究。你的宪政造诣为世所公认，就是最不愿居别人之下的杨哲子，在这点上也不能不承认你在我之上。这就是我和秉三特来找你，请你在此事上帮忙的原因。说句实在话，我虽不曾与慈禧、袁世凯有深仇，但当秉三提出此事时，我开始和你一样也不愿意，但转念一想，同意了。”

“你开始为何也不同意？”梁启超追问。



梁启超

熊希龄也没想到杨度还有一个转变过程，瞪起两眼望着他。

杨度款款而道：“要我杨某人替别人做枪手，我辛苦研究得来的成果被他们拿去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梯子，我如何肯甘心？”

“正是这话。”梁启超深表赞同。“这也是我不愿为的一个原因。”

“但后转念一想，他利用我，我也可以利用他。”杨度狡黠地一笑。“我给他来个借尸还魂！”

“借尸还魂？”梁、熊都觉得很有趣味。

“我杨度研究宪政为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像阎若璩研究伪古文《尚书》、王懿荣研究甲骨文那样，纯为学术，纯为个人名声吗？不是的，我为的是实际，是在中国推行宪政。既为的是实际的推行，我冷静地想了一下：眼下，是我杨某人推行得动呢，还是慈禧、袁世凯、张之洞他们能推行得动呢？尽管说不定哪一天我杨某人的名位会在袁、张之上，但我要正视现实，现实中的我只是一个落拓的布衣，然而中国的宪政推行不能晚。”

杨度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对梁启超很有触动，他轻轻地点头，表示能理解。杨度见初战成功，信心更足了。

“卓如兄，我还有一种顾虑，秉三兄在这里，我当着他的面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所谓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其实是一场儿戏。他们能考察什么宪政，他们回国后能说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出来？秉三兄是大才，但长处在理财而不在宪政，作为一个重要随员，怕也很难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

熊希龄插话：“哲子说得对，我不懂宪政，其他人也无人真正懂宪政，有的爱说几句法呀律呀的，那都是附庸风雅而已，究其实一窍不通，哪及你们二位的百分之一。”

“我刚才说了，五大臣出洋是个儿戏，但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即在中国实行立宪，却不能视同儿戏。若全盘都是儿戏一场的话，不但我不会答应秉三所求，反而会劝秉三不要参与其事。正因为在中国立宪是件郑重的事，我杨度就非插手不可，我也愿意力劝你梁卓如非插手不可。”

杨度两眼逼视梁启超。梁启超摸着尖尖的下巴，恬然望着他，思路不知不觉地被他引上了轨道。

“卓如兄，你有没有想过，几年后中国推行宪政的蓝本是什么？会是你的《开明专制论》吗？会是我的《金铁主义》吗？都不是！它

只能是五大臣回国后向太后、皇上所提出的建议设想。倘若他们在吃大菜拥洋姬之余，睡在松软的钢丝床上，将日本和西方各国的宪政胡编乱造一通，奏报上去，慈禧御笔一挥‘照此办理’，卓如兄，你想过没有，那将会把中国的未来弄成一个什么样子，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梁启超颌首说：“你说得有道理，这点我倒没想过。的确如此，中国的政治，有很大部分就败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官僚身上。”

“正是这样。”杨度见梁启超的思路已被自己牵过来了，忙加以肯定。“但是现在这样一批庸劣的官僚我们无力去掉，五大臣考察也不能改成梁卓如、杨皙子考察，而我们又要对中国的立宪负责，希望将来推行的是真正的立宪制度，不是出自糊涂官僚的糊涂编造，我想来想去，就只有一个办法：接受秉三兄的请求，精心为五大臣撰写几篇宪政考察报告，为中国的立宪画出一个精彩的蓝本。卓如兄，早在戊戌年，你就被慈禧、袁世凯扼杀了，我杨某人也在癸卯年遭扼杀，但我们力图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精卫之魂，却始终顽强地浮游在天地之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借尸还魂的鬼狐故事，它实际上寄托的是蒲松龄自己的理想。我们今天也来个借尸还魂，即借五大臣之尸，还梁卓如、杨皙子之魂；也就是说借五大臣回国禀报之尸，还中国真正的立宪新政之魂。这样，今后慈禧、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卖力推行的立宪政治，就是梁、杨之辈多年来所苦苦追求的理想。卓如兄，这么一件利国利民又利己的绝大好事，你竟然把它看成是在为慈禧、袁世凯出力而不为，是多么可惜可悯呀！”

熊希龄听到这里，方才看出杨度步步营构引导梁启超入彀的苦心，也看出杨度能言善辩的说客之才，心里感叹：古之苏秦、张仪恐亦不过如此！

梁启超哈哈大笑：“秉三兄，你看看这个杨皙子，简直如孙猴子耍弄猪八戒一样把我戏弄了一通。自己心甘情愿做别人的枪手不算，还硬要拖我上贼船。如果不上，又是以小利害大公的自私者，又是连利国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都看不出的傻瓜，看来我梁启超已无路可

走，只有跟他上贼船了。秉三兄，你可要记住，明年五大臣考察回来，禀报受到老太婆表扬的时候，一定要重重地奖赏为他们出了大力的杨哲子哟！”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不但要奖赏哲子，还要奖赏你梁卓如。”见梁启超已答应，熊希龄满心欢喜。把举世公认的两大宪政专家都请动了，无异于刘备既得卧龙，又获凤雏，自己为中国的宪政可谓立了一大功。

杨度也很高兴，说：“卓如兄，也不要你写多了，只写一篇，即《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东方无别的国家，只有日本，西方选几个主要国家，德国、英国、比利时等等，把他们的宪政特点罗列出来，加以比较，再分析长短优劣就行了。你是日赋万言尚可睡懒觉下酒楼的怪才，这篇东西你不用三天就写好了。”

“哲子，你可不要乱说哟，日后传给子孙们听了，那我梁启超岂不变成唐伯虎、袁子才那样的人了。”梁启超虽否认“睡懒觉下酒楼”这句话，其实心里还是很以“才子”为得意的。

熊希龄说：“唐伯虎、袁子才有什么不好，我是想学都学不像。”

“我是羡慕死了，下决心要学像！”杨度笑了一下，又正正经经地对梁启超说，“卓如兄，我给你提个建议。用《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这个题目作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二三万字可以说清，长则二三十万字也无废话。你干脆写两份。二三万字的短篇作为五大臣考察回来的禀报上奏慈禧，二三十万字的长篇作为一本书印出来广为流布，既开化了官智，又开化了民智。你再花三百块大洋请我为你做一篇序言，将今日的这段来由详详细细地写上去。那时，普天下人都晓得，原来当初五大臣的禀报就是你梁老夫子的杰作。事也做了，书也出了，名也享了，五大臣暂借的宝贝也物归原主了。梁卓如呀梁卓如，那个时候看你拿什么来感谢我！”

“哈哈！”

陈旧矮小的横滨寓所里，近世中国三杰的爽朗笑声，简直要将年久失修的顶棚冲破！

何汉文、杜迈之著《杨度传》：“1905年下半年，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挽救日益崩溃的封建专制统治，成立了所谓考察政治馆，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赴国外考察宪政，并以熊希龄为随员，作准备立宪的姿态。但这些官僚对于宪政都是一窍不通，急于找人咨询。熊希龄考虑到当时以精通宪政著称的是在日本的梁启超和杨度，梁以戊戌旧案关系，不便去找，而他和杨度是同乡旧友。因此，他向五大臣建议，请杨度代写一篇关于东西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作为将来考察宪政报告的蓝本。这个建议得到五大臣的同意，派熊到东京找杨接洽。杨度认为这正是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抱负的时机，因而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转请梁启超执笔。梁也答应了。五大臣在欧美日本走了一趟，于第二年回到上海时，没有接到杨度允写的文章，着了慌。于是熊希龄建议五大臣以考察东南民情为名逗留上海，自己再赶往日本催杨交卷。最后由梁启超写了一篇《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五大臣就把这三篇论文作为考察各国宪政的报告书上奏。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

第八章 丁未政潮

一 孙毓筠造反被捕，却意外地受到礼遇

熊希龄回国交差后，杨度开始为中国未来的宪政精心构思蓝图。他详细地分析了行君宪制度的几个主要国家的宪政，找出他们各自的长处。比较来看，他认为最适宜中国国情的是日本的宪政，中国的宪政应多采取日本的成法。又设想中国实施宪政应分为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步召开国会，第二步制定宪法，第三步推行宪政。完成这三个步骤大致需要五年的时间。

正当这时，国内传来惊人的消息：五大臣启程的那天，车厢里发生爆炸事件，行刺者为安徽桐城籍革命党人吴樾。吴当场被炸死，载泽、绍英受伤，五大臣打道回府。杨度很担心考察之事因此而流产，写信给熊希龄，要他设法促使此事早日成行。两个多月后，五大臣再次启行。这次绍英不去了，以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又因吴樾行刺一事，朝廷急建巡警部，袁世凯推荐徐世昌任该部尚书。于是徐也不去了，改以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代替。杨度这才放了心。

不久《中国新报》正式创刊，杨度的《金铁主义》在该报上连续刊载，引起很大反响。《中国新报》办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革命党的《民报》鼎足而三的大报纸。杨度的名气更大了。到了这年十一月间，日本留学生界里又出了一件大事。

十一月二日，日本文部省应清廷的请求，颁布了一份《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同时，日本报纸还诋毁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此事激起了所有留日学生的公愤。全体留日学生团结一心，决定罢学回国。身为总会干事长的杨度认为全体罢学回国不合适，他一面以干事长的名义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书，一面又以个人的名义与日本政府交涉，企图说服日本政府修改这个规则。

不久，留学生界领导层内部又出现了分歧。宋教仁、胡瑛、秋瑾等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主张自办学校。以汪精卫、胡汉民为首的学生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求学。

这时，有一个热血澎湃的青年，见分歧不能弥合，又感于国事多艰，决心以一死来唤醒国人的觉悟，遂毅然于十二月八日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殉。此人就是《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华兴会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民报》撰述人，三十一岁的湖南新化籍革命家陈天华。

陈天华愤然投海的事在日本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些留学生埋怨杨度在这个事件中态度不够坚决，有人甚至扬言要杀掉他。杨庄姐弟得知后很担心，一再劝说哥哥暂时避避风潮。于是杨度离开东京城，到乡间住了两三个月，直到大家的心情都平静下来后才回到田中寓所。

转眼到了夏天，五大臣在海外游荡了七八个月，提着一箱箱装满了各式各样奇器巧具、衣料、皮鞋、首饰、香水，以及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洋文原版书报回到了上海。熊希龄再次东渡日本找到杨度。杨度的两篇文章《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长》及《实施宪政程序》，早已工工整整誊抄完毕。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五万多字，博采

众论，规划精详，熊希龄看了很满意。和杨度一起再去见梁启超，谁知这位梁才子根本还没动笔。杨度责备他爽约，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二位在横滨宽住十天，我把文章赶出来，绝不会比哲子的差。”

熊希龄啼笑皆非，然事已至此，再无别法，只有等他笔下出东西，但眼下如何向五大臣作交待呢？

杨度给熊希龄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载泽领头向朝廷上个折子，说东南士民得风气之先，于立宪多有卓识，宜应趁此机会用十天半月时间召集官绅会议，并深入里巷实地考察，为立宪多做一点实务。上海十里洋场，够他们花天酒地一些日子了。如果有雅兴，还可以到苏州、杭州一带走走，半个月时间他们只会嫌少不会嫌多。朝廷也会觉得他们言之有理，定会允准。待到梁卓如的文章一出来，你就赶快乘船送到上海去。”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下达预备仿行宪政，从官制改革入手的诏书：“廓清积弊，明定章程，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

熊希龄只得照此办理。十天后梁启超拿出了《东西方各国宪政之比较》，也有三万余字，洋洋洒洒，纵横自如，是一篇典型的饮冰体论文。熊希龄如获至宝，连夜乘船回国。

杨度期待着朝廷会按他设计的程序先召开国会，结果大失所望。慈禧太后毫无召开国会之意，却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参加者为醇王载沣以及各位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并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参加。会议决定先改革官制，以廓清积弊明定责任为宗旨，待官制改定之后再议宪政事。

于是成立了一个官制编制馆，设在恭王府之朗润园，特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那桐、荣庆，贝子载振，大臣奎俊、铁良、张百熙、戴鸿慈、葛宝华、徐世昌、陆润庠、寿耆、袁世凯为编制大臣，又派庆王奕劻，大学士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阵营庞大，规格很高，可谓郑重其事。然而议起事来却十分棘手，因为衙门的存与

撤，直接关系到该衙门官员去与留的切身利益。

先议军机处。坐在主位上的庆王奕劻及大学士瞿鸿禨都是军机大臣，大家都不便开口，冷清的场面使得众位大员们都很尴尬。实在挨不下去了，左都御史张百熙首先发言打破僵局，说军机处乃雍正爷由内阁中分设，取其接近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改变。张百熙刚一说完，载泽、世续、那桐等人都表示同意，众人不好再说什么了。奕劻的儿子载振于是建议，改革官制有许多事要办，军机处不如暂不议，先议别的。众人也只好同意。

再议内务府。内务府大臣世续端坐不语，众人大眼看小眼，也不说话。大学士那桐说，内务府管的是大内事务，外官不清楚，不好议。于是内务府也不议。理藩院尚书寿耆说，内务府既然不议，太监事也不能议，因为它牵涉到老佛爷和各位太妃、皇后、皇妃，臣子们岂能插嘴，此事宜由老佛爷来定。众大员一致同意。

工部尚书陆润庠说，内务、太监既不议，则还有一事不能议。大家问何事。陆润庠说，八旗牵连到所有的王公贵族，事关重大，弄不好得罪元老勋旧，老佛爷也会头痛。众人都说是。于是八旗亦不议。

状元出身的孙家鼐说，翰林院设于顺治元年，二百多年来沿袭不改，向为储才养望之地，更为大学士出身之所，为天下士人所仰慕，若撤了翰林院，会使士人寒心失意。翰林出身的瞿鸿禨、张百熙、徐世昌、陆润庠等立刻拥护。翰林院遂亦不议。

新官员名单：军机大臣奕劻、瞿鸿禨、世续、林绍年，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度支部尚书溥，礼部尚书溥良，陆军部尚书铁良，法部尚书戴鸿慈，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理藩部尚书寿耆，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学部尚书荣庆，吏部尚书鹿传霖。

就这样议了十来天，除了五不议外，什么名堂都没议出来。企图有番作为的袁世凯、徐世昌很着急，担心如此议下去会一事无成。他们寻思，必须有人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改革方案，才可能扭转会议的散漫习气。这天晚上，袁世凯邀请徐世昌、戴鸿慈、张百熙、葛宝华

等人到自己的寓所商议。大家议出了一套初步方案。

次日会上，袁世凯先发言。他以一种带兵统帅的威严果断，一扫十天来的懈怠、松懈、客套、虚伪之风，开门见山地提出他的中央官制改革的设想，拟设军机处和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学部、吏部依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原财政部并入该部，原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原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该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新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信邮政，理藩院改为理藩部。

大家议了一番，也提不出多大意见。有人建议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也通过了。

关键是官员的安排。袁世凯提出每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两员，不分满汉。眼下这个时候再分满汉畛域，显然违背时代潮流，没有人敢发表反对意见。慈禧不愿意将满人的权利拱手让给汉人，她正要借不分畛域之机多安排满员，遂表示同意。

中央官制定了后，以铁良为代表的满人强硬派欲趁此机会削掉汉人的权力，鉴于各省督抚自湘淮军兴起后汉多满少的现状，力主削减督抚之权。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竭力反对。争争吵吵议不出个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清政府改革官制的举措遭到日本及西方各国的冷嘲热讽。革命党人坚信必须把这个不可救药的朝廷推翻掉，否则中国不可能有出路。

这个时候，最富有斗争传统的湖南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暴动的大好时机。

入夏以来，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阴雨连绵，洪水暴涨，尤以湖南遭受洪灾最为严重。湘中湘北一带一片汪洋泽国，淹死者三四万，灾及者四十多万，灾情之重，为有清二百余年来所仅见。地方官绅不但不赈灾，反而乘机哄抬粮价，囤积居奇，致使抢米风潮此伏彼起。积压在贫苦人民心中的怒火，已是一触即发了。

五月下旬，陈天华的遗体运到了长沙，同时运来的还有另一位湘籍青年志士姚宏业的遗体。二十多天前，他因愤于反动官绅阻挠筹办中国公学，在上海投黄浦江而死。两具烈士的遗体在素来重义气敬英灵的长沙古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省商会会长禹之谟的领导下，长沙闾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至岳麓山安葬，场面至为悲壮感人。

湖南官场一片惊骇，对禹之谟恨之入骨。一个月后，禹之谟参与湘乡学界反对盐捐浮收的风潮，湖南巡抚下令将禹之谟逮捕入狱。清政府与人民为敌的面目充分暴露了。去年马福益因再次筹备起义被官府逮捕杀害，早就想为大龙头报仇的哥老会众，图谋借此人心浮动的时候重举义旗。所有这些情况，为远在东京而密切注视湘省动态的黄兴、刘揆一等人所掌握。两人计议后，派刘道一回国联络会党并策划湖南新军一起行动。

刘道一回到湖南后，很快与哥老会头目龚春台和华兴会成员姜守旦联系上了，约定于旧历十二月底衙门封印时举事。不料，起义前夕，龚、姜之间出现分歧，互不买账。龚自号“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都督”，姜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光复军都督”。刘道一运动新军一事，也未取得效果。

十一月上旬，龚、姜先后提前起义。义军声势浩大，战事顺利，很快占领了萍乡、浏阳、醴陵交界的几处重要集镇。消息传到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人都很激动，动员骨干迅速回国支援。就在这批人陆续回国的时候，起义失败了，刘道一惨遭杀害。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悲愤已极，刘揆一更是痛不欲生。他痛定思痛，和泪写了八首哭弟诗，一并在《民报》上发表。兄弟情、战友义尽溢于篇中，人人读之皆怆然涕下。孙中山、黄兴等人也纷纷写诗挽悼。

刘揆一所作《哭炳生弟》七律八首，因较长，兹录其第八首如下：“夜阑灯暗泪潸然，予季魂兮宛在前。早日深情棠棣赋，清流遭恨豆箕篇。苦心漫说仇三世，掩面还当入九泉。速死倘能重聚首，人间无复弟兄缘。”

孙中山挽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残局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黄兴挽诗：“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杨度也接到家乡来信。信上还说，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的道一夫人曹庄，闻丈夫遇害后也自缢身亡。杨度读后唏嘘不已。他虽然不赞成革命暴动，但敬重刘道一为国献身的伟大精神，也深为其夫人殉夫殉国的义举所感动。他不顾《中国新报》不谈革命、只言立宪的办报宗旨，毅然在头版刊登了他自己写的挽诗，以表达对故人的悼念：

谁识捐躯士，温然孝友身。弟兄同许国，夫妇并成仁。

碧血遗千古，丹心照百伦。至今时事亟，龟勉后来人。

不少革命党人原来对《中国新报》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所持的中庸态度不满，看了这首诗后，觉得杨度还是自己的同志。

在回国声援这次萍浏醴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是孙毓筠和胡瑛。离开东京之前，孙中山在牛込区寓所宴请他们，指示孙毓筠去南京运动江苏新军，胡瑛去武汉策动日知会。

孙毓筠现正担任同盟会总部庶务总干事。这个职务在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为黄兴所任，其地位仅次于总理孙中山，在总理离职时可代行其职权。黄兴在年初离开日本去香港、新加坡一带，与当地同盟会支会商议在中国南部起义的事，于是庶务总干事一职便由原任评议部评议员的孙毓筠担任。

孙毓筠乃安徽寿州人。其先世为山东济宁州人，因荒年逃难来到寿州城外，见当地有一棵出奇高大的柳树，认定此地风水好，可发后人，便在此定居下来，将此地取名为大柳树村。孙姓逃荒者有两个儿子，他叫长子学做生意，叫次子读书。心里盘算着无论是发财还是做官，他家里都沾得上。

大柳树村的风水果然被相中了。长房以贩布起家，传到第三代便家道殷富，买了上百亩好田。二房代代读书，到了第四代，出了一个三年一遇的天下第一人，他就是状元出身的现任大学士孙家鼐，人称寿州相国，把个孙氏家族引进了清华高贵的门第圈。

孙毓筠是长房的第六代。他见族叔祖位高望重，十分羡慕，乃发愤读书，十八岁考中秀才。考了一次举人未中，孙毓筠便不耐烦再熬光阴，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就纳资捐了个同知，有了个从四品的官衔。他还不甘心，又加码捐了个正四品道员。他寻思着只要哪里有缺，再送上二三千两银子，便是一个八面威风的现任道台大人了。久候无缺，他又在家里迷上了佛经。一部《楞严》《圆觉》迷得他如醉如痴，想起尘世的千般烦恼万种辛苦，他几次要披发入山做和尚。老母娇妻苦苦哀求，才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保定高等师范学堂毕业。光绪二十九年创办两江公学，宣传革命，信奉暗杀主义。光绪三十年，与杨毓麟等组织北方暗杀团，作为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三十一年八月，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当场牺牲。

去年吴樾谋炸五大臣、杀身成仁的壮举赢得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的称赞，人们视之为当代的荆轲、聂政。吴樾人虽死去，名声却播于九州。孙毓筠尽管是富家子弟，养尊处优，但社会的弊端，朝廷的腐败，他也看得很清楚。从吴樾虽死犹荣的舆论中，他看出革命是顺人心合潮流的正义行为，于是决定摈弃做满人官僚、释氏门徒的想法，一心一意去走革命之路。

孙毓筠一旦下了决心，便采取断然的行动。他变卖家里的良田，在寿州办起了一座小学校，聘请老师向学生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他生性挥金如土，从家里掏出大量银钱支援附近境遇困难的反清志士，从而结识了大批朋友。他又要妻子汪珏带两个儿子到日本求学。今年三月他自己也来到东京，参加了同盟会，并捐款十万银元充作革命经费。孙毓筠对革命的热情，赢得了孙中山及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尊重，大家都推举他为庶务总干事。

孙毓筠到南京后便设法与新军取得联系。当时江苏新军的番号为第九镇，里面有许多革命志士在活动，也有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官同情革命。孙毓筠见第九镇基础很好，放松了警惕，很快便暴露了身份，被官府抓了起来。

孙毓筠抱着一死成仁的心愿等待官府对他的审讯判决。但奇怪的

是，官府却对他的待遇很好，将他安置在南京城内一个花园别墅里，身边还有两个人招呼。每天好酒好菜地送上来，还有一间书房供他读书写字，一切都不亚于寿州家里的贵公子生活。唯一不同之处，就是院墙外有人持枪守卫着，他不得迈出大门一步。孙毓筠好生奇怪，但从不问身边的人，每天看书写字喝酒吃肉，心里既不多想，便也活得安闲自在。

这样地过了将近一个月，孙毓筠成仁之念逐渐削弱，对生命对妻儿的眷恋日益强烈，然而他却不愿以自首来换取自由，他认为那是可耻的行为。他也猜想，这种非同一般的待遇中必有一个究竟，院墙之外或许正在进行着某种不平常的活动。

是的，孙毓筠的分析没有错。他的卷宗由南京巡防营呈送到两江总督衙门时，因出国考察宪政有功，刚从湘抚任上擢升为江督的端方便亲自审阅。

端方字午桥，是一个精于宦术的满洲正白旗人。庚子年，慈禧逃难到西安，那时他正做着陕西巡抚。他看准时机，对难境中的慈禧百般逢迎讨好，亲率军队日夜拱卫在她的身边。端方的忠诚赢得了慈禧的欢心，从此成了慈禧的亲信。出国、擢升，便都是慈禧后来对他的酬谢。

鉴于革命党排满行动得到汉人普遍支持的现实，考察回国之后，他给慈禧上了一道请平满汉畛域的密折，建议改定官制，除满汉缺分名目，撤各省旗人驻防，以示朝廷放心汉人；废止满汉不通婚的规定，允许满汉自由联姻，融合满汉为一家，使革命党无机可乘。他的这道密折，得到慈禧的默许。他尽力做到与汉大员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并看出袁世凯是汉大员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日后前途无量，便与袁私下订了婚姻，将长女许配给袁的第五子克权，一旦满汉不通婚之规定废止，便将女儿送进袁府。袁世凯自然也巴不得结下这门亲事，满口答应。

打开卷宗，孙毓筠的寿州籍贯，立即引起了端方的警觉：孙家鼐也是寿州人，此孙与彼孙是否为一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孙家鼐，问

孙毓筠是否华族？回电很快到了南京，然则答非所问：“此子顽劣异常，请严加管束。”

端方拿着这封电报仔细推敲：“此子顽劣异常”这句话，显然是长辈指责晚辈的口气，无异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同一家族的关系。“请严加管束”这一句貌似严厉，实际是叫他网开一面。因为对于煽动军队造反的革命党，早已超出了“管束”的范围，应判处杀头的极刑。到底是状元，电文回得既意思明白，又不落把柄，端方很是佩服，他要借此案来取悦这位汉员中的大老。

就在这个时候，东京同盟会总部也在积极设法营救孙毓筠。有人提出，杨度为五大臣出国考察写禀报，端方为五大臣之一，他与杨度一定有往来。杨度既然能够在《中国新报》上发表悼念刘道一的挽诗，也一定会愿意请端方赦免孙毓筠。

孙毓筠离开东京后接替其庶务总干事一职的是宋教仁。黄马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从武汉逃到上海，在去日本的船上结识了杨度。宋教仁长相英俊，谈吐倜傥，二人在船上一见如故。于是宋教仁来找杨度，请他帮忙，并指出孙毓筠与孙家鼐的关系。杨度一口答应。

其实，杨度与端方毫无私交可言。原定的五大臣，他仅与徐世昌有过一面之识，后来徐并没有出国，真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个大臣，杨度一个也不认识。杨度之所以答应给端方写信求情，有几层考虑。

一来同盟会乃是由于他介绍孙黄相识后的产物，东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对同盟会有感情。二来宋教仁亲来求他。杨度的性格，凡别人有急难之事来求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能力帮得了忙，总是先一口答应下来，再想办法。何况孙毓筠毁家办学兴教育，就凭这一点，杨度看定孙是一个胸襟不俗的人，他也乐意倾力相助。三来他要以此检验端方对他的态度，买不买他的人情，由端方的态度可以推测到其他四位出国大臣对他的态度，甚至还可以推测到整个清廷对他的重视程度。四则大学士孙家鼐是孙毓筠的族叔祖，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且送一份情谊给他，日后保不了有可用之处。

杨度提笔作书，不谈孙毓筠加入同盟会的事，也回避他此番回国的目的，大谈特谈孙卖田产办小学的事，称赞他是响应朝廷废科举办学堂的号召，是爱国爱民的表现，且本人出身世家，学问优长，乃国家有用的人才。信的末尾说：

午帅自泰西归来，数上奏疏，恳请朝廷早日立宪，声望日隆，国人及海外留学生甚至有伊藤、坂垣之比。且午帅素惜人才，以识才护才为己任，向为士人所景仰。孙毓筠行事或有所孟浪，然心则在救亡图存。望午帅怜其年轻不更世事，宽免其罪，为孙氏留一顶门之柱，为国家存一可用之才。

端方接到这封信后很是高兴。杨度的才学他早已知道，见这个有学问的宪政专家将他视为伊藤、坂垣式的人物，便也就以这两位东洋名相自许，企图通过杨度和孙毓筠与海外留学生搭上联系，网罗其中的人才，组建自己的班底，日后好干一番大业。

端方怀着这种心思，亲笔给杨度回了封信：“孙生文理通顺，门第清华，当秉高谊，求入于轻。”

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外间交易，孙毓筠才得以舒适地生活在小院落里，而这种舒适的生活，又正是端方软化孙的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天午后，孙毓筠午睡刚起，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对他说：“小贵，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你的乡亲杜宗路呀！”

孙毓筠疑惑地看着来人，一口道地的寿州话是不错，但面孔却陌生得很，名字也未听说过，最奇怪的是，他怎么知道我的乳名？孙摇了摇头。

杜宗路在他身边坐下来，依旧笑着说：“小贵，你自然不会认识我了。我离开寿州那年到过你家，你还只有七岁，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昨天从苏北回南京，听说午帅软禁的是你，大吃一惊。你虽然长成大人了，但五官轮廓还是跟小时候一个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杜宗路滔滔不绝地讲着，孙毓筠的脑子里却总想不起这个人来：“你认识家父？”

“岂只是识得，我们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哩！令尊比我大八岁，我一直把他当兄长看待。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手里缺钱的时候，令尊大人还常常周济我，我至今仍然很感激他。”

孙毓筠的父亲为人慷慨，亲友们银钱上凡有所求，都肯帮助，这个性格也传给了儿子。孙毓筠见他说得真切，相信他是父亲的朋友，说：“这样说来，我该叫你杜叔了。”

“不敢当！”杜宗路说，“我行三，你就叫我杜三吧！”

“那怎么行！”孙毓筠说，“杜三叔，你现在哪里供职？”

杜宗路也不再客气了，笑着答：“因为乡试落第，我离开了寿州，经人介绍到祁门县衙门学做师爷，以后又去绩溪、青阳做师爷，做了十来年，不甚得意。后来听说午帅是满洲三才子之一，最爱才，于是就去投奔他。那时午帅还在直隶做道台。我办的第一件公文就得到午帅的赏识，从那以后跟了午帅已十年。每有机会，他都保举我，我现在已是五品衔的候补知府了。”

孙毓筠笑着说：“师爷做到这个位置也真不低了。”

“这全靠午帅的恩典。”杜老三说，“孙少爷，你何苦放着富贵公子不做，却硬要往枉死城里钻？这次幸好遇到怜才的端午帅，若碰到别人手里，早已没命了。”

孙毓筠已明白了，这个杜老三是端方派来的说客。假若这个说客是一个月前来的话，他会毫不客气地轰之出门。但现在，一种强烈的对生的渴望，促使他欢迎说客的到来。孙毓筠并不是一个卑污的小人，他不愿为活命而当叛徒。这些天来，他在心里盘算过，最好是既能走出囚室，同时又不失气节，只是他一时想不出一个好主意。

“我并不是一心要钻枉死城，因为国家弊病太多了，非要有人起

来动员大家革除这些弊病不可！”

“孙少爷，你是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我很敬佩你。我们这个国家的确弊病很多，要革除。”杜老三态度十分诚恳，“现在朝廷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从太后到令叔祖孙中堂到袁帅、午帅都在力求设法革除国家的弊病。午帅很欣赏你的志向，却为你所选择的方式而遗憾。”

孙毓筠不做声，静静地听着。杜三知他的心思在动，继续劝道：“孙少爷，午帅有心要保全你，他不能当面跟你谈，特为叫我来给你通个消息，只要你承认所主张的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午帅就会向朝廷奏请宽免你。”

孙毓筠说：“杜三叔，你可能不知道，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我都主张。在两种革命的次序上，我认为只有先进行种族革命，即推翻满洲人的朝廷，然后再进行政治革命。”

“小贵呀，你叫我杜三叔，我不敢当，但我毕竟比你痴长二十多岁，我今天以兄长的身份开导你，请你听我几句。”杜三轻轻拍着孙毓筠的肩膀，以一种亲切的父执态度说，“你是汉人，我也是汉人，你要从满人的手里光复汉人的政权，我何尝不理解？不瞒你说，二十多年前，我和令尊大人在寿州老家就经常谈满汉之间的問題，也谈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是不是汉奸的问题。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从满人入关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二百多年来，汉人中的不少杰出人物，远的不说，近世如林则徐，如陶澍，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满人的朝廷办事，又如令叔祖寿州相国也是朝廷的干臣，难道他们都是追求富贵而忘记了祖宗的叛臣孽子吗？不是的！小贵呀你还年轻，还不太懂世事，大哥我明年就五十岁了，见的事多了。大哥我对你说句实心话，皇帝由哪个民族的人做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要政治清明。满人中的康熙、乾隆，比起历代汉人中那些英明君主来说都不逊色，而汉人中的隋炀帝、明武宗也绝不会比同治帝、光绪帝高明。既然满人朝廷愿意立宪，我们为何不促使它一起把这件事办好，非要进行种族革命把它推翻呢？小贵，你想没想过，一旦行种族革命，双方必定是大开战争，遭殃受罪的还不是老百姓吗？”

孙毓筠的反满革命思想本不十分坚定，听了杜三这番话，也觉得有道理，口里没做声，头不自觉地地点了几下。杜三高兴，继续说：“你知道吗，你的朋友杨度特为从东京写信给午帅，请午帅宽免你。”

孙毓筠在东京久闻杨度大名，但从未见过面，更无交往，谈不上朋友。不料杨度此时从万里之外致书端方，孙毓筠对杨度顿生感激之情，觉得杨度真正是个好人，难怪能在东京留学生界中有很高的威信。

“午帅说，像杨度这样的人才确实是为国为民着想的人。他只谈政治革命，不谈种族革命，他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可以称得上真知灼见。午帅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好友的一番厚意。”

杨度致书说情一事给孙毓筠很大的震动。他对杜三说：“杜三叔，你去告诉端中丞，我要好好想想。”

“是要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告诉大哥我一声，大哥一定替你帮忙。”

杜三说完出了门。

孙毓筠在舒适的小院落里整整想了一天一夜，他想了很多很多。

假若这次策划新军成功，起义发动了，把个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自己或战死或被捉杀头都值得，因为那将作为一个壮烈牺牲的暴动领袖而播于人口。而现在事情未成，就这样悄没声息地被处死，那就太不值得了。若能活下去，就应该力争活下去，政治革命也罢，种族革命也罢，总之都是革命。放弃种族革命而不放弃政治革命，也不能算背弃革命，因而也就不能算叛徒。既不变节，又能得宽免，为什么不干呢？再说，杜三的话也不无道理，并不一定非要行种族革命不可，政治革命或许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今后出去了，一定要去拜见杨度，当面请教救中国的道理。想到这里，孙毓筠终于拿定了主意，他要身边侍候的人向端方禀告愿写供词。端方见杜三游说成功，立即

派人送来一套名贵的文房四宝以示关怀。

孙毓筠花了十来天时间把自己这些年来的思想作了一番清理，写了一份长长的供词。他先叙述自己的家世，然后写由科举功名转向佛学研究，再由佛学研究转向种族革命，继而终于明白了政治革命才是救国的正确选择。最后他向端方建言，以改良政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革命派，固然大有人在，而以推翻满人政权实行种族革命的人士也不少，为朝廷计，为午帅计，对行种族革命的人不宜株连太甚，否则将激起更大的反抗。宽赦革命党人，才是消弭祸变的办法。为了让朝廷和端方更加放心，他在供词的结尾部分表示，此番获释后，他将披发入山重新研究佛学，妻儿财产既无所恋，世事纷争亦不再与闻。

端方依照这份供词向朝廷报告，鉴于孙犯已改变立场，宜从轻处罚，判囚禁五年。实际上，端方在总督衙门后花园里收拾一间小房子，将孙毓筠安置在这里读书。杜三告诉孙毓筠，应将端午帅有意保全的良苦用心告诉族叔祖。于是孙毓筠写信给孙家鼐，详告一切。同时又给杨度写了一封信，向他致以谢意，并表示出去后一定拜他为师钻研研究政。而此时的杨度，正面临着生命航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二 千惠子的眼泪，滕原勾画的蓝图，准备回国的杨度的心迷乱了

自从清政府向中外宣示预备立宪以来，海内外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宪法制定了，君权受到限制，民权得到扩大，政治得以改革，经济随之而发达，军事随之而强大，贫弱落后的中国很快就像日本、德国、英国一样地强盛起来了。他们更加自觉地鼓动民众拥护朝廷，劝说持革命排满主张的朋友放弃武装暴动，一道以和平渐进的方式促进国家的进步。不久，厘定后的新官制名单公布，十三个军机处大臣及部务大臣，满七蒙一汉五，全国哗然，不少立宪党人也深为失望。但尽管如此，大部分立宪派仍盼望朝廷能将宪政推行下去。

立宪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一面大量撰写关于立宪政治的理论文

章，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刊登，一面联络同志组建新党。在蒋智由、陈景仁等人的活动下，1907年夏季，一个名叫政闻社的党派成立了。梁启超写了一篇政闻社宣言，公开发表，向世人宣示他们所持主义的四大纲领。一曰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二曰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曰确立地方自治，规定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同时郑重声明，政闻社决不干犯皇室的尊严，也决不扰乱社会治安，只是履行立宪国家的国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公权。

政闻社反对革命讨好朝廷的态度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愤怒，当他们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张继率领四百多个同盟会会员捣毁会场。有人脱下脚上的皮鞋击中了梁启超的脸，梁吓得夺窗而逃。会没开完就散了。

杨度虽然没有参加政闻社，并且对蒋智由等人在组党过程中谋私的行径多有不满，但对张继和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如此野蛮的行为非常反感。他愤而致书张继，谴责张带头破坏集会的本身便是违背宪法。杨度责问张继：“如果让你们这样的人今后成功了，那岂不是以暴易暴，百姓还能有自由吗？”

张继笑杨度书呆子气十足，根本不予理睬，气得杨度和他断了交。

这时国内拥护朝廷预备立宪的团体也相继产生。江浙一带成立了宪政公会，广东成立了自治会，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主持这些团体的人都是文化界或实业界的名流，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官场对他们也优礼有加。这一天，方表特来告诉杨度，梁焕奎、范旭东等人正在酝酿成立宪政公会，有拥戴杨度为会长之意，问他肯否回国筹办。方表字叔章，湖南长沙人，弘文学院的留学生，因常给《中国新报》投稿，鼓吹君宪，受到杨度的赏识，彼此成了好朋友。年初杨度发起建立了一个名为政俗调查会的组织，方表是会中的活跃分子。

杨度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动了起来。这几个月里，他越来越觉得原先那个一回国便主持朝政的理想与现实脱离得太远了。

首先是《中国新报》令他沮丧。报纸刚创办时，由于他的《金铁主义》在每期上连载，引起人们的注目，读报买报的人不少，来势很好。但《金铁主义》一登完，再没有重头文章接着上，报纸的影响便立即下跌。稿件虽不缺，但好文章却不多。鼓吹革命的文章都投了《民报》，宣扬立宪的文章都被《新民丛报》搜罗。杨度自己要操办杂务，不可能腾出时间再写大文章，幸赖方表、陆鸿达、杨德邻等人还能时常有点够分量的文章，才使得报纸维持了下来，然而当初所希望的目标却没达到。由于销量不大，经费亏损厉害，古倭刀所换来的银元用得差不多了。虽说只要开口，滕原先生一定会资助，但杨度不愿开这个口。

再就是政俗调查会也不兴旺。杨度办政俗调查会，名义上是调查日本的政治和民俗，实际上是把它作为推行金铁主义的政党来办。但是，留学生中那些热心政治愿意参加会团组织的人，不是被同盟会招去，便是被梁启超的宪政会网罗，投靠政俗调查会的不过寥寥十余人，根本不能成为一个党派。

看来在日本再呆下去，也难以蓄养更大的名望，不如回国去为好。主持江浙鄂等省立宪会的人，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人都是大名士，若出任湖南宪政会会长，社会名望也自然不低。梁、范都是财力雄厚的实业家，依仗他们的财力将湖南的宪政会办起来，再出面联络各省，自己不就成了全国推动宪政的在野领袖吗！想到这里，杨度激动起来，他觉得应该立即收拾行装买舟渡海。他轻轻哼起了杜少陵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圣当年渴望回乡的狂喜给他平添豪情。他走到墙边，将挂在墙上的《湖南少年歌》取下卷起。这是他寓居东京四年期间最得意的一部作品，他要将它带回国去，张挂于故乡的书斋里。卷着卷着，耳畔忽然响起了甜甜脆脆的少女的声音：“爷爷，这篇歌行写得真好！”这不是千惠子的话吗？

几年来，每当自我欣赏《湖南少年歌》的时候，杨度的耳边便会响起这句话来，它给他无限温馨和美妙的回忆。每当这时，他整个身心都会沉浸在一种甜蜜的感觉之中。而现在要收起它回国了，这岂不意味着将要与千惠子永远地分别？富裕强盛的日本国，繁荣美丽的东

京城，杨度可以一拔脚就离开，毫不留恋，因为它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热情友好彬彬有礼的日本朋友，他可以鞠躬告别，不多牵挂，因为毕竟各有各的事业；共同战斗友谊深厚的留学生，他可以暂时分手，无须话别，因为毕竟不久尚可在国内重逢。只有她，千惠子，却令胸怀大志而又多情多意的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难以割舍。今后的岁月里，怎么可以见不到她的情影，听不到她的笑语？这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卷起的《湖南少年歌》又松开了，从手中掉落到榻榻米上，几分钟前激动狂热的杨度陷在不可解脱的痛苦之中。

杨度明白，他深深地爱着千惠子，千惠子也深深地爱着他，只是四年来谁也没有把这层纸捅穿罢了！有一天，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田中老先生提到了孙女的婚事。他说千惠子姓滕原，是滕原家的人，滕原家的香火要靠她来传，因而她不能嫁到外国去。杨度听了心里一怔。多少次，杨度很想向千惠子说几句爱慕的心声，但一想起田中的那番话，便止住不开口了。再说，自己已有妻室。这些年来，黄氏对丈夫一片忠贞，对婆母竭尽孝顺，又为杨家生了儿子，休掉她，于情于理都不合；不休黄氏，能让千惠子做二房吗？对于一个豪富家族的千金小姐来说，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事。当然，留日学生中有不少像代懿那样跟所喜欢的日本女子苟且偷情的人，有的甚至还生下了儿女，但他们又并不负责任，说声回国了，一走了之，将风流债怨留在异邦。杨度是个情种，倘若遇上别的女子，他或许也会做出这等荒唐事来，然而在千惠子面前，他不愿意这样做。千惠子太可爱了，真是一块晶莹无瑕的美玉，一朵光艳照人的鲜花，杨度不能亵渎她，更不忍心伤害她，他非常乐意与千惠子保持着几年来这种纯洁的师生兼朋友的关系。感情奔涌的时候，他甚至甘愿与她如此厮守到永永远远！然而现在要回国去了，要离开这个心爱的少女了，杨度心中怅然若失。

听说哥哥准备回国了，杨钧这几天也是思绪万千。去年他在弘文学院师范班毕业后，在东京闹市区的一条小巷子口租了一个狭窄的门面，专门刻印章，取个名字叫做白心治印社。“白心”二字是他近来为自己取的别号，典出《庄子·天下》：“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已，以此白心。”杨钧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是自己的志趣

和襟怀，“白心”二字尤其内涵丰富，于是又把它作为这个小小的治印社的名称。白心治印社的生意很好，每天来治印者络绎不绝，也常有慕名而来的印人，或求师问道，或切磋技艺。杨钧性情宽和，待人谦恭，除艺术上的追求外，于人世别无所求，他成天在石块和灰屑之中怡然自乐。所得的酬金，他一不饮酒，二不嫖妓，一部分用来购买书籍字画，一部分送给哥哥。今年春天，姐姐姐夫一家离日本回国，他站在横滨码头上，望着远远消失的海轮，真想一道回去，但哥哥要他暂时留下陪陪自己，他没有犹豫，立即同意了。现在哥哥决定回国了，杨钧马上把白心治印社的招牌取下，他要与哥哥同船回去，回到他刻骨思念的母亲的身边，回到石塘铺的绿水青山之间。

然而，当他将简单的行李提到田中龟太郎住所时，除《湖南少年歌》被取下外，一切都照旧，似乎屋里的主人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杨钧惊讶了：“哥哥，你怎么还没有收拾收拾，是不是推迟了日期？”

“噢，稍等等，等长沙来信后说吧！”

杨钧发现，一向神采焕发的哥哥近来脸色苍白，精神不振。

“等长沙谁的信？”

“当然是梁焕奎、范旭东他们的信，征求他们对我回去的意见。”

“那还用问吗，方表说他们早就盼望你回去主持湖南宪政公会。”

杨钧觉得奇怪，哥哥办事素来我行我素，并不在乎别人的态度，这次为何如此反常？

单纯年轻的重子，哪里想得到哥哥此刻的心情！

前几天，千惠子来了，兴致勃勃地谈起这两个月学的功课：起居室布置。她说自己已学会了不少布置厅堂房间的技巧。又说到年底就要毕业了，父母要为她的毕业举办一场舞会，让她自己挑选一个日

子。

“哲子先生，你猜我挑了哪一天？”千惠子笑着问杨度，脸上洋溢着红扑扑的光彩。

“我想，你会挑选一个周末的晚上。”杨度心里有点隐隐作痛，但外表仍如往日的热烈。

“不对，你再猜猜。”千惠子歪着头，黑亮的浓发在杨度的眼睛中比平日更加迷人。

“我想，”杨度开始认真思考着。“我想，你会挑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或许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因为它们都是好天气。”

“也不对。”千惠子的头晃动了两下。杨度发现她的耳坠上吊着两串紫色的葡萄状耳环，往日匀称的身材似乎显得修长了些。

“那就难猜了。”杨度的心弦在微微颤动。他猜测到这个聪明的富家少女可能会有惊人之举。

“我告诉你吧，我定在十二月八日。”千惠子的眼睛里明显地流露出融融柔情，令杨度不敢对视。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天呢？”杨度不解地问。

“这一天是你的华诞呀！”千惠子惊奇地反问，“怎么，你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

“真的，十二月初八是我的生日，我自己都没有想起，你怎么知道的？”杨度又惊又喜。

“去年这一天叔姬姐烧了满桌菜，我恰好撞上了，一问才知道是为你祝寿，那天爷爷奶奶也都过来吃饭。你忘记了？”

噢，杨度想起来了！去年这一天，叔姬全家，再加上重子，还有千惠子祖孙三人，大家热热闹闹地高兴了一天。杨度对自己的生日从

来很淡薄。过去在家，母亲总是记得，每年这天，要特别给他做点好吃的。自从离开石塘铺这些年来，他从未想起过自己的生日。去年，母亲托人辗转带来一封信，特为告诉女儿，要她在哥哥和弟弟生日这一天表示祝贺；又对小儿子说，你哥生性粗疏，只记大事不记小事，姐的生日只能由你来记住。叔姬于是牢牢记住了母亲的嘱托。现在叔姬回国了，想不到这个东瀛女子倒存了这份心。杨度从心里对千惠子充满了感激。

“谢谢你了，千惠子，只可惜到时这个舞会我参加不了。”

“为什么？”千惠子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

杨度避开她的眼睛，轻轻地慢慢地说：“我准备回国去，重子也一道走，以后，说不定，就不会再来日本了。”

“是不是家里出了事？”沉默了一会，千惠子问，声音有点发颤。

“没有。”

“你们的国家出了大事？”

“国家也没有出大事。”杨度望着千惠子说，“朝廷准备实行宪政，我的家乡湖南也准备筹建一个宪政公会，我想回去做一点实事，可能比呆在日本更有作用。”

千惠子没有做声，嘴唇抿得紧紧的，眼皮渐渐低垂下来，望着脚下的榻榻米。突然，杨度看见她的脸上滚动着两颗透亮的泪珠，他的心猛地抽搐起来。千惠子脸上的泪珠越来越多。他不由得跨前一步，握着她的双手，略带哽咽地说：“千惠子，你怎么哭了？”

千惠子仍在哭。杨度有点不知所措。蓦地，千惠子的双手从杨度手中挣脱出来，紧紧地抱住他的肩膀，喃喃地念道：“哲子先生，你不要回国，你不要回国……”

杨度的眼睛湿润起来，眼前的一切，慢慢地变得模糊了。一滴热

泪滴在千惠子的脖子上，她的双手抱得更紧了。杨度再也不能控制自己，把千惠子紧紧地揽在怀中：“千惠子，我实在不愿意离开你！”

“哲子先生，这里就是你的家，在日本你同样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千惠子将脸紧贴在杨度的脸上，嘴里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杨度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从心灵深处呼喊着：“千惠子，我也爱你，我实在太爱你了！”

“答应我，不回国，不回国。”千惠子继续喃喃地念着，“上次你离开日本三个多月，我生怕你不再来了，你今后再也不要回国去了，好吗？”

杨度的脑子晕晕的，心热热的，完全沉没在波涛汹涌的爱河中，仿佛一切都不再存在了，能感觉到的，只有他自己和千惠子。

就这样，两人紧紧地拥抱着，直到窗外传来田中老先生呼唤孙女的声音，两人才不得不松手。这天夜里，杨度通宵未眠，一闭上眼睛便是千惠子挂满泪珠的脸。第二天上午，千惠子依依不舍地回横滨去了。

这几天来杨度心神不宁，无法整理行装。昨天邮差送来滕原的信，请他到横滨家中一叙。

天未亮，杨度就醒过来了，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好容易捱到天亮，他起身盥洗，也不要弟弟陪他，独自乘早班车来到横滨。滕原在他豪华舒适的客厅里隆重地接待了杨度。看架势，滕原有要事商谈，谈什么事情呢？向来潇洒大方的杨度有点局促不安。

闲聊了几句后，他忍不住问：“滕原先生，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谈？”

滕原将杨度认真地看一眼，问：“听千惠子说，杨君准备回国去，有这事吗？”

“是的。”杨度颇为小心地回答，脑子里紧张地推测着问话者的下文。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滕原面色和悦地问，声音很轻柔。

“日期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杨度答。回程的确定本不难，正是因为千惠子的态度，使得他犹豫不决起来。

“噢！”滕原轻轻地点点头，举起手中的茶杯说，“杨君，请用茶。”

“谢谢。”杨度举起茶杯，上身弯了一下，表示谢意。

滕原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没有做声。杨度的心在紧缩。

“杨君，我今天请你来我家里，是有一件大事要跟你商量。”

滕原终于要说到正题了，杨度略微点头，瞪起两只明亮的眼睛望着这位头顶半谢面色红润的长者，聆听他的讲话。

“杨君智慧过人，才华焕发，又是我们滕原家族的有功之臣，我一直对你充满着钦佩和感激之情。”滕原放下茶杯，神色庄重地说，“这两年多来，你每有文章发表，千惠子都读给我听。你那篇关于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长文，千惠子花了三个早上才用日文读完。我从这篇文章里更加感受到杨君处理大事的才能：在了解事件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种处理方案，又为这些方案找到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指出各种方案的长短利弊，最后提出自己的最佳主意。思路如此缜密清晰，学问如此广博扎实，在今天日本的政界学界中尚不多见。”

杨度静静地听着，这位异国长者的这番知音之言，使他很受感动。

“我的女儿，也就是千惠子的母亲，早就想在大阪设立滕原分公司，只是因为没有一个合适的总经理，我一直没有同意。杨君如果愿

意屈尊的话，我想聘请你做大阪分公司的总经理，至于你的职权范围和报酬，我都会从优考虑。”

原来滕原要跟他商量的是这样一件事情，这是杨度根本没有想到的。经商办实业，杨度也有很大的兴趣，并自认为也能办好。有时他也曾想过，若万一政治上不能得意的话，就去学陶朱公，赚来亿万黄金白银，然后再用这笔财产去为社会做番有益的贡献。这也是一桩极有魅力的事业。不过，眼下杨度一心想做陈平、赵普，并不想做陶朱公。

他将身子略向前倾了一下，极有礼貌地说：“先生这样看得起我，令我感激莫名，只是我多年来研究的是政治与法律，素乏经商之才，实在担负不起分公司总经理的重任，真是抱歉得很。”

滕原笑着说：“杨君过谦了。我在商界阅历近五十年，深知什么样的人经商最为合适。我聘请你为分公司的总经理，正是看中了你多年来钻研的是政治与法律。贵国古代大诗人陆游有两句诗，说是‘汝果要学诗，功夫在诗外’。这两句诗其实道出了世间一个大道理，即要想取得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成功，还要依靠本专业之外的广博的知识作为基础。商场即官场、战场，成功的商人也可以做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日本商界的董事长、总经理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多年的经商者，他们的眼中只有经济而无其他，这是日本商界缺乏伟人的根本原因。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其业务的精通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三五年也就差不多了，难得的是政治法律素质的培养。杨君，以我的经验预测，你如果肯经商的话，不出十年，就会成为最优秀的商人。”

滕原对经商之道的不同凡响的见解，给杨度很大的启示，凭着滕原的雄厚财力，凭着自己纵横捭阖的政治能力，说不定真有可能像滕原所说的，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商人。一瞬间，他几乎要开口答应了，但很快便清醒过来。湘绮师所传授的帝王之术，东瀛列岛上所发愤攻读的法政之学，难道就将它运用到商场上去吗？说到底，商场不过是方面而已，再优秀的商人也只是方面之才。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武功那样辉煌，湘绮师还讥笑他“勘定仅传方面略”。假若自己留

在日本做一个滕原分公司的总经理，老师不知会如何看不起，何况这也决不是自己的平生志向。

想到这里，杨度以坚定的口气说：“先生对经商的高论令我钦佩，不过，我志在政法，不在商界，故实难从命。”

“哦！”滕原似乎楞了一下，手指慢慢地抚摸着茶杯，一时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他仍旧平和地说，“杨君既然志不在商界，我当然不能勉强。你要做一个政治家，我也很欣赏。若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我可以全力支持你的事业，使你成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

“什么事？请先生说明。”杨度两眼立即有了光彩，精神为之一振。

“你知道，千惠子很爱你。听说你要回国去，这几天来她心里很痛苦，一个人关在卧房里不吃不喝，也不去学校。我们全家人见她这样都很着急。昨天下午，她母亲对她说，你去上学，我们请杨君来横滨商量。她这才由母亲陪同去了学校。”

杨度心里沉甸甸的，这位异国女子的一往情深，此刻在他心里引起的是一种苦涩的负疚的情感。

“杨君，我现在以我们滕原家族的名义请你留在日本。你有志于政界，我可以协助你竞选议员，你今后一定会在日本政界有一番大作为的。你和千惠子互相爱慕，是天造地设的良缘。你们在一起生活，也一定会很幸福美满。滕原家族的传人只有千惠子一人，今后所有的产业都归于你们。杨君，你将会是世间最幸福的人。”

知心的佳人，庞大的财富，光明的仕途，滕原勾画的这一幅蓝图真是太美妙了，只要一点头，蓝图上的一切都将归于自己。世间千千万万的男子所毕生追求努力奋斗的理想莫过于此。哲子呀哲子，答应吧，答应下来一切都很美好。杨度的脑子晕眩了。

“杨君，我知道你是在顾虑你家里的太太和孩子。这些，我们也为你想好了。”见杨度闭口不语，滕原看出他内心的激烈思考。他以

己心对杨度的心思加以测度，“杨君，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不过，男儿更重的应是自身的前途。家里的太太，我们可以送十万八万银元给她。在贵国，这是一笔很可观的财产了。今后她无论是改嫁还是独自生活，都可以过得很好。至于你的公子，这更好办。贵国看重长子，我们日本人也一样。我们可以把他接到横滨来，送他上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杨君，你看呢？”

滕原热切的双眼盯着杨度。杨度的脑子很乱，一时间，他几乎不知说什么好。

门轻轻开了，一个服饰鲜美的仆人进来，向主人深深一鞠躬。

“有事吗？”滕原转过脸去问。

“东京商会总会长铃木先生来横滨了，请您到东亚大酒家去一趟，他有要事在那里等您。”仆人伸直了身子，恭恭敬敬地回答。

“铃木有什么事找我？”滕原边自言自语边起身，对杨度说，“真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下，过会儿就回来。”

杨度忙起身：“先生太客气了，您去吧，我在这里等您回来。”

滕原吩咐仆人：“好好招呼杨先生，带他去客房休息吧！”

说完又对杨度欠了欠身子，这才走出客厅。

仆人将杨度带进客房。进门后，杨度认出这正是三年多前住过的那间房子，而摆设之豪华气派更要超过当年，显示出主人这几年在生意场上很顺手。

仆人殷勤地端来一大盘饮料，有英国的威士忌，法国的白兰地，美国的咖啡，日本的酪茶。一会儿又端来一大盘时鲜水果，有泰国的芒果，菲律宾的香蕉，缅甸的荔枝，琉球岛上的莲雾。仆人向客人鞠了一躬，然后退出门外，反手将门无声关上。

杨度坐在松软宽大的西式沙发上，望着这些平日喜爱的精美食

品，没有一点想吃的念头。他的脑子里一团乱麻，真个是剪不断，理还乱，他平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惑，这样难以拿定的选择。

对家里的黄氏夫人，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敬。杨度真心爱过的女人有两个，一个是静竹，另一个就是千惠子。十年前，与静竹短短相处的两天，在他心中刻下了永生不可磨灭的痕迹。二十四岁的才子胸中那个浩淼宽广的情感湖海，第一次被一个美丽多情的少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可是，静竹再好，她已撒手人寰，今生今世再不能相见了。而眼下这个千惠子，她活脱脱地在自己的身边。如此地明丽，如此地聪慧，如此地高洁，世间简直没有更美的形象能够与她相比；而她的纯情，她的痴心，她的深厚的爱恋，天地间任何有价的物品，似乎都在她的面前黯然失色。意气纵横、情感充沛的杨度如何能够割舍她？自从得知她要以毕业舞会的形式为自己祝贺生日，又因自己的突然要回国而失魂落魄之后，杨度对她的爱更是平添十倍百倍。他甚至想过，为她牺牲一切，包括理想、事业和自己的生命都是值得的，何况滕原所提供的又几乎是一条毫无缺漏的完美之路。他能拒绝吗？

但他又毕竟不是世俗间的寻常男子，除开女人、财富和名声外，他还有一腔宏伟的报国之愿，他要以自己的学问才智为祖国做一番事业，他的宽广的仕途应该建筑在神州大地上，而不是东瀛列岛！正因为此，他心灵痛苦，思绪纷乱，头脑发胀。他终于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昏睡了过去。

“杨先生，请用午餐。”

杨度睁开眼来，餐桌上已摆好了七八个碗碟。滕原家的仆人说：“杨先生，刚才藤原先生已打发人带口信来，他因为在与铃木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暂时不能回家，请你一人先用餐，晚上他再回家陪你喝酒。”

“谢谢。”

杨度坐在餐桌边，丰盛的午餐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他慢慢地嚼着东洋的山珍海味，脑子里突然想到：何不去梁启超家里坐坐，将

这件事与他商量商量。

杨度三口两口吃完午餐，留下一张字条在茶几上，带上房门，直奔山下町梁寓而去。

三 梁夫人轻柔地对哲子说：兄弟，一腔热血不洒在自己的国土上，算什么中华好男儿

“哈哈，哲子真是艳福不浅！”席地坐在对面的梁启超听完杨度的简略叙述后，不觉放声大笑起来。“你不是问我的看法嘛，依我之愚见，这样好的福气不能失之交臂，你还是留在日本，做滕原家的上门女婿为好。”

“你真的这样认为？”杨度对梁启超的回答颇感意外。

“我真的这样认为。”梁启超收起笑容。“美女，财富，不用吹灰之力全都到了手，还可以顺顺当当地做个日本议员。哲子，你这是前三辈子修来的好命呀！”

梁夫人李蕙仙在里屋替儿子补衣服，听到丈夫的话后，放下手中的针线走了出来，对丈夫说：“人家哲子心里有事和你商量，你还拿人家开玩笑。”

她走到杨度身边，以大姐的身份轻柔地说：“兄弟，哪有堂堂中国男子入赘日本的道理！一腔热血不洒在自己的国土上，算什么中华好男儿？”

这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竟然出自于一个纤弱的妇道人家之口，杨度顿时一怔。

“兄弟，卓如是和你说笑话的。早几天，我们就听说你要回湖南筹办立宪公会的事了。卓如说，哲子有眼光，是应该趁着这样的有利时机回国做实事为好，只可惜我有国不能回，我要在《新民丛报》上为哲子写篇文章，替他壮壮行色。昨夜写了一通宵，直到今天凌晨才

和衣睡了一会，我去把这篇文章找来给你看。”

说罢起身进了屋。杨度看着梁启超，梁启超也不说话，只是诡谲地笑了笑。

梁夫人拿出一叠纸来递给杨度：“你看看吧？”

杨度接过，打头一行大字便是“为杨哲子回国送行”，接下去是密密麻麻的小字。果然是胸有八斗之才的大名士，信笔写来的草稿，几乎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

吾闻杨哲子近日内将要启程回国，从事湖南立宪公会筹创之事，精神为之振奋，气宇为之昂扬，作此文为杨君壮行色。

夫哲子者，三湘有志之士也。吾初识于京华乙未年公车上书之时，订交于戊戌年长沙时务学堂教书之春。其人慷慨磊落，热心国事不在启超之下，启超与哲子及复生、秉三、霖生、松坡等人约：救国之途或有不同，救国之心永不改变。秋天，政局陡变，吾亡命扶桑，以为与哲子难速谋再见。孰料五年后，哲子亦因经济特科案避祸东京，寄诗与启超：“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茫茫国事急，惻惻忧情著。”吾置诗于几案，叹曰：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之移也。四年来吾与哲子过从甚密，探讨立宪救国方略甚多。读其《黄河歌辞》《湖南少年歌》《金铁主义》《粤汉铁路议》，更知其有王佐之才也。尝自谓天于湘人独厚，不期自曾文正、左文襄之后又生此隗才，此乃湘人之幸，中国之幸也。

杨度读到这里，不觉脸红心跳起来。下面的文字转了内容，这位立宪派的精神领袖又借此事大谈起宪政来。杨度用不着看下去了。这段文章犹如一帖清醒剂，他一下子从迷乱中猛醒过来，深为这几天来思想走上歧途而羞愧。他放下文稿，以毅然决然的口气对梁启超夫妇说：“十八号下午，我在横滨港升帆启航！”

梁启超忙说：“哲子，古人说不知者不怪，我先前不知你有这么好的路子，千万莫怪我写得不好，你得三思而后行，我看还是做上门女婿为好。”

“胡说，什么上门女婿？”杨度握紧拳头在梁启超的面前晃了两晃，喊道，“梁卓如，你若再说一声上门女婿，我的拳头不认人了！”

“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梁启超快活地抱起好友，“好样的，这

才是湖南少年的英雄本色！”

梁夫人也笑着说：“兄弟，今天十二号了，十八号启程来得及吗？”

“来得及，我早就准备好了，重子在银座的铺面都已退了。”

“那就好，十七号，你和重子就到横滨来，住我家，嫂子为你们兄弟治席饯行！”

“谢谢！”杨度对这位贤惠的嫂夫人从心里充满了敬意。

从山下町再返滕原家中的杨度，数小时前的困惑迷乱的情绪已大为扫除，昔日倜傥豪迈的举止又恢复了。滕原已经回来，再三向他致以歉意。

重新在会客室里坐下后，不待滕原将下午的话题续上，杨度已先开口：“先生上午说的事情，我已做了认真的考虑。您的外孙女千惠子是位很可爱的女子，她的美丽和聪慧都是极为罕见的。三年多来，我和她名为师生，情同兄妹，我一直把她当成小妹妹看待。尽管我也很爱她，但我始终把情感定在师生与兄妹之间，并不敢超过。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个有妻室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已把自己的生命许给了我的祖国。我的国家跟贵国比起来要贫弱落后，所以，我国许多有志青年来到贵国求学。我两度来贵国，前后加起来有四年半之久。通过四年半的观察思考，我深为佩服贵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认为它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国体，这是我来贵国四年多的最大收获。而这个收获的最终价值，只有体现在应用于我自己的国家上，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杨度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见滕原正在专心地听，于是继续说下去：“先生所讲过的滕原家族先祖去唐代长安留学的故事，给我很深刻的教育。令先祖为国求学的崇高的爱国精神，不仅是滕原家族的骄傲，也是大和民族的骄傲，同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爱千惠子，也珍惜滕原家族用智慧和汗水换来的财产，但这一切都不能使我放弃一个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滕原先生，作为一个挚爱祖国的遣唐使

的后裔，我相信您能理解我的这番苦心，并能原谅我的失礼。”

说到这里，杨度模仿日本人惯常的礼节，将头重重地低下去，抬起头来时，两只眼眶里充满着激动的泪水。

滕原信宇被杨度赤诚的爱国之心所感动，他发现坐在对面的这位英俊的中国青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簇簇耀眼的光彩。滕原动情地说：“杨君，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作为大和民族遣唐使的后代，我能够理解你，我更加欣赏你。贵国有你这样的青年，贵国一定会很快强盛起来。千惠子虽不能得到你做她的丈夫，但有你做她的老师和兄长，她也是很幸福的，她也应该满足了。她一时的痛苦，我们会慢慢开导，这痛苦不久就会过去的。杨君，你放心回国吧，祝你前程似锦！”

滕原信宇的通达使杨度如释重负。离开滕原家时，他对主人说：“与田中、滕原两家的友谊，将是我日本岁月中永恒的记忆，请转告千惠子，临走之前，我会再来看望她一次。我衷心祝愿她有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个温馨的家庭，祝她一辈子幸福快乐！”

当天夜晚杨度乘末班车回到东京，他没有对弟弟说起滕原家里的事情，只告诉他已经定好十八号由横滨启程的船票。

一连几天，杨度忙着作回国的准备。在《中国新报》上刊登了一则停刊启事，同时又写了二十多封向一些主要朋友告别的信。十七号上午，杨度兄弟再次向房东田中龟太郎夫妇告辞。二老泪水涔涔，杨度的眼圈也红了。他决定到横滨后就去滕原家，与千惠子再见一面，把手书的《湖南少年歌》作为纪念品留赠给她。但是，在东京开往横滨的汽车上，杨度改变了主意。他不忍心看千惠子悲伤过度的面孔，也害怕自己一时情感失控，做出日后想起来会后悔的事情。他要请梁启超帮帮忙，在船离开横滨港后代他去一次滕原家，把《湖南少年歌》转给千惠子。

梁启超的寓所里早已会集了十多个热心宪政的留日学生，梁夫人也准备了丰盛的酒饌，大家欢聚一堂，为杨氏兄弟送行，希望杨度回

国后能为全国立宪活动的开展发挥重大作用。杨度应付着大家的盛情，一颗心却总在挂牵着千惠子。他真恨不得立即奔往滕原家，与千惠子抱头吻别，但理智总是压制着他。有情人近在咫尺不能见面，杨度内心有着不可名状的痛苦。横滨梁寓的日本羁旅生涯的最后一夜，未来的政治活动家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四 千惠子轻轻一曲《上邪》，直唱得杨度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

十八日清早吃过早饭，大家簇拥着杨氏兄弟来到码头。三层楼房高的田崎丸稳稳当当地停泊在海岸边，船员们在忙忙碌碌地搬运食品，整理房间，清扫过道，准备迎接两百名前往中国的旅客。码头上行人拥挤，语声喧哗。杨度一面和大家说话，一面四处张望，他明知千惠子不会来，因为她不知道启航的日期。但情感仍驱使着他在人群中搜索，企望奇迹出现。

他失望了，横滨码头上根本就没有千惠子的踪影！

杨钧已提着木箱踏上登船的跳板。梁启超紧紧地握着杨度的手，再次叮咛：“哲子，多多保重，记得常常给我来信！”

杨度也将梁启超的手握紧：“盼望你早日回国！”

两个在异国为了祖国的明天而奋斗并有许多共识的战友互相对望着，久久难以分手。猛地，杨度想起了一件大事。

“卓如，我托你办件事。”

“什么事？”梁启超松了手。

杨度打开脚边的日式藤箱，将《湖南少年歌》取了出来。

“麻烦你下午到滕原家去一趟，将它亲手交给千惠子，请她原谅我未向她辞行。”

“怎么，你没有与千惠子话别？”同样是情种的梁启超睁大着眼睛，出于不可理解而责备，“哲子，你也做得太过分了，你叫我怎么替你解释嘛！”

杨度苦笑着说：“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只怪我禀赋脆弱，过不得面对面的生死离别的关。”

梁启超正要从杨度手中接过《湖南少年歌》，却不料一个人来到他们身边，对着杨度弯下身子，说：“杨先生，我家小姐请你过去说两句话。”

那人抬起头来，杨度看时，又惊又喜。原来此人正是滕原家里前几天负责招呼他的那个仆人。

“千惠子，是千惠子吗？她在哪里？你快带我去！”

就像堤岸被捅穿一个决口，久蓄的洪水从决口中冲出来，很快就将整个堤岸冲垮了，杨度再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握紧《湖南少年歌》，顾不得身边的梁启超和脚下的藤箱，抓起滕原家仆人的手，一路奔跑叫喊。

不远处一棵高大繁茂的樱花树下，铺着几块奶白色的榻榻米，榻榻米上跪着一个美丽的少女，那不就是千惠子吗？

“千惠子！”杨度喊了一声，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去。正是她，正是自己整个心灵千萦百绕团团围定的千惠子！

她穿着一身淡紫起黄色小花的缎面和服。杨度清楚地记得，三年多前他们初次见面时，千惠子穿的也正是这件衣服，但是今天的千惠子，头上脸上没有任何修饰，两只眼睛肿得很大，昔日光艳照人的神采全然不见了。

“千惠子！”杨度怀着极度的激动极度的歉意，向樱花树下的少女深深地一鞠躬，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再说什么为好。

“哲子先生！”千惠子站起来，凄然一笑。“还好，幸而没有开船，我们还能再见一面。”

“千惠子，请原谅我……”杨度语声哽咽，他只得稍停一下才说下去，“请原谅我没有和你道别，因为我怕你和我都受不了……”

“哲子先生，请坐吧！”千惠子紧抿着嘴唇，好久好久才吐出一句话来。

杨度跪坐在千惠子对面，凝神望着心中的恋人。只有几天不见，她憔悴多了；他心如刀割。千惠子也呆呆地望着杨度，文采风流的白马王子消瘦了，失神了；她柔肠寸断。世上男女之间深情至爱的表达方式，竟然无论古今，无论中外，都奇怪地惊人相似。北宋词人柳永的《雨霖铃》里所描写的场面：“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天，在日本横滨码头边再次出现。杨度和千惠子互相对望着，仿佛海上田崎丸正在催发的现实都忘记了。

仆从从附近的茶楼提出一壶茶和两只茶盅，给客人和自家的小姐一人斟上一盅。

喝上一口茶后，杨度的心绪安宁下来。他先开口：“我在日本四年多，结识的日本朋友好几百，唯独你，将终生以最美好的形象留在我的记忆中，令我魂牵梦绕。我正因为爱你最深，念你最切，所以才不告诉你启程的日期，拟在船上将我对你的思念记下来，给你一封长长的信。千惠子，我请求你能理解我。”

千惠子本是一个性格开朗坚强的姑娘，在经过前几天痛苦而冷静的思考后，她已经完全理解了杨度，见面时万般复杂的心绪现在也平静多了。

“哲子先生，三年多以前与你箱根赏樱花的那一天，我便偷偷地爱上了你。当我们滕原家族遗失了千年之久的宝刀，神奇般地通过你的手而回来的时候，我更相信，你是上天特为赐给我的；即使以后我知道你在中国有妻子，我也深信我们会结合。但后来我慢慢地感觉

到，我的想法会落空，因为你的心总系念着中国，而滕原家族的利益又不允许我随你去中国。那一天，当我看到我为你精心选购的和服，你只试穿一下就脱下时，这种失落感便更强烈了，但我仍愿意有空便去东京，跟你相处一天半天。我以师长之礼尊敬你，而心灵深处爱你之情永远不可减退，我企盼着奇迹出现。当然，我的希望是彻底地破灭了。”

犹如淬了火的铁更硬似的，经历了感情上巨大痛苦考验的千惠子比往昔显得更坚强了，她叙述着自己心底的秘密是如此地平静，如此地坦白，令杨度异常吃惊。

“外祖父开导我，说我们的先祖滕原一夫当年去大唐求学，任长安城纸醉金迷美女如云，他老人家毫不动心，关心的只是大唐的律法，思念的只是自己的祖国和亲人。因此，他老人家受到了滕原家族世代代的敬重。外祖父说，杨君也是滕原一夫式的人。美女，财产，地位，这些世俗人所追求的东西，都不能动摇他回国报效的心愿，这正是杨君的过人之处，可贵之处，你应当为此而高兴而自豪。外祖父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我想通了，我要高高兴兴地送你回国。一个小时前接到祖父的信，知你今天上午就要离开横滨，我便急急忙忙地赶来了。上天保佑，终于见到了你！”

千惠子的这番话，把杨度刚刚安宁下来的心绪又掀得激动起来。他真想扑过去，把她抱在怀里，亲她吻她，对她叙说着自己既爱她又爱祖国的万千衷情，甚至希望来世投生日本，做一个大和民族的美少年，与再为女人的千惠子在樱花烂漫的季节举行隆重的婚礼，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但杨度的身子并没有移动，嘴上抖抖颤颤的，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千惠子，我真诚地感谢你！”

千惠子拿起身边一个锦缎包的条形包包来，打开锦缎，里面是一个金碧辉煌的鲤鱼形盒子。她双手将盒子递过去，说：“这是外祖父代表滕原家族送给你的一件小礼物。”

在日本，鲤鱼是吉祥的象征。许多家庭在喜庆的日子，门口都高高挂着鲤鱼形布缝或纸糊的笼子，风吹进来，把笼子鼓得满满的，左

右摇摆，活像一条真鲤鱼在空中游戏。送人的礼物，如糕点，玩具等，也喜欢做成鲤鱼形，其间蕴含的是送礼者的祝福。杨度知道滕原先生的心意，双手恭敬地接了过来。

“请你压一下鱼眼睛，把盒子打开。”

杨度按千惠子所说的，用手压了一下鲤鱼两只金黄色的眼珠子，盒子从鱼腹处打开，里面平摆着一把腰刀。阳光照在腰刀上，刀刃发出刺眼的白光，刀柄闪着幽幽的蓝光。杨度立即想起了他送还给滕原家的那把腰刀，心里一怔，说：“这腰刀是你们家的，怎么能退还给我？”

“不是的。”千惠子轻轻地摇了摇头，嘴角边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杨度看得出那笑容依然是戚戚的，全不是往日的姹紫嫣红。

“外祖父说，杨君虽是文人，却是将门出身，来日本求学，仍不忘随身携带腰刀，可见他不忘家风的本色。现在腰刀还给了我们，我们不可让他空手回去见家人。于是外祖父请人照着原来的腰刀一模一样地再打造了一把，并在刀柄上也安上了七颗宝石。”

杨度低头看刀柄，果然上面也照着北斗七星的图形布上了七颗宝石。

“这七颗蓝宝石是外祖父年轻时在印度孟买带回来的。外祖父在孟买经商三年，积攒了十根金条。临回国时考虑到十根金条易招人注意，就把它换成十二颗蓝宝石，将它们藏在棉衣里面，安全带回了日本。外祖父说，这十二颗蓝宝石现在至少可以换得五十根金条，挑七颗嵌在刀柄上送给杨君，日后缓急之时可以派点用场。”

瞬息之间，这把腰刀在杨度的手里变得异常沉重起来。如此贵重的礼物，他觉得受之有愧，遂双手将盒子举过头顶，然后向千惠子平移过去，说：“滕原家族的心意我祇领了，但这个礼物我不能接受。”

千惠子盯着盒子，叹了一口气说：“若是因为这七颗蓝宝石价值二三十根金条的缘故，你就不收这把腰刀，那你岂不是把金钱看得太

重了吗？整个滕原家族的财产都不能动摇你的心，这区区二三十根金条算得了什么？它只不过是外祖父借此略表心意罢了！”

杨度听了这句话后心中十分羞愧，高举的双手不自觉地低垂下来：“你说得对，我不应该拂逆了老人家的一片心。好吧，我收下了。”

这时杨度想起了自己要送的礼物，忙将身边的纸筒拿起，也用双手递了过去：“这是素日挂在东京寓所的那幅《湖南少年歌》，你喜欢它。刚才见到你之前，我正拟托梁启超先生转送给你，现在我亲手送给你。今后，愿你见到它就如同见到我一样。”

千惠子将略为松开的嘴唇再次抿得紧紧的，一声不响地将《湖南少年歌》接过，拿起原先包鲤鱼盒的锦缎慢慢地把它包好。她端起茶盅来浅浅地呷了一口，说：“刚才这把腰刀是外祖父送给你的，我匆忙之中没有给你准备礼物。那天我陪孙中山先生来看你，你给我唱了一曲中国古乐府，我把它牢记在心里。现在我唱一遍给你听听，也不知唱得准不准，权且表示我的一番心意吧！”

千惠子说完，轻轻地哼了起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曲古老的中国乐府，此时此刻，此景此情，从一个东瀛纤弱女子的口中唱出，声调虽不太准确，旋律却分外地凄婉，真好比冬雷震震，夏雪霏霏，震天撼地，动人心魄。千惠子唱了一遍又一遍，如阳关三叠，如悲秋九重，直唱得杨度的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泪水再也不能控制，流湿了衣襟，流湿了膝边的榻榻米。泪眼模糊之中，美丽的千惠子与美丽的樱花树渐渐地重叠起来，再也分不清哪是千惠子，

哪是櫻花樹了.....

五 丁未年北京城，政界風潮迭起，動蕩不安

楊度挽伯父聯：平生恩義，未忍追思，從茲落落一身，悵望出門誰念我；國事栖皇，曾何所補，徒使悠悠千載，羈遲游子恨終天。

《楊度集》中還收有楊度代族叔楊風梧所作的一副挽楊瑞生的聯語，一并錄如次：爾悲逝父，我哭長兄，家世有同仇，愧未荷戈平寇盜；心念亡人，眼看後輩，衰頹余一老，可憐揮淚說身家。

田崎丸一路順利抵達上海碼頭，楊度兄弟上岸後住進章士釗的譯書局，擬在上海盤桓幾天。誰知第二天午後，一個湘潭籍的小商人送來一封急信。這信原是托書局寄往日本給楊度的，出乎意外地在書局巧遇楊度本人。楊度拆開信一看，不覺惊呆了，原來是病了兩年多的伯父十天內在老家去世了。伯父對楊度兄妹恩重如山，兄弟倆遂連夜離開書局，乘輪船經南京到漢口，再由漢口換小火輪過洞庭湖抵長沙。在長沙也沒有歇息，第二天傍晚便心急火燎地趕到了石塘鋪。兄弟倆在靈堂前向伯父遺容恭恭敬敬地跪著磕了三個頭之後，楊度以楊府兄長的身份擔負起料理喪事的重擔，擺酒待客，開吊出殯，把喪事辦得熱熱鬧鬧風風光光。

安葬伯父後，兄弟二人又去雲湖橋拜會了老師。見湘綺師健朗如昔，弟子們心中喜慰。楊鈞暫時留在家裡陪伴母親。楊度來到長沙，與梁煥奎兄弟以及長沙城里的頭面人物譚延闓、胡子靖等人商量籌辦湖南憲政公會的事情。大家公推楊度為會長，楊度爽快地接受了。

梁煥奎又禮聘他為華昌煉錫公司的董事，每月送他三百銀元。楊度想起多年漂泊無暇謀利，家中老母幼子的衣食都不可不管，於是也答應了。

不久方表也從東京回到長沙，又成為楊度的得力助手。楊度傾全副精力於湖南憲政公會的活動，同時又與江浙、湖北、廣東等地的憲政團體積極聯絡，把長沙城里的立憲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在全國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他正欲北上京師，在王公貴族之間廣為宣傳立憲，謀

求他们的支持，促使早开国会早行宪政的时候，不料京师政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的表象是两个重要的疆臣即直督袁世凯和湖督张之洞上调中央，而实质则是清廷政局的进一步混乱腐败。

清王朝从它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的第一天起，就存在着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巨大矛盾，那就是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随着清末国势越来越岌岌，满汉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庚子年间的军机大臣刚毅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这说明满汉两族那时已处于水火不容的地步。当孙中山、黄兴等人组建会党，公开揭橥“革命排满”的旗帜，声势日益浩大的时候，满人已觉惶惶不可终日了。以慈禧为总代表，以醇亲王载沣、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少年贵胄为急先锋的满洲亲贵大员，打着立宪幌子，借改良官制之机，力排汉人，引起了汉族官员的普遍不满，一时北京城各大衙门内满汉司员见面竟互不说话。这不仅是有史以来中国官场、甚至也是世界官场上从没有过的怪事！

华昌炼锡公司是当时湖南最有影响的实业公司。关于该公司，刘泱泱主编的《湖南通史》有如下介绍：“湖南华昌炼锡公司，在1908年开办后的7年，各年互有盈亏。欧战发生后，情况剧变。1915年扩充商股至96万两，次年冬又加招商股204万两，总资本达300万两。除在长沙设有炼厂外，另于益阳、安化、新化等县设立采矿场及生锡制炼厂，工人达两万以上。又扩充长沙炼厂的工程设备，计有炼氧炉24座、反射烘沙炉15座、反射提纯炉19座，每24小时可炼纯锡30至40吨，每年可产1万吨。在上海和美国纽约设有分销处，直接对外贸易。至1916年，营业额达300余万两，获纯利120万两。”

载沣、铁良等人清楚地看出，有一个汉人实力强大野心勃勃，此人便是雄踞天津、身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练兵大臣的袁世凯。尤其使满洲少年亲贵害怕的是，袁世凯手中拥有六镇北洋新军。北洋新军有七万余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全国最为精锐的部队。这支军队在一个年纪不满五十岁的汉人之手，真正是满人江山的心腹之患。铁良刚任陆军部尚书时就指出，不能在陆军部之外再设练兵处，也不能再设练兵大臣。铁良的主张得到慈禧的赞同，袁世凯也知道不能硬顶，遂主动上折，请开缺练兵大臣之职，将驻扎在京城京旗常备军即第一镇，以及驻扎在直隶省以外边区的第三、第五、第六镇归

于陆军部管辖。袁世凯实在不甘愿将军权全部交出，以“八国联军未尽撤走，大局尚未安定，直隶境域辽阔，须赖重兵弹压”为借口，请求依旧管辖二、四两镇。慈禧接受了袁世凯练兵大臣的辞呈，命满人凤山掌管一、三、五、六四镇陆军，二、四两镇目前暂归直督训练调遣，但同时强调归陆军部统辖。

满洲少年亲贵与袁世凯的斗争初战告捷，袁世凯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他除对风烛之年的慈禧竭尽恭顺之能事外，更加倍牢笼他在朝廷中的重要靠山庆亲王奕劻。

奕劻乃乾隆帝之后，他的祖父庆亲王永璘是乾隆帝的第十七子，父亲绵性为永璘的第六子。绵性的侄儿奕^綰因服中娶妾被革去了郡王爵位，绵性觊觎袭爵行贿钻营，事发，被流放盛京。绵性自知永无出头之日，便把儿子奕劻出继给无子的七弟绵为。过几年奕^綰死了，无弟无子，奕劻被幸运地转房承袭爵位，绵性的目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还是达到了。奕劻初封辅国将军，继封贝子，咸丰十年加封贝勒。

奕劻为罪亲之裔，早年亲历家庭变故，故纨绔习气较其他黄带子少。他也曾认真地读过书，能写出漂亮的楷书字，能画几笔虫鱼花草，这在宗室中就算是有才华的了。他住的地方正是慈禧娘家的府第所在地方家园。因为是邻居，也为了巴结，奕劻常去承恩公府，为慈禧的弟弟桂祥代写家信。这样，慈禧也就知道他颇通文墨。后来又与桂祥做了儿女亲家，便与慈禧的关系又亲了一大步。到了同治十一年，奕劻得以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恭王与慈禧再度不和，遭罢黜，奕劻乘虚补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空缺。又过了七年，进封庆亲王。庚子变后奉旨与李鸿章同为议和全权大臣。《辛丑条约》签订，赏以亲王世袭罔替。光绪二十九年荣禄死后，奕劻入主军机处，成为满朝大臣的首领。

奕劻以非近支无军功的身份，享有这份少有的殊荣，获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并非有过人的才干，而是一为运气好，二为深通结欢固宠之术。究其实奕劻丝毫不具宰相之才，若论其德操，则与小人无异。

其品性上的最大特色是贪婪无厌。

奕劻一进枢垣，便把天下各府县的肥瘠贫富摸得烂熟，按等级索贿卖缺。有即将外放者来访，奕劻说：“你稍等一下，马上就有富裕之地缺出。”来人明白，遂送来银子，奕劻视银子多少择地而放。他在王府中私设一个仓库，里面放的全是行贿者的金银钞票。隔几天他便统计一次，某人送了多少钱，某缺当由某人放。好几种野史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庆郡王奕劻

奕劻将受贿所得的金银都存于京师外国银行，一则保险，二则保密。一天，英国汇丰银行的一个华人职员，因在妓院里与奕劻的儿子

载振争风吃醋而受辱，决心报复他家。此人与御史蒋某为朋友，对蒋某说，早两天奕劻在汇丰银行存了六十万银子，银行里其他人都还不知道，这是索贿之财，你可上疏弹劾他，朝廷必会派人到银行查询。若奕劻要保名声，则不会承认这笔银子，那我们对半分掉，一夜之间都成为大财主；若他不作声，我们如实告诉查办者，那么奕劻将因此而罢枢要，你将因此得直声而名震天下，日后必获大用。蒋某闻之大喜，立即上疏。奕劻果然不承认，汇丰银行也查不到这笔款子，蒋某虽因诬告而去职，却获得三十万银子的巨款。

奕劻就是这样一个人贪财好货之人。他这个弱点，正好为一心想谋取最高地位办最大事情的袁世凯所利用。

过去荣禄主军机处，袁世凯竭力巴结，但荣禄对袁总存有提防裁抑之心，曾对人说：“戊戌年袁世凯虽泄了康梁一党的秘密，但其人雄鸷，未可全信。”话传到袁世凯的耳中，他很惊恐。袁怕荣禄，就像唐朝安禄山畏惧李林甫一样。袁在直隶说话办事，一向得看荣禄的脸色行事。后来荣禄病重，奕劻入主军机处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袁派心腹藩司杨士骧带上十万两银票进京谒见奕劻。奕劻见了这样一张大银票，想接又不敢接，说：“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钱？”杨士骧说：“袁宫保知道王爷马上就要入主军机处了。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要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身边那些太监们都是缺钱的饿鬼，王爷少不得常常要打点他们。袁宫保说，这十万银子不过是供王爷初到任时的零花而已，以后还要特别报效。”

奕劻听了，也不再客气就收下了。没过多久荣禄病死，奕劻果然继任。杨士骧说的话也兑现。自从奕劻进军机处那月起，直隶总督衙门便将送银子给庆王府当作头号大事来办。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到庆王和福晋的生日，摆酒唱戏请客的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一手包下来，甚至王府的儿子结婚、格格出嫁、孙子满月周岁等所需开支，也都由袁世凯预先安排，不费王府一文钱。那情形完全是仿照各省的首府首县侍候督抚的办法，而出手之大方用心之殷勤，又更为过之。

源源不断的银子没有白花，换来的报酬是庆王成了直督的代言人。遇有重要事情，无不预先通声息，甚至连简放外省督抚藩臬这样的大事，奕劻也必商之于袁世凯，按他的主意办。然则袁世凯哪有这么多不能报账的银子供他行贿呢？

张一麟撰《古红梅阁笔记》：“光绪末年，清廷倡言立宪，实无诚意。袁世凯上奏请先改革官制，以为预备立宪之张本，朝中汹汹，几酿大变。袁世凯急急以钦派往阅彰德秋操为名出京，操毕即回天津。及名义上之新内阁成立，袁又将所练北洋六镇，奏请以四镇还诸练兵处，仅留二、四两镇于北洋，以塞谗慝之口。其时之袁世凯，盖亦岌岌可危也。”

《清史稿》诸王列传载，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封庆亲王。永璘死后子绵愍袭爵。绵愍死后以绵志子奕劻袭爵。奕劻因服中纳妾被夺爵。绵性行贿以谋爵位，事发，谪戍盛京。奕劻卒后以绵性子奕劻为后。道光三十年，奕劻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奕劻封贝子，十年进贝勒。同治十一年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年十月进庆郡王。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奉懿旨进亲王。二十七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务，同年加其子载振贝子衔。二十九年三月，授奕劻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宣统三年，罢军机处，授奕劻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奕劻避居天津，1918年去世。

恽毓鼎撰《慈禧传信录》：“劻益无忌惮，取贿日富，皆以贮之外国银行。有某银行司华人某，与载振挾妓寮，为振所辱，衔之，言于御史蒋式理：‘劻某日新贻贻六十万，可疏劾之。行察时，劻必托薄籍，则此款我二人朋分之，君可富；若劻不我托，我必以实告察办者，则劻必罢枢要，君直声且震天下，更必获大用。’式理大喜。疏入，令大臣察核。劻果托是司事注销存据，遂以查无实据入奏。式理落职，竟分得三十万。”

原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曾将淮军银钱所的羨余之银八百多万两存入直隶藩库，未上交朝廷。这八百多万两银子乃是李鸿章带淮军数十年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下来的。袁世凯继任直督，便也就继承了这笔巨款。这八百多万两银子完全由他一手支配，无需报朝廷审批。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将这笔银子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训练北洋新军，一是给当道者送礼，送给慈禧、庆王等人的重礼即出于此。

袁世凯有庆王做他的傀儡，对于载沣、铁良等人的嫉恨也不怎么害怕，他要伺机把失去的军权再夺回来。不久，便有了一个好机会。

这年秋天，盛京将军赵尔巽上奏，说东三省形势危殆，办事困难，请朝廷派重臣前去查看，共商要政。奕劻将此事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寻思东北乃满洲发祥之地，朝廷一向十分重视，不如借此机会

将陆军部夺去的四镇兵力分出一部分去东北，然后再将这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这样做名正言顺，不露痕迹，陆军部有苦说不出。于是他建议改革东三省官制，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去担任。黑龙江、吉林、奉天均设置巡抚，由他的亲信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去充任。这样，既夺回了被陆军部抢去的部分兵权，又把东三省变为自己的领地，真可谓一箭双雕。如同往日一样，奕劻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

过了几天，朝廷派出奕劻之子、贝子衔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及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为考查大臣出关。载振与徐世昌在东三省转了一圈，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天津停了几天，以袁世凯为首的天津官场自然招待得无微不至。

二十多岁的贝子载振胸无点墨，完全是倚仗门第的高贵而位居尚书。与父亲的贪求银钱不同，他的爱好在声色犬马。一到天津他便被一个名叫杨翠喜的戏子给迷住了。杨翠喜十九岁，最善香艳之曲，又兼长相妖媚，在津门艺压群伶，价重一时。载振为其色艺所倾倒。

蒋瑞藻《小说考证续编》卷四《杨白花》：“以一女优而于一代兴亡史上居然占有位置，而牵动一时之政局者，当数杨翠喜矣。杨翠喜者，直隶通州人，幼以贫窶，鬻于陈姓，展转之津门，遂堕乐籍，其假母曰杨李氏。翠喜善淫靡哀艳之曲，出其技，在侯家后协盛茶园演剧。尝一至哈尔滨，继反津，构香巢于河北，受大观园、天仙园之聘，声价重一时，为富商王益孙、道员段芝贵所赏。会贝子载振奉节东省归，道出津沽，置酒高会，一见翠喜，倾倒不置。段方有求于贝子，乃托王益孙名，以万金购翠喜为使女，即车送之京，进之贝子，翠喜则年十九矣。无何，段芝贵以道员授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独揭而劾之，段遂夺职。贝子惧，遣归翠喜。上乃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办，核无实证，赵启霖亦褫职也。此清光绪丁未年事。夫以翠喜一身，时而台榭，时而官府，时而姬，时而伶，时而妾，时而婢，极却曲睐离之况。山阳曹麟角之杨花诗、亡友邹亚云之杨白花传奇，均为翠喜作也。谓非宦海之佚闻、故京之艳史欤？”

这事被正在天津的段芝贵看在眼里。段芝贵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旧人，因机灵能带兵受到袁的赏识。段芝贵只是一个候补道员，虽被袁告知将保举为黑龙江巡抚，但自度资格太浅，骤荐封疆，把握还不小，心里惴惴然。见这位贝子振大爷喜欢杨翠喜，计上心头。他用一万二千两银子将杨翠喜从其假母杨李氏手中赎出，又从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处借了十万两银子。这天晚上，他把杨翠喜按新娘子打扮了

一番，用一顶小轿子送到振大爷下榻的利德顺大酒楼，又恭恭敬敬地呈上十万两银票，说是送给庆王的寿礼。振大爷对十万两银子不在乎，却对杨翠喜的突然归之于己惊喜万分，将段芝贵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回到北京，东三省的名单便公布了：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一如袁世凯所安排。

段芝贵以一候补道员出任巡抚，令官场骇然，便有人揭出了这中间的内幕。著名湖南籍御史赵启霖据此上疏，参了段一本，劾他以献妓送银而夤缘得巡抚之职，手段卑劣。同时也弹劾奕劻、载振父子受贿卖官的罪行，附带敲了一下袁世凯。

慈禧见了这份参折，大为震怒，当即撤了段的巡抚之职，命载沣和孙家鼐查办。载振少不更事，早吓慌了，忙跑到天津向袁世凯问计。袁安慰载振，只需把杨翠喜送回天津，这里自有他的安排，一切都可保无事。

当载沣、孙家鼐和打发人来天津核查时，袁世凯早已料理妥当，他们到处查问后的结果是：杨翠喜根本就没有被送给载振一事，早在载振来天津前三个月，她就已经离开假母，成为王竹林的使女，并有字据为证，所谓用一万二千两银子从杨李氏手中购得之说纯属造谣。使者回京如实禀告载沣。

二十多岁的醇亲王很少出王府，对社会上的复杂离奇几乎一无所知，使者回来这么一报，他也就相信了。六十多岁的孙家鼐历尽宦海，对官场中的任何机巧都懂，但奕劻权倾朝野，段芝贵是袁世凯的亲信，何苦去得罪他们！于是亦不深究。结果以“查无此事”了结了这桩艳案，仗义执言的赵启霖反倒以“诬告亲贵重臣名节”的罪名褫职回籍。此事在京师引起公愤，一批以气节相尚的士大夫对赵启霖更示敬重。在赵离京的那一天，翰林院学士恽毓鼎为头在城南龙树寺发起了一个隆重的饯别会，到会者近三百人，大家挥泪赠诗为赵启霖送行。其中最有趣的一首诗，出自于两年前因参劾奕劻而获得三十万巨款的前御史蒋某：“三年一样青青柳，又到江亭送远行。我亦怀归归未

得，天涯今见子成名！”他至今仍在为自己劾权贵却未得大名而遗憾，似乎三十万两银子并不足以与今日赵启霖革职回籍的风光相比拟！

杨翠喜艳案使奕劻父子声名狼藉。保帅只得舍车，奕劻指使儿子上疏自劾，请求辞去农工商部尚书之职。慈禧虽没拿到载振的把柄，但老于世故的她知道此事绝非空穴来风，于是接受了载振的辞呈。这是明显地表示奕劻的圣眷已经衰减。协办大学士瞿鸿禨 乘机与邮传部尚书岑春煊联合起来，决心挖掉奕劻这个导致政局腐败的大根子。

刚由两广总督任上改任尚书的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其父乃同光之际的名臣岑毓英。岑毓英以平定云南回乱的军功，由县丞而升至云贵总督，死后赠太子太傅。岑春煊因父亲余荫补授光禄寺少卿，又迁太傅寺少卿。那时的岑春煊疏弛不羁，自负门第才望不可一世，黄金结客，车马盈门，花天酒地，胡作非为，与瑞徵、劳子乔号称京师三恶少。岑虽为恶少，却有胆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慷慨请求出关视察前线，在李鸿章等当政大臣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自此时开始他痛改前非，关心国事。光绪二十四年他外放广东做布政使，其时正当新政推行之时，与总督同城的巡抚均被裁除，广东巡抚没有了，岑的顶头上司就是谭延闿的父亲粤督谭钟麟。谭钟麟年老昏迈，宠幸劣员，岑联络广东商民与谭对抗，终于使谭革职。以一藩司而劾掉总督，为清代所少见，岑于是有了不畏权势的声名。岑后调任甘肃布政使，上任不到半年，庚子事变起，他不顾巡抚的犹豫，带着二千余人从兰州出发，昼夜疾驰，在昌平赶上慈禧仓皇离京的队伍。慈禧对岑的忠心奖励有加。岑护卫慈禧西行，竭尽忠忱，深得慈禧信赖，从此成为她的心腹，由布政使升巡抚，由巡抚升总督，不久前又调回京任邮传部尚书。岑对奕劻的行为亦十分愤慨，遂乐意与瞿鸿禨 结为同党。



岑春煊和他的孩子

岑春煊利用慈禧宠幸的有利条件，几次在老佛爷面前痛斥奕劻贪墨乱政，卖官竟到了内卖侍郎外卖巡抚的地步，说得慈禧也惊讶不

已。与此同时，瞿鸿禨^机指使他的门人汪康年在《京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借杨翠喜一案大力攻讦奕劻父子，弄得奕劻坐立不安，指令亲信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岑、瞿，离间他们与慈禧间的关系。

这时，恰好闽浙总督松寿电告广东钦廉潮三府有革命党闹事，奕劻借此机会上奏，说此事关系重大，两广总督周馥人地未宜，恐难平定，岑春煊娴于军旅，堪胜剿抚之任，请调岑为粤督。慈禧最怕的就是革命党闹事，即刻下旨令岑赴粤。岑知此系奕劻的阴谋，到上海后便托病不再南下。慈禧颇为不悦。

这一天瞿鸿禨^机 当值，恰逢慈禧阅一奏章，又是弹劾奕劻的事。慈禧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奕劻年老了，还是退出军机处，回家养老为好。”瞿听了大喜，回家后不经意地把这句话告诉了夫人。第二天，汪康年的夫人来瞿府，瞿夫人便将此事告诉汪夫人，汪夫人回家后又告诉了丈夫，其时汪的朋友曾敬诒亦在坐，曾又告诉他的朋友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马利逊。马利逊就以奕劻即将退休为题作为重要新闻电告《泰晤士报》发表。几天后，慈禧接见英国公使夫人。公使夫人以此事询问慈禧。慈禧否认，并迁怒于瞿。

奕劻得知后如获至宝，请袁世凯手下的笔杆子杨士琦拟了一篇言辞凌厉的奏疏参劾瞿鸿禨^机，给瞿安上的罪名是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又用一万六千两银子再加外放布政使的重价买通了一个御史上奏。

十分滑稽的是，这位御史不是别人，正是一贯以名节自矜，为赵启霖发起送行大会的恽毓鼎。龙树寺前他激昂陈辞，斥责奕劻父子贪赃误国，声称凡为御史者都应以赵启霖为榜样。不料一个月后他便经不起重贿的引诱，自食其言，出卖了名节。这真是晚清政坛的笑话，也是晚清政坛的悲哀！

慈禧正恨着瞿鸿禨^机，接到这份劾疏，便罢掉了瞿的一切职务，将瞿去后所留下的协办大学士一缺，赏了瞿的政敌远在武昌的湖督张之洞。

瞿的倒台，是对瞿岑联盟的致命打击。奕劻要乘胜追击岑，一个一心想抱着权贵大腿向上爬的粤籍候补道蔡乃煌，为他们出了一个绝妙点子。

蔡乃煌精通照相术。他设法弄来了一张岑春煊的照片，又找到一张康有为的照片，将两张照片拼凑在一起，再拍一张岑康亲密合影的照片。奕劻将这张照片送给慈禧，说是获得了岑春煊与康党密谋策划拥戴光绪的铁证。这个小小的把戏，在今天谁都玩得出，绝不会被视作铁证，可是在本世纪初西方照相术还刚刚传进中国的时候，精明如慈禧者也没有识破，她竟

机 机
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就在岑春煊逗留上海的期间，对瞿鸿禨的攻击亦已开始。这次出面攻击的，非常令人意想不到，竟是与庆、袁毫不相干，而平素颇矜气节的翰林学士恽毓鼎。赵炳麟撰《柏岩感旧诗话》说，御史赵启霖因奏劾奕劻父子而遭革职，出都之日，士大夫饯别于城南之龙树寺，至者数百人，赠诗盈篋，发起者即是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未一月，薇孙（按：即恽毓鼎字）受奕劻指，以‘授意言官’劾退瞿相国鸿

机 机
，时论非之。’恽毓鼎上疏奏劾瞿鸿禨，据说疏稿出于袁党人物杨士琦之手。最初欲购买一御史上之，因惧得罪清议之故，无人敢应募，而恽毓鼎贪其重贿，竟悍然不顾，出面具奏。由于这本是慈禧与奕劻所早已商定的决策，所以恽毓鼎之劾疏奏上之后，并不须明白查究所劾是否真实，便即降旨将瞿鸿禨开去本兼各职，罢斥不用。”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陈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粤，捕巨绅黎季裴、杨西岩等二十余人，有籍其家者。粤人悬赏十万金，谋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红标。知春煊与项城有隙，西后西幸，宠岑在袁上也，乃由粤人蔡乃煌谋于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贿赂照相师，将岑春煊、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四像合制一片，广售京津。由蔡犖巨金谒袁，转李莲英，密上西后。西后阅之大怒，遂有调岑离粤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获巨酬，以金办港省轮船公司，珠江码头画归陈有，其家今尚食之。出之奇计，少白得有陈平之目。”

胡思敬《国闻备乘》：“奕劻……引袁世凯相助。太后曰：‘袁世凯与张之洞，皆今日疆臣中之矫矫负时望者，可并令入值。’奕劻虽不悦之洞。而无辞以拒之。盖太后之意，始欲借载沣以防载振，继又欲借张之洞以抵制世凯。其虑不可谓不周。”

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据野史相传，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由武昌北上入觐时，路径保定，其时袁世凯方为直隶总督，由于平素对张之洞的声望及科名均极为钦佩之故，至时遂盛设筵席招待，奉为上宾。詎料正当北洋名流毕集，袁世凯躬亲为张之洞奉卮上寿之时，张之洞却早已鼾鼾而睡，以致袁世凯大为难堪。”

“又据另一种传说，袁张保定之会，袁世凯所率部属、将领之外，更有司道各官陪会。当时的直隶藩司杨士骧，乃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翰林，算是张之洞的翰林后辈。张之洞因为杨士骧亦出身翰林之故，引为同调，座间惟与杨士骧娓娓而谈，于袁世凯若无睹。所谈者又皆翰林故事，袁世凯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士骧敏于应付，甚为之洞所赞赏，出，语人曰：‘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乃有杨莲府！’袁闻此事，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士骧笑曰：‘纵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第六篇《宪政运动与国民革命》：“忽一日，之洞出片纸，书‘烟惹御炉许久香’句征对，‘许久香’暗切人名，必难为对，同列均敬谢不敏。世凯亦引领而观，之洞笑谓曰：‘君亦有此雅兴乎？’世凯见张又讽己，亟思报复之，退朝先与杨士骧商。士骧为介一名士曰曾毓瑜者，以万金易一联语。次日，派人送至枢廷，交之洞亲启。其对联曰：‘烟惹御炉许久香，图陈秘戏张之洞。’之洞阅毕，气急欲待掩饰，则同列已尽看清，乃掷向炉火，且掷且骂曰混蛋。世凯复故作不平色曰：‘我看此应征对简直不通，‘图陈秘戏’四字，怎能接得上相国尊讳？此人混蛋而外，还嫌不通。’众人不知世凯笑里藏刀，遂一附和一骂，替之洞解嘲，然而之洞苦矣。世凯出而加意渲染，一时传遍九城。”

然完全相信了。原本对托病不赴任的岑春煊就有不悦，这张照片正好比火上加油，一怒之下，慈禧将岑春煊也开缺了。

许同莘撰《张文襄公年谱》卷十：“公仍寓先哲祠。冬寒，入值不便。袁宫保方寓东安门外北洋公所，言公所有别院在锡腊胡同，地近可居。乃移寓锡腊胡同。一日，袁见客自外省来者，问谒张中堂否，曰未见公不敢往。曰信然。昨见门簿，犹无汝名也。”

奕劻大获全胜。

奕劻的地位坚不可拔，袁世凯办事也便非常顺畅。段芝贵的巡抚虽没当成，袁世凯与铁良争夺军权的计划却在顺利进行。徐世昌莅任不久，便上奏说东北地当要冲，须加强军备，请调北洋第三镇驻扎黑龙江，为防沙俄入侵，调第五、六镇两协来奉天镇守。慈禧准奏。于是铁良乖乖地交出了刚收回还来不及整顿的一半军队。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又回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而军饷还得由陆军部按月供应。满洲少年亲贵与袁世凯的第一场交锋便以吃哑巴亏而告终。

但他们并不甘心，不断地向慈禧吹风，说袁世凯如何结党营私，如何跋扈不臣，如何居心叵测。慈禧深知督抚权力太大则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况且风吹得多了也对袁世凯存有戒备之心，便接受了载沣等人的建议，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任命他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为消除袁世凯的怀疑，也为酬劳张之洞几十年来经营实业之功，同时还为了在中枢形成一种与奕劻、袁世凯制衡的力量，遂将张之洞晋升体仁阁大学士，与袁世凯一道内调京师任军机大臣。

七十岁的张之洞把入阁拜相视为圣恩优渥，感激涕零，接旨后即离开他惨淡经营了十多年的荆楚大地，入京履新。不到五十岁的袁世凯则洞悉朝廷明升暗降、明扬暗抑的机奥，令下之日，力辞再三。慈禧如何能够答应他？遂只得快快离开天津。临行之时，又保荐心腹藩司杨士骧为直隶总督。为稳住袁世凯的心，慈禧也答应了。

载振、段芝贵去官，赵启霖革职，瞿鸿禨、岑春煊相继开缺，张之洞、袁世凯同时进京。一年之内如此重大频繁的人事变动，在清代历史上实为少见。这一年岁属丁未，人们称之为丁未政潮。

六 张之洞与袁世凯商议奏调杨度进京

张之洞与袁世凯是李鸿章、刘坤一去世之后疆臣中的两根柱石。论清望，张之洞出身翰林，数任学政主考，为天下士大夫所尊崇，远在袁世凯之上；论实力，袁世凯手创北洋新军，广开名利之门，为海内英雄豪杰之辈、盗嫂屠狗之徒所趋鹜，乃张之洞望尘莫及。张之洞少年高第仕途顺利，养成了他高傲自恃的脾性，到了晚年，功勋在世，名满天下，则更添几分倚老卖老、愜蹇散漫的作风。因此，张与袁第一次见面，就令袁颇不愉快。

那是五年前，袁世凯刚补李鸿章之缺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驻节保定府。张之洞奉旨入觐，由武昌北上，途经保定。袁世凯很重视这次结识张之洞的好机会，早早地作好了一切准备，但张之洞却不把它当作一回事。

袁世凯那年尚只有四十三岁，比张之洞整整小了二十二岁。张高中探花的时候，袁还只是女人怀抱中的小儿。张出任山西巡抚时，袁不过是一个游手寄食的落拓青年。在张看来，袁是个不通文墨纯靠机缘的暴发户，一向目中无物的张南皮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年轻的直隶总督的位置。

他原计划并不打算在保定城里停留，先天宿城外，第二天一早穿城而过，这样就免去了与袁的见面。不料离保定城还有三十里，袁世凯派出的迎接队伍便到了，恭恭敬敬地把张之洞一行安排在布置得豪华舒适的城中客栈。刚吃完晚饭，袁世凯便亲自来拜访。张心中不情愿，勉为接待，说不了几句话便在椅子上打起鼾来。袁虽不快，但想到他年纪已老，又经长途跋涉，兴许是累了，并不见怪，忙起身打躬，满脸堆笑地说：“香帅辛苦了，早点歇息。明日中午晚辈在督抚花厅为香帅洗尘，请赏脸。”

张之洞含含糊糊应了两句，袁世凯告辞出门。

第二天，当簇新的绿呢大轿将张之洞抬到督署大坪时，高大的辕门已张灯结彩，衙门中门大开，袁世凯穿戴整齐，带着藩臬两司等一

班高级官员恭迎在侧。张之洞走下轿来，鼓乐鞭炮齐鸣，袁世凯迎上去，弯腰作揖，请安道乏，让张走在前，自己在后面跟随，用的是晚辈迎接长辈、学生迎接老师的全副礼仪。然而张之洞对这种场面见得多了，受之当然，毫不动容。

袁世凯盛宴款待，山珍海味佳酿美酒摆满一桌子。他和藩司杨士骧分坐两旁，将张之洞奉在正中。席上，袁不断地亲自斟酒夹菜，寻找话题和张交谈，可张不理睬他，一个劲地与翰林出身的杨士骧谈士林轶事翰苑掌故，弄得袁一句话也插不上，心里甚是懊恼，表面上则依旧笑着不敢发火。吃完饭后，张拍着袁的肩膀说：“慰庭老弟，没有想到你一旦做了总督，连杨莲府这样的人才都愿意做你的藩司。”

袁世凯听了这话很不舒服，当晚召见杨士骧，对他说：“香帅既然这样看得起足下，足下不如干脆请调武昌算了。”

杨士骧知道这是袁白天在席上受张冷淡的气话，忙陪着笑脸说：“慰帅说哪里话！白天香帅尽翻些陈年烂芝麻，我实在无意跟他谈这些，只看在他是前辈的分上敷衍着，让他面子上过得去。纵使香帅有这种意思，司里亦不愿侍候这等僵蹇上司，何况在司里看来，香帅不是做大事的人，他也无意调我去。”

人人都说张之洞是经天纬地的大才，为何杨士骧独说他做不成大事呢？袁世凯这样想过后，有意问：“足下是如何看待香帅的？”

“我看香帅今日之情形，正与当年左宗棠西征得胜回师的时候一样。那时的左宗棠自以为不可一世，骄而蹈虚，伴食东阁，其实只不过苟延一时而已。香帅乃暮年之左宗棠，不足畏也。”

袁世凯听了杨士骧这番话，白天所受的窝囊气出了多半，但还是不能全然释怀地说：“香帅今日席上只与你一人说话，不理睬我，他是看不起我非翰林出身。”

正是这码事！聪明的杨士骧怎能不知，但他不能附和，脑子一转，嘴里说出一番很中听的话来：“依司里看来，他不是在扬其长，

而是在掩其短。香帅进入保定府，见北洋军军容整肃，号令森严，心存嫉妒，但又无可奈何。他知道谈武绝非慰帅对手，于是避开正事不提，专谈词曹旧事，实为掩其窘态。因此香帅不是轻视公，正是重视公，畏惧公。”

袁世凯肚子裡的怨气全部化去了，笑着说：“还是足下有眼力，能见人所不见。”

杨士骧乘机进言：“当年曾文正公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宗棠，一为李鸿章。左宗棠大言而不务实，自从平定新疆回部以后，供养京师，不能掌握兵柄，致使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乎成了告朔饩羊，仅剩一名词而已。李鸿章则不然，踏实做事，牢牢抓住淮军不放，所以后来尽管遭到四方攻击，他仍能维持周应于一时。今慰帅已有新建陆军之基础，如能竭尽其力，扩训新军，并能将军权掌到底，则朝野将仰望慰帅如岱岳，他日与曾、李争一日之长，非慰帅莫属。老气横秋之张香涛，岂能望慰帅项背！”

这一席话正说到袁世凯的心坎上，他转怒为喜，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而真正通的，我看只有三个半人，一个是张幼樵，一个是徐菊人，一个就是足下，张香涛只能算半个。”

说罢，两人相视而大笑。

第二天，袁世凯如无事一般，将已成暮气的张之洞礼送保定城外。

有一则野史说，在那天的酒席上，张之洞为嘲弄袁世凯，故意出了一句下联向袁求上联。张的下联为：烟惹御炉许久香。“许久香”三字既与“烟惹御炉”构成一句诗，又是当时一个翰林的名字。袁世凯对不出，很难堪。散席之后他对幕僚们说，有谁能对出上联，戏弄张之洞代他出气者，赏银一千两。所有幕僚都想得到这笔大银子，绞尽脑汁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袁收到几十句上联，他很满意其中的一句，用信封糊好，将张之洞送出保定城门后当面交给了张。张之洞拆开一看，气得几乎要晕死过去。原来那上联写的是：图陈秘戏张之

洞。对句的确工整而挖苦，但这多半是后人编造的文字游戏。以袁世凯之为人处世，他绝对不会用这种猥琐的语言去亵渎德高望重的张之洞。

张之洞在保定府如此轻慢袁世凯，而袁世凯居然毫不计较，倒使张之洞自觉有点不妥。后来袁世凯在直隶训练北洋六镇新军，办实业，兴教育，轰轰烈烈推行新政，将直隶建成全国的模范省。袁世凯的才干也使张之洞暗暗佩服，常对左右说：袁慰庭后生可畏。五年后的今天，二人同时进京入军机处，老态龙钟的张之洞见到神采奕奕的袁世凯时，不觉从心底里叹出一口气：老夫老矣，中国日后的戏只有让此人来唱主角了！

袁世凯对待张之洞，仍像五年前在保定城一样地执弟子礼，请安问候，恭敬得很。张为官较清廉，在京中并无房产，只得寓居先哲寺。冬天寒冷，入值极不便。袁世凯在紫禁城附近锡拉胡同购置一所宽敞的庭院，然后对张说，这是多年前买的一所房子，空着无用，请搬进去住，不图别的，图个上朝方便。张之洞正苦于先哲寺路远，便同意了。这个书生气较重的老官僚根本没想到，锡拉胡同寓所里的门房、杂役全是袁安置的暗探。从此，张的一举一动都在袁的掌握之中。

这天，张之洞偶翻《京报》，发现头版左下角登载一则新闻，说南方宪政运动进行很热火，湖南宪政公会会长杨度与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张謇、福建的郑孝胥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建议朝廷在亲贵大臣中普及宪政知识，以便减少障碍，利于宪政推行。

“杨度什么时候回国了？”

张之洞放下报纸，自言自语。经济特科案和粤汉铁路自办案，使杨度在张之洞的心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前案使他确认杨度学问出众，后案使他看出杨度办事有方，他由此断定杨度正是当今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应当重用。

张之洞在两广两湖力办新政，成绩巨大，但他所办的多为铁路、

工厂、教育等具体实业。在这些方面，张之洞认为应该虚心向外国学习，将外国成功经验搬过来，至于中国的纲纪伦常及其指导思想周公孔孟之道，则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不须改变，也不能改变。他把这种认识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作概括，得到朝野许多人的赞同。

这两年来立宪之风大昌，朝中不少大臣也附和，甚至太后也接受了。开始张之洞颇不满意，后来想到太后的接受也是有道理的。日本、英国、德国采取立宪制度，国家强盛了，这是事实，说明立宪制确有它的长处。何况现在革命派排满活动愈来愈烈，如果满人朝廷不让出一些权来，稳定一部分民心，那就有被推翻的可能。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

既然太后下决心行宪政，做了大清帝国一世忠臣，晚年又登人臣之极的张之洞，能不按太后的旨意办事吗？不过，张之洞明白，关于宪政，他所知甚少，朝廷中满汉大员们绝大部分也不明究竟。要办宪政，首先要懂宪政；宪政既是个洋玩意儿，就只有让喝过洋水的人来讲，杨度是最好的人选。他已回国，何不调他进京，由他来主持一个宪政讲习班？张之洞如此思忖着，仆人报：“袁宫保来访。”

张之洞想，来得好，正要将此事与他说说哩。他起身来到大门口迎接。

袁世凯隔三差五地便来锡拉胡同看看张之洞，有时是有事，有时是闲聊天，张之洞从不到大门迎接，顶多只站在书房门边等候，通常是坐着不动，待袁进来时，随使用手指指身边的矮凳子，懒散地说一句：“慰庭来了，坐吧！”这次亲到大门口，使袁世凯有点受宠若惊。

“哎呀，大冷的天气，老中堂您怎么到大门口来了！”袁世凯说着，快步走上前搀扶着张之洞。“快进书房吧，伤了风，晚生可担当不起！”

“坐吧！”进了书房后，张之洞指了指身边一张铺着猩红哈拉呢垫靠背椅，对袁世凯说。自己也在日常坐的那张旧藤椅上坐下。仆人很

快端来一碗热茶。

进京尚只有两个月，比起在武昌来，张之洞显得瘦多了，也更加苍老了，长而稀疏的胡子白得一点光泽都没有。就刚才这样多走了几步路，他也感到劳累，略定下神，说：“慰庭呀，有什么好事吗？”

“没有什么事，晚生打算到醇王府去看看醇王，听说他这两天有点不舒服。路过府上，顺便来看看老中堂。这几天冷，您可要多多保重。”

袁世凯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其实，他这次是专门来此打听一桩大事的。昨天夜里，张之洞寓所的门房悄悄来到东安门北洋公所，向袁世凯禀报：下午醇王来锡拉胡同，在张之洞的书房里谈了半个多时辰的话，具体内容不清楚。

袁世凯听了这个消息，一夜没睡稳当。满蒙亲贵，阖朝文武，袁世凯谁都不怕，他就怕醇亲王载沣。载沣才能平平，年纪轻轻，袁世凯为何独独怕他呢？这里面的关系很复杂。

戊戌年的宫廷政变，袁世凯知道自己有说不清白的干系，太后一日健在，他可保一日无虞，太后一旦死去，皇上亲政，那就危险了。因为如此，他力主君宪，欲借内阁来限制皇上。如若不行，到那一天他则请求开缺回籍，以丢掉权势来保全性命。这几年来，他得知皇上身患重病，心中暗自高兴，又用重金买通皇上身边的太监，以便随时掌握皇上病情的变化。前不久，他从一个贴身太监的口中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有一天太后和皇上谈起了醇王年仅一岁的儿子溥仪。袁世凯和他身边的心腹幕僚仔细分析这个情况后，认为这很有可能是关于立嗣事，即把溥仪立为大阿哥，在皇上去世后继承大统。溥仪这么小，继位后国柄当然落在其父载沣之手。载沣最嫉恨汉人掌军权，又要为哥哥报仇，一旦当国，自己将有可能成为他的俎上之肉。这个推测，在载沣进入军机处后得到确认。眼下军机处六人，世续向来颟顸，鹿传霖年迈昏聩，载沣只有援张之洞为党；倘载沣与张真的结为同党，那将足以与自己 and 奕劻的联盟相对抗。袁世凯这样细细地思索后，认为门房的情报非同小可，决定亲往张寓试探试探。

“醇王爷病了！昨天不还好好的吗？”

袁有心，张无备，一开口就为袁进一步追问提供了方便。

“老中堂昨天见到醇王爷了？”

“是呀！”张之洞一点也没觉察出袁世凯的奸诈。“昨天下午，王爷还到我这儿来了，我见他精神好好的。”

“哎呀，王爷真敬重老中堂，亲自登门求教。”袁世凯做出一副又恭维又艳羡的模样。

“也不是求教，还不是问问铁厂、织布局那些事。”对于醇王的亲临，张之洞也引为得意。

“老中堂在湖北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成就了这样大的事业，也真是不容易，晚生也得好好向老中堂请教才是。”

袁世凯顺势给张之洞一顶高帽子，张心里高兴，说：“其实，昨天醇王爷来，主要还不是谈实业方面的事，他是听说汉阳城里有一个专治气虚的老医生，问我知道不，想召进宫来为皇上治病。”

“皇上怎么啦？”袁世凯装成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

“醇王爷说，皇上这几天病势又加重了，他很着急，御医无能，想找民间有绝技的医生来为皇上瞧病。老夫说汉阳那个医生我知道，也只是徒有虚名，并无真本事，用不着召来。”

袁世凯佩服张之洞的精明。为皇上荐医治病是最冒风险的事，治好了嘉奖几句了之，治不好，迁怒下来则受不了，何况皇上已病入膏肓，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治不好的，当然是不荐为好。

“老夫问王爷，太医院开的什么药，王爷拿出一张药单来。”张之洞起身，从抽屉里摸出一张药单来，说：“王爷将药单留在我这儿，要我找几个好医生来会诊一下，过几天再还给他。”

袁世凯接过单子。这的确是太医院开出的药单，知道老头子没有说假话，看来醇王昨天不是冲着自己和庆王来的。

袁世凯放心了，笑着说：“我听的是谣传了，醇王府我也用不着去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再坐一会，有件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请老中堂说。”袁世凯一副移樽就教的神态。

“现在南边一带民间闹立宪闹得厉害，江浙、湖南、广东等地都成立了立宪团体，你听说过吗？”张之洞摸了摸稀疏的白胡子，昏花的老眼望着袁世凯。

“晚生略知道些。”袁世凯两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很直。“不过，立宪是朝廷的事，用不着他们瞎闹。”

“话虽是这样说，但他们也有好的建议。昨天的《京报》登了一则消息，说他们建议在京师办一个宪政讲习所，向王公大臣讲授东西各国的宪政。现在考察政治馆已改为宪政编查馆，正愁着没有事做，不如让他们做这件事。”

“向王公大臣讲授东西各国宪政好是好。”袁世凯苦笑了一下，“老中堂，您是知道的，泽公手下的那些人有没有人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呀！”

袁世凯说的泽公，就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首镇国公载泽。他的福晋乃光绪皇后的同胞姊妹，均为慈禧的侄女。因为这个缘故，载泽很受慈禧的信赖。慈禧同意预备仿行立宪，也与他的竭力主张大有关系。五大臣回国后，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载泽做了该馆的督办。究其实，载泽对宪政一窍不通。宪政编查馆的人员倒不少，但都是这个王爷、那个贝子推荐来的三亲四戚，不是纨绔少年，就是甩手大爷，没有一个能办实事。好在慈禧并不真想立宪，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建一个宪政衙门，都是做做样子的，载泽带着这班子人，光拿薪水不做事，倒也自在。

“杨度这个人，你听说过吗？”张之洞停住摸胡子，眼里射出少有的神采。

“杨度？”袁世凯略为提高声调，随即点头说，“知道知道。那年老中堂主持经济特科，第一榜他中了第二名，第二榜落第了。这几年听说到日本去了。”

袁世凯只提这件尽人皆知的事，戊戌年与杨度的见面和去年同意徐世昌找杨度为五大臣当枪手两件事他都不说。

“癸卯年的事本是冤案，老夫当时迫于压力，也只得那样做。”

对经济特科第一榜引起的那场风波，张之洞一直耿耿于怀，无奈是慈禧钦定的案，他不能公开将它翻过来。

“正是这话。说梁士诒是梁头康足，真是笑谈。梁士诒光绪二十年点的翰林，照特科的处理，岂不那次会试都要推倒重来！”

这句话说得铮铮有声，多少为经济特科案鸣不平的人都没有说出一句这样有分量的话来。张之洞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一点，不料这个一直被她视为有术无学的官场暴发户说出的话如此之辣！看来此人真有点不同凡人之处。张之洞脸上露出难得的一笑：“老弟此话说得好！哪天老夫还要拉着老弟到太后面前再说一遍。”

“遵命。”袁世凯坚定地答应，“即使触犯了龙颜，晚生也要为老中堂，为那年受屈的士子们说句公道话。”

张之洞重重地点了下头，表示领了这个情。

“你刚才说政治编查馆里无人充当宪政讲师，我想不如调杨度来充当。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

关于杨度的宪政学识，袁世凯已从五大臣的考察报告中得知。一心想利用宪政来限制君权以求保护的袁世凯，也正痛恨王公贵族的反对，有人来京师讲宪政，甚合他的心意，于是说：“杨度做宪政讲师

很合适。”

“那我们就联名上个折子如何？”

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也用得着联名上奏？老头子未免太慎重其事了！他如此认真，我也正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袁世凯想到这里，忙起身说：“老中堂看得起晚生，晚生敢不从命！”

第九章 投身袁府

一 为接儿媳妇回家，老名士煞费心机

一个月后，一道上谕寄到长沙又一村巡抚衙门。抚台岑春蓂拆开看时，朱笔上谕写的是：据张之洞、袁世凯奏，湖南湘潭籍举人杨度留学日本多年，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当此预备立宪时期，国家需才孔亟，特赏杨度四品京堂衔，着湖南巡抚咨送该举人入京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

岑春蓂就是前不久败在奕劻、袁世凯手下的岑春煊的亲弟弟，当时看到这道谕旨，心中不免诧异：这个杨度凭什么通天本事，能得到张、袁的会衔荐举，皇上的特旨征调？岑抚台对湖南宪政公会的活动和杨度本人一向都很冷淡，他不相信他们能成事，可这道谕旨的下达，分明是杨度飞黄腾达的前奏。岑抚台不敢怠慢，他要將谕旨迅速转告杨度，并准备为之隆重饯行，赠送丰厚的仪程，借以弥补先前的冷淡，也为日后的巴结预留地步。

杨度这些日子不在长沙，他在石塘铺为弟弟主持订婚礼。杨钧今年二十六岁了，前两年母亲为他说了同县尹和白先生的长女。尹和白不喜功名，专好绘事，以画花鸟虫鱼闻名于乡里。女儿受父亲的影响，也喜欢书画。杨钧很满意这门亲事。

三个多月前，李氏听说儿子们要回国，便择定长子的生日即腊八节这天为次子办婚事。不想伯父突然去世，按礼制，作为亲侄儿的杨

钧当守丧一年，但定好的喜期也不好改，便将这个日子改为订婚日。杨家父亲不在世了，订婚礼自然由兄长杨度来主持。

尹家来了老父亲和一个哥哥两个堂弟，杨家来了不少三亲六戚，订婚酒办得热热闹闹，大家都很高兴。尤其是李氏老夫人，为小儿子办成了这件大事，她最后一桩心事也了结了，成天忙进忙出，乐呵呵的。在一片喜悦之中，杨度却发现妹妹叔姬脸上隐隐有忧色。

杨钧撰《外舅尹府君墓志铭》：“府君讳金易字和白，湘潭人也。少多奇异之行，长怀高骖之志，不治产业，尤厌帖括。寻孔氏周流之迹，同孟轲传食之方，乃以布衣，参预簪笏，抠衣长揖，旁若无人。湘乡相国，礼以上宾，欲擢高官，逡巡不受。遂不夺其志，以成其美，命子纪泽并从学焉。府君固乐乎方外之纵，不欲久依权贵，遄归故里，鬻画为生。善画梅花，尤工虫鸟。宋元以后，无此佳制，冬心、南田，未克与抗，尺纸寸缣，均为世宝矣。”

订婚仪式结束后，代懿独自回云湖桥去了。代懿和叔姬结婚后不久，叔姬便发觉丈夫所写的诗文并没有刚见面时的那些诗文好，怀疑丈夫先前做了假，心里就有几分瞧不起。代懿在日本三年，读了几个学校，学军事学法律都没毕业。回国后，找事做又高不成低不就，弄得终日在家无所事事，自己也很烦，脾气也变坏了。叔姬在日本时就对丈夫有外遇而恼火，回国后见他如此不争气，越发瞧不起了。小夫妻常常争吵，叔姬多次表示要和代懿离婚，唬得公公叫苦不迭：自古以来只有丈夫休妻，哪有妻子喊要离婚的道理，这都是留洋留出的结果！但媳妇是才女，他从心里喜欢，儿子也确实不上进，不能怪媳妇不爱他。每逢儿子和媳妇吵架，老头子总是责备儿子，从不说媳妇；遇到媳妇哭哭啼啼时，他还陪着笑脸去劝解。周妈免不了幸灾乐祸，时常对人说：媳妇敢在公公和丈夫面前翘尾巴，这世道真的是变了！

见妹妹不跟丈夫回家，杨度知道小两口又闹不和了，他来到妹妹房中，要跟她说说话。

叔姬不在，靠窗的黑漆木桌上放着一张花笺。这花笺用长约八寸宽约五寸的白宣纸裁成，上面画着两只淡墨小虾。杨度认出这是齐白

石的手笔。齐白石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给最要好的师长亲友送一件礼物，那就是一叠自制的信笺，他在信笺上画一点花或小动物。虽寥寥几笔，却气韵生动，深为大家喜爱。这几年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画的画也越来越值钱，他送给别人的信笺也就越来越少了，非他所尊敬所亲密的不送。叔姬的才气为他所佩服，故叔姬每年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三五十张白石花笺。叔姬没有几封信可写，她主要用来誊正自己最后吟定的诗词。

这张花笺上有一首诗。杨度拿起来看，墨迹未干，显然是刚刚写就的，题作《玉阶怨》：

新月艳新秋，闺人起旧愁。

宵长知露重，灯暖觉堂幽。

寂寞金屏掩，凄清玉筯流。

思心无远近，征骑日悠悠。

杨度看后心情沉重：叔姬不但心绪孤幽，更为可怕的是她至今尚记着“旧愁”，怀念不在身边的远人。这个远人，只有做哥哥的他心里明白，那就是供职翰林院的夏寿田。

“大舅！”澍儿喊着进了屋来，杨度亲热地抱起他，叔姬跟在儿子的后面。

“一年多没有读到你的诗了，你的这首《玉阶怨》，无论是遣词还是意境，都比先前大有提高了。”杨度指着桌上的花笺对妹妹说。

“哥，你看到了？我正打算请你指教呢！”叔姬从哥哥手里抱过儿子，澍儿在妈妈怀里呆不住，挣扎着下地自个儿出门玩去了。

“哪里敢言指教！”杨度笑着说，“我现在忙得一塌糊涂，有时技痒想吟诗也吟不出佳句来。”

“吟不出诗才是好！”叔姬凄然笑了一下。“过去读书，对古人说的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一类的话不能理解。现在我明白多了，好诗

都出自苦命人的笔下，尤以女子为突出。”

“你这话过分了点。”

“不过分！你看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柳如是这些为后人留下好诗好词的，哪个命好？前代那些诰命夫人，未必都无才，却没有一首好诗传世。”叔姬说得激动起来，清瘦的脸上泛出一丝红潮。

杨度知妹妹是在为自己的婚姻不幸而借题发挥，也就不再和她争论下去了。

“叔姬，我这几天很少看到你和代懿说话，前天你又让他一人回家了，是不是又顶嘴了？”

“我才不和他顶嘴哩！”叔姬撅起嘴巴，侧过脸去。“他过他的，我带着澍儿过我的。”

杨度也对代懿很不满意，为妹妹抱屈。但作为哥哥，当然只有劝和的责任，再没有拆散的道理。他对妹妹说：“代懿留洋三年，不为社会做点事也太可惜了。要不，我在长沙先给他谋个差事，试着干干。”

叔姬不说话，眼泪悄悄流了下来。杨度劝道：“莫哭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跟湘绮师说出来，代懿心里对你还是好的，他的缺点就是不能吃苦。这也怪不得，满崽，师母从小宠惯了。贤妻帮夫成才的事例，古来多得很，不要动不动就分开过，这不是办法。”

杨度还想规劝妹妹：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不能老念念不忘，要正视现实，幻想不可太多。但总觉得这些话会伤了妹妹的心，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哥，姐，湘绮师来了！”杨钧喜滋滋地进屋报信。对老师亲来家门贺喜，他很激动。

杨度兄妹忙出门迎接，王闾运正迈步走进堂屋。老头子穿了一身

簇新的衣服，笑嘻嘻的，与往日不同，今天周妈没有跟随在身后。李氏满脸堆笑地迎上去：“王先生，真正不敢当。小三这是订婚，所以没敢惊动您老的大驾。”



王闾运

王闾运大声笑着说：“亲家母，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不请我呢，我也要来喝两杯酒嘛！”

李氏听了，笑得更开心了：“好，好，王先生，您老这样抬高小三，真正是给了小三大脸面，您老请坐，我这就去筛酒！”

杨度走上前去搀扶老师，叔姬在一旁说：“爹，您老也来了！”

王闾运望着儿媳妇，微笑着说：“你弟弟订婚，我能不来吗？本来前两天就应该来的，只是我安静惯了，受不了那个热闹，特意等客人走后再来，你们不会介意吧！”

叔姬说：“看您老说的，我们怎么会介意！”

“澍儿呢？”王闾运眼睛四处扫了一下，“几天不见了，爷爷很想他哩！”

叔姬答：“跟邻居的小孩子玩去了，等下叫他来见爷爷。”

杨钧腼腆地进来，叫了声“先生”，便不好意思多说话。

“重子，恭喜你了！”王闾运红光满面地笑着说，“你那还没过门的堂客我见过，人长得好看，又文静，还跟她父亲学了几笔梅花。那年我去她家，尹和白还叫她当面为我画了一枝哩。的确不错，你们真正是珠联璧合、比翼双飞了。”

杨钧喜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王闾运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来，递了过去：“重子，这二十块银洋，是我的一点贺礼。礼物轻拿不出手，你就看我的薄面收下吧！”

李氏忙说：“王先生，这怎么敢当？您老先收起，明年正式拜堂时，您老再赏给他吧！”

杨钧也不好意思伸手接。

王闾运说：“亲家母，这只是二十块银洋，贺他订婚的，明年拜堂，我老头子就是再穷，一百块也不能少呀！”

李氏感动地说：“王先生，您老越说越客气了。”

叔姬也说：“爹，您老就不要破费了。”

王闾运说：“叔姬，你是我们王家的媳妇，你要站在王家这边说话，怎么也跟你娘一样的客气！”

说着，硬往杨钧身上塞。

杨度对弟弟说：“湘绮师一番好心，你就收下吧！”

杨钧只得说声“谢谢”收下了，对老师说：“这里吵，您老到我的书房去坐坐吧！”

“好哇，我正想看看你的书房。”

杨度兄弟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走到后面一排屋。这里有四间房：靠东边两间住着杨度一家，靠西边两间是杨钧的，一间作卧房，一间作书房。来到门口，只见楹柱上贴着一副联语：圣人可弘道，君子不要功。

王闾运笑着说：“这副楹联看来是重子自撰的，非哲子代拟。”

杨度问：“何以见得呢？”

王闾运说：“若是你写的话，下联必为‘君子要建功’，如何？”

杨度笑了起来，说：“先生说的是。”

“你们兄弟一母所生，性格却迥然不同，真是有趣。”

王闾运说着进了屋，看见书桌上摆着一本碑帖，顺手拿起来说：“我道重子楹联的隶书为何写得这样清秀，原来天天在临帖。这本《石门帖》临了几遍了？”

杨钧答：“有七八遍了。”

“还临了些什么帖？”

杨钧从书柜里托出一叠字帖来，王闾运翻了翻，问：“都临过吗？”

“都临过，多的十来遍，最少的也有两三遍。”

“重子用功不浅！”王闾运合上字帖，认真地说，“学隶书自当多临汉魏两晋时期的碑铭，不过也不可盲目，要善识其长而辨其短。”

杨钧忙说：“先生这话说得很好，我就是没有这个眼力，您老给我指点指点吧！”

“我的字写得不好，但看帖还是下过功夫的。”王闾运重新拿起那叠字帖，一本本地翻着。“这些帖，我年轻时都仔细揣摩过。比如《石门帖》，它的长处善收善变，而短处在端严不够；《张迁碑》字体俊秀，但笔势短蹇，不能发展；《衡方碑》结体谨实，但又显得笨拙，稍失空灵；《尹宙碑》美而不流，《曹全碑》巧而不朴，《孔宙碑》开张而不蕴蓄，《史晨碑》又恰好相反，蕴蓄而不开张，《白石神君碑》力度有余，但缺风致，《华山碑》则有风致而缺力度。依我看，学隶书当多临《孔羨碑》。《孔羨碑》能收能放，能实能虚，其结体承西京之纯静，其笔画则启北朝之强悍。此碑刻于汉魏之交，前有助敌，复多时贤，故作书者极为构思，乃成此绝世佳作。多临《孔羨碑》，重子的隶书当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杨度说：“先生这番碑帖高论，过去在东洲从没听过。”

王闾运笑着说：“你是没有当我为书法家，从不问我，高论从何发起？”

大家都笑了起来。

杨度想起叔姬新吟的《玉阶怨》，何不借此机会请先生开导开导：“先生，叔姬这两天做了一首五律，诗不错，但情绪低沉了点，您老给她说说吧！”

原来，王闾运到石塘铺来，给杨钧贺喜是次要的，接媳妇回家才是主要的。前天，代懿一人回家，脸色忧郁，老头子就知道小两口又闹意见了，媳妇一定是赌气住娘家不回来。他问了儿子几句，又教训了一番。代懿哭丧着脸说：“爹，叔姬总是不理我，我拿她没办法。求爹帮帮忙，到杨家去一趟，把叔姬接回来吧！”

“唉！”王闾运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生子当如孙仲谋，我怎么生了个刘阿斗！他真想骂儿子几句“混账”“无用”的话，但看到儿子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心又软了。也怪自己太爱才了，为代懿娶了个如此才高心也高的媳妇，代懿与她的确是不般配。早知这样，还不如给他找个平平凡凡的女子，他也就不会受这种窝囊气了。能怪儿子吗？做父亲的应该知道儿子是什么料，说到底，还是怪自己呀！王闾运狠了狠心，看在死去的夫人的面子上，再帮儿子一次吧！

听杨度这么一说，王闾运忙说：“叫叔姬把诗稿拿给我看看。”

一会儿，叔姬一手牵着儿子，一手拿着诗笺进来了。

王闾运伸开双手，慈爱地对孙子说：“过来，让爷爷亲亲！”

澍儿过去，王闾运把他抱在膝盖上，摸了摸孙子的脸：“几天不见爷爷了，想不想？”

“想！”澍儿口齿伶俐地回答。

“真乖，真是爷爷的心肝宝贝！”王闾运心里高兴极了，亲了孙子两下，说，“澍儿，跟爷爷回家好吗？”

小家伙望着妈妈不做声。

王闾运明白，对杨度兄弟说：“你们看，澍儿长得越来越像他妈妈了，一点也没有代懿的蠢气，他今后会为我们王门争大脸面的，过了年后我要亲自为他发蒙。”

叔姬听了，心里又喜又酸，眼角边悄悄地红了。

“叔姬，手里拿的是新做的诗吗？给我看看。”

叔姬递过去，轻轻地说：“随便写了几句，请爹指教。”又对儿子说，“爷爷有事，下去玩吧！”

王闳运松开手，澍儿从膝盖上下去了。诗翁接过诗笺，拖长着声调念了一遍。

“好！”他放下诗笺，望着媳妇说，“这首五律写得很好，若置于汉魏怀人诗中，足可乱真。尤其是‘宵长知露重，灯暖觉堂幽’两句，可追南朝梁人‘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

“爹夸奖了！”听了公公这番评价，叔姬心里很是安慰。

“叔姬吟诗有慧根。”王闳运扫了一眼他的三个入室弟子，说，“你们三兄妹，可称之为湘潭三杨，三杨之中又有别。哲子长于作论说文，剖析事理，广征博引，有种使人不得不服的气势，故我一向认为哲子可从政。重子之才在金石书画上，性情又笃实淡泊，可望成为一个有大成就的艺术家。叔姬灵慧，情感丰富，于诗词体味深。诗词非以学问取胜，它是才情的表露。”

一个小女孩端来一杯香茗，叔姬接过，亲自给公公递上。王闳运对儿媳妇这个小小的举动很是满意，喝了一口后，又说：“今天读了叔姬这首五言，我很高兴。关于诗，我想多说两句。”

三兄妹绕着先生身旁坐下，一齐洗耳恭听。

杨钧著《草堂之灵》卷九《论家数》：“王湘绮先生尝曰：文有时代而无家数，惟诗有家数。”

“我曾将诗文仔细比较过，看出文无家数，有时代，诗不但有时代，亦有家数。文分代，犹如语言分地域，钱塘话不似富阳，湘潭话不似衡阳。诗为心声，一人一声，故诗除时代外尚有家数之别，学诗当学大家。”

叔姬心细，见公公从进屋到现在还没吸烟，便从堂屋里找来一把

铜水烟壶，又亲自将烟装好递给公公。王闳运正想着要吸烟了，接过烟壶，重重地吸了一口，果然精神大增。重子的书房变成了他的课堂。

“诗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叔姬喜五言诗，我也于五言下过大力气，三十章《独行谣》费了我百日之功。今日专给你们说五言。”

王闳运又吸了一口，兴致大为浓烈起来。

“五言起于虞廷，兴在汉初苏李两家。苏诗宽和，李诗清劲。后世继承宽和一派的大家有曹植、陆机、潘岳、颜延之等人，继承清劲一派的有刘桢、左思、阮籍、谢灵运等人。到了唐代，五言诗融苏李之长，自成一种气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孟郊等都是大家。宋代以词为美，明代则专事摹拟。近世五言诗做得好的，当推邵阳二才子魏默深与邓弥之。”

王闳运这篇即兴之谈，令杨家兄妹都很佩服，尤其是酷爱诗词的叔姬在心里默默寻思：倘若真的与代懿离婚，到哪里去找这样好的老师？要想在诗词上再前进一步，没有像公公这样的大诗人指点，岂不是空想？想到这里，离开王家的心思一下子淡了许多。

“叔姬学五言诗，尚需多吟苏、李、曹、阮之作，自会日有长进。就拿《玉阶怨》来说吧，意境虽好，用字尚有可斟酌处。”

叔姬起身，拿起诗笺走到公公身边，说：“请爹帮我改改。”

王闳运接过，凝神屏气地又看了一遍，说：“比如说第二句吧，‘闺人起旧愁’，这个‘旧’字就值得推敲。旧愁，旧时有何愁？使人费解。”

叔姬脸刷地一下子红了。这个“旧”字，正是她这首诗的诗眼。全篇诗，说到底就是为这个“旧”字而作。她当然不能辩解，不过也从心里佩服公公的眼力。“爹看改个什么字为好？”

“我看改个‘远’字好些。这首诗说的闺人怀念出征在远方的丈夫，将‘旧愁’改为‘远愁’，与全诗的气氛更协调些。”

叔姬还在迟疑，深知个中况味的杨度忙说：“正是先生所说的，旧愁不应该再泛起，闺人心中只能是远愁。”

杨钧不明白诗外之意，说：“‘远愁’好是好，只是跟后面的‘远近’重了，一首五律只有四十个字，重了不好。”

“这不难，换换就行了。”王闳运思索片刻，说，“这样吧，‘思心无远近’改作‘思心无日夜’，诗人写的是月下怀念，也宜以‘无日夜’为好。”

“这‘日夜’的‘日’，又与下面的‘征骑日悠悠’的‘日’重了。”杨钧像是有意为难似的，又找出一个岔子。

“不要紧，干脆改到底！”这个小小的困难，对这位诗坛泰斗来说算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征骑日悠悠’改为‘征骑岁悠悠’。”

“真是改得好！”杨度击掌赞道，“经先生这么一改，真可谓毫发无憾了！”

说完望着妹妹，叔姬红着脸盯住诗笺，一直默不做声。王闳运借着这个气氛，不失时机地兜出他来杨家的真实意图：“叔姬没做声，她还有不同的看法，我看也不能勉强。古人为一个字可吟断数根须，这几个字还可再斟酌。叔姬，明天带澍儿和我一道回去，我们还可以再商讨。你说呢？”

叔姬终于明白了公公为她花费多大的苦心。就凭公公今日这番诗论，也不能拂了老人家的意思，她轻轻地点了点头。王闳运如释重负。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啷啷”的锣声，接着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闳运对杨钧说：“一定又是哪位给你贺喜来了，你去看看吧！”

一会儿，杨钧激动万分地进来，对杨度说：“哥，你快出去，抚台衙门来了三四个报喜的人，说是皇上下了圣旨，要接哥进京做大官了！”

二 王闾运为进京做官的弟子准备了两份特殊礼品

杨度听了这话，不觉一惊，忙起身说了句“去看看”，便快步走出大门。

门外早已聚集了一大堆人，见到他出来，就有好几个人喊：“大公子，给你道喜了！”也有人抢着对报喜的人介绍说：“这就是杨大公子！”

报喜的捧着一个尺来长的大信封，走到杨度身边，双手递上，说：“杨老爷，岑抚台给你送来了皇上的圣旨，里面还有他给你的亲笔信。杨老爷，恭喜你高升了！”

张一麟撰《古红梅阁笔记》：“湘潭杨哲子度，袁（世凯）、张（之洞）二人所欲见而未得者，会自日本回籍临其伯父之丧，二公乃电令湘南巡抚咨送入部，乃以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与浙江劳乃宣同时被荐。”

人群中又有人高喊：“大公子高升了！”“大公子，你真了不起呀！”“大公子，你要请我们喝酒呀！”一片闹嚷嚷的。

真是喜从天降，杨度心里乐融融的。他接过信封，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又问，“来了几个？”

“三个。”报喜的回答。

杨度转身对身后的弟弟说：“快去给三位弟兄一人十块银元赏钱。”

李氏笑咪咪地拉着打锣的人说：“大兄弟，你们都是从省里来的吧，难为你们了，快进屋喝酒！”

杨度也对他们拱拱手说：“弟兄们进屋吃饭吧，我先去拜读圣

旨。”

送信的人笑着说：“拜读圣旨是大事，你去吧！”

李氏说：“你去吧，我来招呼。”

黄氏也出来和婆婆一起招呼客人，又邀几个有点脸面的人进屋来陪着客人闲聊。

杨度捧着信封忙走进重子的书房，王闾运喜滋滋地起身迎上前去，笑着说：“真凑巧，让老夫赶上这个喜事了。”又问，“圣旨拜读了吗，怎么下的？”

叔姬也喜道：“快抽出来看看。”

杨度说：“正要和先生一起拜读。”

杨度抽出由内阁寄出的上谕，大致看了一下就递给了老师。叔姬也凑过来看。杨度这时才倚在先生的肩后，重新将上谕一字一句地仔细读起来。

“特赏四品京堂衔，着湖南巡抚速将该举人咨送进京，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王闾运看着看着，不觉读出声来。“哲子呀，老夫可真盼着这一天了，一下子就授四品京堂，这可是异数呀，当年左文襄出仕之初，也只是五品知府衔哩！”

叔姬马上想起九年前谭嗣同从湖南进京，也是授的四品京堂衔。她很敬重谭嗣同，正想用谭嗣同的故事来称颂哥哥，却又想到谭毕竟结局悲惨，此时不宜提他，于是顺着公公的话：“正是爹说的，左文襄公后来组建楚军时的官衔也正是四品京堂。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肇自四品京堂，哥，这是一个好兆头呀！”

“好兆头，好兆头！”杨度点头笑着说，“岑抚台还有一封信。”

他把岑春蓂的信展开念道：哲子先生大鉴：

天恩优渥，潭州生辉。恭贺先生荣膺重任，建功立业。大驾何日启程，望速告知。弟当谨备安车，亲来湘潭迎接，并召湘中名流，为先生治酒饯行。敬颂台安！

弟岑春蓂顿首

杨度冷笑道：“几天前我到巡抚衙门，请他见见我，商谈立宪大事。他打发一个三流师爷出来。那师爷跷着二郎腿，打着官腔对我说，抚台大人忙得很，一天到晚朝廷来的钦差大臣都见不赢，朝廷下的公文都看不完，哪有空闲见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这会子就有空了，还要到湘潭来接我，好大的礼性！”

叔姬说：“官场上的人就是这样子，只认纱帽不认人，快莫叫他来，这种官我见不得，见了就恶心！”

王闿运笑着说：“不要说这个话，你哥如今也是官了，他听了不舒服。”

“我说的是实话。”叔姬坚持自己的看法，“官场这块地方，男人们个个都想挤进去。其实，当官有好处也有不好。未做官以前，好端端一个男子汉，一旦做了官就变坏了。”

杨度说：“不能一概而论，有变坏的，也有不变坏的。伯父做了多年的总兵，到死也没变坏。你们放心，我不会变。”

“哥，这话是你今天刚接到圣旨时说的，我记住了，到时若沾染官场习气变坏了，我可会说你的哟！”

“美哉斯言！”王闿运击掌赞道，“叔姬真不愧为杨门才女、王家贤媳。有此见识，难得难得！哲子，你此去京师，我也为你准备准备。你离湘潭前到湘绮楼来一下，我要为你饯行。”

杨度说：“学生心里正没有底，还望先生多加指教。过两天，我就会到您老府上来。”

公公今天旅途辛苦，又说了这么多话，叔姬知道必定累了，便对公公说：“您老先在重子床上躺一躺，过会儿我来请您老吃晚饭。”

胡乐翁撰《补谈湘绮老人王壬秋》：“杨度妹即其次媳，有才女称，但夫妇间勃谿时生，有化离意。老人慰子不肖而媳才，婉语慰媳，谓‘豚儿固不足耦，汝姑居我家，不为我媳，且为我女弟子’。杨女亦工诗，翁媳间时有唱和，传诵于世。”

七十多岁的王闾运的确是累了，见儿媳妇这般细心体贴，心里很是欣慰，更加怨儿子不争气。他起身对叔姬说：“明天带着澍儿回去。代懿不成器，他不配做你的丈夫，看在澍儿的分上，到家里去住，你今后可以不做我的儿媳妇，且做我的女弟子。”

公公这样通情达理，叔姬很感动，她含泪点了点头。

三天后，杨度来到湘绮楼。在这座环境优美、藏书丰富的楼房里，师生二人多年来有过数不清的倾心交谈。他们谈学问，从上古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谈到时贤的诗文著述；谈政治，从战国的远交近攻、合纵连横，谈到本朝的洪杨之乱、辛酉政变；谈世俗，从年岁的丰歉、社会的动乱，谈到度日的艰辛、家庭的复杂。

在学生的眼中，先生身历道、咸、同、光四朝，游历半天下，结交尽人杰，掌教席五十余年，著述数百万言，是当今最大的智者，从他的身上可得到无穷尽的知识。在先生的眼里，学生天资聪颖，文采斐然，胸有大志，气概不凡，是一块浑金，一枚璞玉，经陶冶雕刻可望成大器。今天的这次话别，无论是对将行的学生还是对在家的先生而言，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会晤。

此刻，他们面对面坐在二楼的走廊上，中间摆着一个枣红色的雕花矮脚四方茶几。这是齐白石精心制作送给恩师的礼物。茶几上放着两碗茶。先生这边，茶碗边站着一个铜水烟壶。学生那边，茶碗边躺着一盒进口雪茄。太阳高悬在黛青色的天空，它明亮而温暖的光芒给残冬的湘绮楼带来蓬勃生机：深绿色的橘树叶片厚实饱满，黄褐色的迎春枝条柔蔓轻软，古铜色的蜡梅树上布满了一个个饱满的蓓蕾，要不了十天半个月，它们就会迎着瑞雪怒放，用美丽的色彩和迷人的姿态装点广袤的素色世界。有一条梅枝穿过栏杆斜出在茶几之上，给师

生的晤谈平添了若干诗情画意。杨度的心情犹如眼底的景色，亮闪闪，光灿灿，他兴奋地聆听先生的高谈阔论。

“哲子，我今年七十六岁了，能够看到你今日这分光荣，我很欣慰。”王闾运穿一件银狐皮长袍，外罩一件黑色贡缎马褂，斜斜地靠在藤椅背上，兴致极高地说，“你这次虽比不得姜子牙、诸葛亮出山为相，但以四品京堂征调，在本朝也算是殊荣了，这固然要得力于你在东洋的留学，也要感激张香涛、袁慰庭两位军机大臣的荐举。”

“先生说的是。”杨度点头。他今天戴了一顶镶嵌着红玛瑙的青呢瓜皮帽，脑后垂下的是一条这几天才装上的假辫子。两年前他在日本剪去了辫子，回家后李氏老夫人总看不顺眼。报喜的第二天，她兴冲冲地拿来一条辫子，对儿子说：“你要到皇上身边做官了，没有辫子不行，过两年头发长了就好了。”杨度想想也是，于是遵母命系上。李氏老夫人将儿子重新打量了一番，得意地说：“这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今天一到湘绮楼，王闾运首先就注意到学生脑后这根辫子，对这个改变很满意，要周妈找根红布条给学生系上。想起两年前快刀剪发辫的情景，杨度觉得时光仿佛倒流了似的。

“哲子呀，历来做官的，无论大官小官，口头上都说以识拔人才为己任，但真正做到的是微乎其微。”王闾运感叹着，思绪开始不平静起来。“当年左文襄总督陕甘，拓土西域，朝廷倚重。我寄书与他说，天下之大，见王公大人众多，皆无能求贤者。今世真能求贤者，王某人，而王某不在位，不与世事，无力推荐豪杰，因此知天下必不治。左文襄没有回信，他大概认为我太狂妄了，但这是实话。中兴时期的那些名臣，以知人著世，其实不然。胡文忠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收人才而不能用人才，左文襄能访人才而不能容人才，刘武慎能知人才而不能任人才，诸贤皆如此，何况其他人！这里面原因很复杂，并非一概是当道者的过失，也有世道、机遇、命数在内，所以自古以来怀才不遇的很多。你今日的境遇乃为幸运，你要珍惜，尤要感激张、袁二位，没有他们，你何能得到这道圣旨？”

杨度说：“张香帅推荐我可以理解，那年特科是他主的考，后来

为粤汉铁路事我又去拜见过他，何况他又是先生的故人，爱屋及乌。至于袁慰帅，他又为什么要荐举我呢？我平生只和他见过一面，并未深谈，这些年来再没和他联系过，他能和张香帅会奏，使我难以明白究竟。”

王闾运端起铜水烟壶，点燃了一袋烟。他并没有立即回答学生的提问，嘴里咕噜噜地响着，似乎在全神贯注地品尝水烟给他带来的乐趣。一袋抽完了，他将烟杆抽出，把烟灰磕掉，又从花布绣包里拈出一个金黄色的烟丝球，装进烟杆顶端凹处，然后吹燃纸捻，重新眯起眼睛，神游于烟雾之中。知道老师在认真思考，杨度也摸出一根酱色雪茄，划燃洋火，从从容容地抽起来，头顶上立刻盘旋着一圈接一圈淡青色烟雾。

“袁慰庭这个人我见过。”

“先生什么时候见过？”

何商撰《清末几位名臣轶事》：“闾运后在成都掌教时，颇受当时川督丁宝桢的礼遇，因论一时将相与人才而云：胡文忠能求人才而不知人才，曾文正能收人才而不用人才，左季公能访人才而不能容人才，刘荫公、丁穉公乃能知人才而不能任人才。凡此皆今世所谓贤豪，乃无一得人才之用者。”

杨度对这句话颇为吃惊。他知道袁世凯从朝鲜回来后这十几年间一直在天津、济南、保定一带做官，而先生这些年来足未出湖南一步，从何处见到袁？

“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

“三十六年前？”杨度睁圆了两只眼睛。“袁慰庭今年才四十八岁，三十六年前才只十二岁呀！”

“是的，那年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王闾运放下铜烟壶，慢慢地抚摸着花白胡须，沉于回忆之中。“同治十年，我由京师南下，走的是山东、江苏一路，打算到江宁去会一会曾文正。刚进入江苏省，就听说曾文正已离开江宁，要来苏北阅兵。我于是乘船沿运河南下，以便在中途与他相晤。到了清江浦，正好和他相遇。他很客气地接待

我，我将随身所带的几本近著送给了他。”

杨度问：“先生送的是哪几部书？”

“旅途中不便多带，当时送的是这样几部：《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穀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王闾运记忆过人，对三十多年前的事仍记得一清二楚。“曾文正笑着说，书写得不少嘛，我曾说李少荃是拼命做官，俞荫甫是拼命写书，看来这拼命写书的还要加上你王壬秋一个。我问他有新著没有，他苦笑着说，你看我还有时间做文人吗？身体衰弱到这般地步，还得扶病阅兵。壬秋呀，我真羡慕你。看他当时的神态，的确是疲弱得很，我相信他说的羡慕我的话不是假的。果然，五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了。”

这是王闾运的最大特色，一说起曾文正、左文襄来，就气足神旺，滔滔不绝。杨度也很乐意听。

“曾文正说，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见一次不容易，但我又不能终日和你谈话。这样吧，委屈你住在我们船上，和我一起到徐州去，一路上我们可以尽兴地谈。我很感激他的真诚，住到了他的船上。我们一直谈了二十个夜晚，到了徐州后我再换船南下。以曾文正当时的地位声望，能对我这样礼遇，真是令天下读书人艳羡，我倒不以为然。我和他之间，本是二十年的朋友关系，岂能以世俗的爵禄地位来衡量？”

“先生说得好！”杨度从心里赞叹湘绮师这种以布衣交王侯而不卑不亢的骨气。

“在徐州分手时，曾文正送我一首五言诗，长达三十六句。不是应酬，句句发自肺腑。以他当时身体之差，事务之忙，苦心吟出这篇长诗来，不能不使我感佩。没有想到，这首诗竟成了他一生诗词的绝笔。曾文正这个人，自然有他的不足之处，但他的长处，却是万人所不及的！”

刘咸禺撰《世载堂杂忆》：“同治十年，桂芑亭藩司重建莫愁湖亭。王壬秋题楹联云：‘莫轻他北地胭脂，看画舫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来桃李又芳菲。’此联一出，江南人士大哗，谓王壬秋妄帝庙题联，已骂倒江南男子无余地矣，其平日持论通函，谓湘勇携江南女子回籍者，络绎道路，身衣文绣随蠢伦颇自得，彼俗女子奴役其夫，故有是报，已侮辱江南女子尽致矣。今又作此联以嘲弄江南儿女，不许悬挂，群情愤慨，几致兴师问罪。桂芑亭出而调解，王壬秋乃易‘无颜色’三字为‘生颜色’，又易下联‘只青山依旧’为‘只青山无恙’，以谢责难者，此一段公案遂了。”

为介绍与袁世凯的一次见面，竟然引出与曾国藩交往的这段故事来。对王闿运而言，半是怀念，半是自炫；对杨度而言，则是一次难得听到的言传，他从中看到了前辈人的风范。

“到江宁后，故人邀游莫愁湖。那时湖中有一个亭子新落成，同游的江南文人纷纷题联，无非夸江南的景致如何好，女子如何美。我本不想题，拗不过藩司桂芑亭的苦求，想想给他们开个玩笑，唱点反调也好，于是援笔题了一副，谁知使得这批江南才子们大为不满。”

“先生题的什么联？”这也是杨度最感兴趣的事，他迫不及待地追问，生怕湘绮师在这种关键之处走过场。

其实，老名士是在吊学生的胃口，故意引起学生的特别注意。他笑着说：“联语是这样写的：莫轻他北地胭脂，看画舫初来，江南儿女无颜色；尽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依旧，春回桃李又芳菲。”

杨度笑道：“人人都说江南女子美，连杜老夫子都受了她们的引诱，说‘越女天下白’，‘欲罢不能忘’。先生说江南儿女无颜色，他们自然会不服气。”

“正是，正是。”王闿运十分得意起来。“他们都说怎么能这样看轻我们，桂芑亭也来说，你的这副楹联，我们是要刻字的，但如此写就不敢刻了，他们会气愤得用泥巴涂抹掉，你还是改一下为好。我本是想调侃一下，哪里是真的看不起西施的后裔。于是说，行，改就改吧！我提起笔来，将‘无颜色’改为‘生颜色’，将‘青山依旧’改为‘青山无恙’。这下他们都鼓起掌来了。”

杨度对先生这种风流倜傥的韵致神往极了，笑道：“今日江南女

子的颜色，原来都是先生的妙笔为她们生的！”

王闳运也乐得哈哈大笑起来：“好了，好了，不扯远了，言归正传吧！”

他重新摸着胡子，谈起正题来：“在江宁住了几天，我买舟西上，路过芜湖时，老朋友欧阳利见得知，硬要我上岸住两天。欧阳是好意，我也不拂他，就上了岸，住进了他的总兵衙门。这时正是九月中旬，他在衙门里摆起一桌酒，请来几个人作陪。他们是淮扬道刘威，总兵吴家榜、李兴锐，副将田恩来，在籍户部郎中曹耀湘，还有一个人，便是袁慰庭的嗣父袁保庆，他那时正做淮南盐法道。袁保庆还把嗣子袁慰庭带来了。慰庭与欧阳的儿子在一个私塾读书，他不是来喝酒，而是来找欧阳公子玩的。袁保庆很疼爱他，将他介绍给大家。那时的慰庭矮矮墩墩的，头圆眼大，一副很聪明很神气的模样，我也很喜欢他。我问他读了什么书，他说读了《百家姓》、《千家诗》、《论语》、《孟子》。我问他“三礼”读过没有，他说那种书我不读。我问他为何不读，他说读“三礼”没有用处。我问他读什么书最有用，他说读《孙子兵法》、《鬼谷子》最有用，今后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征服别人。袁保庆斥责，什么征服别人，胡说八道！慰庭见嗣父生气，便赶紧走了。我当时想，这孩子书读得不多，口气倒不小。

“后来我们开始喝酒谈话。我跟袁保庆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谈得很投机。他告诉我他是咸丰五年中的乡举，恰好和我是一年，我们便认了同年。那一夜秋高气爽，皓月当空，正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难并俱之时，大家都喝得非常开心。

“欧阳利见说，王秋兄，你是诗人，作一首诗纪念今夜的盛会吧！我说，好哇，让我想想。半个时辰后我写出了一篇七言歌行，题作《淮浦夜饮歌》，还写了几句序言：九月望夜，从督府还泊平桥，欧阳总兵设宴于庭院，一时英俊聚会，欢饮甚豪，乘兴为歌……”

“先生，”王闳运正要背夜饮歌的时候，杨度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想法，他打断了老师的兴头。“学生有一个请求，望先生应允。”

“什么请求？”王闳运觉得奇怪，让我背完后再提请求也不迟嘛！

“先生，我想请您老人家进书房去，将这篇歌行写出来，好吗？”

“你是要我写出来送给你，好哇！我们一起进书房吧！”

师生二人走进书房。杨度为先生磨墨铺纸，侍立一旁，见先生笔走龙蛇：

《湘绮楼诗文集》第八卷中收有这首《淮浦夜饮歌》。诗的前面有王氏的一段跋文：“九月望夜，从都督府还，泊平桥，欧阳总兵利见招同刘淮扬威、袁都转保庆、吴总兵家榜、李大名兴锐、曹郎中耀湘、田副将恩来夜集，观饮甚豪，乘兴为歌。”

纤云吐月淮浦秋，鸣笳吹作清夜游。

楼船衔尾组练静，岸草檣灯共清景。

上相观兵戎政闲，联翩剑舄来英贤。

时平高会各称意，未饮先论通夕醉。

三豪一举三百钟，欲醉不醉神从容。

刘侯伉爽贤地主，席前飞觥作花舞。

主人金垒相为倾，曹生半醒田王醒。

不酒能醒酒能醉，四坐观笑风泠泠。

白露女珠玉盘盂，船头鼉更莫催客。

自从吴楚翻江波，岂料今日同安和。

旧游新知乐莫乐，良夜重坚后夜约。

金山焦山在眼前，试持长瓢挽江烟。

“哲子，这篇旧作今日送给你，恰逢你奉旨进京，我不可无跋语。”王闳运写完了这篇夜饮歌，放下笔，手甩了几甩。

“先生，这篇歌行不送给我，送给另外一个人。”

“不送你，送谁？”

“送给袁慰帅。”

“送给他做什么？”王闾运脱口而问。

“先生，袁保庆既是您老的同年，那么袁慰帅就是您老的世侄。世伯多年没有见到世侄了，送这份秀才人情，也是世伯的一番心意呀！”杨度狡黠地笑了一下。

王闾运很快明白了学生的意图，他是要借这层旧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袁保庆的乡试在河南，自己的乡试在湖南，虽说是同一年中式，其实连面都没见过。同年云云，原不过酒席上的即兴之言，自己从来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对方又何曾会记得呢？何况两年后袁保庆就死去了，袁世凯尚未成年，袁保庆是绝对不会对嗣子说出“同年”之事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说了，十二岁的孩童又怎会留意此等小事呢？以世伯自居，称他为世侄，他会接受吗？倘若袁世凯是个科第中人，重视这个，或许也会接受。但据说此人连秀才都未中过，靠银子捐了个监生作为出身，那又怎么会接受呢？又倘若地位互换一下，自己为军机大臣，袁为布衣，那他就巴不得了，但现实又不是变戏法。

这些想法，一瞬间都在王闾运的脑子里转过。倘若是通常的老头子，都不会同意学生这个近乎可笑的意见，可是王闾运不同。他是个自小好说大话、高自标榜的人，袁世凯今日身为军机大臣，勋名满天下，有个这样的世侄可为自己增价增色不少，何况此事并不是捏造，那夜一同饮酒的吴家榜、田恩来都还健在，可以做证，更何况能给自己寄予重望的学生提供一层接近的关系。游历于公卿宦门半辈子的王闾运对官场的路数摸得一清二楚，深知利用旧关系建立新关系乃做官的重要诀窍。未下宦海便已谙游术，看来哲子真可指望。

想到这里，王闾运笑道：“好吧，那就送给慰庭吧！我也得写段跋语。”

王闾运略为思考，提笔写着：

哲子吾弟奉旨即日赴京任职，与之闲聊往事，偶及三十六年前在

平桥与同年都转笃臣公保庆夜饮吟诗之乐。哲子询当年余所吟歌行，因录之于上。余记忆最深者，席间与笃臣哲嗣慰庭世兄晤面也。其时世兄年方十二，英气勃发，出言不俗，余一见辄为之喜，因与笃臣言：“虎豹之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鹄，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世兄气宇轩昂，当着意培植，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也。”今世兄建丰功于域外，立伟业于海内，入枢府，掌军机，造福社稷，显亲扬名，远比余当日所望为过也。笃臣都转当含笑于九泉。岁月倏忽，三十六度春秋过去，余老矣，世兄尚记当年否？是为跋，一并送慰庭世兄帐下。光绪三十一年暮冬，闾运记于湘绮楼，时年七十有六。

杨度读着这段文字，心中甚是欢喜：真不愧为老才子，一篇短短的跋语将意思表达得多么婉转得体，将自己的心思揣摩得多么透彻！是应该多向老师请教才是。

“先生，处京师，应如何立身为好？”

“你这次去京师是到宪政编查馆就职。宪政是新学问，我一窍不通，更谈不上教给你什么。不过，凭我年轻时在京师住的经验，有六个字你可谨记于心。”王闾运坐在书桌边，两手平放在桌面上，一副往日正经授课的神情。

“哪六个字，请先生赐教。”杨度正襟危坐，等候老师所赠的金玉良言。

“这六个字是这样的。”王闾运一字一顿地说，“多见客，少说话。”

杨度心里寻思：这好像不是先生平素的处世态度，为何送给我呢？

“敢请先生言其详。”

王闾运说：“多见客，指多结朋友，广通声息。为人不必都如此，要看做什么事。倘若是读书做学问，不惟不能多见客，还宜少见客

为好。夫学问之道，在潜心钻研，见客多，心气浮，则书读不进，何能索幽抉微，发人之所未发？故在京师候闱，只能居古寺，摈友朋，一颗心静如古井。你这次进京非候闱而是做官。所谓官者管也，即管理人事也。与人打交道，则需多了解人，各色人等都要有所接触，方才对人事有较深的认识。又做官需奥援，朋友多，奥援广，官就做得顺畅。不见客，朋友奥援从何而来？再说京师乃人才渊薮，其中也不乏有真才实学之辈，多联系，自然可访求得到。此乃‘多见客’三字之义。少说话，不是指沉默寡言，更不是指如泥菩萨一样地端坐不语。我向来喜说话，年轻时不识深浅，也说过一些后怕的话。中年以后，力戒这种毛病，但习性如此，改也难。于是我便尽量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不落把柄的话，要议论什么，也多用诙谐之语出之。世人都说王壬秋出言夸诞，既然都知我夸诞，便也不深究了。”

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往年的一件趣事来。

“那一年曾九帅做了两江总督，我好心去看他，他却摆起了大官的架子。我心里不舒服，不辞而别。曾九帅知道了，便立即派人乘快船从后面追，一直追到燕子矶才追上。来人说，九帅请您老转回江宁，他明天要亲自设宴为您老送行。我说不必了，我有急事要去武昌。来人说，先生一定不肯回江宁的话，九帅有一百两银子相赠。说罢拿出一包银子来。我接过银子说，谢谢九帅的厚赠，你带两句诗送给他，就算是收条吧。我提笔写了两句诗：试问上将功多少，且看长江水深浅。后来这两句诗流传海内，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称颂九帅，说他功劳伟大，可以与长江相比。也有人说，这是讥讽九帅的，说他的战功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好比一江春水向东流，都已过去了。”

杨度说：“正是的，两种说法都可以。”

王闿运开心地笑道：“其实什么意思都没有！玩笑而已。他送我银子，我无东西回赠他。船边只有江水，顺便拿江水来做个人情，如此而已。因为话说得不着边际，不落把柄，所以什么意思都可以挨得上，也都可以挨不上。”

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尝谒两江总督曾国荃，诒以诗有：‘若论上将功多少，试问长江水浅深。’诵者问：‘是何义谛？’閻运曰：‘汝意云何？’曰：‘归功水师。’閻运笑曰：‘否。此乃见景生情也。是时曾馈余五十金，余报之以诗，身在江船，对水赋此耳！’”

“照这样看来，我今后也多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杨度的性格酷肖其师，要他少说话实难做到，不如学到先生的这个特长。

“这种话也不容易说。说淡了，无味，过头了又变成油滑。古人说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犬。说庄话好比刻鹄，说谐语好比画虎。所以凡师长教子弟，都要求说庄语，没有哪个要求说谐语的，其原因即在此。京师不比湖南，乃名利是非之地，一言不慎可招致奇祸。你年纪轻轻，阅世不多，且气盛而又自负，故初去京师，宜以少说话为好。”

杨度明白先生的一片爱护之心，点头说：“先生的话，弟子记住了。”

“今天晚上，我邀了白石、登寿等人一起吃饭，大家见见面，过会儿他们都会来，无暇说正经话。哲子，你此番去北京。我还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讲。”王閻运摸着胡子，脸色凝重，杨度知道先生要说庄语了，遂挺直腰杆聆听。

“哲子，多年前在东洲书院明杏斋里，我跟你讲的帝王之学，你还记得吗？”

“记得。”杨度凛然回答，“那是您老一生学问的精髓，也是学生从您老门下所获益最大处，怎会不记得呢？”

“那么我要问你一句，帝王之学的要义何在？你能用几个字概括吗？”王閻运望着学生，两眼发出亮光。

杨度近年来在东瀛钻研的多为各国宪政及西洋圣哲的书籍，国粹反而搁置一边了，猛然间要用几个字来概括湘绮师所传授的帝王之学，他倒有点为难了，经过一番紧张的思索后说：“弟子愚鲁，对于这门深奥而变化无穷的学问，很难用几个字来概括，姑妄言之，请先

生赐教。弟子想，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辅佐贤人，把握良机，出谋划策，建功立业。”

“说得不错。”王闼运微微点头。“你这四句话，把帝王之学的要领说出来了，即人、机、谋、功，这的确是几个关键所在，但严格地说，你还只是仅得其粗，未得其精。”

杨度聚精会神地望着先生，他要把帝王之学的精奥之处一一牢记。

“当然，精彩之处也是很难表达的。”王闼运端起书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语气放得和缓了。“这一点，古代智者早已看出。庄子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所以他视包括六经在内的所有著述都是前人的糟粕，而精彩处是无法言传的。比如斫轮之老翁，其数存之于心而口不能言其巧，所能言者乃规矩也。苏东坡也多次说过，他对古今许多微妙道理都懂，但只能了之于心而不能达之于口。这些的确是智者之言。人世间凡精彩处都不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只能靠心去揣摩去领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所归纳的四句话是可以的，精彩之处，我亦无法表达，暂且加上两个字：‘非常’。将你说的四句话改为：辅非常之人，握非常之机，谋非常之策，建非常之功。一切机奥，一切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精妙，便都凝聚在这‘非常’二字上。你懂吗？”

先生说的话虽然有点玄虚，但又的确是事实。他细细地咀嚼“非常”二字，觉得一时间有许多领悟，但又很难说得清楚，于是重重地点头说：“先生说得很对，学生将慢慢体味。”

“有很多道理的确是要慢慢地体味，像老牛嚼草一样，吃下去后又翻出来，再嚼一遍，如此几番才能得其精。这是我今天要对你说的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王闼运停顿了一下，似要起身，杨度突然想到先生有很长时间没有吸烟了，忙说：“您老坐，我去走廊把烟壶拿来。”

杨度从走廊上把先生的水烟壶和自己的雪茄都拿了进来，他替先生装好一袋烟丝，双手将烟壶递过去。当咕噜噜的烟水滚动时，他也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雪茄。古色古香的湘绮楼书房里开始飘浮着烟丝的醉人香气。

“你这次奉旨以四品京堂銜进京，按理说是君恩深重，你应当竭尽全力以报答。不过，我要对你说句大实话，也是我一生的观察所得，那就是满人气数已尽，无论是太后还是皇上，都不值得对他们效忠。”

湘绮师不满朝廷，杨度早已熟知。不过，时至今日，自己即将蒙恩赴任的前夕，他还要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却颇为出乎意外。

“这话早在五十年前我便说过，五十年来朝廷的表现更证明我说的不错。现在有革命党提出用武力来排满，并建立民主共和国。革命并非不可，商汤伐桀、武王讨纣都是革命，但由眼下这批欲图民主的人来实行革命，我却不太赞成。我研究史册六十年，一部二十四史都读烂了，越读越觉得中国只能独裁专制，无民主共和可言。这批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借民主的口号来收买人心，达到推翻朝廷的目的，一旦他们掌了权，同样是要行专制的。知道你在日本未参加革命党，我很欣慰。”

水烟壶又咕噜噜地响起来，王闾运被烟水呛了一口，咳嗽起来。他定定神，略为降低嗓音说：“你此番到京师后，留意观察当今大员中是否有李渊、赵匡胤一类的人物。倘若有，我传给你的帝王之学或许还有可用上的一天；倘若没有，那也是天命，无可奈何，你就安心做满人的臣子，今后能做到张香涛、袁慰庭这般地步，此生也就满足了。”

湘绮师的肺腑之言，杨度听了很是感动。他明白老师的意思：可为则为之，不可为也不必蛮干。先生自己过去的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他郑重地表示：“先生这番寄望，学生记住了，一定好自为之，决不辜负！”

王闳运微笑着，笑意中充满着企盼，充满着热望。这位刚过弱冠便有志于帝王之业的卓荦才子，可惜在他的风华茂盛的年代一直没有遇到他心目中的非常之人，他空有满腹奇计，却不能得以展布，他是怀着无限惋惜无限遗憾，不得已而转向杏坛名山之业的。岁月在流逝，躯体在衰老，然而，已成一代宗师的他仍不能忘情于年轻时的帝王之学。当年夏寿田中了榜眼，他却不把希望寄于夏，因为夏只能成为词臣之优，而不属于辅佐之材。今天，这个曾在明杏斋里共同探求古今兴衰多年的高足弟子，正要以四品高衔奉诏进京，在他的身上，王闳运依稀望见了成功的萌动，他心中欣慰无已。突然，他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哲子，你去京师看袁慰庭有了见面礼，看张香涛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杨度还没有想到这一层。老师既然这样提起，必定有他的准备：“还没有哩，先生有什么礼物，就让我代送算了。”

王闳运说：“刚才给袁慰庭写了一篇歌行，我想不能厚此薄彼，干脆也给张香涛一篇吧！”

杨度说：“最好，请先生就做一篇吧！”

王闳运的另一首五言古风，是送给这次聚会的召集人潘祖荫（字伯寅）的。诗如下：“西京重惇诲，六艺赖昌宏。岂惟群廉孝，兼得翼承明。华选今在兹，大雅竟谁名？达人

独谟，敷席礼奇英。元辰耦休暇，胜集耀西城。高轩静风埃，夏雨宿余清。谈酢时间作，赏乐既云并。嘉鱼昔何美，苹鹿贵款诚。日余久邻德，无德厕周行。群贤实元凯，济济作皇桢。苞粮岂终慨，行苇泽无赢。得人斯维克，企子陟台衡。西园徒文宴，愧兹冠盖情。”

杨钧著《草堂之灵》卷四《记对》：“曾文正祠成，长沙名士咸集新祠，设宴贺之。有人戏以‘牛则有皮’四字求对，李篁仙、郭筠仙等均不能答。王湘绮先生后至，郭云罚汝作对，即以‘牛则有皮’难之。湘绮曰：‘有一语可对，小儿女皆知之者。’然不肯说出。郭急询之，乃曰‘焉哉乎也’。郭、李皆抚掌大笑，其余士绅多不知所谓。此虽游戏，然非知小学者不能对。李、郭知之，故能抚掌，众人不解，亦其宜也。”

“不要做，也有现成的。”王闳运起身，走到书架边，摸出一本自编诗集来，说：“正是见到袁慰庭的那一年，我在京师与张香涛有过

一次愉快的聚会。那是五月初城南龙树寺的牡丹开了，恰好张香涛结束湖北学政之任携带新娶的唐氏夫人回京不久，潘伯寅侍郎为张香涛获良使之称返京接风，在龙树寺办了一个饮酒赏牡丹盛会，十多个京师耆彦躬临，我也幸侧其间。席上，大家对名花，饮醇醪，甚是畅意。潘侍郎带头，每人都做了一首诗。有的做了二十几句的歌行长篇，有的只吟了短短的五言绝句。这些人个个都有两榜功名，大部分供职翰苑，仅我一个举人布衣，越是这样，我越不能示弱。你这次也是以举人任事，所以我要特别指出这点。”

“先生提醒得好！”真是一座充满着学问和阅历的府库，里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谈话之间的一个随便插曲，都这样富有哲理和实用价值。

“所以，我当时一口气做了两首五言古风，先从数量上压倒众人，继而从气势上占住鳌头。结果潘伯寅侍郎评判，今年牡丹诗会魁首王壬秋。”

说到这里，七十六岁的老头子乐呵呵地大笑起来，杨度从这得意的笑声中看到了一颗不老的童心。

“你可以先看第二首，这是专门为张香涛写的。”王闾运指着诗稿本说。

杨度从先生手里接过自订诗稿，兴致盎然地读起来：

良使闾儒宗，流风被湖介。

众鳞归云龙，潜虬感清咳。

拊翼天衢旁，嘉期偶相对。

陆荀非凡言，襟契存倾盖。

优贤意无终，依仁及所爱。

招要宏达群，宴彼城隅会。

从来京洛游，俊彦相推迈。

流飙逐颓波，倏忽陵往辈。

终贾无久名，音恭岂专贵。

飞蓬偶徘徊，清尊发幽噫。

金门隐遁栖，魏阙江海外。

聚散徒一时，弘望旋相代。

君其拔泰茅，人马远唐隶。

无曰四难并，弹冠俟林籁。

“这是最好的礼物。”杨度高兴得站了起来，握着诗稿本对先生说，“请您老也写一段跋语，我裱好后送给张香涛，他见了一定喜欢。”

“哲子，我还给你说件有趣的事。”王闿运也站起来，喜不自禁地在书房里边踱边说，“那天龙树寺的集会，我因故晚去了一步。张香涛那家伙指着我说，壬秋你来晚了，罚你对个对子。我说，这不难，什么对子我都对得出。张香涛说，先别吹，刚才伯寅侍郎说四书五经中的话均可制联，唯独《左传》有四个字无法制联。我说哪四个字，你说吧，我可以为他制联。他说，《左传》宣公二年上‘牛则有皮’四字，大家刚才对了很久都没对出来，你对得出吗？这时潘侍郎和其他人都笑望着我。我心里也犯难了，这四个字的确不好对，但大话已说出口，收不回了，只得硬着头皮想。”

杨度也在脑子里想着。他觉得这四个字似乎并不像老师说的那样难对，“牛”可对的多啦，“犬”呀“鸡”呀“雀”呀“兔”呀什么都行，“皮”也多有可对。老师为何如此神乎其神呢？看来这里必有一番奇趣。

“有了！”王闿运说着停住了脚步，那神情宛如当年龙树寺的翩翩衣貂举人。“可对‘焉哉乎也’四字。潘伯寅甚觉奇怪，说，壬秋呀，你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其他人都莫名其妙，唯有张香涛拊掌大笑说，王壬秋呀，怪不得别人说你放浪，对这样的下联，你可要短寿的呀！

我知道他明白了这四个字的意思，笑着说，你是假道学，这是人生第一大正经事，何放浪之有？我将它制成佳联，阎王爷会给我加寿哩！”

王闾运边说边笑，乐得白胡子乱抖。

杨度也和潘伯寅一样，根本就没有弄懂“焉哉乎也”这四个极普通的虚字连在一起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见老师如此乐不可支，他却笑不起来，禁不住问：“这四个字有什么奇特的含义吗？您老讲解一下吧！”

王闾运说：“这我就不讲解了，你自己去查《说文》吧！”

师生二人正说得兴起，齐白石、张登寿和其他几个同窗结伴进来了，大家都祝贺杨度。下午，湘绮楼摆起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同窗们频频举杯，对着杨度说了不少好听的话。杨度惦念着“焉哉乎也”四个字，不能开怀畅饮。他借故离席，溜进老师的书房，拿起《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翻查着。原来如此！杨度恍然大悟，心里说：湘绮师湘绮师呀，世人都说你率性不羁如魏晋时人，真正是不假！

《鱼千里斋随笔》卷二《王湘绮散记》：“故都有翰林数辈，在人家宴饮。席中某太史戏举‘牛则有皮’四字求对，均无以应。久之湘绮方至，群曰王秋迟到，应罚作对。湘绮问故，乃笑曰：‘何不云焉哉乎也？’诸人皆不解。张文襄香涛时方官京曹，亦在座，独抚掌称善。”

三 儿子的情人转眼间做了老子的姨太太

离开京师四年多了，再次踏进这座古老的都城时，杨度首先感觉到的是它的使人压抑的沉闷空气，不要说跟意气激昂的东京相比，就是跟上海、武昌、长沙比起来，这里也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这情景颇似上天所安排的气候一样，此时江南已是一派春草萌发春潮涌动的早春景象，而这里仍是冰封雪盖万物凝固的严寒季节。

宪政编查馆设西单昙花胡同一座废贝勒的旧宅里。里面有大大小小四五十间房子，因年久失修，到处可见断了棂的窗户，正在结网

的蜘蛛，布着绿苔的墙壁，长着杂草的瓦缝。这座百年宅院，已和它当年主人的后代一样衰微破败了。

主持宪政编查馆的大臣就是出洋考查五大臣之首镇国公载泽，连同该馆的前身政治考察馆算起，他上任一年多了，却没有到馆里来过一次。偶尔议及馆内的事，也只是招集有关人员到他豪华阔绰的府第里去，编查馆的大门朝南朝北他都不知道。

这个大门终年由一个姓史的老太监把守着。史太监在家里排行第七，大家都客气地叫他史七爷。史七爷六岁净身进宫，在宫里做了五十多年的苦役，老了，不能动了，就被打发出来，在龙树寺住了半年，被人介绍来了编查馆。史七爷很忠于职守，寻常人都不能进来，所以馆里更显得冷清。挂名宪政馆的有二十几个人，绝大部分都是只领俸禄不办事，常坐在这里值班的只有七人：编制局正副局长二人，统计局正副局长二人，庶务处采办一人，图书处委员一人，译书处译员一人。

与杨度同时征调进京的还有一个人，名叫劳乃宣。此人原是浙江省一个道员，奉命以三品京堂来宪政馆任左提调，位在右提调杨度之上。他早进京半个月，杨度进馆的第一天与他见了面。他告诉杨度，这里的一切都未走上正轨，所辖的二局三处的建制都全了，官也封了，就是没有事办。杨度问他要不要去拜见载泽，劳说不必了。他进京第一天便急着去见载泽，在大门口候了半天，门房带口信出来，说国公爷正忙着见客，今天不见了，先歇着吧，下次议事时再见。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响动也没有。劳乃宣对杨度说：“你来了就好了，我对宪政一无所知，你是宪政专家，这里的事就由你来安排。我的《仪礼发微》还没完稿，还有半年多辛苦。这里名义上我在你之上，实际上都由你做主。”

杨度看着宪政馆的情景，听着劳乃宣的介绍，满肚子的热气给冲去了多半。

宪政馆里有的是空房子，杨度挑了一间较好的房子安顿下来。没有事可干，气氛又太冷清，他便常常去老友夏寿田那里闲聊。

夏寿田已是从四品衔的翰林院侍讲学士。翰林苑本是个储才养望之地，清清闲闲，一年到头没有几件事做。夏寿田近四十岁，已发福了，白白胖胖的。和他一起生活的，除原配外，还有一个出自青楼的如夫人岳霜。岳霜善弹琴唱曲，又能画上几笔，很投夏寿田的脾性，他对岳霜宠爱些，妻妾之间于是常有争吵，家庭不甚和睦。好在夏寿田性格开朗恬淡，家事他一概不管，成天一个人做他喜欢做的事：读书，做诗文，写字，欣赏古董。翰林的俸禄并不高，但父亲给他积累了丰厚的家产，他不用为生计操心。因为有钱用，两个夫人虽然经常吵嘴，但吵后仍相安无事。

夏寿田笑着对老友说：“我这十年的京官生活就这样过来了，间或有点小风小浪，但还是以风平浪静的时候为多。”

杨度说：“还是你的福气好，清福艳福，你都享受到了。”

夏寿田说：“只是没有洪福，官运不好。”

杨度说：“过两年就有了！”

夏寿田问：“嫂夫人什么时候接来？”

杨度说：“以后再说吧，长安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呀！”

夏寿田说：“完全安定下来再接也好。嫂夫人没来之前，你就常到我家来吃饭，不要客气。”

杨度笑道：“好哇，我就在你家订个长年吧！”

夏寿田说：“我这里还有一间空房子，也为你准备一套被褥，晚上懒得走的话，就在我这里搭铺。”

杨度大笑：“这你就一发成全我了！”

于是杨度常常去夏寿田家吃饭睡觉，如同自己的家一样。从夏寿田那里，杨度知道不少京师政坛内幕，也对会衔奏他进京的张之洞、袁世凯有更深入的了解。

过几天后，他去锡拉胡同拜会张之洞，把裱好的王闳运的诗送给张。张看了一下，随手放在一旁。张之洞年老体衰，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南方做官，对北方的严寒不能适应。这些日子哮喘病发作，成天咳嗽吐痰，人显得更瘦更无生气了。见了杨度很高兴，说了些勉励的话，又问王闳运身体如何。还说当年两人关系很好，一人长于学问，一人长于诗文，两人联合起来可以考博学鸿词科状元。多说了几句话，张之洞又咳起来，看样子病得难受。杨度不便久坐，遂告辞出门，心里想：这位大学士军机大臣身体衰弱到这般地步，如何能够应付国事？

杨度正拟去拜会袁世凯的时候，史七爷告诉他，这几天不要去，袁府正在办喜事，袁宫保又做新郎官了。杨度听了十分惊讶：袁世凯已有一妻七妾了，怎么还要讨小？

史七爷没有说错，袁世凯的第八个妾近日进了袁府大门。

袁世凯个人的生活其实并不太奢华，甚至有些刻板。常年军旅生涯培养了他极有规律的起居作息。不管冬夏春秋，他每天早上都是六时准点起床，七时办公，十二时休息，吃中饭，下午一时午睡，只睡一个小时，二时再办公会客，一直到六时。吃过晚饭后与妻妾子女散步谈天，晚上九时睡觉。

他的饮食也很固定。桌上的菜一年到头很少换，买菜的伙夫不必为此而多费脑筋。他喜欢吃炖鸭子、红烧肉、肉丝炒韭黄、白菜心，于是桌上天天只摆这几道菜。主食是一个馒头，一碗米饭，一碗小米稀饭，夏天则改为河南人都爱吃的绿豆糊糊。早上则永远是一海碗鸡丝面。他吃的东西是这样地单调，连桌上菜摆的位置也从不改变：鸭子总在中间，东边摆着肉丝韭黄，西边摆着红烧肉，北边摆着白菜心。除非他招呼，通常妻妾们都不陪他吃饭。山珍海味他一般不吃，但他长年累月嘴里嚼着鹿茸片和人参片，为的是提神养精。

他对穿着很随便，取舒适而不重外表。玩的方面，年轻时放荡过，以后随着地位的提高，一来要在下属面前保持尊严，二来也没有时间，便基本上不玩了。

他一生的嗜好只有两个：权力和女人。他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同时一个接一个地纳妾。早在十七岁时，袁世凯在家乡项城娶了本地大财主于鳌的女儿为妻。于氏家里虽有钱，但她本人却不识几个字，人长得不漂亮，又比丈夫大两岁。有一天，袁见于氏系了一条红色绣花缎子裤带，笑着说：“看你这个样子，像是窑子里出来的人。”于氏听了大为生气，又哭又嚷，说：“我清清白白的，你为何这样骂我。窑子里出来的人还能做大太太吗，只配做姨太太。”不料这句话却刺伤了袁，因为袁的生母是姨太太。他气得打了于氏一个耳光，从此不再和于氏同房。因此于氏除克定外，再没生儿女。

过了几年，袁世凯出外谋事。先去广东潮州，后去上海，都不如意。上海本是风流之地，单身住旅馆里的袁世凯很是寂寞，便去逛妓院，在妓院里结识了一个姓沈的妓女。沈氏苏州人，不仅漂亮，且有眼力。她见袁仪表堂堂，又是官宦人家出身，断不会落魄太久。沈氏鼓励他振作精神，又说男子汉大丈夫应以功名为重，宜去投奔军营，并表示只要袁争气，她可以资助，且自赎出妓院，一直等着他。袁在不得志时听到这话，十分感动，将沈氏视为知己。后来袁在汉城立下脚跟后，就将沈氏接了过去，做了他的第一房姨太太。

袁世凯在朝鲜帮助国王平定叛乱，朝鲜国王感激他，就将自己的表亲金氏许配给他，陪嫁的还有两位侍女吴氏、闵氏。袁则将三个女人一并纳为妾，按年龄大小将吴氏定为二妾、金氏定为三妾、闵氏定为四妾，均由长妾沈氏管教。沈氏一下子遇到三个情敌，妒火中烧。她明里不敢发泄，便借管教之机虐待三个朝鲜女子。这三个朝鲜女子很苦恼，尤其是金氏，本是皇亲，原以为是给袁做正室，现在不仅做了妾，而且地位还排在自己的侍女之下，金氏从此抑郁一生。

沈氏一辈子没生孩子，当金氏生下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时，袁世凯便将克文过继于沈氏膝下，用以感激沈氏当年对他的恩情。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又娶了五姨太杨氏。杨氏是天津杨柳青人，出身于小户人家，以一双三寸金莲博得袁的喜爱。杨氏能言善语，且有办事能力，袁将家政全部委托给她，甚至连自己的保密财物

也交给杨氏保管。不但如此，她后来还取代沈氏的地位管教后进门的姨太太。在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又先后娶了六姨太叶氏，七姨太张氏。

似乎每遇权力领域内发生变化的时候，袁世凯都要娶一个女人作为标志或纪念似的，进京当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近日又娶进一个姓郭的女人做八姨太。袁府里的人早已看惯了宫保大人的增房添丁，并不把它当作一条大新闻看待。府中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郭氏的背后还有一段世间少有的故事。

二公子克文抱存，号寒云，在袁世凯众多的儿子中天资最为聪颖，有过目不忘的记性，诗文书画都很好，深得父亲的宠爱。袁常招克文陪他吃饭，经常赏他一些珍稀古玩。这些都是包括嫡长子克定在内的其他儿子们享受不到的优待。克文的生母金氏自然疼爱他，而他比别人还多得到一层爱，那就是嗣母沈氏的溺爱。

沈氏因无出，又仅只克文一个嗣子，于是把克文当作命根子看待。对克文百般纵容，凡克文要的东西，沈氏想方设法都要满足他。在沈氏的惯纵下，克文从小放荡任性，十五六岁起便常在外面过夜，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阖府上下包括生母金氏都不敢说他。

袁克文在外面认识了李莲英的侄儿李福坤。李福坤仗着李莲英的势力在天津成为一霸，谁都怕他让他。克文与李交上朋友后，便跟着李下戏院进窑子，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克文聪明，戏园子多进了几次，便能哼出戏文来。后来他干脆拜菊坛名伶为师学唱小生，居然唱得有板有眼，可以登台客串了。

十七岁那年，袁世凯带他进京去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慈禧见克文面目清秀，伶牙俐齿，很是喜欢。对袁说：“你家老二还没说亲吧，我有一个堂侄女和他差不多大，正好说给他。”

太后娘家侄女下嫁汉人，这真是皇恩浩荡，令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及呀！但头脑精明的袁世凯早已看出皇室的衰微，却并不愿与皇家结亲，遂叩头奏道：“请太后恕罪，犬子已说定了亲。”

“噢。”慈禧有点扫兴，随口问，“是哪家的女孩子呀！”

袁克文根本就没有说亲，刚才的奏对纯系谎言，这一问如何答得出？袁的背上一时冒出冷汗，定了定神，随便答了一句：“是天津城里一个刘姓人家的女孩子。”

慈禧不再问了，袁赶紧牵着儿子告辞。一回天津，他就私下里四处托人为克文说亲，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姓刘，二是女孩子人好，其他如门第财富都可不论。

刘姓是大姓，天津城里仅官绅姓刘的便不下二三十家，于是很快便说定了天津道员刘尚文家的女儿，匆匆办了喜事。刘氏比克文大三岁，脾气又不好，克文不喜欢她。刘氏过门不到百天，克文便张罗着要娶妾。刘氏得知后又哭又闹，克文不睬她，她就到公公那里去告状。

妻妾成群的父亲怎么可能制止儿子纳妾？这也是刘氏气昏了头。果然，袁世凯对儿媳的哭闹甚为不悦，斥道：“有本事的男人才可以三妻四妾，你要为丈夫的本事而高兴，不要吃醋。”

刘氏见公公不支持她，只好忍气吞声。但袁克文风流成性，妾过门没多久，便又烦腻，另求新欢。别看他只有十八岁，家里已有一妻二妾，京师的青楼妓院还时常见到这位袁二公子的身影。

两个月前，他奉父亲之命去苏州查一件苏州织造署的旧案卷。克文早闻苏州女子婀娜娇美，到了苏州，先不去查案卷，却走街串巷，寻找绝色女子，终于在吴娃院里觅到了一位姓郭的妓女。郭氏色艺双全，娇娇滴滴，深得克文的欢心。在苏州流连二十多天后，克文要回京复命了。临行前与郭氏啮臂为盟：一个月后一定派人来接她进京做夫人。郭氏则将自己的玉照赠送给如意郎君。克文将照片放在马褂口袋里，一路上常常掏出来看。



袁克定





袁克权

袁世凯的家规：儿子们派出去办事，回家后先得向他禀报，然后才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克文一进府，就赶紧到父亲的签押房去禀报。他在父亲的面前跪下磕头，一时忘记了郭氏的照片正搁在马褂上面的小口袋里，头刚一着地，照片便从口袋里滑了出来。

“嗯！那是什么东西？”袁世凯厉声问。

袁世凯的儿子个个畏父如虎。克文此时又急又怕，然事已败露，无法遮掩，只得硬着头皮将照片递了上去。

“你这个不成器的家伙，又看上了哪个青楼女子？”

袁世凯脸色严峻地训斥儿子，同时细细端详着照片：这女子凤眼蛾眉，浓发小嘴，美极了！尤其令他动心的是那女子双眼中流露的娇

媚之态，竟为他一妻七妾所没有！慢慢地，他的脸色缓和下来，眼角边透出一丝笑容。

克文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偷眼看父亲的脸色有了变化，知道好色的父亲也看上了郭氏。克文本是个易于移情的人，心想，郭氏虽美，像郭氏这样美的人也还找得到，不如把她当个礼物送给父亲，今后可多得父亲的欢心。于是说：“父亲大人，这是儿子在苏州为您寻访的一个美女，不知您中意不中意，特为把她的照片带来给您看看。”

克文这话正说到他父亲的心窝里，忙说：“好哇，这女子还要得，难得你这份孝心！”

详细问明了郭氏的住址后，袁世凯赏给儿子一个西周青铜彝器，第二天便打发人南下苏州接郭氏。

郭氏见袁府来了人，自然以为是克文践诺来接她的，遂艳妆浓抹地打扮着，随来人进京。进京的当夜便洞房花烛，头巾揭开后，郭氏傻了眼：面前站立的，并不是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而是大腹便便的半老头子。待问明情况后，郭氏泪流满面，悔恨上了薄幸郎的当。而袁世凯既已公开纳她进了门，也再无退还给儿子的道理。郭氏无奈，只得自叹命苦，忍辱做了袁宫保的第八房姨太太。

由袁世凯力荐而得以升任直隶总督的原藩司杨士骧得知这个消息，亲自进京送上一张十万银票作为贺礼，又向他报告，驻守在直隶境内的第二镇第四镇弟兄们时时记住宫保大人的栽培之恩，随时愿替宫保大人效力。

新得到如花似玉的姨太太，又得到僚属们披肝沥胆的忠诚，因遭到明升暗降打击一度有些不舒心的袁世凯的精神大为奋发起来。他的脑子里甚至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万一太后哪天驾崩了，皇家若不客气的话，我袁世凯也可以做一番曹操、司马懿的事业！

他将自己的处境作了一番冷静的分析：目前全国各省虽号称组建

了二十镇新军，其实大部分都有名无实，真正有战斗力的还是自己训练的北洋六镇。这六镇中管带以上的军官全是自己亲手挑选亲自任命的，军人最讲义气，想必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忘恩负义。现在北洋新军名义上虽不在自己的管辖之下，但杨士骧的两镇、徐世昌的一镇二协，实际上与自己掌管没有多大的区别，其他几镇虽然镇的统领换了，但协统、标统、营管带是绝不可能都换的。这就是力量之所在。

眼下满人不得人心，革命党要排满，他们若一旦得势，自己无疑也会一道被排掉，当然不能支持。君宪派主张开国会，立宪法，建内阁制，既符合世界潮流，又为太后所接受，是应该支持的。倘若将这一派政治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则国内文武两方面的势力都掌握了，今后内阁总理舍我其谁！即使有朝一日逼着要做曹操、司马懿的话，做起来也更顺理成章。

君宪派的头号领袖是梁启超。但梁至今仍仇恨在心，难以争取过来。梁之下在海外闹得最凶名气最大的要算杨度了，既已和张之洞会衔将他调进了京师，何不趁此机会将他牢牢地笼住，通过他与君宪派建立密切的联系，进一步而达到将这派政治力量控制的目的呢？

袁世凯将长子克定叫来说：“你派人去宪政馆打听一下，看湖南的那个杨度进京了没有，若来了，你亲自去接他进府来，我要见他。”

袁克定今年三十岁，除开身材比父亲高点外，其余一切都跟父亲一个样，尤其是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和那张厚厚的嘴唇，简直就像一个模子出来似的。像每一个中国父亲那样，袁世凯对长子寄予厚望，何况此子还是唯一的嫡出。因此，袁世凯对克定的态度，比其他儿子都不同。

克定四岁时，袁世凯还刚到朝鲜不久，就念及到儿子的教育问题，把儿子从项城老家接到汉城，由沈氏哺养，聘请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为克定发蒙。待到儿子十岁的时候，袁世凯便亲自教他读《曾文正公家训》，完全采用曾国藩教子的一套办法来教育克定，希望他成为曾纪泽、曾纪鸿那样的人才。十五六岁后，除开读书外，袁世凯也

常常让儿子看自己办事，有时也让他做点事，有意锻炼他的办事能力。袁世凯自己书读得不太好，故对儿子读四书五经的要求并不苛严，注重的是他的实际办事才能。在父亲的长期熏陶下，克定也养成了类似父亲的性格：热衷政治，权力欲望重，同时也从小便熟悉官场那一套虚伪机巧权诈的作风。

袁克定颇为自重。他懂得自己在家里的身份地位，注意检点。在父母面前他毕恭毕敬，就是对朝鲜时期的四个庶母也不缺礼数，对弟弟妹妹他也笑脸相待，关心爱护。因此，大公子在袁府上下有很高的威信。袁世凯对他很看重，认为他今后可以成大器，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也常与他商量，有时他也能出些好主意。为了拉紧与奕劻的关系，袁世凯叫儿子与载振拜了把兄弟。载振时任农工商部尚书，便以右丞一职赠送给把兄。克定几乎不去农工商部办事，他的主要职务仍是父亲的私人代表兼机要参赞。

“父亲。”袁克定恭敬地请示，“杨度只是一个四品衔的小京堂，值得您亲自接见吗？”

“你不要小看了这个四品衔小京堂。”袁世凯将嘴边浓密的一字胡须摸了一下，动作很干脆，这是他的习惯，犹如他说话一样，简洁明快，决不拖泥带水。“杨度虽年轻官卑，但他是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不能等闲看待，你按我说的去做吧！”

四 袁世凯要杨度转告梁启超，他不是戊戌政变的告密者

杨度正在为桌上的一封信发愁。昨天夏寿田转给杨度一封信，是华昌炼钢公司董事长梁焕奎写来的，说华昌公司经费拮据，运转不来，问杨度可否在京中想些办法。杨度心里苦笑，自己的正事尚一筹未展，京师各道门路还是一团黑，哪里有可能为华昌公司拉股份？

“杨老爷，有人找您。”干瘦的史七爷站在窗外，一边敲打窗棂，一边尖起半男半女的喉嗓喊。

“哪一个找？”杨度走出门问。

史七爷递出一张纸条：“这是他的名刺。”

杨度接过，那名刺上写着：农工商部右丞袁克定云台。心里一惊：这不是袁世凯的大儿子么？关于这个袁大公子，杨度早已从夏寿田那里听到不少。正要去拜访袁世凯，却不料他的私人代表先来了，真是好机缘！

杨度赶紧整了整衣冠，快步走出馆门，只见一个穿戴华贵的年轻公子正笑吟吟地望着这边。杨度忙拱手说：“想必是云台大公子吧，杨度失迎失迎。”

“哪里，哪里！”袁克定也拱起手来。“克定奉家父之命，特来看望哲子先生。”

杨度说：“不敢当。居处简陋，陈设杂乱，实在不敢接待大公子。既然大公子已光临，就请委屈进来略坐一会。”

克定笑道：“看哲子先生客气的，你都能住下，我还委屈什么！”

杨度心里想：袁克定这样的富贵公子，居然能说出这等话来，而且彬彬有礼，并无纨绔气息，真是难得。夏寿田说袁家少爷都是荒唐鬼，看来不太准确。他伸出右手来说：“大公子请！”

袁克定进了杨度的住房。杨度是个不大修边幅的人，且一个单身汉，无人整理内务，房间里很是零乱：写字台上书籍笔墨散开一桌，床上被子没有叠，天气很冷，屋里也没有生火。他指着屋子里唯一一把靠背椅对客人说：“请坐，请坐。”

待客人坐下后，他自己坐到床沿边。

“哲子先生是哪天进京的？”

“初五到的。”

“噢，十天了！”克定说，“恕我不知，拜访迟了。”

杨度说：“前几天就准备去谒见宫保大人，感谢他的提携之恩，只是因为贵府这几天在办喜事，故不敢造次。”

“什么喜事！”克定冷冷一笑。“不过新置办一个娘姨罢了，先生大可不必介意！”

杨度心里想：真正是一个嫡长子的口气！

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入。郑观应16岁离家赴上海学经商，后入英商宝顺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捐资为道员。光绪六年起，先后由李鸿章等人委派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上海电报局、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郑观应主张改革变法、开议院、办学校、设立商部等。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成为商界著名人物。《盛世危言》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他的改革变法主张都体现在这部书中。

克定又问：“去拜访过哪些前辈大老？”

杨度笑道：“我不过南省一个举人，父祖辈亦无人在京师做过大官，哪里和前辈大老攀得上关系？”

克定道：“哲子先生谦虚了！癸卯年经济特科的初榜榜眼，天下哪个不知？我那时在保定也佩服得不得了。”又问，“见过镇国公了吗？”

“没有去。”杨度答，“镇国公传下了话，说不要去了，下次议事时再见面。”

“噢。”克定迟疑了一下，又问，“张中堂那里呢？”

“张中堂那里倒是去过一次。”

“他身体还好吗？”克定急着问。

“张中堂正闹病，我只略坐一会就告辞了。”

“哦！”克定又慢慢应了一声，眼睛扫了一下桌面，随口问，“近来读什么书？”

“前天在琉璃厂买了一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天正看着。”

“这本书我也翻过，写得不错。”袁克定站起，将摊开在桌上的《盛世危言》翻了个面，看见了印着“华昌炼锡公司”字样的信套。“哲子先生，听见你们湖南的华昌公司经费短缺，是这样的吗？”

杨度想：这个袁大公子怎么会知道华昌的情况？既然他主动问起，不妨告诉他，倘若他肯帮忙，华昌的经费就有指望了。

“正是这样。”杨度答，“华昌炼锡公司发展前途很大，只是公司经费不充裕，心有余而力不足。昨天公司董事长还给我来信，请我帮他们鼓吹鼓吹，多争取些人合作。现在国外需锡急迫，大规模开采冶炼后可以赚大钱，入华昌的股是一本万利的。”

“这话不错。”克定说，“不但外国，我们本国也需要大量锡。”

见谈话投机，杨度有意留袁克定多坐一会，吩咐史大爷去买点酒菜来。袁克定忙起身说：“哲子先生不要客气，我是特地奉家父之命来接你去寒舍坐坐，家父也想见见你。干脆请你动步，到寒舍后我们再边吃边聊如何？”

杨度正要去见袁世凯，于是说：“如此也好，就请大公子带路。”

克定来时，还带来了一顶空轿，两人各乘一顶，一前一后来到北洋公寓。

杨度带着裱好的王闼运的《淮浦夜饮歌》走进了袁府。克定将他安置在小会客厅里，然后进去向父亲禀报。

杨度将小客厅打量了一下：这是一间典雅的士大夫家的会客室，一色的红木明式家具，茶几上摆着矮松、云竹等盆景，四壁挂着名人字画，其中有两副联语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一副是袁甲三端庄的楷书：疏松影落空坛静，细草香生小洞幽。题为：录唐贤诗句赠保庆贤侄。另一副是曾国藩刚劲的行书：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

忧以终身。题为：与午桥兄共勉。小小的会客厅里充溢着一派高雅敦厚的气氛。

“哲子先生，十年不见了，你一向都好哇！”

杨度正在打量之际，门口传来一句洪亮的具有浓厚河南地方口音的问讯。原来是袁世凯来了。

又做了一次新郎官的军机大臣，今天穿着一身暗红缎面驼毛芯长袍，外罩一件皂色隐花纹锦面马褂。兴许正处蜜月期间，在杨度看来，袁世凯的气色比十年前还要好。他忙起身作揖：“晚生杨度参见宫保大人！”

“这是在我家里，不必拘礼。”袁世凯迈着强劲的军人步伐走了过来，用手指了指椅子，“请坐！”

跟在后面的袁克定附和着说：“哲子先生，你请坐。”

三人落座后，仆人进来献茶。杨度看到仆人摆在他和克定面前的是两个一样的白底青花细瓷带托盘茶碗，摆在袁世凯面前的则是一个墨玉方形大茶杯，杯子上没有任何雕饰，显得古朴厚拙，却熠熠发光，看来玉质非同一般。

杨度说：“十年前，晚生有幸在天津小站晋谒大人，十年后更有幸蒙大人推荐进京供职，早就准备来拜见大人，面谢提携之恩，只因府上有事推迟了。今天，大公子不嫌鄙陋，枉驾宪政馆相邀。大人又于百忙之中亲来接见，晚生不胜感激之至。”

说罢，又站起来鞠了一躬。

“哪来这多礼性，快坐下！”袁世凯乐呵呵地笑道，“十年前那一面，你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年你在日本积了一肚子学问，朝廷预备立宪，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听说你回国了，很想请你进京来。宪政馆缺乏得力人员，你正好借此施展一番。张中堂于你有旧恩，我和他商量此事，他也同意。这事就这样办了。”

袁世凯说话没有文绉绉的气习，直言快语。话说得很诚恳，其实暗中在偷梁换柱，把张之洞为主他会衔的真相倒换了一个位置。

袁世凯摸了摸八字胡，关切地问：“北京的生活还过得惯吗？馆里的事接手了吗？”

杨度答：“晚生多年来四海为家，随便在哪里都能习惯，只是这宪政馆里的事好像没有一点头绪，国公爷说是要召见我和劳提调，但又一直没有召见。这里的事正不知如何动手才是。”

“不要急，慢慢来。”袁世凯端起墨玉杯，对杨度说，“喝茶吧，这是我项城老家的茶叶，没有你们湖南的好。”

杨度本拟趁此机会向袁世凯谈谈自己对实施宪政的想法，见他似乎对此并无太大的兴趣，便不做声了，端起茶碗来喝了一口。茶的味道相当醇厚，一向都以为好茶出在南方，却不料河南也能产这样的优质茶叶。杨度放下茶碗，突然看到袁世凯喝的并不是茶，稠稠的乳白色的，好像奶汁一样。袁克定既不喝茶，也不做声，端坐在椅子上专心专意地听。

“哲子先生，你在日本见没见到过梁卓如？”袁世凯放下茶杯，转了一个话题。

“梁卓如住横滨，我住东京，两地相距很近，常常见面。”杨度觉得奇怪：袁怎么问起梁来，他们不是生死对头吗？

“梁卓如是当今的大才，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有所不同，我对他很尊重。他对中国的政治研究很深。我真希望他能和你一样，为国家出力。”

作为梁启超的好友，杨度乐于听到这样的话。他说：“梁卓如是愿意回国效力的，只是太后不能容他。”

“嗯。”袁世凯略为点点头，说，“老佛爷的确心里一直恨着他，我也不敢在她老人家面前提起。近来有一天，老佛爷心情很好，跟我闲

聊天。我说，老佛爷，您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三人一同列为永不赦免之人，康、孙自然永不可赦免，但梁与他们不同。老佛爷问，梁与康、孙有何不同。我说，康是顽固地反对您，孙是革命乱党，梁都不是。梁是一心一意主张君宪，与朝廷的方针是一致的。老佛爷听了我的话后没有生气，看来心里接受了。你若给梁卓如写信，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他。他若愿意回国，不久以后就可以回来了。”

杨度万没想到，梁启超刻骨仇恨的袁世凯，居然会在慈禧面前为他说情。袁世凯是真的爱才惜才！忙说：“官保大人这番好意，我一定尽快告诉卓如。倘若太后真的不再追究他，他一定会很快回国的。”

见袁世凯说话不咬文嚼字，杨度也丢掉了文人腔，打起白话来。

“我知道梁卓如一直记恨着我。哲子先生，你是他的好朋友，我今天把实情告诉你，你可以转告他，戊戌年的事，他们错怪了我。”

会客厅里的气氛骤然凝重起来。别后十年的初次见面，袁世凯居然会跟自己谈这样重大的往事，这是杨度始料不及的。关于戊戌年那桩事，杨度后来听到各方面的传说，都说是袁世凯背叛了皇上，出卖了维新党，袁也因这次告密而得到慈禧的信任，从而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梁启超本人则更是坚信这一点，一提起袁，便恨得咬牙切齿，骂袁是用别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顶子的无耻小人。杨度也基本上相信这种说法。但他一则毕竟不是那次政变中的受害者，二则他知道历史上那些干大事的政治家都不能过多地去追究本人的私德，所以他并不认为袁是如何的坏。现在，政变的当事人之一说世人错怪了他，并要道出当时的实情，这可真是一件大事，杨度不觉挺起腰板来竖耳恭听。

“梁卓如可能和别人一样，都以为皇上的密诏是我告诉荣禄的，荣禄得到我的密报后连夜进京谒见老佛爷，才有杀谭嗣同等六人的事出现。其实，我是受了天大的冤枉。”

袁世凯端起桌上的墨玉杯喝了一大口，然后将杯子重重一放，继

续说：“真相是这样的。那年我寓居京师法华寺。八月四日深夜，谭嗣同不顾门房的阻挡，强行闯进我的书房，左手拿着一个簿子，右手拿着一把洋短枪，声音峻厉地对我说，太后下个月要带着皇上去天津阅兵，到时荣禄会将皇上囚禁，另立新君。你受皇上大恩，理应效忠皇上。皇上将处危难，你如何办？事情来得这样突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于是说，我袁门三代受皇家大恩，皇上有难，我自然应起来保护。谭嗣同说，那好，这是皇上密诏，你看后签个名字，表示领旨了，说罢将左手拿的簿子递给我。我翻开看，上面写着：着袁世凯即回天津，捕杀荣禄，带兵进京围颐和园。此谕！我看后惊呆了，半晌才说，荣禄有罪，我可以奉旨逮捕。太后乃皇上母亲，离间太后与皇上，不但不忠，而且不孝，我不能奉命。谭嗣同举起洋短枪，枪口对着我的额头说，这是皇上亲书的诏命，你若不接受，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谭的声音很大，站在窗外的老家人听到后，吓了一跳，说，谭大人不要发怒，有事好商量。我心里想，这种圣命决不能领。主意打定后，心里安定下来，我坚决地说，请谭大人禀奏皇上，荣禄可杀，颐和园绝不可围。谭嗣同听我这样说，只得放下手枪，收起簿子走了。第二天皇上再次召见我，只谈练兵，并未提杀荣禄围园子的事。出宫后我想，谭嗣同昨夜的诏命是假造的，差点中了他的奸计。当天下午我乘火车出京，日落时到了天津，去见荣禄，告诉他朝廷情形十分危急，一批小人结党想作乱，皇上受他们蒙骗。皇上圣孝，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一定要保卫好皇上。荣禄说那是自然的。”

说到这里，仆人进来给杨度和克定斟茶。袁世凯停止说话。仆人退出后，他继续说下去：“我正准备将谭嗣同等人的密谋告诉荣禄，叶祖珪进来了，一会儿祐文又进来了，于是只得告退，约定明天再谈。第二天荣禄来访我，我告诉他谭嗣同有矫诏杀他的事，荣禄大呼冤枉。我忙申明此事与皇上绝无关系，如果累及到皇上的话，我唯有仰药而死。我和荣禄商量良久，苦无好办法。荣禄回到督署，再约祐文熟商。这天晚上荣禄派人请我去，说杨莘伯亦在坐。我一进门，荣禄便面带喜色地从茶几上将刚收到的电报送给我看，原来老佛爷已于本日凌晨从颐和园回到宫中。”

杨度仔细地听着，心里在盘算：照这样看来，荣禄不可能连夜密报给慈禧，因为先天夜晚他并不知情，当他知道后，紫禁城里的政变已经发生了。但是世间都说袁回天津当天下午便告诉了荣，荣乘夜班车去颐和园的。是不是袁说的是假话，他在有意为自己开脱？既然袁主动谈起此事，何不趁此机会核实一下，这是一桩必将载之于史册的大案子，弄清楚是非常有意义的。

杨度说：“刚才听宫保大人说起十年前的那桩事，与晚生素日所听到的，也与梁启超当面对晚生讲的不一样。依大人所说，那么太后凌晨突然回宫，是另有人在此中起作用了？”

“哲子先生，我告诉你吧，这是载漪做的事。”袁世凯断然说，“不是载漪坏了事我才说他。他知道太后不满意皇上的一些作为，他就想要太后立他的儿子做大阿哥，所以出了那个点子。”

杨度想，袁世凯说的可能不是假话，后来慈禧果然要立载漪的儿子。倘若庚子年不起拳乱，说不定载漪的儿子早已登上大清皇帝的宝座了。

“哲子先生，我请你转告梁卓如，要他仔细想想，假若这事是我告的密，第一个要抓的便是谭嗣同，因为矫旨是他造的。为什么先只抓康有为、梁启超及康广仁等人，首犯谭嗣同反而在浏阳会馆平静地呆了四天，直到第五天才被捕？谭嗣同不愿意逃，他若要逃的话，早逃之夭夭了。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杨度有一种梦醒般的感觉。是的，八月初六日凌晨政变发生，不出两个时辰，皇上就被囚禁于瀛台，梁启超当天就逃到日本公使馆，而谭嗣同的确是初十日才被抓的。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为什么世人没有去多想一下呢？自己也没有去多想，就盲目相信了大家的猜测。千百年来，总是独立思考的少，人云亦云的多。悲哀呀，这真正是人类的悲哀！

“哲子先生，我可以说句心里话，我决不会同意谭嗣同他们杀荣禄围颐和园的主张，因为荣禄人才难得，是国家功臣。他无罪，为何

要遭杀？太后更是国家稳定的柱石，大清王朝能维持到今日，全仗着太后的圣明。同时，我也不会同意世上所传说的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实行兵谏。当时我的兵只有七千人，聂士诚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人马和实力都比我强得多，我也不会行此冒险之举。另一方面，我也不会同意捕捉康、梁、谭等人。因为他们虽然浮躁孟浪，但毕竟还是想为国家做好事。我和荣禄商议着，也只是劝皇上摆脱他们，顶多将他们革职为民而已。”

杨度发现袁世凯那双极有神采的大眼里射出的是诚信的目光，他觉得袁的这番话是心里话。多年来因为戊戌政变一事对袁的人品的猜疑，顿时消去了十之八九。他郑重地说：“过去，听世人纷传，晚生也差点误信。今日听宫保大人这番话，往日疑虑一扫而去，我一定把这些都写给梁卓如，特别要把大人一片殷殷爱才之心转告给他。”

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湘绮师的礼物还没转送哩，忙从椅子边拿起卷轴，站起来，双手捧着，递给袁世凯说：“晚生的老师王壬秋先生，三十六年前与令尊老大人有过一次愉快的聚会，彼此认了同年，还以诗志之。这次临来京时，壬秋老先生把三十六年前的旧作抄录一过，要我敬献给宫保大人。壬秋老先生还说过，那次聚会时还与大人晤过面，不知大人还记得不？”

听杨度这么一说，袁世凯还真的来了兴趣，笑着说：“真有这样的事吗？克定，你帮着哲子把卷轴打开，我来看看。”

袁克定过来和杨度一起，一人扶天，一人托地，将王闿运的字斜斜地悬在袁世凯的面前。袁世凯先是坐着看，看到一半，他站了起来，两手叉着腰，看完跋语后，叉腰的手松了下来，恭恭敬敬地下垂着，脸上现出极为欣喜的笑容。

“哲子先生，你送的这幅字是一件无价之宝，我领受了。”转脸吩咐儿子，“你把它好好卷起来，明天叫人把它悬挂在我的书房里。”

“是！”袁克定答应着，随即和杨度一起把字小心卷好。

三人重新坐好。袁世凯略带伤感地说：“岁月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那天与王秋老先生晤面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王秋老先生尚能写出这样有劲气的字来，笃臣公却辞世三十四年了！”

客厅里一阵短暂的宁寂，很快袁世凯便恢复了常态，微笑着对杨度说：“烦你写封信给老年伯，就说他送的礼物我拜受了，老年伯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再到京师来住住，一切费用由我包下。”

杨度说：“大人美意，我一定函告湘绮师。”

袁世凯望着杨度，充满感情地说：“当年令伯父瑞生镇台与先嗣父笃臣公、先伯父文诚公都有过战场上的友情，我们两家算是世家了。现在我又知道，原来笃臣公与王秋老先生还是同年，我们的友谊又多了一层。前辈如此友好，后辈不宜疏远，我虽然忝居军机，官职比你高，但你千万莫以此为障，有空常来我这里坐坐。”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恳切如此真诚如此温暖，令杨度大受感动，说：“大人这样看得起晚生，晚生岂能不常来登门求教？”

袁世凯又端起墨玉杯喝了一口，说：“哲子先生，你不要再自称晚生了，瑞生镇台与先嗣父、先伯父是朋友，王秋老先生又是先嗣父的同年，这样排来，我们是同辈人了。”

杨度忙站起，连声说：“大人客气了，晚生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好吧！”袁世凯略为思索一下说，“我比你年长一大截，你不愿引为同辈，我可以理解。这样吧，克定和你上下相差不多，你们俩就认个兄弟吧！”

杨度赶紧说：“与大公子称兄道弟，晚生也不敢！”

袁世凯笑着挥挥手说：“什么敢不敢的，克定有你这样一个结义兄弟，是他高攀了。哲子，你报下生庚！”

杨度见袁世凯不是做假，又对袁克定的印象很好，便说：“晚生生于同治十三年腊月初八。”

袁世凯说：“你长克定四岁。”又对儿子说，“你向兄长作一个揖。”

袁克定抱起拳头，对着杨度说：“请兄长受小弟一礼。”说着就要弯下腰去。

杨度忙扶着：“大公子过谦了。”

袁世凯哈哈笑道：“好了，你们是兄弟了，大家是一家人了。”

杨度红着脸，心里总还有点别扭。

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袁世凯与庆亲王》篇：“曾居袁世凯幕府，为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也曾说过：‘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凡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哲子，听克定说，宪政馆的住处不太好，离那儿不远的槐安胡同里，我有一套四合院，闲着没人住，过两天收拾好后你就搬进去。另外，华昌炼铋公司的股金你也不用愁，我给南方几个省的督抚打个招呼，叫他们以官方的名义认几十万两银子的股份。今后公司分红了，他们也可以得个好处。你看如何？”

袁世凯是如此慷慨大度，急人之难，真让杨度受宠若惊，他感激万分地一再道谢。

五 杨度踏遍西山，下定决心要寻到静竹的墓穴

三天后，袁克定亲自将把兄接到槐安胡同。这是一座很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得门来，里面有一块宽敞的土坪，土坪上长着两株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白杨树之间有一个葡萄架。时正岁首，葡萄藤上的叶子虽然全落了，但褐黄色的枝干却粗壮光亮，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想象得出，只待春风一吹，碧绿的叶片和晶莹的葡萄串便会慢慢

地布满整个架子。挨着葡萄架边还有一个砌得精细的小花坛。花坛正中培护着一株矮矮壮壮的石榴，石榴枝干上还保留不少深绿色的叶子，最为有趣的是叶片丛中尚挂着几个饱经霜雪的小石榴。那些石榴红里透黑，显出一种苍劲的美。

朝南的正房有三间，一间布置为卧房，一间为书房，一间为客厅，一色的新家具，连床上的被褥都铺好了。东西两边是客房、杂屋和厨房。整个院子里大大小小八间房子，环境十分幽静，把院门一关，外间的杂音一点儿也不会进来。此地仿佛不是喧嚣闹腾的京师，而是一尘不染的山庄村舍。杨度十分满意，连连道谢。

袁克定笑着说：“早点把嫂子接来吧，一个人住怪冷清的。”

原来，黄氏又怀着两个月的身孕了，长途跋涉，自然是生下孩子以后的事。夜晚，杨度躺在暖和的丝棉被里，很久不能入睡。从宪政馆的状况以及主管大臣的态度来看，朝廷对立宪似乎并无热情。今后的事情如何去做，他一点把握都没有。

慢慢来吧，大事业总得一步步去做。他自我安慰着。不管怎样，他对前途充满信心。他觉得湘绮师过去所传授的帝王之学，完全可以和自己在日本所钻研的君宪学问结合起来；或者说，君宪学就是传统的帝王学在今天的表现形式，而眼下应该说是迈开了实践伟大抱负的第一步。自己年纪轻轻，既无祖荫又无功勋，要办大事，必须先得依靠有力者的提携。

京师中有力而自己又可以依傍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

张之洞本是杨度心目中的崇高偶像，可是这次再见这位年迈的大学士时，杨度却很感失望。他并没有对杨度表示格外的礼遇，接到老友所赠的旧诗，其态度也平平。杨度琢磨着，这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姿态呢？还是年老体弱，已失去过去锐意进取的激情？

与张之洞相反，袁世凯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大大出乎杨度的意外。

关于袁世凯，京师口碑不一。有说他能干的，也有说他人品不好的，说人品不好的最重要证据就是指戊戌年出卖了皇上。十年后袁世凯说明了戊戌年的事情原委，杨度相信袁的话是真的。既然出卖皇上一事是冤案，那么他的人品就不是传说中的那么坏，倒是他这种爱才惜才礼贤下士的态度，真有当年信陵、平原之风。他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也应以赤诚之心待他。

想到这里，杨度霍地起床，挑亮灯盏，铺纸磨墨，给梁启超写起信来，他要把袁世凯几天前说的话详详细细地告诉远在横滨的挚友。

又过了十来天，载泽才打发人将劳乃宣、杨度叫去。载泽懒洋洋地躺在暖炕上，一副没有睡醒的神态。他把馆中日常事务交给劳乃宣，叫劳召集馆员们多读宪政方面的书，以备太后、皇上垂询。书若不够，写信请驻外国公使馆代买，买回后再让人翻译出来。劳乃宣禀报馆里的房子都很破旧，需要全部修缮，大概要五六千两银子，请国公爷奏请批准。载泽不耐烦听这些，叫他以后少提银子的事。劳乃宣只得闭嘴。

载泽交给杨度的事很简单，只有一件，那就是草拟一份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从光绪三十五年起至光绪四十三年止，逐年列出应该做的大事，待这些事都做好后方可言正式立宪。给杨度的时间也很宽裕，半年之内拿出就行了。至于宪政讲习所的事，要等太后召集王公大臣们商议后再说，行则讲，不行就不讲。杨度提出，九年的预备期太长了，现在全国要求立宪的呼声很高，预备期最好定为三年，顶多五年。载泽白了杨度一眼说，九年预备期，这是老佛爷提出的，谁能反对？你就这样去列吧！说罢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劳乃宣和杨度只好告辞。

杨度一肚子立宪热情再次遭到冷遇，心里颇不是味道。他一面与南方各省的立宪组织联系，希望他们采取行动，促使朝廷下真决心实行宪政，同时也开始思考九年预备立宪的逐年安排。

日子过得清闲舒适。宽敞的四合院，的确如袁克定所说的，越来越显得冷清，他因此常常想起家乡的母亲、弟妹和妻儿。在缕缕不绝

的思念中，更有一种特别浓烈的情思时常缠绕他的心，那就是对千惠子的怀念。

还是在刚回国的那几天里，他便充满激情地给千惠子寄去了一封长长的信。从那以后，他天天焦急地盼望着她的回信，终于在来京前夕，湘潭恒发商号给他转来了横滨的回信。但回信不是千惠子本人写的，是她母亲的代复。美津子在信上告诉他，千惠子已由表兄陪同赴美国求学去了，学商业管理，以便今后管理滕原家族庞大的商务。至于在美国哪所学校读书，何时毕业回国，信上一概未说。杨度心里甚是惦念。他知道千惠子也一定在惦念自己，但彼此的思念却无法找到一只青鸟传递。他于是将千惠子所送的那把日本七星刀悬挂在书房壁上，不时把它取下摩挲着，思绪便又回到遥远的东瀛列岛，回到逝去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里。

一天，夏寿田来访，二人畅谈往事，十分愉快。午诒问他还记得戊戌年游江亭题《百字令》的事，这句话，立时唤起了埋藏在杨度心中多年的一个甜蜜的记忆。静竹，那位美丽多情而又可怜的姑娘，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他恨恨地责备自己：这几年来怎么能把她给忘记了！静竹为思念我而死，我既已来到北京，怎么可以不去凭吊她呢？他努力回忆当年亦竹讲的话，隐隐约约地记得静竹死后埋在西山。但西山的范围那样大，静竹的身份又那样低，一堆小小的荒冢，何处去寻找呢？

不，要去寻找！哪怕是踏遍西山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拼上一个月两个月的辛苦，他也要去寻找，就像那年走遍北京城的街头巷尾去寻觅静竹的情影一样。杨度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一定可以找到静竹的长眠之处！

他决定到西山去住一段时期，为此特为雇请一个老头子代他看家。老头子姓何，六十多岁了，京师人，青壮年时是个赶大车的能手，运过粮食布匹金银财宝，也走私过鸦片毒品火药洋枪。老头子一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认得几个字，为人豪爽讲义气。一个独生女儿十多年前跟着姑爷去了东北，前年老伴过世了，姑爷接他去东北

他不去，他喜欢京师人熟地熟。杨度认为此人是个极理想的看门人，便使用双倍的工钱把他从别处硬拉了来。何老头行三，杨度叫他何三爷。何三爷见杨度爽快大方，又一个人住，日常事务简单，也满心欢喜。

杨度在西山脚下找了一间小旅店住下。天气很冷，西山的风更比城里的风尖冷刺骨。杨度全然不顾，每天一清早出去，日头落山时才回来，一道道山谷，一片片山坡去寻找。尤其是那些荒凉野荒的乱葬堆子，他看得更为仔细。脸被北风吹裂了皮，手被枯草划出了血，整整半个月过去了，一无所获。但他痴心不改，无怨无悔，他还要继续找下去，直到把广袤的西山全部搜索一遍为止。

又是一个上午过去了，杨度苦寻苦问，毫无收获。中午他来到路边一家小伙铺吃饭。

小伙铺生意清淡，三张已变黑的木桌有两张空着，靠里边的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面前摆着四个窝窝头，两碟小菜，手里端着一小杯白酒在一个人慢慢地喝，身边有一个旧柳条筐，筐子里有些小树小草，看样子是个挖药材的人。

杨度在一张空桌边坐下，店老板立即过来，满面春风地问要什么。杨度点了一盘卤牛肉，一盘豆腐干，一盘炒肉丝，再加三两白酒。一瞬间工夫，酒菜都齐备了，杨度独自吃起来。

小伙铺很清静。一会儿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当家的，你说现在什么奇事没有！一个小户人家女孩子，被朝廷里大官的公子看上了，下千金聘礼要娶她，她却不嫁。这事奇不奇？”

杨度扭过脸去，只见厨房门边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正面对着店老板说话。听口气，是店老板的婆娘。

“真的吗？这事是奇了！”店老板说着，将铁烟锅死劲地往灶头上磕，发出很响的声音。“你说的是哪家的女孩子？”

“就是东王庄住的那两姊妹。”

“聘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这还要问！”老板娘尖刻地说，“姐姐都二十七八岁了，又瘫在床，谁要？当然是妹妹，又年轻又漂亮，才会被官少爷看中，下那重的聘礼。”

“姐姐原来瘫了，难怪很久没有见到了。”店老板大悟似的，又问，“官少爷是哪家的？”

“听说是军机处袁大人的二公子。”

杨度一听“袁大人”三字，忙停下筷子。袁大人的二公子，不就是袁克文吗？一个月前，克定带来二弟克文来过槐安胡同。克文长得白白净净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玳瑁眼镜，人极潇洒，谈起话来上下一古今、诗词歌赋什么都懂。杨度很喜欢他。心里想，这个姑娘怎么回事，袁二公子都不嫁，这天底下她要嫁什么人？

“听说袁二公子很放荡，姐姐也不同意妹妹嫁给他。”

“那个姐姐叫什么名字来着？我一时记不起了。”

“叫静竹。”

静竹！杨度突然像被谁刺了一剑似的，几乎要从凳子上跌下来。静竹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活着？很快他平静下来。“静竹”这个名字并不冷僻，别的女孩子也有可能用。杨度依旧吃饭。

吃完饭后他想：找了半个月静竹的坟墓没有找到，现在遇到一个活的静竹，就冲着她叫这个名字，去看看她也好，何况她的妹妹连袁克文都不愿意嫁，必定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子，结识结识也值得。

“老板，请问刚才你们说的那两姐妹住在哪？”

“就住在东王庄。怎么，想见见她们？”老板娘挤眉弄眼地抢着回答。“向东走不到五里地就是了。”

杨度谢过店家，出店向东走去。走不多远，果然有一个小村庄。一个老头子反穿一件羊毛大氅，赶着五六只羊在前面慢腾腾地走着。杨度快步追上前去。

“刘大爷，这里叫东王庄吗？”

“是的，是的。”老头子满脸深刻的皱纹里露出和善的笑容。

“这里是不是住着一户人家，姐姐叫静竹？”

“是的，是的。你找她们？”

杨度点点头。

“跟我来吧！”

老头子把杨度领到一间旧青砖瓦房面前，手指敲打着窗棂说：“闺女，有客人来找你们了。”

“刘大爷，什么样的客人？”屋子里传出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是个爷们，说是城里来的。”

“城里来的爷们？不见！”年轻女子的声音里带有一点气愤。

“亦妹，开门吧，哪有客人来了不见的道理。”屋里说话的是另一个女子的声音。紧接着这女子又提高嗓门，“刘大爷，您别见怪，我妹她就这个脾气。”

这时屋门打开了。牧羊老头对杨度说：“你进去吧，我走了。”

屋里走出一个青年女子，问：“客人您找谁？”

杨度看着这女子，觉得很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楞了一下说：“我想见见静竹大姐。”

“我就是，您请进来吧！”刚才吩咐开门的那个女子说。

杨度进了门。这是一间较大的房子，地面上铺着青砖，桌椅板凳等家具简简单单，也还收拾得干净整齐，靠窗户那面墙边砌着一个土炕，炕上躺着一个女人，女人的眼睛上蒙着一条花手帕。

“亦妹，给客人泡茶。”

杨度在桌边坐下，望了一眼躺在炕上的女人，心里想：她也叫静竹，如果她真是我的静竹那多好！他不觉又看了一眼。突然，他发觉这个女人很有点像当年的静竹。眼睛虽然蒙上了，但那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唇，那张好看的瓜子脸，都与静竹一模一样。天下真有这样的奇事，名字一样长相也像，这一趟西山寻墓没有白费工夫！

“先生，您请喝茶。”开门的女子端来一杯茶。

杨度发现，这个女子也盯着他看了一眼。对她，杨度越来越觉面熟。他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着。“亦妹”，他猛地想起炕上的女子是这样称呼她的。如一道电光石火似的，他记起来了，难道眼前的她，就是四年多前诉说不幸消息的亦竹？有这样的巧事吗？

“姑娘，我想冒昧地请问一声，你的芳名叫什么？”杨度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彬彬有礼地问。

姑娘又将杨度盯了一眼，正要开口时，躺在炕上的女子代她回答了：“她叫亦竹，是我的妹妹。”

“亦竹！”杨度蓦地站起来，激动地说，“亦竹妹妹，你还认得我吗？我就是杨度杨哲子呀！”

“什么，是哲子来了！”躺在炕上的女子惊叫起来。

杨度转过脸去，只见那女子死劲地扯掉了蒙在眼睛上的手帕，用力揉了揉眼睛，嚷道：“哲子，哲子！”

模糊的双眼慢慢明亮起来，站在屋子里的这个男人清晰地出现在她的面前，五官端正的容长脸，不胖不瘦的中等身材，这不正是她多

年来日思夜想时时刻刻不能忘记的心上人吗？

就在这时，杨度也看清了，这不正是自己的静竹吗？半个月来踏遍西山寻荒冢，原来她并没有死？她真的没有死，她活生生地在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杨度猛扑过去，抱住静竹，亲着她的面孔说：“静竹，是我，是哲子回来了！”

静竹睁大着眼睛，将杨度看了又看。突然，她把杨度死死地抱紧：“哲子，你终于回来了……”

一句话还没说完，静竹又闭上了眼睛，泪水涌泉般地冲破眼皮，沿着憔悴的面孔，流到杨度的衣袖上。

杨度喃喃地说：“那年亦竹说你死了，我没有来得及凭吊，这次我在西山找了半个月，我下决心要找到你的归宿。原来你没有死，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他摸着静竹的脸，一边替她抹去泪水，轻柔地说：“静竹，我的静竹，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你为什么要和亦竹住在这荒冷的西山农舍，你告诉我吧，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静竹把杨度抱得更紧了，泪水越抹越多。她一直默默地听着哲子的絮语，心海翻滚着汹涌的波浪，幸福痛苦酸甜苦辣全部混合在一起……

六 静竹作出异乎寻常的抉择

这些年来静竹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离开了横塘院，也就断绝了财源，全靠着过去所积攒的一点银子度日。好在她和亦竹的手都很巧，小时候的苏绣功夫没有丢。一个偶然的机，与大栅栏一家经营刺绣的老板联系上了。那老板十分欣赏两姐妹的手艺，与她们订下了长年合同，以二三成的代价收下她们的每件绣品，转手则获重利。静竹姐妹仍然感激他，因为她们再不愁手头的东西出不去。

吃穿虽能维持，然而精神上的苦恼却始终不能摆脱。静竹哀叹自己的命太苦了。不幸落入火坑，又背井离乡来到北京卖笑偷生。年纪轻轻的姑娘，心中有的只是酸辛，没有一丝欢快，唯一有过两天美好的日子，那就是与杨度在江亭和潭柘寺相处的时候。

杨度真可爱。他宛如一只羽翼刚丰的大鹏，很快便会展翅冲入云霄；他好像一株挺拔的新松，日后必定会长成参天大树。静竹真想立即委身于他。然而，在关键的一步上姑娘犹豫了。商人突然带她离开潭柘寺时，她本可以在纸条上再约一个会面的时间与地点，但她没有这样做，眼睁睁地失去了机会。

那以后到癸卯年的五年时间里，静竹一面思念杨度，盼望能再见到他，一面继续留意于其他的男人。要在污泥浊水中觅到清泉明溪是何等的艰难，莫说是英雄不可得，就是较为正派的人也很少啊！久处青楼的静竹慢慢地成熟起来了。她知道，男人可贵之处在于出众的才具，而更为宝贵的，则是有一颗真挚的心。故而当癸卯年得知杨度为她的死而晕倒时，姑娘在心里拿定了天塌地陷不能移易的主意：自赎从良，哪怕是做妾，此生也要跟他一辈子！后来得知杨度出国了，她又下了死决心：哪怕这一辈子孤身到老，也要等着他回来！

然而，漫长的岁月毕竟太难过了。潭柘寺定情的那一幕幕情景，就像刀刻铜铸般留在她的脑子里，每每浮现出来，令她流下半是幸福半是悔恨的泪水。她不知多少次在梦中见到哲子回来了。她叫着他的名字，紧紧地抱住他，不让他再离开，惊醒时却依然只见明月在天，孤身在炕，心上人无声无息，无影无踪，留给给她的是更多的怅惘和冷寂！

三个月前，她突然得了一场怪病：好端端的，一下子双脚麻木，不能开步，只得躺在炕上。亦竹为她延医煎药，精心护理，但病情并未好转，她仍旧不能起身，躺累了，就在炕上坐一会。静竹心中更添几分痛苦：还不到三十岁就得了这种病，今后怎么办？痛苦得不能自拔的时候，她甚至想到了自尽。亦竹百般劝慰她，关心她，说：“静姐，你怎么能那样想？杨先生还在日本没回来哩，你不想见他了？”

听到这句话，静竹点了点头，望着这个胜过同胞的手帕姊妹，她心里充满着无限的感谢。

苦难常使人心肠好。这些年来亦竹和静竹相依为命。她万分感激静竹将她救出火坑，一直将静竹当恩人看待，对于静竹心灵深处的忧思，她完全能够理解，很是同情。

亦竹今年二十岁了，出落得花儿朵儿似的。静竹常笑着对她说：“你今后会找个好丈夫的。”亦竹自然盼望能找个好丈夫，但她却不愿意离开静竹。特别是这几个月来，静竹瘫在床上，亦竹更觉得不能出嫁了。但事情恰恰就出在这个时候。

上个月，丹花过生日，请她们去横塘院聚会。过去在院里的時候，小姐妹们谁过生日，大家都凑份子，摆桌酒公请寿婆。别看妓院里一天到晚笙歌笑语不绝，但那种欢乐都是做给嫖客们看的，出自内心的愉快少得可怜。只有小姐妹生日这天吃寿酒，大家脸上的笑容、口里的曲子才是从心里发出的。

离开横塘院后，除开小姐妹的生日这几天外，静竹亦竹平时就不再去了。丹花是她们的的好朋友，这几年来她们每年这天都前去祝贺。这次静竹不能去，亦竹便一个人进了城。姐妹们见面非常亲热，谈起静竹的病又都叹息。吃饭的时候，一个名叫杏儿的姑娘带来一位客人。客人很年轻，长得也清秀，穿着特别考究。他举起酒杯，祝丹花生日过得快乐，又依次与各位姐妹碰了杯。在与亦竹碰杯的时候，他着意将她看了一眼。杏儿介绍说：“这位姐姐早就离开横塘院了，她至今还是个黄花姑娘身子哩！”

说得亦竹脸红到脖子根上，气得狠狠地朝杏儿的肩上捶了一下。

谁知第三天，杏儿和丹花一起到西山专给亦竹说媒来了，求婚的居然就是那个年轻的嫖客。说出背景来，令两姐妹吓了一跳，原来此人乃当朝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杏儿将这门亲事说得千好万好，家庭的烜赫自然不消说了，袁二公子本人是既风流多情又才气横溢，杏儿说得口水滴滴的，又叹息自己没有亦竹的

漂亮，袁二公子看不上。她劝亦竹赶快答应，有个这样好的主家，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丹花也说是个好主。但亦竹不点头。她主要是不愿意离开病中的静竹。静竹很感激，劝亦竹，人还是要嫁的，万不可因她而误了自己的终身，不过这事要谨慎，不能轻易应允。她托丹花打听清楚袁二公子的为人，半个月后再议。丹花答应了。

杏儿、丹花走后，两姐妹商量这事。对于出入妓院的男人，静竹了解得很多。她告诉亦竹，嫖妓院的世家少爷，十之八九是没有出息的纨绔子弟，对他们不能托以终身。这些人大多轻薄脆弱，而他们的家庭又自恃门阀高贵，不能容忍青楼出身的女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悲剧是很有代表性的。当然，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例外，如果这个袁二公子真是个诚实人的话，那自然是三生有幸了。所以要托丹花打听一下。亦竹完全同意静竹这番话。

半个月后，丹花一人来了，她把所得知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们。果然如静竹所说的，这个袁二公子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他是八大胡同里的常客，戏园酒馆里的主顾，年纪虽不到二十岁，除开正妻外，大大小小的妾不知娶过几房了，再倾心的女子，过不了三五月他便不爱了，又去找新的。亦竹一听连连摇头，说这样的人哪怕他家有金山银山，他的才有七斗八斗都不嫁。但袁二公子不死心，前几天又打发杏儿专程来，并送下一千两银票作为聘礼，无论如何要来迎娶亦竹。两姐妹正在为此事犯愁。亦竹不见城里来的爷们，也就是冲着袁家而发的。

昏黄的豆油灯下，简陋的泥土炕前，杨度静静地听静竹诉说往事。静竹很兴奋，满肚子的话总是讲不完，丹凤眼里流光溢彩，瓜子脸上红霞满布。陪坐一旁的亦竹惊异地发现，与素日苍白无神的面容相比，眼前的静姐已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在杨度的眼里，虽已十年过去，他心爱的姑娘却并没有变化，依然是江亭相遇、潭柘寺定情时那样令他心摇神动。

静竹从苏州说到北京，从横塘院说到西山，她向他解释潭柘寺爽约的原因，她向他说明死葬西山谎言的苦心，说得杨度热血在胸腔里

激荡，热泪在眼眶里徘徊。十年了，整整十年，今夜他才知道静竹的家世身份，才知道静竹为他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眼前的这位静竹，不就是又一个为情而生死相许的姑娘吗？她尽管出身卑贱，她尽管病瘫在炕，杨度依旧如当年般地爱她，并决心娶她过门。但现在自己不是十年前的单身一人，已有黄氏在室，她愿意做二房吗？杨度心里在犹豫着。

静竹更是全身心地听杨度说话。听他讲戊戌年如何失望地离开北京，癸卯年又是如何在北京寻觅，听到她的死讯之后又是如何地悲痛，后来又如何因“梁头康足”之祸而匆忙离开北京，去日本前夕终于无可奈何地与黄氏结婚，以及在日本的岁月和这次的重来京师。杨度把什么都对静竹说了，说得是那样的情深意厚，那样的恳挚率真，听得静竹不时抹着泪水，绣花手绢湿了一条又一条！

这个令她铭心刻骨思念了十年之久的情郎，突然间仿佛从天而降似的来到西山。她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这是梦，这是千百个美梦中的一个。她不由得将杨度的手攥得紧紧的，再用手指细细地抚摩着。这不是梦幻！这是一只真实的强劲的滚动着血液的男人的手。人也没有变。尽管十年来风雨沧桑，他成家立业了，但他倜傥的风度，他纯真的情感，仍旧是十年前那个落第的举子，那个在佛祖面前立下宏誓的血性男儿。她热切地问他，那块绿绸包的拜砖带来了吗？杨度猛地一惊，是的，当年静竹如同掏出一颗心似的把那块拜砖送给了自己，回家后把它锁进了柜子，后来流亡日本没有带上，再以后就渐渐把它给忘记了。若不是静竹提起，他也许再也不会想起它，杨度觉得很惭愧，但他不愿说谎，只好告诉她拜砖一直珍藏乡下老家中。这句话却令静竹的心冷了好长一会儿。

他们整整谈了一夜，直到天大亮时，杨度才困倦地和衣在炕上躺了一会儿。亦竹也到另一个房间去睡觉了。静竹坐在炕上，望着身边熟睡的哲子，自己毫无睡意，她在思考着今后的日子……

中午，三人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餐午饭。饭后，静竹对杨度

说：“哲子，你看亦妹这件事如何处理？”

杨度问亦竹：“你自己的主意拿定了吗？”

亦竹坚决地说：“我是决不嫁那个花花公子的。”

杨度点点头说：“你有这个决心就好。袁府一家我很熟，袁克文我也见过。他人很聪明，品性也不坏，只是生活上太放荡了，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也不主张亦妹嫁给他。”

静竹握紧杨度的手说：“哲子，这事就求你帮忙了，你去跟袁家的人说，就说亦妹不愿意，请他打消这个念头。丹花硬留下的这一千两银票，就烦你退给袁府。”

静竹从枕箱里拿出那张银票塞给杨度。

杨度接过银票，把它放进口袋，思索片刻说：“那袁克文是个任性的公子哥儿，他爱着的人要他放弃，不是容易的，这事还得想点别的法子。”

“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听杨度这样说，亦竹心里又不好受了。

“莫着急，办法总是有的。”杨度安慰她。

“我倒有个主意，就不知亦妹愿意不愿意。”过了好长一会儿，静竹慢慢地说出一句话来。

“静姐，什么主意，你只管说，愿意不愿意，我们姐妹好商量。”亦竹催道。

静竹抿着嘴半天不做声。杨度望着她，只见她面容憔悴，两眼乏神。昨天谈话时那种照人光彩消失了许多。他心里怜恤道：“这十年岁月的确将她打磨得够苦了。”

“静姐，你说呀！”亦竹又催促。

“亦妹。”迟疑了很久，静竹终于开口了，“为了使袁家二公子打消念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知道，亦妹是有主的人，这个主就是哲子。”

“你说什么！”杨度和亦竹同时吃了一惊。

“你们听我说。”静竹凄然一笑。“哲子可以对袁家的人说，四年多以前，你就用重金把亦妹从横塘院里赎了出来，当时因事出仓促而来不及完婚，这次来北京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我可以为此事作证，若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请丹花也做个证人。亦妹既然是哲子的人，袁二公子大概也不好意思强抢了……”

“要不得，这个办法不好！”不待静竹说完，杨度立即反对。“这样的大事是不能说谎话的。我跟袁大公子是结拜兄弟，时常往来，他知道我欺骗他家，那会很生气的。”

“哟，你还跟袁大公子的哥哥是结拜兄弟，那这事就更好办了。”静竹又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哲子，谁叫你欺骗袁家了！我说的是真话，你把袁家的聘礼退了后，就立即与亦妹拜堂成亲。”

“那哪儿行！”亦竹又羞又急，脸顿时涨得通红。“静姐，你盼杨先生盼了整整十年，好不容易盼来了，怎么又不跟他好了？”

杨度也紧紧地把静竹的手握着，动情地说：“静竹，我要娶你，我要娶的是你呀！亦妹的事再想别的办法。”

静竹的手冰凉冰凉的，被杨度攥得发痛。她没有抽出，让他死死地攥着。她闭下眼睛，一行泪水汨汨流出，直流到杨度的手上。静竹出乎常情的神态，令杨度的心几乎碎了。

“哲子，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但我们没有缘分呀！”亦竹给静姐抹去眼泪。静竹斜靠在墙壁边，叹了口气，说，“戊戌年潭柘寺聚会，我本预备第二天把一切都对你说，不料第二天一早我不得不离开那里。那时我就想到，我们可能前生无缘。癸卯年，我打发亦妹在长郡会馆天天等你，却一直没有把你等到。又谁知突起变化，

你跑到日本去了，再次失之交臂。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我又病瘫在床不能起身。三次机会都不能使我们结合，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我们之间没有缘分吗？”

“不！我们有缘，我们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杨度几乎喊起来，“你不要乱想，你还年轻，你会很快好的！”

亦竹也抱着静竹哭了起来，抽泣着说：“静姐，你不要乱想，你会与杨先生生活得很幸福的。”

静竹轻轻地摇摇头，泪水一串串地滚了出来：“这些年来，我信命了，我是个苦命人，哲子命大福大，我和他不能相配。”

静竹把手从杨度的手中死劲地抽出来，搂着他的脖子，两眼直直地望着他的脸，说：“哲子，实话跟你说吧，我不能配你，我是个出身青楼的女子，遭受过肮脏男人的作践，我不能为你生儿育女，我不能为你带来体面。倘若是三个月前，我的脚好好的，我可能下不了这个决心。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狠下心来了，我不能给你添麻烦，我不能害了你。哲子，我的好兄长，你能体谅我这颗心吗？”

杨度听到这番话心如刀割，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他抱着静竹大哭起来，连声说：“静竹，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我们生生死死在一起！”

亦竹也伤心得哭泣不已。

好长一会儿，静竹松了手。她拿起身边的花手绢，温柔地给杨度擦去了眼泪，像大姐姐哄弟弟一样地说：“哲子，你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子汉的眼泪是血，不像女人，女人的眼泪是水。女人哭了，心里就舒坦了。我现在好受多了。”

静竹硬着心，拼命地在脸上装出笑容来，温存地说：“我虽然不能做你的妻子，但我今生今世能结识你，我也知足了。自古以来烟花女都是男人的玩物，有几个能得到男人的真情？我一个平平常常的苏州女子，能在京师茫茫人海中遇上你；十年磨难，今日重逢，你依然

还爱我。这些，已使我胜过古往今来千万个薄命女子了。我静竹能不满足吗？”

静竹说得太认真太动情了，病躯使她的一口气接不上来，亦竹给她抚抚心窝，杨度也在她的背上轻微地拍打。歇了一会，她又说：“哲子，我的好兄长，你听妹妹一句话，娶下亦竹吧，她是一个心地最善良的好人。虽然不幸也被卖到横塘院，但她至今还是一个干净的姑娘身子，是一个洁白无瑕的女孩子，我相信你不会亏待她！”

“静姐！”亦竹喊了一声，下面的话不知如何说下去。

杨度两眼直直地望着静竹越来越惨白的脸，也不知说什么是好。

“亦妹，你今年二十岁了，该嫁人了；若还不出嫁，今后少不了又会有这样的麻烦事来。我为你仔细考虑过，嫁个轻薄子弟，会毁了自己一生；嫁个高门大户，你毕竟在横塘院呆过，那种家庭你难以安身。哲子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和他结合，他会疼你一辈子的。再说我吧，我今后也就有了依靠。你若嫁给别人，我难道还能跟着你去吗？你嫁给哲子，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住在一起，我们姐妹永远不会分离，我和哲子也可以天天见面。我的病若好了，我还能给你们照看孩子，操持家务。只是有一个遗憾，要委屈你做二房，这是最大的不足。自古人生难得周全，亦妹，咱们就认了命，缺这一点吧！凭你的贤淑，今后也能与大夫人相处得好的。”

“静姐！”亦竹哭喊着，一头栽倒在静竹的怀里。“我不嫁人，我一辈子照顾你！”

从心里来说，杨度也很喜欢亦竹。亦竹也漂亮，尤其是她与静竹相依为命的特殊经历，更令杨度珍惜。但不娶静竹而娶亦竹，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静竹，我们不谈这件事好吗？下午我就进城去，为亦妹的事去找袁克定，先把聘礼退了再说吧！”

“好。”静竹答应着，把亦竹从怀里拉起，揩掉她脸上的眼泪，浅浅地笑道，“亦妹，你真的福气好，恰好这时哲子来了，解决了这个

难题。你应该庆幸，应该笑。”

亦竹定下神说：“静姐，你说得对，杨先生来得真是时候，退掉了这份聘礼，我一辈子都要感激杨先生。”

静竹说：“今天是我们重逢的大喜日子。亦妹，我们姐妹好久没有弹琴唱曲了，你把琵琶给我拿来，我弹，你唱一曲，既庆贺我们的重聚，又预祝哲子退礼成功。”

亦妹起身，从里屋抱出一个琵琶。她拿布将琵琶上的灰尘擦去，又将弦调了调，递给静竹。静竹接过，凝思一会，然后轻轻地弹起来。琵琶声时慢时快，时轻时重，飘柔细软如春风化雨，清脆铿锵如珠玉落盘。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当年，就是这优美的琵琶声把他召进了竹林，寻到了她。霓裳羽衣曲的如幻如梦的意境，静谧竹林中的如诗如画的聚首，这奇异的时刻，在一对情窦绽开的青年男女的记忆中，它的韵味，它的意蕴，要胜过自然美景的百倍千倍，而且随着时空的推移，在他们心中那块浩瀚的天地里，将会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回味无穷！

“亦妹，唱一曲吧！”静竹温软地对亦竹说。

亦竹微微点头。一曲引子过后，亦竹清亮的歌喉随着琵琶乐曲唱了起来：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杨度胸腔中的热血又重新涌动起来。

七 看到《大周秘史》的扉页题辞，袁世凯有意成全杨度

杨度一回城后，就打发何三爷送封信给袁克定。

袁克定虽然挂着个农工商部右丞的职务，但他对农工商一点兴趣都没有，一个月难得到部里去一两次，他的兴趣在政治上。

有一天，克定到槐安胡同聊天，问起王闼运。杨度与袁大公子谈起了自己的老师。讲叙老师是怎样在肃顺家当塾师，又怎样劝曾国藩自立为帝，晚年又怎样将他的帝王之学传给了自己。那天杨度的兴致极高，不仅高谈阔论历代王朝的兴衰史，还把去马王庙拜访胡道士的故事都翻了出来。说得袁大公子对帝王之学崇拜不已，临走时，又要去了那本《大周秘史》。他关起门来，在家里足足看了三天，觉得受益匪浅。尔后，袁克定又常常去槐安胡同，与杨度谈东西各国宪政。杨度滔滔不绝地讲叙宪政之学，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讲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而中文，时而日文，间或又搬出一本本砖头厚的硬壳洋文书籍来，熟练地从中为自己的立论查找证据。袁大公子对把兄的学问和辩才确实佩服。

听说二弟看中了把兄的情人，这真是一件有趣的事，袁克定笑着对杨度说：“不要紧，放心吧，弟媳妇会还原成嫂子的！”

克定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当他找二弟谈话，说明亦竹早已名花有主，不如放弃时，克文根本听不进。他倒要大哥为他说项，劝杨度放弃。克定摆出嫡长子的身份来教训二弟，但克文毫不买账。说到后来兄弟俩争吵了起来，不欢而散。

克文知道大哥在父亲眼里的分量，估计自己敌不过他，便去找嗣母沈氏。沈氏是长妾，又与袁世凯共过患难，在袁府中的地位仅次于夫人于氏。沈氏对克文向来是一味纵容，她安慰嗣子：“不要紧，妈给你做主，你喜欢的姑娘都娶不过来，还算袁府的二公子吗？”

趁着当夜值宿的机会，沈氏向袁世凯吹枕头风，说克文如何如何喜欢那个姑娘，做父亲的理应成全儿子。

袁世凯听在耳里，没有做声。克文的情人做了袁府的八姨太，做父亲的觉得对儿子有所亏欠。现在克文又看中了一个女孩子，他当然应该成全，并愿借此机会多送点珍宝，用以弥补先前的过失。但这女孩子又偏偏是杨度的人，袁世凯有点犹豫了。

第二天，克定果然来向父亲禀报，请父亲命令二弟收回聘礼，成

全杨度和亦竹的好事。

“克文的性子你是知道的，他怎么会肯放弃呢？”

袁世凯嘴里含着一片人参，一边说一边慢慢地细嚼。这人参是保定军官学堂总办段祺瑞送来的礼物，它是真正的长白山野参，行家鉴定这棵参至少在山里长了五百年，不到一斤重，段祺瑞花去了二千两银子。袁世凯又添了一房娇妾，正需要这东西，这段时间天天不离口。

“父亲，二弟在这方面很任性，简直到了胡来的地步。”袁克定垂手侍立一旁，在《曾文正公家训》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大公子，十分注重上下尊卑礼节，他跟父亲及生母于氏说话的时候从不坐，不管说多久话都站着，而且不露一丝倦意。“您可能不知道，他从苏州回来不到四个月，就娶了两个妾了。第一个过门一个多月，他就把人家遣出去。第二个跟他也没过上两个月，就因为看上了这个亦竹，又嚷着要把她遣出去。他现在喜欢亦竹，用千两银子聘过来，新鲜个把两个月，又会不要了。这不是造孽吗？”

因为与父亲住在一起的缘故，袁克文极不情愿地赔去了正在火热中的郭氏，他吸取这个教训，借口北洋公所的房子不够住，在东条胡同买了一所房子，带着夫人刘氏和妾孙氏住在那里，所以他娶妾遣妾的事，袁世凯并不知道。当然，其他人都知道，只是怕得罪克文和溺爱嗣子的沈氏，而不敢告诉袁世凯。克定要为杨度帮忙，也恼火二弟的荒唐，不得不把这事捅出来。袁世凯果然生气了。

“这个混蛋，怎么可以这样胡来？哪天我要抽他一百鞭子！”

对于犯事的儿子，袁世凯常常亲自拿鞭子抽打。发怒的时候，他甚至一连抽几十鞭子，把儿子打得遍体是血，在地上翻滚哀号，他也不怜恤。就因为这，儿子见了他，都如鼠儿见到猫一样。在他十多个儿子中，唯一没有挨过鞭子的便是克定。

“他喜欢哪个姑娘，要过来，跟人家一心一意过日子倒也罢了，

像现在这般走马灯样的换人，家里怎么能赞同？何况杨哲子与这姑娘早已定了情，花了大银子将人家赎了出来，二弟快乐个把两个月就丢了，哲子却要痛苦一世，也太不合情理了！”

克定的话有道理。袁世凯略微点了一下头，问：“你这段时期与杨度交往，此人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是不是那种徒有虚名的假名士？”

“父亲，儿子正要向您禀报，这个杨哲子是个极有才能的人。”

袁克定把在槐安胡同与杨度谈宪政的情况向父亲作了汇报。袁世凯不时摸一下硬挺的一字胡须，认真地听着。

“父亲，”袁克定压低了声音，弯腰对着袁世凯的耳朵说，“杨哲子得其师王秋先生帝王之学的真传，依儿子看，他很有点房玄龄的遗风。”

“是真的吗？何以见得？”袁世凯侧过脸来问，他对儿子这句话很有兴趣。

“有一天，儿子问他王氏帝王之学是什么。他从先天下午一直说到第二天凌晨，将其师的帝王之学说得精彩至极，令儿子怦然心动，暗思今日房玄龄已降世，可惜不见唐高祖。”

袁克定表面恭敬礼让，犹如谦谦君子，其实野心大得很。六年前，袁世凯为他和克文聘了一个扬州人方地山为家庭教师。此人十岁中秀才，是个早发的神童，但后来试场中却不得意，并未中举人、进士，于是进了北洋武备学堂当教习，同时也为天津的《大公报》写文章。方地山的文章写得好，文名也便越来越大，终于被袁世凯看中延为西席。方地山饱读经史诗文，自视绝高，但文人习气极重。他一面自许为管乐诸葛之材，一面又诗酒风流，放荡不羁。他的这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禀性悬殊的学生。其放浪形骸传给了克文，其政治野心感染了克定。有一次，他曾经十分认真地对克定说：“我熟研史册，默观世事，深觉今天的天津就是当年的太原，宫

保大人乃唐公李渊，大公子即秦王世民，愿好自为之。”此话被克定牢牢记在心中。看着父亲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他也越来越相信老师的预测，暗中隐隐以李世民自期。当然，这种期许只能藏在心底深处，包括父亲在内，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半点。今日灵感忽至，他有意泄露半句，以窥父亲的态度。袁克定说完后，目光注视着父亲。

袁世凯停止了口中的咀嚼，两只眼睛发出闪亮精光，一只手紧捏着丰厚的下巴，沉吟片刻，突然虎地一下站起，盯着儿子厉声喝道：“谁说没有唐高祖，时机不到而已！”

袁克定又惊又喜地答道：“父亲说得对，只要时机到了，天会降唐高祖，百姓也会拥戴唐高祖。”

袁世凯在书房里“笃笃”走了两步，重新坐下，对儿子说：“自古至今，具有开基立国本事的人，朝朝代代都有，只是革故鼎新的时势不易具备罢了。一旦时势具备，便自有应时而出的人物。唐高祖、宋太祖等人固然是人中之龙，但也并不是那样高不可攀的。你读史书，要从这些个道理上用功。当然，今天是我们父子家里私谈，你不能对外面乱说。懂吗？嗯！”

“懂吗”这两个字，常常是袁世凯对下属晚辈训话时的结束语，有时在“懂吗”后面再加一个“嗯”字。凡说这种话的时候，听者不能有丝毫的疑问提出，必须不折不扣地去坚决执行。克定熟谙父亲的脾性，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他战战兢兢地回答：“儿子懂。”

“你知不知道，王壬秋的帝王之学是一门并没有成功的学问？”袁世凯从口袋里又摸出一片人参来放进嘴里。

袁克定从书案上捧起墨玉杯，双手递给父亲。袁世凯喝了一口，将杯子放在一边的茶几上。



穿军大衣的袁世凯

“王壬秋早年游说诸侯的事，儿子也略知一二，那天儿子也问过杨皙子。他说其师的帝王之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看，是了不起的，作为一番事业来看，的确没有成功。原因不在学说的本身，而在没有遇到合适的人。无论是肃顺还是曾国藩，都不是值得辅佐的人。”

“哼！”袁世凯从鼻孔里冲出一个字来，像是冷笑，又像是讥讽。“杨皙子现在奉行乃师的这个学说，就会遇到值得辅佐的人吗？”

“杨皙子对儿子说过，他的帝王之学比起其师来有发展，他把洋人创造的君宪制加了进去。他说，改朝换姓，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动，没有重大的天灾人祸作为背景是难以成功的。他不主张革命，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孙中山、黄兴也难说是命世之主。若行君宪则顺天应时。君宪制的内阁总理其实就是一国之主，但名义上却未变换朝代。杨皙子说可惜其师年轻时，君宪学说未传入中国。若当初以内阁总理来游说肃顺、曾国藩，则会成功，因为他们可以免去篡逆的罪名。所以，杨皙子说，他的学说是王氏帝王之学加西洋君宪学，也可以称之为新帝王学，而此新帝王学在今天的朝廷里是有值得辅佐的人的。”

“他具体说谁了吗？”

“没有。”克定知道父亲的心思，但杨度并没有说出“袁宫保”三个字来，他也不好捏造。“父亲，杨度还有一本从卜者手里得来的奇书，名叫《大周秘史》，是当年吴三桂手下的一个大臣，在大周政权失败后偷偷写下的一部史册。儿子看过，受益不小。儿子想把这本书推荐给父亲看，见父亲这一向很忙，故未提起。”

袁世凯一向崇尚实干，不把太多的时间用在读书上，但出身书香门第的他决不是武夫莽夫。小时候在父祖辈的严格督促下，他也曾认真读过四书五经，练就一手端正的楷书，也能写得出通顺的文章，做得出规矩的律诗。他因此也看重读书人，尤其是那些有经济之术的读书人。于军政有用的书，他也间或读读。吴三桂这个历史人物，袁世凯对之有浓烈的兴趣，特别是他身边人所写的秘史，其中一定有许多外人不知的东西。袁世凯正需要这种书，他吩咐儿子：“你去拿来，我翻翻。”

袁克定从自己房间里拿来《大周秘史》，双手呈给父亲。袁世凯接过，前前后后地看了看，又翻开内页来仔细瞧。“这是一本年代久远的书。”他以行家式的口气得出结论，然后郑重其事地打开第一页，赫然见扉页上题着一段短文：

世人皆曰吴三桂为叛臣逆子，吾独谓三桂一时人杰也。观其少封通侯，雄踞边关，明

廷倚重，满人畏惮，当是时，昂扬乎一代名将也。当李闯发难，崇祯自戕，中原无明君，关外有英主之时，三桂独能审世变，识时务，引满洲铁骑入关，速平内乱而宁静华夏。其多次规劝满主重汉人，复唐制，用旧官，慎杀戮，实安邦之良策，治国之佳谟。后多尔衮氏屠城焚室，血洗江南，乃满人野性之暴露，初非三桂本意也。

有鉴于此，三桂移居云南，阳受藩王之封，做朝廷顺民，暗中招兵买马，铸钱囤粮，欲图汉人复兴大业，虽兵败垂危，楚歌四面，犹登台祭天，建号改朔，其事败则败矣，然大周一朝，孰能从史册上抹掉？即此一举，非大英雄能为乎？何况国丈席上，识真美人于风尘之中；千里驱兵，救爱妾于敌军之手；十里笙歌鼓乐，通宵香花灯烛，迎圆圆于血火战场之上。古今中外，有如此之真男子如此之真名士乎？吾谓吴三桂一时之人杰，当不为故作高论耸人听闻也。

杨哲子识于抚剑观书阁

袁世凯笑道：“杨度不人云亦云，倒也难得，看来此书对吴三桂有些不同流传的记录，我翻翻看。”

袁克定说：“儿子看杨哲子这人有过人之识，日后有可能成为父亲身边的房、杜。”

说到这里，他瞟了一眼父亲，见父亲的嘴角明显地抽搐了一下。他心里高兴，忙回到主题：“儿子想，父亲不如卖个人情给他，命令二弟收回聘礼，成全他的好事。二弟的性格我知道，他顶多难过十天半个月，待再遇到一个漂亮女人，就会把一切都忘记了，而杨哲子却会感激您一辈子。您看呢？”

“行！”袁世凯不再犹豫了。“你去告诉克文，人家的女人不能强要。”

“是！”克定高兴地答应，正要转身离开书房，又被父亲叫住。“你还要正告他，今后要老老实实在地读书，学习做事，若再这样今日一个明日一个地换小老婆，看我不打断他的脊梁骨！懂吗？嗯！”

“儿子这就去告诉二弟！”

八 即使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
驱驰

当袁克定把他父亲的决定告诉杨度时，杨度对袁世凯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感激，迫不及待地赶到西山，把这个喜讯告诉静竹和亦竹。亦竹满心欢喜。静竹则是又高兴又痛苦。她深深地爱着哲子。多年来，哲子是她整个生命的支柱，而现在她却不能和哲子结为夫妻，她能不为此悲伤吗？

“静竹，这两天收拾一下，我回城去叫一辆大马车来，把你和亦竹都接到城里去。槐安胡同的房子很宽敞，住城里到底比住西山好些。”杨度兴致勃勃地说，“亦竹这下解脱了忧虑，慢慢的，我再替她寻一个婆家。静竹，你安心把病治好，病好后我们就完婚，今后再不分开了。”

杨度这番深深的情意，使静竹十分感动。杨度愈是这样地爱她，她愈觉得自己要为心爱的人着想。病得这个样子了，不但不能给他带来欢乐，反而要给他增添很多麻烦，静竹心里如何能安？她下定最大的决心，要以最恳切的态度来说服杨度。

静竹握着杨度的手，双眼噙着泪花说：“哲子，我和亦竹这就搬到槐安胡同去，但你必须接受我的要求，否则我就不去。”

“静竹，我曾经对着佛祖起过誓要娶你，况且这十年来你为我吃过许多苦，现在我怎么能因为你的病而背弃自己的诺言呢？我决不能那样做！”

见杨度仍是这般痴迷，静竹不得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了：“哲子，你聪明过人，却为何在这件事上如此地不明白！我静竹这一世，不管与你完婚不完婚，我的一颗心早就给你了，我也早就认定自己是你的人了。不要说眼下病瘫在床，就是今后好了，恢复了健康，我也不会离开你，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

杨度高兴地说：“这就好，这就好，我们再不分离了。”

停了一下又说：“静竹，既然这样，那你为何总要我跟亦竹结婚呢？”

静竹嗔道：“你真是一个呆子！亦竹这样一个漂漂亮亮的姑娘，你难道不喜欢？”

“喜欢！”杨度立即说明。这是他的心里话，那年在庙会上远远地看见她，就喜欢她了，她的身段和静竹一样美。

“你喜欢她，就由我来做媒，把她嫁给你。我是她的姐姐，姐姐嫁妹妹，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再说，这样做也是为了我自己。”静竹揉了揉眼睛。前些日子害眼病，那天见了杨度后心里欢喜，又流了不少眼泪，眼睛居然好多了。她将泪水擦掉，说，“哲子，这些年来我与亦竹可以说是相依为命，我们两姐妹谁也不想离开谁。假若你不娶亦竹，亦竹很快就要嫁人，我们姐妹就会分开了。我现在病在床上，正需要照顾，亦竹一走，就只有全靠你了。你一个大男人，有许多大事要做，我能忍心看着你为我耽误吗？”

见杨度轻轻地点了一下头，静竹握紧他的手，脸上泛起一阵红晕，悄悄地无限柔情地说：“哲子，以后我的病好了，我同样可以服侍你，做你的女人呀！”

杨度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静竹这样的安排，是既没有舍弃她，又成全了大家，而自己却一时间获得了两个女人。杨度抱着静竹，在她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欢天喜地地说：“静竹，我明白了你的苦心，我谢谢你了！”

见杨度这样的快乐，作为一个女人，静竹心里又隐隐地冒出一丝酸意！

嫁给杨度，亦竹自然是愿意的，何况她不愿离开静竹。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几天后，静竹姐妹从西山搬进槐安胡同。两个女人的来到，给空寂的四合院顿添无限生机，连看门的何三爷都觉得生活中增加了许多情趣。

杨度的伯父对他们兄妹有父亲般的慈爱和关怀，于理于情，杨度

都不能在伯父去世周年未到便办结婚喜事，遂将婚期推迟到中秋节后。他写信禀告母亲，又将此事的详细过程函告妻子黄氏，请求她同意。杨度是四品衔京堂，在石塘铺乡下人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大官了，年纪轻轻的一人孤身在京城，娶个妾，情和理上都说得过去。母亲和夫人来信都表示赞同。接到信后，槐安胡同的三个人都放下心来。

杨度请夏寿田给他们当证婚人。夏寿田和他的两个太太都对这段传奇般的姻缘感叹不已，很乐意为他们操办此事。接到夏寿田代他们发出的婚帖后，在京的知旧们纷纷送来礼物。还有过去不曾相识但慕杨度之名的人也借此机会道贺送礼，杨度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张之洞还给他们亲笔书写了一副贺联，为杨度脸上增色不少。尤其是袁克定代表他父亲送来的礼物，更令杨度见后感叹不已。

这是一套明宣德年间产自江西景德镇的八宝瓷瓶，袁克定向杨度讲叙了它的来历。

这套八宝瓷瓶原是和珅家珍藏的宝贝。和珅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权倾朝野，他搜罗了天下许多奇珍异宝，还建造了一座仅次于紫禁城的豪华大府第，令京师王公大臣们眼热。乾隆晚年，众多的阿哥们都眼巴巴地盯着那张被老爹坐了五十多年的宝座。二十五子颢琰才干出众，很得父亲的宠爱。经过无数次明里暗里的你争我夺，凡有可能被立为大阿哥的阿哥们都败在颢琰手下，颢琰的劲敌只剩下十七阿哥庆王永璘了。颢琰决定跟他的这位异母兄摊牌说明白。永璘知道颢琰大势已成，争也争不过他，不如干脆得点实惠，便说：“二十五弟，大阿哥的位置就让给你吧，只是你做了皇帝以后不要忘记我就是了。”

颢琰说：“除开皇位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永璘说：“好哇，你说话算数？”

颢琰说：“当然算数。周成王桐叶封弟，我今天来个桐叶封兄。”

“那你把和珅的宅子送给我。”

颉琰心里一惊：这小子野心倒不小，居然要起和珅的宅子来！这和珅的宅子是他自己建造的，又不是父皇赐给他的，即便是父皇赐的，也不能收回呀！况且他权势熏天，如何能把他的宅子夺来送人呢？

见颉琰在沉吟，永璘笑道：“怎么样，做不到了吧！”

颉琰想：还没有当皇帝，就说话不算数，今后皇位还能坐得稳吗？无论如何也要兑现这句话，于是咬紧牙关说：“就把和珅的宅子送给你！”

乾隆六十年是弘历登皇位的一甲子周年，为了表示对祖父的崇敬，他不愿意自己在位时间超过康熙纪年，遂宣布在这一年退位当太上皇，由颉琰继位。颉琰即位后，改年号为嘉庆。

嘉庆皇帝主政后考虑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寻思着如何把和珅的宅子拿过来。但有太上皇在，和珅并不买皇上的账，嘉庆帝没有办法。三年后太上皇死了。和珅贪赃枉法，本积怨甚多，这下靠山倒了，大家不怕了，便纷纷上奏弹劾。嘉庆帝抓住这个机会，将和珅革职抄家，没收和珅的财产折合白银二亿二千多万两，相当于五年多的国库收入，嘉庆帝得到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老百姓编了一个歌谣，说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于是永璘也如愿以偿，搬进了垂涎多年的和珅之宅。嘉庆帝还格外开恩，凡和珅书房里的一切摆设均赏给永璘。这样，永璘还得到和珅的几万卷图书和摆在书房里的珍宝。这套八宝瓷瓶即是其中之一。后来永璘死了，宅子归长子绵愍。绵愍死

后，其嗣子奕^綎犯罪革爵。咸丰帝收回宅子，将它赐给六弟恭王奕^訢。奕^綎无子，堂弟奕劻继承了长房。奕劻靠着他的本事和机遇终于袭了永璘的庆王爵位，掌了军机处领班的大权。奕^訢的孙子恭王溥伟为了讨好他，把当年和珅书房里所留下的一切又转送给奕劻，于是这套八宝瓷瓶又回到了庆王府。那年袁世凯费心思帮载振摆脱了窘境，奕劻便将这套八宝瓷瓶作为酬谢送给了袁世凯。

“大公子，这样贵重的礼物，我如何担当得起，请你回禀宫保大人，就说我深深拜谢了，宝瓶不敢收。”当杨度听完了这套瓷瓶从和珅到永璘到奕劻再到袁世凯的非凡经历时，他惊讶得连连摆手。

“哲子兄，你这就见外了。”袁克定笑着说，“古董珍宝再贵重，它也只是外物，不能跟情谊相比，顶多只能作为情谊的表示。今日娶嫂夫人，这就算我们袁家所表示的一点情谊。二弟孟浪，使嫂夫人受惊了。因此家父还说，这也是袁家所表示的一点歉意，务必请收下。”

杨度见袁克定说得这样恳切，只得收下了。袁克定拿出一本装帧精美的簿子来，说：“这是当年从和珅府里一道传下来的八宝瓷瓶的图册，你可以将它和瓷瓶一一对照，了解它们的详细情况。”

杨度打开翻看着。图册上有八幅图，用彩色绘出八个瓶子，旁边配着文字。这八幅瓶图与八个瓷瓶一一应照，它们分别为凤尾瓶、美人醉瓶、石榴瓶、柳叶瓶、玉壶春瓶、天球瓶、胆瓶、蒜瓶。

他一边看着图册的介绍，一边仔细地欣赏这一套价值连城的宣德名瓷：凤尾瓶喇叭口，长颈鼓腹，下敛，底外撇，形似凤首，造型雍容端庄。美人醉瓶长颈削肩，丰胸收腹，以色泽如牡丹般娇艳的红釉烧成，宛如亭亭玉立的美人春日醉酒，显得格外妩媚动人。石榴瓶翻口短颈，高脚，中部圆鼓，以粉彩装饰，酷似一只石榴。柳叶瓶形如柳叶，质白如玉，胎薄如纸，上面以墨彩绘着一幅灞桥折柳送别图。用折柳图来隐寓瓶形，设计者的心思也够巧了。玉壶春瓶敞口细颈圆腹圈足，形体变化含蓄柔和，线条委婉饱满，上下贯通一气，令人想起王昌龄那两句名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天球瓶长颈下连接着一个大大的圆球状的肚子，肚子上彩绘着天河、北斗、日月星辰，呈现一幅壮观的天象图。胆瓶造型如悬胆，蒜瓶宛如蒜头，均线条和谐含蓄，色彩晶莹透亮。

一向酷爱古董的杨度抚摸着这套绝世珍品，爱不释手。袁克定在一旁笑道：“这八个瓷瓶，六个置于你的书房，另外两个是专为送给嫂夫人的。”

“哪两个？”

“一个是美人醉瓶，它是嫂夫人的写真。”

“喔，是不错。”杨度笑道，“另一个呢？”

“石榴瓶。”

“为什么？”

“这里有个典故。”诗文虽作得不太好，但书却读过不少的袁大公子掉起书袋来，“《北史》里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北齐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之女为妃，一天安德王的父亲齐帝到李宅赴宴。宴后，妃母宋氏献二石榴于帝前。大家都不知道宋氏的用意。齐帝起身后没有带上。李祖收说，请皇上带进后宫，石榴多子，愿陛下龙子龙孙多如石榴。”

杨度明白了袁克定的意思，哈哈大笑起来。

入京三个多月来，杨度得到袁世凯的关照厚爱真是太多太大了。尤其是将儿子的所爱剥掉，成全一个年轻下属的好事，此举不仅在近世中国无有先例，就连古今中外也罕有其匹。一个位高权重出将入相的大官员能做出这种事来，令杨度铭心刻骨的感激。现在又打发大公子亲自送来这一套传世珍宝表示祝贺和歉意，也使包括夏寿田在内的所有杨度的朋友们惊异不已。莫说袁世凯雄才大略，是出于为朝廷早立宪政之心而延揽人才，就是纯粹为了一己私利而网罗亲信，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杨度也甘愿为这样的人所驱使。更何况当他得知袁世凯激赏《大周秘史》，以及袁克定对帝王之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之后，已隐隐约约地从袁氏父子的身上看到了曹氏父子、司马氏父子、李氏父子的影子。满人气数已尽，汉人久屈必伸，主九州浮沉者，难道将是袁氏父子吗？杨度想到这里万分兴奋，他仿佛看到了帝王之学的买主！

第十章 山雨欲来

一 大喜之夜，杨度和亦竹双双来到静竹的房里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天上月圆，地上人圆，在家家团聚的中秋之夜，杨度与亦竹在槐安胡同举行了隆重热闹的婚礼。袁克定带着三弟四弟五弟、劳乃宣率领宪政馆一批同僚、夏寿田夫妇以及十几个湘籍京官都前来祝贺。龙凤烛光下，望着妆扮得如同天仙般的亦竹，杨度心里充满着无限爱意，同时也愈加感激静竹为他所作出的牺牲。他知道，作为一个女人，静竹为她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地巨大，尤其是她——一个苦苦等待情人十年之久的女人，其代价更不是人世间任何东西可以比拟的。客人们都散去后，杨度和亦竹双双来到西厢房静竹的房间。

几个月来，杨度延请京师良医为静竹治病。经过精心的治疗，静竹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上午，在别人为亦竹盛妆艳抹的时候，她挣扎着自己坐了起来，背靠着墙壁，梳了一个鹊尾头，选了一支粉红色松花玉簪插上，又换了一件大红底绣着飞蝶恋花图案的上衣。梳妆好后想了想，又拿起剪刀，找来一张金黄色的彩纸，剪了一个大大的“囍”字。中午何三爷送饭来时，她请何三爷把这个“囍”字贴在窗棂上。

当隔壁房间里充溢着欢歌笑语的时候，静竹独自躺在床上，望着窗棂上的“囍”字，心中百感交集。她默默地为杨度、亦竹祝福，同时也为自己的薄命而深深叹息。她为当年在风尘中结识了一名真正的男子而庆幸，又渴望自己能早日恢复健康，与杨度、亦竹一起共享生活的乐趣。她企盼杨度今后能成为一名大员，她和亦竹都能得到皇上的封诰，又有点担心杨度显贵后会看不起毕竟是出自青楼的她们姐妹，或是再纳妾讨小，分去了对她们的感情。

静竹就这样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竟然想得心思沉重泪水潸潸起来。

“静姐，你哭了？”杨度和亦竹一道进门的时候，亦竹一眼就看到挂在静竹脸上的泪珠。

“不，不，我这是高兴！”静竹显得有点慌乱，她忙拿起枕边的手绢，挣扎着要坐起，一边说，“我恭贺你们大喜！”

“静姐，你快躺好！”亦竹赶紧走过去，将手绢从静竹手里拿过来，坐在床沿上，替她轻轻地揩去泪水。

“客人们都走了？”

“都走了！”杨度答道，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坐下，真挚而动情地说，“静竹，今天是我与亦竹的大喜日子。有这么一天，完全是出自你的安排。我知道你这样做是苦了自己而为我好，为亦竹好。今夜，我要当着亦竹，对你说几句肺腑之言：我今后会好好地爱着亦竹，一生一世护卫着她，让她一辈子生活得幸福快乐。”

亦竹又喜又羞地低下了头，将热得发烫的双手捂着静竹冷冷的手。

静竹忙点头说：“哲子，我相信你一定会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亦竹送给你的缘故。女儿家是一朵花，是一根藤，它要靠园丁爱护，要靠大树做主心骨。当然，美丽的鲜花也会给园丁带来喜悦，青翠的蔓藤也能使大树姿态婆娑。亦竹贤惠能干，她也会给你一生带来乐趣和温馨。”

诗一般的语言，水晶一般的心，使杨度的热血冲动起来。他不顾亦竹在一旁，也不顾今天他们的大喜之夜，他双手捧起静竹美丽而带着憔悴的面颊，从心底里喊道：“静竹，我爱亦竹，我更爱的是你，不管你病得如何，哪怕是一辈子都起不了床，你在我的心中永远是美丽的。从十年前江亭初次见面的那一时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这份爱，一直到老到死都不会改变！”

滚烫奔涌的男儿热血，铜打铁铸的男儿心声，给静竹无限的感动，无限的满足，无限的幸福。她，一个苦命的曾陷火坑的弱女子，有一个这样的男子对她说出这样一番情深意重的话，她这一生还希求什么呢？尽管现在她不能与他同床共枕，或许今后永远也不能与他缔

结连理枝。但是她，一个虽不幸沦落烟花却曾经受过诗书熏陶而又钟爱人生的聪慧女子，比世间许许多多女人更能懂得，床第之乐并不意味着男女真心相爱，超越肉体的心灵深处的爱恋，才真正是人世上男女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

热泪再次从她那双丹凤眼里悄悄流下。她深情地凝望着心上人，说：“别，哲子，我知道你的心。从今天起，亦竹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应该全副心思地爱她。”

亦竹握紧静竹的手，颇为激动地说：“静姐，哲子今夜说这番话，我不但不会妒忌，我会更爱他。你常对我说，男人最怕的是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最难得的是痴心不改，一往情深。哲子这样爱你，正是最为难得的男儿情。他越是这样，我越是爱他！”

“好妹妹，你真是我的亲妹妹！”静竹反握着亦竹的手，十分动情地说。“亦妹，今天是你的大喜，姐祝福你，送你一件小礼物。”

“你送我什么礼物？”亦竹高兴地问。

静竹弯过手臂，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来。小盒子以火红色的丝绒装饰着，显得精致华贵。静竹把它打开，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对淡绿色的玉手镯。手镯小巧玲珑，晶莹夺目。

静竹对亦竹说：“你将它对着烛光看看。”

亦竹好奇地拿起手镯，对着红光闪烁的蜡烛看着。她惊异地发现：两只手镯里面似乎都有数不清的小鸟在飞翔。“静姐，你这是哪来的宝贝？”

“这对手镯，就是当年潭柘寺里那个暹罗商人送的。”静竹转过脸望着杨度说，“那个商人在横塘院里看上了我。他原先是想带我在潭柘寺里玩几天后再赎我出来，然后把我带回暹罗去做小妾。在遇到你之前我也动过心，干脆远走高飞算了。江亭见到你后，我打消了这个念头。那个商人送我这对玉镯，说这是用一种名叫飞鸟玉的极为名贵的玉制成的，带在手上，可以保护手臂不致因跌倒而折断。也不知这

商人说的话是真是假，但玉镯中有小鸟在飞却是真的，白天对着太阳看，还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杨度说：“好玉带在手上，可以防止跌断骨头，这话我从小就听人说过，应是不假。”

亦竹非常喜欢这件礼物，她试着戴在手腕上，刚好合适。她感激地说：“静姐，这礼物太珍贵了，我哪里受得起呀！”

“傻妹子，说这话做什么？姐姐我今后还要依靠你哩！”

“静姐！”亦竹激动地说，“我的父母早已去世，也没有一个兄弟姐妹，你就是我的亲姐姐，我心甘情愿服侍你一辈子。”

静竹听了这话，眼泪禁不住又流了出来。

亦竹继续说：“静姐，我说句心里话，哲子本就是你的人，你为了我好，让我嫁给了他，我很感激你这一片心意。我真心祝愿你早日治好病，早日复原，到那时，我把哲子再还给你。”

静竹笑了起来：“傻妹妹，哪有这个说法！”

“静姐，我说的是真话。”亦竹急着说，“要么这样，到了姐姐康复的时候，我来为姐姐举办婚礼，让哲子再做一次新郎，与姐姐拜堂成亲。做大官的人人都三妻四妾，哲子再娶一房也算不了什么！”

说罢，拿眼睛看着杨度。杨度傻笑着，不做声，心里惬意极了。

静竹真喜欢亦竹这句快语，她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把话题岔了开去：“亦竹，你说哲子今后会做大官，这话倒是说到正题了。那年在潭柘寺，我就希望哲子今后大有出息。十年了，哲子果然不负我的希望，再到京城来做官了。”

她转而问杨度：“潭柘寺里那块拜砖，你托人从老家捎来了吗？”

“前几天一位回湘潭省亲的老朋友把拜砖捎来了，这几天忙乱，

忘记告诉你了。”

“哲子，你今夜与亦妹办了大事，以后我对你也没有别的请求了，我只求你一桩事。”

“什么事，你只管说，我都做得到。”杨度恳切地说。

“这也不是难事。”静竹用手将头发略为拢了两下，说，“你把那块拜砖放到我的房间里，每天不拘什么时候，你到我的房间里来一趟，坐坐，说说话，再看一眼这块拜砖，回忆一下你在观音殿里向菩萨许下的诺言。行吗？”

“行！”杨度满口答应。

亦竹问：“哲子当年向菩萨许下了什么诺言？”

静竹笑着说：“你问哲子吧，要他再说一遍，看他还记得不？”

“怎么不记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杨度不假思索地说，“当年我是这样对观音菩萨许下宏愿的：菩萨在上，我杨度今生若不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来，我就不是天地间一个男子汉！”

“哲子，你明白我要你天天来我房间的用意吗？”静竹望着杨度，柔和的目光里饱含深情。

“我明白。我不会忘记在菩萨面前说过的话，也不会忘记你的一片期待！”

静竹满意地点了点头，亦竹也兴奋地点了点头。

从第二天起，杨度果然每天都要到静竹房间里去几次。那块拜砖被静竹恭恭敬敬地供奉在梳妆台的正中。他每次看到那块拜砖，便似乎增添一份力量。

《杨度集》中收有杨度所拟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从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直到光绪四十二年，逐年列出该年应办的立宪大事，总计92项。其第九年即光绪四十二年所要做的十件大事为：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颁布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举行上下议

院议员选举，确定预算决算，制定明年确定预算案，新定内外官制一律实行，设弼德院顾问大臣，人民识字者须得二十分之一。

他开始认真思索九年预备立宪的程序，翻阅了所有东西方立宪国的资料，又特别仔细地研究日本宪政的得失。他要把自己的一切宪政知识都用来，制定一份超越世界各国的最为完美无瑕的立宪程序来。中国立宪，这是破天荒的大事，自己为未来九年所作的构思，实际上就是为大清王朝未来九年描绘一幅建设宏图。无疑，这份程序将要垂之史册，作为这份程序的制定者，也必将名垂史册。想到这里，杨度迸发出极大的热情。他的书房里，一份九年预备立宪程序慢慢趋于成熟了。

他设想，在第一年里要筹办各省咨议局，即各省议会。这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应由各省督抚去办。另外，还要颁布城乡地方自治章程，调查户口章程，清理财政章程。这些由民政部、度支部去办。还需编辑简易识字课本、国民必读课本，以便扫除文盲，提高国民文化程度。此事应交学部去办。还要修改刑律，此事交法部办。

第二年，选举各省咨议局议员。颁布资政院章程，并选举该院。各省筹办地方自治，并颁行自治章程。同时调查各省人口总数、每年收支总数。将新编识字课本颁发全国，在州县创设简易识字学塾。

第三年，召集资政院议员开会，继续办理各省自治，复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厘订地方税收章程，完备厅州县的巡警制度。第四年，会查全国年收支总制，厘订国家税收制度，实行文官考试，筹办乡镇巡警。第五年，各城镇乡地方自治初具规模，颁布户籍法，颁布新定内外官制，推广乡镇巡警。第六年，实行户籍法，试办全国预算，设立行政审判院，实行新刑律。第七年，试办全国决算，颁布会计法，试办新定内外官制。厅州县地方自治一律成立，人民识字者达到百分之一。第八年，确定皇室经费，变通旗制，化除畛域，设立审计院，实行会计法，乡镇初级审判厅一律成立，人民识字者达到百分之二。

第九年，正式宣布宪法，宣布皇室大典，颁布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同时进行选举，确定年度预算决算。新定内外官制一律

实行，人民识字者达百分之五。

第九年，也就是光绪四十二年，古老的中华民族，广阔的神州大地，将诞生出一部崭新的治国大纲。这就是汇集了全国人民自下而上的智慧，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大清宪法。中国将从此走上君主立宪的康庄大道，国势将一步步走向强盛，人民将一年年变得富裕。九年预备立宪程序的起草者，陷入了极大的兴奋之中。

这时候，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倡议下，办起了亲贵大臣宪政讲习班。各部尚书、侍郎及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部分满蒙王公贝勒贝子等，都去轮流听课。杨度、劳乃宣担负主讲。开始几次，听讲的有二十多个，以后便越来越少了。有的人刚坐定，便打起呼噜来，还有的王爷们连烟床都抬到讲习厅，边听课，边眯着眼睛躺在床上，由跟从小厮侍候着烧鸦片过瘾。

面对着这种场面，主讲官杨度、劳乃宣都很气闷，但仍得耐着性子讲。杨度有时想，中国要有生气，大概首先得罢掉这一批尸位素餐、老气横秋的大官僚才行。

就在全副心思为中国宪政操劳的杨度时而兴奋时而气闷的时候，中国政局突然之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

二 临终前夕，慈禧为中国选择了最后一位皇帝

早在今年夏天，年迈的慈禧太后便时常觉得身子骨不舒服。十月十日是她七十四岁诞辰。这一天，颐和园举行了穷奢极欲的祝寿典礼，价值连城的珍宝堆积如山。“万寿无疆”的呼声震耳欲聋。慈禧欢喜，多吃了两筷菜。这天半夜便开始拉肚子，过了两天转为痢疾，病势顿时加剧了。虽然名义上有个正当盛年的皇帝，但他身为囚徒被锁瀛台已经整整十年了，加之一贯羸弱多病，最近一两年益发病得厉害，几乎什么事都不过问，真正威断乾坤的人，正是这个得了重病的老太婆。满朝文武大臣，或为国家大局，或为切身利益，莫不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京师传说纷纷，各种谣谚不胫而走，真有点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气氛。

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病中的慈禧耳朵里：军机大臣袁世凯正在运动王公大臣们，拟废掉光绪帝，拥立奕劻的儿子载振为帝。这个消息使慈禧大为震怒。

她一生刚决强悍，只能在上，不能在下。从辛酉年到现在，她总揽朝政、太阿独断已经整整四十七年。中国历史上除了武则天，再无第二个女人可与她相比。这些天，御医院里的御医几次悄悄对她说，皇上已病入膏肓，药物不济了，请太后早定大事。现在袁世凯居然要立载振为帝，难道他已知皇帝病危？又欺负自己病重，迫不及待地要做今日的霍光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慈禧在病榻上思考了很久后，终于强扶病体，连下几道懿旨。一是立即打发奕劻去东陵查看她的陵墓——菩陀峪万年吉地；二是将段祺瑞的第六镇从京师调往涿水，让八旗子弟组成的第一镇独自坐镇北京，以防不测；三是召载沣、世续、张之洞三位军机大臣深夜进宫。

当管事太监来到锡拉胡同传达密旨时，张之洞已经入睡了。夫人侍候他穿戴整齐接罢旨后，他坐在软藤椅上定下神想了好长一会儿。

夤夜传旨进宫，必定有大事，联系到两宫病重的现实，张之洞估计十之八九是商量立嗣的事。皇上无子，立何人继承大统呢？他把王室近支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一一列了出来。皇上是载字辈，同治帝也是载字辈，均无子，要立嗣，自然当立溥字辈，这样方可一身而兼祧。

溥字辈中现有恭王溥伟、端王溥伦，一为奕訢之孙，一为奕訢之孙，均为道光帝之嫡曾孙。血统虽亲，但在探花出身的张之洞看来，都不过樗栎庸才而已。溥字辈无人，只得求其次，从载字辈来找了。载字辈中最亲的自然是皇上的几个亲弟弟载沣、载涛、载洵，另外还有贝勒载瀛、镇国公载泽，均为道光帝的嫡孙。这些也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但国家正处多事之秋，靠他们能扭转时局吗？想想他们的品性才具，张之洞摇了摇头。他记起十年前，好友兵部侍郎徐致祥南下广州路过武昌时，两人把酒畅谈的往事。

那天，徐致祥喝得半醉了，突然放下筷子叹道：“香帅，我说句

不该说的话，咱们大清朝的王室真的衰微了。”

张之洞惊问：“何以见得？”

徐致祥说：“我身处朝中四十年，遍识近支亲贵。因为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我于是用心观看，察其器识，没有发现一个可当军国之重任者。由此看来，大清皇图之永固怕很难了。”

今夜，张之洞将徐致祥十年前的这句话对照这批溥字辈、载字辈的天潢贵胄来看，不觉惊叹老友的预见英明。究竟当立谁呢？他拿不定主意，且看老佛爷本人的属意吧！

张之洞抱着病躯，由两个家人扶着上了绿呢大轿。前面四盏灯笼开路，摸着黑穿街过巷。绿呢大轿在景运门口停下，张之洞由侍卫扶着进了门。大内灯火稀疏，在茫茫夜色中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这里曾是张之洞二十多年前经常出入的地方，想起灯烛辉煌气象兴旺的当年，一个可怕的疑问突然跳进他的脑中：大清王朝真的是气数已尽了吗？

一个太监头目慌忙提灯走上前来，对张之洞说：“中堂大人，老佛爷在养心殿里，醇王爷、世大人都来了，正等着您哩！”

张之洞本想问一下老佛爷身体如何，想想一会儿就见到了，何必多言！便不做声，跟着太监头目转过西长街，跨过遵义门，然后屏声静息地走进养心殿。殿内正厅里端坐着载沣、世续，见张之洞来了，都起身打了个招呼，再面色端凝地重新坐好。一会儿，里面传出慈禧拖得长长的声音：“叫他们进来吧！”

贴身太监掀开黄缎帘子，载沣领头，世续尾随，张之洞殿后，三人鱼贯而进。叩头行礼毕，三人在慈禧的床沿边跪定。张之洞悄悄地看了一眼老佛爷。

自万寿日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灯光下，往日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老佛爷干瘦枯皱气势虚弱。她头上扎了一条黑棉带子，上身披着一件宽大的绣龙黄袍，齐腰部以下盖着一床松软的龙凤丝棉被，

斜倚在龙床栏杆上，目光无神地望着跪在地上的三个军机大臣，说：“都来了，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儿。”

“都来了”三个字，表示今夜召见的只有这么三个人。张之洞想，往日军机处六人都是全班召见，为何今夜只三人呢？鹿传霖病得不能起床，没来可以说得过去。奕劻是到东陵去了，无法来。还有袁世凯呀，为什么不见他呢？事情看来有点蹊跷！他静静地聆听老佛爷的纶音。

“皇帝已经不行了。”

慈禧这句有气无力的话，对三位跪着的大臣而言，却是一声炸雷。皇上今年只有三十八岁，虽然早知他患有重病，但毕竟还刚进中年。“不行了”这话暂时还轮不到他呀！尤其是载沣，皇上是他的亲哥哥，骨肉之情更令他骤然一阵惊愕。他强忍着悲痛听下去。

“我也快不行了。”

慈禧喘了一口气，两个太监忙走上前。一个手里端着一只小银碗，给她喂了一小勺汤汁。另一个用雪白的丝手绢为她揩了揩嘴唇。随后又有一个小宫女捧了个黑漆木盘走过来，木盘上放着一大一小两个白瓷碗。小碗里盛的是温开水，供慈禧漱口用，大碗是空的，用来接她吐出来的水。慈禧伸出手来摆了一下，示意不用，小宫女忙退下。

“皇帝没有儿子，今儿个特召你们来商量，这嗣皇帝立哪家的孩子为好。”

果然没有猜错！张之洞低着头，用两目余光瞟了一下载沣和世续，见他们也都低着头，一片悲戚的神色。他们两人不开口，张之洞自然不能先开口。因为他们中一为皇上的亲弟，一为宗室大臣，立嗣这种既是国事更是家事的头等大事，他一个汉人如何能随便进言？

事情来得突然，载沣和世续都没有充分的准备。脑子乱过一阵子后，载沣先安静下来。他想，要说当皇帝，自己最合适：道光帝亲

孙，咸丰帝亲侄，光绪帝亲弟，且年过弱冠，位居军机，无论从血统从履历来看都最具资格。但一则他不能在老佛爷面前自荐，二来他也知道国家正处内忧外患之极点，皇帝这个宝座也不好坐，所以闭口不说话。

世续一向思维迟钝，木讷寡言，他之所以被选进军机，也正是仗着这个特点。慈禧看中他的忠厚谨悫顺从听话，军机处里也要一个这样的宗室人物为好。世续的脑子现在还是乱糟糟的。近支王公贝勒们的身影在脑子里重叠出现，平时失于留心，此时一下子竟分不出一个长短优劣来。他半眯着眼睛，紧张地思索着。养心殿后阁，顿时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西洋自鸣钟在咔嚓咔嚓地响着，益发增加了气氛的凝固沉闷。窗外一片漆黑，深秋的西风裹着寒冷吹进大内，吹进养心殿。值班的太监们一个个卷紧棉衣缩着脖子，游魂似的在走廊里移动着。此刻，无论殿内殿外都是一段肃杀难挨的时光！

“想好了吗？”

慈禧仿佛从睡梦中醒过来似的，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三个大臣更紧张了，世续的额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不料，老佛爷正点了他的名：“世续，你先说说吧，你看哪家的孩子合适呀？”

世续楞了一下，忙抬起头来。他确实没有想好，一时语噎，不自觉地扭过脸去左右看了看。猛然间他情急智生，变得聪明起来，身旁不就有一人吗？不管老佛爷同意不同意，当面推荐他，至少可以博得他的欢心。

“老佛爷，奴才以为有一个人最合适。”

“谁？”慈禧将身子伸了一下，眼光也仿佛亮了一点。

“醇王爷载沣。”世续提高嗓门说，“论血统，他是道光爷的亲孙子，在亲贵中他的血统最亲近道光爷。论资历，他做了一年多的军机大臣，当值勤勉，没有过失。论年龄，他今年二十五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眼下国家多事，政务孔亟，且老佛爷春秋已高，立嗣君

不宜再效当年故事，应以年长者为好。”

胡忠敬撰《国闻备乘》：“孝钦临危，张之洞亲定大计，孝钦颔之。翌日，出奕劻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续及之洞入内，谕以立今上为穆宗嗣。今上，醇亲王载沣子也，生四年矣，视德宗嗣位尤弱。国难方殷，连三世临以幼主，世续、之洞恐皇后再出垂帘，因合词奏曰：‘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孝钦戚然曰：‘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立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两无所憾也。’之洞曰：‘然则宜正其名。’孝钦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孝钦曰：‘善，可两用之。’之洞又曰：‘皇帝临御三十余载，不可使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是时，德宗固无恙也。太后默不言，良久，目之洞曰：‘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从汝请，可即拟旨以进。’策既定，电召奕劻回京，告以谋。奕劻叩头称善。遂以十一月某日，颁诏明告天下。”

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诗》：“荣禄女早有艳名，太后常召之入宫，认为养女。某亲王先已订婚，系勋旧将军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改订荣女。某王之太福晋哭求太后曰：‘我之儿妇已向我磕过头，毫无过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怎么了？’太后坚辞不许，希公女闻而仰药死。某亲王既被此牢笼，惟视太后为圣明，日见亲任。”

说罢，将头在青砖地上重重地碰了一下，以此表示他所奏的恳切，但慈禧听后并没有做声。

载沣见状，忙抬起头来说：“奴才年幼无知，德行凉薄，不足以君临天下，请老佛爷选择贤能者。”

“载沣这孩子本分，我向来喜欢。”慈禧终于开口了，“世续说的也有道理，我也很想立他为嗣皇帝。不过，穆宗大行后，皇帝继位时，我曾经说过，待皇帝生子，即承祧穆宗。现在若让载沣继嗣，又怎么能兼祧穆宗呢？”

说到这里，慈禧想起十九岁就去世的儿子来，心中十分难受，不觉老泪纵横，语声哽咽起来。宫女忙过来给她揩去泪水。慈禧就这一个儿子，三十四年前，大婚后亲政才一年多，连棵苗儿也没留下便撒手走了。那时，作为亲生母亲的慈禧太后心里有多么大的痛苦！三十四年来，每逢三月十三日儿子生日这一天，午饭时，她都要在饭桌上摆一碗长寿面，总要轻轻地说一句：“淳儿，额娘为你盛了一碗生日面，你吃吧！”说着说着，泪水便流了下来。每逢十二月初五日儿子忌日这一天，她都要罢食中饭，一个人躲在房子里，捂着面孔偷偷地

哭泣。儿子小时爱玩的一只小白玉兔，她常年放在枕边。闲暇时，她会学着儿子小时的样子，将小白玉兔捧在怀里，慢慢地抚摸着，有时她甚至会呆呆地摸上一两个小时。尽管是这样地思念早逝的儿子，她却从来没有因此而耽误国事，眼泪更是没有当着外臣们的面流过。今夜，兴许是感觉到病已很重不久于人世了，或是又一次碰到立嗣的难题，一生刚强的老太太，居然当着军机大臣们的面流下了深情的思儿之泪。

载沣第一次见老佛爷这样伤心，连连磕头说：“一定得为穆宗爷承祧，奴才不能继嗣，请老佛爷在溥字辈中选一个吧！”

慈禧停止哭泣，转而问张之洞：“你看立谁好呢？”

眼前这一幕，张之洞已看得十分清楚了，慈禧要立的是溥字辈，但溥字辈里也实在找不出一个人选，况且也不知她看中了哪一个，一旦说出个不恰当的名字来，既不合老太太的意，又得罪了醇王爷，都不合适。精于宦术的张之洞选取了中国官场中最不负责任，却同时又是最保险的传统方法。他先叩了一下头，然后挺直身板郑重其事地说：“太后召臣等商议立储大事，为社稷万世计，此太后周文武之心也，老臣肝脑涂地，不足以报答太后依畀信赖之厚恩。然臣以为，自古以来立储大事，不宜外臣多议，专赖圣君宸断。谁当立为储君以承大统，太后心中自有明识，老臣一听太后安排。”

慈禧点了点头，对张之洞这个态度甚是满意。她慢慢地说：“载沣聪明本分，我极喜爱，若不碍着为穆宗立嗣一事，我定然立载沣，只是现在必须从溥字辈中挑选一个了。载沣为人如此，其家风自然朴厚，我看就立其长子溥仪，你们看如何？”

在三位大臣，尤其是在载沣看来，老佛爷这种安排的确是既向着醇王府又兼顾了自己儿子的一种两全其美的安排，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然而他们不知道，这中间还包括老佛爷心底深处一段最隐蔽的衷曲。

五年前，载沣定下了亲事，未来的福晋是江宁将军希元的女儿。

慈禧知道后命令退掉这门亲。载沣的生母刘佳氏一听着急了，进宫恳求收回成命，说：“希元的女孩子都已向我磕过头了，若退了，她还有脸面活吗？”慈禧横蛮地拒绝了。刘佳氏无奈，只得退婚。结果，希元的女儿又气又愤，仰药而死。慈禧亲自为载沣选了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是荣禄的女儿。原来，慈禧为的是让荣禄做上皇亲。现在又立溥仪为嗣皇帝，就是要让荣禄成为皇上的嫡亲外祖父。慈禧为何如此偏爱荣禄呢？此中有一桩世所不知的秘密。

荣禄为满洲正白旗人，初以父祖余荫赏主事，屡迁至户部侍郎兼管内务府大臣，那时尚不到三十岁。荣禄长得雄壮英俊，有满人骑士的风度，又善察言观色，机灵能干，充当内务府大臣时与内宫交通颇多。当时寡居的慈禧也不过三十来岁，见荣禄一表人才，少年高位，私心甚爱之。但她身为太后，母仪天下，岂能随心所欲？她总是强按捺春心，然每次与荣禄见面，心情就格外兴奋。

以荣禄之乖巧，慈禧的女人之心他怎能不会觉察！于是，他便借管内务府的机会，极力靠近巴结慈禧。有事多去，没有事借故去，常常和慈禧东拉西扯，眉来眼去，逗得慈禧喜欢得不得了，赏赐他太子少保衔。荣禄益发往西边去得勤快了。这事让东太后慈安看在眼里，手上捏着一把汗，生怕慈禧荒唐，做出有损皇家尊严的事来。但慈安软弱，慈禧厉害，平日小事慈安尚不敢指责慈禧，何况这样的大事？慈安心里着急，却想不出一个良策来。



慈禧太后晚年的标准像

这时，荣禄又被慈禧升为工部尚书兼署步军统领，地位愈加显赫了。他仗着有慈禧做后台，野心更大，竭力谋进军机处，便攻讦沈桂芬，企图排挤沈而后取而代之。谁知沈桂芬也不示弱，联合李鸿章、翁同龢一起上章弹劾荣禄。慈安见机会来了，便以调停为由，将荣禄改任西安将军，远调陕西。慈禧见好几个汉大臣竭力反对他，怕招引满汉不和，便只得割爱，屈从慈安的安排。荣禄这一调便是二十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才再次进京谒见慈禧，这时彼此都老了。慈禧念及旧情，把他调回京师，重授步军统领。荣禄感慈禧之恩，对她俯首帖

耳。中年时期的那段情史在慈禧心中刻下了永远不忘的痕迹。她从来就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仇必报，恩必酬，情必偿。不过几年工夫，荣禄直线上升，擢尚书，晋协办大学士，再晋文渊阁大学士，入军机，位极人臣。戊戌年帝后之争中，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太后一边。庚子年拳乱时他又护驾西行，成为慈禧患难中的忠臣。回銮后，慈禧便把北洋军权授给他。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把三十年前的旧情人直当作她的护甲金神看待了。谁知荣禄福高寿却不高，先她而去，慈禧悲悼不已。她要让往昔心中的如意郎君在阴间享受着人世间的崇高祭祀，这便是溥仪被立为皇嗣的最深层的原因。这种妇人心底里的秘密，哪里是跪在床沿边的三个男人所能猜得到的。他们都叩头领旨。

“张之洞。”慈禧气息微弱地叫了一声。

“臣在。”张之洞答应着。

“你去拟旨吧。”

“喳！”

张之洞起身，退出后殿，来到中厅，早有小太监侍候着笔墨。他想了想，写出两行字来，捧着再进后殿。

“臣已拟好，请老佛爷过目。”张之洞将所拟高捧过头顶。

“你念吧！”慈禧闭着眼睛吩咐。

“喳！”张之洞念道，“朕奉慈禧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慈禧默默地听着，心里想：溥仪还不满三岁，祭告祖宗，登上九五之尊，就是这几天的事了。一个还不能离开奶娘的孩子如何治理国家？已经调教过两个娃娃皇帝了，现在轮到了第三个。大清国的国运怎么会如此艰难，爱新觉罗家族怎么会如此不兴旺？她心里很悲哀，而这一次的三岁小儿，自己已无能力调教了。想到这里，她更感到无比的悲苦凄怆！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她咬紧牙关，睁开眼睛，望了

一眼清瘦文弱的载沣：这绝不是一个能担负江山社稷重任的领袖人物，不要说远古时期的周公旦，就是开国之初的多尔衮也要远远地强过他。唉，这真是没有法子的事，既然叫他的儿子做皇帝，摄政监国的事，不交给他，还能交给别人吗？他不是周公旦、多尔衮那份材料，眼下的局势也要把他推到周公旦、多尔衮的位置啊！

“张之洞，你再拟一道旨。”慈禧深深地却又是毫无力气地叹了一口气。

“臣遵命。”

“醇亲王载沣着授为监国摄政王。”

载沣正为自己的儿子当上皇帝而高兴，同时又顾虑着这么小的儿子如何做皇帝，自己的位置如何摆的时候，猛地听到这道懿旨，不禁喜上心头，暗暗钦佩老佛爷的英明。他赶紧叩头，声音响亮地应了一声：“臣领旨！”

“你们去吧。”慈禧无力地摆了一下手，三个大臣再次磕头，起身，面朝着太后退。

望着三个缓步后退的顾命大臣，一个黑影蓦地出现在慈禧的眼前。此人脸上露出恭顺的笑容，眼睛里却射出两道火一样的光。这眼光射得生气已尽的老太太心神不宁。她闭目养了一会儿神，一个决定断然形成了。

“载沣！”慈禧拼着力气叫了一声。

“奴才在！”



载沣



隆裕皇后

载沣立即就地跪下。这时世续、张之洞已走出帘外，听到这一声喊，也不自觉地停住脚步，一颗心惴惴地望着帘子。

“你过来一下！”

“喳！”

世续、张之洞知道老佛爷要单独跟摄政王说话，便转身走出了后殿。

“载沣。”慈禧望着即将成为皇帝本生父的年轻侄儿，把原本低沉的声音再压低，“袁世凯要立奕劻的儿子载振为帝的事，你听说了吗？”

“奴才不知。”载沣紧张地回答。

这样大的事情，他居然不知道，如此懵懂的人，能当好摄政王吗？慈禧心里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事已至此，再别无选择了，她不得不扶他上马，并为他扫除拦在马头的那块大障碍。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没有查实，但无风不起浪，总有点来由。”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佛爷，头脑的清晰、办事的果决仍不减丝毫。“袁世凯这个人，我观察多年了。此人貌似大忠，实为大奸，他不但是你们父子日后的敌人，也可能是我们整个满洲的敌人。”

载沣明白过来了，今夜的召见，何以没有奕劻和袁世凯的参加。他对袁早已嫉恨在心，听太后这么一说，立即气势汹汹地接话：“袁世凯阴险桀骜，奴才也早虑他久后必生变异，以后一定要狠狠管束他。”

载沣想到自己已是摄政王了，只要皇上、太后一死，他实际上就是大清王朝的皇帝了，到那时，袁世凯还能不听他的？

慈禧吃力地摇了一下头：“你不是袁世凯的对手，你管不了他。”

“那么奴才将他削职为民，解除他的一切权力，看他还能有什么作为！”载沣虽然对太后这句话不服气，但他不敢反驳，只得再拿出一招来。

“载沣！”慈禧皱了一下眉头，说，“你要记住汉人的一句古话：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我一向很服膺。对付袁世凯，不是罢官就可以了却的。你执政之初，便要寻一个借口，将他杀掉，为你们父子，也为我们整个满洲去掉这个隐患。”

“喳！”载沣惊得合不上口，他没有想到垂死的老伯母还有这种大丈夫式的魄力。

“你赶快回府去，把溥仪抱进宫来。”慈禧又一次无力地扬了扬右手，补了一句，“要记住我的话。”

“奴才记住了！”似乎顿添了无穷勇气，年轻的摄政王刷地站起来，迈开有力的步伐，一步一步地退出了养心殿后阁。

一个时辰后，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被一顶大轿抬着，躺在奶娘的怀里，含着乳头，半睡半醒地离开醇王府，在十六盏大红宫灯的导引下，通过大清门进入紫禁城后宫。

三 徐世昌来到袁府，为把兄弟画策渡难关

第二天早朝时，世续向阖朝文武大臣宣读召溥仪进宫、授载沣为摄政王的圣旨。一股浓重的阴影罩在大家的心头：皇上一定是生命垂危了！

清朝从康熙晚年开始传下一道规矩：不预立太子。当皇帝处于弥留之际，从皇帝身上掏出遗囑，并开启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金匮，将金匮所贮藏的继位人名与遗囑一起对照，无误后当众宣布。光绪皇帝无子，现在将溥仪接进宫，又授其父为摄政王，无疑溥仪就是大阿哥，无疑皇上也到了弥留之际。

大家都心头沉重，有一个人除沉重外，比众人还多一番恐慌，他就是袁世凯。听了这两道圣旨后，他第一个意念就是：怎么能和大家同一个时刻听到？事前怎么能不知一点内情？袁世凯当然知道，自从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后，军机处就成了国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大臣就是国家的当政者。国家大事，没有一件不是和军机大臣商量的。立大阿哥这样的头等大事，他，一个军机大臣，居然事先一无所闻，事后与普通大臣一样，由宣召而得知，岂非咄咄怪事！眼下朝廷的权力将移交到载沣的手里，联系到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戊戌年告密案，这不明摆着是载沣在有意排斥吗？老佛爷还没有死，他们便动手了；老佛爷一旦山陵崩，那刀不就会架到脖子上了吗？袁世凯想到这里，不觉周身凉透了。他呆呆地坐在书房里，望着墙壁上悬挂的那副“清也吾所望，贫者士之常”的联语出神。这是生父袁保中特为他而书写的。大富大贵、红得发紫的袁世凯，此刻似乎从这副联语中领悟到了平时不曾想到的深远含义。

“爹。”不知什么时候，袁克定进来了，对父亲说，“梁士诒昨夜告诉我一件事。”

“啥事？”袁世凯警觉地问。

“城里这两天都在说，爹要拥立振大爷继位。”

“混蛋！”袁世凯重重地拍了一下案桌。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没有参与立嗣的大事，一定是这个谣传刺激了老佛爷。他气得嚷道：“这些烂嘴烂舌的家伙，非千刀万剐不可！”

“爹，听说召醇王府的溥仪进宫了，那未来的皇上不就是他吗？”袁克定悄悄地问。他知道，今早发生的事，与昨夜听到的流传，对父亲是多么不利。他特为来向父亲献一条解救之计。见父亲黑着脸不做声，他小心翼翼地说，“儿子刚刚路过什刹海，见醇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冠盖如云，贺喜的人填满了王府门前的几条胡同。儿子想，爹和摄政王同为军机大臣，是不是也去一趟醇王府呢？”

去醇王府，借道贺为名，与载沣好好地畅谈一番，向他解释清楚，当年置皇上于很不利的政变案，根本不是自己向老佛爷告的密。对他说明白，自从杨翠喜事件发生后，自己对载振的看法大变，载振根本不是做大梁的料子，这两天京师里的谣传纯属无稽之谈。说得投机时，再给载沣塞张百万两银票。不要说儿子即将当皇帝，老子就不愁没银子了，老佛爷富有四海，但她的开支仍由内务府安排，她也常常愁银子不够开销，指望臣工们给她送礼，何况还没掌实权的年纪轻轻的醇王爷！对，一贯相信钱能通神而且将此道运用得十分圆熟的袁世凯，决定接受儿子的意见去试一试。

“好，你去准备下，我过会儿就去。”

“是。”袁克定见自己的主意被父亲采纳，心中得意，他转身出门。

儿子刚出门，袁世凯转念又想，万一载沣那小子新恶旧怨交织一起，加之今日的无上权势，摆起臭款来拒不相见，那岂不太失面子

了，不如让克定先去试探下。他把儿子叫进来吩咐道：“你先去醇王府递个片子，见到摄政王后当面告诉他我晚上去拜会。”

“也好。”袁克定十分机灵，他立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

袁克定带上一个书童，兴冲冲地赶到醇王府。这里仍然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比起半个时辰前来似乎还要热闹了。袁大公子亲自来到王府门前，在门房头目的手里塞了一张百两银票，请他快点进去通报。

门房头目见袁大公子出手如此阔绰，早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忙给他倒茶递烟。安排好后，自己亲自进府禀告。

袁克定跷起二郎腿坐在门房里，见那些郎中、员外郎等中级以下的官员们都被拒之门外，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也只是进去之后不过几分钟光景便出来了。拦在门外的人面孔沮丧，参谒出来的人则趾高气扬。袁克定看着这一幅趋炎附势图，心里骂道：“哪一天，我也要叫你们这些奴才们到我袁府门口来表演表演！”

袁克定正在得意时，不料门房脸色尴尬地对他说：“袁大公子，实在对不起得很，王爷他太累了，传令说免了。”

袁克定没想到，载沣居然不见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工商右丞，位在侍郎之下郎中之上，处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原在可见可不见之间。但是他，军机大臣袁世凯的大公子，载沣不见，显然是拒绝了袁世凯的讨好。

“袁大公子，这会子王爷的确忙得不得了，赶明儿个人少一点再来吧。那时王爷再忙，也不能怠慢了袁大公子您呀！”接了袁克定一百两银子，门房头谦卑地哈着腰，编了几句话来安慰着。

袁克定只得快快起身，回家后向父亲说明。醇王府的拒绝，使袁世凯心中更添三分不安。就在他苦无对策的时候，天崩地裂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来得异常突然，异常离奇。

第二天傍晚掌灯的时候，从宫内传出噩耗：在位三十四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驾崩瀛台涵元殿。所有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律缟素戚容，跪在乾清门外，恭听慈禧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现承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禀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文武大臣们跪在萧瑟秋风中聆听圣旨，心中莫不满腹哀思。都说皇帝至高无上，主宰一切，而这位光绪爷载沣，却是一个令人怜悯的帝王。

他四岁进宫，便在所谓的亲爸爸慈禧太后的严厉管束下，在大内后宫那一块窄狭的天地里请安、读书、吃饭、睡觉，既无父母的亲情疼爱，又无兄弟姐妹的手足嬉乐，那一种刻板、单调、冷漠、乏趣的环境养成他内向、孤僻、抑郁、懦弱的性格。长大成人后，又迫于慈禧的淫威，立一个他并不爱的女子为皇后，自己喜爱的妃子却不能亲近，到头来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慈禧推下井去淹死。亲政没有几年，又逢戊戌政变。从此便囚禁瀛台，失去自由达十年之久。他自叹不如汉献帝。其实这样的帝王，人生的乐趣，简直不如一个乡野的牧童，一个云游四方的流浪汉。许多大臣们想到这一点，莫不为他们的大行皇帝流下真情的泪水，怜恤他短暂的悲惨的一生。更有年老的王公们，想起从咸丰十一年来，四十七年里，亲眼看见了三个冲龄登基的天子，两个无儿无女寿不及中人的大行皇帝，他们从心里哀叹大清国运的多灾多难。然而，他们万没料到，还不到一个对时，近半个世纪来一直支撑着朝政、七十四岁高龄的慈禧太后崩于仪鸾殿。

光绪皇帝遗诏（节录）：

“朕自冲龄践祚，寅绍丕基，荷蒙皇太后哺育仁慈，恩勤教诲，垂帘听政，宵旰忧劳，嗣奉懿旨，命朕亲裁大政，钦承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机，勤求上理，念时事之艰难，折衷中外之治法。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

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预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升平。”

“朕躬气血素弱，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酸腿软气壅咳嗽诸征，环生叠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岂非天乎？顾念神器至重，亟宜传付得人。兹钦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抚，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破除积习，恪遵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凡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借稍慰焉。”

慈禧太后遗诏：

“予以薄德，祇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时则发捻交讧，回苗倭扰，海疆多故，民生凋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谕，策励内外臣工及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机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柱。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服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剧增，遂至弥留。回念五十年来，忧患迭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

两天内连丧两宫，不仅清朝立国二百六十年来绝无仅有，在整个中国封建帝王史上也鲜有先例。一时间紫禁城里白雪铺地哀乐震天，一切国事几乎停办。上自军机处，下到国子监，京中各衙门的大小官员都投入了空前未有的国丧之中。京师街头巷尾、酒肆茶楼，各种说法都在私下里流传。大家都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年轻的皇上前脚刚走，年迈的太后便后脚跟上，阎王爷怎么安排得这样巧？有一种传得比较广的说法，说是慈禧病重，袁世凯害怕慈禧死后光绪帝掌权，于己不利，于是向太后进谗言：皇上知太后病重有喜色，并对身边的太监说出头之日到了。太后听到后大怒，说我不能先他而死。二十一日这天，慈禧自知死期已至，命太监给光绪皇帝进毒药。光绪帝吃了毒药后立即死去，当天晚上托噩梦向太后索命。慈禧惊吓，第二天就死了。

这个传说通过袁克定传入袁世凯耳中，真令他有口难辩。他十分清楚，这无疑是在他的背上又捅了一刀子，前途对于他来说，真个是

险之又险！

内宫里摆着两具梓宫。乾清宫里摆的是光绪帝的，皇极殿里摆的是慈禧太后的。从二品以上的大员们轮流日夜在两处守灵。

这些天里，袁世凯每一见到载沣时便有些害怕。载沣阴沉着脸，两只眼睛冷冷的，似乎含着凶恶的杀气。他知道大祸不远了。但是他，一个从小便不安本分敢于闯荡江湖的将门之后，一个青年时代便出生入死立功异域的骁将，一个这些年来训练北洋六镇并有意在其间培植亲信安插死党藏有远图的枭雄，怎肯束手就戮，眼睁睁地看着死之来临？他要与监国摄政王作一番较量。

他苦苦地思索着，烦恼、焦躁夹杂着几分恐惧，使他终日心神不宁，连平日最有趣的事都废弃了。这些日子里，他夜里独处卧室，九房妻妾，一个都不召幸。袁世凯的反常，给袁府上下带来一片惊疑。妻妾儿女谁也摸不透他的心思，唯有大公子袁克定知道父亲的心事有多重。他也在挖空心思主意，要为老头子分忧解愁。

他背着父亲找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学部侍郎严修、陆军部侍郎荫昌、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及其兄直隶总督杨士骧。这些人都是他父亲的心腹，或蒙其拔擢，或受其恩惠，素日里与袁克定的关系也很亲密。但这些人既不知溥仪登基、载沣监国的内幕，表面上局面也还稳定，大家除叹息当此外患内忧之际两宫同崩，少主践位，今后诸事更加难办外，也都说不到点子上来。袁家大公子又不好自己把底揭开，只能搓手干着急。

这天，袁世凯接到东北总督徐世昌从奉天发来的信，说他即日动身回京吊谒梓宫，到时会的到府上来，与老友把酒畅谈时局。袁世凯看完信后心里一亮，徐世昌是生死之交，他今天的地位可以说完全是自己送给他的，何不向他兜兜底，听听他的口气。

五天后的一个傍晚，徐世昌出现在袁府大门口。当了一年多总督的徐世昌明显地发胖了。他本来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现在更显得气度雍容，不同凡俗。因为是国丧期间，他身着黑色布袍布履，脑后的

长辫子上系着一根白布条。当门房传出“徐大人来访”的话后，袁世凯忙丢下手中的雪茄，快步走出书房，亲自来到大门外。

“菊人兄，一年多不见，你越发富态了。”袁世凯十分亲热地拉着徐世昌的手，满脸都是笑容。

“都说我发胖了，发胖不是好事，还是瘦一点的好。”徐世昌也很高兴，诡谲地望了老朋友一眼，轻轻地笑着说，“老弟，听说你又给我娶了一房弟媳妇，还是个苏州美人哩！你真艳福不浅呀！”

袁世凯倒是毫不顾忌，爽朗地一笑：“过会儿就叫她来拜见你这个老大哥！”

“好哇，我正带回一张上等貂皮，就送给九弟妹做件坎肩吧！”

“哎呀，劳你费心了。”

两人说说笑笑走进小客厅。袁克定亲自张罗茶水，他恭恭敬敬向徐世昌递上一杯茶，知道他们有要事商谈，说了声“徐老伯请用茶”后便轻轻地退出了。

“克定这孩子很懂事！”望着袁克定的背影，徐世昌感叹地说。

“哪里，比起你的那几位世兄来差远了。”

袁世凯嘴里谦虚着，心里面对这个长子是满意的。正因为此，他始终保持着对于氏夫人的礼遇。还真是靠了这个结发妻子，给他生了个在众多兄弟中很有威望的嫡长子，这是今后维系这个大家庭的重要因素。

“唉，我那几个孽子要是赶得上克定的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徐世昌从心里发出叹息，他的确对自己的几个儿子都不满意。

“说来说去，我家里也就一个克定强点，其他都不行，尤其是克文，至今不成器，伤透我的心了。”袁世凯捧起墨玉杯喝了一口，那杯子里照例泡的是人参汤。

“克文那孩子聪明过人，我看他今后会成为一个大名人的。”

“什么大名人，顶多不过是一个会做几句歪诗的风流浪子罢了。成天跟女人、戏子们混在一起，有哪点出息！”袁世凯说得嘴顺，他根本没有想到，克文的好女色，完全是老子的一脉相传。

中年好友相聚，儿子们的读书成才一类的事，常是他们的重要话题。这两位国家重臣，遭此大变之际，谈起话来仍不能免去这个俗情。

正说得兴起，按着父亲的吩咐，克定带着两个仆人推门进来。一个仆人在茶几上布下两只酒杯，两双玉筷，一壶伏牛山老窖酒。另一个仆人用漆木盘托着六碗菜，在茶几上一一摆开。

袁世凯拿起筷子指点着说：“菊人兄，知道你要来，早几天就叫克定通知厨房，特为你准备了几道下酒小菜。你尝尝看，合不合口味。”

“好，好。”徐世昌边说边端起了酒杯。

“这是炒驼峰。这碗熊掌前天就炖起了，你看烂没烂。”袁世凯用筷子敲着碗边说。

“慰庭，你太奢费了，我们老兄弟聚会，你弄这些个名贵菜做什么？”徐世昌有个贪杯之瘾，但多年清贫的缘故，对于下酒菜倒并不讲究。这十年来虽渐膺显贵，饮食习惯却并无大的改变。他的筷子没有伸向驼峰熊掌，却从一个鱼碗里夹了一条鱼丝放进口里，嚼了一下说：“这鱼味道好，其实就只这碗鱼就足够了。”

袁世凯笑着问：“你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徐世昌盯了一眼答：“像是鲤鱼。”

“不错，是鲤鱼。你知道这鲤鱼出自哪里吗？”

“这我就知道了。”徐世昌放下了筷子。

“这是孟津的黄河鲤。”袁世凯的筷子在火红的鱼鳞上点了点。“只有孟津的黄河鲤才有这么红的鳞片，别处都淡些。”

“孟津离北京有二千多里，这鱼运来不都坏了吗，如何保得鲜？”徐世昌惊问。

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德宗亦萎靡无仪表，暇中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

当年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王，在孟津渡黄河时，有一条大鲤鱼跳进他的舟中，周武王视之为吉祥之物。李白的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其典便出于此。于是，孟津一带的黄河鲤就成了一味美饌。“我的一个本家在孟津做事，前些日子他来北京，送给我一个木箱子。我问他这是什么，他笑而不答。打开箱子一看，原来是一箱子猪油。我说你送这东西干什么，京师又不缺。他说别着急，好家伙在里面。他用手往猪油里掏，居然掏出一条鱼来，说我给你带来五条孟津鲤鱼，用这个办法保鲜。活脱脱的鱼往猪油里一塞，四面封好，不怕六月炎热，也不怕贮存三个月五个月，什么时候要吃了，从猪油里摸出来，除不会再游水外，其他都与一条活鱼没有区别。”

“有这样好的保鲜法？难怪鱼的味道这样好！”徐世昌又夹了一块鱼，称赞着。

“不过，我倒并不稀罕。”袁世凯放下筷子，脸色陡地阴沉下来。“我对本家说，以后不要劳这个神了，我马上就要回河南老家了，我就在孟津搭一个茅棚子住下，做个黄河钓徒，天天都可以吃到活跳的孟津黄河鲤了。”

“慰庭，你这是什么意思？”徐世昌压根儿没有料到袁世凯会说出这种话来，他把筷子往茶几上一放，瞪大眼睛望着这个在机巧权诈方面万里挑一的老把弟，大惑不解。

“哎，菊人兄，你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难着哩！”袁世凯的背向后一靠，一副愁容不展的神态。

“为何？”徐世昌的酒兴顿时消失。

“皇上和老佛爷一时都去了，醇王监国，过去都说戊戌年的事是我出卖了皇上，这下子醇王要代皇上算那笔老账。老佛爷不在了，荣中堂也不在了，无人替我做主，我自己的分辩，他能信吗？”

戊戌年政变那时候，徐世昌正在小站营务处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军，谭嗣同找袁以及袁回津后告诉了荣禄这些事，徐世昌都知道。徐与袁抱同样的看法，即谭此计万不可采纳，维新党的这个荒唐的计划也必须告诉荣禄，否则今后干系太大。至于荣禄当夜进没有进京，徐并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政变发生了，世人纷纷传说袁出卖了皇上。徐时常为袁捏着一把汗，怕万一慈禧先死，皇上再度亲政，相信了世间的传说，那袁就难办了。想不到天遂人愿，皇上倒先一天走，徐这些日子来一直为袁庆幸。

“慰庭，这件事你大可放心，我这次来府上，正要告诉你这一点，皇上先太后而去，对于你来说正是大好事。你想想，假设皇上还在世，他来追查戊戌年旧事，你怎么办？据我所知，醇王多年来不和兄长亲而和伯妈亲，他不会为难你的。”

“菊人，你只知道一面，不知道另一面。我实话对你说吧，这次老佛爷临崩前商量立嗣大事，我没有参与。”出于对这位微时把兄的真诚相信，袁世凯亮出了这块心病。

“有这事？”徐世昌大为惊讶。

袁世凯点点头。

“这事就奇了。”徐世昌站起来，在客厅里踱步。作为一个深谙朝政的老官僚，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一个军机大臣没有参与立嗣大事，至少新皇帝登基后，这把军机处的金交椅就会转给别人了，难怪袁世凯作了回籍垂钓的准备。“商讨立嗣一事的有哪几位大臣？”

“除醇王本人外，还有世续、张之洞。”徐世昌有智多星之称，袁世凯希望这位智多星能在此事上帮他一把。

“庆王也没参与？”徐世昌问。

“先天去查看太后墓地去了。”

“这是有意打发他出京。”徐世昌立刻做出判断。“朝中不少人都说庆王和你关系密切，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哪里是巧合！”袁世凯苦笑道，“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吧。就在那几天里，不知从何处冒出一个谣言，说我要立载振为帝。这真是无稽之谈！我再蠢也不会做这种事呀！”

“这两桩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徐世昌重新坐下，严肃地望着袁世凯，说，“这样看来，事情严重了，若再有小人挑唆的话，慰庭兄，不是我危言耸听，那时你就麻烦了。”

袁世凯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徐世昌说的是大实话，和他自己的估计差不多。“菊人兄，你能想出个好法子来吗？”

徐世昌脸色峻厉，他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了。他想，在载沣的眼里，你袁世凯无异于是抢他儿子皇位的敌人，他现在大权在握，能轻饶你吗？

眼看这位智多星也陷入困境，袁世凯一时失望了。他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一不做，二不休，与其等死，不如杀出一条血路来，李渊、赵匡胤不也是人吗？先试探一下徐世昌，摸摸他是如何看待的。

“菊人兄，你还记得三十年前，我们两人在寒舍结拜时对天许下的大愿吗？”

“慰庭，年轻时的戏言，你还拿它当真？”徐世昌听他说出这句话来，心里急了。对天许愿的事，他怎么会不记得？

那年袁世凯提出要和徐世昌结为兄弟，落魄文人徐世昌满口答应。袁郑重其事地摆好案桌，燃起蜡烛线香，和徐跪在案桌前，各自报了生辰八字，望天拜了三拜。拜完后，把兄徐对天发誓：愿效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今后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把弟袁接下说：老天爷在上，今后我袁世凯若做了皇帝，一定让义兄做宰相。徐世昌一听，吓了一跳。“做皇帝”这样的话，岂是随便说的，万一被人告发了，是杀头灭族的事！但那时正是徐有求于袁的时候，哪里敢斥责，又想袁还年轻，只不过说说而已。却没料到，三十年后，做了军机大臣的把弟还记得那档子事！

徐世昌也不是迂腐的理学信徒。他从满人皇上那里所求得的只是个人的荣华富贵，很少想到要为此皇上去效忠尽节。这些年来，革命党闹得汹汹嚷嚷，大清朝气数将尽的种种迹象都已暴露无遗。凭着他的精明，他也知道改朝换代已为时不远了。眼前的把弟三十年来的经历，足以证明有着非同常人的魄力和才具，难保今后新朝代的主子就不是此人。自己若促成这事，宰相的位子也少不了。三十年前的戏言倒真有可能成为现实。不过，眼下尚不是时候。

想到这里，徐世昌平和地对把弟说：“慰庭，你刚才的话，勾起了我对三十年前那一幕的记忆。三十年来你自强不息，得到今天的地位真不容易，我这个把兄也仰仗你才做到总督，想起来，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是结义兄弟，我不能不对你说实话，你能听得进吗？”

袁世凯屏着气说：“自家兄弟客套什么，我正要听你的心里话，菜都凉了，我们先喝两口酒再说吧！”

两人对酌了一杯酒后，徐世昌放下筷子，正色道：“当年，我听你对天许下的那个大愿，心里以为那只是一时的戏言。今天你再次提起，我倒是觉得可以认真考虑这件事了。朝廷腐败，国乱民危，许多人都在做问鼎的梦，难道就不许你袁慰庭也问一问吗？”

袁世凯两眼开始放出光芒，听得入神了。

“不过，老弟，我要给你浇一盆冷水，眼下时机未到，这关键的一条，是北洋六镇的军权不直接掌握在你我手里，没有刀把子，就不能做问鼎的梦。”

这几句话，说得袁世凯的头脑清醒过来。是的，北洋六镇虽是自己所训练，但现在并不是自己可以调动得了的，这个时候怎能轻举妄动！他下意识地地点了点头。

“慰庭兄，我对你说句心里话，载沣不是当国的材料，他身边也没有得力的帮手。朝廷的罅漏处处皆是，正应上了‘百孔千疮’这句老话。这些年来之所以没有散架，全是靠的老佛爷的手腕。现在载沣的本事不及她的百分之一，乱子又添得更多，朝廷大局，他维持不了。依我看，大乱就要到来，你不妨耐心等一下。”徐世昌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心情颇为激动地说，“昔游珂里，弟为府主，我为宾朋，今在王城，弟得腰玉，我获弹冠。三十年来，愚兄承贤弟恩惠之多，江海之水不足以喻之。愚兄报弟之日方长，期弟之心甚大，只是不欲水到而渠不成，蒂落而瓜不熟，以僨大事。一旦时机成熟，出面佐弟以成千秋大业，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皎皎此心，可盟息壤！”

袁世凯一时热血沸腾起来，紧紧握着徐世昌的手说：“今日听大哥这番话，真令我感激不已。还是三十年前那句话，弟与兄，富贵与共，生死同归，有渝此盟，天雷相殒。来，干一杯！”

两只酒杯碰了一下，各自将酒喝完。徐世昌说：“古人云：危邦不入，避地以观。我看，这是你目前所要选择的最好办法。”

“你是要我主动奏请开缺回籍？”袁世凯揣摩着徐世昌的意图。

“正是这样。”徐世昌点头。

“暂时离开一下京师也好，只怕是如你所说的，欲求黄河钓徒而不得。”袁世凯忧心忡忡地说。

“我想办法总是有的。”徐世昌端起空酒杯，沉吟良久，慢慢说，“载沣这人胆子小，做事多顾虑。他若真要拿你开刀的话，会要

和有关的人商量的。现能帮你渡过难关的有两个人。”

徐世昌伸出两个指头来。

“快说吧，哪两个？”袁世凯将身子向前倾去。

徐世昌笑笑说：“古话说得好，同舟共济。同舟才能共济，你要把这两个人拉上与你坐同一条船，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段祺瑞。”

“噢！”袁世凯似有所悟。

“慰庭，我们来好好计议一下。”

两颗大脑袋靠得更紧了。小客厅里的灯火，一直亮到鸡叫三更。

联系段祺瑞的事交给了袁克定。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赴德国学炮兵。甲午战后，协助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任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后历任保定军官学堂总办、第六镇统制、江北提督等职。武昌起义后，任第二军军统，旋授湖广总督。1912年元月，领衔北洋将领通电迫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等职。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后执掌大权。1924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为冯玉祥所驱逐。

小站练兵时的旧人，与袁世凯的私交都很深，尤其是段祺瑞，更得袁的赏识器重。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十九岁即赴北洋陆军学校读书。袁在小站练兵，早期的军事教官大半来自北洋陆军学校。段祺瑞被袁看中，征调小站。段祺瑞与袁世凯一样，其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办事能力上，读书玩笔杆子则不是他的长处。袁世凯采用德国、日本提拔军官的办法，升任各级军官都要考试。他有心提拔段祺瑞当统制，但又怕他考试成绩不佳，便在考前偷偷把试题告诉段。考完后段

得第一名，顺利提拔为统制。段于是非常感激袁，忠心耿耿予以报答。后来袁任直隶总督，建议在朝中设立练兵处，统一领导全国的新军训练。朝廷同意，任命奕劻为总办大臣，袁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奕劻自然是挂名的，练兵处的实权操在袁的手里。袁任命清一色的小站旧人为练兵处各级头目，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地位最为重要。凭着过人的机巧权变，段慢慢在北洋新军中隐然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在北洋将领中颇有威望。武夫们的思想一般比较简单，讲义气，重实惠。袁克定找到段祺瑞，请他出面与北洋众镇的高级将领们打个招呼，协助袁宫保渡过难关，日后一定有福同享，然后塞了一大把银票，共一百五十万两，要他分送给兄弟们买碗酒喝。段祺瑞二话没说，拍拍胸膛，爽快地接受了。袁克定高高兴兴地回家复命。

负责说动张之洞的徐世昌却很为难。张之洞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位极人臣，官位不足以动他；他早年充任清流派领袖，一生以清廉自居不贪钱财，金钱不足以移他；他年过古稀，体气衰弱，女色不足以诱他；他天资卓异，宦历丰富，诡计不足以骗他。要游说这样的人，真正是难上加难呀！徐世昌苦苦地盘算着，简直找不到下手之处。

就在这个时候，醇王府里的闹剧传了出来，为徐世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四 醇王府里，母子夫妻兄弟为争权夺利吵得不可开交

载沣与光绪皇帝虽为亲兄弟，却不是一母所出。光绪帝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之妹，当年由咸丰帝做媒，嫁给老醇王奕_譔为正福晋。那拉氏生育三个儿子，长子、三子早夭，光绪帝为其次子。后来奕_譔又纳刘佳氏为侧福晋。刘佳氏生有四子：载洸、载沣、载洵、载涛。载洸在光绪十年间死去，所以醇亲王的爵位后来便由载沣袭封。载洵出继为瑞郡王奕_志为嗣子，后封贝勒。载涛出继为钟郡王奕_诒为嗣，后亦封贝勒。老醇王奕_譔是个没有多少才学识见的人，京城里流传这样一桩故事，也不知是真是假。

那年载沣患病，奕_譔召吴兴名医凌初平进府医治。凌在王府住了半个月，直到载沣病愈才出府。凌每天见奕_譔在府内，除吃喝玩乐外无所事事。时常见到一个年老的太监跑到他的面前说：“王爷，你应小解了。”奕_譔点头。老太监提一个马桶过来，奕_譔于是解小便。过会儿，老太监又说：“王爷，你应大解了。”奕_譔又听话解大便。天天如此，令凌初平捧腹不止。这个名医根本没有想到，充当御前大臣的堂堂醇王爷，在王府里竟如三岁小儿一般地听人安排解大小便。

奕_譔从小生长于深宫之中，养育于妇人之手，性格极为懦弱。当年慈禧立他的儿子载湉为帝的时候，他竟然痛哭得昏厥过去。儿子做皇帝，本是天大的好事，奕_譔为何这等悲痛呢？原来，懦弱的老醇王深知慈禧性情凉薄寡恩，一怕儿子受她的严酷管束，二怕慈禧今后把自己看作争权的对手。儿子进宫的第二天，他就上了一道可怜巴巴的折子，请求开缺一切职务，只留一个世袭罔替的亲王虚爵。

赵凤昌撰《惜阴堂笔记》：“醇邸戊子患病颇剧，延吴兴世医凌初平诊治。余七月至京，其病已愈，凌尚居府中。适余亦感冒，因与凌系粤省同寅旧交，即延之拟方。日常过谈。谓醇邸人极霭然，喜吟咏，时相唱和，惟起居皆听阍人指使。相处数月，日常每见阍对邸曰，爷此时应小解，此时应大解，爷几日不逛园子，今日应逛了。邸竟亦首肯之。此则大奇，使人发笑。”

《清史稿》奕_譔本传：“子七：德宗，其第二子也；载洸，初封不入八分辅国公，进镇国公；载沣，袭醇亲王，宣统皇帝即位，命为监国摄政王；载洵，出为瑞郡王奕_志后；载涛，出为钟郡王奕_洽后。宣统间，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咨府大臣，主军政，三年十月并罢，十二月逊位。”

《清史稿》奕_譔本传：“德宗即位，王奏两大后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昊天不吊，龙驭上宾。仰瞻遗容，五内崩裂。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昏迷，罔知所措，触犯旧有肝疾，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

胡思敬撰《国闻备乘》卷四：“载沣初监国时，咸谓宜移宿宫中，太福晋不许。其弟载洵、载涛倚太福晋势，肆意要求，监国不能制也。监国正福晋即荣禄女，亦时与外廷通关节，有所祈请，监国以二弟故，不得不屈意从之。于是太福晋毁福晋，福晋又毁载洵、载涛，监国大为所困。”

《清通鉴·德宗景皇帝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丁未（二十五日），上皇太后徽号曰隆裕皇太后。”

奕譞 这个懦弱的稟赋不幸恰恰传给了他的两个担负大清国重任的儿子——光绪帝和监国摄政王。光绪帝窝窝囊囊地做了三十四年皇帝，终于到黄泉之下会见老子去了，留下一个窝窝囊囊的摄政王，国家还没来得及监理，王府后院却先闹得不可开交起来。

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性格与丈夫相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人。正福晋在世的时候，两个女人争风吃醋，常常斗气。那拉氏有姐姐的威势，刘佳氏斗不过她，气只得往肚子里憋。后来那拉氏死了，刘佳氏便统治醇王府。到了丈夫去世后，她在王府里的地位便真的至高无上了。现在，她的亲孙子做了皇帝，亲儿子做了摄政王，她也想过一过老佛爷的瘾。

载洵、载涛两个贝勒没有任何才能，却又偏偏禀承着母亲的性格，权力欲望重得很。好了，现在侄儿做了一国之主，哥哥做了监国，兄弟俩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国家已是他们的了，紫禁城不过一个象征，真正的朝廷已转移到醇王府。

刘佳氏、载洵、载涛母子三人结成了联盟。

若仅仅只这个联盟，载沣的处境还单纯些，不料醇王府里还有另外一个强者。此人便是他的福晋，荣禄之女瓜尔佳氏。

瓜尔佳氏酷肖其父，向来有男子汉之风，现在身为皇帝之母了，她何尝不想也做一番慈禧的事业。看着丈夫素日那副胆小谨慎的模样，她恨不得冲出王府，自己顶着丈夫上朝议事，下马断政，只可惜上天没给她一个男儿身。她决心把娘家的兄弟侄儿们弄出来，结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后党。

这样，小小的醇王府里就形成了载沣、载洵和载涛、瓜尔佳氏三派势力。载沣既畏福晋的雌威，又惧以母亲为后台的两个弟弟，执政还没有几天，日子便不好过了。

这天上午，载沣刚下朝回府，外褂还没脱下，一个丫环过来禀道：“太福晋请王爷过去，有要事商量。”

“什么事，这么紧紧忙忙的，也不让人有个喘气的空儿。”瓜尔佳氏见太福晋的邀请中没有她，心里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的。

“我这就去。”载沣把脱下的帽子重新戴好，整整衣服就要出房门。

“慢点。”瓜尔佳氏朝里面喊，“冰儿，把王爷的银耳羹端来！”

“来了。”

随着一声答应，从里房走出一个如花似玉般的丫环，袅袅婷婷的，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荷叶边鎏金铜碗，碗里斜搁着一把银匙。这丫环小名冰儿，是瓜尔佳氏的随嫁侍女。

冰儿是个汉家姑娘，今年十八岁。在载沣的眼里，冰儿不仅脸蛋长得比瓜尔佳氏漂亮，尤其是她身上那种温婉宁馨的气息更令这位年轻王爷着迷。这一点，不但瓜尔佳氏缺乏，包括他的母亲刘佳氏在内的大多数满洲女人都缺乏。特别是这一老一小的两位福晋发起怒来时，更令载沣又惧又厌。此时将冰儿与她们对比一下，简直更有仙魔之分了。

载沣多时想把冰儿收进房，但慑于河东狮吼的威风，一直不敢明说。前些日子他有意当着瓜尔佳氏的面摸了冰儿一下，立即遭到了瓜尔佳氏的白眼。瓜尔佳氏对丈夫的居心一清二楚，丈夫要纳妾，她虽嫉恨，但也无法制止，与其在外面讨个女人进来，还不如把娘家陪嫁丫环给他，能更加笼住他的心。瓜尔佳氏不是不愿意让出冰儿，她是有意暂不松手，吊吊丈夫的胃口，逼他出高价来换取。前天，她的哥哥长麟捎信来，要她跟妹夫说说，将海军大臣一职送给他。瓜尔佳氏想想拿冰儿换来一个海军大臣，这个买卖做得。



1908年年仅三岁的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即帝位，其父任摄政王。这是其父子画像

这会子，眼见身着孝服的丈夫对冰儿望得眼睛都不眨一下，瓜尔佳氏又忌又喜。她从冰儿手里拿过银耳羹，似笑非笑地说：“王爷，这是冰儿专给你熬的，你不吃了它再去吗？”

“好，好，我吃了再去。”载沣接过小碗，坐下来。汤正热着，他边吹边吃。

“王爷，太福晋催你快去！”先前传令的丫环又来了。

“是不是火烧眉毛了？”瓜尔佳氏瞪了那丫环一眼。“王爷上了半天

的朝，连碗羹都不让他喝完？”

那丫环吓得不敢回话，慌忙走了。

《清通鉴·德宗景皇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二十二日），卯刻，大殓毕，奉安光绪皇帝梓宫于乾清宫。是日，皇太后懿旨：予病重，恐将不起，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重大事件面请皇太后（光绪皇后）懿旨。”

载沣匆匆喝完，忙出门，穿过庭院中的鱼池假山，来到西边母亲住的上房。刚一进门，便见载洵、载涛与刘佳氏正聊得兴起。载沣向母亲请了安，又说：“六弟七弟，你们甚时过来的？”

载涛笑着说：“怎么，被内当家的缠得脱不得身？”

载沣笑笑，没有做声，挨着母亲身边坐下。刘佳氏朝着门外喊：“给王爷上茶。”

丫环端上茶来。载沣问：“不知额娘有何吩咐？”

“外面怎样了，给太后的封号定了吗？”刘佳氏问儿子。一个丫环过来，在她的背后轻轻地捶着。

“大学士们商议了两天，拟了几个封号，儿子认为‘隆裕’二字较好，额娘看呢？”载沣答。

“就按你定的，叫隆裕太后吧！”刘佳氏识不了几个字，封号字面上的含义她不去讲究，只要叫起来顺口就行了。“这些日子办事，她没有刁难你吧！”

“还好，都商量着办哩！”载沣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都是那个老太婆多事，生怕她死后娘家人没权，临走了还要扔下一句摄政王与太后共同禀政的浑话！”载洵气呼呼地说。

“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后麻烦事儿总有的是！”载涛接话。

“今儿个叫你来，是想我们娘儿四个商议一下，有件大事得马上办。”刘佳氏转过脸对载涛说，“老七，这事是你提的，就由你说吧！”

“四哥，是这样的。”七贝勒载涛生得身材高大，浓眉长眼，神态之间隐约保存着祖先的强悍之气。“你现在身为皇上的本生父，不叫你太上皇，你也是太上皇了。皇上小，一切事都要你拿主意，不必事事都去与太后商议，她一个妇道人家有几多见识。未必姑妈掌了我们爱新觉罗氏大权四十多年，她这个侄女又要来学样不成！”

“七弟，你说的就是这档子事？”载沣望着不大驯服的小弟弟，不知怎的，心里总有几分怕。

“不是，他有大事要跟四哥说哩！”载洵插话。

“老六，你还是让老七自个儿说吧！”刘佳氏边说边指指大腿。那丫环蹲下来，半握着两个拳头，在老太太的大腿上轻轻地捶打。

铁良，字宝成，满州镶白旗人。早年为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后历任户部、兵部侍郎等职。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练兵大臣，继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陆军部尚书。宣统二年任江宁将军。辛亥革命时曾据守南京，对抗苏浙联军。民国初年，仍暗地进行复辟活动。

“昨天，毓朗、铁良到我府里，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他们说现在老太婆已死了，四哥当国了，大家要协助他，把咱们大清江山弄得中兴起来才是。”

毓朗也是个贝勒，他除了声色犬马之外，也好读点书，过问点朝政，号称宗室中的翘楚。铁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位居陆军部尚书，一向被公认为满人中的后起之秀。

听了这句话，载沣颇为感动地说：“难得他们二位有这个心。怎么个中兴法，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这正是我要跟四哥说的。”载涛挺起腰杆，侃侃而谈，“咱们祖先从关外进关内，从李自成手里夺下这片江山，靠的什么？靠的是咱们八旗子弟的铁骑刀枪。这二百多年来巩固这片江山，靠的是什么呢？也

是靠的我们八旗子弟的铁骑刀枪。圣祖爷当年在木兰狩猎时谆谆告诫：骑射为我满洲传家之宝，子孙后世不可丢弃。从嘉庆爷那代起，我八旗子弟开始沾染汉人柔靡之气，慢慢丢弃了骑射这个传家之宝。后来白莲教作乱，不得不依靠汉人的绿营。再后长毛造反，连绿营都不行了，只得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小时候听老王爷说，幸而曾国藩老实，多少人劝他造反，他都不动心，他若动了心，说不定这江山就是他的了。”

这句话，载沣也亲耳听父亲说过两次，今天由比他小四五岁的弟弟口里说出，他觉得味道有点儿不大对劲。

“铁良说，曾国藩虽没造反，但他却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湘军淮军成了汉人的私家武装。而现在又有一个人步曾、李的后尘，却比曾、李还要做得过分。毓朗干脆点明了这个人。”

载洵接过话头：“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

载沣默默点头，开始明白过来，他的六弟七弟今天就是冲着袁世凯而来的。慈禧的临终遗嘱他死死地记住了，但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要杀他，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能服得了满朝文武吗？载沣为此踌躇不决。再说，现在百日国丧期未滿，无论如何不能做这种事。再急，也要让皇帝登基、百日丧除之后。不过，铁良等人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他问七弟：“陆军部这一年多来，把北洋六镇管住了吗？”

载涛答：“哪里管得住！除第一镇本是咱们京师八旗子弟外，其他五镇，名义上属陆军部管，其实骨子里还是听袁大头的。”

毓朗，皇族，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补授步兵统领。

载洵说：“各镇想换换协统、标统，都差不多换不下去，他们都抱成一团儿。铁良说，前些年流行的那句北洋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话，看来不假。”

载沣听了这话，心里沉重起来。如果真这样的话，杀了袁世凯，不会激起北洋军兵变吗？

载涛说：“四哥，你不是说过德国亲王的十六字真诀是强干弱枝之本吗？从前碍着那个老太婆的疑心不好实行，现在不正好办了吗？”

载沣点头表示同意。那是七年前《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方面除了在北京城为毙命于义和团事件中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纪念碑外，另遣专使前往德国谢罪。这个专使便是醇王载沣。载沣到德国后，目睹德国皇室的权势强大，十分羡慕。他向德国亲王威廉·亨利请教。威廉告诉他：欲强皇室，须掌兵权；欲强国事，须修武备。载沣将这十六字奉为金科玉律，回国后屡次向他的兄弟们提起。载沣不敢明奏，他怕慈禧怀疑他想夺取军权。

“七弟，你是说要建立一支咱们自己的军队。”载沣目光灼热地望着母弟，心里想：到底是亲兄弟，心总是向着自家人的。

“北洋新军当然不能解散，但不能倚为心腹，我们要在一镇之外再建立一支皇家御林军。”载涛显然是早已成竹在胸了，他条理清楚地说，“这支御林军全由我们纯血统的八旗子弟充任，初步计划招一万人。它有两个责任，一为禁卫京师，二为各省新军培养中级以上将领。我们将在一万人中培养两千名军官，全国二十镇新军，每镇分一百人，管带以上的军官全由御林军中派出的人充当。这样，全国二十镇新军就全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四哥，你看呢？”

二十岁的涛贝勒神气活现地看着他的哥哥，仿佛这个宏伟的计划顷刻之间便可实行似的。毫无一点实际经验的摄政王也被七弟的这个计划说得兴奋起来，连连称赞：“好，好得很！”

刘佳氏忙笑着说：“老七，你真出息了，比起老爷子当年来强多了。”又转脸对载沣说，“我看你兄弟的主意很好，就叫他做御林军总管大臣吧！皇家的军队，还只有自己的亲兄弟掌管才放得心哩。”

载沣对母亲这个口谕设置可否。一来他觉得七弟从没挨过军事的边，年纪又这样轻，既无才干，又无经验，一万御林军，能统率得了吗？二来这样大的事，得开亲贵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商讨才行，退一步说，也得跟隆裕商量商量呀！

看到哥哥在沉默，载涛大不耐烦了，冷下脸来问：“额娘的话，你到底说行呢还是不行？”

对于这个被母亲娇宠惯了的老么的脾气，载沣是知道的。他陪着笑脸说：“七弟，你对军事一向接触不多，一下子当统领，吃得消吗？”

对于哥哥的小看，载涛很气愤，大声说：“四哥，这点你放心，我可以叫铁良和毓朗帮我维持一段时间，我到德国留半年洋，回来就行了。”

说着站起身来，拍打着胸膛：“咱们努尔哈赤的后代，天生的将才。四哥，我向你保证，不出三年，咱们的御林军要强过袁世凯北洋军十倍！”

刘佳氏忙趁热打铁：“老七，行，像个天潢贵胄的样子！有你的这支军队在，你侄儿的位子就是铁打的了，你哥也省了好多心。”

这分明是再次催载沣认可。他心里琢磨着：皇家是要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带领这支军队的人也只能是自己的兄弟，何况这个建议又是载涛自己提出来的，这个总管不给他又给谁呢？论能力的确是不够，先让铁良、毓朗帮他一把，让他历练历练也说得过去。再说，若是不答应的话，额娘的面子上也过不去。但是，总得要跟隆裕太后打个招呼吧！

“七弟，这事我还得和隆裕太后商议一下。”

“她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载涛火了起来。“咱们爱新觉罗氏的家不能再让外姓人来当了！”

刘佳氏一向对光绪皇后冷淡，现在她更反感隆裕来干涉她的儿子们的好事，便也附和说：“老四呀，你要拿出男子汉的派头出来。现在才开始，你就这样软软踢踢的，事事都要和她商量，日后她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那咱们大清朝就得又供养一位老佛爷。看你二哥生前那副窝囊劲，我就作呕。你们父子若像他那样，听凭一个女人安排，我不如干脆死去，眼不见为净。”

刘佳氏这番话给载沣很大的刺激，他想了想也是，便说：“好吧，御林军的统领大臣就由你来做，叫铁良、毓朗做你的助手吧！”

刘佳氏笑道：“这才是我生的儿子！”

载洵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做声，眼看着老七抢走了一项好差事，心里火辣辣的。趁着他们讨价还价的当儿，他把朝廷各部的肥瘠掂了掂，他要择肥而噬。

这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从小在保姆丫环丛中众星拱月般地捧大，纵逸放肆，一无所长，却又自以为是天之骄子，无所不能。他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大沽口巡视北洋水师，那些西洋进口的兵舰威武雄壮，开动起来，在大海上奔走如飞。不要说舰上的管带了，就是一名普通的水手都神气得不得了。假若做一名指挥全国所有兵舰的大臣，那可真了不得。既有兵权，又比那些土里土气的刀枪棍棒要时髦百倍。好，就把这个差使要过来。想到这里，他很兴奋。

待到涛贝勒的交易刚刚做好，洵贝勒开口了：“四哥，组建御林军是桩很好的事，任命老七做统领更是重要。不过，还有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四哥你太忙了，眼下还没有想到。”

“六弟，我的确是忙，许多事都顾不上，正要你们来提醒我。”载沣望着老六，不知这位胞弟肚子里藏着什么花招。

“四哥，咱们亲兄弟，我也就不兜圈子了。”像母亲一样长得矮矮小小的，毫无一点军人气质的洵贝勒说，“甲午年，北洋水师之所以全军覆没，关键的原因是朝廷没有一个专管水师的部，把这样一支重

要的军队交给一个总督去办，太轻率了。我们大清国海岸线几千里长，过去吃亏就吃在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洋人欺侮我们，主要在海面上。四哥，现在你来当国了，咱们再不能受洋人的欺侮，咱们要建一支强大的海军。”

载洵说得慷慨激昂起来，俨然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载沣频频点头：“六弟说得对，大清朝不能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载洵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目的：“要建海军，先要筹备海军部。四哥，你把这事交给我吧！”

载沣还没开口，刘佳氏又开腔了：“老四，你看你多福气，刚做监国，两个兄弟就自愿来做你的左右手，老七管陆军，老六管海军，一对金刚忠心耿耿地护卫你们父子呀！”

载沣心里明白，老六是想抓海军的权。设海军部不错，别人也提过，他自己也想过，但海军大臣让老六来做太不合适了。除开小时候跟父亲去过一次大沽，这十多年来，他连海水都没沾过，更不要说驾驶战舰指挥海战了。让老六做海军大臣，岂不会让朝中文武笑掉牙！但自己只有两个亲兄弟，要想把兵权掌握在皇家手中，又只得依赖他了。再说，老七捞了个御林军统领，如果不让他做海军大臣，他如何肯依？老额娘的态度也很明确，陆、海两支军队，一个儿子抓一支。作为监国来说，兵权要抓在皇家；作为兄长来说，两个弟弟，不能厚此薄彼。载洵再不合适，也别无选择了。

“好吧，海军部就由老六来筹建吧，再给你配个助手萨镇冰，他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海上的一切都懂。”

“老六老七，你们还不快站起来，谢过你四哥！”刘佳氏笑着对两个儿子说。她的意思很明白：道过谢了，这事也就算是敲定了，哪怕就是王公亲贵、六部大臣，甚或是隆裕太后不同意，你老四也要认这笔账！

当两个贝勒起身道谢时，载沣慌忙说：“自家兄弟，不要言谢，

祖宗传下来的江山，日后还要靠二位兄弟来护卫哩！”

军权到了手，刘佳氏和她的六儿七儿的目的也达到了，母子兄弟闲扯了一番家常后，载沣向母亲告辞回到东府。

去西府这么久，瓜尔佳氏早等得不耐烦了，不待丈夫跨进门便问道：“什么事留了这长时间，该不是你那老额娘又为你寻了一房姨太太吧！”

载沣笑着说：“你说到哪里去了，要说姨太太，这会子也不行呀！”

“什么这会子不行？”瓜尔佳氏冷笑道，“你们这些男人，尽是些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心底里想的尽是那档子事。我说王爷呀，你如今是摄政王了，要更加威风点，真的看中了哪个娘们，我做主替你娶进来，只是暂不请客不摆酒罢了，谁知道你讨了小！”

载沣知道瓜尔佳氏有所指，脸上尴尬尴尬的，嘴上仍硬着：“莫瞎扯了，国丧期间说什么纳妾讨小，让下人听了多不好！”

瓜尔佳氏换上笑脸，一边帮丈夫脱外褂，一边问：“刚才说着玩儿的，老六老七都来了，你们娘儿四人到底说的什么机密大事？”

无论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琐事，载沣向来不敢瞒着这位厉害的福晋，于是把建御林军、海军部的事说了说。

瓜尔佳氏一听傻了眼，哥哥正瞅着筹建海军部弄个海军大臣当当，谁料小叔子抢了先。她急着问：“这么说，老六想当海军大臣了？”

载沣点点头。

“你就答应了？”瓜尔佳氏更急了。

载沣点过头后问：“怎么啦？”

“大哥今上午来了，建海军部的事，他想了很长时间了。这倒好，让小六子抢去了！”瓜尔佳氏气得脸红红的。

“长麟来了，你为什么不早说？”

“哪有时间说呀，你不一进门就被他们叫去了吗？”瓜尔佳氏又急又委屈。

载沣为难了。无论才具还是资历，长麟都要远胜载洵。长麟今年四十五岁，在北洋水师里当过管带、翼长，又在英国留过学，他倒真是一个合适的海军大臣，况且海军掌握在皇帝娘舅的手里也一样的放心。但话已说出口，怎么收得回呢？

“老六怎么做得了海军大臣，他怕连只木船都管不了！”瓜尔佳氏走到丈夫身边，扶着他的肩膀，声音变得比往常大为轻柔了，“王爷，你再去跟老六说一下，叫他另外挑一个部吧！”

“这怎么行呢？老六那人的个性你不是不知道。”载沣两道眉头皱得紧紧的。

“可我也答应了大哥呀！”瓜尔佳氏知道这事要改变也难了，但她既想步慈禧的后尘，这培植娘家势力的第一步就不能告吹。

冰儿从内房出来，给载沣端上一碗茶，然后嫣然一笑，又进房里去了。这一笑，直把载沣的魂勾去多半。瓜尔佳氏看在眼里，决定今天就把冰儿抛出去。

“王爷，你既然这样喜欢她，干脆就把她收了房吧！”瓜尔佳氏的嘴巴向内房努了努。

“你说什么？”载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男子汉大丈夫，忸忸怩怩的，我最看不惯了。你不是成天说冰儿逗人喜欢吗，今儿个我把冰儿送给你了！”

“真的？”载沣大喜过望。

“我几时骗过你？”瓜尔佳氏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

“不过，”载沣刚升起的热血冷了下来。“过两个月吧，现在还是国丧时期哩。”

瓜尔佳氏笑道：“我说呀，你们这些须眉丈夫没有一个是真君子。真正为大行皇帝服丧嘛，一个人搬到书房里睡去，不要再跟娘们睡一张床！”

载沣不好意思地傻笑着。

“冰儿侍候你，我不说，谁敢道半个字儿？”

“那我就谢谢你了，我的好福晋。”

“拿什么谢？”瓜尔佳氏很得意，钓饵选择在这会子抛出，真正太是时候了。

“你说呢，什么都行！”载沣的神态很慷慨，大有点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味道。

“我也不要你谢别的，你就把海军大臣的差事给我大哥吧！”

“这？”载沣犹豫起来。

“行不行呀！”瓜尔佳氏紧逼着。



载沣和他的子女们

“好！”载沣下定决心，宁肯得罪老弟，不能丢掉美人。

载沣重新穿好衣服，硬着头皮出了门，穿过假山，向西府走去。正好老六还没走。

“六弟，海军部的事暂缓一下吧！”

“为什么？”载洵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明显地充满了火气。“刚到嫂子那里呆一会儿就变卦了，敢情是她娘家的人也要这个差事？”

“你知道了？”载沣很惊异。

其实载洵并不知道，不料一句话就诈出来了。“是长麟，还是长麓？”

“长麟。”载沣低低地说，“你嫂子已先答应他了。”

“岂有此理！我去找她！”洵贝勒抬脚就向东府奔去。

“六弟，你等等！”摄政王在后面喊。他知道这个火爆脾气的弟弟与他那同样坏脾气的福晋，一旦面对面争论，定然会大吵起来。

载洵根本不理睬后面的呼喊，飞快地跑着。

“嫂子！”载洵一个大步跨进东府的门槛，朝着里面高叫一声。

“六爷，什么事急得这样？”瓜尔佳氏从内房出来，见载洵满脸怒气，已知小叔子的来意，却故意问他。

“海军大臣这个差事，四哥已经许给我了，你凭什么要抢给你娘家人？”洵贝勒两手叉着腰，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

趾高气扬惯了的瓜尔佳氏，根本不买这个在她看来无才无德的小叔子的账。她带着讥讽尖声说：“哎哟，我说是什么事呀，六爷，你自己掂掂，海军大臣这个差事你拿得下吗？这可不是去广和楼听戏，到昌平去放鹰呀！”

明摆着这是嘲笑小叔子只会听戏放鹰，没有做大臣的本事，从小在奉承声里长大的洵贝勒如何听得了这话！他顿时火冒三丈，也不顾嫂子的显赫出身，冲上前去一步，指着她的额头说：“你敢嘲笑咱无能吗？你的大哥又有几分能耐？”

瓜尔佳氏毫不示弱，回敬道：“我的大哥虽没有多大本事，他到底做过炮舰管带、水师翼长。你呢，六爷，你知道炮舰是什么模样吗？海水是咸的还是淡的？”

载洵气得全身发颤，脱口骂道：“你这个臭婆娘，想用枕头风来坏爷们的美差吗？没门！”

瓜尔佳氏从小到大娇生惯养，连慈禧太后面前她都敢撒娇使嗔，慈禧还得用好话哄着她。长到二十多岁了，谁也没有半个字对她不恭。今日自己的儿子做了皇帝，她成了真正的皇太后，居然有人骂她

为“臭婆娘”，这口气她如何咽得下！

她大哭起来，发疯似的向载洵冲去，骂道：“你这瘟猪咬疯狗拖的东西，你敢骂我！”

这时载沅赶来了，后面跟着刘佳氏。她拄着拐杖，颠着两只小脚，跑得气喘咻咻的。

两叔嫂竟然扭打起来了。堂堂摄政王府怎能出现这等事，载沅吼了一声：“你们都松开手，这成何体统！”

载洵、瓜尔佳氏都不听他的。载洵破口大骂：“贱种，骚货！”两手抓着嫂子的肩膀向后推。瓜尔佳氏骂道：“瘟疫死的，草席埋的！”一边拿头向小叔子撞过去。

刘佳氏听到儿媳妇用这样刻毒的语言咒骂她的宝贝儿子，又伤心又气愤。见载沅不能制止，她甩掉手中的拐杖，一屁股坐到地上，大哭大闹起来，嘴里喊道：“老王爷呀，你睁开眼睛看看吧，这是什么世道啊！家里都成这个样子了，我对不起你，我不活了，我去陪你算了！”

胡忠敬撰《国闻备乘》卷四：“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载涛归自西洋，欲借国债大张海陆军，并主张剪辮，廷议大哗。载涛嘤嘤不体，监国避居三所，兼旬不敢回家。其狼狈如此。”

一边喊，一边拿头碰地，碰得鲜血直流。载沅见母亲急成这个样子，忙扶起她，高声唤仆人。几个仆人过来，将老福晋抬起。载沅冲进屋里，打雷似的叫道：“额娘都快要死了，你们还在这里胡闹！”

载洵见母亲嘶哑着喉咙在号叫，满脸是血，忙松手，跑到院子里去看娘。载沅望了妻子一眼，恨恨地说：“都是你惹出的祸！”

瓜尔佳氏知道婆婆已经盛怒了，自己闯祸不小，便干脆扑倒在地上，滚来滚去，放声大哭，喊爹喊妈的，吓得冰儿等一班丫环老妈子们忙过来劝说搀扶。

载沣在母哭妻闹中如一根木头似的呆立着，竟不知如何是好。

五 锡拉胡同与肃王府的密谋在同时进行

醇王府里这一场叔嫂、婆媳之间的闹剧很快便传了出去，不少王公大臣听后都摇头叹息。有的说，老佛爷在世时虽然是大权独揽，但她公私还是分得清楚的。她娘家里的人也只能得个承恩公的虚爵，并没有出任实职。方家园里储存的金银珠宝不少，但国家政事却不敢干预，慈禧本人也从不把国事与她的兄弟们商量。醇亲王监国还没有几天，国家的重器要缺，简直成了王府家宴上的鸡鸭鱼肉了，朝廷还有什么体面？

海军大臣一职，叔嫂双方都不肯让步，载沣也无法调停，便只得暂时搁下，先宣布筹建御林军，授载涛为专司训练大臣，毓朗、铁良协助。

此事立即在朝中引起议论。联系到那次家庭争吵，许多大臣也看清了载沣的用意，都很失望。尤其是张之洞，这么大的一件事，也没与他这个老相国商量商量。陡然间，他心中升起一股浓重的失落感。就在这个时候，徐世昌带上一支尺把长的长白山野生全参来到锡拉胡同看望他。

张之洞向来不受馈赠，但他眼下实在体气太弱，这样大的长白山参实在罕见，是补中益气的好药。徐世昌是翰林出身的总督，在张之洞的眼中不是俗人，经不住徐的诚恳劝说，张破例收下了。

从保养身体到学问文章，徐世昌很得体地说了不少奉承话，七十二岁的老头子听得很舒心。话题自然谈到了朝政。张之洞的口气里，明显地流露出对载沣的不满和对时局的忧虑，气氛与徐世昌的要求甚为相合。徐世昌是作了充分准备而来的，又从一批激进的皇室后生中揽到了一些消息，忧心忡忡地叹了一口气，说：“老相国，古话说得好，治国非倚重老臣不可，老佛爷历经咸、同、光三朝，于极重极大之内忧外患中保住了大清朝的江山，真不容易。其关键所在，即倚重

老臣。同治年间依靠曾、左等人平定长毛，光绪一朝，靠李文忠公和您才度过甲午年、庚子年那样的大灾大难。”

“哎，别提了，曾、左、李都走了，我也呆不久了，还是闭了眼清静些。”张之洞颓丧地说。

“说哪里话！老相国，新主冲龄，监国年轻，大清朝还要靠您这根顶梁柱呀！”徐世昌就势激一下。

“说得好听，顶梁柱！”张之洞冷笑一声。“柱子老了，年轻的急着要顶上来哩！”

“是呀，”徐世昌赶紧将谈话引入轨道。“这次筹建御林军，用的全是一班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朝内朝外议论得多啦！”

“菊人，我老了，又生着病，平日里很少出去，你听到些什么议论，拣几条主要的说给我听听。”几十年与政事息息相关，只要两只眼睛没有闭上，张之洞便不能一天不过问政事。这给徐世昌提供了进言的良机。

“我是个外臣，这一年多里朝廷的事也了解不多，近半个月来住京师，只偶尔听到一些老友们说说而已。他们都说摄政王监国会有一番区别于老佛爷的动作，从筹建御林军一事看，这番动作已露端倪了。它有两个特点：一是用皇族，二是用年轻人。”

张之洞没有反响，只是半眯眼睛听着。

“老相国，”徐世昌有意将声音压低，“我听人说，这些日子来醇邸、肃邸和世府特别忙碌，一班亲贵少年日夜出入其间。摄政王、肃亲王和他们的态度大体一致，世续老中堂则较为持重，他不喜欢这班子轻浮少年的狂妄躁进。”

“这班子人究竟要做什么，你听到点风声吗？”张之洞显然对此很关注，半眯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老相国，我这是道听途说，算不了数的，但事态看起来的确是严重的。”徐世昌脸上露出忧郁的神色。

“说吧，在我这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张之洞伸了伸腰。他这些天也听到些风声，说是铁良、良弼等人活动频繁，他要在徐世昌这里得到证实。

“老相国，听说满洲亲贵中现在冒出一批激烈的年轻人，他们在酝酿一个大的计划，那就是要通过这次新旧更替的机会废除军机处，建立一个以皇族和满人为主体的新内阁，将汉人从一切要害部曹里赶出去，以便对付国外排满的革命党和国内的仇满势力。”

“狂妄！”张之洞抑制不住而愤怒起来。“大清国将会断送在这批乳臭未干的小儿们的手里。”

“我早两天见到袁慰庭，谈起时局来，他也唯有叹息而已。他说他已作好了准备，回河南黄河岸边做一个蓑衣钓徒。”

“哎！”张之洞似有满腹的话要说，但“哎”了一声，却不见下文。原来，这句“蓑衣钓徒”的话，蓦地激起他一股与袁世凯命运相连的感情。

张之洞一向瞧不起行伍出身的袁世凯。举国上下对袁的新军新政一片恭维的时候，唯独张没有一句赞辞。张认为湖北的新政远在直隶新政之上，湖北的新军也不亚于北洋军，至于袁为办军政而不择手段的行径，则更为素以理学名臣自居的张所鄙夷。但他们却同时调进军机处。张明白，他和袁的同时进枢府，背后的目的不去谈，表面上至少显示了慈禧太后对新政的认同，对汉人有为者的依赖。袁在张进京后做出了一系列殷勤的姿态，这之后，张对袁的鄙夷之心渐渐减弱，相反，同舟共济之心渐渐增强。今天，种种迹象都已表明，那些不谙世事狂妄躁进的轻薄少年正在咄咄逼人地抢夺权力，首当其冲成为他们障碍的就是作为汉人代表的他和袁世凯。慈禧临终前夕议嗣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他突然感觉到袁将有不测之祸。一股免死狐悲的凄凉心绪，浸漫了这个衰朽老者的的心。他终于含着不尽的深意，对徐世昌

说了一句话：“你去告诉袁慰庭一声，要他处处留心一点。”

刘厚生撰《张謇传》：“我研究载沣的罢斥世凯，并非个人的主张，亦非仓猝所决定。他早与亲密信任的皇族经过长时期的讨论，而后有此行为。一般人都知道，载沣是一个胆子很小、性情很懦弱而没有主意的人，他之决然罢斥世凯，一定经过若干人之策动与鼓励。据我推测，至少必有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贝勒载涛、载洵、毓朗五人在内。而他们罢斥世凯的目的，决非仅仅报复戊戌之怨，而是打算收回世凯的兵权归满人统辖。”

张之洞的估计没有错。就在锡拉胡同张徐会晤的同时，东城肃王府里，一场重大的密谋已从下午进行到深夜。

肃王府的主人善耆，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武肃亲王第八代孙，四十出头，矮矮胖胖的。公车上书那年，他结识了康有为，戊戌期间与康梁维新派关系火热，善耆因此而得罪了慈禧，贵为亲王，只做些管理雍和宫、理藩院事务等闲职，不得重用。善耆自知从政无望，转而厕身优伶间。慈禧最喜欢看戏，临死前几年，几乎每日必看。善耆声音洪亮，京戏唱得有板有眼，他常常粉墨登场，博取慈禧一笑。慈禧见他沉迷梨园，知无大志，反而放心了。去年徐世昌调东北，他便接替徐做了民政大臣。等到慈禧一死，载沣掌权，善耆意识到大展抱负的时候到了。他的身份地位和久被压抑的处境，使得他自然而然地成了急于攫取权力的皇族亲贵中的少壮派首领，载洵、载涛、毓朗、铁良、良弼等人隐然把他奉为盟主。时至半夜，肃王府议事厅内的话题开始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

“咱们大清的军权旁落，从曾国藩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收回军权，这是新朝政纲中最为重要的一条。”

说话的是陆军部大臣铁良。此人二十一岁，长得鹰眼雕鼻，满脸凶鸷之气，虽为贵族子弟，却无纨绔习气。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门门功课优秀，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执掌全国军队的勃勃野心。

“我领陆军部一年来，深感北洋新军中有一股与朝廷离异之心。”

“铁良说得对！”良弼立即接话，这位也只有二十来岁的皇族青年，长得仪表堂堂，文才武功，均为满蒙大臣子弟之冠。他尖锐地指

出：“造成军队和朝廷离异的始作俑者为曾国藩，而把它推向危险边缘的则是袁世凯。从小站练兵开始一直到直隶任上训练北洋六镇，他采取的手法是网罗亲信，培植死党，广行私恩，效忠一人。国家花费巨资，训练出来的却是他袁世凯一人的军队。他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大家都说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毓朗补充。

铁良阴沉沉地说：“老佛爷洞悉袁世凯的居心，去年撤了他的直督调进军机处，原是为了削去他的兵权。现在他虽然不能调动北洋军了，但多年来培植的亲信死党已安插在各个镇协标营中，根本无法清洗掉。他灌输的那一套绝对服从他一人的教育，也很难从那些头脑简单的兵油子里去掉。袁世凯的确是咱们大清朝的心腹大患。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彻底根除这个隐患。”

善耆，爱新觉罗氏，字艾堂。满洲镶白旗人，宗室。光绪十二年封二等镇国将军，二十四年袭封肃亲王爵。曾任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十三年任民政部尚书，次年兼宗人府左宗正。宣统元年参与筹办海军事宜。次年，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载沣入狱，善耆力主从宽处理。三年出任民政部大臣，不久改任理藩院大臣。民国初年参与宗社党活动。

良弼，爱新觉罗氏，字赉臣，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二十五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归国后历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兼镶白旗都统等职，参与改革军制、训练新军等事。宣统三年调任军咨府军咨使。次年参与组织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不久被革命党人炸死。

“杀掉他！”载洵、载涛几乎同时叫出口。

“对！”铁良死劲地把手中的瓷茶碗往大理石桌面上一叩，薄胎茶碗立即破成两半边，茶水流满一桌子。

“各位都说得很好。今天议事议到这个地步，可算是议到窠要上了。”善耆的口气与他的盟主身份甚是相合。“我看袁世凯就是今天的庆父。庆父不除，鲁难未已。当年他出卖新政诬告先帝，以此骗取了老佛爷的信任，借别人的血染红了他的顶子。”

说到这里，善耆想起自己因此而多年受屈，心情甚是不平静。他提高大嗓门说：“但是老佛爷毕竟英明，到了晚年，终于看出了谁是

忠臣，谁是奸佞。嗣立今上的那次重要会议，就没有叫袁贼参与。这是老佛爷对袁贼的一个严重警告。假若她老人家不归天，今日也要对袁贼采取断然措施的。”

善耆这几声“袁贼”，把会议的火烧得更旺了，使大家顿时明白大清朝与袁世凯简直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铁良又冒出惊人之语：“袁世凯是与革命党暗中勾连的奸细。”

众人觉得这句话来得突兀。良弼问：“这倒没听说过，宝臣兄一定有根据。”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铁良阴鹜的眼光将大家扫了一眼。“袁世凯和张之洞会衔保奏一个神秘的人物……”

“你是说宪政馆的杨度？”善耆打断他的话。

“正是。”铁良点头。“老佛爷上了他们的当。我在日本留学时，对杨度这个人的底细很清楚。他第一次在日本期间，就鼓吹骚动，攻击朝廷。第二次逃亡日本，又与孙文、黄兴等革命党徒交往密切。这样一个人，根本不能用，袁世凯却奏调进京，还叫儿子与他拜把兄弟，又送他房子，送重礼贺他讨小老婆。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就是想通过杨度这座桥与孙黄革命党徒取得联系，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成为孙黄的内应。”

“真是一条大蛀虫！”良弼愤怒地拍打桌面。

“张之洞也是个老糊涂！”毓朗骂道。

“杀掉袁世凯，勒令张之洞回家养老！”载涛嚷道。

“大家都安静点。宝臣这点提醒非常重要。”善耆用手压了压。“明天我要好好地跟摄政王说说……”

“肃王爷，你明天跟他说话，第一条先说海军部的事不能变！”载洵急急地打断善耆的话。

“洵贝勒，你放心吧，你的海军大臣飞不走。”善耆笑着说，“我把今天大家所议的归纳成这么几条，诸位看还有没有遗漏的。”

众人点头，催他说下去。

“第一条，撤军机处。第二条，设内阁总理制。第三条，内阁的重要部曹都要在咱们的手里。第四条，为戊戌年新政平反，为谭嗣同等六人昭雪。”

“这一条不能跟我四哥说。”载涛打断善耆的话。“先帝在时，四哥常说，皇上遭囚禁，全是康梁等人害的，若没有他们的那一套乱政，哪有两宫失和皇上受罪的后果。大清朝决不能为康梁平反。”

“涛贝勒说得对，大清朝不能为康梁平反。”毓朗附和。

“好好，这条取消。”见载涛、毓朗坚决反对，想必载沣也不会接受，善耆不再坚持第四条了。“我再说下去。第五条，这是顶重要的，杀袁世凯！”

毓朗说：“还要补充一条，撤宪政馆，不准再玩什么君主立宪之类的花样。”

“行！”载洵、载涛兄弟立即附和。

“这不行。”良弼说，“立宪是世界大势所趋，也是保存咱们大清江山的唯一出路。如果连立宪都取消了，革命党造反就更有借口了。况且，不行立宪，又哪来的内阁总理制呢？”

良弼的话有道理，对政治和立宪一无所知的两位皇叔只好红着脸不说话了。

“杀袁世凯是重要的，但是，”铁良沉吟一会，说，“袁身为朝廷重臣，若无一点借口就把他杀了，恐怕会引起朝野震动。再说，也要提防北洋军。”

“宝臣顾虑的是。”善耆点头同意。“大家一起凑凑看，想个什么主

意。”

这些亲贵少年们夺权的心情虽很紧迫，但真正论起出谋划策来却腹中少见识。大家沉默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还是良弼有了个点子。他把这个点子说出后，大家都满意。善耆笑着说：“今天大家辛苦了一整天，我准备了一道小小的菜为诸位佐酒，好好来个宵夜。”

“什么菜？”这些吃遍了天下山珍海味的少爷一齐问。

“清炖嵩山金钱豹子胎！”

当肃亲王轻描淡写地报出这个菜谱时，众亲贵们的眼睛早已瞪得圆鼓鼓的了。

六 张之洞巧叙前朝旧事，救了袁世凯一命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让阴霾晦气充满了半个月之久的紫禁城，突然间光鲜明亮起来。殿堂内外张灯结彩，廊庑前后披红挂绿。文武百官脱下死气沉沉的丧服，换上蟒袍玉带，一大早便依着爵位、品级、职务，排列在太和殿前的广场上。翎顶辉煌，珠玉耀眼，他们在等候着新皇帝登基仪式的开始。

由本生父监国摄政王载沣抱着坐在宝座上的溥仪，今天全身龙帽龙袍。缩小的九条五彩金龙在云雾江海之间翻腾跳跃，张牙舞爪地拱卫着这位年不满三岁、高不及两尺的人间真龙天子。这位小小的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壮观的场面，虽坐在父亲的怀抱里，仍不免心里害怕。待到净鞭响过，炮声雷鸣，鼓乐震天，群臣山呼万岁时，他却由害怕到恐惧，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皇上登基大哭，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奇闻。跪在前面的听到了哭声，个个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跪在后面的虽听不到哭声，但见前面乱了程序，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跟着乱了套。载沣心急如焚。他毫无办法制止三岁小儿的啼哭，只得连连哄道：“不要哭，快完了，快完了！”

摄政王的原意是登基仪式快要结束了，不料慌不择言，说出一句最不吉利的话来。跪在前面的亲贵大臣们听到这话后都吓得惶惶不安。

《张之洞全集》卷七十二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谢赏加太子太保銜并用紫缰折》：“本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的谕：‘世续着赏加太子少保銜，赏用紫缰。张之洞着赏加太子太保銜，赏用紫缰。鹿传霖着赏加太子少保銜，赏用紫缰。袁世凯着赏加太子太保銜，赏用紫缰。’”

胡思敬撰《国闻备乘》卷一：“戊戌政变，袁世凯首发逆谋；庚子避兵，岑春煊沿途拥卫入关：由是皆有宠于太后。余观二人举动，并各具恣睢叱咤之才，非尽恃宠也。张翼以小吏给事醇邸，不数年官至侍郎，骎骎大用。世凯参其私鬻开平矿业，解职，涉讼英廷二年，快快归，遂一蹶不起。溥善以吏部侍郎兼左翼总兵，本近支宗亲，兄弟子侄布朝列。奸人盗卖陵地，用左翼印押契，世凯复劾罢之。其锋芒亦可畏矣。”

溥仪登基后，改明年为宣统元年，谥光绪帝为景皇，庙号德宗，上皇太后徽号为隆裕。王公大臣都蒙恩赏，袁世凯也加太子太保銜。不见祸害，反得重赏，正当袁世凯怀着侥幸的心理暗自庆贺的时候，御史王景纯的一道参劾折被递到摄政王手中。

这道奏折以亢厉的辞气、扎实的证据揭露袁世凯在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上目无朝廷，擅用职权，靡费钱财，挪用公款，结党营私，勾结洋人的种种不法情事，及投机钻营，首鼠两端，媚上欺下，阳奉阴违等等恶劣的品性。恳请悬袁世凯之头于正阳门外，以安先皇久抑不伸之屈志于九泉，谢臣民宿昔积压之愤怒于天下。

原来，这正是善耆、铁良、良弼等人为倒袁夺权而精心策划的第一步。

载沣捧起这道参劾折，长久地玩味着。不要说袁世凯出卖德宗，挑起两宫不和的滔天大罪，也不要说袁世凯营建自己的私人军队，严重威胁祖宗江山的叵测居心，扒掉这些公愤不提，光从私仇这一点上，载沣就和袁世凯势不两立。

那是袁世凯刚接替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才过不惑之年便身居制台高位的项城新贵，决心在直隶这块京畿重地做出些名堂来，

将声名烜赫的李文忠公压下去。他对直隶各项政事都勤勉努力，给人一种励精图治的形象。袁对近年来直隶举办的新政尤加关注。

那时直隶的采矿业较各省都为发达，其中以临城和开平两家煤矿最为著名。临城煤矿由李鸿章试办，后来移交给钮秉臣督办。钮与比利时人沙多私自草约，将该矿产业房地统交沙多管理，名为合办，实为盗卖。袁查出这中间的弊端后，立即废除草约，派唐绍仪、梁敦彦先后与沙多重订中外合办章程，将主权收回了。事情办得顺利，袁世凯也因此赢得了爱国、精明等美誉。

开平煤矿的情况与临城煤矿类似。但处理开平一案时，袁却遇到了麻烦。

开平系由李鸿章委托唐廷枢开办，唐死后由张翼接任矿局督办。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张翼图谋私利，与德国人崔德琳、英国人墨林相勾结，签订条约，将煤矿转为中外合办，在英国注册。袁上任后亲临开平视察，发现该矿及矿区范围的河道、口岸、土地等均落入英国人之手，大为恼火，亲自约见英国驻华公使，与之辩论，同时严厉责问督办张翼。张矢口否认卖给英国，声称已派律师赴英国控诉，采取拖延的手段对付袁。袁上奏朝廷，指出口岸、河道、土地乃朝廷疆域，绝不能任人私相授受，请朝廷饬外务部向英国声明开平煤矿及矿区范围内的土地等断不能属于英国。朝廷准奏。勒令张翼两个月内收回。但半年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原来，张翼不是钮秉臣，他有过硬的后台。这后台便是醇王载沣。

张翼原是醇王府里的小吏，因聪明能干、善于奉迎而深得载沣的欢心，保举他步步高升，最后竟升到侍郎高位，再由侍郎改任督办。张出事后便去找老主子载沣，载沣也居然替他向袁求情。袁这时才知道这一炮打错了人。但事情已闹开，各方都很关注，慈禧因不知内情还夸奖袁实心办事。袁一心要抱慈禧的大腿，同时也想把爱国美名弄得更光彩，于是不买载沣的账，坚决要毁掉私约，重立公约。载沣恼怒起来，暗中鼓励张与袁顶着干。结果，尽管袁再度参劾张，但直到袁上调军机处，此案并未了结，而袁与载沣的私仇已成死结了。

“袁世凯可恨！”载沣将劾折重重地往桌上一甩，下定决心要借这份奏疏来执行老佛爷的遗嘱，为了祖宗的江山，也为了他个人除掉这个可恶又可怕的敌手。

载沣将折子批给内阁，指示交《京报》刊登出来。第二天，《京报》赫然登出了劾折全文。本来就动荡不安的京师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袁世凯的对头们、嫉恨者，以及一批好事之徒们都在拍手叫好。袁的亲信则预感到大祸已临头，人人自危。更多的人则冷眼旁观，估计朝廷内部将有大事出现。

袁世凯本人见到《京报》后更是惶恐不安。凭着几十年的官场经验，他已看出一场对着他而来的有预谋有计划的行动已拉开了序幕，令人恐怖的后果正在等着他。他不能坐以待毙，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不能不冷静思考对策。他想起徐世昌送给他的锦囊妙计。妙计虽好，但还得借助一个人帮忙，这个人只有奕劻最合适。这天深夜，袁克定奉父命溜进了庆王府。

第二天一大早，年过古稀的奕劻坐轿来到醇王府。须发皆白的庆王以谦卑恭顺的礼节向侄儿载沣请安作揖后，便大骂袁世凯是个伪君子，多年来以假面目欺骗他，前天看了《京报》才知竟是这般恶劣，就凭这一点，杀头亦不过分。接下来，奕劻恳切地对载沣说，杀袁世凯不是小事，弄不好就会出意外，此事必须谨慎。一要与张之洞商议。张为三朝元老，国之柱石，在文武大臣中德高望重，处一言九鼎之地位。要先与北洋各镇统制、协统打个招呼，安定他们的心，否则闹出兵变来，那娄子就大了。

奕劻这番好心好意的进谏果然很起作用，载沣全部采纳了，一心要把此事办得妥帖周到。他吩咐内阁拟一份谕旨：据御史参劾，袁世凯罪情严重，拟革职查办，交法部严惩。用军机处的名义发给北洋六镇，要各镇统制、协统发表意见。同时，他本人亲自打轿来到锡拉胡同张寓，做出一副敬老尊贤的姿态，当面征询张之洞。

张之洞见摄政王亲临，颤颤巍巍地走出大门外跪地恭迎。载沣双手扶起张，诚恳地说：“老相国礼节过重，实不敢当。”

“王爷亲临寒舍，老臣不胜荣幸。”张之洞弯着腰将载沣迎进客厅。他知道载沣已不同过去，摄政监国，日理万机，非有极端重要之事是不会亲自来的。上过茶后，他吩咐家人关好房门，不准任何人再来打扰。

询问了一阵张之洞的身体状况之后，载沣立即进入正题：“老相国，《京报》上的参劾折您看到了吗？”

载沣的语气尽管很温和，但张之洞听了，却似乎感到有一股压力正在向他压来。从立嗣会议没有袁世凯参加那夜起，他就预感到袁的困境即将到来，现在不证实了这个预测吗？多方面的形势对袁已是极不利了，只是他目前还弄不清楚载沣本人的意图，而这，却是关键中的关键。他打起精神答道：“老臣已看过。”

载沣本想以这句话引发起张对此案的看法，却不料张只说了这五个字，便闭着嘴不做声了。客厅里炭火烧得很热，但载沣却感受到一丝寒冷。他只得自己先开口：“袁世凯世受国恩，老佛爷和德宗在世时也对他倍加器重，调入枢垣，倚为长城。皇帝践位，即加太子太保，殷望他与老相国等老成大臣们一道，辅佐朝政，共图中兴大业，却没有想到他竟是这样地不堪信任，颇令人寒心。”

载沣说罢，搓着双手，做出一副很惋惜的样子。张之洞专注地倾听载沣的话，脑子里紧张地思考应对。

载沣去年进军机，原是慈禧为抵制奕劻而作出的仓促决定。那时奕劻鉴于四方攻讦过多，心萌退志，但他又不甘心交出权力，想以儿子载振入军机来替代自己。他在慈禧面前流露出这个意思。自从杨翠喜案发生后，慈禧对载振就没有好感。她不便明拒，便以慰留的口气对奕劻说：“时事日艰，老臣不可轻去，让载沣跟你学习一两年后，你再回家享清闲去吧！”

胡钧撰《张文襄公年谱》：“戊申十二月，项城开缺回籍。先是，监国摄政王秉皇太后命。飭军机拟旨，祸且不测。公反复开陈，始命回籍养病。公退，语曰：‘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陟之渐。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

奕劻知慈禧不同意载振入军机，从那以后便不再言退字。不久，载沣奉命入军机。接着，张之洞也由武昌来京师。军机处共事期间，载沣对张之洞倒是客气得很，口口声声老相国，并不摆王爷的架子。张之洞也喜欢他。认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只要肯虚心请教，不自以为是，还是可以造就的。一年相处下来，张之洞越来越失望了。这位天潢贵胄除态度谦和外，其他地方，也并不比别的黄带子强多少。军机处讨论国家大事，他一般都不发言，硬要他讲话了，也讲不出一句精彩中肯的话，提不出一项可行的措施。张之洞时常想起徐致祥的那番话，为皇室乏才而深自叹息。却不料就是这样一个驽骀庸才，却偏偏在慈禧死后，一夜之间便成了国家的最高主宰者。张之洞期待他与自己商议军国大事，以便让他能够担起这副重担，谁知这些日子来他却陷于一班子亲贵子弟的包围圈中。在张之洞看来，载沣已经昏头昏脑了。又是建御林军，又是要废军机处、建总理内阁制，心躁气浮，毫无章法。刀已经抽出来架到袁世凯的脖子上了，再来试探，这还有什么用呢？

张之洞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吞吞地说：“袁世凯也是够不争气了。不过，老臣离死期也不远了，这些事也不想多过问了。”

载沣听出张之洞的弦外之音，忙说：“老相国，您怎么能这样说，您是三朝元老，历多识广。皇帝年幼不懂事，我也还年轻，阅历不多，朝廷还要靠您来掌舵哩！”

载沣这几句话，说得张之洞心里舒坦多了，满是皱纹的脸上开始露出一丝笑容。他仰起头来问载沣：“王爷，王景纯的话已说明白了，他是要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您认为如何呢？”

载沣没想到张之洞反客为主，倒先问起他来，想了一下，说：“老相国，袁世凯为官几十年，要说没替国家办事，也说不过去，但他结党营私，尤其是在新军中培植个人势力，乃奸臣之作为。朝廷处新旧更替之际，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否则压不住民心。我想，严惩一下袁世凯，借他的头来树立新朝的威信，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说罢，两只眼睛盯住张之洞。载沣这种异样的眼光，使张之洞的心不安起来。一向没有主见的载沣竟断然说出这种话来，一定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支撑着他。这股势力无疑正是包括徐世昌在内许多朝廷大臣所指的亲贵少壮派。张之洞深感事态已非常严重了。

张之洞是一个忠实的儒家信徒，安社稷济苍生，从来就是他的胸怀志向。张之洞又是当今汉人第一臣，他清醒地看出杀袁的背后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满汉权力之争的激变，保护受伤害的汉大臣，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张之洞也是一位精于自卫的官僚，从袁的遭遇，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处境。所有这些，都使得他认为，此时此刻是自己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载沣既然不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物，他相信自己可以说服其悬崖勒马。

张之洞费了很大的劲，将身子尽量挺直点，肃然问：“王爷，您今番来老臣这儿，是来告诉您的决定，还是来垂询老臣的？”

载沣赶紧答：“我特为来与老相国商议此事的。”

张之洞又问：“王爷，您是要老臣说假话，还是要老臣说真话？”

“当然请老相国说真话。”摄政王突然想起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些敢于与君王抗争的骨鲠之臣来，他觉得对面的这个老头子很有点古风。深宫长大个性脆弱的监国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好，既然如此，那老臣今天就与王爷说几句真话。”张之洞不能过久地支撑挺直的身躯，他只得又松弛下来，靠在椅背上，喘了一口气，定定神，说，“王爷，御史王景纯的参劾并没有经朝廷大臣查核落实。从来当御史的都可以风闻奏事，不必件件查实。王爷，您难道没有想过，据一道未经核实的奏疏就杀掉一个军机大臣，此事不太草率了吗？我给王爷说一段前朝掌故吧！”

张之洞慢慢地端起茶碗，浅浅地喝了一口，又慢慢地放好，摆出一副老成持重的宰辅神态来。

“当年，左宗棠不过一湖南巡抚的佐幕师爷，永城镇总兵樊燮告

他欺凌朝廷命官，湖广总督大学士官文也上章弹劾。文宗十分愤慨，骂左是劣幕，提起朱笔来在官文的奏章上批了四个字：就地正法。放下朱笔后，文宗觉得不妥。心想：这两份奏章说的都是一面之辞呀，凭一面之辞就下这样的命令未免武断了点。于是又提起朱笔，在前面添一句话：飭湖南巡抚核查，若果有其事，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到了夜晚临就寝时，文宗又想起这件事。心里寻思：飭湖南巡抚核查，毕竟还是将这个案子交给地方处理，必然会陷于各种人事纠纷中。于是他吩咐宫女拨亮灯，重新拟了一道旨：着都察院速派一名正直御史前往湖南调查左案。文宗自认对此案的处理是很周到全面了。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又觉得还不够慎重。上朝后命内阁拟旨，分寄正带兵在前线打仗的曾国藩、胡林翼，征求他们对左案的处理意见。就因为文宗爷这样慎而又慎，终于保全了左宗棠的性命，后来才有一个人物與梓出关，为国家收复了一片广阔的失地。”

这件咸丰帝与左宗棠的旧事，是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载沣小时候便多次听父辈们谈起过。今天由张之洞的口中叙出，用来规劝他，真可谓恰到好处。载沣不由得脸红起来，暗自想：凭一份御史参劾就杀掉一个军机大臣，这事让人说起来也是草率了。

“老相国，您刚才这段掌故说得好。袁案的确是一桩大事，不能操之过急，是要派几个人到济南和保定去查一查。”

“王爷，您这样虚怀若谷，令老臣感动。”张之洞语气和缓下来。“王爷，恕老臣不恭，再说句实话，即使王景纯所参的那几条都属实，王爷此时也不能杀袁世凯。”

“为何？”载沣惊问。

“王爷，眼下是什么情形啊！”张之洞又叹了一口气。“皇上冲龄即位，国内人情汹汹呼喊立宪，海外革命党磨刀霍霍欲图暴乱，各国政府也在冷眼旁观新朝的举措，真可谓主少国疑，内忧外患。当此之时，安抚人心犹恐不及，岂能诛戮大臣？”

“老相国，您多虑了。”经张之洞的提醒，载沣也想起了前朝旧

事。“早年，文宗爷英年崩殂，肃顺充当顾命大臣之首，跋扈嚣张，无视两宫太后，老佛爷毅然杀肃顺等人，那时穆宗也只六岁，江南长毛正在造反，不也正是主少国疑、内忧外患之时吗？”

载沣很以自己的灵感忽至而得意：这段旧事重提太妙了！皇帝便是当年的穆宗，自己就是当年的老佛爷，袁世凯就是当年的肃顺。老佛爷杀肃顺，建立了威望，自己不也正好可以借袁世凯之头来建立威望吗？

张之洞一眼看出了载沣引这则旧事的用意。辛酉政变那年，张之洞已经二十五岁了，做了九年解元的才子十分关注时局，何况其堂兄张之万又在朝中做了大官，那时的情形，张之洞十分清楚。他心里冷笑道：你也想做当年的慈禧，真个是痴人说梦！不要说政治才能不及慈禧的百分之一，就是现在支持你的载洵、载涛、毓朗等人，也比当年的奕訢、文祥诸人相差太远了。

对面坐着的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毕竟是监国摄政王，张之洞再心气高傲，也不能挖苦他，便强压下心中的情绪，以和悦的口气说：“王爷，恕老臣说直话，除穆宗与皇上都是冲龄践位这点相同外，其他情形，今天与当年都大不相同。尤其不同的是，袁世凯非肃顺可比。肃顺虽跋扈，但他从来没有带过兵，更没有一支长期掌握于其手的军队。所以恭王奉命抓他，犹如老鹰抓小鸡一样。处以死刑，他也只得骂骂而已，再不能有其他的危害。袁世凯就不同了。二十多年来，他基本上未与军队分开过，北洋六镇是他一手招募训练而成的。尽管他现在没有调兵的权力，但他的势力在北洋军中根深蒂固。袁世凯一人不足恤，倘若因此而引起北洋军的兵变，倘若变兵再和海外革命党连成一气，王爷，那时的局势就复杂了。”

载沣经此指点，醒悟了许多，他低头沉思不语。

“王爷，老臣今年七十有二了。十六岁中解元，二十六岁中探花，由巡抚到总督到军机大臣、大学士，位极人臣。所有这一切是谁给的，还不是朝廷的恩典、老佛爷的赏赐吗？老佛爷临终之前，召老臣议立嗣大事，托孤之情，令老臣每思之便涕泪交加。老臣自知多病

多痛，在世之日不久了，今生更无奢望，只求在生一日，尽力协助王爷辅佐皇上一日，只求大清江山安稳一日，到了哪天老臣闭了眼去见老佛爷的时候，能对得起她老人家。”

说到这里，张之洞动了真情。他对慈禧，真有说不完的感恩戴德。不要说慈禧给了他一生可与曾国藩、李鸿章媲美的荣耀，单就那年的会试来说，就够他感激慈禧一辈子了。

张之洞领解后，因遭父丧及回避（堂兄张之万为会试同考官）之故，失去了三次会试机会。同治元年会试告罢，同治二年再度会试，榜列一百四十一名贡士，殿试得了一等一名，张之洞心中得意。复试时笔走龙蛇，放言高论，却不料因言辞过激而引起争论，多数考官议置于三甲之末，独大学士宝鋆叹为奇才，力排众议，置二甲第一。试卷进呈两宫，慈禧特别赏识张之洞，擢为一甲第三。这样，张之洞便由一名令人惋惜的传胪突变为受万千士子歆慕的探花。当张之洞后来得知个中原委时，对慈禧真个是千恩万谢。

“老佛爷和德宗同时撒手走了，留下这副万钧重担在王爷您的肩上，您的一举一措都关乎社稷江山，遇事当三思而行，权衡利弊而动，切不可轻听不负责任之言草率从事。杀袁世凯一人固然是小事，若引起动乱，引起老佛爷和德宗陵寝不安，则是大事了，望王爷慎之又慎！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您要相信，是决不会说出不利国家的话的。”

说着说着，他觉得两眼越来越昏花了，便抬起手来擦拭。张之洞的至诚令载沅颇为感动，他起身告辞说：“老相国，您的心情我都理解了，您好好保重。袁世凯的事情，我会仔细考虑的。”

载沅回到王府，独自一人将张之洞的规劝反反复复地咀嚼了几遍，深觉他的话有道理。

过几天，北洋六镇都回了急电。除第一镇统领马龙标语气模棱外，其他五镇反对杀袁的态度都很明朗。第五镇统领吴凤陵、第六镇统领赵国贤甚至表示，若要杀袁，请先免掉他们的职务，以免士卒哗

变，致负天恩。接到这批回电后，载沣更不敢杀袁世凯了。但袁毕竟是一个凶恶的敌人，从北洋六镇的反响中更可看出此人的可恨可怕；不杀他，也要罢掉他的一切官职，将他驱逐出京师。载沣下决心要为国为己除掉这个毒瘤。他亲自拟了一道谕旨：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

当这道谕旨在《京报》上刊出的时候，离袁世凯获新皇帝加太子太保衔“懋赏”不过十五天。宦海风云之变化莫测，令所有官场中人震栗！

七 冷冷清清的前门火车站，前来给袁世凯送行的只有严修和杨度

与这道谕旨《京报》面世的同时，各种关于袁世凯的飞短流长也在京师显要们的客厅里、大小衙门的休息室里，在茶楼酒肆、街头巷尾间广为传播。顷刻之间，一位不可一世的烜赫大员，变成了一个众矢之的的罹罪平民。求职寄食打秋风之辈不再来了，趋炎附势之徒不敢沾边了，更有胆小怕事的人，连北洋公署的大门口都不敢过了。往日冠盖如云的袁府，眼下冷寂到门可罗雀。

这是白日里的现象。一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有一个个黑影鬼也似的小门闪进去，然后又匆匆地从侧门边消失掉。这些人都是十余年间，被袁世凯提拔安插在中央或直隶、山东各衙门以及北洋六镇中文武官员的私人代表。他们本人不敢到这里来，因为朝廷会在北洋公署的四周布满暗探，这对他们今后的仕途是十分不利的。然而，这位袁宫保过去的确于他们有恩，今日倒霉了，连一个安慰都没有，似乎于良心上说不过去。于是他们或打发自己的子弟，或派遣下属仆人趁着黑夜来一趟。一般都没有信函，带来的是口信，表示他们的殷切关注，希望袁宫保回籍后放宽胸怀，好好保养，有朝一日再度出山。所有这些人都给昔日的恩人送上一张银票，多至数万，少则数千。最多

的一张是直隶臬司张镇芳送的，整整四十万两。张是袁的表弟，由袁一手提拔，累任肥缺，家里积蓄了几百万两银子。张镇芳一向出手阔绰，对表兄遭此不测之祸既愤慨又同情，四十万两银子所表达的正是这一份深厚的情谊。

袁府内室这些日子里一片乱糟糟。于氏夫人成天哭哭啼啼，各房姬妾们手足失措。袁克文也无心去勾栏瓦舍鬼混了，缩在家里读书。一大群少爷小姐们则随各自的生母忙着收拾行李。整个袁府上上下下，几乎无人明白这场飞来横祸的背后原委。

与此相反，这座宫保府的主人的心境倒还安宁。他知道，由于自己的精明强干，业绩丕著，必然招致别人的嫉妒；由于自己多年来手操重权，处理过不少大事，必然得罪了一些权贵显要；由于戊戌年流播甚广的传说，必然引起今日身为监国的载沣的怨恨报复；由于训练了兵强马壮的北洋六镇，必然遭到满蒙亲贵的猜忌。所有这些，过去都因为有慈禧太后那顶保护伞才得以安然无恙，现在山陵已崩，对头当国，囚禁杀头、抄家灭族，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居然能保住首领和全家的平安，真是万幸万万幸了。袁世凯不由得从心底里感激徐世昌给他出的主意，感激张之洞和北洋六镇的昔日袍泽们在这生死关头时对他的支持。他相信这是袁氏先祖的庇佑，于是每天早晚高烧红烛，对着高祖以下的历代祖宗牌位无比虔诚地磕头谢恩。

在全家忙忙碌碌收拾金银细软的时候，他在思索着：回河南后，究竟选择何地为自己的休憩之所？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本不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他是项城人，毫无疑问应回项城去，但袁世凯却不愿回项城。项城对于他，既是生之育之的故园，又是怀有深深隐痛的畏地。原来，这是因为有一场鲜为人知的家庭恩怨之故。

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在夫人刘氏生了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后娶了一个妾，妾也姓刘。这位刘氏妾生有四个儿子，即三子世廉，四子世凯，五子世辅，六子世彤。六年前，袁世凯在直督任上时，生母去世了。袁世凯对母亲感情很深，接到讣告后立即赶回家，为母亲操办

丧事。当时在家主持家政的是他的异母二哥袁世敦。这个袁二老爷守着袁氏诗礼传家的家风，为人拘谨迂腐。入葬的时候，袁世凯提出要将母亲与生父、嫡母合墓。袁世敦不同意，搬出妾不合墓的家训来反对。袁世凯大为光火，心想自己身为一品大员，为袁家挣得了十分风光，却不能为母亲赢得一个与丈夫合墓的死后地位，于脸上太不光彩了。袁世凯与他的二哥争吵起来。袁世敦寸步不让，说：“哪怕你官做得再大，回到家里，你仍然是我的庶弟，你得听我的，服从家规家训。妾不合墓，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能由你来破坏。”莫看袁世凯的本事可以移山填海，在这件事上，他就奈何不了他的嫡兄，而项城那些本家居然也都站在袁世敦那边。母亲终于不能与父亲合墓，堂堂一品总督气得离开老家，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回项城。

袁世凯与嫡兄闹翻之后，与自己的同母兄弟更显亲密了。三哥世廉得知四弟革职为民的消息后，即刻乘火车来到北京。这些年来，世廉靠了这位四弟，由经商发了大财，在汲县买了三百多亩土地，建起了一座豪华庄园。世廉对弟弟说，彰德府北门外有一个洹上村，相传伊尹佐商汤时，遭谤在此隐居三年，后来商汤王亲自来洹上村迎他回朝。此地山水秀丽，还有一座旧王府，原是前明一个藩王的府第，乾隆年间一个致仕的尚书将它修缮后，在此颐养天年。现在虽已荒芜，但略加修整后便可居住。

袁世凯对洹上村十分满意。山水、王府均为其次，重要的是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位遭谤避隐而又获大用的前代名相。他希望自己就是三千多年前的伊尹，隐退只是暂时的，东山再起应为期不远。

他决定自己先带一部分人去汲县住一段时期，打发袁克定去洹上村买下那座旧王府，并查看地形，做出修复扩建的计划。京师府内的善后事情还很多，他留下能干的五姨太杨氏全权料理。

这是光绪纪年终止的前夕，北京城正处在岁暮的严寒时节。连日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大风卷起灰沙尘土在半空中飘舞着，将这座古老的京师搅得昏天黑地，给人一种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昨夜下了一场鹅毛大雪，清早雪停了。袁世凯推开窗门，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他

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往日，白茫茫的雪景常能激起他的豪迈之气，今日这无边无际的大雪，在他的眼里，无异是上苍降下的一件硕大无朋的丧服。

吃过早饭后，去汲县的人都来到正厅。他们中有夫人于氏，六姨太叶氏，八姨太郭氏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孙，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个，另外还有十多个男女仆人。正厅中央高高地竖着九块牌位，上面写着袁世凯的曾祖父耀东及曾祖母郭氏，祖父树三及祖母吴氏，生父保中及嫡母刘氏生母刘氏，嗣父保庆及嗣母牛氏。在烛光和香烟中，袁世凯率领妻妾子孙跪在父祖牌位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袁世凯喃喃地祈祷着，求祖宗保佑回乡顺利，早日起复。然后起身出门，登上大马车。没有鞭炮，没有鼓乐，马车队默默地黯然离开北洋公署，悄没声息地驶向前门火车站。

袁家包了一节车厢，众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搬运行李，袁世凯独自坐在靠窗的位子上，不言不语面无表情地吸着雪茄。往事杂乱无章地浮现在他的脑际。一会儿是儿时的袁家寨，一会儿是朝鲜半岛的汉城王宫，一会儿是初练新军的天津小站，一会儿是停放太后梓宫的仪鸾殿。明明是光天化日之下，他却仿佛如在梦中。人生真如一场梦吗？几十年来步步高升春风得意，他从来没有想起这个地老天荒的疑问。今天，命运冷酷地把这个疑问推到他的面前。

前后的车厢都有送行的亲友在与远离者互道珍重，“一路平安”“沿途保重”“早日归来”等声音不绝于耳，更有至亲骨肉、恩爱夫妻不忍分离的，抱头痛哭，依依不舍，挥泪登车后又下到月台。那是一片人间真情。可是，袁家包的这节车厢，却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没有一个人前来送别，没有一句欢喜的话语。想当初，前后呼拥，左右恭维，仪仗辉煌，八面威风，而今罢官回籍，竟然一个故人不见了。这人世间的冷暖炎凉，怎么会是这样的泾渭分明，毫厘不爽！一向不太动感情的袁世凯不觉大为伤感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此人正踏着积雪冒着严寒向前门火车站走来，向袁家包的这节车厢走来，向他坐着的

这个窗口走来。此人好像是杨哲子！

不错，来的正是杨度。

九年预备立宪章程刚拟好初稿时，两宫便同时晏驾了。宪政编查馆的总办大臣载泽是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婿，比起别的载字辈黄带子来，他又多了一层亲属关系，故对办理丧事特别起劲。宪政馆本是个清闲衙门，大部分人无事可做，于是载泽就给馆里全班人马加派一个临时差事——办理国丧。

易宗夔著《新世说》：“袁世凯在军机时，专擅政权。醇亲王载沣，后入军机，几如伴食中书，袁亦不甚礼之。载沣滋不悦。未几，德宗晏驾，慈禧亦崩，宣统帝入承大统，廷议以载沣监国。袁见局势忽变，遂以足疾请假。大丧尚未告竣，诏袁回籍养病。当袁鼎盛时，内而亲贵及各部尚侍，外而各省督抚，几无不如蚁附膻。洎一朝罢免，恐尚有不测之祸，前门登车时，自严修、杨度外，无敢送者。世态炎凉，亦可慨矣！”

办国丧是个肥差。往昔，或死一个皇帝，或死一个太后，办丧事花银子都像淌海水似的。现在，皇帝、太后同时死去，两场国丧一起办，开销便简直是无底洞了。所以国丧的参与人员，上至总管的王公大臣，下至走脚跑腿的办事人员，个个都想从中发一笔财。宪政馆里的人无不踊跃参加。杨度对此等事原无兴趣，但大家都积极，他也不能落后，这一个月来便泡在没日没夜的繁忙事务中。

看到《京报》上登出王景纯的参折后，他先是不以为然。御史参劾大员是常有的事，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有的确实是激于公愤，伸张正义。也有的意不在弹劾别人，而在为自己博取名声，越是官位高、声望大的人，他们越是要触犯，采取的是颇类“附骥尾而行千里”的手法。还有的御史则纯是被人收买受人唆使，那些是用文字做刀枪的杀手。

王景纯这个人，杨度不认识，不知属于哪一类。不过像袁世凯这样的人，遭御史攻击也算不了特别奇怪的事。他办事留下的把柄很多，且地位高影响大，公敌私敌都很多。御史要对他来一手，从哪个方面讲都说得过去。转念他又想，两宫刚死，便有人来参奏，这里面会不会有更复杂的内幕呢？比如说，戊戌年的事，摄政王一上台便修

旧怨呢？联系到刚加赏太子太保衔，又觉得似乎不太像。

前几天，他突然看到袁世凯罢官回籍的上谕赫然登在《京报》头版上，才明白王景纯的参劾是大有来头的，摄政王果然是弟报兄仇。当夜他到了夏寿田家。两个老友就当前朝廷局势谈了很久，杨度对袁世凯所处的险恶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到北洋公署去了两次，两次都是大门紧闭，门前阒无声息。他想：袁世凯或许是遵循大臣削职后不与外人交通的古例，既借以自保，亦以此不拖累别人。但这位于自己昔日有知遇之恩而今日又倒大霉的人，在离开京师之前，连一面都没有见，杨度很觉于心不安。他料想袁世凯出京时的场面会是冷清的，决定自己去送行，给失意人一点暖意。袁克定兄弟这几天也见不到了，他只得打发何三爷从别的途径去打听。昨天下午，何三爷从火车站处得到确讯，袁世凯明天上午离京回河南。夜里，杨度与静竹、亦竹谈起这事。她们也主张杨度去送行，哪怕再没有第二个送行人，也应该去，即使为此丢了官也不在乎。人世间总还得要有几个不把利害关系置于第一位的人的，否则，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必要存在了。

当杨度来到月台上东张西望寻找时，袁世凯终于忍不住，叫了声：“哲子，你来了！”

杨度循声望去，只见袁世凯夹着雪茄的手在窗口动了两下，然后伸出半个脸来。

“袁宫保！”杨度惊喜地喊着，快步向窗口跑去。

刚登上车厢，袁世凯已经站到对面了，伸开粗短的双臂将杨度紧紧地抱住，不自己地说：“哲子，就你一个来送我，你真是我的患难知己！”

抱了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才松开手说：“哲子，咱们坐下聊聊。”

杨度将车厢扫了一眼。车厢里很零乱，杂七杂八地摆着各种行李，几个仆人正在满头大汗地整理着。于氏夫人和几房姨太太的眼睛

红肿胀的，孩子们惊疑地挨着各自的母亲坐着。远处一角坐着三个抱长枪的兵士。他心里一惊：“这不是步军统领衙门的人吗，难道还要动用兵士押解回籍？”

他很快镇定下来，无事般地在袁世凯的对面坐下，问：“大公子呢，没来？”

“他到彰德府去了。”袁世凯说，“我们先去汲县暂住一段时期，夏天搬到彰德府洹上村去，他到那里购置房子去了。”

杨度点点头，望着这位遭贬的大员。只见他脸孔明显地黑瘦了，益发衬出嘴唇的厚大，两鬓现出了不少白发，神情有点疲惫，但两只圆大的眼睛仍然光亮，仿佛在告诉人们，他胸中的锐气并未减杀。杨度略觉一丝宽慰。

相对沉默了一阵，杨度说：“我几次来府上探望，见大小门都关得紧紧的。直到昨天下午，才得到您今天离京回籍的消息。”

袁世凯苦笑了一下，说：“削职为民，无公事可办了，关起门来还可以减少些闲言碎语。”

杨度扭过头瞥了一眼后面的三个兵士。大概今天起早了，车尚未开动，他们便已打起瞌睡来了。杨度轻声说：“那三个家伙好像是步军衙门的。”

袁世凯看了他们一眼，说：“是的，明为护送，实是监押。”

“可耻！”杨度咬紧牙关骂了一句。

“轻点。”袁世凯以手压了压。“哲子，你要知道，我这已经是不幸中万幸了，差一点脑袋就丢了。有他们押送还好些，我还真的怕半途有人行刺，不明不白地死掉。”

“真的，是要留神点。”这句话提醒了杨度，他突然想起《水浒传》中野猪林的故事来。

“你放心，我早作了准备。”袁世凯拿手拍了拍腰间。“这里藏着家伙哩！”

说罢，“嘿嘿”地笑了两下，露出一排大而黑黄的牙齿来，又指着刚刚走过的两个男仆的背影说：“他们棉袍里都有英国的短毛瑟。”

“这就好！”杨度点点头，心想：不愧是戎马出身的新军统帅。

“哲子。”袁世凯亲昵地叫了一声。“这次多亏了张中堂的帮忙，几次想去登门致谢，但又不便。你来了很好，麻烦你代我去一趟锡拉胡同，就说袁某人这辈子不会忘记他的恩德。”

“我明天就去。您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转告张中堂吗？”杨度常听人说，张袁二人面和心不和，他希望能由此了解一点袁对张的看法。

“也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说了。”袁世凯想了想。“张中堂才学阅历都要大大超过我，平时办事又谨慎，不像我，留给别人的把柄很多。不过，依我看，朝廷会有一系列大举措出来，罢袁某人的官职只是开始，你不妨转告张中堂，请他多留个心眼。”

“行，我一定把您的意思转告给他。张中堂过于耿直，摄政王大概也不会很亲近他。”

“摄政王，哼！”袁世凯的鼻子里冲出一股气。他抬起眼又看了下那三个抱枪的兵士，见他们睡得正熟，说，“他现在相信的是一班子本家子弟，那些人中居然有人说我是曹操。哲子，早知如此，我不如干脆做曹操还好些。”

杨度瞪大着双眼望着这位贬归原籍的军机大臣，不料他今日说出这等话来。然而就是这句话，仿佛一道电光闪过，使他突然看出了这个人物内心中的秘密。多年来醉心帝王之学，努力寻找命世之主的候补四品京堂，心扉陡然为之一开，大有一种“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然而，他此刻正在走麦城，能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吗？

“是的！”杨度断然点头附和，说，“历来都说曹孟德是奸雄，其实

他才是汉末真正的英雄。统一北方，稳定汉室，保护刘氏孤儿寡妇的正是他。不瞒您说，我最欣赏的就是他那句毫不矫饰的自白：“若非孤，正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

“曹操说的是一句大实话。”袁世凯插话。

杨度接着说：“别人都可以称王称帝，他曹孟德为什么不可以做皇帝？何况他本人到死都没有登基，做皇帝的只是他的儿子。要是我，根本不会等到儿子那一辈，我自己早就篡位了。”

袁世凯夹雪茄的手轻轻地在杨度的肩膀上拍了一下，笑着说：“痛快，哲子，咱们是心心相照！”

杨度就势问：“袁宫保，您能对我说说此番回乡后的打算吗？”

“哲子，偌大一个京师，今日我只有你一个贴心人了。我跟你说话真心话吧，你听着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袁世凯的神态凝重起来。“我此番回河南，奉行的只有八个字：怡情养性，以待时变。”

杨度进一步试探：“您认为时变会很快到来吗？”

“哲子，古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时变的种种迹象都已出现了。”袁世凯盯着杨度的脸，正色道，“依某之见，迟则三五载，速则一两年，中国必然大变。”

杨度蓦地将袁世凯的手握紧，神色庄重地说：“宫保大人，杨度今日真正地看到了您才是中国的梁柱，无故遭贬而英气不杀，令杨度敬佩，对时局的看法又不谋而合。宫保大人，您放心回去怡情养性吧，谢安回朝的一天不会很久的。”

袁世凯也紧紧地握着杨度的手，激动地说：“哲子，在我倒大霉的时候，你能对我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我真正地感谢你。若不嫌我给你带来麻烦的话，请常去洹上村走走，看看我这个落难的朋友。”

杨度说：“您在北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亦竹她也总不忘大

人的宽宏大量。”

“说哪里话，我那个老二真不成器，她和你才是真正的一对。什么时候生了个胖儿子，不要忘记向我报一声喜！”

“那是一定的。”

“哎呀！”袁世凯忽然喜滋滋地指着窗外说，“哲子，你看那好像是范孙来了！”

杨度顺着袁世凯的手势看去，果然是范孙。

“范孙是个拘谨的人，刚才那些话不要对他说。”

就在袁世凯叮咛之际，范孙已走近了。

范孙是严修的表字，时任学部侍郎。严修，直隶人，二十四岁即高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是个学养深厚、品行端方的读书人。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他任直隶学务处总办。袁在直隶大办新政，新军、洋务、教育，三大项目齐头并举。袁敬重严修，常和严商量兴办教育的大计，虚心听取严的意见，委严以重任。严修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为直隶的新学兴盛竭尽全力。后来袁又保举他进朝廷，直到出任学部侍郎。这次袁遭贬，朝廷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直隶总督衙门无一人替袁世凯说话，唯独严修抗言上疏，历数袁之政绩。尖锐指出，以足疾罢黜大臣，将貽后世子孙以笑柄，请朝廷收回成命。这份书呆子气极重的奏疏，当然不会得到摄政王的理睬。



袁世凯书法

“范孙，我在这里！”袁世凯忙起身，对着窗外招呼。

“慰庭兄！”严修边喊边进了车厢。

杨度也站起与严修打招呼。大家刚坐定，月台上响起铃声。

袁世凯说：“火车就要开了，两位的高情厚谊，袁某人心领了，请赶快下车吧！”

“不要紧，我送你到卢沟桥再下车。”严修坐着未动。他今年四十九岁，比袁世凯小一岁，但人长得单瘦，又配上一副圆框东洋近视眼镜，看上去，倒比袁要大五六岁。

“哲子，那你就先下车吧！”

“我和严大人一起送你到卢沟桥。”

“好，最好！”

袁世凯显得很兴奋，吩咐家人拿出两瓶酒来，于氏夫人又将随身带的干牛肉、花生仁拿出。袁世凯亲手斟满三杯酒，动情地说：“有句老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袁某今日被贬回籍，无故遭难，两位先生不怕受牵连，冒着严寒前来车站送我，又要陪我到芦沟桥。此情此义，袁某一生一世不会忘记。倘若天不绝袁氏，还有出头一天的话，必当重报。苍天在上，这杯酒为证。”

袁世凯说罢，将茶几上的酒杯端起，再举平头顶，然后略微弯腰，把这杯酒洒在脚边的绒毯上。杨度赶紧给空杯再斟上。三人碰了一下杯子，都一饮而尽。

正在这时，车头拉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鸣叫，紧接着是一声“哐啷”巨响，火车启动了。在沉重的车轮与铁轨的辗压声中，这辆拖着四节车厢的蒸汽火车，缓缓离开前门车站，向西南方向驶去。袁世凯望着渐渐消失的正阳门，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失落感。

严修见袁世凯的面孔阴晦沮丧，知他心里难受，安慰道：“慰庭兄，想开点，伊尹蒙诬，周公负谤，重臣受一时之委屈，不久终将大白天下的例子，自古以来数不胜数。好生回籍休养一年半载，朝廷圣明，澄清小人构陷后，必当重新起用。”

袁世凯说：“我能想得开。当年先叔祖在前线带兵与长毛作战，流言恶语几乎每日不断，朝廷也存有疑心，但先叔祖还是挺过来了。先嗣父为官期间，也常有不顺心之事。看来我袁家的人，上天给予的磨难要比别人更多些。袁某我自己招来的祸自己承担，原无所恤，只

是范孙兄你为此受连累，我心中不安。满朝文武，过去自称是我朋友的不知有多少，遇到出事了，都噤若寒蝉，唯有你仗义执言，抗疏上奏。范孙兄，你不愧为今天的古君子！”

“别说这些了。纠偏扶正，本是臣子侍君的应尽责任，何况慰庭兄在直隶期间对我的一片诚意，今日上疏，也是义不容辞的。”严修摘下眼镜，用手擦了擦深陷的双眼。

“严大人，您的奏折发下来了吗？”杨度问。他对这位满身书卷气的学部侍郎充满敬意。

“淹了。”严修叹口气说，“我又拟好了一道折子，请乞骸骨归里。今日送慰庭兄回籍，过几天我也要回老家去了。”

“这都是我牵累的。”袁世凯的眼圈有点红了。他从衣袖袋子里掏出一张花花绿绿的纸来，说：“范孙兄，这是一张八千两银票，请你收下。”

严修连连摆手：“你这是做什么？”

说罢，脸上现出很生气的神色：“我刚才的话，是向你叫苦来的吗？”

袁世凯忙说：“范孙兄，你莫生气。我知道你长来做学官，没有额外的进益，加之廉洁自律，日子本来就过得清贫。倘若回籍，一大家子人如何过？我虽然也罢了官，但银钱上比你好些。你不要推辞，收下吧！”

严修敛容道：“慰庭兄，我上疏请朝廷收回成命，乞骸骨请归故里，均为道义所激，不存利害之心。你今日拿八千两银子来，硬逼我收下，岂不坏了我的清名！”

袁世凯听了这话，只得将银票依然放进袖袋，说：“好，范孙兄，我敬重你的志向，但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必太固执，哪一天生计有困难了，修一封书到洹上村来吧！”

杨度过去只听说过严修的大名，没有见过面。今日见他这样，方知是一位狷介可敬的长者。“严大人，像您这样一位忠贞体国的贤臣，若真的也被罢官回籍的话，那朝廷算糊涂到家了。”

严修凝视杨度片刻，缓缓地说：“哲子老弟，眼下朝廷的气候，真是阴晴难测呀！”

一句沉重的话说得大家都缄默起来。过一会儿，袁世凯对严、杨说：“克定的农工商部右丞一职尚未撤掉，他还得常住北京，请二位今后多多照应。”

严修点头。

杨度问：“克文、克良他们呢？”

袁世凯说：“暂时还住北京一段时期，明年秋天后再随他们的母亲一道去洹上村。”

略停片刻，袁世凯突然问：“哲子，湘绮先生有信来吗？身体如何？”

“上个月湘绮师来过一封信，说他依然天天抄书著述，身体也如常。”

“哲子先生，听说令妹诗词做得很好，是个颇有名气的女才子。”严修问。

“严大人听谁说的？舍妹不过是喜欢吟几句诗罢了，离女才子还差得远哩！”杨度笑着说。

“哲子。”袁世凯接过话题，“说起令妹，我倒想起一件事，请你去封信问问她。”

“什么事？”

“令妹有曹大姑、班婕妤之才，我早已闻名。”袁世凯说，“我家里

女孩子多，想请一个女先生来教她们读书识字，令妹是个很合适的先生。不知她肯不肯做这个事，愿不愿意到洹上村那个冷清地方去。”

杨度说：“这好办，我去封信问问她。她跟丈夫不很融洽，说不定她会接受的。她一向不慕热闹，冷清不冷清她不在乎。”

袁世凯说：“那好，只要她愿意屈就，馆金我出双倍。”

“叔姬淡于名利。只要相处得好，馆金多少她不会计较。”

正说着说着，火车速度放慢了，窗外出现了古老的芦沟桥。

袁世凯起身说：“芦沟桥到了，二位请下车吧！此情此谊，袁某会永远铭记的。”

杨度、严修也起身，与袁世凯再次抱了一下肩，然后下车。袁世凯送他们到车门口。

严修说：“慰庭兄，多多保重！”

杨度说：“袁宫保，东山有期！”

袁世凯拱着手说：“天气严寒逼人，二位也多多留心！”

一会儿，车头又鸣起汽笛，继续向南驶去。杨度、严修肃立在站台上，一直到轰隆隆的响声完全消失在凛冽的北风中，才踏着积雪，缓慢地离开芦沟桥车站。

八 江亭再题《百字令》：昨宵一梦兼春远，梦里江山更好

袁世凯削职为民一事很快传到海外，海外维新党人莫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正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的康有为坚信这是载沣为其兄报仇的结果，并认定载沣果毅有为，一定会继承其兄戊戌年之事业。流亡异国十多年了，终于盼到了回国做帝师的这一天。他与张之洞过去有两次交往，便从檀香山给张寄了一信，请张转交摄政王。张之洞一

时看不准时局的发展趋势，把信锁进书柜，既不呈交摄政王，也不给康有为回信。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采取了行动。去年，梁启超接到了杨度为袁世凯澄清戊戌年告密一事的信，他将信将疑。不久，袁世凯在慈禧面前告了政闻社一状。慈禧愤恨，将政闻社强行解散，对其骨干严予惩处。政闻社是一部分立宪党人组成的一个以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为宗旨的团体，后台便是梁启超。袁世凯此举使梁启超甚为恼怒，他也因而彻底不相信杨度信上讲的事情。早在戊戌年时，梁便与善耆相交往。这时，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善耆，说“元恶已去，人心大快，监国英断，使人感泣，从此天地昭苏，国家前途希望似海”。接下来历数袁世凯甲午、戊戌、庚子等年对国家的祸害，又建议此案不要牵连多人，同时广拔贤才，申明政纲，颁发大诏，以示朝廷励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还具体指出，大诏之语须极沉痛，务使足以感人等等。善耆看后颇为感动，将它转给载沣。载沣不予理睬。

又有人上书，说应当给谭嗣同等六君子平反昭雪，给当年德宗之师翁同龢恢复名誉等等。载沣同意撤销对翁的处分，开复原官，算是为翁恢复了名誉。但对康、梁、谭嗣同等人则仍维持原议。张之洞悄悄把康有为的那封信烧了。

1911年1月，杨度有一道题为《请赦用梁启超折》上奏。该折说：“启超自戊戌去国，至今十余年矣，流转于欧亚之间，究心于政学之事，困心衡虑增益所能，周知四国之情，折衷人我之际，著书立论数十万言，审论国情，开通民智，为力之大，莫与伦比，此士夫所能谈，中外所共睹者也。”又说：“臣自戊戌以来。即与启超相识，因学术各分门户，故政见亦有参差。其后游学日本，相处数年，文字往还，于焉日密，亲见其身屡濒危，矢志不变，每与谈往事，皆忠爱悱恻，无几微怨诽之词，是以深识其人性行忠纯，始终无贰，倘蒙朝廷赦用，必能肝脑涂地，以报再生之恩。”

就在这段时期里，载沣将军权掌握在皇族手里的计划次第推行。他终于敌不过额娘和六弟的强悍，只能得罪福晋，把海军大臣的美差送给了洵贝勒，并打发他立即去欧洲各国考察海军，以便让老六增加点海军常识。接着又借三岁小儿之口，任命自己暂时代理大元帅，并先行设置军咨处，命毓朗、载涛管理。于是全国陆、海军都掌握在皇家手里了。载沣自以为军权巩固，大清帝国之皇权可以万世不易了。

为了笼络国内的立宪党人，载沣摆出了一副热衷立宪的架势。先是仿效立宪国家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制，规定谕旨须由军机大臣署名。接下来，又特发一道谕旨，宣示决心立宪的态度。随之，各省民意机构——咨议局相继成立。不久，朝廷资政院也成立。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饬令宪政编查馆加快草拟宪法的步子。这期间，载沣又革去奏阻立宪的陕甘总督允升和玩误宪政筹备的甘肃布政使毛庆蕃。载沣这些举措的目的无非是借立宪之名遮蔽天下耳目，从而保住皇族的大权不致外落。不少立宪党人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以为载沣是个宪政热心者，便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国内请愿活动。

先是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由，通电各省咨议局，又派人赴各地游说，不久，便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奉天、黑龙江、吉林十六个省的咨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直到国会正式成立才解散。代表们从上海北上北京，由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领衔，将请愿书递交都察院，请都察院转呈摄政王。又遍访王公大臣，请求赞助。载沣拒绝他们的请求。这是请愿的第一次。

过了两个月，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组织了一个“国会请愿代表团”，推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人到各处演说鼓吹。但是，由都察院代奏的十起请愿书，统统遭到载沣的冷酷拒绝。

到了中央资政院成立的时候，请愿代表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资政院提议设立内阁，立即召开国会。资政院多数议员的主张与各省咨议局一致，于是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或受咨议局的影响，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制所苦，也盼望中央有一个像样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合起来致电军机处，建议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载沣见各省督抚都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害怕一口拒绝会引起地方上的分裂，于是接受了部分请求，下诏将九年预备期缩短，将在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之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

这样，请愿代表团中一部分人认为朝廷接受了请愿，便不再活动了。唯有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几个议长还守着“速开国会”的宗旨不放，准备第四次请愿。

正在此时，东三省又来了许多请愿代表。载沣不能再容忍了。他命令民政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代表递解回籍。又将活动最厉害的天津籍议员温世霖发戍新疆，并下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代表。这第四次请愿胎死腹中。大清国的国会，一直到它的覆灭始终没有开成。

杨度是坚决地站在国会请愿派这一边的。他与张謇、汤化龙等人频繁接触，为他们出谋划策。为配合国内请愿派的活动，他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言自己力主速开国会、以救危亡的一贯态度。并尖锐指出，外人图谋瓜分灭亡中国，乃今日中国最为危险之事。同时又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好出路，而自己“本最初救国之怀，负天下安危之责，不以一时毁誉得失而易往昔之宗旨”。这以后他又上了一道速开国会折，大声疾呼“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奏折递上去后杳无音讯。他愤而交《帝国日报》公之于世，表示对国会请愿活动的公开支持。

以载沣为首的朝廷对宪政假热心真反对的态度，内外国事的日益艰难，使杨度的心情甚为抑郁，这期间虽有亦竹生女，静竹瘫痪渐有起色之喜，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而张之洞的病逝和夏寿田遭家祸请假回籍，又给他增加几重忧愁。

刚办过七十二岁寿筵的张之洞便病入膏肓了。临终的这天中午，长子仁权慌忙上报朝廷，被国事搅得昏头昏脑的载沣这时才想起要去看他。张之洞从武昌调到北京后，一直处在衰病之中，这次病情急剧恶化，其原因正是来自载沣。

许同莘撰《张文襄公年谱》卷十：“大学士世续以视疾请。王至，谓公曰：‘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公曰：‘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王出，陈师傅入，问曰：‘监国之意若何？’公无他言，第叹曰：‘国运尽矣。’盖冀一悟而未能也。”

半个月前，张之洞扶着病躯亲登醇王府，指出载沣执政以来许多不妥之处，其中最大的失策在于专用亲贵。兄弟连翩掌陆、海军大

权，实为先朝未见，望改弦易辙。载沣不但不听，反而叫他只宜静心养病，不要多管国事。张之洞身任疆吏数十年，早已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骄傲气习，现在做了领班大学士、军机大臣，一片好心为了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被他视同孙辈的年轻人，居然可以摆起监国的架子，教训他？张之洞当面不敢顶撞，回到寓所后捶胸打背高声叫道：“不意受此等气，今日始知军机大臣不可为也！”连叫两声后，大口大口的血便不可遏制地吐出来，从此一病不起。中外名医迭进方药，均告无效，病势日渐危险。但他头脑依旧清醒。见载沣来了，他仍想以儒臣的一片诚意，对这位年轻摄政王作最后一次规劝，使之明了亡国危机已迫在眉睫，从而猛然醒悟，振作朝纲。

当载沣来到病榻前时，张之洞勉强睁开眼睛说：“惊动王爷，心实不安。”

载沣说：“老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十分吃力地说：“公忠体国，所不能当，廉政无私，不敢不勉。”

谁知这几句话大大地刺伤了载沣的自尊心。因为张之洞上次力谏他不该让两个兄弟做陆、海军大臣，其理由便是应避徇私之嫌。

载沣很不高兴地起身说：“老中堂，你病得很重，不宜多说话。有什么话，等病好了再说吧。我很忙，先走了。”

张之洞想得好好的一番正言谏论无法说出来，气得闭上眼睛不理载沣。

载沣刚走，小皇帝的师傅陈宝琛进来探视，问：“监国刚才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轻轻地摇摇头，叹道：“他什么话也没说，也不让我讲话，大清国的国运已走到尽头了！”

张之洞将子孙唤到床边，吩咐仁权执笔，在他早已写好的“勿负

国恩，勿坠家风”的遗训上再加几行字：“吾生平学问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

就在这天夜里，一代名臣张之洞带着无穷无尽的遗憾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许同莘撰《张文襄公年谱》卷十二“酉刻忽起坐，下床更衣毕，就卧，汗出如渾，戕刻汗止。进诸子，戒以勿负国恩，勿坠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又曰：‘吾生平学术、政术，所行之十之四五，心术则大中至正。’已复改‘政术’二字为‘治术’……亥刻薨。”

张之洞死后不久，夏寿田的父亲，陕西巡抚夏时，被御史以贪污罪名弹劾革职。夏时六十五岁了，受此打击，旧病复发，卧倒西安寓所。他怕再也见不到儿子，修书一封到北京。夏寿田得书，立即请假赶赴西安。夏时在儿子的安慰下，加之医治得当，病渐渐好了。夏时执意要回桂阳老家。夏寿田对老父千里之遥的归途不放心，便向翰苑请了长假，一路护送回桂阳。

自从夏寿田离京后，杨度觉得京师的生活比往昔孤单多了。他从夏时的回籍想到袁世凯的革职，从袁世凯的革职又想到张之洞的去世，有时很有点时世苍凉、人生短促之感叹。

不料正在这个时候夏寿田回到了北京，当他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时，杨度一家真是惊喜万分。

夏寿田这次利用回湖南的机会，特地到了湘潭，看望了恩师，也看望了杨度的老母和重子、叔姬等人。又带来了一大包杨家捎带的土产。

杨度知道，夏寿田去湘潭，看望恩师自然是一大目的，他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去看看叔姬。当然，杨度不会去点破这一层，但心里有点责备夏寿田孟浪了。叔姬和代懿关系冷淡已经几年了，他这一去，会给叔姬带来更大的痛苦，冷漠的家庭生活将会因此而更加冷漠。听着夏寿田笑嘻嘻地谈论这次湘潭之行的欢乐，杨度心想：说不定此刻，多情而内向的叔姬正在伏枕哭泣哩！

夏寿田建议，为庆贺他回北京，中秋节那天他做东，两家结伴游江亭。亦竹一听忙拍掌附和，杨度和静竹的脑海里蓦地激荡起波浪。是的，一晃十二年过去了，江亭真值得旧地重游！

几天来，静竹的双腿好像顿时好多了。她每天自己支起两根拐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痛得满身流汗也不休息。静竹的精神显得异常的昂扬，她每天坚持走三四个小时，似乎也不太觉劳累。

中秋这天一大早，夏寿田便雇了一辆双驾马车来到槐安胡同。夏寿田的夫人陈氏没有来，说是病了，其实这两天她又跟如夫人岳霜闹意见了。见夏寿田宠着岳霜，她心里嫉妒，不愿来。杨度和亦竹搀扶着静竹上了马车，接着大家都登车。两家五个大人，连带未满周岁的莺儿，一共六人，由两匹铁灰色蒙古马拖着，有说有笑地向宣武门外奔去。

江亭一带仍是十二年前的老样子。那一片空阔的低洼地依然是芦苇丛生，野凫出现，很是荒凉。古老的慈悲庵墙破瓦缺，摇摇欲坠。不时从里面传出几下钟磬撞击声，好像那不是在做佛事，而是在证明这个破败的古刹中还有僧人住着。围绕慈悲庵四周，似乎多了几间茶肆酒馆。

今天是中秋节，游客比往日要多，茶酒店里生意很好，有几家还请了艺人说书唱曲。原本到这里来是图个清闲的，却也弄得跟王府井、大栅栏一样的嚣嚣闹闹。夏寿田见了直摇头。好容易觅得一家，高高挑起的布帘上写着“闹中静茶室”五个字。夏寿田说：“这个名字取得好。”

茶室不大，布置得颇为雅致。门前摆着数十盆菊花，黄黄白白的，正迎着秋风开得旺盛。杨度说：“就这家吧！”

大家进了茶室。店家十分殷勤，忙擦拭桌凳，端来一大壶菊花香茶，又摆开满桌糕点，正中一盘芝麻月饼。店家特别说明月饼是应节的，奉送不收钱。岳霜称赞：“你这个老板会做生意！”

店家两眼笑得眯成一根线，说：“太太过奖了，大过节的，老爷太太们光临我这个小店，真是赏光了。不瞒老爷太太们说，小人也读过几句书，在琉璃厂做过多年的书生意。年岁大了，不耐吵闹爱清静。我见这江亭是个清静的地方，八年前在这里开了一个小茶室，不图赚钱，只图个幽静。不想这茶酒店多了，也不安静了。看来这天子脚下找不到一块安静的地方呀！”

夏寿田见这茶博士很有点个性，心里喜欢，便问：“老板高姓？府上哪里？”

店家忙答：“不敢，小姓司马，单名一个起。祖上是正定人氏，从老爷爷起进的京师。到今年，咱们司马家做了八十八年长安客了。”

杨度觉得司马起说话不俗气，也挺喜欢的，笑着说：“八十八年，那是道光初年的事了。”

“是的，是的。”司马起哈着腰。“老爷爷是道光三年进京的。当初单身一人来京师混碗饭吃，到现在，我们司马家子子孙孙加起来有七十多号人了。自古以来都说人丁兴旺是好事，咱倒有点蠢想，这人多不是好事。”

亦竹插话：“为何不是好事？”

司马转过脸，望着她说：“太太，你们是大富大贵的人，大概不做这般想。我们小户人家，人一多，**糊**口就是难事。小的有时常想，老爷爷当年若不进京，就在家种地的话，如果家里有十亩地，老爷爷算是好过了。但是传到现在，七十多号人，这十亩地如何养活得了？京师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人在讨饭吃，那都是家里人多地少的缘故。依小的看，这人多不是好事，反倒是坏事了。”

杨度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

正在这时又进来几个人，司马忙说：“小的到那边招呼去了。小

店虽是茶室，其实酒饭都有，需要的话，说声就行了。”

夏寿田说：“正好，中饭就在你这里吃。”

待司马老板离开后，杨度对夏寿田说：“这个茶博士有几分头脑。”

夏寿田说：“是的。天底下其实有很多能人，或是家境不好，或是机遇不顺，沉沦下层，埋没一生，真是可惜。”

杨度说：“正是这话。侯门多纨绔，草莽藏英雄，自古如此。”

岳霜尝了一块月饼，连说味道好，又问亦竹：“静竹呢？”

亦竹向门口望了一眼，说：“刚才她说门口那几盆菊花开得好看，要去看看。噯，怎么不见了？”

杨度起身：“不能让她一个人走远了，我去找找！”

就在大家跟茶博士聊天的时候，静竹借口看菊花，一个人支着两根拐杖走出了闹中静茶室。

她怎么能关在茶室闲聊，她要好好地看一看江亭！这个略显冷清旅游地，在京师众多的名迹胜景中，它显得很平常。它既没有燕京八大景那样的山水风情，也没有万里长城、雍和宫、西山那样的地位名望，然而在她——一个苦命的女人的心中，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分量。正是十二年前在这里，她偶遇了哲子，从此揭开了她生命中崭新的一页。尽管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她终于等来了心上人。作为一个曾经身处火坑的女人，静竹不但不后悔，她反而万分庆幸。在她的眼里，荒凉的洼地是美的，惨冷的慈悲庵是美的，整个萧瑟秋风中的江亭都是美的。唯一感到一丝遗憾的是，哲子似乎没有把江亭看得像她这样重。来到这里了，不好好单独陪她旧地重游一番，反倒和茶馆里老板聊得那么起劲。

“静竹，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正在遐想时，静竹听到杨度在后面叫她。是他一个人来了！看来他没有忘记。静竹心里立时腾起一种极度的幸福感，脸上荡漾着红扑扑的光彩，甜甜地笑着说：“哲子，你还记得此地吗？”

“怎么能不记得！”杨度兴奋地指着远处一间茶楼说，“十二年前，就在那里，你拿着一把扇子过来，要我把题在江亭壁上的那首《百字令》写在扇子上。”

“哲子，岁月好快啊，一晃十二年过去了。”

静竹轻轻地充满感情地说。杨度听得出，那后面的几个字简直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是的！”杨度点点头。

“哲子，你扶着我，咱们慢慢溜达溜达，好吗？”静竹抬头望着杨度，眼睛里射出热烈的光芒。

“好！”杨度扶起静竹，两人慢慢地边走边看。

“静竹，那一年我们好像是五月初在这里第一次见面的。”

“不对，是五月十二日。”静竹纠正。

“你记得这样清楚？”杨度颇为吃惊。

“这样重要的日子，我能不记得吗？”静竹笑了一下，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嗔道，“你们男人的心总是粗得很！”

“不，日子虽然记得不精确，但那天的情景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是吗？”静竹侧过脸来望着杨度。“我考考你，我那天穿的什么衣服？”

“这还用考吗？”杨度笑道，“到老到死我都记得，你那天穿了件浅

绿色的上衣，深绿色的长裙，连脚上的鞋子也是绿的。这一身打扮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以致后来在街上看到亦竹误认是你，就是因为她也穿了一套绿色的衣裙。”

杨度这样细致的描绘，使静竹很满意，她又一次甜甜地笑了。

“静竹，你那天真美，我好像觉得先前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美的女人。”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静竹感叹起来，“现在我一点都不美了，还要靠两根拐杖走路，我是个丑女人了。”

“不，不！你依然很美，跟十二年前一样的美！”杨度赶忙说。

“哲子，你好好地看看我。说句真话，我还美吗？”静竹的两只长长的凤眼盯着杨度，目光显得很灼热。

明亮的秋阳照在静竹的脸庞上，乌黑的头发，瓜子般的脸形，娟秀的五官，跟十二年前没有一点差别。但是长期来疾病的折磨，使她的脸上明显地失去了往昔那迷人的光辉，仿佛当年是一颗挂在树枝上的娇娇嫩嫩的蜜桃，而今却是一个摆在盘子上的蜡做的寿桃。尽管如此，在杨度的眼里，静竹仍然是很美的，甚至要超过亦竹。

杨度与亦竹结婚三年了，静竹与他们一起生活也三年了。三年来大家相处得很融洽，杨度对客人介绍，都说静竹是亦竹的亲姐姐。知道这中间原委的仅仅只有夏寿田。夏寿田常来槐安胡同，见静竹生活得如此安详自如，也暗自称奇。杨度每天至少要到静竹房里去一次，跟她谈谈外间的新闻和家里的琐事。静竹总是含着微笑静静地听着，或是和他一起絮谈。后来，静竹可以下得床了，她也常走到书房里和杨度聊聊天。亦竹生了女儿，静竹视同己出，一天到晚把婴儿搂在怀里亲个不停。偶尔夜深人静时，她也会为自己的薄命而悄悄哭泣。但到第二天一早，她的心情又平静了。她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读书、吟诗填词上。三年来在哲子的指点下，她在这方面进步很快。她知道湘潭有个诗才极高的姐姐，她盼望叔姬早日进京，与她做个互相吟唱的诗

友。她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不能和哲子同床共枕，做一对恩爱的夫妻，却可以和他朝夕见面，做亲如同胞的兄妹。这也是一种少有的人间幸福。

静竹这种人生态度，与十二年前他们在潭柘寺观音菩萨面前定情的誓言完全不一样。在杨度看来，当年那是一种美好的人生追求，而现在这也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他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个平平凡凡的女人身上，有着一股美的魅力。

“静竹，你真的很美，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西施、玉环！”杨度轻轻地说着，仿佛自言自语。同时，右手紧紧地将静竹的左臂夹紧。静竹感到一股强大的暖流，从身旁这个男子的手臂中流出，再通过自己的手臂流遍了全身。她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他们就这样紧紧地依偎着，都不再说一句话，让深深的恋情在默默之中交流融会。好久好久，静竹才温存地问杨度：“哲子，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我想你一定想了很多很多。”

“是的。”静竹喜悦地说，“我第一个想法是，我的腿要快点好起来，明年这时我们一起去潭柘寺。”

“对，潭柘寺，潭柘寺！”杨度激动起来。“你的腿会很快好的，我们一起去潭柘寺！”

“明年去潭柘寺，还是我们两家一起去。”

杨度和静竹回头一望，原来是夏寿田正站在旁边插了一句话。

“我知道你们俩在此地有许多终生不忘的回忆，我有意带着岳霜去画芦苇、野鸭，又叫亦竹给她帮忙调颜色。”夏寿田指着后边说，“她们正画得起劲哩！”

顺着夏寿田的手势，杨度看见岳霜站在一棵小松树边，面前支起

一块画板，正在聚精会神地画画，亦竹一只手抱孩子，另一只手给她递彩笔。万里无云的碧空下，她们三人正是一幅美妙的图画。这幅图画是夏寿田的杰作。夏寿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热心而不露声色地帮助别人，仿佛别人的乐趣就是他的乐趣似的。难怪叔姬当年会倾心爱上他，而且十多年来痴心不改，痴情不断。

“他是一个值得女人爱的男人！”杨度在心里默默地说。

“午诒，谢谢你了！”静竹满怀感激地说。

“走吧，咱们进江亭去，看看当年题的那两首《百字令》还在不在。”夏寿田建议。

“最好，旧地重游，旧作重见，真是人间一桩乐事。”杨度欣然赞同。

“我帮你们找！”静竹也很兴奋，又说，“看谁的词还在，谁的彩头就好。”

“那一定是哲子的词在，我的词不在了。”

“为什么？”静竹不解地问。

“哲子这几年是既得佳人又得高官，当然是彩头好。我家是倒霉透了，哪有彩头的。”

杨度安慰：“否极泰来，厄运一过，一切都会好的。”



1906年5月22日，杭州城内爆发了大规模抢砸米店风潮，连日来，杭州灾荒不断，食米奇缺，粮价暴涨。城内居民惶恐不安，争相购米，米商为抬高物价纷纷闭门不售，市民终于忍无可忍，数千民众抢砸米店，全城立即陷入混乱

三个人慢慢地来到江亭。谁知不进还好，一进顿时心情都沉重起来。先是江亭衰朽的建筑令他们颓丧，继而是壁上的那些游人题辞更令他们抑郁。那些字句，或诗或词，或文或句，无不充塞一种伤时感世的气味。他们慢慢地看，慢慢地寻找。蓦地，几行遒劲的草书吸引了他们：“湖广熟，天下足。而今是湖南无粮，长沙抢米，饥民如蚁，饿殍满野。载沣小儿，你自问该当何罪？”

发生在今年春天的长沙抢米风潮震撼全国。杨度、夏寿田从家乡的来信中知之更详。

湖南因为上年水灾歉收，本已粮食奇缺，加之官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更使得街市上不见谷米。长沙城里一卖水人家因买不到米，全家投水自杀。这个惨案激起全城百姓的公愤，当夜米店被饥民所抢，第二天全城罢市。湖南巡抚下令开枪镇压民众，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民众愤极，焚烧了巡抚衙门和大清银行，捣毁外国领事洋行。外国军队配合清军镇压暴动的百姓，死伤数百人，全国舆论哗然。朝廷被迫罢去巡抚的职务，出米平祟，风潮才告平息。

长沙风潮居然在江亭这块旅游之地留下如此深的痕迹，而且这样赤裸裸地向摄政王宣战的口号赫然书于墙上，竟然无人刷掉。人们对朝廷的不满到了何等地步！

两位湖南籍小京官在这几行狂怒的字迹前伫立良久，心绪愈发变得沉甸甸的了。

静竹心里也不好过，她扯扯杨度的衣袖：“咱们到那边去找吧！”

三人默默地四处寻找，努力追忆当年题辞的那面墙壁，却始终见不到一字一句的残迹。

“没有彩头，看来我们都没有了彩头！”杨度嘀咕。

“国家都衰亡了，还有什么彩头不彩头的！”

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男子朝他们望了一眼，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完这句话后便走出了亭子。

杨度正想回敬他一句，夏寿田说：“这个人刚才是在看壁上那首诗，我们也过去看看。”

杨度随着夏寿田走过去。此处原来题着一首七律：

车走雷声不动尘，千门驰道接天津。

杜鹃九死魂应在，鹦鹉余生梦尚新。

抱瓜黄台成底事，看花紫陌已无春。

汉家陵阙都非故，残照西风独怆神！

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诗写得不错，在江亭壁上数以百计的题诗中可谓上乘。诗中忧国忧民的情绪十分浓烈，看来是一个失意而不失忠诚的文人写的。眼下又是西风落叶的时候，看着面前颓废的慈悲庵，陈旧的江亭，四壁上那些令人不忍卒读的游人题辞，联想到处于颠簸危殆之中毫无一丝指望的国家政治，以及多年来负笈东游求得的学问，殚精竭思设计的立宪宏图都将一无所展，杨度一时百感交集，心胸郁闷，方才与静竹共忆初恋时的美好心态被扫除得无影无踪。

“老爷，题首诗吧！”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站在杨度的面前，带着乞求的腔调望着他说。

小男孩黑瘦得吓人，上身披着一个破烂麻袋，下身穿一条破旧单裤，赤着脚，一只手端着个缺边瓷碗，碗里有些墨汁，碗边上横着一支粗糙的毛笔，一只手提着个黑木桶，桶里装着石灰水，插一个旧扫把。

京师里的穷孩子成千上万，有讨饭乞钱的，有拾荒捡破烂的，有帮人做各种小工杂活的，但用这个办法来赚两个小钱的苦孩子还从来没见过，杨度和夏寿田对望了一眼，又心酸又哀痛。

“好吧！”

“谢谢，我来刷墙！”小男孩高兴极了，忙将扫把沾满石灰水，要把壁上的这首七律刷掉。

“莫刷这里。”夏寿田赶紧制止。

“老爷，你要题哪里？”小男孩停住扫把，大眼睛骨碌骨碌地望着夏寿田。

“刷这里吧！”夏寿田指了一块文句庸鄙字迹粗劣的地方说。

“行！”小男孩三下两下刷出一块白壁来，又将笔蘸上墨，给杨度递了过去。

杨度接过笔，凝思着。

静竹说：“既然过去的《百字令》找不到了，那就再题一首新《百字令》吧！”

杨度沉默地点点头。一股从居庸关外吹来的北风破窗而入，吹得他脖子后颈冷飕飕的。他皱着眉头，绷紧面孔，久久地伫立不动。突然，手中的墨笔靠近了尚未全干的灰墙，一行行浑厚遒劲的碑体字出来了：

戊戌年，余与午诒同赴礼闱。余罢第，午诒高中一甲第二名。离京前夕结伴游江亭，时所谓承平岁月也，实大祸已暗伏，国人多未窥几而已。予赋《百字令》：“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此意已寓其中。不久变生肘腋，随之帝后播迁，而今则烽烟四起。一十二年来，国事日非，无可救也。今与午诒、静竹重游旧地，欲觅昔日所题而不可见。秋风萧瑟，汉陵不见，余再题《百字令》一阕，以纪此游。

朋侣携手，觅当年旧迹，尘土掩了。废寺危亭卧寒雀，更接无涯枯草。惹祸博鸿，匿影扶桑，又赴洛阳道。尧都远矣，何来自取懊恼！

谁付伊周重托，神州宏图，由尔展描？昨宵一梦兼春远，梦里江山更好。南疆水清，北国原莽，西域昆仑豪！醒来依旧，西风频吹人老。

静竹轻轻地诵读了一遍，说：“好是好，但未免太消沉了点。你今年才不过三十五岁，难道西风就把你吹老了？”

杨度苦笑着，不做声。

夏寿田说：“当年我们是一人一首，今天也不能让你专美。”

夏寿田从杨度手中取过笔。在杨度题壁的时候，榜眼公已经打好腹稿了，他不假思索，飞快写了起来：

戊戌年与哲子共游江亭。哲子叹时事多艰，余言朝政无阙，小有外侮，足以惕在位，不宜遽作亡国之音，失哀乐之正。和词云“万顷孤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意以矫之，亦

喻朝廷宜礼贤用才，以人治国。曾湘乡谓朝气不难致也。乃未几政变狱起，继以拳祸，两宫西狩，几致亡国，始叹其见微。今与哲子再游江亭，哲子重题《百字令》，有“西风频吹人老”句，静竹惜其消沉。然国事日非，余又遭家难，心绪或许比哲子更消沉也。

一纪过后，正黄花初开，霜打野草。废苑菰蒲新又雨，作得秋声不了。雁字南飞，声断燕岭，回望帝京渺。万里长城，犹如灰线曲绕。

弹指光阴流逝，功名无望，更兼文章天。旧年一腔书生气，渐被岁月磨消。国难当头，家祸突兀，人世多烦恼。不如狂饮，一壶浊酒醉倒。

静竹也把夏寿田的《百字令》轻轻吟诵了一遍，叹道：“十二年了，想不到国家不但无一点起色，反而越来越坏，也怪不得你们消沉。”

这时，岳霜跑过来说：“店老板把饭准备好了，快去吃吧！”说着就来扶静竹。

静竹也说：“苦吟了半天，也该去吃饭了！”

“走吧！”夏寿田拉起杨度衣袖就走。

“老爷，赏我几个钱吧！”

侍候笔墨的小男孩站在一旁可怜兮兮地说。

“哎呀，你看我们都忘记了！”杨度一边掏口袋，一边对夏寿田等人说，“你们先走。”

杨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约有三四十文，都送给了那孩子。小家伙欢天喜地地鞠了一躬走了。

杨度正要转身，却忽然看到慈悲庵里走出两个出家人来：前面是一个年岁较长的和尚，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尼姑。二人来到大门外，都停了脚。

和尚双手合十说：“师妹留步，过两天我再来。”

中年尼姑久久地望着和尚，好久才说了一句：“师兄好走了。”

杨度被这一僧一尼的情景所吸引，怔怔地望着出神。那和尚转过脸向江亭这边望了一眼，又朝着尼姑身边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杨度看清了这位和尚，原来竟是多年不见的故人！

“寄禅法师！”杨度惊喜地喊了一声。

和尚停步，扭头一看，也喜道：“原来是哲子！我正要找你，不料你也到江亭来了！”

当杨度和寄禅一起来到慈悲庵大门口时，寄禅向尼姑介绍：“这是我的俗家朋友杨哲子施主。”又指着尼姑说，“这是我的师妹净无法师。”

杨度向净无弯了弯腰。他瞥见这个尼姑的脸上略有点不自在。净无右手摸着胸前的念珠，左手竖起，停了好一会才说：“请杨施主进庵里叙话。”

寄禅忙说：“师妹，我看不必了。”又转过脸对杨度说，“哲子，我今天有件要紧的事去办，就不在这里说话了。我在法源寺里挂单，明天夜里我在寺里等你，我们再好好叙话。你一定要来！”

说完，又望了净无一眼便走了。净无也不再和杨度搭腔，赶紧转回庵里，把大门关了起来。倒是杨度一个人在庵门外默默地站了很久，他看得出寄禅和净无之间的关系非比一般。

九 悟宇长老指明朝廷亡在旦夕的三个征兆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年代最老、规模最大的寺院，位于宣武门内法源寺前街。它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当时叫做悯忠寺。后来宋钦宗被金兵从汴梁掳至燕京，就囚禁在这里。明代改名为崇福寺。清雍正年间改建后更名为法源寺。

寺内共有五进院落。第一进为天王殿，第二进为大雄宝殿，第三进为观音阁，第四进为毘卢殿，第五进为藏经楼。法源寺最引以自豪

的便是这个藏经楼。它藏有唐人和五代人的写经，以及宋、元、明、清各种刻本，还有用西夏文、回鹘文、傣文、藏文、蒙古文书写的佛经，是我国寺院中藏经最多、版本最珍贵的藏经楼之一。藏经楼一楼左边有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客房，专为接待国内各寺院的高僧，寄禅就是以浙江天童寺住持、著名诗僧的身份住在这里。杨度进了法源寺，略一打听，便有一个小沙弥把他带进这间房子。寄禅早已沏好了名贵的天童茶在等候他了。

自从光绪二十九年杨度第二次东渡日本以来，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有见面了。这期间只有智凡法师在他们中间充当过一次青鸟。这次法源寺重聚，杨度没有询问寄禅这几年来的行踪，却抓住慈悲庵的那一幕师兄师妹别情来打趣他。

“想不到大法师也有儿女私情。真佛面前不烧假香，你今天当着我这个真正的师弟面前，把那个假冒的师妹的根由说清楚。否则，我就把她公之于十方丛林，让他们晓得原来得道高僧，竟是个风流情种。”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寄禅赶紧制止：“哲子，这里是法源寺，不是湘绮楼，怎能这样放声大笑，惊动了长老，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杨度笑道：“莫拿这个来打岔，快好好交代。做个风流诗僧有什么不好？曼殊法师就是一个顶顶有名的风流诗僧。在日本时我最喜欢和他交往，倒是那些一本正经只晓得打坐数念珠的和尚，乏味极了。曼殊年少，法师年老，一老一少，相映成趣。哪一天我过得不如意了，也祝发入空门。我们三人，一老一少一中年，鼎足三立，做三个风流诗僧闻名于世。”

杨度越说越得意，寄禅也跟着笑了起来，说：“不瞒你说，我也喜欢曼殊法师，只可惜无缘与他谋面。”

“不要紧，听梁卓如说他就要回国了，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那好，我多时想结识他了。”寄禅真诚地说，“大家都说我是诗僧，其实，当今真正的诗僧要数他。他的诗有一种佛门韵味，我写了一辈子的诗，自认不及他。看来这不关乎苦吟，而是关乎慧根。最近我在《南社丛刊》上读到他的一首诗，真是妙极了。”

“这诗怎么写的？”杨度兴致勃勃地问。

寄禅拖长声调背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背完后又情不自禁地赞叹：“齐己、皎然皆不如，堪称我禅门第一诗人。”

“噢，这首诗我早几年在日本时就读过。”杨度说，“你知道，这首诗是为谁而作的吗？”

寄禅摇摇头。

“他是为日本一个名叫百助媚史的艺伎而作的，此人是他眷恋多年的情人。”杨度说到这里忙刹住。“我不和你扯远了，还是好好交代你的慈悲庵的师妹吧！”

“真拿你没办法！”寄禅苦笑道，“这事既然让你撞见了，我也只得跟你说一点了。其实，师兄我一生所缺的正是这‘风流’二字。若多一分风流，也就不会苦了净无了。”

杨度插话：“看来大法师与那位女菩萨真有一段动情的故事了。”

“唉，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寄禅收起笑容说，“光绪十年，我第三次去雪窦寺，谒见悟宇长老。长老那时正在讲授《心经》，四面八方都有僧尼前来听讲。我也在寺里住了下来，早晚两次听长老的课。有一天，突然有个年纪轻轻的女尼走进我住的禅房，说是听人讲我爱写诗，要看看我的诗。我那时只有三十多岁，血还很热，见有人要看我的诗很高兴，便把诗稿拿出来给她看，又详详细细地把每一首诗讲给她听。这位女尼很爱诗，隔两天又来看，于是我又讲。这样一来二往

就很熟悉了。她的法名叫净无，是杭州城外覆舟庵的，来此挂单半年了。我问起她出家的缘由。才知她原是旗人，父亲是杭州旗营一个小把总。后来父亲病故，家里无钱运柩北归，便把她嫁给浙江臬司做小老婆。这臬司也是旗人，过门那年，已是七十三岁的老头子了。两年后臬司死去，大老婆容不得她，将她赶出家门。她无法生存，无可奈何地进了覆舟庵，削发做了个尼姑。净无的身世很苦。我们都是苦出身的，彼此互相怜悯。一个月后，她突然对我说：师兄，我们一起还俗吧！我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已在阿育王寺舍利塔前烧去了两指，立下了海誓，如何能背叛还俗？净无再没说二话，便出门了。第二天上午没有见她听讲经，到了下午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回杭州去了。两年后我去杭州，特地到覆舟庵去找她。庵里的女尼告诉我她到京师去了。我想，她原是旗人，一定是还俗回籍了。从此便不再想这件事了。前几天我来京师，住在这里，与轮桨大法师谈起京师丛林中的僧人。他盛赞慈悲庵的净无法师禅学精妙。我心里想，这个净无是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净无？怀着这个念头，我那天去了慈悲庵。一见面，果然是净无！我们惊喜极了。净无说，二十多年来，她常常记起我。遭到我的拒绝，她心里很凄苦，便只有一心礼佛，以钻研佛经来摆脱那层俗念。我听了心里直难受。”

杨度插话：“既然你难受她记念，再一起还俗也不迟呀！”

“我都六十岁了，净无也快五十了，还还什么俗！”寄禅的眼神黯淡起来，慢慢地说，“若是真有缘的话，来世再圆这个梦吧！”

杨度笑道：“大法师，我现在明白了，你的诗没有曼殊那股韵味，确如你所说的，关键不是慧根不够，而是情缘不足。倘若你一边做和尚，一边又和净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话，那样做出的诗绝不会再在曼殊之下。诗源乎性灵情感，源头枯窘了，何来涓涓流泉，浩浩江水！”

寄禅笑着说：“哲子呀，你说这话，当心佛祖报应你。”稍停又点点头说：“你诗源乎性灵情感也有道理。最近得知日俄协议签订、日本吞并韩国等消息，对国事的感愤，激发了我的诗情。我写了几首小

诗，自认为还不错，你不想看一看吗？”

“怎么不想看？”杨度说，“到法源寺来会你，就是要来看看你这几年写的诗。”

寄禅从布包袱里拿出一本簿子来，上面题着“八指头陀诗稿之十”的书名。他翻了几页，递给杨度。杨度看那上面写着“感事截句附题冷香塔并序”。序文为：“余既题冷香塔铭，活埋计就，泥洹何营？一息虽存，万缘已寂。忽阅邸报，惊悉日俄协约，日韩合并，属国新亡，强邻益迫，内忧法衰，外伤国弱，人天交应，百感中来。影事前尘，一时顿现，大海愁煮，全身血炽，得七截若干章。师恩未报，象教垂危，髑髅将枯，虚空欲碎。掷笔三叹，涓矣长冥！”

杨度说：“忧时如此，看来大法师情缘并未尽。”

于是轻轻地吟起来：

落月哀猿不可听，声声欲唤国魂醒。

莫教遗恨空山里，谁认啼鹃望帝灵？

修罗障日昼重昏，谁补河山破碎痕？

独上高楼一回首，忍将泪眼看中原。

杨度惊道：“大法师，你哪里像个出家人，分明与我辈一个心情嘛！”

又念下去：

联盟无奈岛夷绝，合并何堪属国亡！

欲巩皇图凭佛力，白头垂泪礼空王。

茫茫沧海正横流，衔石难填精卫愁。

谁谓孤云意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

“好！”杨度击案。“真一个空门陆放翁！风流诗僧你不算，爱国诗

僧当之无愧。”

诵诗的声音提得更高了：

法运都随国运移，一般同受外魔欺。

踏翻云海身将老，独立人天泪自垂。

万事都归寂灭场，青山空惹白云忙。

霜钟摇落溪山月，惟有梅花冷自香。

杨度合上诗稿，叹道：“到底是出家人吟的诗，吟到后来，都自我解脱了。”

“你道我是真正解脱了？”寄禅冷笑道，“若是真正解脱了，前面那些诗是如何吟出来的。”

杨度点点头说：“说得也是。我倒要请教法师，是法师本身修炼的功夫尚不到家呢，还是说到底，佛门也不可使人自我解脱？”

寄禅盯着杨度看了半天，说：“哲子，我看你这几年还不是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跟你订个约：圆寂之前，我将这一生在佛门中修得的禅理与你作一番长谈，如何？”

杨度说：“好是好，万一没有机会怎么办？”

寄禅道：“自从那年我与你同去潞山密印寺，我就觉得你与我佛门有缘分，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机会就一定有。若是没有这个机会，便是我看错了。你说呢？”

“对。”杨度说，“这大概就是佛门所说的随缘自化吧！”

“说得好！”寄禅高兴地说，“哲子，你的禅性极高，我们缘分不浅，那一天一定会有的。”

杨度笑道：“大法师，说了半天的话，还不知你这次到京师来究竟为了何事哩！”

“你一直不问我，总缠着师妹不放，我哪有空隙说这事呀！”寄禅也笑道，“我这次来京师，正是来找你帮忙办一件大事的。”

“找我帮忙？为什么大事？”杨度很惊讶：我能帮出家人办什么？

“是这样的。”寄禅喝了一口茶说，“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全国佛教总会，已拟好了一个章程，请你帮忙递给朝廷。”

杨度觉得奇怪：僧尼们也要立会建党了，这不是怪事吗？“你们这个总会，与自立会、光复会是不是一样的？”

“你扯到哪里去了！”寄禅打断他的话，敛容道，“我们出家人不过问政事，你怎么想到会党上去了！”

“那你们成立全国总会做什么？”

“佛教全国总会是为佛事设立的。”寄禅慢慢解释，“全国寺院有近万处，僧尼有十余万人，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就有很多好处。现在日本及南洋各国都有佛教总会，唯独我们中国没有。好比说，总会成立后，我们就可用总会的名义召集一批高僧重新校勘佛经，在此基础上将一批重要经典重新刻印。还可以办一个佛教学校，将全国一些大寺院的住持、监院、维那、知客等高级职事人员轮流招进学校念经书，请高僧传授。还可以联合起来保护佛界本身利益。比如说，现在各地寺产被人侵占得厉害，毁寺毁佛的事屡有发生。佛教总会成立后，就可以为他们说话。”

杨度说：“如此说来，成立佛教总会也是一桩功德。”

“阿弥陀佛！”寄禅郑重其事地念了一句佛，将一沓纸递过来说，“你就做一件好事，积这桩功德，设法将这份章程送给朝廷，求朝廷批示同意，我们才好名正言顺地去建会。”

“好。把这份章程递上去不难，难的是谕旨同意。”杨度接过章程，放在桌上，说，“法师想想，现在国事这样艰难，摄政王时刻担心江山保不住，他哪有心思考虑你们出家人的事，只怕是见到‘会’这

个字，他便早已心存戒备了。”

“试一试吧！”寄禅叹口气说，“净无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想总要试一下才安心。还是你刚才说的，随缘自化，勉强也是不行的。”

“我尽量争取。”杨度又拿起章程翻了一下说，“若是前两年张相国、袁宫保都还在，这事又好办些。现在朝廷简直没有一个做事的人，只会争权夺利。”

“哼！”寄禅冷笑一声。“眼下的中国，正如一条大海中漂荡的破船，船底已烂得灌水，船上的人还在为鸡毛蒜皮互相打斗。师兄我不是危言耸听，你也要好自处之，满人的这个朝廷总在这一两年内就要彻底完了。这是当年悟宇长老圆寂前对我说的。”

“就是雪窦寺的那个悟宇长老？”杨度惊问，“他既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一定见到了常人见不到的几微。他说了些什么？”

“悟宇长老的确非比等闲人，他是道光皇帝亲赐的进士出身。”

“噢，有这样的事？”杨度大吃一惊，“道光帝死去已五十年了，悟宇长老有多大年纪？”

“悟宇长老圆寂时八十二岁。他三十一岁中的二甲三十六名进士，分发广西贵平县。刚要赴任，老母死了，他便只得在家守制。”寄禅停住嘴，端起了茶杯。

“十多年寒窗苦读，好不容易盼到一个官位，却又做不成。”杨度惋惜。

“正是你这话。”寄禅接着说，“悟宇长老当年也是这样想的。谁知两年后，洪杨在贵平县金田村起事，焚毁衙门，杀尽官吏。消息传来，悟宇长老惊愕不已，暗思这真是老母保佑，倘若去了贵平，岂不全家罹难？世事真难以预料。到了三年制满，天下更加大乱，加之老父病重，悟宇便决计不再出仕，在家读书侍亲。长老从佛经中得到了许多启示。后来其他书都不读了，一心钻研佛典。到了四十五岁那年

夫人辞世，他心里悲痛，且儿女都已成家立业，无牵无挂了，便干脆到雪窦寺祝发，穿上袈裟，完全脱离了尘世。悟宇长老资质聪颖，学问高深，很快便成了佛界第一高僧。”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杨度叹道，“说不定哪天我也会走他的路。”

“好！如果我还活着的话，我来为你剃度。”寄禅笑道，“只怕你娇妻爱妾的，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个决心是难下，那非要到对世事心死如灰的程度不可。”杨度也笑道，“先不说这个吧，法师你还是说下去，悟宇长老凭什么断定朝廷的寿命只有两三年了？”

“悟宇长老说了许多原因，有些是大家都看到的。比如说强邻欺侮，国势颓弱，官吏腐败，百姓饥寒等等，都不说了，长老说了三个特别的征兆。”

“特别的征兆？”杨度的兴趣大为高涨起来。

“第一个征兆是，”寄禅平静地说，“当年的摄政王多尔衮护卫六岁的顺治帝入关。进北京城的前夕，在青龙桥头遇一卜卦者，他的卦摊上高悬一对联：眼盲能明古往今来事，手残善断痴男怨女情。多尔衮走近一看，卜卦者乃一瞎眼残臂的老头。心想，此人的眼睛瞎了，看不见我的强大军容，当然也就不知道我的身份，如此方可说真话实话。遂问卜卦者：‘据说关外的军队要进城了，他们能成气候，建朝立国吗？’卜卦者答：‘他们能坐天下。’多尔衮高兴，又问：‘皇上的天下能坐多久？’卜卦者答：‘得之于摄政王，失之于摄政王。’多尔衮身为皇叔，功劳最大，本有篡位之意，听了这话，心里暗自得意，又问：‘此话当真？’卜卦者说：‘当真。还有一句话：得之于孤儿寡妇，失之于孤儿寡妇。’于是多尔衮相信天下是他的，坚定了篡位之心。其实他理解错了。”

“是的，卜卦者的话应的是今天。”杨度立时明白过来。“眼下不正

是摄政王当政，孤儿寡妇当朝吗？”

“第二个征兆是，”寄禅淡淡地说下去。“十年后顺治帝亲政，蒙古高僧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北京祝贺。顺治帝本是极尊佛的，对这位蒙古高僧十分礼遇，向他问大清朝的国运。蒙古高僧答：‘我身不缺，我国不灭。’顺治帝听后不解，但碍于至尊的面子，不便追问。于是又问：‘我朝可以传到多少代？’高僧答：‘十帝在位九帝囚，还有一帝在幽州。’顺治帝听后很高兴，对母后孝庄太后说：‘我朝可传二十代天子。’其实，顺治帝也理解错了。”

杨度说：“蒙古高僧的话很费解。我身不缺，我国不灭。这话是什么意思？十帝，九帝，再加一帝，是二十帝也不错呀！”

“看，难住了你这个才子了吧！”寄禅笑道，“我身不缺，乃指‘我’字不缺笔，若不缺笔，则国就不灭。反过来，若缺了呢？那就灭了。”

杨度边听边思索。蓦地，他明白了，笑道：“法师，你听我说，看对不对。当今皇上名溥仪，‘仪’（仪）字右下角为‘我’字。因为不能犯讳，所以凡书‘仪’（仪）字，当在右下角‘我’字下缺笔。按蒙古高僧的意思，‘我’字现在缺笔了，国家当灭亡了。”

“对，对，不愧为才子。”寄禅笑着称赞。

“不过，法师，下面的话就不好理解了。照高僧所说的，那就还得传几代。”

“不是传二十代，你犯了顺治帝的错误。”寄禅说，“这是指满清入关后有十个皇帝在位，而第九个皇帝被囚禁。至于一帝在幽州的话，长老说，可能指的是第十个皇帝会逃出北京，回到关外老家再度称帝。因为古

时的幽州，除直隶北部外，还包括今天奉天的南部。”

杨度插话：“我知道了，这被囚的是指光绪帝，他被慈禧太后囚

禁了整整十年。从顺治到宣统，正是十位皇帝，皇祚到此也就终结了。”

寄禅点头。

“那第三个征兆呢？”杨度急着问。

“北京做了元、明、清三个朝代的都城，面南的三个大门恰恰都应了亡国那一朝的年号。”

“这样巧吗？”杨度不禁一惊，随即扳着指头数着，“中间是正阳门，左边的是崇文门，右边的是宣武门。”

“不错。现在我来问问你这个饱学之子，元代亡于哪个年号？”

“亡于至正二十八年。”杨度顺口答。

“这不应了正阳门的‘正’字？”

“哎呀，真的！”杨度接着说，“明代亡于崇祯十七年。”

“应了崇文门的‘崇’字了吧！”寄禅用食指敲了敲茶碗。

“真是奇事了！”杨度两眼瞪得大大的。“不要说了，这宣统的年号恰恰应了宣武门的‘宣’字了。”

“暂子你看，这三个征兆都应在宣统帝身上，大清朝还不亡吗？”寄禅看着杨度说，“还有一条，悟宇长老没说，是我看出来的。”

“法师慧眼看出什么了？”杨度觉得今夜学到了许多过去不曾接触到的学问，收获真是太大了。

“你注意到了吗？同治帝冲龄即位，无子而终。光绪帝也是冲龄即位，也是无子而终，现在宣统帝又是冲龄即位。三世冲龄登基，两世无子而终。

皇族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皇族）

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满汉各一）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善耆（皇族、肃亲王）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辅国公）

学务大臣唐景崇（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贝勒）

司法大臣绍昌（满）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贝勒）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蒙古）

爱新觉罗的家族和气运到了这般地步还不灭亡，那就天理都不容了！”

法源寺的暮鼓重重地敲了三下，远处传来隐隐的鸡鸣声。寄禅将碗里的余茶一饮而尽，说：“三更了，睡觉吧。佛教总会的章程，你明日再帮我好好看看，润色润色。至于递不递上去也无所谓了，这个朝廷反正要亡了。”

说罢，倒在禅床上，很快便呼呼入睡了。

杨度却久久不能入睡。满清的亡国趋势看来是不可逆转了，没有必要再为它效力了。生于末世，命运如此，也无可奈何，只是这满腹帝王之学没有施展的天地，未免太可惜了。寄禅的事可以移到新朝去办，而自己在新朝中算得什么呢？新朝自有它的一班子佐命大臣，还会给自己留下一席之地吗？

几天后，杨度通过载泽将佛教总会章程递给了载沣。此时的载沣正在为立宪制下的第一任内阁的权力分配弄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管这档子事！他看都没看一眼，便塞进了废纸篓。寄禅在法源寺等了半个月，自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只得回天童寺去了。

不久新内阁公布。设总理大臣一人，由奕劻出任。协理大臣两人，由徐世昌、那桐担任。另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部、海军、陆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十部。十三个国务大臣中满人占了八个，蒙古人一个，八个满人中五个是皇族，于是国人讥新内阁为皇族内阁。

载沣借立宪加强皇族势力的真面目暴露无遗，海内外热心立宪者尽皆失望，革命派在各省发起的武装起义前仆后继，硝烟弥漫四境，枪炮声此起彼伏。这座由关外满人搭起的已历二百六十八年之久，既演出过雄奇壮丽的喜剧，也演出过辱国病民的悲剧的大戏台，已经朽烂殆尽摇摇欲坠了。

终于，武昌楚望台响起了震动人寰的炮声，悟宇长老的预言证实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的史册盼来了它辉煌的一页！

第十一章 洹上私谋

一 奉内阁总理之命，杨度连夜奔赴彰德府

在那个全国各地到处充满愤怨和仇恨的年代，武昌起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它的仓促而起，却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自从1905年经杨度的介绍，孙中山和黄兴携手合作，将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成同盟会以来，同盟会先后组织领导了九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或在乡村，或在西南边陲，皆不在国家的腹部部位。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而今已成为著名革命家的刘揆一与宋教仁及另一位湘籍老资格同盟会首领谭人凤等人，鉴于国内的形势，改变方针，建起中部同盟会总部，领导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革命活动。九省通衢的武汉

三镇成了他们活动的重心。很短的时间里，日知会、共进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秘密团体相继建立，它们都以新军作为运动的主要对象。九月底，端方带领湖北两标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风潮。革命党担心新军被继续调离武汉，削弱革命力量，遂临时决定十月十六日起义。

十月九日，汉口一个秘密机关突遭破坏。革命党内部纷纷传说党人的名册已落入官方之手。在面临即将全部落网的危险时刻，大家都认为只有提前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谭人凤，号石屏，湖南新化人。初为洪门会员，后出走日本，入同盟会。先后参与镇南关、河口及黄花岗诸役，后与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会议长兼干事。武昌起义后，参与革命军谋划事宜，并回湖南策动援鄂。民国成立后，任川粤汉铁路督办与长江巡阅使等职。

十月十日下午，革命党人较多的新军第十六协工兵营里气氛更为紧张。夜里，值班的士兵和排长因口角而相互扭打。营房本已如同一座火药库了，这根导火线一点燃，便即刻爆炸起来。士兵们连夜涌向楚望台军火库。几乎没有费一点力气，楚望台便被拿下。驻守武昌城里的军政官员们早已是惊弓之鸟，事变发生后，他们只顾自己仓皇逃命，并未作任何抵抗。第二天清早，黄鹤楼头飘扬着革命党人秘密制作的十八星旗。一个崭新的纪元，真个是一夜之间便来到了。

新成立的武昌革命政府，推举毫无一点革命意识的黎元洪为都督。这位仪表堂堂的前清军协统，被大多数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立宪党人，公认为最适宜坐这把交椅的唯一人选，这是武昌起义中最为奇特而发人深省的怪事。

中南第一重镇一夜间丢失的消息震惊了北京。摄政王载沣慌忙命陆军部大臣荫昌亲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海军协同作战。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却不相信荫昌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荫昌从来没有打过仗，只是仗着满人的血统和留德学军事的身份而进入皇族内阁执掌军事大权，通常的军人都瞧不起他，何况北洋军！他手下的两

位统领冯国璋、段祺瑞向来不把他放在眼里，紧急之间又如何会听从他的调遣？奕劻把自己的想法给两位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一说，两位立即附和：“王爷老成谋国，所虑极是。”

荫昌不是合适的统帅，那么谁又是恰当的人选呢？能指挥得动北洋军，能让冯国璋、段祺瑞服帖的人，还能是别人吗？当然只是那个隐居在洹上村已两年多的袁世凯。三个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一时间大家都不好开口。除开袁世凯为摄政王所痛恨这点外，各人心里都还有一层顾虑。

奕劻贪婪成性。这两年多来袁世凯虽削职为民，但给庆王府的进贡却一如既往，未减丝毫，此事难保没人知道。由他提出起复袁世凯，会不会招致弹劾，说是银子买通的结果呢？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光绪十九年入武卫军，后任中国驻日公使军事随员。二十二年回国，协助袁世凯创办新建陆军。二十九年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司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任第一军总统。1913年任江苏提督。1916年当选北洋政府副总统，次年任代理大总统。1918年下台。

徐世昌是袁世凯几十年来的好友，完全是仗着袁的力量，才有他的今天，这是官场上尽人皆知的事实。自从袁出事以来，徐总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袁分开，明里没有任何往来，在载沣面前，徐更是从不提起袁。若是换一个稍有魄力的摄政王，或是换一个稍许平静点的时代，任他如何谨慎检点，都不可能再处高位。无奈载沣软弱无能，也无奈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毫无秉国才干的年轻监国还得依靠几个老成宿望的人，徐因此不但没有丢掉高位，反而升了协揆。徐常常庆幸得之于祖宗保佑。他在心里盘算：倘若提出起用袁世凯而因此得罪了摄政王，那将是一件划不来的事。

那桐和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他的孙女与袁的十三子早已定了亲。亲家亲家，关起门来是一家。由自己出头保袁，会不会被人说是徇私呢？

三个人都有顾虑，然而三个人又都热切地希望袁世凯能出山。于公于私，袁世凯都应当复出呀！

见徐、那许久不开口，奕劻终于不能再等待了。他苦笑了两声说：“我看你们也不要再装糊涂了，这世上除了袁慰庭，再没有哪个能去武昌和革命党打交道了。这点，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只是一为老友，一为亲家，怕别人说闲话而已。我看呀，这事咱们谁也别一个人出头，干脆我们三人联合递个折子给太后和摄政王，奏请朝廷命袁慰庭出山，南下平乱好了。”

“王爷说的是。”徐世昌和那桐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稍停一下，那桐说：“叫慰庭出山，总得给他一个头衔吧，加什么头衔好呢？”

奕劻想了想说：“正好瑞澂的湖广总督丢了，就叫慰庭去顶这个缺吧！”

徐世昌想：一个湖广总督的缺，大概不会引起袁世凯多大的兴趣，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了。他点点头说：“行。不过，先得打发人到彰德去一趟，与他通个气，听听他的想法，方才显出朝廷的诚意。”

“菊人说得对，是得先派个人去彰德。”那桐立即表示赞同，转而又问，“派谁去为宜呢？”

镶黄旗籍的那桐是个典型的福官。他一生仕途亨通，由主事升学士，升侍郎，升大学士，又做军机大臣，两个月前又授内阁协理大臣。几十年来几乎是直线上升，没有受过挫折。他的为官诀窍就是不想事，没有己见，也不得罪人，故而升官没有障碍。因为不想事，他的脑子里多为糊涂账。派谁去，他的人才夹袋里找不出一个人来。

“菊人，你说派谁去为好？”奕劻也想不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既要和慰庭私交好，又要不太引人注目。派谁呢？”其实，徐世昌心里早就有了一个绝好的人选，只是故意磨蹭一下，不直接说出来。

“是的，既要是慰庭的朋友，又不要太招人显眼，哪一个好呢？”那桐搔着肥大的脑门，做出一副焦急思考的模样。

“王爷，那中堂！”徐世昌好像突得灵感似的。“你们看杨度行不行？”

“你是说宪政馆的杨哲子？”那桐问。

徐世昌点点头。

“杨度口才不错。早几天资政院续议新刑律，他在会上作了演说。据说掌声雷动，朝廷派往资政院演说的官员，还从来没有哪个像他这样出风头的。”奕劻将一个精致的琥珀鼻烟壶拿到鼻子边嗅了嗅。“好，那就这样吧，叫他马上出京，今夜坐夜班车去彰德。”

杨度得知这道紧急命令时，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就是几天前他在资政院议论新刑律的演说中所阐述的，化为论文时，他可以将道理说得更深刻些。他准备将这篇文章送给《帝国日报》去发表，以便让国人都知道这部新刑律与旧刑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为此他给这篇文章标了个醒目的题目：“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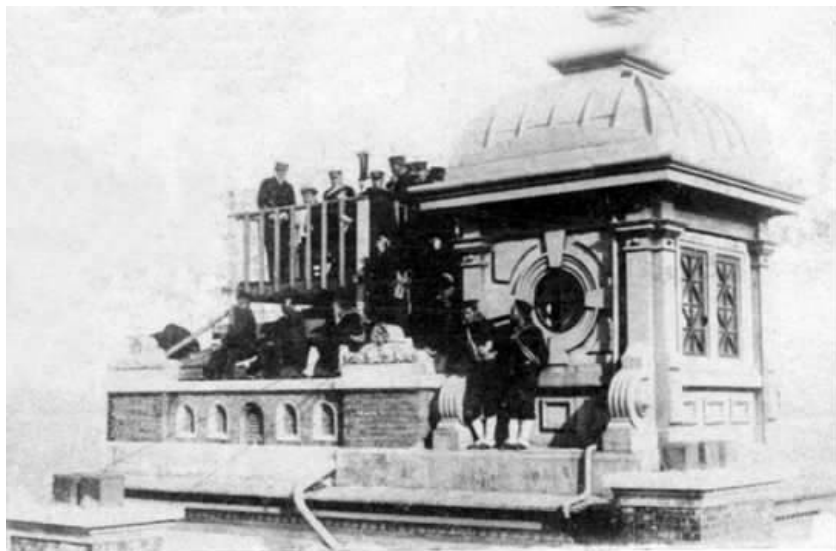
杨度记得，几个月前，法部侍郎沈家本邀他参加制定新刑律时，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旧刑律，其立足点在家族主义，所谓夷三族诛九族等，皆以家族为本位，而新刑律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家主义上。杨度十分赞同沈家本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刑律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刑律相接近，才有时代的气息。但有不少人反对，劳乃宣便是反对最激烈的一个。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礼教乃天经地义不能移易，有之则为中华，无之则为夷狄；有之则为人类，无之则为禽兽。中国的刑律须以中国的礼教为基础，礼教首重君臣父子之伦，所以刑律不能舍家族主义。沈家本鼓励杨度等人不要受劳乃宣之辈的干扰，把新刑律制定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大异于历代旧刑律的新刑律制定出来了。为了取得资政院的通过，主要制定者杨度受法部之托，作为政府特派员向资政院的议员们演说。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吴兴人，光绪进士，曾任知府、道员、按察使等职。光绪二十八年任刑部左侍郎，并任修订法律大臣，先后兼大理寺正卿、法部右侍郎等职。曾修订《大清现行刑律》，并制订《大清新刑律》。

杨度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两个多小时，将刑律不能不改良的理由以及新刑律与旧刑律的异同之处作了详细的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建筑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旧刑律非改革不可。按理说，一国之官吏应该对国家负责，而中国过去则不然。一个人做了官，一定要为他的家族谋利益，如此官员一定贪污。因为只有贪污，他才能给家族带来实利，他才是家族的孝子贤孙。今日中国各种弊病的根由，都是缘于这样的孝子贤孙太多，而忠臣太少。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日益削弱家族主义。此乃新刑律的精神之所在，即与旧刑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1911年10月11日武汉上空浓烟滚滚（上图）



1911年在汉口日本领事馆房顶，日本和英国军人正在观看武汉首义的战况（右图）



1911年革命军占领上海后，外国军队行军经过上海南京路之景况（下图）

杨度的演说博得大多数议员的理解，掌声经久不息。新的刑律就

这样顺利地通过了。

想起那天通过新刑律的情景，杨度至今仍很激动：总算为中国的法律建设做了一桩实事。他本欲把国家主义对今日中国的重要性再深刻地论述一番，但现在不行了，他非常清楚此番使命的特殊意义。

武昌出事的消息，他是午后看到《帝国日报》才知道的。放下报纸后，他想了很多。

事变的发生，他一点也不意外。自从两宫同时死去以来，国家几乎没有安定过一天。广州的黄花岗暴动，长沙的抢米风潮，都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尤其是近来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保路运动已成风潮。在四川，居然全省绅民团结一致，罢课罢市抗捐，军队都镇压不了。由于皇族内阁的建立和对和平请愿团体的驱逐，使得朝廷人心丧尽。京师茶馆酒肆，公开骂朝廷的话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现在是全国到处都铺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点火星，便可以引起燎原大火来。说不定武昌这起事变，就正是投在干柴上的火星！

不过，这起事变是由新军挑起的，而且一夜之间就轻轻松松把省垣占领了，这两点又大出杨度的意外。早就听说，朝廷花大力气训练的新军里混进了不少革命党。看来，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军队是维持朝廷的支柱，支柱已被挖空，朝廷还能维持得下去吗？一个处于腹地地带的大省省垣，几声炮响后就变了旗帜，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的虚弱，不是暴露无遗了吗？杨度想到这里，陡然有一种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预感。奕劻等人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袁世凯，大概为时已晚了。

何汉文、杜迈之著《杨度传》：“1908年10月，光绪和西太后相继逝世，溥仪嗣位，载沣监国。他素不满于袁世凯，因此，在溥仪登位后不到一个月，就谕命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杨度虽没有同时被撵，但是颐和园的宪政讲座也作罢了。当时清室内部又兴起排汉高潮，更没有他活动的余地，只是挂着四品京堂的空衔，往来于北京与彰德养寿园之间，为袁世凯通通消息，做袁的随身策士。在袁被逐时，一般趋炎附势甚至和袁接近的人，都绝迹不敢和袁往来。杨预料袁有再起的机会，可以乘机烧冷灶，因此得到袁的信任。”

那年冬天送别袁世凯后，杨度即给妹妹去了一封信，转述袁世凯欲聘她为袁府内眷教师的意思。叔姬不愿意跟袁世凯打交道，回信拒绝。杨度也不勉强。这两年多里杨度一直与洹上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联系的纽带便是袁克定。袁克定的职务仍是农工商部右丞。他原本就是挂个名字，只领薪水不办事的，自从父亲罢职后，他更是只顶个虚名了。

袁克定常年住在北京城里，表面上从不与官场往来，和他过从较密的多是些梨园艺人。他和克文一样极为爱好京戏，但此中兄弟俩又大有不同。克文与合得来的梨园弟子称兄道弟，自己也常常粉墨登场。小生、花旦，他都会唱，而且唱得在行。克定在与艺人们往来中，时刻保持大家贵公子的清醒意识，十分注意彼此之间的等级分寸。他只是欣赏别人的唱腔做工，自己是绝对不下海的。对于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戏子，他也从来没有轻薄的举动。他因此获得了艺人们的尊敬。其实，混迹菊坛乃是一种掩护，袁大公子真正关注着的，始终是京师的政坛。他家中有一处秘密电台，随时向洹上村的电台报告京师的一切，同时也接受父亲的各项指示。

袁克定这两年来对杨度很是亲热。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家门遇到不幸，大公子的气焰大为降低，而且也因为他从这场变故中，看出杨度的为人大不同于其他官场中人。父亲及他本人的官场旧时朋友，尽管大部分与他都尚有联络，但他们的态度是小心翼翼的，方式是间接的。只有杨度仍和过去一样，大大方方地出没于他的家门，毫无顾忌，也从不避嫌，并且常常说袁宫保一定会东山再起的。其实，杨度说这种话的时候，自己也并没有多大的把握，只是朦朦胧胧的感觉而已，不料今日真的应验了。他来不及到大公子家通个信息，只是简单地与静竹、亦竹交待几句后，便连夜登上南下的火车。

二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京汉铁路行至河南省境内的第一个大站是个非同寻常之处。三千多年前，商朝的一代名君盘庚将都城从曲阜迁到此地，从此开创了商朝蓬勃发达的新时代。传到了纣王手里，由于残忍无道，招致天怨人

怒，终于引起了周武王的革命，纣王自焚于鹿台，八百年的商朝灭亡了，二百余年的繁华都城也随之烟消云散。天旋地转，岁月流逝，它慢慢地变成了一座废墟。后来，又因为此地乃晋冀鲁豫四省交汇要冲，为车马必经之孔道，兵家必争之重地，渐渐地又人烟稠密，商贾辐辏，形成了一座热闹的城池。它便是今日的豫北重镇彰德府。

自从铁路从这里经过后，这些年来彰德府更是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府城的北门外有一条小小的河流，由西向东静静地流淌。老百姓叫它洹水。洹水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大木桥，名叫圭塘桥。踏过圭塘桥，是一个有着百来户人家的村落，几百年世代代传下来的老名字，叫做洹上村。洹上村里有一处占地二百多亩的前明藩王府，虽荒芜多年，但架子还在。那一年，袁克定奉父命将它买了下来，大兴土木，整整修建了半年，把废王府改造一新。

新修的袁府，从外面看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四周是厚实的高墙，高墙四角上筑有坚固的碉堡，显得森严恐怖。墙里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氛。

这里面辟有菜园、果园、瓜园，还饲养着一大群猪羊鸡鹅。林木之间有九个院落，每个院落都自立门户，均有一条鹅卵石小道通向府内的大花园。花园里堆着假山，建有楼台亭阁，还有一个十亩大的池塘。池塘里种着荷莲，喂着鱼鳖。塘边柳树旁还常年系着几条小渔船。前年秋天，袁世凯带着庞大的内眷队伍从汲县迁到这里。他特别喜欢这个大花园，亲自命名为养寿园。九个院落分别安顿着主人的九房妻妾和各自的儿女。但不久，院落便从九处增加到十处，因为袁家长长的姨太太行列里又加进了一个。

世间都说袁世凯每逢一次变迁，就要置办一房姨太太作为标记。袁世凯好像着意要证明这个传说并不虚假似的，来到洹上村不满一月，五十一岁的养寿园主第十次做了新郎官。他这次娶的是彰德府里一个泥瓦匠的十七岁女儿刘氏。

袁世凯过去纳妾从不张扬。傍晚时分，一顶小布轿将姨太太抬进府里，当夜就入洞房。第二天，袁家老老小小聚会一堂，袁世凯将各

人介绍给新姨太，又依身份等次不同给每人一个价值不同的红包，然后阖家吃一顿丰盛的酒席。这就算办了一桩喜事。但这次却大不一样。袁世凯在养寿园里足足摆了三天酒席。

第一天请的是彰德府各个衙门的大小官员。他亲自给客人敬酒，多谢他们的照顾，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一个彰德府的良顺子民。第二天请的是洹上村的乡邻代表。他也向他们敬酒，表示此生要在洹上村终老，今后有麻烦各位高邻之处，望能多多包涵。

第三天是自家的老老少少，连男女仆役也一个不漏地上了席。袁世凯向他们约法三章：一是彻底放下往昔官衙架子，二是不管谁都不能与彰德府各衙门私相往来，三是要与四邻友好相处，不准招惹是非。

这三天的酒席吃下来，彰德府城内城外上上下下都对袁世凯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削职回籍的前军机大臣过的是谦退冲和、颐养天年的平民生涯。

但载沣对这个平民是不放心的，他命令步军统领衙门盯住袁氏一家人。于是，护送出京的步军外委袁得亮和他手下的两个兵士便奉命长期住在洹上村。

老于此道的袁世凯对朝廷的用心十分清楚。他对袁得亮三人殷勤热情，为他们安排了最好的住房，另配一个厨子专门为他们做饭。袁府账房先生按月给两个兵士一人十两银子的辛劳费。一个普通兵士，一个月不过三四两饷银，天天啃窝头咸菜，还得流汗费力地操练。来到洹上村，吃香喝辣，屁事都没有，饷银却多拿两三倍，天底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美差！袁宫保真是活菩萨。这两个兵士感激都来不及，还谈得上什么监视不监视！

至于袁得亮，袁世凯更把他笼络得牢牢的。袁得亮是热河人，与项城相隔千把里，袁世凯却和他认了本家，每月给他的辛劳费是五十两纹银。袁得亮自是欢喜无尽。

有一天，袁世凯在花园里散步，见袁得亮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府里的几个丫头，知道这家伙想女人了，便暗地打发人为他在彰德府里找了一个私娼。袁得亮隔三差五到私娼家里过夜，袁府的人每月跟私娼结一次账。

这袁得亮得了这么多好处，真是做梦都不曾想到。他没有别的可以报答袁宫保的恩德，便只有用向步军统领衙门大说好话来酬谢。尽管袁府考究的垂帘马车不断地在彰德车站接送南来北往路过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江湖浪人、会党头目，尽管袁世凯的小书房里经常亮着灯光，许多不明身份的人与他频繁接触，彻夜密谈，尽管袁世凯私设电报房，清晰的发报声几乎没有一天间断过，袁得亮和他的两个兵士对这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半月一次的密报信件，照例都是几句现成的话：袁家上下安分守己，种菜养猪，过的农家生活；袁世凯闭门读书，足不出户，与外间毫无联系。

就这样，袁世凯在洹上村两年多来安然无事。看起来他真的是不出大门，与外界断绝了一切往来。其实，朝廷的细末，京师的动向，天下的大事，统统都在他的心里装着。

武昌的事情，他昨天就知道了，心里很有点快慰之感。他当然不是站在革命党人一边，快慰他们的胜利，而是快慰在天下大乱面前焦头烂额束手无策的摄政王的狼狈相。

“载沣呀载沣，这个摊子看你如何来收拾！”袁世凯越想越得意。到了吃中饭的时候，他吩咐多上几个菜，他要和前些日子从项城老家赶来的三哥好好地喝两盅！

袁世廉和袁世凯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但外表上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袁世凯眼大唇厚，袁世廉秀目薄唇；袁世凯长身短腿，袁世廉窄肩细腰；袁世凯精气充沛，袁世廉伛偻疲倦；袁世凯即使穿上布衣芒鞋，也有一股豪杰之气；袁世廉即使身着蟒袍玉带，也抖不出半点威风。然而，袁世凯对这个胞兄很亲切。因为小时候在家里，他们曾受过嫡出的大哥、二哥的欺侮，共同的命运将他们常常联为盟友。儿时的这份情谊，老来似乎更显得珍贵。

“三哥，早两天我们兄弟照的相片已经印出来了。”喝了几口酒后，袁世凯微笑着对世廉说。

“哦！”袁世廉异常惊喜，忙放下筷子说，“放在哪儿，快拿出来给我看！”

袁世廉有生以来还从未照过相片，知道有照相这回事，也还是前两年听别人说的。他觉得既新鲜有味，又叫人不可思议。“咔嚓”一声，人的模样就不走分毫地留在纸上，洋人发明的这玩艺儿真叫绝！听侄儿们说彰德府新近开了一家照相馆，世廉就想去照一张试试。

“三哥，不要进城了，叫照相的到洹上村来吧！”

袁世凯很能理解三哥的心情，真的把照相师招到洹上村来了。那天袁世廉很是兴奋，在书房，在树下，在花前，认认真真装模作样地照了好些张。最后，袁世凯说：“三哥，我和你一起照一张吧！”

“中！我也正是这样想的，日后好带回家给你嫂子侄儿们看看。”世廉心里很快活。

老兄弟俩一起走到养寿园，又登上一只渔船。

袁世凯说：“三哥，我们俩化个装吧，都穿上蓑衣，戴上斗笠。你化装个驾船的，站在后面撑蒿。我化装个钓鱼的，坐在前面垂钓。中吗？”

“中，中！就这样照最好！”见老弟有如此雅兴，世廉欢喜极了。

化好了装，正要照了，袁世凯又叫人提个渔篓来放在身边。于是两兄弟煞有介事地摆好姿势，照相师忍住笑按下快门。

袁世凯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照片来。世廉兴致勃勃地看着，激动地说：“老四，你看上面的人还真像我哩！”

“是你自己照的，不像你像谁呀！”袁世凯笑道。

“还是这张好！”袁世廉最后指着兄弟俩的化妆照，眯着眼睛说，“还真像回事哩！这艄公，这钓翁，都是真的。不说明白，哪个知道我兄弟俩！”

“哈哈！”望着照片上自己的神态，袁世凯开怀大笑起来。

“三哥，我这两天还专门为这张照片写了两首诗哩！”

“哟，还写了诗？”袁世廉忙放下照片，说，“给我瞧瞧。”

袁世凯从小起，为了应试，也做过不少八股文，写过不少试帖诗，不过他不乐于此道，尽管挂了两个诗社社长的名，诗却始终没有做好。以后当军队统帅，做督抚，办不完的大事小事，他干脆再也不吟诗了。偶尔需要应酬时，幕僚中自有高手代笔，无须他费神。这两年住洹上村，毕竟空闲了，有时读点唐诗宋词，也便萌动了附庸风雅的念头。他于是邀请彰德府里有点名气的文人常来走走，和他们谈诗论文，自觉此中亦有乐趣。不知不觉间居然留下了百来首诗词。袁克文最是热心做诗人。父亲每有所作，他都奉和。又把父亲的诗、自己的奉和诗，以及常来养寿园聚会的清客文人的诗都收集起来，端端正正地录在一个簿子上。袁世凯见了高兴，给它取个名字叫《圭塘酬唱集》。拟再有百把首后便把它刻印出来，散发给亲朋好友，让他们知道自己不仅能做事，而且也会吟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

袁世凯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世廉打开一看，写的是两首七律，题目叫做《自题渔舟写真二首》。他饶有兴趣地吟道：

身世萧然百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有意思，有意思！”袁世廉连连点头称赞，又念第二首：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瓠。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这首诗还要写得好些。”袁世廉放下诗笺，正正经经地说，“慰庭，不是三哥讨好你，你在洹上村写的诗，比三十年前在项城老家写的诗好多了。”

“三哥，你这话我喜欢听。”袁世凯笑着说，厚厚的嘴唇咧开着，益发使两撇八字胡显得浓密粗硬。

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用手抹了抹胡须说：“三哥，昨天克文对我说，他有一个江湖朋友能画烟画，问我要不要他表演表演。”

“烟画是什么？”袁世廉对这些世俗趣事极有兴致，忙插话。

“就是用烟来画画。我也没见过，克文把他吹得神乎其神。既然三哥也有兴趣，就叫他来表演表演吧！”

“中，中！”袁世廉边说边端起了酒杯。

袁世凯吩咐叫二公子带他的朋友上来。一会儿，袁克文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进来了。那汉子背后斜着一个长长的布袋子。

“克文，这就是你说的会画烟画的朋友吗？”袁世凯指着客人问儿子。

“是的。”克文垂手回答。

“叫什么名字？”袁世凯问客人。

“在下名叫薄祖德。江湖上都叫俺薄烟杆。”

袁世廉听了心里发笑：这个绰号取得好，他既会用烟画画，又黑黑瘦瘦的，活像一根老烟枪。

“哪里人？”

“小人世居南阳府，家就在卧龙岗不远。”

“克文说你会用烟画画，你画个画给我们看看。”袁世凯不再多问话，向薄烟杆努了努嘴。

“在下献丑了。”

薄烟杆将背后的布袋子解下来，从里面取一杆黑溜溜的烟筒。烟筒有两尺来长，看起来也是普通竹子制成的，只是顶端的铁烟锅大得出奇，就像一个吃饭用的小碗。薄烟杆给烟锅装满一锅黄黄的烟丝，再取出火镰打火，烟点着了。他猛地一吸，烟锅里出现红红的火光，屋子里立时充满了浓浓的烟香。袁世凯觉得这香气比他的雪茄味好闻多了。

薄烟杆不停地吸烟，不停地吐气，但满嘴的烟却没有吐出一点。看看烟锅里的火光渐渐地熄了，他丢下烟杆，从克文手里接过一杯白开水。喝完白开水后，他闭住嘴，双手在腹部来回揉了几揉，然后张开嘴，从喉咙里吐出一团白白的烟雾。

大家都拿眼睛死死地盯着这团白烟。只见这团烟雾在空中飞快地旋转扩散，一瞬间便化为两只淡淡的却形体周全的仙鹤。这两只长颈长脚的仙鹤相对飘舞，俨然一对恩爱的夫妻。袁世凯兄弟不觉看得惊呆了。正在烟鹤渐渐淡化的时候，薄烟杆又从嘴里吐出一团白烟出来。这团烟比刚才的更浓更大，它在屋里旋转几次后，竟然化出十多只小仙鹤在空中飘舞。一时间群鹤飞翔，姿态各异，令观者眼花缭乱。

“中，中！”袁世廉情不自禁地鼓掌喊起来。

正在这时，薄烟杆猛地一吸气，所有的小仙鹤一齐向他靠拢，争先恐后地飞进他的喉咙。整个空间立刻变得清朗如昔，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似的。

“不错！”袁世凯赞道。“你这种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

“从小父亲教的。”薄烟杆回答。

袁世凯忙问：“那么你父亲的本事又是谁教的呢？”

“爷爷教的。在下家的烟画，已经传了四代。”

“哦，你这是祖传绝技。”袁世凯笑着问，“除画仙鹤外，你还能画别的吗？”

“能。”薄烟杆应声答道，“日常所见的动物，虎豹牛羊鸡鸭猪狗，都可以画。”

“那你再画一只老虎看看！”袁世凯如同一个孩子似的又叫起来。

“行！”薄烟杆重新向烟锅里装烟。

就在这时，一个仆人进来，轻轻地对着袁世凯的耳朵说：“有远客来访。”随即将手里的名刺递过去。

袁世凯接过名刺，瞟了一眼，立即起身，对袁世凯说：“三哥，你继续看下去，我要去见一个远来的客人。”

说着便大步走出餐厅。

三 张謇私下对袁世凯许愿：倒掉皇族内阁后由你来做总理

“哲子，什么风把你吹到彰德来了？”

杨度刚踏上会客室的阶梯，袁世凯便从侧面豆荚棚里穿出来，大声向他打招呼。

“宫保大人。”杨度仍用先前惯常的称谓笑着说，“从京师来彰德，当然是北风吹来的哟！”

“我看不是北风，怕是南风吹来的吧。”袁世凯已走到杨度的身边，伸出一只大巴掌来拍打着他的肩膀。

杨度一楞，很快便回过神来：“您知道我是为武昌的事来的？”

“两年多了，你也不来彰德看看我，武昌一出事你就来了。不为此，还能有别的事吗？”

“真是精明过人。”杨度心里说着，嘴上嘿嘿地笑了两声。

“先不说这个，请屋子里坐吧！”

袁世凯把杨度让进会客室，仆人跟着端了一碟瓜果进来。袁世凯拿起一块递给杨度：“尝尝这块菜瓜，这是我亲手种的。”

“这真是您亲手种的吗？”杨度不无怀疑地问。

“不信？”袁世凯笑着说，“我已削职为民，没有公事可办，不种瓜种豆，这日子怎么打发得了？”

杨度咬了一口：“这瓜比京师的脆多了。”

“静竹、亦竹好吗？孩子长得好吗？”

袁世凯亲切地跟杨度拉起了家常。杨度也问他这两年来身体如何，日常读点什么书，脑子里则在思索着该怎样切入正题。见袁世凯再也不提武昌的事，也只得敷衍着。

“车子还顺畅吗？坐了多少个钟点？”袁世凯点起一支雪茄，悠悠闲闲地抽起来。

就从这里切进正题吧！杨度想了想，说：“车子通畅得很，准时到达彰德。”

“噢！”袁世凯略表惊讶。“平时晚几个钟点是常事。”

“这趟车它不敢误。”

“啥？”袁世凯将雪茄从嘴里摘下，神情开始凝重起来。

“这趟车上坐了几十个陆军部遣往武昌前线的特派员。”

“哦。”袁世凯点头。“哲子，你昨天在正阳门车站看到调兵的迹象吗？”

杨度见已把袁世凯引入了正题，遂十分严峻地说：“京师已是满城风雨了，正阳门贴出了告示，从明天起等闲人都不得坐火车，所有车厢都用来运南下平乱的军队。”

杨度以为袁世凯会顺着话题说下去，谁知他突然笑道：“哲子，你大概还没吃饭吧！先吃饭，路上辛苦了，睡一会儿，下午三点请你到书房来，我们好好地谈一谈。”

刚才因为急于要传命，不觉肚饿，经这一提醒，杨度顿时觉得又累又饿，于是说：“我也就不客气了。”

“来人！”袁世凯提高嗓门喊了一声，立时有一个干练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你带杨先生去吃饭吧！”说着起身，握了一下杨度的手说，“我就不陪了，他会把一切替你安排好的。”

“谢谢！”

待杨度跟着那位仆人走出会客室后，袁世凯立即召来电报房的工役，命速与北京大公子联系。

自鸣钟刚刚敲过三下，那位干练的年轻仆人便有礼貌地走进客房，请杨度去袁世凯的书房。

袁世凯的书房设在五姨太的正房三楼上。袁世凯的众多妻妾，最受他宠爱的是五姨太杨氏。不是杨氏格外漂亮，她其实容貌平平；也不是杨氏娘家有势力，她出身天津杨柳青一个小户人家。杨氏之得宠，是因为她的贤惠才干。

杨氏最会照顾袁世凯的生活，细心体贴，无微不至。袁世凯对此甚是满意。除大太太于氏外，袁世凯一年到头轮流到每个姨太太房里睡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内，夜里固然是当值的姨太太照顾，但每天早起，却非要杨氏过来侍候他穿衣洗脸不可。新过门的姨太太刚开始觉得很别扭，日子久了也就渐渐习惯了。

杨氏极有管家的才能。她略识几个字，脑子聪明，办事果断，颇有几分大观园里王熙凤的味道。袁府后院人口众多，杂事如麻。于氏是个懦弱无能的人，管不下；大姨太沈氏欲望很大，才却不足以副之；二、三、四姨太都是朝鲜人，本身都无这个能力，即使有，袁世凯也不会把家政交给她们去管。五姨太过门后，袁世凯就发现她才干过人，家事交给她，果然件件办得好，以后六、七、八、九各房姨太太先后进来，杨氏手中的权力始终没有转移过。袁世凯给杨氏以高度的信任，他有些不能让别人知道的贵重物品，也委托杨氏保管。搬进洹上村后，他把书房安在杨氏的院落里，更给这位五姨太很大的脸面。

当杨度走进三楼书房时，袁世凯已经坐在软垫红木矮脚椅上等他了。杨度扫了一眼书房。这是一间完全按中国传统文人习气布置的书斋。古色古香的书架上，几乎是清一色的线装书。书桌大而厚重，上面摆一台足有一尺见方的石砚，大号鼎形仿古青铜笔筒里，竖着十来支粗壮的毛笔。这一切都似乎跟书房主人的性格外貌十分接近。四壁悬挂几幅山水画。临窗的墙边挂一幅字。杨度认得这是主人的手迹。书法虽不算好，但一笔一画遒劲有力，写的是一首题作《登楼》的五言绝句：“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这诗真有气魄！”杨度赞道。

“见笑，见笑！”袁世凯高兴地说，“登高赋诗，我是外行，聊以抒怀罢了。”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两句非大英雄不能吟。”杨度笑道，“当年横槊赋诗的魏武帝，看来在您的面前怕也要略输一筹了。”

“哈哈！”袁世凯十分快活地大笑起来。“哲子，你真会说笑话。”

杨氏亲自端着茶点笑吟吟地进来，温婉地招呼杨度用茶，然后轻轻地把门带上，不出声地下楼去了。

“宫保大人，我这次是奉庆王爷、徐中堂、那中堂之命来彰德的。他们要我禀告您，想请您出山。”杨度不想再多说闲话了，开门见山地把此行的目的抖了出来。

“出山做啥呀？”袁世凯明知故问。

“请您带兵南下武昌。”杨度盯着袁世凯那张似笑非笑的圆胖脸回答。

“不是好好的叫荫昌带兵吗？”袁世凯习惯地点起一支雪茄，又指了指烟盒，示意杨度自己拿。

杨度掏出一支来，边擦火柴边说：“荫昌哪是这块料。”

袁世凯从鼻子里喷出一股烟来，冷笑道：“不是这块料，他当什么陆军大臣呀！”

“听说荫昌也有自知之明，他不想出京。”

“庆王要我出山，给我什么名义呀？”袁世凯将雪茄在烟灰缸上轻轻地磕了一下，灰白的烟灰散落在黑红色的缸子里，犹如加上一层薄霜。

“顶瑞澂的缺，放湖广总督。”杨度已经摸清了，袁世凯并不拒绝出山，他是在看价码。

“哲子，麻烦你回去告诉庆王，我足疾未愈，不能奉命。”袁世凯将未抽完的半截雪茄扔在烟灰缸里，鼻子里重重地冲出一股气。

两年多前，载沣以患有足疾的名义罢了袁世凯的官，其实袁世凯

根本就没有足疾，他现在以“足疾未愈”来回敬朝廷，显然一是发泄愤恨，二是嫌湖督的价码低了。杨度来彰德，并非有心当内阁的说客，他主要是来看看袁世凯，尤其想听听袁对当前形势的分析，至于湖督一职，他也觉得是低了点，暂不接受也好。

杨度笑了笑说：“是的，足疾未愈，怎能出山，让它先乱一乱再说吧。宫保大人，我想请教您。依您看，国家这台戏，到底会唱出一个什么结局？”

袁世凯重新点燃一支雪茄，慢慢吞吞地说：“这个问题，按理要我问你才是。我已是一个野老钓翁了，国事于我如浮云。你身为堂堂京官，又在为朝廷制定宪政，你说呢？”

杨度摇摇头，苦笑着说：“谈什么制定宪政！国家乱得一塌糊涂，哪里是制定宪政的时候？就算制定出来了，条文列得再好，又有谁来执行呢？谁来监督呢？还不是一纸空文而已！”

他设想前不久通过的新刑律，最后的命运必定也会是这样的。自己全副心力去投入，也可算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

“你说的是实话。”袁世凯端起他的墨玉杯喝了一口，说，“再大的法都要靠人来执行。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有宪法就能治好国家那一套，有能人才有治世。”

袁世凯这句话与杨度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也有不相通之处。此时当然不是辩论的时候，杨度不想就这个问题再说下去，他望着袁世凯说：“宫保大人，您不要把自己当作野老钓翁了，全国上下都把您看作是国家真正的柱石哩，连洋人都说中国离不开袁大人。”

杨度这话不是杜撰出来讨好袁世凯的，而是说的真话。自从前年袁世凯开缺以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报纸就常常有意识地登出赞扬袁的文章，说他是中国真正的能人。东交民巷的公使们在抱怨中国朝廷办事疲沓时，常不免捎带一句话：“袁大人做外务大臣时就不这样。”弄得载沣兄弟很难堪。两年多来，载沣之所以不再加

害袁世凯，洋人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袁世凯捻了捻八字须，微笑着，这句话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他比谁都清楚，对中国的官场而言，国人的一万句话，抵不上洋人的一个字！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对杨度说：“哲子，我给你说一桩事，你不要传出去。”

“什么事？”杨度被袁世凯这种突变的神态弄得精神亢奋起来。

据刘厚生撰《张謇传记》所载，张謇在1911年6月间于洹上村拜访了袁世凯。袁向张表示，有朝一日若蒙朝廷之恩出山，将一切遵重民意，并请张到时与他合作。

“三个月前，张季直进京前夕，到洹上村来过。”袁世凯的眼神蓦地光亮起来。“他与我足足谈了四五个钟头的话，直到半夜才送他回到火车上。”

张季直就是张謇，当年大魁天下的状元，今日南通大生纱厂董事长、江苏咨议局议长。三个月前他去北京办事，原定七月十二日进京，资政院和京师商界组织人去车站迎接他，杨度那天也去了。谁知这位实业家不喜欢热闹场面，提前一天悄悄进京了。张謇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因为同主君宪制，杨度和他谈得投缘，见面不下五六次，但张守口如瓶，只字未提见袁一事。

这老名士胸中的城府真够深的了！杨度心里想，遂问：“季直先生跟您说了些什么？”

“哲子呀，你知道吗，张季直三十年前做过我的先生。”袁世凯没有直接回答杨度的提问，却扯起他和张謇非比一般的交往来。

“我听人说过，那是您和他同在吴军门帐下的时候。”张謇在吴长庆幕中教过袁世凯读书这段历史，知道的人很多，十余年前杨度就听人说起过。



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张謇

“季直这个人是有眼力的，他知道我能办事，向吴军门推荐我，我一直感谢他。但他太爱面子了，器量又窄，说我原来称他先生，后来升了官就不再称他先生，称他季直兄，他写了一封二三千字的长信骂我忘恩负义，说什么我的官职愈高，他的身份就愈低。你说这种酸腐气好笑不？他只比我大五六岁，做过我两三个月的先生，我叫他季直兄，自认为也没有多大的不敬。我见他太小肚鸡肠了，犯不着向他解释。就这样，我们二十多年里断了往来。”

袁世凯说到这里，轻松地笑了笑，拈起一块核桃仁放到嘴里嚼着。杨度听得很有味道，他也觉得张謇的心眼是小了点。不称先生改称兄，也够不上忘恩负义，何况在幕府里指导诗文的先生，与正式磕头拜师的先生究竟还是不同的。

袁世凯继续说下去：“那天，我突然接到他从汉口发来的电报，说十号下午车过彰德，欲下车与我见面，叫我莫外出。季直这人也难得。我当督抚军机大臣时，他不与我往来，现在我倒霉了，他来看我，够朋友！我亲自去车站把他迎来洹上村，二十多年的隔阂一杯酒给冰释了。”

“痛快！”讲交情重朋友的杨度觉得自己身上的血都滚动起来。

“叙了旧，又说了他这些年办纱厂的酸辣苦甜，还说起了立宪和咨议局的事。”

杨度挺直腰杆听着，心想张謇来洹上村，决不只是叙旧释嫌，看来谈局势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说：“季直先生虽只是江苏一省的咨议局议长，其实是各省立宪派众望所归的领袖。他在京师跟我说过，非要倒掉皇族内阁不可。”

“他也跟我这样说。”袁世凯诡谲地眨了眨眼睛说，“哲子，你想他还对我说了些什么话？”

“什么话？”

“他说倒掉皇族内阁后由我来做内阁总理。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哦，杨度明白了，原来立宪派的领袖早已许了他内阁总理，怪不得他对湖广总督不屑一顾。不过，张老夫子的话也是实话，倒掉了皇族内阁后，当今天下能任总理的，除开他袁慰庭，还会有谁更合适呢？眼下这乱糟糟的局面，怕是哪一个都驾驭不了！

“这不是异想天开，除季直先生外，据我所知，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直隶的孙洪伊，他们可能都会拥戴您出任总理大臣。”

“哲子，你看以庆王为首的这个皇族内阁什么时候会倒呢？”袁世凯侧着脑袋问。

皇族内阁遭到普天下的反对，杨度也认为它非驴非马，一定命不长，但什么时候倒台，他却没认真想过。寻思一会儿，他忽然灵机一闪，兴奋地说：“宫保大人，叫他眼下就倒如何？”

“眼下就倒？”袁世凯睁圆了两只大眼睛。“可能吗？”

“完全可能！”杨度断然说，“现在早倒迟倒，就凭您一句话了。荫昌是绝对办不了武昌的事的，摄政王只能求助于您。暂不出山，坐观虎斗，到时您就提出，非责任内阁不能应付这个局面。皇族内阁不就倒了吗？”

“哲子，你这是要挟朝廷呀！”袁世凯站了起来，大声笑道，“庆王派你到彰德当说客，想不到你却拆他的台。”

杨度知道自己这个主意已经完全得到了袁世凯的赞同，也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不是庆王一人的说客，我要对国家负责，为天下苍生着想！”

“说得对！”袁世凯对这句话大为赞许。“哲子，你到窗口边来看看！”

杨度跟着袁世凯来到书房大窗边，顺着他的手势向外面看去。哟，窗外的气象果然不俗。

近处，袁府的养寿园亭阁巍巍，碧波粼粼，几只小渔舟在水面上轻悠悠地浮动。稍远处，洹上村的农舍屋顶上炊烟袅袅，一排排笔挺的白杨树枝繁叶茂，三五只雪白的绵羊在树底下啃着青草。放眼远眺，雄伟的太行山余脉依稀可见。那青青淡淡的山影，仿佛是神仙画在天幕上的杰作，既气势壮阔，又幽深静穆。忽然，一道强烈的红光把眼前的一切照得通明透亮。这是即将落山的太阳穿过了最后一片云层所发出的余晖。夕阳真美呀，它又大又圆，血红血红的，四周的云层被它照耀得五彩缤纷、鲜艳斑斓。它在暂时告别世间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辉煌，如此壮观，真使人觉得它无比崇高，无比伟大！

“哲子！”正当杨度陶醉在洹上村晚景之中时，袁世凯又拍了他一

下肩膀。“你看到了吗，那太阳就在我的窗户之下。我这首登楼的五绝，结尾两句原来就是写的眼下的这个景象。”

“怎么写的？”杨度急切地问道。

“凭轩看北斗，转觉夕阳低。”

“好！”杨度脱口说，“这两句比现在的好得多，为什么要改它？”

“克文说这两句太招人显眼了，建议改为现在这两句。我觉得也可以，太行山在我的窗户底下，也是吟的实景。”

“啊！”杨度点点头，拖长着声调说，“都好，都好！”

杨氏轻轻推开门，走了进来，对着袁世凯的耳朵悄悄说：“朝廷派人送来了谕旨。另外，到武昌去的冯国璋统制正在会客室里等你。”

“哦，华甫来了。”袁世凯似乎并没有理会谕旨，倒是对过去的老部下冯国璋表示极大的兴趣。他起身对杨度说，“哲子，你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些事，我都想和你商量商量。前天杏城托人送来了一部德国电影片子，晚上叫他们放给你看看。”

说罢走出书房，楼梯上随即响起一串沉重的脚步声。

吃了晚饭后，电影房专门为杨度放了一场德国电影，内容是关于德皇威廉一世巡视波恩城堡的事。那时电影在中国还是极其罕见的，京师除少数几个王府外，其他人家都没有。袁府里的电影房，也只为贵宾的到来而开放。看完电影后回到客房，虽然夜已很深，但杨度却毫无睡意。

他隐隐约约觉得眼下武昌城里的暴动，将会为自己与洹上村的主人提供一个新的合作环境。三十六岁的宪政馆提调杨度，这几年虽一直在为中国的宪政而孜孜探求，但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湘绮师传给他的帝王之学，没有忘记自己平生所追求的辅佐明君一匡天下的人生

理想。四品京堂，在石塘铺的乡下人看来，真是高不可攀的大官，而在京师官场中却是微不足道的芥末籽儿。倘若在清明时代，杨度相信凭着自己的才具和勤奋，十年八年后做个侍郎尚书也不会有多大的困难，那时作为国家的栋梁，自然可以一展抱负。可是现在，朝廷昏庸，局势混乱，自己的满腹宪政学问并无多少用武之地。像这样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国家要改观，需要一番大的变动；人要出头，也要一番大的变动。武昌的暴动显然是革命党发动的，旨在推翻朝廷，建立民主共和国。变动固然是翻天覆地的，但一则自己一向不主张民主，二来这些年与革命党中的老朋友已断了联系。革命党即使成功，自己也成不了什么事，何况多少次暴动都没有成功，这次能否得手也很难说。眼前这位洹上村的主人即将结束蛰居生涯，东山再起，再次担当重任。尽管朝野对他的为人处事多有指责，但不管怎样，面对这突发的巨变，还只有他能扶危定倾稳住乾坤。想到这里，杨度十分庆幸自己早在十多年前便看出此人是官场中的凤毛麟角，在他最倒霉的时期里仍与之保持联系，为自己预留了一条捷径。现在，自己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时局处于重大转折关头，为这位目前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人物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帮助他登上中国政坛的最高点，然后自己也就有了实现理想的可靠保证。

杨度精神亢奋起来，点燃一支雪茄，进入了下一步深层次的思索。

四 杨度没有料到，袁世凯居然想当大总统

全中国的视线都被武汉三镇吸引过去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牵涉着所有关注国事的人们的心。表面看来，位于江北的汉口成天硝烟弥漫，炮声不绝，其实，战事没有丝毫的进展。革命军虽然热情很高，但组织松散，战斗力不强。黎元洪名为都督，心底里仍在观望，并未切实履行职能。北洋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按理说，革命军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但北洋军的统帅荫昌无实际指挥能力，一直缩在北京不敢南下。第二军统领段祺瑞还正在赴任途中，前线的指挥官为第一军统领冯国璋。

这位当年小站核心人物对昔日的主子仍忠心耿耿。那一天，当他出现在洹上村的时候，袁世凯又惊又喜。谈旧情，谈形势，二人足足畅谈了两个多钟头。冯国璋告辞时，请袁世凯指示机宜。袁送他六个字：慢慢走，等着瞧。冯对这六个字背后所包藏的内容心领神会。他让副手带着军队先走，自己则借口查看军备，走走停停，五六天后才到达孝感。冯国璋将指挥部设在孝感城里，便再不南下了。

武汉战场出现了奇怪的外紧内松的局面。与此同时，一场没有枪炮硝烟的权力争斗，却在紫禁城与洹上村之间外松内紧地进行着。

袁世凯接到授他为湖广总督立即出山督师的谕旨后，马上给朝廷回了一个电报。先说了一段面子话：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再来一番戏弄：旧患足疾，尚未大愈，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情形困顿，实难支撑。

载沣接到这个电报后哭笑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又下一道谕旨，劝他以国事为重，力疾就道。袁世凯回电讨价：赤手空拳，无从筹措，请俯允就地招募一万二千名防军，拨银四百万两，并请调王士珍、倪嗣冲、段芝贵等人同赴武昌。载沣明知袁世凯是在要挟，也只得一一答应。但袁世凯仍在养寿园里吟诗垂钓，并不出洹上村一步。载沣急得拿不出主意了，只好请来奕劻商量。奕劻已从杨度的密报中摸到了袁世凯的心思，但自己不好代他说出，于是打发徐世昌亲自到彰德去一趟，让徐世昌来充当袁世凯的代言人。

袁世凯接到湖广总督的任命诏书后上奏朝廷：“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翊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痾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年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与此同时，袁世凯当年的僚属旧友，从京师，从各地纷纷来到彰德。他们中有的是原就暗中有联系，但不敢明里走动，现在已没有这个顾虑了，赶在袁世凯出山之前来加重情谊，求得更进一步的高升。

有的这两年间怕招引麻烦，完全断绝了往来，眼看袁宫保又要重抖威风了，便急着来巴结，叙旧表心迹，求取日后的看顾。一时间，从彰德车站到洹上村的大道上，车马奔驰，尘土飞扬，达官大员们如朝圣似的前来拜谒，把个安安静静的洹上村弄得汤沸火爆般的热热闹闹，煞是认真地又演出了一幕人间冷暖炎凉的喜剧。不管什么人，袁世凯一律热情接见，笑脸相待，让他们有求而来，满意而去。对于那些真正的心腹，则留他们住下来，让他们参与军机赞画。一个小小的极不起眼的洹上村，在中国历史新纪元即将揭幕的最初那些日子里，几乎成为全国真正的政治中心。

“哲子，菊人明天上午就要来了，你说我该如何应付他？”傍晚，袁世凯邀杨度一起在养寿园散步。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下来问杨度。

“宫保大人，这两天我有些想法，你实在太忙了，没有工夫听我说。”杨度指了指附近停泊着的小渔舟说，“我们坐到船上去说吧！”

“行！”袁世凯高兴地答应。

杨度走到船边，扶着袁世凯上了船后，解开缆绳，拿起竹篙，轻轻地对着岸边的石头一抵，小渔舟便平平稳稳地向池塘中心前进了两三丈。

袁世凯说：“哲子，你原来还是个撑篙的能手啊！”

“湖南人天生都会驾船，不然何来威震天下的湘军水师？”杨度不无得意地说。他把竹篙放下，坐到袁世凯的对面，任渔舟在水上漂浮。

“菊人这次来，无疑是来催我的。你说载沣他能出多大的价？”

袁世凯坐在渔舟中，双手扶着一根藤手杖。袁世凯的左腿在朝鲜时受过伤，治好后并没有留下多大的痕迹，平时走路与常人无异，只在快步前进时才可看出不太灵活。先前他从来不用手杖。载沣以足疾为名开缺他回籍，他庆幸自己没有杀头，为了表示对朝廷的恭顺，从那以后他一直拄着一根藤手杖，俨然真的患有足疾似的。

“依我看，只要您不坐他们父子俩的位子，载沣什么价都可以出。”杨度答得甚是痛快。

“哲子，你说说，我该提出哪几点？”袁世凯十分认真地问，藤手杖在船板上“噔噔”响了两下。

杨度神情昂扬起来。这几天他对政局想了很多很深。

“有几点，我想您一定早已想到了，既要出山做事，权力和银子两样东西必不可缺。”

袁世凯点了点头。他三十年来在官场上之所以能一帆风顺，左右逢源，根本诀窍就是用好了“权”和“钱”这两个字。杨度一语道破天机，他不觉暗自佩服。

“从权力这方面来说，可以提出组织新内阁。以庆王为首的皇族内阁遭到普遍的攻击，您提出这个要求来是顺应人心的。”

“这个可以提，新内阁成立后，不一定我做总理大臣，让菊人出面也好。”袁世凯似乎很诚恳地说，“我只要有指挥全国军队的权力就行了。”

杨度心里冷笑，脸上却严肃地说：“宫保大人乃众望所归，新内阁由您出面这自然是没有话说的。徐中堂他也应付不了这个场面。至于军费方面，那一定要有充分保证。”

“国库这两年大概也被他们掏空了，银子看来要向洋人借，有几个外国银行已经对克定表示这个意思了。”

袁世凯这句不经意的话，令杨度十分吃惊，眼前这扶杖危坐的半老头子，真不愧是个斫轮老手，他已经不声不响地在经办最现实又最棘手的事情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您考虑，不知想到没有？”

“啥？”袁世凯把藤手杖收回胸前，专注地听着。

“人心。”杨度将身子向着袁世凯倾斜，说出一番他思虑至深的话来。“宫保大人，十多年前，我在小站初次会晤您，便知道您是一位见识通达、胸怀大志的英雄。我想，您一定不会反对我说的这句话：武昌的事是朝廷逼出来的，革命军不是乱党，他们的头领是爱国者。”

袁世凯沉吟着，没有做声。突然，他哈哈大笑起来：“哲子，我总算知道了，你为何要把船撑到这水塘中心来，原来是怕别人听到你这番反叛朝廷的话，你难道就不怕我告发吗？”

杨度反问：“一个小小的四品京堂，也值得您去告发吗？”

“说下去吧，杨京卿！”袁世凯笑着挥了挥手。

“以载沣、庆王为首的朝廷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人心，倘若他们稍微听得进几句忠言，早开国会，早行宪政，也不至于闹到今日这个地步。革命党的头面人物，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尽管我不赞成他们用暴力手段改变国体，但我确信他们都是热情的爱国者。”

“听说孙文、黄兴都是你的朋友？”袁世凯盯着杨度，两只眼睛里包含着不可测试的深意。

“不错，他们都是心地坦诚的大丈夫，我与他们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都很好。”杨度坦然承认。“但是我不主张暴动，中国虚弱已极，经不得大战争了，一旦全面开仗，马上就会亡国。”

“为何？”杨度说得这般严重，倒使袁世凯觉得意外。

“战争一开，国内就会大乱，外国列强觊觎已久，早想瓜分吞并。中国一乱，正好借维持和平为名，明目张胆来干涉内政，进而把锦绣河山据为己有。因此我以为武汉的战争，决不能让它扩大，只宜迅速解决。解决的办法宜和不宜战。要和，就能先收揽人心。宫保此次出山，揭橥这面旗帜，使武昌之事不战自平，则于社稷苍生功莫大焉！”

杨度说得激动起来，胸腔里充满真诚：“当前最能得人心的事，莫过于速开国会，解除党禁，倘若能进一步提出宽免此次肇事人员，则战事的平息将更容易。”

袁世凯思忖片刻说：“哲子，天下事大概没有这样简单。我告诉你吧，据可靠消息，湖南、江西、陕西、山西、云南以及江浙一带的革命党，在武昌的影响下都已蠢蠢欲动，随时都有宣布独立于朝廷的可能，假使他们联成一气，便会造成半壁江山易帜的局面。到时候，人心，就不是几句空话能够收拾得了的。”

武昌之火可以在全国燃成燎原之势，这一点，杨度心里是有数的。看来这位洹水钓翁真的是全局在胸。他一时语塞，不知如何说下去。暮色已笼罩了养寿园，水中的亭台楼阁，岸上的花木山石在若显若隐之间，使得四周的景致更加迷人。

袁世凯猛地站起，发出感叹：“哲子，你看这洹上村多么闲雅舒适，我何必要多管闲事。国家也不是我袁某人的，我看我还是终老此处算了！”

天天会见各方宾客，时时与武昌前线保持联系，又是招募军队，又是伸手要银子，连外国银行都已在联络了，却为何又突然发出此番感慨？真让杨度摸不透此人的胸中城府。

“国家也不是我袁某人的。”他突然从这句牢骚中联想到被换掉的“凭轩看北斗，转觉夕阳低”的诗句来。这诗不仅有魏武帝横槊夜吟的气概，也有宋太祖“赶却残星赶却月”的豪迈。难道说，这位洹上村野老连内阁总理也不能满足其胃口，他要做曹操、赵匡胤？蓦然间，明斋斋火烧烟熏的那个夏夜的情景又浮现在杨度的脑中。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面前坐着的这位袁宫保，不就是五十年前的肃中堂吗？比起当年的肃顺来，袁世凯手里掌握着强大的北洋六镇新军，这是肃顺的实力不及之处，而现在的隆裕、载沣又未得半点慈禧真传。湘绮师苦苦研求的帝王之学，可惜找错了对象而不能成功，但不久的将来，则可以由他的学生来付诸现实了。

杨度一阵狂喜，激动地说：“宫保大人，您干脆把这个国家接过来如何？”

“我？”袁世凯瞪大着眼睛。“哲子，你今天并没有喝醉酒呀，为何讲起胡话来？”

“这不是胡话。”杨度平静下来。“满人气数已尽，已不能有任何作为了，江山早应归汉人之手，无论是孙文还是黄兴，我看都不是坐天下的人物，这座动荡的江山，还只有宫保大人您才能坐得稳。”

“哲子，你不要再说了，这是杀头灭族的事。我袁家世受国恩，只有尽忠朝廷的道理，何况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天下也不光彩。”袁世凯一本正经地说，“再说，眼下革命党口口声声要建民主共和国，个个都想当大总统，又哪能允许我袁某人称孤道寡。”

这话说得不错。杨度心里想：革命党要建民主国家，不再允许有皇帝存在，倘若袁世凯一旦称帝，必然会与革命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国家马上就会大乱，外人立即会干涉。看来不行！

“哲子，跟你说句笑话吧，假使革命党推举我当大总统的话，我也不妨和他们合作合作，在中国试办一下民主共和国。”

袁世凯这句话，使杨度深感惊讶，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这位自称世受国恩的袁宫保还有当大总统的念头！

袁世凯的心机哪里是书生杨度所能摸测到的。就在两年多前，袁世凯刚削职回籍的时候，他担心朝廷不会轻易放过他，决定来个先下手为强。他打发一个忠诚仆人持着他的亲笔信，悄悄地去日本找革命党，表示愿意与他们合作。当时同盟会东京本部将此事报告了黄兴，黄兴对袁的这种反常态度甚表怀疑，没有同意。于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合作推迟了三年。

袁世凯的这个离奇想法，杨度难以接受。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实行民主立宪，这是他多年来所坚持的政治信仰，但由爱新觉罗氏来行君宪，不仅全国人心通不过，且这几年的所作所为，使杨度

也很失望。此时若换一个君主，又会引起天下大乱，也不行。若真的由革命党来推举袁做大总统，则战乱马上可以平定，国会马上可以召开，宪政马上可以建立，这的确不失为眼下一个最可采纳的方案。但革命党会同意吗？京师里那个五岁小皇帝又摆到哪里去？杨度觉得这些事都很难办。

“哲子，你与革命党的头领都很熟，我委托你与他们联系一下如何？”

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1910年他（按：指袁世凯）曾想利用革命力量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派人秘密会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公开和孙一致行动。孙回答说：‘请回稟贵主人，我艰苦奋斗十五载，历尽险阻，不是为了轻易受骗。’认为袁在耍花招，给顶了回去。”

“行。”杨度一口答应下来。“不过，眼下跟谁联络呢？孙文，据说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刘霖生在日本，都无法和他们接上头。”

“武昌的头面人物中，你有朋友吗？”

“我只认识一个汤化龙，但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人都不认识。”稍停一下，杨度又说，“对了，有一个胡瑛我认得，刚从监牢里出来，当上了外交部长。不过与他相交不深，且他在革命党中威望也不够，左右不了局面。”

杨度使劲地搜索着自己过去所结识的革命党中的朋友，要么不在国内，要么地位不高，一时间居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忽然，他想起了一个。

“您知道一个叫汪兆铭的人吗？”

“知道。就是去年谋刺载沣不成而被关在牢里的那个革命党吗？”

“正是，正是。”杨度连连点头。

“你与他关系如何？”

“我和他在日本法政大学里是同班同学，很要好。此人在革命党

里极有威望。您不妨先要载沣放他出牢，然后我再去看他。”

“行。”袁世凯下意识地摸了摸胡须说，“哲子，你也不忙着回北京见汪兆铭，还安心在我这里住几天，看看局势的发展如何，我们再定下一个步骤。今天就说到这里吧，明天菊人来，我还有些事情要安排。”

中国的历史车轮在那一段短短的时间里，以旷古未有的快速度在前进着，几乎每一天都有举世瞩目的大事发生。

十月二十日，徐世昌匆匆来到彰德会晤了袁世凯。二十一日，朝廷全盘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给予十分充足的军费。二十二日，湖南宣布独立，共进会员焦达峰被推举为都督。二十三日，九江宣布脱离清政府，新军标统马毓宝被立为都督。二十四日，陕西独立，士官生出身的新军管带张凤翔为都督。二十七日，姗姗来迟的荫昌被朝廷从武昌召回京师，袁世凯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全国水陆各军。当天，袁世凯指示冯国璋发动攻击，汉口大智门被北洋军夺取。

二十八日，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分别从香港和日本赶到上海汇合后抵达汉口。二十九日，山西独立，阎锡山被推为都督。同日，驻在河北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伍祥祯、四十九协统潘榘榘通电朝廷，要求在本年内召开国会，起草宪法，废除皇族内阁，重组责任内阁，朝廷若不答应，将进京兵谏。三十日，在这道最后通牒的威胁下，载沣不得不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又下令释放戊戌政变以来一切政治犯，命资政院连夜起草宪法。载沣担心张绍曾真的兵谏，不仅不指责他，反而下令嘉奖，又授张侍郎衔，派为长江宣抚大臣。



张绍曾



蔡锷

载沣的朝廷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了。

十月三十一日，西南边陲又爆出新闻：云南独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

蔡锷从日本回国后，先是在江西、湖南军事学校任教职，后来到了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总办。蔡锷以卓越的军事才干和严格自律的品德，在新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升迁很快，二十七岁便升为协统。今年年初奉调赴云南，任驻滇新军十九镇

三十七协协统。在武昌起义及湘赣秦晋等省纷纷独立的影响下，他在昆明率部拥护革命，被部下一致推举为军政府都督。

得到云南独立的消息已是半夜了，载沣连夜急电洹上村，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袁世凯捐弃前嫌，火速出山。同时告诉袁，只要他一旦受命，奕劻内阁即刻辞职。

第二天清晨，见朝野内外一切时机都已成熟了，袁世凯这才公开宣布出山视事。

如同皇帝出巡似的，从洹上村到彰德车站，沿途摆开了异乎寻常的隆重仪式。披红挂彩的专车在站台上发出高昂的鸣叫，从德国进口的全套西洋军乐器奏起凯撒得胜曲。临登车时，袁世凯握着杨度的手说：“哲子，我到汉口停留几天后就会回京师去，麻烦你先期会见汪兆铭。新内阁里我已经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第二天下午，杨度回到了北京，袁世凯在彰德车站的许诺给了他无比的喜悦。想起再过几天后，自己就是新内阁的成员了，一股踌躇满志的激情全身涌动。他觉得这次彰德之行为自己人生目标的实现，已跨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他无暇与静竹、亦竹道别后的离情，他要马上找到汪兆铭，和这位老友商量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而此时的汪兆铭还蹲在刑部大牢里。

五 茶叶蛋里的四字情书：忍死须臾



汪精卫手迹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汪兆铭便以法政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它的活动。法政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回国，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奉行激烈的革命排满主义，与杨度君主立宪的主张截然相反。汪兆铭少年气盛，爱憎分明，没有杨度那种兼容并蓄的气度。因为政治信仰不同，他后来不愿意跟杨度多往来。杨度几次主动找他，他的态度都很冷淡。于是二人虽同在东京，却几乎断绝了联系。

出身师爷家庭的汪兆铭，从小练就了一手好文章，口才也极好，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滔滔不绝。当他的文章和论辩以革命大义充实起来后，便格外地气势磅礴锐不可当。他因此受到了孙中山、黄兴的特别

器重，担任同盟会三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又主办《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间弄得饮冰子在他的面前相形见绌。

汪兆铭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以“精卫”二字作笔名，时间久了，大家都叫他汪精卫，本名反而不多叫了。“精卫”二字无疑来自《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典故，意欲效精卫鸟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之水。但汪兆铭其实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渴望一举成大名，只想做轰轰烈烈声动四海的大事，受不了默默无闻持之以恒的艰难磨折。他多次对人讲，革命好比煮饭，火和锅共同使得生米变成熟饭。火的功能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但很快就熄了。锅的功能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迫，皆能忍受。火如同革命党人的一往无前，舍生取义。锅如同革命党人的百折不挠，再接再厉。汪精卫自认缺乏恒心耐心，他愿做火，燃出夺目光焰来，随即很快毁灭，也是很荣耀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极为仰慕古代的荆轲、聂政，视“流血五步，伏尸二人”为最为壮烈的事业。那个时代持汪这种思想的人并不少，暗杀之风因而在革命党人中盛行。万福华行刺王之春，吴樾行刺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恩铭，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当同盟会内部闹矛盾，章太炎攻击汪精卫只可做白面书生而不配做革命家时，汪久蓄于胸的豪气顿发。他决计离开香港北上，马上去做一番真正革命家的豪壮事业。

汪精卫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是四川隆昌人黄复生，一是四川内江人喻培伦。还有一个女士，原籍广东番禺，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的陈璧君。

陈璧君的父亲为南洋巨商，思想颇为开明。她的母亲倾向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陈璧君迥异于一般女子。她热心国事，胸怀大志，虽身处异乡，爱国之心却十分强烈。当汪精卫在南洋鼓动革命宣传排满时，陈璧君和她的父母都去听演讲。汪精卫充沛的革命激情，口如悬河的辩才，吸引了陈氏一家。尤其是汪精卫的堂

堂仪表翩翩风度，更是紧紧地勾住了这位待字闺中的少女芳心。为了国家，为了爱情，陈璧君毅然舍弃富裕的家庭、平静的生活，跟着汪精卫做起时时都有杀头危险的革命家来。他们几个人组成一个暗杀集团，暗杀的对象是满人大官。

那时两江总督端方是革命党人的大敌，他正奉命移督直隶。汪精卫估计他会从南京坐船到汉口，然后再坐火车北上。于是来到汉口，选择大智门车站下手。谁知端方不走此路，而是从南京到上海，再坐海轮到天津。汪精卫失望之余，转而决定去北京。汪精卫抱着一死成仁的决心进京，他咬破指头给挚友胡汉民写了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要胡在他死后交《中兴日报》发表。又给在南洋的同盟会员写信：“弟虽泣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到了北京后，会照相术的黄复生在和平门外琉璃厂火神庙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就在照相馆里住下来，做各种准备工作。

汪精卫把目标选定为奕劻。但奕劻每次出王府都前呼后拥，警卫森严，无从下手。后来恰逢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海军回来，他们便到前门车站等待。又不巧，载洵兄弟随从极多，他们从未与两位皇叔见过面，认不出谁是载洵兄弟，也只得作罢。最后，他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擒贼擒王，杀掉满人第一号头目——载沣。

几经周折后，他们看中了离醇王府只有几十步远的银锭桥。这里清静，又是载沣入朝的必经之路。去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喻培伦和黄复生偷偷来到银锭桥。他们先把炸弹安在桥上，然后再去装电线。谁知事先没有测准确，临时才发觉线短了几尺，只好把线收起。正准备取出埋在土中的炸弹时，看到有一个人蹲在桥边，于是只得暂时避一下。就在这个时候，王府大门打开，走出几个打灯笼的人。黄、喻怕被发觉，就离开了银锭桥，打算明晚再来取炸弹。待到第二天晚上再去取时，炸弹已被人挖走了。

汪精卫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被王府的人取走了，那必定会兴师动众，闹得满城风雨。另一种可能是被老百姓取走了，老百姓

一般都不会报案，则无事。一连过了四五天，风平浪静，一点事都没有。汪断定炸弹是落在老百姓手里了，便派喻培伦、陈璧君去日本再取炸药来北京制造炸弹。

谁料他们判断错了。炸弹当夜即被王府那几个打灯笼外出的人取走。王府严密封锁消息，将炸弹送到外国使馆去鉴定。洋专家鉴定后说：“炸弹威力很大，中国造不出，必定是外国造的。外壳大而粗糙，应是就近制的。”

王府依据外壳的线索，找到了制造这颗炸弹的铁工厂。又由铁工厂的老板带着便衣侦探在琉璃厂附近认出了黄复生。这样，黄复生连同照相馆的所有伙计都被抓了起来。汪精卫本住在另一个地方，伙计中有一个人曾给汪送过饭，于是汪也没躲过。

当报纸将这一特大案子公布于世时，海内海外都震惊了。在日本的陈璧君悲痛欲绝，立即就要只身入京营救，被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劝止。同盟会决定设法救援，但一时却无从下手。然而，汪精卫、黄复生命大，他们遇到了一个较为开明的审判官，此人便是肃亲王善耆。

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案子落到了他的手里。善耆知道人心同情革命党，为收揽人心，他主张从轻发落。又模仿西方对待政治犯的态度，审讯时让汪精卫站着说话，而不按通常的跪着的方式说话。汪精卫既然抱定杀身成仁的决心，便毫不害怕，在公堂上并不乞求宽免，而是侃侃高谈革命排满的主义，又替黄复生开脱，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拉。羁押期间，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在狱中做了四首五言绝句。有敬佩他的狱卒将这四首诗带了出来，一时广传人口，交相称誉。尤其是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更是光彩耀人，足可以与谭嗣同的就义词媲美。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壮举和他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使得他成为全国人人景仰的英雄。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立宪党，无论是官场还是市井，只要提起汪精卫，大家都敬佩不已。

不久判决下来，汪精卫、黄复生终生监禁。消息公布后，革命党

人松了一口气，陈璧君更是大喜过望，现在可以来从容设法营救了。陈璧君和胡汉民等分头募款。陈母拿出四千块私房钱，她自己更是翻箱倒篋，凡可动用的全部拿出，打点上上下下管牢狱的人员，请给汪、黄生活上以照顾。然后再去官场活动，希望能给予减刑，但钱花了不少，进展则不大。

前几天，皇帝下了罪己诏，并宣布要赦免戊戌政变以来的政治犯。陈璧君欣喜异常，她寻思着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牢中的情郎。挖空了心思，她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昨天她煮熟了十多个鸡蛋放在一个竹篮里，请一个打了几次交道的牢卒送给汪精卫，又悄悄地塞给这个牢卒五块银元。牢卒接过钱，仔细看了看篮子，见除鸡蛋外的确再无其他东西，便带了进去交给汪精卫。

汪精卫接过鸡蛋，心里很高兴，他剥开蛋壳吃起来。鸡蛋用盐茶五味煮过，很好吃。他一连剥开几个。忽然，他发现其中一个蛋壳像是经人剥开过。他小心地将这个鸡蛋的壳子剥开，意外地看到里面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四个字：忍死须臾。不用多看，他一眼就认出这是陈璧君的笔迹。汪精卫欣喜若狂。这四个字分明告诉他，只要再稍微忍耐一下，便有出狱希望了。

想起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马上就可以见到一直在外面关心、援救自己的心上人和革命同志，汪精卫兴奋得彻夜不眠，他要准备一件珍贵的礼物来回报情深意厚的恋人。望着铁窗外流泻清辉的明月，他一字一句地填出了一阕《金缕曲》：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绕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快要天亮的时候，他蒙眈眈地睡着了。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夜间填的《金缕曲》又浮上心头。他觉得这首词情意是再深切不过了，但是不是略显得伤感了一点，应该把调子提高些才好。正在琢磨着，狱卒打开铁门进来了：“汪兆铭，随我出去，有一个老爷要见你。”

汪精卫从地铺上爬起来。狱卒走上前，拿出钥匙来打开他手上和脚上的镣铐。汪精卫感到奇怪：坐牢一年半了，多次提审，从来都是戴着镣铐的，这个老爷是何许人？

汪精卫随着狱卒走到一间简陋的会客室。刚进门，一个服饰考究的中年人忙起身走前几步，一边说：“精卫，你受苦了，还认得我吗？”

这不是杨度吗，五六年没有见到他了，他怎么会来牢里看我？汪精卫正在寻思着，杨度已走到他的身边，双手握着他的手，将他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看，面色悲戚地说：“你瘦多了，来，坐下说话。”

说着，扶他在桌边坐下。杨度诚恳的关心，使汪精卫颇为感激。他问：“听说你在朝廷做了大官，为何要来这里看我？”

杨度笑着说：“这些事以后再说。我今天特为来告诉你，你明天就要出狱了，恭喜你！”

“明天，明天就要出狱了？”尽管接到陈璧君“忍死须臾”的纸条，他已估计到坐牢的日子快要到头了，但绝没有想到明天就可以出狱，更没有想到前来告诉这个消息的，不是典狱官，而是多年来已无交往的杨哲子。

“是的，明天就出狱！”杨度双手压着汪精卫放在桌面上苍白干瘦的手，点着头说，“法部的特赦令明早就会宣布，我刚从法部出来，亲眼看着他们盖了印后，赶紧来到这里告诉你。”

“你在法部亲眼看了他们盖印？”汪精卫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的案子会与杨度联系在一起。自己是推翻朝廷的革命党，杨度是朝廷的官员，虽说过去曾经是好朋友，但因政见不同早已分道扬镳了，坐牢一年多，也没听说他问过，怎么会突然管起自己的事来，真不可思议。“这么说，是你帮忙放我出牢的？”

“另有人在帮你的忙，我不过走脚跑腿罢了。”杨度依然笑着说。

“谁帮我的忙？”汪精卫追问。

“过几天我会告诉你的。”杨度松开手，说，“宣武门外大街小羊角胡同里，已为你准备了一套四合院，明天中午会有一辆大马车来接你。你先住进这套院子，若不满意再换。”

“哲子兄，你能不能通知到陈璧君，要她明天来接我。”汪精卫顾不得细问杨度为何为他准备房子和马车，便急着提出了这个要求。他太想念陈璧君了，他盼望出牢门第一眼见到的便是令他魂牵梦绕的人。

“陈璧君是谁？”汪精卫的案子里没有陈璧君的名字，杨度不知道她的身份。“她住在哪儿？”

“陈璧君是我的同志，又是我的女友。”汪精卫的眼睛里放出了亮光，随即又摇摇头说，“不过，她住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听说是汪的女朋友，杨度立刻说：“不要紧，不管她住在哪里，我都会找到她。明天马车先去接她。”

“谢谢你了，哲子！”汪精卫脸上开始露出笑容，又问，“黄复生呢，他明天出不出狱？”

“明天和你一起离开这里！”杨度答得很干脆。

“太好了！”汪精卫又笑了起来。“出牢后我和他一起住。”

“行。”杨度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张银票来说，“这是八万银元，你收下。”

“你这是做什么？”汪精卫大吃一惊，下意识地推了一下。

“你听我说。”杨度把银票再推过去。“你在牢中吃了一年多苦，身体摧残得很厉害，出狱后要好好滋补滋补，疗养疗养，这就需要钱。另外，你现在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大英雄了，出狱后各方人员都会来拜访你，你也得回拜回拜。这些应酬最要钱花，你先拿着用。”

“哲子，我怎么能用你的钱，你发财了？”汪精卫还是不接。

“这样好了，你觉得用这钱过意不去，暂且算我借你，以后你有钱了再还给我。”说着拾起银票硬往汪的手里塞。

汪精卫想想一出牢门就要钱用，而自己身上不名一文，到底不行，于是收下银票说：“好吧，先借我，以后再还你。”

杨度起身说：“我走了，你也回牢去准备一下，过些日子我再去小羊角胡同看你。”

第二天中午，当汪精卫一脚踏出牢门时，陈璧君喊了声“四哥”，便向他扑过来。一对患难情侣紧紧地拥抱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汪精卫心里感激杨度的美好安排，也佩服他的本事：茫茫京师，他从何处这么快就把璧君找到了？

汪精卫出狱的消息，第二天便在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人们敬仰这位活着的荆轲，都想一睹他的英姿。革命党人更是纷纷前来慰问。一时间，小羊角胡同车马不断，热闹非凡。

出狱后，汪精卫便和陈璧君同居了，另一间房子住着黄复生。陈璧君出身富商家庭，从小用钱大方，又喜欢讲排场，何况郎君光荣出狱，名动天下，一切安排自不能寒酸。置衣物，买补品，摆宴席，会宾客，钱如流水般花去。多亏了杨度这张银票，它真是饥中食，雪中炭。汪精卫想到这里，再一次涌起对杨度的感激之情。不过他也深感纳闷：哲子为何这般眷顾，是倾心结纳，还是别有所求？

就在汪精卫出狱的前前后后，中国境内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十一月三日，资政院将宪法十九条议决奏上。载沣即刻公布，并择期宣誓太庙。同日，上海独立，同盟会会员、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四日，浙江独立，咨议局议长汤寿潜被推为都督。同日贵州独立，新军教练官杨荃诚被推为都督。五日，江苏独立，苏抚程德全被推为都督。七日，广西独立，提督陆荣廷被推为都督。九

日，广东独立，胡汉民被推为都督。至此，已有十三省独立，大清江山已被革命党人夺去一半多。

这时，石家庄又出现一件意外之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吴禄贞原本想联合山西都督阎锡山、二十军统制张绍曾等乘武汉交战之机攻打北京。谁知事机不密，大业未成身先死。

袁世凯新内阁名单：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大臣梁敦彦，次官胡惟德

民政大臣赵秉钧，次官乌珍

度支大臣严修，次官陈锦涛

陆军大臣王士珍，次官田文烈

海军大臣萨镇冰，次官谭学衡

学部大臣唐景崇，次官杨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次官梁启超

邮传大臣唐绍仪，次官梁如浩

农商大臣张謇，次官熙彦

理藩大臣达寿，次官荣勋

载沣面对着这样一副危机四伏的烂摊子实在无能为力，便只得拱手让权。袁世凯受命后立命冯国璋全力攻打汉阳，务必尽快拿下，然后带着一班子人马北上回京师。回京的第二天，便宣布新内阁名单。袁世凯没有爽约，给杨度安排了一个学部副大臣的职务，同时把法部副大臣一职送给远在日本的梁启超。

杨度虽有点失望，想想副大臣也就是侍郎了，比起四品宪政馆提调来已经是连升四级，应该满意了，于是欣然接受。但梁启超却随即拍来电报，断然拒绝。袁又再去电相邀，但梁始终不受命。法部副大臣的位置便成了空缺。

杨度将遵命安置汪精卫的情况向袁世凯作了汇报，袁世凯叫他明天晚上带汪精卫来相见。

六 袁世凯隆重宴请刚出牢门的汪精卫

小羊角胡同整天宾客如云，高朋满座，汪精卫春风满面地接待各方朋友。听说杨度来访时，他立即亲往大门口迎接，将杨单独带到书房。刚落座，陈璧君便端着茶进来。汪精卫忙介绍：“璧君，这就是

杨先生。”

“哦！”陈璧君一惊，说，“精卫总在说你，我们太感激你了。”

“哪里，哪里！”

杨度说话间将陈璧君仔细地看了一眼。这位大革命家的女友是个典型的南国女郎：中等个子，略显得有点瘦，黑黝黝的面孔上五官端正，没有过多的打扮，举止干练洒脱，真有几分巾帼英豪的风度。

陈璧君并不回避，放下茶杯后便挨着汪精卫的身边坐下，大大方方地参与男人们的谈话。

“哲子，我这几天一直在盼望你来。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案子来，又是租房子，又是派马车，还有八万银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抛出一连串的疑问来。他只有二十七八岁，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精神上充满着胜利者的喜悦兴奋，生活上有陈璧君的精心照料，出狱还不过几天，往日那个风采迷人的美男子形象便又恢复了。杨度在心里暗暗赞道：天地造化太偏爱他了，简直齐全得令人不可挑剔！转而又羡慕起坐在一旁的陈璧君来，一个女人能嫁得如许郎君，真正是百世修来的福气！

“看把你急得这样！”杨度笑了起来。“我告诉你吧，这些都不要记到我的头上，是另一个人在关心着你！”

“谁？”汪精卫急切地问。陈璧君一对清清亮亮的眸子也在望着杨度。

“袁世凯。”杨度有意压低声音。

“袁世凯！”汪精卫看了一眼陈璧君，转过眼来疑惑地问杨度，“他是满清的总理大臣，他为何要关心我？”

陈璧君的神态也颇为困惑。

“精卫，这不奇怪。”杨度端起茶杯，平静地说，“袁世凯虽然不赞同你行刺摄政王的举动，也不赞同你革命反满的主张，但他爱你的才华，尤其钦佩你为自己的信仰视死如归的气节。古往今来的大官员中，像袁世凯这样爱才重德的人也不少哇！”

汪精卫点了点头说：“倒也是的。如此说来，我要谢谢他才是。”

转脸对陈璧君说：“璧君，你说呢？”

陈璧君说：“谢谢他也是应该的。”

杨度忙说：“袁世凯正要见你，你去当面向他道谢吧！”

“好，那你给我引见引见。”汪精卫快活地说。

“明天晚上我来接你。”说罢，杨度起身告辞。

第二天晚上，北洋公署袁府大门口悬挂起八盏大红宫灯，门前又移来四五十盆花木：应时的秋菊开得茂茂盛盛，经霜的石榴红红艳艳，牛眼大的金橘黄黄澄澄，四季常青的松柏苍苍翠翠。大公子袁克定，二公子袁克文，三公子袁克良率领一班子幕僚清客，齐刷刷地站在门外恭候。

马车夫摇起轻脆的铃声，胶皮大轮平稳地在门前停住。袁克定穿着簇新的长袍马褂来到车门边，微微弯腰，高声说：“请汪先生下车！”

汪精卫没有料到袁府的欢迎场面如此隆重，正不知对站在车旁的这个人如何称呼时，杨度忙介绍：“这就是袁大公子芸台先生。”

又指着克定身后的两个人说：“他们是二公子寒云先生、三公子规厂先生。”

见袁府三位公子迎候在旁，汪精卫颇为感动。他双手抱拳，边下车边说：“不敢当，不敢当！”

袁克定扶着汪精卫的手说：“家父极为钦佩汪先生，愚兄弟更是对汪先生崇敬不已。今日汪先生光临寒舍，乃我袁家的光荣。”

袁克定的话说得如此诚恳，令汪精卫心中暗自惊讶。这些天来他的双耳灌满了称颂之辞。革命同志的颂扬自在预料之中，普通百姓的赞扬也可以理解，袁府是什么人家？袁大公子是什么人物？居然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大出意外。

一起走到门边，正要跨进大门，只听见一声高喊：“汪先生到！”

喊声刚落，从门里左侧便房中走出一个人来。但见此人头大腿短，膀阔腰圆，脸上红光满面，双眼精光明亮，上下罩一身烟灰色长袍，粗粗一看，简直如同大钟寺里那座浑圆的古钟。

汪精卫正观望着，克定轻轻地说：“那就是家父，他从不到大门口迎接客人，今日为汪先生破例。”

汪精卫一听忙趋前一步，叫了声：“袁大人！”

袁世凯伸出双手，握着汪精卫的手，两眼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汪精卫今夜着一身浅灰色条纹西服，系一根红底起花软绸领带，脚蹬白色雪亮皮鞋。俊雅的仪表，配上这一身崭新的洋装，在一大群暗色古朴的马褂长袍面前，真像仙鹤来到群鸡之中。

袁世凯发自内心地叹道：“久闻汪先生有潘安、何晏之美，老夫总有怀疑，勇烈如先生者，怎会是那样的容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在先生面前，小儿辈皆成寒鸦了。”

汪精卫连说：“袁大人过奖，过奖！”

袁世凯以这般隆重的礼仪迎接汪精卫，这是杨度所没有想到的。一个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谋刺摄政王的政治要犯，见上一面，对袁世凯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已经是出格了。如此重礼相待，也不怕官场说闲话？这样敬重汪精卫，是真心，还是为了笼络利用？猛地，杨度想到

汪精卫要杀的是载沣，载沣不是他的死对头吗？他要借礼遇汪来发泄对载沣的仇恨。是的，一定是这样！

众人一起走进袁府餐厅。这里，新安装的电灯正放出雪亮的光芒，大圆桌上早已摆满了山珍海味、玉箸银杯。袁世凯对汪精卫说：“今夜此宴特为汪先生而设，请上坐！”

若是换了别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子，无官无爵，谁敢领这个情？可是汪精卫毕竟是革命党人，又自视甚高，推辞几下后便大大方方地落座在上席。待袁世凯坐下后，袁氏兄弟、杨度等也依次坐下。

汪精卫说：“这些日子里，袁大人对我照顾备至，非常感激。这次来府上，是专门为道谢的，没想到大人这般客气，我愧不敢当。”

袁世凯说：“汪先生人品气节，老夫甚是尊敬，小小一点意思，不足以言谢。来，喝酒吧！”

袁世凯举起酒杯，大家都抿了一口。放下酒杯，袁世凯又命克定给汪精卫夹菜。席上，袁世凯绝口不提“革命党”三字，也不说南方的战事，一个劲地和汪谈家事，谈读书，又问汪有妻室没有。汪将陈璧君介绍给袁氏父子。袁世凯听后连连说：“难得难得，好一个奇侠女子。”又说，“我有十多个女儿，没有一个像样的，以后得便，还得请陈女士光临敝舍，让我的女儿们见见她，也让她们开开眼界。”

袁世凯这样夸奖陈璧君，汪精卫心花怒放。他觉得袁与一般陈腐官僚大不相同。

吃完饭后来到茶室喝茶。克文、克良告辞，克定和杨度陪坐。闲谈几句后，袁世凯说：“听汪先生刚才所说，老夫方知汪先生也是书香宦门出身，又抱着一腔爱国之心，自与江湖上打家劫舍的草寇不是一类人。世上以为老夫身为总理大臣，会坚决反对革命党，其实他们看错了，我只不过是厌恶那些混入革命党内部的青皮强盗而已。”

汪精卫大吃了一惊，心里想：袁世凯竟然不反对革命党，此话从何说起！

“老夫三十多年来为国家办事，深知国事弊端重重。”袁世凯继续说，“汪先生年纪轻，可能不知道。早在康有为初到北京的时候，我就为他代递过变法奏折，以后又参加了强学会。两宫回銮后，我和张文襄公一起上变法三疏。后来在山东在直隶练新军办新政，这一切为了啥？还不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

袁世凯说到这里，拿眼睛盯了一下汪精卫。汪精卫感到这眼神里有一种威慑力量，似乎又藏着很深的潜台词。

杨度插话：“是的，宫保大人为中国的新政办了很多实事。好比前年全线通车的京张铁路，就是宫保大人在直督任内委任詹天佑修建的，全部铁路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老百姓都说，这条铁路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杨度这段话说得袁世凯很高兴，接着这个话题说：“汪先生那时在日本求学，可能不太清楚。这条铁路虽只有三百多里长，但中间经过居庸关、八达岭，穿山过水，地形复杂，工程浩大。洋人说，中国修造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未出世。我鼓励詹天佑大着胆子干，要什么东西，我为他采购，经费我提供，别人说闲话，我给他支撑。也是詹天佑争气，到底建成了。詹天佑就是当年曾文正公派出去的留美幼童。曾文正公很有远见，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少川也是这批人之一。”

少川是唐绍仪的表字。他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的老部下，袁很赏识他的才能。袁回国在小站练兵，又调他在营务处办事。袁做直督，调他做天津海关道。以后历任外务部侍郎，沪宁和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侍郎，奉天巡抚，去年任邮传部尚书。这次袁组阁，又任命他为邮传部大臣。

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在谈到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兴办实业时说：“督修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一条铁路，清政府决定官办，1905年由袁世凯督修。袁接受任务后立即设立路局，筹措资金，委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降低成本。该路1905年6月动工，1906年2月丰台至南口段通车，1909年10月全线通车。”

詹天佑，字眷诚，安徽婺源人，出生于广东南海。同治十一年以幼童身份留学美国，为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之人。光绪七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回国后服务于海军部门，光绪十四年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光绪三十一年主持修筑京张铁路，长期任职于铁路建筑界。

詹天佑修造京张铁路，这事汪精卫知道，但其中细节他不知道，听了袁这番话后，他想袁这个人还真的会识人用人，有领袖群伦的胸怀。于是说：“詹天佑做成这番事业，也多靠了您的支持信赖。”

袁世凯微笑了一下说：“凡是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国家出力的，老夫一向都支持。革命党如果真正是为了中国在办事，如果行民主办共和真的能使中国富强的话，老夫也一定支持。”

热情年轻的革命家被总理大臣说得激动起来，兴奋地说：“袁大人，您若真的支持中国行民主办共和，这是中国人的幸运。我相信我们革命党人也会乐意与您交朋友的。”

“谢谢。”袁世凯摸了摸胡须，说：“那就请汪先生把我这个意思转告给贵党的领袖们，尤其要赶快告诉在武昌的黄克强先生。”

“好！”汪精卫满口答应。

“我还想请汪先生你帮我一个忙。”袁世凯伸出一只粗短的手臂来，将肥厚的手掌扬了扬。“关于民主共和方面的学问，老夫一无所知，想请汪先生给我传授一下。”

听说袁世凯要向他请教关于民主共和的学问，汪精卫的情绪大为高涨起来。他有满肚子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不作任何准备，接连讲三天三夜不会重复。多年来他在海外华侨之中卖力宣传的，也主要是民主共和的学说。汪精卫清醒地知道袁世凯在今天中国政坛上的地位和作用，心想：倘若通过自己的宣讲，使得袁接受民主共和，将会避免许多流血牺牲，革命道路将要因此而变得大为通畅。他太乐意做这种事了。“袁大人，什么时候开始讲？”

袁世凯略为思考了一下，说：“白天，我事情多，实在抽不出空。这样吧，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你给我讲一个小时，三个晚上

把民主共和的要点讲完，行吗？”

“行！”汪精卫满口答应。

“那就从明天开始，我派车接你，请汪先生准时前来。”

汪精卫知道袁世凯忙，便起身告辞。袁又亲自将汪送到大门口，杨度陪汪上了车，离开袁府。

袁克定随着父亲回到房间。袁世凯对儿子说：“你明天去找几本革命党人写的小册子来，我要看看，你们兄弟也要看看。”

“爹！”袁克定大惑不解，“您真的对民主共和感兴趣？”

“克定呀，你今年三十三岁了，一直在我身边长大，怎么就不多用点心思学学呢？”袁世凯皱起眉头，一脸正经地对儿子说，“民主共和，你想想我会行民主共和吗？中国又能行民主共和吗？但现在革命党闹事，半个中国都响应，能用武力镇压得了吗？唯一的一条路，是与他们和谈。他们口口声声讲民主讲共和，我若一点都不懂，如何与他们谈话？”

袁克定说：“哦，我懂了，爹是为擒虎子而入虎穴。”

袁世凯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你还是这里不开窍。”

袁克定又疑惑了：明明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嘛，为何又不是？在袁大公子的心目中，他的这个老子真是不可企及。十七八岁开始，他就立志要做父亲这样的实力人物，甚至还想超过。十多年来，他亦步亦趋地向父亲学习，细心观摩，用心揣测，希望把老子的一套学到手，但他又觉得与老子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父亲的心思、手段，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过他从不灰心，他相信总有一天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请父亲指点。”袁克定恭敬地垂立在父亲身旁，一副虔诚的领教神态。

袁世凯对儿子们管教甚严，总盼望他们能成大器，今后能接他的班，但这些年来他渐渐失望了。年岁小的且不去说，已长大成人的几个：二公子克文风流放荡，甘愿做个诗酒文人，他不喜欢；三公子克良成天嘻嘻哈哈，傻小子似的，他也不喜欢；四公子克端性格古怪孤僻，他担心这个儿子有神经病；五公子克权热衷在书斋里做学问，六公子克恒、八公子克轸都想办实业，七公子克桓一门心思想赚大钱，都令他不满意，比来比去，还只有老大勉勉强强。克定天性好谈国事，袁世凯认为此子有大志。克定也的确有时能给他出点主意，替他办些事情，故他也对这个长子素来看得重。尽管袁克定不是他理想中的接班人，但十五个儿子中，今后也只有指望这个嫡长子了。复出以来，他更有意对克定加以培植，自己心里想的一些事情也常跟克定说说，企盼儿子更快成熟。

“克定，你想过没有，眼下的战事会如何结局呢？”袁世凯盯着儿子问。

“儿子没有很好地想过，请父亲赐教。”其实袁克定想过，而且想过很多，只是他不便说，他要先听听父亲对这桩大事的看法。

“结局不外乎这么几种。”袁世凯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雪茄来，克定忙划燃洋火，帮父亲点燃。喷出一口烟后，袁世凯继续说下去，“一种是革命军将汉口再夺回，冯华甫、段芝泉他们败在黄兴手里，然后河南、山东、直隶、东三省都学南方的样，宣布脱离朝廷独立。那时，朝廷完了，我们袁家也完了。”

袁克定说：“不能这样结局。”

袁世凯浅浅地笑了一下，说：“第二种是冯、段立即把汉阳、武昌拿下，再派出十几路大军征讨已独立的各省，将革命党一一荡平，还一座完整的江山给皇上。”

袁克定摸了一下后脑门说：“这是一件挺难的事。”

“哼！”袁世凯从鼻孔里重重地喷出一口浓烟。“岂只是难，而且我

也不情愿，我犯得着为他载沣出这个力吗？天下无事，把我削职为民，天下有事了，又要我来带兵上前线。他想要我做第二个曾国藩，打错了算盘。我袁某人不是曾国藩，也不想做曾国藩！”

袁克定心里有点惊讶：父亲这样明明白白地表示不愿效忠朝廷的话，这还是第一次。他点点头说：“是的，载沣欺人太甚。他不值得我们袁家替他卖力。”

“眼前只剩下第三条路了，与革命党谈和。”袁世凯将小半截雪茄掐灭在烟灰缸里，从沙发上站起，把两手叉在腰间，那神情分明表示他的决心只下在这步棋上。

袁克定小心翼翼地问：“既为和谈，双方就都得接受对方的条件，爹准备接受革命党人什么条件呢？”

“我接受他们的民主共和！”袁世凯以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他们不是说民主共和是他们的最高目标吗，我就接受这个最高目标。”

“爹提出什么条件呢？”袁克定最关心的是这个。

“他们也得拿最高地位来酬劳我。”

“他们的最高地位是大总统。”

“对，叫他们让出大总统来。”袁世凯摸了摸横在鼻子下的胡须，似笑非笑地望着儿子问，“你爹做中国第一个大总统如何？”

“好极了！”袁克定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孙文、黄兴哪里是做大总统的料子，全中国也只有爹才能做大总统。”

稍停一会儿，袁克定又提出一个问题：“爹做了大总统，皇上怎么摆呢？一个国家，能既有大总统，又有皇上吗？”

“这是个难题。”袁世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所以我要你去找革命党人的小册子来看看。要皇上嘛，想来革命党人不会同意。不要皇上嘛，我袁家毕竟世受国恩，今后有人说袁某人欺负寡妇孤儿，不仁

不义，我也不愿背这个恶名，要找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才好。”

袁克定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呆呆地站着。袁世凯一时也没有好主意。他对儿子说：“克定，你去跟哲子商量一下，看他有什么好点子没有。你也要哲子向汪精卫透个风，看我提出的这个条件，他们接受得了不。”

“儿子遵命。”袁克定满心喜悦地答应了。

七 杨度和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

一连三个晚上，杨度陪着汪精卫准时到达袁府，开始讲民主共和制，十一点准时离开。汪精卫最擅长言辞，又激情满怀，把个民主共和说得千好万好，完美无缺，如同天女散花似的把他的美好理想洒向在座的三个听众。

袁世凯听得很认真，也很少插话，雪茄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没有合过一次。大公子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常常走出去吩咐仆人办事。他俨然是府里的大总管，一时一刻都缺不了他，坐在这里听讲，纯粹是因为遵父命。杨度一丝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听。汪精卫说的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新鲜。关于民主共和，他懂得并不少。在听讲的过程中，他发觉汪精卫有点夸夸其谈，言过其实。有时不像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是着重在描绘一幅超凡脱俗的美妙宏图。相比起来，孙中山、黄兴、刘揆一等人的民主共和理论要朴实得多。杨度甚至觉得，孙、黄才是真正的务实革命家，而汪精卫的才子诗人的气息太重了点。

到了第三个晚上快要结束的时候，袁世凯对汪精卫说，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和克定换个帖子吧。汪精卫没有料到袁世凯有这么一手，仓促之间也不便拒绝，于是两人成了结拜兄弟。克定长汪精卫五岁，汪按袁家的排行叫他大哥，克定按汪家的排行称汪为四弟。袁克定随即端出一个碟子大的灵芝来送给四弟，又捧出一件精制貂皮大氅送给四弟妹。汪高兴地接受了。

袁克定又悄悄地告诉杨度，说他父亲对战事的处置立足在一个“和”字上。又讲了愿以民主共和制和大总统作为互相交换的条件，请杨度将此风透露给汪精卫。

接到这个使命后，杨度自己作了深刻的思考。民主共和也并非不好，事实上世界上也有行民主立宪制成功的国家，美国、法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但中国不具备美、法等国的条件，国家穷，人口多，不识字的老百姓占十之八九，而且几千年来都习惯于在专制制度下生活，骤然在一夜之间改行民主，民主如何行得起来？其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想做主，实际上没有主，国家更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何况中国是满汉蒙藏回五族共处，只是靠一个真龙天子才聚合在一起，倘若一旦天子没有了，谁成为赖以结合的核心？这四族一与中央离心，必定是满投日本，藏投英国，蒙回投俄，中国就真正地被洋人吞没了。民主立宪，说起来美好，一旦真的实行起来，则隐患四出，但现在能反对革命党人的这个主张吗？不要说革命党人的主张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拥护，眼下明摆的事实是大半个中国已转向了革命党，真要实行君主立宪，还得指望袁世凯去平息叛乱，挽回局势，这实在是太不现实了。

首先，满人的朝廷这几年的假立宪，已使得绝大部分立宪派心灰气沮。从君宪这个角度来看，载沣真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汉民族仇满排满的心理已经形成，满人的皇帝已不能像日本的天皇那样成为大和民族的象征。再其次，若要实行君宪，必然要与行民宪的革命党武装斗争，其结果是国家和老百姓受苦。不主张暴力行动的杨度不希望流血的现实再延续下去。最后，也是根本的一点是，真正有实力在中国行君宪的人自己并不愿行君宪，反而转为拥护民宪。现在，倘若要坚持君宪的话，在杨度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脱离袁世凯去做一个维护自己信仰的洁身自好的布衣。

但这条路杨度不能走，他不能脱离袁世凯。无论是袁世凯对他个人的知遇恩德，还是这些年来与袁家所结成的患难知交，都使得他不能离开袁世凯。尤其是这些日子里，他从袁世凯东山复起的烜赫气势及主宰天下的实力上，看出此人大大地超过历史上那些倒而复起的大臣。

杨度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湘绮师所传授的在他的心中已是根深蒂固的帝王之学。杨度不甘于寂寞，他也不能忍耐寂寞，倘若在寂寞中做平民百姓，他杨哲子不如死去。袁世凯既然想做大总统，如果辅佐他成就了这番事业，老师的帝王之学不就在自己的手里成功了吗？

杨度想到这里，早已热血沸腾。没有别的路子可走了，也不需要再走别的路子，眼下跟着袁世凯走，帮助袁世凯成大事，就是一条充满光辉与成就的大道！杨度血气奔涌，一跃而起，便要立即去找汪精卫。

刚一起身，他又想，中国是行君宪，还是行民宪，是件关于国家体制的头等大事，应该诉之于国民公意才是。如何诉诸呢？他摸着脑袋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发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由君宪和民宪两党组成，各自吸收会员参加。由君宪党请愿朝廷，由民宪党请愿武昌军政府，双方先停战，再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

他觉得这个主意很好，自己充当君宪党的代表，汪精卫充当民宪党的代表，马上在报上公开宣布。杨度寻思，主张民宪的会居多数，因为独立之省已达十四个，未独立之省只有八个，十四省中产生的代表必定要超过八省所产生的代表，这样自己由君宪转民宪，也就从里到外都合情合理、冠冕堂皇了。

杨度越想越得意，他来到静竹的房间里，把自己的构想告诉她。

这一年来静竹的病大有好转，在院子里走路已不用拐杖了。亦妹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也没有再添女佣，她便和亦竹一起照料两个孩子。在静竹的心目中，这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就如同她自己所生的一样。看着他们稚气的欢笑，听着他们的哇哇啼哭声，她从心底里感受到一种生活的乐趣。

哲子没有辜负她的期望，真正是大有出息了。来家里的朋友，哪一个不称赞哲子的才华！她也常从报纸上读到哲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议论宪政的，她有些看不大懂。她喜欢哲子间或发表的诗词歌

赋。她仿佛天生对这种文字有灵感似的，看起来悦目，读起来赏心。父亲在日，她在父亲指导下做过一些诗词。父亲去世后，她沦落风尘，就再也没有心情吟咏了。这两年，她常常有种诗情萌动。写出来，哲子给她略加润色，居然也很像个样子。日子过得这样安宁而有情趣，苦命的静竹已经很满足了。

但亦竹却总感到欠了静姐一笔很大的债，这个幸福的家庭原本是属于静姐的，自己有点鸠占鹊巢的味道。她多次跟静竹说，要亲手张罗，为哲子和静竹完婚。每一次，静竹都摇头拒绝。前几年，静竹也还存着这个念头，一旦自己的病好后，就跟哲子圆房，让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变为现实。这两年来，这个念头她慢慢地打消了。她首先为远在湖南老家的那位黄氏大姐着想。大姐在家侍奉婆婆，抚养儿子，多么不容易。亦竹已经分了她的爱，如果再增加一个，不要又分出一份吗？作为一个女人，静竹知道，哪一个女人都不愿意把本属于自己的一份完整的爱分割出去，黄氏大姐同意杨度在京师娶亦竹，一方面固然是贤惠，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静竹觉得应当早日把石塘铺乡下的祖孙三代接到京师来一起住。还有那位叔姬姐一家，如果也能一起来就更好了。叔姬姐才学好，将会是自己的好老师。她们来后，自己以亦竹姐姐的身份而不是以哲子如夫人的身份，在整个家庭中相处会显得自然些。

再者，静竹也为自己着想。她知道自己今后很可能不会生育。一个女人有丈夫而不能生儿育女，那会更难受，也会遭到各方的闲言冷语，不如干脆不嫁人，心里反而清静得多。就这样，静竹说服了亦竹，又要哲子接黄氏大姐母子进京来。

静竹比亦竹有见识，也关心国家大事。许多事，杨度常常和她商量，听取她的意见，她也会给他一些帮助。为朝廷制定宪政是件很麻烦的事，宪政馆里的同寅大多是无聊之辈，杨度常常心烦。静竹就劝他，要他看看拜砖，想想当年妙严公主礼佛的恒心。杨度常能因此而增添一份力量。

当杨度把组织国事共济会的想法说出时，静竹笑了起来：“这不

是办的书呆子事吗？战争打得你死我活，哪有心思来开国民会议！再说，就是开，也要袁宫保和黄克强他们为头倡议呀，你和汪精卫两个人都无兵无权，发起这个会，谁听你的？”

杨度说：“打仗归打仗，一个省推几个代表开会还是可以的，至于倡议人，当然要局外者合适。袁宫保和黄克强都在局中，不宜作发起人。”

静竹说：“你和汪先生的两党代表，都是自封的呀，别人承不承认呢？”

“谁说是自封的！”杨度一本正经地说，“精卫是同盟会的要员，又名满天下，他难道还不够资格充当民宪党代表？我主张君宪六七年，我的宪政纲领，各省君宪派都奉为圭臬。我做君宪党的代表，谁还有异议！”

静竹扑哧一声笑起来：“我说哲子呀，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也不是说你无资格代表君宪党，但愿你的设想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才好。只是目前这种开会呀，请愿呀，大概都没有作用。你不记得上半年那些请愿吗，哪一个成了事！”

静竹说得不错，但她不能理解自己的深层用意。先办起来，日后再慢慢跟她说吧！

杨度再次去小羊角胡同找到汪精卫，把袁世凯的想法透露给他。

汪精卫说：“袁项城支持革命派的主张，办民主共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只是他想做民国的大总统，革命派内部能不能通得过就不知道了。”

袁项城就是袁世凯，对于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不直呼其名而称其籍贯，乃是一种尊崇的表示。

杨度说：“我也知此事不大容易，但假设革命派不让出总统来，袁项城他又怎会支持民主共和呢？”

汪精卫说：“这也是的。不过，革命党人流血奋斗而换来的国家，竟由满清的总理大臣来当总统，这在感情上总说不过去。”

“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杨度说，“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不就是满清的协统吗？除开上海的陈其美外，哪个独立省的都督不是过去的大员？湖南的焦达峰就因为资望浅了坐不稳，还得由贡元出身的议长谭延闿来做才行。看来，民国的大总统还只有让袁项城来做才镇得住，别的人暂时还没有这个威望。这个道理还请精卫兄向贵党的同志们讲清楚，先写封信给黄克强传递信息，要他出面在贵党内部协商。”

汪精卫这些日子里得到袁的不少好处，又见袁是一副真心拥护民宪的架势，对袁很有好感。同时，现实摆在这里，袁也是总统的最合适人选。于是答应给黄兴写信。

杨度又将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的事与汪精卫商量。汪立即意识到，杨度是想通过这个会来表明自己是君宪党的领袖，日后转而支持民主，民国政府就得用高官为酬劳，暗自称赞杨想得深远。既然他可以借此来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我何不也借此来显示自己在民宪党里的领袖地位呢？于是也答应了。

几天后，一份由杨度起草、汪精卫略作修改的《国事共济会宣言书》在《经纬报》上登了出来。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的落款为：发起人君主立宪党杨度等、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国事共济会简章共七条，要点为：要求双方停战，组织临时国民会议；入会须得会员二人介绍；本部暂设天津，各省设支部；设干事四人，两党各举二人等。

宣言书说，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出现，国内就分为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两党。君主立宪党认为，中国以满汉蒙回藏五族人集合而立国，蒙回藏人之能与汉人同处一个政府之下者，全恃满洲君主的羁縻，若满洲君主一旦去位，则汉、蒙、回、藏即刻分离，洋人则会乘机瓜分中国。若要中国不被瓜分，非留现今君主名义不可。民主立宪党认为，别国可行君宪，中国则不能。不是说君主为满人，必欲以种族相仇之见而排除，而是因为君民之种族不同，则人民之权利必为君主所

吞没。故君主一日不去，则宪政一日不能确立。

宣言书又说，两党相争在民主、君主这一点上，其他方面，如行宪政，发挥民权，国家领土不得分裂，满汉蒙回藏必须在同一政府之下等等则是共同的。两党的最后目标，即建立宪政国家以救亡图存是一致的。

宣言接着说，现在革命军兴，东南响应，北京政府与武昌军政府各以重兵相持，两不相下，不管谁胜谁负，都必然使得民生涂炭，财力困穷。若以保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君宪党人不忍为。若以保一民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民宪党人不忍为。两党都不愿眼看南北相斗而让外人得利的后果出现。

宣言书最后说，两党之政见何去何从，非两党所自决，必也诉之于国民公意。因而两党人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意在使民主、君主这一问题不以兵刃而以和平解决，故发起国民公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无论所决如何，两党都必须遵守，不服从者即为国民公敌。实行本会宗旨之时，其对于北京政府之行动，由君主立宪党任之；其对于武昌军政府之行动，则由民主立宪党任之。

宣言书之后，又附了一个国事共济会的简章。

宣言书登报第二天，方表来杨度家，表示愿意入会。杨度很高兴，马上封他一个干事，拿出五百银元出来，叫他到天津闹市区租一间房子，挂牌办公。自从杨度离开湖南后，方表几乎成了一个失业者，没有经济来源。现在好了，他怀揣着五百大洋，兴高采烈地赴天津走马上任。

汪精卫对此事本不热心，他有许多事要做，登过报后，便不再过问了。

杨度则希望有很多人来参加国事共济会，把这个会办得热热闹闹。他又起草一个致资政院陈情书，请资政院议决具奏请旨，召集临时国民会议以决民主、君主问题。又起草一个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

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

谁知七八天过去了，方表从天津来信说，天津本会无一人前来申请入会，问北京进展如何。杨度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只有苦笑。登他的门的人虽有，但都不是前来入会的，而是来指责他的。指责他凭什么自封君宪党代表，又讥笑他是哗众取宠，想出风头，这一纸宣言书于时局有何用？张謇、汤化龙等人则来电说，他们原来主君宪，而现在早已和民宪党一起干了，劝杨度改弦易辙。接下来是资政院根本就不开会讨论他的陈情书，内阁也不替他代奏。社会各界是如此地不合作，令杨度大为扫兴。

汪精卫来槐安胡同告诉杨度，武昌那边对他这个宣言书反对甚为激烈，一批同盟会的老战友甚至大骂他出狱后被朝廷收买了。同志们批评他，宣言书上说什么“以去一君主为目的而使全国流血，此民宪党所不忍为也”，这种话居然出自一个同盟会评议长之口，岂不是彻底背叛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推翻满虏君王就得流血，不流血，满虏小皇帝会自动退位吗？革命党人就是要以流血牺牲来唤起人民的觉醒，来驱逐满虏君王和他的大大小小的走狗，中国只有经过一段时期的流血后才会有新生的到来。关于国体的事，没有什么公决不公决的。老百姓昧于长期的君主制度，不知民主为何物，很多人只会赞成君主而不会赞成民主。革命党人是先知先觉，应当教育后知后觉。还有人怀疑此事不会是汪兆铭做的，汪兆铭的大名被杨度盗用了。

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立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

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作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民立报》1911年12月11日发表《国事共济会解散宣言书》：“自战事开始以来，两党之人皆知战事延长于中国前途有无量之危险，故欲以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息将来之战祸。两党之人持此目的发起斯会。一面由度陈请资政院议决，呈请内阁代奏，舌敝唇焦，以求主张之通过。一面由兆铭电达上海军政分府转武昌军政府，请求承诺所主张。乃资政院不为议决，内阁不为代奏，而武昌军政府亦无回电，上海回电只承诺国民会议，于停战与否并未提及。今者武昌血战，兵事方殷，平和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在君主立宪党之意，始终不愿以杀人流血解决君位问题，北军进攻实所反对。在民主立宪党之意，则以为若别无平和解决之法，惟有流血以护其宗旨。是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用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发起人杨度、汪兆铭等同启。”



唐绍仪



伍廷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咨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

代表们到了汉口后，正值武昌城里战火激烈，于是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独立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谭人凤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关系亲密。黄兴接到汪精卫从北京托

人带去的信后，与谭、刘、宋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从实力来说，民军远不如北洋军，战争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党极为不利，停战和谈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则更是难得。谭人凤对袁的突然转变立场尚有点怀疑，黄兴等人则以两年前袁向东京革命党输诚一事证明袁早有民主倾向。至于黎元洪，他觉得由袁来领导这场革命，比起革命党中任何一个人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对自己的胃口，他力主让袁世凯做未来的大总统。黄兴等人则认为让大总统给袁世凯可以，但必须有条件。革命党当前最高的目标是推翻朝廷，袁世凯要以推翻朝廷作为换取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谭人凤同意将此事交代表大会讨论。

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所附年表：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即公元1911年11月27日，袁世凯在北京会晤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请其电告驻汉口领事葛福，向民军提议停战三天。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该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代表施加压力。

早在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时候，朱尔典便是英国驻汉城领事。从那时起两人便结下了友谊。二十余年来，朱尔典一直以英国代表的身份支持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走红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葛福受命向会议代表转达北方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与一个能代表全部独立省区的组织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葛福在转达这两个和平方案后，又代表朱尔典透露了大英王国政府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希望早日停战，由袁世凯妥善处置善后事宜。

英国明摆着支持袁世凯，这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心理压力。既然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同意停火，并以推翻朝廷作为条件同意袁世凯为大总统，而与会的各省代表们又何尝不想战火早熄，新政府早日成立，以便在中央政府或在省政府里获取重要的职务？遂一致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决议案由黄兴亲自派人送至北京交给汪精卫过目，汪立即转给杨度，杨又连夜告诉袁世凯。袁自然很高兴。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考虑，要商谈。独立省区推出伍廷芳为和谈全权代表，又推举汪精卫为伍的参赞。

伍廷芳为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即赴英国留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张之洞推荐，历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钦差大臣。伍廷芳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民主宪政甚是景仰，为革命党人所尊敬。恰好他三年钦差大臣期满回国，幸运地担负起历史所付予他的重任。

袁世凯任命他的老友唐绍仪为总代表，又要杨度充当唐绍仪不公开的助手，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八 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袁世凯不是曾国藩

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份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得在路上耽误太久，毕竟与目前的形势不相宜，不得不扫扫这些大员们的雅兴。杨度很气闷：这些人的心目里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让他们去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谈判，岂不是笑话！

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

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伍廷芳，字文爵，广东新会人，出生于新加坡，香港圣保乐书院毕业。同治十三年留学英国，毕业后在香港任律师、法官等职。光绪八年入李鸿章幕府，襄办洋务。二十二年出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公使。二十八年回国后任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侍郎等职。三十三年复任美国、秘鲁等国公使。武昌起义后，被推为南方民军全权代表参加南北会谈。后历任司法总长、外交总长、广东省长等职。

侯宜杰著《袁世凯评传》：1911年12月“7日，清廷授袁为对民军和谈的全权大臣，袁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率领杨士琦、杨度等南下议和。”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咨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咨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黎元洪



孙武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独立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哲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出生于香港，190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05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长、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等。

《胡汉民自传》：“当时最大问题，无过议和。议和之目的乃清帝退位，而清室以取得优待为条件，袁世凯以取得政权为条件。袁一方挟满族以难民党，一方则张民党以迫清廷，时人谓之新式曹操。”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

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与南北会谈同时进行的，是革命军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激烈争斗。南京光复后，独立各行省留沪代表召开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黄兴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汉口的代表得知后，认为留沪代表无此权利，对选举结果予以否定。待到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同时抵达南京后，又决定将正副元帅颠倒位置，即由黎任大元帅，黄任副元帅，因为黎在武昌，便由黄来代替。又有人公开表示，黄兴在武汉战役中指挥失误，丢失了汉口，乃败军之将，无资格充当中华民国的领袖。黄兴十分生气，宣布无论是大元帅还是副元帅，他一概不就。

这样，为了一个领袖的问题，竟弄得中华民国几乎不能诞生。幸而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孙是众望所归的大革命家，大家公推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十六票投给了孙中山，只有谭人凤将代表湖南省的一票投给了他的多年老战友黄兴。同时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明年元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一心一意在等待南北双方一致推举他为大总统的喜讯，却不料让刚刚回国的孙文抢了去。他先是

恨黄兴等人玩弄了他，继则埋怨唐绍仪无能，便来电指责唐越权办事。唐引咎辞职，袁随即批准，同时给杨度一个密电，要他务必疏通南北，莫负使命。

杨度接到密电后，既感觉到使命沉重，又不免有几分得意感。

决定南北会谈伊始，他就认为北方谈判团的总代表应以自己最为适宜。因为他不仅具备总代表谈判的才能，还因为他与革命军的要员们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而一直为朝廷官员的唐绍仪缺乏这种条件，他不明白袁世凯为何不将这个重任交给他而交给唐绍仪。好了，现在事实证明唐谈判失败了，下一步看我的了！

杨度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让南北两个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个杰出的人才。他仔细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在袁世凯方面，只要让他当大总统，其他条件估计他都会接受。至于革命党人方面，通过这些日子的多方接触，杨度隐隐看出内部似乎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这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这派的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湘派早已明确表态同意袁做大总统，而现在孙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人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唯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必定满意，南北会谈也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离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只有三天了，时间是如此地仓促，该怎么办才好呢？杨度想，无论如何得见一见孙先生，见面之前必须作好充分准备，以期一举成功。

他先找到汪精卫。自从孙中山回国后，汪便做了孙的私人秘书。此时的汪在孙心目中地位甚高，孙每件大事都跟汪商量，由汪草拟的文件，孙也基本上不加修改便签发。汪本人自是赞同袁做大总统的，在孙未回国之前，他在各省代表中也替袁说了不少好话。杨度对汪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汪精卫说：“孙先生这几天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他能抽得出空吗？”

杨度说：“这就要请你帮忙了，务必请孙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来。另外，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袁项城的知遇之恩，在孙先生面前多多为袁项城美言美言，促成孙先生作出这个决定。”

汪精卫说：“那是自然的。我也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袁项城做总统更合适些，孙先生做一个过渡时期的大总统。”

杨度说：“还请精卫兄也给胡汉民、王宠惠两位先生说说这个意思，让他们也帮着说几句话。”

汪精卫说：“我会说的，但他们二位会不会同意，就很难说了。”

出了汪宅后，他又去找刘揆一。对刘揆一说：“霖生，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时务学堂饮酒时，对着神明起的誓言吗？”

“记得呀！”已过而立之年的刘揆一依然是一副胖墩墩的娃娃脸，给人一种大孩子似的感觉。“当时我们举杯说，今后不论是谁，只要他做的事有益于中国，我们大家就都支持他。”

“是的。”杨度很欣慰，这位如今亦被视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革命家，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矜之气。“眼下你们倡导的民主立宪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我放弃自己多年的君宪主义支持民宪，我应该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吧！”

刘揆一笑着说：“你这种识时务的态度很可贵。”

杨度说：“现在袁项城也识时务了，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前向你和克强、遁初都认为只要他真心转变，并推翻朝廷，就拥护他做大总统。我想，你们的这个主张也必定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生发的。”

“当然是这样。”刘揆一正色说，“我们与袁项城都无私人关系，何况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们都不喜欢他。再说大总统吧，谁不想做？我刘霖生也想，但我自知够不上。现在革命党人中，论威望孙中山够，论功劳黄克强够，论品德汪精卫够，论才华宋遁初够。要论条件，无

论从哪方面来说，他袁项城都不够。但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袁又比谁都够。”

杨度拊掌道：“霖生你这番话真是深明大义之言，同时也是恳挚实在之言。我希望你也对各省代表说说。现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项城有怀疑，这对国家不利。”

刘揆一爽快地对杨度说：“行，我要把这个利害关系给大家说清楚。”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告诉杨度，孙先生同意今夜在寓所会见他。

宝昌路四〇八号原是法国人屠榭的房子，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下榻之处。这是一座绿瓦红砖西式小洋楼，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房、卧房、办公室，下层为会客室、餐厅、厨房。洋楼四周种着树木花草，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出一条环楼小路。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将它与街市隔开。围墙内一片安宁、幽静、高雅的气氛，与不远处的喧嚣、浮躁、庸俗的十里洋场仿佛是两个世界。自从孙中山五天前住进来后，这里便成了各独立行省乃至整个中国的灵魂所在。正当革命派内部因为领袖的推举而陷于僵局的时候，孙中山从国外及时赶回来了。大家庆幸革命航船有了掌舵的人，中华民国有了公认的领袖。历史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威望素著众心拥戴的领袖，对一个欲成大事的政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一定的時候，它甚至可以决定这个政党的聚散成败。

连日来，无数大事小事都涌进这座楼房，等待它的主人作出决断。即将上任的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总统，以超人的智能和精力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切。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更加黑瘦，然而两只洞察秋毫的明眸，却比往日益添炯炯神采。

是的，孙中山的心情确实亢奋异常。从就读于博雅医院与朋友私谈推翻满清到考察北方形势图谋大举，从组建兴中会到周游世界各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款饷，从蒙难伦敦到创办同盟会，从单一的民族革命发展到三民主义学说，从密谋袭取广州的失败到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的捐躯，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充满流血牺牲的道路！不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不论处何等挫败之下，也不管周围同志们的急躁气沮误会乃至内讧，孙中山始终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永远保持高昂的斗志。他高瞻远瞩，成竹在胸，他豁达大度，不谋私利，长期苦难的革命生涯，为中华民族锻造了一位真正的领袖和伟人。今天，当他看到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民主共和的构想已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当他看到大半行省已脱离了满清王朝而宣告独立，当他看到中华民国即将成立，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就要彻底覆没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快慰无比！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孙中山睿智的目光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地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党人领导的独立行省没有几个，许多所谓的独立只是换了一个招牌而已，军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抚衙门的原班人马，或者是只换一两个首脑，其他人都照旧。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三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昨日巡抚统治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吗？除开旧官吏外，各省军政府里还有不少会党头目和投机看风向的士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眼前的局部胜利，也使其中不少人头脑昏昏意气飘飘。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应该得到酬劳了，为官位为地盘而争斗甚而火并的事不断发生。还有人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居然要取消革命党了！另有不少人在为新生的省军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他们一则畏惧袁世凯的实力，二则对银钱的匮乏束手无策，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有些省的代表之所以投孙中山的票，是因为听说他挟巨资回国。孙中山苦笑着说：“我身上实一文不名，带回的只有革命精神。”他们于是很失望。对于革命队伍中的这种企盼，孙中山也失

望。

孙中山一脚踏上黄浦码头，就听说黄兴和在鄂各省代表有“虚位以待袁世凯”的议决，心里甚是不快，对身边的人说：“克强同志怎么能这样做！多少烈士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如何能拱手让给袁世凯？”

这几天接触多方人员，与他们倾心交谈局势和前途，才发现多数人都同意黄兴等人的观点。孙中山虽然对这种妥协情绪极不满意，但知道已无法扭转。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并未成功，仍需继续努力。因而，临时大总统也无须久当。昨天汪精卫告诉他，袁世凯对他即将就任颇为不满，袁的私人代表杨度想前来拜见。孙中山也想进一步了解袁的态度和北方的实力，何况杨度又是老朋友，尽管他忙得废寝忘食，但还是决定接见杨度。

傍晚时分，杨度在汪精卫的陪同下来到宝昌路四〇八号。刚进大门，孙中山便从房间里走出来，伸开双臂迎上前，用洪亮的广东官话打招呼：“哲子先生，你好哇，我们又见面了！”

杨度快步走上前，抱住孙中山的双肩，笑着说：“中山先生，我特别前来祝贺你。后天，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了，你是伟大的中国的华盛顿！”

“谢谢你，你过奖了，我哪能与华盛顿相比。”孙中山松开双臂，端详着杨度说，“五六年没有见面，你发福了。”

杨度也仔细地把孙中山看了看，说：“你比在东京时瘦了些。”

“是吗？”孙中山哈哈笑道，“做革命家没有发胖的福分。”

汪精卫说：“我们都进屋吧！”

考究的会客室里已亮起了柔和明亮的电灯光。三人坐在松软的牛皮沙发上，喝着香甜的美国咖啡，闲聊起来。正要转入正题时，胡汉民、王宠惠进来了。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辛亥革命时被推举为广东都督。1914年随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24年孙中山北上后留守广州，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以后还任过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会主席。



胡汉民



王宠惠

胡汉民与杨度是东京法政大学的同学，老熟人了。多年不见，彼此都很高兴。王宠惠虽与杨度是第一次见面，但神交已久。那年为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一事，王宠惠作为留美学生的领袖，致信东京留日学生会总干事长杨度，承认杨度兼作留美学生代表的身份。杨度回信给王宠惠，表示不负大家的期望。因为这层关系在内，彼此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所以也很亲热。

孙中山笑着对大家说：“都是老友重逢，难得！哲子今夜要多谈些北方的事，展堂、亮畴也一起听听。”

胡、王说：“正要听哲子谈谈北方，这是当前的大事。”

杨度心里想：粤派的主要人物都到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便放下咖啡杯，开始谈起正事来：“关于北方对局势的看法，想必诸位已经从南北会谈中了解了一些。”

王宠惠说：“南北谈判，精卫兄和我都参加了，只是北方的代表谈得并不详细，总理刚回国，展堂兄前天才从广州赶到上海，他们都想多了解些北方的内情。哲子先生，你既是清廷的要员，又是我们的朋友，你要多提供些绝密消息哟！”

杨度笑了笑说：“哪有绝密消息可提供，只不过是和老朋友们随便聊聊罢了。”

胡汉民烟瘾很大，因为孙中山不抽烟，前两天在这个会客室里不敢抽。正在烟瘾发作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借口：“我记得哲子是喜欢抽雪茄的，总理，让我陪他抽几支吧！”

孙中山笑着说：“你这个烟鬼，我就知道你熬不过了。好吧，算是招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批准你陪哲子抽。”

胡汉民忙掏出一盒从日本进口的雪茄来，递一支给杨度，自己也叼起一支。屋子里顿时冒出一股香喷喷的烟味来。

抽了几口雪茄后，杨度的精神更足了，他侃侃而谈：“对待南方的相继独立，北方政界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主张坚决镇压，一定要维系以大清王室为首脑的君主立宪国体。另一种是游弋观望，看到底谁的实力强，再决定倒向哪方。还有一种是倾向于民主立宪，但由于各种因素的考虑，目前还不能公开表明态度。”

孙中山插话：“哲子，请你坦率地说，据你所知，北方目前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杨度又抽了一口烟，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假若北方真的要跟南方打硬仗，南方不一定打得过。”

“何以见得？”胡汉民似乎不大乐意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先来看看军事上的力量。”杨度将大半截雪茄搁在烟灰缸上，以便腾出右手来打手势。“目前北方尚有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十三万人，旧巡防营二十七万人，新募巡防营七万人，另有八旗兵二十二万五千人，绿营兵十三万五千人，总计八十万出头。南方独立各省的新军为六镇十二协三标近九万人，参战的会党和民众都不能算作正式的作战力量，他们今日来，明日散，只能助声势，不会听调遣。仅从兵力来说，北方的兵力便是南方的九倍左右，即使把其他参战人员算在内，也不足北方的一半。”

孙中山默默地听着。全国各省新军的分布他心里是有数的，杨度的分析大致符合事实。说句实在话，各省独立的成功，决定的因素是人心所向，并不是战场较量的结果。倘若在战场上作一番殊死的搏斗，大部分的独立省军政府未必能维持得下去。当然，最后的胜负还是要取决于人心所向，但那必定是在长期的流血奋斗千百万人的牺牲之后的事，国家和人民怎能经受得起那场浩劫！

“从装备上来说，”杨度看到他们都在认真听他的话，很有兴致地说下去，“南方新军的装备大多为八八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很少。火炮也都是老式落后的。北方的新军，尤其是北洋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都是一色的德国八九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

杨度对军队的装备掌握得这样清楚，颇令孙中山吃惊。他一向在革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对民众的宣传鼓动和对今后民主共和国的规划设计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至于军事方面，尤其是指挥战争、调配武器弹药等具体事项上，他考虑得不太多，也不太擅长。军事上，黄兴是革命党中的第一号大将军。胡汉民也是文人出身，一个多月当都督，职务所迫，使他对军事情况了解得多些。他插话说：“克强对我说，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关键的原因是北洋军拥有机枪和子母弹，而我们没有。”

王宠惠也说：“各省代表都说，武器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清廷从洋人那里买来的武器都优先装备了北洋六镇，然后再分一点给直隶

巡防营及八旗驻防兵。南方各省新军领的都是从前湘淮军留下的老旧破枪，汉阳造对他们来说就是新式武器了。”

胡汉民说：“广东新军里的汉阳造步枪，连发两三百发子弹后枪筒就烧得烫手，要冷一两个钟头才能再用，真的打起硬仗来，汉阳造也不管用。”

“这是讲军事方面，至于财政方面，北方也仍旧占有优势。”杨度继续说，“清廷虽说帑藏空虚，但为了保命，还是可以挤出几千万两银子来的。前两年连续借了三千一百万两外债，紧急时都可以挪用来鼓舞士气。四国银行已公开表示，只要清廷今后与他们友善合作，他们愿意维持这个政府，马上提供七百万两贷款。再加上关税盐税，清廷短期还可凑出七八千万两银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毫无政治头脑只知升官发财的丘八们，会为打赢这场战争而拼死上前的。”

杨度端起咖啡喝了一口。他发现革命党的领袖们个个面容严峻，知道他们的内心在紧张地思考。他不愿意被他们看作是清廷的说客，于是说：“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并无半点夸大不实之处。我和各位都是相知多年的老朋友，深知各位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我真诚地认为，当前南北议和是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所做的最大好事。”

“我们是愿意和谈的。南北和谈谈得好好的，为什么少川先生突然要辞职呢？”孙中山目光锐利地望着杨度问。

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了。杨度放下杯子，郑重地说：“我说穿了吧，唐少川的辞职，其实已意味着南北和谈的破裂。南北和谈破裂的真正原因在于袁项城知道了中山先生已被推举为大总统，袁认为革命党人不相信他。”

孙中山笑道：“原来是这样！我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当。我孙某人几十年奔走革命，从来没有想到要由自己来做新国家的总统。革命是危险的事，随时都有可能牺牲，若为一己利益着想，我早就不革命了。”

他转过脸对他的战友们说：“我们革命党人都没有为个人谋利益的想法。比如说精卫同志吧，他去刺杀载沣前，连以身殉国的血书都写好了。”

汪、胡、王都笑了笑，点了点头。

杨度说：“革命党人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深为国人敬仰，也为我本人所敬仰。但袁项城，尤其是袁项城手下的北洋军将士们，却没有这种宽广的胸襟。他们放弃了自己奉行多年的忠君思想转而拥护民宪，若个人无好处，他们会干吗？”

王宠惠问：“哲子先生这些年与袁世凯的关系较深。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值不值得相信，我想请你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对我们说实话。”

孙中山也说：“亮畴刚才提出的问题，不只是他个人的疑问，革命党中有不少人都有这个疑问。袁世凯早些日子还一再公开表示，要留存满虏小皇帝，要为君宪而效力，为什么又突然转而赞成共和呢？”

杨度笑笑说：“要问袁项城是个什么人，我可以一言以蔽之，乃一识时务之俊杰。从他一贯主张变法维新、训练新军、力办新政可以看出，他思想决不陈腐守旧。这次出山前向清廷提出的六条要求，比如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这两条，从施政大计来看，均与革命军的方针无多大区别。第三、第四条，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解除党禁，很明显地表现出同情革命党。诸位可以从这里看出袁项城决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旧官僚，也决不是一个一心要与革命军为敌的人。”

胡汉民说：“我看袁世凯不会死心塌地为满虏效力，削职为民的前嫌他哪里会忘记得了。”

汪精卫说：“要说袁项城识时达变也还说得过去。我出狱之后，他就请我给他上民主立宪的课。我接连给他讲了三个晚上，他也听得

进，最后还说：看来行民主宪政也不是坏事。”

胡、汪的插话无疑为杨度提供了论据。他接着说下去：“至于袁项城前些日子还说要行君宪的话，我想诸位应体谅他的处境。他身为朝廷的内阁总理大臣，在公开场合不说拥护朝廷拥护君宪的话，他的总理大臣能当得成吗？因为他识时达变，他能看得出民主立宪是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国体，所以他的内心是赞同这个国体的。这点他跟我说过，也跟精卫说过。”

孙中山问：“虽有削职前嫌，但袁家毕竟三代受满虏之恩，他自己也是靠满虏的赏赐才位极人臣，亲友故旧全是满虏的高官大员，要他彻底背叛满虏，能做得到吗？”

杨度冷笑了一下，断然说：“世受国恩、忠于皇上这一类的话，只是曾国藩那样的人的信条。我今天向孙先生和各位亮个底牌吧，袁项城决不是曾国藩，他也决不想做曾国藩……”

“先生，有紧急电报。”

杨度正要说下去。一个身着西服的年轻秘书进来，扬起手中的纸片对孙中山说。

汪精卫起身接过纸片，迅速地瞟了一眼，赶忙递给孙中山。

“威胁，这是威胁！”孙中山气愤地将纸片丢到茶几上。

胡汉民从茶几上拿过电报，王宠惠也凑过去，轻轻念道：“据北京消息：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北洋军高级将领将联名通电全国，全力捍卫君宪，誓死抵抗共和。”

杨度心里暗自得意。他估计此电必是出自袁世凯的授意，这个老练的政治家真有过人的精明和手腕。此时此刻这个电报到达此处，对他的帮助太大了。他做出一副早知内情的神态说：“在汉口前线，冯华甫、段芝泉便对我说过，他们只知有君宪，不知有共和。这些军人脑子僵化，拿他们真没办法。”

汪精卫说：“这些人都是袁项城的袍泽，对袁的影响很大。”

杨度接过汪精卫的话说：“正是这样。我刚才说袁项城的本意是不想做曾国藩，为清廷效力尽忠。但如果他手下的这些将领坚决不同意共和，怂恿他维护君宪，那也可能将他逼上曾国藩的道路。倘若袁项城做第二个曾国藩，凭借北方的军事和经济的实力，南方能不能取胜还很难说。”

“哼！”孙中山突然愤怒地站起来，大声说，“北洋将领誓死抵抗也好，袁世凯做第二个曾国藩也好，大不了战争重新打起来，我孙某人奉陪到底！”

会客室的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孙中山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块白绢擦着嘴唇，面孔绷得紧紧的。胡汉民、王宠惠拿眼睛望着，一时都不说话。汪精卫起身，对孙中山说：“总理，莫发怒，坐下吧！”

说着便扶着孙中山坐到沙发上，又端起咖啡杯递上去。孙中山接过喝了一口，脸色开始缓解下来。

汪精卫轻言细语地说：“正如总理所说的，北洋将领此举无疑是对我们的恫吓威胁，不过，若真的战事重开的话，我们会面临着武器和经费方面的严重困难。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南方各省的老百姓将要承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痛苦。”

杨度立即附和：“还有一点，中国若长期内战，正好给洋人以可乘之机。洋人若一旦介入战争，中国将有可能四分五裂，后果不堪设想。”

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7年因参加维新运动遭通缉，逃亡日本。1903年因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1911年出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7年任护法政府秘书长。1935年在苏州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

“现在看来，即使损失很大，仗也是非重开不可，难道我们还能屈服于冯国璋这批北洋将领的压力不成？”孙中山余怒未消，说起话来仍火气很大。

“北洋将领的情况我知道。”杨度说，“他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国体政体，而是自己的官位权力。只要有官有权，至于行什么体制他们并不在乎。多年来北洋军习惯于听袁项城的话，所以大家都说北洋军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他们所谓的誓死捍卫君宪制，那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要捍卫袁项城的地位。我可以担保，假若临时政府公开宣布，将大总统一职给袁项城，北洋将领们什么捍卫君宪反对共和的高调就决不会再唱了。”

汪精卫忙接着说：“皙子这几句话倒是说到冯段等人的心底里去了。”

经此点破，孙、胡、王也很快明白过来。但袁世凯只是表示他拥护共和，并没有具体行动，凭他这句空话，就把大总统让给他，革命军岂不太软弱了？

这时年轻秘书又进来了：“先生，张季直先生有要事禀报。”

“请他进来吧！”孙中山的心情已基本平静下来，他微微扬了扬手说。

将近花甲的张謇身穿一件金花黑底缎面长袍，拄一根时新的弯头文明竹杖，迈着方步跨进会客厅。江苏独立时，张謇以省咨议局议长的身份首先响应革命。前几天，他和原江苏巡抚、现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革命元老、光复会会长章炳麟一起组建统一党。张謇集名士、实业家、统一党党魁于一身，又年居长辈，孙中山对他非常尊敬。

见他进来，会客厅所有人都站起迎接。孙中山走上前，双手扶着他，把他送到沙发边，客气地问：“直老有何贵干？”

张謇分开两腿坐在沙发上，两手扶着支起在两腿之间的文明拐杖，俨然一副长者的派头，也不向四周的年轻人打招呼，只面对着孙中山一个人说话：“前几天，袁慰庭给我来了一份电报，问我今年夏天对他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直老夏天对他说了什么话？”孙中山问。

杨度心里想，是不是袁说的江浙立宪派抬他出山的事？遂倾耳恭听。

“夏天我进京时，特为在彰德下了车，去洹上村看了看袁慰庭。我们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那时革职乡居，心情有点颓废。我打他的气，说大家都希望他早点出山收拾残局。”

胡汉民笑着说：“直老有远见，那时就知道他会复出。”

“不是在你们这些后生子面前吹牛皮。”张謇扫了四周一眼说，“我张某人别的能力没有，要说看人，倒是八九不离十。二十多年前，袁慰庭不过一落拓无赖，吴军门若不是看在故友的情谊上，根本不会收容他。我观察一段时期后，发现这小子不是等闲人，便推荐给吴军门，要吴重用。吴将他带到朝鲜，这以后才有慰庭的发迹。好了，这些老话不说了。”

张謇端起杯子，看了看，摇摇头说：“孙先生，你这是什么洋东西，我喝不惯。”

孙中山忙从他手里拿过杯子，对着门外说：“阿桥，你去给直老换一杯好龙井茶来。”

张謇双手在拐杖上下摸了摸，说：“我今天特为来告诉孙先生，我们统一党上午开了一个会，会上议决要袁慰庭办一件事。”

“什么事？”众人异口同声地问。

“要慰庭劝皇上退位。只要皇上一退位，我们统一党就举他做大总统。大家推我拟一个电文。我给慰庭吃一颗定心丸：甲日满退，乙日推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大家一齐看着张謇，愣住了。杨度简直想冲上前去拥抱这位倚老卖老的大名士，正是他这句话，给南北会谈由破裂转向实现预期效果

提供了一条好途径。胡汉民和王宠惠心里突然对这个老头子生出反感来。如此大事，居然不先征求一下已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先生的意见，就擅作主张，甚至还用什么“甲”呀“乙”呀“一切通过”呀这类字眼，这不明摆着将统一党置于同盟会之上，置于中央临时政府和孙大总统之上吗？太狂妄不自量了！太讨好巴结袁世凯了！两位年轻的革命家顿时愤慨起来。

孙中山听了，一股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这件事充分说明了革命军中许多人还只知一个民族革命而不知其他，以为只要推翻了满洲皇帝，中国的一切问题便都解决了。革命意识浅薄得可怜。同时也充分说明革命阵营中原本存在的山头派性，将会随着暂时的胜利而愈加明朗对立，即将诞生的中央政府会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杨度所分析的军事财政两方面南北力量悬殊也是实情。一个决定已在孙中山的脑子里慢慢形成了：让位给袁世凯，用武昌起义和十四省独立来换取满洲皇帝的退位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真正的民主共和再靠日后的斗争来获取。

想到这里，孙中山断然对张謇说：“我同意统一党的意见，只要满虏退位，我就把临时大总统一职交给袁慰庭。”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烦你也给袁慰庭拍个电报，一是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二是请他转告冯段等北洋将领，要以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为重。中国的出路只有民主共和，舍此之外别无前途！”

九 静竹的鼓励，自我的检讨，使杨度相信自己的转变没有错

两天后，中国的纪元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则是新一年的元旦。就在这一天，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大总统的就职誓词很短：“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国民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刚就职就提到解职，而且信誓旦旦地公之于世，这可能是全世界所有总统就职典礼上没有过的怪事。与此同时，北京各大报纸刊出了冯段等四十八个北洋高级将领抵死捍卫君宪的通电。孙中山不得不亲自致电袁世凯：“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



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民立报》首页刊出的开国大总统孙中山像

这些现象使中国老百姓明显地看出，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是很虚弱的，真正的中国之主乃是北洋军的首领袁世凯！

杨度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的使命，高高兴兴地离沪回京。袁大公

子代表他的父亲来到车站迎接，并转告他父亲的话：“哲子能干，今后还要多多借重。”杨度听了更是得意。

他想起袁世凯一旦做了总统，自己也就是民国政府的大员了。自己过去一向主张君宪，上个月与汪精卫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隐隐地做了全国君宪党的领袖。一下子改做民国的大官，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主义吗？应该把这个转变向社会说清楚。国事共济会已解散，不如找几个原先也持君宪主义的朋友，再发起一个会，来一篇宣言书。

他把这个想法与薛大可、刘勰和、王赓等人商量。这些人近来看不到袁世凯都赞成共和，知君宪已无出路，正寻思着要改换门庭入民宪，杨度这个想法正合他们的心思。遂一起计议，干脆激进点，定这个会为共和促进会。

宣言书仍由杨度起草。文章说，前主君宪，乃以救国为前提，而并非以保卫君位为目的，乃为促政治之进步，而绝不愿以杀人流血来勉力换取君位。现在发起本会，是应时势之要求，鉴国民之心理，尽匹夫报国之责。文章最后说：“生民涂炭，已濒水深火热之域；外侮方殷，行见豆剖瓜分之惨。求内部之统一，免外人之割裂，安危存亡，系此一举。凡我同胞，奋袂兴起，以尽国民之义务。”

大家看了这篇宣言书，都称赞文章做得很好，把众人一片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主义的公心说清楚了。薛大便可将它拿到《帝国日报》上去发表。

这天傍晚，全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杨度对家人谈起外间的事。说袁项城现在很为难，制定了一个优待皇室的条款，又不敢给太后和摄政王看，怕他们骂他背叛朝廷。又说朝廷中有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宗社党，坚决反对皇上退位，要与南边拼命。

何三爷说：“昨天我在长兴茶楼上听茶客们说，袁宫保就是今天的曹操，欺负孤儿寡妇，明明有力量可以制服革命党，但他偏要和谈，借革命党来压朝廷。”

杨度说：“也不能担保袁宫保就一定可以制服革命党。革命党不是长毛，袁宫保做不成曾国藩。”

静竹说：“既不能做曾国藩，做曹操也可以，何况满人的孤儿寡妇也没有一定要保卫的道理。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本事，让有本事的来治理有何不可，凭什么这江山就永远是他一家一姓的？”

亦竹平素一向不谈国事，这时也插话了：“皇上是个六岁小孩子，哪里知道管理国家？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别人都得听他的，真好笑。前天我去酱园打醋，听一个家里有人在宫中做太监的大哥说，有皇上玩得兴起不愿睡午睡，总管太监哄他去睡。他讨厌太监扰了他的兴致，突然对身边的小太监说：‘传我的旨意，把他杀了！’吓得那个老太监连连磕头饶命，皇上就是不准，非杀不可。小太监赶紧禀奏隆裕太后，太后慌忙过来制止了。假若小皇上死命都不同意呢，那个老太监不就丢了命？”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亦竹得出了结论：“我看这君主制是要不得，革它的命是对的。”

北京《民视报》1912年1月31日发表黄光焯、陆廉钦致杨度的公开信。信上说：“今日之言君主、民主，其真有见地真有宗旨者，皆有死生不可夺之节，故其人可贵而其言亦可信也。假使足下当留学日本归国时，不受朝命，不拜官爵，一意与民党携手，为革命之运动始终不渝，则今日之见重于社会者，岂在孙文、黄兴下耶？又或事变初起，即翻然改图，与政府断绝关系，投身民党，提倡共和，虽蒙寡妇再醮之嫌，尚不得与娼优并论。若中无所主，徒与势利为转移，朝三暮四，反复无常，徒为社会所轻贱而自辱耳，曷足贵耶？夫今日中国之所危亡者，目前之变乱，不过症之发现者耳。究之所以酿成此症者，正由士大夫轻节义毁廉耻，倾危反复，惟利所在。遂成此污秽昏乱之国家。”

“若使共和成立，尽使此辈绝无心肝绝无廉耻之徒充塞其间，真可为中国前途哭矣！”

静竹说：“哲子，昨天《民视报》上登了一封给你的公开信，骂你不该放弃君宪转向民宪。”

“是吗，报纸在哪里？”杨度放下碗筷。

“在我房里，放在梳妆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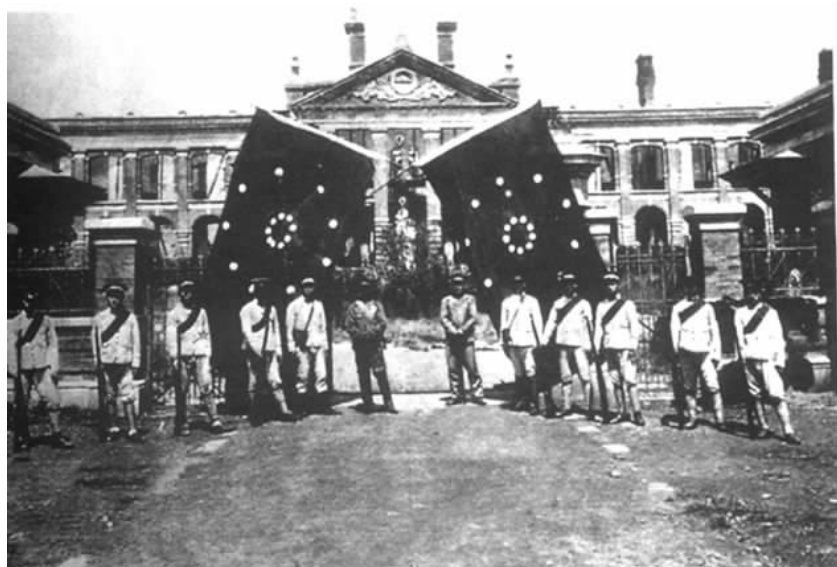
杨度忙起身离席。

杨度找到《民视报》，报上的公开信是两个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上说他前不久还标举君宪，一下子忽又变为共和，好比一个得一夜之欢就改变贞节的寡妇。这个比喻，让杨度看了很觉恶心。他气得把报纸扔到地上。想一想，又捡起来看下去。

信上的语言真是刻薄极了。说什么若真有见地，不为利害所动，则无论持君主还是持民主，其人可贵而其言可信。假使那年从日本回国后不受朝命，不拜官爵，始终和革命党携手合作，那么今日名不在孙黄之下。又如事变刚起就与政府断绝关系，投身民党提倡共和，虽蒙寡妇再醮之嫌，尚不得与娼优并论。如今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是自取其辱而为社会所轻。

公开信甚至还说，中国之所以闹到这般地步，正是因为士大夫轻节义，毁廉耻，倾危反复，追逐一己之名利的缘故。现在这些人又见风使舵，往共和政府里钻。若共和今后在全国建立，这些绝无心肝绝无廉耻之徒充塞其间，那中国的前途真堪痛哭。

下面还有几段话，杨度实在无力看下去了。他的手脚已发软，背上冒出冷汗，终于瘫倒在静竹的床上。过一会儿，略觉好些了，他坐起来细细地咀嚼着这封信。他发现这封信里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他想写篇文章答复，又难以着笔。上海回来后满肚子热情，被这勺冷水一浇，差不多去了多半。



武昌首义后成立的军政府（左图）



武昌首义后的清湖广总督署（下图）

杨度心里快快的，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谁知破船偏遇打头风。湖南传来消息，一个新成立的名叫国民协进会的团体通电全国，说杨度在武昌起义后奔走南北，比附满茜，力请袁世凯出山，是一个大汉

奸。按照他们的会章，判处杨度死刑，并没收他在湖南的家产，拘捕他的妻子儿女。

杨度得知此事，又气又急，赶紧给杨钧拍个电报，要他把嫂子和侄儿女暂送到湘绮师那里躲避一下，以后再接他们进京来住。

幸好第三天，胡汉民、汪精卫便在南京联名发出通电，为杨度说情。孙中山也亲自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请他派兵保护杨度的家属。

原来，国民协进会是几个激进的革命党人组织的团体。他们绝对排斥满人，排斥为满人做过事的旧官僚。杨度那年为粤汉铁路事得罪了一批湖南士绅，他们向该会进谗言。这个会的过激言行得不到人们的拥护，没有几天便自行解散了。所谓判处杨度死刑一案，自然也没有人去执行。

但此事又给杨度一个刺激。放弃君宪转向共和遭人讥嘲，协调南北和谈成功也遭人诬骂，为国家办事真是艰难呀！

杨度意志消沉下来。他关起门来读诗练书法，一天到晚几乎不说一句话，烟灰缸里的纸烟头堆得高高的。静竹、亦竹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十来天过去了，杨度的情绪仍未好转。静竹实在忍不住了，这天午后她走进书房，只见杨度又在闷头吸烟。她轻柔地叫了声“哲子”后，便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心里还不舒畅吗？”静竹美丽的丹凤眼里满是爱怜。

杨度微微点了点头，没有做声。

“不要老是这样。”静竹软软柔柔地劝道，双手托起他的下巴，细细地端详许久。“哲子，这些天来你瘦多了。”

这双纤纤的女人手里似乎蕴藏着炽烈的热源，情绪冷落的前秘密使者顿时浑身温暖起来，疲软的身躯里像是灌进了一股强大的气流。他紧紧地抓住静竹的手。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握过她的手了。静竹心头滚过一阵幸福感，略显憔悴的面孔上荡起一层浅浅的红晕。很长时

间，两人就这样手握着手，眼望着眼，不说一句话，彼此都觉得心灵在沟通，情感在交融。杨度感到自己的心情突然变得开朗起来，半个月来的抑郁被驱散了不少。

“哲子，你不要老是这样。”静竹又轻柔柔重复了一句。她解开左臂下的衣扣，从棉衣口袋里取出一个绿绸包来。“哲子，这块潭柘寺里的拜砖，你已经很久没有看它了。看看它，想想妙严公主吧！”

杨度从静竹手里接过绿绸包。打开绿绸，那块小小的三棱形砖头露了出来。他凝视着它。十二年前同游潭柘寺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观音殿里，如花似玉的静竹郑重地捧起这块拜砖送给他，希望他今后以妙严公主那样的恒心对待自己的事业。就是在那一刻，杨度的心中升腾起对这位沉沦底层的陌生女子的敬重之情，也就在那一刻，奠定了他们之间心心相印的永久爱情。杨度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

“哲子，说实在话，你过去致力君主立宪，我心里总觉得不甚妥帖。这个满人朝廷，大家都说它气数已尽了，已走到头了。我老是在想，我们志大才高的哲子为什么总要维护这个小儿朝廷呢？只因为这是男人的事业，所以我们姐妹并不干扰你。眼见得这几个月来你转而支持民主共和，为使国家和民众少受苦难，劳累奔波，促使南北和谈成功，我们心里欣慰得很。我几次和亦竹说，哲子支持共和，这条路走对了。国家是民众的，民众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千千万万的人都要听一个人的呢？难道皇上一个人就比千千万万的人都要高明吗？正如那天亦竹所说的，六岁小儿懂得什么？他一旦登上龙位做了皇帝，一国就都得听他的，他说浑话都是圣旨，这合道理吗？哲子，行民主共和，这一定是对的，你放心大胆做下去，不要怕别人说闲话。报上登的公开信，你就当它是混账话好了。说不定那些人正是从朝廷那儿得到了大大的好处，反过来说别人是为利而变节。这些人的心地最卑鄙龌龊，你完全可以鄙视他们。湖南那班子人自己都散了伙，你还管他什么？明年开春了，京师暖和了，叫何三爷到湘潭去，把母亲、嫂子都接过来住好了。哲子，要学妙严公主那样，看准了目标，就坚持不懈地走下去，莫为闲言闲语动心。”

静竹这段细声细气的贴心话，真如同一股春风吹化了压在杨度心口上的霜雪。他又一次紧紧抓住静竹的手说：“静竹，多亏你提醒了我。你说得好，应该要有当年妙严公主那种恒心。倘若遇即便止，不思奋斗，的确是干不成大事业的。”

“好了，听到你这句话，我心里真像喝了蜜糖似的。这就好了，今夜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还我一个生龙活虎的哲子！”

静竹站起来，弯腰在杨度的额头上甜甜地一吻，又嫣然一笑，走出了书房。

疾病的折磨，精神上的抑郁，使得静竹过早地进入中年，当年那婀娜多姿的体态、轻盈优美的步履已不复存在，唯有这嫣然一笑，仍是江亭、潭柘寺那两天的静竹。它给杨度带来无限甜美的回忆，也夹杂着韶光易逝的深重惆怅！

杨度的精神大大振奋起来。他认真地对武昌事变以来自己的行为作了一番检讨。

自从第二次日本留学回来后，杨度通过对各国宪政的研究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认定虚君立宪是中国最宜采用的国体。回国三四年以来，他一直在为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和促使国会早日召开而努力。不料，革命党排满激进的救国方略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武昌起义赢得了十四个省的独立。尽管各省独立的背景不尽相同，大部分都督亦非革命党人，但厌倦满人朝廷的情绪则是一致的，人心向着民主，向着共和，已成了时下中国的政治潮流。

面对着这种巨大的一夜之间发生的突变，杨度有几种选择。一是固守一贯的主张，坚持虚君立宪，与革命军势不两立。二是守“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古训，在革命党民主共和大行天下的时候退出政坛，不闻世事。三是放弃自己的主张，投入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在此潮流中再展身手。

战火已起之时，势不两立者，必定鼓动以暴力对暴力，其结果只

能给国家带来内战之祸，置百姓于水火之中，启列强瓜分吞并之心。主义可贵，但国家和人民更可贵，不能将主义置于国家和人民之上。第一种选择他不愿采取。

假若换一个功名事业心淡泊，只想做研究政治学的书生，或者是年高体迈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者，因为所抱主义不同，他可以不卷入争斗漩涡，退而在书斋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或者连名山事业也不做，隐居山林，混迹于渔樵之间，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杨度不是那样的人。

帝王之学的忠实信徒，其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躁动。他自己很清楚，这股渴望建立功业之心要超过对主义的信仰。主义可以改变，功业却非建立不可。历史上那些做出轰轰烈烈大事业的人，且不说苏秦、张仪朝秦暮楚，就是备受人们赞扬的魏徵、刘基，不也是改变了原先的主义才有日后的大业吗？

三十六岁精力充沛热衷国事的杨度，决不愿做那种为了坚持主义而老死山林的隐逸之士，他要奋进，他要闪光，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做热热闹闹的大事业，他要做王氏帝王之学的成功传人。如此，在他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弃君宪而拥护共和，汇入当前这股汹涌澎湃的大潮流中去，佐袁世凯去做一番民主共和的大业。

正在这时，有一件事使他矛盾痛苦的心灵获得了安慰。前两天，梁启超在日本公开宣布拥护民主共和政府，他痛痛快快地承认君宪在中国行不通，应该改行民主共和。梁启超既不为自己鼓吹宪政的过去遮掩，也无半点改变主义的愧疚，他大言不惭地宣布，他常常是不惜以今日之启超攻昨日之启超，因为这是为了追求真理。只要得到了真理，一己的名声可不必顾惜。

梁启超说得有道理。杨度想，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好，关键在立宪。世上有君宪成功的国家，也有民宪成功的国家。国体应由国情决定，而全国多数人的选择就是国情。今天中国多数人拥护民宪，那就意味着国情宜于民宪，自己过去的君宪主张不合国情，应当抛弃。梁启超可以这样改变，我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还有张謇、汤化

龙、谭延闿等人，他们过去都是高唱君宪调子的，现在都转而支持民宪了。他们可以转化，我为什么不可以转化呢？想到这里，杨度平添了胆气，他深为自己这十多天来的虚怯而羞耻。

杨度的这番自我检讨，究竟是体现了中国士人顺应潮流的明智呢，还是体现了中国士人缺乏力量的悲哀呢？这是一个很难说得透彻的问题。只是杨度经过这番自我调整，失衡的心态重新获得了平衡。他铺开纸张，奋笔疾书，理直气壮地申明自己转变主义、支持共和的缘故，叫何三爷立即送《民视报》发表，作为对攻讦者的公开答复。

十 南下就职前夜，北京城闹起了兵变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对于大清皇室和一切忠于大清皇室的人来说是一个最痛苦最屈辱最不堪回首的日子。这一天，六岁小儿皇帝溥仪向全国人民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大地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天则是最值得庆祝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的结束，同时也是沿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整个封建社会的最终了结。

与历史上所有被迫退位的帝王的诏书一样，溥仪的退位诏书里写的也不是他本人想说的话，那些话都是逼迫者借他的口气说的。早在一个月前，袁世凯就密电张謇代拟一份退位诏书。

状元张謇当然是最有资格写这种东西的，但他太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受命后就将此事交给他的朋友杨廷栋。杨廷栋是江苏吴江人，中过举，又留学过日本，张謇器重他的文才。

杨廷栋躲进苏州阊门外的维瀛旅馆，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逐字逐句地斟酌考虑，写出了一份初稿。初稿誊抄后，他的一个名叫曾奋的好友又作了修改，最后由张謇审阅定稿，派曾奋送到北京。袁世凯看完后很满意，只在其中加了一句话：“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个被张謇视为不会读书作文的内阁总理大臣，恰恰在这篇由张

本人定稿的历史文献上，添上了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点睛之笔。有了这一笔，袁世凯的大总统之位便是得之于清皇室的禅让，而不是革命派的转送。他既可以不受欺负孤儿寡妇的指责，又可以不必感激革命派的恩德。张謇当年真是低估了学生的文才，没有看出不喜为文的袁世凯其实是做大文章的高手！

南京的临时政府见袁世凯真正把皇帝逼下了龙庭，当然不能失信，但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首的革命党人，总对这位在满清官场中混了三十多年，几个月前还一再声称在中国应行君宪不能行民宪的袁世凯很不放心，他们决定要对他实行一些制约。独立省区的代表们在皇帝未退位之前，几乎都一致认为把大总统一职让给使皇帝退位的袁世凯是应该的，现在真的要让他做总统了，大多数代表又担心起来。他们怕袁世凯说话不算数，会剥夺他们既得的权利地盘，更怕他哪天翻脸不认人，对他们打击迫害。于是紧急开会，制定条款，试图给袁世凯套上枷锁，令套上枷锁的袁大总统始终不敢偏离民主共和的轨道。

第一条款，是匆忙制定《临时政府约法》。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的政体为内阁制，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称为国务员，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条款，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南京，不得改变。第三条款，临时大总统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临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没有设总理，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宋教仁热衷于政党内阁，刘揆一附和他的主张。各省代表便以为宋教仁有做总理的野心，结果，不仅总理内阁制被否定，连宋教仁的内务总长也被否定了。现在袁世凯要做总统了，为要制约他，又将总统制改为总理制，以便分他的权。北京既是清廷的都城，也是袁世凯的地盘，革命党人怕袁在北京，他们管不了，便坚持南京的首都地位不能改。再来第三条款加以限制：不来南京不交权。

袁世凯老于宦术，见南京又要出这几道把戏来，心中大为不快。他将唐绍仪、杨度叫去，指着刚收到的电报质问：“你们看看，孙文

他们来这一手是什么用意？”

唐、杨把电报看了一下，一时做声不得。

“他孙文做总统就不要总理，我袁某人做总统，就来个总理牵制我，这像话吗？”

唐绍仪在上海办谈判，谈到中途，以越权之咎被免去了总代表的职务。他一回到北京，袁世凯就对他大加抚慰，说明了此中原因。唐绍仪当然能体谅老上司的苦衷。他见电报上写着总理制，心里颇为兴奋，因为只要设总理一职，他自度此职就非他莫属。他要促成总理制实施。

“慰庭兄，关于总理内阁制，你不妨接受，只是加上一条：不能行政党内阁制。因为若行政党内阁制，内阁总理则由执政党产生，明摆着总理便落到南边去了。不行政党内阁，则总理由总统提名，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

杨度本是最早提出政党内阁制的，但现在显然不能再提这码事了，况且他也有一丝做总理的念头。他知道袁世凯喜欢独断专行，话便说得委婉些：“中国目前的情况，其实最宜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不宜行法国的内阁制。不过，南方坚持要改内阁制，也犯不着为此事而影响大局。正如少川刚才说的，只要坚持总理由总统提名，则总统制与总理制实际上是一回事。”

“哦，我明白了。”经唐、杨这么一指点，袁世凯马上就通了，只要不行政党内阁制，设一个总理对自己并无坏处，假若总理敢唱对台戏，罢免他就得了。“好，这一条接受，附上一个条件，内阁是超党派的，不能行政党内阁。”

他拿起电报又看了一下，皱着眉头说：“到南京去就职，是想要我到他们的地盘上去做傀儡，我袁某人从来要自己做主办事。与其做革命党的傀儡，我不如做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这南京是万万不去的，你们看有什么好主意可以对付？”

唐绍仪一心巴望新政府早登场，生怕再出乱子，于是劝道：“我看首都设在南京也不错。南京龙盘虎踞，六朝旧都，明代的开基发皇之地，做首都是个好地方。只要权在手里，到哪里都不会做傀儡。”

唐绍仪的心机远不及袁世凯，袁心中的名堂他如何猜得透！在南京与在北京大不相同之处，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袁世凯望着唐绍仪苦笑了一声说：“南京这么好，干脆你去那里就任大总统好了。”

这句挖苦话说得唐绍仪面色尴尬，竟不能再开口了。杨度在心里谋划了很久，总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正当这时，一个贴身副官进来禀报：“民政大臣赵秉钧有要事求见。”

袁世凯起身，对唐、杨说：“我到隔壁去见见智庵，你们再帮我想想。”

说着出去了。一会儿袁世凯进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王府井一家珠宝店被抢了。这点小事也来问我，抓起来杀头就是了。对付这些人，只能用曾文正公的办法，重刑重典，宁可失之于严，不可失之于宽！”

正当革故鼎新之际，北京城比过去更显得混乱，打家劫舍的事时有发生。一到天黑，老百姓都不敢出去，家家户户把大门关得紧紧的。“有了，就从这点上做文章！”杨度猛地灵机一动。

“有法子了！”他兴奋地对袁世凯说出一个主意来。

“哲子能干！”袁世凯听后满口称赞，当即做出决定。“行，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袁世凯向南京回电：一切依照参议院决议办事。

于是南京参议院开会，接受孙中山的辞呈，十七张选票全部投给袁世凯。两个多月前，革命领袖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还只得了十六票。现在前清总理大臣袁世凯却真像美国的华盛顿一样，获得了全票！这真是一件令千千万万革命党人难以预料的怪事。

南京参议院决定派出一个高级别的专使团，前往北京专迎袁大总统南下就职。专使团以革命元勋蔡元培为首席专使，宋教仁、汪精卫、魏宸组、钮永建四人为专使组成，即日离宁赴京。

专使团到达北京时，袁世凯命唐绍仪代表他在前门车站迎接，又特为打开正阳门，以当时最为崇高的礼仪将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请进北京城，下榻在贤良寺里。

当夜，袁世凯设盛宴于六国饭店，为专使团洗尘。袁频频举杯向专使们一一敬酒，又极力称赞他们襄助孙中山创建临时政府的功绩，尊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功臣。说得书生气极重的蔡元培感动不已，连连说：“袁大总统不愧为中国的华盛顿，中华民国有袁大总统领导，此乃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福。”



蔡元培

第二天，唐绍仪率领一批人来到贤良寺，与专使团正式会谈。

唐绍仪郑重其事地拟定了袁世凯离京的日期，规划南下的路线及临时休息的落脚点。蔡元培也把南京城里住所的安排作了说明，又带着歉意地说，袁大总统内眷多，目前南京临时政府所在地原两江总督衙门里面房子可能不够，先将就着住，以后再专款修造。

下午，唐绍仪对专使团说，上午所讨论的已报告了大总统，大总统对南京方面的安排甚为满意。蔡元培等人放心了。于是又商量就职

典礼定在哪一天，请哪些外国公使参加等等。双方谈得很顺利很投机很融洽，毫无一点芥蒂。专使团里五位专使，除汪精卫见过袁世凯外，其他四人过去都未与他谋过面。他们长期为一介平民，对前清官场，对袁世凯多少有些敬畏。这两天来亲见袁平易近人，态度诚恳，唐绍仪及其助手们也都谦和有礼，很好说话，专使们的心里装满了好感。

夜晚的项目是在吉祥大戏院看时下京师最走红的花旦梅兰芳的《宇宙锋》。

这梅兰芳其实是个男人。他家祖传三代唱皮黄。祖父梅巧玲不仅唱花旦，也唱青衣，最得慈禧的喜欢，是同光年间著名的十三名伶之一。梅兰芳今年才十八岁，却有十一二年的戏龄。他身材窈窕，扮相俏丽，祖传的绝技再加上本人的聪慧勤奋，使得他年纪轻轻便已压倒群芳，在京师菊坛旦角界独步一时。一曲《宇宙锋》真正唱得甜润清亮、缠绵婉转，这几个南方籍的专使听得如醉如痴。三十岁湖南才子宋教仁眼睁睁地盯着台上那个如弱柳娇花的旦角，他简直不能理解，一个大男人怎么会比一个美女还要妖媚迷人！

正看得出神，戏园子里突然嘈杂起来，只听得有人大声说了句：“不好了，闹兵变了，丘八们要打进戏园子来了！”

就这一句话，把大家弄得惊慌失措起来，纷纷离席向太平门奔去，吵闹声、哭骂声、喊叫声混在一起，好端端的戏园子如同来了瘟神，遭了火灾，老板在台上苦苦哀求他们安静，坐好，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戏园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坐在前排的专使团起先还想保持点威仪，坐着不动，后来眼看越来越不行了，心里也慌起来。陪着看戏的唐绍仪一面稳定他们的情绪，一面吩咐担负保卫职责的巡警们务必保护专使们的生命安全。五六名巡警架起亮晃晃的刺刀，大声地在前后左右吆喝，把挤在旁边的听戏者赶开，护送他们出了大门，又送上马车。三辆马车上分坐着唐绍仪和蔡元培等五位专使，每辆车上再加派一个荷枪实弹的巡警。车夫扬起鞭子，马车离开吉祥大戏院向贤良寺奔去。

刘成禺撰《世载堂杂忆》：“辛亥革命，南北在沪议和，伍廷芳代表南京，唐绍仪代表北京。南京临时参议院，先议定都南京，翻案决定都北京，再翻案决定都南京，又再翻案定都北京。都城决定，一致请袁大总统来南京就职。是时南方代表蔡元培、王正廷、汪精卫、宋教仁等，与唐绍仪同入北京，迎大总统南下。代表抵北京，要求由正阳门正门入城，许之。在京以东城贵胄学校为代表驻节地，始终请大总统南下，袁氏不愿南来就职，乃密令部下造成兵变，围吓南来诸使。蔡元培等乃连电临时政府及参议院，略谓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元培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研究，以定大局。参议院允袁在北京就职总统。三月十日，袁乃在北京就职，电南京参议院宣誓，所牺牲者京、津、保无辜之人民兵士耳。”

何汉文、杜迈之著《杨度传》一书，据白蕉撰《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文说：“也有人说，这次‘兵变’出自杨度的策划。”

此时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便一点灯火也看不见了，漆黑得如同天地都死去了一样，坐在马车里的专使们心里都忐忑不安。突然，他们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堆亮光。再向前走十几丈后才看清楚，那是一群火把。火光照出三四十个人来，一个个身上穿着凌乱的军装，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凶神恶煞地敲门打户，高声喊叫：“有值钱的家伙都扔出来，老子要破门杀人了！”

喊声中，只见窗户里不时抛出些东西来。有一家当铺门被撞开了，里面传出惨痛的呼叫声。专使们目睹此情景，吓得毛骨悚然。唐绍仪忙对车夫说：“左转，向左转，从那个小胡同里穿出去！”

三辆马车驶进一个只有丈把宽的小胡同里，天又黑，路面又不平稳，马车东拐西扭颠颠簸簸的，专使们坐在里面，好像五脏六腑都要从喉咙里涌出来似的。还没走出一里多路，又见一队人群，比刚才的人要多得多。他们中许多人的胳膊里挟着包袱，肩膀上扛着箱子，又对空放枪，哇哇乱叫。显然这也是一批已饱掠财物的兵痞子。

“真的是闹兵变了！”蔡元培神色不安地对坐在身边的唐绍仪说。

“这两个月来北京城就没有安定过。”唐绍仪的嘴巴也有点抖。“这两天因为专使们来，已派了几千个巡警加强警戒，都没有压住。不知这又是哪一部分的兵在闹事。”

唐绍仪边说边指挥马车夫再拐弯。没有走多远，又远远地看见一队敲门打户乱喊乱叫的兵痞子。马车夫赶快避开。这一行车队在漆黑一团的胡同小街里转了一个多小时，碰见了七八起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兵变队伍。犹如行走在深浅不明死生不测的魔窟中，专使们时时刻刻都在心惊肉跳。好不容易回到贤良寺，一个个早已面色惨白，气喘咻咻。唐绍仪说了好多句抱歉的话后，告辞走了。

正庆幸终于逃离了险境，谁知外面又是一阵喧闹响起。隔着窗棂看时，一群歪戴军帽斜背刀枪面目狰狞的人，举起烟雾腾腾的火把，站在矮墙外的大门边。“开门，开门！”凶恶的喊叫声伴着沉重的敲打声，专使们听了直吓得气都不敢出。

一个管理贤良寺的低级官员赶紧走过去，隔着门大声说：“老总们请不要吵闹，这里住着南方来的专使团！”

“什么专使团不专使团，老子不管这么多！”

“爷爷们几个月没关饷了，拿钱来，万事罢休，没有钱就莫怪爷爷们乱来了！”

“叫专使团出来，先专（捐）几千两银子给老子再说！”

门外七嘴八舌地吵作一团，专使们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心里都在嘀咕：北京城里怎么乱到这种地步？

那小官员又说：“老总们别吵了，这些南方专使都是袁大人请来的客人，得罪了他们，袁大人那一关可不好过。”

吵闹声停下来，一个为头的人说：“既然是袁大人的客人，那就算了，弟兄们，咱们走吧！”

看到一只只火把渐渐远去，专使们才重重地出了一口气，脱衣睡觉。躺在床上，还不断地听见外面的枪声和隐隐传来的喧闹声。整整一个夜晚，北京城里就这样闹腾着。

第二天上午，唐绍仪和赵秉钧来了。专使们忙问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秉钧告诉他们，昨夜北洋第三镇闹兵变，有两千多士兵上了街，一直闹了一夜，打劫的民舍有三四千家，具体损失还不清楚，巡警正在安定城里秩序。唐绍仪怀着歉意对专使们说，今天要协助大总统处理兵变的事，会谈中止一天。蔡元培连连说：“好，好，处理兵变要紧，赶紧安定人心，维持好秩序。”

专使们整天呆在贤良寺里不敢出去。待到下午又传来消息：兵变蔓延到天津、保定、通州一带，百姓受害惨重。次日上午，革命党派驻北京的密谍来贤良寺报告情况，说变兵全是第三镇的。又说第三镇的统制曹錕是个布贩子出身，为人粗鲁不讲军纪，手下军官良莠混杂，士兵更多流氓无赖。他本人因为是小站期间的骨干，故深得袁世凯信任，也只有袁才约束得住他。这次闹事的原因是因为有几个标统克扣战时特别军饷。密谍还告诉专使团，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昨天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北京发生的兵变，害怕再出庚子年的事，决定调兵进京保护使馆区。日本最先行动，已发出命令，调山海关及南满驻屯军一千五百人火速来京。

下午收到的京师各报，均以特号标题刊登北洋第三镇兵变的消息，并报道北京、天津受害情况。《帝国日报》还刊登了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讲话。朱尔典说兵变的原因是传闻袁世凯要南下就职，英国政府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但为了中国局势的稳定，希望袁氏在北京就职，不要去南京。

南方专使们看了朱尔典的讲话后商量着。他们都认为朱尔典的讲话，实际上代表所有驻华外国公使们的意见。新生的中华民国，当务之急是要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德、日等列强的承认。若因袁世凯的南下就职而引起北方的动乱，使得列强们不承认中华民国，那便将因小失大。

正计议间，唐绍仪来贤良寺，对蔡元培等人说：“这两天实在抱歉得很，总统日夜忙于处理兵变，我也被支使得团团转。总统命令曹錕务必严肃处理。刚才曹錕禀报总统，说克扣军饷的两个标统都已拘

捕了，闹兵变的首要也抓起了几十个。总统气得大骂曹锟，说我还没有离开北京，你们就闹成这个样子，我若南下了，你们不要把北京闹翻了天？曹锟请求总统不要去南京，说不定北京城里真的会出大乱子。总统命令曹锟，将扣饷的标统和为首的闹事者一律就地正法。”

蔡元培忙说：“好，好，袁大总统有魄力，兵变的事绝不能再出现。”

唐绍仪说：“总统本来要亲至贤良寺与各位商谈，因为出此意外，不能来了，特命我来接各位到他那里去，委屈各位放驾。”

蔡元培等五人登上马车，随唐绍仪来到北洋公署。原袁内阁一班人马：外交梁敦彦、民政赵秉钧、度支严修、陆军王士珍、海军萨镇冰、学部唐景崇、法部沈家本等都齐刷刷地随着袁世凯在门口恭迎。

大家进了会议室。坐下后，袁世凯十分诚挚地说：“各位革命元勋亲来北京迎接，世凯实不敢当。少川已代表我与各位协商了南下各项细节，我也已将南下就职之事公之于众。不料曹锟约束不严，士兵闹饷，不但骚扰京津市民，更惊动了各位革命元勋，世凯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已命曹锟将为首肇事人员依法惩处。现不得不推迟南下日期，今特邀各位商量此事。”

袁世凯的话刚落，原陆军大臣王士珍说：“第三镇闹事实因克扣军饷的缘故，而克扣军饷的不只第三镇，第一镇、第二镇、第四镇中都有此类情事，士兵们早憋了一肚子气。尽管这次对肇事者作了严肃处理，但难保以后不出事。陆军部希望总统不要南下，就在北京就职算了。”

原海军大臣萨镇冰接着说：“我们海军部的看法与陆军部完全一致，恳请总统不要南下。这两天的情形专使们都看到了，望专使们能体谅，并向孙文先生婉达此意。”

其他人都说：“北京不可一日缺总统，总统决不能南下！”

袁世凯拈须微笑，看着部属们你一言我一语，他自己再不说一句话。

蔡元培、宋教仁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都在想：看来袁世凯的本意是不愿南下，自己不好开口，叫部下们说出来，但奉命专来迎接，又怎好同意他这个主意呢？

汪精卫也揣摩到了袁的心理，见袁正看着他，分明是示意他先开口。他略为思忖一下说：“北洋军竟然敢于在北京城里如此寻衅闹事，这的确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我们奉命迎接袁大总统南下，原是为了让南北早日安定，国家早日进入治世。若因袁大总统南下而造成北京动荡，并引起外交使团的惊疑，则殊与我们的最高使命不符。但中华民国首都定在南京，此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亦不宜轻率更改。我看是这样吧，鉴于目前的时局，从权处理此事。袁大总统先在北京宣誓就职，待北方局面稳定后，再将政府迁移南京。”

汪精卫这几句话，虽未在专使团里形成共识，但大家初步的看法也差不了多少。作为首席专使，蔡元培总觉得未完成使命，心里不安，但一时又拿不出更好的主意。宋教仁也有同感。这位华兴会副会长、同盟会庶务、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虽年纪轻轻，却革命资历深长，富有政治谋略。他也知道目前要袁南下就职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完全迁就，必须要有另外的条件来挽回南京政府的影响，同时也得为专使团争一点面子。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南北一家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尽早向全世界公布，因此，袁大总统就必须尽快就职。北京的时局既不宜袁大总统离开，那么在北京宣誓也可以，但袁大总统的内阁组织必须通过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袁大总统在北京宣誓后，即委派所任命的总理去南京，将内阁名单与南京临时政府协商，然后交参议院通过。最后向全世界公布：袁大总统的内阁在南京组成。”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学者出身的蔡元培十分佩服这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湖南青年的聪明灵活。他以首席专使的身份表态：“就这样吧，袁大总统在北京宣誓就职，待时局安定后再将政府迁移南京。新

内阁总理随我们一道去南京，在南京组织并宣布新内阁的成立。”

袁世凯在心里冷笑：这班毛头革命党，既无实力又爱面子，想要老夫入你们的圈套，还嫩了点！只要我做总统，这个政府就只能在北京，内阁名单在南京宣布与在北京宣布还不是一回事！脸上却带着真诚的笑意说：“世凯真心感谢各位专使的宽宏大量。内阁总理一旦确定，即遣之赴南京，与南京方面妥商各部总长、次长。北方局势略为安定后，世凯即率全体内阁成员南下江宁，永奠共和之基！”

1912年3月10日，在有南方专使团参加的盛典中，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

杨度献兵变密计，成全了袁世凯不南下就职的心愿，原以为袁会将内阁总理一职酬谢给他。谁知，这个职务却让唐绍仪如愿以偿了。

上次上海游说革命党人的成功和这次对付专使团的绝妙好计，杨度的政治才华和谋略既让唐绍仪钦佩，也使他嫉妒。唐绍仪赴宁前夕，袁世凯给他开了一张内阁名单：陆军段祺瑞、外交陆徵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海军刘冠雄、教育杨度、交通梁如浩，这些都是重要部门，袁世凯要抓在自己手里。另外还有三个部：司法、农林、工商，则交给南方革命军，让他们自己决定。

内阁人员的安排，唐绍仪当然只能听袁世凯的。但他看到杨度列名教育总长时，心里有点不舒服，但又没有理由直接否定。沉吟片刻，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总统，这个内阁名单我很拥护，只是有两点小小的看法。”

袁世凯说：“内阁总理是你在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你只管说。”

唐绍仪说：“第一点，总统留给南方的几个部，由南方自己来决定，这是很尊重南方的做法。不过，以后这几个部的总长就不会感激总统，他们只会感激自己的党派。不如干脆也由总统提名，当然提的

是革命党。这样，他们本人就会感激总统了。”

袁世凯笑道：“少川，你竟然这样精明，将来可别用总理的职权来算计我哟！”

唐绍仪一惊，随即笑道：“哪能呀，到时若不称你的意，你一句话不就免了我的职！”

袁世凯收起笑容，说：“好，不说闲话了，就依你的办。我来提几个名字，你斟酌。”

袁世凯摸了摸胡须，思考了一会，说：“你上次从上海回来后说王宠惠年轻有为，北洋大学法科毕业后又在美国得法学博士，那就由他来当司法总长吧！宋教仁这个后生子，我看他骨相清奇，不同流俗。他长期在革命党内任要职，这次又是专使，就让他做农林总长吧！”

唐绍仪忙恭维道：“总统这两个人选都提得好，尤其是宋教仁，他上次的内务总长未获南方政府通过，这次总统提他的名，他一定感激得很。”

“革命党中有一个陈其美，上次孙文组阁没用他，其实此人值得一用。他是革命党，又是青帮大头目，上海商会被青帮控制，他掌握了青帮，商会也就在他的手里了。中国的工商，上海要占三分之一，让陈其美当工商总长是最合适的。”

袁世凯对陈其美的了解，令唐绍仪大为惊讶。因为陈其美在革命党的头面人物中并不很出名，唐绍仪自己就不知道陈的青帮大头目的身份。这位老上司的政治才能真不可企及。唐心悦诚服地说：“总统识人用人之才，绍仪万不及一。陈其美比起张謇来又有超过之处。”

袁世凯颇为自得地说：“少川呀，领袖群伦的要诀首在识人用人。这方面，近世唯曾文正公做到家了。你以后当总理，也是行政领袖了，要好好读读《曾文正公全集》。这书能给你很多教益。”

唐绍仪说：“总统的话实为金玉良言，《曾文正公全集》我过去浏览过一遍，没有细读，今后要遵照总统指示，好好读通。”

“少川，刚才我们所说的，都算是第一点，你的第二点看法呢？”

“总统，绍仪想内阁十个部，南方只占三个，他们可能会嫌少。教育部是个冷衙门，我们不如大方点，让给他们算了，而且南方有一个现成的教育总长，极孚人望，舍掉他不用也可惜。”

“你是说蔡元培吧！”袁世凯摸了摸刮得铁青的脸颊说，“我看蔡元培的确有一种雍容静穆的学者气度，身为革命党，能有这种禀赋，的确难得，且翰林出身，当教育总长自是很好的。只是杨度也出了不少力，应当重酬。他以前是学部副大臣，现在出任教育总长也合适。他这人书生气很浓，做别的总长都不宜，也只有出长教育，算是人地两宜了。”

唐绍仪说：“杨度长教育当然不错，但若与蔡元培比起来，资历上则差多了。蔡是前清的翰林，又做过学堂的监督，这些都比哲子强。另外，最重要的是，南方肯定认为三个部少了，要增加，如果他们提出要长陆军部怎么办？据说南京方面是要竭力推出黄兴做陆军总长的。”

唐绍仪这几句话打动了袁世凯。袁世凯用人，向来看重出身资历，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的确要高过只有举人功名的杨度。况且要让出一个部的话，也只有教育了。不仅陆军部是命根子不能让，其他海军、外交、内务、财政、交通都是要害部门，一个都不能让。好吧，只有委屈哲子了。

唐绍仪内阁名单：

国务总理唐绍仪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赵秉钧
财政总长熊希龄	陆军总长段祺瑞	海军总长刘冠雄
司法总长王宠惠	工商总长陈其美	农林总长宋教仁

过几天，唐绍仪和南方专使团一起来到南京，通过参议院认可后，正式向国人公布南北联合的新内阁。

杨度看到内阁名单，大为失望。尽管袁世凯向他作了解释，并以四十万元作为酬劳，他心里仍然快快的。他用二十万元在青岛买了一座洋人造的豪华别墅，留下何三爷在槐安胡同看家，带着静竹、亦竹和儿女们到这座别墅里度假去了。

就在杨度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的一个老朋友正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京师，此人即天童寺住持寄禅大法师，现已成为佛教界第一号人物的八指头陀。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他身着的仍为前清陆军上将军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孙宝琦；孙右后方是荫昌；前右二是陆徵祥；荫昌之右为梁士诒

第十二章 一拍即合

一 八指头陀笑道：和尚如此厌倦红尘，何不出家

经过一两年的多方联络苦心筹划，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佛学界联合会终于在上海成立了。天童寺住持寄禅大法师以他精深的佛学造诣，传遍方内方外的诗名，童子身出家的资历以及严守佛家规矩的修炼功夫，得到了全国佛门子弟的衷心爱戴，名山宝刹，十方丛林，一致推举他为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上海静安寺里举行的会长就职仪式庄严肃穆，气派阔大，其郑重程度，完全可以跟皇帝登基大典相比。中华佛教总会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设机关部于北京法源寺。

那时，孙中山虽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仍住在南京。寄禅怀着对民主共和的拥护和对孙中山本人的崇敬，前往南京敬谒孙中山。孙中山在革命期间也曾得到过佛学界人士诸如苏曼殊、月霞等法师的支持，尽管他本人并不相信佛教，却对佛门颇有感情。

寄禅禀告中山先生，各省都有军队强驻寺庙不撤，使得寺中出现僧尼反倒无处栖身的现象，又说寺产被地方侵夺的事也很普遍，希望民国政府保护僧众的利益。

孙中山对寄禅说，僧众的利益理应保护，只不过民国政府已经北迁，临时总统已是袁项城，法师宜去北京求助于政府。应寄禅的请求，孙中山又给分管此事的内务部写了一封短笺。

于是，寄禅便赍着这封短笺一路辛苦来到了北京，依旧挂单法源寺。法源寺的老住持去年圆寂了，换了一个较为年轻的住持，法名道阶。道阶是寄禅的嗣法弟子，对寄禅执礼甚恭。寄禅在法源寺里住下来，草拟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及请求保护寺产的报告，同时又与京师的佛寺方丈、监院等执事人员协商筹建中华佛教总会北京分会的事宜，又经常接待各地仰慕者，他们多为喜作禅诗的文人居士。寄禅与他们谈禅论佛，甚为相得。空闲时则编纂修改四十多年来积累的两千多首诗作。

冯毓孳撰《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行述》：“宣统三年八月，武昌义师起，大江下游，后先响应……师喜曰：‘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

共和。’乃至上海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侣，倡中华佛教总会。赴南政府亲谒孙大总统。总统许之。民国元年太阳历四月，是会成立于上海留云寺，诸山长老推师为长，乃以静安寺为总机关部，改原布政司辖地僧教育会为支部，府设分部。电告北政府内务部，请着为令。

“有顷，湖南宝庆有攘夺僧产销毁佛像之举，宝庆僧侣联名状内务部求回复，民政司长抗不行。师以湘僧之请，定计北上，拟以湘事再求内务部恳切下令。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师，寓法源寺。法源旧署悯忠，师嗣法弟子道阶方主斯寺。越九日，始偕道阶见内务部礼俗司长某君。是时，湘中之事方迫，而某又下令调查僧产，分别官、公、私诸目。师见某据《约法》相诘难，又以令中有‘布施为公，募化为私’语，师谓‘在檀那为布施，在僧侣则为募化’，界说不明，**断断**与某争辩。某语塞，无以对，词色转厉，意在恫师。师遂愤而出。道阶为通袁大总统、赵总理，戒期往谒，冀收回师令，并以湘事为请，又劝师赴文宴以自解。是日夜半回寓，甫下车，即胸膈作痛，亟就榻，侍者各归寝。明日昧爽往视，已作吉祥卧示寂，实旧历玄默困敦之岁十月二日。师寿六十有二，僧腊四十有五。

“师初至京师，凡政官军长、寓公道侣，识与不识，皆以一见为快。师以礼接待，日不暇给，欢喜赞叹，倾动都下，方谋开会欢迎，而师遽撒手尘世。于是各界七十三人，倡议为追悼，届期到者达千人。

“初师年六十，在天童青龙冈营塔院，环植梅花，颜曰冷香，自为序铭。及示寂京师，道阶为治丧事，偕侍杖宗圆龛南归。”

老友杨哲子这一年来在政坛上很活跃，穿梭于南北政府之间，为南北合作出了不少力。但从上海到北京，这位方外法师也听到不少关于这位由君宪忽转共和的老朋友的闲言杂语。寄禅很想与哲子见面，说说话，无论是谈政治还是谈佛典，他与哲子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很可惜，哲子到青岛去了，且等他回京师再说吧！

除开哲子，这位六十二岁被佛门视为真正的六根清静的老法师还惦记着一个人，那就是净无。别人都不知道他还有这段凡缘，甚至连他本人也弄不明白，他对她的这份情义究竟有多重。

每当夜阑更深他一人枯坐青灯下，或者中宵黎明他辗转在冷硬的禅床上，那个时候，净无听他说诗时的欣悦的面孔，以及拒绝她的要求时失望伤心的眼神，便会从他白天静如枯井的脑中浮出，晃动于他的眼前，他会感觉到一种格外的温馨，也伴随着一种强烈的自责。四大皆空的说教，焚指礼佛的决心，在那个时刻里便统统不能再起作用了。这种折磨会一直到晨钟敲响众僧起床时，才会慢慢地消失。

多少年来，这份痛苦悄悄地侵蚀着他的心。他不能对任何人说起，也包括净无在内。来到京师一个多月了，他时常寻思着要去慈悲庵会一会净无。但一想起那年与净无分手时，她那种恋恋不舍的黯然神情，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以心度心，他知道那一次短暂的聚会，一定将给净无的心灵带来很长时间的平静。算了吧，何苦再给她增添烦恼呢！

这天午后，道阶兴冲冲地跑来说：“师父，咱们法源寺出宝贝了！”

“出了什么宝贝？”

“这几天阳光好，我要管藏经楼的大醒法师把经书搬出来晒一晒。大醒法师偶尔在装唐朝写经的木柜里发现了一个夹层，打开夹层看时，里面藏着一张古画，是吴道子画的关公爷的像。”

“吴道子的画？”寄禅站起来说，“去看看，若真的是吴道子的画，那的确是个宝贝。”

寄禅随着道阶来到藏经楼下，大醒把他的重大发现呈献给会长。寄禅眯起老花眼仔细地端详这幅画。画上是一位身着戎装的将军在一支蜡烛照耀下，一手拿书，一手抚须，作漏夜读书状。看那将军粗眉长眼，正气凛然，的确是传说中武圣关公的模样。画的上首题着：蜀汉壮缪侯秉烛夜读图。下首题着：吴道子熏沐斋戒敬绘开元十五年穀旦。

画面上标明的是吴道子。常言说，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是说曹不兴画的衣袖就像刚从水里浣洗出来一样的清新鲜丽，吴道子画的系带就像能被风吹起似的轻柔飘逸。寄禅凝视关公身上的袍带，果然有飘飘欲起的样子。他初步断定是真迹而不是冒牌的赝品。心里想，可惜齐白石和杨钧不在这里，他们一精于绘画，一精于考古，一定可以行家的眼光作出鉴定。于是对道阶说：“我看多半是吴道子画的，但不能确定。你不妨送到琉璃厂去，请一位古董名家鉴定一下。”

道阶亲自持画去琉璃厂。怕画丢失了，又亲自守在一旁。经过三个专家鉴定，一致认为是吴道子画的无疑。这下，法源寺出了吴道子真迹的消息便不胫而走。短短几天里，有许多人来法源寺看画，弄得道阶、大醒等人忙忙碌碌的。幸而寄禅到正定县福延寺主持佛事去了，没有卷入这股热潮中。

大醒向道阶建议：“住持，眼见得来看唐画的人会越来越多。我倒有个主意，可让这个宝贝给寺里带来实惠。”

道阶问：“带来什么实惠？”

大醒说：“这两年来寺里收的香火钱越来越少。南北打仗，国家不安宁，往年喜欢外出化缘的僧众也不敢出去了，寺里近百号大小和尚个个都要吃饭穿衣，寺里的经费很困难。”

大醒这番话说到道阶的心坎里去了。作为一寺之长的住持，道阶坐镇法源寺，别的事情都应付裕如，唯独对生财一道颇费心机，而这又是寺里的第一件大事，除泥塑木雕的死菩萨外，老老小小的活菩萨们每天要吃饭。和尚们尽管天天念经拜佛，但凡俗之心似乎并未减少几分，针头线脑的小利也斤斤计较寸步不让。因为多吃少吃一口饭，多分少分一文钱，而引起的争吵、眼红、诅咒、陷害之事常常在寺内发生，弄得道阶十分头痛。有时他想，倘若突然在寺里挖出几斤黄金来的话，那一切争斗都会平息了。大醒居然能为他分忧，主动为解决寺里经费难题而献策出谋，真让道阶感动，他急切地问大醒，生财之道在哪里？

“就从这幅唐画身上打主意。”大醒诡谲地笑了笑。“我们学隆兴寺的经验。隆兴寺那年铁树开花，观者如云。后来寺里规定，凡进寺观看者一律交十文钱。洗机法师那老家伙很厉害，连京师各寺院的僧尼都没有优惠。铁树花一连开了四十天，隆兴寺净赚了一千两银子。”

“你是说我们也收钱？”道阶明白了大醒的意图。

“正是。我们把这幅唐画好好裱起来，做一个木框框好。腾出一

间空房子来，把它挂在墙壁上，派两个人守在门边，交十文钱才可以进去看。”

“好主意。”道阶拍拍大醒的肩。“收十二文吧，百物都涨了价，我们也涨两文。”

“行，就收十二文。”大醒见住持采纳了他的建议，很高兴，眼珠子转了两转，又说，“还有个生财之道。我们再腾出几个房间来，放几张床。有些远道来看画的人，一天回不去，就让他住这儿，每床每晚收二十文，这又是一笔收入。”

“你真有办法！”道阶笑道，“年底结算一下，若收入好，奖你十两银子，明年提拔你做个监院。”

想起又是发财又是升官的前程，大醒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

大醒的主意果然好。一个月下来，看画和住宿两项收入加起来，足足有一百五十两银子，几乎为半年的香火钱。同时，这个月的香火钱也格外旺盛，福田箱里的钱比上个月要增加一万多文。大醒也不去打扫藏经楼了，天天管收钱。道阶比往日辛苦多了，稍有点地位的看客来了，他便要亲自迎来送往，陪着他们看画谈话。一到夜晚，就要和大醒及另一个管账目的和尚结账，常常要弄到一二更天才能上床安歇。忙虽忙，他心里高兴。

这天一早，内务部一个小职员来到法源寺，叫寺里赶快准备，过会儿，总长赵秉钧赵大人要陪同德国公使来看吴道子的画。

总长陪洋大人来法源寺看画，这可是给法源寺很大的脸面。道阶忙下达命令：一、上午不接待任何前来看画的人；二、打扫道路，整理画房，准备茶水；三、洋大人看画时，不准盯着他看，凡无关之人，一律呆在禅房做功课。道阶下达命令后，又忙着到各处检查落实。

一个小时后，赵秉钧陪着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神态傲慢的洋人进了法源寺，身后跟着一大群随从。道阶窜前窜后地招呼，紧张得满

头大汗。洋大人看画看得很细，叽里咕噜地说了许多话。道阶自然是什么都听不懂，只好吩咐端茶水上来，表示法源寺的欢迎之意，但洋大人却不喝。见洋大人不喝，赵总长也不喝。见赵总长不喝，所有随从也不敢喝。道阶辛苦准备的顶好香茶，一口也没动。洋大人看完画后又去大雄宝殿溜达溜达，自然又是赵总长及一大群随从跟着。道阶被随从们挤出队伍之外，上前也不是，后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离开也不是，弄得十分尴尬，急得浑身衣服都湿透了。幸好洋大人要走了，道阶跟着随从们送他到大门外。赵总长陪洋大人上了马车，道阶赶紧合十弯腰。

随从从一个中级官员穿着的人走到道阶身旁说：“公使说你们法源寺这幅画很好，他很喜欢。”

道阶听了这话后喜得心花怒放，说：“阿弥陀佛，洋大人喜欢，这是敝寺的荣光。”

直到这支庞大的队伍走了很远后，道阶才转身回寺院。这时，他早已累得四肢酥软了。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中《法源寺唐画》篇：“京师法源寺住持道阶和尚精会计，自为法源寺方丈，整理房屋赁人居住，月租至千金。道阶日计有余，尚未已也。寺藏一关壮缪像，黼黻冕旒，云是唐画。袁寒云欲之。日至寺中拜方丈，为言总统有命，欲得一古画赠德国公使。道阶唯唯。已又言：‘寺中关像，当是其选，曷让诸？’道阶乃言：‘寺中一草一木皆为册籍，方丈无处分之权。’寒云怒而出，乃嘱内务总长必有以恶恚道阶。朱启钤曰秃驴可恶。适法源寺开期，陈请内务部批示。启钤准其事，而以道阶招摇，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道阶大闷，以语郑叔进。叔进曰：‘君如厌此红尘，何不出家乎？’道阶大笑而退。翌年世凯毙，朱启钤遭通缉。道阶曰：‘阿弥陀佛，幸有以对法源寺矣。’

吴道子的画给法源寺带来银子，带来风光，但随着也给寺里带来了不少麻烦。

先是京师各寺院的头儿们闻讯后都赶来看画。大醒犯难了，收不收钱呢？收钱嘛，过去他们都给法源寺不少帮助，如今来看个画，还要钱吗？不收嘛，所有各寺院的师兄师妹们都会来看样，损失就太大了。还有政府里的官员，往日来寺里较勤的名流居士，收不收钱？收，怪不好意思的；不收，援例的又太多。又有本寺僧众的俗家亲属

来看画，收不收钱？不收，减少了收入；收了，僧众们会说，自己寺里的画，这点情分都没有？

大醒实在难办，他请示道阶。道阶想了想，说：“一律照收。”

没有多久，寺里寺外到处都是指责声。许多居士不登门了，不少寺院断了往来。寺里一个老和尚的亲弟弟来看画也出了十二文钱，那个老和尚向来脾气暴躁，竟然指着大醒的鼻子破口大骂。

大醒受了委屈，气得哭了起来，不愿意去管画房了。道阶也是一天到晚耳朵里装满了闲话，心里早烦了，便干脆下了一道命令：把画收起来，不展览了。

法源寺里的唐画不再展出一事，反倒更加刺激了京师人的胃口。有人猜测是画被人盗了，展览不成了。还有的说偷儿就是本寺的和尚。也有人说画其实是假的，被识者认出来了，法源寺不敢再挂出骗钱了。甚至有传得更离奇的，说那天德国公使看了后，喜欢得不得了，出一百万马克巨款买走了，法源寺的穷和尚们发大财了，住持独自吞了十万，僧众每人打了一个紫金化缘钵。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弄得道阶百口莫辩。

展览也要听闲话，不展览也要听闲话，道阶为这幅画苦恼极了。

这天，寄禅从正定回到北京。闲聊几句后问起了吴道子的画，道阶便将这段时期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最后，哭丧着脸说：“师父，你看这如何是好？事真难办，人真难做呀！”

寄禅津津有味地听完弟子的诉说，觉得有趣极了。他笑道：“和尚既然这么烦恼，何不出家？”

道阶听了这话，先是莫名其妙地一楞，随即顿悟，不觉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师父说得对，说得对，和尚要出家，要出家！”

二 八指头陀向杨度讲授佛家哲理：人世好比一个圆圈

秋凉时，杨度带着一家子从青岛回到北京。与何三爷闲话京城时事，何三爷便把法源寺的唐画告诉了他。杨度最是个爱古董爱字画的人，法源寺出了吴道子的画，既是名画又是古董，怎能不去观赏一番？

杨度兴冲冲地来到法源寺，进得山门，来到藏经楼前，只见十余个僧人围着一株枯树站着，其中有两个年轻力壮者各拿一把斧头，像是要砍树的样子。杨度走上前去观看。

这时，从禅房里走出一个身材高大白须飘胸的老和尚，拄着一根满是疙瘩的拐杖，分开众僧，来到树边。这不正是两年多不见的寄禅法师吗？杨度正要走过去与他打招呼，却见寄禅扬起手中的拐杖，对着枯树轻轻地敲打几下，又抬起左手，伸出指尖紧并的手掌，口中念道：“摧残枯木倚禅堂，阅尽风霜岁月长。识得菩提本无树，纵加刀斧亦何伤。咦！满眼清爽秋光好，不妨别借一枝栖。”

寄禅念完后，两位壮僧挥舞起手中的利斧，只两三下便把枯树砍倒了。

“好！”随着枯树倒地声，围观的僧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砍伐一棵枯树也要作如此郑重的仪式，杨度觉得佛门生活怪有趣的。他跨过倒地的枯树，对着已转身回房的老和尚喊了一声：“寄禅法师！”

寄禅回过头来见是杨度，又惊又喜，忙停住脚步说：“哲子，什么时候回京的，你怎么知道我在法源寺？”

“我哪里知道你在法源寺，我是冲着吴道子的画来的。”杨度边说边来到寄禅的身旁。“你来京师多久了？”

“四五个月了。”寄禅答。又问，“听说你一年来红红火火的，怎么会有空闲到青岛度这么久的假？”

“那些事慢慢说吧。听说法源寺里藏着一幅吴道子的画，真的

吗？”

“真的，我陪你看！”

寄禅打发人叫来道阶，两人陪着杨度走进已关闭多时的画室。杨度站在关羽像前仔仔细细地看了很久，又离开几步，远远地瞧着，越看越兴奋，越看越心痒。

“国宝，这是真正的国宝！”他猛地在一边陪着的道阶肩上一拍，将这位住持吓了一跳。“怪不得轰动了京城。这是一幅真正的吴道子的画，你看那衣带飘得有多逼真！”

尽管已确知是国宝，道阶听了这话仍然很高兴。因为杨度是名士，是行家，而且道阶还知道他与袁大总统私交极深，由此人嘴里说出这句话，自然与旁人不同。杨度情不能已地问：“法师，若有识货的要买你这幅画，你卖吗？”

“卖呀！”道阶眼睛一亮。

“要多少钱？”杨度认真地问。

“起码十万银元。”

“十万银元。”杨度在心里琢磨着：值不值，只可惜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元来。买房子剩下的二十万，这几个月在青岛用去了近万元，寄给弟弟一万元，给湖南华昌铋矿公司投资十二万元，身边只剩下六万元了，且母亲下个月将会带着妻儿和叔姬来北京居住，需要钱用。只怪自己钱少了！杨度在心里叹息一声，不再存别念了。

见杨度沉吟，道阶试探着问：“杨居士，你看这个价是不是开高了？”

“不高，不高！”杨度忙说，“确实值得十万元。若有人来问价，你只管上抬，再不要下压了。”

“谢谢！”道阶对这幅画的价值心里更有底了。

出了画室，寄禅陪杨度走进自己的禅房。二人边喝茶边叙谈。谈起这一年多来国家的巨变，杨度对雪窦寺悟宇长老预言的很快验证，感叹不已。寄禅也称赞老友顺应时势，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谈起国事，未入阁的隐痛又被引发了。杨度不愿多谈及，他转了话题：“法师最近在忙些什么？”

寄禅指了指书案说：“我想把这几年的诗作再汇编一次。哲子，不瞒你说，我今年虽只有六十二岁，却总有活不长的感觉。你说怪不？”

杨度笑道：“你身体这样结实，又清心寡欲，只怕是活到一百岁还会赖着不走，哪里就会想到圆寂这码子事。”

寄禅浅浅笑了一下，说：“即使活了一百岁也是要走的，我们佛家视此事很平常。万物行行，此生彼灭，灭生灭死，亘古循环，刻刻变迁，轮回不息，在物则为成坏，在人则为生死，实则世间物体只有变化，并无生死。无始无终，无生无灭，不增不减，不去不来。物物如是，人亦如是，释迦牟尼如是，我亦如是。”

杨度见寄禅将生死说得如此高深，自己顿时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似的，一时又表达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寄禅喝了一口茶，继续说：“话虽如此，我在人世间还有一些事要了，其他事已基本办好，仅这本诗文集还未最后定稿，心里放不下。另外，前几天衡阳居士喻昧庵将应道阶之聘编纂的《新续高僧传》送来了，要我写一篇序。喻居士是我多年的朋友，这部书也还编得不错，这篇序我不能推辞，况且我也想借此说几句话。”

说着将案头上堆得高高的一叠稿子指了指。杨度拿下一部分稿子，随手翻了翻目录。原来这部书是据明末沙门如惺所撰《明高僧传》推而广之，上起北宋下至清末，共有六十六卷。喻昧庵将梁沙门慧皎之《高僧传》称为初集，唐释道宣之《续高僧传》称为二集，宋释赞宁之《宋高僧传》称为三集，将自己编的这部书称为四集。他认为这四集高僧传把中国数千年佛教人物都包括进去了。

“法师，我看当今第一高僧应该是你了。”杨度放下书稿，笑着说。

“不能这样说。”寄禅平淡地说，“哲子，你以为高僧应是什么人？”

杨度想了想，说：“所谓高僧，当然是精通佛典的僧人。”

寄禅点点头说：“你说的不错，但这只是高僧的第一义，即普通高僧。”



章太炎墓碑像

与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章太炎一样，杨度对佛学也有

很大的兴趣。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宪政，忙于国事，无空闲钻研佛典，现在有一个这么好的法师在面前，何不向他请教呢？于是问：“真正的高僧，还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呢？”

寄禅说：“哲子，我一向认为你有慧根，你若皈依我佛，日后必定可成正果。你我相交，亦是缘分，我今天对你讲点佛法吧！”

杨度高兴地说：“法师，佛祖说度己还须度人，度人即为度己，你今天就度一度我这个俗人吧！”

“阿弥陀佛，善哉斯言！”寄禅拿起挂在胸前的念珠，虔诚地说，“学佛说法，教理通达，由识求智，戒行圆明，此乃高僧第一义。知无法可说，无佛可学，明法即非法，佛即非佛，此乃高僧第二义。”

杨度听到这里，莫名其妙：刚才还在讲学佛说法，现在又讲无佛无法，这是怎么回事？

他学着寄禅的样子，做一副虔诚的模样，只是胸前无念珠可数，双手似觉无处可放。

“法师，弟子于高僧之第二义，颇觉费解，敢请法师详明指示。”

听到杨度以“弟子”自称，寄禅干脆摆出素日大法师讲经的神态来，半眯着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若以说法而名高僧，则法与不法邪正殊观，法见未除，斯法执以起。若以学佛而名高僧，则佛与非佛圣凡异视，佛见未除，斯我执以起。二见二执，皆为心障。斯障不治，何云高僧？”

杨度似乎明白了一点，继续听法师说下去：“所说之法与能说之人，所学之佛与能学之人，皆以一心成二相。此皆自心差别，不从外来，善恶相对而成，迷悟相同而成，有则俱有，无则俱无，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故无法无佛，方为高僧，此为第二义。”

从有到无，原本是心境的变幻导致的结果。这真是一门高深莫测

的学问。杨度再问：“高僧还有第三义吗？”

“有。”寄禅又数起念珠，继续说，“一切万法起于因缘，成于对待。本来无法，因非法而有法；本来无佛，因非佛而有佛。去妄所以显真，妄去亦无真可显；明空所以破有，有破亦无空可明。故高僧第三义，必能于无法可说而为说法，所说者即无可说之法；无佛可学而为学佛，所学者即无可学之佛。”

杨度听到这里，忽然拊掌笑道：“法师，弟子终于明白高僧之义了。先是学佛说法，继则无佛无法，三则于无佛无法中再来学佛说法，好比在一个圆周上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出发点。”

“正是这样。”寄禅松开手睁开眼，说，“哲子，我说你有慧根，果然没有看错。实话对你说吧，我十七岁出家，在佛门度过了四十五年，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真正明白，世上其实没有佛，佛即是最高智慧，最高领悟。世间就如同你所说的，是一个圆圈，用我们佛家的话来说即一个轮回。两个人站在圆圈的同一点，一个人是没有绕过圆圈走的，另一个是绕了一个圆圈后又回到原地，表面上看来，两人处在同一位置，其实从心境上来说，两人乃有天地之别。又如我们中国有两句成语：愚昧无知，大智若愚，两句成语都是说的‘愚’，然则此愚与彼愚大不相同。哲子，你在人世间还只走了半个圆圈，尚不甚明了其中的道理，待再走完那半个圆圈，就会一切都明白了。今天我还有点事要出趟门，就说到这里吧。你有空常来法源寺走走，能度你这个绝代才子，也是我佛门一幸。”

这一番话，说得杨度颇有智慧顿开之感。半个月內，他接二连三去法源寺，与寄禅谈佛说法，收益甚多。

这天下午，道阶突然来到槐安胡同，心急火燎地对杨度说：“居士，快到寺里去，法师病危了，请你赶快去见最后一面！”

如同突然响起一声霹雳，杨度惊蒙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前天我去看他还好好的，如何一下子就病危了？”

他吩咐何三爷赶紧套马车。

道阶说：“先上车吧，上车后我再告诉你。”

何三爷扬起马鞭，在空中清脆地响了几声后，大青马便拉起载着三个人的轿车，向城南法源寺飞快奔去。车上，道阶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杨度。

前天，寄禅将保护寺院条款誊正稿亲自送到内务部礼俗司。这个条款是寄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反复斟酌修改而成，其中也含着南北众多僧尼的心力。佛教总会盼望内务部审查后再以民国政府的名义作为法律颁布，借以保护全国各地寺院的合法利益。

承办此事的礼俗司司长杜开达，就是那天陪赵秉钧和德国公使来法源寺观看吴道子画，临走时特地与道阶打了声招呼的那个中级官员。他那天边看画边寻思：这幅画若是我的就好了，今后得想个法子把它弄到手。看到德国公使和赵总长都艳羡不已，他转念又想：把它弄过来送给赵总长，再由赵总长转给德国公使，如此既讨好了赵总长，又巴结上了洋大人，今后的好处会说不完。心里琢磨了很久，但一时又想不出个好主意。

看到寄禅递交上来的保护寺院条款，他眼珠子一动，一个好主意立时浮上心头，暗自得意：这真是佛祖送来的好机会！他传令请寄禅进来，自己亲自接见。又吩咐给寄禅上香茶。寄禅虽没有喝他的茶，心里却很舒服，想起两年前在前清礼部衙门遭到的冷遇，不禁很有感慨：到底是民主共和了，办事的官员真是和气，再也没有过去那种老爷气十足的派头了。

“请问法师在京师住哪座寺院？”杜司长端起盖碗茶，一边揭盖子，一边和颜悦色地问。

“贫僧挂单法源寺。”寄禅不卑不亢地回答。

法源寺！杜司长心里一阵欢喜：这下好了，再也不要绕圈子来提吴道子的画了。他脸上绽开了笑容，又问，“法源寺的道阶住持一定

与法师很好？”

“他是贫僧的嗣法弟子。”寄禅身子骨直直地挺着。

“道阶住持前些日子在寺内发现了一幅唐朝的古画，法师听说了吗？”

“知道。”寄禅又习惯性地抬起左手，一粒一粒地数起念珠来。

“这真是个宝贝！”杜司长露出一副垂涎欲滴的神态。

“在人世间或许是宝贝，在我们佛家子弟看来，这些东西都是无所谓的。”寄禅平静地说着，脸上无半点矜喜之色。

民国政府的礼俗司司长原是个在前清官衙里混得精熟的师爷，擅长应对，善于察言观色。听了这话，马上接言：“法师真是个道行高深的出家人，把俗世的一切都看淡看透了。其实，法源寺是个打坐拜佛的地方，吴道子的画挂在那里本就很协调，而且这幅画也不可能提高法源寺在佛教界里的声望。”

寄禅一听，心里警觉起来：这话什么意思？遂聚精会神地听这位官员的下文。

“法师今天送来的这个保护寺院条款很好，民国政府是为国民办事的，僧尼也是民国的国民，民国政府毫无疑问要为他们办事。赵总长一定会将它呈送给袁大总统，袁大总统也一定会批准公布的。”

寄禅没想到事情竟会办得这样顺畅而完善，令他大喜过望。他忙合十：“贫僧代表全国僧尼感谢杜司长，感谢民国政府。”

“这是我们的职责，不必言谢。”杜司长笑容可掬地说，“政府要为国民办事，国民也要给政府帮忙。有件事，我想请法师妥为转告法源寺住持道阶上人。”

因为有刚才的警觉，寄禅立时想到杜司长要打吴道子画的主意了，他脸色凝重起来。通常这时要说的话是“请问什么事”，他却有意

不说。

杜司长觉察出这个老和尚脸上的变化，见他并不接言，心里颇有点不快，遂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现在政府也有困难，一是缺银子，二是缺武器。法师知道，德国是洋人中的强国，既有钱又有好枪炮。政府想从德国银行贷款，又想在德国买一批新式枪炮来，这都要靠德国公使从中周旋。那天，勒兰特公使看了法源寺的古画后激赏不已。赵总长对我说，假若把这幅画送给他，那么从德国贷款买武器就不成问题了。刚才法师说得好，古画对佛门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但现在对政府来说就将起大作用了。政府帮佛门的忙，下达保护寺院令；佛门也帮政府的忙，捐献那幅古画。这样大家都好。法师你说呢？”

怪不得杜司长这么客气，怪不得保护条款会这么顺畅地获准，原来都是冲着这幅吴道子的画来的。说得好听，捐画是为了政府，其实都是为了他们自己。这种事前清官场比比皆是，没有想到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竟然与倒台的前清朝廷是一丘之貉！

想到这里，一股闷气涌上寄禅的心头。他压住怒火，冷冷地说：“古画是法源寺的寺产，与中华佛教会没有关系。杜司长要古画，老僧做不了主，老僧得与道阶商量。”

说着起身。

杜司长忙跟着站起，说：“法师不要误会，杜某人自己决不要那幅古画，古画是送给德国公使的。杜某人这个建议纯是为了政府，请法师回去好好跟道阶住持说明，佛门也要以国家利益为第一才是。”

寄禅气愤地回到法源寺，把这件事告诉道阶。年轻气盛的道阶一听，立即怒火中烧，嚷道：“什么为了政府，都是为了他自己，他好借这幅画攀上洋人，为自己找靠山！”

法源寺里的和尚们都在做把画卖十万银元每人分两百三百的美梦，听到这个消息，也个个愤怒，都围着道阶七嘴八舌地说，古画是

法源寺的公产，人人有份，谁都无权把它送人！也有人对寄禅说，宁可不要政府颁布保护令，也不把古画送出去！还有人不客气地说，政府就是颁布了法令，顶个屁用。他们自己还没站稳脚跟哩，哪有能力管佛教界的事。到头来，我们得到的是一纸空文，他们倒实实在在地拿去了十万银元！

傍晚，法源寺里来了一个低级官员，专门来找寄禅法师。守门的老和尚是个盼望得银子最心切的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俗家亲戚只有一个侄儿。他对侄儿说死后要埋到父母身边，要侄儿替他了却这个心愿。但侄儿不愿意，说要花一笔钱，家里拿不出。看门老和尚想，若把画卖掉后自己分得百把两百银元，侄儿就不会不办了，死后就可以跟父母长眠一起了。下午得知内务部要古画的事，他也是闹得最厉害的一个。当听说来访者是内务部的官员，也不管他的官大官小，劈头盖脑地发了一肚子牢骚，归结为一句话：画不能出寺门，要的话，拿十万银元来买！那官员听了，心里冷了半截。找到寄禅后，寄禅也以实相告。那官员匆匆离开法源寺，把这些都向杜司长作了禀报。

昨天寄禅法师又去内务部打听消息，看条款是不是批了。到了礼俗司见不到杜司长，坐了半天冷板凳后，一个姓白的副司长出来接见。

白副司长绷紧着脸打着官腔：“老和尚，你不去寺里吃斋念佛，来我们这里做什么？若是化缘的话，那你走错了地方，我们民国政府的衙门是从不打发和尚什么东西的。”

这几句话，说得寄禅一肚子火。这位八指头陀，多少年来以自己的德行和诗才，享受着僧俗两界的广泛尊敬，何曾受过这种奚落？他本想跳起来将这个混账官僚臭骂一顿，想想与自己会长的身份不合，咬咬牙，将唾沫咽了下去，瞪起眼睛将白副司长看了好长一会儿才说：“你不要弄错了，我不是来化缘的，我是中华佛教总会的会长，我是来问送上的保护寺院条款批了没有。”

“噢，”白副司长拉长着声调说，“你是问那个条款嘛，我们多少大事还忙不过来，哪有空闲管你们和尚尼姑们的事，你们自己去管自己

吧！”

看着白副司长这副模样，寄禅心里又上气了。他再次压住，说：“昨天杜司长说得好好的，民国政府要为国民办事，保护寺院这种事也要管的，为什么现在又不管了呢？”

“噢，”白副司长又拖长了声调。“那是昨天说的话，今天上峰又有新的指示：出家人的事政府不管。”

“你们上峰怎么会有这样的指示？”寄禅不自觉地吧嗓门提高了。“我在南京拜会了孙大总统。他说，不管是谁，只要是中国人，国民政府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说罢，拿出了孙中山的便笺，说：“这是孙大总统的亲笔函。”

白副司长对孙中山的便笺正眼都不瞧一下，冷笑一声说：“和尚，你不要再看老皇历了。现在已不是孙大总统威风的时候了。现在是袁大总统的天下，我们都听袁大总统的。他孙大总统有本事，先保住自己的位置再说。台都下来了，还写什么条子来指示我们，笑话！”

寄禅对孙中山满怀崇敬之情，见他这样嘲笑孙中山，一肚子怒火再也不能忍耐了。他霍地站起，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你真正是小人得志！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对孙大总统不恭？”

原来这位白副司长正是个得志小人。他本是赵秉钧身边多年的跟差，走脚跑腿，端茶递水，侍候得好。赵秉钧为酬劳他的忠顺，出长内务部时，就叫他在礼俗司做个科长，上个月才提拔的副司长。当了堂堂副司长的白跟差，发迹后最忌讳的就是“小人”二字。寄禅的这句话激起他满腔仇恨的怒火。他捋起衣袖，劈脸就给寄禅一个耳光，口里骂道：“打掉你这个老秃驴的蠢气！”

这位年过花甲名满天下的高僧，如何能受得了这个侮辱，当即气得晕倒在地。待到他醒过来时，发觉自己已躺在内务部的大门外，周围无一人身旁。他挣扎着站起来，一路扶着墙壁回到法源寺。他睡

在床上，将在内务部的遭遇一一告诉了自己的嗣法弟子。道阶又气又恨，泪流满面。快到天亮时，道阶发现师父的呼吸艰难，气色渐渐不对了，心里万分着急。他紧紧地握着寄禅的双手，那双手已经冰冷了。

“师父，师父！”道阶一声声轻轻地呼唤。

“道阶，你替我跑一趟槐安胡同，请杨居士来一下，我有要事对他说。”寄禅吃力地睁开眼睛，对一直守候在身旁的嗣法弟子说。

“师父，弟子打发一个人去吧，弟子守着您。”道阶哭泣着说。

“我要请杨居士办大事，你亲自去郑重一些。放心吧，我这两天还不会死的。”

寄禅的手微微动了一下，似乎要从道阶的手里挣扎出来。道阶松开手，吩咐大醒守在一旁，自己则飞奔槐安胡同杨宅。

杨度听了道阶一路上的叙述，心里又闷又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管叫何三爷打马快走。进了法源寺，他三步并作两步直奔禅房。

才几天不见，红光满面气宇轩昂的老朋友便突然变得面黄肌瘦气息奄奄了。他悲愤地喊了声“法师”，就气堵于胸接不上话来。

寄禅睁开眼睛，见杨度坐在一旁，脸上微露一丝笑容，轻轻地说：“哲子你来了，好，好。”

又对道阶说：“你给我喝两口茶。”

道阶泡了一壶酽酽的天童茶，将师父扶起，靠在床背上坐着。喝了几口茶，寄禅略觉精神好些，失却光彩的双眼望着杨度，慢慢地说：“这几天发生的事，道阶都对你说了吗？”

“都对我说了，法师，你要想开点。”杨度安慰老朋友。

“没有想到这袁大总统的民国政府跟前清官场一个样。”寄禅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贫僧出家四十多年，世人之意气仍未去得干净，终于不能受此奇辱而自戕至此，这也算是一段孽缘吧！”

道阶在一旁愤怒地插话：“礼俗司这样对待师父，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古画的缘故，都是让这幅画害的。我看干脆把它烧掉算了！”

“道阶，千万莫这样，与古画何干。”寄禅气喘喘地说，“我死之后，你们把画再藏到夹板中去。不管礼俗司如何来纠缠，也不能让他们得到。还定下一条寺规：不到太平盛世，决不能让此画再见天日。记下了我的话吗？”

道阶含泪点头：“弟子谨记在心。”

“这事不说了。死生有命，何况我们佛门无生无灭，你们也不必悲伤。哲子，我把你请来，是想最后跟你说几句话。”

杨度将身子前倾过去，悲戚地说：“请法师讲吧！”

“哲子，自从光绪二十一年认识你，到现在已有十六七年了。你志大才高，用世之心强烈，老衲虽是方外人，却也可以理解到。”寄禅将右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杨度赶紧用双手握着。“你眼下虽有点小小的不顺意，但大体上还是得志的，日后也可能还会做出更大的事业。这事业值不值得去做，老衲的看法或许与你有些不同。尽管如此，你还是努力去做，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吧！我今天要跟你说的是，尘世茫茫，苦海无边，唯有我佛门才是了却一切烦恼的极乐世界。佛家经典博大精深，佛家子弟胸襟空灵。哲子，哪天你觉得尘世的苦恼有不可解决之时，望你遁入空门，皈依我佛，将可一了百了，同升化境。”

杨度十分感激地说：“我一定遵循法师的指示。”

“还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只要是凡俗人可以办到的，我都会尽力去办

成。”杨度极为诚恳地表示。

“不必说得这样严重。”寄禅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对于你来说，此事并不难。我的诗文集自己虽编了一下，但未完工。我死后，这些诗文全部交付给你，你帮我清理汇编出来。若遇得机会将它刻印两三百部，分送给我生前的师友们。师友名单，我都开列了。”

杨度立即答应：“法师放心，我一定会把此事办得好好的，一定会刷印出来，分赠佛界诗界。”

“好，我谢谢你了。”寄禅的双眼里似乎增添了几分生气。“哲子，我之所以请你来编，是想借重你的大才。你是知道的，我念书不多，学问浅陋，诗中若有写错了的字，用错了的典，请你帮我改过来，莫让八指头陀遭后人讥笑，更莫让八指头陀贻误后世读者。”

苦苦修炼了四十五年，仍然没有把传名之心泯灭，临到终期，尚如此郑重地交待自己的诗作，可见人之本性是多么地难以移易！杨度边想边说：“法师乃今世之齐己、皎然，诗作不独佛界之绝，即使置于文坛，亦不愧为大家。倘若真有个什么瑕疵，我一定会妥善修补的。”

寄禅法师的“三影和尚”之称源于他的三首诗：“一步一步紧，行过育王岭。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垂钓板桥东，雪压蓑衣冷。寒江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意行随所适，佳处辄心领。林声闻无人，清溪鉴孤影。”

“好，好。”寄禅缓缓点头。他环视一眼禅室，见道阶仍恭侍一旁，便对他说，“我这会子好多了，你去佛堂料理吧，不必守在这里。”

道阶是个灵泛人，他知道师父一定是有腹心话要跟老朋友说，便悄悄退出禅房。

“你还记得两年前我对你说过的净无师妹的事吗？”当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时，寄禅问杨度。

“记得，记得。”净无并非寻常师妹，她与寄禅的那段故事，已深

深地印进了杨度的脑中。

“净无喜欢我的诗，我也专心为她写了几十首诗。这些诗写在另稿上，并没有编进我的诗集中，而是搁在枕箱里。”寄禅指了指身旁的一个小黑漆长木盒，说，“麻烦你将它取出来。”

杨度搬过枕箱，打开来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摞诗稿。那个时代，男人枕箱中所放的，或是朝夕诵读的经书，或是田产地契贵重文书，或是开启钱财之锁的钥匙。给净无的诗稿存放在枕箱中，杨度的心不觉为之一动。他看到诗稿的封面上题了三个字：覆舟集。旁署：三影和尚。杨度想：从没听人叫过他三影和尚，这个名字是怎么回事？他轻轻翻开下页，寄禅有一段题辞：

余诗有“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寒江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林声阒无人，清溪鉴孤影”。净无激赏之，曰有此三影，足可在诗坛上占一席地位。余感净无盛情，自号三影和尚，然此名不公之于世，仅为净无而署也。

这几句话，足见二人相知之深。杨度不再看下去了，以后再慢慢寻味吧！

“我本想叫人去慈悲庵请净无来法源寺，今生再见一面，但怕净无情感脆弱，哭哭啼啼的，人多口杂，传出去诸多不好。你抽个空去一趟慈悲庵，把这本《覆舟集》送给她。诗稿既然交给了你，你自然可以看，若是看出点什么来，请莫对世人道及。”

听寄禅这么一说，杨度的心痒痒起来。他下意识地翻开一页，映入眼帘的是一首七绝，题作《怀慈悲庵主》：

寒灯燃尽情未消，芒鞋何惧路迢迢。

明日即奔江亭去，桃李花开蹀石桥。

这诗写得真好！这本《覆舟集》中所袒露的，或许才是这位高僧的真性情。杨度怀着欣喜的心情把诗稿包好，说：“法师，我一定会将它交给净无，也一定不会对外人道及此事。你就放心吧！”

说着说着，他突然看见寄禅的头偏向一边，眼睛已经闭上了。他赶紧将法师抱起，平放在床上，然后叫道阶。道阶进来，摸摸师父的脉搏，眉毛皱得紧紧的。寄禅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半夜时分，他终于在昏迷中圆寂了。

中华佛教总会为他们的第一任会长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北京及各地一千多僧尼怀着无限的悲痛前来参加。慈悲庵主净无却没有来，她正云游五台山尚未回京。遵照寄禅生前愿望，火化后由道阶等人奉龕南归，葬于天童寺前青龙冈冷香塔苑。

丧事过后，杨度将寄禅所遗诗稿带回槐安胡同，正拟整理，恰好李氏老太太带着媳妇黄氏及长孙公庶、次孙公兆及叔姬一大家子来到京师。人员突然增加很多，关系又添几重复杂，幸而老夫人通达，黄氏贤惠，亦竹谦抑，静竹则跟着叔姬读诗论文不管家事，一家人相处还算和气。风云变幻的政坛则如磁石般地吸引着杨度，他始终不能静下心来整理八指头陀的遗稿，后来干脆将此事搁置下来了。

这期间，中国政治舞台上令人眼花缭乱的闹剧，正在一幕接一幕地排演着。

三 袁世凯巧妙地逼迫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的命令上副署

先是为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一事，内阁总理唐绍仪与总统袁世凯出现分歧。袁世凯本来同意王任直督。后来想到王是靠近同盟会的军人，让他来掌直隶兵权不放心，遂改任他为南方军宣慰使。

宣慰使是个有名无实的官职。对于革命党要人，袁世凯既要笼络，又不愿给实权，便设了诸如宣慰使、筹边使、屯垦使、经略使等官职相送。章太炎也得了个东北筹边使的职务。他是个学者革命家，不懂袁世凯的权术，把这个职务很当一回事，抱着宏大的计划去东北筹边。谁知东三省官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他要召见的人都不来见他，气得他大喊大叫：“本使是政府大员。他们不肯来见本使，就是目无本使；目无本使，就是目无政府。”一时传为新官场上的笑话。

唐绍仪见袁世凯出尔反尔，不免发了几句牢骚，两个老朋友之间闹得很不愉快。袁透出风来，除非唐辞职，否则总统与内阁难以协调办事。唐绍仪深知袁之为人，便不得不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三月底任职到六月中旬辞职，唐绍仪只做了不到三个月的总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任职时期竟是如此之短促，国人大为惊讶。

接任的是陆徵祥。陆当上总理后提出六个阁员的补充名单交参议院审查。各位参议老爷见陆演说时提不出任何政见，又说什么补充阁员好比开出一个新菜单的话，便断定他是一个庸才。他所提出的六个阁员候选人全部被否定。这个外交家总理吓得住进医院，死也不肯再出来了。还是袁世凯有办法。他指使北洋袍泽们发通电，写匿名信，打电话，散传单，使出各种手段来威胁议员们。这些文人出身的议老爷们文的不怕，就怕武的，经军人这么一闹腾便吓慌了。第二次提出的六名阁员统统予以通过。国人于此看出，所谓民主，其实是假的，左右中国政坛的真正力量还是枪杆子。

这期间又穿插一个黎元洪借刀杀人的政治阴谋血案。

当年黎元洪被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拉出来，原是颤颤抖抖地当上首义总头领的。却不料洪福齐天，武昌起义成功了，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就先后做了两任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对人谦和，不摆架子，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到了酝酿正式大总统时，他又公布一个电报，说自己决不做大总统。大总统一职，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做都可以，又将他们三人与自己一一作了比较：“审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

这封电报传颂海内外，都说黎元洪谦退无野心。其实黎也并不是一个谦诚君子，革命元勋的桂冠戴在头上，他自知有愧。当他眼看着那些真正的元勋们在他的面前恃功而骄的时候，他便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给他这种压力最大的要数张振武。

二十九岁的原武昌共进会头领、现武昌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一向看不起黎元洪，常常当众藐视他。黎怀恨在心，想出了一个对

策。黎叫张去北京，说是中央政府有要职委任。当张兴冲冲地带着几个人进京的时候，黎又给袁世凯一个密电，说张在武昌煽惑军队，请袁在北京逮捕张就地正法。袁对革命党头领本是一百个不放心，黎的电报正中下怀。

张进京后，袁命北洋军高级将领轮流设宴招待张，又亲自在六国饭店大宴在京革命首领，张振武也被邀请出席。不料次日一清早军警部便逮捕了张振武一千人马。当天审讯，当天判决，当天便执行枪毙。速度之快，匪夷所思。黎正在庆幸袁为他不露声色地除去对头时，袁却公开宣布，此举系按黎之密电办事，将黎置于万分尴尬之中。



“首义三武”：蒋翊武、孙武、张振武

过不了多久，北京又闹得热热火火起来。原来是闻名中外的三个大人物：孙中山、黄兴、梁启超相继入京。

梁启超半个月前才从日本回国。两年前，还是载沣当国的时候，杨度给载沣上了一折，说方今筹备宪政之时，应当启用人才；梁启超学识渊邃，冠绝等伦，宜赦其罪而用其才。还说倘若梁启超被赦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请皇上杀他以为不忠之诫。谁知此折上去后，不但没有赦免梁启超，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抓了。梁启超拥护民主共和制，见袁世凯做了民国的总统，也便捐弃前嫌，应袁之邀进京。

袁世凯对孙、黄、梁一律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仪，将自己乘坐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迎接他们，又打开正阳门让他们进城。北京市民万人空巷，前去瞻仰他们的丰采。袁世凯更是执礼甚恭，把他一向擅长的拿手好戏演得淋漓尽致，无懈可击。孙、黄、梁对他都有极大的好感。

此时同盟会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党，名曰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黄兴邀请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又多次动员杨度也参加。

袁世凯觉得黄兴真正是天真可爱，他笑着问杨度：“哲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吗？”

杨度望着袁世凯直笑，不知说什么好。

袁世凯收起笑容说：“他们国民党提倡政党内阁，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君子不党，我这个总统以天下为公，怎么能结党营私呢？哲子，我劝你也不要入国民党。”

当年孙中山劝他入同盟会，他没有答应。现在他正跟着袁世凯做事，袁反对政党政治，他自然更不能参加国民党。他对黄兴说：“除非你们放弃政党内阁，我就加入国民党。”

黄兴对杨度有条件入党的态度很不满意，遂不再提起此事。而杨度这句话却惹怒了一位人物，此人即宋教仁。



宋教仁

三十一岁的宋教仁是一个热情焕发才华横溢的政治活动家，他醉心于法国的政党内阁制度，同盟会联合国民共进会等组成国民党，便是宋教仁活动的结果，只是因为资望不及孙、黄，他只能坐第三把交椅。其实，他才是国民党的真正党魁。他设想由国民党获得议会的多数，然后组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他自己出任总理，把总统袁世凯架空，将他的一套治国大计在全国推行。因此，他以极为高昂的政治热情游说各地，肆无忌惮地鼓吹他的政党内阁方案。宋教仁滔滔雄辩的口才，出色的组织才能，使得他的政党内阁制赢得了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然而正因为此，他成了袁世凯的大敌。袁世凯感觉到宋教仁正在强有力地威胁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必须拔掉宋！

就这样，宋教仁先后在长沙、武汉、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取道上海回北京的时候，突然在上海车站遭人枪击，第三天即气绝身

亡。当时内阁总理已由陆徵祥换成了赵秉钧。凶手不久后即被抓获。经审讯，事情牵连到赵秉钧和袁世凯。但宋案后来不了了之，而国民党则从此与袁世凯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黄兴本来是不打算到北京来的，而既来之后，受袁的迷惑比孙更厉害。他当面劝袁加入国民党，并且许以推为党的领袖。袁不作肯定的回答，却把这件事情暗中告诉杨度，说：‘哲子，你看我像个革命党的模样吗？’他情不自禁地狂笑了一阵，接下去说：‘假如他们不坚持责任内阁制，我也可以做革命党，你也可以做革命党。’黄兴不但当面邀请袁入党，同时还到处拉人入党……黄又邀请杨度入党。杨说：‘你们哪一天放弃责任内阁制，我就哪一天入你们的党。’黄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什么话，入党有附带条件！’”

随即袁世凯解除了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李烈钧不服，在江西组织讨袁军，黄兴也接着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袁世凯派兵镇压，很快便把各路讨袁军打了下去。于是袁世凯的地位空前巩固，许多人都把袁世凯当作中国真正的救世主。

因为宋案的缘故，赵秉钧又做不下去了，总理一职落到熊希龄的头上。熊希龄此时是进步党的骨干。自从国民党成立后，参议院中另一些议员们就商议着也要合成一个大党。仿照西方议院中两党对立的样子来互相竞争互相监督。这样，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名曰进步党的党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等人为理事。熊希龄做了内阁总理，梁启超便积极为他出谋划策。

熊希龄雄心勃勃，想组建一个第一流的人才内阁。他请梁启超做他的财政总长，杨度为交通总长，前清驻英、德公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农工商总长。梁、杨、汪、张均为海内第一流人才，熊希龄自认他的内阁将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流人才内阁。但袁世凯却不认为梁启超是合适的财政总长，他只能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宜由周自齐出任。进步党又不愿意放弃财长一职，他们想出一个法子，让熊自兼，这样旁人便无话可说了。周自齐则出任交通总长，熊希龄想让杨度改任教育总长。交通部是个实力很强的部，杨度想借此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失掉这个总长他心里颇为不快。

熊希龄劝他：“哲子，你帮忙改任一下算了。”

杨度随口答道：“我帮忙不帮闲。”

因为交通总长是忙职，教育总长是闲职。这句俏皮的话传出去后，大家都称赞杨度的机敏。袁世凯见杨度第二次入阁又未成，便特任他为政治会议议员。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袁要把内阁的几个重要部都抓在自己的手里，首先就不肯把梁启超摆在财政总长的位子上。他交给熊一张内阁阁员名单：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杨度或杨士琦……但是进步党不肯放弃财政一席，而袁又认为梁不适宜于出长财政，后来采取折中办法，由熊自兼财政总长，而将周自齐调为交通总长。这样一来，杨度就从名单中被排挤出来。熊和他本是多年的老朋友，请他‘帮忙’改任教育总长，他随口答了一句很俏皮的话：‘我帮忙不帮闲。’”

那时总统府已由铁狮子胡同搬进中南海。袁世凯特地安排杨度住进他的办公楼居仁堂附近的纯一斋，以便早晚和他商量事情。杨度丢掉了交通总长的职务，却住进了中南海，令北京官场一片艳羡，有人甚至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国务总理。

袁世凯的临时总统已做了一年多，他对“临时”二字颇不满意。但当时代替宪法的临时约法只能产生临时总统，要变临时为正式，则必须先由国会制定宪法，再依宪法选举总统。宪法的制定非一朝一夕之事，于是有人建议先制定总统选举法，选出正式总统来，再制定宪法。这个建议当然符合袁世凯的心意，总统选举法很快便制定出来了。

经过三轮投票，袁世凯才勉强当选，比起十七张选票都投给他的当年是大不相同了。袁世凯对议会很失望。他便想借国民党几个月前组织讨袁军与他对抗的事，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一旦解散，国民党籍的议员则不合法，没有了国民党籍的议员，议会便也名存实亡了。他将此事征求内阁总理熊希龄的意见，熊颇觉为难。因为对于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总统而言，他无权解散一个合法的政党。袁世凯探得了熊希龄的心思后并不做声，几天后他再次召见。

熊希龄走进居仁堂会客厅，袁世凯客客气气地接待，两人坐下谈

话。刚说了两句，一个人进来报告：“英国公使朱尔典前来递交国书。”

袁世凯对熊希龄说：“朱尔典是我的老朋友，他要来递交英国国王的亲笔信，我不能不接待他。你先到隔壁房间稍坐一下，朱尔典很快就会走，我们再接着谈。”

熊希龄起身说：“不要紧，总统先接见英国公使吧！”

一个侍卫将熊希龄带进隔壁小房间。熊希龄将房间打量了一下，见里面布置得简单而雅洁，他的目光被桌上摆着的一个信套所吸引。走近一看，信封上写着：呈大总统阅。左上角有袁世凯亲笔写的两个字：绝密。什么事这般“绝密”？出于好奇，熊希龄将信封拿起，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来。熊希龄一看，不觉脸色陡变。原来上面写的是：参劾熊希龄盗窃热河行宫珍宝事。熊希龄匆匆看了几行。劾文揭发熊窃取了行宫中大量秘珍奇宝，其间尤以字画古董为多。看着看着，熊希龄两手抖了起来，终于不敢再看下去了，颤颤抖抖地把纸塞进信封里，颓然坐在沙发上发呆。

原来，熊希龄在未出任总理之前，正是在热河做都统，热河行宫在他的管辖之下。热河行宫是清代帝后的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咸丰皇帝都死在这里。行宫里收藏数不清的国宝，清王朝覆灭后，这里的管理人员换了人，原有的一套宫禁破坏了，行宫中时常有国宝失盗的事发生。据分析，多为监守自盗。

熊希龄做热河都统时，有意整顿行宫。他亲自去行宫查勘，制定许多规矩。在行宫住了半个月后，他启程回府。回到都统府里，马弁抬来一口木箱子，说是行宫送的当地土产，熊希龄没有在意。晚上，朱氏夫人打开木箱子看时，除枣、梨等土产外，另有一包用油纸包好的卷轴。去掉油纸，展开卷轴，却原来是三幅北宋宫廷字画，它们分别为宋徽宗、黄山谷、米南宫的作品。翰林出身的熊希龄本极喜好前贤字画，仔细把玩这三幅作品，真正是满心喜悦，爱不释手。他知道这一定是藏在行宫中的真迹，是行宫监守人员贿赂他的。有心退回去，又太舍不得了，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斗争了许久，终于还是悄悄地

领了这份情。当然，从那以后，整顿行宫的条规也便成了空文。有时熊希龄想起此事，心里也有点愧疚，但随之很快释怀。不料这块心病居然被人揭了出来，并由此而给他堆砌了许多不实之词，又居然告到总统这里来了，心中有鬼的熊希龄吓得虚汗直冒，脸色惨白。

这时，侍卫进来请他出去，说英国公使已走，总统要继续与他谈话。

熊希龄再次走进会客厅时，袁世凯立即关切地问：“秉三，你怎么啦，脸色不对头，哪里不舒服？”

袁世凯这几句话问得熊希龄愈加心慌，忙答：“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袁世凯亲自端来一杯水给他：“喝口水吧，刚才让你久等了。”

说着递过一张纸：“秉三，你看看这个，若无意见，请你副署。”

熊希龄一看，正是前两天说的解散国民党的事，袁世凯已命人拟好了解散令。此时的熊希龄，已再无勇气与袁争辩了，看都没看完，便将自己的名字歪歪斜斜地签上。



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后，与各国使节合影

郑延玺撰《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11月3日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至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来谒袁。在势袁世凯须先会外宾，然后再与僚属谈话，即嘱熊暂时退入袁之办公室稍候。熊入内室，并无一人，只见袁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显然，袁意在‘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熊悄悄地略加窥探，知其关系自身，面色立变苍白，神态极为不安。外使走后，袁立传熊到外室谈话。见熊形态，便以极为关怀的口吻对熊说：‘秉三，你昨晚别是因为忙，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不好看，精神很显疲惫呢？’熊婉言谢过。袁随即严词厉色地说：‘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内阁即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我的意见如此，秉三，你看怎样？’熊处此情势下，内心恐惧万分，迫于袁的威逼，只好听命袁的摆布。袁见熊无异言，即将已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摆出，熊即俯首签署。熊签署方毕，袁立即传令已预在邻室等候的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齐备。翌日，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是日，大批军警出动，勒令所有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及家属立即离境。”

袁世凯立刻公布命令，明文取消国民党，追缴所有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徽章，连李烈钧起事前已声明脱离国民党的人及跨党分子也不能例外。这些议员必须限期离开北京，并具五人以上保结，担保他们离京后不反对政府。不久，袁世凯又正式下令解散国会，这个命令也同样由熊希龄副署。

一天清早，熊希龄起床后随便翻阅报纸，赫然见那份参劾已登载在报纸上。熊希龄不能再无表示了，他函请内务部转告警察厅查究其事。警察厅并不查究，将原信转到热河地方检察厅。热河检察厅居然在熊希龄的信上批了“飭具诉状，原件却回”八个大字。一个地方检察厅竟然敢对内阁总理如此无礼，熊希龄终于明白自己其实是一个毫无能力的傀儡，他只好辞职。袁世凯派他的亲家孙宝琦代理总理，名流内阁也随之解散。民国第四任内阁的寿命只有半年。

从1912年3月到1914年2月，两年时间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便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内阁。于是，国人一提起民主共和便摇头叹息，他们不知不觉地怀念起前清王朝来。不少有见识的人都说：中国的国情大概不适宜于民主，还是专制合适些，因为中国的国民，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缺乏民主共和的素养。

杨度眼见得国家动乱的政局和人们的叹息失望，他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两年来的现实，是不是证明了民宪这个体制并不适于在中国施行，而自己多年来所追求的君宪制度或许正是中国走向稳定强盛的康庄大道呢？

这一天，杨士琦来到纯一斋，与杨度闲聊天。

“宪法马上就要公布了，总统即将根据新宪法撤消国务院而改设政事堂了。”杨士琦是前清继袁世凯之后任直督的杨士骧的弟弟，他以擅长谋略和文辞而得袁世凯的信任。这两年来，他一直没有在内阁任职，只是作为袁世凯的私人参谋活跃在政坛，颇有点类似杨度的处境。他知道废国务院设政事堂，其目的是在集权。政事堂不对国会负责，只对总统个人负责，犹如前清的军机处。正因为此，政事堂的国务卿就可以用私人。论私交，他和杨度都是袁世凯的老友，都可能是国务卿的人选。杨士琦是一心巴望着这个职位的，故先来试探杨度的口风。

杨度也想做国务卿，只是近来在与袁的接触中，他还没听出袁有让他出任国务卿的意思。他没有猜到杨士琦的内心活动，因为在他的眼里，杨士琦的才干尚不足以充当民国“军机处”的领班。

杨度随口答道：“是呀，不知谁来做这个国务卿。”

“哲子，我对你说实话吧！”杨士琦干瘦的脸上露出一副诚恪的模样。“辛亥年南方闹革命的时候，我就看出项城并不忠于清室。他家世受国恩，不便直接从清室取政权。他的打算是利用同盟会和革命军的力量来推翻清室。清室一推翻，项城和革命党的合作关系失去了纽带。以他的性格，必然要排斥革命党而独霸天下。所以这八个月来罢赣、皖、粤都督，出兵宁赣，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都是意料中的事。现在项城的目的达到了，他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来办事行政。目前摆在项城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维新，一是守旧。维新就得起用新人推行新政，守旧就要把从前的旧官僚找出来，恢复旧制度。你在项城的夹袋中是新人的魁首。我看项城维新的可能性大些，你要早作准备，担当大任。”

杨度想起从甲午、乙未年来，在前清官场中，袁世凯一直是维新派的首领，现在做了总统，无疑会行新政。既行新政，必然要起用新人才。杨士琦说得对，自己是当然的新人才的魁首，是应该早作准备。他兴奋地说：“杏城兄，倘若项城叫我当国务卿的话，我一定请你做我的左丞。”

熊希龄于1914年1月13日上《为报界披露热河宫物案不实有碍政治大局事呈袁世凯文》。文中说：“其专涉希龄一身者，欲为纠正，固不难据法律以起诉，听审判之亭平。第念希龄自受大总统委任总理国务以来，夙夜所期，但求福利于国民，久置毁誉于度外，忍尤茹谤，百倍所经，此等无价值之言，何足关平生之轻重！”从这一段话中可见熊希龄的无奈。

杨士琦听了这话后心里酸溜溜的，肚子里说，这个不自量力的杨哲子，他真的以为国务卿就是他的哩，美梦别做早了，口里却说：“好哇，哲子兄若看得起我，我当然会尽力襄助你。”

杨度起身，一边收拾文书一边说：“就这样说定了。我今晚还有点事，明天再聊吧！”

第二天，杨士琦主动跟袁世凯谈起国务卿人选来，袁世凯也正在考虑这事，很想听听这个智多星的意见。杨士琦说，国务卿不外乎从维新和守旧两种人员中挑选，维新人员多为少年新进，心高气浮，骄

悍难御，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如从守旧派中挑选器识明达、老成持重的人担此要职，方为可靠。

袁世凯鉴于国民党和国会的闹腾，对新派人物很是反感。杨士琦这番话正合他的心意。他没有理会杨士琦背后的用心，而是从守旧派中挑选一个地位最高与自己关系最深的人出来担任国务卿。此人便是国变以来一直隐居青岛不仕的前清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

二杨的美梦都落了空。杨士琦虽没有做成国务卿，还得了一个左丞，聊以自慰。杨度一无所获。

为南北统一，为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唐内阁到孙内阁，五届内阁中却一席未占，眼看着最为合适的国务卿一职却又被与民国无涉的徐世昌夺去了，杨度气闷已极。难道此生就只配在幕后出出主意，不能亲自执掌国柄吗？难道湘绮师所传授的帝王之学，又要在学生一代再成泡影吗？杨度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他百无聊赖地拿起久已不翻的《大周秘史》，试图从中获得答案。看来看去，也并没有什么收获。

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徐的国务卿发表，暗暗叫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他到北京来就是想做国务总理；一个是以新朝宰相自居的杨度，他没有想到袁竟会把这个老古董搬出来，把他的好梦吹散。在此之前，袁曾指定总统府纯一斋为杨的下榻地，以便秉烛夜谈。自从徐拜相的一天起，杨就绝迹不到纯一斋，但他仍在等待时机想把这颗相印夺回来。”

叔姬到北京后，很快就被京剧优美的唱腔所迷住。她与代懿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来北京，主要是为了离开代懿，因而听戏正是她消磨日子的最好方式。她不但自己去看，也常邀静竹、亦竹一道去看。黄氏因为听不懂，去过一次再不去了。无事可干的杨度便也干脆加入她们的行列，常常和她们出入四喜、春和、天桥、吉祥等大剧院，正走红京师伶界的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的唱功演技使他们倾心佩服。为前途而苦闷的兄长，为婚姻而苦闷的小妹，都在高雅脱俗的京剧艺术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

四 袁克定决心效法太原公子

这天晚上，杨度和妹妹、如夫人在广和楼看杨小楼主演的《秦王李世民》。正看到太原留守府里李世民劝李渊起兵反隋的时候，一个穿戴阔绰的俊秀青年走到身边，弯腰轻轻地问：“请问您是杨哲子先生吗？”

杨度点头：“我就是杨度。”

俊秀青年说：“我家大公子有请。”

杨庄正看得起劲，不悦地说：“你家大公子是谁，看完戏以后再说吧！”

“我家大公子想与哲子先生说几句话。”

亦竹掉过头插话：“你家大公子在哪里？”

青年指了指后面：“就在楼上包厢里。”

杨庄知道包厢里坐的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她对那些有权有势就任意指使别人的人素来反感，便皱着眉头说：“你家大公子要说话，他自己不可以下来吗，为何叫别人上他那里去？”

俊秀青年颇觉为难。杨度起身对她们说：“不要紧，我去去就来。”

刚走进包厢，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子忙站起，说：“哲子，没有想到是我吧！”

说着，取下了墨镜。

杨度一看，惊喜道：“芸台兄，原来是你呀！”

又见袁克定身边坐着一个打扮得十分娇艳的女人，却并不是夫人吴氏，一时不知如何称呼她，只望她笑笑。

袁克定介绍：“她是周四小姐，票友世家出身，我请她看戏，图

的是她在一旁给我指点。”

周四小姐大大方方地与杨度打招呼：“杨老爷，请坐吧。大公子是开玩笑的，他是个大行家，哪里要我指点。”

杨度坐下来。刚才那位青年端来了一杯香茶，杨度接过，说：“好久不见大公子了，近来忙些什么？”

“还不都是为了老爷子在忙。”袁克定笑着说，“不说这些了。哲子，你看今晚小楼这个李世民演得如何？”

杨度说：“我家小楼的戏自然没话说，把个文武全才的小秦王真的演活了。”

“万世英主唐太宗，其最为英明的时候就在这一刻。”袁克定指着戏台说，“哲子，你听。”

戏台上，还是太原留守府里，李世民正在向李渊恳切陈词：“父帅，不要再犹豫了，千秋大业就在此一举。太原城里三万健儿都在企盼父帅一声令下。孩儿剑已磨，马已备，誓为父帅作前驱，率兵攻打洛阳城！”

李渊端坐在虎皮椅上，一手扶着几案，一手抚着膝盖，双眉紧锁，面色严峻，正在紧张地思索着。整个广和楼鸦雀无声，所有观众都被台上的表演吸引了。

戏园子里又响起李世民刚劲决断的声音：“父帅，杨广无道，弑兄篡位，鱼肉百姓，残害忠良，天怨人怒。十八方豪杰，六十四路烟火，无不是冲着洛阳城里的皇位而来的。皇位别人能夺，我们李家为什么不能夺？父帅，为天下苍生，为李氏家族，您就下这个决心吧！孩儿这里跪下求您了！”

说罢“扑通”一声跪在李渊面前。

“英雄！李世民真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英雄！”袁克定情不自禁地

叫起来。杨度也被这一幕深深迷住了。

“哲子，我请你来，是给你看一篇文章。”袁克定从身边拿出一本杂志来递给杨度。“这是最近东京出版的《富士山》，上面有一篇文章，你拿回去看看。后天下午我派车来接你，从德国回来后我们兄弟俩还没好好叙一叙。嫂夫人还在等着你陪她看戏哩，我就不久留你了。茂顺，你代我送哲子先生下楼去。”

说罢起身，周四小姐也站起来，含笑与杨度告别，名叫茂顺的那个俊秀青年仆人恭恭敬敬地将杨度送回座位。

杨庄悄悄问哥哥：“是哪位大公子？”

“袁克定。”

“哦！”杨庄回过头去向包厢望了一眼。灯光昏暗，她什么都没看清。

看完戏回家已半夜了，杨度没有看袁克定推荐的文章。第二天上午吃完早点后，他进了书房，翻开了那本《富士山》。这是一本创办不久的日本刊物，他留学日本时还没出现。拿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印得也精美，看来刊物的背后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支撑。他扫了一眼目录，多为政论文章。其中有一篇上画了一个红圈：访太原公子袁克定。署名为有贺长雄。有贺长雄是日本著名法学家，杨度在东京法政大学读书时，还听过这位大学者的课。他翻到那篇文章，见里面还夹着两张纸，原来是中文译本。显然这是袁克定叫人翻译印刷的，为的是让不懂日文的中国人读。杨度不需要翻译，他流利地读着原文。

有贺长雄以采访的方式介绍袁克定，从人品学问文韬武略等方面将克定大大称颂了一番。文章最后说，中国现在已是民主宪政国家，由袁大总统在一手治理，他的嫡长子袁克定是他的左右手。依中国的国情和对中国的研究，作者宁愿看到坐镇北京的不是总统而是皇帝。袁大总统应有勇气做唐高祖，他的嫡长子袁克定无疑是今天的太原公

子李世民。

想起昨夜看的《秦王李世民》及与袁克定的巧遇，今天又读到这样一篇文章，杨度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两眼久久地凝视着这本日文杂志，脑海里思绪澎湃，风急浪涌……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是袁克定借有贺长雄的笔来赞扬自己的。之所以选择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而不在中国报纸上登出，绝不因为有贺长雄是日本人的缘故，而是袁克定并不想让过多的人知道他就是今天的太原公子，他是有选择地将这篇文章送与人，试探对方的心思。杨度又想起昨夜袁克定的话：“万世英主唐太宗，其最为英明的时候就在这一刻。”劝父师造反称帝，在袁克定看来这是李世民最有见识的一着。这样说来，袁克定是有意步李世民的后尘，父亲称帝，自己日后好以太子身份顺利登基。明天叙谈的话题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得好好思索思索。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离宫重筑住汤山，密使商量日往还。皇大储君皇二子，空留玉印在人间。”并自注：“洪宪帝制，以克定为中心，杨度为祭酒，外挟德皇之劝告，漫说其父；内率臣工之学说，伪表人民。”“克定初退汤山，日与杨度往还密议，络绎载途，操纵发放种种演出。杨度言论，代表克定。京师为之谚曰多谢当垆袁大嫂，汤山圈里喂黄羊。袁氏诸子，克定称为皇大储君，克文称为皇二子，各镌玉印。”

杨度起身，在屋子里背着手慢慢踱步。这两年来动荡不安的政局究竟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国究竟宜民宪还是宜君宪呢？这些疑问，近几个月来反反复复地在杨度的脑子里出现。他颇为后悔当初没有坚持多年来的定识，被热闹一时的民主共和的潮流所迷惑，弃君宪而主民宪，以致招来别人的指责，指责很多，归结起来不过“见利忘义”四字而已。然而两年来，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利益呢？既未入阁，更无阁揆之望，说来说去，仍不过一幕僚罢了。当初放弃信仰面对现实，说穿了，其实是为了获得一个高位，然后凭着这个高位去从容展布平生之学，做出一番大事业来，既为国家苍生谋取福祉，也为自己挣来生前死后之盛名。这其实也不错。一个士人，不凭借“位”和“势”来做事，他又靠什么来实现一匡天下的抱负呢？共和两年了，国家既未得一日之安宁，自己又未获一席之地，是不是应该

迷途而知返，改邪而归正呢……

正当杨度在槐安胡同里这般思来想去的时候，小汤山别墅里，袁克定的心绪也不安宁。

小汤山在昌平区境内，离北京城有百里之遥，乃是个有名的温泉区。因为南京有个汤山温泉闻名国内，此地规模小一点，便依其名而叫小汤山。

小汤山有两处温泉，即使是三九寒冬，这两处泉眼里冒出来的水都不低于摄氏五十度。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对治疗湿疹、神经炎、颈椎病、腰椎病、风湿性关节炎有奇效，而且水量大，一年四季日日夜夜涌流不息，附近几十里的百姓们从这两处温泉中获益甚多。

温泉的好处后来被皇室知道了，他们认为天子脚下的这块风水宝地不能让寻常百姓占用。明代中叶，此地被辟为皇家禁苑，只供皇室成员享受，别人不得染指。到了康熙晚年，这里建起了一座温泉行宫，并凿池蓄水，筑成大大小小的浴池，供皇室成员休闲疗养。好大喜功的乾隆将温泉行宫大为扩建，分前宫后宫，还新建澡雪堂、漱琼室、飞凤亭、汇泽阁、开襟楼等亭台楼阁。夏天鱼游荷塘，柳垂碧水，十分清幽。到了寒冬季节，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此处却可见青青叶片、零星小花，仿佛南国冬景一般。庚子年八国联军驻扎在这里，行宫被野蛮践踏。之后，随着满人气数耗尽，小汤山也日渐冷落荒芜。

清朝覆没，皇家禁苑自然也不再是禁区了。这两年有些遗老新贵便在这里占地起屋，作为休养之所。袁克定早就看中了这块宝地，他花重金建起了一座精致的别墅。他的别墅院落里除花木山石外，最为别致的就是一所西洋式的浴池。浴池建在室内，长有十丈，宽为五丈，全用进口磨砖砌成。南头将温泉水引进，北头将水放出，一天到晚水是流动的，既控制在一个温度上，又干干净净。

浴池旁边放着各种款式的皮沙发和躺椅，茶几上摆着各式洋酒、咖啡和绿茶等饮料。袁克定常常带着他所喜欢的人来这里沐浴，浴后

则躺着饮酒聊天。

袁克定有一妻二妾。夫人乃有名的金石学家、曾做过湖南巡抚的吴大澂的女儿。二妾也长得漂亮。但袁克定并不太贪女色，而另有癖好。他患的是断袖癖。断袖风历代都有，到了晚清官场此风特炽。许多官宦人家都养着面目姣好的男童，在家寸步不离，外出则跟随一旁。尤其是戏班子那些演技又高长相又好的伶童更受垂青，或出高价买之置于室，或常招之饮于堂。跟随在袁克定身旁的茂顺便是他从三喜班里买来的宠伶，而小汤山温泉则是他和京师宠伶们饮酒作乐之处。这位袁大公子固然有断袖之癖，然则他的最大癖好尚不在此，而是在权位上。

袁克定从小跟在父亲的身边长大。当年袁世凯到朝鲜后很快发迹，他信守诺言，把沈氏从上海妓院赎出接到汉城。沈氏不能生育，袁世凯则派人去项城老家接克定来朝鲜。于氏知丈夫不爱她，抵死不肯放克定。经袁氏本家又是开导又是威胁，才不得已忍痛放儿子远去。袁世凯本想要克定认沈氏为嗣母。但年仅四岁的克定却很懂事，牢记母亲的教导，只叫沈氏为姨娘，绝口不叫母亲。沈氏灰了心。袁世凯于失望中看出儿子重血缘的天性和执拗的脾气，他倒很欣赏儿子这两个特点，遂不再强迫儿子认沈氏为母，并着意加以培植。克定一直在朝鲜长到十六岁才随父回国，以后跟着父亲辗转济南、保定、天津各地，也没有去应试，只是后来挂了个农工商部右丞的虚职。这两年来，连这个空衔也不要了。多少年来，袁克定基本上充当父亲贴心帮手的角色。年年月月官场的熏陶，尤其是亲历父亲罢而复起的政治风波后，袁克定深知“权位”二字的重要。对此中三昧，他远比一般人咀嚼得深透。

自从父亲做了民国的大总统后，袁克定的身份更加不同了。“大总统”这个称呼，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很陌生，他们叫不顺口听不习惯，叫得顺听得惯的还是传了两千年的“皇上”。万民之上的统治者，薄海之内的第一人，不就是皇上吗，叫什么大总统呢？尤其是称呼袁克定，更加为难。仍旧叫大公子吗，似乎不能突出天下第一大公子的地位；总统之子，外国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称谓传进来，于是不少

人干脆沿袭旧时的称呼，叫他太子。

袁克定初时还有点不好意思，听久了也就自然了。但袁克定知道，他其实并不是太子。这中间最大的区别是，太子为法定的继位人，根据民国的宪法，他不是。倘若哪天他的老子死了，不仅他们全家得搬出中南海，他本身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也会失去，就连父亲几十年来一手培植出来的北洋将领都不会买他的账。有两件事很令袁克定气沮。

徐世昌从青岛来北京不久，袁世凯在总统府居仁堂设家宴为之洗尘。席上，袁命儿子给徐把盏敬酒。大概是蛰居多年重登政坛心情特别兴奋，也可能是多喝了两杯有几分醉意，当袁克定再次为他斟酒时，他拉着袁克定的衣袖说：“克定呀，想不到一晃三十多年，你也是快四十的人了。”

袁克定说：“是呀，过两年就四十岁了。”

徐世昌说：“难怪我不能不老，当年那个穿开裆裤尿了我一身的小家伙也快四十了！”

说罢哈哈大笑，袁世凯在一旁也乐得大笑，弄得袁克定脸红红的，很不好意思。

笑完后，徐世昌又说：“那年你还不到三岁，吃饭时站在我旁边。我说克定呀，你给伯伯磕个响头，伯伯给你一个虾肉丸子吃。话刚说完，你就趴在地上磕了一个大响头。我说乖孩子真听话，马上来一个丸子给你，一个大丸子把小嘴塞得鼓囊囊的。还记得吗？”

这几句话说得袁克定愈加难为情，忙说：“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徐世昌摇摇头说，“来，老伯告诉你。当初你是这样跪着的。”

看着袁克定呆呆地站着，没有任何表示，徐世昌急道：“快呀，

快跪下来呀，老伯好指点呀！”

袁克定仍站着不动。他已经是快四十岁的人人尊重的大公子了，怎么还能像两三岁的懵懂小孩那样呢？这个徐老头子，莫不是让几杯酒给灌迷糊了？袁克定老大不情愿。袁世凯好不容易请出徐世昌，为不让他扫兴，对儿子说：“你就给徐老伯再跪下磕个头嘛！”

袁克定一向对父亲恭顺，见父亲这样命令他，只得跪下，将头触到地面。

徐世昌快乐极了：“不错，不错，那年也正是这个样子。乖孩子，真听话，看在你已是大人的面子上，老伯不再赏你吃虾肉丸子了，快起来吧！”

袁克定忙站起，心里为这事郁郁了几几天。他从来就不认为徐世昌有多大的本事，当年在翰林院里十多年不迁一职，不得一差，是一个倒霉透顶的黑翰林，以后的飞黄腾达，完全是父亲一手提携的结果。他不思感激袁家的大恩大德，还一个劲地在自己面前装模做大。袁克定对徐世昌怎么也尊敬不起来。这几年，他口口声声要做大清的遗民，义不食民国之粟，隐居在青岛。但一旦父亲叫他做国务卿，他又出山了。声称是帮忙不受俸禄，然父亲略施小技，说每月四千大洋不是政府开支而是从总统特支费里支出，他便欣然接受了。总统特支费是哪里来的，还不是政府的钱？一想到这些事情，袁克定便对这个老头子简直有点鄙夷了，真是一个既要权和利，又要名和望的典型的伪君子！

徐世昌毕竟是袁世凯几十年的拜把兄弟，且在醉意中，袁克定在大不舒服之后尚可略作宽谅，而段祺瑞的倨傲不恭，则令他不能容忍。

近几个月来，身为陆军总长的段祺瑞不知因何事，常常不参加总统召集的会议，每次只打发副手徐树铮出席。徐树铮这个人阴阴地，总是用斜眼看人，开会时多半一言不发，板起面孔笔挺挺地坐着。袁世凯总觉得此人不大对劲，有时回到家里，不免在儿子面前嘀咕两

句：“芝泉这人怎么啦，总打发姓徐的出面，他自己干什么去啦！”

袁克定看着徐树铮，心里总有几分怯态，又认为段祺瑞不参加会议是毫无道理的。有次他到段家去，就直截了当地问段为何不参加会议。

谁知段祺瑞的脸色马上变了，本来就有点歪的鼻子更加歪得难看，冷冷地说：“芸台，这事你不要管。要问，也只能轮着总统来问我。”

袁克定碰了一鼻子灰，脸涩涩的，很久不能恢复自然。他真想跳起脚来将段骂一顿，但又找不出恰当的理由来。是的，他是陆军总长，要说他，也只有总统才有这个权利。此话并没有错，但话中之话，则是再明白不过了。袁克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又娶于氏夫人的干女儿做太太，真正的与袁克定是同辈人。袁世凯还健在，便这样不把大公子放在眼里，一旦死了，他袁克定还能从段祺瑞那里讨得一杯残羹吗？袁克定越想越气，也越想越怕。

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只是大公子而不是太子的缘故，倘若是名分已定的太子的话，包括徐世昌、段祺瑞在内，哪一个不应该在他的面前诚惶诚恐俯首称臣！

思前想后，袁克定愈来愈看清楚了，必须效法当年的太原公子李世民，务必说服父亲乘此国民党已全部被打垮，民国建立还只有两三年百姓仍留恋皇帝的时候，及时改国体登帝位，把一座锦绣江山揽在自己的怀抱中！

能把父亲说动吗？工于心计的袁克定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期，他从许多迹象中看出，父亲的心思与自己是十分接近的。

徐世昌一到北京，袁世凯便称他为老相国。袁这么一叫，上上下下便都叫徐为老相国，徐也以此称谓而自喜。徐既然是相国，那袁不就是皇帝了吗？

相国府里最先恢复端茶送客的礼仪，接着京师各衙门纷纷效尤。再接下来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下属求见时呈递手本履历，这些都与前清官场一模一样。各省都督向政事堂行文都用“呈”字，只有前后任过直隶都督的冯国璋、赵秉钧对政事堂行文用“咨”。这也完全是援引前清直隶总督视军机处为平级机构的老例。许多官吏都认为民国官远不如前清官的尊严，建议将部长改称尚书，都督改称总督，民政长改称巡抚，县知事改称县正堂。不少地方，官吏出门乘坐绿呢蓝呢大轿，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卸任后勒令百姓送万民伞，立功德碑。丁忧守制、回避本籍的事也屡有出现。所有这些，袁世凯都知道。他不但不制止，还时常私下里称赞，说民国的制度不像个样子，还是过去的规矩好。

有一天，袁世凯的胞兄世廉的儿子从河南项城老家来，对叔叔说：“袁氏祖坟去年冬天培坟添土时，突然发现一条大赤蛇。隆冬天气，蛇是不会出洞的，何况这样通身红透的大蛇，不说冬天，就是大热天也见不到。堪舆家都说，咱们袁家要出皇帝了。”

袁克定这时看到父亲面色极为兴奋。为了验证父亲究竟想不想做皇帝，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把平时白天侍奉袁世凯起居的一名丫环叫来，赏她二十块大洋，叫她如此如此。

第二天午后两点钟，该是叫醒袁世凯午睡起床的时候了。那丫环端着袁世凯常用的墨玉杯来到床边。她轻轻撩开蚊帐，忽然“哇”地大叫一声，墨玉杯掉在青砖地上打得粉碎。袁世凯被惊醒，虎地爬起，见心爱的玉杯破碎在地，怒道：“怎么回事？”

那丫环结结巴巴地说：“我看、看见一、一样东西了。”

“什么东西？”袁世凯的怒气未消。

丫环神色安定下来，话也说得流利了：“我看见床上盘着一条龙，金光灿灿的。”

“什么？你说什么？”袁世凯又惊又喜，瞪起两只精亮的大眼睛，

声色俱厉地追问。

“我看到了一条龙盘在床上。”丫环重复了一句。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的确是一条龙。”

“好！”袁世凯顺手摘下蚊帐挂钩上的白兔玉坠递给丫环。“这个赏给你，拿去吧。刚才的事情不能对任何人说。”

“是。”

丫环接过晶莹的玉坠，心里高兴极了，走出袁世凯的卧房后，马上把这一切报告大公子。

袁克定因此确信父亲是极想做皇帝的。

父亲的儿子有十多个，倘若真的做了皇帝，这皇位能不能确保传给自己呢？对此，袁克定充满信心。在诸多兄弟中，他是唯一的嫡长子，有着别人不可企及的地位。况且那些庶弟们不是年岁小，便是才具平庸，也不是他的竞争对手。唯有二弟才华出众，五弟器识开朗，也能得到父亲的欢心，但老二放荡，老五志在实业无政治野心，袁克定相信父亲也不会把皇位传给他们。只有一点，颇令一心想由太子而登皇位的袁克定感到遗憾，这便是他的仪表上的缺陷。

袁克定的仪表本来长得不错，并不妨碍他领袖人伦。去年春上，他正在洹上村闲住着，忽然父亲急电他速回京师。为赶火车，他骑上一匹快马飞奔彰德车站。袁克定的骑术本不高明，且心里焦急，快到车站时他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昏死过去。众人将他急救过来后发现右腿已断裂，右手掌也被沙石擦得血肉模糊。北京的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有使袁克定的右腿恢复正常，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袁大公子成了袁大瘸子了。右手掌虽然愈合，但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痕，十分显眼。在公开的社交场合里，袁克定不得不戴上手套遮丑。秋天，他专程去德国治腿。在柏林医院住了四五个月，虽大有好转，但走起

路来仍然有些跛。袁克定有时很苦恼，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过瘸子皇帝。自己成了瘸子，今后还能够做皇帝吗？不过，转念一想，他又释然了：只要名正言顺地登了基，就无人敢拿这点来指摘，没有先例，难道不可以自我而始吗？

方方面面的情形都想妥帖之后，袁克定便下定决心要做那个敢做敢为的太原公子，力劝父亲正位当皇帝。他知道办这样的大事要有许多人襄助，这些日子来，他与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震芳、雷振春、袁乃宽等人透露这个意思，他们都积极支持，愿意为恢复帝制效力。这些人固然都是能干之辈，但袁克定觉得他们在社会上声望不够，影响力不大，还得找几个更得力的人辅佐才行。前天，他得知广和楼正上演《秦王李世民》，很想从中再获得某些灵感。正在观看之际，无意间发现了杨度，他心里忽然一亮。哲子向来主君宪之说，且多年研习帝王之学，一肚子纵横捭阖之策，社会声望很高，此人不正是一个可利用的绝好人才吗？

袁克定又想起那年读过的《大周秘史》，书里有许多方略值得借鉴。是的，还得把这本书借来，再好好地读一遍。

正在遐想之时，茂顺进来，柔声禀报：“大公子，杨先生来了。”

“快请他进来！”说着连忙向大门口走去。

五 今日的太原公子与未来的房玄龄一拍即合

“一路上辛苦了！”

袁克定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将杨度迎进客厅。客厅里摆的全是德国进口货，连桌上的啤酒和喝啤酒的杯子都是从德国买来的。

杨度坐在宽大的黑黄色牛皮沙发上说：“你这辆小汽车坐着真舒服，不知不觉就到了。”

“你知道吗？”袁克定坐在杨度的对面，颇为得意地说，“这是德皇

威廉二世自己的坐车。他硬要送给我，怎么也推不掉。”

清末，北京城里的小汽车极少，除开外国公使们偶尔坐坐外，中国的大官员们都不坐。一则是没有车，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坐八抬大轿体面威风。与中国的百姓一样，中国的官场也没有时间概念。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坐在八抬大轿里，悠悠闲闲地，舒舒服服地，不管多远，都这样慢条斯理地由人抬着，前呼后拥地走去。一天走不到走两天，一个月走不到走两个月，日升月落，岁月有的是。

皇家最早的小汽车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从英国买来进贡给慈禧太后的。慈禧觉得稀罕，叫人开着送她到颐和园里去。她见往日一天的路程现在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很高兴，回宫的路上她忽然不自在了。原来开车的司机大模大样地坐在她的前头，她不能忍受，训斥道：“你是什么人，怎么能坐在我的前面？”司机吓得脸色陡变，马上停车，下车来给老佛爷跪着。但他跪在路上，车子却不能前进，这也不是个法子呀！李莲英聪明，忙说：“老佛爷，洋人不懂礼仪，造的车子，开车的就坐在前头，这次让他跪在座位上给您开回宫去吧。下一回，咱们自个儿造一部车，让老佛爷坐在前头，开车的坐后头。”慈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得叫司机跪着开车。从那以后，她再也不坐汽车了。她等待着由她坐前头开车的坐后头的车出来，然而这样的车没有造出来时她便死了。民国替代了清王朝，但官场的习气基本没变。这一年多来绿呢蓝呢大轿全面复兴，袁克定这辆德国小汽车，在京师中国人眼中，仍然是稀罕之物。

“难怪这么快！式样又好看，真正的好车。”杨度颇为羡慕地说。北京城里的车虽少，但杨度在日本见过不少车，也坐过车，他有经验。看着袁克定起身拿雪茄的时候，杨度想起自从进屋来就没有见过他用拐杖。“芸台，你的腿真的好多了，连拐杖都丢了。”

袁克定高兴地摊开双手，笑着说：“我现在基本上不用拐杖了。人家洋人就是厉害，中国医生都说拐杖丢不了，洋医生就硬是丢掉了我的拐杖。你说人家洋人行不行？”

“这次德国之行，你真是大有收获。”杨度点起一支雪茄抽起来。“又治好了腿，又开了眼界，又得了这么好的一辆小汽车。说说德国吧！”

“这次德国真没白去。”

袁克定也喷出一口烟，客厅里充塞着香气浓烈的烟味。他将在德国的所历所见，挑些重要的说了个把小时，说者听者都兴趣盎然。

“哲子，我觉得德国最好的还是它的国体。”袁克定有意将谈话引到主题。“德皇威廉二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全体臣民都听他的。国家在他的领导下，万众一心，步伐一致，真正做到无坚不摧，无攻不克。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一点。”

杨度点点头说：“世界行君宪最成功的，在东方是日本，在西方是德国。日本我是亲眼看到的，德国我虽没去，听了你的介绍，也知所传不假。他们的成功经验是值得世人学习的。”

“我临回国的时候，威廉二世设宴招待我。席上，德皇对我说：‘袁先生，我实话对你说吧，一个德国已不够我治理了，我要在整个欧洲试一试锋芒。’哲子，你看这个德国皇帝多有魄力。”

袁克定神色飞扬起来，两眼放出亮光。袁世凯对德国的军事力量一向钦仰，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便以德国军营规矩训练新军，并在军中开设德国学堂。那时袁克定还只有二十多岁，在德文学堂里学德文。袁克定极聪明，两三年工夫便把德文学得精熟。在德国期间，他可以不用翻译与德国人交谈。

“看来，威廉二世有称霸整个欧洲的雄心。”杨度从来就崇拜英雄，日本的明治天皇和德国的威廉二世在他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

“我对威廉皇上说：‘看到贵国的强盛，我很惭愧，敝国贫穷落后，人民一盘散沙，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如同贵国一样的强盛起来。’哲子，你说威廉皇上怎么对我说？”袁克定放下跷起的二郎腿，挺直了腰板问杨度。

“怎么说？”杨度的注意力也高度集中起来。

“威廉皇上说：‘袁先生，我实话对你说吧，贵国人民智力低下，素质差，教育很落后，民主共和是不行的，贵国非帝制不能自强。清廷的垮台不是因为国体不好，而是皇帝无能，若再出汉帝、唐皇、康熙、乾隆，贵国一定会强盛的。’”袁克定说到这里停住，把眼睛盯着聚精会神聆听的杨度。

杨度的心情突然异常兴奋起来，激动地说：“威廉二世真的这样说了吗？”

“真的这样说了。”袁克定十分肯定地回答。“而且还说，假若我国实行帝制的话，他们德国将全力支持，要钱给钱，要武器给武器，要将官给将官。”

“哦！”杨度不禁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两步。停下后他问袁克定，“德皇这些话，你都告诉总统了吗？”

“我都原原本本对家父说了。”

“总统怎么说的？”杨度急着问。

“家父出自内心地赞叹：‘德国这个威廉皇帝真是位了不起的人，既有魄力，又有眼光，他把中国的问题看透了。你给他写信时代我向他表示致意，谢谢他对中国的关心，就说我们会认真考虑他的建议。’”袁克定也站起，在屋子里踱起方步来。他从杨度表情的变化中看出，这几句话已打动了这位著名的君宪专家。“哲子，你长期研究君宪制，你说说，威廉皇上的话有没有道理？”

袁克定没有看错，德国皇帝的话像一只强有力的手，将杨度灵魂深处那根琴弦重重地撩拨起来。他一贯研究君宪，君主立宪制曾经是他向往憧憬的最完美最理想的国家体制。但是两年多前，他又公开表示拥护民主共和，并为这个制度的建立而奔走效劳，那时已遭到了不少指责，这下若又转回去再倡君宪，世人将会怎样看待自己呢？不会被骂作毫无定见的政客、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杨度的心里矛盾极了，见袁克定两眼直瞪瞪地逼着他，只得随口答道：“有道理，是有道理。”

袁克定和他父亲一样，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主义，也不太计较自己前后的话有什么抵牾之处。他的眼睛只盯着一个目标，那就是利益，至于获取利益的手段是否正当，自己的形象是否高尚，后世人如何评价等等，他并不很在乎。杨度的迟疑心态，袁克定已经看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钓饵还没有下去的缘故。

这时，茂顺进来说：“大公子，饭菜已准备好了。”

袁克定说：“好，哲子，咱们吃饭去，吃完饭后我请你沐温泉浴。”

杨度高兴地说：“正要好好体味一下你的温泉浴。”

餐厅里摆下了丰盛的酒席。待杨度坐下后，袁克定对茂顺说：“哲子先生也不是外人，把大家叫来一块儿吃吧！”

一会儿进来四五个年轻的男人，一个个笑容可掬地围着餐桌坐下。袁克定一一作了介绍，这个是花工，这个是浴工，这个是厨师等等。杨度看着他们，觉得似乎一个比一个俊俏，皮肤白白的，嫩嫩的，眼睛水灵灵的。介绍到最后一个按摩师时，杨度发现此人的脸上和脖子上都扑着白粉，嘴唇艳红艳红的，像是涂着口红。杨度猛然想起傅粉涂朱的何晏、张昌宗来，觉得甚是有趣，心想：袁大公子的别墅里怎会养了这么一群活宝？

吃饭时，袁克定不断地与这些活宝说说笑笑，还亲自夹菜给他们吃。吃完饭后，花工又唱了一段“苏三起解”。那动作，那腔调，都活脱脱一个迷人的女性。杨度心里暗笑不止。

略作休息后，袁克定带着杨度去沐温泉浴。杨度跳下水。水不冷不热正合适，一股淡淡的硫磺味刺激着鼻孔，摸摸皮肤，有一种滑溜溜的感觉。泡了几分钟后，通体舒服极了。那边，陪同吃饭的活宝们也都笑嘻嘻地下了水，一边互相浇水，一边互相逗笑。袁克定远远望

着他们，脸上荡漾着笑容。杨度见他们一个个泡得白里透红，亮光光的，煞是可爱，脑子里突然冒出《长恨歌》里的两句诗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洗完澡后，袁克定陪着杨度躺在皮椅上，喝着咖啡，聊着闲天。“这位大公子可真会享受！”杨度心里不免暗自羡慕起来，又想：倘若让静竹在这里疗养一年半载，天天泡温泉，说不定她的两只腿会很快好起来的。

“哲子，家父总是称赞你的才学，尤其不能忘记那年罢职离京时，你和范孙先生远送卢沟桥的情谊。又说南北调停时你立了大功。”袁克定披着厚厚的德国绒睡袍，一手夹着雪茄，一手端着啤酒杯。

听了袁克定这几句贴心话，两年多来一直坐冷板凳的杨度心里暖暖的。同时，素日拼力压住的委屈感又升起了。他略带酸意地说：“哎，不提这些了，我也是命运不济，辜负了总统的栽培。”

“不能这样说，几次组阁时，家父都有意让你当总理。这次国务卿一职，最初也是你的，只是后来改变了。”

袁克定看了一眼杨度，只见他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袁克定清楚杨度的性格，内心里的或喜或忧，总是会很快地在脸上表露出来。

“哲子，你知道家父的主意为何一再改变吗？”

杨度摇摇头。

“我实话告诉你吧，家父身边围着一群老家伙，都是他们坏的事，我也最讨厌他们了。”想起徐世昌和段祺瑞、徐树铮等人，袁克定真诚地表示出愤怒。

“你也讨厌他们？”杨度吃惊地问。

“你不知道，家父用人最重资历，有两种资历他特别看得重。”袁

克定放下啤酒杯，郑重地说，“一种是小站练兵的资历，一种是前清大员的资历。”

杨度平时不大注意，经袁克定这一指破，他猛然意识到的确是这样。唐绍仪、赵秉钧、陆徵祥、熊希龄、徐世昌这些人，或是在前清做大官，或是在小站练新军，或是两者兼备。怪不得自己不得重用，原来缺乏的正是这两种资历！照这样说来，这一辈子在袁世凯手下是永无出头之日了。杨度不免沮丧起来。

“我常对家父说，用人当学曾文正公，取其才而不论其资历。家父口头上也承认应该如此，但他就是改不了这个成见。本来想让你当政治会议议长，都差不多就要公布了。谁知李经羲一进京，他便变卦，说李经羲在前清做过云贵总督，能压得住人，哲子到底资历浅了，别人会不服，结果又让那个老家伙做了议长，我反对也没用。”

杨度苦笑道：“假若让你来做总统就好了。”

袁克定正要套出这句话来，赶紧接着说：“倘若我做总统，第一件事便是任命你做国务卿。国事都交给你，使你的平生才学能得到充分展布，做中国的伊藤博文、俾斯麦。”

“做中国的伊藤博文、俾斯麦”，这个久蓄于胸而近年来几乎被视为不可兑现的理想，今天居然由袁大公子再次提出来，杨度胸中冒出一股既兴奋又失落的复杂情感来。但眼前这个对美男子很有兴趣的公子哥儿，他能当总统吗？按照宪法来选举，他的可能性怕永远只是零！杨度下意识地轻轻摇了摇头。这个举动被袁克定看在眼里，心里不觉一惊，但很快，一股务必要做太原公子的欲火更炽烈地燃烧：正因为不能做总统，所以才决心要做太子！他不想再绕圈子了，决定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哲子，抽支雪茄吧，我慢慢对你说。”

袁克定起身，亲自把一支雪茄递过去，又亲自给杨度把烟点着，然后回到皮躺椅上，浅浅地连抽几口，脑子里在紧张地思考着。杨度

望着袁大公子少有的皱眉凝思的神态，知道他要说出一番重要的话来，遂不做声，让他自个儿慢慢地思索。

又抽了几口烟后，袁克定掐灭了雪茄，终于开口了：“哲子，实话对你说吧，我是想当总统的。想当的原因，不是因为总统的地位至高无上，权力至大无边，我个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好处。家父这两年当总统，我亲眼看见他一天到晚有办不完的公事，有诉不尽的苦恼。他为国家所付出的心血，他为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别人大多不知道，唯有我这个做长子的才看得一清二楚。就这样，他还要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尤其是革命党那批人，现在已是与家父势不两立的生死对头了，天天在骂他咒他，暗中组织人马，想用武力推翻他。看着父亲一天天衰老下去，我心里在叹息：这是何苦而来？当初不出山，在洹上村饮酒吟诗，垂钓观花，岂不十倍百倍胜过今天？我有时跟父亲聊起这事，他每每叹气说：‘这是没法子的事。当年曹孟德说得好，倘使孤不在，正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如果我不出山，当今的中国还不知道有多少个草头王哩，国家能安宁吗？百姓能安宁吗？’我听了只得点头。家父这番话我深有同感。大概我们袁家天生就是这样要为国家 and 百姓操劳。这真是没有法子的事，逃也逃不掉。”

袁大公子的正题开场白十分成功，把杨度紧紧地吸引住了。他瞪着两只乌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袁克定，倾听袁的下文。

“尽管亲眼见到家父这多难处，我还是想接替他的职务干下去，为的不是自身，而是咱们这个国家。过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很弱，百姓生活很苦，但还只是坐井观天，不知外面的世界。这次去了德国，又看了欧洲其他几个国家。哎，哲子，不瞒你说，我难过得好多夜晚睡不好觉，好多白天吃不好饭。跟人家比起来，我们的国家像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个垃圾堆；我们的百姓过的什么日子，简直就是猪狗不如。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总统之子，我心里有多痛苦呀！”

袁克定得袁世凯的真传，他的演戏功夫，其神情之真挚，做功之圆熟，比起老子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这番表演深深打动了杨度。

杨度想起自己在日本生活了多年，虽时时眼看着别国好而怜恤祖国的贫苦，但究竟不若袁大公子这般深切，遂怀着尊敬的心情说：“你说得对。在日本时我也常有这种感觉，总渴望着自己的国家也跟人家一样就好了。”

“正是这话。”袁克定立即加以肯定，并接过话头。“我在柏林时，曾对着莱茵河立下过宏誓，一定要为国家的强盛而奋斗，哪怕累死苦死也心甘情愿。所以明知总统一职于己无利，但我还是要做，为的是要取得一个为国家办大事的最有利的地位。”

杨度听到这里，不觉重新将眼前的大公子打量了一番。与他交往了多年，还真的没有看出，他竟然与自己的心思这般接近！

“哲子，咱们兄弟说句真心话，你说我有接替父亲当总统的可能吗？”袁克定两眼射出灼人的光芒，逼视着杨度。

怎么说呢？说他不可能嘛，会扫了他的兴头；说他可能嘛，又实在有点违心欺人，而且他也不会相信，杨度想了一下说：“我看可能性不大。”

“说的对！”不料袁克定倒十分高兴起来。“哲子，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真心人，这正是我相信你的根本之处。你还是说得委婉了点，其实可以干脆说白了：绝对不可能。中华民国的大总统绝对轮不到我袁克定来做。为此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坚信家父的这一套是治不好中国的，必须改弦易辙。”

“为什么？”杨度很乐意听这样的话，他要引导袁克定说下去。

“这是因为家父的头脑里守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当然，这也难怪他，毕竟他做了三十几年的前清官吏，对过去的那一套习惯些，但结果却是对国家不利。比如说，他用人，就几乎全用的前清大员，他对宪政其实是不热心的，他对内阁制是不能接受的。他热衷权力，事必躬亲，不能放手让别人去干。”

杨度觉得，此时的小汤山温泉浴室，仿佛已成了两院议会，一个

在野党的党魁正在尖锐地抨击执政党的首领。他同时不得不佩服这个抨击者对时局的症结看得准确，与自己的观点十分吻合。正因为重用前清大员，自己才遭到冷落；正因为不热心宪政，一个真正能导引国家富强的根本大法才至今未修好。抨击者重视内阁制，自己今后才有可能做伊藤博文和俾斯麦。这几句话，句句打中了今日政局的要害，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杨度对眼前的袁大公子另眼相看起来，他莫非真的有治国大才？他莫非真的就是那夜戏台上的太原公子？

“芸台兄，你说得真好，我真要设法运动议员们选举下届总统时投你的票。”杨度出自真心地说。

“不！”袁克定断然拒绝了杨度的好意，最终亮出了底牌。“哲子，总统我是不可能当的。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为了我能处于一个最有利的治国地位，为了能实现你的一匡天下的抱负，我请你襄助我。”

“如何襄助？”杨度从藤躺椅上站起，掐灭手中的半截雪茄，仿佛就要为朋友拔刀上前的样子。

“我和你相约：今日你襄助我做成太原公子，促使家父登基恢复帝制，日后我一旦继位，就拜你为相。那时我做唐太宗，你做房玄龄，再在中国造一个贞观之治如何？”

“行！”杨度激动地不假思索地伸出一个手掌来。

“我们击掌为定！”

“啪！”袁克定结着一块大疤的右手掌在杨度的手掌上重重地一击，十分高兴地说，“去，咱们再到餐厅去喝它个一醉方休！”

袁克定的酒量并不大，三杯中国白酒喝下去，便醉醺醺地被茂顺扶到卧室里去了。杨度却还只有四五分酒意。他躺在别墅精美的客房里，听着窗外温泉流水的汨汨声，身上燥热不安。他干脆披衣起床，燃起了一支雪茄。

杨度今夜太激动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在中国政坛上整整闯了十年，一心想借一个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治理天下的宏伟抱负，然而十年来所看准的袁世凯其实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物，真正的理想人物是其子袁克定！辅佐袁克定比辅佐袁世凯有利之处居多。

袁世凯是一代枭雄。他雄才大略，斡旋乾坤；他老谋深算，机巧权变；他手揽大权，独断专行。在他的身边，只能充当他的工具，不能左右他的意志；只能为他服务，没有余地让你施展。袁克定则大不相同。他有崇高的地位而无坚实的基础，他有雄心而无长才。他治理国家必须要依靠别人，就如同当年骆秉章在湖南做乱世巡抚必须依靠左宗棠一样。他一旦即位，就拜自己为相。这话不会是空头许诺，因为他不得不如此！

猛然间，杨度想起了那年与曾广钧、夏寿田游碧云寺数五百罗汉的往事，又想起秋雨秋风中与湘绮师访马王庙时胡三爹的即兴拆字，都说自己今生有宰相的福分。现在看来，拜相的希望已不再渺茫了。二十年了，醉心帝王之学的湘军将领后裔，看到一展胸中之学的这一天终于要来的时候，他怎能不激动不兴奋？他甚至想面向南方，遥望着云湖桥大喊一声：“湘绮师，弟子就要圆您老的梦，将您老的学说变为现实了！”

接着他又想到，襄助袁克定恢复帝制，其实就是把一条通往富强的光明大道重新铺展在中国面前。杨度相信自己多年信奉探索的君宪制度应当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自己原本看得清清楚楚：中国民智低下，二千多年来一直是皇权统治，只有虚君立宪制度才与国情最为接近，实行民主宪政，必定给国家带来混乱。两三年过去了，现实证明自己原来的分析完全正确。目前袁大总统健在，尚能控制局势，一旦哪天死去，必定会由争总统而引起内战。不要说国民党将会兴风作浪，就是政府内部，觊觎这个宝座的人还少吗？而最乐意看到中国兴起内战的，莫过于外国列强了。他们正好趁火打劫，乘机瓜分豆剖。这个局面不久就会到来，人们都在迷糊之中而没有看出。

一旦帝制复辟，这种危局就不会出现。因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别人不能存此非分之想。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野心家的邪念，堵塞了动乱的源头。至于皇室内部的争斗，毕竟是小范围内的，况且只要皇帝在生时交代清楚，储君有力量，则基本上不会有乱子出现。只要不起内乱，再制定出一部好宪法来，大家都依法行事，国家自然会很快强盛起来的。

做这件事一切都是对的，唯一不妥之处就是自己又得挨一次骂。当年由君宪转共和，报上登了不少文章将自己臭骂了好一阵子，弄得里里外外很不自在。如果这一次又变回去，将会招至更多的谩骂。

杨度气塞了一会儿后，很快便通畅了。既然有志于从政，还怕别人骂吗？商鞅、霍光、王安石、张居正，千百年来骂他们的人史不绝书。平心而论，他们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无论怎样诋毁都是否定不了的。就算自己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吧，如果真的为国家谋求了一条通向富强的道路，后人自然会谅解的，甚至还会赞扬。退一万步说，毁了自己一人而换取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这个“毁”也是值得的。当年曾文正公办天津教案，不就是一个毁了自己而成全国的先例吗？他的苦心，世人以后也越来越看清楚了。一个政治家要的就是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博大胸襟。

一定会有人说，杨度这几年没有做成内阁总理，主张恢复帝制是为了自己好做宰相。让他们说去吧，我就是要做宰相，又如何呢？士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职权能行吗？有百里之抱负，必须有县令之职权；有天下之抱负，必须有宰相之职权。人微则言轻，位卑则力薄，一个林泉之逸士，草莽之野民，能谈得上有政治建树吗？还是袁大公子说得对，有最高的职权，才能为国家和百姓谋最大的利益，也才能使自己的满腹经纶得到最好的施展。

杨度咬了咬牙根，决定不顾一切地这样做去！

夜色很深了，万籁俱寂，唯有温泉的流水声却越来越清脆，越来越响亮。杨度毫无睡意。夜风把酒热全部吹去，雪茄使头脑更为清晰。他想起这些年来在政治上的摸爬滚打，几乎可以说没有成效，其

关键的原因是自己的奥援不够，朋友虽多，有力者却甚少。这次要做大事，必须实实在在地组建强有力的班底，要利用袁克定这个条件，将自己的人安插进去。他仔细地将挚友们排了排队，有几个耀眼的名字跳进了脑海。对，办大事不能离开他们的帮助！

一股寒风吹进来，杨度打了一个冷颤，倦意袭上心头。他脱衣上床，满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一个很甜美的梦：袁克定的登基典礼刚结束，一颗硕大的宰相金印便由四驾朱轮马车护送到槐安胡同。杨度手捧相印指挥百官，宰理天下。文武百官都听从他的号令，依照宪法办事。不到二十年，中国真正地强盛了，西方列强纷纷前来取经，又一次“万国衣冠朝冕旒”的盛大仪式，正由他亲自主持在隆重地进行着。

仪式还刚刚开个头，他便被“当当”自鸣钟敲醒，睁眼一看已经七点整了。正要起床穿衣，袁大公子已笑微微地走了进来。

小汤山别墅里，今日的太原公子和未来的房玄龄又亲切地会谈起来。

六 夏寿田对亡妾的深情眷恋，使叔姬心里很不是味道

接到哲子的信后，夏寿田日夜兼程从西安回到北京。

清王朝被推翻了，翰林院自然也就解散了，夏寿田家里有钱，也不太计较饭碗被敲掉。他久慕西京古迹。茂陵秋风，灞桥垂柳，早勾起他绵绵思古幽情。如夫人岳霜一向喜爱关中形胜，极想西行写生。两人意趣相投，便张罗着去西安。夫人陈氏对丈夫偏爱岳氏，心里一直怀有醋意，恰好收到家中来信。信上说母亲病重，思女情切，陈氏借机带着一对儿女回桂阳老家去了。岳霜去掉了争宠者，快快乐乐地陪着丈夫，一路画画一路吟诗来到了西安。

尽管关内关外烽火弥漫，他们却流连于雁塔碑林之间，徜徉于骊山渭水之畔，吊先人之遗迹，览山川之奇景，过了一年多优游欢乐的日子。谁知乐极生悲，岳霜不幸在西安染病不起，夏寿田怀着极大的

悲痛将爱妾葬在香积寺旁。他则在香积寺里租了一间禅房，天天礼佛念经，在爱妾的香冢边整整地守了一百天。百日满了，他还不想离开西安，遂在陕西都督衙门里做了一名幕僚。平时，繁杂的文案簿书可以暂时驱散心中的忧思，到想极了的时候，又能去香积寺上坟。夏寿田打算就在西安呆下去算了，秋凉时再把夫人和儿女从桂阳老家接出来。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杨度寄来的急信，要他进京，京师有高位等他来就。

夏寿田跨进槐安胡同的时候，正好杨度先天去了小汤山别墅。男主人虽不在，但室内的女主人们个个都是熟人，夏寿田以世侄之礼参拜了李氏老太太后，便和叔姬、黄氏和静竹姊妹一起叙话。

谈话之际，叔姬不时细细打量这位她早年心灵深处的恋人，心里生出许许多多的感慨来。

从那年归德镇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当年十七八岁的少女而今也快四十了。人们都说四十岁的女人豆腐渣。好强的叔姬虽不这么认为，但每天对镜梳妆，她又不得不承认眼角的皱纹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显老了。

叔姬这十多年来的岁月是不太幸福的。做了王家的媳妇之后，她的确是拜了一位很卓越的老师，诗文长进很大。公公对她很疼爱，甚至超过了亲生儿女。诗文做得再好，公公对她再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都不能替代夫妻之间的情感。而叔姬最大的不足之处，便是丈夫不能令她满意。

代懿一直深爱着叔姬，除开在日本有一段短时期的拈花惹草的不良行为外，结婚十多年来，他也没有外心。在叔姬面前，也总是客客气气的。留学回来，他也在省里和湘潭县衙门里做过事。尽管没有一个正式官衔，也有一般的社会地位，至于养家糊口，那是绝没有问题的。倘若是一个寻常女子，守着这样一个丈夫，一辈子也过得去了。叔姬不然，她是一个心气高傲的女才子。她盼望自己成为李清照，也希望夫君是赵明诚。她理想的夫君，应是在外面做着大事业，回到家来，跟她谈古论今，诗文酬唱。若有这等夫君，她甘愿如易安居士那

样为他相思得“人比黄花瘦”。但代懿没有干出大事业来。她常常说丈夫：“你看看人家蔡松坡，都一起在日本学军事，人家现在已是云南都督了，你也不害羞。”把个代懿奚落得满脸无光。

就说吟咏之事吧，代懿也比乃父差得太远了。自从那次代懿承认《学步集》中的诗文大部分出自父亲之手后，叔姬足足气了两个月。后来她想点拨点拨丈夫，谁知代懿就是不争气，再怎么指点也达不到她的要求，她彻底灰心了。

大事业没有，诗文酬唱的乐趣也没有，叔姬对代懿真是失望已极。夫妻间经常为小事打嘴皮仗。一吵架，她就回娘家。每一次都是代懿陪着笑脸来接她回去。一进湘绮楼，公公总是哄着她，数落儿子的不是。老是重复那两句话：“代懿不配做你的丈夫，你就看在我这块老脸上，做我的女弟子吧！”就是冲着公公这两句话，叔姬才勉强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没有散伙。

越是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叔姬就越是怀念初恋的情人。眼前坐着的夏郎，应该有四十七八岁年纪了，身体发福了，两鬓可略见霜花。细心的叔姬发现，从前那两只聪明灵动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不太亮了，眼神里有一种饱经世态后的成熟与稳重，或许是失妾的缘故吧，还明显地带有几分忧伤和痛楚。

“哎，都变了，人生若是永远年轻该多好！”叔姬在心里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代懿没来京？”夏寿田转过脸来，特意与叔姬聊聊天。

“他没来。”叔姬苦笑着回答。

“好多年没有见到他了，还好吗？”

“他还不是那个老样子！”

夏寿田见叔姬说到丈夫时提不起精神，又见代懿没一起来，心知他们夫妇一定是闹不和了，便换了一个话题：“我想这些年来你一定

做了很多诗文，我会在你家住一段时期，我要好好地听你谈一谈。”

古话说“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叔姬这些年来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反而成全了她的诗文创作。她有许多闺怨要诉诸文字，她也有许多闲工夫去反复推敲，将近不惑之年的女才子，诗词歌赋已锻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代懿不堪与之对谈，哥哥忙于政事无暇细谈，黄氏、亦竹不懂诗，静竹虽然兴致很高，但到底才学浅了一些，如同庄子巴望见到惠施似的，叔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高才硕学者与她风雨细论文啊！现在来了一位大才子，何况这位大才子曾经占有过她的整个心灵。她欣喜地说：“夏公子有这个兴趣，我会天天向你请教的。”

“夏公子！”这个久违的称呼，历经沧桑的夏寿田今天听起来是多么地亲切，多么地动情。望着叔姬扑闪扑闪的眼睛和脸庞上微微透露出来的红晕，二十年前归德镇总兵府里那个聪颖纯情的杨小姐的形象，一下子浮现在他的脑海。一股甜美的回忆伴随着对青春的怀念之情顿时涌上心头。那是多么美好的春光，多么美好的少男少女时代啊！如果时光能够倒转，一切都恢复到那个已经逝去的环境该有多好！

“好哇，听你谈诗，我是最有兴趣了。”

何三爷过来招呼大家吃饭。

饭后，夏寿田被领进西头一间小厢房。房间布置得朴素、淡雅、舒适：银白色的床单，奶黄色的被面，蛋青色的枕套，平平整整地铺放在一张不大宽的木床上。靠窗户边是一张暗红色的书桌，上面文房四宝一应俱全。一只长方形小瓷瓶里插着几朵欲开未开的茉莉花，给小房间内添加了一股淡淡的清香。一壁墙边摆着两把矮脚木沙发，沙发上端挂了一幅齐白石的《虾趣图》。

夏寿田饶有兴致地站在画前，细细地欣赏起来。画面上五六只大大小小的虾子游在水草边，生动逼真，形态各异，尤其是虾子头上那两根长长的触须，又细又硬又活脱，比真正的虾须要好看十倍。上次回湖南时，夏寿田在湘绮楼见过齐白石一面。他真难以理解，那样一

个土头土脑、笨拙俭吝的农家木匠怎么会有如此慧心巧手！

看了齐白石的画，夏寿田又想起爱妾的画来。岳霜好画，有些画也画得不错，但比起这幅《虾趣图》来自自然相差太远了。倘若岳霜还活着，他真要把白石请到北京来，指点指点她。以岳霜的聪明，一定会获益良多。可惜呀，夏寿田想到这里，悲戚之情又冒了出来。

他打开从西安携来的木箱子，箱子里存放着十几幅岳霜的画，是她病中亲手挑选出来的，交给丈夫永久保存，其他的她都付之一炬了。有一张《灞桥柳絮图》，岳霜自认是她的得意之作，夏寿田也喜欢。他把这张画取出来，摊在桌上，反复观赏。

灞桥是西安城东灞河上的一座古桥。汉唐以来，灞桥两岸便栽种着数以万计的垂柳。人们送东去中原的客人多到此为止，然后折一柳枝赠别。柳是“留”的谐音，取挽留惜别之意。“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写的就是这种情景。每到阳春季节，无数长满绿叶的枝条一齐垂向河面，把灞桥两岸打扮成一个绿色的世界。微风起时，柳絮满天飞扬，犹如雪花一般地散落在水面田间，散落在游人的身上，形成西安一大景观。人们都喜欢到这里来踏青春游。折柳赠别的古风也还保存着：朋友远行，送到桥边，然后折一支垂柳相送，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去年春天，夏寿田和岳霜就在灞桥边看到这个情景。漫天飘舞的柳絮之中，一对年轻夫妻在灞桥边分手，妻子折下垂柳送给丈夫。夫妻相对无语。岳霜看在眼里，大为感动。回到家中立即铺纸作画。夏寿田在一旁为她研墨。灞桥、垂柳、柳絮，再加上这对夫妻，组成了一幅既美丽又悱恻的画图。画好后，人见人夸。谁知岳霜不久就病了，这幅《灞桥柳絮图》竟成为她的绝笔。想到这里，夏寿田决定把这幅画张挂起来，让它天天对着自己。

他回顾房间，只有挂《虾趣图》这块地方最为合适，心里轻轻地说：“白石仁兄，只有请你委屈了，这个地方就暂时让给岳霜用几天吧！”边说边取下《虾趣图》，将《灞桥柳絮图》端端正正地挂好。

挂好画后，他又取出一个小木相框来，相框里嵌着他和岳霜的合照。他将相框摆在书桌上，自己坐在床边细细端详。看来去，觉得这个相框还只有摆在小瓷瓶处最为适当。他便将插着茉莉花的瓷瓶拿开，将相框放在那里。

正在这时，叔姬提着一把茶壶轻轻地推开房门。她正要叫一声“夏公子”，却突然看见墙上的《虾趣图》不见了，换来的却是另一幅画。她蹑手蹑脚走过去，没有惊动背对着她的夏寿田。她看到画的左下角有四个字：岳霜学画。她明白了，这幅画是他的如夫人画的。叔姬心里不自在了。原来，这幅《虾趣图》是她从齐白石家里拿来的。白石还没有题字，她便带到北京来了。听说夏公子要来，并要在家里住一段时期时，她特地把这幅画挑了出来，送到店里去裱好，当作一件礼品挂在这间屋子里。想不到夏公子竟把如夫人并不高明的画来取代这幅杰作！

再一转眼，叔姬更不愉快了。她为夏公子摘下的茉莉花连同装花的瓷瓶都不见了。茉莉花是她最喜爱的花，这个小瓷瓶还是小时候父亲送给她的，她一直珍藏着，如今为了心爱的夏公子她才拿出来。居然被他毫不经意地移到别处，替代的却是他和岳霜的合影。叔姬心里很不是味道。

她依旧提着那把茶壶，悄没声息地退出房间，回到自己的卧房，痴痴呆呆地一人独坐良久。她渐渐地明白了，夏公子的心里只有岳霜，自己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插入他们的情感世界。她拿起笔，信手写下几句诗：

春风杨柳时，汉上客何之。

何须绕梁曲，只此已堪悲。

她放下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企盼与夏公子谈诗论文的兴趣已减去了多半！

第二天，杨度从小汤山回来。一对挚友重逢于京师，自是欢快。杨度劝慰午诒丢开对岳霜的思念，因为这种思念对逝者无益，只会徒

增生者的悲苦，不如打点精神去做一番大事业，将来功成名就，追封亲人，或许是对逝者一种更好的纪念。夏寿田当然能理解老友的好心。

杨度对午诒说，内史监正在物色一名能干的内史，半个月前，他通过袁克定把午诒的履历送了上去。袁世凯极重出身，见夏寿田是戊戌科的榜眼，已很满意，又见是巡抚夏时的儿子，更是高兴。原来袁世凯与夏时有过一面之交，对夏时印象很好。既是榜眼，又是世交，袁世凯正要用这样的人，遂亲批：调夏寿田进京，任内史监内史，月支大洋三百元。

内史监相当于现时的机要秘书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已有三名内史，月薪分别为一百元、一百五十元、二百元不等，夏寿田一来便支三百元，足见袁世凯对他的器重。夏寿田很满意这个职务，无论从地位还是从待遇来说，不仅远非陕西都督府幕僚可比，也比当年翰林院侍读学士要优越。他很感激老友的提携。

略为休息几天后，杨度领着夏寿田去见内史长阮忠枢。在去总统府的马车里，杨度将从袁克定那里听来的关于这位内史长的一则故事讲给新来的内史听。

早在袁世凯做直隶总督时，阮忠枢就是督署的幕僚长。此人没有功名，但学问文章极好。他每天过着晨昏颠倒的生活。白天蒙头睡大觉，傍晚时分才起床，吃完饭后躺在炕上抽上个把钟头大烟，然后进屋办公事。他精神亢奋，思路敏捷，不管有多少公务，有多难下笔的书信奏折，他一夜里都可办好。第二天清早，他把料理好的事情一件件地摆在案桌上，自己外出玩乐去了，别人按他的吩咐去办，决不致误。因而袁世凯尽管不喜欢他抽大烟、日睡夜作的不良习气，但还是重用他。

有一天，阮忠枢告诉袁世凯，说他看中了保定艳香院的姑娘雁儿，打算赎她出来做一房小妾。袁世凯沉下脸来训道：“堂堂督署里的幕僚长，怎能娶妓女为小老婆？你打消这个念头吧！”

陶菊隐撰《近代轶闻》：“时府中有内史若干，其首要为内史监，犹今之秘书长也，阮忠枢任之。阮随袁久，始于小站练兵时。内史中杰出者，一为张一麟，亦小站旧人，以内史兼机要局局长。一为夏寿田，系陕抚夏时之子，少年掇高第，曾由杨度为之推毂，治事勤敏，袁颇礼重之。袁味爽即兴，盥栉竟，往签押房批阅案牍，习以为常。阮有烟霞癖，起床晏。张兼综局务，亦未能如时入。夏乃独任其劳，鸡鸣即至，未尝后时。袁浏览绝疾，且阅且批：某也交政事堂，某也交军事统率办事处，某也交内史。批讫，纳之大红封套中，分发各处。某要件须迅答或指示办法者，袁氏喃喃作语，夏则据案角振笔疾书，俄顷立就，殊当袁意。其时国务院更名政事堂，徐世昌主之，人呼徐相国，有呼相国而去姓者。下设左右丞各一：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另设机要局，局长即张一麟。夏以新进，与袁不离跬步，尊如阮忠枢，亲如张一麟，外而政事堂，内而机要局，所得个中蕴秘皆瞠乎其后；岂惟瞠乎其后而已，有留中未发者，且须询于夏焉。夏权责高，嫉之者亦众，而袁氏真意所在他人莫测高深者，夏独能心领神会，如见肺腑。杨有荐贤之谊，夏感推毂之劳，故夏之所知者，杨亦知之，而霹雳一声之《君宪论》于是乎作矣。

阮忠枢见上峰这样坚决反对，只好作罢，但心里快快的。从那以后，他精神总提不起来，文章也没有先前的光彩了。

这天，袁世凯对阮忠枢说：“跟我到天津走一趟吧！”

到了天津，袁世凯说：“今天夜里，我的一位朋友办喜事，你和我一起去吃喜酒吧！”

夜晚，两顶轿子抬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刚一下轿，鞭炮声、鼓乐声就响起来了。阮忠枢一踏进门槛，一群婆娘就高喊：“新姑爷进房了！”阮忠枢莫名其妙，问身旁的总督：“新姑爷是谁呀？”袁世凯笑道：“就是你呀，快进洞房吧，新娘子等你一天了。”阮忠枢将信将疑地走进烛光辉煌的洞房，只见一个浑身红衣红裤的女人坐在床沿边，头上罩一块金光闪闪的大红披巾。袁世凯在一旁怂恿：“快揭开呀！”阮忠枢犹豫地揭开大红披巾，不觉惊呆了：这不是雁儿吗？她怎么会坐在这里？他擦了擦眼睛，再细细地看：不错，真的是雁儿。他欣喜若狂，抓着雁儿的手问：“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姑娘羞答答地说：“袁大人把我赎出来，又送到天津，说你在这儿等我。”

阮忠枢立即明白了一切。袁世凯为他筹备的这场喜事，用心是何等地深远！这位好色的幕僚长激动万分地对着他的上峰说：“袁大人，你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忠枢这一辈子死心塌地地跟着您了！”

夏寿田听到这里，哈哈大笑起来，他觉得这位内史长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而袁大总统对下属的体谅，也为古今所少有。

阮忠枢出来与他们见了面。因为临近中午，正是他要睡觉的时候，所以精神特别不好，满脸阴阴黑黑的，连连打哈欠。他有气无力地与夏寿田拉了拉手，说：“刚才大公子亲自打电话来关照了，明天起内史监直接与总统本人打交道的人就是你了。好好干吧，大总统不会亏待人的。”

夏寿田忙弯腰说：“今后还要仰仗您多多照顾！”

“彼此，彼此。”阮忠枢打了个哈欠，问，“你住哪儿，家眷来了吗？”

杨度代为回答：“暂时住在我家，家眷还在湖南。”

阮忠枢对夏寿田说：“先住个把两个月吧，我会在中南海里给你找间好房子的。”

阮忠枢实在挡不住瞌睡的攻击了，忙草草收了场：“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明天你提前一个小时，七点整到内史监来，我会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的。总统八点准时进办公室，你就得开始忙碌了。”

夏寿田才华出众，却又没有通常才子那种散漫自负的习气。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不管刮风下雨天气多么恶劣，他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不管有多少公务事，他从来没有怨言，总是兢兢业业地做好。两个月下来，不仅阮忠枢喜欢他，袁世凯也很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很理想的内史人才，对他日渐器重。

有一天晚饭后闲聊天，杨度若无其事地问夏寿田：“近来总统府里有什么新闻吗？”

夏寿田随口答道：“昨天大总统与徐相国闲谈。大总统说，当年小站旧人现在大多暮气沉沉了，尤其是段祺瑞自以为资格老功劳大，开会常常不到，真不像话。徐相国说，陆军总长干脆换一个人算了。

大总统说，我也想起用一个新人，改造一下北洋新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

杨度一听，心想这可是袁世凯的一个大举动。袁对段不满，非止一日，要撤段的陆军总长职务，可能存心已久，但一直没有确凿消息，幸而夏寿田在袁的身边，才能得到如此快而准的信息。他不由得暗自佩服袁克定的精明，正是他提出来的安排一个人在老爷子身边的建议，才有夏寿田今天的位置。

“他们谈到一些人选吗？”陆军总长一职非比等闲，谁坐了这把交椅，谁就掌握了全国的武装。杨度起身提茶壶给老友续水，以便将自己刚才这番思索的表情遮掩过去。他现在还不能把夏作为一个暗探安置的目的说出来。因为他知道昔日的同窗是个规矩人，并无多大的政治抱负。若对他明说了，他反而会害怕，甚至有可能辞职不干。

“他们提了几个人，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阎锡山，警卫军统领陆建章。”

杨度在心里一一掂量着这几个人，遗憾的是他们都与自己没有关系。

“还有云南的蔡锷。”停了一会儿，夏寿田又报出一个名字来。

“蔡锷！”

杨度心里猛地一动，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年在时务学堂八个人一起举杯起誓的情景，其中年纪最小的便是蔡锷。精瘦精瘦的，眼睛不大却极有神采，个头不高却很稳重的时务学子，当时就在杨度的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十年前横滨的再次见面，蔡锷已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军人了。他激动地朗诵《湖南少年歌》，对自己的由衷敬佩，使杨度永记在心。十年来，蔡锷脚踏实地，埋头练军，以突出的成绩在军界崭露头角。难能可贵的是，蔡锷为人正派，持身谨严，因而广获时誉。辛亥年领导昆明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一致推举为云南都督，今年才三十二岁。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年轻都督，在当今的中

国真如吉光片羽。倘若把他引荐来北京，执掌陆军总长大印，那无异于引来一尊今后政治生涯中的护甲金神。凭着过去的友谊和今日的推荐，杨度相信，热血汉子蔡锷会成为自己心腹的。

想到这里，杨度异常兴奋起来。他笑着对夏寿田说：“午诒，我昨天从一个朋友那里借来了一架留声机，放一段戏给你听听。”

“好哇，放哪段？”

“放一段尚和玉的《长坂坡》吧！”

杨度轻轻地摇动把手，唱片旋转起来，书房里响起尚和玉高亢有力的唱腔：“赵子龙掉银枪再入重围，救幼主，扶汉室，我赤胆忠心……”

杨度半眯着眼睛，左手合着节拍击打桌面，不知不觉地头也跟着动起来，腿也跟着点起来。他仿佛觉得蔡锷就是当今的赵子龙，而自己无疑将会是流芳千古的诸葛亮！

七 杨度和梁启超都把宝押在蔡锷身上

兵马司胡同里有一座宽大的四合院，这是大公子袁克定在城内的别墅。袁克定的住宅在中南海内，他的一妻二妾带着子女常年住在那里。于氏夫人因为年轻时就失宠于丈夫，除克定外再无生育，因而克定和克定的子女便成了她的心肝宝贝，她一生的希望就寄托在克定身上。无论在哪里，她总是跟克定一家住一起。因为爱之太深，也便关心过分，儿子做什么事她都要过问。克定很烦，便干脆将兵马司胡同当作家，常常三五天不回中南海。宽大的四合院里，他照样豢养一批伶童，但往来更多的仍是他事业上的朋友。

陶菊隐撰《近代轶闻》：蔡（锷）系湖南宝庆人，时务学堂学生，东渡留学时与杨度善，休假日必饭于杨家。蔡服膺军国主义，必假乎于雄才大略之君主，始足以有为，与杨政论尚无凿柄。归国后，管军云南。癸丑冬间，自请解军柄为天下先。旋走京师，与杨过从甚密。夏午诒时亦踵其门。袁氏以夏谈兵中肯綮，尝戏语曰：‘文人不习戎事，非博识之文人也。不观曾、左辈非以文人为统兵大员耶？吾必以子为陆军次长。’夏志之不忘。袁又谓小站宿将皆成废物，东邻虎视，国亡无日，欲修军备，苦乏将才，拟就南人之知兵者，畀以练军

重任，庶可去腐生新，适应时势。辞令间隐有授蔡为参谋总长，主持练兵事务之意。时蔡任统率办事处处长兼经界局总裁。帝制议起，袁忌之甚，遣干卒侦其动静。蔡夷然如平日，杨、夏亦交口游扬，谓与蔡有乡谊，且持论夙合，必无他。袁疑稍释。将军府签名赞同帝制之日，蔡哀然居首，孙武次之。然蔡为任公弟子，任公反袁意决，共和党人袖手作壁上观，思深虑远之蔡氏，盖早知所以自处矣。”

夜很深了，杨度急急地敲开兵部司别室的门。袁克定刚宽衣睡觉，知杨度这么晚来，必有急事，忙将杨度唤进卧室。

杨度将夏寿田透露的情况告诉袁克定。还没等杨度说完，他便激动地插话：“段歪鼻子太可恶，早就该撤职了！”

接着，杨度又将袁世凯与徐世昌所议到的几个人名提了出来。

袁克定说：“陆建章本是和冯国璋、段祺瑞一气的北洋旧人，用他来改造北洋，那不可能。阎锡山这个人，听说一身土气，地方观念很重。谭延闿去年闹过独立，不可靠。倒是蔡锷可以考虑。他也是湖南人，你跟他有交往吗？”

克定和自己的想法一致，这使杨度很高兴，遂将与蔡锷的多年交往简略地说了一遍。袁克定听了，拍着杨度的肩膀说：“哲子，你与蔡锷有如此交情，还说什么？就这样定了，我们共同设法，促使老爷子调蔡锷进京。”

从第二天起，袁克定就在等待时机向父亲进言。恰好这一天袁世凯召集例会，段祺瑞又没出席。中饭时，袁世凯又气得将段说了几句，侍立在一旁的袁克定忙插话：“段芝泉恃功而骄，带了一个坏头，若各部总长都像他那样，总统府就没威信了。他既然长期生病，父亲何不干脆叫他辞职，安心养病算了。”

这话说到袁世凯的心坎里去了：若不对段祺瑞加以惩处，总统的威信何在？他问儿子：“你看谁可以接陆军总长这个职务？”

“云南都督蔡锷。”袁克定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对他熟悉？”袁世凯放下筷子，认真地问。

“儿子至今未见过蔡都督的面，只是听许多人都说他很能干。”袁克定弯腰禀答，“据说他二十二岁便在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与蒋百里、张孝准并称士官三杰。回国后历任江西、湖南军事学堂教官，后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陆军小学总办，混成协统，训练军队很有一套，广西巡抚张鸣岐、云贵总督李经羲都很器重他。又听说蔡都督事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不扣军饷，不图享受，在西南新军中很有威望。”

袁克定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段话对父亲叙说了一遍。

其实，袁克定说的这些，袁世凯大都知道。不过，袁克定这番话还是有作用的，因为他从儿子的口中获知京师有许多人都在称颂这个远在西南的年轻都督。一个人能有如此口碑不容易，但蔡锷还不是袁世凯心中最合适的人选。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去年宁赣之役时，有人揭发蔡锷与宣布独立的重庆方面有暗通款曲的嫌疑。二是蔡锷为梁启超的学生。袁世凯对梁表面笼络，内心一直深怀戒备。在他看来梁、蔡师生二人一文一武，倘若结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一股动摇国本的力量。必须对蔡锷再作一番了解。

“克定，蔡锷这个人，你只是听别人说起，自己到底未见过本人。还有哪个很值得信任的人了解他吗？”

“有哇。”袁克定马上回答，“杨哲子与蔡锷同是湖南人，与蔡有十多年的交情，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父亲不妨问问他。”

“好吧，”袁世凯抹了抹嘴巴。“下午，叫杨度来一趟。”

下午二时，袁世凯准时结束午睡起床，然后拿起镶有铁托的藤手杖，从二楼下到一楼办公室。一路上手杖点在楼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楼下的人知道总统下楼了，全都屏息垂手侍立。下到最后一级楼梯，他似咳非咳地“哦”了一声。这是他的习惯，意在告诉大家，他要进办公室了。夏寿田赶紧过来打开办公室的门，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进门，而是问：“哲子来了吗？”

“他早已在会客室里恭候了。”夏寿田恭敬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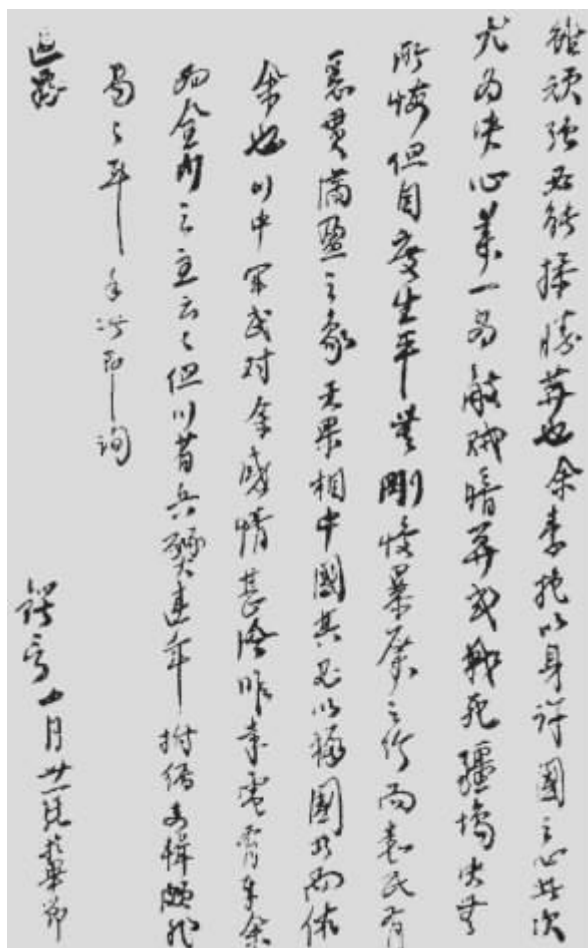
袁世凯转身朝会客室走去。

“大总统！”当袁世凯矮壮而笔挺的身躯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杨度立即起身迎接。

“哲子你来了，坐吧！”



蔡锷



蔡锷手迹

袁世凯招呼杨度坐下后，自己也在对面沙发上坐下。刚落座，一个年轻的内史进来，给他端上一小杯乳白色糊汁，同时给杨度递来一杯清茶。自做总统后，袁世凯每天上班时照例要喝一杯这样的糊汁。这是按宫中一个老御医开的方子，用鹿茸、人参、虎鞭、蜂蜜等补药熬成的。就靠着一天两小杯糊汁，他外应繁杂国事，内应列房娇姬，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好久不见了，近来还好吗？”

“托总统洪福，近来一切都好。”杨度说的是实话。这两年多来他

自认对袁世凯有功，但频遭冷遇，心里总不太舒畅。自从与袁克定小汤山会谈以来，他才真正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夏寿田的被重用和蔡锷的即将进京掌重权，更给他以初战告捷的喜悦。

“好，好。”袁世凯的关心显然只是一个形式，他并不多问下去，随即转入正题。“今天请你来，是想问问你，云南都督蔡锷这人如何，据说你是他多年的朋友。”

对于袁世凯这种不多说客套话，总是单刀直入的谈话作风，杨度是熟悉的，他也不转弯抹角：“回禀总统，我是在戊戌年春于长沙时务学堂里初次认识蔡锷的。那时他才十六岁，但已经做了三年秀才。听说蔡锷出身贫寒的农家，自小天资过人，胸有大志，最能吃苦。他进时务学堂，是一个人徒步从邵阳老家走到长沙的，在学堂里年纪最小，但成绩最好。”

袁世凯认真地听着。“出身贫寒的农家”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知道这种人对格外之恩比较容易接受。

“后来蔡锷到了日本学军事，我那时也在东京，与他有过交往，舍弟与他关系也很好。”杨度知袁世凯对梁启超有戒备，有意不提蔡去日本是为着投奔梁的原故。“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数较为放荡，但蔡锷与他们大不相同。他从不进酒楼歌厅，也不与任何女人往来，一心一意学习日本的军事，因而成绩非常优秀。毕业时，士官学校有意留下他，但他执意要回国报效。”

袁世凯习惯地摸着胡须。他的胡须原来蓄的是八字式，自从克定从德国回来后，他便模仿德皇威廉二世的样子改蓄牛角式，即两端尾部向上翘，如水牛之角。袁的须式改变引起连锁反应，官场上纷纷蓄起牛角式胡须来。官场的爱好又影响社会的风尚。一时间，京师男子汉，几乎人人嘴上都长起两只小牛角来。袁世凯心里在寻思：这样一心一意为事业的人真难得，但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拿什么东西来套住他呢？

“蔡锷回国后，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哲子，据说蔡锷是梁启超的得意学生，是这样的吗？”

“蔡锷在长沙时务学堂读书时，梁启超教过他的书，梁对他是很欣赏的。不过在日本时，我并未见过他们之间有特别亲密的关系。”

时务学堂里的师生关系是无法回避的，只得实说，至于在日本的情况，杨度料想袁世凯也不清楚，他一句话将梁蔡之间亲密的交往给抹掉了。

“梁启超这个人始终不肯和我们同心，蔡锷是他的学生，假若我把蔡调进京来委以重任，你看蔡能为我们所用吗？”

“大总统，这点您请放心。”杨度坚定地说，“师生之谊只是一段时期的，并非牢不可破。当年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的关系，可以说是古今少有，但后来因为信仰不同，几如水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蔡、梁之间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并无深交。何况蔡出身贫寒，出身贫寒的人都知感恩。倘若大总统对他予以格外恩宠，蔡锷一定会感恩戴德，乐为大总统所驱驰。”

杨度这个康梁先合后分的例子举得很好，大大消除了袁世凯对蔡锷的疑虑。至于去年的事，是不能也不应该询之于杨度的，且无真凭实据，暂搁下，先把他调到北京来，考察一段时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以一虚职把他拴在身边，岂不比虎在深山更好！

袁世凯就这样决定了。

蔡锷即将进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梁启超的耳中。

去年秋天，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他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但很快他就失望了。熊希龄并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袁世凯更无意于各项建设。对大总统来说，当务之急乃是如何巩固政权，用强力将反对派压下去。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辞职了，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不过月支五百大洋而已。

进步党成立，梁启超被选为理事。理了一段时期的事后，他也看出，这些所谓的议员们大部分都是图一己名利的政客，口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而且对政党政治一窍不通。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们为消除政敌而拍手叫好，并落井下石。梁启超看到这个局面很痛心。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这个合法斗争的场所，也就名存实亡了。

梁启超终于彻底看清袁世凯不是行民主共和的人物，对两年来的追随颇为悔恨。同时，他也看出袁世凯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其根本的力量在于袁的手里掌握着北洋军。梁启超要成事，进步党要成事，非要有自己的军队不可。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高足蔡锷的身上。杨度根本不知道，回国十年来，蔡锷一直与梁启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蔡锷发自内心地敬重名满天下的恩师，梁启超也十分器重依畀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与梁启超的情谊远远超过了杨度。现在得知袁世凯要调蔡锷进京，授其军事重权，梁启超如何不高兴，忙修书一封寄往昆明，盼望学生将滇事妥善处理后续来京师。

蔡锷收到杨度的信后两天便收到了总统府的调令。他生性沉静稳重，虑事深远，并不认为到京师去是一件好事：素与北洋军系没有瓜葛，京畿一带从来就是北洋军系严密控制的地方，孤身进京，能有什么作为？弄得不好，反而入了牢笼，今后欲求脱身都很难。都督衙门里的僚属们却都主张他去。大家说，云南毕竟是边隅之地，影响有限，应该有坐镇北京号令全国的雄心大志。又表示云南永远听都督的，倘若今后有什么事要云南办，只要一句话，滇军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正在犹豫不决时，蔡锷接到恩师的信。他不再迟疑了，遂打点行装启程。

袁世凯本想让蔡锷先当参谋总长，以取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因为黎一边做着副总统，一边还兼着这个职务，尽管他身任两个总领全

国的要职，却始终不肯离武昌一步。待蔡锷做了一段时期的参谋总长之后，再调任陆军总长，进而取代段祺瑞。不料左丞杨士琦的几句话，使袁世凯取消了这个安排。

就在蔡锷进京的前夕，他跟杨士琦谈起这事。杨说：“北洋军系是长期来形成的，要骤然改变不可能，只宜行之以渐。北洋军系都是北方人，若用一个南方人来做他们的总指挥，会引起他们的不睦。况且蔡锷年轻资历浅，不易弹服，容今后慢慢物色更合适的人为好。”

袁世凯对长军事之人本来就看得很重，他认为杨士琦的话有道理，尤其是用南方人来指挥北方人确实有点不妥。

蔡锷进京的那天，袁世凯派人用隆重的礼节迎接，又在棉花胡同装饰了一套豪华的住宅让蔡锷居住。过了几天后封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再过几天又封他为昭威将军。头衔很多，就是没有具体职务。

蔡锷在棉花胡同住下后，先去拜访老师梁启超，之后又看望了杨度。杨度带着他到小汤山别墅。袁克定在这里设盛宴款待，又特意送蔡锷一件紫貂皮袍。说是北京冬天冷，对于一个初进京的南方人来说，御寒当为第一要务。蔡锷将皮袍试了试，大小长短刚好合身，他很感激袁大公子的美意。

为了将兵权收回到自己手中，袁世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在总统府里设置一个名曰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掌管全国军事，将段祺瑞、王士珍、程璧光、荫昌、萨镇冰等陆、海两军及参谋部巨头都安置在办事处做办事员，所有重大军事决策都在由他亲自主持的办事处会上决定。这样，陆军部、海军部便都成为名存实亡的机构了。到后来，他干脆逼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的职务，由王士珍接替。蔡锷的陆军总长计划彻底告吹了。

袁克定、杨度一心想把蔡锷送进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经过多方运动，袁世凯终于同意让蔡锷进统率处做办事员。

蔡锷虽未做成陆军总长，但以一个南方人又非北洋军系的年轻都督而挤进统率处，令军政两界都刮目相看。大家皆认为蔡锷已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红人，作为一颗军事新星，他已经璀璨地升起来了。

蔡锷自然感激袁克定和杨度的大力推荐，梁启超也感激他们。由于蔡锷的关系，这两年因各人忙自己的事而显得疏淡了的梁、杨关系又变得热火起来。他们都把宝押在蔡锷的身上，企盼这位年轻的军事奇才能做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得力工具。

这天，蔡锷因母亲和妻儿来到北京，在东来顺酒家设宴招待师友。邀请了梁启超、杨度赴宴，同时还特地将在家赋闲的熊希龄及刘揆一也请了来。虽同处京师，平日也难得聚会，今日相聚一堂，大家都格外珍惜。

梁启超想起十六年前时务学堂的那次聚会，想起紧接着的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想起随之而来的风云突变、六君子的遇难、自己和南海师的出逃，想起海外十多年的奔波鼓吹，又想起前年回北京时的满城轰动，这两年的入阁组党亲办政事的艰难和失望，一时间沧桑变化的万千感慨都涌上胸间，本来海量的他，只喝了几杯酒便觉得头晕了。

三十六岁的刘揆一已有些发胖了。前年和去年，他当了八个月的工商总长。时间虽短，却是两度入阁。在陆徵祥内阁呆了两个月，在赵秉钧内阁里呆了半年，因宋案而愤然辞职。民国未建立时，刘揆一作为血气方刚的职业革命家，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出生入死不屈不挠。民国建立后，他做过阁员级大官，反而意志大为衰退了。

袁世凯做总统后，同盟会要建政党内阁，为抵制袁世凯所主张的超然内阁，同盟会籍的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四总长退出内阁。袁为讨好同盟会，提出由刘揆一接替陈其美的工商总长一职。为调和矛盾，消除党争，黄兴劝刘揆一先脱党后入阁。刘揆一很想利用总长一职为国家做点实事，于是宣布脱离同盟会，进而做了陆内阁的工商总长。这下招致了同盟会中激烈派的坚决反对。他们指责刘为了谋取高官而叛党。又因刘任职后委任共和党的向瑞琨为次长，而刘

在议员讨论时获得了共和党的全数票，于是不少人说刘揆总长是交易。刚上任的刘揆一便四处挨骂。全国政局混乱，党争激烈，谁有心思办实事？刘揆一肚子经济改革的计划全部化为空文。到了辞职的时候，工商实业无一举措，经济建设无一业绩。这一年来刘揆一颇为消沉，他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的中国竟然是这个样子！

熊希龄辞去总理后，在香山买了一座房子住下。热河盗宝案的公布，使他既感委屈又有口难辩，他对袁世凯恨惧交集。想想当了五个月的名流内阁的总理，除开把袁由临时总统扶为正式总统、副署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外，一件实事都没有做。清夜扪心，深觉惭愧。熊希龄认识到自己不是干政治的料子，不如做点实事更有益于社会。夫人朱其慧很赞同丈夫的意见。她一向富有同情心，每见孤贫无援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孩子便觉心里难受，于是她和丈夫商量筹办社会福利事业。熊希龄深为赞许。眼下，他已在开始做这件事了。

当一个蹩脚的政治配角，给他带来的是羞惭；做一个拯弱扶贫的慈善家，得到的是社会的广泛赞誉。几度宦海浮沉过来的湘西俊才，终于寻到了自己的最佳人生位置。为此，他心里充实，心情也很开朗。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松坡，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就数你的出息最大了。”

“熊先生过奖了。”蔡锷谦虚地笑了笑。“我没有做什么事。霖生兄领导同盟会在海外艰苦奋斗，武昌首义时又亲冒矢石，他才是缔造共和，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英雄。”

“松坡取笑了。”刘揆一苦笑着说，“我哪里配得上有功，真正有功的还是卓如师。他这十多年来所撰写的数百万字文章，不仅开启了今天的民智，而且对子孙后代都有不尽的启示。”

刘揆一说的是心里话。一年多来，他在对革命成功后的中国现状的痛苦反省中，深感这一切都是由于国人的文化素质太差的缘故。这种差，是全民族性的，不仅仅是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包括国会的议员、内阁的总长次长，甚至也包括自认为是先知先觉的革命党人在内。一场剧烈的暴动可以推翻一个朝代，改换一个政权，但对民智的

提高、素质的改善，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真正成为强国，要靠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而提高文化素养，靠的是教育。刘揆一认为，梁卓如先生是这方面当之无愧的大师。他举起酒杯，由衷地对着梁启超说：“卓如师，学生敬你一杯！”

梁启超捂住酒杯说：“我头有点晕了，我不能喝了。”

刘揆一说：“卓如师，我说一句话，如果我说得对，您喝一口表示赞同，说得不对就不喝。”

“你要说句什么话？”梁启超来了兴趣，众人也都来了兴趣。

“卓如师，您的文章风靡中国，启发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智，我从心底里尊敬您。我想，您应该把自己的一肚子学问拿出来，精心培养一大批教师，让他们也去写文章传播知识。如此，一个任公就变成了几十个几百个任公了。卓如师，你说我的话有道理吗？”

“我明白了，霖生的意思是要我去当教授。”梁启超松开捂在酒杯上的手说。

“不是当一般的教授，是当教授的导师。”刘揆一强调指出。

“霖生说得好，我也认为我适宜去学校当导师。好，这杯酒我喝了！”梁启超举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完。

刘揆一见梁启超赏他的脸，十分高兴，便把自己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一口喝了。

蔡锷说：“卓如师去当导师的确是好事，只是嫌早了点，十年后再去吧，现在的政坛还离不开先生。”

杨度赶紧说：“松坡说得对，干十年实后再说。”

梁启超感慨起来：“就我自己的愿望来说，我什么政事都不想干了，不独这个币制局长不做，就是给我一个国务卿也不做。这几年的国事真让我厌了。不过，每当我想起复生、佛尘，想起许许多多为中

国的新生而付出生命的朋友，我便不得不打起精神干。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若我们都图个人的安逸，隐居避世，不负责任，这个国家交给谁？”

梁启超这话说得沉痛，也说得实在，酒席上的每个人都是对社会对国家有强烈责任感的热血汉子，对这话都从内心里表示赞同。

“十六年过去了，十六年前那次在时务学堂的聚会，我始终不能忘记。”梁启超又满怀感情地说。

“我们都不会忘记。”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梁启超说：“所幸十六年过去了，除复生、佛尘为国成仁外，我们活着的人都在努力，也无愧于岁月，尤其是松坡，在云南练出了一支劲旅。国家还未走上正轨，安定乾坤，还得靠真刀实枪。”

蔡锷感激恩师对他的殷切期望，说：“卓如师放心，学生练出的军队决不会成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一定要使它成为安定国家保卫百姓的长城。”

“壮哉！松坡，我敬你一杯。”熊希龄举杯。

“不敢当。”蔡锷说着，先将自己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在座的人都是国之英才，杨度极想他们都能成为自己未来宏伟事业的支持者。他大声说：“刚才任公说我们十六年前痛饮时务学堂的事。诸位是否还记得当年我们对着天地神明起下的誓言么？”

“如何不记得？”蔡锷回忆道，“当年是复生先生带头说的，我们都碰杯赞同的。他说，我们几个人今后不论做什么事，从政也好，练军也好，治学也好，都要为了救国救民这个大目标。又说只要为了国家和人民，不论谁有事，我们其他人都要尽力帮助。”

刘揆一也说：“我也记得，复生先生是这样说的。”

熊希龄笑着说：“我打算办一个慈善机构，收留孤寡老人和无父

无母的儿童，你们哪位或是发了大财或是掌了实权，希望资助资助我。”

众人都说：“办慈善机构是大好事，理应支持。”

杨度立即表态：“舍弟重子日前来信，说华昌炼锡公司赚了点钱。秉三兄，只要你挂牌办事，我就以华昌公司的名义捐赠十万大洋！”

“好！”熊希龄起身。“哲子，我敬你一杯。”

在大家的掌声中，杨度豪迈地喝下了这杯酒。

梁启超被杨度的豪气所感染，充满感情地说：“从来乱世多英豪，我不幸生当乱世，也有幸于乱世中结识众多英豪。南海师，中山先生，并世两圣人，都是几百年间才出一个的人物。戊戌年遇害的六君子以及后来的佛尘兄，也是古今少有的慷慨烈士，还有克强、宋卿、季直、组庵及在座诸位都是与历代开国名臣相并列而无愧的英杰，都是后世子孙笔下的人物，趁着我们都还健在，要把档案材料留下才好。”

“是呀，”翰林出身的熊希龄忙接言，“历朝历代都有国史馆，我们何不向总统提议设立一个国史馆。”

“对，我也正是这个意思，我估计项城也会同意的。”梁启超用手理了理垂下来的长发，说，“建国史馆不难，难的是找一个主持国史馆的人。”

刘揆一拍了拍手掌说：“现有一个绝好的人物在，只要他肯屈就，定要使前代所有国史馆的主持人黯然失色。”

梁启超笑道：“是个什么人，让我们霖生这样推崇备至？”

众人都竖耳聆听。

刘揆一笑着说：“卓如师，您的太老师您忘记了？就是王湘绮老

先生呀！”

梁启超连连点头：“是的，是的，王老先生果然是极好的国史馆主持人。”

熊希龄说：“要说让湘绮先生来京主持国史馆，那自然没得话说的。只是老先生一生不愿做官，过去在曾文正公幕中，也只是做一个来去自由的客人，不肯接受官职。现在八十好几了，他肯放弃素志来做官吗？况且还不知他身体如何，北京冬天又冷，他能适应吗？”

刘揆一说：“老先生身体倒还硬朗。先前我的一个叔伯兄弟来京，说亲眼看见他老人家在湘潭街上走，不用人扶，也不用拐杖，腰板还挺得直直的。就不知他肯不肯屈就了。”

蔡锷笑道：“要请动王老先生，这个本事只有哲子先生才有。”

大家都看着杨度。

杨度一直在听大家的议论，没有插话，心里却想了很多。他首先想到的是，设立国史馆的建议很好。它的好并不在于收集民国史料，而在于它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可以请来湘绮师的机构。杨度知道，湘绮师绝对不会屑于做一个国史馆的馆长，但他却乐意做帝王之师。老人家研习一辈子帝王之学，年轻时不曾付诸现实，垂暮之年若有所展布的话，他也会感到高兴的。不过这还在其次。因为他毕竟年事已高，不可能身任艰巨，况且现在的时势已与六十年前大不相同，他无西学，也未见得能把国家治理得好。杨度其实并不指望王闳运真正做帝王之师，他期待的是老先生能以其并世无双的特殊阅历和一代文宗的名望，来做他本人正在进行的这番事业的谋士和后盾，帮助他将帝王之学付诸实践。

杨度相信为帝王之学奋斗了一生的恩师姻丈是不会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的，于是慷慨允诺：“诸位放心，我一定会把湘绮师请来北京的。”

蔡锷乐道：“我今天请客，原是为家母和贱内来京邀大家聚一

聚，却不料为国家办成了这样一件大好事，真是荣幸已极。来，让我们为国史馆的筹建，为湘绮老先生的来京，预先干个杯，祝愿这两件事都顺利办成。”

“说得好！”大家都兴高采烈地举起杯子，为无意之中提出了一条好国策而干杯。

八 湘绮楼庭院，王氏祖孙三代赏月联诗

八十三岁高龄的湘绮老人近来心情特别舒畅，这是因为远嫁贵州的七女棣芳回娘家省亲来了。

棣芳出阁将近二十年了，只回过娘家两次。一次是嫁后三年，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和丈夫丁体晋一道回云湖桥看望老父。湘绮老人见女儿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乐得合不上嘴。棣芳在家里住了两个月，老人天天逗弄着外孙子，和女儿说说家常，也帮女儿改改诗，日子过得很是惬意。女儿一家回贵州后，老人长时间闷闷不乐。第二次是四年前，正当中年的丁体晋忽然得急病死了，棣芳哭得死去活来。王闾运也很伤心，写信要女儿回娘家住一段时期。棣芳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少春回到娘家，父女见面抱头痛哭。老人安慰女儿，死生有命，不必过于悲伤，要好好地活下去，要把儿女抚养成人。为了冲淡女儿的悲痛，老人天天给女儿讲诗文，少春也在一旁听。少春像母亲小时一样的聪颖好学，老外公很疼爱她，亲自教她吟诗填词。

棣芳借文字遣散愁思，写了不少诗，老人细心替她修改，帮助她提高。在娘家住了半年后居然成诗一百余首，加之做闺女时写的七八十首和出嫁后十多年的二百多首，共有四百来首诗了。老人要兑现嫁女时的诺言，也为了给新寡的女儿添一种慰藉，拿出三百两银子来，请了一个好刻工，足足刻了一个月，为女儿刻了一个诗集，取名《念云诗草》。念云，就是怀念棣芳的生母莫六云。这两个字，寄托了父女二人共同的情思。《念云诗草》刷印了二百册。竣工那天，老人摆了六桌酒，请来四乡文人，把女儿的《念云诗草》介绍给大家，又每人赠送一册。老父深厚的慈爱，令棣芳感激莫名。八个月后，棣芳心

情已趋平和，湘绮老人这才同意她们母女回贵州。

上个月，棣芳带着女儿第三次回娘家。这次回娘家的棣芳与上次大不相同，心情好多了。尤其使她宽慰的是，去年十七岁的儿子在全县学堂考试中取了第一名。湘绮老人乐呵呵地对女儿说，丁家后继有人，这全县第一名就是案首，在前几年也就是进学的秀才了。又看着长得亭亭玉立的外孙女少春，居然诗词做得很不错了，老人益发高兴，逢人就说，我的外孙女也是个才女哩！棣芳远道回来探亲，姐姐娥芳、帅芳、蒲芳，妹妹锦同都从婆家回到娘家。姐妹们一起叙别情，聊家常，湘绮楼里洋溢着一片欢快的气氛。

正是初夏季节，草木葳蕤，百花盛开。吃过晚饭后，王闿运在庭院里抽烟，周妈给他端了一杯茶来。周妈也是快六十的人了，显得比先前更胖，但手脚仍很灵便，服侍老人比以前还要周到细心，无微不至。王闿运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她，随便到哪里，哪怕是到女儿家做客也要把周妈带上。上上下下的人免不了说闲话，指背心，只有铁匠弟子张登寿理解他，替他掩盖，说：“八十老人出则杖策，古礼有之。周妈，不过是湘绮师的‘策’而已。”王闿运对张登寿这话大加称赞：“张铁匠的古书真是读活了。”又借题发挥：“现在的人没有把古人的书读活，所以国家越弄越糟。”

老先生对这几年的国事是极不满意的。他从来就不赞成民主共和制，国只有一个主，那便是君主，民怎么能做主呢？民一旦做了主人，那主人就多了，最后势必政出多门，其结果是无主。而且还会给野心家们带来口实。他们也是民，他们也要做主干预国事。这样一来，国家不乱才怪哩！他常对弟子们说：“你们看民国才三年，国务总理就换了五起，现在干脆好了，连总理都不要了，又改叫政事堂。不断换宰相，这是乱世的特点。这都是民主共和带来的乱子。”发完牢骚后又叹息：“袁家老四当这个家也不容易，他身边没有能人给他出主意，为他掌舵。杨哲子在北京，他不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杨哲子还没有磨练出来，做宰相还嫩了点。可惜，我又老了！”

于是众弟子都恭维：“先生不老，只要袁大总统请先生出山，这

天下就太平了。当年姜子牙出山，不也是八十多岁吗？”

说得老人开怀大笑。

今夜月色很好。王闳运抽了几口烟，喝了几口茶，心情很悠闲。望着月光下的云湖桥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似乎比白天更美，不觉诗兴大发。又想起棣芳爱诗，棣芳的女儿也爱诗，这真是得王门书香一脉之传，且众女儿都回家了，良辰美景，只差赏心乐事了。何不学古人联句遗风，今夜来个王门诗词大联句，补上这一则赏心乐事，也给后人留一段诗坛佳话。

王闳运想到这里，心情格外兴奋，忙对周妈说：“把棣芳姊妹都请出来，各人都带上一条凳子。”

一会儿，棣芳带着女儿少春，娥芳、帅芳、蒲芳、锦同等人来到庭院，围在老父的身边，问：“爹爹叫我们出来做什么？”

“都坐下吧！”王闳运笑眯眯地招招手，女儿们都在父亲的身边团团坐定。

“棣芳带着女儿千里迢迢回娘家很是难得，你们其余几姊妹虽说都在附近，但一年到头也难回来一两次，尤其是姊妹们团聚在一起更难。我刚才想了一个主意，大家在一起乐一乐，不知你们愿意不？”王闳运说完，用慈祥的眼光望着众女儿们。

“愿意，愿意！”棣芳率先回答。

“爹爹，您老想了个什么好主意？”锦同问。

王闳运捋着白胡子笑道：“诗是我王门的家传，我王门小姐个个都会吟诗，难能可贵。今夜我们父女、祖孙三代来个诗词大联句如何？”

众女儿都拍手叫好。少春从来没联过句，急道：“外公，我联不好，我不参加！”

王闾运嗔道：“那不行，你不参加，那就只有两代联句了，缺了整整一代怎么行！”

大家都笑了。

看着外孙女一脸窘迫的样子，王闾运乐道：“好，对你优待，一是你联最后，二是允许你多想一会儿，实在想不出了，可以请妈妈帮忙。”

准许妈妈帮忙，少春的胆子壮多了，遂点头同意。

锦同向来调皮。只见她高声嚷道：“爹爹，我看也要有赏有罚才好。”

“好！”王闾运笑道，“你们都是女儿家，不罚酒，也不赏钱。这样好了，联完句后大家品评，评上第一的，爹赏她一段花纺绸，最末的，罚她给爹做一双新鞋！”

“好，好！”众女儿都欢呼。

王代懿听到庭院里热热闹闹的喊叫声，忙出来看。锦同有意作弄哥哥，便对父亲说：“爹，要说吟诗，我们家第一号女诗人要数四嫂。现在四嫂去了北京，由四哥代替。”

王闾运正为代懿、叔姬两口子不和而担忧，听了锦同这话，他立刻想到这是个好主意，让代懿代叔姬联句，以后再叫锦同给四嫂写信告诉她，叔姬看了信后会对代懿生发好感，说不定能回心转意。于是对儿子说：“你也坐这里，代叔姬联句，好好运神，莫在姐妹面前丢了脸。”

代懿思念妻子，很想为她献献殷勤，忙说：“要得要得，爹就放心好了，我连姐妹们都赶不上，还算什么男子汉！”

棣芳道：“先别吹牛，末了还有大家品评哩！”

锦同催道：“爹，您老先出句吧！”

王闳运端起铜水烟壶，把壶嘴送到口里，咕隆隆地响过一阵后，吐出几口白烟来，随之吟道：“地远山馆静，气澄天宇明。嘉兹庭兰秀，迟彼月华临。”

王闳运开头这四句从庭院吟起，描绘出一个宁静恬美的月夜来，为整个大联句定下一个基调，也为众女儿拓开一个供她们驰骋才华的广阔天地。大家听了老父的这四句诗，都在细细地品味着，一时不知由谁来联为好。

王闳运见状说：“从年纪大的到年纪小的依次联。娥芳先联，你在这里数最大。接下来依次为岑芳、帅芳、代懿、棣芳、锦同，最后为少春。”

于是娥芳低头苦想。娥芳是蔡夫人的长女，在姊妹中排行老大，丈夫是名诗人邓辅纶的儿子邓国瓛。娥芳生性敦厚，在父母公公的熏陶下，能做得出很好的诗文。她想自己第一个联，一定要联好。

娥芳凝神思考后联道：“良宵胜秋夕，闲居散玉簪。绛火摇花影，清瓢洗尘心。”

“联得好，下面轮到岑芳了。”王闳运对大女儿的联句很满意。

岑芳也是蔡夫人生的，在姊妹中排行老三，她嫁给常家，夫婿是曾做过湖北巡抚的常大淳的族孙，也是一个簪缨官宦之家。她想了想，吟道：“图案列珍馐，高咏屏凡音。赋诗岂慕昔，欢侍良在今。”

“不错，不错。”诗词见性情。岑芳的联句里流露的是一片孝顺之情，王闳运很满意。

接下来是帅芳了。帅芳是莫六云的长女。莫六云生了六个女儿，就是没有一个儿子。她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王闳运戏称之为“半山”。半山是拗相公王安石的字，王闳运认为六云的个性有点像王安石。因为没有儿子，她临死都不瞑目；也因为没有儿子，她将女儿当儿子一样教育，总是督促她们读诗文，故而帅芳的诗也做得好。

帅芳略作思考后接道：“兴超情易愉，意惬乐非湛。秦隋故无赏，轩唐常可寻。”

“帅芳这后两句吟得好。”王闾运放下烟壶，又补充一句，“有古人风！”

帅芳得了老父的称赞，很得意。

该轮到代懿了。他本想把前面三个姐姐的诗都压下去，但在“秦隋故无赏，轩唐常可寻”这两句面前却步了。只得硬起头皮念道：“采菱江路淹，飞蓬霜露深。且歌涧阿美，何伤时序侵。”

王闾运点点头道：“也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只是男子汉的气概不足。”

大家都笑起来，代懿被弄得很不好意思。

棣芳要为哥哥解窘，立刻吟出“露垂风入槛，瑶宫桂已林。隐隐碧云台，寥寥鸿雁深。”

“很好，很好！”王闾运拍打着座椅扶手，大声赞扬。

这四句诗确实做得好，超过了以上四人的联句。老人之所以要大声赞扬，除此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他特别怜恤这个才貌出众的七女。年纪轻轻便守了寡，历代才女都命薄，孰料棣芳又成了一个例子！今夜即使棣芳诗做得平平，老父也要把鳌头美誉送给她，何况做得如此出色！

爽朗的锦同说：“大家都听我的：登高眺北渚，碧水映南岭。菱荷不可望，天风吹我襟。”

棣芳说：“八妹的诗有点男儿气派。”

转脸又对女儿说：“想好了没有？该由你结尾了。”

少春望着母亲，脸涨得红红的，显得有点紧张。

代懿在一旁打气：“不要紧。想出一句念一句，实在念不出了，四舅帮你。”

少春说：“不要帮忙，我自己联。”

几个姨同声夸道：“有志气！”

少春转转两只乌溜溜的眼珠，鼓足勇气吟道：“黄鹤凌霄翥，蜻蜓向阶吟。无为翳罗袂，回帷调素琴。”

少春这几句压轴诗一吟出，众皆惊呆了，暗思：小小年纪，怎么能想得如此佳句？

王闾运喜不自禁，走到外孙女身边，拍着她的头说：“乖孩子，有你这个外孙女，外公这一世心满意足了。好好努力，前途不可限量。”

棣芳在一旁听了，高兴得眼泪直流。

锦同嚷道：“今夜这个鳌头，我们这些做姨做舅的都莫想了。”

大家都欢笑表示赞同。

这时周妈颠着两只小脚急急忙忙走过来说：“老头子，县衙门送来了一封公文，还说是总统府来的哩！”

“什么，总统府来的？”王闾运又惊又喜。“袁家老四怎么会想起我这把老骨头来，一定是午诒和哲子他们说了些什么？”

王闾运离开庭院来到书房，代懿、棣芳、锦同也都跟着进来了。周妈把油灯挑得亮亮的，又将老花镜拿来。王闾运戴上眼镜，打开公文，宽大的淡黄色信笺天头赫然印着“中华民国总统府”七个鲜红色隶书字。他轻轻地念道：

王秋老先生道席：

丈人学界泰山，文坛北斗，世凯久慕盛名，因忙于政事，未及拜访，深以为憾。今政

府设国史馆，贮建国史册，传功勋大略。丈人负一时之望，四方推荐，特聘为国史馆长，速来京履任为盼。

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顿首

王闾运念到信末，却不太高兴起来。他心里想：袁世凯原来是要我到北京去当国史馆长，为他做搜集史料树碑立传的事，这小子怎么这等看轻老年伯？请我去北京，理应做他的老师，做中华民国的老师才对。袁老四应向前清摄政王学习，在中央设一个弼德院，请我去当弼德院的院长才是。

王闾运把袁世凯的信搁在一边，拿起水烟壶抽起烟来，一句话不说。

周妈听说袁大总统要老头子去北京做官，笑得合不拢嘴。北京是皇帝住的地方，花花世界，什么好吃好看的东西都有，她想去北京。她知道老头子离不开她，老头子若去，一定会带她去。于是一个劲地怂恿：“袁大总统就是皇帝，他请你去北京做官，这个面子比天还大，有什么犹豫的，选个好日子就上任吧！”

代懿寻思正好跟父亲到北京去看叔姬，与她重修于好，于是也劝道：“爹，去吧，修史可是一件大好事呀！”

棣芳却不太赞成。父亲八十多岁了，还到北京当什么官？不如在家里安享天年最好。她说：“我看爹不必去北京，北京冷，爹怎么受得了？”

锦同也不想爹外出，说：“听说北京那个地方没有米饭吃，又没有辣椒吃，天天吃杂粮。爹这大年纪了，哪里吃得惯！”

周妈说：“要吃辣椒好办，我明天就剁它几坛子豆豉辣椒带去。”

锦同一向不喜欢周妈，白了她一眼，顶道：“辣椒可以带，稻米呢，你能带几担去？”

周妈被顶得脸涩涩地，嘴里嘟囔着：“哲子、午诒也过得哩，叔

姬老娘也过得哩，为何老头子过不得？”

她怕锦同骂她，边说边退出了书房。

王闾运吐出几口烟，问代懿：“县衙门送公文的人走了吗？”

代懿答：“夜深了，没让他走，今夜就睡家里，明早回城。”

“你去对他说，要县衙门派个人去长沙省衙门，代我拍个电报给袁四少爷，就说我领他的情了，只因年老体弱，不能受命。”

代懿听了心里发凉。爹不去北京，他也就见不到叔姬了。他求道：“爹，您老还是去吧，别人求都求不到哩！”

锦同忙说：“四哥，爹叫你去你就去，别再啰嗦了。”

代懿快快地出去了。

王闾运没料到，只过了七天，袁大总统拍来的回电就到了他的手里。这封回电，让老人越读越熨帖：

壬秋老前辈座下：

方今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时局维艰，内外忧患。世凯谬承推举，总揽中枢，实德薄才浅，不堪胜任，惟有倚仗四方英杰，共渡难关。老前辈海内人望，硕学大德，雄才伟略，前受曾文正之青睐，后蒙丁文诚之倚重，为国为民，多所建树。当此承启之际，亟盼老前辈不嫌愚陋，移驾京师，以便世凯早晚趋谒，朝夕请训。倘蒙俯允，民国之幸也，世凯之幸也。

袁世凯叩首

这封回电，连呼几声“老前辈”而不用前信的“老先生”，这点改动很让王闾运舒心。

王闾运一生有一个大缺憾，便是未中进士点翰林。他二十二岁中的举，以后相继参加四次会试均未售，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最后一次在光绪初年，他以“不愿向五六岁的小儿皇帝叩头，故意不把文章做好”来为自己掩饰，从此后不进礼闱了。到了光绪三十四年，中

举五十四年，高龄七十六岁的王闾运，终因盛名而被朝廷特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检讨。王闾运不仅圆了进士、翰林的梦，还获得一份殊荣。因为从前朱彝尊、毛奇龄等人虽不由会试但还是通过了博学鸿词科考试后才得以入翰苑，而王闾运不须考试直接授翰林，对于一个布衣而言，这真是异数。

但此时翰林已不如过去那样清贵了，许多留学回国有一技之长的人，朝廷也赏他们翰林的称号，如牙科翰林、染织翰林等，而正经以文学入翰苑的，他是有清一代最后一个。于是他撰联自嘲：“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

《鱼千里斋随笔》卷二《王湘绮与洪宪》：“当湘绮应聘之初，故里儒流，多致非议，时袁氏僭窃之念已萌，谈者以老人将为新朝佐命，拟以国师。实则湘绮平生滑稽玩世，游戏人间，观其来去自如，处处不离嘲弄，虽此行竟属多事，亦殊不足为此老病也。”

“洪宪帝制诸臣，聚议以龙飞在望，宜载宝书，以光史册，于是有国史馆之设。主其事者，必为当世魁儒，人伦师表，金谓非湘绮莫属，袁氏可之，兼从杨度请也。度与湘绮同里，既属内亲，且为入室弟子，婉达此意，不遭峻拒，乃遣使致蒲轮安车之聘，饬湘鄂豫直诸将军巡按使，沿途款接，湘绮遂行。”

“湘鄂诸名士祖饯，交口叹美，以比桓荣，谓为儒生稽古之力，汉廷盛事，再见于今；而爱重老人者，则以为未安。湘绮笑应云：‘吾此行但应年侄之招耳。’盖湘绮与袁氏先辈，清季有同榜之谊，故以为答，其在汉上抱冰堂曾赋诗，有句云：‘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亦以此自明心事。垂耄之年，非贪慕荣利别有妄念可知。揆湘绮本意，固亦不薄史事，欲以此传其旷代高文，且冀幸袁氏未必果攘神器，不妨先与委蛇，倘竟一意孤行，固可从容求退。及抵京就职，僭妄之迹益明，遂乃诡托侍姬，傲然不顾而去，于进退之义，不背初衷。”

后进翰林院的称先进的为前辈，若先两科，则称老前辈，只论科第先后不管年龄。王闾运因为是最后一个正经翰林，所以他说很惭愧，再没有人叫他前辈了。现在袁世凯称他为老前辈，尽管袁未点过翰林，但贵为总统，自然胜过翰林，称他一声“老前辈”，他何能不喜？

接下来使他舒心的，是电文提到曾国藩青睐他。王闾运最喜欢别人将他与曾国藩的名字列在一起。时至今日，中兴名臣凋零已尽，与曾国藩做过朋友的，普天之下只他一人了。他能不荣耀吗？

最后，回电的署名没有冠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字样了。这点也让他看着亲切。在王闾运的眼里，袁世凯是世侄，世侄给年伯写信，岂能冠以官衔？有儿子给父母写信，落款也带上官衔的吗？

不过，说来说去，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封回电不再提“特聘国史馆长”了，而用的是“趋谒”“请训”一类字眼。如此说来，袁世凯是要请他去做国师，而不是以官职羁縻他。王闾运想，以这样的身份去北京，才符合自己的夙志。

正在自我陶醉地欣赏这封回电的时候，他又收到了杨度的一封长长的来信。

杨度在信中向老师详细禀报了京中的政局。又告诉老师，自己的宏伟事业已有了极好的开端，将一定有辉煌的成就，恩师能亲眼看到毕生追求的理想付诸实践，必欣慰无已。他和午诒都盼望老师能早日来京师随时指教，以匡不逮。信的最后说叔姬在京一切都好，只是夫妻分居，究不是长久之策，请恩师携代懿一同前来，促使他们夫妻和好。

杨度的这封信，使王闾运陷入了沉思。这三四年来，中国的政局居然会起这样大的变化，沿袭了二千余年的帝王制度竟然一夜之间就被推翻了。王闾运难以思议。尽管他不喜欢这个制度，但这个制度毕竟出现了。帝王已不复存在，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帝王之学究竟还有没有用处，这些年连王闾运本人都无把握了。但看来哲子这个书痴还在痴迷着这番事业。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他一个书生能有什么作为？话虽这样说，王闾运对弟子忠于帝王之学的精神还是很嘉许的。弟子决心把它付诸现实，作为传授这门学问的老师，在弟子需要帮助的时候，能袖手旁观不问不管吗？且老让叔姬一人住北京，儿子和媳妇长期分居也不好。从儿子着想，也宜到北京去。

王闾运终于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决定以耄耋之年北上进京。

九 进京途中，王闾运为旧时名妓书写《洛神赋》

湘绮老人要进京做民国政府的官员了。这个特大新闻很快由云湖桥扩散到四乡，又传进县城，传到省里，经长沙报纸的着意渲染，全国通都大邑都知道了。过些日子，湖南省都督衙门下来公文，询问老人何日启程，以便安排沿途照顾，省城也好作迎接的准备。又说袁大总统已特派一支军队在汉口等候，护送老人进京。

消息传出，更增添湘绮楼主此番进京的身价。于是，官场熟人，诗文朋友，门生晚辈，乡邻野老，都纷纷登门拜访祝贺，都说老人就是当年的姜子牙，现在要出山辅佐袁大总统安邦定国经世济民了，把个老人喜得白胡子翘得高高的。

湘绮楼上上下下一片喜气洋洋。

代懿甚是欢喜，忙着给叔姬准备各种好吃的东西，还特为将叔姬最喜欢的那件镶有孔雀毛的披肩也带上。

周妈比代懿还要兴奋。就要跟着老头子进京见大世面了，能够亲眼看到皇宫、御花园了，她心里几多甜润：这次呀，一定要老头子带我多见一些贵人，多吃一些山珍海味，也不枉我实心实意服侍他二十多年！

周妈的儿子周大来了，悄悄找到母亲，要母亲无论如何带他到北京去。周妈很为难，她自己生的儿子，她当然愿意带去，但儿子不识字，粗俗蠢倔，老头子会同意他去吗？他去北京又做什么呢？

周大见母亲没有答应，便说：“你若不带我去，我就投水死掉算了！”

周妈一听吓慌了。丈夫，她虽不爱，前几年死时她一滴眼泪都没流，但儿子是她的亲骨肉，儿子若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活不下去了。二十多年来，她偷偷地从王家捎去不少钱物给儿子，养成了儿子依赖她的习惯。她知道儿子倔得很，若不带他去，投水寻死的事真做得出。周妈只得硬着头皮试探一下。

这天晚上，王闿运送走最后一班贺客回到卧房，周妈忙端来一盆

热水，先给老头子洗了脸，然后又帮老头子脱下衣服，用热毛巾替他擦着背。已是仲夏天气，王闾运还穿了夹衣，背上有点毛毛汗，经周妈一擦一搓的，觉得十分舒服。擦完背后，她又端起脚盆来，换一盆水，弯下腰去，将老头子的鞋袜脱下，然后撩起水来给老头子慢慢地洗脚。

王闾运一天的疲劳，经周妈这么洗洗擦擦，去掉了许多。他望着蹲在脚盆边的周妈，心里生出不少感慨来。自从蔡夫人和六云过世以来，这许多年多亏了周妈的照顾。论才貌人品，周妈当然远不能望蔡、莫之项背。但论服侍得细致周到，不嫌脏不嫌累来说，周妈却要超过蔡、莫。这是周妈的长处。对于一个风烛之年的老人而言，这种长处更显得重要。二十多年来也没给她一个名分，就让她这样不明不白地处于妾婢之间，她也认了。想到这里，王闾运觉得对她有亏欠，这次带她去北京，正好借以补偿一下。

“你也辛苦了，坐坐吧！”当周妈倒了洗脚水再进房的时候，王闾运招呼她。

见老头子表现出难得的客气，周妈想这是提儿子事的好时候，便一边擦手，一边在王闾运的对面坐下来，说：“豆豉辣椒，我已剁了两坛子，你看还要不要再剁点。”

“两坛子要吃两三年哩，够了够了。”王闾运连连点头。

周妈又说：“周大说湘潭的熏腊肉哪里都比不上，到了北京吃不到，特地为你熏了五十斤腊肉，你看要得不？”

“要得，要得！”王闾运喜欢吃腊肉，这正投其所好。“周大一向懵懵懂的，怎么这下变得聪明起来了。北京是买不到腊肉，亏他想得到。”

其实，周大哪里想得到腊肉的事。“熏五十斤腊肉”，这完全是一句假话，是周妈突发的灵感。周妈见这个马屁拍到点子上了，心里很高兴，说：“你不晓得，周大看起来懵懂，心里并不蠢，肚子里鬼花

样还不少哩！”

王闾运随口答：“是吗？平时看不出。”

周妈见火候到了，问：“老头子，你进京打算带哪些人去？”

“头一个自然要带你，你是我的拐杖。”王闾运笑道。“代懿要带去，让他和叔姬团聚。”

周妈对叔姬一向没好感，现在要讨好老头子，忙说：“那是的，那是的，代懿一定要带去。你也要劝劝叔姬，小两口吵架不记仇，不能总这样下去。”

“还有良儿，我想把他也带到北京去。”王闾运沉思了片刻，缓缓地说。

良儿是代丰的儿子。代丰那年跟着父亲在由成都回湖南的途中去世了，还不到三十岁，留下一子一女。王闾运非常伤痛次子的早夭，对这两个孙儿女格外怜爱。代丰的遗孀也没改嫁，带着两个儿女一直在婆家住着。王闾运对她母子三人的待遇一切从丰。

“良儿这孩子可怜，从小就没有父亲。这次带他到北京去住住，也让他开开眼界，长长见识。还可以给我帮帮忙，抄抄写写的，做个助手。他也好借此历练历练，日后我死了，自己带着老婆儿女也能生活得下去。”

周妈很不情愿把个王家孙子也带到身边，对她来说，又多添一分麻烦，多一个障碍。但她深知老头子对良儿爱之深切，何况自己要带儿子，便马上说：“是的，良儿也是可怜，从小跟着爷爷长大，爷爷出远门，他也会想念的，是应该带他去。”

周妈这句话又说得好，她摸到老头子的心坎上去了。孙子依恋爷爷，不愿爷爷离开自己，这是每一个做爷爷的都想得到的一份天伦情趣。八十多岁的王闾运何能例外！他点点头说：“良儿这孩子也逗我喜欢。”

周妈心里想：说了半天，也只是说到他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没有半点挨到周大的边。她不能不开口了：“老头子，你这次进京开办衙门，办事的官员自然少不了，不过，杂役工仆也不能没有。官员是袁大总统给你配，不用操心，杂役工仆可得自己带。用外人不知底细，不放心，倘若弄个什么贼盗进来，怎么得了！最难防的是家贼。哪个做官的不带几个自家人出去做事，为的是放得心。”

衙门里的工役多为官员的私人，这是通例，既可以放得下心，又为做事的人谋一份稻粱。王闾运没有做过官，但这个通例他是知道的。只因京官不是地方官，用的工役少，所以他还没有想到这点。经周妈提醒，他点头说：“是的，你说得对。”

周妈见话很投机，忙说：“好比说，门房第一是要个靠得住的人。这么多人吃饭，厨房的事很多，油盐柴米酱醋茶，天天都要人去买。这也是要顶靠得住的人。若用外人，他买一个钱的东西报两个钱的账，你还事事去查？再说，扫地的呀，挑水的呀，夜里巡逻的呀，也得要人。”

周妈这番话说得王闾运兴致高涨起来，笑着说：“我常说你有陈平之才，果然不错，你虑事周到。你说说，这门房带谁去为好？”

“依我看呀，这门房和扫地挑水的可以用一个人。早晚没有人来办事，门房就扫地挑水。采买和巡夜也可以一个人兼起来。上午去街上买东西，下午无事睡觉，夜里起来巡更。”

王闾运拍着大腿称赞道：“你这个安排好！用一个人，派事就要给他派足，不能让他吃闲饭。今后到了北京，这个内务就由你来掌管了。你说说，门房兼挑扫的带谁为好。”

周妈装着一副秉公办事的模样说：“干脆带周大去吧，别人去，我怕管不了，他若敢调皮，我拿擗锤棍打他的脑壳！”

王闾运看出了周妈的私心，但他已决定要弥补周妈这二十多年来的辛劳，这件事上照顾她一下也好，反正是要人的，便立即答

复：“行，就叫他去，你要管紧他。”

老头子一口答应了，这颇有点出乎周妈的意外。她料定老头子心情很好，此时就多提点要求也不碍事。干脆，肥水不流外人田，把女婿也带去，这也是一碗水端平，免得日后女儿说闲话。

“我说老头子呀，这采买兼守更的事就让细藕的男人赖三去好了。赖三识得几个字，能记账。那东西是个夜猫子，每天有事没事都要二更天才睡，叫他巡夜不会误事。”

说着，拿眼睛死死地盯着王闾运，看他的表情如何。

王闾运心里暗想：也太过分了点，儿子去了，还要女婿也去，王家的人还不知会怎样议论呢？

见老头子在犹豫，周妈自动让一步：“周大、赖三都是我家的，我想你是怕别人说闲话。我也不过是带他们出去开开眼，工钱多少好说，我看他们两人就拿一个人的工钱。你看呢？”

王闾运心想：我今年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北京的这个京官还做得多久，干脆人情做全算了。

“赖三也让他去吧，做一份事就拿一份工钱，也莫说二人拿一份的话，我就是那号小气人？”

“哎呀，阿弥陀佛，老头子，你真是大福大寿大气量的人，袁大总统有了你做他的帮手，这国家大事他不知要省几多心！”周妈拍打着手掌兴高采烈地说，“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说王大人，不，王国师同意他们去北京，叫他们赶紧做准备。”

一声“王大人”，一声“王国师”，喊得王闾运高兴得大笑起来。

半个月后，浩浩荡荡的北行船队在湘潭码头启碇扬帆了。这支船队由五条大船组成。王闾运带着周妈及儿子代懿、孙子良儿坐一条船，周大、赖三等男工女仆等七八个人坐一条船，另外三条船装的是

行李箱。这些行李箱里放的既不是金银细软，也不是华贵器皿，它一半是王闾运喜欢读的书、喜欢看的古玩字画，另一半是王闾运喜欢吃的湘潭土特产，如腊肉、豆豉辣椒、酱油、灯芯糕、红薯粉丝等等。

船过长沙，湖南都督汤芑铭亲往码头迎接，又在玉楼东酒家设宴款待。在长沙城里住了三天，会见各方宾客后，汤都督又亲自将他恭送到码头边。

船队鼓帆北进，过洞庭湖下长江，一路顺利地来到武汉三镇。袁世凯指派的护送军队前往码头迎接，将王闾运一行安置在黄鹤楼客栈。王闾运见湖北都督段芝贵并没有亲来迎接，心里颇为不快，他想戏弄一下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都督。

夜里，他对周妈说：“湖北都督就是我那年对你说过的那个段大少爷。他用十万银子买了一个妓女送给庆王爷的儿子，换来一个黑龙江巡抚，结果闹出一场大纠纷来。这位段大少爷，你想不想见他？”

“想见呀，只要是大人物，我都想见。”

这周妈虽是个乡下老妈子，却好奇心强，胆量也不小，毫无半点怯场的心态。这点倒使王闾运暗暗称奇。

“那好，明天我带你去会他一会。”

第二天一早，王闾运特为叫周妈将清廷赏给他的翰林朝服找出来。他自己整整齐齐地将这套朝服穿上，又叫周妈也打扮打扮，再叫一乘小轿子。两人坐进小轿，直奔阅马厂湖北都督衙门。

走到半路，王闾运想起得先叫人通报一下段芝贵，让他亲到大门口迎接才是，于是招呼停轿。叫轿夫到附近店里买来了一张大红纸，又借来笔墨。他拿起笔在轿子里写下“前清皇上钦赐翰林院检讨袁大总统特任官湘潭王闾运壬秋”一行大字，吩咐轿夫持着这张大红纸先去都督衙门报信，另外再从街上临时雇一个人来代替这个跑腿的轿夫抬轿。

都督衙门门房将这张红纸交由副官送到段芝贵的手里，段芝贵差不多要笑出声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名刺，摊开来遮掉了半个桌面！

应该说，段芝贵也可以在昨天亲去码头迎接王闾运的，但这位段大少爷向有趋炎附势之癖好，却无礼贤下士之雅量。他寻思王闾运不过一蛰居乡间的名士而已，自己身为湖北都督，若到码头上接，将有失身份，遂决定今天下午到客栈拜访。见王闾运已先来拜访，便起身到督署大门外迎接。

一乘小布轿在辕门不远处停下，从里面先走出一个胖胖的老妈子。老妈子因打扮不得体而愈加显得土气十足，她伸出一双手从轿门口接出一个瘦瘦高高的须发皆白的老头子来。站在门外的段都督猛然间见这个老头子的穿戴，不觉大吃一惊。原来，此老头戴伞形红缨大盖帽，脑后垂一条小小的白发辫子，身穿绣有**鸂鶒**补子的七品翰林院检讨朝服，脚踏一双粉底黑缎高靴，胸前还挂着一串长长的朝珠。瘦高的老翰林由矮胖的老妈子搀扶着，昂首挺胸地朝督署衙门走来。

段芝贵早就听说过不少关于这个老名士的有趣传闻，估计来者必是王闾运无疑，便迎上前去，向老头弯了弯腰，说：“您就是王老先生吧，我是湖北都督段芝贵，特为在此迎候。”

王闾运头也不点地说：“鄙人正是王闾运，有劳都督亲迎。”

王闾运说完后转过脸笑着对身旁的老妈子说：“周妈，这就是我对你说过的段大少爷。你过细看看，他长得体面不体面？”

周妈点点头说：“噢，这就是段大少爷，是长得不错，高高大大的。”

这一问一答的，弄得段芝贵老大不高兴。这成何体统？当着众僚属的面，初次相会，便在大门口与一个老妈子，用如此轻佻的口吻来谈论八面威风的堂堂都督。段芝贵窝着一肚皮闷气看了王闾运一眼。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机会。

“王老先生，满人早已推翻，民国已建立四年了，您如何还穿着这身胡人衣服？”

陈彰撰《纪湘绮老人王闿运》：“民国二年，湘绮以八十二高龄携周妈晋京过鄂。时都督段芝贵张筵于督署，老人携周妈莅止。其时女眷尚不随男主应酬，此举尤为当时骇怪。既入座，老人频频以箸进食曰：‘段将军赐食，不可不尝。’座客哗然，老人不之顾。”“谭延闿以湘督贺王秋八十寿，王秋红顶花翎，衣袍褂拖辮发而出曰：‘子毋咤，吾胡服垂辮，子西装髡首，皆外国制也，有何文野？若能优孟衣冠，乃真睹汉官威仪矣。’”

段芝贵想当众羞弄一下老名士，却不料王闿运随口答道：“段都督，我这身穿戴是胡服不错，你不看看自己，你那身穿戴不也是胡人装束吗？”

听王闿运这么一说，段芝贵不自觉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衣服。他此时正穿着西服，系着领带。平时不觉得，经此老一点破，恍然大悟：这不是典型的洋装吗？说胡服，这才是真正的胡服。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反应如此敏捷，纨绔出身的段芝贵也不由得佩服起来。一次没难倒，他的心里冒出第二难。

“王老先生，听说您一辈子都不愿做官，何以到了晚年又要做官了，是不是做官还是要比做老百姓好些呢？”

“段大少爷，这便是你的不晓事了。”王闿运一本正经地说，“当年李少荃说得好，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做官，一个人若官都做不好，那就一无用处了。过去我年富力强，有许多大事难事要我去做，现在老了，无用了，便只有去做官。”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段芝贵脸上极不自在。他知道打嘴皮官司，自己不是这个老头子的对手，便也以大笑来掩饰刚才的窘态，同时伸出手来让道：“王老先生，请进门吧，晚辈已略备薄酒为您洗尘。”

酒席上，王闿运大谈中兴时期与曾、左、彭、胡等人的交往，令湖北都督衙门那些新贵们肃然起敬，纷纷向他敬酒。他每次都只把杯子朝嘴唇上碰一碰，并不喝，表示领情而已。

回到黄鹤楼客栈，王闾运一觉睡到下午四点多钟才醒过来，见书桌上已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红请帖：有湖北民政长的，有两湖书院的，有汉口商会的，还有不少过去的学生现在的头面人物的，王闾运看后全搁置一边，他对这些邀请都无兴趣。他努力在脑子里追索，武汉三镇还有什么旧日朋友吗？想来想去，他猛然想起一个人来，立即决定亲去拜访。

此人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学界耆宿，而是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王金玉。

王金玉早年是个有名的汉剧正旦，后来嗓子坏了，不能再唱戏了，便专门接待慕名来访的各方名流，遂由名伶变成名妓。王金玉长得并不漂亮，她之所以吸引人，一则是因为她的戏唱得好，再则是她的为人品位高。

春痕《湘绮老人风流韵事》：“壬秋晚年丧偶，偎红倚翠，犹有少年豪兴。民三经鄂省，又与老妓王金玉缠绵数日，为金玉作蝇头小楷《洛神赋》一帧，见者莫不叹其老尚风流，不减少年。”

她虽在娼门，却并不纸醉金迷，家里布置得淡泊高雅。来她家的人，她一杯清茶接待，与客人聊家常，聊世情，聊艺坛掌故，娓娓而谈，终日不倦。那些有闲的文人雅士们，觉得坐在她家与她谈话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她为人又极讲情义。客人若有急难，她尽力帮助，并不希图报酬，其行事远远高出寻常妓女。

二十年前，王金玉正当风姿绰约之时，有一个山西籍候补知县赴湖南候差，路过汉口，听人说起王金玉，便去拜访。这位候补知县听金玉说话听得入迷了，干脆住进她家，天天与她谈话。候补知县也是个博洽多闻的人，两人情投意合，甚是相得。相处一个多月后迫于差事，候补知县不得不离开汉口，临别时两人依依不舍。谁知此人到长沙后不久即身患重病，临危时寄书金玉以后事相托。金玉得书即赴长沙，此人已死，并无余钱。她便拿出自己的钱来买棺材办丧事，又请来开福寺的尼姑们为逝者念超度经。

一个妓女能有这种侠义之举真不容易，此事立即被长沙士人们传

扬开去。那时王闾运恰好在长沙主持碧湖诗社，就近住在开福寺，他为金玉的行为所感动，亲去拜访，与之交谈。谈了一个上午的话，王闾运十分赏识这个妓女的谈吐。接连几天，他都去看望金玉。

后来，王金玉又亲自将灵柩护送到那位候补知县的山西老家。两千多里路程，耗资巨大，这笔债务全由她一人背起来。于是人们都称金玉为侠妓，与她交往的名流更多起来。

王闾运想：二十年没音讯了，也不知她情况如何，还住没住汉口？他记得那年金玉说她住在汉口法租界长青里，便对周妈说要过江去。

周妈说：“我陪你去吧！”

王闾运说：“我去见一个故人，你去不合适。”

周妈想：见都督都带我去，还有什么别的人不合适？开玩笑说：“哪个故人我见不合适，莫不是你过去的旧相好吧！”

王闾运笑道：“你说对了，正是我的旧相好，才不叫你去。”

说着就要出门。

周妈急道：“你一个人出去，我们怎能放得下心？不叫我去，叫良儿陪你去吧，一路上也有人照应。”

王闾运刚才被一股热血冲动，要去会见昔日相好的妓女，觉得带一个人去不方便。周妈这一说，他猛然醒悟过来似的，哑然一笑，心里说：都八十多岁的人了，见一个老妓女，还能做出什么风流事来，倒是让一个人陪护是顶重要的，就说：“好吧，叫良儿一起去吧！”

刚走出客栈，又回过头来对周妈说：“若有人来找，就说我到汉口找王金玉叙旧去了。”

良儿陪着爷爷东问西问，终于问到了长青里。在巷子口略为打听，便有人热心地带到王家的门口，开门的正是金玉本人。老名士的

突然来访，令她又惊又喜。王闾运打量着王金玉：当年的侠妓也老了，发胖了，走路的脚步也迟缓了，只是神情仍如过去一样，没有多大的改变。

王金玉的家有四五间房子，除卧房客厅外还有一间很大的书房。良儿无兴趣听他们的谈话，便进了书房自个儿看书。客厅里，老名士和老妓女兴致浓厚地聊起天来。

“这次是袁大总统请您到北京去做国史馆长？”金玉用精致的托盘茶盅给王闾运泡上神农架云雾茶。

王闾运喝了一口，直浸透心脾，比昨天都督衙门里的洋酒好喝多了。听了金玉的问话，他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的，家里还常有客人来吗？”

“都老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愿意到我这里来？”金玉苦笑了一下，说，“报纸上都登着哩！”

“你也看报纸？”王闾运又觉得奇怪。

“我订一份《帝国日报》，看看时事，也看看花边新闻，不过是解闷而已。”

“是的，袁家的世侄要我去给他帮帮忙，你说我能不去吗？”王闾运斜靠在椅背上，轻轻松松地说。仿佛他此行不是去北京做民国政府的官，而是去河南项城给袁世凯家办私事似的。

“我说王老呀，”金玉以特有的娓娓细细的口吻说，“倘若袁大总统真拿你当姜子牙看待，你就把平生的本事拿出来，帮他把国家治理好。”

“金玉，你说说，这要把国家治理好，该先办哪几件大事？”王闾运好像就是当今的袁大总统，而金玉倒成了湘绮楼主，开始了金殿问策。

杨钧著《草堂之灵》卷四《斥孙》：“王湘绮先生云：‘一生出处，决于齐河道中’。《夜雪齐河道中诗序》已详言之。逊国后二年，袁世凯聘湘绮为国史馆馆长，邑人祖钱，孙蔚林曰：‘大雪五尺，人马瑟缩，先生其忆齐河道上耶？’”大雪’二句，湘绮序中语也。湘绮笑曰：‘乃应年侄之招，非游宦可比。’邑人皆责蔚林唐突，非敬老之道。湘绮与袁之诸父同年，故项城口称年伯。湘绮之去，实应年侄之招，非就总统之聘，返湘之时，以印交伯兄，拂衣而行，犹未失其本色。”

金玉想了想说：“依我看，这第一是朝野要息党争，大家都要以国家为重，精诚团结。你看这几年又是暗杀案，又是血光团，又是解散这个取消那个，又是地方闹独立讨伐中央。至于中央呢，也可笑得很，国务总理三个月换一个，五个月换一个，耍猴子把戏一样。一个家这样折腾都会败掉，何况一个国？”

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妓女对国事看得这样深刻，令王闿运大为佩服。他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对。第一要团结，自古以来没有争权夺利私斗不止而能把国家治理好的。”

“这第二，依我看就是要为百姓办实事。”金玉端起茶杯来抿了一口，说，“国家是由老百姓组合起来的，只有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这个国家才算建好了。这几年当官的只图巩固自己的权力，完全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去年春天，黄陂、孝感闹春荒，十多万人涌进汉口。一个个面黄肌瘦，不成人样，饿死病死的成千上万，湖北军政府也没有一个人出来问问。当这样的官，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这番话说得王闿运心情沉重起来。岂但是湖北，湖南不也是一个样吗？这几年有谁来问问种田人的生活？长年居乡间的王闿运对农人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他轻轻地摇摇头，似对这个现状表示无可奈何。

“我是一个老百姓，不懂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依我看，国家要整治好，这两条是务必要办到的。壬老，你见了袁大总统一定要说服他做到这两点。如果这样，你这个国师就当好了。”金玉用细细的长眼睛满怀深情地望着他所爱戴的老前辈。“壬老，假若袁大总统不听你的，你不如不住北京，干脆住乡下养老还好些，免得后人骂你与他们同流合污。”

“同流合污我是决不做的。”王闾运坚决地说，“我年轻时都不愿意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何况现在，黄土埋到了脖子上了，我还会自毁一生的清白吗？”

“壬老，你听说了吗？据说袁大总统要当皇帝哩！”金玉又浅浅地喝了一口茶，突然转了一个话题。

“没有呀，我一向住乡下，孤陋寡闻，你说给我听听。”王闾运眯起两只眼睛细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老妓女。昏昏花花的眼神里，他又似乎觉得金玉没有变什么，还是二十年前的风姿绰约，还是二十年前的热肠可爱。

“我也是前不久听一个北京来的老朋友偶尔说起的。”金玉从大襟衣开口处抽出一条素色手绢来在嘴巴和鼻子之间擦了擦，说，“也不知是真是假。现在袁大总统不就和先前的皇帝一个样吗，他要做什么皇帝呢？想做皇帝，无非是想为子孙谋皇位而已。壬老，这两千多年来的皇帝幸而被推翻了，再也不能复辟了。把天下看作一家一姓的私产，子孙相传，这是最坏的心思了。假若再出刘阿斗、晋惠帝那样的蠢皇帝，国家不会弄得一塌糊涂吗？”

王金玉说到这里，“扑哧”一声笑了，她赶紧把手绢拿到嘴边。王闾运想起那个“乐不思蜀”的刘阿斗和“没有饭吃何不吃肉糜”的晋惠帝，也不觉笑了起来，说：“这子孙的贤与不肖真的与父祖没有多大的关系。你看刘玄德多英明仁厚，偏偏生出一个蠢宝后主阿斗。司马懿何等奸诈权变，却不料后代又出个白痴司马衷。就说曹操家里也这样，那个让国与司马氏的曹奂，跟祖父比起来，简直无半点曹家的血统。”

说起曹家之事，王金玉猛地想起二十年前一件旧事来，说：“壬老，你还记得那年在长沙答应我的一件事吗？”

“何事？”王闾运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说你用小楷给我抄一篇曹子建的《洛神赋》。在长沙那几天

事多，你没有工夫，说以后再给我写。二十年了，你也没写。”

“噢，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王闾运拍拍脑门子。“不过，二十年来我这也是第一次再见到你呀！”

“那你还践不践诺呢？”金玉有意逗弄一下。她心里想：八十多岁的老翁了，还能作小楷吗？

“君子一诺重千金。”王闾运说，“我现在就给你写。”

“真的就写？”金玉笑着问。

“真的就写。”王闾运义无反顾地回答。

“好，我给你磨墨。”金玉进书房拿文房四宝。

“金玉！”王闾运喊道，“我没带眼镜来，你给我找一副老花镜，还烧几根大蜡烛。”

金玉摆好纸笔后，又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副眼镜和两只大红蜡烛。

“这是我平时看报用的眼镜，您戴戴看合适不？”

“正好，正好。”王闾运一边戴一边说。

王金玉将大红蜡烛点燃，小小的客厅里顿时充满了融融的烛光。她一边磨墨一边问：“要我把《昭明文选》找来吗？”

“不要，我记得。”

“这大年纪了，您还记得？”金玉惊讶地问。

王闾运笑着说：“要说四书五经，我倒真有不少已经背不出来了。若说这些艳诗绮文，就好像刻在我的骨头上似的，只要骨头不烧成灰，就始终在上面。”

老名士这句坦诚的爽快话，使老名妓欢欣不已。她帮他將紙攤

开，拿来一条铜尺压着一头，又怕光线不足，再点起一支红蜡烛，自己用手擎着，站在一旁随时移动。

王闳运拿起笔来，默默地运了运气。这充满了书卷气息的妓女香巢，这温馨艳丽的大红烛光，这虽年过半百却风韵犹存的烟花侠女，使得王闳运热血涌起，情绪大增，他仿佛觉得自己人未老，心犹壮，仍如年轻时的风流倜傥，仍有年轻时那股浓情艳恋，细细的笔杆在他手中不颤不抖，多年不作的小楷字一笔一画，一字一行，笔酣墨饱，齐齐整整地出现在白纸上。王闳运写一句，金玉抑扬顿挫地念一句：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飏兮若流风之迴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

烛光下，老名士与老名妓一写一念，配合默契。曹子建笔下那美丽多情的洛神，那神人相交的幻境，将他们带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觉得在这个世界里彼此间更为情投意合，灵犀相通。

“爹，你原来在这里，害得我们找得好苦！”王代懿突然闯了进来，气喘咻咻地喊着。

良儿听见四叔的声音，忙从书房里出来。

“喊什么？”这么难得的佳妙气氛，猛地给代懿扰了，王闳运很是恼怒。他瞪了儿子一眼，斥道，“什么事这般心急火燎的，让我舒心地玩半天，你们都不容许？”

代懿见父亲发火了，便垂手侍立一旁，低声说：“段都督今夜九点钟来客栈回拜，已打发人来通知了。”

王闳运松了口气说：“我说多大的事！你就对来说我爹不在，免掉回拜算了，要这样到处找我做什么？”

代懿急道：“段都督要回拜，我怎么能挡他的驾。爹，快回去吧，还来得及！”

“好吧！”王闳运无可奈何地说，“还有几句话就完篇了，你等着

吧！”

又转脸对金玉说：“继续来，我写你念。”

王金玉又将手中的红蜡烛高高举起。王闾运接下去写着，金玉轻轻地诵读：

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揽騄骖以抗策，怅盘桓而不能去。

“写完了！”王闾运停下笔，兴致犹未尽。

代懿终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爹，可以走了吧！”

“慢点，我还得写段跋语才是。金玉，你说呢？”王闾运又拿起笔来。

“壬老肯留下一段跋语，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金玉欢快地说，忙拿起剪刀来将烛芯剪好，室内的烛光亮多了。

代懿作不得声，只得暗自叫苦。

王闾运略作思考后，写道：

仲夏，闾运应世侄之邀，北上京师，路过汉口，寻访二十年未见面之侠女王金玉。喜其风采不减当年，晤谈至欢。金玉向余索还二十年前之旧债，余慨然允诺，为之书陈思王《洛神赋》。盖金玉，亦余心目中的洛神也。

当金玉念到“盖金玉，亦余心目中的洛神也”一句时，两只眼睛已滚动起泪花来，说：“壬老之情谊，金玉生生世世不能忘怀。”

王闾运放下笔，对儿孙们说：“我们回客栈去吧！”

王金玉送他们祖孙三代出门。走出十多丈远了，王闾运还转过头来满目含情地回望了金玉一眼，只见老名妓仍倚在门框上，正痴痴地望着他。

十 老于应对的袁世凯，面对周妈，不知如何称呼为好

当火车徐徐开进前门车站时，在贵宾室里等候已久的欢迎人群走上月台。这中间自然少不了王闾运的两名高足杨度和夏寿田，另外还有两位要人，他们是大公子袁克定和内史长阮忠枢。此外，湘绮老人在京的诗友和学生以及慕名前来欲一睹风采的各界名流数十人，把个宽敞的月台挤得满满的。

周妈扶着精神矍铄的王闾运走下火车，杨度和夏寿田忙迎上前去向老师请安道乏。

王闾运高兴地问杨度：“哲子，你如今做的事业有多大？”

杨度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笑笑地说：“事业要等您老来做，我只能做帮手。”

王闾运哈哈笑道：“我都八十三岁了，还做什么事业！”

又转过脸对夏寿田说：“午诒，你现在的地位在前些年是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了。”

夏寿田笑道：“我只为大总统做些跑腿传话的事，哪里有那么高的官衔。”

这时，一位矮瘦的中年汉子正移着快步向他走来，右腿明显地跛着。杨度忙向老师介绍：“这位就是袁大总统的长公子芸台先生。”

“噢，噢。”王闾运点着头打招呼。

“久仰王老先生大名，今天能在北京见到您，我很荣幸。”袁克定说着，伸出一只套着雪白手套的右手来。

王闾运一向不习惯行握手礼，他通常使用的是双手抱拳式。尤其是见袁克定带着手套来握手，他颇为反感，心想：是嫌我老头子手脏？这样一想，脸上便没有了笑容，两只手松松地抱着，随便抬了

抬，说：“免了吧，免了吧！”

王闿运当着众人面的这个举动，颇令大公子难堪。杨度见此情景，忙把阮忠枢介绍出来：“湘绮师，这位是大总统派来的代表，内史长阮忠枢先生。”

“忠枢奉大总统命在此恭候王老先生。”阮忠枢见王闿运不与袁克定握手，便改行抱拳式。

王闿运见面前的这个内史长一脸黑气，骨瘦如柴，心里老大不舒服，暗思：袁世凯怎么用一个这样的人做内史长！嘴里随意哼了哼：“好，好！”连手都没有举起，眼睛却在欢迎的人群中寻找故人。

此时，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子在人堆中边挤边喊：“壬老，壬老！”

王闿运循声望去，脸上立刻满是笑容，便不再管身边的大公子和内史长，迈开长步走过去，一边也喊起来：“哭庵，你也来了！”

刘成禺撰《世载堂杂忆》：“湘绮称曾重伯广钧为神童，易实甫顺鼎为仙童。重伯少而多智，湘绮为计时日，读书若干，无论如何神速，亦不能到，故曰神童。仙人则为久居山林者，忽然下凡，如入山阴道上。实甫乃诗文字画子如玉帛，无不好者，故曰仙童。”

哭庵是易顺鼎的号。易顺鼎是湖南龙阳人，字实甫，中过举，做过道员，现正在总统府印铸局做代理局长。哭庵是个成名很早的诗人，八九岁时诗就做得很不错了，十三四岁便诗名满三湘，与曾广钧平分秋色。王闿运很赏识他俩，称曾为神童，易为仙童。哭庵才子气十足，不仅与樊樊山一道领京师诗界风骚，又和一批贵公子一起做了京师票友会的首领。他喜捧名角，尤爱捧名坤角。每当长得漂亮又唱得好的女戏子出场时，他就会在戏园子中大喊大叫，大声鼓掌。知道的，说他是个人不拘形迹的老才子；不知道的，说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癫子。

易顺鼎喘着气来到王闿运的身边说：“壬老，终于把你盼来了。明天我在萃华楼做东，请了樊樊山、鲜灵芝等一班人来作陪，您老一

定得赏脸。”

“鲜灵芝是谁？”樊樊山的大名，王闾运是知道的，但鲜灵芝是何等人，他从来没听说过。

“鲜灵芝是当今京师第一大名坤，人长得漂亮，戏也唱得好。”易顺鼎眉飞色舞地说，“我叫她干娘，她叫我师父，彼此两相抵消。”

人群中有人发出笑声。

“她多大年纪，你叫她干娘！”王闾运笑着问。

“二十五岁，二十五岁。”易顺鼎连说了两声。

“你这家伙，真正的老不死，二十五岁的女人你叫她干娘！”王闾运在易顺鼎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后大笑起来。他其实是很喜欢这个才子兼癡子的脱俗性格。

易顺鼎咧着嘴笑了笑，说：“壬老，京师菜馆里佐料都好，就是酱油不行。湘潭酱油，全国第一，您老带酱油来了吗？”

王闾运说：“别的东西没带，酱油倒是带了一坛子。”

“那就好，那就好。”易顺鼎一时灵感上来，说，“壬老，我送您老四个字：湘潭出酱。但此酱非彼将。”

陶菊隐撰《近代轶闻》：“汉寿诗人易实甫，与樊樊山齐名，尝以贾宝玉自况，涂脂抹粉，征逐花丛。人咸笑之。”“易暮年捧鲜灵芝。鲜固有夫，即男伶丁灵芝也，约束綦严，不离跬步。会鲜病居德国医院，易日必驱车问疾。一日，丁亦莅院，适看护持易刺入。鲜怒投之地曰：‘何物狂奴，时来溷我，欲陷我于死地耶？’拒而不纳，然易踪迹益勤，睨丁未往，探怀取刺，纳之看护手中。看护晒曰：‘先生休矣，鲜姑娘囑不见客。’易曰：‘吾固未尝挟必见之心，然不可不来也。’出而炫人曰：‘吾今日又见鲜姑娘矣。’易每夕包厢拉友捧场，寒暑不懈。其后易死，有人发其篋，得鲜书数十通，情词悱恻，见之者曰：‘鲜伶待此老不薄，毋惑乎此老之迷惘失志也。’其女公子语人曰：‘此皆吾父自纂者也。’闻者谓易至死尚能骗人云。”

王闾运立即接上：“哭庵，我也送你四个字：龙阳出相。但此相非彼相。”

易顺鼎先是一楞，接着便捧腹大笑起来：“王老，您老厉害，这多年没见面了，一见面就骂我。”

随着易顺鼎的笑声，人群中许多人也笑了起来。有些人还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在笑些什么。原来，王闾运借用一个典故在戏谑这位老顽童。

战国时魏王有个男宠，封为龙阳君。人们对男宠另有一个称呼：相公。易顺鼎为龙阳人，所以王闾运说“龙阳出相”，然此“相”乃相公之“相”，非宰相之“相”。正与易顺鼎的“酱”乃酱油之“酱”非将领之“将”针锋相对，而骂得更尖刻。

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应对是如此机敏快捷，令月台上所有欢迎的人惊叹。

阮忠枢走前一步说：“王老先生，袁大总统有要事不能亲来，他将他的座车专为派来接你。请上车吧！”

顺着阮忠枢所指的方向，王闾运看见一辆黑得发亮的小轿车停在那里。众人莫不为总统对他的特殊礼遇而面露艳羡之色，不料王闾运却回过头来问杨度：“哲子，你是坐轿还是坐马车来的？”

杨度答：“我是坐马车来的。”

王闾运对阮忠枢说：“阮大人，这洋车我坐不惯，我还是坐哲子的马车到寓所去，烦你和大公子将车开回去，转告慰庭，就说我领情了，他忙，改日我去拜会他。”

邵镜人《王闾运》：“民三再入都，就职国史馆长，一时名流樊樊山、易实甫等，设宴为洗尘。席间漫谈，湘绮曰：‘吾走遍各地，所吃酱油，无如敝县湘潭为最。’实甫因戏之曰：‘湘潭出将。’此老应之曰：‘龙阳出相。’龙阳县为实甫之故里。而龙阳君又相传为嬖童，亦即北方人所谓相公者也。”

薛子奇撰《我所亲见之王壬秋》：“有一日，樊樊山、易实甫诸诗人，邀宴湘绮老人于前清时一向为诗人便酌之广和居，谈话之间，出了一个雅谑，传遍一时。兹须先将笑话来由说明，方见得十分有趣。湘绮老人为湘潭人，湘潭所制酱油，最为名贵。易实甫先生则为龙阳人，龙阳君为古代相传之嬖童，即清末北京之所谓相公也。龙阳县在民初始改为汉寿县，

大概因其名称欠雅之故。当王、易诸老饮宴之际，湘绮老人见了湘潭酱油，顿起故乡观念，便云我走了多少地方，所吃酱油，当以敝乡湘潭为最。实甫先生以滑稽语调之云‘湘潭出将’（酱将同音）。湘绮老人便报以谚语云‘龙阳出相’（即相公）。这种雅谑，可谓妙绝一时。实甫先生先开玩笑，惹得这位老头回枪一击，颇觉啼笑皆非也。”

阮忠枢颇觉为难：专门来迎接的，又怎么能开空车回去呢？袁克定已从不少湖南籍京官中略知老先生的古怪脾气，便说：“一切就您的便，我们不勉强。家父说了，后天在总统府设宴为您洗尘。”

王闾运扭过头对站在身后的周妈说：“总统府你知道在哪里吗，就在皇宫里。”

周妈兴奋地说：“那我们后天就可以看到皇宫了！”

“是的，可以看到皇宫了。”王闾运笑着，又郑重其事地对袁克定说，“芸台先生，烦转告你父亲，后天请我时一定要容许我把拐杖带进去。”

袁克定不明白他的意思，说：“您带不带拐杖都没有关系，我会安排人搀扶您的。”

“不劳你安排人，我有我的专用拐杖。”王闾运指了指周妈说，“这根拐杖就是她。”

袁克定这时才注意到老头子身后站了一个又矮又胖又土又丑的老妇人，不觉傻了眼。月台上的众多欢迎者同时发出哄堂大笑。

王闾运一行被安排在西单牌楼武功卫二号，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

第二天，杨度陪着母亲和叔姬来看望老师。代懿见叔姬来了，欣喜异常，把从湘潭带来的土产都搬出来，又拿出那件镶有孔雀羽毛的披肩。代懿的殷勤，叔姬仿佛没看见似的，她只跟公公说说话，对其他人，包括代懿在内都很冷淡。代懿心里很难过。吃过晚饭后，李氏老夫人起身告辞，叔姬也跟着起身。大家都劝她就住这里，不要再去槐安胡同了。叔姬坚决不肯。

王闾运见此情景，知儿子与媳妇之间裂痕已深，得慢慢弥合，急不得，便对叔姬说：“好吧，过几天代懿去看望你们。”

代懿递给叔姬一大包土产，叔姬没有接，只把那条披肩带走了。代懿目送着叔姬一行渐渐远去，心里空荡荡的。

晚上，总统府来人下帖子。帖子上写着明天中午大总统在居仁堂为湘绮老人接风，并没有提到周妈。

周妈对王闾运说：“老头子，明天你一个人去吧，我不去了。”

“为何？”王闾运问。

“袁大总统没有请我呀！”

“不要紧。请不请是他的事，带不带是我的事。”

次日十点多钟，周妈便搀扶着王闾运出门了。他也不穿翰林官服，也不穿做客礼服，仍是日常家居的模样：戴一顶青布小帽，穿一件黑布长衫，着一双圆口厚底布鞋。老头子仗着对当年皇宫的熟悉，不要别人送，自个儿叫了一辆马车，上了车直奔景运门。前清时代，外官通常由这道门进宫。

马车来到景运门，只见两扇宫门关得紧紧的。原来这道门已经封死了，不得已另外再找门。好不容易找到一道大门，门口停了几顶绿呢大轿，又有几个持枪守卫的兵士站在那里。王闾运知道这里可以进总统府了，便携着周妈的手，一男一女，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都昂着头向里面走去。

“站住，干什么的！”门卫中一个操山东口音的大个子高声喝道。

“出去，出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瞎闯胡冲的！”另一个操北京土音的小个子兵也过来，白了一眼两个不速之客。“你们是第一次进京的乡下人吧，也不问问就乱走。若不看你们是老年人，早抓起来了。”

北京小民说话一向啰嗦，这个小个子北京兵连呵斥人都说了一大通。

王闾运并不愠怒，笑着说：“我是谁，你们还不知道？值班的统领没有告诉你们吗？我是你们的总统、我的年侄请来的客人。”

两个卫兵见老头子笑嘻嘻地说出这通话来，一时都不知如何是好。小个子兵灵泛些，说：“不管是真是假，先好好接待他们。若是真的，怠慢了，那就不好交待。”

大个子兵说：“你说的有道理。”

于是两个卫兵换成笑脸，将王闾运和周妈请进门房里，又给他们倒了两杯清茶。

小个子兵说：“您宽坐，我到里面去问问。”

王闾运跷起二郎腿，细细地品着茶，用湘潭土话和周妈聊着家常。大个子兵干瞪眼望着他们，一句话也听不懂，心想：八成是假的，大总统是河南人，老家有时也来人，说的话大多听得懂。这两个人说的什么话，一个字都听不懂，哪会是大总统老家的亲戚？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只见夏寿田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大声问大个子兵：“湘绮老人呢？”

大个子兵见夏内史亲自出来接，方知的确是总统请来的客人，忙毕恭毕敬地走进门房，向王闾运行了个军礼，说：“刚才慢待了，请老人家宽恕。”

这时夏寿田也进来了，说：“湘绮师，您老怎么自己来了，哲子专程去接您了。”

王闾运说：“五十多年前，我来过皇宫不下十次，谁知现在变了样，差不多进不来了。”

夏寿田说：“不要说五十年前了，就是与五年前比也大不相同

了。”

王闾运又说：“现在是什么规矩，大总统请客，卫兵居然不知道。当年皇上请的客人一下轿，监军齐刷刷地跪在地上迎接，真是今不如昔。”

夏寿田心想：您老若是坐洋人的汽车来或是坐绿呢大轿来，他们也会客气的。嘴里说：“他们不懂事，您老莫跟他们计较。”

见周妈在一旁，便跟她打了声招呼，心里又想：老师真的老糊涂了。总统请客，又不是民间的走亲访友，即使是夫人没有请都不能带，何况这样一个上炕老妈子！将这种人带进中南海，岂不污坏了这里的红墙碧瓦、玉柱丹墀？他也不好讲什么，只得对王闾运说：“您老进去吧！”

进了中南海，周妈对眼前的一切都备觉新奇，不断地牵动王闾运的衣角，指指点点，问这问那。王闾运不厌其烦地讲给她听。问的答的兴致都极高，如同游山逛水似的，全然不把总统府的威严肃穆放在眼里。旁边路过的官员们都疑惑地望着他们，远远地指着他们窃窃私语。夏寿田看在眼里，虽觉得不成体统，却也无可奈何。

进了居仁堂，先在茶室喝茶。一会儿杨度匆匆忙忙地赶了进来，听老人说起进门的趣事，不觉捧腹大笑。笑声中，梁启超和蔡锷两师生穿戴整齐地进来了。他们也接到请帖，专门来陪王闾运的。

王闾运还是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显得很亲热，一个劲地称赞他年轻有为，艰苦卓绝。又问起康有为的情况，表示出很热切的关心。十多年前那种对康梁篡改孔子鼓吹民权的憎恶心绪似乎全部消失了。王闾运又夸奖蔡锷是少年英雄，功名早达。在梁蔡面前，这位老人分明是宽容大度奖掖后辈的良师。

正说话间，夏寿田悄悄地告诉老师：“大总统来了。”

万杰卿《清末民初大文豪王闾运先生》：“民国初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以世侄身份请他到北京去，周妈也和他一道去了。当袁世凯亲往寓所拜候时，王闾运还叫周妈出来，

为她介绍说：‘这就是现在的大总统，我从前不是常对你说，这位袁公子必将大富大贵吗，你看，我没有说错吧！’他这样笑谑诙谐，不但周妈为之忸怩不安，就是袁世凯也因此而局促尴尬至极。”

袁世凯身穿一套德国式黄呢军便服，着一双黑色牛皮长马靴，“蹬蹬蹬”地走了进来。夏寿田、杨度、梁启超、蔡锷都刷地站起来迎接。周妈见此情景慌得不知所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屁股扭来扭去，十分不自在。王闾运依旧悠悠闲闲地坐着，直到袁世凯快要走到大家的面前时，他才缓缓站起。

夏寿田走过来对着袁世凯介绍：“大总统，这位就是从湘潭来的王壬老先生。”

“噢，噢。”袁世凯脸上露出笑容，伸出一双手来，客气地说，“王壬老，一路辛苦了，请恕袁某没有亲到车站迎接。”

王闾运满以为袁世凯一进来就会亲热地叫他年伯自称年侄的，谁知只叫他“王壬老”，自称“袁某”，他有点不大高兴起来，就说：“大总统忙，王某只是乡下一老迈之舌耕夫，哪里敢劳动大总统迎接。”

袁世凯并没有觉察出话中的讥讽味，说：“袁某今天特为请王壬老进府来叙谈叙谈，并邀请梁卓如先生、蔡松坡先生以及您的两位高足作陪。”

“叨扰了大总统。”王闾运说。低头见周妈依然脸色尴尬地坐在沙发上窘迫至极不知所措，便急中生智，替她解围。“周妈，你不是说要好好地看看袁大总统吗？这位便是大总统本人。”

周妈忙站起，也不知说什么为好，只是咧开大嘴笑着，露出两只特大的门牙。

袁世凯在官场混了近四十年，中外达官贵人的夫人小姐，他见过成千上万，什么复杂的情况他都能应付裕如，不料此时倒让一个乡下老妈子把他给难住了，他不知如何处理才好。这是个什么人？今天无论主客陪客都没有她。什么身份？若是侍婢，不应该当面介绍；若不

是侍婢，老先生又为何给她这个脸面？袁世凯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向她打招呼才算合宜。

杨度、夏寿田在一旁也着急，他们当然知道这中间的底细。但一个上炕老妈子，能在总统面前提起吗？老师带一个上炕老妈子进总统府，还要与总统同桌吃饭，这不是对总统尊严的亵渎吗？两个聪明绝顶的才子，也被眼前的这一幕给难住了。

倒是王闾运一点儿也不在乎，笑笑地对袁世凯说：“她叫周妈，是我的拐杖，我走到哪里都必须带着她，否则寸步难行。”

又转脸对周妈说：“从湘潭到北京，一路上时时说要瞧瞧袁大总统是什么模样。这下好好看清楚了，袁大总统到底哪些地方与一般人不同。”

周妈狠狠地盯了一眼袁世凯后说：“袁大总统的头特别大，难怪洪福齐天。”

王闾运哈哈大笑起来。袁世凯没有笑，眉头皱了一下。旁边梁、蔡等人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一会入席，袁世凯压住心中的火气，勉强装出一副笑脸来对王闾运说：“请王壬老上坐。”

又对众人说：“大家都坐吧！”

王闾运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到上首，周妈挨着他坐下，其他几个人谦让了一番后也都坐下。

一道道的菜相继上来，多为河南名菜，如黄河红鲤，伏牛山猴头，嵩山薇菜，驻马店野鸡等等。周妈心想这就是御宴了，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拼命吃，大口大口地嚼，却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王闾运吃得津津有味，全无老态。

梁启超说：“太老师，您的食欲真好，令我们做晚辈的佩服。”

王闾运说：“过了八十后差多了，八十以前完全可以跟年轻人比食量。”

又对袁世凯说：“四十多年前，令尊任江南盐法道时，有一夜我和他豪饮，两人一人喝了十杯古井贡酒都没醉。那一次你也去了，你还只有十二三岁，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袁世凯点头。

“令尊要你叫年伯，你那时乖得很，连叫两声年伯，这事你还记得吗？”

叫王闾运年伯的事，袁世凯也记得，但他却说：“这倒记不得了。”

王闾运心里又不高兴起来，说：“叫我年伯，我是当得起来的，我比令尊要大两岁。只是现在你是总统，我不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叫我年伯了。”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也笑起来，袁世凯觉得不太不好意思。

吃完饭后，袁世凯招呼大家都进茶室喝茶，他自己照例喝的是人参枸杞汤。

王闾运在北京见袁世凯的事，王本人在1914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有记载：“午睡甚酣，未正乃起。申初，杨生乃迎，同至西苑，入新华门，坐船至书房小坐。午谕出陪，更有三秘书出见。用名片谒袁世兄，在客房外迎至洋座，坐客位，谈久之，无要话，换茶乃出。坐小行堤边出新华门，新开便门也。坐袁送车还寓。”日记中的杨生即杨度，袁世兄即袁世凯。

王闾运的儿子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中述道：“府君闻其言，喟然叹曰……袁招辞诚恳，亦宜于相见后一穷其情，如用吾言，或能救世，今干戈满眼，居此能安乎……十四日，谒袁公，问史馆事。府君谓宜就殿阁令诸翰林纂修，不必设馆。袁不悟其讽己也，言俟再见面时筹商。府君以初见，亦未语及国政。”高伯雨在《王湘绮自负霸才》一文中引用这两段话说：“据此，则湘绮在家乡时打算要向袁世凯发挥他的政治主张，一如早年见曾国藩那样侃侃而谈了，但结果‘谈久之，无要话’而出。”

“王王老，这次请您进京，是想借助您的大名办好民国国史馆，委屈您领衔当个馆长。”

袁世凯一开头便提馆长的事，使王闾运不舒服。他希望的是借国史馆长的名义请他进京，然后以帝王之师的礼仪款待他。吃完饭后，袁世凯应单独向他请教国是，就如同前代皇帝单独见宰相一样。可现在当着这多晚辈的面，随随便便跟他谈国史馆的事，分明与他进京前自己的想法相差太远，便说：“我老了，做不得馆长了。”

袁世凯说：“国史馆也不过是收集点史料保存着，有哪位老老去世了，找出来，给他做篇传记罢了。平时没事，也不要您自己动手。您提出个名单出来，给您配几个助手。事情让他们去做，您在家养着就是了。”

既没事干，叫我来做什么？到北京来养老？王闾运肚子里憋着气。在由汉口开往北京的列车上，王闾运回想着王金玉的话，深觉她的话有道理。自己应该以姜子牙那样的身份向袁世凯剖切指陈时弊，并提出一整套国策来。关于国策，他想了很多，除金玉所提出的息党争、利民生之外，他还想到要强军队、奖农桑、兴教育、薄赋税等等，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措施都要逐步地提出来。可是，这位当年的年侄而今的大总统，却似乎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国师来看待，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大文人供养在北京，提高国史馆的身价而已。

“天气好，您身体也好的话，想到哪里去玩玩，只管叫哲子和午诒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款项就从国史馆经费里开支。身上哪里不舒服，总统府里有医生，外国的中国的都有，您可叫午诒安排他们去……”

袁世凯不断地开出优惠条件来，作为接待老名士的见面礼，而年虽老雄心犹在的老名士却越听越烦，双眼慢慢地合上了。

袁世凯见王闾运已打瞌睡，便停住了口。他自己每天必须午睡，通常情况下都不破这个习惯，何况下午还有德国、美国两国公使要接见，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处还有重要军务要商讨，这些都远比与国史馆长聊天要重要十倍百倍。他起身对大家说：“王王老年纪大了，到底精神不济了，你们扶他到客房去休息，我也睡午觉去了。”

又特为对杨度说：“王壬老年纪老了，我也很忙，不能多过问，国史馆的事，能做到哪步就到哪步吧！”

说着“噤噤噤”地离开了茶室。

待大家送袁世凯出门后再返回时，王闾运早已睁开了眼睛。蔡锷上前说：“您老睡醒了，大总统刚走。”

王闾运说：“我刚才睡了一会儿，做了一个梦，你们猜我梦见谁了？”

杨度问：“您老梦见谁了？”

“我原想去梦见周文王，谁知梦见的却是宋襄公。”

大家都不大懂王闾运话里的意思，只有杨度明白老师是对袁世凯不满意，袁世凯在老师的心目中不是礼遇姜子牙的周文王，而是自以为是宋襄公。但杨度相信，老师只要在北京住上一段时期后，是会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的。何况他的宏图大业还没有好好地老师陈述，垂暮之年的老师若是知道自己奋斗一生的理想就要变为现实，难道还不会全力支持弟子的行动吗？

被辉煌的明天所激荡的杨度，决心以他整个生命作为代价，义无反顾地在中国政坛上实施他的这番宏图大业！

陈彰撰《纪湘绮老人王闾运》：“袁世凯为民国总统，向湘绮老人谦称世侄，致礼聘问。当袁廷见时，老人携周姬同往，指袁语周姬曰：‘此即平日与卿所言之袁四少爷，喏，喏，今为大总统矣。’言毕相视大笑，袁无如之何。”

第十三章 筹安会首

一 日本公使夜进居仁堂

就在蔡锷、王闾运进京后不久，欧洲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对世界影响极为深巨的战争，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

的一方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所组成的同盟国，另一方为俄国、法国、英国所组成的协约国。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既不想得罪他所崇拜的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也不想得罪世界第一强国英国和他的多年好友朱尔典公使，他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欧战保持中立态度。日本政府看准了西方列强正在欧洲打内仗无暇顾及亚洲的大好时机，决定趁火打劫，排斥西方各国，将中国作为自己独占的殖民地。

这年秋天，日本出动海陆两万多兵力，加上少数英军，组成英日联军，宣布对德作战。这支联军不去德国，也不去欧洲其他国家，却向侵占中国胶州湾的德军进攻。两个月后，日军攻下青岛，俘虏德军二千多人，德国总督华德克被押到东京本愿寺监禁，将德国强占十七年的青岛据为己有，并将整个山东当作日本的国土。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计划中，这只是第一步，他们将借此步步进逼，最后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目的。

日本公使日置益探听到袁克定的政治秘密，向首相大隈重信作了报告。大隈指示公使，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为大日本帝国立下盖世功勋。日置益通过私人渠道向袁克定透露：中国应当有皇帝，就如同日本应当有天皇一样，若中国恢复帝制，日本一定支持。

袁克定获得这个消息后异常兴奋，托人转告日置益，过些时候将约他面见大总统。

几个月来，袁克定在他的宏大的理想付诸实现作了许多努力，也收到了不少实效。除杨度外，他在自己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智囊人物。他们或为他出谋划策，或为他制造帝制舆论，或为他筹集资金。在各省，他也得到了一些行政长官的支持。尤其重要的是在军界拉拢了一批实力人物，如湖南将军汤芑铭、陕西将军陆建章、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师长张作霖都表示坚决效忠袁大公子。

趁着袁世凯多次对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托大和一大批北洋旧将领的暮气恼怒的时机，袁克定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及时提出了建立模范

团的建议，袁世凯立予接受。袁世凯也想借此给儿子培植一批势力，便有意安排袁克定做模范团的团长。当他征求段祺瑞的意见时，段一口否定，弄得他下不了台，只得自己兼任，调赤峰镇守使陈光远为副团长，命王士珍、袁克定为办事员。此事令袁克定对段祺瑞又增一分恨意。

袁世凯当然是挂个名，陈光远、王士珍也知趣，基本上不插手，模范团实际上成了袁克定手中的军队。袁克定有意撇开由段祺瑞控制的天津武备学堂，而从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为模范团的军官，又从北洋军各师中抽调一批中下级军官充任模范团的军官和士兵。全体官兵入团的第一天对着袁世凯的画像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

袁克定计划办五期。每期半年毕业，毕业时每人赠军刀一把，再提升一级回到原部队。一期一千人，五期则训练了五千人，可以配备十个师的各级军官。袁克定盘算着：这样自己手里就掌握了十个师的兵力，那时就是真正的李世民了。当然，要做李世民，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要父亲先做李渊。在几次闲谈中，袁克定有意把帝制自为的意图透露出来，袁世凯对此明显地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不过，善于揣摩父亲心思的袁克定也从中看出，他父亲尚有两个顾虑：一是怕外国列强不赞成，二是怕国内反对。现在亚洲的第一大强国、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帝国表示支持中国恢复帝制，这对消除第一个顾虑是大为有利的。

这天晚上，袁克定陪着日本公使日置益进了中南海居仁堂。

日置益五十岁出头，瘦瘦小小，干尖的鼻子下蓄着一团仁丹胡子，时常快速转动的两只小眼睛上罩着一副金丝玳瑁镜片。这个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的高材生是一个语言天才，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又从小受家庭的熏陶，不仅汉语流利，且对汉学颇有研究。他的这个才能很快得到了政府的赏识，派往智利、阿根廷等国出任使节。庚子年他来到北京，任日本驻华使馆头等参赞。他参赞的第一件

大事就是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日置益在中国一住便是十四年，熟悉中国国情，且与袁世凯打过多次交道，对这位清朝的权臣、民国的总统也甚为了解。

“你好，公使先生！”袁世凯迈进会客室，冲着日置益伸出了手。因为德日之间正处于敌国状态，故袁世凯脱掉了平日常穿的德式军便服，换上了黑色中式长袍。

“晚安，大总统先生！”着一身浅灰西服，系一条蓝地白纹领带的日置益迅速站起，先是两手垂直，深弯下腰鞠躬，然后再伸出右手来，与袁世凯握着。在煤球似的中国大总统面前，日本公使活像一支进口卷烟。

“请坐，请坐！”袁世凯笑容可掬地指了指沙发，亲自从茶几上的小铁盒里抽出一支雪茄来，请日置益抽。日置益礼貌地谢绝了。袁世凯转过脸对站在一旁的儿子说：“克定，你亲自去给公使先生泡一杯好茶来。”

“不敢，不敢。”日置益脸上露出一种谦和的职业笑容。“大总统忙了一天，我又来打扰，实在对不起。”

“哪里，哪里。”袁世凯自个儿抽起雪茄来。“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高兴见到你。今晚我们是朋友之间的闲谈，用贵国的话来说，与朋友聊天是最好的休息。”

日置益笑着说：“对，对，能与大总统随便聊天，这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公使先生来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吧。”袁世凯吐出一口烟，随口拉开了话匣子。

“整整十四年了。”日置益眨了眨眼睛回忆。“我来贵国的时候，正遇上义和拳闹事。那时大总统正在山东做巡抚，你坚决镇压闹事暴徒的魄力至今仍令鄙人敬佩。”

“义和拳是愚民，愚民弄出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出来不足奇怪，奇怪的是当年老佛爷的身边竟然有一班辅国大臣也相信，真是荒唐！”袁世凯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神态来。“我多次奏请老佛爷，对拳匪只宜镇压，不能纵容。我在山东对他们就决不留情，所以山东没有乱。”

日置益忙恭维：“我还记得李鸿章先生当年有一道奏折，说那时的情形是幽燕云扰而齐鲁风澄，对山东社会秩序的平静大加称赞。正因为此，第二年李先生去世前夕上疏给朝廷，说环顾天下人物，无出大总统之右者，建议大总统继他为直隶总督。李先生是慧眼识英雄，自他之后，清朝的天下实赖大总统支撑。”

袁世凯听了心里很高兴，嘴上却谦虚地说：“公使言重了。张香帅德高望重，他才是国家的支柱。”

“当然，张之洞先生也是贵国的干城，只不过他那时年岁已大，又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国家的重担实际上都压在大总统您一人的身上。”日置益见火候已到，便有意将话题引入已定的轨道。“鄙人有幸当贵国鼎革之际一直住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场大变动。这三四年来，鄙人既庆贺贵国经过一番大乱后，终于认定了大总统是国家的领袖，各党各派都一致拥戴大总统，但鄙人冷静地观察了许多年，又为贵国的前途深为担忧。”

袁世凯取下口里的雪茄，认真地问：“公使先生，你担忧什么？”

“我担忧贵国的祸乱并未止息。”日置益望着袁世凯，以十分诚恳的态度说，“大总统年富力强，在位之时还很长，本不应言身后事。但我们是老朋友了，就不必忌讳这些，这一天总会有的，何况大总统身为国家之主，讨论这件事，更不是对大总统本人的不敬，而是对国家负责。”

袁世凯坦然笑道：“我不忌讳这件事，你就放心明说吧！”

“大总统不愧为真英雄！”日置益习惯地扶了扶眼镜，神态严肃地

说，“这个祸乱的根源恰恰就是目前贵国所实行的总统制。尽管已明文规定应从大总统所书写的三人中选出继任者，但这是不可靠的。”

日置益说的是刚公布的经过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新选举法的主要内容有：大总统任期十年，可连选连任。选举之前，大总统推荐三名候选人，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藏之于金匱石室，开金匱之钥匙由大总统掌管，开石室的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长、国务卿分执其一。袁世凯认为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它可确保选出的继任者必是自己所定的人。他甚至还想过，可以把三个候选人都写上他的儿子的名字，比如说写上袁克定、袁克文、袁克良，那么无论谁当选，都是他的儿子做总统。日本公使却说出了不同的意见来。他很重视这位外国人眼中的不同看法。

“请公使先生说得详细些。”袁世凯显得谦和可亲。

“大总统先生，执掌金匱石室钥匙者除总统外尚有参政院长与国务卿，倘若他们在总统死后于嘉禾金简上做点手脚，不就很轻易地将继任者的名字改变了吗？”

一句话使袁世凯猛醒过来。是的，人死之后的事怎么能保得了，历朝历代篡改遗命的例子举不胜举。金匱石室，就能保证绝对秘密吗？

“大总统的宝座谁都想争夺，势必造成战争，从对国家和人民来说将大为不利。这是其一。”日置益阴冷的目光穿透玳瑁片盯着袁世凯黧黑色的肥胖脸。见袁世凯神情肃然，他加重了语气。“其二，对大总统本人也很不利。贵国有句古话：人在政存，人亡政息。大总统辛辛苦苦开创的事业，指望有人继承发扬。大总统一生为国家所做出的丰功伟绩，也指望后人能铭记感戴。但大总统身为英雄，自然得罪的人不少。倘若继任者为大总统的对头，其人一上台，将会把大总统手定的各项制度全部推翻，对大总统本人则会竭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说不定大总统日后在贵国的史册上就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罪人。”



日置益



陆徵祥

本来天气就冷，听了日置益这几句话后，袁世凯直觉得背脊都凉了。袁世凯虽然书读得不太好，但他毕竟出身书香世家，一部二十四史，他也读过不少，日置益这番话，若说要在中国历史上找例子，那是俯首可拾的。

“公使先生，你有什么好主意能对中国的总统制予以完善吗？”袁世凯问。其实关于这方面，他心里已思考过很久了。他从来就不赞成民主共和的制度，只是辛亥年的形势迫使他转了向，既然做了民国的正式大总统，也只好维持。这几年来，他努力将民主共和的成分削减，而将专制独裁的成分不断增加。解散议会，改国务院为政事堂，废省设道等等举措，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采取的。

“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可以对贵国现行的制度予以完善，该采取的，大总统都采取了。但恕我直言，这些办法都不是长治久安之策。”日置益端起茶杯来，很有教养地吮了一口，稍停一会儿说，“这原因有许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大总统一开始所提到的，贵国人民尚在愚昧之中，不仅老百姓如此，高级官员也如此，庚子年的事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请大总统原谅，鄙人决不是恶意攻击贵国，这是事实，而且敝国也是一个样。敝国与贵国同文同种，长处短处大致相同，敝国的人民和官员同样是愚昧的。所以，敝国要富强，也不能实行西方的总统制，而只能是行之有效的天皇制度。”

日置益这番话，袁世凯是从内心深处表示赞同的。国家大事只能由圣君独裁，倘若君不圣，则由贤相主宰，相若不贤则换之。所以为君之道在于慎选宰相。从来没有用开大会的方式，七嘴八舌的议论来处置国事的。民国以来的这些议员们，自以为是有学问有谋略、关心国家立身清高的正人君子，其实大多数人是用重金便可收买，用枪杆子便可以吓倒的伪君子、胆小鬼。袁世凯早已看穿了他们的灵魂，对这批议员们极为鄙视。老百姓骂他们为“猪仔议员”，袁世凯是完全赞同的，故而他要解散国会。为了敷衍局面，只得又成立一个参议院。这实在只是欺人耳目而已，他从来不把参议院放在眼里。他已经知道日置益今夜拜访的目的了，不如干脆把藏在心里的这个念头挑明，探一探日本对此事的态度。

他又从小铁盒里摸出一支雪茄来，一边划洋火，一边以不经意的态度说：“公使先生，照你的说法，中国最好也像贵国一样，不行总统制而恢复帝制。”

“正是这话！”日置益立即予以明确的肯定。“敝国政府极希望贵国能早日出现一个与敝国相同的国体，并且希望大总统能顺天意人心登上皇帝之位。鄙人已奉令向大总统表示：只要将来的中华帝国与日本帝国保持友好亲善的关系，日本帝国将尽全力支持大总统先生的一切举措。”

原来，日本公使是来表明这个重大态度的，对正在向往天子宝座

的袁世凯来说如同旱天之甘霖，他真想站起来抱住日置益，向他，并通过他向日本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还要说明有了日本国的支持，他一定会很快地将国体转变过来的，那时再希望得到更大的支持。

但五十五岁的民国大总统，热血虽在炽烈地燃烧，头脑却还冷静。他知道，倘若向日置益表明了这番态度，无疑是向全世界公布了帝制自为的企图。自己曾经宣誓过永远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怎么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呢？此事得从长计议。

袁世凯压住心头的喜悦，平静地说：“中国已实行总统制三四年了，不能再恢复过去的帝王制，且本人年纪也大了，也没有做皇帝的念头了，谢谢公使先生和贵国政府的好意。”

坐在旁边一直未开口的袁克定是深知父亲的为人的，人前演戏是他的拿手本领，对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都难得说真心话，何况一个外国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当面向他表明这个态度，此行的目的就已达到了，不必马上等他的态度。

袁克定含笑对日置益说：“公使先生的友好态度很使我们感激，中国是应该多多向贵国学习的。公使刚才提出的建议，家父是会认真考虑的。”

日置益明白袁克定的话中之话，遂起身告辞。

送走日本公使后，袁氏父子俩促膝谈心。

袁世凯向儿子交了底：“中国行共和制是不行的，必须行君主制，这一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现在共和制已行了三四年，有许多人从中得了好处，若改变国体，会招致他们的反对。另外，我们有一个大敌人，那就是国民党。现在孙文、黄兴等人都在国外，他们随时都会伺机报复。不要小看了革命党，他们的力量很大。洋人，我和他们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深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友谊之类的话都是假的，是诱饵。日本公使的话不可全部相信。再说还有英、德、法等国，不知他们态度如何。国内各界的态度怎么样，你清

楚吗？”

袁克定答：“大致试探了一下，军政两界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父亲早正大位。”

袁世凯含着雪茄想了很久，说：“有两点，我要对你讲清楚。”

袁克定挺直胸脯说：“哪两点？请父亲赐教。”

“第一点，此事急不得。”袁世凯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再缓缓地吐出来。“要先造造气氛。”

袁克定点头说：“父亲指示得对。有贺长雄博士是日本最有名的宪政专家。他有一篇《论天皇制》在《东京日报》上登了出来，有人向我推荐，说此文对中国恢复帝制大有帮助。我准备叫人翻译过来，在国内几家重要的报纸上登一登。”

“哦，可以。”袁世凯的左手在沙发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还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古德诺博士下个月来中国。他是主张君主制的，我请他专门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也在报上登出来。”

“好！”袁世凯又在沙发上拍了一下。“古德诺是美国人，写这种文章比日本人更有说服力。不过，专用外国人不行，主要还得靠我们自己的人来做。”

得到了父亲的赞同，大公子兴趣大增：“我想这事叫杨哲子去做。”

“杨度这个人书呆子气太重，何况他已改变了过去的君宪主张了，现在又退回去，也不知他愿不愿意干。”

“他愿意干。”袁克定兴奋地说，“杨哲子的书呆子气是重，但他的官瘾更重。我跟他开玩笑，说帝制成功了，让他做宰相。他这段时期真的就以房玄龄、杜如晦自居，好像已经做了宰相似的。”

袁世凯笑了笑说：“杨度聪明，但有点聪明过头了。情绪易波动，兴致来了，热得可以烧开一壶水；兴致去了，冷得可以结成一块冰。上次让他住进纯一斋，他以为是要当国务卿了，每天给我上一个条陈。后来菊人做了国务卿，据说他关门谢客一个多月。杨度用用可以，当宰相不行，他不是大器之材。”

“父亲教导得对。像杨哲子这样的人才多得很，哪里就真的让他做宰相了。”袁克定说，“父亲刚才说的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我不出面，这事由你去办。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公开宣布接受帝制，而且我还得时常否认有帝制自为的想法。这点你明白不明白？”袁世凯盯着儿子问。

袁克定没有父亲纵横捭阖的才具和吃苦耐劳的习性，却学到了父亲机巧权诈翻云覆雨的手段，对父亲的这第二点他心领神会，忙说：“父亲考虑的是。这件事，父亲完全不要出面，由儿子指使杨哲子、梁燕孙他们去办。到时候，父亲只管登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就行了。”

父子俩心心相印地谈了大半夜，为未来的袁氏王朝勾画了一幅美好的蓝图。

二 从秦汉到前清，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

事情果然如袁世凯所料。不久，就是这个日本公使日置益，再一次见面袁世凯。这次他给袁世凯带来了一份礼物——他和他的政府所拟定的《中日友好条约》。

袁世凯将条约草本翻看了一下，条约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规定日本享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其他国家不能再插手山东的事。第二号七条，规定旅顺、大连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均延九十九年。第三号二条，要求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岸、岛屿租让给他国。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全部条约共二十一条。

袁世凯看完这二十一条后，脸色大变。他清楚地知道，同意这个二十一条，就意味着同意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他自己就变成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

日置益从袁世凯的脸上已看出他内心的为难，微笑着说：“大总统先生，日中两国亲善友好，这是两国的共同愿望，但友好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敝国政府将全力支持大总统先生在贵国恢复帝制，大总统也应该为敝国提供一些方便。倘若大总统不能签订这个条约，那只能说明大总统先生不要日中友好。如果这样，我们大日本皇军将奉命用武力来获取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日置益的话再露骨不过了。假若不同意这个条约，不但不能取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且还会导致日本向中国宣战。日本的军事实力，强大得连德国、俄国都不是对手，更何况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前车之辙，袁世凯记忆犹新，李鸿章正是因此而弄得晚景萧条。若是一旦再与日本开战，他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北洋军队就将被日本彻底打败。没有了这支军队，他袁世凯将凭什么统治中国？他的仇敌国民党一个早晨就可以将他驱逐出中南海，把他五花大绑推上断头台。不能得罪日本！

袁世凯正想表示接受这个二十一条时，转而又想，如此自己不就变成出卖主权的卖国贼吗？千秋万代让后人骂自己是秦桧式的人物，也是极不光彩的。他将条约再看了一下，细细地想：一、二号的十一条都是前清签订在先，不过是转换国家和延长期限，罪过不大。第三号中日合办公司，不能算卖国。只是第四号、第五号中的八条有点太过分了，简直是将整个江山都交给了日本，这件事不能做。对，跟他们讨价还价，有限制地签订。

想到这里，他对日置益说：“这是一件需要磋商的大事，请贵公使先和我国外交部商谈吧！”

正当日置益与中国外交部秘密商讨此项条约的时候，一家美国报纸获知这个消息，率先公之于报端。中国人民得知后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向政府提出严厉责问，并很快在全国发起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

动，连北洋军内部也对此事表示不满，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军事长官发表通电，请纓为国御侮。

袁世凯一面公开辟谣，一面绞尽脑汁，设想万全之策。他最后指示外交部将第五号七条与本项条约脱离，日后再议。第四号一条改为中国政府在“巩固国防建议案”中宣布。经过反复商讨，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案。五月九日这一天，算是中日双方都认定了这个“友好条约”。

先一天，袁世凯召集了政府高级官员们，把条约讨论的过程告诉他们。他在会上声泪俱下，一副万般无奈为国委曲求全的模样，表示决不做亡国之民，要求全体官员都把这次条约的签订视为中国的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会后，他又将这次讲话写成两道密谕发给各省文武长官，叫他们不要忘记五月九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又授意丁佛言撰写题为《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存放于山东。袁世凯对身边的人说，这次我们吃了大亏，将来翻了身，再公开发行这部书。

袁世凯的这番精彩表演迷惑了一部分政府高级官员，却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大家都把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把袁世凯定为卖国贼。在日本的中华民国的真正缔造者孙中山，通过此事更加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组建中华革命党来代替已经分裂的国民党，决心彻底推翻这个卖国的袁世凯政权。

在国内外中国人的一片指责反对声中，袁世凯反倒更认识到独裁专制的重要，他和一心要做太原公子的儿子心贴得更紧了，决定尽快推行帝制。

这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的论文，提出世界国体实以君主为优的论点，又着重论述了中国非行君主制不可的原因。一个实行民主宪政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美国政治学家，公然认为民主不如君主，这对刚刚离开君主尚只有三四年的中国遗老遗少们来说，无疑是一帖强有力的兴奋剂。一时便有不少人，或公开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鼓吹还政于清

室，掀起一股复辟清朝之风。

国史馆编修、王闿运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得意门生宋育仁在这股复辟风中最活跃。肃政厅的官员们弄不清这股风究竟源于何处，他们只得公事公办，上个建议，要求弹压复辟谬说。还政清室本不是袁世凯的意图，于是他把这个建议批给内务部查明办理。内务部便依令查办宋育仁，作出“议论荒谬，精神瞽乱，应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决定。就这样，宋育仁被递解出京。

陶菊隐撰《近代轶闻》：“时有美国行政法学专家古德诺受聘为顾问，法制局参事林步随为其舌人。古将返国，袁叩以临别赠言。古曰：‘言之幸勿见罪。贵国人民程度远逊欧美，蹶蹶以行共和之制，是何异削足而适履也。以吾观之，如改行君主政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袁顾林步随曰：‘书之。’是日即以译文送《亚细亚报》发表。时外间对袁猜疑日甚，《亚细亚报》又为御用机关报，其所论述奚啻出自其口，因之益有山雨欲来之势。未几，即有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六人联署发起研究国体之团体曰‘筹安会’者出现。揭幕伊始，仅以‘共和政体适用于中国与否’为研究之对象，浸假而及人的问题矣，时人呼为‘六君子’。”

内务部调查处分国史馆的编修，居然连国史馆长也不打个招呼，令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心里极不愉快。送宋育仁离京的时候，王闿运握着门生的手，老泪纵横，令所有送行的人怆然。王闿运由此而对袁世凯更增一分反感。

驱逐了宋育仁后，复辟风一时沉寂，报上又大谈起拥护民主共和来。袁克定见此情景不对头，给杨度出个“君宪救国”的题目，要他就此作一篇大文章。为便于更好筹办帝制，袁克定又送杨度一所房子。这所房子位于宣武门边的石驸马大街上，是上下两层的西式洋楼，很是宽敞阔绰。此时恰好黄氏刚生一个女儿，亦竹又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家里又是请奶娘招呼，又是请裁缝给婴儿做衣服。静竹老病复发，医生也常来号脉送药。槐安胡同一片人马喧腾。杨度正思觅一个安静之处，遂欣然接受。

房间里的一切都布置得好好的，袁克定又将自己以前用过的一个漂亮小厮安排在这里，照顾杨度的生活起居。杨度觉得住在这里很惬意。他早就想写一篇大文章了。过去钻研多年的君宪，本就有许多话要对国人说，再加上这几年实行共和以来混乱的政治秩序，更为中国

的君宪制提供了许多有力的反面佐证。无论是为国还是为己，作为一个研究有素的宪政专家，杨度觉得面对着中国国体这个大问题，自己应该有比洋人更为深刻透彻的分析。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选择何种体制都没有一份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得仰仗洋人的鼻息，岂不可笑！

不过，杨度在酝酿这篇文章的同时也颇为脸红。自己虽然多年主张君宪，但在辛亥年那样一个关键时刻，又并没有挺身而出勇敢地捍卫这个真理，反而发表共和倡议书，又积极为袁世凯谋取民国大总统而奔走斡旋，从而招致别人的讥讽咒骂。时隔三四年，又改变共和的立场，重弹君宪老调，外间如何看待此事呢？不会说自己反复无常投机钻营吗？更有知内情的会说自己卖身投靠袁氏父子，甘为袁氏王朝的婢妾。想到这里，杨度不免又心虚起来。

朱德裳撰《三十年闻见录》：“宋育仁，尊经大弟子也。癸丑来京，以国史馆长王闿运荐，任为撰修。育仁上书总统，请复帝制。世凯令陆军部递解育仁回籍，月以三百元养之。”

他点燃一支洋式卷烟，又叫小厮给他倒一杯英国威士忌。他喝了一大口，将发虚的心强压住。心绪慢慢安定之际，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碧云寺夜数罗汉的情景，浮现出明杏斋里师生对坐研究帝王之学的岁月，浮现出马王庙胡三爹的三次测字，他认为自己无论从才具，从命数，还是从机遇来看，都应有宰相之分。从唐内阁到孙内阁，之所以没有掌阁，乃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必为宰相无疑。现在，应该说时候已到了。古往今来一切大事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人要做出大事，必须先要有其位，谋取宰相之位正是谋取为国家办大事的必备条件。有了这个位子之后，才可以从容施展自己的平生抱负和学问，将导致中国富强的宪政实行出来，将能执行这套宪政的人才起用出来，这不就是为国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吗？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衡量他的价值，最终应当以他对历史作出的贡献为标准，至于这中间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所夹杂的个人目的，是不应该作为主要的因素的。何况变更主张，其手段并不恶劣，至于想做宰相，这个目的也决不卑鄙。从秦汉到前清，哪个办大事的人不想做宰相？诸葛亮、曾国藩那样的圣贤都还想做宰相哩！

这样一想，杨度又想通了。他拿起笔来，郑重地将题目写好：君

宪救国论。

“哲子，大作写得如何了？”袁克定满面春风地从外面进来。

“还没有动笔哩！”杨度指了指摊开在桌面上的稿子。“刚刚才把心里的结解开。”

“心里有什么结？”袁克定觉得奇怪。见小厮正给他端茶上来，猛然想起，心里说：“是的，真正是我粗心了，世间的男儿都爱美女，像我这种爱俊男的毕竟不太多。我应该给他安置一个曼妙美女才是。”

他接过茶杯，笑嘻嘻地说：“不要有什么结，安下心来写好这篇大文章，我再给你寻一个开心吧！”

杨度没有明白袁大公子的话中话，说：“我已解开了，不必再寻开心了，我们来谈谈这篇文章该如何写吧。”

“我正是为这个而来的。”袁克定得意地说，“我昨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好方式，这篇文章采用枚乘体如何？”

“你是说用答客问的形式来写？”

“正是的。”袁克定放下杯子说，“近来报上登的那些谈论国是的文章都是死刻板板的，从开篇到结尾议论发到底，一副铁着脸皮硬着喉咙教训人的姿态，让人见了生厌，读来乏味。昨天偶读枚乘《七发》，顿觉兴味大增。我想，哲子就是今日的枚乘，也来做一篇《七发》吧。我做客，提问；你做主，回答。一问一答，把个君宪救国的大道理通俗地说透彻，如何？”

“太好了！”杨度兴奋得神采飞扬，刚才谢安式的宰相庄重弃之脑后，露出枚乘式文人的本性来，“就开始，就开始，提哪几个问题，你想好了吗？”

杨度忙提起笔来，正要写，又放下：“芸台，你干脆坐到我对面

来。”

“行！”袁克定高兴得一时忘记了大公子的尊严，自个儿端起椅子坐到杨度的对面。“我想好了几个问题，都是大家所关心的。没有提到的，你再补充。”

“好，你说吧！”杨度重新提起笔。

袁克定将思路略为梳理下，摇头晃脑地说：“我先这样问：哲子先生，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已安定，民已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吗？你就说：不然。若国家不思改弦更张，则富强无望。我再问：何以故？你再答：此乃共和之弊也。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国自此无救亡之策矣。我便惊问：何以如此？然后，你就将自己胸中的学问抖出来，大谈共和为何会使中国富强无望的道理。怎么样，枚乘老先生？”

“真有你的！”杨度大喜道，“我就这样回答你：共和以平等自由为基础，自由平等影响一切政治，尤以对军事影响最大。军事只能讲绝对服从，没有自由可言，一共和，则无强大军队，故强国无望。又共和将引起争夺大总统的动乱，数年一选总统，则数年一乱。国家一乱，富从何来？故共和富强无望。”

袁克定拍掌道：“答得好。我又问：那么共和立宪有望吗？”

“也无望。”杨度断然答，“中国人民智识低下，十成之中九成九的人不知共和为何物。中国百姓如同散沙，只有靠强有力的君主才能将散沙凝结起来。现在行共和制，中央无威望，官吏们皆存五日京兆之念。老实者但求无过，贪狡者乘机狗盗鼠窃以裕私囊。元首一职因常换人，故在位者亦无长久之心。这样一种泄泄沓沓的局面，何望能立宪？故立宪无望。”

“好啦，话说到这里就可以转弯了。”袁克定俨然一个老八股塾师似的。“共和否定得差不多了，下面再把君宪推出来。我来问：这也

无望，那也无望，中国不就亡国了？你就答：不然，一行君宪则都有指望。”

杨度笑道：“正是这话，行君宪则国家有救了。中国数千年来政体皆为专制，但因为无好宪政，故积弱至此。此时若有英主出现，确立宪政，以与世界各国争霸，实空前绝后之大事业。那么此人即中国之威廉第一、明治天皇也。”

袁克定端起茶杯，一边饮，一边想。他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我再提一个问题：刚才说因为争夺大总统一位，国内将起战乱，现在约法规定大总统候选人已从三人之中挑一。如此则不应有内战。你如何回答？”

“这个也好答。”杨度不假思索说，“之所以定三人，就说明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若有，一人就行，何须三人？而我们现在放眼看中国，倘若大总统龙驭上宾，举世滔滔，还能再找出一个像大总统这样的人吗？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必然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三人之间必起争斗。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多得很。而君宪则无此种现象出来。因为君王死了，只有太子即位。哪怕这个太子再不济事，但他身份所在，别人不敢觊觎。故皇位接替之时，国家大致安定，其原因就在此。所以中国一定要行君宪制，不能再行共和制。”

这几句话说到袁克定的心窝里去了，他霍然站起说：“哲子，这篇文章就这样写，我也不再提问了，下面由你自个儿提自个儿答吧！五天以后我来取。我相信你这篇文章必定会是一支百万雄师，将一切反对者镇压住，确保帝制顺畅通过。我一定为你在大总统面前请功。”

说完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石驸马大街洋楼。

袁克定走后，杨度开始正式写作。他精神亢奋，思路泉涌，一肚子君宪学问，如同决堤的河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宣泄在纸笔之间。他把与袁克定的对答的几个问题加以拓宽掘深，以奔放而又严谨的文字将它们固定下来。然后再来几个一问一答，指出清室的立宪是假立宪，

结果是悬立宪之虚名，召革命之实祸。民国初创的立宪完全操在民党之手，而民党之立宪也是假立宪，他们是借立宪为手段来达到革命之目的。又说，他与不少革命党首领交谈过，他们也认为今日中国人的智识程度不宜多行民权。既然如此，革命党是明知故犯，是欲借宪政来削弱政府的权力，使之不能统一全国，好为他们的第二次革命作准备。从南京政府取消到湖口起事，民党的一切行为皆是为达此目的。故前清之立宪弊在不诚实，民国之立宪弊在不正当。今后行君主立宪制，其立宪必要诚实正当。中国当今人民智识程度既然不高，则民权必然不可太大，要跟人民讲清这个道理。我们所奉行的应该是宁可少与，不可欺民。

杨度对自己所创造的“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八个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自古误国者有两类。一类是腐败昏庸。这类误国显而易见，众皆愤恨。另一类是高调清谈。这类误国不大容易看出，有时还被认为是爱国。其实，将一种看似美好而根本不能实现的虚幻强加于国人的头上，只能使国人或坠入迷惘，或变为虚伪，其误国害民甚是不浅。作为一个政治家，诚实最为重要，欺骗最为不道德。望着这个杰出的“八字”创作，杨度仿佛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诚实的政治家。他十分得意地挥笔完成了全文，然后痛饮半瓶威士忌，陶醉在自我设计的“君宪救国”的梦境中！

三 发生在云吉班里的风流壮举

第五天上午，袁克定准时来到石驸马大街，杨度还睡在床上没有醒。桌上摆着一大叠手稿，这就是分作上、中、下三部分的万余言长篇论文《君宪救国论》。袁克定没有惊醒这位宪政专家，拿起手稿看起来。

杨度的字习的是北体，厚实大方，虽是手稿，却并不难认，不到一个小时，袁克定就将文章读完了。“真正是绝妙好文！”他从心里发出赞叹。

在这位太原公子看来，要在已实行四年之久，得到举国响应的民

主共和制下再来谈君宪救国，简直是一桩大难事。这篇文章若是由自己来做，不要说五天做不好，就是五十天也做不好。因为这不仅需要渊博的世界性的宪政学问，而且还要具备像战国时代的策士们那样的巧舌如簧的辩论技巧，而这两者自己都没有。

睡得正香甜的宪政专家，他鼻梁的端正，唇沟的深陷，嘴唇的棱角分明，似乎比往日显得更为突出。袁克定心里想：看他这个模样，不像一个奸诈阴险的人，让这种人做宰相，君王用不着担心被欺蒙架空。倘若真的有朝一日登基做了皇帝，也不妨叫他做一任宰相试试。

“芸台，什么时候来的？”杨度醒了过来，一眼看见袁克定正望着自己。

“我来了一个多钟头了，你睡得好熟啊！这几天辛苦了。”袁克定将父亲笼络人心的那一套学得精熟，说起这种话来，言辞、神态都能用得恰到好处。

“文章已打好了初稿，你先看看吧！”杨度边说边穿衣服。

“我早拜读完了，真是好极了！可以说是民国建立这几年来第一篇好文章。”袁克定把散在书案上的文稿亲手拢了一下，以示对它的珍重。“哲子，我明天叫一个抄手来帮你誊抄。先在报上登出来，再印一万份单行本，发给政府官员们人手一册。不过，今天不谈这事了，我要兑现那天说的话，要重重地犒劳犒劳你。”

“请我上哪个酒楼去吃饭？”杨度来了兴趣。

“吃饭还在其次，我要送你一件妙不可言的礼物。”袁克定眉飞色舞地说。

“什么礼物妙不可言？”杨度已穿好衣服，神采奕奕地站在穿衣镜边整理衣帽。

“上车吧！我在车上对你说。”

袁克定将杨度带上一辆精美的胶皮双轮车，这是他在城内使用的专车，里面铺垫得舒适豪华。车上，袁克定将礼物作了介绍，原来这礼物乃是八大胡同里新来的一名美妓。

袁克定虽然并不太贪女色，但却是八大胡同里的常客，花酒席上的嘉宾。这是因为他的许多朋友经常泡在这座温柔窟里，而此处的老少女人们对这位京师第一公子殷勤献媚的水平，也大大超过了他家中的妻妾婢女。所以袁克定经常到这里来，一则会朋友，既说闲话，也谈政事，二则此处所特有的人间缱绻，亦能给他的心灵带来一种在别处得不到的舒坦感。

那天他看到杨度一人独处石驸马大街洋楼，就想到要给这位宪政专家觅一绝色青楼女子。他知道静竹、亦竹都出自八大胡同，料定杨度也有狎邪游之癖好，送这样一件礼物，是会得到非常感激的。

袁克定来到八大胡同，跟鸨母们打听。袁大公子要姑娘，哪个鸨母不来巴结，便都拖着他去看人。袁克定在几个胡同里转了十来个院子，看到的姑娘十之八九都平平常常，少有几个漂亮的，最后在云吉班里，他看中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姑娘是山东青岛人。青岛自古出美女，姑娘的确长得美，而且清纯雅洁，真像一支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使那些浓妆艳抹、狐媚妖娆者在她的面前显得粗俗不堪。将这样的女子送给诗人才子，那真是天作之合。袁克定看好了，只要杨度满意，或包或赎，钱都归他出。

杨度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与他的风流老师一样，美丽的女人与宏伟的事业，在这位才子型政治家心目中从来都有同等的地位。他认为一个有学问有抱负又耽爱女色的男子与世俗间的嫖客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对女人，只把她看作玩弄的对象；而前者对女人，是把她作为情爱的伴侣。在杨度过去的岁月里，有两个他挚爱的女人。一个是至今仍瘫痪在床的静竹，一个是七八年来音讯杳然的东瀛女郎千惠子。

他爱千惠子的美丽、聪慧，在与千惠子相处的三四年间，他和她一直保持着最纯洁的友谊。正因为太爱她，而又不能娶她为妻，所以

他不能刺伤她纯真的心灵。而静竹，则是第一个闯入他心中的女人。她以出众的美貌，超群的识见，使他倾倒，使他迷恋；更以她坚贞不渝的品格，使他爱怜，使他敬重。自从与静竹重逢那一天起，他就把静竹当作自己最亲爱的人看待。他对她的情感，要远远胜过发妻黄氏和如夫人亦竹。只是由于静竹的坚决拒绝，他才未与她正式拜天地，结为夫妻，然而在杨度的心目中，静竹才是他真正的妻子。至于静竹，则更是把杨度当作自己的整个生命。杨度对静竹又爱又怜又敬，他实在不愿意让她心灵上冷落孤寂。在静竹身体好的时候，他会到静竹的房里去，与她同床共枕，缠绵恩爱，静竹当然欣喜。亦竹也认为这是情理中事。黄氏进京后，得知静竹为丈夫苦苦等候十年终成痼疾的往事时，她明白静竹为自己的男人付出的有多大，她也同样怜她敬她，视她如同亦竹一样，对丈夫与她之间的关系也从不干涉。

杨度生活在这样贤惠通达的三个女人之中，感受到幸福满足。这些年来他从没有踏过八大胡同一步，也从不拈花惹草。此刻，坐在太原公子身旁的杨度，当八大胡同的旖旎香艳展现在他的眼前时，他仿佛看到了新朝宰相的尊荣重权也正在向他迎面扑来，他迷乱了，痴醉了，他的心飘飘荡荡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袁大公子来啦！”当袁克定带着杨度刚踏进云吉班门槛，守门的老妈子便异常兴奋地喊起来。

“哎呀，大公子来啦！”班主翠玉急忙从屋里走出，满脸媚笑地说，“大公子，你终于来了，我家姑娘的眼睛都望穿了。”

又对着杨度说：“这位老爷就是您说的杨老爷吧！”

“是呀，是呀。”袁克定点头，“正是杨老爷杨哲子。”

翠玉两眼放射光彩，将杨度很快打量了一番，笑着说：“杨老爷，您真是一表人才，我家姑娘跟上了您，真正是她三世修来的福气！”

杨度见这个班主年纪在四十岁上下，浑身穿金戴银，耀彩发光，

脸胖腰圆，只是五官倒也还端正，看得出年轻时颇有几分姿色。

翠玉将他们带进一间精致的雅舍，又是泡茶，又是上糖果瓜子，忙得脚底生风。

袁克定笑道：“别瞎忙乎了，正事都让你给耽误了，快叫姑娘出来吧！”

“好，我这就去叫！”翠玉说着，亲自出门叫去了。

袁克定对杨度说：“云吉班你以前来过吗？”

“没有来过。”杨度说，“其实八大胡同我也只是十多年前来过一次，这些年虽住北京，一直没有来过。”

“噢，是的吗？”袁克定有点不大相信。“我告诉你吧，这云吉班目前是八大胡同里最叫得响的妓院。这里还有一位姑娘名叫小凤仙，人虽算不得特别美，但聪明可是绝顶的，尤其是歌唱得好，听她歌一曲，如同听仙乐。”

正说着，翠玉把姑娘领进来了。那姑娘对着袁克定鞠了一躬，娇娇柔柔地叫了声：“袁大公子好。”

袁克定忙指着杨度说：“这位就是杨老爷。”

姑娘腼腆地对着杨度笑了一下，也鞠了一躬：“杨老爷好！”

杨度起身回礼，正眼看了一下姑娘。就这一眼，便被她吸引住了。这姑娘匀匀称称的，着一件浅绿色的上衣，笑时神态嫣然。杨度越看越觉得像初次见面时的静竹。时光仿佛倒退了十七年，江亭初会静竹的那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杨度不由得再看一眼：瓜子形的脸蛋，圆圆的眼睛，细细的眉毛，白白的皮肤。他突然又觉得这姑娘很像千惠子。十年前在东京田中寓所里见到千惠子时，她也正是这副模样。这时他恍然大悟，这姑娘之所以有如此的美丽，是因为她既有静竹的长处，又有千惠子的优点。杨度立时喜欢上她了。

老于观人的翠玉已从杨度的神态中窥视出他心中的情感，高兴得忙对姑娘说：“坐下，好好地陪杨老爷说话，杨老爷喜欢你哩！”

又转脸对袁、杨说：“二位宽坐，我去招呼厨房预备酒菜。”

姑娘挨着杨度坐下。

杨度问：“姑娘叫什么名字？”

“富金。”姑娘略为娇羞地回答。

“富金！”杨度轻轻地呼了一声。“好名字，谁给你取的？”

“翠妈妈给我取的。”多说了几句话，富金不再羞怯了。

“多大了？”

“十八岁。”

杨度心想：正好跟当年的静竹一样大。问她：“认得字吗？”

“认得几个字。”

这时翠班主进来，忙插话：“富金不但认得字，还喜欢写字哩！”

“真的？”袁克定吃惊地说，“这么漂亮的富姑娘想来字一定写得好，拿来给我们看看，这位杨哲子老爷可是鼎鼎有名的书法家哟！”

“我去替她拿。”班主要讨好大公子，忙又起身出门，一会儿抱来一大叠纸来说，“这都是富金写的。”

袁克定和杨度一页一页地翻看。袁克定不懂书法，见一个妓女也能写这样规规矩矩的字，已是很不错了，一边翻一边说：“写得好，写得好。”

杨度细细地看着：字虽写得不太好，但一笔一画都还扎实，看得出是临过帖练过字的，难得一个沦落风尘的烟花女有这样的雅兴。他

从心里赞道：“不错，不错，再练练就可以跟柳如是媲美了。”

富金不知柳如是是谁。杨度告诉她，柳如是是明末金陵秦淮河上的名妓，不独长得漂亮，诗词歌赋更是做得好，字也写得有功夫。富金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记下了。杨度看出这是一个好学的女孩子，心里对她又添一分喜爱。

富金说：“杨老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书法家，您送我一副联语吧，我的房间里正缺一副哩！”

杨度说：“好哇，写什么呢？”

富金托腮思考。

袁克定说：“就来个嵌字联吧，将富金姑娘的名字嵌进去。”

富金喜道：“那太好了！”

“行。”杨度满口答应，心里琢磨着怎么写。一会儿，他说，“拿纸笔来吧！”

富金忙回房拿来纸笔。杨度蘸上墨汁，在洒金玉版纸上写下两行字：我富才华卿富美，兼金身价断金交。

袁克定念了一遍，惊道：“哲子真有七步之才，一下子便写出两个‘富金’来！”

富金想：人家嵌字联只嵌出一个名字，这位杨老爷却同时嵌出两个名字来，真了不起，而且对联中还表示出对自己的看重。又见杨度长得仪表非俗，心里甚是高兴，便靠紧杨度，一边仔细欣赏，一边说：“杨老爷，您的字有北魏碑体的风味，您一定是临过很多碑的吧！”

一股淡淡的清香向杨度袭来，他的脑子有点晕晕眩眩的了，眼前的姑娘似乎比新朝的宰相更有吸引力。他抬起头深情地望了富金一眼，说：“你能看出我的字有北魏碑体的风味，可见你看过不少字

帖。”

翠玉插话：“正是杨老爷您说的，我们富金姑娘的闺房里有一大堆字帖哩！其他姑娘没事时绣花说闲话，富金则有滋有味地看帖写字，好像要考翰林似的。”

翠玉说着大笑起来，富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翠玉又说：“就这样，富金看字帖的事就传了出去，便有人来云吉班兜卖字帖，富金一见好的就买。有次一个客人说他家有一帖叫做什么《韭花帖》的，是真迹，要卖给富金，他开的价吓死人。”

翠玉停了一下，问大家：“你们知道他要多少钱吗？”

不等别人开口，她伸出三个指头说：“三万银元。”

富金“咯咯”一声笑了，说：“这位先生以为我是大富豪，居然开得这样的口，我哪里买得起，我连三百元都拿不出呀！”

袁克定不屑地说：“不要理睬，这些人都是骗子！”

杨度问富金：“富姑娘，你知道《韭花帖》吗？”

富金说：“我看过一篇介绍字帖的文章，说《韭花帖》是天下第五行书。”

“《韭花帖》的地位这么高，我倒是不知道。”袁克定惊道。又问富金，“排在它前面的四大行书是哪些？”

富金想了想说：“第一自然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第二是颜真卿的《祭侄稿》。第三、第四我记不得了。”

“第三是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第四是王珣的《伯远帖》。”杨度补充。

“是的，是的，还是杨老爷的学问大。”富金拍手称赞，以一个小

学生似的纯真态度问杨度，“杨老爷，《韭花帖》我没见过，那位客人开的价那样高，我也不敢叫他拿出来看。您一定知道《韭花帖》为何这般珍贵。您给我们说说吧！”

袁克定也说：“哲子，你就说说吧，我也不知道哩。我只知道《兰亭集序》呀，《玄秘塔》呀，没有听说过《韭花帖》。”

翠班主也来了兴致：“一幅字帖值三万银元，一定很不简单。”

杨度喝了一口茶，说：“这幅《韭花帖》是五代杨凝式写的。他有一天午睡刚起来，觉得肚子有点饿。这时恰好皇上送他一盘韭花。杨凝式感激不已，随手写了一封谢折。谁知这封只有六十余字的短短谢折，后来竟成了传世之宝。”

翠班主“啧啧”两声后插话：“六十多字值三万银元，一个字差不多值五百块银洋了。今天若再出一个这样的人，他赚的钱会堆成山。”

袁克定笑道：“这你就知道了，写字画画这玩意儿，都是人死后才值钱，人若活着，他的字画就卖不起价。”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杨士琦早几天送我一幅中堂，夸口说，这幅中堂若拿出去卖可卖一千块银元。我说值是值一千块，不过得有个条件。他问什么条件。我说你得赶快去死，死了说不定就可卖一千块银元了。他听了我的话后哈哈大笑。”

众人都跟着袁克定笑起来。

“大公子的话是有道理的。”杨度继续说，“人死了，不能再有新的出来了，原有的就值钱了。越到后来流传下来的就会越少，那就越值钱。当然，本身要好，这是先决条件。这份《韭花帖》就恰好具备这两个条件。”

杨度又端起茶杯。富金起身，亲手拿起茶壶给他续水。她的柔如胰脂的手指碰着杨度的手背，杨度突然有一股浑身酥软的感觉，说起话来情致更浓烈了：“杨凝式是五代的名书法家，官做到少师少保，

人称杨少师。为人狂放不羁，故又有一个绰号叫杨疯子。他的字写得好，但轻易不作。五代时战乱频繁，安心读书习字的人本来就不多，有大成者就愈少，即便有一些好字画，也遭战火焚毁，流传下来的极少。所以作为五代字的代表，杨凝式的字就显得愈加珍贵。杨凝式传世的字也仅只这幅《韭花帖》。到了宋代时，这幅帖就有很高的声望了。苏东坡称赞他的字笔力雄奇，有二王、颜、柳之余韵，为书中之豪杰。”

袁克定说：“既然这样珍贵，那就压点价把它买过来吧！”

杨度说：“就不知此人收藏的是不是真迹。”

富金说：“杨老爷，听人说名贵字画，后人都喜模仿，所以辨别真假最是困难。这个帖子是不是真迹，您怎样辨别呢？”

杨度尚未答话，翠班主坐不住了，说：“那个兜卖的人就住在这里不远，我打发人去叫他带来，请杨老爷来辨别。你们先坐在这里喝酒说话吧！”

袁克定笑着说：“早就该上酒了，你快去张罗吧！”

很快，一桌丰盛的酒席摆在雅舍里。富金趁着上菜的空隙回房换了装出来。只见她头上加了一支大号黄金凤头簪，上身穿一件黄地金花织锦衣，显得很有点珠光宝气。翠班主让富金陪他们喝，自己去安排人叫卖字帖的。

“杨老爷，我刚才问您的事，您还没回答哩。”富金一边给杨度斟酒一边说。

杨度望了望喝了两口酒后面孔微红的姑娘，觉得她真的就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脑子里蓦地浮起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名句来，眼前的富姑娘恰是一位百花想容的美人。她有一种静竹、千惠子所缺少的艳丽之美。如果说当年静竹、千惠子那种清纯之美，与胸怀大志而无官无爵的一介书生正好相默契的话，那么富金的这种艳丽之美，则恰好符合一心想佩相印握重权的新官僚的需求。

杨度将富金斟的酒一饮而尽，富金赶紧又给他斟上。他又端起一口喝下，富金却不给他斟了。

杨度问：“你为何不斟了？”

富金略带嗔容地说：“我怕你喝醉了，不给我说《韭花帖》了。”

杨度笑道：“这才喝了几杯，就醉了？我是武松，酒越喝得多，劲头越足。”

说着顺手抓着富金的手臂说：“快斟，快斟！”

袁克定见状乐道：“哲子是海量，喝不醉的。”

富金无法，只得给他斟上。他喝了一半，放下杯子说：“鉴别字画，这里的学问大着哩！你一时半刻也听不出个名堂来。只是这《韭花帖》的流传中有一段故事，所以容易鉴别。”

听说还有一段故事，大家都来神了。富金有意将凳子移过去，紧靠在杨度的身边，又掏出一条用浓香熏过的绣花手帕来为杨度擦嘴唇。

袁克定打趣道：“还没喝交杯酒哩，就这样亲热了，也不怕冷落了我！”

富金说：“我去把小凤仙叫过来陪大公子。”

袁克定忙摇手：“不要再叫人了，我是开开玩笑的。还是听哲子讲故事吧！”

杨度见富金对他格外地殷勤，一颗春心早已荡漾起来，含情脉脉地望了一眼又媚又娇又温柔的姑娘，神采飞扬地说：“五代结束后，赵匡胤坐了天下。赵匡胤是个莽夫，不喜欢字画，可他的儿子、有名的八贤王却酷爱与文人交往，对金石书法篆刻都有兴趣。杨凝式的孙子为讨好八贤王，将祖父的《韭花帖》送给了这位王子。八贤王一见非常喜爱，重赏了这个不肖子孙。后来八贤王的堂弟登了基，八贤王

又将它作为贺礼送给了堂弟。从那时起，《韭花帖》就被锁进深宫，成为只能供皇帝一人赏玩的御宝。尽管王朝更替，都城迁移，《韭花帖》却一直作为宫中珍品被很好地收藏着，后来传到清朝乾隆皇帝手上。这位乾隆爷是个文治武功俱佳的十全帝王。他爱吟诗作赋，一生写了十万余首诗。又爱书法，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题字。因爱书法，便爱字帖。他在乾清宫里专辟了一间小房子，取名为三希堂。他常在三希堂里观赏临摹历代名家法帖。那时上书房里有名叫蓝筠的翰林精于书法，专门替乾隆收管字帖。他最珍爱杨凝式的这幅《韭花帖》，久而久之，便起了窃为己有之心。”

富金听到这里，心头为之一缩，说：“皇上喜爱的东西，能窃为己有吗？他就不怕杀头？”

杨度说：“要是让皇上查出来了，不但是本人要砍头，而且还要株连到别人。这个蓝翰林当然明白此中的干系。他不能明盗，只能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他天天临摹《韭花帖》。十多年后，他临摹的《韭花帖》已到了形神兼备足可乱真的地步。趁着乾隆晚年不再常练字的时候，蓝翰林便偷偷地以摹本换下了杨凝式的真迹，把它偷运出宫，藏于自家。从那以后《韭花帖》又回到了民间……”

“杨老爷，收藏《韭花帖》的先生来了。”翠班主进来，打断了杨度的故事。

大家都转过脸来，只见翠班主身旁站了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汉子。那汉子双手捧着一个薄薄的小木箱，颇有点派头地挺立着，并不向两位坐着的显赫人物弯腰打躬。

杨度问那汉子：“是你要卖《韭花帖》？”

那汉子答：“是的。我因做生意折了本，想卖掉它再起炉灶。”

杨度又问：“你的《韭花帖》是真迹？”

“当然是真迹。”那汉子不屑地说，“不是真迹，我敢开三万银元的价吗？两位老爷想必是行家，你们可以鉴定。”

袁克定说：“把它取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那汉子走前一步，将小木箱打开，从中取出一幅装裱得极为精致的字帖来。袁克定、富金、翠班主都围拢去看。

杨度仍坐着不动，继续问那汉子：“先生贵姓，你这幅字帖是从哪里得来的？”

那汉子回答：“我姓冯，这幅字帖是祖上传下来的。听先父说，家曾祖有个极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晚年无儿无女，穷困潦倒，全靠先曾祖周济他。临死时，为感谢家曾祖，他将祖上传下的这幅《韭花帖》送给了先曾祖。先曾祖爱字画，懂得它的价值，珍藏在家中，不让外人知道。又叮嘱子孙，说这是传家之宝，不要轻易出手。我若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三万元就卖了它。”

杨度又问：“你知道你曾祖的那个朋友姓什么吗？”

冯姓汉子答：“听说姓蓝。姓蓝的祖上是翰林，所以家里有这东西。”

袁克定、富金一听“姓蓝”、“祖上是翰林”的话，便都会心地望着杨度一笑。

杨度说：“咱们看字吧！”

大家又都细细地看起来。这字帖为麻纸，长宽约在八寸左右，共七行，帖子的前后都盖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印章，有的已看不清楚，有的则清晰可辨。

富金端详了许久。字是写得好，但到底好在哪里，使得它有这么高的身价，她却说不出。她对杨度说：“杨老爷，你给我们讲讲吧！”

袁克定也说：“哲子，我不懂字，但我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看就知道好，但这幅帖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它怎么好法，你来启发启发吧！”

杨度笑了笑说：“《韭花帖》初看时，的确不能得其神妙，但越看越会觉得韵味无穷。我给你们略为说说吧！”

杨度右手食指在字帖上轻轻地指点说：“《韭花帖》首在章法好。书法上的章法基本要求是知白守黑，疏密有致。这幅字行距字距都较疏，但字体结构紧密。这是其一。另外，字本身也讲究虚实。比如说，‘寝’‘蒙’这两个字是上虚下实，‘翰’‘报’两字右虚左实，这种用白醒黑的手法，使全篇产生了一种开阔空灵的意境。”

富金按杨度的指点再来对照看时，果然觉得全篇疏密相间、虚实相生，意境真的显得开朗而灵动。于是忙点头说：“正是正是。杨老爷，经您这一指点，我是看出味道了。还有什么别的妙处吗？”

杨度见富金稍经指示便能入境界，很高兴，分析书法的劲头更足了：“《韭花帖》还有一个妙处，便是善于变化字的结构。包世臣说少师结字善移部位，他讲的就是这个结构变化。比如这个‘谢’字，是左中右结构的字，一般的写法是三部分均衡，而杨少师却把左边的‘言’写得很大，占了一半的位置，而中间的‘身’与右边的‘寸’收缩得很紧，也只占了一半。这样，在打破均衡之后，变成了一种不均衡之美。这种不均衡，若运用得恰当，则比均衡更显得美。”

富金把“谢”字再细细地看了看后，拍手笑道：“果然这个‘谢’字比通常的‘谢’字要好看得多。《韭花帖》的味道真的出来了！”

杨度说：“还没有哩，你要将它置于案头上，慢慢地看它一年半载，才会体味出来。”

卖主一听这话，忙说：“这位杨老爷真正是法眼，把《韭花帖》的章法结构分析得再好不过了。的确，不要看它只有六十来个字，里面的奇奥无穷无尽，每天看它一遍都有新的收获。姑娘，你就买下吧！”

富金笑道：“看看罢了，我哪里买得起！”

杨度问：“富姑娘，你真的喜欢吗？”

富金说：“这样的宝贝，我怎能不喜欢？”

卖主见有了眉目，便说：“姑娘若真的喜欢，看在这位老爷是行家的分上，我少收二千，就作二万八吧！”

杨度说：“不要你少，就三万，我买了。富姑娘，送你做个见面礼吧！”

富金一听，瞪大了眼睛：“杨老爷，你不是说笑话吧，三万银元买这帖子值得吗？”

“值得，值得。”杨度神态自若地说，“只要姑娘喜欢就值得。”

卖主大喜过望：“杨老爷，您是一个大豪杰，我冯某敬重您！”

说着便向杨度深深地鞠了一躬。

袁克定心里也吃了一惊。连他这个挥金如土的大公子都觉得昂贵了，杨哲子的这个气概他简直难以想象。

话刚一出口，杨度便立即想到眼下手头还没有三万银元的现金哩。但既已在心爱的姑娘面前说了，就不能反悔，现在只能拍电报去长沙，叫华昌公司速汇三万元来。

杨度给卖主立下一张字据，叫他半个月后来石驸马大街取钱。卖主信任地留下了《韭花帖》。

富金这时才看出，眼前的这个杨老爷，真是个不惜万金买笑的伟男子。这一夜，杨度便宿在富金的绣房里。云吉班里的头号红牌姑娘，使出千万种风情来款待这位不平常的嫖客。

不久，杨度以三万元买《韭花帖》送妓女的风流壮举便传遍京城，有人戏谑他为“杨韭花”，他也洋洋自得地接受了这个雅号。

后来，这桩风流壮举越传越远，终于传到了蓝翰林的家乡浙江金华县。蓝翰林的后人得知后哑然失笑。原来，蓝翰林当年冒着杀头之

险偷出来的《韭花帖》一直珍藏在他们蓝家里，传了六代而至今完好无损，杨度花三万元买下的不是真《韭花贴》而是假《韭花贴》确凿无疑。蓝家后人写了一封信寄到石驸马大街，杨度看后也并不怎么后悔。他认为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以假冒真的事世上多得很，全在于当事者如何看待。只要富姑娘相信它是真的，它便是真的，即便它千真万确是假的也无所谓。三万银元买了一幅假字帖，而换来姑娘的一颗真心，这就值得！

杨度只要有空便去云吉班和富金相会，把云吉班看成是自己的家，至于槐安胡同那个真正的三代同堂的家庭，他反而淡忘了。前几天，袁世凯任命他为国史馆副馆长。能与老师一起长国史馆，杨度很得意。这天，他正在云吉班和富金打牌闲聊天，小厮余三兴冲冲地走进来，笑着说：“杨老爷，大喜了，刚才总统府来人，说总统给您颁了一块大匾，马上就会派人送来，快回去接匾吧！”

“真的？”杨度一跃而起，“咱们赶快回去！”

说罢连招呼也来不及打一声，便急匆匆地出了门。富金见他有了总统的匾便忘记了她，心里顿觉冷冷的。

四 袁世凯题赠的金匾高高悬挂在杨度的厅堂上

杨度刚回到石驸马大街洋楼，门外便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啾啾”的报喜锣声，接着是一队豪华的马车驶近。从马车队里相继走下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麟、内史夏寿田等人。两名政事堂低级官员托着一块高约二尺、宽约四尺的亮堂堂的大匾。杨度站在大门口迎候，老远就看见了匾上四个鎏金大字：旷代逸才。大匾再向前移两步，杨度又看清了左下角的一行小字：袁世凯题。“题”字下面还有一方端端正正的白文篆印。杨度知道这是袁世凯亲笔题赠的，心里欣喜异常。

杨士琦跨前一步，张一麟、夏寿田紧随在后，走到杨度的面前。杨士琦大声说：“国史馆杨副馆长接令。”

杨度一听，不自觉地双腿跪下，就像当年臣子恭接圣旨似的。

杨士琦展开策令，朗声念道：“国史馆副馆长杨度多年来勤劳国事，研习宪政，于国于民，多有贡献。兹特授该副馆长勋四位，并颁赠‘旷代逸才’匾额一方，以酬劳绩而策激励。此令。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

陶菊隐撰《近代轶闻》：“杨度知其隐，欲以一言为天下先。四年春，与袁长子克定谈及变更国体事。克定曰：‘兹事体大，必罗致国中群彦，相与研讨，庶足以杜悠悠之口。任公领袖名流，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乃邀梁至。克定先言曰：‘近有以共和不适国情，主张变更国体者，先生谋国之忠，必有所见。’梁猝然不知所答，久之，始期期曰：‘吾生平所研究者，乃政体而非国体。’梁退，杨与克定谋曰：‘推任公之意，盖只问立宪与否，君主民主非所计也。’是年夏，杨撰《君宪救国论》，命总统府内史夏寿田密呈袁氏。袁省览至再，语夏曰：‘姑秘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备参考。’自是春光外泄，国人有以窥其隐矣。”

杨士琦念完后，弯下腰来双手扶起杨度，满面堆笑地说：“哲子，恭喜你了。大总统亲笔题赠匾额给你，这在民国尚是没有先例的事。用一句前清老话来说，这真正叫做异数殊恩啊！”

说罢打着哈哈笑起来。

杨度望着杨士琦干瘦的黑脸上浮起的奸笑，想起他在袁世凯的面前进谗言，坏了自己国务卿美梦的往事，心里顿起厌恶，暗暗地说：杨士琦，想不到也有你到我面前来送匾的一天吧，有朝一日我做了宰相的话，连个侍郎都不会给你！

想到这里，他昂起头来傲然地说：“杨左丞，辛苦你了，就请你将大总统的这方匾挂在我的厅堂正方吧！”

说完也不理他，亲热地和张一麟、夏寿田打起招呼来。

杨士琦心里虽不是味道，见袁世凯如此器重他，也不便得罪，便命令抬匾的人进厅堂挂匾。他略为坐了一下，自觉趣味不大，便拉着张一麟先告辞出门。杨度留下夏寿田，细问袁世凯赠匾的原由。

原来，袁克定将《君宪救国论》拿走后，马上呈送给父亲。袁世

凯将这篇万言策论仔细地读了一遍，激赏不已。杨度说出了他心底里想要说的话。他要说的话，一则不能说出，二来也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在杨度的笔下，理论充足，说服力强，堂堂皇皇一片为国为民的苦心，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他当即决定由段芝贵在武汉印二万份，装订成小册子，县以上的官员人手一册，并由政事堂发个秘密通令，命令他们好好研读，写出读后体会，上交给各省巡按使，由各省巡按使再将情况综合上报政事堂。为了表彰杨度所作的贡献，除特授勋四位外，袁世凯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命政事堂制成大匾颁赠。

袁世凯自知书读得不好，轻易不舞文弄墨，但偶尔灵感来了，也有惊人之作。他在山东巡抚任上时，费县有个年轻的女子，过门不久丈夫便得了病，后来病势日趋沉重，只剩奄奄一息了。这个女子决定与丈夫一起去死，便吞下金块。第二天女子死了，却不料丈夫从那天起病情大为好转以至于痊愈。这位年轻女子的事迹被乡民四处传扬，地方官又上报省城。袁世凯得知后也颇为感慨，心里寻思着要为她挂一块匾，遂叫身边的幕僚们拟字。幕僚们拟了三四条，都是些陈言套话，他不满意。最后，他自己提起笔来，写下“一死回天”四个大字。这四个字确实用得，幕僚们都自愧不如。

袁世凯为颁赠杨度匾额的题字也想了很久。“旷代逸才”这四个字，既表达了他对杨度才学的高度赞赏，也甚合杨度此时国史馆副馆长的身份。

杨度望着经过修整加漆而变得颇为大方庄重的这四个大字，心情很是激动。他感激袁世凯对他的《君宪救国论》的高度评价，更从这种评价中看到未来的辉煌前景。前清时期臣子得到皇上封赏时照例要上谢恩折，而今的大总统很快就要变为皇上了，也应该以谢恩折来表达自己的一片忠心。想到这里，杨度提起笔来写道：

为恭达谢忱事。奉大总统策令：杨度授勋四位，给予匾额一方。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夙承眷遇，受命于危难之际，运筹于帷幄之中，愧无管、乐之才，幸遇唐、虞之盛，谬副史馆，方慚溺职，忽荷品题，惟祓饰之愈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寂，反躬自疾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

有臣感激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写完后，他重读一遍，自觉通篇措辞得体，只是在“所有臣感激下忱”一句上停留片刻，最后还是将“臣”划掉，换上自己的名字。眼前不称臣，似乎更合宜些。

正在玩味之际，余三过来说：“有两位客人来访。”

“是什么人？”杨度随口问。

现在，前来道喜祝贺的人络绎不绝。聪明的人都知道，袁世凯这一空前之举，已将杨度抬到迈越一切人的地位上。杨副馆长的超擢已是迫在眉睫了。略知内情的人更清楚，杨度与袁克定之间有非同寻常的结合。这种结合，必将给未来中国以最大的影响力。所有这些人，都要赶在此刻奔赴杨府，为自己日后预留地步。想起前些年的门可罗雀到今日的门庭若市，帝王之学的传人更痛切地感受到权势的重要性。

五 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

“哲子，老朋友来了都没有空见面了吗？”

还没等余三来得及回答，两位客人便高声说着话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这两人，一个是孙毓筠，一个是胡瑛。

九年前，孙毓筠因人告密，被两江总督端方逮捕，杨度从东京寄来托保信。孙毓筠因此而感激杨度。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南京光复，孙毓筠被释放，立即被安徽革命党人迎回皖省任都督。孙毓筠的皖督没有做多久便被免职。免职后孙毓筠来到北京，又在杨度的安排下和袁世凯见了面。袁世凯与孙家鼐很熟悉，一向对这位状元宰相表示钦佩。孙毓筠既然是孙家鼐的族孙，在袁世凯的心目中，他便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同，又加之杨度从中关说，见面交谈之后，孙毓筠便取得了袁世凯的信任。约法会议成立时，袁世凯任命孙毓筠为议长，后又任命为参议院参政。去年，孙毓筠组织宪政研究会，致力于宪政研究，

与杨度往来更为密切。

陶菊隐撰《近代轶闻》：“筹安会未发生以前，徐佛苏、丁世峰辈上书袁氏，请改帝制。袁命夏午诒商之杨度，授意徐等先组织研究国体之团体，以觐人心。袁意未欲杨氏参加，盖欲以不关痛痒之人为其先驱，而留杨氏隐身幕后也。杨以为此辈望浅，不足以当大任，即挺身自任，总揽一切，仅邀丁、徐入会而已。孙毓筠夙为民政，在东瀛时与杨过从甚密。清末，孙与段某、权某潜赴江宁有所营干。事发，江督端方下之狱。杨驰书营救，端许之，以孙口供数千言制版寄杨，所言皆主张政治革命，与杨不谋而合。光复后，孙曾任皖督，解职走京师。袁与寿州孙相国有旧，孙为其同族，以是颇推屋乌之爱。孙亦渐亲袁，密献帝制之策。杨闻之，乃邀为筹安会发起人之一。严复为留学界先进，与袁克定交最厚。刘师培精研汉学，蜚声于时，均以学者被杨罗致。李燮和、胡瑛则民党中人，亦变节列名为君子，严事后语人：‘余列名发起人，事前未知。哲子曾过我纵论时政，我告以所见。未几，报端即发现筹安会通启，列入贱名，是何异拉夫政策。’闻者唯唯而已。”

胡瑛在辛亥革命后自封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因为他为革命立过功，坐过牢，又口才极好，军政府对他的自封予以承认。于是二十三岁的胡瑛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外交部长。胡瑛做了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后却并不剪辫子，大家很觉奇怪，问他，他说革命尚未成功，我留下这条辫子大有用处，说不定我哪天去北京充当刺客还少不了它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山东巡抚。胡瑛乃一介书生，没有自己的军队，在山东呆不下去，无奈只得交出鲁督一职。袁世凯把他召进北京，先任命他为陕甘经略使，后又任命他为新疆青海屯垦使，都是些徒有虚职而无实权的名目。胡瑛借考察日本垦政之名再次去东瀛。国民党二次革命时，他因在日本没有参与，袁世凯打发一个亲信到东京请胡瑛回国。胡瑛在日本也没有混出个名堂来，便回到北京再领新疆青海屯垦使虚衔。胡瑛回京时，杨度专门派人去迎接他。他们之间断了多年的友谊又续上了。

胡瑛尚不到三十岁，对这种身居高位而无实权的处境颇不满意，仍然渴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孙毓筠虽年过四十，但他平生抱负极大，也不甘于此时名曰风光而实为寂寞的高级幕僚生涯。胡瑛和孙毓筠两人相同之处很多。除同为不满现状极思作为这点外，他们都是革命党元老，都为革命吃过苦，坐过牢，辛亥革命后都做过一省都督，又都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这些共同点使得孙胡二人成为新时期的知交。

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有许多共同的认识。他们都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把满人推翻了，但没有满人皇帝的这几年，中国并没有进步。革命党不能控制全国局面，被视为最有力量的袁世凯也不能控制全国局面。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党人争权夺利，曾使他们十分失望。而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政治上的混乱，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安定富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

冷寂的政治处境，再加上对国家的担忧，使这两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心境颇为苍凉。他们都看出了眼下这个大一统局面的维持，全靠的是袁世凯个人的威望和他的铁腕，倘若袁世凯一旦死去，国家便会立刻陷于群龙无首互不买账的分裂之中。热心国事，喜当天下大任的禀赋促使他们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防患于未然，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

前天，他们都得到了一本印装考究的小册子，这就是杨度所写的《君宪救国论》。他们认真地读完之后，都觉得杨度此时重提君宪救国旧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近年来已成为宪政专家的孙毓筠深刻地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尽快建立完善的宪政制度，并且切实地遵循宪政制度办事。至于这个国家是民主制还是君主制，并不是关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胡瑛，浙江绍兴人，名宗琬，字经武，长沙经正学校肄业，入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光绪三十年参与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组织工作。同年赴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二年回国，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出狱，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北议和会议南方代表。1912年初在烟台出任山东都督，不久解职。1913年为众议院议员。1915年参加筹安会。袁世凯死后被通缉，避居湖南桃源。1919年参加护法运动，在常德称湘西护法军副司令，后任湖南矿务局协理。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昨天，由袁世凯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所谓的君宪救国，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

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那么环顾当今天下，除开袁世凯，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相信，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作出重大的贡献。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干？

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他心里该有多么地高兴。他突然想到，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

“就叫做筹安会吧，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划策之义。”孙毓筠兴奋地说。

“行，这个名字好！”杨度立即赞同。

胡瑛也表示同意。

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瑛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

“经武说得有道理。”杨度点头，又问孙毓筠，“少侯，你说呢？”

孙毓筠说：“应该，应该。”

胡瑛说：“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首推严几道先生，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

“严先生如能参加，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孙毓筠说，“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师培。如果他也能参加，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

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刘师培字申叔，号左龠，江苏仪征人，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世代治《春秋》《左传》，又研究训诂音韵。到了刘师培的手里，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达到了集刘氏家族大成的地步。他十九岁中举，曾充任学部咨议官。刘师培醉心种族革命，曾改名光汉，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排满的文章，影响很大。他参加过光复会，与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的私交都很好。1907年，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转而信仰无政府主义，再后又与两江总督端方搭上了关系。第二年，刘师培夫妇回国，端方聘请他为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端方奉命赴四川镇压川民的保路风潮时被所统士兵枪杀，刘师培则为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今知古。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叫他们释放刘师培。刘师培被释放后，立即受山西都督阎锡山的聘请充当晋署顾问。阎锡山又向袁世凯保举，袁世凯便邀刘师培进京，任命他为教育部编审，参议院参政，授为上大夫。刘师培从资州被释后便倾大力于学问，著作一本一本地出版，成为京师著名学者。

孙毓筠补充：“我在端午桥督署里多次与刘申叔谈过话。此人虽不修边幅，又性情偏激，但学问真的做得好，我很佩服。”

杨度对孙毓筠说：“那好，你既是申叔的老朋友。他那里，就由你去说。严几道先生那里，我去征询意见。”

胡瑛说：“我也有一个朋友，湖南安化人。上海光复时做过淞沪总司令，民国成立后，孙先生又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李燮和。”孙毓筠插话，又问胡瑛，“他现在也在北京吗？”

“他正在北京赋闲。”胡瑛说，“前几天我们还见过面，他对我发牢骚，说现在是谁也不服谁，还不如再捧出一个皇帝来，反而服帖了。”

大家都笑起来了。

“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杨度说，“这样说来，李柱中那里，就归经武去联系了。”

第二天，杨度将与孙毓筠、胡瑛发起建立筹安会讨论国体的想法告诉了袁克定。袁克定很支持，并表示立即上报总统，又说三个人少了，还要多联络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杨度又提出了严复、刘师培、李燮和。

袁克定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是严复，若能把他请来，你们这个筹安会的名望就会大为提高。不过，这老头子性情既高傲，脾气又古怪，只怕是不大好讲话。哲子，这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杨度说：“我从未与这个老头子打过交道。我也听人说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是当今中国第一号西学人才，包括张香涛、郭筠仙、王紫诠、郑陶斋等人都不能与他相比。”

袁克定说：“此老脾气也怪得很，最喜欢与人抬杠。大家都说东，他就偏说西；待到大家都说西了，他又偏要说东。”

杨度笑了起来。

袁克定接着说：“就拿他与家父的关系来说吧！家父在直督任上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办。家父看重他的西学，想延揽他进直督幕府。他却说，袁某人算什么，他怎么配延请我！此话传进督署，大家都很有气，倒是家父度量宽，说自古以来才子都有几分狂妄，我也不跟他计较。那一年家父无故削职，举世都是攻击，他却盛赞家父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清廷此举乃自毁长城。家父知道后说，又陵先生此时能说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待到民国成立，革命党要推举家父做总统时，他又发怪论了。说家父练军纪律不严，没有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养出一批骄兵悍将，又说家父无科学头脑。民国二年宁赣作乱，黄兴、李烈钧对家父发难时，他又说话了，说当今之世，平情而论，只有袁某人能当元首，别人还坐不稳哩！你说这老头子怪不怪？”

杨度笑着说：“是个大怪人，不过也是一个大直人。他说大总统培养了一批骄兵悍将，这话也不错，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也的确是悍将。”

袁克定素来讨厌冯、段，他对这话没意见，便说：“所以总的来说，家父还是很看得起他的，你一定要把他延揽进来。”

为了投合严复的脾性，也是为了不在他的面前说外行话，杨度把过去读过的严译名著《天演论》《群学肄言》《原富》等又重新翻阅了一下。又找出一些十多二十年前的旧报纸，如《直报》《国闻周报》《新民丛报》等，将严复发表在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泛览了一遍。准备充分后，杨度穿戴整齐，去国子监周学胡同严宅游说这位又陵老先生。

六 严复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在中国近代史上，严复可算是一位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他是福建侯官人，祖上世代业医。十四岁父亲病故，家贫不能再读书，遂去报考沈葆楨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被视为神童。四年后毕业，被派往军舰上实习。二十四岁那年，他和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三十人一同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三年后回国，被李鸿章调到天津，任教于新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该校先后任总教习、会办、总办等职整整二十年。

庚子年，严复避八国联军之难去上海，参加了由唐才常等人发起的保国会，并担任副会长。以后历任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文局总办、复旦大学校长、教育部名词馆总纂。辛亥革命前一年，清廷赐严复文科进士出身，又赏海军协都统衔。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

严复的最大功德是翻译了以《天演论》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名著，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一整套西方理论引进中国，对中国思想界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几乎所有有志之士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严译名著，这些

严复，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人。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曾在军舰上实习五年，并去过南洋、日本等地。同治十三年随船政大臣沈葆楨赴台湾，筹备海防。光绪三年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研习战术及炮台建筑等，并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说。光绪五年归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旋任总办。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一系列很有影响的文章，主张向西方学习，开民智，倡民权。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等进化论观点激励国人。光绪二十三年，与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国闻汇编》。戊戌政变后，在北洋水师学堂潜心翻译《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等，系统传播西方政治学，为中国思想界之启蒙者。光绪二十六年上海创名学会，参加中国学会，并任副会长。次年，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京师大学堂编译书局总办。三十一年任复旦公学校长，次年为学部名词馆总纂。宣统二年充资政院议员。1913年发起孔教会，1915年参加筹安会。有《严复集》、《严译名著丛刊》等行世。



译书使他们的视野为之开阔，耳目为之一新，生气勃勃的西学知识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最新工具。

中年时代的严复严厉地批判中国的传统学问和传统制度，但近十余年来他逐渐地改变了过去的偏激态度，对传统的学问和制度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历世愈久，他对中国的国情民质愈看得深刻。

他今年六十三岁了，因患气喘病，常常住进洋人医院治疗。他身体虚弱，很长时间不能执笔为文了，通常的消遣是看书、打麻将。这些日子里，他寻思着要给儿孙留下一个遗嘱，将自己一生的摸索所得留给后人。

要留下的话很多。作为一个全面引进西学的思想家，一个曾经猛烈抨击中学的叛逆者，他认为首先要留给子孙的应是这样的信念：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个信念是他深研中国和外国、中学和西学几十年后所最终确立的，后人一定要记住，以免重走弯路。《天演论》的译者到了晚年却要立下“旧法不可叛”的遗嘱，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然而它却真实地存在着。

盛暑来了，别人都觉得炎热难耐，严复反而比平时要舒畅点。气喘病怕的是寒冷，越热越不碍事。他把卷读了一会儿杜诗，忽觉自己也来了诗兴，便放下书，抽出一张水印花笺来。望着对面墙壁书架上摆着的一大排凝聚了自己毕生精力的西学著作，想起这些年来的国事螭蟾，晚年所面临的现实竟与中年时期投身翻译事业时的抱负相距是如此地遥远，他真有点心血白费之感，本来略为宽松的心境又凝重起来。他沉思良久，终于写下一首七律：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

文物岂真随玉马，宪章何日布金牛？

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

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

他放下笔，把诗再念一遍，不觉轻轻地摇了摇头。

“爹，有人来访。”长子严璩走到父亲身边，随手递过去一张名刺。

严复看那名刺上写着：国史馆副馆长参议院参政勋四位湘潭杨度哲子。他把名刺往桌上一放，吩咐儿子：“你对他说我气喘病又犯了，不能见客，请他原谅。”

严璩知道父亲的脾气，不再多问，便出了门。

严复虽与杨度同处京师，同为参议院参政，却从未见过面。这是因为严复这些年来一直多病，深居简出，很少外出。袁世凯给他的职

务，诸如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等，他的态度是统统接受而不参与其事。不过对于杨度其人，他还是了解的。正因为了解，所以他对杨度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他看不起杨度无才学，也不是看不起杨度辛亥年背弃自己过去的学说转而趋附时尚，严复本人也有过否定自我的经历，对此他可以理解。他是认为杨度太热衷于名位了，把权势看得太重了。

严复一生对名位权势很超脱。戊戌年，他对康梁的维新变法是支持的，并当面向光绪帝直陈变法自强、出国考察的建议，但政变后祸未及于他，他依然做他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这原因是他未进入维新新贵们的官场。袁世凯罗致他，他不去，也是因为他不想与权位沾上边。杨度争当交通总长、想做国务卿这些事，严复都有所风闻。他觉得杨度与他走的是两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会儿，严璩又进来说：“客人讲他有祖传秘方专治气喘病，请爹允许他进来见一面。”

严复为气喘病苦恼甚久，听说杨度能治病，马上改变了主意，要儿子让他进来。

杨度在客厅里刚坐下，见里屋走出一位皮肉松松胖胖、鼻梁上架一副金边镜片、嘴唇上蓄着一字形黑白相间短髭的老头子，便知道这就是名满天下的又陵老人了。他站起来恭敬地说：“杨度拜见严老先生！”

严复随便挥了挥手，面无表情地说：“坐下吧！”

什么寒暄也没有，待杨度刚一坐下，严复便说：“杨哲子先生有治气喘病的祖传秘方，请说说，是什么方子。”

杨度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祖传秘方，他只是借此进门，好与严复攀谈。他扯了一个谎：“家母十年前也患有很厉害的气喘病，后经一个族叔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断了根。这位族叔开的方子乃是我杨家祖传的，只因我不喜医道，故未详细问过。今日方知老先生您也有气喘

病，我一定去把这个秘方讨来。”

“你的族叔在哪里？”严复见杨度自己并不知这个祖传秘方，心里已有三分不快。

“族叔在湘潭乡下老家。下个月我有一个亲戚要回湖南，我叫他带封信去，请族叔把秘方寄到北京来。”杨度煞有介事地回答。

严复心里想：这小子原来是在耍弄我，于是板起面孔说：“这么麻烦，算了吧！老朽体弱，不耐久坐，杨先生见我有何事，就请直说吧！”

杨度暗思：这老头子果然不大好打交道。他是早作了准备的，便压下心中的不悦，做出一副笑脸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最近又将老先生的译著《天演论》重读了一遍，依然如十多年前读时一样，触动很大，获益良多。”

到严复面前来谈读《天演论》《群学肄言》体会的人太多了，严复也听惯听腻了，遂淡淡地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老朽现在为病所苦，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天演论》的价值没有过去，它仍在启迪着关心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杨度不为严复的冷淡而在意，兴致浓烈地说，“物竞天择，永远是宇宙间的真理，亿万年都不会变。我们中国人倘若自己不争气，最后也逃脱不了被淘汰的结局。最近我重读《天演论》，又加深了这个认识。”

见杨度的态度挺认真恳切的，严复不便立即下逐客令，只得敷衍两句：“你是什么时候初读这本书的？”

“不怕老先生见笑，我读这本书已经较晚了。”杨度微微一笑了一下说，“我是在光绪二十九年秋天第二次去日本时，在横滨梁启超寓所里读的。一读之后我就被它迷住了，与梁启超讨论了好几天。梁启超也是极佩服老先生的。”

严复欣赏梁启超，见杨度谈起这段往事，便问：“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梁启超的？”

杨度答：“早在光绪二十一年，我在京师会试时参加了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那时就与梁启超结识了。二十四年，梁启超来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又专去长沙看望他，还就《公羊传》中的一些疑问与之切磋。”

严复斜靠在红木圈椅上，头略微点了点。

“我今天来拜谒老先生，是想就《天演论》里的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严复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使杨度颇为沮丧，倘若在以往他必定会立即告辞了，但眼下负有重大使命，不管这个老头子是如何地冷淡，他也要想办法使他变得热乎起来。他要将这几天钻研《天演论》的一个大发现说出来，他相信这一定会引起严复的兴趣。

若是十年前来家请教《天演论》，严复一定会很高兴地和来人高谈阔论，但这几年来，一则对世事的灰心，二则身体衰弱，严又陵先生对这种谈话并不热心了，他应付式地问一句：“你要谈这本书里的什么问题？”

“严老先生，我虽不懂英文，但我在日本读过日文的赫胥黎的这部著作，日文版的书名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您译的‘天演论’一名有区别。”

“你说得不错。”严复说，“赫胥黎这书的原名是日本人所译的这个意思。”

“我先前不理解为什么您用‘天演论’作为书名而不采用原名，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杨度黑亮的眸子放射着光彩，这情形颇像二十年前坐在东洲明杏斋里似的。“我后来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发现赫胥黎是一位忠诚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又与达尔文的思想有所不同。他赞同达尔文的自然规律，却不同意把这种规律引向社会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有着大不相同之处。

人能征服自然，人能胜天。而这一点，老先生您是不能全部赞同的，您更趋向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主义普遍化。您对斯宾塞很崇敬，但又不能完全接受他的观点，因为斯宾塞的理论为一切侵略者的行为作袒护。您是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您译西人的著作，其目的是在于唤醒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您不能容忍列强欺凌中国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所以您最终还是更趋向于赫胥黎，把他的书译过来，并加上自己的按语，启示国人，又指出赫胥黎的不足之处。并有意不用其原名，也就是不赞成赫胥黎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分割开来，故用‘天演论’三字来包括这两部分的内容。老先生，我这个理解对吗？”

严复用心听完了杨度这段长篇陈述，心里暗自惊奇：《天演论》出版二十年了，不计其数的人和自己谈过这部书，但像杨度这样通过书名的比较来看出自己翻译过程中的良苦用心，并通过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比较来窥探自己思想的读者，还从来没有一个。这个杨哲子，真不可小看，难怪有这么大的名气，难怪他一心想当国务卿。看来此子不是凡才。

严复不自觉地将腰板伸直了一下，精神显然有所增加：“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赫氏颠倒了一个本末关系。他认为人之所以相互结为群体，是因为人心善的原故。其实不然。人之相结为群体，是天择的结果。在漫长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立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

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谫不**慙**，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地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辨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起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遽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己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个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讲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

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请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

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已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的心态。定下君宪制后，我们再来商讨谁为君主的事。我看袁项城固然可成为候选人，孙中山、梁启超、黎元洪、徐世昌，甚至严老先生您，都可以成为候选者，到那时再取决于

国民的公意。”

严复笑起来了，说：“哲子先生你真会说话，老朽连官场都不愿进，还想做皇帝吗？老朽最相信曹孟德那句话，做皇帝等于被架到火炉上受燎烤，那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当然，老朽不想做的事，天底下想做的人多得很，那时再看天命属于谁吧！”

杨度说：“老先生这话最是说得好，天命不可违。天命属于谁，我们就尽力拥戴他；天命不予，强推也是空的。”

严复说：“哲子先生，今天话说得很多了，我也累了，要休息了。你们如果硬要老朽参加你们的团体，那就列个名。不过我得事先声明两点：一是我决不做什么理事长之类的头领；二是你们开会也好，其他活动也好，我都不参加。这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老朽重病在身，无力应付，尚望各位见谅。”

杨度起身说：“老先生肯列名，已是我们的光荣，也是国家的大幸了。至于其他一切，我们都完全遵照您的意见。”

七 梁启超公开宣布：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全国都赞成，我也断不能赞成

孙毓筠游说刘师培的事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是一拍即合。刘师培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个图实利不重节操的人。他在北京虽有许多头衔，却无一实职，著书立说又卖不了几个钱，经济上比较拮据。刘师培的老婆爱交际好打扮，花费很大，常抱怨丈夫没本事，使得她在人前人后无脸面。

刘师培这些年是够气沮的了。他十八九岁便投身政治，前前后后弄过不少名堂，先是醉心秘密暗杀，后来又参加革命排满，再后来又办社会主义讲习所，最后又鼓吹无政府主义，皆一无所成。他与别人共事也难以协调。他与章太炎因为既是革命者又是学问家，原本很好，后来因为章说了他老婆的闲话而两人闹翻了。他对孙中山起先很是尊敬，不久又参与倒孙活动，大肆对孙进行人身攻击。他很早就参

加光复会，以后却又和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大闹别扭，甚至暗中对陶进行盯梢侦察。到了最后好不容易看准了端方，谁知端方死于非命，自己也冤里冤枉地被关了起来。

刘师培，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光绪二十九年中举，以复兴扬州学派自任，致力于国学著述。三十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任《警钟日报》主笔。次年参与创办国学保存会，为《国粹学报》撰述。三十三年赴日本入同盟会，任《民报》撰述。与张继举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并与其妻何震发刊《天义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三十四年冬至上海，将江浙党人的活动向端方告密，次年入端方幕。1915年，袁世凯任参议院参政。并参加筹安会，鼓吹帝制。1917年至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任《国故月刊》总编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行世。

自认为负绝世之才，混迹政界十多年，却一无所得，眼见别人一个个高官厚禄趾高气扬，刘师培已够自惭了，经老婆这样一抱怨一奚落，他更加颓丧。孙毓筠一说起筹安会，刘师培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在为袁世凯做皇帝鸣锣开道了，而袁的皇帝是一定可以做得成的，到那时新朝建立，论功行赏，至少可以入阁做个实权在握的总长。刘师培满口答应。他只提一个要求：从筹安会开办费中预支五万银元，他要用这笔钱去讨好自己漂亮的老婆。孙毓筠说这好办。刘师培便这样进了筹安会。

比起刘师培来，李燮和的进入，则让胡瑛多费了些口舌。

李燮和曾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和激烈的反袁派。早在十一年前，三十刚出头的湖南安化人李燮和参加了黄兴的华兴会。华兴会失败后，李燮和流亡上海，结识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不久李去了日本，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刘道一等人发动萍浏醴起义时，李燮和与胡瑛、孙毓筠一样也回到国内，准备参与这次起义。起义很快失败了，他辗转去了南洋。在南洋以教书为业，并在华侨中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在陶成章掀起的倒孙风潮中，光复会南洋支部负责人李燮和也积极配合倒孙。广州起义中，李燮和捐弃前嫌，热心为黄兴募款，并回国欲参加起义。但起义旋告失败，他逃回湖南老家。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受黎元洪之命，他前往江南策划湘籍军警起义。

李燮和与上海青帮大头目陈其美一起发动上海起义。上海光复

后，他被推举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他原以为可当上沪军都督，却不料此职被陈其美夺去了。李愤而去吴淞，自称吴淞分府都督，不受陈其美的辖制。那时江苏一省同时出现五个都督。章太炎建议李去都督号，改称光复军总司令，李接受了。

李燮和，字柱中，号代钧，湖南安化人。早年肄业于长沙求实书院，光绪三十年加入华兴会，后又入光复会。三十一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不久赴南洋执教。1911年11月，与陈其美等策划并领导上海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在吴淞设立军政分府，自称都督。1912年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光复军总司令，旋改为长江水师总司令，不久辞职。1915年8月，参与发起组织筹安会，支持袁世凯称帝。袁死后回乡闲居。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燮和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那时正是南北议和之时，革命党中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首领们，都倾向于拥立袁世凯为推翻清廷后的民国大总统，独李燮和坚决反对。他在《时报》上发表一封给孙中山的公开信，指出革命党不应与北方停战议和，议和已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不良现象。此风若蔓延，将有可能使革命党重蹈洪秀全的覆辙。李燮和还明确指出，从甲午之战、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到目前的武昌起义，这一段历史已充分证明袁世凯是一个玩弄权术反复无常的小人，决不可信任。

然而后来时局的发展完全与他的愿望相反，孙中山退位，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他的北伐理想也成了一场春梦。总司令当不成了，他再次回湖南。宋教仁血案后，他从湖南来北京参与调停。袁世凯聘请他为总统府高级顾问。

袁之不计前嫌的举动，使他颇为感动，孙中山的退位使他失望，黄兴、李烈钧的二次革命也使他失望。李燮和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认为袁世凯才真正具备干大事的气概，能够稳定中国局势的目前还只有袁一人。

胡瑛对他说起筹安会，准备再推出一个皇帝来，李燮和感到突兀，不想参与。后来想到，若是拥戴袁做皇帝成了功，向袁求个湖南巡抚，整个中国管不了，把家乡湖南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也不错。有个十年的时间，湖南一定可以治理好。

他把这个想法跟胡瑛说。胡瑛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兄的胃口不算大，当个湖南巡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包在我身上！”

但李燮和对袁世凯并不信任，要求袁给他一个十年湘抚的亲笔字据。胡瑛觉得为难，告诉杨度。杨度与袁克定商量。袁克定说我来替他写。于是袁克定给李燮和立了个字据，偷偷地将老子的印章盖上。李燮和得了这纸保证，放心了。他怀着做十年湘抚的美梦参加了筹安会。

现在是六个人了。孙、胡、李是民主革命的元戎转而支持帝制，这是有相当号召力的。严复是中国第一号西学大师，拥有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他也支持帝制，可见帝制应推行。刘师培的名声虽不太好，但他的学问大得很，如此大学问家支持帝制，可见帝制是有根据的，这些人袁克定都满意，但他还想再添一个人。此人便是袁大公子一向崇敬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才气、学问、识见、资历自然是不用说了，除这些之外，他现在还是进步党的领袖，拥有一个实力很大的政党。若梁启超也支持帝制，那这个帝制是绝对无疑可以在中国恢复了。袁克定跟杨度商定后亲自给梁启超发出一封请柬：定于七月七日乞巧之夜在小汤山宴请文化界名流，恳请任公大驾光临，并有专车接送。

梁启超一向不大与袁克定往来。在他看来这位大公子并无真才实学，却又热衷政事，他心里有点瞧不起。但袁克定的特殊身份，又使得同样热衷于政事的梁启超不敢得罪。何况这次大公子出面是邀请名士饮酒谈风月，他怎好不去？

傍晚时分，德国小轿车载着梁启超来到小汤山，杨度出来迎接。自从袁世凯向杨度颁赐“旷代逸才”匾额后，梁启超更看出了杨度与袁家的关系。此时此地见到杨度，他并不觉得意外。刚进客厅，袁克定便出来热情地打招呼，大家坐下喝茶聊天。一会儿，一个服饰鲜丽貌如倩女的男仆出来，请大家入席。梁启超有点纳闷：其他人呢？他们怎么不出来见个面打个招呼呢？来到后花园，只见花木丛中有一张圆桌，桌上已摆满了各种杯盘菜肴，桌边有三张高背红木靠椅。袁克定

客气地请梁启超入座。

梁启超奇怪地问：“其他人呢？”

袁克定笑道：“没有其他人了，我只邀请你和哲子两人。”

梁启超想：哲子如今已成了袁家的人了，这么说来，他今夜就只邀请我一人了。这位芸台公子请我来做什么呢？

袁克定举起酒杯说：“今夜是七月七日，传统的乞巧日。月色明媚，风清气朗，二位都是当今的大才子，大忙人，平时难得有空，今夜我做东请二位来小汤山休憩片刻，谈谈天，叙叙旧，也是一番人生美好的情趣。来，我们先干了这杯，再慢慢地边喝边聊。”

大家都一口喝了杯中的酒。

梁启超笑道：“大公子如此雅兴，真令人高兴。你的小汤山别墅我还是第一次来，楼阁如此精美，花园如此清幽，又配上这月色佳肴，今宵可谓良辰美景俱全。”

杨度说：“我与卓如有两次难忘的饮酒，一次是戊戌年在长沙，一次是癸卯年在横滨。”

梁启超说：“是呀，提起来仿佛如在昨天，却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岁月过得真快呀！”

袁克定说：“二位是多年的至交好友了，但愿今夜是你们之间第三次难忘的饮酒。”

“只有在一起饮酒谈话，才最令人难忘。”梁启超说，“怪不得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三人都笑起来。

杨度说：“我们前两次饮酒，蔡松坡都在场。这次芸台兄不知道，不然今夜也请他一道来就好了。”

袁克定说：“是呀，我可是不知道蔡松坡与你们二位还有这么一段情谊。不然的话，今天非把他请来不可。”

“松坡不善饮。”梁启超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略停片刻后说，“何况这些日子他心情不好，说不定请他，他也可能不来。”

“他遇到什么事了？”袁、杨一齐问。

“他们夫妻吵架了。”

袁克定说：“据说蔡夫人最是贤惠，她怎么会跟松坡吵架？”

“不但夫妻吵架，连母子都闹翻了。老夫人站在媳妇一边，指责儿子的不对。”

“这是为什么？”杨度放下了筷子，好奇地问。

“哎，这是松坡自己不检点。”梁启超以师长的口气说，“松坡过去一向持身甚严，不料进京后被一班子阔少带坏了，最近常常去八大胡同，说是给云吉班一个名叫小凤仙的迷住了。”

小凤仙交上了蔡锷，怎么没听富金说起过？杨度在心里说。

“哦，这真是新鲜事，想不到松坡这小子外表正正经经的，骨子里也懂风流。”袁克定乐道。他对此等事最有兴趣，且按下正题不说，先听听这段艳事吧！“任公，你是他的先生，他与小凤仙的事，你一定清楚。这里没外人，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梁启超点起一支烟，一只手慢慢地理着稀疏的长发，脸上微微地笑着。原来，蔡锷混迹八大胡同结交小凤仙，完全是他们师生共同策划的一场大戏的前奏。

蔡锷来到北京后，并没有达到袁克定和杨度所预期的效果，他遭到了北洋系权要的排挤，袁世凯也对他不太信任，虽处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高位，实际上并无一点权力。时间一久，他发现自己呆在北京，如同一只被锁在金丝笼里的鸟雀，心中十分苦闷。梁启超很能理

解这位抱负不凡的学生的心情，劝他毋烦毋躁，安心供职，等待时机。不久前，他得到了一册《君宪救国论》。读了这篇文章，再联系到京师其他动向，他已经摸到了当前政治的最敏感处。就在这个时候，梁启超也读到了《君宪救国论》。梁启超以他特有的敏锐，早在此文出来之前，便已从各种迹象中看出袁世凯有帝制自为的企图。今年春天，他回广东为父亲祝寿，回京时绕道去了南京，与冯国璋谈起这事。冯对袁想做皇帝的心思甚是不满，并表示，倘若袁做了皇帝，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交谊就算断绝了。从冯的态度中梁启超看出，袁一旦称帝，北洋旧系就会分裂。袁早已结怨革命党，之所以仍能站稳脚跟，就凭着北洋系。到那时，革命党就会以一个最好的借口来报昔日之仇，北洋旧人也不会支持，外遇强敌，内遭分裂，袁世凯还不彻底垮台吗？

师生俩在这件事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梁启超为学生谋划：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回到云南去，但要袁放其出京，绝不是一件易事，先宜以放浪形骸自甘堕落成消除袁的猜忌，然后趁放松戒备伺机出京。于是便有了蔡锷逛八大胡同的事出来。

蔡锷结识了小凤仙后，发现小凤仙不仅色艺双全，且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很多方面超过了自己的妻子。蔡锷爱上这个风尘女子，假戏真做起来。这样便招致了蔡夫人的不满，老夫人也看不惯。蔡锷不能向她们泄露天机，又想到借这个机会把她们逼回湖南去更好。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遇到合适的时候抬脚就走了，也省得有后顾之忧。

当梁启超看到今夜只有他们三人时，他便猜到了宴饮的真正目的，他正要借此模糊蔡锷的形象，为下一步的行动铺下道路，便笑了笑说：“松坡本来对戏院妓寮从没兴趣。有一天几个朋友对他说，你住北京，不看京戏，不逛八大胡同，等于白住了。松坡到底年轻，血气正热，禁不起别人的诱惑，先是去园子里听戏，不料一听就上了瘾，赞不绝口，说京戏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朋友说，你去去八大胡同吧，去了你就知道，八大胡同的女人是最好玩的女人。”



小凤仙

袁克定禁不住插话：“松坡怎么看？”

梁启超答：“自从结识了小凤仙，他真的就完全赞同了这些朋友的说法。其实，这是他的见识不广。”

袁克定笑道：“正是的。咱们任公见的女人多了，自然不会像蔡松坡这样死心眼儿。”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袁克定无意中说了句实话。一代人杰梁启超在这方面也并不是很检点的。流亡日本时，有几个既艳丽又有才情的东瀛女子倾慕他，常与他往来。近来他又与一个名叫花云仙的名妓关系密切。夫人比他大好几岁，对此事采取宽容的态度，所以夫妻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

见引火烧身了，梁启超忙转移话题。他望着杨度说：“哲子，我好久没有去看壬老了，听说他对国史馆不满意。你这个副馆长要好好襄助恩师。”

杨度说：“湘绮师近来常发脾气，有两件事他最恼火了。”

“两件什么事？”梁启超问。

“一是许多人都要往国史馆里钻，或是托人关说，或是毛遂自荐，狗屁不通的人，一个个都自吹有马、郑之学，韩、欧之才，弄得湘绮师哭笑不得，说一个清华之地倒变成名利渊薮了。外面的人钻山打洞要进来，已延聘的一批编修却又不安心在馆里做事。因为财政部每个月都不按时拨款来，等到十天半月后来了，又总要短三成五成的。这便是湘绮师的第二个烦恼。他说编修们天天向他讨钱，好比县太爷向差役索求逃犯似的，八十多岁的人了，还受这个耻辱，何苦来着！”

湘绮老人这个自嘲的比喻打得新奇，把大家都逗乐了。

袁克定说：“我听人讲，国史馆的权都握在壬老的女仆周妈手里。哲子知道吗？”

杨度当然知道老师与周妈的关系，也知道周妈贪财好货的脾性，但他不能在外人面前说起这些有关老师的不光彩的事，便摇摇头答：“我这个副馆长只是挂挂名而已，从来不去，也不知究竟。不过，想必湘绮师不会让周妈插手馆里的事。”

梁启超笑道：“哲子不要为老师辩护了，王老与周妈之间的关系，可是眼下京师文人们茶余饭后最为时髦的谈资啊！”

袁克定也听到了不少有关这位老名士与周妈的绯闻，但话题若转到这上面，只怕是说到天亮还说不完，煞费苦心地把梁启超请到小汤山，尽说些这种风流艳事，岂不是舍本逐末？必须就此打住。他举起酒杯，对梁启超说：“不要难为哲子了。他一个做学生的，岂能议论老师的房闱之事？喝酒吧！”

王闿运在辞职离京路经汉口时，曾有一信给袁世凯。信上说：“缘设立史馆本意，收集馆员，以备咨访，乃承赐以月俸，遂成利途，按时支领，又不时得，纷纷问索，遂至以印领抵借券，不胜其辱。是以陈情辞职，非畏寒避事也。”

高伯雨在《王湘绮自负霸才》一文中引用《野记》上的话说：“王之文学虽世不多觐，然公牍体制则素所未谙，然又喜亲动笔墨。前因财政部库款支绌，国史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曾由该馆向财政部催发一二次，财政部仍未照给。湘绮文兴勃发，乃亲拟一咨文，前述职欠发经费若干，及迭次催领情形，固不足为奇，惟中有‘有类索逋，殊伤雅道’二语，人多传诵。在湘绮是否以近日公文书中多用骈体，因特揣摩风气，冀合时流，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又对杨度说：“来，不要误了喝酒的大事。”

杨度明白，喝了一口后问梁启超：“卓如兄，你近来在忙些什么？”

“还不是忙着为《大中华》杂志撰稿的事。”今年正月，中华书局筹办的《大中华》杂志出版，聘梁启超为总撰述，与之签订了三年的契约。梁启超估计袁克定会有什么事要他办，他是不愿卷入袁氏帝制自为的漩涡中去的，便预先打下埋伏。“陆费逵这人精得很，尽想从我身上多榨油水，稿子安排得紧紧的，弄得我一天到晚脱不了身。”

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总经理，袁克定、杨度与此人也很熟。

袁克定说：“陆费逵前不久来约哲子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眼下关于国体的事众说纷纭。”

“共和国体已实行四年了，不是很好吗，为何还要议论国体呢？”梁启超故作惊讶。

“共和国体虽已行四年了，但弊端丛生，有识之士皆认为中国不宜将共和制推行下去。”袁克定转脸望着杨度说，“哲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跟任公说说。”

杨度说：“早在日本时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制度，大家都认为中国应向日本学习，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想必卓如兄一定还记得。”

梁启超说：“我一向是主张君宪制，不赞成革命的，这点与哲子的看法一致。但辛亥年革命成了功，共和制度既已建立，全国都接受了这个选择，我当然只能服从民意，故回国来襄助大总统。哲子，你对共和的拥护比我积极得多哩，又是发表宣言，又是南北奔走，你是共和的功臣。”

梁启超有点点出辛亥年杨度的表现，杨度听了脸上一阵发烧，幸而月光底下大家都看不清。他喝了一口酒，压住心头的羞惭，说：“我那年赞成共和，也是一时失了定见，随了大流。现在看来，共和实行了四年，正好反过来证明我们过去的主张是对的。”

梁启超做出一副诚恳的神态问杨度：“请问共和制有哪些弊端呢？”

杨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君宪救国论》来递了过去：“我近日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分析了共和之弊，君宪之优，还请卓如兄你巨眼纠谬。”

梁启超双手接过，装出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说：“哲子真行，什么时候写了这部大著，我得好好拜读。”

袁克定说：“还是哲子对国事研究得深，我从这本书里得到不少启发。”

杨度说：“共和弊病，简言之，一为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队，二为不可能建立有权威的政府，三为野心家开启了竞争最高首脑之门。总统选举之年，必将是国家大乱之年，数年一选举，数年一大乱，中国则永无宁日。第四，国家一乱则给外国列强干预中国提供了口

实。”

“哦！有这样严重吗？我可没有想过哩！”梁启超像是自言自语。

袁克定望着梁启超说：“卓如先生，你是中国第一号政治学家，家父一向推崇你。今日请你来此晤面，也就是想当面问问你，你对当前的形势如何看，中国究竟宜行共和，还是宜行君宪？”

酒席吃到这个时候，主菜终于上来了。梁启超觉得这个态他很难表。他当然是反对推翻共和复辟帝制的，因为这是逆人心而动，必不会成功。但他又知道袁氏父子做皇帝心切，杨度也在一心谋取新朝宰相之位。此时给他们头上泼冷水，定遭他们的反感，万一像前向拘囚章太炎那样将自己秘密扣押，就会影响与蔡锷商定的大计。

想到这里，梁启超举起杯子放到嘴边，慢慢地说：“你们知道，我一向是研究政体而不甚致力于国体的。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关键在立宪，真正有一个好的宪政，不论是共和制也好，君主制也好，都可以导致国家强盛；反之，若不能立宪，则无论哪种国体都是空的。目前中国的症结不在哪种国体，而在于速行宪政。”

袁克定逼问：“任公，你说说，欲保证中国速行宪政，是行共和制好呢，还是行君主制好呢？”

面对着大公子咄咄逼人的气势，梁启超颇难招架。他放下酒杯，摸了摸宽阔光亮的前额，看着早已变凉的满桌山珍海味，迟疑良久后说：“这样吧，我回去好好读读哲子的这本大著，然后我再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也好。”杨度知梁启超心里为难。他不想追逼，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头上的承诺就可以起作用的。他对梁启超说，“卓如兄，近来我和严又陵先生、孙少侯、胡经武、李柱中、刘申叔几个人发起了一个研讨国体的学术团体，亟盼我兄也能参与。”

“行，行。”梁启超忙说。“哲子是提倡君宪救国的，又陵先生也公开说过共和制不宜中国，想必其他几位也是和你们持相同主张。我回

去后一定细细读你的大著，如果你说服了我，我当然会参加你们的学术团体。你还记得那年在时务学堂的举杯明誓吗，只要有利于国家，我们都要互相支持。”

杨度笑道：“痛快！我一向知道卓如兄是一个痛快人，筹安会等着你来领导哩。”

袁克定知道再硬逼，梁启超也不会明确表示态度，他心里生出一个主意来：“春上任公回粤为令尊大人祝寿，据说寿典很隆重热闹，我事先不知道，也没有送礼，很是对不起。令尊高寿几何，身体想必很康健？”

梁启超说：“多谢大公子关心，家父今年六十六岁。托大总统洪福，身子骨尚好。”

袁克定说：“六六大寿，是人生一大喜事，我这个做晚辈的应当补礼。”

梁启超说：“不敢当，不敢当！”

袁克定起身走进内室，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张支票，对梁启超说：“这是一张二十万银元的支票，请任公不要嫌少，就算我的一点心意。明年把老先生接到北京来住，我为他老人家祝寿。”

梁启超不料袁克定有此举，背上冒出一层冷汗，他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只得说：“大公子盛意我心领了，家父生日已过，就不必再破费了。若大公子执意要表示的话，待明年家父到了北京，我请大公子在小汤山别墅家园里办几桌酒如何？”

袁克定说：“明年的事明年再说。这张支票，任公务必请收下。”

杨度也劝梁启超收下，梁启超只得勉强接过。

这一夜，小汤山袁宅客房里，梁启超一夜没合眼。心里想：袁克定、杨度拉自己入伙的心迹已暴露无遗，贼伙不能入，贿赂不能收，

而且还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篇堂堂皇皇义正辞严的声明，与他们划清界限，我要做顺应时代潮流的功臣，决不做倒退复辟的罪人。

第二天一早，梁启超将二十万支票扔在枕头上，然后坐上德国小轿车回到城里。他在天津有一座宽绰的洋楼，当天下午，便带着家小离京去了天津。

几天后，梁启超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文章之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京报》上赫然登出，力斥帝制之非，表示即使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一人也断不能赞成的斩钉截铁的坚决态度。同时又发表一篇《上大总统书》，规劝袁世凯决不可行帝制做皇帝，否则背信弃义，必为友邦所讥，为国人所诟。但愿袁以一身为开中国将来新纪元之英雄，不愿袁以一身做中国旧奸雄之结局。

左舜生《记王壬秋》：“梁任公之丧，上海一部分任公之友人，为任公祭于静安寺。余以私淑任公之故，亦往与祭。主祭者为孙慕韩宝琦，读祭文者为张菊生元济。挽联可百余副，殊少佳构。杨哲子一联最后至。文曰：‘世事亦何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此联以哲子之地位挽任公固佳，他人以此挽哲子，殆亦可以适用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及《上大总统书》两文如同两颗重磅炮弹炸在中国政坛上，在全国各地引起惊天动地的轰鸣。冯国璋特地从南京赶来北京，当面问袁世凯到底有没有改国体自做皇帝的打算。

袁世凯断然否定，十分诚恳地说：“华甫，你我都是自己人，你还不了解我？我是绝对不会做皇帝的。你想想看，我如今和皇帝有什么区别？说穿了，做皇帝无非可以传子孙，而做总统只一代为止。我根本没有把位子传下去的想法。我的长子是个残废人，六根不全，还能登九五之尊吗？老二想做名士，只好吟诗作赋，给他个排长我都不放心，还能把国家交给他吗？老三是个土匪，老四是傻子，老五只够做个教书匠，其余那些儿子都年幼不懂事，哪一个都不是管理国家的料子。华甫，你是读书人出身，应该知道中国历代的帝王家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崇祯临死时愿世世代代不投生帝王家，是所有末代王朝皇帝的心里话。我每读史至此都很惻然。我今年五十七岁了，我袁家

从曾祖开始，连续三代没有人活过六十岁的，我还有几年在世上可活，我会将这份罪孽留给子孙吗？”



冯国璋

冯国璋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只是将来您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推也推不掉。”

袁世凯坚决地说：“我决不会做那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英国伦敦读书，我已叫他在那里置一点产业。如果到时有人硬逼我做皇帝，我就出国到伦敦去，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如此恳切，就不再说这件事了。

袁世凯拍拍冯国璋的肩膀，亲热地说：“华甫，你现在中匮乏

主，我家里的女教师周砥学问好，人品端正，正好做你的内主，只是已过了三十，年纪稍大点。你如不嫌弃的话，就娶过去吧！”

冯国璋早就听说袁府内眷有一个长相好文章也做得好的女教师，他去年死了太太，也是需要个主妇，听了袁世凯这么一说喜不自胜，满口答应。冯国璋离开北京后，逢人便说袁项城一定不会做皇帝，现在有人提倡君宪救国，那不是他本人的意思。

袁世凯打发冯国璋后，随手批了一张八十万元取款单作为筹安会的开办经费。梁启超和进步党的反对并没有起什么实际作用，袁克定和杨度依然我行我素。

八月的京师秋高气爽，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这一天，“筹画国家治安会”的招牌，正式在石驸马大街洋楼大门上悬挂起来。有袁大公子的暗中支持，有八十万元巨款作为后盾，筹安会的成立仪式举办得隆重而气派，不仅杨度本人过去所发起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不能望其项背，就连这些年来京师商界的集会也远不可比拟。政事堂以下各部各院各局无一缺漏地送来了贺匾贺联，张作霖、倪嗣冲、段芝贵、阎锡山等一大批拥有实力的地方军阀都打来了贺电，前来祝贺的达官贵人、巨商富贾，各界名流、报刊记者络绎不绝，把个宽阔的石驸马大街堵得水泄不通。特为从长沙前来就职筹安会办事处主任的方表，指挥一个庞大的招待系统应付各方来客，忙得团团转。除严复外，筹安会发起人中的其他五位都出席了成立仪式，在一片热气腾腾中接受大家的恭贺。

下午，春华楼、京华楼、萃华楼三家酒楼全部被筹安会包了下来，各路嘉宾在这里品尝荟萃了全国各地特色的珍馐美食，在觥筹交错醺醺欲醉之中高谈共和制的不适宜、改行君主制的必要和紧迫。入夜，大家又都涌向吉祥戏院，京师时下最跑红的花旦鲜灵芝主演的《玉堂春》吸引了满座酒醉饭饱的看客。诗癡易哭庵多次带头鼓掌喝彩，时不时地站起来高喊“干娘”“干娘”的，出尽了风头，招来众多的笑骂戏谑，也使筹安会成立之日的兴头达到了沸腾的顶点。

第二天，京师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

书》。宣言书一打头便说：“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促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政府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接着举了近来南美中美共和各国始于党争终成战祸的例子，又引用古德诺的话：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尤宜采用君主国体。

宣言书最后说：“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望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过了几天，京师各报又在显著位置登载了一则筹安会启事。说本会成立以来，要求入会者繁多，形势迫不及待，故简化入会章程。又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

筹安会成立之始这一系列非同凡响的举动，在京师官场学界引起了许多人的疑惑：中国的学术团体向来都是冷冷寂寂的，除开圈子里的几个人自命清高自我陶醉外，社会照例是不大理睬的，无任何气势可言。这个筹安会既是个发挥学理的团体，何来如此气焰，怎么可以这等阔绰？

国史馆里的众编修们也如此悄悄地议论着。这批饱学而不失几分迂腐气的书生，常常有倡办学术团体切磋学问的想法，无奈银钱短缺人心不齐而又常常告吹。对于那位挂了副馆长的名而从不到馆视事的筹安会理事长，编修们个个是既艳羡又眼红。这个神秘莫测的旷代逸才，究竟凭着什么本事赢得袁大总统的如此垂青？

这背后的一切，只有年迈而精神依旧矍铄的馆长心里清楚。学生

眼前所做的事业，正是他几十年心血凝成的学问的重大实践。只差一步，他本人一生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就要由弟子来达到了。本来，作为帝王之学的研究大师，作为平生以管、乐、诸葛自许的国士，湘绮老人应当为杨度今天的出息而由衷欣慰，并应全力支持。但是，他没有这样，他正在为学生的狂热的行动捏着一把汗。在他看来，学生面临的并不是成功的高峰，而是失败的深渊！他寻思着要对这个书痴作一番规劝。

八 国史馆的饷银居然被周大拿去赌博

王闿运来北京充任民国政府的国史馆长已有三四个月了，这些日子里他做了几件事。

一是罗致了七八名前清翰林出身的宿学，如宋育仁、柯劭忞、曾广钧、钱筠等人为编修，再加上五六名进士、举人出身刻印过诗文集的为协修，这十几个人都是他认可的人才。他将他们的简历上报，请总统任命。袁世凯照他的呈报全批了。其他上百个各方推荐的人物，他一概拒之门外，既不接见，也不作答复。这些人天天眼巴巴地望着国史馆的回信，既急又怨。

二是委派办事员。周妈为办事员头目，周大负责门房打扫，赖三负责采买巡夜。后来采买事多了，赖三不愿再巡夜，便由周妈引来一个跛脚孤老头子打更守夜。跛子守夜，遇到盗贼，如何追捕？这是周妈的打算。因为跛老头不要工钱，只要有三顿饭吃就行了，周妈把这份工钱据为己有。

三是给所有人员定薪水，给馆里定开支，然后据此造概算，每月约费九千二百元。周妈说干脆来个整数一万吧。于是他向财政部上报，每月需拨经费一万元，必须在初三前送到馆里。

办完了这几件事后，他就觉得无事可做了。

编修、协修们第一次开会，大家兴头很足，纷纷表示要不辜负总统和馆长的厚望信任，要把平生学问都抖出来，为修好中华民国的国

史尽力。末了，大家恭请老馆长谈谈自己的意图及安排。

王闾运一直咕隆隆不停地吸水烟，不说一句话，脸上时不时地露出几许冷笑。这时，他捧着那把跟了他近一个花甲的铜水烟壶，慢慢吞吞地说：“各位老前辈，各位先生，老朽请你们来，一是因为各位都是才学满腹的人物，我们好天天见见面，在一起谈谈诗文，谈谈学问。二是我看各位在国变之后，大多数都失去了先前的俸银，银钱上都很拮据，藏八斗之才而有饥寒之迫，天道于斯文太不公。我请诸位来，是为你们支一份薪水，谋一个饭碗。”

内中的确有好几个编修、协修正是缺衣少食之辈，听了这话，便都向老馆长投来感激的目光。

“至于馆里的事，我看诸位不必多想。民国成立了几年？有几件史料值得收集？有几件事值得记之于史乘？除开争权夺利、寡廉鲜耻之外，无事可记。”

众人都瞪着大眼望着这位老名士，心里无不嘀咕：老头子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既然是如此看待民国的，又何必出山当民国国史馆长？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

王闾运站起身来说：“瓦岗寨、水泊梁山也值得修史吗？诸位今后想到馆里来就来，不想来就在家读书睡觉，每月初五来领薪水就是了。”

高伯雨在《王湘绮自负霸才》一文中引《国华报》上的文章说：“当王先生未来京之先，大总统亲贤礼士，延聘之典，异常隆重。及先生来京，第一件事则与财政部较量薪俸之发给期限；第二件事制造概算书，向财政部领款（每年十二万有余）；第三件事则呈请任命总纂、协修；第四件事则颁布馆令派办事员，政府公报载国史馆令由第二号至第十四号，皆关于派人支薪之事；第五件则王先生返乡矣。至于一部二十四史从何处说起，迄今未曾议及，只见派人用钱而已。曾闻某政界人日前日晤湘绮老人。询以国史馆近状。王先生曰无事可办，吃饭而已，吃饭而已。呜呼，今日之政界，皆吃饭问题耳，特无人敢说出，王先生可谓一语破的矣。”

中华民国在它的国史馆长眼里，竟如同瓦岗寨、水泊梁山一般，倘若此话传到袁大总统的耳朵里，他不暴跳如雷吗？不要做事又拿薪

水，天下到哪里去寻这等美差？众人听了王闾运的话，既好笑又舒坦。

从此以后，编修、协修们再不提收集史料、撰写文章之类的话了。曾广钧便常常找易哭庵去听戏饮花酒，也常常去碧云寺找虽年老但精神尚好的演珠法师，和他谈禅说诗。柯劭忞便在家一个劲地写他的《元史》，他下决心要将自己的名字挤进班固、范曄、陈寿的行列中去。其他人或在家诗酒自娱，或出外游山玩水，几个月过去了，关于中华民国的国史竟没有一个字。

这个情况不知由谁报到袁世凯那里。袁大总统传出话来，定于月底来国史馆视察，届时要将各种材料都展示出来。编修、协修们慌了，一齐来到馆长书房，请馆长火速出题目，他们加班加点也要赶出几篇文章来搪塞。

王闾运见他们一个个急得这样，笑了笑说：“各位都回家去，平时做什么依旧照样做，袁大总统那里我自有办法应付。”

大家只得退出书房，心里都忐忑不安，尤其那几个将国史馆视为衣食父母的老夫子更是着慌：倘若大总统怒而撤销国史馆，到哪里去寻一份养家糊口的俸银？

王闾运背着手在书房里踱了半天步，终于想出个主意来了。他提起笔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

项城大总统世侄阁下：

近闻有人建议总统亲来国史馆审查国史，此蠹生之议也，窃以为不可。昔唐文宗欲观《起居记注》，起居舍人魏謩谏曰：“《记注》兼书善恶，陛下只需尽力为善，不必观史。”元文宗欲到奎章阁看国史，编修吕修诚阻曰：“国史记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取观者。”唐文宗、元文宗皆因谏阻止步，史官赞之。大总统英明智慧远胜两文宗，望能弃小人之愚见，行明君之公义，罢国史馆之行而尽力为善。千秋史册，自当有大总统一页佳录。

闾运顿首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中《国史馆长》篇：“夏六月，余归湖南，八月欧战事起，国史馆移于某处，至十一月，壬丈以印交杨度，拂衣而去，于史实未着一字。纂修、协修请

王丈订史馆条例。王丈曰：‘瓦冈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民国才二岁，无须作寿文也。’”

袁世凯看了这封信，觉得王闾运说得有道理，倘若此事传扬出去，本来是正常视察，却变成逼迫国史馆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反为不美，遂传令取消。

整个国史馆都松了一口气，但馆长王闾运的气却没有全松。因为今天已是十四了，八月份的薪水还没拨下。开馆三四个月来，没有一个月是按时拨款的，总要七八天后才姗姗来迟，而且无一月是足薪，拿到八成就算大吉了。

每过初五，老夫子们便来馆里索薪，经管此事的周妈很烦，就像欠了他们的债似的。王闾运一生自己从不理财，更不借债。这国史馆长，好比前清翰林院掌院学士，虽然没权，却是最为清华高雅之职，没料到反倒成了负债的头儿。你说王闾运恼火不恼火？

来到京师后就大失所望了，又加之这一着，更使他心灰意冷。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许多人都等这份薪水去过节，脾气暴躁的钱筠已向馆里讨过几次了，昨天还口出不逊。周妈转告给王闾运，他听了越发不舒服。

正在这时，周妈面带喜色地进来说：“老头子，财政部派人送薪钱来了！”

“你收下了吗？”王闾运略为宽慰地问。

“收下了。”周妈点头。

“送来多少？”

“只有五千，比上个月还少一千。”

“财政部真是混账！”王闾运气得骂起来。“小小的国史馆每个月只要一万元，还要月月短缺，没有钱就莫办馆，装这个门面做什么？”

“老头子，财政部的差役还等着要收条哩！”周妈提醒。

“不给收条！送半截钱，还好意思要收条吗？”别看王闾运八十三岁了，发起火来依旧调门很高。

周妈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好吧，你叫他进来吧！”停了片刻，王闾运气色和缓多了。

周妈出门把财政部的胖差役领了进来。

“你们周总长要我给他写幅字，说了好久了，你今天给他带去吧！”王闾运慢条斯理地说着，一边铺纸提笔。

“是，是。”胖差役哈着腰说。

王闾运想了想，在一张两尺多长六七寸宽的宣纸上写下了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王闾运写完后自己折好交给胖差役，说：“你拿去吧！”

“王馆长。”胖差役接过后恭恭敬敬地说，“部里招呼过，请您写一张收据。”

“这就是收据。”王闾运指着胖差役手里的《暮江吟》。

“这就是收据？”胖差役大惑不解。

“你回去告诉周总长。”王闾运听了胖差役的话，想想也是，民国政府的总长们有几个是脑子开窍的，说不定这个周总长也弄不明白此中的含义，不如干脆点破。“国史馆的薪水是一万，他给了我五千，我回他个‘半江瑟瑟半江红’，表示已收下了他的一半，并提醒他还欠了我的一半。九月初三，请他连下个月的薪水一道补给我。”

胖差役替财政部送了几年的银钱，从没有接过这样的收据，这真是一个古怪而有趣的大名士。他也不好和王闾运争辩，只得收下这幅书法去向部里如实禀报。

周妈拿了支票带着赖三取回五千元银洋，正打算一份一份地分开。周大过来了，悄悄地说：“娘，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

这个与他糊涂爹一个样的儿子，从来不懂礼貌，说话都是粗门大嗓的，没有这样秀气过。想是周家祖坟开坼了，突然变得斯文起来。周妈觉得很稀罕。

“这五千元先借我十天，我保证十天后还你，一个子不少。”周大颇为神气地拍了拍胸脯。

“这不行。”周妈断然拒绝。“这是馆里的薪水，已经迟发十多天了，那些老夫子们天天来讨。明天又是中秋节，怎么能再迟十天？”

“要么，借我五天。”周大贪婪地望着这堆银元，不忍离开。

“五天也不行。”周妈望着儿子发呆的眼神，问：“你借去做什么用？告诉娘。”

周大说：“我一个朋友爱好赌博，过去老是输。最近他托人从外地做了一副装有机关的骰子，百呼百应，跟别人赌，包赢不输。我不相信，他当面试了几次，次次都灵。他对我说：周大，我现在就是没钱，你借我一笔钱，越多越好，我赢了钱和你三七开。昨夜我借他五十元钱，他果然赢了。那小子讲义气，不但把五十元本钱还给了我，还当场给我十五元。娘，如果这五千元借给他做本，不要几天，我就能坐得一千五百元，多好的机会呀！不过要快，再过几天，那小子的机关被人一识破就弄不成了。娘，借我五天吧，五天我也可以赚七百八百的，到时我孝敬您老一百元。”

周大这番话把周妈说动了。只借几天，就能赚回七八百，的确是难得的好机会。财政部拨款，月月推迟，明天就说款子未到，迟五天发下去也不碍事。于是把五千元全部借给了儿子，千叮万嘱要他五天后一定如数归还。周大捧着这堆白花花的银洋，欢天喜地跑到赌友那里去了。

不料隔墙有耳，娘儿俩的合计让跛脚老头听见了。跛老头讨厌周家母子。周大老是欺负他，在他面前凶神恶煞似的。周妈则尽量克扣他，一天三餐给他的是残汤剩水。守了两个月的夜后，他想问周妈要点零花钱。话刚出口，周妈就劈头盖脑地骂他贪心，得寸进尺，若再开口要钱就走人。跛老头能走到哪里去呢？只好忍气吞声地呆着，心里却记下了仇。

听了她们娘儿俩的话后，跛老头喜上心头：“好哇，拿馆里的钱去赌博赢钱，我要告发！”

第二天一早钱筠又来索薪水了。周妈不耐烦地说：“就你问得急，财政部不拨款，我哪里有钱？你家里是不是有人等着钱去买药吃呢？”

大过节的，受周妈这一骂，钱筠好不晦气。他是前清翰林院编修，放过两任乡试副主考，也算威风过的，怎么受得了这个乡下老妈子的气？加之他对王闾运用上炕老妈子家里的人做办事员早就很反感，于是借这事与周妈争吵起来。吵了几句，钱筠觉得自己身为编修与一个老婆子吵架有失身份，便憋着气走了。跛老头偷偷跟上去，对钱筠说：“钱老爷，财政部的饷昨天就送下来了。”

“真的？”钱筠停住脚步。

“我还敢骗您吗？我昨天亲眼看见财政部的胖差役送来支票，周妈和她的姑爷把银洋取了来。”跛老头有根有据地叙说。

“那周妈怎么说没有发？”钱筠肚子里的气又上来了。

“实话告诉您吧，钱老爷。”跛老头压低声音，在钱筠耳边说，“财政部里关下的饷银让周大拿出赌博去了。”

“岂有此理！”钱筠咬着牙关叫起来，他真担心，万一赌输了，怎么办？“你知道周大在哪里赌吗？”

“知道。就在蚰蚰胡同里一个绰号叫破天星的家里赌。”跛老头说

完后又四面瞧瞧。“钱老爷，您可不要说是我讲的。”

钱筠心里狠狠地骂道：“拿财政部送的饷去赌博，不仅害了我们，也犯了国法，我不能容他们！”

他赌气跑到巡警部一个做副司长的老熟人那里去告发。巡警部立即派了三个巡警赶到蝻蝻胡同，正遇到他们赌得起劲，便将周大、破天星及另外两个赌徒连同赌注一齐带到巡警部。

断黑时周大还没回来，周妈着急了，便打发赖三到蝻蝻胡同去打听。周围邻居告诉赖三，破天星家给端了，人都带到巡警部去了。

周妈这下吓呆了，既担心儿子坐班房，又担心五千银洋被没收，一向狐假虎威的周妈此时什么主意都没有了，唯有哭哭啼啼地向王闾运交代一切，求老头子救一把。

王闾运听了后，真是又气又恨又急。国史馆出了这等事，岂不丢人现眼？周大坐牢活该，王闾运不怜恤，他着急的是怕五千银元被没收。倘若真的被没收了，他如何赔得起？万般无奈，他记起了巡警部里有个做司长的是自己学生的学生，便只得叫代懿持着他的名刺去找找看。

这个再传弟子也还顾太老师的面子，几经调停后，将五千元薪水发回国史馆，主犯破天星罚款二千元，看在王闾运的面子上，周大从轻发落，罚款三百元。

出了这件事后，王闾运的心绪更坏了。又听人说，巡警部的罚款少部分上交国库，大部分落入了私人的腰包。所以他们抓赌博积极，一律以罚款处置，搜出的钱多则多罚，实在榨不出油水的只好少罚。关押禁闭一类的刑罚，他们早就不用了。没有钱进，还得天天照看，岂不自找麻烦？

后来又得知是钱筠告的密，王闾运甚是生气，他没有想到一个翰林出身的编修竟卑劣至此，便寻了个借口将钱筠辞退了。那钱筠离了国史馆后，大讲国史馆被悍妇村夫所控制一类的话，弄得王闾运在京

师的名声颇为不好，他渐萌退意。

高伯雨在《王湘绮自负霸才》一文中引《野记》所述：“先生南下，外间传闻谓因北方干燥，回乡避暑。据史馆中人云，王先生此行，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因馆中某君与王先生之女侍周妈稍有冲突，王先生左右为难，故携周南下，以为解铃之计。盖史馆内外之纲纪，皆王先生从龙旧臣，视秘书、协纂诸君直若无物，而某君每欲以太史公之资格，驱策王先生，奔走疏附之人，积不相能。一日，因微故，馆役与某君破口大骂。某君盛怒之下，爱呼巡士縶之而去。诂该役为周妈之亲眷，当事亟时，周妈径奔至先生前，气狠狠指王曰：‘汝尚为国史馆长乎？何物巡士，竟敢縶汝之仆，汝之颜面何存？’先生矍然而起，以名刺索其仆回，以谢周妈。馆中人闻之大哗，群欲兴晋阳之申。先生内服阍威，外惭清议，于是中途南下。”

前些日子，杨度专门来国史馆与老师谈了半天话，历数共和制度之不宜，决心复辟君主制，又将发起筹安会的事也跟老师说了，请老师指点。王闿运一向是不赞成民主共和的，但现在要复辟君主，显然是抬出袁世凯来做皇帝。对这个世侄总统，王闿运失望得很，连个国史馆的薪水都要扣成迟发，哪是一个发皇的政府模样？做总统，已经积怨甚多，再来个帝制自为，岂不授人以柄？

王闿运面对着一肚子热情的学生不好多说什么，只送给他四个字：少静毋躁。又郑重其事地指出：不要老往八大胡同里钻，要时常回家去看望老母妻儿，家里对他已是大有抱怨了。这些情况是代懿告诉父亲的，代懿这段时期去了几趟槐安胡同看叔姬。王闿运真想好好教训教训杨度，但话到嘴边又停住了。

杨度迷恋富金久不归家的秘密终于保不长久，给揭穿了。那是上个月的事。

九 静竹为哲子褻渎了他们圣洁的爱情伤心

这一天，静竹对亦竹说：“今年老琴师过八十大寿时不在北京，不知现在回来没有，你抽空到丹花那里去一下。若回来了，就约几个先前的姐妹一起去给老人家补个寿。老人家这一生也怪可怜的。”

十多年前，正是跟着这个老琴师去江亭玩，才邂逅哲子，结下这段缘分。老琴师后来也亲自教亦竹月琴琵琶，亦竹也感谢他。十年前，老琴师离开了八大胡同，在西直门外一所乡间茅舍住下，靠过去

的微薄积蓄生活，日子过得清苦。间或也有几个旧日弟子去看看他，老人见到她们很高兴。

每年过生日那天，亦竹便会约了丹花等人一道去给他做寿。只要身体略好点，静竹也跟她们一起去。这一天，老琴师总要捧出那把跟随他几十年的磨得亮光光的琵琶来弹着，她们便倚声唱曲，尽拣些欢快的曲子唱。吃过寿面后一起围着桌子说话，尽挑些当年横塘院里的喜乐故事讲。老琴师和她们都是苦命人，苦命人难得的是欢乐。平时不见面，好容易寿庆日子重相聚，还能再把苦水倒出来吗？哪怕是明日的痛苦会紧接着昨日的痛苦，今日也要让它隔断一天！

丹花在二十七岁那年也从良了，嫁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从山东逃荒来到京师的补锅匠。补锅匠人倒不坏，就是脾气差，又爱喝酒。只要这天多赚了两个钱，便会喝得烂醉，醉迷中便会诉说他心中最苦恼的事：丹花嫁给他几年了，居然一男半女都不给他生下。说得气极时便要打丹花。丹花不能告诉他自己的过去，只有哭，哭得伤心的时候会晕倒过去。待到补锅匠酒醒了，又去劝丹花不要哭了。两个落难人便这样时醉时醒、时哭时笑地凑合着过日子。

“亦竹，恭喜你了，你家哲子做了大官，听说又要讨小了。”丹花热情地接待昔日的小妹妹，说了些闲话后，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

“你听哪个说哲子又要讨小了？”亦竹大为吃惊地问。

“怎么，你们还不知道？”丹花见亦竹这副神态，知道杨度是瞒着她们的，心里不禁后悔起来：不该多嘴！

“好姐姐，你告诉我，哲子又跟谁相好了？”亦竹央求着。

“我也是听人家说的，说哲子跟云吉班里现在挂头号牌的富金姑娘打得火热，也不知是真是假。”丹花说得吞吞吐吐的。

亦竹心情非常痛苦，她已无心再跟丹花谈为老琴师补寿的事了，匆匆赶回家，把这事告诉静竹，静竹也大感意外。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哲子不是那号人，也可能是别人瞎说的，你明天自己到云

吉班去问问。”

第二天，亦竹急急忙忙赶到陕西巷。她离开这块地方已有十来年了，班子里的人都不认得她了。她随便问了一个看门的老婆子。刚提起杨度的名字来，那老婆子就大谈起杨老爷是如何地大方慷慨，用三万银洋买了一幅字帖送给富金姑娘的故事来。老婆子说得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却不料一字字一句句像无数根钢针般刺着亦竹的心。

这一夜，静竹、亦竹瞒着黄氏夫人和老太太，抱头痛哭了半夜，又各自瞪起眼睛失神了半夜。亦竹为丈夫抛弃家庭另求新欢而痛苦，静竹则为哲子亵渎了他们之间圣洁的爱情而伤心。失眠的时候，静竹想起了很多很多。

她想起了十七年前他们的江亭初识、潭柘寺定情。她想起接下来的五年睽违，她虽然时常想念那个湖湘才子，却又不相信他是真心地爱着自己。不料五年后心上人再次出现在北京，他的痴情，他的纯真，融化了姑娘那颗本来滚烫却被世俗冷却了的芳心。一个沦落风尘的美丽女子，金钱和地位对她来说都不是贵重的东西，她无比爱恋无比珍惜的就是男人的这段情，因为这恰恰是她的生活中所缺乏的。为了酬谢这段真挚的爱情，她心甘情愿洗去铅华，远离锦绣，为她的心上人守一辈子空房。

老天有眼，终于让他们重逢在西山。情意深厚的郎君又接受了她的安排。她虽然没有正式的名分，也没有正常的夫妻欢乐，但她知道她的心上人也是把她放在心上的。名分是次要的，床第之欢也是次要的，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曾被别人当作玩物的女人，难道还有比获得了一个男人的真心相爱更幸福的吗？

她其实并不盼望哲子做什么大官，也不盼望哲子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潭柘寺里说的那几句豪言，不过是对失意中的情郎一个鼓励罢了。她唯愿的就是这样天长地久地厮守着，直到白头。但是近半年来，哲子变了，变得对家人越来越没有情感了，对她也冷淡多了。他跟袁家大公子打得火热，一天到晚做他的新朝宰相梦，并常自豪地声称他为中国寻回了走向富强的最好道路。静竹早就听说过袁家

兄弟都不是好东西，现在果然被这个大公子引入了邪路。先是长久地不回家，现在居然公开去八大胡同与别的女人鬼混，还用三万银元买一幅字去讨那女人的欢心。而家里，从老太太到小女儿，哪个不是过着节俭的日子？

“哲子呀，你变心了，也变庸俗了，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一片深情，也辜负了我为你所作出的常人不能理解的牺牲！”静竹心里这样默默地念着。

第二天清早，叔姬打开信箱，意外地收到了胡汉民给杨度一封未封口的信。叔姬看后气晕了。

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并在日本和广东聚集倒袁势力的胡汉民，以十分尖刻的语言对杨度倡导君宪救国、办筹安会等作了讥讽斥骂。胡汉民称杨度为卑劣愚谬的嗜利之徒，拥袁称帝如教猱升木，将必不能逃民国之诛。信的末尾几句更是尖锐：“夫卖文求禄曲学逢时，纵其必得，犹为自爱者所不屑，况由足下之道无往而非危。民国确认足下为罪人，袁家究不以足下为忠仆。徒博得数十万金一时之挥霍，而身死名裂，何所取哉！”

叔姬没想到她的亲哥哥她心中的偶像，竟会遭到别人如此地奚落。她痛恨胡汉民的无礼，也为哥哥的处境而忧虑。她近来从报上看到了筹安会的宣言，也听到了一些有关复辟帝制的风声。她对国体没有研究，凭着直觉，她认为共和既已实行了三四年，也没有必要再退回去了，何苦为别人做皇帝去拼命卖力？她对代懿一直不冷不热，却对夏寿田的单恋越来越深了，她很想跟夏公子单独说说话。

静竹也看到了胡汉民的信。她读后脸热心跳，痛楚地想着：哲子呀哲子，你混迹于污垢之中，剪断了联结我们纯洁爱情的纽带，成了爱情的背叛者，此事尚属小；你为袁家效力，无视国民的共同抉择，沦为国家的罪人，这事可就大了！

但杨度既然不回家，也就不知道家人为他的担忧。即使他回家去，此时静竹的规劝也好，叔姬的担心也好，都不能使他勒马转舵，

他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大丈夫办事，贵在看准了目标，便要力排众议奋勇前行，哪怕眼前困难大如山，危险深似海，也要跋涉过去。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风烛老人了，当年用志天下的豪情有所减退自可理解，且让他老人家去颐养天年吧，帝王之学看我来替他付之现实！

肃政厅里也有不明白的人，上章纠劾筹安会。劾章送到总统处，袁世凯亲自批曰：“筹安会乃学术团体，以研究国体为宗旨，不必干预。”这道批示下来，就是最迂腐的人也知道筹安会的背景了。

忽而又有人在筹安会办事处门前大骂六君子是违背民心嗜利乞权的政客，帝制绝不能复辟。一派义愤填膺的架势。

杨度一打听，原来此人是李燮和的胞弟，新近从湖南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尚未觅到谋食之处，遂借骂筹安会出怨气。杨度对李燮和说：“令弟来会里做个办事员吧，给方表当助手，月支大洋一百五十元。”

李的胞弟一听立即不骂了，当天便上任，鼓吹帝制的劲头比乃兄还要大。

杨度看穿了大多数反对帝制的人其实是出于眼红，不愿眼睁睁地看到头功被别人夺去而已。他反而因此更坚定了非要成功的信心。

也有不少人洞悉时局，不甘心功劳都让筹安会抢去。于是便有梁士诒联合张镇芳等人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段芝贵联合龙济光、汤芑铭等十四省将军密呈袁世凯，请速正大位。

梁士诒为交通银行总经理，与外国财界有密切联系。他财力雄厚，党羽众多。张镇芳也是家财万贯。他们可以提供丰厚的金钱，袁氏父子自然欢迎他们参与。袁克定常常出席他们的会议，与他们商定策略。很快，袁大公子与请愿会的关系大为密过筹安会。

至于段芝贵等十四将军的密电，袁世凯更视之为真正的力量。袁克定给他们回电，应允帝制成功后将予重爵重赏。

杨度、孙毓筠等看到他们一凭金钱，一凭刀枪，势力强大，咄咄逼人，自思若不采取紧急有效的措施，到时头功真的会让别人夺了去。于是筹安会加紧在京师及各省发展会员。此策很得力，短短半个月，由六个理事所发起的小会便扩大为有万余会员的大团体了。不能再按正常程序作学术讨论了。绝顶聪明的刘师培建议干脆来个投票表决，最为简单快捷。杨度认为此法甚好，立即采纳。投票结果，全体筹安会会员一致赞成速行帝制。

这个局面的出现使杨度非常兴奋，便亲自起草，向代行立法院的参议院上请愿书，请求不开国会而设一时机较速权限较大的民意机关，以此来解决这个国体问题。上了请愿书后，没几天，他又在报上公开发表第二次宣言书，再次鼓吹废共和行君宪为中国今天唯一正确的道路。

鉴于筹安会内部投票表决之简易可行，他想到不如来个全国民意大投票，一下子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岂不最好？但全国的投票，必须在各省将军、民政长的领导下才可以操办，筹安会如何能办此事呢？筹安会乃学术团体，也没有这个权力支派各省的文武大员呀！此事必须有袁克定的支持才行。

杨度来到大公子府第。家人告诉他，大公子这几天正在跟一位异人查勘皇城风水，此刻要找到他，只可上正阳门一带去。

这是个什么异人，杨度也想去看见识。

十 正阳门城楼上，郭垣对袁克定谈北京王气

雄壮的正阳门城楼上，一个矮矮小小的中年汉子正在指点皇城，对着踌躇满志的袁大公子侃侃高谈。此人正是绍兴日者郭垣。

郭垣祖上三代都做师爷，但他却无意做刀笔吏，一门心思沉醉于占候卜筮之学，浪迹江湖三十年，广结天下各色人等。去年经人介绍，郭垣攀上了袁克定。袁克定对他的这一套学问很是看重。

筹安会万余会众一致赞同帝制，十四省将军密电拥戴，全国请愿会的建立，以及从各地传来的拥护君宪的消息，使得袁世凯相信帝制自为的宏伟计划正在顺利地进行。他已在心里考虑新王朝的一系列大事了：国名、年号、都城等等。

国名就叫中华帝国。这是杨士琦的建议，只需将中华民国的“民”字改为“帝”字即可，既简单又准确。杨士琦有过人的聪明，这个建议很好，袁世凯欣然采纳。年号拟了几个，但都不太理想，尚须从容考虑。至于都城，当然就是北京了。袁世凯对北京有特殊的好感，他不愿离开北京。但许多人都说北京城的王气正在泄漏，应该赶紧补救。袁世凯一向相信命数气运，他认为此说有理。倘若不是王气泄漏，满人的皇帝为何做不下去了？是应该查勘一下，泄漏王气的地方在哪里。袁克定将郭垣的本事告诉了父亲。袁世凯为了验证，要儿子带这个日者去看看项城袁氏祖坟。

为了严格保密，也为了测试得准确，袁克定突然将郭垣带上火车。在漯河车站下车时，袁克定都没有告诉郭垣要到哪里去。第二天一早坐上马车前往项城老家。直到第三天上午出现在坟山上，袁克定才告诉郭垣是来看祖坟的。

袁氏祖坟是一个气势庞大的陵园。袁甲三大发时，朝廷封赠他曾祖、祖、父三代为大夫，他趁此机会大修祖坟。他死之后亦归葬祖茔，规格更高。自袁甲三之后，袁家世代簪缨，子孙繁盛，故而坟墓也很多。袁克定命族人把所有墓碑都遮盖，叫郭垣看坟气。郭垣在袁家祖坟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了三天，最后指着一座规格并不高的坟墓说：“此坟有异象，墓主人之子贵不可言。”

“什么样的异象？”袁克定问。

郭垣说：“此坟外形来脉雄长，经九叠而结穴，且每叠山上都有加冕。”

“何谓加冕？”

郭垣指着远远的山峰说：“大公子请看，从那座兔耳似的山峰数起，到此坟最近处的馒头形山峰止，每座峰上都有一堆突出物，犹如峰上之顶。这种峰上之顶在地学上称之为加冕。”

袁克定顺着日者的手指望去，果然见每座山峰顶上都有突出部分，有的是岩石，有的是土堆。

郭垣继续说：“此种景象正应九五之象。大公子请再看来脉的两边，左右护卫，层层拱立，犹如藩王诸侯侍立两侧，形成此坟的天子气象。如若不信，还有一个检验处。此坟底下有一道流泉，汇于明堂，此为龙泉。《诗》曰‘相彼阴阳，观其流泉’，建都重流泉，筑墓亦重此。你们可在周围五丈处掘下去试试看。”

袁克定吩咐族人在坟边挖掘。当掘到一人深的时候，果见一股泉水冒出来。族人惊异，忙揭开墓罩，原来此墓葬的正是袁世凯的生母刘氏。

当袁克定把此事原原本本禀报父亲时，正在做皇帝梦的袁世凯惊讶不已。他要儿子亲自陪着这位异人查看皇城。

此刻，袁克定正在仔细地听郭垣的议论。

“中国的王气由塞外分两支入中土。一支发自东北长白山，蜿蜒西行，由山海关进入内地，结穴北京，于是有辽、金、元、明、清八百年皇运。一支发自祁连山，蜿蜒东行，由嘉峪关进入内地，结穴秦中，于是有长安六百多年皇运。余气向南，凝聚在洛阳，成东周、东汉、北朝之皇运。现在长安王气已绝尽，北京王气已疲沓，中国王者立都最好在洛阳。若在洛阳建都，当有三百年天下，然目前不合适。北京王气尚余，可先在北京登基，再迁都至洛阳。目前宜在洛阳建立陪都，况且五岳以居中之嵩山最为贵重。袁家起自嵩山之东南，正宜在嵩山之西北建都为宜。”

袁克定心想：在洛阳建陪都，工程浩大，目前无力举办，好在北京尚有正气，先登基再说，至于建陪都一事，且留待子孙去办吧！遂

点头说：“郭先生说的是，不过眼下北京要办的事是哪些呢？”

郭垣答：“眼下最要紧办的就是我们所站的这座正阳门。”

“正阳门建筑得牢牢实实，看不出有哪些需要改造的。”袁克定疑惑地看着这位神仙似的异人。

“大公子有所不知，这正阳门，关系着北京的气运最为紧要。”

“哦！”袁克定的全部精神都被这句话给吸引过去了。

“中国城府之气运，关键在城门。城门建筑得宜，则气聚、气畅、气旺；若建筑失宜，则气散、气滞、气衰。北京作为皇城，城门更显重要。我遍勘内外各门，关系皇家气运者，首在正阳门。”郭垣面色严肃地说，“正阳门非国丧不能开，开则泄气。”

“为何国丧开时又不泄气呢？”袁克定对气数之学一窍不通，但又很有兴趣，想借弄清这个疑问来入门。

“人死之时，都有一团黑气笼罩全身，凡人此气薄，帝后死后此气要比凡人浓厚十倍百倍。若在平时，正阳门打开，则皇气外泄。国丧时，帝后梓宫运出正阳门，其黑气浓厚，如同一团大棉絮似的将门洞堵住。梓宫一出门，立即封门，皇气不会外泄。”

“哦！”郭垣解释得很有道理，袁克定明白了。他还想就“气”这一点再请教。“郭先生，请问这种气随处都有吗？”

“是的，大公子说得对，随处都有。”郭垣认真地给他解释，“山有山气，地有地气，人有人气。比如说，前面的一座山包，其中有无珍宝，脚下踩着的这块地，适宜建何类房屋，眼前站着的一个人，他的吉凶祸福如何，都能从气上辨明，但这种气通常人都看不见。”

袁克定被他说得动了心，问：“要怎样才能看得见呢？”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崇台高拱壮皇州，龙眼南窥旺气收。只恨元年未巡幸，黄钟厌胜正阳楼。”并自注：“项城欲居帝位，先修城垣，以内务总长朱启钤为营建大监。日者

郭某，绍兴人，最邀信任。郭曰北京正位，关系正阳门者最剧。”

“这就难了。”郭垣凝视着袁克定。袁大公子觉得他的两眼中射出的是不可测试的目光。“简单地说，一靠禀赋，二靠师传，三靠修炼，四靠学问，五靠阅历。”

“要这么多的条件！”袁克定脱口而出。

“是的，正因为如此，故能成大事者极少极少。就像我，也只是在过了四十五岁后才渐渐地看得明白，断得准确。大公子要是有兴趣，我今后慢慢对您说。”

这门学问绝对深得不得了，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袁克定想想也是，便说：“好，言归正传吧，请你继续说正阳门。”

“因为怕皇气外泄，所以正阳门不开。前清皇帝最敬重的是西藏的达赖、班禅，就是他们来了也不开门，只是高搭黄轿，让他们越过女墙而进。”郭垣继续说，“我接连几天三更时分登上正阳门，发现新朝与正阳门关系更大。”

“为何？”袁克定顿时警觉起来。

郭垣郑重地回答：“我站在正阳门城楼上遥望南方，红光赍起，直压北京。正阳门为北京正南门，挡住南方红气全靠的是它。眼下南方红气如火如荼，正阳门必须改造，否则压不住。”

袁克定不自觉地向南边眺望。眼底下除鳞次栉比的房屋、纵横交错的街衢、熙来攘往的人流外，他没有看到一丝红光，但他相信郭垣的话是对的。因为复辟帝制最大的反对者是革命党，革命党的领袖大部分都是南方人。就连非革命党并久已驯服的梁启超都公然反对帝制，梁是道道地地的粤人，可见南方的红气确实对北京的皇权压力很大。

袁克定想到此，急切地问：“如何改造法？”

“首先宜改造外郭两偏门，将它们移入内城，于内正门两旁洞开两巨门，以便出入车马，紧闭内墙正门，使之不接南方旺气。”郭垣转过脸来，以手指着北方说，“其次，宜增高正阳外城前门敌楼。明清两代敌楼门洞设有七十二炮眼，合七十二地煞之义。炮眼东西南北四出，有镇压四方之意。但地煞之旨虽备，天罡之理却无闻。现在宜在南向正面最高处洞开两圆眼，直射南方，此为天眼，专灭天火。明年圣主登基，大公子再来楼上看看，南方红光必然大为削弱。”

袁克定心想：南方的红光我一点都没看出来，更无论增强削弱了，不过既然自己看不出，也只有相信他了。

“第三，”郭垣接着说，“宜将正阳门所有门扇、窗棂、楹柱全部由红色改漆成黄色。”



北京第一印象，从安定门望去

“这又何故？”袁克定不解。

郭垣一本正经地说：“民国尚红，故其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以红居首，所谓以火德王也。民国建自南人之手，南方丙丁火，红气旺烈，故遥望南方红气勃勃。由民国改为帝国，宜以黄代红，即以土镇火。前清立国二百六十余年，正阳门两次遭火，都给国家造成大动乱。乾隆四十五年火焚正阳门城楼，乃有嘉庆、道光白莲教之变，用兵二十年，灾及数省。到了咸丰朝又出现长毛、捻、回之乱，祸害东南半壁河山，再加之列强入侵京师，帝后逃奔热河。前清王朝因为这把火而由盛转衰。光绪二十六年，正阳城楼再次遭火，义和拳民大乱北方，八国联军蹂躏京师，帝后又一次出逃。这把火终于导致前清由衰到亡。按之史册，复之当今，火实在关系北京王气太密切。正阳楼改漆黄色，以土镇火，乃当务之急。”

郭垣此番话讲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不由得袁克定不相信。他正要再问下去，一眼瞥见杨度走上城楼，忙打招呼：“哲子你来了，我正与郭先生在查看正阳楼哩！”

杨度见郭垣人虽瘦小，但两目精光四射，知他不是俗辈，便笑着说：“我正要见见郭先生，听听郭先生的高论。”

袁克定向郭垣介绍了杨度。郭垣说：“杨先生习的是孔孟大学问，我这是旁门左道，想必杨先生不能包容。”

“哪里，哪里！”杨度说，“占候卜筮之学，若是没有根底，想学都学不到哩！”

说到这里，他想起夏寿田曾对他说过史册上记载南海地势尚有不足之处，但不足处在哪里却并没有讲，且问问这位郭先生，也可试探试探他的深浅，便问道：“郭先生，前人都说南海形势最好，宜建正殿，你认为如何？”

郭垣转向北面，朝紫禁城方向望了一眼，说：“南海位置上应天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围包括，理气井然。以峦头论，青龙方面似

嫌微略，宜培高东面小山，使之与西边白虎湖水相对称，则全福无遗了。”

杨度听了这番话，心想此人真有学问，不可小觑，正想问问他帝制复辟是否一定成功、复辟之后国运是否隆盛等大事，只见政事堂一个年轻低级官员从城楼脚爬上，对袁克定说：“总统要找大公子和杨先生议事。”

杨度本来是想跟克定商议各省请愿事，现在见总统召见，不如干脆请示总统更好。

袁克定对郭垣说：“今日郭先生对改造正阳门和南海所献方略都很好，请先生先回馆休息，夜间我们再谈。”

道别之后，袁克定和杨度匆匆下了正阳门城楼，直奔中南海。来到居仁堂，见袁世凯与张謇正在高声谈话。在张謇面前，袁克定、杨度都是晚辈，便在一旁坐着听。

张謇笑着说：“克定和哲子来必有要事，我就不多谈了。我只想问一句，眼下京师流言纷纷，都说你很快会将共和改为君宪，自己穿上龙袍做皇帝了，真有这事吗？”

刘成禺撰《世载堂杂忆》：“张季直曾戏语袁世凯云：‘大典成立，将举大总统为皇帝。’袁曰：‘以中国政教合一论，宜仿罗马教皇，万世传统皇帝，当诸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以革命排满论，则皇帝当属朱家后人，延恩侯朱煜勋，可以当之。’季直曰：‘然则孔旅长繁锦、朱总长启钤，皆可登九五；否则，朱友芬、朱素云，亦可奉为至尊矣。’因相对大笑。”

袁世凯漫不经心地端起桌上的杯子说：“季直先生，我们相交三十年了，你还不相信我，我会做那种事吗？中国不宜于办共和，应该改行君宪。这个看法，中外不少人士都有。美国的古德诺博士、日本的有贺长雄博士都是在世界享有盛誉的政治学家，一处在共和制下，一处在天皇制下，他们都认为对中国而言，君主胜过民主。在我国国内，严又陵先生号称西学大师，孙少侯、胡经武、李柱中等人都是革命元戎，他们也认为欲求中国长治久安，非君主不可。但这些话都让

他们去发表好了，我受诸位委托办共和，已郑重宣誓过，我怎会改变？”

杨度猛一听这话，心里一紧：难道大总统换了主意，不变国体了？便肃然谛听下去。

“季直先生，辛亥年你来洹上村找我，叫我顺民意出山。我就说过在中国办共和也是可以的，如今我做了四年总统，还能出尔反尔，废掉共和吗？”袁世凯以一副至诚的面孔说，“季直先生，你我相交数十年，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吧！若万一人心改变，四万万民众都厌弃共和主张君宪，那我袁某人当然也只得顺从大家的意愿，将国体改回去。但有一句话必须讲在先：皇帝宝座，我是决不登的。”

张謇说：“国体既然改回去，你由总统转皇帝，也顺理成章，你为何不做？”

“季直先生，你这话不对，不能说顺理成章。”袁世凯正色道：“若以传统一系，好比罗马教皇那样，则中国的皇帝应属孔子之后，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最适宜，退一步而说，混成旅旅长孔繁锦亦可。若以革命排满而论，则中国的皇帝应属大明朱家之后，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将军朱瑞都有做皇帝的资格。”

张謇已听出，这位平素以严肃著称的大总统正在跟自己开玩笑，不如索性顺着他的话将玩笑开得更离奇些。老状元公笑着说：“要说让朱家人做皇帝的话，岂只他们几个，还有专治偏头风的郎中朱友芬，擅长演风骚女子的伶人朱素云，他们都有许多支持者，也有做皇帝的资格。”

袁世凯拍着手掌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凡姓朱的都可以做皇帝。倘若有人说张邦昌那个儿皇帝也做得不错，要寻他的后人继位的话，那季直先生你就是顶合适的了！”

袁世凯这个突发而来的灵感令张謇虽不舒服，亦无从发怒，只得附和着袁世凯的笑声大笑起来。

张謇告辞出门后，袁世凯脸上的笑容已一丝不见了。他对着儿子和杨度说：“你们刚才听出来了吗，这个老头子其实是反对君宪制的。你们不要以为改行君宪会很顺利，像张謇、梁启超这些大名士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们很能蛊惑人心，不可掉以轻心。我今天特意找你们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件事。有人告发，蔡锷常常去天津找梁启超，而且棉花胡同近来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哲子，你要去劝蔡锷与其师划清界限，顾全大局。蔡锷长期在西南军界，他在那边有势力，要注意他与那边的联系。张、梁等人再有影响，只不过动动嘴巴，摇摇笔杆，做的是秀才事，成不了大气候；倘若蔡锷怀有异志，动起刀枪来，那才是真正的祸害。”

袁世凯这几句话，说得杨度紧张起来。蔡锷是他推荐的。原本是要这位年轻的将军做护法尊神，若反而站到反对帝制一边，那岂不要坏了大事！于是说：“总统放心，蔡锷这人我了解，我担保他决不会唱反调。”

“你凭什么担保？”袁世凯盯着杨度问。

“蔡锷在日本时，明确地对我说过，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国体就是日本的天皇制。他出身农家，为人正直重感情。多次对我说过，总统这样器重他，以国士之礼待他，他一定要尽忠报答总统。他说的是真心话。”杨度见袁世凯的脸色略有松弛，接着说，“蔡锷的实力在云南，而云南将军唐继尧已经在段芝贵的密电上签名拥护帝制，这表示云南军界支持总统，同时也说明蔡锷是拥护帝制的。”

袁世凯轻轻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棉花胡同近日出现的人仍使我怀疑。你不妨叫在京的滇人去试探一下蔡锷的心思。”

“好，我立即去办。”杨度答应。他想起了自己的事，说，“有一事想请示总统。”

“啥事，你说吧！”袁世凯挥了挥手。

杨度说：“改变国体，用开议会的方式不妥，因为各省议员来京

聚集，很费时日。”

袁克定插话：“还有一点，那些议员老夫子都是倾向共和的，请他们来投反对票，是自找麻烦。”

“正是这话。”杨度继续说，“不如再组织一个国民会议，采取筹安会内部投票的方式，以投票来表决国体。不过，国民会议要各省重新推选人员，筹安会不能下命令给各省将军、巡按使，故请总统下命令。”

袁世凯说：“我这个做总统的怎能下这个命令，你没有听到我刚才跟张季直说的话吗？这样吧，克定，你去办，你给各省打个招呼。”

袁克定忙答应。

袁世凯又说：“重开国民会议也难，不如在各省开国民代表会议，就在全省投票好了，这样省事。”

杨度立即说：“如此最好，事情会办得又快又圆满。”

这时夏寿田进来对袁世凯说：“严范孙先生特为从天津赶来，说有要事觐谒总统。”

“哦，严先生来了，好！”

袁世凯对严修极为敬重。那年他罢官回籍，百官都回避，唯独严修与杨度亲到车站送行，一直送到卢沟桥。袁世凯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的人选，他第一个就要安排严修。但严修以正在天津办教育实业为名婉言谢绝。袁见他不就实职，又送他参政院参政头衔，严修又不受，理由是：他与总统乃知交，不在乎职务有无；民国初建，有许多人在巴望着名位，总统宜以名位笼络这些人，他就不占这个名额了。这样一个一清如水的故人，袁世凯怎能不尊重？

当夏寿田正要转身出门时，袁世凯问：“严先生下榻何处？”

夏寿田答：“住在六国饭店。”

袁世凯略停片刻说：“午诒，你亲自坐我的金轮马车去六国饭店接严先生。就说按理我袁某人应去六国饭店拜访他，只是惊动太大，反而不便，委屈他来居仁堂一见。我要好好和他叙叙旧。”

夏寿田遵命出了门，杨度赶紧告辞，他要趁着这个机会，和夏寿田一起坐总统金轮马车去与严修见面。

十一 八大胡同的妓女为中华帝国取了一个动听的年号：洪宪

十天前，云南派出一个极为机敏可靠的年轻人来到北京棉花胡同，将一份密电码交给了蔡锷。凭着这份密电码，蔡锷与昆明方面联系了几次，确知他一旦到了昆明，云南军界全体人员将听从他的指挥，为保卫民国而高举义旗。蔡锷内心万分激动，外表则从容平和，一如既往。

接受梁启超的意见，他自己不再去天津了，改派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厮为他往来京津之间传递密信。梁启超为他制定了一个由北京到天津，再由轮船绕道日本，从越南进入云南的路线，叮嘱他务必稳定情绪，以平安离京为最高目标，为了国家和人民忍辱负重，虎口脱身。

蔡锷生性沉静稳重，这桩天大的事情藏在他的心里，表面上却没有丁点儿事一样。

老母和夫人已被气回湖南老家去了，棉花胡同宽大的四合院除开主人外，只有一个看门的老头、一个做饭的伙夫和一个采买兼信使的小厮。在这三个下人的眼里，蔡将军是一个位高名重却胸无大志的军人。他顶喜欢的是八大胡同的姑娘小凤仙，常常带着那年轻的小妓女四处逛荡，上馆子，进戏园，一个堂堂总统府陆海军办事处的办事员、昭威将军、参议院参政，一个三十四岁前途无量的少年高官却不

知爱惜自己的地位名声，也不知收敛点隐晦点，经常大模大样地携带妓女招摇过市，这三个下人很不能理解，他们暗中议论过，发出由衷的惋惜。

蔡将军还嗜好打麻将，常常邀人来家里打，一打就是一通宵，而且他的麻将伙伴经常换。这三个下人也不能理解：蔡将军的麻将打得并不高明，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却为何如此兴致不衰？

有一天深夜，蔡锷独自一人从八大胡同回家。进了棉花胡同后，发现前面有两个巡夜的更夫在穷极无聊地说话。一个说，蔡锷身为将军，除开嫖妓女打麻将外就没有别的事做了，这种人处高位，这个民国真没有指望。另一个说，袁大头身边尽是一批这样的人，听说他还要做皇帝，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先前说话的那个更夫笑起来了，说，老弟，你说得对，袁大头我见过，腿短腰粗头圆，就是一只活脱脱的癞蛤蟆。到了家门口，蔡锷高叫门房开门，那两个更夫回来一看，吓得一溜烟跑了。

但蔡锷很高兴，这说明他的装扮成功了，也说明袁世凯的帝制不得人心。

昨天晚上，云南在京将校举行联谊会，他也参加了。联谊会开到一半，有人主张上书总统府，拥护将共和制改为君宪制。蔡锷地位最高，大家请他第一个签名。蔡锷不假思索，欣然在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下来六十多个云南军官无一遗漏地签了名。蔡锷将这份请愿书带回了寓所，准备将它呈献给总统。

看门的老头进来禀报：“杨哲子先生来了。”

蔡锷听了，略作番思考后走出房间，径直奔向大门，正好迎上了杨度。

“哲子兄，好久不见，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里来了。”蔡锷十分热情地打招呼。

杨度笑道：“时常想起要来，总是瞎忙，抽不出空。”

二人在会客室里坐下，蔡锷向杨度递了一支进口洋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

杨度问：“一向还好吗？”

蔡锷边吐烟边答：“我一天的生活七字可概括：听戏游玩打麻将。”

说罢大笑起来。

杨度也跟着笑，说：“过去军旅生活太辛苦了，休息一段时期也好，说不定不久又要大忙了。”

蔡锷听出了杨度话中之话，接过话头说：“哲子，到大事成功时，你可要给我派点实事哟！”

蔡锷这句有意说的玩笑话，却不料让杨度听后热血沸腾起来。日本士官学校的三杰之一，成就卓著的云南都督，大总统格外赏识的年轻将军，今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分明是将自己看成是未来的开国宰辅了。

筹安会理事长不觉飘飘然起来，大言炎炎地答道：“松坡，以后叫你做个陆军大臣如何？”

见蔡锷笑而未答，又补充道：“要么干脆设个国防部，陆海空三军都管起来，你就去做第一任国防大臣！”

“好，好！哲子，你说话要算数！”蔡锷爽朗地笑起来。

“当然算数！”杨度自豪地说，“假若当不了国防大臣，你只管找我算账。不过，松坡，你也要表示表示。”

蔡锷忙说：“我正要给总统献上一份礼物哩，你来了最好，就托你带给他。”

“什么礼物？”杨度问，“总统富有天下，还要你的礼物吗？”

蔡锷从内室里拿出一张纸来笑着说：“他虽富有天下，这个礼物还是会要的。”

杨度接过一看，原来上面写着“云南军界请改共和为帝制上袁大总统书”。他心里高兴，再看后面一大堆字迹各异的签名，排在最前头的是两个醒目的大字：蔡锷。笔力刚劲洒脱，可见签名者当时毫不犹豫，且对此事的成功充满信心。

杨度拍着蔡锷的肩膀说：“松坡，这真是一件好礼物，大总统现在要的正是它。有了这个，国防大臣是绝对跑不了啦！”

蔡锷十分兴奋，说：“哲子，你今天有空吗？”

杨度说：“我本来没有空，但你若有什么事，我会抽空帮你办。”

“不要你帮我办什么事，我想请你玩一天。”蔡锷将烟灰轻轻地弹进精致的鱼形玻璃烟缸。“明天是小凤仙的生日，我们今天为她暖暖寿。你如果愿意的话，马上派一辆马车去云吉班，把小凤仙和富金一起接出来如何？”

杨度有三天没有去八大胡同了，正想着富金哩，何况他还从来没有跟小凤仙一起玩乐过，蔡锷有这等美意，就是再忙也得奉陪呀！

他笑着说：“我今天算是来得巧极了，赶上了凤姑娘的暖寿日。这样吧，不要叫她们过来了，我们过去！”

“这样更好！”蔡锷说完便招呼车夫套马。

云吉班的看门人早就熟悉了蔡锷的马车，车子刚到陕西巷口便高喊起来：“蔡将军来了！”马车走近门口，见蔡锷后面还有杨度，又高喊：“杨老爷也来了！”

院子里的小凤仙和富金两人都听见了喊声，忙对着镜子拢了两下头发，便快步走出门来。翠班主也笑容满面地迎上去。

皮肤略显得黝黑的小凤仙虽说不上很漂亮，却自有她的动人处。

她挽着蔡锷的手，对杨度说：“杨老爷，你好几天没来了，富金都望穿秋水了！”

富金挥打着手帕，嗔道：“你以为别人都像你，蔡将军一天不来你就吃不下饭！”

蔡锷笑着说：“你们都是情种，怪不得哲子和我都被你们迷住了。我们一起先到小凤仙的房子里坐坐吧！”

于是四人都到了小凤仙的房间。房子不大，收拾得很整洁，窗台上两盆茉莉花开得正旺，满屋里飘浮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除妆台衣柜外，这间房子里有一件别的姑娘家绝没有的东西：正面墙壁上斜挂着一把宝剑，长长的红丝绦从剑柄一直垂到木地板上，给这间红粉闺房增添了一股英武之气。

杨度指着剑赞道：“早就听说凤姑娘有侠女之称，果然不错。”

小凤仙舒心地笑了，漾起两只小小的酒窝。她走到宝剑边，轻柔地托起红丝绦，充满着爱意地说：“这是蔡将军送的，我最喜欢它！”

蔡锷说：“凤仙说她最景仰梁红玉，我就送她这把剑。”

富金拍着手掌笑道：“凤仙是梁红玉，蔡将军就是韩世忠了！”

蔡锷说：“富姑娘说得好，哲子即将成为卫国公，那你就是红拂女了。”

富金说：“我没有凤仙的福气。”

杨度走到富金的身边说：“你怎么没有这福气？我看你的福气好得很，过些日子我就把你从云吉班里赎出来。”

“那太好了！”富金就盼着这一天，转念又说，“翠妈妈会要很多钱的。”

“不要紧，随便她要多少钱都给她！”杨度英雄气十足地说。

小凤仙也想赎身，但蔡锷目前怎么能赎她。他怕小凤仙也就势提出此事，忙转过话题问小凤仙：“你知道哲子今天到你这儿来是为了什么？”

小凤仙望着富金说：“杨老爷哪里是到我这儿来的，他是来看我们富姑娘的呀！”

杨度说：“别这样说，我今天来云吉班，主要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你。”

小凤仙笑道：“哟，杨老爷居然给我这么大面子！”

蔡锷说：“凤仙，明天是你十九岁生日，哲子和我特地来为你祝寿的。”

富金对小凤仙说：“正是的，还是你的面子大，哲子还没有替我做过寿，倒先替你做起寿来了。”

杨度说：“明年六月，我和松坡，还有凤仙，一起来为你做寿。”转脸对小凤仙说：“寿星婆婆，你说这个寿如何做法？”

小凤仙托着腮帮子想起来。

蔡锷说：“我提议，先到牛街清真馆去吃烤全羊，再去听戏。广和楼现正唱的《汾河湾》，谭鑫培的薛仁贵，王瑶卿的柳迎春，当今中国的第一对好搭档。”

小凤仙说：“全羊太腻了，不如到虎丘阁去吃苏菜，清爽些。”

富金说：“《汾河湾》没看头，到三庆班去看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吧！”

蔡锷说：“好好，都依你们的，先吃苏菜，再看《贵妃醉酒》。”

杨度说：“吃饭听戏都是好主意，但我还得给寿星婆送件礼物才行。”

小凤仙眼睛一亮：“杨老爷，你要送我什么礼物？”

杨度说：“上个月我就许了一件貂皮大衣给富金，今天我们一起先到大栅栏去，买两件貂皮大衣，一件送寿星婆，一件送富金。”

小凤仙、富金一齐起身说：“最好最好，我们赶快去吧！”

四个人分坐两驾马车，一路叮叮当当地来到前门外大街，路过瑞蚨祥绸缎铺门前，杨度猛然想起一件事，忙吩咐停车。

富金说：“这是瑞蚨祥，不卖皮衣。”

杨度说：“下车吧，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

蔡锷带着小凤仙也下了车。

四个人一起走进瑞蚨祥。店伙计见来的两个男人气宇轩昂，两个女人珠光宝气，知不是一般人，忙殷勤招呼。

杨度问：“你们老板呢？嗯？”

店伙计连连打躬，说：“老板在楼上，我这就去叫。”

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肥头大耳衣着考究的人从楼上慢慢走下，那伙计跟在后面。

这人走到杨度面前说：“鄙人姓孟，是这里的老板。先生有什么事？”

杨度说：“大总统的袍服在哪里缝制，你领我去看看！”

孟老板一听这话，两只小眼睛睁大起来，停了一会儿说：“对不起，先生，朱总长有命令，大总统的袍服不能让外人看。”

杨度说：“外人不能看是对的，我不是外人。”

说着掏出一个大红小折子出来，递给孟老板。孟老板接过，打开

一看，上面有一行烫金字：中华民国参议院参政杨度。

啊！此人就是筹安会理事长杨度！孟老板大吃一惊。他是个与高层人士广有联系的商人，知道眼下的筹安会是个炙手可热的机构，它的理事长杨度是个通天大人物。孟老板不敢怠慢，双手递回大红折子，连连说：“杨大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得罪，请进客厅喝茶。”

杨度指着蔡锷介绍：“这位是蔡将军。”

蔡锷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孟老板并不知道蔡将军是个什么人物，但既然是与杨大人一起来的将军，也绝非等闲。他对着蔡锷鞠了一躬，说：“请蔡将军赏脸，一道进客厅喝茶。”

大家都进了客厅。孟老板亲自给四人沏了茶，十分热情，又连连赔不是。

闲聊了几句，杨度说：“领我们去看袍服吧！”

孟老板将大家带进一间绣房里。绣房中间是一张大绣床，绣床上四五个清秀的年轻女郎围坐在一片硕大的袍服边。孟老板叫女郎们暂时出去一下，对杨度等说：“这就是大总统的袍服。”

大家注目细看。这件明黄色缎面料袍子上已用五彩丝线绣满了红日、海水波浪，正中一条金黄色飞龙昂首翘尾，五爪张狂，双目奕奕，鳞甲辉煌。

富金失声轻叫道：“呀，这不是龙袍吗？都快完工了。”

孟老板说：“前身基本绣好了，正在赶绣后身。杨大人放心，不会误期的。”

蔡锷一直盯着，没有做声，心里想：龙袍都偷偷地在做了，袁大头是看准皇帝一定做得成了。

小凤仙说：“皇帝不是早就推翻了吗，还做什么龙袍？”

孟老板没有理会小凤仙的话，指着龙袍说：“无论面料里料，还是各色丝线，都是选的全国最好的材料，连刚才那几个绣女，都是专门用高价从苏州聘来的。龙袍上的一千零八十颗珍珠全是从暹罗进口的。”

又特意指着绣龙的两只大眼珠说：“暹罗还没有这样大的珍珠，这两颗是从波斯进口的。”

大家顺着孟老板的手指看龙的眼睛。两颗珍珠，大如鹅卵，的确非凡品。蔡锷出身农家，一向节俭，看在眼里，骂在心里：这两颗珠子不知要花多少钱，就凭这点也不能让他做成皇帝！

杨度问蔡锷：“龙袍绣得如何？”

蔡锷点头说：“绣得好，比前清皇帝穿的还要阔气。”

孟老板得意地说：“蔡将军好眼力！瑞蚨祥为清廷做了几十年的龙袍，没有一件比得上这件的。”

这件龙袍是袁克定叫内务总长朱启钤负责监制。杨度听说内务部和瑞蚨祥的老板合伙做假，龙袍上的珍珠多是赝品，那两只眼睛是从日本买的假珠子。

杨度死死地盯着龙眼睛，但他看不出假在哪里。孟老板看着杨度的神态，心里发虚，背上渗汗。

“孟老板，这龙眼睛大概有问题吧！”杨度盯了半晌，板起面孔冒出一句话来。

孟老板一惊，很快又安定下来，满脸堆笑：“杨大人，您说这珠子的问题在哪里，是小了，还是颜色不对，您指出来，我去换！”

杨度一听这话，心里已明白八成，冷笑道：“问题在哪里，你们自己清楚，要是聪明的话，早早换掉，下个月我再来看。”

边说边出了绣房。孟老板弯着腰跟在后面，一个劲地说：“杨大人不满意，我一定换，直到换到您满意为止。”

“好吧，我们走了，你们好生绣吧！”

“请杨大人和蔡将军稍稍留步。”

孟老板说着，走进一扇小门里。一会儿出来了，手里捧着两个小小的圆形金丝绒盒子，笑着说：“两位夫人亲来敝店视察，敝店不胜荣光，这点小礼物请两位夫人赏脸笑纳。”

说着将盒子打开，每个盒子里放着一对金戒指一对金耳环。小凤仙和富金都不敢接。孟老板再三请她们收下。

杨度说：“既是孟老板的好意，你们就收下吧！”

小凤仙、富金这才收下。孟老板一直把他们送出大门口。

杨度说：“对面是全聚德烤鸭店，我们先去吃烤鸭吧，吃了烤鸭再去买衣服。”

大家都同意。走进全聚德，店小二把他们带进一个整洁的单间雅座，很快便将酒菜端了上来。

蔡锷笑着对杨度说：“这个孟老板是初次见面，他为何送这么重的礼物？”

小凤仙也说：“我们今天沾了杨老爷的大光了。”

杨度边喝酒边说：“你们知道，做这件龙袍的预算是多少钱吗？”

两个妓女都摇头。

“八十万。”

包括蔡锷在内，三个人的六只眼睛都瞪得跟刚才的龙眼珠一样大。

“光那对龙眼睛就是三十万。”

杨度轻轻的一句话，再次将众人镇服。

“有人告发，说这两颗珠子是假的，只用了三万元，内务部庶务司的人和瑞蚨祥的老板把余下的二十七万贪污瓜分了。”

“啊，有这等事！”大家不约而同地叫起来。

“我今天就是去看看这假珠子的，但我看不出，只敲了一下，老板的神色不对，肯定是假的。这两个小盒子就是敲了一下的结果。”

杨度夹起一片焦黄嫩肥的烤鸭塞进嘴里。

小凤仙问：“他们还会换真的吗？”

杨度冷笑道：“钱都让他们私分了，哪里还能换真的？过会儿孟老板就会跟内务部的人商量对策，待到我下次再来时，老板多半会对我说，龙袍已经内务部验收珍藏起来，不在瑞蚨祥了。”

富金问：“那你还会去查看吗？”

杨度放下筷子，说：“我哪里还会去查看！何况我又不是内务总长，这事不归我管。”

小凤仙问：“杨老爷，你会向总统告发吗？”

杨度哈哈笑道：“凤姑娘，你真天真，我又没有真凭实据，告发什么呀？告发不成功，反将朱启钤和内务部的人都给得罪了。再说又岂止一个内务部，哪个部哪个衙门不贪污中饱？财政部向外国银行借款，洋人给他们塞红包，一塞就是一百万二百万的，利息便从三分变成四分，九五交款就变成九零交款，比贪污两颗珠子的钱多得多哩！况且总统制龙袍的八十万又是哪个的钱？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八十万全部用在他一人身上，和他用一半别人贪污一半有什么区别？”

蔡锷边听边点头，心里想：就这几句话说得中听。看来哲子还没

有糊涂到顶，今后还有救。便说：“哲子说得对，何必多管闲事。”

“是呀，我正事还办不完，哪有闲心管他们。”说着，略带醉意地望着富金说，“真有空，我还不如陪着富姑娘打牌听曲子哩！”

小凤仙和富金都笑了起来。

蔡锷说：“我倒想起有几件正事，哲子你要认真考虑一下，以备总统的垂询。”

“什么事？”杨度又端起了酒杯。

蔡锷用小银勺慢慢搅动桌上的鸭骨汤，说：“比如哪天总统问起你来，哲子呀，咱们这个朝代的年号叫什么呀？咱们登基的金銮殿叫什么呀？还叫太和殿吗？你这个宰相怎么回答？”

蔡锷学着袁世凯的口吻问着，小凤仙一旁抿着嘴笑。

杨度说：“松坡，你想得还挺周到的嘛！年号叫什么，这是件大事，至于太和殿要不要改名我倒还没想过，看来你是宰相的好料子。”

说着大笑起来。

蔡锷说：“宰相都是文人做，没有武人做宰相的。”

富金说：“你们俩一文一武，正好辅佐袁大总统登基做皇帝。”

杨度忙举杯说：“富姑娘这话说得好。松坡，我们俩干了这一杯，今后一文一武精诚团结，做袁大总统的左右手，做中华帝国的两根顶天柱。”

蔡锷心里冷笑，嘴上说：“将相和，国家兴。干杯！”

一杯酒喝完后，都放下杯子，富金给他们斟满。

“年号叫什么呀，你心里有数吗？”蔡锷又挺关心地提出了这个大

问题。

杨度说：“我还真的没想好哩。”

富金说：“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孩子们唱儿歌，说什么‘家家门口挂红线’，我看不如就叫‘红线’最好，听起来顺耳，而且也让孩子们给叫熟了。”



戏班子，上海，约1870（左图）



茶园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电影院（下图）

杨度笑道：“真是女儿家说的话，哪有朝代用‘红线’二字做年号的，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富金不服气地说：“红线怎么啦，难道红线就只有女儿家喜欢，男人不喜欢？袁大总统龙袍上的太阳还不都是用红线一根根绣出来的？倘若他真的能像我们女儿家一样，用红线给国家绣出一派明媚阳光来，才是好皇帝哩！”

蔡锷说：“不要小看了富姑娘，她这话说得很在理。‘红线’这个字是好。不过哲子说的也有道理，年号用这两个字的确不大方。我有个主意，用这两个字的音，换两个别的有派头的字。”

富金很高兴：“蔡将军，你说该用哪两个字代替？”

蔡锷想了一下说：“这样吧，‘红’字用副总统黎元洪的‘洪’字。‘线’字最好替代了，我们拥立皇帝的目的是为了君宪，干脆用君宪的‘宪’字。”

“洪宪。”杨度念了一遍。蓦地，脸上放出光彩来，欣喜地说，“松坡，你这两个字换得最好了。‘宪’字绝妙不要说了，这‘洪’的意义也好极了。”

蔡锷说：“我只是随便说说，不及细想，哲子是学问家，你把‘洪’字朝深里给我们讲一讲。”

杨度正正经经地说：“《洪范》五行之义，为帝王建号之基。天数五，地数五，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大明洪武开国以来至于今日，恰好合五百年之数。此五百年中，为外族与汉族消长之运。前有洪武驱胡元，后有洪秀全抗满清，辛亥年武昌起事，由黎元洪副总统率领，而清人禅位，汉人江山光复，此大功实由袁大总统合成。今大总统改国体建年号，‘洪’字乃最吉祥之义，故‘洪宪’二字最好，我明天就将此二字呈献给大总统。”

富金快乐极了，大声说：“若是总统采纳了，哲子，你一定叫国史馆的人记上一笔，就说这个年号是我和蔡将军两人共同取的。”

蔡锷赶忙说：“不要写上我的名字，这是富姑娘一人的创造。”

小凤仙一直没开口，见三人都笑得很开心，她冷冷地抛出了一番话：“你们为何这样热心再捧出一个皇帝出来？皇帝是开金口落圣旨的，说的话再也不能改变。倘若你们今后哪天遇上他生气了，说声砍你们的头，那时我看你们如何对待。是让他砍了算了，还是叫他收回成命？若是你们甘心做奴才，让他砍了也算了；若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话，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捧他出来做皇帝。”

如同一杯滚水里掉进一块冰，众人的情绪骤然冷了下来。蔡锷白了一眼小凤仙，小凤仙扭过脸去不睬他。杨度起身说：“好了，烤鸭也吃了，闲话也说了，我们给寿星婆买衣服去吧！”

大家走出全聚德，进了一家俄国人开的皮衣店。小凤仙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她和富金兴致勃勃地挑了半天，最后杨度付出一张三千银元的支票，为小凤仙买了一件黑褐色貂皮长衣，为富金买了一件银

灰色狐皮短衣。下午在虎丘阁吃了苏菜，夜里在三庆班听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

夜深分手时，蔡锷握着杨度的手说：“哲子，谢谢你今天给小凤仙的生日带来快乐。请转告大总统，不管东南西北哪个地方有反对帝制者敢于闹事，蔡锷将带兵前去征讨。”

杨度从蔡锷硬挺的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的力量：军人的力量。

十二 袁克定破釜沉舟，要把帝制推行到底

第二天日上三竿，杨度才醒过来，吃完早饭后，他郑重拿起笔来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一则建议年号定为洪宪，二则建议将前清的三大殿太和、保和、中和改为体元、承运、建极。三则建议总统府改名新华宫，中华门相应改为新华门。

正写着，一男一女匆匆走了进来，杨度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夏寿田和杨度。他心里暗自奇怪：叔姬不和代懿一起，怎么倒和午诒一起到我这儿来了？猛然间想起当年叔姬为午诒所赠宫花而病了半个月的事，难道他们之间旧情未断？

没等杨度开口询问，夏寿田神色慌急地说：“哲子，大事不好，总统改变主意了。”

“什么！总统改变什么主意？”杨度已意识到是帝制事，但嘴上却不自觉地发出疑问。

“哥，夏公子说总统要取消帝制的打算了。”叔姬对即将五十岁的夏寿田仍用“夏公子”来称呼，饱含着她对铭心刻骨的初恋的一往深情。“嫂子们都说了，你最好再到日本去避一避风头。”

这是怎么回事？杨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急着催夏寿田：“你快说说！”

叔姬代哥哥给夏寿田泡了一杯茶。她端起茶杯走到夏寿田身边，

温柔地说：“你把今早在我们家里说的话，再细细地说一遍吧！”

夏寿田喝了一口茶，心绪平静下来。他不时转换目光，一会儿看着杨度，一会儿看着叔姬，将这几天总统府里的事叙述出来。

大前天，他用袁世凯的专座金轮马车将严修接到中南海，袁世凯在纯一斋亲热地会见了这位多年不见的故友，夏寿田坐在一旁陪同，以便随时照应。

严修近六十岁了，瘦瘦的中等身材，清癯的面孔上架一副黑边深度近视眼镜，给这位品行方正的教育家增添了几分学术威严。他并不多寒暄，话说了几句便进入正题。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筹安气焰方张，一日，严范孙先生修，由津东入京谒袁，坐谈竟日。范孙先生道德学问，素为项城敬礼，方陈时局国势，筹议帝制，有百害而无一利。”“范孙于正式劝告外，痛述帝王子孙朝亡祀绝、杀戮之惨，愿世世勿生帝王家。”又言：“民国改造，已经四稔，共和制度，深入人心。如大总统早愿为皇帝，不能于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失机一。又不能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让帝位，失机二。四年以还，清室移让民国之条件已定，政府颁布共和之制度已明，如群公所言，清室授权大总统，而非让位于民国。其能昭信于天下乎！况主张帝制诸人，矫袭经义，师承新制，上书投票，举国哗然。修闻古之建国，皆举兵以得天下，未闻用笔而定天下者，有之，厥为新莽，宜其祚之不永也。”“项城大动，有决计罢除帝制之意，或延缓以观其变。”“杨度等大竦，恐严说深入人心，星夜专车赴汤山，与克定密商大计，何以对待范孙，挽回袁意之法。翌晨同车入京，莅北海离宫，召集帝制要人，克定震怒，痛诘范孙。”“持杖将窗户玻璃全行击碎，最后以重器将大穿衣镜玻璃捶为片片。在座要人，举当时情形言辞尽告范孙。范孙急车还津。此后项城虽卑辞谦函，不复再来京矣。”

“慰庭兄。”袁世凯已经做了四年大总统，这位不通世故的学究仍用先前的称呼叫他。袁世凯抽着雪茄面带微笑，他显然对这个称呼不恼怒，甚至还觉得亲切。“近来我在天津常听人说，你要废除共和制，恢复君主制，自己登大位做皇帝了。我来见你的目的，就是要当面问问你，究竟有这事没有。”

袁世凯平和地说：“这都是谣传，没有这回事。”

严修扶了扶眼镜，说：“听你亲口否定这种说法，我就放心了。慰庭兄，说心里话，我在一姓天下生活了五十多年，官也做过二十多

年，要说再行帝制，对着新皇帝山呼万岁，我并不反对。从我个人来说，还习惯些。”

袁世凯笑道：“你说的是实话，我也和你一样，对过去那一套总觉得顺些，现在许多事都别扭，做起来碍手碍脚的。”

严修从袁世凯这两句话中，已摸到了老朋友的内心世界。“慰庭兄，不是我当面捧你，要说做皇帝，今天中国只有你最合适。”

袁世凯忙摇手：“范孙兄，你这话言重了。我无德无才，岂敢南面称孤？”

严修浅浅一笑：“但可惜的是，你没有抓住好时机。”

袁世凯停止抽烟，身子向着严修前倾几分，专心听着。

“第一个好时机是辛亥年复出时。当时革命军在东南数省组织政权，已夺去了满人的半壁江山，那时排满复汉是全国人民的呼声。你蒙冤遭贬，隐退洄上，人心大多同情，复出之时，举世瞩目。”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离京回籍的那个风雪之晨，又浮现在袁世凯的脑中。就是在那样的时候，眼前的故人顶着巨大的压力前往车站送行，他心里再次涌起感激之情，因而对严修的话也就格外听得入耳上心。

“当时你拥有强大的北洋军，又乘破汉口克汉阳之军威，举手之间武昌可下。夺回武昌后再挥师北上，驱逐胡虏，光复汉家山河，开基立业，建一代新朝，那是一件顺天心合民意的大好事。全国拥戴，绝无异议，即使有人不满，也不过螳臂当车，不堪一击。”

袁世凯的心动荡起来：严修的话不错。南克武昌，北攻京师，号令天下，建立新朝，并非难事呀，当年怎么啦，竟没有这样做，是让共和迷住了心窍，还是不愿背欺侮孤儿寡妇的奸雄的恶名？

“当时没有这样做，此为失机一。”严修不紧不慢地继续说，“癸丑

年，正是大乱初平人心思定的时候，黄兴、李烈钧等人却为了一党私利挑起战争。你居政府合法首脑的地位，坚决果断一举削平了宁赣之变，底定长江，慑服四方，那时你的民望达到了顶点。倘若趁热打铁，改国体，践帝位，也定然会得到万众拥戴。但可惜，此机又未抓住。”

袁世凯的心再次摇荡。他后悔当年没有强行将严修从天津接到中南海来，置之以三公之位，待之以国师之礼，朝夕商讨国事，拨乱纠误，也免得这样一个好机会又白白丢掉了。

“民国成立至今已历四载，你多次向世界和国人表示坚决推行共和，不使帝制复辟。此种思想已深入人心。”严修接着说，“近闻杨度等人办筹安会，鼓吹君宪，还玩什么投票表决国体的把戏。这哪里是在筹一国之治安，实在是无事生非乱国害民！杨度等人真是一批包藏祸心的蠹虫。慰庭兄，你应像当年对待革命党那样，对筹安会这班人严厉处置，绳之以法。”

袁世凯凝神听着，默不作声。严修有点动气了，他又扶了扶眼镜，歇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只听说自古以来建国立朝，皆举兵以得天下，未闻以文章而得天下的。有这个先例的，只一个新莽，然很快就消亡了。现在杨度等人打着筹安的幌子，挟芸台以蒙蔽你，外人不知道，还以为这都出自于你的主意。看在我们相交二十多年的分上，我特地从天津来规劝一句：共和必不能否定，帝制决不能复辟。这不只是为中国，首先是为了你，为芸台，为袁氏子孙的平安无事。慰庭兄，我告辞了。”

袁世凯送走严修后，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天快黑时，他诚恳地对夏寿田说：“严范孙是我的患难之交。他一生研究学问，致力教育，人品正直，不慕名利。别人的话我都可以不听，他的话我不可不听。午诒，看来筹办帝制的事要停下来。”

夏寿田听了，半晌作不得声。他第一个想法是要把总统的这个思想转变马上告诉杨度。

次日上午，夏寿田在南海边小石子路上遇到政事堂秘书长张一麟。张一麟悄悄地把夏寿田拉到一棵老槐树下说：“杨哲子是你的好朋友，你要他赶快停止筹安会的事，总统昨夜心里很乱。若杨哲子硬要逼他下火坑，一旦出了事，杨哲子就准备做晁错，以一人头谢天下吧！”

夏寿田惊道：“有这样严重吗？”

张一麟说：“怎么没有，你以为我是在吓唬他？杨哲子现在是热昏了头，连袁寒云的小妾都不如，她的头脑还清醒些。”

夏寿田听出他的话里有话，便问：“仲仁兄，你听说袁府出了什么事吗？”

“我告诉你一件事吧，袁寒云的小妾薛丽清前两天离开了袁府。”

“就是那个唱昆曲的戏子吗？”夏寿田说，“听人说，她长得很漂亮。”

“她不但漂亮，还给袁寒云生了个儿子。”张一麟压低着声音说，“袁寒云将薛丽清带进袁府，刚开始薛丽清觉得这是过去帝王住的地方，很稀奇，住了一年后她厌倦了，因为府里只有规矩没有生气。上个月，袁寒云诗兴发作，写了一首名为《感怀》的七律。”

夏寿田问：“诗是怎么写的？”

张一麟略为想了一下后吟了起来：“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塞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诗写得不错。”夏寿田赞道。

“诗是写得不错，但祸事接着就来了。”张一麟向前后左右望了一眼，见四处无人，才继续说，“这诗传到芸台的耳中，芸台说寒云这首诗是讥讽父亲的。”

“怎么会是讥讽总统的呢？”夏寿田不明白。

“芸台说，要害在最后两句。最上层是什么，不就是皇帝吗？莫到最上层，就是要袁家莫做皇帝。理由是高处多风雨，隐喻政局不稳。芸台到总统面前一挑唆，总统生气了，将寒云禁闭半个月。薛丽清说，还没有登基做皇帝哩，亲兄弟之间就起坏心眼了，倘若有朝一日大公子登了位，那还有克文的命吗？自古以来皇子内部的残杀比普通人还厉害，不如早点离开为妙。薛丽清就这样离开了中南海。你去告诉杨哲子，把皇帝捧出来后，不但对中国有害，可能对他自己也不利。”

杨度听完夏寿田这段详详细细的叙述，吓得心惊肉跳。

夏寿田说：“今天我找了你一天不见人，今天一大早就到槐安胡同去找你。叔姬说你多时不回家了，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叔姬说：“哥，袁克定与袁克文的冲突，不就是当年曹丕曹植的旧事重演吗？伴君如伴虎，还是离他们远远的为好。”

杨度木然坐着，不发一声。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世凯二子克文，字抱存，后署名寒云。母朝鲜世家女，世凯驻韩时所纳，早死，洪宪纪元赠第一宫妃。克定拥乃父称帝，克文时作讽诗示讥谏之意，后以《感遇》诗获罪。诗云：‘乍着微棉强自制，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初，克文逐日辟觴政于北海，结纳名士，从者颇众。克定阴遣岭南诗人某窥克文动静。某检举《感遇》末二句诗意反对帝制，克定禀呈世凯，安置北海，禁其出入。克文惟摩挲宋版书籍，金石尊彝，消磨岁月。”

夏寿田说：“你看如何办，要不要先去找一下克定。我只请了半天假，我要回总统府去了。”

杨度说：“谢谢你了，你回去吧，我再想想。”

又对妹妹说：“你也回去叫大家放心，我是不愿做晁错的，也不会再到日本去。”

待夏寿田和杨庄走后，杨度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脑子里紧张地思考着。

这几年与袁世凯接触多了后，杨度渐渐看出袁世凯原来是个官场上最好的戏子，他可以将与内心深处截然相反的神态表演得真诚动人，不露半点破绽。关于帝制，他先后对冯国璋、张謇等人所表示的态度就是属于此类的杰作。而夏、张所说的这两天袁世凯的心思纷乱，杨度相信，这很可能是表里一致的反映，也就是说，严修以其品德和雄辩打动了袁世凯。袁很有可能会接受严的劝告。倘若如此，这几个人的心血就白费了。新朝宰相也便没有了，多年来钻研的帝王之学再次变为泡影，不但将给历史留下一段遗憾，而且还会给后人增添一个笑柄。应该让袁世凯信心坚定地把帝制推行下去，不能因严修的几句话就改变了主意。杨度想到这里，霍地起身，要去面见总统，陈述自己的政见。

但就在掐灭烟头的瞬间，他又猛然想起，万一帝制遭到普遍反对，袁世凯一定会推卸责任，抛出替罪羊，那么自己就会真的成为罪魁祸首。他颓然坐下，又慢慢地重新点燃一支烟。他默默地抽了很久，最后决定采纳夏寿田的建议，把这个情况告诉袁克定，由大公子出面去劝说乃父。对！这是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袁克定此时正在小汤山。杨度雇了一驾两匹马套的快车，风急火燎地赶到小汤山。当他把这个突变慌慌张张地告诉袁克定时，不料袁大公子淡然一笑地说：“暂子，不要紧，我自会有办法保证家父不会改变主意，该做的事，你们依旧去做。”

看到袁克定这副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神情，杨度的情绪顿时安定了许多，便把年号和改名的事简略地说了一下。袁克定高兴地说：“‘洪宪’这两字做年号很好。有人对我说，用文定或武定，我对他们说，现在是商量大总统的年号，轮到我登基时，再用‘定’吧！”

说罢大笑起来，杨度也跟着笑了，心里想：袁克定这样能沉住气，看来是个干大事的人，莫非他真有储君的福分？

袁克定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来，对杨度说：“你看看吧，这是几个省国民代表大会打来的拥戴电。”

杨度接过来一一翻开看。这些拥戴电是湖南、湖北、山西、云南、浙江、安徽、黑龙江、河南、广东、江西十个省的国民代表大会打来的，一致表决拥护帝制，取消共和。看到这些电报后，他心里更加安定了。筹安会成立尚不到两个月，就有差不多一半的省以全省人民的身份支持君宪制，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现象。难道这十个省的人民的意志，还抵不过一个书生的议论吗？怪不得大公子稳坐钓鱼船！

不过，当他仔细欣赏这些电文时，却有一丝不快涌上心头。原来，这十份电报的结尾都是相同的：“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十份电报全都以这四十五个字为结束，一字不差。显然，这是照抄不误的一段公文。这段公文是谁发下去的呢？是梁士诒的国民请愿会，还是袁大公子本人？杨度深以此种做法不妥。这些都是历史档案，倘若后人查阅起来，岂不露出了马脚？这明摆着是由上而下的命令，而并非由下而上的请愿嘛！

袁克定全然不把这点当作一回事。他笑道：“怪不得你的老师说你是书痴。这些东西留什么档案，到时付之丙丁，一把火烧了省事！”

杨度总觉得不妥，但既已如此，也就罢了。他把电报还给袁克定，说：“这就是你保证总统不改变主意的根据吗？”

袁克定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还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呢？”

“到时再告诉你吧！”袁克定神秘地一笑。“咱们坐车进城吧，我明天要采取紧急行动。”

第二天，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推开六国饭店严修的住房，对这位斯文文的教育家厉声训道：“我奉袁大公子的命令警告你，你在

总统面前大放厥词，干扰国策，已犯了大错。若还要在北京作乱的话，大公子决不会轻易放过你。”

说完也不留下名字就走了。

严修先是吓懵了。待人走后，他细细一想：这是袁克定派来的人无疑，因为不行帝制，他就不可能当太子，所以要迁怒于我。哎，原是为了他们父子好，想不到反而恩将仇报，何苦来哩，让他们自作自受吧！严修悄悄离开六国饭店，望着宫殿巍峨的中南海叹道：“袁慰庭呀袁慰庭，你一世英明，可惜栽在自己的亲生儿子手里！”他匆匆搭午班车回天津去了。



英国公使馆，北京

与此同时，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办公室里，袁氏父子正在密谈。

袁克定对他父亲最为清楚，十省国民代表会议的表决固然给他带

来欣慰，但严修一席话给他造成的心病，不是这帖药可以彻底医治好的。袁世凯最看重的是洋人的态度，洋人中他又迷信德国、英国和日本。德皇威廉二世关于帝制的建议是他动心的起因，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密友谊，使他相信可以通过朱尔典得到英国政府的帮助。对于日本政府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委屈接受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换取这个东洋强国的支持。德国现正忙于打仗，自顾不暇，无心管中国的事，这是袁世凯所知道的，近一段时期，他关注的是英国和日本对此的反应。袁克定的手里正是拥有此法宝。

一件是德国驻英国使馆代办，袁克定那年在德国治腿病时所结交的好友施尔纳，日前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他拿出给父亲看。袁世凯不识德文，叫儿子把大意讲一下。袁克定说，施尔纳的信是这样写的：英国国会议员向外交部提出责问，说外交部对华政策不妥，不应插手中国目前关于共和与帝制之争。外交部发言人说，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合法政府，它正面临着国体重新选择的问题，大英帝国政府严守一贯的立场，即尊重他们的选择，政府没有今后也不会插手其间。

克定告诉父亲，施尔纳通报这个情况后指出，这是英国政府支持中国改行帝制最明朗的外交语言。果然，袁世凯听了这话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第二件是前两天收到的来自日本的《东京日报》。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略识日文。他拿过报纸自己看。头版头条登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最近对新闻界的讲话。大隈重信说：中国国民的政治思想极为贫乏，对于究竟应该实行君主制或共和制，均在所不问，只要国内和平生活安定即可满足，因而大多数人民对于恢复帝制事必不反对。又说袁世凯不失为中国现代一大伟人，其皇帝自为，任何人亦不致引以为怪。

德国代办的信和日本首相的讲话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他对儿子说：“英国、日本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严范孙先生的劝告也有道理。我今天上午已命杨士琦去参议院宣读了我就时局对全国的宣

言，其中主要说的就是国体一事。这是宣言的副本，你可以看一看。”

袁克定拿过副本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大部分话都是老生常谈，实质性的话只有几句：“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

“父亲，”袁克定说，“儿子以为这不碍事。宣言尽可公之于报端，到时各省都一致投票表决赞成帝制，那时父亲再发表一个宣言，说俯从民意，顺应舆论，不得已勉为其难做皇帝就是了。”

袁世凯的顾虑基本上打消了，他吩咐儿子：“你们去办吧，要多注意国际动向。”

有了父亲这句话，袁克定的气势更壮了。他想：严修的话只是对父亲当面说的，影响不大，影响大的是杨士琦在参议院代读的时局宣言。如果此时不表示一个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那么筹安会、请愿联合会以及各省的心腹们便会由怀疑而产生动摇，由动摇而导致分裂，即将到身的龙袍便会给吹走。不行！必须消除不良影响，鼓舞士气，乘胜奋进，直到把中华帝国建立起来为止！

第二天，袁克定召集杨度、孙毓筠、梁士诒、张镇芳等人在北海离宫开会。袁克定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办共和办了四年，弊病丛生，国不安宁，有识人士在碰壁后终于明白君宪才是中国真正应当选择的国体，筹安会诸君子发起学术讨论，经过辩论，道理越来越清楚。请愿会诸君子发动京师各界及普通百姓行动起来，为请求君宪早日实行而敦促政府诸公。各位都很辛苦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不料在我们并力奋进之时，有心怀叵测之徒攻击君宪，危言耸听，企图混淆是非，扰乱视听，死命保住共和僵尸。这些人不惟是总统的敌人，也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敌人！”

袁克定说到这里，气上胸头。他站了起来，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支在精光闪亮的德国造不锈钢拐杖上，左手挥舞着：“杨士琦在参议院代读的宣言，不是对君宪制的否定，而是总统对我们的告诫。告诫我

们要审慎，不能轻举妄动。大家要理解总统的心情。总统受全民所托，肩负国家的安全，这副担子有多么沉重！何况国体是一国之本，牵涉到全局，不仅于我们自己切身有关，而且世界各国也都在密切关注着。总统怎能不慎而又慎？”

杨度、孙毓筠不住地点头，梁士诒沉着脸，张镇芳悠闲地抽着雪茄，其他人都凛然听着。

“所以，大家不要被宣言书上的话所疑惑，以为总统改变了主意。我明确地告诉各位，总统昨天亲口对我说，他是全国人民的公仆，他尊重全国人民的意愿，倘若全国人民都要求实行君宪，都要求他做皇帝的话，他一定要接受这个意愿，改行帝制，亲登大位。”

杨度脸上露出了笑容，其他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袁克定加大嗓门继续说：“我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一是已有十个省打来了电报，这十个省的人民一致赞成君宪，拥戴总统登位。二是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有权威讲话，支持中国自己的选择，不干涉中国内政。”

“哦，原来他手中的法宝是英日两国的支持！”杨度明白了袁克定最终说服父亲回心转意的原因，他的心更加踏实了，决定明天就去把富金赎出来。云吉班的翠班主把富金当作一棵摇钱树，又见杨度是个出手大方的大红人，开价要四十万银元。杨度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八十万的筹办经费顶多只能挪用十五万，再七凑八凑可以凑出五万。翠班主说杨老爷马上就要做宰相了，先拿二十万把富金带出班，当了宰相后再交二十万。开会前杨度还在犹豫，万一帝制办不成，今后二十万何能补齐，不如暂不赎。现在他已下了决心，明天上午先交二十万，把富金从陕西巷接出来，既兑现了诺言，又能天天和她在一起。宰相美人，全归了自己，其乐何比！

这时，胖墩墩的张镇芳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走上前递给表侄，说：“克定，你看看，这是早两天在请愿会里发现的匿名信。”

袁克定接过看了一下，脸色立即变得铁青。他将信撕碎摔在地上，厉声叫道：“这一定是革命党弄的鬼，不要被他们吓唬住！说什么若行帝制没有好下场，取消帝制，就可保袁氏子孙无事吗？一派胡言乱语！帝制已到了这个地步，谁要是能担保取消帝制袁氏家族永远没有危险，则姓袁的不做此皇帝！”

说着，袁克定瞪大眼睛盯着大家，又扬起手中的钢拐杖吼道：“试问，谁能担保？”

大家面面相觑，都不知说什么为好。

袁克定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干脆使点绝活出来，让那些反对帝制的人心里也有个怕惧。他将钢拐杖朝青砖地狠狠一戳，叫道：“我袁克定改帝制是改定了，谁也不能阻挡。哪个敢来试试，我就这样对待他！”

说完，猛地提起拐杖走到窗户边，将窗户上的五彩玻璃一块一块地捅碎。破碎的彩色玻璃片掉到青砖地上，发出一阵阵使人心悸的声音。大家都被大公子此举给镇住了。

张镇芳走过去，拉住他，以表叔的身份劝道：“克定，不要生气了。革命党都是无赖之徒，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谁知张镇芳越是劝，袁克定越是来劲。他推开表叔，抄起桌上那只一尺多高明代弘治年间烧制的青花瓷瓶，朝着对面那座大穿衣镜掷去，嘴里嚷道：“革命党无赖，老子比你还无赖！”

随着嚷叫声，离宫里发出“哐啷”一声巨响，明代传下的瓷瓶和日本进口的穿衣镜同时变为粉碎。帝制心腹们都吓得颤抖抖的。

杨度与袁克定相交近十年了，一向都以为这位大公子温文尔雅，没有想到他发起怒来也有这等霹雳手段。是的，外柔内刚，刚柔相济，才是做大事的材料，袁克定人才难得。与别人的战栗相反，筹安会的理事长对未来的太子投射的是赞赏的目光。

十三 哲子，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北海离宫会议澄清了帝制派心腹们的疑虑，大大增强了他们成功的信心。

杨度和筹安会诸人关起门来，开始草拟各种诏书。

梁士诒和请愿会的同仁们则大筹资金，并走入社会，广为发动各界组织各色请愿团，士农工商自不必说了，就连下九流也不放过。继盐商、酒商、布商、珠宝商请愿团成立后，京师乞丐请愿团、娼妓请愿团也堂而皇之地举起小旗子在大街上游行，表示拥护帝制，拥护袁皇帝，令过路人掩口哂笑不止，酒楼茶馆又增添了绝好的谈资。

内务总长朱启钤也不甘落后，他干脆办起了一个名曰大典筹办处的组织，公然操办起筹备登极大典的各项事宜来。皇帝龙袍在日夜赶制，皇后、皇妃、皇子、公主的袍服也在赶紧设计之中。瑞蚨祥的孟老板打出五十万元的红包来，上自朱总长，下至走脚跑腿的职员一一打点遍，把所有宫廷吉服制作的业务全部揽了过去。当年那个气死八指头陀的礼俗司白副司长则用重金买通总长，包办了烧制宫中御用瓷器的任务。他借口用前代瓷器为蓝本，将原清廷文华殿中所藏的不少珍贵古代瓷器运出，在江西景德镇烧制了大批宫中日常使用的瓷碗、瓷杯、瓷砖。以后他又将宫中原瓷器卖给洋人。这位白副司长由此发了横财。

至于总长朱启钤更是获利无数。朱启钤的第三个女儿是个追逐时髦喜好招摇的人，仗着父亲的权势，在京师极为活跃，俨然是轻薄女郎的领袖。在朱三小姐的带领下，一批官家女公子争艳斗侈，竞尚奢靡。袁世凯对这种风气看不惯，暗中授意肃政厅批评。于是肃政史夏寿康秉承旨意，上了一道名曰“奏为朝官眷属妇女冶服荡行越礼逾闲，宜责成家属严行管束，以维风化而重礼制事”的呈文。袁世凯原拟借此整饬官府，却不料被王闿运看中，引作自己离京避祸的护身符。

王闿运一到京师，便对袁世凯貌似礼遇、其实冷淡的态度不满，

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对策来办国史馆，后又遇到国史馆经费不能按时发足的尴尬局面，加之宋育仁无故遭遣等事，他的心情很不愉快。前向周妈母子私自用饷银赌博牟利惹出案子来，王闿运更是恼火。眼下京师为复辟帝制事闹得沸沸扬扬，而出头操办此事的人，又是自己寄予厚望的学生。王闿运坐在国史馆里冷眼看世界，越看越不对味。他曾经叫代懿把杨度找来，希望学生不要走得太远了。杨度对帝制成功信心十足，并怂恿老师以耆宿硕望的身份带头上劝进表。湘绮老人对此哑然失笑。

1915年11月7日，王闿运复杨度函：“哲子仁弟：筹席谤议发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毫无疑处。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尝论‘弑’字，字书所无，宋人避居而改之，不知不可试也，将而诛焉，试则败矣。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杨叔文尝引梁卓如之言云：‘民可，则使由之；不可，亦使知之。’自谓圆到，适成一专制而已。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一君二民，小人之道，否象也。尚何筹安之有？今日将错就错，不问安危，且申己意，乃为阴阳怕懵懂。即位以后，各长官皆有贺表，国史馆由弟以我领衔可也。如须亲身递职名，我系奉命遥领者，应由本籍请代奏，不必列名也。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也。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羿毂耶？相见有缘，先此致复。”

在王闿运看来，帝制已不可能再复辟，袁世凯也将当不成皇帝，而他又不能劝说这个年侄总统回心转意，甚至连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都不能悬崖勒马，再加之这个国史馆长做得如此窝囊。既然如此，还留在京师做什么，不如回到云湖桥去，眼不见心不烦，岂不安宁多了。何况近来身体也常有不适之感，已是八十四岁的人了。古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随便哪天都有自己去的可能，何苦要双脚伸直在京城，让儿子们费尽千辛万苦再运回老家？

一想到死，湘绮老人心里又不平静起来。八十余年人生岁月，转眼就将这样过去了。“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真正是一点不假呀！虽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诗名传海内，但老人平生的志向岂在此！安邦定国，拯世济时，像管仲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像魏徵那样辅佐贤君整治世道，那才是他的人生抱负、处世理想。然而生不逢时，一次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好不容易为帝王之学找到了一个志大才高的传人，而这个门生却又天性沉稳不足躁竞有余，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碰到一个好的时代，没有遇上一个可

成大事的非常人物。

帝王已被推翻，想恢复帝制的人又不得其时不得其人，看来帝王之学永远只能是一门束之高阁的学问了。“哎！”湘绮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赖三送来一封家信。这是大儿子代功写来的。信上说，湘绮楼遭了秋雨，又添了不少罅漏。这两天天气好，齐白石正带着几个木匠泥瓦匠在修理。又说《春秋诸侯表》一书终于完成了，等父亲审订后拟请人雕版印刷。

看完信后，湘绮老人又增一番感慨：还是齐璜这人本分厚道，已经是出了大名的画师了，仍不改木匠本色，空闲时总是拿锯握刀地做细木活。自己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在老师的面前依旧是谦卑恭侍，不像哲子这样自以为可以做宰相了，老师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先前总以为杨哲子、夏午诒这些人是光大师门的高足，看来，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或许还是这个木讷其外灵秀其内的齐木匠！

《春秋诸侯表》一书终于成功了，也亏代功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努力。这个题目是他给儿子出的，本来他自己可以写，但他有意让给儿子，希望儿子写成这本书，并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路数来。湘绮老人很高兴，儿子总算争了气。代懿、良儿这几个月也都有进步。儿孙们向学上进，这是垂暮之际的湘绮老人唯一的自我安慰了。

前几天，老友吴熙从湘潭城里寄来一封信，对他开玩笑说，四十多年前，曾侯去世时，你送的挽联曾袭侯不愿挂出来，然而上千副挽联没有一副有你的实在公允。现在我也给你写了一副挽联，也有不恭之处，但自认为恰如其分，想趁着你未死之前过过目，点个头，好让代功他们挂出来。挽联是这样的：文章不能与气数相争，时际未流，大名高寿皆为累；人物总看轻宋唐以下，学成别派，霸才雄笔固无伦。

湘绮老人轻轻地读了一遍，浅浅地笑了。挽联的确做得不错，气

势奔放，评价也客观，不愧为出自相知多年的好朋友笔下。老人一生写过数不清的挽联，对于平民百姓，他不惜说几句好话，挣得死者家属的欢心，但越是对那些名大位高的人物，他越是慎重对待，力求实事求是，不媚不谄。所以他的挽联自成一格，高标时俗。老人自信，就凭那些挽联，他的名字也可以传下几十百把年。

他知道自己一旦作古，亲朋好友、门生故人的挽联也会不少，但此中能有几副挽得恰到好处就难说了，不如自己生时先来挽一下，也算是对这个世界作个最后的交代。

湘绮老人端起铜水烟壶抽起来，半眯着眼睛认真构思。他没有半点自挽的悲哀，心中充塞的是诗人的才气和志士的执着。他要向世人说出自己作为逝者的遗憾和对来者的殷切期许。他终于放下铜水烟壶，拿起玉管羊毫在白纸上写出两行字：春秋表已成，幸赖佳儿传诗书；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昨日又传出风声来，说明年元旦将举行登极大典，所有政府官员、参政、大夫以上者皆须称臣上颂表，并到太和殿行三跪九叩之礼。王闿运实在不愿给那个年侄总统行君臣之礼，他急着要寻一个理由立即辞职南归。今天看到政事堂公布夏寿康这道整飭官眷风规的呈文，耄耋老翁突然来了常人不及的灵感。他想起“君子不苟洁以罹患，圣人不避秽而养生”的古训，决心效古之自爱者以秽德自掩的故事，将夏寿康这道呈文借来为己所用。他思索了一下，提笔写了一份辞职书：

刘太希撰《湘绮老人轶事》：“老人与周妈故事，流传甚多。老人受袁氏尊礼，一般官僚，趋附老人的，很多借周妈做桥梁，招权纳贿等等，本不能责周妈，因是她是无知乡妇，想不到当时肃政使夏某，忽有手折检举周妈招摇事迹。将到洪宪元旦，从上大夫以下，都必须称臣上颂，老人要避免在北京称臣的耻辱，决定在民国四年十一月，辞去参政及国史馆长的职位，带周妈回湘，做了篇辞呈，说：‘呈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并溷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而罢免本兼各职事。’内说：‘闿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令肃政使列章弹劾，实深惭恚，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敷移风易俗之化。’章太炎氏曾说：‘湘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勾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狴如此。若周妈者，真湘绮老人护身符也。’太炎说周妈是老人的护身符，真是一语破的。”

呈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闾运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至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故请革职回籍，以肃风纪。

写完后他又看了一遍，自己还满意。前几天《日知报》载文讽刺他将国史馆大权拱手让与周妈，现正好以此为理由，离开这座乌七八糟的京城。承认有玷官箴，谅那个年侄总统既不好指责又不能挽留。

他把周妈唤进来，要她三天之内将行李准备好，以便回湘潭去。

周妈惊问：“老头子，官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

王闾运笑着说：“这官做得有什么好？”

“又不要做事，又能支薪水，还能给我们母子郎崽谋一份收入，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官做？”

周妈挤眉弄眼神秘兮兮地说：“老头子，你知道吗，满城都在传说总统明年要做皇帝了，要大赦天下，大赏功臣。你是他的年伯，说不定他要封个侯给你哩！”

王闾运见这个村妇愚昧得可爱，便笑着说：“好哇，我们先回湘潭过年，过了年后再来北京讨封吧！”

周妈笑逐颜开地收拾东西去了。

行装且由周妈去整理，自己可不必管，但馆务总得交待一下吧。他又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条谕：本馆长有事回湘，馆中事务拟令门人杨度代理。如杨不得暇，则请曾老前辈代理；如曾老前辈不暇，则请柯老前辈代理；如柯老前辈不暇，则请颜老前辈代理。好在无事可办，谁人皆可代理也。此令！

停下笔后，他自己也不觉失声笑了。语句看起来有点调侃的味道，但每个字都落在实处。杨度身为副馆长，当然应该代行馆长职务。但杨度现在忙于扶袁世凯登基，哪有时间过问国史馆这个冷曹，

那自然只得请曾广钧、柯劭忞、颜念渊等人代理了。曾、柯、颜都是光绪朝点的翰林，比自己钦赐的翰林早好几科，不称他们为老前辈称什么？至于“无事可办”一句，更是大实话。

代懿要守着叔姬，盼望她回心转意，不愿跟老父回家，良儿也不想离开繁华的京城，王闾运只得带着周妈母子郎崽回去。他原打算悄悄地一走了之，不想与杨度、夏寿田告别，但他的辞呈既要送给总统，就自然不能瞒过内史夏寿田。夏寿田将此事告诉杨度，杨度也深为奇怪，两人一齐来劝说老师收回辞呈。但王闾运去志已决，断不改变，他们也无可奈何。

于是叔姬也来看望公公，叮嘱老人家一路多多保重。王闾运见代懿、叔姬总不能和好如初，心里老结着一个疙瘩。当后来他得知午诒常去槐安胡同，又联想到午诒至今仍单身一人，并不接夫人儿女来京师，老人猛然间悟得了什么。他本想就此事问问叔姬本人，但他太疼这个才华少见的媳妇了，不忍心刺伤她。

叔姬把一大包路上吃的点心送给公公。老人接过，伤感地说：“叔姬，我这次离开北京回湘潭，说不定就是我们翁媳之间最后一面了。”

叔姬忙说：“您老人家怎么说这样的话？硬硬朗朗的，有一百岁的寿哩！”

“我也不想活那么久。”王闾运摇摇头说，“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在四个儿媳妇中，我最疼爱的是你，想必你也知道。”

叔姬点点头，眼圈有点红了。

“代懿不争气，没有出息，他配不上你，这点，爹心里明白。”王闾运的语声有点哽咽了。“不过，代懿心不坏，他是实心实意对你好的。看在这一点上，也看在你们儿子的分上，我死之后，你莫和他离婚。”

叔姬的泪水簌簌流了下来，想起远在湘潭的儿子，心中异常地痛

苦。王闾运两只昏花的老眼一直盯着媳妇，盼望她表个态。叔姬本想和代懿离婚，但看着年迈的公公这副乞求之相，她终于软了下来，心里说：没有办法，这就是命！她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徐凌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王闾运为国史馆长时，拟返湘，与宋育仁谈及。宋谓：‘师如离任，馆长职务应有人代理。’王询何人可代。曰：‘可即由馆员中指定，如师意尚无所属，弟子亦可勉效此劳。’王曰：‘汝能代理，甚善。一言为定，俟吾行，汝即就职可也。’宋曰：‘依程序言，宜呈明总统，由总统下令。’曰：‘尚欲呈请总统耶？太麻烦矣，此甚细事，不值小题大作也。’宋谓：‘即不呈请总统，亦宜由师以馆长名义，下一馆令，为弟子就职之依据。’曰：‘馆令尚容易，汝姑待之，吾即下令矣。’宋以为事已定局，而退后静候两日，馆令未下，因谒王询之。王谓：‘顷已亲书令文一纸，交秘书处，汝可往视。’比至，则众方聚而欣赏馆长奇文也。文云：‘本馆长因事返湘，所有馆长职务，拟请谭老前辈代理；如谭老前辈无暇，则请唐老前辈代理；如唐老前辈亦无暇，则请宋老前辈代理；如宋老前辈亦无暇，则请馆中无论何人代理。好在无事可办，人人均可代理也。’宋为之爽然。王于清末科举已停时，以著述由老举人赏翰林院检讨，因对先入词馆诸人，均以老前辈称之，故此滑稽令文中，乃有许多‘老前辈’也。其玩世不恭之态，可谓老而益笃。”

“好孩子！”王闾运无限欣慰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十二号傍晚，王闾运就要离京回湘了。这天中午，杨度、夏寿田做东，在四如春饭庄为先生置酒饯行。代懿叔侄要监督行李上车不能来，叔姬身子不舒服也没来。王闾运穿着一件枣红色缎面开气长棉袍，在周妈的搀扶下赴了学生的酒会。

他刚一落座，便对杨度、夏寿田说：“我老眼昏花，看字不清了，刚才路过长安街，怎么见原来的中华门改为新莽门了。是谁主张的，改成这样不吉祥的名字？”

新莽，在历代史册上都用来作为王莽创立的新朝的称呼。王莽欺负孤儿寡妇，所建立的新朝得之既不正大光明，为时又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在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光彩的朝代。袁世凯身为前清的总理大臣，将三岁的小皇帝推翻，自己做了民国的总统，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将他比之为王莽。现在又要做起皇帝来，除开他的帝制心腹们外，大家都说他是名副其实的王莽了。王闾运说这句话是有意指桑骂槐，杨度、夏寿田这样的聪明人如何能不明白？他们也不好责备老师，便只得陪着笑脸。杨度招呼着老师坐好。

夏寿田说：“您老看错了，那不是新莽门，那是新华门，总统府已更名新华宫，故大门也相应改为新华门。”

“哦，哦，是这样的。”王闾运接过茶房递来的热毛巾，擦了擦眼睛，说，“我是老不中用了，这么大的字都看不清了。”

夏寿田说：“您老很康健，我们还不知活不活得到这个岁数，即使活得到，怕也是耳聋眼花走不动了。”

这几句恭维话，让湘绮老人很高兴。普天下的女人都喜欢别人说她漂亮，普天下的老人都喜欢别人说他身体好，这大概是有人类以来便有一种心理，千秋万代都不会改变的。

老人兴致高涨起来，说：“早些日子广钧对我说，梁士诒的门人把慰庭家的世系考证清楚了，说他是袁崇焕之后。你们听说了吗？”

柴小梵著《梵天庐丛录》卷十一《王壬秋》：“先生疏狂成性，玩世不恭，暮年狂益甚，虽在项城前不为少折。项城以其老成宿望，凡事优容之。先生尝入新华门，忽仰视太息曰：‘何题此不祥字耶？’同行者大骇而询之。曰：‘吾老眼花，额上所题，得非‘新莽门’三字乎？’闻者为之咋舌。又尝赠总统一联云：‘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尤含蓄有味。一日谒徐菊人，袖出一匾额曰：‘余以此赠公，可乎？’展视，则‘清风徐来’四字也。菊人为之轩渠不置。”

杨度摇摇头。

夏寿田说：“是梁士诒的幕僚张沧海查出来的。他找到了证据，说袁崇焕遇害后，第三子为避难从东莞迁到项城。从此有了项城袁家，所以总统为袁崇焕之后。张沧海并建议尊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建立原庙。又说三百年前，满清因行间害袁氏而夺汉人天下，三百年后清室因立袁氏而将天下归给汉人，所以总统登大位是天意。”

王闾运冷笑道：“慰庭自己认可了？”

夏寿田说：“总统说，立原庙，上尊号，留待他日，目前以配祀关、岳较为得体。”

王闾运摇摇头说：“慰庭这小子真是昏了头，竟然乱认起祖宗来

了。他老子和我相处的时候，只吹嘘他家是袁安之后，以四世三公为荣耀。袁安是汝阳人，与项城相距不远，还挨得上边，所以我没有揭穿他，让他去吹牛。慰庭连他老子都不如，广东的东莞和河南的项城相差几千里，说什么迁徙云云，真个是胡扯。是袁崇焕的后人就可以做安稳皇帝了？”

杨度听了老师这番话，脸上涩涩的，很不自然。

谁知老人喝了几口酒后，谈兴甚好，又笑着说：“冯梦龙的《笑史》上有一则笑话，你们看到没有？”

杨度忙问：“什么笑话，先生说给我们听听。”

王闳运抹了抹满是胡须的嘴巴，说：“那一年陈嗣初太守家居无事，有一个慕名者来访，自称是林和靖的十世孙。陈嗣初笑了笑没有做声。说了几句话后，他取出《宋史·林逋传》来，叫客人看。那人读到‘和靖终身不娶，无子’这句时脸红了，起身告辞。陈太守说慢点走，我送一首诗给你：和靖当年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自是闲花草，不是孤山梅树枝。”

满座大笑。王闳运即席发挥：“袁崇焕根本无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又哪里会拱出个第三子迁项城的事来？如此说来，袁慰庭不也是闲花草了吗？”

“新莽门”、“闲花草”，八十多岁老人的创造力联想力之强，令杨度由衷佩服，不过他也很纳闷：为何亲自将帝王之学传授给自己的先生，现在竟然如此反感帝制，如此揶揄即将登位的年侄总统呢？一定要请他将心里话都倒出来。

杨度想到这里，双手举起手中的酒杯，起身说：“先生，我敬您老一杯，祝一路顺利回到云湖桥。”

王闳运坐着不动，只是把杯子略举了一下说：“我抿一口，领了你的情，你坐下吧！”

杨度坐下后说：“先生，您老今晚就要坐车南归了，学生今后想经常求教也难了。有一件事，学生心里一直不十分明白，请您老赐教。”

王闿运放下酒杯：“什么事，你说吧。”

“先生，”杨度庄重地说，“二十年前，学生从京师罢第回乡，和午诒一起拜在先生门下，先生将王门的最高学问帝王之学传授给学生。从那时起，一直到光绪二十八年首次东渡日本止，八年期间，学生追随左右，刻苦钻研，在先生亲炙下渐渐走进帝王之学的堂奥。先生对学生期望甚高，而学生也自以为得了先生的真传。后学生再次东渡，在日本又一住四年，努力学习西学。学生将先生所教和东瀛所学冶熔汇合，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信仰，虽在辛亥年受潮流所迷而有过动摇，但这几年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对君宪信仰更趋坚定。学生正欲将一生学问付之实践，既可导中国入富强之路，又可将先生平生抱负变为现实。学生本企望在此关键时刻能得到先生鼎力支助，却为何先生反而对此事表现冷淡，甚而反对呢？学生心里颇有点委屈之感。学生是宁可遭事业不成之责，也不愿负背叛师门之罪。望先生鉴此诚心，为学生拔茅开塞，拨雾指迷。”

王闿运伸出一只干瘦的手来，缓慢地梳理着已全部变白了的稀疏胡须，注目看着周妈将枣泥和肉末一匙一匙地舀进他面前的瓷碟中，长久不开口，席上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

“哲子把话说得这样郑重。”沉默一段时间后，王闿运满是皱纹的脸上微露一丝笑意，终于开口说话了。“你们难道没看到这半年多来，我是如何办国史馆的吗？”

杨度、夏寿田都觉得先生虽然没有接触到刚才的提问，但显然他的这句话将会引出一段有趣的内容，于是以极大的兴趣听着。

“你们知道我是如何处世的吗？老子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庄子说‘树大木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和光同尘，逍遥无为，这是老庄处乱世之

方。千百年来，此方颠扑不破。唉！”王闾运叹了一口气说，“也怪我过去关于这方面的学问没有对你们讲过。”

王闾运用筷子挑起一点枣泥在口里细细地嚼着，说：“我王某人其实有两门最高学问，即帝王之学和逍遥之学。世事可为则奉行帝王之学，世事不可为则奉行逍遥之学，用汉儒仲长统的话说就是，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二十年前，你们都还年轻，老夫虽然年过六十，早已奉行逍遥之学，但仍对寻觅帝王之学的传人痴迷不悟。故对你们，尤其是哲子，总是导以帝王之学，不言逍遥之学。毕竟帝王之学功在天下苍生，逍遥之学只为一己之葆真养性而已。现在看来，倒是我应该多给你们传授些老庄养生全性的学问了。可惜我又要回湖南了。”

夏寿田说：“不要紧，总统批示的是准您老回家过年。如果您老愿意，过年之后天气暖和了又再来；即使不来，我们明年再请假回湖南，那时再听您老传授老庄的学问。”

“行，我等着你们回来听我讲老庄。”王闾运满含深情地说，“我近来常常梦见我们师生当年在东洲切磋学问欣赏湘江桃浪的情景，梦境的四周总是碧波荡漾桃花灼灼的，你们也一个个都是英气勃发的翩翩美少年。”

杨度被老师的一片深情所感染，说：“是呀，我这一生最美好的岁月就是在东洲度过的，真想时光倒流才好。”

好容易轮到周妈可以插上一句话了，她咧开大嘴笑道：“那时候我的精力也好，天天为你们煮饭烧茶也不觉得累。哲子一来明杏斋就和先生高声谈话，一通宵不睡觉，老头子那时也和年轻人一个样。”

夏寿田感触地说：“杏坛讲学，洙泗诵书，那情景才是人间最圣洁最高尚的图画。这个世界，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难找一块干净之地。”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督师世系本麻沙，龙虎宗风一代夸。嗟尔恼人诸弟妹，投生不愿帝王家。”刘氏并自注：“粤人张沧海乃上书引经据典，述项城袁氏为明督师袁崇焕之

嫡裔，奉祀上号，风靡全国。溧水濮伯欣先生《新华打油诗》讥之曰：‘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云云。张沧海发此奇想，亦有本原。当时推袁者，皆美为汉代四世三公之后，而淮南袁术，唤蜜身死；河北袁绍，国破家亡，子妇不获一平视。项城谈及袁氏世系，每叹息唏嘘不置。梁燕孙初反对帝制，绳以五路参案，翻然为帝制领袖。沧海以粤人游于燕孙之门，习闻其说，忽然想到袁崇焕身上，一可掩饰项城不忠满清之名，一可杜塞革命党排满之口。袁氏世系，俨然三百年前民族主义引导者，颠覆清廷，有自来矣。帝制民主，又反清复明余事耳。沧海先伪印明版由袁安至崇焕《袁氏世系》一书，美曰据元明麻沙刻本。又编崇焕遇祸后，子孙某支由东莞迁项城始末。精抄成书，罗瘦公写面题册，证为确据。经燕孙呈进项城。项城大悦，合孤意也。于是袁崇焕祀典题目，弥漫京师，各部会衔，奏请尊祀崇焕，宜尊为肇祖原皇帝，建立原庙，视清代肇祖。”

“午诒这话说到我心坎里去了。”王闾运无限欣慰地说，“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对年轻人只能授帝王之学，老庄逍遥之道也是要到中年以后才能接触，我的教授方法并没有错。我这半年办国史馆，用的都是逍遥之道。说穿了，就是不做事，不做事才是唯一可取的，越做事则离正道越远。有的事，任你怎么努力也不能成功。我原希望你们，尤其是哲子能效法我，但没有做到，于是只有采取冷漠的态度。”

“先生，”杨度插话，“照您老刚才所说，学生这几个月来做的事，抑或是背离了正道，抑或是毫无成功的可能？”

王闾运端起桌上的茶盅，喝了一口，思索片刻说：“哲子，你也是不惑之年的人了，这些年又活跃在枢要之间，你应该比老朽要懂得更多。老朽对当今政局所要发表的意见，大概都是隔靴搔痒的废话。”

夏寿田、杨度一齐说：“正要听先生的指教。”

“要说你们改共和为帝制，我原本没有什么不同意之处。我一向对你们说，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有民主。人人都做主，实际上是人人都做不了主，这个世界就一定会乱得一塌糊涂。”

这几句话甚合学生们的胃口。杨度破例为老师夹了一块酥软的蛋糕。

“但可惜，你们也和做先生的我一样，是不逢其时，不遇其人。”王闾运转了语气。“所以，我估计你们的努力是白费的，我甚至

担心会惹起众怒。”

“惹起众怒，”这是张一麟“当今晁错”的另一种说法，杨度已不感到惊恐了，只是有一点他始终不能明白，共和转君宪，总统变皇帝，既有军队的拥护，又有各省国民大会的拥戴，再加之有德国、英国、日本的支持，为什么湘绮师总觉得此事必不可成呢？他想起戊戌年老师在东洲小岛上对几千里外京师政局的惊人判断，尽管现在老师衰老了，但他有丰富的政治阅历，而且身居京师，他一定有其特别的看法。痴情于新朝宰相的帝王之学传人，仍需要老师的智慧。

王闾运又一次拿起毛巾擦了擦双眼，继续说：“胡汉民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袁慰庭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严范孙面谏慰庭，说他坐失了两个好机会，而现在共和已深入人心。胡、严可谓反对帝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理由也有代表性，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一个最要害的原因。正是因为它，才使得袁慰庭做不了李渊、赵匡胤。”

《鱼千里斋随笔》卷二《王湘绮与洪宪》：“当史馆致聘时，湘绮尝作书抵袁，有云：‘闻殿擢饰事，已通知外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此书见《湘绮楼说诗》卷七湘绮自记。语甚率直，书中所谓但有其实不必其名等语，尤为扼要，惜袁之见短，未能听受耳。”

一向有惊世骇俗之论的湘绮师，看来又要发表异于常人的高论了，两位弟子凝神听着。

“要说这个最大的障碍的设置者，还得要追溯到曾文正。”

这话怎么说起，杨度、夏寿田都不明白。

“当年曾文正拯乱世，扶倾危，天天处在争斗之中。那时他身边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幕僚，此人不是我湖湘才俊，而是江苏智者赵烈文。他看出了曾文正在十分的争斗中只有三四分是与长毛斗，倒有六七分是在与祖宗成法斗。”

与祖宗成法斗？杨度、夏寿田都瞪大了眼睛。

“这个祖宗成法是军权财权归于朝廷，各省不能分润。曾文正办湘军，兵由将挑，将由帅定，粮由饷买，饷由自筹。这种做法完全与祖宗成法背道而驰。但事急势危，不得不如此，曾文正把朝廷的权夺到自己的手里。到了战争后期，湘军各路统帅个个仿效，遂形成了军中之军的局面，不但朝廷不能调遣，连曾文正本人也指挥不动了。到长毛平定论功行赏时，全国十八个省有十三个省的督抚是湘军将领，而这些督抚都有自己的军队，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赵烈文看出了这个局面所带来的恶果，悲叹藩镇割据又会重演了。到了后来，李少荃的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地成了定制，也就酿成了中国政治的最大弊病。”

王闿运喝了口茶，歇一口气后接着说：

“袁慰庭办北洋军，用的也是曾文正、李少荃的老法子。二十年下来，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都形成了自己的气候。而且中国现在的军队并不全是北洋派系，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岑春煊在两广都练了新军。后来，在辛亥之役、癸丑之役中，各省都督又都乘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湘淮军以来，各省行政长官都有自己的军队，这已是见怪不怪、常规常例的事了。袁慰庭明为北洋派的鼻祖和统帅，其实他能调动的军队已经很有限了。在共和制度下，大家都名为主人，或可相安无事，一旦他要做君父逼人家做臣子的时候，这些人便服不下这口气了。哲子、午诒，你们明白了吗，袁慰庭做不成皇帝，其原因乃在萧墙之中。我老了，不愿再在北京亲眼目睹这场残杀，我要回湘绮楼去读我的《逍遥游》去了！”

王闿运发下的这通大论，把两个弟子镇得无言可说。夏寿田顿增一番历史知识，杨度则仿佛有大梦初觉之感：先生说的这个道理，自己压根儿都没有想到呀！“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响，概归无效”。自己的这句名言，眼看就会在各省军阀的枪炮声中兑现了！

代懿进来说，行李都已装上车，卧铺也已安置妥当，请父亲大人到车上去休息。大家于是离开酒馆，上了马车，来到前门车站。在众

人的簇拥下，湘绮老人登上了开往汉口的夜班车。

薄暮降临的时候，站台上亮起了昏暗的煤气灯。突然，车头响起巨大的轰鸣，在一声拖长的鸣叫声中，笨重的铁壳车厢开始移动了。湘绮老人猛地从卧铺上爬起，将头伸出窗口外，用沙哑的嗓音对着月台上挥手告别的杨度喊道：“哲子，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授老庄之学！”

杨度被先生的这番情意深深地感动了。他重重地挥着手，大声回答：“您老多多保重，我会回来的！”

冒着冲天烟雾的蒸汽车头拖着灰黑色的长长的车厢，“呼哧呼哧”地向南方驶去，杨度呆呆地站在月台上目送着。很久很久了，他仿佛还看到老师那颗须发皆白的脑袋依旧挂在窗外，似乎还在声声叮嘱他：“哲子，早日奉母南归……”

“概归无效”这几句话出自于杨度所拟《筹安会第二次宣言》：“数年一选举，则数年一竞争，斯数年一战乱耳。彼时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响，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变为兵选，武力不相上下，斯决之于相争。”

第十四章 小红低唱

一 千年前的《推背图》上便已载明袁克定要做皇帝

王闿运离京后，帝制活动日甚一日地开展起来。眼看着新一代王朝就要在中国诞生了，拥有巨大财力的梁士诒、张镇芳等人，极不情愿让杨度、孙毓筠等一群书生夺去拥戴新主的头功，他们抛出大量金银，驱使鬼神为之推磨。全国请愿联合会机构庞大，会员众多，没有多久，它的气焰就大大超过了筹安会。

被世人戏称为六君子的筹安会六个发起人，其中严复的列名本是极为勉强的，筹安会成立后的一切活动，他概不与闻。刘师培近来在音韵研究上忽来灵感，他废寝忘食于书斋中，急于把灵感变为成果，会中之事他也尽量不接触。胡瑛、李燮和更习惯于大轰大嗡，细致琐

碎的事不耐烦多做。于是，只剩下杨度和孙毓筠两个君子在忙忙碌碌。为了表明他们对立宪的重视及与一班趋炎附势的政客相区别，他们两人又合计着在石驸马大街洋楼大门口加挂一块牌子：宪政协进会。筹安会中的大型活动减少了，加之请愿联合会又着意引诱，于是筹安会的会员们便纷纷改换门庭，摇身变作请愿联合会的人。

大典筹备处的朱启钤、袁乃宽等人更是卖力，继用八十万元缝一件龙袍之后，又用五十万元做了一顶平天冠。冠上四周垂旒，每根旒上悬珍珠一串，冠檐缀大珠一粒。用十二万元刻新朝玉玺一颗。玉玺四寸见方，上镌“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字。用六十万元制金印五颗，用四十万元做雕龙御座一把。另外还制有御案、古鼎、古炉、宝屏、宝扇等。他们声称为了节省开支，登极及祀天所用的仪仗、卤簿等就不重做了，临时向前清皇室借用。就这样，他们造的报账单上各项开支加在一起共有二千万元。明眼人都知道，至少有一半的银元落入了各个环节办事人员的腰包中去了。

在热热闹闹的鼓吹、挥金如土的筹办的同时，民国政府中一批要员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国务卿徐世昌以患病为由请求辞职，袁世凯不准，他便干脆迁出中南海移居蝴蝶胡同，声称养病不办公事。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以闭门家居表示不满。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干、参议院参政熊希龄等纷纷辞职出京。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时间北京官员们以辞职、请假为风气。政府不得不派出巡警把守前门车站、交通孔道，对出京官员严行盘查。

京师这种倾向，使杨度心里颇为不安，而尤为不安的是，近日来他在《顺天时报》上看到日本朝野对政府支持中国行帝制事普遍反对。反对派说袁世凯并没有全盘接受二十一条，不是日本的朋友，且此人一贯反复无常，言而无信，即使他接受的部分条款，今后也不会兑现，何况中国国内对帝制复辟的看法不一，袁世凯也不一定做得成皇帝。《顺天时报》是日本外务省在中国办的一家华文报纸，在新闻界影响很大，袁世凯很看重它，每天都要浏览一下。

日本的支持，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一个重要原因，眼下日本朝野

的反对，会不会使他动摇呢？倘若袁世凯本人不想做皇帝了，那么一切不都是瞎忙乎吗？杨度终于耐不住性子了，他来到兵马司胡同找袁克定商议。

“哲子，你不要担心，老爷子根本不知道这些。”当杨度说出《顺天时报》上的文章时，被帝制美好前景鼓舞得飘飘然的太原公子，笑拍着杨度的肩膀说。

“你将《顺天时报》封锁了，不让它进中南海？”杨度知道袁世凯从不外出，只要报纸不进总统府，他就无从得知。

“那怎么行！中国人办的报纸，他可以不看，有时还说办报的人是无事找事。但这份日本报纸他却是每天非看不可，而且对报上的文章很重视。”袁克定边说边给杨度端来一杯咖啡。

“总统既然天天看，那怎么可能不知呢？”杨度颇为疑惑了。

“你想想看，这是为何？”

袁大公子跷起二郎腿，脸上浮起一股难以测度的笑容。前些日子，他用二万银元私自铸了一颗镌有“皇大储君”四字的玉印，材料用的是碧润温滑的和阗玉，三寸见方。这件事，他不但没有跟老子说，连杨度、梁士诒等人也都瞒了，是袁乃宽替他一手包办的。袁克定之所以不张扬此事，这中间有一个缘故。

替袁府公子做皇子服的瑞蚨祥绸缎铺的孟老板，设计了几种不同的款式。每种款式中的十六套皇子服，无论是嫡长子袁克定，还是不到两岁的庶么子袁克有，只有大小的区别，没有花样的不同。袁克定看后心中不舒服，暗思自己是当然的太子，太子的服饰怎能与其他皇子的一样呢？他自己不好挑明，便把这几种款式送给父亲审看，并特意指出，同一种款式中应有所区别。袁世凯同意儿子的看法，他亲手圈定了一种款式，并指明长子、二子、五子的胸前图案为麦穗形，与其他的十三套胸前的牡丹形图案不同。

袁克定见了父亲这个批示，心里冷了好长时间。无疑，在父亲的

心目中，储君的候选人有三个，联系到父亲常说自己是六根不全的残废人，袁克定猜想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很可能是二弟克文、五弟克权两人中的一个。想到这里，袁克定不觉对这两个庶弟仇恨起来：自己辛辛苦苦谋来的这座江山，最后竟然落到没有出一点力的别人手里，这口气能咽得下吗？

袁克定知道，自古以来这样糊涂的父皇是不少的，李渊不就是一个吗？要学太原公子就一定要学到底！于是袁克定私自刻下这颗玉印，表示志在必得的决心，并且要在适当的时候向克文、克权摊牌：识相的，自己让开；若不识相，李建成、李元吉就是榜样！

“我想不出。”杨度想了一会儿后摇了摇头。与这位袁大公子相处几年了，杨度知道此人鬼点子不少，更加之他身旁有一大群智囊帮他出主意，谁知道会弄出个什么鬼点子来瞒过他那位精明过人的老子的。

“你看看这个吧！”袁克定得意地从抽屉里拿出几张报纸来递给杨度。

“这不就是《顺天时报》吗？”杨度一眼看见了报头。

“你仔细看看，跟你平时看的《顺天时报》有什么不同。”

有不同？杨度深为奇怪，都是《顺天时报》，还能有不同吗？他细细地看了起来。先看报头，没有发觉丝毫不同之处。再看编排式样、字体，与平日所看的《顺天时报》也都一样。他想起昨天的第一版上有一块大文章，是陆军部一个名叫村山五郎的大佐写的。文章用激烈的言辞，对大隈重信首相暗地支持中国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抨击。正是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才急于要跟袁克定谈《顺天时报》的事。杨度找到了昨天的报纸，前前后后看了两三遍，都见不到这篇文章，见到的反而是陆军部支持首相决策的言论。杨度大为纳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两份《顺天时报》？”

“你说对了，是有两份。”袁克定笑着对杨度说，“老爷子看的是这

份，北京城里那份他根本看不到。”

“这份报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吧，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什么人面前都不能透露一丁点。”

袁克定对杨度说出了这个秘密。

半个月前的一天，深得袁克定信任的绍兴日者郭垣喜气洋洋地来找袁克定。他一进袁克定的房间，便马上把门窗都关得严严的，神秘兮兮地小声说：“大公子，你一定可以做成皇帝，这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定了！”

“这话怎讲？”袁克定一时摸不着头脑。

“《推背图》上早就写明了呀！”郭垣从衣袋里摸出一本薄薄的发黄的书来，一边说，一边翻。“四十三象里说得清清楚楚的。”

《推背图》是一本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很久的书，相传是唐朝袁天罡、李淳风两人合编的。一段一段地写，每段配一个卦名，一个图像，再加上几句话。因为有图像，所以一段也叫做一象。编到第六十象时，李淳风推了推袁天罡的背说“算了吧，不要再编了”，袁天罡就此止住，并给这六十象取个总名叫《推背图》。据说《推背图》上的话，在后代都一一得到应验，因而这本书在民间很有神秘性。

“四十三象是怎么写的？”袁克定兴致高昂地看着郭垣一页一页地翻。

终于翻到了四十三象。只见上面画着两个人，一大一小，像是赶路，又像是逃难。像下有几句话：君非君，臣非臣，始艰危，终克定。

“克定！”袁克定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书上，又惊又喜。

图：六大人六小人。

卦象：丙午巽下离上。

谶曰：君非君，臣非臣，始艰难，终克定。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惟を外边根树上，三十年来子孙结。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中《顺天时报》篇：“顺天时报为北京最老报馆，盖庚子辛丑间已有之。清末北京报馆时遭封禁，惟顺天报馆不也。袁世凯帝政时，顺天时报独登反对文章，并声明由本馆负责。时包办舆论者为薛子奇之亚细亚日报也。世凯予子奇十多万金，子奇初亦踌躇，既而曰：‘决矣，龙阳君独非人乎！’人亦未尝不称其抗爽也。世凯每日必阅报，尤必阅顺天时报，则一片赞成声也，府中报务由梁士诒经手。士诒买一机器于家，必改此报中反对词为赞成词，然后进呈于袁皇帝。”

郭垣神情肃然地说：“袁、李二位千年前所预料的一幕正在当今上演。君非君，指的是，大总统明明是君，却又不叫皇帝，这就是君非君。同样的，百官也就臣非臣了。恢复帝制一事，刚开始会遇到一些艰难，最后则整个江山都属于大公子克定您了！”

袁克定听后心怦怦跳着：看来这是天意了！他紧紧地抱住郭垣的肩头，激动地说：“郭先生，大功告成后，我一定重重地酬谢你！”

郭垣说：“大公子有什么事要我办，我赴汤蹈火不辞。”

《顺天时报》这几天接连登了几篇日本朝野反对中国帝制的文章，袁克定正为此事而不安，他深恐父亲因此而动摇帝制自为的信心。于是请郭垣帮忙出主意，如何消除《顺天时报》将有可能造成的对袁世凯的影响。当得知袁世凯每天一定要看这张报纸时，郭垣出了一个主意：再造一份《顺天时报》，一切都与真的那张一样，当天报上所有的文章都照登，只把不利于帝制的文章删去，空缺部分补上自己写的拥护帝制的内容。

袁克定虽觉得此举颇为冒险，一旦识破了，将有欺父欺君之罪，但在“终克定”的鼓舞下，他决心铤而走险。不说假话，怎能办成大事！

从第二天开始，中南海里所有的《顺天时报》，便全部是由袁克

定所控制的印刷厂里发出来的，真正的《顺天时报》一份也不能进去。在一篇篇虚假的拥戴文字的糊弄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感觉十分良好。

“真有你的！”杨度在佩服称赞之余，不免在心里想着：中华帝国，真的可以用欺骗蒙哄的手段建立吗？

“哲子，你来得好，有一件事正要你来办。”

“什么事？”杨度放下手中的假《顺天时报》，瞪着双眼望着面前这个胆量并不亚于当年李世民的今日太原公子。

“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对国体的投票已经结束，一千九百九十三张票全部赞成君宪。过几天参议院将受各省国民大会的委托，向大总统恭上推戴书，推戴书的草稿已拟好了，你先看看。”

袁克定将散乱在茶几上的《顺天时报》整理好，重新放进抽屉里，随手将推戴书的草稿拿了出来。

杨度接过后很快浏览了一遍：“这是哪个才子写的？写得不错嘛，我看可以用，不需作什么改动了。”

“这是杨士琦写的。”袁克定淡淡地说，“好是好，但较空洞，没有把总统的丰功伟绩写出来。这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没有讲清楚总统对国体的转变态度。那年就职誓词上说抵死捍卫共和，永不让帝制复辟，现在为什么又接受拥戴登基做皇帝，这个过程没有写清楚。”

杨度想，这的确是个大事，誓词上那番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的话，距今不到四年，真可谓墨汁未干，言犹在耳，现在又来自我否定。这该怎么向世人解释呢？

“杨士琦是写不好这个过程的，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亲身经历，而你可以写，因为你当初也是积极主张共和的，现在又积极主张帝制。你自己是怎么转变的，清理清理，写出来就行了。你说呢？”

袁克定盯着杨度看了一眼。这一眼，把杨度的心看得急跳起来。他似乎觉得袁克定在审讯他，审讯的潜台词是：你自己是怎么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一种羞惭感在他的心里慢慢升起。

自己是怎么改变的？一半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一半是想捞取新朝宰相的资本。这种心思已经是不能和盘托出了，至于袁世凯，他的心思只有一种，即建立他个人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威权，建立万世一系的袁氏王朝。而这，能公之于世吗？

杨度颇觉为难地说：“杏城写的这个推戴书也是费了很多心血的，何况他位居左丞又死爱面子，不用他的，他会不高兴的。”

“用，他这份推戴书一定用。”袁克定果决地说：“哲子你饱读历史，应该知道自古帝王即位都是三推三让的。总统登基，怎么可以只有一次推戴呢？杨士琦的这份算是一推，总统就来个一让。这第二次推戴就由你来写，总统再来个二让，接下来再三推三让，最后才是总统祭天践位。这才堂堂皇皇，光明正大。哲子，再没有谁的文章能超过你了，你就写吧，三天内写好。除写清楚转变过程外，还要敷陈总统的政绩。”

文章是不好做，但既要当新朝的宰相，再难做的文章，也要做它个锦团绣簇，否则今后怎么能服得了众呢？

回到石驸马大街洋楼后，杨度便关起门来构思这份第二次推戴书。他要把自己这几十年间所练就的做文章的浑身解数都使出来，做好这篇为新朝奠基的雄文。

他设想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为袁世凯唱颂歌，后半部分为袁世凯作辩护。前半部分颂歌又分两部分，即功业和德行。

袁的功业是显赫的，这部分好写。他很快便写出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业来。至于德行方面，他难以下笔了。世间都说袁世凯是借革命党来压清室孤儿寡妇，又借清室孤儿寡妇来邀功于革命党的奸佞。杨度心里十分清楚，袁世凯正是这样一个人。

称之为奸雄，可以当之无愧，表其盛德则纯为欺世。欺世就欺世吧，事情做到这个地步，也只得如此了。

杨度咬断了几根笔杆后，终于也写出了后半部分来。称赞袁世凯对清廷洵属仁至义尽，而终于不能保全，乃历数迁移，非关人事，至于为皇室争得了优待，实为“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把袁世凯打扮成为一个比商汤、周文还要高尚的圣君。

最难着笔的是辩护词了。他冥思苦想，没有其他更好的托词，只能从循民意这个角度来入手。凑来凑去，他也写出了一段文字来：

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以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当时以共和为国体是民意，现在改以君宪为国体也是民意，元首惟民意是从，至于责任，则由国民自负。文章是做得圆滑，但杨度心里明白，所谓国民公意，究竟代表了几成国民，那就很难说了。

终于把这份第二次推戴书写成了，犹如卸掉了一副千斤重担，杨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这是平生做得最为艰难的一篇文章！倘若第三次推戴书再要自己来写，即使绞尽脑汁、搜索枯肠也难以对付了。幸而袁世凯读了这份推戴书后十分满意，他无意仿效古礼，不需要第三次推戴，便同意接受民意。

杨度得知后很是兴奋，他赶紧告诉孙毓筠。孙毓筠也很激动，便提出由他们二人以宪政协进会正副理事长的名义，上一道促袁世凯登极折。

自然，这道折子也由杨度来写。这种文字好写，不要具体内容，拣些好听的话铺排起来就行了，杨度略作思考便一挥而就。其中几句，如“汉高即位于戎衣方卸之时，明祖登极于兵事未平之日。临朝

受贺，丕开王会之图；定分正名，益见天心之眷。盖欲昭南面垂裳之治，当速行北辰居所之仪”等工整的对偶句，直让前任革命元勋赞叹不已。

杨度兴犹未尽，想起湘绮师虽已离京，但仍挂了国史馆长的名，也应该有一份劝进折。尽管老先生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但现在大势已成，以他的名义上个折子，他知道后也不会骂人的，倘若新皇上今后封他一个侯伯爵位，说不定他还有大慰平生之感哩！

袁克定既然相信《推背图》，想必他的老子也相信谶语。杨度翻箱倒篋找出了一本二十年前在天桥书摊上买的《明谶》，从中觅到了一句“终有异人自楚归”，又在劝进折里加以解释：“项城即楚故邑，其应在公。”袁世凯看了这份劝进折果然高兴。

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经过二推二让后，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终于接受了参政院的推戴。短短的几天里，他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决定：定国号为中华帝国，改明年为洪宪元年，太和殿改名为承运殿，中和殿改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改名为建极殿。

又申令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耆硕王闾运、马相伯等十三人不称臣。其中徐、赵、李、张四旧友并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张，名曰嵩山四友。这四友除不称臣外，还享受乘朝舆、肩舆、临朝设矮几、每人岁费二万元，赏穿特种朝服等优礼。

又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封冯国璋、段芝贵、张勋等为一等公，封汤芑铭、阎锡山、唐继尧等为一等侯，封曹锟、靳云鹏等为一等伯，封朱庆澜等为一等子，封许世英等为一等男。

杨度虽没有得到五等爵位之封，但他不失望。他知道自己的大封是在太子登位之时，而不是此刻，此刻是要让那些老朽及兵痞子们得到好处，用以换取他们对帝国的支持，自己今后一匡天下的日子还长着哩！

正当袁氏父子和杨度沉浸在帝制成功的喜悦中时，西南边陲一道通电敲响了短命的洪宪帝国的丧钟！

刘成禺撰《洪宪纪事诗》：“退老林泉与子闲。强邀白首住松间。高阳芝草年年碧，四友何曾爱此山。”

二 看到蔡锷拍来的独立通电后，袁世凯大骂杨度是蒋干

袁世凯接受帝位十天后，夏寿田将一封由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署名的特急电报，送到了即将登基的洪宪皇帝眼前。袁世凯看完电报，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封电报用坚定而恳切的口吻规劝袁世凯改变主意，不要食言背誓。否则，此间军民痛恨已极，万难镇抚。并赫然列出杨度等十三名祸首来。除筹安会六人外，其余七人为大典筹备处及国民请愿会中的头目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请大总统将此十三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二十四小时予以答复。

云南乃边隅之地，滇军不过万余之众，袁世凯在一阵惊慌之后立即镇定下来。当年黄兴、李烈钧以革命党之火焰煽动宁赣数省闹独立尚未成功，何况区区唐、任之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袁世凯命令夏寿田以政事堂的名义复电云南：“此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三天后，从昆明再来一电，宣告云南独立，公然指责袁世凯乃背叛民国之罪人，已丧失元首资格。公开独立之事已让袁世凯痛恨了，更使他痛恨的是这封电文的署名中除唐、任外，还加上一个名字：蔡锷。

袁世凯气得甩掉电文，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快步走着，粗重的皮靴声震得整座大楼在发颤。他一辈子都在戏弄别人，几乎次次得手，从来没有人能够戏弄过他。而现在，他身为一国之尊，却让一个比自己儿子还要年轻的湖南蛮子成功地戏弄了，他怎能不火，怎能不恨？“蔡锷呀蔡锷，抓起你来，我非要食肉寝皮不可！”袁世凯在心里狠狠地骂道，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蔡锷是杨度介绍进京的，可见杨度不是好东西。袁世凯想到这里，不觉将仇恨转到了杨度的身上。他大

声对夏寿田吼道：“你把这道电报交给杨度，这家伙，简直就是蒋干！”

杨度看完这封电报后，人几乎要瘫倒在地。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蔡锷竟然会玩出这样一场把戏来。

上个月，蔡锷亲自去了一趟天津，与梁启超一起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计划。一天午后，蔡锷雇了一辆黄包车，带着小凤仙在北京街头闲逛。黄昏时他悄悄溜进前门车站，这时梁启超的家人已早买好车票在等他了。一出天津站，梁府家人便把他带到日租界同仁医院一间预约的单人病房里。几天后，他和留日本时的同学、士官三杰之一的张孝准一道乘船赴日本。



到了日本后，蔡锷给袁世凯写信，说近年来喉头时常发炎，受日本友人之邀已来日本就医。又说先与友人游览几个地方，并借以选择医院。蔡锷写了十多张明信片，明信片上一一载明行程，交给张孝准，叫张在日本旅游，每到一处，则给袁寄一张。明信片尚未寄完，蔡锷便乘船经香港、河内进入云南。

云南滇军内部早已被袁的倒行逆施所激怒，只是苦无威望素著的领袖出头。蔡锷一到昆明，便受到滇军的热烈欢迎。唐继尧、任可澄都曾是蔡的部下，自然拥护他。这时，李烈钧及贵州都督戴戡等人也都到了昆明。他们决定在昆明首倡义旗，捍卫神圣的民主共和制。蔡锷提出先礼后兵，这便是二十二日以唐、任名义的规劝电。遭到袁的拒绝后，大家义愤填膺。蔡锷激动地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断头而死。我们起兵讨伐袁贼，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

滇军全体将士一致表示服从蔡锷的指挥，为四万万同胞的人格与袁世凯决一死战。滇军遂改称为护国军，分为三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第三军总司令为唐继尧。第二天，蔡锷便带着第一军共三千余人北上四川战场。一路上士气高昂，连战连捷。

蔡锷的这个意外动作太令杨度沮丧了。他赶到馆娃胡同，要已赎身离开妓院的富金速去云吉班一趟，把小凤仙找来问明情况。富金回来后告诉他，小凤仙早在半个月前便请长假回东北老家去了，临走时给班里留下一句话：请转告杨老爷，不必为洪宪皇帝过于卖力，说不定费力不讨好。

听了富金这番话后，杨度如梦方醒。原来沉迷妓院、打牌听戏、积极拥护帝制、去日本养病，这些统统都是蔡锷精心安排的假象。这些假象不仅迷惑了自己，也迷惑了袁世凯，从而使得他能轻易地从袁的囚笼中飞出，顺利潜回云南。蔡松坡呀蔡松坡，老谋远虑、深藏不露居然到了如此地步，你真正了不起！想着，想着，杨度竟然对蔡锷

发自内心地敬佩起来。

敬佩之后接下来便是恼怒。想当初，和袁克定计议保举蔡锷由滇入京，原是为了让他执掌军权，希望他在由共和向帝制的转变中，做平叛镇乱的金刚，充捍卫新皇的长城。谁料到，他竟然不做金刚做恶魔，不为长城为洪水，首揭反旗，倡乱天下，而且全然不顾多年的交情，竟敢把自己列名为十三太保之首。蔡松坡呀蔡松坡，你真正是翻脸不认人，心肠比铁还硬比冰还冷！



袁世凯赴天坛祭天



袁世凱祭天



袁世凯祭天中的朱启铃

杨度又想，蔡锷走上这一步，自然是受其师梁启超的影响，但袁对他将信将疑，到后来还暗地指使人借故搜查他的家，无疑更把他逼上了反路。倘若袁世凯坚信不疑，引为心腹，给他陆军总长的实职，将全国军队都交付给他，蔡锷何至于离心离德远走云南！显然，错不在引进，错在未予重任。杨度决不承认自己是蒋干，而且他相信蔡锷以云南一隅来对抗中央，是绝对成不了事的。

然而，袁世凯和杨度都错看了形势，低估了蔡锷和他的护国军，低估了全国人民厌弃专制的情绪。

袁世凯派往西南的中央军队并不能遏制护国军节节胜利的军威，护国军伸张正义的行动受到人民的普遍敬仰和支持。一个月后，贵州宣告独立。与此同时，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历尽风险，由海路经香港、越南进入广西。几天后，广西宣告独立，原广西将军陆荣廷

自任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

贵州、广西的相继独立，不仅给袁世凯以重大打击，而且也震撼了北洋军内部。坐镇南京的江苏将军冯国璋，早就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一事强烈不满。他的不满，一是因为袁世凯耍弄了他。去年，他曾很认真地就此事当面问过袁，袁也很认真地表示永不做皇帝。冯当时完全相信了袁的话，并广为袁作辩解。可是不到一个月，袁便背信弃义，冯如何不气？二是冯也暗暗做过民国总统的梦。袁在之日，他自然不敢僭越。袁死后，北洋系中他便是老大了，总统当然非他莫属。现在改为帝制，他便永远只有做臣子的分了。对袁这个贪心不足的举措，冯早就老大不高兴了。眼看着蔡锷的义旗越举越高，这个高足便仿效他的老师，将袁辛亥年的故伎来一番重演。

冯国璋与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芑铭取得联系，用联名形式致电袁世凯，劝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冯国璋将他的小集团置于中央政府与护国军之外的第三方，他本人则成了第三方的领袖，一面凭借蔡的影响来压袁，提高自己的声望，一面又利用袁的力量来压蔡，组建自己的帮派。冯欲扩大小集团，将五人联名的密电拍给直隶将军朱家宝。不料朱家宝却将这封密电交给了袁世凯。

自从云南出事以来，一向健壮的袁世凯便感到身体不适了。先是精神懒散，食欲不振，继而对姨太太们的兴趣也越来越淡薄了。他早就患有膀胱结石症，这些日子开始频频尿血。想起袁家自曾祖以来连续三代寿不过六十，五十七岁的洪宪皇帝心里顿生悲凉。朱家宝送来的联名密电，简直如同一把利刃直捅他的心窝。蔡锷反叛，他并不害怕；滇、黔、桂三省独立，他也不害怕；他害怕的是北洋内部的分裂。北洋军是他的命根子，命根子上出了问题，便一切都完了。一世枭雄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力量了，他用冰冷的手抓起侍立在一旁的夏寿田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午诒，我昨夜看见一颗巨星掉了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是辛丑年，不久李文忠公便死了，这次轮到我了。”

夏寿田望着双目失神的袁世凯，安慰道：“陛下放心，冯华甫跟随您二十多年了，他是不会背叛您的；就算是他们同情西南，还有十多个省哩！”

袁世凯的手慢慢地恢复了热气，沉吟良久，说：“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顺天时报》天天登日本朝野支持我们行帝制，为什么日本公使和俄、英、法三国公使一起要求我们缓办帝制？周自齐到日本去，本是说得好好地事，为何他们又改口呢？”

夏寿田也觉得奇怪，他也弄不清这里面的跷蹊在哪里，只得说：“日本政府向来狡诈贪婪，也可能他们是想借此捞取更多的利益。”

袁世凯轻轻地摇着头说：“内外都不支持，看来这个帝制还是不办算了。”

夏寿田心想：眼下这个乱局，怕不是不办帝制就可以平息得了的。嘴里却依旧安慰：“陛下放心，一切都会好的，据说陈宦的军队前几天还打了一场胜仗哩！”

“唉！”袁世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夏寿田将手从袁世凯的手中抽出来，轻轻地退出了办公室。

夏寿田刚走，三小姐叔桢拿着两张报纸走了进来。叔桢是三姨太金氏所生，今年十七岁了。她长得漂亮，又聪明伶俐，颇得父亲的喜欢。袁世凯办公时，是决不允许内眷进办公室的，妻妾子女们也都严守规矩，从来不打扰。但今天，叔桢要向父亲禀报一个重大的发现，便顾不得这个规矩了。

“你怎么来了？”三小姐刚走到身边，袁世凯便睁开了眼睛，不悦地说，“我在办公，你出去玩。”

“爹，我有件要紧的事对您说。”叔桢在父亲身边站着，神色颇为认真。

“什么事？”袁世凯觉得奇怪，她会有什么要紧事情？女儿家最关心的莫过于终身大事。叔桢早已定好了杨士琦的侄子杨毓珣。毓珣很知上进，现正在日本帝国大学读书，常有信来，杨家也时常走动。这件事是不需叔桢本人费心的，除开这，她还会有什么别的事呢？

“爹，给您看一样东西。”叔桢将一张满是皱痕的报纸递给父亲。

“这是《顺天时报》，我天天都看的。”袁世凯瞟了一眼，没有伸手去接。

“我知道您天天看这报，我请您看我这一张嘛！”叔桢撒娇似的把报纸硬塞给父亲。

袁世凯对儿子们要求很严，在儿子面前他很难有笑脸，儿子们见了他都很害怕。但他对女儿们则较宽，常说女儿在娘家是做客，不要太苛刻。他聘请有学问的女教师住在家里，教女儿们读书，但她们读得好不好，却从不过问。他对女儿们只有一个要求，不准随便外出，硬要出家门的话，则要由兄弟们陪伴。

袁世凯将女儿塞过的《顺天时报》扫了一眼，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袁氏帝制四面楚歌。他大吃一惊，看日期，是前天的。前天的报纸他记得，那上面是绝没有这篇文章的。袁世凯刷地起身。

“爹，你是去找报纸吗？”机灵的三小姐已经猜到了父亲的心思，忙把手中的另一张《顺天时报》递给父亲。“不要去找了，我已经核对过了。这是总统府里发的前天的报。”

袁世凯一把抓过报纸，先看看日期，不错，正是前天自己看的那张，明明白白没有这篇文章。再看其他内容，却又都一样。他颓然坐下，问女儿：“你这张报纸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春兰从外面带回来的。”

春兰是服侍金氏和叔桢的丫环，北京本地人。袁府的规矩，家在北京的丫环，每个月可回家住一个晚上。

“春兰昨天回家去看爹妈，我叫她带一包五香酥蚕豆给我。今天上午她回来，给我一包用报纸包的蚕豆。我吃了几颗，突然看见了这篇‘四面楚歌’的文章。我吓了一跳，怎么，居然有人敢骂起爹爹来了？读了几行，心里想，这样的文章从没见过呀，一看报头，是前天的《顺天时报》。我把前天的《顺天时报》找来一对，没有这篇文章。我给弄迷糊了，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一天的《顺天时报》会不同？有人在报上骂爹爹，这还了得，所以我要急着告诉你。”

袁世凯听了女儿的话后，心里甚是恼怒。这明摆着是两张不同版面的《顺天时报》，联系到日本公使的态度和拒绝周自齐赴日一事，显然从外面带来的那份是真的，府里这张是假的。是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造假报来哄骗我？查出来，非要砍掉他的头不可！他努力压住心头的怒火，对女儿挥了挥手说：“我知道了，你出去玩吧！”

叔桢走后，袁世凯按了一下电铃，夏寿田应声进来。袁世凯阴着脸说：“午诒，你看看这两张同一天的《顺天时报》吧！”

夏寿田拿起报纸看了看，立即看出了问题，惊问：“这两张报纸怎么会不同？”

“府里的《顺天时报》每天是谁送来的？”

“过去都是报馆雇的当差送的，这段时期是大公子家的茂顺送的。”

莫非是克定弄的鬼？袁世凯马上意识到这点，命令夏寿田：“你快去把克定叫来！”

一会儿，袁克定急匆匆地走进父亲的办公室。见父亲板起面孔坐在桌边，桌上摊着两张《顺天时报》，袁克定立时胆怯起来，两条腿不由自主地抖着，嗓子似乎也不顺畅了：“爹，您，您叫我有，有啥事？”

看到儿子这副神态，袁世凯完全明白了。他怒火冲天，用力一拍桌面，大声吼道：“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说罢，手一抹，两张报纸被推出桌面，直落到袁克定的脚跟。袁克定低头一看，正是《顺天时报》。他颤颤地拿起来一看，脸立即黑了。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要想取得父亲的宽恕，只有认错知罪，蒙哄推卸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儿子错了，儿子该死！”

“你这个畜生！”

袁世凯顺手抄起身边的藤手杖，朝着克定劈头盖脸地乱打起来。三十九岁的袁大公子低着头，笔挺挺地站在父亲的面前，任凭父亲的毒打，既不躲避，也不申辩。

“你这个瞒天欺父的家伙，老子宰了你！”袁世凯一连打了七八下，仍不解恨，继续死劲痛打儿子，口里骂道，“你这个毁家坏事的丧门星，袁家要败在你的手里！”

打着打着，袁世凯忽然一阵头晕，脚一软，跌倒在地。

“爹！”袁克定十分恐惧，顾不得自身的疼痛，忙把父亲抱起放到躺椅上。

“爹，爹！”袁克定失声喊道。

袁世凯睁开眼睛，见儿子满脸泪水跪俯在身边，心里生出一股疚意来。他有气无力地对儿子说：“去把徐老伯请来，我要撤销承认帝位案……”

三 究竟是人生不宜久处顺境呢，还是顺境本身就是诱人堕落的陷阱

袁世凯以为他宣布不做皇帝，西南方面便会止戈息兵，全国也会再一致维护他的国家元首的地位。岂料护国军并不买他的账，提出了几条和议条件：袁世凯退出总统之位，可免去一死，但须逐出国外；诛帝制祸首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六千万，应

查抄袁及帝制祸首之财产赔偿；袁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民权。袁世凯自然不能接受这种条件，于是战争并没有停息。

不久，浙江宣布独立。一个多月后，袁世凯寄予重望且与袁克定拜过把子的陈宦在四川宣告独立。几天后，湖南将军汤芑铭又宣布独立。袁世凯立即派唐天喜率部前去镇压。唐天喜跟随袁世凯几十年，是袁的忠心家奴。唐临行时向袁表示要誓死效忠总统。谁知一到湖南，他见民情激奋，汤芑铭的力量比他强得多，便立即投靠了汤。消息传到中南海，袁世凯如遭五雷轰顶，连叫数声“唐天喜反了，反了”后，便昏迷不醒了。

袁世凯已卧床一个月了，近来又连续五六天不能导尿，身体已虚弱至极。袁克定见父亲昏迷过去，知己无望了，便赶紧要夏寿田将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杨士琦等人请来，安排后事。夏寿田说：“哲子说他好久没有见到总统了，很是惦念，也叫他来与总统最后见一面吧！”

已从太子梦中醒悟过来的大公子点了点头。

杨度的心绪十分苍凉悲哀，他窝在槐安胡同家里，已经整整两个月足不出户了。自从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杨度对荡平护国军维护帝制的期望便彻底破灭了，但他君宪救国的信仰却并没有破灭。两个月来，他对自己近年来的行事作了一番细细的反思。他坚信不是君宪制不对，而是袁世凯非行君宪的明君。袁的最大错误是逼走了蔡锷。倘若重用了蔡，哪来的云南反对；倘若云南不闹事，何至于有今天？他也坚信自己一番为国为民的苦心，终究会得到世人的认可。他在辞去参议院参政的呈文中，一面表明自己的心迹，一面发泄对袁的无可奈何：“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这篇呈文公开发表后，便有《京津太晤士报》的记者来槐安胡同采访。他神态安闲地对记者说：“政治运动虽失败了，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君主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

减。中国之时局，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定乱之方。待正式政府成立后，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虽刀锯鼎镬，其甘如饴。”

这个谈话披露后，更招致舆论界一片痛诋，都骂杨度是一个冥顽不化十恶不赦的帝制余孽。甚至有人主张立即予以逮捕，枭首示众，以为至今仍坚持帝制者之儆戒。杨度心中虽有些恐慌，但知道毕竟还是袁世凯在做总统，决不会有人闯进槐安胡同来抓他的。谁知强壮如虎的袁大总统，一说病，便马上不可收拾了。

杨度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这里的气氛阴冷凝重。夏寿田把他领进袁世凯的卧室，病榻四周站着十来个人，一律肃然，房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德国医生希姆尔正在给袁世凯打针，镊子碰撞铁盒子发出的声音，显得额外尖厉刺耳。谁也没有去理会杨度，只有杨士琦用阴暗的眼光瞥了他一眼，他立时觉得身上有一块肉被刀切掉了似的。

他悄悄走到床边。袁世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原先圆胖的脸已经消瘦了，肥厚的嘴唇也变成干瘪瘪的，唯独两撇黑白相间的牛角胡须依旧粗硬地翘起，仿佛不愿倒下总统的威风似的。望着袁世凯这副模样，杨度心中甚是悲怆。戊戌年小站初次晤面，至今已是十八年过去了。十八年间，就是病榻上的这个人，凭借手中的军队，升巡抚，晋总督，入军机处，又因为这支军队而招嫉遭贬。三年后奇迹般地复出，位居总揆，斡旋南北，捭阖朝野，居然当上了民国的总统，又过了八十多天皇帝瘾。真可谓挟风雷，驱鬼神，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号强人。十年来跟着他，试图凭借他的力量施展平生抱负，这原本是没有错的。倘若他能重用自己，由自己来组阁主政，从从容容，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把宪法实施好，把国家治理好，到了国家强大了，百姓富裕了，那时总统功德巍巍，天下归心，再由自己出面，率领百官，恳请他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金瓯不缺，将共和改为帝制，那将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之事。国体虽变，政体不变，上下相安，四夷不惊，岂不甚好！只可惜他用庸才而不用人才，使得大公子不安，自己也有怨气，匆匆忙忙地把事情提前办了，弄得天时不遂，人和不成，好事反而变了坏事！袁项城呀袁项城，你精明一世，只因为不用我杨度而弄

到如此结局，也害得我今后难以处世为人。这些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使国家失去了一个不可复得的机会！你撒手走了，留下这个即将大动荡大分裂的烂摊子如何处置？

“总统醒过来了！”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

杨度见袁世凯睁开眼睛，目光无神地将围在四周的故旧僚友们都看了一眼，脸上无任何表情。杨度看到袁世凯的目光望着自己了，他真想喊一声“总统”，但又叫不出口。他觉得袁世凯在盯着自己时，嘴巴微微动了一下，好像有话要说。一会儿工夫，目光又转过去了，袁世凯望见自己的嫡长子袁克定了。

袁克定走前一步，正要握着父亲的手，只见袁世凯吃力地将右手略微抬起，无目的地指了一下，嘴巴又动了动，终于轻微而又清晰地吐出一句话来：“他害了我！”



袁世凯的葬礼

袁克定一惊，不敢把手伸过去。他意识到父亲至死也没有忘记《顺天时报》的事，这句话中的“他”，一定指的是自己。

杨度也猛然一惊，总统莫不是在说我？是我把蔡锷竭力引荐到北京来的，最终反掉帝制气死总统的恰恰是这个蔡锷。“他”，不就是被总统骂作“蒋干”的我吗？

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等人也都吃了一惊：这个害死了大总统的“他”，究竟是谁呢？是不是也有我的一份？

本来就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更增添了几分恐怖。

说完这句话后，袁世凯又闭上了眼睛，从此再没有开口了。延至第二天上午十时，他终于永远闭上了双眼，为袁家寿不过六十又增加了一代人证。

袁克定给父亲穿戴上了准备登基用的龙袍朱履平天冠。袁世凯生前没有做成正式皇帝，死后却穿上帝王服去向阎王爷报到。继任的黎元洪则以大总统的礼仪，为袁举行隆重热闹的丧典。在上千副挽联中，有一副竟丈贡缎上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它以笔力浑厚的书法、措辞微妙的内容，向世人表达了挽者本人的一腔怨愤：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挽联左下角署名：湘潭杨哲子。

袁世凯死了，护国军方面自然不便来北京鞭尸焚柩，只得把惩办帝制祸首十三太保的事再次提起，并声言如不拘杀这十三个人，决不与北京政府达成和议。

黎元洪本来就讨厌袁世凯称帝，他拒不接受武义亲王之封，就是对帝制的公开反对。对惩办祸首之事，他自然赞同。正准备按护国军提出的名单一一捉拿，却不料说情担保的电报一封封飞到他的桌上。

首先是袁克定从洹上村墓庐打来电报，为他的表叔张镇芳和他父亲的老部下雷震春讲情。黎元洪既然礼葬袁世凯，自然也不便拂逆服中的大公子的意，回电准予将张、雷二人从帝制祸首名单中划去。接

下来，冯国璋为段芝贵、袁乃宽讨保。冯现在是北洋系的老大哥，黎要巴结他，当然要给他这个面子。于是段、袁的名字也划掉了。然后，李经羲打电话给黎，说严复、刘师培人才难得，不宜关进牢房。严复的名望素为黎所知，刘师培的学问也让黎的幕僚们佩服，这样，严、刘也不通缉了。

黎元洪见四方都来保人，想想自己也要趁此机会保几个才好。寻思本人乃是靠着革命党的力量才有今日的尊荣，又何况革命党潜在的力量很大，说不定哪天一声喊，又会从四处冒出，须预先留个后路。他便以己身做保人，将李燮和、胡瑛的名字划掉，本想连孙毓筠的名字也一块去掉，只是孙为副理事长，目标大，保不得。

十三太保，去掉了八个，其他的如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孙毓筠四人都有人出来为他们讲情说好话，唯独杨度，普天之下无一人为他说话，相反地，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骂他的文章，斥责他由骚动的进步主义的鼓吹者一变而为君宪制拥护者，再变为民主共和的策士说客，三变为帝制复辟的祸首，真是个反复无常、卖身变节的无耻文人。有的文章还揭发他一贯嫖娼宿妓，多年前就从八大胡同里拐走了两个女人，如今又仗势霸占云吉班的红牌姑娘。为了讨好这个烟花女，竟然贪污公款，用三万银元买了一件冒牌字帖送给她，还用四十万元赎出来金屋藏娇，千真万确是个无品无行的风流荡子。又申讨他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仍然坚持帝制不改，与潮流为敌的罪行，是一个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头号祸国贼首。“杨度”二字，已被钉死在耻辱柱上。

这样一个人，还有谁敢来为他讨保说情呢？

槐安胡同杨宅，满天阴霾，死气沉沉。

李氏老太太和黄氏夫人向来不看报纸，也基本不外出，对世事的变化不知其详。但西南边打仗、洪宪年号取消、袁世凯死了这些大事还是知道的，又见哲子两个多月不出门。婆媳俩也知道杨家遭到厄运了。李老太太便一个劲地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黄氏则在心里念叨着，盼望丈夫平安无事。亦竹知道丈夫已陷在逆境之中，她也不会

说太多的宽慰话，便只有事事顺着他。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实际主妇，十来个人的吃穿日用都由她做主，她一天忙忙碌碌的，也没有多少时间去苦恼。这个家庭中有两个女人的内心最为痛苦，一个是叔姬，一个是静竹。

叔姬本不太过问国事，在与代懿感情破裂独居哥哥家的这几年里，她只是借书籍诗词来抚慰心上的伤痕，来抒发她那似乎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既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幽怨的爱情。但这段时期来，她却密切地关注着外部政坛风云。她叫何三爷把京中所能见到的报纸都买下，凡是指责哥哥的文章，她一篇都不放过，读后再剪下来分类保存。叔姬是个聪慧而情感专一的女人，又是一个胸怀较窄而执拗的女人，她看准的路她要顽强地走下去，她看定的人，她要固执地维护着。在这个世界上，她的心中只有两个男子。她初恋的情郎夏公子，她终生不渝地偷偷地爱恋。她心中的偶像亲哥哥，她排斥一切地全盘信任。她并非认为哥哥的事业一定伟大，相反，她并不太赞成帝制复辟，也从不羡慕达官贵人的权势气焰，她只是对哥哥有一种深厚的骨肉之情，她希望哥哥顺遂发达，希望社会能容许哥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智。她不能容忍有人用恶毒的语言诅咒哥哥，甚至连一句批评的话都容不下。她知道哥哥正当心事沉重之际，无情绪做事，于是自觉地替哥哥收藏档案，哥哥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

至于静竹，则更是沉陷在极度的伤感中。静竹的伤感是复杂的。哲子的事业没有成功，他固执己见地走上了一条与潮流不合的道路。当年改变君宪信仰，转而支持共和时，他也面临着世人的指责，从而引起苦恼。作为一个普通女人，静竹绝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她也绝对谈不出该以什么方式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作为一个从苦难中熬过来的薄命人，她从本能上感觉到共和要比专制好，至少老百姓在名义上算是国家的主人。这几个月里，哲子却狂热地从共和功臣又退回到君宪老路上去了。眼下，在他碰得头破血流神情沮丧的时候，尽管在理智上，静竹也知道应该去劝慰劝慰他，但在感情上，她已经唤不出当年那份温馨了。在她看来，自从哲子迷上帝制复辟后，不仅在政治信仰上入错了门，而且从人生价值的取舍上来说，他也走上了邪道。在静竹的心目中，哲子是一个清清纯纯重情重义的男儿，他在这个世

界上是会靠自己的人品才具做出一番事业来，他会珍惜自己的初衷，会始终如一地爱自己曾经爱过的人，同时也会爱惜自己这个用爱情建立起来的家庭。即使做官，也会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官，在外面为百姓办好事，回到家里来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槐安胡同这个特殊家庭组合的前些年，哲子基本上是静竹想象中的正派书生，但这一年来，他几乎完全变了样。

这种变样还不只是表现在沉溺于云吉班，以及后来为富金赎身置为外室，这尚在其次，在静竹看来，主要的是哲子的心变了。他的心里已没有她们姊妹的重要位置了。这明显地体现在他对亦竹的冷漠，对自己的疏淡。

静竹记得，这一年来哲子几乎没有跟她亲亲热热说过几次话。偶尔回家来了，也只是在她的房间里站一会儿，既不关心她的病情，也不多谈外间的情况，只是一个劲地说他忙，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后便匆匆走了。至于梳妆台上那块绿绸包的拜砖，他甚至连眼角都没有瞧一下。

静竹每每夜半醒来，想起这些事，便会揪心般的难受，眼泪止不住地会浸湿大半个枕头。这时，她常常会打开绿绸，拿出那角拜砖来，失神地看着看着，脑子里杂乱无章地遐想。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先前那样一个满腔抱负满腹才情的书生，一旦在官场得意，便会很快晕头转向，甚至连自己对佛祖起下的誓言都会忘记，连自己倾心所爱的女人都会抛弃。究竟是官场这个地方不能进呢，还是哲子本人经不起权势的蛊惑？究竟是人生不能久处顺境呢，还是顺境原本就是一口诱人堕落的陷阱？

有一点，静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她平生所追求的理想破灭了。既然如此，活在这个世上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还不如离开为好。她借口病已好，停止吃药几个月了，她自己心里明白，她的生命力正在一天天地减弱。这一点，包括亦竹在内，槐安胡同的其他人都没有觉察出来。

当然，槐安胡同里痛苦最大的，莫过于他的主人杨度了。袁世凯

死了，袁克定带着一大群孤儿寡妇回洹上村守丧去了，袁氏王朝的谋士们或被通缉，或龟缩蜗居，已经风流云散销声匿迹了，帝制复辟是彻底失败了。作为帝制余孽中的首犯，杨度一直在痛苦的反省之中。

面对着眼前的现实，一个巨大的疑惑使他始终难以解答。积极鼓吹帝制，固然有想当新朝宰相的一层原因在内，但扪心自问，想为国家谋求一个长治久安的国体的愿望也是很强烈的呀！只要是一个正视现实的人，几乎都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皇帝退位共和诞生这四五年里，中国一天也没有安宁过，不要说宪政没有建立起来，就是连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起码秩序都没有建立起来。过去都说只要把满人的朝廷推翻了，中国就一定会强盛起来，但这几年没有皇帝了反而更乱。袁世凯讨厌革命党，革命党更仇恨袁世凯，那些不属于革命党体系的人也不服从中央政府。这不明摆着是中枢缺乏应有的震慑天下的权威吗？恢复皇权正是恢复权威，而由汉人来做皇帝，正是又有权威，又从异族的手里摆脱了出来，岂不是两全其美！杨度相信，正是因此，才会有筹安会的宣言得到各省当政者的支持，也才会有全国一致地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但是，为什么当蔡锷在云南那么一喊，便会引起举国震惊呢？蔡锷手下只有三千多人，整个滇军也不过万把人，为何他们就敢与中央为敌，又居然屡败前去征讨的北洋劲旅呢？还有，陆荣廷、陈宦、汤芎铭这些人为何那么快就宣布独立响应云南呢？蔡锷是不得重用，积怨在胸，陆、陈、汤这些人都是极受器重而又铁心赞成帝制的呀，人心之变为何如此迅速？

在国外方面，日本的态度也使他百思不解。明明是竭力劝袁世凯行帝制，为何转眼之间又坚决反对呢？一个自己行君宪而强大的帝国，却不愿它的邻国仿效，难道说日本政府存心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难道说当初的劝说，是设下的圈套，有意引起中国的内乱吗？

当初说行帝制，袁克定一倡议，举国都拥护；而今说捍卫共和，蔡锷一发难，又举国都赞同。莫非说，中国各省的当政者都无头脑，只知人云亦云、看风使舵？抑或是中国的政坛上还有另外一些深层奥妙，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摸到过？投身政治活动二十余年的帝王学传

人，在这场滑稽剧般的变局中，几乎懵懵然了。

不久，由新总统黎元洪签署的通缉令发表了，原来的所谓十三太保去掉了八个，只剩下五个，又莫名其妙的加上三个，他们是原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原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顾鳌及《亚细亚报》主笔薛大可。此八人“均着拿交法庭，详确鞠讯，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夏寿田见了这道通缉令真是哭笑不得。在整个帝制复辟期间，他只不过是一个忠于职守得总统信任的内史而已，既非策划者，亦非活跃分子，像他这种身份的人都要被通缉的话，那通缉令上的名单至少要列百人以上！他来到槐安胡同诉苦。

杨度苦笑着说：“这是因为你的内史一职是我推荐的，别人又都知道你是我的多年挚友，把你列进来，无非是要加重打击我罢了。这也是落井下石的一种。”

夏寿田明白这中间的究竟后，心情平静下来，说：“哲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继任大总统黎元洪1916年7月14日发布命令：“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沉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杨度说：“你一人在京，现在又因我丢了官职，我看你干脆搬到这里来住算了。我这里人多，热闹点。”

夏寿田尚未答话，一旁的叔姬听了忙说：“这样最好，夏公子你明天就搬过来吧！”

先前天天去总统府办事，忙忙碌碌的，晚上一人看看书，听听留声机里的西皮二黄，也不太寂寞。这段时期无事可干了，天天一人闷在家，十分冷清，见叔姬这样热情欢迎，夏寿田向她投来感激的目光。叔姬见到这道火热的目光时，心里怦怦跳个不停。

杨度接着说：“午诒，你在我这里住着，不必理睬他们，我一人

去法庭投案，并向法庭说明你与帝制事毫不相关，通缉你是没有道理的。”

夏寿田感动地说：“要去我们一起去，大不了坐几年班房。我们一起坐，又可以像当年在东洲那样，同处一室，早早晚晚谈诗论文了。”

叔姬听了这话，心里激动极了，暗暗地说，夏公子，有你这句话，我这二十多年来的单相思就算得到酬谢了。她噙着泪花说：“你们都不要去，看他们怎么样，未必就到家里来抓人不成？真这样的话，到时我去跟他们理论，第一要抓的就是袁克定。帝制成功了，他就是太子，得的好处最大。他最积极，为什么不去河南抓他？其次要抓的是各省将军，他们都通电拥护，袁世凯还没登基，就给他们一个个封公封侯的，为什么不去抓他们？你们来抓两个书生，不明摆着是欺侮书生无权无势吗？”

叔姬这番话真是说得有理有据，杨度、夏寿田都点头称是。好在黎元洪也不像真要抓他们的样子，通缉令发出好些天了，也不见有人来槐安胡同执行公务。

安静几天后，杨度猛然想起富金来。好久不见她了，心里真的很想念，也不知她近来怎样了，看了通缉令后又是如何想的。他决定明天去馆娃胡同看看。谁知不去还好，一去让他气晕了。原来，他的藏娇金屋近日里已换了主人。

四 落难的杨度依旧羡慕宋代宰相赠妾与人的雅事

在大典筹办过程中，内务部礼俗司白副司长通过盗卖国宝获得数百万银元。这个奴仆出身的民国副司长，除爱钱爱权外，还爱女人。拥有这笔横财之后，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玩遍八大胡同的所有漂亮婊子。他一天一个，两天一双，居然脚踏实地地向这个目标努力。

白副司长在云吉班里玩到第四天的时候，翠班主终于看准了这是一个为女人舍得花大钱的嫖客，她要在这个嫖客身上敲出一笔大货

来。

“白老爷，你可惜来晚了一步，我们云吉班里两个最有名的姑娘，你玩不到手了。”翠班主亲自给白副司长斟上茶，有意将酥软的腰往他的肩膀上轻轻地一擦，一股浓香把他的脑子熏得晕乎乎的。

“哪两个姑娘，你说说！”白副司长伸出一只手来，死劲地搂着翠班主的软腰。

“这两个姑娘呀，她们出名，一是长得漂亮得不得了，”翠班主就势向白副司长紧挨过去，媚态十足地笑着说，“二是都有一个名气大的好主顾。”

“什么大名气的好主顾？”白副司长另一只手端起了茶杯，眯起两只细眼，不知天高地厚地说，“这世上有名的好主顾，还能超过我白某人吗？”

“一个是蔡将军！”翠班主忍住笑，有意提高嗓门。

“蔡将军？”白副司长惊道，“是不是在云南起兵的蔡锷？”

“正是他。”翠班主也着眼睛问，“有不有名？”

“有名，有名！”白副司长心里想，原来蔡锷也是一个好色之徒！嘴上说，“那姑娘一定是跟他到云南去了。”

“没有。”翠班主的腰子离开了白副司长的手，再提起茶壶续上茶，说，“蔡将军是一人去的云南。”

白副司长猛地站起来，对着翠班主大声说：“这姑娘在哪里，你给我叫出来，蔡将军一夜花多少钱，我出双倍！”

“好样的！”翠班主赞道，“可惜，这姑娘回东北老家去了。”

“噢！”白副司长扫兴地坐了下来。

“不着急，白老爷。”翠班主笑吟吟地说，“还有个姑娘比那个姑娘更漂亮，他的主顾也有名。”

“谁？”白副司长又来了兴头。

“就是通缉令中那个头号祸首杨度。”与刚才一口一声“蔡将军”的神态大不一样，翠班主的口气里明显地带着鄙夷。

“是杨度那个家伙。”白副司长轻蔑地说，“他现在完蛋了，他的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还在北京吗？”

“姑娘名叫富金，曾经是我们云吉班里的头号红牌。她现在虽在北京，但白老爷你却见不到她了。”

“为何？”

“杨度将她赎出去了。”翠班主扭了扭屁股，在白副司长的对面坐下。“不过富金还没有跟班子里具结，杨度还欠了一半的银元哩！”

见还有希望，白副司长的血冲上了脑门，瞪起眼睛问：“富金的赎金多少钱？”

“四十万。杨度只交了二十万。”翠班主把话点明，“富金其实还不是他的人。”

漂亮的婊子，白副司长已经玩得不少了，但这样有名气的婊子还没玩过。白副司长心里明白，他虽有钱，但名却没有。京师里有名的人儿多啦，谁知道他一个礼俗司的副司长，何不借名婊子的名声来出名？今后京师官场商场上，人们准会议论杨度曾经相好的婊子现在归了内务部礼俗司的白副司长！如此，我白某人岂不就是人人尽知个个皆晓的大名人了！想到这里，白副司长兴奋极了。他一把抓起翠班主胖乎乎的手，斩钉截铁地说：“就照刚才说的价翻一倍，杨度用四十万元赎出的富金姑娘，我出八十万买下。麻烦你，三天之内把手续办好。三天后，我一手交钱，你一手交人。”

“好！说话算数！”翠班主真是喜出望外。

“老子说话还有不算数的？三天之后我不交八十万银元，你把我的‘白’字倒写起！”白副司长站起来，色眼迷迷地望着翠班主，“若是三天之后你不交人，那就对不起，你翠班主今后就得白白地陪老子睡觉，老子一个钱也不给！”

说罢，甩手走出了云吉班。

翠班主略微打扮下，拿起一块丝手帕捏在手里，兴冲冲地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向馆娃胡同奔去。

富金这段时期，日子过得又冷寂又难受。洪宪皇朝破灭了，哲子的前途也给毁了。哲子再也没有过去的风流豪放了，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心事重重。这两个月来，他干脆连门都不登了。起先，富金很恨小凤仙和蔡锷，认为哲子是上了他们的当，到后来，她对哲子也有了怨气。

这怨气，首先来自于对孤寂的难耐。长年的妓院生活，使富金习惯于笙乐歌舞灯红酒绿，一旦冷清，她就不舒服。刚从云吉班里出来时，杨度常常带她赴宴看戏，晚上陪着她，听她弹琴唱曲。那时她觉得还不错。但后来她经常独守空房，便越来越对杨度不满。她怨他太把事业功利看得重了，把情意看得太轻。她时常想：人生在世，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为什么不抓紧青壮年时期好好享受呢？吃喝玩乐是享受，男欢女爱是享受，心气平和地在家里呆着也是一种享受呀。她最怨哲子的就在这里，事业失败了，官位丢了，到外面酒宴歌舞不行了，难道不可以在家里读书写字，一起说说话散散心吗？为什么新朝宰相做不成了，就非要这样丧魂落魄似的厌弃一切呢？

她由此想到，哲子其实并非真心爱她，她住的这间房子其实并不是他的家。他缩在槐安胡同里，生活在他的妻妾儿女身边。槐安胡同，才真正是他的家。

富金猛然醒过来了，她其实不过是他的玩物。在他功名得意的时

候，他需要她陪着玩乐，为他的生活增加色彩；当他失意的时候，也就失去对她的情绪，她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他抛弃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死守着他呢？前几天，富金看到报上登载的通缉令，知道杨度不久就要被抓坐班房了，今后不但无人陪伴，就连吃饭穿衣的钱也断了来源。房东已经来催过几次，要付房钱。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就在这时，翠班主来到了馆娃胡同，给富金提起了白副司长。一个劲地夸白老爷有地位，有名望，家里堆着金山银山，人又长得英俊懂风情。若是跟着他，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享不尽。富金犹豫片刻后同意了。

三天后，翠班主将白副司长带到馆娃胡同。白副司长从头到脚装扮一新。富金见他虽没有哲子的倜傥潇洒，却高挑健壮，年纪也不大，比起许多嫖客来还要强几分，心里已自满意了。翠班主向白副司长夸奖富姑娘爱好高雅，喜欢临帖写字，还说起杨度用三万元买《韭花帖》送给她做见面礼的事。白副司长当场拿出一张十万银票来送给富金，说这是见面礼，日后还送你几十万做私房钱。又说爱临帖那更好办，乾清宫三希堂里堆满了乾隆爷生前喜爱的宝帖，过些日子带你去看，只要你喜欢，我都有法子弄出来送给你。这种通天本事，令富金大为惊讶。白副司长随即拿出八十万银票交给翠班主。就这样，富金归了白副司长，当夜他就宿在馆娃胡同了。

接连三天，白副司长为此广宴宾客。对所有的来宾，他都得意洋洋地介绍，这新娶的如夫人，就是过去杨度宠爱的云吉班头号红牌姑娘。来宾们便立即对这位白副司长另眼相看，称赞他艳福齐天。富金得知后，心里却泛起一阵隐痛。

富金毕竟真心爱过哲子，与他有过几个月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今天，当看到哲子满脸忧郁地来到馆娃胡同时，富金的内心里有着深深的歉疚。她以加倍的柔情和哲子说着话，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和心情，劝他想开点。又特意问到他的家人，从李氏老太太一直问到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尤其对黄氏和亦竹更问得细致。杨度心里很奇怪，过去富金从不问起他的家人，对于他的妻妾更是绝口不提。杨度知道

这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妒心的原故，所以他也小心翼翼地不在富金的面前说起他的妻儿。然而今天，富金主动地说起这些事，他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富金终于说到了正题。

“哲子，看到报上的通缉令后，我心里很难受。你一直不到我这里来，我还以为你被政府抓起来了。翠妈妈也是这样认为的，她说杨老爷坐牢去了，家产都要被查抄，亏欠云吉班的二十万看样子是还不了啦。原先以为这二十万是绝对少不了的，所以她把新起的房子规模弄得很大。现在房子起好了，欠了很多钱，就等着这笔钱来还债。翠妈妈心里很着急，内务部的白副司长自愿拿出二十万来补这个亏空。翠妈妈感激他，要我在你坐班房的这两年陪陪他。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了，只好答应。哲子，请你宽恕我，待你出了牢房后我再陪你。”

富金这番话，完全是翠班主任出来教给她的。她觉得用这样的话哄哄哲子，总比直说要好点，哲子听了也不会太难受。说完后，富金心里一阵悲伤，抽抽泣泣地哭起来。

杨度听了这话，惊愕得半天做不了声。真正是祸不单行，一个人倒起霉来，怎么就这样灾难接踵而来？连一个用重金赎出来的妓女都保不住了，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投入别人的怀抱！一时间，杨度仿佛觉得天旋地转，浑身上下一丝气力都没有了。他将双臂支在桌面上托住腮帮，勉强使自己没有倒下去。

富金见状，哭得更伤心了，良心责备她不应该在此时此刻说出这样的话来。

突然间，杨度大梦初醒。富金算是自己的什么人呢？她本是袁克定在八大胡同里结识的妓女，由袁转而介绍给自己的。说是赎出来的嘛，四十万只交了二十万，也没有跟云吉班具结。自己既然交不出那二十万，别人代出了，她陪那人也说得过去。好比说去店铺买东西吧，带的钱不够，别人钱多，那就只得归别人，有什么值得特别难受的呢？

“富金，不要哭了，我不怪你。”

就在一边哭的时候，富金心里也在一边自我宽慰：这都是翠妈妈的安排，我能有什么法子呢？白副司长出得起钱，我也只得归他了。

“哲子，翠妈妈说，叫那个白副司长出四十万，把你那二十万还给你。”

进了鸨母手中的钱，好比送给猫嘴里的鱼，还有出来的吗？何况那钱本是筹安会的公款，从翠班主手里再拿出来，必定会弄得满城风雨，到时还是会被没收。杨度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富金也知道那二十万翠妈妈是绝对不肯拿出来的，于是说：“那副《韭花帖》我还给你吧，你去把那三万元换回来。”

那副《韭花帖》早已被蓝翰林的后人证实为贋品，还值得三万元吗？何况那小子也早已无影无踪，上哪儿找他去？杨度又苦笑了一下，说：“送给你的东西哪有退还的理，留下做个纪念吧！”

富金心里充满了感激，自思这的确是个男子汉，可惜不该栽了跟斗，有心留他再住一夜，又怕白副司长来了不依，便说：“哲子，我到厨房去炒两个菜，陪你喝几杯酒，再唱两个好听的曲子给你听吧！”

猛地，杨度想起了宋代范成大赠妾给姜夔的故事来。有一次，著名词人姜夔将他自制的最为得意的两首歌词《暗香》《疏影》送给时为参知政事的范成大。范成大读后很称赞，命侍妾小红依曲而唱，姜夔自己吹洞箫伴奏。小红歌喉清亮，婉转动听。姜夔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漂亮的小女子，竟然忘记吹箫了。范成大大笑着说：“你这样喜欢她，老夫就送给你吧！”姜夔喜不自胜，连连磕头道谢，后来又作诗道：“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

这段赠妾佳话久传文坛，被历代文人们津津乐道。落魄到了这种地步的杨度，还羡慕着当年范老宰相的风流豪举，心里想：我何不写它几首曲子来，让富金唱一唱，日后传出去，也是一段故事。宰相做

不成了，且凑个赠妾曲，让后人将它与范老宰相赠小红的佳话相提并论，也算得上一种风光。

想到这里，杨度强压住心底深处的失落之痛，对富金说：“酒倒不必喝了，老歌子也不要唱了。你去化化妆，打扮得漂亮些，我在这里写几支新歌子，一会儿你唱给我听。我们好来好去，就这样分手吧！”

富金听后，心里又涌出一丝悲酸，点点头说：“好吧！”

厅堂里，杨度铺纸蘸墨，托腮凝思，酸辣苦甜，千百种情感一齐涌上心头，写写停停，停停写写。

卧房里，富金在换衣梳头，描眉敷粉。她知道今天是与哲子的最后一次聚会了，她要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唱得甜甜润润的，以此来酬谢哲子几个月来对她的疼爱，来略为弥补点自己的过错。

半个时辰后，杨度的歌词写好了，富金也装扮停当了。她捧出一把月琴，光彩鲜亮地坐在杨度的对面，看了看歌词后，她挑了一个最为哀婉缠绵的调子配上。

“唱吧，富金，人生能有几回欢乐，咱们来个欢乐而别吧！”杨度硬起喉咙说着，努力从脸上挤出一丝笑容来。

富金满眼泪水，轻轻地点点头。随着一阵柔软的琴声响过，馆娃胡同宅院里飘起了富金绕梁不绝的歌声：

生长姑苏字小红，每歌红豆怨无穷。

落花自与枝头别，不任花枝只任风。

杨度端起茶杯，注目望着富金，眼前唱曲的，正是又一个传名千载的姑苏小红。富姑娘，宽心去吧，恶风吹来，一朵娇娇小小的花朵还能抵挡得住吗？

折花随意种雕阑，蓦地秋风起暮寒。

不信兴亡家国事，果然红粉尽相关。

杨钧在其所著《草堂之灵》卷十六中录有《小红曲》八首，并作说明：“偶于篋中得伯兄哲子自京师寄示之《小红曲》，以杜牧之情事，作比红之柔词。自古才人，多兹惨史，情愈重者境愈惨，非山野名士所能领略者也。”

除书上所引之四首外，另外四首为：

月白花香露满枝，玉楼初见已相思。休夸湖海无双客，欲问阿侬为底知。

袁公诗句最玲珑，背烛闲吟有愧容。难得蛾眉能解事，肯教知己作英雄。

家园苍茫剩此身，那堪红粉更移情。可怜绮户娇啼后，牵向筵前赠与人。

一朵浓香恰半开，野蜂游蝶漫相猜。莫从乞得花枝后，瓦缶金盆任意栽。

过去读《长恨歌》，读《桃花扇》，多少次为红粉与国家之间的奇异相关而感慨唏嘘，想不到今日我杨哲子又为国乱香销添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啼罢无端说旧盟，旁人窥视浅深情。

莫因别后悲沦落，犹念天涯薄幸人。

杨度放下茶杯，想起当初与富金说过的话：有朝一日做了新朝的宰相，要仿效汉武帝为陈皇后金屋藏娇的故事，建一座既豪华又清幽的香巢。可而今，自己竟然与“沦落”“薄幸”联在一起了。世事风云变幻，人生祸福难测。唉！

合浦还珠事已难，飘蓬分离两悲酸。

此行记取烟波路，岁岁年年梦往还。

富金唱到这里，语声哽咽，泪流满面。她再也唱不下去了，丢掉月琴，扑到杨度的怀里，大声嚷道：“哲子，哲子，我们还有团聚的一天吗？”

杨度也禁不住流下泪水来。他抚摸着富金满是首饰的头发，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十五章 由庄入佛

一 杨度在迷惘困惑中为恩师撰写挽联

杨度真正陷入了困境。首先是一切经济来源被断绝了。成了政府的通缉犯，自然也就没有俸银了。先前，供应他庞大开支的主要还不是俸银，而是湖南华昌炼锑公司汇来的红利。这一年来公司不景气，赢利极微，每次汇来的红利都是勉强凑起的。自从蔡锷在通电中宣布杨度为帝制祸首后，公司的股东们就趁这个机会不给他寄钱了。杨度对此亦毫无办法。一家老老少少十来个人，每天的开支不少，东拼西凑到了眼下，已经是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再就是报上天天登谴责他的文章，敦促政府迅速逮捕帝制余孽，切不可心慈手软。还有一些小报的记者、茶楼酒肆里的有闲好事之徒，常常登门来问这问那，弄得杨度天天烦躁不安。更有一些不懂事的邻里小孩子，在仇人的教唆下，对着杨宅整日里大喊大叫，什么帝制祸首啦，袁氏走狗啦，真是不堪入耳。

杨度如处荆天棘地之间。他想离开北京。青岛原有一套房子，袁世凯一死，房子便被当地政府没收了。此外他再无其他房产。当然可以去买房，但现在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都难以为继，哪有大宗的款项去买房子！这个时候，杨度不由得佩服起袁世凯来。袁当年罢职回籍，一大家子百余口人生活得优游自在，靠的就是他平日积累的庞大的银子在起作用。倘若当初那二十万银元不去赎富金，而是以杨钧的名义存入湖南的银行里，此时就派上大用场了，现在则是人财两空。荒唐，真是荒唐！

百无一策之时，他想起了千惠子临别时赠送的腰刀来。当时千惠子说过，滕原家族的这把特制腰刀，刀柄上的北斗七星是用七颗名贵的宝石镶嵌的，缓急之间可以变卖做个用途。

自从离开日本后，转眼间将近十年过去了，除开收到美津子的那封信外，杨度再也没有得到千惠子的一点消息。他猜想，千惠子一定

是嫁给陪她出国读书的那个表哥了，那表哥大概也不错。既然已成家，出于对丈夫和小家庭的忠诚，千惠子也不想旧事再提、旧情重萌。杨度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无论是对千惠子本人，还是对滕原家族，对田中龟太郎老夫妇，以及对千惠子的小家，这种举措都是明智的，得宜的。杨度在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千惠子。爱她，就要为她着想，希望她一生幸福。正是因为这，杨度也不再托人到东京和横滨去打听千惠子的近况；也因为这，杨度一直珍藏着这把腰刀，就是到了今天这般田地，他仍不愿意把这把腰刀拿出去变卖。



张勋

天无绝人之路。杨度在落难之时遇到了救星。这救星是个与他素

无往来的人物——安徽将军张勋。

张勋是江西人，出身贫贱，小时做过曾国藩的朋友翰林学士许振祿家的书童。因为犯事，被许家赶了出来，无奈何在长沙投军吃粮，隶属于湘军宿将苏元春部下。打了几年仗，升了参将，后又被袁世凯看中，调到小站，充工兵营管带。再后随袁到山东，因镇压义和团卖力而升至总兵。又调北京宿卫端门，多次扈从慈禧太后。张勋虽不通翰墨，却长得仪表堂堂，很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临死之前升他为云南提督。辛亥革命前夕，他任江南提督，驻浦口。革命党进攻南京，他死守雨花台不放，战败后逃到徐州。朝廷不但没有撤他的职，反而升他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以一书童出身的武夫而做到封疆大吏，张勋对朝廷感恩戴德。尽管民国建立了，大总统袁世凯对他信任有加，但他和他的武卫前军的大小官兵们一律不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忠诚。于是，他的武卫前军被人们称之为辫子军，他本人则被称为辫帅。他对这种称呼欣然受之。

看到民国建立后这几年政局混乱人心不稳，张勋一直存着复辟清王朝的梦想。他设想着，若由他之手将被推翻的清王朝再扶起来，既报答了慈禧太后的恩德，又能操纵朝廷。作为一个功臣，将流芳百世；作为一个权臣，可以与伊尹周公媲美。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必将超过孙中山、袁世凯。

张勋把这个复辟大业构想得十分美妙，因此他对主张君宪者素有好感。在全国都商讨帝制余孽的时候，他以前清大臣、洪宪一等公爵、安徽将军的贵重身份公开发表谈话。说无论主君宪还是主民宪，无非是一种政治主张罢了，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公民都有发表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故筹安会等人无罪，不应该在帝制失败后追究他们的责任。他呼吁政府取消对杨度等人的通缉。

张勋的谈话在报上公布后，给杨宅老小及寄居在此的夏寿田带来很大的安慰。就在这时，张勋又以个人名义给杨度寄来一信，盛赞他是宪政人才，只是时运不济，无法施展。又请他入幕赞襄军务，还说天津有一座空宅，可以搬到那里去住。

处于政治失意、经济困顿之际的杨度，对张勋此举真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回信给张，说接受好意，将家小迁到天津，但心绪不佳身体不好，暂不能赴徐州就任。张勋很大方，立即派人进京，将杨度一家接到天津海河边一座很有气派的洋楼居住，每月送三百元薪金，并不要求他去徐州。杨度一家连同夏寿田便在天津住了下来。

1917年3月13日。杨度给张勋一封长信，对张的好意表示感谢。信的末尾一段说：“执事肝胆侠义之士，久为海内所共知。今国家危矣，必赖大侠以救之。昨日日本驻津司令石光君，与度闲评中国人物，彼推执事为第一。外人景仰如此，度当时闻之，至为快慰。以为中国尚有英雄足生外人之慕，吾辈之荣，宜如何也。嗟呼，执事之所以为英雄，与中国此时尚有救国之英雄与否，皆于此时定之。愿奋其救饥援溺之怀，挽此将已未亡之局。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惟执事实图利之。”

那时的北京政府，正是乱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对外面临着与德国绝交的大问题，对内则既忙于与南方的军务院谈判，又忙于应付国会内部的派系纠纷。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也因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在这样一个乱糟糟的政局中，谁还会认真对待那几个早已无权无势又声名狼藉的帝制余孽？抓起他们坐班房与让他们住在家里，于国家有什么不同？还有不少人心里嘀咕：这几个人拥戴袁世凯做皇帝固然不好，但现在这些共和制的执政者们又好在哪里呢？这样一来，人们对帝制祸首、帝制余孽的厌恨之情便大大减杀了。于是，有钱的梁士诒回到他广东三水老家，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发了大财的朱启钤在青岛别墅里逍遥自在，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周自齐出洋周游列国，大家公子孙毓筠在寿州依然阔绰风光，好读书的顾颉刚、薛大可在北京四合院里把卷吟诵，而杨度、夏寿田则在天津洋楼里平安无事地闲度岁月。

深秋的一天上午，杨宅收到一封来自湘潭老家的信。信是杨钧写的，向大家报告一个沉痛的消息：湘绮老人以八十四岁高龄，在云湖桥无疾而终。易箴前夕，老人依然深情地惦念远在北国的学生和媳妇，希望哲子和午诒切不可因政治失意而消沉，人生的真趣是多方面的：适逢其时，得遇其主，风云际会，轰轰烈烈地做一番经天纬地安邦济世的事业，固然是人生的幸运；若时运不济，未遇明主，平生抱负不得施展，或设帐授徒，或著书立说，或躬耕田亩，或优游林泉，

尽皆人生的好选择；天伦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友朋之间，自有生命的真性情之所在；朝看旭日东升，夜观满天星斗，夏日泛舟荷莲，冬月踏雪寻梅，都可悟造化之精神，沐宇宙之惠泽。天地人群之间，处处都饱含着人生的极大乐趣，愿哲子、午诒好好体味。曾文正说得好，处世办事，全仗胸襟。有一个阔大的胸襟，则无论是处顺境还是处逆境，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无论为将相公卿，还是做樵夫钓徒，都能享受到人生之乐；反之，尽管荣华富贵，也必有许多解不开的结，摆不脱的愁，郁郁闷闷地过了此生。老人十分遗憾不能为学生补上老庄之学了，期望他们自己研读《道德经》和《南华经》。又特为要杨钧转告叔姬，希望她也和哥哥、夏大一起读读老庄，扩大胸襟，夫妻能和好如初。

读完这封长信后，悲痛弥漫了整个杨宅。当天下午，杨家正厅为他们的姻丈恩师搭起了灵堂。李氏老太太、黄氏夫人、亦竹、静竹都在灵堂里向老人鞠躬默哀。叔姬换上重孝，为公公的突然去世哭泣不止。杨度、夏寿田穿上素服，在灯烛香烟之中对着灵牌跪拜叩首，祈祷老人在天之灵平静安妥。然后通宵坐在草垫上，为恩师守灵。

杨度悲伤地望着尺余高的暗红灵牌，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一幕一幕梦幻似的展现在他的眼前：

东洲书院明杏斋，湘绮师对初来投奔的学生讲叙王门的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衡州城里马王庙，湘绮师带着弟子接过胡三爹托付的《大周秘史》；又是明杏斋书房里，一个蚊香熏得呛人的夏夜，湘绮师回忆了祺祥政变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还是明杏斋，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通宵，湘绮师演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衰史；进京前夕，湘绮楼上，先生为荣任四品京堂的学生书写给袁、张的昔日诗篇；中南海里，湘绮师梦见宋襄公的调侃；离京那天在四如春餐馆里，湘绮师有意将新华门念成新莽门；前门车站，列车启动，先生在声声叮嘱：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由传授帝王之学到补上老庄之学，由力荐进京做官到敦促奉母南

归，杨度就这样跟随着恩师走过了二十多年。今夜海河畔洋楼灵堂里，他对这二十多年来的历程深深地反思着。

重子所传达的恩师临终前的这番话太有启发了。人生的真趣是多方面的，获得这种真趣，关键在于胸襟。这的确是仁者之言，智者之言。但杨度摆脱不了事业对他的困扰。护国战争期间，袁世凯去世之时，他仍然坚持君宪可以救中国的政治信仰，不是君宪负袁氏，而是袁氏负君宪。现在，当他将追随先生二十余年历程的起点和终点对照着思考时，不禁又有点茫然了。二十多年前，先生满怀期望把自己引入帝王之学中，又为自己跻身政坛最高层创造条件。二十多年后，先生戏弄当今的帝王，轻轻地抛弃了毕生探求的绝学，又叮嘱传人远离京师，回归江湖。这究竟是什么缘故？是帝王之学未遇必备的天时人和，还是帝王之学本身已不合时宜，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先生心里早已明白，只是不愿自我否定罢了？

杨度在迷惘困惑中提起笔来，为恩师撰写了一副挽联：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他决定从明天起，遵师嘱，与午诒、叔姬一起就在灵堂里开始对老庄之学的研习。

几天后，从上海传来噩耗：中华民国的缔造者百战功高的黄兴，突然间胃大出血，溘然病逝沪上。杨度大为惊骇。黄兴才四十二岁，素日强壮，怎么会在這時离开他患难中的战友和真诚热爱的祖国？尽管宁赣之役后，黄兴与杨度彻底分道扬镳，但杨度对这位多年好友的品格和才干始终是尊崇景仰的。他并不以自己待罪之身和为革命党人所恨为嫌，向上海黄克强丧事筹办处拍去了发自内心的惋惜：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歧，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唁电刚拍出，却忽然又响晴天霹雳：蔡锷在日本福岡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因喉病不治身殒。消息从东洋传来，震动了神州大地。

蔡锷眼下是四万万中国人民心目中最为伟大的英雄。正是凭借他的弥天大勇，西南边隅首举义旗，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梦，捍卫了神圣的民主共和国体，也捍卫了四万万中国人的人格尊严，人们敬慕他，爱戴他。他才只有三十四岁，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中国的前途将要寄托在他的身上，他不应该离去呀！一时间，从京城到边陲，从都市到乡村，从立朝的政府高官到在野的革命党人，从士绅商贾到愚氓野民，举国为蔡锷英年早逝而悲恸，为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优秀儿子而洒泪。

杨度的心情极为复杂。蔡锷是他最为赏识的有为青年，他一心希望这位同乡做君宪制的护甲天神，却不料正是此人坏了君宪大事，起兵造反之时，还要把老友列为十三太保之首。这些，杨度都可以谅解：政见不同嘛！令他不能宽容的是，蔡锷反对帝制，可以公开表示，为什么要用一连串的假象来欺蒙耍弄一个多年好友、一个满腔诚意的荐举者呢？现在，固然共和是保住了，而国家并未走上坦途，人民并未得沾实惠。松坡呀松坡，百年之后我还会与你在九泉下作一番推心置腹的论辩。他也为蔡锷写了一副挽联：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有小报登载，在北京的公祭大会上，小凤仙素衣白花，哭倒在蔡锷的遗像前，给她心上的蔡将军送了一副挽联：

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中《扬哲子哀挽之词》篇：“湘人工为哀挽之词，哲子向不以此著，然其挽王湘绮挽袁世凯独能沉郁顿挫，俯视一切，殆曾文正之所不及。且袁词尚有历史关系，读者得其弦外之音可也。韩非囚秦乃有孤愤，子长蚕室发为雄文，诗三百篇，大抵忠臣孝子不得意所为作也。挽湘绮联云：‘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二十四字，能将湘绮学问文章写尽，真可谓一字千金也。挽袁世凯联云：‘共和误国，国亦误共和，百世以后，再定此谥；君宪负公，公实负君宪，九原之下，三复斯言。’自表面观之，世凯之于哲子，鱼水交欢，俨然刘、葛，实则帷幕之中，必有深谋大计，言不用计不行者。所谓‘公实负君宪’者，千古才人郁结牢骚一齐写出。所得不过国家一毛，而为人受过至于如此。悠悠百世，沉冤何自泄乎？即如鱼水君臣，入蜀以后，待遇尚不及简宪和，猗亭之败，犹思法正，则当时亦必有所谓‘公实负君宪’者。余有诗云‘君听柏上黄

鹂语，似诉艰难丞相心’，即为此也。光宣间京朝官某人有诗云‘千古君臣皆是假’，吾友谭祖庵有言‘圣眷是没有这门一回事的’。君主国家，宜其为欧美学者所打破矣。”

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胭脂，自惭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小凤仙特殊的身份，以及她与蔡锷配合默契，共同设下的那一环扣一环的迷袁圈套，给戎马英雄增添了许多艳丽的传奇色彩。这副挽联被广为传诵，在悼念蔡将军的成千上万副挽联中独领风骚，甚至连孙中山、梁启超的挽联都不能盖过它。杨度自知作为与蔡锷对立的帝制祸首，他的挽联是决不能公之于世的。他吟罢叹息无写处，只能记在自己的心里。

二 临终前，静竹劝杨度读读佛经

杨度天天与夏寿田研习老庄学说。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他们早在求学时代就讀过多遍，而今在历尽世事功业受挫的时候再来读这两部空前绝后的巨著，更有许许多多的感慨。尤其是三十三篇《南华经》，意义深邃奇崛，行文汪洋恣肆，读来不仅能使胸襟开阔，并能时时感到一种美的享受。

这期间，徐州的张勋幕府常有信来，与杨度商讨君宪问题，并请他撰写有关君宪的文章。杨度认为张勋既有实力又主君宪，或许今后可以成为刷新中国政治的领袖人物，本已平静下来的心潮又开始躁动了。他给张勋幕府去过不少信，谈宪政，谈对国事的看法，有时也叫筹安会时的好友方表去徐州代他参加一些会议。

早在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就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在徐州召开了有十三个省军政头领参加的结盟会议，张被推为盟主。这个徐州联盟俨然成了中央政府与西南军务院之外的第三个政治势力。张勋的辫子形象早就引起了康有为的兴趣。康有为这几年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继续鼓吹他的保皇理论，又自任孔教会会长。康梦寐以求溥仪复位，这时便把期望寄托在辫帅身上。康与张一拍即合。张称康为文圣，康称张为武圣，相约以复辟清王朝为他们共同的圣人之业。经过

长时期的酝酿准备，一个好机会终于让他们等来了。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在国会的支持下，黎终于免去了段的国务总理之职。段不买账，通电各方，宣称免职令未经他副署，不能生效，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概不能由他负责。

几天后，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通电宣告脱离中央。紧接着奉督张作霖、鲁督张怀芝、闽督李厚基、豫督赵倜、浙督杨善德、陕督陈树藩、直督曹錕相继宣布独立。张勋趁此机会以十三省联合会的名义电请黎元洪退职。

黎元洪陷于困境，请徐世昌进京调和。徐提出得先解散国会，否则不可着手。黎又请梁启超帮忙，梁以“退处海滨，与世暂绝”答复。众议院议长汤化龙辞职，许多议员不出席会议，国会已成瘫痪。新任命的国务总理李经羲因此也不敢就任。黎元洪一筹莫展。这时，张勋托人传话给黎，说只要请他进京，一切问题都可解决。黎遂邀张进京。

张勋的目的不在调停而在复辟。在勒令黎解散国会后，张带领五千辫子军开进北京。过几天，文圣康有为带着一大叠早已为溥仪代拟的古文诏旨进了京师，住在张勋的私宅里。

张勋进了北京后电邀杨度进京。杨度风闻康有为是这次行动的主谋者之一。康是一心要为爱新觉罗家族效忠的死硬派，与杨度的君宪主张并不完全一致。杨度和夏寿田商量后，决定暂不进京，在天津静观北京政局的变化。

康有为进京的第三天，北京城里一夜之间忽然挂满了龙旗。老百姓们都惊疑不安：已经五六年不见的大清国旗怎么又挂出来了，莫非皇上又要坐龙庭了？

正是这样。七月一日凌晨，在张勋、康有为等一班文臣武将的簇拥下，十二岁的溥仪再次登基做皇帝，宣布正式复辟。同时，一道道的复辟诏令接连颁布：改国体为君宪制，改国号为大清帝国。废止公

历，奉夏历为正朔，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废除新刑律，恢复宣统元年颁布的旧刑律。

新内阁也公布了。张勋为政务总长兼议政大臣，洪宪帝制骨干张镇芳为度支大臣，雷震春为陆军大臣。接着便是委派各省巡抚、提督，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瞿鸿禨、升允为大学士，封张勋为忠勇亲王，封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为一等公。所有大清王朝一切礼仪概予恢复。

黎元洪原以为张勋是帮他调和政局的，却不料辫帅来这么一手，他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并责成段举兵讨逆，派秘书火速送到天津段的手里。在总统府里召开了一个应急会议后，黎化装躲进了日本公使馆。段祺瑞偕同梁启超连夜来到天津南郊马厂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成立讨逆军总司令部，段自任总司令，梁等任总部参赞。

北京的这场变局不仅得不到杨度的支持，反倒使这个研究宪政十余年、一再声称忠于君宪信仰的旷代逸才猛然间清醒过来。张勋玩弄的这场君宪把戏，无非是借一个皇帝的名号来为自己取得宰割天下的合法权利。他以遍地皆是的大大小小的官职满足那些利禄之徒的欲望。至于废止公历，一切采用旧仪，起用一大批行尸走肉般的旧人，则完全暴露了张勋等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愚昧无知。这哪里是在行君宪，这简直是一场丑剧闹剧，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是野心家们挂羊头卖狗肉的大暴露。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前清的君宪由于满人的极端狭隘自私而付之流水，洪宪的君宪由于袁世凯的用人错误而毁于一旦，这是第三次了。君宪制在英国、德国、荷兰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日本更赢得了无比的辉煌，但在中国却是三次失败的记录。

回忆三次失败的历史，杨度对中国的君宪彻底失望了。因为张勋这段时期来与自己的特殊交往，他担心随着政变的失败，人们又会将矛头指向他，怀疑他在背后策划，应该在他们闹得最凶的时候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杨度给黎元洪、李经羲、冯国璋、陆荣廷及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张勋、康有为发了一个电报，指出由共和改君宪，其势本等同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才能得到中外之同情国人之共仰，使举世皆知此改变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了一姓之尊荣。而这次事变，完全与革新进化背道而驰，本人决不能赞同。最后，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向世人宣布：

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次之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他又将这份电报发给最近在广东成立的护法军政府首脑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章士钊等人，向革命党人表示自己与陈腐势力彻底决裂的心迹。

正如杨度所预料的，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根本不是段祺瑞和讨逆军的对手。双方只打了两次仗，前者便彻底败给了后者。溥仪傀儡小王朝仅只在中国历史上生存了十二天。七月十二日，北京城的龙旗重新让位给五色旗。

共和虽然再次战胜了帝制，但中国的政坛一点儿也没有平稳。围绕着黎元洪的总统、段祺瑞的总理、程璧光的海军总长、伍廷芳的外交总长等一系列人事问题，政坛上又展开了惯常的争斗倾轧。中国的政局，令中国四万万百姓头痛，也令世界文明国家的人民不可理解。杨度由极度的伤心终于到了完全的绝望，而这时静竹的病情又日趋恶化，更令他寝食俱废。

这一年多来，静竹因心情抑郁病情一天天加重了。自从湘绮老人死后，杨度开始研读老庄，心境平和多了，对静竹的关怀也多了。静竹心里得到不少安慰。但终因病势太重，药力不能济事，这一个月来她完全卧床不起了。在几次昏迷之后再度醒过来的时候，她回顾二十多年来与哲子之间的悲欢离合，分析哲子的才情性格，寻思着要为哲子在今后的岁月里挑选一条合适的道路。

静竹太爱哲子了，爱得铭心刻骨，爱得生死不忘。尽管哲子为他

们之间的爱情生涯多添了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尽管她曾经哀叹圣洁的爱情之花已经凋谢，甚至想到以死了结。但现在面临死亡的到来，静竹却分外地眷恋生命，珍惜人间爱情，直至宽谅哲子的过失，希望他后半生不再受挫折，不再走弯路，平平顺顺，快快乐乐。

仔细思索很久之后，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她用枯干的双手久久地拉着哲子，用深陷乏神的双眼久久地凝望着哲子，气息微弱地对哲子说：“我已经不行了，得离开你，离开亦妹和孩子们，离开老太太、太太和叔姬姐了，我真不愿意离开呀！”

1917年7月3日，杨度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该电实为公布复辟期间，杨度致张勋、康有为两人的电报。电报说：“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故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了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利害关系，尤宜牺牲罄尽。有此精神胆力，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仍皆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烂，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敦请总统黎公复位，并请徐东海、段合肥、冯副座、李总理、陆巡阅使诸公共同调处，以解目前之危。盖无程度之共和固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犹较缓。所可痛者，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忠告之言，尚祈谅察。”

说着说着，静竹两眼中泪水涌泉般地滚出。

杨度死劲地握着她的双手，流着泪说：“静竹，你不要这样想，你不会离开我们的，你还不到四十岁，今后的日子长着哩！”

“哲子。”静竹止住眼泪，轻轻地说，“我还不老，本来是应该留下继续陪你的。但我知道，我身上的元气已经耗尽，活不得几天了。我和亦妹说过好多次了，叮嘱她，在我走后一定要好好地照顾你。当然，这话是多余的，亦竹对你的爱，并不亚于我。”

杨度点了点头。

“不过，”静竹略停片刻，又说起来，“亦妹这人我了解，在生活上她会很好照顾你的，但对你心上的事，她却体贴不够。因为她比较粗心，平时总是做的多，想的少。”



杨度晚年和家人合影

真可谓患难知己，静竹对亦竹的长短了解甚深。见静竹说话费力，杨度给她倒了一杯温开水。静竹喝了一口，又慢慢地说：“一年多来，你心上有极大的苦痛，我因病没有好好地与你多说话，现在想起来很觉难过。”

杨度想起那年由君宪转共和时，心里矛盾重重，就是因为静竹那番轻轻柔柔的话，使他重新获得勇气和力量。经过冷静反思后的杨度心里明白，这一年来静竹的冷淡，不是因为她的疾病，而是自己在错误中陷得太深的缘故。

他怀着真诚的歉意对平生真心所爱的女人说：“静竹，我对不起你。那年在潭柘寺，我对着菩萨起下了誓言，今生今世要做个干出大事业的伟男子。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由于我信仰的是一套在中国行

不通的主张，白白耗费了心血，浪费了光阴。到头来，对国家无益，自己也是一事无成。尤使我难受的是，没有让你看到我的誓言变为现实，给你带来安慰，带来幸福……”

杨度嗓音哽咽起来，几乎不能说下去。他想起静竹、亦竹独居西山苦等他五年，想起这十年间，她一直疾病在身，自己蹭蹬政坛，也没给她丝毫风光。杨度沉痛地说：“静竹，这二十年来，你为我吃尽了苦头……”

生命垂危的静竹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温暖，她承受不了这种突发的喜悦，只觉一阵难耐的晕眩，几秒钟后才睁开眼睛，清亮亮的泪水从她虽失去光彩却依然美丽的丹凤眼中奔涌而出。二十年来的痛楚，有这一句话就足可慰藉了。心地善良的她反而对前向的冷淡自责起来。

“哲子，你不要这样说，何况我也没有受过多少苦；即使受苦，为了你，我也心甘情愿。我知道你一直为你自己信仰的失败而痛苦，其实这大可不必。”静竹又喝了一口水，继续慢慢地说，“男人的政治信仰，我们女人弄不太明白，但我有时想，这中间或许并没有什么对与错的区别。那几年我和亦妹在西山绣花。有段时期，我们绣的都是大红大紫、富贵吉祥的图案，自以为好卖，结果买的人少。于是我们改绣山水兰竹一类淡雅图案，买的人多了，但过两个月又不行，先前绣的大红图案又时兴起来。看来，不是图案本身的高下，而是逢时不逢时罢了。男人的政治信仰大概也差不多，逢时就行得通，不逢时就行不通。哲子你说呢？”

静竹把绣花和治国放到一起来比较，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待男人的事业，话说得很有道理。天下事，无论大小，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老子说治大国好比烹小鲜。只要禀赋聪慧，又勤于思索，就能从小事中悟出大道理来。一个多么聪颖的女人啊，可惜偏偏这般命薄如纸！

杨度抚摩着静竹冰冷的手说：“你说得对。我近来读老庄的书，心思开窍多了，我都想通了。正如你说的，大红大紫也好，淡淡雅雅也好，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无所谓好看不好看，中用不中

用，全在逢时不逢时，逢时就好，不逢时就不好。我先前的折腾，就是因为没有看穿这点，我以后再不会那样了。”

“我知道你现在遵照湘绮师的教导，在补上老庄之学。叔姬姐来京后，也教我读过老庄，但我不太懂，倒是早年你讲的妙严公主诚心礼佛的故事给我很深的印象。好多年了，我总在想，妙严公主是金枝玉叶，想要什么有什么，她为何还要去拜菩萨读佛经呢？我后来请教过一些习佛的人，他们说读佛经拜菩萨时可以忘记世上的烦恼事。我想妙严公主虽是龙子龙孙，心里也一定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有烦恼，所以她要拜佛；也一定在拜佛时心里安宁了，所以能几十年不间断。于是我在烦恼的时候，也便学着妙严公主那样不断念佛，果然心里要安静些。尤其是以后戴上密印寺法师送给你的那串念珠，再念阿弥陀佛时，心里越发有一静如水的感觉。”

“啊，有这样好？”杨度略带惊讶地说。他一时想起许多往事：密印寺，法源寺，总持寺，寄禅，智凡，道阶，还有慈悲庵里的净无。有一次，他很得意地拿出珍藏多年的那串松花玉念珠来，给静竹、亦竹讲起觉幻长老赠珠的故事。静竹高兴地说，这串念珠送给我吧！于是松花玉念珠就到了静竹的手里。原来以为只是拿它玩玩，殊不知她真的挂着它参起佛来，而且居然起了作用！

“哲子，我劝你今后不妨研习研习佛经，它一定可以解除你的烦恼。”

杨度突然记起那年觉幻长老说的一句话来。当时觉幻长老是这样说的：佛家与皇家，看似有天地之遥，其实不过一步之隔。居士年轻，趁着懵懂之年去放胆干一场吧，王霸之业做得疲倦了，再坐到佛殿蒲垫上将息将息，或许能于人世看得更清楚些。初听到这话时，杨度感到惊愕，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觉幻仿佛是先知先觉似的，他竟然早就看出了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懵懂之年的作为，而且一定会疲倦。现在，王霸之业果真做得疲倦了，何不到佛殿上去坐坐蒲垫，从佛家的角度来看透皇家呢？杨度点点头说：“好，我听你的。”

静竹的脸上现出很久以来没有的欣慰的笑容。说了这么久的话，

她太累了，闭着眼休息一会儿，她终于鼓起最大的勇气，望着神情疲惫双鬓已生白发的心上人说：“哲子，有一句话我一直不敢说，我怕你伤心。现在已到了这般地步，我不得不说了。”

“什么话？”一阵阴影罩住了杨度的心。

“哲子，我死之后，请你按佛门规矩，把我化掉，将骨灰装到一个瓦坛子里去，什么哀悼的仪式都不要，只将当年江亭题词的那把绢扇和潭柘寺里那角拜砖放进瓦坛子里，有绢扇和拜砖陪伴着我，我的灵魂就会安妥了。今后遇到方便，将我埋到我的父母身边，他们的坟墓在苏州阊门外……”

静竹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一串串地流淌着，她干脆闭上了眼睛。杨度越听越心颤，他终于抱着静竹枯瘦的身躯失声痛哭起来。

三 八指头陀的诗集将杨度引进佛学王国

几天后，静竹在病榻上安宁地与人世分别了。杨度悲痛欲绝，亦竹哭得死去活来。杨宅老小都对这个奇女子苦难的一生表示深深的痛惜。遵照静竹的遗嘱，她的遗体火化。亦竹从那套袁家所送的八宝瓶中挑出最漂亮的美人瓶来，把静竹的骨灰装进去，又从箱底寻出那把早年杨度题词的绢扇，去掉扇骨，用扇面包了那角拜砖，一同放进美人瓶里，然后用泥封死，就放在她的卧房里，以后再觅便带回苏州。

静竹死后，杨度精神恍恍惚惚很多天，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是静竹的影子。一会儿是江亭，静竹笑吟吟地坐在他的身边，看他在绢扇上题词，一边说：“我看重的是词，不是榜眼。”一会儿是潭柘寺，他们俩在观音像前定情，静竹激动地说：“哲子，你一定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一会儿是西山茅舍，静竹冷静地作出了最大的自我牺牲；一会儿是槐安胡同书房，静竹像哄孩子似的抚平他心上的愁结。

就在这样恍惚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也浮现出东瀛的千惠子，浮现出云吉班的富金。这两个女人都曾经让他倾心过。千惠子美丽高洁，对他一往情深，但她终究拗不过她的家族，不愿为他作出牺牲。他们

之间没有命运的联系，时过境迁，哪怕今后就是再见到她，大概也不会有太激烈的情感冲动。富金也美，也爱他，但她只是一个世俗妓女，联结他们之间的纽带不过是金钱权势而已。一旦无权无势了，她也就不再是他的人了。这样的女人，即使先前再令他倾心，现在也没有挂牵的必要了。杨度越来越看得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把全部爱情给了他，为他牺牲了一切，时时刻刻关心着他，与他同命运共荣辱的，正是这个出身低贱而骨格清纯的静竹。想到这里，杨度真心觉得对不起她。

二十年来混迹政坛，不要说帝王之学已成泡影，就是连一桩实实在在于国于民有益的小事也没有办成，离一个伟男子真正有十万八千里之遥。静竹她也有希望，也有理想，但屡受挫折，历尽磨难，然而她都能淡泊处之，不怨不尤，莫非正如她所说的，是心中有佛的缘故？湘绮师一面研习老庄之学，一面热衷帝王之业，可见老庄不能使人归于淡泊。这几个月里努力奉行老庄清静逍遥的说教，口口声声说丢掉帝王佐之念，但成天这样唠唠叨叨的，可见此念并未在心里泯灭。觉幻劝我在蒲垫上将息，寄禅说我有慧根，何不舍老庄而入佛学呢？即使是出于对静竹的爱，也应该坐到菩提树下呀！

杨度的这个想法，大家都赞成。

拜了一世观音菩萨的老太太连连说：“早就该这样了。人活在世上，靠谁保佑？别的都靠不住，只能靠菩萨！”

黄氏夫人和亦竹都附和老太太的意见。

夏寿田说：“佛学是门大学问，只有钻研深透了，才会更好地信仰它。我看先得研读佛经。”

叔姬赞同夏寿田的观点。

杨度说：“我们一家连同午诒在内都做佛门居士。母亲和仲瀛、亦竹做修行的居士，我和午诒、叔姬做修心的居士。修行派不必读经，我们修心派则要像当年在东洲读孔夫子的书一样，从今以后摒弃

一切闲书，闭门攻读内典。”

大家都说好。

亦竹说：“你们闭门读经，我不反对，但饭总是要吃的，家里银元不足一百了，今后怎么办？”

自从辫子军复辟失败后，张勋便躲进外国使馆不露面，他的幕府无形中便散了，房子也好，每月三百薪金也好，都无人过问。亦竹又一次感到经济拮据了。

夏寿田说：“我还有点钱存在一家英国人开的银行里。我偷偷到北京去一次，取两千块钱来。”

杨度忙说：“不要去，万一被他们看到怎么办？你住我家，再没钱也不要你开支。我早想好了，八宝瓶还剩下七个，或当或卖都可以，够吃一两年的。”

过几天，亦竹将那七个瓷瓶卖了五千块银元，解了燃眉之急，大家的心都放宽了。于是，杨度、午诒和叔姬放下手中的《老子》《庄子》，在天津租界洋楼上，闭门读起佛经来。

刚拿起一本《华严经》，杨度便想起一桩大事来，这便是寄禅临终所托付的诗稿整理事。过去忙，无暇及此，现在正可以借这个机会，在这位佛学大师禅诗的导引下进入佛的王国。

杨度从柜子里拿出保存了七八年的寄禅的诗稿来。打开这些诗稿，他才发觉此事并不好做。一是杂乱。寄禅留下的诗二千多首，除已编好的《白梅集》《嚼梅集》《餐霞集》，其他的诗都还没有清理、分集命名。二是稿面不整洁。寄禅早年失学，字写得差，错字别字很多，到处是涂涂改改的。尽管如此，杨度仍觉得整理这位天才诗僧的遗作是学佛生涯中的美好享受。

杨度撰《八指头陀诗文集》序：“自后师不再归，予亦出游，湖海流离，十有余载，中间未曾一见。惟予居日本时，师自浙江天童山寄诗一首而已。民国元年，忽遇之于京师，游谈半日，夜归，宿于法源寺。次晨，寺中方丈道阶法师奔告予曰：师于昨夕涅槃矣。予询病

状，乃云无病。道阶者，亦湖南人，妙解经论，善修佛事，师之弟子也。予偕诣寺观之，遣归葬于天童，并收其平生诗文遗稿以归，待乞湘绮先生为删芜杂，以之付刊。先生暮年耽逸，久未得请，予亦政变，身为逋客，未暇及此。湘绮先生旋复辞世，越二载，予得免名捕，复还京邑，始出斯稿，以付手民。然未敢为删定，仅整齐次第之而已……世间生灭无常，一切等于此物。师何必有此作，予何必无此刊？”

世间万事万物都入了寄禅的诗，正如万事万物都入了齐白石的画一样。不同的是，万事万物在齐白石的画中都被赋予了生命的灵性，而万事万物在寄禅的诗中则都披上了神圣的灵光。杨度决定不以分集而以系年的形式，将法师二千多首诗编辑起来，标个总题：《八指头陀诗集》。他细细地阅读每首诗，改正其间的错字别字。偶有平仄韵律不协之处，他为之吟正；也间或有用典不妥之处，他为之改正，尽量做到无罅无漏。感觉到疲劳时，他便挂起那串松花念珠，按静竹所说的不断念“阿弥陀佛”。说来也真的奇怪，这串在沩仰宗祖庭呆过一百多年的念珠真的得了灵气，数了几百粒，念了几十句后，他便神清气爽起来。

诗集编好后，他又请午诒和叔姬分头誊抄一遍。二人都很仰慕八指头陀，欣然从命，把此事当作学佛的一门重要功课对待。

至于《三影集》，杨度则一人整理，一人誊抄，也不将它编进《八指头陀诗集》中去。他要为好友，也要为佛门保守这一段秘密。他想，今后这本《三影集》只能给一个人看，此人即净无；当然也要随缘，不可持着它去慈悲庵找净无。

就和当年研究帝王之学一个样，杨度对佛学的研究也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并立志要很快弄清各宗各派的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一门超越任何宗派高出历代佛祖的新佛学来。这门新佛学不仅可以为自己一人摆脱烦恼，而且能让世人都接受，都摆脱烦恼。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对人世间的贡献则远远大于帝王之学的实现。

他为自己取了个虎陀禅师的法名。小时候，母亲给他取的乳名为虎伢子，盼望他虎虎有生气。四十年后，学佛时再用这个名字，他希望自己以学佛参禅来觉迷去伪返璞归真。他还给自己定下几条戒律：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打诳语，四不动怒，五天明起床，静坐一

个钟头。杨度一本正经地带着克己复礼式的虔诚，潜心于佛典的汪洋大海中。

当年去为山途中，八指头陀给他讲的中土佛教史，他还大致记得，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后产生过许多宗派，其中天台宗、净土宗、律宗、密宗、三论宗、慈恩宗、贤首宗、禅宗等都曾经显赫过，后来所有宗派都日渐衰落，独禅宗长盛不衰。为了精研佛学，并为创立自己的新佛学打下基础，他决定先从已经衰落的其他宗派入手。

他将天台宗的经典《法华经》、净土宗的经典《无量寿经》、三论宗的经典《中论》《十二门论》《百论》、贤首宗的经典《华严经》、慈恩宗的经典《成唯识论》、律宗的经典《四分律》、密宗的经典《金刚顶经》都找来，日以继夜地一一攻读。

这些经典大都不好读不好懂，杨度耐着性子一页一页地啃。半年过去了，他虽然懂得了不少佛学知识，但于佛学的最高境界——无我，自觉仍有很大的距离。人世间一切矛盾、纠纷、争斗、仇杀，说到底无非“我见”“为我”而引起，倘若人人泯灭了“我见”，摒弃了“为我”，则所有这些不该有的现象，统统都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人人欢喜，个个安乐，极乐世界不就在眼前吗？

杨度想，以自己的灵慧和虔诚，学佛这么久了，尚不能进入无我境界，可见这些经典并没有给善男信女们提供一道通向无我的法门。这道法门在哪里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

正在这时，北京政府鉴于各方吁请和自身的困难处境，作出了取消通缉政治犯的决定，发布了一个将“所有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通缉杨度、康有为等之案均免于缉究”的特赦令。也就是说，民国成立后两次帝制复辟活动的要犯们都不再受到法律追究，恢复他们民国公民的权利。这道特赦令给杨宅带来了很大的喜悦，他们决定立即迁回北京，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北京都要强过天津。夏寿田自然和他们一起走。

这一夜，杨度又梦见了静竹。自从静竹去世后，杨度多次梦见

她，但每次都影影绰绰的，也没有说话。这次却不一样。他梦见自己仿佛进了一座大山，已经是夜晚了，满天星斗，他仍在赶路。突然前面现出一盏灯火，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小寺院。他心里想，这下好了，今夜就宿在这里吧。他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个留着长发的中年女人出现在面前。这女人很漂亮，两只丹凤眼里满是亲密的笑意。哎呀！杨度猛地认出来，这不就是静竹吗，怎么会在这里遇到？他一把抱住静竹，静竹也紧紧地抱住他。静竹告诉他在此地带发修行已经半年了，天天盼望他来。他问这是什么地方。静竹说这是庐山，这座寺院叫做彻悟庵，你来到这里后，就一切都大彻大悟了。正说得高兴，他蓦地醒了过来。

杨度披衣而起，细细地回味这个梦，心里甚觉蹊跷。

天亮后他对亦竹说起，亦竹说：“这是静竹托的梦。她的骨灰没有安葬在父母身边，她的魂魄就没有安妥。这件事我总挂在心头，要不我干脆回苏州一趟。我离开苏州二十多年了，也想回去看看，静竹的事也早办早妥。”

杨度想了一下说：“也好，你把孩子也一起带着。母亲早就想回湖南了，我要仲瀛陪她回去。以后我也不住北京了，我和你一起住苏州。”

长住苏州，当然是亦竹的心愿，不说别的，柔软温和的吴音就比北京土语好听呀！

“搬过家后，我要到庐山彻悟庵去寻静竹。”杨度凝视着装着静竹骨灰的美人瓶说。

“什么，你去庐山寻静姐？”亦竹睁大眼睛反问。“哲子，那是梦呀，静姐哪里还可以寻得到？要是能寻到，我和你一起去寻！”

“我也知道，静竹已死，不会在庐山。但这个梦太怪了，说不定这是静竹在启示我，要我到庐山去一次。当年慧远邀集十八贤士在庐山东林寺结白莲社，创立了净土宗，陶渊明常去东林寺和慧远谈佛，

我去朝拜一下净土宗的祖庭也是应该的。”

亦竹知杨度怀念静竹甚深，去庐山，无非是借以慰藉相思之心，当年他不是为祭奠静竹，一人在西山寻了半个多月吗？静竹是哲子的初恋，也是自己的恩人，亦竹当然不会有平常女人的醋意，反而为哲子的这种痴情而欣慰。

在搬家的事大致料理清楚后，亦竹带着孩子和那只美人瓶南下苏州，杨度则和母亲、仲瀛、叔姬及午诒回到北京槐安胡同。

一个月后，杨度离京远赴江西庐山。

四 一个万籁俱寂的庐山月夜，杨度终于领悟了佛门的最高境界

庐山是长江边的名山。杨度过去多次乘船路过九江，都没有闲暇登山一游。他原本是一个极爱山水风光的人，但宦海颠簸，让他呛足了水，年轻时的豪情已十去八九，且此次来庐山带着的是浓厚的伤感情绪，与寻常的登山览胜有天渊之别。

杨度怀着一股无法排遣的惆怅，踏上了庐山的山道。正是仲夏天气，庐山树叶繁茂，一片新绿。流泉淙淙，鸟鸣嚶嚶，给静穆的大山增添了生气和欢乐。时时可见奇峰怪石突兀在眼前，刚走过几十丈远，回头望一下，它又突然幻化为线条柔美的层峦叠嶂。东坡居士那首咏庐山的名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确实实地道出了庐山峰岭的奇特。然而此时的杨度却丝毫感觉不出东坡诗中的意境来，他脑子里时时浮现的是二十年前的那桩往事。

二十年前，也是仲夏天气，他应静竹之邀赴西山潭柘寺之会。那时的他，青春热血为美好的爱情所激荡，可瞻的前途因崇高的憧憬而辉煌。“嘚嘚”的马蹄声如鼓点在欢快地跳跃，葱绿的西山如仙境般出现在眼前。青春、爱情、理想，人生最可宝贵最为闪光的东西交织在一起，组成了天地间最美妙的图画，最动听的乐章。

而眼下呢，同样是仲夏，同样是名山如画，同样是因为静竹而来，但今日与昨日相比，真可谓恍若隔世！

杨度就这样心事重重，脚步沉沉，目光呆滞，神情颓靡地走了一整天，四百旋山路只走了三分之一，便早早地借一个猎户人家歇息了。

次日一早再上山。临行时向老猎人打听彻悟庵，老猎人想了半天后摇了摇头。杨度也知道彻悟庵是没有的，但又对它怀着一线希望。常言说心灵相通魂魄入梦，说不定静竹的魂魄真的来过庐山，知道庐山有一座彻悟庵。果真寻到了彻悟庵的话，一定要在庵中住下来，夜夜与静竹的芳魂相会！

又是一天的攀登，杨度来到了牯岭。牯岭俨然一个集镇，店铺房屋不少。杨度落下脚后即向人打听彻悟庵，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旁边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中年汉子说：“庐山没有彻悟庵，倒是有个小寺院叫做泽惠寺。居士是不是听白了音？”

泽惠，彻悟，音的确有点相近，莫非是梦中听白了？杨度大喜道：“是的，是的，就是泽惠寺！请问在哪里，离此地多远？”

中年汉子说：“泽惠寺在香炉峰半腰上。香炉峰就是当年李谪仙看瀑布的那个山峰。”

汉子说到这里，竟摇头晃脑地吟起李白那首《望庐山瀑布》的诗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就在香炉峰上，那太好了！”杨度情不自禁地说。

“香炉峰离此不远，半日工夫就到了。不过，从山脚走到山腰，也要走半日。”中年汉子热情地介绍，“泽惠寺，是明朝中期建的。据说是一个商人来庐山参拜东林寺，在菩萨面前许下愿，说是若发了大财，则在香炉峰上建一座寺院。后来此人果然发了大财，便还愿建了一座寺院，取名泽惠寺，感谢菩萨恩惠了他。先前规模不小，年久失

修，现在破败了。寺里住着一老一小两个和尚。老和尚早年也闯过江湖，中年后削的发。居士若去，他们会高兴接待的。”

杨度很感激这个博闻的汉子。在牯岭睡了一夜，次日早上带了些干粮，踏着茅草丛生的羊肠小路，朝香炉峰走去。

这一带更加冷寂。在到达山脚的整个途中，杨度没有遇到一个人，连远远的一个樵夫的背影也望不见。一路上走着，他时常有一种遗世独立之感。经过一番艰难的攀援，傍晚时分，来到一座小小的古旧的寺院面前。抬头一看，长满苔藓的青黑砖壁上有着三个墨迹暗淡剥蚀的字：泽惠寺。杨度又惊又喜，果然有这样一座寺院，若是今夜在这里遇见静竹就好了。

寺门虚掩着。刚要推门，一个十三四岁的光头小男孩走了出来，见到他，仿佛见到天外来客似的欢喜雀跃，很热情地请他进门，又对着里面高喊：“师父，有施主来了！”

喊声刚落，从里屋走出一个清清瘦瘦的老和尚来，满面笑容地对杨度说：“施主光临，请坐，请坐！”

“谢谢！”杨度说话间将四周略微打量了一眼。

这是一间小小的佛殿。正前方有一尊被香烟熏得黑黑的泥塑阿弥陀佛像，像座上有一横排大字：南无阿弥陀佛。杨度想：到底是净土宗的祖庭之地，现在还继续着净土宗的香火。除开这尊泥塑菩萨和几个香炉烛台蒲垫外，佛殿里几乎再无别的东西了。

空落干净一尘不染的佛殿，面带微笑慈眉善目的和尚。与尘世相比，这里的确有另外一番境界。

“施主是来庐山游玩的？”老和尚轻轻细细地问。

“不是。”杨度答。

“那么是来烧香的？”老和尚微觉奇怪，又问了一句。其实，从杨

度进门的那一刻，他就看出来人不是香客。

“也不是。”

“哦！”老和尚大为不解地吃了一惊。

说话之间，小和尚端来一个粗泥碗，碗里盛着刚烧开的茶水，漂浮的茶叶又大又粗。杨度接过喝了一口，味道醇厚清香。

“法师，我借宝刹住几天，行吗？”

“行！”老和尚一口答应。“只是我这里没有东西可招待，吃的是红薯，咽的是腌菜。施主是富贵场里来的，怕住不惯。”

“我不是富贵人，住得惯，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

小和尚用瓦盆端来几只刚煨好的红薯，又从盐水缸里挟出几块腌泡的萝卜片来。老和尚说：“我与徒儿已经吃过了，你走了一天的路，想必很饿了，将就吃点吧！”

的确是饿了。杨度也不讲客气，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好久没有吃过这种煨红薯了，他吃得很香甜。

吃完饭后天色全黑，老和尚燃起一支松枝，佛殿被扑闪扑闪的火光照耀着，增加了几分虚幻缥缈的色彩。闲聊了一会儿话后，杨度在小和尚的床铺上睡下。小和尚则在隔壁与师父挤一张床上睡。

也许是昨天太劳累了，天明时杨度醒来，发现昨夜睡得又沉又死，什么梦也没做。他有点遗憾。

杨度穿衣起床，走出寺门外，只见香炉峰被乳白色的晓岚环绕，显得既美丽又神秘。茅草绿叶，都像是刚从山泉里捞出来一样，青翠鲜亮，水珠欲滴。空气清新得使人心旷神怡。杨度在心里叹息：这么好的地方，除开两个和尚外再无人来居住享受，造化空将这一番情意赠送给人类了。又想：一个人若在这种地方住久了，世俗间的欲望自然会摒除得干干净净的。寺院多建在山上，看来原因就在这里。

吃早饭时，小和尚居然端出一瓦罐米饭来，又有竹笋、野菌等几个菜。杨度知道，准备这样一顿饭菜，于这对师徒来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深山方外人的淳朴好客，使尘世竞技场上的失意客格外感动：应该以诚对诚！

吃完饭，老和尚并不再问起他来此地的目的，杨度却主动地告诉和尚。他没有说出静竹的名字来，只用“亡妻”一词代替，因为如此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表叙。静竹在生时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名分，死后，杨度倒时时刻刻觉得自己这一生真正的妻子应该是她。

“施主，你是世间少有的丈夫！”

只因死去的妻子的一个梦，这个汉子便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庐山，不怕劳累，不怕冷清，寻到这座一年到头几乎无人过问的破寺败院里来，都说这世界已经没有“情义”二字了，看来并不尽然。老和尚从心底里生发出对面前施主的敬重。但他很快又摇了摇头，说：“施主这番诚心虽可感，不过，这都是空的。”

“我也知道这是空的。”杨度不好意思地傻笑了一下，说，“我想我的亡妻大概是要我来庐山寻求某种启示。”

老和尚听了这句话后，凝神望了一眼杨度，点点头说：“庐山是座灵山，历代名士如陶渊明、李白、钱起、苏东坡都来此寻求灵气，但他们寻求的是世俗间的灵气。庐山又是一座佛山，历代高僧及居士们都来此寻求佛性。不知施主来此，是寻求世间的灵气，还是祖庭的佛性？”

“我来求佛性。”杨度立即回答。

“哦！”老和尚面露喜色，又问，“居士在家也读过佛经吗？”

“不瞒法师说，多年来我便在汾山密印寺、北京法源寺里接触过内典；这大半年来，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书都不读，专门读佛经，各宗各派的经典读过几十部。当然，在法师面前，这是班门弄斧了。”

“哪里，哪里！”老和尚很是高兴地说，“居士原来是位佛学广博的高士，善哉，善哉！老僧说来惭愧，佛经其实读得少。居士多年来与我佛门多有联系，想必认识八指头陀寄禅大法师？”

“认识，认识，他是我的同乡挚友。”

杨度将他与寄禅的交往简单说了一下。

“居士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听说杨度已为寄禅编好了诗集，和尚合十致礼敛容说，“居士既是寄禅大法师的挚友，又为我佛门立此大功德，老僧理应敬如上宾，只是泽惠寺寒碜得很，有辱居士光临。”

“法师客气了。”

杨度想，这个老和尚过去也是个闯荡江湖的人，世间的富贵繁华辛酸苦辣一定都经历过，现在能守着这个大山中的荒寺，心如死灰，真是非同寻常，想必他能给我以启示。

“法师，我来庐山是诚心诚意想得到佛性的启示。能在泽惠寺见到您，也是缘分，法师能给我以指点吗？”

“阿弥陀佛。”老和尚郑重其事地问，“居士有何见教？”

“法师，弟子少年时起便攻读孔孟之书，长大后习王霸之业，欲图一番大事，但屡屡遭挫，无尺寸之功可言。退后反思，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也无一事不出于我见。弟子想，世间大事，最大的莫过于救人，而救人则须先救己，救己又首在无我。从此来考查孔学。孔子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我二相，显然对立。孔学不是无我之学。以此来考查老庄。庄子齐是非，一生死，仅能等视外物，无择无争，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保全一身小我，仍非无我之义。老子则以无为作有为，立用而不立体，纯是术家者言，与身心无关。早就听人说，佛学是主张无我的，弟子遂由孔转庄，由庄入佛，然学佛良久，亦未得无我之法门。请问法师，无我法门应该如何进？”

老和尚谛视杨度，静静地听完他这番长论，沉吟良久，说：“居士苦衷，老僧能够知道。老僧年轻时也有用世之心，皈依佛门之后，方知世事皆空，用心全无必要，于是下定狠心，一刀斩断命根。从此万缘皆尽，万念皆息。”

杨度心一动，说：“法师刚才说得好，一刀斩断命根。如能这样，的确断绝了一切俗缘，连同自我也会同时断绝，但这一刀如何下呢？”

“明空，”老和尚说，“即明白世间一切皆空的道理。”

见杨度尚未醒悟过来，老和尚说：“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你去好好琢磨一切皆空、斩断命根的话。夜半子时，我们再接着谈。”

杨度心想，为什么要等到夜半子时才谈呢？他想起了《西游记》中孙猴子的师父半夜传道的故事，颇觉有趣，遂点头答应。

下午，老和尚小和尚或打坐参佛，或挑水劈柴，各做各的事。杨度一人独坐在寺外石头上，呆呆地望着莽莽苍苍的匡庐群峰，心里反复默叨着“一切皆空”“斩断命根”的话。也不知念了多少遍，到夜晚临上床时，他仿佛有种领悟之感。

“居士，请醒醒！”

也不知什么时候了，杨度被老和尚推醒，他赶紧穿衣起床。

老和尚说：“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杨度随着老和尚走出了泽惠寺。

啊！这是到了什么地方？杨度被眼前的景象弄懵了。近处，古树老藤青草杂花，都在若隐若显似有似无之中；远处，白天可以看得见的牯岭天池，都被一层青灰色的绸纱所罩住。抬头看，一轮圆月正从云层里缓缓移出，满天星斗仿佛伸手便可以摘到。明月的清辉洒在庐山的各个角落。再定睛一看，又似乎觉得牯岭、天池依稀可见。四野

无声，万籁俱寂，杨度仿佛觉得自己的一颗心与天地星月山石树木紧紧地贴在一起，又觉得它们也都有一颗心，与自己的心在一起跳动。慢慢地，他好像感到明月的光辉笼罩了自己，星斗的亮闪围绕了自己，香炉峰乃至整个庐山都在伸出千万双手臂来拥抱自己。天和地在渐渐靠拢，自身也渐渐地与它们——星月山石树木天地融为一体。杨度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起跃，在升华，在腾飞，如罪人之出狱，如游子之还乡，如久病之痊愈，如大梦之初觉……

“居士，你要仔细领略，这就是世界，这就是宇宙，这就是时间，这就是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它是色，又是空；它不是色，又不是空；它是心能把握的，又不是心能把握的；它是所有，又不是所有……”

“法师！”杨度四十余年的心智募然大开，心扉猛地透亮，胸臆间如同点燃起万道明烛，照耀着千道霞光。瞬时，他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贯通了。“我懂了，佛已经启示了我。法师你听我说吧！”

灵颖、灵慧、灵性、灵光一齐汇集在他的脑中。他对着朗朗夜空、茫茫庐山，高声诵道：“无心于事，无事于心，以无心之心了无事之事。行无所行，止无所止，作无所作，息无所息，来无所来，去无所去，生无所生，灭无所灭，心无所为，无所不为。一刀直下，斩断命根，前缘已了，后患不生。无心之境，境中无物，皓月当空，大彻大悟。”

老和尚拊掌大笑：“居士，从此刻起，命根已被你一刀斩断。你已经脱去凡胎，立地成佛了！”

“是的，是的，我已经成佛了，成佛了！”杨度也拊掌大笑，对着夜空喊道，“静竹，你安息吧，我已经在庐山成佛了，我为你吟一首歌吧！”一会儿工夫，香炉峰四周回荡起杨度幽冷的歌吟：

随缘游兮！世何途而不坦，身何往而不宜？放予怀于宇宙，视万物而无之。本无心于去住，实无择乎东西。或策杖于山巅，或泛舟于水湄。临清流以濯足，凌高冈而振衣。听春泉之逸响，挹夏木之清晖。枕溪边之白石，仰树杪之苍崖。柳因风而暂舞，猿遇雨而长啼。随白云以朝出，乘明月而夕归。藉苍苔以憩卧，采松实以疗饥。随所取而已足，何物境之可

疑。仰天地之闲暇，觉人世之无为。吟长歌以寄意，欲援笔而忘词。

老和尚听了这段歌吟后十分高兴，说：“居士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许多礼佛的高僧一辈子尚不能参透此中奥妙，居士能见月明心，因空悟性，实在是前生有慧根。老僧也送居士一偈：六根六尘，清静圆明。即心即境，无境无心。所谓成佛，即见本心。汝心既见，汝佛斯成。”

杨度喜道：“法师，我真的成佛了？”

“真的成佛了。”老和尚正色道：“佛即智慧，佛即顿悟。居士慧心灵性，早已立地成佛。”

二人遂并肩在月光空蒙的香炉峰山腰上漫步。老和尚给杨度讲以空破有、有即是空的佛学大道理。杨度四十多年的酣梦仿佛彻底苏醒了。

《杨度集》在《逃亡杂诗》的题目下收录这两首诗，同时也录存另外三首，现照抄如下：

“创业非难却又难，所争微细偶然间。古今豪杰皆如此，成败关头最等闲。”

“天时人事几沉吟，也是当时得失林。千古英雄成事诀，只因机会更无心。”

“人生知遇最难酬，景略良平死未休。自幸布衣无际会，不烦劳作武侯侯。”

为了穷究这门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学问，杨度决定在庐山住一段时期。从次日起，老和尚便陪着他在东林寺住了下来。他一次也没有梦见过静竹，但万物既空，那么静竹及与静竹的情爱也是空的，梦不梦见，对于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他天天和老和尚及东林寺的高僧们探讨古今佛学精义，没有多久，便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不但完全从世俗中超脱出来，而且对传统佛学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他认为自己已具备创立一门超越前人的新佛学的条件了。如同二十年前刚步入政界，便立志要做王佐之才一样，刚跨进佛学殿堂的杨度，便决心横扫历代佛祖，做中土佛学界的第一人。

秋风吹动庐山迎客松的时候，杨度告别了泽惠寺和东林寺，启程

回京。临别时，他为众僧口占一偈：我即是佛，我外无佛。身外无心，心外无物。声色香味，和成世界。时无先后，地无内外。三世当时，十方当地。时间空间，一念之际。差别相起，名曰心囚。一切扫却，平等自由。此心无为，而无不为。天然一佛，无可言思。

杨度又对自己二十年来的经历作了一番清理，深为自己当年的执迷不悟而可笑，于是提笔写了两首诗分赠给泽惠寺的老和尚和东林寺的住持。

世事不由人计算，吾心休与物攀缘。

穷通治乱无关系，任我逍遥自在天。

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丘墟。

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

两位法师对他的偈语甚是满意，看了这两首诗后却在心里摇头：还在惦念着穷通治乱、帝师王佐，看来他的内心深处仍没有脱胎换骨！

正当庐山的杨度自以为已证大道的时候，京师槐安胡同里，他的两位志同道合者却陷在情感的煎熬中。

五 叔姬把五彩鸳鸯荷包送给了心中永远的情人

当帝王之学的传人步着其师的后尘接二连三惨败的时候，出嫁二十年重返娘家的杨氏才女，却在寂寞之中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已届不惑之年的叔姬，这一两年来心中常常有一股微微的暖意在滚动，仿佛逝去多年的青春朝气又重新萌发了。她时时觉得生活中有一束阳光在照耀，抑郁多年的心胸又显得开朗起来。她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夏郎在身边的缘故。

从总统府内史沦为帝制余孽的夏寿田，一直保持着心态的平静。他本是一个没有多大事功欲望权力欲望的人，他的最大兴致不是做官，而是吟咏于诗书之中，寄情于山水之间。先前做内史，他无意利

用这个重要的职务为自己谋取什么，现在丢掉了这个职务，他也没有觉得损失更多。将近五十岁的前榜眼公，历尽国乱民危、父丧妾死的人世沧桑后，更为自觉地服膺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并自号天畸道人。哲子由庄入佛后，邀请他和叔姬陪伴，他也欣然依从。儒、道、释三门学问，历来是三峰并峙。前面两座峰都已入山探过宝，岂可置第三座于不顾？何况与他一起游这座西天灵峰的，还有一位世间难觅的才女。

夏寿田很是佩服叔姬的才华。当年东洲岛上，叔姬一曲《玉漏迟》压倒须眉的往事，一直深深留在他的记忆中。后来彼此南北睽违，联系不多，然心里总记得。三年前，夏寿田从西安回到北京，与叔姬久别重逢，二人都很快乐。以后夏寿田常去槐安胡同，与哲子谈国事的时候少，与叔姬谈诗文的时候多，越谈越觉得叔姬并非等闲。有时，他们也谈起婚姻，谈起家庭。夏寿田对叔姬心中巨大的悲苦甚是同情，他甚至为此感到内疚，因为叔姬和代懿的结合，是他第一个提出的，他后悔那时对他们两人都了解不够。

是敬佩叔姬的才华，是怜悯叔姬的处境，是救赎当初的过失，抑或是别的什么微妙的心思？夏寿田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出于何种原因，他一直没有把陈氏夫人接到北京来，而槐安胡同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吸引着他。

洪宪帝制失败后，他居然神差鬼使似的，没有在杨宅墙壁上再挂岳霜的《灞桥柳絮图》，也没有在案头上再摆上爱妾的玉照。这个细微的变化，杨家所有人没有觉察出来，却给叔姬以极大的抚慰和满足。就冲着这，叔姬仿佛觉得照顾体贴这个落难的男子，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叔姬心里清楚，跟代懿结褵二十年来，不要说这些年了，就是刚结婚的那几年，她也没像一般多情的少妇那样，对自己的丈夫爱得疯狂，爱得深沉。她的脑海里总抹不去夏郎的丰采，心灵里总割不断对夏郎的绵绵思念。从日本回国后，夫妻关系中有了一道深刻的裂缝，叔姬更是常常捧起夏寿田送给她的那朵大红宫花，痴痴地望着它，晶

莹的泪水悄悄滴在花瓣上。有时她也会从陪嫁的红木箱里翻出少女时代绣的五彩鸳鸯戏水荷包来，轻轻地抚摸着那两只游戏于莲荷中的鸳鸯。在万千愁结越结越紧时，她只有以抚枕痛哭来作一番暂时的解脱。

也真是老天不负有情人，十多年后，哥哥竟然与夏郎同官京师，而母亲又决定与嫂嫂同行北上，叔姬不顾丈夫的请求、公公的劝阻，毅然随母嫂来到北京，她要努力寻觅当年的温馨。然而，她失望了，因为夏寿田那时并不在北京，为一座孤坟而滞留西安。

好了，夏郎终于返回北京，能常常和自己叙旧聊天、谈诗论文了。尤其是这次的逃避通缉，从槐安胡同到海河洋楼，又从海河洋楼回到槐安胡同，叔姬感觉到夏郎是完全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因为那道由岳霜的遗物而筑起的樊篱已经拆除了。

代懿离开北京回湘潭前夕，一再请求叔姬和他一道回家。叔姬尽管很想念儿子，但还是硬着心拒绝了。儿子快二十岁了，不太需要她的照顾了，而夏郎却令她缱绻缠绵，难舍难分。

多少个旭日东升的清晨，叔姬对着窗外，凝视小庭院里的夏郎在屏息静气地练太极拳；多少个人静更深的月夜，叔姬披衣走进隔壁的房间，为灯下的夏郎添水续茶，叮嘱他早点安歇；多少个神清气爽的上午，叔姬和夏郎相向而坐，读佛经，参禅理；多少个暮色苍茫的黄昏，叔姬伴着夏郎，散步柳枝下，议汉文，说唐诗。在这种时候，叔姬心里充溢着甜蜜和幸福。她感激上天终于酬答了她二十多年的苦苦相思。她有时朦朦胧胧觉得过去的一切都是梦幻，而眼下才是真实的。她应该是从未嫁给王家做媳妇，夏郎也从未有过别的女人，才高气傲的叔姬和风神俊逸的夏郎，天地同时诞育他们的目的，便是为了让他们能比目遨游，比翼齐飞。有了这，今生还求什么！

秋风起了，葡萄架上的青叶渐渐变黄，叔姬惦念着远去庐山的哥哥，盼望他一路平安早日归来。这时，她忽然发现葡萄架边正一前一后飞着两只蝴蝶。前面的那只是黑褐色的，翅膀较大，上上下下的，飞得潇洒自如。后面的那只是粉白色的，翅膀较小，左左右右的，飞

得飘逸优美。小庭院里很难有蝴蝶飞进来，何况时序已是初秋！

叔姬饶有兴趣地观看，看着看着，她的双眼模糊了，迷蒙了，面前出现了另一番景象：阳春三月，百花竞开，归德城外，山青青，水粼粼，一个少女在嬉笑着，奔跑着，追逐一只少见的蓝黑相间的大蝴蝶。一会儿，一个英俊青年帮着少女扑捉。他逮住了这只蝴蝶，但他跌倒了，满手掌都是血。少女从他手里接过蝴蝶，发现他的辫子异于常人的黑亮。就在那一刻，少女的心中涌起一股浓浓的春情，仿佛造化所孕育的迷人春意，瞬时间全部贯注了她的胸臆。

啊，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一眨眼便已过去，二十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却永远不会忘记。为了留住青春年代的美好回忆，为了纪念那段铭心刻骨的情怀，叔姬决定精心精意地填一阕词。她选择了姜夔自制的音律最美的《疏影》作为词谱，标题定为《秋蝶》。

叔姬因身体多病，多年来已不做诗词了。她今天兴冲冲地铺纸磨墨，将词名写好后便托腮凝思起来。夏寿田一早便到琉璃厂寻书去了，母亲在厨房里帮黄氏嫂子洗菜做饭，何三爷早在去天津前就辞退了，故而大门一天到晚都关着。小小的四合院，静静的，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慢慢地，云层越来越厚，天色变得灰暗了。一阵北风吹来，夹杂着飘飘雨丝，洒落在地上，将几片枯萎的葡萄叶一起带下。沟边砖缝里的小草在寒风中抖索着，犹如乞儿似的可怜。定睛看时，那两只蝴蝶却不知何时不见了，庭院里顿觉冷落。叔姬觉得有点凉意，她赶紧将那件镶着孔雀毛的披肩披上，却依然不敌寒气的侵袭。她明白了，这寒气原来是从心里冒出来的，再厚的衣服也抵御不了。她想起易安居士晚年的作品来。那诗词中的意境与早年的迥然不同，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味道，即便是“元宵佳节，融和天气”，她也会想到“次第岂无风雨”。唉，宇宙间的春天已经过去，人生的春天也早已逝去，再美好的回忆亦只是回忆而已，它哪里能够代替活生生的现实！现实是徐娘半老，血气已衰，再也不会是采花酿蜜的春蝶，而是躲风避寒的秋蝶了！

想到这里，一股无可奈何的悲哀感再也排遣不掉，笔底下流淌的竟是满纸淡淡的怨愁：

看朱又碧，叹四时荏苒，佳景非昔。纤影徘徊，似喜还愁，无言也自堪惜。娇饶意态宜妍暖，争忍听寒风萧瑟。暗销魂，粉褪金残，恨入修眉谁识？
凄寂青陵旧见，丝丝嫩柔柳，时又飞雪。本是无情，自解翩跹，忘却去来踪迹。当年幸入庄生梦，自不管露红霜白，且漫夸冷菊夭桃，一任春华秋色。

写完后，叔姬再吟诵一遍，竟然完全不是动笔前的初衷了。她叹了一口气，倒在床上昏昏睡了过去。

午后，夏寿田回来了。他今天在琉璃厂访到了一幅北魏碑的拓片，进门便径直向叔姬的房间里走来，要与她共同欣赏。

房门虚掩着。他推开门，只见叔姬睡在床上，正要退出，一眼瞥见书案上摆着一张诗笺。夏寿田拿起一看，正是叔姬上午所填的《疏影·秋蝶》。看完后心想：叔姬多年不做诗词，今日所吟，分明比过去更深一层意境，尤其这番“一任春华秋色”的道家真意更是难得。不要冷淡了她的秋兴，我来和她一首。

回到自己的房间，当年的词臣踱步沉吟半个时辰后，也以《疏影》为谱填了一阕《秋蝶》，分别在前后写上“庄大士吟正”、“天畸道人奉和”等字样，将它送到叔姬房间的书案上，与前阕《秋蝶》并排放着。

叔姬起床后，想把上午填的词再修改修改，走到书案边，立即被夏寿田的和词所吸引。她又惊又喜，拿起来念道：

疏阑一角，正晚烟欲起，凉梦初觉。么凤独归，似识空阶，多情还近珠箔。海棠春半初游冶，直数到销魂红药。料越罗褪尽，金泥不分，秋来重著。夜夜杜陵双宿，年时待追忆，风景非昨。只有丛芦，舞遍荒汀，乱点无人池阁。玉奴解领繁霜意，定不怨粉寒香薄。纵画屏误了牵牛，犹有桂林前约。

不愧为二十年前的蟾宫折桂者，一阕《疏影》珠圆玉润，音协律美，读起来满颊芬芳，叔姬爱不释手，连诵了两遍，最后将目光紧紧盯在结尾的那两句上。

“纵画屏误了牵牛，犹有桂林前约”，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夏郎当年也有那个心思，因为错过了时机，造成了终生的失误？而今天仍愿赴丹桂之秋约？想到这里，叔姬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归德镇时，夏公子与哥哥从早到晚说的是男儿大事，从没有一句涉及到儿女私情，与“误”搭不上界。那么是现在的追悔？时至今日方才领悟到过去的婚姻是一种“误”？眼下牵牛虽已早谢，仍有桂子在飘香，他要以秋实来弥补春华之不足？叔姬又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夏郎寄居杨家一年多了，彼此虽融洽，却从没有出格的表示。这样说来，他只是在填词，在奉和，在咏秋风中的蝴蝶，此外别无深意？

心思细密、才情充沛的叔姬坠入了自己织就的情网之中。她决定测试测试下。

四十出头的杨庄着意将自己打扮了一番。脸上薄薄地施上一层白粉，再搽一点浅浅的胭脂，涂上口红。眉毛很好，无须再描了。白皙的耳坠上配上一副素雅的梅花形珍珠耳环，光洁的头发上再插一把深红色的环形牛角梳。再换上一件朱紫色夹衣，披上那袭镶着孔雀毛的披肩。打扮停当后，叔姬对着穿衣镜前前后后打量了一番，心里颇为满意。除开眼角边有几道细细的鱼尾纹外，浑身上下，似乎跟二十年前刚出嫁时没有多大的差别。一股失去多年的自信心顿时涌出。

接下来，她又把房间收拾了一下，书案排得整整齐齐的。整个房间，充溢着一种淡雅和谐温馨温暖的气氛。看着这一切，她心情甚觉愉悦。蓦地，她想起了两件重要的东西，忙从箱子底层翻了出来：一是夏郎送的那朵大红宫花，一是做女儿时绣的五彩鸳鸯荷包。二十年了，它们都依然光彩如新。抚摸了很长时间后，她将宫花搁置在书案正中，而将荷包藏在抽屉里。

夜色降临人间时，夏寿田应邀来到叔姬的房里。明亮的烛光中，一向朴素矜持的叔姬今夜光彩照人，含情脉脉，令夏寿田又惊讶又激动。谁说四十岁的女人是豆腐渣，此刻的叔姬，不正是一朵依然迷人的鲜花吗？他真想大声地说一句“你真美”，嘴唇动了几下，终于没能说出口。

“夏公子，你请坐！”

从归德镇初次见面时起，一直到现在，无论夏寿田的身份官衔如何变化，叔姬总以“夏公子”三字来称呼他。夏寿田最喜欢听这种称呼，它亲切脱俗，而且让他听后总有一种青春焕发的感觉。

“叔姬，今上午在琉璃厂，我觅到了一幅北魏碑拓片，虽是残缺，却弥足珍贵，我想请你看看。推开你的门，你正在午睡，我刚要退出，瞧见了你新吟的《疏影》，读后情不自禁地和了一首，还望你赐正。”

吃晚饭时人多，夏寿田不便多说话，刚坐下，便兴奋不已地说了一大串。

叔姬微笑着说：“你是词臣出身，填的词，我哪敢赐正呀！有你的这阕《秋蝶》，我的《秋蝶》大增光彩了。”

夏寿田听了很高兴，说：“历来咏春蝶的多，咏秋蝶的少，可惜翰林院早撤了，不然的话，这两阕秋蝶词会在翰苑诸公中传诵开的，特别是你的那句‘当年幸入庄生梦，自不管露红霜白’，真是词坛佳句。”

叔姬笑道：“再好也比不上你的‘纵画屏误了牵牛，犹有桂林前约’呀！”

叔姬说着认真地看了夏寿田一眼，只见他脸上微露一丝不自然的笑容，于是揶揄道：“夏公子，你这大概是借蝶自喻吧。谁是你当年的牵牛，如今的桂林又在何方？”

叔姬今夜的特别喜悦，使夏寿田有点意外。将近五十岁的前榜眼公饱阅世事，练达人情，从踏进门槛看到叔姬精心打扮的那一刻，就发觉她心绪非比往常。相处一年多了，唯独今夜不同，显然是因为这阕和词的缘故，而和词中的诗眼正是“纵画屏误了牵牛，犹有桂林前约”这两句。如此说来，长期与丈夫分居的她，与自己震荡的心灵有所共鸣？

这两句词究竟写出了一种什么心态呢？是无端揣测，还是借物喻志，词人自己也难以说得清楚明白。可能是咏秋蝶至此，必须要有这两句才能在肃杀秋风中增添一点暖意，也可能是神遣灵感，道出了自己近年来的一段隐衷。似乎此时夏寿田才发觉，他其实早就偷偷爱上了这个志大才高却命运多舛的女子。不然，何以渐渐淡忘了对岳霜的怀念？何以一直不接夫人来京？又何以三天两日往槐安胡同跑？一个大男子汉，又何以心情怡然地长住友人家？什么理由都难以解释清楚，唯有这句“纵画屏误了牵牛，犹有桂林前约”才能说明一切。

然而，这话怎么说呢？聪明敏捷的前内史窘住了。他四顾左右欲言它。猛地，他发现了书案正中摆着一朵鲜艳欲滴的大红宫花，似觉面熟。啊，想起来了，这不是那年托哲子带回送给叔姬结婚的那朵宫花吗？它居然被主人珍藏到今天，它今夜居然被主人置于书案上展现在送花人的面前。这中间蕴含的深意，还需要再问吗？

“叔姬，这就是那年我送的宫花吗？”夏寿田没有回答叔姬的提问，而是用手指着书案，转移了话题。

“是的。”叔姬的情绪骤然冷下来，“这是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但我一次都未戴过。”

“为什么？”夏寿田吃了一惊，“难道洞房之夜也没戴过？”

“没有。”叔姬轻轻地摇摇头，刚才的喜悦欢快完全从脸上消失了。

“你不喜欢它？”夏寿田明知不是这回事，嘴里却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来。

“怎么会呢？”叔姬凄然一笑，收下这朵宫花后整整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的情景至今仍在眼前，叔姬多么想对这位心中永远的情郎，痛痛快快地叙说当年悲喜交集的心情，但她到底不能这样，万语千言全都压下去了，只回答了一句，“因为我太喜欢它了。”

夏寿田心一紧，一股热血猛地涌起，他鼓起勇气说：“叔姬，二

十年了，你都没有戴，我真没有想到。假若今夜我给你戴上，你会愿意吗？”

叔姬没有做声，红着脸微微点了点头。

夏寿田起身走到书案边，拿起那朵宫花走到叔姬面前。夏寿田仿佛觉得手里拿的不是一朵宫花，而是万钧黄金。不，它比万钧黄金还要贵重，它是一个情感深沉的女子，用毕生的情爱铸成的一颗不能称量的心！夏寿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他也感觉到了叔姬的心在怦怦跳动。叔姬半低着头，微闭着双眼，默默地让夏公子把花插在她的鬓发上。夏寿田本可以就势抱住因戴上红花而显得更为俏丽的叔姬，但他迟疑了一阵子，终于没有这样做，依然回到原来的椅子上。

“谢谢。”停了好长一会儿，似乎经过激烈的内心思索终于拿定了主意，叔姬说，“夏公子，二十年前你送我这朵宫花，我感激你的盛情，总想着要送你一件礼物回报，但又总没有合适的东西。今夜，你为我亲手戴上了这朵花，了却了我杨庄今生今世最大的心愿。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酬答，只有一个荷包，略表心意。”

叔姬从书案抽屉里拿出那个五彩鸳鸯荷包来，托在手心里，眼望着手心，轻声说：“我们湘潭未出嫁的女孩子，在绣嫁衣时都要绣一个鸳鸯荷包，订婚那天送给未来的丈夫。我也绣了一个，却没有送给代懿。不是说我那时就不喜欢他，而是早在三四年前，在归德镇的总兵衙门里，便有一个完全地占住了我的心。代懿虽是我认可的丈夫，他也不可能取代此人在我心中的地位。”

夏寿田的心被这几句话牢牢地揪住了。“早在三四年前，在归德镇的总兵衙门里”，这话里的那人不就是自己吗？热血在他的胸腔里沸腾着。尽管已年近半百，这股热血依旧像年轻人一样的激荡奔涌。他双手接过荷包，感情再也不能控制，紧紧地抓住叔姬的手，嗓音颤抖地问：“叔姬，你说的是我吗？是我吗？”

叔姬含着泪水点了点头。

“叔姬，我也同样很爱你。桂林前约，就是指的你与我呀！”夏寿田的手抓得更紧了。“叔姬，我们结合吧，我们相依相伴，一起走过后半生吧！”

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对理想中的爱情执着追求的杨庄，多少年来，一直在渴望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在倾听着这样一句从夏郎心窝里发出的语言。盼望了二十多年，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这句话终于听到了，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激动地说：“夏公子，你这话太令我感动了，我谢谢你！”

叔姬将手从夏寿田的双手中抽出来，转过脸去，抹了抹眼泪，又从书案上端起一杯茶来递给夏寿田，说：“喝口茶吧！”

夏寿田接过茶杯，喝了一口，心情缓和下来，颇以刚才的孟浪而惭愧。

叔姬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两口后，她平和地说：“二十多年来，我有两个愿望一直耿耿在心。一是将我做女儿时绣的荷包送给你，一是想听到你对我亲口说一句‘我爱你’的话。我常常为这两个不近情理的愿望而自我讥笑。我早已是王家的媳妇，你也早有自己的女人，这两个奢望，不好比上天揽月下海捉蛟吗？真正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今夜，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我杨庄心满意足了，别的企望我不敢有，也做不到。”

见夏寿田仍是一副痴迷的神态，叔姬叹了一口气，说：“我名义上仍是代懿的妻子，你桂阳老家还有贤惠的夫人，这就决定我们不能结合。陈氏夫人为你生儿育女，含辛茹苦，你也不应该休掉她。倘若因我而休掉陈氏夫人，不仅陷我于不仁，也陷你于不义。代懿对我并不错，这我心里明白。我和他分居，他自知理亏，尚可以谅解我。倘若我和他离婚，便会给他带来痛苦，这种事我也做不出；何况我还有儿子，我也不能让儿子指责我。夏公子，这是我们的命运，命运让我们这一生只能相爱，而不能结为夫妻，愿佛祖保佑我们来世吧！”

叔姬的平静态度感染了夏寿田，心里不住地说，是的，叔姬的话

是对的，不能结合固然痛苦，倘若打乱这一切以后再结合，将会更痛苦。他望着叔姬说：“你的这番情意我三生报答不完，你让我用什么来酬谢你呢？”

叔姬淡淡地一笑说：“你就这样长住槐安胡同不走，天天陪我读佛经说闲话，这就是对我的酬谢了。”

“好。”夏寿田忙答应。“和你在一起读书说话，也是我后半生最大的愿望。”

“如果有空的话，你给我帮一个忙。”

“什么事？你只管说。”夏寿田重新握住叔姬的手。

“在誊抄寄禅法师诗稿的时候，我冒出一个想法，也想把自己过去的诗文词整理一下。”

“那很好呀！”夏寿田忍不住打断她的话。“我来做这本诗文词的第一个读者。”

“不只是做读者。”叔姬笑着说，“我还要借你写给天子看的一笔好楷书帮我誊抄一遍。”

十多年后，夏寿田在癸酉除夕那天将杨庄的诗文全部誊抄之时。为之填《百字令》一阕。词如下——

东风旭日，遍湘皋芳草，都成绮思。玉树连林珠白琲，想见清才绝丽。窈窕经心。脩姱楚学，曼衍阿翁意。风翔千仞，翩然下视尘世。

闻道静室潮音，虚空卍字，顿发灵山智。一片团蒲光似月，照破山河大地。少室将来，赵州放下，文采都闲事。一灯初祖，孤明惟有心慧。

叔姬的书法端正娟秀，且有的是时间，她却要夏寿田为她誊抄，此中心意，夏寿田当然明白。他颇为激动地说：“能为当今的易安居士誊抄诗文，实在是我夏寿田的福分。它要比我过去在翰苑为皇上抄写起居注、日讲疏贵重十倍百倍，我一定会倾注全力写好。”

叔姬听了这话十分感动，说：“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你这话见外了。”夏寿田松开手，问，“整理得怎么样了，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大致差不多了。”叔姬起身，从书柜里捧出一大叠纸来。

夏寿田接过翻看着，不少诗文中都有湘绮师的亲笔批点，益发显得可贵。第一篇《诸葛亮论》，开篇之语便夏夏独造：“古之人臣，朴讷而安邦国者有之，若夫任智以自济，矜己而不虚，亏中道而能成事者，或未闻焉。观夫诸葛亮之为政，其亏中道乎？”

读了这几句，夏寿田已不能罢休了。他接着读下去：

天下未定之时，耀兵尚武之日，当将相合同，以规进取，检御诸将，俾竭其能。李平虽非王佐之才，以先王之明，应无虚授，既并受顾命以匡少主，岂以其位俾势并而致之于徙者乎？何不如相如、寇恂能致兴于赵、汉也。及后出师斜谷，并用延、仪，各有骁勇之姿雄豪之略，怀才抱器，自逞其私，而亮始无善御之方，嗣有激成之衅，以至争权尚勇，绝道槎山，羽檄交驰，有如敌国。

夏寿田连连点头称是，不觉读出声来：

辅庸弱之君，摄一国之政，功业未著于当时，卒遭轍道之祸者，岂非法晏婴之余智，而微周召之遗风乎？以此言之，蜀汉之倾危，亮之过也。后之君子咸称其为贤相，岂资谄道取之哉？

除《诸葛亮论》外，杨庄还撰有《蒯通论》、《晁错论》、《臧洪论》等。兹录《蒯通论》如下，以见杨庄的才识——

权变之士，自古然矣。六国之时，苏秦、陈轸之属，逞口舌以登卿相，饰巧诈而下王侯。方之蒯通，斯为盛矣。然通远鉴前隙，近占位势，以要韩信三分之策，岂非有志之士乎？而信自固金石之交，卒罹楚泽之祸，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以信之才略，倘能据强齐而从燕赵，分楚汉而怀诸侯，当斯之时，天下亦未必为汉有也。若使天命有归，则通为佐命之首，万户侯亦岂足道哉！失事成则功显，机败则衅生，后几脂膏乎鼎镬者，势使然耳。观其建著大谋，度料成势，似乎识者。当韩信闻酈生已下齐城，逆将还师，而徒以一时面谀，至陷人杰，向使淮阴即三分之策，成鼎足之基，亦将裂膏腴，享崇号，固不能以圣人之道以责燕之鄙人也。然其立身，专习以机变，后世将何称焉。通之见非于班固，不亦宜乎！

夏寿田放下稿纸，深情地望了一眼正在灯下挥笔改词的叔姬，心里叹道：过去总以为叔姬之才在于吟咏上，却不料在用人行政上她也

能发出这等不同凡俗的议论来。诸葛亮千古贤相，这已是不刊之论，叔姬却偏偏可以指出他的最大失误之处。深刻也罢，苛刻也罢，总是独出机杼，不人云亦云，实在难能可贵。

叔姬转过脸来问：“夏公子，你看这些东西也值得整理誊抄吗？”

“岂只值得，真谓字字千金。”夏寿田真诚地说，“我刚才粗略看了一遍《诸葛亮论》，深以为你不仅是位女才子，而且是一位女良史、女贤相，可惜你不该是个女儿身呀，不然真可为国家做出大事业来。”

谁知叔姬听了这话，半晌没有做声，过了好久才缓缓地说：“夏公子，你和我哥一个样，大半辈子都走在一条迷途上。其实，文章做得再好，议论发得再深刻，于当政秉国都无用。当政秉国另有一套办法，与作出来的文章大不一样；若一味按文章中的正理去做，绝对挤不进当政秉国者行列之中，即使侥幸进了，也做不成大事。我这一生若是男子汉的话，最后也必然会落得个我哥哥这般的结局，那时我心里反多一层抑郁，还不如做个女儿身，只把诗文当作消愁解闷的自娱为好！”

叔姬这番议论，让饱读诗书的前侍读学士听了愕然不知所对。

六 虎陀禅师为信徒们开传法会

当卢沟晓月照着桥面霜花的时候，杨度从庐山回到了北京。三个月不见了，在家人的眼里，他俨然成了另外一个人。出门时瘦瘦的，现在胖多了，也结实多了。先前一天到晚眉头紧锁、思虑重重，现在一天到晚平平和和的，仿佛万事都不在心上。他把家中过去所张挂的名人字画全部拿掉，换上他手书的条幅。他给母亲房里挂的是：“或有于佛光明中，复见诸佛现神通。”给夏寿田的房里挂上：“佛身如空不可尽，无相无碍遍十方。”给叔姬的房里挂上：“菩提树下成正觉，为度众生普现身。”给自己房间里挂的是：“皮肤脱落尽，惟余一真实。”在餐厅的正中，高高悬挂的是一首七言诗：

世上心机总枉然，不如安分只随缘。

旁人若问安心法，饿着加餐困着眠。

他每天早上一个时辰晚上一个时辰，挂着觉幻长老所送的那串松花玉念珠，低首盘腿，一个人在书房里默默地坐着，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李氏老太太见状，对黄氏媳妇说：“阿弥陀佛，哲子这次庐山回来，真正成了佛门中人，只差没有剃发了。”

黄氏笑着说：“娘，我看哲子一天到晚有点傻乎乎的样子。”

李氏老太太说：“这就对了。这世界坏就坏在‘聪明’二字上，哲子先前是聪明过人，所以自找苦吃。这样傻里傻气下去，说不定可成正果。”

叔姬与夏寿田商量：“我哥这次想必在庐山取回了真经，我们向他求教求教吧！”

夏寿田说：“好哇，我参了大半年的佛了，多有不解，正要向他请教哩！”

杨度知道后满心喜悦地对大家说：“我参的是大乘佛学，不仅要度己，更要度人。明天上午我为你们开一个传法会，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提出来问我。”

第二天上午，杨度的书房临时成了讲经堂。他换了一件干净灰布长袍，颈上挂着那串传了四代高僧得了佛门灵气的念珠，盘腿坐在一个旧棉垫上。李氏老太太、仲瀛、叔姬和午诒都坐在他的对面，一个个态度严肃，表情认真，那气氛与寺院里做法事并没有多大区别，只差几尊佛像几根香烛了。

“佛像一时不好找，香烛家里有，点上吧！”李氏老太太吩咐媳妇。

仲瀛建议：“碗柜里还有一只多年未用的老磬，拿出来敲几下吧！”

杨度摆摆手说：“佛像不要，香烛不要，钟磬也不要，这些形式都不重要，重要的在心。”

叔姬笑着对夏寿田小声说：“看来我哥修的是禅宗中的不学佛派。”

夏寿田笑了笑，没有做声。

杨度端坐棉垫上，默默地数着念珠。念珠数过三遍之后，他开始说话了：“十方居士，红尘信徒，虎陀禅师今日在槐安胡同开设讲经堂，诸位于佛法 and 世事有不明之处尽管问来，本法师依超度众生之大经大法，一一给你们解惑破谜。”

沉默片刻，夏寿田最先发问：“虎陀禅师，弟子有一事不明，请法师赐教。”

叔姬和仲瀛见夏寿田做出这副神态来，都悄悄地笑了。

杨度望了老朋友一眼，一本正经地说：“天畸道人心中有何疑问？”

夏寿田说：“昔者印度名僧菩提达摩来到我中国传佛法，特开禅门一宗，衣钵相传，至于五祖弘忍。弘忍将传心法，令诸弟子各呈一偈。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五祖说神秀未能见性。慧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说慧能亦未见性，但半夜密召他入室，为他说《金刚经》。慧能顿悟，遂传衣钵而为六祖。此段公案传之千余年，世间佛子但知崇信，莫敢疑义。弟子想，传法因缘，由于一偈，何以五祖说慧能亦未见性？若未见性，又如何传法？此义难明，请为开示。”

杨度答：“善哉此问！天畸道人能明佛法第一义谛。六祖‘菩提’一

偈，虽说以空破有，却未能即空即有，虽说去妄显真，未能即妄即真。六祖呈偈之时，尚未透过末后一关，故其偈意偏空，未彻圆明实性。五祖夜半密传心法，直指本心，使六祖顿明自性。非空非有，非妄非真，空有全消，妄真双泯。众生无垢，佛亦无净，众生无减，佛亦无增，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持，自然是道。此时六祖自见自心，自明自性，生死一关直超而过，永离三界，立见如来，俄顷之间即成佛道。”

夏寿田点点头，叔姬似有所悟。李氏老太太莫名其妙，但对“生死一关直超而过，永离三界，立见如来”这几句很有兴趣。她今年六十多岁了，常常不自觉地想到了死，心中不免有些恐惧，若能通过学佛法闯过生死关就好了。

仲瀛大半没有听懂，她惦记着中午的菜还没有着落，应该到菜市场去买点菜来才是，否则，午饭如何对付？再见心明性，饭总还是要吃的吧！想着想着，便有点坐立不安了。

这时，叔姬发问了，她也学着夏寿田的口气：“虎陀禅师，你刚才提到末后一关，既曰末后，则必有前面。请问一共有几关，又学佛之人过关与未过关有何差别？请法师一并指明。”

杨度在《虎禅师偈》的序文里说：“予妹庄为王湘绮师第四子妇，少有文才，上师魏晋。文学范蔚宗，诗学谢灵运，兼好老庄，深研玄理。湘绮师传其家学，称为才女。昔从予游学日本，归而置身社会教育，因病闲居，始治佛学。初习净土，继持密宗，修业至勤，用心弥苦，予自庐山悟道后，屡寄书启导之。机缘未熟，莫能投契。而同学夏君午诒，发心在后，明心在先，时时间予叔姬彻未，盖知其勤敏而讶其迟滞也。”由这段话中可窥杨度兄妹及夏寿田当年研习佛学之一斑。

杨度将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与当年从寄禅那里学来的高僧三义融为一体，正正经经地对她这个与自己一样的聪明过人，也一样的坎坷过人的妹子说：“禅家所谓末后一关即为生死一关。一切佛子，不度此关，不成佛道。详其次第，则有三关。本来众生皆有佛性，自心自迷，遂生魔境。于是佛因魔生，魔因佛起，佛高一尺，魔高一丈。多一分理解即多一分情识，多一层戒行即多一层孽障。将心治心，反成心病，只能渐修，未能顿悟。故其学佛难于登天，而其成佛易如履

地。学佛必经多劫，成佛只在须臾。学佛始于渐修，成佛终于顿悟。修为顿中之渐，悟为渐中之顿。离顿无渐，不能舍悟而见修；离渐无顿，不能舍修而立悟。修时凡佛皆魔，悟后凡魔皆佛；修时佛魔对立，悟时佛魔对消。这顿悟即为第一关。”

叔姬点头，问：“那第二关呢？”

虎陀禅师继续传法：“由此而进，则如遍地皆机，忽然而遇，一念回光，大梦立觉。一切心魔，渺无踪影；一切世界，粉碎无余。多生情识一旦销亡，生死命根一刀两截，一了万了，更无余事。本来无佛，亦无众生，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此为第二关。”

仲瀛听到这里，大为不解起来：既然本来就没有佛，还说什么佛法，建什么寺院，入什么佛门，拜什么佛祖？这一切不都是瞎闹腾吗？想起再不去买菜，大家的午饭都吃不成了，她忙起身，去厨房里提个菜篮子出门去了。

讲经堂里，从庐山取回真经的虎陀禅师还在兴致酣畅地传授禅宗的最高机趣：“由此而进，则如死去活来，别一世界，立地承担，即我即佛，心如虚空，无在不在。一心超前，无前无后，无内无外，无有时间，无有空间，三世止于当时，十方止于当地。三世十方，备于一念，出世入世，无界可分，顿悟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六生即佛，佛即我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上与诸佛同怀，下与众生同体，一切平等，一切自由，万相庄严，一心圆寂，不著不离，无牵无挂。一切世法，皆为佛法；行住坐卧，无非佛土；吃饭穿衣，无非佛事；时时皆佛，处处皆佛。世间佛子到达此种境地，便已入西天极乐世界。这就是第三关，也即末后一关。”

李氏老太太依然没有听出个究竟出来，但得知顿悟之后便可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仍有兴味听下去。

叔姬听后心里想，这不是与庄子齐是非一死生差不多了吗？原来修佛修到禅宗的最高境界，便也和老庄之学一脉相通了。这可真是《易传》所说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了。前人说大道无古今，

看来大道不仅无古今，亦无学派之分。突然间，她心里似乎有一种一通百通之感。

夏寿田也听出个道道来了，说：“昔日五祖传法留此疑案，流传至今无一能破。今日虎陀禅师所言，了却禅宗千年公案。”

杨度心里得意，说：“当年神秀有一偈，道的是第一关。六祖之偈道的是第二关。今日虎陀禅师道出了第三关，不可无偈，尔等听着。”

杨度提高嗓门，一字一顿地念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尘埃即无物，无物即尘埃。”

夏寿田、叔姬皆点头。李氏瞪起眼睛望着儿子竭力记下，但偈语听完后，她一个字也没记住。

叔姬说：“弟子听了吾师传这三关之法后，有所启发，试加以归纳。不知对不对，请吾师指点。”

叔姬超乎常人的颖悟力，杨度一向是知道的。他想让她来提炼一下也好，日后再对别人传法时便可简洁一点，遂鼓励道：“庄大士尽管说来。”

叔姬想了一下，说：“佛法有三义。心法即是佛法，此为第一义。无心无法即是佛法，此为第二义。无法之心，无心之法，即是佛法，此为第三义。如此三义皆为心法，又皆为佛法。故此弟子亦有一偈：佛佛传心法，无心亦无法。心心无法心，法法无心法。”

杨度听了心里一惊：叔姬果然非凡夫俗子。遂说：“庄大士三义归纳得好，此偈亦将为佛门名偈。”

刚才儿子的偈句没记下，不料女儿又凑出几句来，既像绕口令，又像打哑谜，李氏全然不懂。诚心拜了一世观音菩萨的老太太，觉得这种佛法太高深难懂了，她有点坐不住了，厨房里飘来饭香，她想应该过去帮媳妇择菜洗菜了。

这时，叔姬又问话了：“虎陀禅师，照这样说来，世上也无所谓佛与佛法了，是吗？”

杨度立即答：“正是这话。佛即凡夫，极其平常，人人可成，只须将一切妄念去掉，归到极平实的地步，便是成佛。学佛的最高一义，乃并圣念而去之，故达摩对梁武帝说廓然无圣，禅宗僧人们常说我不学佛，皆是这种意思。更有过激的甚至说，佛来，打杀喂狗！”

李氏听了这话，吓得一颗心直跳。她站起来对儿子说：“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若是让佛祖听见，还不知要降下什么祸灾！你这佛法不要讲了，我也不听你的了。”

老太太边说边走出了讲经堂。

叔姬和午诒都笑了起来。杨度却无事一般，依旧微闭着眼睛，平心静气地数念珠。

夏寿田想起好友痴迷了二十余年的帝王之业，去了一趟庐山之后便如此彻底抛弃了，真让人难以理解，便有意诘难：“世人都说帝王之学最可贵，做成了可为将相。请问虎陀禅师，这佛门之学亦是一学，它比帝王之学若何？”

杨度盯着夏寿田，说：“帝王之学是末学，佛门之学是大学。帝王之学成了可做将相，佛门之学成了可为大丈夫。”

夏寿田追问：“大丈夫的气概表现在何处？”

杨度答：“一刀斩断命根，岂非大丈夫之所为？”

夏寿田穷追不舍：“问讯禅中虎，心轮日几回？不曾求解脱，本自没疑猜。任染孤明在，无修万行骸。明明生灭处，随分见如来。”

杨度不假思索，随口答道：“我是禅中虎，心轮自在回。一生无解脱，万事不疑猜。我法双双灭，神通色色骸。一真为极乐，即此是如来。”

午诒语塞，再也提不出问了。叔姬接着上：“请问吾师，今日所传佛法为禅门何宗？”

“无我宗。”虎陀禅师答。

叔姬、午诒都很奇怪：禅门五宗七派，从没有听说过无我宗的。两位信徒一齐发问：“此宗何来？”

1924年3月，杨度曾做了一首《我佛偈》，并附一段序文送贝博士。其偈曰：我即是佛，我外无佛。身外无心，心外无物。色声香味，和成世界。时无后先，地无内外。三世当时，十方当地。时间空间，一念之际。差别相起，名曰心囚。一切扫却，平等自由。此心无为，而无不为。天然一佛，无可言思。

序文较长，兹录其开头与结尾两段：“民国十三年三月，美国哲学家贝博士来游吾国，专考佛教，遍访佛学界诸君子，且来问于杨度。度与谈佛教教义，博士信之；度又告以我即是佛，博士未之信也。夫使我之与佛，是二非一，则不名为佛教。此何以故？佛与众生，本来平等故；或迷或悟，只在一心故；迷时众生，悟时即佛故；佛佛相传，惟传心法故；心外无佛，心外无法故；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故知一切佛法，惟明心物关系。心外无物，物外无心，而以万法惟心为其要旨。”“是故佛教云者，非迷信的而科学的，一切心法，无非物理，故非言论的而实行的。法门万千，明心则一，故非避世的而救人的。万物备我，无世可出，故非未来的而现在的。当下承担，本无三世，故佛教大义，如是如是，释迦牟尼如是，我亦如是。故我告贝博士：我即是佛，非此不名佛教。今因博士归国，即以此言为赠，且以广之美国学界，使知我即是佛一语，即为佛教第一义谛。”

“自我所创！”杨度大言荦荦地回答，“本法师精研各家各派，而后明白各家各派均不能真正解脱人生，遂取三论宗之中道二谛以明平等无对，取法相宗之诸法无我以明自由无习，取最上乘禅宗之无性无相，直指本心，以明无我自由平等，合三为一，成无我宗。须知世间一切罪恶，莫非因我而生，习本法师之无我宗，小则救一己，大则救世界。所有从前佛学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无我宗都能全部解决，实为佛学界开辟一个新纪元。本法师之无我宗，一不念佛经，二不拜佛像，三不入佛门，四不行佛戒，五不长修炼。一日有我，一日凡夫；一日无我，一日成佛。尔等明白否？”

于是叔姬、午诒鼓掌起立，笑着说：“我们都入了虎陀禅师的无我宗，半日无我，便做了半日的佛。”

仲瀛进来招呼大家吃午饭，讲经堂即行撤去，又恢复成往日的书

房。

自那以后，杨度致力于他的禅门无我宗学说的完善，常常写些文章送到报馆去发表，向世人公布他的开创佛门新纪元的贡献，居然也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连来华考察佛教的美国哲学家贝博士也慕名前来槐安胡同。杨度与他高谈心外无物、物外无心、万缘若息一念不生、十方三世尽在吾心、世界只在一心、心外别无世界、我即是佛等等无我宗的大道理。他广征博引，中西合璧，口吐莲花，唾如珠滴，把个无我宗说得千般美妙，万般神奇。贝博士听得入迷了，一连三天来槐安胡同请教，然后写出大块文章向世界宣布：中国前筹安会首帝制头号余孽已经大彻大悟立地成佛，并创立了一门可以即刻解除罪恶进入佛国的禅门新学派。

贝博士是个极有影响的洋哲学家，经他一宣传，佛学家杨度的名声大噪，甚至有压倒帝制祸首的趋势。

冬天里，李氏老太太因感风寒生了一场大病。春暖花开时，她的病好了。她害怕哪天一病不起，老死异乡，坚决要回湘潭老家去，并要女儿和媳妇护送。仲瀛最是孝顺，一口答应。叔姬却陷于两难之境。

陪着母亲回去吧，则要与夏公子分离，这一别数千里，说不定永远不会重聚了。不陪母亲吧，找得出什么理由呢？做媳妇的都愿离开丈夫送婆婆回家，一个做女儿的，何况丈夫不在身边，不陪能说得过去吗？家里人会不会怀疑自己与夏公子之间有暧昧不清的瓜葛呢？年逾不惑有夫有儿的杨庄决不可能忍受社会在这方面对她的指责，她只有把巨大的痛苦压抑在心里。

听说叔姬要回湘潭了，夏寿田也十分痛苦。但他知道眼前的状况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迟早总要改变，心里早有准备，幸而叔姬的诗文词誉抄得差不多了，再辛苦两天就可竣工。

杨度则将一切都已看破了，他甚至希望大家都早点离开，他要一个人漂泊东西，浪迹天涯，在漫游四海之中去进一步领悟人生的真

谛，去尽善尽美地营造无我宗的殿堂。

这天下午，夏寿田捧着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诗文簿来到叔姬的房间里。叔姬正在无端凝思，见夏寿田来了，忙起身招呼。

“叔姬，你的诗文稿我已誊抄好了，你可以带着它回湘潭。”

叔姬木然接过，心里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相对无言多时，她才轻轻地说了句：“夏公子，我走后，你要多多保重。”

夏寿田点点头。

叔姬仔细地望了夏寿田一眼，说：“你近来脸色不太好看，哪里不舒服吗？”

“没有。”夏寿田摇摇头。

叔姬打开诗文稿，一股特殊的气味扑鼻而来，她略觉奇怪。看字迹，个个端正，行行整齐，她心里感谢不已。

突然，她发觉这些字的墨色都不太黑亮。她疑惑地望了夏寿田一眼，只见夏寿田的脸上颇有一种难言的羞涩。叔姬一惊，一个念头闪电般出现在她的脑海里，难道墨汁里掺有他的血！不少虔诚的佛教徒和居士，往往以掺有自己指血的墨汁抄写佛经，以表示礼佛的诚心。有的甚至因此而早逝，他们也心甘情愿。叔姬是见过这种佛经血抄本的，因为掺有血，字迹都显得暗暗的。她慌忙将诗文稿对着窗户展开。在明媚的春日阳光下，原来不太黑亮的墨色里明显地透出一种暗红色的痕迹来，果真是血！

她放下诗文稿，情不自禁地抓起夏寿田的两只手，只见他的十个指头上满是针眼的疤痕，叔姬无限疼惜地说：“夏公子，你怎么能这样，你让我如何承受得起！”

夏寿田将两手拼命地从叔姬的手里挣脱出来，口里喃喃地说：“这没有什么，你不要介意，不要介意！你对我的情谊，我无法

报答，我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的心意！”

叔姬重新拿起诗文簿，将它紧紧地贴在胸口上。泪水一串串地从眼眶流到脸上，从脸上滴到诗文簿上，好久好久才重重地吐出一句话：“老天呀，你为何不将时光倒退二十五年！”

夏寿田终于不能强制自己了，他紧紧地抱着叔姬，说：“别哭了，叔姬。秦少游说得对：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要两心相印，不在乎山隔水离。世间有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得到过别人真心的爱，而我们俩互相爱慕能有如此之深如此之久，我们也算是幸福的人了。”

叔姬默默地将下巴靠在夏寿田的肩膀上，凝望着窗外那一轮如血如火的夕阳。它是那样地鲜艳，那样地炽烈，仿佛象征着她和夏公子之间历经岁月沧桑后，更为纯洁更为深沉的真挚爱情！

杨庄的诗文集，在1940年秋天刊印，而这年的春天，诗人却与世长辞了。这本诗文集，由齐白石题名，题曰：湘潭杨叔姬诗文词。这本诗文集中收有夏寿田的多封信函及诗词，并有序文一篇。夏寿田的序文说：“湘绮师初讲学东洲，东洲诸子强半专经，独杨氏兄妹兼通诸学，以能诗闻。”又说：“癸酉，季果书来，将录叔姬旧作，都为一集，属余写之。二十年前有此诺，不欲辞也。展读诗稿‘江潮’‘心慧’之句，如新月出云，还其故曜，光采流溢，更成殊胜。夫江潮何与乎人事，心慧岂存夫外境？自来赋江流者，未尝及此。清静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叔姬宿智所蕴，发为禅机，乃远在三十年前珮玉趋庭执经问难之时，非偶然也。”由此看来，夏寿田与杨庄的情谊非比寻常。

第十六章 中山特使

一 禅意发挥到极致，原本与艺术的最高境界相通

叔姬和仲瀛护送母亲离京回湘了。临走前，仲瀛一再招呼丈夫让亦竹早日回北京。杨度是给亦竹去了信，但不是叫她回京，而是要她在苏州定居下来，他已决定只身飘荡江湖。叔姬走后，夏寿田无心再在槐安胡同住了，便应直隶督军曹锟的邀请，去保定做了督军衙门的秘书长。从此，槐安胡同就只剩下杨度一人了。

仅仅只在两三年前，这里还是京师权贵要员密谈国事、士绅名流纵论诗文之处，整日里车马盈门，冠盖如云，而今已彻底冷落下来。除偶尔有几个佛子居士前来走动外，大门一天到晚紧闭着，附近街坊还以为这个四合院里早已无人住了。

杨度天天做着自己规定的功课：晨起打坐一个时辰，然后读佛经，中午午睡一个时辰，下午撰写参禅心得，夜晚临睡前再打坐一个时辰，中间穿插一些诸如莳花、练字等项目作为调剂。他戒掉了烟酒荤腥，一日三餐素食粗茶。他常常陶醉在这种自我营造的氛围中，觉得无思无虑的日子真是过得无忧无愁，倘若普天之下的人都这样皈依了禅门，则一切纠纷、争斗不就自然而然地止息了吗？

白天如此悠闲自在，但夜半的梦寐却常常将他带回过去的年月：乙未年慷慨悲愤的公车上书，东洲小岛上湘绮师授课时的炯炯目光，扶桑国寓所留日学生对救国方略的激烈争论，改朝换代那些日子里的南北奔波，总是或断或续或隐或显地出现在眼前。每当这时，他不得不披衣而起，或枯坐床头，或游弋庭院，在夜风吹拂中，在星光注视下，他感到孤独、惆怅、痛苦、茫然，有时甚至会生发出无端的恐惧。次日早晨打坐时，则往往会心猿意马，难以安定。是修炼功夫尚未达到泯灭一切的程度，还是无我宗其实也不能真正地做到无我呢？白天与中宵间的两极反差，使这位先前的帝王学传人、今日的佛门居士，陷于不能解脱的困境。

1918年9月间，杨度曾对徐世昌、段祺瑞、孙中山、陆荣廷等南北军政大员、各省文武官员发过一个《致南北公电》。公电对调停时局，发表三点意见：一为大总统宜由新国会选举；二为选举之后，新旧国会合并为一宪法会议，以议宪法；三为宪法完成后，宪法会议解散，以旧国会之参议院、新国会之众议院合组为一国会。公电的末尾说：“度不谈时事久矣，徒以国亡无日，民怨已深，秉其不忍之怀，聊为阅墙之劝。”

《北京新闻》在刊发这道公电时，加上一段导语：“主张君宪之杨哲子君，虽经特赦，久成入定之僧，近以时局纠纷，忍耐不住，前在沪上发一通电，论列解决时局方法……兹补刊之，俾知此公谈君宪又谈共和，对于政局婆娑兴复不浅。”

一天午后，有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杨度没有料到，来者竟是分别多年的胞弟重子。仿佛空谷足音似的，离群索居的虎陀禅师欣慰不已。兄弟俩对面而坐，一杯清茶聊起了家常。

这些年来，杨钧一家一直住在省城长沙。尽管世局风云激荡，变幻莫测，湖南境内兵连祸接，杨钧却不闻不问，潜心于他的艺术世界中。天赋的灵慧，加之持久的勤奋，使他获得了旁人难以企望的成就。他的绘画治印，声名卓著，即使时处乱世，登门来求印画者仍络绎不绝。杨钧便靠着这个收入来养家糊口。空闲时，夫人尹氏也会画上几笔梅花兰草。老岳丈尹伯和先生一月之中，总会从乡下来长沙住上十天八天的，与女婿切磋绘事技艺。一家人在对艺术美的追求中清贫而和乐地生活着。

杨钧为人随和、热情，朋友们都喜欢到他家坐坐，聊聊天，走得较勤的几个好友中有一个便是齐白石。

“哥，齐白石来北京卖画已经三四年了，你见过他吗？”

“什么，齐白石到北京来了三四年？”杨度颇为惊讶。“我怎么从没听人说起过？”

杨钧笑道：“妈说你这几年已成佛了，俗世的事都不过问。我一直不相信，看来倒是真的。”

“那我们去看看他，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住在法源寺。我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来看看他在北京的卖画情况究竟如何。若是好的话，我也将白心印画社搬到北京来。”

从小和大哥很亲热，把大哥当作师长、榜样尊敬的胞弟，来北京主要不是为看大哥，而是为了看齐白石，杨度在欣喜之余，不免生出一丝悲凉来。

杨钧博闻多识，有《草堂之灵》等著作传世。《草堂之灵》系杨钧的随笔集，记录的多为其读书学艺的心得体会，亦杂有志怪传奇等等。内中有《赶尸》一篇，记述所听说的驱赶尸体回家一事。文中说：“湘黔之交，有民俗焉，人之死于他处者，送之归家，不用舆杠，赶尸步行，跃跃而进。一人捧符水前导，一人后随，必以大笠戴于尸首，夜宿旅舍，尸立门侧，百里千里均无虑也。到家之时，前导者以符水泼地，尸体立倒。”其中《新化人》一篇更记录了一桩奇事：“新化友人之戚某氏，入城收账，事毕返乡，日已西落。新化多山，见两人持炬念咒，其行甚速。某氏紧追，且随声念咒，不复计路之远近及山之方向。天已微明，到一山顶，忽失两人所在。某氏下山，见该处衣服屋宇均非寻常，为之大骇。该处之人，亦以

为异，观者甚众。与之语言，各不能解，某氏大窘。近处有局，局员有湖南人，闻新化腔，即来问故。某氏以实告，局员不信，曰：‘此打箭炉也，路在万里，岂一夜所能至者也。’某氏以账单证之，始知非妄。沿途乞食，遇鬼怪甚多，徒步数月，始克返邑。此前数年事也，识某氏者，莫不令其追叙焉。”姑照录于此，供好志怪者一阅。

第二天上午，兄弟俩一起来到法源寺。

前些年，寄禅法师挂单这里的时候，杨度常来法源寺与他谈诗论禅。寄禅圆寂后，他的弟子道阶亲自护送骨灰到浙江天童寺安葬。道阶被天童寺僧众挽留，做了该寺的住持。道阶不在，法源寺再无熟人，杨度也就不来了。

几年不见，法源寺显得冷落了。来到寺门，打听到现在的住持竟然就是当年碧云寺的演珠上人，杨度为之一喜。

他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他和曾广钧、夏寿田一起在碧云寺里数罗汉、讲湘绮师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喜欢吟诗的演珠对他们招待得很是殷勤。第二天临别时还拿出纸笔来恭请他们留诗作为纪念。二十多年光阴，弹指之间便过去了，当年罗汉的预示却并未兑现，这虽是遗憾事，但故人重逢，自己这几年又走上礼佛之路，无论是叙旧，还是谈今，都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见见面应是乐事。杨度暂不去齐白石处，带着弟弟先去方丈室拜见住持演珠。

演珠已过了古稀之年，依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杨度很高兴地与他打招呼：“演珠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不料，演珠却对面前这个身着布衣的清瘦俗客摇了摇头。

“我就是二十多年前与曾重伯翰林一起游碧云寺的杨度杨哲子呀！当时还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夏寿田，戊戌科的榜眼公。”杨度竭力唤起演珠的记忆。

“哦，哦，我记起来了，原来你就是杨度。”

杨度满以为演珠认出了旧友之后，会像当年一样对他热情备至。谁知演珠并无特别表示，平平淡淡地说：“你们坐吧！”

演珠的冷淡，出乎杨度的意外，他拉着弟弟一起坐下。

“施主前些年很出了些风头，这几年躲到哪里去了，听不到一点消息？”演珠并不看他，低头数着念珠，俨然与他从未有过交往似的。

“我这几年在家参佛，读了几百卷内典，明白了许多道理。”

“施主也参佛？阿弥陀佛！”杨度正想将自己这段时期的体会对这位上人好好说说，孰料演珠极不礼貌地打断了他的话，“依施主你的德性，在老僧看来是参不成佛的。那年，老僧知道施主是一门心思想做大官，为不让你扫兴，故意说你今后会做宰相。其实，你数的那个罗汉，背后靠的是白云。天上的白云飘来飘去，最无定准，老僧那时就料死你做不成大事。官做不成，佛就参得好了吗？”

杨度无端受了演珠这番奚落，心里很不舒服，本想回敬两句，想起万般皆空的道理，强压住愤懑说：“法师当年若是照直说就好了，免得我半生瞎闯。”

演珠冷笑了一声，问：“施主来法源寺做什么？”

“与舍弟一道会一会寄住寺里的老朋友齐白石。”

“就是那个卖画的瘦老头子吧，”演珠略带鄙夷地说，“没有人来买他的画，他早搬走了，你们到西四牌楼寻他去吧！”

杨钧见齐白石不在法源寺，又见这个老和尚很冷淡，便拉拉哥哥的衣袖，示意离开。杨度早已不耐烦了，刚要起身，只见演珠的眼神忽然明亮起来，他望着门外满脸笑容地高喊：“张师长，您老光临敝寺，贫僧未能远迎，该死该死！”

杨度转过脸去。原来方丈室外站着一个全身黄呢军装满脸横肉的中年军官，身后跟着两个马弁。趁着演珠点头哈腰之际，杨度兄弟急忙离开了方丈室。

出了法源寺，杨钧气愤地说：“什么住持高僧，比俗客还要趋炎附势。他的冷淡，是因为哥没有做成宰相，假如你今天是国务总理的话，他会向你跪下磕头的，决不会说什么背靠白云之类的鬼话！”

杨度的胸臆间闷闷的，默默走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到西四牌楼，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齐白石，杨钧眼尖，发现路边一棵老槐树上钉了一块白木牌子，上面写着：白石画屋，二道栅栏六号。靠着这块小木牌的指引，杨氏兄弟很容易地找到了白石画屋。

这是间门面不大的小平房。门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白纸，纸上有几行字：尺纸银币元半，扇面银币二元。原来是画的润格。杨钧心想：这价码并不高呀！

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少妇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走过来，操一口四川口音问：“客官是买画的吗？”

杨钧随便点了点头，那少妇便很客气地领他们进屋。进屋后尚未落座，又见对面墙壁上贴着一张同样的润格。

“客官要画点么子？”一句浓重的湘潭土话从里面屋子里传出。随着一阵“叮当叮当”的金属碰撞声，一个瘦高老头子从里屋走出。正是齐白石。

杨度有点奇怪，齐白石走路，身上为何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杨钧却听惯了。从那年东洲书院第一次见面，到以后的每次相聚，齐白石随便走到哪里，“叮当叮当”的声音就会跟着他到哪里，因为在他的腰间裤带上总挂着一大串铜钥匙。

这个怪木匠，到了京师还这样，也不怕貽笑大方！杨钧正在心里嘀咕着，只见齐白石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快乐地大声打招呼：“这不是哲子先生吗？重子，你何时来北京的？”

又对刚才的少妇说：“快泡茶，稀客来了！”

少妇转身进了厨房。杨钧知道白石带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在北京卖画，便指着少妇的背影轻声问：“这是你的儿媳妇吗？”

“哪里，哪里！”齐白石忙摇头，“她是我的副室胡宝珠。”

听说是妾，杨氏兄弟都瞪大了眼睛：这哪里像是妾，简直可以做孙女了！

齐白石坦然说：“这是我老伴春君给我从湖南送来的。春君舍不得乡下那点田和屋，不愿跟我住北京，又担心我没有人照顾，刚巧遇到从四川逃荒来湘潭的宝珠，便把她领到北京。我见她比我整整小了四十岁，刚开始不同意，春君劝我收下，宝珠也情愿服侍我，也就同意了。难得宝珠这份心，愿意服侍我这个糟老头子，去年还给我养了个满崽哩！”

齐白石讲到这里，咧开嘴巴大笑起来。

杨度十多年不见这个奇特的木匠画家了。他虽然满脸皱纹，头已秃顶，下巴留着几寸长的稀疏胡须，但从说话走路看来，精神体气都很好。六十多岁的人了，尚能生儿子，看来比湘绮师晚年还要活得潇洒。齐白石的情绪感染了杨度，演珠上人带给他的不快，已经在不知不觉间飘散干净了。

这时宝珠用托盘端出三杯茶来。杨氏兄弟带着好奇心仔细地看了一眼：脸庞清清秀秀的，四肢也无任何残缺。她居然肯跟着一个比她大四十岁无钱无势的老头子，这也真是齐木匠前世修来的福气。

“宝珠。”齐白石郑重吩咐小妾，“这两位先生是我的同乡老友，也都是王湘绮先生门人，我今天要留他们在这里吃饭，你到厨房里去准备一下。”

“不要麻烦了。”杨钧知道齐白石向来节俭吝啬，看这架势，在北京也还没有闹出个气候来，即使他十分真心真意地请客，这餐饭也吃不出个味道来。“白石兄，今天我们兄弟请客，先在这里喝茶谈天，到时我们到胡同口上那家饭馆去吃顿便饭。”

“也好，也好。”齐白石马上答应，“那家饭馆是个山东人开的，听街坊说人还地道。”

杨度说：“不是重子昨天来到北京告诉我，我还不知道白石兄已在北京住三四年了。”

齐白石说：“我刚来北京那一年，正碰上你到天津避难去了，后来也不知你什么时候回的北京，又不知你住在哪里。北京这么大，又不像在湘潭城里，一出门就碰得到。你今天若不来找我，只怕是还住十年我们也见不到面。”

“说的也是。”杨度点点头，“我记得白石兄是从不出远门的，这次怎么舍得来北京住这么久？”

杨钧笑着插话：“这十年里，白石师兄是大不同从前了，走了天南海北许多地方。湘绮师称他是足迹半天下的人了。”

“真的？”杨度十分惊讶，心里想：这十来年世道变化的确是大，连这个刻板的木匠画师也改变过去的老一套了。他饶有兴味地问，“都到过哪些地方？”

“我这十年里，有五出五归。”齐白石伸出满是老茧的粗大巴掌来，很有力气地左右翻转了一下。“那一年，寄禅法师对我说，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扩大胸襟的最好途径，他几十年来坚持实行，收益很大。寄禅说他做起诗来如有神助，就靠的读书行路。又说我光读书不行，还要行路，以后画起画来也就有神助了。我仔细体会，这话说得在理。恰好郭人漳带兵驻扎西安，来信叫我到西安去住几个月。”

那一年冒失鬼万福华在上海借了张继的手枪刺杀王之春，结果王之春没有打中，他自己反被抓起坐了牢，还连累了黄兴。正是靠的郭人漳的军官身份，才使得黄兴无事释放。杨度那时恰好在上海候去日本的船票，因此知道郭人漳。杨度心想：齐木匠与大军官郭人漳也有交道，看来这些年是出大名了。

“关中号称天险，山川雄奇，西安又是著名的古都，的确该去看看。于是我告别父母妻儿，作第一次远游。足足走了两个半月才到西安，一路上我看到了许多好风景，也画了许多画。其中最好的有两幅，一幅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汉陵西风图。等会子我拿给你们看。”

齐白石说得兴起，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茶，放下杯子继续说：“在西安，我看了不少古迹，大雁塔呀，曲江呀，茂陵呀，碑林呀，这些地方我都去看了看。郭人漳要我去拜见陕西臬台樊樊山。樊樊山是大官，又是大名士，我怕去见他。郭人漳说，不要紧，樊臬台最重才，况且你现在也是名士了，去见他，他会高兴的。我想，去见见也要得。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他，就刻了五方印章带着。谁知第一次去臬台衙门，门房瞪着眼睛盘问了半天，最后说臬台大人巡查去了，不在衙门里。我白跑了一趟，心里有点不舒服。回来告诉郭人漳。郭说，你一定没有送门包，门房不给你通报。原来见臬台还要送门包，我的确不晓得。我问要送多少银子，心里想若是要送许多银子的话，我就不去见了。郭笑着说，不要送银子，下次带我的片子去，门房就会给你通报。隔几天，我带着郭人漳的名片去，果然门房通报了。樊臬台很客气地接见了，与我谈了许多画画做诗上的事，还问起湘绮师。我把印章送给他，他拿出五十两银子给我。我吓了一跳，说不要不要。樊臬台说，你靠卖画刻印为生，怎么能不收银子呢？我说，即使收，也不要这么多呀！樊臬台说，一半是作为买你的印章，一半是送你的。我碍不过他的大面子收下了。他又说，你在西安卖画刻印，别人不知道你的名声，可能来买的不多。我来为你写一张润格，自然就会有人来买了。樊臬台拿张纸出来，提笔写着：湘人齐白石来西京卖印画，樊樊山为之订润格。画，尺纸银一两，印每字钱五百文。我心里又吓了一跳：这么高的润格，会有人来吗？心里这样想，嘴里没有说。第二天我将这张润格贴出去，果然许多人围着看，都说樊臬台亲自为此人订润格，此人的印画一定不错。于是生意一天天好起来。后来樊臬台用五十两银子买我五方印的事传了出去，生意就更好了。我在西安住了三个月，足足赚了两千两银子。我很感谢樊臬台，临走时特意向他辞行。他说，不要回去了，五月份我要进

京见慈禧太后，太后喜欢字画，宫里有云南寡妇叫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禄。你的画比缪寡妇的好多了，你跟我到北京，我向太后推荐，太后一定会留你在宫中，至少也吃六品俸。我对樊梈台说，我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行呢？我这一生没别的想法，只想画画刻印，凭我自己这双手，积蓄几千两银子，供养父母妻儿，就心满意足了。我谢了樊梈台的好意，背起画袋回家了。”

杨钧记得齐白石第一次谒见湘绮师时，答话也是这样有根有叶的，虽然有点啰唆，但话实在，也不乏风趣，听起来有味。现在已是很有名的画家了，依然保持着这种农人的土气，着实可爱。

杨度也听得有味，笑着说：“这是一出一归。”

“是的。”齐白石点点头，继续说，“隔年，湘绮师邀我和张铁匠、曾铜匠一起游南昌。湘绮师过去在豫章书院教过书，这次是旧地重游了，我和张铁匠是第一次来洪都。曾铜匠是江西人，但过去也没来过南昌。湘绮师带着王门三匠出游的事，在江西传为美谈，有许多大官名流都来看望他老人家。张铁匠和曾铜匠忙着招待，也从中结识了不少阔人。我平生怕见生人，更怕见阔生人，便躲起不见。七夕那夜，我们师徒四人住在南昌寓所，一起喝酒。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夜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说完自己先唱起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人听了都觉得好，但一时联不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得很不得体面。幸而湘绮师大度，说联不上就不联了，我们喝酒吧！这件事给我很大刺激。我想我够不上一个诗人，过去诗集上署个‘借山吟馆主’，看来这个‘吟’字要不得。从那时起，我便把‘吟’字去掉，成了借山馆主了。”

杨度兄弟都大笑起来。

“第三次是到广西。那时蔡松坡正在桂林巡警学堂，他要我去给他的学生讲画画课。每个星期讲一次，一个月送三十两银子做薪金。蔡松坡这是看得起我，但我是土木匠出身，哪里能够到洋学堂里去上

课呢，何况那些洋学堂里的学生都是学军事的，爱闹事，哪点不如法，说不定会轰走我。我谢绝了蔡松坡的好意。桂林的山水有甲天下的美誉，我在桂林确实看了不少一世都记得的好山好水，以后一画山水，脑子里就想起漓江那一带的模样。我在桂林遇到了一件最有趣的事。”

齐白石来了兴致，站起叉着腰说：“有一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到一个和尚。此人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的，不大像个修行和尚的样子。他跟我说话不多，匆匆忙忙的，好像正在办什么大事。他给了我二十块银元，要我替他画四幅条屏，我给他画了。离开桂林前一天，这个和尚特来朋友家送我，对我说已预备了一匹好马，要送我出城。我谢谢他，心想这个和尚待朋友倒是蛮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有次在长沙遇到那个朋友，朋友指着报纸上‘黄兴’两字问我，你见过他吗？我说黄兴是个了不起的大革命家，我一个卖画的哪里配认得他。那朋友笑道，你谦虚了，在桂林时要用马送你出城的和尚就是黄兴呀！哎呀，那和尚就是黄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怠慢了大英雄！”

杨钧为齐白石的奇遇开怀大笑起来。杨度则因黄兴、蔡锷而想起了过去的事。现在一提起黄兴、蔡锷，举国上下谁不敬仰？作为他们当初的挚友，相比起来，简直判若天渊。一时间，即空即有、心外无物等无我宗信条失去了力量，一股强烈的失落感、羞愧感震荡着他的胸膛。

“第四次去了广西梧州、钦州，第五次去了广州、香港，再坐轮船到了上海，由上海坐火车去了苏州、南京。”

见杨度的情绪瞬时间由热烈转向木然，聪明的齐白石估计很可能是某句话无意触及了这个在政坛上屡屡失意的同门的伤心处，便很快结束了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五出五归。

杨钧也感觉到气氛有了变化，便起身说：“我们吃饭去吧！”

三个人来到山东人开的小饭铺，叫了几个菜，杨钧又要了一壶

酒。杨度戒酒多时了，今天兄弟老友聚会京城，颇不容易，经不起弟弟几句劝，他也端起杯子喝了两口。他觉得脑子里有点晕乎乎的，这几年来一直萦绕心头的一桩憾事，乘着多时未有的酒兴泛了起来。

“白石兄，重子，湘绮师病笃的时候，你们都守候在他老人家的床头，只是我流落京津，既未成就一番事业，又未替他老人家送终，真正是王门的不肖弟子。”

杨钧听了这话，心里想：哥并没有成佛嘛，过去的抱负没有遗忘，老师的恩情也还记得，依旧是人世间一个纵横策士！

齐白石说：“直到湘绮师病危时我才得知消息，赶到云湖桥，老人家正闭着眼睛，我以为他过了，立刻大哭起来，喊了声湘绮师，齐璜来晚了。不料他睁开了眼睛，轻轻说，不晚，阎王爷还没有收我哩。我赶紧拉起他老人家的手，手是热的。湘绮师望了我很久，说，你来了，很好。我的得意学生，大部分都看到了，只有哲子、午诒正在缉捕之中，看不到了。我说您老多多保重，说不定明年哲子、午诒会回来看您老的。湘绮师说，我是要他们回来的，我答应在湘绮楼给他们补上老庄一课。”

昏黄的灯光下，火车缓缓启动了，湘绮师从车窗里伸出头来一再叮嘱“奉母南归”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杨度凄然望着小桌上的杯盘，他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恩师的劝告，奉母南归，现在自己究竟算个什么人呢？佛门居士，失意政客，还是落荒草寇？

齐白石接着说：“我握着湘绮师的手说，过几天您老人家好了，我来为您老画一幅山居授课图。湘绮师说，好，画三个人，添上哲子和午诒，桌上摆一本《南华经》。过一会儿又说，齐璜呀，你现在出大名了，我看我的门人中今后为我老脸增大光彩的只有你了。哲子和我一样，是生不逢时。”

齐白石转述的这几句话，重重地刺激着杨度的心。湘绮师至死都在惦记着自己，惦记着传授给自己的帝王之学未逢其时，他心里痛苦万分。虔诚修炼了两三年的佛门学问，在这种师生情、事业结的冲击

下，竟然溃不成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他喃喃自语：“我那年是应该跟着湘绮师回去的。”

齐白石又说下去：“湘绮师过世后，我一边哭，一边画画。就按着他老人家生前的意愿，画了三个人，除他外，还有你和午诒，桌上摆一本《南华经》。我把这幅画裱好，在灵柩前焚化，对着老人家的遗像说，哲子、午诒还没回来，您老就走了，齐璜为您老画了山居授课图，您老今后在梦里教他们读老庄吧！”

齐白石的至情使杨度感动不已，胸腔里涌出万语千言，却说不出一句来。

杨钧也动情地说：“湘绮师病重的时候，也多次对我说，现在是乱世，霸道吃香，王道不兴，帝王之学看来是要绝了。告诉你哥，今后若还想办大事，只有走新路；要不，干脆回家读书吟诗算了。”

杨度望着弟弟，微微点了点头。

杨钧知道哥哥在认真听他的话，便趁机点出他来京的真正目的：“哥，白石师兄自从漫游天下后画风大为改变，现在是技进入道了。大家都说，白石师兄今后的成就一定会超过石涛、徐文长。你現在有空闲了，何不跟着白石师兄学学画。”

齐白石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他知道湘绮师一生最器重的学生便是这个杨哲子，他自己也一向佩服杨哲子的学问文章。他从报上知道杨哲子现时正在学佛。他明白像杨哲子这样一类人的心思：得意时则拼命做官，不计后果；失意时逃庄逃佛，表示已经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其实是自欺欺人，内心里一定痛苦得不得了，逍遥也好，不争也好，都是装出来的。他心里可怜杨哲子，倘若能让杨哲子通过学画而重新获得生活的乐趣，倒真是做了一桩好事，修了阴鹭，便笑着说：“我过去画画，画的是工笔，看了关中、桂林的山水后，深觉工笔不能画出造化的神奇，于是改为泼墨写意。这一改变后很受大家的喜欢。也有人说我现在画出的东西不太像了。我说画画的诀窍就在这里，不似则欺世，太似则媚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

木匠画师的这几句话太富有哲理味了，杨氏兄弟于此都有所领悟。杨钧想，不仅是画画，所有的艺术的确都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才有意味。杨度则想到整个人生大概都要作如是看才行。好比说，为人不可不随大流，否则将为世所弃，这就是“似”的一面；但又要保存自我，要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否则将无存在价值，这就是“不似”的一面。如此推下去，还可悟出更多的道理来。

“我的泼墨画先前不着色，”齐白石不去管杨氏兄弟的遐想，依旧说他的画，“前不久，陈师曾先生看了我的画后说，京师人喜欢艳丽，你的画太冷逸了。我于是创造出一种红花墨叶的新画境。师曾看后说很好，你的画一定可以在京师红起来。”

杨钧一听来了神，说：“看看你的新画风！”

杨度也说：“好久没有看白石兄的画了，去看看你是如何改变的。”

齐白石大为高兴，立即起身说：“走，回家看画去！”

杨钧付了款，三人回到白石画屋。

齐白石将他最近所创作的十多幅新画拿了出来，一一展开，杨氏兄弟立即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火红的石榴、山茶，粉红的牡丹、荷花，淡红的梅花、桃花，艳红的玫瑰、蕉花，一朵朵莫不剔透晶莹，鲜嫩欲滴，再配上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素墨叶片，真是个生机蓬勃天趣盎然，满纸洋溢着动荡翻滚的气韵。它是人们眼中常见的花卉，又不全像自然所生的花卉。应该说，这不是用纸笔在作画，而是用灵慧在捕捉造化的魂魄！

禅意发挥到极致，原本与艺术的最高境界相通。杨度在凝视这些全新的泼墨花卉时，似乎突然从中领悟到了生命的本源。他真诚地对齐白石说：“白石师，从今往后，我每逢初五、十五、二十五，都来白石画屋向你学画，就如同当初在东湖书院，逢五去明杏斋听湘绮师的帝王之学一样。”

杨度将齐白石抬到与王闾运一样的高度，令这个淳朴本分的木匠画家受宠若惊。他激动地说：“哲子先生，你这份情谊我担当不起，我们都是湘绮师的门人，互相学习。从今往后，我先一天，逢四到你的府上去，拜你为师，请你给我讲解诗文。”

杨钧拊掌大笑：“好，你们二人互为师生，我则做你们两位共同的学生，向白石兄学画学印，向哥学诗学文！”

二 梅兰芳几句俗家之言，无意间触及到了佛门天机

杨钧在槐安胡同住下来，给冷清的四合院增加了几分热气，逢四逢五的学诗学画，又给虎陀禅师单调的参佛生活增添了几分乐趣。不知不觉间，无我宗的创始人又慢慢地由佛门踱回到俗世。通过齐白石，杨度结识了许多画界的朋友，像陈师曾、瑞光和尚等都是极富天才的艺术家，尤其令他高兴的是，他还在白石画屋结识了梅兰芳。

梅兰芳尚不到三十岁，却已在京师戏台上红了十多年。他的唱腔，他的演技，他的扮相，令戏迷们如醉如痴，不知有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宁愿不為人妻，甘心给他做妾做丫环。前些年，杨度看过梅兰芳的戏不下百场，却没有见过一次卸装的梅派大师。

十五日这天上午，杨度照例来到白石画屋学画。刚坐下，齐白石笑着对他说：“等会子有个人来我家，他也是来跟我学画的，我介绍你和他认识，我想你一定乐意认识他的。”

“哪一个？”

“梅兰芳。”

“梅兰芳！”杨度大出意外。“你怎么会认识他？”

“是齐如山介绍的。”齐白石颇为自得地说。

齐如山是个戏剧家，杨度听说过。

“上个月，齐如山对我说，梅兰芳讲过几次了，要来拜你为师学画画。我说，梅兰芳拜我为师，我不敢当。齐如山说，梅兰芳为人最是谦和，他是因为太忙，一直抽不出空到你家来。今天他要和我商量件事，我们一起到他家去吧。我听人说梅兰芳生得比女人还要妖媚，下了装比化装时还要好看。他要拜我为师，为人又谦和，先去拜访他也要得。我和齐如山一起到了前门外北芦草园梅公馆。梅公馆很阔气，一切装饰都很讲究，尤其是庭院里种了许多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上百种，开着碗口大的花。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牵牛花。梅兰芳见我来了，忙出来迎接。梅兰芳真的生得好，等下你眼见为实。他恭恭敬敬地叫我白石师，把我让进他的名叫缀玉轩的书斋。我特为他画了几朵大牵牛，他很高兴，亲自为我理纸磨墨。收下后，他为我清唱了一段《贵妃醉酒》。还说过几天空闲了，要到白石画屋来行拜师礼。过了四五天，他真的由齐如山带着来了。”

杨度为齐白石的得意神态所打动。画牵牛花，唱《贵妃醉酒》，能想象得出当时的氛围一定美极了，与自己过去在小汤山与袁克定一道谋划帝制复辟相比，绝对是两个天地，两种情感，两样心态。

“最令我感动的是梅兰芳的人品。他不势利，不媚权贵，看重的是艺术，是才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月初，有一个议员过生日，他因为爱我刻的印章，硬要请我去。我碍不过他的面子，去了他家。他家客厅里坐的都是穿绸缎衣服的阔人，只有我一个人穿布袍布鞋。那些阔人都看不起我，不理我，我一人坐在一个角落里，后悔不该讨此没趣。想不到梅兰芳来了。他一见到我，便快步走到我的面前，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白石师，又和我很热情地聊了几句话后才跟别的人打招呼。满厅人都被梅兰芳的这个举动弄糊涂了，他们都以为我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都纷纷过来跟我没话找话说。我很感激梅兰芳，回家后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他，还题了四句诗。”

齐白石拉长着嗓门，用浓厚的湘潭土话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曾见前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正吟得兴起，胡宝珠过来说：“梅老板来了！”

齐白石赶忙起身，向门口走去。杨度本欲和齐白石一起去迎接，想想梅兰芳只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第一次在朋友家见面便跑到门口去接，未免有点失身份，遂端坐不起。

《白石老人自述》：“我跟梅兰芳认识，就在那年的下半年。记得是在九月初的一天，齐如山来约我同去的。兰芳性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那时他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见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当天兰芳叫我画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

“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得意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还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齐白石很殷勤地将梅兰芳从胡同里陪着进门了，杨度一看，此人果然名不虚传：清秀而颇近标致的五官，方正而略显条形的面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配上一身华贵的衣袍，真个是仪表非俗，尤其那两只经过特殊训练的眼睛，美丽精亮，顾盼生彩，可以使人相信，当年的虞姬、杨玉环长的就是一对这样的眼睛。下了装的梅兰芳果真比舞台上的戏中人更有魅力。

杨度正想起身打招呼，梅兰芳却抢先一步：“皙子先生，今天能在白石画屋里见到您，真是荣幸！”

杨度知道这一定是齐白石已作了介绍，便双手抱拳说：“梅先生，我看过很多你演的戏，就是没有见过下装的你。听人说，你下装比上装更有风采。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梅兰芳高兴地说：“在台上是演别人，在台下才是自我，不是更有风采，而是自然本色。”

到底是有学养的名伶，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杨度发自内心地赞道：“梅先生年纪轻轻，能有这样大的名气，真正不容易。”

梅兰芳谦虚地说：“这都是戏迷朋友们的错爱，我很感谢他们的捧场。我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要说比别人强一点，这主要得力于我的家庭。从祖父起到我这一代，已是连续三代唱皮黄了。一代代的熏陶，或许要比别人略胜一筹。”

这话说得既谦逊又在理，杨度点点头说：“你刚才说的是天赋一面，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但还要靠自己的努力。听票友们说，梅先生在勤奋好学这方面也是过人的。你很忙，又有很大的名气，还来跟白石兄学画，我想这绝不是为了消遣，而是通过绘画来进一步培养自己的创造性和艺术鉴赏力，从而把戏唱得更好。因为各类艺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相通的。”

“哲子先生，您真是哲人，这话说得好极了。”

梅兰芳说完将自己带来的画展开，齐白石和杨度都来看。梅兰芳画的多为兰草梅花，虽只寥寥几笔，却也生动，看得出画者的聪明机灵。

齐白石对梅兰芳说：“画得不错，我拿到画室去再细细地看。你和哲子都是大名人，一见面就很投缘，你们先聊吧！”

说着带上画进了小画室。

梅兰芳说：“哲子先生，前几年您为国事奔波，这两年又皈依了佛门。不少人说，您参佛参出了天机。哪天有空，我要请你上我家做客，给我传授点佛门机奥。”

杨度笑道：“你也想得到佛门天机？好哇，我以后给你讲讲无我宗。”

梅兰芳认真地说：“我对佛学懂得很少，但有兴趣。我是个唱戏的，若要我不唱戏，专门去参佛，我做不到，也不想那样做。社会还是要有人唱戏的，就好比需要有人做工，有人经商，有人做官一个样。这些事都不做了，都去礼佛，那社会就不成为社会了，和尚们也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香烛供佛祖了。若把佛学作为修身养性的

学问来研究，能像佛那样做到破除妄念，静心澄虑，则无论对从事何种职业的人来说，都可以净化其人品，精进其技艺。只是如何能做到破除妄念，静心澄虑呢，我却不知道。哲子先生，你是佛学专家，您一定探出了它的法门，我想请您给我传授这个天机。”

杨度听后，一时沉默着说不出话来。眼前的这个翩翩美少年，无疑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中之杰。他是个艺人，不是哲学家，更不是佛学家，这几句普普通通看似站在佛学门槛外的俗家之言，却给自称是无我宗创始人的虎陀禅师以巨大的启示：艺人以唱戏为本职，学佛只是为了去妄念净思虑，如此可把戏唱得更好。对一个政治活动家来说，同样也可以通过学佛来去妄念净思虑，从而把国事办得更好呀！为什么一参起佛来，就非要遁避世界看破一切不可呢？唱戏和参佛可以并行不悖，并借参佛来促唱戏，那么政治和参佛也应该可以并行不悖，并借助参佛来促进从政。这两三年来的行为，是否有点矫枉过正、走火入魔了呢？

“哥，家里来了两个客人，说是从南边来的，有要事找你。”

杨钧突然出现在白石画屋门口，将杨度的思路打断了。他正要把这个重大的思路好好理一理，便借着这个机会暂时中止谈话。他把杨钧介绍给梅兰芳后说：“梅先生，你方才这番话说得很好。我研究佛学多年，看来并未得佛门天机，倒是你的这几句话挨到了边。今天来了远客，恕我不陪了，过几天我去拜访你，我们专门来谈谈这个天机。”

梅兰芳的脸上露出动人的笑容，说：“哲子先生，您太谦虚了。下次我在正阳楼订一桌酒席，请贤昆仲和白石师赏光，那时您一定得把佛门天机传给我！”

杨度和齐白石打声招呼后，匆匆离开了白石画屋。一路上想，南边来的客人会是谁呢？找我有何大事呢？近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再次就任大总统，莫非是中山先生派人来与我联系？这样的念头刚一闪过，便马上又自己否定了：我现在身负帝制余孽、佛门居士两个与革命相差万里的身份，中山先生有事也不会来找我呀！不是中山先生，

又会是谁呢？难道南边最近又出了别的大事？

三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

其实，杨度没有猜错，南边来的人正是孙中山派出的。

孙中山在张勋复辟之乱平定后，由一部分忠于他的海军护卫着从上海南下广州，并邀请黎元洪及被解散的国会议员一道南下，在广东重新组织政府。孙中山揭橥的旗号是维护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基本军队，是前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现任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所掌握的海军舰队。黎元洪没有南下，原国会议员陆续来到广州的有一百五十余人。于是以这批议员为基础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一个名叫《军政府组织大纲》的条例，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元帅。军政府设财政、外交、内务、陆军、海军等六部。这样，中国又出现南北两个政府了。

以正统自居的段祺瑞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广州的军政府，他想通过控制湖南来征战两广。于是，南北两方在湖南摆开了大战场，结果北军失利，导致段内阁倒台，总统冯国璋委任北洋元老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只当了三个月的总理，便又被段祺瑞挤下台，段再次复出就任总理。这时，进攻湖南的曹锟及其部下吴佩孚屡屡获胜，段封曹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督直而经略四省，成为民国以来地方官员权力最大的人。吴佩孚也被授予孚威将军、援粤军副总司令。吴原以为打下了湖南，可以做湘督，但湘督却让张敬尧抢去了，心中不快，虽挂了个援粤军副总司令的名，但安坐衡阳，并不南下援粤。段祺瑞武力征服南方军政府的目的未能达到。半年后，段又下台。北方政府的总统换成徐世昌，总理换成钱能训。

南方的军政府内部也不团结。陆荣廷、唐继尧并不是孙中山的同志，不情愿处于孙之下。孙除部分海军外并无其他军队，敌不过陆、唐。于是，军政府由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这七个总裁是：陆荣廷、唐继尧、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懌、岑春煊，由岑担任主席总裁。孙中山遭排挤，遂离开广东来到上海。

居住上海期间，孙中山致力于革命政党的改造，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的前面加上“中国”二字，为的是区别于民国元年的那个国民党。他又撰写出版了《孙文学说》一书，阐述革命理论，为国民革命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这时，随着曹锟、吴佩孚实力的加强，他们与段祺瑞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曹锟是直隶人，曹派被称作直系。段祺瑞是安徽人，段派被称作皖系。北洋军便正式裂变为直、皖两系。在东北，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已迅速崛起，成为东北三省的土霸王。张作霖是辽宁人，张派被称为奉系。曹锟与张作霖联合通电讨段，奉军入关，直奉联合打败了皖系。不久，直奉之间又因分赃不匀火并。结果奉系大败，退回关外。

南方军政府也因为派系矛盾，随着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相继辞去总裁终于全盘瓦解。

中国实际上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不少省倡导联省自治，即像美国联邦自治一样，各省由本省自己管理，在省之上有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用以对外。这个倡议以湖南叫得最响，还居然制定了一个湖南省宪法。当然，这个省宪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此时，在广东省崛起一个年轻的军事实力人物，此人名叫陈炯明。他1909年加入同盟会，两年后辛亥革命成功，年仅二十四岁的陈炯明便做了广东省的副都督，不久又做了都督。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陈炯明也参加了，失败后逃亡海外。1915年，陈回国参加讨袁行列，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袁死后，陈公开拥护孙中山。

革命成功前的老同盟会员，两次反袁的经历，使得孙对陈很是信赖，引为自己的革命同志。当陈炯明的军队控制了广东的政局后，电邀孙中山回粤，孙欣然离沪回穗。

其实，陈炯明并非中山信徒。他邀孙回粤，只是想利用孙的崇高威望为自己撑脸面。孙中山回到广州后，立即着手重新组建政府。陈是赞成联省自治的，他一心只想做广东王，对孙中山统一全国的主张

甚为反感。但他拗不过孙，只得勉强同意。在二百二十个非常国会议员的拥戴下，孙中山再次当选大总统。于是中国大地上又有了两个总统：一是北方的徐世昌，一是南方的孙中山。

孙中山的政府也只设六个部，六个部的部长只有四个人，伍廷芳外交兼财政，陈炯明陆军兼内务，陈一身任两部外，还兼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决定北伐，在广西桂林组织大本营，委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控制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北伐很冷淡。为保证北伐的后方供应，孙不得不撤去了陈的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伍廷芳为省长。陈因而怀恨在心，秘密与吴佩孚及同属直系的赣督陈光远联络声息。当许崇智率领粤军第二军进入江西的时候，陈炯明的部队竟然围攻广州总统府及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

孙中山在侍从的保护下来到海珠海军司令部，登上楚豫舰，第二天转登永丰舰。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一边督率海军炮击叛军，一边部署各路人马回援广州。在获悉陈炯明勾结直系军阀企图扑灭北伐军的电函后，为制止直系军阀与陈联合行动，孙中山给同盟会的老同志、与曹锟曾有过交往的刘成禺写了一封信，要他全权办理此事。此时刘成禺住在香港，接到孙的亲笔信后星夜启程北上。在长沙候车时，偶遇赋闲乡居的刘揆一。

当年满腔热情投身革命，充当过革命前同盟会总部负责人、革命成功后两度出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近几年来对黑暗、丑恶、混乱、倾轧的中国政坛痛心不已，失望至极。他愤而退出政界，回到湖南，寓居长沙闭门读书。怀着对老友黄兴的崇敬，也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正在埋头撰写《黄兴传记》。

听完刘成禺对广州局势的介绍，得知他此次北上的使命后，刘揆一沉思良久。尽管刘揆一对中国现状极为不满，尽管在东京时也与孙中山有过分歧，但他毕竟献身革命十多年，对孙中山本人非常崇敬，他希望孙中山的事业能够成功，对陈炯明炮轰领袖的叛逆行为万分愤

慨，当此关键时刻，他要协助老友帮孙中山一把。

刘揆一问刘成禺：“你准备如何来完成这个使命呢？”

刘成禺答：“我接到孙先生的手谕后，出于义愤，慨然允诺，其实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与曹锟十多年前曾有过一面之识，但那时他只是一个统制，还有点自知之明。现在他打败了段祺瑞，打败了张作霖，天下唯他独尊，不可一世。布贩子出身的小人，一旦得志，还会记得过去吗？也不知他会不会见我。只是军情火急，不容我犹豫，我想先到北京再说，或许能找到机会。霖生，你的门子很多，帮我想想办法？”

“我离开政界七八年了，与曹锟和直系人物没有一点联系。”刘揆一托着腮帮边说边思索。忽然，他拍着脑门说，“有一个人可以找。”

“哪一个？”刘成禺眼睛一亮。

“夏午诒，他是曹锟的秘书长。”刘揆一问，“你认识他吗？”

“夏午诒，就是前几年遭通缉的袁世凯的内史夏寿田吧！”

刘揆一点点头。

刘成禺撰《世载堂杂忆》：“杨度在东京，欲谒中山先生辩论中国国是，予与李书城、程明超、梁焕彝往横滨。孙先生张宴于永乐园，辩论终日。哲子执先生手为誓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功，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哲子回车，喟然叹曰：‘对先生畅谈竟日，渊渊作万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吾其为舆台乎？’

“陈炯明叛变，先生兵舰泊黄埔，予在香港。一日，徐苏中持先生手书，与谢持同来寻予，书曰：‘和赣之事，由吾兄全权办理，务期尽其所能，便宜行事，即刻北行，成功为要。’先是，先生在韶关誓师北伐，许崇智、黄子荫两军已入赣，赣中鄂籍重要军师，由予等说合，久有默契。此次许等回师征讨叛逆，赣师只欲收复失地，而吴佩孚督师衡阳，严令赣军蹙许等之后入粤，以助炯明。先生知予与黎元洪、曹锟皆可直接论事，故有和赣之命。

“予奉书后，佯言赴国会，星夜往北京，见杨度于东厂胡同。哲子曰：‘当年由兄介绍，永乐园之辩论，与先生结有誓约。予失败而先生成功，度当尽全力以赴之。’时薛大可亦在座，谓予曰：‘革命党呼我等为帝制余孽，自当愧领，彼求为帝制余孽不可得者，亦呼我辈为帝制余孽，非求孙先生为我辈一洗面目不可。’予曰：‘先生不但为兄等洗脸，且为兄等擦

粉。’于是与杨度商阻吴率赣军助陈炯明之策。哲子曰：‘黎元洪总统方面，君任之。曹锟总司令方面，我与夏午诒任之。’时夏寿田为曹锟机要秘书长，杨则曹之最高等顾问也。且曰：‘吴子玉数日内由湘来直，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想系督兵入粤之事，必有以报命。’

“迟数日，与李繁昌赴东厂胡同访杨。一见面，即执手告曰：‘事谐矣，予有以践孙先生永乐园之约也。’即叙述原委曰：‘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琦，素恶吴子玉跋扈，积不相能，皆与午诒最善。子玉又贱视文士，常无礼于午诒。衡阳归来，更凌视一切。王、熊等久欲抑吴。开军事会议，吴提出亲提湘赣之兵，入粤助陈炯明，肃清孙派分子。熊秉琦起而言曰：‘如大帅讨伐两广，当然出兵；今以援助陈炯明为言，陈炯明者，孙中山之叛徒也，以下犯上，出兵助之，则师出无名。今大帅部下多统兵大将，人人照陈炯明之以下犯上，反出兵助之，将置大帅于何地？’曹锟亦击节曰：‘以下犯上之人，不可出兵援助。’王承斌曰：‘援陈出兵，稍缓行动，静观两粤之变，再为后图。’曹锟曰：‘善，照此决定办法。’吴子玉受此刺激，已一怒而归洛阳矣。请急告孙先生，纵然赣军可出，亦在两月之后，可从速布置对付之法。盖杨、夏知曹锟心病在尾大不掉，熊、王又不能下吴；熊之言，杨、夏教之也。予急电谢慧生转先生，时先生亦将离黄浦来沪。许等安然受先生命令，由粤入闽。黎元洪派黎澍、曹锟派陈调元偕予往沪，欢迎先生。先生曰：‘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诺言。’”

刘成禺说：“此人我不认识，你和他熟吗？”

“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但没有深交。”刘揆一说到这里，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忙说，“夏午诒和杨哲子是至交。杨哲子和我熟，我跟你去一趟北京，当面找杨哲子，请他出面去找夏午诒。”

刘揆一的热情仗义，使刘成禺很受感动。他说：“霖生和我一起去北京，真是天遣贵人相助。军情瞬息万变，不能耽搁了，我们今天连夜北上吧！”

过会儿，刘成禺又说：“由杨度找夏寿田，再由夏寿田游说曹锟，这条路子自然是最捷近不过了。只是杨度过去是袁世凯的人，帝制失败后又装神弄鬼的，玩起什么披发入山礼佛参禅来，他会再管这些事么？”

刘揆一笑着说：“杨度这人我很了解。早年我们一起拜在王壬秋先生门下，在衡州东洲书院读书。他那时跟王秋先生研习帝王之学，一心想做大事，出大名。东洲三百多个学子，就数他用世之心最强烈。正因为他极想用世，所以才会接受满人朝廷的征召，给他们制宪法，后来又去抱袁世凯的大腿。他本是竭力主君宪的，但要投袁所好，想依靠袁来做大事，不惜放弃原来的主张，鼓吹共和，调停南

北。不料，他在袁政府里屡遭排斥，抑郁不得志，这样又将他逼到袁克定的门下，想通过扶持袁克定当皇帝，自己好做开国宰相。谁知美梦不成，却恶名远播，被政坛彻底抛弃了。”

刘成禺说：“照这样说来，杨度的确是个政治节操不好的人。”

“不能这样说，禹生。”刘揆一断然否定，“如何来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节操？我以为首先看的是他心中有无为国为民的大目标。有则好，无则不好。至于信仰、主义等等，只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而已。目标不可移易，信仰、主义是可以选择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苛求一个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功名追求。杨度诚然是功名心重了一点，但扪心自问，就是我们这些献身革命的人，又何尝没有出人头地的个人想法在内？假若革命者都是纯洁无私的话，何来革命党内部的斗争分裂？又何至于让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成果？革命党人尚且如此，又怎么能苛求于杨度呢？”

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刘成禺能理解刘揆一这番对目标与途径、为国家作贡献与个人出头露脸之间关系的看法。他点点头说：“依你看来，杨度是个有大节的政治活动家。”

“是的。”刘揆一立即说，“这一点我坚信。早在东京时期，我就说过中国若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杨度等人组成一个内阁的话，则是中国最理想的内阁，因为这些人都是既爱国又有才能的人。我相信杨度是在备受打击和误解的情况下才灰心失意学佛参禅的，其内心决不会淡漠政界。好比说，我现在也是闭门不问世事了，但只要一提起政治，我仍然会热血沸腾，不能自己。”

刘成禺笑着说：“正是的，若没有这股子热血，你怎么会陪我北上？不过，你是革命党人，与孙先生和革命事业血肉相连，杨度究竟与你不同，他会像你一样热心吗？”

“我想会的，因为他为国为民的心没有死。孙先生做的事是为国为民的，他会支持，何况杨哲子与孙先生是朋友。禹生，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吧！”

“什么事？”刘成禺怀着很大的兴趣问。

“我先写首诗给你看。”

刘揆一提起笔来，在纸上写出了一首七律：

茶铛药臼伴孤身，世变苍茫白发新。

市井有谁知国土，江湖容汝作诗人。

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

刘成禺不仅是个革命家，而且是一个造诣很高的诗人。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他写了两百多首七言绝句，以诗歌形式记录了袁氏帝制自为前前后后的历史，总题为《洪宪纪事诗》，在友朋中广为传诵。今年三月，孙中山在粤秀楼住所为之作序，称赞他的诗是“鉴前事之得失，亦来者之惩戒，国史庶有宗主，亦吾党之光荣”。

刘成禺把这首七律轻轻念了一遍后，称赞道：“这诗写得真好，无论是立意还是遣词，均达到很高的境界，当今诗坛能写出这种诗来的人不多。谁写的？是你吗？”

“我哪里写得出这好的诗。”刘揆一摇摇头说，“诗人是谁，你绝对想不到。”

“谁？”刘成禺兴趣更浓了，“告诉我，我要拜识拜识他，把我的《洪宪纪事诗》给他看看，请他给我斧正斧正。”

刘揆一哈哈大笑起来：“你的洪宪诗千万不要给此人看，他看了会恨死你的。”

刘成禺瞪大眼睛，心中惊讶。

“告诉你吧，这诗就是杨哲子写的。”

“怎么，是他？”刘成禺大为不解。“是以前写的，还是现在写

的？”

“就是上个月写的。”刘揆一说，“月初，我见到华昌炼锡公司的董事长梁焕奎。他也好诗，曾跟王壬秋先生学过诗，他与杨哲子关系极深，特地告诉我，上月杨哲子有封信给他，信里有这样一首诗。他说若不是杨哲子的亲笔，简直不敢相信是他写的。我说我相信，二十多年的人生抱负，难道三四年的参禅就可以参掉吗？”

“好哇！”刘成禺十分高兴起来。“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抱负本无垠。就凭这两句诗，我相信他会跳出佛门，再度运筹的。”

就这样，二刘来到了北京，寻到槐安胡同。

趁着杨钧传信的时候，二人将四合院细细地考查了一番。

院子里显得冷清，一切陈设简单朴素，好几个房间都上了锁，引人注目的有两间房，一是画室，一是禅堂。画室里乱七八糟地摆着纸笔颜料，墙壁上杂乱地钉着几幅未完成的山水画，有画得好的，也有画得不太好的。禅堂却是另一番景象：清洁、整齐、庄严、静穆。正面墙壁上悬挂着一纸横幅，上面有十二行字：儒家禁怒，释氏戒嗔，学圣学佛，以此为门。我慢若除，无可嗔怒，满街圣贤，人人佛祖。儒曰中和，释曰欢喜，有喜无嗔，进于道矣。横幅的一边挂着一串长长的有着暗色亮光的念珠。横幅的下边地上摆着一个又大又厚的圆形蒲垫。禅堂里有两个书架，架上摆的全是佛家典籍。

看到这个禅堂，刘成禺在心里嘀咕：这完全是一副超脱世外的模样，与“胸中兵甲连霄斗，眼底干戈接塞尘”怎么也接不上来，这一趟是不是白来了呢？

正这样想着，杨度跨进家门，一眼看见刘揆一，格外高兴；并训斥弟弟，大名鼎鼎的霖生先生都不认识，太不应该了。说得杨钧不好意思起来。刘揆一说明他先离开了东洲，重子是后进的书院，怪不得认识。又指着刘成禺说：“这是禺生兄，武昌人，同盟会老同志，人品文章都很好。”

杨度忙说：“不用介绍了，在东京时我们就见过面。”

刘成禺说：“是的，有次开留日学生干事会，我也参加了。会开到一半，我有事先走了。哲子先生好记性。”

大家在客厅坐下闲谈。刘揆一谈了自己这几年闭门读书的情况。刘成禺把南方这些年的政局简略叙了叙。杨度专心致志地听，间或也问问汪精卫、胡汉民、王宠惠等人的近况。刘成禺见他时对时事如此关注，对革命党中的故人仍有感情，对此行增加了几分信心。

刘成禺有意把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及陈炯明的地方割据主义说得详细些。当讲到陈的部属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时，刘揆一注意到杨度脸色凝重，双眉紧皱。他接过刘成禺的话头说：“孙先生已命令进入江西的粤军回广州，陈炯明暗中联络吴佩孚打算截击回穗粤军。孙先生命禺生兄北上，设法制止吴佩孚的行动。我们想起哲子先生广交天下，一定可以在直系内部帮帮孙先生的忙，所以登门造访。”

刘成禺颇为紧张地望着杨度，不知这位已立地成佛的虎陀禅师的态度如何。

杨度淡淡地一笑说：“这是救中山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

二刘听了都大为欣慰。

刘揆一说：“哲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句实在话，知道你已潜心佛门，我们还真担心你会拒绝哩！”

杨度说：“我的确是全心思在钻研佛典，不过问俗事，但此事关系到中山先生事业的成败，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与中山先生有约在先，我要践约。”

二刘均感意外。

刘成禺说：“请问哲子先生，你与孙先生有什么约？”

杨度异常郑重地说：“十七年前，我与中山先生在东京永乐园就中国的前途问题辩论了三天三夜。我虽不能接受中山先生的观点，但我仰慕中山先生的人格。临别时与中山先生约：我主君宪，若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主共和，若先生事成，我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现先生蒙难，有求于我，我必尽力相助。”

听了这番话后，二刘都很感动，一齐说：“哲子先生真乃诚信君子。”

“人无信不立。”杨度神色肃然地说，“我虽研习佛典，却不能放弃这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我尽力而为，成不成则付之于天。”

“请问哲子先生，你将采取什么方法呢？”刘成禺问，他一直没有得到确实的行动计划，心里仍不放心。

杨度沉思片刻，说：“具体办法暂莫问。你们就在我这里住下来，重子招呼你们。我外出一段时期，多则半个月，少则七八天就回北京。那时成与不成，都会把实情告诉你们。”

二刘对望了一眼，都不知道这位禅师弄的什么玄虚，只好点头同意。

四 在陈炯明叛变的严重时刻，杨度践约帮了孙中山的忙

当天夜里，杨度便悄悄地乘火车离京赴保定，直系军阀的大头领、直隶督军、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曹锟驻节于此，督军衙门就是前清的总督衙门。清代的直隶总督是全国督抚之首，其衙门也建得特别的宏伟壮观。清晨，杨度来到衙门口。住在衙门里的秘书长夏寿田昨夜熬夜班，现在还没起床。当杨度突然出现在眼前时，他又惊又喜。

吃过早饭后，杨度道出了此行的目的。夏寿田听后，沉默良久，说：“这事不大好办。曹锟信赖吴佩孚，对吴言听计从。若吴坚持出兵，曹是不会反对的。何况听说孙中山与张作霖有联系，奉系是直系的死对头，曹说不定还会怂恿吴援陈打孙。”

杨度听了这话，心里顿时冷了半截。一会儿，一个马弁进来说：“夏秘书长，大帅有事找你。”

马弁走后，夏寿田问杨度：“你要不要去见曹锟？”

杨度想了一下说：“今天暂时不见他。你先去办事，让我好好想想，看能不能想出一个好主意来。”

夏寿田走后，杨度将房门关紧，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冥思苦想。

曹锟曾经长期是袁世凯的高级部属，杨度当然熟悉他。这位今年六十一岁的曹大帅，也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是天津人，幼年时家境贫寒，略识几个字后便跟着一些布贩子走南闯北，混口饭吃，长大后自己也做起布贩子来。曹锟虽没有读过几本书，却天性机敏有抱负，他不甘心一生做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布贩子。三十岁那年，他抛掉了肩膀上的布匹，投了淮军。

上司赏识他的能干，把他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不仅教给了他许多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同时也扩大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从武备学堂出来后，曹锟各方面的才能已远远高出他的同辈了。终于，他被袁世凯所看中。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亟需军事人才，遂将曹锟调进新建陆军，擢升为右翼步兵营管带。曹锟感谢袁世凯的提拔，铁心跟着袁。从此步步高升，先后任过北洋陆军第一镇、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期间，他奉袁世凯之命南下镇压民军。袁做了大总统后不愿去南京就职，杨度向袁献兵变之计，充当变兵角色的便是曹锟的北洋第三镇。洪宪期间，袁封他为一等伯。袁死后段祺瑞秉政，曹任直隶督军。从那时至今，他稳坐第一督军之位达六七年之久。当时许多或出身名门、或留洋外国的督军们都敌不过这个布贩子出身的粗人，不能说曹锟无过人之处。

曹锟手下有一个得力的部属，此人即吴佩孚。吴是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家境不宽裕，本人时运又不济，弄得很潦倒。穷极无聊之

时，吴在北京大栅栏一带摆了一个摊子卖卦。有一天从早到晚无一人问津，临收摊时，吴自卜一卦，卦上说弃文就武则前程远大。吴于是收起卦摊，投奔北洋军。

吴佩孚饱读诗书，又善随机应变，果然从戎后官运亨通。曹锟任第三镇统制时提拔他为管带。护国军打到四川时，吴随曹入川，被提升为旅长，不久又升为师长。吴熟读兵书，其谋略远胜曹手下的其他高级军官。湖南战场上，吴的功劳最大，很为曹争了脸面。在与皖系的斗争中，吴又立了大功，成了直系中实力强大的第二号人物。曹倚吴为长城。

吴佩孚性格刚愎，要他放弃既定主意十分困难。曹锟办事犹豫，要他态度坚决地制止吴的行动，也颇为不易。杨度在夏寿田的房间里思索了一整天，仍苦无良策。

晚上，夏寿田无事，二人一起闲聊天，谈起了直系内部状况。夏寿田在曹幕中已经两三年了，对直系内幕了解甚详。

“直系迟早会分裂。”在谈到曹锟内部不睦的几件事后，夏寿田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句话启发了杨度：可以利用其内部的矛盾来诱曹压吴！

“午诒，吴佩孚现在这样地大红大紫，曹锟手下也有不服气的人吗？”

“怎么没有？”夏寿田说，“吴佩孚的性格刚愎自用，又仗着有学问，根本不把曹锟手下的人放在眼里，很多人对他都是又嫉又恨，尤其是参谋长熊炳琦和三师师长王承斌，他们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的，也能打仗，过去都很受曹锟的器重。现在吴仗着打败奉系的功劳，瞧不起熊、王，熊、王都憋着一肚子气，总想找个机会发泄发泄。”

杨度点点头说：“要利用熊、王两人的情绪来破坏吴的这个计划。”



曹錕



吴佩孚

“如何破坏呢？”夏寿田满肚子孔孟之道，却缺乏孙吴之谋，他自知在纵横捭阖方面远不及这个已皈依禅门的居士。

杨度思索了一会儿，问夏寿田：“曹锟这个人有没有野心？”

“什么样的野心？”杨度突然转变话题，夏寿田的思路一时还没跟上。

“我是说，这个布贩子督军有没有想做总统的念头。”

“有哇！”夏寿田忙答，“我刚来保定时，曹锟还不多谈中央的事。自从打败段祺瑞后，他就自认为不可一世了，常说总统不能让文人做，当今这个世界靠的是枪杆子。又说总统若让他来做，保管不出一年，便可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熊炳琦、王承斌都鼓励他竞选总统。

他们一半是讨曹的欢心，一半也是想攀龙附凤。”

“我有了一个突破口！”杨度忽然来了灵感，他把这个突破口告诉了夏寿田。

直督衙门秘书长拍手赞道：“好！这个理由最是光明正大，我这几天就分别对熊、王二人挑明。”

“光靠熊、王二人说还不够，我明天亲自去见曹锟本人，从旁边给他敲一敲。你明天给他说说，就说我应功陵寺的邀请来保定，想与他叙叙旧，让他安排一个时间。”

“行。那就定在明天下午吧，要他设宴款待你。”夏寿田笑着问，“虎陀禅师，你要他设荤宴，还是设素宴？”

杨度说：“要曹锟吃素，他一定吃不惯，而我以功陵寺请来的客人身份与督军一起喝酒吃肉也不相宜。这样吧，你们吃荤，给我炒两个素菜就行了。”

夏寿田笑嘻嘻地说：“也好，荤素结合，别有一番趣味。”

次日下午，曹锟在他的住所光园摆了一桌宴席，除夏寿田外，另有两位姓张姓李的幕僚出席作陪。

“哲子先生来了，欢迎欢迎！”杨度刚由夏寿田陪同走进光园餐厅，曹锟便跟着走了进来，大声地打着招呼。

曹锟长得人高马大，魁梧健壮，四十多年闯荡江湖、喋血沙场的经历养成了他既粗鲁又豪爽，既专横跋扈又重情义的性格。他文墨不多，对读书人有时轻蔑至极，有时又很看得起，这多半取决于他对这个人的印象好坏和此人的实用价值。他信赖夏寿田。因为夏寿田出自名门，点过榜眼，这些都是贫贱出身的曹锟望尘莫及的。更重要的是夏寿田为人谦和，忠于职守，没有通常文人才子那种懒散傲慢气。衙门里凡文书一类的事，他都放心交给夏寿田去办理。曹锟更看重杨度。这是因为杨度不仅有夏寿田所有的才学，还有夏寿田所缺乏的权

谋。而权谋这类东西，在这个以利害得失为办事准则的北洋军阀的心目中更为重要。当年当他得知以兵变来阻止南迁的主意出自杨度时，佩服得不得了，叹惜自己身边没有这样好的谋士。

“好几年没有见到大帅了，大帅现在是声威盖天下，眼看就要追上当年袁大总统了！”

杨度这句恭维话让曹锟听了高兴，他拉着杨度的手，亲热地说：“六七年没有见面了，听说你闭门礼佛，看破一切了，是不是？”

“闭门礼佛是真，看破一切却还没有做到。”杨度打着哈哈说着。

曹锟抓了抓光光的大脑袋，咧开大嘴说：“我说哲子呀，你一定是灰了心才去念佛的，这点你瞒得过别人，瞒不了我。黎元洪那人是胆小鬼，一贯看别人眼色行事。你那年完全不要理睬他，也不要到天津去，就应该到我这里来。我保你天天喝酒吃肉，屁事都没有。扶老袁做皇帝有什么错？当初若是老袁做成了皇帝，说不定天下早太平了。今后若有机会，我老曹还想做皇帝哩！到那时，哲子你扶扶我吧！”

说罢哈哈大笑，满口又黑又大的牙齿就像一块块生了锈的小铁片。

曹大帅的这番话，令杨度又是佩服又是诧异。佩服他看事情眼亮心明，说起话来一针见血；诧异他对已是过街老鼠的皇帝还这样垂涎不已。这次是要求他办事，只能顺着他。于是，杨度一本正经地说：“大帅，若是天命归于曹氏的话，我愿做荀彧、郭嘉。”

与许多不读书的中国人一样，曹锟关于三国时期、北宋时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这方面知识的得来靠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两本书以及戏台上茶楼里关于这两本书的传播。“天命归于曹氏”这句话，他听过不知多少回了，但过去从未将彼曹与此曹联系起来。杨度这句话，猛地惊醒了他：今天的曹锟不就是当年的曹操吗？仿佛真的天命将要归于他似的，曹锟浑身的热血一下子被激动起来，他指着餐桌招

呼着：“哲子，请上坐！”

杨度赶忙说：“大帅在此，我岂能上坐。”

“今天专门请你，我和午诒，还有张秘书李秘书都是陪你的，你当然坐上席。”

说罢，不由分说地把杨度推到上席，自己挨着他坐下。

张、李两秘书也拱手说：“久仰哲子先生高名，今日有幸同桌，荣耀荣耀！”

一道道的菜上来了，全是素的，没有一碗荤菜，连酒都是清淡清淡的水酒。

曹锟对杨度说：“午诒说你如今是真正的佛门居士，断了荤腥，我们今天陪你一起吃素。”

杨度说：“大帅如此客气，受之不起。”

喝了几口酒后，曹锟说：“哲子，你这次为何事到保定来的？”

“这次是中华佛教总会请我来功陵寺调解的。”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十来年了，但在座的，除夏寿田外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个机构。佛门应是清静无为的，这么说来，和尚们也有纠纷，要上告总会请求调解？杨度这小子，转眼间又成了佛界里的钦差大臣？所有这些，都让曹锟和他的秘书们很感兴趣，皆放下筷子，听他叙说。

杨度将他昨夜编好的故事说了出来：“功陵寺的住持镜月法师，是一个在佛学界颇有声望的高僧，他有个弟子叫水云。二十年前，镜月亲自主持水云的剃度，向他传经授法。水云人很聪明，也很能办事，镜月十分器重他，将他慢慢提拔上来，一直做到功陵寺的监院，位在镜月之下，众僧之上。没有镜月，就没有水云的今天，论理，水云应该终生视镜月为父才是。”

曹锬点头说：“是应该这样。为人处世，‘义道’二字是不能忘的。”

张、李二秘书也附和着。

“但水云不是这样一个人。”杨度继续说，“在功陵寺里，水云对镜月师父长师父短地叫得亲热，对镜月吩咐的一切也恭敬从命。而一离开功陵寺，他就处处标榜自己，给十方丛林的印象是，功陵寺的兴旺，完全是他这个做监院的功劳。”

“这个和尚不地道！”曹锬夹起一块大笋片在口里嚼着，同时发表评论。

“今年，佛界传出消息，说是要改选总会长了，各大寺院里的高僧们都动了心，跃跃欲试，就像俗世有力者想竞选总统似的。”

杨度这个比喻，招来满桌听众的笑声。曹锬又发议论了：“他妈的，佛教界也和我们一个样！”

“佛门等级森严，规矩极多，上指使下，下服从上，这些纪律绝不能违反。”夏寿田有意加以阐发，“哲子这个比方打得最恰当。各大寺院的住持好比各省的督军，监院、知客好比督军下面的师长、旅长，而总会长好比大总统。”

杨度向夏寿田报以会心一笑，赞赏他在关键时刻的配合，对于像曹锬这种没有文墨的莽夫粗人，适当的时候是要略作点破，不然，说不定他真的把它当作佛门故事来看待了。

“水云一心要当佛教总会的会长，他在上海、北京等地到处活动。一方面拉拢北京法源寺、上海静安寺、宁波天童寺几个极有影响的寺院的监院、知客、维那，要他们起来反对本寺的住持，使得他们都选不上会长。另一方面又四处说功陵寺的镜月法师年老体弱，不能管事了，宜退居静养。总之，水云想尽一切办法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佛教总会会长的宝座。佛教总会的各位理事于是请我来功陵寺实地考察一下，看看水云究竟够不够做总会长的

资格。因为当年筹建佛教总会时，是我代他们向载沣传递申请的，而第一任会长寄禅法师又是我的好友，故同意代他们来保定一趟。”

杨度说到这里，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口。

曹锟说：“哲子，你这就是钦差大臣了，你要秉公办理噢！依我看，水云这种人要不得，佛教总会长，不能让这种不讲义气的人做。”

夏寿田忙接话：“是的，大帅说得对，水云和尚这号人，佛界有，俗世更多，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家伙，到处都可以碰到。”

“这样的小人多得很！”张、李二秘书也说，又对曹锟恭维道，“我们大帅最讲义气，所以也最恨这种无情义的小人。”

杨度抓住机会发挥：“大帅最讲情义，这点我知道，当年大帅对袁项城的态度，给小站旧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袁项城晚年眼看着段祺瑞在他面前坐大，常对我说：芝泉是我惯纵了他，他现在自以为了不起。”

先前长期居于北洋系统老二地位的段祺瑞，让曹锟又忌又恼，现在他成了曹锟手下的败将，此事使布贩子督军大快平生。他端起酒杯放到嘴边，轻蔑地说：“段歪鼻子的狼子野心，我他妈的早就看出来了。老袁那时相信他，我不好说什么。现在敲敲他，也是为地下的老袁出口晚年的窝囊气。”

杨度趁热打铁：“袁项城是早死了几十年，若晚死几十年，段祺瑞必定会爬到袁项城的头上去。这样的事，历朝历代都很多，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还不都是慢慢坐大后，反掉了原先的主子而做皇帝的？就连绿林强盗中都是这样，宋江上了梁山，就想方设法架空晁盖，最后自己做了梁山之主。”

杨度偷眼看了一下曹锟，只见他放在嘴边的酒杯一直未动，显然这几句话他都听到心里去了。话只能说到这一步，不能再明白了，于是杨度转了话题，和曹锟及张、李两秘书闲扯起别的事来。

翌日，夏寿田有意找熊炳琦、王承斌聊天，说吴佩孚在洛阳如何大兴土木，招兵买马，说得熊、王两人气鼓鼓的。

过两天，吴佩孚从洛阳打来电报，说即日动身来保定商量要事。

杨度对夏寿田说：“吴佩孚一定是和曹锟谈派兵援助陈炯明的事，你要在会上把握机会，鼓动熊、王等人反对，并要适时给曹锟敲一敲。”

“我明白。”夏寿田点了点头。

为了避嫌，杨度离开了督署，住到城外功德寺去了。

第三天下午，夏寿田喜气洋洋地来到功德寺，刚进门便说：“哲子，大事成功了！”

“真的？”杨度兴奋地说，“你细细跟我说说！”

夏寿田把直隶督军衙门两次重要军事会议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杨度。

昨天中午，吴佩孚从洛阳来到保定。下午，曹锟在督署开会，除曹、吴外，二师师长廖继立、三师师长王承斌、参谋长熊炳琦也出席了会议，夏寿田以秘书长身份列席。

会上，吴佩孚报告了两广军事近况，并特别指出两广是直系劲敌，宜趁此良机联合陈炯明先把孙派军事力量吃掉，然后再把陈炯明消灭。吴佩孚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一副老谋深算高瞻远瞩的样子。廖继立认真倾听，王承斌、熊炳琦不断流出嫉妒、轻蔑的目光，曹锟不停地点头，有时还拍打着桌子叫好。开完会后，曹锟又设宴款待这个远道而来的援粤军副总司令，并亲自敬了他一杯酒。席上，吴佩孚神气活现，高谈阔论，扬言三个月内将为直系收拾两广局面，说得曹锟心花怒放。夏寿田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散席之后，夏寿田借陪曹锟回住所的机会，悄悄地对曹说：“大

帅，吴帅这个人，我怎么越看越像哲子说的水云和尚。您要提防点，不要让他借了您的威名为他自己谋前程。”

曹锟瞪着眼睛看着夏寿田，说：“你是说子玉像功陵寺里的水云和尚？”

子玉是吴佩孚的字。

夏寿田点点头说：“大帅，陈炯明是孙中山一手提拔的老部下，陈反孙，是以下犯上。吴帅今日可以支持陈反孙，难保日后他不反您。”

一句话，使曹锟猛然醒悟过来。前天杨度说的功陵寺的故事，说的李渊、赵匡胤、朱元璋、宋江的历史教训，一时间都出现在他的脑子里。随着直系内部带兵将领们实力的增强，曹锟最担心的便是部属们居功自傲，尾大不掉，不再服从他的号令。那样的话，不但总统梦做不成，说不定将四分五裂，被皖系、奉系打垮。是的，要提防点，吴佩孚这个用兵计划不能同意！

曹锟拍打着脑门对夏寿田说：“你提醒得好，以下犯上的行为是不能支持的。”

夏寿田怕曹锟明天一早又改变主意，便马上告诉熊炳琦、王承斌：“大帅说陈炯明打孙中山是以下犯上，我们不能支持他。”

熊、王二人对吴佩孚志得意满的神态本就反感，听说曹锟不赞成，决定借此机会来狠杀一下吴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上午一开会，王承斌、熊炳琦便相继发言，大谈“恩义”二字，然后痛斥陈炯明忘恩负义、大逆不道，指出吴不应该支持这等背叛主子的猪狗之徒。

王、熊的发言，令吴佩孚大吃一惊：这是一个破敌用兵的大好机会，怎么扯到了忘恩负义上去了？纵使陈炯明忘恩负义，也应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呀！这两个家伙怎么会蠢到这般地

步！

吴佩孚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拍打着桌面，痛斥王、熊的发言乃无稽之谈；并威胁他们：贻误了战机是要负军事责任的！王、熊二人因为摸到了曹的底，便有恃无恐地与吴争论起来。吴自以为占据道理，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的军事才能的确高出其他将领，曹锟对他很是倚重。倘若没有杨度的游说、夏寿田的提醒，他是会同意吴的援陈计划的；倘若没有王、熊今天理直气壮的大义斥责，说不定经不起吴的怂恿，他又会改变主意接受吴的计划。但是现在，他坐在首席椅子上，听着两方的激烈争吵，似乎清晰地分出正邪两个壁垒来。再看看吴佩孚，那副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样子，曹锟越来越觉得此人桀骜不驯居心叵测，不只是一要提防，而且还要压一下。

待到双方争得差不多的时候，曹锟摆出最高统帅的架势，对吴佩孚的军事计划作了裁决：“从用兵上来看，利用两广内部的分裂，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法是很可取的，况且子玉由衡阳出兵插向粤北赣南一带截击孙部，以逸待劳，稳操胜算。”

吴佩孚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不料，曹锟语气陡转：“刚才我说的，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但这次陈炯明、孙中山之间的决裂不属此例。举世皆知，陈炯明十多年前以一毛头小子投靠孙中山，孙中山收留了他，委他以重任。辛亥年，孙以大总统身份任命陈为广东副都督。陈当时只有二十四岁，参加革命党也只有两年，若不是孙对他的破格提拔，他陈炯明能当上这样大的官吗？嗯！”

曹锟模仿袁世凯的口气“嗯”了一声，用峻厉的眼光扫了一下满桌部属，特别将目光在吴佩孚的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吴意识到这一声“嗯”是对着他而来的，心里颇不自在。

王承斌忙献媚：“大帅说得对，孙对陈的提拔是格外天恩。对于人臣来说，这种恩德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尽的。”

曹锟最爱听的就是这种话。在他看来，整个直系几万兵马，上起师长旅长，下到士兵伙夫，全都是蒙受着他一人的恩惠，所有的人都应该像刚才王承斌所说的，对他的恩德存在着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尽的思想。

他改用赞赏的目光望了王承斌一眼后说：“而且，孙对陈一直是器重的。这次孙在广州组织政府，任命陈为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兼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为人臣的，做到这种地步，也算是到顶了。陈就因孙撤了他的广东省长的职务，便起兵反对，还要炮轰总统府，还要联合别人把孙的力量彻底消灭，这种行为还不足以使人寒心吗？这哪里是人啦，这比畜生还不如呀！”

原先赞成吴佩孚计划的二师师长廖继立，听了曹锟的话后也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这种时候决不能附和吴，若附和，自己也有可能被视为无情无义之人。不能再沉默，必须表个态度：“陈炯明的做法确实是太不应该，我们若是支持他，则是鼓励作乱！”

“对，廖师长说得对！子玉呀，”曹锟换了一种亲切的口吻对吴佩孚说，“你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一层上。犯上作乱，是决不能支持的。不能说我们直军内部就没有陈炯明，也不能说你的第一师内部就没有陈炯明，今日支持两广的陈炯明，就等于鼓励我们直军中的陈炯明。”

曹锟说到这里，站起来走到吴佩孚的身旁，异常亲热地说：“子玉呀，圣贤的书，你读得比我们哪个都多。仁和义，是圣贤一切教导中最重要的教导，我正要依靠你来把我们直军建成一支无敌于天下的仁义之师哩，岂能支持不仁不义的陈炯明，坏了我们直军的名声呢？子玉，算了吧，让他们自己火并去，等他们一死一伤后，我全力支持你去收拾两广。到时我在光园摆几十桌酒，为你凯旋庆功！”

吴佩孚见所有人都反对，曹锟的态度又是如此坚决，知道再坚持亦无用，何况待两广鹬蚌相争后自己再坐收渔利，也不失为一条好计。就这样，吴佩孚终于取消了援陈打孙的军事计划。

“好，好，办成了这件事，我可以说是中山先生践了前约了。”杨度高兴地说，“我明天就回北京去，刘霖生他们还不知急得怎样哩！”

“缓一天走。”夏寿田拍拍杨度的肩膀，“明天，曹锟还要专门为吴佩孚请几桌客，特为叫你去，介绍你与吴认识，并说还要聘你做高等顾问哩，先要我问问你，看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杨度的满口答应，倒令书生气十足的夏寿田有点出乎意外。见好友疑惑不解的神态，他笑着解释，“当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段祺瑞这些人的手里，他们发善念，就能为中国造福，他们起恶心，就会给中国生祸。你看这次，经过我们的游说，一场直系与两广系的混战就避免了，这要挽救多少无辜士兵的生命！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一下子不知造了几多浮屠。”

夏寿田笑道：“这次积下大阴功了。”

“所以我想，要宣传我的无我宗，得先向曹吴段张这些人宣传，他们一天无我了，可以使千万人无我。今天他曹锟聘我为顾问，我应允，明天他吴佩孚若聘我做高参，我也答应，以后无论是张作霖还是段祺瑞，甚至张宗昌、孙传芳那些二流军阀聘我什么职务，我也同样答应，一边给他们出主意，一边向他们宣讲无我宗，遇到合适的时候就直接插手，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好事。这就是我虎陀禅师当前的处世态度。”

“行。”夏寿田拊掌笑道，“长久做下去，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救苦救难、拯世拯民的佛祖了！”

杨度也高兴得笑开了怀。

五 千惠子在寒山寺立下中日合璧诗碑

由于吴佩孚的军队没有出动，陈炯明全歼回粤北伐军的企图也就

无法实现。回粤北伐军兵分两路，许崇智的部队进入福建，与福建的皖系军队联合起来。朱培德的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桂林，与杨希閔部、陈济棠部互通声气。闽桂两方面的军事力量对广东的陈炯明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已离开永丰舰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与朱培德等部东西夹攻陈炯明。陈处于军事劣势之中。

杨度做了曹锟的高等顾问，时常往来北京与保定之间。后来又与吴佩孚交了朋友，满腹学问的秀才司令与他谈得更合拍。在杨度的感染下，吴在洛阳行署设了一个小禅堂，煞有介事地聆听杨度的无我宗。吴居然能听得下去，令杨度喜慰无尽，常对人们夸耀他超度了一个大菩萨。

这一天，他收到了亦竹从苏州寄来的信。信上责备他并未剃度出家，为何把家小都忘记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去苏州看看她和孩子们？放下亦竹的信，一股亲情油然而生。是的，该到苏州去住一段时期，陪陪亦竹和孩子们，也应去静竹长眠之处祭奠祭奠。

杨钧的白心印画社已搬到北京来了，他的眷属也在上月从长沙来到槐安胡同，冷清多时的四合院又热闹起来。杨度将院子交给弟弟，从津浦铁路南下，过长江后再乘沪宁火车到了苏州。

亦竹兴高采烈地迎接丈夫，儿女们见到阔别多年的父亲，一家人团聚在姑苏城里，自有一番天伦之乐。过了几天，杨度提出去看看静竹的墓地。参禅多年，丈夫仍没有忘记昔日那段不平常的恋情，亦竹心里很是宽慰。

第二天，亦竹陪着杨度上静竹的墓地。那一年，亦竹在阊门外到处寻找静竹父母的坟墓。找了三四个月都没有找到，只好将美人瓶下葬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冈。

这里冷冷清清地堆着几十座土坟。秋风吹动着坟上枯萎的茅草在左右摇晃，寒鸦在光秃的树枝上聒噪不已，给人以沉重的哀伤之感。葬在此处的这个女人，来到人世不久便连遭丧亲卖身的剧痛，京师的火坑活活地将她煎熬。好不容易在茫茫人海中结识到一个知己，却又

时运乖舛，两次失之交臂，以至于空守寒窗。待到天公开眼破镜重圆之时，却又身罹恶疾，卧病十年，抑郁而终。这个苦命的女人，心比天高，情如海深，为了圣洁的爱情，她甘耐清贫，苦苦厮守，直至为心爱的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今，当她重新落入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中时，竟然是如此地冷清、孤单、萧条、荒芜！自认为早已悟透色空的虎陀禅师不禁悲从中来，他只说了句“静竹，哲子我看你来了”后，便再也不能说出一句话来。亦竹一直在悄悄哭泣，默默地给这个情逾骨肉的手帕姐姐上香焚纸。

伫立了许久许久，杨度轻轻对着坟头说：“静竹，我不能让你一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我们定情在潭柘寺，妙严公主遗下的拜砖一角是我们百年相爱的信物。你临终前劝我皈依佛门，死后又托梦要我去庐山寻道。我们的情缘都结在佛缘上。我要在寒山寺买一块三人墓地，先把你迁过去，我和亦竹死后，也都葬在你的身旁。到那时，我们三人便永远和佛在一起，千年万劫不再分离了。”

亦竹听了这话后号啕大哭起来，扑在坟头上喊道：“静姐，哲子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吗？你先到寒山寺去吧，以后我们都来陪你！”

寒山寺就在阊门外枫桥镇上，是一座建于梁代的千年古刹，更因唐代张继那首《枫桥夜泊》诗而名播海内外。这座佛界宝刹多次遭毁，又多次重建。明嘉靖年间铸造的铜钟，据说后来因寺院毁败而流落到日本，于是光绪末年再次重建寒山寺，日本的善男信女们专门为它铸造一座古色古香的铜钟，从东瀛浮海而来，安置在寒山寺钟楼上。从那以后，寒山寺的诗韵钟声便在日本国具有更大的诱惑力，从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来到此地，凭吊古迹，聆听钟声，竭力追索着“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意境。

正因为此，当寒山寺住持定性法师听说是虎陀禅师杨度要在寺里置一块坟地时，便慷慨奉送，不收分文，只是请杨度在苏州期间每天给寒山寺的和尚们讲一个钟点的日文课，以便让他们能够与前来观光的日本游客说几句简单的客气话。这对杨度来说，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过几天，杨度和亦竹将美人瓶从原葬地取出，重新安葬在寒山寺后的墓地里。这块墓地埋葬着寒山寺历朝历代圆寂的和尚，寺里看得很重，有专人看管，收拾得干干净净。杨度给静竹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信女陆静竹之墓”七个大字，定性法师还安排几个小和尚为她念了三天超生经。

杨度每天下午三点至四点，在寒山寺里给近百名和尚讲授日文课，课程是一些最简单的日常用语。十余天下来，除几个年轻明白一点的记下了诸如“先生”“女士”“欢迎”之类的词组外，绝大多数和尚则是什么都没有记住，一旦走出讲经堂，一个小时的所教便全部丢在脑背后了。

这一天讲完课后，定性特为将杨度请进方丈室，对他说：“有一位日本信女给寺里寄来五百银洋，她想在寺内建一座《枫桥夜泊》中日合璧诗碑。”

“这是好事呀！”杨度高兴地说，“寒山寺过去有文征明的诗碑，现在有俞曲园的诗碑，还就是没有中外合璧的诗碑。寒山寺的钟既然是日本铸造的，现在又添一座中日诗碑，那会招来更多的日本游客，寒山寺的名气就更大了。”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定性边笑边说地拿出一张纸来。“这位日本信女是个中国通，你看她的汉字写得有多好！”

杨度凑过去看。这是用楷书写的张继名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字迹端正娟秀，书者的中国文化素养的确很好。汉字后边是日文的《枫桥夜泊》。再看下去，杨度惊呆了：日本国信女滕原千惠子。

哎呀，这不是千惠子吗？随即又想，滕原千惠子，是日本女子常用的名字，哪有这么凑巧，就一定是她呢？尽管这样否定着，十多年前那个美丽纯真的少女的形象，却依然鲜活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其实，这些年来，杨度的心灵深处从来没有忘记过千惠子。那样

一个高雅脱俗、清纯亮丽的女孩子，是令世间所有的男子爱慕倾心的，何况他们还有过那么一段传奇般的故事，何况他们之间的确有过真心相爱！

“半个月后，这位滕原千惠子信女会到苏州来，亲自为这块诗碑揭幕。我现在赶紧安排石匠打碑刻字，到时请你为我们做翻译。”

啊，千惠子要来寒山寺！不管她是不是自己心中那个千惠子，就冲她取这个名字，杨度也要热情地接待她，和她好好地聊一聊，问一问这些年来日本国的变化。

定性买了一块高七尺宽三尺的白色花岗岩石，请了一个技术高超的石匠，用了十天工夫，将这位日本信女的《枫桥夜泊》中文日文手迹原模原样不差分毫地刻在石碑上。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滕原千惠子践约来到寒山寺，全寺僧众都在山门外恭迎。

杨度陪着定性来到一辆带篷罩的马车旁。从车厢里先走下来一个十七八岁侍女模样的日本女孩子。女孩子伸出双手，从车厢里接下一位中年太太。这位太太身着雪白的缎面和服，梳着高高的发髻，发髻上插着几件闪闪发亮的钻石首饰。那太太刚站定，定性便走上前去，合十弯腰，口里念道：“欢迎滕原千惠子信女光临敝寺。”

杨度看了一眼客人，正要翻译，喉咙却被堵塞了：这不就是田中老先生的孙女、自己的女弟子、十多年来一直刻在记忆深处的千惠子吗？这美丽端庄的五官，这白皙无瑕的皮肤，这含笑玉立的仪态，不都表明她就是那个千惠子吗？不错，她少了几分少女的天真，却多了几分少妇的矜持；她少了几分女学生的轻盈，却多了几分阔太太的丰韵。而那两只晶莹透亮的眼睛，却依然如往昔一样地灵慧多情。是的，是的，她千真万确就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千惠子！几乎就在同时，千惠子也认出了杨度。

“千惠子！”杨度激情满怀地喊着。若不是在庄严静穆的寺院外，若没有定性和几十个和尚站在一旁，他真的会把千惠子紧紧地抱起来。

“杨先生！”千惠子也同样惊异万分，她伸出一双纤细的手来，抖抖地放进杨度的双手中。

“你们认识？”

定性目睹这一幕故友重逢的场面，又惊又喜。

“我们早就认识了。”杨度连连点头，向定性介绍，“十多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就住在他爷爷的家里。她和父母与外祖父母住在横滨，我们常常见面，她的家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

“阿弥陀佛，这是佛祖的保佑！”定性拿起胸前的念珠，边数边说。

千惠子用日本话对寒山寺的住持说：“杨先生是我的汉学老师，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杨度向定性翻译了这两句话。定性顿悟：“我说这位信女为何对中国文化有如此深的感情，中国字写得这样好，原来是杨先生的弟子，怪不得，怪不得。”

在寒山寺全体僧众艳羡的目光中，在定性、杨度的热情招呼下，由使女陪伴着，千惠子走进了神往已久的寒山寺，被安置在一所精致雅洁的禅房里休息。现在，瞻仰殿堂，观摩诗碑，谛听钟声，游览枫桥，欣赏渔火，眺望江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事了。

“哲子，这十多年里你都好吗？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写信？”刚一坐下，千惠子便急不可耐地问。

“哎，一言难尽！”

为了不让寒山寺的和尚们得知他们的旧情，杨度和千惠子用日文交谈。杨度告诉千惠子，回国后他给她写了好几封信，但只接到她母亲的一封回信，信中说她已由表兄陪同到美国留学去了。他猜想这是滕原家不愿他们之间有联系而作出的安排，便从此不再写信了。

千惠子默默地听着杨度的叙说，脸上平平静静的，心中的浪潮却在千万叠地翻卷。她告诉杨度，当年他离开日本后，她的魂魄像被他带走似的，人变得恍恍惚惚，六神无主了。滕原、田中两家在一起商量，为了家族的利益，也为了千惠子本人的幸福，唯一可选择的道路，便是彻底改变现在的环境，到国外去念书。

恰好美津子的表姐之子山本次郎要到美国去读书，于是决定把千惠子送到美国去读商科，以便表兄就近照顾。山本次郎是个聪明勤勉的青年，毕业于陆军大学。父亲有意为他在日本军界觅一个更高的职位，便送他去西点军校深造。千惠子到了美国后，繁重的英文学业，壮阔的北美风光，迥异于东亚的西方文化，渐渐地把她从情网中拉了出来，胸次日渐开阔。三年后，她回到日本，外祖父分出一部分商务让她经营，有意将她培养为滕原家族的接班人。

“千惠子，你什么时候成的家，丈夫就是你的表兄山本次郎吗？”杨度趁千惠子喝茶的空隙，提出了这个他急于知道答案的问题。

“我在十年前结的婚，丈夫就是山本次郎。”千惠子放下茶盅，心态平和地说，“在美国时，我得到了次郎的尽力关心，我们在身处异国的环境里逐渐建立了感情。我回国的第二年，他也回国了，在陆军部供职。再过一年，由双方父母主持，我们结了婚。现在有了两个孩子。”

尽管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尽管杨度总觉得对千惠子有所亏欠，因而从心里巴望她能十分美满幸福，但在听了千惠子这番话后，他心里仍然凉了一阵子。

“他对你很好吗？”停了片刻，杨度问。

“次郎很爱我。他在军部供职，我忙于商务，虽然在事业上共同的话题不多，但在感情上，我们的家庭还是融洽的。”

当年，那样一个灵慧多情，一门心思潜心于中国古典诗词书法，

极富艺术才华的女孩子，终于拗不过家庭的约束，做起枯燥烦腻的买卖来，而且还与一个刻板单调的军人结合，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环境对人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他们的生活就真的和谐吗？为什么她的丈夫没有一起来揭幕呢？杨度像发现了秘密似的问：“山本先生为何不陪你来中国，他大概是一个除开军旅之外便没有其他爱好的标准军人吧！”

“不，他是和我一起来中国的。八天前我们就到了上海，一起在杭州玩了三天后再返回上海旅馆。他原本要和我一起来苏州，因为急事，这两天不能陪我了。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和我一样，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一丝怅惘袭上杨度的心头。很快，这种怅惘便被理念排除，他真诚地说：“千惠子，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我曾经真挚地爱过你。只因为一是有了妻室，二是要回国做事情，所以我强制自己不能爱你。今天，能在寒山寺与你意外重逢，并得知你的家庭美满幸福，这是我回国十多年来最可慰藉最为兴奋的事情。我衷心祝贺你。我给你讲过的中国诗词，你仍然这么钟爱，中日合璧诗碑的建立乃一壮举，作为你的汉学老师，我心里欣喜至极！”

“谢谢，谢谢你！”千惠子显然激动起来。“哲子，你是一位很受我们家族敬重的爱国者。爷爷、奶奶和外祖父这几年间相继去世了，他们在生时常说起你，都将你与我们的先祖滕原一夫相比拟，说你就是滕原一夫那样的人。这些年来，想必你一定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你能对我说一说吗？”

一如当年的真诚，一如当年的热切，然而，今天坐在她面前的虎陀禅师，与十多年前《湖南少年歌》的作者相比，其心里饱受了沧桑之变。他凄然苦笑了一下，说：“千惠子，你看张继笔下的江枫、啼乌如今还在吗？它们早已随着岁月的流淌而消失了。功业也罢，成就也罢，亦不过当年的江枫、啼乌而已。我早已皈依佛门，将这一切都看透看穿了。”

“噢！”

千惠子瞪着两只好看的大眼睛，看着这个少女时代心目中的偶像，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是强烈的失望，还是深深的同情？是无穷的惋惜，还是淡淡的谴责？种种况味涌上她的心头，她不知如何来表达此刻的复杂心情。

沉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她突然抓住杨度略带凉意的双手，凝视他黑白相间的双鬓，恳切地说：“哲子，我想你这十多年来可能一直抑郁不得志，故而有看透一切之念，请千万别这样。我丈夫常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外祖父生前也常说商场犹如战场，有胜有负，负而不馁，终有胜利的一天。你经营的是政治。政界也应该和战场、商场一个样，需要的是顽强拼搏，败而不馁。更重要的是，贵国还没有强盛起来，贵国的人民正在苦难之中，像你这样的爱国者怎能袖手佛门、冷眼世事呢？哲子，你手书的《湖南少年歌》，十多年来一直挂在我的床头。我天天看着它，天天眼前出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少年。”

杨度的心猛地觉得被揪了起来。揪他心的虽是一双纤纤弱女子之手，其气力却似可开百石之弓。他的心被这双手揪得痛楚，揪得羞惭。数十万言的佛学研究理论，精心构筑的无我宗宗旨，仿佛完全不能抵挡这几句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异国女子的诘难，千军万马在崩溃，钢铁壁垒在坍塌。他无言地望着千惠子，认真地听着下文。

“哲子，我对你说几句重要的话。我的丈夫是陆军部的高级官员，他常对我谈起陆军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本人与陆军部决策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中国是块肥沃富庶的土地，中华民族是个勤劳能干的群体，但中国的政治家却是一批贪婪庸劣的蠢材，不能管理好这片土地和这群团体。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日本向海外发展的首要目标就是中国，急需抓住眼前中国政局混乱的机会，用武力将中国并入大日本帝国的版图。谁办成了这桩事，谁就是大和民族的盖世功臣。”

杨度的双手痉挛起来，不自觉地从小惠子的手中挣出。

“哲子，次郎原是要和我一起来寒山寺的。昨天下午，日本驻上

海领事馆突然召了他去，要他谈谈这次亲见亲闻的观感，并告诉他陆军部近日有关于中国问题的要事商讨，务必在三日内离开中国回国。因此，我明天就要回上海，以便与我的丈夫同船回国。本来，这些话我不应当对你说。我说出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一本当年爱国初衷，致力于贵国富强的伟大事业。贵国若老是内乱不止，就会引发外人的野心。我是决不愿意看到日本侵犯中国的事情出现的。”

从千惠子手中挣脱的双手，重新将千惠子的手紧紧握住。杨度竭力压下内心的冲动，说：“千惠子，我记住了你的这番忠告，我更感谢你这颗挚爱中国的善良心，我会好好对自己近年来的思想反省的。请你和你的家族相信，杨哲子虽比不上伟大的滕原一夫，但他的心是永远和滕原一夫的心相通的。”

千惠子的脸微微泛红，她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激情洋溢的热血男儿，那个倜傥多情的少年诗人。“哲子，你那年教我唱的《上邪》古乐府，我一直记得，常常哼哼。《上邪》虽然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对心爱者坚贞不渝的爱情，我以为它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两个民族之间情感的表白。大和民族曾经受过中华民族的巨大恩惠，大和民族应与中华民族世代相知，永无绝期。正因为此，我要在寒山寺立一块中日合璧诗碑。倘若哪天发生了不幸，甲午年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事重现的话，中国人民可以相信，在日本，有着千千万万像滕原千惠子这样的人，他们是反对战争的，是始终珍爱中国的，是愿中日两国世代永远友好的。这中日合璧诗碑便是一个见证。”

顾不得禅门的戒律，也不管彼此身份的反差，杨度刷地站起来，抱住千惠子的双肩，大声地用日本话喊道：“千惠子，我永远爱你！”

千惠子把脸依偎在杨度的手臂上，微闭着双眼。她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时光已回到了箱根樱花盛开的季节！

第二天上午，在隆重的佛门仪礼中，千惠子揭开了象征中日友好的诗碑。吃完中饭后，她匆匆忙忙与杨度告别，返回上海。杨度也决定次日即赴上海，他不是为了去给千惠子夫妇送行，而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去拜见另外一个人。

六 孙中山交给杨度两个使命

法租界莫利爱路二十九号洋楼，是孙中山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孙中山离粤抵沪五个多月来，一直和年轻娇美的夫人宋庆龄住在这里。他一面遥控广东方面的局势，一面联络国内各派政治军事力量。陈炯明的叛变，给中国革命带来又一次重大挫折，今后的出路在哪里？孙中山苦苦地思索着。近半年来，在他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转机：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他的事业，愿意派代表前来中国，与他交换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

去年七月，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营会见了由张太雷陪同来访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马林在桂林住了几天，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十月革命的情况，孙中山也向马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马林临别时向孙中山提出两个建议：一、组建一个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马林这两个建议正是针对中国革命所存在的两个最严重问题而提出的，孙中山完全赞同。

孙中山来上海不久，马林也到了上海。孙、马再次会晤。马林告诉孙中山，共产国际已命令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协助国民党的改组和军官学校的筹办。苏俄愿意与孙中山建立联盟，并给予各种支持。孙中山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态度表示赞赏。紧接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由北京来到上海，会见了孙中山。李大钊向孙中山介绍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同意。由张继介绍，经孙中山亲自批准，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后来，孙中山又派张继去北京，会见了苏俄驻北京政府代表越飞，请求苏俄给予中国革命以军备援助。最近，孙中山为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采取了重要行动。公布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公布建国主张，同时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胡汉民、于右任、张继、李烈钧等人出席了会议，决定今后中国革命分政治、军事、党务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务必达到成功的目的。

李大钊近日又来到上海，今天上午再次拜会孙中山，就关于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进行磋商。这时秘书进来报告：有个叫杨度的人请求谒见。



李大钊

“是哲子先生来了，快去请，请他进来！”孙中山高兴地吩咐秘书，又转脸对李大钊说，“这次平定陈炯明叛乱，杨哲子在里面起了重大作用。”

“噢！”李大钊很觉意外，“过去的帝制余孽，现在的佛门居士，居然会在平乱中起到作用，真有趣！”

孙中山笑道：“杨哲子是我的老朋友，外间对他的误会很多，其

实他是一个正派的有爱国心的人。过会儿我跟你详细说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和他认识。”

李大钊说：“我当然愿意。这样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都愿意结识他，你们先谈，我到书房里看书去。”

李大钊刚上楼，杨度便由秘书陪同进了客厅。

“哲子先生！”孙中山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快步上前，紧紧拥抱着杨度的双肩，激动地说，“我很感谢你，所有真正的革命者都很感谢你，你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快请坐，你什么时候到上海来的？”

孙中山热情的态度使杨度大为感动。寒山寺邂逅千惠子，以及千惠子的一番忠告，在杨度心灵深处引起巨大的震撼。与千惠子友谊的桥梁、永远留在千惠子身边的礼物——《湖南少年歌》中的诗句，像沉重的鼓槌在敲打着他的胸膛：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他不断地审问自己：湖南并未成为斯巴达、普鲁士，中国仍然面临亡国的危险，你这个湖南少年真的要做一个心如古井的老居士吗？瓜分豆剖之祸，亡国灭种之灾，鞭撻流血之苦，欺凌压榨之辱，难道都是空幻无物吗？都可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吗？佛学的确可化解人间万恶，“无我”的确可泯息人心邪念，但它至少需要有一个能保全脑袋提供温饱的安定环境呀！因内部争斗而导致外人入侵，国将不保，头将不存，何来研究佛学，宣传无我？是的，要为中国的早日安定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至少要与礼佛同时进行。眼下，曹锟拥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孙中山拥有无比崇高的政治威望，倘若说服孙、曹联合，则中国可迅速安定，外人觊觎之心也就可立予杜绝。办好这件事后，再来全心思做净化灵魂的终极大事。就这样，杨度从苏州来到了上海。

见孙中山的前一刻，他又想到，上次虽然制止了吴佩孚出兵，帮了孙中山的忙，但对孙来说并非一件大不了的事。相反地，前些年与袁氏父子搅在一起，解散国民党，镇压黄兴、胡汉民、李烈钧的二次革命，直至复辟帝制，可谓与孙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事业针锋相对，

结下了深仇大恨，他会原谅吗？

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客厅的杨度，在孙中山感恩而不记仇的豁达态度的感召下，不觉又惭又喜。

坐下，喝茶，几句寒暄后，孙中山再次说起感激的话：“哲子先生，上次我派刘禹生去运动直系时，心里还不存把握，更没有想起你能办好这件事。不料你急公仗义，奔赴保定，不费一枪一弹，退了吴佩孚的虎狼之兵，煞了陈炯明的嚣张之气，保全了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劲旅。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陈炯明就要完全失败了，我即将胜利返回广州。我们真要好好感激你！”

杨度说：“孙先生太客气了，杨某不过践自己的诺言而已，何来‘感谢’二字。”

“哲子先生要践的是哪句诺言？”孙中山见杨度说得如此轻松，心里颇为佩服他这种立功不居功的古君子之风。

“那年在永乐园，我们争论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临别时我对你说：我主君宪，若君宪成功，你帮助我；你主共和，若共和成功了，我帮助你。你还记得吗？”

“哈哈！”孙中山开怀大笑起来，连连点头，“记得，记得。你真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恪守信念，一诺千金，当今政坛上缺的就是这种政治家品德呀！”

“孙先生过奖了。”杨度恳挚地说，“本来辛亥那年我就应该奔赴南京，投入麾下，为共和效力。怎奈袁慰庭于我旧恩深重，他出山办事，我不能不帮他的忙。袁慰庭旧的一套根深蒂固，与革命党难以共事，遂有癸丑年之役，当时我是支持他的。后来更有洪宪、辫子军进京等闹剧出来，我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是太相信，也太忠于自己的信仰了。中国的君宪，一败于前清，二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有此三次失败，证明君宪不能行之于中国，我杨某人也自认对主义尽忠了。我蛰居多年，直到这次才有机会践诺，实在是太晚了，心里很觉

得对孙先生有愧。”

杨度这番出自内心的表白，令孙中山感动：“哲子先生，你的信仰和处境，我很理解。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也就不必太多追究了。我素来主张革命不分先后，什么时候认识了，什么时候再参加革命，革命阵营都是欢迎的。革命之事，最难得的是认识透彻。《尚书》里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的是认识容易，行动艰难。这话不对。后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知行并举。王阳明也没有深刻认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在民国七年出版的《孙文学说》中提出知难行易之说，当时颇遭不少人的非难，现在党人同志中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苦心。哲子先生，你的这个举动再次为知难行易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你为中国的出路苦苦探索了二十余年，一直惑于君宪的学说，不能赞成共和的主张，可见知是何等地艰难；一旦认识了，便能很快付诸行动，为革命出力，可见知后之行是容易的。”

孙中山四五年前著的《孙文学说》，杨度也曾浏览过。他对“知难行易”的观点并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这个说法只能解释一部分现象，不能解释全部。《尚书》的观点也应作如是看。倒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比较可行。但是今天孙中山引用他的思想转变作为阐述自己学说的例子，又的确很贴切。杨度不得不佩服孙中山过人的机敏。他痛快地说：“孙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诚如你刚才所说的，君宪已经过三次失败，证明不能实行于中国。这一点，我们那年在永乐园的争论已成定论；共和一定会取得胜利，这点也是定论。不过，”孙中山目光注视着杨度，停了片刻，继续说下去，“革命还并没有成功。民国八年，北京发生了五四事件，各地学生代表汇集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我那时也在上海，联合会成立后，我到他们那里去演讲，鼓励学生们不要怕挫折，争取最后的胜利。当时有个北大的学生领袖站起来对我说，孙先生，你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你的革命只是把大清门的牌匾换成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要进行彻底的革命。当时不少人认为这个学生领袖狂妄，至少是不懂礼貌，但我不这样认为。我立即回答他，你的话说

得很对，我的革命一不彻底，二不成功，我和你们一道彻底革命。学生们听了我的话都鼓掌。散会后我又找到那个北大学生领袖，对他说，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倘若我的革命早有你们这样的人参加，一定成功了。”

孙中山这种乐于接受批评的领袖气度和对年轻人期望甚大的长者风范，令做了五六年虎陀禅师的昔日政治活动家钦敬不已，心里说：有这样的领袖在，民主共和的革命事业是会成功的。

“孙先生，你刚才说不久就要回到广州去。请问，你到广州后将如何进行你的革命事业？”与那年东京永乐园晤谈时相比，彼此之间的地位，毫无疑问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时都是流亡异国的政治家，都是坚持自己主义的一派政治力量的领袖。现在，无论是讲实力，还是讲信仰，客观现实明摆着，彼此已不可能再平行了。杨度完全是以请教的诚意向孙中山发问的。

“哲子，我告诉你吧，我这次回广州后将有一番大的举动，中国革命的高潮将又一次到来。到时，国民革命将在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下，指挥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钢铁军队，再次北伐，彻底扫除祸国殃民的军阀政客，统一中国，澄清政治。全国人民都将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按五权宪法办事，一个独立、自由、完整、安定的崭新的中国，很快就要出现在东方，屹立于世界！”

孙中山说到激动时，霍地站了起来，一只手插在西服裤袋里，一只手在有节奏地挥舞。杨度目不转睛地凝望着这位流落上海的南方政府大总统：快到六十岁了吧，几十年没有休止的艰苦奋斗，无以数计的错综复杂艰难棘手的军国大事，显然已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与东京会晤时相比，他的头上已增添了不少白发，脸孔也变得削瘦苍白，但精神却跟当年一样地健旺，尤其是这种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豪迈乐观的气概，不仅没有因屡遭挫折而减弱，反而比过去更为阔朗，更为雄壮。杨度深觉自愧不如。孙中山要扫除一切军阀，曹锟自然也在扫除之列，孙曹联合的计划，不知他有无兴趣。

“孙先生，你刚才说的前景，我想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会盼望着

它早日来到。”杨度望着孙中山试探性地问，“扫除所有的军阀，自然是干净彻底，但要带来长时期的流血战争，假若现在曹锟愿意与你合作，诚心推举你出来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则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厮杀搏斗，使人民早得安宁。你愿意接受吗？”

孙中山将茶杯托在手中，沉思一会儿说：“曹锟不是革命者，他的内部也太复杂，很难把他们当作改造中国的力量来使用。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与曹锟联合，则可以使中国的统一早日来到。如果曹锟与他的部属真正有诚意的话，我也愿意与他商谈合作的事。”

“好！”杨度高兴地说，“世人都以为我现在是只读佛经，不问政治。其实，自从通过游说曹锟后，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即在当今乱世中，超度一个军阀，胜过超度一万个百姓。所以，曹锟聘我为高等顾问，我接受了，吴佩孚要与我谈禅，我更乐意，我要用我的无我宗来净化他们的灵魂。”

“哲子，你真了不起！”孙中山禁不住打断杨度的话，“你习佛习到这一步，所积下的功德，真是连释迦牟尼、观世音都比不上了，怕的是曹、吴这些人贪婪的灵魂难以净化。”

“尽力而为吧！”杨度颇为自信地说，“孙先生如果相信我的话，我愿意在南方政府与直系军阀中周旋，促使孙曹联合，南北统一，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事。”

“你办这种事情的才能，我是相信的。辛亥年南北之间由对立到合作，你是出过不少力的。”孙中山坐下来，说，“曹锟聘你为高等顾问，我委任你为我个人的特使，今后你可以代表我本人与曹锟、吴佩孚等人商谈和平、统一等事情。哲子先生，不知这个身份委屈了你没有？”

杨度忙说：“孙先生如此信赖我，真使我感动。能做孙先生的特使，这是我杨度的光荣，我愿以我的下半生为孙先生的革命事业效力。”

“好，就这样说定了。”孙中山举举茶杯，做了一个祝贺的姿势。“哲子先生，除调停南北合作等事外，我还想委托你做一件事。这件事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什么事？”

“我想请你写一部中国通史。你的学问文章是当今所公认的，你研习佛经已经多年了，可以暂时停一下，腾出时间来继续两司马的事业。研究中国的历史，无论对于学术而言，还是对于现实的革命斗争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由你来做这件事，是最合适的了。”孙中山说到这里，起身走进客厅左侧一间小房子，从里面拿出一叠装订成册的书稿来，说，“这是一本新疆游记，作者名叫谢彬，字晓钟，是你的同乡，湖南衡阳人。他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在新疆阿尔泰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写了这部三十万言的大书，送给我看，要我给他作篇序言。我翻看了一下，的确写得不错。我们中国尚有不少类似阿尔泰这样资源丰富而未开发的地方，若都加以开发，中国一定会很快富裕起来。我经常对我们党内同志说，有志之士，应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谢晓钟写了这部好书，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他本人亦可称之为有志之士。若你写出一部中国通史，做的事就比谢晓钟的事更大了。”

孙中山这番话给杨度很大启发。早在日本留学时代，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四史，等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要不得，中国的历史应该重新写过。是的，现在有时间了，何不就来做做这件事呢？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书稿，边翻边说：“我早就有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了，经你这一提醒，我想是应该抓紧时间做了。”

孙中山说：“你先翻翻这部书稿，过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谁？”

孙中山微笑着伸出一个手指来：“一个极为优秀的革命家！”

孙中山说完上楼去了。宽敞的客厅里一时没有别的客人进来，杨度边喝茶边读《新疆游记》。

“哲子，我来向你介绍一下。”

杨度正读得起劲，孙中山陪着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守常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又是我党的重要干部。”

“久仰，久仰！”杨度习惯性地两手抱拳，说着客套话，注目看着这个被孙中山称作“优秀革命家”的李大钊：壮实的身躯，宽厚的肩膀，国字形脸上最凸出的部分是上唇那道浓密粗黑的胡须，细长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白边镜片，既宁静文雅，又锐气四射。

“杨先生，我对您心仪已久，今日能由孙先生的介绍认识您，真是荣幸。”李大钊的北方口音浑厚温和，显示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自信力。

“不敢当，不敢当。杨某乃负罪之人，蒙孙先生不弃，特从苏州来上海与老友叙叙旧。能在此见到守常先生，对杨某来说才是荣幸。”

李大钊和孙中山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

“坐吧，坐吧！”孙中山说，“你们都是豪杰之士，都是我的朋友兼战友，你们好好聊聊。我还有几封急信要写，暂时就不陪了，晚上都在我这里吃饭，吃西餐。”

李大钊说：“孙先生，您忙您的吧，我陪哲子先生说说话。”

说完，转脸对杨度说：“杨先生，您可能不知道，我曾经做过您的部下，只不过您没有直接领导过我罢了。”

“什么，你做过我的部下？”

李大钊微笑着说：“杨先生曾经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我曾经做过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不是干事长的部下吗？”

“原来这样！”杨度笑道，“守常先生哪年去的日本？”

“1913年。”李大钊扶了扶眼镜，说，“那时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很想出洋多见些世面，于是这年秋天去了日本，进的是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1916年回的国。您是我们留学生的前辈，我在日本，常听老留学生谈起您，还跟他们学会了您作词的《黄河歌》。”

李大钊这几句话很让杨度欣慰。他浅浅地笑了一下说：“在北京时，有朋友对我说，北大有个李教授常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影响很大，可惜我没有读过，想必这就是你了。”

李大钊说：“正是我。我读过不少杨先生的大作，知道您十多年前就对社会主义进行过研究。如果杨先生不嫌浅薄的话，回北京后，我给您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好哇，我一定好好拜读。”

“杨先生在北京的住址是……”李大钊边说边掏出自来水笔和小本子。

杨度心里想，这是个实在人。便说：“西城区槐安胡同五号。”

李大钊迅速在小本子上写着，又问：“杨先生什么时候回北京？”

杨度想了一下说：“春末吧，在苏州过了冬天再回北京。”

“好！”李大钊收起小本子，说：“初夏时我来槐安胡同拜访您。”

“欢迎，欢迎！”杨度对李大钊已很有好感，他的欢迎出自真心。

“刚才孙先生告诉我，正是因为您的成功周旋，才使得陈炯明的狼子野心未能实现。孙先生说杨先生是个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我很敬佩杨先生这种光明磊落、说到做到的政治家品格。”

杨度说：“守常先生言重了，我算不上政治家，孙先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孙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都很尊敬他。”李大钊面容凝重地说，“我不久也会到广州去，参加孙先生领导的改组国民党、筹办军官学校等事情。”

啊，杨度顿时明白了，原来孙中山说的，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一番大的举动，就是指的这个。他对革命事业的前途抱着极大的信心，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的缘故。瞬间，杨度对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学者革命家涌出了敬意。

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为了使中国早日强盛，今日的佛门居士曾为之进行了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君宪救国之路诚然已走不通了，但共和救国之路也并没有出现坦途。推翻满人皇帝之后的短短十年间，光北京城里的大总统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六个，至于主持国事的总理，更换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没有权威，二十多个省各自为政，国会成了议员们拉帮结派的场所，宪法则成为互相攻击的口实。连年战争的结果，不仅把国家的元气耗尽，害得人民痛苦不堪，更豢养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成了战争频仍的根源。共和十年来的中国，其政局之混乱，与历史上任何一段乱世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酿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中国还有希望吗？这个疑问，孙文学说似乎不能透彻回答，佛学禅理更没有具体说明，被孙先生寄予重望的这个优秀革命家，在这方面一定有令孙先生折服的高论，应该向他请教。

“守常先生，中国的现实，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满意的。然而，中国又不能让它这样由于自相残杀而被外人灭亡掉。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and 民族？”

透过薄薄的无色玳瑁片，李大钊用深邃睿智的目光将前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重新认真打量一眼，心里想：世人都说杨度颓废了，消沉了，看来不是这样。他的胸膛里跳动的仍是爱国的赤心，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仍是救世的热血。孙先生委他个人特使，的确是深切了解后的慎重决定。中国的革命事业仍需要杨度。要帮助他，要将他的思想从佛学内典中解脱出来。李大钊想到这里，异常郑重地对杨度说：“杨先生，您是我的前辈，从个人来说，我只能是您的学生，没有资格来对您侈谈这么重大的问题。”

“守常先生客气了。”杨度望着这个年轻的革命家，笑着说，“韩退之说得好：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李大钊说：“我之所以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这些年来得到了一些‘道’，但这不是我个人探索到的，是别人教给我的。您若有兴趣深入研究，以后回到北京，我会常来拜访您，送给您一些书籍，那时我们再作深谈。今天，我只简单地说几句。”

李大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正襟危坐，双目平视，不疾不徐地说：“孙先生是一个令人尊崇的革命家。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坦荡无私的政治家品德，令我们软服不已。不过，孙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唤起民众。”

杨度的心震了一下。孙中山的学说包罗万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持久，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居然能不假思索地指出其所忽视的一面，可见他对孙中山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他专注地听下去。

“长期以来，孙先生比较多地在社会中上层进行革命活动。在武装方面，他又较多注目于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当然，这些方面都不能放弃。但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历来都认为帝王将相，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其实不然，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李大钊这句话如同千钧棒槌重重地敲击着杨度。湘绮师的帝王之学，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对面这位优秀的革命家的确凭借的是另一种崭新的理论，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必须要在扫荡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及一切封建余毒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前几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提出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集中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旧式军队、江湖会党受封建陈旧一套影响最深，要在他们中间反封建反陈腐最为困难，而中国广大的民众受此毒害较少。所以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联合民众，依靠民众，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康梁变法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孙先生的革命未成功，其关键也在这里。这半年来，我向孙先生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孙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一旦回广州，即从宣传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入手，彻底改组国民党，打开大门，让广大民众进入这个政党，一洗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同时，重新组建一支来自民众的崭新军队。这个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全部由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民众充任，一洗中国军营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有了新的政党和新的军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吐故纳新，弃旧图新，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破除旧式观念旧式制度，走依靠广大民众的道路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或许是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正出路。

杨度正在沉思着。突然，孙中山的秘书兴高采烈地走进客厅，扬起手中的一张纸说：“广州急电，陈炯明下野，洪兆麟宣告脱离，并欢迎孙先生回粤！”

李大钊和杨度一齐站起。孙中山从二楼书房出来，对着秘书高喊：“快去告诉夫人！”

孙中山飞快地跑下楼梯，李大钊快步走上前，孙、李紧紧拥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哲子先生，今晚我们好好欢聚一下，为两广革命的胜利干杯！”

七 江亭三题《百字令》：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张作霖



冯玉祥

孙中山于二月下旬回到广州，就任南方政府大元帅，并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大元帅大本营。李大钊先期回到北京。初夏，杨度也从苏州回到北京，亦竹带着孩子们继续住在苏州。杨钧的夫人尹氏不服北方水土，杨度回京不久，他便带着全家迁回长沙去了。李大钊常给杨度寄来一些报刊杂志，也亲自来过槐安胡同几次。李大钊向杨度谈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杨度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对于“唤起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他是非常赞赏的，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宜做这种事。他最合适做的，还是以曹锟的高等顾问的名义，往来于北京、保定、洛阳之间，为促成南北合作做一些事情，以不负中山特使的重任。

杨度一厢情愿地希望曹锟与孙中山合作，拥戴孙中山重做中华民

国的总统，但直系军阀的这个大头领野心大得很，他要自己做总统，并不理睬他的高等顾问的一番苦心。

1923年10月，曹锟在他的部属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通过倒掉张绍曾内阁、逼走总统黎元洪等一系列步骤，又用五千元一张选票的巨款贿赂了国会议员，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北京城里的大总统。曹锟高标价码，议员公开卖票，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总统选举中最为丑恶的纪录，成了中国政坛上最为肮脏的一笔交易。一时间，“贿选总统”、“猪仔议员”的骂声遍于全国各地。曹锟当选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广州通电全国声讨，并电告段祺瑞、张作霖，要他们响应南方政府的通电，一起讨伐这个公开以金钱嘲弄民主的贿选总统。

杨度对曹锟失望至极，也对五千元便可卖身的猪仔议员们失望至极。他愤然辞去高等顾问之职，夏寿田也不再做秘书长了，从保定来到北京，重新住进槐安胡同。

曹锟以如此手段登上总统宝座，他在全中国大小军阀面前如何能有威望？这样的中央政府，又如何能领导全国？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了。

曹锟的内阁一如过去所有的内阁一样，变幻无常，一会儿是孙宝琦主阁，一会儿是顾维钧主阁，一会儿又换成颜惠庆主阁。乌烟瘴气的政坛，直让所有关心国事的中国人气沮。

杨度与夏寿田蛰居槐安胡同，过着礼佛参禅、读书著述的生活。

夏寿田向来长于词章，这时便全副心思潜于唐宋诗词之中，自己也时有所作，借以抒发他对国家的忧思，以及对他和叔姬之间纯洁情谊的深切怀念。夏寿田与叔姬这种特殊友情，杨度在二十多年前便已知端倪。这些年来，眼见叔姬与代懿长期分居，他甚至动过撮合夏庄结合的念头。但此事难度太大，牵涉面太广，各方面都没有谭嗣同那种冲决罗网的勇气，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这样相思下去吧！

夏寿田每有所作都给杨度看，一起斟酌吟咏，然后再端端正正地誊在水印花笺上，寄往南国，寄到同样魂牵梦绕于爱情理想王国的叔姬的手里。叔姬则总是在流着热泪读过十遍百遍后再和上一首两首。北京的槐安胡同与湘潭的石塘铺，就这样彼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天地人间上下古今再添一段绵绵无穷的男女情感！

为中国通史的写作，杨度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并拟出详细大纲，但因种种原因，此书并未写成。

杨度于读佛经外，又添了一桩事情，那就是开始为中国通史的写作收集资料，爬梳整理，思考研究。写作这本书，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使命。调和孙、曹既不可实现，写好这本书应该是不难的。何况自己为帝王之学、君主立宪耗费了半生光阴，又出庄入佛，由佛悟禅，且负笈东瀛，涉猎欧美，更参预过朝政，游说过诸侯，真正可以说得上博通古今，出入百家，学贯中西，游历四方，写中国通史资格，放眼天下，有谁能超得过自己！杨度决定用三五年的时间做这件事，以太史公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自己一生的学问和阅历、探索和追求都写进这部皇皇巨著中去。恰好这时梁启超也彻底离开政坛进入学界，当起清华大学国学导师来。无论是对佛学，还是对史学，梁氏都堪称大师。于是，梁、杨这对亦敌亦友，在学术上又找到了共同点，常常在一起辨校史料，切磋学问。

绘画这门功课，杨度也没丢掉。夏寿田怀念岳霜，似乎有种继续亡妾事业的味道，他跟齐白石学画的心情比杨度还要炽烈。遇到合适的时候，梅兰芳常常会请他们去看他演的戏。梅兰芳禀赋过人，又谦和好学，对于齐白石、杨度、夏寿田，他总是当作良师来看待，时时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画学诗。在杨度的眼中，梅兰芳好比一只么凤出现在京城梨园中。梅兰芳三十岁生日时，他和齐、夏前去祝贺。齐白石送了一幅《梅兰吐芳图》、夏寿田填了一阕《一剪梅》作为寿礼。杨度则为忘年之交谱了一支《梅郎曲》：“早岁京华逐管弦，侯谭名在小杨前。光宣变后寻歌舞，又看梅郎十五年。”又为之作了一段长序：“予自前清癸巳始游京师，其时供奉名伶，以侯俊山、谭鑫

培称最，酒后闲谈，皆能略叙宫廷琐事。迨予戊申海外重归，则二人已老，继起得名者惟梅郎浣华及吾家小楼耳，世变愈剧而歌曲愈新。今岁癸亥，距戊申十五年，距癸巳已三十年，梅郎于时年亦三十。当么凤初生之日，正士龙入洛之年，低徊往事，怅触旧游，作《梅郎曲》以寿之。”梅兰芳接过这件礼物，甚是欢喜。

不久，北京政局又起巨变。直系内讧，冯玉祥倒戈，曹锟狼狈下台，各路军阀将北洋元老段祺瑞抬了出来，组成了一个既无总统又无总理的临时执政府。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东山再起的段祺瑞，只好叫他段执政。这真是个不伦不类的称号，段氏闻之，啼笑皆非。

杨度对军阀政治心灰意冷，寄希望于孙中山、李大钊等人的民众政治。这天傍晚，刘成禺突然出现在槐安胡同。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却给主人带来一则振奋精神的消息：孙中山有意在南方政府里为杨度安排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其职权将在袁世凯当年所给予的次长、参政之上，同时还请杨度为创办不久的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刘成禺还告诉他，孙中山即将应段祺瑞之邀，北上进京，进京后再当面详谈。

无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来，杨度心中的枯枝又获复苏。他在琢磨着：中山先生将给我一个什么职务呢？既然在次长、参政之上，是不是部长？抑或是哪个局的局长？要么是中山先生要实施其五权宪法蓝图，设立五院，委任我做某院院长？想想又觉得不可能。中山先生身边那么多为革命出生入死劳苦功高的战友，怎么会轮到我这个帝制余孽的身上？对了！他猛然想起，中山先生一定是要我做他的大元帅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任之游刃有余的。中山先生的大业一定可以成功，我给他做几年秘书长，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今后同样可以做民国政府的院长、总理！“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说不定我这一生仍可以为社会做出大事！

他的热血又开始沸腾，激情又重新洋溢。杨度这时才清醒地认识到，万象皆空的佛门学说，不管他怎样苦苦修炼虔诚奉行，始终没有在身上扎下根基，而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思想，却早已深深地融进他

的骨肉血液中，割舍不去，与生俱存！

杨度密切地注视着孙中山的行踪。

十一月中旬，孙中山偕夫人及秘书汪精卫等人一行由广州启程，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长崎、神户，十二月初抵达天津。不料，孙中山抵津的当天下午便肝病复发。但事情太多，他不能休息，带病工作，病情日益严重。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扶病进京，受到北京各界两百多个团体三万余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却不能下车与大家见面，只发表一个书面启事登在报上：“文此次扶病入京，遵医者之戒，暂行疗养”，各方代表，昔日好友均“俟疾少瘳，再当约谈”。

杨度看到这则启事，不便赴北京饭店探视孙中山，只有在每天打坐时默默地为他的健康祈祷，求佛祖保佑早日康复。

一月下旬，孙中山迁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手术的结果令人悲哀：孙中山患的是晚期肝癌，病状危殆，群医乏术。这个消息经报纸公布后，举国震惊。过几天，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接着，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国民党要员李烈钧、张静江、叶楚傖等来京探视。再后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也由广州来到北京。廖夫人仓促进京，无疑是来安慰陪伴孙夫人的。人们都已知道，孙先生的病情已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了。

杨度天天看报，忧心如焚。三月一日，孙中山从协和医院迁进铁狮子胡同行轺。十二日上午九时，一代伟人终于与世长辞。

噩耗传到槐安胡同，杨度听后呆若木鸡。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道德崇高威望素著的伟大政治家，他个人从此失去了一位情谊深厚相知相许的真诚朋友。中国的前途将会更加变幻莫测，他个人的前途或许将永无指望。

北京各界人士隆重悼念孙中山先生。在中央公园社稷大殿外，人们排着长队，怀着无限崇敬无限悲痛的心情瞻仰这位人民政治家的遗容。杨度和夏寿田也参加了这个行列，他们随着缓缓移动的人群来到

孙中山的遗体旁边。经过防腐美容处理后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国旗党旗的覆盖下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他再也不能张开嘴，与这个由朋友变为政敌，又由政敌再变为战友的可人商讨在未来的国民政府中的安排事宜了。孙中山将要给杨度安排一个什么位置呢？随着他的逝世，将成为一个永远不可解答的谜！

杨度迈着沉重的步履走出社稷大殿时，突然遇到迎面而来的李烈钧。李烈钧一九〇五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时，曾与杨度有过一面之识。他是一个激烈的革命派。在日本时就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在新军里任职，积极宣传革命主张。辛亥革命那年，他率部独立，先后任过安徽江西两省都督。李烈钧对袁世凯压制革命党的行为非常愤恨。宋案发生后，他与黄兴、胡汉民一起举兵反袁，失败后逃亡日本，与袁世凯结下深仇大恨。蔡锷到云南后，他随即去了昆明，就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以后一直跟着孙中山。孙中山去世后，他任北京治丧处招待股长。

李烈钧性格暴烈，恩怨分明，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袁世凯和袁氏党羽。今天在这种场合碰到这个筹安会的理事长、帝制复辟的头号要犯，他真是又悲又愤，又恨又怒。他快步走到杨度的面前，鼓起两只眼睛，冲着杨度吼道：“你这个祸国殃民的袁氏走狗，总理就是你们这班人给活活整死的！你也配到这里来？快回到佛堂念你的鬼经去吧！”

说罢，将一口唾沫狠狠地吐在杨度的脚前，扬长而去。

杨度猛然遭此一遇，又羞又恼，只觉得眼前一阵昏黑，两脚直发软。

“哲子，哲子！”夏寿田边喊边将他扶住。

杨度斜靠在夏寿田的肩膀上，苍白的脸上露出凄惨的一笑，无力地说：“不要紧。”

“他是谁？”夏寿田指着李烈钧的背影问，“这人怎么这样无礼？”

“一个粗鲁的武夫。”杨度捂着胸口说，“午诒，不要跟他计较。”

“岂有此理！”夏寿田还在气愤不平。他握住杨度的手。手是冷冰冰的。于是指了指不远处供游人休憩的石凳说，“我们到那里去坐一会儿吧！”

杨度点了点头。他们一起来到石凳边坐下。一个卖大碗热茶的老大爷推着小车走过来，夏寿田要了两碗热茶。

喝了几口茶后，杨度觉得胸腔里好受了些。他微闭着双眼，在心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念着“阿弥陀佛”四个字。就这样也不知念了几百句，他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脸上也慢慢地恢复了血色。

夏寿田凝望着社稷大殿。大门外长长的瞻仰队伍在缓慢地推移着，只见前面的人一个个地走进殿内，然后又走出来，却不见吊唁的人数在减少。他与孙中山没有过直接交往，也没有仔细研究过孙文学说，眼前的场面使他看出这位开国总统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老弟，我们到城外去散散心吧！孙先生走了，中国的事还要靠我们生者来做，不要太抑郁了！”

“老兄说得对。今天天气好，我们干脆到城南江亭去踏踏青吧！”

随着对话声，一高一矮两个汉子从他们面前走过。

啊，是的，江亭，十多年没有去过了！想必眼下那里春光正浓，春意正足，应该去看看。夏寿田想到这里，顿时来了兴致，对杨度说：“哲子，四大皆空，还是保持自身的六根清净为好。今天风和日丽，我们也到江亭去走吧！”

“可以。”杨度起身说，“你说得对，是该六根清净才行，走吧。”

一个小时后，马车将他们载到江亭。

到底是郊外，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尘浮，比起城内的些许春色来，这里的春意的确要浓烈得多。一大片一大片叫不出名字来的树木全部

换成了新绿，各式各样的野草小花蓬蓬勃勃地充满生机；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里，成群结队的鸟儿在飞翔起伏。造物主按时将春光送回人间，但人间的状况却糟糕透顶。长年内乱，百业萧条，江亭边的几家饭铺酒店，房屋破旧，生意清淡。古老的慈悲庵墙倾壁颓，灰暗冷瑟，让人觉得只要有一阵稍大的风吹来，它便会从头到脚连根倒塌似的。游人很少，更无风筝哨鸽。放眼望去，四周一派荒芜落寞。原本是为了散心而来，却不料到了这里，心情反而更加压抑沉闷了。

杨庄也填了一阕《百字令》，题为《和伯兄虎禅师答天崎居士江亭怀旧之作兼呈崎公》：“江亭迢递，只前恋葱翠，青青未了。嫩绿鹅黄看不尽。忽忆旧游情调。憩迹湖山，骋怀江海，时日经多少？苍颜犹在，此心曾否俱老？自笑漆室衿期，班昭意志，妄扰虚明照。顿觉妙圆清静性，即是六根烦恼。无色无空，即空即色，冷暖凭谁道。人间游戏，荣枯哀乐都好。”

孙中山闭目躺卧，李烈钧瞪眼吐沫，这两个情景总在杨度的眼前晃动叠印。“祸国殃民”，“祸国殃民”，“祸国殃民”，李烈钧的怒骂，声声震荡着耳膜。我杨哲子从小发愤读书，壮志凌云。戊戌年在时务学堂，与谭嗣同、蔡锷对天盟誓，要为国献身。现在，蔡、谭成了举世崇敬的英雄，我却变成了“祸国殃民”？在日本四年，我与梁启超一样地研究各国宪法，为在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宪政法制而努力。现在梁成了一代精神领袖，我却变成了“祸国殃民”？为了祖国，我放弃了在东洋立马可得的美人和丰饶财产，可这番苦心，又有谁知道呢？为君宪尽忠竭力，固然不合时宜，但介绍孙、黄相识、支持黄兴起义、挫败陈炯明的阴谋，这些难道还不足以将功补过，取信于世吗？为什么李烈钧还要死死揪住“帝制余孽”不放呢？李与我并无私仇，他之所以如此，纯系过去政见不同而结下的怨恨。李如此，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以及整个国民党不都会如此吗？倘若孙先生不死，凭着他的威望和对我的信任，既可以压住李烈钧等人的旧怨，又可以让我为革命事业立新功，晚年的辉煌说不定真可以指望。可现在，大树已倒，一切都完了！“还不回到佛堂念你的鬼经去”，看来今生今世，唯一的避风港真的只有佛门禅室了！

万象皆空，万缘俱息。还是佛祖指示得对。不这样来看待世事人生，我杨哲子还能静下心来安度余年吗？

夏寿田也陷入了沉思。他清楚地记得，那年他高中榜眼，名动天下，享尽了人生无限风光无限荣耀。就是在这江亭，那么多素不相识的游人茶客围绕着他，谁人的眼光里不充满着羡慕、尊敬？二十八岁的青年才子，本可以沿着这条已因科举胜利而开辟的宽阔大道走下去，由翰林而学士，由学士而尚侍，登上仕宦的高峰。可是，国运多艰，命运多舛，岁月一晃就过去了，而今鬓已斑，体已弱，却一无所成，一无所有，只落得满眼春光满眼愁！他终于不能压制心头的郁闷，对杨度说：“哲子，你还记得戊戌年我们第一次游江亭吗？”

夏寿田的一句话，把杨度的思路从眼前推到了往昔。戊戌年第一次游江亭的事，怎么可能忘记呢？当年带给夏午诒的只不过是功名的风光，带给杨哲子的却是人生的幸福。静竹，这个美丽多情的名字，这个美丽多情的女人，年年月月，生生世世，人间天国，宇宙洪荒，将永远与他相聚在一起！而为他们牵上红线的，不正是这座江亭吗？青春伴随着爱情，在他心里点燃着一把旺烈的火焰，国家虽然王气黯然，他个人却是雄心勃勃！

“我们第二次游江亭的时候，岳霜在这里作画，静竹也还在……”夏寿田喃喃地念叨着，往日的追思重重地压住了他的心头。

是的，是的，庚戌年再游江亭的那一幕仿佛就在昨天。那一天是中秋佳节，两家结伴在此赏秋景喝菊花酒，静竹尤其兴奋。她拄着拐杖，依偎在杨度的身旁，谈起他们的初恋，计划着再游潭柘寺，对身体的康复充满希望。岳霜架着画板作画，亦竹抱着孩子在一旁为她调色。她们本身就构成了一幅恬美的人生画卷。还有意想不到的寄禅和净无成双成对出现在慈悲庵前。灰暗的慈悲庵，大概只有那一刻才焕发着光彩。国事虽不堪问，而生命依然有其乐趣所在。三十多岁的宪政编查馆提调仍对前途怀着憧憬。

然而今日，这一切都化为乌有了。岳霜走了，静竹走了，寄禅走了。净无大概也走了，那本注入寄禅一生情爱的《覆舟集》，看来也只有焚化给她了。国事更加一塌糊涂，年过半百体气衰弱的槐安胡同老宅主人也对未来不抱任何指望了。帝王学传人没有了，曹锟高等顾

问没有了，中山特使也没有了，唯一有的，就是这个自封的虎陀禅师。别无选择，别无出路，除开“万象皆空，万缘俱息”，还能有其他吗？

“哲子，前两次我们游江亭时，一人都题了一阕《百字令》，今天我们每人再题一阕，留下作个纪念吧！”当两人都心事重重地走近江亭粉壁前时，夏寿田向杨度提出了这个建议。

“好吧！”近三十年岁月，转眼一瞬间，此中有多少回味，多少感叹！杨度对老友说，“前两次都是你和我，这次你先写，我来和你。”

“行！”

夏寿田从附近酒家处借来一支笔一壶墨汁，对着粉壁凝神良久，然后挥起笔，先写下几句序文：

戊戌年，予与哲子初游江亭，各题《百字令》一阕，时皆少年，意气正盛。十二年后再游江亭，又各题《百字令》一阕。时予家难初已，哲子东游归来，均觉锐气减半，不复当年。今三游江亭，不可无词纪实，然国运家事均不堪回首，幸喜予早已信奉禅宗，于无路处回过头来，反觉天空地阔，风清云爽，无复哀乐之可言矣。

杨度读了这段文字，深为惊诧：想不到午诒只参了一年的佛，竟然全得了禅机！且看他是如何写的。跟着夏寿田手臂的不停挥动，杨度轻轻地诵读：

西山晴黛，阅千年兴废，依然苍好。竖子英雄都一例，付与断烟荒草。一勺南湖，明霞碧水，未觉风光少。不堪回首，酒徒词客俱老。

休问沧海桑田，龙争虎战，闲事何时了？听唱菰蒲新曲子，洗尽从前烦恼。随分题襟，等闲侧帽，一角江亭小。不辞尽醉，明朝花下来早。

“该你了！”夏寿田写完，将毛笔和墨汁递给杨度。杨度接过，立即在壁上写着：

天崎道人尚无复哀乐可言，虎陀禅师岂至今未成佛耶？万象皆空，万缘俱息，一切诸可不言，惟有江亭三叹而已！

稍停一会儿，他把和词一句一句地写了出来：

一亭无恙，剩光宣朝士，重来醉倒。城郭人民今古变，不变西山残照。老憩南湖，壮游瀛海，少把潇湘钓。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自古司马文章，卧龙志业，无事寻烦恼。一自庐山看月后，洞彻身心都了。处处沧桑，人人歌哭，我自随缘好。江亭三叹，人间哀乐多少！“杨先生，何须如此，人间正历沧桑正道哩！”

杨度、夏寿田正在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自己的佳作，冷不防背后响起一句浑厚温和的声音。二人回过头，只见一个身着长袍的男子正微笑着望着他们。

“守常先生，好久不见了！”杨度对着李大钊抱拳，又指着夏寿田介绍，“这是夏午诒先生。”

“夏先生好！”李大钊客气地称呼着，说，“我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个新朋友。”

杨度这时才发觉李大钊身后站着一个青年。此人年约二十六七岁，英俊挺拔，两道浓密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格外明亮。他跨前一步，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向杨度伸出手来，同时自我介绍：“我叫伍豪，久仰哲子先生大名，今日识荆，不胜荣幸！”

见伍豪已主动伸出手来，杨度不便再抱拳，也只得伸出一只手去。伍豪紧握杨度的手。杨度立时感觉到这只手分外地宽大强劲，仿佛有一股伟力正通过这只手向自身涌来。他注视这个浑身英气勃勃而不失沉稳温良的年轻人，说：“伍豪先生，幸会幸会！”

伍豪又将手伸向夏寿田。李大钊微笑着对杨度说：“杨先生的词写得很好，只是略嫌颓废了点。”杨度苦笑着说：“不随缘自好又如何呢？你们看，中国正指望孙先生来改变，却不料他又壮志未酬身先死，真是无可奈何！”

“孙先生的革命事业，继承者大有人在，壮志一定会酬的！”伍豪操着一口带苏北口音的京腔，坚定有力地说。

1978年7月，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难忘的记忆》的文章，首次向世人披露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现将有关段落抄录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杨度1915年组织筹安会，有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严复等参加，故又戏称为“六君子”。他一直是保袁世凯的。袁世凯盗窃辛亥革命成果，由大总统而皇帝，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与杨度制造舆论和“劝进”是有关系的。杨度由著名的保皇党一变成为共产党，岂非咄咄怪事？其实也不怪，人总是会变的。杨度所处的时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光绪皇帝要变法，失败了，“民国”成立了，从床底拉出个黎元洪当总统，也失败了。孙中山当了总统，北洋军阀又闹得不可开交，又推给袁世凯来做。袁世凯做总统还觉得不过瘾，又做了皇帝，最后还是失败。变来变去，中国还是在帝国主义、军阀割据的水深火热中。杨度目睹或参加了这些活动，终于毫无出路，他是深有感触的。约在1926、1927年，他才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李大钊同志被捕前，他从汪大燮那里听到了消息，马上告诉了党，但已无法营救。

1978年9月，夏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回忆杨度晚年的一些事。夏衍说“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而是在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

“伍豪说得对！”李大钊郑重地对杨度说，“他现正在孙先生亲手创办的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这次特为进京向孙先生遗体告别。南边的革命浪潮，已经汹涌澎湃了！”

伍豪含笑对杨度说：“杨先生，守常先生告诉我，您为保卫南方政府出了大力，我们感谢您！”

李烈钧骂他为“祸国殃民”，伍豪感谢他出了大力。同是南方政府的革命党人，为什么相差这样大？杨度的身上淌过一股热流。

伍豪再次伸过手来，握着杨度的手说：“杨先生，不要颓废，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的，中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走出佛门，和我们一起战斗吧！”

“我老了，落伍了。”杨度摇了摇头说，“社会不需要我了。”

“哪里，杨先生，你听！”伍豪指了指亭子外。

杨度顺着伍豪的手势看去，只见青枝绿叶间，明媚阳光下，一群青年男女正在放声高歌：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杨度听得发呆了，这不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黄河曲》吗，怎么至今还有人在唱？

李大钊笑着说：“他们是一群北大学生，和我们一起来江亭郊游。杨先生，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吧！”

“好！”杨度快乐地迈开双腿，跟在李大钊、伍豪的后面走出江亭。他觉得自己正在走向青春，走向光明！